目录

福艷記

內容簡介：　　黑社會太子也有找不到老婆的時候，偶像明星小天後也會發愁嫁不到好男人，這多尷尬，多難為情啊？偏偏是這麼兩個天差地異的人，居然同時想到了一個辦法，相親！　　一個是討厭明星的流氓，一個是討厭流氓的明星，這樣的兩個人碰到一起......　　想知道會發生什麼嗎？來看吧，一切，盡在《福艷記》！

[第001章 豬肉才注水 14](#_Toc32469)

[第002章 男人的尾巴 16](#_Toc26797)

[第003章 可愛的瓢蟲 18](#_Toc2463)

[第004章 相親神經病 20](#_Toc9480)

[第005章 代號，X小姐 22](#_Toc19197)

[第006章 誰是你姐夫 24](#_Toc22464)

[第007章 流氓也能信 26](#_Toc16390)

[第008章 超級變態姐 28](#_Toc31796)

[第009章 你想買什麼 30](#_Toc18076)

[第010章 最大的願望 32](#_Toc4281)

[第011章 城南斧頭幫 34](#_Toc979)

[第012章 談判也三光 36](#_Toc3552)

[第013章 盤子碟子碗 38](#_Toc32414)

[第014章 魔女大姐大 40](#_Toc5352)

[第015章 會裝的警察 42](#_Toc6377)

[第016章 沒出息的人 44](#_Toc30456)

[第017章 偉大的流氓 46](#_Toc8842)

[第018章 警匪VS殺手 48](#_Toc709)

[第019章 流氓也英雄 50](#_Toc23727)

[第020章 問了也白問 52](#_Toc13524)

[第021章 思春的男女 54](#_Toc14762)

[第022章 流氓換層皮 56](#_Toc1667)

[第023章 樂觀也頭痛 58](#_Toc17496)

[第024章 姐姐的挑逗 60](#_Toc14955)

[第025章 心裏都有火 62](#_Toc13165)

[第026章 未成年小姐 64](#_Toc14568)

[第027章 禽獸父賣女 66](#_Toc4200)

[第028章 樂樂不樂樂 68](#_Toc26052)

[第029章 本少爺無價 70](#_Toc22281)

[第030章 高尚的流氓 72](#_Toc24667)

[第031章 禁忌的春夢 74](#_Toc22899)

[第032章 16歲的女兒 76](#_Toc27054)

[第033章 漢宮的陷阱 78](#_Toc22116)

[第034章 是誰的陷阱 80](#_Toc18495)

[第035章 公主的測試 82](#_Toc23080)

[第036章 甄天與蘇影 84](#_Toc32689)

[第037章 流氓的廚藝 86](#_Toc2101)

[第038章 校園四天王 88](#_Toc8831)

[第039章 四頭小畜生 90](#_Toc6799)

[第040章 老師流氓課 92](#_Toc30276)

[第041章 老鬼木子華 94](#_Toc3430)

[第042章 個性的瓢蟲 96](#_Toc10090)

[第043章 飆車的刺激 98](#_Toc24719)

[第044章 酸麻的倒牙 100](#_Toc28480)

[第045章 將心比心啊 102](#_Toc26046)

[第046章 太子式打架 104](#_Toc26562)

[第047章 綁匪也車痴 106](#_Toc2483)

[第048章 回家去渡假 108](#_Toc25237)

[第049章 高橋的爺爺 110](#_Toc14268)

[第050章 國際通緝犯 112](#_Toc1295)

[第051章 漢宮貴賓卡 114](#_Toc12846)

[第052章 太子戲警花 116](#_Toc14652)

[第053章 萬惡的手指 118](#_Toc20422)

[第054章 殺手也吃鱉 120](#_Toc17465)

[第055章 隱身的殺手 122](#_Toc19740)

[第056章 被女人欺負 124](#_Toc5229)

[第057章 我們打個賭 126](#_Toc6787)

[第058章 公主的香足 128](#_Toc11862)

[第059章 我饒不了你 130](#_Toc4618)

[第060章 生兒子餵奶 132](#_Toc5393)

[第061章 我們很拉風 134](#_Toc7813)

[第062章 自掘墳墓啊 136](#_Toc13249)

[第063章 小女孩殺手 138](#_Toc25529)

[第064章 無聲的女孩 140](#_Toc14202)

[第065章 下流的太子 142](#_Toc14635)

[第066章 墳墓救活人 144](#_Toc1388)

[第067章 純潔的壞人 146](#_Toc5151)

[第068章 甄少爺發飆 148](#_Toc5970)

[第069章 我們扯平了 150](#_Toc8901)

[第070章 無家的櫻桃 152](#_Toc6263)

[第071章 本少爺請假 154](#_Toc10671)

[第072章 玫瑰與微笑 156](#_Toc12241)

[第073章 猜猜身份吧 158](#_Toc32250)

[第074章 事故壞氣氛 160](#_Toc2049)

[第075章 英雄做英雄 162](#_Toc2522)

[第076章 英雄下流痞 164](#_Toc27699)

[第077章 英雄的誕生 166](#_Toc30311)

[第078章 還是裸泳好 168](#_Toc18750)

[第079章 公主的香吻 170](#_Toc11478)

[第080章 傻瓜愛被虐 172](#_Toc7274)

[第081章 家裡的殺手 174](#_Toc12937)

[第082章 沙發和卧室 176](#_Toc26057)

[第083章 姐姐醋溜溜 178](#_Toc16030)

[第084章 活寶靚姐姐 180](#_Toc8720)

[第085章 人工呼吸吧 182](#_Toc7389)

[第086章 急救補習課 184](#_Toc12348)

[第087章 太子班主任 186](#_Toc20794)

[第088章 那我們打賭 188](#_Toc27039)

[第089章 你敢挑釁我 190](#_Toc18501)

[第090章 太子VS魔女 192](#_Toc9983)

[第091章 小魔女完敗 194](#_Toc1088)

[第092章 你們親嘴了 196](#_Toc996)

[第093章 要去上電視 198](#_Toc29614)

[第094章 冷漠的羅比 200](#_Toc31069)

[第095章 該死的宿命 202](#_Toc17819)

[第096章 色狼壞姐夫 204](#_Toc29617)

[第097章 第一次慚愧 206](#_Toc28912)

[第098章 魔女的陰謀 208](#_Toc25309)

[第099章 太子的陰謀 210](#_Toc3979)

[第100章 老師的勝利 212](#_Toc29429)

[第101章 太子處女課 214](#_Toc20687)

[第102章 英雄與乞丐 216](#_Toc18413)

[第103章 三國情趣店 218](#_Toc14659)

[第104章 我們要簽名 220](#_Toc1822)

[第105章 熊熊和雄雄 222](#_Toc1573)

[第106章 甜心雙子星 224](#_Toc9405)

[第107章 蟬螳螂黃雀 227](#_Toc13729)

[第108章 灰溜溜的來 229](#_Toc15842)

[第109章 你是誰啊你 231](#_Toc12676)

[第110章 獵熊開始了 233](#_Toc14809)

[第111章 沒認出來她 235](#_Toc7645)

[第112章 完美的女孩 237](#_Toc18105)

[第113章 相遇電梯中 239](#_Toc10651)

[第114章 流氓VS傭兵 242](#_Toc5127)

[第115章 最棒的直播 244](#_Toc22840)

[第116章 遊戲生或死 246](#_Toc824)

[第117章 超瘋狂匪徒 248](#_Toc17332)

[第118章 她很像小艾 251](#_Toc1338)

[第119章 吃狼的綿羊 253](#_Toc15467)

[第120章 拾起殺手技 256](#_Toc21885)

[第121章 一心的眼淚 258](#_Toc30856)

[第122章 期待下一分 260](#_Toc1553)

[第123章 甜甜甜也辣 263](#_Toc29989)

[第124章 樹袋熊咬人 265](#_Toc11725)

[第125章 太子的反擊 267](#_Toc19288)

[第126章 甜甜幸運星 270](#_Toc20641)

[第127章 寧做樹袋熊 273](#_Toc18875)

[第128章 響響一個吻 275](#_Toc7036)

[第129章 地獄的車票 278](#_Toc10041)

[第130章 你有姐姐嗎 281](#_Toc6260)

[第131章 超低級小愛 283](#_Toc283)

[第132章 為什麼而痛 285](#_Toc25869)

[第133章 好想你愛我 287](#_Toc9904)

[第134章 請占我便宜 290](#_Toc977)

[第135章 你幫我揉揉 292](#_Toc1795)

[第136章 精華射警花 294](#_Toc27547)

[第137章 變態姐來了 297](#_Toc31102)

[第138章 樂樂愛爸爸 299](#_Toc19006)

[第139章 和姐姐結婚 302](#_Toc8304)

[第140章 櫻桃與寶典 304](#_Toc23928)

[第141章 白果的約會 307](#_Toc23741)

[第142章 三國的翻版 310](#_Toc7236)

[第143章 櫻桃採摘時 313](#_Toc31763)

[第144章 白果的最愛 316](#_Toc22828)

[第145章 開始兵抓賊 319](#_Toc14450)

[第146章 我怕他什麼 322](#_Toc27803)

[第147章 男左女右吧 325](#_Toc31007)

[第148章 高智商菜鳥 327](#_Toc15304)

[第149章 18小時雙殺 329](#_Toc20901)

[第150章 英雄與劇本 332](#_Toc29496)

[第151章 少爺是處男 334](#_Toc12017)

[第152章 鬱悶的上午 336](#_Toc31900)

[第153章 戀愛的中午 339](#_Toc10886)

[第154章 這頓飯AA制 342](#_Toc20412)

[第155章 驚險的午後 345](#_Toc14378)

[第156章 重疊的暗殺 348](#_Toc2009)

[第157章 摩托VS豐田 351](#_Toc2643)

[第158章 狼狗與兔子 354](#_Toc18689)

[第159章 高尚的情操 357](#_Toc10903)

[第160章 黑色地下室 360](#_Toc7465)

[第161章 無恥黑社會 363](#_Toc28387)

[第162章 白果失身了 366](#_Toc28436)

[第163章 真的失身了 369](#_Toc31061)

[第164章 英雄的決心 372](#_Toc14657)

[第165章 與小艾同路 375](#_Toc8164)

[第166章 黃泉的花兒 378](#_Toc29047)

[第167章 我殺你四次 381](#_Toc16953)

[第168章 絕美雙子星 384](#_Toc15797)

[第169章 偷摸摸調情 387](#_Toc1896)

[第170章 狡黠樹袋熊 390](#_Toc9609)

[第171章 天門太子爺 393](#_Toc2670)

[第172章 不敗的太子 396](#_Toc19217)

[第173章 白果追來了 399](#_Toc29600)

[第174章 甄英雄來了 401](#_Toc20802)

[第175章 甄少爺三殺 404](#_Toc11872)

[第176章 甄少爺四殺 407](#_Toc293)

[第177章 白果VS英雄 410](#_Toc9702)

[第178章 前世的冤家 412](#_Toc3619)

[第179章 搔警花腳心 415](#_Toc2265)

[第180章 去看電影吧 418](#_Toc6560)

[第181章 玫瑰色的愛 420](#_Toc21249)

[第182章 揩油雙子星 423](#_Toc22637)

[第183章 超純潔小艾 426](#_Toc5482)

[第184章 難理解的熊 429](#_Toc4321)

[第185章 喜歡警花嗎 432](#_Toc30885)

[第186章 小艾VS白果 435](#_Toc7826)

[第187章 三國怎麼了 438](#_Toc4621)

[第188章 高跟鞋VS刀 441](#_Toc20745)

[第189章 變態而可愛 444](#_Toc11322)

[第190章 發生大事了 447](#_Toc25833)

[第191章 老師我愛你 450](#_Toc25608)

[第192章 賣花的魔女 453](#_Toc4949)

[第193章 巧合的巧合 456](#_Toc18142)

[第194章 不安的躁動 459](#_Toc17429)

[第195章 英雄VS羅比 462](#_Toc27563)

[第196章 可怕的無恥 465](#_Toc4781)

[第197章 闌度搞什麼 468](#_Toc13576)

[第198章 綁架樹袋熊 470](#_Toc30143)

[第199章 旖旎在車中 473](#_Toc12914)

[第200章 小艾的醋味 476](#_Toc23872)

[第201章 熟悉的房子 479](#_Toc25044)

[第202章 菲茲傑拉德 482](#_Toc3599)

[第203章 太子的計劃 485](#_Toc16551)

[第204章 可怕的冰兒 488](#_Toc4979)

[第205章 三國煞激情 491](#_Toc27139)

[第206章 與姐姐戰鬥 494](#_Toc3432)

[第207章 六美人相會 497](#_Toc12845)

[第208章 薛雪救太子 500](#_Toc19052)

[第209章 清晨遇美女 503](#_Toc5047)

[第210章 愛利絲的迷 506](#_Toc20656)

[第211章 特殊的浪漫 509](#_Toc8805)

[第212章 新來的老師 512](#_Toc23001)

[第213章 新老師檔案 515](#_Toc6772)

[第214章 情孽當年事 518](#_Toc7600)

[第215章 打蘇影嘴巴 521](#_Toc5887)

[第216章 顏冰與愛莎 524](#_Toc27512)

[第217章 再遇王思慕 527](#_Toc4237)

[第218章 流氓也老師 530](#_Toc20158)

[第219章 送蘇影的花 533](#_Toc3344)

[第220章 約會雙子星 536](#_Toc9181)

[第221章 一心和老婆 539](#_Toc29916)

[第222章 浪漫中浪漫 542](#_Toc24985)

[第223章 送你的驚喜 545](#_Toc23652)

[第224章 白果生氣了 548](#_Toc18544)

[第225章 一流的尾行 551](#_Toc20662)

[第226章 白果的問題 554](#_Toc28052)

[第227章 情人好老婆 557](#_Toc25877)

[第228章 英雄VS思慕 560](#_Toc1717)

[第229章 捉姦在床了 563](#_Toc29214)

[第230章 逼真的演技 566](#_Toc17655)

[第231章 痞子找上門 569](#_Toc15196)

[第232章 太子妃是誰 572](#_Toc16592)

[第233章 美女失禁了 575](#_Toc5689)

[第234章 雙美的誘惑 578](#_Toc17826)

[第235章 毛髮惹的禍 581](#_Toc17832)

[第236章 難纏的三國 584](#_Toc840)

[第237章 英雄VS蘇影 587](#_Toc6147)

[第238章 思慕的尷尬 590](#_Toc7411)

[第239章 臣服於少爺 593](#_Toc237)

[第240章 宿敵的香吻 596](#_Toc2059)

[第241章 三國遇白果 599](#_Toc30527)

[第242章 小公主的心 602](#_Toc746)

[第243章 殺手的球技 605](#_Toc24383)

[第244章 敵對也默契 608](#_Toc27314)

[第245章 提倡吃母乳 611](#_Toc19380)

[第246章 霸道的白果 614](#_Toc12427)

[第247章 成熟的胴體 617](#_Toc29855)

[第248章 薛雪的選擇 620](#_Toc29191)

[第249章 殺手招供了 623](#_Toc30870)

[第250章 情人的隔閡 626](#_Toc5508)

[第251章 白果被綁了 629](#_Toc26133)

[第252章 最愛的男人 632](#_Toc4804)

[第253章 完敗愛利絲 635](#_Toc13379)

[第254章 闌度的請求 638](#_Toc4368)

[第255章 還做王思慕 641](#_Toc20223)

[第256章 愛情唯物論 644](#_Toc3998)

[第257章 甜甜的姐姐 647](#_Toc14384)

[第258章 小艾吃醋了 650](#_Toc12827)

[第259章 情挑姐妹花 653](#_Toc4264)

[第260章 薛雪採摘時 656](#_Toc23170)

[第261章 韓慧恩遇襲 659](#_Toc11554)

[第262章 兄弟姐妹們 662](#_Toc17063)

[第263章 愛利絲的愛 665](#_Toc16412)

[第264章 白果問案來 668](#_Toc6943)

[第265章 小艾也來了 671](#_Toc10145)

[第266章 天使艾一心 674](#_Toc8814)

[第267章 戀人二選一 677](#_Toc9787)

[第268章 白果傷飛離 680](#_Toc32420)

[第269章 警匪世紀吻 683](#_Toc18601)

[第270章 曖昧大發了 686](#_Toc13513)

[第271章 我這叫暗戀 689](#_Toc1549)

[第272章 情挑愛利絲 692](#_Toc13515)

[第273章 零點騎車游 694](#_Toc22180)

[第274章 慧恩的秘密 697](#_Toc26064)

[第275章 美女吻美女 700](#_Toc7509)

[第276章 黑市拳練習 703](#_Toc15894)

[第277章 球球是什麼 706](#_Toc2755)

[第278章 甜甜的玩笑 709](#_Toc4969)

[第279章 尷尬的電話 712](#_Toc28504)

[第280章 白果的要求 715](#_Toc19862)

[第281章 追星女朋友 718](#_Toc8617)

[第282章 公主的決心 721](#_Toc19008)

[第283章 三國的點子 724](#_Toc20088)

[第284章 戀愛的宿敵 727](#_Toc17028)

[第285章 這叫做智慧 731](#_Toc13366)

[第286章 我愛上了你 734](#_Toc17869)

[第287章 娛樂報惹禍 737](#_Toc11378)

[第288章 茶樓遇情敵 740](#_Toc30713)

[第289章 白果她爸爸 743](#_Toc25074)

[第290章 山水有相逢 747](#_Toc7563)

[第291章 地球鄰火星 750](#_Toc8350)

[第292章 精明的艾華 753](#_Toc20090)

[第293章 一加一得二 756](#_Toc21912)

[第294章 報復的劇本 759](#_Toc11354)

[第295章 綁票和捆綁 762](#_Toc18741)

[第296章 惡魔與公主 765](#_Toc7922)

[第297章 九尾小鳳凰 768](#_Toc10684)

[第289章 封住你的口 771](#_Toc29321)

[第299章 三國的提議 774](#_Toc29969)

[第300章 快樂谷遊玩 777](#_Toc19807)

[第301章 顏冰出現了 780](#_Toc177)

[第302章 吃顏冰豆腐 783](#_Toc24116)

[第303章 臭屁小公主 786](#_Toc6836)

[第304章 調情倒霉鬼 789](#_Toc29644)

[第305章 甜甜的纖足 792](#_Toc21418)

[第306章 做你小老婆 794](#_Toc28112)

[第307章 吃了樹袋熊 796](#_Toc16524)

[第308章 英雄VS顏冰 799](#_Toc14719)

[第309章 樂樂的媽媽 803](#_Toc15647)

[第310章 甄敏的請求 806](#_Toc24836)

[第311章 關係穿幫了 808](#_Toc14966)

[第312章 斗計兩岳父 811](#_Toc10867)

[第313章 白果的試探 814](#_Toc17011)

[第314章 兩美家中遇 817](#_Toc27578)

[第315章 矇混的過關 820](#_Toc24704)

[第316章 攤牌的矛盾 823](#_Toc8969)

[第317章 與三國坦白 826](#_Toc24787)

[第318章 姐弟迷亂時 829](#_Toc8055)

[第319章 甜甜與姐姐 832](#_Toc8947)

[第320章 柳絮女人味 835](#_Toc9210)

[第321章 危險的暗殺 839](#_Toc24929)

[第322章 聰明與智慧 844](#_Toc32487)

[第323章 真實的謊言 849](#_Toc8081)

[第324章 你懷孕了嗎 854](#_Toc8848)

[第325章 一心與白果 857](#_Toc14482)

[第326章 初戀當笑話 860](#_Toc28605)

[第327章 叫聲小岳母 863](#_Toc7195)

[第328章 優勝的獎勵 866](#_Toc10518)

[第329章 岳父的決定 869](#_Toc29908)

[第330章 貓咪的毛衣 872](#_Toc32442)

[第331章 鳳凰的權限 875](#_Toc2582)

[第332章 浴血的鳳凰 878](#_Toc23437)

[第333章 顏冰的意圖 881](#_Toc117)

[第334章 大間諜白果 884](#_Toc10762)

[第335章 兩位太子爺 888](#_Toc30671)

[第336章 樹袋熊之歌 893](#_Toc13472)

[第337章 白果吻了熊 898](#_Toc15040)

[第338章 搬家搬家啦 902](#_Toc9687)

[第339章 重大的發現 906](#_Toc4765)

[第340章 這是個矛盾 910](#_Toc3802)

[第341章 女人愛衣服 914](#_Toc11369)

[第342章 一場時裝秀 918](#_Toc20249)

[第343章 浴室的誤會 923](#_Toc7782)

[第344章 二美同床樂 927](#_Toc19991)

[第345章 半夜採花累 931](#_Toc23339)

[第346章 白果的危機 935](#_Toc16555)

[第347章 必勝的方法 940](#_Toc1636)

[第348章 宿敵VS冤家 944](#_Toc15672)

[第349章 死了都要愛 948](#_Toc175)

[第350章 可怕的尾行 952](#_Toc16036)

[第351章 自私的方言 956](#_Toc27433)

[第352章 真的憤怒了 960](#_Toc29723)

[第353章 英雄VS殺手 964](#_Toc10416)

[第354章 被綁架了嗎 968](#_Toc27620)

[第355章 大爺級人質 972](#_Toc20961)

[第356章 顏冰與英雄 976](#_Toc22987)

[第357章 冰恨天內亂 980](#_Toc31325)

[第358章 甄少爺掛了 984](#_Toc32237)

[第359章 哈恩的祝福 988](#_Toc22744)

[第360章 遲鈍激情丸 992](#_Toc5875)

[第361章 慾火焚身啊 996](#_Toc12542)

[第362章 推倒或逆推 1000](#_Toc25333)

[第363章 我們來賭命 1004](#_Toc5436)

[第364章 顏冰的決定 1008](#_Toc3225)

[第365章 似乎有問題 1012](#_Toc2011)

[第366章 我就是鳥類 1016](#_Toc3641)

[第367章 少爺告警察 1019](#_Toc32291)

[第368章 一心也嫁禍 1023](#_Toc8968)

[第369章 發現與威脅 1027](#_Toc7513)

[第370章 只能在這吃 1031](#_Toc24211)

[第371章 青春保質期 1035](#_Toc2255)

[第372章 激情丸丟了 1039](#_Toc1294)

[第373章 冰兒有約哦 1043](#_Toc4455)

[第374章 流氓辨證法 1047](#_Toc21327)

[第375章 調戲小阿姨 1051](#_Toc23089)

[第376章 激情丸再現 1055](#_Toc7016)

[第377章 又一次上床 1059](#_Toc25368)

[第378章 木老的顧慮 1063](#_Toc827)

[第379章 演戲的竇娥 1067](#_Toc12717)

[第380章 顏冰上線了 1071](#_Toc23675)

[第381章 太子的太太 1075](#_Toc20881)

[第382章 愛利絲翻臉 1079](#_Toc2557)

[第383章 甄英雄發威 1083](#_Toc28957)

[第384章 綁票的表演 1087](#_Toc17477)

[第385章 柳絮醒來了 1091](#_Toc17446)

[第386章 是誰下的手 1095](#_Toc24489)

[第387章 一心與顏冰 1099](#_Toc26136)

[第388章 顏冰扯的謊 1103](#_Toc2194)

[第389章 藍涯的危機 1107](#_Toc32192)

[第390章 太子VS阿東 1111](#_Toc20115)

[第391章 公主艾一心 1115](#_Toc14452)

[第392章 公主的初夜 1119](#_Toc23923)

[第393章 大膽的熱吻 1123](#_Toc8066)

[第394章 小白上船了 1126](#_Toc31586)

[第395章 顏冰也來了 1129](#_Toc8713)

[第396章 三國VS白果 1132](#_Toc24044)

[第397章 性感的腋下 1135](#_Toc16044)

[第398章 公主的比賽 1139](#_Toc13158)

[第399章 張永哲的狠 1142](#_Toc21432)

[第400章 英雄=丈夫 1145](#_Toc27885)

[第401章 你是外八字 1149](#_Toc4543)

[第402章 卑鄙是良藥 1152](#_Toc29996)

[第403章 返回朗朗市 1156](#_Toc11181)

[第404章 夜來大狗熊 1160](#_Toc8835)

[第405章 艾愛的歪理 1164](#_Toc30946)

[第406章 踩的死死的 1167](#_Toc26447)

[第407章 老公與老婆 1170](#_Toc8416)

[第408章 人無傷虎意 1174](#_Toc6480)

[第409章 我叫甄英雄 1178](#_Toc25988)

[第410章 活的傻一點 1182](#_Toc12688)

[第411章 送你大蛋糕 1186](#_Toc2018)

[第412章 最可恥的人 1190](#_Toc12345)

[第413章 剝皮很舒服 1194](#_Toc25923)

[第414章 英雄救美俗 1198](#_Toc27689)

[第415章 奶油的味道 1202](#_Toc5334)

[第416章 小環的嗅覺 1206](#_Toc5214)

[第417章 消失的三人 1210](#_Toc21516)

[第418章 暈船的少爺 1214](#_Toc6495)

[第419章 都是演技派 1218](#_Toc16061)

[第420章 四舍五入法 1222](#_Toc10063)

[第421章 可愛的小貓 1226](#_Toc31108)

[第422章 感情破裂？！ 1231](#_Toc23895)

[第423章 姐姐門事件 1235](#_Toc26616)

[第424章 為成績買單 1239](#_Toc5501)

[第425章 又是內鬼？！ 1243](#_Toc5543)

[第426章 珠寶首飾展 1247](#_Toc26666)

[第427章 奴隸提款機 1251](#_Toc28679)

[第428章 魔女的誘惑 1254](#_Toc12526)

[第429章 菲律賓女傭 1258](#_Toc8367)

[第430章 不巧的巧合 1261](#_Toc17979)

[第431章 殺手設計師 1265](#_Toc4759)

[第432章 為己的流氓 1269](#_Toc25653)

[第433章 仇人替代品 1273](#_Toc16952)

[第434章 她是個線人 1277](#_Toc2761)

[第435章 麻痹式暗殺 1281](#_Toc20898)

[第436章 雌雄偷車賊 1285](#_Toc17313)

[第437章 兩成上扣息 1288](#_Toc2240)

[第438章 女人的戰爭 1292](#_Toc6523)

[第439章 殘酷的拆穿 1295](#_Toc29366)

[第440章 廝殺角斗場 1299](#_Toc437)

[第441章 吳迪的招惹 1302](#_Toc3541)

[第442章 複雜的動物 1306](#_Toc25227)

[第443章 第二輪比賽 1311](#_Toc19417)

[第444章 一賠六之戰 1314](#_Toc8587)

[第445章 機會把握者 1317](#_Toc21457)

[第446章 嗑藥的野獸 1320](#_Toc10844)

[第447章 李英豪慘敗 1323](#_Toc2127)

[第448章 浪漫的衝動 1327](#_Toc3242)

[第449章 做賊就心虛 1330](#_Toc7213)

[第450章 風鈴的固執 1333](#_Toc29273)

[第451章 英雄的請求 1336](#_Toc4713)

[第452章 冤枉的小人 1339](#_Toc30833)

[第453章 下半身動物 1342](#_Toc10720)

[第454章 原野的突襲 1345](#_Toc2155)

[第455章 萬惡的謠傳 1348](#_Toc31736)

[第456章 跑腿的小憐 1351](#_Toc31927)

[第457章 住院的柳絮 1354](#_Toc3445)

[第458章 顫慄的謊言 1357](#_Toc29374)

[第459章 殺手伊蓮娜 1360](#_Toc19207)

[第460章 開始反擊吧 1363](#_Toc32174)

[第461章 顏冰的短信 1366](#_Toc30560)

[第462章 彼此的不滿 1369](#_Toc18631)

[第463章 顏冰的心事 1371](#_Toc32458)

[第464章 殺手的行動 1373](#_Toc27917)

[第465章 顏冰藏身處 1375](#_Toc1170)

[第466章 鈴木與羅比 1377](#_Toc7558)

[第467章 甄英雄回家 1379](#_Toc24785)

[第468章 威脅赤裸裸 1381](#_Toc9838)

[第469章 身子赤裸裸 1383](#_Toc14667)

[第470章 你要做什麼 1385](#_Toc24328)

[第471章 同居？！（一） 1387](#_Toc30337)

[第472章 同居？！（二） 1389](#_Toc27380)

[第473章 同居？！（三） 1391](#_Toc7728)

[第474章 同居？！（四） 1393](#_Toc20273)

[第475章 同居？！（五） 1395](#_Toc9925)

[第476章 甄天與艾華 1397](#_Toc16434)

[第477章 那一份愧疚 1399](#_Toc13213)

[第478章 東方與太子 1401](#_Toc31160)

[第479章 東方的秘密 1403](#_Toc26625)

[第480章 公開的秘密 1405](#_Toc13896)

[第481章 固執的嘴硬 1407](#_Toc12092)

[第482章 鈴木與吳迪 1409](#_Toc19315)

[第483章 獵人與獵狗 1411](#_Toc2632)

[第484章 扮豬亦真豬 1413](#_Toc22863)

[第485章 至賤則無敵 1415](#_Toc14295)

[第486章 他和她（一） 1417](#_Toc11989)

[第487章 他和她（二） 1419](#_Toc29134)

[第488章 他和她（三） 1421](#_Toc20984)

[第489章 他和她（四） 1423](#_Toc4970)

[第490章 沒有好東西 1425](#_Toc20917)

[第491章 甄英雄的網 1427](#_Toc21920)

[第492章 為幸福背叛 1429](#_Toc31087)

[第493章 不協調感覺 1431](#_Toc31613)

[第494章 忠心與信任 1433](#_Toc30800)

[第495章 絕望與希望 1435](#_Toc22162)

[第496章 胸口掛燈籠 1437](#_Toc25734)

[第497章 顏冰的底牌 1439](#_Toc2992)

[第498章 懶也是種美 1441](#_Toc402)

[第499章 誰想推倒誰 1443](#_Toc633)

[第500章 我要保護你 1445](#_Toc10767)

[第501章 怕死就閉眼 1447](#_Toc32408)

[第502章 引鱉入瓮計 1449](#_Toc145)

[第503章 幻想進行曲 1451](#_Toc6043)

[第504章 三女一台戲 1453](#_Toc26761)

[第505章 失戀的味道 1455](#_Toc11465)

[第506章 絕地大反擊 1457](#_Toc3931)

[第507章 形勢一面倒 1459](#_Toc7268)

[第508章 貧乳的誤會 1461](#_Toc20224)

[第509章 我有你沒有 1463](#_Toc564)

[第510章 求婚的機會 1465](#_Toc16113)

[第511章 驕蠻灰姑娘 1467](#_Toc8027)

[第512章 酸溜溜的傻 1469](#_Toc11566)

[第513章 優勢是傻瓜 1471](#_Toc23988)

[第514章 第三個女人 1473](#_Toc18579)

[第515章 起床尿尿啦 1475](#_Toc13140)

[第516章 火拚的架勢 1477](#_Toc20198)

[第517章 強勢的安排 1479](#_Toc3811)

[第518章 今天會回來 1481](#_Toc25662)

[第519章 顏冰的邀請 1483](#_Toc31718)

[第520章 以膽小為榮 1485](#_Toc9907)

[第521章 女人別插嘴 1487](#_Toc26162)

[第522章 奪寶與守寶 1489](#_Toc26740)

[第523章 以真心服人 1491](#_Toc24095)

[第524章 落紅的用途 1493](#_Toc3004)

[第525章 碼頭的混亂 1495](#_Toc2873)

[第526章 警匪一家親 1497](#_Toc5947)

[第527章 致命的疏忽 1499](#_Toc10615)

[第528章 怪異的氛圍 1501](#_Toc3818)

[第529章 夜襲的佳人 1503](#_Toc3403)

[第530章 姐弟的挑逗 1505](#_Toc15464)

[第531章 禁忌姐弟戀 1507](#_Toc19715)

[第532章 太子與公主 1509](#_Toc11085)

[第533章 鈴木的電話 1511](#_Toc25166)

[第534章 強盜的交易 1513](#_Toc285)

[第535章 孤獨的行動 1515](#_Toc27883)

[第536章 倒霉鬼求婚 1517](#_Toc21948)

[第537章 願做大肥羊 1519](#_Toc18377)

[第538章 甜甜的誘惑 1521](#_Toc6289)

[第539章 色狼的承諾 1523](#_Toc27678)

[第540章 狐狸與狐狸 1525](#_Toc12220)

[第541章 太子的心情 1527](#_Toc14911)

[第542章 相互的利用 1529](#_Toc15940)

[第543章 日記的四篇 1531](#_Toc24996)

[第544章 王子與天使 1533](#_Toc30396)

[第545章 貓膩兵與賊 1535](#_Toc7234)

[第546章 我會回來的 1537](#_Toc5621)

[第547章 專業的流程 1539](#_Toc24574)

[第548章 狡猾VS狡猾 1541](#_Toc15021)

[第549章 球球的巧啊 1543](#_Toc9647)

[第550章 偷襲與偷襲 1545](#_Toc17192)

[第551章 死神不善良 1547](#_Toc8239)

[第552章 無語的顏冰 1549](#_Toc13812)

[第553章 苦澀的嘴唇 1551](#_Toc18051)

[第554章 面對的勇氣 1553](#_Toc21998)

[第555章 別慌，警察！ 1555](#_Toc91)

[第556章 太子的價值 1557](#_Toc25404)

[第557章 埋伏的托尼 1559](#_Toc3983)

[第558章 沒信用的人 1561](#_Toc22880)

[第559章 甄式雙保險 1563](#_Toc26243)

[第560章 太子的大禮 1565](#_Toc14986)

[第561章 不和諧警報 1567](#_Toc23185)

[第562章 意外的混亂 1569](#_Toc15061)

[第563章 警匪有默契 1571](#_Toc23280)

[第564章 時間爭奪戰 1573](#_Toc29205)

[第565章 空手與白刃 1575](#_Toc22453)

[第566章 十三年的夢 1577](#_Toc12633)

[第567章 無退之死斗 1579](#_Toc8661)

[第568章 最濃的幸福 1581](#_Toc16728)

[第569章 算漏掉的人 1583](#_Toc5211)

[第570章 比瘋子還瘋 1585](#_Toc14683)

[第571章 螳螂的悲哀 1587](#_Toc6192)

[第572章 瘋子OR傻子 1589](#_Toc23141)

[第573章 羅比的忠心 1591](#_Toc24347)

[第574章 男人的語言 1593](#_Toc30886)

[第575章 理由與借口 1595](#_Toc22513)

[第576章 尊嚴的決鬥 1597](#_Toc3452)

[第577章 生死的邊緣 1599](#_Toc11526)

[第578章 男人的理由 1601](#_Toc7827)

[第579章 死去的價值 1603](#_Toc26462)

[第580章 各自的歸所 1605](#_Toc19164)

[第581章 不會輸的人 1607](#_Toc25647)

[第582章 一步的生死 1609](#_Toc5244)

[第583章 變態的頑強 1611](#_Toc30646)

[第584章 警匪的兩清 1613](#_Toc30425)

[第585章 公主與公主 1615](#_Toc12139)

[第586章 最愛胡蘿蔔 1617](#_Toc4723)

[第587章 求婚的慣例 1620](#_Toc30484)

[第588章 人生，挑戰 1622](#_Toc17455)

[第589章 男人的浪漫（大結局） 1625](#_Toc16212)

# 第001章 豬肉才注水

　　甄英雄壓根就不覺得自己是個‘真英雄’，一黑社會的流氓太子，警察局的不良記錄比自己的身高還厚，莫說現下不是三國爭霸的時代，就算是，恐怕他也很難稱得上‘英雄’兩個字，偏偏他那個‘三國痴’的老子非要在戶口本上給他登了這個超級自戀的名字，因為這個，甄英雄才學會說話就鬧着要和老子斷絕父子關係，遺憾的就是，法律不允許，也不承認。　　都說黑社會的流氓喜歡大口喝酒，偏偏甄英雄不喜歡，托着杯九二年的紅酒穿梭在富麗堂皇的宴會大廳，步調與那悠揚婉轉的古典樂曲格格不入，如此不難看出，他是個完全沒有樂感的白痴。　　在緩緩舞動的人群里轉了一圈，甄英雄終於停下了腳步，背靠在雕刻着精緻紋飾的立柱上，長嘆了口氣，‘煩躁’兩個字也寫在了腦門上。　　現在這年代簡直讓人無話好說，看看這豪華奢靡的會場，看看那些衣着顯貴的賓客，甄英雄就不明白了，現在的有錢人也時興‘追星’嗎？主辦方為了這個萬惡的宴會花了多少錢啊？估計摺合成每個月收取的保護費，恐怕用不了半年的，也要一個季度吧？　　正在甄英雄胡思亂想，四處張望的時候，一身着黑色燕尾服的白髮老人靠了過來，“這不是英雄嗎？怎麼，你也是‘GEMINI’的粉絲？”　　甄英雄聽到這個聲音明顯有些動容，再一看這假扮年輕的像縮水豆腐乾似的老頭子，不禁搖頭道：“你不是老鬼……不，是木子華爺爺嗎？球球的，不要告訴我你也是那個什麼……什麼玩意兒來着？”　　“‘GEMINI’，雙子星啊。”老頭子滿面春風，道：“怎麼，老光棍難道不能追星嗎？我可是這個美少女組合的超級粉絲，尤其是艾一心，簡直和我當年的初戀情人一模一樣，就好象雙胞胎似的……”　　“你那初戀今年高壽啊？沒變殭屍恐怕也爛乾淨了吧？”甄英雄就不明白，不就是哼哼啊啊的會唱歌嗎，有什麼了不起的，自己罩的場子里，哪個小姐不會唱兩句啊？合著上電視的就成明星了？　　甄英雄是打骨子里討厭那些臉部肌肉可以控制自如的所謂的明星大腕，他一直覺得，所謂演技就是會裝B，在他眼裡，一些女明星還不如自己場子里的‘小雞’乾淨呢，那個所謂的什麼潛規則不是經常被爆料嗎？所以他從不去關注什麼娛樂節目，對於今天由朗朗市電視台主辦的宴會他也毫無興趣，想到自己被老爹掐脖子硬逼而來，甄英雄還憋着一肚子火呢。　　“看你這話說的，火氣真不小啊，實話告訴你吧，我是收到電視台的邀請函，不得不來，當然，我並不否認追星的事實。”木子華還是挺觸甄英雄這小子的，別人不知道，他卻很清楚，甄英雄的父親是這個城市的黑道教父，而甄英雄不但是黑道太子，更是自幼接受殺手的培訓，惹他，和惹死神是沒什麼區別的，當然，他殺手的這個身份，除了退出組織的長老輩木子華，知道的人便只有甄英雄的老爸了。　　甄英雄看到這猥瑣的老傢伙，怎麼也不能相信，他居然是組織曾經的一號殺手，都快躺進棺材的主了，還追在二十來歲的小屁丫頭身後做什麼粉絲粉條呢，有那時間多吃兩頓豬肉頓粉條比什麼不強？竟然發揮餘熱支持什麼娛樂事業，無聊的要死！就這德行，恐怕他大聲說自己是殺手也沒人會相信。　　“啊……古米嗎散……”　　甄英雄本來心情就不爽，再被這位用着最俗套搭訕套路的日本女人撞到懷裡，臉上的肌肉跳的可想有多不自然了。　　不可否認，這日本娘們長的還挺靚，染成金黃的頭髮帶着微微的波浪披在肩上，細眉秀目的，尤其那抹着桃紅色唇採的小嘴，嬌嬌欲滴的，真是誘人。再看這身材就讓人有些失望了，典型的小日本兒啊，恐怕脫了那雙高根涼鞋，能超過一米五零就不錯了，倒是那對可以稱的上波霸的大乳房讓人眼前一亮，好傢伙，和倆小足球似的，鼓鼓的，漲漲的，要撐破衣服似的。　　這要換了別人，非覺得自己交了桃花運不可，偏偏遇到的是甄英雄，女人見的還少嗎？歌舞廳里數不清！面前這女人打扮的花枝招展，和妓女有啥兩樣？　　“真……對不……起。”日本娘們揉着那對波濤洶湧的大乳房，用生硬呆板的漢語嗲嗲道：“我，抱歉……請你喝……酒……跳舞……”　　表達的不是很明確，但眉梢的媚態加上直往自己身上蹭的發情表現，倒是不難理解她要表達什麼。　　“球球的，只聽說過男人這麼釣女人，還沒見過女人這樣釣男人的。”甄英雄沒時間和這發春的日本女人增進感情，而是隨手指了指宴會大廳舞台上的大海報，上面是兩個他自己也沒啥印象的漂亮女孩子，但他卻知道那是今晚的主角，美少女組合――雙子星，意思挺明顯，我是來看她們的，沒時間和你喝酒跳舞或者上床做愛。　　“@#$%……@#@……”日本女人望着那張背景海報，面露不屑，咭哩哇啦的說了一通日語，倒是讓甄英雄為難了，聽不懂啊。　　“她說，中國的小姑娘是很漂亮，就是不夠成熟，身材也太差了，這樣的偶像組合在日本是不可能走紅的。”木子華居然懂日語，笑着又補充了一句，道：“順便告訴你，這個女人也是個日本的偶像歌星，看來她把你當成出席宴會的富家少爺了，一夜情，就是不知道價錢啊。”　　骯髒的娛樂圈啊，甄英雄推開這個日本女人，指着她那引以為傲的大胸脯子，對木子華說道：“翻譯給她聽，在我們中國，只有豬肉才注水！”　　日本女人聽了木子華的翻譯，臉上一陣白一陣紫，氣呼呼的一巴掌掄在木子華臉上，狠狠瞪了甄英雄一眼，拂袖而去。　　木子華這個冤枉啊，那話可是甄英雄說的，自己就一翻譯，這巴掌賞錯人了吧？難道就因為他帥啊？　　倒別說，甄英雄還就是不難看，凌亂的碎發显示出他的不羈與野性，自信而白皙的臉龐又在野性的氣質上摻入了些許斯文儒雅，但凌厲的眼神又混淆了他的斯文氣質，尤其是那嘴角得意的笑，多少有些邪氣，這種複雜的氣質充分展示出了他的個人魅力，再穿上這套筆挺的名牌西裝，怎麼看怎麼是個年輕的成功人士啊，知道他是流氓的，整個會場里，也就只有木子華一人了。　　“呦，這不是木校長嗎？”　　看來知道自己是流氓的還有一個呢，真是煩人！甄英雄只聽聲音不看其人，就已經知道來者是誰了，還木校長呢，你不就是沖我來的嗎？　　木子華轉頭一望，笑道：“原來是原警官啊，好久不見，上次學校里發生的打架事件真是麻煩您了。”　　來者是兩人，一男一女，男的就是木子華口中的原警官，朗朗市警察局刑事隊的隊長原野，那年輕的漂亮女人，甄英雄就不認識了，但看看她肩頭的兩枚四角星花就知道，這是原野的手下。　　警察局有那麼厚一摞的不良記錄，刑警隊有幾個不認識自己的啊？雖然黑社會總是和上邊有那麼一點關係，但這個原野就是唯一不買帳的，甄英雄十次里倒有九次是被這小子抓進去，兩人可謂水火不容的死敵啊。　　都說新官上任三把火，兩年前原野剛調來當刑警隊隊長的時候，恰恰是大學即將畢業的甄英雄開始幫老爹打理組織之際，原野這三把火也就全瞄準了甄英雄的屁股底下燒，甄英雄也是沒轍啊，為了守地盤，砍人是免不了的。　　其實甄英雄每次被抓都是故意的，假如他要找個頂缸的小弟，還不是一抓一把嗎？黑社會打架是小事，要是把真正的殺手身份暴光可就完蛋了，所以，警察局裡雖然有一大堆他的不良記錄，但也就局限在打架，勒索，收保護費等等小事情，而那些毫無頭緒的謀殺卻始終沒有懷疑到他腦袋上來。　　甄英雄討厭原野，就是因為原野那天生的狗鼻子，那傢伙毫無證據，卻認準了自己就是那些無頭案件的兇手，而今晚自己出席這個宴會，原野毫無疑問的是懷疑自己又要做什麼才跟來的。　　甄英雄是要做什麼嗎？當然是！否則他又不是什麼粉絲，苦着臉來這裏幹嗎啊？

# 第002章 男人的尾巴

　　要甄英雄來這裏的人是他的黑道頭子老爸，而原因卻也好笑，竟然是被人威脅恐嚇。　　黑社會也會被威脅，說出去真是沒臉見人了。那個什麼雙子星的歌手組合似乎入主了朗朗電視台，做了一個娛樂節目的主持人，而這個宴會，也是為了她們的加盟而舉辦的，會場所在的朗朗大酒店，正在甄英雄的地盤裡。　　因為自己的地盤是不允許做白粉買賣的，因此得罪了不少毒販子，而這次就是他們示威性的報復行動，他們揚言雇傭了殺手，要在這次的酒宴上暗殺‘雙子星’的兩個女明星，但酒店的負責人卻覺得這次活動是個宣傳酒店的機會，若是取消豈不可惜？於是沒有報警，直接找到了甄英雄的父親……　　球球的，每年交那點保護費倒真是不浪費，甄英雄氣啊，為啥錢歸了老爹，卻要自己來這裏勞動呢？　　“小子，我是不知道你有什麼目的，但最好給我老實點。”原野見木子華識趣的走開了，便小聲對甄英雄說道：“我的眼睛會一直鎖着你，你最好把尾巴藏好了。”　　“我有尾巴嗎？在哪裡啊？”甄英雄最討厭這傢伙了，一天到晚跟蹤自己，難道警察局就沒其他的事情可做嗎？　　原野同樣不喜歡甄英雄，將臉移到距離他鼻尖不到三十公分的地方，眉毛一挑，道：“當然是在你的褲襠里。”刑警的嘴不像一般警察，有時候比流氓也乾淨不了多少，更何況是原野這個成天和甄英雄這大流氓打交道的刑警啊。　　“哦……，原來是那條啊，我確實有。”甄英雄也不管還有女警官了，下流的挺了挺腰，道：“這東西我只有和女人上床或者小便的時候才掏出來的，原來這就是尾巴啊，怎麼，原警官沒這東西？讓我藏好了？難道你嫉妒我長了你沒長？好可憐。”　　原野的臉一下子就綠了，這麼無恥的男人還真是少見，如此高檔次的酒宴上他連這種十八禁的動作都做的出來，臉皮之厚讓人驚嘆啊。　　那扎着一條散辮子的漂亮女警員滿臉通紅，可看到甄英雄還是一個勁的挺腰向原野炫耀，似乎原野真的沒那東東一樣，她又覺得好笑，這麼有趣的傢伙，她還是第一次見到呢。　　她這一笑不要緊，甄英雄也樂了，笑？球球的，為了不讓你們誤了少爺我的大事，我還容得你笑？　　甄英雄將頭髮向腦後攏了攏，然後提了提褲子，換回了成功人士的嘴臉，一本正經的對那女警道：“笑什麼？難道你有小JJ啊？”　　女警員的嘴都合不上了，卻不是笑的，而是僵了。　　“我又沒犯罪，你們沒權利監視我，當心我告你們侵犯我的隱私，別以為沒長小JJ就了不起。”甄英雄看都不看兩位警官那同樣難看的臉，轉身就走。　　“白果，不要太在意，那個男人從來都是這樣缺德的，他就一流氓。”　　如果甄英雄還能看的到的話，一定會驚的咬到舌頭的，刑警隊的大隊長竟然對這小小的女警員如此卑謙。　　叫做白果的女警員握緊拳頭，咬着后槽牙，盯着甄英雄的背影，恨恨道：“死流氓，早晚讓你知道本小姐的厲害！”　　甄英雄是不會想到的，自己一句嘲弄，竟為日後招惹了一位比原野還難纏的對手，而且，是可氣，可笑，可愛又可恨的對手。　　“女士們，先生們，現在有請我們今天的主角，‘GEMINI’，雙子星登場！”不知何時，主持人已經宣布了重頭戲的開始，甄英雄的神經隨着一跳，他知道，那個埋伏在暗處的傢伙隨時都會動手的。　　台下的歡騰與掌聲之後，一甜美清脆如天籟般的聲音響了起來，“大家晚上好，我是雙子星的艾一心，感謝大家的到來，首先，很抱歉，我的搭檔唐甜甜因為感染風寒而不能參加這次的酒宴，但她要我告訴大家，她很開心能夠加盟朗朗電視台……”　　虛偽，明星都是這樣子的嗎？來回來去就這幾句過場話，真是無聊！甄英雄甚至懶得去仔細打量那迷到萬千少男少女……當然，還有那老色棍木子華的美少女，他更關心那個躲在暗處的殺手什麼時候動手。　　“請問艾一心小姐，你自十七歲出道后曾多次坦言要在二十歲的時候結婚，請問這是真的嗎？如果是真的，請問結婚的對象是誰？結婚後你是否會退出娛樂圈？那是不是代表雙子星今年就會解散呢？”這個記者的問題都很無聊，甄英雄雖然不了解娛樂圈，卻也知道‘吵作’這個詞，她不製造點轟動話題，在明星大把抄的今天，誰會來關注她啊？還不是有很多的女明星，從十八歲嚷着要結婚，到了四十八了，緋聞不少，卻還是孤家寡人一個的。　　“對不起，這個問題很私人，我不想回答，而且，今天安排的採訪時間已經過了，不是嗎？”看吧，開始放煙霧彈了吧？所以說，娛樂圈裡的話，沒有幾句是真的。　　“那麼，酒宴開始之前，我們是不是請一心唱上一曲呢？”主持人也很無聊，一點新意都沒有，賓客就更沒出息了，又是叫好又是鼓掌，要不是影響不好，估計吹流氓哨的都有了。　　那個什麼偶像女生艾一心又是幾句慣有的台詞，隨着音樂的響起，輕輕唱了起來。　　這是一首節奏很慢的抒情歌曲，叫做什麼《星的幻想》，歌詞也不是那種酸掉牙的愛情調調，而是女孩夜晚仰望星空時的遐想，很天真，卻很真實，給人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那就是，似乎自己也曾對着星空許過天真可愛，甚至幼稚的願望，但那種感覺卻讓人似乎回到了兒時，回憶的味道讓人痴迷。　　甄英雄聽着那偶像女明星的歌聲，也有些痴了，這聲音，這曲調，讓人感覺好舒服啊，似乎今天的一切都很俗套，卻獨獨這首歌，脫俗，有境意。　　“球球的，怪不得她能成為偶像歌手呢，也不是一無是處啊……”甄英雄到底不是什麼真正的粉絲，根本不懂得欣賞，四下望了一望，發覺所有人都聽的痴了，連那個原野，眼神中也滿是回憶，滿是幸福的感動，“我敢打賭，他看老婆時也沒這麼深情過。”　　女警察白果似乎感覺到了甄英雄的目光，狠狠的瞪了過來，甄英雄雖不怕女人，卻也不好和她互相放電，又下流的挺了挺腰，氣的白果直跺腳，這才轉過頭來。　　正想看看那老色棍木子華是個什麼樣的表情呢，卻突然發覺，人群中，還有個和自己一樣沒被歌聲感動的傢伙，而且，從那雙冰冷的眼睛中，甄英雄感到了一絲熟悉的氣息，那是，殺氣！　　那傢伙就是今晚的目標啊！甄英雄剛想衝過去，只聽着‘轟隆’，似乎爆炸一聲響動，會場的燈竟滅了，甄英雄知道，殺手是要趁黑下手啊。　　在黑暗中去找出兇手是不可能的，甄英雄推擠着混亂的人群向小舞台衝去，黑暗中無法射擊，也就是說，殺手會接近艾一心，然後再下手。　　混亂，尖叫，這些對甄英雄並沒有造成影響，他的眼睛是殺手的眼睛，只是一瞬，便可以模糊的分辨了。　　舞台上除了一個苗條的身影正在向後台移動，又多了一個健壯粗實的影子，是殺手！　　“球球的，讓你在我的場子里鬧出事來，少爺的臉可就全沒了。”甄英雄腦筋一轉，大喊了一聲，“艾一心，不許開槍！你已經被警察包圍了！所有人都不許動，誤傷可沒人負責！”　　艾一心手裡有槍？！還被警察包圍了？這是怎麼回事？別說艾一心傻了，就連殺手也傻了，會場的賓客更傻了，怎麼偶像一下子成罪犯了？　　“不要聽那傢伙胡說，我們才是警察！”原野的耳朵簡直和狗有一比，一聽就知道是甄英雄在大放厥詞，立刻喊道：“大家不要混亂，這裏沒有人會開槍的！”　　雖然原野很能壞事，但甄英雄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他要的就是這一愣的工夫，如果艾一心退到了後台，殺手尾隨過去，自己可能就趕不及了，如此一愣的工夫，甄英雄已經跳上了舞台。　　艾一心還沒搞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被一個男人拉到了懷裡，接着，一道寒光在眼前劃過。　　這是要殺人啊！艾一心的反應也算快了，拉我的男人救了我的命啊，不過這種想法最多維持了零點一五秒。　　甄英雄可沒把握抱着個女人還能放倒個職業殺手，拉她，只是不讓她被刺到而已，見已經躲過了那一刀，他簡直稱的上辣手催花了。　　站着目標太大，你躺下來那殺手就看不到你了！甄英雄倒真聰明，於是腳下一絆，藉著拉艾一心的慣性將她摔了個喪盡形象的大仰八叉，還好太暗了沒人看見，不然甄英雄這樣虐待偶像，明兒鐵定會被雙子星的粉絲團集體討伐的。　　艾一心只覺得自己的小屁股都要裂開八半了，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救人的，難道是太暗了沒看到自己是誰？不然哪個男人舍的摔自己這超級偶像小天後啊？　　別人不知道，反正甄英雄就捨得，他才懶得理你是不是明星呢，自己的小命更重要。　　沒有累贅，他一個照面把殺手的手腕攥住，一擰，匕首歸他了，就手反掄一拳轟在殺手腦袋上，暈掉。　　二話不說，扛起殺手，閃人吧！甄英雄心話說了，要是燈一亮，原野還能讓自己把殺手帶走啊？　　甄英雄倒是小看了原野，他才跳下舞台，原野就爬上來了，“甄英雄！你別跑！我懷疑這次的爆炸是你策劃的，現在逮捕你，再跑，我就開槍了！”　　“球球的，警察就會這兩句台詞啊？這麼黑你敢開槍嗎？”甄英雄可不是笨蛋，原野是不敢開槍，可他要追上自己並不困難，自己這還扛着一累贅呢！　　和我斗？你以為自己是成龍扮演的超級警察啊？甄英雄怪聲怪調的喊道：“大家看啊！舞台上那警察把我們的一心當罪犯了，哎呀，他還摔倒了我們的一心，大家和他拼了！”　　也不知是甄英雄幸運，還是該着原野倒霉，跑出去查看控電室的白果剛好在這時候啟動了備用電源，燈一亮，大家往台上那麼一瞅，可不是嗎？一持槍的警察半跪在地，而他們的偶像艾一心就倒在他身邊。　　甄英雄總算知道什麼是瘋狂的粉絲了，面對槍口還能硬上的，能說不瘋狂嗎？穿警服就了不起啊？原野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便被人肉小山壓在了最底下。　　甄英雄悲哀的搖了搖頭，同情的嘟囔了一句，“如果你是悟空，應該不會被壓死的……”　　甄英雄才衝出大門，艾一心便站了起來，可惜她只看到一個背影，“救我……不，摔我的傢伙到底是什麼人？‘真英雄’？”

# 第003章 可愛的瓢蟲

　　次日，看着局長摔在桌子上的報紙，鼻青臉腫的原野死的心都有了，娛樂版頭條啊，他還真給警察局爭氣，“警察追星也瘋狂，摸黑企圖性騷擾！”“勇敢粉絲保偶像，下流警察被毆打。”“疑問警察能力，竟懷疑美女偶像為劫匪，荒謬！”　　朗朗市警察局局長張進寶就差沒拔出槍來崩了面前這混蛋了，儘管如此，他吼叫的聲音還是震撼着整個警局，“你知道那個艾一心是什麼人嗎？你居然連她都敢摔？！還掏出槍來了，了不起啊！”　　原野這委屈啊，冤枉啊，怎麼外面就是不下雪呢？“局長，真不是我摔的，摔她的人是那個甄英雄！”　　“你不要總和我提甄英雄，就算他是黑幫太子，你也用不着成天跟蹤他吧？要不是因為你擅自跟蹤，至於發生昨晚的事情嗎？”局長一拍桌子，道：“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趕快把這事情給我平息了！要是艾一心的父親責怪下來，你我都要吃不了兜着走！現在，給我滾蛋，立刻從我眼前消失！”　　朗朗市‘漢宮’娛樂城的懂事長辦公室里，甄英雄看都沒看就把報紙塞進了垃圾桶，然後大咧咧的坐到沙发上，對老闆台後面的老爹說道：“我從來不看娛樂報，現在我的任務完成了，可以放假了吧？”　　甄英雄的老爸名叫甄天，四十九歲，體型有點胖，但長相卻不差，粗眉大眼的，給人感覺還挺年輕，他也是朗朗市黑幫之一，‘義字會’的當家人，更是一‘三國痴’，關二爺的超級粉絲，只要看看這滿牆掛着的字畫都是一個‘義’字就知道他有多痴了。　　“你怎麼老吵着要放假啊？”甄天的聲音略有些嘶啞，但並不難聽，還有些個性，道：“也沒見你有女朋友啊，放假去做什麼？”　　甄英雄一聽這話，氣啊，“球球的，我沒女朋友還不是你害的！一聽我名字，是個女的不是怕我把她拉到舞廳當‘雞’，就是覺得我可怕，天作證，我多善良一純潔男生啊，就是因為你這死老頭子非要我做什麼黑社會才落到如此田地的，我曾經對我媽發過誓，二十二歲一定要結婚的，她老人家在天之靈，看到我連個女朋友都沒有，不得傷心的眼淚哇哇的啊。”　　甄天一聽，忙安慰道：“反對你結婚的是你姐又不是我，再說，真要結婚的話，歌廳里不是有很多女人嗎？你隨便找個處兒不就好了……”　　“好個屁！”甄英雄兩眼直噴火，“娶我也要娶個良家女孩！我不管，現在我必須放假！”　　“好，好，放假。”甄天拿這兒子沒轍，也沒啥理由再拖着不給他放假，只要妥協，但想了想，又覺得不對，眨了眨眼，問道：“可是，你放假去做什麼？”　　“相親！”　　甄英雄剛出現在‘漢宮’樓下，一穿着黑色西服，頭髮金黃的年輕男人便靠了上來，“英雄，稍等，我已經吩咐人去將你的車開來了。”　　甄英雄一看，這帥氣的傢伙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頭號手下，也是最好的兄弟，闌度。闌度是個英國人，甄英雄被老爹派到國外接受殺手培訓時認識並結為好友的，培訓結束后，因為一些私人理由，闌度與甄英雄便一起回到了朗朗市。　　接過鑰匙，甄英雄道：“我放假了，以後我的工作就全交給你代勞了。”　　“不是吧？難道你真的要去相親？！”闌度嘴裏能塞進一大鴨蛋，眼珠子都要掉出來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真是源遠流長啊，這年代了還有相親的？　　“球球的，私事，你少管。”甄英雄就不明白了，自己去相個親，有什麼好奇怪的？　　“你狠。”闌度知道，這小子決定的事情肯定是不會回頭的，只能祈禱他不會相只遠古動物回來了，“對了，你姐姐給我打了個電話，說你手機總是關着，問我你是不是故意躲她，好像挺生氣的樣子，要不要給她回個電話啊？”　　甄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卻獨獨害怕聽到‘姐姐’這兩個字，臉‘唰’的就白了。　　偏偏有不知死的，闌度就還在刺激甄英雄呢，“如果你姐姐知道你要去相親，不知道會不會生氣啊？她好象挺反對你結婚的。”　　甄英雄的姐姐並不是甄天親生的，而是過去‘義字會’的一位大哥級人物臨終託孤給了甄天，算是收養的女兒，這女兒很可愛，甄天疼她甚至勝於疼甄英雄，但就是因為太被寵了，導致這女兒的性格有些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有些……變態。　　“別搭理那死變態的。”甄英雄見自己的愛車已經開過來了，對闌度再三說道：“千萬別告訴她我去相親，再來電話就說沒見過我，知道了嗎？保密，一定要保密！”　　點頭點的脖子都酸了，闌度將車門一關，對車裡的甄英雄說道：“朋友，你再怎麼說也是個黑道太子，是不是換輛氣派的車更合適啊？”　　怎麼就那麼多人對自己的愛車有意見啊？甄英雄覺得耳朵就能磨出糨子來了，不耐煩的揮揮手，道：“我就是怕人知道我的身份，才選擇了這麼可愛的車子，誰能想的到，開着這輛小可愛的人會是個流氓啊？”　　“開着這車你照樣是個流氓！”　　“我是個有品位的流氓。”　　……　　望着前面的那輛超級可愛的甲克蟲，白果對正在開車緊跟着前車的原野說道：“那車好可愛啊。”　　“但裏面的人不可愛！”原野眼中，那輛橘黃色帶黑色斑點，犹如一隻七星瓢蟲的甲克蟲汽車比廁所里的蒼蠅還礙眼。　　“不過，我們這樣跟蹤他可以嗎？”白果有些擔憂，道：“局長不是要你去想辦法化解昨天的誤會嗎？”　　“抓到那混蛋的把柄不就什麼誤會都沒有了嗎？”原野是一心要把甄英雄送進監獄，道：“昨晚那混蛋肯定是有什麼企圖的，只可惜我沒找到證據，只要跟着他，一定能抓到他的把柄。”　　白果想到那臭流氓向自己炫耀他有小JJ時的下流動作，堅定的點了點頭，“原隊長，我支持你！”　　有個美女支持，原野口水都要流出來了，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人生第二春嗎？　　“球球的，又來？”甄英雄算膩味死原野了，似乎自己去個公共廁所，原野也要跟在後面確認一下到底自己去的是男廁還是女廁，“今天可不能讓你跟蹤。”　　甄英雄對自己的車技那是有着十足自信，心話道了，我這小瓢蟲看着可愛，可馬力卻不亞於寶馬奔馳，除了外型，這車上的東西都是改裝過的，排氣管就有四個呢，零到百公里加速，絕對超不過七秒！和我斗？等你斷奶了再說吧！　　路口紅燈，甄英雄卡好了速度，剛好排在了第一位，原野跟在另一輛車之後，排在第三。甄英雄樂了，你緊跟着我都未必追的上，何況中間還插了一輛車啊？這次高超的車技都不用展示了。　　綠燈了，甄英雄拉着手剎，掛着檔，離合一松，車子一拱，憋滅了。　　後面的司機兄弟一看，嘴一撇，說了，前面的哥們是一馬路殺手啊，這低級錯誤都犯啊？柴人一個！　　甄英雄卻不着急，車鑰匙擰一擰就松回來，故意打不着車，好象真是一新手似的，後面的兄弟人不錯，新手嗎，得體諒，怕他更着急，楞是不鳴笛，不催促。　　綠燈一閃，甄英雄這才打着車，綠燈兩閃，踩油門，松離合，差點玩出個燒胎來，綠燈三閃，手剎一放，汽車如離弦之箭，飛馳而出。　　原野這叫一個氣啊，紅燈亮了，他前面又停着輛車，怎麼跟啊？看到白果有些抱怨的眼神，他那第二春的美好幻想夭折了。　　……

# 第004章 相親神經病

　　朗朗市的‘鵲橋牽手婚姻介紹所’，可以說是朗朗市最權威的婚姻介紹所了，不知有多少男女是在這裏結緣，不止有中老年或者是離異過的年輕男女，更有許多像甄英雄一樣對婚姻還很陌生的傢伙。　　其實也難怪，現在的一些年輕人，在學校時就開始談戀愛，雖然也有攜手步入殿堂的，但更多的人，只是抱着玩一玩或者好奇，尋求刺激的心理，畢業后就一拍兩散了。也有一些比較傳統的男女，因為古板的思想，不肯在上學的時候戀愛，而無論是出於哪種原因，這些單身走出校園的人往往在參加工作后才發現，身邊的人都配了對了，狹小的環境中已經找不到合適的單身男女，於是，婚姻介紹就成了最好的辦法。　　但是，甄英雄卻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他是個絕對的例外。　　上學時，打架，斗歐，除了一些小太妹嗲聲嗲氣的湊過來，好女孩見他都如見蛇蠍，走路都繞着他，根本不去看他打架的理由。畢業了，甄英雄的老爸又讓他負責家族生意――管理所有的歌舞廳，這樣一來，每天能接觸的女性也就只有舞女、太妹或者一些道上的千金小姐了，雖然風花雪月難免，但他卻從沒考慮娶個這樣的女人。　　因為‘名氣’太大了，根本沒有好女人願意接近去了解他，甄英雄一直認為，“其實我很純潔，我是個善良的好人。”但就是沒人給他這機會證明。　　將車停在了附近的停車場，戴上口罩，再架了一副大大的黑墨鏡，左顧右望，確定沒人跟蹤了，這才走進了鵲橋牽手婚姻介紹所。　　“什麼？！沒人願意和我交往？！”幸虧是戴了口罩啊，不然婚姻介紹所的女職員非覺得自己會被吃了不可。　　“先生，看看您自己的資料，能有人願意和您交往嗎？”女職員挺有耐性，拿出一份表格，道：“這張照片和您現在一樣，墨鏡，口罩，誰也看不到您的廬山真面目……”　　甄英雄心話說了，這不是廢話嗎？要是被熟人看到自己這張臉，知道堂堂‘義字會’太子跑來相親，不讓人笑掉了大牙啊？好歹自己也算個道上的‘明星’吧？　　“再看個人簡介，除了年齡二十二，學歷添了個大學，還沒添哪個學校以外，工作，不詳……”　　黑社會，流氓，殺手，這就是我的工作，哪個能往上填？還不把好女人全嚇跑啊？也不對，也許有卧底警花這樣的‘好’女人願意和自己‘交往’，還能倒貼帶着警樓的‘絕對安全大別墅’給自己住呢。　　“月收入，不詳……”　　是不詳啊，歌舞廳的生意有旺季有淡季，收入落差大的很，收保護費就更沒個准啦，有人是按年交的，有人是按季度交的，又不是全按月來，不好統計啊……　　“這些都算了，就說最關鍵的吧，您的姓名居然添了‘Y先生’，連個真姓名都沒有，我們怎麼幫您搭橋牽線啊？”　　沒轍啊，‘甄英雄’這名字如此自戀，可是很少見的，就和自己這張臉一樣，要是被人傳了出去，少爺都不用自殺了，羞也羞死了啊。　　“擇偶條件您倒是簡單又苛刻，四個字，‘良家處女’，偶地神啊……，什麼叫做良家處女啊？”女職員一副‘你很天才’的表情，不知是褒還是貶，估計貶的面兒大。　　‘良家處女’當然是指還沒開苞的好女人啦，少爺可不喜歡勢力又貪財，品德有問題的女人，更不喜歡二手的！　　甄英雄本以為通過這個辦法可以認識兩個女孩子呢，誰知道女人喜歡自己神秘，卻不喜歡男人神秘，根本不鳥他啊，真傷自尊。　　女職員正想打發這位胡鬧先生離開呢，一中年美婦卻慌慌張張，又有些興奮的沖了過來，要不是甄英雄閃的快，非讓這女人吃了豆腐不可。　　“先生，原來您還不是唯一的神經……我是說，原來您還不是最怪的人啊！哦，不，應該說，您不是唯一奇怪的人。”　　這叫什麼話？甄英雄鬱悶了，哦，敢情帶着墨鏡和口罩就是怪人啊？　　“剛剛有位小姐也在這裏填了份表格，居然和先生你是一模一樣呢。”中年美婦拉着甄英雄就向裏面的辦公室走，道：“說不定您二位就很般配呢，真是緣分啊，連癖好都這麼一樣！”　　癖好？！　　“年齡，二十，姓名，X小姐，工作，不詳，月收入，不祥，擇偶條件，好好男人？”　　望着簡介和上面的照片，甄英雄可算找到知音了，這女人比自己還能耐，不但戴了口罩和墨鏡，還頂了個大沿帽，連頭髮都藏起來了，難道她也是和自己一樣有苦衷的人？　　好好男人，恩，雖然咱出身不好，但本性還是很好的，甄英雄很認真的問了問自己是不是個好好男人，結果一個字，是！三個字，絕對是，五個字，絕世好男人！　　“她漂亮嗎？是良家處女嗎？”這個問題可是甄英雄最在乎的了。　　“我們哪知道啊。”中年美婦笑道：“她和您一樣神秘，這樣吧，我們來聯繫一下，明天上午你們見個面好嗎？”　　甄英雄想了想，似乎明天沒啥事情，便同意了。　　……　　第二天一早，精神抖擻又有些緊張的甄英雄又是戴着墨鏡口罩出現在了鵲橋牽手婚姻介紹所的門口，一身休閑打扮的他刻意緊了緊鞋帶，那女人的照片是大頭照，完全看不到身材，萬一是個‘正方體’或者‘圓錐體’，自己也好用最快的速度逃離現場啊。　　“先生買花嗎？”　　甄英雄剛站起來，一花籃子就推到了自己眼前，好傢伙，賣花也不用這麼熱情吧？不過這聲音還蠻好聽的，雖然不是那麼清甜，卻也很有磁性，怎麼說呢，就是有些中性的女孩子口音吧，挺颯爽，挺活潑的。　　甄英雄不看倒也罷了，這一看卻傻了，面前這小丫頭也……也太漂亮了吧？　　長長的頭髮簡直比電視里的洗髮水廣告明星的還要柔順亮滑，隨着微微的輕風，如絲綢一般飄飄蕩盪，單這一點，她就足以成為大街上回頭率最高的‘大眾明星’。　　尖尖的瓜子臉，精緻的五官，簡直稱的上完美，尤其那雙眼睛，靈韻十足，一看就是活潑性格。　　瞧她這歲數，最多不會超過十七八，再看這身衣服，前衛，時尚，怎麼看怎麼是一千金小姐，哪像個賣花的？　　“我問你買花嗎，你老看着我干什麼？看花，花啊！別以為你戴着墨鏡我就不知道你在瞄哪裡！本小姐身材好，卻不是拿出來賣的！”好嘛，這丫頭還真潑辣，就第一句話說的還算客氣，看她兩眼就不耐煩了，這脾氣還真有些對不住那甜美的長相。　　“你一條手鏈都比這一籃子花還貴了，用的着我買嗎？”　　“暑假打工你懂不懂啊？為希望工程做貢獻你明不明白？”這丫頭聲音是真好聽，長的也真好看，可態度咋就這麼差呢？“你知道這世界上有多少像我這般年紀的孩子沒有學上嗎？如果每個像你一樣穿的起千來塊一雙運動鞋的人都能捐出一朵玫瑰花的錢，你知道可以挽救多少貧苦學生的未來嗎？”　　態度真惡劣，但說的很有道理，甄英雄看這女孩額頭已經掛着汗珠，還真有點汗顏，“好，好，我買，我全買了，多少錢一朵啊？”反正呆會也要見相親的對象，萬一是個美女呢？送籃子玫瑰花也挺合適。　　“一百。”　　“哦……”甄英雄正要掏錢呢，突然一驚，道：“多少？一百？！你當我大肥羊啊？這破玫瑰最多三塊錢一朵，小丫頭，你可不厚道，當心警察抓你！”　　“都說是為希望工程做貢獻了，你買花只是一種捐款的形式罷了，警察也管不着，我是在做好事，應該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這臭丫頭還真以為自己多偉大呢，小臉仰着，有點規模的小胸脯一挺，道：“怎麼？你想反悔？還是不是男人啊？連我這樣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小美女你都要騙，難怪你要蓋着嘴臉了。”　　球球的，少爺我藏頭掩面是為了相親，不是沒臉見人！甄英雄突然發現，自己在這絕對自戀的小丫頭面前居然盡吃虧了，除了自己那變態姐姐，這可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啊。　　“死丫頭，你最好真的是為希望工程做貢獻，要是讓我知道你拿這些錢去消遣，看我會不會讓你覺得做女人是件值得後悔的事情！”黑社會式的威脅啊，甄英雄反倒覺得，這丫頭要是加入黑社會，絕對前途無量。　　“做女人怎麼會後悔呢？難道你過去是女人，因為後悔才做了男人嗎？”　　甄英雄火大啊，這丫頭是真的純潔還是假裝清純啊？　　“拿去，三千，籃子給我！”　　這女孩子沒想到，他居然真的任自己宰了一刀，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濫好人’？　　“我不叫死丫頭，我叫艾愛，你叫什麼名字？”　　“關你屁事！”甄英雄倒不是計較那三千塊錢，而是約定相親的時間就要到了，男人要注意風度，遲到讓女人等，會被懷疑用心的。　　“切，不告訴就不告訴吧，窮橫什麼勁啊。”艾愛倒是好說話，籃子向前一送，道：“花是你的，籃子我可沒賣給你！”　　“死……死丫頭！”甄英雄差點脫口問她，你哪條道上混的，居然這麼囂張，比少爺我還拽？！　　甄英雄還真不知道，做個好人居然會有一種被欺負的窩囊感覺，但他也沒聽到，那女孩艾愛在他走了之後的喃喃自語，“雖然不知道姐姐到底是怎麼想的，但……濫好人，也應該算是好男人吧……”

# 第005章 代號，X小姐

　　作為一個有很多‘經驗’的男人，尤其是像甄英雄這樣管理風月場所的男人，從女人走路的姿勢就可以做出一個大概的判斷，現在基本可以肯定，身邊這女人，是個處女。　　雖然這女人戴着帽子，墨鏡，口罩，整個頭部處於‘不詳狀態’，但身材真是沒話說，估計在一米七左右，白色的長裙雖然讓她看上去清純又高雅，但也更突出了她那裊娜曼妙的完美曲線。　　胸部的豐滿，腰支的纖細，加上走路時小家碧玉的那種恬淡清雅，如果說哪個男人能不心動的話，只能證明他根本沒長下半身或者是下半身短少了個硬件。　　看那一截雪白賽雪的嫩藕玉臂可以判斷，這女人的肌膚一定是滑嫩無瑕的，但她為什麼不肯露出真面目呢？莫非……甄英雄打了個冷戰，該不會是老天不肯造就一個完美的人兒，所以在這女人的臉上動了一點小手腳吧？　　也罷，人哪有完美的啊？看她這魔鬼身材，估計難看也不會難看不到哪裡去，再說了，這不還沒了解她的為人呢嗎？不是好女人，不要！是好女人，只要看的過去就無所謂！自己這輩子上的漂亮女人還少嗎？能得個好女人，值了。　　甄英雄胡思亂想，那女人卻也在琢磨他呢，這男人是好男人嗎？他配的上我嗎？　　兩人各懷緊張心情，同樣的忐忑啊。　　出了介紹所，過了個天橋，來到了市中心的時代廣場。甄英雄心道：老是說別人俗套，少爺我不也是嗎？情不自禁就跑這裏來了，難道年輕男女約會就非要到這個地方不可嗎？　　“我想喝杯飲料，可以嗎？”　　這‘代號’為X的女孩終於開口向‘代號’為Y的甄英雄同志說話了，甄英雄樂啊，喝飲料，好啊，球球的，不拿下口罩來看你怎麼喝！　　因為戴着口罩，說話聲音本就發悶，音量又不大，所以甄英雄無法判斷她的聲音到底有什麼特點，但模模糊糊中隱隱可以肯定，她的聲音屬於甜美類型。　　應了一聲之後，甄英雄壓抑着興奮跑去買飲料了。　　杯口越大，戴口罩的人越不得喝才對，甄英雄得意啊，自己買了瓶礦泉水，只要微微掀起點口罩就能喝，卻給女孩買了個用紙杯盛的檸檬茶，人啊，都有些小聰明，更何況甄英雄這流氓呢。　　“放開她，你們怎麼能欺負小女孩呢？”　　甄英雄還沒回到原位呢，就看到X小姐正護在一長發女孩子身前，和三個痞里痞氣的中年男人對峙着。　　“臭娘們！滾開！”一高大男人罵道：“一朵玫瑰賣我們一百塊，不買還罵我們不是男人，不教訓一下這臭丫頭，我們咽不下這口氣！”　　一百塊錢一朵的玫瑰？甄英雄不用看也知道了，這個企圖打亂市場經濟，任意哄抬物價的大膽子賣花丫頭，也就只有剛才自己不幸遇到的艾愛了。　　“欺負女人，你們本來就不是男人！”果然，聽這磁力十足的聲音就知道，不是艾愛還能是誰啊？　　“她已經說過了，賣花得到的錢是要捐給希望工程的，你們不買就是了，怎麼還要欺負她？”　　甄英雄看到X小姐不畏強權的表現，心裏有些感動啊，要知道，現在遇到不平還能挺身而出的人已經不多了，更何況人家還是一女孩子啊……雖然，甄英雄覺得艾愛是自找的。　　“喂，你們三個，三十秒，立刻從我眼前消失。”甄英雄把飲料放在方才坐過的地方，擋在X小姐和艾愛身前，冷冷道：“沒愛心不是罪，欺負女人可就是難饒的大罪了。”　　“喂，濫好人先生，我是女孩，不是女人。”艾愛已經認出了甄英雄，這騙子女一點也不知道害怕，這時候還計較呢，道：“這幾個人欺負我，你去扁他們。”　　說的還真輕巧，你要不勒索，人家能欺負你嗎？甄英雄心道，我一黑社會流氓還講道理呢，你倒好，上來就讓我和人打架啊？甄英雄卻沒想想，三十秒讓人滾蛋，他比艾愛強多少啊？　　“小子，你誰啊？！”三個痞子男湊前幾步，囂張道：“沒聽說過狗拿耗子，多管閑事這句話啊？”　　“你要承認自己是耗子，我也不介意當回狗。”甄英雄一流氓，嘴片子一直都是很厲害，要不是碰上艾愛這刁女，他還真是很少吃虧的。　　“怎麼能叫多管閑事呢？”艾愛看看甄英雄，看看X小姐，一本正經道：“你們看清楚，他和她打扮的多一樣啊，瞎子也看出他們是一對兒……對，對，他們是一對兒，而我是她妹妹，姐夫，他們欺負我，幫我教訓他們！”　　球球的，攀關係也沒這麼快的吧？甄英雄是真服這刁丫頭了，非親非故的，你這姐姐姐夫認的也太快了，就連我自己還沒看見過你這‘姐姐’到底長的什麼樣子呢！　　“蒙上臉你就當自己是悍匪了？作死！”　　還正讓他說中，不蒙臉他也是悍匪啊，甄英雄側身一讓，躲過這一拳，接着腳下一絆，摔了他一馬趴，然後像踩蟑螂似的饒上一腳，搞定？不行，在義字會的地盤，還是公共場所鬧事，哪有這麼便宜的？甄英雄一個勁的用腳攆人家屁股，似乎要攆爛它一般。　　餘下兩個男人一見，大罵著出手了。　　快，從來沒見過這麼快的，X小姐與艾愛全傻了，他是職業搏擊運動員嗎？幾乎沒看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那兩個男人也被甄英雄撩倒了。　　“球球的，少爺打架還沒輸過呢。”甄英雄一黑道太子，仨痞子還沒看在眼裡，小兒科而已，也不理艾愛崇拜的目光了，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來，喝飲料。”　　甄英雄期待啊，X小姐到底是美女還是恐龍呢？真相就要揭曉了……　　“甄英雄，你別跑！公共場所打架，我要逮捕你！”　　沒這麼巧吧？甄英雄回頭一看，遠遠跑過來的不正是原野嗎？真是有緣啊，大禮拜天的出來逛街也能碰上。　　“球球的，少爺我打扮成這樣他也能認出來啊？”原野不愧是屬狗的，估計甄英雄只要在地球上生存一天，不以分子或離子存在，都休想瞞過原野的狗鼻子。　　“X小姐，我今天還有點急事，電話聯繫，改天再見啊！”甄英雄也沒時間看到X小姐的真面目了，撒腿就跑，自己好不容易放幾天假，可不能因為小小的打架事件而葬送在警察局裡，那的飯菜實在太差了。　　“姐，我們也快閃吧！那警察上次不是見過你嗎？”原本應該不認識X小姐的艾愛突然這麼說話，若甄英雄還能看到，聽到的話，一定會嚇一跳的。　　“甄英雄，原來他竟是那個甄英雄啊。”X小姐的表情被口罩和墨鏡遮了起來，使人不清楚她的心理，但艾愛卻感到姐姐很激動，不是高興，就是很氣憤似的，“趙叔叔，張叔叔，李叔叔，麻煩你們擋住那個警察，還有，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訴我爸爸。”　　更讓人吃驚的事情發生了，從地上爬起來的三個痞子揉着被甄英雄痛打的傷處，卑謙的對X小姐與艾愛鞠躬道：“是，小姐，我們知道了。”

# 第006章 誰是你姐夫

　　原野又被局長張進寶教育了一番，不過這次的教育並沒那麼大火藥味了，是心平氣和的，沒有露出后槽牙的那種理性的教育。　　大難不死啊，原野終於能鬆口氣了。　　艾一心今天一早就召開新聞發布會，澄清了那天的事情，表示那天酒宴會場突然黑暗，自己一時心慌，不小心跌倒，而原野這個‘流氓刑警’是看到自己跌倒，以為有人意圖不軌，這才掏出槍來保護自己的，卻被粉絲們誤會了。　　什麼叫世事多變啊？這就是了。原野從昨天的‘流氓刑警’，搖身一變，成了警察局的‘明星警探’，兩次上了娛樂版的頭條，雖說前後報道的大相徑庭，但在朗朗市警察局的歷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后還沒看見來者呢。　　保護明星的嗅覺與覺悟，一下子讓原野成為了警察局的英雄，艾一心身後的那個大人物親自打電話給張進寶表示感謝，張進寶牙都樂倒了，但作為好領導的他覺得，不可以讓屬下為此就太過驕傲，這才教育原野，以後做事不可以太不顧及自己的安全，有犧牲精神是好的，但也要注意環境的影響云云。　　原野這回在警局出盡了風頭，自然高興，走路都像只大公雞似的，仰頭挺胸的，不少新警員拿他當成了偶像，看他的眼神充滿了敬佩，而一些女警員也開始尋找理由來接近他，男人啊，都有虛榮心，原野也不例外，挺享受這感覺啊。　　高興的時候最怕潑冷水的，白果就覺得事有蹊蹺，專門找到原野的辦公室來了。　　原野還以為白果也是被自己的‘明星效益’影響，對自己芳心暗許了呢，可謙虛的詞套還沒想好，就聽白果問道：“隊長，你不是說那天摔倒艾一心的人是甄英雄嗎？艾一心又聽到了你的呼喝，不可能不知道是誰摔的她啊，今天她怎麼又說是自己跌倒的呢？”　　鬼才知道呢！原野心話說了，明星嘴裏有幾句實話啊？興許是被甄英雄沾了便宜摸了屁屁不好意思說出口呢，可這話不能對白果說啊，顯的咱沒能耐。　　託詞始終是託詞，其實原野也覺得奇怪，不說今天的事情，就說昨天吧，在時代廣場遇到甄英雄那小子蒙頭蓋臉的和人打架，本以為能抓他了，卻沒想到，被打的人不但不承認自己等是被甄英雄打傷的，還阻攔自己去追，還有，與甄英雄在一起的兩個可疑女人又是誰啊？其中一人也和甄英雄似的蒙頭掩面，可疑！　　抄起外套，原野說了，“走，工作！”　　白果奇道：“干什麼去？”　　“繼續監視甄英雄！”　　……　　“先生買花嗎？”　　“沒……沒搞錯吧？怎麼又是你啊？！”甄英雄有些後悔自己為什麼要蒙頭蓋臉了，雖然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卻也算是大街上特點顯著的人了，這不，賣花的艾愛一眼就認出自己這隻‘肥羊’了。　　“什麼叫又是我啊？我一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小美女主動過來和你搭訕，你不覺得榮幸，還挺煩我似的，你還是不是正常男人啊？”艾愛這嘴是怎麼修鍊的啊？還有這臉皮，少爺我名叫甄英雄，都不好意思掛嘴上，你個丫頭倒自戀的可以，‘美麗可愛’，外在的，這是實話，但‘清純誠實有愛心’就未必了，強買強賣的本事你比黑社會一點不差！　　“你哪點看出我不是正常男人了？合著就非得買你的花才是正常啊？”甄英雄可不想再挨一刀了。　　“小氣樣兒，今天不要你的錢啦，喏，花全送你了，免費的，算是謝謝你昨天幫了我，本小姐可不想欠你的人情！”　　你這一籃子花也不值一百塊錢，昨天你可宰了我三千塊啊！甄英雄見過不要臉的，卻沒見過艾愛這麼不要臉的，但他還是老實不客氣的把花全抄走了，呆會還要和X小姐見面呢，有現成的為什麼不用呢？　　艾愛卻樂了，小樣兒，本小姐的花你能拿的那麼輕鬆嗎？　　又是時代廣場，還是昨天的噴池邊，還是昨天坐過的座位，X小姐又是那句話，“我想喝杯飲料，可以嗎？”　　可以！甄英雄心裏這個感謝上帝啊，原來時間可以從來的，這次說什麼也要看到你的長相了。　　還是給自己買的礦泉水，給X小姐買的紙杯檸檬茶。　　一邊走，甄英雄一邊琢磨，按理說吧，約在這個廣場見面，是因為自己對男女約會這方面沒經驗，酒店開房有點大刀闊斧，太直接了，可一時也想不到其他地方了才約在這裏的，但X小姐居然一點意見都沒有，特痛快就答應了，莫非，她也是菜鳥？　　應該是菜鳥！甄英雄越想越覺得可能，就說方才吧，兩人坐了半天了，竟然都是不知道聊些什麼話題才好，她不就是覺得有些尷尬，才說要喝飲料的嗎？　　甄英雄其實不是沒有話題，他一流氓太子，嘴裏什麼時候沒過詞兒啊？難就難在兩人很陌生，而且又是相親，最難的就是X小姐把整個腦袋包了起來，看不到長相，也就看不到表情，看不到表情，也就無法猜測她心裏在想些什麼，更不知道她是哪種類型的人，這話頭也就不好起了。　　OK！既然如此，就讓少爺我先看看你的長相吧！甄英雄掀起點口罩，一邊對着瓶子猛飲，一邊瞪大眼珠子，死命盯着X小姐，要不是有墨鏡擋着，X小姐非拿他當色狼不可，那倆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　　把杯子輕輕放在椅子上，接着，不緊不慢的將小挎包放在腿上，打開，然後，將一隻纖纖玉手伸了進去，摸啊摸啊。　　甄英雄一見X小姐摸出來的東西，差點被一口水給嗆死，那東西居然是……吸管！　　雖然看不到甄英雄的表情，但看他被嗆的一個勁咳嗽，吸吮着飲料的X小姐還是可以感覺到他心裏的巨大落差，心裏笑了，耍小聰明？本小姐也會，還沒看出你是不是好男人呢，能讓你知道本小姐的真實身份嗎？　　“抓小偷啊！連我這個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小美女你都偷，還……還是不是……唉呦，累死我了……你還是不是男人啊？！”　　球球的，沒搞錯吧？又來？甄英雄剛倒過一口氣來，聽到這個焦急氣憤卻又絕對自戀而熟悉的喊叫，又被嗆了一口，連口罩都被噴濕了。　　又是那該下地獄的自戀女艾愛！甄英雄只要看到她，就不覺得黑社會才是萬惡的存在了。　　X小姐又站起來了，弱不經風的她雙臂一伸，攔在了小偷逃跑的路線上！　　“呀！得救了，姐姐，姐夫，攔住那小偷！”　　誰是你姐夫啊？我不認識你！甄英雄膩味死艾愛這禍害了，你倒霉也就算了，用每次都牽上我嗎？　　“姐夫，攔住你那兄弟！”　　球球的，誰和三隻手的小偷是兄弟啊？！他配嗎？甄英雄剛要罵呢，卻看到那衝過來的小偷也是戴着口罩和墨鏡，敢情艾愛那丫頭這節骨眼了還有心情說笑呢？！　　“喂，閃開！不然扎死你也是白挨！”　　可能是檔次不一樣吧，甄英雄這高檔次流氓還真不知道，這年頭小偷還兼職強盜了，居然連刀子也隨身帶着，一舞一舞的，挺氣勢。　　X小姐腿都打軟了，還不肯躲開呢，甄英雄一把將她拉到懷裡，避過了刀子的鋒芒。　　還別說，X小姐身上蠻香的，而且不屬於任何一種香水，是天然的體香，幽幽的，好象百花山谷里雨後的氣息一般，清雅，舒服。　　這腰看上去就夠細了，用手一攬，只覺得更纖了，抵在自己胸口的兩團柔軟也很有料，天啊，完美身材還真不是吹出來的……

# 第007章 流氓也能信

　　甄英雄這樣摟着X小姐，算不算趁機揩油就不知道了，但他想痛扁那小偷卻是真的，這時代廣場說什麼也是自己的地盤，你偷就偷吧，還把刀子亮出來，這要是讓同行看見，不得說自己威懾力不夠，場子都罩不住啊？　　黑社會也要講究誠信的，收了人家保護費，就不能不管，更何況你小子就在少爺面前囂張啊，打擾少爺約會，不廢了你這氣還真咽不下去！　　“球球的，你別跑！”甄英雄撒腿就追，倒也有些劉翔跨欄的架勢，躍椅子，翻柵欄，靈巧的緊啊。　　艾愛方才還喘的厲害，可到了X小姐身邊，卻一點也沒看出疲憊來，對X小姐笑了笑，做了個可愛的鬼臉，繼續呼天喊地的開追。　　人的心理總是會被恐懼左右，一些犯了小錯誤的人為了掩飾逃脫這小小的責任，往往會鋌而走險，將錯誤無限放大的。　　例如這小偷，本來只是偷了個錢包，還回去最多被拘留幾天，可他存着僥倖心理，如果不被抓到的話，不但不用被拘留，不是還能落些錢財嗎？於是把刀子掏出來了，偷竊變成了搶劫，這回要是被抓呢？沒三年是出不來了，知道事兒大了就更不能被抓了，於是就有了殺掉抓他的人這樣邪惡膽大的想法，在小恐懼的牽引下，錯誤越犯越大不說，恐懼本身也在隨着成長起來，倒最後，大恐懼帶來的，只有更大更悲慘的結局。　　所以才常說，杜絕小犯錯，就是減少大犯罪的最好辦法，小偷小摸的習慣是絕對要不得的。　　看來前面跑的那兄弟就已經瘋狂了啊，橫衝直撞，居然學起了香港警匪片，橫穿車流，跨上了公路！只可惜啊，這場追逐戰的主角並沒有警察，小偷是匪，甄英雄何嘗不是匪啊，看他這氣勢，不打死前面那賊都不死心啊。　　艾愛追在後面，竟一點也不落後甄英雄，運動健將啊，誰說女子不如男的？　　本來流暢的公路，因為三個冒失傢伙的橫躍而剎車聲刺耳，幸虧是系了安全帶啊，要不得有多少人從擋風玻璃飛出去啊？　　白果一面拍胸口，一面感慨安全駕駛的好處。　　開車的原野將頭探出了車窗，剛想吼那不懂交通法規的冒失鬼一句，卻發現車前又跑過去一個，而且，身影很熟悉啊，“甄英雄，又是你這混蛋，我以蓄意製造交通事故的罪名逮捕你，你別跑！”　　“警察叔叔，警察阿姨，有時間請先去指揮交通吧，前面那位哥哥讓我這麼告訴你的，ByeBye……”艾愛可愛的打了個再見的手勢，將錯誤進行到底，橫向衝過了馬路。　　“阿……阿姨？”白果臉色煞白，眼角抽搐，聲音恐怖，氣急敗壞的問原野道：“我看上去像阿姨嗎？！”　　……　　衝進了一條死衚衕，也許是因為被兩座大樓夾死的緣故，這條衚衕很臟，地上還有幾天前雨後的積水，直沒鞋跟，艾愛小心的踩着散落一地的磚頭，一蹦一跳的來到了巷子的盡頭。　　甄英雄看着泡在水裡的運動鞋，兩眼只往外噴火星子，死三隻手的，這鞋你得賠！　　小偷喘着粗氣，持刀的手比在前面，另一隻手則把口罩拽了下來，眼鏡也丟向了甄英雄。　　球球的，我說怎這麼燜呢，敢情是口罩還捂着呢！甄英雄一口氣跑了這麼遠，氣喘是難免的，這時候口罩可就太礙事了，反正X小姐不在，背後這小丫頭也不認識自己，露出真面目也不怕啊。　　“小子，你為什麼要追我？我偷錢也是迫不得已的，我老婆還在醫院等着我呢，閃開，否則，我真會殺了你的！”　　“蓋我？你當我白痴啊？”甄英雄可不是純潔的男人，沒那麼好騙，“賊的話能信嗎？”　　“我沒騙你，是真的。”小偷舞着刀，喊道：“我老婆還等錢做手術呢，求求你，放我走吧！”　　“好啊，只要你打趴下我，想去哪裡還不是你自己決定？”甄英雄右手別在身後，左手囂張的勾了勾，道：“來吧，我就站在這裏不躲開，而且讓你一隻手。”甄英雄這狂妄的模樣，還真挺像真英雄的。　　狂啊，你瞎是怎麼的？沒看見老子手裡有刀啊？小偷一聽就樂了，這不整個一傻B嗎？不躲，還讓我一隻手，看你小子怎麼死！　　踩着水花，俯着身子，端着小刀，這一跑起來，小偷還真找着點大俠的感覺，就好象張一謀導演拍的《英雄》里，李連傑與梁朝偉在湖面上比劍，能踩着水面奔跑似的，輕啊。　　艾愛的尖叫還沒出口，眼看着刀子距離甄英雄的胸口還有不足一米的時候，甄英雄樂了，小子，倒要看看是誰作死！　　腳下一踢，髒水潦了小偷一臉，甄英雄趁着小偷動作一緩，視覺不清的時候，左手一攥他拿刀的手腕，向後一甩，藏在身後的右手一起一落，招呼在了小偷腦袋上。　　“球球的，和少爺我斗？你嫩點兒！”甄英雄把小偷踩在腳下，帥氣的發表了勝利宣言，這才把右手裡的半頭磚扔了出去，濺起水花一片。　　“靠，你騙我！”小偷嘴裏全是泥水，卻還是含糊不清的罵道：“你說讓我一隻手的，而且，你還用板磚呼我……”　　“拉登說他不是故意撞五角大樓的，你信嗎？”　　小偷搖了搖頭，艾愛也搖了搖頭。　　“殺人魔說他是正當防衛，你信嗎？”　　小偷又搖了搖頭，艾愛也跟着搖了搖頭。　　“妓女說她被強姦，你信嗎？”　　小偷想了想，還是搖了搖頭，艾愛繼續跟着搖頭。　　“那黑社會說他打架不用板磚，還傻B似的讓你一隻手，你怎麼就信啊？”　　小偷無語，艾愛點了點頭，心道，是啊，怎麼他說什麼你信什麼啊？　　“好了，把偷這丫頭的錢包交出來吧。”甄英雄也就是想教訓教訓這膽大包天敢在自己地盤鬧事的傢伙，拍了他一板磚，氣也消的差不多了，這才想起來把錢包要回去，堂堂太子，太和小偷計較了，掉價。　　小偷從水窪里坐起來，倒也痛快，從懷裡掏出濕了吧唧的粉紅色錢包，賭氣似的拽給了艾愛，“好啦，可以送我去警察局了！”　　“咦，這是什麼？”艾愛發現錢包里還夾着別的東西，不禁奇怪出聲。　　甄英雄接過那張濕透的紙，艱難的辨認着模糊的字跡。　　“你滾吧，以後不要讓我看到你再偷東西。”甄英雄從口袋中摸出一把錢來，看也沒看拽給了小偷，道：“這些錢是給你的醫藥費，去醫院包紮腦袋吧。”　　包紮個腦袋用的了幾千塊嗎？小偷疑問道：“這些錢，你真的給我了？”　　“不要你還我。”甄英雄最討厭矯情的人了。　　小偷感謝的話還沒說出口呢，甄英雄的手機響了。　　“喂，闌度。”甄英雄這個手機是一機雙卡的，現在開機的號碼只有闌度知道，所以根本不用去看來電，“什麼事啊？什麼？！我姐姐說我再不露面她就去拍A……那個，告訴她，我馬上過去！”　　甄英雄急啊，怎麼自己非得有這樣一個變態姐姐啊？全是自己那老爹不好，養這麼一禍害。　　“那個……你叫什麼來着？”　　“艾愛，艾愛啦！白痴，這麼可愛的名字都記不住嗎？”艾愛對甄英雄表示着嚴重的不滿，自信咱也是超一流的大美女，你咋能記不住我的名字呢？太傷自尊了。　　“艾愛是吧，麻煩你去時代廣場告訴那個X姐姐，說我臨時有急事，改天約她，好嗎？”　　“我不喜歡無償勞動，如果你願意為希望工程再做些什麼的話，我倒是很願意幫忙。”　　吸血鬼，死丫頭，將來絕對是一大資本家！甄英雄沒時間和她矯情，問道：“你想要什麼，直接說！”　　“我也沒什麼想要的啦，這樣吧，我為你做一件事情，你也答應我一件事情，這樣很公平吧？”這死丫頭不會有什麼陰謀吧？　　甄英雄想了想，讓她這麼一說，好象也有點道理，便點了點頭，算是答應了。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你將來可不能反悔啊！”艾愛挺聰明，先把話砸瓷實了。　　“球球的，我怎麼也是個有身份地位的大男人，難道還會說話不算話嗎？”甄英雄卻忘了，幾分鐘之前他還說話不算話的拍人一板磚呢。　　甄英雄才走，艾愛便把小偷從泥水裡扶了起來，“司馬叔叔，不礙事吧？傷的重不重啊？”　　“沒事沒事，破了個口子而已，大意了，沒注意那小子什麼時候藏了塊磚頭。”艾愛居然把這小偷叫做叔叔，而此刻他這叔叔哪裡還有方才做小偷時的那懦弱悲憐，晦氣猥褻的頹廢模樣啊。　　摸了摸頭上的傷，看了看手裡的錢，姓司馬的傢伙對艾愛笑道：“和傳言不太一樣，那小子還是不錯的嗎，難怪大小姐要試探他了。”　　艾愛同樣笑了笑，擺了擺手中方才那張奇怪的紙，道：“不過，連醫院的住院證明都準備了，司馬叔叔也不錯嘛，想的很周到啊。”　　司馬笑道：“你嬸嬸是住院了啊，不過，是因為吃的太多撐壞了腸胃罷了。”　　正說著，一陣音樂響起，艾愛有電話了。　　“喂，姐……恩，測試很成功，可以算個好男人……我看到了，他的長相……怎麼說呢，比照片上還要帥氣一些，不過配姐姐你還是不太夠資格，配我倒是滿合適的……嘻嘻，開玩笑的啦，姐你不要生氣嘛……”　　司馬看着在電話里還要打鬧的姐妹，會心的笑了，這對活寶，真是讓人又是疼愛又是頭疼啊……

# 第008章 超級變態姐

　　甄英雄火急火燎的回到自己在市中心附近的家，換了身衣服就衝下了樓，也沒時間去時代廣場附近的停車場取車了，將這任務交給了闌度，他攔了一輛出租車就奔着朗朗市最大的購物商城，天河購物廣場而來。　　別看甄英雄來的挺急，可到了商城的大門前，他的腿卻邁不開了。　　男人啊，有時候臉皮很薄的，商場里有些地方並不適合男人去，例如說，女性內衣專賣，或者是女性用品專賣。　　試問，哪個單身一人的男人會到衛生巾貨架前挑挑撿撿，或者跑去女性內衣專賣看看有沒有性感新貨的？　　甄英雄自問，自己是個勇敢的男人，可以厚着臉皮去買女性內衣，甚至是在琳琅滿目的衛生巾堆里挑選名牌，但是，他還是缺乏勇氣到他姐姐的專賣店去。　　別說甄英雄不敢去，就是跟蹤他到這裏的原野也直犯觸。　　“白果啊，我們走吧，今天沒必要跟着他了……”原野說這話本就夠奇怪了，更奇怪的是他的語氣，竟然有些同情甄英雄的味道。　　白果不明白了，“為什麼？他剛才那麼可疑，我們好不容易才發現他的蹤跡，怎麼能輕易放棄呢？”　　“你……你不知道啦，他出現在朗朗市，甚至是地球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疑，卻只有天河商城是例外。”原野的表情很尷尬，道：“而且，他要去的地方……不……不太適合你的。”　　“隊長，你怎麼也是個警察，說話怎麼一點邏輯都沒有啊？”白果眉頭一皺，有些不高興了，“我辛辛苦苦跟你一起監視他，跟蹤他，就是為了抓他把柄的，你倒好，說休息就休息，我不管，總之我會繼續跟着他的。”　　“他去見他姐姐，你跟着他做什麼啊？”原野這臉苦的啊，比苦瓜都苦，“他那姐姐不好惹的，我們還是回去吧。”　　“黑社會的太妹就了不起啦？我還是人民警察呢！怕她什麼？！”　　原野心話道了，你是不知道啊，她要是尋常太妹就不難惹了，關鍵她不是啊，連甄英雄都惹不起的主兒，咱們何必自討沒趣呢，臉皮可是很重要的，“還是不要去了，我保證他不會鬧出事來的，甄英雄那變態姐姐是個合法商人，沒什麼問題的。”　　黑社會也有合法商人嗎？白果納悶了，原野這是怎麼了，莫非他喜歡上甄英雄的姐姐了，所以才不敢露面？越是看到原野觸觸的，白果好奇心越重，死拉着原野跟着甄英雄進入了商場。　　原野看着白果乾勁十足的樣子，惟有在心裏悲哀道：這可是你自己要進來的，呆會兒難堪你可不能怪我啊……　　……　　甄三國，這名字一聽就有點胡鬧的意思，可偏偏它就是一個人的名字，這名字的主人還是個女人，而這血腥名字的女主人還偏偏長的漂亮無比，她就是甄英雄的姐姐了，要不怎麼說甄英雄的老爸是個三國痴呢，能給女兒起這麼個名字，夠痴了吧？　　甄英雄長這麼大，從來沒怕過什麼人，殺手一堆碼在眼前的時候眼睛也沒眨過啊，可惜，人總是有弱點的，甄三國就是個例外。這姐姐，自小就是個變態，具體變態到什麼程度，看看甄英雄遲遲不敢走進去的這家小小的，卻豪華無比的專賣店就知道了。　　“三……三國……情趣用品專賣商店？！”　　白果終於知道原野為什麼不願意跟着甄英雄了，別說自己這還沒嫁人的大姑娘了，就是原野這大老爺們想在眾目睽睽之下邁進這家商店，也需要不小的勇氣啊，估計比單槍匹馬闖入黑社會總部不容易多少。　　甄英雄就覺得，每次被姐姐叫來，都是一種對膽量的磨練，對臉皮的操練，對更流氓的一種深入鍛煉啊。　　堂堂‘義字會’的大小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居然跑到這大商場的地下一樓開了家情趣用品專賣店，說她不變態恐怕都沒人信啊。　　“呀……，英雄，你來了……”　　甄英雄見店裡還有幾位大媽級的婦人在挑選‘棍棍棒棒’，哪敢抬頭啊？人，都會害羞的，甄英雄這大流氓都知道羞了，甄三國是不是變態就一目瞭然了。　　姐姐抱弟弟也沒必要這麼親熱吧？甄三國差點把甄英雄撞一跟斗。　　按理說，甄英雄雖然不是五大三粗的肌肉男，卻也一米八左右的個頭，長的很結實，可站在甄三國身邊一比，整個一矬子啊！甄三國的身高，竟是一點不比甄英雄遜色，可同樣身高站在一起的男女，出彩兒的往往是女人，尤其是甄三國這樣漂亮，身材又如此出眾的女人。　　沒尊嚴啊，甄英雄真不知道，這姐姐到底吃什麼長大的，怎麼能長這麼高啊？　　一身雪白長裙的甄三國原地轉了一個圈，小臉有些紅潤，問甄英雄道：“怎麼樣？姐姐新買的衣服，漂亮嗎？”　　女人長到一米八，想買件喜歡的，合適的衣服，確實不容易，而買到之後想展現一下自己的美麗，也不是什麼錯誤，女為悅己者容嘛，可甄三國變態就變態在這裏，你是好看，可你和我展示什麼勁啊？我是你弟弟！甄英雄哭的心都有了。　　甄三國確實漂亮，而且有着‘黑幫之星’之稱，是道上人公認的第一美女，披肩的長發烏黑亮麗，除了那個最近遇到的刁女艾愛，還真沒哪個女人比的了，尤其是那那剪的齊齊的劉海，充滿了中國韻味，東方氣息。　　細細的眉毛如春山遠黛，靈氣十足，大大的眼睛，漆黑的眼珠，流動着韻韻如水般的波動，怎麼看怎麼像個大家閨秀，羞怯懦懦的淑女啊，高挺的鼻樑角度完美，薄薄的嘴唇讓她看上去有幾分柔弱，那晶瑩的肌膚似乎能滴出水來，當真可以氣死一月的霜，羞死二月的雪。　　偏偏這麼一超級大美女，卻是甄英雄最頭痛的人物。　　“姐，你急急忙忙叫我過來，就是讓我看你的新衣服啊？”甄英雄其實很不滿，但換誰有這麼一漂亮姐姐，恐怕都舍不得責怪吧？所以抱怨的話有點保留。　　“怎麼？你很不願意看到我嗎？”這一句話還沒說完的，甄三國小嘴一扁，瓊鼻一皺，眼睛一擠，這就要哭啊。　　店裡的兩個女僱員見狀，趕快把客人支走，表示暫時不做生意了，然後也跟着退出了店，這場景可不是第一次看到，她們還是很有經驗，很有眼力見的。　　球球的，又整這套？甄英雄腦袋都大了，明明知道她是裝可憐，偏偏裝的那麼像，讓你不好意思揭穿她，生怕她羞愧，真的哭鬧起來。　　“我找你好幾天了，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啊？”甄三國雙手拉住甄英雄的手腕，問的可憐兮兮，但甄英雄卻知道，看這意思，自己一點頭，恐怕過肩摔是免不了的。　　“哎呀……，這套情趣內衣真不錯啊……，很漂亮。”甄英雄趕快轉移話題。　　看到甄英雄誇獎的那套掛在牆角的情趣內衣，甄三國樂了，“是吧，你也覺得這套蟬翼性感透明連身衣好看嗎？是進口的，很貼身，很顯身材的，而且……是老公送給老婆的結婚紀念禮物，英雄，要不晚上我去你家，穿給你看啊。”　　球球的，忍住！千萬不要流鼻血！甄英雄再怎麼認定自己是個純潔男生，被姐姐這麼挑逗也會受不了的。

# 第009章 你想買什麼

　　“英雄，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不然為什麼老是躲着姐姐啊？”　　“姐，你到底找我來做什麼啊？”甄英雄可不想和姐姐討論女朋友問題，自己這姐姐不大正常，不能刺激，還是哄着點好。　　“又支開話題？好，我不問就是了，但你記住，玩女人可以，但想結婚，門兒都沒有，知道了嗎？”甄三國說話這叫一個強勢，甄英雄知道，要是自己不點頭的話，她肯定又哭又鬧，這套功夫從小練到了現在，不服氣不成，這要是哭到了老爹那，自己的假期又要取消了，‘義字會’里沒有看到她不腦袋疼的。　　反正和X小姐的關係還沒定，先哄着你也就是了，甄英雄點了點頭，敷衍了過去。　　“你最好不是在敷衍我，如果你哪天突然結婚了，一定要去音像商店看看，說不定我主演的AV也有的賣呢。”甄三國能看不出甄英雄是在敷衍她嗎？心裏冷笑道，想糊弄我，沒門！　　又是這個威脅，甄英雄就沒見過像甄三國這麼變態的女人，毫無道理的不讓自己結婚，動不動就要挾自己，不聽話的話，她就要跑去拍AV，儘管這話說起來很胡鬧，可從甄三國這變態女人嘴裏說出來，對甄英雄而言，偏偏是個最有效的威脅，這麼可愛美麗的姐姐，誰舍的分享給別人看啊……甄英雄倒也不敢承認自己很想看看姐姐的身體……　　“我有一批進口貨被海關扣了，明天要飛過去看看，你幫我看两天商店吧。”甄三國一句話沒讓甄英雄背過氣去。　　“我幫你看店？！沒搞錯吧姐姐！要是被道上人看到少爺我躲在情趣商店裡，我還混不混啊？”甄英雄真服了，這姐姐怎麼盡給自己找點好差事啊？　　“那你要我怎麼辦？交給打工的丫頭嗎？英雄，不要辜負姐姐對你的信任好不好？這樣吧，無論我離開這两天的生意好或者不好，我都會送你一個平時你不好意思去買的禮物，這樣總可以了吧？”　　平時不敢去買？開玩笑，我手下小弟一堆，買什麼用的着自己親自去啊？甄英雄心裏不服，嘴上卻不敢說。　　……　　白果探着脖子望了兩眼，見商店裡沒有其他人了，只有甄英雄和一個漂亮女人在交談，這才深吸了兩口氣，不理原野的拉扯，走進了商店。　　“小姐，你要買些什麼？”　　甄英雄可記得白果這張臉，一見是她，立刻知道自己又被跟蹤了，正好一肚子氣呢，可找着發泄對象了。　　白果這小臉也夠不爭氣的，一下就紅了個透徹，“我什麼也不買！甄英雄，我是市局警員白果，我懷疑你與上午一起蓄意擾亂交通秩序，還有昨天一起打架事件有關，現在要帶你回警局！”　　“有證據嗎？”　　白果啞巴了，不說這小子蒙頭蓋臉，就算真說起人證，好象也只有原野一人啊，可那傢伙沒跟自己一起進來……物證？更沒有了，一句話就被咽到了，到底是年輕啊。　　甄英雄心話說了，你個丫頭當警察才幾天啊？經驗太淺了，不就是因為那天笑話你沒有小JJ嗎，至於記仇記到天天跟蹤嗎？　　“沒有證據你憑什麼逮捕我啊？還有，你又沒有搜查令，也無權進入這家商店，沒看到嗎？因為你的緣故，我們的客人都被嚇跑了。”甄英雄倒真能賴，客人明明早就走了，關白果什麼事情啊？　　“要知道，來這裏的客人都是比較特殊的，你個警察站在這裏，誰還敢進來啊？姐，打電話通知保安，把這女人攆出去，免得她干擾你的生意。”　　白果一聽，還真有些詞窮了。　　甄三國從白果一出現就在打量她，眉清目秀的挺漂亮，雖然沒自己好看，卻比自己嬌小可愛，對於這樣的女人，甄三國本能的敵視，見甄英雄好象挺膩味她，頓時開心了。　　見那有着模特身材的美女真的要去打電話，白果急啊，就這樣離開吧，挺沒面子，甄英雄笑的太得意了，自己走了就好象就輸了些什麼似的，不甘心啊，可不走吧，一會兒保安來了，自己也會難堪，情急之下，她頭一仰，道：“我買東西，不可以啊？”　　甄三國一聽可樂壞了，“妹妹想買點什麼？器具？藥物？計生用品？調情用品？或者是情趣飾物？”　　也許是甄三國太熱情了，也可能是白果突然意識到這裡是賣什麼的了，連連搖頭，臉都要滴出血來了。　　“都不是嗎？”甄三國突然笑道：“那我知道了，妹妹你一定是有什麼特殊的性喜好，想要買……SM系列吧？別害羞，告訴姐姐，你是想要服飾，器具，還是套裝呢？”　　天啊……！SM？鬼才有那嗜好呢！白果算知道原野為什麼不肯進來了，原來世界上還有甄三國這樣的女人啊！　　小警察，讓你下次看到我就臉紅，看你還好意思跟蹤我嗎！甄英雄壞笑道：“難道……上次我笑話你沒有小JJ，所以你來是想買一根假的……”　　要不說甄三國是甄英雄的姐姐呢，馬上明白弟弟的意思，在櫃檯上拿起方才客人放下的長方形盒子，雙手一伸遞到了白果面前，道：“雖然我還是處女，沒用過這些東西，所以沒什麼體會，但這是進口貨，質量有保證，應該很適合妹妹你的。”　　你是處女，難道我不是啊？！這女人還真是不知廉恥為何物，有當著弟弟這麼說話的嗎？白果羞的腿都軟了，連逃跑的力氣都沒了，看到盒子里這逼真的傢伙，差點眼一翻暈過去。　　“我拆開包裝拿出來給你看好了……喏，你瞧，表層細緻，握感結實，色澤也很真實，多有肉感，再看啊，底部附有吸盤，可以直立使用，不過看妹妹你這小身板兒，四點五厘米的直徑，二十一厘米的長度，似乎，可能，大概，也許會有點吃不消，但你放心，這東西絕對安全，採用的是無毒材質，在歐美連續幾年都是銷售冠軍，我的商店可是很有誠信的，絕對不欺負你是第一次來就痛宰你，看在你與英雄認識的份上……一千八百塊，我算你八百好啦！”　　一千八的東西你一減就是個整兒，還敢說自己有誠信？！甄英雄真佩服自己這姐姐的口才，一套一套的，早把人家侃暈了。　　“我不要這東西！”白果一把打開甄三國拿着羞人東西的手，大口大口的喘息着，羞啊。　　甄三國俏臉一板，不高興了，“你自己說要來買東西的，又什麼都不要，故意搗亂吧？怎麼，警察了不起啊？英雄，給我叫保安抓她！”　　球球的，三國一發威，你還想全身而退？甄英雄樂啊，從來沒有哪個跟蹤自己的警察願意第二次來這家商店的，甄三國這變態女表面淑女端莊，其實沒臉又沒皮，她可不介意大庭廣眾之下，手持讓人面紅耳赤的‘兇器’和你大吵大鬧的，原野那傢伙就從來不會跟着自己來這個地方。　　甄英雄卻不知道，原野來了，卻沒敢進來，正躲在外面替白果祈禱呢……　　白果到底是女人，女人多少了解女人，一看甄三國這架勢就知道，自己現在要是跑，她肯定會追出來的鬧的，那自己這警察形象不就全毀了？可要買那羞人的東西，被人看到，自己還不如死了好呢，於是手一指，道：“我要這個。”　　甄三國一看，原來是一小瓶子，也是剛才的客人看貨時放在櫃檯上的，“哦，原來是激情丸啊，五百塊。”　　這麼一小破瓶子五百塊錢？好傢伙，裏面裝的是海洛因啊？白果想抱怨甄三國太宰人，可一想，和這變態女人多說話，只會讓自己更羞而已，於是老老實實的掏了五百塊錢，心裏還想呢，激情丸，名字聽起來總比那可怕的大傢伙強吧？再說，這東西小，藏在兜里也就罷了，免得被外面的原野看到啊。　　“原來白警官性冷感啊……”　　性冷感？白果一時間竟沒明白這個名詞啥意思。　　“你還不知道吧？你手裡的激情丸，只要小小的一粒，便足以讓一位原本端莊的淑女在幾分鐘內變成饑渴淫蕩的浪女，享受半個小時的性高朝絕不是吹的，大多數消費者買它，就是因為性冷感，有了它，你就有了‘做女人真好’的‘性’福感覺，白果警官，恭喜你，重新找到了做女人的感覺。”　　甄英雄到底是一流氓，才看完說明書，就現學現賣，白果是沒帶槍啊，不然非射死他不可，尤其是聽到他最後這句話，估計不用盡三百顆子彈，在這流氓身上留下六百個彈孔她都不解狠啊。　　“這葯還有個俗名，叫……‘被強姦丸’，天啊……，原來白果警官喜歡被……姐，這算不算有SM傾向啊？”　　甄三國居然還認真的想了想，回答道：“如果不是性冷感還要買這葯的話，應該是很希望自己被……恩，我想應該算。”　　白果羞啊，怎麼這破葯還有這麼個破名字啊？走吧，再不走這流氓姐弟止不定還要怎麼羞自己呢。　　“英雄，你想不想看姐姐吃了這葯之後是什麼樣子啊，要不我晚上去你家啊……”　　壞了，變態姐姐又犯病了！甄英雄鼻血差點噴出來。　　白果一見甄三國改去纏那臭流氓了，暗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啊？溜吧！　　“說起來，怎麼警察局的人都喜歡買情趣用品呢？”甄三國喃喃道：“不過還是上次那個原野大隊長闊氣，居然花了三千多塊，買了個日本真人高校少女的充氣娃娃……”　　……　　原野一直在商店不遠處，見甄三國沒像上次自己跟來時那樣抱着一大娃娃衝出店來喧嚷，暗暗替白果鬆了口氣，見她出來了，趕快迎了上去。　　“怎麼樣？那個變態女人沒逼你買什麼吧？”　　一聽這話白果就來氣，敢情你小子早知道她會逼人買東西卻不提前告訴我，害我買了個什麼被奸丸，在那死流氓面前丟盡了顏面，現在卻跑過來關心我了，馬後炮也沒有這麼響的吧？白果一甩頭髮，辮子剛好甩在原野臉上，挺疼。　　“誰和你一樣那麼大方，買個充氣娃娃啊！”　　白果怎麼知道的？！血紅滿面的原野腦筋一轉，立時想衝進去和甄三國拚命，但想了想，最終放棄了，沒辦法，誰叫咱是個要臉面的人呢……

# 第010章 最大的願望

　　甄三國是個古怪的女人，她承認自己是黑社會，卻不參与‘義字會’的任何事情，可說她潔身自愛吧，她又是朗朗市女子地下黑市拳連續三年的‘女王’，每年都會為甄天贏得不少的利潤，表面看她淑女文弱，其實六塊隱隱可見的小腹肌，連甄英雄也自愧不如呢。　　至於說甄英雄這黑道太子，做流氓是繼承家業，做殺手卻是甄天為了省錢的絕對私心了。　　每個黑社會組織都會有專業的殺手，而供養這些殺手是需要很大開支的，甄天要自己的兒子接受殺手培訓，一來是因為省錢，二來，則是因為‘這個殺手很可靠’。　　殺手大多是沒有感情的，為了錢，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而看錢辦事的人，通常都非常現實，也就是不怎麼可靠，但甄英雄卻不會出現背叛組織的可能。　　但甄天所以訓練甄英雄的一個最主要，也是最鮮為人知的原因，就是出於對他的保護了。只有擁有殺手的嗅覺，才不會輕易成為其他殺手的獵物，作為‘義字會’的太子，甄英雄本身就處在危險的環境中，他需要自己保護自己的能力。　　甄英雄其實是知道父親的用心的，所以也不想去抱怨什麼，但他卻並不喜歡黑道的生活，如果可能，他更希望自己像現在一樣守着一家小商店，本本分分的過日子……當然，商店絕對不可能是現在的情趣用品專賣店。　　人總是有願望的，每個人在孩童時都會憧憬自己的未來，隨着年齡的增長，看似荒謬的夢想也在逐漸降低着高度，變的越來越接近現實的地面。　　例如，有人小學時憧憬長大后做超人，行俠仗義的大英雄，為世人所崇拜，多偉大啊，而上了中學，知道世界上並沒有超人那種不受地心引力影響的變態傢伙，紅內褲穿在藍秋褲的外面並不能讓自己充滿力量，於是就想着，長大后要做個將軍，用真槍實彈和惡勢力做鬥爭，在槍林彈雨中拼得一個英雄的稱號，當上了高中之後，心智更成熟了，知道自己沒什麼天賦或本事去做將軍，於是又降低些對未來的要求，做一名警察吧，一樣可以和惡勢力鬥爭啊，於是報投了警校，未來的方向也基本確定了，即便警校畢業后只是去指揮交通，他一樣會很滿足，因為，他實現了兒時的願望。　　甄英雄倒沒那麼大出息，他出生那天起就註定和警察是對頭了，自然不想去當個警察，而這經常被夥伴們取笑的名字也讓叛逆的他打心眼兒里討厭‘英雄’兩個字，於是，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平凡，只因為他註定難以過上平凡的日子啊。　　平凡人的最大願望，我要娶個良家處女！甄英雄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啊，也許對平常人不算什麼，偏偏對他太難了。　　人生，就是這麼悲哀，甄英雄無精打採的趴在櫃檯上，繼續思考着人生哲理。　　“望着星星，我想到了兒時的幻想，小小的我，多希望站在牛郎織女相會的鵲橋上，望一望流淌的銀河啊……”手機突然響起了一陣音樂，聽起來很耳熟啊，甄英雄聽過的歌不多，馬上就想起來了，這不是那天酒宴上，那個什麼雙子星的艾一心唱的《星的幻想》嗎？還別說，挺輝映現在自己的心情，估計是昨天那變態姐姐幫自己換的彩鈴。　　一看來顯，老爹打來的，甄英雄還從來沒這麼激動過，這電話來的好啊！　　“喂，老爹！雖然我在放假，但我不介意你有事情找我的，快說快說，讓我去做什麼啊？”　　“切，一聽你這麼高興就知道，一定是在三國的店裡吧？”甄天多猾了，你小子什麼時候這麼熱情過啊？　　“廢話少說，沒事情你會給我打電話嗎？有屁快放！”甄英雄被拆穿，挺尷尬，說話立刻就沖了起來。　　臭小子，翻臉倒是真快啊，甄天沒工夫和他計較，直接切入主題，道：“還記得前幾天在朗朗市大酒店的酒宴上暗殺雙子星的那個殺手嗎？”　　“廢話，我抓回來的，能忘嗎？”甄英雄可不認為自己有健忘症或者是老年痴獃，才過了幾天就忘，這不是侮辱他的智慧嗎？　　“雇傭他的人是誰，已經知道了。”甄天雖然笑着，但甄英雄知道，他的表情一定很僵硬，很陰沉，“城南斧頭幫的史懷南。”　　城南斧頭幫，一個勢力無法與義字會相提並論的小幫會，活動的範圍也就局限在城南而已，人數幾百，他們怎麼會有膽量和義字會叫板呢？難道真是窮瘋了，要跑到義字會的地盤裡賣白粉？可疑，他們的幫主史懷南怎麼可能擁有這樣的膽量呢？太可疑了。　　“要怎麼做？除了他？”　　“不必，給他一點教訓就好了。”甄天淡淡道：“我們的地盤不允許販白粉的規矩也不是今天定下的，史懷南突然有膽子在老虎嘴裏拔牙，想來是受到了什麼人的慫恿，不然單他一小小的斧頭幫，一牙縫裡的寄生蟲，能有這麼大膽子嗎？”　　甄英雄覺得可疑的就是這一點，朗朗市最大的黑社會組織固然是義字會，但還有不少小組織的存在，但他們都不足以威脅到義字會，因為，這些實力疲弱的組織本就是義字會故意留下來的。　　如果朗朗市只剩下了義字會一個黑社會組織，如此囂張之下，政府豈能坐視不理？自古邪不壓正，即便再牛X的黑社會也不會傻的去做政府的標靶子，甄天深知這點，所以留下了一些小的幫會，分散，或者說是向政府表示，我絕沒有獨霸朗朗市的野心，以此避開鋒芒。　　政府考慮到滅了義字會，一些小組織又可能興盛起來，自然也就不會把火力集中了，要知道，義字會雖然是黑社會，但他們是不做白粉買賣的。　　何為義？坑害國人，那能叫做義嗎？白粉可是能禍國殃民的，義字會信奉的就是個‘義’字，所以才杜絕勢力範圍內出現白粉的，但絕對不是不沾手白粉，不然還能叫黑社會嗎？白粉，是用來出口滴……　　無論怎麼說，小小的斧頭幫有膽量挑釁義字會，不懲戒是不行的，甄英雄明白老爹的意思，如果讓史懷南從此人間蒸發，對於其他小幫會而言，固然是個很好的威懾，但是，幕後鼓動他的人卻可能藏的更深了，留他一條小命，說不定什麼時候，那幕後的小人就會露出馬腳了呢。　　“OK，交給我好了，什麼時候去談判呢？”甄英雄巴不得立刻去呢，省的自己一大老爺們在情趣用品商店戳着，一上午了，不少大媽級人物因為看見店裡是男人而掉頭就走的，站在這裏也是耽誤生意。　　“明天中午，城南浪濤海鮮城。”　　甄天這話才出口，甄英雄就急了，明天？開玩笑！早上才和X小姐約好明天中午一起吃午飯的，好不容易找着機會看到她真面目了，你怎麼這麼會挑時間啊？　　“既然你答應了，就不要反悔啊，不然我會懷疑我只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的。”甄天說罷，也不待甄英雄回答，掛斷了電話。　　反悔就不是男人？甄英雄聽着手機里傳來的忙音，納悶了，這話說的和那個艾愛很相似啊……　　……　　“怎麼了？姐。”趴在床上的艾愛見X小姐將手機塞回挎包，坐了起來。　　“沒什麼，他說明天中午有些事情，約會要推延了。”X小姐嘆了口氣，道：“我的工作這麼忙，想安排出約會的時間可是很難的，那傢伙真討厭！”　　“拜託，他又不知道你是做什麼的，不過，姐，就算明天約會，你也不用現在就蒙頭掩面的吧？”艾愛吐着小舌頭，舞着小手，做了一個‘你不覺得很熱’的表情。　　“就是不和他約會，我也要去電視台上班啊，萬一出門被人認出來也會很麻煩的。”X小姐似乎很苦惱這個問題，對着梳妝台的大鏡子整整衣領，抻抻帽沿，挺仔細，挺認真，似乎零點一的不協調也是要不得的。　　“都怪你太出名了。”艾愛都替X小姐難受，想了想，道：“姐，既然明天你休息，又沒什麼事情好做，我就犧牲一下陪陪你，我們一起去吃大餐好嗎？”　　“你嘴讒就說嘴讒吧，還把自己說的多偉大似的，說吧，想去哪裡，要吃什麼？”　　“切，姐，我這幾天幫你多少忙了？還有，瞞着爸爸的遮口費你也沒給我吧？讓你請我吃頓大餐怎麼了，挺合理啊。”艾愛要是不做商人，絕對是一種人才的浪費，什麼事情都要回報，而且總有一大堆讓你難以回絕的理由。　　“我給你錢，你自己去吃吧，你唐姐姐病了好幾天了，我明天去看看她。”　　“哼，不能約會了才想起好朋友，你也算重色輕友的典範了，姐，你這素質可不高啊。”　　“死丫頭，你怎麼這麼多廢話啊？到底要吃什麼趕緊說，沒時間理你了，我快遲到了。”X小姐剛才照鏡子時候不着急，這會兒才對遲到有了覺悟，看來女人永遠是把美麗放在首位啊。　　艾愛笑的挺奸，小嘴一張，整齊的小白牙一露，“我要吃海鮮！城南新開了一家不錯的海鮮城，我的四個姐妹都等着我請客呢，人家不是常說嗎？‘一個成功的妹妹背後，總是有一個不吝嗇的姐姐幫她買單’，姐，你不想我被姐妹們看扁的，對嗎？”　　這丫頭比資本家還狠，比地主還黑，X小姐真想在她可愛的小臉上盡情蹂躪一番。　　“如果你不給我錢的話，我就去告訴甄英雄你的真實身份！”　　敲詐，勒索！死丫頭，甄英雄和你都沒的比啊！X小姐老實的掏出了錢包，沒轍，大放血吧，誰讓自己攤上這麼一妹妹呢？如果十二生肖里有吸血鬼的話，那艾愛就有一個很適合自己的屬性了。　　“給你錢可以，但總要告訴我是去哪裡吃飯吧？”　　“叫什麼來着？我想想啊……對了！”艾愛小手一拍，道：“浪濤海鮮城！”　　……

# 第011章 城南斧頭幫

　　什麼叫藝高人膽大？甄英雄覺得自己就算膽大到了幾乎傻B的程度，和人談判，居然只帶了闌度一個人，而且，兩人身上連一塊鐵都沒有，更不要說噴子（手槍）了，畢竟是到人家地盤來，太興師動眾的，一定會引起警察注意的，再說，又不是殺人，吃飯而已，何必帶傢伙呢？　　甄英雄卻不知道，當他這輛十分醒目的‘瓢蟲’出現在市交通局監控中心的時候，四隻眼睛立刻就睜圓了。　　原野與白果正在交警大隊，對上個星期發生在城南的一起搶劫汽車並逃竄的案件做調查呢，就在調取當時案發的監控錄象的空當，卻突然發現了甄英雄的汽車出現在了屏幕上。　　城南，那是斧頭幫的地盤啊，他跑那做什麼去了？這次原野還沒說話呢，白果一甩頭，說了，“那傢伙有問題，我去跟蹤他！”　　白果也知道城南是史懷南的地盤，黑社會之間，輕易是不越界的，甄英雄作為義字會太子，平時更是不會去城南的，這次肯定是有情況，照常例估計，不是談判就是有交易啊，想到前两天甄英雄對自己的嘲弄，白果的火，騰騰的。　　原野見白果比自己還果斷利索，也不知該哭還是該笑了，想了想，這個偷車案目前還沒有任何頭緒，也不在乎多擱一個半天的，可甄英雄要是去鬧事，絕對用不了一天半天，一權衡，監視甄英雄重要。　　調取監控錄象的警員一進門，發現剛才市局的兩位警官不見了，一問才知道，兩人似乎從屏幕上發現了什麼可疑之處，急急忙忙的離開了，似乎還提到了斧頭幫，這警員一聽，頓時面露驚訝，嘆服道：“不愧是市局的啊，還沒看上次的錄象呢，就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行蹤了……”　　……　　浪濤海鮮城，大，氣派！這樓蓋的，真有創意，飯店外觀又壯觀又漂亮，正門上面，從二樓到三樓凸出來老大一塊，卻不是陽台，而是被雕刻成一個海盜船似的船頭，看那破浪前行的架勢，就好象從這個大飯店裡撞出來似的。　　甄英雄一看這飯店，就對闌度說道：“好傢伙，看這意思，在這地方吃飯，沒個萬兒八的，恐怕出不來吧？”　　闌度點點頭，別說，看這飯店的規模，恐怕消費低不了，“還好是史懷南買單啊。”　　“看來那混蛋倒白粉是賺着錢了啊，居然這麼大氣了……”甄英雄一邊向里走一邊和闌度嘟囔着，“我家那老頭子都沒這麼大方過。”　　闌度點頭表示同意，甄英雄越是這麼想，越覺得自己老爹太小氣。　　“歡迎光臨，兩位先生，本海鮮城開業大酬賓，酒水免費，所有菜色五折優惠……”　　酒水免費？五折優惠？！甄英雄一聽就愣了，回過頭來對闌度笑了笑，道：“這史懷南好象挺可憐的，我們是不是太過分了？怎麼好象挺欺負人似的啊……”　　義字會的甄英雄是個不好招惹的角色，關於這一點，史懷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在浪濤海鮮城最大的房間里，擺了老大一桌子，只不過，所以擺這麼大一桌子卻不是因為他豪氣，而是怕桌子小了，能坐下的人也就少了，人要少了，他會沒有安全感的。　　所以說，一個看上去很兇悍的老大級人物，未必就有表面那麼的可怕，也許，他的膽量是很小的，再有就是，作為一個黑社會成員，所以會闊氣的擺一大桌子高檔菜，未必就是豪爽大氣，你還要看一看，他身邊到底坐了多少自己人，當然，也許其中有些人只是貪圖改善一下伙食而被拉來做炮灰的……　　肥頭大耳的史懷南怎麼看怎麼是個吃主兒，豆粒兒似的小眼睛，整頭大蒜一般的鼻子，闊闊的嘴巴似乎微微一張就能一口塞進一個蘋果，臉蛋子上的肉隨着呼吸都在顫抖，至於脖子，已經無法和下巴分辨出來了。　　也許是太胖了，嘴裏的肉多了一些，影響了正常發聲，史懷南說話的聲音有些含糊不請，看到圍坐一圈的十個幫會精英，道：“甄英雄是來者不善，呆會兒都給我機靈點，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他一要有動作，立刻給我制住他，不過，要活的，不要死的。”　　這話一出口，有人提出異議了，坐在史懷南旁邊的一位神色淡定的禿頭長者說道：“懷南，你這是怎麼說話？莫說論輩分你還是英雄的長輩，單講一個實力，你一小小的斧頭幫能和義字會叫板嗎？再說，今天是說理來的，不是砍人吧？”　　這禿頭老者的話才落，又一慈眉善目的老人用拐杖點了點地面，笑道：“義字會雖然勢力強大，卻也懂得道義道理，懷南，甄天說你跑到他的地盤去鬧事，還說你想把白粉的買賣帶到他的地盤去，有沒有這事？”　　史懷南剛想搖頭，他左側一閉目養神的清瘦老人也開口了，“義字會的地盤不沾白，這是幾十年定下來的規矩了，如果真是你想破壞這個規矩，我想從一個‘理’字上是說不過的，既然你實力不濟，那就要按照義字會的規矩辦事，若是甄天冤枉了你，我想我們三個老傢伙的面子，甄天還是要給的，不要說我沒有提醒你，事情沒談清之前，你最好老實些。”　　老實？史懷南心裏暗罵，甄英雄找的不是你們幾個老東西，你們當然沉的住氣了！按照義字會的規矩，過界到他們地盤販白或鬧事的，輕的，留下一隻手以示警戒，重的，三刀六洞看你死不死……　　上次恐嚇義字會的暗殺失敗后，殺手就失蹤了，此時，甄天突然要甄英雄來自己的地盤，還請了這樣三個道上的前輩出面，顯然是要與自己對峙啊！史懷南看了看自己的手，看了看肚子上的肥肉，這……這刀子碰哪都得疼啊！　　“三位長老，您想想，我一小小斧頭幫，人眾區區幾百，怎麼敢到義字會的地盤去招事呢？”心裏是不服，可嘴上得客氣點，朗朗市的道上一共剩下四個長老，面前就坐着仨，不客氣也不行啊，史懷南虛偽道：“我是販白，卻也不能去甄老大的地盤耍啊，雖然兄弟我在城南這裏確實過的不太容易，但也知道義字會我惹不起……”　　那禿頭老者厭煩史懷南的羅哩羅嗦，打斷道：“英雄一到，我們三個眼沒瞎，耳沒聾的老傢伙自然可以去分辨誰是誰非，但你說甄天是想吞了你的地盤而冤枉你，這話還是有點讓人難以信服，真要吞你，他動動手指就可以，朗朗市誰能擋住他？”　　甄天為人如何，儘管甄英雄嗤之以鼻，但在朗朗市的黑白道上，他卻是有着很好的口碑。甄天不沾白，又控制着朗朗市的過半黑勢力，且少有主動挑事的行為，對白道而言，卻是減少了很多棘手之事，只憑他打擊販白比政府還积極這一點來說，得到政府的寬待已經是意料之中了。　　至於黑道，甄天不沾白固然得罪不少同行，但他有義氣，懂得謙讓，對黑道長輩極為尊重，因而很得長老支持，經常能夠站在一個‘理’字之上，坐在史懷南身邊的三個老人就不覺得甄天是個會做出見不得光的事情之人。　　史懷南知道，憑自己這人品，編造的謊話再怎麼天花亂墜，這三個偏心的老東西也不會信，乾脆就不說了，那對小的幾乎被夾在肉逢里的眼睛對着自己的十個手下閃了閃，十個手下均微微點了點頭，表示明白，然後，繼續把目光盯到了桌子上已經上齊的熱氣騰騰的海鮮大餐上，看來，他們平日里的生活條件確實不太如意啊……

# 第012章 談判也三光

　　甄英雄本人並不怎麼喜歡吃海鮮，或者說，是很少吃海鮮而有些味覺生疏，他老爹是個奸詐小氣的人，很能剝削他的剩餘價值，作為被‘資本家’剝削的‘工人階級’，甄英雄從來不像外界謠傳的那樣風光，他的錢，也是要精打細算的。　　闌度作為甄英雄最好的朋友和手下，情況也是一樣，除了固定工資，錢都被那黑心老闆扣下了，以至於沒什麼錢財去‘腐敗’。　　兩個從來不缺錢花，卻同樣沒錢去糟蹋的傢伙一進門，看到史懷南已經點好了飯菜時，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屁股才沾到座位上，就開始了一通海塞，什麼菜貴往嘴裏塞什麼，吃着不對味的就吐到一邊的碟子里，繼續尋找美味高檔的海鮮，倒是看的史懷南一眾人全傻了眼，這哪是大幫會的太子啊？整個一餓死鬼投胎嘛。　　甄英雄倒不是餓死鬼投胎，而是覺得自己做了一個很真確的選擇，老話說的好啊，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誰不吃，不吃大白痴！　　這麼理解也對，保不齊一會兒談起話來就會掀桌子，挺貴的海鮮，別浪費啊，儘管不是很喜歡吃，但還是能吃多少先吃多少吧，難得史懷南請客。　　別看闌度平日里溫文爾雅，風度偏偏，好象個紳士似的，看他現在這吃相，和甄英雄簡直是沒啥區別，兩人開始是怕不吃呆會兒桌子一翻浪費掉，現在卻是較勁了，你一口吞了一碗魚翅，我就一氣划拉一碗鮑魚撈飯，什麼鯊魚肉釀芒果，酥皮�h北極蚌，香蒜鹿舌的，甄英雄也不考究用料了，好吃就行。　　在史懷南一眾人的目瞪口呆中，甄英雄和闌度兩人瓜分了整整一盆��蟶子淡菠蘿汁，這才抹抹嘴，打了個飽嗝，想起和眾人打招呼來。　　“呦！各位好，不好意思，來晚了，路上有些塞車，早飯都沒吃呢，有些失禮，真是抱歉啊。”　　你哪來晚了啊？史懷南看着這一大桌子剛剛還可以稱的上藝術佳肴，現在卻只能稱之為殘羹淡飯的被踐踏的食物，只覺得牙都痒痒了，打折之後也要幾千塊的美味啊，自己連味道都沒來得及聞呢，就已經被甄英雄踐踏的一塌糊塗，對於好吃的史懷南來說，怎能不恨啊？　　再看史懷南的手下，難得趕上一次改善伙食的機會，就這樣便宜甄英雄了，一個一個的眼睛都瞪紅了，幾乎壓抑不住那皮里肉里的憤怒，想直接抄出桌子下面的斧頭將這小子分屍了才好，看的出來，這是海鮮大餐的怨恨啊。　　球球的，你們以為自己那點小聰明瞞的過少爺啊？甄英雄心裏直樂，他不是真的因為貪吃才這麼沒形象的，而是故意打亂史懷南計定的步驟。　　義字會與斧頭幫本就有着實力上的絕對差距，史懷南自己十分清楚現在的處境，他的面前，只有兩條路，一，交代幕後主使，坦然接受義字會的處罰，留下一隻手，或者被三刀六洞，二，反抗。　　史懷南本身是個貪圖小便宜的人，吝嗇小氣，無恥齷齪，膽小怕死，也是因為他這麼沒出息，所以才被義字會留了下來，有一個沒用的敵人，對自己的威脅基本等於零，完全可以放任不理的，所以史懷南突然有此一舉才讓甄天費解。　　一個沒出息的人渣會選擇三刀六洞嗎？所謂狗急跳牆，史懷南翻臉的可能性是極大的，所以，他極有可能選擇反抗，否則，他也不會擺出如此架勢了，老大之間的飯局，手下可以坐到同一張桌子上嗎？　　甄英雄清楚的知道一點，既然膽子和蒼蠅在大小上沒什麼區別的史懷南敢主動挑釁義字會的權威，無疑是有人在後面蠱惑或者撐腰，而這人，不但是真正對義字會居心叵測的敵人，也一定具備相當的實力。　　沒有三分三，豈敢上梁山？無論從背後蠱惑史懷南的人到底是什麼人，單看他這膽量就知道，這人，定是有着什麼陰謀。　　甄天不清楚，甄英雄也不清楚，黑社會有仇家並不希奇，但利用史懷南這樣的人物顯然不太明智吧？　　無論怎樣說，對於今天的談判，甄英雄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他老爹顯然也料到史懷南這個沒出息的玩意兒有可能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選擇愚蠢的反抗，所以才會通知了道上的三位元老來這裏坐陣，但從甄英雄走進這個房間的時候就已經知道，無論是自己，還是老爹，都低估了史懷南沒出息的程度，看這十個殺氣騰騰的人都把手放在了桌子下面就知道，一個說話不當，立刻就會動手啊，狗急跳牆，如果談不攏，史懷南這一腦袋糨子的白痴根本沒打算買三個長老的帳。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甄英雄不會讓自己跟着史懷南的步驟走，於是一上來就是一頓海吃，不說話，固然讓史懷南沒有了立刻動手的理由，吃過再說，你要是動手，就代表你小氣，吃你點東西就不樂意了，能叫不小氣嗎？　　人的憤怒是一個弱點，理智的弱點，也是人性的弱點，甄英雄就是要激怒史懷南，這也是比較容易從史懷南口中探知那個企圖對義字會不利的傢伙最直接的途徑。　　“英雄啊，你這小子怎麼還是這個樣子？”那杵拐杖的慈祥老人笑道：“怎麼一點也不顧及自己的形象啊？雖然你也在道上飄，但好歹也是個大學生啊。”　　甄英雄一邊用紙巾擦嘴，一邊笑道：“全爺爺，大家又不是外人，用不着認生吧？就算我是大學畢業，但誰在自己家吃飯還要講究含蓄的？”　　自己家吃飯？史懷南氣的想罵街，王八蛋，自己家吃飯用買單嗎？！　　“咦？幾位不吃嗎？”甄英雄似乎看不懂眾人那冒着狼光一般兇狠的眼睛，道：“球球的，不吃也不要浪費啊，闌度，招呼服務生拿幾個餐盒，打包！”　　你大爺！史懷南‘騰’的站了起來，肥胖的身體把椅子擠倒不算，那大肚子頂的桌子都是一顫，打包？你小子白吃不算，還要玩個吃光、喝光，拿光的‘三光政策’不行啊？　　一看史懷南那激動樣兒，甄英雄心裏就樂了，就你這智商，要沒義字會托着，能當這麼久的老大嗎？　　“怎麼？史叔叔想親自幫我們打包？不用不用，這些小事情交給闌度就好，他比較清楚哪個菜好吃。”甄英雄是氣死人不償命啊，道：“既然各位已經用過飯了，那我們就來談談正事吧。”　　好象就你和那黃毛小子用過飯才了對吧！史懷南的鼻孔不斷的放大收縮，卻聽那禿頭老者笑道：“是啊，既然如此，英雄，有什麼話就都搬到桌面來講吧。”　　閉目養神的清瘦老人咳了兩聲，也道：“英雄，你父親所言，我們信，卻也不能盡信，畢竟，斧頭幫一個小小幫會，史老大又是為人……那個，咳，說他雇傭殺手到你的地盤鬧事，這有些難以解釋，會不會是個誤會呢？”　　清瘦老人雖然是在幫史懷南說話，可聽這話里意思，明顯是貶低的成分居多啊，看來他也不能相信史懷南這種廢物的膽子會突然泡水膨脹。　　史懷南卻還在生氣呢，看着闌度支開服務員親自將這些‘殘羹淡飯’裝盒打包，他這嘴裏不停的生產唾液，然後吞進肚子里，見三個長老已經配合甄英雄開始談論主題了，他心理不平衡啊，你們三個老傢伙歲數大了，換假牙了，怕補過了，不能吃海鮮了，敢情也不管別人肚子餓不餓了啊？　　“太子爺……汩！”史懷南這張口頭一句話，居然差點把存積在口中的哈喇子流出來，情急之下猛的咽了一口，這聲音，這形象，除了說他沒出息，還能怎麼評價啊？　　甄英雄都覺得噁心，幸好剛才自己和闌度先下手為強吃了飯，不然和這種多口水的傢伙一起吃，他夾過的菜誰還敢再夾啊？　　史懷南絲毫不在意眾人皺眉頭的樣子，道：“太子爺，道上混，不講理的人不少，但那是小混，我們都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像小痞子打架一般混亂編個理由出來，我姓史的雖然不濟，卻也不能當著眾位兄弟不明不白的背了這個黑鍋，斧頭幫雖小，但姓史的也不會因畏懼而退縮，那件事不是我做的，我也沒膽子做！”　　這史懷南前面幾句話說的大義凜然，不卑不亢的，倒也有些大將風範，但最後這句卻有些露怯了。　　甄英雄知道，史懷南是知道沒有退路，這才想一硬到底，显示自己的問心無愧，或者說，他是在用另一種示弱的方式來博取三位長老的同情，不可否認，他還有些小聰明。　　“英雄，這會不會真是誤會呢？”那姓全的杵拐老人似乎總是笑着，道：“我和你瞎子爺爺，禿子爺爺雖然已經離開江湖很多年，但是對史老大的斧頭幫卻也有些認識的……”　　“全爺爺，我明白您的意思。”甄英雄很輕鬆的笑了笑，對那禿頭老者道：“陸爺爺，您相信我爸的為人嗎？”　　姓陸的老者點了點頭，道：“甄天那小子的為人，陸天明絕對無話而言。”　　“殷爺爺，您呢？”　　“殷仁眼瞎了，心卻沒瞎，你父親十七歲入道至今，一直秉承着義字會‘義’的宗旨，不能說他是英雄，‘光明磊落’四字卻當的起。”原來這老人並非閉目養神，而是雙目失明啊。　　“你父親的為人我全浩當然也信的過。”慈眉善目的老者皺眉道：“但斧頭幫這點兒實力擺在這裏……”　　甄英雄搖搖頭，道：“三位爺爺，我今天來，就是想請教史叔叔，究竟是誰，指示他這樣做的。”　　此言一出，三位老人同時怔住。　　史懷南看到甄英雄那冰冷的眼神，后脊樑一陣發麻，這小王八蛋怎麼就認準是自己做的，還十分確定是有人要自己這樣做的呢？

# 第013章 盤子碟子碗

　　“甄英雄！你莫要覺得我史懷南小小的斧頭幫會好欺負。”史懷南倒也不愧為一個幫會的老大，一拍桌子，掩飾住心理的恐懼，吼道：“你義字會想吞併我斧頭幫，大可光明正大的來，何必用這種栽贓誣陷的手段呢？我等雖明知不敵，卻也不會屈服在你義字會的淫威之下！”　　這拍桌子就是信號啊！史懷南的十個手下立刻從桌底抄出了傢伙，小斧子一亮，氣勢真不錯，和史懷南這傢伙故意表現的大義凜然有着直接的關係，這就叫精神領袖的作用吧，不過可惜，方才被甄英雄那麼一鬧，這氣勢中總有點變味的地方。　　“怎麼？這麼著急就要動手啊？”甄英雄坐的還真是塌實，一點沒有站起來的意思，對闌度點了點頭，這才說道：“三位爺爺，我這裡有證據可以證明是史懷南雇傭了殺手來我的底盤鬧事，如果這個時候他還要與我動手的話，我想，這些證據亮出來或者不亮出來，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吧？”　　甄英雄這話三個老人都清楚，是說給史懷南聽的，人家有證據，你這時動手，就是不想讓人看到這證據，無異於要殺人滅口啊。　　史懷南不傻，倒也有些愣了，動手？等於立刻和義字會翻臉，不動手？萬一那證據不能證明殺手是自己雇的，不就不用掐了嗎？否則得罪了義字會，自己在朗朗市就再無容身處了，如果那證據證明自己確實雇傭了殺手，到時候翻臉也是一樣的，大不了去投靠委託自己的人……　　史懷南示意下，他的手下坐回了座位，但小斧頭卻仍拿在手中，握的緊緊的。　　闌度已經將飯菜打包好，並把空出來的盤子、碟子、碗，整齊的疊放在了一起，看來他是一個很細心的人啊。　　甄英雄又笑了，史懷南那笨蛋到底是中了計啊，沒有立刻打起來，那殺氣已經變的更渾濁了。　　從口袋中摸出一個MP4，甄英雄說道：“那二流的殺手被我捉了之後已經招供，是你斧頭幫花了十萬塊雇傭他去我的地盤殺人，這裏面錄著他當時招供的一切。”　　“用這破玩意兒你就說事情是我做的？！”史懷南一看那所謂的證據，立刻笑了起來，道：“太子爺，你想嫁禍給我，最少也要整點有說服力的東西出來吧？”　　甄英雄眉頭一皺，道：“這東西還沒有說服力？”　　“當然沒有！”史懷南怪笑道：“鬼知道你們是不是找了個演員來表演啊？這東西要有說服力，我就粘個大鬍子，假扮拉登給美國政府寄封恐嚇勒索信去了！”　　全浩，陸天明，殷仁，這三老也覺得甄英雄所謂的證據有些欠缺說服力，剛要開口緩解氣氛，卻聽甄英雄淡淡說道：“這麼說，暗殺的事情不是你做的嘍？”　　“當然不是！”　　“那他為何一口咬定指使他的人是你？”　　“我怎麼知道，那是栽贓！”　　“你既然與他毫無關係，他又為何栽贓於你？”　　“鬼才知道！也許是有人指使！”史懷南本就心虛，被甄英雄問的已經有些慌了，那小子的表情怎麼這麼自信啊？　　闌度卻覺得好笑，上過大學的流氓就是不一樣啊，很懂得心理攻勢，甄英雄故意引導着史懷南的回答，連珠炮一般的用問題砸向他，問的越快越多，史懷南這樣的粗心人越容易出現漏洞。　　甄英雄一直瞪着史懷南，臉色越發陰沉，可語速卻更快了，“確實有人指使，因為就是你雇傭的他！”　　“我沒雇傭他！”　　“那他為什麼認識你？”　　“我怎麼知道？我根本不認識他！”史懷南被問的有些腦袋發脹了，完全沒有察覺自己已經掉進了甄英雄的陷阱。　　甄英雄笑了笑，長吐了兩口氣，這才慢慢說道：“還沒有看那個MP4呢，你怎麼知道自己就一定不認識他的？”　　這話一出口，所有人才回過神來，是啊，還沒看那人長的什麼樣子，史懷南怎麼就知道自己一定不認識那殺手呢？　　史懷南臉都綠了，自己一時心急，竟是被甄英雄帶溝里去了，那小子故意加快節奏讓自己沒時間多做思考再回答啊。　　“你用殺了雙子星作為恐嚇手段，想要我們義字會不再干涉朗朗市的毒品買賣，到底是什麼人指使的？”甄英雄淡定自若，卻絲毫不給史懷南反駁的機會，道：“史懷南，看看你今天的架勢，似乎早就做好了翻臉的準備，想來你是不願意三刀六洞，但規矩就是規矩，這樣吧，你把指示你的傢伙說出來，再開個堂口公開向義字會懺悔，我便原諒了你，如何？”　　史懷南臉色青一陣紅一陣，供出指使自己的人？那自己的命就肯定會沒！“如你大爺！招呼他！！！”大喝一聲，史懷南雙手用力一抄，就要掀桌子開打。　　甄英雄早料到了這點，飛快起身，跳到了桌子上用力一墜，沒有被史懷南如意，如果桌子一翻，空間大了，對自己二人是很不利的。　　史懷南的手下剛想動手，只見闌度將方才收拾好擺放在身前的盤子、碟子、碗如飛碟一般甩出，叮噹亂響中，十人均是臉上中招，絲毫沒有人能將斧頭砍向桌子上的甄英雄，倒是瓷器碎片漫天飛濺。　　“英雄！”闌度一個湯碗招呼在了史懷南臉上，騰出空當，又將一個盤子飛向了甄英雄。　　“OK！”蹲跪在桌子上的甄英雄單手穩穩接住飛來的盤子，在桌面上一敲，碎成兩半，握着其中一半，一個靈巧敏捷的躍身從史懷南肥胖的身軀上空翻而過。　　大象轉身能快的了嗎？剛剛才‘吃了一碗’的史懷南本就鼻血長流、腦袋暈暈，還沒來得及轉身，甄英雄已經用那半個盤子比在了他那好象是下巴，又好象是脖子的部位，碎裂的茬口雖然不是很鋒利，但劃開那滿是肥肉的部位似乎並不太難。　　“我只說一遍，到底是誰，要你雇傭殺手來暗殺雙子星，挑釁義字會的？”甄英雄自己也覺得壞人專用的笑容有點彆扭，有些破壞自己的‘純潔’形象，可沒辦法，誰讓自己做的就是這行呢？“不說，我就在你這裏，幫你這貪吃的傢伙多開一張嘴！”　　冤枉啊！天作證，剛才那一大桌子美味都被你給吃了，怎麼能說我貪吃呢？史懷南委屈，卻也知道此刻不是在意這些的時候，脖子一痛，一涼，然後被制住的部位有些暖暖的，黏黏的，靠！甄英雄這是玩真的啊！流血了！　　招，那人的背景是自己招惹的起的嗎？把他供出來，自己死了都不算，恐怕一家老小，沒一個能活命的。　　不招，自己會被甄英雄折磨死！史懷南突然覺得，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一道缺老德的選擇題，明明有四個選項，卻偏偏是同一個不能選的錯誤答案……　　正當史懷南的手下發現老大被制，停止混亂叫囂的時候，正當闌度停止了盤子碟子碗轟炸的時候，門被重重踹開，一個甄英雄最膩味的聲音帶着無比正義卻裝B味道十足的響了起來。　　“警察，都別動！”　　甄英雄正想罵呢，卻又聽到了一聲熟悉，且無比個性，無比好聽的聲音，“耶！一個打十個，姐夫你好帥！”　　這回，輪到甄英雄腦子短路了……

# 第014章 魔女大姐大

　　甄英雄跑到城南斧頭幫的地盤來做什麼？原野不知道，儘管白果要他推測一番，他卻依然毫無頭緒。　　原野與甄英雄鬥了兩年，倒也敢說對甄英雄的所有事情都有些了解，可印象中，甄英雄與斧頭幫應該沒有過瓜葛才對啊，真要說起來，也就是在甄英雄才回到這個城市之後，曾經為了擴展地盤，為了打擊地盤裡的毒品買賣，將斧頭幫連轟帶打的擠到了城南，卻並沒有趕盡殺絕。　　斧頭幫被擠到城南之後，毒品買賣進不了義字會的地盤，完全沒有銷路，一個千人幫會因為吃不上飯而不停的縮水，短短兩年，已經是一個名存實亡，實力甚至不如一些小地痞流氓團伙的組織了。　　斧頭幫不可能不恨義字會，但也絕對招惹不起義字會，昔日興盛尚險險被滅了，此時淪落三流，更是不用提了。　　原野想不明白，作為義字會的太子，甄英雄跑到斧頭幫的地盤去做什麼？史懷南那人一點出息沒有，一個靠着老爹繼承了老大之位的敗家子，值得甄英雄見嗎？　　白果可沒原野那麼多想法，城南一直是朗朗市最亂的地方，大犯罪沒有，小犯罪不斷，甄英雄一臭流氓去一臭水溝子，那是臭味相投啊，有機會，就要抓他，為他侮辱自己的清純形象報仇雪恨！　　白果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就那麼恨甄英雄，反正覺得，不看到甄英雄哭着喊着和自己懺悔，心裏就不解氣似的。　　本就在城南不遠，加上警笛一鳴，眾車讓路，原野追來的速度確實不一般，可惜的是，他到底是沒能追上甄英雄，只是通過聯繫交警隊的人，從監控錄象得知，甄英雄那輛個性的汽車，在一個十字路口駛上了便道，而這條便道唯一能夠停車的地方，就只有浪濤海鮮城的停車場了。　　說原野是狗鼻子一點不過分，居然就這樣在浪濤海鮮城的停車場找到了甄英雄的‘七星瓢蟲’，再一問過迎賓小姐，果不其然，甄英雄是來和史懷南見面的啊，這個信息讓原野和白果同時精神一振。　　史懷南訂房間時並沒有用自己的名字，吧台的工作人員也記不得他們到底是訂的哪個房間了，只記得是三樓的一個豪華包間，原野與白果怕時間長了會耽誤戰機，也怕打草驚蛇，會有人通風報信，於是不等工作人員去查，直接上了樓。　　……　　三樓的一個豪華包間里，艾愛正用X小姐的錢裝闊氣呢，五個小丫頭，居然訂了一個最漂亮最寬敞的房間，五個小蠻腰捆在一起恐怕都不如人家史懷南一個人的腰圍呢，居然也點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艾愛姐就是豪爽，我們‘四小仙女’以後就跟着你混了。”一個扎着紅色蝴蝶結的斯文女孩一邊吃着美食一邊拍着艾愛的小馬屁。　　同樣正忙着吃菜的一短髮女孩聽罷，放下筷子，一本正經道：“小蟬，你這話可不對，什麼艾愛姐，沒大沒小的，要叫大姐！”　　“小君，你也錯了，不是大姐，而是大姐大！”一身材極為豐滿，有些不符年齡的女孩笑道：“你說是吧，大姐。”　　被叫做大姐的女孩子眉清目秀，卻是幾人中身材最嬌小的，長相最可愛的，聞言用力咽下嘴裏的東西，並一口氣喝了半杯飲料，這才崇拜的望着艾愛，道：“當然，這還用問嗎？艾愛姐上個學期才轉到我們學校，就這……么照顧我們，對我們這……么大方，以後艾愛姐就是我們四小仙女的大姐大，來，為了我們的大姐大，乾杯！”　　艾愛牛氣十足啊，聽着四個姐妹的奉承，她小尾巴都要豎起來了，要知道，面前這四個看似可愛的小丫頭，雖然自稱為‘四小仙女’，可事實上，卻是自己就讀的學校里眾所周知的‘四小魔女’啊，不要說同校學生怕其怕的要死，就是老師也避之如蛇蠍啊。　　自己做了這四個小魔女的大姐大，這可真威風，艾愛端起杯子，謙虛又酷酷的搖了搖頭，伸手將那絲綢一般的頭髮向肩后一甩，美啊，帥啊，配上她這長相，她那帶着絕對殺傷力的聲音，就連同是女孩子的四小魔女都差點流出鼻血來，自己這大姐大怎麼這麼漂亮這麼有味道啊？　　“什麼大姐大不大姐大的？以後大家就是姐妹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別叫的這麼酸，來，我們乾杯！”　　“既然艾愛姐都……”那叫小君的斯文女孩才一張口，就看到艾愛冰冷的眼神帶着刺兒一般扎了過來，趕快改口道：“大姐大都說話了，來，我們乾杯！”　　看到艾愛再次露出滿意的微笑，小君心裏這不是味兒啊，不是你說叫大姐大太酸的嗎？不叫你又這麼凶……　　五個丫頭的杯才清脆的碰到一起，就聽到身後門板一響，兩個冒失的傢伙闖了進來，“警察，現在懷疑你們非法集眾，都不許動！”　　五個丫頭回頭這一看，差點哭出來，認個大姐大，吃個海鮮，怎麼還成非法集眾了啊？好嘛，你不讓女孩子認大姐大，也不用把手槍都掏出來吧？　　艾愛僅僅是心虛了片刻變回過了神，因為她認出了來者是誰，這兩個人，不就是那天‘追小偷事件’時，在公路中間遇到的那兩個警察嗎？尤其是那男的，似乎跟甄英雄有血海深仇似的，總想抓他的樣子……　　來者正是原野與白果，他們不知道甄英雄到底在哪個房間，只能一個一個的找，正巧，碰到了幾個丫頭拜把子，在門外的原野一聽裏面在高喊大姐大什麼的，還真就以為是黑社會聚會呢，這不就誤會大發了嗎……　　原野可不想承認自己冒失，一看屋裡就五個年紀不大的小丫頭，情知自己搞錯了，卻還能遮羞呢，道：“這隻是給你們一點小小的驚嚇教育，看你們還敢不敢學黑社會那套拜把子，認大哥認大姐的，不健康的東西要扼殺於搖籃之中，絕對不能任其滋長，哼哼，不然，下次就真把你們抓到少管所去！”　　四小魔女見這警察態度落差之大，已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顯然，這四個小丫頭並沒有把原野放在眼裡，尤其是其中的大姐，那個嬌小玲瓏的可愛女孩，小臉一板，冷笑着就要上前，卻被艾愛突然的擋在了身後。　　“警察叔叔說的對，對於那種壞女孩，就應該抓去好好管教一番。”艾愛這話說的好象自己不是那種人一般，道：“警察叔叔是在找人嗎？”　　原野和白果一聽，這丫頭怎麼知道自己是在找人啊？白果經驗少，心又急，一下就露餡了，“對，小妹妹，你有看到一個穿白色體恤衫，大約和這位警察叔叔一般身高，比他年輕些，比他好看些，比他身材比例好一些，比他說話聲音好聽些，卻下流些的男人嗎？”　　原野這臉色難看啊，白果這是怎麼形容呢？敢情除了說話的方式，自己各方面都不及甄英雄那死流氓啊？　　艾愛聽到這裏就明白個大概了，果然，這兩個警察是來找甄英雄的！這麼說……甄英雄也在這個海鮮城嘍？　　“恩……，我倒是看到一個穿白色體恤衫的男人，身高和這位叔叔差不多。”艾愛咬着手指頭，皺着小眉毛，一邊打量原野，一邊對白果說道：“可是……那位大哥哥好象比這位叔叔年輕多了，而且很帥，這位叔叔根本沒的比啊，身材也比這位有小肚子的叔叔標準多了，說話的聲音也不象這位叔叔一樣嘶啞，至於說下流……這位姐姐，什麼樣的聲音叫做下流啊？”艾愛裝的真是純潔無邪啊。　　大哥哥，叔叔？我就是未老先衰，也未免衰的太厲害了吧？！　　“咳咳，白果，我們走吧。”原野的臉拉的比驢都長，淡淡道：“這小姑娘看到的一定不是那小子……”　　“你怎麼知道不是？”白果一點不買上司的帳，道：“雖然我很討厭他，但他確實比你年輕，比你好看，你一大男人，怎麼不敢承認事實啊？”　　靠！男爺兒們是有自尊心的！那小子什麼都比我強，我傷自尊了你知道不？原野的眼淚直往心裏流，自己在喜歡的女人心裏，居然還有這麼多方面比不上一個臭流氓，單相思，怎麼就這麼苦啊？　　“哦……，對了。”艾愛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道：“那個帥哥似乎有個口頭語，怎麼說來着……對，是，球球的。”　　“球球的？！”白果與原野激動啊，沒錯，那是甄英雄的口頭語，“那人現在哪裡？”　　在哪裡？我哪知道，艾愛這丫頭瞎話來的不慢，張嘴就忽悠，道：“我是剛剛去洗手間的時候遇到他的，所以不知道他在哪個房間吃飯耶。”　　看到這丫頭甜美天真的清純樣子，尤其是方才說的那些大實話，白果點了點頭，這女孩子，很誠實，不會說謊的……　　見艾愛主動帶路，領着兩個警察出門去了，四小魔女的大姐說話了，“喂，姐妹們，大姐大她……剛才有去過洗手間嗎？”　　三女一聽，相覷一望，齊聲道：“沒有。”　　“那……”可愛女孩轉身問道：“大姐大知道洗手間在哪裡嗎？”　　三女一怔，傻了。

# 第015章 會裝的警察

　　這人啊，不能說謊，誇誇其談容易，可畢竟那東西不實際，艾愛這後悔啊，這死酒店是新蓋的，才開始營業，到底把洗手間安哪了啊？　　想問人，又怕這兩位警察同志懷疑，不問吧，自己根本不知道洗手間在哪啊，不就是想跟着警察一起去看看甄英雄跑這裏來幹嘛嗎，怎想這瞎話一說，把自己也擱里了。　　正當艾愛發愁的時候，剛巧看到前面有個年輕的女服務員從房間里退了出來，只見她把門帶上之後便難以遏止的捂口大笑，又怕被屋裡人聽到似的飛快的向著自己等人跑來，實在古怪。　　“姐姐，你笑什麼啊？”　　不管了，先轉移一下警察的視線，也許打個岔的工夫就能碰到哪個客人捂着肚子出來呢，到時候跟在後面不就知道廁所在哪了嗎？艾愛長的可愛，聲音可愛，更是裝的可愛，那服務員哪知道世界上還有艾愛這種可以偽裝可愛的丫頭啊，立刻被親和了，笑道：“小妹妹，你不知道，方才這屋子里進去兩位客人，特逗，看到滿桌子點好的飯菜，連和東家打個招呼都沒有，上來就狂吃一頓，那吃相，真的特可笑，這還不算呢，那個挺帥氣的男生，一吃完，也不管別人了，直接要同來的夥伴打包，現在那可怕的東家正要發火呢，呵呵，不行，我得趕快通知老闆去，看這意思，他們馬上就要打起來了，呵呵，好有趣。”　　要打架？你這是什麼素質啊？！原野差點給這女服務員一巴掌，裏面要打起來了你還這麼樂？　　白果心思快，在她眼裡，世界上只有一個缺德的人，那就是甄英雄，所以，她最先反應過來，屋裡的，就是那死流氓！　　也許是那女服務員忍笑忍的有些辛苦，想要快點離開房間笑個痛快，所以門並沒有帶好，留下了一條縫隙，白果與艾愛順着門縫向里一望，差點嚇一跟斗，正對着房門喘着粗氣的那坨白呼呼的肉堆子是人類嗎？　　“怎麼？這麼著急就要動手啊？三位爺爺，我這裡有證據可以證明是史懷南雇傭了殺手來我的地盤鬧事，如果這個時候他還要與我動手的話，我想，這些證據亮出來或者不亮出來，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吧？”　　門外三人聽到這個熟悉的聲音，立刻掃到了它的主人，雖然是背對着自己，但三人可以肯定，這人，就是甄英雄！　　白果立刻就要衝進去，卻覺得胳膊一緊，被人抓住了，回頭一看，竟是原野。　　“先別衝動，聽一聽他們在說什麼。”原野面色嚴肅，道：“那個怒氣沖沖的胖子就是斧頭幫的老大史懷南……”　　“史懷南又怎麼了？”白果翻了原野一眼，道：“黑社會集眾，亮斧子斗歐，就算是老大又怎樣？不能抓啊？”　　“不是一般的集眾斗歐。”艾愛小臉上如同布了一層冰霜，低沉着那帶着非凡磁性的嗓音，道：“史懷南並沒什麼了不起，可疑的，是那三個坐在史懷南身邊的老人，他們怎麼會在這裏的……”　　說到這裏，艾愛猛然醒悟，自己這是說什麼呢？旁邊可是警察啊，自己小小年紀，怎麼說出這話來了？　　回頭一看，果然，原野一臉震驚，就差沒把槍頂自己腦袋上了，艾愛腦子轉的快，一眨眼的工夫，連表情都換了，“叔叔，那個‘使壞男’肯定是挾持了那三個可憐的老爺爺做人質，你們要是冒然衝進去的話，那三位爺爺會有生命危險的，你一定要想辦法救救那三位老爺爺啊。”　　是啊，要是自己端着槍闖進去，正要開戰的黑社會很可能挾持老人做人質以反抗警察的，白果慚愧啊，自己還警察呢，怎麼還沒人一小姑娘想的遠呢？　　看着艾愛臉上那真摯而擔憂，甚至是可憐兮兮的害怕表情，原野鬆了口氣，自己是過於緊張了，這小丫頭不過十七八歲的樣子，怎麼可能識得屋裡那三個老傢伙呢？看來這小丫頭心地不錯，只是把那三個老傢伙當成普通老頭子了。　　甄英雄到底是英雄還是笨蛋，這是一個讓白果與艾愛都覺得迷惑的問題，因為無論怎麼看，一身輕裝便服的甄英雄都是沒帶傢伙的，面對十把亮錚錚的斧頭還能鎮定自若，無論到底是出於何種原因，甄英雄已經無愧於義字會太子這名號了。　　艾愛雖然有些擔心甄英雄，可看到那三位不言不語，靜觀形式的老人，倒也有些安心了，有他們三人在，應該不會出事才對吧……　　白果雖然恨透甄英雄，恨不得千刀萬剮了他，但畢竟還是個警察，更想親手剮了甄英雄，便想在動手之後立刻衝進去，精神相當集中。　　原野倒是對甄英雄所謂的證據大有興趣，黑社會之間所謂的證據，在通常情況下，也是警方最渴望得到的證據，如果那證據可以證明甄英雄曾經犯法，那可就賺到了。　　雖然三人心情不同，渴望不同，但僅僅幾分鐘之後，他們的表情便成了相同的，天啊，他們剛才說的是什麼？史懷南為了把毒品買賣帶入義字會的地盤，居然雇傭殺手去暗殺偶像明星組合‘雙子星’！　　原野猛然間全明白了，怪不得那天甄英雄會出現在朗朗市電視台專門為雙子星舉辦的酒宴上，原來他並非去鬧事，而是去找出殺手，破壞殺手行動去了！這麼說，當時引發黑暗的爆炸是殺手為了便於在人群中下手而做的好事嘍！原野樂啊，想不到自己誤打誤撞的竟破了幾天前的案子，這次局長該表揚自己了吧？　　白果有些迷惑了，甄英雄不是流氓嗎？他是一黑社會太子啊，為什麼寧願增添敵人，減低黑社會非法贏利，也要抵抗毒品買賣呢？再看他現在這凜然的樣子，他，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壞人啊？白果這樣的迷惑感情也僅僅是從腦中一閃而過，想到那天他向自己炫耀小JJ時的下流德行，想到前两天他和他那變態姐姐對自己的羞辱，白果又開始磨牙了，死流氓，早晚抓你進監獄接受重新做人的教導！　　艾愛興奮了，小臉洋溢的笑容與望向甄英雄的那種崇拜的目光中，又帶着點點壞壞的得意，也不知她到底在想什麼。　　“如你大爺！招呼他！！！”　　艾愛大驚，她完全沒有想到，史懷南竟然在那三個老人在場的情況下還敢動手，寡眾懸殊，甄英雄有危險啊！任他如何能打，赤手空拳去挑戰十個手持利斧的專業打手，也是根本沒有勝算啊。　　白果更急，甄英雄要是就這樣被亂斧分屍掛掉了，自己找誰出氣去？　　兩位女性同志正要推門衝進去呢，卻又被原野給拉住了。　　“等一下，繼續觀察，沉住氣。”　　沉住氣？被一把把小斧子對着的又不是你，你當然沉的住氣了！艾愛剛想罵人，卻聽白果叫道：“我們是警察耶！應該遏止這場打殺不是嗎？”如果不是裏面鬧的熱鬧，就白果這分貝早震撼到裏面的人了。　　原野的臉上冷冷的，陰陰的，一改平常的溫和，沉着聲音說道：“你以為我們進去就可以制止嗎？你知道那三個老人是誰嗎？史懷南連他們的面子都不給，會給警察的面子嗎？雖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哪裡來的骨氣，但顯然，他已經破釜沉舟了。”　　“既然知道他是破釜沉舟要殺人，我們更該進去阻止啊！”白果似乎真的不希望看到甄英雄被自己之外的人蹂躪。　　“不要小看那小子，能和我原野鬥智斗勇到今天的人，絕非泛泛。”原野這話說的還真是挺傲，眼睛眯眯着，也不知他是誇甄英雄呢還是藉著甄英雄誇獎自己呢，“除了我，沒有人可以打敗他，恩，因為，我和他，才是命中註定的宿敵……”　　“這位姐姐，警察都是這麼自戀的嗎？”艾愛的話嚴重打擊了原野的自尊心，道：“這為警察叔叔也曾經赤手空拳的和十個持械匪徒較量過？”　　“我不知道，我也是剛剛被分配到警隊的……”白果的話更是打擊的原野想流眼淚，儘管這聽起來像是為原野說話，“但是，局長讓我多向隊長學習，我想，就是學習他的這種自信吧……”　　自信？自信和能力是兩回事啊！原野還想辯解什麼的時候，卻發現屋裡面在短短時間里已經形式逆轉，史懷南竟被甄英雄給制住了！自己居然連他是怎麼做到的都沒注意到，盡顧的自戀或者和這兩個丫頭插科打諢了。　　“好了，警察先生，裏面的戰鬥已經結束了，是您老閃亮登場的時候了。”艾愛這話說的，就像是將一把帶刺的玫瑰硬塞進耳朵眼兒一樣，真扎啊。　　原野不屑的笑了笑，似乎很看不起艾愛說的這種馬後炮式的出場，看到他那驕傲高尚的表情，艾愛感到詫異，而白果也有些崇拜這個隊長了。　　“咚！”　　“警察，都別動！”　　看到原野那裝B的做作模樣，艾愛釋然一笑，沖了進去，而白果，長長嘆了口氣，看來，這所謂宿敵的兩個人，真要相互比較起來，還真是難分高下，不過，這僅僅是指他們厚臉皮的程度……

# 第016章 沒出息的人

　　艾愛居然把甄英雄叫做姐夫！！！　　別說原野和白果差點咬着舌頭，就是闌度也險些把手裡的碟子掉在地上。　　“喂，朋友，這是怎麼回事？！”闌度睜圓了那雙藍色的眼睛，張大嘴巴，望瞭望艾愛，轉頭激動的問甄英雄，道：“你不是前幾天才喊着去……去那個什麼的嗎，怎麼這麼快就確定關係了？！”　　闌度還算聰明，震撼中沒有忘記甄英雄的身份，這要是把‘相親’兩個字喊出來，甄英雄恐怕就不會把半個盤子比畫在史懷南的脖子上了，十有八九會自己抹脖子自殺啊。　　“球球的，我根本不認識她！”甄英雄算服了這個神出鬼沒的騙子女了，怎麼沒次遇見她都會有麻煩啊？第一次是痞子三人，第二次是持刀小偷，這次又把警察招來了，簡直是一瘟神加禍害啊，“臭丫頭，你怎麼會在這裏啊？！”　　艾愛也知道自己剛才溜嘴了，本來嗎，正在為甄英雄擔心的她不過一轉眼的工夫，就發現甄英雄已經力挽狂瀾扭轉了形式，激動是難免的，再說，小女孩嘛，總是盲目崇拜英雄的，“上次你和那位姐姐救了我，幫我趕跑了那幾個痞子，我就覺得和那姐姐很投緣，你是他男朋友，我當然要叫你姐夫啦！”如果只看艾愛說瞎話的本領，那絕對不是小女孩級別的。　　“男朋友啊……”甄英雄還真是很享受這個詞，在黑社會裡，大家看到甄英雄身邊有個女人，大多會這樣說，“太子哥，新泡的馬子？”“太子哥，你這馬子盤兒夠靚！”“呦，太子哥，換新貨色了？”　　甄英雄特別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正常的談個戀愛，別人會說他身邊的女人是‘女朋友’，而不是一些動物的代名詞……　　聽艾愛這麼一說，大家倒也釋懷，但原野卻覺得不是味了，怪不得你這丫頭剛才一個勁的貶低我以抬高這流氓的形象呢，敢情你們認識啊？這麼一想，原野就從心裏討厭起艾愛了，親近流氓你固然不對，在白果面前貶低我英偉的形象，你更是罪不可赦，不能把你怎麼樣，討厭你總可以吧？虧你長的這麼可愛了，沒實話的壞丫頭。　　原野心裏亂七八糟的想些什麼沒人知道，但他的槍口還是很有威懾力的，甄英雄倒不怕原野什麼，反倒很害怕白果那對着自己的手槍，好傢伙，這丫頭從警察學校畢業才幾天啊？怎麼端個槍還哆嗦的這麼厲害，該不會走火吧？　　白果能不哆嗦嗎？剛才盡想着怎麼折磨甄英雄，怎麼把他關局子里去了，根本就給忘了，自己這還是第一次用槍口面對黑社會呢，而且，還是一群兇惡的，帶着兇器的黑社會。　　“警察同志，我自首！你們這群兔崽子，還不把斧頭給我放下！”　　眾人還沒完全從突如其來的變故中回過神來，就被這一句模糊卻震耳的聲音嚇了一跳，甄英雄與闌度，更是詫異的望着發出這個聲音的人，史懷南！　　“我販毒，我玩白粉，您抓我，您抓我吧。”史懷南竟有些興奮的樣子，彷彿他面對的不是警察，而是他爸媽一般，毫無隱瞞的坦白着自己的罪行，道：“前幾天，朗朗市大酒店的爆炸案就是我做的，是我雇傭人去那裡搗亂的，我認罪，對了，還有，還有，上個星期發生的那起汽車劫案也是我主使的，我全招認，全坦白！”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真是賺到了！原野心裏都笑開了花，沒想到自己今天這麼運氣，不過是跟着甄英雄而已，竟連續破了幾個不小的案子，看來下個月警察局評選的模範警察，非自己莫屬了……　　白果也覺得驚喜，剛掏出手銬要上前去拷住史懷南，卻聽到甄英雄喝了一聲，“站住，別過來！”　　史懷南魂都嚇沒了，好傢伙，甄英雄不要命了啊？非跟自己較勁，連警察的面子也不給啊？　　“史懷南，你挺聰明的啊。”甄英雄用力將盤子的茬口按陷入史懷南的肥肉中，因為肥肉的彈性犹如海綿，卻沒有扎出血來，但也夠疼的了，“指使你挑釁義字會的人居然這麼可怕嗎？你寧可去監獄里窩下半輩子，也不肯招出他嗎？”　　“落到你手裡，出賣是死，不出賣也是死。”史懷南小聲道：“如果能活命，就是耗子窩，老子也願意住，你管不着！”　　“甄英雄，你這話什麼意思？！”原野不愛聽了，道：“你馬上給我放下武器……放下盤子！我們警方會要他老實交代一切的。”拿個盤子挾持人質，真虧得甄英雄能想的出來。　　甄英雄早就知道自己今天是問不出什麼來了，只是想確定一下而已，可以讓史懷南怕成這個模樣，足以見得，這個暗中指使他的人，一定擁有非凡的背景啊，恐怕，是一個實力與義字會不相上下的組織也未必。　　慈眉善目的老人全浩此時站了起來，笑道：“今天的午飯吃的似乎很熱鬧啊，既然警察已經干涉進來，那我們也沒有必要留在這裏了，英雄，代我們三個老不死向你父親問個好，我們先回去了。”　　“三位爺爺請。”甄英雄僅僅一笑，對三位老人而言，今天只是來做的見證，對道上人有個交代，史懷南既然已經招認，那麼，他們的任務就已經完成了。　　要走？你個老人家眼神不好是怎麼的，沒看到警察在干什麼啊？白果正要上前呢，卻被原野搶在了身前，沒說為什麼，也沒做出任何的反應，就這樣讓三位老人從自己的身邊走了過去。　　“史懷南，你的行為有違規矩，斧頭幫從今天開始，就不存在了，你自重吧。”那全浩絲毫沒把警察看在眼裡，說過這幾句話之後，正要離開之際，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杵着拐杖，轉身走到艾愛身前，慈和的笑道：“小丫頭，我是不是曾經見過你啊？怎麼總覺得你很面熟的樣子。”　　聽全浩這麼一說，所有人的目光又集中到了艾愛那張小臉兒上，白果突然覺得，自己是不是也曾經見過艾愛啊……　　艾愛甜甜的笑了笑，搖頭道：“我今天是第一次見到爺爺呢，嘻嘻，爺爺覺得我面熟，會不會是我們很有緣分呢？”　　全浩撓了撓頭，道：“是嗎？呵呵，也許是吧，但我真覺得你很面熟……”　　全浩說罷，又是笑着晃了晃腦袋，對原野說道：“一張桌上喝酒吃飯，興緻高了，話多了，發生些小摩擦也是難免的，有人抄斧子，有人自然要反抗，這位警官，你說，是嗎？”說罷，也不等原野回答，全浩就這樣和另外兩位老人一起離開了飯店。　　白果想問原野為什麼不攔着那三個老人，但顯然目前不是發表疑問的時候。　　甄英雄無奈的與闌度對望了一眼，兩人均是嘆了口氣，甄英雄這才一腳踹在史懷南的屁股上，將他放了。　　看到被戴上手銬依然像揀了寶一樣的史懷南，甄英雄感慨啊，人，到了他這樣沒出息的程度，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甄英雄，這次便宜你了。”　　更讓白果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原野竟然沒有抓甄英雄，更是完全沒有過問任何事情便決定放棄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甄英雄剛才明明是在挾持人質啊……　　白果並不笨，馬上想到了方才那老人的話，那三個老人家，到底是什麼人物啊？原野為什麼要看那三人的臉色行事呢？

# 第017章 偉大的流氓

　　原野用外衣蓋住了史懷南手上的銬子，與白果兩個人一起押着史懷南走出了電梯，甄英雄與闌度跟在他們的後面，有點像食物被狼犬叼走，卻不甘心的尾隨着的兩隻貪吃的貓，就看他們死瞅着史懷南，恨不得吃了他的勁頭，這個形容是一點也不誇張。　　甄英雄不想這樣放棄，但偏偏沒有辦法逼史懷南把事情講出來，心情多少有點鬱悶，總不能當著警察來硬的吧？　　艾愛到總算沒把那四小魔女的事情給忘了，特意跑到吧台結了帳，還要服務員幫忙通知她們自己要先行離開，甄英雄一看，好傢伙，這丫頭不是想要跟着自己吧？想跑，奈何闌度拎着一大兜子打包食品，想跑也跑不快，還沒出大堂呢，就被艾愛這瘟神加禍事簍子再加煩人至死的刁刁女給追上了。　　“姐夫，你等等我。”艾愛倒是親昵，一點不客氣就抱住了甄英雄的胳膊，撒嬌似的亂擺亂晃，道：“你也太小氣了吧？我叫你這麼多聲姐夫，你怎麼一看見我去結帳就跑這麼快啊？”　　廢話，怕被你再宰一刀唄！甄英雄都怕了這禍害了，要不是她和警察一起出現，史懷南早在自己的‘獨門秘技逼供法’下坦白從寬了，哪會是現在的局面啊？碰到你就沒好事，跟你在一起時間長了，保不齊就要發生點什麼意外呢！　　看了看闌度手裡提的倆大兜子，艾愛小眉頭往中間一皺，頗為不屑，道：“看你們那小氣樣兒，這點東西才幾個錢啊，居然打包，兩個大男人，真不知道羞！”　　闌度臉皮薄，本就不滿意甄英雄讓自己干這丟人的事情呢，一聽艾愛這話，知音啊，你咋沒早點說啊。　　太陽就像個火球，高高掛在空中，卻好象掌握好了距離與溫度一般，要把地面上的人用慢火烤熟，一走出浪濤海鮮城，甄英雄立刻感覺自己成了烤爐里掛着的鴨子，皮膚傳來的灼熱，讓人覺得有些要冒出油來的感覺。　　甄英雄把車鑰匙丟給闌度，要他去取車，自己則接過那些打包的食物，很鄙夷的看了艾愛一眼，道：“你這小丫頭懂個屁啊，浪費，那也算一種犯罪，我這樣純潔而善良的人會去犯罪嗎？你要知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海鮮是农民從地里種出來的嗎？”艾愛一句話就把甄英雄給噎了，是啊，海鮮也是人工種植的？　　球球的，少爺難得當回正直節儉的好榜樣，怎麼碰上這麼一較真的玩意兒啊？甄英雄鬥嘴輸給過艾愛幾次，這次可不能再吃虧了，腦筋一轉，突然板起面孔，橫眉氣道：“你不是說只要每個穿的起好鞋的人都能捐出一朵玫瑰花的錢，世界上就會有很多上不起學的孩子可以重新回到校園嗎？世界上有多少貧苦的孩子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你知道嗎？！”　　甄英雄認真起來的樣子帶着一種自然而然的氣勢，很有威懾，很有壓迫感，艾愛竟然被問愣了，愕然的搖了搖頭。　　“如果每個像我們一樣去吃昂貴海鮮的人可以降低一下飲食標準，把這些錢拿去捐給那些可憐的孩子，世界上還會有這麼多貧苦的人嗎？”甄英雄正氣凜然，不止艾愛，連前面走着的原野和白果也不禁停了下來，這黑社會流氓什麼時候轉性了啊？　　“我們花錢享受了，消遣了，滿足了，這並沒什麼，可如果我們滿足的同時還在鋪張的浪費，難道心理就不會覺得有些內疚嗎？不覺得慚愧嗎？不覺得羞恥嗎？我們浪費的東西，可能是一個貧苦孩子一年，甚至幾年的學費啊！”甄英雄指着艾愛的鼻子，吼道：“你，剛剛說的那是什麼話？不把肆意的浪費當回事，這樣的思想，你還配說自己是個有愛心的人嗎？不，應該說，你還配說自己是個人嗎！”　　正啊，這個人簡直太正了！白果都有點迷糊了，甄英雄這傢伙，到底是流氓不是啊？剛才這話說的，即便是警察局裡，也要有過半的人臉紅羞的慌啊。　　艾愛小嘴一撅，大眼睛里盈滿淚水，“哇”的一聲，嚇了大家一跳，她，居然哭了。　　“姐夫，你簡直是我的偶像，我太佩服你了，我錯了，我收回方才的話，下次吃海鮮我一定打包！”艾愛激動啊，崇拜啊，撲到甄英雄懷裡大喊大叫，引的不少人目瞪口呆，當然，這些客人也是剛從海鮮城裡出來的，甄英雄剛才的話連他們也一起罵了，他們當然會注意這裏了，畢竟，吃的起海鮮的人都是有點身份地位的主兒，誰吃完了會去聯想非洲災民或者是世界貧困兒童啊？為了自己的面子，能知道打包的人，恐怕等於零。　　你打不打包關我屁事啊？甄英雄還沒想好下一句話怎麼說呢，就見艾愛小臉一仰，掛着淚水，卻興奮道：“姐夫，咱們一起去做愛心事業吧，有你這樣的人做我們的愛心大使，貧苦兒童有救了！”　　愛心大使？開玩笑，我說說而已的！甄英雄差點沒當場露怯，他才沒那麼偉大呢，就是想遮羞自己打包的小氣鬼行為，這才故做偉大清廉的大放厥詞，卻不想這艾愛還真信，更沒想到她如此激動，還要拽着自己去做愛心事業。　　天啊……！黑幫義字會太子去做愛心大使，這要被同行們知道……甄英雄就不明白了，怎麼每回在艾愛面前做流氓，都這麼難啊？該信的她不信，不該信的你信什麼勁啊？！　　“咳，那個……我有些看法想說。”史懷南看到大家都用震驚而崇拜的目光望着‘偉大’的甄英雄，甚至不少人露出羞愧的表情，終於忍不住開口了，“好象，你打包的東西，是我買的單啊……”　　球球的，你個王八蛋故意和少爺過不去是不是啊？！有你這麼小氣的人嗎？強調這些沒用的幹嗎啊？甄英雄自信自己臉皮夠厚的了，可還是覺得一陣陣的發燙，腦袋上都要冒煙了，但流氓就是流氓，永遠不會有所謂的語言窘境，“就因為是你買單的，我才替你減少犯罪，減輕你的罪孽！你以為我愛吃剩飯啊！”　　艾愛翻着白眼正要找甄英雄算帳呢，就看甄英雄一指她鼻子，轉移話題，驚訝道：“哎呀，你哭的臉上都髒了！像只小花貓，醜死了！”　　女孩子最大的弱點就是愛漂亮，艾愛也不例外，自己的完美形象可不能毀了，趕快從包包中翻掏小鏡子。　　原野沒心情和這不要臉的臭流氓耍嘴皮子，和白果打了個眼神，押着史懷南向自己的車子走去。　　甄英雄見自己的小氣行為終於得到了掩蓋，這才鬆了口氣，看到艾愛為了自己的形象而忙的不可開交，又覺得好笑。　　終於翻到了鏡子，艾愛可能是太着急了，慌忙的打開小化妝盒，居然是拿倒了，鏡面對着的方向反了，可就是這一個小小的動作，讓甄英雄臉色大變，因為，在鏡子對着他眼睛的一瞬間，在小鏡子的正中，閃過了一個熟悉的，小小的閃光點，那是……一個帶着不詳殺氣的閃光！　　“趴下！！！”　　甄英雄突然一聲大喝，轉身將手裡打包的食物拽向了前面，然後迅速將艾愛按倒在地向側面的汽車翻滾過去，爬起之後，更是毫無停留的飛快的沖向了已經走出不近距離，卻被那些突然飛過來的打包食品嚇了一跳的原野等三人。　　原野與白果還沒有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聽得史懷南一聲沉悶的慘叫，聲音似乎卡在了喉嚨中，異常怪異，兩人側頭一看，險些嚇倒在地，史懷南的脖子上，竟多了一個血洞，鮮紅的血，如泉水一般，汩汩的冒了出來。　　白果的尖叫才起了個頭，原野的槍還沒來得及拔出來，就被飛奔而來的甄英雄撲倒在了地上，同時，他們方才站過的地方，崩濺起幾處耀眼的火花。　　是子彈，狙擊步槍的子彈！史懷南中槍，難道是殺人滅口不成？！躲在車后的甄英雄不及多想，大喊道：“艾愛，躲在車后，不要站起來！”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艾愛這話說的相當不客氣，但聲音中卻掩飾不了對槍擊的恐懼，天啊……！這是拍電影嗎？來真的啊！　　史懷南倒地的身體又飛濺起一朵血色的花，他，又中彈了，殺手的目標果然是他！方才因為甄英雄‘浪費食品’的行為對殺手產生了影響，史懷南沒有被一槍斃命，他還不能死啊！　　正當甄英雄想去移開史懷南的身體避開子彈時，一聲響亮的鳴笛之後，輪胎與地面那特有的摩擦聲讓甄英雄心裏一寬。　　果然，闌度用一個漂亮的甩身停車，將‘七星瓢蟲’擋在了史懷南的身體一側，槍擊，終於停止了，他的射擊角度被汽車隔斷了……

# 第018章 警匪VS殺手

　　原野根本不知道敵人在哪裡，握着槍，卻不知所措，而白果，早嚇傻了，天啊……，自己當警察才幾天，怎麼這就槍戰了呢？又不是拍電影，自己總要先熟悉熟悉工作再來這些有難度的案子才合理吧？　　“球球的，少爺和你丫拼了！”甄英雄突然一個前躍，出人意料的竄了出去，而且，是撲向了史懷南，幾乎是同一時間，子彈又飛了出來。　　地面上崩出了兩點火花，甄英雄並沒有被擊中，靠在自己的‘瓢蟲’一側，一手搖晃着喉嚨中槍，已經說不出話，即將被死神帶走的史懷南，一手捂住他喉嚨上的彈孔，吼道：“他是誰？到底是誰！”　　史懷南用力攥住甄英雄的衣角，想說，卻說不出來。　　也許人在不甘心死去的時候都會爆發一種掙扎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是生理的，更是心理的，然後，也可以體現為一種智慧……　　史懷南在和死神做着最後的掙扎，他知道，自己死定了，他也知道，自己所以會死，是因為自己沒出息，但他卻並不甘心這樣冤枉的死去，他知道是誰殺了自己，也只能是他殺了自己。　　史懷南將手伸向了甄英雄的口袋，嘴巴也在一張一合的示意着什麼，甄英雄又不是口型專家，哪裡明白他的意思啊？見他聲音沒發出來，喉嚨上的血卻從自己的指縫間流出，越涌越多，甄英雄的眉毛都快擰在了一起，急道：“你想說什麼？殺手？殺？手？手！”　　當甄英雄說到‘手’這個字的時候，明顯察覺到了已經無法做出表情的史懷南眼中閃過的一絲光彩，“是手機！”　　甄英雄終於明白了史懷南的意思，他的口型配合著他要夠自己口袋的動作，是要手機！　　似乎視覺已經因為失血而消失，史懷南是合著眼睛播下了一串號碼，拇指移動到最後的發射鍵上的同時，他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最終沒能按下去，甄英雄明白這串號碼的意思，他明白這個號碼代表什麼，史懷南，沒能再次聽到仇人的聲音啊……　　“原大隊長，不想對警察局無法交代，就幫我掩護！”甄英雄大喊道：“你衝出去，吸引殺手的注意！”　　“開玩笑！那不是讓我做槍靶子嗎？！”原野氣的恨不得自己開槍把那混蛋打死，敵暗我明，你讓我送死啊？！　　“喂，那位警察叔叔，你要發揮你的職業精神，你不想我們這樣的良好市民遭遇死亡的威脅吧？”艾愛果然不可愛！原野心裏直罵，我討厭你這死丫頭！　　白果也覺得臉上有點掛不住，不是因為別的，這停車場就在飯店門外，有不少客人因為方才的槍擊而躲趴在車子下面，大家都是有些身份的人，這個倒霉姿勢多不雅觀啊？聽艾愛剛才那麼一喊才知道，敢情這就有警察啊，再一聽由警察去引開殺手，都覺得這辦法不錯，警察嗎，就要有這樣隨時為人民犧牲自己的覺悟，於是都開始叫嚷了。　　群眾的呼籲代表什麼？如果自己兩人沒做出什麼行動的話，那明天的輿論就是針對整個朗朗市警察局啊，白果可不想做這個千古罪人。　　原野兩腿都打軟了，往常手下一堆，這任務交給誰不成啊？如今身邊只有一個白果，別說白果身份特殊，就算沒有那特殊的身份，自己也不能讓她有危險啊，可要自己出去吸引子彈，這個，即便可以感動這美女，但自己要是為此殉職，她再感動，她哭着嚷着要以身相許，又有個屁用啊？　　原野心理鬥爭的同時，甄英雄和闌度已經商量好了一切行動計劃。　　“槍手是一生瓜，否則也不會將瞄準鏡暴露出來被我察覺，更不會因為我的察覺而緊張，導致沒有一槍致死史懷南，從他瞄準的部位應該是頭部推斷，所處位置在六百米之內，根據地上的彈痕和剛才我在鏡子中看到的閃光，方向差不多是東南四十五度，也就是那車子左側對着的电子商城的樓頂！”　　甄英雄理智的分析之後，道：“一個生瓜殺手，我能對付，闌度，你先引開他們注意，然後留在這裏保護大家，OK？”　　“Noproblem。”闌度從車裡鑽了出來，道：“殺手視線被車子隔斷，還不能確定史懷南是否已經死了，因此留在那裡的可能性與過來這裏徹底滅口的可能性應該是相同的，朋友，你自己小心！”　　“球球的，少爺還沒結婚，死不了的！”甄英雄此時此刻也沒忘了插科打諢，對白果喊道：“喂，白警官，上次從我姐那裡買的那瓶藥效果還好嗎？”　　“從你姐姐店裡買的？！什麼葯？！”白果還沒反應過來呢，原野倒激動了，甄三國店裡賣的有正經貨嗎？　　白果這個羞啊，你個死流氓，都這時候還不忘羞辱我，咱們這仇算是結深了！　　甄英雄這話本就是說給原野聽的，見他這個反應，立時樂了，“那葯不錯，原來白警官沒打算和你一起試試效果啊？不過不要緊，白警官，作為售後服務，我很樂意為你效勞，今晚我去你家找你，你可要等我，哦，對了，我到你家之前千萬別吃那葯，不然葯勁一上來，渾身燥熱難耐，你自己是解決不了的，呵呵。”　　淫葯！一定是淫葯！原野氣的胸腔都要爆裂了，好你個甄英雄啊，連老子喜歡的女人你也敢調戲啊！　　憤怒讓人喪失理智，原野也一樣，他現在最想做的就是去掐死甄英雄，卻忘了，殺手一直在注視着這裏的一舉一動。　　原野一跳出來就後悔了，自己怎麼又上了甄英雄的當啊！　　看到原野為了躲子彈又要趴回去，甄英雄笑道：“原隊長，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啊，好不容易跳出來，別被群眾指責你是一老烏龜才好，哈哈。”　　這話帶刺啊，原野氣的鼻子都冒煙了，甄英雄什麼意思？這老烏龜又指的哪個方面啊？是說自己當著群眾沒膽子，還是說……那小子真的對白果意圖不軌！！！　　想到這裏，原野為了胸中一口悶氣，也不能在白果面前丟了面子啊，於是充分發揮了自己身為一個出色刑警的矯捷身手，躥啊，翻啊，跳啊，滾啊……　　甄英雄與闌度打了個手勢，闌度笑着點了點頭，也躥了出去，接着，一直追着原野的子彈開始向闌度襲來，倒把原野給晾了，好不容易當回英雄，人家殺手還不給面子了，居然不搭理自己，靠，你這是小瞧人啊你！　　目標已經被吸引，甄英雄一個躍身，從車頂上翻了過去，飛快的向著殺手所在的电子商城大樓奔去，可就在這時，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襲擊原野的子彈早就停止了，闌度在靈巧躲避子彈的同時，甄英雄居然糟到了槍擊！　　艾愛看到在空曠馬路正中的甄英雄肩膀中彈時飛濺起的血花，忍不住一聲尖叫，身為警察的原野僅僅一怔，便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　　“殺手不止一人，大家小心！”　　看來甄英雄並無大礙，聽到他的大喝，闌度鬆了口氣，但心也綳的更緊了。　　甄英雄的肩膀只是擦傷，一個翻滾之後，他仍然不要命的向电子商城衝去，還好因為他方才為了躲避子彈而引起了幾輛汽車的緊急剎車或避險繞行的混亂，這樣一來，剛好為自己做了掩護。　　殺手應該有兩個人，而且，從射擊的質量來看，一個是生瓜蛋，一個是專業高手！　　剛剛負責射擊史懷南的人，應該就是那個生瓜，而故意不射擊原野，等到自己衝到最空曠，最暴露的地方才開槍的那個人，很明顯是個職業級別的高手！甄英雄不明白，從殺手一早埋伏在這裏來看，他們早就決定殺史懷南滅口了，可這是為什麼？史懷南不過是奉命雇傭了殺手來義字會的地盤鬧了一場並沒帶來什麼惡果的犯罪，對黑社會而言，這算不得什麼啊，為什麼殺手就一定要滅口呢？難道，僅僅是為了掩飾自己真正的身份？

# 第019章 流氓也英雄

　　电子商城大樓的樓頂，一表情冷漠的青年男人正不緊不慢的裝填子彈，瞄準，射擊，動作熟練而流暢，簡直不像是在取人性命，而是在玩着遊戲一般，非但沒有任何的緊張，還輕鬆而沉緩的對左邊不遠處，同樣趴在護牆向下面射擊的金髮女郎說道：“愛利絲，剛才的狙擊失敗，是因為你出現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那金髮女郎年紀不大，頭髮用一條紅色的絲帶束了起來，在一身黑色緊身衣的約束下，完美的身材讓人眼暈，豐滿的乳房幾乎讓那上衣的拉鏈出現質量問題，那條緊緊裹在身上的黑色長褲將她的美腿襯托的更加修長，讓她的臀部看起來更渾圓，更結實。　　儘管穿着火辣，但這金髮美女的長相卻異常清純，約二十一二的樣子，除了那金黃色的眉毛與淡藍色的眼珠帶着濃厚的異國特徵，她的五官更像具備東方人的特點，玲瓏細緻，尤其是那對眼睛中，那種說不出的憂鬱與憐憫，讓她顯出一種不一樣的魅力，她在開槍，她是殺手，但這雙眼睛，卻是神聖的。　　“我知道，我犯了很低級的錯誤，我精神太緊張，不該將步槍伸出樓頂……”　　儘管這女人的聲音很好聽，但那冷漠男人卻並不打算享受這如銀鈴一般悅耳的仙籟，冷冷的打斷道：“一個真正的殺手不應該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擾，殺手的眼中，只應該存在一個目標，然後，瞄準，開槍，僅此而已，你卻因為甄英雄的突然察覺而產生緊張，導致了暗殺的失敗，對此，你應認真檢討。”　　“是，老師。”名叫愛利絲的金髮美女居然稱呼冷漠的青年為老師！難道現在的殺手也實行教學制了？　　冷漠青年顯然也很頭疼甄英雄的靈活，再次扣動扳機之後，終於皺了皺眉頭，道：“愛利絲，不要單一的瞄準闌度射擊，史懷南要害中彈，依照血流速度，這時候應該已經死亡，甄英雄現已察覺到了我們的所在，這就表示，我們今天沒有機會將他殺死了，現在需要做的，是掩飾我們真正的目的，不要將子彈都浪費在甄英雄和闌度身上，下面不是還有很多標靶嗎……”　　“可是，老師，那些都是無辜的人啊……”　　冷漠男人已經停止了射擊，轉過頭來，對愛利絲嚴肅道：“愛利絲，我有對你說過，殺手的心裏，不該存在那多餘的感情，這其中，就包括殺手最忌諱的‘同情心’，一切無謂的東西，都要割捨，殺手，要做的就是開槍，殺人，希望你不會讓我失望。”　　愛利絲望着老師那雙沒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眼睛，沒有任何反抗的膽量，只得再次托好了槍，瞄準了地面上無辜的人，但是，她的手，在抖，是顫抖，不忍而無奈的顫抖。　　一聲慘叫，剛要衝進电子商城大樓，已經擺脫了殺手射擊角度的甄英雄回頭一看，竟是有行人中槍倒地，殺手，居然在無規律，無目標的肆意射擊！　　剛想再沖，又是一人倒地，而對面的原野與白果，已經向著傷者衝去，不知道殺手所在的他們，只是在暴露自己而已，下一个中槍的，很可能就是這兩個人啊。　　“球球的！”甄英雄一咬牙，終於無法硬起心腸沖入大樓，轉身向倒地的傷者跑去。　　“老……老師，甄英雄又衝出來了。”愛利絲有些懦懦的提醒正在拆卸步槍，已經放棄狙擊的老師。　　那冷漠男人卻只是‘恩’了一聲，道：“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意料之中？愛利絲不了解老師為什麼這樣講，見他不再說話，只得繼續瞄準，但這次，卻沒來得及開槍，便發出一聲輕呼，冷漠男人聽到樓下的那聲槍響，嘴角微微勾了起來，這，是一個冷酷的笑，“愛利絲小姐，任務已經結束，趁警察沒有到來之前，我們離開吧。”　　愛利絲擦了擦眼角被碎石蹭破的一點血痕，本是懦弱的表情中居然出現了一絲憤怒，那雙充滿憐憫的眼睛中也閃過一絲可怕的光芒，聽到冷漠男人宣布任務完成，她吐了口氣，伸手將那束着頭髮的紅色絲帶扯了下來，金髮披肩散開，那自然的微微波浪般的捲曲充滿了彈性，俊美的俏麗容顏被發絲遮掩了兩頰，只是這樣一個小小的髮型變化，她竟如同換了個人一般，充滿了高貴典雅，這冷艷的美感，神聖而不可侵犯。　　將步槍隨手拋給了冷漠男人，愛利絲淡淡說道：“我們走。”　　完全讓人無法理解的關係，此時，愛利絲表現出的，是一種完全不同於方才的氣質，對冷漠男人的尊敬與敬畏，在此刻消失的無影無蹤，這男人，更像是一個下人，一個不配與自己交流的下人。　　同樣，冷漠男人也突然與剛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態度大轉變，替愛利絲將步槍拆卸並裝入箱子之後，卑謙的躬身道：“是的，愛利絲小姐，請隨我來。”　　……　　原野從地上爬起來，看了看距離自己只有不到半米才剎住的汽車，也不理司機的叫囂與白果驚慌的表情了，立刻撲向了正站在馬路正中對着天空放槍的甄英雄，“你個王八蛋，還不給我住手！”　　槍是甄英雄搶來的，就是從同樣衝過來保護傷者的原野手中搶來的，儘管不知這辦法是否奏效，但想要其他無辜的人不被射擊，這恐怕是唯一的手段了，將殺手的目光完全的吸引，堅持到警察到來為止。　　見殺手停止了射擊，甄英雄知道，殺手，是準備撤退了，於是也就把槍還給了原野。　　“你到底在搞什麼？！”原野差點被這流氓害死，吼叫道：“搶警察的槍，你不怕我抓了你啊？！”　　“別這麼說，球球的，這不是非常時期，非常事件嘛。”甄英雄笑道：“你看，我隨便開了幾槍，殺手居然不射擊了，你要是聰明的話，早該這麼做才對。”　　“你准看到殺手在哪裡了嗎？”原野這氣啊，今天真是倒霉，誤打誤撞破了兩個大案子，卻不想才高興了不到多一會兒，犯人居然就被槍殺了，他能不生氣嗎？　　“估計這會兒，殺手已經走了。”甄英雄直到此刻面色才沉重下來，道：“我想，他們是故意射擊讓我們沒時間急救史懷南的，這時走，恐怕就是確定史懷南已經死了的緣故吧。”　　“甄英雄，不管怎麼樣，你明天都要給我到局裡做份筆錄！”原野知道這件事情與義字會脫不了干係，但自己並沒有證據抓甄英雄，而且種種情況表明，甄英雄也是個受害者，所以，原野說道：“馬上警察就會包圍這棟大樓，你先回去吧，處理一下傷口，明天一早到警察局來就可以了。”　　看的出來，原野也是心情沉重，不然哪會有這麼好說話的時候啊。　　甄英雄也不想留在這裏，對白果笑了笑，道：“白警官，晚上洗過澡，躺在床上等我哦……，我們一起來嘿咻嘿咻……”　　白果本見他中槍，想要關心兩句呢，畢竟他今天的表現有些出乎自己對一個流氓的定義，雖然他剛才是在胡亂的放槍，但用意卻不難理解，可以為無辜的人着想，用自己的生命做誘引，恐怕就是警察也沒幾個人能做的到吧？　　可惜，這種感動還沒出現在臉上呢，就突然聽這死流氓故態又發，還配合著挺送着腰，立刻就要喪失理智的發飆，流氓就是流氓，他沒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僅僅是個愚蠢的亡命徒！想要開口罵人的時候，甄英雄早跑了。　　……　　艾愛這丫頭堅持要與甄英雄一起去醫院，但甄英雄也堅持要送她回家，這倆天生犯相的傢伙正站在停車場上爭吵不休的時候，幾聲嬌喊傳來，“大姐大，你怎麼說也不說一聲就一個人出來了啊，害的我們以為你沒帶錢……不是，害的我們以為你出什麼事情了呢！剛才怎麼了？外面很熱鬧啊。”　　虛偽的丫頭！分明是怕我不結帳把你們給撂這，艾愛小眉頭皺了皺，卻還是挺興奮的，回身喊道：“姐妹們，快來，給你們介紹一個英雄，我姐夫！”　　四小魔女看着不停趕來的警車還有急救車，聽着混在一起的亂糟糟的鳴笛，均是不解，奈何停車場和馬路對面集中的人群太堵了，根本看不到發生了什麼，要不說女人的好奇心強呢，四小魔女才衝到艾愛身邊，就唧唧喳喳的問上了。　　“大姐大，剛才發生了什麼啊？又是警車，又是急救車的。”　　“是啊是啊，我方才似乎聽到有人喊‘殺人’了呢，難不成是黑社會打架？”　　“不對不對，小蟬，你聽錯了，不是‘殺人’，而是‘殺手’！”　　“小環說的對，不但喊的是‘殺手’，我還聽到槍響了呢，是不是啊？大姐大？”　　四小魔女說話未免貧了點，但艾愛卻不覺得她們煩人，小尾巴又翹起來了，“施施說的太對了，剛才確實有變態殺人狂在肆意放槍殺人，我還親眼見到了呢，不過，你們聽到的槍響卻不是那變態開的……”　　“那是誰開的？！”四小魔女幾乎同時出口。　　艾愛伸出一根食指，眯着眼睛不停搖頭，嘖嘖道：“剛才不是說了嗎？我要給你們介紹一個大英雄，剛才就是他搶了警察的槍，與殺手面對面的對射，把殺手嚇跑的，這個人就是，我姐夫！耶！”　　艾愛傻瓜似的跳着轉身，雙腿一弓，雙臂一伸，做了一個隆重介紹的POSS，炫耀似的對四小魔女喊道：“噹噹啷噹……，這就是我姐夫，大大的真英雄哦……！”　　四小魔女愣愣的望着艾愛的身後，然後互相望了一眼，以確認自己的眼睛並沒出現質量問題，這才由她們的大姐，那個叫做施施的可愛女孩表達了一下對艾愛的關心，道：“大……大姐大，你確定方才沒被嚇到嗎？”　　艾愛一怔，微微皺着小眉頭，憨憨道：“是有一些害怕啦，但我姐夫很厲害的，我倒覺得刺激更多一些。”　　“那，你會不會真的被刺激了啊？”四小魔女同時一指艾愛的身後，道：“哪裡有你說的姐夫啊？”　　艾愛轉頭一望，差點沒氣死過去，甄英雄那傢伙是什麼時候溜掉的啊？！　　死流氓，我艾愛怎麼也是個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小美女吧？你居然就這麼膩味我啊？！不吭不響的就開溜，當我大傻瓜嗎？想跑？門兒都沒有，本小美女就跟你鉚上了！艾愛氣啊，將自己那硬化的傻瓜POSS收了回來，怒氣沖沖的對四小魔女喊道：“走，都跟我去醫院！”　　四小魔女一聽，臉上表情這個豐富啊，皺眉頭的，關心的，驚訝的，惶恐的……　　“大姐大要去醫院檢查嗎？你……果然被嚇的精神失常了啊……”　　艾愛腳底一個不穩，險些一頭栽倒……

# 第020章 問了也白問

　　“英雄，你真的認為他們可以從警察的包圍中逃出那棟大樓嗎？”闌度將‘瓢蟲’停在距離人群遠遠的路邊，一瞬不瞬的盯着圍觀的人群。　　甄英雄正在查看自己肩膀上的傷口，聞言呵呵一笑，道：“朋友，這話應該問你自己，我怎麼會知道？”　　這叫什麼回答啊？闌度氣道：“干！你不知道？那你讓我把車停這裏做什麼？”　　“球球的，你不會是安穩日子過多了吧？”甄英雄一邊穿起體恤，一邊說道：“我是一半吊子殺手，你可是專業的，闌度，如果在樓頂狙擊的是你，你會被警察抓到嗎？”　　“廢話，當然不會！”闌度話一出口，突然恍悟，搖了搖頭，笑道：“怪不得啊，怪不得那殺手最後的射擊完全沒有規律呢，原來是為了給自己逃跑製造機會啊。”　　“恩。”甄英雄點了點頭，道：“那時警察還沒有趕到，樓下又發生了混亂，我想，那個時候，殺手就已經混在人群里逃跑了，你想想看，當我完全暴露自己，朝电子大樓樓頂開槍的時候，殺手居然沒有射擊我，估計就是已經撤退了。”　　闌度非常認同甄英雄的話，本想問他為什麼還要留在這裏的時候，突然發現，甄英雄正對着自己的手機發獃。　　“你想撥通這個電話？”　　“想。”甄英雄撓了撓頭，苦哈哈的笑着道：“我想知道對方到底與義字會有什麼過節，又為什麼一定要殺了史懷南，但我也知道，問了也白問，對方不會說的。”　　闌度想了想，道：“還是問問吧，安全起見，我們去市區找個公用電話亭，這麼沒頭沒腦的悶着，我都難受了。”　　滿頭霧水，一切毫無頭緒，雖然問了也是白問，但這個電話號碼，怎麼說也是史懷南留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個訊息了，就當是成全了他吧，甄英雄想到這裏，便點了點頭。　　……　　冷漠男人駕駛着一輛幾乎可以稱的上是怪物的天價汽車――黑色的勞斯萊斯幻影LWB，慢慢行駛在朗朗市寬闊的公路上，沒有逃亡式的速度，這麼一輛寶貝，居然行駛的好象拖拉機一般的緩慢，足以見得，這個殺手，很自信。　　那金髮女孩愛利絲坐在後面的座位上，輕輕搖動着手中的高腳玻璃杯，看着裏面加了冰塊的橙汁晃出不平穩的微波與聲響，輕輕的，卻異常冷漠的問道：“羅比，我想知道，義字會與我們有什麼恩怨，我們為什麼要殺了甄英雄……”　　這個起了外國人名字的東方人沒有回答，卻說道：“愛利絲小姐，現在，是教學時間了。”　　愛利絲聞言，光是變臉就已經很讓人詫異了，居然連飲料杯也放在了一旁，端端正正的坐好，極為淑女，更是無比敬畏的說道：“請老師教導。”　　完全是兩個變態啊！這身份變更的又無常又莫名其妙嘛！　　羅比取出一棵粗粗的雪茄，點燃，吐了一口濃濃的白色煙霧，擺足了高姿態，這才說道：“首先，我想告訴你，家族有家族的規定，有些該問，有些不能問，即便是愛利絲你，也不例外，其次，作為一個殺人者，你只需要知道自己的目標是誰，用什麼樣的手段去殺死他，其他的，不需要問，也沒必要問，請牢牢記住這一點。”　　愛利絲謙遜的點了點頭，“是，老師，我不再問了。”　　羅比笑了笑，似乎很滿意愛利絲的態度，但這笑怎麼聽怎麼和冷笑一個味道，將才抽了兩口的雪茄掐滅，道：“愛利絲，你很有天賦，無論哪一方面，你都是個天才，這對家族而言，是財富，但你的膽子太小，無謂的愛心太多，所以我才會成為你的老師，教導你殺人，教導你成為一個殺手，教導你變的堅強，而這段時間，你的表現都沒有讓我失望。”　　愛利絲把頭低了下來，似乎她對羅比這樣的表揚並不感到開心。　　“利用史懷南的困境和性格，設計他對甄英雄下手，這個局，你布置的很好，儘管是因為你自己膽小在迴避殺人，但能夠想出這個計劃，還是可以從另一方面看出你能夠成為一個殺手的天賦。”羅比面色一陰，道：“甄英雄可以逃過這次，是他命大，不過，這樣的好運，不會再有下一次了，愛利絲，你要明白，殺手，只有殺與被殺，你與甄英雄都不是一個合格的殺手，你們都存在一個巨大的弱點，那就是心軟，就像剛剛，你的射擊總是在迴避目標的要害，而甄英雄則不惜暴露自己，也要吸引子彈，這是同樣愚蠢的，如果有一天你們相遇，究竟誰能活下來？沒有遺忘那無謂感情的人，最終會倒在血泊之中，這，就是殺手的生存法則。”　　愛利絲沉默着，沒有回答。　　羅比冷冷道：“愛利絲，優秀的家族需要優秀的人才，你是不會輸給一個黑社會太子的，對嗎？”　　這句話說的很霸道，聽這語氣，似乎根本不允許愛利絲搖頭。　　見愛利絲點頭了，羅比又是陰陰一笑，道：“好了，教學時間結束，愛利絲小姐，上課辛苦了。”　　又開始換臉了，愛利絲小臉冷漠，向後一靠，皺眉道：“請把窗子打開，我很不喜歡雪茄的味道。”報復的真快啊……　　“是，愛利絲小姐，我感到萬分的抱歉。”羅比絲毫不覺得身份變化的反差太大了，還很適應這種變態的身份轉變，可他才把窗子放落，就聽到了手機的震動。　　微微一怔，陰寒的面孔上閃過一絲殺機，他，還是接通了電話。　　……　　時代廣場的一個公用電話亭，甄英雄對照着手機上那個史懷南最後留下來的電話號碼，撥通了出去。　　“嘟……嘟……”　　另甄英雄感到驚喜又緊張的事情發生了，對方，居然接了。　　“我很詫異……”　　甄英雄還沒有說話，正在向闌度示意電話通了時候，對方竟然主動說話了。　　“史懷南那種人也可以在臨死前留下一絲的線索給你，這是我，作為一個殺手的失誤，不過，這個失誤僅僅到此結束了，甄英雄，我們會有再見的一天……嘟……”　　甄英雄與闌度恨啊，那說話的王八蛋簡直是太狂了，一句話也不容得自己問，居然就這樣掛了，什麼東西啊？！　　“球球的，少爺怎麼也是個有身份的人，這大閉門羹吃的，真窩囊！”甄英雄氣的差點把電話亭給砸了，重重的把電話掛回去，罵道：“這不等於什麼都沒查出來嗎？”　　闌度撥了撥金黃色的頭髮，嘆了口氣，道：“只能祈禱了，希望可以從這個手機號碼查出點什麼線索來。”　　……　　順利的通過了朗朗市緊急戒嚴后的最後一個檢查站，羅比將車子停靠在了無人的路邊，然後走下了車。　　從口袋中摸出那張剛剛取下來的電話卡，羅比微微一笑，將之用手指彈出，小小的卡片在空中翻騰着劃出一條拋物線，在最高點開始下落的時候，伴隨着一聲低沉的聲響，那小小的卡片突然如爆炸一般，碎掉了。　　羅比很講究的用白色的手帕擦了擦黑亮的手槍，這才輕輕的，溫柔的將手槍收入懷中，彷彿那是一件貼心的寶貝一般。　　愛利絲將黑色的玻璃放了下來，依然是那副冷艷孤傲的表情，依然是那冷淡沒有感情的語調，“發生了什麼？”　　“不，沒有什麼。”羅比回過身來，紳士一般的躬身，道：“愛利絲小姐，回家的時間到了。”　　愛利絲微微一怔，表情中有了一絲波動，“不殺甄英雄了？”　　“是的。”羅比坐回了車上，望着后視鏡中的隱隱有些竊喜的愛利絲，他淡淡說道：“最少，現在是的……”

# 第021章 思春的男女

　　日上三桿，雖然晴朗，天空卻飄動着不少的雲，太陽時不時的就會穿梭在雲層之中，似乎心情不爽，搞的地面亮一陣暗一陣的。　　“咳，那個……X小姐，你今天有時間嗎？昨天真的很抱歉，我今天特意在一家法國餐廳訂了位子，想……什麼？一會兒要去上班，沒空？！喂，X小姐，我說的是晚上一起吃……喂，喂？喂！”　　甄英雄激動的險些從床上掉下來，球球的，這X小姐也太不給面子了吧？不就是昨天沒能赴約嗎，怎麼還生氣了似的，居然一句‘沒空’就把電話給掛了，少爺這两天是怎麼了，咋盡吃閉門羹啊？枉費昨晚研究了一夜所謂的浪漫手冊，看了半宿的愛情肥皂劇，鑽研出了一套正常人的約會套路，居然就這樣廢了。　　正鬱悶着呢，電話又響了，甄英雄以為是X小姐改變主意了呢，看也沒看，迅速的接通了，“喂，怎麼樣？你是不是同意了？那我們晚上七點鐘在‘巴黎情緣’西餐廳見面吧，吃過晚飯再去看午夜場的電影，你看如何？”　　“真的嗎？太好了，這算是約會嗎？我好高興，耶！”　　話筒那面傳來的聲音煞是好聽，儘管也很溫柔，但絕對不是X小姐，首先，X小姐非常端莊，即便真的高興，也不可能如此激動的外泄情緒，再者，這個聲音，甄英雄簡直太熟悉了，熟悉到……另人髮指。　　“姐……姐姐？！怎麼是你啊？！”甄英雄臉色這叫一個難看，早知道是她，絕對不會接這個電話的，這個只有老爹，闌度與X小姐才知道的‘隱私式’電話號碼居然也被她臨走前竊去了，真是一可怕的女人啊。　　甄三國一聽甄英雄這口氣，頓時生氣了，“怎麼，我讓你很失望嗎？剛才你不是要請我去吃浪漫晚餐，去看午夜場，難道……英雄，你真的有女朋友了？！”　　球球的，我有女朋友你激動個什麼勁啊？甄英雄心裏的不滿卻不敢說出來，忙道：“沒有，我要是有女朋友怎麼會不告訴姐姐你呢？呵呵……”　　“最好是沒有，不然我一定要你好看，人家都說，男人要是有了女人，連媽媽都會丟在一旁的，就更不要說我這姐姐了，英雄，沒有哪個女人可以把你從姐姐身邊搶走的，嘻嘻。”　　球球的，這他媽是誰說的啊？甄英雄氣啊，哪個王八蛋和變態姐姐說了這麼一句話啊？！　　“姐，你有事嗎？”甄英雄心情有點低落，X小姐太冷漠了，這讓從未真正談過戀愛的甄英雄有一種承受不住的頹廢感覺，畢竟，往常自己勾勾手指就有女人獻身，現在自己獻身，人家都不鳥你，這很嚴重的傷害了一個自信男人的自尊啊。　　“沒事就不能找你啊？英雄，姐姐讓你這麼討厭嗎？”甄三國這哭鼻子的工夫修鍊的太厲害了，說來就來，甄英雄一聽這可憐兮兮的聲音，明明知道她裝，也有些不忍，畢竟，三國表面給人的感覺太文弱，太可愛了，自己就像是欺負了小孩子一般。　　“哪有啊。”甄英雄笑的像個苦瓜，違心道：“我想你還來不及呢，怎麼會討厭你呢？要不是你在外地沒回來，我真想現在就見你呢，誰讓我有你這麼可愛一姐姐呢？”　　違心啊，甄英雄自認為自己純潔的形象都毀了，自己那變態姐姐，一見面就挑逗自己，能看不能吃，那還不如不看呢！　　“真的啊？！”甄三國還當真了，忙道：“本來我還想向你問罪呢，明明讓你幫人家看店，結果你跑了，不過看在你這麼想念姐姐的份上，我就原諒你了。”　　球球的，這樣也行？甄英雄剛想樂一個，可惜嘴角還沒翹起來呢，就聽甄三國興沖沖的說道：“你想現在就見姐姐有些困難，但我已經訂了機票，晚上就能回到朗朗市了，英雄，晚上姐姐去你家找你吧，免得你想姐姐想出病來，男人得了相思病可了不得啊，對了，我還帶回了那批被海關扣下的新貨呢，其中有幾件衣服特別漂亮，姐姐回去后穿給你看，嘻嘻，好了，不說了，我還要去提貨，真期待啊，晚上見，英雄……。”　　聽着手機里傳來的忙音，甄英雄張的圓圓的嘴巴已經合不上了，蒼天啊……，大地啊……，我的佛我的仙我的上帝啊……，剛才是誰閑的蛋疼附在我身上了啊？沒事我說想她做什麼啊？這回可慘了，要是她晚上來家裡挑逗自己，自己不得做禽獸啊？　　甄英雄這個恨啊，今天的倒霉事也太多了，不，應該說，從昨天開始，從遇到那個瘟神加禍事簍子的艾愛開始，自己身上的晦氣就沒消失過！　　越想越氣，甄英雄剛想把手機摔出去撒撒氣，那東西又響了。　　人要是吃了火藥那得是什麼勁頭兒啊？看看甄英雄就知道了，抄起電話就吼啊，“球球的！又是哪個生兒子沒屁眼兒的種？！”　　電話那頭似乎驚詫於甄少爺的火氣，沉默了一會兒，才小心翼翼的說道：“英雄，是我，你爹……”　　甄英雄：“……”　　……　　艾愛望着一直死盯着電話的X小姐，好奇的問道：“姐，怎麼了？你好象很生氣的樣子啊。”　　矇著頭臉的X小姐轉過椅子，指着自己的臉，對好象沒長骨頭一般趴在床上的艾愛說道：“我捂的這麼嚴實，你怎麼看出我生氣了啊？”　　“聽你剛才和姐夫講話啊，還有還有，你從掛斷電話之後就一直盯着那破手機，難道你不是在等着姐夫把電話打回來嗎？”艾愛翻了個身，側躺着，一手支着腦袋，然後用另一隻纖纖玉手，沒形象的把寬鬆的粉紅色睡衣向上一撩，在光潔雪白又平坦嬌嫩的小肚子上撓了撓，道：“姐啊，你要是想和姐夫去吃飯，直接應了不就好了，何必這樣呢？”　　“你小孩子家家的，懂什麼啊。”X小姐伸出食指，說教一般，道：“媽媽說，男人，是不能寵着的，我剛剛問他昨天去做什麼了，你猜他怎麼回答的？”　　艾愛撓過了痒痒，又開始無聊的扣弄自己淺淺的小肚臍眼，“我怎麼知道，反正他不會說自己昨天去和人家打架，更不可能說遇到了槍戰。”　　X小姐一怔，訝異道：“你怎麼知道的？”　　“拜託，老姐，到底我是小孩子家家，還是你沒有長大呢啊？”艾愛坐了起來，總算是把那誘人的小肚子藏回了衣服中，道：“他是黑社會耶，好不容易找到你這樣一個能夠接受他的女人，他當然不能把這些危險的事情告訴你了，不過姐姐，你是沒看到姐夫昨天的英勇啊，居然為了掩護受傷的人，冒着子彈往前沖，還搶了警察的手槍，和殺手對着干，真是要人老命了，簡直帥死了！”　　艾愛兩眼直冒光，崇拜，羡慕，那光芒還有些旁若無人的感覺，似乎甄英雄那牛氣十足的樣子又出現在了眼前一般……　　“少做夢了你，死丫頭。”X小姐沒好氣的罵了艾愛一句，這才嘆了口氣，道：“爸爸還在為昨天的那個事件撓頭皮呢，如果讓他知道我和甄英雄的關係，恐怕……”　　“切！”艾愛側身一倒，又躺下了，這次卻把小手背到了身後，滑到了褲子里，完全喪失了一個清純女孩子形象的抓撓起了小屁屁，那雪白的小屁股溝溝都露出來了，這丫頭居然連內褲都沒穿！　　這沒形象的艾愛對姐姐的話非常不屑，眼一翻，道：“姐夫是黑社會太子，但他卻不是壞人，爸爸也管不着，再說，我們不是有媽媽撐腰呢嗎？”　　X小姐一聽，似乎覺得有道理，便不再言語，繼續盯着自己的手機。　　“別努力了，你就是使用念力，它也不會自己響的。”艾愛翻了個身，不但用後腦勺對着X小姐，竟然將這不雅的撓屁屁動作也直接對着她，道：“早知如此，何必剛才那麼高姿態的掛人家電話啊，現在又坐在這裏思春，姐，你思想沒長大，身體似乎長大了，居然知道想男人了……”　　“死丫頭，你說什麼呢？！”X小姐惱羞成怒，直接從椅子上撲了過來，壓倒在艾愛身上，“我看你才是想男人了呢，想的屁股都癢了！”　　“我是屁股癢，怎麼樣啊？”艾愛一邊和姐姐打鬧，一邊不知羞恥的打趣道：“我是想姐夫想的，好想讓姐夫摸我的小屁屁哦……，姐，你嫉妒啊？”　　這小妮子簡直太……X小姐還真說不過這小魔女，這死丫頭平日里裝的可愛又清純，惟獨對着自己時，真要耍起無賴來，簡直是不要臉啊……

# 第022章 流氓換層皮

　　起床起晚了，所以從警察局裡走出來的時候，中午飯時間都過了，甄英雄倒沒覺得肚子餓，倒是心情很惡，惡劣啊，雖然原野沒有難為他，可筆錄做完了，兩個天生的冤家卻有同一個感慨，殺手到底是誰啊？到底有什麼目的，他們又是怎樣的背景啊？　　完全沒有頭緒，甄英雄就這樣離開了警察局，不過挺可惜的，沒有見到白果，如果見到她的話，也許調侃她兩句，戲弄戲弄她，自己的心情會稍稍好些呢。　　其實讓甄英雄心情鬱悶的根本不是什麼殺手，一淌黑道渾水的，多一個仇家少一個仇家根本沒什麼太大的區別，他鬱悶，是因為X小姐不理他，而他那變態姐姐甄三國又太喜歡理他的緣故，只是這氣跟她們沒法撒，於是殺手就倒霉了，當成了他心情鬱悶的理由及咒罵對象。　　甄英雄嘆了口氣，鑽進了自己的‘瓢蟲’，對闌度說道：“走吧，去‘漢宮’……”　　……　　市局刑事鑒定科的警員根據殘留在停車場及公路地面上的彈痕，已經確定了殺手狙擊的地點，电子商城的大樓頂，此刻，這裏的氣氛異常緊張。　　白果正在看着鑒定人員到處尋找殺手留下的蛛絲馬跡，卻始終找不到任何的線索，眼看着中午都過去了，她心急啊，一早被派來接這任務的時候，白果可是很不樂意的，她更願意留在警察局裡等這甄英雄來做筆錄，配合調查。　　想到自己失去了一個為難那死流氓的機會，白果那兩排小白牙不停的摩擦，對原野的工作分配意見大了，她卻不知道，原野就是怕她和甄英雄見面才這樣安排的。　　甄英雄那傢伙嘴上缺德，每次和白果鬥嘴都在吃豆腐，佔便宜，而每每這個時候，原野都有一種被戴了綠帽子的感覺，儘管，白果並不是他什麼人。　　眼看着沒時間回去刁難甄英雄了，白果覺得自己一點動力都沒了，枉費自己昨晚因為過分期待都失眠了，真是便宜那流氓了。　　就在這時，一個鑒定人員突然‘咦’了一聲，白果以為發現了什麼證據，立刻走了過去。　　那鑒定人員有五十多歲的樣子，看起來很有資歷，只見他用戴着白手套的手不停的撫摸着護牆上那邊沿地方一處小小的缺口，然後將頭探出了樓頂，仔細掃視着護牆外面的牆面，‘嘖嘖’兩聲，又縮了回來。　　白果好奇了，這老前輩是做什麼呢啊？人家四處找指紋，找頭髮絲，他到好，用手摸護牆也就算了，居然對建築物感起了興趣。　　“奇怪了，這個地方似乎是個新缺口啊。”老鑒定人員皺着眉頭，自言自語道：“可這是被什麼東西造成的呢？子彈嗎？但太巧合了啊……”　　子彈？！白果聞言，身子猛的一震，開口道：“您說什麼？怎麼巧合了？”　　鑒定老者被嚇了一跳，見身後是白果，這才鬆了口氣，道：“是白警官啊，呵呵。”　　“您剛剛說什麼？這個小缺口怎麼了？”　　“哦，這個啊。”鑒定老者的眉頭又擰在了一起，道：“殺手並沒有留下任何痕迹，僅僅可以從史懷南中槍的角度判斷，殺手當時應該是站在這個位置，可是很奇怪，這個護牆的外沿，有一個小小的缺口，看樣子，這個缺口是很新的，而且，很像是被自下而上的衝擊力造成的，能做到這種衝擊的，恐怕只有子彈了，但這怎麼可能呢？哪裡會有人擁有這樣的槍法啊？當然，這隻是我胡猜的，畢竟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呵呵。”　　殺手站在這個位置，而那個缺口又可能是被子彈打出來的，這證明什麼？白果只覺得舌頭都麻了，昨天，確實有人朝這個位置開槍了，難道，他不是在胡亂的射擊，而是早就肯定了殺手開槍的位置？可這樣的槍法，未免……　　“白警官，不要聽老崔胡說。”一年輕警員笑道：“他下個星期就要退休了，想立功想的發瘋，這陣子總是把簡單的案子想象的很複雜，這裡能被槍打到？怎麼可能呢，昨天只有甄英雄胡亂的放了幾槍，要打也只有他能打到，但五顆子彈中就有一顆打中這裏，恐怕職業射擊手也很難做到吧？何況，整個護牆，只有這裡有個小缺口，其他子彈呢？呵呵，所以說，即便真的是甄英雄打到的，也僅僅是個巧合而已。”　　白果聞言，也覺得有道理，要知道，從下向上射擊是極有難度的一件事情，即便警局槍法最好的原野也很難做到，甄英雄一流氓又哪裡來的如此槍法啊？巧合，一定是巧合，想到這裏，白果吐了口氣，緊繃的神經鬆開了很多，但很奇怪，心裏，還是有些放不下的感覺。　　……　　望着滿屋子的‘義’字，感覺着這寬敞辦公室里飄着的文墨氣息，甄英雄就會不自覺的感慨，自己這老爹，真會裝文化人啊……　　明明是一流氓，卻非要把自己包裝的很文明，很儒雅，也許那句‘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說的就是甄天這樣的人。　　“叫我來做什麼？”甄英雄想到早上那通自己罵了自己的電話，有些不好意思，更多的是怨氣，心情不爽啊。　　甄天什麼人物？一看甄英雄那張臭臉就知道這小子氣兒不順了，也不問原因，直接說道：“昨天的事情，我還是無法理出一個頭緒，那個電話號碼我找人查了，是兩個星期前，用假身份辦理的，義字會的仇家這麼多，霸佔着市場卻抵制白貨，是挺招人恨的，想查出是誰做的，太難了。”　　“那你找我來做什麼？我還在放假，你休想讓我回來工作！”甄英雄趕忙把話說在前頭，心想了，少爺我和X小姐的事兒還沒敲定呢，連戀愛是個啥味道都沒嘗到，想我回來看場子，門兒都沒有！　　甄天笑了，笑的甄英雄直起雞皮疙瘩，“英雄啊，你總說自己純潔，對吧？”　　甄英雄點了點頭，心道，廢話，少爺本來就純潔，是因為你這大染缸才被映了雜色的。　　“你會不會覺得，風月場所不太適合你啊？”　　甄天這話一落，甄英雄激動啊，連連點頭，你才知道啊？少爺這麼純潔的人，本來就不適合混黑社會。　　“那你是不是很想脫離黑道啊？”　　“想，想的快發瘋了！”甄英雄眼淚都要湧出來了，自己這老爹今天是怎麼了？突然說起人話來了，值得激動啊。　　甄天咳了兩聲，道：“鑒於昨天發生的事情，我覺得你的處境並不好，風月場所人多且雜，如果那殺手想要對你不利的話，你是很難防範的，因此，我決定讓你離開義字會，換一個環境。”　　球球的，少爺等這一天太久了，終於能去過安穩日子了！感謝天，感謝地，感謝天使和上帝，更感謝那兩個該被雷劈死的殺手，人生，終於出現了轉折啊……不過，老爹想給自己換個什麼環境，讓自己去做什麼工作呢？　　“你純潔，我就幫你安排了一個最能襯托出你這優點的地方。”甄天臉色一正，道：“你去做一名老師吧。”　　“什麼東東？老師？！”甄英雄幾乎是用吼的，道：“我一流氓轉行，你讓我去做老師？！這不是摧殘祖國下一代嗎？”　　甄天不客氣的反駁道：“是你自己說你很純潔的！”　　“我在你們這群流氓堆里扎了這麼久，再純潔也需要一個漂白的過程吧？”甄英雄覺得甄天是在故意刁難他，道：“直接讓我去做老師？開玩笑！我除了耍流氓，似乎沒有任何特長吧？大學最後的兩年，我就被你拉回來管理義字會了，根本什麼都沒學到啊！”　　“放心，不是讓你去教課的。”甄天覺得把甄英雄玩的差不多了，這才說道：“我是覺得，你跳到學生堆里，你周圍的人物就會在學生的襯托下有了一個鮮明的比照，但是，讓你去大學校園，一來學生和你年紀差不多，沒有比照的優勢，二來你這點子墨水，去了也是丟人，所以沒必要，可要你去教小學生中學生，又是對你智慧的一種侮辱，況且，小小孩子，心智還沒有成熟，萬一染上一些你的壞習氣，那就真的是摧殘祖國的幼苗了……”　　甄英雄怎麼聽怎麼不是味兒，老爹這話刺兒太多了啊，剛想頂嘴，就聽甄天說道：“所以，我決定要你去高中做老師，有鑒於你的肚子里墨水的含量，我已經和那所學校的校長談好了，你就去做招生辦公室主任，只負責為學校招生就可以了。”　　只負責招生？現在是……八月底，那豈不是說，自己到明年學校放暑假之前都沒有事情可做嗎？哇噻！好長的假期啊……，少爺有足夠的時間和X小姐談戀愛了！　　招生的工作一般都是在中學畢業考試之前，有些規模的學校甚至不用出去亂跑亂撞，印個簡章發下去，在網站上宣傳一下基本就成了，所以甄英雄才樂，今年的學校早招完學生了，距離下次招生，日子還長着呢，不用教課，和放假有什麼區別啊？　　想到這裏，甄英雄只有偷笑的份，哪裡還有心思反對啊。　　甄天看到兒子沒有意見了，便笑着說道：“後天就是學生開學的日子了，你到時候直接去學校報導就好，不需要太着急的。”　　……　　甄英雄興高采烈的走出了辦公室之後，甄天才收起了笑容，撥通了一個電話，“木老師嗎？恩，英雄已經同意了，真是麻煩您了，關於昨天的事情，雖然沒有證據，但我覺得，和幾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很是相似，勞您費心調查了……”

# 第023章 樂觀也頭痛

　　人啊，心情一好，看什麼事情都會有一個樂觀的態度，甄英雄就是個典型，他覺得自己終於有了一個可以面對X小姐的身份了，能不高興嗎？咱從今天開始，不做黑社會了，咱啊，是人民教師，多高尚的職業啊……雖說是個不教課的教師。　　一高興，甄英雄也把自己還沒當上教師這事給忘了，直接給X小姐發了一條短信，不過編來編去，還是沒編出新鮮話來，無非是想約她出來一起晚餐，自己想看X小姐的真面目可不是一天两天了，相親也沒有這麼費勁的吧？　　為什麼不打電話呢？甄英雄說到底是一談戀愛方面的面瓜，關於這點，闌度是極為鄙視他的。　　按道理說，殺手培訓應該也包括表達虛偽感情這個方面，例如，暗殺的對象是個女人，或者說，接近一個女人可以利於暗殺的工作，這種情況對一個殺手而言並不罕見，可偏偏甄英雄在殺手培訓的時候拒絕接受這方面教導。　　甄英雄與闌度不同，闌度是為了成為一個真正的殺手而接受殺手培訓的，而甄英雄，則僅僅是甄天為了讓他具備一個殺手的直覺，為了讓他熟悉殺手的手段而被強迫去參加殺手培訓的，說白了，人家闌度是專業生，他甄英雄，就是一地道的旁聽生，跟班生，只管看人家怎麼教，學不學，在大爺！少爺我願意學的學，不願意學的我就不學。　　甄英雄懂得逢場作戲，卻不喜歡虛偽的做人，一個男人有正常的生理宣洩，找女人，做愛，這並不算虛偽，即便逢場作戲，也是你情我願，但要他虛偽的去騙取女人的感情，這一點他做不到。　　義字會信仰的就是一個‘義’字，無論是否敵人，騙取感情，便不是義，騙女人感情，簡直就是下賤，因此，自命清高的甄少爺完全鄙視那種教學，這也是為什麼他寧可矇著頭臉相親，寧可不填寫那些個人資料，也不肯編寫一個假身份出來的原因了。　　此刻，終於有了一個可以拿出來見人的職業背景，甄英雄能不高興嗎？與X小姐約會幾次了，每每想問她是做什麼職業的時候，都怕被她反問，這次可好了，終於能‘坦誠’相對了。　　甄英雄想給X小姐打電話來着，可沒談過戀愛，嘴笨，怕再吃一回閉門羹，那老好的心情不又毀了？所以，乾脆發短信吧，這文字最大的好處就是不必繞彎子，能直接切入主題。　　可惜，甄英雄這種樂觀並沒有體現在X小姐身上，本以為甄英雄早上被自己掛了電話之後會自我檢討一番，然後迅速把電話打回來向自己懺悔的，哪怕僅僅是哄哄自己開心也好啊，那些電影電視劇不都是這麼演的嗎？可這死東西倒好，電話一撂就不管了，害的自己整整一天都沒心情工作，盡想着電話了，總是走神，好不容易盼到手機響了，太陽都快下班了，再一看，還懺悔呢，就一條破短信，還是早上那事兒，X小姐能不生氣嗎？合著甄英雄你涼了我一天，敢情是沒把早上本小姐掛你電話的事情放心上啊？　　X小姐是一超級浪漫主義者，甄英雄這戀愛態度和她自己幻想的有些偏差，本來嘛，昨天聽艾愛回來說甄英雄為了掩護路人而不惜與殺手對射，想到那激烈的槍戰場面，X小姐覺得血液都沸騰了，自己正在交往的對象是個真英雄啊。　　當然，X小姐並不知道的是，自己聽到的這個版本，已經被艾愛無限誇大的N多倍……　　那小丫頭連史懷南是怎麼倒地的都沒看到就被甄英雄撲倒了，後來知道發生了槍擊，她更不敢看了，自己這可愛美麗的小臉長出來挺不容易的，多個窟窿得多難看啊？所以能說的有模有樣，一來是趴在車底下的時候看到了甄英雄中槍，開槍的點點片段，替甄英雄吹噓，也是為了演示自己當時那丟人之舉，說的越逼真，越熱鬧，就好象自己目睹了一切一般，這也就能掩飾自己曾經趴在車底下發抖的事實。　　人就是這樣，當開始接受另一個人的時候，就會有很多的想法和要求，X小姐就希望甄英雄能給自己一個浪漫的戀愛，但偏偏那死東西連個溫情的電話都不打，連句溫柔點，討人開心的話都沒有，你嘴甜點兒能死啊？　　X小姐卻忘了，一般口花花的都是會騙女人的男人，那樣的男人叫做好男人嗎？女人，有時候真的很難琢磨，要求你誠實的同時，又希望你能說兩句假話來哄她開心，所以說，這好男人，真的很難做啊。　　生氣歸生氣，X小姐一尋思，立刻又來主意了，電視劇里不是總演嗎？男主角為了向女主角證明自己對愛情的執着，會一直在約好的地點等待，哪怕日晒雨淋，冰雪交加，都不能讓他在愛情面前退卻，這就是所謂的‘不見不散’啊。　　泡沫劇看多了的女人就是如此不可理喻，X小姐在角落裡一陣幻想與竊笑之後，抄起包包就提前下班了……　　……　　甄英雄是不是執着的男人呢？蹲在西餐廳外面的他立刻被老天爺考驗了，本來總等不到X小姐回復的他心情就挺鬱悶，可老天爺比他還鬱悶呢，突然把臉陰起來也就算了，你丫又沒失戀，哭個屁啊？一陣大雨潑下來，甄英雄罵街的同時也沒影響速度，開車，回家！　　X小姐沒回信息，應該是沒帶手機，或者沒注意這條短信，天又下雨，還是老大的雨，估計X小姐是不來了，甄英雄樂觀啊，連人家沒來的理由都自己想出來了，就孤身一人，吃哪家子昂貴西餐啊？這不是浪費金錢嗎？這時候只要聯想一下非洲的鬧荒饑民，心理難受啊，還是回家泡麵吃吧……　　甄少爺自我安慰的工夫是真不一般，可他是忘了一件事情啊，如果想起這件事情來，他恐怕寧願去自己腐敗一晚上，花光所有的積蓄，也不會回家了。　　“英雄……，你回來了啊……”　　甄英雄一開家門，才走到客廳，就聽到這個嗲嗲的讓人骨頭髮酥的聲音了，臉色這叫一個蒼白啊，自己怎麼把這活寶要來的事情給忘了啊？！

# 第024章 姐姐的挑逗

　　“姐……姐姐？！你怎麼進來的？！”　　球球的，自己明明鎖門了啊，就一把鑰匙而已，屋裡怎麼能進來一大活人呢？難道，又和上次一樣，撬了隔壁家的鎖，爬窗戶進來的？神啊，這裡是八樓，就是賊也不敢這麼干啊，自己這姐姐也太能了吧，你哪如直接把我家的門撬了省事啊……　　不過……怎麼只聽見聲音沒見着人啊？人哪去了？　　甄英雄還在四處尋么人影呢，就覺得後背上一沉，一股巨大的力量直接撞了過來，“乖，姐姐抱抱……！給英雄一個驚喜，耶！”　　球球的！你這是抱嗎？是打算撞死我吧？甄英雄愣是被撞出四五步，這才一跟斗栽倒在沙发上，而背後這活寶卻是‘格格’的嬌笑不止，絲毫沒有從甄英雄背上翻下來的意思。　　疼啊，這活寶姐姐根本不知輕重啊，你怎麼也有一米八的個頭，再苗條你卯足了勁頭撞過來我也受不了啊，甄英雄被這一撞一壓加上身體倒下與沙發這麼一拍，五臟六腑算開始串門了，難受啊。　　“我的姐姐啊，你快起來吧，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怎麼受不了了？”甄三國趴在甄英雄背上，還把小臉壓了下去，貼在甄英雄的臉側，迷惑又有些興奮的望着他的眼睛，吹了一口香氣，道：“莫非，你是因為我們現在這麼親熱，想吃了姐姐……哎呀……！英雄，你好壞……！”　　球球的，你個死變態的想什麼呢？甄英雄是不敢罵啊，少爺指的腰要被你壓斷了！　　甄英雄知道這變態姐姐到底有多粘人，乾脆也不費勁和她說了，少爺我自己把你甩下來！　　覺得力氣又回來了，甄英雄一個翻身，從沙发上掉了下來，甄三國在他背上呢，當然也無法倖免，一聲驚呼，落在了地板上。　　甄英雄剛覺得自己得到了解脫，不想甄三國比他動作還快，連站都沒站起來，向前一撲，又扎到他懷裡了，“英雄你好討厭，想看姐姐也不能用這樣的手段吧？”　　看你？看你什麼？怎麼變態嗎？　　甄英雄晃了晃腦袋，低頭一看，只覺得血往頭上涌，鼻血差點噴出來，好傢伙，這也太刺激人了吧？　　擠靠在自己懷裡的甄三國，頭髮濕濕的，整齊的劉海帶着不少的水珠，眼睛害羞的半合著，有些迷離，卻依然望着自己，小臉上抹着淡淡紅暈，讓甄英雄有些納悶了，變態姐姐還會知道羞？　　讓甄英雄受不了的是，這姐姐明顯是剛洗過澡，或者說，是洗了一半的澡就躥出來了，根本沒穿衣服啊！　　那條圍裹身體的白色浴巾，因為剛才的一番折騰，已經有些失守自己的崗位了，削纖的肩膀，裸露的胸前一片雪白的肌膚，點綴上些許晶瑩的露珠，這是多麼誘人的風景啊？　　最要命的是，浴巾已然鬆口，微微滑落崗位稍許，那不能算高聳卻也稱的上飽滿的兩座小雪山震撼着甄英雄的眼球，最、最、最要命的是，其中一座雪山山頂那粒成熟的果實居然也想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是，粉紅色的……　　甄英雄怕啊，自己該不會長針眼吧？天啊，神啊，玉皇大帝啊，耶蘇啊，我的上帝啊，你們可不能怪我啊，這不是我要看才看的，是她暴露給我看的啊！　　甄三國也不知是故意的還是成心的，見甄英雄看着自己的胸脯老半天了，居然動也不動，盡一個勁兒的冒汗，連一個正常男人接下來應該有的動作都沒有了，當真是一個氣啊，怎麼？本小姐的身體就這麼沒吸引力啊？　　“哎呀，討厭啦，英雄，你把姐姐都看光了……！”　　我把你看光了？是你估計讓我看的吧？！甄英雄這心裏鬥爭的厲害啊，看吧，雖然沒有血緣關係，可卻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姐姐啊，可不看吧，你說一大男人，尤其是面對甄三國這樣身材好的沒話說的超級美女，你讓他把眼睛挪開，這比讓只老虎自己剃鬍子容易多少啊？　　死英雄，我看你能忍多久！甄三國黑漆漆的眼珠一轉，又來主意了，你不是能忍嗎？我偏不讓你忍！手忙腳亂的似乎是想用脫落的裕巾把裸露的乳房捂住，卻偏偏拽着裕巾，連甄英雄的左手一起捂在了胸口上。　　這地方除了自己可還沒有別人碰過呢，別說甄三國像被電了一下似的，甄英雄更誇張，和被雷劈了沒什麼區別，天啊，自己這手摸哪裡呢？姐姐的乳房啊！球球的，會糟天譴吧？倫理譴責中，甄英雄痛苦不堪，不過，手動了動，恩……大少適中，結實挺翹，彈性十足，極品啊……　　甄三國覺得胸脯被揉捏了一下，頓時不自覺的發出了一聲媚人至死的呻吟，就是這聲呻吟，讓甄英雄回過了神，我的媽啊……，自己和老姐是做什麼呢？怎麼看怎麼像一對情人要上床的前奏啊！　　甄三國的眼神這叫一個迷離啊，朦朧的望着甄英雄，鼻息有些加重，誘人的小嘴微微張開，有些上翹，似乎在等着甄英雄低頭吻來一般，要人親命啊……！　　甄英雄費了老大的力氣才把自己的手從姐姐的手掌下掙脫出來，可不能在看姐姐那動情的臉了，這麼一大美女用這種眼神望着自己，不是引誘自己犯錯誤嗎？　　咬着嘴片子，甄英雄用超乎正常男人N多倍的意志力，終於站了起來，“那個……我突然想起來了，老爹給我安排的新工作，要我把場子的一切交給闌度呢，我現在得趕快去辦這事，姐，晚飯你打電話叫外賣吧，我可能很晚回來，你不用等我……”　　“呃……突然覺得好熱啊。”甄三國根本沒聽甄英雄在說什麼似的，依然坐在地上，支起一條修長美腿，一撩浴巾，連大腿根都露出來了，“這浴巾太厚了，英雄，幫姐姐換一條薄些的吧。”　　鼻子一熱，甄英雄趕緊捂住，一米八身材的標緻女人，那是一條怎樣修長性感的美腿啊，雪白，結實，滑嫩，筆直，簡直美的無法形容，那晶瑩的光澤、緊緻的皮膚讓人一陣暈旋。　　甄三國小臉一仰，見甄英雄望這自己的腿發獃，得意而壞壞的笑了，突然把腿一抬，雪白的纖纖玉足不偏不正的點在了甄英雄那支起帳篷的褲襠上，“英雄，你喜歡看姐姐的身體嗎？要不，我脫光給你看啊？”　　脫光？我的姐姐啊，你已經走光了！甄英雄俯視下去，因為抬起右腿的緣故，本就撩起的浴巾根本起不到遮擋作用了，雖然因光線的物理原因，那大腿根部有些陰暗的影子，但甄英雄還是可以看到那片神聖的處女地，朦朧有時候遠遠比清晰更能誘惑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考驗啊？老虎有不吃肉的嗎？貓兒有不食腥的嗎？男人有不好色的嗎？　　甄三國的小腳丫也漂亮啊，身材那麼高，這腳丫卻玲瓏精緻，如玉般雪白，卻隱隱從內向外泛着粉紅，纖長的腳型，微高的腳弓，完美的弧度，優美的曲線，這是多麼完美的玉足啊？那五隻欣長的腳趾微微攏鈎着，扣住甄英雄那堅挺的罪根之頭，泛着淡淡醉人而自然的淺紅色的指甲，散發的晶瑩光澤讓人迷失。　　感覺着甄三國那小腳丫挑逗似的蠕動，甄英雄恨不得一咬牙將她就地正法，讓你個死變態的老是挑逗我！但想歸想，自己真要那麼做了，有違倫理不說，老爹會不會殺了自己也不說，可這輩子都要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就不得不說啊……！甄三國，可是一有性格缺陷的變態女啊。　　咬吧，寧可把舌頭咬斷了吞肚子里，也不能一口咬到甄三國的小嘴巴上，不然自己想娶一個正常好女人的終極夢想就永遠不會實現了。　　球球的，少爺我是世界最有自制力的男爺們！甄英雄用這樣一句自我奉承實現了短短几秒鐘的精神催眠，愣沒有把舌頭咬下來就衝出了家門。　　甄三國有些詫異，聽到甄英雄那句‘我不回來吃飯’之後，她終於站了起來，愣了老半天，突然將身上的浴巾一扯，丟在一邊，低着頭打量着自己那赤裸裸的，散發著無窮魅力的完美身體，用雙手掐了掐細細的腰支，又託了托那不大不少的乳房，這才晃了晃腦袋，“難道英雄真的喜歡嬌小一些的女孩子嗎？或者，我的乳房還不夠豐滿嗎……”

# 第025章 心裏都有火

　　從樓上到樓下的停車場，坐電梯的話，頂多就是五分鐘而已，可甄英雄卻用了半個多鐘頭，坐到車裡，望着自己那微微發麻的罪惡的左手，甄英雄哭的心都有啊。　　經過男人的‘自我安慰’……也可以簡稱為‘自慰’之後，那被甄三國挑逗的屹立不到的，精神過度興奮的分身，終於在連吐兩回白沫之後，英雄般的倒下了，而代價，就是甄英雄與之廝殺了半個小時的左手幾乎麻痹，兩敗俱傷啊……　　天啊……，地啊……，神啊……，主啊……，球球的……！少爺我怎麼也是個黑幫太子，還是個主管風月場所的黑幫太子啊，想要女人解決生理問題，那不是勾勾手指的事情嗎？為什麼今天會淪落到自己安慰自己啊？甄英雄望着自己的褲襠，真恨不得一拳打下去，球球的，都是你，看到那死變態的你就來精神，把褲子頂那麼高，讓少爺怎麼下樓見人啊？　　想到自己堂堂太子爺，居然悶在廁所里做那事情，甄英雄羞的想去死，那臭姐姐上輩子肯定和自己有仇，不然怎麼老是如此折磨自己啊？可是……那身材，那胸脯，還有那兩條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都會羡慕的要死的美腿……　　不行不行！絕對不能想了，不然一個忍不住爬回樓上把她給吃了就壞事了！儘管已經連泄了兩次，可一想到甄三國那要命的身體，那媚人的表情，那天生的嗲嗲的甜甜聲音，甄英雄還能感覺到那本以昏睡的寶貝有了覺醒的意思，居然又開始自己跳動了。　　“喂！闌度，場子里有沒有新來的處兒啊？少爺我受不了了！”甄英雄一邊掛當，一邊對着手機，喊道：“我要泄火！”　　掛下電話的同時，輪胎與地面發出一陣難受的摩擦聲，有些像發情的公狼在嚎叫一般，接着，留下一陣帶着焦味兒的青煙，飛射了出去……　　……　　X小姐氣啊，什麼狗屁的‘真’英雄啊，根本就是一不浪漫的大白痴！自己在‘巴黎情緣’對面的咖啡廳都瞪了兩個小時的眼睛了，自信沒有漏過任何一個進出餐廳的人，可獨獨沒有看到過甄英雄，難道那一陣大雨就把他澆回去了？　　電視劇里不是這麼演的啊，男主角不是該縮着脖子，端着肩膀，眯着眼睛，顫抖着蒼白的嘴唇，站在寒冷的滂沱大雨中等候着女主角，接受着女主角的考驗嗎？　　艾愛第三次從洗手間歸來，無聊的喝下了第九杯飲料，終於堅持不住了，“姐，我說你都神經了，你還不信，姐夫又不是神經病，也不是大花痴，你以為他和韓國肥皂劇里的那些男主角一樣腦子有毛病啊？”　　“那才是浪漫，你懂什麼啊？”X小姐雖然是在和艾愛說話，可眼睛依然不死心的盯着對面的餐廳，生怕錯過什麼似的，“小愛，你看電視劇里的男女主角，不都是用這種方法測試自己在對方心裏的分量嗎？沒有感動，怎麼叫浪漫呢……”　　“我鄙視你的浪漫。”艾愛拍着自己那喝的有些脹痛的小肚子，道：“姐，你電視劇看多了，那些作秀的東西不但不是浪漫，還讓人覺得虛偽，最讓人感動的浪漫不是雙方刻意營造的，而是戀人間不經意流露出來的……你的智商太低，和你說了你也不懂，我不要呆在這裏和你發神經了，後天就該開學了，我還一堆作業沒做呢。”　　“死丫頭，你才弱智呢！”X小姐終於肯把頭扭過來了，艾愛這話太打擊人了，X小姐擺高姿態，冷冷道：“你要是聰明，為什麼總要我幫你寫作業？有本事你自己寫去！”　　艾愛一下被點中了死穴，小臉頓時顯現出一片可憐兮兮的模樣，語氣也癟了，“姐姐，我的好姐姐，你答應過我的，只要我幫你測試姐夫，你就幫我寫作業的，你不能騙我啊，那，你是成年人，我還是小孩子，你不會連小孩子也要騙吧？”　　“懶得理你。”小姐繼續盯着玻璃窗，可言詞卻有了轉機，“小愛，如果你不想在開學第一天就被老師罰站的話，就幫我……”　　艾愛還沒等X小姐把話說完，就截斷了，薄薄的嘴唇向外一嘟，氣呼呼道：“沒辦法幫！姐，你分明是故意刁難我！”　　刁難你？我什麼時候刁難你了？X小姐正納悶呢，就聽艾愛問道：“你是想要我出去找姐夫吧？”　　X小姐趕忙點頭，道：“他因為我沒到，就在這附近逛盪呢。”　　“拜託，我的姐姐，你早上在電話里是不是回絕了姐夫啊？”　　X小姐點了點頭，自己和他說今天要工作，沒空。　　“那你有說過今天要來嗎？”　　X小姐搖了搖頭，沒說過，因為自己把電話給掛了。　　“這不結了，如果你是姐夫，明知道對方不會來，即便是想作秀，可做給誰看啊？”艾愛兩眼一翻，向後一靠，這神態動作明顯是說‘你沒救了’，簡直是對X小姐心靈上的打擊啊，“他給你發了短信，你給他回了嗎？”　　X小姐連搖頭的力氣都沒有了，心話道了，我要是給他回了，那還叫什麼‘浪漫’啊……　　“你連短信都沒回，他一定會以為你根本沒有看到的，你既然沒有看到，他又沒毛病，自己來吃什麼西餐啊？”艾愛嘆了口氣，道：“他可是一個吃免費海鮮都不忘打包的人……啊！！！姐夫！！！”　　艾愛正說著話呢，就看到一輛極為個性的‘七星瓢蟲’從窗外飛馳而過，大雨中，掀起的水花簡直和潑出來的浪花一樣了，稀鬆的幾個拿傘路人像剛剛洗過澡一般，衝著汽車過去的方向不停‘歡呼’，大聲唱着：“你丫趕着投胎啊！！！”　　甄英雄投胎到不至於，但大雨淋漓，他的慾望火焰卻絲毫沒有被澆滅，沒有女人，男人是苦惱的，有個能看不能‘吃’的女人，卻還不如沒有女人呢！

# 第026章 未成年小姐

　　人們常說，看的到得不到的，永遠對一個人充滿了最大的誘惑力，甄英雄就非常認同這句話。　　甄三國就是這件永遠都能看見，卻永遠都不可能得到的寶貝，甄英雄想，卻不敢，甄三國也想，卻不能說，所以，一個追，一個跑，追的想把自己送到跑的那人懷裡，跑的呢？想抱住這一直追着自己的，卻不敢抱，所以這關係永遠充滿了生機，充滿了挑逗，充滿了無奈與可笑。　　其實也難怪，從小一起長大，兩種感情交融為一種特殊而複雜的情感，這是讓人很難割捨很難抉擇的，就像是一杯適合自己口味的加了牛奶的香濃咖啡，味道融合在了一起，割捨掉任何一種，餘下的，都不再是自己喜歡的味道。　　甄英雄和不少女人上過床，被不少女人挑逗過，但只要他不爽，根本不會被挑逗出火，惟獨甄三國例外，自己心情爽不爽都架不住，那是自己的姐姐啊，自己不能違背了事理倫常，做出道德譴喪的野獸行為啊，可越是這麼想，越是忍的難受。　　美麗的姐姐，自己不能要，又不想讓別人要，這是多麼矛盾的心理啊？其實這也怪甄天，如果他在甄三國小時候肯管一管的話，也不會發展到今天了，如果，他從來沒有收養甄三國的話，似乎……　　甄英雄想了想，還是算了，就算甄天沒有收養甄三國，就她這變態乖張的性情，恐怕和自己期盼想望的那種好女人也差太多了，但是，讓他徹底的拒絕甄三國，卻也很難。　　男人啊，好色，花心，卻有責任感，最少，甄英雄是這樣一個男人，所以，他腦子里想的再是骯髒，也不會真的對三國做出什麼，因為，男人要對自己做過的事情負責，但流落風月場所的女人就不同了。　　出來賣，賣的還是自己的身體，試問，如果自己不願意的話，難道還有人強求你賣不成？甄英雄對這樣的女人是沒啥感覺的，因為她自己就把自己擺放在了一個物品的位置，一個供男人洩慾的工具，這樣的女人不自重，一個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女人又憑什麼要別人去尊重她呢？　　但甄英雄並不鄙視這樣的女人，為什麼？很簡單，一個妓女出來賣，賣給誰了？一群男人出來買，即便是你花錢你消費，可你又有什麼資格來鄙視人家？你要不買，她賣誰去？所以，作為小姐的衣食父母，嫖客花錢買笑，卻並沒有資格來鄙視人家。甄英雄不是嫖客，但同樣不會去鄙視，僅僅是沒有感覺，也不會有感覺而已，畢竟，沒有這些‘肉體犧牲精神’的女人，娛樂城也不會生意興旺了。　　甄英雄才出現在‘迷幻空間’的正門口，剛剛下的車來，就看到闌度已經帶着一女孩子等在門口了。　　‘迷幻空間’是个中等規模的娛樂城，也是甄少爺‘辦公’的大本營，集合了KTV，酒吧，歌舞廳，洗浴沙龍，健身等等服務項目，但最賺錢的，還是隱藏在這些服務項目背後的‘特殊服務’，甄英雄自放假后，還是第一次回來這裏。　　即便找女人，甄英雄也不會在自己的場子里與小姐開房，這是一個規矩，一個他自己制定的規矩。　　場子里有不少春心萌動的年輕人，淫扉的氛圍不可能不對他們產生影響，如果他們也在自己的場子里找小姐，那自己這裏不真成了一個淫亂的窩啊？所以，甄英雄禁止員工在自己的場子里胡鬧，找小姐行，出去玩！也是為此，闌度才會把這個女孩帶到門外，因為他知道甄英雄就沒打算進去，要以身作則嘛。　　女孩長的挺清秀，穿着也很保守，一件很普通的白色帶橙色橫紋的半袖緊身體恤衫，一條磨沙的深藍色牛仔褲，一雙洗的很舊的白色旅遊鞋，和那些花枝招展的‘特殊職業女郎’完全不同，這氣質差太多了啊。　　這女孩子還算漂亮，但不是那種耀眼的漂亮，而是給人一種平和的美，屬於很耐看的類型。　　身材還不錯，接近一米七的身高，有兩條纖細修長的美腿，胸部有點規模，不過臀部不大豐滿，似乎還處於慢慢成熟階段，年紀不大，看起來好象高中還沒畢業的樣子，留扎着一條短短的小尾辮，鵝蛋臉，單眼皮的眼睛，很秀氣，但缺少一分靈氣，給人感覺很不自信。　　臉上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她這小鼻子了，小巧，上翹的角度極為完美，犹如精細雕刻過一般，為整張臉帶來一種協調感，皮膚挺白，卻白的不大健康，總給人一種貧血的感覺，而且……下雨是冷了點，可你也不用哆嗦的這麼厲害吧？　　這女孩子怎麼看怎麼不象出來賣的啊！這就是甄英雄的第一感覺。　　“英雄，莫非你又被你姐姐……”闌度這話怎麼看怎麼有幸災樂禍的嫌疑，像今天這樣的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一看甄英雄現在這副熊樣兒就知道大概發生過什麼了。　　球球的，就你聰明啊？甄英雄翻了個白眼，沒理闌度這話茬，而是指着女孩，問道：“這是你妹妹？”　　“去死！”闌度一拳打過來，被甄英雄習慣性的擋住，好在闌度也沒真想打他，說道：“不是你要我幫你找一個乾淨點的處兒嗎？這小丫頭今年十六，還在念高中，今天第一次來我們這裏，本來我覺得她年紀太小，正考慮要不要她的時候，你把電話打過來了……”　　十六？甄英雄一怔，再次打量了一番這女孩，那女孩見他望向自己，竟然害怕似的把頭低了下去，而且並在一起的兩隻腳居然在微微向後移動，甄英雄一看就急了，“球球的！闌度，我說過吧？不許用人家女兒抵帳！”　　這什麼和什麼啊？闌度都覺得暈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甄英雄這話里的意思，哈哈一笑，道：“你以為是她家人借了咱們的錢或者不肯交保護費，所以我們把她搶過，逼她賣，用來還帳？”　　“難道不是？”甄英雄皺着眉頭，再次望着那女孩，楚楚可憐的樣子怎麼看也不是一個為了錢要出賣自己身體的人啊。　　女孩本是很懦弱，自始至終沒有開口說過話，見甄英雄第三次打量自己，似乎不想接自己這買賣一般，不禁深吸一口氣，小臉一仰，合眼喊道：“你是不是男人啊？！做不做，你痛快點！你管我因為什麼出來賣呢，我要錢，誰給我錢，我就和誰做！”　　這一喊不要緊，大門口人不多，卻也不是沒人啊，在這裏，可是沒人不認識甄英雄的，居然被個小丫頭吼了，這也太引人注目了。　　甄英雄也愣了，好傢伙，小丫頭片子，你丫是活膩味了吧？出來賣肉你還敢這麼狂，球球的，少爺一句話發下去，讓你想賣都賣不了，你信不？　　所有人都在等，等什麼？等着看甄英雄會不會發飆，這其中，也包括躲在不遠處的拐角望着這裏的X小姐與艾愛……

# 第027章 禽獸父賣女

　　X小姐明顯是很生氣，甄英雄不去赴約也就罷了，居然還死性不改的跑到這種地方找小姐，而且找個小姐還是未成年的小丫頭，這不是典型的摧殘幼苗嗎？　　“算我瞎了眼，死東西，臭流氓，狗改不了吃屎！再也會對他有什麼期望了！哼！”　　X小姐打開紅色的小雨傘，剛想轉身走人，決定下輩子也不理這混蛋色狼齷齪流氓加三級的玩意兒了，卻突然聽得同樣轉身要離開的艾愛很驚異的‘咦’了一聲，“那人是做什麼的？！”　　X小姐一怔，好奇道：“誰啊？”　　艾愛皺着眉頭，有些好奇，有些不解的伸手一指公路的對面，說道：“姐，你看，那個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X小姐聞言猛，向著艾愛指着的方向一望，同樣吃了一驚，並且沒有再離開的意思了。　　滂沱大雨中，一橫穿馬路，在大雨中晃晃而行，腳步飛快且不穩的粗壯男人，手中持着酒瓶，如同酒醉一般，不聲不響的向著甄英雄而去……　　難道，是甄英雄的仇家嗎？艾愛害怕了，而她的姐姐，竟然把墨鏡拿了下來，似乎忘記了方才的憤怒，下意識的抓住了艾愛的手，甄英雄依然沒有察覺到有人在向他靠近啊！現在，姐妹兩個唯一個感覺，只有緊張，捂在一起的手心，同樣冰涼冰涼的，忍不住就要開口呼喊……　　……　　甄英雄沒有飆，儘管闌度害怕他飆而抬手要教訓這個女孩，但甄英雄卻阻止了。　　當女孩驚驚顫顫的張看雙目，發現頭頂那隻大手掌並沒有落下，而是被那個要來嫖妓的男人擋住的時候，她有些迷茫了。　　眾人還在詫異太子爺的好脾氣時，突然雨里跑來一人，擠開了並不算多的圍觀者，他似乎沒有看到甄英雄與闌度一般，直接將那女孩子拉到了一邊。　　“賤種，錢呢？給我錢！”　　甄英雄很警覺的沒有回頭，直接側身一讓，躲過了那人，卻也直皺眉頭，你個球球的，少爺我還沒發表高論呢，你哪棵大蔥啊？居然這麼不識趣，連少爺你也敢擠！　　甄英雄不樂意，闌度這愛乾淨的人更不樂意了，那一身贓兮兮的邋遢男人不但酒氣熏天，還帶着讓人想要嘔吐的噁心氣味兒，更是碰着他的胳膊了，闌度眼中殺機一閃，就要爆錘那矮粗身材的中年男人一頓，而娛樂城的保安，見自己大主子二老闆都在皺眉頭，立刻要撲上來招呼那位爺們兒吃一頓免費的‘天拳地腳大餐’，卻被甄英雄一個眼神給攔住了。　　那女孩似乎很害怕這個語氣粗暴，面目可憎男人一般，被他攥着手腕也不敢反抗，縮着脖子，閉着眼睛，用顫抖而懦弱的聲音說道：“我，我還沒有賺到錢……”　　“還沒有？！”那男人粗粗的眉毛一擰，兩隻銅鈴般的大眼睛一瞪，憤怒到有些狂暴的將手裡的酒瓶摔成了千千片，吼的別人直捂耳朵，“他媽的！老子養你這麼大，你就這麼沒用？！連出來賣都賺不到錢嗎？”　　這話一出口，眾人立刻明白了這男人與女孩之間的關係，不少人已經有了殺人的慾望，例如，X小姐與艾愛。　　這個粗暴的男人居然逼自己的女兒出來賣淫！　　甄英雄不說話，別人也就沒辦法，也不敢上前說話，對於這一點，X小姐極為的不滿，雖然剛剛為他放下了一顆懸着的心，可你也不能這樣吧？這可是你甄少爺的地盤耶，你就這麼沒有愛心嗎？教訓那禽獸不如的東西，打他，用力的打他啊！　　X小姐這一激動，居然期盼起甄英雄做流氓了，你不是黑社會嗎？揍他，狠狠的揍他！　　那女孩很害怕，纖瘦的身體劇烈的顫抖着，雙腿似乎失去了站立的能力一般，軟軟的，如果不是那粗暴的邋遢男人攥住她的手腕，女孩早就癱在地上了，儘管如此，現在這女孩的姿勢也讓人不禁同情不忍，犹如一隻即將被殺害的小羊羔，完全沒有掙扎，沒有反抗。　　“你媽是累贅，你個小賤人也是累贅！老子娶的是破鞋，養的是別人的賤種，我他媽告訴你，老子煩了，不幹了！你他媽愛賣不賣！讓那婊子死在醫院里吧！”這邋遢男人粗暴的很，不知是不是酒喝的太多了，居然完全無視於圍觀的人。　　“我賣，我賣！”女孩聽到男人的話，身體似乎又有了力氣一般，一邊哭一邊大聲道：“我已經找到客人了，我賣，求求你，救救我媽，好嗎？”　　邋遢男人一聽，立刻來了精神，抹了一把鼻涕，連忙道：“誰？哪個是？”　　女孩見男人的態度有了轉機，馬上一指甄英雄，道：“他，就是這位大哥，他願意出錢……要，要我……”　　當眾說出這話來，對一個女孩子而言是多大的羞辱啊，更何況這話還是自己說的，女孩連死的心都有了，但面對這個粗暴男人的時候，她非但不能哭，還要笑，但那羞辱的淚水卻忍不住的沿着兩頰落下來，抽搐着那玲瓏的小鼻子，緊咬着失去血色的嘴唇，用勁力氣的勾起嘴角……這是笑嗎？是，卻是笑那麼的凄切，那麼的可憐，那麼的悲哀……　　艾愛已經憋不住了，她想過去狠狠的罵一頓那粗暴邋遢的男人，居然逼着自己的女兒出賣身體，逼自己的女兒出來接客，他還是不是人啊？　　想要前沖的時候，艾愛突然發現，自己的手還被姐姐緊緊的握着。　　“小愛，忍一忍。”X小姐那雙眼睛很美，像是兩潭清澈的湖水，睫毛很長，自然的向上翹着，那兩條細細的眉毛，讓人覺得她很文弱，雖然矇著口鼻，但只看這雙似乎會說話一般的靈動大眼睛，就可以肯定，X小姐，是個絕對美麗的女人，不止容貌，還有心靈。　　“我忍不了了我，姐，放開我，讓我去扁那畜生！”艾愛也不看看自己這小身板，一條大腿還沒人家一條胳膊粗，實力差距的預估因為憤怒完全的喪失了，這小丫頭太容易激動了。　　“忍一忍就好，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和我們一樣的憤怒。”　　艾愛此刻才發覺，原來，姐姐一直看着的，並不是那個讓人看了就想掐死的粗暴的男人，而是與粗暴男人對視着的甄英雄。　　“你問我出多少錢買她的初夜？”甄英雄很認真的想了想，然後對那個粗暴男人說道：“一般情況下，小姐的初夜是三千，但條件好一些的，也有講價的餘地，少爺我是個很大量的人，我們還沒談價錢，這樣吧，看你很缺錢的樣子，讓你女兒自己開個價錢出來，少爺我絕不還價。”　　這話一出來，嘩然啊，這甄少爺今天是怎麼了？泡自己場子里的小姐居然還要付費？別說圍觀的客人暈，連闌度也有些發懵，甄英雄平時為了維護自己那所謂的‘純潔’形象，是絕對不會當眾招小姐的，他在想什麼？闌度很清楚甄英雄的為人，他的這個舉動，有些反常了。　　X小姐那對秀亮的大眼睛中直往外噴火星子，好你個甄英雄啊，那小姑娘雖然沒說，可你不瞎也不傻，能不知道人家小姑娘是被那死男人逼的嗎？你不教訓那男人也就罷了，居然還助紂為虐，真想把人小姑娘給禍害了啊？你等着，本小姐現在就過去掐死你！！！

# 第028章 樂樂不樂樂

　　自己開價錢？你還不還價？大肥羊啊……！粗暴男人一聽就樂了，他不知道面前這年輕人是什麼人，但看這穿着打扮，應該很有錢才對，他身後那輛甲克蟲汽車最少也要幾十萬吧？這年頭，人都猴兒精猴兒精的，碰上個傻B不容易啊，碰上不宰，那自己不就成傻B了？　　看到粗暴男人一個勁的朝自己擠咕那對可怕的眼睛，看到那三根粗短的手指在自己面前比畫來比畫去的，女孩只覺得此刻心裏的世界就像是此刻的天空一般，黑黑的，還有冰冷的雨水澆灑着，孤立，無奈，她知道，自己一開口，自己的身體就永遠的沾上污點，出口的数字，將讓她永遠沉淪，是身體，也是靈魂，但是，自己，別無選擇……　　“三……三千三……”　　多少？！三千三？！　　女孩這話一出口，別說那粗暴男人傻眼了，圍觀的人也傻眼了，就是正在氣頭上的X小姐與艾愛也傻了，這第一步還沒邁出去呢就差點原地栽倒，雖然這麼說並不合適，但，姑娘，你腦袋有問題吧？你自己的貞操讓你自己開價，你就加三百塊啊？　　甄英雄與闌度望了一眼，兩人同時笑了起來，那女孩有些惶恐的望着甄英雄，急的要流出眼淚來了，趕快說道：“三千三難道太高了嗎？那，三千二，不，三千一可以嗎？”　　粗暴男人的臉陰的都黑了，你個死丫頭啊，這輩子是不是沒見過錢啊？　　所有人都在笑，笑這個女孩子太可愛，太天真，甄英雄搖了搖頭，笑道：“這位老兄，你女兒說三千三，你意下如何呢？”　　粗暴男人當然不同意了，“太少，剛才她說的不算！”　　“哦？那怎樣才算呢？”甄英雄這臉一陰，熱鬧了，太子爺生氣了啊，闌度忍着笑，一揮手，二十幾號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輕小伙子都不知道從哪裡躥出來的，將這粗暴男人圍在了中間，一個個亮着手裡的棒球棍子，卻誰也不說話，全圓瞪着眼睛，這氣勢，嚇的粗暴男人和那女孩腿都軟了。　　X小姐不明白了，甄英雄到底要幹嗎啊？　　“剛才還沒有自我介紹，我是這個娛樂城的老闆。”甄英雄繞過那個傻眼的粗暴男人，走到有些驚慌的女孩身前，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康，康樂樂……”女孩是不認識甄英雄，卻也聽說過這個娛樂城的老闆是本市最大的黑社會的太子爺，怪不得那個黃頭髮的外國人剛才連價錢都不讓自己講呢，原來是太子爺要包了自己啊，女孩這個後悔啊，自己只把他當好色的嫖客了，要早知他是有錢的太子爺，剛才開價的時候怎麼能只要三千三呢？怎麼著，也要再加三百吧……　　倒也別說人家康樂樂認不出甄英雄來，所有人都知道‘迷幻空間’是義字會太子爺的場子，但堂堂黑社會太子居然開着一輛可愛的‘七星瓢蟲’，這未免也……黑幫太子不都是一群黑衣服的手下前呼后擁的，開着非常拉風的汽車擺闊嗎？　　“康樂樂，恩，名字不錯，長的也挺標緻，而且很會替少爺我省錢。”甄英雄這話說的忒損了，省錢？人家姑娘那是不會開價啊！　　摸着女孩的臉蛋，輕輕的掐了掐，甄英雄笑道：“球球的，你這丫頭挺可愛，少爺我還真是挺待見你的，三千三，就買個初夜，划算是划算，可一想到以後你還要賣給別的男人，少爺心裏就不是個滋味啊，可惜啊，現在不讓販賣人口，不然少爺還真想把你買下來包上一輩子……”　　這話一說，粗暴男人似乎看見了無限的商機啊，又是一抹大鼻涕，“賣，太子爺，我賣！”　　“滾你個球球的，你賣？你他媽當少爺我是玻璃啊？噁心，給我練他一頓！”甄英雄話一落地，眾黑衣男子根本不聽那粗暴男人的解釋，叮哩咣當的就把他按地上了，拳打腳踢的，好一個熱鬧啊，不過看熱鬧的人卻是叫好的多，這樣的王八蛋，打死也不冤枉。　　X小姐與艾愛也看出甄英雄是故意找茬打人的了，本來並不喜歡暴力，甚至排斥暴力的X小姐也忍不住拍手叫好，死小子，你早該這麼辦！X小姐又不想跑過去和甄英雄算帳了，看來他並不是沒有人情啊。　　兩分鐘之後，康樂樂都差點認不出來這鼻青臉腫的人就是自己的爹了，她被甄英雄摟着肩膀，連話都不敢說，所以，剛才也沒敢求情。　　“太子爺，小的剛才不是說賣我，是說我賣女兒。”這混蛋男人完全不顧慮女兒的前途，也難怪，都逼女兒出來賣了，他怎麼可能還會為女兒的前途着想呢，“難得太子爺看的上這賤……不，是小女，那是她的福氣，太子爺您開個價，樂樂就歸了太子爺，從此與小的再無關係了。”　　當爹的逼自己女兒出來賣淫就已經夠禽獸的了，居然還要把女兒整個賣掉，並且是賣給黑社會！世界上也許這樣的人不少，但X小姐與艾愛卻是第一次見到。　　“我開價？那你不怕賠死嗎？”甄英雄的手下已經為他搬了一張椅子，甄少爺擺足了架子，翹着二郎腿往門口這麼一坐，仰着腦袋，俯視着跪在地上的粗暴男人，還把康樂樂拉到身後，光瞧這意思，還挺有點像黃世仁逼楊白勞賣女兒的味道，不同的是，這賣女兒的是上趕着啊。　　甄英雄這麼一說，粗暴男人還真的害怕他隨便給個低廉價格，好嘛，這是他的地盤，自己一有異議，保不齊又是一頓爆練啊，黑社會不都愛玩這套嗎？表面挺大方，其實是得便宜賣乖，你一不給面子，立刻撕臉皮，打到你‘真心’妥協為止。　　“這樣吧，讓你女兒給我講個故事，少爺我聽的滿意，價格就由你來開，還是那句話，少爺我絕不還價。”　　聽故事？甄英雄該不是腦袋有毛病吧？這時候聽哪門子故事啊。　　粗暴男人樂啊，嘴吧都樂的裂開了，義字會太子爺說的話怎麼能反悔呢？這是多麼大的一隻肥羊啊，感謝老天給了我再來一次的機會，我一定會好好珍惜的，“太子爺想聽樂樂講什麼故事呢？”　　這個問題大家都好奇，尤其是X小姐，她已經察覺到甄英雄似乎不大對勁了，卻不知道他繞來繞去到底要做什麼。　　“就讓你女兒給我講講，她好好的學不去上，為什麼跑出來賣吧。”　　甄英雄話一落，眾人安靜了，粗暴男人絲毫不覺得丟人，對女兒一瞪眼，壓着難聽的聲音，喝道：“樂樂，沒聽見太子爺說什麼嗎？”　　康樂樂不過一半大女孩子，又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中，自己根本沒有了主見，懦懦的看了一眼甄英雄，卻發現這個流氓太子也在望着自己，而且，眼中的神采，很真摯，很溫柔，很和藹……　　……　　聽過康樂樂的講述，X小姐和艾愛抱在一起這個哭啊，眾人之中，不少也是眼淚汪汪的，也有偷偷抹眼淚的，再次看向康樂樂的時候，也不是那種嘲弄和鄙視或同情的目光了，而是尊敬，崇拜，儘管，她才十六歲。　　這個粗暴男人叫做康四，本是城南一痞子，是位癮君子，靠着以販養吸的手段過活，真正維持着家裡的生計的，是靠打散工賺錢的康樂樂的媽媽。　　說起來，康樂樂出來賣，與甄英雄多多少少有些關係。　　史懷南的斧頭幫被甄英雄的義字會逼的沒了生計，康四作為最底層的游散人員，更是沒了進項，沒有販毒的買賣，吸毒的毀滅性病狀立刻體現了出來，家裡的一切都變成了買毒品的抵價物，很快，家就沒了，康四甚至將樂樂母親為女兒積攢的學費也吸到了肚子里。　　為了有錢來吸食毒品，康四可謂什麼也不顧了，實在沒有東西賣了，居然喪盡天良的逼自己的妻子出來接客賣淫，康樂樂的媽媽不從，康四便拳打腳踢，幾天之前，康四毒癮發作亂砸亂摔的時候，狂暴的將提出要離婚的康樂樂的媽媽從二樓窗戶推了出去，至今躺在醫院里。　　康樂樂的媽媽頭部受到衝擊，身上多處骨折，還處於昏迷狀態，可醫院的高額醫療費用卻成了一個刻不容緩卻無比艱難的問題。　　康四沒錢，對他而言，有錢也是先過毒癮重要，於是又開始打起了女兒的主意……

# 第029章 本少爺無價

　　康樂樂的媽媽與康四都是二婚人士，康四在康樂樂出生后才發現女兒並非自己骨肉，所以，儘管康樂樂自小聽話懂事，品學兼優，卻依然無法得到康四的喜愛，從小在打罵聲中長大，而康樂樂的母親，因為當初對康四的隱瞞而感到愧疚，所以一直逆來順受的過活，不願提出離婚，覺得那會是再一次的對不起康四。　　康樂樂早就在康四對母親，對自己的打罵聲中知道了這些，可惜她早被拳棒打磨沒有了韌性，善良而懦弱的性格讓她不知道如何去反抗，如今媽媽住在醫院里，生死繫於一線，小小的她更不知道怎樣才能儘快為媽媽籌集到治療費用，於是，當康四提出要她出來賣，用賣來的錢救母親的時候，康樂樂幾乎沒有多想便同意了，最她而言，母親，是自己唯一的親人。　　一個十六歲的女孩為了救媽媽而出來賣淫，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看到康樂樂已經哭的不成樣子，眾人將康四分屍的心都有了，難怪方才讓這小姑娘自己開個價錢都不會呢，原來這孩子真的沒見過什麼錢，對她這樣生活在貧困環境中的女孩子而言，三百塊，那是何其多啊，零用錢，恐怕對她來說，也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吧？　　看着康四因為毒癮要上而鼻涕眼淚橫流的廢人模樣，甄英雄心裏罵，嘴上卻笑着，道：“好，很好，少爺我聽的很感動，康四，依你的意思，你這聽話懂事的寶貝女兒值多少錢？”　　他媽的，看你們一個個感動的那操性，怎麼？認為這賤種很偉大啊？好啊，偉大是吧，那我就給你開個偉大的價格，康四偽作的笑了笑，很難看，有些惶恐，結結巴巴道：“五……五……五萬！”　　暈，球球的，五萬塊錢你憋這麼半天做什麼？甄英雄這是服了這些吸毒的人了，為了得到那一時的精神滿足，為了一個虛幻的感覺，居然連家庭與親人都可以用金錢來標價。　　康樂樂都愣了，她這后爹要賣了她，這都沒有讓她感到太大的震驚，畢竟，這個后爹除了打罵自己以外，沒有為家庭做過任何的事情，而他要把自己賣給眼前的這位流氓太子爺，雖然風評不好，但總比自己這后爹要強吧？最少，他看自己時，很溫柔，沒有凶巴巴的。　　可是……自己值五萬塊？！天啊，他這是沒人性啊，康樂樂有些急了，你把我賣這麼貴，萬一人家嫌貴不要我了，你回家是不是又要打我拿我撒氣啊？　　“五萬？這麼好的女兒你買五萬？”甄英雄搖晃着腦袋，道：“可見啊，明明是個寶你都不知道怎麼珍惜，可見你的愚蠢啊。”　　康四還沒鬧明白什麼意思時，甄英雄一句話，差點讓他和康樂樂同時暈過去，“我給你五十萬，你女兒是我的了……”　　五，五十萬？！天啊，五十萬是多少錢啊？康樂樂這輩子別說看，連想也沒敢想過。　　甄英雄對闌度點了點頭，闌度冷漠的望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康四，轉身進了娛樂城。　　此時，甄英雄又開口了，對正在掰手指頭的康四說道：“你不要以為少爺我的錢那麼容易拿，五十萬你拿走，卻有個條件，一個不容你拒絕的條件，給我滾出這個城市，永遠不要讓我，也不要讓她，也就是已經和你沒有任何關係的樂樂再看到你，明白了嗎？哦，對了，樂樂的媽媽也不勞你費心了，以後，樂樂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媽媽，你馬上寫個離婚協議，拿了錢，立刻滾蛋！”　　留在這裏？托你甄少爺的福，老子在這裏連白粉都快買不到了，還留在這裏做什麼啊？康四望着闌度丟在地上的黑色皮箱，看着裏面那花花而整齊的紙幣，樂的嘴全歪了，歪歪曲曲的寫了一張離婚協議，按了個手印，連連道了幾聲謝謝之後，竟連看都沒有再看康樂樂一眼，抱着箱子衝進了雨中，尋找自己的新生活去了。　　甄英雄不笑了，闌度也不再笑，他們不約而同的望着康四消失的方向，那個人，碰觸到了他們兩人體內一條絕對不能碰觸的神經，也可以說，那是一個禁地，一個心靈的禁地。　　失去了那個自己從來沒有稱呼過的親人，康樂樂居然有了一種逃出升天的感覺，但想到買下自己的人花了整整五十萬，她又有些害怕了，這人該不會記恨自己吧？　　人群已經散去，是被娛樂城的保安趨散的，終於安靜了，甄英雄沉默着，依然坐在那裡，望着眼前的雨簾，望着地面上被燈光映的五彩斑斕的積着淺淺雨水的地面，他似乎在思考着什麼。　　闌度嘆了口氣，轉頭看着甄英雄，突然笑了笑，走開了，而康樂樂，依然有些畏畏的站在他身邊，自己可是被賣給了這個男人啊，從此之後，他就是自己的主人了。　　X小姐與艾愛依然躲在不遠處的角落，她們想知道，甄英雄會怎麼安置這個女孩呢？這個女孩的心靈，經過這樣的事情，一定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疤吧。　　“丫頭，你覺得，自己值多少錢呢？”甄英雄終於說話了，而且問了一個讓X小姐想過去抽他的問題。　　果然，你果然覺得買貴了！康樂樂身體怕的都開始打顫了，“太子爺，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值五十萬……”　　“你過來，讓我告訴你，你究竟值多少錢。”甄英雄很冷淡，語氣冷，冷的像冰。　　X小姐與艾愛突然覺得，現在這個冷漠的甄英雄，和往常太不一樣了，他，似乎沒有了平時的歡快與樂天，多了一絲不同的感覺……　　康樂樂戰戰兢兢的走到甄英雄面前，覺得他坐着，自己站着，不太合適，於是趕快低蹲下了身子，緊張且有些恐懼的望了一眼甄英雄，見他在看自己，又趕快把目光低了下去。　　甄英雄看到這女孩如此在乎這些細節，嘆了口氣，放下了二郎腿，向前一探身子，用雙手扶着康樂樂的臉，讓她不能迴避自己的目光，輕輕道：“丫頭，記住，你，不值錢。”　　女孩一怔，只覺得臉上一陣火辣辣的痛，一股力道傳來，重心一偏，摔倒在了冰涼的地上。　　哎呀，你個XX的甄英雄啊，你什麼意思？罵人家不值錢，還要打人家一耳光，你這是什麼品德啊你！X小姐與艾愛又激動了，甄英雄這是在侮辱人家小姑娘啊。　　“知道我為什麼打你嗎？”甄英雄站了起來，低頭望着坐在地上，捂着小臉，想哭又不敢哭的可憐巴巴的女孩，有些憤怒說道：“因為，你居然拿自己與錢去做比較。”　　X小姐愣了，艾愛不太明白，而康樂樂，卻迷惑了。　　“丫頭，你是個好女孩，很善良，很乾凈，所以，我不需要你理解什麼，但從今天開始，你給我記住一點，你，是無價的，因為，你的心，是活的。”甄英雄將還在琢磨這句話含義的女孩從地上拉了起來，幫她拍了拍胳膊上蹭髒的地方，似乎是在安慰，又像是回到了平時的那個甄英雄，嘴角一翹，得意的笑道：“錢這東西雖然好，卻很骯髒，而一個人的價值，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如果換你來問我，我值多少錢，我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你，本少爺，無價！”　　這話有點自戀啊，康樂樂似乎能明白一些，卻不是很清晰，但心裏卻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涌流而出，她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卻覺得，自己很幸福，即便自己是被賣給了這個男人，自己，也很幸福。

# 第030章 高尚的流氓

　　艾愛一個勁的撓頭，就是搞不懂甄英雄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心是活的？廢話，心要死了人不也死了嗎？想要問姐姐的時候，發現X小姐已經再次將眼鏡戴了回去，“姐，我們不去教訓姐夫了嗎？”　　“教訓他？為什麼？”X小姐將小雨傘打開，語氣中有一種甜蜜一份溫馨，道：“那個無價的少爺，其實很純潔啊。”　　純潔？甄英雄會純潔嗎？艾愛發覺姐姐又開始犯病了，乾脆不理她，道：“可姐夫要怎麼安置那個女孩呢？難不成……姐夫真的要把她包養起來做情婦？！”　　“不會的，怎麼會呢？”X小姐突然間對甄英雄充滿了信心，道：“他啊，雖然平時像個壞蛋，但也有溫情的一面，而且，他的心，是活的……”　　同一時間，康樂樂也羞羞的問了一個關係到她一生的問題，“那個，太子爺，你把我買了下來，我自然就是你的人了，那，那你……你今晚……是不是要我陪你……陪你上床啊？”　　一聽這話，X小姐和艾愛的小耳朵全豎起來了。　　“不，丫頭，你還是個孩子，今天發生的一切就讓它過去吧，不要把什麼都當成真的，以後搬到我家去住，我會照顧你的……”甄英雄拍着康樂樂的頭，笑着搖了搖頭。　　X小姐連連點頭，果然沒有辜負我對你的期望，恩，恩，你是個好男人。　　“哎，你現在太小了，還是先養一養，等豐滿些，成熟些的時候再‘吃’吧。”甄英雄捏了捏康樂樂的小屁股，嘆道：“現在你這身體太稚幼，還禁不住我折騰啊……”　　“喀啪！”　　艾愛嚇了一跳，回頭一看，竟是姐姐將雨傘給撅折了，“死流氓，我饒不了你！”　　艾愛忍笑忍的辛苦啊，看着康樂樂和姐姐幾乎同樣的表情，她很期待甄英雄的回答。　　“那，丫頭，你看啊，雖然人不可以用金錢來衡量自己，但是，我用五十萬讓你脫離了黑色的生活環境，而且還要給你媽媽治療，以後還要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住供你上學，我是一黑社會太子耶，這身份讓我很為難的，如果讓別人知道我這麼有同情心，身邊有個美女都不上的話，同行們會鄙視我的，我可不是慈善家，而且少爺我說過吧？你這丫頭很讓我喜歡，一個我喜歡的女孩子，我怎麼可能不留着自己‘吃’呢……”　　康樂樂徹底暈菜了，面前這大哥到底是個高尚的人，還是一個徹底的流氓啊，或者，他是一個高尚的流氓？？　　“艾愛，不要笑了，走，和我找媽媽去，我要你幫我做一件事情！”X小姐一把拉住艾愛那長長的頭髮，也不理她的哭痛，一邊走向雨中，一邊氣哼哼的說道：“我要讓那死流氓難以得逞，哼！”　　……　　雨，很是冷，甄英雄站在雨中，仰着頭，聽着海浪的高歌，感受着海風的冰冷，讓雨水清洗着自己的臉，自己的身體。　　康樂樂被自己帶回了家，那變態姐姐見自己領了個小姑娘回來，終於是知道收斂了，沒有再挑逗自己，反倒是很警惕自己與康樂樂之間的關係，可聽過康樂樂的遭遇后，這變態姐姐抱着樂樂哭了整整一個鐘頭……　　現在這個時間，她們已經睡了吧？　　甄英雄嘆了口氣，望着黑暗的天空，有些多愁善感，輕輕的問道：“闌度，人，可以用金錢來衡量價值嗎？”　　闌度笑了笑，用手將金色的濕發向後一背，露出一個迷死女人不償命，男人看了想蹂躪的帥氣微笑，道：“不能，但對心已不再活着，或者墮落的人而言，可以。”　　“那，我們算不算墮落呢？”　　“殺手，都是墮落的。”闌度嘆了口氣，道：“但是，朋友，你，我，都不是一個合格的殺手啊，因為我們的心，還活着。”　　甄英雄看到自己這好友似乎想到了什麼，表情突然變得黯然的時候，說道：“是啊，你我都不是合格的殺手，但我們活的很快樂，最少，我們有自己的追求，這就夠了，來吧，將最後的工作完成，不然天亮之前就趕不回去了，變態姐姐會起疑的。”　　闌度一笑，道：“我相信你開車的技術，呵呵。”　　甄英雄伸出右手，道：“來吧，一起清理這個讓我們生氣的垃圾。”　　闌度右手一伸，兩個朋友握緊了手，同時喊道：“一，二，三！球球的，永別吧，世界上的一粒垃圾！”　　一個大大麻袋被兩隻同時發力的腳踹踏了出去，沿着斜坡，滾啊，滾啊，麻袋中，似乎還有石頭在相互碰撞的聲音。　　翻落了前面的懸崖，在大海的叫囂聲中，發出小小的一聲呻吟，那個麻袋，被歸去的浪帶回了茫茫的大海，並會很長時間，也可能是永遠的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沒有人知道那口袋裡到底有着什麼。　　甄英雄最後望了一眼那看似平靜，卻波濤洶湧的海面，“在海底靜靜的反省吧，價值五十萬的，到底是誰的命……”　　說罷，鑽進了車子，消失在了這鮮有足跡的海邊峭崖……　　……　　一片寬廣的，綠油油的草地上，四處望不到邊緣，天，是那麼的藍，雲，是那麼的白，舒服的躺在草地上，享受着大自然的氣息，甄英雄只覺得，世界，是多麼的大，活着，是多麼的好。　　突然，一個黑影出現在了自己眼前，遮擋住了陽光，甄英雄睜眼一望，卻是X小姐，她依然戴着墨鏡，捂着口罩，頂着一個大帽子，可此刻，她正用一個銀色的小勺子，托着一小塊帶着櫻桃的奶油蛋糕，甄英雄很幸福的一笑，慢慢坐了起來，一口將那塊蛋糕，連同勺子，含在了口中。　　“YY，好吃嗎？”X小姐十分期待的說道：“這是今天一早特地為你做的。”　　感覺着甜到心裏的味道，甄英雄幸福的想哭，伸出胳膊將X小姐摟在了懷裡，用真摯無比的眼神望着X小姐，似乎要把自己的愛穿透過那萬惡的墨鏡一般，語調溫柔的自己都有些麻了，“好吃，只要是你做的，即便是加了糖的毒藥，我都會覺得那是人間最最美味的，艾愛……”　　艾愛？球球的，少爺我怎麼把X小姐叫成艾愛了啊？甄英雄話一出口，連自己也嚇了一跳，身上冷汗直流啊。　　X小姐居然沒當一回事，輕輕脫開甄英雄的懷抱，與他面對面的坐正，有些羞澀，卻很認真的說道：“姐夫，我們從開始的相親，到現在的交往，已經很長時間了吧？”　　姐夫？甄英雄又瞢了，X小姐怎麼叫自己姐夫啊？　　“我覺得，我們是應該坦誠相對了，你說呢？”　　坦誠相對？那就是說，你願意讓我看到你的真面目啦？！甄英雄樂啊，連連點頭。　　X小姐輕輕的將帽子取了下來，一頭烏黑亮麗如絲綢般的秀髮披散開來，好美……

# 第031章 禁忌的春夢

　　甄英雄咽了口唾沫，正等着看X小姐將眼鏡取下呢，突然，天空飄過一小片討厭的雲彩，將太陽遮在了後面，偏偏哪裡都是亮的，惟獨將X小姐罩在了陰影中，甄英雄急啊，X小姐已經將眼鏡與口罩丟在一邊了，可自己還是看不清楚她的長相啊！　　“要不要做？”　　“恩？做什麼？”甄英雄被X小姐問的一怔，而且，X小姐說話這聲音怎麼有點變了啊？　　“你是不是男人啊？！做不做，你痛快點！你管我因為什麼出來賣呢，我要錢，誰給我錢，我就和誰做！”　　這話耳熟啊！甄英雄嚇的向後一仰，指着陰影中的女人，驚駭道：“你……你不是X小姐，你，你是康樂樂！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你現在太小，等再成熟點我會‘吃’了你的。”　　“你想‘吃’樂樂？英雄！你果然有了其他的女人，唔，我好傷心……”　　咦？聲音又變了，這個聲音是……　　“難道姐姐不漂亮嗎？艾愛是誰？X小姐又是誰？你和樂樂到底是什麼關係？英雄，你不給我交代清楚，姐姐，姐姐就……就閹了你！”　　那死雲彩終於走了，卻似乎魔法一般，將X小姐換成了氣急敗壞卻淚水橫流的甄三國！　　“閹了我？姐，往常你不是會說去拍AV嗎？”甄英雄一時覺得姐姐的威脅失去了自己的特點，不自覺的提醒起她來了。　　“你真想讓我去拍AV啊，然後就能甩了我，是嗎？”甄三國突然站了起來，怒氣沖沖的睜圓了眼睛，本是文弱的她咬牙切齒道：“沒良心的，你想的美！我閹了你，你就不能去找女人了，那你就永遠都是屬於我的！”　　球球的，閹我？你拿什麼閹啊？甄英雄正慶幸這裏空蕩蕩的沒有任何工具時，甄三國嬌喝一聲撲了上來。　　甄英雄只覺得下體一陣疼痛，低頭一看，嚇的哇哇大叫，自己的褲子是什麼時候沒有的？還有，姐姐身上的衣服呢？！赤裸裸的她趴在自己兩腿之間做什麼？神啊……！她這是咬哪裡呢？！　　“我咬掉你這壞東西，看你還敢不敢去找女人！”感覺着自己兩腿中間的硬件被包裹在甄三國溫熱小口腔的感覺，甄英雄渾身發軟，掙扎的力氣都沒有了，那小舌頭一撥一撥的碰觸着自己那敏感的寶貝，簡直要人親命啊，“我咬死你！”　　甄英雄只覺得一陣舒服，不是被咬了嗎？怎麼一點都不疼啊，而且被吸吮的感覺好象飄到了空中……　　“英雄！起床啦！！！”　　腦袋一陣昏沉，甄英雄睡眼惺忪的坐了起來，看了看床頭的表，八點一刻，自己昨晚開了一夜的車，快天亮的時候才回來，只睡了不足四個小時啊。　　“英雄，快起來吃飯啦，一會兒還要去醫院看望樂樂的媽媽呢！”　　甄三國跳到了床上，不停的搖晃着甄英雄，而甄英雄呢？發獃呢，望着姐姐那櫻紅的小嘴，甄英雄覺得自己下體的某個部位開始發生了體積的膨脹變化，天啊，剛才在夢裡面，就是這張小嘴含住了……　　“啪啪啪！”　　甄英雄兩手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臉蛋，趕快從夢想與現實的中心線跨了回來，天啊，自己居然做起春夢來了，而且還是夢到自己的姐姐，罪孽啊。　　說起來這全怪甄三國和康樂樂，甄英雄倒會為自己的齷齪開脫，要不是甄三國昨天那麼挑逗自己，自己會有這麼大的慾火積壓嗎？本來是要找康樂樂泄火的，結果火沒泄掉，倒還把她給買回來了。　　自我開脫之後，甄英雄這思想壓力與道德譴責還真就消失了不少，聽到甄三國說要去醫院看望康樂樂的母親，甄英雄也沒心思睡回籠覺了，爬了起來。　　“太……太子爺早。”　　甄英雄這一出來，就看到了一個不大一樣的康樂樂，和昨天相比，今天她就像換了個人一樣啊。　　那身廉價的衣服不見了，一身雪白的過膝裙讓這丫頭完全沒有了昨天的那種落魄，那條小尾辮也不見了，剛好披肩的頭髮讓她看起來，精神而端莊，很有味道，依然是平凡的美，卻更顯憐憐的可愛。　　真是撿着了，這丫頭被甄三國一打扮，比昨天看起來還要漂亮，甄英雄看着康樂樂那兩條露在裙外的白嫩小腿，口水都要流出來了，一米七的小丫頭，這兩條腿雖然還比不上甄三國，卻也夠要人命了。　　“不要叫我太子爺，多彆扭啊……”甄英雄一伸胳膊，剛要把這丫頭摟一摟，五十萬花出去了，佔佔便宜不過分吧？可惜，一聲輕輕的咳嗽，甄三國不客氣的將這剛剛還在色咪咪打量女孩，現在卻裝做正經的狼擠到了一邊。　　“怎麼稱呼確實很重要，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討論吧。”甄三國擁着康樂樂坐在了桌前，得意洋洋的看着甄英雄。　　球球的，一個稱呼還值得討論啊？甄英雄心裏發牢騷，卻是萬萬不敢讓甄三國聽到的，坐到桌前，抄起一根油條就往嘴裏塞，昨天忙了一夜，確實餓了。　　甄三國同樣拿起了一根油條，小小的咬了一口，甄英雄看到那金黃色的油條被姐姐的兩恭弘=叶 恭弘紅唇輕輕壓擠，不禁聯想到了剛才的夢，鼻子一熱，險些流出鼻血，球球的，是誰買的早點啊，沒事買油條做什麼？！　　人啊，一旦齷齪起來，看美女做什麼都能產生不健康的聯想。　　“英雄，我考慮了很久，終於想到如何安置樂樂了。”　　甄三國難得認真的說一回話，甄英雄一邊喝着餛飩湯，一邊點頭，而樂樂卻放下了碗筷，有些緊張的望着甄三國。　　“樂樂今年才十六歲，還要上學，她媽媽目前還住在醫院，所以啊，我決定，我們來照顧樂樂。”甄三國很難得啊，居然也有這麼理性的時候。　　康樂樂偷偷望了一眼甄英雄，見他在等着自己的態度，這才小聲說道：“我，我沒有住的地方，房子早被那人賣了，現在住的地方是租來的，我，我沒有錢付房租，連後天開學的學費都沒有……”說沒兩句，小鼻子一酸，又要哭了。　　“球球的，不許哭。”甄英雄夾起一根油條，‘唰’的一甩，正落在康樂樂面前的小碟子里，“少爺我把你買回來，你還想走是怎麼的？我為了你可花了五十萬呢！哪你也別想去。”

# 第032章 16歲的女兒

　　這話雖霸道，卻讓康樂樂感動的眼淚更難忍着了，她不笨，所以她明白，甄英雄分明是知道她的處境才會用這種說辭來收留她的。　　“樂樂的那個壞蛋爸爸給她和她媽媽帶來了太多的傷害，既然他已經不要樂樂和那個家，又把樂樂賣給你了，我覺得啊，樂樂也沒有必要跟那個壞蛋的姓氏了。”甄三國轉頭問康樂樂，道：“你覺得呢，樂樂。”　　變態到底還是變態，說著說著就又不正常了，你管人家姓什麼呢。　　“我，我已經被太子爺買下了，姓什麼，太子爺和姐姐說就好了。”康樂樂說到這裏，突然沉默了小會兒，難得堅定的說道：“我討厭那個人，他不是我爸爸，所以，我不願意姓康。”　　甄英雄能夠體會到康樂樂的心情，一個狠心作踐妻女的混蛋，與他同姓，只會讓那痛苦的記憶更加難以抹卻而已。　　“我現在是太子爺的人了，所以……所以……”康樂樂羞赧的望了甄英雄一眼，小臉紅的像被火烤着一般，很小心，甚至是有些惶恐的問甄三國，“姐……姐姐，我可不可以和你們一樣，姓甄啊……”　　這小丫頭怎麼突然說要和自己一個姓啊？而且看自己時還要偷偷摸摸的，臉咋那紅啊？甄英雄一琢磨，心裏這叫一個樂啊，看來這小丫頭對自己也有點意思啊，不錯不錯，少爺我果然魅力不凡啊。　　“太好了，樂樂，你我想到一起了，好開心啊。”甄三國連連拍着康樂樂的小腦袋，小雞啄米一般的點着頭，“恩，恩，姐姐今天就去徵求你媽媽同意，從此以後，你就和姐姐一樣姓甄好啦。”　　康樂樂也很高興，言語中有些感觸，“太子爺為了我花了五十萬，不僅收留我，還幫我救了媽媽，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們，所以……所以……”　　不用康樂樂說，甄英雄也知道她想說什麼，她所以想與自己同姓，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想報恩，是想減輕自己心裏的壓力，就好象古代的賣身丫頭一般，賣到了哪個大戶人家，就會跟哪家的姓，這個丫頭是想用這個辦法來報答自己啊。　　甄三國是胡鬧，因為她是個很簡單的人，自己討厭康四那種人，所以就想讓康樂樂換個姓氏，但甄英雄卻有正常的思維，他不想委屈了康樂樂，正要語重心長的發表一番言論呢，就聽康樂樂長出了口氣，道：“其實，我媽媽也姓甄……”　　張開嘴的流氓：“……”　　“不過，我是真心想和太子爺與姐姐同姓的……”　　球球的，你個丫頭也很聰明嘛，這障眼法用的……沒心思和她們討論這個問題了，繞了半天彎子，敢情是想跟你媽媽的姓氏啊，甄英雄搖了搖頭，繼續吃飯，“既然你願意和我同姓，以後又是住在我這裏，那就更不要叫我太子爺了，你不是我的傭人，從今天開始，你就是義字會甄家的小姐，所以不許在看輕自己了，以後啊，你就叫我哥……”　　“叫爸爸！”　　“撲！！！”剛喝到嘴裏的一口餛飩湯噴的像朵大蓮花啊，甄英雄一個勁的咳嗽，嗆死了，叫啥？爸爸？！少爺我今年才二十二，連婚都沒結過，你讓我多這麼一個十六歲的女兒？！　　康樂樂也愣了，這姐姐沒開玩笑吧？　　“樂樂，我是為了你好。”甄三國倒也有自己的一套說辭，“他為你花了五十萬，不可能對你沒企圖吧？萬一哪天晚上突然摸到你房裡，把你給……你還這麼小，萬一那個之後再生個寶寶出來……”　　甄三國這表情很嚴肅，說的煞有其事，雖然甄英雄很不滿意她詆毀自己的‘純潔’形象，但心理也納悶了，她怎麼知道我有這心思的？　　康樂樂想起甄英雄說過，等自己在長大點，就把自己給‘吃’了，雖然自己並不反感，而且也把自己當成了他的人，可他所謂這個長大，是長多大啊？明天，後天，或者是一個月，半年？自己還不到十八歲呢，這時候就做未婚媽媽，會影響學習成績的……　　仔細一琢磨，為了不做未成年的未婚媽媽，康樂樂小嘴一張，讓無限期待她會反駁的甄英雄一個跟斗從椅子上掉了下去，“爸……爸爸。”　　康樂樂叫出口之後，發現自己並不反感這個稱呼，還很溫暖，她不知道自己的生父長的什麼樣子了，因為他去世的時候，自己還沒有出生，唯一記得的，只有繼父對自己的打罵，記得那煉獄一般的成長過程……　　甄英雄不象一位父親，但他對自己的保護，卻讓自己找到了一種依賴的感覺，這種依賴，很舒服，因為自己隱隱可以感覺到，這個男人，並不似外界傳言中那個兇狠殘暴的太子爺，他，其實很可愛。　　康樂樂終於笑了，也不記得是多久了，終於能開心的笑了，甄英雄突然覺得，這個乖巧的丫頭，體內有着某些潛藏的細胞，居然與三國那變態是如此的相似。　　甄三國樂的都直不起腰來了，得意啊，死小子，你以為我看不透你的心思啊？不管樂樂的身世多可憐，她都是你身邊的異性，只要是異性，我就要讓你有的看，沒的吃！　　“樂樂，今天去醫院看你媽媽，明天我就幫你把轉學手續辦了，以後你要和我住，去城南上學太不方便了……”　　“等等，姐，樂樂同你住？”　　“當然了，就算他叫你爸爸，和你住在一起還是有危險的，再說也不方便，我們都是女生，住在一起多合適啊。”甄三國說的很認真很有道理，可甄英雄一看到她嘴角那壞壞的笑，就知道她的心思了。　　“英雄，我以後會常常帶樂樂來這裏看你的，還有，你有時間的話，也去我家裡看樂樂哦，你是爸爸，要關心女兒的。”這死變態的，你果然是變着法的讓我沒招躲你啊。　　甄英雄這個恨啊，自己這變態姐姐太陰險了，為了接近自己，居然連這種招數也想的出來，二十二歲當人爹，你擺明是想讓我未老先衰啊，氣急敗壞的他張口對樂樂喊道：“樂樂，既然你管我叫爸爸，那現在你也叫她一聲姑姑給我聽！”　　“不能叫姑姑的。”甄三國一捂樂樂的小嘴，輕輕的，卻非常認真望着樂樂的眼睛，有些期待，卻很強勢的說道：“樂樂，你應該叫我……媽媽。”　　‘哐當’，剛爬到椅子上的甄英雄又掉了下來，球球的，你這死變態的，腦子里到底在想些什麼東西啊？！

# 第033章 漢宮的陷阱

　　二十二歲的甄英雄，二十四歲的甄三國，中間夾着十六歲的康樂樂，這是一個多麼可笑的組合啊，大街上絕對不會有人相信，這三個人竟然是‘爸爸’‘媽媽’和‘女兒’。　　甄英雄恨啊，死變態的姐姐根本是在扮家家酒啊，可看到甄三國臉上那滿意而幸福的笑，甄英雄又沒有了反駁的慾望。　　算了，只要她高興，未老先衰就未老先衰吧，況且，康樂樂，不，應該是甄樂樂，不是也很開心嗎？　　甄英雄很喜歡看到三國笑着的樣子，似乎小小的一點滿足，她都會笑的這樣甜美，這個性格有些變態的姐姐，永遠讓人可愛又可氣啊。　　“英雄，你是爸爸，我是媽媽，你說，我是不是應該摟着你的胳膊，靠着你的肩膀才合適啊？”　　球球的，又開始發病了！甄英雄看着走在自己面前的這張很認真又很渴望的絕美小臉，真想用力的掐一掐啊，你個死變態，不要總是挑逗我好不好啊？　　甄樂樂看着甄英雄痛苦的想要擺脫甄三國親昵的摟抱，已經忍不住的笑了，這是自己生命新的開始，儘管有些玩笑，有些胡鬧，但自己，很開心，因為，那個男人，讓她找回了一個自己……　　時代進步了，社會發展了，物質生活也越來越豐富了，於是，人們對金錢的追求也越發的貪婪了，甄英雄望着偌大的醫院，又開始感慨了，你個球球的，現在的醫療利潤那麼大，你們這些穿着白衣，喊着仁心仁術的傢伙未免也太虛偽了些吧？不給錢就見死不救，這倒是和殺手不給錢就不殺人多少有些異曲同工之處……　　其實樂樂的媽媽受傷雖重，卻並不是什麼難以治療的惡疾，甄英雄氣就氣在了這裏，化個淤血接個骨頭，你丫能墊多少錢啊？交了五千快錢的住院費和兩萬塊錢的手術費，甄英雄把單據隨手往兜里一揣，看着一臉不耐煩催他不要擋着窗口的沒表情的女護士，心話道了，別以為少爺的錢好賺，你早晚得給少爺退回來，球球的，下個月開始，這醫院的保護費，上調百分之九十……　　看着撲到自己懷裡甄樂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樣子，甄英雄頭皮都緊了，男人就怕女人哭，說不得，你還不能煩，得哄着，可越哄哭這感情發泄越厲害，太考驗一個男人了，甄三國也跟着添亂，又不是你媽進手術室，你哭哪門子啊？　　心裏正牢騷呢，突然覺得手機震了幾下，甄英雄還以為是X小姐看到昨天的短信給自己發回信息了呢，趕忙掏出來，確實是信息，可一看發來信息的電話號碼，甄英雄的臉上突然閃過一絲陰冷，‘英雄，來漢宮，爸爸有事與你商議。’　　很簡短，卻讓甄英雄面色沉重，眼中越發冷森，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回過神來，把手機收了起來，小心的望了一眼三國，發現她並未起疑心，又暗暗鬆了口氣。　　甄樂樂哭鼻子，作為一個男人，當然是很自然的摟她在懷裡了，甄三國不高興就在這裏，哦，她哭你就摟着，我哭你就看着，這什麼道理啊？　　自己的眼淚都白白浪費了，甄三國也沒心思再哭了，有些嫉妒，把甄樂樂從甄英雄懷裡往外一拉，說了，“英雄，誰發來的信息？”　　“信息？哦，是我訂的天氣預報，說明天還有雨，讓人生氣，明天我還有事情呢。”甄英雄這話說的很自然，甄三國沒有多疑。　　“這裡有我陪着樂樂就好，英雄，你不是說爸爸讓你把場子就交給闌度嗎？明天你有事情，那你今天一定很忙吧？快去吧，不用陪我們的。”　　甄英雄還沒鬧明白三國今天怎麼如此反常，居然不纏着自己的時候，人家又說了，“手術結束后，我會帶樂樂去買些衣服和日用品什麼的，然後到她過去住的地方收拾一下，搬到我家去住，你過會給我派輛車來……”　　“恩，恩，小事情，我馬上安排。”甄英雄正發愁不知道如何脫身去漢宮呢，當然點頭了。　　見甄英雄與甄三國這麼關愛自己，樂樂更感動了，她也不知為什麼，就是喜歡往甄英雄懷裡鑽，似乎覺得自己現在終於有了一個依靠，所以本能的親近他吧，可卻見甄三國小眉頭一皺，死死拉着樂樂的手腕，就是不讓她扎到甄英雄的懷裡，有些不耐煩道：“英雄，沒事的話你還不走？”　　今天的太陽一定是從西方升起的，甄英雄感謝了三尺頭上的所有神明，飛速離開了醫院。　　有些危險的事情，是不能讓三國知道或參与的，甄英雄回頭望了一眼醫院，掏出了手機，“闌度，我們有事情要做了……”　　……　　‘漢宮’娛樂城，朗朗市最大的娛樂城，也是義字會的大本營，這裡是組織人員部署最完備，守衛最森嚴的地方，甄天雖然有自己的別墅，但他卻常年住在這個娛樂城最豪華的套房中，因為，這裏安全而舒適。　　與甄天相反，甄英雄平日里最不喜歡來的就是這個地方，一個想往平凡生活的富貴子弟，有時候很想忘記自己的身份與地位，這是一種很正常，也是很難解釋的心理，有點自欺欺人，但也是一種自我宣洩，所以甄英雄不住豪宅，不喜大把花錢，寧可自己住在一個普通的住宅樓，也不願意留在這個豪華如宮殿一般的‘漢宮’，他需要從另一種生活中得到心理的滿足。　　此刻，漢宮娛樂城依然如往昔般人進人出，客人們都在滿意的消費着，而義字會的人員也一如既往的保持着高度的警覺，可是，他們卻並不知道，此刻被他們團團保護的老闆，已經被捆綁在了十樓的懂事長辦公室中。　　甄天不愧是朗朗市最強幫會的老大，雖然手腳都被捆綁在椅子上，他依然毫無懼色，辦公室里的七位黑衣大漢，他看都不看在眼裡，因為，此刻，他的眼睛中，只有一個人的影子。　　“如果你無法讓自己的眼睛老實的呆在眼眶里，我會考慮幫它們搬個家，例如，先把它們給你摳出來，然後丟到馬桶中！”坐在甄天對面的黑衣女人終於受不了被甄天那雙賊眼調戲的感覺了，這老東西，被綁票了還有心思打量女人呢。　　“要摳你就摳吧，這樣停留在我腦中的最後一幅畫面將永遠是你美麗的容顏。”　　甄天還真不知道‘肉麻’兩個字是怎麼寫的，居然還有心思和這女人鬥嘴呢。　　倒別說，這黑衣女人雖然戴着一副深色的太陽眼鏡，且從感覺上來講已不再年輕，但尖尖的瓜子臉型，挺翹的瓊鼻，小巧而紅顏的朱唇，白皙的肌膚，無一不說明了她的美麗，高高盤起的頭髮肯定經過精心而細緻的修飾，加上飽滿而豐潤的身材，更突出了她的一種成熟之美，那兩對大大的白金耳環讓她看上去華貴而高雅，不過也讓人不禁為了她的耳朵難過，多麼沉重的負擔啊……　　正當這位唯一的女性被麻的打了個冷戰，準備發飆的時候，一站在窗前俯視地面的禿頭黑衣大漢低沉着聲音，道：“夫人，甄英雄的‘瓢蟲’出現了，對面的兄弟已經確認，是甄英雄，他已經進來了。”　　甄天聞言，臉色一變，卻聽那成熟妖嬈的女人掩口一笑，有些得意的對甄天笑道：“你說，你兒子會不會掉進我們的陷阱呢？”　　還沒來得及說話，黑衣女人手一擺，站在甄天身後的瘦高大漢立刻將一條毛巾塞到了甄天的口中，並嫻熟的掏出一卷膠帶，糊在的他的嘴上，看這意思，這種事情沒少做過，蠻專業的。

# 第034章 是誰的陷阱

　　黑衣女人似乎很喜歡看到甄天的憤怒表情，很有滋味的欣賞了一會兒，這才站了起來，繞到了甄天身前，輕輕抬起一條美腿，側坐在了桌上，短裙的裙擺因為這個動作而微微上提，露出一截雪白耀眼的大腿，甄天兩隻眼睛立刻被吸引了，卻見這女人妖媚的一笑，似乎故意挑逗他一般，右手順着裸露的大腿很惹火的慢慢向上撫着，可不知怎麼一撥，手裡就多了一把小巧的銀色手槍，“我倒要看看，你兒子究竟能不能救的了你，或者說，他會和你一樣，成為我的階下之囚。”　　“我想，成為階下之囚的，應該是你們。”　　門板突然撞開，兩個埋伏在門后的大漢被撞飛倒地，兩把落地的手槍還在原地打着轉轉，門外不緊不慢的走進來一年輕男人。　　無視五把對準自己的手槍，這年輕男人抬起左手，伸出兩根手指，很臭屁的撥了撥有些擋眼的劉海，然後將五指完全插入烏黑卻有失亮澤的頭髮，向腦後捋了捋，傲慢道：“我討厭被槍指着的感覺，如果不想後悔的話，把槍插回你們的褲腰……”　　倒在地上的兩人正要拾回自己掉在地上的手槍時，眾人只覺得年輕男人身子一晃，接着兩聲慘叫傳來，那兩個倒地的大漢居然同時握着自己的手腕，在地上翻滾了起來。　　“我說過我討厭被人用槍指着。”　　黑衣女人有些驚訝，這小子一轉眼便用腳踩斷了自己兩個手下的小臂，若無其事也就罷了，竟然無視人質，無視手槍，這麼目中無人的警告自己放下武器，太狂了吧？你當我們手裡的傢伙是打BB彈的啊？　　“你就是甄天的兒子，甄英雄？”　　“兒子？恩……也可以這麼說吧。”年輕人轉身將辦公室的門關上，扣上鎖，然後靠在門板上，笑望着黑衣女人，“你又是誰？”　　“小子，你是不是太狂妄了一些？雖然我很詫異你是如何察覺到有人在這裏埋伏你，但你爸爸的生死現在可是由我說了算，你是不是該降低一下姿態？”　　黑衣女人用那把銀亮的小手槍頂住甄天的腦門，將太陽眼睛摘了下來，憤怒的瞪着對面的男人，那雙眼睛果然很美，只可惜煞氣太重。　　“很對不起，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所以我沒必要降低姿態。”年輕男人這話一出口，眾人還沒鬧明白怎麼回事，就見這小子淡然一笑，左右抓在胸前，突然將上衣扯開，“而且，我是來殺人的，不是來救人的。”　　正要圍上來的五個大漢齊齊向後一跳，媽啊，這小子衣服里綁的什麼東西啊？炸彈！　　“這東西不是二踢腳，也許炸不塌這層樓，但讓這房間里的人都變成血紅色的爆米花，估計還不成問題，這位夫人，我不知道你們綁架甄老闆是為了什麼，但作為一個殺手，我接到的委託是，如果救不了甄老闆，就炸了這裏所有的人，當然，也包括甄老闆。”　　甄天兩眼直噴火苗啊，哪個王八蛋委託的啊？這是救人嗎這個。　　年輕男人見那女人肩膀微微一動，趕忙伸出握拳的右手，說道：“不要想把我一槍爆頭，除非你有把握讓我的手指不會鬆開。”　　眾人一看，好嘛，這小子手裡還握着壓力引爆器呢，只要手一松，大家還是得一起變爆米花啊。　　“你究竟是誰？到底是誰派你來的？”黑衣女人明顯有些驚慌，話語才落，剛才俯視地面的那禿頭男人便擋在了她的身前，餘人均是一頭大汗，卻只有他這禿腦袋的，表情最容易暴露的人，面色無懼，冷靜沉着，由此可見，這傢伙是個人物。　　“兄弟那條路上的？”　　“黃泉路。”年輕男人絲毫不把那禿頭一臉的橫肉放在眼中，一句話就噎死他，鳥都不鳥，“不想死的，現在給我聽話，把窗子關上，把窗帘拉上。”　　禿頭搞不清楚這小子是什麼意思，回頭望瞭望那女人，黑衣女人也無奈啊，人家抱着炸彈呢，別說那玩意兒不是二踢腳，就算是，那麼一大捆子少說也有百來個，要是炸了也夠人戧的啊。　　見窗子關了，窗帘拉了，黑衣女人冷冷道：“現在可以說了吧？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嗎，也在甄老闆手下打工，是他兒子英雄的朋友，你可以叫我……闌度。”　　甄天眼珠子都要瞪出來了，好傢伙，我說咋這眼熟呢，敢情是闌度這小子啊，他什麼時候把頭髮和眉毛全染成黑色的了？而且，那藍眼珠也變成灰色了，難不成戴了變色的隱形眼鏡？這外國人一倒騰，不倫不類，怪模怪樣的，還真難辨認了。　　黑衣女人一聽可樂壞了，小手槍用力戳住甄天的腦門，說了，“差點被你給忽悠了，既然你是他的手下，那就把引爆器給我交過來。”　　“不交，交了我和老闆都會成為你們的人質，生命沒保障，所以，寧死也不交。”　　黑衣女人氣的鼻子都要冒煙了，義字會的人不是出名的講義氣嗎？怎麼這小子就如此沒義氣啊？　　“把槍都放下，聽話些，不然大家一起爆米花。”　　“放下槍可以，但你總要告訴我，究竟是誰雇你來的吧？”黑衣女人雖然這樣說著，卻已經決定放棄手槍了，但也沒打算便宜闌度，而是將彈夾及槍膛里的子彈全部退了出來丟到角落，這才把手槍拋到了闌度腳下。　　禿頭大漢讚許的望了一眼闌度，也和那女人一般將手槍處理之後丟了過去，可他那雙巨大的手掌卻比在了甄天的脖子上，他不傻，不可能完全沒有要挾的，“小子，我並不相信你真的敢引爆那個炸彈，放下槍容易，要我放人質是不可能的，甄英雄在哪裡？讓他出來吧。”　　“你很聰明啊，不錯，是英雄要我來的，不過我們沒必要讓他出來，因為……”見所有的手槍都在自己的腳下了，闌度嘻嘻一笑，道：“他早就來了。”　　連同甄天在內，所有人都是一驚，就在此刻，‘咚啷’一聲，什麼東西從屋頂落了下來，眾人還未來得及抬頭，就望見從頭上飛落一拳頭大小的圓球物，掉於屋子正中，竟是自己旋轉起來，一陣濃白煙霧迅速以它為中心擴散開來，瞬間布滿了整間密封的屋子。　　禿頭大漢大驚道：“催眠瓦斯！”　　那黑衣女人一臉驚訝，可惜此時以晚，“怪不得讓我們關窗子呢……”一語未完，向後一栽，倒在了甄天懷裡，甄天嘴被封着，氣體從兩個忙着呼吸的鼻孔鑽了進去，兩眼圓睜，‘唔唔’兩聲想要說些什麼卻無人能懂，頭一歪，昏了過去。　　其他黑衣人本就措手不及，等反應過不能呼入那氣體的時候，兩步沒邁出去就倒地了。　　惟有那禿頭反應不慢，喊過之後立刻屏住了呼吸，同時也明白過來，闌度要自己等人放下武器，為的就是不能在第一時間用槍打破玻璃或者殺了他去開門啊。　　大漢無暇去想究竟是誰從屋頂的通風管道丟出這麼一個缺德的鳥東西，抓起桌子上的煙灰缸便拽了出去，可惜玻璃前面擋了一層窗帘，減緩了力道，玻璃沒有完全碎裂，且由於窗帘的緣故，氣體依然無法散去。　　大漢暗嘆對方狡猾的同時，已經邁開大步向窗子跑去，可突然一陣破風之聲，大漢向後一躍，一個大花瓶從眼前飛過。　　轉頭一望，果然是闌度丟過來阻止自己的，可就是這一望，大漢不禁又驚又氣的大嘴一張，氣體入口，暈掉。　　再看走過來的闌度，什麼引爆器啊，說的那麼好聽，就是一電動剃鬚刀，擺酷似的剃了剃鬍子，見最後一個敵人被自己氣的倒在了腳下，他得意的一笑，“幾個二踢腳就把你們唬了，活該你們上當啊……”說罷，他也兩眼一眯，軟在了地上。　　屋裡的人全部倒下的同時，屋頂傳來兩聲響動，“球球的，這死通風道也太窄了，下次一定要加寬……”　　一人影輕巧的從牆角上面的通風口落了下來，臉上蒙了老大一個防毒面具，得意的掃了眼辦公室，哈哈大笑，“和少爺我斗？球球的，早說過，你們才是階下囚！”

# 第035章 公主的測試

　　“你個不孝子啊，居然連老子我你也搞昏！”　　渾身掉水珠子的甄天看着自己這身‘阿瑪尼’西裝，心疼啊，可更讓他生氣的是，這小子竟然用同樣的辦法將那被五花大綁的黑衣美女潑成了落湯雞。　　“球球的，你不想昏掉就不要被綁票啊，少爺我為了救你在通風管道里爬了多半天你知道嗎？”甄英雄說話不誤了幹活，又是一桶水澆到了闌度腦袋上，“少爺我有勇有謀，你不感激我也就是了，還衝我吼？早知道讓這女人綁你一輩子算了。”　　“我倒想呢！”　　“恩？”　　甄英雄和剛剛清醒過來的闌度同時嚇了一跳，回頭一看，甄天這是幹嗎呢？竟然一副討好模樣的幫那危險女人鬆綁呢！　　“喂喂喂！老頭子，你確定自己神志正常嗎？”甄英雄很警惕，一個倒地翻身拾起了那女人掉在地上的手槍，半蹲半跪的瞄準着那女人的頭。　　美麗熟女根本不將甄英雄的手槍放在眼中，看了看自己這濕淋淋的一身狼狽，白了甄天一眼，沒好氣的說道：“你養的好兒子！哼！”　　“蘇蘇，別生氣，是我不好，養了這麼一白痴的笨種……”　　白痴？笨種？球球的，就算你是老子，也不能睜着眼睛說瞎話啊，少爺我為了救你少下功夫了嗎？甄英雄與闌度眼珠子都要氣爆了，甄天和這女綁匪到底啥關係啊？　　“笨蛋兒子，還不過來給你蘇蘇阿姨問好！”甄天變臉挺厲害，一轉頭就能換一個天差地別的表情。　　甄英雄大腦都短路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那名叫蘇蘇的成熟美女在甄天的攙扶下站了起來，揉着自己被勒的有些酸痛的手腕，上下打量着甄英雄，看的甄英雄有些不自在，怎麼？你牲口市場挑驢子呢，上下的看，看什麼啊？　　“長的還可以，比你強多了，更像夢謠……”　　本來很是疑惑的甄英雄剛要發作，聽到女人口中說出‘夢謠’兩字時，身子猛的一震，呆了，同時，也對這女人的身份更感迷惑了，夢謠，那是自己已經去世的媽媽的名字啊！　　“你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知道我媽的名字，又為什麼綁架我家老頭子？還有，把我引來的目的是什麼？”　　甄英雄似乎有些激動，一口氣問了四個問題，可手裡的槍卻是抖也沒有抖過，成熟美女很讚許的望了他一眼，然後白了甄天一眼。　　很舒服的坐在甄天推過來的椅子上，美女一邊用毛巾擦拭着臉上的水珠，一邊說道：“想讓我回答你的問題，這很容易，不過，你要先回答我一個問題才可以。”　　甄英雄氣啊，你個老頭子好歹也是義字會的老大，看你那沒出息的德性，和條吐舌頭的小狗有什麼區別啊？那女的說句話，你竟然還好意思沖我瞪眼睛。　　“你問！”甄英雄受不了老爹那眼神，還是妥協了，但這話說的卻很不客氣。　　美女沒在意甄英雄的態度，道：“你怎麼知道你爸爸被我們綁架的？”　　“因為那條讓我過來漢宮的短信不是他寫的，卻是用他的手機發來的。”　　“不錯，那短信是我發的，可你是怎麼知道的？”　　甄英雄再次鄙視了自己的老爹一眼，然後對着美女一仰下巴，“因為我從不稱呼他為爸爸，而是叫他老爹，已經習慣了，所以我們都覺得‘爸爸’長‘爸爸’短會很肉麻……”　　“你就是這麼教兒子的嗎？”美女一瞪眼，甄天不好意思的笑着撓了撓頭，沒理他，美女繼續問甄英雄道：“你就憑藉這個，讓你身邊的這個小子冒充你，開着你的車來這裏的？”　　“基本是這樣的，不過他為了染頭髮和把過年時剩下的二踢腳綁在一起，多少浪費了一點時間……”　　“那你呢？你是怎麼進來的？為什麼我埋伏在門外的人沒有看到你呢？”　　“這算第幾個問題了？算了，少爺不屑和你這女人一般見識。”甄英雄有些不耐煩了，“尿尿和大便還有前後之分呢，漢宮這麼大，就不能有個後門啊？怪就怪你太笨了，認定我會從前門進來。”　　這是什麼比喻啊？美女又羞又氣，狠狠在甄天胳膊上掐了一把，甄天翻了兒子一眼，卻依然很受用美女的‘溫柔一掐’。　　完了，自己這爹算沒救了，甄英雄都懶得看那見着女人就發飄的傢伙了，“輪到你回答我的問題了！你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知道我媽的名字，為什麼綁架我家老頭子？把我引來的目的又是什麼？”　　“我是你蘇蘇阿姨，所以知道你媽媽的名字，綁架你家老頭子，就上為了把你引來……”　　球球的，這叫什麼回答啊？甄英雄這火大啊，前三個問題回答了，可和沒回答一樣啊，正想過去教訓一下這臭女人，卻見那女人狡猾的一笑，道：“至於為什麼把你引來嗎……主要是想看看你這小子是不是可靠。”　　甄英雄一愣，卻見這女人對甄天一笑，甄天立刻丟了魂似的飄到了桌子前，將電話撥了出去，“立刻請小公主過來！”　　甄英雄和闌度是徹底暈菜了，小公主？誰啊？義字會只有一個公主，那就是甄三國，什麼時候又多了一個啊？　　“呦……！姐夫……！”　　‘哐當’一聲，愣呆的甄英雄被撲過來的所謂的小公主壓趴在地，“怎麼是你這倒霉丫頭？！”　　“英雄，你通過了我對你的測試，很好，你對危險的嗅覺我很滿意。”成熟美女站了起來，也不理甄英雄的臉色，道：“我明天動身去美國，在我回來之前，這寶貝女兒就拜託你照顧了。”　　照顧？照顧誰？少爺我堂堂太子爺，憑什麼給你當看孩子的保姆啊？甄英雄髒話還沒出口呢，就聽甄天說了，“蘇蘇，你放心，用我的人格擔保，英雄肯定會二十四小時不離的保護你這位小公主的。”　　“你的人格？恩，憑你在道上的聲望，我信你。”美女微微一笑，迷的甄天身子都軟了，“那就拜託了。”　　“沒問題，沒問題！”　　甄英雄望這美女離開的背景，嘴巴終於能合上了，“死老頭子，你給我解釋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為什麼要二十四小時的保護這倒霉丫頭啊？！難不成你想要她跟我住到一起？”　　那所謂的小公主正對着成熟美女揮手再見呢，聽甄英雄這麼一說，利馬不幹了，“喂，姐夫，你有沒有搞錯，我這樣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小美女留在你身邊，那是你多少萬年修來的福氣啊，你怎麼能叫我倒霉丫頭呢？”　　萬年修來的福氣？球球的，那倒未必，你個丫頭別帶來萬年的晦氣我就要拜謝所有飄着的神仙了……

# 第036章 甄天與蘇影

　　似乎是不想讓艾愛知道，甄天吩咐闌度，去幫艾愛去將她帶來的行李搬到了甄英雄的車上，屋裡只有父子二人的時候，甄天這才對兒子說出了一切。　　那個女人叫做蘇影，與甄英雄的母親秦夢謠一樣，也是一個黑社會組織的千金小姐，自小就與甄天和秦夢謠相識，是一起長大的好朋友，也是甄天一直喜歡的女人，不過蘇影雖然是活潑外向的性格，卻喜歡穩重內斂一些的男人，不似秦夢謠，斯文懦弱，溫文爾雅，卻死心塌地的喜歡着放蕩不羈的甄天。　　大學時，蘇影喜歡了一個男人，一個很穩重的男人，畢業后，她隨這個男人離開了朗朗市，而甄天也娶了秦夢謠為妻，雖然甄天很愛自己的妻子，但男人多情，他坦言並沒有因此而忘記蘇影。　　不久前，蘇影回到了朗朗市，她離婚了，因為不想拖累丈夫的前途，所以才離婚的，而艾愛，就是蘇影的女兒。　　其實不用甄天說，甄英雄也能隱隱的猜到，看這女人身邊的保鏢和隨身的武器就知道，她的黑社會背景恐怕才是她離婚的唯一原因。　　蘇影接手了家族的勢力，而她的勢力一直存留在美國，回朗朗市，僅僅是因為她的前夫在這裏，而且她並不希望女兒參与到黑色家族中來，這才希望她留在朗朗市念書，可自己仇家太多，她怕女兒會成為仇家報復的對象，又怕女兒留在前夫身邊，會給前夫帶去危險和困擾，所以才拜託甄天來照顧的。　　剛剛的那一出綁架，就是蘇影對甄英雄的一個測試，本來只是想考驗他臨危的反應與身手，卻沒想到完全被甄英雄算計了。　　甄天喝了口水，然後對坐在對面的甄英雄說道：“所有的事情你全知道了，你明天開始就不再是黑社會，而是一個老師，這樣的身份我也算對蘇蘇的前夫有了個交代……”　　“球球的，你的老情人拜託你的事情，為什麼要我辛苦啊？還有，這丫頭的爸爸到底是誰，值得你這樣重視，這麼給面子？”甄英雄只要一想到自己和艾愛在一起的時候就准沒好事這點，腦袋就脹的要命。　　“你是我兒子，而你蘇蘇阿姨是你媽媽最好的朋友，這就是理由。”甄天突然板起了臉孔，“英雄，你該知道組織的規矩，這就是你在組織接受的最後一個任務，所以，什麼都不要問，執行這個任務就可以了，記住，是什麼都不要問，照顧小公主到你蘇蘇阿姨回來就好。”　　甄天輕易是不會用組織的立場來說話的，甄英雄想罵街，想發牢騷，可忍了忍，終究是沒有說話，但同樣，他也沒給甄天好臉看，“這是最後一個任務，你自己說的啊！”　　球球的，你自己想追人家單身貴婦，竟然讓少爺幫你做人情？好啊，不就是照顧個小丫頭嗎？如果用一個徹底全新的身份來換，值了，反正那女人早晚會回來的，想到這裏，甄英雄釋懷，甩甩袖子，起身離開。　　甄天站在窗前，看着樓下，甄英雄已經與艾愛上了那輛‘瓢蟲’，他一直板着的臉終於鬆開了，接着，不可遏止的大笑了起來。　　“笑什麼呢？你這隻狡猾的狐狸。”　　甄天望着突然出現在門口，本該早就離開的蘇影，沒有絲毫的意外，得意道：“我在笑英雄這小子還是太年輕了，他啊，真的不適合做黑社會啊。”　　“對啊，他像夢謠一樣，天性善良啊。”蘇影已經換了一身白色的女式西服，依然高貴，卻少了一分妖媚，頭髮沒有挽起，散落披在了肩上，姿勢非常優雅的坐在了沙发上，拿起茶几上的一盒香煙，抽出了一棵，但想了想，搖頭一笑，又塞了回去，這才有些嘲弄的望着甄天。　　“蘇蘇，這話可不對，難道我不善良嗎？”　　“連自己兒子都算計的傢伙，能說善良嗎？”　　“那還不是你要我幫忙這樣做的？”甄天笑了笑，望着屋頂那沒了網蓋的通風口，道：“可我也沒想到，那小子會用這樣的方法啊……”　　“是啊，這種狡猾和你很像。”蘇影站了起來，走到辦公桌前，將扣在桌子上的小相框拿了起來，有些感慨的說道：“即便夢謠已經離開了，你依然無法忘記她嗎？”　　甄天嘆了口氣，依然笑着，用那有些嘶啞，卻很有個性的聲音，輕輕道：“夢謠永遠都不會離開，她，一直在我心裏活着……”　　“呵呵，我真的服了那個丫頭，我們姐妹三人中只有她最少言寡語，只有她最不會表達感情，可是……”蘇影將那相框小心的擺好，道：“即便到了今天，她依然是你心裏的唯一啊。”　　“蘇蘇，對不起，我……”　　“不用道歉，也沒什麼可道歉的。”蘇影輕輕在甄天肩膀上打了一拳，道：“我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容易衝動的小丫頭了，雖然當時我很恨你，也嫉妒夢謠，但事過境遷，你我的兒女也老大不小了，難道我還會逼你娶我不成？”　　甄天那色咪咪的表情又露了出來，盯着蘇影那高聳的胸脯，空抓了兩下，“不要引誘我，否則我會忍不住的。”　　“呵呵，你少來，你要真有這膽子，我倒還真不介意。”蘇影倒是大方，向前一挺胸，甄天趕快觸電似的向後一閃，“哼，你就是嘴上沒個正經。”　　甄天有些尷尬的撓了撓頭，“蘇蘇，我這不是為了你女兒着想嘛，搞不好，將來她可是我兒媳婦呢。”　　“什麼叫搞不好，我看我那寶貝丫頭已經喜歡上了英雄，他們肯定會有結果的。”蘇影的眼神中有些異樣，望着甄天，輕聲道：“我們的遺憾，不會在兒女身上重演的，不是嗎？我想，夢謠也願意看到他們兩個可以走到一起吧。”　　“恩。”甄天點了點頭，而後表情一暗，“如果冰兒也像你一樣可以看開那些陳年舊事，那就好了……”　　“冰兒還沒有消息嗎？”蘇影似乎很在意這個叫做‘冰兒’的人。　　“沒有，二十三年前，和你一樣，一走之後便杳無音訓，你回了美國，而她，就如同人間蒸發了一般，去了哪裡，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　　看到甄天長噓短嘆，蘇影一笑，道：“冰兒是我們姐妹三人中性格最獨立，最堅強的，你不必那麼牽挂的，倒是我的艾愛，你要給我照顧好，她可是替她姐姐看住英雄的。”　　“那當然了，當我知道英雄這小子相親的對象居然是你的寶貝女兒時，我樂的嘴都歪了，呵呵，我想，一定是夢謠在天之靈牽引着那兩個孩子走到一起的吧，她直到臨走前，還一直為了當年的事情耿耿於懷呢，否則也不會要英雄一定要在二十二歲結婚，娶一個好女孩了。”　　“那丫頭永遠都是那麼的天真，呵呵，這就是她比我和冰兒更能吸引你的地方吧。”蘇影一笑，轉身離開，走到門口，突然想起了什麼，“對了，雖然英雄還不知道，但我明天一走，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時機到了的時候，你就替我告訴他，上次在朗朗大酒店，謝謝他救了我的女兒……”

# 第037章 流氓的廚藝

　　“有沒有搞錯啊姐夫，你好歹是個太子爺，就住這種破地方啊？”　　好不容易把房間收拾妥當了，艾愛無力的倒在沙发上發著牢騷，顯然是不大滿意啊，“才一百五十平米，還是陰面，日光照射時間短，空氣流通也不好，唉……”　　“愛住你就住，不愛住就滾蛋，我又沒求你。”甄英雄現在的心情顯然不好，艾愛這丫頭身上有太多迷題了，他想問，可原則又不允許他問，心裏憋着個疑問，他能不難受嗎？再說了，這年頭寸土寸金，一百五十平怎麼了？也一百二十萬呢，換了平常人家，分期也得幾十年才供的起，少爺我可是全款一次性買來的！　　“住，我好喜歡住在這裏。”艾愛也算是寄人籬下，見甄英雄有點不善，趕快坐了起來，拉他坐在身邊，獻媚似的幫他掐着胳膊，順着他說道：“姐夫，我知道你肯定對我充滿了好奇，我就把能告訴你的全告訴你好了。”　　甄英雄一聽，精神一抖，可想了想，卻說道：“不需要，我只想知道，你是什麼時候知道我的身份的。”　　艾愛有些納悶了，沒想到甄英雄會不願意知道自己的事情，不過話說回來，自己即便說，恐怕也沒有幾句能講出來的實話，於是笑了笑，道：“那天我被人偷了錢包之後，你幫我追了回來，我看到了你的長相，自然就知道你的身份了啊。”　　這個回答很簡單，但甄英雄卻信了，他從第一次見到艾愛開始就隱隱覺得這女孩身份不一般，後來在城南與史懷南談判的時候又遇到這個丫頭在請客吃海鮮，賣花丫頭吃海鮮，不能說不值得懷疑吧？最值得懷疑的還不是這些，是這丫頭在遇到槍擊事件時，雖然害怕，卻並沒有失去冷靜，更沒有像其他女人甚至一些老爺們那樣大聲驚叫或掉眼淚，現在看來，這些都可以得到一個解釋了。　　答案就是，艾愛的媽媽是個有背景的黑社會。　　“你不想知道我爸爸是誰嗎？”　　“不想。”　　男人與女人相比，對於好奇心的自控能力要普遍的好上一些，或者說，他們可以壓制住自己的好奇心，甄英雄便是這樣，他怎麼可能不想知道艾愛的父親究竟是何許人也？因為知道了她媽媽的不一般，對她父親的好奇只會更大而已，但是，由於義字會的信條約束而不能問罷了。　　“真不想？”　　廢話，能不想嗎？你個丫頭自己說出來就不行啊？甄英雄心裏都罵翻了天，可表情卻沒有波動，“真不想。”　　“哦，那好，以後不要說我對你隱瞞了什麼啊，是你自己不想知道的。”　　球球的，你個倒霉丫頭啊，甄英雄望着艾愛那壞壞的笑，真想給她點顏色看看，自己什麼時候吃過虧啊，怎麼只要和這丫頭沾邊的事情，自己總也占不到便宜呢？　　沒心情和這丫頭喘氣，甄英雄看了看錶，午飯時間，不能和肚子過不去啊，“今天你有口福，能吃到少爺我拿手的招牌式午餐。”　　從冰箱里取出冷凍了不知多少天的手擀麵，甄英雄炫耀似的對艾愛一擺腦袋，進入了廚房。　　“我們中午就吃這個？”艾愛將這凍的老硬的麵條在案板上磕了幾下，小眉頭都擰在一起了，神啊，這東西堅硬的和磚頭差不多，能吃嗎？　　這回輪到甄英雄得意了，“不愛吃？那好啊，以後你做飯不就結了，告訴你，我每天都是吃這個的。”　　“有沒有搞錯啊，姐夫，你是太子爺，居然連個做飯的小保姆都沒有？”　　“漢宮什麼沒有啊，我要喜歡讓人伺候還會搬出來住嗎？哼，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連你也看不到才好呢。”甄英雄總覺得艾愛有把自己那完美午餐丟到垃圾桶的慾望，趕快搶了回來，道：“丫頭……”　　“叫我小愛，丫頭長丫頭短，叫我的真彆扭。”　　“好，小愛。”甄英雄翻了艾愛一眼，一破名字你計較什麼啊？“你喜歡吃炸醬面還是打滷麵？”　　“破麵條，怎麼吃還不是一樣，隨便吧。”艾愛包了一根香蕉，有些撒氣似的大大咬了一口，道：“最討厭吃麵食了。”　　“你媽只讓我照顧你，保護你，我管你愛吃什麼呢，餓不死你就對得住她了，我還沒跟她要錢去上生命保險呢。”甄英雄取出一些黑木耳，放在大碗中，用剛加熱好的沸水兌滿，之後將碗蓋嚴。　　艾愛不大明白甄英雄的意思，“姐夫，你上生命保險做什麼？”　　“跟你個倒霉蛋在一起，我總覺得生命沒保障，你仔細想想，我們才見過幾次面，哪次沒發生點事情啊？”甄英雄的刀功不錯，看的艾愛眼都花了，一塊冷凍過的五花肉，片刻之間成了一堆肉絲。　　“姐夫，你這技術很熟練啊，你的廚藝肯定不一般吧。”艾愛很機靈，轉移話題的同時給甄英雄戴了一頂高帽。　　甄英雄得意啊，球球的，殺手玩刀，有不熟練的嗎？殺手培訓的時候，生存課程是一重點課程，哪個殺手連飯都不會做啊？　　“那當然。”　　說話的工夫，一個燙皮剝凈的西紅柿又被四刀斬分成了大小均勻的八瓣。　　甄英雄做飯確實有兩下子，兩個鍋子同時開火，卻絲毫無亂，其中一個倒入清水，蓋嚴，另一個則倒入少許植物油，“呲啦”一聲，蔥花兒熗鍋，蔥香一出，八瓣兒西紅柿入鍋，再炒一會兒，將泡好的黑木耳連同那碗水，一起灑入鍋中，蓋上鍋蓋，燜煮着。　　與此同時，另一鍋中的清水已經沸騰，甄英雄將那冷凍過的手擀麵丟了進去，麵條立刻解凍，甄英雄用筷子將麵條挑開挑散，再從櫥柜上取出兩個雞蛋，打散在剛才泡木耳的碗中攪勻。　　湯水燒滾后淪上打好的雞蛋，加適量的鹽，而後用澱粉勾芡，不稀不稠，關火出鍋，幾乎同時，麵條也煮好了，挑出鍋來入碗，倒上滷汁，再將切好的黃瓜絲鋪灑在上面，甄英雄順手塞給艾愛一頭大蒜，“OK，搞定了。”　　艾愛望着眼前這一大碗熱氣騰騰的打滷麵，用力的咽了一口唾沫，不知是怎麼回事，這碗面讓她突然覺得很餓。　　甄英雄這手藝，除了甄三國，艾愛算第一個品嘗到的異性，男人啊，都喜歡顯擺自己，甄英雄就想看到這倒霉丫頭對自己無比崇拜的表情，對於這門手藝，他可是很有自信的。　　艾愛終於抵受不住誘惑，抓起筷子開動了，滷汁濃稠，帶着西紅柿微微的酸甜，夾雜着雞蛋的輕滑，黑木耳的軟脆，好爽！那肉絲，肥而不膩，淡淡的、油滋滋的，好香！　　“太贊了……！我還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面呢，姐夫你好厲害！”艾愛懶懶的躺在沙发上，拍着自己的小肚子，舒服的打了個飽嗝。　　“少拍馬屁，吃飽了就收拾桌子去，把碗筷刷洗乾淨。”　　“姐夫，我不是拍馬屁，我就是想告訴你，你做的太好吃了，我都吃撐了，實在動不了了，還是你辛苦辛苦，把碗筷刷了吧……唉，等等，再遞我一根香蕉！”　　“……少裝蒜！”甄英雄像拎兔子一樣抓住艾愛的后脖領，將她從沙发上提了起來，“少爺供你住着，伺候你吃，你還真把自己當公主了怎麼的？給我幹活去，今天開始，刷盤子洗碗，擦桌子掃地就是你分內的事情了，不許抱怨，否則滾蛋。”　　看着甄英雄比自己還沒形象的躺在沙发上拍着肚皮，艾愛一個勁的磨牙，“死姐夫，臭姐夫，早晚讓我姐替我報仇，哼！”　　“你說什麼？”　　“我說你剛吃飽就躺着，小心鬧肚子！”

# 第038章 校園四天王

　　下午兩點，甄英雄家的廁所里。　　“喂，姐姐，恩，潛入的還算順利，額……媽媽說的沒錯，甄……額……叔叔一開口，姐夫果然不敢刨根問底……額……”　　電話那面，X小姐打了個哈哧，一邊對着梳妝鏡整理着自己的神秘形象，一邊對艾愛說道：“恩，那就好，本來我不想讓媽媽幫忙的，可那死小子太讓人不放心了，雖然我沒想到那個女孩子居然不在他家裡住，不過也沒關係啦，反正媽媽明天要飛去美國，我工作又這麼忙，你住在他那裡也挺合適的，上學方便，還能幫我看住他，免得他又去招惹什麼其她女人。”　　“沒問題，額……不過姐姐，我們的約定你沒忘記吧？”　　“安心啦，昨天我熬了一夜，總算把你那暑假作業全部寫完了，明天你上學之前回來我這裏帶上就可以啦……”　　“姐，不止這些哦，我可是為了你……額……的幸福在努力，你不要忘記答應過我的事情。”　　“好啦好啦，有話你就直接說，到時候你的寒假作業我會幫你寫的，哼，不過……”X小姐終於忍不住心裏的疑惑了，問道：“小愛，你從剛才開始就一直發出‘額……額……’的奇怪聲音，這是怎麼回事啊？”　　“額……，姐，還不是死姐夫害的，我中午吃的太多了，不說這個了。”艾愛坐在馬桶上，憋的臉都紅了，“姐，姐夫做的飯真的很好吃，有機會你一定要嘗嘗。”　　X小姐想到艾愛剛才對甄英雄廚藝的那通超高評價，還真有些心動，一個男人會做飯，不希奇，一個黑社會流氓會做飯，也不希奇，可他能做出連艾愛這種小刁女都贊不絕口的美食，可就很希奇了。　　很多人都喜歡做的一些事情來調解情緒或者釋放壓力，有人喜歡釣魚，有人喜歡高爾夫，有人喜歡運動，也有人，喜歡做飯。廚藝，有時候可以體現出一個人的情操，一個人的涵養，X小姐感慨而又欣喜啊，甄英雄，果然是個有情調，有內涵的男人。　　“小愛同志，小愛姐姐，我的公主殿下，我的小祖宗啊……”X小姐正在幻想着甄英雄系著白色的圍裙，一面姿勢幽雅的翻炒着美食，一面對着自己愛意無限的微笑呢，就聽到電話那面傳來了甄英雄有些氣急敗壞的聲音，“你已經拉了半個鐘頭了，就是把腸子倒出來洗也該洗乾淨了吧？快出來吧，我實在忍不住了……”　　“活該，額……，我剛才求你的時候你怎麼不着急啊？現在嫌我時間長了啊，額……”艾愛十分吃力的一聲呻吟之後，也不理自己還拿着電話呢，道：“看你下次還用不用冷凍了兩個星期的麵條煮來吃，額……”　　冷凍了兩個星期的麵條？聽着電話的X小姐：“……”　　……　　重生的日子終於到了，一早起來，艾愛已經不在了，昨晚倒是聽她提過，今天是她開學的日子，可她未免走的也太早了，居然七點不到就消失了，甄英雄卻不知道，艾愛是要上學，不過先要繞遠回家去拿作業，她比較含蓄，開學第一天就被老師點名‘表揚’，出盡風頭，太不貼合自己的風格。　　甄英雄對着鏡子左看看又看看，終於滿意的點了點頭，人靠衣裝馬靠鞍，還別說，自己穿着這身黑色的‘博百利’西裝，還就是挺顯紳士的。　　轉身低腰，將馬桶里殘留的廢物衝進了管道，甄英雄隨手撕了點衛生紙，再次對着鏡子擠掉了鼻頭那小小卻礙眼的粉刺，一擦，這才邁步出門，“球球的，青春期啊，性腺發育成熟，內分泌旺盛，少爺竟然也起粉刺了，今天開始做老師，X小姐啊……哦呵呵呵，等着少爺……不，是等着偉大的老師甄英雄吧，終於能大大方方的約會了！”　　朗朗市四方精英私立高中，大門前，一紮着小馬尾的瘦高學生正坐在門前擺放的一張桌子上面，叼着煙捲，仰着腦袋，傲慢的望着被自己堵在大門外的上百學生。　　“按規矩，進入這個學校，就必須給我們四小天王交保護費，老鳥早就知道，新來的雛兒現在也給我看清楚你家小馬爺收費的標準，否則的話，哼哼，買保險怕也不夠你賠的。”　　扎着小馬尾的傲慢小子伸手一指臨時立在門口的大木牌子，數十位被擋在門外的學生仔細一看，貼在木牌子上面的大紅紙上清清楚楚的寫着幾排黑色大字：入學保護費，二百元一位，老師打八折，學生無優惠，交費不挨打，不交打白挨，此致，敬禮，四小天王留名。　　看到眾學生敢怒不敢言，大氣都不敢喘，其中一粗粗壯壯的小胖子新生忍不住了，上前一拳將那木牌打穿，氣勢頓時將所有人震住，“狗屁四小天王！我練過武術，用不着你們保護！有本事和我單挑，看不練死你丫的……啊！日你先人，不帶用武器的……啊！你們不是英雄，四個打一個，啊啊啊啊！！！”　　眾學生目瞪口呆中，四個手持棍子、棒子、椅子、半頭磚的小伙子對着那躺在地上的倒霉孩子吐了口唾沫，“干你個白痴，小爺們要是英雄，還收什麼保護費啊？單練，我們單練你這種白痴！你們，都別看熱鬧了，呆會還要上課去呢，快點交保護費！”　　馬尾辮見威懾有些作用，得意一笑，“呂風，牛滿，羅路路，把那白痴的上衣給我拔了，媽的，我們辛辛苦苦想出來的廣告詞不能這麼浪費了，那白痴把告示給我們砸了，就把廣告寫的他肚皮上！”　　餘下的三個小天王一聽，樂啊，這注意不錯，既能显示自己等人的牛氣，又能震懾其他的學生，一舉兩得啊。　　“呦……，四小天王好本事啊，看來今天又不少賺吧？你們的爹媽肯定會為你們感到欣慰的，小小年紀就懂得賺錢了，哦呵呵……”　　看到所有學生都排隊交錢，四小天王正得意呢，就聽到一個帶着非凡磁性的聲音飄了過來，四位的臉同時陰了，不過眉頭也一起皺了起來，這個聲音的主人可惹不起啊。

# 第039章 四頭小畜生

　　“怎麼，馬大公子，是不是我也要交保護費才能進去呢？”　　馬尾辮轉過頭來的同時竟然連表情都換了一張，看着走來的五個漂亮女孩子，他咬着后槽牙笑道：“艾愛公主當然不用交，早聽說公主大人你做了四小魔女的……”　　“是四小仙女！”四個站在艾愛身後的漂亮女生同時不客氣的糾正道：“馬克，再叫我們魔女就要你好看！”　　“好好，仙女總成了吧？”馬克吊郎當的說道：“別說令尊是我們惹不起的，就憑公主大人您是四小魔……那個仙女的大姐大，我們也得繞着您走啊，請吧您。”　　馬克身子一側，其他三人也讓開了門口，艾愛滿意的一笑，在四小魔女的擁護與眾多女生仰慕羡慕以及眾男生愛慕的目光下走進了大門。　　艾愛總覺得不是味，沒走多遠，回頭對馬克喊道：“把那個綁在椅子上的男生放了吧，讓他交兩百塊錢的保護費也就罷了。”　　“公主大人，這就不勞您操心了，這小子挑釁了我們四小天王的威信，不受點教訓的話，我們以後還怎麼在這學校混啊？”馬克轉身對四小魔女喊道：“木施施，別忘了我們的賭約，一個月之內，誰憑自己的實力賺到的錢多，誰就是勝者，哈哈，你們就準備好和我們四小天王約會吧！”　　四小魔女剛要發飆，就聽艾愛好奇的問道：“什麼賭約，什麼約會啊？”　　“這是我們和四小天王入學起訂下的賭約，不許使用家裡的關係，看看四小天王和四小仙女，誰能在開學后的一個月里賺到的錢多，輸掉的一方要無條件答應贏者的一個要求。”那身材超乎年齡，帶着些成熟氣質的小環磨牙道：“馬克那混蛋就是想要我們答應和四小天王約會，然後在學校吹噓，這樣一來，我們四小仙女就再也沒面子混了，哼，他想的倒美，我們才沒這麼容易輸呢！他們已經兩連敗了，這次也別想贏！”　　艾愛嘆了口氣，老好的心情打了點折扣，卻沒有繼續和那四個笑的很得意的傢伙計較，“我說呢，他們四個的老爸都是這個城市商界的頂樑柱，怎麼會如此無聊的收保護費呢？哎，怪就怪這個學校沒有有出息的男生或老師吧，哼，要是我姐夫在的話，還輪的到這些小子囂張？”　　叫做木施施的甜美女孩見到艾愛又無限崇拜的提起了那個似乎並不存在的幻想中的男人，不禁問道：“大姐大，你姐夫到底是做什麼的啊？”　　“不知道。”艾愛小眉頭一擰，托着下巴說道：“忘記問了，昨天他好象說過今天要去什麼地方報道，可我們兩個從下午一直折騰到晚上，最後都累的虛脫了，我早上起床的時候他還睡大覺呢，就忘記問他找到什麼新工作了……”　　“你和你姐夫住在一起？！”　　“從下午……折騰到晚上？！”　　“累的……虛脫？”　　“你早上起床他還在睡覺？大姐大，難道你和你姐夫……”　　“恩，是啊。”艾愛一甩書包，輕輕一撥那順滑的長發，道：“我和我姐夫同居。”　　四小魔女的表情同樣驚訝，似乎……還有些齷齪的在YY些什麼。　　……　　“你說你是老師？那好，一百六，交錢。”　　“一百六？什麼錢？”　　甄英雄滿是不解的望着面前這個大夏天不怕熱，留着馬尾辮的學生模樣的人，又看了看那個被綁在椅子上，上身赤裸裸的胖男生，喃喃的念着他肚皮上寫着的字，“入學保護費，二百元一位，老師打八折，學生無優惠，交費不挨打，不交打白挨……哎呀，球球的，挺有創意啊！四小天王？誰啊？讓我認識認識。”　　“就是小爺我們。”馬克一甩自己的那小馬尾，“四小天王老大，馬克！國宇集團懂事長馬國宇是我爸爸！”　　“四小天王老二，呂風，我爸爸是揚子科技的老總！”　　“四小天王老三，牛滿，我老爸是地產大王牛興財。”　　“我是老四羅路路，我爸是建築大亨羅廣源！”　　甄英雄摸着下巴，仔細的打量着這四個連老爸名號也一起報出來的裝B小子，“馬，羊，驢，騾子……四頭牲口啊這是……”　　四小天王見自己如此氣勢的報出名號，還以為這傢伙會說些什麼呢，竟冒出這樣一句話來，簡直是作死啊！　　看到還在排隊交保護費的學生們已經笑的合不上嘴了，四小天王這個恨啊，正要抄傢伙呢，就聽的這自稱老師的傢伙說道：“收多少錢了？”　　那敦敦實實的牛滿顯然是個比較木訥的人，聽甄英雄一問，有些炫耀的就回答了，“快一百人了……”　　“一百人啊？！”四小天王都挺牛氣，一個個的下巴就要翹起來，甄英雄卻嘆了口氣，“真沒前途，每人兩百才不到兩萬，你們四個還真是牲口，連點腦子都沒有！”　　四小天王還沒反應過來呢，就看甄英雄將那個不停流眼淚，被五花大綁的胖小子鬆開，並把那個裝滿鈔票的大盒子塞套他懷裡，“看你這點出息，多大了還哭啊？給你，拿去買糖吃，球球的，你看我這老師多關心學生啊……還有你們這些排隊的，都散了吧，一個人才交二百塊錢，把收保護費的當成要飯的了？”　　眾學生就等着有人出頭呢，聽到這話能不樂嗎？四小天王氣啊，好你個不要命的，把我們的錢全給了那個小胖子不說，居然罵我們是要飯的？找棒棒吃啊你！　　“你們四個，過來，球球的，老師得教教你們，太沒前途了。”甄英雄一抓馬克的小尾巴，腳下一絆，將他按在了小胖子坐過的椅子上，哪裡是讓人家過來呢啊，簡直是強迫加蹂躪啊，“胖子，先把他給我綁起來。”　　小胖子方才就憋了一肚子火了，現在老師說話了，能不聽嗎？　　“他X的，你敢綁我？！我爸爸是……啊！你打我？”　　甄英雄又是一嘴巴抽在他臉上，然後隨手在他身上幾個能起到反抗作用的關節敲打了幾下，馬克頓時慘叫連連，可身體卻一動也不能動了，“我管你爸爸是誰呢，別鬧，我這教你東西呢，你怎麼不虛心學習啊……笨，小胖子，這麼綁不對，應該從脖子上勒一圈……別那麼用力，不然就勒死了，恩，然後穿過兩個掖窩，這時候再用力，把他的手從後面綁緊，勒緊手腕子，對，對，然後把他兩條腿栓在椅子腿上，對嘍，再把腳脖子固定住，恩，不錯，有前途。”　　小胖子還是第一次知道綁人也這麼大學問呢，不過得到老師的表揚，這一頭大汗出的也值了，真他NND的解氣啊。　　其實在這裏排隊交保護費的學生大多都是老生了，大家都知道，這四小天王仗着家裡的財勢，霸道非常，連學校里的老師都要給面子，校長都要顧及他們的家世，沒辦法啊，得罪了有錢人，後果會很嚴重，可現在，居然有個不怕死的老師站出來了，他該不會是大腦有問題吧？

# 第040章 老師流氓課

　　“喂，你這個流氓，立刻放了我們老大，不然，不然……”　　“不然怎樣？”甄英雄看着那叫囂的呂風，頗有點故意挑釁的架勢。　　“不然我就找人廢了你！”呂風總覺得這個老師不大尋常，所以抄着傢伙卻不敢衝過去，方才沒見怎麼著，他就讓自己的老大殺豬似的叫到了現在，可見他有點能耐啊，打架未必是對手，可面子重要，慫人不慫嘴，一出溜，把話就說出來了。　　“找人？找誰？黑社會嗎？”甄英雄擺了擺手，極為的不屑，“你們這點出息也來收保護費，簡直是對這行業的侮辱，要是連黑社會都怕，還收個球啊？你們那些老爸也一樣，就知道用錢砸人，有本事用板磚砸。”　　一轉頭，甄英雄對那小胖子喊道：“剛才他把你上衣給扒了，是吧？”　　一聽這話，小胖子眼圈一紅，又要哭，丟人啊，當著如此多的學生被人扒光的感覺真是比死都難受。　　“現在你報仇的機會來了，把他衣服也扒了，既然是報仇，那就要加倍，把他褲子也扒了，一件別留……不行，這裡有女生，影響不好，還是留一件吧，把內褲給他留下，綁着不好脫，用這個割，不聽話你就扎他，有什麼後果我擔著。”　　好傢伙，這是老師嗎？不要說眾學生了，就是四個小天王和那個小胖子也傻眼了，這老師從包里掏出來的是什麼啊？匕首！老師來學校上課不帶鋼筆帶刀子？！　　馬克剛要喊，甄英雄又賞他一大嘴巴，“小子，這就叫六月債還的快啊，你剛扒人家衣服那會兒一定沒想過自己也會有這時候吧？”　　小胖子聽到甄英雄這話，更來勁了，有老師撐腰，我怕你個鳥啊？咔嚓咔嚓，也不理人家身上那身衣服是啥名牌了，一會工夫就成了最前衛的‘百碎服’，甄英雄兩把將那還算能遮體的衣服扯了下來，蜷了一個小布團塞到了不停罵街，最後已經是哭求饒命的馬克的嘴中。　　“你們幾個小畜生……不，是小天王，球球的，做老師真不容易，還總要板着自己的嘴，咳，老師告訴你們，保護費的竅門，不是重‘量’，而是要重‘質’，你們不是喜歡收嗎？老師就給你們做個示範……”　　甄英雄別的不敢說，收保護費那可是輕車熟路，和煮麵條一樣簡單啊，“例如說你們吧，家裡都是做大買賣，搞大集團的，對我這樣的人來說，你們就是所謂的大肥羊，宰你們一個，比宰這一群的窮學生要划算多了，省時又省力，你們看，一百個學生你們才收了兩萬塊錢，這要叫行家知道，非把牙樂掉不可。”　　三個能說話的和一個不能說話的小天王完全搞不懂這老師到底要做什麼，而學生們也納悶了，這老師怎麼在教我們如何收取保護費啊？難道，是做反面教材嗎？　　“我是今天才到這個學校上任的老師，而我比你們四個小畜……那個小天王要橫多了，所以呢，從今天開始，你們若不想和這小馬尾一樣光着屁屁坐在大門前面展覽，每人給我交兩萬塊錢的保護費……”　　老師在收保護費？！眾學生全傻眼了，甄英雄看到四小天王同樣驚異或者說是憤怒的眼神，突然把臉一冷，“半年保護費，兩萬塊一位，天王沒優惠，賴帳你還得給我油漆費！我潑你全家！少爺教你們怎樣收保護費，還沒問你們拿學費，給臉不要，我廢了你們這幾個敗類！”　　小胖子已經把甄英雄看成靠山，看成老大了，太酷了，老師這種逆向的教育簡直太偉大了，見馬克眼一瞪，這是對自己老大的不敬啊，二話不說，學着甄英雄的樣兒，一個大巴掌掄了過去，竟是一點力道不保留，他可是一拳能打透木扳的主兒，馬克左半張臉與右半張臉幾乎重疊在了一起，兩眼一翻便暈菜了。　　甄英雄讚許的拍了拍小胖子的肩膀，“不錯，就是這樣，遇到這種沒本事卻仗着家事裝B的人，他是怎麼欺負你的，你就怎麼加倍的還給他。”　　這話是老師該說的嗎？眾學生雖然覺得老師這種教育有些過火，卻還是難以壓抑的有一種興奮，一種過癮，終於有人為他們出了長久以來憋在心裏的一口惡氣了。　　見平日被自己等人欺凌的學生開始為這流氓老師鼓掌，似乎尋找到救世主了，三個小天王終於忍受不住，無法遏制的爆發了。呂風帶頭一聲大喝，抄起球棒就沖了上來，羅路路與牛滿一掄着四角木棍，一倒拎着椅子，隨後而來。　　四小天王打架從不留情的，無論老師學生，被他們打成重傷的沒有一百也有八十啊，可到了最後，他們的老爸大把的鈔票灑下來，他們不是一樣每天橫着走到學校來上課？所有的學生都開始為甄英雄默哀了，有人甚至為這個替自己等人出頭的好老師拿出了手機，現在這年頭，病房都有預約的了……　　小胖子很夠義氣，剛才一個對四個吃了大虧，見他們又整這個，低頭就要撿剛才把自己砸趴下的那半塊磚頭，卻被甄英雄向後推了推，“球球的，好久沒打架了，正好練練手，教育一下你們四個小敗類。”　　小胖子還沒反應過來呢，依然在尋覓着地上的武器，剛剛明明看到呂風把那磚頭扔在這裏的啊，怎麼沒了呢？　　“啊……！！！”　　眾人齊齊的一聲驚呼，小胖子抬頭一看，傻了，那半塊磚頭他是什麼時候撿起來的？　　甄英雄對着地上抱頭呻吟的三個小子吐了口吐沫，“每人兩萬塊，明天見不到，我保證你們比今天還慘，看你們以後還敢不敢收保護費，讓你們也知道知道，什麼叫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自有惡人磨。”　　“你狠，我們走着瞧！”　　四小天王留下句狠話，也不上課了，攙扶着離開了學校，這也難怪，三個腦袋開瓢的加一個臉部變形的，如果被四小魔女看到，就不用混了。　　不知哪位馬後炮將軍帶頭歡呼了起來，可這馬屁卻拍在了馬腿上，甄英雄將那椅子用力砸到桌子上，爛成一團，立刻安靜了。　　“歡呼個屁啊！”甄英雄一吼，眾人全呆了，“幾點了？全給我上課去！”　　眾人散去，甄英雄整了整衣裝，嘆了口氣，向著自己的‘瓢蟲’走去，“這年頭，做老師也不容易啊……”　　“老師，等等我！”小胖子拾起落在地上的書包，快步向甄英雄追去，“以後我陳虎強跟您混了！”　　“混？球球的，少爺我是老師，偉大的老師，不是黑社會！”　　……　　學校辦公樓的校長室里，一個身影一直站在窗前，目睹了剛剛發生的一切，看着甄英雄那得意的大笑，他也笑了，“流氓太子做老師，這回我這小學校可要熱鬧了，呵呵……”

# 第041章 老鬼木子華

　　“啊？！老鬼！你居然是這個學校的校長？！”　　甄英雄望着坐在校長辦公室里看着娛樂報的乾癟的像是縮水豆腐乾似的老人，驚訝的嘴巴都合不上了。　　“什麼老鬼不老鬼的，於私，你該叫我木爺爺，於公，你該稱呼我為校長。”　　木子華咳了一聲，顯得極為有涵養，擺出一副文化人姿態，將那份今天早上才送到的娛樂報放到桌子上，這才摘掉了老花鏡，對一臉頹喪表情的甄英雄問道：“你這是什麼表情？看不起我啊？”　　球球的，看不起你？少爺哪敢啊，甄英雄嘆了口氣，剛才孕育了半天的面試詞套也爛在了肚子里，直接倒在了沙发上，大咧咧一靠，“我以為老爹真的決定讓我離開組織了呢，哪知道換了個身份，還是沒離開黑窩啊，我說怎麼還沒進門就碰上學生收保護費了呢。”　　“這話怎麼說的，我現在是校長，早就洗手離開義字會了，學校是多麼神聖的地方，你怎麼能說這裡是黑窩呢？沒品的孩子就是那麼幾個，碰巧讓你撞上了而已。”　　“對啊對啊。”甄英雄有氣無力的靠在沙发上，掃視着這個寬敞而豪華的校長辦公室，望着到處擺設着的從世界各地收集而來的小玩意兒及牆角那一柜子珍奇的收藏品，道：“你老現在不但不黑，還白的很，朗朗市有名的慈善家啊，你那個什麼慈善基金，每年都能籌集到不少的募捐，口碑好的很呢，只怪我過去雖然知道你是個校長，卻不知道你是個高中校長，我以為油水大的應該是大學呢，又被我家老頭子給算計了，球球的……”　　木子華沒皮沒臉的笑了笑，道：“現在的孩子太早熟，高中女生比大學女生看起來要清澀可愛的多了……咳，當然，我絕對不會是因為如此幼稚的原因才會辦高中學府的，我是個有涵養的人。”　　球球的，你要有涵養，別著砍刀的流氓都敢說自己是紳士了，甄英雄站了起來，晃到木子華桌前，掃了一眼他的桌子，眼中略顯過一絲異樣，隨手拿起了桌子上的娛樂報紙，邊看邊道：“說吧，我老爹讓我到這裏來，究竟有什麼目的？僅僅是讓我躲避那些神秘的殺手嗎？”　　甄英雄話一落，冷冷的目光便盯住了木子華的眼睛，剛要張口的木子華只覺得一股壓抑的氣息籠罩而來，這是，殺氣，完全沒有聲息的死亡的氣息，甄英雄這小子果然不簡單啊。　　面色一整，木子華放棄了想要編織瞎話的想法，而是很輕鬆的笑了笑，“直接把你的疑問說出來吧，英雄。”　　這老鬼不愧是個身經百戰的殺手啊，甄英雄心裏不禁嘆服，在自己如此外泄的氣勢下還能鎮定自若的人，只有他一個啊，人不可貌相，被這老人掩藏在齷齪下流與沒有正經的外表之內的，是一顆殺手的心，冷靜，沉着，即便已經離開了組織，他的血，依然是殺手的血。　　“老鬼就是老鬼，不愧是當年組織第一的殺手，很善於偽裝自己，智慧與技術兼備啊，即便今天，知道你就是當年那一夜之間殺死十八個社團老大，並在他們腦袋上留下相同彈孔，被稱為‘鬼’的人，也只有我和我家老頭子而已。”甄英雄收起氣勢，淡然一笑，“黑白兩道的人只以為你是個洗手退出組織的老前輩，現在黑道上的四大長老之一，白道上知名的慈善家，連警方也要仰仗你來壓制黑社會的大動作，政府也得要給你三分面子……”　　木子華不明白甄英雄說這些做什麼，卻也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其實難怪，一個殺手可以四十年飄在道上而不死，更能徹底漂白自己，離開了黑道，擺脫了那條被稱為‘不歸路’的宿命，這確實值得驕傲。　　“可你殺手的血液卻依然在流動。”甄英雄將那份娛樂報拍按在桌子上，壓低身子，再次凝起那股讓人覺得冷森森的氣勢，眼神中沒有一絲活的氣息，毫無感情的說道：“我老爹讓我到你的學校來究竟是為什麼？老鬼，告訴我，你們是不是知道上次襲擊史懷南的殺手是誰？老爹不是怕殺手要把我滅口，而是，他一早就知道了，殺手的目標……其實是我，對嗎？”　　木子華這次依然冷靜，但靜止的眼珠明顯的晃動了一下，甄英雄一把抓住木子華的脖領，“那些人是誰？竟然值得我老爹讓你來保護我？”　　“我和你爸也不知道他們是誰。”木子華輕輕抬手一撥，還未碰到，甄英雄已經飛快的鬆開了他的衣領，木子華讚許的望了甄英雄一眼，這才亮出了扣在兩指之間的那小而薄的刀片，“你的感覺很好嘛。”　　“廢話，球球的，讓你劃到少爺的手腕不要緊，萬一劃破了我的‘博百利’，你賠的起嗎？別給我轉移話題，接着說。”　　“我這不是試試你的功夫嗎。”木子華尷尬的笑了笑，收起了表情，“其實你爸爸所以如此重視這次的事情，並不是因為我們知道那些神秘的殺手是誰，而是……二十二年前，他曾經遇到了同你這次極為相似的暗殺。”　　“什麼？！”　　“那是在你媽媽要生下你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我和你爸爸看過你媽媽之後，一起走出醫院，憑藉殺手的直覺，我突然有了一種成為敵人目標的感覺，之後，我推開了你爸爸……”　　“他是黑幫老大，被暗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我才不喜歡黑道的生活。”甄英雄一屁股坐到桌子上，又將那報紙拿起來翻着。　　木子華苦笑道：“你聽我說完，當時，狙擊你父親的殺手，就和你那天遇到的一樣，射擊章亂，沒有準星，儼然就是一個生瓜蛋啊，很快，我們就確認了狙擊的地點，並迅速包圍了那棟大樓，當時你爸爸年輕氣盛，不理眾人的勸阻便親自沖了上去，而我也覺得那殺手連二流都不夠邊兒，更因為子彈一直在追着我打，便沒有勸阻，可就是這一疏忽……”　　甄英雄已經愣呆了，拿着報紙的手微微的抖着，咽了口唾沫，幾乎喃喃的像是在自語一般，“還有一個技藝高超的殺手在等着他衝到空曠的地方，然後……”　　“恩，就是這樣，不過你爸爸沒有你那麼幸運，整整在醫院躺了兩個月。”　　木子華從抽屜中取出一個紅色的小盒子，很小心的打開，裏面是一塊疊好的白色手帕，揭開手帕，兩顆有些變形的金黃色小彈頭赫然呈現在甄英雄面前，這是兩顆大小完全相同的彈頭，基本可以肯定這是同樣型號的子彈，唯一的不同是，其中一顆顏色略為暗淡，“這兩顆子彈，一顆是當年你爸爸被襲擊時我留下的，一顆，是你上次在史懷南被槍殺的現場帶回來的，很相似吧？這種子彈不屬於任何一種狙擊步槍，組織里的軍火專家判斷，這是特製的，無法從軍火來源的渠道找出任何的線索，還有一點我要告訴你，當初那兩個殺手，也是用無目標的射擊引起混亂，在警察初趕到，與我們組織的人發生誤會的時候脫身的，現在你懂了嗎？”

# 第042章 個性的瓢蟲

　　甄英雄眉頭動了動，卻沒有木子華想象中的那樣驚訝，“二十二年後的翻版，是嗎？”　　“沒錯，你爸爸所以要我在你很小的時候教導你，並強迫你去國外接受殺手培訓，就是怕當年的事情在你身上重演，誰知道這樣的事情竟真的發生了啊，完全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也就不清楚他們的目的，如果說暗殺你父親是為了復讎，那二十二年後的今天對你的暗殺又是為了什麼？英雄，這種迷惑與茫然的感覺讓人提心吊膽啊，彷彿空氣中隨時會飛來一顆要人性命的子彈，太可怕了。”想到這事隔二十二年卻驚人相似的暗殺，木子華這個殺手中的鬼魅也不禁心有餘悸。　　“沒人射擊，空氣中又怎麼飛來子彈？”甄英雄解開了心中的疑惑，爽爽一笑，“我不需要知道那些殺手的身份，因為我已經知道他們是對手，想殺少爺，哪有這麼容易？否則少爺上次就死在城南了，他是殺手，少爺難道不是嗎？球球的，下次再來，死的還不一定是誰呢。”　　“小子，你樂觀固然沒錯，但也不要樂觀的沒邊兒，你的身手我知道，有什麼危險，我相信你還是有自保能力的。”木子華搖頭道：“你以為你爸爸讓你來我這裏完全是為了避難嗎？不是的，非但不是，還恰恰相反，他是想要你來保護一個人，因為這個人的母親，在二十二年前，曾經遇到了和你爸爸同樣的遭遇。”　　甄英雄一怔，奇道：“誰啊？”　　“這個人你也認識的，她就是……”木子華剛一張口，就聽到甄英雄的手機響了起來，“啊……！‘GEMINI’的‘星的幻想’！英雄，咱們爺倆真是投緣啊，你也喜歡艾一心的這首歌啊！”　　球球的，你個老東西追星追的都沒溜兒了，一破歌就能把你從正在進行着的沉重而嚴峻的話題中帶出來啊？真是操蛋，一個殺手竟然存在這麼大的人性弱點。　　“別拿我和你比，誰喜歡聽這破歌兒啊？”甄英雄這話有點違心，好在臉皮厚，沒紅過來，對木子華翻着白眼接通了電話。　　“喂，YY，是我，你今天有時間嗎？”　　X小姐？！甄英雄這叫一個激動啊，居然是X小姐打來的電話，說是對那天的爽約感到抱歉，實在是工作太忙了，想約甄英雄今天中午一起到‘巴黎情緣’午餐，看到甄英雄不停的點頭，木子華咬人的心都有了。　　“老鬼，我請假一天！”甄英雄話還沒落地呢就衝到門口了，連剛才自己是怎麼鄙視木子華的都不記得了，現在就着急要下班。　　“有沒搞錯？！甄少爺，甄爺爺，甄祖宗，從八點開始算，您老的上班時間還不到四十分鐘呢，您現在就要請假下班啊？雖然你身份特殊，可第一天上班，你也要給我這校長一點面子吧？”　　球球的，老傢伙，你想為難少爺是怎麼滴？甄英雄老大不爽的轉過身，面無表情的走了回來，用力一拍桌子上的娛樂報，指着第二版的標題和照片，對木子華連連冷笑，“剛才我就想問了，‘日本偶像女星滕原和美子，下水管道被困一百二十八小時’，這個昨天才被日本警方從下水道救出來的失蹤了五天，全身起水泡的滕原和美子很眼熟啊，好象，就是上次在朗朗大酒店打了你一耳光的那個波霸啊，嘖嘖嘖，日本警方好象還沒有抓到嫌疑犯呢，老鬼，你說，會不會是哪個無聊的校長為了報復，特意跑到日本將這娘們綁在下水道里整整餓了五天的啊？”　　“這……這個，恩……”木子華掏出手帕，擦了兩把汗，很紳士的咳了一聲，“甄老師啊，既然你有急事，那就趕快去忙吧……”　　……　　國宇集團，朗朗市最大的投資集團，作為靠投資吃飯的集團，他們的老總有足夠的權利抬着腦袋走路，用眼角去看人，畢竟，上門來求投的人能每天可以磨穿一層地板，董事長馬國宇自信，如果自己一個眼神橫掃過朗朗市的商界，有膽子和自己對視超過五秒鐘的人絕對不超過一巴掌之多，且不可能有人敢騎到自己的腦袋頂，可現在，就有這樣的人出現了。　　望着臉腫的像豬頭的兒子，馬國宇氣的鼻孔擴大了一點五倍，這可是自己的獨生子啊，自己都沒捨得打過，什麼猴子如此膽大，竟然連老虎崽兒都敢咬啊？老虎的兒子用向猴子交保護費嗎？欺人太甚啊！　　馬克的牙齒掉了三顆，加上膨脹起來的腮幫子，在隱瞞了自己等人的罪行前提下，將自己被甄英雄蹂躪欺辱是過程添油加醋的講了一遍，說完之後，還故意吐出一口含了半天的血水，馬國宇這個心疼啊。　　“那個混帳老師叫什麼？”　　馬國宇這一問，可把馬克給問愣了，轉頭看了看其他三位腦袋綁的和木乃伊似的兄弟，然後搖了搖頭，“不知道，他沒說，但我看到了，他開着很有個性的一輛甲克蟲汽車，像個七星瓢蟲。”　　“什麼七星瓢蟲啊？笨蛋，我問的是他的名字，他沒說你們還不會問啊？”馬國宇也知道自己這兒子被寵壞了，沒什麼腦子，典型的大少爺性格，有些來氣，你怎麼就不能和你老子我一樣這麼精明呢？　　“大哥，你不要生氣。”呂風的老爸，楊子科技的總裁楊偉達笑道：“那個老師叫什麼無所謂，知道他在四方高中做老師還不夠嗎？”　　“也對，都把我氣糊塗了。”馬國宇坐回沙發，點了一棵香煙，道：“不分青紅皂白的就要我兒子交保護費，還把我兒子扒光衣服打成這樣，這口氣我不能忍，否則以後傳出去，我還有什麼臉面在商界里混啊？”　　羅路路的父親，那個面白如貧血的中年胖子說道：“馬兄的意思是……”　　“這還用問嗎？當然是找人廢了他。”　　“做了他不難，可這人是木子華學校里的老師啊。”牛滿的父親牛興財看上去有些呆板，但那雙小眼睛里卻閃動着精明與智慧，“木子華雖然已經洗手退出了江湖，但與義字會之間的關係……況且，他現在還是道上的四大長老之一啊，我們找義字會的人去動他學校的老師，如果被甄天知道了，恐怕倒霉的就是我們了，木子華曾經是甄天的貼身保鏢啊。”　　“難道在朗朗市滅個人，就一定要找義字會的人下手不成？一個小小的老師而已，值得我花錢去求甄天那吸血鬼嗎？”馬國宇笑的很陰險，眼中的殺機不加掩飾的閃動着，在馬克與其他小天王興奮的眼神下，他撥通了一個電話，“……高橋先生，關於上次貴公司提及的那個發展計劃，我突然又有了投資的興趣……”

# 第043章 飆車的刺激

　　與X小姐約定的時間是中午十一點半，甄英雄從學校直接回到了家裡，想到今天就可以相互坦誠相對，心情的緊張竟是前所未有，這種緊張，讓甄英雄覺得興奮和滿足，球球的，這才是戀愛時的正常感覺吧？仔細想了又想，決定還是和前幾次一樣，戴了墨鏡和口罩，這才再次從家裡離開。　　時間還早，甄英雄開着汽車，一邊幻想着神秘的X小姐究竟長的什麼樣子，一面不緊不慢的行駛在公路上，隨便望了一眼后視鏡，心情不錯的甄英雄眉頭皺了一皺，球球的，這才幾天啊？你個死警察又開始跟蹤少爺，少爺現在是老師，不是流氓你知道不？　　“又藏頭蓋臉的，肯定有問題，隊長，這次你絕對不能再跟丟了！”白果兩隻眼睛死死盯着前面的‘瓢蟲’，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話已經深深傷害了原野的心。　　難道我就這麼不值得相信嗎？怎麼聽你這口氣，好象我每次都會跟丟似的啊，原野心裏不是味兒，可嘴上沒說，見到白果那副認真的表情，他總覺得哪裡不對勁，自從上次的城南的槍擊事件之後，白果幾乎每天都申請跟蹤甄英雄，可上次的事件已經基本確定，甄英雄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啊。　　雖然對白果這积極且沒有根據的態度有些疑問，但上次的事件善後工作處理完之後，原野發覺，如果自己不去跟蹤甄英雄，就好象工作都沒有目標，生活都開始空虛似的，更怕白果自己去跟蹤這流氓，於是才有了現在這局面。　　其實原野與白果來到甄英雄家樓下的時候，甄英雄早去‘上班’了，另他們覺得可疑的地方也就在這裏了，甄英雄突然開車回來，兩個小時之後下樓，竟又戴了墨鏡和口罩，一個流氓太子打扮成這個樣子，雖然未必就是去銀行‘提款’，但說他去匿名為慈善機關捐款恐怕也不會有人相信吧？　　甄英雄看了看手腕上的這塊輕易不戴的勞力士，離約會時間還有半個小時，也就是說，不想被原野這混蛋發現自己相親而被嘲笑的話，就必須在最短的時間里甩掉他，“球球的，和你丫耍一耍！”　　“干！那小子察覺到我們在跟蹤他了！”原野猛踩油門，死死咬住‘瓢蟲’的尾巴，道：“白果，系好安全帶，靠在座位上！”　　“你不說我也知道！”白果看着邁速表已經掃過了一百那條小橫杠，心髒的位置開始向上移動了。　　甄英雄現在是見車就超，轉向一晃的同時，他就已經別到了另一條車道，限速標誌基本上視而不見，紅燈是見一個闖一個，好幾次險險與橫向行駛的汽車相碰，不少路口因為他而導致了混亂。　　原野臉都綠了，一是嚇的，二，也是嚇的，不過這兩個害怕卻不同。第一個害怕是自己為了咬住甄英雄，連續提速和闖紅燈，駕車如駕虎啊，一個小疏忽，不是他人死就是我滅亡啊，至於第二個，則是害怕受處分，自己現在的行為可是不允許的啊，現在有規定，只能截，不能追，自己這不是刺激對方提速，刻意製造飆車嗎？　　“追，追啊！不許減速，又落遠了，你怎麼這麼沒用啊？！”白果一臉的緊張加興奮，大喊大叫的胡亂指揮，絲毫沒察覺到自己是在違反紀律，“那小子越是要跑，越證明他有問題……哎呀，漂移過彎？技術不錯嘛，我還是第一次親眼見到呢，隊長，你也漂，別放跑那小子！”　　漂移都用上了啊！原野這個為難啊，聽着四處響起的警笛聲，他是真想把車停下啊，這輩子還是第一次在市區開出最高一百四十邁的速度來，過癮倒沒覺得，反正心臟要超負荷了，這心都不在嗓子眼，跟含到嘴裏了似的，連話都不敢說，生怕一張嘴把心掉地上，可白果呢，還一勁叫喚呢。　　“抓他，今天一定要抓到他！死流氓，超速，闖紅燈，飆車，本小姐就不信整不了你！”　　原野哭的心都有，白果小姐啊，別說他超速是被我們追的，就說這闖紅燈，可也有我們一份呢，再說，我們是刑警，不是交警啊，恐怕真要被整，我們也跑不了！　　看到原野這表情，白果就好象知道他想什麼似的，“你怕什麼？不許減速，那小子矇著嘴臉和強盜有什麼區別？我們追強盜呢，你心虛什麼，追！哎呀，右轉彎線你往左拐，一看就是要甩我們啊！隊長你幹嗎呢，腳軟啊？踩油門啊！”　　神啊……！我想抓甄英雄想的晚上都睡不着覺，可也沒像你這大小姐似的隨便就給他扣頂罪犯帽子啊，原野現在是眼淚流到肚子里，所有的痛苦我承擔吧，誰讓我對你沒安好心……不，是一片真心呢？　　為了愛情，犧牲吧，原野腳下一動，方向一擰，手剎一拉，挺有樂感的刺耳聲音響起的同時，跟着前面的‘瓢蟲’又一次的漂移了，地面上那幾條黑色的輪胎印弧度完美，說明了兩位車手的不凡車技啊。　　飆車開始不足二十分鐘，警笛聲已經響澈了朗朗市市中心的大街小巷，前面圍堵，後面緊追，各條有可能成為飆車路線的要道被臨時戒嚴，交警刑警強強聯手，誓要將這兩輛無視交規的飆車族繩之於法，朗朗市電視台也出動了記者在各個臨時關卡進行實況轉播。　　甄英雄又看了看錶，距離約會時間還有十一分鐘，得意的笑了，“球球的，想破壞少爺的約會？門都沒有！”　　看到甄英雄的車突然減速並駛上便道，最終停靠在了車位中，原野和白果全傻了，這小子玩什麼啊？剛才做賊似的跑那麼快，現在居然停車了。　　甄英雄下車走到原野的車旁，拍了拍他的車玻璃，原野還沒從剛才的刺激中回過神來呢，倒是白果，非常迅速的跳下了車，不過不是撲向甄英雄，而是蹲在了路邊的排水道口，剛才太激動，這一停車才發覺，想吐……　　“呵呵，原隊長，真不好意思啊，剛才超速加闖紅燈，好象違反交通規則了……”　　好象？那是好象嗎？你就是違反了！原野這話還沒說出口呢，甄英雄將車鑰匙和行車證駕駛證往他手裡一塞，“我也無奈啊，有急事，呵呵，不過我良好市民，有錯就認，車鑰匙和證件全給你，先把車拖到交警隊吧，有時間我會去交罰款的。”　　原野更暈呼了，卻見甄英雄壞壞一笑，“我先走了，你留在這裏和自己的同事解釋吧，原隊長，你那漂移的技術蠻不錯，很專業哦……。”　　干！你個王八蛋什麼意思？見甄英雄翻過欄杆跑到了馬路對面，攔下一輛出租車的同時還不忘記對自己揮手告別，原野罵著街就要調頭去追，可這汽車才一動，就覺得不對勁了，把頭探出去一看，原野鼻子都要噴火了，“甄英雄，我日你先人！”　　前車胎，癟了……　　“想跑？門都沒有，隊長，我追那死流氓去，這裏就交給你了啊！”　　原野剛下車，就看到不知什麼時候也跑到對面攔了一輛出租車的白果正對自己揮手呢，和甄英雄剛才頗有些相似，“再見，隊長……！你知道的，我這人口才不怎麼好……”　　口才？原野還沒咂吧過味兒來呢，警笛震的耳朵轟鳴，二十幾輛警車幾乎同時衝到了原野面前，“小子，不許動，你已經被警方包圍了！”　　女人啊，我靠！原野這個眼淚啊……望着載着白果的出租車不慌不忙的轉出了自己的視線，被警察按在汽車機器蓋子上的原野心都要碎了……你太不夠意思啊，我是為了誰啊我？　　“哥們，同事啊，我也警察！”　　“少蓋，警察看到警察會跑嗎？”追了N條街的騎警喘着粗氣，一巴掌打在原野的腦袋上，“你丫輪胎都癟了還想在便道逆行逃跑呢，二十塊錢做個警官證你上這兒矇事來了，我靠！當我們警察都是傻X啊？”　　原野：“……”

# 第044章 酸麻的倒牙

　　甄英雄絕對沒有想到，白果竟然坐着出租車跟在他的身後，而正在得意的白果也沒想到，她的後面，還有其他的車子在跟蹤着，但顯然不是在跟蹤她。　　一坐在副駕駛位上，皮膚白皙的年輕男人正面色恭謹的講着電話，“馬董事長，嗨，我是高橋雄三，已經發現了那輛汽車的主人，嗨，請您放心，雄三絕對不會讓您失望的……”　　……　　X小姐還是那一身雪白的過膝長裙，無論什麼時候，都給人一種典雅高貴的感覺，即便……是在路邊無聊的舔着棉花糖。　　甄英雄激動啊，興奮啊，雖然X小姐在發現他的時候迅速戴上了口罩，可僅僅那一瞥，也夠甄英雄回味兩個星期了，瓜子臉，翹鼻樑，紅潤的櫻桃小口雖然不夠豐潤，卻也更加突出了X小姐的文弱與憐憐堪愛的氣質。　　其實距離十幾米，甄英雄看的並不真切，但一來他視覺超凡，畢竟那雙眼睛曾練習過躲避子彈的青蛙捉蚊子式的訓練，二來嘛，甄少爺本就是個樂觀到喜歡幻想的典範，就那麼一眼，他已經在幻想中完成了對X小姐的臉部拼圖，結果就是，大美女。　　X小姐是一個給人感覺很奇特的女人，甄英雄無法解釋這種奇特在哪裡，但是，儘管矇著頭臉，可她總是對自己透散着一種吸引力，那感覺，很奇特，因為這種感覺的存在，X小姐那種莫名的吸引力也更加的明顯，她的一舉一動，她的言辭口吻，甚至她身上那淡淡而自然的體香，都讓人自然而然的覺得，她就是一美女，一絕對、絕美、絕色的女人，尤其對樂觀的甄英雄而言，這基本是不需要懷疑的，當然，僅僅是這個感覺讓他如此深信。　　變魔術似的掏出了一朵玫瑰，甄英雄微微一屈膝，酸不溜丟的說道：“夏天是熱戀的季節，火熱，就像這朵玫瑰，嬌嫩鮮艷的玫瑰雖美，但在我眼中，卻平凡的沒有任何顏色，因為，只有你那嵌着梨渦的笑容，才是我眼中的最美……”　　三十六度七，太陽目前呈直射狀態，高溫天氣，X小姐只覺得渾身都是雞皮疙瘩……　　躲在甄英雄身後不足十米遠的白果正蹲在路邊停靠的一輛汽車的尾后，此時，嘴巴張的大大，眼睛瞪的圓圓，險些一頭栽倒，神……，主……，沒搞錯吧？那個酸的老掉牙的傢伙是黑社會的太子爺嗎？他搞那麼多事情出來，就是為了脫身跑這裏和那蒙面的女人約會啊？而且……那台詞好噁心……　　看到X小姐被自己‘感動’的都不會說話了，牙都被自己酸倒的甄英雄得意啊，球球的，少爺我研究了一個通宵的成果果然奏效了啊。　　“你……”　　“恩，恩，怎麼了？”X小姐一張口，甄英雄立刻接口，他比誰都緊張，自己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和女孩子說這樣的台詞呢，根據電影里的橋段，女主角在聽到男主角當眾示愛之後，都會激動而欣喜的撲到男主角懷裡，然後來一個目中無人的世紀之吻，想到這裏，甄英雄連胳膊都張開了，球球的，撲過來吧，少爺我準備好了！　　“你戴着墨鏡，那玫瑰在你眼裡當然沒有顏色了……”　　已經擺好POSS的甄英雄：“……”　　“而且，我戴着口罩，你怎麼知道我笑起來有沒有梨窩啊……”　　打擊，這是絕對的精神加人格的雙重打擊啊！甄英雄都不會動了。　　白果看到甄英雄那尷尬的傻相，躲在後面都笑翻了，白痴，這都什麼年代了，你還用這麼老套的台詞泡小姑娘啊？真不能相信，黑社會的太子居然這麼白痴！　　白果笑的固然有道理，但她卻不了解甄英雄的成長環境，乍看之下甄英雄確實可笑，但想他平時，接觸的都是什麼女人？只要勾勾手指，兩分鐘之內，搶着和他上床的女人能排的比一輛和諧號列車都長，他用的着花言巧語嗎？況且，他一直很不屑去欺騙女人的，如果不是將X小姐視為自己的終極目標，他才不會去學這些自己看了都起雞皮疙瘩的台詞呢。　　“這句不合適嗎？那換一句吧。”甄英雄不死心啊，好在少爺做事喜歡多做一手準備，台詞不可能就這一句啊，把墨鏡一摘，盡量學習電視劇里那些又酸又虛偽甚至犯賤的男主角那汪汪的眼神，“藍藍的天，白白的雲，咱們倆的愛情才成型，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兒，你是我心中的四分之三！”　　白果已經笑不出聲來了，岔氣了，蹲在地上咳嗽呢，不行了，腮幫子都疼了。　　X小姐覺得今天出來真應該拿件外套，艾愛說的沒錯啊，這現實和電影電視劇還是有很大區別，不，是完全不同的，電影里這種橋段不少，能看的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可怎麼甄英雄和自己說這些台詞的時候，眼淚鼻涕不想流，倒是酸的唾液一個勁的分泌，全咽肚子里了，再聽他表白兩句，估計牙軟的連稀飯都吃不了了……　　看到X小姐竟然笑的這麼誇張，甄英雄的熱情算是冷了，還不奏效？球球的，少爺這次是黔驢技窮了，再說下去自己都得被噁心吐了，“咳，我們去吃午飯。”　　變的真快，都說流氓沒臉沒皮，今天終於領教了，X小姐和白果望着突然沒事人一樣的甄英雄，更覺得哭笑不得，這傢伙臉皮真夠厚的。　　“其實，你能和我說這些，我很高興，雖然，有些酸。”　　X小姐突然有些羞赧的說了這樣一句話，甄英雄頓時受到感動啊，球球的，少爺我沒有白熬夜啊。　　甄英雄是什麼人？一流氓太子，本以為花言巧語如家常便飯，可現在看來，他還是真的很純潔，這些不分場合，讓人噴笑的酸詞，足已說明他是為了自己，刻意的在改變自己，X小姐只要想到這些，心裏就甜甜的，“這些酸言俗語不太適合你的，從你嘴裏說出來太逗了，呵呵，走，我們吃飯去。”　　好軟，甄英雄眼角微微斜視，激動啊，X小姐居然主動抱着自己的胳膊，天啊，這就是情人之間逛街的感覺嗎？望着X小姐遞過來的雪白的棉花糖，甄英雄想都沒想就將口罩扯了下來……　　去你的吧！少爺今天起不蒙面了，少爺是老師，不是流氓！少爺我也要光明正大、正正常常的談個戀愛！

# 第045章 將心比心啊

　　“X小姐，我……”　　“不要叫我X小姐，好難聽，還是……叫我小艾吧。”　　“小愛？！”甄英雄的下巴險些沒砸中腳面，天啊，X小姐讓我叫她什麼？　　想到那天的夢境，甄英雄冷汗簌簌的流，神……主……觀音……如來，你們不會開這樣的玩笑吧？從X小姐這身高來看，估計變成甄三國是不大可能的，但這口罩與墨鏡一摘，千萬不要是艾愛或者樂樂才好啊！　　X小姐看到甄英雄那震呆的模樣，猛然察覺到自己這話說的太唐突了，甄英雄似乎是這樣稱呼艾愛的啊，連忙胡謅，“那個，X，不是讀成‘艾克斯’嗎，這麼叫起來多彆扭啊，所以你直接叫我小艾好了。”暗松一口氣，還好本小姐夠機靈啊。　　原來是這樣啊，嚇了少爺一跳，還以為‘夢想成真’了呢，原來是虛驚一場啊，甄英雄擦了擦額頭的汗，“小艾，有件事情我想向你坦白，不然我怕吃飯的時候再說會影響氣氛，而且心理藏着事情，會影響食慾的……”　　彆扭！怎麼嘴裏一提小艾，就想起那個超級倒霉的丫頭艾愛了啊？老天保佑，希望不要因為這個倒霉名字帶來什麼晦氣的災難。　　X小姐見甄英雄有些墨跡，有些緊張，已經明白這小子想做什麼了，他想坦白身份，更是想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那個，我們也算比較熟悉了，所以，我……我想，我們也應該坦誠相對了，你看，我已經不掩面了，可你似乎並沒怎麼注意我啊……”　　壞了，把這事給忘了！X小姐心裏猛的一驚，是啊，甄英雄已經把墨鏡和口罩給摘了，可自己居然沒有表現出一種驚訝或者是該有的態度，好象自己早就知道他的長相一般，這小子能不懷疑嗎？都怪以前看了太多他的照片和資料，更是跟蹤過他，那張臉幾乎每天出現在自己腦海中，誰會對一張早就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臉感到驚訝啊？　　“那個，我是女孩子，怎麼好意思盯着你看啊……”X小姐自己都覺得羞，不過也暗自為自己感到驕傲，和你這死小子認識幾天，都被你傳染了，反應夠快啊。　　球球的，對啊，人家一姑娘，能沒羞沒臊的盯着個男人看嗎？甄英雄釋然，X小姐果然純潔啊，居然這麼怕羞。　　“咳，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樣子啊？”　　X小姐笑了笑，將墨鏡摘了下來，“吃飯的時候，你還怕看不到嗎？”　　好美的一雙眼睛！眉細如柳似彎月，目澈如泓比夜星，眼神中那憐憐的韻動中充滿了柔弱憐憐的美，那點點的笑意含着絲絲的狡黠，好可愛，只是被這雙眼睛盯着，甄英雄就覺得自己的心都快化了，球球的，這是自己見過的最美麗，最純潔，最可愛，最動人的一雙眼睛啊！　　白果見甄英雄愣愣的望着那神秘的女人，突然意識到，自己是來抓人的啊，怎麼變成齷齪的偷窺者了？想到這裏，白果摸了摸口袋裡的手銬，恩，應該把他抓到交警隊去，不然，隊長就慘了，可是，自己該怎麼解釋呢？他是為了約會，不是去搶劫啊，自己追了他幾條街，驚動了那麼多的警察，這……還是先看看吧，隊長經驗老道，交警刑警那裡應該可以應付……　　有些女人被稱為三八，絕對不是沒有道理的，白果雖然是怕擔責任，可你去哪裡貓着不行，為什麼還要繼續偷窺人家啊？典型的小女人，總是想掌握一些人的小秘密，就是不知道，她這種三八行為算不算刑警天性對案件真相的追求與執着……　　甄英雄看到X小姐的這雙眼睛，突然覺得自己不想讓她摘掉口罩了，他有些害怕，害怕這個女孩太美，如果，她知道自己是個黑幫太子之後，不能接受的話……　　X小姐看了看周圍稀鬆的路人，想了想，“YY，我問你，如果，你知道我的身份，會不會討厭我啊？”　　正要張口的甄英雄聽到X小姐說出了自己剛要出口的一句話，心都顫了，天啊！X小姐難道會用傳說中的那N百年前黑社會的超級前身，所謂的武林大俠口中的那種神奇絕學，讀心術嗎？！她怎麼知道自己想問什麼的？　　“不會，無論你是什麼身份，我都不會討厭你！用我的人格來保證！”球球的，將心比心啊，少爺如此不在乎你的身份，你也不要在乎少爺的身份才好，甄英雄這時候還有心思耍小聰明呢，不知道這種人的人格是不是可以相信。　　X小姐早就知道甄英雄的身份，所以並沒有過多的站在甄英雄的角度去想，其實也難怪，因為X小姐本身就比甄英雄還要在乎這個問題，她比甄英雄還要害怕，甄英雄僅僅是個黑幫太子，而自己的身份呢？想到這點，X小姐更擔心的是甄英雄無法接受自己的身份，此刻聽他如此一說，當真是心裏開花一般的高興，“你這是真話？你真的不在乎我的身份？無論我是做什麼的，你都不會討厭我嗎？”　　X小姐怎麼如此緊張啊？難道，她做的是那些下賤的見不得人的工作嗎？！不可能，絕對不可能，甄英雄暗暗搖了搖頭，擁有這雙天使眼睛的X小姐絕對不是那樣的人，她身上的聖潔氣息，她的氣質，是那麼的純，而且……憑藉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X小姐肯定是個處女啊，況且，她身上這套衣服雖然看起來並不惹眼，但自己可是識貨的，香奈兒的品牌擺在這裏，最少也要幾萬塊，甚至更多，沒有些身世背景，哪裡穿的起啊？　　難道……X小姐就像那些肥皂劇里演的那樣，是一個集團千金，因為被家裡逼婚而離家出走，隱瞞着身份去尋找自己的白馬王子，白馬沒找到，恰好遇到了自己這絕對的‘黑馬’嗎？甄英雄的想象力也算到了及至，通宵看了部狗血劇，都入了魔了。　　正當X小姐伸手要去摘掉那口罩的時候，正當甄英雄瞪圓了眼睛期待這神聖與幸福，等待着驚喜來襲的時候，首先到來的，卻是一陣危險的氣息。　　神經突然不詳的跳動，甄英雄面色一變，拉着X小姐還未碰到口罩的手，猛的向旁邊閃過。　　“吱！！！”　　刺耳的剎車聲響過，剛才站過的地方竟突然出現了兩輛相同型號的黑色本田轎車，五個身穿黑衣的大漢從車上跳了下來，迅速將甄英雄與X小姐圍在了中間。　　甄英雄面無表情的望着對面的汽車，將X小姐擋在了身後，“你們是什麼人？”　　五個黑衣男人竟是對甄英雄的問話沒有做出任何的反應，其中一個看上去像是頭領的人將西服的扣子解開，微微向後一撥衣服，X小姐嚇的當場尖叫，那人腰裡別的是……手槍！　　“別做聲，上車！”

# 第046章 太子式打架

　　上車？你丫這是要綁票啊！對方是誰顯然已經不重要了，反正自己的朋友不會用這麼斯文的方法請自己去吃飯，甄英雄無暇多做考慮，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掏出手槍的主兒，絕對不是一般人，難道是木子華口中的神秘殺手？　　“跑！”甄英雄只說了這樣一個字，伸手在X小姐背上一推，剛巧從兩個大漢的中間穿了過去，那摸槍的黑衣男見狀，一驚，立刻將手槍拔了出來，可還沒來得及抬手，就‘啊’的一聲慘叫，手槍掉落在地。　　X小姐回頭一看，嚇了一跳，那黑衣人正握着手腕殺豬似的喊叫呢，一根還掛着棉花糖的竹籤子，穿透了他的手掌，鮮紅的棉花糖，觸目驚心。　　“別愣着，快跑啊，改天電話聯繫！”甄英雄喊話的同時一記重拳將那手掌變肉串的大漢轟翻，但另一個人卻在同時送了他一腳。　　“我不走！”X小姐怕的腿都打軟了，可見到甄英雄被踢的一個踉蹌，她掄起自己的小包包，很勇敢，卻太‘溫柔’的砸到了正要偷襲甄英雄的一個壯漢的腦袋上，不過……這愛惜動物生命的小力道，恐怕殺死一隻螞蟻都有困難啊。　　“臭婊子，作死！”壯漢右手一伸，掐住了X小姐的脖子，並炫耀自己力量一般，慢慢的將已經呼吸困難的X小姐原地提了起來。　　X小姐無法呼吸，無法呼救，兩隻小手看上去就那麼無力，根本無法扳動那男人的手腕。　　“我操你大爺！”甄英雄見到X小姐被那壯漢掐的快要窒息，一腔的怒火再也無法壓制，剛才他還有些顧慮，畢竟這裡是公共場所，但此刻的憤怒讓他爆發了。　　儘管這些大漢都經過專業的訓練，手下都有些功夫，但對於殺機已起的甄英雄而言，卻也不算什麼。　　硬擋住對方攻來的一個直拳，雙手反拉住他的手腕，同時向後退出半步，大漢重心先頓后前，立身不穩，收臂的力道難以自控，甄英雄眼中寒光一閃，壓低對方手臂的同時，身子拔地躍起，抬膝，給人感覺這動作並不雷勢，卻流暢而充滿力量，彷彿每個細節的動作都被放慢一般的呈現，偏偏讓人來不及做出反應。　　一聲凄慘的哀號中，那大漢胳膊的肘關節怕是已經沒有了完整的骨頭。　　甄英雄兩眼血紅，向後一甩這鐵定殘廢的大漢，阻住身後那兩人，轉身箭步躥出，那拎起X小姐的大漢剛要開口威脅甄英雄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的側肋已經被甄英雄的胳膊肘撞斷了兩根肋骨，快，好快，這次竟是快的驚人。　　刺心一般的斷骨痛楚讓大漢的手一松，X小姐摔倒在地，望着她眼角鱉出的淚水，甄英雄怒火更盛，雙手抱住對方吃痛低下的腦袋，一按，一躍，一抬膝，又是和方才幾乎相同的一擊，不同的是，他的膝蓋，這次撞碎的，是對手的鼻樑骨。　　血，幾乎是噴出來的，大漢弓着雙腿，仰面朝天，卻因為被甄英雄把住腦袋而無法摔倒，望着自己鼻腔中噴洒的血泉，大漢駭的渾身抽搐，兩隻瞪大的眼睛帶着無比的恐懼，慢慢的翻白，眼前的景象與身體那逐漸失去感覺的疼痛，甚至讓他的靈魂顫慄。　　好狠辣的招數，完全不是流氓級別的打架啊！從交手到此刻，僅僅不足一分鐘而已，甄英雄就擺平了三個人，且倒地的三人沒有一個是輕傷，餘下兩個黑衣人明顯吃驚不小，對望一眼，雙雙從懷中取出二十公分長短的小刀子，從背後沖向了正扶起X小姐的甄英雄。　　X小姐痛苦的咳嗽着，那樣子讓甄英雄的心髒髮生了扭曲，本該被自己保護的人，卻因為自己而受到傷害，他殺手的血液開始佔據了身體的主流，沸騰着，無法壓抑。　　感覺到背後的風聲，甄英雄眼中殺機一閃，右手食指在左腕的勞力士手錶表鏡上輕輕一按，那表鏡居然落了下來，被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竟是與木子華早上用的那小而薄的刀片是一樣的。　　這種表鏡是用一種特殊的玻璃製作的，堅硬而擁有鋼鐵般的韌性。作為一個殺手，一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兒往往會成為生死的關鍵，這是木子華教給甄英雄的，圓圓的刀片平日扣在手錶上作為表鏡，這就是一種隱藏了殺機的武器，夾在兩指之間，劃過敵人的喉嚨，有誰能想到，那鋒利的武器就扣在手腕上作為身份的象徵呢？　　甄英雄還從未用這個方法殺過人，平日里，更多時候，這個武器僅僅是作為比較方便的流氓工具來運用，例如剛才，就是用這個東西劃破了原野的前輪胎……　　一個殺手的血液註定他是不能憤怒的，憤怒的殺手將不在是殺手，甄英雄已經憤怒了，望着X小姐脖子上那紫青的淤痕，他想殺人，“少爺的女人你們也敢碰，去死吧。”　　“砰！”　　“警察，不許動！”　　這聲有些發顫的警示讓甄英雄的動作都走了型，殺手的血液也瞬間冷卻，沒搞錯吧，球球的，又是你這菜鳥女警？　　白果這槍口抖啊，這還是當上警察之後第一次開槍呢，雖然僅僅是示警，可還是嚇的夠戧，“甄，甄英雄，你公共場所打架傷人，我要逮捕你！”　　“我打架？拜託，我是被人打好不好？你沒看見他們還拿着刀呢？”甄英雄委屈啊，少爺還是第一次這麼有理呢。　　白果從一開始就看到了發生的一切，但她直到對方掏出的刀子，扎向‘毫不知情’的甄英雄時才猛然回神，剛才發生的一切都太快了。　　棉花糖的竹籤子穿透了人的手掌，掉落在地上的居然是一把手槍……　　那條胳膊在自己眼中清晰變成一個倒着的，絕對不自然的‘V’字，骨頭碎裂的聲音彷彿還響在耳邊……　　現在倒在地上那鼻樑塌陷，血流滿面，已經無法辨認本來面目的壯漢讓人覺得頭皮發麻，天啊，自己什麼時候見過這麼凶暴血腥的場面啊？難道這就是黑社會打架嗎？　　白果不想被人看出自己在害怕，一直在努力做出鎮定的形象，但那蒼白的嘴唇和顫抖的聲音將她完全的出賣了，對面那兩人顯然看出了她是只小菜鳥。　　“警察來了，我們快走，笨蛋，綁個老師都辦不妥，八嘎！”　　車裡還有個人！日本男人！　　老師？球球的，原來是這麼回事啊！甄英雄反應的不慢，自己當上老師才幾個小時，而當上老師之後得罪過的人也只有四小天王，有錢人就是牛B啊，早上吃了虧，中午就來報復了，連手槍也帶着，顯然不把少爺看在眼中啊這是。　　甄英雄現在是怒火攻心，想的並不全面，試想，馬國宇再怎麼精明，也絕對無法想象黑幫太子會去學校里給學生上課，一個流氓做老師，除了甄天和木子華這倆變態，還有誰想的到啊？　　一個月薪兩三千塊的老師，當然不被人家看在眼中了。　　甄英雄還不知道究竟是四天王里的哪個兔崽子害X小姐受傷的呢，豈能放這些混蛋離開啊？二話不說便沖向了那輛傳出聲音的黑色本田轎車。　　“八嘎！攔住他！”　　一聽這話，那兩個手持短刀的傢伙無視白果那抖的不成樣子的手槍，分別沖向了甄英雄和X小姐。

# 第047章 綁匪也車痴

　　“啊！！！”　　X小姐才喘過氣來，就看到持刀的凶漢撲向了自己，能不尖叫嗎？　　一是托着刀子的兇悍大漢，一是蜷縮在地上尖叫的小女生，這怎麼看怎麼像張牙舞爪的大灰狼想要用牙齒咬斷一隻絕對美麗無害的小兔子的脖子啊，白果大聲的警告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那大漢很清楚，攔住甄英雄的最好辦法，就是這個女孩，至於那站着都發抖的菜鳥女警察，直接無視。　　甄英雄聽到尖叫立刻回撲，可惜另一個持刀的傢伙攔擋在了他的面前，白果在盯着這裏，用殺手的伎倆幹掉這個人顯然行不通，甄英雄牙一咬，微微一壓身子，讓對方的刀子插入了自己的肩膀。　　見到甄英雄中刀，X小姐連驚呼都沒有了，立刻昏了過去。　　黑衣人眼中閃過一絲不解，這小子明明可以躲過這一刀的啊，為什麼故意讓自己刺中呢？但很快，他明白了，甄英雄咬牙繃緊肌肉，讓刀子無法離開自己的身體，然後在保證白果可以清楚看到自己中刀的視覺效果下與黑衣人糾纏到了一起，“對少爺出手，你去死吧！”　　這是給了甄英雄一刀的黑衣人在世界上聽到的最後一句話，他直到此刻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要挨自己這一刀，自己的心臟，已經被同伴的短刀刺透，甄英雄根本是在一石二鳥。　　白果已經傻了，她清楚的看到，甄英雄被刺中之後與那人掙扎着突然跌向了持刀撲向X小姐的那人，而那人來不及收回的刀，剛巧扎到了同伴的后心上，是巧合，但又太巧了些。　　望着倒下的同伴，望着自己手裡還在滴血的刀，那最後站着的黑衣人從茫然，到憤怒，最後暴走，甄英雄坐倒在地上，捂着流血的傷口，誇張的喊叫着，“白警官！你還不制止犯罪啊？莫非你要眼睜睜看着我這良好市民死在匪徒刀下不成？”　　白果早在剛才就想開槍了，可手指頭不聽話，對着人的時候就是扣不動扳機，眼看着那人的刀就要刺中‘受害人’甄英雄了，她急啊。　　“白警官，上次買的‘激情丸’你用了嗎？”　　一聽這話，白果手不抖了，膽不顫了，渾身上下也有勁了，氣的，“死流氓，閉上你的鳥嘴！我一定要抓你回警察局！”　　“砰！”　　堅定的信念可以讓一個人堅強，白果為了不讓甄英雄死在別人的手裡，為了自己那憋在心裏的永遠的羞辱可以得到雪恥的機會，終於扣動了沉重的扳機，持刀男人委靡倒地的同時，心中多了一個這輩子也搞不懂的迷題，那個激情丸是什麼神奇的藥丸啊？這菜鳥女警察怎麼聽到這個名字之後立刻有了專業的射擊水準啊？　　“要我和你回警局不難，但車裡還一主謀呢！”　　甄英雄一咬牙，將刀子從肩膀上拔了出來，然後將已經暈過去的X小姐抱了起來，車裡那主兒有白果一個人就足以搞定了。　　白果剛才並未聽到車裡那人說話，聞言才醒悟剛才甄英雄為什麼突然沖向那裡，竟然還有主謀！這要是被自己給抓住……那不就是立功了嗎？想到這裏，白果有些緊張的舉着槍，慢慢的靠了上去，正要喊出警察最帥氣的台詞呢，卻不想，那汽車輪胎空轉了幾圈，如離弦的箭，飛奔了出去，不過，這駕駛技術……　　白果和甄英雄目瞪口呆的望着一起步就頂到停在前面另一輛本田屁股上的汽車，已經傻眼了，那哥們兒……會開車嗎？瘋狂的轉上主道，連續與三輛汽車發生掛蹭之後，為了躲避一輛正常行駛的公交車，逆行的本田高速撞到了路中央的隔離帶，在凌空翻旋了兩個跟斗之後，終於找到了正確的行駛方向，不過，已經很難在前進一厘米了，因為，那輛車，四個輪子在朝天空轉着。　　“那個，白警官，這是算交通事故，還是算刑事案件啊……”甄英雄望着不遠處亂七八糟的場景，忍不住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白果頭一次遇到這麼大的案件，早就嚇的不知所措了，“死，死流氓，你問這個幹嗎？”　　“哦，我是想問清楚，我應該撥打哪個電話……”　　……　　這次可真是熱鬧了，飆車事件還沒處理完，這裏又發生了重大刑事案件，一夥神秘匪徒三傷兩亡，主謀在開車逃跑過程中車禍重傷，生死不明，交警刑警今天算忙活開了。　　清醒過來的X小姐看到甄英雄肩膀上的傷，哭的這叫一個厲害，反倒是甄英雄沒當成一回事，莫說一個黑社會的流氓太子打架挂彩是家常便飯，就說當初在殺手訓練營培訓的時候，哪一天不是在生死邊緣滾來滾去啊？難得的是X小姐，手無縛雞之力，卻敢挑戰一個比自己體積龐大三倍的大漢，這才是難能可貴的勇氣啊。　　白果看甄英雄的眼光和看怪獸沒什麼區別了，雖然說今天這事情很明顯是甄英雄被人攻擊，是絕對合理的正當防衛，但這死流氓下手之狠辣讓人乍舌呆目。　　“甄英雄！你個王八蛋，這次我看你怎麼解釋！”　　原野從警車裡往外一竄，直接朝着甄英雄衝來，興奮啊，甄英雄這當口惹出事來，可算把自己救了，上午飆車終於找到借口了，你們這群死交警可完蛋了，要不是你們追了老子幾條街，把老子按在車蓋子上審了半天，能發生這樣的慘劇嗎？　　原野樂啊，二話不說，直接給甄英雄銬了，拽着他就往車裡塞。　　“喂，你這警察怎麼回事？”X小姐用力一推原野，很不客氣的問道：“你沒看到他受傷了啊？”　　“他受傷？我看到的是三個受傷比他還重，兩個已經被他殺了的人！”原野這話說的挺不合身份的，這時候應該是悲憤一些，代表人民，代表群眾的鄙視甄英雄，可這小子現在怎麼看怎麼是興奮的，似乎很感激那幾位用‘犧牲精神’為他找到抓甄英雄把柄的傢伙。　　“你哪隻眼睛看到是他殺了人啊？”X小姐替甄英雄委屈，反正自己戴着口罩蓋着帽子，不怕和你理論。　　原野見這丫頭故意和自己找事，心情老大不爽了，“我兩隻眼睛都看到了！你個丫頭也給我上車，和黑社會混在一起的，也不是什麼好鳥！給我回局裡做筆錄！”　　“你敢罵我？”　　“你個小太妹，罵你怎麼的？把口罩給我摘了！”　　原野正叫喚呢，白果在後面抻了抻他的衣腳，“隊長，那兩個人不是甄英雄殺的……”　　見X小姐一個白眼翻過來，原野不解且懷疑的說道：“不是他是誰？”　　“被刀子扎到后心的人是被同伴誤殺的，而那个中槍的人就是殺死同伴的人。”白果目前的精神還處於亢奮狀態，雖然有點后怕，可更多的還是驕傲，“那人殺了同伴后企圖繼續傷人，被我擊斃了。”　　這多少也是英雄事迹啊，白果從當上警察那天就想出出這樣的風頭，見原野下巴都要脫節了，她眉頭一蹙，不高興了，“你這是什麼表情？”　　原野趕快把表情收拾好，還未說話，就聽到X小姐冷冷道：“知道你抓錯人了吧？現在把手銬打開，然後向他道歉！”　　打開手銬容易，可和這流氓道歉……死丫頭，你存心刁難我啊？你等着，到了局裡給你好看！　　甄英雄沒想到X小姐還有如此強勢的一面，看到原野吃了死老鼠一般的苦樣子，他覺得蠻有意思，不過肩膀上挨了一刀，雖然不是要害，入肉卻很深，再不當回事，那疼痛卻是存在的，“把銬子給我打開吧，道歉就免了……”　　原野這輩子，就今天覺得甄英雄可愛啊，不然他一個警察和流氓道歉，面子真是下不來，可手銬還沒打開呢，就聽甄英雄補充了一句，“就當是我賠償了你一個新輪胎吧。”　　……

# 第048章 回家去渡假

　　“甄英雄，你老實給我交代清楚，你與高橋雄三到底有什麼過節？”　　“高橋雄三？誰啊？”　　市局的審訊室，原野一臉嚴肅的審問着甄英雄，他的旁邊，還坐着一位二十三四的平頭青年，看樣子斯斯文文的，正低頭做着筆錄。　　“你少裝糊塗，不認識他能綁你嗎？”原野並沒有憤怒，面色有些沉重，語氣中也少了一份火氣，看來當著屬下的時候，他還是很注意自己的長官姿態，拿腔捏調的姿態雖然在甄英雄眼中是那麼的虛偽，可更顯出他辦案的老練，“那個叫高橋的日本人就是本市稻和电子集團的老總，你給我仔細的想，你真的不認識他？”　　“我是真不認識啊。”甄英雄努力回想着這個名字，但結果都是一樣的，腦海里確實沒這麼一個人，“球球的，少爺我沒事去認識個小鬼子做什麼？”　　“那他為什麼企圖綁架你？”　　“拜託，我也想知道這個問題，你還問我呢？你是警察，我是受害人，注意一下身份好不好？”　　“你少給我來這套，別說你的背景，就沖你留在警察局裡的檔案，我就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你。”原野仔細想了想，挺專業的推理道：“該不會是因為那個戴口罩的女人吧？難道是因為爭風吃醋？”越想越覺得可能，原野立刻就有了去隔壁審訊室看看X小姐長相的慾望。　　女人？爭風吃醋？球球的，你丫的想象力可以去寫小說了，還當什麼警察啊？甄英雄還未說話，就見門被推開了，一面無表情的中年胖子走了進來，身後跟着一美麗女警，正是白果。　　“局長？”原野和那小平頭趕忙站了起來，“您怎麼親自過來了？”　　這中年胖子正是市局的局長張進寶，翻了原野一眼，這胖子顯然是肚子里有火啊，“你個混蛋惹了這麼大的亂子，還敢問我為什麼過來？”　　原野這汗啊，都給忘了，上午飆車鬧出來的事情還沒和局長解釋呢，那群交警真他媽不夠意思，小報告居然打的這麼快！操蛋，是怕自己先打一耙吧，竟然先下手為強了。　　白果耷拉着腦袋，顯然已經被局長教訓過了，可原野一看就知道，局長肯定沒怎麼噴她，不然哪會憋這麼鼓的氣來找自己撒啊。　　“咦？白果，你不是在審問那個女的嗎？”　　一聽原野這問題，白果臉上閃過一絲怪異，目光也轉向了甄英雄，“那個……那女人已經離開了。”　　離開了？原野和甄英雄的表情是相同的，雖然她是一絕對的受害者，但從進入警察局到現在不過一個小時，案件又牽扯到人命，犯罪者的身份又極為特別，她怎麼能這麼快就離開呢？　　“是我要她走的。”張進寶輕描淡寫的將這個問題帶過，轉望着甄英雄，眼中閃過的那絲異彩讓甄英雄心底一動，“甄先生，你的律師已經到了，就在外面等着，關於這次的事情，警方目前推斷，是一場綁架未遂的刑事案，但鑒於案件涉及到人命，影響較大，所以，你雖然可以拒絕警方的保護，但警方隨時需要你的配合。”　　配合？球球的，就是隨叫隨到唄，說的這麼好聽，甄英雄撇了撇嘴，笑了笑，張進寶如此說話，顯然是將自己看成了絕對意義上的受害者，雖然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相信自己，但還是說道：“我知道的已經全交代了，而且……白警官從頭到尾目睹了發生的一切，我想，她可以證明我說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呵呵。”　　死流氓！你這是變着彎的說我跟蹤你呢吧？白果氣的直瞪眼，甄英雄壞壞的翻了她一眼，對張進寶說道：“我現在可以走了嗎？”　　張進寶微微一笑，“既然已經錄過了筆錄，當然可以。”　　原野急了，剛要張口，張進寶一個似乎要咬人般的眼神掃過來，趕快老實了。　　甄英雄來到外面，發現同來的不但有律師，還有老鬼木子華，這多少讓他有些驚訝。　　“別吃驚，你現在是我學校的老師，我當然要來證明一下了，不然你哪有這麼容易出來啊。”　　看到老鬼眼中閃動的那有些飄忽的眼神，甄英雄隱隱覺得不妥，“對了，剛才和我一起來的女孩，你們看見嗎？”　　那戴着眼鏡的青年律師搖了搖頭，木子華卻沒好氣的說道：“什麼時候了還想着泡妞呢？你那妞沒事，現在有事的是你，趕快走吧。”　　甄英雄一怔，老鬼這麼心神不定的情況可不多見啊，“走？去哪？學校嗎？我今天可是請了一天的假啊，而且午飯還沒吃呢。”　　“放心，不是去學校，你已經被放長假了，渡假的地方我都給你想好了。”木子華拉着甄英雄，邊走邊道：“漢宮！”　　……　　“局長，這案子表面上看確實是起綁架未遂，可您也應該覺得疑惑吧？一個日本企業家，錢多的燒手，吃飽撐的要去綁架啊？再說，綁架誰不成，偏偏去綁架黑社會的太子爺，這簡直是倒過來了啊，也太難讓人理解了，您怎麼就這樣讓他們離開啊？”　　原野已經忘記了張進寶讓他來辦公室的初衷，不但沒有反省上午的錯誤，反而對局長的行為提出了異議。　　“不管木子華現在的身份如何了不起，雖然從未有過他犯罪的證據，但他曾經是義字會成員這一點我們都知道，他說甄英雄現在是個老師，這是一多麼沒邊兒的謊言啊，您怎麼連這個都信呢？甄英雄如果都能當老師，那我看我做個教育部長都是屈才了！”原野火大啊，他始終不相信甄英雄會平白無故的被人找上門。　　白果身份確實了得，竟然可以在局長面前坐着，看到原野那面紅耳赤的樣子，她也同樣不解的望着局長大人，“局長，剛才和您一起到審訊室的那個男人，究竟是誰啊？”　　原野聞言，有些驚訝，卻更死的盯住了局長的臉，好你的老傢伙，不是讓人走了後門吧？　　“白果目睹了發生的一切，而現場留下的槍，確實屬於高橋一夥，雖然不知道為什麼高橋要去綁架甄英雄，但你覺得甄英雄是那種你問他就會說的人嗎？關着他也是自找沒趣。”張進寶猛的吸了口煙，突然問了這樣一句話，“原野，你知道那個高橋雄三的背景嗎？”　　原野一怔，“高橋雄三，男，二十六歲，兩年前來中國發展，在本市成立了稻和电子集團……我的手機就是他們公司生產的，不過質量真的很爛……”

# 第049章 高橋的爺爺

　　“不是這些。”張進寶搖手打斷，道：“我是說家庭背景。”　　“他在中國還沒有組建家庭，目前單身……”　　“我是問你他在日本家庭成員及家庭背景！”　　“那些我還沒去調查……”　　“那你還不去查？！還有……”張進寶將煙屁碾滅在煙灰缸中，突然望着原野的眼睛，那種經年累月積攢出來的領導氣勢壓的原野無法呼吸，“那個女孩子的事情，你以後不要攙和，否則，我用人格保證，你這輩子都別想漲工資……”　　見原野撓着腦袋走出了辦公室，張進寶嘆了口氣，“小白，今天第一次開槍擊斃匪徒，怎麼樣，害怕嗎？”　　白果不知道張進寶怎麼突然問這個，可想到今天被記者採訪，明天就將成為頭條明星，她還是難以遏制體內的某種興奮：“開始是很怕，可現在好多了。”　　“呵，你很有出息，記得我當年第一次開槍殺了匪徒之後，整整吐了半天，一個星期都在做噩夢呢。”張進寶一邊說，一邊又點了顆煙。　　白果心話道了，我現在兩條腿還哆嗦呢，你這不是嚇唬我嗎？我一人住，晚上真要做噩夢可怎麼辦啊？　　“呵呵，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在逞強吧？”　　你怎麼看出來的？白果尷尬的撓了撓頭，可愛的吐了吐小舌頭，可苦忍了半天的表情終於被揭開了，白皙的小臉更顯蒼白，不定的眼神也流露出了恐懼。　　張進寶哈哈大笑，“我和你爸爸多少年的朋友了，看着你長大，你怎麼能瞞的過我呢？無論是誰，第一次開槍之後，都會有這種感覺的，你不需要覺得丟人，再說，你也沒在記者面前露怯啊，不是嗎？哈哈。”　　白果確實忍的很難受，心理害怕，甚至恐懼，可局裡的大家都把自己當成偶像，都說偶像壓力大，看來是真的啊，白果現在特想找一牆角，然後蒙一大被窩痛快的發抖，可這自己這女英雄的形象不就毀了嗎？　　人在興奮狀態下，心理的恐懼會被短時間的壓制，尤其是在開槍之前，甄英雄那狠辣的傷人方法就已經給白果帶來了不小的震撼，為了破案立功，興奮點一直頂在高潮狀態的白果根本無暇去理會殺人之後的恐懼，閃光燈，記者拋來的問題，讓她想到得都是自己明星般的明天，可當心情開始冷靜下來的時候，那個彈孔，那個人臨死時圓瞪的眼睛，開始不停的在眼前晃過，嘔吐的感覺時不時的襲來，渾身上下突然出現了乏力的感覺，直到此刻張進寶點破被自己隱藏在表面之後的恐懼，自己才有了一點釋放的輕鬆，身體的顫抖，終於難以遏止了。　　“你爸爸把你交託給我，我當然要關心你，照顧你，再說，我可是從小把你當女兒看啊。”張進寶拉開抽屜，从里面取出一張金色的卡片，甩向了白果，“這東西拿好，你需要休息幾天去放鬆精神，不要勉強自己，還有，心理醫生我幫你聯繫過了，馬上會去這個地方找你的。”　　一般刑警在開槍殺人之後，都會需要心理醫生的輔導，這點白果倒是明白，可一般心理醫生也出診嗎？手忙腳亂的接住卡片之後，白果有些疑惑的問道：“局長，我不需要休假，還有，這個卡是什麼？”　　“金卡，一張可以隨意消費的貴賓卡。”張進寶站起來伸了個懶腰，轉身走到窗前，擺弄着窗台上的那盆蘆薈，道：“我讓你休息，並不是休假。”　　局長這語氣和平時不大一樣啊，他究竟是怎麼了？白果疑惑中低頭去看手中的卡片，兩個金光閃閃的大字進入了她的眼球，“漢宮？！”　　“小白，休息有的時候，也是一個任務，現在，去執行任務吧……”　　……　　“局長！”　　原野門都沒敲便撞進了局長辦公室，“干！那個高橋的爺爺居然是……”　　“你查到了？”張進寶翻了自己這屬下一眼，繼續為蘆薈澆水，顯然，他早就知道了這些。　　原野撓了撓頭，還是不解，“局長，高橋的爺爺確實有些問題，可這些與您不難為甄英雄和那女孩有什麼關係啊？”　　張進寶起身坐回椅子，淡淡道：“那個高橋已經死了。”　　“我知道。”原野皺眉道：“所以我們要提防他爺爺來這個城市為孫子報仇……啊！白果！”　　“你這白痴才明白嗎？明天白果就會上報，你認為高橋的爺爺會放過白果嗎？當然，還有甄英雄。”張進寶苦哈哈的一笑，道：“憑藉那老頭子殺人的伎倆，白果哪怕躲到天涯海角，還是隨時有可能丟了性命。”　　說到這裏原野才發現，白果已經不在了，“局長，白果呢？”　　“走了，我讓她去了一個對她而言，也許算的上最安全的地方，你不是想要知道來帶走那女孩子的人是誰嗎？現在我告訴你，那人就是……甄天。”　　原野一怔，就聽張進寶繼續說道：“原野，立刻調派人手，潛伏在漢宮周圍，絕對不能暴露的前提下，二十四小時監視着漢宮的一舉一動！”　　……　　一輛黑色的加長豪華型奔馳S600行駛在公路上，甄天關掉了車內的小電視，剛剛播放的，是午間新聞的回放，X小姐有些不解，不知道甄天為什麼要讓自己看這個新聞，更不知道他為什麼親自跑的警察局來將自己帶走。　　甄天似乎永遠都是笑嘻嘻的，“還好，你從頭到尾都矇著臉，即便高橋小鬼子的爺爺如何了得，也無法猜到你的身份。”　　“甄叔叔，你到底在說什麼啊？”X小姐蹙着小眉頭，不解道：“您親自到警察局，卻只把我帶出來，這是為什麼啊？”　　甄天一聽，笑的更開心了，“你是怪我沒把那笨蛋兒子也保出來嗎？”　　見X小姐扭捏且羞赧的低頭，甄天哈哈大笑，“放心吧，丫頭，木老師會把他帶出來的，我只是不想讓他知道你的身份而已，我這可是順着你的意思，怎麼聽這話，好象我還辦錯了似的？”　　“什麼啊，甄叔叔。”X小姐有些和長輩撒嬌似的說道：“如果沒遇到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就決定今天和他說清身份的。”　　“哦？那我還真錯了啊？”甄天挺做作，一點也不像個黑幫教父。　　X小姐沒心情和甄天開玩笑，她知道甄天的身份，能讓他親自跑到警察局，可想事情定然不是那麼的簡單，“甄叔叔，那個高橋就是要綁架英雄的人吧，他爺爺究竟是誰啊？剛才我看你和那局長提到這人的時候，他臉色都青了，竟然還同意您帶我離開，並且接受了您給他的漢宮貴賓卡，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這些你不需要知道，我可以保證你父親不會知道今天發生的事情與你有關，但是……”甄天淡然一笑，似乎商量，可表情卻不容人拒絕一般，望着X小姐，道：“丫頭，暫時先不要和英雄見面了，最少，這幾天不可以，不要問原因，叔叔是為了你好，我不想你媽媽回來怪我，好嗎？”　　X小姐看到甄天那認真而嚴肅的表情，心理有種不安在逐漸的擴張，“甄叔叔，難道，英雄他，會遇到什麼危險不成？那個高橋的爺爺究竟是什麼人啊？”

# 第050章 國際通緝犯

　　“你說什麼？那個小鬼子的爺爺是個國際級的通緝犯？！”　　漢宮，甄天的辦公室里，甄英雄愣愣的望着老鬼木子華，“你們沒搞錯吧？不過是那四個小牲口的父母找出來報復我的一個小鬼子而已，你們緊張個屁啊？我還沒找那四個小牲口的父母要醫療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呢，那小鬼子的爺爺還敢來找我？球球的，我怕他個鳥啊。”　　“確切的說，那個高橋雄三的爺爺是個職業的殺手。”木子華不知從哪裡掏了個煙斗出來，添裝着煙絲，道：“那老傢伙曾經是日本山口組的殺手，典型的右派份子，六年前因為槍殺了XX市當選呼聲極高的市長后選人一家而被通緝，可直到今天也沒有他的消息，有人說他死了，但我覺得不會，我和那傢伙先手三次交手，都沒有分出勝負，這樣的傢伙命硬的像是蟑螂，怎麼會死呢？”　　一個可以和木子華相提並論的殺手，甄英雄終於知道甄天的臉色為什麼難看了，六年前發生那個轟動的案件，現在想來，確實是一個姓高橋的人做的，似乎是叫什麼……高橋澤。　　“據說那老東西很是疼愛自己的孫子，所以，他孫子雖然是因為自己手潮死於交通事故，但依照他喜歡遷怒別人的偏激性格，你和那女警察恐怕……”木子華說到這裏，烘托氣氛似的嘆了口氣。　　“球球的，敢情你們把我帶到這裏，就是讓我做縮頭烏龜啊？”甄英雄老大不樂意，少爺是膽小的人嗎？　　一看甄英雄這表情，甄天就知道這兒子不屑做烏龜，嘆了口氣，道：“你小子先別激動，聽我把話說完，你雖然也受到過殺手培訓，卻和高橋澤差了太遠，張進寶所以這麼好說話讓你離開警察局，就是因為他也沒把握抓到這個傢伙，讓你回到漢宮，是因為這裡有張進寶也自愧不如的防盜設施，而他的人，就埋伏在漢宮的附近，高橋澤真有膽子來的話，怕也絕對想不到我們會與警察聯手。”　　“什麼意思？拿我做誘餌，引君入瓮？”　　“就是這意思。”甄天笑道：“我們是良好市民，應該配合警方調查，協助警方破案，不是嗎？”　　不要臉！你是良好市民？那少爺我的純潔度絕對不比三十五道工序過濾后的純凈水差！甄英雄冷笑兩聲，看甄天與木子華的眼神也寫滿了鄙夷，“你們……該不會是借刀殺人吧？如果義字會殺了山口組的高橋澤，那就是組織之間的鬥爭，如果是警察依法擊斃了高橋澤，山口組也不能說什麼了，是不是啊？”　　甄天和木子華同時尷尬的撓了撓頭，甄英雄甚至懶得用眼角去看他們了，“那個女警察又是怎麼回事？我聽闌度說，那個女警察用黃金貴賓卡住到了這裏，這又是為什麼？”　　“合作的誠意。”甄天笑了笑，道：“就像你剛才說的，如果我們義字會殺了高橋澤，山口組肯定會藉機找茬，所以我們要擺低自己的姿態，由警察來處理，再有，那個女警察的爸爸身份尊貴，很值得我們拉攏，即便拉攏不了，也要讓他對我們沒有太多的反感，表面上那女警察到漢宮是為了與警方里應外合，實際上卻是我們在保護她，真的把那高橋澤拿住，無論張進寶，還是政府，對咱們的態度也會更寬鬆一些，小子，要體諒一下你老爹，為了組織的發展，我可是又添了兩根白頭髮，不信你看！”　　“邊兒待着去，老狐狸！”甄英雄算服了自己這老爹了，什麼事情都能考慮的這麼周全，如果高橋澤真的栽到了漢宮裡，明明是在這裏避難的白果一下子就會成為讓這國際級通緝犯落網的功臣，既變着向的拍了她老爸的馬屁，又能讓山口組無法對義字會說些什麼，畢竟，案子是人警察破的，我們是配合警方辦案，很無奈啊。　　自古以來，邪不壓正，這是永恆不變的，即便多麼牛B的黑社會，也無法明着和政府，和警察對着干，除非是活膩了的，那可以另當別論。想要存活，就要講究生存的手段，而甄天顯然是這方面的高手，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逞強，也知道什麼時候需要為別人做嫁衣，嘴裏不停喊着自己是最牛B的人，樹立的敵人也會最多，而有實力卻知道收斂，懂得忍讓的人，才會擁有更多的朋友，甄天想用這樣的方法抓到或解決高橋澤這個國際級通緝犯，就是要為朗朗市警察局抹亮臉蛋子，讓政府看到義字會的合作精神，小到人情世故，大到全局發展，甄天考慮的細細入微，不愧為義字會的當家人。　　木子華吐了一口煙霧，道：“這两天我也會留在這裏，監管系統和保安系統我會用最快的速度進行校正和加強，為了不引起那老傢伙的懷疑，除了幾個直接聽我分配的人，不會有其他人知道我潛伏在這裏，對了，英雄，那個叫做白果的女警官現在對外的身份是……保護你的警員。”　　保護我？球球的，少爺不用倒過來保護她就是好事！甄英雄對木子華這番話極為不滿，殺手固然可怕，可越是預防這種可怕，所做的一切就更會增加人心中的恐懼，甄英雄倒是不怕，但心理這窩囊卻讓人難受，如果可以的話，他更想和那殺手真刀真槍，光明正大的干一架。　　懶得理這兩個成了精的傢伙，甄英雄起身向外走去，“我去治療傷口了，疼死了，幫我預備一套最好的房間，傷員嘛，應該有個好待遇。”　　“當然。”甄天笑道：“醫生就在樓下等你，房間也準備好了，十五樓的‘天堂閣’，住三個人也不擠，呵呵。”　　“三個人？”甄英雄一怔，“難不成你們還給我找了專業的護理？不用，小傷而已。”　　“護理？恩，一定要說的話，恐怕是你護理她們吧。”甄天笑的太陰險，看這甄英雄直起雞皮疙瘩，“那個女警察可是為了‘保護’你才住進來的，所以必須和你住一個房間……”　　“沒搞錯吧？球球的！”甄英雄抱怨的話還沒說完，甄天抬頭看了看牆上的表，“恩，時間還早，下午放學后，闌度應該能把小公主接來了……”　　萬年晦氣集於一身的超級倒霉鬼艾愛？！甄英雄兩眼一合，球球的，老天保佑吧，希望自己別遇到什麼倒霉的災難了，中午不過是叫了兩聲‘小艾’，結果自己挨了一刀，還惹了個殺手祖宗……

# 第051章 漢宮貴賓卡

　　“對了，英雄，你受傷的事情，要不要告訴你姐姐啊？”　　“不要！千萬不要！”甄英雄幾乎想到沒想便脫口而出，這要是讓三國知道自己受傷了，跑來這裏哭鬧是小事，如果看到自己房間里還有兩個異性，身上非得多添幾個窟窿不可，那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咦，一提你姐我想起來了。”甄天認真的表情讓甄英雄不大習慣，“聽說你收了個小丫頭做女兒，是嗎？”　　“恩。”甄英雄都忘了和甄天說這事情了，不過他覺得沒什麼必要去說，更不好意思去說，自己二十二，裝老當人家爸爸就夠不好意思了，偏偏當孩子媽的那主兒還是自己的姐姐，這叫少爺怎麼開口和人說啊？　　“叫甄樂樂，怎麼了？”　　“你還問我怎麼了？！”甄天突然很生氣的樣子，指着甄英雄的鼻子就吼，“你是義字會的太子爺，翅膀硬了是不是？認女兒這麼大的事情竟然不和我商量？你眼裡還有我這老爹沒有啊？義字會平白無故的多了個公主出來，這是多麼大的事情啊？道上有多少雙眼睛在盯着你知道嗎？！”　　甄天說的有道理，甄英雄還真有些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雖然是因為甄三國貪玩亂搞出來的輩分，但認女兒確實不是件小事情……　　“甄樂樂，這什麼破名字啊，身為義字會的太子，你簡直是混蛋啊。”甄英雄還在那反省自己做事太隨意了呢，就聽甄天嘟囔道：“依我的，應該叫甄宓，洛神啊，多麼好聽的名字……”　　你個球球的，甄英雄兩眼一翻，你氣的是這個啊？變態的三國痴……　　……　　漢宮的十五樓，典型的天堂，這個樓層清一色的，全是最豪華的總統套房，甚至樓道里也是鑲金帶銀，可以在這裏住上一夜的人，不是身價過億就是權利滔天，否則，根本沒資格踏足這個樓層。　　在這層樓，是沒有服務人員的，最高貴的享受當然也包括視覺的感官享受，這裏的裝潢是如此的華麗，如此的脫俗，如果看到一個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員在眼前晃來晃去，豈不是掃興嗎？所以，這裏，一切的服務都是由貼身的‘侍女’完成的，而這些‘侍女’，是由顧客自己挑選而來，在住宿期間內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切服務的女人，當然，最主要的還是那五花八門的性服務，每個女人都經過嚴格的調教，素質樣貌甚至比那些以美貌為傲的女明星還有過之，其中更有一些根本就是明星，來此淘金客串，因此可以想象這些‘侍女’的身價了。　　甄英雄看不起明星，與在這裏的所見所聞有着直接的關係，他玩女人，卻不玩這裏的女人，因此，一個侍女也沒要。　　現在正是生意的淡季，這裏的套房全部空閑着，即便偶爾有客人來享受，也是匆匆而來，再匆匆的離走，夜消費百萬，按小時計費，這不是誰都能承擔的，而且，十五樓的房間都是VIP貴賓卡的預留房間，沒有貴賓卡，大多時候是上不來這層樓的。　　漢宮的VIP會員卡非常特別，並不對外辦理的，只是作為禮物送給有資格來這裏享受的人，每張金卡價值百萬，僅有二十張而已，而每張白金卡價值千萬，有十張，當消費卡內全部金額之後，漢宮都會即時回收，沒有人能永遠擁有一張漢宮的貴賓卡，所以，儘管有些達官貴人有的是錢，對一張僅僅百萬的金卡也是可遇不可求，物以稀為貴，這些卡就是身份的象徵，更是與義字會關係非淺的證明，有漢宮貴賓卡的人，即便在朗朗市的黑道上也可以橫着走。　　甄英雄手中的卡，既非金卡，也非白金卡，而是黑色鑽石卡，在漢宮，這卡只有兩張，另一張在甄天手中，所以，這張甄英雄不屑去使用的卡是無價的，不受金錢限制，也不似金卡或白金卡那樣有指定房間的限制，用這張卡，可以打開漢宮內所有电子鎖的房門，完全是漢宮之主的標誌。　　用這張自己已經產生審美疲勞的鑽石卡刷了一下，推開寫着三個金字――‘天堂閣’的房門，光着膀子的甄英雄晃晃悠悠的走了進來，首先映入眼帘的，床！大大的一張床！　　球球的，那是什麼蒙古大夫啊？這幾針縫的啊，太操蛋了，能把人疼死。　　甄英雄出汗出的都虛了，全怪那個關二爺，整了個刮骨療傷，弄的義字會上下都以受傷不打麻藥當榮耀，自己是太子爺，被小弟用崇拜的眼光盯着，忍着哈喇子沒提麻藥兩個字，現在可好，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打濕了，大腦一陣陣的暈旋，牙齒到現在還疼着呢，咬的啊。　　傷口還不能碰水，洗澡是別想了，還是先眯個小覺再爬起來吃飯吧，甄英雄剛吃過止痛的葯，那東西本身有安眠的成分，甄英雄把褲子一脫，直接撲倒在了床上。　　本來就沒吃飯，這汗再一開始揮發，就覺得冷了，甄英雄往邊上一翻，迷迷糊糊的就開始把身下的被子往自己身上拽，可才蓋上，一涼，被子又沒了。　　再扯，發現被子不在自己身下了，甄英雄往大床中間拱了拱，摸到了，又朝自己身上一拉，不太對勁啊，愣沒拽過來，甄英雄這覺睡的不舒服，來氣了，用能發力的那胳膊玩兒命似的又一拽。　　“嗯……”　　這回蓋上了，可這被子是不是又太沉了啊？而且，剛才那聲音是怎麼回事？　　眼皮實在太重，甄英雄迷了八糊的伸手摸壓在身上的‘被子’，好軟，這是什麼被子？摸起來有些肉感，而且……好香啊，和女人身上的味道似的。　　好奇之餘，甄英雄手上又加了分力道，抓，“嗯……！”　　咦？這聲音怎麼和女人做愛時呻吟的調調有些相似啊？　　“啊！！！”　　正納悶呢，只覺得眼前一亮，被子被撩了起來，一聲可以震碎玻璃的恐怖尖叫險些把甄英雄的耳膜穿破。　　“死流氓！你想做什麼？！”　　這聲音耳熟啊，甄英雄睡意全無，睜眼一看，這是誰啊？

# 第052章 太子戲警花

　　甄英雄呆了，坐在自己身上這女人好眼熟啊，散發披肩，有些凌亂，卻烏黑亮麗，杏目圓睜，很秀美，卻帶着駭人的煞氣，似乎……還有一點羞怯，玲瓏的瓊鼻雖然完美，卻呼呼的喘着粗氣，有些急促，櫻紅的兩片唇兒張合著，嬌滴滴的，光看着就有一種甜甜的感覺，那兩排皓白貝齒咬的很緊，剛才那帶着殺氣的話語就是在這個狀態下發出的，難怪有點怪味道呢。　　臉色潮紅的女人身上穿的是房間里為客人提供的睡衣，很寬鬆，露出胸前一片粉嫩光滑的肌膚，那清晰的鎖骨性感之極，因為騎坐在甄英雄的身上，雙手掐着他的脖子，兩隻圓滾滾的潔白乳房互相擠壓，乳溝更深更耀眼了。　　衣服不合適也是沒辦法的事情，畢竟來這裏享受的大多都是男人，雖然也會有些特殊愛好者光臨，但睡衣不過就是個擺設，客人來到房間之後，基本上是不穿衣服的……　　薄薄的絲制睡衣雖然不透明，卻緊緊的貼在肌膚上，玲瓏曼妙的身材無法被掩飾，甄英雄從她胸前那凸起的兩點可以判斷出，這女人沒戴胸罩！　　“你是……白果？！”　　甄英雄反應的也太慢了，沒想到這菜鳥警察竟有如此女人的身材，換了身打扮，少了那分颯爽，多了幾分柔美，如果不是憤怒時的表情，甄英雄怕是還認不出來呢。　　白果可沒心思計較這死流氓的反應了，“你那雙狗眼看哪呢？！”　　“胸部……哦，不是，我是說，白警官，女人如果不戴胸罩，胸部會提前下垂的……”　　“死流氓，你……”本來想問甄英雄是怎麼知道自己沒戴胸罩的，可低頭一看，還用問啊？乳房都露出大半個了，“你，你調戲女警察，我要逮捕你！”　　“我調戲你？你突然跑到我床上，騎在我身上，你說我調戲你？！我還說你要強姦我呢！”　　“你，你不要臉！”白果氣的滿臉通紅，雙手想用力掐甄英雄的脖子，憋死這調戲自己的混蛋，可就是用不上絲毫的力氣。　　事實上，確實是白果先睡在床上的，聽了張進寶的吩咐，拿着漢宮的黃金貴賓卡，來到了這卡指定的房間，她什麼時候住過這麼豪華，消費這麼奢侈的地方啊？女人對物質生活的抵抗力絕對低於男人，有人說，女人天生就是來享受的，而男人天生就是讓女人盡情去享受的，這話也有點道理。　　白果等着甄英雄來向自己報道，卻久久等不到人，無聊中，有些困意，中午發生的事情讓她消耗了太多的精神，漢宮雖然各項娛樂設施齊全，可悶在房間里的服務似乎卻只有一種，侍女。　　白果沒那方面嗜好，甚至不知道還有那樣的香艷服務，除了電腦電視，基本沒有其他什麼能打發時間了，從酒櫃里拿了一瓶她自己並不知道價錢的路易十三，體驗富貴生活似的學着電視里那些有錢人家的小姐太太們，托着個酒杯淺斟慢濁着。　　好酒值錢自有它的道理，奇幻美妙的口感讓白果有些欲罷不能，繚繞在口中的餘味簡直太享受了，從小家教嚴格，根本沒喝過酒，這次找到機會了，一喝就是小半瓶，真有些喝酒的天賦。　　其實白果也是想用酒來壓壓驚，她來的時候，心理醫生已經在等她了，說了一堆職業術語后，叮囑白果好好休息，就回去了。那個女醫生告訴過她，睡覺前可以喝適量的紅酒，有利於緩解緊繃的神經，增加睡眠的質量，白果倒聽話，把路易十三當成了葡萄酒，一喝就半瓶。　　酒勁一上來，眼皮就開始發沉，白果是看到甄英雄受傷的，還以為他這時候不來是到醫院做手術了呢，便醉醺醺的沖了個澡，換了身睡衣倒在床上了，而就在她剛睡熟的時候，甄少爺在樓下做了個無麻醉手術，疼的兩眼發花的回來了。　　一個蒙頭睡死，一個腦袋昏昏，結果……　　“我不要臉？拜託你看清楚，我被你掐着脖子，這體位明顯是女士主動男人被動，你說我不要臉？”甄英雄腦子還沒徹底清醒呢，可嘴裏卻不吃虧，“沒想到白警官在性方面還是挺開放，挺主動，挺熱情的，難道是上次的激情丸起了效果？”　　“你……你……”白果呼吸都不舒暢了，渾身乏力，腦袋昏沉，連反應也慢了好多，甚至有些難以組織語言的感覺了，瞪着甄英雄，憋了半天，臉紅的像個番茄，“還不把你的手拿開！”　　“手？”甄英雄一怔，這才感覺到自己的雙手還抓在那肉感十足的地方，兩根中指微微一勾，就聽得白果一聲嚶嚀，別說掐甄英雄的脖子了，雙臂連支撐身體的力氣都沒有了，向前一趴，貼在了甄英雄身上。　　甄英雄這臉色也夠看，他現在才知道自己那雙手摸在什麼地方，那是……白果的屁股上！而白果所以全身乏力的趴在自己身上，和自己手指現在所處的位置有直接的關係，自己剛才這一抓，手指剛巧勾進了白果那兩半豐臀中間的縫隙中……　　“你……你流氓！”　　酒醉乏力的白果雙手依然掐着甄英雄的脖子，不過那力道和撫摩沒什麼區別，甄英雄感覺着她噴在自己臉上的溫熱香氣，只覺得下體的硬件開始迅速的膨脹，結實的胸前，壓着兩團柔軟，自己甚至可以感覺到那柔軟頂着的兩粒櫻桃。　　“流氓？我本來就是一流氓，你主動趴在流氓身上，豈不是比流氓還流氓？”　　有便宜不佔王八蛋，這一向是黑社會流氓的宗旨，甄英雄故意挑逗這美麗的女警，一隻手滑進白果身上那件大睡衣，輕輕的扶着她光滑細嫩的後背，另一隻手更可惡，還停留在人家那尷尬的部位，手指又向那條縫隙里勾了勾，將那條純棉的內褲也頂到了那條深深的縫隙中……　　白果感到甄英雄的手指都頂碰到自己那最最羞恥的部位了，渾身又是一顫，那該死的破酒怎麼這麼大後勁啊？渾身拖力，卻偏偏變的如此敏感，“死，死流氓，你快放了我！”　　“放了你？是你把我撲倒，這話該我說啊，白警官，求你放了我，不要在引誘我了，好嗎？”白果到這時候還強硬的語氣，讓甄英雄更想戲弄她，手指已經不單單頂在同一個位置了，開始上下的移動，在美麗女警察的大腿根不停的蠕動着，時不時回來再點一點那屁股縫中間的莫個最能讓人感到羞恥的地方。　　白果想離開甄英雄的身體，可後背上卻有一隻熱熱的手掌按着自己，她可以感覺到甄英雄下面的變化，更能感覺到自己那羞人的反映，難道自己很淫蕩嗎？怎麼被這流氓摸的……

# 第053章 萬惡的手指

　　“別……別摸那裡啊！”　　“哦，不摸這裏，那摸哪裡啊？”　　白果這個氣啊，感到甄英雄手指再次點到自己屁股縫中那羞人的一點，且指尖的力道更大，似乎要鑽進那小小的洞口一般，她羞急的蹦出了那麼一句話，可恨這死流氓啊，居然如此回答，好象自己只是不喜歡被摸那裡一樣，再看到他那做作的，似乎被自己無奈擺布的得便宜賣乖的典型表情，白果羞的要死，氣的要炸啊，你個死流氓占本小姐的便宜不說，還裝的夠委屈，無恥啊你！　　甄英雄自那天被變態姐姐甄三國挑逗出一身的慾火來，直到今天都沒發泄出去呢，此刻美色當前，免疫力之低可以理解，尤其這女人還是平日對自己敵視到家的警察，男人骨子里那種追求征服的霸道慾望，更讓他興奮。　　“白警官，你的皮膚好滑啊。”甄英雄的右手撫摸着白果的後背，為了不讓她掙脫自己，他幾乎是摟抱着白果，那手自然而然的滑到了白果的右面腋窩，“這裏也很光滑，就是長了幾根毛髮，不過好軟啊。”　　白果羞啊，更覺得使不上力氣了，那流氓的手正輕輕揪捋着自己腋下那稀稀兩兩的腋毛，有點疼，但更多的是羞憤欲死的感覺。　　一般女孩子都不喜歡腋窩的毛髮，總是想盡辦法讓腋窩看起來更整潔，尤其夏天，女孩子的穿着更讓她們在乎這一點，但白果不喜歡，或者說從來沒去在乎過，反正她也沒什麼穿在人前的衣服是裸露腋窩的，加上本身只是稀稀兩兩的幾根，也就沒浪費精力去找什麼性感和美感，但現在可不同了，甄英雄的話，還有他的手，讓白果前所未有的羞。　　左手也不嫌着，沿着那條峽谷，向下移動，突然發覺，這裏的布料有些溫熱的濕透，甄英雄壞壞一笑，對着近在咫尺的那張美麗小臉吹了口氣，說道：“白警官，你的身體很敏感啊，似乎有感覺了啊，呵呵。”　　白果死的心都有了，她早就知道自己那裡濕了，就怕被甄英雄發現呢，聽到這話，真是覺得什麼尊嚴都沒有了，“你……你……啊……，別，把手拿出來！”　　“別把手拿出來？沒有啊，我不是把手伸進去了嗎？”　　感覺甄英雄的手插入了自己的內褲，白果大驚，可被酒勁熏的渾身乏力，又是第一次被男人如此挑逗的她根本沒有力氣去反抗，掐着甄英雄脖子的右手本能的向後一伸，就要去抓甄英雄的手腕子，可她這支撐身體的手一離開崗位，方才還能抬着的頭一栽，貼到了甄英雄的臉上，四片嘴唇不偏不正，剛好咬到了一起。　　一陣溫香入口，甄英雄也被這突來的艷福驚住了，已經滑入白果內褲的手也停在了原地，白果更是傻眼了，睜大着眼睛望着甄英雄，滿臉的不能相信，自己的初吻就這麼沒了？給了一個流氓？天啊！　　少女的初吻是多麼寶貴啊，白果心都死了，大大眼睛中盈滿了淚水，滾動，滾動，終於滴落，砸在了甄英雄的眼皮上，甄英雄本能的一合眼提醒了白果，傷心歸傷心，兩個人的嘴還貼在一起呢！　　甄英雄剛才一愣，就鬆了力氣，白果終於坐了起來，右手還握着甄英雄滑到自己內褲中那該死的左手手腕呢，想要擦眼淚，也只能用左手。　　還沒抬手，就覺得手底下按着什麼堅硬的東西，白果低頭一看，樂了，這是自己睡覺前塞到枕頭下面的……手槍！　　“靠！球球的，你是來保護我的還是幫殺手來殺我的？”甄英雄看着明明掛着淚水，卻笑的無比陰險的女警察，冷汗簌簌的，都說女人容易喪失理智，拜託你可不要啊，少爺我還沒活夠呢！　　“死流氓，占我便宜，你說我會輕饒了你嗎？”白果還是渾身無力，第一次喝酒就是路易十三，明顯是不勝酒力，可端槍的力氣卻還是有的，儘管還是在顫抖，可槍口卻是頂着甄英雄的腦門，根本不存在射偏的可能。　　“我占你便宜？警察大姐，你用槍頂着我腦門子，這怎麼看怎麼是你要對我用強啊！”甄英雄還真不敢動，下面的‘膨脹’也瞬間‘冷縮’了，生怕這警察寫一份‘手槍走火’的假報告交上去，自己這條命很金貴，不要落得一個意外死亡才好。　　白果也知道現在兩人這姿勢又多曖昧，也想從甄英雄的身上下來，可是……　　“還不把你的爪子拿開！”　　爪子？甄英雄聽她這麼一提，才想起來，自己這手還插在人家內褲里，按在人家屁股上呢，壞壞一笑，甄少爺又有主意了。　　白果還沒搞明白這死流氓笑什麼呢，就覺得甄英雄摸在自己屁股上的手指向著中間那縫隙里突然一摳，那緊湊而羞人的小洞口一陣脹痛，竟是鑽進了一個指節，白果一聲驚叫，身子猛的向前一提，再次趴到了甄英雄身上，不過這次壓住甄英雄的，卻是那一對飽滿的乳房。　　“拿、拿出去啊！”白果現在又疼又怕，又急又羞，嗚咽的聲音中帶着恐懼與緊張。　　手指的一節被柔軟卻緊緊的似乎咬住一般，甄英雄的眼前是一抹黑，溫熱的包圍讓他下體再次發生膨脹，鼻息中的幽香充滿了挑逗，柔軟的感覺真是享受，尤其是，鼻尖頂着的，絕對是那粒長在乳峰頂端的櫻桃，這感覺，不會錯的。　　下面怪異的感覺十分難受，白果剛想起身，突然覺得胸前一痛，然後一陣酥麻開始以胸部為中心向全身開始擴散，那死流氓居然……　　含着白果那竄出睡衣的豐乳，咬着那粒成熟的鮮嫩櫻桃，甄英雄雖然說話含糊不清，但白果也聽的明白，“球球的，把槍丟到牆角，否則我咬掉你的乳頭！”　　“你敢！”眼淚止不住的白果這話說的橫，可心裏卻軟的要命，說話同時就把槍扔了，開玩笑，女人要是少一顆小櫻桃，那還是女人嗎？　　甄英雄可不認為一個女警察被自己捅了菊花還能保持冷靜，說她會開槍崩了自己，那絕對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性，反正是流氓，卑鄙點也無所謂了，當今天下，用咬乳頭威脅警察丟掉手槍的，恐怕也就甄太子這一號人物了。　　正當兩人鬧的不可開交之時，一聲驚叫從門口傳來，“啊……！姐夫，你們在做什麼？！”

# 第054章 殺手也吃鱉

　　甄英雄一聽這帶着倒霉氣味的尖叫，立刻鬆開了‘吃奶’的嘴，白果藉機向右一翻，連忙將被子蓋在了身上，而從最羞人器官侵入自己身體的那節手指，依然留在體內……　　坐起身來，對着一臉血紅直往自己懷裡扎的白果，甄英雄可得意了，不要臉在某些時候就叫做勝利，白果這時候哪還記得報復啊，所以，厚臉皮的甄少爺贏了，“我們在練習……如何給嬰兒餵奶。”　　聽到甄英雄這話，白果氣啊，一張嘴咬在了甄英雄的胳膊上，可惜，甄英雄那罪惡的手指一挑，白果立刻像小貓一樣蜷成了一團，不過眼中那神采，有些像世界上最大的貓科動物看到小白兔時流露出來的‘溫柔’，冒着紅光的溫柔啊。　　“你騙鬼啊？給嬰兒餵奶？嬰兒呢？”　　“廢話，要是孩子都有了，還叫練習嗎？沒看到吃奶的是我啊？”甄英雄這瞎話說的面不紅，心不跳，眼睛都不來眨一下的，白果雖聽出這話里嚴重的佔了自己的便宜，而且很生氣，可更多的還是緊張，如果甄英雄這瞎話沒編過去，自己的處境不更尷尬啊？尤其現在兩人在床上這曖昧的姿勢，自己要是不往這死流氓懷裡鑽，自己那小屁股就要被那小丫頭看到了啊……　　甄英雄再不要臉，被小姑娘看到自己與女人‘親熱’也受不了的，可那個不知道怎麼打開房門進來的倒霉丫頭卻一點面子也不給，“你分明是在和女人親熱，別以為我年紀小什麼都不懂！你又不是嬰兒，怎麼知道嬰兒是怎麼吃奶的？”　　“你個小屁孩就是什麼都不懂！”甄英雄的臉皮絕對可以和城牆媲美，一本正經的樣子讓白果險些哭笑出來，“我有過做嬰兒的經驗啊……”　　……　　一轉眼就是一個星期過去了，甄英雄身體素質之好，另醫生乍舌，白果看他的目光更像是在看鬼了，那條傷口結疤拖皮，竟已好的差不多了，簡直怪胎啊。　　鑒於甄英雄第一天對自己做的‘好事’，白果向甄天強烈要求換房間，甄天本意是要甄英雄保護她的，可害怕傷了白果小姐的自尊，沒好意思說出來，還要倒過來懇求她忍讓一下，保護自己的兒子，弄的甄天自己也覺得老大不是個味兒，睜眼說瞎話不是沒有過，可這麼憋屈的瞎話卻是第一次。　　可惜白果對那天發生的事情心有餘悸，睡個午覺就差點失了身子，被那流氓又親又抱不說，還被咬了乳頭，更被從人體最羞人的部位侵入了身體幾公分，還好那個艾愛出現的及時，否則……難以想象，和狼睡在一個房間，自己這清白身子啊，怕是保的住也沒人相信了。　　甄天對張進寶一反映，局長大人有心親自開導一下屬下，卻不想，原野同志聽說自己單相思的心上人和甄英雄那色流氓住在一個房間后，二十四小時沒停的折磨着局長大人可憐的耳朵，一是風月場所的流氓頭子，一是朗朗市警察局歷史上最美麗的警花，狼心性野，嬌女憐弱，這典型的美女與野獸啊！張進寶架不住原野的口水轟炸，終於是同意了。　　對於甄英雄，白果是恨的牙痒痒啊，自己搬到隔壁的‘月宮閣’還不算，連同艾愛一起拉走了，這麼一小美女，別被狼禍害了。　　艾愛開始還堅決不同意，死賴着非要和甄英雄住在一個房間，愣說她姐夫是好人，是偉大的人，天大的笑話，剛被甄英雄欺負過的白果能信嗎？唯一確信的，就是甄英雄這死流氓連心智未成熟的小姑娘都騙，忽悠的小姑娘都懵了，為了不讓艾愛受到自己曾經受到的傷害，白果更不能讓她留在這裏了。　　艾愛對自己的信任讓甄英雄感動啊，可當白果把手槍頂在她小腦門上的時候，小公主二話不說，幫白果提着行李就走，用甄天給她的那張黑色鑽石卡打開了‘月宮閣’的門，這丫頭還真是有原則啊……　　甄英雄也巴不得清閑，那殺手指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出現，自己是他的獵物，當然要加倍小心，將身體回復到最嘉狀態是刻不容緩的。甄英雄鍛煉身體的方法是殺手培訓的時候學回來的，殺人的伎倆不同於打架，所以鍛煉的方法具有很明顯的特徵，如果被白果看到，一定會起疑心的，至於艾愛，超級倒霉鬼一個，和誰在一起誰倒霉，白果要帶她走，甄英雄就差點跪地下給她磕頭表示感激了。　　這一個星期幾乎磨平了所有人的性子，高橋澤沒有出現，高橋雄三的家人接到消息後來到朗朗市也有五天了，嚴密監控他們的警方依然無法從中找到高橋澤的丁點線索，甄英雄這憋屈的感覺也越來越難受，自己何時才能解放，與X小姐繼續約會啊？上次只差那麼一點點就能看到X小姐的真面目了，要不是這個高橋雄三和至今沒有露面，卻害的自己不能出門的高橋澤，這時候自己應該和X小姐一起看電影，手牽手的逛公園呢。　　現在的甄英雄是無比期待高橋澤出現啊，不然這監獄似的生活要持續到什麼時候啊？尤其那變態姐姐，已經幾次打電話給他，要他去看望甄樂樂，幸好那活寶正在為甄樂樂轉學的事情忙碌，否則的話，早衝來漢宮了。　　甄英雄剛出了一身的汗，洗了個澡，光着膀子，穿了條白色帶紅心圖案的大褲衩子就趴到了床上，運動之後沖個澡，確實舒暢。　　門鈴響了兩聲，甄英雄按了下床頭的按鈕，打開了电子鎖，闌度推門走了進來，看臉色，有些嚴肅。　　“怎麼了？”　　甄英雄坐了起來，“幹嗎板着一張臭臉啊？”　　闌度一語不發的坐到了沙发上，完全沒有了平時儒雅的風度，拿起桌子上那半瓶路易十三一通猛飲，然後重重的將瓶子摔在桌子上，吐了三個字出來，“吃鱉了。”　　“吃鱉？！”甄英雄非常了解自己這個朋友，闌度是一個很要強的傢伙，如果不是因為殺手培訓時自己救了他一命，依照闌度那高傲的性格，是不可能甘心屈於人下的，他很獨立，是一個真正的殺手，而殺手，都是高傲的，即便吃了虧，也一定會在最短的時間里找回來，可現在闌度居然說自己吃了鱉。　　闌度再次拿起瓶子，送到嘴邊，嘆了口氣，卻沒有喝，似乎是心情平復了些，可說出的話，卻讓甄英雄渾身一顫，“英雄，高橋澤出現了……”　　“什麼？！”　　望着甄英雄那震驚之後的興奮樣子，闌度直搖頭，“你先別樂，聽我說完，你不想知道我是怎麼吃鱉的嗎？”　　甄英雄聞言，面色一整，難道闌度吃鱉與高橋澤有關不成？　　“你不是讓我去監視那四頭小牲口的父母嗎？我今天早上去跟蹤了馬國宇。”闌度臉上掠過一絲恐懼，甄英雄能清楚的感覺到他握着酒瓶的手上用了多大的力道，“馬國宇死了，在我眼前，莫名其妙的死了。”

# 第055章 隱身的殺手

　　“莫名其妙的死了？！”　　甄英雄從床上跳了下來，一個箭步躥到闌度面前，眼睛睜的像兩個銅鈴，“什麼叫莫名其妙的死了？”　　闌度被甄英雄看的很不自在，他自己也知道這話說的有多丟人，“馬國宇就死在了辦公室里，在我們層層的監視下，死在了老闆椅上，沒有過掙扎的痕迹，手法很乾凈，一把日本短刀穿過了他的喉嚨，似乎是怕血液噴出來，又似乎炫耀其本領與膽量一般，沒有拔出來。”　　“就是這樣？”甄英雄皺眉道：“你們確定沒有可疑的人物出入他的公司嗎？”　　“他那是朗朗市最大的投資公司，每天上門的人沒有一百也有八十，員工就有三百多，送花送外賣的也不少，可我敢肯定，這裏面沒有一個日本人，而且，當時出入過馬國宇辦公室樓層的人並不多，根據公司的監控錄象，幾乎排除了所有有可能行兇的人，沒有一個人的特徵與高橋澤相似……”　　“切！”甄英雄一擺手，又回到了柔軟的床上，“那個馬國宇名聲一向不好，利用投資融資吞併人家的公司，搞的不少人家破人亡，想整死他的人絕對比朗朗市的蒼蠅還多，說不定是其他人做的呢。”　　“不可能。”闌度又對着瓶嘴喝了一口，這才慢慢說道：“木老鬼一眼就看出了殺死馬國宇的短刀是高橋澤的慣手武器，不說這特別而個性的招牌式殺人手法，單憑刀面抹着的毒藥氣味，綜觀天下，也就只有高橋澤這一家而已，見血封喉啊。”　　“老鬼也去了？”　　“恩，我首先通知的就是他，不過現在警方已經介入調查了，我們怕暴露，便溜回來了。”闌度說到這裏，小心的壓低聲音，道：“英雄，根據警方了解，高橋雄三之前似乎有一個擴展稻和公司的發展計劃，需要大量的資金介入，曾多次找到馬國宇的投資公司，我想高橋澤一定是知道了馬國宇是主使自己孫子綁架你的人，所以才會對他下手的，馬國宇的兒子你打算怎麼處理？我們要繼續保護他嗎？”　　“那當然。”甄英雄非常乾脆，“那小子現在是馬國宇龐大財產的繼承人，大肥羊啊，怎麼能留給別人宰？我還沒和他算帳呢。”　　看到甄英雄那認真的表情，闌度算服了，你小子腦袋都系的褲腰帶上了，還想着敲竹杠呢啊？　　“我老爹他們怎麼說？”　　“也頭痛呢，雖然我們加派在馬國宇公司的人不多，但馬國宇被殺，我們竟一點都沒有察覺到，警方連通風管道和垃圾道都檢查了，根本沒有人潛入過的痕迹，由此可見高橋澤的高明啊，老鬼現在正重新部署着保安系統，這樣的事情絕對不能發生在漢宮，但我看他的樣子，似乎也沒多少底氣了。”　　看闌度的神色甄英雄就知道，這小子還對上午的事情感到懊惱，同樣是殺人者，可一直相信自己能力的闌度卻連殺手的一根頭髮絲就沒見到，就讓人在他面前殺了保護的目標，他心裏的不甘與憤怒，還有被挫敗的頹廢感覺，是可以理解的。　　“警方呢？怎麼說？”　　“警方啊……”　　闌度正要說呢，就聽房門‘咚咚’的被敲的亂響，甄英雄才按下床頭的按鈕，白果就怒氣沖沖的殺了進來，“甄英雄！你給我老實交代，你與馬國宇究竟有什麼關係！”　　“朋友關係，我們是生意上的好夥伴。”　　這瞎話說的，闌度最服氣的就是甄英雄的厚臉皮，多少也是殺手培訓時的‘跟班生’，算的上半個殺手的人，怎麼一點殺手的氣魄都沒有，張嘴就是瞎話，還生意夥伴呢，你小子每個月從人家公司拿幾十萬的保護費，一旦馬國宇被人找麻煩，幫忙還要單收費，典型的剝削和敲竹杠，這也叫生意嗎？　　闌度這幾天早領教了白果對抗甄英雄的口水潑罵戰，兩人似乎前生有仇，一掐起來就沒完沒了，連忙起身，該撤就撤，不然把自己裹進來，想走都難了，“英雄，我還要去接小公主放學，你保重啊，剛才的問題我想已經不用我回答了。”　　沒義氣啊你這死黃毛！球球的，少爺我有麻煩你不幫反退，靠！　　見闌度走了，白果吼的更凶了，“你少扯！馬國宇被人殺了，你知道嗎？”　　“馬國宇被人殺了？！哎呀，好大的事情啊！太驚人了，本市最大的投資集團老總被殺了啊！”甄英雄這驚訝的表情誇張的甚至嚇了白果一跳，可這死流氓恢復的也太快了，向床上一躺，懶懶道：“可關我什麼事啊？”　　“你……你……你給我起來！”　　可能是這幾天都習慣了，白果總是見甄英雄光着膀子穿個大褲衩子，都免疫了，上來就拉扯他的胳膊，“你少玩這套，我們警方已經查到了，高橋雄三綁架你的那天早上，你與馬國宇的兒子發生過爭執，你說，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馬國宇是為了給兒子出氣才利用投資高橋公司的誘惑指示他綁架你的？”　　“借他兩個膽子。”甄英雄一甩胳膊擺脫了白果，從床上跳了下來，又倒在沙发上，倒了小半杯的路易十三，淺淺的喝了一口，“少爺可是義字會的太子，我就是想去綁架馬國宇，他也得乖乖的被我綁，你說他吃了什麼熊心豹子膽來綁架少爺我呢？”　　“你少來，如果馬國宇根本不知道欺負他兒子的老師就是你呢？”白果這話是有絕對底氣的，因為，她就無法相信甄英雄這德行的人能當個老師。　　“那我就不知道了，這些調查工作是你們警方的事情。”　　甄英雄所以沒有交代出馬國宇有可能就是綁架自己的人，一來是嫌寒磣，想自己去找回這場子，順便讓他大出血的賠償自己‘一點點’的精神損失，再有就是他當時並不知道高橋雄三的爺爺是個殺手，更沒想到這個殺手真的會去殺了馬國宇，儘管自己已經要比警察更可靠的闌度帶着義字會培養的精英去暗中保護自己吃定的只頭大肥羊了。　　聽甄英雄這麼一說，白果火氣沒減，卻也拿他沒轍了，是啊，作為一個受害人，他一句不知道說出來，自己還能說什麼呢？正在這時候，甄英雄丟在桌子上的手機響了。　　一看號碼，甄英雄樂啊，“喂，小艾啊，什麼事情？我嗎？恩，已經好了，哦呵呵，我的身體可是很結實的，當然沒事啦，傷口完全癒合了，你不信？那你來……不，還是我去看你吧，上次從警察局離開后，我還沒見過你呢，而且也有些問題想問你……”

# 第056章 被女人欺負

　　這幾天，甄英雄最撓心的就是X小姐的身份問題了，他一直不知道X小姐是被誰帶出了警察局，而能讓局長張進寶親自出面的，想必身份定非簡單吧。　　X小姐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最近我沒有時間，工作很忙的，等我有時間好嗎？這段時間你先好好養傷吧，我是說，好好養傷，你明白嗎？”　　X小姐這語氣有點怪異啊，尤其那句‘好好養傷’，怎麼帶這點酸不溜丟的味道啊？甄英雄不解，有些悻悻，他還以為X小姐是關心他的傷勢，才強調養傷這個問題呢，看來短時間內還是見不到X小姐的真面目了，除非，那該死的高橋澤主動掉進漢宮的陷阱，可這怎麼可能呢？高橋澤一定是知道了這裡有埋伏才先去殺掉馬國宇的，想到這裏，甄英雄對高橋澤的憤怒已經有些無法壓制，對老爹甄天這守株待兔的計策也有些不耐煩了。　　甄英雄特想知道X小姐是做什麼的，總說工作忙，沒時間，再一想也釋然，可能是自己這太子爺忒閑了吧，這幾天都要生鏽了似的。　　見甄英雄放了電話，白果心裏的不爽幾乎無法壓制，那聲‘小艾’讓她知道打來電話的就是那天與甄英雄約會的神秘女孩。　　女人討厭所有比自己更神秘的女人，白果也不例外，她就不明白，為什麼連局長也對這個女孩如此敬畏，那天在審訊室，那女孩甚至沒有露出真面目，局長就讓她與甄天離開了，她究竟是什麼人呢？想到甄英雄與那女孩約會約會時的場景，甄英雄似乎也不知道那女孩子長的什麼樣子啊。　　“你看什麼？”甄英雄見白果一臉狐疑的望着自己，低頭看了看，連忙抱起了胳膊，做作道：“你該不會是見我穿的性感，又想非禮我吧？”　　非禮你？！你個死流氓，到底是誰想非禮誰啊？！白果見甄英雄下流的伸出左手，用中指下流的勾了勾，這火啊，騰騰的，臀部縫隙中間的那個小洞下意識的緊了緊，又想到當時那難受的感覺了，“死流氓，你除了欺負女人，還會什麼？！”　　“被女人欺負。”甄英雄沒臉沒皮的向沙发上一躺，伸着胳膊，齷齪的笑道：“ComeHere，寶貝，還像那天一樣的壓倒我吧……”　　無恥啊你個死流氓！白果剛要發飆撲過去，突然發覺這樣一來又着了甄英雄的道，保不齊還會被他佔便宜，不禁冷冷一笑，“縮頭烏龜。”　　“你說什麼？”　　男人最忌諱的一個字眼，莫過於‘烏龜’二字，甄英雄剛才還嬉皮笑臉，此時卻眼神一冷，氣勢瞬間凝聚了起來。　　白果打了個冷戰，這個表情的甄英雄她並不陌生，不是憤怒，卻帶給人一種莫名的恐懼，讓人从里到外的發涼，就好象當時，他瞬間重傷那三個人時的表情一般。　　這是殺氣，一種因為憤怒而爆發的殺氣，白果自小被家人捧在手裡，揣在懷中，參加工作后又因為出色的樣貌與身份被同事和上司照顧，被人吼的時候都少，就更不要說被甄英雄這樣的盯着了，她並不知道這感覺是怎麼回事，但卻清楚的知道，自己很難受，很害怕。　　“你本來就是縮頭烏龜！”天性中的驕傲讓白果無法退縮，雖然被甄英雄盯的兩腿發軟，可頭皮一硬，發脾氣似的說道：“你害怕被高橋澤殺了，所以窩在這裏不敢出去，不能找女朋友，你就拿欺負我當樂子，不是縮頭烏龜是什麼？！”　　球球的，你以為少爺是因為害怕才不敢出去嗎？甄英雄挑逗白果時可以沒皮沒臉，但男人的尊嚴受到正面攻擊的時候，還能沒皮沒臉的裝做聽不見嗎？甄英雄本就是個傲氣的人，被憋了幾天，早就心裏長草似的了，此刻聽到這話，當真火冒三丈高，“你說本少爺害怕一個小……老鬼子？！”　　“難道不是嗎？你整天悶在屋子里，享受我們警方的保護，難道不是害怕的表現嗎？”這一對起口水戰來，白果也就不為甄英雄的氣勢而心虛了。　　享受警方的保護？你個臭女人說反了吧？少爺是為了反過來保護你這小娘們，為了幫自己的老爹拍你這小丫頭老爹的馬屁才甘願像烏龜一樣悶在房間里做誘餌的，狗屁不知道，你還敢罵少爺是烏龜？！　　甄英雄氣的直磨牙，白果見狀，這叫一個得意，“沒詞了吧？哼，有本事你去把高橋澤抓住啊，縮頭烏龜！”　　白果吐小舌頭的樣子很可愛，可在甄英雄眼裡卻完全不是那個味道，被她指鼻子侮辱還不能還口，有什麼比這更憋屈的？甄英雄恨啊，恨自己那老爹，早知道真應該問問，白果她爹到底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居然讓他如此重視。　　“球球的，你也是高橋澤的目標，你為什麼不出去抓他呢？”甄英雄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緒，小小的飲了口酒，用同樣鄙視的目光望着白果，“高橋雄三的死，你也有責任的，作為當時在場的唯一警察，高橋澤不可能不想殺你報復的，你為什麼不敢出去啊？我是縮頭烏龜，難道你不是嗎？”　　“你……我是為了保護你才被派到這裏的。”白果這話說的挺沒底氣，她早就察覺到張進寶派自己來這裏，有讓自己避難的意思，尤其是看過了漢宮的保安系統之後，這個感覺更加的強烈。　　十五樓作為漢宮最豪華的樓層，擁有一個單獨的監控系統，從隱蔽而護衛嚴密的監空室可以看到，這個樓層擁有电子攝像頭就將近四十左右，不止個出入口，樓道，甚至通風管道也被監控着，白果雖然沒有什麼工作經驗，卻也知道，這裏的保護設施已經超越了警方可以提供的最好保護。　　球球的，你個丫頭太不誠實，膽小就說膽小，甄英雄又鄙視了白果一眼，把手伸進大褲衩子，撓了撓兩腿之間那地方，“我現在不用你保護了，你去抓高橋澤吧。”　　當著一大姑娘做出這樣的動作，甄英雄是夠厚臉皮了，可憐白果啊，羞的滿臉通紅，可甄英雄那話說出來了，要背過臉去就好象自己輸了什麼似的，氣啊，偏偏還沒辦法反駁。　　早上看了張進寶帶來的照片，馬國宇的死狀讓白果的心臟直到此刻還陣陣發緊，一個幽靈般的殺手，別說自己這才當了幾天警察的新手了，就算是張進寶這辦了一輩子刑事案的老警察，不照樣連點線索都沒有啊？　　“怎麼？不敢啊？”甄英雄用鼻子發了個很不屑的聲音，然後又是雙手一伸，繼續挑逗這警花，“那就乖乖過來讓我抱抱，反正抓不到高橋澤，你和我就要永遠呆在這裏，呵呵，先來培養培養感情吧，添個兒子熱鬧下。”

# 第057章 我們打個賭

　　“呸！做夢吧你！”白果從小就對警察這行業充滿了嚮往，怎容的甄英雄小視自己這偉大的崇拜，怒道：“我們一定很快把高橋澤抓到的！”　　“你的自信沒來由，如果警方真有其他辦法引出高橋澤的話，馬國宇就不會死了。”　　“你……”白果氣的不知道說什麼了。　　“你也別生氣，我說的這是實話，在不走出漢宮的前提下，我同樣不知道如何讓高橋澤顯出真身。”甄英雄見白果被自己氣的差不多了，也就收斂了一下，一個男人太和女人計較會顯得很沒品，“高橋澤是一個殺手，對危險的嗅覺自然很敏銳，現在耗的就是一個耐性，先沉不住氣的人就是敗者……”　　“打住打住！”白果看到甄英雄認真的模樣，渾身直起雞皮疙瘩，這也難怪，只穿了一條大花褲衩子，任你怎麼認真，看起來也是不倫不類，“不走出漢宮？聽你這意思，好象你走出去就能引出高橋澤似的。”　　“那當然。”甄英雄這两天早就憋壞了，見白果一臉的不相信，他隨口說道，“如果我願意的話，那個高橋早就完蛋了。”　　甄英雄這話倒也不是玩笑，雖然木子華對高橋澤很是頭痛，但甄英雄卻從頭到尾沒將那個過時的傢伙放在眼中，好朋友闌度吃了鱉，這更加刺激了甄英雄的好勝心，只不過老爹甄天有一定的目的，使得自己不得不放棄了主動出擊的權利。　　“說大話也不怕閃了舌頭！”　　“你不信？”　　“信……。”白果很有味道的翻了甄英雄一眼，“信你才怪！你要是能把高橋抓住，我……”　　“你就怎麼樣？”甄英雄追了一句。　　白果也就是順着那麼一說，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樣，見甄英雄還蹬鼻子上臉了，她小牙一咬，“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一言為定！”　　什麼就一言為定啊？！見甄英雄挺認真的一拍巴掌，白果急道：“你要是抓不到呢？”　　“你說怎樣就怎樣！”甄英雄從沙发上起來，走到白果面前，道：“你敢不敢賭？”　　白果微微仰着頭，發覺甄英雄的眼睛中滿是自信，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錯覺，這男人突然間高大了許多，他幾乎貼上了自己的身體，感覺着他身上的味道，白果竟覺得自己的臉有些燙，心跳也在逐漸的加速。　　“恩？你怎麼臉紅啊？”甄英雄欣賞了一下自己結實的身體，有些自戀道：“難道本少爺身上也有YY小說中所謂的‘王八之氣’？你光是看到本少爺就面紅心跳，芳心暗許了不成？”　　“我許你個頭！”白果用力一推甄英雄的胸口，把他推回到沙发上，惱羞成怒道：“賭就賭，我怕你啊？！”　　“好！”甄英雄的目的就是引這個警花答應自己的賭約，“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不能讓其他人知道，如何？當然，也包括了警察！”　　白果一怔，沒想到甄英雄不是在開玩笑。　　“抓到高橋澤之後，功勞歸你，你歸我，怎麼樣？還敢賭嗎？”　　甄英雄這是一個典型的激將法，白果偏偏上當了，聽甄英雄這麼一說，還以為甄英雄故意用這麼大的把握來嚇退她呢，腦門一熱，中計，“如果抓不到，你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然後被我關進監獄！”　　“OK！”　　“慢着！”白果嘻嘻一笑，眯起了那雙美麗的眼睛，“死流氓，你以為本小姐這麼容易上當的嗎？”　　甄英雄心裏一抖，球球的，莫非這丫頭不上當？　　“期限，總要有個時間的期限吧？”　　呼，原來是這個啊，甄英雄暗暗吐了口氣，“當然要有期限了，呵呵，等一下，我打個電話。”　　打電話？白果還沒明白過來，就見甄英雄拿起床頭的服務電話，按了個號碼，“喂，總台，馬上幫我問朗朗市氣象台，這两天什麼時候有雨，是陣雨，還是大雨……明天早上或中午有陣雨？確定嗎？好，我知道了。”　　放下電話，甄英雄對着白果得意一笑，“後天黎明之前，如果我還不能把高橋澤引出來的話，就是你贏了，那時候，我就是你的人了……”　　白果怎麼也想不明白，抓高橋澤和下雨有什麼關係啊？可聽了甄英雄的話，女警花又被挑出了火氣，“你少噁心，如果你沒引出他來，就把這些年乾的壞事全交代出來！”　　“好啊。”甄英雄臉一誕，下流而齷齪的表情讓白果一機靈，“如果我幫你抓了高橋澤，呵呵，呵，你該知道我會要你做什麼吧？”　　看到甄英雄那淫蕩的中指微微一勾，白果覺得，自己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白果是個大小姐脾氣，極為的要強，甄英雄知道，依照她的性格，勝負未分之前，她一定不會將這個賭約告訴任何人的，想到這裏，甄英雄笑的就有些陰險，他有把握抓到高橋澤，尤其是知道馬國宇死後，他更加有把握抓到高橋澤，唯一的問題就是，這個方法要脫離警方的視線，且做過之後，又能對山口組有個交代，所以，利用白果這小姐脾氣，顯然是一個不錯的辦法，甄英雄早就憋的難受，巴不得早點解決那該死的殺手呢。　　沒有把握的仗，甄英雄是從來不去打的，白果才離開房間，他就用自己的手機撥通了闌度的電話，“喂，朋友，我有件事情想麻煩你一下，今晚之前，幫我訂兩車的石子送到西郊的沙廠，對，是兩車，然後，從我們的軍火專家那裡借四個‘蛋糕’出來，然後……”　　……　　“真是無聊死了！”　　甄英雄正倒在沙发上睡下午覺呢，只覺得臉上一沉，被壓的險些憋死，鼻腔中充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這香味直接挑動了男人本性的一種火焰。　　“哎呀！真對不起啊，姐夫，不小心坐在你臉上了。”　　死倒霉鬼！蒙傻子呢？少爺這麼大一張臉你會看不到？分明是故意的！　　甄英雄揉着自己的鼻子，眼淚呵呵的望着一個勁朝自己作揖，卻絕對是得意表情的艾愛，“你個死丫頭有毛病吧？女孩子一點矜持都沒有，有用屁股主動去貼男人臉的嗎？”　　“切，姐夫，你這就是典型的得便宜賣乖，我這麼一個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小美女主動讓你佔便宜，你應該感到榮幸。”艾愛這個丫頭絕對比甄英雄還沒臉沒皮，“你以為我是個隨便的人嗎？人家是喜歡你才讓你佔便宜的，換了別的人，本小美女眼角都不掃他們，哼！”　　“你這麼一倒霉玩意兒，估計上趕着也沒哪個男人敢要！”

# 第058章 公主的香足

　　艾愛絕對是一美女胚子，笑一笑都能迷死一大片，說句話都能讓人跳黃河的典型禍害，只要是正常的男人，就沒有能對她產生免疫的，但偏偏有個甄英雄，對所有美女都不免疫，獨獨對這艾愛，是惟恐避之不及啊。　　“姐夫，你老說我是倒霉玩意兒，我就不明白了，難道我還沒你上次調戲的那個女警察漂亮嗎？”艾愛說話的同時，擺了個絕對靚死的POSS，柔順如絲綢般的秀髮輕輕飄起，抬頭，挺胸，小小蘿莉也能擁有完美的女人身材，假裝成熟的將左手插入細發，拋了個嫩的外行的媚眼，“姐夫……，你看咱，多明星啊，太靚了。”　　甄英雄冷的直哆嗦，“明星？哪一顆？掃把星嗎？是夠亮的……”　　“靠，太不給面子了！”艾愛一跳就躥到了沙发上，兩腿伸平，根本無視也躺在沙发上的甄英雄，與他臉對臉，沒形象的一靠，兩腿壓住甄英雄的腿，小腳丫砸到了甄英雄的胸口上，“姐夫，其實咱倆挺配的，你看，你是黑社會的太子，我呢，也算個小公主，多合適啊，門當戶對，總比那個女警察強吧？”　　“漂亮和倒霉它就不是一回事。”兩隻穿着黃白格棉布襪的小腳丫在自己眼前晃來晃去，真簡直是勾引啊，這丫頭才多大啊？甄英雄右手一捏鼻子，左手用力撥開艾愛的小腳丫，“去去，洗腳去！”　　“我腳上有味道嗎？亂講，本小美女和你不一樣，我的腳丫是香的！”艾愛挺不服氣，我這麼給你佔便宜，你挑三揀四就不說了，還無中生有啊？　　“臭豆腐還是香的呢，不照樣熏人啊？”　　艾愛見甄英雄一個勁的撥自己的腿，還真有些動搖了，“會嗎？我怎麼不覺得啊？”　　說著的同時，艾愛仰身坐了起來，甄英雄還以為這小姑奶奶終於要起來了呢，哪想到，這丫頭抱着自己的小腳丫，低下腦袋很認真的嗅了嗅，“你騙人，根本就不臭！”　　球球啊，你個丫頭還要不要臉啊？甄英雄所以要把這丫頭哄走，就是因為剛才知道這丫頭用小屁股壓了自己的臉后，下面那該死的硬件發生了物理變化，那丫頭美麗的臉蛋，還有殘留在自己臉上的那溫熱的感覺與淡淡的奇特體香……　　自己就穿了一條寬鬆的大花褲衩子，那東西要頂出來不就丟人了啊？不可否認，對這丫頭雖然恐懼，但男人天生就對美麗女人缺乏抵抗力也是個事實，艾愛太漂亮，卻也太危險了，甄英雄可不想讓艾愛知道自己那裡要升旗，所以兩腿夾着那條棍棍，動都不敢動，不然艾愛用腿壓他的時候，他早就躥了，這丫頭臉皮和自己一般厚，被她找到機會笑自己，那本少爺就真不用活了，做個順水人情，讓高橋澤宰了算了。　　“好好，就算不臭，可天氣這麼悶，你穿了一天的運動鞋，去洗洗腳或者沖個澡，這要求也不過分吧？小愛，你是女孩子，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你看，你老壓着我，這哪像個女孩子啊？”　　“格格，姐夫，我壓不壓着你，都是個女孩子，所有人都看的出來我是女的啊。”艾愛晃着腳丫，笑道：“你想要我去洗腳也可以，除非你幫我脫襪子，誰讓你說我這小香腳丫臭來着。”　　甄英雄這上火啊，腦袋上，下面也上，這丫頭穿了條齊膝的白色短裙，現在抬着腿，裙擺微微下滑，從甄英雄的角度剛好可以從這丫頭的兩腿之間看到她的大腿根，隨着她兩腿的晃動，那條純棉的白色小內褲也時隱時現，似乎上面還帶着個圖案，那是……米老鼠的女朋友，米妮！　　靠！少爺看什麼呢啊？甄英雄趕快晃了晃腦袋，這小丫頭如果是白果的話，早把她就地正法啊，可惜她不是，甄英雄是打死也不願意碰這小丫頭一下的，首先這丫頭是一倒霉鬼轉世，和她離的近了都要跟着倒霉，太可怕，其次，這丫頭自己惹不起，她媽媽可是自己的老爹的舊情人啊，萬一老爹把她媽媽娶了，那這丫頭就成自己妹妹了，哥哥和妹妹……甄英雄背上都涼了，自己有一變態姐姐還搞不定呢，再來這麼一妹妹，想死的痛快都難啊。　　小腳丫突然向上一晃，伸到甄英雄面前，艾愛嬌笑兩聲，即可愛，又誘人，這丫頭到底是怎麼長出來的啊，笑一笑都讓人心顫，“姐夫，你愣什麼呢？快些哦，不然那個女警察回來，看到我們這個樣子，一定會吃醋的。”　　這死丫頭成心為難人啊，甄英雄當然知道白果不會吃醋，但琢磨着，如果看到自己和艾愛現在這模樣，吃人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自己褲襠中間的那東西被夾的都疼了，再不把這丫頭趕跑，那東西就要彈起來了啊。　　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甄英雄不得已妥協，左手握住艾愛的左腳腳腕，右手一抻，將她那小襪子退了下來。　　好白好嫩的一隻小腳丫啊，甄英雄只覺得眼前一亮，有些愣了。　　女人身上的任何完美都會吸引男人，即便是纖纖的玉足，也會成為一件藝術品，一件勾出男人原始火焰的神奇藝術品。　　眼前這隻小巧的玉足盈盈一握，似乎是有些緊張，又像是在炫耀，腳丫微微繃著力氣，向下彎曲着，與抬着的小腿構成了一條完美誘人的弧線，白凈細嫩的腳面上，淡青的脈絡清晰可見，纖細的腳趾並在一起，修剪整齊的指甲泛着健康的粉紅色，那光澤是如此鮮艷。　　甄英雄只覺得下面的小兄弟又是一跳，自己居然有了一種奇怪的衝動，想把眼前這隻小腳含在口中的衝動，甄英雄自己都嚇了一跳，天啊……，難道少爺也有什麼所謂的戀足癖不成？　　正在此刻，房門輕輕一響，艾愛壞壞的一笑，甄英雄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呢，那自己正在欣賞的小腳丫向前一送，小小的腳掌貼到了臉上，很溫，有種混合了汗味的淡淡香甜。　　甄英雄氣的火冒三丈，少爺是懷疑自己有戀足癖，不是真有！你個丫頭居然用腳踩少爺我寶貴的臉？！還有，腳跟快塞到少爺嘴裏了啊！　　“哎呀，姐夫，你放過我吧，我年紀還小，你不要這樣啊，等我長大了再給你好嗎？格格，好癢，姐夫你好壞，不要用舌頭親人家腳嘛！”　　艾愛這說的什麼和什麼啊？帶着哭腔，似乎挺委屈挺害怕，可又時不時笑一下，好象被搔了痒痒似的。

# 第059章 我饒不了你

　　用舌頭親你腳？誰啊？！你當少爺是小狗啊？球球的，牙齒都快被你蹬下來了！甄英雄雙手抓住艾愛攻擊自己的小腳丫，還沒來得及發力，就聽到一聲尖叫響起，震的吊燈都晃了，“啊……！！！你個死流氓在做什麼？！小愛才十六歲你都不放過？！猥褻未成年少女，我要逮捕你！”　　我靠！你個死丫頭陰我？！甄英雄可反應過來了，艾愛竟然整惡作劇來耍自己！　　“哎呀姐夫，不要親了，真的好痒痒啊！”　　“誰……哎呀，誰親……呃，疼啊，我什麼時候……啊呀……”　　甄英雄委屈啊，連句整話都說不出來了，自己一個勁的向後閃，艾愛卻不停的往前拱，卯足了力氣用腳來貼自己的臉，讓自己有口難言，偏偏她嘴裏還嚷着吃虧，神啊……，一向都是少爺冤枉別人，今天怎麼被別人冤枉啊？　　“甄英雄，你這齷齪的流氓，還不放開人家的……腳，哎呀，你個死變態啊！”白果臉這個紅啊，上前抱着艾愛向後拖。　　甄英雄想要掙拖艾愛的‘侵犯’，所以才雙手攥住她的腳腕子，可這動作在白果看來就恰恰相反了，似乎甄英雄是怕艾愛跑了才……　　有口不能言，有力不能發，甄英雄委屈啊，把艾愛丟出去的方法他腦海里最少有五百種，而能保證她不受傷的方法卻一種也沒有，因為這丫頭已經完全拱到了自己身上，小屁股壓着自己的膝關節，無論自己是用手或用腿來發力，這丫頭都會從沙发上摔下去，沙發旁邊的茶几上擺滿了酒瓶和玻璃杯，萬一傷到她……　　甄英雄上火啊，虧自己想的這麼周全，怕你受傷，可你個丫頭也太不知趣，還一個勁的用腳朝少爺的臉上蹬啊，情急之下，甄英雄嘴一張，一口咬在了艾愛的腳後跟上……　　“唉呦……疼啊，姐夫，你咬我啊？！”　　艾愛眼淚都疼出來了，哪裡還敢再伸腳啊，向後一閃，倒在了白果懷裡，兩隻小手捂着被咬的腳揉啊揉的，還撅着小嘴吹着氣兒，看來是挺疼的。　　“你個死丫頭居然……”　　“變態！齷齪！下流！無恥！你這死色狼！臭流氓！”甄英雄話還沒說完呢，就被白果一通臭罵。　　“我靠！球球的，不是你看到的那樣，少爺我……”　　“沒想到你還有這嗜好！”白果拍了拍艾愛的頭，安慰了一下裝哭的小公主，把一個小瓶子塞到了她手中，道：“艾愛，這是你要我幫你拿的頭痛葯，你先回房間，我替你報仇！”　　艾愛可真乖巧，點了點頭，然後背着白果，對甄英雄做了個鬼臉吐了吐舌頭，從甄英雄手裡一把取回自己被拖掉的襪子，又假裝委屈，可憐巴巴且有些害羞的看了白果一眼，這才一瘸一拐的離開了房間。　　天啊……！陰謀，這絕對是個陰謀啊！那倒霉丫頭太會演戲了吧？頭痛？胡說八道啊！分明是引白果來的一個延時手段！甄英雄下巴都要掉下來了，沒想到世界上真有比自己還無恥的傢伙，而且還是個未成年的小女孩！　　“死流氓，你簡直是人渣！”白果紅着臉，怒沖沖的根本不給甄英雄解釋的機會，“前幾天你那樣對我，現在竟連十六歲的小姑娘也不放過，我……我，你……”　　太憤怒了，白果都不知道該怎麼罵人了，甄英雄也知道，自己怎麼解釋都白搭，前幾天才調戲了白果，別說她不會相信自己這‘純潔’的人品，換做是誰都絕對不會想的到，那倒霉鬼艾愛竟然這麼會戲弄人，要不說和她在一起肯定沒好事呢，就是不知道那丫頭為什麼要耍人玩。　　捅菊花，咬乳頭，親腳丫，要是這樣白果還能相信自己是個純潔男人的話，那才是見鬼了呢！可事實上呢？這三種有些不正常的行為，前兩種是為了自保，最後這種則完全是被迫的啊，自己是受害人，絕對是單方面的被侵犯啊。　　“我說什麼你都不會信，懶得浪費口水！”　　“呀！你還有理了是吧？”白果見到甄英雄這消極態度，腦門上青筋都爆起來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看到甄英雄‘調戲’艾愛的時候，心裏的怒火竟比他欺負自己的時候還要旺盛，“難道你還有什麼委屈不成？你不是要告訴我，其實是艾愛主動要你幫她拖襪子，然後把腳貼到你臉上的吧？”　　球球的，就是這麼回事啊！甄英雄剛露出‘你說的真對’的表情，白果舉起沙發靠墊便狠狠砸了過來，“你當我是傻子嗎？去死吧，色狼！低頭看看，誰會相信你啊！”　　單手接住靠墊，低頭一看，甄英雄這不要臉的人都禁不住大紅臉了，褲衩子被支起了一個高高的帳篷，還真是有精神，一跳一跳的……　　“我是正常男人，被異性挑逗當然會有反應啦！”　　“正常？你那是變態！去死吧！”　　“我警告你啊，再丟我我就還手啦！哎呀，你還丟！”　　“不要靠近我！你這有不良嗜好的齷齪流氓，再過來我就……我就開槍！”　　“開槍？你唬我啊？當心少爺我撲倒你，讓你知道知道，少爺也是有‘槍’的！而且威力強大！”　　“你，你那是什麼動作？！下流的東西，當心把腰閃了！你還挺？！不要臉的死流氓，我把你那死東西砸折了！”　　“我靠！球球的，酒瓶你也丟？！砸到這裏你下半輩子就要守活寡了！”　　“你說什麼？！死不悔改，我……我用這個！”　　“干！那是仙人掌啊！你玩真的啊？！”　　……　　艾愛小心的推開門看了一眼，已經亂七八糟的屋裡仍然在飛舞着各式物品，吼罵不止的兩個身份反差極端的人跳來跳去，打的不亦樂乎。　　得意的一笑，艾愛對着電話說道：“喂，姐，你的危機信號已經被本小美女解除，哦呵呵，姐夫和那女警察以後別說坐在一起了，恐怕見面就要打架的……什麼？我用什麼方法做到的？這個，恩，那個……這是商業機密啦！”　　掛了電話，艾愛長鬆了口氣，才邁了一步，小嘴就不禁一咧，抬起左腳一看，腳跟上那兩排牙印清晰可見，“死姐夫，居然這麼不欣賞本小美女，連我這樣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小美女你都捨得咬，看我饒的了你嗎，哼！”

# 第060章 生兒子餵奶

　　白果不知道甄英雄到底要如何引出並抓到高橋澤，轉眼就是第二天的中午，果然下了一陣大雨，雖然只下了不足二十分鐘，濕潤了幾分地皮，可一連幾天的乾燥，這場雨的到來還真是讓人覺得舒暢。　　甄英雄也不例外，不過卻不是因為乾燥之後的濕潤，而是，他知道，高橋澤倒霉的時候就要來到了。　　白果在中午開始下雨的時候就坐在甄英雄的房間里了，她想知道，甄英雄怎麼用這場雨來引出高橋澤，可雨下過了，太陽出來了，地面都被烤乾了，那死流氓卻一直躺在椅子上，竟是睡着了！　　下午五點，艾愛回來了，書包一甩，又開始折騰甄英雄了，“姐夫，起來了，走，陪我去頂樓的游泳池游泳！”　　聽到艾愛的說話，倒在甄英雄床上不知不覺睡熟的白果打了個哈哧，揉着惺忪的眼睛坐了起來，卻發現甄英雄早醒了，正靠在沙发上，看着電視喝着橙汁，一副悠然模樣。　　“游泳啊，好，不錯，運動有益健康嘛，不過你剛回來，出了點汗，應該先落落汗再去，不然很容易生病的，還是先喝點飲料吧。”　　接過甄英雄遞來的杯子，艾愛感動啊，這傢伙今天肯定吃錯東西了，居然對自己這麼好，想也沒想，一口氣把杯子里的橙汁喝個乾淨，“姐夫真好啊，本小美女感動了，親一個感激下，這可是小愛的初……吻……”　　白果剛想阻止艾愛自己投向狼的懷抱，就見艾愛兩眼一眯，有些無神，話才說完，向前一栽，扎倒在甄英雄懷裡。　　甄英雄把小公主攔腰抱起，得意的朝白果眨了眨眼。　　“啊！死流氓，你不是要……要迷奸未成年少女吧？！”　　靠！你個球球的，想什麼呢？滿腦子的淫穢思想比少爺我還齷齪呢！甄英雄看着白果大驚小怪，一副要打狼的架勢，翻着眼白說道：“你白痴啊？不把這丫頭弄昏，你我消失后，她還不到處亂喊亂叫的，那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咱們出去了？”　　“出去？去哪？”白果剛睡醒，腦筋還有些遲鈍，沒反應過來呢。　　“廢話，去找高橋澤啊，不然你以為少爺睡了一個下午的午覺，為的是什麼啊？”甄英雄把艾愛輕輕放躺在床上，蓋上被子，小聲道：“等着這小公主回來哄她睡覺覺是其一，至於其二嗎，呵呵，我們一會兒要做些體力活，當然要好好休息，補充體力養足精神啦。”　　白果還是沒明白怎麼回事，門鈴響起，剛套上體恤杉的甄英雄對白果微微一笑，道：“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快要出發了哦。”　　“英雄，接着！”　　進門的闌度將一把車鑰匙丟了過來，甄英雄接住，對着白果一笑，道：“白警官，如果你現在害怕想反悔的話，還來得及哦，怎麼樣，要不要去啊？”　　見穿戴整齊的甄英雄從闌度手中接過一把套在皮套中的長匕首，白果知道，這小子果然不是開玩笑，他真的要溜出去抓高橋澤啊。　　對方可是殺人都不露痕迹的超級殺手啊，本想退縮，可聽到甄英雄的話，再看到他鄙夷的目光，白果不服氣啊。　　“誰想反悔啊，去就去！”　　大小姐的脾氣太過典型，甄英雄有些明白自己老爹為什麼要巴結白果的老爸了，能把女兒寵成這樣的，足以見得這丫頭平日里被眾人捧在手心裏的環境養成，而能讓所有人把她捧在手心裏，只能證明，這丫頭的父親定然有着非凡的身份。　　甄天這人有個特點，他不想說的，別人問也沒用，即便對甄英雄也是如此，而了解老爹脾氣的甄英雄，也就很少去過問這些的事情，他直到此刻也不曉得白果的父親到底是個什麼人物。　　看着白果上當了，闌度嘆了口氣，甄英雄這小子他太清楚了，如果說他是個殺手，那他的熱血性格顯然是不合格的，可說他是一地道的流氓，他在某些方面卻更像個殺手，例如，認定的目標，不擇手段的也要解決掉。　　一個半吊子的流氓殺手，這是闌度唯一能夠形容甄英雄的詞彙了。　　“英雄，車停在後門，你要的東西都在車中，這裏暫時交給我。”闌度一面說話，一面從口袋中摸出把改錐，走進衛生間，打開了衛生間頂的通風道口，“十分鐘之後，漢宮將會因為短路而發生斷電，備用電源那裡我做了點手腳，啟動它會花費一點時間，而這段時間內所有的監控系統都會癱瘓，足夠引起漢宮與警方的混亂，也足夠你下樓了，這裏搞定之後，我會趕去約定的地方，你自己小心。”　　“引起警方和漢宮的混亂？”白果吃驚道：“為什麼？”　　“很簡單啊。”甄英雄對着白果一笑，很自然，很輕鬆，卻讓白果開始後悔一時任性而答應下來的賭約了，“只有自己人混亂，才能讓高橋澤發覺我們離開了漢宮……”　　十分鐘之後，開着的電視突然關閉，甄英雄與闌度對望一眼，同時點了點頭，白果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呢，就被甄英雄連推帶拉的帶進了寬敞的衛生間。　　……　　“我們為什麼要從這裏爬出去啊，還有……不要摸我屁股，你個死流氓，藉機沾便宜啊？！”　　“用的着藉機嗎？小警察，不要忘了我們的賭約，等我抓了高橋澤，我還怕沒機會摸你屁屁嗎？到時候少爺不但要摸，還要像上次那樣，我勾一勾手指，吸一吸雪山，咬一咬櫻桃，最後，把你個丫頭壓倒在身下，徹底的征服，哦呵呵……”　　“死流氓，你別笑的這麼淫蕩行不行啊？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哼，等我們明天空手而歸，我會幫你準備最大號的牢房，讓你在鐵窗裏面笑個痛快的！”　　“我會笑的很痛快，不過是站在婦產科的門外，哈哈，小丫頭，你現在先給我們的兒子想好名字吧！”　　“我兒子就叫甄英雄！”　　“好啊，我喜歡，媽，我要吃奶！”　　“你……死流氓你不要臉！”　　“你要臉就別裝老，想當人家媽，先學會怎麼給少爺我生兒子餵奶吧！這屁股還挺圓，應該很能生。”　　“啊！你還摸！”　　“不想被我摸你就快點往前爬啊！”　　……　　闌度聽着那好笑的爭吵聲終於消失了，不禁嘆了口氣，神來保佑吧，希望他們兩個前世有仇的活寶不要自己暴露了自己。　　走出衛生間，門鈴響了，門板也被敲的叮噹亂響，闌度笑了笑，拉開了房門，“吵什麼？！”

# 第061章 我們很拉風

　　門外清一色的黑衣人，大約十人左右，見到開門的是太子爺身邊的紅人闌度，趕快退了半步，在門口散開，同時躬身，其中一領頭的精幹青年闌度認得，為甄天很欣賞的一名手下，本是他的貼身保鏢，現在來負責十五樓的保衛工作，名字叫做項嘯鳴，是個退伍軍人，無論身手還是頭腦，均非泛泛。　　項嘯鳴名嘯鳴，有些對不起這名字，他的聲音很低沉，有些嘶啞，給人感覺就像經常扯着喉嚨叫喚，把嗓子喊裂了一般，倒與甄天有些相似，不過卻沒有甄天那種磁性。　　項嘯鳴不知道闌度具體的身份，事實上，除了甄英雄與甄天，還有老鬼木子華，漢宮便沒有其他人知道關於這個外國人的任何事情了，但項嘯鳴卻知道闌度的地位，這是太子爺身邊的紅人，不似手下，更像朋友，甚至甄天也無法駕馭的一個人，似乎除了甄英雄，沒有人可以使喚的傢伙，所以項嘯鳴雖然沒有如同手下一樣對闌度那樣的敬畏，卻也不敢失了禮貌，從某種程度來說，在漢宮，他們兩個人的地位是相同的，“闌度，十五樓突然斷電，備用電源暫時無法啟動，我懷疑是高橋動的手腳。”　　那是你家小爺我做的手腳啊，闌度心裏笑，臉上卻寫滿鎮定，“你們是過來保護英雄的？”　　項嘯鳴點了點頭，闌度搖頭一笑，突然對着項嘯鳴虛晃一拳，項嘯鳴一驚，本能的後退半步，抬臂來擋，卻不想闌度猛然收招，從身旁另一個注意力被吸引，防禦不集中的黑衣小伙子腰間拔出一把手槍。　　“你們白痴啊？”闌度壓着聲音，將手槍丟給一臉不解的項嘯鳴，“那女警察也在屋裡呢，你們一個個腰揣噴子，怕她沒機會整我們啊？我們現在是配合警方，不是用自己的手段去做個殺手！”　　項嘯鳴冷汗都出來了，自己是太大意了，怕太子爺出事，帶人就衝過來了，渾然忘記了與警方配合的‘良好市民’形象，這要讓白果看到自己等人身上的槍，整你個窩藏槍支，漢宮可就有麻煩了。　　“這裡有我，你們去監控一切可以進入十五樓的通道就可以了，即便那個高橋真的出現，接近不了這個房間，他也沒新鮮的，不然他就是接近了這裏，看到你們這麼多人，他也溜了。”闌度輕鬆一笑，道：“再說，英雄不喜歡被人圍着，我想這點你們都清楚吧？”　　太子爺什麼脾氣，項嘯鳴哪裡會不知道，除了闌度，這位脾氣怪異的少爺從來不用手下烘托自己的勢力和身份，甚至很反感那樣的舉動，便對闌度點了點頭，領着手下離開，去各個通道口把守監視了。　　項嘯鳴絕對想不到，甄英雄會帶着白果這警察，悄悄的從通風管道鑽出了房間，並在他們到達各個通道口進行把守監視之前，在電源恢復之前，離開了漢宮，更沒有想過，這電源，竟是甄少爺與闌度倒的鬼。　　……　　甄英雄吹着口哨，駕駛着闌度給自己準備的破舊軍用吉普車，在說不清道不明的噪音聲中愉快的行駛着。　　白果真是沒坐過這麼落伍的車，每次轉個小彎都見甄英雄打好幾圈的方向盤，真是累啊，即便在市區平坦的公路，這車還逛盪的厲害，當行駛到西郊的土坡路時，簡直就是罪過了，安全帶都沒有，顛的人七上八下，胃裡翻江倒海，難過的要死。　　“為什麼要開這麼破的車出來啊？！”　　“你說什麼？”　　車裡噪音太大，沒聽清楚，白果皺起小眉頭，扯着嗓子又問了一遍，甄英雄拍了拍方向盤，笑道：“這還用問嗎？這車既惹眼，又不會引起漢宮和警察的注意，誰能想的到，少爺我會和警察老婆你一起開着這麼拉風的汽車從後門離開啊。”　　“這破車還拉風呢？……連個車窗都沒有，是夠拉風的……”白果實在彆扭，頭髮被吹的亂七八糟，火氣也就上來了，“我警告你死流氓，別老占我便宜，誰是你警察老婆？”　　“對，你確實不能算我警察老婆，最多是個警察情人，還是地下的，呵呵。”甄英雄下流的笑了笑，兩隻賊眼不去看路，卻盯上了白果那高聳的胸脯，“等我抓了高橋，你可不能賴帳啊。”　　直到此刻，白果依然不覺得甄英雄可以抓到高橋，正好藉此話題提出了自己的疑問，“死流氓，我們現在到底要去哪裡啊？這就要進山了吧，難道高橋澤藏在山裡？”　　“情人老婆，你真不大適合做警察，少爺我要是知道那老傢伙窩哪了，還用的着成天悶在漢宮嗎？”　　“滾邊兒去，再占我便宜我和你拚命啊……看路，看路啊你個白痴，要撞樹上了！這什麼破車啊，路面都干差不多了，怎麼還打滑啊？”白果嚇的一身冷汗，噓了口氣，拍着胸口，翻了甄英雄一眼，繼續問道：“既然你不知道他在哪裡，那我們溜出來做什麼？你又怎麼抓住他呢？”　　甄英雄呲牙一笑，眼中閃過一芒異樣光彩，“我是不知道他在哪裡，但只要他知道我們在哪裡不就足夠了嗎？”　　“什麼？！”　　望着白果張開的小口，甄英雄又是一笑，“情人老婆，我問你，高橋澤為什麼久久不現身，而現身之後卻先殺了馬國宇呢？按理說，我們兩個才是他最恨的人才對啊。”　　“笨蛋，那還用問嗎？他肯定是覺察到了漢宮對他而言是個陷阱啊。”　　“這不結了嗎，如果他沒有在暗中觀察監視的話，又怎麼會察覺到漢宮是個陷阱呢？”甄英雄見白果還是一知半解的樣子，嘆了口氣，道：“你可真夠笨了，我問你，剛才漢宮突然斷電，所有監視系統癱瘓，漢宮和警方為什麼會出現混亂？”　　白果用食指點着下巴，很認真的想了想，“警方和漢宮所以會發生混亂，露出空當被我們跑出來，當然是因為他們以為這次斷電是高橋潛入的一個手段啊，不過這也難怪，誰能想到是你這傢伙指使人做的啊……啊？！是這麼回事啊！”　　“你總算還沒笨到家，警察以為這是高橋做的，而高橋卻清楚知道自己沒做這些，呵呵，這時候我們再開着這輛拉風的汽車出來，高橋沒理由注意不到的，反倒是警方與我們的人因為將目標盯在了漢宮裡面，而忽視了我們的離開……”　　白果點了點頭，確實是這樣，見到甄英雄臉上掛着的那有些興奮的微笑，白果渾身一顫，“依照你這麼說，那高橋澤現在豈不是……”　　“非常正確。”甄英雄望着后視鏡中留下的清晰車印，道：“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那老東西就跟在我們的後面，沿着我們這輛拉風汽車留在土路上的印跡，遠遠的跟着他的獵物……”

# 第062章 自掘墳墓啊

　　甄英雄的眼睛中，有某種光彩在閃爍，白果又感覺到了這男人身上那種不一樣的氣勢，她有些明白甄英雄為什麼要挑在雨後溜出來了，同時也在疑問，在他的這個遊戲中，究竟誰是誰的獵物？　　甄英雄會成為高橋澤這個世界級殺手的獵物嗎？或者，高橋澤會反過來成為甄英雄的獵物？白果疑惑的望着這個流氓太子，發覺這傢伙的目光突然轉向了自己，很輕鬆，很愉快，似乎這真的只是一場遊戲，他的眼神，也逐漸沒了正經，開始變的淫蕩，白果緊張的咽了口唾沫，開始後悔與這傢伙打賭了，因為她突然有了一個新的感覺，莫非……自己才是甄英雄的獵物不成？想到這裏，白果打了個冷戰……　　……　　這輛早該送去做報廢處理的破舊吉普車上下來，白果第一件事情就是蹲下嘔吐，如果不是座位還算厚實，柔軟度也還湊合的話，估計小屁股都要顛成N半了，這破車啊，比騎馬都顛。　　站起來一望眼前情景，白果迷惑了，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把車開到這種地方來。　　這裡是位於西郊比較偏遠的一座小山山腰的沙廠，已經荒廢了很久，現在站着的位置很是平坦，腳下是還沒有徹底干透的一層黃沙，放眼就能望出百米有餘，不同於山中的綠野蔥蔥，這個沙廠，除了稀鬆的幾棵頑強雜草，便只有一地的石頭子了。　　甄英雄蹲在地上，撿起幾顆石頭子，嘴角勾出一個微笑，然後站起身來，四處望瞭望。　　“我們就在這裏等着高橋澤出現？”白果才倒過口氣來，就跑去和甄英雄算帳了，“這裏空空的，如果對方有槍的話，我們連躲子彈的地方都沒有啊，你想死啊？”　　“是啊，我想死，還警察呢，瞧你那點出息。”甄英雄打開車子後門，从里面取出兩把鐵鍬，“接着，一起來挖墳墓吧。”　　白果恨不得用手裡的鐵鍬拍死面前着死流氓啊，挖墳墓？本小姐正是青春年茂，美麗如花，你讓我自掘墳墓？！還有，這鐵鍬是怎麼回事？　　“別愣着，快點，趕時間啊，小姐。”　　“誰要挖墳墓啊？！我還沒活夠呢！你腦子有病吧，跑了這麼老遠，廢了這麼大勁，就是來這裏給自己挖坑？”　　見白果氣沖沖的要摔鐵鍬，甄英雄一邊挖着坑，一邊笑道：“你不挖也可以，自己下山吧，不過我可告訴你，高橋澤應該就在山腳下呢，能不能在他面前活着離開我可不敢保證，所以，你要不想死，順便做個女英雄的話，就老老實實的過來和我一起挖。”　　再借給白果一個膽子，她也不敢自己下山啊，其實莫說白果，甄英雄現在也不敢下山，白果雖然不理解甄英雄到底為什麼要挖個墳墓，卻還是咽了口氣，聽他這意思，給自己挖個坑似乎就不會被高橋殺掉了，女人在害怕的時候總會莫名的依賴男人，於是不情願的白果抓起鐵鍬，插入了鬆軟的沙土。　　“喂，你在哪挖呢？這裏，是這裏好不好？”　　“誰要和你這死流氓死在一起啊？”白果遠遠的朝甄英雄吐了吐舌頭。　　“球球的，夫妻就該一穴同眠，別惹少爺生氣，趕緊過來！”甄英雄雖然嘴裏說的沒溜兒，可語氣中已有了不滿，神態更是嚴肅了起來。　　白果剛要說些什麼，就聽甄英雄冷冷道：“我沒有開玩笑，如果你真的想死在那個地方的話，就繼續，如果不想死，就痛快的過來和我一起挖。”　　什麼意思啊你，那麼凶做什麼？白果有些委屈，可聽到甄英雄的話，又是真的害怕，雖然有些沒面子，可她還是嘟囔着，且一臉委屈的拎着鐵鍬來到了甄英雄挖坑的地方。　　上面是沙土混合著泥土，比較稀鬆，挖起來很輕鬆，但挖過一米之後，土壤越來越結實，逐漸浪費力氣了，白果累的一頭大汗，想要休息，可看到甄英雄仍然在不知疲倦的挖着，她又不好意思說出那話來，雖然不知道這小子到底打的什麼主意，可看他挖坑這勁頭，似乎這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四十分鐘之後，一個寬約一米，深約一米五左右的‘墳墓’終於挖好了，加上‘墳墓’四周堆積起來的沙土高度，這個‘墳墓’將近有兩米深，白果累的骨頭都快散架了，胳膊酸痛的使不出力氣，千金小姐的她什麼時候干過這樣的苦力啊？　　回到車子處，甄英雄取出一個墨綠色的軍用大背包又走了回來，對坐在地上的白果喊道：“情人老婆，快過來，該裝備一下了，你不想被槍殺吧？”　　“沒力氣啦！”白果這倒不是謊話，即便在警察學校，自己也沒有過如此大的運動量啊。　　“寶貝，別撒嬌了，快來吧，給你，穿上。”　　甄英雄把手裡的東西丟向白果，接來一看，白果驚的雙目圓睜，“你怎麼弄來的避彈衣啊？”　　廢話，少爺我一黑社會，軍火裝備比你們警察局還強悍呢，兩套避彈衣算什麼啊？甄英雄這心裏的話當然不敢和白果講，不然這丫頭更要纏着自己，想辦法請自己去住帶着鐵籠子和大崗樓的別墅了。　　“別那麼多廢話，快穿上，你要掛了，少爺我抓着高橋老鬼又有個鳥用啊？”甄英雄說話的同時，自己已經套上了那看上去有些沉重的馬甲。　　“真是的，汗還沒落呢，好熱啊，還要穿這個東西……”　　“忍一忍吧，回家就可以脫了，哦呵呵，脫光給少爺我看。”　　“死流氓，做夢吧你！”　　甄英雄抓住白果打來的小手，從大背包里又掏出一個厚實的黑色大頭盔，戴到了她的腦袋上，敲了敲，道：“這東西結實的很，一般的步槍都無法穿透它，這樣就不用擔心被槍殺了，呵呵。”　　“那你呢？”白果看到那個書包已經癟了，很顯然，這樣的頭盔只有一個啊，“你不怕被擊中嗎？”　　“他不會對我開槍的。”甄英雄很自信的笑了笑，“因為一個好的殺手，在沒有把握擊中目標的前提下，是不會開槍的。”　　甄英雄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他還能躲開子彈不成？想到這裏白果不禁一怔，是啊，上次在城南，這個傢伙在被那一直埋伏等待時機的殺手突然射擊時，僅僅是輕微的擦傷，且之後的每顆子彈都被他躲了過去，莫非，那不是僥倖，而是他真的可以躲避子彈嗎？　　白果心底一動，將自己的手槍掏了出來，“給你，我的槍法很差，如果高橋澤真的出現，我沒把握擊中他的，到時候你來吧。”　　“我？”甄英雄看着白果的眼睛，那神采，有幾分認真，有幾分狡黠，還有幾分的期待……　　你這丫頭不是想坑我吧？要是讓你看到少爺的槍法，回去和原野那孫子一說，前面幾起槍殺案件的嫌疑人可就要扣到少爺腦袋上了。　　“這個，我不會用槍啊，射擊遊戲都沒打到過第二關，你讓我開真槍啊？”　　白果心裏又是一跳，你不會用槍？這怎麼可能，上次在城南……　　正在白果心理胡想的時候，甄英雄神色一凝，將她擋在了身後，“來了。”　　來了？誰，難道是高橋澤？！白果的心瞬間揪了起來。

# 第063章 小女孩殺手

　　此時的漢宮，亂成了一團，‘天堂閣’的房間里，甄天與張進寶一起在大口的吸着煙，甄天還是笑呵呵的，可面部肌肉有些發緊，而張進寶則並沒有去掩飾表情，一副吃人的模樣。　　項嘯鳴這個恨啊，拳頭握的發紫，本來看的過去的一張臉，此時又紅又脹，這人丟的啊，把守着十五樓，竟然連太子爺和那女警察是怎麼離開的都不知道，這簡直是恥辱啊！　　“都是闌度那王八蛋！我日他個黃毛雜種的先人！他媽的，老闆，我……”項嘯鳴不是傻蛋，現在就是用腳指頭去想猜到了，甄英雄的消失闌度肯定知情。　　看着這麼大動靜依然睡的熟熟的小公主，甄天眉頭直跳，可依然笑着問道：“闌度呢？”　　這一問可把項嘯鳴給問傻了，“那個……電源恢復之後，他，他就離開漢宮了……”　　老鬼木子華似乎猜到了什麼，臉色大變，而甄天與張進寶終於對望一眼，同時發飆了。　　“甄天，白果要是出了什麼事情，我端了你的漢宮！”　　“張胖子，那女警察把我純潔的兒子勾到哪裡去了？！”　　……　　“你就是甄英雄？害死我孫子的人就是你和那女警察吧？”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很流利的漢語啊，聲音低沉，帶着一股肅殺之氣，空氣似乎都在顫抖，白果僅僅是聽到聲音，就已經覺得雙腿打軟了。　　“你孫子無照駕駛，無視交通法規，自己翻車死翹翹了，對此我也表示同情，但你非要說是我們害死他的，少爺也只能接着了，呵呵。”甄英雄拉着白果走到了剛才挖好的墳墓前，得意洋洋的一指，道：“我早知道你會跟來的，所以挖好了墳墓在等你。”　　“你也知道自己會死掉嗎？”樹林中緩緩走出一個身材矮小的人，頭髮花白，卻腰直腿健，消瘦的臉上已有不少皺紋，但在那雙冒着寒光，完全感覺不到生機的眼睛襯托下，他非但不顯衰老，更是帶給人一種濃郁的危機感，這樣的感覺壓抑的人有些喘不上氣來。　　步伐很穩健，目光微微掃動，應該是在觀察環境，甄英雄絲毫沒有緊張，很自然的注視着高橋澤，“你來殺我？”　　“難道你不該殺？”高橋澤從身後慢吞吞的掏出一把短刀，真的是慢吞吞，卻慢的讓人毛骨悚然，白果突然有了奇怪的感覺，似乎那把與殺死馬國宇一模一樣的短刀出鞘的時候，自己就會被殺死，這種空氣都似乎凝結一般的壓抑感，實在讓人難受，挪動雙腿都是這麼的費力，難道，這就是一個世界級通緝犯的氣勢嗎？　　甄英雄看都不看高橋澤了，而是轉過了身，背對着他，這個舉動連高橋擇都愣了，這小子幹嗎？看不起我啊？　　“情人老婆，你害怕了？”　　甄英雄笑的有點詐，白果看到他這有些不要臉的笑反而輕鬆了一些，可還是點了點頭，對面那位爺爺可是世界級的通緝犯啊，一舉一動都帶着讓人難受的氣勢。　　“我們的賭約你可別忘了。”甄英雄轉過身，再次望着高橋澤，道：“我只說幫你抓着高橋老鬼，死活就不好說了，如果他要殺我，我應該算是正當防衛吧？”　　哎呀你個小東西，鬍子都沒長出來呢你倒先學會吹大氣了！高橋澤就夠能擺譜的了，想不到這小崽子比自己還狂妄，你當山口組的殺手好欺負是怎麼的？　　白果剛想問問甄英雄是不是開玩笑，就聽這死流氓輕輕說了一句，“氣勢這東西，你當他有，他就有，你當他沒有，那他就是裝B，情人老婆你既然害怕，那就把眼睛閉起來吧。”　　別說白果，連高橋澤也沒想到，甄英雄居然一記手刀切在了白果的脖子上，白果連反應都沒有，兩眼一翻，暈了過去，她甚至沒看到甄英雄是怎麼轉過身來對自己出手的。　　抱起白果，甄英雄對高橋澤笑了笑，“等我一下。”　　高橋澤都糊塗了，這小子究竟要做什麼啊？只見甄英雄抱着白果跳到了那個墳墓中，然後自己又爬了上來，拍了拍身上的沙土，甄英雄語氣一沉，一種讓高橋澤熟悉的氣勢壓了過來，“讓樹林里那個用槍瞄準我腦袋的傢伙出來吧，你們是兩個人，那股殺氣是瞞不過我的。”　　高橋澤臉上掠過一絲驚訝，“果然和我感覺到的一樣，你並不是一個一般的人，可以感覺到殺氣，想必你也是個從死亡邊緣歷練歸來的人啊。”　　“還好還好，被老爹強迫接受了兩年的殺手培訓。”甄英雄臭屁似的一甩那並不長的頭髮，道：“不然我也沒那麼大膽子把你引到這裏來單挑啊，不過現在似乎是二對一，本少爺吃虧呢。”　　“二對一？恩，是這樣呢，不過你並沒有吃虧，你以為樹林中的人所以擁有這樣的殺氣是因為你嗎？錯了錯了。”高橋澤說的這話讓甄英雄一怔，只聽他聲音提高了一些，喊道：“櫻桃，出來吧。”　　櫻桃？這名字給甄英雄的第一感覺是，名字的主人是個女的，而給他的第一個聯想是……女人的乳頭，這名字真好聽啊，充滿了遐想空間。　　樹恭弘=叶 恭弘‘沙沙’的響了幾聲，一個苗條的人影走了出來，甄英雄只看了一眼，就呆住了。　　雖然已經猜到這是個女人，卻沒想到是如此年輕的一個女人，不，應該說是女孩，而且是給人感覺相當文弱的女孩子。　　一米五六到一米五八的身高，甄英雄自信目測的準確性，嫩嫩的面孔，加上還沒長開的身材，這丫頭最多不過十六七歲，面容很秀美，只不過大大的眼睛中有些空洞，表情很木，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表情，這種默然與她的年齡決不相符，加上那一頭染成紅色的短髮，甄英雄突然覺得，這女孩像個死神，一個不在乎自己生命，為了某種目的而生存至今的死神，因為在她的眼中，甄英雄看不到一絲的情感，看不到一絲的光彩，犹如一泓死水般獃滯，彷彿在她看來，一切都是沒有顏色與希望的。　　一個如此柔弱嬌小的女孩子，懷裡卻抱着一把沉重的狙擊步槍，真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今天讓自己給趕巧了，少女殺手？　　“我想，警察或着你，都還在想，我是如何進入馬國宇的公司將他殺掉的吧？”高橋澤的表情很得意，將手裡的短刀遞給那個女孩子，道：“對於將死之人，我不介意告訴你的，其實很簡單，我只是讓櫻桃抱了一束花，送到了馬國宇的辦公室，當然，花束里，還有這樣一把短刀，呵呵。”　　不介意告訴我？你丫這就是想和少爺我吹牛皮炫耀吧？甄英雄並沒怎麼驚訝，首先，他就沒在乎過馬國宇那人渣，其次，看到這女孩子之後，他並不覺得一個能擁有那種仇恨感殺氣的女孩子會不懂得殺人。　　“她是你的弟子？”　　“不是，恰恰相反，她是一個比任何人都想殺了我的人。”　　高橋澤的回答終於讓甄英雄吃驚了。

# 第064章 無聲的女孩

　　空曠的沙地，風從百米外的樹林穿了過來，幾株半人高的野草晃了晃，這風冷熱交雜，給人感覺更加的壓抑與詭異了。　　沙地的正中，甄英雄與高橋澤距離四五十米，對望着，兩人都沒有動，僅僅是對望着，因為，一個殺手，在沒有絕對的把握之前，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甄英雄首先開口，他對那個紅色頭髮的女孩子充滿了好奇，因為他明顯感覺到，那女孩子散發著一種對生死的冷漠，但在那種冷漠的背後，卻隱藏了無數被壓抑的情感，她很孤獨，孤獨的讓她漠視生死，最讓甄英雄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她的目光縮着自己，彷彿自己已經是一具沒有生命的試題，卻並沒有針對自己的殺氣，是小視自己嗎？被一個女人這樣看着，感覺很不爽。　　“你說她是一個想要殺了你的人？”　　“沒錯，因為五年前，我殺了她的家人，是所有的家人，呵呵。”　　高橋澤笑的很得意，甄英雄卻清楚看到了那放下狙擊步槍，手持匕首的紅髮女孩，本無色彩的眼睛中閃過一絲痛苦與仇恨，“哦？既然你殺了她全家，她又為什麼幫你殺人呢？”　　“因為她想報仇，卻沒有能力報仇。”高橋澤雙手倒背，冷笑道：“我告訴她，我可以教給她我所有殺人的技法，而且隨時等她來殺我，但唯一的條件就是，在她可以殺死我之前，要為我殺人。”　　你會教她所有的殺人技法？蒙傻子呢？牛B不是這樣吹的，貓教老虎學能耐的時候還留了爬樹這招保命活呢，你會這麼有犧牲精神？甄英雄極為不屑高橋澤這看上去大度，其實充滿私心的行為。　　這個叫做櫻桃的女孩只有十六七歲的樣子，就像馬國宇被殺的事件一樣，所有人都覺得那特點鮮明的殺人方法是高橋澤的傑作，可誰能想的到，就是這樣一個小丫頭，扮做送花的員工在闌度的眼皮底下走進了馬國宇的公司呢？而後因為沒有發現高橋澤這老傢伙出入過的痕迹，倒更加顯得這老傢伙神乎奇神的殺人伎倆，他根本是在用櫻桃的手包裝自己的神話外衣。　　“哦，對了。”高橋澤似乎很快從甄英雄的臉上讀出了那種不屑與憤怒，還有一種對櫻桃的同情，心理的波動，是一個殺手的大忌，高橋澤首先抓到了甄英雄的破綻或者是心靈的弱點，突然一拍手，道：“我這人不喜歡吵鬧，而這丫頭被我留下一條小命后實在是太吵了，於是我喂她吃了一種葯，呵呵，這種葯……可以讓她安靜一輩子。”　　高橋澤的臉上是一種殘酷的笑，變態的笑，見到那女孩子眼中閃過的悲痛和她緊咬的嘴唇，甄英雄的十個指節捏的‘格格’亂響，“原來如此，她已經不能說話了啊，高橋澤，你這樣的人，連下地獄的資格都沒有，你應該，灰飛湮滅。”　　甄英雄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會如此想殺掉一個人，這個高橋澤很榮幸啊，似乎察覺到自己的情緒波動太大，甄英雄做了兩個深呼吸，恢復了輕鬆的表情，“對了，最後問你個問題，你剛剛說二對一，我並沒有吃虧，這是怎麼回事？”　　這小子情緒控制能力好強啊，高橋澤暗暗吃了一驚，表面卻依然冷靜淡定，“我說過，櫻桃是世界上最想殺了我的人，所以，如果她覺得你有能力殺了我，或者聯合你，認為你們兩個加起來的能力足夠殺了我，那麼，二對一，就是對你有利，如果她覺得你沒資格成為我的對手，那麼不需要二對一，你就會死在她的手中。”　　這高橋澤好大的自信啊，可以當著自己把櫻桃的立場講出來，這老傢伙有多大的能耐啊？難道他根本沒把自己放在眼中，認為自己連成為這小丫頭幫手的資格都不夠呢？　　“球球的，有點意思，你的意思是讓這丫頭和我打架？”　　“流氓喜歡打架，我是個職業殺手，我只懂得殺人。”高橋澤簡直臭屁到了極點，都說人老了就喜歡羅嗦，原來這年齡上的特徵即便殺手也無法避免，這老東西也是一樣，“在你死之前，我也想問你幾個問題。”　　“不用你問，少爺我很大方，反正你就快死了，少爺我不妨直接告訴你好了。”甄英雄學着方才高橋澤的神態口吻，道：“少爺所以製造混亂溜出漢宮，就是為了把你這老東西引出來，你在我們後面磨蹭這麼久，一來是怕我這裏早就有了埋伏，所以在觀察山路上的痕迹，然後提防有人在你之後上山來，所以才滲了這麼長時間，沒錯吧。”　　高橋澤面色一緊，顯然是被甄英雄說中，淡淡道：“小子，你很聰明，但我不明白，山路上只有你一輛車行過的痕迹，後面又沒有車跟蹤，你一個人，不，是兩個人跑到這個人煙稀少的地方來，究竟是為了什麼？你應該知道，這裏如此偏僻，即便你方才通知了警察，我也有足夠的把握殺了你，然後藉助這裏的地形條件離開的。”　　“球球的，你腦袋秀逗了吧？從一開始，少爺就不覺得自己會被你殺，你也休想從少爺面前逃走，原因只有一個。”甄英雄取出腰上別的長匕首，冷笑道：“少爺從來沒把你這老東西放在眼裡，沒看到墳墓都給你挖好了嗎？你們兩個一起上，還是一個一個來呢？”　　這小子腦袋沒毛病吧？高橋澤臉上寫滿了憤怒，而那叫做櫻桃的女孩子表情卻有些怪異的望着甄英雄，難道，這個男人真的可以殺死高橋澤嗎？還是說，他根本就不知道高橋澤的厲害呢？　　桀桀的笑了兩聲，挺恐怖，看的出來高橋澤已經被甄英雄的自大惹怒了，“小子，你只用刀嗎？”　　“恩，我不會用槍，但我並不反對你用，雖然不大公平，但對殺手來說，刀與槍不過是殺人的兩種選擇而已，並不存在什麼差別，你要好意思的話就掏槍吧，但我覺得你不會，因為你是個世界級的殺手，我是一地區級別的黑幫少爺，加上這裏決鬥場似的環境，用槍殺我你會掉價的。”甄英雄簡直是無恥啊，說來說去，還是擠兌人家不要用槍。　　“你小子也配我親自動手？”高橋澤被氣的一陣陣發昏，幸好沒有心臟病，不然非氣厥了不可，“櫻桃，你去殺了他，老規矩，殺死她之後，我會再教一招。”　　球球的，敢情是這麼回事啊！甄英雄點了點頭，怪不得這丫頭心甘情願幫那老頭殺人呢，原來有這樣的方法來驅使她啊，靠，你個老東西挺會糊弄小孩子啊。

# 第065章 下流的太子

　　“喂，櫻桃是吧？”　　那拔出短刀的櫻桃明顯一怔，似乎很少聽到有人喊她的名字，讓她對甄英雄的招呼有些陌生和無措，望着對面的他，突然覺得自己的心臟跳動的不太規律了，比平時加快了很多，那個男人，總帶着一種讓人很費解的自信，也許是一種無知的樂觀，可櫻桃卻發現，他那樣的存在讓人覺得很輕鬆，他眼中那光彩，好奪目啊……　　“你想殺了你身後的老東西嗎？”　　高橋澤鼻子都要氣冒煙了，真想掏出手槍給這小子腦袋上來幾個窟窿，聽他這語氣，似乎殺自己比拍死只蒼蠅都容易。　　櫻桃又怔了下，依然望着甄英雄的眼睛，她看到也仍舊只有自信與認真，還有一些狡猾，櫻桃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死神，為了報仇而墮落的死神，一個沒有朋友，也不配擁有朋友的死神，面對自己的人，最後留下的表情永遠是驚訝的恐懼，可這個男人卻恰恰相反，他無視自己的可怕，似乎，他才是一個笑着的死神。　　櫻桃的眼中有了一分光彩，因為，有個不相信自己會死的傢伙在和她說話，還是那麼自然，那麼溫柔的說話，寂寞的她在這個瞬間彷彿遇到了一個可以暢談心事的朋友，當然，這隻是一個感覺，於是，無法說話的她下意識的輕輕點了點頭。　　“三分鐘。”甄英雄左手持刀，右手伸出了三根手指，沒把高橋澤氣炸了，“只要三分鐘，他就會躺在我的腳下，你信嗎？”　　這話說的太大了，剛才還對這個男人有些幻想的櫻桃不禁泄氣，自信過頭的唯一表現就是牛皮大的不着邊際，看來這傢伙真的不知道高橋澤的厲害啊，整整五年，自己偷襲，暗殺，都沒能讓這老傢伙受到一點點的傷害，你用三分鐘就能殺了他？　　甄英雄呲牙一笑，左手一抬，居然將長匕首甩了過來，插到了櫻桃面前幾米遠，高橋澤臉都綠了，你個小子狂的沒邊兒了啊。　　蹲下身子，甄英雄從沙土中撿起七八顆石頭子，握在手中，他抬頭一笑，“就用這石頭子，足夠殺了你這老東西，不知道警察局能不能給我做一面‘良好市民’的錦旗，然後頒個獎，給點獎金什麼的，你這條命再不值錢，最少也能夠少爺吃兩碗刀削麵的吧？”　　“你……櫻桃，你還在等什麼？給我去殺了他，我教你兩招殺人術！”　　櫻桃徹底暈菜了，對面這男人太不正常了，一個頂級殺手和兩碗刀削麵是一個價值嗎？　　短刀一翻，倒抓刀柄，壓下身子彈射而出，櫻桃發現，自己是第一次對一個要被殺死的人感到好奇，而且是第一次不在乎高橋澤的殺人術誘惑，她只想知道，對面的男人究竟有什麼本領，讓他如此自信，甚至於狂妄。　　好快，這丫頭果然厲害，甄英雄第一次看到一個女孩子，而且是如此文弱的一個女孩子可以跑的這麼快，而且沖在沙地上，沒有聲響，甚至連一絲的煙塵也沒有帶起，好輕，好飄，如果這樣的女孩子是自己的保鏢……好酷啊！　　甄少爺樂觀的確實沒了邊兒，都這時候了，還有心思意淫呢，這小丫頭的身體是什麼樣的啊？嬌小玲瓏卻爆發力十足，一定很結實，很健美吧？　　距離足有六七米，櫻桃那嬌小的身體拔地而起，雙臂抬過頭頂，背於腦後，雙手握住刀柄，腰腿蜷縮，跳的好高，躍的好遠，來的好漂亮，空中姿勢好優美，甄英雄越來越欣賞這個小姑娘了，明明沒什麼先天優勢，可為了殺死高橋澤，小小年紀就有了這般身手，足以見得她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高橋澤笑了，得意啊，這是他教給櫻桃的搏殺之術，空曠的環境能最好的展現這大開大闔的招式，當這丫頭的身體在空中完全展開的時候，甄英雄無論是躲閃還是反擊，下場都是一樣的。　　自上而下的攻擊，具備更強的衝擊力與殺傷力，櫻桃又是雙手握刀，莫說甄英雄沒有武器在手，即便有，他也未必扛的住，至於躲閃，櫻桃身材小巧，靈活度遠遠不是穿着沉重防彈背心的甄英雄可比擬的，加上自己傳授給她的近身搏殺技巧，足以在第一個后招把短刀插入甄英雄那混蛋小子的喉嚨，為自己的孫子報仇。　　“恩，身手很好，少爺我喜歡，不過……”甄英雄壞壞一笑，“少爺比你厲害！球球的，看招！”　　一把石頭子丟了出去不說，還連帶着一大把沙子，櫻桃跳在空中，根本躲不開啊，儘管在第一時間閉上了眼睛，可還是遲了，痧痛讓眼睛無法睜開，口鼻之中都吸入了這陣澀澀的煙霧，氣息立刻亂了，幾顆石頭子散打在身上，好痛。　　小姑娘哭的心都有了，你怎麼騙人啊？你不是說這些石頭子是用來打高橋澤的嗎？連小孩子你也騙啊？這還不算，攘沙子這麼下流的招術你都用，你以為咱們是小孩子打架呢？　　不說櫻桃，高橋澤也氣的受不了，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人，還太子呢，十足的流氓啊！　　手腕一緊，身體被反方向一甩，短刀掉落，自己的身體被男人抱在了懷中，櫻桃知道，自己完了，沒有武器，又被力量明顯高過自己的男人從背後摟住，只憑三招兩式的死板搏殺技術，自己沒有機會了，難道，自己會死嗎？　　“想要高橋死，就老實的不要動！”甄英雄的話語響在了耳邊，櫻桃一怔，只聽到‘砰’的一響，震的自己耳膜嗡嗡顫抖。　　這傢伙不是說自己不會用槍的嗎？而且……他這槍是哪裡來的啊？　　無恥啊你！雖然已經最快做出了反應，可高橋澤的手臂還是被子彈擦傷，他這個後悔啊，沒想到櫻桃會一招落敗並被挾持，早知道真該上來就由自己出手啊，居然讓一個二十齣頭的小子逼的自己如此狼狽的躲閃，簡直是恥辱啊！　　小兔崽子說瞎話不來眨巴眼的啊？怪不得他要把被打昏的女警察抱到自己挖的坑裡呢，敢情那裡是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你小子把那女警察的槍偷來別在身後了啊！高橋澤雖然氣，卻也開始佩服起這個小子來了，原來他挖坑的目的就是為這個時候準備的！　　故意強調自己不會用槍，就是為了玩一個出其不意！奶奶的，這槍法好准啊，老子閃這麼快，你槍槍都能瞄準要害，明顯是個高手啊！　　高橋澤連翻帶爬，空地之中竟能躲開自己的子彈，怪不得那麼牛氣呢，就沖這躲子彈的功夫，自己就絕對不如啊，甄英雄挺佩服那老東西，三槍了，竟然只是第一槍讓他擦傷了一下，不規則的跑跳翻滾，估計想用手槍殺了他，除非距離再近一些。　　“你以為挾持櫻桃我就不敢開槍了嗎？你們一起去死吧！”　　高橋澤終於倒出了手，將懷裡的手槍掏了出來，才一抬頭，就看到甄英雄笑着對自己擺了擺手，然後摟着櫻桃，向後一翻，摔進了他自己挖的‘墳墓’中，“高橋老鬼，永別了！”

# 第066章 墳墓救活人

　　高橋澤一怔，猛然覺得腳下一陣顫抖，地面之下，居然有個沉悶的聲音向著上面翻滾咆哮而來，高橋澤臉色瞬間死白，經歷過無數生死掙扎，多少次從死亡邊緣折返歸來的他非常清楚，這是……炸彈？！　　櫻桃覺得頭一痛，身下一軟，似乎壓到了什麼，很快她就明白過來了，是剛才那個女警察，自己拿她做了肉墊，後腦磕到了她的頭盔上，好疼，好暈……　　櫻桃雖然神智因為碰撞而有些迷糊，卻清楚的知道，雖然那女警察做了自己的肉墊，可同樣，自己也做了甄英雄的肉墊啊，壓的自己喘不上氣來，一個大男人，居然把兩個女孩子墊在身下，臉皮可真夠厚的。　　“干，多了個人，意料之外，早知道再挖深一點了，希望這避彈衣不是假冒偽劣產品啊……小丫頭，別說哥哥是存心耍流氓啊，為了生存不得已，純潔的本少爺要佔你便宜了，誰讓你自己不戴個頭盔來的！”　　櫻桃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就覺得小肚子一涼，那男人居然把自己的衣服撂起來了，並蒙到了自己的腦袋上，他的雙手還捂在自己的臉上！櫻桃無法說話，呼吸困難，小手一個勁的亂抓，心裏怕的要命，這男人把自己推坑裡來，該不會是要對自己施暴吧？！　　才想到這裏，就覺得小胸脯中間一熱，然後那男人發悶的聲音響了起來，櫻桃差點哭出來，怕，也羞，“球球的，還沒長開，胸脯太小了，還停留在小可愛級別啊，和情人老婆的沒辦法比呀，真失策……算了，能埋下一張臉，湊合湊合也行啊！”　　兩個小乳房之間，一呼一吸的熱氣讓櫻桃渾身無力，天啊，那男人做什麼呢啊？　　正在此時，巨大的爆炸聲如吼叫的惡龍一般轟然而至，從上方席捲而過的熱浪讓人窒息，飛沙走石，如龍捲風掃過，櫻桃甚至沒明白怎麼回事，只覺得厚重的沙土鋪灑下來，好沉重啊，櫻桃呼吸困難，只覺得胸腔窒悶，大腦空白，接着便昏了過去。　　站在山腳下的闌度望着半山腰那巨大的煙霧團卷向空中，兩隻藍色的眼珠都要掉出來了，看了看自己手裡的手機遙控器，用力咽了口唾沫，“靠，那該死的越南老兒，聽不懂中國話嗎？告訴他那塑膠炸彈不需要太大的威力了，居然還這麼火暴，英雄那小子不會變成爆米花了吧？”　　打了冷戰，闌度趕快鑽進那輛‘瓢蟲’，狠踩油門，風馳電掣的沿着土坡路沖向了山腰……　　“你個球球的，咳……這麼大威力，你塞了多少黑火藥啊？想把少爺炸死嗎？！咳……憋死我了，你再來晚點，少爺我非被活埋了不可！”甄英雄坐在地上，一邊喘着粗氣，一邊吐着嘴裏的沙土，腦袋歪歪着，看來耳朵里也灌了沙子，“還好是沙土啊，不然爬在那坑裡，壓也被壓死了。”　　闌度抹了把額頭的汗水，望了眼被剛才的爆炸而掀飛的汽車，還有沙廠的那四個深深凹進去的大坑，將鐵鍬向地上一插，彎腰喘息着，“沒死你就慶幸吧，居然想到這麼缺德的辦法來暗算人，高橋澤栽的真冤枉。”　　“冤枉什麼？殺手培訓時是怎麼說的，殺手只有殺與被殺，無論是什麼手段，有效就成，誰讓他披那麼大一張牛皮來着，讓個女孩子來對付我，分明是看不起少爺啊，輕敵，他活該栽我手裡。”　　甄英雄有些得意，站了起來，把依然昏迷着的白果扶坐到‘瓢蟲’一側，將那個大頭盔摘了下來，試了試她的呼吸，甄英雄鬆了口氣，沒問題，很正常。　　闌度皺眉看着甄英雄把那紅髮女孩子抱在懷裡，掐捏人中，搖頭道：“高橋也算老狐狸了，我想都沒想過，一個送花的女孩子居然是個殺人者，真是諷刺啊，英雄，這女孩子你打算怎麼處置？交給警方嗎？”　　甄英雄一怔，掐捏人中的手也鬆開了，望了一眼白果，又看了看在自己懷裡像睡熟了一般的櫻桃。　　還有些稚嫩的臉旁少了那分對生命的默然，雖然昏迷着，但似乎找到了安詳的感覺，沒有了暴戾的氣息，很恬美，很可愛，完全找不到剛才的冷酷，犹如暴風雨之後的大海，那麼的藍，那麼的平靜。　　甄英雄笑了笑，“不交，少爺我只說抓高橋，買一送一我可不幹，太吃虧。”　　闌度似乎早就猜到了一般，只是點了點頭，“去看看高橋吧，估計在哪埋着呢，萬一僥倖讓他逃了咱們就慘了，這樣的機會不會有第二次的。”　　“先把這丫頭藏好，免得被情人老婆看到不好交代，呵呵。”甄英雄把櫻桃抱進了‘瓢蟲’，回頭對闌度得意的笑了笑，抓起地上幾顆石頭子，道：“殺手可以靠觀察對手的手指或自己的站位跑動來判斷子彈的路徑，但我的‘子彈’並不是用手指發射，而且多的數不清楚，完全沒有目標，比戰爭還火暴，我就不信那老東西能在槍林彈雨中平安無事，球球的，殺手也是人，不是神。”　　話才落地，就聽到不遠處傳來一聲呻吟，闌度對甄英雄咧了咧嘴，掏出懷中的格洛克手槍，打開保險，轉身朝着發出聲音的地方小心的走去。　　球球的，真有神仙？那老東西這樣都能不死，他是蟑螂嗎？甄英雄吸了口涼氣，白果的手槍在剛才爆炸躲閃的時候弄丟了，他又抓了一把沙土石頭子握在手心裏，跟在了闌度身後。　　“你……八嘎……我竟……栽到你這樣的人手裡……不甘心啊……”　　渾身上下擦滿了血跡，一嘴的泥沙和着血水，這昔日讓人聞名而膽寒的世界級殺手，此刻看上去是如此狼狽，他怎麼也不願意相信，自己居然敗給了這樣一個流氓太子，而且敗的如此之慘，作為一個頂尖的殺手，自己居然在沒有出手的情況下敗掉了。　　“高橋先生，我不得不承認，如果你一上來就掏出手槍的話，那麼死掉的人一定是我，但你沒有，因為你是個高傲的殺手，高傲的人總是很自信，自信是好的，但自信過頭有時候也是自殺，很遺憾，我把握了自信的尺度，而我的自信，源於你的自殺，呵呵。”甄英雄蹲下身子，望着渾身抽搐的高橋澤，道：“你想知道這些炸彈是從哪裡來的，對嗎？”

# 第067章 純潔的壞人

　　如果還有力氣的話，高橋澤一定會掐住甄英雄的脖子來審問他這個問題，可現在能做到的，只有老實的點頭了。　　高橋澤知道，自己完了，動一動手指都是這麼的困難，剛剛被石頭子狂卷飛擊的多處傷口，那種鑲入皮肉的疼痛已經感覺不到了，失血依然太多，而且還在繼續，代表死亡的鐮刀已經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但他決不想帶着這個疑問去死，作為一個殺手，對於任何置人於死地的手段，都有着莫名的求知欲，尤其是高橋澤這樣對自己充滿自信的殺手，更是認為，能殺死自己的殺人術，絕對是完美的。　　“昨天下午，我讓這個傢伙訂了兩車的石頭子灑在了這個沙場，然後在我自己挖掘的墳墓四個邊角延伸線約五十米左右的地方分別埋下了裹着防水油布的塑膠炸彈，除了一根用來接收手機引爆器信號的天線，這東西埋的可是很深的，呵呵，我怕接近地面的爆炸會傷到我自己，雖然影響了威力，但四個方向的爆炸所卷帶起來的石頭子會在整個沙場飛舞，你身上的N多傷口證明了這點，不是嗎？”　　“不……可……能，你怎麼可能早有準備呢？”　　“拜託，你怎麼也是個世界級的殺手，用用腦子好不好，你是不是想說，上山的路面你已經仔細的確認過，並沒有其他車輛行駛過的痕迹？”　　高橋澤猛然一怔，就聽甄英雄說出了自己才醒悟過來的答案，“連續一個多星期的燥熱天氣，地皮乾的都要裂開了，昨天汽車行駛過的痕迹也就不會很明顯，加上今天中午突然下了場大雨，儘管時間不長，但這裡是山路，昨天汽車行駛過的痕迹肯定會被雨水衝掉的，而且我灑在這裏的石頭子，也因為大雨而包裹上了泥沙，看上去就要自然的多了……”　　面部的肌肉不停的跳動，高橋澤氣啊，甄英雄繼續說道：“我所以說三分鐘就能殺了你，那是吹牛的，突然開槍偷襲你，並不是我的方法，我知道，對於你這樣的殺手而言，距離超過三十米，用手槍單發是很難要你命的，開槍，只是我與闌度之間約定的信號而已。”　　闌度晃了晃手中的手機遙控器，“我一直等在山腳下，並沒急着上山，連續的三聲槍響，林中的鳥受到驚嚇，就會像被捅了窩的螞蜂一般飛出樹林，那就是通知我遙控炸彈爆炸的信號了。”　　高橋澤‘哇’的吐出一口鮮血，“一生殺人無數，自信對各種殺人技法精通的我，居然無法為孫子報仇，還會被你們兩個小子用這樣的方法算計，我恨啊……”　　“你不用恨，因為你沒有資格去恨。”甄英雄的臉突然冷了起來，“你殺過什麼樣的人我並不知道，殺了多少我也沒興趣知道，但只憑你對那女孩子做的一切，落得如此下場就是必然，中國有句老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壞人註定死的很慘，最後能得到的只有兩個字，活該！”　　‘哇’又是一口，高橋澤硬頂着腹腔內的翻騰，惡狠狠的詛咒着，“你也會有惡報的！”　　“我嗎？不會的，因為我不是壞人，我很純潔。”甄英雄這無恥的認真表情比那四顆炸彈還具有殺傷力，“反正也沒人知道炸彈是我埋的，我會和警察坦白交代的，炸彈是你自己帶來的，你在與我的爭鬥中引爆了炸彈，超級殺手不幸被自己的炸彈害死，我的天啊，我好同情你……。”　　看到闌度硬塞到自己手裡的炸彈引爆器，高橋澤眼睛都要瞪出了眼眶，身體的顫抖可以說明他的憤怒，好你個純潔的人啊，連快死的人你都嫁禍，你純潔個屁啊？！　　殺手最在乎自己的名譽，被自己的炸彈炸死？同行們不會笑掉大牙吧？　　“嗚，好痛，我怎麼突然昏過去了啊？”　　聽到身後傳來白果的聲音，甄英雄與闌度相覷一笑，闌度很隱蔽的將手槍塞回了懷中。　　“啊？！這是怎麼回事，高……高橋澤？！”　　白果張着小口的樣子真是可愛，一臉驚訝的望着甄英雄，有沒有搞錯，這死流氓到底做了什麼？為什麼高橋澤會一身鮮血的倒在地上啊？！　　高橋澤還是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如此渴望向警察交代曾經的罪行，最少，也要把這炸彈不是屬於自己的事實講清楚吧？可他突然發現，自己張開的口中，居然發不出任何的聲音！舌頭，已經不聽從大腦的使喚了。　　“他好像要說什麼，死流氓，他到底要說什麼啊？”　　即便是快要死的殺手，可現在的狼狽搭配着因着急而扭曲的猙獰面孔，白果還是覺得害怕，本能的跳到了甄英雄的身後，身體的顫抖很明顯的表現出了她對高橋擇的恐懼。　　“你要是害怕就別靠前不得了，我幫你問問他。”甄英雄輕輕推開白果，把高橋澤扶了起來，“大點聲說，我聽着呢。”　　白果真是佩服甄英雄的勇氣啊，居然敢讓一個殺手貼着自己的耳朵說話，可惜，高橋澤已經說不出話了，如果說話的力氣都可以殺人的話，那麼高橋澤寧可用這些力氣與面前這個下流無恥的傢伙同歸於盡。　　“不能說話的感覺如何？是不是所有的委屈都無法宣洩啊？”甄英雄聲音壓的很低，因為背對着白果，那冷冷的眼神只有高橋澤和闌度見的到，闌度熟悉這個眼神，甄英雄，在生氣，“那個女孩子永遠無法說話，臨死前你能體驗到這種痛苦，這就是你的報應，高橋澤，我不喜歡做黑社會，也不喜歡做殺手，因為我知道，壞人，是不會有好報應的，謝謝你，讓我更清楚的認識了這一點。”　　你不是壞人嗎？你是一個壞的掉渣的壞人啊！高橋澤努力抬起自己的手，想去抓甄英雄的脖領，卻見這小子嘴角一勾，回頭對白果喊道：“情人老婆，他說他很不甘心，說我為什麼沒有像馬國宇一樣老老實實的被他殺死，呵呵，這老傢伙腦子炸壞了，自己在炸彈爆炸的時候不卧倒，還好意思說呢。”　　石頭子漫天飛舞，四處亂彈，我要是沒卧倒的話，倒死的痛快，也不用被你奚落和扣帽子了！馬國宇是櫻桃殺的啊！高橋澤越是憤怒，越是無法開口講話，那抬起的手上，紅色的手機遙控器煞是惹眼。　　“反正你也要死了，少爺給你一個贖罪的機會，這屎盆子你扣吧，就當是對櫻桃的補償了，呵呵，少爺我是好人吧？這時候還為你想呢。”　　“撲！”　　一口血色的蓮花，這個國際級的頂尖殺手在還有搶救生還的可能性下，鼓着胸腔中的那口悶氣，死掉了。　　這是一種解脫啊，高橋澤臨死的一刻還在想着，快些死吧，不然這小王八蛋止不定還有多少屎盆子要扣給我呢，我寶貝的孫子啊，你怎麼招惹了這樣一個無恥的東西啊，爺爺的一世英明啊，付之東流了……

# 第068章 甄少爺發飆

　　闌度開着甄英雄的‘瓢蟲’離開了，美其名曰去山腳迎接警察，事實上是聽從甄英雄的話，將昏迷未醒的櫻桃帶出了白果的視線，避彈衣一類的東西當然也不能被白果之外的人看到。　　白果還處于思維混亂狀態，對闌度的離開並沒有太在意。　　果然，警方到來的時候，闌度並未出現，甄英雄暗暗鬆了口氣，知道闌度已經成功的將櫻桃帶到了安全的地方，現在，知道殺死馬國宇真正兇手的人，就只有自己與闌度，還有不會說話的櫻桃本人了，不過，警方也不會再去追查，因為這屎盆子已經扣給了咽氣的高橋澤。　　什麼叫死無對證？這就是死無對證，高橋澤無法為自己證明什麼了，甄英雄感慨啊，誰讓你把自己塑造的像個殺手神話來着？雖然警方欠缺你殺人的證據，但從一開始就先入為主的認定你是兇手，少爺作為一個受害者，證詞還是有效的，說你是兇手你就是兇手，還有個警察看到你招認來着！都知道你是牛B的殺手，那麼牛B的殺人手段得不到答案也沒什麼希奇，反正牛B的你已經完蛋。　　白果心裏不是味啊，高橋的死有很多解釋不通的地方，自己當時怎麼會突然昏過去呢？到底發生了什麼，完全是甄英雄在說，自己在聽。　　警察衝上來的同時，甄英雄對白果笑了笑，“記得我們的約定哦。”　　白果一怔，臉色變的更難看了，望了眼躺在地上的高橋澤，又望瞭望探身出車窗大喊大叫的原野以及後面全武裝的警員，最後將目光鎖在的甄英雄的臉上，這個男人，越來越像個迷了，這時候還能笑的出來啊。　　甄英雄不知道白果望着自己到底在想些什麼，但很慶幸，緊咬着嘴唇的她點了點頭……　　……　　警察局的審訊室里，原野的頭髮都豎起來了，如果說他是在咆哮，那一點也不誇張，“甄英雄，你給我老實說，你究竟為什麼帶着白果溜出漢宮？”　　球球的，少爺交代的還不清楚嗎？甄英雄打了個哈哧，做了個怕怕的姿勢，“原隊長，你們警察就是這樣對待受害者的嗎？”　　受害者？你丫蒙鬼去吧！原野對甄英雄從來都缺乏信任，他很了解甄英雄，你要是受害者，為什麼被炸死的人不是你而是高橋澤呢？他可是世界頂尖的殺手，一個國際級的通緝犯啊！　　“我都說了，溜出漢宮是因為憋的太難受了，於是想到自己做誘餌把那老傢伙引出來，而白果警官很贊同我的想法，所以我們倆一拍即合，就這樣出來嘍。”　　靠，你丫說的也太簡單了吧？原野怒道：“你放……你胡說，白果是訓練有素的警員，不可能無視紀律與原則的！”　　“球球的，你問來問去，總是停留在同一個問題上，悶不悶啊？”甄英雄又打了個哈哧，然後對原野曖昧的一笑，“原隊長，你該聽說過吧？當一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的時候，智商可能會等於零，哦呵呵，幾天的朝夕相處，難不成白警官愛上我了？”　　“你放屁！”原野終於按奈不住憤怒的爆發了，髒話一出口，收不住了，“你他媽就是一流氓，少自做多情！告訴你甄英雄，高橋澤的死，鬼才相信是自作自受，我不知道你用了什麼手段，但我一定能查出來的！你他媽洗乾淨屁股，等着坐牢吧！狗娘養的雜碎！”　　甄英雄有一個大忌，他很愛自己的媽媽，一直認為自己所以還能純潔，就是因為有那樣一個溫柔善良的母親的緣故，原野因為嫉妒而爆發的憤怒，讓甄英雄的雙目中布滿了殺氣，“你罵誰呢？”　　看到甄英雄冷冷的臉，聽到他沉沉的聲音，原野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可讓他在甄英雄面前收回說出的話，這顯然不可能，過去，甄英雄是自己的眼中釘，一個危險的存在，現在，他更是自己的情敵。　　“怎麼？要發飆？來啊，正好讓我見識你的能耐。”原野這是明顯的挑釁，脫掉外衣，白色的背心將那結實的肌肉完美的襯托，充滿力量的跳動說明了那身肌肉經久的磨練，難怪原野如此自信了，“你不是很能打嗎？來啊！”　　球球的，你當少爺怕你嗎？平日的甄英雄斷然不會對原野的挑釁做出反應，但這次是個例外，因為原野用黑色的語言攻擊了甄英雄內心世界里唯一完美的存在，那是禁區，一個不容任何人玷污的神聖的凈土，那裡，有一個心靈的守護神。　　“你以為在自己的狗窩裡就了不起嗎？！操你媽的，來啊！”一扯身上的體恤，幾乎是撕裂了下來，不同於原野，甄英雄並不是壯漢類型，但身體很結實，很健美，犹如被壓縮過的肌肉沒有影響他的修長體型，反而讓他的身體看上去充滿了潛藏的能量與爆發力，這樣的身材絕對會另女人尖叫，男人羡慕。　　真正的殺手對於肌肉的訓練有着特殊的要求，殺手需要偽裝自己，簡單說來也就是換上不同的服裝，就要有相應的感覺，肌肉過於發達，走在人群中，任你打扮成什麼樣子，這個特徵都是致命的，真正的殺手，就是要把一個充滿能量的人普通化，偽裝，是最好的掩護。　　撕破偽裝，甄英雄顯然憤怒到了一定程度，原野沒想到這小子真的要飆，不過來的正好，本就一肚子悶火的他早就失去了理智。　　白果和這色狼之間肯定發生了什麼，自己暗戀的女人與甄英雄整整一個星期沒有分開，換了哪個男人也會被妒火沖昏頭腦的，尤其是今天發生的事情，更讓原野無法平息那火焰，他雖然不願意相信，但無可否認，白果離開漢宮，絕對是自願的，因為甄英雄在那樣的情況下無法強迫她離開，女人，永遠都是讓一個男人失去理智的一根倒火鎖。　　正當兩個即將開打的傢伙抬起拳頭的時候，審訊室的門被重重推開。　　張進寶黑着的臉讓原野兩腿打軟，甄英雄很不屑的哼了一聲，大咧咧的坐回了座位，望着原野的臉上卻清楚的寫着，你小子走運！　　“你做什麼？！我是要你給他做份筆錄，你在做什麼？審犯人嗎？！看看你現在這樣子，要逼供啊？！”張進寶本來老好的心情被原野氣的全散，唾沫星子噴了原野一臉，原野囂張，卻只怕張進寶，站在原地，腦袋一低，一副兒子見爹的可憐相，這就是剋星啊。　　轉過身來，張進寶嘆了口氣，對甄英雄說道：“甄少爺，實在抱歉……”　　“道歉就免了，少爺大人有大量，不和瘋狗一般見識。”甄英雄看到門口晃動的人影，氣消了不少，“張局長，我承認溜出漢宮是我不對，但很幸運，或者說僥倖，高橋澤落網了，這是白果警官的功勞，明天我會送面錦旗過來，感謝她幫我解除了危機，我想，我現在可以走了，是嗎？”　　“當然可以。”　　張進寶的痛快讓甄英雄一怔，他怎麼如此好說話呢？

# 第069章 我們扯平了

　　看到甄英雄對自己做了個拇指向下的動作便大搖大擺的離開了，原野猛然回神，急道：“局長，你就讓他這麼離開了？！”　　“你給我閉嘴，白痴！”張進寶把門一關，坐在了甄英雄坐過的椅子上，點了一棵煙，默默的吸吐着。　　咽了口唾沫，原野大着膽子，道：“局長，你不覺得高橋的死有很多疑點嗎？一個世界級的通緝犯怎麼會把自己炸死……”　　“你問我我問誰去？”張進寶把煙捻滅，嘆了口氣，“那是世界級的通緝犯，一個超級殺手啊，明明是隨便挑選的地方，小白那丫頭連他是什麼時候放的炸彈都不知道，有疑點我們又有什麼辦法？”　　“可是，炸彈什麼的，有可能是甄英雄做的啊……”　　“原野！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張進寶突然的吼叫嚇的原野一激靈，張進寶意識到自己太衝動了，嘆了口氣，平穩了語氣，道：“原野，首先，炸彈的威力已經無法考究，現場的勘察並沒有發現炸彈是被人提前埋在那裡的，警察辦案講的是證據，你明白嗎？”　　“這麼說，局長也懷疑炸彈是甄英雄提前埋下的了？”　　“我沒這麼說過。”張進寶淡淡說道：“世界級的通緝犯高橋澤在我們朗朗市落網了，死了，馬國宇凶殺案也結了，經過調查，這隻是緣於甄英雄與馬國宇兒子的一點糾葛，這就是案子的全部了，原野，明天白果將報告交上來之後，就結案吧。”　　原野一怔，剛要張口，就聽張進寶擺了擺手，“別在說些廢話，高橋澤是個世界級的通緝犯，犯下的罪行死十次都嫌少，這是我們朗朗市警察局有史以來破獲的最大一起案子，你何必總是在甄英雄身上挑刺？市長與白果的父親剛才分別來電，對我們警方這次的表現非常滿意，沒有必要節外生枝，原野，你最近對甄英雄的敵視態度有些過火了，給你一個忠告，你是警察，不要因為兒女私情打亂了一個警察該有的原則。”　　自己對甄英雄的敵視真的過火了嗎？原野回想剛才，確實啊，因為自己很不爽那傢伙對白果的曖昧挑逗，總是想把那傢伙整死才好，這的確不是一個警察該有的作風。　　原野悻悻的離開之後，張進寶又點燃了一棵香煙，臉上掛着些自嘲的苦笑，“甄天啊甄天，你這個兒子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是該謝謝他幫我抓了高橋澤，還是該罵他欺負白果那丫頭年輕好勝呢？現在不是大俠漫天飛的江湖時代，我也從不相信黑社會也有好人，難道除你之外，還會有另一個疾惡如仇的壞蛋傻瓜嗎？”　　……　　“情人老婆，怎麼了？臉色這麼難看啊，你可是英雄了，女英雄，呵呵，笑一個給情人老公我看看。”　　“你去死！”　　甄英雄從審訊室一出來就看到了在門口轉來轉去的白果，兩人一起走出了警察局，同時也沒忘記鬥鬥嘴。　　晚風有了幾份涼爽，夜晚的城市依然喧嚷，霓虹燈點綴着城市的脈絡，夜晚出來散步的情侶手牽着手，靠在一起竊竊私語，臉上幸福的笑容讓人羡慕。　　終於受不了這種氣氛的反差，甄英雄嘆了口氣，停住腳步，轉過身子，望着從警察局出來就一直跟着自己的白果，“情人老婆，你到底要說什麼，能不能痛快點啊，你不難受啊？”　　“你少臭美，誰是你情人老婆？”白果這話說的有點沒底氣，打賭輸了，有底氣才怪呢，“死流氓，局長讓我寫一份報告，你告訴我，我該怎麼寫？”　　“你問我？那我問誰去？”　　一聽這話，白果的火騰的上來了，“你問誰？！死流氓，你別告訴我說你什麼都不知道！”　　球球的，你這小姑奶奶嚷嚷也分個地方啊，破壞人家浪漫氣氛會被詛咒的，甄英雄見不少路人望着這裏，沒轍，拉着白果便走。　　白果都免疫了，也不掙扎，瞪着甄英雄，隨他來到了一個街頭公園，在偏僻昏暗的角落找了個座位。　　“那炸彈是你埋的，對嗎？”白果冷靜了很多，但語風依然犀利。　　“為什麼這麼說？”　　“那個墳墓已經解釋了一切，還有，我所以突然昏過去，應該是被你打的吧？”白果死死盯着甄英雄的眼睛，道：“我找到了自己的手槍，裏面少了三顆子彈，是你開的槍，沒錯吧？”　　一大堆的疑問拋過來，甄英雄只是聳了聳肩，靠在椅子上，望着遠處燈光映照下打着街頭籃球的幾個少年，微微一笑，“你想要我怎麼回答呢？”　　“你不用回答，我知道，你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對我隱瞞這些，是我自己傻，上了你的當，和你訂了這個賭約，是我輸了，但我輸的不冤枉……甄英雄，你到底是什麼人？”　　“一個純潔的黑幫太子爺……不對，少爺現在是個偉大的靈魂工程師，我是個老師，呵呵。”甄英雄自戀的甩了下腦袋，“怎麼樣，情人老婆，既然你承認自己輸了，我們是不是……”　　看到甄英雄下流的勾着中指，白果臉上這叫一個燒啊。　　“你少臭美！死流氓。”打開甄英雄的手，白果突然笑了，而且笑的很奸詐，“原隊長似乎很想抓你吧？”　　甄英雄一怔，尷尬的撓了撓頭，“似乎從我們第一次見到之後就一直如此吧。”　　“你說，他若知道我們提前挖了個‘墳墓’，會不會認為炸彈是你早就埋好的呢？”　　“你想說什麼可以直接說了，情人老婆，繞這麼大彎子你不累啊？球球的，你要想告訴原野的話，我根本走不出警察局的。”　　“你真聰明，那我就直說了，我們扯平，我是說那個賭約。”白果的小臉上滿是得意，“明天的報告上我會依照你的筆錄寫，也不會和原野隊長說出我知道的事情，但你也不能對我……對我那個，怎麼樣？”　　球球的，好滑頭的丫頭啊，你就是為了這個才跟着我的？甄英雄淡淡一笑，“情人老婆說怎樣就怎樣吧，誰讓我疼你呢？不過，你這樣做好嗎？不會違背自己的職業原則吧？”　　“沒什麼不好的，反正也沒有證據證明你是早有預謀的，再說，我並不希望你落到任何人手裡。”白果站了起來，伸出右手，做了手槍的姿勢比畫著甄英雄，可愛而認真的說道：“甄英雄，你比高橋澤可怕，但總有一天，我會憑藉自己的本事找到證據，然後把你送入大牢的，我們走着瞧。”　　看到白果轉身跑掉了，甄英雄綳腿抻胳膊的伸了個懶腰，“這丫頭有時候也很可愛嘛，呵呵，不過還是太大小姐脾氣了……回家去嘍，明天還要去上班呢，我真是個有責任心的老師啊，發生這麼多事情都沒有忘記工作……不知道X小姐明天有沒有時間，我是不是該請個假約她一起去吃午餐呢？好想看到她的真面目啊，呵呵。”

# 第070章 無家的櫻桃

　　甄英雄沒有回漢宮，因為他知道，自己今天做的這些事情，免不了要被老爹說教，乾脆就躲着點算了，反正小公主在漢宮，也不需要自己去保護。　　回到在市中心的房子，甄英雄一進門就看到了闌度，正無聊的看着電視。　　“怎麼樣，你那冤家擺平了？”　　闌度這話調侃的味道很濃，甄英雄呶呶嘴，“算是吧，大小姐脾氣的人最大的弱點就是不認投，迷里迷糊的被我擺了一道，她沒理由不想板回去的……不說這個了，那女孩子呢？”　　“還沒醒，在小公主的房間里睡着呢。”闌度嘆了口氣，眉頭微微一蹙，“英雄，你真的要把這個危險的丫頭留在身邊嗎？”　　“危險？球球的，哪裡危險了？朋友，你不覺得有這樣一個跟班在我身邊，比你個臭老爺們要拉風很多嗎？”甄英雄從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冰涼而微苦的味道讓人精神一振。　　闌度站起身來，活動了一下雙臂，毫無徵兆，突然對着甄英雄打來一拳，甄英雄左臂一擋，迅速後退，以防闌度后招，卻發現那金髮小子只是抬了抬腿，並未跟上。　　“還好，你身體的感覺還是那麼敏銳，不然我還真不放心，畢竟那丫頭是高橋澤教導出來的。”闌度邊向門外走去，邊擺手道：“朋友，你最近一門心思的搞女朋友，也許這並沒有錯，但注意別把功課落下了。”　　“謝謝提醒，但我覺得，女朋友和身手比起來，我更傾向於前者，活着是為了自己高興，不是為了防着別人或者欺負別人，我無法從那裡面找到快感，相信你也是，闌度，我倒覺得，你真該找個女朋友了。”　　闌度身子一頓，轉過頭來望着靠躺在沙发上的甄英雄，眼神中帶着一絲凌厲與認真，“英雄，記得我當初同意和你回朗朗市的時候就曾說過，一天沒有找到她，我都不會去想其他的事情，我和你不同，我是一個真正的殺手，我的存在是為了報仇，是為了找回我唯一的親人，感情是個羈絆，你懂嗎？”　　“懂，懂，球球的，每次和你談到這個問題，你都要把氣氛搞的這麼鬱悶，快滾，別影響少爺的好心情了。”甄英雄不耐煩的揮了揮手。　　“你這傢伙還是不懂，當初殺手培訓的時候教官就曾說過，你這種樂觀性格註定你是一個失敗的殺手，真不知道這是你的長處還是你的死穴。”闌度走到門口，道：“希望我不會被你傳染才好。”　　門關上了，甄英雄淡淡一笑，晃了晃啤酒罐，“朋友啊，少爺一定會傳染你的，呵呵。”　　……　　清晨的陽光從窗子射入，晃的人眼睛很不舒服，甄英雄迷迷糊糊坐了起來，打着長長的哈哧睜開了眼睛，昨晚睡的很舒服啊。　　揉了揉惺忪睡眼，一怔，又揉了揉，還是一怔，第三次要動手臂的時候，卻頓住了，無奈啊，那把菜刀已經抵到脖子上了，再動，喉嚨恐怕要被開口子了。　　櫻桃騎跪在甄英雄的大腿上，有些茫然的望着面前這個男人，紅色的頭髮在陽光的照射下散發著艷麗的色澤，小嘴微微張着，顯然對自己突然起身有些無措和緊張。　　“喂，小櫻桃，有沒有搞錯，大早晨是這麼打招呼的嗎？少爺幫你報了仇，你就是這麼感激我的啊？”甄英雄總算是醒過點來了，抬着手不敢亂動，這女孩子雖然年齡不大，可也是殺手出身，萬一自己莽撞嚇到她，她小手那麼一抖，後果不堪想象啊，“你一女孩子，溜到我一大男人的床上，這是不是有點不大合適啊？”　　櫻桃聽到甄英雄的話明顯一愕，抵住甄英雄脖子的菜刀也向後挪了挪，自己一覺醒來的時候嚇了一跳，這是一個很陌生的環境，卻散發著一個並不陌生的氣味，是這個男人的味道。　　櫻桃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可既然這男人活着，那唯一的解釋只能是，高橋澤死了！　　甄英雄見櫻桃雙眼中突然變的茫然，暗道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雙膝一齊發力，櫻桃只覺得小屁股被頂起，慌忙中有些重心不穩，菜刀還沒來得及向前送，手腕就被甄英雄攥了個結實，一擰，櫻桃吃痛，張開的小口中發出一聲很悶很短的痛呼，菜刀便被甄英雄甩在了地板上。　　翻身一壓，身材嬌小的櫻桃覺得呼吸都困難了，怎麼這男人如此喜歡壓着別人啊？掙扎基本無效，自己的兩隻手腕全被他攥住按在了床上，櫻桃又怕又羞，可就是無法掙脫。　　“球球的，不要亂動，不然強姦了你！”甄英雄這威脅管用，櫻桃利馬不動了，可眼裡的恐懼卻更甚了，一副楚楚可憐的小羊羔模樣，甄英雄看着這張近在咫尺的小臉，居然有了這樣的一種感覺，難道，少爺是大灰狼嗎？怎麼感覺有些欺負人啊？因為平躺着，本來就沒發育起來的小胸脯更不見貨了，雖然年齡差不多，可這丫頭比艾愛那丫頭要清澀的多了，尤其是這身材。　　櫻桃緊咬着嘴唇，大大的眼睛中那晶瑩的閃光讓她看上去更加的惹人憐愛，說她曾經殺死了馬國宇，這怎麼可能有人會相信啊？球球的，這丫頭比艾愛那超級倒霉鬼要可愛的多了，不是長相，而是這氣質，自己始終無法想象‘可愛’這兩個字與艾愛該如何扯上關係。　　“你不用怕，少爺我很純潔，你要是聽話，我不會真的把你奸了的……”　　球球的，這話怎麼這麼彆扭啊？甄英雄暗暗啐了一口，接着說道：“現在少爺問，你來答，點頭YES搖頭N0，懂了嗎？”　　櫻桃點頭，看來理解能力不錯，甄英雄挺滿意。　　“你還有親人或者朋友嗎？”　　眼中閃過的悲傷讓人心裏一酸，櫻桃的嘴唇被咬的發紫，慢慢搖了搖頭。　　“你有住的地方嗎？”　　殺手無家，櫻桃搖頭也在甄英雄的意料之中。　　“高橋澤被少爺幹掉了，你信嗎？”　　雖然甄英雄活着已經最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但對於一直把高橋澤當成天一般高的目標的小櫻桃而言，沒有親眼看到，始終無法相信，所以又搖了搖頭。　　不爽啊，你個小丫頭看不起少爺啊？甄英雄腦袋一低，磕在了櫻桃鼻子上，小櫻桃痛的眼淚都流出來了，“死丫頭，該點頭的時候不許搖頭！不然我扒了你的衣服！”　　你這是強迫人家的答案啊！櫻桃這委屈啊。

# 第071章 本少爺請假

　　“你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嗎？”　　甄英雄這個問題直接打到了櫻桃的心坎里，自己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嗎？沒有，這是肯定的。　　櫻桃殺人的技術再怎麼好，可也就是個半大孩子，高橋澤在的時候自不用說，此時她是一個人，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經驗，身上連一毛錢都沒有，能去哪裡？人都會恐懼，也許有人不怕死，但不怕死的人大都害怕生存，因為死誰都能做到，而生存卻充滿了挑戰，小小的櫻桃就是一個典型，迷茫的眼睛中多了點點的恐懼。　　“你先住在少爺我這裏吧。”　　甄英雄的話讓櫻桃一怔，鬆開她的手，從她身上翻了下來，一邊找褲子穿，一邊說道：“少爺要去上班，你自己留在家裡看電視，瞧瞧少爺是不是騙了你，今天的新聞應該會提到昨天的事情，你的仇人已經掛掉了……放下你手裡的菜刀，記住，你手裡那把刀是切豬肉的，你要是敢把英俊的本少爺當成豬，我就脫了你的褲子打屁屁……”　　你後面長眼睛了嗎？櫻桃嚇了一跳，他怎麼知道自己偷偷把刀撿起來了啊？這一刻，櫻桃很清楚的認識到了自己與這個男人之間的差距，也許，他真的殺了高橋澤也說不定呢，扮豬吃老虎的人都是可怕的人，這是高橋澤自己說的。　　“別在那愣着了，偷偷溜到少爺的床上我倒不介意，但至少也要洗洗澡吧？”櫻桃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就被甄英雄攔腰抱起。　　夾在腋下，就好象夾了個枕頭似的，這丫頭也太輕了啊。　　“昨天弄的那麼臟，自己不知道洗澡嗎？不愛乾淨的女孩子，你是我見過的第二個。”　　櫻桃很想問問第一個是誰，卻被甄英雄丟到了浴池裡，衣服還沒脫呢，這傢伙就開始放水了。　　“少爺趕時間，衣服你自己脫下來洗吧……唉，你這丫頭哪裡都好，就是身材差了點，小蘿莉，衣服濕透了也沒顯出身條來，真讓少爺我失望。”　　色狼！你是因為這個才把我丟浴池裡的嗎？櫻桃駭的雙手抱胸，一副可憐兮兮的模樣。　　“你不用抱着，就算你把上衣全脫了，和本少爺唯一的區別就是，你的胸部大一點，少爺我的小一點而已，看你還不如看我自己呢。”甄英雄一邊刷牙，一邊對浴池裡氣的小臉發紫的櫻桃說道：“我馬上去上班，洗過澡之後自己去你起床的房間里找衣服穿，現在這身實在太髒了，等我回來再商量你的去留問題，當然，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回來之前你還在的話……”　　……　　開着自己心愛的‘七星瓢蟲’駛入了四方精英私立高中的大門，一個學生都沒碰到，也難怪，甄少爺遲到了半個鐘頭，早上的第一節課都要結束了。　　木子華擺足了長輩的姿態，對着沙发上大咧咧不肯擺出小輩姿態的甄英雄，語重心長的說道：“英雄，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你好了……”　　“那就不要說了。”甄英雄倒乾脆，一句話把木子華噎的夠戧，可能是覺得自己這樣說確實有些不識好人心了，甄少爺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和老爹對我昨天做的事情有些生氣，我不是被那女警察氣的嗎，再說，闌度吃憋，我這做朋友的也不能看這不管不是，讓我做縮頭烏龜，一天两天我忍了，連着一個星期，再忍我就不是男人了，反正功勞給了那女警察，他老子應該會很高興的，畢竟自己的女兒幾兩幾他不可能心裏沒數。”　　“你這小子做事就是太率性妄為，她老子是高興，就像你說的，他很清楚自己女兒的分量，表面他賣了你老爹一個面子，給張進寶施壓結案，其實對你已經起了好奇心，別說他了，我都嚇了一跳，你小子連高橋澤那樣的人物都給整了，想不惹人懷疑，那怎麼可能啊？”木子華這話說的嚴厲，也語氣中已經有了一種讚賞的味道，甄英雄曾經與他學習過，自己也算這小子半個師傅，徒弟把自己都無法打敗的老對手幹掉了，當師傅的當然覺得臉上有光了，儘管這光芒只能照鏡子的時候自己欣賞……　　“好，好，我妄為，我率性，就跟你多老實似的……”甄英雄正嘟囔着呢，手機響了，還是雙子星的‘星的幻想’，可這次木子華卻不興奮了，還有點怵，沒這麼巧吧，這小子可才坐到辦公室里啊。　　“喂喂，哦呵呵，小艾啊，我嗎？沒事，閑的很啊……”　　木子華一捂腦門子，渾身無力了，你小子第一天上班就請假，然後惹禍，接着放了一個多星期的長假，今天勉強算正式上班了，你還敢說自己閑啊？　　“去野餐？好啊好啊，市裡太亂，還是郊區好，我馬上去接你，時代廣場見，拜拜……”　　這語調是甄少爺嗎？發花痴啊，甜的讓人膩味，木子華雞皮疙瘩還沒起來，就見那位‘溫柔’的少爺一回頭，惡狠狠的喘着粗氣，猙獰的面孔跟要咬人似的，“老鬼，我請假！”　　“我靠！你小子不知道什麼是臉紅啊？快兩個星期了，上班的時間加起來也沒超過半天，你還好意思請假？！”木子華認為，甄英雄在挑釁自己這個校長的權威。　　“那你告訴我，我應該做些什麼？難道剛開學你就要我去招生嗎？”甄英雄挺會抓關鍵，木子華無語，讓這小子來學校本就是為了避難，沒給他安排什麼具體的工作內容，哪知道他拿着這個說事，合著無事可做就天天請假啊？　　木子華嘆了口氣，表情肅重，沉着的聲音帶着一種認真，一種神秘，“誰說你沒事情可做了，還記得我上次說過嗎，你來這裏不光是為了避難，更因為這裡有一個你要保護的人，她就是……喂，你個小王八蛋聽我把話說完啊！”　　“球球的，少爺我趕時間，明天上班你再說吧！”甄英雄話語才落，人就消失在了門口，那速度，絕對比百米衝刺還快。　　下課鈴響起，站在窗口看着甄英雄的汽車用一個漂移行駛上了主路，木子華的牙齒磨的‘咯咯’響，“小王八蛋，看來我真要找個具體點的職務栓上你了！不過……那小子可以勝任什麼職務呢？”　　與此同時，樓道里也有個女孩子看到了那甄英雄的那個飄移，“不是吧，還有人和姐夫開同樣奇怪的汽車啊？”　　“大姐大，你說什麼呢？”　　叫做小蟬的可愛女孩不解，在她眼中，艾愛病的不輕，一天到晚把‘姐夫’兩個字掛在嘴邊，可她自己卻連那個姐夫是做什麼的都說不清楚。　　“沒什麼，站在窗口透透氣而已。”　　身材豐滿的小環很是善於觀察，“大姐大，你今天心情不太好的樣子，怎麼了？”

# 第072章 玫瑰與微笑

　　心情不太好？錯，是心情嚴重不好！艾愛這個氣啊，昨天那死姐夫給自己喝的東西肯定有問題，才喝到肚子里就人事不知了，一覺醒來，天都亮了，錯過一頓晚飯，喜歡的卡通片也沒看上，這都沒什麼，關鍵是作業沒寫，一大早被老師教訓，心情能好嗎？艾愛小嘴一鼓，開始琢磨放學回去后該如何報復甄英雄了。　　“那臭老師居然連我們大姐大都敢吼，簡直是對我們四小仙女的挑釁，活該他被我們整，哼！”　　那個小君直到此刻還氣呼呼的，艾愛挺滿意，不枉費小公主我請你們吃好東西，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你們還有點良心。　　叫做施施的小仙女之首甜甜一笑，“大姐大你放心，那個臭老師以後都不會對我們吼了，做我們的班主任，他分量還不夠，哼，以為四小天王退學了就是個威懾，當我們好欺負了，簡直是目中無人，那個收拾四小天王的老師又不是他，他拽什麼？牛氣那樣兒都沒道理，再說，就算是那個老師我們也不怕啊。”　　艾愛對施施口中的‘那個老師’也充滿好奇，“能把四小天王整的集體退學，那老師有幾分能耐啊，他還沒來上課嗎？好奇怪，居然只上了一天的班就放長假了，校長聘用的都是些什麼人啊？”　　“不知道，先不說這個了。”小環皺眉對施施說道：“大姐，那臭老師似乎去校長室告狀了，我們怎麼辦啊？”　　“怎麼辦，哭唄。”施施甜美的一笑，“爺爺那麼疼我，哭一哭就沒事的。”　　小蟬拍着小手，一蹦一跳的樣子看上去真是天真的可愛，可說這話卻太毒了點，“對啊對啊，每次大姐一哭，都能讓班主任辭職的，他去告狀，就是自己砸飯碗，大姐，我們支持你，好好的哭吧……，你們說，是不是啊？”　　“是……！！！”　　這都是什麼玩意兒啊？艾愛看着四個一起歡呼的小魔女和身後一群烘托氣氛歡呼的同班學生，連連搖頭……　　……　　“木校長，你看着辦吧，我是沒辦法帶那個班了，我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有素質，有涵養，與那樣下流的學生，還是女學生，我簡直無法溝通！”　　校長辦公室，一鼻青臉種，紅着眼睛還在不停流眼淚的中年老師怒氣沖沖的望着木子華，哭腔中帶着委屈與憤怒，“有這樣的學生嗎？我不過是教訓了那個沒寫作業還敢胡謅借口，說什麼自己被人下藥整昏了的不良女生艾愛，才數落了她幾句，那四個號稱小仙女的無聊學生就大鬧課堂，先是那個陸筱君，故意請教問題，引我走下講台，殷雪蟬不知從哪裡搞來一把彈珠灑在地上，害我摔倒，撲到全雨環的桌子上，那不要臉的小女生非冤枉我故意佔她便宜，摸了她的胸脯，我是個教育工作者，能那麼無恥嗎？最可惡的就是那喜歡裝乖卻最沒教養的木施施了，張口閉口的罵我是色狼，居然鼓動全班男生對我拳打腳踢，我他媽……不是，我是說，我就沒見過這樣的學生！”　　木子華臉色挺難看，四小魔女什麼樣兒他當然知道，面前這位韓老師是這個學期新來的教師，在這之前的一年裡，四小魔女的班已經換了五個老師了，平均每兩個月就有一個提出辭職的，這次更快，才一個多星期就堅持不住了。　　“依韓老師的意思應該如何呢？”　　“開除那四個……不，是五個混蛋丫頭，否則我不幹了！”都說文化人清高的容易高估自己，這韓老師是個典型。　　“那您可以可以去財務處結算工資了。”木子華的話讓韓老師一怔，“對了，有件事情我需要告訴您，您口中哪個最沒教養的木施施，是本校長唯一的，而且最疼愛的孫女，我能開除她嗎？”　　姓韓的老師：“……”　　“哦，對了，還有一件事情。”木子華笑的相當陰險，韓老師終於知道為什麼同事對這位校長的評價只有‘不正常’三個字了，“我已經決定接替你的人選了，呵呵，一個能治住那幾個搗蛋鬼的傢伙……”　　……　　“啊啾……！”　　甄英雄打了個老大的噴嚏，抽出張紙巾抹了抹鼻子，還挺樂，“一想二罵三感冒，少爺打了一個噴嚏，這是有人想我啊，小艾，少爺馬上就到了，哦呵呵，球球的，今天一定要看到你的小臉……”　　X小姐坐在時代廣場那個與甄英雄前幾次見面的座位上，依然是白色長裙，依然是大帽蓋頂，墨鏡擋眼，依然戴着那副口罩，可也依然吸引着人們的眼球，美麗可以遮掩，但美麗的氣質卻更加外放，此刻，她正翻看着報紙。　　頭版頭條，‘巾幗英雄顯神威，國際通緝犯落法網’，那張白果在沙廠的照片格外惹眼，很是狼狽，卻更加凸顯了抓捕過程的艱難，讓人遐想連連，為當時的火爆場面抹冷汗，估計不會有人想的到，這位巾幗英雄其實是從土坑裡被挖出來，所以才如此狼狽的。　　看着白果身後那個只照到背影的傢伙，X小姐很清楚，那才是英雄，一個本來就叫做英雄的英雄。　　正想着呢，一束玫瑰突然出現在眼前，接着，那酸腔酸調響了起來。　　“啊……我的玫瑰你的花，你的笑容我的花，生命賦予我們鮮花與微笑，因為愛的精靈會在這中穿梭，親愛的，今天，你笑了嗎？”　　多熱的天啊，又打冷戰了，X小姐渾身一哆嗦，心話說了，你應該問，今天，你吐了嗎……　　“不行了，冷死我了，看來少爺我真不適合做演員，背個台詞都覺得彆扭，看來演員真的需要很厚的臉皮啊。”甄英雄自己都受不了這酸勁頭了，吧嗒吧嗒嘴，牙沒倒呢，這才吐了口氣，痛快的說了句話，“小艾，送你的花。”　　沒缺胳膊不短腿，身上連受傷的跡象都沒有，這小子是怪物嗎？X小姐雖然一直期盼着甄英雄無恙，可真見到他活蹦亂跳的出現在自己面前，心中還是很驚訝，昨天他面對的可是世界級的殺手高橋澤啊！自己知道他溜出漢宮后就開始擔心，打他的手機不通，打給艾愛那死丫頭居然不接，今天早上才知道，艾愛被這小子黑了一下，睡到天亮才醒，現在，高橋死了，這小子居然皮都沒蹭破丁點，太離譜了吧？不是說高橋引爆了四顆威力很強的塑膠炸彈嗎？沙廠都掀了一層，這小子當時躲哪裡了啊？　　“怎麼了？幹嗎老看着我不說話啊？”甄英雄見X小姐愣愣的抬頭看着自己，有點尷尬，那花還沒接過去呢。

# 第073章 猜猜身份吧

　　“啊，對不起，這花很漂亮，謝謝。”X小姐趕快把報紙放到一邊，站起來把花接過，然後望着甄英雄的肩膀，關心道：“你上次受傷的地方好了嗎？還痛嗎？”　　好甜蜜……，甄英雄牛氣的用拳頭錘了錘，“沒事了，完全恢復，哈哈，我的身體素質很好的哦。”　　“那個，你，昨天……我是說，你……”　　“什麼？你大點聲，怎麼了？”見X小姐支支吾吾的想說什麼又張不開口似的，甄英雄有點着急。　　“哦，沒什麼，走，我們去野餐吧，呵呵。”本想問昨天有沒有受傷，但看到他這麼有精神，也就沒必要張口了，這小子並不希望自己知道那些事情，自己又何必要說出來呢？X小姐將放在椅子上的小籃子拿了起來，不客氣的遞給了甄英雄，自己一手抱花，另一條手臂，則很自然的抱住了甄英雄的胳膊。　　哇塞……，好堅實的柔軟，真是完美的觸感，甄英雄感覺着胳膊傳來的彈力與溫熱的刺激，這叫一個後悔，球球的，少爺真不該穿長袖的襯衫……　　甄英雄喜歡這戀愛的感覺，與X小姐說笑着走向了停車場，此刻的他，對危險的嗅覺明顯下降了很多，或者說，那跟在他身後的影子，隱藏的太好了。　　望着走遠的甄英雄，站在噴泉池旁邊的一上穿白色緊身體恤，下穿齊膝紅白格子裙的窈窕女孩將棒球帽的帽檐轉到了腦後，整理了一下金黃色的，帶着微微波浪的秀髮，對坐在旁邊座位上一臉冷漠看着報紙的青年說道：“老師，我們不是放棄暗殺甄英雄了嗎？為什麼……”　　“愛利絲，記得我曾經告訴過你，殺手，沒有那麼多的為什麼。”　　冷漠男人依然很冷，那突然抬起的眼神帶着凌厲的寒光，金髮女孩下意識的後退了一小步，“是，我記得了，羅比老師。”　　這兩人赫然就是當日在城南，殺死史懷南，狙擊甄英雄，胡亂射傷路人的黑衣殺手羅比以及菜鳥級女殺手愛利絲！　　似乎覺得自己的語氣重了點，羅比嘆了口氣，將報紙丟在了座位上，“高橋澤是個可怕的人，卻被那個甄英雄莫名其妙的殺死了，我需要重新評估他的實力，這就是我們跟蹤他的原因，也是你的母親大人吩咐我這樣做的，愛利絲，你要知道，殺死甄英雄，是你的宿命，一切有可能評估錯誤的資料都需要謹慎的認證，這是對你自己生命的負責，不要辜負夫人對你的期望。”　　“是，老師，我一定不會讓母親失望的。”愛利絲低下了頭，聲音中有些無奈，但依然恭敬，“可是老師，高橋澤不是被自己炸死的嗎？”　　“不要去相信報紙的報道，高橋澤與我父親交情非淺，雖然人驕傲了一些，但那樣的驕傲卻是因為他有足夠驕傲起來的本錢，純熟的殺人技術讓人不寒而栗，接近他的蚊子都會被掐斷翅膀，這樣的人會出現那種低級的失誤嗎？”　　羅比看着報紙冷冷笑了笑，然後攢成了一團，狠狠的握在手裡，然後準確的丟入了五步之外的垃圾桶。　　“顯然，那個只會躲在車子後面發抖的女警察不可能有能力殺死高橋，而剩下的人，只有他了。”羅比站了起來，從上衣口袋中拿出一副墨鏡戴上，冷酷的氣質更濃了，“走吧，我們跟上去，現在的我不僅對甄英雄感興趣，更想知道他身邊那神秘的女孩是誰。”　　愛利絲望向已走遠的甄英雄與X小姐，喃喃自語道：“她的背影，好眼熟啊……”　　……　　“你這汽車好可愛啊……，呵呵，好象一隻小瓢蟲。”　　大概沒有女孩子不喜歡甄英雄這輛為了突出自己純潔小男生形象而改裝的甲克蟲汽車，X小姐也不例外，坐在車子上，摸摸這裏，拍拍那裡，一副喜歡的不得了的可愛樣子。　　提起自己這愛車，甄英雄得意啊，都說男人愛車僅次於愛女人，雖然甄英雄並不怎麼認同這觀點，但對自己這車，他確實愛的不得了，“不要看這車子表面看上去可愛，其實是改裝過的，五點七升十缸引擎，最大功率高達六百一十二馬力，最高時速接近三百公里，完全是跑車配置，如果不是車型與引擎不是很配的話，速度還會更快，即便現在這個樣子，零到百公里的加速也只需要六秒左右。”　　X小姐連連點頭，一點也不覺得意外的樣子，“恩，恩，怪不得引擎的聲音有些奇怪，原來是改裝的跑車引擎啊，聽這個聲音，採用的似乎是大排氣量自然吸氣引擎，考究了賽車技術，感覺很像是保時捷CarreraGT……”　　“小艾你懂車？”甄英雄大吃一驚，X小姐居然猜中了，“我這車確實是把保時捷CarreraGT的配置挪用過來的，你怎麼會一猜就中的？！”　　“沒有啦，我就是瞎猜的，其實我媽媽剛好有一輛保時捷CarreraGT，我經常坐那車，所以對這種聲音有些熟悉而已，哪知道隨口一說就中了呢，呵呵。”X小姐冷汗都出來了，買六合彩也沒有這麼準的，自己真是隨口說說啊，這樣也能猜中？　　甄英雄點了點頭，跑車的引擎聲大同小異，怎麼可能聽聽聲音就知道引擎原屬的汽車類型啊，不過，X小姐的媽媽居然有一輛價值四十幾萬美圓的保時捷CarreraGT，看來身份不一般啊，而且，X小姐聽到自己現在開着的汽車是拆了一輛保時捷改裝的，竟然一點也不吃驚，這未免……　　“小艾啊，我能問一下嗎？你，究竟是做什麼的？”　　甄英雄問過之後還咽了口唾沫，很緊張啊，這直接關係到以後戀愛的阻力問題，大戶人家，富豪千金，會接受自己這黑社會的太子爺嗎？雖說自己現在是個老師，內涵提高了不少，可又變的沒什麼‘錢途’了，真憋屈，有錢的身份見不得人，見得人的身份沒有錢，這世界真的沒有兩全其美這一說嗎？　　“你猜呢？”X小姐的表情是看不到的，但甄英雄能察覺到語氣中的那絲刻意的迴避，“你猜我是做什麼的？”　　“你媽媽既然有一輛保時捷CarreraGT，我想，你該是個千金小姐吧？”甄英雄這種猜測很保守，卻有十足的根據。　　X小姐沒有回答，甄英雄手心都出汗了，怕她不回答，又害怕她回答，如果她真是個千金小姐，然後回過頭來問，“YY，你是做什麼的啊？”神啊，這讓少爺我怎麼回答啊？難道就說，少爺我是黑幫太子嗎？或者說，少爺是一月工資還不夠給汽車加油的老師呢？球球的，太難了吧？

# 第074章 事故壞氣氛

　　“你可以把一輛保時捷拆改成為現在的‘小瓢蟲’，那麼，你是不是有錢的豪門少爺呢？”　　X小姐這話讓甄英雄為之一怔，就見X小姐摘了墨鏡，突然轉望向自己，那對無可挑剔的星眸中，有着某種期待，那種期待能融化任何凡人的心，最少，甄英雄是這麼覺得的，球球的，好美的眼睛，每次見到，都會讓少爺我心跳加速啊。　　“YY，你說過的，無論我是什麼身份，你就不會嫌棄我的，對嗎？”　　不知道為什麼，甄英雄總覺得X小姐比自己還緊張這個問題。　　“你是義字會的太子爺，甄英雄……”　　X小姐不緊不慢說出來的這句話在甄英雄聽來，簡直是晴天霹靂，一個悶雷劈在了腦瓜頂，當真是心跳靜止再猛然加速，那難受的緩衝讓人五臟六腑翻了個跟斗，兩眼暈旋，星星月亮之後一抹黑，輕輕的一句話，耳朵居然震鳴了，耳膜‘嗡嗡’直響，聽覺全失，大腦休克，處於短路狀態，身體里只有一個聲音在飄蕩，她知道了，她知道我的身份了……　　“看車，看車啦你這笨傢伙！”　　X小姐狠狠在甄英雄的胳膊上掐了一把，火辣辣的疼痛終於讓甄英雄醒過了神，一看前面，嚇的冷汗一身，距離前面的油罐車已經太近了，恐怕剎車也未必來的及了。　　“坐好！”　　一聲警告，X小姐靠坐在座位上，只見甄英雄眼神一凝，好有氣勢，好帥氣的表情，動作熟練的剎車，踏離合器，換檔……不可能？！速度還是太快！不對，邁速表已經降到了五十，是前車也在突然減速！到底是怎麼回事？！　　甄英雄心裏一緊，兩邊可以躲嗎？！不行，這是郊區的高橋路段，右面的緊急停車帶過窄，撞到護欄就有掉下去的危險，下面可是湍急的河流啊！左面的快車道呢？　　“球球的！”飛速瞄了一眼后視鏡，然後方向盤猛的向左一拉，車頭擠入快車道，鬆開剎車，猛踩油門，速度一提，離合上檔，繼續踩油門，‘七星瓢蟲’貼着前車的車尾，在後車就要擦到自己的一瞬間驟然沖了出來。　　“到底發生什麼了啊？！”一陣陣刺耳的剎車聲讓人撓心的難受，前面的車橫七豎八的擋在了路上，地上是一條條惹眼的輪胎印子，甄英雄晃過了四五輛車之後終於將‘瓢蟲’停了下來，終於能長長吐口氣了，前面的路已經被車子堵死了，幾輛拉貨的貨櫃車橫在了那裡。　　“嚇死我了，呼……”X小姐吐了口氣，拍着小胸脯對甄英雄說道：“幸好我們的小瓢蟲夠厲害，你的技術夠好，不然我們就要挂彩了。”　　我們的小瓢蟲？一聽這個，甄英雄精神一震，X小姐似乎並沒有反感自己的身份啊！　　仔細一想，甄英雄差點給自己一嘴巴，球球的，上次高橋雄三找自己麻煩的時候，白果那臭丫頭大聲喊過自己的名字啊！　　甄英雄，這名字自戀到讓人想忘記都難，X小姐只要一打聽，或者本來就聽過這個與其他人重疊等於零的名字啊，在朗朗市，這名字真是響噹噹的，想到這裏，甄英雄吃了白果的心都有了，可話說回來，少爺我不早就決定不隱瞞自己的身份了嗎？就算X小姐不知道，自己也打算告訴她了，還緊張個屁啊？真沒出息，少爺什麼時候變的這麼沒自信了啊？　　“小愛，你什麼時候知道我是……”　　“我早就知道了，而且還知道你雖然是個黑社會，卻並不壞的事實，呵呵。”X小姐似乎有些害羞，低頭扣弄着修剪整齊的指甲，那雙小手白皙細嫩，手指修長，真是漂亮到完美啊，“義字會雖然是黑社會，但我知道，這個組織並沒有做什麼壞事，相反，對於那些販毒做壞事的組織，義字會還會用自己的手段去打壓，我並沒有因為你是黑社會就看不起你，事實上，你曾經救過我的命呢，而且，是不止一次……”　　甄英雄笑了笑，道：“哪裡啊，那是我自己惹來了高橋雄三，他們欺負你，我當然要救你了，不過還是害的你吃了苦頭，被那大個子掐了脖子，還險些被人扎了一刀……”　　“不是啦，那隻能算一次啊，我是說更早的時候還有一次……算了，先不說在這個了，總之我知道你並不壞，以後會告訴你原因的。”X小姐這話讓甄英雄有些發懵，見到前面塞車塞的厲害，而且還不斷傳來雜亂的喊叫，X小姐總覺得氣氛不對，“英雄，我們去看看前面發生了什麼吧。”　　甄英雄也直皺眉頭，X小姐能接受自己的身份這本是件很值得高興的事情，如果不是外面那群殺風景的混蛋不停叫喚的話，這是一多好的機會啊，自己就差一點點便可以看到X小姐的真面目了啊！　　忿忿的下了車，繞過橫在路上的大貨櫃車，視野完全清晰，這一看，甄英雄與X小姐齊齊倒吸了一口涼氣，天啊，前面那是什麼？！　　橋側的護攔倒塌了近十米，一輛雙層公交車像蹺蹺板一樣，前身留在路面上，而後半個車身完全的懸在了空中，車裡的喊叫聲，驚叫聲，哭啼聲，讓人覺得這簡直是場災難，車裡到底有多少人啊？！　　低頭看了看那滑行的痕迹，甄英雄大概猜到了，突然造成交通涌堵的原因，就是那輛不知出於何種原因而掛在半空中的雙層公交車。　　車頭一仰，懸在半空的後半部分猛的一沉，一些因為堵塞而從車上下來圍觀的人齊聲驚呼，紛紛向後退了幾步，車裡那絕望的尖叫聲喊的人毛骨悚然，X小姐站在橋邊向下一望，只覺得一陣暈旋，差點站不穩當，幸好被甄英雄從後面抱住了纖腰，不然非一個空中飛人從這十幾米高的橋上掉落在下面那幾十米深，湍急不息的河流中不可。　　“球球的，不是哪個影視劇組在拍電影吧，真夠火暴啊……”甄英雄挺感慨，這樣的場面可不多見，太震撼了。　　“這哪裡像拍電影了啊？！”X小姐看到車子後面那些抱在一起哭叫的女人和孩子，急的不挺搖着甄英雄的胳膊，“英雄，你快去救救他們啊！”　　咽了口唾沫，看了看那汽車的體積與顫巍巍的現狀，甄英雄的臉好象苦瓜，小艾啊，你把少爺當超人了？少爺就是把紅色內褲穿在藍色秋褲的外邊也不可能羞出人體極限變的力大無窮把那汽車拉上來的，即便披上一大紅被罩子，綉上個‘S’‘Y’‘X’什麼的字母，少爺也不可能被地心引力排斥到飛起來吧……

# 第075章 英雄做英雄

　　因為前車身上仰的角度已經非常危險，汽車隨時有掉下去的可能，所以沒有哪個人願意不顧性命的爬上車去救人，相反，車裡的人更加的恐懼，二層的往一層跑，一層的往車下跳，一個個的過於珍惜自己生命的樣子讓甄英雄火大，球球的，女士優先這道理都不懂，還不如少爺我一流氓……不，是偉大的老師呢！　　“干！”　　因為繼續有人跳下車來，角度仰起的更誇張了，車子劇烈一顫，圍觀的人滿配合的‘啊’了一聲，就這一聲，更讓甄英雄火大，坐在車子後面的乘客因為傾斜的角度和對現狀的恐懼，完全的不敢動彈了，蜷縮在座位上簌簌發抖，因為只要動上一動，車子都會輕微的晃動，哭聲也變的壓抑，氣氛，好緊張。　　“我，我不想死啊！”一個嚇破膽的聲音猛然響起，接着，那聲音的主人不顧一切的從懸離地面的前車門跳了下來，因為前面的重量再次減輕，車子又是一抖，上仰的角度已經接近了最終的死亡線，似乎再有一個人跳出來的話，車子都極為可能掉落到下面的河流中，偏偏，車裡人的恐懼之心已然騷動，距離車門最近的傢伙已經擁擠到了一起，唯一生還的指標就一個，誰擠出來是誰的。　　哭聲再度響掣在空氣中，看到X小姐望着汽車那悲憐與傷心的眼神，使人忍不住心裏泛酸，不知為什麼，甄英雄總覺得她的眼睛和一個人好像，這樣純潔而善良的眼神總是讓自己無法拒絕，深吸了口氣，甄英雄握緊了拳頭。　　“球球的，老媽，保佑你兒子吧！”　　X小姐聽到身邊的甄英雄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一怔，轉身找他的時候卻發現那傢伙已經跑掉了，還是與公交車相反的方向！　　偷偷瞄了一眼從身邊走過的甄英雄，壓低帽檐的愛利絲抬起了頭，淡黃色的細眉微微皺了皺，望着那晃動在生死一線的公交車，又看了看一臉默然的羅比，她用力咬了咬薄薄的嘴唇，邁出了腳步。　　“愛利絲，你那無謂的愛心又在燃燒了嗎？”羅比冷冷的聲音使得愛利絲身子一頓。　　“可是，羅比老師，難道我們要眼睜睜看着車裡的人送命嗎？”愛利絲的臉上有些恐懼，但也寫着不滿的憤怒。　　“他們的死活與你何甘？”羅比點燃了一棵香煙，似乎很期待這悲劇式的高潮結局到來一般，冷笑道：“愛利絲，你有什麼辦法去救他們嗎？看一看吧，所有人都在恐懼，外面的人不敢上前，裏面的人不顧老弱婦孺，拚命的向外擠，向外逃，這就是人的本性，一個醜陋不堪的本性，但卻是生存的唯一之道，你靜靜的看着吧，看一看什麼才是真實的人性。”　　“可車子後面的人是無辜的啊！”愛利絲的語氣中已經有些嗚咽，眼睛中的不忍讓人心軟，可惜，她面對的是一個沒有感情的殺手。　　“羔羊無辜，為什麼會成為獅子的獵物？愛利絲，自然界的食物鏈就是如此，強者生存，弱者遭殃，無辜？那是弱者的代名詞！”羅比將才吸了一口的香煙彈飛，點點亮光隨着風兒掉落了下面的河流中消失不見，“看一看吧，每個圍觀的人都知道車裡的人是無辜的，可誰又能出手相救呢？英雄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或者從來都是存在於幻想中，那是弱者遐想出來的不現實的存在，你靜靜的看着，那輛汽車掉落的一刻，就是這個世界殘酷的寫照。”　　愛利絲不願意看到那一刻，也許真的沒有英雄的存在，即便有，面對這樣的情況可能也無濟於事，但愛利絲還是想迴避這個現實，那，太殘酷了。　　“看熱鬧的給我讓路，球球的，別打擾少爺我做狗屁英雄的心情！”　　狗屁英雄？這話說的怎麼挺無奈啊，好象不太願意，卻被逼去做英雄似的，老大不情願啊，愛利絲一怔，看向了說出這矛盾話語的主人，呆了，居然是甄英雄！　　這傢伙黑着張臉，扛着根金屬球棒，一臉的凶神惡煞，哪有一點點的英雄形象啊？說他是一惡棍倒蠻貼切的，這傢伙不是因為害怕看到悲劇的結局跑掉了嗎？怎麼又回來了，莫非，他並不是自己想的那樣？愛利絲一愣的功夫，這命中註定的一對宿敵已經擦身而過……　　羅比同樣驚訝，但掩飾的很好而已，且不露出一絲的殺氣，甄英雄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剛剛與一個死神磨肩走過，而這死神的唯一目標，正是他。　　X小姐看到甄英雄一副要去打架收保護費的架勢，美麗的眼睛睜的大大的，“YY……英雄，你做什麼？幹嗎要拿根棒子啊？”　　“哦呵呵，少爺……不，是善良純潔的本少爺要去做個英雄給我的小艾看看，這東西是個裝備而已，超人大哥還要披個被罩……那個斗篷呢，我扛個球棒而已，你不用吃驚的。”甄英雄嘴裏說的好聽，心裏卻想了，球球的，像少爺我這樣扛着硬傢伙的英雄想來想去也只有四個綠皮膚的，忍者神龜……　　甄英雄這變臉之快，語風轉變之急速，讓身後的愛利絲直磨牙，那連真面目都不好意思亮出來的女人難道比本小姐還要漂亮嗎？你黑着張臉無視本小姐，竟然那麼獻媚的對那女人，這是對愛利絲小姐我的一種侮辱！　　凡是對自己美貌有自信的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美麗為人所欣賞，尤其是為自己的敵人欣賞，彷彿會從中得到征服的快感或者虛榮心的滿足一般，愛利絲極為的不滿意，因為甄英雄是成長至今，唯一一個感對自己猙獰着面孔吼叫的男人。　　愛利絲並不知道，甄少爺因為要去做個可能會死翹翹的傻瓜英雄，根本沒心情去打量什麼女人，他的眼裡就只存在一個窈窕身影，其他人，邊兒去。　　“你要去救人？！”X小姐轉頭又看了看那輛就要滑落下去的汽車，小心臟都要跳出來了，“太危險了，你還是不要去了。”　　球球的，都說女人善變，小艾你變的也太快了吧？剛才還求少爺我去救人呢，這麼會兒功夫又不讓我去了？　　甄英雄並不了解女人的心，每個女人都希望自己的愛人是個英雄，但沒有女人希望看到愛人成為英雄之前的那個過程，因為大多數英雄都是從死神的鐮刀下歸來的，這也許是女人的自私，也是女人天性喜歡幻想，卻能在關鍵時刻比男人還要理智的一種反差極大，卻另男人自愧不如的現實主義。

# 第076章 英雄下流痞

　　感覺着X小姐抓住自己胳膊的力道，甄英雄心裏甜甜的，他想的比較簡單，一車人的性命與自己的性命，X小姐選擇了後者，由此可見自己在她心裏已經有了很重要的位置啊，甄英雄很樂，似乎已經看到了自己和面前這可愛的‘良家處女’手挽手的步入神聖婚姻殿堂的那一幕了。　　“車快要滑掉下去了，裏面的人不要慌，一個一個的跳出來啊！聽我的，不會錯的，快啊！”　　聽到圍觀人群里的這個喊聲，看到車尾那幾名孩子婦女和老人驚恐絕望的表情，甄英雄眉頭一跳，把球棒倒給左手，右臂將X小姐向懷裡一摟，笑道：“小艾，乖乖留在這裏等我回來。”　　突然被甄英雄摟進懷裡的X小姐本打算就這樣羞羞的躲在男人懷裡不去看那即將發生的悲劇，卻聽他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連忙抬頭急道：“你要做什麼？！算了英雄，現在已經沒辦法阻止悲劇的發生了！”　　“未必，沒試過怎麼知道呢？”甄英雄嘆了口氣，輕輕推開X小姐，“義字會義字會，那該死的‘義’字是個討厭的束縛啊，怪就怪我那混蛋老爹非要給我起這麼個破名字，英雄英雄，關鍵的時候狗熊了，以後別人叫我名字都得臉紅，雖然，少爺從不覺得自己是個什麼英雄。”　　X小姐剛要開口，沒想到甄英雄突然抬手輕輕托住了自己的下巴，“小艾，我還沒看過你的真面目呢，呵呵，童話中，當英雄歸來的時候，公主一般都會獻個香吻鼓勵鼓勵吧？哦呵呵……，少爺我就為了這個吻去拼一拼吧！”　　香吻？你小子到底想什麼呢？！　　X小姐呆了，覺得甄英雄這動機太胡鬧，轉頭剛要阻止走向前面人群的甄英雄，卻看到甄英雄已經回頭望着自己，那雙眼睛中，飽含着說不清楚的感情，好深，好濃，深邃的犹如宇宙的空間，包羅着無數的星，“小艾，其實我想說，你的眼睛，好美，溫柔，善良，純潔，和我媽媽那雙眼睛真的好像，我想，我已經愛上你了，等我回來吧，好嗎？”　　愛……他愛上我了？！天啊……！心跳的好快，這是什麼感覺？我，我在發抖？！可是，好熱，心裏好熱，這是怎麼了？他說他愛我了！　　一陣風兒吹過，X小姐的帽子被帶走了，一頭烏黑亮麗的青絲隨風飄擺，好柔，好順，好美，眼中那個毅然回首走向通往死神橋樑的甄英雄，好帥，好高大啊，X小姐已經無法喊出聲音了，那個男人，真的是個英雄，而且，他就是自己命中註定的王子！　　“帥！球球的，太帥了！少爺我簡直帥斃了！原來那些酸酸的台詞要配合環境才有效果的啊，哦呵呵，小艾啊，這次你總該被少爺我感動了吧？”那個毅然回首，留給X小姐完美背影的英雄，此刻連哈喇子都笑出來了，真虧這少爺想的起來，都這時候了，還沒忘了自己過去補習的那兩個晚上的功課，背了酸詞無數，關鍵時刻終於用上了，而且看X小姐的樣子，這兩句詞明顯是奏效了啊。　　“演技果然就是裝B啊，球球的，為了小艾你感動一下，少爺虛偽的裝一回B也不算什麼，哦呵呵，原來哄女朋友開心感覺這麼好啊，戀愛真是太美妙了！”　　此刻的甄英雄就像小學考試得了一百分一樣，樂的嘴都歪了，不過，那背影，卻同時敲打着三個人的心臟。　　羅比疑問，這樣一個要去用生命做賭注的傻瓜真的是個黑幫太子嗎？你一黑社會，充哪門子英雄啊？　　愛利絲困惑，他到底是為了討好那個女人才去冒險，或者是真的想要救人，還是說，他根本是在裝腔作勢呢？但他的表情，好認真，他帶給人的那種感覺，好有型……　　X小姐醉了，徹底暈了，好美的感覺啊，難道這就是戀愛的味道嗎？顫抖的甜美，激動的牽挂，盲目的信任，無限的期待，執着的等待，難道這就是愛的味道，愛的體驗嗎？複雜，交錯，感到虛幻卻又那麼的真實……　　不可否認，雖然在羅比看來那是一個無聊的傻B，但甄英雄留給兩個女人的背影太帥了，像個真正的英雄，散發著磅礴的王者之氣，但這王八之氣最多維持了幾秒鐘，儘管這幾秒鐘給了人太多的遐想與震撼，可巨大的落差讓X小姐險些摔倒，愛利絲更是差點失態的拔出手槍崩了他。　　只見那‘真英雄’推開人群，晃了晃胳膊，卯足了勁頭，一棒子砸倒了正大喊大叫的那位圍觀者身上，然後狠狠的踢踩着，“你個球球的，亂吠什麼？！干你媽的，你用屁眼看東西的？！鼓動他們往下跳？你他媽拿舌頭操人不用擦JB是吧？！前面的人跳下來了，後面的留着餵魚啊？！踩死你這王八蛋！”　　眾人全傻，好粗俗的男人，好下流的語言，簡直是……流氓！　　X小姐總算知道那傢伙扛球棒是去做什麼了，只見那小子圓掄了兩圈，帶的呼呼風響，走到橋的邊緣，對着擠死的車門一瞪眼，吼的汽車都要顫起來似的，“跳啊，有本事給我往下跳！媽的，少爺把你們當成球，全掄到河裡去喂王八信不信？！沒出息的東西，全給我爬到車子最前面去！”　　這位爺到底是做什麼的啊？無論是圍觀的，還是車上正要往下跳的，看到被甄英雄一棒子掄躺下，又被狠狠踐踏過，正在地上口吐白沫抽搐着，不知還挺不挺的住的哥們，誰還敢喘大氣啊？　　“干你們個球球的，聽不到少爺說話是吧？！找掄啊？！”一棒子敲在懸起半人多高的車門旁，擠着的傢伙齊齊打了個冷戰，趕快爬到了前面的駕駛位，這兄弟玩真的啊！太可怕了。　　車子晃了一晃，卻並沒有出現下滑，甄英雄鬆了口氣，蹺蹺板這東西，關鍵還是保持兩面的重量。　　X小姐此刻才醒悟甄英雄的做法，拍了拍胸口，笑了。　　羅比的眼睛可以噴出火花，但嘴角卻勾了起來，有一種興奮，一種遇到對手，那嗜血的興奮，“愛利絲，你遇到了一個不錯的對手，夫人說的很對，那個男人的兒子定非池中之物，看來沒錯啊，呵呵，這宿命的對決，我是越來越期待了，我相信，擁有最優秀血統的你，是不會輸他的，對嗎？”　　愛利絲沒有回答，只是冷冷的望着甄英雄，但那冰冷之中卻帶着一絲的火熱，犹如冰山之中包裹着小小的火種一般，火，在燃燒，冰，在融化。　　“當然，羅比老師，我不會輸給任何人，尤其是，他，我會證明給媽媽看，愛利絲，永遠是最優秀的，因為愛利絲是世界上最完美女人的女兒。”

# 第077章 英雄的誕生

　　雖然靦腆，但好勝要強的高傲血統讓此刻的愛利絲充滿氣勢，羅比滿意的點了點頭，這個丫頭，永遠，也必須成為第一，這是家族的使命，也是從小對她的灌輸。　　愛利絲知道，甄英雄所以用球棒毆打那個亂喊亂叫的傢伙，就是要製造一種威懾，讓人不敢來反抗他的威懾，簡單的說來，他要製造一種緊張，一種不同於現況，自己可以控制的緊張，他成功了，人們對他這近在咫尺的魔鬼已經超過了對汽車落水的恐懼，相比起來，汽車落水並不絕對，但得罪面前這位爺，倒霉就是球棒一起一落的時間差問題了。　　球球的，少爺到底在做什麼啊？甄英雄覺得好笑，自己一個流氓太子，沒事非要出頭做什麼英雄，被同行看到，真會把牙齒笑歪的。　　少爺果然心太軟，小艾的那雙眼睛啊，為什麼會和老媽的那麼像呢？甄英雄暗暗苦笑，他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出這個頭，想要X小姐感動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更多的，是他通過X小姐的眼睛想到了一個在他看來最完美，最善良的女人，秦夢謠。　　如果是老媽的話，也會是這樣的一個眼神吧？　　“球球的，少爺不是好人，我是怕老媽在上面看到我見死不救生氣，所以才充英雄的，少爺是為了哄未來老婆高興才要做英雄的！”甄英雄很無聊的麻痹着自己，看到車門已經空了出來，他開始做蹲下起，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活動着腿腳，大家都在猜測，這位爺不是又要K誰吧？　　後退兩步，甄英雄丟掉球棒，深吸了口氣，向前一衝，居然無視腳邊懸空，高高跳了起來，公交車又是一晃，嚇的裡外一聲輕呼，甄英雄居然爬到車裡去了。　　乘坐直升機風風火火趕來的朗朗電視台新聞組剛巧捕捉到了這個畫面，才趕到就發生了這麼驚險的一幕，電視台首席新聞記者鄭耀民激動啊，這個畫面得賺多少收視率啊？也不怕從飛機上掉下去，一個勁的對攝像指着，“對着那個人，對，就是他，鏡頭不要離開！”　　天上飛的記者已經不足以吸引眼球了，因為甄英雄現在才是所有人眼中的焦點。　　X小姐感覺心臟都要超負荷了，想過去，可腿腳不聽話，緊張的望着公交車裡的甄英雄，此時她才知道，原來，擔心與牽挂，能佔據人身體的全部力量啊。　　“後面的人先不要動，保持住平衡。”甄英雄警告之後走都門口，喊道：“我要繩索，一根夠長夠結實的繩索，現在交通已經堵塞，救援短時間內是到不了的，不想看到一堆的落水狗……那個落湯雞，就馬上給我找來！”　　一開貨車的司機聞言，迅速跑向了自己的車，在幾個圍觀者的幫助下，將固定帆布用的粗繩解了下來。　　甄英雄接過繩子的一端，然後橫穿過車子，從另一側的窗子順了出去，道：“把繩子吃住力，兩端全部綁到路中央的隔離帶欄杆上！”　　團隊需要指揮，這個定律千古不變，甄英雄現在就是個指揮，繩子綁勞后，車子基本穩住了，無論心理還是生理，都可以鬆口氣了。　　“前面的給我老實待着，誰動我就踹誰下去喂王八！”甄英雄凶巴巴的吼了一聲，這才換了張臉，笑道：“後面的可以扶着座位，小心點，輕輕的爬到上面來了。”　　你老翻臉如翻書啊！前面的哥們看甄英雄是嚴重不順眼啊，可後面的兩個姐姐一個爺爺四個阿姨還有兩個小弟一個小妹卻剛巧相反，甄英雄就是新時代的中國超人啊，太偉大了，原來中國的超人是不把紅內褲穿外面的……　　人，就是這麼奇怪的動物，當自己認定的英雄出現的時候，精神有了依託，膽量也不知不覺大了起來，剛剛還害怕的兩腿打軟，現在抹乾了眼淚，朝着自己的英雄勇敢的邁開了腳步。　　圍觀的人也開始湊熱鬧了，不知是出於搶功勞的私心，還是被甄英雄的精神打動，幾個傢伙站到車門下，將老人和孩子抱了下來，至於抱婦女的時候這些哥們是不是有佔便宜吃豆腐的嫌疑，甄英雄就不敢說了，反正那兩位姐姐還算豐滿的胸脯爬上了不少狼爪，形狀變化也挺複雜的……　　後面的人下去了，前面的人就好說了，當最後一個人下去之後，甄英雄做作的甩了甩頭髮，對遠處的X小姐伸出了大拇指，勝利的呲牙一笑！　　X小姐也笑了，那傢伙很明顯是在逗自己啊，但她還是伸出雙臂，做了一個‘過來我抱抱’的動作，好可愛！　　球球的，太酷了，少爺我馬上過去讓你抱個痛快！甄英雄從車上敏捷的跳了下來，雙腳一着地，意外發生了……　　英雄嘛，是大家的崇拜，當甄英雄最後一個從車上跳下來的時候，圍觀的眾人不禁同時歡呼，不約而同的涌了上去，想把英雄拋到空中飄一飄，享受一下世界杯決賽獲勝球隊那主教練的待遇，感謝他帶領球隊最後捧得大力神獎盃的榮耀。　　所有人都得救了，因為有英雄的出現，在圍觀的他們看來，這是英雄的榮耀，也是團隊的榮耀，不過甄英雄不知道，你們這些傢伙究竟做了什麼？剛才還怕掉下去似的不敢接近這個沒有護攔的邊緣，現在又集體圍上來，球球的，擋着本少爺去和心愛的小艾抱抱啦！　　“哎呀，救命啊！”眾人回頭一看，最後抱着孩子從車上下來的少婦趴在橋的邊緣，對着下面的河流哭喊道：“哪個不長眼的把我兒子擠下去了啊？！”　　展開懷抱的X小姐也愣了，不會吧？不是得救了嗎，居然還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愛利絲一跺腳，就要衝去來個超高台跳水，卻被羅比擋住。　　生命憂關，遲的話孩子會被水流沖遠的！愛利絲顧不了那麼多了，正要發脾氣，就聽人群中傳來一聲呼喊，“哇，我們的英雄跳下去了！”　　X小姐又是一怔，這裏距離水面的高度她是看到過的，十幾米的高度，下面還是湍急的河流，那河水至少也有十幾米深，甄英雄不要命了嗎？！一顆才松下來的心又繃緊了，這次，X小姐沒有忍住，哭喊着沖向了旁邊的護攔。　　“哇，好了不起的人啊！”直升飛機上，鄭耀民大半個身體掛在外面，對着攝象機大聲的喊叫着，激動啊，唾沫星子滿天飛，夠激情，不愧於朗朗電視台首席新聞記者的稱號，“那位才將眾人帶離生死邊緣的英雄，見到孩童不幸掉落急流的河中之後，居然從人群中飛身而出，義不容辭，義無返顧，破釜沉舟，孤注一擲，一往無前的跳了下去，他跳下去了！只懂得奮勇向前，不容得徘徊後退，這是真正的英雄啊！我們大家一起來祈禱吧，我們的英雄會不會再創造出一個奇迹呢！……”　　“英雄！英雄！英雄！”　　“球球的，英雄個屁啊！”可惜，掉落在水中之前，甄英雄的大罵聲完全被嘈雜掩蓋了，“是那個王八蛋推了少爺一把？！我砍你全家……咕嚕咕嚕……”

# 第078章 還是裸泳好

　　水流好急！　　甄英雄從水裡冒出頭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從橋的右側衝到了左側！沒調整好落水的姿勢果然不成啊，五臟翻騰，鑽出水面這樣簡單的事情都費了不少力氣。　　球球啊，你們這些人太廢物了吧？怎麼這一側都沒有人啊？！全在那面看個球啊，少爺已經被衝過來了！媽的，做回英雄還掉水裡了，真成忍者神龜了……　　想大聲喊兩嗓子，但看似並不急湍的河流其蘊涵的力量對甄英雄而言還是強大的，划水踩水，為了不沉底不被沖走，已經疲於應付了。　　“唔……救……媽媽救……”　　幾聲斷斷續續越來越遠的低悶喊聲就像一邊刷牙一邊說話似的，回頭一看，甄少爺氣的直罵街，“你個球球的，又不是奧運會世錦賽什麼的，你丫游那麼快做什麼？！別搖胳膊了，你還嫌死的慢啊？！”　　X小姐已經慌了，與眾人一樣趴在橋側祈禱，祈禱着甄英雄可以突然鑽出水面，但落水時的漣漪都消失了，水面依然毫無動靜，幾片綠恭弘=叶 恭弘從眼前飄過，X小姐猛然醒悟，甄英雄被水沖走了！　　愛利絲看到X小姐不要命似的爬過隔離帶，險險的躲過了兩輛正常行駛的汽車，不禁有些奇怪，那女人不要命了嗎？　　羅比微微一笑，沒有去看下面的河流，而是朝着自己那輛勞斯萊斯幻影LWB走去，“愛利絲，我們回去吧。”　　“回去？”愛利絲看了看X小姐，又看了看那可能會失去孩子的女人，不解的蹙着兩恭弘=叶 恭弘細眉，“可是，老師，我們不是要跟蹤甄英雄……”　　“沒有那個必要了。”羅比陰陰的笑容讓愛利絲直打冷戰，“不管甄英雄到底隱藏了多少實力，但他兩個最大的弱點已經完全的暴露給了我們，那，將是致他性命的關鍵，一個殺手，是不能有心，不能有愛的……”　　……　　“啊！看到了！”　　X小姐一聲嬌呼，引的幾十人爬到了公路另一側，那個落水孩童的母親激動啊，因為她看到了自己的兒子，雖然掙扎着一沉一浮讓人揪心，但很慶幸，那個英雄順着水流游的好快，已經非常接近自己的孩子了。　　X小姐目測了一下距離，天啊，已經百米開外了，還在像更遠的地方飄去，急的一跺小腳，猛然想到了什麼，飛快的沖向了甄英雄的‘瓢蟲’。　　還好，鑰匙留在了車中，X小姐拍了拍胸口，打車，掛擋，一個甩尾，輪胎與地面摩擦帶出一陣白煙，好精湛的技術，如此狹窄的空間居然能做出這麼飄逸的甩尾！圍觀者全傻眼了，那是女孩子嗎？　　逆行饒過停靠在公路上的汽車，X小姐轉入小路，掛檔加速，只片刻便上河沿的土路，“在那裡！”　　X小姐見水裡的甄英雄已經抓到了那個小男孩，長鬆了口氣，然後連續按響着喇叭，“在這裏，YY，游過來啊！”　　游過去？說的真容易啊！要是現在能哭的話，甄英雄早就哭了，“你個球球的，鬆手！你個小東西不要勒少爺的脖子啊！你想死一個還是死一雙啊？！”　　無論是X小姐，還是在天上飛着的朗朗電視台的記者鄭耀民，都察覺到不妥了。　　人在生死邊緣，求生慾望的強烈會激發超越人體本身的力量，現在，甄英雄正在承受着那男孩這種被激發出潛能的力量，八爪魚似的纏在自己身上不說，兩條小胳膊勒到自己脖子的勁頭，讓人無法呼吸啊！　　甄英雄手腳都無法正常動作，沉水就是難免的了，如果再沒有辦法讓這小子鬆開力道的話，兩個人都沒有生還的可能，但是，偏偏越是落水，那孩子手腳的力道越是加劇，反到是甄英雄被折騰的沒有力氣了，連續喝了幾口水，身子越來越沉，幾乎有放棄踩水的衝動了。　　聽到X小姐的喊叫，甄英雄雖然牢騷，卻精神一震，球球的，少爺還沒看到小艾的臉，就這麼餵了王八，太他媽冤枉了，小兔崽子，少爺救你，你丫還要把少爺一起拉到大海里是怎麼的？讓你使勁，我打！　　腳下猛的一蹬，上身拔出水面，甩出一條胳膊，甄英雄卯勁照着男孩的后脖子就是一記手刀，那男孩本就被水灌的差不多了，再挨這麼一下子，昏掉。　　反過來，雙臂從孩子的腋窩下穿過，後仰着向岸邊游去，甄英雄感到體力已經到達了一個極限，腿腳完全是机械性的在運動，自己完全沒有了知覺，不清楚身體什麼時候會停下來，這感覺很可怕。　　剛才為了在男孩沉入河底前拉住他，甄英雄幾乎是拼了命的在划水，穿着衣服游泳花費的力氣可不是裸泳能比的，抓到男孩的時候已經是二百米開外了，胳膊腿兒的早酸了，再被那男孩一折騰，喝了幾口冰涼的河水，甄英雄現在的體力可想而知，換做旁人，早沉了。　　“球球的，還是裸泳好啊，溺亡？這種死法少爺可接受不了，淹死的人喝水漲的像個孕婦，兩眼腫的像倆燈泡，皮膚泡的像浸了水的衛生紙，那形象簡直是對本少爺的侮辱，蹬，我使勁的蹬，上了岸就是小艾的吻，沉了底就是那腦袋長的像男性生殖器的王八的吻，嘿咻嘿咻……”　　甄英雄這是對自己的鼓勵或者麻痹，X小姐當然聽不到他滿嘴的嘮叨，見到他距離岸邊越來越近，她將車停住，跑向了河邊的淺水，雖然還沒沒過小腿，但那河流還是險些將她衝倒，天啊，太急了吧？平時看上去的美麗，卻是此刻要人性命的殺手！　　此時，一些好熱鬧的，崇拜英雄的，已經隨着那男孩的母親一起趕向了這裏，直升機也在等待着降落的時機，那鄭耀民有些見識，現在就落下去的話，螺旋槳帶起的巨風很可能對水裡的甄英雄產生影響，看他現在游的越來越慢，時而還會浸入水中的樣子，很明顯體力已經到了極限。　　石頭！甄英雄精神一振，球球的，終於到岸邊了，腳下踩着東西了！才從水裡走出來，浮力與引力的交替轉換不能適應，加上身上濕透的衣物為疲勞的身體添加了太多的負擔，抱着孩子的甄英雄兩腿一陣陣的打軟，還沒走上岸去就危危的要摔倒。　　肩膀上按住一隻小手，支持住了自己的身體，甄英雄抬頭一看，是X小姐，神啊，少爺終於是活下來了，看來這英雄真不是人做的，不死也得扒層皮啊。　　X小姐攙扶着甄英雄走上了岸，甄少爺把孩子放倒在地上，長出了口氣，仰八叉的倒在了草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息，疲勞的感覺迅速蔓延到了全身上下，此刻，連動動手指都是那麼的困難，甄英雄突然有些體會那些全身癱瘓的患者是個什麼樣的感覺了，想過去殺手訓練的時候也沒如此狼狽過啊，在水裡淹死個人容易，救個人太難啊。　　“小寶……！！！”　　X小姐還沒來得及去檢查那個孩子的情況，就聽到一聲嚇人的尖叫，母愛真是偉大，恐怕獅子聽到你這聲也得撒丫子落跑啊……　　看着那從車裡跳下，衝過來把孩子摟在懷裡不停親吻的母親，X小姐嘆了口氣，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有點扭捏的回到了甄英雄身旁。

# 第079章 公主的香吻

　　甄少爺被陽光晃的兩眼發花，看到X小姐在自己身邊蹲下，嘿嘿一笑，眯着眼睛，喘着說道：“小艾，少爺我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　　X小姐一怔，“什麼道理？”　　“下次跳水救人，應該找個牛郎來做。”　　“牛郎是什麼？”　　“就是出來買的男人，呵呵，他們做的就是脫衣服的買賣，裸體跳水應該不會覺得害羞，而且……”甄英雄無聊的笑了笑，“那種男人也叫，鴨子。”　　X小姐順着甄英雄的目光向後一望，遠處還真有幾隻小鴨子在河中游泳戲水，完全沒有費勁和疲勞的感覺，不禁失笑，“這時候你還有心思開玩笑啊？”　　“不是玩笑，而是真的羡慕。”甄英雄一笑，嗓子感覺痒痒的彆扭，咳了兩聲，道：“我方才要沉下去的時候，突然在想，原來掉到了水裡，義字會的太子爺連只鴨子都不如，真諷刺啊，還英雄呢，我呸！”　　“你就是英雄。”X小姐將甄英雄扶坐了起來，摟着他的肩膀，仰了仰下巴，道：“你看，那些為英雄歡呼的人過來了。”　　“歡呼？我倒希望掉下水的是他們那些有力氣無處發泄的傢伙。”甄英雄是一點成就感都沒有，現在渾身乏力，中午的野餐肯定是報銷了，想到這裏就讓甄少爺生氣，球球的，要是讓少爺知道是那個混蛋推了自己一把，非跺碎了你丫餵鴨子不可！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一群白痴啊？！甄英雄挺享受肩膀靠着X小姐胸脯的感覺，偏偏這群礙眼的傢伙圍着自己嗷嗷的叫喚，讓人生氣，就他媽不能長點眼力見啊？　　甄英雄正牢騷着呢，更礙眼的東西來了，朗朗電視台的新聞直升機開始從頭頂降落下來，捲起的風吹的人睜不開眼睛，看到這群圍觀的人全仰着脖子對着飛機上的那個攝象機搖擺歡呼，甄英雄手邊是沒炸彈啊，不然非把那群傢伙全端了不可，敢情你們是為了上電視啊？！　　X小姐似乎才注意到這架直升飛機，臉色一變，甄英雄正看着她呢，眼神中閃過的那絲驚訝與慌張沒有瞞過他的眼睛，“小艾，怎麼了？”　　X小姐嚇了一跳，“沒，沒什麼……YY，還記得剛才你說過的話嗎？”　　甄英雄一怔，“什麼話啊？”　　“你說，你想看我的樣子，還說，英雄歸來的時候，公主……會獻上自己的吻……”　　X小姐連脖根都紅了，那美麗的大眼睛有些飄忽，帶着羞怯，那麼的迷人，甄英雄咽了口唾沫，愣愣的點了點頭，天啊主啊神啊，如來啊上帝啊美麗的天使大姐姐啊，誰來告訴少爺，小艾，是不是真的要親少爺啊？！　　甄英雄從來不相信接吻是件能另人激動的事情，可此刻，還沒有接吻呢，他就緊張的發抖了，這是怎麼回事，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甄英雄早不是什麼純潔的小處男，記得還是男孩的時候，變態姐姐三國就整天撅着小嘴追着自己要玩什麼親親的遊戲，雖然最多被親親臉蛋，但三國卻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主動親過自己的女生，長大之後，一夜情多了去了，卻也不覺得親女人是多麼神聖，多麼有感覺的事情，可此刻，自己的心為何跳的如此之快啊？　　“讓開讓開，謝謝大家，請配合一下，我們要去採訪那位英雄！”鄭耀民這語氣都帶哭腔了，一是被英雄感動的，當然，這是根據節目需要，調整淚腺的視覺效果，二來，急的，才從飛機上下來就被一群只會看熱鬧和起鬨的傢伙包圍了，現場直播啊，你們這是搗亂好不好？！　　後面熱鬧，甄英雄有些不知所措，小艾不是當真的吧，在這麼多人面前親嘴，多尷尬啊？想到這裏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　　“YY，這是公主給你的獎勵。”　　甄英雄聽到X小姐的話，愕然回頭，然後……　　好甜，好軟，這是……吻！　　電流在全身蔓延，甄英雄能感覺到身體的顫抖，天啊……！小艾和自己接吻了！　　那一直擋住X小姐面容的口罩被丟在了地上，她緊緊閉着眼睛，長而上翹的睫毛在輕輕的顫抖，紅潤的臉頰好象剛剛熟透的蘋果，細嫩的肌膚似乎可以擠出水來，可愛的小耳朵似乎燃燒了一般，紅的耀眼，原來她也怕羞，她也緊張啊。　　甄英雄圓睜着眼睛，望着近在咫尺的X小姐，這是第一次在如此貼近的距離觀察她的，進入自己眼睛的，是完美，也只有完美，嘴唇傳來的感覺讓人心醉，緊張的感覺在逐漸消失，慢慢的，眼睛迷離了，鼻息間那淡雅而自然的幽香似乎將人帶入了一個仙境，鳥語花香，好舒服。　　只是這樣嘴對着嘴，只是這樣最近距離的接觸，兩個人都醉了，甄英雄情不自禁的想要伸手去摟抱住這個給了自己如此神奇感覺的女人，卻見X小姐突然睜開了眼睛，依然是羞赧，依然是美麗。　　“你已經看到了我的樣子，應該知道我是誰了吧？這是我的初吻，你可不要背叛我啊，不然，你會倒大霉的。”　　四片嘴唇貼在一起，X小姐說話時噴出的溫熱香氣全部吹到了甄英雄的口腔中，好甜啊，甄英雄的眼睛犹如蒙上了一層霧氣，一種存在於仙境的霧氣，只覺得身體都飄起來了，天啊，初吻……，小艾好純潔啊，真的好純潔，少爺我終於找到了，夢中的另一半啊，老媽，你在天上看到了嗎？你兒子的未來老婆是個良家處女啊！又漂亮又純潔，心地又善良的良家好女孩啊……！　　“YY，下次見面的時候我還要聽你那些酸溜溜的表白哦，你的車借我用下，我先走了，記住，不許告訴別人我是誰哦……”　　甄英雄正自己一個人陶醉呢，回過神來的時候，X小姐已經重新戴上口罩跑遠了，“好，我不會告訴別人你是誰……咦？等下，我看到小艾的長相了嗎？！”　　甄英雄一怔，日！少爺我沒看到啊！剛才接吻的時候離的太近了，兩張臉貼在一起了，看到的還是只有上半張臉啊！小艾你別走……！　　甄英雄哭的心都有了，無力的抬起了胳膊，可已經不需要呼喊了，自己還是第一次痛恨那可愛的‘瓢蟲’，球球的，起步太快了，這麼會兒工夫就跑沒影兒了……

# 第080章 傻瓜愛被虐

　　“拍到沒有拍到沒有？！”　　擠出人群看到甄英雄與女朋友最後接吻一幕的鄭耀民兩眼圓瞪，喘着粗氣的審問着攝像，語氣中的期待已經變成了不容否認，否則就要吃人的威脅了。　　攝像從人群里鑽了出來，此刻才能把攝象機扛起，苦哈哈的掃了眼人群，無奈的搖頭讓鄭耀民殺生的慾望猛憎，他娘的，都是你們這群湊熱鬧的混蛋，害本大記者錯過了一個經典的場面！　　鄭耀民跺了幾腳，怒氣微減，突然皺起了眉頭，小聲的問攝像，道：“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剛才那個迅速蒙上口罩的女孩，似乎很像……很像我們台的當家公主啊，你有沒有這樣覺得？”　　“長相沒看到我是不敢說啦，但背影確實很像，不過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可是……”攝像笑了笑，“不可能啦，那兩位都是眼睛長在頭頂的公主，怎麼會出現在這裏呢？更不可能和男人約會啦，連偶像天王都不買帳的她們，會看上一個普通男人嗎？”　　鄭耀民點了點頭，嘆氣，攝像又笑了，“鄭哥，你好象也是被那兩位公主拒絕過吧？”　　“拒絕？你太高抬你哥哥我了，不是天王級別的，連被她們拒絕的資格都沒有，眼角都不掃你，靠過去就是清一色的保鏢招呼着，再不識抬舉的，飯碗都得砸。”鄭耀民苦笑的搖了搖頭，“雙子星，那樣的存在太高了，凡人怎麼可能摘的到呢？”　　……　　“全給我滾開！再敢靠過來，挑了你們的腳筋！”　　鄭耀民從地上爬起來，揉了揉被摔的生疼的屁股，兩腿駭的直打軟，他媽的，這年頭真是什麼事情都有，跳水救人的居然是本市最大黑幫義字會的少爺甄英雄，這太邪呼了吧？！　　看着VIP病房外站的這一排黑衣大漢，一個個的膀大腰圓，胳膊都比自己大腿還粗，凶神惡煞的表情讓人的兩排牙齒忍不住的敲打，鄭耀民氣啊，那該死的台長，說什麼甄英雄這樣的身份更具備新聞價值，一定要他採訪個專題報道才能回去，不然，一年的獎金全給他扣了，鄭耀民不服氣啊，你他媽的牛B怎麼自己窩在電視台啊？！　　沒轍了，鄭耀民這後悔啊，本來是靠着敏銳的新聞嗅覺才懇求台長調動了直升飛機給自己來直播那場大橋車禍，沒想到，新聞價值比預想的還高，可難度卻空前的強大，給黑幫太子做專訪，這是人乾的活嗎？　　抱怨歸抱怨，牢騷是牢騷，鄭耀民勾了勾嘴角，整理一下錶情，做了個自己最得意的，卻噁心的讓人以為他是玻璃的浪笑，又朝着甄英雄的病房前進了，阻力，需要用誠心與堅定的腳步來瓦解，這就是成功的秘訣！　　“去你媽的，笑的這麼噁心你還敢說想進去，你當我家少爺喜歡男人嗎？！滾！”　　……　　闌度看了看門口晃動的人影，又看了看靠在病床上，兩眼獃滯還時不時傻笑的甄英雄，嘆了口氣，坐到了沙发上，拿起桌上的蘋果，用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手中的小刀子削着果皮，“朋友，我算服了你，堂堂黑幫太子爺，居然去做落水英雄，估計這時候，同行們都在笑你了，希望剛才的直播不要被殺手培訓時的夥伴看到，不然我都要替你臉紅，殺人考試你沒及格，救人你倒挺熱心……”　　“闌度，你接過吻嗎？”　　甄英雄沒搭理闌度的奚落，突然問了這樣一句話出來。　　闌度一怔，笑道：“你腦子不會真的進水了吧？沒接過吻我還是男人嗎？不過我沒和男人接過吻，噁心。”　　“那接吻的時候你是什麼一種感覺啊？”　　“感覺？恩……”闌度很認真的想了想，“就好象在吃一塊美味的蛋糕吧，舔舔嘴唇，吸吸舌頭，交換一下唾液，總之不同的玩法就有不同的感覺啦，你又不是什麼純情男孩，這用的着問我嗎？”　　“我不是說那種肉體的感覺好不好？那種感覺該怎麼說呢，恩……就好象，觸電，對，就是觸電的感覺，全身麻麻的，會情不自禁的顫抖……”　　“你高，那樣的玩法我可不敢，接吻的時候還要捅電源找感覺，這我還真沒試過，只聽說有些女人喜歡用跳蛋刺激那地方的，還有一些喜歡被虐的女人會電擊乳頭找快感……我靠，英雄，你該不會是被虐狂吧？！電嘴巴，這玩法挺新鮮的，算SM的一種吧？你發明的？”　　“球球的，齷齪的東西，你死去吧！傻B才喜歡被虐待呢！”甄英雄對闌度搖了搖頭，一副你不可救藥的悲哀表情。　　“算了，我也搞不懂你這小子到底要說些什麼，最近你變的好奇怪，談戀愛真的這麼神奇嗎？”闌度切了小塊蘋果，扎在刀尖上，然後把餘下的大半個甩給了甄英雄，看了看牆上的掛鐘，帥帥的臉上露出一個讓甄英雄很看不過去的笑容，“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歡被虐，但很同情的告訴你，恐怕你就是不喜歡，也要被盡情的虐待了。”　　甄英雄剛咬了口蘋果，聞言一怔，“什麼意思？”　　“說你最近變的遲鈍了吧，這還用問嗎？從上午的新聞直播，到現在不停的重播，朗朗市恐怕已經沒有人不知道你這大英雄了，你的手機泡水完蛋了，想要看你的人，也只有來這個我們義字會的醫院了……”　　“來這裏看我啊……我靠！”甄英雄猛然從床上彈了起來，一邊從闌度給自己帶來的包包中找褲子，一邊破口大罵，“你個死黃毛早點怎麼不說？！球球的，害死少爺了，要是那死變態的跑到醫院來，少爺這臉就真不用要了！”　　“我也想早點提醒你，可你一直在那裡發獃回味什麼似的，我也不好意思煞氣氛啊。”闌度將刀尖上的小口蘋果吃在嘴裏，不緊不慢道：“你姐姐已經給我打過電話了，但她不要我告訴你，不然就把我最喜歡的幾款格洛克模型手槍拆掉，你知道的，那是我唯一的寶貝，能提醒你，你就該為有我這樣一個朋友感到驕傲了。”　　“認識你是我人生最大的失敗！”甄英雄套上個體恤就往門處跑，可門還沒拉開，就聽門外的幾個平時用下巴說話的傢伙低聲下氣，無比恭敬的齊聲懦懦道：“大小姐好，大小姐辛苦了。”

# 第081章 家裡的殺手

　　“我辛苦什麼？英雄呢？還有，這幾個傢伙是什麼人？”本來甜甜的聲音帶着些許的不滿與厭惡，看來這變態姐姐心情不大爽啊，甄英雄咽了口唾沫，輕輕的向後退了兩步。　　“回大小姐，這幾個是朗朗電視台的記者，想要採訪少爺……”　　“轟走轟走！真討厭，英雄需要的是休息，把這幾隻蒼蠅丟出去！”　　“這，大小姐，他們是電視台的，這不大好吧，少爺說要我們禮貌些對他們的……”　　“你說什麼，我沒聽清楚，給你個機會再說一次。”　　“不不不，沒有，我是說，謹尊大小姐吩咐！喂，你們幾個沒聽到大小姐說的話嗎？趕快給我把他們丟出去！記住，是丟……出去！”　　甄英雄汗都下來了，三國這丫頭對人對己完全是兩個人，可是……我的姐姐啊，你也說了少爺需要的是休息，那你來做什麼啊？少爺今天可禁不住老姐你挑逗或者哭鬧啊。　　“闌度，你頂住，少爺我先撤退了！”甄英雄話沒說完已經跑到陽台上了，闌度還沒來得及說話，甄英雄兩步助跑，起身，在陽台攔牆上一踩，發力，身子躍起，竟然不理會這裡是六樓的高度，直接跳到了距離三米，隔壁房間的陽台上，打開人家窗子就鑽了進去。　　“你個混蛋，你溜了我怎麼交差啊？！”闌度追到陽台，回頭一看房門的把手向下一沉，吞了口唾沫，“我也撤，回家把模型藏起來先……”　　同樣兩步助跑，同樣飛身一躍，選擇了與甄英雄相反的方向，溜了。　　……　　車被X小姐開走了，手機泡水不能用了，錢包里的鈔票濕噠噠的，好在還有銀行卡，甄英雄找了個提款機，取了兩千大元出來，在路邊上攤了個煎餅果子添撫一下餓扁的肚子，這才攔了輛出租車返回了家。　　鑰匙插入房門的同時，客廳發出一聲微微響動，甄英雄一頓，笑了笑，這才推門走了進去。　　換上拖鞋，走進客廳，一如往常的安靜，卻整潔了很多，地板鋥亮，桌面乾淨的被陽光晃的像面鏡子，茶几上擺了一盤洗好的水果，葡萄，蘋果，那色澤很誘人，勾引着食慾。　　甄英雄從冰箱中取出一罐可樂，卻並不着急打開，一邊搖晃一邊慢慢走向了自己的房間。　　房門沒有上鎖，微微敞開了一點點，甄英雄伸手摸着門板，然後突然發力，猛的推開，一道白影從上面落下，居然有人藏在了房門上面！　　那白影似乎沒有想到甄英雄會突然用那麼大的力氣推門，更沒想到他並未進來，一下撲了個空，但反應之迅速還是另人乍舌，落地之後幾乎沒有停頓的一個反身撞向了甄英雄。　　“小丫頭，你還是嫩了點。”甄英雄一笑，手指一摳易拉罐的拉環，因為剛才晃動而氣體膨脹的可樂猛烈噴出，正噴在那人影的臉上。　　視覺不清，甄英雄基本沒有費力，只是向左讓了半個身子，那人影自己衝到了客廳，才一轉身，就不敢動彈了，因為，一把水果刀的刀尖已經頂在自己的脖子上。　　“少爺我不知道高橋澤到底教了你多少殺人的伎倆，但有一點我想你應該清楚，殺手，因為藏匿在影子中，所以才會可怕。”甄英雄收回水果刀，隨手一甩，扎到了茶几上擺放的水果盤裡，最上面的那個蘋果被穿透的同時居然沒有從頂端掉落下來，甄英雄自我感覺良好的點了點頭，喝了口飲料，坐到了沙发上，“也就是說，當一個殺手身份不在隱蔽的時候，除了一點點搏命的伎倆，他和普通的亡命徒便沒有什麼其他的區別了，所以，你這樣的偷襲對少爺我是沒有任何作用的，知道了嗎？小櫻桃，你已經無法在少爺面前隱身了。”　　偷襲甄英雄的赫然就是那不會說話的女孩子殺手櫻桃！　　櫻桃還在看着那被穿着一把刀子卻紋絲沒動的蘋果呢，她也算個行家，知道甄英雄這看似簡單的一手活有多深的功夫，力道，準確性，掌握的好完美，這是一流的飛刀技術啊，再轉望甄英雄時，櫻桃的眼中已經有些崇拜了。　　看着櫻桃這身打扮，甄英雄能想到的字眼只有一個，‘蘿莉’。　　嬌小的身體看上去很瘦弱，卻偏偏穿了一件很肥大的白色襯衫，好象連衣裙似的一直罩到了膝蓋，那條白色帶紅桃心的大花褲衩子可是少爺我的最愛啊，你那小腰是怎麼穿上去的？怎麼看怎麼像條花裙子，小腿纖細，赤裸着兩隻白嫩的腳丫，還真是小巧可愛啊。　　衣袖卷的高高的，露出兩條白皙的小臂，領口太過寬鬆，歪斜着掛在削纖的肩膀上，那清晰的鎖骨讓人遐想連連，只可惜，小胸脯還沒有規模，襯衫被飲料破濕緊緊的貼在胸前，就如同沾了水的薄紙一樣透明了，沒穿內衣，事實上這種還沒發育起來的小規模也不用穿內衣，微微而結實的凸起證明了她的稚嫩，兩顆小櫻桃是唯一能讓甄英雄感到興奮的成熟。　　櫻桃看到甄英雄兩隻眼睛總晃動在自己身上，低頭一看，小口張開，無聲的驚叫總有些凄凄楚楚的感覺，下意識的抱緊胳膊，兩隻大眼睛又羞又怒的翻着甄英雄，但只片刻便堅持不住了，小臉紅的像火燒雲，低下了頭。　　“球球的，怕羞你還穿成這樣子？少爺的衣服你穿着能合適嗎？”甄英雄也覺得自己挺罪惡的，一大男人，老盯着一未成年看啊看的，和變態的色狼確實沒什麼區別，把飲料罐往桌上一放，道：“不是告訴你去哪裡找衣服了嗎？”　　一聽這話，小櫻桃眉頭一挑，有點不高興了，對甄英雄做了幾個手勢。　　球球的，少爺我又不是聾啞人，不懂得手語啊，見甄英雄苦哈哈的樣子，櫻桃嘆了口氣，過來拉着甄英雄的手抻了抻。　　甄英雄會意，隨着櫻桃來到了艾愛的房間，櫻桃把卧室里的柜子和抽屜全部拉開，甄英雄總算明白她是什麼意思了。　　“那死倒霉鬼！怎麼把衣服全帶到漢宮去了？！”甄英雄恍然大悟，怪不得闌度幫那丫頭拉東西的時候連連叫苦呢，敢情那丫頭把衣物全帶走了啊，女孩子，真是喜歡臭美，帶那麼多衣服你穿的了嗎？　　兩人重新回到客廳，甄英雄見櫻桃對自己已經沒了敵意，問道：“上午看過電視了嗎？”　　點頭，櫻桃坐在甄英雄對面，兩隻小手按着並在一起的膝蓋，似乎很害羞的樣子，低着頭，輕輕的點了點，紅色的短髮也只是晃動了一下，看不到她的表情。　　甄英雄嘆了口氣，“那你以後打算如何？”

# 第082章 沙發和卧室

　　問雖然是這麼問的，可甄英雄本意卻是把這丫頭留下，做個拉風帥氣的保鏢，但柔弱的櫻桃看上去實在太可憐，心一軟，決定還是看她自己的意願。　　櫻桃沉默了好一會兒，突然抬起了頭來，甄英雄愣了，這丫頭居然在哭，小鼻子抽噎着，突然從沙发上彈了起來，甄英雄躲都沒來得及就被櫻桃撞到了懷裡，球球的，怎麼哭着哭着也能突然動手啊？　　抬起手來想給偷襲自己的櫻桃來上一記手刀，她可是殺手啊，還是高橋澤調教出來的殺手，敵我不清之前，這丫頭絕對是個危險的存在，甄英雄覺得自己大意了，剛想彌補，可這手卻怎麼也落不下去了。　　櫻桃死死抱住甄英雄，還帶着稚嫩的一張小臉緊緊貼着甄英雄的胸口，哭的梨花帶雨，只片刻，甄英雄就感覺到那淚水浸透了自己的衣服。　　聲音，是人類感情的表達，無法發出聲音的人，是孤單的，櫻桃哭的很傷心，可張開的小口卻發不出絲毫的聲音，感情全部化做了淚水，不停的涌泄，小手抓着甄英雄的背肌，用力，更用力。　　球球的，男人啊，就是這麼的苦命，甄英雄的後背疼的如火燒，可還是咬牙忍住，抬起的手也放下了，輕輕落在櫻桃的頭上，溫柔的撫着，“哭吧，有多少委屈全哭出來吧，那些已經過去的怨恨，經歷過的悲痛，全部哭出來，然後徹底的遺忘吧。”　　聽着他的安慰，感到甄英雄撫着自己的頭髮，輕拍着自己的後背，櫻桃突然哭的更厲害了，似乎找到了親人一般，向沙发上一拱，竟將甄英雄壓倒，球球的，好大的力氣，甄英雄是真想知道這丫頭如此嬌小的身體是怎麼來的這種力氣。　　壓在甄英雄身上，櫻桃真的像個孩子一般，頭臉抵着甄英雄的胸口用力的哭搖着，甄英雄雖然不太滿意這個體位，卻只是搖了搖頭，輕撫着櫻桃的後背，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老媽就是這樣哄自己入睡的。　　櫻桃沒有入睡，哭的眼淚流盡，感情宣洩的差不多了，她紅着小臉抽噎的坐了起來，不好意思的看了甄英雄一眼，似乎現在才察覺到自己過於失態。　　看了看胸前，又是眼淚又是鼻涕，甄英雄也坐起來，將上衣脫了下來，然後蜷成一團，擦了擦胸前被淚水打濕的地方。　　“球球的，沒見過你這麼能哭的丫頭！”甄英雄不容櫻桃躲讓，用手裡的衣服使勁的幫她擦了擦臉，櫻桃開始的時候還在躲，可過了片刻就任由甄英雄擦抹自己的小臉了。　　“恩，這還差不多，不然別人還以為少爺我欺負你了呢。”甄英雄滿意的點了點頭，然後站了起來走進了浴室，將衣服丟進了洗衣機。　　回來的時候，發現櫻桃正跪在地板上，趴在茶几上寫着什麼。　　“哥哥幫我殺了高橋，替我父母兄妹報了仇，櫻桃不知該如何感激，櫻桃一無所有，沒有家，沒有錢，沒有本領，只有一條小命，惟有留在哥哥身邊報答哥哥，可以嗎？”　　甄英雄念完白紙上的秀麗整潔的兩行字，再看看一臉緊張且有幾份羞澀的櫻桃，“你要留下來？我是沒什麼意見的，少爺養你個小丫頭還不成問題，但我有一點要提前聲明啊，本少爺不是個好人，相信高橋決定殺我的時候已經對我做過調查了，你應該知道的。”典型的得便宜賣乖，心裏高興，臉上嘴裏卻假正經。　　櫻桃還以為甄英雄是不願意收留自己呢，趕快從他手裡搶回那張紙，趴在桌上繼續寫道：“哥哥是好人，我上午有看到新聞，哥哥跳水救人險些喪命，被送到了醫院搶救，所以剛才我聽到有人開門才會躲起來的，我不知道是哥哥你的。”　　球球的，少爺不過是累了休息下，那些該死的記者真他媽能胡謅！送醫院急救？你當少爺我是紙糊的啊？！甄英雄真服了新聞記者的本領，捕風捉影自是不必說了，誇大其詞更如家常便飯，靠，你總要考究一下事實根據吧？少爺喘口氣就成了生命垂危，要是真生命垂危了，那你不得把少爺寫成個烈士歌頌個沒完啊？　　“你真當少爺是好人？”　　看到甄英雄的表情，小櫻桃點了點頭，又寫道：“不是好人也沒關係，哥哥幫我報了仇，櫻桃的命就是哥哥的了。”　　球球的，你這麼說就是不相信少爺是好人啊！甄英雄動了動嘴角，死丫頭，你就不能堅持點啊？哪怕哄少爺笑一個也好，你就寫，少爺是天下第一的大好人，不行嗎？現在的小說電視劇不都是這樣嗎？明知主角是個邪派還死心塌地的崇拜他仰慕他，把他當成天下第一的大好人，大英雄，少爺也想體驗體驗那飄飄然的感覺……　　其實，甄英雄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留下櫻桃，固然是知道她無處可去，但更主要的是，一個可以為了報仇不惜五年留在殺手身邊學習殺人技術的小丫頭，這份執着，這份對親人的愛，讓甄英雄感動，雖然甄少爺不願意承認自己被感動了。　　櫻桃很可愛，或者說是很可人愛，那種憐憐的氣質讓人忍不住想要疼愛她，雖然是個殺手，卻讓人一眼可以看到她本性中的善良，只可惜年幼的她被高橋澤那樣的敗類利用了，甄英雄不想讓這個自己都不清楚是不是被染了顏色的小丫頭繼續茫然的活下去，她需要的，是安定的生活。　　“沙發和卧室，你挑一個。”　　櫻桃一怔，一時沒有反應過來，看到甄英雄嘴角勾起的那耀眼的笑容，櫻桃才猛然醒悟，小鼻子一皺，使勁忍了忍又要掉下來的眼淚，小小的身軀開始顫抖，激動之餘，終於又一次撲到了甄英雄懷中。　　自己，終於有家了，雖然才認識這個男人两天，但他從此以後就是自己唯一的親人了，櫻桃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出於報恩或者是無奈的投靠，但她卻清楚的知道，自己並不討厭這個男人，從見到他的第一眼，那種讓自己心跳加速的感覺就一直繚繞在意識中，很奇特，似乎一種家人的感覺，又似乎不太一樣……總之，那是一種可以依靠的很舒服的感覺。　　甄英雄抱着這個突然沒有了殺手氣勢的小丫頭倒在了沙发上，任由這丫頭壓在自己身上親着自己的臉，他知道，這丫頭是在表達喜悅，一種脫胎換骨，找到新生活的喜悅。　　甄英雄也笑了，球球的，少爺這次夠拉風了吧？一個小姑娘保鏢，又乖巧又有殺傷力，還養眼，哦呵呵……，總比闌度那臭老爺們強，那死東西長的太帥，和少爺走在一起，少爺都顯得不鮮艷了。　　“哐啷！”　　甄英雄與櫻桃被嚇了一跳，轉過頭去一望，魂飛魄散誇張了點，但三魂飛了一個半，七魄散了六點五就很貼切了，甄英雄牙關直顫，我的媽啊，她怎麼來了？！　　甄三國鐵青着小臉從敲碎的窗子鑽了進來，兩隻眼睛噴出的火花可以焚燒掉一頭小豬似的，兩排整齊的小白牙磨的咯吱咯吱響，一言不發的瞪着抱在一起躺在沙发上甄英雄與小櫻桃，看這樣子，要咬人似的……

# 第083章 姐姐醋溜溜

　　小櫻桃愣了好一會才反應過來，天啊，這裡是八樓，她居然是從窗子進來的！難道她是蜘蛛人嗎？！　　細細打量了一下面前這位蜘蛛女俠，櫻桃倒吸了一口涼氣，這女人……太完美了！她身上的一切都讓自己忍不住去羡慕，去妒忌，好高挑的身材，好有致的曲線，好美麗的一張臉，簡直是造物主最完美的傑作啊！　　一件寬鬆的綉滿紅色桃心的半袖運動體恤，倒是和自己現在穿的大褲衩挺搭配的，胸前綉着迪斯尼著名卡通人物，一隻穿着粉紅色連衣裙，戴着粉紅色蝴蝶結，張開雙臂的母耗子，米妮。　　好可愛的衣服啊，同是女孩子的櫻桃很羡慕，那麼鮮艷的衣服自己就從來沒有穿過，可更讓櫻桃羡慕的，是三國那兩條健美的長腿，那條束緊雙腿的窄腿牛仔褲，將她那豐圓的大腿，筆直的小腿展現的淋漓盡致，這樣的身材，比那些世界級的模特也不遜色啊，搭配着她本身那種濃郁的中國古典淑女氣質，說她是完美的一點也不誇張，只不過……她身上散發的氣息……　　殺氣，這絕對是殺氣！小櫻桃對這氣息很熟悉，她能感覺到對面那及至完美的女人對自己所產生的敵意，莫非……她是個入室小偷，發現有人在家，想要殺人滅口？！看到甄三國背着的運動背包，小櫻桃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猜測，可惜了，這麼好看的女人居然是賊，和電影里的橋段很像，原來真有這麼自信美麗的女飛賊啊……　　甄英雄連話都不會說了，如果說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剋星的話，那麼甄三國絕對是甄英雄唯一的剋星，平時總是溫文爾雅的她對自己是不會表現出憤怒的一面的，最多就是裝裝可憐，浪費幾滴眼淚，或者就用拍AV什麼的可笑威脅和自己談條件撒嬌，像現在這樣子，似乎還是第一次，不過看的出來，她是真的生氣了。　　甄三國看看櫻桃，又看看甄英雄，小臉氣的發青，尤其是那身材嬌小的女孩正趴在甄英雄的身上，這是甄三國絕對不能接受的。　　看着那一臉殺氣的甄三國一步一步的朝這裏走過來，甄英雄連動都不敢動了，這姐姐輕易不生氣，生起氣來能翻了天，都是自己那老爹把她給寵壞了，使得她從小就不正常。　　櫻桃並不知道甄三國是誰，見她面色不善，以為她要對甄英雄不利，當然不會看着她靠近過來。對現在的櫻桃而言，甄英雄不但是恩人，還是親人，自己什麼都不會，一個人無法生存，他是收留自己的人啊！　　想到這裏，櫻桃突然彈身而起，先是躍到茶几上，身子一矮，右手抓住甄英雄剛才飛出來扎到蘋果上的水果刀刀柄，向上一甩的同時人也從茶几上跳了起來，蘋果從刀身上被甩射而出，直接飛向了甄三國的臉，而後面，就是撲來的櫻桃和一把利韌。　　甄英雄沒想到櫻桃出手這麼快，嚇了老大一跳，“櫻桃，快住手！”　　為時已晚啊，甄三國一見這丫頭突然對自己出手，火氣更大了，好你個丫頭，勾引我弟弟不說，還感對本小姐這麼無禮，不教訓教訓你，你還以為我好欺負呢！　　甄三國可是朗朗市女子黑市拳的霸主，對於打架，一般男人打四五個是小菜一碟，更不要說櫻桃了。　　看似無力的潔白小手一握，一拳打出，那飛來的蘋果頓時裂成了N半，蘋果渣，飛濺出來的果汁，因為反方向的作用力，帶着燃燒的怒火衝擊波全招呼到了櫻桃的臉上，櫻桃想也沒想過，一個千嬌百媚的大美女居然有如此快的出拳速度，而且還是那樣的強勁。　　手腕一緊，伴隨着一聲嬌喝，櫻桃嚇的心都飄到了嗓子眼，只覺得天地突然旋轉，懸空的身體完全不聽使喚了，天啊，是高拋式的過肩摔！　　“姐！別摔！唉呦呵……！疼死少爺了！”　　櫻桃並沒覺得怎麼疼痛，睜開眼睛向下一看，天啊，自己果然不是摔在了地板上，甄英雄不知什麼時候滑到了自己身下做了肉墊啊！櫻桃還沒來得及從甄英雄身上爬起，后脖頸一痛，全身力氣都散去了，頭好沉啊……　　“死英雄，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我絕對不會讓你結婚啊！和姐姐在一起不好嗎？她是誰，為什麼住你家裡？！你們，你們到底是什麼關係？！”甄三國一把拉起沒有反抗能力，卻也沒有昏迷過去的櫻桃，將她摔在了沙发上，然後哭喪着小臉，委屈的坐在了她的旁邊，大有看犯人的架勢，滿屋子飄着的美女幽香全變成了酸味……　　球球啊……，你個死變態的！我和她什麼關係你操哪門子心啊？甄英雄被砸的胸口發悶，坐在地板上不停的揉着，心裏不滿，嘴裏卻不能不滿，“姐，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想什麼了？！”甄三國把小背包往茶几上一砸，嬌嗔道：“我只是問你們兩個是什麼關係，我又沒問為什麼這小丫頭穿着你的襯衫和內褲趴在光膀子的你身上又抱又親的，我又沒問你為什麼在她身上摸來摸去的，我也沒問她為什麼看到我就那麼嫉妒的沖我扎刀子，更沒問你為什麼不攔着她傷我還給她做肉墊，唔……”說著說著，捂着小臉開始哭起來了。　　你這還叫沒問啊？！甄英雄好氣又好笑，你個死變態的問的比警察都詳細了！　　“唔……我沒嫉妒，真沒嫉妒，你為了躲我從醫院跑出來我都沒生氣，還特意買了禮物跑來這裏看你，結果你居然和這丫頭合起來欺負我！我，我，我要找爸爸評理去！唔……”　　找誰？老爹？！開什麼玩笑啊，那老傢伙比你還不講理呢！甄英雄一急，趕緊從地上爬起來，將甄三國按回了沙发上，“我的寶貝姐姐啊，你聽我解釋成不成啊？”　　甄三國還耍小性兒呢，兩條小腿踢啊踢的，卻沒掙扎着要站起來的意思了，“我不聽！你就是嫌棄我這姐姐了，我知道，你覺得我長的高，覺得我不可愛，成天想着找一個嬌小可愛的女人結婚生孩子去，誰讓我比你大，又不討人喜歡的！”　　甄三國從小就對接近甄英雄的那些長的嬌小可愛的女孩子充滿敵意，就是因為自己長的比一般男孩子都高，雖然美麗耀眼，卻也讓男人望而卻步，她對自己近乎完美的美麗始終不那麼自信。　　“你可愛，你比誰都可愛，好了好了，別鬧了好嗎？我和她什麼關係都沒有。”　　球球的，少爺怎麼好象在哄孩子似的啊？甄英雄拿這變態姐姐沒轍，只能哄着。　　“你說真的？”甄三國不鬧了，面無表情的盯着甄英雄，“那她為什麼親你，而且，你們兩個都衣衫不整的？”　　看到甄英雄赤裸的上身，甄三國小臉突然紅了起來，似乎才注意到的樣子，小臉蛋的反應有些遲鈍。　　甄英雄嘆了口氣，退了兩步坐在三國對面的沙发上，“是這樣的……”

# 第084章 活寶靚姐姐

　　原來櫻桃有那麼悲慘的過去，好可憐啊，甄三國看着已經淚流滿面的小櫻桃，聲音也嗚咽了，“原來是這樣啊，小櫻桃，放心，以後你不是一個人，我會照顧你的。”　　你照顧？甄英雄一怔，急啊，你個死變態的不會又想和上次把樂樂帶走似的，把我這超級拉風的小女孩保鏢也挖走吧？　　甄英雄的猜測與擔心很快得到了證實，“英雄已經很厲害了，不需要保鏢，你還是和姐姐我一起住吧，姐姐很柔弱，才需要保護，告訴你哦，我家裡還有個女兒的，和你一般大小，你們會成為好朋友的。”　　你弱？那些渾身長橫肉的老爺們也未必打的過你，你哪點弱了？！甄英雄嚴重不滿意自己這個睜眼說瞎話的變態姐姐，櫻桃剛栽到她手裡，她還好意思說自己弱！　　“有沒有搞錯啊，姐……”　　“幹嗎？！”甄三國小臉一冷，“你不同意？英雄，你該不會是對櫻桃有什麼不軌吧？”　　甄英雄一怔，“不軌？她這丫頭身條還沒長開呢我對她能有什麼不軌？”　　“是嗎？那可不好說，櫻桃現在就這麼可愛，以後長大些肯定更可愛，那就不好說了，我這樣做是為了櫻桃。”　　死變態，你就是看少爺我身邊有女人你彆扭！甄英雄還想繼續爭奪撫養櫻桃的權利，可看到眼前突然發生的場景，話沒說出來，鼻血倒差點流出來。　　只見甄三國右臂摟着櫻桃的肩膀，左手一滑，從櫻桃的領口插到了她的襯衫裏面，撫着她的小胸脯，捏了捏，喃喃自語道：“是發育的晚了點，不過現在有些手感了，說不定過不了多久就能鼓起來呢……”　　干！球球的，你干什麼呢？百合啊你？！　　甄英雄被刺激了，小櫻桃才難受呢，一張小臉布滿潮紅，小嘴張着，呼呼的吐着香氣，感覺胸脯上那隻小手正掐捏自己的小屁股，一陣陣奇妙且有些難受的電流在身體里亂跑亂撞，櫻桃剛才被甄三國切了記手刀，雖然已經可以動了，但絲毫用不出力氣，想板開她的手都做不到。　　那雙猥瑣的小手終於離開了女孩的胸脯，甄英雄覺得有些遺憾，可還是和櫻桃一樣吐了口氣，這種刺激看多了會要人命的，但這口氣才吐了一半就倒吸了回來。　　一撩襯衫的下擺，甄三國那隻已經稱的上罪惡的左手沿着櫻桃平坦而結實的小腹一溜，滑進了那條特大號的內褲，櫻桃犹如突然觸電一般將身子挺了起來，甄英雄一捂鼻子，好歹是沒讓鼻血流出來啊，死變態的，你摸哪裡呢？！　　甄三國皺着小眉頭，那雙邪惡的小手在櫻桃的雙腿間不停的蠕動着，“已經開始長毛髮了，恩，那就表示小櫻桃已經長大了……”　　鼻血到底還是流了出來，我的姐姐啊，你也太變態了吧？甄英雄趕忙沖向了洗手間，沖鼻血，洗臉，冷靜，一定要冷靜！球球的，為什麼有那變態姐姐的地方總會有這種挑逗啊？　　鼻子里塞了兩團衛生紙，再次回到客廳，發現櫻桃已經不見了，甄三國撅着小嘴從小公主的房間走出來，道：“連女孩子穿的內褲都沒有，這讓櫻桃怎麼留這裏住啊？還是和我回家好了，可以和樂樂做伴，總比一個人強吧？”　　“一個人？沒關係，那把樂樂接回來住不就好了？人多，熱鬧啊。”甄英雄是個機會把握者，能把樂樂爭取回來就太好了。　　“好啊好啊，那櫻桃就不用和我一起走了。”甄英雄正高興姐姐破天荒的好說話時，就聽甄三國拍着小手說道：“我和樂樂搬來住也是一樣的嘛。”　　“你什麼時候帶櫻桃走啊？用不用我開車送你們？我馬上喊輛車過來。”甄英雄回房間就開始找衣服，你搬來住？那少爺真不用活着了。　　甄三國小嘴翹的都能掛油瓶了，轉頭看到了放在茶几上的小背包，這性格無常的丫頭又笑了，抓起來包包追到了甄英雄的房間里。　　“英雄，櫻桃被我打了一下，要睡上一會兒才能活動，你這麼著急做什麼？難道真的嫌姐姐煩人了嗎？”　　“怎麼會啊，我只是找件衣服穿，老姐你好歹是個女孩子，我總光着膀子也不合適吧？”　　甄英雄剛從衣櫃里取出件花格子襯衫，就被甄三國一把搶了過去，“這麼難看的衣服怎麼穿啊？姐姐幫你買了件新的，你穿這個吧！”　　看到甄三國那得意而自喜的笑，甄英雄總覺得不妥，果然，那丫頭從小背包里取出一件上衣，‘唰’的在自己面前展開，“噹噹……！這件怎麼樣？告訴你，這可是限量版哦，我排了一天的隊才買到的！”　　甄英雄汗都下來了，那件衣服……是男人穿的嗎？！一件綉滿紅色桃心的半袖運動體恤，這不是和變態姐姐你身上穿的一樣嗎？唯一的不同就是……胸口的動畫人物是雄性的耗子，米奇……　　你讓我一大男人穿這個？少爺我可是義字會的太子爺啊！　　甄三國一面強硬的要給甄英雄套上，一面說道：“穿嘛，快，穿上給姐姐看看，這套情侶裝雖然不貴，可是數量有限，很難買的……”　　“情侶裝？拜託，我們是姐弟啊！有姐弟穿情侶裝的嗎？”甄英雄一邊後退一邊提醒甄三國，奈何三國根本不去聽。　　“我不管，總之讓你穿你就要穿，姐姐我昨天可是在快樂谷遊樂園的人群里奮鬥了一天才買到的，為了這套衣服我自己都沒有去玩，放心啦，也不算是情侶裝，我也有給樂樂買了一套啊。”　　“那我也不穿，我可是男人，你讓我穿的這麼動畫我怎麼見人啊？”　　甄英雄立場堅定，可甄三國就是不肯放棄，兩人一推一退的倒了床邊，甄英雄絆在床沿上，三國一聲輕呼，壓着甄英雄倒在了柔軟的床上。　　三國可不是櫻桃，剛才就被砸了胸口還有些氣息不順，再被一米八的高挑美女壓倒，甄英雄一時失去了力氣。　　甄三國也嚇了一跳，可很快回過了神，不過卻沒有從甄英雄身上下來，而是小女人一樣雙手扶着他的肩膀，仰頭望着甄英雄，嬌嬌笑道：“呵呵，英雄，有沒有覺得我們現在很像剛才你和櫻桃那個樣子啊？”　　像？像個屁啊？！櫻桃才多點分量，我的姐姐啊，你快和我一般高了，即便再苗條，你能比櫻桃還輕嗎？甄英雄伸手去推甄三國，可那丫頭反應倒快，兩臂一樓，愣抱住了甄英雄的脖子，“想推我起來？門都沒有！怎麼你摟着櫻桃就成，抱抱我就不成？”　　“球球啊……，這世界上哪有弟弟抱着姐姐躺在床上的？你不怕別人說我們關係不道德啊？”　　“我們是黑社會，還怕別人說這個嗎？要是道德的話，誰還做黑社會幹什麼？”甄三國也不知是故意裝傻賣愣還是真那麼理解的，反正小臉上寫滿了讓人腦袋疼的認真。

# 第085章 人工呼吸吧

　　“我說的不是那個道德！而是……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是姐姐我是弟弟，這樣躺在床上別人會以為我們……亂倫！”　　“又不是親的，亂就亂吧，反正又沒人看見，英雄，來，給姐姐親個，高中畢業后我們還沒親親過呢。”　　甄三國小嘴一撅就要湊過來，甄英雄連忙躲閃，“開什麼玩笑啊？亂倫你都不在乎？球球的，少爺我在乎啊，讓老爹知道非宰了我不可！”　　“爸爸早說過長大后讓我嫁給你的，不結婚也沒關係，你只要陪着姐姐就好了。”甄三國說話也不知道經過大腦沒有，探着脖子又湊了過來。　　娶你？少來吧，你這死變態不折騰死我才怪，我這輩子還能有幸福嗎？甄英雄一邊向上拱一邊說道：“老爹那是說笑的，當時我們才幾歲大啊？”　　“我不管，反正我沒當那是笑話！”甄三國有些不滿意了，甄英雄老躲着自己，難道自己就這麼沒有魅力嗎？　　“姐，你可是女孩子，我上衣都沒穿你老貼着我這不合適吧？你不知道什麼是矜持嗎？”甄英雄急啊，再往上拱都沒地方了，上午浪費了太多體力，剛才又受了點內傷，加上三國的力氣本就很大，甄英雄想把她丟出去，就要盡自己的全力，可那樣一來……變態姐姐雖然變態，卻美麗漂亮又可愛，甄英雄根本下不去手。　　甄三國聽到甄英雄的話才猛然意識到這個問題，是啊，他沒穿衣服啊！　　鼻息里傳來的是那熟悉的味道，甄三國的小臉上抹了一層紅暈，好象絲絲紅紗蒙在了上面，可她依然沒有離開。　　甄英雄話先出口，之後才發現自己的尷尬，赤裸的胸口觸感極為清晰，姐姐那飽滿的兩團柔軟很有壓迫感，抬起的那張完美無暇的小臉上，紅的那麼可愛，微微張開的小口煞是誘人，嬌滴滴的，真想咬上一口……　　男人的身體是誠實的，甄英雄尷尬的要死，恨的要死，可最誠實的地方還是無視大腦的命令，昂首挺胸的站了起來。　　甄三國感覺到有個硬硬的東西頂到了自己的兩腿之間，只覺得全身一片酥麻，天啊，那東西一跳一跳的磨哪裡呢？　　甄英雄太多天沒有發泄過，身體積壓的慾望帶着無窮的力量，儘管甄三國穿的是料質很厚的牛仔褲，但那硬邦邦的傢伙頂着的，卻是一個女人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因為體位的關係，強有力的摩擦讓三國渾身發軟。　　“你，你這死傢伙……太壞了，嘴裏說的好聽，可下面……你這算欺負姐姐嗎？”甄三國這嬌羞的樣子更是一種燃燒男人慾望的催化劑，香氣輕吐，溫溫馨香，讓人迷失啊。　　別，千萬不能衝動，那是我姐姐啊！一起長大的姐姐，少爺絕對不能碰的女人，一定要忍住！甄英雄又開始催眠自己了，但下面那兄弟卻被催眠的更興奮了，越是想到身上的女人是自己的姐姐，那種有些不正常的衝動越發的強烈，人本性中的點點邪惡，在這時候劇烈的膨脹了起來。　　堅硬的傢伙在甄三國的兩腿之間一跳一跳的，甄三國如同被電到了一般，輕輕的呻吟從那張小嘴呼出，甄英雄突然覺得那小小的口腔就是宇宙中的黑洞一般，那能將光都吸收的無限力量在牽動着自己，天啊，神啊，少爺不想，又好想去親親那張小嘴。　　忍的好難受，出絕招吧！甄英雄一狠心，伸出了舌頭……咬！　　劇烈的痛楚起到了激發力量的功效，甄英雄一翻身將甄三國掀在了下面，剛為自己在墮落前最後一刻依靠堅強的意志獲得了解脫而慶幸，卻覺得腰上一緊，脖子向下一沉，竟然沒仰起來，又趴下了！天啊，自己壓倒了姐姐！　　“靠，球球的，姐，鬆開你的腿啦！”　　“就不！”甄三國雖然躺在床上，可雙腿卻盤在了甄英雄的腰上，雙臂依然抱着他的脖子，整個人等於掛在了他身上，“想我放開你也成，給你兩個選擇。”　　其實一折騰，甄三國也覺得現在這樣不合適了，畢竟隔壁還有個丫頭，自己也不好意思與甄英雄太過親熱，可讓她就這樣放開甄英雄，她又覺得舍不得，這小子總是躲着自己，能這樣親熱的機會可不多啊。　　“好好，你說，哪兩個選擇？”因為甄三國的腿纏在自己身上，下面那條棍棍因為興奮翹起而被她擠壓在了兩個小腹之間，摩擦，禁忌的刺激，讓甄英雄難以壓抑慾火，這時候甄三國就是讓他去殺人他都不會拒絕的，敗類好歹還是人，禽獸可就豬狗不如了。　　“第一個選擇，你要穿上我給你買的衣服，和我一起去快樂谷樂園玩上整整一天，然後一起吃浪漫晚餐，去看午夜場電影，第二個選擇……你親我下。”甄三國蹙起小眉頭，哀怨而委屈的幽幽道：“過去總是姐姐主動和你親親，今天你主動回，親我一下，我立刻放開你。”　　“我選一……”　　“除非你今天、立刻、馬上帶我出去玩，不然選第一無效！”　　球球的，你太陰險了吧？說來說去你就是想要我親你啊？甄英雄痛苦啊，這要是親下去，自己不就成禽獸了？天理難容啊……雖然自己本就不相信什麼天理，可，可自己還是不能對姐姐做那樣的事情啊！儘管很想……　　甄三國看的出甄英雄的掙扎，也知道他在掙扎什麼，輕輕嘆了口氣，凄凄楚楚道：“英雄，親姐姐一下真的這麼難嗎？我問你，如果姐姐有一天要死的時候，需要做人工呼吸，你給不給我做？”　　甄三國一向是個樂天派，見到她這樣的表情，聽到她這樣的口吻，甄英雄呆了，這姐姐扯哪裡去了？　　“姐你……”　　“不要跑題，你回答我嘛！是你給我做，還是看着別人來親我的嘴？”　　甄三國有些撒嬌，但這憨憨的樣子卻是甄英雄熟悉的，“你是我姐姐，如果真需要人工呼吸，我當然會做了。”　　這話卻是甄英雄的心理話，他對甄三國的感情一直很微妙，連他自己也分不清楚那是怎樣的一種感覺，可有一點是十分肯定的，自己不想看到姐姐被其他男人碰到，就更不要說被其他男人親了。　　“真的？你沒騙我？”　　“真的，決沒騙你。”　　“那好，我現在要死了，你給我人工呼吸吧。”　　“……”

# 第086章 急救補習課

　　甄英雄這火啊，騰騰的冒，“你有沒有搞錯？！繞了一個大彎子，還是要我親你啊！你哪點像需要做人工呼吸的主兒啊？”　　“你真想等我要死了再做嗎？”甄三國可憐兮兮的望着甄英雄的眼睛，幽幽說道：“英雄，如果真要等我快死掉的時候你才肯親我一下的話，我不介意給你創造這樣一個機會的，我就要看看，我的英雄是不是真的這麼狠心。”　　甄英雄太了解甄三國了，很明顯，她這是在說氣話，這丫頭對這種事情是很較真的，甄英雄感覺着小腹中的熊熊火焰已經快要焚噬掉自己的意志，終於點了點頭，該死的，再不擺脫這變態姐姐，根本不用她創造什麼機會，自己非禽獸不如的把她就地正法了不可，“就親一下啊！”　　甄三國一聽甄英雄答應了，幽怨的小臉立刻笑開了花，“恩恩，就一下！……等等，要親嘴，不許親臉蛋，那樣不算！”　　死變態的……甄英雄見甄三國嘟着那誘人的小嘴，閉着那雙眼睛等待着自己的吻，又好氣又好笑，這丫頭一天到晚都在想什麼啊？明明是姐姐，卻像個妹妹般喜歡撒嬌。　　完美的女人會降低男人的免疫力，即便甄三國是自己的姐姐，可甄英雄還是感覺到了自己免疫力的急速下降，緩緩的拉近距離，甄英雄居然覺得自己很喜歡這個感覺，一種，很微妙的衝動，不急，不緩，卻值得享受的讓人投入的感覺。　　隨着那櫻紅小嘴的接近，甄英雄下面的小弟弟又跳了跳，三國似乎被頂的有點癢，‘撲哧’的笑了一聲，一口溫香噴在了甄英雄的臉上，神聖的氣氛全沒有了。　　“這不是我的錯，是你那壞東西先頂到我的！”　　球球的，你還是不是女孩子啊？甄英雄臉一紅，有點羞惱，沒面子啊，甄三國笑了笑，紅紅的小臉收起了笑容，再次閉眼，“繼續繼續，剛才的感覺好好哦。”　　你以為拍電視劇呢？NG了可以重來？甄英雄雖不滿意，卻急於擺脫這個誘導自己墮落的小累贅，頭一低，四片嘴唇一沾，甄少爺抬頭就起，可他還是失算了，甄三國早防着他呢，兩條手臂在唇唇相印的時候猛然發力，緊緊摟住甄英雄的脖子，甄英雄這一抬身，卻把甄三國也帶了起來，這丫頭還貼着他呢，無論身體還是嘴唇，一刻也沒離開過。　　這可要了甄英雄老命了，如果說只點一下就分開的話，感覺是不會真實的，可現在……那兩片唇恭弘=叶 恭弘柔軟而香甜，那張紅潤小臉是如此投入，從那小小口腔中過度而來的溫熱是如此馨香，如此滋潤，天啊，那條小舌頭什麼時候過來的？好細膩，好香滑，那絲絲唾液真是人間最棒的美味……　　甄英雄感到自己的意志力被排山倒海般的衝擊撲垮了，他的手扶着三國的纖腰，卻不是在推，而是在摸了，從腰身滑到了後背，撫着那頭柔順青絲，向下向下，背脊，細腰，直到……豐滿的翹臀。　　神啊，阻止少爺吧，為什麼少爺無法抗拒這個女人呢？甄英雄可以感覺到視野在模糊，那種打破禁忌的罪惡與刺激讓他欲罷不能，最要命的是，他從來沒想過，三國這丫頭，居然有如此女人的一面，她嬌羞，卻投入，她生澀，卻認真。　　慾望，開始支配大腦，行動，趨於原始的退化着……　　三國的呼吸在急促，卻仍不願放棄這‘一個親’，似乎打算憋死為止，可甄英雄卻受不了了，再不推開她，恐怕就要變成推倒她了。　　慾望，是男人身體中的另一個自己，征服是原始的他唯一的口號，甄英雄對寶貝姐姐的挑逗本就免疫不高，所以才總是不停的躲藏，這次，真的會淪陷嗎？　　“喀嚓……”　　門被推開，雖然聲音很小，吻的入神的兩人卻同時嚇了一跳，他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是戀人，而是親人，接吻雖然刺激，卻還是怕別人知道，三國膽子再大，嘴裏說說還成，真到這時候她也臉紅。　　櫻桃那雙大眼睛睜的眼珠都要掉出來了，這兩人……不是姐姐和弟弟嗎？　　“櫻桃，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不過，那不是事實，真正的事實是，我們，在做人工呼吸的練習，你知道的，上午我掉在了水裡差點淹死，這個練習是為了預防下次再遇到落水者，因為溺水窒息而進行的急救方法補習，你懂了嗎？少爺是好人，大大的好人。”　　甄英雄臉上那點紅閃的比紅燈快多了，瞎話張口就來。　　“對，就是這樣的。”還抱在甄英雄身上的三國反應也不慢，很認真的說道：“我們現在的姿勢並不是親熱，而是演習一下如何在水中擺脫落水者因恐懼而不加選擇的糾纏……”　　櫻桃惶悟似的點了點頭，讓那對心裏羞的直打顫的姐弟一起鬆了口氣，小孩子啊，果然好糊弄，對望一眼，三國得意的笑了笑，還是不肯下來，既然謊話編過去了，沒理由放棄這難得的‘練習’，甄英雄正頭痛的時候，卻見櫻桃飛快的跑出房間，不會工夫，拿着張紙條進來了，一臉虔誠求教的表情。　　“姐姐，人工呼吸難道要把舌頭吐到對方的嘴裏嗎？”　　甄三國：“……”　　甄英雄：“……你這丫頭，一點都不可愛……”　　……　　每當晚上給鬧鐘訂時的時候，鬧鐘就像是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它會準時把自己從夢中喚回，可每當被它從夢中喚回的時候，它又立刻會成為了自己最痛恨的仇人，響的總那麼不是時候。　　甄英雄狠狠的將叫囂的鬧鐘摔在了地上，氣呼呼的將被子一蒙，接着睡，球球的，才七點，響個屁啊？！　　昨天確實是太累了，被變態姐姐刺激的不得了，睡覺前用那罪惡的左手蹂躪的小弟弟連吐了五回白沫才沉沉入睡的甄英雄，實在是不想離開自己的被窩。　　九點半，去廁所的衝動在腹中翻滾，實在躺不住了，甄英雄才搖搖晃晃的走進了衛生間，大褲衩子褪到後腳跟，無力的坐了馬桶上。　　失落啊，頹廢啊，一個甄樂樂就夠讓人鬱悶的了，再一想到好不容易弄了個拉風酷死了的小丫頭保鏢也被甄三國帶走了，甄英雄就覺得做什麼都沒有幹勁，連大便都懶得使力氣了……　　刷牙漱口，沖了個涼水澡，精神多了，看到牆角被摔壞的鬧鐘，甄少爺才猛然想起自己定鬧鈴的初衷，球球的，少爺我是老師啊，把上班這事情給忘了！　　看了看錶，十點，能趕上最後一節課，甄英雄套了條四角內褲，拉開衣櫃開始翻找衣服，一伸手拽出來的，就是昨天甄三國帶來的米奇老鼠的卡通體恤。　　嘴一咧，穿這個？那非讓學生笑話死！裝嫩也不是這麼裝的，比學生穿的都花，算什麼老師啊？甄英雄雖然從不在乎什麼衣着，卻也知道這體恤穿不出去，嘆了口氣，將這衣服塞到了柜子的最裏面，然後翻出了一件白色的半袖襯衫，對着鏡子比畫了一下，挺好，配了條紅色領帶，滿意的點了點頭，不錯，像個文化人，這才吹着口哨走出了家門。　　上班真是辛苦啊，甄少爺還在為自己的稱職感到驕傲呢……

# 第087章 太子班主任

　　怕老爹羅嗦，所以還沒有買新手機，‘瓢蟲’在X小姐那裡，甄少爺伸了個懶腰，伸手攔了一輛出租車來到了學校。　　還是這個大門，這次卻清靜多了，甄英雄有些感慨啊，四小天王已經離開了四方精英私立高中，除了馬國宇的兒子馬克還留在朗朗市被義字會的勢力監管着，其他三個小子的父親已經收到了甄天的警告，把兒子轉到了其他城市念書，礙眼的東西就要離開自己的勢力，這一直是黑社會的宗旨。　　甄英雄在學校門口攤了個煎餅果子，一邊吃着一邊晃晃的進了學校。　　……　　“什麼？！你讓我做班主任？！”　　甄英雄最後一口煎餅果子差點沒咽下去，抄起茶几上的水杯，咕嘟咕嘟的沁了一氣，總算是能繼續說話了，“木老鬼，你腦子進水了吧？別人不知道，你應該很清楚，少爺去國外說好聽了是念大學，其實前兩年都是在做殺手培訓的課程，殺手培訓一結束我就被老爹喊回來打理生意，那大學上的名不副實，你讓我做班主任，這簡直是對下一代的不負責……不對，是毒害啊！”　　木子華倒很淡定，托着自己那大煙斗，不緊不慢的說道：“放心吧，我只是讓你做班主任，又沒說要你教課。”　　甄英雄一怔，“還有不教課的班主任？”　　“沒有。”木子華倒痛快，見甄英雄臉一板，趕快笑道：“但你是唯一的例外，與其他班主任老師唯一的區別只有這一點。”　　甄英雄眉頭一鎖，總覺得木子華笑的有點詐，獻媚似的讓人不禁打冷戰，“老鬼，有話你直接說，不教課都能做班主任，你究竟打的什麼主意？”　　“看你說的，好象我要害你似的。”木子華笑的這叫一個陰險，“其實是這樣的，二年三班的班主任昨天辭職了，我想你既然覺得在學校很閑，那就將就下，做這個班的老師，免得和昨天似的跑出去，結果又是車禍又是跳河的做一些不符合身份的事情……”　　“老鬼，麻煩你說實話，不要和我說些無聊的東西，你不應該是為了這個理由才讓我做什麼狗屁班主任的吧？”　　“這你也看的出來？！”木子華做了個驚訝的表情，呵呵一笑，道：“好吧，我承認，那只是一個借口，英雄，你應該知道你爸爸讓你到我這裏來，是因為我們一直無法查出那些神秘殺手的身份……”　　“說重點！”甄英雄打個哈哧，球球的，剛吃過東西，有點犯困了。　　木子華清了清嗓子，換上一副認真的不得了的表情，低沉着嗓音，道：“直接說來就是，你爸讓你到我這來，一是避難，二是在你自己避難的同時保護一個可能會遇到同樣危險的人……”　　“這個問題你似乎說過很多次了，到底要保護誰你卻一次都沒說過，都說人老了容易羅嗦，可老鬼你不但變羅嗦了，還喜歡賣關子了，真讓少爺我難受，你痛快點成不成啊？”　　你個小王八蛋太會顛倒是非了吧？！媽的，是你這小兔崽子每次談到問題的關鍵就撒腿開溜的，居然敢說老子我羅嗦？！木子華不滿，卻不敢把這話說出來，倒不是怕甄英雄，而是擔心時間一脫，這小子手機又響起來。　　木子華卻不知道，甄少爺的手機早被水‘淹死’了。　　“我記得我告訴過你吧，二十年前，還有一個人遇到了和你爸一樣的暗殺，那個人比較幸運，並沒有受傷，而是死了個貼身的女保鏢，不過那件事情還是很可怕的，兩個殺手同時狙擊一個目標，一個生瓜，一個高手，特點顯著而且無法尋找動機，偏偏這樣的事情到現在已經發生過三次……”　　甄英雄也覺得驚訝，表面卻很是鎮定，“直接告訴我，除了我和老爹之外，遇到過那種荒唐暗殺的還有誰？”　　話語才落，下課的鈴聲響了起來。　　甄英雄機靈一下坐直了起來，伸了個懶腰，“呵……，放學了，下班下班，我得補個午覺去……”　　“下你個頭啊！這才第三節課而已！”木子華都怕了甄英雄，這小子做事也太沒溜兒了。　　“切，才第三節啊？”甄英雄向後一靠，又和要死了似的，渾身軟弱無力的癱在沙发上，“那你接着說，不要總是被這些事情影響。”　　到底是誰被影響了啊？！木子華有心掐死甄英雄這說話不負責的傢伙，不過看到他這次沒強行開溜，倒也鬆了口氣。　　“說來那人你也認識，前陣子你們還見過面呢。”木子華在桌沿上磕了磕煙斗，笑道：“你要保護的人馬上就過來了，見到她你自然就知道那個人是誰了，哦，對了，你要保護的人並不知道這件事情，千萬不要說漏了啊。”　　甄英雄極度不滿意木子華的墨跡，剛要發飆，就聽到有人敲門。　　“校長您找我……啊！”推門進來的女孩一眼就見到了靠躺在沙发上的甄英雄，連校長也顧不得理了，張着小嘴指着甄英雄，驚訝的說話都結巴了，“姐……姐……姐……姐夫？！”　　“死倒霉鬼？！”　　“叫我小愛，死姐夫！”　　進門的赫然就是自戀小美女艾愛，也是甄英雄最觸的掃把星，只見這小丫頭磨了磨牙，無視校長木子華的存在，三步並兩步的衝到了甄英雄跟前，右腿一抬，也不顧自己是穿的裙子了，一腳踩在了甄英雄的大腿上，“臭姐夫，我們還有筆帳沒算清楚呢！那個死黃頭髮的小白臉昨天死活攔着我不讓我去看你，了不起了是吧？做了英雄連我這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小美女你都不搭理了，行啊，眼界高了。”　　眼界高了？這話聽着彆扭啊，好象少爺就是成什麼狗屁英雄之前也沒和你這丫頭怎麼樣吧……內褲是，白色的……咳，少爺我看什麼呢？！甄英雄趕快轉移目光，左手抓住這小丫頭的腳脖子，向下一甩，艾愛一個不穩當，轉身坐在了沙发上，和甄英雄靠在了一起。　　“死丫頭，我今天才換上的褲子你給我踩個腳印，當心我打你屁股！”甄英雄拍了拍被踩上塵土的部分，沒好氣的說道：“你媽讓我照顧你，我讓你免費享受五星級的總統待遇，你還有意見了，球球的，別不識好人心啊！”

# 第088章 那我們打賭

　　“我媽媽是讓你二十四小時的照顧我，你倒好意思說，給我一杯加料的東西讓我喝，把我整暈了，丟在漢宮不聞不問，昨天做了大英雄居然都不給我打個電話，讓我也跟着威風威風，真沒良心！”艾愛越說越氣，小牙磨的咯咯響，甄英雄都在提防這丫頭是不是要咬人了，“我本來想在同學面前牛氣下的，因為打不通你的電話，鬱悶死我了！”　　“我救人你牛氣個屁啊？！”甄英雄沒好氣的把靠過來的丫頭推到一邊，“老……那個校長，這個班主任我是不是想拒絕也拒絕不了啊？”　　“哦呵呵，甄老師，你真是很聰明。”　　甄英雄和木子華這兩人均是話中有話，從艾愛進門起，甄英雄就已經明白了一切，既然要保護的人是艾愛，那麼，當年遇到和老爹一樣奇怪狙擊的人，定然是艾愛的母親蘇影了。　　甄英雄不明白為什麼蘇影也會遇到那樣奇怪的暗殺，事實上，直到今天為止，甄英雄也搞不明白，就說上次史懷南被殺的事件吧，如果一上來開槍的人就是那個高手而不是生瓜菜鳥的話，自己已經死了，同樣，老爹當初也是先遇到了生瓜殺手的狙擊，之後因為輕敵放鬆了警惕才被高手所傷，難道對方的目的只是讓目標放鬆警惕嗎？多麻煩啊，哪有上來一槍來的痛快和突然呢？麻利與乾淨，是殺手最大的講究啊。　　雖然不明白自己與老爹還有蘇影為什麼遇到相同模式的暗殺，但甄英雄對保護艾愛卻沒有過多的驚訝，蘇影和老爹一樣都是黑社會的底子，且關係似乎不太尋常的親密，遇到同樣的倒霉事並不希奇，而自己是甄天的兒子，艾愛是蘇影的女兒，用一個簡單的視角來看，既然甄天的兒子被相同的狙擊暗殺過，那麼蘇影的女兒也可能遇到類似的暗殺。　　甄英雄想明白了這一點，惟有暗嘆一口氣，那死老頭子，既然是出於這樣的目的讓自己保護艾愛，直接說不就結了？怪不得讓自己離開義字會做個有前途的老師要自己一堂堂太子爺給個小丫頭做‘奶哥’呢，原來是因為這個。　　聽到甄英雄與木子華的對話，艾愛小口張的可以塞個小鴨蛋了，“你、你，姐夫你是老師？！不會吧？你不是黑社會嗎？”　　“我又不是烏鴉天生就是黑的，少爺我從良……那個改邪歸正就不行啊？”甄英雄正老大不爽呢，聽艾愛這口吻好象自己做老師很讓她覺得不可思議，不禁有點生氣，小瞧少爺是怎麼的？　　木子華不理這兩個傢伙鬥嘴皮子，笑了笑，道：“那從今天開始，甄老師你就是二年三班的班主任了，艾愛同學，你是班長，與甄老師有早就熟悉，就由你帶着甄老師去教室吧，介紹給同學們認識，呵呵。”　　“是，校長！”艾愛挺興奮，“我和姐夫……不，是甄老師，那絕對不是一般的熟悉！”　　甄英雄用力甩着抱住自己胳膊的艾愛，沒好氣道：“誰和你熟悉啊，死掃把星！”　　“叫我小愛，死姐夫！”　　“你不要亂叫，姐夫姐夫的，誰是你姐夫，你姐姐又是誰？”　　“我姐姐就是老懞着臉的那個人，你就是我姐夫，姐夫姐夫……”　　“別這麼肉麻，還有，別往我身上蹭，我告你性騷擾啊！”　　“你說警察會相信嗎？信你騷擾我這小美女還差不多！”　　“那個，打斷你們一下。”木子華挺鬱悶的，怎麼自己這校長看起來有點多餘啊，兩個眼中都冒着火花的人齊齊望過來，這氣勢真壓抑，“英雄……甄老師啊，二年三班最後一節課是自習，你先去和同學認識一下，中午的時候我有些事情和你談，就這樣，你們可以出去鬧……那個溝通工作了。”　　……　　出了校長室，走在樓道里，艾愛很小心的看了一眼甄英雄，有些怕傷他自尊的問道：“姐夫，我問你個問題，當然，我絕對不是懷疑你的能力，只是很好奇，你……你教什麼課啊？”　　問你就痛快點，大聲點問，還說什麼不懷疑，不懷疑你幹嗎這麼戰戰兢兢的？你分明是看不起博學多才的本少爺！甄英雄傲氣的一仰頭，吐了三個險些讓艾愛一頭栽倒的字眼，“自習課！”　　“有沒有搞錯啊姐夫！你不教課也能做班主任啊？！”　　“你這表情什麼意思？誰規定非得教課才能做班主任了？”　　“可不教課，學生們很難服你的，校長沒告訴你嗎？我們班情況可是很特殊的。”　　“特殊？”甄英雄一怔，“怎麼特殊？”　　艾愛故意做了很恐怖的表情，道：“我們班裡有四個小魔女，她們可是學校里的霸王。”　　“霸王？少爺我是霸王的頭子，在我面前，所有的霸王都得變王八，幾個小丫頭在我面前能折騰個屁！哦呵呵……”甄英雄雖然不願意做什麼班主任，卻還是得意了下，工作有了實質，在X小姐面前也好吹噓吹噓，自己不是黑幫少爺了，而是老師，還是一個班主任老師呢！雖然……只能教自習課……　　艾愛可不樂意了，甄英雄這話等於把她也罵了啊，哦，那四小魔女在你面前成了王八，那自己呢？自己可是四小魔女的大姐大，豈不成了大個兒的王八？　　“姐夫，你可不要小看她們，她們都是有些背景的……”　　“幾個沒長大的小丫頭片子，還背景呢，現在學校的風氣都變壞了，動不動就用黑社會的那套調調說話，倒霉丫頭，看來你們那個班確實該整頓下了。”甄英雄拿腔拿調，真找着點老師的感覺。　　“姐夫你聽我把話說完好不好，其實你不用那麼麻煩的，其他人來做班主任那我就不管了，姐夫你可不一樣，只要你對我說句好聽的，我就保證那四個小魔女不敢和你找刺兒……”　　“還反了她們呢，少爺我要是連個丫頭都怕，真對不住自己這名字了。”甄英雄豪情壯志啊，越是聽艾愛提到做個老師的困難，他越覺得興奮，“小丫頭，你想聽少爺和你說好聽的？哦呵呵，不可能！誇獎你這倒霉蛋兒，我總有種要走霉運的感覺。”　　甄英雄老覺得艾愛這丫頭和自己耍小聰明，才故意把做老師的難度誇張到如此之大，畢竟，有了上次被這丫頭算計的經驗，讓甄英雄相信這丫頭，簡直太難了，白果因為這丫頭沒少對自己大吼大叫，想起來就生氣。　　艾愛才憋火呢，本來是好心，這臭姐夫老和防賊似的不信任自己，張口閉口的倒霉丫頭，本小美女真那麼晦氣嗎？死傢伙，非讓你知道知道，不信任本小美女你才會倒大霉呢！保證讓你比踩了狗屎都噁心！不對，你讓你比吃了狗屎都噁心！　　“你不信？！”小丫頭表情有點輕蔑。　　“信才怪！”甄少爺高傲而自信。　　“那我們打賭！”完全是挑釁。　　“賭什麼你說！”接受你的挑戰少爺我完全不用考慮，有實力的人才有自信。

# 第089章 你敢挑釁我

　　甄英雄也不知自己為什麼就這麼喜歡和艾愛這沒長大的丫頭較勁，或許是因為兩人天生就是一對冤家吧，甄英雄過去鬥嘴輸給過這自戀且厚臉皮的丫頭，更因為這丫頭的晦氣連續倒了幾次大霉，搞的骨子里就和這丫頭犯向，偏偏命運作弄人，死活的把兩個活寶拽到了一起，想不熱鬧都難。　　艾愛最討厭的就是甄英雄總無視自己了，好歹咱也是美的冒泡的絕色小靚女，別人都爭着討好我，你幹嗎就這麼討厭我似的？　　“你輸定了！”帥氣的一甩頭髮，飄啊，艾愛小臉一仰，小眉頭一豎，小牙一咬，“我們就賭你沒有本小美女的幫助，能不能在那個班生存下來！一個禮拜為限，超過一個禮拜你沒辭職或者沒下崗，以後的一個月里，本小美女除了掃地擦地洗衣服做飯，還負責倒垃圾，若你輸了，那這一個月里，你每天都要給本小美女脫襪子洗腳丫！”　　“死倒霉鬼，你上課睡覺還沒睡醒呢吧？掃地擦地洗衣服做飯倒垃圾，本來就該是你負責的！”甄英雄點着艾愛的腦門，道：“如果你輸了的話，少爺不用你給洗腳，你啊，給我刷一個月的馬桶！”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　　“哇……！英雄！”　　艾愛還沒有將甄英雄介紹給大家認識，下面的同學已經嘩然，甄英雄現在可是明星臉，從昨天中午到今天早上，無論新聞還是報紙，對他的報道就沒間斷過，甄英雄得意啊，就這個效果，你這丫頭還想贏？準備回家刷馬桶吧，倒霉鬼！你看看下面那些小毛頭對本少爺的崇拜，少爺能來做他們的班主任，那是他們的福氣！一會兒還得有要簽名的呢！　　甄英雄嘴角還沒仰起來，下面同學一看到艾愛小臉一冷，齊齊打了個冷戰。　　壞了，小公主不高興了！原來公主大人不喜歡這老師啊，由此也可以推斷出，艾愛公主對什麼見義勇為的英雄並不感冒！一些男生心裏暗笑，看來這長的不差的老師不算啥威脅了。　　四小魔女可謂對大姐大忠心耿耿啊，雖然這老師看上去文質彬彬的挺養眼，可大姐大不喜歡，那就得讓他下崗。　　艾愛板着小臉把甄英雄介紹給了大家認識，不出所料，集體驚訝，一個只能給班級上自習課的老師，能不讓人驚訝嗎？這可是個溜須小公主的機會啊，有不怕死的男生開始鬧毛了。　　“老師，你連課都不教，怎麼做我們班主任啊？難道就是掛着英雄的旗號來做個榮譽教師？呵，可笑，名字都叫做英雄，老師你這是自信還是自戀？”　　球球的，居然敢用這種語氣和少爺說話，你當少爺是誰？義字會的太子爺！你個小東西什麼身份居然敢仰着腦袋用這種輕蔑的語氣和少爺講話，活膩味了吧？！　　艾愛這丫頭是個例外，甄英雄早習慣這丫頭和自己沒大沒小了，自己老爹都得喊她一聲小公主，身份夠分量了，可下面是一群半大的孩子，居然吊吊的，這讓甄少爺怎麼接受啊？而且，問的那個問題，明明就沒辦法回答啊！　　“你認為少爺……那個老師我不配做你們班主任，是嗎？誰來做你的班主任，是由你決定的嗎？難道你的名字是自己起的嗎？做英雄又如何，不然你也跳一個給我看看？”甄英雄目光一冷，望着那說話的男生，很輕，很緩慢的問道：“小子，你是不是活膩了？想死很容易，把名字先報出來，讓我看看你有什麼能耐這樣與我說話。”　　甄英雄是笑着，可除了艾愛，每個人都察覺到了空氣中飄着的寒冷，尤其是說話的那個男生，更是嗅到了那微笑之後的危險，忍不住打了個冷戰，竟是不敢答話，彷彿自己的名字一旦報出來，就會立刻被這老師殺掉一樣，完全是恐嚇啊。　　甄英雄用鼻子鄙視了他一番，一屁股坐到了講桌上，球球的，你們坐着少爺站着，也太沒面子了！甄少爺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樣的品行才是一個老師該有的，在他看來，穿的正經點就可以了。　　“你們這群東西給我聽好了，少爺現在開始是你們的班主任，也就是你們的頭子，老大，所以，你們現在必須無條件的服從我，和我鬧毛，我剃了你們！”甄英雄火氣有點大，也難怪，一進門，掌聲沒有，還碰上個鬧毛扎刺的，心情能好嗎？　　艾愛沒想到甄英雄脾氣這麼爛，居然一個問題就被激怒了，想想也對，他平日進出漢宮，多了不起的流氓也得給他鞠躬，現在被個小痞子挑釁，當然要發飆了。　　下面的學生也嚇了一跳，不是吧？校長居然找了個流氓來做老師，難道自己這班太能鬧了，也整個麻辣教師出來治自己？　　剛才那被甄英雄震住的男生本就是班上的痞子，被甄英雄削了面子，心裏氣啊，偏偏小流氓碰到大流氓，誰橫誰就硬，他臉都紫了，卻不敢來硬的，畢竟，學生對老師出手，面對的就只有被開除一條路了，無奈之餘，將求救的目光望向了四小魔女的大姐木施施。　　看了一眼沒出息的痞子，木施施翻了個白眼，這才看向大姐大艾愛，艾愛偷瞄了一眼牛氣十足的甄英雄，心裏不服氣啊，就這樣被他坐穩了位子，那賭還打個屁啊？　　見到大姐大點頭，木施施對其他三個小魔女做了個手勢，雖然很隱蔽，可全班同學都在盯着她們，全笑了，這老師要倒霉嘍！　　“老師您好，我是學習委員陸筱君，這是我們班新調整的課程表，請老師過目。”　　甄英雄一看，站起來說話的是教室後排一個長的很漂亮的短髮女孩子，很精神，而且這說話態度也很讓甄英雄滿意，恩，不錯，這就對了，屈服在少爺的淫威……那個魅力之下，趕快接受少爺作為你們班主任的事實，是最明智的選擇，否則，你們就完蛋了。　　“好，把那東西給少爺……給老師我拿上來。”甄英雄一時還有些板不過嘴來。　　陸筱君乖巧的點了點頭，剛離開座位走了一步，右腳絆在了旁邊一男同學的桌子腿上，“唉呦……！疼死我了，老師，我扭傷腳了，好疼啊……唔……”

# 第090章 太子VS魔女

　　看着陸筱君嗚咽的蹲在地上痛苦的捂着腳腕，甄英雄趕忙從講桌上跳下來，這下全班人心裏可笑開花了，臭流氓，你橫又如何？被小魔女算計了，有理你都沒地方說去，等着下崗吧你！當然，下崗之前，你得為自己的狂妄付出血的代價！　　艾愛也樂了，死姐夫，這回你還不上當？哼哼，打賭你輸定了，等着給本小美女洗一個月的小腳丫吧！想到甄英雄要天天給自己脫襪子洗腳，艾愛美啊，讓你老躲着本小美女，整不死你！　　見甄英雄一步跨下講台，坐在最前排的那扎着一個大紅蝴蝶結的小蟬把上衣口袋向外一翻，一大把彈珠灑了出來，“唉呦……！”　　甄英雄踩到彈珠，腳下一滑，向前栽倒，本能的伸出雙臂去扶側前方的桌子，而那張課桌后坐的，正是小環！小蟬還沒來得及為自己的奸計得逞而得意，就覺得坐位一晃蕩，被跌出去的甄英雄的腳居然巧合的勾在了她的椅子腿上，竟把坐位帶翻了。　　“啊……！！！”　　艾愛不忍的一捂眼睛，天啊，好疼……！看到都疼！　　小蟬‘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疼的，摔倒本沒什麼，可摔倒后小屁股坐到了一把彈珠上，這可就不是鬧着玩的了……　　再說甄英雄，向前一撲，剛好撲到了豐滿丫頭小環的桌子上，小環陰險一笑，剛要張口喊非禮，就覺得飽滿的小胸脯上一疼，天啊……！那老師真的摸到自己了！而且，他還用那隻右手掐了掐！　　小環是個早熟的典型，身體的敏感遠遠超過了同齡女孩，一陣酥麻從胸脯湧入身體，這丫頭才站起來一半就坐了回來，力道在那一瞬間彷彿被抽幹了似的。　　偷雞不成啄把米？那不虧大了？！　　所有人都看到老師的手按在了四小仙女排名第二的全雨環的胸脯上，天啊，那可是擁有學校最誘人身材的小美女啊！一時間男的羡慕嫉妒，女的羞紅小臉，小環當眾吃了這麼大虧，急的差點哭出來，哪還想得起來喊非禮啊？　　太巧了吧？兩個姐妹都吃了虧，木施施心火上升，好你個老師，挺運氣的啊，自己吃虧還拉上了我的姐妹，要是讓你坐穩了班主任，四小仙女以後就不用混了！　　“啊！老師你太下流了吧？！居然吃女生豆腐！！！”　　“吃豆腐？恩，這話也有點道理，這手感是和摸豆腐似的……”　　別說站起來喊話的木施施傻眼，艾愛也傻了，才站起來淚眼汪汪揉着小屁股的小蟬與蹲在地上揉腳腕的小君，全班的同學，都傻了……　　“你……你是流氓！”木施施沒想到這老師居然一點緊張與愧疚都沒有，這種情況出乎意料，有些準備不足啊。　　“那是意外，大家都看到我是踩了彈珠才摔倒的，難道不是嗎？”甄英雄往小環的課桌上一坐，一臉洋洋得意的微笑，望着木施施，完全是在刻意的挑釁。　　這老師完全不要臉啊！　　所有人都知道甄英雄摔倒從一開始就是四小仙女設計的，昨天才辭職的韓老師就是被類似的手段整下崗的，當時他根本沒碰到小環，可被小環一冤枉還是手足無措，從而被木施施那張小嘴罵的豬狗不如，接着在氣氛的烘托下，慘烈的倒在了打着‘見義勇為懲治色狼為美女討回公道’大旗的眾男生腳下，可現在倒好，面前這老師真的佔了人家便宜，卻大方的坦白承認，連手感都好意思說出來，這完全不是一個氣氛啊！　　“你那是故意的！”木施施看似嬌小可愛，但發起怒來的樣子還蠻兇悍的，指着甄英雄的鼻子喊道：“你故意踩到彈珠然後撲倒去占女生便宜的！”　　“哦？這都被你看出來了？”甄英雄倒挺坦白，坦白的讓人詫異，艾愛都暈了，死姐夫到底在想什麼啊？這話也能說，你還做的了班主任，做的了老師嗎？　　木施施可不管那麼多，一聽甄英雄說出這話，機會難得啊，現在不教訓你還等什麼？剛想招呼男生去為小環討回公道，而眾男生也摩拳擦掌的要撲上去時，卻見甄英雄臉一板，從桌上起來，單手抓住小環的課桌腿，狠狠的喝了一聲，竟是高舉過頭，莫非這老師察覺了，要先下手為強？！　　就在大家一愣神的工夫，甄英雄已經走前了幾步，對着蹲在地上揉腳脖子的小君嘻嘻一笑，雙手一揮，竟是把課桌對着小君當頭砸去！　　小君哪想到這老師居然對自己出手啊，看到那沉重的桌子狠砸下來，一聲驚叫，抱頭就跑。　　沒聽到響動啊……跑到牆角的小君回頭一看，甄英雄把那桌子扛在肩膀上，左手揮着自己剛才掉落的那張所謂的課程表，笑的讓人發怵，“這位陸筱君同學，這課程表上好象什麼都沒有啊，你是糊弄老師嗎？還有，你不是扭傷腳了嗎？你不是疼的要命嗎？可我看你跑的挺快的啊，你不想解釋解釋？說謊話的小孩子是要被打屁屁的。”　　小君一怔，糟糕，穿幫了！事實擺在眼前，她哪還知道怎麼解釋啊……　　掃了一眼那些已經要撲上來的男生，有站椅子上的，有蹲桌子上的，還有的已經抄起了椅子，甄英雄點了點頭，全然不當一回事，笑着朝木施施走去。　　木施施也傻了，這老師笑的好看，可怎麼看都覺得是笑里藏刀啊，還有……這壓迫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看着他的眼睛，自己連動動手指都這麼難呢？　　男生們有些不知所措，仙女老大沒有指示，而仙女大姐大隻是愣愣的望着那個老師，這讓他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而且，他們也不敢冒冒然的撲上去，那老師，可扛着一張桌子呢！　　“哐！！！”　　一聲巨響，嚇的所有人渾身一顫，女聲猛然尖叫，男生也渾身哆嗦，天啊，那老師要做什麼？　　木施施覺得自己呼吸都困難了，想哭，又不服氣，忍着，又難受，可發泄……看到眼前爛成一團的兩張桌子和因為躲閃被周圍同學撞的亂七八糟的桌椅，她哪敢啊？幸好自己跳的快，從座位上離開了，不然……　　甄英雄卸下了一條桌子腿，惡狠狠的又掃了一眼教室，這次，凡被他看到的人都會忍不住打冷戰。　　“球球的，當少爺是白痴嗎？這點小花招就想算計少爺，你們這群敗類真是沒的救了！”甄英雄呼的一掄桌子腿，指向了剛才挑釁自己權威，現在卻定格似的蹲在桌子上的男生，“做什麼？要和我打架嗎？單挑還是群架，你挑一個！”　　“沒……我沒那意思……”　　“沒那意思你蹲在桌子上做什麼？沒人教過你要愛惜公物嗎？！垃圾！”

# 第091章 小魔女完敗

　　甄英雄說話都不來臉紅的，自己剛砸爛了兩張桌子，卻教訓別人不愛惜公物，這臉皮之厚讓人哭笑不得啊，但現在可沒人敢笑，到是不少膽小被嚇哭了的。　　別說那男生了，其他姿勢有找死傾向的學生全老實的坐回了座位，包括小蟬和剛才躲到牆角的小君，大家都是目朝前，腰挺直，雙手按膝，坐的要多端正有多端正，坐姿和小學生似的那麼標準，現在和甄英雄一樣站着的，只有講台上一臉淺笑好象與己無關的望着甄英雄的艾愛，和沒有座位可以坐的木施施了。　　“打手心還是打屁股，你自己挑！”　　甄英雄右手拿着桌子腿，在左手心一抬一落的，好象流氓打架前的架勢，一臉的不屑與囂張，“臭丫頭，看你長的可愛，其實最毒的就是你，下次給我記住了，暗示別人的手勢不要這麼明顯，所有人都盯着你一個人看，你當老師我瞎啊？裝瘸騙我下去，這麼露怯的招兒真虧你想的出來，球球的，那丫頭長的多標緻了，我可不相信這班裡有什麼純潔的男生，他們能老實的坐在位子上，放棄背着美女去醫務室這個獻媚刮油佔便宜還能賣乖的機會嗎？一看就知道是別有用心啊，弄倆彈球就想把少爺我摔倒，你當少爺的腳是豆腐做的？想污衊我占女生便宜，鼓動男生錘我，你個丫頭還挺能算計，你當少爺我是傻B嗎？球球的，少爺我算計別人那會兒，你還吸着乳頭使勁的嘬奶呢！”　　甄英雄嘴裏一會兒是老師一會兒是少爺，亂七八糟的稱呼不說，這話語也不幹凈，偏偏說出來的都是讓木施施等小魔女及其他學生震撼的事實，天，他從一開始就看出來了！這也就是說……小蟬是他故意絆倒的，而小環被摸胸脯佔便宜，也是他……故意的，好可怕的老師，好精明的老師，還有，好下流的老師……昨天跳水救人的英雄，真的是他嗎……　　“你……你想打我？”木施施又怕又氣，渾身顫抖，兩隻卻小手全背到了後面，顯然，她也知道甄英雄是真想打她。　　木施施微微退了一步，那表情很惹人憐，無論是不是故意裝出來的，但那凄楚的可愛確實動人，可惜，甄英雄現在心情不怎麼好，沒心思欣賞她的氣質了，雖然不懂得如何做老師，可甄英雄這個看似很大條的太子爺卻很清楚如何建立自己的威望，那就是，該狠的時候一定要狠！　　面前這丫頭很顯然是班級里最具影響力的人，給她個教訓可以起到的震懾效果絕對比一個一個去整治那些小鬼來的方便。　　“什麼叫我想打你啊？”甄英雄露出牙齒的一笑真的挺像大灰狼要吃小綿羊的，“而是你必……須……被我打，把手伸出來！”　　“我不伸！”木施施又向後躲了一步，自己要是被他打了手心，以後在學校可怎麼混啊？四小仙女的招牌也砸了，整個學校都得把自己當成笑柄。　　人啊，害怕到的某種程度，也是能把害怕化做勇氣的，“你知道我爺爺是誰嗎？你敢打我？！”　　“我管你爺爺是誰，我就知道現在這裏我是爺爺！伸不伸？！”　　“不伸！你敢打我手心，我保證你明天就啃着麵包翻着報紙去找工作！”　　“哦呵呵……，不打手心就不打手心。”木施施這口氣還沒松，就被面前這流氓掐着小脖子一按，趴在了課桌上，“打屁股也是一樣的。”　　哪裡一樣了？本小仙女被你打了屁股，以後更不用見人了！木施施威脅的話已經倒了口腔中，卻糅合成了一團，只發出了一個音符，“啊……！”　　神啊，原來這世界上真有不怕死的啊！全班同學在這一刻終於知道這個老師昨天為什麼敢爬到顫巍巍的汽車上，然後從十幾米高的大橋上跳入水中救人了，因為，他根本就不要命啊！連小仙女的大姐他都敢打，說他要命都沒人信！　　小屁股上傳來的火辣辣的疼痛和那一聲聲清脆的帶着肉感的響聲，讓木施施羞的無地自容，平日里對自己唯唯是諾的手下居然沒有一個站出來說話的，三個仙女姐妹都怕自己也會被打屁屁，全趴在了桌子上，不忍心看着大姐被老師蹂躪，這個時候，能解救自己的，就只有一個人了……　　“大姐大，救我啊！”　　“大姐大？”甄英雄順着木施施那伸向希望的手臂愕然望去，原來真正的禍害另有其人啊，對着講台上那個笑的很尷尬的小美女點了點頭，笑問道：“她說什麼？大姐大？”　　“這個問題可以說很難解釋，但真要解釋起來又不算複雜，但說它不複雜吧，我解釋了你又未必會明白，即便你明白了也未必能理解，就算你理解了也未必會體會，如果你體會了……”艾愛羅嗦了一大堆也沒能阻止甄英雄顛着棒棒走過來，情急之下撒腿就跑，“如果你體會了那我就完蛋了，老師我肚子疼要請假！”　　“臭丫頭你哪跑！給我站住！”　　看到那流氓老師抄着桌子腿衝出教室追艾愛去了，班上同學齊嘆了口氣，天啊，可怕的傢伙終於走了，木施施揉着被打的痛痛的小屁股，眼淚圍着眼圈轉，兩排牙齒磨啊磨的，讓全班再次安靜了，“那該死的老師，我饒不了你！”　　神請保佑我們，一隻小魔鬼已經蛻變完成了……看到木施施原本可愛的小臉布滿了猙獰與憤怒，所有人不禁在心裏呼喚上帝，可憐可憐我們吧，不要把無辜的我們也牽扯進去，魔鬼與魔鬼的戰爭，請到無間地獄里折騰吧……阿門。　　小環，小君，小蟬，三個丫頭對剛才的見死不救覺得無比內疚，現在是彌補的時候了，好姐妹，得齊心協力。　　“大姐，你放心，我一定幫你報仇！整死那老師！”　　“小環姐說的對，大姐，我也會幫你的，好好教訓他，居然敢小視我們四小仙女！”　　“恩恩。”天真的小蟬露出了一個讓全班同學顫慄的笑容，“居然也不打聽打聽我們四小仙女都是什麼背景，那臭老師以後都別想在朗朗市待下去了，哼，黑道上的四大長老，他得罪的起嗎？”　　“這個仇我一定要報，賭上我們四小仙女的尊嚴！”木施施想了想，又道：“也為了給大姐大報仇！”　　這話一說出來，四小仙女的眼中全射出了崇拜與景仰的光芒啊，“大姐大真了不起，居然以身為餌犧牲自己把那壞蛋老師引走，太偉大了……”

# 第092章 你們親嘴了

　　“咦？英雄，小公主呢？他沒和你一起回來嗎？”　　漢宮，甄天的辦公室里，老鬼木子華有些詫異的望着坐在沙发上，臉拉的長長的甄英雄，“怎麼了？班主任的就職演說不愉快嗎？不會吧，有艾愛那小魔女頭子，你該不會被那幫學生找麻煩的啊。”　　一聽這話甄英雄就來氣，球球的，敢情你個老傢伙早知道艾愛那超級倒霉鬼才是一班禍害的首腦，居然連個招呼都不打啊？甄英雄想到艾愛和自己打那個賭，就有一種又被算計了的感覺，冷冷一笑，道：“愉快，很愉快，小公主同學非常配合我的工作，現在正在樓上的‘天堂閣’做勞動式改造，反省自己過去犯下的錯誤呢。”　　木子華一怔，沒明白，可甄天了解自己這兒子，一看他笑的那麼陰險就知道小公主肯定是被他教訓了，咳了一聲，道：“英雄啊，小愛可是你蘇蘇阿姨的心肝寶貝，你千萬不能欺負他啊，不然我不好和你蘇蘇阿姨交代。”　　交代？你是怕老情人對你有意見吧？甄英雄伸了個懶腰，有氣無力道：“放心吧，我只是替她媽教育她一下，說不定她媽回來後會發現，原來那個人事不懂的丫頭突然長大了很多呢，最起碼，她學會刷馬桶了……行了，談正事吧，少爺還着急補個午覺去呢，老爹，你讓老鬼把我喊回來，究竟有什麼事情？那，先說好，要是對我這幾天做的事情有意見，想教訓我，儘早兒別開這口，不然我立刻就走！”　　“哪啊，你殺了高橋澤，多給你爹長臉啊，我能教訓你嗎？我又沒說白果他爸爸因為對你起了好奇心而特地調來了一個很精明的人進入了市局，也沒說你昨天做英雄太帥了，我的電話都被那些小幫派的老大打爆了，那該死的關心簡直就是對你老爹我的嘲弄，更沒說我被氣的砸了個一百五十萬買回來的唐朝花瓶……”　　這還叫什麼都沒說呢？甄英雄汗都下來了，望着羅嗦起來沒完的老爹，他感慨啊，變態姐姐就是被你這爛脾氣傳染的……　　甄天也意識到自己嘮叨的煩人了，又咳了一聲，換上一張讓甄英雄直打冷戰的笑臉，好陰險，一看就沒安好心眼啊，“我們來說正題吧，英雄，其實老爹和你木爺爺找你，是有件事情想和和你商量，後天是周六，那天晚上，你應該沒什麼事情吧？”　　甄英雄看到甄天和木子華這兩個傢伙眼中那期待的似乎要靠上來的眼神，只覺得雞皮疙瘩都要起來了……　　……　　“死姐夫！臭姐夫！沒長眼睛的壞姐夫！哎呦……疼死我了……”　　天堂閣的衛生間里，挽起袖子的艾愛正跪在地上，左手拿着清潔液，右手抓着馬桶刷，不停的刷洗着那被潑了些不知名油漬的馬桶，一臉的受氣相，“本小美女哪點比姐姐差了，為什麼我們的待遇差這麼多啊？疼姐姐，卻讓我疼，怎麼不見你去打姐姐的屁股啊？臭東西，自己買點地溝油潑到廁所里卻讓我刷，你等着，我們沒完！……球球的，等本小美女刷完了能吃飯了，添飽肚子在和你算帳！”　　艾愛正嘟囔着，手機響了，本就心煩呢，橡皮手套一甩，從口袋中掏出手機，看都沒看就接通了，“球球的，哪個羅嗦的傢伙找本小美女！”　　“球球的？”電話那邊先是一怔，然後傳來一陣清脆的笑聲，“小愛，你什麼時候開始學那傢伙說話了啊？還球球的呢，你知道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嗎？”　　“暈，是你啊，姐。”艾愛一聽這聲音，激動啊，“姐，我可找着組織了，姐夫他欺負我……”　　打來電話的正是X小姐，聽到活寶妹妹這說來就來的哭腔調調，笑道：“怎麼欺負你了？不會是你又調皮了吧？”　　“本小美女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怎麼可能會調皮啊？姐你不知道，姐夫那臭傢伙居然跑到我們學校當老師了，而且還是做我的班主任！”艾愛委屈道：“你也知道我們班有四個活寶，我是好心要幫姐夫，他不用，結果那四個丫頭和他鬧毛，讓他給制了……嘻，姐，你別說，姐夫真是厲害，看他大咧咧的，其實心細着呢，把那四個丫頭制的沒話說，還打了施施的屁股呢，可……可姐，姐夫他還打我了，現在小屁股還疼着呢，這還不算，現在我被他關在廁所里，讓我刷馬桶，不刷乾淨就不給我飯吃，姐，就是黑煤窯虐待民工也沒有這麼殘忍的吧？你得救我！”　　“你這丫頭少來，我還不知道你？”X小姐也覺得好氣有好笑，道：“肯定是你授意那四個丫頭刁難他的，被他發現了才罰你的吧？呵呵，你這丫頭就是該被人管管了，嘻嘻，不過那傢伙去做老師……好有趣，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有異性沒人性，姐我鄙視你！”艾愛小嘴一撅，也不裝可憐了，語氣降溫的速度不慢，“說吧，打電話給我做什麼？想知道姐夫的什麼事情，是內褲的顏色嗎？”　　“呸！死丫頭，你說什麼呢？我知道他內褲的顏色做什麼？！”X小姐可受不了艾愛的調侃，沉默了小會兒，有點害羞，有點靦腆，怯怯的小聲問道：“小愛，你姐夫……不，不是，我是說他，他今天有沒有說什麼奇怪的話啊？”　　“奇怪的話？什麼奇怪的話啊？”艾愛揉着自己的小屁股，想找個地方都坐不下，嘆了口氣，同時又對甄英雄多了一條報復的理由。　　“就是……他有沒有說些關於我的話啦，他……”X小姐說話吞吞吐吐的讓艾愛着急，可聽到她後面說的這句，艾愛多少感到驚訝，“他昨天看到我的樣子了，我想，他既然知道我是誰了，今天一定會說些奇怪的話才對吧？最少，他也會對你和我的關係有些懷疑啊。”　　“他看到你的樣子了？他怎麼看到的？哦……姐，你們親嘴兒了是不是？！”艾愛不愧是小魔女的大姐大，這思維邏輯，一猜就中了，不過她的驚喜最多維持了兩秒鐘，嘴裏突然有點酸了，死姐夫，親姐姐，卻打我屁屁，討厭死你了！　　“亂講什麼啊你！我……你管這麼多做什麼？回答我的問題就好了，他到底有沒有說什麼啊？”　　“沒有。”艾愛仔細想了想，也覺得奇怪，“姐，你確定姐夫看到你的樣子了嗎？”　　沒有？！X小姐一聽就急了，“不可能，都親在一起了，他怎麼可能沒看到我的樣子啊？！”　　“噢……”艾愛拉個長音，語氣一沉，“你們還是親嘴兒了！”

# 第093章 要去上電視

　　“你……算了，不和你說了，我不問了，也許他根本沒有懷疑你，只是覺得我們同姓是個巧合而已，呵呵，將來我和他解釋就好了。”　　X小姐突然打了退堂鼓，反倒讓艾愛鬱悶了，“不問了？”　　“不問了。”　　“真的不問了？”　　“對，真的不問了，我估計問你也是白問，就知道惹他生氣，你呀，好好刷馬桶吧，格格。”X小姐得意的一笑，頗有些幸災樂禍的味道，“反正到了後天，就什麼都知道了……”　　“後天？”艾愛一怔，“為什麼？”　　“因為啊，後天我們就能大大方方的見面了。”X小姐的語氣中，有着無限的期待，“好緊張啊，不知道甜甜那丫頭會不會刁難他，我得幫他才成，甄叔叔說，就在後天，他會來電視台……”　　……　　“你說什麼玩意兒？！讓我去電視台錄節目？！老爹，你確定腦子里沒進什麼干擾大腦運轉的東西嗎？”　　看到甄英雄那張無法置信的臉，老鬼木子華笑着將他按回了沙發，然後自己坐在了旁邊，擺弄着茶几上那套紫砂茶具，不嫌麻煩的倒了杯茶，抿了一小口，一副的氣定神閑讓人看着着急，“英雄啊，聽你爸把話說完。”　　坐在老闆椅上的甄天對着桌子上妻子的照片愣了小會兒，這才對甄英雄笑道：“沒錯，接受朗朗電視台的邀請，去錄一期訪談節目。”　　“理由，你不覺得這很欠缺一個理由嗎？”甄英雄將木子華遞過來的那小杯茶水一飲而盡，冷靜了很多，“老爹，你到底有什麼目的，我們是黑社會，不崇拜什麼英雄，更不是什麼英雄，你究竟打的什麼主意？”　　“很正確，我們不是英雄，也不會去樹立什麼可笑的英雄形象。”甄天眼神一凝，那道氣勢讓人不禁心裏一冷，“雖然是把你作為一個英雄來採訪，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重點，英雄，我要你在電視上公開自己的身份。”　　“身份？什麼身份？”　　甄天嘿嘿一笑，似乎認真，又有些調侃的說道：“你現在還能有什麼身份？”　　“老師？”甄英雄一怔，既而恍悟似的突然站了起來，“老師！球球的，原來是這麼回事！”　　甄天和木子華都非常驚訝，甄英雄這小子遠遠不是看上去那麼大條，這一點兩人都知道，可僅僅起了個頭他就能完全猜測到自己的想法與計劃，反應之快讓還是足以讓兩人乍舌，連甄天都有些搞不清楚了，這個從來都不屑去算計人的小子心思究竟有何等縝密，他真的不是個孩子了，不知不覺，他竟已變的如此可怕，或者說，是可靠……　　甄英雄學着木子華的樣子，又端起了一個小杯子，不懂裝懂的嗅了嗅茶香，一口喝了個底朝天，微一皺眉頭，破茶，太濃了，苦，“老爹，你想把那些神秘的無聊東西引出來？”　　“恩。”甄天點了點頭，道：“英雄，你現在已經知道，我過去遇到過，你蘇蘇阿姨也遇到過，遇到過和你在城南一樣那無法解釋的暗殺，毫無頭緒，卻荒唐之極，明明有職業殺手，卻總是由生瓜菜鳥先出手，對這點，你有什麼看法？”　　“看法啊……”甄英雄淡然一笑，“比我有前途。”　　“恩？”　　“恩？”　　甄天與木子華同樣不解的望着甄英雄，卻見甄英雄一端肩，做了個很無奈的表情，道：“我感覺這樣的暗殺很像我在國外接受殺手培訓時最後的資格測試一樣。”　　木子華問道：“就是由導師帶着去實際暗殺的測試？”　　甄天卻擰着眉毛，有點奚落或者藐視的說道：“就是你考了個鴨蛋的那個測試吧……”　　球球的，老頭子你啥意思？看不起少爺嗎？甄英雄咳了一聲，還是為自己那光榮的零蛋辯解了一下，“少爺是個跟班生，學習的目的僅僅是了解一個殺手，又不是考大學，犯不着非要殺人吧？再說，我本來就不打算成為一個合格了也不會有什麼前途的殺手。”　　甄天現在沒心思計較這些，面色一肅，拉開抽屜，从里面取出一個精緻的小盒，打開，抽出一棵正宗的古巴哈瓦那雪茄，然後用一把小巧的雪茄剪修理着，“我和你木爺爺也有過這樣的感覺，可我實在想不出，哪個人會同時怨恨我和你蘇蘇阿姨，竟然把我這麼偉大的人物做為一個菜鳥殺手的實習目標呢？”　　偉大？球球的，好象迄今為止被暗殺的三個人中，就你老人家在醫院里躺了幾十天吧？甄英雄嚴重鄙視老爹的無恥，就你那點光榮歷史擺放在那裡，還好意思說人家小看你？　　木子華也有點受不了甄天的自戀，或者說，這對父子都夠自戀的，嘆了口氣，道：“其實二十年前的事情還能解釋，當時你的義字會與蘇蘇父親的草木堂還是聯盟，遭遇同樣的暗殺也並不算讓人費解，可這次英雄被襲擊，就太讓人迷惑了，而且讓我們對二十年前的事情更加混淆，事隔二十年，可以肯定，殺手已經不是同一人了，最起碼，那個菜鳥肯定不是同一個人，否則二十年都沒有長進，早被教導他的人蒸發了，英雄回國后，除了參与一些地盤的紛爭，一直都在老老實實的打理風月場所，雖然也做了幾次‘任務’，卻沒有留過一絲痕迹，不可能會得罪什麼仇家的，殺他，又是為了什麼呢？”　　“唯一的解釋只有一個。”甄天和木子華明顯是一唱一喝，你說我答，“對我的怨恨，要發泄在英雄你的身上。”　　“真是無聊。”甄英雄打了個哈哧，站了起來，道：“管他是為什麼呢，反正想殺少爺，沒那麼容易，老爹，電視台我會去的，然後做出一副放鬆警惕被媒體和大眾拍昏的樣子，讓他們覺得這是個暗殺我的好機會，引出他們，你是這意思吧？”　　“對。”點燃了雪茄，望着淡藍色的青煙，甄天的表情有些猙獰，有點可怕，“總是被暗中的眼睛盯着，我們就好象非洲草原上渴的要死，卻還要留意草叢中潛伏的獅子，連喝水都戰戰兢兢的斑馬一樣，與其如此，這樣的機會擺在眼前，我們沒理由不主動出擊的，不是嗎？羊圈裡進來只灰狼是何其惹眼，學校就是我們留下的陷阱，還有，你家樓下也都埋伏了我們的人，只要他敢從黑暗中走出來，我就能致死他，倒要看看是什麼樣的人物這麼‘惦記’了我二十年！”

# 第094章 冷漠的羅比

　　“老爹，你不覺得燙手啊？”　　甄英雄很難得看到老爹如此認真，見他將那才點燃還沒有吸上一口的雪茄在手心中捻碎，搖了搖頭，“殺手培訓我雖然不及格，但卻讓我清楚了一件事情，殺手，也是人，走出黑暗的牆角，他也就是個比流氓細膩點講究點的敗類而已，我不覺得那些人有多可怕，這世界上只有光穿透的黑暗，沒有黑暗穿透的光，早晚有一天，他們會自己暴露出來的，你這麼緊張做什麼？”　　將雪茄的碎屑灑在煙灰缸中，看了看燙傷的手心，甄天的臉上全是無奈的苦笑，“不是緊張，而是害怕和恐懼，而是討厭這被盯着的感覺，二十年了，兒子，你不會了解這種忍到極限的感覺……”　　被人盯了二十年，提心吊膽了二十年，甄英雄很清楚，自己被暗殺的事件就像引爆這二十年來恐懼憤怒等等複雜感覺的導火線，面對再次出現的神秘殺手，甄天無法再繼續這樣的生活了。　　“你這個引蛇出洞的方法確有可能消解你二十年來積壓的憤怒，或許你是對的，誰讓我是你兒子的，引出他們對我也是有好處的，上電視增加下暴光率，樹立本少爺的正面形象，對少爺我的戀愛發展也很有幫助，呵呵。”甄英雄撇了撇嘴角，走向了房門，可嘴裏卻喃喃的說了一句甄天與木子華都沒有聽清楚的話語，“唯一希望的，是那些殺手不了解你這個心態……真正高超的殺手，更喜歡利用心理殺人……”　　……　　羅比恭敬的站在愛利絲身後，這位金髮披肩的絕色大小姐似乎看不到對面坐着的那一身肥膘，一臉橫肉的中年男人一般，悠閑的喝着紅茶看着報紙，彷彿自己並不是坐在人家的地盤人家的老巢，而是坐在自己家的后花園。　　那一臉橫肉的中年男人似乎很畏懼面前這雙十年華的女孩子，雖然長的兇狠，可說話的語氣卻帶着點點敬畏，“愛利絲小姐……”　　“請不要直呼我家小姐的名諱，廖小強先生，你應該知道自己的身份僅僅是個流氓頭子，而我家小姐有潔癖。”羅比打斷了那中年男人的說話，眼中寒光一閃，道：“擁有高傲血統的大小姐是不會對低賤骯髒的人提出的問題做出回答的，因為那是對我家大小姐的一種玷污。”　　這話狂啊！站在中年男人廖小強身後的那一看上去就很陰險的瘦高男人有些受不了了，太狂了吧？好歹自己老大也是這個城市的一方霸主，你丫算哪棵蔥啊？　　剛抬手要罵，廖小強飛快的抓住了那陰險男人的手腕，“志堅！”　　這一喝有些急，有些怒，叫做志堅的男人一怔，放下了要抬起的手，他不明白老大為什麼如此緊張，你怕個毛啊？就算二對二也未必會輸，何況對方還有個女孩子！可當他再次望向對面的時候，一種難以言語的恐懼讓他了解到了為什麼廖小強是老大，而自負精明的自己只能是個馬仔了。　　一直沒有表情的冷漠男人，渾身正散發著一種死亡的氣息，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壓迫感讓人難以自已的戰慄，好可怕，彷彿死神一般的殺氣，在他的身後似乎就存在着一個通往無間地獄的大門，天啊，一個能擁有這樣氣勢的人，能是一般角色嗎？　　“鍾志堅，你應該感謝你的老大，他讓你撿回了一條狗命。”　　羅比冰冷的話語讓對面的兩人肝膽直顫，廖小強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竟招來這樣可怕的人物，咽了口唾沫，盡量不讓自己的聲音發出顫抖，道：“羅比先生，請問，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到渤門市，找到在下究竟有何事？”　　廖小強並不是相信自己看人的能力才覺得這個叫做羅比的男人不一般，事實上這之前，他掩藏的一直很好，只是個冷漠的普通男人而已，但從他推開自己的辦公室那一刻，廖小強已經知道這是個可怕到自己無法想象的傢伙了，所以才看着他從自己提着的小箱子中取出精緻而名貴的茶具和保溫壺，旁若無人的為面前這個絕色女孩沏上一杯紅茶的。　　這女孩漂亮的讓人可以融化，可廖小強不敢看，因為她太高貴，高貴到可以擁有那樣可怕的一個僕人，自己還不想死，所以眼睛還是老實點的好。　　這間辦公室在四樓最里側，生人在沒有通報的情況下是不可能進入這個房間的，到達這個房間必須要途經的一個廳堂，而那裡，有十五個專業打手，可他卻毫髮無傷的走到這裏，不但那柔弱的女孩子，就是那套名貴茶具都沒有丁點的損毀，這證明了什麼？　　羅比很欣賞廖小強，因為一個對自己實力有清晰認識的人並不多見，而屈服強者的人是識時務的，這一點讓羅比很滿意。　　“我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誰。”羅比淡淡說道：“廖小強先生，你是這渤門市最大黑幫海金堂的堂主，而且，還是鄰城朗朗市國宇集團懂事長馬國宇同母異父的弟弟，這一點沒有錯吧？”　　廖小強臉上橫肉一顫，把自己調查的這麼詳細，顯然不是件好事啊，放在桌下的手輕輕拉開了抽屜，嘴裏卻說道：“羅比先生有話請直說。”　　羅比的笑總是讓人那麼的寒冷，似乎他不笑時的陰森冷漠倒讓人舒服些，“我想告訴你，不要去無謂的送死，你想去朗朗市找義字會談判吧？哦，對不起，或許我應該這樣說，你想去從義字會手中搶回你應該得到的一切，對不對？”　　廖小強猛的站了起來，但手臂還沒有完全的抬起，一聲悶響，他手裡的槍飛脫而出，剛巧砸到了身旁正要有所動作的鐘志堅的臉上，鼻血唰的噴出。　　食指因為手槍被擊飛的突然與力道險些被扭斷，廖小強忍着痛望着羅比，又怕又驚，聲音終於無法自控的顫抖，“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到底要做什麼？！”　　羅比用白色的手帕很溫柔的擦拭着手槍，然後不緊不慢的將槍揣入了懷中，這才望着廖小強淡淡說道：“廖小強先生，你已經死過一次了。”　　一怔，但廖小強卻很快明白，確實，如果他的目標不是手槍而是自己的腦袋或者心臟，自己已經死了，想到這裏，廖小強倒輕鬆了很多，看來對方並不想殺了自己，這條小命暫時是保住了。　　“我想，我的忍耐是有限的，現在進入正題，無謂的小動作請事先斟酌，我更習慣用子彈穿透人的心臟而不是他手中的武器。”羅比從懷中取出一個小袋子，丟到了廖小強面前的桌子上，笑道：“這個東西，應該可以幫你拿回你想要的一切。”

# 第095章 該死的宿命

　　廖小強一邊疑惑的望着羅比和從頭到尾都在認真品茶看報紙的愛利絲，一邊用發抖的雙手打開了那小紙袋子。　　“這是……”　　“甄英雄的資料，還有一張五百萬美金的花旗銀行卡，密碼是你的生日。”羅比看都不看廖小強及鍾志堅那兩張不解與貪婪的臉，道：“馬國宇只有兩個親人，他的兒子，還有你，我想你會對他那億萬家產很感興趣，難道不是嗎？”　　廖小強咽了口唾沫，靜靜的聽羅比說著，他有一個感覺，這個男人雖然對自己有着某種企圖，但也能為自己帶來巨大的利益，因為，他似乎了解自己的一切，甚至了解自己在想些什麼，這是很可怕的，羅比就好象可以看透人心理的魔鬼，但就是因為這樣的感覺，這種完全讓自己沒有膽量反抗的可怕，讓廖小強有了一絲的期待與放鬆，羅比不會殺自己的，不然自己已經成了一具屍體，他有目的，一種能為自己帶來利益的目的。　　廖小強看似粗獷，卻遠遠比身邊那自負精明的鐘志堅心思細膩的多。　　“如果，馬國宇的兒子突然死了，那麼，可以合法繼承那龐大遺產的人，似乎就只有你了，我想，你們兩個剛才正在進行的就是這個話題吧？”　　羅比果然厲害，廖小強與鍾志堅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在商量如何從義字會的手中將馬克帶回來或者解決掉，那樣的話，龐大的遺產將使自己的海金堂更加的強大，甚至擁有和義字會同樣強大的勢力。　　“馬國宇生前與你的關係可謂到了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步，他的兒子更不可能把那遺產讓你分毫，朗朗市封鎖了所有毒品的進貨渠道，直接影響了你們渤門市的毒品市場，而以販毒為生的海金堂現在也是外強中干，那遺產似乎對你很重要。”　　羅比侃侃而談，卻把每一句話敲到了廖小強的心裏，正如他所說，渤門市想要毒品入貨，朗朗市是必經之途，可義字會卻對毒品苛嚴打壓，毒販幾乎全折在了那裡，而毒品也被義字會不義氣的吃掉，倒手賣到了國外的毒品市場，因為是沒本錢的買賣，其低廉的價格，還挺搶手，於是義字會搶的也更上進更過癮了，雖然樹立的敵人多的數不清，卻因為其堅實的實力與政府的支持而穩霸朗朗市，形成了一方霸主之勢，根基難以動搖，直接苦了鄰城渤門市啊。　　但話說回來，真正有眼光的毒販並不看好朗朗市的毒品市場，首先是因為義字會的勢力覆蓋了近乎所有的娛樂場所，然後是因為朗朗市並沒有可以做大份額買賣的勢力，想用毒品賺大錢，朗朗市顯然不具備這個條件，所以，來這裏販毒的，都是些小存貨，靠販養吸的嘍羅組織，勢力分散不均，大多屬於城南斧頭幫那樣的規模，倒也對義字會構不成威脅，而巧合的是，廖小強的進貨渠道，恰恰是從朗朗市城南這個義字會管理最鬆懈的地方流過，可史懷南死後，城南也被義字會接管，渠道被封堵，可想其日子的艱苦了。　　“你想得到那筆遺產解除困境，除掉馬國宇的兒子，就是唯一的方法，而那小子現在有義字會的保護，又完全排斥你這唯一的親人，呵呵，你能選擇的手段也就只餘一種了……”　　羅比掏出一棵雪茄，可看了看正在喝紅茶的愛利絲，又收了回去，這才繼續對廖小強說道：“你的海金堂雖然是這個城市最大的勢力，要和義字會斗，卻也是雞蛋碰石頭，飛蛾撲火，自己找死。”　　廖小強看了看桌子上的東西，小心的望了一眼羅比，卻沒有否認自己的居心，“羅比先生，您的意思是……”　　“我沒有任何意思，只是想幫你個忙而已，因為幫你達到了目的，也就是幫我自己達到了目的。”羅比露出白森森的牙齒，不能說猙獰，卻也讓人覺得恐怖，“我，要甄英雄的命！”　　“甄英雄的命？！”　　廖小強與剛止住鼻血的鐘志堅同時失聲，開玩笑，義字會太子爺的命，誰拿的起？！　　“放心，依照你們的能耐，這顯然不可能。”羅比走到廖小強面前，將從那紙袋中倒出來的銀行卡用雙指夾起，道：“只要，你把甄英雄的資料和這五百萬美金，交給山口組，然後告訴他們，高橋是被義字會太子甄英雄殺掉的……”　　“山……山口組……”廖小強額頭的汗珠如豆粒一般大小，臉上的橫肉抽搐了幾下，“他們會相信嗎？”　　“首先，收錢殺人是筆買賣，五百萬美金取一個人的性命，這很划算，然後，日本人是很愚蠢的。”羅比轉身走到愛利絲身前，一邊收拾着茶具，一邊說道：“如果你曾經擁有的神話成為了一個笑柄，你願不願意找個可以讓人信服的借口掩飾呢？後天晚上七點半，甄英雄會出現在朗朗電視台，那是你的機會，也是山口組洗刷恥辱的機會。”　　……　　行駛在返回朗朗市的平坦公路上，望着窗外飛快掠過的風景，愛利絲用手指卷弄着一縷金黃色的長發，語氣中沒有任何的感情，很突然的開口道：“羅比，告訴我，為什麼要借他人之手去殺甄英雄呢？”　　“愛利絲小姐，這是您母親大人的意思，而且……”羅比嘴角微微勾起，道：“並不是要殺了甄英雄，而是一個測試，一場較量。”　　“測試？較量？”　　“是的。”羅比鬆了些油門，讓汽車行駛的更加平穩，道：“夫人想知道，甄英雄究竟有沒有資格成為愛利絲小姐你的對手，這就是個測試，而關於較量，呵呵，夫人想要告訴甄天，究竟誰，更聰明……”　　愛利絲嘆了口氣，輕輕道：“媽媽為什麼知道甄英雄後天會出現在電視台呢？”　　“關於這點正是夫人與甄天之間較量的關鍵，而具體夫人為什麼如此肯定，請小姐原諒，我也不清楚，但一定要有一個解釋的話，那就是，夫人，是這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一個接近於神的完美女人。”羅比的口吻很是陶醉，他的眼神有些迷離，只有這次，他的笑，不再冰冷……　　愛利絲並沒有去欣賞羅比那罕見的表情，依然望着窗外，看着窗子上映出的自己那淡淡的影子，咬了咬薄美的紅唇，喃喃道：“我討厭這該死的宿命……”

# 第096章 色狼壞姐夫

　　“倒霉鬼，該上學了！”　　刷的乾淨的馬桶坐起來就是舒服，甄英雄提起褲子，滿意的從衛生間里走了出來，看到還趴在床上睡懶覺的艾愛，一巴掌拍在了她的小屁股上。　　“哎呀～！疼死我了！倒霉姐夫，你有毛病啊？居然拍女孩子的屁股？！流氓，色狼！”艾愛幾乎是從床上彈起來的，站在床上，雙手捂着小屁股，瞪着甄英雄，兩眼直冒火星子。　　球球的，我拍你屁股一下就成流氓色狼了？那你個丫頭用屁股坐我臉的時候算什麼？甄英雄看了看時間，沒工夫和這丫頭逗嘴皮子，“快換衣服，不然要遲到了。”　　“請假，我需要休息！”　　艾愛簡直無視甄英雄的班主任身份，往床上一趴，接着睡。　　“少給我來這套，太不把本少……本班主任放眼裡了，趕緊起來上學！”甄英雄雙手拉住艾愛的腳腕子就往床下拉，“刷了個馬桶你就需要休息，嬌嫩的沒邊兒了啊！”　　“就不就不！”艾愛雙手拉住床頭，死活不下床，“臭姐夫，放開我啦，人家不是不想去，實在是去不了嘛！人家身體不舒服啦！”　　“騙鬼呢？”甄英雄把艾愛都拽的離開床面了，好象拔河的繩子一般懸起，氣道：“你身體不舒服？那你中午還吃那麼多？！整整一隻極品烤鴨，別告訴我你是吃飽了撐的！”　　“你才是吃飽了撐的呢！”艾愛哪裡有甄英雄力氣大啊，實在沒力氣抵抗了，突然一鬆手，倒讓甄英雄措手不及，蹬蹬的退了兩步，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而艾愛也被他從床上拉了下來，壓在了他的身上，可這一壓，未免讓人太尷尬了……　　艾愛穿的本來就是裙子，甄英雄那麼一拉，裙子很自然的向上滑去，褪到了纖腰之上，又因為甄英雄的向後摔倒而壓在了他的身上，不偏不正，甄英雄的腦袋剛好被夾在了艾愛的大腿根部。　　只覺得一陣異香，鼻子頂在了極其柔軟的地方，閣着那層薄薄的絲料，一種勾動人體原始慾望的味道挑撥着大腦的神經，是香味，又帶着些許異常而淡淡的，難以言明，談不上難聞的微微刺激的味道，像汗味，又不大像，總之這味道混合在一起，讓人覺得某根神經跳動的力道驟然加劇。　　鼻尖似乎要擠入那柔軟的地方一般，甄少爺僅僅一愕就知道自己碰到的是何處了，天啊，這裡是……　　“呃～～”　　艾愛覺得自己羞人的私處被什麼東西有力的頂着，忍不住發出一聲呻吟，小丫頭的聲音本就充滿了磁性，這聲呻吟更是要人老命，甄英雄只覺得自己下面猛然舉旗，還沒做出反應，一陣壓迫感傳來，竟是被艾愛的小臉壓到了。　　艾愛渾身乏力，都能感覺到了，甄英雄的鼻子尖已經隔着自己的內褲，淺淺的頂入了那羞人的縫隙，一陣陣異樣感覺從下面直衝而上，抽空了自己身體中的所有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像被電流涌過一般的酥麻，有些舒服，又有點難受，本要支撐身體起來的雙臂一軟，才抬起不高的上身又跌了下來，嘴角一痛，竟是被什麼東西戳到了。　　艾愛這丫頭絕對是個禍害轉世，都這時候了還能爆發自己的好奇心呢，伸手摸了摸那頂起的小帳篷，發現它還跳了兩下，真是好玩，忍不住用手指彈了彈，又跳了！而且連身下的甄英雄都在顫抖。　　有意思，碰一碰這裏，平時那麼拽的臭姐夫居然都要發抖，這算不算所謂的弱點啊？艾愛樂了，一把抓住那頂起的棍棍，美啊，連現在尷尬的姿勢都忘了，“姐夫，你這壞東西，占本小美女的便宜，呵呵，這回你慘了！”　　甄英雄這個難受啊，那該死的超級倒霉鬼居然雙手攥住了自己的寶貝，晃啊晃的，你搖獎呢？！甄英雄是想反抗，可他的鼻子頂住的，是一個女孩子最神聖的部位，他的嘴巴，緊緊貼着女孩子聖潔的花園草地，那芬芳讓他舍不得離開，掙扎啊，可越是大口的呼吸着，那迷人的味道越是進一步的侵略自己的大腦，這丫頭，絕對是自己天生的剋星啊！甄英雄突然發現自己的雙手不知道放在哪裡合適了。　　艾愛已經不小了，當然知道手裡抓着的是什麼，小臉紅的發燙，可這千載難逢的報復機會擺在眼前，豈能放過？雙手一用力，抓的甄英雄舒服的險些‘開獎’，“死姐夫，信不信我掰斷了它？”　　掰斷？開什麼玩笑？漢宮不是皇宮，少爺可不想當太監！甄英雄一激動，雙手托住艾愛的小腰就要把這丫頭扔出去，艾愛反應也不慢，幾乎同時鬆開甄英雄的小弟弟，雙手一摟，抱住了甄英雄的大腿，“想跑？沒門！罰高貴的小美女我刷了一中午的馬桶，這筆帳不能這麼算了！”　　艾愛這麼一抱，倒是沒辦法威脅到甄英雄的小弟弟了，可同樣，甄英雄也沒辦法把這丫頭扔出去，最重要的是，艾愛因為用力的與甄英雄鬥勁兒，下身一拱一拱的，柔軟的私處不停摩擦着甄英雄的臉，這讓甄少爺如何發力啊？漸漸的，鼻子尖已經被打濕了，不是汗水，而是……　　“嗯～好……好奇怪……姐夫，不要碰人家那裡啊……”艾愛畢竟還是個小丫頭，感覺自己下面居然濕了，羞啊，小屁股想要擺脫甄英雄的口鼻，可那清晰而難以解釋的感覺卻讓她無力，能做到的，只有扭動，但這種扭動，卻給自己帶來了更多的感覺，一時間，小丫頭竟然有些舍不得這種新鮮刺激的感覺消失掉。　　小內褲濕了，可苦了甄少爺，上不來氣了啊，那溫濕的味道已經沁入了他的大腦，男人原始的慾望完全的燃燒了，甄英雄倒沒有立刻吃了這丫頭的感覺，但他的手已經不是在推，而是抱住了艾愛的腰，這感覺，真的很享受。　　艾愛還不死心呢，跑不了，也沒想過要跑，好勝的丫頭迷離着秀美的雙眼，小嘴一張，在甄英雄那精神旺盛的小弟弟上咬了一口，就說隔着褲子吧，可小愛同志那兩排小白牙多堅固啊？甄英雄差點沒哭出來，我的小祖宗，你咋還咬人啊？　　“死……死姐夫，你要是不想做太監，就答應我，從今天開始，每天給本小美女脫襪子洗腳丫，以後也不許叫我死倒霉鬼，要叫我美麗的小愛！呃～……臭姐夫，別碰人家那裡啊，色狼姐夫！呃～……”

# 第097章 第一次慚愧

　　甄英雄下面被咬了一口，能不掙扎嗎？眼睛有一雙，耳朵有一對，鼻子眼兒它也是倆孔的，壞一個還有一個替補的，可兩腿之間那能大能小的棒棒就一根兒啊，而且又不是小樹，折了還能再長或者拋了栽棵新的，那東西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自己這輩子的‘性’福就完蛋了啊！　　這一掙扎，當然會加大對小愛小美女私處的摩擦了，因為呼吸困難，感覺到窒悶的甄英雄張開大口用力的吸着，可他的嘴貼着的是小愛的那一片芳草之地啊。　　艾愛能清楚的感覺到甄英雄的鼻子被自己那羞人的小縫夾住，而且他還在不挺的往裡面頂，濕濕的私處與甄英雄大口的呼吸，這種混合起來的聲音淫靡至極，讓人羞愧欲死。　　好在他的鼻子不夠長，不然這清白的身子啊……那芳草地又溫又癢，艾愛想笑又想哭，真是複雜的感受啊，小口一張，又咬住了甄英雄的棒棒，含糊不清的聲音很是無力，“不玩了，色姐夫，快放小愛起來吧，我……我要去廁所！”　　放你起來？去廁所？你個丫頭糊弄誰呢？去廁所你咬我寶貝干什麼？甄英雄可不上當，對女人的身體，甄少爺還是有一定了解的，越是刺激她的敏感部位，她越使不出力氣，也無心反抗，雖然這招對艾愛是否管用還不確定，但有過上次對付白果的經驗，甄少爺倒樂得一試，不然這倒霉丫頭乖張無償，天知道會不會一口咬斷自己那寶貴的小弟弟啊？　　下面的感覺好奇怪！啊！要堅持不住了！艾愛突然發現，自己渾身都可以用上力氣了，卻惟有小嘴張開無法合上，雙臂更用力的抱緊甄英雄的腿，十指幾乎摳入甄英雄的肉中，腰支綳直到微微的顫抖，犹如痙攣，從嘴角流出的口水已經浸透了甄英雄的褲子，“姐……姐夫快躲開，小愛真的忍不住了……尿……我要尿尿！”　　甄英雄一怔，一股密液從鼻尖侵入的縫隙入口涌射而出，滲過那層薄布片，噴洒在了甄英雄的臉上，好有力啊，這回甄英雄知道艾愛不是騙人了，可為時已晚，那味道有些澀澀的蜜汁不但灑到了他的臉上，還流到他的口中……　　這丫頭，高潮了……　　艾愛兩眼迷離的喘息着，如癱瘓了一般趴在甄英雄的身上，這一次，甄英雄根本不用費力氣就把這丫頭推開了。　　尷尬啊，用手抹了抹臉上的液體，甄少爺這麼厚臉皮的人也知道臉紅了，球球的，少爺這算不算猥褻未成年女孩啊？　　看到艾愛還躺在地板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氣，甄英雄本就沒降旗的小弟弟又在跳了。　　裙子褪在腰間，兩條雪白的長腿完全展現在眼前，結實，修長，健美，白嫩的腳丫與暗紅色的地板形成鮮明的比照，更顯其色澤的耀眼。　　白色的絲制小內褲已經完全的濕了，變的有些透明，不但可以看到內褲下那稀鬆的黑色毛髮，更可以清楚看到那條粉嫩而嚴緊的縫隙，因為被自己鼻尖頂蹭而深深陷入的內褲，將那縫隙的形態勾勒的更加明顯，讓人血脈憤張啊……　　已經算是飽滿的小胸脯高低起伏着，呼吸有些急促，潮紅的絕色小臉上，眼睛已是朦朦朧朧，嘴角那絲晶瑩的口水真是誘人……　　甄英雄趕快處理了一下自己的兄弟，狠狠的強迫性的將它按倒在褲襠里，這才彎腰將艾愛抱了起來。　　看到地上那一小片亮晶晶的液體，甄英雄只覺得鼻血都要噴出來了，不禁將目光收了回來，轉望那液體的主人。　　脖子一緊，甄英雄還沒反應過來，嘴巴已經被堵住了，球球的，不要再挑逗少爺了啊！甄英雄愣愣的看着那雙近在咫尺的狡猾的大眼睛，品嘗着口腔中過渡而來的馨香，連忙向後仰頭，好在艾愛沒有力氣了，不然甄英雄真沒什麼意志力再做堅持了。　　看着甄英雄臉上還沒幹的‘尿液’，艾愛吧嗒吧嗒小嘴，有些奇怪了，這味道不太像啊……　　“那個，姐夫啊，咱們商量點事情好嗎？”　　哎呀，怪了，這丫頭居然靦腆起來了，甄英雄看着艾愛紅着張小臉連頭都不敢抬了，奇道：“什麼事情？”　　這口吻明顯帶着懷疑和提防，甄英雄咽了口唾沫，心裏的小鼓打的是咚咚噹噹，這丫頭不是要威脅自己什麼吧？想到這裏，甄英雄殺人滅口的心都有了，萬一她真是要挾自己，那可怎麼辦？例如，她要去告狀，對老爹或者她老媽說自己調戲她了……　　想想就打冷戰，猥褻未成年，少爺要聲明掃地了，天啊，純潔的本少爺要抹黑了……　　“你能不和別人說嗎？”　　恩？甄英雄一怔，不和別人說？這話該我說吧！　　艾愛見甄英雄一臉驚訝與不解的望着自己，小臉更燙了，“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不和別人說，說……說我在你臉上尿尿啊……哎呀太羞人了……”　　到底是未經人事的小女生啊！甄少爺終於能長松一口氣了，這丫頭把高潮時的潮吹當成失禁了……不過話說回來，球球的，潮吹的女人可不多見，用鼻子就讓這丫頭潮吹了，到底該說自己厲害呢，還是說艾愛敏感呢？不管怎麼說，艾愛這丫頭真是極品啊……　　趕快搖了搖腦袋，該死的，少爺可不能亂想，這丫頭將來說不定成了自己的妹妹，千萬別對她的身體動什麼邪念，有那麼一姐姐就夠要命了，光是抵抗她不要讓自己變成禽獸就耗盡了所有的意志力，如果再來個艾愛……想到不敢想！　　咳了一聲，甄英雄擺了個高姿態，“你這算求我嗎？”　　“討厭啦姐夫～，人家不是把初吻都給你了嗎？就當是交換啦！”艾愛撒嬌似的捶着甄英雄的胸口，羞羞道：“我知道，那個，那個……我尿到你嘴裏你生氣，可我不是親你了嗎？我也算間接的嘗到了啊，姐夫你大度點，我們扯平了好不好？”　　球球啊，這丫頭也有這麼可愛的一面啊？甄英雄肚子里都笑翻了，嘴裏卻假正經，實際上是為了給自己上保險，道：“既然你都這麼說了，我當然不會讓你丟臉，不告訴別人就不告訴別人，誰讓我疼你呢，那你呢？”　　“我當然不會說了！”艾愛一高興，又是重重的在甄英雄嘴上親了一口，“我是女孩子耶，難道嫌自己不夠丟人嗎？謝謝姐夫，姐夫是大好人！”　　惟有這次，被人真心說成好人的時候甄英雄臉紅了，好啥啊？其實佔便宜的是少爺我才對，好無恥啊……

# 第098章 魔女的陰謀

　　艾愛到底是個女孩子，雖然平時對甄英雄大咧咧的不拘小節，可今天不一樣，自己‘尿’了他一臉，還讓他喝了一口，對天性潔凈的女孩子而言，那可是很臟很噁心的事情，簡直是對人的一種侮辱，艾愛知道甄英雄不怪自己，也不會說給別人知道，當然會高興的不得了了。　　“行了，下來吧，換衣服上學。”　　這丫頭要換衣服，自己也得換啊，而且……還要刷刷牙洗個臉什麼的，甄英雄剛要把艾愛放到床上，可這丫頭卻上臉了，死活不鬆開自己的脖子，“姐夫，人家真的沒辦法上學去啊。”　　“為什麼？”　　“你還好意思說呢？”艾愛嘟嘟着小嘴，沒好氣的說道：“你把人家屁股打的這麼疼，我睡午覺都不敢躺着，你讓我上課去，難道站着啊？本小美女在學校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公主大人，萬一同學問起來，我怎麼回答啊？”　　甄英雄恍然大悟，原來是這個不舒服啊！想想也難怪，這運動細胞發達的臭丫頭從學校衝出來，一跑就是兩條街，累的自己喘的像頭牛，當然火大了，下手的時候就狠了點，卻沒想過，這丫頭細皮嫩肉的，敢情是疼的不敢坐啊。　　見甄英雄一臉明白了的表情，艾愛小臉又是一紅，怯怯道：“剛才還只是小屁股痛，現在全身都沒力氣了，不過倒是挺舒服的，就是好想睡覺，姐夫，你幫我換衣服好不好？人家內褲都尿濕了，嘻嘻，不過好奇怪，怎麼和平時尿尿的感覺不一樣啊？”　　怪胎她就是怪胎，甄英雄對艾愛這厚臉皮真是佩服到了極點，話一說開了，這丫頭又不知道什麼是羞了，居然舔着臉讓自己給她換內褲！球球的，少爺別內褲沒換了，倒把自己的外褲給脫了就好！　　“你又不上學，一會兒自己換去，順便洗個澡！”甄英雄實在受不了這丫頭了，又要丟她到床上，卻發現這丫頭還不肯放開自己的脖子呢。　　“不給換就不給換，姐夫，但你也別想這麼容易擺脫本小美女。”艾愛標誌性的笑容又出現了，甄英雄打了個冷顫，“雖然尿了你一臉是我不對，可你也沒少佔我便宜，剛才的初吻雖然說是補償你，但你碰人家……碰人家那裡就是你不對了，我可是女孩子，你那麼對我我將來是嫁不了人的，所以，你是不是也該補償我點兒？”　　沒皮沒臉的甄少爺開始打哈哈了，“補償什麼？本少爺的初吻嗎？剛才不是給你了嗎，說來還是你搶的呢……”　　“少來，你那才不是初吻呢，別看我年紀小你就想糊弄我！”　　艾愛這肯定的態度讓甄英雄一怔，她怎麼知道我不是初吻啊？　　艾愛一看甄英雄這表情就知道他想什麼呢，心裏直冷笑，廢話，就算死姐夫你真沒接過吻，那也是昨天之前的事情了，本小美女才不好騙呢！　　“按照約定，給我洗一個月的小腳丫！”艾愛說話突然帶着股子酸勁兒，很有報復的味道，小嘴一翹，完全不允許你拒絕啊。　　“什麼時候約定過？真有約定的話，也該是你洗一個月的馬桶吧？”　　“好啊，那我就去告訴甄叔叔，說你欺負我，把我的初吻搶走了！”　　“誰搶誰的啊？！”　　“事實不重要，關鍵看甄叔叔相信誰！”　　球球啊，這丫頭果然是掃把星轉世，自己命中的魔星啊，甄英雄看着艾愛仰起的小下巴和嘴角那得意的笑，氣啊，你個丫頭絕對比少爺我還適合做流氓！　　……　　雖然已經到了九月中旬，可天氣依然燥熱，兩點前後的太陽更是能把人烤出油來似的，上課的鈴聲已經響過去二十分鐘了，四小魔女卻各自撐着一把可愛的太陽傘站在學校大門外，她們在等人。　　小蟬嬌憨的吐了吐小舌頭，熱的夠戧，“大姐，那流氓老師會不會不來了啊？”　　一提‘老師’兩個字，木施施下意識的摸了摸還隱隱發痛的小屁股，而小環也低頭看了看自己高聳的小胸脯，磨着小牙，道：“希望大姐大平安無事才好……”　　小君緊張的握着小拳頭，道：“是啊，好奇怪，那老師沒來，大姐大也沒來，連木爺爺也不在，大姐，這是不是有些奇怪啊？”　　“爺爺不在剛剛好，不然我們就不好對付那個老師了。”木施施小臉陰的可怕，“那老師識趣不來也就罷了，他敢來，我就讓他躺着離開這個大門！”　　剛說完，從學校里跑出一個壯實的小胖子，“木老大，五十號人全調齊了，傢伙也備好了，就等老大你一句話了。”　　木施施滿意的點了點頭，道：“好，我知道了，告訴他們，放學后立刻到體育館去，給我把那混蛋老師狠狠打一頓！”　　“可是……”那小胖子有些敬畏的小心說道：“五十個打一個，會不會……”　　“怎麼？難道你要和他單挑嗎？”木施施甜美的小臉上布滿煞氣，“你當這是什麼？有規則的拳擊嗎？這是打架！上次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老師，一下子把四小天王給端了，為什麼？就因為四小天王輕敵，難道你想看着我們四小仙女步上他們的後塵嗎？”　　“不不不，我絕對沒這意思的。”那小胖子連連搖手，見木施施終於消氣了，這才說道：“上次那個老師可是我的偶像……”　　“那你是不是要問問自己的偶像再決定要不要聽我們的話啊？”　　小胖子那圓圓的腦袋晃的和撥浪鼓似的，“我一定為老大們出氣！”　　小環白了小胖子一眼，沒好氣的說道：“居然連我們四小仙女都惹，明顯是活的不耐煩了，陳虎強，這裏沒你的事情了，先去上課吧，別忘了放學之後你的任務就好！”　　……　　四個小仙女都快站不住的時候，甄英雄終於出現了，似乎看到了門口站着的四個丫頭，趕快回頭，背對着幾人將最後兩口雪糕囫圇的吃下肚子，這才一本正經的，大大方方的走了過來，看的四個丫頭直冒汗，好傢伙，我們在這裏等了一下午，不是要搶你的雪糕……　　“你們四個翹課站在這裏做真么？！”　　我們翹課？你個老師也太敢說了啊，這都快放學了你才來，還好意思數落我們？四小魔女真有立刻抽甄英雄倆嘴巴的衝動，當然，前提是如果自己打的過他。　　“我們大姐大呢？你把她怎麼了？！”木施施這聲音里又是緊張又是憤怒啊，偉大的大姐大難道被這男人給……　　“誰？哦，那丫頭啊。”甄英雄對着四個小魔女露出一個恐怖的笑容，嚇唬小孩子似的說道：“不乖的學生就要受到應得的懲罰，知道了嗎？哦呵呵……”　　“啊……！！！”　　小環，小君，小蟬，三個丫頭同聲尖叫，在她們眼裡，現在的甄英雄就像是一隻舔着舌頭的大灰狼，大姐大肯定是讓這隻狼給吃了！　　想到艾愛為了自己不知被這老師給怎麼樣了，木施施忍着仇恨的眼淚，怒道：“姓甄的，有种放學後到籃球館，我們做一個了結！”

# 第099章 太子的陰謀

　　“了結？了結什麼？”甄英雄看着那四張同樣憤怒的小臉，挺不是滋味，球球的，現在的小女生說話怎麼都是黑社會的味兒啊？　　“了結我們之間的恩怨！是男人你就別找借口，敢不敢來你一句話！”　　激將法？甄英雄撇了撇嘴，笑道：“好啊，不過有個條件。”　　這麼痛快？四小魔女一怔，就聽甄英雄說道：“你們的意思應該是碼人打群架吧？這種遊戲我上學的時候已經玩兒膩了，不過你們這麼熱情的邀請我，我也不好意思推卻……”　　雖然用心被揭穿，可四小仙女一點也沒有驚訝或擔心的表情，這就是女孩子天生的優勢，你是男的，如果不敢接受女孩子的挑戰，那比被人狠打一頓還沒面子，就是不知道這傢伙要談什麼條件。　　“你們四個號稱小魔女的丫頭應該是學校里最有影響力的人，我的條件就是，如果我毫髮無傷的走出了籃球館，你們四個丫頭就要當眾檢討自己，然後徹底向我效忠！”　　“是小仙女不是小魔女！”小蟬激動的強調了一下對方稱謂的錯誤，見甄英雄一眼望過來，這丫頭心裏一顫，跳到了小環身後，而小環更誇張，傘都不要了，雙手趕快捂上了胸脯，似乎那傢伙的眼睛都會摸人似的。　　木施施不知道甄英雄哪裡來的這麼大把握，咬着下唇好一會兒，見小君等人對自己點了點頭，這才一伸小手，“擊掌為誓！”　　甄英雄覺得這些丫頭幼稚的可愛，卻還是一拍木施施的小手，“一言為定！”　　見奸計得逞，四個小魔女同時露出了陰陰的笑，卻沒看到，大搖大擺走進學校的甄英雄，笑的比她們還奸呢，手機一掏，撥了個號碼，“喂，嘯鳴啊，我是你家少爺……”　　“大姐，你放心，他就一個人，即便現在去拉，到放學也不過是一節半課的時間，能找來幾個？我們可是有五十個學校最能打的精英混混啊，就說那陳虎強，一個就能打三個呢！”　　小環的話才落，小君就接着說道：“他牛氣太大，就算他能碼起人來，幾十人的大混戰，他想毫髮不傷，那也不可能的啊！”　　“就算他能毫髮不傷又如何？”小蟬這丫頭看上去最純最天真，可一壞笑起來，連其餘三個小仙女都打冷戰，“贏的了幾十個學生兵，我就不相信他還能贏幾十個地道的黑社會打手！”　　‘唰’的伸出小手，只見那名貴的小手機屏幕上清楚的映着兩行字幕，‘孫小姐，人已備好，隨時待命。’　　小君與小環相覷一笑，也將手機掏了出來，亮出來的短信幾乎與小蟬一般無二，三人同時望向大姐，木施施伸出了手，中指朝天，對着甄英雄的背影做了個很不雅的國際手語，“該死的老師，我一定要讓你變成豬頭，然後跪在本小仙女的面前被我打屁股！”　　……　　放學的鈴聲終於響起了，四小仙女就好象突然被釘子扎了小屁股似的從座位上彈了起來，小環一聲大喝，居然比那戴着花鏡的老師宣布下課都快，“分配到任務的，立刻給我沖！”　　“吼……！！！”　　這聲音齊啊，那上了年紀的老師也聽說了今天小魔女被新老師挫敗的轟動事件，雖然很震動感動以及激動，終於有不怕死的站出來樹立老師高大偉大以及膽子大的精神了，但也在心理為他默哀了，英雄啊，都是在死了之後才成為楷模的……　　看着一個個強壯的男生扛着球棒衝出教室，看着樓道里擠滿了趴在窗口看熱鬧的女生，這老師直搖頭，終於，又有一個即將犧牲的戰士誕生了，哎，現在的年輕人，怎麼這麼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啊？　　“陳虎強，這是怎麼回事？”　　木施施終於明白了，原來這麼多學生圍着籃球館看熱鬧，不光是因為自己等人故意散發了消息讓大家來見證那挑釁過小仙女軍團的不長眼的老師會有一個多悲慘的下場，還因為這籃球館門前停了四輛汽車，而且是四輛無論型號款式都是完全相同的，清一色的黑色奧迪轎車。　　這個時間還敢把車子停到這個地方，只能證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流氓老師居然叫人了！看來他不甘心束手被俘啊。　　小胖子陳虎強皺眉看了看，接着笑道：“看來他們已經在籃球館里等着了，四輛車應該是上課的時間趕來的，每輛五個人，最多也就二十而已，而我們至少有五十個，怕他個鳥！”　　回頭看了看，身後抄傢伙的遠不止五十人，一些想要討好四小仙女的學生也自發奮勇的抄傢伙起鬨呢，四個小丫頭對望了一眼，心裏有底，兩個打一個，輸贏很明顯啊，更何況，現在這人氣，三打一都有富裕！　　四條手臂同時抬起，示意大家安靜，小蟬還炫耀似的對教學樓里的學生揮了揮手，引的尖叫聲響成一片，簡直就是大明星啊。　　木施施大聲喊道：“大家都要看仔細，得罪我們小仙女，會是怎樣一個凄慘的下場！”　　這話狠啊，似乎不打死那老師都不解氣似的，小環向身後的男生嬌喊道：“你們都準備好了沒？”　　陳虎強帶頭大叫，“隨時聽候仙女老大吩咐！”　　四個丫頭同時一指籃球館的大門，“衝進去！”　　“吼……！！！”　　上百號人在陳虎強的帶領下直奔大門而去，白煙滾滾中，上百條棍棒揮舞着，看的一些躲在辦公室偷瞄的老師牙關直顫，慶幸啊，還好自己沒什麼尊嚴……　　‘哐’的一聲，門被撞開，百十人蜂擁而入，四小仙女很滿意這個氣勢，慢條斯理的擺足了姿態，仰頭挺胸的想去看看那流氓老師豬頭一樣的被蹂躪，然後哭着向自己求饒的樣子，可就在這時，‘哐’，又一聲，籃球館的大門又關上了！　　“咦？怎麼回事？那幫傢伙怎麼還把門關上了？我們還沒進去呢啊！”小君疑惑的問向了木施施。　　木施施想了想，笑道：“可能是怕打群架太激烈，擔心誤傷到我們，所以先把門關上，等打完了再讓我們進去吧，呵呵，不錯，陳虎強那小子想的挺周到的。”　　“不過……大姐，很奇怪啊，裏面都沒有聲音……”小環把耳朵貼在厚厚的門板上，小臉上寫滿了‘不明白’三個字。　　小蟬聞言也把耳朵貼了上去，沒辦法，籃球館的窗子非常高，根本看不到啊，而且，為了不被教學樓里的老師看到裏面打架，自己等人已經叮囑陳虎強將球館的窗帘全拉上了。　　“砰！”　　突然傳來的一聲嚇的小環和小蟬險些坐倒在地上，而所有圍在籃球館周圍的學生都聽到了這響聲，這很像是……槍聲！　　木施施額頭上沁出了細細的汗珠，咽了口唾沫，看向了其她姐妹，小蟬見大家都是不解的搖了搖頭，一狠心，將手機掏了出來，“安全起見，啟動第二套方案！”

# 第100章 老師的勝利

　　回到兩分鐘之前……　　陳虎強帶領着眾人沖入籃球館的同時就傻了，裏面，居然空蕩蕩的，只有那傳說中的老師坐在籃球場正中的一張椅子上，悠然的望着自己等人。　　三個打一個的時候可以撲上去就掐，但上百個打一個的時候就讓這些小伙子為難了，把他圍起來也用不了十個人啊，巨大的實力落差讓這些手拿棍棒的學生有種提不起興緻的感覺。　　如果，讓一群獅子去蹂躪一隻螞蟻，這群獅子能提的起興緻嗎？　　“怎麼？不衝過來嗎？”　　甄英雄看着這些小毛頭，笑的這開心啊，一群小鬼，和少爺斗？你們學的還太少！　　只有一個人來應付群架，這當然很新鮮，於是，前面的人好奇，後面的人受到影響，也爭先恐后的往前擠，想來看看那新鮮人類，就在這個時候，大門被關上了。　　眾學生回頭一看，傻眼，四個穿着打扮一樣的黑衣男人戴着墨鏡堵在了大門口，一點看不出緊張的樣子，其中一精幹的青年穿過驚異的人群，走到了甄英雄的身邊，將一個大背包放到了他的腳下，“少爺，這裏面是您要的繩子和膠布。”　　繩子？膠布？眾學生還沒醒腔，甄英雄溫柔一笑站了起來，卻不溫柔的將那書包一腳踢到了站在最前面的陳虎強面前，“排成七個縱隊，然後按着順序，依次把自己前面的人雙手從背後綁緊！”　　這話太牛B，眾學生此刻才怒火重燃，剛要開口罵街，剛想揮傢伙衝上去把那瞎眼的老師踩死，一幕恐怖的事情就發生了，眾生，全嚇傻了……　　陳虎強站在最前面，也被甄英雄的話語惹怒，棒子一掄，大步一跨，開口喝罵：“你丫作死……啊！”　　“砰”的一聲，陳虎強語斷慘叫，捂着胸口癱倒在地。　　血，那是血！　　看着倒在地上的陳虎強，望着他捂着的胸口和十指縫隙中湧出來的鮮紅的血液，一些仗着人多膽子大，一個人半夜都不敢起來上廁所的傢伙已經哭了，即便那些大膽的，看到甄英雄手裡那還冒着青煙的手槍，也嚇的兩腿打軟了，天啊，他是老師嗎？老師會有手槍？！　　有人想跑，可一回頭才發現，門口的三人已經端着槍指着自己了，面無表情，氣勢冰冷，這感覺，好象電視里的黑社會啊！　　“動啊，衝過來啊，你們不是要扁少爺嗎？球球的，一個個的裝的和黑社會似的，少爺今天就讓你們看看，什麼才是黑社會！”甄英雄笑的真是溫柔和藹，可那笑里藏刀的眼神，那邪邪勾起的嘴角，還有那讓人顫慄的語調，無不散發著一種恐怖的氣息，“黑社會，就是用子彈說話的，就是用拳頭說話的，就是不講道理的，就是沒有人性的，本少爺，就是個黑社會！”　　眼前的一幕讓人難以相信，可倒在地上已經連呻吟都沒有了，只有身子還一顫一顫證明沒有咽氣的陳虎強卻倒在血泊中，讓人不得不信，難怪那老師連四小魔女都不放在眼中呢，他才是真正的黑社會少爺啊！懷裡有把槍，他當然不怕啦！　　站在甄英雄身邊的青年並沒有掏槍，只是冷冷的喝道：“還愣着做什麼？！”　　眾學生就好象部隊的士兵聽到了長官的命令，迅速丟掉手裡的棍棍棒棒，從那大書包里掏出繩子，先混亂，后整齊的排列為了七個縱隊，按着從前到后的順序將自己的同志綁上了雙手，之後，剩下的七人向左一轉，用同樣的方法綁住前面的人，最後剩下的一個在甄英雄的威脅下用一卷膠布堵住了那百十號人的嘴。　　甄英雄站起來走到人群里檢查了一下，不錯，綁的都挺結實，這才拍了拍那小子的肩膀，“很好，你很聽話，作為獎勵，本少爺就不綁你了，去，把門打開。”　　那小子一聽感動的眼淚橫流啊，屁顛屁顛的跑去開門了，甄英雄對着那青年得意一笑，喝道：“球球的，全他媽給我靠牆蹲着去！”　　‘呼啦’一聲，百十號人整整齊齊的靠着球場兩面的牆角蹲下，“恩，不錯，很像集體大便。”　　大門拉開，甄英雄一眼就看到了門口的四個小魔女，“呦……！球球的，這次你們該服輸了吧？你們自己找了上百個見證人哦……”　　四小魔女下巴都砸的腳面上了，開玩笑吧？五個人，是怎麼把上百人治服的？棍棒雖然丟了一地，可完全沒打鬥過的跡象啊！　　別說四小魔女，所有圍觀的學生都不明白，那老師居然沒事人一樣的站在那裡，反到是上百號抄傢伙進去的，全雙手被綁的蹲在了牆角，嘴上被貼了膠布。　　“大、大、大、老大，這傢伙……不，不，我是說，這位老師大人，他，他，他……”　　那開門的學生都不知道怎麼說話了，想說甄英雄殺人了，又怕被滅了口，不說吧，那老師要被抓了，自己不成幫凶了？這學生頭腦轉的不慢，於是甄英雄幫他休息了一下，一個手刀，睡吧，孩子。　　木施施也結巴了，這個結局讓人無法理解啊，“你，你怎麼，你究竟是誰？！”　　“你的班主任。”甄英雄從后褲腰抽出一把戒尺，笑道：“現在你們有兩個選擇，一，立刻向我效忠，二，不識趣的被我打了屁屁再抹着鼻涕向我效忠，你們選哪個？”　　“想讓我們四小仙女向你效忠？好啊。”木施施代表姐妹，道：“先告訴我，你是怎麼贏的！”　　球球的，現在的丫頭好奇心真是重，什麼事情都要刨根問底，甄英雄站在大門口，回頭望了一眼自己還比較滿意的成績，打了個指響，莫名其妙的說道：“卡！”　　卡？你丫當自己是導演呢？！可接下來發生的，讓所有人都覺得，甄英雄，他就是一導演，一陰的不能再陰的導演！　　上百個蹲在牆角的傢伙眼珠子都要瞪出來了，如果能發出聲音的話，估計早罵翻了天，他媽了個巴子了，原來你個狗日的是內鬼！　　別看陳虎強是個小胖子，可滿敏捷的，一個鯉魚打挺從地上翻了起來，抖了抖血淋淋的衣服，嘟囔道：“不愧是偶像老大，這血漿，和真的似的，還有那砸炮槍，也夠逼真，不過最牛B的，還是咱這演技，應該考慮下是不是加入學校的話劇團了……”　　幾百人，全傻……　　干你個內鬼！上百號正‘大便’的傢伙覺得自己栽的冤啊，敢情你裝死嚇唬我們的？！陳虎強對着各位衝上來的哥們不好意思的一笑，跳到了門外，“各為其主嘛，大家體諒下。”　　‘哐’，門關上了，裏面上百號手被綁，嘴被堵的傢伙只能被關禁閉，跳踢踏舞了。　　“陳虎強你出賣我們！”　　四小魔女異口同聲，這聲音效果挺享受的，甄英雄淡淡一笑，道：“小胖子從我開學來學校的第一天就效忠我了，是你們幾個丫頭太笨了而已，用我的兵算計我，只能印證一句古話，胸大無腦。”　　這是哪個古人說的啊？！　　甄英雄這麼一說，人群里立刻有人認出來了，這老師不但是昨天跳水救人的英雄，還是開學第一天就把四小天王搞退學的傳奇老師啊！　　四小魔女也反應過來了，可就這麼認輸，她們不服氣啊，幾聲驚呼傳來，汽車的發動機聲越來越近，小蟬一掐小蠻腰，囂張道：“要效忠也是你效忠我們，哈哈，快服輸，不然會很疼的哦！”　　看着四小魔女臉上那得意的笑，還有停在她們身後的七八輛汽車，甄英雄長出了口氣，“看來，你們幾個丫頭真的需要好好管教管教了。”

# 第101章 太子處女課

　　幾十個西服革履的兇悍傢伙從不同的轎車中出來，光是眼神就嚇倒一片，天啊，是黑社會，不同於吊郎當的流氓，是訓練有素的黑社會，四小魔女的家族勢力啊！　　能閃多遠閃多遠吧，聽說黑社會都是用刀砍人的，來個誤傷就不好了，而且，亂刀攪肉餡，似乎會很噁心，圍觀學生立刻分散，而教學樓的老師已經把腦袋藏在窗帘后了，那個為老師找回了點點尊嚴的英雄，馬上就要躺着進入醫院的急救室了，不忍再看啊。　　四小魔女可硬氣了，小樣兒，你聰明有個屁用？我們是黑社會的，整死你！　　可只過了三十秒，小魔女們就傻眼了……　　一群本來是要和孫小姐打招呼的兇悍傢伙在走過來的同時看到了面色不善的甄英雄，一個個的就像耗子見了貓，懷裡才摸出一半的傢伙又插了回去，孫小姐都顧不上了，齊齊的快步過來，標準的給甄英雄鞠了個躬，“甄少爺！”　　一轉頭，又對甄英雄身邊的青年一低頭，“嘯鳴大哥。”　　那青年赫然就是甄天的保鏢項嘯鳴。　　眾學生只能張開嘴，卻連丁點兒聲音都發不出來了，這一刻的甄英雄，既是魔鬼，又是神仙。　　甄英雄根本不屑與這些人講話，坐在手下送過來的椅子上，玩弄着害自己遲到的罪魁禍首，一個新手機，眼角都不去掃這些人，讓人無法相信，剛才還有些嬉鬧的他，此刻竟是讓人感到怵栗，那種淡然冷漠的氣勢，才是真正老大的風範吧？　　球球的，這回少爺可成轟動人物了，你們這幫王八蛋，真能給少爺我找麻煩啊，甄英雄猛然抬頭望向了四個小魔女，嚇的那四個丫頭齊齊退了一小步，好可怕，居然比爺爺還有氣勢！　　項嘯鳴知道這少爺最恨的就是像小魔女們似的用自家勢力炫耀的人了，他自己不炫耀，也不喜歡別人炫耀，心中為那四個丫頭默哀了片刻，這才對那些只能低着腦袋和自己講話的人冷冷說道：“小孩子不懂事，你們縱容就罷了，還跟着胡鬧，大張旗鼓的，怕別人不知道你們是黑的嗎？回去告訴老爺子們，這幾位孫小姐現在由我家少爺管教，沒事的人，滾！”　　“是！”　　唰唰唰，四小魔女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發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嗎？自己家的手下見到小姐居然話都沒說一句，人家只說了個‘滾’字他們就跑乾淨了啊？再次望向甄英雄，巨大的挫敗感讓小魔女絕望了。　　“你，殷雪蟬，過來！”甄英雄用戒尺一指小蟬，冷笑着道：“這點年紀就知道顯擺家裡的能耐了，了不起啊，長大了還有誰管的了你？幸好你遇到了我這麼偉大的老師，現在開始本老師的第一堂教育課，課題就是，不聽話的孩子要打屁屁！一切沒有成長起來的邪惡，就統統扼殺在搖籃……不，是少爺的戒尺下吧！”　　小蟬沒想到自己竟然比大姐還誇張，當著全校的同學被打屁股，天啊，可丟死人了，想跑，可看到甄英雄那‘慈祥’的笑臉，腿都軟了……　　“啊……！老師我錯了，我再也不敢了……，啊……！我以後一定做好孩子，別打了好嗎？啊……！疼……”　　看到趴在甄英雄腿上被打屁股的小蟬，小君和小環怕的渾身發抖，原來這傢伙比自己的爺爺還要厲害，早知道真的不惹他了，但是……已經晚了，甄英雄手一指，“全雨環，換你了！”　　……　　木施施第一次覺得無力反抗，看着三個姐妹都捂着屁股羞羞的哭，她害怕啊，摸了摸自己的小屁股，可憐巴巴的望着甄英雄，希望這可怕的老師看在上午打過自己的份上，不要太用力了……　　……　　“什麼？！大姐大，你再說一次？！”　　四個昨天被打了屁股，今天走路都不好意思抬着腦袋的小魔女圍着艾愛的課桌，眼睛瞪的和夜裡看到老鼠的貓似的。　　艾愛不緊不慢的把書塞進課桌，笑道：“你們干什麼這麼吃驚啊？我是說，你們昨天栽到我姐夫手裡，一點都不冤枉。”　　小蟬捂着小口，驚訝道：“天啊，原來那個傢伙……不，我是說，原來我們的班主任是大姐大的姐夫啊！沒想到大姐大不是幻想症……”　　“你說什麼？”艾愛小臉一陰，“誰是幻想症？！”　　小蟬連忙搖頭擺手，小環一手抱在胸前，另一隻手托着尖尖的下巴，點頭道：“原來如此，他不但是趕跑了四小天王的老師，還是義字會的太子爺，更是大姐大的姐夫，恩，這麼看來，我們栽的也不冤枉嘛。”　　完全是自我解嘲的安慰，可木施施還是接受這個安慰的，“既然是大姐大的姐夫，那我們也沒理由不聽話的，好吧，以後我們就不和他搗亂了。”　　四小魔女這話說的好象給足了艾愛的面子，一個個的還表現出一種為了大姐大可以忍辱負重的堅決，可身後一聲咳嗽傳來，幾個丫頭立刻露怯。　　“小魔女們，難道沒聽到上課鈴響嗎？”　　“甄……甄老師好，我們馬上坐好！”　　四個丫頭齊唰唰的跑回了自己的座位，看甄英雄的眼神比見到自己老爹還敬畏，居然也好意思說是看在艾愛的面子上才不和甄英雄計較呢。　　球球的，甄老師，這稱呼太好了，甄英雄陶醉了一會兒，這才走上講台，一屁股坐到了桌子上，“自習課你們全看着我做什麼？我臉上刻着字了？”　　現在甄英雄可是學校里最恐怖的人物了，一個朗朗市最大黑社會組織的太子跑到這裏給自己當班主任，能不恐怖嗎？想到昨天那一幕，雖然好笑，可也蠻可怕的，雖然這老師長的白凈斯文，可當一群獅子和豺狼都恭敬的伏在一隻可愛的家豬腳下時，誰能把這豬當成一般啊？更何況，甄英雄不是家豬，而是一頭腦門上刻着‘王’字的老虎……　　別人怕，艾愛可不怕，也不看看同學們嚇的那樣兒，一举手，張嘴就喊，“報告老師，你臉上沒字，我們是覺得你長的帥，聽說老師明天要去電視台接受採訪，肯定上鏡！”　　“咦？你怎麼知道的？”甄英雄一怔，這事情自己沒告訴她啊。　　掃了一眼，大家看自己的目光都變了，羡慕，崇拜……　　“學校的公告欄上寫着呢，就貼在大門外面，宣傳部的人說，是為了誇大英雄的影響力，如果大家知道我們學校有個英雄老師的話，對招收新生是很有幫助的。”小環是班上的宣傳委員，這解釋一出口，甄英雄鼻子都氣歪了。　　我靠！球球的，你個木老鬼啊，真他媽能利用機會！引殺手的同時你也不放過宣傳學校的機會啊！甄英雄根本沒注意大門口的公告欄，昨晚熬夜‘備課’，早上一睜眼，第二節課都上一半了，艾愛那丫頭故意沒叫醒自己，現在想起來還有氣呢，屁股噴火似的打車直接衝進學校，一口氣爬到四樓，然後還面不改色氣不喘的踩着第三節上課的零聲走進教室，少爺我容易嗎？！做老師，還真辛苦啊。　　對甄英雄而言，今天，可是最重要的一天了，因為今天將是他成為老師后，第一次給學生正式上課，處女課啊，儘管……是自習。　　“老師，反正也是自習課，能不能給我們講解一下當時救人的經過啊？”艾愛似乎察覺到了同學們對甄英雄的恐懼心理，故意烘托氣氛。　　開始了，本少爺的第一堂課！甄英雄嘴角一勾，謙虛道：“做好事不留名才是美德，被電視台的人拍到已經很無奈，老師我要是再講一講的話，那不成了自戀了？”　　“那怎麼能叫自戀呢？英雄耶，和雷峰叔叔似的，這樣的事迹應該講出來讓我們學習下嘛！”　　年輕人總是崇拜英雄的，見艾愛這麼鬧，那老師都沒有生氣，眾人也開始大着膽子附和了，有了第一個，就有了第二個，很快，教室熱鬧了，連四小仙女也想聽聽那在電視里看着都很驚險的故事了。　　被人崇拜的感覺就是爽，尤其是做為一個老師，當學生把你做為一個人生的目標或者偶像來追逐的時候，總會產生一種成就感與驕傲，甄英雄有些飄飄然了，球球的，這樣的老師做着才有意思啊，崇拜而不溜須，感覺不錯，不枉費昨天想了一晚上，才想到的用這個方法來拉近與學生關係的課題。　　“咳！”甄英雄眼睛一眯，雙手伸出示意大家安靜下，一派假正經的表情怎麼看怎麼做作，道：“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大家既然這麼熱情的想要聽一聽，我就厚顏將當時的情況講一講吧。”　　看你那得意的臉，真會裝，明明就很想炫耀的，艾愛覺得自己這姐夫大人是一超級厚臉皮，昨天晚上強迫自己今天一定要在自習課堂上提出這個‘講故事’的話題，然後鼓動氣氛以解除大家對他的恐懼，現在看來還挺管用，這臭姐夫看着大咧咧，可心還蠻細的。　　艾愛雖然覺得甄英雄演技太爛，可哄哄這些本學生，還是沒問題的，“耶，好啊，大家鼓掌！我們要聽故事嘍！”

# 第102章 英雄與乞丐

　　起鬨是起鬨，艾愛都覺得自己像在哄孩子了，騙着下面的小孩子，還要滿足上面那大孩子的虛榮心，讓他痛快的吹一吹，真是累。　　甄英雄口才不錯，唾沫星子漫天飛，雖然下面的人都能聽出這傢伙嚴重自戀，可當時在電視中看到的驚險卻歷歷在目，配合著甄英雄那多變的語速與高低起伏烘托氣氛的腔調，大家聽的是一身冷汗，艾愛都佩服了，這傢伙不去做演員真的是一種人才浪費啊……　　“所以呢，我要告訴大家，英雄，不是做給別人看的，而是為了自己心中那點點的安寧，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儘力而為所產生的一種大眾效果而已，什麼是英雄？英雄，就是一個好人而已。”甄英雄突然收起了誇張的表情，道：“舉個例子說明一下，孩童落水，不救，他就會死，可為什麼有人要去救呢？”　　“會不會是湊巧有人推你下去啊？”艾愛本意是要繼續挑熱氣氛，甄少爺的臉卻被燙了一下，球球的，就你這丫頭聰明，咋猜的這麼准啊？但這可絕對不能承認，不然少爺還英雄個屁啊？　　鬨笑過後，甄英雄繼續說道：“當你有能力做一些事情，而心裏又不願意看到悲劇發生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就會去做了，在別人看來，你是英雄，其實呢？我們僅僅是為了自己心中不留下遺憾而已，所以這樣的人，是不會因為別人的拍捧而飄飄然的，例如，我。”　　……嘴都笑歪了，你還沒飄呢？　　甄英雄似乎看不到大家鄙夷的目光，笑了笑，繼續說道：“什麼叫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不給心理留下遺憾呢，我們來做個小測試，大家的答案，可能就證明了你是不是能成為一個具有英雄潛質的好人。”　　一說做個英雄的小測試，大家的精神頭全來了，一眨不眨的望着甄英雄，等他開口，似乎先回答的人就橫成為英雄似的。　　甄英雄卻不着急，緩緩道：“假如，我們在路邊看到了衣杉襤褸乞討的乞丐，你會不會掏出自己口袋中的錢丟到他的飯碗中呢？”　　這是一個看上去很普通的問題，而且極為的常見，一些直爽的男生已經搶着回答了，“會！”一些女生卻皺了皺眉頭，顯然，乞丐是很髒的，一般的女孩子都會繞着走，更不要說給錢了，當然，也存在一些比較理性的同學正看着一臉淺笑的甄英雄，對他的這個問題做着更深一層的思考，施捨和做英雄有關係嗎？　　甄英雄看了看大家的反應，然後問向了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同學。　　“小蟬同學，你怎麼看？”　　“乞丐，乞丐很髒的……”　　“呵呵，完全以自我喜好為依據，你還需要進步，最好多像老師我學習學習。”甄英雄頭一轉，“小君同學呢？”　　“我會給，這不需要考慮。”小君的答案代表了大多直爽想做英雄的男生。　　“很好。”甄英雄點了點頭，卻意外的說道：“你是好人，有潛力成為一個英雄，但並不是一個喜歡用腦子的英雄。”　　眾人不解，甄英雄也不解釋，又望向了小環，“我不給，現在的騙子太多，乞丐幫表面可憐，其實是利用人的善心，拋棄自己的尊嚴聚財，這樣的人打死他的心都有，還給他錢？”　　“你很理性，現在大城市裡的乞丐確實有很多像你說的這樣，表面可憐，其實家鄉已經蓋上了小洋樓的，但並不能一棒子打死一群人，有懷疑是正確的，但懷疑的太肯定就不對了。”甄英雄最後看向了木施施。　　“我不知道，除非我親眼看到那個乞丐，然後遵照自己的感覺決定要不要施捨他。”木施施很認真的想了想，說出了這樣一個答案。　　“好，這個回答完全沒有幻想的成分，這證明施施同學是一個很實際的人。”笑着的甄英雄突然一個降調，“但太實際的人活的都很累，因為會對什麼事情都斤斤計較，總是在不停的算計，會產生一種緊張與疲勞，生活也會變的乏味，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難得糊塗。”　　難得糊塗？木施施一怔，難道實際不好嗎，好好的為什麼要去糊塗啊？　　甄英雄嘆了口氣，看來沒有合他心思的回答啊，剛想說話，艾愛小美女不滿意的聲音響了起來，“問我，你怎麼不問我啊？”　　球球的，把你給忘了，甄英雄對艾愛這丫頭的品行極為排斥，根本不覺得她能說出什麼好話來，如果是問怎麼把那乞丐整死，興許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由她來回答了，估計那乞丐想死的痛快都難。　　艾愛能看懂甄英雄對自己不屑的眼神，不服氣的一嘟小嘴，道：“我不會躲着乞丐走，因為我懶得繞遠路，也不會想都不想的就掏出一把錢來給他，因為我要考慮自己是不是那麼富裕，但更不會去懷疑他是不是一個真的乞丐，為這種事情浪費腦細胞我會覺得很冤枉，可我也不會去憑藉什麼感覺來決定要不要施捨他，因為這看起來很實際，其實卻最荒唐，感覺這東西沒什麼依據的……”　　艾愛幾乎否定了所有已經出現過的答案，眾學生都困惑的望着小公主，只有甄英雄臉上出現了一絲詫異，不會吧？這個丫頭居然……　　“大姐大，那你會怎麼做啊？”四小魔女幾乎同時開口。　　艾愛笑嘻嘻的很是得意。　　“掏出兜里的零錢或者給他買個麵包。”　　幾乎是異口同聲，完全是相同的答案，眾人驚訝的望着艾愛與甄英雄，很值得懷疑，這兩個傢伙是不是串通過答案了？　　“你媽媽告訴你的？”　　甄英雄這樣問是有根據的，因為這個問題，自己小時侯被甄天問過，果然，艾愛點了點頭，道：“恩，但我媽媽說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甄英雄笑了笑，的確，甄天也沒有告訴過自己答案。　　“每個人都是不同的，這隻是一個比較普通的心理小測驗，覺得害怕或者嫌麻煩嫌髒的人可以排除，而選擇想都不想就大把施捨的人，無疑是個好人，可是，如果遇到有人落水，你是不是會不考慮自己的能力就跳下去呢？那你有可能成為一個英雄，也同樣有可能成為第二個溺水者，而太現實的人往往會冷眼旁觀，覺得別人不跳，自己也沒必要冒險，這也是現在大多人的處世觀點。”　　“我選擇的答案和艾愛同學是一樣的，不去理會別人，幾個鋼板或者一個麵包並不能讓我掉一塊肉，是真乞丐，那麼他可以添飽肚子了，是假乞丐，他也無法用麵包發家吧？最重要的是，我心理安穩了，我不會因為躲着他而有什麼心理的愧疚，也不會因為擔心上當了而後悔，更不會事後琢磨自己會不會感覺出現了偏差而內心忐忑，這就是所謂的難得糊塗，管你是真的假的，兩塊錢，我買一個心安理得。”　　眾學生已經有可以理解的了，甄英雄又笑道：“所謂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不留下遺憾，就是這個道理，兩塊錢不會讓你心疼，做了好人你心安，僅此而已，跳水救人也是這個道理的放大，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會水，跳，不會水，就喊，用自己的聲音鼓動會水的人跳，這樣無論結果如何，你都不會留下什麼遺憾，這就是所謂的‘見義有為’吧，所以，英雄是不是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一件讓你心安的好事。”　　哇塞，姐夫太帥了！艾愛崇拜啊，看到全班人都在沉思着，艾愛真覺得姐夫太了不起了，居然用這個道理讓學生產生共鳴，拉近彼此的關係，真是聰明啊。　　甄英雄也很得意，自己惡補了一個晚上，終於產生效果了，哦呵呵，本少爺果然是做老師的天才！　　正在陶醉，昨天新買的手機就響了，一看來電，還得意個屁啊，真是恨不得失憶才好！球球的，這死變態的打電話來做什麼啊？！　　在艾愛好奇與懷疑的目光中灰溜溜的鑽出了教室，甄少爺磨了磨牙，然後做了個乾洗臉，這才接通，語氣和頭痛的表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喂，姐……”　　……　　甄英雄火急火燎的從學校里衝出來，攔了一輛出租車就鑽了進去，出租車也被傳染了似的，起步就夠猛，讓在學校對面拐角侯着的原野着實忙活了一把。　　“我就不明白了，這樣的流氓怎麼能做老師呢？木子華不會是老糊塗了吧？簡直是對下一代的毒害！”白果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死死盯着前面的車尾，好象用眼睛就能把那汽車栓住似的，“這第三節課還沒下呢，他就溜出來了，學生翹課，怎麼老師也翹課啊？”　　“他算狗屁老師，我敢打賭，他跑這裏做老師肯定有什麼目的。”原野兩眼布滿了紅絲，似乎睡眠不足，鬍子茬也重了好多，“這幾天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太離奇了，他一流氓，居然不要命似的跳水救人，還把自己給折騰醫院去了，要不是電視一直在直播，說出大天我也不信，我就納悶了，他到底想做什麼啊？”

# 第103章 三國情趣店

　　白果沒答話，還盯着前車呢，可眼神卻較之剛才有了一分鬆懈，一看白果那表情，原野比吃了死耗子還不是味兒，最近一提到甄英雄，這丫頭總是像現在這樣有些迷惑似的發獃，別是讓那小子的表面現象給騙了才好！　　干，這都什麼年代了，不會還有這麼俗的事情吧？公主愛英雄？我呸！娘的，英雄應該是警察，那小子可是賊啊！　　“白果，你和我說實話，那天，在山上發生的，真是像你說的一樣嗎？”原野的聲音突然變的很沉，有些醋味兒，可更多的還是嚴肅，談論到公事，原野冷靜多了。　　“什……什麼？”白果有些緊張，沒想到原野又問這個問題，“你是說高橋被自己炸死的那件事情嗎？隊長，你這個問題已經要把我的耳膜磨穿了，拜託你放了我好不好，報告上我寫的很明白啊！”　　“我就是懷疑那份報告的真實性。”原野淡淡道：“我不知道局長為什麼這麼急着結了那個案子，但這並不能掩飾其中的幾個疑點，高橋是個世界級的通緝犯，能活到今天足以證明他的小心謹慎，這樣的人會把自己炸死？”　　原野的眼睛里閃爍的智慧讓白果排斥，早着你怎麼不聰明點兒？現在聰明有什麼用，我都輸給那死流氓了，“人有失足，馬有失蹄，我怎麼知道他為什麼炸死自己，我就知道，如果不是剛好有個坑讓我們跳進去，我們也死了……你煩人不煩人啊？隊長，最近两天你實在太多疑了，是不是局裡新來的那個傢伙給了你太多壓力啊？爸爸也是的，調那種傢伙來做什麼副隊長啊，連笑都不會，就知道裝酷，哼！”　　原野表情一窒，接着皺眉笑了笑，有些自嘲，道：“也許是壓力吧，不好意思啊白果，我是羅嗦了，我總感覺你爸爸是因為對甄英雄有了懷疑才把那人調來的，我不是對令尊有什麼不滿，因為我最近對待甄英雄的態度確實失去了正確的判斷，摻……攙入了太多的個人感情，但甄英雄是我的，我一定要親手把他送進監獄！”　　原野有些緊張的望着白果，自己這話雖然說的含糊，但白果也不是什麼小孩子，應該能聽的出來吧？自己對甄英雄過分和偏激的態度，可就是因為你和那流氓關係有些曖昧，讓人嫉妒啊！　　原野顧慮自己的身份，怎麼著咱也是隊長，喜歡手下多少會有兔子啃了窩邊草的嫌疑，而且白果那過於高貴的出身也讓他有些自卑，用這樣帶有暗示性的話語來試探一下，應該是最聰明的辦法了，有個縫隙咱也算找到了追美的動力啊。　　白果現在一聽到‘甄英雄’和‘監獄’這兩個詞，大腦立刻失去思考能力，唯一想到的，只有那天他是如何的欺負自己，摸自己，咬自己的乳頭，居然還把手指插進了自己的……天啊，本以為打賭可以贏的，結果輸了個迷迷瞪瞪，沒能把他送進監獄，還白白被佔了便宜，這怨氣要撒不出去，白大小姐能舒服嗎？所以，她根本就沒注意聽原野想要表達什麼，更沒去注意他那一臉巴巴的期待。　　“不，要親手把他送進監獄的人是我才對！”　　……　　“天……天河購物廣場？！”　　原野咽了口唾沫，對白果笑道：“其實，送甄英雄進監獄也不一定非要今天的，呵呵……”　　白果對這地方是心有餘悸啊，看到正往裡走的甄英雄雙腿都在打軟，她渾身一機靈，道：“是，是啊，今天我們先放過他，你不是說過嗎，他出現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疑，卻只有這個天河商城是例外，我估計，可能的話，他也不願意來吧……”　　原野點了點頭，也沒有搖頭的膽量，甄英雄來這裏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去見那個超級變態的女人，上次大庭廣眾之下被那女人強迫着用一個半月的薪水買了個日本高校女生的充氣娃娃，臉丟的還不夠啊？見白果也一臉的緊張，他不禁奇怪了，她上次不是空着手出來的嗎，應該沒被刁難吧，那她怕什麼啊？　　原野哪知道，白果家的床頭抽屜里，現在還留着那瓶激情丸呢，那可是仇恨的紀念物，每天晚上不對着那瓶子臭罵一頓甄英雄，白果肯定會失眠的。　　無論如何，天河商城對自己而言都是一個危險的地方，原野剛要轉身離開，猛然看到尾隨甄英雄進入商場的一個熟悉卻扎眼的身影，消瘦細長，很有特點，尤其那鬼鬼祟祟的步調與賊味兒，直接吸引了擁有狗鼻子般嗅覺的原野，“是他？！”　　白果一怔，回頭望向大門的時候，早已沒了那人影，“誰？”　　原野握緊了拳頭，無比興奮道：“鄰城，渤門市海金堂的二號人物，鍾志堅！”　　……　　人的勇氣膽量有時候也會和自己的臉皮掛鈎，甄英雄掉到河裡的時候也沒有這樣的緊張，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每次走到這個天河購物商場，自己的腿就開始打軟，每次走入這個商場的地下一樓，自己的冷汗就止不住的往下流，而每次看到眼前的這家店，自己就好象被希臘神話中的美杜沙用那金色的瞳眸正視了一般，全身石化，無法動彈，而那金色的瞳眸，無疑就是這家小商店門上的特大號惹眼招牌――三國情趣用品專賣商店！　　今天的買賣真不錯，隔着擦的鋥亮的玻璃窗，可以清楚看到裏面有六七位阿姨甚至可以稱為婆婆級的同志圍在櫃檯前挑挑選選着什麼，還有人抬頭瀏覽着牆上掛示着的性感的情趣內衣，甄英雄都不敢想象，那兩片和餃子皮大小接近的小布料，怎麼捂的住這位大媽那可以媲美大象一般的‘豐美肥臀’……　　想想就打冷戰啊，球球的，幻想美女穿上那內衣，那叫意淫，可聯想到裏面那些老媽媽人物穿上那些衣服或者使用那些棍棍棒棒……嘔……！少爺我想吐完了再進去，省得待會兒噴人家一身，干！　　球球的，怪不得人家說這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坐地能吸土，看來有些道理，他們的男人無法滿足那吸塵器一般的下體了，就只能用這些永遠不會陽痿的工具來填補空虛了，三國那丫頭真能做買賣，眼光好獨到，這行當，會還價的顧客應該是最少的。　　都說女孩子面嫩，可過了三十歲的女人，卻是三國這家情趣商店的主流顧客，男人雖然普遍的厚臉皮，說到逛情趣商店，那就要打推堂鼓了，一般很少有男士光臨，但像今天這樣裏面有六七位顧客同時在場的情況極不多見，一般情況下，那些意圖買‘長兵器’的大媽會觀察一番，確定人少之後才進去快速選購的，最少，在店裡就試用的，至今還沒有過……　　甄英雄實在是不敢進去啊，人太多了，這時候進去一男人，為難的就不是那些婦女了，球球的，少爺這麼帥，可不想被那些老媽媽當成意淫的對象啊！　　乾脆把老姐叫出來好了，掃了一眼，甄英雄看到了給三國打工的兩個女僱員正各自招呼着一名客人，笑溢盈盈，挺具備專業素質，甄英雄蠻佩服的，那兩個丫頭才大學畢業，二十齣頭就能做的來這樣的工作，有前途啊……　　變態姐姐三國最惹眼，身高出眾的她正站在南牆一側，拿着一件由兩條黃色繩子組成的勉強可以稱為內褲的東西拉扯着，似乎在向面前那位體重最少超過一百五十斤的大媽證明那兩條繩子的伸縮性，簡直無法想象，那東西能擋住關鍵部位嗎？如果是三國穿上的話，應該能吧，不能的話，豈不是更性感……咳，球球的，少爺可不能有這種下流齷齪的想法啊！　　甄英雄出於好奇看着另一側櫃檯圍着的四個人，納悶了，姐姐招新人了？不然那四個人圍着的是誰啊？　　人影一措，那四個老女人似乎遇到了什麼好笑的事情，同時仰頭一笑，人縫中露出了一張俏紅的小臉，甄英雄這一看啊，鼻子險些噴出火來！　　四個老女人圍着的，是一年紀不大的小丫頭，扎着一條精神的小尾辮，雖然是單眼皮，可那雙眼睛卻異常的秀氣，白皙的皮膚此時透着不自然的紅潤，給人感覺很是靦腆，小嘴張着，似乎要對甄三國說些什麼，卻不好意思打斷正在推銷的她，胳膊抬着，小手裡拿的居然是……一根與她清純形象絕對不符的棒棒！！！　　甄英雄一看到這張小臉，立刻解除了美杜沙的詛咒，情趣商店又如何？再不進去，少爺我花錢買回來的寶貝就要被變態姐姐給污染了！　　球球的，樂樂啊，你爹救你來了！娘的，黃金十二宮擺在少爺面前，少爺也要天馬流星拳的拆了它！變態姐姐啊，你是要帶壞小孩子啊！

# 第104章 我們要簽名

　　“呀……，英雄，你來了啊。”　　甄三國一點也沒覺得不好意思，不象那兩個打工丫頭似的還把手裡的東西藏在身後，或者象樂樂似的乾脆就鑽到了櫃檯下面，玩起了隱身，那死變態的右手揮了揮，還和自己打招呼呢，也不看看，你手裡拿的那東西是女孩子隨便顯擺的玩意兒嗎？　　甄英雄現在就像是要噴火的恐龍一般，白了甄三國一眼，喘着粗氣，猙獰着面孔，對着櫃檯前的幾個婆婆一磨牙，那幾位大媽立刻打了個冷戰，好傢伙，這突然闖進來的小伙子要吃人是怎麼的？這是沒拿刀啊，看這架勢，再端把刀子，說他搶劫都有人信！　　沒搭理這些人，甄英雄直接走到櫃檯後面，一拎脖領，把樂樂提了起來，球球的，你個丫頭還知道羞啊？羞你還跑這地方來！　　“哥……不，爸……爸爸。”　　樂樂根本不敢抬頭，那小臉紅的都會閃了，看着她手裡拿着的那根大傢伙，甄英雄鼻子一熱，趕快忍住，這才說道：“還不把這東西給我放一邊！”　　樂樂這才想起來手裡還一大傢伙呢，想放，可能是才打開包裝的東西，一時間居然不知道放哪裡了，甄英雄一把搶過那東西，轉頭冷冷問那四個婦女，道：“你們買嗎？”　　問是這麼問，可甄少爺逐客的語氣已經很明顯了，問完之後也不等回答，因為那些大媽也不好意思回答對一個男人回答這樣的問題，見老姐走過來了，甄英雄沒好氣道：“姐，你有毛病啊？你怎麼讓樂樂干這個？不行，我覺得樂樂和你在一起非學壞……不，是太不安全了，還是讓她回我那裡吧。”　　心裏小算盤打的叮噹響，哦呵呵……，這次少爺可找這機會搶回一個去了，下次在想辦法把拉風的櫻桃也撬回去，少爺的小日子就滋潤了，甄英雄臉上嚴肅，心裏早笑翻了，讓樂樂這小丫頭賣情趣用品，死變態的，看你還有什麼說的！　　“英雄，你罵我？”甄三國小嘴一撅，漆黑的眼珠立刻蒙上了一層霧水，又整這個？甄英雄一怔，這姐姐怎麼說哭就能哭出來呢？　　“我什麼時候罵你了？”　　“還說沒罵？你說我有病，還說樂樂和我在一起會學壞，不就是說我不好嗎？”甄三國這委屈啊，“我怎麼不好了？你說啊，難道賣這些東西就是不好的嗎？我賣的是東西，又不是賣我自己，情趣又不是色情，我是商人不是雞，你幹嗎這麼鄙視我啊？一進門就這麼凶，你就是這意思！”　　球球啊，你一大姑娘，還是一不愁吃不愁穿的千金大小姐，跑這裏來開家情趣商店，不是有病是什麼啊？“姐，我這不是鄙視……”　　“就是！”　　“都說了，不是……”　　“就是就是！”三國一把將樂樂拽到自己身後，道：“不是鄙視我的話，那你為什麼要把樂樂帶回去？”　　干！你個死變態的在這等着我呢啊？！甄英雄算服了這姐姐了，看着沒心沒肺，其實精着呢。　　“姐，樂樂還小，你這裏賣的東西它……”甄英雄晃着手裡那二十公分長短的假生殖器，發現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了，“它不是擀麵杖啊！”　　“擀麵杖？”　　真是尷尬啊，商店裡的幾位客人站不住了，甄英雄這小子也忒會做比較了，“這東西不是擀餃子皮用的啊，難道你覺得樂樂擺弄這玩意兒合適啊？”　　……　　鍾志堅一直站在商店的門口，當第一眼看到甄三國的時候，他立刻有跟着甄英雄走進去的衝動，天啊，那樣的女人真的存在嗎？鍾志堅本就是一下流痞，看到美女，抵抗力基本為零，早就聽說朗朗市義字會的公主被稱為黑幫之星，卻沒想到這星星是如此之亮啊。　　真是該死，為什麼目標是甄英雄而不是這美女呢？鍾志堅只能過過眼癮，不敢進去，雖然甄英雄可能並不認識他這樣的人，但安全為上，他此行是有重要任務的，那就是，確認甄英雄是否真的如羅比所說，明晚會出現在朗朗電視台。　　鬼鬼祟祟的鐘志堅身後，還有白果與原野這兩隻在後黃雀，尤其原野，很是興奮，鍾志堅跟蹤甄英雄，這可能是要有事情發生啊！而白果，卻望着更裏面的甄英雄，還有……他手上的大棒棒，該死的流氓，上次就是用那個東西侮辱本小姐的，這仇，我一定要報！　　……　　商店裡的客人已經走乾淨了，甄英雄聽完樂樂的解釋，嘆了口氣，原來三國給這丫頭辦好了轉學手續，就等着下個星期開學了，所以很閑，剛好小櫻桃今天主動到醫院去照顧樂樂的母親，樂樂覺得無事可做，就跟着三國跑到這裏來幫忙了。　　甄三國這丫頭變態，一點也沒覺得讓樂樂賣東西有什麼不合適，反正就是一個賣貨品，一個買貨品而已，所以直到這裏樂樂才知道三國的小店是經營什麼的，一上來就被那四個大媽當成了奚落的對象。　　搬了個塑料凳子坐了下來，甄英雄只能嘆氣啊，誰讓自己有這麼一個變態的姐姐呢。　　“姐，你找我來做什麼？”既然她答應以後不讓樂樂再來，甄英雄也懶得和這變態丫頭矯情了。　　“還說呢，自從樂樂搬我那裡去之後，你就一直沒有去看過她，我不找你，怕她都要忘了你長什麼樣子了。”甄三國還是那副受氣模樣呢，“英雄，你最近在忙什麼啊？”　　甄英雄整理了一下錶情，剛要吹噓下自己才上手的新工作和偉大的新身份，就被三國突然抓住胳膊，“對了，英雄，爸爸說你明天要去電視台錄節目，是不是啊？！”　　球球的，你這死變態，我上個問題還沒回答呢，你急什麼啊？雖然不滿，可甄英雄還是點了點頭，這一點頭不要緊，甄英雄只覺得自己突然被四道火熱的目光鎖定了。　　兩個小店員的目光是崇拜而緊張，樂樂的目光是驚喜而興奮，至於甄三國……甄英雄打了個冷戰，球球的，你這兩眼冒光的貪婪表情是什麼意思？靠！你叫我來恐怕是跟這個有關係吧？！　　“讓帶女朋友嗎？”　　“啊……？女朋友？”甄英雄一怔。　　“對啊，英雄，你還不知道吧？你要參加的那個節目可是由雙子星的唐甜甜主持的啊，姐姐我很喜歡雙子星的，帶我去好嗎？”甄三國說著說著，人就靠過來了，兩座軟綿綿的小山夾着甄英雄的手臂，那感覺，真不錯。　　呼呼的香氣從那張小嘴裏吹過來，全噴在了甄英雄的臉上，甄英雄能感覺到丹田一熱，趕快推開這挑逗自己的變態姐姐，“拜託，姐，錄節目不是去舞會，哪有帶女朋友的道理，況且……你是我姐姐，和女朋友的分別太大了吧？”　　“真的不行嗎？”三國又嘟起了小嘴，很失望的樣子，卻是挺惹人喜歡的表情。　　“真的不行。”甄英雄心話說了，行也不帶你去！誰知道你這變態丫頭會不會在電視上胡說八道啊？如果真的能帶女朋友，那也應該是小艾啊。　　“好吧，不去就不去。”甄三國這次很痛快，沒死磨着甄英雄，站起來到櫃檯後面取了個精緻的小本子出來，遞給甄英雄，道：“我要簽名，唐甜甜和艾一心的，一個都不許少！”　　球球的，你要上弔似的把少爺我喊來，就是為了讓我給你去要簽名啊？！甄英雄知道這變態姐姐也和木老鬼一樣喜歡那個什麼雙子星，可這關少爺我什麼事情？　　甄英雄最討厭的就是明星，仗着臉蛋好，唱兩嗓子就是歌星，仗着會裝B，擺兩個深沉的POSS就是影星，要少爺我和他們要簽名？掉價！　　一臉為難的甄少爺還沒想到怎麼推辭這個艱巨的任務呢，就看到那兩個小店員不知從什麼地方也掏出兩個本子，“太子哥，我們也想要，如果不麻煩的話，可不可以再來一個花遲雨的親筆簽名啊？”　　三國很不屑的翻了兩個店員一眼，“切，那種只會作秀的小白臉的簽名要來做什麼？”　　球球啊，花遲雨是誰啊？甄少爺整個一影視白痴，看那倆丫頭痴迷的德行，應該是個奶油小生吧，不過……變態姐姐啊，那小白臉的簽名要來沒用，難道小丫頭的簽名就有用了？

# 第105章 熊熊和雄雄

　　“爸……爸爸……”　　甄樂樂還是不大習慣這個稱呼，而甄英雄也覺得很彆扭，把年輕的本少爺都叫老了，多麼帥一大好青年，被這聲‘爸爸’叫的，滄桑了。　　甄英雄轉頭一看，兩隻大鼻孔子正頂自己腦門上，差點沒從小凳子上摔下來，甄樂樂什麼時候抱着個大個的布制小豬站在自己旁邊了啊？！　　這頭小豬做的和真的似的，並不似其他那種女孩子喜歡抱着或者擺放在床頭的玩具般毛茸茸的，這頭大小和真的沒啥區別的小豬不知是用什麼布料做的，粉紅色的表面很平整，手感不錯，就好象卡通畫裏面的實體版一般，蠻可愛的，感覺很清涼的一頭豬。　　那小豬圓圓的腦袋上頂着個老大的紅色蝴蝶結，甄英雄怎麼看怎麼和四小魔女里的小蟬打扮的有點像……四條小短腿做着‘抱抱’的姿勢，似乎專門為了女孩子摟着睡覺而製作出來的。　　“爸爸，你能不能幫我要個簽名啊？”　　甄英雄汗都流下來了，這種不詳的預感讓人哆嗦啊，顫顫的指着那頭小豬，咽了口唾沫，“那個，樂樂啊，你該不會是想……”　　“恩，恩。”樂樂連連點頭，“我希望雙子星可以在‘熊熊’的兩隻耳朵上簽名！”　　‘哐當’一聲，甄英雄到底是坐不住了，寶貝兒你沒開玩笑吧？要少爺抱着那麼一東西去電視台？少爺可是太子爺啊！要是不小心抱着那頭豬上了電視，同行非笑翻了不可！　　“難道……不行嗎？”樂樂看到甄英雄這麼大反應，俊美的小臉上有些黯然，“那就算了，其實沒有簽名也無所謂的。”　　甄英雄看到樂樂勉強露出的笑，真是矛盾，這丫頭很懂事，似乎也是頭一次和自己提出要求，就這麼拒絕了？　　嘆了口氣，甄少爺站了起來，一把將樂樂懷裡的小豬搶了過來，拎着那小豬的兩隻大耳朵，與那兩隻笑成月牙的豬眼對視着，有些和它挑釁似的說道：“明明是豬，為什麼叫熊熊呢？”　　樂樂見甄英雄把那小豬抱走了，還玩笑似的望着自己，知道他願意幫自己去要簽名，笑的比花兒都甜，向前一躥就扎到了甄英雄懷裡，“謝謝爸爸！”　　球球的，這丫頭還真是可愛，一點都不懂得掩飾自己，不過，還是現在這樣笑的好看啊，甄英雄挺享受被這一米七的丫頭抱着的感覺，恩，胸部雖然小了點，可比櫻桃那丫頭強太多了，膚色依然白皙，卻透着健康的粉紅，不錯不錯，快到高潮了，早晚少爺要摘了你，免得你老喊爸爸，把少爺叫的未老先衰……　　樂樂雙臂勾着甄英雄的脖子，小嘴上前一湊，貼着甄英雄的耳朵，羞羞道：“爸爸，記得要雙子星的甜心姐妹也簽上你的名字哦，就簽在熊熊的腦門上，呵呵……”　　耳朵痒痒的，溫香撲滿鼻，可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是該笑還是該哭了，望着那頭笑的很甜的豬，苦哈哈道：“熊熊……雄雄……不會吧，這頭豬和英俊的本少爺同名……”　　“不告訴你，呵呵。”小臉突然紅的像蘋果的樂樂嘻嘻一笑，然後變的很認真，雙眼中的感動如蜜糖般，稠稠的，濃濃的，“熊熊現在是我最重要的人呢……啊……！疼！”　　甄英雄悸動的心還沒跳出味道來呢，就聽到小樂樂一聲痛呼，被三國揪着小辮子拉到了身後，“哪有女兒這麼喜歡撒嬌的？去去，小孩子一邊玩去……英雄，來，給姐姐抱抱……”　　……死變態的，沒有姐姐向弟弟撒嬌的才對吧？　　“英雄，明天上電視要穿的帥一些，知道了嗎？”　　三國到底是女孩子，聽她一提甄英雄才想起來自己好象沒為明天穿什麼做準備呢，雖然上電視是迫於無奈，可不管怎麼說，形象都是自己的啊！　　看到甄英雄那表情，甄三國嬌嬌一笑，又走到了櫃檯後面，“早就知道你這傢伙沒準備了，喏，姐姐已經給你買了，因為甜甜主持的節目氣氛比較歡快，所以不用穿的太正式……吶……，你看，這身怎麼樣？”　　甄英雄生怕這姐姐又整了一套小孩子衣服給自己，這一看才算把提着的心放了下來，是一套休閑裝，白色的多兜痞褲和一件粉白相間的寬橫格長袖體恤，和自己平時穿的衣服風格很相近，可以接受，顏色的搭配整潔而不花哨，穿起來應該會很炫，唯一的缺點就是……那衣服和自己懷裡抱的‘熊熊’也很搭配……　　“英雄，節目播放的時候，介紹主持人和嘉賓那會兒都會有字幕的吧？”甄三國用手指點着下巴，很認真的樣子，似乎想到了什麼重要的問題。　　“字幕？”　　“對，就是上面會寫着，主持人服裝由什麼什麼品牌贊助或提供什麼的。”　　又是一種不詳的感覺，甄英雄想開溜了。　　“你也幫姐姐打個廣告嘛……，就寫你的衣服是由我的商店提供的！不然姐姐要生氣的！”　　球球的，該生氣的是我吧？！甄英雄罵街的衝動都快壓不住了，你個死變態的真想讓少爺羞的自殺去啊？怎麼寫？難道寫，嘉賓服裝，由三國情趣用品專賣商店特別提供贊助嗎？那少爺還不如當初淹死在水裡呢……　　……　　如果，一個漂亮的冒泡泡的女孩擺放在你的面前……　　如果說，這個女孩還只套着一件小可愛，穿着一條小內褲的擺放在你面前……　　再如果說，這女孩子誠心的要求你為她洗腳丫，給你一個沾便宜的機會，你，會怎麼做？　　……　　把這不要臉的丫頭從八樓的窗戶丟出去！這就是甄英雄的選擇，一萬年不變的選擇！　　“球球的，倒霉鬼，你要讓我幫你洗腳，就給我坐好了，趴在床上我怎麼洗啊？！”　　“哎呀姐夫你好羅嗦，人家作業留的好多，你將就一下嘛，用毛巾裹濕水擦就好啦……”　　艾愛那丫頭晃着兩隻雪白的腳丫，一派的悠然自得，哪裡像作業多的樣子啊？何況，那根筆一直夾在耳朵上啊……　　“喂，你是女孩子，能不能注意點形象？”　　“姐夫，這是我們的約定，你是男人，能不能不要這麼墨跡？再說，給我這樣的小美女洗洗腳丫而已，這可是給你佔便宜的好機會耶！”　　“看到你這模樣誰還有心思占你便宜啊？”甄英雄眉頭都栓上了。　　“在家裡當然是這樣子了，而且小內褲小背心，對你來說，多養眼啊，我都不在乎，你計較什麼？姐夫，我知道你很色的，別得便宜賣乖。”　　球球的，少爺我色？我看是你這倒霉鬼才色吧！　　“我不是說這個，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注意點女孩子最後的矜持，把你的手從內褲里拿出來啊？撓啊撓的，有蚊子咬你啊？我都看見你屁股縫了！”　　“啊……！！！臭姐夫你好色！”艾愛猛然坐了起來，“你怎麼看人家屁股啊？”　　甄英雄氣的汗都下來了，“我看你？你個厚臉皮的東西，不是你自己撓屁屁的啊？”　　“哦，也對。”艾愛想了想，笑道：“人家只要一趴下想問題的時候就會不自覺的撓痒痒或者挖肚臍，呵呵，真是壞習慣呢，我姐也經常說我的。”　　“你姐？”　　“哦，不是，你聽錯了，我是說，我媽也經常說我的。”艾愛后脊樑直冒冷汗，天啊，差點說漏了嘴。　　甄英雄搞不懂這丫頭，也懶得和她貧嘴，苦着臉，道：“坐邊兒上來，洗腳。”　　甄少爺也是沒辦法，發生了上次那樣的事情，自己心虛啊，如果被這丫頭告狀告到了老爹或蘇影那裡可就壞菜了，艾愛不知道那天她並不是失禁，可不代表她媽媽也不知道，這要是拉着孩子跑來和自己算帳，神也救不了本少爺啊！　　給這丫頭洗腳丫就當是哄孩子吧，反正老爹和她媽媽也是讓自己照顧她，這就算是生活中的照顧好了。　　艾愛難得聽話的溜到床邊，把腳丫放入了那盆溫水中，看着甄英雄笨拙的給自己洗着腳，小臉居然有些紅潤，“姐，姐夫，我可以問你一件事情嗎？”

# 第106章 甜心雙子星

　　“恩，問吧，先說好，缺德的問題我可不回答，因為我純潔。”　　甄英雄還以為艾愛又要找茬和自己鬥嘴皮子呢，先發動了攻擊。　　誰想艾愛居然沒理會甄英雄的挑釁，而是沉默了小一會兒，才小聲而小心的問道：“我……姐夫，你覺得，我和那位X姐姐，誰更漂亮啊？”　　啞巴了，甄英雄心話說了，到今天為止，少爺我都沒見過小艾的臉，這話可怎麼回答啊？　　“這還用問嗎？當然是小艾漂亮了。”　　“耶！就知道姐夫還是喜歡小愛多一點，來，獎勵個！”艾愛一激動，洗腳水濺了甄英雄一臉，甄少爺還沒來得及罵，兩片嘴唇封堵住了自己的嘴巴，竟然是艾愛親了過來。　　艾愛這丫頭並不會接吻，就知道嘴對嘴，印了一會兒，覺得沒味道了就抬起了頭，對着甄英雄伸出了三根手指，笑道：“本小美女的初吻，二吻，三吻可都給了姐夫，你別對不起我哦，明天到了電視台，一定要說實話，知道了嗎？”　　“恩？”甄英雄一怔，本少爺去電視台說啥實話……不對，純潔的本少爺當然不會說假話了！可倒霉鬼你操心這個做什麼啊？而且，少爺我剛才大意了，小艾和小艾是同音啊……　　剛想糾正這個誤會，只見艾愛搶過甄英雄肩膀上的毛巾，草草抹了抹腳丫，穿上可愛的卡通拖鞋就往門外走，“九點嘍，洗澡睡覺……”　　“洗澡？”一腔子火焰噴出了甄英雄的眼睛，聲音卻如同結了冰一般，這冰火相融的矛盾更加突出了他嚴重的不滿，“你既然要洗澡，為什麼還要本少爺給你洗腳？！脫了褲子放屁，你個丫頭故意耍少爺是吧？！”　　艾愛根本不把甄英雄的可怕放在眼裡，站在門口一轉身，撩起那小可愛背心，露出自己那白嫩平坦的小肚皮，‘啪啪’的拍了兩下，笑的真是邪惡，“洗腳是我們的約定，如果你嫌麻煩的話，可以直接給我洗澡啊……”　　甄英雄：“……我去把窗戶打開。”　　“這麼晚開窗戶做什麼？”　　“看流星，一顆掃把星要從八樓墜落了……”　　……　　夜深人靜，半月掛空，偶爾傳來幾聲貓頭鷹的叫梟，沒有了大都市的霓虹燈，失去了星星點點的點綴，漆黑寧靜的夜晚總是帶着些許的陰森，這裏，是高橋澤死掉的那個沙場，黑暗中有手電筒照射出的光柱在晃動，從光柱的數量可以看出，人數，最少也在二十至三十之間。　　幾輛汽車停靠整齊，沒有亮着大燈，但發動機卻依然工作着，低沉的轟響更為現在這裏發生的一切襯托出一絲詭異。　　廖小強與鍾志堅站在一輛黑色的三菱帕傑羅車前，望着那些在沙廠里傻瓜一樣鞠躬的人影。　　終於有人走過來了，輕輕敲打了兩下車玻璃，那窗子緩緩落下，一股子嗆人的煙味頂了出來，同樣吸煙的廖小強都忍不住倒退了一小步，天啊，車裡抽煙還燜着，不怕憋死啊你！　　這話心裏說可以，讓廖小強講出來，膽子還不夠肥，裏面的人可不是自己惹的起的，因為海金堂可惹不起山口組，而車中的人，正是山口組在中國的一個分支小組山田組的頭目，山田啟一。　　山田組是一國外分支，並沒什麼名氣，如若論實力的話，比之海金堂強不到哪裡，僅僅是山口組在亞洲區販毒網絡中的一個點而存在，但山田啟一這個人，卻是在本省都叫的響的可怕傢伙。　　山田啟一是在山口組本部調派出來的，為人手段以狠辣著稱，相信暴力決定一切，可以說是個瘋子，而這個瘋子最仰慕的人，就是高橋澤那個殺手祖宗了，因為高橋澤擁有和他同樣的理論，暴力，就是統治一切的武器，據說這個山田啟一就是在本部的時候惹了太多的麻煩，才在兩年前發派到了中國，羅比留給廖小強的信息中提到，這兩年山田沒有造成轟動，本本份份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調回總部，而這一點，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關鍵，果然如羅比所言，山田，真的接受了那三百萬美圓的委託……廖小強自己吞了兩百萬。　　車門打開，廖小強此刻才算真正見到山田啟一的真面目，高大魁梧的身材，這算小日本嗎？最少也超過一米八了啊，短平的頭髮更加襯託了那張沒有生氣的四方臉，上唇厚，下唇薄，看着不太舒服，上仰的眼角配合著陰勾鼻，讓這人強悍中帶着狡猾，是最難惹的角色，尤其臉上那兩條刀疤，一條從左眼角過臉頰直到脖頸，另一條似乎切斷了鼻樑一樣橫在雙眼之下不足一厘米的地方，讓人費解，挨了這麼兩刀都可以不死，這傢伙是魔鬼嗎？　　廖小強與鍾志堅好半天才從對這散發著莫名殺氣男人的震撼中回過神來，剛要上前去，卻發現，那人下車后，又一條腿伸到了車外。　　廖小強目測了一下，自己是一米七二，而這個最後從車裡走出來的傢伙不會比自己高，不會超過一米七的樣子，一身精神的西裝，讓這倒背頭裝年輕的小瘦子看起來矯健不少，其實仔細看他的年紀並不會超過四十歲，但他偏偏給人一種衰老的感覺，也許這就是物極必反吧，越是想掩飾自己的年齡，越是讓人覺得他老。　　“廖先生，我是山田先生雇傭來殺死甄英雄的人，你可以稱呼我為，賴玉和。”聲音很嘶啞，似乎被洗碗用的鋼絲清潔球狠狠擦過嗓子一般，聲音沒有凝聚力，但殺氣似乎也隨着那沒有凝聚力的聲音一般擴散在空氣中，好可怕的傢伙，這人，漢語流利，看長相，也不太像日本人啊。　　原來這先下來的壯漢不是山田啟一啊，這麼說，那個瘦的和猴兒似的才是嘍？廖小強臉上恭敬，心理卻感慨啊，小日本兒小日本兒，還真他奶奶的夠小，猴子進化不完全啊這是……　　一個冰冷的眼神似乎可以射透人心一般，廖小強感到自己的心瞬間被冰凍了，好強的氣勢啊，人不可貌相，這小鬼子果然不簡單啊！　　“廖君，高橋先生我們地的是組織地榮耀，即便看不在你地面子上，我們也不會冷眼地旁觀，明天地暗殺，我們犧牲地抱着精神，為高橋前輩討回公道！”　　真他媽彆扭啊！不會說中國話你找個翻譯不行啊？顛三倒四的，還好你家廖爺我能聽明白啊，“山田先生，為高橋先生報仇固然是我們分內之事，但……請在殺甄英雄那廝之前，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約定啊……”　　山田根本不甩廖小強，理都不理便鑽回了車子，剛才那些集體鞠躬，現在排成一排的傢伙們也向各自的車子走去。　　叫做賴玉和的男人對很是尷尬的廖小強微微一笑，雖然長的嚇人，聲音恐怖，但為人似乎還滿和藹的，道：“廖先生放心，山田先生答應過你的事情，自然不會忘記，暗殺的事情由我負責，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我是越南人，不是日本人，作為一個殺手傭兵，誠信這東西，對我很重要，你儘管放心，甄英雄會死，而你想要的人，也會死，就在明天晚上，朗朗電視台。”　　說罷，這人也上了車。　　“干你媽的！”望着遠去的車尾燈，廖小強吐了口唾沫，伸出了中指，“等老子得到遺產，第一個乾死你這小日本兒！讓你丫拽！”　　……　　九月十五日，星期六，晴轉多雲，下午五點三十分，天色已經在烏雲掩蓋下暗蒙蒙了，不時吹來一陣帶着悶熱的氣團，似乎是風，在打掃着地皮下多日來積攢的燥熱。　　陰鬱的天氣，不陰鬱的人，位於市東南區的朗朗電視台，陸續的有走出大門伸懶腰的人，一天的工作下來，屬於自己的時間終於到了。　　每個樓層都有燈光在熄滅，只有十五樓依然通明，走出大樓的人都知道，那是綜藝談話節目‘誰是誰的誰’欄目組，這是一個每周六晚上黃金時間播出，最近兩周在本市收視率高達百分之三十六的人氣節目，而讓這節目一飛衝天的人，正是最新更換的主持人，剛剛加盟朗朗電視台的雙子星組合的混血小美女，唐甜甜。　　樓下幾個正準備回家的工作人員仰頭望着十五樓，羡慕的嘆了口氣，“不愧是人氣小美女啊，聽說今晚上節目的是那個前两天跳水救人的黑道太子，我估計，甜甜公主又要為我們台創造出一個收視神話了，真羡慕，為什麼我不是‘誰是誰的誰’欄目組的啊，看他們組的人，最近都用下巴和我們打招呼了。”　　另一身材較高的人笑道：“我可不羡慕，現在‘購物大本營’這組就很好。”　　“那是很好嗎？是相當好，雖然收視率和唐甜甜差了一點，但不是黃金時間，收視超過百分之二十七，這也是奇迹啊，一心公主的人氣一點不比甜甜差。”　　正說著，一輛出租車駛了過來，兩人退後幾步讓開門口的停車位置，有些好奇，這個下班的時間誰會到電視台來？　　一窈窕女人，矇著口罩，戴着墨鏡，扣着一頂大沿帽子，從車上下來之後，小心的東西望了一眼，做賊似的拎着小包逆着人流跑進了電視台。　　不止那兩個男人，但凡注意到那女人的工作人員，都一臉驚奇的望着她的背影，卻沒有一個人攔她，直到電梯門關合。　　“那個人，是不是……”　　“應該是的，可她今天不是休息嗎？”　　兩個站在門口的男人同時不解道：“那就是艾一心吧……”　　……　　十五樓的主持人化妝間里，很是清靜，只有一留着金黃色齊肩發的女孩子坐在梳妝鏡前，戴着耳機，悠閑的聽着歌，不時也會跟着輕輕的哼唱，那聲音雖微，卻甜美而另人心動。　　鏡子中，這女孩子那絕美的容貌讓人懷疑，會不會這鏡子其實就是一幅畫，如果不是，那這明顯沒有化妝的女孩子又為何如此的漂亮？　　細嫩的肌膚白里透紅，淡淡的細眉空靈秀氣，沒有經過任何的修飾，自然而完美，兩隻眼睛閉着，似乎在休息，又似乎懶懶的不想睜開，小巧玲瓏的瓊鼻，簡直如精雕細刻過般，讓人找不出一點瑕疵。　　那紅潤的嘴唇叼着一根吸管，因為不時要張開嘴巴哼唱歌曲，兩排潔白貝齒乎隱乎現，也就是因為這細小的動作，才讓人不再懷疑她存在的真實性。　　雙臂抱在腦後，尖尖的瓜子臉，讓她那仰起的小下巴看起來如此可愛，因為靠在椅背上，似乎為了尋求舒服，穿着短裙的她不太顧及形象的翹着二郎腿，那離開地面的腿還會跟着音樂的節奏而一顛一顛的，如果有人站在她的面前，一定會毫不費力的發覺到她裙底的美麗風光。　　給人感覺，這是一個很不喜歡受到約束的性格活潑的丫頭，但她那美麗而高貴的氣質並沒有因此被掩埋，似乎聽到了什麼響動，一直閉着的眼睛突然張開，藍色的瞳孔好是漂亮，那韻動另人痴迷。　　小嘴向上一勾，笑的很美，也很壞，似乎惡作劇開始前，幻想到了那結果一般得意的笑，不懂掩飾的可愛讓她更加擁有吸引力，吸引人的眼睛，也吸引人的心。　　那兩排小白牙把吸管都咬的扁了，可以看到那些清晰的牙印刻烙在上面，“呦……，我的小甜心，你果然來了啊……”　　女孩的聲音是那樣的甜美，偏偏語調很是不正經，似乎一個男人在調戲一個女人般，但這語調卻很能帶動人類的某根神經，讓人覺得刺激而逗趣。　　掃了一眼，發現只有這丫頭一個人在，進門的那蒙面女孩緊張的將門關上並上鎖，這才長出了一口氣，取下帽子，一頭烏黑長發披散而下，同是女孩子的那金髮丫頭也不禁羡慕。　　墨鏡摘掉，那雙帶着些憂鬱氣質的眼睛與金髮女孩迥然不同，柔弱而惹人愛，斯文並透着東方美女的典雅氣質。　　口罩塞入單薄風衣的兜中，似乎生氣的磨了磨小牙，這才櫻唇輕啟，“臭甜甜，你要是故意刁難她，我就和你絕交！”　　這聲音……赫然就是X小姐啊！

# 第107章 蟬螳螂黃雀

　　時間，下午，六點整……　　上電視一般都會緊張吧，甄英雄也緊張，卻不是因為要上電視，而是……要抱着‘熊熊’來電視台，這太丟人了啊！　　一時心軟，答應了甄樂樂，幫她請雙子星那兩個叫做什麼蛋糕甜點心的在熊熊的兩隻耳朵上簽名，雖然昨天下午在艾愛那丫頭放學之前把熊熊藏到了床底下，可也只是推延了一夜沒被發現，那丫頭今天一天賴在家裡，到底沒瞞過去，出門前露怯了，艾愛看到自己抱着‘熊熊’，笑的肚子都疼了。　　這身挺不錯的衣服，居然和‘熊熊’那頭豬如此的般配，用艾愛的話說，‘狼柴女貌’啊，甄英雄惱羞成怒的把那丫頭收拾了一頓，這才出門的，估計艾愛這會還捂着屁股罵街呢。　　“英雄，你真要抱着你‘女兒’去電視台？”闌度開着自己的悍馬來接甄英雄，看到那戴着蝴蝶結的‘熊熊’也着實嚇了一大跳，這哪是太子啊，簡直是雄性荷爾蒙分泌失調了啊，形象呢？　　“我警告你，如果被我看到你再笑，你會死的很慘！我用關二爺的名義發誓！”甄英雄老厚的一張臉皮也架不住這個啊，“還有啊，這頭豬是小樂樂的，樂樂才是我女兒，你小子再說這頭豬和我有父女關係，我保證讓你喊我老丈人！”　　“算了算了，你自己養的女兒還是你自己留着吧，不聊這沒用的了，說點正事。”闌度也知道甄英雄夠彆扭了，為了哄個丫頭高興，連自己的形象都不考慮了，便插入了正題，“朋友，我問你，老爹這招引蛇出動真的會有效果嗎？”　　甄英雄長吐了口氣，搖頭一笑，看着懷裡的‘熊熊’，語氣有些無所謂，道：“誰知道呢。”　　“不知道？！”闌度眼睛一瞪，“不知道你還答應？這不像你的性格啊。”　　“最近這两天，總有點不詳的感覺。”甄英雄淡淡說道：“昨天有人跟蹤了我，因為我老姐在場，就沒去揪那傢伙出來，等我離開的時候，那傢伙早溜了，我也覺得奇怪，到底是誰和原野那小子似的喜歡這種跟蹤遊戲啊？”　　“你是怎麼想的？”闌度皺眉，有些費解，但並不對甄英雄的話表示懷疑，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看似大條的甄英雄，才是最可怕的傢伙。　　“只是覺得有些不安罷了。”甄英雄將車窗放了下來，吹着已經涼爽的風，望着混沌的天空，道：“老爹被那些神秘的傢伙盯了二十多年，二十年後，我遇到了同樣的暗殺，闌度，你覺得是巧合嗎？”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巧合。”闌度眼神一冷，道：“這是家族似的仇恨，英雄，你早該懷疑到了，這兩次暗殺的菜鳥，應該是兩代人，而這次的目標，根本不是老爹，而是……你！”　　“那也未必，懷疑這東西啊，沒有得到證實，便僅僅是懷疑。”甄英雄笑着望向闌度，“跟蹤我的人是不是那些傢伙我不知道，我所以答應老爹，就是為了讓他安心一些，讓他有點主動的感覺，其實老爹他很精明，可惜不懂得對殺手而言最好的殺人時機並不是目標完全鬆懈之後，而是即將鬆懈之前，這樣即便失敗了，也能讓被暗殺的目標永遠處於緊張狀態，在心理上折磨他，闌度，如果你是要殺我的殺手，你會選擇怎樣的時機下手呢？”　　闌度身子猛然一震，“如果我跟蹤過你，知道你今天要來電視台的話，那我認為最好的時機，當然是……今天！”　　甄英雄還是那副輕鬆的表情，絲毫感覺不到緊張，“其實我這麼說也沒啥根據，就是本着對殺手的認識小心的猜測各種可能而已，而且我一直覺得，二十年前就想殺了老爹的那藏在暗處的人，應該是很了解老爹的，老爹用的這招引蛇出洞，到底是高明呢，還是被對方一眼看穿呢？”　　“喂喂，你不要說的這麼輕鬆好不好啊？”闌度見甄英雄就像是在講着事不關己的故事，提醒道：“對方的目標可是你啊，如果他們真的今晚動你，你不覺得沒有準備嗎？”　　“球球的，朋友，我這不是告訴你了嗎？我已經有警惕了啊。”甄英雄得意一笑，“已經發生過三次那樣的暗殺，你以為這次我還會着了他們的道兒？呵呵，等我進入電視台之後，你就回去準備傢伙，在正門之前佔據一個最有利的狙擊置高點，真要玩狙擊，我們也是黃雀，不是螳螂也不會是蟬……”　　……　　市郊區一廢舊工廠發生了爆炸，在這裏‘居住’的四個乞丐三死一重傷，鄭耀民接到這個有報道價值的熱線電話之後，立刻從朗朗電視台趕了出來，新聞車只用了不足三十分鐘便趕到了市郊現場，可鄭耀民現在都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因此陷入了如此恐怖的事件。　　發生爆炸的工廠在郊區一個小村子附近，而且當地綠植面積較大，加上傍晚的風勢，如果起火，很可能使火勢變的無法控制，可是，當鄭耀民茫茫然的從車上走下來，看着眼前安然無恙的廢舊工廠和頂到自己腦門上的手槍時，才知道，哪裡着火了啊？這是要綁票啊，早知道真應該和消防隊確認一下這情報的準確性！　　鄭耀民不知道這些打扮的和特種部隊似的傢伙到底想要做什麼，陪同自己而來的九個工作人員全部被堵了嘴巴綁了手腳扒了衣服關到了廢舊倉庫的地下室，而自己是唯一受到了特殊待遇的人，真不知是幸運還是悲哀了。　　“不想死的話，上車。”　　那臉上有兩條嚇人刀疤的壯漢換上了便裝，一把將鄭耀民推上了那輛可以乘坐八人的新聞車的駕駛座，然後持槍坐在了副駕駛的位子上，後面，完全無視超載，十三個穿着迷彩服，似乎是軍人一般全副武裝的傢伙鑽到了車上，手裡有槍，長的短的，還有一人拎着個長條背包，聽着那東西落地的聲音，很重，是武器，在掃遺言，鄭耀民想哭，天啊，這是什麼人啊？腰上竟然還別著香瓜手雷！　　望瞭望窗外，還有一些穿着黑色西服，帶着塑料面具的傢伙，他們也鑽回了各自的車子，鄭耀民咽了口唾沫，雖然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卻也看的出來，這些人，不是恐怖分子就是黑幫分子啊。　　鄭耀民卻不知道，這些人，既是黑幫，又是恐怖分子。　　對着那輛三菱帕傑羅揮了揮手，刀疤臉的大漢用手槍頂到了鄭耀民兩腿之間的小弟弟上，很和藹的笑道：“如果，你不想讓老婆去和其他男人偷情，而你去泰國做人妖表演賺錢給她貼小白臉的話，那麼，開車。”　　“老、老、老大，開車是可以啦，但你總要告訴我去哪裡吧？還有，我的同伴會怎麼樣？”鄭耀民到底是個見慣風浪的大記者，雖然怕的兩腿發抖且有去廁所的衝動，可還是把疑問拋了出來，這可關係到九條，不，是十條人命啊！　　“放心，你的同伴只是被關在地下室，如果你聽話的完成自己的任務，他們就不會有事。”刀疤男笑的讓人發寒，似乎殺人，也是一種值得驕傲的藝術，“這個工廠會爆炸的，而爆炸時間是，‘誰是誰的誰’結束的同時。”　　鄭耀民打了個冷戰，下意識的看了看車上的表，此刻是，六點十一分，七點五十分，一個小時的‘誰是誰的誰’準時開播，也就是說，距離爆炸，還有……　　“兩小時三十九分，希望不會是他們最後留在世界上呼吸的時間。”刀疤男淡淡的對鄭耀民說道：“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是……朗朗市，電視台……”　　……　　朗朗電視台十五樓，雙子星的甜心姐妹正鬧的不亦樂乎，艾一心斗累了似的，向後一倒，靠在的沙发上，看了看牆上的掛鐘，那張完美無暇，連女人看了都會心動的小臉上寫滿了緊張，“已經六點一刻了啊……”　　“看你那小樣兒，我的小甜心，你春心萌動了吧……”　　唐甜甜剛和艾一心折騰了好一會兒，這時還有些喘息，可已經開始為自己準備了，待會是要上電視的，需要打扮打扮，從那可愛的加菲貓樣式的小包包里掏出一個小盒子，打開，裏面是一副隱形眼鏡，一面取出小夾子一面說道：“不行，我嫉妒了，那男人居然和我搶老婆，過會兒一定要給他好看！”　　“誰是你老婆啊，臭臭，你不要總學男人說話好不好。”艾一心要不是看甜甜正在戴眼鏡，非去掐她脖子不可。　　這兩個女孩個性很是極端，一個溫柔可人，一個活潑可愛，一個古典，一個前衛，這種時代感有極大反差的結合，造就了她們雙子星的成功，兩人雖氣質不同，卻都是吸引人眼球的妖嬈，同樣的身高，同樣完美玲瓏的曲線，甚至臉型也異常形似，如果不是一个中，一個洋，這兩人真的與雙胞胎姐妹無異。　　“小甜心，你還不算我老婆嗎？我們十四歲開始便一起訓練，一起唱歌，甚至一起洗澡一起睡覺，都六年了耶……！難道我還不如一個只是相親認識的男人嗎？”

# 第108章 灰溜溜的來

　　唐甜甜抬起頭，對着鏡子眨了眨眼睛，這才回過頭來，甜美的小臉全是做作的不舍與不滿，那壞壞的眼神真是讓人又愛又恨，再看她的眼睛，居然變成了黑色，看來那隱形眼睛是帶顏色的啊，“恩，我覺得我還是很有東方氣質的，藍色的眼珠是漂亮，可總被大家笑話成小貓，還是黑色的適合我。”　　“那你要不要把頭髮也染黑啊？”艾一心沒好氣的說道：“你連自己是男是女都分不清了還知道臭美呢啊？老婆老婆的，哼，我是你老婆，那你是我什麼啊？”　　“恩……我也是你老婆，哈哈……”唐甜甜一眯眼睛，做了個很陶醉的眼神，嘟長小嘴，伸着脖子道：“來，老婆，親一個，你老公是怎麼親你的啊？也讓你老婆我感受感受嘛……”　　典型的胡鬧撒嬌，艾一心抬腿就把鞋底湊了上去，“好啊，我使勁兒的親你一個！”　　“哎呀死點心，你的淑女形象哪去了？居然這種不雅的動作你也能做出來！”　　艾一心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深藍色痞褲，再看了看坐在椅子上，因為翹着腿，已經把黃色小內褲暴露出來的穿着白色超短裙的唐甜甜，蹙着小眉頭，道：“是你沒形象吧？臭臭，你真要穿這麼短的裙子做節目啊？很容易走光的。”　　“沒關係，我側面對着鏡頭，正面對着你老公，走光也是走給他看，哦呵呵……”唐甜甜很下流的笑了笑，“點心，你說你老公會不會在直播現場噴鼻血啊？”　　“你……”艾一心實在是沒這姐妹臉皮厚，氣道：“臭臭，你要是故意為難他，我肯定要揍你的！”　　“我也不是要故意為難他啊，可一想到他把我老婆搶跑去抱着睡覺，從此剩下可憐的我孤零零的，我嫉妒嘛。”唐甜甜抬頭想了想，又道：“而且小愛有要我問他一個問題的……”　　艾一心聞言一怔，顯然知道那倒霉妹妹的品性，不會是為了故意刁難那傢伙而專門想出來的問題吧……　　“什麼問題？”　　“不告訴你，這可是我和小愛的秘密哦……”唐甜甜得意的晃動着食指，看的一心想撲過去咬她。　　……　　六點三十八分，彪實的悍馬停在了朗朗電視台的門前，甄英雄確認再三，人很少，這才對闌度打了個手勢，口罩一蒙，墨鏡一戴，抱着那可愛的‘熊熊’下了車，球球的，這樣一來就不怕被認出來了，好辦法啊。　　“三十分鐘后，我會回來。”　　闌度這話甄英雄明白，他需要三十分鐘做準備，然後選點埋伏，等着那些有可能會出現狙擊甄英雄的殺手，給那群王八蛋來個驚喜，從後面爆他丫的菊花！　　甄英雄點了點頭，闌度驅車而去。　　果不其然，這打扮加上那頭和自己同名的豬，一進門就讓甄英雄成了最惹眼的人，球球的，少爺帥你們也別這麼看啊！甄英雄實在架不住大廳里工作人員詫異的目光，總覺得那是笑話自己幼稚的眼神，用那頭豬擋着自己半張臉，走到一諮詢小姐處，“‘你是誰啊你’應該怎麼走？”　　你是誰啊你？這話該我問吧？那小姐一怔，氣啊，有你小子這麼問路的嗎？還挺橫啊！信我喊保安不！　　“你是誰啊你？！”　　小姐這話也不太客氣，頗有點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味道，卻沒想到急於離開這裏的甄英雄連連點頭，“對，對，就是那個，錄那節目的地方在哪啊？有沒有負責人，你聯繫個過來，球球的，請本少爺來又不負責招待，真失禮！”　　節目？本少爺？請你來的？這小姐到底是心思敏捷啊，加上今天一早就被台長親自通知過晚上會有位貴客光臨，很快就反應過來了，面前着墨鏡口罩擋臉的人該不會是……義字會太子甄英雄吧？！不過，那節目不是叫‘你是誰啊你’吧……黑社會說話果然不文明。　　“請問，您是被台長親自邀請來參加唐甜甜小姐主持的你是誰啊……不對，是‘誰是誰的誰’節目的吧？”小姐直抹汗，天啊，太緊張了，差點被他帶溝里去。　　球球的，原來是叫‘誰是誰的誰’啊，真他媽的繞嘴，甄少爺不耐煩的點了點頭……　　……　　“甜甜姐！甜甜姐！”　　一女助理把門板被敲的噹噹亂響，唐甜甜最後一口蛋糕差點卡在細細的嗓子眼，要不是艾一心及時的遞過那杯橙汁，真會噎到啊。　　“干什麼啊？！這麼急，要死人的！”　　唐甜甜一拉門，那女助理敲空竟是撲了進來，緊趕慢趕是沒有摔倒啊，直起身子一看，艾一心居然也在，“咦？心兒姐也在啊？今天不是休息嗎？剛剛花遲雨還有問過我有沒有看到你的。”　　“怎麼，你找點心還是找我啊？”唐甜甜似乎很不喜歡聽到花遲雨這個名字，“那花大帥哥剛從我這裏吃了閉門羹，看來還是不飽，想再吃一碗啊。”　　“甜甜姐，你總是這樣對花少，台長和我媽媽都會很難做的，花少雖然花了點，可家境不錯，前途又好，你們真的可以考慮一下的。”那女助理似乎忘了自己是來做什麼的，一本正經的樣子看的雙子星齊齊打冷戰。　　“小憐啊，你媽媽是我們的經濟人，不是我媽，談戀愛找對象什麼的，不需要你們母女操心，花大少家有多少銀子和我無關，要說錢的話，我們姐妹就算不唱歌，似乎也不缺吧？”唐甜甜有些不大高興，看着那清秀女孩的眼神也有些冷了，“而且我對你媽媽的用心很懷疑，回去你告訴她，我們雙子星不需要緋聞，如果有一天被娛樂圈淘汰了，我們不唱就好了，犯不着拿自己的名譽開玩笑，我們不是那種隨便的人，更不是那種隨便起來不是人的人。”　　那叫做小憐的女孩似乎有些害怕，可還是說道：“甜甜姐，話不是這樣說的，我媽媽也是為了你們好，現在娛樂圈裡哪個不靠緋聞吵作自己啊？媽媽說，你們現在已經長大了，不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了，應該利用一些手段轉型了，尤其是心兒姐，十八歲出道成名之後就曾經說過要在二十歲的時候結婚啊，這可是個很值得利用的吵作素材呢！”　　“不好意思，她那話不是為了吵作才說的。”唐甜甜對艾一心曖昧的一笑，道：“那是個誓言，很認真的哦……和你個丫頭說這些干什麼啊，小憐，你到底干什麼來了？”　　“哎呀，我都忘了！”小憐現在才想起自己的任務，急的直跳，“台長讓我通知你們，那個可怕的黑幫太子爺來了，他老人家已經親自下樓迎接了，要甜甜姐你去十五樓的電梯口等着呢！”　　“人家沒有名字的嗎？可怕的傢伙，我看你媽媽才可怕呢，就知道算計如何給我們造緋聞！”艾一心一直沒說話，可一張口就對小憐極為的不滿，小憐挺奇怪的，平時好脾氣的心兒姐幹嗎這麼激動啊？我說那傢伙可怕，又沒說你，再說，那人確實很可怕的嘛。　　“對啊對啊！”唐甜甜笑的是真壞，“我們用你媽媽給造緋聞嗎？要造的話啊，我們自己會造，對吧，點心？”　　“對你個頭啦！”艾一心突然紅了臉，一個沙發墊飛向了唐甜甜。　　“兩位姐姐，我還要去現場準備一下，你們也要抓緊啊！如果讓那太子爺不滿意，說不定會拿刀砍人的！”小憐肯定是電視劇看多了，對黑社會存在嚴重的誤解，艾一心想要教訓教訓她，那丫頭卻十萬火急的跑了，連採訪天王人物的時候也沒見過她這麼緊張，看來她真把甄英雄當成會吃人的怪獸了。　　“呲呲……！”　　一陣濕香噴了過來，艾一心被嗆的直咳嗽，“討厭啦臭臭，你做什麼啊？！”　　“噴香水嘍……，還能做什麼啊？”唐甜甜抬起左臂，右手拿着一個精緻小瞧的粉紅色玻璃瓶，對着光潔的小腋窩噴着香霧，“我們是女孩子，當然要香香的嘍……”　　“啊……啊欠……！”艾一心可愛的打了個噴嚏，從口袋中摸出一抱紙巾，抽出一張擦捂着小鼻子，氣氣道：“死臭臭，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歡噴香水的！我對香水味過敏啊……啊欠……！”　　“不對吧？你不是只對香奈兒過敏嗎？”　　“那你手裡拿的是什麼啊？”　　“香奈兒……哎呀點心，我不是故意的啦！是想到就要看到你老公了，精神有點緊張，你相信我，我不是存心要看你在他面前出醜的……其實你打噴嚏流鼻涕的樣子也蠻可愛的，我想他會喜歡的……哎呀，你丟我？我……我跑！”　　“你哪跑啊……啊欠……！臭臭，我咬死你！”　　……　　凌亂的碎發黑亮自然，不像大眾理解中黑幫大少那樣花花綠綠的，雖然有些不羈，卻很精神，白皙的臉龐給人感覺這是個很斯文的人，有些書卷氣，不過那雙眼睛中帶着點野性和傲氣，但給人的感覺並不囂張，甚至有些靦腆，但靦腆之後，又隱隱透着點邪氣，這邪氣更多的體現在那看上去斯文的小子並不斯文，行為舉止大咧咧，和外表的氣質截然相反，但總的來說，這給人感覺有些複雜有些矛盾卻很有魅力的傢伙並不是理解中那樣一個渾身刀疤一臉橫肉的黑社會典型，看來報紙和電視確實比傳言來的可靠，這人和前两天電視上出現過的一樣，還是很帥的嘛。

# 第109章 你是誰啊你

　　一雙平底兒的白色休閑運動鞋，一條白色多兜的痞褲，一件粉白相間的寬橫格長袖體恤衫，還抱着一頭……粉紅色的小豬玩具！　　就這形象能是黑社會的太子爺？！二十二歲的他更像一個鄰家大男孩！　　唐甜甜有些無法相信，自己最好的朋友喜歡的就是這樣一個男人？似乎，缺少點霸道之氣，很小白臉啊……　　甄少爺不爽啊，看着和自己阿諛獻媚的禿頂老頭，也就是朗朗電視台的台長大人，踢他的心兒都有了，球球的，少爺我現在是能少被一個人看到最好，你丫居然找這麼多人歡迎我，靠！嫌少爺丟人不夠是吧？不就抱着頭小豬嗎，難道有人規定這東西只有女人抱的嗎？！　　甄英雄現在是疑心病太重，因為心軟答應樂樂給她要簽名不得已抱着那一點都不可愛的‘熊熊’，總覺得別人對他一笑，就是一種諷刺，好象自己裝嫩裝可愛似的，球球的，要不是為了我的小寶貝兒，少爺早把這頭豬千刀萬刮然後送火葬場焚燒最後把灰塵攘入大海了！　　可能是為熊熊想到了一個不錯的下場，摘了口罩的甄英雄露出了一個很得意的笑，而這個笑容可嚇壞了在樓梯口歡迎的人，好邪惡的笑啊，除了唐甜甜，所有人都向後仰着身子，似乎甄少爺要吃人似的。　　看你們一個個那樣子，少爺我又不是屬狼的！甄英雄白了這些傢伙一眼，道：“去哪裡做節目？”　　台長摸了摸禿腦門上的汗水，笑道：“時間還早，甄少爺先到休息室休息下好了，現在我先給你介紹下，這位就是……”　　“休息室在哪？球球的，時間早你讓我這麼早過來，搞的少爺晚飯都沒吃，有東西可以吃嗎？”甄英雄基本沒去看過唐甜甜，原因很簡單，那是一黃頭髮的……　　黑眼珠，黃頭髮，在甄少爺的字典解釋里，為，中國人，雜毛。　　大好的中國人你染着外國毛，明顯和本少爺印象中的好女人差太遠了，懶得看你！甄英雄雖然滾打在風月場所，卻異常排斥那些時尚前衛的女生，他更喜歡擁有古典氣質，最少也要知道自己是个中國人的女人。　　甄英雄有這樣的想法並不奇怪，首先在他眼裡最完美的女人，也就是他的媽媽秦夢謠，就是一個典型的東方美人，其次……變態姐姐雖然變態，但美麗卻是事實，甄英雄從小就喜歡甄三國那濃郁的中國氣質，當然，只是她外在的氣質，絕對不是那性格的變態，就她那性格，世界上恐怕就獨一號吧……　　“額……好，好啊。”台長實在意外，這少爺是該說他隨和呢，還是該說他事兒多，到了電視台了居然喊餓，可甄英雄‘惡名卓著’，義字會更統領整個朗朗市黑道，得罪不起啊，“小憐，你帶甄少爺去十二樓的休息間休息，節目開始前……等甄少爺用過飯吧，再幫他補補妝。”　　干你個球球的，少爺又不是娘們，化妝干什麼？難道打扮的像個人妖上電視嗎？甄少爺不滿，卻也沒說，因為自己已經決定堅決不化妝了。　　台長看了看唐甜甜，又對甄英雄笑道：“甄少爺，這位我想您應該是認識的吧？”　　誰啊？甄英雄把目光望向了剛才只看了一眼就不再看的唐甜甜，愣了一下。　　剛才只是掃了一眼，沒看仔細，現在這麼細細一看，天啊，這女人長的太漂亮了，夠白，夠靚，唯一的缺點就是……不良，糟蹋了，為什麼長的好看的女孩子都喜歡打扮的不倫不類呢？　　粉紅色的細帶吊肩毛坎肩，鎖骨清晰，雪頸冰肌，是極品，白色的超短裙用料不多，可兜兜不少，一條寬寬的白色腰帶根本沒起到作用，白白給那細腰增加負擔而已，不過，那露出的小肚臍確實夠誘人的……　　群擺太短，半截大腿真耀眼，那白，總有點類似西方女人的白，但肌膚緊緻，細膩光滑，卻是西方女人羡慕不來的，完美的結合了東西方女人的優點。　　小腿纖細，這樣的美腿在東方很少見，完美的腿型，迎面骨筆直，腿肚緊嫩纖瘦而弧度有致，不顯其細弱，只有恰倒好處的美感，這樣的一雙腿，簡直是男人視覺的最佳享受，但可惜的是，甄英雄見過比這還完美的，那就是無論身高還是身材，面前這女人都要略遜一籌的變態姐姐甄三國，而且，三國比她更有東方人的特質美。　　甄英雄很欣賞這女人的身材樣貌，不知為什麼，總感覺她的身材和一個人特別的相似，那就是……小艾。　　這樣的女人不可能是小艾的，甄少爺正想着呢，唐甜甜已經走到了他的面前，“謝謝你的禮物，要簽名嗎？”　　甜甜笑的真甜啊，你小子挺懂事的，還知道給女孩子帶禮物，恩，這頭小豬挺可愛，本小姐看在點心那丫頭的份上就收下了，“你的禮物和我的衣服很般配呢，都是粉紅色的，謝謝……”　　一拉，沒拉過來，又一拉，還沒拉過來，唐甜甜不高興了，你這傢伙怎麼回事，送人禮物還舍不得撒手啊？　　甜甜小姐不高興，甄少爺更不高興，球球的，你丫誰啊？敢從少爺手裡搶東西！熊熊和你般配？你怎麼不說少爺我和你般配啊？撒手，別以為你長的好看少爺就不好意思翻臉啊！　　往回一拽，好丫頭，不撒手是不是？還和我搶？又一拽，這次用的力氣大了點，愣把唐甜甜拽的想前一栽，和那小豬熊熊一起，扎到了甄英雄的懷裡！　　這一下唐甜甜可沒面子了，你個混小子眼神不好吧？不認識本美女啊？！不把你這小豬搶過來，本公主以後就不用混了！　　全傻了啊，在台長大人的帶領下，所有人張大了嘴巴，瞪圓了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　　甄英雄和唐甜甜，兩個人如較勁一般，一個拉，一個拽，一個搶，一個護，可憐的熊熊成了兩人拔河用的繩子，你爭我奪，沒有廢話，無聲的戰役更讓人覺得壓抑和恐怖，兩雙對望的眼睛噴射着敵對的火花，天啊，沒搞錯吧？還有見到甜甜公主都不給面子的人嗎？　　奪在樓道拐角的艾一心忍笑忍的這叫一個辛苦，不時還要轉過頭去用力捂着口鼻打噴嚏，看到唐甜甜下不來台的樣子，她得意啊，“該死的臭臭，這回你知道了吧？那傢伙就是這麼特殊的人，你以為所有男人見了你都流口水嗎？呵呵，想搶他送給我的禮物，你做夢！”　　似乎……艾一心也誤會了點兒什麼……　　……　　樓上鬧的熱鬧，卻絲毫不會有人想到，威脅，已經悄悄接近了他們，而且，已經到達了樓下。　　“咦？鄭哥，這麼快就回來了，採訪的怎麼樣？”通往電視台地下一樓的內部停車場，值班的小保安一面放行，一面和將車的鄭耀民說笑着。　　“別提了，讓人忽悠了，也不知那個孫子吃飽撐着了打這種玩笑電話！”腰眼上頂着一把手槍，鄭耀民連眼睛都不敢亂眨。　　“是夠沒德的，連鄭哥都敢耍，讓我知道，一定替您扁他出氣，呵呵，那您忙着。”　　“好，忙着……”鄭耀民心裏道了，別忙死就好啊……　　因為鄭耀民平時為人隨和，人緣極好，每次出來進去都會和這小保安聊上幾句，所以小保安根本沒有讓他出示什麼電視台的工作證，甚至沒有在出入記錄上登記，便放行過去了，殊不知，一群殺人不會眨眼睛的噬血之狼，就這樣大大方方的坐着汽車進入了電視台。　　山田啟一及其一眾手下約十七八人，分別坐在六輛汽車上，停靠在朗朗電視台馬路對面的路邊。　　在山田乘坐的三菱汽車裡，老煙鬼正一面噴雲吐霧，一面接聽着已經進入電視台的賴玉和用無線對講機發回來的報告，而他的旁邊，廖小強與鍾志堅被嗆的眼淚橫流。　　干你個小日本，窗子不開，空調通風也不開，要不你丫看着就未老先衰呢，早晚你得死於尼古丁中毒！　　“賴君，希望你地馬到成功，我地絕對地不希望動用第二套方案，你地明白？”　　廖小強不知道山田還有什麼第二套方案，但至少現在他總算搞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剛才進去的刀疤臉賴玉和及其那一車看上去訓練有素，如同軍人般的十三個身體強壯的傢伙，並不是山田的手下，而是受雇於山田的越南人，一群從戰場上滾趟着走回來的恐怖傢伙。　　在這裏，坐在車上的人，才是山田組或者說是山口組的人，廖小強有些明白了，所謂暴力主張，並非喜歡親自去參加暴力，僅僅是坐在後面指揮啊，狡猾的小日本兒！　　廖小強雖然不知道山田啟一雇傭賴玉和花了多少錢，卻知道這塊料肯定和自己一樣吞了不少，五百萬過手，自己揣了兩百萬，山田又颳去了多少呢？最後落在賴玉和手中的，絕對不是三百萬，這一點可以肯定，但廖小強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那就是，那個叫做賴玉和的人，比山田啟一這個傢伙更可怕，只看他想出的這個混入電視台的辦法就知道了，有勇，有謀。　　“給我致電山口組總本部長，我們山田組，要為組織洗刷恥辱，為高橋先生報仇雪恨。”　　山田啟一用日語吩咐過自己的手下，這才陰陰冷笑着對廖小強說道：“我地與賴君合作五次，他地，殺手地精英，一個殺人地大大地天才……”

# 第110章 獵熊開始了

　　“隊長，你真的確定這裡會發生事情嗎？”　　與山田啟一的汽車距離不足百米的一個拐角，白果才從路旁的快餐店裡買了一杯可樂一杯咖啡和兩個漢堡包，回到車裡，將咖啡遞給原野，望着斜對面的朗朗電視台正門，咬了一口漢保，有些含糊不清的說道：“都在這裏蹲了半天了，停車費就交了二十塊了，也沒看到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啊。”　　無論表情和語氣都說明，白果已經等的有些不耐煩了，過於乏味的蹲坑，顯然不適合白果這樣的大小姐。　　原野最近看上去來是越來越憔悴，工作壓力大啊，一口喝掉半杯熱咖啡，道：“肯定會有事情發生的，我有這個預感！”　　預感？白果這鄙視原野啊，你的預感靈過嗎？沒事給甄英雄當起了保鏢，真是窩囊，不過……白果還挺羡慕甄英雄的，“為什麼我做女英雄就只是上上報紙，接受一下記者採訪，卻沒人找我做節目啊？那死流氓居然有機會參加唐甜甜主持的‘誰是誰的誰’，還可能得到她的簽名呢，羡慕死我了！”　　“誰說不是呢……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誰羡慕他啊！”原野這話說的虧心啊，能和美女偶像一起做節目，不羡慕就不是男人！　　“隊長，我們不報告局裡嗎？”白果喝了口可樂，似乎太冰了，微微蹙了下眉頭，道：“那個新調來的方言最近似乎很針對你的樣子，我們單獨行動，這樣合適嗎？”　　“他所以針對我，是因為他和我的目標是一樣的，大家都要抓甄英雄，很不巧的是，甄英雄只有一個，他想向你爸爸邀功，而我，無所謂功勞，就是要和那流氓分出個高下而已，所以我自然成為了他針對的對象。”原野嘆了口氣，接着一口咬掉大半個漢堡包，道：“並不是我要和他競爭才私自行動，而是……我們毫無根據，說給他聽，他會信嗎？”　　白果沉默，緊緊握了握小手，心裏一個古怪的想法居然嚇了她自己一跳。　　希望，真的不要有事情發生啊，那死流氓，應該沒有這麼倒霉吧……　　……　　“謝……謝……你……的……禮……物……”　　“不客氣，但我沒想把它做禮物送人。”　　十五樓，唐甜甜兩條胳膊都酸了，甄英雄是給這丫頭面子，不然早把她一腳踢邊兒上去了，熊熊被他緊緊抱在懷裡，就是不撒開。　　現在這兩人，就好象幼兒園的孩子，在掙搶同一個玩具。　　那台長實在看不下去了，打了個哈哈，出來圓場道：“甄少爺一定是覺得這禮物應該在節目中送效果會更好吧，呵呵……”　　節目中送？球球的，少爺就沒打算要送！要是抱着熊熊上電視，我那寶貝樂樂是笑了，少爺的同行怕是笑都笑不出來了，全趴在地上找牙齒呢！　　“小憐，來，帶甄少爺去休息，然後去叫個外賣回來，甄少爺，時間到了我會去通知您的。”台長從小憐手裡接過幾頁紙，道：“因為節目是直播的，為了防止萬一，請您休息之餘看一看這個，過會兒甜甜要問的問題都在這裏了。”　　“不用太麻煩，隨便來只燒鵝仔就好了。”很不屑的接過那幾張紙，甄英雄更噁心了，娛樂節目，就是喜歡搞這些虛偽的東西，提前準備了，上電視之後還要做出一副這問題很突然什麼的做作表情，沒勁！　　唐甜甜更覺得噁心，好你個臭小子，讓本姑娘丟這麼大人，看我不整死你，錄節目的時候，姑娘我問一個你那紙上寫的，以後真把名字倒過來寫！　　看到大家一個個的抿嘴偷笑，唐甜甜這個氣啊，尤其是轉頭看到了拐角因為打噴嚏而不好意思過來的艾一心正偷偷的朝自己吐着小舌頭，甜甜不甘心啊，這人丟大發了啊！　　……　　七點零一分，手腕上的電子錶跳動為一的同時，鄭耀民兩眼一翻，被那刀疤臉的賴玉和一記手刀砍在了脖頸上，考慮到殺死甄英雄后還要靠鄭耀民的掩護離開電視台，所以暫時沒有殺死他，賴玉和陰森一笑，“你的命，會和你那九個同事一起從地球上消失，現在，安心的睡吧，再次面對睡眠的時候，你將永遠不會醒來。”　　鄭耀民已經昏倒，根本聽不到賴玉和說了什麼，只見這第一次露出猙獰面孔的刀疤臉一個眼神甩過來，兩名手下立刻將鄭耀民從駕駛位上拉到了後排，扒了他的衣服，甚至連內褲都沒留給他，並很噁心，甚至是變態一般，將內褲攢成一團塞到了他的嘴裏，然後用膠布繞着腦袋纏了兩圈。　　不可否認，這群傢伙的捆綁很有學問，首先用匕首草草的將鄭耀民兩腿之間那棵‘小樹’周圍的雜草刮凈，然後用一條釣魚細線栓在了他男人的象徵，也是他的命根子上，接着，細線打了個死扣，留出一個環，把環留在外面，用膠布將鄭耀民的小弟弟纏成了木乃伊，以防這傢伙本就沒硬起來的小東西還有萎縮的可能，使釣魚線脫落。　　將鄭耀民的身體蜷起，就好象一條弓腰的大蝦，雙手雙腳用細實的尼龍繩綁在一起，而後，用另一條繩子穿過系在他小弟弟上留出了一個環的釣魚線，把繩子兩端死死的在兩條胳膊的肘節處系了個死扣。　　現在的鄭耀民根本不能動，或者說，即便他醒過來，也不能有大的動作，因為手腳被同一條繩子綁住，而胳膊關節處更直接牽引着他小弟弟上的魚線，那線細而紉，輕微的拉扯都可能讓他立時做了太監，胳膊是活動的關鍵，這樣一來，鄭耀民根本是動彈不得，除非他能狠下心來不做男人。　　賴玉和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讓鄭耀民即便醒了也無法求救，嘴巴被堵，也無法用肢體動作發出聲響，誰能知道這車裡有個大活人呢？　　其中一個身材與鄭耀民接近的手下換上了他的衣服，賴玉和微微一笑，對他指了指車窗外面的監控攝像頭，然後纂着的拳頭突然鬆開，嘴裏發出‘嗵……’的一聲。　　那手下點了點，爬到了駕駛位，取了一頂記者帽戴上，這才下了車。　　三分鐘之後，那手下大大方方的走了回來，賴玉和放下正在看着的由廖小強提供的朗朗電視台的結構圖，滿意的點了點頭，示意所有手下下車，因為他知道，地下停車場的攝像頭，已經停止監視工作了。　　賴玉和看了看腕子上的電子錶，表情嚴肅了起來，“對錶，現在是七點零七分，‘獵熊行動’，開始……”　　七點零七分，地點，地下一樓的監控室，一值班保安死亡，死亡原因，脖頸大動脈被割斷……　　……　　“恩？我知道了，好，就這樣。”　　甄英雄站在窗前，望着對面已經沒有亮光的大樓，擺了擺手，這才掛斷了闌度打來的電話，那小子已經偷偷的溜了回來，並憑藉一個殺手的認識，選擇了微微朗朗電視台斜對面的一棟辦公大樓的十五樓女廁所作為狙擊點，那裡，是俯視射擊可以達到的最高及最佳位置。　　“有備無患，想打少爺的主意，用同一套方法是絕對行不通的。”　　甄英雄怎麼也不會想到，這次要殺他的人，並不是羅比與愛利絲，因此，那種很挑釁的方法，不會出現了，他的敵人，已經在闌度埋伏好之前，從蹲點的原野與白果的面前，大方的潛入了電視台……　　“哎呀球球的，餓死少爺了！”甄英雄躺在沙发上，用熊熊當了枕頭，只覺得肚子‘咕嚕咕嚕’的叫，這難受啊。　　用腦袋狠狠的砸了熊熊兩下，球球的，全是你，要不是怕丟人，少爺昨天晚上至於失眠嗎？不失眠也不會錯過早飯和午飯，少爺現在也不會餓肚子了，干，要不是看在小樂樂的面子上，少爺非把你這頭豬紅燒了不可。　　“那臭丫頭去哪個省叫外賣了啊？”甄英雄反感電視台，只覺得這裏的一秒鐘，比在家的一個小時都難熬，小憐出去給他買燒鵝仔最多也就離開十分鐘而已，他就等的不耐煩了，“快點回來吧，少爺還要找人要簽名呢……啊！”　　甄英雄自言自語，卻把自己嚇了一跳，猛的坐了起來，伸手把熊熊抓到了面前，球球的，少爺剛才怎麼給忘了啊！那個黃毛丫頭不就是老姐她們說的那個什麼什麼甜來着，那禿頂台長好象是這麼叫的！　　哎呀，少爺剛才怎麼沒反應過來呢？應該要她給簽名啊！　　拉開房門，向外這麼一看，走廊空空如也，抱着熊熊走出來的甄英雄也不知道是該鬆口氣好，還是該嘆口氣好，這沒人是不用怕人笑話了，可是，少爺該找誰問問去啊？那個雙子星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沒轍了，少爺我自己找去吧，剛才那黃毛的丫頭應該還在十五樓吧，甄英雄覺得越待着越餓，還是先找點事情做合適。　　十二樓到十五樓不過三層而已，可甄少爺實在餓的虛，懶得去爬樓梯，按了下電梯鍵，無力的等待着……

# 第111章 沒認出來她

　　艾一心在衛生間洗了兩把臉，覺得自己不太容易打噴嚏了，也不顧等唐甜甜回來和她打招呼，直接跑下了十二樓，現在只有甄英雄一個人在，這是難得獨處的機會啊。　　唐甜甜剛剛被台長叫去，婉轉的卻很不爽的被教育了下，正不服氣呢。　　台長很委婉的告訴她，希望她在錄節目的時候不要刁難甄英雄，唐甜甜無奈應了，不刁難就不刁難，可這口氣卻咽不下去，推開化妝間的門就要找艾一心撒氣，卻發現，屋裡居然沒人了。　　同一時間，跑到十二樓的艾一心發現了甄英雄，那小子不在休息間，原來是要上樓啊！小艾同志很高興，因為她看到了甄英雄現在還抱着那頭可愛的小豬呢，心裏美啊，那傢伙肯定是要去找我，然後送我禮物的，呵呵……　　剛要追過去，就聽到一聲讓她心情大落的，很有樂感磁性的男性聲音。　　“一心，原來你真的來了啊，我剛要回家，恰巧在樓下碰到了小憐，還以為那丫頭騙我呢，呵呵。”　　艾一心連頭都懶得回，可出於禮貌，卻不得不回，心裏卻對小憐意見大了，年紀不大就這麼三八，以後肯定和她媽媽一樣，真是讓人討厭的性格！　　坦白說，站在艾一心面前的這一身白色西裝的男人，高貴，儒雅，很有大家風範，儼然就是少女幻想中那白馬王子的完美展現，與他相比，甄英雄從氣質上就落後人家太多。　　論起長相，甄英雄確實長的不錯，卻不懂得修飾自己，不懂得表現自己天生的優勢，相反，行為舉止更是大大抹殺着別人對他外表難得產生的好印象，而一心面前這男人，就完全不同了，他很會把自己完美的一面展現給任何人，尤其是女人看，甚至連笑時嘴角勾起的角度，也是恰到好處，不失儀態。　　黑髮有些長，不同於甄英雄那雜亂卻精神的碎發，三七分開，很正經，時尚，卻不會花哨，劍眉筆直，典型的男人眉，有着一分豪爽與硬朗，那雙和女人般會說話似的眼睛，又讓他多了一分柔情，不愧是演戲出身，靈活會放電，可惜，他的電力有點過，一心只有打冷戰的份兒。　　高挺的鼻樑讓這男人看上去多了一分陽剛，嘴巴有點小，嘴唇有點薄，又讓他有些陰柔的中性美，可外形的這種矛盾美卻讓這男人充滿了魅力，用唐甜甜的話說，典型的小白臉兒嘛……　　艾一心真是懶得看這男人，原因很簡單，她很膩味這類型的人，以為有錢長的又好就會惹女人喜歡，也許是這樣沒錯，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歡有錢的王老五，最少，她艾一心不喜歡。　　“花大少，找我有什麼事情嗎？”　　一心這話雖然說的很客氣，但那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淡卻寫在了臉上，就是平時和台里掃地的清潔工說話，一心也不會用這個態度啊。　　來者正是朗朗電視台的當家小生，有着偶像劇第一帥哥之稱的花遲雨。　　有點尷尬，可花遲雨還是硬着頭皮厚着臉皮，拿出不要臉的犧牲精神，射出一道很誠懇的眼神，道：“不知花某是否有幸請小姐共進晚餐……”　　“我靠，球球的，這電梯怎麼還不上來啊，受不了了，雞皮疙瘩都起來了，真不愧是電視台，說話都帶着演戲的味兒啊，酸。”　　甄英雄剛才聽到了花遲雨招呼艾一心的喊聲就回過頭來了，但一心因為也轉過身，背對着電梯口的甄英雄，並沒有注意到罷了。　　小白臉說話文縐縐的，還不忘了擺POSS放電，少爺我逗小艾高興的時候故意說那些酸詞麻腔都覺得臉紅，你是真不覺得害臊啊，而且少爺我那是當成遊戲一般的玩笑，你這傢伙居然一臉的認真，天啊，這得多厚的臉皮啊？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是餓的嘴裏泛酸，還是看到那虛偽小白臉的厚臉皮麻酥酥而倒牙了。　　艾一心聽到甄英雄說話，嚇了一跳，居然不好意思回頭了，小臉瞬間變的紅撲撲的，扭捏的扣起了指甲，天啊，他看到我了，已經認出來我來了，不然為什麼要幫我解圍呢？我該怎麼辦？要不要立刻跑到他身邊呢？　　不說小艾同志是不是誤會了，花遲雨可不滿意了，要不說人家是演員呢，剛才還柔情似水恨不得把人心融化的花大少，表情一收，眼神立刻冰冷了起來，木然的表情配合著那拉下來的眼皮，一望過來就把甄英雄給望癟了，這氣勢，太讓人無力了，好強……和傻B一樣……　　看到那不太友好，甚至不禮貌的眼神，本來就餓的不太想運動的甄少爺一點過去教訓他的慾望都沒有了，球球的，少爺我就說嘛，演技這東西就是裝B，你丫以為沒表情就能唬人啊？你以為眼角一垂你就是殺氣啊？傻冒兒，別冒傻氣了，演戲就是演戲，一點氣勢都沒有，嚇嚇小貓小狗都未必鳥你，你跑這唬少爺來了？　　“這位先生，你知道你在和誰說話嗎？”花遲雨以為對方被自己的眼神給震住了，一軟柿子，能不捏嗎？當著美女呢啊，得表現一下！　　哎呀，球球的，挑釁本少爺？！還給你臉了呢！甄英雄剛站直了，肚子‘咕嚕’一叫，又蔫了，算了，今兒便宜你小子了，少爺我不跟你計較，打你都浪費體力。　　艾一心可嚇了一跳，天啊，花大少你活膩味了吧？招誰不成你招他？想到上次在大橋事件中被甄英雄狠扁的那自做聰明的多嘴男人悲慘的下場，小艾直打冷戰。　　“花少，算了吧……”　　“算了？那不成！”花遲雨就是一白痴，見艾一心害怕似的，又看到剛才奚落自己的傢伙‘怕’的兩腿打軟的靠在電梯門旁邊，更來勁了，殊不知艾一心是不好意思看他被群毆，“你，過來，和本少道歉！”　　“咚……！”　　電梯到了，甄英雄對那白痴一擺手，轉身就要進電梯，嘴裏還沒忘了給那小子一句評價，“球球的，世界上怎麼這麼多的傻B……”　　“好了好了，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艾一心覺得好笑，甄英雄的臭脾氣就是看到什麼說什麼，不過她心裏也挺甜蜜，認為甄英雄因為看到花遲雨騷擾自己才開口奚落的，不去遮掩自己的喜好，這才是小艾喜歡的好男人標準。　　一心並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歡甄英雄什麼，但簡單的和面前的花遲雨做一個比較，就會發現，花遲雨根本不算個男人，或者說，他是一個很不真實的男人，相反，甄英雄很實際，即便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是那麼的離奇，但他始終給人一種真實感，他做英雄，卻並不虛偽，不會去考慮英雄的正面形象，說著粗口罵著髒話，揮舞着棒子踐踏着他不喜歡的人，這樣的傢伙很實際，喜惡分明，一心喜歡的就是這樣的感覺，在她眼裡，甄英雄就是好男人的典型，他追求自己，絕對不是看到了自己的明星身份或者家世，因為兩人結識的時候，這些根本是無法預知的，這，就是緣分。　　女人相信緣分，因為相親而相識，卻發現兩人之間的緣還遠遠不止於此，他的父親自己的母親，原來早有淵源，而且極為支持兩人的交往，甄英雄在一心那小小的心兒中擁有多麼神速的侵佔速度便可想而知了。　　可惜的就是，女人有時候太喜歡幻想了，這一點一心也不例外。　　不再理花遲雨，事實上，如果兩個男人要打架，女孩子要攔，要護，也是去找自己的男朋友，花遲雨算那棵蔥啊？所以一心轉身就朝正走進電梯的甄英雄跑了過去。　　花遲雨都愣了，納悶艾一心跑什麼啊？甄英雄也納悶，這女孩子也急着上樓嗎？　　因為餓的有些發昏，本身又對電視台的女性沒什麼好感，加上一心因為第一次坦然面對甄英雄，太過緊張，總是低着頭，並下意識的用長發擋住自己紅紅的臉，所以甄英雄對這個穿着薄風衣掩住身材的女孩子只有一個評價，“好柔好順的頭髮啊，和倒霉鬼有一拼，比起小艾來也不會遜色啊……”　　“你干什麼要招惹他啊。”小艾同志很有得便宜賣乖的嫌疑，心裏認定甄英雄是因為吃醋才這樣做的，卻還是想他親口說出來，“他可是大明星呢，你不會連花遲雨都不認識吧？”　　“誰？！花遲雨？！”甄英雄正納悶這女孩子怎麼突然和自己說話呢，突然聽到了這個名字，激動啊，“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球球的，你是花遲雨？那你小子可跑不了了！”　　電梯門眼看要關上，甄英雄抱着熊熊突然的躥了出去，艾一心一怔，還沒搞明白甄英雄到底是怎麼了呢，電梯已經升了上去，一心急啊，狠狠的按着十二樓的按鍵，氣的直跺腳，“臭傢伙，你到底認沒認出我啊？！居然不理我，氣死人家啦！你給我等着！”　　估計要不是顧慮頭上有個攝像頭，一心砸了這電梯的心兒都有了，但是，她並不知道，就算她此刻砸了電梯，也不會有人看的到了……

# 第112章 完美的女孩

　　朗朗電視台共有四個監控室，地下一層停車場一個，用來監控停車場的各個角落，因為出入人多，一樓有一個，而再向上，都是朗朗電視台的工作空間，內部監控相對不會緊張，所以只有兩個監控室。　　二到六樓分佈着廣告部，策劃部，記者部，拍攝部，剪輯部等幾乎所有的部門，監控室設在六樓，而七到頂樓十七樓部門只有主持部，然後就是各種節目的演播室，直到十五樓為止，十六樓為台領導的辦公層，十七樓除了存放一些演播室的器材外，就只有一個監控室了，而這裏，也是最鬆懈的一個監控室。　　七點十九分，地點，十七樓監控室，兩值班人員死亡，死亡原因，毒氣窒息，兇手，是兩個從屋頂通風道口跳出來的戴着防毒面具的武裝者，其中一人正通風釋放毒氣，另一人除去手套，熟練的操作着監視控制器，終於在琳琅滿目小屏幕中，在幾乎相同的樓道里找到了那個目標的人影。　　“報告頭兒，這裡是三組，接手成功，已經發現目標，十二樓第三電梯口，目標似乎與一個明星發生爭執，而且……報告頭兒，你還是等下再上去吧，那傢伙他，他動手打人了，也許會引起轟動……”　　……　　“你是花遲雨？”　　甄英雄皺眉打量着面前這個比自己俊俏的傢伙，女人善嫉，其實男人有時候也沒那麼大氣，尤其甄英雄這樣的，總覺得自己就很帥了，居然還有比自己更帥的，難免對他有種敵視，不過這敵視更多來源與這個叫做花遲雨的傢伙看向自己那裝B的目光。　　眼神兇猛並不代表你就會唬到別人啊兄弟！球球的，讓少爺教教你什麼才是兇猛吧，也不見甄英雄的表情有什麼變化，僅僅是目光冷了些，可就是這降了溫的眼神，竟盯的花遲雨小退了半步，天啊，這是怎麼回事？這傢伙的眼神怎麼這麼可怕？　　沒有感情，也沒有凝聚力，如果非要對甄英雄的眼神有個形容的話，那就是在看死人，一個看到死人也不會感到恐懼，甚至默然的傢伙，就好象是從地獄里踏着屍體走來的修羅。　　花遲雨感覺到了甄英雄的可怕，但就這樣退縮，身為一個男人，自尊心是不會允許的，“我就是，怎麼樣？”　　真是啊！球球的，先搞定一個再說，甄少爺一彎腰，從痞褲的大口袋中摸出了三國那兩個店員交給他的小本本，“給我簽名。”　　我靠！你丫要簽名還這麼理直氣壯？！花遲雨得意啊，敢情是自己的影迷，粉絲，這譜兒得擺啊，你丫剛那麼奚落我，讓我在艾一心那丫頭面前丟分子，現在還舔臉和我要簽名，當我是什麼啊？　　“想要簽名啊？呵呵，我不是一個喜歡隨便炫耀的人……”　　“我管你愛不愛顯擺呢，快點簽，少爺我趕時間呢！”甄英雄皺眉頭了，小子，你可別給臉不要啊，少爺還得找那個什麼蛋糕甜點心呢，不找難受你就識趣點，別讓少爺費事！　　“你他媽和我要簽名還這麼橫？！”花遲雨實在受不了了，自己平日風光無限，怎麼今天碰上個愣種啊？氣的連髒話都出來了，“要簽名？沒門兒……哎呀……！”　　甄英雄現在就和一地痞流氓一樣，球球的，碰上這和你炸刺兒的，就得惡治，一巴掌勺在花遲雨腦袋上，把他那得意的頭型煽的亂七八糟，和瘋子似的，“簽不簽？告訴你，剛才你對本少爺的態度已經夠你死上八回了，你有九條命嗎？沒有就給我老實的簽！還有，嘴裏放乾淨些，再我聽到你對我說話的時候嘴裏有‘媽’字，我發誓讓你會後悔從你媽肚子里鑽出來！”　　甄英雄無法接受任何人對他母親的侮辱，又是一巴掌，明星的臉值錢，這道理甄少爺也清楚，所以那臉不能打，不然哪天吃了官司不好說話，畢竟去煽人家吃飯的傢伙太理虧，其實甄少爺也不想想，逼人家簽名，和黃世仁唯一的區別就是，眼前這個‘楊白勞’沒帶着女兒啊……　　“我憑什麼……哎呀……！我就不……啊！警告你別打了啊，再打我還手……啊呀……！”　　花遲雨窮橫，被甄英雄打的急了，真還手了，可惜，手揮到一半，甄英雄右手輕輕一架，小花同志覺得胳膊差點斷了，腦袋上又被煽了一下，“老大，我簽，別打了！”　　球球的，早說嗎，就你丫這腦袋打起來，手感和艾愛那丫頭的小屁股，簡直沒法比嘛，甄英雄看着花遲雨在本子上龍飛鳳舞的‘刷刷’一揮，真想替他的小學語文老師教訓他，少爺我是知道你叫什麼，這要是不知道，你划拉的和蛛蛛爬一樣，誰看的出來這是你名字啊？　　“媽的，這樣你滿意了吧？！”　　打不過，氣不順啊，花遲雨卻忘了甄英雄剛才的警告了，髒話出口，甄少爺臉色變了。　　“給，幫我抱一下。”　　花遲雨愕然的抱過甄英雄遞過來的熊熊，卻見他晃了晃手腕子，抖了抖胳膊，“這是對你的一點回報，回報你問候我媽！”　　花遲雨一怔，就聽甄英雄對那頭小豬玩具笑道：“去死吧，熊熊！”　　一股接着一股的衝擊力道讓花遲雨幾乎吐出午飯，這傢伙好大的拳勁，好快的拳速，難道他是專業的拳擊手嗎？花遲雨腹腔窒悶，退了兩步，靠牆之後感慨了下，接着，兩眼一翻，暈菜！　　“隔豬打豬，操蛋，這都能暈啊？”甄少爺小心的望瞭望，沒人看見，趕快拖着花遲雨向剛才休息的房間溜去，“干你個球球的，少爺太年輕了，這地方可不能惹事兒啊，哎，火氣憋的太大了……”　　也不知道該說甄英雄運氣呢，還是他太倒霉，運氣的是，電視台的人沒有看到他毆打自己當家小生的一幕，倒霉的是，看到他毆打花遲雨的人，是想要他命的殺手。　　把花遲雨丟在沙发上，想了想，怕他着涼，又給他蓋了條毯子，連腦袋一起蓋在了下面，恩，這樣就好了，球球的，有人進來也只會當他睡覺，反正沒人看到，少爺來個死不認帳，這小子要不識抬舉，少爺就半夜去他家敲門潑油漆！　　拍了拍手，甄英雄退出了房間，肚子又叫了一聲，甄少爺難受啊，兩條腿都顫了，看着懷裡的熊熊，真巴不得它是頭真的，也好烤了添添肚子啊，球球的，餓死少爺了。　　此時，七點二十三分，距離節目開始，還有二七分，頂樓的監控室，那操作着監控電腦的人對着牆面上甄英雄出現的小屏幕，陰陰的笑着，“報告頭兒，機會出現，目標正要進入三號電梯，一切準備就緒，不過可能會麻煩些，因為，電梯里還有一個女孩，似乎是，艾一心……”　　“是誰不重要，機會難得，把電梯操控到七樓，至於那女的……”耳機里傳來了賴玉和陰毒卻聽上去很慈和的笑聲，“算她倒霉吧，便宜了那小子，有個女明星陪葬……”　　……　　電梯門‘咚’的一聲打開，甄英雄提步向里一邁，差點嚇一跟斗，只見一長發飄飄的絕色美人兒正可愛的嘟着小嘴，一副要打架的架勢，看這打扮，應該是剛才那遮遮掩掩的女孩吧，可是，剛才怎麼沒注意到，她……原來是這麼的漂亮，簡直是完美到了及至！這樣的人類真的存在於地球……不，應該說是人類的認知範疇嗎？怕是幻想中也沒有如此妖嬈吧？　　那眼睛，如同天上的星，漆黑，明亮，犹如宇宙般包羅萬象，似神秘，又似簡單，神秘在那雙眼睛莫名的吸引力，簡單在那雙眼睛完全不懂得掩飾自己的情感，虛幻而真實，就像她的人一般，但這樣的眼睛對甄英雄而言並不陌生，最少，他知道有兩個人也擁有這樣一雙會說話似的眼睛，一個是她的媽媽秦夢謠，而另一個，就是神秘而絕對美麗的小艾了……　　玲瓏的小鼻子，此時因為生着氣而微微皺着，很可愛，嬌憨的讓人想把她摟在懷裡，薄薄的櫻唇沒有經過色彩的加工，雖然有些淡淡的，卻依然粉里透紅。　　這女孩，只論長相，和剛剛的唐甜甜很像啊，同樣的瓜子臉，同樣的柳恭弘=叶 恭弘眉，同樣精緻到無可挑剔的五官，唯一不同的，就是兩個人的氣質了，面前這女孩的氣質，讓甄英雄痴迷沉醉，那是一種，濃郁的和自己母親秦夢謠幾乎相同的東方古典的氣質。　　甄英雄直到此刻才認真的打量着面前這女孩子的裝扮，一雙和自己一樣品牌，甚至是相同款式的平底休閑鞋，一條深藍色的痞褲，不知是不是自己的感覺出現了偏差，明明不顯腿型的寬鬆痞褲穿在她的身上，居然給人一種好身材，沒話說的感覺，也許，是因為這兩條修長的美腿被那纖纖的細腰所襯托的緣故吧。　　一條很普通的銅扣褲帶似乎只是個裝飾，鬆鬆的扣着，卻更加顯現那腰支的纖細與性感，敞穿的土黃色薄風衣讓她看起來有點像偵探，神秘兮兮的，不過感覺很可愛，裏面是一件白色圓領的緊身體恤，體恤前面綉着一隻帶着懶懶笑容的小豬，眼睛眯成一條縫，和熊熊很像，嘴角還掛着滴口水，讓人少爺我羡慕，要是貼着那高聳小山峰的是少爺的臉該有多好啊……　　“花遲雨呢？臭傢伙，你把花遲雨怎麼樣了？”　　甄英雄一怔，這清甜如山間泉水般的聲音……有些耳熟啊……

# 第113章 相遇電梯中

　　……　　“花遲雨？哦，你說你那個同事嗎？球球的，少爺我怎麼會知道啊，可能是回家了吧，恩，應該是這樣的。”　　甄英雄可沒時間琢磨這女孩的聲音了，自己來電視台是作為英雄錄節目的，可別開播前節目性質調整下，把少爺整成一個毆打明星的罪犯，那電視台可樂了，少爺我怕是蹲號子里哭都得被獄友笑話，這英雄，要墮落，也不能墮落的也太快了。　　“別騙人了，你沒把他怎麼樣吧？告訴你，那傢伙有些背景，你得罪他怕是很麻煩的，而且，那種人也不值得去理的……”　　艾一心說著說著，小臉就紅了，頭也低下去了，因為，甄英雄已經抱着熊熊走進了電梯。　　甄英雄挺納悶，艾一心這話似乎不是在關心花遲雨，而是怕他得罪花遲雨而惹上麻煩似的，球球的，是不是少爺餓的大腦出現了幻想啊，這丫頭該不是在關心少爺我吧？　　“那個……”艾一心有些緊張，也不問甄英雄，直接按下了十五樓的按扭，然後低頭扣弄這指尖，嬌嬌羞羞的，煞是可愛，好象一個小女孩，第一次見到生人一般的靦腆，惹人喜歡，“你……你這頭豬很漂亮……”　　靠！我這頭豬很漂亮？你罵少爺呢？！甄英雄本來還很欣賞這女孩子，可聽她居然冒了這麼一句話出來，氣啊，少爺我像豬嗎？要不是你個丫頭長的好看，又有一雙和小艾似的眼睛，少爺非踢你不可！　　艾一心沒聽到甄英雄回答，很是詫異，偷偷抬眼一瞄，發現甄英雄正看着自己，兩眼直噴火苗子，嚇了一跳，再一看那頭笑臉朝着自己的小豬熊熊，這才猛的咂過味兒來，剛才那話，有嚴重的語病啊！　　“不，不，我是說，你懷裡的豬，很漂亮……”　　小艾連連擺着小手，一臉緊張，急的要哭似的，甄英雄本來還怒火燃燃，一看到她這羞急的表情，‘撲哧’一聲笑了出來，這丫頭，好可愛啊，很清純嘛。　　“算了，要不是看你和我女朋友有相似的地方，少爺我真會教訓一下你這口無遮攔的丫頭。”　　甄英雄向後一靠，貼在了電梯一側，和小艾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打量着養眼的她來消磨電梯上升的時間，儘管這女孩子的漂亮讓甄少爺吃驚，但對明星這職業的理解，讓甄英雄始終對她缺少了一分去接近的好感。　　“恩？你說我……和，和你女朋友很相似？！”艾一心聽到這話，愣了好一會兒，看甄英雄望着自己那只是欣賞甚至有些色咪咪的目光，老大不高興了，這眼神哪是看女朋友呢啊？怎麼一點和過去約會時的感情也看不到了呢？還女朋友？好你個臭東西，難不成你還有別的女朋友？！　　小艾也是氣昏了頭，想也沒想，出口就問，“你女朋友是誰？！當著我的面你居然還這麼說，難道你還有其他女朋友？你看看清楚，我是誰啊？！”　　“球球的，你是誰我哪知道？你的身份證上應該寫着呢吧。”甄少爺很認真的想了想，回答完了還打了哈哧，“反正你不是我女朋友。”　　“為……啊……啊欠……！”小艾的香水過敏症因為生氣沒刻意去壓着，又開始打噴嚏了，可這時她已經不顧及自己的形象了，氣啊，“為什麼我不是你女朋友？！”　　嘿，這電視台真不是一般人來的地方啊，怎麼還有上趕着要當人女朋友的啊？甄英雄皺眉看着要吃人似的艾一心，有些膩味了，就說你長的好看，就說你有眼光對少爺我一見鍾情，可想破壞我和小艾的感情，門兒也沒有啊！　　“小姐，你發燒了沒？應該是燒的不輕，都打噴嚏了。”甄英雄這話有些奚落和鄙夷了，“你為什麼要是我女朋友呢？球球的，長的好看了不起啊？少爺的女朋友比你好看的多！我告訴你啊，少爺沒錢，你要綁大款也別找我，我不知道你是誰，就算是女明星又如何？操，和妓女有啥區別？”　　甄英雄這話說的太重，艾一心接受不了了，眼圈一紅，要哭。　　其實甄英雄第一眼看到艾一心的時候，心理的震撼差點讓他張口喊出小艾兩個字來，因為那雙眼睛，還有給人的感覺都太一樣了，聽到這女孩子的聲音，幾乎堅定了甄英雄的這個感覺，但就在走進電梯的一剎那，他發現，這人不是X小姐，至於原因，甄少爺還得意了好一會兒呢。　　小艾不會着急，不會大聲說話，更不會生氣，這就是甄英雄的理解，或者說，是艾一心從沒有在甄英雄面前發過嗔，撒過嬌，而聽到甄英雄說自己不是他女朋友的時候，渾然沒有多想，第一次生氣了，偏偏，甄少爺對這她這個狀態完全陌生。　　一個給人感覺熟悉，卻絕對陌生女孩子突然要給你做女朋友，換了誰都會懷疑吧？這女孩子肯定不正經，不然怎麼平白無故的要拈上你啊？甄少爺風月場所里的女人見過了，對女明星的偏見又與小姐無異，直接導致了對艾一心好感的迅速下跌。　　有句話說的好，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越是想象完美的東西，一旦發現內在真實的瑕疵，總會讓人有一落千丈的感覺，甄英雄就是如此。　　可艾一心卻恰恰相反，看到甄英雄那陌生而冷淡的目光，她突然冷靜了許多，因為她知道，過去，甄英雄是不會用這個眼光來看自己的，委屈啊，眼淚簌簌的流了出來，小艾同志想到了一個可怕的答案……　　莫非，他知道我就是唱歌的艾一心后，突然討厭我了？他不喜歡明星，嫌棄我，生我氣了，所以才對我這麼冷淡的嗎？可你也說過啊，無論我是做什麼的，你都會喜歡我的，難道那都是騙人的嗎？　　想到這裏，艾一心嗚咽的幾乎說不出話來。　　球球的，不就是說你不是少爺的女朋友嗎，至於哭成這樣子啊？甄英雄一看到這丫頭掉眼淚，心軟了，不為別的，這女孩子，哭的好讓人憐啊。　　小鼻子一皺一皺的，大大的眼睛眯了起來，眼睛里的小湖泛着波濤，晶瑩的淚珠像斷了線的珠子，沿着光潔的白皙臉頰，如兩條小河一般的流淌，交匯在尖尖的下巴處，一滴，一滴的掉落，甄英雄咽了口唾沫，黛玉葬花，雖太多情了點，可哭成這樣，得是多傷心啊？至於嗎你！　　算了，少爺沒必要和你這奇怪的丫頭一般見識，而艾一心忍了半天，也總算能堅持着說句話出來了，兩人這個默契啊，幾乎同時開口……　　“我女朋友喜歡矇著臉……”　　“你為什麼討厭我了……恩？你，你說什麼？”小艾剛一張口，聽到甄英雄蹦出這麼一句話來，立刻蒙了，也不哭了，眼淚都沒抹，一把抓住熊熊的兩條小短腿，激動的把甄英雄按在了牆上，“你再說一次！”　　靠，球球的，少爺肯定是餓的出現幻覺了，這柔弱的丫頭怎麼可能有這麼大力氣呢？甄英雄虛的已經有些發抖了，道：“我說，我女朋友喜歡矇著臉，所以，你肯定不是我女朋友，明白了嗎？”　　暈了，沒搞錯吧，那天我不是讓你看到我的臉了嗎？而且，我們還……還接吻了呢！艾一心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卻鬆了口氣，原來這傢伙居然沒認出來自己啊，可是……就算沒認出來，我們交往那麼長時間，你也不可能一點感覺也沒有吧？！艾一心自信，甄英雄就是打扮成他懷裡的小豬出現在自己面前，自己也能憑着味道把他認出來！　　女人都自私，她們希望自己的男人愛自己，最少也要和自己愛他一樣的程度甚至更愛。　　“那你覺得，我不象你女朋友嗎？”艾一心緊張啊，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了。　　天啊，你有完沒完啊？挑逗人的女人少爺我見多了，像你這麼純情的倒是頭一個，小心少爺我忍不住吃了你，也玩個電梯之狼……不對，是電梯里的激情！　　甄英雄看這那張仰望這自己的小臉，只覺得餓的發虛的身體開始了蠢蠢欲動，那張小嘴好誘人啊，吻起來的感覺一定不錯……球球的，少爺我想什麼呢啊？！　　甄英雄深吸一口氣，憑藉強大的意志力將艾一心從自己懷裡推開，一心沒得到答案呢，能離開嗎？死死拉着熊熊的腿。　　甄英雄就不明白了，怎麼電視台里的女人都這麼奇怪啊，一頭死難看死難看的豬，你們都成寶似的搶，有毛病啊？！　　艾一心卻想了，反正知道我是誰之後，這可愛的小豬也是我的，你還是現在給我吧，我怕羞，聽到你的酸酸表白，也讓我有個東西抱着擋擋臉嘛，人家可是女孩子……　　“你是很像，但我女朋友是個千金小姐，而且……”甄英雄沒好氣的把熊熊一抻，搶了回來，寶貝似的摟緊，道：“你身上的味道和我女朋友的完全不同，她那是天然的，聞上去，感覺就好象到了雨後百花開放的山谷中一般，你這個……切，俗味兒！”　　俗味兒？啊！艾一心猛的想起來了，在化妝間的時候，唐甜甜曾經給自己噴了香水！　　看到甄英雄那得意的表情和自我陶醉的樣子，終於醒悟了，現在的艾一心心裏這個甜啊，原來這傢伙是因為體香的不同從而認定自己不是小艾的，好幸福，這傢伙居然連自己的味道都是那麼的清楚，艾一心覺得羞，但更多的，是小鹿撞撞般的喜悅。　　“那，你很愛她嗎？”聲音低的像蚊子在唱歌，小臉紅的幾乎在閃爍。　　“愛？這個……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愛，少爺還是第一次談戀愛的純潔男生啊。”　　典型的厚臉皮，還純潔呢！艾一心忍了笑，因為想到了一個很嚴肅，很重要的問題，“你很討厭明星嗎？”　　“不是很。”甄英雄淡淡道：“是非常，本少爺討厭一切虛偽的東西，明星，就會裝B！”　　“歌星呢？歌星不演戲，只唱歌啊。”　　“本少爺沒興趣討論這些，倒是有一點很奇怪……”甄英雄突然神色一凝，問艾一心道：“你剛才，按的是十五樓的鍵吧？”　　艾一心一怔，點了點頭，回身一看，同樣的大不解，已經好一會兒了，電梯居然才到十三樓，再一看才驚然發現，電梯是在向下走，這麼說……剛才電梯已經到過十五樓了，卻沒有停！　　現在按扭上亮起的按鍵是……七樓！　　甄英雄倍感不解，連續按動十二樓的鍵，但電梯沒有絲毫停頓便經過了十二樓，“很奇怪啊，為什麼會這樣呢……喂，那個誰，七樓是做什麼的？”　　甄英雄有了些不詳的預感，而艾一心僅僅認為這是個電梯故障，如果打不開門才好呢，剛好可以和甄英雄好好的談談，這可是難得的二人世界，還是如此沒有隔閡的小小空間，多浪漫啊，於是輕鬆的笑道：“沒人啊，七樓是我們購物大本營的欄目組，不過今天剛好休息，所以七樓是沒有人的……哎？七樓是沒人的啊！”　　艾一心猛然回過味兒來，驚道：“值班人員應該是在十七樓的監控室，七樓應該是空的才對啊！”　　甄英雄同樣驚訝，回過頭來，右手按住一心的細肩，那種不安的感覺驟然加劇，“你確定七樓是沒人的嗎？”　　“不可能有人的啊，清潔工在五點鐘的時候應該就下班了才對，因為今天休息，根據台里的規定，休息日是禁止員工輕易進入的，而且，現在已經是下班時間了，我上樓前還看過的，七樓，根本沒有亮燈！”　　“咚！”　　正當甄英雄背對着電梯門與小艾說話的時候，本以為故障的電梯竟然真的在七樓停住了。　　電梯門，光明與黑暗的接口，一條人影隨着門的緩緩拉開而出現在艾一心的面前……　　帶着刀疤與猙獰笑容的臉，那白森森的牙齒，犹如要吃人的魔鬼一般，他的身後，是黑暗，他的臉，暴露在電梯的燈光下，恐怖，讓人顫慄，讓人崩潰，讓人無法動彈。　　看到一心受到驚嚇的表情，甄英雄猛然轉身，可惜，為時晚已……　　“甄英雄，你命休已！”　　一句話，似乎是為動作配音一般，甄英雄愕然的望着這張突然出現在自己鼻前幾分處的臉，滿是不解……　　賴玉和可以感覺到匕首的刺入，笑容，更加的猙獰，那，是一種嗜血的喜悅，甄英雄，已經被死神的鐮刀勾斷了頭顱，“你，可以去死了……”　　七點二十八分，賴玉和與甄英雄，終於相遇。

# 第114章 流氓VS傭兵

　　“啊……！！！”　　雖然是站在甄英雄的身後，可艾一心卻清楚看到那可怕的刀疤臉將那把亮晃晃的軍用匕首扎入了甄英雄的小腹，而且，是刀尖斜向上挑！　　小腹入，鋒尖挑心臟，是殘忍而專業的殺人術啊！實用而隱蔽，只要他倒退一小步，那麼，由於傷口的位置和匕首進入肉體所劃開的軌道，被刺中的人，血液便不會向正前方，自然也就無法噴濺到他身上。　　甄英雄愕然的望着臉對臉的殺手，那氣勢，是一種死神般的囂張，不是冷漠，也不是快樂，而是，猙獰的微笑，一種看到血之後可以得到快感，卻不屑體會的表情，他的身上，帶着屍體腐爛的味道，不會錯的，他雖然穿着便服，但這無法掩飾的噁心氣味兒卻足已證明，這人，是個從戰場上走下來的傭兵殺手！只有踏踩屍體歸來的戰場之狼，才會有這樣的實用殺人技術以及……那種不同於專業殺手的變態氣勢。　　賴玉和沒想到任務居然如此輕鬆的完成了，見到甄英雄的眼神開始渙散，轉望向尖叫的艾一心，冰冷的一笑，“江明，請這位小姐安靜一下，當然，是永遠的，安靜……”　　“知道了，頭兒……”門外竟還有兩個傢伙，不同於賴玉和，這兩人居然是全副武裝，打扮的像個特種兵，藍與黑的迷彩服可以讓人清楚感覺到他們的墮落。　　其中一個長的像只大馬猴似的高個子男人將正啃着的老玉米隨手揣入了口袋，掏出一把黑色的柯爾特左輪手槍，想了想，搖了搖頭，半禿的腦袋，幾綹枯黃的頭髮飄了飄，手槍又別回了褲腰，換成了一把匕首，桀桀冷笑這走進了電梯，絲毫沒有憐香惜玉的男人覺悟。　　艾一心已經不喊了，她怕，但她更恨，這些人，居然殺死了甄英雄，一心只覺得天旋地轉，死，已經變的無所謂了，她自己也感到驚訝，甄英雄對自己是這麼的重要，好象沒有了他，自己都不知如何面對明天，甚至是下一秒鐘。　　沒有了期望，人，就變的頹廢，頹廢到生命也不重要了，艾一心在哭，卻是為了甄英雄，可是，當那個長的像馬候的男人走入電梯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你說，是誰要永遠的，安靜？”不緊不慢的說話，卻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出手，不，是出腿！　　那個江明一聲沉悶的呼痛，腰肋之上被突然而猛烈的踹了一腳，向側面一倒，剛好將那半禿的腦袋撞到了狹小電梯的一側，一聲金屬傳音，那江明又反向跌倒，半個身子在電梯里，半個身子在電梯外，估計一時半會是站不起來了，而這一切，就發生在艾一心與賴玉和的面前！　　賴玉和大驚，望向那突然出腿的傢伙，心裏居然慌了，本無生氣的眼睛此時突然凌厲，渙散在一瞬間凝聚，嘴角那一抹得意的冷笑讓人覺得可怕，甄英雄居然沒死！　　賴玉和想抽刀後退，卻被甄英雄右手攥住持刀手腕，左手狠狠的扣住了脖子，兩人身子緊貼在一起，沒有移動的空間，自然就沒有置人於死地的手段，而電梯門外那人雖然掏出了手槍，卻苦於電梯門被賴玉和擋住，甄英雄居然用他做了擋箭牌！　　“那個誰，別愣着啊！”　　甄英雄一聲喝，推着賴玉和踩過江明的身體，向後撞去，門外那端着手槍的小子被逼的連連後退，“女人，快過來，跟着我！”　　艾一心一怔，雖然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可甄英雄真的沒死啊！喜悅幾乎無法壓抑，但現實的恐懼也隨之而來，兩種矛盾的體驗交織在一起，還真的別有一番滋味，一心從倒地的江明身上跳過，緊跟在甄英雄身後，她害怕，卻沒有理由的相信這個男人，他，就是自己的王子，一個可以斬首惡龍的白……不，是黑馬王子！　　賴玉和現在終於放起了輕視之心，也隱隱感覺到，自己的匕首確實扎到了甄英雄，可入肉的感覺並不明顯，似乎被什麼東西墊到了一般，讓自己有了一種錯覺，很可惜，他現在無法低頭去解開疑惑，因為自己被迫抬着頭，而甄英雄那小子，居然用腦袋撞了過來！　　“球球的，暗算本少爺，去噴血吧！”　　絕對是流氓！賴玉和對自己殺人的本領有着十分的自信，但下流痞的打架卻完全外行，認為那玩鬧的東西掉價且不實用，直到自己眼冒金星才相信，原來，殺人的技法是技法，打架的技法也是技法啊！　　甄英雄扣着賴玉和脖子的手微微向上一滑，抓住他後腦的頭髮，突然向後一揪，賴玉和吃痛，自然要仰頭，而此時拔地跳起不高的甄英雄，卻是用腦門從上到下俯衝砸來，如同空投導彈一般撞到了賴玉和的面門上。　　鼻樑骨塌掉一般的巨痛讓賴玉和險些昏厥，腳下一個踉蹌，頭暈腳輕，走起了醉八仙。　　藉著賴玉和失去反抗力道的這一瞬間，甄英雄趁勢猛衝兩步，用賴玉和的身體將那端槍的小子逼的倒退至牆角，當他發現自己背靠牆，而手槍也被賴玉和擠死在胸前的時候，看到的，只有甄英雄的笑，和那由遠而近，從小變大的拳頭，然後……星光燦爛。　　電梯那裡的江明已經掙扎着要站起來了，應該是電梯門自動的一關一合幫他更快的清醒了，甄英雄忍着腦門的痛，又給了賴玉和一記沖頂，正如甄英雄說的，他在噴血，為了自己的輕敵而噴鼻血啊。　　“啊，小心！”艾一心看到江明掏出了手槍，驚慌的提醒着甄英雄。　　“王八蛋，算計爺爺，崩了你老子再把你捻成面兒！”　　江明怒罵著抬槍就要射，而甄英雄一甩賴玉和，再次用他當起了擋箭牌，推着他沖回了電梯，“那個誰，跟緊我！”　　艾一心一直跟在甄英雄身後，雙手緊緊抓着他的衣角，聞言一激動，往他身上一貼，摟住了他的腰。　　靠！球球的，你抱着少爺做什麼啊？甄英雄一邊跑一邊喊，“放手啊丫頭，讓你跟着我，不是我要背着你！”　　艾一心也覺得自己這是礙事了，才撒手，就看到一直把賴玉和當成小孩子遊戲中那‘火車頭’一般的甄英雄將他一推送入了江明的懷中，然後跳起就是一腳，這次跳的好高，直接踹在了賴玉和脖頸下三分處，連同江明一起撞入了電梯。　　終於離開了甄英雄的身體，匕首也抽了回來，暈旋，且現在有些窒息想要痛苦咳嗽的賴玉和視覺雖然還有些模糊，可這麼近的距離，終於讓他看清楚了自己的刀子被什麼東西隔擋住了，甄英雄的懷裡，居然抱着一頭……小豬？！　　賴玉和不愧是高超的殺手，雖然平衡已經失去，可在倒地的同時，在身體受到打擊的情況下，依然掏出了手槍。　　“拜拜了您吶！”甄英雄早有準備，探進電梯的胳膊在地下一樓的按鍵上一點，飛快退回，抱着艾一心向旁邊撲倒，離開了賴玉和的射擊視角，此時，電梯門關合了。　　“那些是什麼人？！”一心從地上坐起，聲音還在顫抖，死里逃生，喜歡的傢伙還活的好好的，小艾同志可害怕了，咱不想死了啊。　　“問的好，如果你知道，記得告訴我。”甄英雄這回答夠不負責任的，看了看懷裡的熊熊，看着它滾瓜溜圓的肚子上那一道醒目的‘刀疤’，真是第一次覺得這和自己同名的傢伙不扎眼了，“我可愛的乖女兒啊，你救了老爹一條命啊，獎勵個，么……”　　“這頭豬是你女兒？！”小艾見甄英雄一個大老爺們居然小孩子似的親一頭玩具豬，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了，這都什麼時候了啊？　　靠，這麼暗你也能看的見，你是夜貓子嗎？甄英雄臉一紅，站了起來，“快走吧，不然我們就完蛋了，必須馬上報警！”　　“報警？”　　“廢話，你沒看到這些傢伙的武裝嗎？是專業的恐怖分子，球球的，先搞把槍防身吧。”甄英雄摸着黑把昏到那哥們的左輪槍揣到自己的褲腰上，又從他身上翻出一把匕首，摸了摸，發現這小子耳朵上還別著個小巧的耳麥通訊器，球球的，少爺先借來使使。　　“快，找地方先躲起來，這刀子你拿着，防身用。”　　“刀子？我，我不要，我是女孩子，不喜歡暴力的。”　　“是嗎？呵呵，那還是留給這傢伙自己吧，我們要開溜，這裏很黑，他一個人應該會害怕吧？”甄英雄的用意根本不是送刀子給艾一心，而是引開她的注意力，刀子收回來的同時，已經無聲無息的插入了那人的心窩，對待敵人軟弱，就是對自己的殘忍，甄英雄明白這個道理，搞定一個是一個。　　“我們為什麼要跑？下樓不好嗎？我們可以乘別的電梯到樓下，那樣就安全了啊。”艾一心被甄英雄拉着跑，總有一種逃命的感覺。　　球球啊，都說女人頭髮長見識短，看來真沒錯啊，造物主就是這麼無聊，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完美，長的這麼好看的女孩子，你怎麼讓她沒智商呢？甄英雄可以感覺到情況的不妥，所以牢騷就多了些，“報警是分分鐘的事情，問題是，警察到這裏不是分分鐘的事情，你懂了嗎？”　　“不懂。”艾一心真是誠實的可愛，卻把甄少爺氣壞了，你個球球的，都這關節口了，怎麼還碰上你這麼一個笨丫頭啊？　　“你覺得我們乘電梯的話，可能活着到樓下嗎？”

# 第115章 最棒的直播

　　甄英雄問歸問，卻沒指望艾一心回答，黑暗中拉着她的小手快步行走着，來到安全樓梯口才停下腳步。可能是走的太急了，小艾同志喘息的很厲害，甄英雄也因為剛才一通折騰而滿頭大汗，是累的，也是驚的，死里逃生啊。　　甄英雄也覺得好笑，虧少爺我自認為有多了不起，遇到這樣的突發事件也難免會驚出一身冷汗啊。　　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到，只有自己的呼吸聲和這女孩的嬌喘，空空的樓道里，充滿了異樣的恐怖氣息，甄英雄一直在聽着那個耳麥，現在還沒有發出聲響，調整過呼吸的他突然淡淡的對艾一心說道：“我們剛才乘坐的電梯明明是上去十五樓的，到過十五樓，停了，可門沒有打開又落到了七樓，然後，有人埋伏在那裡，突然叫着我的名字要殺我，難道你還沒看出來這是怎麼回事嗎？”　　艾一心回想到剛才的事情，猛的驚悟，“天啊！難道那個人……早就知道電梯里的人是你？！這麼說的話……”　　“那人還有同夥，而且，已經控制了電視台的監控室，但凡有燈光和攝像探頭的監視範圍內，我們都有暴露的危險，而你很不幸，也被我連累成為了某些人的獵物。”甄英雄一手抱着他的救命恩‘豬’熊熊，另一隻手攥住了一心的細細的手腕，道：“雖然不清楚他們究竟是幾個人，但這樣有計劃的刺殺絕對不會因此而結束，剛才被我推到電梯里的傢伙肯定會再回來的，你怕不怕？”　　艾一心知道甄英雄還沒有認出自己，現在處於黑暗之中，生死逃亡之際，他更不會有閑心來和自己做猜猜遊戲，一心想告訴英雄自己就是小艾，可此刻，感覺着他的呼吸，感覺他難得的認真，一心放棄了，也許，現在，讓他把自己作為一個陌生人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那樣以來他就不會因為過分關心自己而分心了……　　“我不怕，因為，你是英雄。”　　甄英雄有些詫異，這女孩子好大的勇氣啊，“你叫什麼名字？”　　“為什麼問這個？”　　“不為什麼，覺得你很特別而已。”甄英雄笑了笑，道：“你應該是個明星吧？很特別，你和我理解中那些嬌氣的明星不同，你，很勇敢，而且被我連累了也沒發牢騷，少爺很感動，我現在終於發現了你和我女朋友另一個相似的地方了，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我想她也會這麼說的，那神秘的丫頭就是這麼傻。”　　一心聽到這話，發軟的腿居然有了力氣，聲音很小，另一隻小手抬起，握到了甄英雄的手背上，“她傻嗎？不是的，因為，你是英雄啊……我的，英雄。”　　聲音到了最後，已經連自己都聽不到了，更何況甄英雄啊。　　“英雄我不是，但，狗熊，也不是我，那伙人似乎就是衝著少爺我來的，我還沒弱到連累女人，不用怕，有我在，想死，你也不能插隊，有的是人排在我們前面呢。”甄英雄打了個哈哈，這才切入正題，“可以控制電梯，而監控制範圍在十五樓至七樓的監控室，在哪裡？”　　“十七樓，從七樓到十七樓，只有那一個監控室。”　　“果然沒錯。”甄英雄還有心笑呢，又問：“電力控制室有幾個？在哪裡？”　　“電力室？這個……我也不知道，我來電視台還沒有多長時間的……”小艾有些不好意思，其實難怪，她是大明星，去了解這些做什麼？更何況，她確實才入主這個電視台沒幾個星期啊。　　“是嗎，那就沒轍了。”甄英雄拉着艾一心就向樓上跑去，“我們去十七樓！”　　“去那裡做什麼？”一心嚇了一跳，“你不是說那裡應該有壞人嗎？！”　　“是啊，所以才去。”甄英雄聲音中帶着點點寒冷，“球球的，我們，去戳瞎那群混蛋的眼睛……”　　七點三十分整，甄英雄的反擊，開始了。　　……　　直升機緩緩的，卻帶着呼嘯，降落在了一坐豪華而寬廣的莊園，這裏，位於沿海一帶，處於蔥蔥野林的盡頭，前面是山林，而莊園最里那帶着歐式風格的別墅後面，就是崖壁，海浪，正在下面輕聲歌唱。　　一身黑色緊身衣的愛利絲從直升機里靈巧的跳了下來，雙手捂着被風吹亂的金色長發，厭惡的看了一眼那還在旋轉的螺旋槳。　　一穿着唐裝的中年男人走了上來，深深鞠了一躬，“愛利絲小姐，歡迎回家。”　　天色，已暗的讓人覺得壓抑，大海，出奇的寧靜，宛如在為暴風雨的來臨而存儲力量。　　洗了一個熱水燥，愛利絲穿着一件光澤柔和，輕盈柔軟白色真絲睡衣走入了富麗堂皇，如宮殿里公主寢室般的卧室，那雙小白兔樣式的大拖鞋，讓她白嫩的小腳丫看上去那麼的誘人。　　她還在用一條長毛巾擦拭着自己的頭髮，那件睡衣因為其良好的料質，下墜感明顯，這讓愛利絲無法掩飾那飽滿高聳的胸乳，把毛巾丟在一旁，風姿卓越的甩了下金黃秀髮，那與身體比例配合完美的乳房也跟着一抖，很有彈性，很有肉感。　　“愛利絲，你的警覺性下降了。”　　這聲音煞是好聽，卻如同北極寒風般透骨，涼，犹如冰，帶着濕濕的凜冽，讓人可以清楚感覺到那冰冷，愛利絲一怔，這才注意到，自己的床上，早已有人躺在那裡。　　背對着自己，那女人望着牆上那打開的巨大熒屏，一頭烏黑閃亮的髮絲如瀑布一般直垂到地板上，好長，好柔，好順。　　一隻玉手似若無力的支撐着太陽穴，卧姿幽雅，卻有幾分慵懶，可更顯其高貴的氣質。　　無法看到她的長相，但只看那雙如被牛奶浸泡過的嫩手玉臂，相信她年紀不會超過三十，尤其她的聲音，冷，卻是那樣的清涼動聽，隱隱透着成熟氣息，“來，坐到我身邊，一起看電視吧，今晚的朗朗電視台，應該會有最棒的直播節目，不是嗎？”　　愛利絲收起了驚訝的表情，雙手合在一起，十指交錯而握，竟如小姑娘一般緊張，低着頭，怯怯懦懦的走向了自己的床，“是的，媽媽……”　　……　　賴玉和揉着胸口站在電梯里，腦門上，爆起的青筋還在跳動，那江明站在他身後，同樣一臉的憤怒，可他似乎把怒氣發泄到了煮棒子上，狠狠的啃着老玉米，咬碎的渣碎被他的粗喘噴的四處亂濺。　　“操你媽的！我操！”賴玉和一拳打在了電梯牆壁上，居然留下了一個清晰的拳頭印，做了個深呼吸，賴玉和平靜了很多，似乎剛才的一拳，已經將自己因為憤怒而產生的不冷靜完全的發泄了。　　“頭兒，我們怎麼做？”　　“閉上你的嘴，啃你的玉米！”　　賴玉和冷冷的噎了江明一句，將他耳朵上的通訊器取了下來，對着電梯右上角的監控器打了個手勢。　　“咦？”江明看懂了手勢，又奇道：“頭兒，為什麼不讓小川操作電梯回七樓去追甄英雄，名哲還留在那裡呢！難道我們真的要去地下停車場嗎？”　　“那個玉米堵不住你的嘴巴嗎？”賴玉和心情顯然不好，冷冷的掃了江明一眼，還是給了他一個解釋，“甄英雄會等在那裡被我們殺嗎？七樓至十一樓，都是監視的盲點，現在，他應該已經不在了，名哲也可能被他做掉了，我們必須趕快做出下一步的計劃，而這個的決定權，在外面那個小鬼子的手中。”　　“名哲死了？！頭兒，這不可能吧？！”江明玉米都不啃了，一臉無可置信的憤怒，嘴巴張的大大的，嘴裏咀嚼星碎的玉米粒看上去真是噁心。　　“如果你是甄英雄，會讓一個敵人活着嗎？他可是黑社會太子！”賴玉和眼中殺機一閃，“要了我兄弟的命，這筆帳，甄英雄是必須償還的。”　　……　　“八嘎！賴君，你地，讓在下大大地失望！”　　廖小強被山田啟一突然的叫喊嚇了一跳，見這小鬼子一通聽不懂的日本話之後，把電話狠狠一掛，剛想請教裏面發生了什麼，就見山田啟一又對前面的司機喊了一通，而後，司機將車窗放下，將胳膊伸了出去，打了幾個手勢。　　“廖君，你很榮幸。”山田啟一臉色陰沉，道：“因為，你地，可以參加到我們山田組，不，是山口組地，如此大大地偉大行動中來。”　　偉大行動？我干！廖小強剛察覺到那種不安，卻為時晚已，汽車發動，緩緩前行，看到副駕駛位上那黑衣男人掏出手槍，拉開保險，推彈上膛，廖小強及鍾志堅冷汗簌簌而下，媽啊！難道這群瘋狂的小鬼子要……　　“賴君失手，我們地，要啟動第二套方案。”山田對着廖小強幾乎變態般興奮的一笑，“我們，要佔領電視台，轟動地大大地為高橋君報仇！”　　我操你個小鬼子十八代女系親屬！廖小強幾乎哭出來，回頭一看，自己的兩車手下，因為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跟在了山田車隊的後面，大爺的，老子還不想死的轟轟烈烈，你個小日本不會拉着我們海金堂的所有精英骨幹去集體自殺吧？！　　廖小強回過頭來的時候，車子，已經進入了朗朗電視台的地下停車場，而前面，已經換上迷彩服，在臉上抹了幾道黑綠油彩的賴玉和與幾個手下，正等在那裡，此時，七點，三十二分……

# 第116章 遊戲生或死

　　“頭兒，我們真的要這麼干？”　　當賴玉和將手機摔在地上並踩爛的時候，長的和馬猴很難區分出來的江明，雙手提着褲帶抖動，表情有些不解的問道：“雖然我沒有老大你那麼精明，可也知道，類似侵佔電視台這樣的事情我們雖不是頭一次做，但準備不足，如此被動卻是第一次，這未免太荒謬了，沒有接應，警察到了之後，我們是很難脫身的！”　　“這種事情用你說嗎？”賴玉和脫掉便裝，露出上身那掛着無數傷痕，卻更顯強悍的肌肉，道：“沒有完成任務便撤退，山田會付錢給我們嗎？那小鬼子為了調回山口組總部，一直想找機會立功呢，如果我們放棄他而離開的話，恐怕以後都無法擺脫山口組的糾纏了，再說，名哲的仇也不能不報，甄英雄離開義字會保護的機會以後很難出現了，現在他就是被我們關在籠里的熊，一隻失去手腳和牙齒的熊，但他的皮卻依然值錢，我們，開始獵熊第二套作戰……”　　賴玉和猙獰的笑着，武裝好的他如同一頭戰場上歸來的魔鬼，舔了舔匕首尖的血，低沉着嘶啞嗓音，眼神凶光暴閃，“甄英雄已經受傷了，垂死掙扎，你能堅持到幾時？哼哼哼，我，終於有種棋逢對手的感覺了……”　　江明及其他九名手下都被賴玉和的冷血氣勢帶動，身體里，沸騰了，頭兒輕易是不會認真起來的，終於，要做轟轟烈烈的大事了，賴玉和，就是這些人心目中的神，是絕對的偶像，能把他們從戰場帶回來的人，還有什麼是他做不到的呢？但是……如果他鼻子上沒有貼一個創口貼的話，形象，會更完美……　　※※※　　“你說什麼？！朋友，這不可能吧？！”　　潛伏在朗朗電視台對面大樓中的闌度顯然無法相信甄英雄所說的一切，一面講着電話，一面用狙擊步槍的瞄準鏡掃視着電視台出入正常的大門，“我一直守在這裏，怎麼會有穿着軍裝的惹眼傢伙進去而看不到呢？而且……從我現在的位置觀察，大樓里一切正常啊，七樓至你現在所在的十一樓，都是黑着的，你確定這些人想要控制整個電視台嗎？”　　電視台十一樓左側的一個廁所中，甄英雄正站在窗邊，望着對面闌度所在的位置苦笑，“朋友，現在不是我肯定與否的問題了，我正打算上十七樓去解決掉守在監控室的傢伙，但我身邊有個女孩子，這樣做似乎風險大了些，你仔細觀察樓下，看看那幫傢伙會不會因為暗殺失敗而離開，如果離開了當然最好，如果沒有，那很不幸的告訴你，少爺的處境危險了，需要支援。”　　“如果不是瘋子的話，應該會撤退吧……我干！”闌度的瞄準鏡內出現了一幅讓他忍不住想罵街的畫面，“英雄，恐怕你的不幸被言中了，媽了個勺兒的，有六輛……不，是八輛可疑的汽車，已經進入了地下停車場！我操，居然把大門關上了！我馬上調人去搞定這群傢伙！咦？等一下，有個戴帽子的傢伙跟過去了，我靠……那小子是……原野？！”　　“是他？”甄英雄俯瞰下去，果然看到一個小小的人影橫穿過馬路的車流向正門走來，不禁苦笑，“球球的，今晚過節嗎？想不熱鬧都難啊，闌度，你要輕舉妄動，先靜觀其變，然後把你觀察到的情況反映給我，這裏，少爺還能應付……”　　掛了電話，甄英雄掏出打火機，拔出‘撿’來的那把左輪手槍，藉著打火機的亮光查看着子彈，滿膛，有六發。　　“為什麼在廁所里也不能開燈啊？”艾一心用手機屏幕的光亮引路，走到了甄英雄身邊，這樣的氛圍讓她恐懼。　　“因為我們不能肯定電視台外面有沒有匪徒的同謀，冒然亮燈的話，只會暴露目標而已。”甄英雄不太喜歡在女孩子面前擺弄殺人的兇器，將手槍別回褲腰，抱起放在地上的熊熊，問道：“報過警了？”　　艾一心點頭，又搖頭，最後才發現，黑暗中甄英雄是看不到自己動作的，這才苦哈哈，有些委屈，還有點可憐巴巴的說道：“我告訴他們了，可他們似乎不太相信，還說和電視台確認過了，教訓我喜歡惡作劇……”　　球球的，不是吧？甄英雄皺眉道：“你怎麼說的？”　　“實話實說啊。”小艾同志很認真的回答道：“我說有恐怖分子正企圖佔領電視台……”　　“換我我也不信……”甄少爺冷汗直流啊，見過誠實的，卻沒見過你這麼誠實的，你說的這種事情雖然是真的，可在治安一直良好的朗朗市，恐怖分子佔領電視台這樣的事情只會讓人理解為小姐你警匪片看的太多了啊，而且，那些匪徒顯然還沒開始大動作，你直接說這裡有人持槍企圖綁架不就結了……　　正在此時，剛要開口教育小艾同志的甄英雄，那別在耳朵上的通訊器‘噝噝’的響了幾聲，甄英雄臉色一變，反應迅速的他立即伸手捂住了艾一心的小嘴巴，輕聲道：“別說話。”　　“甄英雄……”　　通訊器里的聲音帶着無比怨恨，陰森而恐怖，艾一心嚇的想尖叫，天啊，這又不是拍鬼片驚悚片，你能不能好好說話啊？　　甄英雄卻很冷靜，沒有出聲，只是靜靜的聽着，這個聲音，他記得，是剛才被自己撞的鼻血長流的傢伙。　　“我知道你在聽，我的同伴應該被你幹掉了吧？那麼現在，我們來玩遊戲吧，十五分鐘之內我們會佔領整個電視台大樓，你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出來投降，二，等我抓到你……”　　“別說廢話。”甄英雄突然張口說話，不但嚇了艾一心一跳，更是連賴玉和也沒想到的事情，“目的，你們的目的是什麼？少爺不是大熊貓，一張皮賣不了幾千萬，你想殺少爺，到底為了什麼呢？”　　賴玉和的聲音沉默了片刻，這才冷笑道：“不值幾千萬，卻值一百萬美金，這理由夠充分嗎？”　　“不夠，瞧你們那窮酸相，少爺雖然沒大熊貓寶貴，可就值一百萬，未免小瞧人了吧？”甄少爺確實夠無賴的，一點形象都不要了，“我給你二百五……十萬，你把雇傭你的人做了。”　　‘二百五’故意拉長音，根本就是罵人啊，艾一心差點笑出來，這傢伙，什麼時候都不會忘了擺貧。　　賴玉和顯然沒想到事情也可以這樣發展，一怔，有些心動，可他到底不是白痴，獰笑道：“甄英雄，我覺得，你的屍體如果賣給義字會的話，應該不止千百萬吧？對你父親而言，你比大熊貓值錢，因為世界上的大熊貓有三千多隻，可對你父親而言，世界上卻只有你一個甄英雄是他兒子！”　　“說的有道理，你挺有經濟頭腦，貨物對買主，你這中間人很有投機眼光。”甄英雄趴窗看了看樓下，一切正常，並未發生混亂，這才嘿嘿一笑，但表情卻嚴肅的很，拉着艾一心走出了廁所，靠着牆，似乎在尋找着什麼，“如果這是一場生與死的遊戲，那麼，少爺我接招了，報上你的名字吧，因為，我們都不想死的不明不白，對嗎？”　　“越南人，賴玉和……”　　“賴玉和他爺爺，甄英雄！”　　甄少爺開了一個最低級的玩笑，卻把賴玉和氣的要死，媽的，那流氓一點品位都沒有，無聊，卻能氣死誰啊！這大場面你怎麼就無法脫離低級趣味呢？　　甄英雄將通訊器摘下，一腳踩爛，以防這東西有定位功能，然後推開身邊的小艾，把熊熊塞給她，摘下牆壁上掛着的滅火器，狠狠的砸響了火警警報。　　“快走！”甄英雄丟下滅火器，在天花板上一閃一閃的紅燈晃照下，拉着小艾就跑。　　“你搞什麼啊？”　　艾一心完全不理解甄英雄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不是等於自己告訴了匪徒位置嗎？　　“你覺得匪徒為什麼在沒有佔領電視台的情況下向我發出挑釁？”甄英雄笑道：“什麼兩個選擇啊，糊弄小孩子的把戲，還十五分鐘之內佔領電視台，真幼稚，他是故意這樣說，讓我們以為十五分鐘之內他們在為了佔領電視台而行動，使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逃跑的好機會，等我們自己暴露出來。”　　“那你還這麼做？”艾一心急啊。　　“不這樣做的話，電視台里的人怎麼辦？不發生混亂，警察會出現嗎？”甄英雄語氣一沉，“聽到火警后，大家就會混亂的向樓下跑去，我們只能祈禱了，能跑出多少算多少吧，總比全被挾持的好！”　　艾一心聽到這話，突然發現，這個男人並不是那麼的粗枝大恭弘=叶 恭弘啊，而且，他的膽子，好大，好勇敢，竟然故意上了匪徒的當來幫助電視台里的人逃生，這精神太可嘉了。　　可惜，甄少爺永遠不會讓人感動太長的時間，嘿嘿一笑，拉着小艾就往樓梯下沖，“那些傢伙肯定以為我們會偷偷摸摸的溜，少爺我偏不那樣，對匪徒來說，人質太多是個負擔，所以他們佔領電視台之前，一定會釋放一些人質的，而最先衝出大樓的人，最有可能得救，藉著混亂，說不定我們也能逃出去呢，火警響了之後，大家都會爬逃生樓梯吧？我們就混在人群里，光明正大的溜掉……！哦呵呵……少爺我聰明吧？”　　一心：“……”

# 第117章 超瘋狂匪徒

　　火警警報響起，賴玉和固然吃驚，而且，很快察覺到了甄英雄的用心，但他並不慌張，因為，一切的一切，無論是對於他，還是主張暴力美學的山田啟一而言，都是掌握在手心一般，這種經驗，兩人遠遠要比甄英雄老道的多。　　此時正在從停車場走向一樓的樓梯上，賴玉和通過手機與自己早早行動起來的手下聯繫着，“甄英雄剛剛在十一樓，暫時不要理他，按計劃行事，我們需要的人質，一個都不許跑出來！”　　賴玉和掛斷電話，將手機遞給身後的部下，又對山田啟一笑道：“山田先生，我想，您的手下也應該抓緊行動了吧？我們似乎不能給甄英雄留下渾水摸魚的機會啊。”　　山田啟一將一個逼真的老頭子樣式的塑料面具往臉上一遮，接過手下已經撥通的電話，冷冷道：“小五郎君，河村君，你們地立刻按計劃地，將六樓地以下的人全部趕電視台！我們地，一樓大堂，等着他！”　　話落，賴玉和抬手做了個手勢，後面一個背着大個長條背包的傢伙立刻將包轉過身前，从里面掏出傢伙發放給眾人，廖小強與鍾志堅的眼珠子都要瞪爆了，我靠！是不是真的啊？居然是AK47！　　山田的身後只有兩個黑衣部下，其他人似乎已經開始行動了，而這兩個都是背着長條背包的，似乎是高爾夫球袋一般，並沒有賴玉和部下那武器兜子來的惹眼，雖然知道那裡面肯定是武器，可這些黑衣人並沒有要取出來的意思，僅僅是摸出懷裡的手槍推彈上膛，但這也足夠讓廖小強慚愧的了。　　看看人家那裝備，都是黑社會，差別他怎就這麼大呢？身為老大，自己懷裡有把警用的七七式，鍾志堅那裡有把五四，而其他手下那裡呢？因為沒想到事情會發展成這個樣子，根本沒帶什麼武器啊，最多就是黑社會打架的慣用傢伙，牛肉刀……　　廖小強帶着自己這些腿發軟的手下跟在這群瘋子的身後，想退出，卻不敢張口，他隱隱覺得自己上當了，上了羅比的大當，現在發生的這一切，才是那個羅比想要看到的吧……　　※※※　　原野戴着一頂小帽子，無法置信的望着發生在眼前的一切，天啊，這是真的嗎？　　回到幾分鐘之前，原野與白果正覺得不耐煩，熬到極限想要回去的時候，突然發現八輛汽車排着隊從路對面橫插，開入了朗朗電視台的地下停車場，之後，停車場的大門便關閉了，就是這一點，引起了原野的注意。　　地下停車場外面的牌子上寫的很清楚啊，要晚上十點種才會關閉！　　原野這傢伙的嗅覺是很靈的，立刻覺得不對勁，而此刻，白果接到了局裡打來的電話，說是報警中心剛剛接到一個報警電話，應該是假警，一個女人說朗朗電視台有恐怖份子，而向台里求證發現，根本沒這事兒。　　白果也覺得可笑，這又不是火暴的警匪電影，哪來的恐怖份子啊？可原野卻猛的一驚，立刻跳下車來，對白果喊了一句，“通知局長，招呼夥計過來，有可疑情況！”　　白果一怔，還沒明白過來呢，就看到原野與一拐角急急忙忙、慌慌張張走出來的女孩子撞到了一起。　　“你瞎了啊？想害死我啊？這燒鵝仔要是扣掉了，我非被那太子爺砍死！”　　原野看到女孩子戴着的帽子，赫然寫着‘朗朗電視台’五個字，再一聽她說這話，樂啊，這丫頭是給甄英雄出來買東西吃的！不然電視台里哪還有其他會砍人的太子爺啊？　　於是……　　原野假裝後勤買東西的小員工，用帽檐掩着上半張臉穿過了公路，可惜這偽裝太次，一眼就被樓上的闌度看穿了，但因為那頂帽子，進入電視台大堂后真的沒有工作人員懷疑他。　　潛入一切正常，剩下的就是調查了，可才走到電梯口，原野就聽到了火警的警報聲，然後，兩個電梯門幾乎同時打開了，幾個穿着像是電視台員工的傢伙被兩個黑衣服帶塑料面具的傢伙端着手槍頂出了電梯，原野反應夠快，第一時間……举手抱頭，蹲在了地上，沒辦法，群眾太多，引發槍戰會傷及無辜的。　　原野心裏正震撼的時候，在拐角里的三號電梯門也打開了，又是被推搡的工作人員，還是黑衣服戴面具的持槍份子……　　原野咽了口唾沫，無法相信就在自己眼前，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女士們先生們，很抱歉，今晚的節目到此為止，你們，該回家了！”　　一個突然出現在大堂正中的長的像馬猴的傢伙文縐縐的說了幾句，然後抬槍對着天花板就是兩槍，接着，一邊填裝着左輪手槍的子彈，一邊難看的露着黃牙笑道：“不想死的，請馬上給我滾！”　　原野大驚，看他一身似乎特種兵似的裝扮，難道真的是恐怖份子不成？！可這些戴着面具的黑衣人更像是黑社會啊……　　本來警報響起，眾人已經大慌，再看到恐怖份子，聽到槍響，能不跑嗎？一個個爭先恐后的向大門衝去。　　有恐懼作為逃命的原動力，人類可以發揮出平時百分之一百二十甚至更高更誇張的潛能來，跑的這叫一個快啊，轉眼間大堂就沒有人了。　　原野把從小憐那裡‘借’來的帽子摘下來丟到一邊，把飯盒連同裏面的燒鵝仔塞進了旁邊的垃圾桶，見距離自己最近的兩個傢伙沒有注意到自己這個‘送外賣’的，剛要發招，就聽到樓梯上，驚呼尖叫，哭啼叫囂的聲音再度想起。　　轉頭一看，原野腦袋都大了，靠！從正面的樓梯上又轟小雞子似的被七八個持槍的傢伙趕下一批人來，難道是剛才的電梯乘不下才被從樓梯上送下來的？靠，匪徒到底有多少人啊？！再看他們手裡的武器，原野這心啊，哇涼哇涼的。　　媽的，現在這些做賊的怎麼裝備和警察差不多啊？這七八個黑衣人中，只有兩個持手槍，其於幾人端的，竟然是清一色的警用散彈槍！　　也許是原野蹲着的地方在電梯旁邊，又有個垃圾桶做掩護，還沒人注意到這傢伙，看到賊同志們把這批不需要的人質趕出去之後，原野知道，如果此時不動手，怕是再動也遲了，自己可不能等到被重視的時候才攻擊！　　舉起垃圾桶丟向離自己較遠的傢伙，然後一個前竄撞入那慌忙轉身對着自己的黑衣人懷裡，原野用肩膀扛住他持槍的胳膊，右拳狠狠轟在他的小腹上，那人嘴一張，噴出一口口水，因為面具擋着，全滴流在了原野的背上，噁心啊！看來這下挨的不清，那人連手槍也掉落在地。　　原野起身勒住這傢伙的脖子，把他擋在自己身前，掏出自己的手槍對着犯罪份子喊道：“警察！你們被捕了！”　　喊的是正氣凜然，可效果卻差到了極點，那些轉身對着原野的匪徒，居然只是稍稍意外了下，戴着面具的看不到表情，但站在正中，臉上抹了油漆似的大馬猴卻囂張的仰天大笑。　　“笑什麼？！”原野一槍打在天花板上，冷冷道：“棄槍投降！”　　第一顆子彈是示警，下一顆，就是要命的了！　　“你在說你自己嗎？”　　如同地獄里刮來的風，原野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覺，轉頭望去，一個高大的身影緩緩從左面的安全出口走了出來，他旁邊，是一個戴着面具的小矮子，後面，還有兩個面具黑衣人與四五個臉上塗彩的軍人，再後面的人穿着各異，走在前面的那一胖一瘦兩人是……渤門海金堂的廖小強及鍾志堅！　　干！果然和甄英雄那廝有關係！原野心裏大震，是甄英雄策劃的？不會，那小子雖然混蛋，但不會做這種事情，那麼剩下的解釋就只有一個了，這些人的目標是甄英雄！媽的，最近流行綁架黑幫太子嗎？！　　那高大的壯漢似乎是這些身穿軍服的匪徒之首，剛才的話就是從他嘴裏說出來的，原野可以感覺到那人身上散發的恐怖氣息，可還是大義言辭道：“無論你們的目的是什麼，現在都必須放棄，不要做無謂的反抗，立刻投降，還能得到國家的寬容！”　　“無謂的反抗？投降？寬容？哈哈哈哈……”　　那刀疤臉的大漢仰頭大笑，似乎會傳染一般，所有匪徒都開始狂笑，彷彿就原野是個傻子。　　“我賴玉和的字典里，就沒有投降兩個字，寬容？對我而言，對他人寬容，就是對自己殘忍，警察先生，你說，我會對自己殘忍嗎？”　　原野一怔，因為，那個叫做賴玉和的人居然無視自己手裡還有人質，舉起那把銀亮的左輪手槍與自己對視着！　　我靠！不會吧，難道這真是一群恐怖的瘋子？！　　“也許，警察先生，該放下槍的，是你吧？”　　賴玉和身旁的小個子，正是山田啟一，也是現在大廳里除了原野治住的人質之外，手裡唯一沒有槍的，可他說的話，卻為原野帶來了槍林彈雨啊，“為了山口組的榮耀而犧牲生命，河村君，你是我們地驕傲。”　　原野一怔，猛然感到危險，抬槍對着大堂正中的人就是兩槍，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這道理傻瓜才理解不了！可幾乎同時，原野正面飛來的子彈根本不顧及他們的自己人，居然連人質一起射！　　還好果斷，先開的那兩槍讓大堂的人飛快閃躲找掩護，原野藉機退入了右側樓道，在近殺重武器發揮威力之前，必須逃掉，不然那些端着散彈槍的人撲上來，自己非爛成醬不可！　　血花飛濺，原野用早就成了篩子，正面都沒法看的‘河村君’做掩護，飛快的向著右側樓梯口退，不能瞄準，因為正面的子彈太多，探頭就有被爆了腦袋的可能，所以只能盲目的亂射，以減緩匪徒追過來的速度。　　要說，原野也蠻厲害的了，換別人估計沒嚇死也早被亂射死了，這小子居然還能想到逃跑，因為樓道相對窄小，而跟上的匪徒又要時刻躲避原野的子彈，倒也不敢跟上來，只有前面的幾個傢伙可以瞄着原野開槍，但子彈卻無一例外的打在了‘河村君’的身上，也是為此，原野撿回了一條命啊，“干你個小鬼子，人家河村君還沒發表個人意見呢，你們不能這麼獨裁！我操！”　　將死的不能再死，透徹的沒辦法再透徹的‘河村君’向前一推，原野一個側撲上了樓梯，就在這時，‘嗵嗵’的兩聲，說響卻又沉悶的子彈出膛，原野看到了這輩子見過的，死的最慘的傢伙倒在了眼前。　　‘河村君’被自己的同伴用散彈槍給轟爛了，他的正面有多少彈孔原野是沒工夫數了，反正不會比馬蜂窩少幾個眼兒，汩汩的血完全遮掩了他可憎的面目，身為刑警的原野居然也有想吐的感覺！　　現在可不是吐的時候，腳步聲已經上來了，火力懸殊，好漢不吃眼前虧，溜啊！原野爬起來就往樓上跑去！　　賴玉和伸手一指，喊到：“江明，你帶兩個兄弟去了結方才那警察。”　　江明點頭，接過背武器那傢伙丟過來的AK47，帶着兩個人，很專業的相互掩護靠前，也許是發現樓梯上已無人，他低罵了一聲，飛快的追了上去。　　“高橋先生，請你的人配合我，從這裏開始，一層一層的向上搜，把甄英雄那小子逼到十五樓，那裡，我們有八十個人質。”賴玉和的笑，讓人不敢恭維，陰險，猙獰，那兩條刀疤如噁心的蟲子一般，醜陋的跳動着，“還有十分鐘，‘誰是誰的誰’就要正式開播了，我們才是今晚的主角，不是嗎？哈哈……”　　人群後面的廖小強和他的手下們，已經傻了，天啊，流氓和黑社會有差距，黑社會和恐怖份子，也不是一個等級啊……

# 第118章 她很像小艾

　　“喂？！喂？！喂！！！”　　原野這個狼狽啊，今天他算知道啥是風水輪流轉了，過去一直是他追着賊跑，現在呢？賊追着他跑，而且，還是用子彈追！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警匪也有大掉個的時候啊！　　“嗵！”　　又是散彈，後面的牆壁上鑲滿了小孔，原野跑的和兔子似的，連跳帶蹦的朝樓上躥，彈夾里的子彈早打空了，現在，只能打電話了，“白果！快報警，剛才那絕對不是假警，媽的，真有恐怖份子啊！叫局長調人，調他奶奶的特警！干他爺爺的，對方人數不詳，但決不低於二十，而且火力強勁，快啊！”　　白果望着正門湧出轟散的人群，急道：“我已經報了啊！隊長，你堅持住，我們的人馬上就到！”　　掛了電話，白果掏出手槍就要衝過去，可想了想，自己去了也白給啊，上次做女英雄是偶然，別說裏面有二十個匪徒了，兩個自己也對付不了啊，何況他們還有槍！　　嘆了口氣，白果雖然焦急，卻也只能等待警察到來了，她自己也有些奇怪，自己到底為了什麼而焦急呢？似乎並非是單純的正義感在作怪吧……　　想到這裏，白果不禁抬頭看了看十五樓，心臟竟然急速收縮，天啊，那死流氓，也在裏面呢……　　被警察大哥搶了盒飯的小憐摸着下巴點了點頭，“恩，恩，恐怖份子遇到了恐怖太子，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報道啊，如果能上電視做一場PK直播的話，收視率絕對超過百分之五十，從我這個未來雙子星助理兼經紀人的專業角度來看，這還只是保守估計……”　　白果額頭冷汗都冒出來了，演藝圈裡，果然沒有正常人啊……　　※※※　　“英雄，你等等啦，甜甜，甜甜她還在十五樓啊！”下樓是省些力氣，可甄英雄跑的太快，四層樓下來，艾一心有些跟不上步了，這裏的電燈是聲震的，但並沒有安裝監控器，兩人倒也不會那麼緊張。　　“甜甜是誰啊？”　　甄少爺一句話差點把小艾同志氣昏了，敢情你個傢伙不但不認識我，連甜甜也不認識，你老先生是不是原始人啊？難道都不看電視的嗎？　　“甜甜就是甜甜，雙子星你沒有聽說過嗎？”　　“雙子星，聽說過。”甄英雄說話能氣死誰，後面又加了一句，“好象還有一個，叫啥來着？”　　暈，那不是本姑娘我了嗎？你的小艾啦！一心的不滿還沒出口，就聽甄英雄說道：“放心吧，我們是從十一樓跑下來的，比她快，說不定她就在我們後面呢，出去之後，我還要找雙子星簽名呢！”　　說話的工夫已經到了五樓，一心是女孩子，本就心細，加上又在電視台工作，立刻察覺到不對了，“等一等！”　　甄英雄一怔，停下了腳步，“怎麼了？”　　“你不覺得奇怪嗎？”一心望着黑漆漆的樓道，緊張的靠貼在了甄英雄的身上，“這裏，為什麼如此安靜？五樓六樓，應該是有人在工作的啊，可現在這兩層樓居然……人影也沒有！”　　冷！甄英雄打了個冷戰，球球的，不會吧？既然如此，只有兩個解釋，一，鬧鬼，不過現在不是封建社會封建思想，少爺我又是無神論者，顯然不是這個原因，至於二……這裏的人已經被匪徒趕到了其他地方！　　“球球的，看來下面已經不安全了！”甄英雄反應不慢，握緊一心的手，道：“我們要趕快躲起來！”　　“躲去哪裡？”　　甄英雄做了兩個深呼吸，心道了，我哪知道啊，正在考慮的時候，突然一聲槍響從樓下傳來，這裏剛剛熄滅的燈被震的又亮了起來，“我靠，已經上來了！快走！喂，抱緊我女兒！”　　“啊！甄英雄！”　　好熟悉的聲音啊，轉身剛要跑的甄英雄回頭一看，日！是原野！　　“原隊長，有匪徒！”　　“廢話，我知道，沒看我正跑呢嗎！”　　“你跑？我靠，球球的，你是警察啊！”　　“沒火力，警察也不行！”　　甄少爺有心一腳把這混蛋踢下去，“那你也別他們引過來啊！”　　原野剛想罵街，這群傢伙是被你丫引來的才對吧？！可一回頭，卻發現甄英雄早拉着小艾溜煙兒了，還是爬樓梯，這次，向上！　　“還跑啊，這次去哪裡？”艾一心已經感到體力不支了，說話都有些跟不上氣，“我們找地方……啊！”　　艾一心腳步發沉，居然絆在的樓梯上，摔倒了。　　“球球的，現在還不能休息，快起來逃命啊！”　　“不，不行了，啊！”一心腿被磕的生疼，才站起來，居然一個不穩，又要倒下，還好被甄英雄攙扶住，“我……我的腳扭傷了……”　　“什麼？！”甄英雄這急啊，小姐你也太會整了，這節骨眼你扭傷腳，不要了親命了啊？！　　一心的眼中滿是絕望，本不想成為甄英雄的負擔，奈何自己不爭氣啊，要哭，卻死死的忍住，現在她居然有些得意，得意沒有告訴甄英雄自己就是小艾的秘密，這樣一來，即便被抓了，或者死了，他都不會太內疚，太難受吧。　　艾一心咬緊了牙關，那大眼睛中明明帶着淚花，卻努力的做出一個微笑，好凄美的一張小臉啊，望着氣喘吁吁的甄英雄，說道：“你讓我留……啊？！”　　“這可不是拍電影，都什麼時候了，你整什麼豐富的表情啊，看的少爺我彆扭！”一心的喪氣話還沒說完呢，就被甄英雄橫腰抱起，“女人啊，就是麻煩，告訴你，別再把我女兒掉地上了，不然和你拚命！”　　一心此時才發現，那剛才摔倒是掉了的小豬，又回到了自己懷裡，而甄英雄的臉上，竟掛着和自己懷裡這頭小豬同樣輕鬆的表情，絲毫沒有感覺到自己是個負擔，“你這丫頭和我女朋友相似的地方太多，丟下你，就好象丟下我女朋友似的，你也不用太感激少爺，回頭幫我找雙子星在我女兒的兩隻耳朵上籤個名就好，什麼以身相許的就不必了……”　　小艾已經感動的說不出話了，雙手摟住了這男人的脖子，雖然這傢伙後面一直在話說八道，可前面的話，小艾卻可以聽出甄英雄語氣中的認真，因為那感覺，自己是很熟悉的。　　球球的，少爺我怎麼就是這麼心軟呢？總有一種這丫頭就是小艾的感覺啊，可味道，明明就不是啊……　　“流氓就是流氓，這時候你還有心思佔便宜啊！”原野一眼就看出甄英雄這輕鬆表情是緣於何處了，“你丫吃豆腐就吃豆腐，找哪門子借口！小姐，你要不要告他性騷擾什麼的？”　　煞風景的王八蛋，惹少爺生氣，後果很嚴重！　　“你管的着嗎？有本事別跟着我，自己跑去！”甄英雄和原野天生的犯相，這關節口還鬥嘴呢，“你要羡慕也找個美女抱抱！”　　美女？原野這才注意的看了一眼甜蜜的抱着甄英雄脖子的女人，暈了，肯定是眼花！原野再仔細這麼一看，還是眼花！沒錯，就是眼花！因為不可能啊，超級人氣小天後會被一個流氓抱着，還一臉的花痴表情？　　“原野，你繼續往上爬吸引他們！”衝到七樓，甄英雄放下小艾，掏出那把搶來的手槍，塞給了已經要跑不動卻望着小艾的臉發愣的原野，道：“我已經搞定了一個匪徒，這是搶來的手槍，現在上繳給黨，拜託了，發揮你警察的犧牲精神吧！用這槍和他們拚命，少爺我先閃了，你頂住！”　　原野拿着左輪手槍，還沒納過悶來呢，就被甄英雄一把推下了樓梯，還好力氣不大，不然非摔到底，和追上來的匪徒來個最親密接觸不可！　　原野氣啊，對着樓下發出聲響的地方就是兩槍，爬起來，想也不想，繼續跑！媽的甄英雄，老子告你謀殺，早晚抓你進監獄，至於現在……保命要緊，該死的警察，效率太慢了吧？難道路上塞車啊？！時間就是生命，你們怎麼這麼沒責任心啊？！　　疲於奔命的原野此刻已經忘了，自己就是個警察啊。　　甄英雄沒往樓上跑，而是抱起艾一心，摸着黑的衝進了七樓的樓道，和原野差開，其實就是讓原野引開了匪徒。　　“你剛才幹嗎要把那警察推下去啊？我們一起跑不是有個照應嗎？而且你還把槍給他了，那我們不是很危險？”一心害怕，單純的以為人多力量大啊。　　“有他我更危險！”甄英雄苦笑，球球的，少爺當著他殺人，豈不是給他理由抓少爺啊？這麼笨的事情少爺可做不出來！　　“我們為什麼不上樓啊？”　　“要上去，但首先，我要把你藏起來。”這是因為樓道里黑啊，不然甄英雄的笑非嚇着小艾同志不可，簡直太陰險了，“手槍固然是武器，但少爺我有更好的武器在七樓，我們，需要的就是最好的武器！”　　一心好奇，電視台里有武器？這個自己怎麼沒聽說過啊，“是什麼武器？”　　“一張皮。”甄英雄得意而神秘的說道：“少爺現在要去做一條，披着羊皮的狼……不，是批着狼皮的羊，純潔的本少爺怎麼會是狼呢，呵呵……”

# 第119章 吃狼的綿羊

　　悶雷滾動，雲層中，藍色的電光一閃一閃，黑暗的樓層因此而不時清晰片刻，但很快又會被黑暗吞噬，似乎光與暗的對決，電視台里，更顯其恐怖了，宛如驚悚片那靜悄悄，卻可能在下一個鏡頭髮生讓所有觀眾捂臉驚叫的讓人神經緊繃的氛圍。　　七樓，艾一心一個人蜷縮在‘購物大本營’演播室的桌子後面，抱着雄雄的化身熊熊，簌簌發抖，她在等甄英雄，卻不知道他還會不會回來。　　甄英雄問過她哪個屋子即便開燈也不會被人注意到的時候，一心張口說出了這裏，因為是直播節目的房間，這裏很大，而且，為了隔音效果的良好，這裡是全封閉式的。　　甄英雄把一心放在這裏之後，要她在這裏等着，然後便一個人出去了，一心很害怕，又不敢開燈，便只有藏在牆角一張桌子的後面了。　　“啪！”　　房間里的黑暗突然被光明所驅逐，艾一心嚇的差點叫出來，天啊，該不會是匪徒找到這裏了吧？　　“球球的，餓肚子就是幹不了體力活啊，累死少爺了。”　　聽到這個牢騷，一心就好象茫茫大海中看到了燈塔一般，是甄英雄！欣喜的小艾同志剛從桌子底下爬出來想迎接自己的英雄時，一聲尖叫是捂的及時啊，不然非把賊招來不可，甄英雄不是自己回來的，或者說，回來的是他一個活人，但，還有一個死人！　　“小聲點我的姑奶奶！”甄英雄一腦門子虛汗啊，拉着個死人走了整整一條樓道，少爺我容易嗎？　　一心一瘸一拐的走了過來，臉上的害怕表情怎麼也無法掩飾，“你……你殺人了？”　　“那，東西亂吃是可以的，但話千萬不要亂說啊，你看到少爺我殺他了嗎？”甄英雄這話根本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這人，赫然就是剛剛與賴玉和一起偷襲他時，被他解決掉丟在電梯口的那個傢伙！　　艾一心害怕，雖然不相信甄英雄的話，但是，也沒有怪他的意思，只是不希望，也不喜歡甄英雄做這樣的事情而已，但她也明白，窮凶極惡的匪徒，你不殺，就被殺，此刻也許只是無奈，完全是為了自保啊，可艾一心卻不知道，因為當時她根本沒看見，這位已經下了地獄的同志是在昏迷的情況下被甄英雄一刀扎在心臟上的。　　“你，你拉個死人回來做什麼啊？”　　“借他的皮穿穿，然後抓你出去邀功，哦呵呵……”甄英雄還有心情打屁呢，可就在他蹲在地上給那位穿着軍服的匪徒寬衣解帶的時候，一聲低沉的呼痛，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媽的，肚子餓，失血又多了點，居然有些暈了。”　　艾一心看到甄英雄從胸口移開的手上滿是鮮紅的液體，失聲喊道：“啊……！血！”　　一心又急又怕，竟忘了自己扭傷的腳，向著甄英雄才跑出一步，右腳着地，扎心似的一痛，她又是一聲驚呼，向前栽倒。　　“靠，我流血你跑什麼？”甄英雄反應快，向後一躺，剛好用肚子給一心做了肉墊，“哎呀，球球的，本來肚子就餓扁了，你還要再壓榨啊？”　　艾一心想不到自己是越幫越忙，又羞又急又怪自己沒用，眼圈一紅，就想哭，掙扎着從甄英雄身上起來，低頭一看，嚇傻了，天啊，怎麼自己胸口也有血？！　　“女人是不是都怕血啊？”甄英雄坐起來，還能笑的出來呢，“放心吧，那血是我的，可能是抱的時候沾到你身上的。”　　艾一心也知道那血不可能是自己的，不然為什麼都不痛呢？可是，如果這血是甄英雄的，那他是什麼時候受的傷啊？絕對不是剛剛出去的時候才對啊！否則這血不可能佔到自己身上的啊！　　甄英雄脫掉自己的體恤，露出結實的上身，心臟下三分的地方，一個小小的刀口還在流着鮮血，“球球的，如果不是我寶貝女兒的熊熊幫我擋了一下，估計少爺已經是屍體了，還好入肉不深啊……”　　艾一心聞言，猛的醒悟，原來這刀傷，是剛剛被那個叫做賴玉和的人偷襲留下的！想到這裏，一心趕快看了一眼懷裡的熊熊，果然，不但正面的肚子上有個刀孔，更因為裏面塞的充實物很柔軟，擠壓之後收縮的相當厲害，背面，也被扎透了，而且，那刀孔處現在還留着血跡！　　一心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因為一直在黑暗的環境中，自己無法看到他的傷勢，而剛才慌忙下樓逃跑的時候，總是甄英雄在前面拉着自己，自己看到的，只有他的後背，想到這裏，一心覺得自己真是一大累贅。　　“你是不是很感動啊？”甄英雄似乎看出了艾一心在內疚什麼，一邊用自己脫下來的體恤擦按着傷口，一邊舔臉道：“你一定覺得少爺很偉大吧？自己中了一刀還能抱着你跑，是不是？”　　艾一心倒老實，咬着下嘴唇，用力的點了點頭，倒把甄英雄點的蒙了，球球的，你個丫頭一點都不會給自己找台階下啊？　　“那你有沒有以身相許的衝動啊？”　　一聽這個，艾一心的小臉突然燙燙的，心裏道了，你這臭傢伙說什麼呢啊？　　甄英雄看到一心羞赧的樣子，多少有些吃驚，自己不過是調侃她讓她心理不要有負擔而已，怎麼這丫頭好象挺認真的樣子啊？　　“丫頭，你不必感動或者內疚什麼的，少爺開始的時候就說過吧？你是被我連累的，我不會丟下你不管，這是作為一個男人必須的覺悟。”甄英雄難得認真，從死掉的傢伙口袋中翻出了一卷膠布，然後開始脫他的衣服，“而且，你真的與少爺的女朋友很像，呵呵，丟下你，就好象丟下她一樣……你可別誤會，少爺不是把你當成她或者對你有什麼野心，坦白講，我很討厭明星，所以，你也不必情不自禁的愛上本少爺……有手帕嗎？”　　艾一心心裏忐忑啊，甄英雄還沒有認出自己就是小艾，如果認出來了，他會不會討厭自己呢？他說他討厭明星，到底是出於真心，還是為了安慰現在的我啊？　　女孩子身上，尤其是一心這樣的女孩子身上，手帕和紙巾是不會缺少的隨身物品，從口袋中將自己的手帕套出遞給甄英雄，小心的問道：“你……我是想問，如果你女朋友有一天成為了歌星，你還會喜歡她嗎？”　　“切，我女朋友不可能是歌星的，這個問題沒有假設性。”甄英雄將那手帕疊好按住自己的傷口，然後用膠布固定住，以起到止血效果，“你覺得，一個大明星會跑到婚姻介紹所找對象嗎？”　　臉紅，小艾心裏說了，我不就是一個？　　“為什麼不會？”　　“拜託，你好象也是個明星吧？一個女明星後面缺少可以選擇的男人嗎？”甄英雄搖了搖頭，似乎想到了什麼，又補了一句，“娛樂圈不但虛偽，還骯髒的讓人噁心，男女關係還不如嫖客與妓女，我女朋友純潔的很，不會是這髒水里的人。”　　艾一心也知道現在娛樂圈的現狀，確實，那些所謂的潛規則嚴重破壞了人們對明星形象的尊重，可是，這規則卻偏偏是真實的存在，而且隨着圈內競爭的激烈，而越發的不可收拾，想想甄英雄的性格，不難理解他對這圈子是何其厭惡了，這傢伙本來就不喜歡任何虛偽的存在。　　一心覺得有些委屈，別的明星如何她是不知道，知道也管不着，可她和甜甜卻是問心無愧的，雙子星絕對不是甄英雄理解中的那樣啊，她們只是本本分分的唱歌做節目，全當這是一份工作，也是興趣，甚至連緋聞吵作都不屑去做，甄英雄這一大棒子，連她們也給掄死了。　　“如果，你女朋友真是明星，你會怎麼樣？”一心可以感覺到自己心跳的多麼快，她緊張啊。　　球球的，你個丫頭真是天真的可愛，一根筋啊，什麼問題都要刨根問底的，甄英雄認真的想了想，笑道：“我沒興趣知道。”　　恩？小艾一怔，沒想到甄英雄是這麼回答的。　　“好了，小明星，現在不是打哈哈聊天的時候了。”甄英雄已經把屍體身上外衣扒了下來，語氣一沉，道：“現在開始，我們要反擊了。”　　“反擊？”一心又一怔，“我們在這裏等警察趕到不好嗎？”　　“恐怕已經來不及了。”　　甄英雄突然站了起來，解開褲帶，居然把褲子脫了下來，羞的小艾連忙捂眼回頭，“討厭啦，你怎麼在女孩子面前做這麼下流的事情！”　　“我又不是沒穿內褲，你羞什麼啊？”甄英雄沒好氣的反駁了一句，還炫耀似的抖了抖自己那條引以為傲的白色帶紅桃心的大褲衩子，這才繼續說道：“你不覺得奇怪嗎？”　　“奇怪什麼？”小艾還捂着臉呢，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有男人在自己面前脫褲子，能不羞嗎？　　“我們剛才砸響了火警警報，可遇到原野那傢伙之後，我們折反往樓上跑的時候，居然沒有看到十五樓有你的同事下來，即便剛才原野被人追上了樓，上面都沒有動靜，你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嗎？”甄英雄將從匪徒身上扒下來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後把那刀子上的血在那死人的內褲上擦了擦，淡淡道：“而且，我剛才聽到了樓上有槍聲，原野那小子應該還沒有被抓到，這麼熱鬧卻沒有引起轟動和騷亂，我估計……不，應該說，那已經是可以肯定事實了……”　　艾一心已經回過頭來了，這時候，她忘記了羞怯，抬頭望着甄英雄，大大的眼睛中滿是驚恐，生怕甄英雄說出自己最不願意聽到的答案，可惜，她還是聽到了，“十五樓，應該已經被匪徒控制了，換言之，你的同事，現在成了匪徒的人質，那些傢伙不是在開玩笑，他們真的要控制整個電視台，可我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人如此瘋狂的要我的命。”　　“甜甜，甜甜！”艾一心激動的從地上爬起來，抓住甄英雄的胳膊，哭道：“甜甜還在上面，英雄，甜甜還在上面啊！”　　球球的，你抓的少爺好疼啊，甄英雄一咧嘴，道：“在上面的人多了，又不是她一個，你激動什麼？”　　艾一心沒辦法不激動，她和唐甜甜如親姐妹一般，現在她有危險，一心怎麼能不着急。　　“英雄，你去救她好不好？”一心哀求的眼神讓甄英雄的心被醋泡了似的，軟啊，“我知道你很有本事的，求求你，救她好嗎？”　　天啊，神啊，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老媽啊……！為什麼要讓這女孩子長出這樣一雙眼睛？甄英雄看到那雙漆漆楚楚的眼睛，看到那張柔弱哀憐，讓人痴迷的小臉，怎麼也無法說個‘不’字出來，當然，最主要的是，甄少爺就沒打算過退縮。　　“雖然麻煩，但少爺答應你，如果順手的話，會救那丫頭的。”甄英雄將匕首收起，把那衣服被剝奪的屍體拉到了艾一心方才藏身的桌子後面，拍了拍手，道：“現在，我們必須要先離開這裏。”　　“離開？為什麼？”一心很欣喜甄英雄能答應自己去救甜甜，在她看來，甄英雄是無所不能的，可她卻不解為什麼要離開這裏。　　“既然十五樓被匪徒控制，而原野又是從下面被追上來的，那就表示，匪徒人數不少，下面應該還有。”甄英雄深吸了一口氣，嘿嘿一笑，“既然他們的目標是我，而這具屍體有一直沒被發現，那我估計，下面的人應該是一層一層的在尋找我，所以，這裏，很快會變的很危險。”　　一心更不解了，“那我們應該去哪裡？”　　甄英雄將自己那身換下來的衣服往懷裡一揣，朗朗一笑，“十七樓，監控室，現在開始，我們來主導這場遊戲，遊戲的名字就叫，吃狼的……綿羊。”

# 第120章 拾起殺手技

　　甄英雄的膽子是夠大的了，居然大大方方的乘着電梯上了十七樓，一心雖然抱着熊熊，可雙手卻被綁着，一副受到驚嚇的樣子。　　背對着電梯里的攝像頭，甄少爺還有心思說笑呢，“寶貝兒，你可不要笑出來啊，如果露怯了，電梯門一打開，我們就是馬蜂窩了，少爺我是沒什麼，可寶貝兒你長的這麼俏，身上被打的全是窟窿眼兒，這形象不太好吧？”　　不太好？是一點也不好，艾一心緊張的都快哭了，本小姐還露怯呢？我是真害怕，想笑都笑不出來，這用的着裝嗎？　　甄英雄嘴裏說的輕鬆，其實自己也緊張的要命，雖然自信攝像頭裡看不清楚自己的長相，但誰也不能保證電梯門打開之後，等在那裡的是什麼。　　“咚……”，電梯，停了……　　兩個同樣緊張的人終於可以同時鬆口氣了，電梯外面，什麼也沒有，正如甄英雄預想的一樣，因為是剛剛開始佔領電視台，加上原野引發的混亂和匪徒從下到上的搜尋模式，十七樓，是現在最為鬆懈的地方，匪徒不會想到，膽大包天的甄少爺就在他們的注視下‘押’這一個女人到了頂樓的監控室門外。　　“兄弟，開門，抓了個女明星，大家一起樂和樂和……”　　很低俗的手段，卻是利用了人類的本性，這裡是什麼地方？電視台！一個很有實力的電視台，有着自己影視公司的電視台，如果抓個女明星來爽一爽，那得多樂啊？男人都是好色的，而傭兵因為少有接觸到女人的機會，對這種事情的抵抗力會更低下。　　至少，裏面的兩個哥們就是這麼想的，很巧，他們發現從七樓抓到一個身材不錯的女人走進電梯的‘夥伴’似乎和自己等想到了一起，有這樣的事情，當然不能通知老大了，於是……　　儘管開門的人已經夠着急了，但甄英雄比他們還着急，門才開了一條縫，甄英雄便將走了半天，腳腕已經疼的受不了的小艾推到了一邊，重重的一腳踹在了門上，那門板將開門的小子撞飛出去，甄英雄不做停留，一個箭步躥了進去，在那小子倒地前，左手揪住他的頭髮，右手抓住他胸前的衣服，又是擋箭牌戰術！　　只有兩人，已經搞定了一個，還有一個正在掏槍！甄英雄不能給他機會，一旦槍聲響起，會把下面的匪徒引上來的，也是為此，他才冒險在未看清情況之前沖了進來。　　“啊！！！”　　一聲低吼，甄英雄眼中，殺機濃郁，這樣的眼神，在他身邊，除了闌度，還從未有人見過，他不是嗜血的修羅，也不是冷漠的死神，此刻的他依然是那個甄英雄，他沒有迷失自己，僅僅，是為了反抗而拾起了熟悉的殺手技術，那是一種，狠辣的技術……　　兩個匪徒撞到了一起，全部被甄英雄推靠在了牆上，沒有絲毫的停留，也沒有丁點兒的猶豫，儘管甄英雄眼中閃過了一絲不忍，但他的動作依然流暢而迅猛，對待萬惡的匪徒，手下留情，無異於自殺。　　幾乎在撞到牆壁的同時，甄英雄右腿一抬，撞到了前面那人的小腹上，右手從大腿上綁着的皮套中抽出匕首，倒握着，抬起，然後，果斷的戳下。　　兩個匪徒的脖子被同時穿透，前面的人無法相信自己居然這麼容易被解決掉，而後面那人甚至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只覺得脖子一涼，全身的力氣在急速消失。　　戰場之狼的強悍讓甄英雄詫異，後面那人居然在將死之時還要掙扎的抬起手槍，甄英雄鬆開前面那人的頭髮，很憐憫的看了一眼這個睜圓雙目，猙獰着面孔，無比怨恨的臉，握住刀柄的右手一擰，然後轉身抽出，那兩人的脖頸，被鑽出了一個相同的血洞。　　甄英雄突然覺得自己很殘忍，雖然是無奈，但他卻更討厭殺手這個職業了，記得當初殺手培訓的時候教官說過，用刀子單純的刺入人的喉嚨，拔出的時候難免要噴射出血液，但是，用刀子在對方的喉嚨上打一個洞，血就會汩汩如泉水般流出，也就不會噴濺在自己的身上了，高超的殺手，身上是不會留下殺人的血跡的，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現在看來，這是事實，但也是一個讓人噁心的事實。　　球球的，如果可以的話，少爺這輩子都不要再殺人！甄英雄心裏不大是味，但總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的傢伙很快開始了搜刮行動，“如果真有投胎那種事情，下輩子還是做好人吧，最少，不會被殺死之後還要遭受世人唾棄，而殺了你們的本少爺，卻能在掌聲中得一面‘為民除害’的大錦旗……靠！居然還有手雷？！”　　甄英雄咽了口唾沫，拿着兩顆香瓜手雷發愣，天啊，這伙賊到底是什麼人啊？連手雷都有，殺少爺用的着這麼誇張的武器嗎？　　“英雄……，英雄，你沒事吧？”艾一心雖然壓低了聲音，可擔心牽挂的語氣讓人心神一跳，愣是讓甄少爺感到心裏莫名一甜。　　“我能進來了嗎？”　　“不行！”甄英雄的語氣突然嚴肅，“在外面等我，我馬上就好！”　　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希望艾一心看到這兩個死的很恐怖的匪徒，也許，是不希望她被嚇着，也可能……甄英雄不希望她看到自己的另一面吧。　　將兩把格洛克十九式手槍別到自己身上，想了想，還是把兩顆香瓜手雷也塞到了口袋中，球球的，少爺要打劫，就打劫你個乾淨！甄英雄翻了翻這兩人的口袋，樂啊，居然有四個添滿子彈的彈夾，還有一個手機。　　手機？甄英雄一怔，笑了……　　※※※　　艾一心被甄英雄背着，有些奇怪，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麼，居然是朝着樓下走去！再下面，可就是十五樓了啊！　　“丫頭，現在開始，不要發出任何響聲，知道嗎？”甄英雄做了兩個深呼吸，把聲音壓的低低的，笑道：“也許是在冒險，但現在的我們別無他法，如果下面的人搜上來的話，我們肯定要完蛋，所以，你要相信我一次！”　　“恩，我相信你，無論發生什麼，我都相信你。”　　球球的，少爺是想讓你相信，可你這回答未免也……甄少爺開始懷疑了，這丫頭對自己，似乎有些奇怪啊，這盲目的信任是怎麼回事？好象從一開始，無論多危險的事情，她都不懂得反駁自己似的，可她……明明就是一個膽小怕事，柔弱的可憐的女孩子啊。　　現在不是琢磨這個的時候，甄英雄掏出一把手槍，輕輕的把子彈推上了槍膛，讓小艾靠牆站好，自己躡手躡腳的溜下樓梯，探頭向下的樓梯口望了一眼，遠角有一個黑衣服戴面具的傢伙。　　甄英雄還是頭一次見到這樣打扮的人，有些奇怪，怎麼現在的恐怖份子着裝都不統一的嗎？不過拿槍的如果不是警察，那就肯定不會是什麼好人了。　　和自己想的一樣，因為七樓以上都屬於剛才那個監控室的監控範圍，所以防備也是最鬆懈的，甄英雄又把槍塞回了懷中，摸出匕首，等那傢伙背對着自己的時候，他突然從樓梯上側躍而下，穩穩落在十五樓樓梯口，飛身彈射而出，那戴着面具的傢伙聽到響聲才一回頭，已經被甄英雄捂着嘴巴撲倒，心窩一麻，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了。　　甄英雄從屍體上爬起，卻沒有拔出他心窩上的匕首，因為血流出來會在地面上留下痕迹，左右看了看，樓道空空，比較寬的樓道一頭，也是正對着電梯門的那條樓道深處，隱隱能聽到叫囂、哭泣的混雜聲音，人數不少，顯然，多數匪徒和人質應該就集中在那裡。　　甄英雄又把這黑衣人身上的槍收為己用，這才跑上去把小艾同志背了下來。　　“啊，你又殺人？！”　　“拜託，你還又誣陷呢！”甄少爺又一次沒好氣的說道：“你看到我殺他了嗎？”　　“……”艾一心都麻木了，這傢伙太無恥了，但麻木之餘，她卻越不喜歡甄英雄做這樣的事情，剝奪別人的生命，在小艾看來，絕對不是一件正確的事情，儘管，她知道甄英雄做的事情並非就是錯的，可因為擔心，因為害怕，她無法阻止自己心中的厭惡，不是厭惡甄英雄，而是這種殘酷的生存遊戲……　　拉着屍體，朝着安靜的電梯左側樓道走去，甄英雄這次真是覺得沒力氣了，本來就肚子餓，現在呢？背着一個，還拉着一個，大運動量消耗了的體力對身體的負擔急速明晰，開始還覺得沒有分量的女孩子，現在就好象一座泰山般壓在自己身上。　　球球啊，少爺的燒鵝仔看來是吃不上了啊……　　女廁所里，甄英雄將那具屍體擺成一個‘V’字，讓他的屁股蹲入馬桶中，腿腳和腦袋卡在兩側，然後將門反鎖，這才從廁所的上面爬了出來。　　“我們跑到這裏做什麼？”　　艾一心覺得太危險了，這裏燈光通明，而且和大多數匪徒處在同一樓層，簡直是在老虎的身邊吃烤肉啊……雖然，這味道和烤肉差了很多。

# 第121章 一心的眼淚

　　“對你來說，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甄英雄將小艾抱起，走到靠窗的位置，看了看外面，似乎在觀察什麼，然後推開靠右的‘單間’，將小艾放坐在了馬桶上，“你有沒有聽過‘燈塔之下最黑暗’這句話？”　　雖然自己沒脫褲子，屁股下面的馬桶也蓋着蓋子，可一個女孩子坐在馬桶上，這姿勢也夠讓人羞的了，小艾同志臉紅的像個番茄，用熊熊擋住自己的半張臉，又羞又急，“可，可這裏不黑暗啊。”　　“但這裡是女廁所。”甄英雄一本正經的樣子讓小艾有心咬他，“你說那群匪徒會到這裏來上廁所嗎？”　　這話是可笑，但也有點歪理，艾一心就是太單純了，居然還點了點頭，然後有些不安的問道：“那你呢？”　　甄英雄趴在窗側看着地面閃耀的紅色車龍，笑道：“我？我去配合警方抓賊啊，丫頭，這裏所以安全，第一，是因為他們很難想象的到監控室已經被我砸了，我們可以在不被肉眼看到的情況下四處亂跑，而第二……呵呵，是因為匪徒很快就會發現他們要找的目標並不在十五樓，你懂了嗎？少爺我，現在要去打亂他們的布局，給警方闖進來尋找縫隙。”　　“什麼？！”艾一心驚道：“你要去吸引他們？！”　　“小點聲我的祖宗！”甄英雄趕快捂住一心的小口，直冒冷汗，“丫頭，你急什麼？又不是讓你去吸引……他……們……你哭什麼啊？！”　　一心的眼淚似乎帶着魔力一般，那雙有着憂鬱氣息的眼睛，看的甄英雄心髒亂跳，好眼熟的眼神，似乎，那天，在大橋上，小艾攔着少爺去救人的時候，也是這樣抓着自己的手，也是用這樣的眼神望着自己啊……　　甄英雄趕快搖了搖頭，因為，他險些忍不住去親吻那雙眼睛，他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自控的把這女孩幻想成小艾了，如果不是因為身體的味道，她，簡直就是小艾啊……　　“少爺不是要當什麼英雄。”甄英雄嘆了口氣，解釋道：“丫頭，你聽好了，因為少爺曾經幹掉一個賊，並用這群匪徒的通訊器和那個賴玉和通過話，所以，為了防止我們偷聽到他的部署，匪徒們現在應該是通過手機在相互聯絡，警察已經到了樓下，匪徒為了要挾警方，會加快挾持人質的部署和搜尋我們的力度，然後很快會發現監控室已經報廢的事實，因為那兩個人已經無法接通手機了，這之後，電視台里，將沒有安全的地方，如果我不去吸引他們，打亂他們，警察根本沒有機會進入，而被動的等待，我們最先等到的，只有死亡，再說，你不是讓我去救那個什麼甜甜嗎？還有什麼辦法比吸引匪徒來的有效呢？要知道，匪徒在徹底控制電視台之前，是沒資格和警方談條件的，而這時，人質對匪徒很重要，因此處境危險，生命卻還是安全的。”　　“我是想要你救甜甜，但也不是要你冒這麼大的危險啊，你會死的！”　　“少爺討厭連累別人，匪徒的目標是我，你明白嗎？而且……”甄英雄很自信的一笑，“少爺的命，硬的緊，我還沒幫女兒和老姐要到雙子星的簽名呢，如果真要死的話，少爺也是被老姐的哭鬧折騰死，因為，我把她給我買的衣服弄髒了，呵呵。”　　“是不是，我攔着你，你也要去？”　　不理會甄英雄的玩笑，艾一心輕輕移開了他的手，眼淚在流，聲音在嗚咽，卻很冷靜了。　　“少爺決定的事情，神，也攔不住。”甄英雄總是沒個正經，讓人無法分辨他是不是在開玩笑。　　“如果，你女朋友勸你不要去冒險呢？”一心的表情很認真，因為，這個答案，在她看來很重要，她想知道，生命和愛情，原則與責任，他，會如何選擇。　　“她不會這樣做的。”甄英雄微微一笑，收起了玩笑表情，把手按在了一心的頭上，笑的好爽朗，笑的好陽光，笑的，好輕鬆，好真誠，“她是我喜歡的女孩，一個善良的好女孩，所以，她不會攔着少爺去救人的……你知道嗎，少爺我是黑社會，但一直很想向她證明，少爺並不是壞人，我有能力做一個好好男人，不想做給任何人看，只想給她一個人看到……”　　甄英雄眼中射出的柔情，幾乎融化了小艾的心，原來，自己在他心中，竟然有如此重要，如此完美，但事實上呢？自己，很自私的……　　“少爺很傻吧，呵呵，一個連面都沒見過的女孩子，我竟然……”看到小艾眼中晃動的痴醉，甄英雄猛的發覺自己又失態了，和這丫頭說這個做什麼啊？輕輕一拍艾一心的頭，甄英雄咳了一聲，“真是的，我說我女朋友，你陶醉什麼？”　　“我……”　　“話說回來，你，真的很像我女朋友呢，我總是忍不住把你當成她。”甄英雄轉過身，將廁所的窗子打開，一陣風兒吹了進來，帶着濕氣，好涼，“丫頭，待在這裏，不要出來，記住，千萬不要出來，懂了嗎？”　　艾一心似乎沒有聽到甄英雄的警示，輕聲的問道：“英雄，你真的很熟悉你朋友的味道嗎？”　　甄英雄一怔，接着點了點頭，得意道：“當然，那是少爺我夢想的味道，永遠不會忘記的。”　　“那麼，你還記得這個味道嗎？”　　甄英雄才一轉身，一個嬌柔的身體便撲到了自己的懷裡，身上的味道，依然陌生，可這個感覺……　　甄英雄望着眼前那副出現在自己夢中無數次的眼睛和羞紅的臉頰，心髒的震撼讓他無以承受，吻住自己的那兩片唇，好柔，好軟，好香，好甜……　　什麼是吻？吻，是什麼感覺？　　甄英雄的手，在發抖，嘴唇的記憶告訴他，這才是最美妙的吻，口腔中那獨一無二的馨香提醒他，如此的人間最美味，是第二次的品嘗。　　身體里，火焰在燃燒，不是慾望，而是力量，而是動力，還有一種無可置信……　　甄英雄與小艾默契的同時離開對方的身體，沉默着。　　事實上，甄英雄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太子爺固然不缺乏口花花，卻也不缺乏人類普遍存在的緊張。　　“我的名字是……艾一心。”　　此刻，將名字告訴了最喜歡的人，小艾激動之餘，竟有了一種欺騙的感覺，她的心，跳動的好快，如小鹿撞撞，她的頭，埋的好低，如犯了錯的小女生，讓人憐愛，她的臉，好紅，在期待着心愛的人會對自己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恩，我記住了。”甄英雄深吸了一口氣，突然對艾一心淡然一笑，“謝謝你香艷的鼓勵，那感覺……和我女朋友很像。”　　小艾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甄英雄，他在說什麼？！　　一時間，是傷心？是痛苦？還是酸楚？或者是……一心自己也無法解釋，但她知道，自己的心，很難受，天啊，為什麼？為什麼他還是沒有認出自己？　　甄英雄默默的掏出剛剛搶來的手槍，檢查了一下彈夾里的子彈，沒有去看一心那張寫滿心醉的小臉，“記住我的話，不要出來。”　　一心想大叫，想大哭，她委屈，難受，卻無法宣洩。　　“少爺我並不懂得浪漫，但總是想給女朋友製造一種浪漫的感動，結果卻很糟糕，每次我的酸腔酸詞都會讓她取笑。”甄英雄被對着艾一心，似乎笑着，卻很小聲的說道：“我很期待和女朋友第一次的見面，你知道嗎？少爺想給她的，是感動，不是擔驚受怕，少爺想讓她看到自己的純潔，絕對不是一身的鮮血與該死的手槍。”　　艾一心一怔，門已被甄英雄帶上，想要站起來的時候，卻聽到了甄英雄冷冷的低喝，“不許出來，老實的坐在那裡！”　　一心愣了，他，居然吼自己了，淚腺已經無法控制，眼淚總是忍不住的流出來，一心從來不知道，喜歡一個人也會這麼痛苦。　　“喂，你在哭嗎？”　　甄英雄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這次，有些無奈，但很快，他笑了，“童話中……當英雄歸來的時候，公主一般都會獻個香吻鼓勵鼓勵吧？”　　艾一心渾身一震，眼淚也止住了，這台詞……　　“呵呵，少爺我就為了這個吻去拼一拼吧！”甄英雄話落的同時，聲音已經遠去，“少爺依然討厭明星，如果可以辭職的話，少爺會很感動的。”　　“那個臭傢伙……呵，呵呵，那個臭傢伙……好討厭！”　　艾一心的眼淚又涌了出來，可她，卻在笑。　　“球球的，少爺我是不是太做作了？”甄英雄一手持槍，觀察着樓梯口，一手掏出自己的手機撥打着號碼，嘴裏還在喃喃的嘟囔，“第一次的見面，說什麼也不應該是在女廁所那麼沒情調的地方吧？少爺不浪漫，卻也不能留下那麼可笑的回憶……”　　“喂，英雄，我看到了。”電話里傳來了闌度的聲音，這語氣，很曖昧，“好火熱的女廁所激情之吻，怪不得你上次問我接吻的感覺呢，味道，果然不同凡響啊……”　　“去你大爺的，你個死黃毛，當心缺德長針眼啊你！”甄英雄沒好氣的罵了一聲，這才語氣嚴肅起來，“闌度，拜託了，用你的子彈守護那個女孩子，那是你最好的朋友我，最重要的人……”

# 第122章 期待下一分

　　七點四十九分，這個時候，每個人的心情都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對下一分鐘的期待，儘管，這期待，有美好，有惡劣，甚至，有擔心，有恐懼，還有一些不服氣……　　甄三國很隨意的將一頭長發盤在頭上，別了個夾子，穿着一條甄英雄平時經常穿的男式四角內褲，套着一件寬大無比的男式白色襯衫，正盤腿坐在沙发上，抱着一大桶爆米花，晃動着兩隻白嫩的小腳丫，探着欣長的脖子，睜圓了兩隻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電視機，雖然時不時也會拿起茶几上的杯子喝上一口可樂，但眼睛卻始終沒有離開，彷彿電視裏面隨時會跳出什麼寶貝一般，那樣子，真是可愛的誘人。　　“樂樂，小櫻桃，快來快來，還有一分鐘就要開始了！不，是五十七秒！”　　“來了來了！”　　聽到甄三國的嬌喊，甄樂樂拉着櫻桃的手從屋裡沖了出來，這兩個丫頭穿着相同款式的睡衣，卻是絕對不同的視覺效果。　　樂樂身材高挑，雖然白色帶米老鼠圖案的睡衣很卡通，但無法掩飾她傲人的身材，尤其是在小女孩一樣的櫻桃襯托下，她更是多了幾分成熟的大姐姐氣質。　　櫻桃本來長的就很甜美，紅色的短髮，稚嫩的小臉，沒有發育開來的嬌小身體，再穿上這身卡通衣服，簡直可愛到了極點，很難想象這個看起來有些靦腆的小丫頭會是一個身懷特殊技藝的殺手。　　兩個丫頭一左一右的跳上了沙發，坐在三國的兩側，樂樂很自然的抱了個沙發墊到懷裡，似乎是作為熊熊的替代物吧，坐的端端正正，期待無限的盯着電視，很驕傲，很自豪，她也不清楚這感覺來源有什麼根據，但甄英雄上電視，就是讓她有這種感動，也許，自己的熊熊也要上電視了吧，或者說，是兩個熊熊……　　櫻桃小臉紅撲撲的，那雙大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自從那天被三國帶走之後，就在沒見過甄英雄了，櫻桃自己也說不清楚，為什麼自己會那麼想見到甄英雄，想到他那張總是笑的很懶很壞，卻很有親和力的臉就要出現在電視機里，櫻桃居然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　　甄三國抓了一把爆米花丟到嘴裏，使勁的咀嚼着，好象在發泄着什麼似的，含糊不清的說道：“英雄那臭小子居然不帶我去！哼，一定是怕我壞他的好事，我一定要看仔細了，如果他敢和唐甜甜飛眼傳情，回來我饒不了他！”　　本來良好的氣氛全讓三國一句話打亂了，樂樂和小櫻桃冷汗都下來了，“媽媽，你在這裏動也不動的坐了一個小時等節目，難道就是為了這個啊？”　　“不然你以為呢？”三國小眉頭一皺，很委屈似的又塞了一口爆米花，認真的神出一根食指搖晃着，道：“雖然我喜歡唐甜甜，但並不代表我喜歡英雄也喜歡唐甜甜，你們懂嗎？”　　好繞嘴，櫻桃完全暈了，而樂樂也有點轉不過來的意思，就聽三國繼續說道：“可是好奇怪啊……”　　甄樂樂看了看時間，也露出了和三國相同的表情，只有櫻桃這平時不看電視的丫頭一個人不解，拉了拉三國的衣角，大眼睛似乎會說話似的，有些焦急的想要知道什麼地方奇怪。　　三國看着小櫻桃，惡作劇似的抓起把爆米花塞到了她微微張開的小嘴裏，然後指了指電視上的時間，眨巴着大眼睛，道：“時間已經過了啊，為什麼節目還沒有開始啊？今天的廣告，似乎特別長……”　　……　　“什麼？！闌度，你再說一次？！”　　漢宮，甄天霍然從沙发上站起，臉色鐵青的拿着電話，喜歡笑的他，此刻表情猙獰的嚇人，而這個表情，已經很多年沒有出現在他的臉上了。　　木子華手裡的高腳酒杯已經掉落在了地板上，深紅色的液體正在慢慢流淌，他也無法相信闌度在電話里說的一切。　　“老爹，事情就是如此，再說，也無非就是重複一遍。”闌度的聲音意外的輕鬆，“直到此刻才把這情況告訴您，是英雄的意思，因為今天的節目無法正常播出，所以才在這最後的關節口通知您的。”　　“你們兩個小王八蛋到底要做什麼？！”甄天幾乎是在咆哮，“這種事情為什麼要瞞着？！英雄那小兔崽子不想活了嗎？我馬上讓嘯鳴帶人過去，他一個人怎麼可能幹的過幾十個……”　　“能。”闌度打斷了甄天怒火沖沖的話語，淡淡道：“老爹，他可以，所以，請不要衝動，義字會不是警察局，我們的人如果闖入電視台和那群王八蛋發生槍戰，恐怕會立刻成為政府和其他組織攻擊的對象，英雄，就是因此才要我在警察趕到之後通知您的……”　　甄天一怔，而木子華，卻長嘆了口氣，苦笑着。　　“相信他吧，老爹。”闌度語氣一肅，很認真，卻是笑着說道：“那個小子，一定不會有事的，因為，他有必須活下來的理由。”　　“為了組織嗎？那個白痴兒子啊。”甄天已經冷靜了下來，深吸了一口氣，突然問道：“闌度，那個理由，是一心嗎？”　　……　　“死姐夫，臭姐夫！哈哈哈哈，本小美女要仔細看着你在電視上丟人現眼！居然又打本小美女的小屁屁，這次你死定了！”　　甄英雄家裡，只穿着內褲和小可愛的掃把星艾愛坐在甄英雄的床上，一邊扳着小腳丫修剪腳趾甲，一邊看着電視沒形象的壞壞大笑，簡直是小魔星下凡，想到如何禍害地球一般的興奮，“甜甜姐一定會替本小美女報仇的，哪像我那重色輕……輕妹的色姐姐啊，哼！”　　可能突然又想到了什麼，小禍害放下了指甲刀，左手扣弄着腳指縫，右手肘墊在大腿上，小手托住下巴，喃喃道：“甜甜姐那健忘的傢伙應該不會忘了我拜託她的事情吧？一定要記得問才成啊，姐夫眼中，最漂亮的女孩子到底是誰呢？哦呵呵……，真期待，全校同學明天就都知道了，偉大的英雄，超超牛的甄老師，眼裡只有一個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小美女，那就是我，小愛！哦呵呵……”　　聞了聞扣腳指縫的手指頭，小愛同志眉頭皺了皺，“死姐夫，本小美女的腳丫根本就不臭，哼！節目一結束我穿厚襪子去跑個幾千米，等你回來再讓你給我洗腳丫！哦呵呵……”　　……　　兩方道路戒嚴，朗朗電視台樓下，混亂卻有秩，喧鬧而嚴峻，警車堵死了電視台所有進出口，全部武裝的特警準備待發，就等着張進寶的一句命令了。　　指揮車裡，白果剛剛向張進寶彙報自己知道的一切，張進寶的臉色可謂難看到了極點，即便到了此刻，他依然無法相信，自己的管轄內，居然發生了這種只有在電影里才會發生的誇張犯罪。　　“局長，原野隊長已經與匪徒發生了槍戰，現在生死不明，我覺得，我們應該立刻進入電視台營救！”　　“不，我反對這個提議。”　　白果的話才落，就被張進寶身邊一長相英俊，表情冷酷的青年男人否定了，白果怒目而視，那男人卻只是歉意的勾了勾嘴角，不可否認，很有魅力，簡直像個電影明星一般，可白果卻絲毫感覺不到那種魅力般，在她眼裡，這是一個面目可憎的傢伙，而那男人也因為白果對自己微笑的抵抗力而有些失落。　　張進寶眉頭皺着，似乎有些認同這男人的說話，道：“方言，說你說你的想法。”　　“我們應採取保守攻勢，如果像原野隊長一樣不理智的冒然闖入，我認為會刺激到匪徒，從而引發大規模的槍戰，這一點，已經由原野隊長切身的做了證實，不是嗎？”　　這叫方言的男人說話語調很平淡，不急，不緩，似乎一切都盡在他掌握一般，不但張進寶點頭，連白果也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就現在的形式，我們對匪徒的部署及人質的情況掌握都不明晰，所以，我認為我們首先要做的，是穩住匪徒情緒，用喊話等方式與其溝通，探知對方目的，在可以保證人質安全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答應其一些要求……”　　“你怎麼知道他們一定會有要求？如果我們滿足不了呢？”白果雖然是個新手警察，但並不表示她就沒有邏輯推理的能力，“那樣一來，我們豈不是耽誤了解救人質的最佳時機？也許現在他們的部署還不完備，我們的進入還是有機會的。”　　“‘也許’這個詞代表一種假設。”方言淡淡道：“我們是警察，每一個決策都關係到電視台里人質的生命安全，這不是賭博。”　　張進寶眉頭跳了跳，轉頭對白果說道：“還能聯繫到原野嗎？”　　方言微微皺眉，顯然明白張進寶為何有此一問，這個胖子並不是十分認同自己的話啊。　　“沒了。”白果很泄氣的回答道：“剛才的通話之後，就再也打不通他的手機了，也許，他已經……”　　殉職？張進寶心裏一痛，但很快冷靜了下來，“方言說的很有道理，但我們也不能盲目的被匪徒牽着鼻子走，小白的顧慮很可能演化成為一個事實，如果匪徒的要求我們無法滿足，再想奪回主控權就很難了，方言，你想辦法與匪徒溝通，我帶着一隊人同步潛入，小白，去找那個在電視台工作的小姑娘來，我們需要向她了解一些情況，然後圈定人質可能被關押的地點……”　　……　　人質被關押的地方，是十五樓‘誰是誰的誰’演播室，而人質，是包括唐甜甜在內的整個劇組成員以及為了錄製節目而請到的現場觀眾五十幾人，加起來大約在八十人左右。　　賴玉和與山田啟一坐在本該是唐甜甜及甄英雄應該出現的沙发上，望着下面的人質，看着他們那些各不相同，拼湊在一起卻極為豐富的表情，賴玉和似乎得到了莫大的滿足感。　　或是哭哭啼啼，或是顫慄發抖，或是滿面恐懼，或是大哭求饒，還有人掏出身上的金錢首飾企圖求的釋放，一切的一切，都是弱小的表現，而這種弱小，卻讓賴玉和感到了一種自我強大的滿足，但當他的目光轉移到牆角，看到那個從七樓被發現，搬到這裏的那叫做名哲的匪徒屍體的時候，他眼中的仇恨似乎要焚噬掉一切般的燃燒着。　　山田啟一戴着面具，無法看到表情，但主張暴力就是統治力量的他，應該是很享受這種感覺吧，他那翹起的二郎腿，正在一顛一顛的，絲毫沒有做壞事的緊張。　　除了被甄英雄幹掉的三個，還有正追在原野屁股後面的江明和其他兩個人，賴玉和的所有手下都集中在此處，七個端着AK47的大兵似的人物，那威懾感，普通人怎麼承受的起啊？　　認真說來，廖小強才是引發這一切的罪惡元首，可此刻，他心裏的恐懼絲毫不比那些人質強多少，站在牆角的他和一眾手下，集體簌簌發抖，夾緊大腿的樣子很是搞笑。　　“廖先生，請過來一起坐吧，難道，你不希望自己的臉出現在電視上嗎？”賴玉和笑着說道：“那個不知死活的警察已經被我的手下追入了十三樓的死角，很快就會去見萬惡的上帝，而山田先生的人也已經搜查到了九樓，還有幾分鐘而已，就算甄英雄像老鼠一樣躲到了通風管道里，我們也會抓到他的，我想，你得到億萬遺產的時刻就要到來了，不是嗎？哈哈，正在看電視的甄天馬上就要看到他兒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可愛樣子了，哈哈哈哈……”　　瘋子，全他媽是瘋子！廖小強現在終於知道了，那個叫做羅比的男人早就清楚山田啟一與這賴玉和的瘋狂，從一開始，他就預知到了現在的局面，他才是最大的瘋子，這個時候，他應該坐在某個地方，品着紅茶悠閑的等待在電視機前，準備欣賞恐怖節目的開始吧？

# 第123章 甜甜甜也辣

　　上電視？老子只是想得到屬於自己的遺產，如果這張臉上了電視，老子就成了你們這群瘋子的一份子，你們以為老子大腦也不正常嗎？廖小強這人絕對不是泛泛之輩，警笛響起的那一刻他就已經為自己考慮到了後路，那就是，這些瘋子有能力逃掉固然好，如果警方衝進來的話，自己就一槍了結了山田啟一，殺人滅口，然後向警方聲明自己是被挾持而來，絕非自願！　　老子打死也不攙和你們的事情，就這樣老實的待着！抓到甄英雄后，給甄天通話，讓他宰了馬克，那些遺產自然就落在老子的手心裏了！廖小強打定了主意，剛想回絕賴玉和的‘好意’，就聽到一清甜女聲響起，所有人都是一怔。　　“我更希望看到你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可愛樣子！”　　賴玉和顯然沒有想到居然還有這麼不怕死的，掃眼一望，發現了那甜美聲音的女主人，赫然就是被一匪徒用槍頂着小腦袋的唐甜甜！　　“好漂亮的女人啊。”賴玉和笑了兩聲，走了下來，猛的抓住甜甜的頭髮，將她從觀眾席的座位上拉了起來，“雙子星的唐甜甜，長的確實夠甜，但今天我才發現，原來你也夠辣。”　　“那是你見識少！”甜甜的頭髮被拉的生痛，卻硬忍着嘲笑道：“抹黑一張臉，連真面目都不敢露出來的膽小鬼，有什麼了不起？希望你媽媽一會兒看到電視的時候，不要氣的掉眼淚！”　　“哦？為什麼這樣說呢？”賴玉和很詫異唐甜甜的膽量，卻是真的不知道她那話語是何意思。　　“呵呵。”唐甜甜冷笑兩聲，鄙夷的目光讓所有人覺得她這是在自殺，“因為她會傷心，自己生了一個沒臉見人的兒子，就像，躲在通風管道里的老鼠……啊！”　　賴玉和一巴掌打在了甜甜俏美的臉蛋上，甜甜一聲呼痛，側身摔倒，“臭婊子，好利的一張小嘴啊，你和甄英雄是什麼關係？！”　　唐甜甜幾乎是將賴玉和侮辱甄英雄的話原封不動的還了回去，也難怪賴玉和會有此一問了。　　“什麼關係？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唐甜甜還能笑的出來呢，嘴角流出的血被她用手背一抹，白皙的臉蛋流下淡淡的一片血痕，可她依然沒有畏懼的與賴玉和對視着，“不過我卻知道，他不是老鼠，而很快，你們，會成為被他折騰的老鼠，哈哈哈。”　　甜甜絕對是精神失常了！禿頭台長和其他的工作人員，甚至是所有的人，看到唐甜甜失態的大笑，都不禁這樣覺得，剛才還和甄英雄要掐架的她，居然會為了甄英雄而頂撞匪徒，還有剛剛這話，簡直沒有根據嘛！甄英雄一個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斗的過一群全副武裝的可怕匪徒啊！甜甜肯定是瘋了，可憐的丫頭啊，一定是嚇傻了。　　“哈哈哈哈。”賴玉和一陣更誇張的大笑打斷了唐甜甜，眼神中凌厲的光芒一射，讓人忍不住的打冷戰，“你這丫頭很有意思，不知死活的性格讓我不想現在就折磨你，因為我突然想到一個更好的點子……”　　甜甜一怔，又被賴玉和揪住了頭髮，從地上被拽了起來，“‘誰是誰的誰’，始終要有雙子星的唐甜甜主持才會有意思，不是嗎？既然你這麼欣賞甄英雄，那我就成全你，讓你們兩個在億萬人的注視下上演一幕活春宮，你說，這點子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你無恥！”　　唐甜甜絕對不相信世界上還有這種人的存在，想要揮手去打，可手臂一緊，已經被賴玉和的一個手下抓住。　　“帶她去洗洗臉補補妝，等甄英雄被請來的時候，最有趣的節目就要開始了。”賴玉和笑的不是下流，而是狠毒，是憤恨，“殺我兄弟的仇，我要加倍的討回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還有什麼比喪失尊嚴，成為萬人笑柄更好的辦法呢？哈哈哈哈……”　　……　　“這麼漂亮的小妞，居然便宜了甄英雄，那小子真是好福氣啊。”用槍頂着甜甜后心，推她向前行走的那個軍裝匪徒笑的好是齷齪，“億萬人面前上演活春宮，這主意真是只有頭兒才想的出來，呵呵，黑社會太子與美少女偶像的激情直播，我操，想想就覺得興奮啊！”　　唐甜甜現在是害怕了，真害怕了，有些後悔剛才一時的衝動，“你們都是沒有人性的畜生！”　　“畜生？沒人性？人性是什麼？”那匪徒狠狠道：“甄英雄已經殺了我們一個夥伴，難道他不該為此付出代價嗎？快點開門，給我進去！”　　已經到了化妝間的門外，匪徒用槍戳了戳唐甜甜的後背。　　“你急什麼？！上電視的是我還是你啊？”唐甜甜害怕，可語氣依然強硬，似乎死也不要在這些匪徒面前露出軟弱的一面，彷彿那樣自己就輸了什麼似的，“甄英雄那笨蛋還是殺的少，應該把你們這群畜生全部殺死！”　　“我們是畜生，但很快，甄英雄與你，將會變的畜生不如。”這個匪徒嘴皮子上有點功夫，“我可是很期待你與甄英雄的激情直播啊。”　　“激情直播？哪裡有？！”　　莫說剛剛推開門的唐甜甜，連她身後那個匪徒也吃了一驚，探頭朝前面樓道一看，一戴着帽子，穿着和自己同樣衣服的人正拿着一把手槍，很是輕鬆自得的走了過來，剛才那怪怪腔調的聲音，就是從他嘴裏發出的。　　帽檐壓的很低，看不清楚長相，但只看他這身衣服就知道這人身份了，唐甜甜不屑的啐了一口，“畜生還真多，滿樓道亂跑，野生動物園今天放假嗎？居然跑出這麼多四條腿的！”　　“廢什麼話，給我進去！”那匪徒用槍口一頂唐甜甜，將她推進了屋子里，然後和對面過來的同伴笑道：“咱們頭兒的主意，很妙吧？呵呵，讓甄英雄和唐甜甜來一場直播做愛秀，多有創意啊。”　　“直播做愛秀？哦呵呵……，好象蠻有意思，可是……”對面走過來的傢伙把手槍插回了后腰，奇道：“甄英雄已經抓到了嗎？”　　“沒呢，不過很快就……咦？兄弟你是從哪裡過來的？”這匪徒雖然嘴厲害，可反應卻不太靈光，因為自己的同伴都把臉給塗抹的亂七八糟，想一眼分辨出誰是誰很困難，而對面那人的身材又和幾個不在演播室的兄弟相似，他一時也無法肯定這是下面追警察的，還是上面監控室的，但看他一派大方，而且還收起了槍，倒也沒懷疑這是自己的夥伴。　　“我？我能從哪裡過來啊？”說話間那人已經走到了匪徒身前，將帽檐向上一抬，露出一張並沒有塗抹油漆的臉，“我從該來的地方來，送你到該去的地方去！”　　匪徒看到這張臉，猛然大驚，想要做出動作的時候，那人已經轉到了自己身後，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脖頸發出清脆的一響，眼前的樓道已經翻了個跟斗，抬槍的力氣，甚至是扣動扳機的力氣也沒有了。　　“謝謝你們的好意。”那人貼着匪徒的耳朵，小聲笑道：“可少爺我，更喜歡在自己的床上和女人做愛……”　　……　　唐甜甜的後背被槍口頂的生疼，回頭剛要罵街，卻看到，那個匪徒正朝着自己撲過來，“啊！你要做什麼？！”　　甜甜還以為這匪徒要對人見人愛，花見花開，小草見了都彎腰的自己實施什麼下流性犯罪呢，下意識的向後退了一步，扭頭，閉眼，半躬腿，雙臂一抬，伸手推來，卻聽到“咚”的一聲悶響，自己居然沒有被撲倒。　　“他什麼都做不了了。”一說陌生，卻又很熟悉，很個性的懶散聲音響了起來，這樣的聲音只要聽過一遍就絕對不會忘記的，但甜甜仍然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你那可笑的POSS是不是能收起來了？球球的，真難看。”　　“甄……甄……”慢慢睜開眼睛的唐甜甜望着那張白皙俊郎的臉，望着那雙漆黑深邃的眼眸，望着那邪邪勾起，怎麼看怎麼是得意的嘴角，喉嚨里竟然塞了東西一般，哽咽的說不出話來了。　　“你就是那個什麼蛋糕甜點心吧？真是夠運氣，居然這麼巧，你的朋友讓我來救你。”將帽子一摘，扣在唐甜甜的腦袋上，甄英雄隨手撥了撥自己那頭碎發，轉身將門反鎖，“你吃雞毛卡嗓子了？少爺救了你你連句謝謝都不說嗎？瞧你現在這姿勢，怎麼看怎麼像老母雞下蛋……”　　敢把可愛的大明星唐甜甜小姐比做老母雞的，恐怕地球上也就甄少爺一號人了，如果換做平時，唐甜甜一定一腳丫子踢出去，可現在，她卻渾身顫抖，好象沒聽到甄英雄的奚落一般，小鼻子開始抽噎，緊緊咬起的嘴唇輕微的抖動着，淡黃色的小眉頭往中間一擠，大眼睛眯了起來，裏面溢滿了晶瑩的淚花，但那可笑的姿勢卻一點沒變。

# 第124章 樹袋熊咬人

　　“甄……甄英雄……！！！”　　“我靠，你個球球的要做什麼？非禮啊？！哎呀……！！！疼死少爺了！”　　唐甜甜突然一個飛撲撞到了剛剛轉過身來的甄英雄懷裡，甄少爺一個準備不當，後腦袋撞到了門板上，“有毛病吧你？！”　　“唔……人家沒毛病，可人家害怕嘛……唔……”　　唐甜甜把臉死死貼住甄英雄的胸口，哭的這叫一個厲害啊。　　球球的，害怕？害怕你剛剛還罵少爺是野生動物園裡跑出來的四條腿兒！甄英雄使勁要掙脫這丫頭，可唐甜甜似乎把全身力氣都用到胳膊上了，向上一移，摟住甄英雄的脖子，一跳，居然不顧自己穿的是超短裙，沒形象的把雙腿纏到了甄英雄的腰上，整個一樹袋熊啊！　　“干！你要幹嗎啊？少爺和你很熟嗎？！”甄英雄雙手用力推着唐甜甜細細的小蠻腰，氣道：“沒力氣了，你趕快給少爺下來！”　　“不，就不！”唐甜甜把臉埋在甄英雄的脖頸，氣道：“誰讓你來的這麼晚來着？我剛才都被人打了！你就不能安慰我一下？”　　“你被人打關少爺我什麼事情啊？”甄英雄這個委屈啊，一邊被這丫頭糾纏着，一邊向屋裡走去，“我好象不認識你吧？”　　“那你也不認識一心嗎？”唐甜甜的話讓甄英雄一怔，“一心應該早就求你來救我了吧？可你卻來的這麼晚！”　　甄英雄心裏流過一絲甜蜜，一心啊……我靠！我認識她關你屁事啊？！　　“你管我認不認識她呢，你這丫頭說話講不講道理？現在少爺把你救了你還這麼多廢話？趕緊下來，我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甄英雄用力在唐甜甜屁股上拍了兩巴掌，打的這小美女羞羞的叫了兩聲，那聲音，讓人骨頭都酥了。　　“討厭，你吃我豆腐啊？！當心我告訴點心去！”甜甜眼淚還沒幹呢，依然不肯下來。　　球球的，明星果然都不正常，男女授受不親，這女明星也忒不矜持了，在甄少爺看來，不矜持的女人，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女人，所以他有些反感了，儘管自己的身體很享受這香艷的刺激，但心裏卻很排斥，球球的，小艾該不會和這丫頭一樣吧？看來，少爺如果死不了，真要和小艾商量一下了，能不能離開這男人裝，女人騷的圈子了……　　現在不是考慮這些的時候，眼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過……先得擺脫這粘人的黃毛太妹才可以！看了一眼沙發，甄少爺計上心頭，不下來是吧？少爺我給你玩兒個平板兒跳水，把你個丫頭當肉墊，看你下不下來！　　“你知道嗎？我其實很害怕的……”　　甄英雄壞笑着正要起跳呢，突然聽到唐甜甜幽幽的說道：“那些壞人突然闖進演播室，然後開槍挾持我們，我好害怕的，但我很慶幸，因為點心那丫頭不在，我知道，她的膽子比我小，看到那樣的事情，一定會嚇壞的……”　　甜甜摟着甄英雄脖子的手臂鬆了松，但臉卻貼的更緊了，“我知道那丫頭肯定和你在一起，聽說你沒被抓到，還幹掉了一個壞人，我真的很高興，因為你和點心說的一樣那麼厲害，我相信點心，所以知道你一定會來救我的，所以我才大着膽子和匪徒頂撞，因為他罵了我最好的朋友喜歡的人，即便因此被打了，我也不覺得冤枉，因為我知道，點心的姐妹受到的委屈，你會幫我討回來的，對嗎？”　　甄英雄有些發懵，球球的，這女孩，是應該說她率真，盲目的信任朋友，還是說她缺心少肺呢？居然和匪徒頂撞，肯定是大腦沒發育好，少了一根筋，或者就是……胸大無腦，球球的，胸口好軟啊……這丫頭髮育的太棒了……咳，少爺又亂想什麼呢？正事要緊啊！　　“我一直在等你來救我，知道為什麼嗎？”甜甜突然抬了頭，很深情，很認真的望着甄英雄，那雙美麗的眼眸中，有一種心愿達成的滿足，有一種讓人心醉的誘惑。　　球球的，你該不會是愛上少爺了吧？一見鍾情？這年代還有這玩意兒嗎？現在流行的是一夜情……哎呀，你個丫頭不是要獻身本少爺吧？不行不行，少爺已經有了小艾，而且，少爺我不是一個隨便的人……甄英雄心裏這個齷齪啊，警告着自己不能亂想，但腦海里早就出現了一個酒店，一張大床，一盒避孕套，和一個沒穿衣服的金髮女孩正向自己張開懷抱了……　　“因為，我要這樣的抱着你……”甜甜又將頭埋在了甄英雄的脖頸，呼呼的溫熱讓甄英雄痒痒的，不但是脖子，還有心，這丫頭，真是俗不可奈的對自己一見鍾情了！天啊，少爺我為什麼要這麼帥呢？簡直是絕色美少女的剋星啊！　　“因為只有這樣的抱着你，我才能……”唐甜甜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嘴唇已經吻住了甄英雄的脖根，小小的紅舌頭輕輕的一舔，讓甄英雄渾身一哆嗦，天啊，好誘惑啊。　　“只有這樣，我才能……才能狠狠的咬你一口！！！”　　“哎呀！！！”　　一聲慘叫啊，甄英雄眼淚都流出來了，這丫頭前面無比深情，把氛圍搞的又曖昧又撩人，怎麼突然就瘋了似的發飆了啊？！脖子沒被她咬斷了吧？！該死的，少爺捅穿了別人的喉嚨，難道這麼快就遭報應了？球球的，那些是壞人，罪有應得，少爺可是好人啊，大大的好人！　　甜甜狠狠咬着甄英雄脖根處的肉，雙手也滑到了甄英雄的後背上，使勁的抓着，用力的掐着，眼裡放着解氣的光芒，嘴裏還含糊不清的說著，“都是你這王八蛋引來了賊，臭小子，咬你是因為你把賊招來的，讓本姑娘嚇的想哭，忍的難受，還為了點心幫你頂撞壞蛋而挨了打，掐你，是因為你剛到這裏的時候居然不給本姑娘面子，讓我丟了好大的人，現在就是你的報應！”　　哎呀你個球球的！看來老話說的不錯啊，青竹蛇兒口，黃蜂尾后針，兩者皆不毒，最毒婦人心啊！你個丫頭現在才多大點年紀就這麼狠，等你成了婦人，這地球還裝的開你啊？！甄英雄還感動個屁啊，什麼一見鍾情，一見傾心啊，這丫頭根本是蓄謀已久的要咬人撒氣！　　“你屬狗的啊？撒嘴！”　　“不解氣呢，不撒！”　　“撒嘴！”　　“就不！”　　“撒不撒？！”　　“不撒！”　　“不撒是吧？”甄英雄一扳這丫頭兩條光滑的大腿，也不顧得去享受什麼手感了，大喝一聲：“平板兒跳水！”　　“哎呀我的媽啊……！！！”　　甄英雄有一米八左右的身高，身體看似不壯，卻鍛煉的很結實，唐甜甜雖然有一米七的樣子，卻苗條的弱不禁風，可想被甄英雄砸到沙发上所承受的壓迫了，小肚子里，五臟六腑滾成一團，哪裡還有力氣纏着甄英雄啊？　　捂着肚子按着胸口，唐甜甜和小孩子似的在沙发上亂扭，兩條修長白嫩的讓人流口水的美腿一個勁的亂踢，眼淚都流出來了，“你個不要臉的死流氓啊，我是女孩子啊！你，你欺負我！”　　我欺負你？球球的，這丫頭絕對是一不講道理的潑婦！甄英雄用手抹了把被咬的賊疼的脖子，一看，好傢伙，除了那臭黃毛丫頭的口水，還有自己的血！　　“你個丫頭染個黃毛就把自己當西方的女吸血鬼啦？！”甄英雄沒好氣的罵道：“真後悔，你這樣的傢伙應該被人工毀滅，少爺幹嗎要救你這個危害人類的魔鬼……喂，你鬧夠了吧？還踢？走光了！內褲露出來了……恩，黃色的。”　　“露就露！”甜甜小姐‘騰’的坐了起來，居然雙腿一卡，“我要和點心說，說你強姦我！”　　“我靠！球球的，少爺什麼時候強姦你了？！你現在這姿勢，應該是想誘姦本少爺吧？！”　　“你就是強姦我，用眼睛強姦我！”　　額頭冒汗，這丫頭絕對是一神經病！甄英雄嘆了口氣，走到梳妝台前翻找着什麼，看來實在沒心情和這丫頭鬥嘴了。　　“隨你便吧，你就是強姦少爺我都無所謂了，懶得管你，接着哭，接着鬧，少爺我要開溜了，你自己留這兒折騰吧，一會兒等賊來了，你就知道什麼是強姦……不，是輪姦了。”　　“呀……討厭了，人家開玩笑的嘛……”甜甜是真夠甜的了，甜的發膩，從沙发上一彈而起，跳到地上，小拳頭一伸，臉色一整，正氣渾然，“讓我們團結起來，溜吧！”　　“溜你個頭！”唐甜甜是站起來了，甄英雄從屋裡轉了一圈回來，卻無力的趴倒在沙发上，‘咕嚕’一聲，甄少爺要死似的擺了擺手，“這屋裡什麼都沒有啊？！有吃的沒？少爺要餓死了……”　　“……這就是你說的……重要的事情？”唐甜甜突然發現，自己，又想咬人了……

# 第125章 太子的反擊

　　“只有你吃剩下的半塊蛋糕？小姐，你的口水沒流在上邊吧？”　　“不吃你給我，為了錄節目，本姑娘也沒吃過晚飯呢，要不是你上來的不是時候，那塊蛋糕已經在我的肚子里轉化為能量了！”　　甄英雄不等唐甜甜過來搶，一口將那小半塊蛋糕塞到了嘴裏，整整一天沒吃飯啊，突然發現，吃了這一口，還不如不吃呢。　　球球的，這甜膩的東西不解飽就算了，反而讓這東西勾的肚子更餓了，少爺我別沒被匪徒打死，先自己餓死了才好！　　“那個誰，恩……蛋糕。”甄英雄看到唐甜甜咬着手指頭，可憐巴巴的像條小狗似的望着自己，趕快抹了抹嘴角，連蛋糕渣都舔嘴裏去了，這才說道：“把口水擦乾淨，我們要走了。”　　“去哪裡？”　　甄英雄從地上拾起那匪徒的AK47，卸下彈夾看了看，又插了回去，轉身塞到唐甜甜懷裡，沒好氣的說道：“我去吸引那群賊，你自己想法辦溜。”　　“我去你的！”甜甜胳膊一沉，嘴一咧，差點把槍脫手砸腳面上，“你不是想甩開我吧？我不管，現在開始我跟着你，我可是點心最好的朋友，你不能讓我一個人冒險去，再說，我根本抱不動這槍！”　　“不敢一個跑你還這麼多問題？女人啊，就是麻煩。”甄英雄把槍接了回來背到肩后，然後從口袋中掏出一條紅色的絲綢頸巾，一邊圍到甜甜的脖子上，一邊道：“脫鞋。”　　唐甜甜一怔，低頭看了看自己腳上的高跟鞋，奇怪道：“脫鞋？做什麼？還有，這頸巾不是我的嗎？我記得我放到梳妝台的抽屜里了啊，你怎麼找到的？”　　“怎麼又問啊？你哪有那麼多的為什麼啊？你也說頸巾你放在抽屜里了，我當然是在那裡找到的了。”甄英雄用手點戳着甜甜的腦門，氣道：“至於讓你脫鞋，很抱歉，是因為我沒能在這個房間里找到合適的替換物，你這破鞋走起路來‘嗒嗒’亂響，跑起來更是不方便，難道你想連累我嗎？”　　唐甜甜‘哦’了一聲，恍悟過來，趕快扶着甄英雄的肩膀，把鞋子脫了下來，拎在手中晃了晃，“這樣就好了吧？那我們走吧。”　　“不着急。”甄英雄把門打開了一條縫，觀察了一下空空的樓道，笑道：“你剛才不是說過他們要你過來補妝的嗎？呵呵，你趕快去補，我還要打個電話，然後，我們如那個越南人所願，給他來個激情秀，一個，讓他吐血的激情秀……”　　唐甜甜不解，卻突然發現，甄英雄回過頭來的目光中，已經沒有了玩笑，好凌厲，好有壓迫，自己竟然無法開口說話了，他的表情，好認真。　　“這是你聽歌用的耳機嗎？”甄英雄突然從口袋中摸出甜甜放在梳妝台上的MP4，丟給她，淡淡說道，“待會兒出去的時候戴上她，把音量開的大些免得你聽到什麼而害怕的露怯……”　　……　　‘誰是誰的誰’演播室，攝像，錄音，燈光，音響等等劇組工作人員全部在槍口的威脅下各就各位，只等着兩個主角的到場了。　　山田啟一整了整衣領，抻了抻袖口，似乎在做着上電視的最後一手準備，而賴玉和，則與樓下的江明通着電話。　　“三個人居然連一個警察都沒擺平，你們都是吃屎長大的嗎？什麼？槍法好，靠不上去？你腦袋裡裝的是玉米啊？他有幾顆子彈？白痴！”賴玉和怒火很盛，吼道：“先穩住他，山田先生的人現在十一樓，馬上會到你們的樓層了，就這樣，搞定他之後立刻上來，警察已經到了，我們需要完全控制住十五樓以上的所有樓層，懂了嗎？”　　掛斷電話，賴玉和才坐回沙發，就聽到山田啟一不滿的抱怨，“賴君，你地，大大地讓我失望。”　　賴玉和臉上閃過一絲兇狠，媽的你個小日本兒，不是你個王八蛋堅持入侵電視台，至於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我地，需要甄英雄地，在電視里向高橋君地檢討，你地明白？”　　“是，山田先生。”賴玉和皮笑肉不笑的說道：“既然已經發展為這個局面，我們當然要利用甄英雄換取到最大利益了，你說是不是呢，廖小強先生？”　　廖小強嚇的一機靈，可還不敢不表個態，於是點了點頭，尷尬的笑了兩聲，“山田先生，賴先生，我有一點點疑惑，我們，應該怎麼離開這裏啊？”　　“離開？這也算是個問題嗎？”賴玉和笑的很輕鬆，“如果我們抓了甄英雄，還怕甄天不幫我們？哈哈哈哈。”　　瘋子，他祖宗十八代都是瘋子，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他想威脅甄天和警察對着干，從而找空當離開嗎？這個賴玉和不但是要殺了甄英雄，還要毀了義字會上百年的基業啊！廖小強固然覺得這群傢伙太瘋狂，可心裏竟第一次認同了這樣的瘋狂，或者說，那也是自己的期待吧，如果義字會消失了，而自己又得到了龐大的遺產，天啊，那麼，朗朗市的黑道不也是自己的天下了？　　貪婪，是助長野心的催發劑，也是讓一個人墮落的毒藥，本就墮落的廖小強眼神中開始出現了一絲果斷，自己，是不是也該參与到這個看似瘋狂，卻很有可能成全了自己的誇張計劃中呢？　　正在這時，賴玉和的手機響了起來。　　看了看號碼，很熟悉，是十七樓監控室的小川打來的，賴玉和還以為是發現了甄英雄的蹤跡，對山田啟一得意一笑，接通了電話，可當他聽到電話中那比他還得意的聲音時，賴玉和，幾乎瘋狂。　　“呦……，孫子，你一定在為了找爺爺而發愁吧？”　　這個聲音，赫然就是甄英雄！　　甄英雄依然在化妝間，通過門縫觀察着樓道里的動靜，手裡拿着從監控室那人身上翻來的手機，通過回撥打到了賴玉和的手機上，很順利，這足以讓甄少爺得意了，球球的，現在，少爺才是主導這場遊戲的主角！　　“你該很清楚，接到這個電話的同時，你那兩個可愛的手下已經落到了我的手裡，而少爺我，已經幫他們預定了下地獄的火車票，如果不想本少爺幫他們發車的話，那麼，放了十五樓的所有人質，安全起見，把你樓下正在搜捕本少爺的人全部集中到十五樓去，還有，讓十三樓圍攻那個警察的三個傢伙立刻丟掉手裡的槍，否則……後果你應該是知道的，呵呵，我很清楚，一個從戰場上活下來的人，會很重視友情，這恐怕是傭兵唯一的弱點了吧？”甄英雄語氣突然一沉，喝道：“你有三分鐘的時間，希望這不會成為你手下最後的三分鐘！”　　賴玉和聽着手機里傳來的忙音，眼角的肌肉不停的跳動，鋼牙幾乎咬碎，他無法相信甄英雄是如何悄無聲息的溜到了十七樓並制住了自己的手下，可這電話卻說明了一切，那些，已經是事實。　　“八嘎！”山田啟一也聽到了這個電話，一把將面前的小桌子掀翻起來，想不到他小小的個子卻有如此的力氣啊，“賴君，你地，大大地蠢貨！你地手下，豬的幹活！用中國的一句老話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　　呀呵，小鬼子還知道這句呢？遠處的廖小強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還覺得好笑呢，老子從沒好好上過學，卻也知道那句話放在這裏肯定不合適，小鬼子，裝啥中國通啊。　　山田掏出了手機就要給自己的手下打電話，賴玉和當然知道他要做什麼，一個箭步，拿住了山田的手腕，冷冷的聲音中已經沒有的恭敬，“山田先生，你想要你的人衝上去嗎？”　　山田的還沒回答，賴玉和那把銀亮的左輪手槍已經隔着面具頂住了他的腦門，“那我手下的命怎麼辦？你想殺了他們嗎？”　　山田啟一的冷靜遠遠出乎了賴玉和的預料，“賴君，那你地要如何？人質地放？哈哈哈哈，沒有人質，我們地死定地幹活，你腦袋地沒有壞地吧？”　　山田說的沒錯，如果沒有人質，那麼，警方就會沒有顧慮的衝上來啊！　　賴玉和冷靜了很多，作為一個戰場上走下來的軍人，他珍惜自己的手下，那種兄弟間的情誼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可同樣，他更清楚為了生命而捨棄生命的道理，但這次，要捨棄的是自己戰友的生命啊！賴玉和無法下這個命令，這樣一來，他以後該如何面對下面那些正一臉憤然的注視着自己的兄弟啊？　　握緊的拳頭幾乎將手機捏碎，賴玉和深吸了兩口氣，眼神中已經恢復的冷靜，“山田先生，我知道該怎麼做了，但我請求您，我要用自己的方法來殺死甄英雄……”　　附耳說了些什麼，山田沉思着，考慮了片刻，終於點了點頭。　　“謝謝。”　　賴玉和鬆開了山田的手，撥通了手機，那語氣，可以結冰了，“江明，停止對那警察的攻擊，我有更重要的任務交給你，立刻，我是說立刻去辦！”　　……　　樓道里傳來一陣腳步聲，兩個腦袋一高一低的貼在門縫前望着樓道里閃過的人影。　　“哇，好多戴面具的黑衣人啊。”蹲在地上的唐甜甜抱着甄英雄的大腿，嚇的直哆嗦，小聲道：“你剛才講的那通電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啊？我怎麼聽不明白？”　　“你這丫頭問題太多了。”甄英雄顯然心情不錯，笑道：“那些話不需要你明白，只要那個越南人聽的懂就可以了。”　　唐甜甜似乎心裏藏不住問題，明知道甄英雄會煩，還是忍不住問道：“你明明在這裏，卻非說十七樓有被你挾持的匪徒，他們會信嗎？”　　“如果不信的話，這些端着恐怖傢伙的匪徒又怎麼會上來呢？”　　“那他們也會釋放人質嘍？”唐甜甜語氣中的帶着無比的喜悅，想不到這男人只是打了個電話就能解救八十個人質，簡直太厲害……不，是太偉大了，果然和一心說的一樣耶，這傢伙，是個了不起的英雄！　　唐甜甜仰起頭，看甄英雄的目光中已經有了一絲崇拜，還有一點點的……心動，其實也難怪，一個有本事的男人，而且長的又不賴，對女人本就有着吸引力，尤其是甄英雄這樣給人感覺很大條的人，一旦顯現出自己過人的能力，在對比作用下吸引力也就更大了，唐甜甜倒不能說喜歡甄英雄，但已經對他產生了興趣，還有，一點點好感。　　點心那丫頭真好命，相親都能撿到這麼一塊寶，自己是不是也該去相親呢？不過……還能碰到這樣的傢伙嗎？其實仔細的看一看，這傢伙認真時的樣子，還蠻帥的嘛……　　唐甜甜心裏亂七八糟的美化着甄英雄，可就在這形象高大的在自己心裏膨脹的幾乎爆炸的時候，最能煞人家好心情的甄少爺說話了，“放人質？那怎麼可能，球球的，你以為匪徒都和你一樣是白痴啊？”　　“恩？”唐甜甜看了看外面已經全跑過去的人影，奇怪道：“你不是說他們相信你手裡有人質了嗎？”　　“相信是相信，可我沒說他們相信了就會放人質吧？”甄英雄直起了腰，抖了抖腿，想把這屬樹袋熊的丫頭踢開，嘴裏卻繼續說道：“我剛才說過，這些從戰場上走下來的軍人最重視戰友之間那幾乎可以稱之為親情的友情，但軍人就是軍人，這些雇傭兵的老大應該不會喪失掉理智的，我想，他是不會釋放人質的，因為那樣一來，他們既殺不了我，又失去了可以限制警方行動的屏障……”　　唐甜甜還抱着甄英雄的大腿不撒開，抬頭眨巴着大眼睛，接着無休止的問題，“既然不會釋放人質，他們又為什麼聽話的把下面的人喊上來呢？你這話很矛盾的啊。”　　“人性。”為了擺脫唐甜甜，甄英雄扭腿扭屁股的可笑姿勢完全與說話的表情和語氣不搭襯，“這是一個人性的問題，殺人如麻的傭兵，與殺手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不同，就是人性。”　　“人性？”　　“殺手是沒有人性的，朋友，親人，甚至是最愛的女人，當成為他的羈絆與負擔時，同樣是可以拋棄的，因為殺手永遠是以個體為中心的孤單的動物。”甄英雄嘆了口氣，與平時的樂觀開朗不大相同，有些多愁善感似的說道：“而傭兵不同，他們殺人如麻，全然不當一回事，甚至手段比殺手還要殘忍，可這些人卻依然存留着一點人性，就是友情，傭兵不是一個個體組成，這些人在一起出生入死的過程中建立的感情是人類無法抵擋無法割據的，而這些，就是少爺我要利用的，也許是少爺無恥，但那樣的友情雖然珍貴，可擁有它的確實一群人渣，少爺很無奈啊。”　　唐甜甜還是無法理解，“既然他們有人性，為什麼不會放了人質？”　　“球球的，有人性和沒生命，你怎麼選擇？”甄英雄笑了笑，道：“這些人不想死，也不想拋棄，或者說是對不起自己的戰友，所以一定會採用一種在不釋放人質的前提下，有可能營救出戰友的唯一一種方法的，這是一種自欺欺人，卻能讓自己良心得到某種安慰的愚蠢心理，但也是人無法抵抗的，接近底線卻依然無法割據的人性，少爺我就在等，等着他們親手為自己製造出少爺想要的陷阱！”　　唐甜甜終於受不了了，拿着自己的高跟鞋站了起來，卻是把光着的腳丫踩到了甄英雄的腳面上，一勾他的肩膀，狠狠的直磨牙，“你是不是故意要笑話我笨才總是說的這麼神神秘秘的？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直接告訴我好不好？！”　　甄英雄一看她磨牙就覺得脖子疼，趕快伸手扶住她的腰，一發現不對勁，也好把這丫頭扔出去啊，嘴裏卻為了以防皮肉之苦，說出了讓甜甜對他徹底改觀的話語。　　“匪徒搜捕我已經到了十一樓，原野那笨蛋被三個傢伙困在了十三樓，這些我都是從你嘴裏知道的，可惜的是，賴玉和並不知道你現在和我在一起，這麼說你懂了嗎？”　　甄英雄得意勾着嘴角，那微笑，壞壞的，卻是帶着強大的吸引力，好自信，好有型啊，“賴玉和認為我最大的屏障就是可以通過十七樓的監控室掌握到他們所有的動向，所以才會為了安撫我或者迷惑我將下面搜捕我的人調上來的，我沒有估計錯誤的話，這個空當時間，他已經着手如何弄瞎我的眼睛了，如果我什麼都看不到了，就會產生混亂和不安，而他這時候帶人衝上十七樓，我的下場就可想而知了，對我的突然襲擊，不但註定我慘死的下場，他也有很大機會救出他的手下，當然，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真的在十七樓，而他的手下也還活着的時候……”

# 第126章 甜甜幸運星

　　“你說，弄瞎你的眼睛，難道，指的是……”　　甄英雄望着唐甜甜，眯眼一笑，雙手也不推她的腰了，而是解下了剛剛圍到她脖子上的頸巾，甜甜一怔，眼睛已經被他捂住。　　“是啊，這裏，馬上就會熄燈了。”甄英雄話語才落，黑暗已經降臨，燈光，全部消失了，“球球的，少爺要去老虎家打獵了，不想聽到獵槍的聲音，蛋糕小姐，就請你戴上你的耳機。”　　“我叫甜甜，不是蛋糕！”　　“你哪來這麼多的廢話，蛋糕不是甜甜的嗎？少爺已經很餓了，叫你蛋糕可以讓我覺得肚子已經不餓了！”　　“為什麼？”　　“因為看到你我就飽了。”　　“為什麼看到我就飽了？”　　甄英雄一個爆栗子勺到唐甜甜的腦袋上，氣道：“因為你的‘為什麼’實在太多了！煩的少爺想把你這塊蛋糕踩扁了！太倒胃口！”　　“什麼？！你敢說堂堂雙子星的大美女倒胃口？！”　　“你美個屁……噓！！！”甄英雄話才說了一半，立刻示意唐甜甜安靜，“那些傢伙已經傾巢而出了，蛋糕，現在開始，我們真的需要合作了，不要把眼睛上的頸巾拿開，因為現在開始，發生的一切，都是少兒不宜的。”　　“你敢說我是孩子？仔細看清楚，本美女前凸后翹小腰纖，哪點……哎呀！你幹嗎打我？！”　　“再廢話我連你嘴也堵上！”　　甄英雄的威脅這此湊效了，甜甜終於閉嘴了，球球的，難道主持人都是這麼貧的嗎？　　樓道里，那雜亂的腳步聲終於不見了，甄英雄掏出了身上三把手槍中的那把在黑衣人身上搶到的安裝了消音器的手槍，別在了甜甜的后腰上。　　“我還想說最後一句，可以嗎？”感覺到甄英雄要推着自己出門，甜甜扭了下身子，沒動。　　“說吧說吧。”甄英雄是真覺得不耐煩了，這丫頭真是話很多啊。　　甜甜輕輕吐了口氣，兩片嘴唇微微開啟，輕輕的聲音居然有些嗚咽，“我，我知道我很討厭，但我不是故意要多話煩人的，那是因為我……我害怕，不說話的時候，我怕，自己會哭。”　　甄英雄一怔，甜甜已經自己摸着拉開房門走了出去，雖然很暗，但甄英雄依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她的身體，在顫抖。　　好一個愛逞強的丫頭啊，不到最後一刻都不肯承認自己軟弱，甄英雄搖頭一笑，跟了上去，“走錯面了啊，蛋糕甜甜。”　　“啊？是，是嗎？”甜甜轉了個身，卻因為太緊張，直接撞到了甄英雄懷裡，“對，對不起。”　　本以為自己會挨罵，本來驚慌的想要從甄英雄的懷裡離開，卻突然感覺到一隻手掌按住了自己的後背，然後，有人在輕輕撫着自己的頭髮，那感覺，好溫柔。　　“本少爺天下無敵，有這樣的胸口讓你貼着，你害怕什麼？”甄英雄這話很臭屁，很自戀，很無聊，可偏偏，讓甜甜有了一種讓眼淚全部傾出的衝動，“而且，遇到你，讓少爺的行動方便了很多，放心吧，少爺不會讓一顆幸運星提前百年掉落的。”　　這個胸口，又寬又結實，溫暖，跳動的好有力量，真的，真的，好有依靠的感覺啊，甜甜心裏莫名的一甜，我，是幸運星嗎……　　……　　電，是江明斷掉的，他們在放棄了原野之後，與上樓的眾人匯合，然後江明在賴玉和的指示下，躲過了監控像頭的監視，溜到了十二樓的控電室。　　賴玉和在接到江明的電話后，並沒有要他立刻斷電，而是經過山田啟一的同意，從他手下那裡接過了一個長條背包，裏面，赫然是長短武器。　　賴玉和將一把散彈槍丟給了廖小強，然後將背包踢到了鍾志堅的腳下，冷笑道：“廖先生，我想，我們已經到了通力合作的關鍵時刻，你想得到那些遺產，想要整死甄英雄，想要義字會從這個地球上消失，那麼，就和你的手下一起拿起武器。”　　廖小強雙手直顫，殺人這樣的事情不是沒做過，和警察槍戰也不是一次兩次，可是，那些和今天這樣的事情相比，根本連雞毛都不算，佔領電視台啊，這是多大的事情？這是恐怖事件啊！　　“我……”　　“不要和我說NO。”賴玉和的臉瞬間陰森，“我雖然受雇山田先生，但說穿了，真正的僱主其實是廖先生你才對吧？為了這次的任務，我的兄弟犧牲了，如果你想退縮，我不會介意的，但是……我會請你下去親自和我的兄弟解釋。”　　威脅，他這是赤裸裸的威脅啊！廖小強很想說事情發展到無法收拾是因為那個日本人的一意孤行，但山田啟一面具後面那冰冷的目光望過來時，他發現，自己動動嘴唇都是如此的困難。　　“山口組地榮譽，我們地，生命的維護，我們地，無論無何，殺掉甄英雄，為高橋前輩雪恥報仇地幹活！”　　你他媽的愛干就干，關老子什麼事情？老子雇的是你們，為什麼也要親自參与呢？廖小強的不滿太多了，可他知道，一個‘不’字吐出來，那個姓賴的真會對自己開槍的。　　“我們現在上去抓甄英雄，廖先生，你也一起，然後……”賴玉和對鍾志堅露齒一笑，“鍾先生，你帶着海金堂的六個手下，來看管這裏的人質，應該沒有問題吧？”　　“沒，沒問題，沒問題！”鍾志堅膀胱一陣收縮，差點尿出來，連連搖頭，可能覺得搖頭的表達是不對的，又開始點頭，一副嚇破膽的熊相。　　賴玉和似乎感覺到這人不太可靠了，轉頭招呼了自己的一個手下，正是剛才跟着江明追原野的其中一人，要他也在此負責，這才對廖小強說道：“廖先生其他的四個手下，請分成兩組，分被把守十五樓的兩個樓梯口，畢竟下面還有個警察可能會上來，其他人，準備就緒，黑暗降臨的同時，我們就要開始行動了！”　　……　　七點五十九分，樓下的方言停止用擴音器對着樓上的叫喊，不象電影里經常出現的橋段的那樣，冥頑不靈的匪徒既沒有對着他開槍，把擴音器打成一朵人工花兒，也沒有丟下一顆手榴彈，讓吵鬧的烏鴉閉嘴，匪徒不但沒有答話，而且……電視台里的燈光，在突然間黑暗了，他們切斷了電源。　　從小憐那裡得到的信息已經確認，電視台的十五樓，包括台長及當紅組合雙子星，和整個‘誰是誰的誰’劇組，無一人下來，也就是說，匪徒，劫持了十五樓近八十人質，而關押的地點也基本可以確定就在十五樓。　　面對警方再次的喊話，匪徒依然毫無動靜，電視台里，漆黑，安靜，這讓張進寶心裏發毛，他無法判斷對方究竟打的是什麼主意，為什麼要斷掉電源呢？難道匪徒已經埋伏好，要利用黑暗的掩護和警方進行反抗嗎？已經穿上防彈衣的張進寶猶豫了。　　“局長，現在的情況更加不利於我們的進入。”方言已經把喊話的任務交給了其他人，走過來說道：“匪徒有事前的部署和準備，且有黑暗做掩護，在不清楚他們任何情況的前提下，我們這樣的衝進去簡直是自殺的行為！”　　張進寶看到這個手下那沉着的面孔，知道他說的有道理，這個方言是省里委派而來，就工作表現而言，各方面都要遠遠超過原野，最少，這人永遠是理智的，他的分析也極為透徹，也許，自己正要帶領部下衝進電視台的行為，真的是錯誤的啊。　　正當張進寶決定放棄的時候，白果的手機突然響了。　　一看這個號碼，白果險些大叫出聲，這個號碼的主人是……　　“呦……，情人老婆，好久不見，最近好嗎？哦呵呵，你情人老公我可是很想念你哦……”　　“甄……甄……死流氓，是你！你還沒死？！”　　白果到底沒有壓抑住心裏的激動，這聲喊中，有氣憤，有不滿，可更多的，是一種連她自己也解釋不清的發泄感，總之，這一聲喊過之後，她發現，自己的心，放鬆了很多，那流氓……還活的好好的。　　“哎呀，球球的，老公我太感動了，情人老婆，你是不是知道少爺還活着，很激動啊？哦呵呵，我就知道你是愛我的。”　　十五樓的樓道里，甄英雄一手推着甜甜的後背往前走，一手拿着手機，小聲的講着電話，甜甜聽了他的話，戴上了耳機，那音樂震撼着耳膜，甜甜無法聽到甄英雄的聲音，不過，如果她知道甄英雄所謂能拯救所有人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和白果女警花打情罵俏的話，估計早把甄英雄的喉嚨咬斷，吸乾淨他的血了。　　“長話短說，情人老婆，你現在就在電視台樓下吧？”甄英雄語氣嚴肅了起來，“告訴張胖子，立刻帶人悄悄的進入電視台……”　　電話已經掛斷了，白果還沒有回過神來，那傢伙，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啊？　　“你說什麼？甄英雄讓我們潛入去接應人質？！”　　張進寶確定白果是再一次點頭之後，有些興奮，也有些困惑。　　“甄英雄是個黑社會分子，局長，我不認為他的話可以信任，這是關係到八十人質生命安全的決策啊。”方言淡淡道：“讓我們潛入，我很懷疑他的動機！”　　“他的動機？”白果突然怒道：“方言，你什麼意思？你說他有什麼動機？！”　　方言一怔，顯然沒想到白果竟會對自己發怒，而白果也沒想到，自己這是怒哪門子啊？為什麼會不喜歡這個男人詆毀那死流氓呢？　　“我懷疑他是故意挑起我們警方與匪徒的激戰。”　　“不可能！”　　白果對自己的回答越發覺得奇怪了，她不清楚自己到底信任甄英雄什麼，但經過高橋澤那次之後，她就是莫名其妙的相信甄英雄在電話中說到的那些。　　張進寶長長嘆了口氣，突然笑了笑，“方言，現場，由你指揮……”　　白果一喜，方言一驚，“局長，你……”　　“甄英雄是黑社會沒有錯，可是。”張進寶抬頭望向樓頂，淡淡道：“他有一些不同，他是一個討厭黑社會的黑社會……”　　……　　鍾志堅端着手裡的槍，感覺緊張，卻不是很害怕了，黑暗中，害怕，是弱小群體的表現，而自己手裡有傢伙，恐怖的人再全部離開，這裏除了門口那傭兵，自己就是老大，有什麼可怕的？　　手電的光柱照射到的，是一張張寫滿恐懼的臉，鍾志堅與六個手下穿梭在人群里，正在這時，聽到了門口那傭兵的一聲低喝，“是誰？！”　　鍾志堅嚇的一哆嗦，媽啊，不是警察上來了吧？！剛剛還大膽的傢伙立刻又想尿尿了，手電筒也對準了門口。　　“哦，小蔡，是你啊，怎麼帶着小明星補個妝也要這麼長的時間？”　　看到那傭兵槍口一低，放鬆了警覺，鍾志堅也跟着鬆了口氣，原來是去補妝的唐甜甜和那個押着她的傭兵回來了啊，嚇了老子一大跳。　　甜甜被矇著眼睛，依然感覺到了有亮光照到了自己的臉上，然後，甄英雄故意壓的低沉的聲音響了起來，“怎麼突然斷電了，頭兒呢？”　　因為方才聽過那個已經上了西天的傭兵說過話，甄英雄可以的將聲音壓的低沉，倒也叫那人難以分辨，再說，他首先就不會想到自己的兄弟已經被做掉了，將手電從甜甜身上移開，笑道：“發現甄英雄了，頭兒和山田先生帶着大家上樓抓他去了。”　　心裏一喜，球球的，比少爺預料的還簡單啊，先碰到了唐甜甜已經很走運，想不到更運氣的事情現在又降臨了，甄英雄又道：“都上去了？就你一個人留在這裏？”　　“什麼啊。”那傭兵轉身望着屋裡，嘲笑道：“還有鍾志堅先生和他的手下，呵呵，終於勇敢的拿起了武器。”　　這話在鍾志堅聽起來很不舒服，可甄英雄卻是一怔，鍾志堅？那不是渤門海金堂的二當家嗎？他怎麼也在這裏？　　疑惑是疑惑，但甄英雄也知道，自己的運氣來了，真慶幸，這唐甜甜真的是顆幸運星啊，球球的，幸好，在自己身邊的，不是艾愛那超級倒霉鬼……　　“手電借我一下。”　　“恩？你用手電做什麼？”那傭兵雖然這樣問，卻不疑有詐，此時的甄英雄已經和唐甜甜走到了他的面前，手電根本沒有抬起照到他的臉上，就已經被甄英雄接了過來。　　“哦，沒事。”甄英雄將手電關掉，塞到了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的甜甜手中，然後伸手拍着那傭兵的肩膀，貼上來，笑道：“我怕，你掉在地上摔壞了。”　　那傭兵一怔，還想再問，卻發現，自己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因為，嘴被一隻手掌有力的捂住，脖子，已經旋轉過了極限，斷了。　　因為站在門口，黑暗中又沒有人用手電照過來，所以八十幾個人就算都望着這裏，也只能模糊的看到兩個人影站在那裡，甄英雄將屍體輕輕挪到門外，這才從甜甜手中接過手電筒，大方的拉着甜甜走到了屋裡。　　“鍾志堅先生，請你和你的人都過來一下，我有些事情和你們商量。”　　甄英雄現在已經完全不必壓着聲音了，他相信，除了那些軍人，不會有人對自己的聲音感到疑問。　　鍾志堅哪惹的起這群爺爺啊，忙道：“是，是，馬上就到，媽的，你們沒聽到嗎？快點過去！”　　用手電筒晃人臉是很不禮貌的，所以借鍾志堅幾個傢伙個虎膽，他們也不敢去照甄英雄的臉，這樣一來，更方便了甄英雄，因為所有人，只能看到自己的衣服和身前的唐甜甜。　　“就你們幾個人嗎？”　　甄英雄將AK47塞到了鍾志堅的懷裡，道：“別他媽都看着我，看人質，白痴，難道你們的耳朵只有面朝着我的時候才會管用嗎？”　　鍾志堅等人趕快轉身，心裏卻不服氣了，耳朵也不一定非要到你身前才管用吧？　　甄英雄所以把槍交給鍾志堅，其實就是讓他們放鬆警惕，不會對自己這個集中他們的舉動有過多的懷疑，因為，從他們轉身的那一刻開始就是再有天大的懷疑也晚了。　　拔出別在甜甜后腰上的那把帶消音器的手槍，甄英雄將甜甜拉到了身後，“我要和你們商量的事情就是，人質，是不是可以釋放了啊？”　　“恩？”　　鍾志堅一怔，接着，一串緊密而沉悶的聲音突然響起，反應夠滿的他這次已經算很快的回頭了，回頭過程中，在光柱的映照下，眼中掠過的一幕讓他想要尖叫，自己身邊的手下居然倒地了！　　眼睛被晃的刺痛，甄英雄的手電筒對準的，是鍾志堅的臉。　　“很抱歉，惡人，始終會有悲慘的結局，記住，殺你的人，叫做甄英雄。”甄英雄直到鍾志堅反應過來，並丟掉手電，端起槍，下意識的要反抗時，才輕輕扣動了扳機。　　鍾志堅的頭上飛濺起一朵血花，癱軟的倒地了，野心，終究會為自己招致滅亡，自詡精明的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得到了這個答案，而且，還有一個讓他後悔的遺憾，老子剛才應該做的是投降求饒，而不是反抗，他媽的……　　鍾志堅倒下的同時，下面的人已經要發出驚叫了，因為他們看到了鍾志堅腦袋被打穿的一幕，可就在驚叫之前，甄英雄冷冷的話語讓這些人咬嘴唇，咬胳膊，掐大腿，生生忍了回去。　　“想溜的，別出聲，出聲的，一定會死，球球的，少爺我不是開玩笑的，現在……把鞋子統統脫掉。”

# 第127章 寧做樹袋熊

　　“局長，我堅決反對您冒險闖入！”方言的語氣中終於有了一分激動，“局長，即便我們不知道匪徒的目的，但侵佔電視台這樣的行為，已經是恐怖犯罪，是對政治，對國家的挑戰了，如果人質再發生什麼意外，我們朗朗市警察局，局長您的前途，就完了啊！如果一定要進入，我認為，也應該集合到足夠的力量，現在可絕對不是百十個普通裝備的警察抓小偷的問題啊！”　　“方言你什麼意思？！”白果見方言攔住張進寶，怒道：“再等下去才真的完了呢！”　　方言眉頭都要豎起來了，“我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只是為了人質，為了局長考慮而已，白果小姐，如果這次事件我們處理不夠妥當，怕是令尊大人也捂不住啊，我們怎麼能輕易相信一個黑社會的太子呢？”　　白果一怔，想要說自己就是相信那個傢伙，可這話卻是不能說，不敢說，因為她自己也覺得那是沒有憑證的事情，一時語塞，方言似乎終於可以鬆口氣了。　　“如果等調配的武裝到來，怕是已經錯過了甄英雄所說的機會了吧？”張進寶輕輕推開方言，苦笑道：“已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即便人質全部得到解救，你認為我這個局長還能有什麼前途嗎？呵呵，既然被擼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我為什麼不把握這最後一次領導的機會來解救人質呢？”　　方言急啊，“局長，你！”　　“方言，你一個很理智，很理性的人，在你看來，武俠小說中那些所謂的大俠，喊着除強扶弱，濟世為民，揮刀舞劍的不經官府跑去殺人，可用現代人的觀點去看，其實就是黑社會吧？”張進寶這話一出口，連白果也懵了。　　方言似乎知道張進寶為何有此一問似的，道：“是很形似，卻不盡然，最少，那時代的法律嚴禁性與此時無法相提並論，那樣的人雖也是違法，卻是因為疾惡如仇啊，可現在的黑社會，根本是……”　　“一樣會有，雖然我也不信，但現在確實存在那樣不切實際的笨蛋。”張進寶笑道：“如果人心爛了，無論是什麼樣的法律，依然會有犯罪的發生，但也有一種人，行為不恥，外表看似腐爛，但心，未必就是爛的，你說，對不對啊，小白？”　　白果突然聽到張進寶轉問自己，不禁愣了，他知道局長說的那種人是誰。　　“我進去了，一切後果，由我來承擔。”　　……　　甜甜終於可以拿掉耳機，摘掉蒙住眼睛的頸巾了，直到此刻她才發現甄英雄已經解救了人質，正要大聲歡呼，卻被甄英雄捂住的小嘴巴。　　“要死啊你？球球的，安靜點！”　　甄英雄掏出手機，一邊撥號一邊問着身邊那一腦袋虛汗的台長大人，道：“控電室在幾樓，距離兩個安全樓梯口拿個更遠？”　　台長不知道他問這個做什麼，可看到甄英雄用手電照着的那張因為光與影的緣故而無比陰森的臉，忙道：“十四樓的右側，距離左面安全樓梯口很遠。”　　“OK，這就好了，我想，現在下面應該只有那裡還有匪徒才對。”甄英雄這一笑在手電襯托下更壞了，剛好此時，電話那邊已經接通了，“喂，情人老婆，呵呵，是少爺我啊……”　　電話掛斷之後，唐甜甜一臉的不是味兒，“你剛才把誰叫老婆？”　　關你鳥事？甄英雄白了這丫頭一眼，沒理會，然後用脖子夾着手電，檢查了一下帶着消音器的手槍情況，槍膛里頂着一顆，彈夾里還有一顆，兩顆子彈，剛剛好，甄英雄望了一眼眾人，道：“現在你們聽好，匪徒很快就會從十七樓下來，我們要用最快，卻最安靜的速度離開，知道了嗎？如果發出聲響，那麼，大家都得死！”　　台長等人用力咽了口唾沫，可還是捂着嘴點了點頭，心裏卻罵，知道我們害怕還這麼說嚇唬我們，有你這麼安撫人的嗎？娘的，黑社會就是黑社會啊……　　十五樓左側安全樓梯口，廖小強的兩個手下正哆哩哆嗦的點着煙，突然聽到樓道拐角有聲響，嚇的一機靈，煙都掉了，兩人手忙腳亂的端起槍來就喊，“誰、誰、誰？！”　　一身穿軍裝的人似乎被晃的眼睛很不舒服，正用手捂着，身子也向後仰着，“媽的，誰敢晃老子？！”　　一看那身裝扮，兩個嘍羅嚇了一跳，趕快低下手電，“哎呀，大，大哥好。”習慣了，身份高的人，比自己牛B的人都統稱為大哥。　　這次換那人用手電照他們了，兩人只覺得那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絲毫看不到那發出光亮的一點之後，黑色的槍口已經瞄準了他們的心口。　　甄英雄搞定了兩人，手槍一丟，跑回了拐角，對身後排成長隊的人群說道：“大家就按着這個順序，在不發出聲響的前提下用最快的速度下樓，知道了嗎？台長大人，現在是您發揮領導氣勢的時候了，帶着您的員工，溜吧。”　　你個混蛋東西啊，這話不是罵人嗎？台長雖然不滿，卻沒無心計較了，能活命都託了這小子的福，感激的話也不急在這一時啊。　　台長打開手電，如同龍頭一般，帶着相互拽着前者衣角的龍身，向樓下開去。　　甄英雄嘆了口氣，又掏出一把手槍，在人下去近一半的時候，他轉身也要離開，卻不是下樓，而是從來時的樓道要原路折回！　　“球球的，你真是屬樹袋熊的嗎？趁這個機會你還不走，抓我衣角做什麼？！”甄英雄險些被唐甜甜拽一跟斗，用手電照着她絕美的小臉，發現這丫頭居然眨都不眨一下的瞪着自己。　　“你說過不會丟下我的吧？”　　“拜託，小姐，現在你下樓就會安全了，跟着我反倒危險了，知道嗎？”甄英雄急的汗都下來了，“時間就是生命，現在我沒心情和你鬥嘴了，你快走好不好？”　　“我害怕，不走，除非你帶我走才可以！”唐甜甜算賴上甄英雄了，“這麼黑我什麼都看不到，萬一遇到匪徒，這群人還沒有你一個可靠呢！”　　“走不走是你的事情，我現在還有事情要做，否則，大家都走不了！”甄英雄甩開唐甜甜的手，撒腿就跑。　　“反正我不走，在這裏等你回來！”　　唐甜甜靠在牆角，感覺着人群從自己面前經過，她突然覺得，如果自己一個人離開了，就好象背叛了什麼似的，因為她心裏總是迴響着一句暖暖的話，“有這樣的胸口讓你貼着，你害怕什麼？放心吧，少爺不會讓一顆幸運星提前百年掉落的。”　　甜甜抱緊了胳膊，害怕，所以身體顫抖，但她的嘴角，卻微微勾了起來，聲音很小，可她自己能聽的到，而且，臉，在發燙，“我是你的幸運星，我走了，你的幸運也會消失吧……如果能給你帶來幸運，我寧可做一隻樹袋熊……”　　……　　賴玉和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手電筒的光柱遍部了整間屋子，牆面上的監視器，統統被椅子砸爛，碎掉的屏幕掉了一地，而自己兩名如兄弟一般的手下，委靡的靠躺在牆角，脖子上的血洞與流滿前胸的血液證明，他們，已經死了。　　靠，好狠辣的手法啊！廖小強差點吐出來，不用問，這一定是甄英雄做的，從傷口來看，這是用一把匕首同時穿透了兩個人的脖子啊，廖小強有些後悔自己為什麼要選中甄英雄來得罪了，瞧這意思，那小子一點不比這群傢伙遜色啊，不但明着挑釁，還幹掉這麼瘋狂的角色。　　“八嘎！甄英雄地，大大地狡猾！”山田啟一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猛然回頭，喝道：“我們地中計地幹活！”　　“甄英雄！不殺你，我誓不為人！”賴玉和也回過了神，喊道：“趕快下樓！掉虎離山，甄英雄要溜！”　　眾人還未來得及轉身，兩聲槍響之後是“轟”的一聲巨響，那是……炸彈爆炸的聲音！　　賴玉和身子猛的一震，飛快的在兩具屍體前蹲下，翻了翻，大罵著站了起來，臉色鐵青的像塊鐵，“我操！那王八蛋要把我們困在十七樓！他要用手雷炸掉樓梯！”　　山田啟一真是急了，抬槍對着那兩具屍體就是一通亂放。　　“你做什麼？！”賴玉和剛想發飆，卻被好幾把手槍頂住了腦袋，“山田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　　山田示意手下將槍放下，這才惡狠狠道：“賴君，你地大大地讓人失望，喪失優勢，這是你地錯誤導致地，現在地開始，我們合作地沒有必要！甄英雄，我山口組地自己解決！”　　山田啟一話落之後，用日語對手下吩咐了兩聲，然後迅速撤出了監控室，廖小強沒跟着，他總覺得賴玉和更可靠一些，相信他比相信日本人要來得靠譜吧？也不知道廖小強這算哪門子理論。　　賴玉和用力吐了兩口氣，望着自己的幾個手下，眼神一冷，“甄英雄，一定要死，山田，也要死！”

# 第128章 響響一個吻

　　甄英雄跑回來的時候，發現唐甜甜真的沒有離開，正一個人蹲在牆角，又急又氣，“有沒有搞錯？你到底留在這裏做什麼啊？球球的！”　　“等你啊。”唐甜甜站起來，道：“然後替我的好朋友審問你，你那個情人老婆到底是誰？”　　這女人真三八啊！甄英雄聽到樓上有響動，趕快問道：“人呢？都離開了吧？”　　唐甜甜點頭，甄英雄一把將她手裡的高跟鞋搶了過來，“這東西現在不需要了，給你手電，快躲一旁！”　　“為什麼要躲一旁啊？”唐甜甜問歸問，還是挪開了幾步，“對了，剛才我聽到有爆炸的聲音，好可怕，怎麼回事？”　　“馬上你就知道了。”甄英雄將最後一顆手雷的保險栓拉開丟上了樓梯，然後抱起唐甜甜就跑，“還有，如果你敢告訴別人少爺我放煙花的話，小心少爺半夜去你家敲門潑你油漆啊！”　　煙花？唐甜甜一怔的工夫，巨大的爆炸聲響了起來，身後的黑暗突然被一團火焰照亮，甜甜下巴都要掉了，用力掐着甄英雄的脖子，“你有沒有搞錯？那個是炸彈吧？你沒毛病啊？恐怖分子還沒炸呢，你倒把電視台給拆了？！”　　“鬆手啦，咳咳！”甄英雄轉身逃入廁所，氣道：“不把樓梯炸了，他們立刻就能追下來，那人質還跑個屁啊？！”　　唐甜甜還要再罵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響了起來，“英雄，是你嗎？剛才突然黑了，嚇死我了……”　　“點心？！”甜甜一直以為一心已經逃出去了，卻沒想到她一直躲在這裏，這確實是個不下的驚訝，但很快這喜悅就消失了。　　“是啊是啊，少爺我回來了，哦呵呵……”甄英雄立刻換了個語氣，這讓甜甜小姐不滿意了。　　“發花痴啊你？！”　　“甜甜，你沒事吧？”一心推開廁所的門迎了出來，“啊……”　　“小心點兒！”甄英雄聽到一心一聲呻吟，知道她把自己扭傷腳的事情忘記了，趕快向前一個箭步，用肩膀頂住，以防她摔倒，可這樣一來，卻苦了甜甜，她可還被甄英雄抱着呢啊！　　“哎呀……！疼！”因為甄英雄突然側身一甩要去給一心做墊子，甜甜被他抱着一橫，腦袋直接頂到了一心旁邊的廁所門上，真是疼的要命，“你有沒有搞錯？”　　球球的，把她給忘了，這是失誤啊，可甄英雄卻不承認，直接將唐甜甜放在了地上，離地面很近的時候還故意撒手了，不輕不重的墩了她一下，“廢什麼話？少爺救你廢了多大力氣啊？也不見你感謝我！小艾，來，我背你，咱們快些離開這裏吧。”　　“恩……”艾一心不大好意思，卻還是很靦腆的應了一聲，羞羞的，讓人心裏發癢，“甜甜，你也別在地上坐着了，我們快走吧。”　　哎呀……，你們兩個傢伙也太會氣人了吧？死甄英雄，看到點心你眼裡就沒本姑娘了是吧？虧我還不要命似的傻等着你，你對的起姑娘嗎你？！還有點心，好你個重色輕友的傢伙，看我被他丟地上居然都不替我說句話！　　“恩……，人家不要起來啦！”唐甜甜又開始慣用的踢腿撒嬌攻勢了，“我沒有鞋子，走路會疼的，而且我被摔的屁股疼，站不起來了，死英雄，你也背我！”　　“你當我是駱駝啊？！”甄英雄把小艾背到背上，踢了踢甜甜，罵道：“你真當自己是蛋糕啊？摔一摔會扁的嗎？”　　還是艾一心了解唐甜甜，“臭臭，別撒嬌了，我們……”　　正說著，‘啪’的一聲，燈，亮了。　　甄英雄一驚，彎腰將唐甜甜抱了起來，“糟了，那些傢伙已經發現上當了，燈一亮，斷了的樓梯根本擋不住他們的速度了，現在開始就是用子彈說話的時候，我么快閃！”　　“搜！甄英雄剛剛炸了樓梯，有可能還在這個樓層！”　　甄英雄才走出廁所，就聽到了這個聲音，嚇了一跳，現在自己抱着兩個人，發生槍戰，根本沒機會逃的掉啊，趕快又回到了廁所，然後打開一心藏身的那個廁所門，背着一個，抱着一個，直接蹲到了馬桶上。　　“喂，點心，都這個時候了，你還拿着這頭豬做什麼啊？”　　現在這姿勢太緊湊，甜甜已經算坐在甄英雄的大腿上了，一心幾乎是騎着甄英雄的脖子，而那熊熊也因此晃動在甜甜眼前。　　“要你管啊？”甄英雄不等一心說話，直接截斷，“小聲點，有匪徒過來了！”　　“啊……！那怎麼辦？！”一心就是膽子小。　　“掏槍啊！那你怎麼不掏槍？！”甜甜是膽子小的有點過，“手雷呢？炸他，把他炸飛！”　　冷汗直流，甄英雄沒好氣的說道：“如果開槍，聽到槍聲，還會有更多的人衝過來，而且……你以為手雷在超市有的賣嗎？我哪找去！”　　“那，那怎麼辦？”甜甜一聽，嚇的要哭。　　一心簡直視甄英雄為無所不能的神，看他這麼淡定，就知道他肯定有辦法了，“英雄，你是不是已經有辦法了啊？不要嚇我們啦！”　　“安靜的待着，不要出聲，這就是最好的辦法。”甄英雄笑道：“這是一個檢驗你們這個什麼雙子星到底是幸運星還是掃把星的時候了，呵呵。”　　“幸運星，肯定是幸運星。”甜甜點頭自己承認自己，道：“你說過的，我是你的幸運星！”　　“什麼？！”艾一心一聽，急了，“他什麼時候這麼說過？！啊，甜甜，你的手為什麼抱他脖子？！”　　女人，她都吃醋，一心開始還沒覺得如何，可一聽甜甜蹦出那麼一句很曖昧的話來，立刻意識到了一個關鍵的問題，這是自己的男朋友啊！他為什麼要和甜甜說那麼一句話？　　“我抱他脖子礙你什麼事兒啊？”甜甜根本是故意挑釁，可愛的眨巴眨巴眼睛，笑道：“我是他的幸運星，抱抱他有什麼不可以啊？他又不是你老公。”　　球球啊，你這黃毛女人是不是故意的啊？甄英雄可以感覺到小艾盯着自己後背那突然凌厲的目光，“其實，這個問題吧，可以說很難解釋，但真要解釋起來又不算複雜，但說它不複雜吧，我解釋了你又未必會明白，即便你明白了也未必能理解，就算你理解了也未必會體會，如果你體會了……咦？這詞兒好熟啊……”　　正在此刻，一聲巨響，門，被突然踹開了，干，球球的，終於來了啊！甄英雄知道，第一個廁所門裡的屍體就會被發現，然後……　　甜甜嚇的渾身哆嗦，死死抱着甄英雄的脖子，臉使勁的扎入他的胸口，可一切落到小艾眼裡，就完全變成了一種味道，酸，一種烹飪方法，用怒火燒，可這一燃燒壞了，小艾同志呼吸一急促，甜甜身上的香水味便全被她吸入了鼻腔，然後……　　甄英雄感覺到小艾抓着自己肩膀的力道越來越大，回頭一看，我滴祖宗啊，你個小美女要做什麼？眯着眼睛，小鼻孔一收一縮，小嘴微微張開，下巴微微的仰着……要打噴嚏？！　　腳步聲已經進入了廁所，本少爺要集中所有的智慧，想辦法阻止小艾打出這個噴嚏啊！不然，過來的將會是敵人的子彈！甄英雄雙手一抬，勾住小愛的頭，向下一拉……　　嘴對嘴，吹口氣，甄英雄也不知道這個辦法會不會奏效，小艾瞪大了眼睛看着甄英雄，羞啊，可卻羞的忘記了噴嚏。　　甄英雄抱的很緊，嘴巴幾乎含住了小艾的雙唇，小艾很羞，卻很喜歡這個感覺，甄英雄也一樣，他只覺得，這樣的吻，才是人間最美妙的滋味，可惜的是，他們忘記了一個人，那就是，唐甜甜。　　小艾留着一頭烏黑亮麗，輕滑柔順的長發，因為低下頭與甄英雄接吻的緣故，她的頭髮也垂了下來，而且，是垂到了扎在甄英雄懷裡的甜甜的臉上，發稍擺動，掃的甜甜鼻子痒痒的。　　一心眼角的餘光剛好發現緊閉着眼睛的甜甜也和自己方才一樣張着小口，倒吸着氣，連忙對甄英雄眨着眼睛，甄英雄一回頭，哭的心都有，神啊，有沒有搞錯？美女都喜歡在關鍵的時候打噴嚏的嗎？　　進入廁所的人已經發現了那具屍體，警惕猛然提高，走路已經沒有了聲音，甄英雄知道，這時候一點響動，換來的就是大把的子彈，而偏偏這個時候，那該死的蛋糕樹袋熊要打噴嚏！　　如法炮製，少爺我深吸了一口氣，還用老方法，吹到你嘴裏，把你那口氣頂回去！哦呵呵……，少爺我絕對不是存心佔便宜啊，為了生命，少爺我犧牲色相，小艾應該不會怪我的。　　甄英雄抱住甜甜的頭，對着那張小嘴就吻了過去，可是……這人和人就是不一樣，同樣的方法，有適用的，就有不適用的，一心根本沒來得及吃醋，接下來發生的一幕，足以讓她嚇的破了膽，可又讓她想大哭大笑，天啊，這是在開玩笑嗎？！　　兩個人嘴巴親到一起的時候，甄英雄正得意的吹氣的同時，已經睜開的眼睛的甜甜，當真是用勁全身的力氣……打了個噴嚏出來。　　兩人嘴唇本來就咬在一起，同時用力的吹氣，可想氣體在四唇外泄之後那可笑的好象如廁時從人體排泄器官發出的某種聲響了，而且，還是悶濕型的……　　甄英雄那汗啊，嘩啦嘩啦的，艾一心的心的，哇涼哇涼的，唐甜甜的臉啊，一閃一閃的，天啊，這叫什麼事兒啊？嘴巴里居然發出放屁的聲音，死了都冤啊……　　‘哐啷’　　有人撞到門板上，然後倒地的聲音響起，終於活下來了啊，這要是死了，真是應了人們常說的那種最悲哀的死法了，被屁……崩死的。　　甄英雄多厚的臉皮了，一樣紅的和猴兒屁股似的，球球的，太丟人了啊！推來門，一個穿軍裝的，一個穿黑衣服的倒在地上，全部是頭部中彈，甄英雄長長吐了口氣，闌度的槍法還是一樣的准啊。　　一心和甜甜這臉上也掛不住，尷尬啊，可看到地上的屍體，兩人同時捂嘴，“他們是怎麼死的？”　　“魔法，哦呵呵，壞事做多了，被上帝施了個魔法收走。”甄英雄對着窗外擺了擺手，嘴裏卻胡亂的扯着。　　電話突然震了震，甄英雄一看，闌度打來的，一接，臉色大變。　　“我靠！英雄，警隊裏面有個扎手的，你小心，用過的武器一定要處理掉，媽的，我才開了兩槍，居然被下面一個警察發現了！”闌度說話的聲音有些急喘，應該是在邊跑邊說，“我必須趕快撤退，那傢伙追我來了！靠，居然從一開始就監視着這個狙擊位置很好的大樓，媽的，把我當成了匪徒的幫手了，干！”　　甄英雄低頭向下一望，果然，一隊警察飛奔向了馬路對面，估計是要封鎖大樓吧，聽着手機里傳來的忙音，甄英雄並不為闌度擔心，那小子肯定可以逃掉的，另他好奇的是，那個從一開始就部署如此周密的傢伙到底是誰？上面的支援不會這麼快就趕到的，難道朗朗市警察局裡還有這樣的人才嗎？過去怎麼沒發現呢？　　……　　此時的十二樓，警匪相遇，打的異常火熱，張進寶為了掩護人質安全下樓，抽掉了大部分人手，現在被糾纏住，他沒想到，匪徒的火力居然如此猛。　　賴玉和等人已經和山田分散了，他同樣有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甄英雄居然救走了所有的人質，他的兄弟又倒下了五個，加上廖小強，他身邊還有四個人，此刻，賴玉和生吃了甄英雄的心都有了。　　從垃圾道，這幾人用緩慢，卻沒有引起警方注意的速度來到了地下停車場，回到了那輛來時乘坐的車子前。　　“老，老大，我們還有一個人質，我們能逃掉的，對嗎？”廖小強看到了車裡已經醒了，卻無法動彈的鄭耀民，緊張的笑着。　　賴玉和眼中是憤怒，笑的卻低沉陰險，“當然可以逃掉，警察是攔不住我們的，而且……”　　廖小強一怔，因為賴玉和的手槍頂到了他的腦袋上，“人質，不是一個，而是，十一個，想要甄英雄主動來送死，你，才是最好的人質，廖小強先生……”

# 第129章 地獄的車票

　　十二樓，四個人在樓道里兩兩對望着，一面是山田啟一，以及江明，而另一面，赫然是甄英雄與原野！　　“真沒想到啊，你還沒死呢。”　　“你活着，我自然不會死。”原野左肩膀及大腿各中了一槍，如果不是甄英雄來下樓時剛巧碰到，他這時候應該已經死在樓道里了。　　很巧，當在樓道里相遇，當甄英雄將兩個女孩推入身旁休息間的門時，對面那兩個追上來的傢伙子彈剛好射光，這才形成了四人對望的局面。　　看到原野接過了甄英雄遞去的手槍，對面的江明渾身一顫，原野的槍法他是領教過的，簡直是一流啊，於是抬槍就要射，卻被剛裝好子彈的山田啟一攔住了。　　“甄英雄，你地，殺了高橋君，我地，報仇，為了山口組地榮耀。”　　球球的，真蹩腳，甄英雄怎麼也不可能當著原野承認自己殺人的事實啊，看了一眼旁邊半開着的房門裡那兩張絕美戰戰兢兢的小臉，甄英雄轉頭對着山田一笑，“老頭兒，你的人在樓梯口和警察對射，怕是盯不住了，你不投降嗎？”　　“計劃地失誤，但你地必須死。”山田側身站好，持槍手臂下垂，“我們地光明地決鬥。”　　決鬥？甄英雄一看山田的站姿，立刻明白，這小日本是要和自己比出槍啊！　　那江明就是一沒什麼思考能力的笨蛋，居然也側過了身子，甄英雄剛想笑話那兩人白痴，身旁的原野居然也被傳染了似的。　　“媽的個白痴，我可是警察局速射記錄的保持者。”原野得意啊，對甄英雄道：“那大個兒是我的，小老頭子是你的，甄英雄，你小子今天一定會露怯，有能耐你就繼續裝，裝的不會開槍啊。”　　靠，球球的，原野這王八蛋太陰險了！甄英雄猛然醒悟，原來這小子不但是因為自信才要傻帽似的用這種西部槍手式的方法來博命，更是想逼自己開槍啊！　　朗朗市至今有幾起槍殺案未破，原野懷疑的對象就是甄英雄，所以，甄英雄否認自己會用槍的事實，看來原野是要耍陰的啊。　　那個大個兒能不能把原野一槍打死呢？甄英雄因為期待，所以看了一眼江明，可這一看，甄少爺笑了，那傢伙肯定是白痴，球球的，側身站着，他腰裡掛的那東西都露出來了……手雷！　　甄英雄嘿嘿一笑，也側身站好，隔着原野，對房門裡的兩姐妹仰了仰頭，示意她們退到屋裡。　　“有完沒完？”原野沒好氣道：“什麼時候還挑逗明星呢？”　　“不勞你操心，保住你自己的腦袋吧。”甄英雄對山田一笑，“老頭兒，如果你急着死，那可以開始了。”　　“要死地，你的幹活。”山田話落，左手彈出一枚硬幣，燈光下，翻滾中，很是耀眼，四個人都清楚，硬幣掉落地面的瞬間，死亡遊戲開始。　　這種遊戲，甄英雄並不陌生，殺手培訓的時候這也是課程的一部分，殺手與殺手一對一對決的情況並不罕見，為了證明自己的強大，這個遊戲經常被採用，因為生死只有一瞬間，那種刺激與活下來的快感，足以讓每個殺手自豪，而對於這種遊戲，原野是第一次參与，卻不是第一次聽說。　　甄英雄很愛惜自己的生命，所以討厭這遊戲，他很專業，眼睛根本不去看那枚硬幣，內行與外行在這個瞬間明晰了，緊張去望着硬幣的，只有原野和江明，而江明的胳膊，因為全身蓄力的緣故，微微抬了起來，那手雷，完全露出來了。　　側身站立，能一槍致命的要害並不多，而頭部，無疑是最大的目標，硬幣掉落的瞬間，甄英雄的動作出人意料，他左臂擋住頭部，完全遮掩了與山田的視線，而身體也猛然下蹲，離開了原野眼角的餘光！　　第一槍是山田發射的，很快，是專業的，但很可惜，因為甄英雄根本沒打算去射擊他，所以這蜷縮的姿勢完全擋住了所有的要害部位，山田的子彈，射入了甄英雄擋住頭部的左上臂，而同時，甄英雄的槍也響了！　　原野比江明快，卻並沒有擊中要害，而是江明抬起一半的胳膊，可就在他發射第二顆子彈之前，突然發現江明腰上彈飛了個東西，還沒來得及去看，一股猛力頂來，自己的身體直接側飛向了身旁的房間！　　“八嘎！甄英雄，你地大大地狡……”　　“轟隆！”　　山田的叫罵因為爆炸愕然而止，他和高橋一樣，臨死前總算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了，甄英雄從一開始就不是在瞄準他，而是江明腰上的手雷！　　紅，黃混雜的火焰從門外呼嘯而過，感覺樓板都在晃動，原野剛明白自己是被甄英雄撞進來的時候，腦袋頂在了地面上，昏掉了。　　甄英雄長出了口氣，從地上坐了起來。　　“啊，英雄，你受傷了！”　　雙子星同時開口，甄英雄還沒反應，這兩個傢伙卻用很奇怪的眼神開始對望了，感覺也有要決鬥的意思。　　甄英雄剛要打個哈哈，一個不熟悉的手機鈴聲響了起來，甄英雄一怔，掏出一看，果然是自己從匪徒身上搶來的那個。　　“甄英雄，你很厲害，我承認自己小覷了你。”賴玉和冰冷的聲音響了起來，“你很擅於利用人的心理，現在，換我來利用你了……”　　甄英雄還沒有開口，就聽到沙发上‘唔’的一聲，甄英雄一驚，雙子星更是嚇的要死，怎麼這房間里還有人嗎？！　　毯子掉落，從沙發坐起來的傢伙似乎還無法適應明亮的燈光，眯着眼睛撓着腦袋，張開大嘴剛要打哈哧，卻被同時認出他來的雙子星捂住了嘴巴，這傢伙，居然是，電視台當家小生，花遲雨！　　球球的，少爺把這傢伙都忘掉了！甄英雄挺尷尬，這小子被自己揍昏便一直丟在這裏，想不到發生了這麼多事情，居然安然無恙，真是好運氣啊，一個大覺，卻是別人一場噩夢啊。　　賴玉和的聲音再次響起，這次，甄英雄不笑了，“我殺人，是被山田所雇，山田殺人，除私心之外，卻也是受雇他人，而這人，現就在我手中，既然你救走了人質，自然清楚這人就是廖小強，可他方才承認，他也是被人雇傭，呵呵，我想，你一定對這個階梯似的關係很感興趣吧……”　　甄英雄苦笑，他一直想不到海金堂要殺自己的動機，賴玉和說的很對，這次，自己的心理被他抓住了，因為甄英雄很想為了老爹去求證一件事情，真正雇傭這些人的，會不會是那些神秘的殺手呢？可自己就這樣去的話，無疑是死路一條啊，完全掉入了敵人的準備中，又不能和前兩次似的冒充他的人去靠近……咦？想到這裏，甄英雄轉頭一看沙发上的花遲雨……　　語氣一冷，賴玉和道：“我在地下停車場，手裡還有人質十一個，告訴警察，不要靠近這裏，否則，你們可以看到的只有屍體，甄英雄，我相信，你會來的，對吧，哈哈……”　　“你地，賴先生地幹活？”　　一心和甜甜全傻了，甄英雄又玩什麼啊？居然掐着喉嚨，粗聲粗氣的學起了剛才的小日本說話，還裝出一副氣喘吁吁的腔調，“我地，山田組長地手下，甄英雄地抓到了……”　　看到甄英雄掛斷電話，一心和甜甜的疑問還沒有出口，花遲雨才看清楚這傢伙就是打了自己的混蛋，卻看到那一臉壞壞笑容的甄英雄解開了上衣的衣扣，從懷裡掏出了一套淺色的衣服，對着花遲雨惡狠狠的說道：“明星，換衣服的時間到了……”　　花遲雨與雙子星反應再慢，可看清楚那身衣服就是甄英雄來電視台的穿的那套時，也明白了一個大驚失色，天啊，他是想……　　……　　賴玉和沒想到山田的手下居然可以抓到甄英雄，並要挾警方，直接乘電梯到了地下一層。　　雙手被縛，頭上被裹了件衣服，似乎是怕他看清楚東西吧，身上的衣服也不會錯，白色的痞褲，粉白寬格體恤，最主要的，是胸前那小片血跡，賴玉和滿意的點了點頭，那可是自己留在甄英雄身上的印記啊。　　‘甄英雄’的身後，那人一身黑衣，戴着面具，有些緊張似的左右張望。　　在賴玉和對面十幾米處停下了腳步，以一輛汽車做為掩護，假扮日本人的甄英雄用槍頂着假英雄的腦袋，問道：“山田組長在哪裡？”　　賴玉和陰冷一笑，“那已經不是很重要了，把甄英雄送過來。”　　“你是賴玉和？呵呵，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不過這次少爺看起來很狼狽啊。”典型的雙簧，中國的傳統藝術啊，真不是外國人能理解的，甄英雄的面具擋住了嘴巴，用真聲說話，儼然就響是被蒙了腦袋的假甄英雄再說啊，“想殺我為你兄弟報仇吧？呵呵，少爺不怕死，但還想死個明白。”　　假甄英雄正是花遲雨，因為腦袋被包裹住了，沒人看的到，這傢伙嘴裏被塞了東西，並被膠布沾住，想說話，根本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心理罵街，甄英雄的手槍頂住他的腦袋，這絕對不是在演戲，這小子真的會開槍的，他可是黑社會啊！　　“你想知道嗎？”賴玉和將廖小強拉到身邊，同樣用槍頂着他的腦袋，“廖先生，你來告訴他啊，剛好我也很想知道。”　　廖小強早嚇的破了膽，哭道：“賴先生，我真的不認識那個人啊，他只是說自己與甄英雄有仇，然後給了我三百萬美金……對了對了，那個很可怕的黑衣男人長的像中國人，卻有一個外國名字，叫做羅比，還有一個女的，很漂亮，我記得她叫做愛……”　　“砰！”　　聲音愕然止住，廖小強的血濺到了賴玉和的臉上，甄英雄無法相信，那傢伙居然開槍了！　　踢了兩腳死掉的廖小強，賴玉和不屑的啐了一口，“如果你不肯說，我也許會饒了你的狗命，出賣，是最沒出息的男人，你說是不是呢，甄少爺？”　　“是啊，確實。”甄英雄有點失落，可更加提起警惕了，那個賴玉和是絕對的魔鬼啊，“既然我已經落到你手裡了，那麼，人質你可以放了吧？少爺我很討厭連累人，而且，屠殺弱小的男人也很垃圾，不是嗎？”　　“是嗎？”賴玉和擺了擺手，他的手下將車裡的鄭耀民拉了下來，“好象是的，哈哈，那位山口組的兄弟，如果你不想一個人留在這裏等死，就把甄英雄帶過來，他，可是我們離開的關鍵。”　　哇塞，SM嗎？甄英雄一看鄭耀民的慘相，差點吐出來，天啊，日本人的捆綁藝術難道不止適用於女人啊……　　“喂，你還在做什麼？快把甄英雄帶過來！”　　“嗨！”　　甄英雄應了一聲，推着花遲雨向前走去，敵人，加起來有四個，少爺身上有兩把槍，如果是三米以內，應該可以解決掉他們的……　　“大明星，不想死的話，就全身放鬆。”甄英雄輕輕的說了這句話，右手一撥花遲雨的脖子，左腳一勾他的小腿，在他摔倒的瞬間，左手也拔出了插在花遲雨後腰上的另一把槍，“甄英雄地來啦！”　　賴玉和一驚，沒想到這日本人居然要對自己開槍，更沒想到這聲音是，甄英雄！媽的，中計！賴玉和反應快，他是手下反應也不慢，一個閃身擋在了他的身前，竟是做了肉盾！一聲悶吟，頭部中槍，後腦噴出的血灑在了賴玉和的臉上。　　甄英雄確實快，幾乎同時幹掉了兩個人，但他卻忘記了一件事情，遇到了一個意外。　　忘記的事情，是自己左臂的槍傷，當開第一槍的時候，蓄勢而發，所以胳膊雖然猛的一痛，卻還是達到了預想的效果，可槍擊第二人時，卻因為疼痛使得動作不到位，沒有一槍斃命，補上一槍的同時，自己的胳膊又中了一槍，手槍脫手。　　而沒想到的意外是賴玉和的手下居然做了肉盾，一槍斃命，卻無法射擊到賴玉和，情急之下連連開槍，前面的人死的透了，而賴玉和的手槍，卻架着戰友的胳膊抬了起來，最要命的是，自己的手槍里，沒子彈了！　　甄英雄大急，一個飛身撞入了那死人懷裡，連同賴玉和，一起頂在了車門上，賴玉和受痛，槍口一垂，甄英雄反身用背擠住一死一活兩個人，左臂無法抬起，右手抓住賴玉和那把銀色左輪手槍的槍管，剛要發力，右肩膀傳來一陣刺痛，竟是賴玉和早料到甄英雄要搶槍，左手摸出的匕首反插入了甄英雄發力的肩膀，而且，直末刀柄！　　“甄英雄，我要為我兄弟報仇！”　　“咎由自取，那是活該，少爺還要為民除害呢！”甄英雄的右手幾乎失去了知覺，槍口，在逐漸向著自己的胸口轉動，而右肩，賴玉和在殘忍的轉動着刀柄，那種讓人痛不欲生的火辣辣，幾乎讓心臟炸開的疼楚，使得甄英雄說話的聲音都在顫抖，汗珠，如雨一般落下。　　賴玉和可以感覺到甄英雄的力氣在逐漸消失，這一刻，他已經忘記了如何逃走，心裏只有一個字，那就是殺，這種血腥的慾望充斥了他的身體，甄英雄的抵抗讓他的獸性燃燒。　　“你應該去見萬惡的上帝！”　　甄英雄的牙已經咬的出血，這劇烈的疼痛讓他回想起了殺手培訓那種遊走在生死邊緣的感覺，現在，就是死亡與生存的邊防線，能活下來的，只有一個，而自己，恰恰有不能死的理由！　　“那麼，通往地獄的火車票，少爺我讓給你！啊！”　　甄英雄肩膀的傷痛已經到了可以忍耐的極限，用盡最後的力氣，將腦袋狠狠的撞向了後面，死人的頭因為骨牌效應，錘在了賴玉和的面門上，賴玉和吃痛，頭一仰，左手一松，可右手，卻扣動了扳機。　　“砰！”　　因為甄英雄要發力去頂賴玉和的腦袋，右臂最後的力氣自然的向下，壓低了槍口，這一槍，沒有要了他的命，可小腹中彈，依然讓他失去了站立的能力，向右反旋自己的身子，匕首離開了肩膀，流出的血犹如一條紅線懸在空中。　　賴玉和因為面門受創，感覺到了甄英雄擺脫，卻不曉得他躲在了哪裡，但可以想象，一刀，一槍，那個男人，已經廢了，不會有反抗的能力了！　　推開四人，賴玉和突然發現，眼前空空的竟無人影！　　“咳，呼……賴先生，該開始，剪票上車了。”甄英雄的聲音從地上響起，賴玉和一怔，低頭一看，大驚失色，嘴角滿是血的甄英雄狼狽的倒在地上，但他的左手裡，居然握着那把他剛剛掉落的手槍，以手肘為支點，自下而上的瞄準着自己的胸口，嘴角無力的一勾，“旅途，愉快！”　　賴玉和第一次感覺到了死亡降臨的恐懼，那把左輪手槍剛剛抬起，甄英雄用最後的力氣，用唯一還可以動着的半條手臂，連續扣動的扳機，去他媽的一顆子彈顯能耐吧，甄英雄因為嚴重的失血，視覺已經不清晰了，要害？沒有把握，所以，直到子彈射光，他依然在扣動着。　　賴玉和也開槍了，三槍，卻沒有一顆子彈擊中甄英雄，不過，他倒下的身體卻砸在了甄英雄的身上。　　死豬一樣倒在地上的鄭耀民親眼目睹了發生在眼前的一切，那眼珠子險些掉出來，但恐懼中，也有興奮，因為，得救了啊。　　甄英雄又吐出一口鮮血，無力的笑着，望着賴玉和無法閉上的眼睛，輕輕道：“發……車。”　　大門響動，電梯，樓梯，湧入了大批的警察，甄英雄看了看剛剛轉身倒地時掉落的，還處於通話中的手機，聽着裏面的聲音，笑了，那，是小艾和一心的喊叫，還有白果的臭罵，聲音中的焦急讓英雄有種劫后餘生的感動，這次，真是狼狽呢，居然連推開屍體的力氣都沒有了。　　球球的，被男人壓倒，這很有辱少爺的形象吧？希望不要被小艾看到啊，甄英雄又吐了口血，在自己對自己的牢騷中，眼皮合了起來。　　“英雄，英雄你醒醒啊！唔……”　　“英雄，英雄……啊，點心，點心暈倒了！”　　“死流氓，你給我把眼睛睜開！我，我，我還沒有抓你呢，不准你死！”　　隱隱約約，這幾個聲音已經響在耳邊了，甄英雄的嘴角，在徹底昏迷之前，勾了起來，球球的，好吵……

# 第130章 你有姐姐嗎

　　甄英雄覺得自己這一覺睡的好長，而且很舒服，但是當自己睜開眼睛的時候，舒服的感覺似乎隨着視覺的恢復而散發到了空氣中，疼痛如同交換一般的湧入身體。　　很寬敞的房間啊，比自己的卧室大的多了，白色的窗帘被風吹動，明亮的陽光下，窗檯的小草顯得更綠了，唯一感到不爽的，就是空氣中漂着讓人噁心的消毒水氣味。　　這裡是醫院？！還是少爺我的專用病房！腦袋晃了晃，總算將朦朧和昏沉揮出了大腦，甄英雄想起來了，自己在電視台受了很重的傷啊。　　兩條胳膊全動彈不得，想坐起來，卻是一點力氣也用不出來，感覺有什麼東西壓着自己，難道……是美女？！是小艾嗎？甄英雄心裏又驚又喜，電影里的橋段不就是這樣的嗎？　　低頭一看，胸口壓着一個腦袋，是金色的頭髮！球球的，為什麼不是小艾？這頭髮，沒搞錯吧？是那隻蛋糕樹袋熊啊？！　　哎呀，沒德的玩意兒啊，少爺受了這麼重的傷，看護病人怎麼可以壓人傷口呢？　　甄英雄不滿的拱了拱身子，想要趴在自己胸口的人起來，雖然不待見那隻樹袋熊，但甄少爺還是很感動的，居然趴在自己身上睡着了，可想一定是照顧自己太累了吧。　　“額……”那人感到了甄英雄在動，腦袋動了動，抬了起來，打了超級大的哈哧，“哦，你醒了啊，朋友。”　　“我靠！怎麼是你？！樹袋熊呢？”甄英雄差點吐出來，“闌度，你一大男人幹嗎趴少爺身上睡覺？！”　　闌度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手裡的報紙因為胳膊的抖動而發出一陣聲響，這小子沒好氣道：“我兩夜沒合眼了，還要在這看着你，你以為我容易啊？坐這看報紙來着，不知不覺就睡着了，還有……樹袋熊是誰？”　　甄英雄一怔，不答反問，“兩夜？”　　“是啊，你昏迷了一天兩夜，左臂中了兩槍，不是要害，無礙，胸口被扎了一刀，入肉不深，無礙，右腳腳腕嚴重扭傷，怕你小子一個星期不用下床走路了。”闌度語氣一沉，“小腹的一槍雖重，但還不足以致命，朋友，你肩膀上這一個血窟窿，差點讓你失血死掉，如果不是因為警方開始的時候就叫了急救車等在外面，你已經掛了！”　　“是嗎？呵呵，原來我傷的那麼嚴重啊。”甄英雄打了個哈哈，奇怪道：“情況怎麼樣了？還有……為什麼看護我的會是你個臭老爺們啊？！”　　“情況？哦，沒死的匪徒全部落網，人質除了被你摔的很慘的花遲雨，全部無恙，而且，在地下停車場被你救了的那個記者帶領下，從郊區的一個廢工廠還救出了幾個人質。”闌度削着蘋果，道：“很運氣，那個叫做山田的日本人是山口組在中國的一個販毒組織的網絡紐帶，加上最後賴玉和在電話里說的內容，這次事件完全被定為了尋仇買兇的刑事案，張進寶保住了自己的帽子，現在警方正在全面搜捕那個叫做羅比的人，可惜，除了這個名字，沒有任何的線索。”　　“羅比啊……”甄英雄搖了搖頭，無謂的笑了笑，“對了，為什麼沒有人來看我？”　　“我不是人嗎？”闌度鄙夷的看了甄英雄一眼，道：“你住進醫院的同時你老姐帶着櫻桃和樂樂來過，因為與門口的記者打了一架，被老爹押回漢宮禁足了，估計這時候漢宮會很熱鬧吧……”　　“和記者打架？！”甄英雄的汗立刻下來了，不愧是超級變態的姐姐，什麼事情是她做不出來的啊？　　“她說記者太吵，影響你休息了，呵呵，英雄，你姐姐雖然有些變態，可真是很喜歡你呢。”闌度笑了笑，道：“櫻桃因為幫忙她打人也被老爹關到漢宮去了，看不出她小小的個子還那麼能打，砸了人家兩台機器……哦，對了，樂樂進門看到你就昏了，本來她也在的，抱着那隻豬哭哭啼啼了两天，早上終於累倒了，現在送回漢宮了，至於你的神秘女朋友，很不幸，她們來不了了。”　　“為什麼？”甄英雄的腦子還沒有徹底的靈活起來。　　“你是流氓，她們是明星，門口現在有警察，進來的人統統要被搜查，這理由充足嗎？”闌度看了看錶，將削好的蘋果放到一旁，笑道：“不過，有個人馬上會來看你，既然你醒了，那我就不打擾你們親密了，先回去了，两天沒睡，很困，媽的，全是那個叫方言的警察，追了我兩條街，害這麼帥的我鑽下水道逃跑，干他媽的……”　　球球的，你丫就這麼走了啊？！甄英雄剛要坐起來說話，卻是小腹一痛，又躺了回去，拉開房門的闌度回頭一笑，“你想說自己很餓吧？放心，醫生早說過你中午的時候差不多會醒，小公主剛才來電話說親自給你煲了一鍋豬肝粥，馬上會送過來的，你靜心等等吧。”　　什麼？掃把星熬粥？那倒霉鬼會做飯嗎？甄英雄愣神的工夫，闌度已經離開了。　　親密？闌度說的那人不會就是小愛吧？少爺和她有什麼親密的？甄英雄身體還很虛弱，打了個哈哧，眼睛一合，又困了，可渾身的痛楚讓他很難入睡，真難受。　　“姐夫啊……，你是不是變成植物人了啊……？”　　甄英雄覺得自己才要睡熟，就被這個拉長音兒，和哭喪似的聲音吵醒了，還沒發出不滿，一個身體簡直是砸到了自己的胸口上。　　“啊……！痛……啊……”　　“咦？姐夫你還活着啊？”倒霉鬼趴在甄英雄的身上，很驚喜，淚眼汪汪的抬頭一笑，“醫生說你中午會醒，我看你好象還昏迷着，以為你和電影里演的那樣似的，變成活死人了呢，討厭！醒了你不睜開眼，嚇唬人家很有趣嗎？唔……臭姐夫，嚇死人了啦，我以為你死定了呢！唔……”　　本來還嬉皮笑臉的，說著說著，小嘴一撅，大眼睛一眯，鼻涕都流出來了，小愛那忍哭又忍不住的樣子真是可愛。　　“咳……咳，如果你再不起來的話，我真的會死！”甄英雄可受不了了，艾愛這一哭不礙事，還撒嬌似的搖擺着身子，雖然甄英雄知道她是因為心情激動，可關鍵自己這身子受不了啊。　　“哎呀，姐夫，你受傷了怎麼不早說，看我，肯定讓你疼了吧？呲……！！！”艾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一把鼻涕擤在了甄英雄蓋着的毯子上，抹了抹眼淚，還探着脖子親了甄英雄一口，這才從他身上跳下來。　　噁心啊！這丫頭果然是自己見過的最漂亮卻最邋遢的女孩！甄英雄兩條胳膊都動不了，可能是擺脫賴玉和的時候倒地的那一下吧，因為身體已經無法控制而摔倒扭傷了腳，只有一條左腿，連踹個被子都那麼費勁。　　……　　“小愛，我問你個事情。”甄英雄見艾愛正在給自己盛粥，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你有姐姐沒有？”　　“啊？！姐……姐姐？”艾愛明顯一慌，險些把碗給扣了，把小湯匙含到自己嘴裏，雙手端着粥走了過來，“姐，姐夫怎麼突然問這個啊？”　　有問題，這丫頭神色慌張，一看就有問題啊，甄英雄眉頭一挑，“姐夫姐夫，你老管我叫姐夫，沒姐姐這姐夫是怎麼來的？小愛，少把少爺當白痴，說，你姐姐是不是……我靠！你這是什麼粥？怎麼這個顏色啊？！”　　甄英雄看到小愛的目光飄飄忽忽，一直在躲閃着自己，腦中突然閃過道光，竟主動轉移了話題，不過所以轉移到粥上面來也不是沒有道理，艾愛端着的碗裏面，那所謂的豬肝粥顏色確實嚇人，“這是什麼東西？”　　小愛聽甄英雄不問那個問題了，立刻望着他，得意的笑道：“豬肝粥啊，醫生說姐夫小肚子上中了一槍，傷好之前只能吃些流食，怎麼樣，姐夫，嘗嘗味道吧，這可是處女小愛的處女作！”　　處女小愛的處女作？這話聽着怎麼這麼挑逗啊？甄英雄皺着眉頭子，很怕傷了處女小愛同志，小心的問道：“粥里，沒有米嗎？”　　“豬肝粥豬肝粥，放米做什麼啊？”小愛的表情很認真，絕對不是在開玩笑，但那專業的表情和不專業的話語，讓甄英雄有種被掃把星砸到的感覺，“我把整整一個豬肝切碎，加了些芹菜，菠菜，聽說嫩嫩的柿子樹樹恭弘=叶 恭弘也很補的，我昨天專門到小蟬家剪了幾支呢，然後剁碎，加水，從今天早上開始，整整煮了四個鐘頭，快試試看，天才小愛的愛之粥……”　　黑吧啦嘰的液體，不，漿漿的已經可以稱為固態了，散發的味道是豬肝味嗎？好象是，可還有一股讓人作嘔的糊鍋底子味，不愧是四個鐘頭啊……芹菜，菠菜，早熬爛了，這兩種菜確實有營養，可柿子樹的樹恭弘=叶 恭弘也補嗎？再說，少爺是身體受傷，卻不是腦袋受傷，現在都快十月了，已經到了掉樹恭弘=叶 恭弘的季節，怎麼可能還有嫩嫩的柿子樹樹恭弘=叶 恭弘啊？！

# 第131章 超低級小愛

　　“小愛啊，這個粥，是你自己自創的吧？”甄英雄把腦袋向後拱了拱，再聞，非吐了不可，少爺胃裡本來就沒東西，要吐肯定會難過死的。　　“姐夫，你這話超沒水準誒，很傷人的你知道嗎？”　　甄英雄一怔，就看艾愛挖了一勺黑烏烏的‘毒藥’遞了過來，“如果是和別人去學，那還有小愛的味道嗎？這是愛之粥，愛之粥啊……別廢話，快吃，不吃飯身體怎麼能好的快呢？”　　你的味道？倒霉鬼的味道！甄英雄越看那東西越可怕，少爺我吃了恐怕會死的更快吧？　　“最後一句，最後一句！”甄英雄現在不能動，無法反抗的感覺真是難過，“很冒昧的請問一下艾愛小美女，那個……這東西，你自己嘗過了嗎？”　　“我又沒病，吃這個做什麼？”　　“當然要！”甄英雄不好自己去打擊小愛同志，連忙擺出病人姿態，“醫生說我不能吃咸，你先幫我嘗嘗吧。”　　“哦？也對啊。”艾愛哪知道甄少爺從醒了到現在都沒有見過醫生啊，可愛的一張嘴巴，“那我先幫你嘗嘗看，小愛的味道一定是超……級……棒的……”　　艾愛才咀嚼了兩口，從眉飛色舞，到皺眉眯眼抽鼻子翹嘴巴的過程就已經完全的轉換了過來，說話都走調了，似乎嘴巴一張一合都會很痛苦似的，看的甄英雄冒冷汗之餘也替她難過，天啊，那東西得多難吃啊……　　“我突然想去尿尿！”艾愛鼓着小腮幫，捂着嘴巴轉身衝進了廁所，門都沒關，跪在地上，抱着馬桶，‘嘔’的一聲，吐了。　　甄英雄看着艾愛跪在地上的背影，搖頭笑了，“姐妹兩個，差別很大啊……死老頭子，等少爺回漢宮和你算帳！”　　似乎想到了什麼，甄英雄突然得意的笑了，“算帳做什麼？少爺我是個大傻瓜，就給你們一傻到底，間諜如果暴露了，那還有什麼意思啊？”　　“姐夫……”　　“恩？”　　正在得意着什麼的甄英雄聽到小愛突然的說話，轉身望去，看到小愛已經不吐了，卻沒有站起來，依然跪在馬桶前。　　“如果，我是說如果，如果小愛騙了你，你會生氣嗎……不，我是說，你可以不生氣嗎？”小愛似乎不敢回頭一般，帶着磁性的聲音中有些顫抖，似乎在自責，似乎在愧疚。　　“被騙了的人應該有生氣的權利吧？”甄英雄語氣嚴肅，可臉上卻露出了微笑。　　小愛身體一顫，要爬起來，可想了想，又跪了回去，偷偷的回瞄了一眼，見甄英雄正看着她，連忙轉回了頭，那做賊心虛的樣子着實可愛。　　“姐夫，你不要這樣嘛，人都會犯錯的啊，大不了我以後犯了錯，聽你的話刷馬桶總可以了吧？好不好啦姐夫，你不會趕小愛走的，對嗎？”小愛這話說的又急又怕，甄英雄笑的更開心了，這丫頭還有點良心啊。　　“小愛，聽你這麼說，好象已經犯了什麼大錯似的，是不是有什麼對不起姐夫啊……”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艾愛猛的回過頭來，連連擺着雙手，“自從和姐夫在一起之後，我都不用正眼去看異性了，對姐夫絕對是忠貞不二，痴情到死，收到的情書拆都不拆，直接撕碎了丟垃圾筒，公共場合也不翹二郎腿了，沒有姐夫允許，都不去游泳，免得那些色狼打量屬於姐夫的美麗的小愛的完美身材……”　　冒汗……球球的，你這丫頭說什麼呢？少爺是懷疑你偷情了嗎……呸！少爺和你這未成年的自戀丫頭有那種關係嗎？！收到的情書撕碎了丟垃圾桶？你辦的這是人事兒嗎？缺德玩意兒！　　“打住，打住！服你了，少爺才懶得和你這丫頭計較，如果你真犯了什麼不超越少爺底限的錯誤，我會原諒你的！”甄英雄嘆了口氣，如果和艾愛生活久了，自己非精神失常不可，讓人愛，更讓人恨。　　“真的？”　　“真的，不過，必須刷馬桶，而且沒有第二次，知道了嗎？”　　“耶！姐夫萬歲！”艾愛跳起來，衝著跑來就要給自己整個飛撲式的擁抱，嚇的甄英雄連連喝止，掃把星永遠都是掃把星，少爺會不會對她太好了呢？　　……　　醫生來過了，當一臉緊張把醫生盯的渾身不自在的艾愛聽說甄英雄恢復很好，也許用不了兩個星期就可以出院的時候，小愛同志一聲歡呼，差點嚇醫生一大跟斗，連連的鞠躬道謝愣把醫生護士頂出了病房，醫生甚至懷疑這丫頭是嫌自己礙事故意要趕自己離開的。　　“咳。”艾愛把自己那鍋毒藥收拾了起來，但厚臉皮的丫頭拒絕承認自己烹飪方面的失敗與白痴，“這個粥雖然味道很好，但確實口重了一些，姐夫還是先不要喝了……”　　甄英雄連連點頭，那東西看着就像火藥，顏色，味道，是夠重的。　　“我拿回去放冰箱里，等姐夫出院再喝。”　　啥？！甄英雄一聽就急了，看艾愛那認真的表情，再也不忍了，“少開玩笑了，死倒霉鬼，那東西你回家路上喂喂流浪狗，看它吃不吃？！我估計狗都不去聞！”　　“喂，姐夫，你傷我自尊了！”艾愛一掐小蠻腰，“狗不聞怎麼了？那才證明東西好呢，包子是肉做的，不也有‘狗不理’嗎？！我的粥就叫做‘狗不聞’，早晚成為世界名牌！哇哈哈……”　　笑的還真囂張，你妄想症吧？球球的，有沒有搞錯，和‘狗不理’也能聯繫到一起？！真要是世界名牌，你那東西估計得比毒品還另聯合國頭疼吧，嚴重污染地球環境啊……　　“喂，姐夫……”　　艾愛收起了誇張的表情，搬了個三條腿的凳子坐到床邊，伸出小手，很溫柔的幫甄英雄撥了撥額前的頭髮，那雙大眼睛中，韻韻的波動讓人心裏一片祥和，一片寧靜。　　鳥兒在窗外歌唱，風兒輕吹着窗帘，盆里的花兒在舞動，這個時候的艾愛，真的好美，她不鬧了，笑的不誇張了，粉雕玉琢的絕美小臉上找不出一點的瑕疵，她不像小艾，卻又很像小艾，甄英雄第一次感覺到面前這個小愛身上散發出的讓人無以抗拒的魅力，原來，她並不是個低級無趣的臭丫頭，原來，她也有這麼美，這麼迷人的一面啊……　　甄英雄痴了，而艾愛，捧着他的臉，輕輕的，慢慢的湊了上來，四片嘴唇碰觸到一起，甄英雄突然有了觸電一般的感覺，那雙眼睛，好明亮啊，那味道，好香。　　和小艾不同，艾愛這丫頭居然伸出了小舌頭，很笨拙的頂開了自己的牙關，但她並不懂得接下來該做些什麼似的，居然是將自己的唾液渡了過來。　　好甜，這丫頭是從哪裡學到的這些啊？甄英雄有些納悶了，如果加上這次，艾愛才接吻不過五次啊。　　輕輕離開甄英雄的嘴唇，艾愛貼着他的嘴巴，望着他的眼睛，輕聲道：“你沒事，真的太好了……”　　這種甜而不膩，讓人骨頭髮酥的語調真的是艾愛這丫頭髮出來的嗎？甄英雄覺得自己要被那話語中的情意綿綿帶的飛起來了。　　和甄英雄會煞氣氛一樣，艾愛接下來的一句話，讓飄起來的甄英雄險些摔成大餅，只見這丫頭眼睛突然一眯，呲着小白牙得意一笑，“出院回家後繼續幫我洗腳，哦呵呵……，住院期間，時間扣除，你還差我三十天！”　　什麼？！太影響情緒了，甄英雄氣的吼道：“球球的，你腦袋有病啊？我沒事，太好了，好的就是這個嗎？”　　“那，姐夫，你是不是男人啊？想反悔嗎？”艾愛嘟長了小嘴，讓甄英雄看到她含着的口水，含糊不清的得意道：“你現在可不是我的對手哦，難道你還想嘗嘗本小美女的口水嗎？”　　我靠！原來你個丫頭不是因為接吻而味口水給我，而是惡作劇啊！甄英雄感覺自己身上的彈孔要噴血了，氣啊！　　因為說話，艾愛那口口水已經掉在甄英雄的臉上了，“哎呀你個死倒霉鬼，乘人之危是吧……哎呀！你是狗啊？還吐口水？！”　　“來，張嘴，我喂你吃……”艾愛這個美啊，折磨甄英雄，簡直是她人生最大的樂趣，又一口哈喇子滴在了甄英雄的臉上，看到他閉眼搖頭的狼狽相和那一臉的口水，艾愛這個樂啊。　　“倒霉鬼，我是身體動不了，可嘴能動，白痴，就等你笑呢！”　　甄英雄報仇的機會終於來了，同樣一口哈喇子噴出來，艾愛嚇了一跳，仰身向後一躲，口水是躲過去了，可她忘了自己坐的是三條腿的凳子了，一陣手忙腳亂，還是重心失調，連人帶凳，摔了個乾淨利索，“啊……！！！壞姐夫，疼死了！！！”　　“白痴丫頭，和少爺我斗？！摔死你！”　　“哎呀……，凳子腿彎了！”艾愛側坐在地上揉着小屁股蛋，看着那條彎了的凳子腿，使勁的板了回來，扶起來坐了坐，還行，不用力晃動還挺穩當的。

# 第132章 為什麼而痛

　　“來，姐夫，我喂你吃飯……”　　從新坐回來的艾愛似乎忘了剛才的事情，找了條毛巾邊給甄英雄抹臉邊像個小媳婦似的嘟囔着，“看你，出了一頭的汗。”　　汗？那是你的口水！臭丫頭，你還真是屬狗的，臉變的好快啊！　　“吃什麼？”甄英雄這两天都是靠點滴過活，現在一聽吃東西，確實餓的要死，“不會是小愛牌的‘狗不聞豬肝粥’吧？”　　“不啦，我剛剛看到桌子上有個削好的蘋果，噹噹啷噹……，看起來好美味啊……”小艾變魔術似的雙手托起了那個闌度削好的蘋果，明明是因為自己做的東西沒辦法吃只能用水果代替，偏偏還能說的理直氣壯，“蘋果，是聖經中提到的智慧的果實，亞當與夏娃就是因為吃了蘋果才知道光屁股到處跑這種裸奔的行為是不好的……咳，扯的遠了點，回主題，蘋果，是很有營養的水果，而且適合空腹食用，姐夫，看我，多疼你，來，我們就吃這個好啦。”　　“我們？球球的，一個蘋果兩個人吃？”甄英雄眼都紅了，“難道只有這一個蘋果嗎？”　　“不是啦，可削好的就只有一個。”艾愛小嘴一嘟，不滿意甄英雄要吃獨食的態度，狠狠咬了一大口蘋果，邊嚼邊道：“姐夫，你自己的手又不能動，我們這樣吃剛剛好，一舉兩得嘛，來，張嘴，我喂你。”　　一舉兩得？甄英雄一怔，艾愛已經吻了過來，干！球球的，難道就是這樣一舉兩得嗎？！　　“你有沒有搞錯？有這樣餵食的嗎？”甄英雄好不容易咽下了嘴裏的東西，氣道：“把你嚼爛的給我吃？！”　　“你胸口中刀了耶，自己嚼東西吃會痛的，我這麼體貼你，你幹嗎還要衝我叫啊？！”艾愛又咬了一大口，道：“再說，我一邊喂你一邊讓你沾便宜，你還不知足嗎？這世界上還有我這麼體貼的服務嗎？你說，你說啊……！電視里播出的這種場面，那都是女主角對男主角愛的不行了的浪漫表現，多溫馨啊，打擊純情小愛的一片真心，姐夫，你是個沒情調的白痴！”　　“白痴？我白痴？”甄英雄眼一翻，質問道：“難道電視里的女主角也是將蘋果的酸甜水份榨乾自己吃，然後把嚼沒味兒的乾巴巴的蘋果渣餵給男主角嗎？！”　　“這個……他們又沒張開嘴讓我看，我哪知道啊？！”艾愛惱羞成怒，使勁的嚼了兩口，低頭下來，“愛吃帶水兒的就給你，連本小美女的口水一起吃，哼！”　　四片唇正在過渡食物的時候，門被推開了，高跟鞋敲打地面的響聲很是誘人，這個聲音一般會讓人聯想到長腿的絲襪美女，甄英雄心底一顫，球球的，來人了，想要推開小愛，奈何兩條胳膊都動不了啊，而小愛，眼睛眯成了月牙，明顯知道有人要進來還如此得意，靠，球球的，這丫頭要整少爺啊！　　“啊……！！！”　　玻璃震的‘嗡嗡’響，甄英雄對這個尖叫簡直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死流氓，你在對小愛做什麼？！”　　艾愛被人揪着耳朵拉了起來，“哎呀哎呀疼疼……，果果姐，好疼的啊。”　　望着眼前這張氣的紅閃閃的俏臉，嘴角還在流着蘋果汁，在美女眼中卻是口水的甄英雄有理也說不清啊，球球的，不是少爺對她做什麼，而是她對少爺做什麼才對吧？　　……　　艾愛已經被白果趕走了，而甄英雄也終於知道了，闌度口中的那個會過來看他的人，就是白果，親密？如果躺在這裏不能動的人是她還差不多，現在，少爺想自求多福都難了，這丫頭不會藉機報復自己吧？　　坐在艾愛剛剛坐的三腿凳子上，一身合體警服的白果雖然翹着二郎腿，卻因為長長的群擺而沒有走光，黑色的高跟鞋一上一下的踢着，被一層肉色絲襪包裹的小腿結實纖細，很是誘人，可這次甄英雄卻不敢肆意打量了。　　球球的，已經半個小時了啊，這丫頭想幹嗎？甄英雄看了看牆上的掛鐘，臉皮再厚，被一個美女這樣目不轉睛的盯了三十分鐘，換誰也自在不了吧？　　“怎麼？你不是很喜歡欺負我嗎？”白果終於說話了，一張小口，簡直是冰雪融化，春暖花開，笑的煞是好看，很是甜美，“情人老公……，今天你怎麼不說話了呢？”　　和被人塞了一口棉白糖似的，甜的已經膩死了，情人老公？這丫頭分明是想報復啊！甄英雄當然聽的出來那句情人老公是咬着后槽牙說出來的，死丫頭，你根本是在嘲笑本少爺今天制不了你是吧？　　“哎呀，情人老婆怎麼這麼說呢？少爺我怎麼會欺負老婆呢，呵呵……啊！”甄英雄‘老婆’兩字一出口，白果的小手立刻摸到的甄英雄露在外面的胳膊上，狠狠的給他掐了一把。　　“死流氓，你還真上臉啊。”白果邊磨牙邊笑，一張小臉真是比賴玉和都可怕，“再叫一聲給我聽聽啊……”　　甄英雄胳膊動不了，卻不是沒知覺，火辣辣的疼啊，“算，算了，這裡是醫院，影響不好，還是回家再叫吧，呵呵，情人老婆，你來找少爺有什麼事情啊？”　　嘴裏說不叫，還不是在繼續的佔便宜，白果深知甄英雄的厚臉皮，翻了他一眼，重新坐好，表情也恢復了淡然和冷漠，“甄英雄，你住院期間的安全，將由我負責……”　　“什麼？！”甄英雄沒等白果說完便打斷了，“你負責？！那我還活不活……哦，我的意思是很好啊，老婆照顧老公，很合適，很合適，呵呵。”　　看到白果臉上突然布滿了殺氣，甄英雄連忙改口，他清楚的看到那丫頭嘴角勾起的惡魔般的微笑，她根本是想找機會折磨自己啊！　　“如果你那張臭嘴再管理不好，我會考慮告你一條侮辱警務人員。”白果得意的一笑，繼續道：“直到你出院為止，我的任務就是每天二十四小時的保護你，甄英雄，這樣一來，我在高橋那次事件里欠你的就算還清了，知道嗎？”　　甄英雄早知道這個大小姐脾氣的丫頭不會這麼開心的接受保護自己的任務，她的目的，應該還不止這樣，臭丫頭，你以為少爺不能動就好欺負了？一天少爺的腦子沒有壞掉，你就永遠還不清本少爺，想折磨我？開玩笑，你有哪個智商嗎？　　甄英雄淡然一笑，冷冷的盯上了白果的眼睛，這個眼神，讓白果身子一顫，因為她對這眼神並不陌生，被這眼神盯住，總會感覺到一種壓抑的緊張，“張進寶讓你來保護我，就沒有特別的交代嗎？例如，他會說，白果，你與甄英雄曾在高橋事件里有過長時間的接觸，他對你不會有太大的戒心……”　　白果到底是年輕，聽甄英雄如此一說，臉色大驚，顯然被甄英雄說中了，可一看到甄英雄那臉輕視鄙夷的表情，又趕快掩飾，不過怎麼看怎麼做作。　　甄英雄搖了搖頭，不等白果否認，合上了眼睛，“情人老婆，有什麼話你可以直接問，我這麼疼你，會直接告訴你的，何必與我動心眼兒？這樣會讓少爺我很傷心的。”　　話是找抽，可語氣很認真，白果握緊了小拳頭，咬了咬櫻紅的嘴唇，終於嘆了口氣，從上衣口袋摸出了一個小記事本和一桿鋼筆，“你，哪個……電視台事件，究竟是誰要殺你？”　　“哦？”甄英雄突然張開眼睛，有些意外，對白果笑道：“我以為你會問，甄英雄你個死流氓，老實交代電視台事件你一共殺了多少人呢，呵呵，老婆，你不是很想抓我嗎？為什麼不問？”　　白果聞言，臉一紅，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去問甄英雄所說的問題，其實想問的問題有一大堆，可自己開口之前，要問的問題卻突然混亂成一團，而自己平日里想的最多的問題也就脫口而出，究竟是什麼人要殺甄英雄？為什麼要殺他？如果抓不到，以後是不是還會來殺他，這就是白果經常會想的問題，她自己也鬧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問題總是有一種要保護甄英雄的感覺。　　似乎看出了白果在想什麼，甄英雄壞壞的笑又出現了，“我總感覺老婆你很關心我啊……”　　“誰，誰關心你了啊！”白果的俏臉立刻上了顏色，紅的透徹，急道：“我要抓你，當然不能讓壞人在這之前殺了你啊，想問什麼是我的自由，你不要想歪了，我是兵，你是賊，我幹嗎要關心你啊？！”　　“恩，確實是那樣啊。”甄英雄吐了口氣，爽朗一笑，道：“你是警察，我是黑社會，覺得你在喜歡我，看來是少爺自做多情了，怎麼可能啊，我們的身份很對立誒，呵呵，如果你真喜歡上了少爺，我才難受呢，一個警察粘在自己身邊，恐怕就真離坐牢的日子不遠了……”　　對立的身份？白果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了，心臟似乎震了一下，然後停住了，周圍的聲音消失了，身體，似乎冷，又好象很熱，那感覺，讓自己非常難過，似乎，有些疼，可是，白果很陌生這樣的疼痛，因為她自己也無法感覺到，究竟，是哪裡在痛？又是為了什麼而痛……

# 第133章 好想你愛我

　　白果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但很清楚的是，自己很想忘記剛才聽到的那句話，我會喜歡一個流氓？本小姐怎麼可能喜歡一個流氓！可是……為什麼我很不喜歡他說的話啊，明明，他說的就是事實啊，我是討厭他的，很討厭很討厭他，就像他討厭自己是一樣的……　　“喂，情人老婆，你怎麼了？”甄英雄發覺白果有些委屈的撅着小嘴，微微仰頭斜視瞪着自己，身體似乎也在輕輕顫抖，好象很生氣啊，“我說錯什麼了嗎？”　　“沒有，沒有！你說的很正確，你看到我會難受，我看到你也一樣會難受！以後不許你再叫我情人老婆！”白果突然很生氣，連自己也無法控制的將小本子丟到了甄英雄的臉上，“我要去洗手間！”　　“洗臉？還是小便？或者是大便？哦，對哦，女人小便也不能站着解決的……”　　“你……你個死流氓！”白果實在想哭，為什麼這個混蛋連自己已經壞到底的心情都能攪和的亂七八糟呢？她卻搞不清楚，自己究竟為了什麼而心情糟糕，或者說，是自己不願意，在迴避着去搞清楚……　　“你為什麼這麼羅嗦？！你管我上廁所做什麼呢！”白果氣沖沖對甄英雄吼了一聲，用力關上了衛生間的門，解開裙帶便坐了下去，“討厭的東西！你是賊，我是兵，可我也是女人，上個衛生間還要問人家是大是小，臭流氓！”　　“其實我並不是想管，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情而已。”甄英雄的聲音傳了進來，“其實我想告訴你，剛才小愛那丫頭趴在馬桶上吐了半天，可能噴的到處都是，如果你需要坐馬桶的話，記得要先清洗一下，因為那丫頭沒沖。”　　感覺與馬桶接觸的屁股似乎沾到了什麼濕濕的膩膩的東西，稍減怨氣的白果臉色一窒，微微抬起一些，伸手摸了摸屁股上感覺不舒服的地方，然後，看到的，是手指上黑吧啦嘰，散發著奇怪味道的不明物……　　“啊……！！！！甄英雄，我要殺了你這個死流氓……！！！！”　　白果標誌性的尖叫再次響起，廁所的門板都在顫抖，甄英雄望着天花板打了個哈哧，美美的一笑，“早說過，少爺動不了，也不一定就整不了你，哦呵呵……”　　……　　“羅比是誰你真的不知道？”　　看着甄英雄右胳膊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戰果，白果終於解了口氣，坐在遠處的沙发上，很不客氣的吃着甄英雄的水果，還在不停翻看着這個下午各方黑勢力頭子送過來的昂貴營養品，似乎有好吃的她就要先嘗嘗似的，“你這傢伙真有那麼了不起嗎？剛才看你來的都是些外市很有勢力的老大啊。”　　在美女面前，能炫耀的時候謙虛，那是最愚蠢的表現，甄英雄就是這樣理解的，“當然，少爺我可是太子爺，是在道上混的，哪個見了我不得低頭哈腰的，也就是情人老婆你敢在少爺身上又掐又咬的。”　　“誰讓你老欺負我。”白果‘嘩啦’一推那些禮物，氣道：“什麼啊，燕窩，人蔘的，除了水果怎麼都沒有直接能吃的啊？一群只會顯擺的東西，早晚把他們全抓進監獄！”　　白果在漢宮的時候已經習慣不去和甄英雄謙讓了，有什麼好的都會搶，用她的話說，反正也是用髒錢買的，不吃白不吃，又包了一根香蕉，撒氣似的咬了一口，“現在終於安靜了，死流氓，我問你，要廖小強雇傭山田殺你的那個叫做羅比的傢伙，你真的不認識嗎？不許騙我！”　　“羅比啊，這名字確實沒聽說過。”甄英雄臉上一肅，淡淡道：“情人老婆，我所以什麼都願意告訴你，固然是因為我疼你，但更主要的是，我也很想知道要殺我的那一男一女究竟是誰，如果警方可以查到的話，我會省很多時間和精力，何樂而不為？正所謂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真的？”白果不等甄英雄說完就打斷了他。　　“真的。”　　“騙鬼去吧！”白果的表情突然冷了起來，語氣尖酸刻薄，眼神滿是鄙夷，“你沒做過虧心事？黑社會哪件事情是不虧心的？”　　這句話的語氣中，失望的味道更重些，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白果也感覺到了，臉上又是紅光一閃。　　甄英雄出奇的沒有去爭執，而是望着窗外，看着夕陽照耀下的窗台上的那盆花兒，似乎自言自語，喃喃說道：“沒有人生下來就是壞人，人們理解中，一個不犯錯的人就是好人，但犯過一次錯誤，就是壞人，哪怕他用一生去彌補，人們看到的，也只是那一個污點而已，真諷刺，人生漫漫，卻也滄桑百年，做一個不犯錯的好人太難該難，少爺我不是好人，在別人眼中我黑，黑的讓人恐懼，但我沒做過一件虧心的事情，我只想活的開心，討厭約束而已，因為，我不是活給別人看的……”　　白果呆了，甄英雄這樣的傢伙也會有多愁善感的時候嗎？雖然他的話不能讓人苟同，但，他若不是一個黑社會，真的會是很好的人呢，那樣的話，自己，也許真的會喜歡他……　　“即便方才我故意氣你，讓你沒防備的坐在小愛吐過的馬桶上，我也不覺得虧心。”甄英雄永遠不會讓人感動，轉頭望着白果一笑，“因為我很喜歡看你生氣的樣子，那樣少爺我會很滿足，哦呵呵……，老婆，你屁股擦乾淨了嗎？”　　“去死！”白果的半個蘋果直接朝着甄英雄的臉飛了過來，“死流氓，你註定是要下地獄的！”　　甄英雄躲不開，嘴一張，居然把蘋果咬住了，不過牙齒被震的差點掉下來，“沒關係，地獄里何以為所欲為，總比天堂那麼多虛偽的規則約束着要自由的多吧？”　　白果一怔，甄英雄的廢話中，總有一些讓她覺得有道理的東西，看到那壞蛋居然在咬自己吃了一半的蘋果，白果也沒時間是思考天堂與地獄哪個更自由的問題了，三步並兩步的撲了上來，“混蛋，你在幹嗎？！”　　“吃蘋果。”甄英雄邊嚼邊道：“情人老婆咬過的蘋果味道很不錯啊，很甜。”　　白果正要去搶，聞言臉上一紅，再說，就是搶回來還能怎樣，接着吃？搖了搖頭，白果坐在了床邊的三腿凳子上，看着甄英雄上身纏着的幾乎可以媲美木乃伊似的繃帶，突然輕輕的問道：“你的傷，很疼吧？”　　甄英雄一怔，不解的望着白果，奇怪這丫頭怎麼突然關心起自己來了，而且，她也把奪回去的蘋果小塊小快的切給自己吃，轉性了嗎？　　白果又塞了一小塊給甄英雄，看到他怪異的目光，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趕快將蘋果和水果刀放在床頭的桌子上，換了張表情，生氣似的說道：“我是想說，和被你殺了的人比起來，你的傷根本沒有什麼！”　　說罷，還一巴掌打在了甄英雄的小腹上，“哎呀謀殺啊你！”　　甄英雄疼的渾身抽搐，見白果有些自責的不知所措，甄少爺苦苦一笑，轉移了話題，“我那應該算是正當防衛吧。”　　白果沒有回答，也是因為沒有必要回答，甄英雄不是警察，卻做了連警察也未必做的到的事情，他是流氓，卻拯救了八十幾人的性命，雖然不想承認，可他確實是一個英雄……　　白果輕輕的用手指點了點甄英雄肩膀上被賴玉和刺穿的傷口，雖然兩人過去因為種種原因身體接觸已經有些麻木，可白果依然紅了臉，扭捏的樣子像個要吃糖的小姑娘，眼睛中，有迷惑，有憐憫，還有些仰慕，隱隱的，還能看出她，似乎在心疼，當時自己看到這個傷口的時候，那種心情至今難忘……　　“喂，流氓，我能問你個問題嗎？”　　甄英雄很詫異，因為這個看起來很靦腆，很羞澀的白果讓他有些陌生，她一直都是很強勢的啊。　　“你到底為什麼去救人？”白果輕輕的，卻很肯定的說道：“我相信，如果你要一個人跑掉的話，應該不困難吧，那為什麼賴玉和用人質威脅你，你傻瓜似的去了呢？你是黑社會，又不是警察……”　　“你察覺到這點了嗎？果然被你看穿了，確實，這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甄英雄的慌張表情讓白果有些出乎意料，但立刻興奮了起來，想不到自己隨口問了一句，真的問出事情來了。　　“是什麼理由？！”　　甄英雄臉色一變，咬着嘴唇，死死的盯着白果，似乎在考慮着什麼，好半天才嘆了口氣，“要我說也可以，但你不可以告訴別人，好嗎？”　　“恩，恩，當然沒問題！”白果應的痛快，心裏早笑翻了，不告訴別人？那是不可能的！本姑娘又要立功了，哈哈。　　“你低下頭來，我告訴你。”　　切，什麼啊，又沒別人，還搞的神神秘秘的，白果心裏不滿，可為了立功，還是站起了身子，低下了頭，附耳過來。　　“那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嘴唇貼着白果的小耳朵，嗅着她髮絲中的香氣，甄英雄嘻嘻一笑，“本少爺天下無敵，為什麼要跑？！”　　白果一怔，猛然察覺自己上當的時候，小耳朵一痛，竟是被甄英雄咬住了，害怕之餘，又因為想逃卻突然意識到不能逃，而使重心丟失，上半身完全壓在了甄英雄的身上。　　“死丫頭，居然敢打本少爺，球球的，快道歉，不然非讓你成為‘黑貓警長’裏面的‘一隻耳’不可！”　　甄英雄得意啊，少爺我不能動，照樣制的住你！美着的同時，甄少爺也沒忘記為下一步計劃做鋪設，胳膊不能動，但手裡卻有招呼護士用的按鈴器，手指一按，臭丫頭，讓你在照顧少爺幾天，少爺還有希望痊癒嗎？把你氣跑，等少爺出院再和你算帳……　　白果都要哭了，這壞蛋都不能動了，怎麼還是老能欺負到自己啊？是他太聰明，還是自己的智商低呢？‘一隻耳’？那是耗子啊！白果自負長的不比那些明星差，可這死流氓居然把自己和耗子做比較！氣啊，可更怕，目前自己和一隻耳是一點都不像，可如果真被這傢伙咬一口……　　現在白果是心有餘悸啊，不過想到上次在漢宮就曾被這傢伙咬着奶頭威脅了一通，心裏卻也沒有那次緊張，畢竟，這次他的手要老實的多了。　　“道歉，我道歉！輕些，要是流血了，我殺……啊疼，我是說，我很對不起你，剛才不該打你。”　　“哦呵呵，好啊，那你就表示一下。”甄英雄的要求讓白果險些發飆，“說你想我，我好想讓你愛我。”　　“什麼？！”　　感覺咬着耳朵的牙齒又是一緊，白果一聲呻吟，連忙說道：“好，好，我想你，我想讓你愛我，這可以了吧？”　　甄英雄的耳朵根本沒去聽白果再講什麼，白果那兩團飽滿抵住胸口的感覺還是這麼的舒服啊，這丫頭的乳房還真是飽滿，發育的真不錯，兩隻小手扶住自己的肩膀，如果不是這樣我威脅她妥協，這個姿勢，真的很像情人之間在親熱吧……　　“說的一點誠意都沒有，再說一次，加入點感情，就好象……你真的很愛我一樣。”甄英雄側眼望到了門外的人影，奸詐的一笑，卻無比深情的說道：“情人老婆，我想你，我好想好想愛你……”　　聽到這話，白果心臟猛的停止跳動，然後，臉紅了，從新開始的心跳驟然加速，似乎要跳出身體一般，你愛我？不，不可能，嗅着甄英雄身上熟悉的氣息，白果似乎中了邪一般，櫻唇輕起，她催眠着自己，這隻是胡鬧，這隻是玩笑，我只是為了不被咬耳朵而被迫說了這樣羞人的話……　　“我，我想你。”白果的聲音很輕，卻帶着綿綿的情意，話一出口，連她自己也覺得氣氛在瞬間的曖昧了，“我好想好想，讓你愛我……”　　“不可以！”　　“恩？”

# 第134章 請占我便宜

　　白果聽到門口突然傳來的陌生聲音，還未從剛才的迷亂中徹底的回過神來，可發現甄英雄已經鬆開了自己的耳朵，還被他伺機在臉蛋上香了一口，然後看到的，就是這個傢伙得意而陰險的壞笑！　　門口出現的，是個年輕貌美的小護士，剛才那句‘不可以’就是從她嘴裏說出的，當白果從甄英雄身上爬起來，回頭不解的望着她的時候，這一臉不高興的小護士一邊晃動着手指，一邊語氣嚴肅而冰冷的說道：“這位警察小姐，希望你可以忍耐幾天，甄少爺現在絕對不能和你發生性行為，他的身體還很虛弱，你那樣的要求會另我們很難做耶……”　　“性……性行為？！”白果幾乎無法相信小護士嘴裏說出的話，眼睛瞪的大大的，臉上本來就沒有退卻的紅暈更加鮮艷了，雙手亂比畫，卻羞赧的不知道怎麼解釋才好。　　小護士走到白果身前，似乎很不喜歡她一個警察也如此不顧及形象似的，一邊伸手捂住了甄英雄的腦門試了試他是否發燒，一邊不太禮貌的盯着白果，很專業的說道：“是啊，甄少爺的身體還不能動，做愛是很激烈的運動，對傷口癒合沒好處，所以請你忍耐幾天，今天是我當班，你這樣做，我會很為難的，院長會罵死我的。”　　我管院長罵死你不罵死你呢，白果氣的思維混亂，可看到甄英雄忍笑忍的無比辛苦的得意樣子，立刻明白了，自己，又被他整了！他是故意讓自己說那些話的，大小姐脾氣的白果根本沒細想，話就說了出來，“不是我，是他！”　　“真是的，警察也要狡辯。”小護士顯然更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也沒和白果計較，可她說的話，卻讓白果差點跳樓去死，“甄少爺是正常的男人，如果真的需要的話，你可以用手幫他解決一下的，但次數不要太多，三天一次就可以了……”　　球球啊，這護士是誰請來的？甄英雄實在忍不住了，看到白果的俏臉紅的好似燒起來，哈哈大笑，而白果，顫抖着伸出雙手，比了比小護士，又比了比甄英雄，終於體會到殺人犯在犯罪時的心理了……　　……　　白果因為和甄英雄慪氣，愣忍着羞沒被氣走，甄英雄的用心她一眼就看穿了，畢竟不是第一天和他相處。　　搬了張摺疊床，白果就和甄英雄睡在了一個房間，但這丫頭明顯是睡慣了柔軟大床的主兒，躺在小硬板床上，翻來覆去了幾個小時也沒睡着，反而因為‘吱吱喳喳’的翻身聲，搞的甄英雄想睡着都難。　　因為傷口正在癒合，所以會產生髮癢的現象，偏偏睡不着的甄英雄自己撓不到，忍的實在不行的時候，終於開口了。　　“情人老婆，你睡了嗎？”　　“咱們換個床，我想我能睡着。”白果現在最羡慕的就是甄英雄的大號病床。　　“那幫我個忙可以嗎？”甄英雄有些不大好意思，嘿嘿一笑，“幫我抓抓癢，那我就批准你睡我旁邊。”　　白果還在為白天的事情生氣，本來就不舒服睡不着，不聽他說這話還好，一聽就激動了，‘騰’的從床上坐起，沒好氣道：“你又想整我？！呸，本小姐要是再上當，就是大腦發育不健全，智商低下的鳥類！是鳥類！”　　球球的，你不至於吧？甄英雄終於體會到‘狼來了’那個故事的深邃意義了，“情人老婆，我用人格擔保，絕對不是整你，我的傷口真的很癢，剛才開始我一直在按鈴，可護士到現在都不來，拜託老婆，你不是來照顧我的嗎？”　　“不是。”白果起來將燈打開，倒了一杯水，一口氣飲光，又倒了一杯，看了看錶，居然是凌晨兩點了，“我是來保護你的，不是保姆或者護理。”　　甄英雄適應了一下燈光，再一看白果，感覺鼻子也痒痒了，這個小白同志真是有意思，保護少爺，你用連睡衣也帶來嗎？　　白果這丫頭一套粉紅色的絲制睡衣，飽滿的胸脯挺的好高，也不怕涼，光着腳丫在屋裡轉來轉去，似乎因為失眠而煩惱，長發被扎了兩條松辮子，沒什麼對稱的感覺，似乎就是為了睡覺的時候不壓到而已，但看上去卻給人一種非常可愛的感覺，大概是因為天氣還有些熱吧，領口的兩顆扣子並沒有系，胸前那片雪白玉肌讓人心弛神搖，脫了警服，這丫頭簡直是女人中的女人啊。　　其實也難怪，在漢宮時兩個人發生的曖昧事情早已拉進了這種比較自在隨意的關係，白果多大的便宜都被甄英雄佔去了啊，潛意識里就讓她在甄英雄面前沒有過分的靦腆。　　“好吧，不管就不管，我癢死了看看你是不是有責任。”甄英雄拱了拱身子，玩了個以退為進，“切，還警察呢，連我一個不能動的病人都害怕，那點兒出息！唉……原來少爺我做了回好人得到的就是這樣的回報啊，看來我要考慮下了，以後還是做個專職壞人好了。”　　“不行！”白果突然喊這一聲，莫說嚇了甄英雄一跳，連她自己嚇的不輕，“哦，那個，我是說……誰說我不管了？！”　　氣呼呼的搬着那個三腿凳子坐到了床邊，將甄英雄身上的被子撒氣似的扯掉，謹慎的望了他一眼，“哪裡癢？”　　“肩膀那裡。”甄英雄很奇怪這丫頭怎麼突然改變了主意，雖然他嘴裏說的痛快，其實右手裡的按鈴器快被他按碎了，“情人老婆，你沒事吧？”　　“我有什麼事情？！”白果發現，只要和甄英雄在一起，自己就總是會臉紅，“伺候你你還不樂意啊？那我不幫你了。”　　“別啊，少爺我很樂意，很樂意。”　　看到甄英雄一個堂堂太子爺，更是現在朗朗市的英雄，居然會對自己戰戰兢兢，白果心裏莫名一甜，還有些驕傲，這傢伙，有時候真的很可愛。　　見甄英雄舒服的眯上了眼睛，那張本就白皙，因為失血而更顯的有些憔悴的臉上露出一絲淡淡的微笑，白果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又加快了，這，還是第一次這樣近，這樣認真的打量他呢，仔細的看一看，沒有了平時的不羈與喧鬧，沒有了誇張的表情，現在的他，好象很帥，而且，笑的很好看啊……　　“喂，甄……死流氓。”白果輕輕的說話中帶着點點緊張，“你，以後會不會做個好人……”　　“該死，我尿急！”　　“恩？什麼？”　　白果一怔，甄英雄突然睜開眼睛，很難看的一笑，“我想，小便。”　　冷汗流下，眼角一垂，死流氓，為什麼總是在破壞氣氛？白果現在對甄英雄的信任簡直低到了谷地，“你什麼意思？不是想要我幫你上廁所吧？！”　　甄英雄再沒臉沒皮，也不好意思讓人一女孩子幫自己脫褲子把着小弟弟尿尿啊，人有三急，真能急死人的，“全怪那些死醫生，打點滴吃流食，明知道少爺不能動，還盡讓我吸收些造尿的原材料，球球的！”　　白果知道這次甄英雄是沒說謊，晚上又輸了兩瓶子液，喝了兩大碗稀粥，原材料確實吸收了不少。　　他上身光子彈就取出了三顆，兩處刀傷，肩膀被穿透，想坐起來都要有人扶着，右腳的腳腕嚴重扭傷，無法着地，根本無法去廁所啊，因為只有一條左腿，想要走路就需要攙扶，偏偏他沒有讓人可以攙扶的地方。　　“叫護士，叫護士啊！”白果從甄英雄手裡搶過按鈴器，連連按着，憋尿太久能憋出病來，這常識，她也懂。　　“沒用，我已經按了半天了。”　　果然如甄英雄所說，三分鐘過去了，護士沒來，白果開門要出去找，可一看黑漆漆的樓道就犯觸，甄英雄實在忍不住了，“情人老婆，幫幫忙吧，要堅持不住了，床底下有便盆……”　　“我幫你？便盆？”白果沒好氣的回到床邊，咬死甄英雄的心都有了，“你不是想我幫你脫褲子撒……你休想！我可是一黃花大閨女，你讓我幫你做那種事情？！”　　“乖，老婆，大不了我以後也幫你一回啊。”甄英雄這時候還能恬不知恥呢。　　“你想的美！死流氓，不佔便宜你能死啊？！”　　“現在不是給你一個佔少爺我便宜的機會嗎？”甄英雄笑的很難看，自己也覺得尷尬了，“少爺可是很純潔的……”　　“你純潔個屁！”　　……　　縱有千萬個不樂意，白果還是心軟了，她實在想不明白，自己總是在想着如何報復甄英雄，可大好的機會擺在眼前的時候，又會莫名其妙的心軟，此刻，她正坐在凳子上，摸着黑幫甄英雄脫褲子……　　所以滅燈，無疑，太害羞，不止白果，甄英雄也一樣，這要是脫褲子上女人，臉紅就不是男人，但要是被女人脫褲子把鳥兒尿尿，不臉紅，那就不是人，球球的，少爺我還是太純情，居然也有不好意思的時候啊。

# 第135章 你幫我揉揉

　　一隻小手摸到了小弟弟上，然後觸電似的飛快拿開，同時聽到的還有白果一聲輕呼，心裏正在牢騷的甄英雄渾身一顫，雖然只是輕輕的一觸即分，可那感覺卻瞬間流遍了全身，不知道剛才想尿尿是不是因為躺太久了的而產生的錯覺，甄英雄突然又沒了尿意。　　感覺呼吸紊亂的白果顫巍巍的小手再次摸上來的時候，全身不能動的甄英雄下面的小甄英雄卻來了精神，瞬間膨脹，站立而起，而這次，白果已經不是輕呼了，一聲尖叫是她自己捂嘴捂的及時，不然市民非以為醫院鬧鬼了不可。　　白果本就忍着極大的羞恥來幫甄英雄排解生理需求，上次自己被他差點扒光了，女人不能被男人輕易碰的地方全被甄英雄碰了個遍，而甄英雄身上也幾乎只有這裡是自己沒碰過的，這算是成功的報復嗎？　　是才怪呢！　　白果感覺又吃虧了，為什麼自己和甄英雄在一起的時候，做什麼都感覺是在吃虧呢？男人也是的，為什麼要長那麼一個東西？白果氣啊，如果自己不去幫甄英雄扶着那裡，他怎麼尿到便盆里啊？想到自己方才不小心碰到了那裡一下，白果還覺得臉上燙呢，自己這輩子見都沒見過男人那東西……不對，見過，在三國的情趣商店裡，曾經見過個假的，可長在人身上的卻沒碰到過啊！　　還好是黑着燈，雖然有些模糊，好歹是看不清楚東西啊，白果因為太緊張，忘記了應該先把甄英雄的身子措過來，側躺着才好方便，而是再次伸出小手摸了上去，可就是這次，讓她忍不住叫了一聲。　　剛才雖然只是一碰，但第一次碰觸男人那裡，感覺還是很深刻的，軟綿綿的，和上次看到過的假陽具根本沒的比啊，聽說男人這裏軟就沒辦法做壞事，這也是白果可以鼓起勇氣第二次伸手過來的原因，但這次那東西卻在自己手中突然發生了變化。　　白果用兩根手指掐住了甄英雄的小弟弟，本以為這樣就可以了，誰想到，那本來軟軟的東西迅速的膨脹，吹氣球似的漲了起來，感覺到它猛的一跳，似乎惡作劇一般故意要擺脫自己的手，差點捏不住，白果下意識的將整隻小手握了上來，好大，好硬，很像上次見過的那個假的，不同的是，現在手裡的這個東西，很熱，甚至是有些燙，是體溫嗎？可人類的體溫能這麼熱嗎……　　白果一怔，這才反應過來自己的手在做什麼……　　“死……死流氓，你在想什麼壞事呢？！”　　白果觸電般將手撒開，有些惱羞成怒，向前一拱凳子，凳子腿與地面發出‘吱’的一聲，黑暗中看不到她的表情，可甄英雄從她說話的聲音中可以感覺到這大小姐臉上的恐怖。　　球球的，少爺是正常男人，已經很久沒有碰過女人了，有這樣的表現，我也很無奈啊！甄英雄咳了一聲，假惺惺道：“情人老婆，你為什麼說我在想壞事啊？”　　一句話，白果啞巴，該怎麼回答？說他那東西大起來了？多羞人啊！　　小丫頭，那麼容易羞就不要大驚小怪的，甄英雄得意了，“老婆，快點，幫我扶一下，我要尿了。”　　朦朧中已經可以看到那東西昂然挺立，筆直朝天，白果無地自容，卻不想被甄英雄討了便宜，小手一揮，‘啪’的一聲給了小甄英雄一個耳光，“你那東西還用扶嗎？！”　　“啊……！！！”　　男人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小弟弟，女人沒了乳房，還是女人，可男人沒了那東東，卻不是男人，而是另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太監！　　甄英雄寶貝被打，啊的一聲慘叫，不是因為肉棍疼，而是那丫頭掃着根的一揮，拍到了自己下面，因為棍棍立起而暴露出來的蛋蛋上，那裡，是男人最最脆弱的地方啊。　　小腹中槍，也沒有現在這樣疼痛啊，甄英雄身體不能動，幾乎痙攣，白果一看，嚇壞了，這傢伙好象很疼啊……　　“你，你怎麼樣了？不要緊吧？”　　球球的，不要緊？你要是個男人就知道要緊不要緊了！甄英雄沒好氣道：“你說呢？！小姐，你要鬧的話，也分個輕重好不好？！男人這裡能打嗎？！”　　話里怨氣很重，白果挺委屈，心想了，你欺負我的時候更多，我這才打了你一下，你就這麼凶啊？　　女人永遠比男人容易心軟，甄英雄身上有多少傷，白果很清楚，她否認自己喜歡他，卻承認這傢伙很了不起，為了救人而險些死掉，卻始終沒有聽他炫耀或者抱怨，這樣的男人難道不讓人敬佩嗎？現在因為那裡被打而怒氣沖沖，在白果理解，這肯定是疼到了一定的極限啊，最少，比身上受的傷還要痛吧……　　白果就像個受氣的小媳婦，嘟着小嘴，道：“好啦好啦，打都打了，那你要怎樣嘛？！”　　哎呀，球球的，你個丫頭還挺橫，看來少爺制你制的不夠啊，甄英雄眉頭一挑，計上心頭，“哎呀……啊……！好，好難過……”　　白果一聽甄英雄痛苦的呻吟，嚇了一跳，“怎麼了？怎麼了？要不要緊？我……我沒用力啊……”　　“你是沒用力，可你打的是男人的要害啊，啊……，疼死了。”甄英雄扭着身子，一副疼的死去活來的樣子，“受不了了，難受死了！白果，我要是斷子絕孫，你就給我守一輩子活寡！”　　女人不可能了解男人要害受傷的那種痛苦，對無法了解的東西，人們總是莫名的恐懼，白果就被嚇的不知所措，學習過防狼術的她知道，對色狼最有利的殺傷，就是照着他的子孫帶來一下子，由此可見男人那裡的脆弱啊，聽說搞不好真的會斷子絕孫，那自己豈不是要給他守……啊呸，白果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你個死流氓斷子絕孫，本小姐憑什麼給你守寡啊？　　想是那麼想，可真要讓人，尤其是一個才立功的英雄絕後，這是多大的罪孽啊，白果抓瞎了，“真那麼疼嗎？那怎麼辦？叫醫生，對，叫醫生！”　　“都是你多手打我，不然會疼嗎？”甄英雄這語氣里的怨恨讓白果羞愧的想哭，“叫醫生？如果醫生來了的話，我用你給脫褲子方便嗎？現在倒好，被你打的都不能尿尿了！”　　都不能尿尿了？！白果更急了，眼淚圍着眼圈轉，自己乾的都是什麼事兒啊？　　“你給我……揉揉。”　　“恩？”白果一怔，反應過來了，如果頭髮短些的話估計能氣的豎起來，“什麼？！你讓我給你揉？！”　　“你打的難道你不該負責嗎？球球的，你是警察誒，難道沒有責任感的嗎？！”甄英雄這質問很有分量，白果本就無語，而甄少爺後面補充的一句，讓白果求饒的心都有了，“明天我一定要請求你上司，換一個不會虐待我的人來負責保護工作，一女孩子居然打男人這裏，不知道你上司會怎麼處理你。”　　這就是好人和壞人的差別，甄英雄美了，其實被打了一下，不疼是假的，可那種程度的疼，來的快，去的也不慢，甄英雄純粹是因為很享受被白果握着那裡的感覺，齷齪的為了私心而裝孫子罷了。　　美女當前，有機會佔便宜而不佔的，是君子，顯然，甄英雄不是，球球的，少爺我能在你個丫頭面前吃虧嗎？上當你就是鳥類？那你在少爺面前，智商永遠不會有提高了。　　白果的手顫抖的厲害啊，右手摸了上去，發現那東西居然跳了一下，好嚇人，怎麼挨了打也不變小啊？難道是疼的感覺都遲鈍了？忍着難堪和羞恥心，白果輕輕動了動。　　“這樣可以嗎？死流……那個甄……”　　“叫情人老公！”　　“情……情人老公？！我殺……好，情，情人老公。”白果脖子根都紅了，眼裡噴火苗子，小牙磨的‘咯吱咯吱’響，可還是低聲下氣道：“你能不能不要和我上司說……說我打你那裡了啊？我，我是女孩子啊……”　　白果害怕啊，這要是傳出去說自己打了甄英雄的小弟弟，不要說在警察局還要不要混了，自己以後還用活着嗎？　　“那要看你表現了。”好暖的小手，甄英雄險些舒服的呻吟出來，不過白果的手只是在一松一緊，很乏味，“喂，老婆，你懂不懂什麼是揉啊？”　　懂才怪！白果翻了甄英雄一眼，左手也摸了上來，兩隻手好象洗手似的相互揉搓，羞的要死的她習慣性的沒好氣道：“這樣你滿意了吧？！死流氓，除了會欺負我，你還會做什麼？！”　　球球的，好舒服！甄英雄感覺自己的身體要飄起來似的，一個對自己敵視的女警花，此刻正在幫自己揉着男人的尊嚴象徵，那種巨大的征服感，足以讓任何人驕傲，甄英雄的小兄弟更來勁了，有力的跳着。

# 第136章 精華射警花

　　難道是錯覺？已經有些不耐煩的白果感到手裡握着的東西好象又變大了似的，她是沒接觸過男人這東西，但不表示她就一點認識也沒有，男人這東西只有興奮的時候才會漲大，受了傷一時不縮回去還能解釋，可現在呢？自己的手這麼忙活的給他揉……咦？白果現在才發現，自己揉了老半天了，因為著急而越來越用力，已經換倒着手，完全攥住了那裡在上下的套動，可甄英雄居然沒有呼痛！　　“恩，好舒服，老婆，你的技術不錯……”　　白果並不曉得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是在為甄英雄手淫了，因為那長條物用手去揉的方法真的很有限，加之黑暗中對自己的動作沒有更清楚的體會，否則，白果不槍殺了甄英雄才怪。　　感到自己有了要噴射的傾向，甄英雄舒服啊，憋了多少天了啊，那種想要發洩慾望享受短暫快感的衝動人他欲罷不能，開始只是想懲罰一下白果，可現在，卻是完全的失陷了，忍不住道：“快一點，再快一點，套動的很好，老婆你技術不錯……”　　套動很好？技術不錯？！白果終於醒腔了，左手離開即將噴射的小甄英雄，一擰身子就要撲上去掐死大個的甄英雄，“死流氓你又整我？！我和你拼了……”　　“啪”的一聲，屋裡的燈在白果背對房門，剛要起身撲向甄英雄的時候亮了，門口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哎呀甄少爺，太對不起了，今晚就我一個人值班，我睡着了，對不起，對不起啊！”　　白果一聽這聲音，下了一跳，張牙舞爪的動作還沒收回來，下意識要轉身望向門口的時候，意外，發生了……　　白果坐着的三腿凳子中午的時候被艾愛那倒霉鬼摔壞了一條腿，那丫頭扳正之後見勉強還能坐，也就沒當一回事，而白果這時候突然連續劇烈的扭動，那條腿終於不撐，猛然彎曲了，白果一聲驚叫，身體失去重心，直接倒向了甄英雄的身上，而對着自己臉的，赫然就是甄英雄那裸露在空氣中的，讓人足以羞死的大傢伙！　　白果在這一瞬間看到了這輩子見過的唯一真實的男性生殖器，看起來要比握上去感覺還粗實，而那兇悍的樣子讓白果再次發出驚叫，已經分不清楚，她到底是因為摔倒嚇的，還是被那東西嚇的了，那因為充血而有些發紫的光亮的獨眼龍就要戳到自己的臉了！　　因為猛然想要自己的手不能去碰渾身是傷的甄英雄，本來已經按住甄英雄大腿和小腹的白果慌忙的將雙手抬起，可如此一來，還沒站好的她再次摔了下去，驚慌之餘忘記了閉上小口，反而閉上了眼睛，這個嚴重錯誤的下意識舉動直接導致了最糟糕事態的發生，她一頭扎到了甄英雄的襠部，而那條立起來的棒棒，無巧不巧的滑入了白果張開的嘴裏……　　甄英雄被突然亮起的燈光晃的什麼也看不到，本來已經到了噴射的邊緣而被白果識破了自己的不良居心讓甄少爺很鬱悶，可才閉上眼睛的他剛反應過來門口來人是誰的時候，白果一聲驚叫，接着自己小腹一痛，還沒來得及叫喊，下面的小弟弟突然一陣火辣辣的疼痛，然後，瞬間濕潤了，而且被很溫暖的包圍着，異樣的刺激雖然很快解除，但聽到白果的咳嗽，甄英雄立刻知道發生了什麼，天啊，剛才是她含住了自己的……　　疼痛的小兄弟一陣顫抖，心理催動生理，甄英雄再也無法忍耐的噴了……　　白果被甄英雄的那個堅硬的長條物捅到了口腔中，牙齒固然磨破了甄英雄的包皮，可那蘑菇頭也頂到了她細小的嗓子眼兒，抬頭起來不及起身就是一通欲嘔的咳嗽，就在這時，臉上被什麼東西一燙，白果睜開淚光閃閃的大眼睛，傻了，那對着自己的巨大的肚眼龍頭中，一股白色的黏液直接射向了自己的臉，還沒有反應過來的白果甚至沒有躲閃，那液體直接灑到了自己的臉蛋和嘴角上。　　無法形容的味道，白果看着自己手上類似牛奶的東西，感覺怒火在體內燃燒，天啊！這是什麼？！白果在這一刻真的希望自己是個鳥類，智商低到不記得生理課學過的內容，也好不會這麼羞，這麼沒臉見人，這是……男人的精液！！！　　羞恥？難堪？不好意思？那是以後的事情！現在，姑奶奶憤怒了！我要殺了你這流氓！　　甄英雄舒服的嘆了口氣，可看到白果那赤紅的眼睛和一臉自己的‘晶瑩軍隊’，真是又怕又興奮，怕的是自己無法反抗，可能會被慘無人道的蹂躪了，興奮的是，顏射女警花，球球的，太誘惑了……　　“口交？！”　　門口的聲音再次響起，兩個心理絕對極端的人卻是同時醒悟，轉頭一看，那白天來過的小護士正雙手揉了揉惺忪睡眼，然後光芒四射，接着一本正經，怎麼看怎麼做作，“咳，我以為甄少爺是要我來幫忙的，看來來晚了，不過警察小姐比我技術好多了，我都不會用嘴巴的……”　　現在的護士都是這個德行嗎？！白果翻了翻口袋，沒有，這才想起自己穿的是睡衣，槍不在身上，不然非崩了她不可，再次看向甄英雄，卻發現這小子已經難以遏止的笑上了。　　白果用袖子一抹臉上的遺留物，也不顧得去洗了，先殺了你這個死流氓！　　球球的，玩真的啊？！甄英雄剛要呼叫小護士過來救命，只聽的白果又是一聲輕呼，雙手一陣亂舞便撲了過來，原來是絆在了倒在地上的三條腿的凳子上，這一倒，又是一個意外啊。　　白果直接撲到了甄英雄的身上，甄英雄身上那麼多傷，這一砸可想其痛啊，本來不能動的胳膊也因為劇烈疼痛的刺激而抬起落下，右手按到了她豐圓的半邊屁股蛋上，而左手，剛好從她的液下穿過，扶住了她的後腦。　　兩人的嘴巴貼到了一起，因為碰撞，四排牙齒的疼痛是相同的，白果已經徹底放棄反抗了，驚慌羞怒的眼神，光彩在逐漸散去，自己真的是個鳥類，為什麼總是吃虧啊？　　對甄英雄而言，這卻是個十足的意外，其實他的手上完全沒有力氣，無法推開白果，也無法強迫她貼在自己身上，而白果，卻絲毫沒有要起來的意思。　　那雙眼睛神采復燃，卻不在強勢，似乎很委屈，可更多的，是羞愧，是自責，是自己對自己的怨恨。　　眼淚落了下來，滴在了甄英雄的臉上，那張小嘴明明因為哭泣而張開，卻依然頂着甄英雄的嘴唇。　　球球的，少爺我快喘不上氣來了！甄英雄身體很疼，儘管白果很苗條，儘管平時抱在懷裡都不會覺得有分量，可此刻不同，甄英雄身上的傷口撐不住啊，但是……右手抓了抓，好軟，好有彈性，這手感，如果就這樣起來了，還真實可惜啊。　　小兄弟經過短暫休息，再次恢復精神，有力的抵住了白果的大腿，她不可能覺察不到的啊？為什麼還能沒反應呢？！　　甄英雄正在迷惑，小護士說話了，“你們繼續，我先回去了，甄少爺，發泄一下可以，但不可以無度哦……，還有，不要在激烈……”　　干你個小丫頭！成心拱火是不是？球球的，這小白同志要是發飆，少爺怎麼反抗啊？甄英雄想喊，奈何嘴巴被白果壓着，唔唔了兩聲，到底沒能阻止住小護士的離開，而那丫頭，居然連燈都不滅！　　“唔……我是鳥類，鳥類！”白果還是沒起來，可雙手卻分在甄英雄的腦袋兩側，用力的錘着枕頭，“我傻瓜，我白痴，我為什麼總心軟，為什麼總上當啊？！”　　白果哭的很傷心，眼睛已經眯成了一條縫，眼淚卻如泉水般涌泄，這丫頭非但不肯起來，還拱了拱身子，完全壓到了自己身上！　　“死流氓，你為什麼老要戲弄我？！”白果突然將雙手穩住了甄英雄的腦袋，有些失去理智的嗚咽道：“既然你看到我就難受，又為什麼那麼喜歡占我便宜？你明明是個壞蛋，沒事去裝什麼英雄？我保護你，你又總想辦法讓我難堪，為什麼，為什麼？！”　　甄英雄的腦子都亂了，這丫頭問的問題怎麼一點聯繫都沒有啊？亂七八糟的到底在說什麼啊？　　“你不是喜歡占我便宜嗎？你占，你占啊，今天我讓你佔個夠！”白果說罷，用力吻住了甄英雄的嘴巴，甄英雄一怔，發覺白果的小舌頭已經頂到了自己的嘴裏。　　很生澀，卻很瘋狂，那條小舌頭很笨拙卻很火熱的和自己的舌頭糾纏着，甜甜的香津玉液過渡到自己口中，鼻息中滿是白果身上那獨有的淡淡體香，這丫頭，瘋了嗎？　　甄英雄無法理解白果究竟為了什麼而如此瘋狂，他一直認為這是個個性很堅強，永遠不服輸的丫頭，也是因為這樣，自己和她才總是因為立場對立而水火難容，可現在，她更像……自暴自棄。　　胸前的柔軟壓迫失去了誘惑力，甄英雄看着白果那漸漸因為憤怒而投入的表情，不在做出反應了，任由她的小舌頭在自己的嘴裏遊盪。　　白果發現了甄英雄的不對勁，睜開那雙淚眼，看到的，卻是甄英雄淡然的目光。　　“你幹嗎？”白果嗚咽道：“我給你佔便宜的機會了，你怎麼不佔？你不是討厭我，總想欺負我，想要報復我嗎？”　　“我沒覺得你討厭。”甄英雄輕輕說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喜歡和你打鬧時的感覺，但我並不覺得我是在討厭你，事實上……有時候我會覺得你很可愛，尤其是你生氣時的樣子……”　　白果一怔，然後，眼神變了，變的有些認真，然後又開始迷離。　　“你今天有些奇怪。”甄英雄微微一笑，“我是很喜歡占你便宜，但是，我並不喜歡看到你哭……”　　白果心裏莫名一顫，然後，小臉紅了，甄英雄的臉上滿是真誠，笑的煞是好看，這傢伙，難道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讓人覺得帥氣嗎？白果無法琢磨自己到底是何樣的心情，但她可以感覺到心髒的跳動快了，那種快速的跳動雖然讓人覺得緊張，可更多的，是一種欣喜。　　“你說的，是真的？”　　“恩，是真的，我不喜歡在你哭的時候占你便宜，因為……”甄英雄抬頭在白果的眼角親了一下，用舌尖舔拭掉她的咸澀的淚珠，而這一吻，竟是讓白果渾身一顫，這還是自己第一次因為被他親到而覺得感動……　　但感動很快就要消失了，因為甄少爺的煞氣氛功夫永遠那麼高超，“因為，你一哭的時候，就會流鼻涕，球球的，剛才你的鼻涕流到少爺嘴裏了，好苦……”　　一個人從萬米高空突然落下來時那種被地心引力拉扯的體驗是如何的？那就是白果現在的體驗；買了一張國際交響樂團音樂會的門票，進入富麗堂皇的維也納金色大廳，無限期待下，大幕拉開，台上卻是一穿着打滿補丁的破棉襖的彈棉花大叔在彈弦子，那種失落的感覺是如何的？那就是白果現在的感覺。　　哭，還是笑？白果愣了老半天，終於找到了唯一屬於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怒！　　一口咬在壞壞笑着的甄英雄的脖子上，白果像發了威的小老虎，“死流氓！那是你自找的，我咬死你！”　　甄英雄忍住慘叫，右手的手指一扣，連同那柔軟的絲制睡褲一起按進了白果羞人的屁股縫中，得意笑道：“你敢咬本少爺？看我的‘菊花指’！”　　“啊……！”　　最羞恥部位被有力頂住，又是那個難受而怪異的感覺，白果渾身一軟，卻掙扎的抬起了頭，血紅的俏臉看起來如同醉了一般，這讓兩人同時想起來那天發生在漢宮的曖昧事情。　　“死……死流氓，不要碰那裡！”

# 第137章 變態姐來了

　　“那碰哪裡呢？”甄英雄笑的是又下流又無恥，“腋窩，還是乳房？哦，對了，情人老婆，你腋窩的毛髮沒拔了吧？不要拔哦，少爺我很喜歡摸那裡的。”　　白果羞的要死了，“你，你這混蛋！”　　嬌嗔的聲音讓人覺得骨頭髮酥，甄英雄將摳入那條縫隙的手指挪了出來，但手依然按在白果的屁股上，如果白果堅持反抗的話，甄英雄根本沒有能力去強迫她，“我還是比較習慣現在的情人老婆，呵呵，你生氣的樣子，真是很可愛。”　　那羞人小洞口的壓迫消失了，白果似乎鬆了口氣，腦袋無力的垂到了甄英雄的枕頭上，與他臉蛋蹭着臉蛋，“死流氓，我突然覺得很害怕，如果無法俘虜你，總覺得有一天會被你俘虜，你是賊，我是兵，所以，我，一定會抓你進監獄的。”　　“是嗎？哦呵呵，少爺我喜歡你這決心，這才像是白果啊。”甄英雄側頭再次咬住白果的小耳朵，笑道：“但純潔的本少爺是不會被你抓的，情人老婆，該給我們的兒子想名字了。”　　“好啊，我兒子就叫甄英雄吧。”白果似乎很疲憊的樣子，說話都是有氣無力的，犹如囈語。　　“好啊，我喜歡，媽，我要吃奶。”　　“你……死流氓，不要臉。”　　很熟悉的對白，卻不再是相同的氣氛，白果大概真的困了，腳一勾，將被子勾到了手中，向上一拉，蓋在了身上，“我要睡大床，死流氓，你下去睡。”　　下去？球球的，少爺我一身的傷，怎麼下去，又為什麼下去啊？傷員是我好不好？！甄英雄的不滿還沒有出口，感覺着白果在自己臉蛋上的溫熱呼吸已經平緩而有節奏了，看了看牆上的表，一通折騰，已經快三點了，這丫頭，真的是困極了啊。　　想要動動被壓着的很是難過的身體，可轉頭看到那張還掛着淚珠的俏臉，甄英雄苦苦一笑，“球球的，算了，就當是本少爺對你眼淚的補償吧……”　　“死流氓……我不要被你俘虜，我好討厭你……真的，真的好討厭你……”　　白果摟着甄英雄的脖子，一邊拱着臉扎向甄英雄的脖根，一邊囈語，那聲音，很輕，如晚風，那語調，很柔，柔的甄英雄，心也莫名的跳動着。　　“球球的，你的腿不要磨少爺的小弟弟好不好啊……”　　……　　甄英雄就是一隻怪獸，白果就是這樣認為的，上次這傢伙中了一刀，才幾天就痊癒了，而這次呢，三天而已，雙手就能運用自如了，只不過右臂動起來的時候肩膀的傷口會微微泛痛而已，但已無大礙。　　自從那天一覺醒來之後，兩個傢伙便很有默契的不在提那晚的事情，白果開始的時候還會有些不自在，可去了兩次廁所，被甄英雄吹了兩次口哨之後，兩人戰火重燃，恢復了水火不容的超敵對關係，成天的鬥嘴皮子。　　記者全部被推擋在了門外，朗朗電視台事件的輿論反響很大，聽闌度說，白果的父親似乎是省里一有權官員，由於他的關係，這件還好沒有遭成悲慘後果的風波終於呈淡卻之勢了，官方對外宣稱更多的，是這次事件打掉了亞洲販毒組織的一個網絡樞紐什麼的，而廖小強，也被分類其中，根本不用義字會出面，渤門警方出動了所有警力，在三天之內徹底瓦解了無首的海金堂。　　“球球的，少爺要解悶的東西，那個死黃毛就給我整這個？！”甄英雄很違心的吸回了流出來的口水，把那本有名的情色雜誌‘花花公子’摔到了大腿上，“打發時間難道就看這種沒品位的東西嗎？少爺我很純潔的！”　　闌度那小子早上過來轉了一圈，撂下這本雜誌就回去了，這讓甄英雄很是鬱悶，還好白果那丫頭在闌度過來之前就離開，回警局交這幾天從自己嘴裏問出來的報告，然後還要回家去換衣服，不然被她看到，自己堂堂太子爺居然看這些東西，不丟死人啊？　　甄英雄挺鬱悶，自己的電話被警方監聽了，搞的想給小艾打個電話都那麼難，這两天，只有艾愛那丫頭來過一次，卻被白果一通教育，轟回家老實的上學去了，闌度就是因為要保護那丫頭，才成天很忙的。　　電話被監聽的事情老爹是知道的，而小艾沒有主動打來電話，更加堅定了甄英雄的猜測，老爹，對自己隱瞞了一些事情，他和蘇影的關係，應該不是那麼簡單的。　　球球的，你們不說，少爺我也不問，大家就這樣挺好，問了反而會不自然，甄英雄伸了個懶腰，小腹還有點疼，卻不明顯了，靠在床頭，胡思亂想着。　　小艾不能來看自己，雖然有些失望，但還不令甄英雄感到彆扭，畢竟，那樣的事情還沒有養成習慣，現在的甄英雄突然發現，最讓自己不自在的，是變態姐姐甄三國。　　以前受了傷，住了院，最害怕的就是被三國知道，那丫頭折騰起來絕對要人命，先哭再鬧后挑逗，簡直是一超級大變態，讓人哭笑不得，痛苦不堪，恐避之而不及，但現在已經過去三天了，那丫頭居然還沒有出現，甄英雄開始還在慶幸的心不知不覺就空落落了起來，想見，怕見，看不見又心裏牽挂，可一想到要見有忐忑心驚，甄英雄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麼想的，捉摸不定這姐姐在自己心裏心裏究竟是什麼位置，唯一知道的，就只有‘很重要’三個字了，甄英雄苦笑，這就是甄三國那丫頭的變態所在啊。　　正想着，門鈴響了，甄英雄心裏猛的一喜，這時候白果不可能回來，艾愛正在上學，小艾絕對來不了，還能有誰來看自己？那只有……姐姐甄三國！　　醒來之後已經三天了，七十幾個小時，還是第一次受傷之後這麼長時間沒有看到姐姐來鬧，甄英雄自己彆扭的都快受不了了，門鈴響起時心中的喜悅連他自己也嚇了一跳，球球的，難道少爺喜歡被那死變態的折騰不成？　　又是一聲門鈴，可這次，甄英雄的歡喜卻消失了不少，剛才太興奮了，全然忽略了，甄三國，會按門鈴嗎？如果是她的話，一定會一腳把房門踢開吧……　　心情有些失落，可動作不慢，幸好自己這胳膊是好了啊，甄英雄手忙腳亂的將那本‘花花公子’塞到了枕頭底下，還沒來得及喊‘進來’，就聽到外面響一讓自己剛剛覺得失落的心情又猛然振奮的聲音，“樂樂你按什麼門鈴啊？病房的門白天會上鎖嗎？櫻桃一也躲開，真是的，急死誰啦！”　　‘哐’的一聲，甄三國招牌式的開門啊，球球的，你既然知道房門沒有上鎖，為什麼還要踹門進來啊……　　門口站着的女人，一身雪白的連衣裙，纖細的兩條小腿怎麼看也不象充滿了力量，苗條而玲瓏有致的身材有着讓所有女人自慚形愧的魔力，長發飄飄，烏黑閃亮，整齊的劉海讓她看上去像個標準的中國娃娃，東方氣息濃郁。　　雖然很火暴的把門踢開，但那張白皙，卻有些蒼白的小臉上，寫滿了委屈與擔憂，那雙大大的眼睛中，盈滿了淚光，漆黑，閃爍，小鼻子可愛的用力抽噎了兩下，用貝齒咬着微薄的下唇，那樣子讓人難忍的想要疼愛她，她的凄美，簡直另人心融化。　　看到甄英雄上身幾乎綁滿了繃帶，甄三國削瘦的雙肩似乎開始綳上了力氣，小拳頭握緊的開始顫抖，眯起的大眼睛中，晶瑩的淚花如泉水般傾泄而出，剛剛還是美人凄楚，隨着小嘴巴的咧開和不壓制的哭聲，這一米八的大美人瞬間變成了受氣的小姑娘，哭的是真沒形象。　　甄英雄的心情從甄三國出現之後，就隨着她的表情在不停的變化，這丫頭，瘦了，憔悴了，她很委屈，她很心疼，甄英雄感動了，因為這個姐姐無論如何的變態，對自己的在乎卻超過了地球上所有的人，因為，她的在乎，近乎超越了人類理解的範疇，簡單說來，就是……變態。　　很想她，不知為什麼，很心疼她，因為她瘦了，很想抱抱她，因為她看起來很委屈，可馬上，甄英雄發現，熟悉的感覺又回來了，很害怕她，因為……她要撲過來了！！！　　完全不會掩飾自己，這就是三國，一個很真實的甄三國，可這樣的三國，也是最變態的，因為對她而言，沒有什麼事情是需要顧慮的，一小步，一大步，然後張開小嘴大聲的哭，猛然加速的飛着撲，甄英雄還心疼她個屁啊，球球的，少爺我會被你砸死的，該死的變態！　　“英雄……！！！”　　“停！停！！停啊！！！”　　“唔哇……”　　“啊……！！！疼啊……！姐，你快起來，壓死我了……！！！”　　“死英雄，是你嚇死我了啦！唔……我下次再也不要簽名了，你不要嚇姐姐了，好不好啊……唔……爸爸太壞了，居然關着我不讓我來照顧你！”　　估計老爹也知道你來照顧少爺，少爺會死的更快吧……甄英雄苦笑啊。

# 第138章 樂樂愛爸爸

　　甄三國哭的都睜不開眼睛了，騎坐在甄英雄大腿上，用盡了吃奶的力氣摟着他的肩膀，一張梨花帶雨的小臉緊緊的貼着他的胸口，似乎在聽着他的心跳。　　熟悉的感覺又回來了，如果不是這個樣子，那就不是自己的變態姐姐了，甄英雄渾身疼痛，卻依然覺得輕鬆，如果以後沒有了這個疼痛，自己是不是會覺得很彆扭吧？就好象，世界上少了一種變態的感動……　　拍着三國的後背，撫着她柔順的長發，甄英雄痛苦卻笑着說道：“姐，我沒事，真的沒事。”　　甄三國撒嬌似的扭了扭身子，哭道：“你騙姐姐，剛才你還說很疼的！”　　球球的，那是被你壓的！甄英雄有不滿，但知道這個時候的甄三國是需要哄的，“我有說過嗎？那是騙你的，我不疼，我怎麼會疼呢？”　　“真的？”甄三國抬起那張可憐巴巴的小臉，抽噎的很厲害，有些懷疑的望着甄英雄，“你受了這麼重的傷，真的不疼嗎？”　　如果有這樣一個姐姐這麼望着你，你會說自己很疼嗎？你捨得讓她傷心難過嗎？甄英雄是真舍不得啊，忍着那要掉下眼淚的疼痛，咬牙道：“真的，真的不疼……”　　“你沒騙我？”　　“我騙你做什麼？男人大丈夫，說不疼就是不疼……”虛汗都下來了，甄英雄還在硬挺着。　　“那就好。”甄三國眼淚還沒止住呢，開心的露齒一笑，像個天使，卻是一十足的小惡魔，“既然你不疼，那就不要推我起來，我就這麼讓你抱着。”　　疼的要死的甄英雄：“……死，死變態的……”　　……　　甄三國和艾愛那丫頭不一樣，三國有的時候雖然會不太正常，但在女孩子愛美這方面，她卻是個女人中的女人，感到自己小鼻涕都要流出來了，她也會覺得不好意思，從甄英雄身上跳下來，捂着臉就衝進了衛生間。　　甄英雄終於能喘口氣了，一頭的冷汗啊，剛想抬胳膊擦一擦，一隻小手已經出現了，白色的手帕帶着清甜淡雅的香味，女孩子就是女孩子，洗手帕的時候也要滴兩滴香水在裏面。　　是甄樂樂。　　一條黑色的痞褲，一件白色的長鬆口大體恤，簡單，整潔，很有鄰家女孩的味道，唯一讓人覺得難受，或者心疼的地方就是，這丫頭看起來比三國還要憔悴，嘴唇泛白，黑眼圈都能看出來了，左手摟着那隻叫熊熊的豬，右手替甄英雄擦着汗，卻低着頭，躲避着甄英雄的眼睛，不是害羞，而是……　　甄英雄抓住她的手腕，拉她坐到床上，右手按住她的頭，使勁的晃着，笑道：“樂樂，你哭什麼？”　　不問還好，一問，樂樂忍了半天的眼淚終於流出來了，樂樂不是甄三國，想大聲哭就能大聲哭，什麼話都能不經大腦的招呼，她本就是個靦腆的女孩，雙手抱緊熊熊，把臉埋進了那頭豬的蝴蝶結里，不讓甄英雄看到自己哭，聲音也為此有些發悶，但甄英雄還是聽的出來。　　“哥……爸爸是因為給我要簽名才會受傷的，我……我沒臉見你了！”　　恩？甄英雄一怔，奇怪了，女孩子怎麼都喜歡亂聯想，要簽名不過是去電視台稍帶手的事情，不給你們要簽名少爺照樣會遇到這種事情啊，說起來，這丫頭還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呢，如果不是她的熊熊，自己，恐怕已經掛了。　　想到這裏，甄英雄將樂樂懷裡的熊熊搶了過來，樂樂一怔，甄英雄不是很討厭那隻豬嗎？　　熊熊肚子上的刀口已經縫好了，居然是用紅色的粗線縫合的，那效果，真的很爛，不過看上去倒更卡通了，甄英雄對着樂樂一笑，“寶貝兒，哥哥……那個爸爸我做了一件對不起你的事情，呵呵。”　　樂樂這丫頭很單純，聞言懵了，看到甄英雄笑，她自己把哭也忘了，奇道：“什麼事情？”　　“你這個熊熊是母的吧？”甄英雄一指小豬肚子上的‘傷疤’，很誇張的嘿嘿笑道：“球球的，少爺幫它做了個刨腹產，結果發現它沒懷孕，哦呵呵，這刀好象白挨了……”　　樂樂一愣，看着那條可以稱的上可愛的‘傷疤’和甄英雄臉上白痴似的表情，終於‘撲哧’一聲笑了。　　甄英雄將樂樂攬到懷裡，又晃了晃她的頭，“這就對了嘛，笑，少爺把你個丫頭買回來，就是要你讓我開心的，你要老是哭哭啼啼的，少爺那錢不是花的很冤枉嗎？”　　甄樂樂用力點了點頭，然後笑着扎到了甄英雄懷裡，對她來說，世界上最溫暖的地方，就是這裏了，儘管自己是被他買回來的，可自己卻找到了幸福的感覺。　　其實樂樂想要，甚至她覺得是奢求的幸福很簡單，離開了過去陰暗的家庭，母親不用受苦，自己可以上學，這就是幸福，而這一切，都是甄英雄給她的。　　甄英雄突然想起點事情來，“對了，樂樂，這次沒給你要到雙子星的簽名，等我出院一定幫你要回來，球球的，那天要是不昏倒的話就好了……”　　“你說什麼呢，爸爸，你不是已經要到了嗎？”樂樂把熊熊抱了回來，同時拉起它的兩隻耳朵，道：“你看！”　　左面的耳朵里寫的是‘艾一心’，右面寫的是‘唐甜甜’，甄英雄一看就皺眉頭了，兩個丫頭明明長的很漂亮，怎麼字兒寫的這麼難看啊？簡直就是瞎嘩啦啊，還不如少爺這兩筆刷子呢，幸好少爺我有學問，不然還真不知道這寫的是什麼，恩，球球的，筆畫少的是小艾，筆畫多的是蛋糕樹袋熊……　　兩隻耳朵中間，那個蝴蝶結上，清楚的寫着幾個英文字母，‘GEMINI’，是她們組合的名字‘雙子星’，看到樂樂滿足而有些雀躍的笑，甄英雄很高興，球球的，幸好少爺有這麼個寶貝‘女兒’啊，否則的話，少爺已經被賴玉和那王八蛋給宰了……　　“爸爸，你知道嗎？這可是雙子星親手交給我的哦，熊熊破了的地方也是一心姐姐親手縫的呢。”樂樂炫耀，卻更多崇拜的對甄英雄說道：“她們說，爸爸你救了她們，所以要報答你，甜甜姐姐還問了我的名字，給我留了電話呢，還有還有，一心姐姐告訴我，下個月會送我們幾張雙子星演唱會的門票呢……”　　門票？球球的，少爺是一沒樂感的白痴，聽哪門子演唱會啊？而且，少爺討厭明星……　　甄英雄現在的煩惱莫過於小艾同志的身份問題了，他已經察覺到，一心不單單是個明星，還有她與小愛，與蘇影，與甄天的關係……　　甄英雄不想揭穿他們，雖然他承認自己是戀愛的棒槌，但也知道，有些問題，只有自己坦白才會值得珍惜……　　看着那個雙子星的簽名，甄英雄總算想起來了，當時自己去地下停車場與賴玉和會面的時候，熊熊是在小艾那裡的。　　“那個，爸，爸爸啊。”樂樂突然有些扭捏，向上拱了拱身子，很親昵的貼上了甄英雄的耳朵，有些尷尬的說道：“雙子星的姐姐在熊熊的身上也寫了你的名字，你，要不要看啊？甜甜姐姐說你看了一定會很高興的……”　　還有名字？還是少爺我的名字？！球球的，少爺怎麼沒看到？甄英雄正疑惑呢，只見樂樂拉起了熊熊的尾巴，將它那肥肥的屁股對準了自己。　　‘雄雄……的屁股’？！　　這次的字跡很秀美整潔，生怕甄英雄不認識似的，樂樂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雄雄’是一心姐姐寫的，後面那三個字，是甜甜姐姐加上去的……”　　甄英雄氣的差點吐血，該死的樹袋熊……　　“爸爸，一心姐姐和甜甜姐姐還分別要我告訴你一句話，很奇怪，她們要我說的話都是一樣的，卻偏偏那麼神秘，好象怕對方聽到似的……”　　甄英雄一怔，“什麼話？”　　樂樂皺着小眉頭，顯然不太清楚那句話的意思，“她們說，英雄歸來的時候，會得到公主獎勵的香吻，還說，你的幸運星會保佑你平安的……爸爸，你的幸運星，是什麼啊？”　　公主的香吻嗎？好象很不錯的樣子，球球的，少爺還是喜歡小艾的吻，樹袋熊就算了，那傢伙咬人……聽到樂樂一問，甄英雄收起了遐想的笑容，貼上樂樂的小耳朵，壞壞笑道：“我的幸運星，當然是樂樂啊，寶貝兒，不要忘了哦，少爺是要養着你，等你熟透了……哦呵呵……”　　樂樂當然知道甄英雄是要在自己長大后，把自己吃了做老婆的，以前她就不曾排斥，現在更加不會排斥，十六歲的她不知道這算不算愛情，因為這是一種很陌生的感覺，但她卻知道，自己不能沒有了這個幸福的依靠，什麼是愛？如果失去了他就如同失去了自己，那麼，自己已經愛上了他……　　小臉紅的好象貼上了兩朵火燒雲，樂樂接下來的行為倒是把甄英雄嚇了一跳。　　俏臉一仰，小嘴一翹，不是臉蛋，而是直接印到了甄英雄的嘴上，“只要爸爸你身體好了，樂樂隨時等着爸爸來愛，因為樂樂……也愛你，樂樂願意把一切都給你。”　　甄英雄一怔，樂樂已經跳下了床，這次，彎腰在他臉蛋上香了一口，“爸爸是樂樂最喜歡的人，不要告訴媽媽哦，她會不高興的，呵呵。”　　天啊……神啊……球球啊……，現在的女孩子都這麼早熟啊？小小年紀就懂得‘愛’了，比少爺有前途多了啊，自卑，甄英雄真覺得自己白痴，不過，被人愛的感覺，還真是不錯……　　“咦？櫻桃，你為什麼還站在那裡？過來坐啊。”　　甄英雄很納悶，小櫻桃應該和樂樂一般大吧，過去以為樂樂就夠靦腆了，沒想到會殺人的櫻桃卻比樂樂還靦腆，進來將門關上之後，就一直站在門口沒有移動過。　　聽到甄英雄的招呼，一直望着那裡有些發獃的櫻桃好象被突然嚇了一跳似的，很驚慌的樣子，這讓甄英雄很不解，櫻桃什麼時候開始這麼害怕自己了？　　櫻桃並不是害怕，看到她瞧瞧衛生間，又望望樂樂，那種很自卑，很不自在的神情，甄英雄立刻明白了，這丫頭不會是覺得自己來的很多餘吧？　　從進門之後，自己就沒顧得和櫻桃打招呼，甄英雄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然後咳了一聲，邊打量邊道：“幾天不見，小櫻桃好象長高了不少，過來給我摸摸，看胸脯大點兒了沒有？”　　流氓！櫻桃本能的抱住了小胸脯，臉也紅了個透徹，女孩子最怕的就是被別人嘲笑成飛機場了。　　櫻桃戴了一頂白色紅帽檐的棒球帽，似乎是因為小小年紀紅頭髮太惹眼了所以遮擋一下吧，一件紅色掛帽子的短身運動衫，一條畫著勾勾的白色NIKE運動短褲，可愛中透着健康，很精神的打扮。　　雖然身材小巧，但小巧卻不妨礙迷人，那條短褲很合身，而且非常秀腿型，白嫩的一截大腿與纖細筆直的小腿連接成一條完美的弧線，煞是誘人，除了胸脯小了點，個子矮了點，這丫頭無論樣貌，皮膚，都是女人中的極品。　　甄英雄越是打量櫻桃，心裏越不平衡，這麼拉風的一個小跟班，居然被三國那變態丫頭搶走了，窩囊啊。　　櫻桃才走到甄英雄床前，三國便拉門走出了衛生間，二話沒有，脫了那雙平底的休閑鞋，光着腳丫爬到了床上，和甄英雄並排靠在床上，想了想不太是味兒，拱了拱，小頭一歪，枕到了甄英雄的肩膀上。　　甄英雄還沒來得及躲她呢，就見這變態丫頭嘻嘻一笑，不知想到了什麼，坐了起來，先一把將樂樂拉倒，再把櫻桃攔腰一抱拽到了床上，之後重新靠躺枕住了甄英雄的肩膀，眼睛一合，一臉的陶醉，“英雄，感覺一下，我們是不是很像夫妻啊？一家四口，多幸福……”

# 第139章 和姐姐結婚

　　夫妻？一家四口？！你個死變態的當樂樂和櫻桃多大啊？沒斷奶的孩子嗎？甄英雄哭笑不得啊，樂樂趴在自己身上，還算好些，櫻桃就慘了，被三國那丫頭死死抱在懷裡，帽子都被擠掉了，整張臉埋進了三國的乳溝中，球球的，真是讓人羡慕……　　“喂，英雄，和姐姐結婚吧。”　　“什麼？！”　　甄三國陶醉了一會兒，還真醉了似的，張口一個問題險些嚇着甄英雄，結婚？！和誰？你？開什麼玩笑，弟弟娶姐姐嗎？！　　“哦，不，不，我是說……你娶了姐姐，好嗎？”　　球球的，還不是一個意思？！死變態的又犯病了！　　不要說甄英雄了，樂樂和櫻桃也震驚不小，雙雙坐了起來，愣愣的望着相互對視着的甄英雄與甄三國。　　“不好。”　　“為什麼？！”甄三國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死死的瞪着甄英雄，“姐姐想嫁給你，你想都不想就拒絕，你傷我自尊心了你知道嗎？！”　　甄英雄也覺得自己回答的太直接，看到三國要哭，嘆了口氣，苦笑道：“好吧，我道歉……”　　“我接受你的道歉，那你娶我吧。”　　球球的，你還來勁了是吧？甄英雄腦袋都大了，“不娶，姐，我們是姐弟，姐弟可以結婚嗎？那是亂倫啊！”　　“我們又不是親的，我不管，你到底娶不娶我？！”甄三國若是無理取鬧，根本不分時間地點場合環境，但這次卻鬧的太突然了，讓甄英雄有些措手不及。　　娶你？不說老爹會不會殺了我，就你老人家這變態的乖張性格，少爺我這輩子不得痛苦死啊？　　見甄英雄真的很為難，三國表情一松，輕輕嘆了口氣，渾身鬆弛了下來，很失望，很傷心，那樣子讓樂樂也櫻桃也忍不住心酸，“我就知道，英雄你已經有喜歡的人了，你討厭姐姐了……”　　球球的，誰來告訴本少爺，為什麼我就見不得這死變態的哭呢？這一招她玩了多少年，用了多少次，為什麼少爺我明明知道還要去上當啊？而且很奇怪，這次她竟然沒用拍AV什麼的荒唐威脅逼迫自己就掉眼淚了，這，不象三國啊……　　“我怎麼能討厭你呢，喜歡還來不及的。”　　甄三國一聽，和往常的表現不同，不是懷疑，也沒有欣喜，而是很嚴肅的與甄英雄對視着，“真的喜歡？即便我們是姐弟，不能結婚，你也是喜歡我的？”　　很認真，很期待，這個表情真的是變態姐姐嗎？甄英雄不知道今天的三國到底是怎麼了，總覺得和平常不太一樣。　　“是，我喜歡你，我最喜歡我的寶貝姐姐了，這樣可以嗎？”　　甄英雄的話說出來，聽到的樂樂和櫻桃卻同時生出了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有些酸，有些羡慕……　　此時的樂樂，很希望成為三國，很想聽甄英雄那樣對自己說喜歡，而櫻桃，表情變的好奇怪，從進入這個房門開始，那種怪怪的，不大舒服的感覺就一直圍繞在心頭，而此刻，當甄英雄對着三國說喜歡的時候，那種陌生的，或者是害怕的感覺終於明晰了，她開始恐懼，她的身體開始顫抖，小拳頭，不知不覺的握緊了，她的唇，咬的失去了血色……　　甄三國並不滿足甄英雄的表白，她很了解甄英雄，簡直超過了對自己的了解，從小到大，自己一直在乎他，三國不知道什麼是少女的初戀，因為她的眼中，心中，只有一個人，那就是甄英雄，八歲的甄英雄第一次和人動手打架，就是為了給三國出氣，挑戰比自己高了兩個年紀的傢伙，後果可想而知，但遍體鱗傷愣是不肯掉眼淚的他一口血水啐在地上，拾起一塊磚頭的時候，生生把那個高年紀的傢伙嚇的尿了褲子，從那個時候開始，三國就喜歡被保護的感覺，在她看來，甄英雄，就是自己的守護神。　　身邊的一切都在淡卻，唯一的色彩只有一人，甄三國不曉得什麼是初戀，因為她根本不記得自己是在哪一年的哪一天知道那種感覺叫做喜歡，當有一天，甄天開玩笑的說，兩個人長大后就可以結婚的時候，甄三國很自然的開始期待，期待這那一天的到來。　　甄三國可以感覺到甄英雄總在說謊，女人的直覺是不會錯的，英雄喜歡自己，只是因為那該死的姐弟關係束縛着他，所以，結婚，似乎並不現實，但承諾，未必要一個儀式來證明。　　“我指的喜歡，不是弟弟喜歡姐姐，而是……”三國的俏臉紅了，因為，今天，她不想再糊塗，“男人……喜歡女人，或者說，是……愛。”　　愛？對於這個字眼，甄英雄很陌生，從小就被甄三國追着跑，感覺她就是一活寶，如果愛是一種感覺，那麼，看不到時死想，看到了時想死，這算愛嗎？即便對小艾，自己也還摸不清楚啊，球球的，為什麼女人都喜歡問男人愛不愛她？做愛少爺懂，說愛少爺實在是外行啊。　　甄三國靦腆怕羞的時候並不常見，而認真嚴肅的時候基本看不見，甄英雄見她轉盯着自己的傷口，心底一顫，終於明白些了，“姐，你，是不是在害怕什麼？”　　甄三國身子猛的一震，看到甄英雄那清澈的目光，使勁搖了搖頭，換了一副凶巴巴的表情，“是我問你，你先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我想……”甄英雄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因為自己實在無法搞清楚三國在自己心裏的位置，不討厭她，除了自己的嘴巴，自己根本無法把她當成姐姐，再看到她此刻那無限期待，彷彿自己一個回答就能讓她哭，讓她笑，甄英雄使勁咬了咬牙，“我……喜歡。”　　從小就有一個意識，永遠，不要讓三國掉眼淚，甄英雄不知道那個意識是怎麼來的，但看到她笑，自己會很滿足。　　什麼是姐弟？這就是了，三國一聲歡呼，一個翻身騎到了甄英雄身上，照着他的嘴巴狠狠的就是一個吻，然後，接下來的話，讓被氣氛感動的甄英雄差點當場昏倒，“只要你喜歡我，不結婚也行，英雄，那你愛我吧。”　　“你說什麼？！”　　“我要你愛我，英雄，你這次嚇死姐姐了，我想，你要是愛了我，以後就會有個牽挂，就不會那麼笨的去冒險了，好不好？愛我嘛……”　　愛你？！看到三國媚眼如絲，腮紅若桃，有點經驗的誰不知道這個‘愛’代表的是什麼啊？！　　樂樂和櫻桃就不知道，甄英雄身體沒問題的時候尚且抵不過三國的挑逗，這時候更不行了，這丫頭穿的是裙子，為了騎在自己身上，裙擺已經提到了大腿上，那誘惑，是男人抗拒的了的嗎？超級模特的身材，絕對完美的美腿啊，甄英雄的小弟弟立刻硬了，因為只穿着一條醫院的病服，連內褲都沒有，那堅硬立刻頂到了三國的小屁股上。　　三國感到小屁股下面有個很有力的頂起直往自己的屁股溝里鑽，自然清楚是甄英雄的身體做出了反應，如果對陌生女人勃起，那麼，人家會說你是變態色狼，但是，對自己的女人迅速的勃起，會更加證明她對你的魅力，甄三國很高興，因為甄英雄對自己很敏感。　　甄英雄還指着樂樂和櫻桃保全自己不做禽獸呢，而三國正想打發兩個丫頭不做超級大燈泡，卻聽到樂樂‘咦’的發出一聲疑問，“枕頭下面那是什麼？”　　枕頭下面？甄英雄一聽，怔了一下，大急啊，枕頭下面只有一個東西啊，那本……‘花花公子’！！！　　“啊……！！！這是什麼書？！”　　樂樂翻開一看，如同被燙了手一般將書飛上了天，雙手捂臉扎到了櫻桃的懷裡，櫻桃沒看到，滿是好奇的想要接住那書瞧一瞧，卻沒有三國手快。　　三國大小姐是做什麼職業的？賣情趣用品，什麼樣的東西沒見過啊，也不知道羞，雖然臉蛋紅紅的，卻還是曖昧的翻了一眼甄英雄，“死東西，如果你想了，找姐姐來不就好了，多大的人了，還用看這個嗎？再說，迷幻空間和漢宮沒有女人的嗎？不要告訴我你純潔的沒上過女人，哼！”話說到後面，明顯帶着醋溜溜的味道了。　　球球啊，你個死變態的不要臉就罷了，這裏還有未成年呢！甄英雄的厚臉皮在甄三國面前最少被扒了三層，“拜託，老姐，你自己要做人家媽媽，難道就是這樣教育孩子的嗎？影響，注意影響啊！”　　“哦。”甄三國翻開那書，看着裏面男男女女花樣百出的做愛姿勢，小臉更紅潤了，“其實吧，這個東西，叫‘愛的寶典’，是介紹男人與女人是如何表達愛的……”　　甄英雄汗都下來了，你真當自己是在糊弄小孩子嗎？現在的丫頭這麼早熟，怎麼可能被你忽悠啊？　　“媽……媽媽，那東西，是黃色雜誌吧？”

# 第140章 櫻桃與寶典

　　“啊……？”　　樂樂一句話，三國這個尷尬啊，“怎，怎麼會呢……”　　完蛋了吧？球球的，讓你個丫頭胡謅，甄英雄看到樂樂望着三國那種不信任的眼神，美啊，但一看櫻桃，他又納悶了，那丫頭什麼時候掏出來的紙筆，爬在自己腿上寫什麼呢？　　“那上面都是沒穿衣服的男女摟摟抱抱的，而且還……還在做那事兒！”樂樂也羞的不行，似乎是很不服氣被三國當孩子糊，非要爭出個結果來。　　“咳，樂樂你還小，不懂的。”三國擺晃着那書，繼續扯，“兩個人如果真的相愛，就是要做這種事情的，以後你有喜歡的人就會了解了，現在你們回家吧，我和你爸爸要‘愛’了……”　　你還要臉不要啊？球球的，你這死變態，還以為今天你正常點了呢，沒想到病的更厲害了，甄英雄翻身把三國往旁邊一按，搶過那本書，壓到了屁股底下，“這東西是男人看的，女孩子不需要問這麼多，知道嗎？”　　甄少爺多厚的臉皮也不好意思承認自己看的是情色雜誌啊，不過和樂樂逗兩句倒沒什麼不好意思的，貼着她的小耳朵，小聲道：“真想知道，等少爺出院親……自……告訴寶貝兒你。”　　‘親自’拉了長音，樂樂哪能聽不出來啊，本就紅透的小臉更紅了，頭一低，那叫一個羞。　　“恩？是不是看了那本寶典，就知道如何讓一個人愛自己了？”　　三國一字一句的說話讓甄英雄和樂樂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櫻桃正舉着一張紙條，跪坐在甄三國面前呢，小臉上滿是認真與求學的虔誠，三國念的，正是紙上的字句。　　不是吧？世界上真有這麼笨的丫頭？！甄英雄下巴都脫節了，櫻桃還真相信了三國的話啊？！　　甄三國可找着台階下了，連連點頭，“恩，恩，沒錯的，男人和女人就是這麼表達愛的，那是一種愛的儀式，但只有和最最喜歡的人才可以進行，那樣的話，就會越愛越深的。”　　這話……似乎是沒什麼錯，可甄英雄總覺得怪怪的，雖然樂樂和櫻桃一般大，可給人的感覺，樂樂已經成熟，而櫻桃雖然可愛，卻還青澀，典型的小蘿莉，和她說這個是不是早了點啊？　　櫻桃似乎聽的有些發痴，好半天才回過神來，見大家都在用怪異的目光看着她，羞的手忙腳亂，將那小紙條攢成一團塞進了口袋，跳下了床，飛快的衝進了衛生間。　　“那丫頭怎麼了？”　　甄英雄有些納悶，樂樂也下了床，一邊整理衣服，一邊搖頭，“不知道，櫻桃從剛才開始就一直怪怪的。”　　“她肯定是尿急……”甄三國的答案真是超沒水準。　　三個人誰也沒有注意到，衛生間的門輕輕的打開了一條縫隙，櫻桃既不是洗臉也不是方便，而是順着門縫，偷偷的望着甄英雄，還有，他屁股下面露出的那一角書頁。　　怎麼，才能拿到那本寶典呢……　　……　　“英雄啊，你，有沒有什麼要和老爹說的啊？”　　甄天有點做賊心虛，說話沒什麼底氣。　　甄英雄靠在病床上，一邊吃着樂樂餵過來的切成小塊的蘋果，一邊說道：“老爹，你是不是內疚啊？”　　“內……內疚，我內疚什麼？！”　　球球的，瞧瞧你自己那張臉，沒勁，甄英雄動了動雙臂，道：“去電視台是我自己決定的，而且我做了準備，卻沒想到會有人从里面下手，老爹，這和你沒什麼關係，有時間的話你還是去查一查你有沒有叫做羅比的仇人吧。”　　“我已經想了幾天了，沒有，而且我想問你的也不是這個。”甄天輕輕咳了一聲，小心的轉頭看了一眼撅着小嘴，抱着雙腿蜷縮在沙发上，似乎受了很大委屈，正氣呼呼盯着自己的甄三國，趕忙拉了一把身邊的項嘯鳴，擋住那丫頭的視線，對甄英雄小聲問道：“聽說你救了雙子星的兩個女孩，難道沒什麼要和老爹說的嗎？”　　“我和你有什麼可說的？”甄英雄裝出一副不解模樣，“老爹，難道那雙子星和你有什麼關係嗎？”　　仔細看了看甄英雄的表情，這小子難道真的沒有發覺到什麼嗎？甄天想了想，笑道：“沒有，呵呵，就是沒聽到你炫耀，有點彆扭而已……那你養病，我先回去了，最近我們要在渤門市捧起一個自己的傀儡組織，所以老爹有些忙，你靜心養病，醫院周圍有嘯鳴負責，很安全的。”　　甄英雄還沒有說話，甄三國一聽可來精神了，一下子從沙发上跳了起來，“爸爸您要回去了嗎？怎麼也不多待一會兒？不吃過午飯再回去嗎？”　　見甄天剛要說話，甄三國趕忙衝過來，一邊往門外推他，一邊說道：“既然爸爸忙，那我就不留您了，請您慢走……”　　“停，停，你個死丫頭。”甄天是又好氣又好笑，回頭擰住三國的小耳朵，痛的那丫頭一咧小嘴，眼淚都要出來了，“我來的時候怎麼不見你這麼高興？沙发上一蜷，一副受氣相，對你爸爸我愛搭不理的，聽我要走你倒精神了，是不是不妨礙你了？”　　“妨……妨礙什麼？”甄三國擺明了裝傻，她就是被甄天從甄英雄的床上拉下來的，“姐姐照顧弟弟，那是應該的，哪有什麼妨礙不妨礙的啊？呵呵……”　　“別廢話，你也和我一起回去。”甄天看了一眼感動的要流眼淚的甄英雄，搖了搖頭，“要是讓你照顧英雄，我怕英雄出院的時候，你就要住院了……”　　甄三國一聽，又是不解又是着急啊，“爸爸，我已經反省過再也不打人了，為什麼還要我回去啊？而且，為什麼英雄出院我就要住院啊？我不會累着自己的，呵呵，您放心吧。”　　“我放心？你個死丫頭還敢說啊？我不是怕你累着，是怕英雄累着。”甄天手上一使勁，疼的三國一聲嬌呼，“你還真是體貼的好姐姐啊，貼身照顧？有騎在弟弟身上的照顧方法嗎？要是被你那麼照顧，英雄沒個一年半載的還能出院嗎？”　　甄天也拿這活寶沒轍，看看她，又看看甄英雄，嘆了口氣，說出一句連項嘯鳴都差點栽倒的話，“你們兩個傢伙萬一整出點意外了，估計你這死丫頭就要直接住進婦產科了……”　　球……球球的，你這是當老子的人說的話嗎？甄英雄越來越覺得變態姐姐是被這混蛋老子教壞的了，剛剛那點感動也飛到的九天之外，你個老頭子這算是關心兒子嗎？！　　“等你弟弟身體好了，出院了，隨便你們怎麼折騰，現在不行，死丫頭，跟我回漢宮。”甄天目光一轉，“樂樂，你笑什麼？你也和我走，身體才好一些，你比那不孝的兒子還需要休息，恩……我看由小櫻桃留下就最合適了，呵呵。”　　“我不要回去啦！啊……爸爸，好痛啊，您捨得這麼用力擰您最疼愛的女兒嗎？”　　“不捨得也得擰，這是為了你們好！”　　“英雄，你和爸爸求情，讓姐姐留下啦……”　　球球的，你當少爺是傻瓜嗎？如果你真的留下，少爺就真的會做禽獸，甄英雄正得意呢，臉上一熱，竟是樂樂親了自己一下，“爸爸，我先回去了，我好愛你。”　　輕輕的聲音聽的甄英雄心裏一暖，可一個不輕的聲音立刻響起，“樂樂，你做什麼？！為什麼親你爸爸的臉？！死丫頭，你給我過來！！！”這股子酸，酸的甄天和項嘯鳴都倒牙，這姐姐當的啊，比善嫉的小媳婦還厲害。　　看到樂樂紅着笑臉跑到了門口，看着甄三國被擰的彎着腰，一臉怨氣且無限委屈的望着自己，甄英雄嘴角勾了起來，然後，他看到了甄天別有意味的眼神，很嚴肅，很鄭重，然後，他看了一眼有些拘束的站在床尾的櫻桃，笑了笑。　　聽着樓道里甄三國不滿的聲音漸漸淡去，甄英雄恍然醒悟，那個老頭子到底是厲害啊，他嘴裏說的亂七八糟，其實帶走三國與樂樂卻是別有用意。　　誰，也不能保證殺手會不會再次出現，雖然可能性低到近乎不可能，但三國與樂樂留在病房裡，在關鍵的危機時刻，只會成為自己的負擔，所以留下櫻桃，則是因為，這個丫頭，和自己一樣，有着，殺手的嗅覺……　　老頭子還是為了電視台的事件感到內疚，現在的處事小心了很多啊。　　櫻桃今天確實夠奇怪，坐到甄英雄的旁邊，低着頭，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甄英雄和她逗了幾句，這丫頭雖然笑的很開心，卻也有些心不在焉。　　午後總是人們容易感到疲乏的時候，甄英雄看小說，櫻桃看漫畫，不知不覺，兩人便睡着了。　　甄英雄一個翻身，屁股下面發出‘呵嚓呵嚓’的紙張被壓攆的聲音，櫻桃的頭剛好趴在這個位置，揉了揉惺忪睡眼，櫻桃望見了那個發出聲音的元兇，小臉‘唰’的紅了個透徹，那是……愛的寶典！　　因為被甄英雄壓着，櫻桃只能看到花花綠綠的封面上，一個頭被甄英雄的屁股壓到，上身赤裸，胸部豐滿的像兩個小足球似的女人，那女人的雙手托着自己的乳房，腰支扭着，很有柔和細軟的誘人感覺，那條黑色的小內褲，勉強能夠遮擋住女人神秘的似處，不過也更加撩人，她，一定刮掉了那裡的毛髮吧？不然，那麼小的布片，怎麼可能擋的住呢？　　櫻桃羞羞怯怯的偷望了一眼側躺着背對自己的甄英雄，然後很自卑的低頭看了看自己幾乎沒有規模的胸部，坐在凳子上，很生硬的扭了下腰，擺了個很女人的身姿，然後兩隻小手也學着那封面上的女郎，摸到了自己小小的乳房上，可這一摸，本來就羞人羞的要死，再一看這效果，櫻桃撕了那個女人的心都有了，恨啊。　　人家手心向上，托着自己的乳房還能給人一種沉甸甸的感覺，那豐滿的程度，用一隻手根本無法包圍，兩隻手也未必捂的住，可櫻桃看了看自己，別說手心向上了，不用手向內捂着，根本感覺不到自己那裡的凸起，小的像個肉包子，自己的手才盈盈一握，如果是甄英雄的……哎呀，羞死了，和人家沒法比啊！　　櫻桃不服氣，也許是隔着衣服影響了效果，看了看睡的很熟的甄英雄，她撂起自己的衣擺，露出雪白平坦的小腹，將手摸了進去。　　不知是不是錯覺，當手心碰觸到小乳頭的時候，櫻桃居然渾身一顫，握了握，乳房還是小的讓人自卑，可乳頭卻因為雙手對乳房的揉捏而微微硬挺了起來，一種奇特的感覺迅速流遍全身，櫻桃羞赧之餘也不禁奇怪，洗澡的時候沒少碰過這裏啊，為什麼今天的感覺會如此奇怪呢？　　難道……是因為那本寶典？！　　櫻桃再次看了看甄英雄，小手從衣服里伸了出來，顫巍巍的伸向了那本雜誌，一抻，沒抻出來，又抻，被甄英雄壓的很死，還是沒抻出來，櫻桃感覺自己就像作賊似的，心裏跳的時快時慢，緊張的感覺讓人冒汗，當她伸出雙手抓住那本書，要再次發力的時候，房門“喀”的一聲，有人要進來了！　　趕快趴倒，櫻桃繼續裝睡，輕快的腳步，一縷香風，證明來者是個女人，櫻桃臉紅的厲害，哪敢抬頭啊？那女人似乎發現了自己，發出了“咦”的一聲，然後，她似乎又有了什麼其他的重大發現，那聲疑問音階瞬間提高了八度，再然後……　　“啊……！！！”　　玻璃都在‘嗡嗡’的響，櫻桃甚至懷疑這女人的嗓子比超聲波的破壞威力還大，耳膜被震的顫抖的似乎要破碎。　　“死流氓！你看的是什麼書？！”

# 第141章 白果的約會

　　甄英雄的屁股被一隻穿着運動鞋的小腳踢中，櫻桃一怒，你敢打他？！還沒來得及回身揍這女人，卻看到那本自己一直要得到的‘愛的寶典’被那女人抓了起來，櫻桃大急，張開小嘴，伸出雙手，下意識的就要去搶，可回頭一看，卻傻了，一個漂亮的女人正怒火沖沖的站在身後，白色的襯衫，紅色的寬鬆七分褲，健康精神而美麗，可櫻桃卻做賊心虛的趕快回過了頭，這個女人，她見過……　　甄英雄差點從床上掉下去，還沒醒過神來的他坐了起來，一邊揉眼睛一邊沒好氣的對那漂亮的女人說道：“情人老婆，你又發什麼瘋啊？”　　“我發瘋？！”　　白果將那本‘花花公子’向前一遞，不知是氣的還是羞的，邊搖晃邊怒斥道：“你告訴我，這是什麼？！”　　有點尷尬，不太好解釋，甄英雄一怔，終於體會到變態姐姐當時的心情了，撓着後腦，厚顏無恥的一笑，“那個啊，是……愛的寶典……”　　白果冷汗都下來了，見過無恥的，可這麼無恥的長這麼大卻是第一次見到，愛的寶典？你當本小姐真的是大腦發育不健全的鳥類啊？！　　白果不信，可是，櫻桃卻兩眼發光了，連甄英雄都這麼說了，那麼，那本書，真的是可以得到愛的‘愛的寶典’嘍……　　……　　球球的，不知道那白果那丫頭是怎麼回事，就算少爺我看的是色情雜誌又怎麼了？難道少爺是未成年嗎？甄英雄看到胳膊上被咬的那兩排清晰的牙印，氣啊，死丫頭，是不是又找少爺算計你呢？　　白果氣呼呼的坐在沙发上，手裡那本雜誌蜷成了一卷，高聳的胸脯讓站在她面前裝成乖寶寶的小櫻桃羡慕的不得了，雖然沒有封面上那個女人的大，卻不比三國姐姐的小啊。　　“她是你妹妹？”白果很同情櫻桃，因為這是一個不能說話的女孩子，但她卻不喜歡櫻桃的一頭紅髮，明明很可愛，很靦腆，怎麼染了這個顏色的頭髮啊，好象個小太妹，“你不是騙我吧？我怎麼不知道你還有妹妹？”　　“情人老婆，你又沒真的進門呢，我的家庭成員你不清楚也很正常吧？”甄英雄當然不能讓白果對櫻桃起了什麼戒心，如果知道櫻桃才是殺馬國宇的兇手，那就糟了，“這是我的遠房表妹，父母去世，才投靠過來的，現在和我姐姐住在一起。”　　關於櫻桃的身份，甄英雄早就拜託甄天去杜撰了，檔案什麼的應該已經備好，如果不是刻意的去調查，不會露出破綻的。　　“你姐姐？”白果打了個冷戰，眼中掠過一絲恐懼和恨意，顯然想到了甄三國曾經對她的侮辱，“那就難怪了……”　　如果是和那個變態女人住在一起，染成什麼樣的頭髮恐怕都屬於正常的範疇吧……　　櫻桃是認識白果的，當時與高橋澤一起到沙場的時候，負責狙擊的櫻桃曾經很深刻的記下了那張清甜的面孔，如果不是因為甄英雄的原因，白果當時就被自己殺死了。　　櫻桃發現自己不是很喜歡這個女人，首先，她完全不曉得自己的命是甄英雄給的，還對他那麼凶，其次，甄英雄，似乎很喜歡她，還叫她老婆，而這個女人對甄英雄的質問，很像是……真的把自己當成了他的老婆。　　甄英雄打了個哈哧，“小櫻桃，過來，喂哥哥吃根香蕉。”　　櫻桃一聽，立刻興奮了起來，剛才看樂樂喂甄英雄吃蘋果的時候，自己就羡慕的不得了，抓起白果身邊小桌子上的一把香蕉轉身就跑了過來，正想伸手掰香蕉吃的白果認定，甄英雄是故意的！　　“一把兒？！吃死你！”　　甄英雄根本不理會白果的詛咒，張嘴在櫻桃包好遞來的香蕉上咬了一口，“恩，很甜，櫻桃，你也吃。”　　香蕉甜不甜櫻桃不知道，但心裏很甜，看到甄英雄又吃了一口自己手裡的香蕉，櫻桃感到一種很溫暖，很愜懷。　　不孤單，不寂寞，櫻桃喜歡甄英雄為她帶來的感覺。　　“喂，情人老婆，你也過來吃啊。”甄英雄要是一分鐘不讓白果生氣那都算栽了，含着櫻桃遞來的香蕉，他不但不咬，還故意邊吸邊壞壞的笑道：“老婆，你不是最喜歡吃香蕉嗎？”　　白果一時還沒反應過來，可見那傢伙吸吸吐吐的含着那香蕉，再配合上那一臉壞笑和眼神間的挑逗，立刻飆了，這死流氓是在變着法兒的嘲弄自己呢！　　男人身上，有個地方的形狀和香蕉和形似，甄英雄這不是在暗示自己那天含過他下面那東西呢嗎？！還說自己最喜歡‘吃’？！　　“死流氓！”白果一生氣，甩手就把那本雜誌丟了出去。　　書頁一打開，頂風遇阻，根本丟不到甄英雄身前，而是落到了地上，櫻桃低頭一看，小眼珠差點掉下來。　　那敞開的書頁上，一個光溜溜的男人坐在白皮子的沙发上，敞開着大腿，雙腿之間，是一根長長的，直立朝天，好似香蕉一般的東西，而一個赤裸裸的長發女人正跪在地上，低頭含住了那大傢伙的頂端，眼神妖媚，好象那是很美味的東西一般，櫻桃的小臉一下子就紅了個透。　　甄英雄和白果也看到了，白果又羞又恨的衝過來，手忙腳亂，將那本書蜷起背到身後，俏臉就像喝多酒一般紅潤，一臉的驚慌，嘴角抽搐，想要說什麼，卻又不知怎麼開口似的，小牙一咬，又想遷怒到甄英雄身上。　　甄英雄一看那幅圖，情不自禁的低頭去看自己的小弟弟，想到上面被白果牙齒磨破的地方才不疼了，忍不住感慨道：“情人老婆啊，你真應該好好研究一下那本書，看一看人家是怎麼做的，你那技術，實在太爛了……”　　白果怒啊，可看到小櫻桃正一臉茫然的望着自己，白果覺得自己的臉燙的都可以攤個荷包蛋了，“誰要看這麼污穢骯髒的東西啊，我……我去扔了它！”　　一本色情雜誌而已，丟就丟吧，少爺才不在乎呢，甄英雄拿起床頭的那杯水，一飲而盡，香蕉的甜味淡去了很多，因為只能吃些味道很淡的流食，嘴裏沒有味道的時候會覺得有些苦澀，甄英雄一皺眉，對櫻桃說道，“寶貝兒，去給哥哥買瓶檸檬茶好嗎？”　　櫻桃正着急呢，那東西你不能扔啊，我還沒看過呢！可聽到甄英雄的話，她又不好不去，委屈的看了一眼白果，更覺得這女人可氣了，敢情你全會了就要丟啊？　　白果還怒氣不減呢，可太尷尬了，實在是待不下去了，“死流氓，本小姐今天晚上有事情，所以和同事換了班，晚上萬惡的你如果被仇家找上門的話，直接大聲喊就可以了，我的同事就在門外。”　　“你有事情？”甄英雄本就覺得白果今天穿着便服很奇怪，不禁問道：“什麼事？”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啊？”白果似乎很開心的樣子，雖然說了不告訴，可還是忍不住道：“晚上我有個約會。”　　“約會？！”　　約會這個字眼雖然有很多種可能，但最容易讓人產生遐想的，還是男女之間談情說愛，浪漫晚餐的代名詞，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有點緊張，“和誰約會？男的女的？”　　白果本來想罵他問的太多，可看到甄英雄完全沒有了玩笑的表情，語氣中還有些質問的味道，白果心裏莫名其妙的跳了跳，但這並不影響她的好心情，小臉一仰，有些顯擺似的說道：“當然是男人，我正在考慮，是吃法國菜好呢，還是吃意大利菜。”　　歡欣雀躍，晃蕩個腳步都和跳舞似的，有那麼高興嗎？甄英雄很不喜歡白果現在的樣子。　　“好好的中國人去吃什麼外國菜，大蔥抹醬卷烙餅最合適你了，你那麼大飯量，當心吃不飽！”甄英雄心裏挺不是味的，怎麼一聽白果要去和男人約會自己就有點難受似的呢？　　死流氓，不說兩句煞氣氛的話你難受是吧？白果很生氣甄英雄的表現，自己是有些能吃，但那是吃水果，怎麼被他一說自己就成了飯桶似的，“要你管！我們要的是氣氛，那種幽雅而浪漫的溫馨氣氛，你一流氓懂什麼？和自己最重要的人見面，你知道如何去營造那種愜意的氛圍嗎？”　　最重要的人？　　“不知道。”甄英雄那種很不舒服的感覺嚴重影響了他的心情，“我是流氓，所以我無法理解鳥類所謂的溫馨氣氛是什麼，因為我從來不知道鳥類也會營造什麼愜意的氛圍。”　　“你說什麼？！”　　“我說你是鳥類，低智商的族類！看你那一臉的白痴相！”　　“你……”　　“我怎樣？”　　“你罵我？！”　　“難道你沒罵我嗎？！”　　白果沒想到甄英雄居然直接詆毀自己，而且一句不讓！以往都是拐彎抹角的來挖苦，或者玩笑似的挑逗，像今天這樣直接侮辱自己是鳥類、是低智商、是白痴卻是第一次，白果覺得這是對自己自尊心的一種踐踏，怒火，燃燒了，可這次卻只是狠狠的瞪着甄英雄，當一顆心真正被刺傷的時候，憤怒，往往表現為沉默。　　甄英雄話出口才覺得自己過分了，如果是以前，打個哈哈就會過去，可偏偏今天，他即不想打哈哈也不想道歉，很冷漠，無懼的與白果對視。　　這氣氛不對啊，小櫻桃看看這個，瞧瞧那個，本來絞盡腦汁想要把那寶典弄過來，可現在似乎不是時候啊，小櫻桃從床上拿起自己寫字用的小本子和圓珠筆，很會看形勢的低着頭溜出去買飲料了，臨出門前，她還不舍且不死心的望了那‘寶典’一眼。　　沉默的對視挑戰的是人類的神經，那是一種精神的對抗，既是對敵人，也是對自己的戰爭，甄英雄看到白果臉上逐漸出現的委屈和眼睛中漸漸孕起的淚花，心軟了。男人和女人的戰爭，沒有硝煙，沒有戰火，只有男人的冷漠與女人的眼淚，但冷漠，永遠會被眼淚融化……　　“哈哈，球球的，少爺有沒有打擊到你的好心情？”甄英雄覺得自己笑的很白痴，傻瓜似的，嘴角勾起的動作就想自己在咬自己的心臟，這感覺很沒來由啊，“少爺我就是喜歡看到你生氣的樣子，如何？”　　白果一怔，看到甄英雄的嬉皮笑臉，她總覺得哪裡不對，是不是自己又上當了啊？　　“你……你很無聊！”　　“少爺我躺在床上幾天了，本來就很無聊。”一種很陌生的頹喪產生的無力感在迅速侵蝕自己的身體，甄英雄勉強自己露出一個招牌式的壞笑，身子向下一溜，躺下，將被子蓋在了身上，背對這白果，很不耐煩的擺了擺手，“既然已經打擊了你的好心情，那少爺的目的已經達到了，走吧走吧，希望你的壞心情會讓你的約會很糟糕。”　　氣啊，這混蛋為什麼總是詛咒自己？白果狠狠的一跺腳，很明顯，她的好心情確實被打擊到了，“甄英雄，你狠！早晚有一天，我要抓你坐牢，讓你這混蛋再也無法氣到我！”　　“是啊是啊，球球的，少爺我很期待。”　　甄英雄現在聽到白果的聲音都會覺得心煩，從小到大，這種心臟被冷凍，讓人渾身難受的感覺還從未有過……不，有過類似的感覺，那是，甄三國第一次威脅自己時，當她胡鬧似的說自己不聽話她就要去拍AV的時候，自己好象也是現在這樣的感覺，難到自己是在……　　白果察覺到了甄英雄的不對勁，他，似乎不高興，難道，和自己今天不留在醫院有關？怎麼可能，他是很討厭自己的才對啊……莫非，是和自己說要去約會有關？！想到這裏，白果精神一震，居然有些興奮，可這興奮又很快壓抑，這怎麼可能啊？

# 第142章 三國的翻版

　　白果很討厭自己總是心軟，也討厭自己總要問一些自己極力想要迴避的問題，“死流氓，你，怎麼了？”　　“少爺我嫉妒自己的老婆要去和其他的男人約會，正難受呢，被老婆扣了一頂綠帽子，正想怎麼先殺你再殺你情夫呢，球球的。”甄英雄這話說的很玩味，就像是開了一個下三流的玩笑一般。　　白果聽到甄英雄無所謂，甚至是有些不耐煩的答案，再次覺得自己是個笨蛋加白痴，一個地道的鳥類，真是的，自己到底在期待什麼啊？總是自討沒趣，總是好心被驢踢。　　“莫名其妙，我才懶的理你！”　　白果摔門而去，而甄英雄終於能鬆口氣了，球球的，見不到她，感覺好象就輕鬆了很多，可想到她要去約會，心情又好象掉進了抽水馬桶，失落不說，還有一種旋轉着被捲入窒息的黑暗深處的感覺。　　拿出被警方警方監聽的手機，甄英雄猶豫再三，撥通了一個號碼，“闌度，幫少爺我送條內褲過來，最好五分鐘之內送到……”　　……　　“死流氓，臭流氓，沒心沒肺的傻瓜大白痴！”　　白果走在樓道里，嘴裏一邊低聲的罵，一邊揮舞着手裡的雜誌，好象那是一根棒子般，正狠狠的打在某個被她稱為流氓的人身上，痛快的撒着氣。　　似乎突然想起了自己手上揮的是什麼，白果臉一紅，停下了腳步，高級病房區是很少有人出沒的，白果作賊似的張望了一眼，沒人，這才有些顫慄的翻開了那本雜誌……　　“這……這是什麼啊這？！死流氓，真無恥，齷齪到極點，這東西也太色了吧？”　　白果說的很不屑，可眼睛卻睜的大大的，被那種淫靡浪蕩，甚至不加掩飾的男女之間最原始的‘合體寫真’吸引着，尤其是看到那個女人用嘴巴去含住男人尊嚴的那幾頁，白果居然覺得身體有些發熱，這個，真的好象自己那天……呸呸呸！想什麼呢啊？！　　白果用力晃了晃腦袋，“早晚把你個混蛋抓進監獄，就好象……這本書的下場！”　　狠狠的將雜誌丟如垃圾桶，白果得意的一笑，彷彿那就是甄英雄的明天一般，“我踢死你！”　　‘咚’的一聲，垃圾桶癟進去了一個坑，白果被嚇了一跳，撒腿就跑，“真該死，現在的廠商都是騙子，怎麼全是假冒偽劣產品，我都沒用力啊……”　　一嬌小的人影從拐角閃了出來，看了看白果的背影消失在了樓道的盡頭，這個提着塑料袋子的小丫頭也作賊似的看了看，然後飛快的跑到了垃圾桶前，將雪白的小手伸了進去……　　……　　甄英雄吃過晚飯依然無精打采，不時的就會去看一眼牆上的表，話也少了好多，也許是因為櫻桃無法說話的緣故吧，放下手中的小說，甄英雄覺得這丫頭真是很奇怪，從買水回來到現在，已經去了六七次廁所了，而且，每次出來都是臉蛋紅紅的……　　見櫻桃又站了起來朝廁所走去，甄英雄實在是忍不住好奇了，“小櫻桃，你鬧肚子嗎？”　　櫻桃一聽，立刻鬧了個大紅臉，回過頭來連連擺手，可看到甄英雄那有些懷疑和關心的目光，她又趕快點了點頭，然後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茶几上，下午買回來只喝了半瓶的檸檬茶。　　“因為喝了這個？球球的。”甄英雄皺了皺眉，“少爺我也喝了啊……可能是你體質的問題，櫻桃，我給你叫個醫生檢查下吧。”　　醫生？櫻桃又搖頭又擺手，急啊，指了指廁所，表示自己方便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難道你怕打針？”　　櫻桃點頭。　　球球的，殺手也怕打針？甄英雄看了看櫻桃的臉色，並不像很虛弱，這才說道：“如果還不舒服的話一定要告訴少爺，知道嗎？哎，快去吧……對了，如果拉不出來的話，就不要用那麼大力氣，每次你的臉都憋的很紅……”　　憋的？櫻桃聽到甄英雄的話，真想鑽到馬桶里算了，太丟人了啊，這傢伙怎麼能和女孩子說的這麼直接啊？況且，人家那不是憋的啊……　　看到櫻桃進了廁所，甄英雄嘆了口氣，真是寂寞，沒有白果那丫頭和自己鬥嘴，時間過的好象特別慢，現在這時候，真希望小艾來陪陪自己，哪怕是倒霉鬼的艾愛也成啊，最少，那丫頭還會主動讓自己佔佔便宜。　　想到能讓自己主動佔便宜的女人，甄少爺的腦海里一下子就蹦出了姐姐甄三國那撅着小嘴的可愛的面容，她那已經不是讓自己佔便宜了，而是占自己便宜……　　這時候，那變態姐姐應該還在漢宮折騰吧？甄英雄很了解三國，那傢伙雖然和自己很能折騰，其實是個很喜歡自由和安靜的丫頭，就好象自己一樣，並不喜歡漢宮的奢華和顯赫的地位，不過，樂樂在漢宮休息幾天確實合適，她這丫頭最需要的就是營養和休息。　　想到樂樂，甄英雄的壞心情終於好了很多，球球的，出院后，少爺終於能把那丫頭採摘了……男人一想到女人，有愛就必然有欲，甄少爺下面又立起來了，躺着的話，那堅硬的頂起很惹眼，甄英雄一翻身，側了過來，碰掉了枕頭旁邊的小說。　　“咦？這是什麼？”拾起小說，甄英雄發現床底下還有其他東西，個頭還不小，一拉，沒什麼分量，再一看，甄英雄鼻子都氣歪了，幾個大字映入了他的眼帘，“雄雄的屁股？！”　　抓着的是熊熊的尾巴，甄英雄一怔，想起來了，這是白天的時候樂樂帶到醫院的，因為三國突然拽她上床，可能是當時折騰的時候掉了下去，被踢到了床底下吧。　　哎，寂寞最難耐啊，要是樂樂那丫頭過來陪少爺多好啊，少爺一定要吃了她，球球的。　　甄英雄發出感慨的時候，櫻桃正坐在馬桶上大口的喘息着，羞啊，心虛啊。　　平復了一下心情，櫻桃輕輕拉開條門縫，看着甄英雄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這丫頭吐了口氣，再次坐回蓋着蓋子的馬桶，撂起上衣，從懷裡掏出了一本書，本就紅紅的小臉更紅潤了，眼波流動，是好奇，是欣喜，是安慰，更多的，是羞怯，顫抖的小手翻開，裏面，赫然是男女歡愛的清晰圖片，天啊，這個是……花花公子？！不，對櫻桃來說，這個，是可以得到愛的寶典。　　同一時間，漢宮的三國也和甄英雄一樣的鬱悶。　　坐在富麗堂皇的英式大廳，吃了一頓與餐廳氣氛極為不搭調的炸醬面，喝過了一碗魚翅湯，這頓無厘頭的晚餐終於是結束了。　　樂樂顯然還不習慣這麼豪華與奢侈，但已經有了幾天的相處，她知道甄天是個很隨和的人，倒不會覺得這個朗朗市的黑道教父可怕。　　吃過飯就要回房間睡覺了，樂樂從回來開始就覺得好象有些哪裡不對，這時候才猛然醒悟，“哎呀，我的熊熊！！！”　　甄天一口水差點嗆到，“怎麼了？怎麼了？”　　樂樂不好意思的一笑，這才有些急的說道：“爺爺叔叔，我的熊熊落在爸爸那裡了。”　　爺爺叔叔，每次聽到這個稱呼，甄天都覺得很不是味道，讓這丫頭叫自己叔叔，三國那活寶不幹，說亂了輩分，可要叫爺爺，甄天自己不幹，覺得自己不老，結果就出來這麼一個怪怪的稱呼，甄天擦了擦嘴，道：“就是你經常抱着的那頭豬？”　　樂樂有些不太好意思的點了點頭，“我把它落在爸爸那裡了，爺爺叔叔，我可以去取嗎？沒有熊熊，睡覺會很彆扭的。”　　樂樂現在身體還很虛弱，休息是很重要的，甄天想了想，對那個正要收拾碗筷，正對着甄三國那大半碗剩飯皺眉頭的年輕女廚師說道：“薛雪，你陪樂樂去趟醫院，幫她把熊熊……就是那頭豬帶回來吧。”　　這美女廚師留着齊耳的短髮，很精神，一身合體的廚師服非但不肥大，還讓她的身材看起來曼妙誘人，不過給人感覺好象很熱的樣子，上衣高領，還要系著頸巾。　　這個叫做薛雪的女廚師還沒說話，一直和她沒好氣對視着的三國可來了精神，“耶，樂樂，我們走……”　　“你不能去，給我坐下。”甄天眉頭一皺，“讓你去了估計就回不來了。”　　那叫薛雪的女廚師對甄天點了點頭，道：“是，老闆，我馬上去換衣服。”　　“恩，順便給那小子帶些燕窩過去……對了，要雙人份的。”　　“是，老闆。”　　薛雪微微一躬身子，退了出去。　　甄三國這個小臉拉的啊，用筷子挑着碗里已經粘成一團的麵條，死死的瞪着甄天，甄天愣是能裝做看不到的樣子。　　樂樂看到甄三國甩過來的眼神，很無奈，不過也很開心，即便沒有熊熊，自己依然是要睡覺的，所以說出來，只是想有個機會可以去看甄英雄，卻沒想到，甄天怕自己的睡眠失去了質量，真的派人和自己去醫院，這種被人關心的感覺讓樂樂覺得幸福。　　……　　“櫻桃，你怎麼了？”　　甄英雄很奇怪，櫻桃小臉紅撲撲的，洗過澡從衛生間出來之後，就一直站在床頭望着自己。　　紅色的頭髮帶着點點露珠，大大的眼睛如湖水般輕輕的波動，漆黑的眼珠如同夜星在閃爍，緊緊的抿着粉紅色的唇，顯得很是羞澀與緊張。　　一套帶着米老鼠圖案的白色純棉睡衣很是單薄，本就嬌小的她此刻更顯可愛，因為雙手背在後面，所以上身自然的前挺，小小的胸脯也因此而凸出不少，兩顆小小的突起也因此明晰，這丫頭裡面是真空的！　　球球的，這簡直是誘惑啊，甄英雄感覺自己下面跳了跳，儘管這丫頭看起來還很青澀，可畢竟十六歲了，雖然晚了點，可已經開始發育了啊。　　櫻桃似乎在掙扎着什麼，或者說是在為了什麼事情而緊張着，見甄英雄總是這麼望着自己，小丫頭覺得氣氛不對，於是爬上了床，和白天的三國一樣，騎在了甄英雄的大腿上，與他對視着。　　“櫻桃，你到底怎麼了？”　　小屁股壓着自己命根子的感覺儘管享受，卻並不舒服，對男人而言，忍耐，本來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櫻桃從床頭的小桌上拿過自己寫字專用的小本本和那支圓珠筆，抵住甄英雄的胸口，寫了幾個字，然後將本本對着甄英雄讓他看。　　“哥哥，你愛我嗎……啊？！”甄英雄念完這幾個字，嚇了一跳，一個小爆栗子打在櫻桃的腦袋上，用手指刮著她的小鼻子，笑道：“你不是和你那變態姐姐學的吧？”　　櫻桃一怔，接着似乎不太高興的撅起的小嘴，連連搖頭，又寫道：“我想被哥哥愛。”　　這完全是甄三國的翻版啊，球球的，你個丫頭這麼喜歡玩笑嗎？甄英雄總覺得櫻桃是故意學習三國來戲弄自己，沒想到這丫頭也喜歡胡鬧啊，但你不是少爺的姐姐，少爺不會有什麼顧慮的。　　甄英雄壞壞一笑，雙手撫着櫻桃的小臉，櫻桃甚至還沒反應過來，已經被甄英雄狠狠的吻住了嘴唇。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櫻桃暈了，只覺得天暈地轉，只覺得自己的身體在飄，鼻息間，口腔中，都滿是這男人的味道，櫻桃不懂得接吻，卻很享受這樣的感覺。　　甄英雄覺得這丫頭的嘴唇很小，但好軟，似乎每個女人都有着屬於自己的甜甜的味道，櫻桃的唇，就好象她的人，酸酸甜甜的有些青澀，很新鮮，很有味道，讓人極為的迷戀，甄英雄本來就是想要報復一下這丫頭故意學三國的樣子來戲弄自己，所以才偷吻她，卻沒想到這一吻，吻的自己慾火上升。

# 第143章 櫻桃採摘時

　　想到小艾那美妙的吻，甄英雄痴迷，想到白果那火辣的吻，甄英雄悸動，猛然發覺自己的投入是因為把現在櫻桃的吻做為了回憶的替代，甄英雄發覺自己很無恥，球球的，少爺我在做什麼啊？強吻一個小姑娘，真是沒素質啊。　　自己的舌頭已經伸入了櫻桃小小的口腔，甄英雄很歉意，想要放開櫻桃的時候，甄少爺卻嚇了一跳，櫻桃居然不肯離開，相反，還抱住了自己的頭！　　緊閉的雙眼，紅紅的臉頰，有些急喘的呼吸，還有那頑強反抗，已經生澀的頂住自己口腔的小舌頭，天啊，櫻桃居然在回吻本少爺！　　甄英雄好久沒有碰過女人，情不自禁的吸吮着櫻桃的小舌頭，香甜的唾液，細嫩的肉感，頑皮的糾纏，讓甄英雄欲罷不能，因為過於激烈，過於投入，櫻桃的身體輕微的扭動，而那輕微扭動下的小屁股對甄英雄下面那硬挺的部位，摩擦力度簡直誘惑到了極點。　　櫻桃，真的有些奇怪啊！　　甄英雄的抵抗力逐漸接近零點，左手滑入了櫻桃的睡衣，撫摩着她細緻滑嫩的背肌，而右手，則鑽入了她的睡褲，一怔，抓了抓，動了動，甄英雄又是一怔，這丫頭，居然連內褲也沒有穿！　　小屁股肉感十足，彈性甚嘉，看不出這丫頭上面發育的差了點，但下面已經如此豐滿，因為櫻桃身材比較嬌小，甄英雄這次倒真的不是故意，因為櫻桃的扭動壓的自己小兄弟很痛，本來是想托着她的小屁股向上提一提，那想到手指一發力，剛好滑進了她的屁股縫中。　　櫻桃如同被電了一般，身體一起一落，嘴吧也離開了甄英雄，一抹口水從嘴角流下，無法分辨，究竟是甄英雄的，還是她自己的。　　甄英雄這個憋屈啊，這次真不是故意的啊，想把手抽回來，卻發現，因為櫻桃剛才的坐起落下，而現在已經坐直了身子，自己的手已經被她壓在了屁股下面，連伸入她屁股縫中的手指也拿不出來了，球球的，太尷尬了吧？　　櫻桃臉紅的發紫，明顯是因為甄英雄罪惡的手指頭正摳弄着羞人的縫隙啊，想要發出呻吟，可張開的小嘴中並沒有任何的聲音發出，甄英雄一怔，然後，滿腔的慾火驟然下降，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小弟弟現在是被自己的手壓住啊……　　“球球的，櫻桃，哥哥快忍不住了，你快點下去，不然少爺非把你給吃了不可。”　　甄英雄剛說完這話，櫻桃低着頭，把掉落在床上的筆和本本拿了起來。　　“櫻桃想要哥哥愛，櫻桃想要有個家，櫻桃，不想孤單。”　　想要有個家？甄英雄有些茫然，“你不孤單啊，少爺……哦，不是，我是說，你不是有哥哥和姐姐嗎？”　　櫻桃聞言，皺眉使勁搖頭，又寫道：“我想要哥哥像愛樂樂，愛姐姐那樣愛櫻桃，一個人的感覺太可怕，櫻桃真的很羡慕，我不要憐憫，我要得到哥哥的愛。”　　臉上，是急，是羞，是期待，是認真，是堅定，甄英雄明白櫻桃的意思，她總感覺到一種隔閡，無法融入的隔閡。　　她把自己，當成了驅除高橋澤那個仇恨陰影的陽光，自己成為了她唯一的依靠，只要看清到這幾個字，就足以證明她對自己是何其的感激，因為……上面的‘羡’和‘憫’是用拼音寫的……　　這丫頭為了報仇，荒廢了學業，連識得的漢字也變的生疏甚至忘記，可想，她與高橋澤之間連基本的溝通都沒有，只是一個在教殺人，一個在學殺人而已，高橋澤死了，小小年紀的櫻桃根本沒有獨立生存的能力，而這時，幫她報了仇的自己，成為了她唯一的依靠，而比高橋還要厲害，恐怕就是這丫頭崇拜甚至喜歡自己的原因吧。　　“小櫻桃，哥哥已經很喜歡你了，也沒打算把你這麼拉風的小丫頭讓給別人，你不會孤單的。”　　櫻桃總覺得甄英雄不愛自己，否則為什麼不和自己‘愛’呢？於是寫道：“櫻桃要和姐姐一樣的愛！！！”　　“一樣的愛？什麼愛？”甄英雄這疑問一出口，櫻桃只覺得他是在裝糊塗，殺手就是殺手，很敏捷的從甄英雄身上翻了下去，一邊不好意思的提起露出半個屁屁的褲子，一邊衝進了衛生間。　　球球的，不是吧？又鬧肚子？甄英雄一愣的工夫，櫻桃已經跑了回來，站在床上，翹着小嘴，很霸道的將那本‘愛的寶典’擺在甄英雄的面前。　　干！甄英雄差點沒一口氣給噎死，不單單是因為這個本應該消失的‘花花公子’又重新出現在自己面前，更因為那男女歡愛的書頁中，夾着的那張紙條，‘三國姐姐說，這是愛的儀式，心愛的人應該用這種儀式來表達愛，哥哥，愛櫻桃吧！’　　神啊……！少爺就說嘛，那個死變態的肯定會教壞小孩子的！　　甄英雄伸手搶過那荼毒清純女孩思想的雜誌，剛要飛出去，卻發現櫻桃又遞過一張紙片，‘櫻桃愛哥哥，哥哥愛櫻桃嗎？’　　看到那張期待的讓人不忍心傷害的小臉，甄英雄能說自己討厭她嗎？自己當時收留她，知道她無處可去是其一，覺得她拉風帥氣是其二，其三，養大，吃掉，做自己的小情人……　　點了點頭，櫻桃小嘴一張，無聲的歡呼，甄英雄更覺得這丫頭需要自己去愛了，悲傷與痛苦，無法用語言傾訴，無法用聲音宣洩，甚至快樂與欣喜，也無法用語言表達，無法用聲音歡呼……　　對櫻桃，也許是憐，但絕對是愛，不過甄少爺沒那麼純潔而已，愛，有的時候也許是祝福，但甄英雄做不到，球球的，少爺我喜歡的，我愛的，就是我的，誰也別想搶！　　告訴櫻桃說自己不愛她，等着她將來被別人愛？少爺我沒那麼偉大，即便是自己不敢要的姐姐，甄英雄也沒有把她讓給別人的打算。　　甄英雄正想把櫻桃抱過來摟一摟，卻猛然發現，那丫頭將自己的上衣一脫，褲子一扒，赤裸裸的，羞，卻慌張的爬了床，鑽進了自己的被子中。　　微微的凸起似乎比上次看到的時候大了些，那兩顆粉嫩的蓓蕾似乎才沐浴過雨露般，新鮮，誘人，只看着就有一種芬芳的感覺。　　平坦的小腹，結實而光滑，有着牛奶般的色澤，雖然身材嬌小，可大腿豐圓，稀稀的芳草地，看上去是那麼柔軟。　　只是看了一眼，甄英雄已經覺得自己的體內重新燃燒了起來，櫻桃已經用被子蓋住了身體，球球的，這丫頭搞什麼啊？脫光了又蓋着，這不是故意的挑逗嗎？　　身上一重，是櫻桃趴了上來，小腦袋鑽了出來，羞羞的看了甄英雄一眼，然後坐了起來，卻是用被子裹住了身體，小屁股依然壓着甄英雄的下體，卻因為少了一層隔閡，而另甄英雄的感覺更加惹火，小兄弟，已經頂在了櫻桃雙腿之間某個很是柔軟的部位。　　櫻桃身子一顫，險些軟倒，按住甄英雄的胸口，很認真的看着甄英雄的眼睛，嘴巴一張一合，似乎在用口型說著什麼。　　甄英雄本就慾火難耐，看懂那口型后，起身一抱，對着櫻桃的小口就吻了下去。　　“不想失去，所以想要得到。”　　櫻桃是這樣想的，而甄英雄，也是這樣想的，拉風可愛的櫻桃，是少爺我的！　　被單掉落，櫻桃雪白的身體暴露在燈光下，甄英雄一個翻身將櫻桃壓到下面，並不急着去侵佔，而是仔細的打量着，球球的，經常鍛煉的丫頭，身體就是不一樣的結實，肌膚的緊緻，完全不是自己曾經上過的小姐可以比的，櫻桃，絕對是個極品女人。　　看到櫻桃閉緊了雙眼，那長長的睫毛一顫一顫，甄英雄笑着趴了下去，先是眼睛，然後是鼻尖，接着，是臉蛋，最後輕輕含住了她的右耳的小耳垂，用舌尖撥弄着。　　櫻桃好象全身觸電，小嘴張開，雖然無法出聲，但急喘喘的呼吸卻讓甄少爺得意了一下，挑逗女人，這功夫少爺高啊。　　嘴巴忙着，手也不閑着，甄英雄左手按着櫻桃的小嘴唇，伸入兩根手指勾挑着她的小舌頭，而右手，已經從她光潔的腋窩一路向下，滑到了大腿，來回的撫摩着，然後，爬上了小腹，摳了摳她淺淺的小肚臍，來到了稀鬆的草原。　　果然和感覺中的一樣，很柔，很軟，甄英雄不再吸吮櫻桃的耳垂，而是為了手的方便，向下拱了拱身子，將櫻桃的一顆已經堅硬起來的乳頭含入了口中，真的很甜，明明很小的乳房，可輕輕的用牙齒咬一咬，用嘴巴吸一吸，卻同樣可以感覺到這裏的柔軟與彈性。　　櫻桃只覺得陣陣的異樣酥麻從乳房傳來，那感覺，讓人難以遏止的想要喊出來，可櫻桃不會說話，只能用手死死的按住甄英雄的頭。　　越過了草地，手指頭摸到了濕濕的神秘處女地，甄英雄感覺櫻桃的手指猛然的發力，知道她很羞，尤其是自己的拇指和中指捏到那小豆蔻的時候，櫻桃更是腰身猛的拱起。　　甄少爺什麼時候都不會忘記戲弄人的，食指和中指在櫻桃處女的勝地門前揉了揉，按了按，感覺兩根指節濕潤了，他離開小乳頭，在櫻桃張開的小嘴上親了一口，然後壞笑着將那兩根沾了蜜液的手指伸到的櫻桃的眼前，“小櫻桃，這是什麼啊？”　　櫻桃已經被那陌生而刺激，有些難過卻更多舒服的感覺折磨的昏了頭腦，神迷意亂，還以為甄英雄又要用手指夾自己的小舌頭呢，頭一抬，將那兩根手指含入了口中，澀澀的，味道很怪……　　球球的，太誘人了吧？那本‘花花公子’里有這種場面嗎？甄英雄看到櫻桃嘴角殘留的那滴蜜液，一怔，櫻桃已經不滿足親吻手指了，抱住甄英雄的頭吻住了他的嘴……　　下面已經積攢了太多的能量，甄英雄實在忍不住了，挺身而起，三下兩下脫掉了褲子，櫻桃看到甄英雄胯間那龐然大物的時候，明明無法發出聲音，卻還是雙手捂住了小口。　　男人啊，都喜歡女人的這個表情，這是對自己強大的認可啊，“球球的，小櫻桃，哥哥要愛你了哦……”　　這話說過，甄英雄似乎想到了什麼，表情一肅，“如果，你要後悔，現在還來得及，因為哥哥只能愛你，不能……不能娶你，這對你並不公平。”　　櫻桃聞言，猛的坐了起來，使勁的搖頭，然後又重重的點頭，表達的有些混亂，最後，乾脆用最直接的辦法來告示自己的決心，吻。　　時間如同靜止，這是個短暫的吻，一觸，即離，但這是一個火熱的吻，甄英雄的嘴角還在痛，望着櫻桃堅定而羞澀的眼神，甄英雄試探性的點了點頭，櫻桃回復似的堅定的點了點頭。　　“球球的，季節已到，採摘櫻桃！”　　櫻桃被突然放倒，兩條結實的美腿被甄英雄架到了肩膀上，雪白細膩，纖細香滑的小腿就在自己的臉側，甄英雄邊將自己的分身頂到櫻桃處女聖地的門前，也沒忘記在她的小腿上親了一口，櫻桃身體的一切，都是少爺我的！　　一切的一切都已完備，只剩下最後的進入，完成合體的儀式了，甄英雄知道這一刻對一個女孩子的重要，所以，他溫柔的對櫻桃笑了笑，“寶貝，你真的準備好做少爺的小女人了嗎？”　　櫻桃緊張卻幸福的笑了笑，然後閉上了眼睛，一個陌生而神聖，一個即將得到愛的時刻就要到來了。　　甄英雄慢慢的擠入了櫻桃的身體，那種緊湊是自己從未遇到過的，不要說櫻桃皺眉頭，連他自己也皺眉啊，球球的，少爺我這算不算犯罪啊？好像在欺負小女孩一樣……

# 第144章 白果的最愛

　　櫻桃的指甲已經因為忍受那撐開的痛楚而鑲入了甄英雄的背肌，感覺到那層薄薄的象徵女孩純潔的神聖阻隔，甄英雄停下了侵入，不是第一次給女孩子開苞，卻是第一次給一個要一輩子跟在自己身邊的女孩子開苞，甄英雄不想讓她留下一個會感覺到粗暴的初夜。　　“小櫻桃，來，香哥哥一個。”　　櫻桃已經疼的眼淚都流出來了，可對她來說，親吻甄英雄，就是唯一可以表達自己愛的語言了，掙扎的剛要起身，甄英雄腰一送，將那龐然大物完全頂入了櫻桃嬌小的身體。　　撕裂一般的疼痛櫻桃有，甄英雄也有，他的後背留下了十條血印子，被櫻桃抓的。　　櫻桃張開的嘴巴幾乎在疼痛到來的同時被甄英雄吻住了，此時的櫻桃下體如被火燒，如要脹開一般，那難受的痛苦讓她無暇去回應甄英雄，眼淚，如斷線珠子似的落下。　　甄英雄心疼啊，離開櫻桃的口，一邊親吻她敏感的耳朵，將舌尖向她的耳眼裡鑽，一邊用雙手揉捏她小小的胸脯，以便分散她的感覺，減輕她的疼痛。　　不再動，不敢動，甄英雄不好受啊，這丫頭的身體好緊，似乎動一動，自己都會噴洒精華一般。　　終於，櫻桃蹙起的眉頭鬆了，她那含羞的大眼睛望着甄英雄，眨了眨，甄英雄當然明白這意味着什麼，球球啊，少爺的採摘工作，正式開始了。　　房間里，是櫻桃無聲的呻吟和甄英雄粗重的呼吸，幸福而淫靡的氣氛中，甄英雄並沒有發現門外，或者說是房門推開的縫隙中，一雙眼睛正望着他們……　　隨着裏面那兩人的呼吸越發的急促，隨着櫻桃渾身痙攣腰支弓起，隨着甄英雄挺聳的動作驟然加快，房門的外的人臉越發的火熱，眼神在好奇中帶着恐懼，恐懼中帶着驚訝，驚訝中，還帶着絲絲的嚮往，終於，甄英雄一聲低吼，又是幾下減慢速度的抽送，然後滿足的倒在了似乎早已經昏過去的櫻桃的身旁，燈光下，櫻桃那已經有些淤紅的私處，紅白混合的粘稠物流到了雪白的床單上。　　……　　因為只是送點燕窩，取個東西，薛雪並沒有一起上樓，而是在樓下等着樂樂，看到那丫頭蹦蹦跳跳的進入了醫院，還以為她會和甄英雄多待些時候呢，誰想，等是等了半天，可那丫頭居然雙手空空的回來了。　　“樂樂，你的那個熊熊呢？”薛雪提了提高高的衣領，很酷，一點也不像個廚師，發動了白色的寶馬小跑，她很自然的問了一聲，卻沒聽到回答，不禁奇怪，“樂樂？樂樂！”　　“恩……啊？”樂樂被嚇了一跳，“什麼？雪姐姐，你剛才說什麼？”　　“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樣子，不會是又被甄少爺那低俗的傢伙欺負了吧？我是問你，你不是要回來取你的熊熊嗎？東西呢？”薛雪笑了笑，有些抱不滿的說道：“三國大小姐也是的，自己嫉妒，就把你也犧牲了，居然叫他們爸爸媽媽，也夠委屈的。”　　“不，不是的，是我自願叫他們爸爸媽媽的，一點也不委屈啊。”幸好是坐在車子的後面，甄樂樂紅着的臉並沒有被薛雪看到，“爸……爸爸壓着熊熊睡熟了，我就一個人下來了。”　　“睡了？”薛雪將頭伸出窗子向上看了一眼，道：“可他的房間沒關燈啊。”　　“是……是嗎？也許，也許是忘記了。”樂樂有些心不在焉，並沒有在意薛雪為什麼會知道甄英雄的病房沒有關燈。　　薛雪呶呶嘴，同樣沒注意到樂樂的異樣，開車駛出了醫院大門，而樂樂，偷偷的回首望了一眼，然後幽怨的嘆了口氣，似乎感覺到很彆扭，她並在一起的腿蠕動了兩下，一怔，臉，更紅了。　　……　　此時，市中心的卡薩意大利餐廳，一身穿着與餐廳風格迥然的白果正與一位西服革履的中年男人碰撞着酒杯，櫻紅的唇碰觸杯沿，紅色的液體湧入小口之中，很有涵養，很是典雅。　　中年男人愛憐的看着白果，卻也有少許的不滿，“果果，既然知道今天我們要一起吃飯，為什麼還穿的這麼隨意？”　　白果熟練而自然的切了小塊牛排送入口中，笑嘻嘻道：“怎麼？你很在意嗎？有什麼關係，這樣穿比較舒服嘛，而且……我們見面，為什麼要那麼講究呢？有一個好的環境好的氣氛就足夠了，不是嗎？”　　中年男人笑了笑，搖了搖頭，“你啊，還是沒變。”　　“是啊是啊，你也沒變。”　　很自然，沒有距離的交談啊，在他們的座位不遠，壓低帽檐的闌度背對着白果，正一面用菜單擋着臉，一面觀察着兩人的交談，菜單下，是一面小鏡子，鏡子里，是白果的一舉一動。　　“英雄那混蛋，本帥哥是殺手，現在都變特務了，掉價啊，殺人的買賣接不着，倒和狗仔隊一樣，搞起了這玩意兒，媽的，我這一個星期好象還沒怎麼睡過覺呢……”闌度嘆了口氣，沒誤了吃自己叫的那份意大利面，“看來這個白丫頭喜歡成熟型的男人啊，朋友，我替你悲哀……”　　打量那男人，雖然年紀大了些，約四十歲上下，可長相卻異常俊朗，國字臉，卧蠶眉，威嚴中帶着慈祥，從一個男人的角度來看，他的眼睛有些女人，大了些，還是雙眼皮，用一句很落俗的話來形容，就是那雙眼睛是很會放電的典型。　　鼻樑高挺，嘴唇略闊，剛好彌補了眼睛的陰柔，這人非但帥，還很有吸引人的氣質。　　如果說甄英雄那種邪氣一些的帥很有魅力的話，那這人的氣質就是正氣凜然，陽光洒脫，從感覺上，甄英雄已經輸掉了。　　闌度不喜歡這男人，並非因為自己不是個女人，而是，他討厭那些給人感覺過於正派的傢伙，人，都有其善良的一面，但一個人，卻不可能只有完美的一面，那種人會讓人覺得很裝。　　音樂再度響起，闌度皺了皺眉頭，因為自己又無法聽到那兩人的交談了。　　……　　“咦？你的車呢？”　　走出餐廳門外，那俊郎的中年男人笑了笑，對正在張望車子的白果說道：“車子馬上就到，果果，我還有事，不能送你回家了。”　　“啊？為什麼？已經這麼晚了還有事情要做嗎？”白果很幽怨的說道：“我還想請你到家裡坐坐，嘗嘗我泡的茶呢，最近我一直很下工夫研究茶道的。”　　闌度背對着他們，好象也等車的樣子，心道，你個丫頭夠痴心的，居然主動把男人往家裡領？！英雄真是瞎了眼啊……　　“真是可惜了，還是下次吧，我這次來不能耽擱太長時間，很快就會回去，所以時間很緊，要安排和處理的事情很多，這樣吧，我答應你，下次來的時候，無論多忙，都一定去喝你泡的茶，好嗎？”　　中年男人似乎也很寵白果嘛，看人家這情意之深厚，哎，英雄，你家的紙巾夠不夠擤鼻涕的啊？闌度悲哀，彷彿看了甄英雄在傷心哭泣。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白果有些失望，神色失落，絲毫不加掩飾，雖然闌度背對着看不到，卻能從語氣中聽出來。　　“等一下，果果，雖然我不能送你，不過，你自己一個人回去我還是不放心。”那男人很曖昧的笑道：“我找個人送你回去吧。”　　白果一怔，兩輛黑色的奧迪轎車已經開了過來，其中，前車下來的司機讓闌度差點當場掏槍出來。　　那人大約二十六七，論長相，簡直稱的上明星臉，再看其個人魅力，絕對和那中年男人是一模子里製造出來的，這樣的男人走在大街上，回頭率恐怕不會比一個超級美女差，笑一笑，嘴角勾起的弧線讓男人嫉妒想去踩上兩腳，如果單單是這樣的話，闌度並不會覺得恨，或者嫉妒，甚至的害怕，關鍵是……　　“方言？！你為什麼會在這裏？！”　　白果的驚訝不比闌度小多少，那人，赫然就是追了闌度兩條街，最後害的闌度逃進下水道才溜掉的朗朗市警察局新調任而來的刑警隊副隊長方言！　　“白果小姐，很榮幸有機會送您回家，請上車。”　　酸的掉牙的詞，俗的要死，可偏偏從他嘴裏說出來就那麼讓人難以回絕，白果顯然對他這彎腰一躬有些無措，想要拒絕，可眾人面前，自己那樣無情未免會讓他覺得難堪，更會讓人笑話自己的素質……　　白果很失望的瞪了那淺淺笑着的中年男人一眼，闌度一看，了解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啊，白果喜歡中年男人，而中年男人卻因為某種原因無法接受白果，所以幫她給這個方言牽橋拉線，但白果不喜歡方言，卻明白中年男人的用心，所以很生氣……　　真複雜，幸虧本帥哥聰明啊，闌度正得意自己的揣測很有依據呢，就聽到白果嘻嘻一笑，“雖然我很想接受你的好意，但實在抱歉，我的司機會送我回家的。”　　司機？一個小警員有自己的司機？！眾人正迷惑着，闌度正覺得白果的話很荒唐的時候，耳朵猛然一痛。　　“這位就是，嘻嘻，因為我負責保護甄英雄那傢伙，所以他特地為了調配了一個司機。”白果擰着闌度的耳朵，對眾人做着介紹，“闌度，和大家問好。”　　……　　“不錯嘛，黑社會就是黑社會，連個保鏢都看的起法拉利。”白果靠在柔軟的靠墊上，對一臉不滿的闌度說道：“甄英雄一個月給你多少薪水？”　　“小姐，你是警察，不是稅務局的，我為什麼要和你彙報這些？車子是漢宮的財產，如果你真的感興趣，去漢宮翻帳本去。”闌度還在為自己降格為一個司機的事情而難過呢，而且，他這人並不像甄英雄一樣喜歡和女人逗趣。　　白果也不計較，她有更關心的問題要問呢，“你為什麼跟蹤我，難道是……那死流氓要你這麼做的？”　　闌度跟蹤穿了幫，要是再把甄英雄供出來，那真是丁點顏面也沒有了，“不是，我剛巧在那裡吃飯而已。”　　“切，你不承認我也知道。”白果笑的那是一個得意，看來心情不錯，笑道：“你既然是去吃飯的，為什麼一邊吃着意大利面一邊心不在焉的看菜單呢？這世界上有人一邊吃一邊點菜的嗎？再說，哪有戴着帽子吃西餐的人啊？”　　靠！敢情是因為這個露餡的啊！闌度這幾天缺覺，大腦有些反應遲鈍，但和甄英雄在一起久了，無賴的本事倒也有些，“我是突然看到你這沒事喜歡找事的警察，怕你認出我來故意找茬打擾我的晚餐而已，而且，喜歡跟蹤的似乎是警官你吧？英雄身後好象總能看到某個人啊。”　　白果一聽，這死外國人也會甄英雄那套嘴皮子功夫啊，一哼，繼續問道：“甄英雄為什麼要你跟蹤我？”　　“他什麼時候要我跟蹤你了？”闌度裝傻。　　白果實在受不了闌度這三流的裝傻態度，又哼了一聲，不再言語。　　“那個。”闌度怎麼想怎麼不對味，這回去不好和甄英雄交差啊，還是沒忍住的問了一句，“冒昧的問一句，你……剛才是在約會嗎？那個男人，是誰啊？”　　“你管的着嗎？世界上有黑社會盤問警察的道理嗎？”白果一皺眉，噎了闌度一句，顯然很反感闌度詢問自己的私事。　　看到闌度吃憋的樣子，白果突然覺得眼熟，想到從醫院出來時甄英雄對自己那不耐煩的態度，她心裏猛的一跳，偷偷瞄了一眼眼珠子亂轉的闌度，輕輕咳了一聲，望着窗外，似乎自言自語，又好象故意說給闌度炫耀一般，但那語氣中的真情，絕對是不會摻假的，“那個人呢，是我最最重要的人，一個，我最愛的男人！”　　闌度臉一苦，我最好的朋友啊，衛生紙，我今晚幫你準備好吧……

# 第145章 開始兵抓賊

　　“方言，剛才那個漢語很流利的外國人就是甄英雄的保鏢？”　　坐在奧迪車裡的中年男人面色有些沉重，方言好象很冷靜，道：“是的，兩年前，他與出國留學的甄英雄一起回來，現在是甄英雄最信任的人，而且，有件事情我覺得很蹊蹺……”　　中年男人望着窗外的夜景，道：“哦？什麼事情？”　　方言眼中精芒一閃，語速卻慢了下來，“甄英雄回國后，朗朗市發生了六起手法不同卻又同樣怪異的讓人覺得很相似，至今未破的殺人事件，被殺的人都是幾起警方無證逮捕的兇案嫌疑人，而他們的死法，恰恰對應他們被懷疑的行兇手段，但殺他們的兇手沒有留下絲毫頭緒，至今還是懸案，但其中有一個案子，使原野認定甄英雄是最大嫌疑人。”　　“原野與甄英雄的事情我也聽說過不少，你繼續說。”　　“兩年前，朗朗市出現了一個割喉之狼……”　　“割喉之狼？！”中年男人顯然吃了一驚，“那個案子我也知道，是個喜歡在雨夜出沒，將單身女孩的喉嚨割開，然後實施強暴的變態色魔，兩年前的一個晚上，警方接到一個女子慌張的報警，警方趕到出事現場的那條小巷時卻發現，死者不是那好象被襲擊的女子，而是身穿雨衣，喉嚨被劃開的青年男人。”　　“是的，經證實，那人就是前幾次雨夜姦殺案的割喉之狼。”方言的預期依然平淡，似乎所說的事情只是故事一般，“而接警趕到現場的人，正是原野，從那之後，原野就中了魔一般的認定兇手就是甄英雄了。”　　中年男人皺了皺眉頭，“這與甄英雄有什麼關係？我曾看過張進寶的報告，因為甄英雄的‘迷幻空間’也有兩個女員工遇害，他曾經很积極的配合過警方啊。”　　“開始我也那樣覺得，可我看過原野記錄在電腦中的資料，加之這次電視台事件中甄英雄出人意料的行為，讓我徹底相信那個男人有問題。”方言終於有了些許的振奮，宛如強者遇到高手一般，緊張而興奮，“當時報警的女子使用的是公用電話，從聲音判斷她當時應該受了傷，警方找到了那個電話廳，卻沒有在裏面找到任何證據，明顯有清理過的痕迹，而各大醫院都沒有關於這女子的住院記錄，因為甄英雄當時涉及一起黑社會衝突事件，原野在跟蹤他的過程中發現，甄英雄每天都會到義字會，也就是他現在所住的醫院去。”　　中年男人精神一抖，“難道，那女子……”　　“不錯，原野在醫院里發現了一名左頸部至左胸有奇怪刀傷的年輕女子，但她否認自己是報警遇到割喉之狼的人，反而說自己是因為和甄英雄發生爭執被誤傷，甄英雄也坦白認罪，是為了遮掩自己誤傷才把女子送到自家醫院，但因為女子並不追究甄英雄的責任，甄英雄只是被拘留了幾天。”方言嘴角一勾，道：“經過調查，那女子是個孤兒，初到朗朗市，在一家面點商店打工，可出院之後，她卻被甄英雄介紹進入了漢宮，從一月四百的打工族，一躍成為月薪幾萬的高級面點師，看上去這是個補償，可從一一個角度看，怕也有另一種解釋吧，例如，那女子曾看到是誰用刀子劃過了割吼之狼的脖子……”　　中年男人嘆了口氣，淡淡道：“即便那是甄英雄做的，沒有證據，和高橋的事件又有什麼區別呢？我不是因為對他有疑心才要你過來的嗎？”　　方言聞言，臉色一黯，剛想說話，卻聽的中年男人突然笑道：“小方啊，我調你過來固然是為了調查甄英雄，可還有另一層深意啊，你，和果果的事情怎麼樣了？”　　“這……”方言難得也會臉紅，可馬上又變的無精打采，“果小姐對我還是一樣的冷淡。”　　“怪了，我覺得她應該會喜歡你的啊，各方面都那麼出色，總比那原野強的多吧？”中年男人提到白果的話題，立刻愁容滿面，“難道她真的喜歡原野那種不穩重的人嗎？”　　“也許她真的喜歡不穩重的男人吧，但是……”方言的聲音很小，小到中年男人根本聽不到，“也許她喜歡的人，比原野更糟糕也說不定呢……”　　……　　櫻桃現在能膩死人，小丫頭整整一個上午都沒有離開甄英雄的胳膊，看的闌度這叫一個彆扭啊。　　“喂，我說小櫻桃，你好歹也是我的同行，已經有一個很沒道德，嚴重敗壞行業形象的傢伙了，你能不能注意點自己的形象，不要再墮落了啊。”　　櫻桃眼神一冷，盯的闌度都不禁打了個冷戰，到底是高橋澤培養出來的殺手啊，那種刻意凝造出來的殺氣，確實厲害，不過……翻臉也沒有翻書那麼快的吧？闌度見櫻桃一轉頭的工夫，又笑的比吃了蜜都甜，老大不是個味，怎麼感覺自己很多餘啊？　　甄英雄很喜歡櫻桃粘着自己，但現在卻沒這個心情，“櫻桃，去幫我買瓶飲料吧……我想，這次你該不會鬧肚子了吧？”　　櫻桃羞啊，真想找個地縫紮下去，甄英雄這是笑話自己昨天去買飲料將那本被白果丟了的雜誌撿了回來，然後偷偷溜到廁所去看呢。　　抓起桌字上的小本子和圓珠筆，櫻桃在甄英雄的臉蛋上香了一口，這才紅着臉朝門外跑去，這丫頭還沒過那個初為小女人的甜蜜勁頭呢。　　闌度用怪異的目光看着櫻桃走出了房門，回頭笑的這叫一個齷齪，“朋友，那丫頭走路的姿勢有些彆扭哦，而且對你太親了點兒，難道，你昨晚……”　　球球的，你個混蛋東西怎麼看這個很細心啊？甄英雄臉皮厚也不好意思承認自己吃了個未成年的小丫頭啊，沒好氣道：“你到底幹嗎來了？”　　“哦，對了，我是來告訴你，對那個白果死心吧。”闌度超起了一個蘋果，咬了一口，道：“她似乎很喜歡成熟型的男人，我想，你沒機會了……”　　聽過闌度將昨晚的所見所聞講了一遍，甄英雄覺得心臟怪怪的，似乎被人抓上了一般，很窒悶。　　“她親口說……她，很愛那個男人？”　　“不是‘很’，而是‘最’。”闌度從來不會去喜歡一個女人，所以無法理解甄英雄的心情，也就不能去照顧他的體會，“她還說那是她最最重要的人，朋友，你不是已經有了那個神秘的X美人了嗎，何必在乎一個警察呢？”　　甄英雄忍住那討厭的感覺，輕輕吐了兩口氣，恢復了自己那招牌式的笑，不知是在回復闌度還是在安慰自己，“少爺我在乎她做什麼？我是賊，她是兵，我能喜歡她？可笑，她哪裡比的上我的小艾啊。”　　“我覺得也是，你能這麼想就好了，昨天你突然要我跟蹤她，我還以為你是對她有什麼企圖呢。”　　“我對她有什麼企圖？就是回報她曾經跟蹤我，打擾我而已。”甄英雄看了看錶，九點半，從床上跳了下來，感覺扭傷的腳腕已經不礙事了，他一邊取出自己的衣服，一邊說道：“闌度，給我辦出院……”　　闌度一怔，“出院？！”　　“恩，這裏的味道讓少爺我很難受，現在我已經無恙了，可以回家休息，再說。”甄英雄嘿嘿一笑，“少爺我現在是個老師，而且還是班主任，球球的，太長時間不回學校的話，我心愛的學生會想念我的。”　　班主任？學生？闌度還沒徹底回神，就聽甄英雄繼續說道：“不離開這裏，少爺恐怕是無法和小艾見面了吧？今年少爺還想結婚呢，我可不喜歡現在這種被警察囚禁的感覺……”　　闌度點了點頭，“好，那我現在去辦。”　　見到闌度出門，甄英雄臉上的笑容終於消失了，換好便裝，一屁股坐到床上，看着牆上的表，他的眼神暗淡了好多，“十點，就是警察換班的時間啊，真是可笑，少爺，會被警察囚禁嗎？”　　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寬廣的世界，看着那朗朗電視台的方向，甄英雄又笑了，“如果要被囚禁的話，少爺的心，也應該是被小艾囚禁吧……不對！”　　伸開雙臂，抻了個懶腰，甄英雄回身望着房門，犹如撂下了千斤重擔一般的輕鬆，“這裏，與外面，是兩個世界，走出這裏，少爺將不會被任何人囚禁，而是，真正的開始戀愛，小艾，等這少爺，少爺我立刻飛出這該死的囚籠！”　　……　　十點十分……　　甄英雄帶着櫻桃，乘坐闌度的車離開醫院的時候，甄英雄的病房裡，留守的警察正亂成一團，誰也沒想到，甄英雄會突然出院，偏偏這家醫院是義字會的產業，院方根本沒有通知警察，但最離譜的莫過於甄英雄離奇的從警方的眼皮底下消失了，這簡直是警方莫大的羞辱啊。　　白果是第一個發現甄英雄消失的人，十點，當她推開房門，很期待甄英雄看到自己會是一個什麼表情的時候，房間里，只有一個護士在收拾空蕩蕩的床，然後，護士將一個手機交給了白果，告訴她，甄少爺，已經出院了。　　望着手裡這個屬於甄英雄，卻被警方監聽的手機，白果心裏有種莫名的恐慌，但更多的，是憤怒，手機上留着一排字，一排看起來很挑釁，卻讓白果心裏很不舒服的字。　　‘白果警官，現在開始就是真正的兵抓賊了，永遠不會認輸的本少爺留。附帶一句，你們警察真的很白痴。’　　“兵――抓――賊？！”　　白果磨着小白牙，狠狠的表情看的同事們都打冷戰，那手機被她捏的快要碎掉了似的，只聽她從牙縫裡擠出了一句讓人替甄英雄祈禱的話語。　　“死流氓，本小姐一定會抓到你的，即便，你把自己漂的再白，我也會給你預備好牢房，親自給你蒸一鍋窩頭！不是我輸，就是你哭！”　　……　　同一時間，海邊，一豪華的莊園，這裏，是愛利絲的家。　　依然是那個長發女人，依然幽雅的靠躺在床上看着電視，不同的，是她放下了簾帳，薄薄的輕紗讓這女人更加朦朧，更加神秘。　　電視的頻道，正是事件發生后第二天就回復正常播出的朗朗電視台。　　愛利絲靜靜的坐在沙发上，面前的桌上，擺放着一個精緻的小盒子，盒子已經敞開，裏面，竟然是十二顆金光閃閃的子彈！　　從大小不難看出，這不是手槍的子彈，而是，狙擊步槍。　　羅比這個冷漠的從來沒有表情的男人，此刻卻是無比崇拜，無比景仰的望着那曼妙女人的背影，也許這是愛慕，可他，卻愛慕的有些奴相。　　“甄天輸了，但我也沒贏，山田那個有勇無謀的人渣即便有了賴玉和那樣的魔鬼幫助，非但沒有如我預料的那樣將甄英雄在大庭廣眾之下折磨，更沒有讓甄天的義字會如我所願那般從世界上消失，這讓我很失望……”　　女人的聲音清甜卻如寒風，如此冷艷，偏是如此動聽，羅比猛然回神，低頭，恭敬而自責道：“夫人，這是我的責任……”　　“與你無關。”那女人不等羅比把話說完，繼續道：“看來，我對甄英雄那個小子，要重新評估了……愛利絲，你是我的女兒，我希望，你不會讓媽媽失望。”　　愛利絲身子一顫，似乎在掙扎着什麼，然後，紅唇輕啟，低聲道：“是的媽媽，我……會殺死甄英雄的，無論……是用什麼手段。”　　雖然是背對着，但似乎看到愛利絲有些猶豫的拿起那盒子彈一般，那女人欣慰的笑了一聲，這一笑，另堂皇亮麗的房間也失去了色彩，有什麼比一個冷艷到及至的女人發出笑聲更吸引人呢？　　愛利絲咬了咬嘴唇，敬畏，卻帶着重重的自信，道：“為了媽媽的笑聲，愛利絲，一定不會輸給甄英雄！”

# 第146章 我怕他什麼

　　愛利絲走出房門之後，迎面過來一身穿紅色唐裝的白髮老人，但只看他煙黃色的眼珠就知道，這並不是一个中國人。　　所以說他是老人，僅僅是因為他的頭髮花白，但看其腰不駝，肉不松，步履矯健就知道，此人，身體極為健康，應該是經常鍛煉體魄，彷彿體內蘊涵着幾欲膨脹的力量般。　　看到愛利絲手裡托拿着的子彈盒子，那長了一雙鷹一般眼睛的彪悍老人神色微微一變，摸了摸高高的鼻樑，這才對愛利絲微微的躬了躬身子。　　愛利絲很有禮貌的淺淺鞠躬，卻什麼也沒有說，一臉默然中有着絲絲的哀怨，望着她消瘦的背影，這老人搖頭嘆了口氣。　　聽到腳步聲從身後響起，老人頭都也未回，低沉的肅重聲音冷冷響起，沒什麼氣勢，可周圍的空氣卻突然降低了溫度一般，“羅比，為什麼沒有阻止？”　　身後的人正是羅比，走出那神秘女人的房間，羅比又恢復了往日的冰冷，盯着老人的後背，同樣冷淡的問道：“阻止什麼？”　　“你是在裝蒜嗎？”老人那雙憐愛的望着有些凄楚的愛利絲的眼睛在猛然回頭之後，殺氣盛剩起，盯着羅比的眼睛，他的聲音中有了一分質問的憤怒，“為什麼不阻止夫人？你認為，現在的愛利絲可以殺掉甄英雄嗎？”　　“為什麼不能呢？”羅比從剛才的氣勢中緩過來，笑道：“您似乎很在意愛利絲小姐啊，難道您是在懷疑夫人的抉擇嗎？”　　老人似乎迴避着羅比的問題，收起氣勢，走到羅比身邊，淡淡道：“一個殺手，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但絕對不能出賣自己的意志，否則，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是的，先生。”羅比笑的有些囂張，“甄英雄就是一個不肯出賣自己靈魂的殺手，所以，他會被愛利絲小姐殺掉。”　　“你錯了，我並不是指這個。”老人那鷹一般的眼睛盯住羅比，然後苦笑着搖頭，繼續向前走去，“不出賣靈魂，殺手依然是個殺手，但出賣了意志，殺手，便只是工具，一件工具的壽命，完全取決於使用工具的人，羅比，你現在，就是一件沒有意志的工具。”　　羅比眼中閃過一絲憤怒，轉身望着老人，道：“如果我是工具，那麼，我很榮幸，因為，使用工具的人，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偉大的女人。”　　“聰明的極限，有的時候就是一種愚蠢，至於偉大，恐怕這個詞並不屬於這座莊園中的任何人。”老人的聲音更像是在自言自語，漸漸遠去，在拐角處，他停住了腳步，卻沒有回頭，“羅比，幾次事件已經很清楚，甄英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我對你只有一句交代，十二顆子彈射光之後，給我把愛利絲小姐，平安的帶回來，否則，我會親手……殺了你！”　　看到老人的身影終於消失，羅比從口袋中摸出一棵雪茄，點燃，吐了一口，然後狠狠的在手中捻滅，笑，卻是咬着牙的猙獰表情，“是的，我的父親大人……”　　……　　“咦？這麼說，那份燕窩不是你送去的了？”　　甄英雄舒坦啊，從新回到自己的小窩，感覺就是不一樣，闌度將他的東西堆到沙发上，沒好氣道：“我一大男人，會有閑心給你燉燕窩？”　　“可那東西不是你早上來醫院的時候帶來的嗎？”甄英雄看着桌子上的那溫瓶里已經涼透的燕窩，奇怪道：“不是你還能有誰啊？”　　“鬼才知道，我是在門口發現的，稍帶手拿進去而已。”闌度打了個歇，從冰箱里取出一罐可樂就往門外走去，“不是我的東西我拿它回去做什麼？我先走了，下午我會把小公主接回來，至於櫻桃，我看你需要問問你姐姐的意見了。”　　甄英雄渾身一激靈，看到闌度曖昧的目光，渾身的不自在，“球球的，快滾蛋吧。”　　“是啊是啊，我不走妨礙到你們了，是吧？”闌度嘿嘿一笑，帶門離開。　　甄英雄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櫻桃立刻坐到他旁邊，幫他掐捏着肩膀，活脫脫的小媳婦相，甄英雄挺享受，球球的，真是享受啊。　　櫻桃似乎坐的不是很舒服，總是不停的拱身子，見甄英雄望過來，這丫頭趕快夾緊了腿，甄英雄一看，立刻知道這丫頭怎麼回事了，肯定是昨天才開苞，那裡還在痛吧。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現在的櫻桃似乎突然成熟了很多，甄英雄看到那兩條雪白的長腿，壞壞一笑，一口吻住了櫻桃的唇，而左手，卻隔着櫻桃的短褲，揉着她雙腿之間受痛的地方。　　“小櫻桃，哥哥下午送你回姐姐那裡。”甄英雄看到櫻桃那布滿桃紅的臉，不舍啊，這才採摘的小櫻桃不能留在身邊，否則非被那變態姐姐找上門不可，嘆了口氣，又笑了，“你如果想哥哥，可以隨時回來看我的，不過……一定不能讓那死變態，不，我是說，一定不能讓你姐姐知道。”　　櫻桃被甄英雄摸的情動，想到下午就要走了，比甄英雄還要不舍，從口袋中摸出小本本，寫了幾個字，羞的不敢抬頭，撕下來對着甄英雄一伸，‘哥哥再愛櫻桃一次’。　　球球啊，少爺也正有此意！甄英雄將櫻桃橫身一抱，輕盈的身體在現在的甄少爺懷裡根本沒有分量，徑直朝卧室走去。　　將櫻桃扒了個乾乾凈凈，看着她捂着眼睛，微微分開着雙腿無限嬌羞的躺在床上，甄英雄才積攢一天的慾火又在燃燒。　　雪白的身體在陽光下暴露，因為欣賞環境的不同而別有一翻滋味，對甄英雄來說已經不再神秘的私處還有些紅腫，因為剛才的揉按挑逗已經有些濕潤，甄英雄趴下身子，輕輕在那裡吻了一下，只看到櫻桃渾身一顫，真是敏感啊。　　出院之後的本少爺應該聽從醫生的叮囑，要注意多多運動，甄英雄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大白天荒淫的借口，嘿嘿一笑，扒光了衣服撲上了床，就像老狼撲小羊，哦呵呵……，少爺愛運動……！　　……　　櫻桃這丫頭確實很懂事，到了漢宮，不用甄英雄提醒，主動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離，看來甄三國在她心中真是個很可怕的丫頭啊。　　因為要重新置辦個手機，然後還要重新辦張卡，略微耽誤了一些時間，甄英雄祈禱啊，希望那變態姐姐去情趣店上班了，千萬不要被自己碰到，可人生之不如意，總是十之八九……　　甄天的辦公室里，木子華那老鬼也在，看他那尷尬的樣子甄英雄就來氣。　　“球球的，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你們雖然白痴，沒有想到那些傢伙會提前預知我們的用心，到電視台動手，但少爺我早想到了，所以落的去住院，是因為少爺好奇心太重了，非要去和那個賴玉和干一架，你們內疚個屁啊？！”　　木子華搖頭苦笑，感慨啊，“哎，老了，真是老了……”　　你今天才知道自己老嗎？甄英雄沒好氣道：“你天天早上不照鏡子啊？難道才注意到自己腦門子上爬滿了皺紋嗎？我覺得你是時候給自己買塊墓地了。”　　“你……你個死小子啊，詛咒我啊？”木子華將煙斗點燃，這才道：“我感慨，是因為我沒想到你能把賴玉和殺掉……”　　“恩？你認識那個刀疤臉？”甄英雄大奇。　　“不認識，但早就聽說過他。”木子華吐了個煙圈，道：“他有個外號，叫做魔鬼之狼，殺人手法之殘忍，絕對比當年被你幹掉的‘割喉之狼’還狠，你知道了嗎？”　　甄英雄想到那傢伙和自己第一個照面那狠辣的一刀，不禁點了點頭，手法確實夠狠。　　甄天見甄英雄還在點頭，氣啊，“你這白痴還不明白木老的意思嗎？”　　“什麼意思？”甄英雄實在讓甄天頭疼，木子華也有些無法接受，說他大咧咧的沒頭腦吧，有時候心思之縝密卻另兩個加起來超過一百歲的老油條也自愧不如，可認為他聰明的時候吧，他反應慢的又像頭豬。　　木子華揉了揉太陽穴，看樣子挺受打擊，“我的意識是，當年你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手法幹掉了割喉之狼，結果沒有證據還被原野那傢伙糾纏了兩年，而今天，你在眾目睽睽之下……哦，錯了，是你在那個被綁票的名記者面前一口氣幹掉了幾個恐怖傭兵不說，還殺了賴玉和那種魔鬼，這後果……你自己想想吧。”　　甄英雄臉色一變，還未張口，身旁一動聽，卻另甄英雄動容的女聲伴隨着一聲恍然大悟的小巴掌響了起來，“我知道！木爺爺的意思是，英雄現在是名人了！超正派的大英雄！以後原野就不會在糾纏他了！太好了，慶祝一下，英雄，我們晚上一起去吃飯吧，然後唱K，再去看午夜場，最後回你家，我們一起看日出……”　　汗，簌簌的，到我家看日出？是看早上八點半的太陽嗎？球球的，你這丫頭是不是比少爺我還樂觀啊？還慶祝呢，是恰恰相反吧？　　甄三國也覺得三人看自己的目光都很像在看怪胎，顯然是不認同自己啊，小嘴一撅，倍受打擊，抱着腿又蜷回了沙發，繼續那副受氣包模樣，可兩隻眼睛卻盯的甄英雄心裏發毛。　　不光甄英雄，甄天和木子華都知道，這變態的丫頭是怕回來送櫻桃的甄英雄開溜才寸步不離的跟着他的，否則，除非是告狀或者受了委屈，不然她是絕對不會主動踏入這個房間，對於這個活寶，惟有苦笑啊。　　“你們是想告訴我，現在朗朗市警察局新調任而來的那個叫做方言的傢伙是個比原野還難纏的角色，是嗎？”　　甄英雄話一出口，甄三國根本不知他說什麼，一點反應沒有，甄天與木子華卻是一怔，這小子怎麼突然之間又聰明了啊？　　球球的，對少爺而言，最讓少爺為難的警察，怕是另有其人才對……甄英雄起身，臉色一整，很是深沉，邊朝門口走去，邊淡淡的說道：“從明天開始，少爺我就是個本分的老師了，身正不怕影子歪，方言，我怕他什麼？”　　那種調侃間流露出來的坦然與自信，讓人感覺到莫大的信任，甄天與木子華都不再言語，可他們卻沒看到，正背對着他們很是淡定自如的要拉開房門的甄英雄一臉焦急啊，球球的，此地不宜久留，少爺必須趁這時機閃掉。　　“英雄……，你要走怎麼不叫姐姐一聲呢？”　　甄英雄這心啊，哇涼哇涼的，還未來得及回身，背上猛的一沉，不用問，肯定是那死變態的壓了上來，“老姐，我傷還沒好利索呢！”　　“可我看你溜的很利索啊！”甄三國對甄英雄的逃跑手段簡直了如指掌，小樣兒，營造營造氣氛你就想溜？沒門！　　胳膊一緊，雙腿一纏，三國整個人貼在了甄英雄身上，這丫頭的力氣還是那麼恐怖啊，後背上的兩團柔軟真是讓人無限遐想，而纏在自己腰上這兩條修長的超級美腿，更讓甄英雄欲噴鼻血，球球的，穿着裙子你就不能注意點形象啊？死變態的！　　看到兒子那一臉苦瓜相，甄天露出一個讓甄英雄想和他斷絕父子關係的愛莫能助的表情，然後臉色一變，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對了，寶貝丫頭，爸爸有事想要問你。”　　一聽這個，甄英雄可興奮了，“姐，快下來。”　　“我不！”甄三國在甄天面前雖然老實，可對別人卻更囂張，“爸爸，有什麼事情啊？英雄着急要走，您快些說。”　　和你商量事情你管我做什麼？甄英雄苦啊，三國今天擺明是賴上自己了。　　甄天這次是真無奈了，和木子華相覷一笑，這才整出一副嚴肅表情，“下個月就是朗朗市黑市拳大賽了，今年你還參加嗎？”

# 第147章 男左女右吧

　　黑市拳大賽？甄英雄一怔，這才想起來，是啊，一年一度的黑市拳大賽就要開始了，仔細想想，自己這看上去文文弱弱的老姐已經連續三年冠軍了，恐怖的丫頭……　　“我贏了有什麼獎勵嗎？”甄三國看了看甄英雄，突然甜甜一笑，“爸爸，如果我贏了，就要英雄陪我玩上一整天，好不好？”　　甄天一聽，笑道：“又是這個獎勵？”　　“恩！”　　看到甄三國很滿足很堅定的點了點頭，甄英雄覺得心裏很不是滋味，這個難纏的姐姐前三次參加比賽，積累起來為甄天贏到的不單單是上億的賭金，還有地盤，其他組織的產業，甚至是黑社會賴以生存的軍火販賣路線，可這丫頭什麼也不要，只是懇求自己陪她整整一天。　　甄英雄覺得自己很殘忍，如果可以經常陪她的話，這一天對她來說就不會那麼遙不可及，好象一年中，那才是三國最期待的一天，可偏偏……那是自己的劫難日。　　一個能看不能吃的絕色美女連續誘惑挑逗你二十四小時，什麼男人架的住？碰了，就是禽獸，不碰，簡直是對精神的極限折磨，甚至晚上也不敢睡覺，生怕那丫頭溜到自己床上來，每每過了那一天，甄英雄的舌頭都會被咬的說不出話來，何其痛苦啊，如果她不是自己姐姐，也許，就不會這麼被煎熬了……　　甄天也不是滋味，這看起來比兒子還沒心沒肺的寶貝女兒，此刻笑的越是開心，越讓人覺得心疼，“如果你贏了，當然沒問題，英雄就算是為了給你慶祝，也會好好陪你幾天的。”　　“幾天？！一個星期嗎？！”　　甄英雄本來豁出去了，這丫頭要是贏了……即便她不贏，自己也會陪她一天的，哪想到甄天這大屁股嘴張嘴就來，說話和放屁一樣沒把門的，幾天？球球的，你個老頭子不會想讓自己的女兒給你生孫子吧？你也太看得起少爺的抵抗力了！　　目光如果可以殺人的話，甄天已經可以直接上鐵板燒烤了，有些歉意，但很快拿出做父親的威嚴來，“三天！”　　“耶！爸爸萬歲！”　　聽到甄三國的歡呼中那無比強大的原動力，甄英雄的冷汗提前一個月流了下來，“死老頭子，少爺如果被雷劈，就是你害的！”　　……　　“這樣真的好嗎？”　　甄英雄離開后，木子華笑着問甄天道：“大公主對英雄那絕對不是姐弟情，你不會看不出來吧？如果他們真的在一起三天，不，哪怕只有一天，也可能超越男女關係的，你沒看到英雄這幾年總是在迴避三國嗎？否則當初也不會那麼痛快就出國去接受殺手培訓了。”　　甄天苦笑着搖了搖頭，無力的向後一靠，“木老，你要我怎麼做才好？英雄那小子要是對三國沒動過心思，又幹嗎要躲着她？”　　“那你還給他們製造機會在一起？”　　“人啊，就是心軟。”甄天嘆了口氣，望着桌子上妻子的照片，輕輕道：“無論是三國，還是一心，都有着夢謠的影子，英雄選擇的標準，恐怕就是和她媽媽一樣善良賢惠，卻堅強而執着的女孩子吧。”　　“希望這樣的女孩子不要被英雄遇到太多，不然……”木子華沒好笑的神出手，做了個手槍的姿勢，“蘇丫頭非連你們爺倆全崩了不可。”　　“切，蘇蘇那丫頭只是外在給人很潑辣而已，其實心很軟，很脆弱的。”甄天眼神一黯，然後充滿回憶味道的說道：“如果說到堅強，雖然她們姐妹三人中，冰兒最小，但絕對比她兩位姐姐堅強的多，只是不知道那丫頭究竟去了哪裡……”　　“呵呵，你這算是反省嗎？為了夢謠而傷害了兩個女人，不，是三個，如果不是因為內疚冰兒的失蹤，夢謠那丫頭也不會鬱郁離開了。”木子華嘆了口氣，突然笑道：“你不會因為這樣才不去約束英雄或者大公主的吧？”　　“可能吧，我只是不敢去想象，沒有了英雄，三國會如何活下去。”甄天將妻子的照片拿了起來，小心的擦拭着，“希望我那笨兒子，也能早些想到這個問題才好啊……”　　……　　“甄……甄少爺？！”　　甄英雄與甄三國才走出電梯，恰好遇到了正要上樓的薛雪。　　甄英雄被三國拽着衣角，眉頭都擰到一起了，有氣無力的打招呼道：“是你啊，小雪，幹嗎給我鞠躬？今天不過年，少爺沒有壓歲錢給你。”　　無聊的調侃，甄英雄的隨和在漢宮是出了名的，薛雪微微一笑，直起了身子，“甄少爺難得回漢宮，上次回來我剛好放假，也沒能做一頓您喜歡吃的炸醬面，這次又急着走嗎？”　　“球球的，說起來，少爺那點手藝還是在你那取的經呢，哦呵呵，不過這次可惜了，還是下次吧。”就像兩個久未碰面的朋友，雖然不陌生，卻是有些距離的交談，分位上下的感覺很明顯。　　甄三國似乎很討厭甄英雄和其她女人講話，拉着他走向外走，甄英雄只覺得三國這醋吃的沒來由。　　薛雪今年二十八歲，比三國還要大上四歲，甄英雄簡直有恐姐症了，怎麼會去喜歡年紀比自己大的女人？再說，薛雪不過就是一個漢宮的面點師，即便自己住在漢宮，也少有見到她的可能啊。　　薛雪早就知道甄三國對甄英雄那幾乎變態的在乎，笑了笑，再次躬身，道：“既然如此，那甄少爺請慢走。”　　“好，你忙吧。”　　看到甄英雄走出了漢宮的大門，薛雪才轉身走進電梯，電梯門才關上，手機響起，一看號碼，給人感覺很是端莊成熟的薛雪不禁皺起了眉頭，很不耐煩的接通了電話。　　“你這人還有完沒完？我再說最後一次，兩年前那件案子我聽都沒聽過，更不知道那個什麼割喉狼是怎麼死的！那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憤怒的掛斷電話，薛雪高聳的胸脯劇烈的起伏着，眼中，神色複雜，輕輕的抬起了右手，有些顫抖的摸了摸立起的領口……　　……　　甄英雄現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給小艾打個電話，約她一起晚餐，可現在倒好，身邊居然有這麼一活寶粘着，還約會呢，怎麼脫身都是問題。　　“球球的，姐，我們是姐弟，你老抱着我胳膊做什麼？！”甄英雄這個問題是不得不提，這才走出漢宮的大門，進入的不光有客人，還有漢宮的員工，這影響多不好啊。　　現代社會什麼最可怕？輿論啊！你一句我一句就能把人說的跳樓自殺，別說不犯法了，效應影響之下，大眾還會笑話那跳樓的是白痴。　　“哎呀，你別當我是你姐姐不就好了嗎？”甄三國在大街上的回頭率是百分之三百，一個男人如果看到她之後只回兩次頭，那他絕對缺少某個人體硬件，“你當我是女朋友，嘻嘻，我們去逛街吧。”　　甄英雄本來是要找個手下派輛車過來的，可三國非要步行，拗不過她，這才漫步目的逛盪的，但回頭率過高，甄英雄這厚臉皮也招架不住了。　　“好了好了，少爺我服了你了！你要抱着我胳膊就抱着，但搞清楚一下站位問題總可以吧？”甄英雄頭疼道：“男左女右，你抱的是我左胳膊好不好？”　　如果是和小艾在一起，甄英雄斷然不會去強調這個問題，原因很簡單，小艾雖然接近一米七的身高，卻和自己還差點距離，但三國不同，這丫頭一點不比自己矮，如果站在左面，豈不是顯的自己更不夠男人了？　　其實甄英雄卻不知道，路人羡慕他都快把牙齒咬碎了，恨不得宰了他自己站在美女身邊才好，那麼一世界級大美女站你邊上，傻子才會計較是左是右呢！　　殊不知，甄英雄這一個很小心眼兒的行為，卻救了兩個人的命啊。　　三國才把頭靠在甄英雄的右肩膀上，閉着眼睛，抿着老要笑出聲來的小嘴陶醉着呢，甄英雄因為過於在意有沒有被熟人看到自己這對姐弟的‘苟且行為’，注意力完全集中，猛然聽的後面的公路上，有車子燒胎的聲音。　　這條路地處繁華，儘管現在距離下班的晚高峰還有一段時間，車流也並不涌堵，可如此突然而猛烈的加速還是讓人覺得奇怪。　　回頭一望，甄英雄那種本能中對危險的敏銳嗅覺立刻讓他聞到了危險的味道，一輛玻璃上貼着黑色保護膜的灰黑色商務車在接近行人便道的慢車道驟然加速，而且，這車，沒有車牌！　　甄英雄經過殺手的培訓，遇到有可能針對自己，或者是可疑狀況的時候，首先會習慣性的去觀察環境，把自己作為目標進行求證，而此刻，他求證的結果是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但本能趨勢下，他還是轉身護抱着甄三國，將她完全摟入自己懷中，側倒了下去。

# 第148章 高智商菜鳥

　　漢宮的客人不少，路邊一直有停泊的出租車，但行人稀少，惟有自己行走到的這裏，與公路平行着沒有任何的遮掩物，危險的味道，加速行駛的汽車，如果對方還是那些要殺自己的殺手的話，那麼，自己現在根本是沒有任何環境掩護的目標！　　‘嗤！嗤！嗤！’　　三聲，是裝了消音器的手槍！而且是隔着玻璃的隱蔽式射擊！甄英雄倒地之前將三國摟到自己正上方，以免會摔到她，可如此一來，自己的後背承受了兩個人倒地的重量不說，本來還沒好的傷口被這一栽也疼的幾乎迸裂，甄英雄顧不得五臟六腑的翻騰，一咬牙將還未鬧明白怎麼回事的三國壓在了自己的身下。　　‘嗤！嗤！’　　又是兩聲，其中一顆子彈打在了甄英雄胳膊旁不足三分處，球球的，差一點少爺又要回醫院了，該死的東西，好壯好肥的膽子，居然敢在漢宮門前，在義字會的老巢門前襲擊本少爺！　　甄英雄飛快站起身子，顧不得扶起三國，一邊打電話一邊追向了已經過去的車子，因為路上有車，那商務車也無法行駛的太快，甄英雄這人追汽車倒是丁點不落後，按住欄杆一個橫躍，跳上了主路，後面的車子嚇了一跳，剎車聲猛然響起。　　“有賊！！！”只喊了兩個字，甄英雄掛了電話，想也不想，用儘力氣將新買的手機拽向了前面的車子，右肩膀發力，傷口鑽心的痛啊。　　‘當’的一聲，那玻璃受力，雖然沒碎，卻也出現了一個蜘蛛網似的裂痕。　　‘嗤！嗤！’　　又是兩顆子彈飛出，但因為後玻璃的裂痕影響了射擊視線，甄英雄沒有中槍。　　剛才是從側窗射擊，現在是從後面射擊，除了一個司機，車裡最少還有一個人，而且很習慣這種移動式的暗殺，但槍法與一流殺手有點距離，球球的，消音器，黑色的玻璃膜，完全遮掩了殺氣，這不像殺手，倒更像黑社會的流氓啊！尤其是後窗戶被砸到之後，車裡的人明顯慌張了，射擊質量慌亂而差勁，難道是上次那個在城南暗殺少爺的菜鳥殺手？！　　一、二、三、四、五，五秒鐘沒有繼續射擊，車裡只有兩個人！甄英雄已經斷定，對方槍里的彈夾應該空了，而從這個換子彈的速度來看，如果是殺手的話，太菜了，這讓甄英雄更加懷疑裏面的兩人就是在城南遇到過的兩個傢伙，羅比？難道車裡的就是這個人嗎？　　無法不佩服，雖然射擊的質量夠孬的，但其心思卻高的超出意料，漢宮門前，確實是看似最安全，實際防備最鬆散的地方，無論是義字會還是甄英雄自己，都不可能想到有人會在這個地方下手的！這樣看來，出主意的是職業，負責殺人的是菜鳥，豈不是完全對上了？！　　不過有個疑點很難解釋，自己今天出院是臨時決定的，他們為什麼知道自己會出現在漢宮呢？　　甄英雄的腳腕才好不久，跑了這麼遠，已經接近了極限，後面的車鳴亂成一團，手下應該已經趕了上來，甄英雄的目的已經達到，伸手一指前面的車，從自己身側經過的黑色奧迪不來減速的，踩油就追。　　目的，就是讓自己人知道目標而已，甄英雄累啊，雙手按住雙膝，大口的喘息着，住院幾天，身體都沉了，但此刻的心情卻不錯。　　球球的，你丫有能耐就跑掉給少爺看看！少爺是輕敵，可那是被你打死之後要去地獄懺悔的事情，少爺沒死，死的就得是你們，我倒要看看，你一輛破商務車，怎麼從四十輛奧迪的追逐下逃掉！　　看着身邊黑色長龍一般游過的車流，甄英雄這不喜歡顯擺的人也忍不住得意，球球的，漢宮裡的義字會成員，絕對比警察局裡的警察還多！　　抓到人只是時間的問題了，甄英雄現在可沒心思去追殺手，回頭看到甄三國抱着胳膊坐在地上還沒有起來，甄英雄大急，難道剛才摔到她了？！　　“姐！你沒事吧？！”　　甄英雄蹲在地上，抬起三國的手臂，仔細的檢查着，用手輕輕掐揉着她的肘關節，“疼嗎？”　　三國看着甄英雄一臉的緊張，大大的眼睛中盪起的淚花，這死小子還是很在乎自己的，“英雄，剛才那些人是不是要殺你的壞人啊？”　　“你管他們做什麼？！”甄英雄最見不得三國哭鼻子，急道：“你胳膊是不是很疼啊？”　　“不疼。”甄三國眼裡的淚水還未散，卻笑了起來，這一笑，當真是要多美有多美，宛如雨後天晴，帶着雨露的鮮花沐浴在陽光之下一般，“英雄，你真的很關心我呢，姐姐好高興。”　　不疼？不疼你哭哪家子？！球球的，嚇唬少爺啊？甄英雄沒好氣的放下甄三國的胳膊，長長吐了口氣，眼珠子一轉，想到了不錯的事情，“姐，快起來吧，我送你回漢宮。”　　三國一怔，“我們才出來，回去做什麼？”　　當然是不要妨礙少爺開溜啦！甄英雄心裏是這麼想的，可嘴上卻不敢這麼說，“你也看到了啊，和我在一起很危險的，而且我還要去追那些傢伙，所以不能陪你去吃飯看電影了。”　　甄三國雖然有些時候會變態一些，但並不是個沒大腦的女人，那些人三番五次的暗殺甄英雄，三國甚至比英雄還想幹掉他們，想了想，只能委屈的點點頭。　　太好了！甄英雄固然是因為害怕三國纏着自己，讓自己做了禽獸，更是擔心這丫頭會因為自己而再次遇到危險，如果方才負責射擊的不是菜鳥，那後果……想一想就覺得後背涼颼颼的。　　可惜啊，甄英雄太小看了三國……　　“哎呀，我站不起來了，疼……！”　　甄英雄眉毛都拉直了，“姐，你剛才還說不疼的，老大不小了，不要小孩子了行不行啊？”　　“我沒騙你，方才我說胳膊不疼，因為，因為你抱着我，這還是你這幾年第一次主動抱我呢。”三國似乎想到了被甄英雄保護的甜蜜感覺，臉蛋紅紅的，可陶醉了一會兒，變態的勁頭又上來了，“可你沒保護到我的腿啊，你看，都磕青了！”　　裙擺向上一拉，露出圓潤的膝關節，甄英雄這一看，心疼啊，可不是嗎，左膝蓋不但蹭破了皮，還青腫了起來，在白嫩肌膚的襯托下，看起來更顯觸目，球球的，臭殺手，害我家變態受傷，沖這個，你們死前也得被少爺多折磨两天！不過……也怪三國這丫頭身材太好了，那麼長的腿，少爺當然保護不到了。　　“起來，少爺背你總可以了吧？”　　甄英雄知道三國這丫頭撒嬌的用意，反正是受了傷，弟弟背姐姐也無可厚非。　　甄三國眼中閃過一絲喜悅，可變態就是變態，眼睛一眯，不但不起來，還倒在了甄英雄懷裡，痛苦之極的呻吟讓甄英雄驚出了一身的冷汗，莫非，她真摔的不輕，傷到了其他地方？　　“英雄，我受重傷了，你給我人工呼吸吧。”　　看到這丫頭紅潤的小臉，羞羞的表情，和那嘟長的小嘴，甄英雄確實出了一身的冷汗，球……球球的，你這丫頭還真是變態啊……　　“磕傷膝蓋用做人工呼吸嗎？那足球比賽豈不等於表演一場九十分鐘的同性戀接吻實錄啊？！”　　……　　鬧鈴響起，甄英雄破壞的慾望也跟着響起，一巴掌將鬧鈴打到了地上，心情不爽啊。　　昨天雖然成功擺脫了三國，可那兩個暗殺自己的殺手也成功的擺脫了義字會的四十輛汽車，或者說，不是擺脫，而是採用了一種義字會的汽車無法追捕的方式逃跑，走水路。　　殺手從一開始就計算好了暗殺的地點，時機，甚至料想到會被義字會的車隊追捕和圍堵，從而設定了出人醫療的逃跑路線和方法。　　根據公路的交錯情況，義字會有十分把握將那輛商務車圍堵在距離漢宮不足三公里的橋上，而誰也沒有想到，那輛汽車居然撞橋而出，開入了水中！　　一直到晚上，除了空空的汽車，沒有打撈到屍體，甄英雄當時已經明了，在義字會的汽車因為圍堵製造了交通堵塞，在警方醒悟之前，應該是早就穿上潜水衣的殺手已經背着氧氣瓶從水面之下溜掉了，真是想想就鬱悶啊。　　“哇……！姐夫，你已經出院了耶……”　　身上一涼，陽光刺眼，竟是被艾愛那丫頭把被子扯了下去。　　甄英雄的反應不慢，一條大內褲根本無法掩飾男人早上的一柱擎天，飛快的坐了起來，一邊揉眼，一邊沒好氣道：“死倒霉鬼，大清早的發什麼瘋？趕快上學去！”　　“有沒有搞錯？”穿戴整齊的艾愛將甄英雄的被子蜷成一團丟了回來，氣嘟嘟道：“你出院了還要罷工嗎？你現在可是我的班主任耶！回家了也不告訴人家一聲，姐夫很沒責任心，哼！”

# 第149章 18小時雙殺

　　責任心？甄英雄一邊穿褲子一邊在心裏抱怨，昨天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了，死丫頭睡的像頭豬，家裡進人了都不知道，還好意思說少爺我沒有責任心啊？這進來的要是賊，搬空少爺的家倒沒什麼，怕就怕連你個倒霉丫頭也一起搬走你都不自覺呢。　　抱怨固然多，但艾愛上學，自己上班，這是不能逃脫的責任，想到出院到現在都沒能給小艾打個電話，甄英雄本來就不好的心情更糟糕了。　　“哎呀，和姐夫同居就是好啊，連上學都能搭順風車了。”　　球球啊，就知道你這丫頭叫少爺起床是沒安好心！甄英雄看到艾愛長出了口氣，才想起來，自己的鬧鈴設置的時間是七點半，而艾愛每天出門的時間是七點一刻，這丫頭是因為自己賴床要遲到才折騰本少爺的！　　看到自己一伸手，路邊的幾輛出租車如同看到了發車的信號一般猛然起步來搶自己的生意，甄英雄感嘆社會競爭之激烈的同時，又想到了昨天那輛襲擊自己的車子，似乎一聽到燒胎的聲音，警覺性就會本能的上升。　　艾愛不愧是個小女生，很敏銳的察覺到了甄英雄的變化，那雙眼睛暴射出的精芒使甄英雄懶散的氣質猛然發生了變化，很冷，很酷，帥到不行了。　　“姐夫，難道街上有比本小美女更漂亮的女生嗎？”艾愛小嘴一撅，“看你那雙狼眼，都冒綠光了！”　　狼眼，綠光？你個球球的，少爺我這是警惕性上升好不好？甄英雄也覺得自己太敏感了，剛想和艾愛逗上兩句，一種被鎖定的危機感突然挑動了那條還沒有鬆懈下去的神經，有一雙冷冷的眼睛在盯着自己！而這感覺，對於殺手而言，很熟悉！　　甄英雄臉色一變，我靠，不是吧？這，又是被狙擊的味道！　　“該死的東西，沒完了嗎？！”　　艾愛一怔，已經被甄英雄撲倒，‘嗤’的一聲，幾根飄起的髮絲被一道撕裂空氣般的低沉聲波割斷了，艾愛看着那幾根頭髮離自己的身體而去，已經明白髮生了什麼，是子彈！　　甄英雄清楚看到了地面上崩出的淡黃色火花，碎石渣飛散，一個小坑映入眼帘，“球球的，是狙擊步槍！！！”　　行駛過來的出租車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甚至路人也只看到一男一女好象踩了香蕉皮似的倒在了地上。　　“艾愛，上車！”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　　艾愛說話的同時已經拉開車門爬了進去，甄英雄這個汗啊，這丫頭不愧是黑幫女老大的女兒，球球的，看到子彈不會尖叫，膽量是不小，可逃跑躲避的覺悟又高的有些誇張……　　從子彈射出的小坑就在自己站位的身後幾步遠可以得知，狙擊者是從上而下，從正對着自己的方向射擊，而符合這個前提的狙擊地點，只有對面的公寓。　　“艾愛，給我你的小鏡子！”　　“給，姐夫！”　　甄英雄才一伸手，艾愛已經將小鏡子塞到了他手裡，甄英雄不禁一怔，顯然，這丫頭在自己說話之前已經掏出這東西了。　　艾愛見甄英雄用很怪異的目光看着她，心知自己下意識的表現讓他覺得驚訝了，暗暗叫了聲糟，立刻遮掩，“上次姐夫也是用鏡子觀察到的吧？哦呵呵，本小美女的記憶力和反應能力絕對不是蓋的……！”　　真是這樣的嗎？球球的，甄英雄用將鏡子伸出去觀察着對面大樓的情況，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這時，艾愛又一伸手，將手機遞了過來，“姐夫，快打電話，招呼人啊！”　　看着艾愛一臉的焦急，甄英雄笑了笑，很牛氣的站了起來，居然不用汽車的掩護了！　　“姐，姐夫你快給我進來，不要命了啊你！”　　艾愛急啊，拉着甄英雄就要拽他上車，一臉的驚慌讓甄少爺挺感動，感動的甄英雄想咬她兩口……球球的，大白天的你拉少爺的褲腰帶做什麼？！　　看到路人驚異的眼神，甄英雄彆扭啊，到底是掃把星，只要和你個丫頭在一起，肯定要倒霉！　　“放心吧，他們已經走了，不然這面鏡子早就碎了。”　　甄英雄將小鏡子還給了艾愛，卻望着對面的大樓，笑的這叫一個難看，“球球的，是少爺輕敵還是那神秘的傢伙精明啊？昨天是漢宮門前，利用了少爺不設防的心理，今天是家門口，又是利用了昨天之後少爺以為他們不敢再這麼貿然下手的心理，干！真是對最偉大的少爺我雙重的打擊啊……”　　“雙重打擊？”　　艾愛還沒弄懂甄英雄到底在嘟囔什麼，就看到他轉身低頭好象在找東西似的，剛想下車，卻見甄英雄已經走了回來。　　“師傅，開車，四方精英高中。”　　甄英雄臉色不是很好，可偏偏有撞槍口的，那司機見這兩個神經兮兮的傢伙墨跡了老半天才爬上車來，去的地方又賺不到什麼錢，忍不住多嘴了，“一五毛錢的鋼�G兒你趴地上撿了半天，還不夠我等你的工夫錢呢。”　　五毛錢的鋼�G兒？甄英雄一怔，臉拉下來了，少爺我像那麼吝嗇計較的人嗎？　　“師傅，你眼神很好啊。”甄英雄看了看自己手心裏已經變了型的金黃色彈頭，對着司機一笑，“不過這比補胎要強，最少你不會在耽誤時間的同時還要給別人錢，你說是嗎？”　　……　　走進學校大門，甄英雄將自己手錶的表鏡扣了回來，球球的，讓你丫的發牢騷，給你錢你還那麼多廢話，少爺就不信你十五塊錢能換兩條新輪胎！　　艾愛站在大門前，看了一眼開出去不到五十米就癟了兩條輪胎的出租車，那眼神啊，閃光，飛快的沖向了甄英雄，一個飛撲趴他背上，摟不脖子不說，還用力搖，“耶，姐夫好棒，能不能把這個扎輪胎的絕招教給我啊？”　　“休想。”甄英雄用腳指頭也知道艾愛的目的，“我比較窮，換不起輪胎，你少打我那車的主意……還有，給我下來，少爺我是老師，你是學生，這成什麼樣子？影響，要注意影響，不許破壞我形象。”　　雖然為了不被尋仇報復，關於甄英雄的報道統統進行了馬賽克處理，且用了化名，但學校里還是有不少人知道朗朗電視台事件的英雄就是這位黑道太子甄老師，原因很簡單，女人的嘴，都沒啥把門的，艾愛就是一超級小喇叭，那廣播做的，連清潔女廁所的大嬸也知道學校小公主大人有一個了不起的英雄姐夫了。　　二年三班這次可揚眉吐氣了，小魔女們的宣揚力度一點不比艾愛差，這也難怪，經過上次被當眾打屁股事件之後，小魔女們顏面無存，這次可是為自己等抹羞的好機會啊，連幾十個恐怖份子都被甄英雄這偉大的流氓老師給整了，區區四個小魔女，栽的也就不難看了。　　受用，真的很受用，本來心情不是很好的甄英雄一路走來，遇到的學生無不發自肺腑的崇拜，幾聲甄老師就把他給叫的昏了，球球的，被一群還沒有走上社會的希望幼苗當成偶像甚至是人生的目標，這感覺飄啊。　　……　　“這是……”　　校長辦公室，木子華看着桌子上的那顆金黃色的彈頭，臉色的好看程度讓甄英雄找回了些許平衡，“和城南那次暗殺完全一樣的彈頭，還是他們。”　　甄英雄打着哈哧躺在了沙发上，說的這叫一個輕鬆。　　木子華的冷汗都下來了，作為一個殺手，居然二十年來都無法揭開，甚至是連敵人的影子都摸不到，鬱悶憤怒之餘，更多的，而且在日益增長的，就是恐懼了，“他們，在你家門口狙擊你？”　　甄英雄不耐煩的點了點頭，球球的，你問了好幾遍了。　　“和昨天，是一票人嗎？”　　“不知道，但感覺應該是的，因為選擇下手的手段很高明，都是利用了我們最容易忽視的心理防備下手。”甄英雄淡淡說道：“經過昨天的事情，我確實沒想到今天會有人在我家門口偷襲我，而且只開了一槍，沒成功，立刻撤離，我們的人根本沒時間去包圍狙擊點，不過要說這两天是同樣的人對我下手，我又覺得不太一樣……”　　木子華一怔，“哪裡不一樣？”　　甄英雄很玩味的比畫著木子華，先用單手做了個手槍姿勢，又用雙手做了個托槍的姿勢，“方法。”　　“聽你這麼一說，想想也真是的。”木子華明白甄英雄的意思，皺眉道：“二十年前，要殺你爸爸和蘇丫頭的人用的子彈，與你上次在城南遇襲的子彈，都是和今天這顆一模一樣的金黃色彈頭，而且襲擊方法都是用狙擊步槍從上而下的偷襲，可昨天那個……”　　“昨天襲擊我的是兩個人，我在想……”甄英雄眼中精芒一閃，嘴角卻仰了起來，“如果是同一伙人做的，那麼昨天的事情，會不會是故意為了今天的暗殺所做的鋪墊。”　　這两天可怕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木子華真覺得自己老了，聽到甄英雄的話，覺得自己的心臟又有些超負荷工作，“你的意思是，他們昨天故意讓你放鬆警惕，好在今天，用這顆子彈殺死你嗎？！”　　木子華心驚肉跳，乾癟的豆腐乾都滲出水了，可身為當事人的甄英雄卻懶懶的伸了個腰，甚是輕鬆，好象和自己無關似的，“也許是吧，可又感覺這是脫了褲子放屁，有些多餘，不管怎麼說，有一點可以肯定，雖然殺手中有一個菜鳥，但同樣有一個頭腦聰明的有些過分的傢伙，只不過擁有這個頭腦的人，究竟是菜鳥殺手還是職業殺手，讓人無從斷定。”　　話落，上課的鈴聲響起，甄英雄從沙发上一翻而起，臉色一變，對還在發愣的木子華很曖昧的笑道：“老鬼，我要到第三節才有課是吧？”　　木子華回過神來，聽到甄英雄的問話，看到他臉上那很不良的壞笑，只覺得腦門發涼，一種校長的權威又要受到挑釁的感覺涌了上來，眼角一垂，咳了一聲，拿着官腔說道：“甄老師，從開學到現在，你還沒有過一天的全勤，開學二十二天，你請假三個星期，唯一沒請假的一天，你上午早退，下午遲到，放學之後綁票了上百學生不說，還把我的寶貝孫女狠狠的打了一頓屁股……咳，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認真對待你的工作……”　　“我請假。”　　甄英雄三個字差點讓上了年紀的木子華活活噎死，“你個臭小子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我想說的就是，不批！”　　哎呀你個球球的，居然連本少爺的假你都不批？！你以為這少爺就沒轍了嗎？　　木子華見甄英雄出奇的沒有和自己爭執，還以為這傢伙終於知道內疚了呢，長長出了口氣，孺子，還有得救啊。　　“英雄啊，我不批你假有兩個原因，首先，十八個小時里你遇到了兩次暗殺，雖然學校周圍布置森嚴，不同於漢宮和你家裡那樣防備完善卻戒心不足，但並不表示就沒有危險，其次，今天你們班上會有一位……”　　“我去廁所，這個你批准嗎？”　　甄英雄站了起來，這麼謙遜的態度嚇了木子華一跳，“上廁所你請示我做什麼？”　　“球球……不是，少爺，不，是我，諸多陋習而不自知的我要做一個合格稱職的好老師，所以要在校長大人你的領導下改善我一切的不良缺點，而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事事請教校長您了。”甄英雄一點都不覺得肉麻，木子華雖然有點冷颼颼的，可聽起來還是滿受用的，“校長批準的一定是正確的，校長不批準的一定是不正確的，以此為準則，我相信，我距離一個好老師的標準便越來越近了。”

# 第150章 英雄與劇本

　　木子華連連點頭啊，終於找回做校長的尊嚴了，“恩恩，很對，英雄啊，你終於醒悟了，不錯，我批準的就是對的，不批準的就是錯的……”　　球球，看你個老東西陶醉那德行，甄英雄咳了一聲，掩飾了自己那很難控制的鄙視表情，很謙卑的問道：“那，校長大人，我可以去廁所了嗎？”　　“人有三急，天王老子也不能阻止人上廁所啊，那簡直比帝國主義還不人道，批准，當然批准，剛才的話題等你回來再繼續。”　　甄英雄點了點頭，剛才的虔誠表情立刻消失，一臉淡然的朝門口走去，“好啊，我第三節課之前一定回來。”　　“恩……恩？！”木子華應了一聲之後才反應過不對勁來，“第三節課之前回來？！現在才第一節課啊！你這是去上廁所嗎？生孩子也用不了這麼長時間吧？！”　　“上廁所是英明神武的校長大人你批準的，出爾反爾還配做個老師嗎？”甄英雄搖頭，一臉的悲哀讓木子華無語，“你不會比帝國主義還不人道吧？本老師我不太習慣學校廁所的蹲坑，要去天河商廈坐馬桶去，順便，買個手機，給小艾打個電話，如果她下午有空，那少爺下午肯定拉肚子，還要繼續坐馬桶……”　　望着被狠狠帶上的房門，木子華：“……孺子，該拉去槍斃二百五十次……”　　……　　高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电子產品種類千千萬萬，功能繁多，單單拿手機做例子，不同的手機，同樣的幾個鍵，卻是不同的使用方法，而手機裏面的功能更是較之過去只是接聽通話，發消息收短信要繁瑣，或者說充實了N多倍，想要掌握一些主要功能的使用方法就需要研究一些時間，要完全掌握，沒一两天也懸啊，甄少爺就是如此。　　一時興起，買了個最新上市的功能煩瑣的新款数字手機，為了搞明白裏面的麻將遊戲如何才能上聽自摸混一色大四喜，門清一色捉魁子一條龍，着實忘記了時間，直到電池裡的虛電耗光了，甄少爺才感嘆太過投入，時光匆匆之流逝而不覺啊，提起褲子衝出了廁所，球球的，還五分鐘，第三節課的上課鈴就要響了啊！　　“死姐夫，臭姐夫，恨你，我咬你！”　　上課五分鐘了，還沒看到甄英雄進教室呢，艾愛蹲的腿都酸了，“浪費本小美女我一片苦心，我饒不了你！”　　班上的同學為了歡迎自己的英雄老師歸來，特意買了拉炮綵帶小氣球什麼的，更安排了四小魔女齊獻花的那種比勝利歸來的騎士還讓人覺得榮耀的節目。　　木施施的白玫瑰代表尊敬，全雨環的野百合代表祝福，陸筱君的劍蘭讚揚着甄少爺靈魂的高尚，殷雪蟬的天堂鳥代表大家對這位英雄老師的美好祝願。　　全班女生人守一朵玫瑰，而男生則是太陽花，但這些都不是重頭戲，只是為了最最後面的儀式做鋪墊而已。　　這麼大血本幾乎花虧了班費，興緻勃勃準備了半天，布置了半天，可這下倒好，主角遲遲不出現，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像在看大白痴。　　艾愛拉肚子的時候也沒一次性的蹲這麼長時間啊，腳軟了，腿酸了，牢騷自然多了。　　站起來，將拉炮扔在旁邊施施的桌子上，小公主大人一邊嘴裏詛咒呢，一邊活動着腿腳。　　施施也不是什麼有性子的人，“大姐大，甄老師不會又早退了吧……”　　這話一出，全班人的汗都下來了，大有可能啊，這位老師大人比學生還能逃課，二十二天，他請了三個星期的假，遲到和早退的不良記錄遙居教師榜首――百分之百！　　艾愛這火大了去了，好你個臭姐夫，本小美女用盡心思讓你高興，你要敢辜負了我，我下午翹課踢足球去，把小腳丫悶的臭臭的讓你晚上給我洗！　　想到這裏，有點得意，艾愛一邊轉身要開門去看看情況，一邊安撫着躁動的大家，“放心吧，我們的英雄肯定馬上就……啊！”　　驚了，呆了，傻了……　　小公主還沒拉呢，那門板一頂，給了小公主大人一個熱吻，倒地了。　　甄英雄摸了把汗，走進了教室，一本正經的閉眼咳了一聲，拿出了老師的腔調，“本老師因為備課太投入了，所以忘記了時間，來晚了些……”　　眾學生汗啊，你一帶自習課的老師也用備課嗎？更讓他們汗的是，小公主大人啊……　　“我想說，本少爺……本老師絕對不是遲到，而是……咦？小愛同學，你幹嗎趴在地上？”甄英雄差點踩着艾愛，這一問可惹怒了小公主，猛然回頭，嚇了甄英雄一跳，“你看到什麼惹火的東西了？居然流鼻血！不會是少兒不宜的書刊吧？！”　　“是被你撞的啦！死姐夫！”　　艾愛氣急，連這裡是學校都忘了，張口就是姐夫。　　球球的，少爺我就奇怪剛才推門的時候好象頂到什麼上了，原來是艾愛啊，甄英雄正要拉艾愛起來，這才反應超級遲鈍的發現了教室的變化，“哇？這是幹嗎？開PARTTY嗎？”　　氣氛全亂了，按照劇本，小公主的拉炮響過之後，英雄老師應該是很帥氣，很優雅的對着眼前的一切淡淡一笑，然後才是四小魔女迎接騎士一般的獻花儀式和全班同學的起立鼓掌，最後，在對英雄的最高獎勵，也就是歡迎儀式的高潮到來之際，大家一起將花飛灑給英雄與公主。　　多好的劇本啊，可惜劇本是死的，英雄是活的，要不說人和人不一樣呢，這英雄也是人，還真是大不同，這位老先生一進門就沒臉沒皮的為自己遲到遮羞，撞的小公主鼻血長流不說，看到用綵帶與氣球布置好的教室，更是大呼小叫，真是一點英雄的氣度也沒有，不過，事迹在眼前，他確實是個英雄，所以，四小魔女默契的換了個眼神之後，歡迎儀式繼續。　　前面的劇情掐掉，四個小丫頭同時起立走到甄英雄的面前，齊齊側身，盈盈一拜，行了個萬福之禮，不要說甄英雄愣，就是明明知道有個節目的眾學生全愣了。　　謙遜的姿態，嬌媚帶羞的神情，那明顯是挑逗卻顯得有些稚嫩而做作的眼神雖然電不到甄英雄，可下面卻麻了一群，天啊，四個小仙女啊，甄英雄比皇帝還好命。　　將四束花兒同時送上前來，甄英雄有些受寵若驚，在眾人的無限羡慕甚至嫉妒下，雙手謙遜的推謝，很是謙卑的說出了一句另所有人為之傾倒的一句話，“那個，我剛買了手機，沒錢為希望工程做貢獻……”　　剛要拍巴掌鼓掌啊，這下全愣了，這老師……太會開玩笑了吧？　　后怕啊，剛認識艾愛的時候被痛宰一刀，這一生少有吃虧的甄少爺自然將那教訓記的深刻，同樣的當能上第二次嗎？球球的，開玩笑呢！　　四小魔女暈啊，她們早聽艾愛炫耀過那偉大的事迹，卻沒想到甄英雄能在這麼神聖的關節口聯想到那次的教訓，真是哭笑不得，這老師到底是個流氓黑社會啊，怎麼疑心病這麼重啊？　　……　　“什麼，這花是送我的？！”　　看到聽過木施施解釋的甄英雄抱着四束鮮花那一臉的感動，眾學生也覺得欣慰啊，自己等一片苦心，不就是為了讓這英雄老師高興，增進師生友誼嗎？　　球球的，這老師做的太有意義了，少爺就常說自己是純潔，是偉大的嘛，終於得到認可了！也許是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喜悅難以接受，甄英雄這絕對一流的潑冷水高手又問了一句急速降溫的話，“這些花真的已經付過錢了嗎？”　　艾愛這倒霉丫頭安排的，少爺還是問清楚的好，萬一她整的賒帳，少爺我豈不是自己花錢哄自己一樂，那不成大白痴了？　　“姐夫，你這是對本小美女的絕對打擊，雙重的，是精神的。”艾愛摸了摸剛塞上一小撮衛生紙止住血的小鼻子，眼淚呵呵卻沒好氣的翻了甄英雄一眼，“也是肉體的。”　　靠，你個死丫頭說話別這麼曖昧好不好？又精神又肉體的，這是大家都看到了，不然非想歪了不可！甄英雄直冒冷汗，不過看到所有的同學，包括一直不服氣，和自己找刺兒的四小魔女都用崇拜的目光望着自己，還是感動更多啊。　　“老師，你聽說了嗎？”木施施站在講台下，仰望着站在上面的甄英雄，道：“偶像組合雙子星在朗朗電視台事件后的發布會上宣布，下個月會舉辦一場演唱會，而且，還會在演唱會上推出最新創作，還沒有錄製完成的新歌呢！”　　球球的，少爺我不看任何娛樂新聞，更不喜歡聽歌！甄英雄心裏有些不痛快了，因為他對明星的討厭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小艾的明星身份一直讓他很為難。

# 第151章 少爺是處男

　　甄英雄固然是沒有時間給艾一心打電話，但也很清楚，自己這是在為迴避打電話找借口，能面對小艾，卻不想接受她的明星身份，很矛盾的心理，否則方才買過手機之後就已經打了，聽說她又要推出新歌，擺明是很留戀那個骯髒的如同臭水溝一般的圈子啊。　　艾愛一直沒說話，卻看出了甄英雄表情中的微微變化，同居這些時間，她自然知道甄英雄對娛樂節目的厭惡，如果不是怕被別人認出來，姐姐開始和他約會的時候就是不戴口罩，怕甄英雄也不知道她是誰。　　看到大姐大紅着小臉甩來的眼神，木施施和其她三小魔女會意一笑，“那首新歌聽說是先定下的名字，然後才由甜心姐妹親自填詞譜曲的，是雙子星力圖轉型的第一支單曲呢。”　　轉型？球球！小艾真的不想放棄那個圈子嗎？甄英雄更覺得心裏堵的彆扭。　　“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木施施頓了頓，然後和三個姐妹同時大聲道：“當英雄歸來！”　　全班掌聲轟然響起的同時，甄英雄愣住了，當……英雄歸來？　　班上響起的掌聲，是因為他們在用這個歌曲的名字來代入氣氛，讚揚自己是個英雄，但甄英雄卻猛然想到了艾一心和唐甜甜要樂樂轉告自己的話，當英雄歸來……那是專門寫給少爺我的歌！肯定不是少爺我自戀，否則怎麼會起這個名字呢？這是自己和小艾訂情一吻時……　　美啊，甜啊，剛才的爛心情全變了，當知道小艾是為了自己推出新歌的時候，甄少爺將自己討厭明星的事情忽略了，或者說是一時忘記了。　　“老師，童話里當英雄歸來，等待他的都是公主之吻這象徵最高榮譽的獎勵。”木施施一說話，全班立刻安靜了，“老師，歡迎你回來我們二年三班，你是我們的英雄，所以，請接受我們公主的一吻吧！”　　有點麻，球球的，這丫頭肯定是提前背的台詞，少爺我有點冷啊，甄英雄看到台下四五十學生期待的目光，難得羞澀的撓了撓頭，“這，不好吧？老師我很怕羞的……”　　裝！你就裝吧！艾愛一眼就看出這傢伙是得便宜賣乖了，嘴裏說著怕羞，兩隻賊眼已經開始掃描眾女生，尋找那公主了，艾愛這個氣啊。　　小君比較單純，‘啪’的一拍小手，小臉上滿是恍悟，“我知道了，老師沒接過吻！是初吻，所以覺得不好意思！”　　全般寂靜，鴉雀無聲，甄英雄愣愣的看着小蟬，所有學生也愣愣的看着他，“哎呀，這都讓你看出來了？！”　　倒！艾愛真想給這說瞎話都不眨眼的虛偽東西撓一滿臉花，你是初吻？！本小美女我呸呸呸！我們姐倆你沒吻過誰啊？！　　小環哪知道甄英雄是真話假話啊，寬慰道：“放心吧，老師，親的是臉，不是嘴巴，我們還是學生耶，要注意影響的。”　　“啊？只親臉蛋啊？”　　看，露怯了吧？艾愛越來越想咬甄英雄一口，假純潔的東西，怕羞你聽到不是親嘴失落什麼勁啊？　　“老師……”一直盯着甄英雄看的小蟬很怯怯的問了一句劇本之外，甚至大家意料之外，超越年齡卻引起大家無比興趣的問題，“你還沒接過吻，那是不是說，你還是處男？”　　我靠，球球的，少爺早就看出來了，這個丫頭看上去最天真最純潔，其實屬她不是東西，不說你是未成年，也不說你是個應該矜持的小姑娘，只說這麼私人的問題，你問的着嗎？　　“是啊老師，你還是處男嗎？”　　“告訴我們嘛，老師，你是不是沒有女朋友啊？”　　“老師你喜歡什麼類型的女孩子啊？”　　……　　全亂套了，男生固然對甄英雄的處男問題感興趣，但女生興趣更高，這麼帥，又有錢有地位，還有‘好’名聲，更是個神聖的老師，如果成了自己的男朋友……想一想都臉紅，一群小女生無限遐想，逼問的更緊了。　　“停！！！”　　艾愛同志終於堅持不住了，劇本里有個橋段嗎？混蛋一籮筐，“我叫他姐夫，是姐夫！你們說他有沒有女朋友？！”　　小蟬這丫頭的多嘴工夫連魔女姐妹們都受不了了，“女朋友又不是老婆，和老師的處男問題沒關係吧？”　　本來被打擊到的女生們一聽，死灰復燃啊，這年頭，結婚還有離婚的呢，更何況只是男女朋友啊，還有機會，誰讓咱年輕呢！　　甄英雄飄飄然啊，不過聽了艾愛的話，心裏一跳，這丫頭很護着她姐姐啊。　　艾愛見甄英雄望着自己，連連叫糟，自己不會因為著急走了嘴吧？沒關係，回家來個否認就好，老姐還沒下命令，這特務身份不能公開。　　其實艾愛也是害怕，怕甄英雄知道自己為何接近他時不再搭理自己，而她也知道，自己那姐姐也是因此才遲遲猶豫着不敢交代的。　　甄英雄嘆了口氣，示意大家安靜，這才緩緩說道：“這是一個很隱私的問題，而且，不是你們這個年齡該去探討的問題……”　　艾愛一聽，行啊，死姐夫居然也會有正經的時候，不過很快，艾愛小眉頭就拉下來了。　　“這個處男的問題，老師只回答一次，以後絕對不可再提。”甄英雄笑的這個無恥啊，“老師和你們其實是沒有什麼距離的，因為老師我還是個大男孩！哦呵呵……”　　處男？！班裡騷動，男生鄙視，女生歡躍，而艾愛，打死也不信，可偏偏心裏竊喜。　　甄英雄說瞎話當然不會臉紅，男人那東西又沒有商標一樣的保護膜，別說一直藏在褲襠里里，掏出來給你們驗，甚至請專家來驗，他也沒辦法斷定啊，這種事情，男人比女人有優勢，一群毛孩子，懂啥啊，少爺不是AV男星，那東西顏色還很純正，哦呵呵，球球的，少爺很純潔……　　施施見時候差不多了，咳了一聲，道：“現在，就是我們歡迎英雄老師歸來的最崇高儀式，由我們的公主，獻上獎勵的一吻！”　　所有人站了起來，揮舞着鮮花，小君掏出自己的MP4，大聲播放着一段甄英雄根本聽不懂的西方古典樂曲，激昂中帶着溫情，很貼合現在的氣氛，不過甄英雄期待的是公主，球球的，哪裡有公主？！　　艾愛見甄英雄還在朝着下面掃描呢，心裏這受打擊啊，狠狠的咳了一聲，見甄英雄終於看向了自己，很帥氣的一甩那頭柔順長發，擺了個超高貴的POSS。　　球球的，倒霉鬼是公主？！這是獎勵的吻嗎？簡直是懲罰……不，是千年的詛咒之吻啊！　　甄英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看着艾愛搖曳而端莊，卻無比做作的朝自己走來，甄英雄只覺得這是晦氣要倒霉的前兆，球球啊，世界上有用衛生紙塞着小鼻孔的公主嗎？這形象未免太可笑了些，這哪是獎勵啊，是要製造笑柄吧？　　“英雄大人，就讓小公主我，獻上珍貴的初吻吧……”　　初吻？干！你個丫頭比少爺我還厚臉皮！看着艾愛嘟着小嘴，在一群流哈喇子的男生注目和眼神迷離的女生羡慕下探過來的小腦袋，甄英雄冷汗都下來了，就你個丫頭還初吻？用嘴巴喂少爺吃蘋果的事情還沒和你算帳呢，你這算變相的否認當初的罪行嗎？！　　被小公主大人吻，是所有男生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只要小公主大人能正眼看上誰一眼就夠樂上好幾天的了，可甄英雄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竟下意識的向後閃，艾愛火大了去了，太不給本小美女面子了吧？！　　正要撲上去送個熱吻，敲門聲響起。　　幾十雙眼睛噴射出上百道怒火，是哪個混蛋這麼會搗亂啊？！只有甄英雄一個人邊抹冷汗邊為門外那人祈福啊，太好了，不然被這倒霉鬼如此倒霉形象的親一個，少爺的臉算丟乾淨了，公主之吻應該是無比珍貴的，可這丫頭在家的時候就強吻自己，還珍貴個屁啊？！　　“哦？死小……甄老師，你已經回來了啊？”推門而入的是校長木子華，看到甄英雄有些驚訝，沒想到這小子真回來了，“這就好，那介紹新同學就不需要我代勞了。”　　看了一眼教室，木子華看甄英雄的眼光都變了，“真沒想到啊，原來你已經布置好了，太讓人感動了，這還是二年三班嗎？好溫馨啊，就這樣吧，不打擾你們歡迎新同學了，我先回去了，你們繼續。”　　木子華也不知道在感動什麼，轉身就走，什麼新同學啊？話都不交代清楚，甄英雄剛想喊他回來，門外突然出現一怯生生的身影。　　身材不比小公主艾愛低，齊肩的黑髮閃着健康的光澤，清秀的面容俊美精緻，單眼皮大眼睛，卻是精神中透着一種靦腆與羞澀，很有氣質，白皙的皮膚讓班上所有的女生嫉妒，一身白色的校服長裙怎麼穿在人家身上就這麼好看呢？　　天啊，是美女！一個不比四小魔女遜色，甜甜的氣質完全不同於小公主大人的美女啊！

# 第152章 鬱悶的上午

　　男生歡躍，女生嫉妒，艾愛和甄英雄卻傻了眼，然後，美麗的新同學開口說了兩個字，卻讓所有正在震驚與那女生漂亮的全班上下都傻眼了，甚至，有從座位上掉下來的。　　向前一撲，抱住甄英雄的胳膊，長相甜甜的新同學聲音也同樣甜甜的，但喊的這一聲，那效果，可以媲美炸彈。　　“爸爸……”　　……　　“樂樂？！”　　甄英雄的腳面差點被下巴砸着，眨巴眨巴眼睛，幾乎懷疑是質量出現了問題，所謂的新同學，竟然是寶貝‘女兒’甄樂樂。　　爸……爸爸？！　　台下倒成一片，四小魔女形象掃地的頜骨脫節，就差舌頭沒伸出來了，而艾愛也沒從驚訝中回神，但她不是因為這女孩的漂亮或者是她喊出的那聲‘爸爸’，而是因為，這個女孩子，她見過。　　在和姐姐跟蹤甄英雄的時候，艾愛曾親眼見證了甄英雄用一箱子錢買下了這個為了媽媽而要賣掉自己的女孩子，可她……怎麼叫甄英雄爸爸？而且，還靠的這麼近，那眼神哪是看爸爸呢？比看老公都親啊！　　小公主本來對樂樂很是敬佩，可現在那感覺不翼而飛了，敵視，絕對的敵視，因為甄英雄看自己的時候就沒這麼溫柔過！　　看着甄英雄懷裡的幾大束鮮花，樂樂感動的差點掉眼淚，布置的像個歡迎會的教室，同學手裡的鮮花，樂樂激動啊，“原來爸爸早知道我今天轉學過來啊，我還要給你一個驚喜呢，都沒讓媽媽告訴你，不過現在感到驚喜的卻是我，爸爸真好。”　　甄樂樂和艾愛不同，這丫頭身上有一種與生具來的讓人想要憐愛的氣質，甄英雄最受用的就是這丫頭崇拜自己，仰慕自己，感激自己了，聞言僅僅一怔，大腦飛速運轉一周，全然了解。　　甄三國給樂樂辦理轉學所以這麼快，原來是因為那丫頭直接找了木子華啊，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受傷住院讓樂樂累倒，這丫頭早就已經坐在下面了才對。　　球球的，少爺我早時候怎麼沒想到問問呢？那變態姐姐心裏居然能藏住秘密，真是出乎少爺意料啊，甄英雄立刻收起驚訝表情，將懷裡的花全部塞給樂樂，一臉的認真讓除樂樂之外所有的人想用鞋底子問候他那英俊卻無恥的臉，“當然，只要樂樂開心，少……不，是本老師我的用心就沒有白費。”　　人可以不要臉，但也沒這麼不要臉的！艾愛有咬人的衝動了，自己的一片心意居然被甄英雄當成大禮送給別人了，能不生氣嗎？　　四小魔女及台下女生也怒了，女兒都這麼大了，你還敢說自己是處男？！到底是流氓出身，即便是英雄也改不了流氓的無恥味道，睜眼說瞎話，這歡迎會是你準備的嗎？連口供都不對你就敢忽悠，揭穿你，讓你丟人丟到家！　　眾女生想到的，甄英雄又如何想不到？誰想讓少爺丟人，首先要看看自己的膽量夠不夠肥！　　眼神一冷，偉大而純潔的甄少爺居然對着自己的學生射出一道攝人氣勢，雖然笑着，可那冰冷的感覺似乎另空氣都凍結了一般，“還不鼓掌獻花歡迎我們的新同學？！”　　女生們一陣哆嗦，可男生卻不同了，小公主喜歡甄老師幾乎所有人都看的出來，四小魔女又太可怕了，想當初四小天王都搞不定，何況自己啊，但這個美麗甜美的新同學可不得不巴結啊，首先，她把老師叫爸爸，不存在和老師競爭的問題，拍她馬屁能起到的效果絕對比直接拍這老師效果要好的多，然後，如果能博得美女青睞，天啊，義字會的太子爺就是自己的岳父大人了……　　鮮花與掌聲，樂樂感動啊，可此時，她也注意到了一個美的冒泡的超級小美女冷冷的望着自己，然後很不客氣的摟住了甄英雄的另一條胳膊。　　“姐夫老師，我們繼續剛才的儀式。”　　好有磁性的聲音啊，樂樂一怔，這樣好聽的聲音完全超越了動聽的範疇，宛如天籟一般，不過……看到那女孩嘟着小嘴要去親甄英雄的臉蛋，樂樂可接受不了了，再好聽的聲音，只要是有誘惑甄英雄的嫌疑，那也是烏鴉叫。　　一拉甄英雄的胳膊，樂樂將一大束花塞到了艾愛的懷裡，不但阻止了艾愛，還借勢推開她一步，擋在了甄英雄身前，“謝謝你的花，真是非常的感激，我想，歡迎的儀式，應該已經結束了吧？”　　“是嗎？”艾愛氣不順啊，沒好笑道：“可我覺得歡迎力度不夠，想再歡迎你一次！”　　把花狠狠的推給了樂樂，擺明是報復啊。　　“不用了。”　　“別客氣。”　　……　　一大束花，兩個人你塞給我，我推給你，都在笑，可眼中那敵視的火苗子，燒的所有人額頭冒汗，我的媽啊，感覺好象是火山要爆發啊。　　樂樂這丫頭球平時很靦腆很溫柔啊，今天怎麼這麼大的火藥味？球球的，好象以後的問題，會很多啊，少爺是不是換個班做班主任的好些呢？甄英雄看着兩個活寶第一次見面就如此的不友好，不禁為以後的日子擦冷汗了……　　……　　一個上午，足以令甄英雄頭疼欲死，艾愛與樂樂的敵視態度遠遠超出了甄英雄的想象，尤其在放學之後，當樂樂知道艾愛居然要和甄英雄回家的時候，看到艾愛那炫耀似的得意冷笑，樂樂堅持跟甄英雄一起回家，理由是，她的熊熊還在甄英雄的家裡，這讓來學校接她回漢宮的薛雪很是為難。　　甄英雄怕樂樂大嘴巴回去和自己那變態姐姐告狀，如果被甄三國知道自己和一個小丫頭同居，不鬧翻了天才怪，沒轍之下，只好擠上了薛雪的寶馬跑車，一同回家。　　薛雪很玩味的看了一眼艷福不淺的甄英雄，而甄英雄尷尬的笑了笑，只因為兩個丫頭都爭着和他一起坐在後面，所以甄少爺很公平的做了一個位置分配，那就是，自己坐副駕駛，兩個丫頭去後面坐。　　車才起步，薛雪的電話響了起來，甄英雄總覺得本來就不怎麼喜歡笑的薛雪臉上的冷漠更沉了。　　很歉意的看了一眼甄英雄，薛雪沒接，而是直接掛掉了，並且，還關了手機。　　甄英雄有些好奇了，這人啊，就算再怎麼不喜歡笑，可心情好壞還是可以感覺到的，薛雪的心情很顯然因為方才的電話而打了折扣，“怎麼了？為什麼不接？”　　“沒，沒什麼啊，一個討厭的傢伙打來的，不需要去接。”薛雪換檔之後，似乎是很習慣的用右手提了提高高的衣領，現在已經是秋季，這個動作本沒什麼，可看在甄英雄眼中，卻大是不同了。　　從來都沒個正經的甄英雄臉色一窒，似乎想到了什麼，看薛雪的目光有了分歉意，尷尬的笑了笑，道：“是不是男朋友啊？因為少爺在車上所以不好意思接他的電話？”　　“男朋友？！”　　薛雪還沒有說話，後面的樂樂聞言卻放棄了和艾愛的眼神之戰，向前一趴，驚訝道：“雪姐姐，你有男朋友？你怎麼都沒有和我提過？”　　樂樂與薛雪在漢宮認識，平日里也有些交流，很是談的來，對於漢宮流傳的一些關於她的謠言樂樂也有耳聞，傳說中，這個冷美女一年四季把自己包裹的嚴嚴實實，不喜歡笑，更不喜歡接近男人，即便在廚房，身為高級面點師的她也不需要助手，即使是工作中，同事與她的也距離必須保持在五步以上，是一個有潔癖到病態的人，彷彿連呼吸中的污染都會覺得反感，但除了這些，樂樂覺得薛雪還是一個很隨和的人，最少，她不會在意和自己等人保持在五步之內。　　“我這樣的女人哪來的男朋友啊？老了，根本沒人追，呵呵。”薛雪不知是開玩笑還是卑謙，道：“小公主和樂樂小姐恐怕才是有男朋友的人吧？你們這麼漂亮，一定有不少男孩子追的。”　　“男朋友就沒有，一個爛姐夫倒將就着能算個替補，公主與太子，恩，還算般配，也許有一天能升做主力吧。”艾愛很傲氣的靠在座位上，高貴的仰着下巴，得意洋洋的望着樂樂，明顯的炫耀自己身份啊。　　球球的，你連主力都沒有，少爺是誰的替補？有一天做主力？我呸！少爺我嫌命長啊？做你男朋友，小艾非和少爺拚命不可！　　“我沒有男朋友，也不需要男朋友。”樂樂這丫頭臉蛋一紅，沒理睬艾愛的挑釁，望了一眼甄英雄，對薛雪說道：“我只要有爸爸……和媽媽就好了。”　　心裏一跳，恩，少爺有寶貝你就好，但那個死變態的還有待斟酌，甄英雄搖了搖頭，不理睬薛雪故意支開的話題，語氣微有異樣的說道：“小雪，你今年二十八了吧？”　　薛雪點了點頭，“是啊，所以才說自己是老了，二十女人一枝花，三十的女人豆腐渣，我這都要掉渣了，哪裡有人看的上啊。”　　樂樂和薛雪要好，趕快安慰道：“不會啊，雪姐姐你看起來很年輕，而且這麼漂亮……”　　“就是因為太漂亮了，所以才到今天都沒男朋友啊，你還真是笨誒。”艾愛要是不噎到樂樂就不舒服似的，但說的話卻得到了樂樂的認可，“漂亮的女人眼光高，雪姐姐肯定是眼界高了，所以挑不到適合自己的人。”　　是嗎？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好了，甄英雄嘆了口氣，望着前面的車輛，淡淡道：“小雪，我們好象認識兩年了吧？你是不是覺得，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不與本少爺我認識會更好些呢？”　　薛雪渾身一顫，車子居然震了一下，艾愛與樂樂全然不解，徹底暈菜，甄英雄這話是什麼意思啊？雖然他不是什麼好人，但只要認識他，就不會覺得後悔吧？那，正是甄英雄的魅力所在啊。　　看到甄英雄凌厲的目光，薛雪眼中閃過一絲恐懼，“我……我沒那樣覺得啊……”　　“即便你那樣覺得也沒用。”甄英雄嚴肅的表情和冷淡的話語，簡直是一種無情，雖然不明白髮生了什麼，可艾愛與樂樂卻都覺得甄英雄有些過分，他的語氣，很強勢，“時間不會為了任何人重來，球球的，否則，少爺我也希望不認識你！”　　薛雪眼中突然盪起了淚花，右手捂住的小口，似乎怕自己哭出來，然後輕輕滑落到胸口，艾愛的怒斥和樂樂的阻攔還沒針對甄英雄發起攻擊的號角，卻看到薛雪點了點頭，有些哽咽道：“我知道後悔沒有用，可……我真的很感激甄少爺，這是真的……”　　甄英雄打了個哈哧，將座位放躺一些，向後一靠，道：“那就讓我看到你的變化吧，例如，忘記一些不該記得的事情……寶貝，來給爸爸揉一揉太陽穴，用些力氣，少爺好象中暑了，早知道今天這麼熱，就不該裹的這麼嚴實，別人看了彆扭，自己也活受罪。”　　薛雪一怔，從后視鏡里看到自己那高高立起來的領子，臉色有些掙扎，好一會兒，才微微搖頭，繼續專心的開車。　　甄英雄嘆了口氣，似乎有點失望。　　“揉太陽穴嗎？好……啊……，我會很用力的……”　　甄英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一張小臉笑的很是猙獰，兩隻小爪子一張一握，似乎要發泄什麼怨氣一般，再一看她的旁邊，是一臉同情的樂樂，甄英雄猛然覺得不妥，壞了，把這兩個丫頭的位置搞混了。　　“死姐夫！你壓痛本小美女的腿啦！！！”　　……　　艾愛此刻才知道，原來甄英雄做炸醬面和打滷麵的手藝全部是向這個薛雪學來的，而且也知道了一個值得去鄙視他的事實，敢情那傢伙就會炸醬打鹵煮麵條，且麵條還是在超市裡買回來的，於其他廚房藝術，根本是一竅不通，難怪他的冰箱里冷凍的除了麵條和肉就無其他了呢。　　薛雪還是第一次到甄英雄的家裡來，很意外，早就知道這位少爺不喜歡漢宮的豪華奢靡，卻也沒想到他住的地方會比自己家裡還簡單。　　艾愛正向樂樂顯擺自己的房間呢，樂樂那小嘴撅的能掛醬油瓶了，她總覺得，這個房間應該屬於她或者是甄三國才合情合理，這個連根據都沒有就叫甄英雄姐夫的女孩子完全沒道理住在這裏。　　“咦？這個保溫提鍋在這裏啊……”　　走進廚房的薛雪挽起袖子正要開始做甄英雄的最愛――炸醬面，卻看到了櫥柜上面的一個保溫提鍋。　　“恩？這東西是你的嗎？”甄英雄一邊從冰箱里向外倒需要用的材料，一邊不經意的說道：“我出院那天早上在門口發現的這東西，原來是你送來的啊，為什麼到門口了卻不進來呢？”　　薛雪一怔，甄英雄說什麼呢？那天，不是樂樂送去的嗎？怎麼會在門口放着啊？薛雪現在想想，那天，樂樂確實有些奇怪。　　甄英雄將需要用到的素材統統放到了廚台上，也沒注意薛雪的異樣，拍了拍手，道：“既然有你這大廚師在，少爺我就不添亂了，你忙，我撤。”　　有薛雪掌控廚房，甄英雄自然不用勞心，因為熊熊出現在小公主卧室的問題，兩個丫頭起了爭執，正吵吵的歡，沒有安靜的地方，所以甄少爺躲在衛生間，坐在馬桶上，冷靜的思考着，考慮着要不要給小艾打個電話。　　自從知道雙子星要推出的新曲叫做‘當英雄歸來’之後，甄英雄的興奮勁就沒下去，現在想起來，小艾還欠着自己一個吻呢，似乎……還有那黃頭髮的蛋糕樹袋熊，不過那咬人的東西欠着也沒關係，反正也不招人待見。　　猶豫再三，甄英雄盯着手機上的一排数字，深吸了一口氣，按下了發射鍵。　　“嘟……嘟……嘟……”　　心跳很劇烈，甄英雄甚至可以聽到那震動的聲音，球球的，上次在電視台，情況特殊，就是知道小艾就是艾一心的時候少爺我也沒這麼緊張啊……　　“嘟……嘟……嘟……”　　心跳緩慢了，甄英雄的雙腿開始抖了，怎麼還不接電話啊？這可太讓人鬱悶了，少爺我運了半天的氣，下了好大決心才撥的電話，難道白白浪費感情掙扎了啊？　　“嘟……嘟……嘟……對不起，你撥叫的用戶無應答……”　　我靠！球球啊，還真是浪費感情了！　　甄英雄差點把两天之內買的第二個手機砸爛，真晦氣，第一個電話就打不通，看着只有兩格的虛電，甄英雄有些火大，上午耗光電的那塊電池正在充，而這塊電池也不知能盯多少時間，估計再撥兩次電話，等兩個六十秒鐘無人接聽，就算小艾同志再打回來也晚了。　　真是的，少爺我就說嘛，做明星有什麼好的？少爺當著人都不能給你打電話，生怕引起轟動，甄英雄嘆了口氣，雙手鄭重的托起手機，既然你不接，那麼，少爺我只能……發短信了。

# 第153章 戀愛的中午

　　“點心，你手機有電話進來耶。”　　朗朗電視台十五樓雙子星專用的化妝間里，平時給大家印象很是甜美的唐甜甜小姐正有氣無力的趴在沙发上，聳拉着腦袋，連伸手就能夠到的桌子上正震動着的手機也懶的拿。　　艾一心正在裡間換衣服，想來是還沒倒騰完，無法出來，聲音甚是焦急，還有些緊張與期待似的味道，“臭臭，是哪個手機？什麼人打來的？显示的名字是什麼？”　　“你私人的手機，來電不是名字，是號碼啊……”唐甜甜一副活不下去似的要死模樣，彷彿這個手機有千萬斤似的，“159\*\*\*\*\*\*\*\*……”　　“不接，掛掉！”艾一心的聲音中失望裡帶着厭煩，“八成是小憐她媽媽又換手機號來煩我的，每次一聽她就羅嗦起來沒完，哼。”　　唐甜甜似乎真的無聊到一定程度了，翻身躺過來，翹起二郎腿，也不顧自己裙底春光乍泄，穿着卡通棉布襪的小腳丫一抖一抖，將那手機放在了自己腦門上，似乎這小小的震動按摩也能幫她打發掉一些時間似的。　　“點心，你是不是在等那臭東西的電話啊？來顯不是‘YY’你很失望對不對？”　　穿着黑色西式長褲，穿着一件精神時尚卻做工有些複雜的白色襯衫的艾一心一邊扎着紅色的小領帶，一邊从里間走了出來，見唐甜甜那沒形象的樣子，氣道：“臭臭，快把電話掛了啊，不然別人會打不進來的！”　　“別人？誰啊？”唐甜甜坐了起來，還把玩着一心的手機呢，“你認識的我都認識，咱們兩個人的手機里，你就比我多保存了一個號碼，哼，你還是在等那死東西的電話！”　　“是，是，是總可以了吧？”艾一心拿甜甜沒轍，嘆了口氣，坐到梳妝台前，一邊瞄着淡淡的眼影一邊失落的說道：“前两天小愛來電話告訴我說，雖然YY傷的很重，但恢復的很好，預計這幾天就可以出院了，可警察把他看的很緊，他病房裡的電話，他的手機，統統被監聽了，我又不能去看他，真討厭，什麼明星不明星的，明星就不是人了嗎？”　　看着一向斯文靦腆的小艾同志狠狠的一拍桌子，唐甜甜又躺回了沙發，手機已經不震了，可她依然拿在手裡把玩，看着未接來電的號碼笑道：“所以你才和小憐的媽媽說今年一定要退出娛樂圈的，是嗎？呵呵，搞的她出個國都不讓咱們消停，整天的電話轟炸，你看我多舒坦，手機都不開，隨便她折騰，再看你，為了等那傢伙的電話，整日倍受折磨，唉……”　　不說還好，這一說，小艾同志更來氣了，“所以我才說很累啊，我不能去看他，他也不能來找我，除了電話，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與他溝通，當然不能關機了，小愛那丫頭最近也不給我打電話了，真不知她在忙些什麼。”　　“忙上學唄，誰和咱們一樣啊，嘻……”唐甜甜翻看着一心手機裏面偷偷拍到的甄英雄與她約會時那沒出息的吃相照片，忍不住笑了一聲，這才繼續說道：“我們每天的事情提前一個星期就會被安排好，無聊的要命，乏味的要死，連個假期都沒有，明明沒到學校去過，可我們也快成了大學畢業生了，我自己都臉紅。”　　艾一心又嘆了口氣，道：“是啊，爸爸雖然沒說什麼，可我知道，他並不喜歡我現在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回學校去上學。”　　“對啊對啊，最好是去四方精英高中，或者去那裡當個老師，對吧？”唐甜甜笑的真沒品，起身跪在沙发上，頭一仰，嘴一翹，雙手做了個擁抱，好象表演話劇似的，聲音一高一低，一粗一細，明顯是在扮演兩個角色說話，“甄老師……，啊，艾老師……，我愛你……，我也愛你……，甄老師愛艾老師，艾老師愛甄老師，真愛老師啊……”　　陶醉完了，無力倒下，又沒精神了，“我也想當老師了。”　　“去死吧你，死臭臭，人家不是開玩笑的，懶得和你說，時間到了，我得上節目了。”一心化妝完畢，歪歪的戴上一頂小帽子，站起回身，突然想到一個問題，“臭臭，你今天不是休息嗎？為什麼要跑到電視台來陪我啊？你一個上午都沒離開那沙發，好象午飯都沒吃吧？”　　“啊……？！這個……”唐甜甜沒想到一心會問這麼一個問題，有些無措，“那個，我是怕你無聊嘛，所以過來陪陪你，而且，晚上我們還要去錄新歌啊。”　　一心小眉頭一蹙，“臭臭，可現在才中午耶。”　　唐甜甜：“……”　　“算了，反正你也從來沒正常過。”一心看了看甜甜手裡自己的手機，有些喪氣道：“大中午錄節目，台長是怎麼安排的啊……我想，那傢伙就算出院了，也不會在這個時間來電話的，臭臭，幫我聽一下手機吧。”　　目送艾一心出門，唐甜甜回過身來，將那手機往沙发上輕輕一摔，沒好氣的給了它一巴掌，皺着小鼻子，呲着小白牙，好象教訓小狗一樣瞪着那手機，“聽手機聽手機，本美女聽了两天了，除了小憐那到了更年期的羅嗦的媽，就沒別人打來電話了，臭東西，死YY的傻瓜大英雄，來個電話你傷口會生膿爛掉啊？或者……那小子不會是除了點心還有別的女人吧？”　　又要伸手去打，手機突然震了起來，甜甜嚇了一跳，還以為手機都知道反抗了呢，是短信，看了看號碼，還是剛才那個生號。　　甜甜咧了咧小嘴，顯然當這是小憐的媽媽，也就是那個被她認定為更年期的羅嗦經紀人發來的信息，因為自己和一心之間是完全沒有秘密的好姐妹，所以兩個人的手機一直是通用的，否則甜甜也不會因為一心不接電話而被經紀人騷擾的被迫關機了，拿起來一看，甜甜愣了，再看，笑了，跳下沙發鞋也沒穿，開門就要喊一心，卻發覺樓道里已經空空。　　‘身體超級棒的本少爺已經出院，中午有時間嗎？一起吃午飯吧，YY。’　　看着這條短消息，甜甜為難的蹙了蹙小眉頭，中午？一心這節目最少也需要小半天的時間才能錄製完，肯定是無法赴約的，自己是不是該替一心婉言解釋下呢？　　默默的回身進屋，甜甜有些無趣，死東西，為什麼短信里都不提一提本小姐啊？難道那個自稱是他女兒的小丫頭沒把話帶給他？哼，枉費本小姐這两天的期待了……　　抬頭突然看到了一心掛在衣架上的風衣，甜甜一怔，眼睛眯起，笑了，而且，笑的很奸詐，好象一條狡猾的狐狸看到了一群正在燒開水的小白兔，真是乖，連生火的工夫就節省了啊……　　……　　甄英雄連打了兩個大噴嚏，終於將短信發了出去，球球的，才想起來，少爺換了新的手機號，小艾也許當成是企圖騷擾她的瘋狂無聊該殺千刀的粉絲了。　　“姐夫，究竟是你在拉大便還是大便在拉着你啊？你的屁股粘在馬桶上了嗎？”　　萬惡的聲音，萬惡的詛咒，球球的，你這該死的倒霉丫頭就不能照顧一下自己的長相，不要張嘴閉嘴就是影響人食慾的話好不好啊？甄英雄起身開門走出廁所，果然看到艾愛正一邊吃着炸醬面一邊叫喚，“大便拉太久對身體不好的，會傷腸胃的，幸好是坐馬桶，如果蹲坑的話，對你的大腿也有負擔……哇，雪姐姐這面做的果然好味啊……！”　　球……球球的，這丫頭是不是真有毛病啊？吃飯的同時還能進行這麼噁心的話題而不影響食慾，她真是小艾的妹妹嗎？那個蘇影是怎麼生的啊，天使與魔鬼？甄英雄連罵這丫頭的情緒都沒有了。　　薛雪和樂樂也是看怪物一樣看着艾愛，尤其樂樂，麵條已經挑了起來，卻怎麼也送不到嘴裏，就這麼能噁心人的玩意兒還小公主呢？　　薛雪笑的有點尷尬，將甄英雄的那碗面放在桌子上，退了一步，站在椅子後面。　　嘆了口氣，甄英雄沒有坐下，而是看着薛雪，“這裏不是漢宮，沒有那麼多講究，球球的，不要在少爺家裡都讓人覺得不自在，坐下一起吃。”　　薛雪剛要推卻，可甄英雄的手機剛好響了，這可是新手機新卡，除了櫻桃和變態姐姐，沒人知道這個號，而這個時間，老姐應該吃過飯，為了駐留美麗的容顏而呼呼大睡呢，甄英雄一喜，掏出一看，果然，是小艾的手機號，她看到剛才自己發過去的短信，所以回復了！　　‘收到！十二一刻，時代廣場見，我們一起吃午飯，幸運星。’　　甄英雄樂啊，二話不說，將薛雪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跑回沙發，抄起自己的外套，一面朝門外沖一面興沖沖的喊道：“小雪，下午麻煩你送她們兩個上學，小愛，幫我和校長請假，就說本少爺我鬧肚子，為了不把腿蹲傷了，我今天下午不能去只有蹲坑的學校了，少爺要坐在馬桶上痛快的拉稀！”　　“咳撲……！！！”　　吃的嘴角全是醬的艾愛劇烈一咳，老大一口麵條噴到了桌子上，“死姐夫！你沒看到本小美女在吃飯嗎？！哪裡有人吃飯的時候說這麼噁心的話語啊？！”　　可惜，甄英雄早沒影了，回過頭來，見薛雪和樂樂一臉默然的望着自己，那眼神又鄙夷又悲哀，艾愛同志用手背摸了摸小嘴巴，拿起筷子，一邊吃一邊無恥卻明顯假正經的笑道：“其實我是在做一個實驗，原來自己吃飯的時候噁心別人無妨，只有別人噁心自己的時候才會產生超……噁心、超……真實的想象啊……”　　……　　晌午的陽光還能讓人感到夏日殘留的熱情，甄英雄來到時代廣場，找到與小艾前幾次約會時坐過的座位，望着已經不在噴水的噴泉，感慨啊，球球的，前幾次都是小愛等自己，這回遭報應了，這裏已經有人坐了，可小艾還沒來……　　正在琢磨怎麼把那一男一女以及他們牽着那條違反了城市寵物管理辦法的可愛的卻又看上去有些兇悍的阿拉斯加雪橇犬趕走，突然被人從後面捅了捅，甄英雄一驚，因為一直對這種長的和雪狼似的阿拉斯加雪橇犬有興趣，竟然使警惕性降低了，球球的，難怪這條狗剛才突然抬頭望着少爺己呢。　　回過身一看，虛驚一場，敢情是小艾啊，球球的，少爺這两天神經綳的太緊了吧？欣喜之餘一打量，甄英雄又犯嘀咕了，小艾同志的明星身份后遺症啊，大白天的出入公共場合也不能露出真面目。　　大帽子幾乎把腦袋蓋住了一半，紅色鏡片的大眼鏡擋住了上半張臉，而粉色的口罩則擋住了下半張，敞穿着灰色的風衣似乎就是上次在電視台穿的那件，裏面緊身的紅色體恤將那飽滿的胸部包裹的誘人無限，最讓甄英雄想要流鼻血的是，今天的小艾穿着一條白色的運動休閑短褲，隨着呼吸，不是還回露出一截小蠻腰，修長的美腿，白皙細嫩，像雪一般的耀眼，一雙鹿皮色的女式長靴很是卡通可愛，雖然將下半截小腿裹藏了起來，但讓人心痒痒的效果反而更強烈了。　　只是短褲和這雙鞋子與平日的穿着不太相同，但甄英雄卻覺得今天的小艾有很大的反差，就好象……從過去的內斂靦腆相比外放了很多。　　這是小艾？甄英雄一怔，小艾已經摟住了他的胳膊，微微抬頭望着他，“我們去哪裡吃飯？”　　因為捂着口罩，所以聲音有些發悶，但清而恬的聲音不會錯的，而且這個習慣性的摟胳膊動作也沒錯，甄英雄感覺着胳膊上那柔軟的壓迫和鼻息中淡淡的幽香，恩，這感覺和味道就是少爺我的小艾，球球的，難道是知道少爺出院太高興了，所以才穿的這麼養眼嗎？　　輕輕掙脫小艾，再次展現變魔術一般的獻花技術，甄英雄手一翻，休閑西裝袖口中滑出一朵玫瑰，眼睛一合，將所有深情集中到臉上，“愛你萬年，是本少爺……錯了，從來，咳……愛你萬年，是我執着的追求，戀你千年，是我真摯的渴望，而擁有你的一百年，則是我最真實，用千年萬年不會交換的幸福，相信我，吻你的每一次，都是我最快樂的時光……么……！”　　看着甄英雄躬身在艾一心的手背上重重的一吻，不要說那對座位上的小情侶了，連那條狗都打冷戰了。　　甄英雄自己也酸的夠戧，雞皮疙瘩能掉一地，無法看到小艾的表情，可她咋還沒反應呢？球球的，少爺背段台詞容易嗎？　　“哈，哈哈哈……”　　看着甄英雄自己都皺眉頭，卻還是期待的望着自己，小艾居然笑了，而且是無法遏止的大笑，一抱甄英雄的胳膊，拉着他就走，“你這臭傢伙真是有趣，快走啦，肚子好餓。”　　球球的，今天的小艾怎麼回事？往常聽到少爺這詞不是會先打個冷戰，然後才摟着少爺的嗎？甄英雄那怪怪的感覺更明顯了，因為，小艾固然會摟着自己，但她……絕對不會騎着自己！！！　　甄英雄絕對沒想到，自己和小艾邊鬧邊走的身影，竟是被兩個女人同時看在了眼中，一個，是想咬他的女人，另一個，卻是想要殺他的女人……　　白果因為甄英雄的突然出院很是生氣，連她自己也搞不懂到底在氣些什麼，原野傷的沒有他重，卻至今躺在醫院里享受着，可甄英雄一流氓卻這麼心急，要殺他的人還沒有任何線索，他倒好，連被警方監聽的手機都不要了，更是完全擺脫了警方的保護，這簡直是對警方的不信任與挑釁啊，白果在氣憤之餘也感到一絲恐懼。　　因為無法聯繫到甄英雄，白果繼承了原野的優良習慣，蹲點，跟蹤，雖然張進寶已經告訴她不要這麼做，可她卻怎麼也聽不進去，對自己的解釋為，傷未愈，肯定是有什麼不良企圖，所以才急着擺脫警察的。　　昨天發生在漢宮的事件，甄英雄為了不引起沒必要的麻煩，只是叮囑手下出面應付警方，說那輛車裡的人在漢宮門外威脅性的開槍，並沒有任何人員受傷，從而被警方猜測為競爭對手的蓄意製造恐慌打擊漢宮，因為甄英雄從頭到尾沒有露面，所以白果並不知道那個事件其實是針對甄英雄的。　　昨天晚上在甄英雄家的門前蹲到夜裡十二點都沒發現那傢伙回來，白果心裏不痛快，更恨了，卻此而今早賴床了，中午又跑到這裏，終於看到甄英雄急急忙忙的出來，白果認定這傢伙有問題，可到了時代廣場才發現，這小子居然又是和那蒙面女孩子約會。

# 第154章 這頓飯AA制

　　又聽到了那酸的要死的台詞，可這次，白果非但沒笑，還險些把牙咬碎了，死流氓，什麼玩意兒！難道提前出院就為了和這女的約會，然後朗誦這些肉麻要死的老套台詞嗎？！看那女的穿的不倫不類，難道褲子短到露大腿就那麼有吸引力嗎？　　很憤怒，白果無法形容自己心裏是什麼感覺，她現在生吃了甄英雄的心都有，想到自己這两天辛苦的蹲點，那種莫名的委屈讓她想哭，那種隱隱犯酸的感覺簡直是一種折磨。　　死流氓！你肯定有問題！白果越看他們嬉鬧，越是親熱，感覺越不爽，一跺腳就要去追甄英雄，可惜的是，她今天穿了警服，而這身衣服，那可是責任的外套啊，看到有打架的，能不管嗎？　　瞧着人家男朋友背着女朋友幸福又快樂的走掉了，坐在座位上的小情侶卻掐起來了。　　“看看人家的男朋友多浪漫，你就沒對我那麼深情的表白過！還有，剛才你的賊眼在看什麼？！”　　“我看什麼了？！那麼酸的話是人說的嗎？你不要無理取鬧好不好？再說，我準是沒送過你玫瑰花嗎？哼，你要是身材和他那女朋友似的，皮膚有那麼白，我也許會考慮酸一次！”　　“什麼？！你的意思是我沒那蒙頭蓋臉的女人有魅力？！難道你有那男人帥嗎？我，我撓死你！”　　“啊……！！！別以為你是女的我就不會還手，找抽呢你？！”　　白果這個氣啊，那蒙臉的女的就是一禍害，甄英雄就是一災星，“不要打了，這裡是公共場所，注意影響！”　　“汪，汪汪！”　　“啊……！”　　白果上前拉架，不想那條看上去很溫順的阿拉斯加雪橇犬見有生人接近自己的主人，而且態度不善，出於本能的……張嘴，閉嘴，試了試自己的牙口。　　男主人拉住愛犬，女主人急的直哭，這死狗，連警察都咬啊，早知道給丫帶上嘴套了，坐在地上小腿流血的白果，疼的眼淚汪汪，卻兩眼赤紅的望着甄英雄走遠的背影磨牙。　　委屈，憤怒，嫉恨，傷心，難過，酸楚，種種感受熔化成了一個句話，“死流氓，我恨死你！一定抓你進大牢！！！”　　……　　愛利絲冷漠的表情讓羅比很滿意，坐在那輛豪華的勞斯萊斯中，望着那熟悉的背影，愛利絲微微蹙了下淡黃色的細眉，然後，低下頭，看着手中盒子里的金黃色子彈，不過，裏面已經少了一顆。　　羅比的冷酷已經形成了表情，所以笑起來總是那麼的難看，“愛利絲小姐，今天，請不要再失手了……”　　愛利絲輕輕點了點頭，卻沒有說話，但望向甄英雄的目光中，卻出現了一絲恨意。　　……　　“你到底是誰？！”　　在一家韓國料理烤肉店，早就開始察覺到不對勁的甄英雄在‘小艾’摘掉墨鏡之後驚的拍案而起，險些將手按在超過兩百度的烤肉石板上，天啊，神啊，有沒有搞錯？雖然少爺早就察覺到這個無論身材還是身上的味道都和小艾極為形似，甚至對自己的了解程度都幾乎相同的女人很可疑，可怎麼也沒想到還有這麼可怕的事情啊！這女人的眼睛，是……藍色的！好象寶石一般的顏色！　　變種人？！靠，難道是拍生化危機一樣的恐怖片嗎？小艾也感染什麼病毒了？！　　“難道……小艾你真的很餓，餓的眼睛都藍了？！”　　“你才餓的眼睛都藍了呢！”那位‘小艾’回頭掃了一眼，因為吃飯的高峰時間已經過去，客人不多，這裏又是角落，倒也沒人注意，沒好氣的翻了甄英雄一眼，將大帽子摘了下來，口罩向下一拽，“是我啦！小艾小艾的，你就認識她嗎？！”　　金黃色的頭髮在側面扎了一條短短的小辮子，似乎是為了剛才戴帽子的時候可以將頭髮也遮掩住的緣故吧，給人感覺蠻可愛的；尖尖的瓜子臉上，那塗了唇採的粉紅色小嘴巴以得意的角度上翹着，看起來很開心，也很壞，有一種惡作劇的小壞丫頭的感覺，不是雙子星的唐甜甜又能是誰？　　那雙藍色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似乎在期待什麼，白皙小臉上那兩抹羞澀嫣紅與那大膽的眼神與嘴角的壞笑有些矛盾，但更讓人痴醉，好美，甄英雄這見慣了美女的人也忍不住一怔，是混血兒！　　“你……”甄英雄指着唐甜甜，激動啊，驚訝啊，表情中的震撼讓甜甜連連點頭，這傢伙終於認出自己了。　　“你是誰？”　　“恩……？！”唐甜甜一怔，小腮幫子吹氣球似的鼓起來了，“有沒有搞錯？！你不會忘了我是誰吧？！”　　看着眼熟，球球的，可少爺認識混血兒嗎？甄英雄很認真的想了想，藍眼睛的少爺似乎就認識一個闌度啊……　　聲音也耳熟，甜甜的很膩人……恩？甜甜的？甜甜……啊！甄英雄想到這裏嚇了一跳，很沒禮貌，極為唐突的再次打量正沒羞沒臊的擺出淑女造型的唐甜甜，猛然醒悟，“你是……”　　“怎麼，你終於認出本美女了嗎？”　　“蛋糕樹袋熊！”　　蛋糕樹袋熊？你個死東西故意打擊本美女是吧？唐甜甜氣道：“我叫甜甜，不是什麼蛋糕樹袋熊！”　　甄英雄和沒聽到似的，坐回座位點着頭，“怪不得，怪不得剛才你一直往我身上爬呢，我就覺得小艾不會這麼不矜持的。”　　“喂，你什麼意思？！”唐甜甜用筷子頂着甄英雄的腦門，很不爽道：“讓你背着那是你多大的榮耀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搶着我還不稀罕呢！”　　“切，想背本少爺的女人更多，不然我也把這個榮耀送給你？”甄英雄嘴皮子一向不輸人，廢話一過，直入正題，“為什麼是你啊？小艾呢？你這件外套是小艾的吧？”　　“你是狗嗎？鼻子這麼靈，小艾小艾，難道見到本小姐你很失望嗎？”　　唐甜甜對自己的美麗一向有自信，可在甄英雄面前，怎麼總有一種不被重視的感覺啊？其實對自己有自信的女人都一樣，成為異性關注的焦點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一旦有異類，就是類似甄英雄這樣的傢伙出現，一定會覺得很彆扭，很受打擊的，更何況人家唐甜甜還是一超級偶像啊，別說男的，就是女的見了，自己一個眼神甩過去，她也得暈三天啊，偏偏這個甄少爺，同生共死之後，居然都認不出自己了，能讓她不生氣嗎？　　其實甜甜卻不知道，如果她不是一個明星，甄英雄反到更容易記得她，本身排斥明星的甄少爺在知道小艾就是艾一心之前，連雙子星的名字都不記得。　　“也不是很失望啊……”　　甜甜一聽立刻就笑了，“是吧是吧，呵呵。”　　煞氣氛的甄少爺就是見不得人高興，眼皮一垂，有氣無力道：“因為本少爺就沒期盼過你出現，所以談不上失望，球球的。”　　受打擊了，唐甜甜覺得自己真是沒尊嚴了，“我就這麼討厭嗎？那你為什麼還來啊？”　　哎呀，你還有臉和少爺叫喚啊？甄英雄拿着菜單子，恨不得拍死這丫頭，多好的中午啊，居然要和這種丫頭一起度過，早知道真應該留在家裡吃炸醬面，“我怎麼知道來的不是小艾而是你這隻樹袋熊啊？！”　　“你胡說，那條短信上我寫了名字的！”　　“是你胡說吧？那條短信是你發的？那是小艾的手機！”　　唐甜甜正要辯駁甄英雄，突然看到服務員走了過來，飛快的將大帽子扣回了腦袋上，生怕被人認出來，不過現在這樣子反倒更惹人懷疑的，和做賊的似的。　　甄英雄不屑的一哼，這就是明星啊，真是不如賣淫的小姐呢，好歹她們還能在公共場合大方的吃東西。　　“先生您好，請問你需要用些什麼？”　　甄英雄漱了漱嗓子，自己傷才好，點菜確實需要注意點，應該少吃肉，多吃點容易消化的蔬菜，“恩，蔬菜拼盤，地瓜片和香菇各一份，再來一份魷魚，加個拌海帶和金針菇，主食要石鍋拌飯，就這樣吧……”　　唐甜甜直皺小眉頭，見甄英雄這樣就算點過菜了，她急的捂着小嘴，怪聲怪調道：“都是菜怎麼叫吃燒烤啊？”　　球球的，你不愛吃不會自己點啊？甄英雄還沒罵呢，甜甜連菜單都不看，已經點上了，“再給我們添一份海鮮拼盤，一份牛肉，一份牛舌，一份羊肉，兩隻鴿子和四個雞翅，恩，醬汁我要雙份的，湯要黃豆排骨湯，飲料要可樂，大桶的……”　　不要說甄英雄，連服務生都傻了，這兩位是不是身份搞反了啊？一般是女孩子喜歡多點些素食，可這位倒好，怪不得遮頭擋臉呢，敢情是太能吃了不好意思啊。　　“吃這麼多你也不怕撐死！”服務生一走，甄英雄就忍不住奚落了。　　“怕什麼，反正是你請客。”甜甜一點也沒覺得不好意思，繼續剛才的話題，道：“我們是雙子星，雙子星是什麼意義你懂不懂？我們會分彼此嗎？她在錄節目沒空，所以我幫她來吃你一頓……”　　汗都下來了，這丫頭還要臉不要啊……　　唐甜甜也覺得自己說的有些牽強了，翻了甄英雄一眼，拿出了自己的殺手鐧，“那，你不要用這種眼神看我啊，是你要請我吃飯的，不來裝蒜的啊，我回復的短信上面有寫名字的，你別想翻悔。”　　“你騙鬼呢？”甄英雄掏出自己的手機，翻出那條短信，“哪裡有你的名字？！”　　“有！這不就是嗎？”唐甜甜理直氣壯，“幸運星，這就是我的名字，還是你給我起的呢！”　　少爺我起的？甄英雄一怔，這才想起來，朗朗電視台大戰的時候，為了安慰這嚇成話嘮的丫頭，自己確實說過她是個幸運星，可是，同樣的話小艾也請樂樂轉告過自己啊，因為是叫做雙子星的緣故，少爺還以為小艾是因為那個口信所以才打了‘幸運星’的名字，敢情自己領悟錯了啊！　　別看甄英雄是一太子爺，可自從當了老師之後，情色場所的收入就由闌度直接上繳到漢宮了，甄少爺最近用的錢都是過去的存款，两天買了兩個手機，正肉疼呢，見唐甜甜吃的那個香啊，小小的腮幫子鼓鼓的，典型的肉上盯，心疼啊。　　“我想問一句，你的眼睛，真不是餓藍的嗎？”甄英雄自己只能吃素，看人家眼熱啊。　　“我是混血，眼睛本來就是藍色的，怎麼樣，好看嗎？”唐甜甜賣弄似的眨了眨，帶電啊，可惜一嘴的油影響了整體美，“做明星很累的，平時都不敢吃肉，難得你請客，今天我要吃個痛快。”　　明星啊，有什麼好？甄英雄冷哼一聲，看了看自己面前的蔬菜和甜甜那裡的幾盤子肉，很有風度的說了三個字，“AA制……”　　一怔，汗落。　　“AA制？！有沒有搞錯！”甜甜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美女一起吃飯你居然不請客？！”　　“球球的，你一大明星，笑一笑拍個照就有人上趕着給錢，還用少爺我請？！”甄英雄不知是在開玩笑還是認真的，總之是很沒品，“你別得便宜賣乖啊，我叫的東西最多就幾十塊，而你點的加起來要兩百塊，真要說起來，AA制是我吃虧你佔便宜。”　　唐甜甜實在沒想到，一個黑社會太子，開輛汽車都幾百萬，會為了幾百塊和自己這超級美女斤斤計較，可她卻不知道，甄英雄僅僅是因為她的明星職業才如此不地道的。　　甄英雄和兩種人吃飯不會掏錢，一種，敵人，吃死你，然後打死你，實行吃光、喝光、拿光、搶光、殺光、的五光政策，另一種，妓女，不是不會掏錢，而是根本不會一個桌子吃飯，而在他看來，美女明星這個職業……　　哼，球球的，要不是看在小艾的面子上，少爺連一半都不會掏，知足吧你！甄英雄看着唐甜甜用力咽下了嘴裏的肉，死死的盯着自己，毫不示弱，絲毫不覺得自己很沒風度，並且很紳士的用紙巾抹了抹嘴巴。　　“你真的不請客？！”唐甜甜似乎在求證甄英雄是不是開玩笑。　　“我說了，AA制。”甄少爺很認真的望着她。　　“如果我請求你請客呢？”語氣似乎有點懇求的味道，但更多的是試探。　　“好吧，看在小艾的面子上，我六你四，球球的，誰讓少爺大方呢。”正經，卻極度無恥。　　“不行，必須你結帳！”甜甜的眼睛已經在噴火苗子了，而且，說話很強勢，完全拿出了明星的氣派。　　“你的態度讓少爺很生氣，但大度的本少爺不會和你計較，這裡是一百五十塊，剩下的你自己墊。”甄英雄起身抄起外套，對唐甜甜同樣噴了個火眼，“本少爺是打車被你騙來的，車費還沒和你算呢，真是虧大了，再見，少爺還有事，先走了。”　　轉身，衣角一緊，甄英雄回頭一看，竟是被唐甜甜拉住了，這丫頭低着頭，渾身都在顫抖，似乎在孕育着能量，又好象那力量已經開始膨脹，球球的，難道是要和少爺動手？甄英雄警惕性猛然上升，這丫頭不會被自己傷害到自尊心，所以要發飆吧？　　“你不能走，因為……”唐甜甜猛然抬頭，一臉的可憐巴巴差點讓甄英雄一頭栽倒，“我沒錢。”　　球球的，你墨跡了半天就想說這個啊？甄英雄一邊拉甜甜抓着自己的手腕一邊對着個小看自己智商的賴皮女氣道：“靠，你一大明星會沒錢？！當少爺是傻子啊？！”　　甜甜一隻手要拉不住，改換兩隻，又是生氣又是無奈，“人家真沒錢嘛，你聽說哪個明星會揣着鈔票到處跑的？我是從電視台跑出來和你見面了好不好？”　　明星都是不帶錢的嗎？甄英雄怔了下，看甜甜並不是在開玩笑，因為她已經把口袋全翻了出來，空空的。　　甜甜確實沒錢，往日都是小憐跟着她，但今天她顯然不會讓小憐知道，所以……　　大眼睛水波盈盈，小眉頭皺的可愛，小嘴唇嘟的可憐，球球的，你是小狗嗎？甄英雄嘆了口氣，這丫頭和小艾雖然性格迥異，但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例如，不去擺明星的大腕，很誠實啊。　　過去以為這丫頭是個不良少女，現在才知道，黃頭髮是天生的，而黑眼珠是因為上次戴了彩色的隱形眼鏡，甄英雄無奈的搖了搖頭，本來一喜的甜甜還沒笑出來，甄少爺一句話，愣讓甜甜想把他的臉按在石板上烙熟了的慾望，天啊，這傢伙真的是那天在電視台英勇無比救了自己的英雄嗎？太市儈了吧？　　“記得還我錢。”　　“什麼？還要還的啊？！”　　“廢話，非親非故我幹嗎請你啊？”　　甄英雄剛要招呼服務員結帳，就聽到甜甜喊道：“等等！”　　甄英雄一怔，“幹嗎？”　　“我……”甜甜狠狠的瞪了甄英雄一眼，又夾了一筷子肉塞到了嘴裏，“我還沒吃飽呢！”　　甄英雄：“……”

# 第155章 驚險的午後

　　“喂，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耶。”　　甜甜很幽雅的擦拭着小嘴，讓瞪着一桌子空盤子的甄英雄無法相信，面前這高貴的女人真的是剛才掃蕩了這麼多食物的飯桶嗎？球球的，她那小肚子是怎麼長的啊，怎麼吃了這麼多也沒見鼓起來呢？　　甄英雄咳了一聲，收起驚訝表情，“什麼問題？”　　甜甜人如其名，笑起來真是甜甜的，可甄英雄卻覺得，這丫頭是魔鬼，“你說，一個女孩子的初吻，對她是不是很重要啊？”　　初吻？球球，不會吧，難道這丫頭是指上次的事情嗎？　　甄英雄的猜測很快得到了證實，唐甜甜望着窗外，摸着小下巴，一副淡然表情，“從我很小，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在想了，我初吻的對象會是什麼樣子的呢？會在何其浪漫的環境中，在何等溫馨的氣氛下發生，又會是如何一種滋味，如何讓人感動呢？”　　甄英雄簌簌的冒冷汗啊，聽這丫頭一說，他就明白怎麼回事了，如果說她的手機都和小艾是通用的，那就證明她沒有秘密瞞着小艾，而沒有秘密的女人證明什麼，這個甄少爺還是可以猜測到的。　　她初吻的對象八成就是本少爺吧？如果那樣說的話，恐怕她小時候的期待……一定是失望透頂……　　果不其然，唐甜甜突然轉頭，那藍色的一雙眼睛散發出的冰冷瞬間將做賊心虛的甄少爺凍結了，“我的初吻對象，居然是一個連和我一起吃飯都要AA制的小氣男人，而他，用強迫手段得到我寶貴初吻的地方，居然是永遠無法和浪漫聯繫到一起的女廁所，而且是當著他自己女朋友的面將口水吐到了我的嘴裏，還有那讓我一生無法忘記的羞恥的那個聲音，和環境真是般配啊，哈，我的初吻，居然發出了像放……那個氣體一般的聲音，還險些為此而喪命，真是讓我感動！”　　甄英雄這個尷尬啊，很想解釋一下自己當時是迫於環境，可自從有了和小艾接吻的經驗后，他確實了解一個吻對於女孩子的珍貴，再厚的臉皮，搶了人家的第一次，少爺也不好辯解啊。　　唐甜甜看到甄英雄那一臉的好笑表情，心裏這個得意啊，微微一翹下巴，眯着眼睛，很囂張，有些要債的味道，“喂，你不覺得應該補償我嗎？”　　甄少爺嘆氣，卻有責任的說道：“好吧，這頓飯算我請你的，不用你還錢了。”　　甜甜汗都下來了，你個死東西也太會算計了吧？姑奶奶我的初吻就值這二百多塊一頓飯嗎？　　“親愛的……”　　渾身一激靈，甄英雄還以為自己聽錯了呢，只見唐甜甜眯着眼睛朝自己放了兩道藍色的電光，聲音媚的人骨頭髮酥，“我們約會吧……”　　約會？！難道剛才的肉有問題，讓這丫頭吃壞的腦子？　　“你到了發情期嗎？少爺我有女朋友！”　　甜甜小嘴一翹，“那我不管，你親了我，就應該對我負責，作為賠償，你和我約會一次並不過分！”　　補償嗎？球球的，少爺還真不想欠你什麼！甄英雄也許很多時候都非常無恥，但身為義字會的太子，他的高傲是無法拋棄的，欠債？他從來都是債主，這就是所謂的黑社會的尊嚴，所以，他很不情願，卻無可奈何的讓木子華以為自己去拉肚子了。　　“一言為定，這次之後，我們互不再欠！”　　出得門來，甄英雄伸手攔了輛出租車，對好似賊人一般的唐甜甜道：“你要去哪裡？”　　唐甜甜真像個戀愛中的小女人一般，很熱情的把不情願的甄英雄拉上了車，笑道：“我想去……逛商場！”　　……　　我靠你個球球的，世界如此之大，選擇何其之多，朗朗市的購物天堂難道只有天河購物廣場嗎？！　　甄英雄冷汗簌簌的，還好變態姐姐甄三國這两天不會來店裡，否則看到自己和一個女孩子在一起，不飆死才怪。　　甜甜哪知道甄英雄心裏胡亂的顧慮啊，小情人一般，拉着他就跑到的六樓的名牌服裝專賣。　　甄英雄感覺自己現在的處境和被主人拉出來散步的小狗沒啥區別，毫無自由和主觀的選擇權利，各式各樣顏色絢麗的女式服裝讓他眼花繚亂，種類之繁多使他完全喪失了審美，變的好似色盲一般，已經無暇去想象這些衣服穿在人身上之後的效果了。　　唐甜甜就好象蝴蝶穿越在花叢一般，這個店轉轉，那個店看看，痛苦啊，球球的，只看不買，你到底為了什麼逛商場？　　男人無法理解女人這個愛好，到底是為了需要而逛，還是為了逛而去需要，甄英雄的煩躁已經到達了一個極限，還好，唐甜甜最後終於在一家夏奈爾停下了奔波的腳步。　　對體力絕對有自信的甄少爺兩腿灌了鉛似的，屁股沾到休息區的椅子，簡直就像憋屎憋到屁股門的人終於坐到了馬桶上，舒坦啊，可才歇了幾分鐘，就被唐甜甜拉了起來，大包小包的向甄英雄懷裡一塞，笑道：“陪我去試衣服！”　　試衣服也用少爺我陪着？難道你要脫光給我看？甄英雄雖然很膩味這丫頭，可這麼香艷的邀請，估計沒有男人會拒絕吧？　　“這套好看嗎？”　　被帘子擋在寬敞試衣間外面的甄英雄幾乎發飆，你個樹袋熊既然不脫給少爺看又要我過來幹嗎啊？聞言正要回頭去罵，可手腕一緊，身子一傾，竟是被唐甜甜拉進了試衣間，而再抬頭一看，傻眼了。　　一件做工完全不花哨黑色的休閑式女款西裝上衣，沒有扣子，卻很是合體，裏面那件看上去很簡單的白色大襯衫甚至比西服的下擺還要長上一些，一條很長很細的女士黑色領帶卻將襯衫的拖沓轉變為一種簡單的休閑風格，黑色的短裙遮掩了三分之二的大腿，黑色的絲襪讓甜甜那兩條修長美腿更顯性感緊緻，平底的黑色小靴子比先前那雙看起來要利落穩重，但誘惑更甚。　　簡單的黑與白，簡單的設計與工藝，可穿在甜甜的身上，卻有着非同尋常的吸引力，完美，無可挑剔，如果說剛才她的美麗給人感覺是青春可人，那現在就是成熟美艷。　　看到散開小辮子的甜甜將一頂黑色的貝雷帽歪歪戴到頭上，然後抻着兩邊裙角向自己展現美麗，甄英雄只有咽唾沫的份，球球，這丫頭簡直就是衣服架子啊！　　“還好吧……”　　“什麼叫還好啊？我可是挑了很久的。”甜甜一把抱住甄英雄的胳膊，膩靠着他望着牆壁上的鏡子，道：“你不覺得我們很配嗎？”　　很配？甄英雄望鏡子一看，還真是，自己也是白襯衫黑外套，唯一的不同僅僅是自己的褲子是白色的，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與甜甜站到一起的和諧美。　　看着甜甜鏡子中的笑，甄英雄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樹袋熊，你……似乎沒帶錢吧？”　　“是啊。”甜甜一邊整理衣領，一邊很應該的說道：“所以這套衣服要你結帳了。”　　“什麼？！”　　“約會的時候有讓女孩子掏錢的道理嗎？女人追求的美麗需要花錢，而男人追求美麗的女人，所以也需要花錢，這道理你不懂嗎？”甜甜從盒子堆里翻出一個小小的眼睛盒，將一副黑框的無度眼鏡架到了甄英雄的鼻樑上，滿意的點了點頭，“這樣看起來就好多了，把那點痞氣完全遮掩，現在看上去很斯文，你的外在氣質本就該如此的。”　　很斯文？正要摘眼鏡的甄英雄立刻打消了這念頭，對着鏡子一看，確實啊，只是帶上了這個眼鏡，居然有一種自己都不認識自己的感覺了，真像一文化人啊，心裏美，但嘴裏卻沒好氣道：“開玩笑，我幹嗎要追你啊？！”　　“那你當是在補償我不就好了？”唐甜甜的那對飽滿小胸脯又夾住了甄英雄的胳膊，“其實這身衣服也沒有多少錢的，別這麼小氣嘛，這樣吧，我們去樓下買內衣，我還試穿給你看啊。”　　美人計？甄英雄下巴一仰，很藐視的看着一臉甜笑的女人，樹袋熊，你也太小看少爺了吧？　　……　　干！那套看上去很簡單，甚至連外面小販地攤上也可以買到的衣服，居然要七千八，球球的，你們幹嗎不去搶？！甄英雄刷卡刷的肉疼。　　哼，這樣一來更要看這丫頭穿內衣了，甄英雄流氓的齷齪神經開始跳動了，小丫頭，你以為少爺真是那麼好宰的嗎？待會出其不意的拍你兩張惹火的性感照片，哦呵呵……你不但要乖乖的把錢還回來，以後都不能說少爺欠你人情了！　　唐甜甜確實有頗高興緻，逛個商場也能開心的像個小孩子，走進電梯，看到她那細白修長的小手指輕輕點了地下一樓的按鍵，一直在冷笑的甄英雄就好象突然被雷劈了一般。　　地下一樓是……還好還好，虛驚而已，三國這時候應該在漢宮睡大覺呢，甄英雄被自己嚇了一跳，習慣了，對這個按鍵有本能的排斥。　　電梯行到了一樓停了一下，這讓甜甜與甄英雄皺了個眉頭，這個商場地下只有兩層而已，走下去可比乘電梯方便啊。　　門開，進來的，是一個穿戴和甜甜有一拼的傢伙，扣帽，大墨鏡，口罩，一件很肥大的薄風衣，通俗點說，有是一神經病。　　甜甜現在穿的是剛剛買來的衣服，雖然也遮眼擋臉，可其氣質依然魅力無限，見那人似乎在看自己，甜甜很厭惡的向甄英雄身後擠了擠。　　球球的，這年頭真是什麼人都有，小艾和樹袋熊雖然也穿風衣，可那是一種風格或者是美麗外表的需要，你個大男人穿成這樣算什麼？不熱啊？還扣着扣子，甄英雄皺了皺眉，可就在這時，那才轉身的男人突然回過頭來，雖然被墨鏡擋着，可甄英雄很清楚的感覺到了那種因為警惕而凌厲的眼神。　　這氣勢……甄英雄心裏有一絲漣漪，但表面卻是毫無露聲色，很幽雅的推了推自己買單，卻算做甜甜送給自己的眼鏡，一副文化人的姿態。　　甄英雄可以感覺到那男人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番，然後才回過了身，心裏不禁奇怪了，這人，精神似乎很緊張啊，而且，地下兩樓都是女性賣場，除了自己以外，還有單身男人去這裏買東西嗎？　　看到那人也是在一樓走出去，甜甜似乎覺得他擋住自己的路了，小鼻子‘嗤’了一聲，可讓甄英雄再次驚訝的就是，這個自己不去看都很難注意到的小細節，居然讓那男人再次回頭，而且轉身之迅猛，嚇了甜甜一跳，猛的退到了自己懷裡。　　甄英雄出奇的沒有斥責甜甜‘佔便宜’，還輕輕的摟住了她的肩膀，很淡然的對那男人笑了笑，那男人冷哼一聲，轉身離去，走的很快。　　這人，到底是怎麼回事？竟然對外界如此敏感，甄英雄正在奇怪，手機響起，一看號碼，傻眼。　　“喂……，英雄，姐姐好悶啊，你來店裡陪姐姐好不好？”　　店裡？甄英雄的汗唰就下來了，“姐，你不是在漢宮嗎？什麼時候跑店裡來了？”　　邊說邊退，球球的，此地不宜久留，那死變態的居然跑回店裡了，甄英雄也顧不得享受甜甜那香艷的邀請了，拉着她走回了電梯，甜甜一怔，還沒說話，已經被甄英雄捂住了嘴巴，開玩笑，要是被那變態聽到，少爺就不用活了。　　“太無聊，被爸爸關了幾天的禁閉，所以回店裡來看看啊，我已經好幾天沒回來了。”三國說話有氣無力，看來確實很無聊，可下面一句話，卻讓剛剛按下電梯鍵，望着那奇怪男人身影的甄英雄某條神經‘騰’的一跳，“我吃過飯就和櫻桃出來了，現在剛到店裡，櫻桃的小本子用完了，我要阿韻帶她去買新的了，芳芳去提貨，現在就我一個人，好悶啊……”　　三國後面在喋喋不休的抱怨什麼甄英雄根本沒有聽到，一種怪異感已經侵佔了他的身體。　　剛到店裡？奇怪的男人……甄英雄只覺得後背一陣發涼，心臟連續震動，手，居然顫抖了，這是什麼感覺？殺手對危險的本能反應嗎？不是！這感覺很陌生，沒有任何針對自己的不安，甄英雄猛的一抬胳膊，擋住了即將關閉的電梯，他的焦急，讓好奇的甜甜忘記了說話，好奇怪，面對生死也笑嘻嘻的他，為什麼接個電話卻如此害怕啊？　　“十分遺憾，今天的約會到此結束，我下次補償你！”　　掛斷電話，甄英雄冷冷的話語和認真的承諾更讓甜甜陌生，一個閃身晃出了電梯，那眼神慌忙中帶着冷酷，而且，是一種讓人連動動手指頭都會覺得困難的壓抑的冷。　　他媽的，那個男人警惕的神經，是一種在刀槍棍棒中滾打過來的流氓份子綜合症，而他輕快的步履顯然不是來逛這個與他絕對不搭調的女性賣場，還有，他奔走的方向……是三國的情趣商店！　　球球！那該死的感覺到底是怎麼回事？甄英雄的牙關居然在顫抖，腦海中沒有頭緒，混亂一團，但潛在的一個聲音卻告訴他，三國，有危險！　　……　　甄三國因為被甄英雄突然的掛了電話，正狠狠的再次播號呢，絲毫沒有注意到，透明的玻璃窗外，那個奇怪的男人已經將懷裡的手槍對準了她。　　甄三國不是殺手，並不能感覺到所謂的殺氣或者是針對自己而來的危險前兆，但她是個女人，女人常說自己有着超越五感的所謂的第六感，甄英雄今天是真服氣了，你個死變態的怎麼這時候突然抬頭了啊？！　　奇怪男人見甄三國突然望向自己，明顯一慌，更以為甄三國是發現了自己，不及多想，手指，扣動了扳機。　　一聲悶細的響聲，穿透了玻璃，滑過了詫異中有無限欣喜的三國的臉蛋，有些熱，皮膚有些灼痛，一怔，黑道公主立刻知道剛才從自己臉側飛過的東西是什麼了，子彈！　　“哐啷”一聲巨響，引得不少顧客望向這家很羞人的小商店，那扇起到牆壁效果的玻璃完全破碎，三國大驚失聲，“英雄！！！”　　一直隱藏了自己殺氣的甄英雄在那傢伙開槍之前如虎博兔一般猛然撲上，因為三國發覺到了自己從而讓殺手產生慌亂，甄少爺等不及靠近，只能搏命的飛撲而上，頂着那個殺手一起撞玻璃進門，和拍電影似的場面讓目睹的顧客大呼過癮。　　聽到還有歡呼的，甄英雄這個氣啊，不過還好，因為是那個殺手擋在前面，玻璃碴子全插他身上了，甄英雄只是雙手的手背有些許划傷。　　你個王八蛋，少爺的姐姐你也想殺，活該你丫倒霉！

# 第156章 重疊的暗殺

　　甄三國無恙，甄英雄胸中的擔憂已經完全轉化為了怒氣，是一種不發泄就好象要把身體脹開的怒氣，少爺我都沒打過她，你敢傷她？操你祖宗十八代……的所有女性親屬！　　倒地之後不及起身，甄英雄照着那殺手的後腦就是一記肘擊，那殺手才抬起的腦袋如搗錘一般砸回地面，鼻骨塌陷，黑色大墨鏡破碎，這人利馬成了滿臉花，被鏡片刺破的，被地面上的玻璃茬子割破的，還有那鼻子里噴的，血與傷痕，煞是駭人。　　雖然這傢伙模樣很是衰，但其強悍也另甄英雄驚訝，儘管自己雙臂有傷未愈，可力道絕對不差，但這傢伙不僅未暈，還如發飆老虎一般瘋狂。左肘后甩，擊向甄英雄的太陽穴，甄英雄左臂來擋，卻剛好抗在槍傷的位置，這一下可謂痛徹心扉，一下子側倒出去。　　兩個翻滾，半跪而起，左臂一時無力低垂，甄英雄抬頭一看，大叫不妥，兩步之外，那該死的殺手也已經爬起半跪於地，非但如此，他還掏出了懷裡的手槍！　　一臉鮮血點綴着他的猙獰，黑洞洞的槍口正在抬起，甄英雄忙中不亂，一個掃腿撩起地上的玻璃碎片，如水點冰渣一般招呼在了那男人被拍平了的臉上，這招‘亂渣子濺臉迷人眼’可是甄少爺的絕技。　　男人受到破碎鋒點襲擊，雖然下意識的閉上了眼睛，可抬起的槍口已經射出了子彈，甄英雄憑藉感覺，藉助剛才一掃之勢向左躺仰倒去，那子彈擦着胸口飛過，打掉襯衫一顆紐扣，嚇出英雄一身冷汗，球球啊，少爺這两天是在和子彈談戀愛嗎？怎麼都往自己身上鑽啊？　　子彈擊中甄英雄身後的模型模特，在其陰部留下一個彈孔，這下圍觀的人終於知道不是在拍電影了，就好象雞窩裡面丟了個鞭炮，炸了窩了，不愧是女性賣場，午後人不多，一樣震的人耳朵嗡嗡的。　　外面亂套，小店裡面卻打的不亦樂乎，甄英雄倒地起身又是一踢，在那男人開槍之前將手槍踢飛了出去，卻因為動作太大，被那男人一腿掃倒，但倒地之前，甄英雄不計較落地姿勢，居然生擰重心，把倒地姿勢化為了有些側重的空翻，一記右拳悶在了那蹲着的殺手臉上，本就塌陷的鼻樑又噴出一股鮮血，而甄英雄也摔的不輕。　　悲而烈，慘而狠，這是真正的搏殺。　　兩人幾乎同時爬起，殺手左拳由斜下揮甩而出，甄英雄右臂下壓格擋，且用右腿頂住了殺手同步撞來的膝蓋，肉體的直接碰撞聲證明了他們內蘊的力量。　　甄英雄暗謅這丫拳腳功夫的厲害，球球，和少爺打的不分上下，顯然是個高手啊！反手一握，攥住那丫的手腕，本想給他一個過肩的高空飛行，可半轉身了才想起來，自己左臂動不了啊！一條手臂的力量到底是誰扔誰啊？！　　干！甄英雄被那傢伙在膝彎踢了一腳並被推開，重心失調，險險沒有摔倒，可回身一看，冷汗啊，簌簌的，你個王八蛋還真沒素質，肉搏戰，不帶掏刀子的！　　那殺手瘋狂的眼中閃過一絲嗜血的興奮，不知從哪摸出來的長匕首已經送到了甄英雄面前幾分處，球球的，少爺要是沒受傷，你個玩意兒早散架了！甄英雄鋼牙一咬，就要用左臂吃他這一刀，總比被扎了脖子要強啊。　　“住手！你敢欺負英雄？！”　　這聲音，無比的甜，卻帶着驚人的怒氣，剛要逃跑的顧客回頭一看，天啊，不是真的吧？！　　殺手抬頭望着扎到五米開外的假模特心臟上的匕首，傻眼了，我的娘啊，剛才發生了什麼？　　球……球球的，三國大美女發威了，甄英雄倒吸一口涼氣啊。　　……　　甄三國本來被突然襲擊而來的子彈嚇的不輕，見甄英雄為了保護自己與殺手完全的肉搏，又擔心的要命，直到甄英雄因為受傷的身體連累而被推開，那殺手要用刀子扎向他的時候，三國才猛然回神。　　三屆女子黑市拳的冠軍，儘管甄三國的斯文柔弱讓人無法去聯想，可事實就是事實，大急之下，甄三國右手一按櫃檯，橫身躍了出來，一步躍起，身體如乘風一般飄逸，模特一般的身材註定了她姿勢的優美，修長的美腿彈起，竟然用腳尖踢那殺手因為刺刀動作而毫無防範的右腋窩。　　腋窩是人很難鍛煉到的一個地方，因此肌肉組織較為鬆散，耐擊打程度最為脆弱，那殺手受痛，胳膊因疼痛自然收回完成了身體蜷縮的動作，甄三國不等他緩解，落下的腳點地，半身旋轉，左腿一個迴旋題，腳跟正磕到了殺手握着的刀柄低端，匕首脫飛插在了五米開外的假模特身上。　　那殺手顯然沒想到甄三國有如此身手，但聽三國一聲嬌喝，小拳頭帶着破風之勢卷向那殺手面門，殺手雖驚，卻並不慌亂，雙臂併攏擋住了三國的小拳頭，但那陣力道卻讓人難以相信，就是一個強壯的男人也未必能擁有此等力量啊。　　甄英雄大叫不妙，甄三國固然厲害，可對手決非一般流氓，即便自己無傷，想把他干躺下，也不會是輕鬆的事情，三國功夫再好，終究是個女孩子，而且打鬥的經驗也僅限於女子黑拳，那拳法總會有一些因競賽約束而形成的套路化，並不了解真正的慘殺。　　果然，三國后招未至，那殺手后措轉身一周，竟是將風衣脫了下來，三國因為無法收招而攻勢用老，那殺手陰笑之聲一響，甄英雄已經從橫插入，將三國抱在了懷中。　　風衣抽地，玻璃渣子飛卷而來，甄三國后怕啊，如果不是甄英雄擋住自己，毀容是小，說不好還要被那男人給宰了。　　甄英雄這個火大啊，你這個烏龜兒子王八蛋，少爺這變態姐姐長這麼好看，你敢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甄少爺卻忘記了，這招，人家就是和他學的。　　甄英雄轉身剛要撲上，卻見一件風衣蓋來，這玩意兒黑社會打架用的多了，對甄英雄來說並不陌生，障眼法，如果你去接或者去擋，都是錯誤選擇，因為視線被擋，後面的人不是用傢伙蓋過來，就是等你動作用老之際給你來一下子，所以甄英雄抱着三國躲開這衣服。　　再看那殺手，已經從碎了的窗子跑到了門外，甄英雄一怔，卻見那臉部變形到連他媽也認不出來他的殺手扯掉口罩，從后腰上掏出一可愛精緻卻可怕到甄英雄想喊娘的傢伙，香瓜……手雷！　　甄三國這丫頭什麼時候都好，就是被甄英雄抱在懷裡的時候有些反應遲鈍，根本沒去看那手雷，小腦袋枕在他肩膀上，還陶醉着呢。　　見那脫了環的手雷直着朝自己飛來，甄英雄有心一腳給那玩意兒踢出去，可看到店外那些因為打鬥激烈而忘記逃跑的礙事傢伙，哭的心都有，球球的，好奇害死人你們不懂啊？　　“有炸彈！！！”　　甄英雄還是心軟了，一條胳膊抱着三國擁她跑出店外，一個前躍，和所有顧客一樣撲倒在地，因為倒地太猛，甄英雄左臂又不靈活，無法保護周全，更因為三國太陶醉而跌倒沒準備，發出一聲痛呼。　　爆炸前的寧靜，犹如暴風雨襲來之前，大家似乎可以聽到彼此之間的呼吸與心跳，兩個才趕來的保安也無暇去阻攔逃跑的殺手，驚駭的抱頭匐倒，開玩笑，一個月六百塊錢，值當的不要命嗎？　　“撲！”　　一陣白色煙霧，好象南美臭鼬放了個悶屁，那炸彈，居然是假的！　　球球的，敢耍少爺？！甄英雄雖然氣憤，卻鬆了口氣，現在的位置距離商店太近，如果炸彈是真，那自己和三國十有八九是要受傷的。　　“英雄，我好疼……”　　甄三國皺着小眉頭，沒哭，卻流眼淚了，甄英雄一看，已經不是心疼可以形容的了，三國的頭，流血了，是磕在了一櫃檯的角上。　　看到血的甄英雄立刻失去了理智，再想到那殺手明顯是衝著三國而來，胸腔中的怒焰幾乎將他焚噬，干你個球球的！少爺今天要是讓你跑了，從此甄英雄改名真狗熊！　　“櫻桃，阿韻，照顧姐姐！”　　甄英雄一聲低喝，剛剛因為發覺到不妥而跑過來的櫻桃與三國小店裡的打工丫頭一怔，因為流血已經嚇的不敢動彈的三國甚至沒反應過來，甄英雄已經躥了出去。　　“你們兩個王八蛋！洗乾淨屁股挖乾淨屁眼兒給我等着，少爺我忙完了，不找一群藏敖奸了你們，對不起你祖宗十八代！”甄英雄追人的同時沒忘了對那兩個失職保安吼上兩句，三國受傷的怒火，讓他開始遷怒他人了。　　甄三國長這麼大，從來沒有吃過苦頭，甄英雄好象很膩味她，可實際上，他比甄天更見不得三國掉眼淚，這是三國第一次流血，昨天的擦破皮已經讓甄英雄內疚到此刻，現在他的怒火可想而知。　　那兩個保安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這家店的女主人是誰他們還是很清楚的，這麼說，剛才那人就是……義字會的太子爺？！　　默契啊，想跑，可站起來第一步還沒邁出去，兩個身手還算有點功底的傢伙就小腿一痛，左右摔倒，憤怒的抬頭一看，傻，我的天啊，是，槍！一個紅頭髮的小姑娘居然用槍瞄着自己！　　櫻桃也氣到不得了，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可看到三國頭破，甄英雄罵了這兩個傢伙，自然把他們看成了敵人，殺手出身，櫻桃的外表再可愛，殺手的血液卻依然流動，在亂糟糟的店裡拾起那把惹眼的手槍，衝過來放倒了兩個要跑的‘壞人’，冰冷的目光讓人懷疑，這丫頭，真的是個孩子嗎？　　那個叫做小韻的打工女孩子不愧是甄三國這種變態丫頭選中的人才啊，耳濡目染，肯定也不正常，幫櫻桃托着那個小本子，沒好氣的瞪着兩個保安，眾人只見一手拿着槍的紅髮小丫頭一邊皺眉頭，一邊寫着什麼。　　見櫻桃滿意的點了點頭，小韻將那新買的小本子對着保安一展，兩個保安又想哭又想笑，最後想着要上弔。　　‘去洗，然後，讓狗狗QiangJian(強姦)你們！’　　似乎似乎要寫‘藏敖’來着，但不會寫，亂七八糟的打了兩個叉叉，然後在下面給寫成了狗狗，而後面的那兩個少兒不宜的字眼，不知是不好意思寫，還是不會寫，居然寫成了拼音，不過看那丫頭認真的表情，估計，十之七八是不會寫吧……　　……　　“啊！死傢伙，你剛才什麼意思啊？居然把我一個人丟下！”　　氣呼呼，正要進入電梯的唐甜甜發現剛才那個奇怪的男人突然從樓梯口竄了上來，還差點撞到她，本氣憤的想要罵人，可口還未張，甄英雄也躥了出來，不滿情緒立刻爆發。　　“樹袋熊，剛才那個傢伙跑哪邊去了？！”　　現在的甄英雄，說他吃人都有人相信，血紅雙眼的他氣勢驚人，唐甜甜一怔，下意識的指了下方才那男人跑去的方向。　　“正門？球球的，想跑？！少爺非把你切碎了搗成醬和在屎里喂狗不成！”甄英雄罵完了，心裏還忍不住想了想，就喂那些要表演人與獸之同性之樂的藏敖好了……　　“喂，你別走！我們的約會還沒結束呢！”唐甜甜不甘心啊，見甄英雄跑，她也不知自己為什麼要追。　　“我剛才說過取消了！”甄英雄才回答過唐甜甜，便看到前面的殺手似乎是因為臉部受傷而影響視覺，撞倒了一輛購物車，卻爬起接着跑，“你媽的，還跑？！”　　唐甜甜卻給誤解了，一聽，火大，“死傢伙，你敢罵我？！看姑娘我饒的了你！”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前面，一超級狼狽，滿臉鮮血的壯實男人亡命般奔跑，推人群，撞東西，一切攔在前面的都成為被他攻擊的目標，而後面，一長的異常斯文，戴着一副眼鏡很學究的樣子，可卻張口閉口的罵著女人聽了臉紅，男人聽了打冷戰，老人聽了不敢喝粥，小孩子聽了連看到冰激凌都會產生恐怖聯想的惡毒話。　　兩個恐怖的男人身後，一身材亮眼的金髮女孩提着幾個袋子追的很緊，雖然她不恐怖，可在眾人眼中，卻成為了超級可怕的人物，一隻老虎在追一條狼，而後面敢追趕這兩種動物的，無疑是怪獸啊。　　門口一片慌亂，因為甄英雄飛起的一腿頂在了那殺手的后脖頸，使得殺手撞散了入口擁擠的人群，不少人，連同甄英雄自己都是摔倒在地，而這一幕，顯然有些出乎守在對面大樓上的愛利絲的意料，調教好步槍的她一直在等着甄英雄从里面走出來，卻沒想到他出來的這麼突然。　　羅比也是不解，這，是流氓打架嗎？　　“羅比老師，我現在應該開槍嗎？”　　愛利絲懦懦的問了一聲，因為人群已經亂成了一團，甄英雄又是大動作移動中，射擊的難度大了很多。　　“為什麼不呢？呵呵。”羅比絕對可怕，而且是個真正的殺手，“甄英雄如果現在死了，和他發生矛盾的人才會成為人們的焦點，那時，我們不是剛好輕鬆的離開嗎？”　　愛利絲身子一顫，有些緊張，又好似是因為失落而找借口一般，“可是，羅比老師，我怕我會……”　　“沒有怕！”羅比表情一冷，聲音淡了下來，“愛利絲，真正的殺手在扣動扳機的一刻是沒有猶豫的，你的心慈手軟和優柔寡斷什麼時候才能忘記？無謂的愛心從這一秒鐘之後請不要讓我再次從你身上感覺到，你應該不希望你的母親大人失望的，對嗎？”　　愛利絲一怔，不甘心的咬了咬嘴唇，然後……　　……　　甄英雄爬起來沖向那殺手，而殺手似乎想跑向公路，見甄英雄撲來，心知現在這情況無法擺脫，轉身就是一拳，甄英雄剛要去擋，就聽那殺手一聲慘叫，然後，他的胳膊擦出一道血花，而甄英雄自己的大腿外側也是一疼，褲子劃開了一條口子，肌肉，有灼傷痕迹！　　是子彈！　　“有伏兵！”　　“有伏兵！”　　甄英雄與那殺手同時喝了一聲，甄英雄不禁一怔，還未再次開口，那熟悉的不詳感覺猛然出現，有人，在鎖定自己！　　“干你個球球的！又來了！”甄英雄一個側翻，方才站過的地方後幾米處飛濺起幾點石渣，“樹袋熊，不要出來！”　　才跑到門口的唐甜甜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經過朗朗電視台事件，她本能的聽從甄英雄的話，站在了門口裡面，透過玻璃門，和幾個同樣是顧客的人看着外面那兩個神經病的表演。

# 第157章 摩托VS豐田

　　甄英雄連續幾個敏捷的側躍翻滾之後，靠在一輛帶棚子，帶擋風玻璃的三輪殘疾人摩托車後面。　　兩顆子彈打透了棚子，其中一顆變的無力的子彈依然有一半彈頭鑽入了甄英雄的後背肌肉，忍痛將子彈摳出一看，甄英雄真是覺得沒啥可驚訝的了，又是金黃色子彈，應該，還是那兩個殺手吧……　　一輛白色豐田商務車瘋狂的衝上了便道，完全不將行人看在眼中，那暗殺甄三國沒有得手的傢伙鑽到車裡，憤怒而囂張道：“是我大意，沒認出你來，不過下次就不會那麼運氣了，後會有期，甄少爺！”　　聞言，摘掉眼鏡，甄英雄看着手裡的子彈，本來混亂的心突然有個了個頭緒，而那未求證的答案，讓甄英雄戰慄，球球的，這根本不是同一伙人的暗殺！　　想跑嗎？太小看少爺了！老虎嘴上你拔了鬍子，要你跑掉，少爺虎威何在？　　“老兄，借你的車用一用！”　　甄英雄一把將摩托車上的那位正不解望着車頂那子彈孔，兩條瘦腿與龐大身軀絕對不成比例的中年胖子拉下了車，“少爺我不是搶劫，你這車我買了！樹袋熊，幫少爺買單！”　　甄英雄將自己的錢包拽給了才走出來，已經完全混亂的甜甜，騎上車子，一擰油門，‘轟嗡’的一聲，車子如離弦之箭，在唐甜甜及那個破口罵街的殘疾人注目下，絕對超速的從商場門前的噴泉池裡側甩了個尾，七曲八彎的上了便道，行人亂成一團，才開出不到五十米，拍氣管里已經冒黑煙了，但速度，卻是越來越快，轉眼間，已經追上了那輛因為車流量加大而速度無法提起來的豐田……　　……　　駕駛豐田汽車的，是一年約三十左右的艷麗女人，戴着一副無框的近視眼鏡，鳳目秀眉，膚白如貧血，嘴唇卻豐厚性感，精緻五官配以鵝蛋臉型，真是即成熟冷艷，又風騷靚麗。　　“老公，人死了嗎？”　　“操你個賤貨，你沒看老子我這麼狼狽嗎？”那殺手因為鼻樑骨塌陷，聲音很憋，“要是殺了那女人，我會這麼衰？！”　　“甄三國沒死？！”那女人聞言，聲音立刻潑辣了起來，“你有沒有搞錯？！連續兩次失手？”　　殺手氣道：“我怎麼知道甄英雄那小子居然化妝跟在我後面啊？”　　女人一驚，“什麼？他跟在你後面？難道，他早就知道我們要殺……啊！”　　“怎麼了？老子沒操你，你叫喚個鳥啊？”　　那女人沒理會男人的話，望着后視鏡，額頭見汗，語氣，更是怪異，“有輛摩托追上來了，而且，是冒着黑煙在追……”　　……　　“球球的，有沒有搞錯？邁速表不是一百二嗎？少爺已經擰到五千轉了，這速度怎麼還在六十打晃啊？！難道是拉的貨太多了？”甄英雄剛掛斷電話，看了看車子後面拉的那箱子啤酒，氣啊，你丫一殘疾人還不注意健康，一箱子啤酒？你家是開飯店的嗎？少爺我要是追不上那車，就白安排了！　　急啊，眼看着那豐田就在前面，卻因為車流突然的不緊湊，始終追不上去，而後面留下的那一尾黑色的煙龍更讓他懷疑這摩托車的質量是不是有問題，媽的，日產的，肯定是小鬼子奸商沒德，知道殘疾人不會開快車，所以簡單製造，高價出售，老天保佑，樹袋熊不要做了賠本的買賣，這車，三千塊都買的冤枉！　　已經上了主路，聽着到處響起的警笛，前面的殺手恨啊，你甄英雄好歹是個黑道太子，用這麼犧牲形象嗎？你丫要拉風別連累我們夫妻好不好？　　別說，警車，還就是甄英雄招來的，一個紅綠燈，不但交警傻眼，連交警隊的監控中心也驚呆了，一輛排放着黑霧的黃色三輪殘疾摩托車幾乎開出花樣來了，在車流中左右穿插，不停的超車，後面的車因為他的尾氣問題幾乎發生N車追尾事件，再看那司機，正揮舞着一根長長拐杖，半身探出車子，用力敲打着一輛本田商務車的玻璃……　　你個球球的，終於讓少爺追到了，這次你還不死？！甄英雄抄着座位後面，這輛拉風拉的冒黑煙的摩托車原車主留在車上的拐杖，用力敲砸着殺手的汽車。　　“撞他，撞他啊！把你的槍給我，快點，給我啊！”殺手看到前面是大車擋路，側面是隔離帶，甄英雄居然仗着自己的車小，硬生生的擠到了左面那輛小巴士與自己這車子的中間，不擺脫他，警察追來就糟糕了。　　女人一面慌忙的從后腰上拔手槍，一面右推方向，只聽到一聲悶響，一根拐杖頂了進來。　　甄英雄等的，就是對方主動把車靠過來，這樣自己就能毫不費力的砸掉他的玻璃，“球球的，你們死定了！”　　豐田撞到了摩托，摩托就如夾心餅乾一般被夾在了小巴士與豐田之間，甄英雄知道，關鍵的時刻只有這十幾秒鐘，在那女人意識到不對，在小巴士完全擺脫自己這輛摩托，在這摩托不需要自己控制卻可以穩定行駛的這十幾秒鐘而已。　　從後面座位抓起兩瓶啤酒，狠狠丟進了豐田汽車，那女人才掏出來的手槍被酒瓶砸到，手破血流，槍也脫手，又被啤酒潑了一臉，車子猛然一震，將後面那殺手逛盪了個七暈八素，甄英雄不等他們反應，再拿一個酒瓶，跨坐車側，一咬牙，在摩托車速度沒有慢下來之時，在豐田着還擠着摩托的最後一瞬間，很輕鬆，卻很驚險的從用拐杖桶破的窗子鑽了進去。　　那殺手大吃一驚，因為甄英雄已經扎到了那女人懷裡，女人驚叫不已，想要伸手打他，卻見翻身過來的甄英雄嘿嘿壞笑，“這個，是替我寶貝姐姐還給你的！”　　“哐！”　　一酒瓶子，完全沒有憐香惜玉的覺悟，打的那女人頭破血流，啤酒不僅灑了那女人一臉，更是讓甄英雄也洗了個頭。　　車子又是一晃蕩，車速已經減低到一定程度，看來和那摩托一樣，是無極變速的，不然早卡檔了，甄英雄不理車子會不會撞，借這個時機坐了起來，剛才的酒瓶碎片割傷的傷口他全然不理，半個碎酒瓶頂住了這女人的下巴。　　“不想她死，你最好老實點！”甄英雄冷冷的聲音和帶着殺氣的眼神讓後面的殺手大驚，那女人脖子上流下的血已經成了一個威懾，不光如此，甄英雄，已經撿起了女人掉在座位上的手槍，只看他單手就能靈巧的打開保險，推彈上膛，明顯是個玩槍的老手啊。　　看到那殺手在對着后視鏡眨巴着眼睛，甄英雄冷笑，球球的，想算計少爺嗎？做夢！　　跪在座位上，無暇理會自己那輛可能還買談好價錢就已經報廢並引起後方交通涌堵的摩托車，左手用槍指着殺手，右手的酒瓶子緩緩向下，劃過女人高聳的胸部，在小腹廝磨了兩下，女人打了個寒戰，不敢亂動，可接下來，女人又怕又羞又氣又想哭，甄英雄撩起了她的裙子，並將手伸了進去，而且……他居然用那酒瓶子抵到了女人的兩腿之間，用鋒利的碎尖頂着她的陰部！　　“不要說少爺我無恥，其實我很純潔，球球的，想用急剎車或者甩車尾的小手段來制住少爺並不是不可能，但我不能保證你這裏的洞這輩子還能不能塞東西。”甄英雄話很齷齪，但語氣卻很認真，“你的大腿……很滑，所以少爺的手，也可能會滑。”　　殺手男人沒想到甄英雄心思如此縝密，手段如此……另類，還有些齷齪，本如此一來，自己確實沒機會逆轉形勢了，因為他知道，那女人肯定不會犧牲‘小妹妹’來幫自己創造機會的。　　“現在聽話，想要擺脫後面的警察，其實很容易的。”甄英雄的笑，看起來像是魔鬼，儘管，他笑的真的很好看，“用你們昨天用過的方法吧，我們，把車開到河裡去……”　　……　　愛利絲與羅比出現在了天河廣場的正門前，這個時候，甄英雄已經離開大約五分鐘了。　　“甄英雄，到底去追什麼人了？”羅比淡淡的一句話在某人聽來卻是一聲驚雷。　　愛利絲看了一眼戴着墨鏡的羅比，摘掉了自己頭上的小棒球帽，鬆開紮起的頭髮，幽雅的甩了甩，那帶着波浪的金色長發立刻引來了無數人，但愛利絲很自然的用長發遮住了自己的俏臉，淑女的高貴氣質與羅比冰冷的眼神讓人不敢再次望過來。　　“也許，他是害怕，所以逃走了吧。”愛利絲的聲音清甜動聽，卻有一種置人於千里之外的冰冷感覺。　　“愛利絲，真正害怕的人，是你。”羅比依然冷冷的，目光如刀，盯的愛利絲低下了頭，“你方才的猶豫才是讓他逃掉的最大原因，我希望，下次，你不要再次重複相同的錯誤。”　　愛利絲低下頭，懦懦的說道：“是，羅比老師……”　　“兩千五……你，你太黑了……”　　被甄英雄搶了摩托車的殘疾人杵着本是一雙，現在只有一根的拐杖，雙目之火可以烤熟土豆，這個戴墨鏡捂口罩的金髮女孩子太黑了，不過是冒了冒黑煙，這丫頭侃價就把那原價五千買的車貶值了一半，“好吧，我認了，不過你最少還要填兩百，我車上還有一箱啤酒和一根拐杖呢……”　　“這裡是四千，全拿走。”　　殘疾人一怔，這女孩怎麼回事？看她愣愣的樣子，聽到她不耐煩的語氣，這瘸腿的大叔不及多想，接過錢來單腿跳着就跑，絲毫不比健康人慢啊，開玩笑，那報廢摩托因為城市環保規劃，下個月就不能開了，能賣兩千就值，現在多掙一半，不溜那是傻子！　　甜甜愣愣的望着前面的兩個身影上了一輛黑色的勞斯萊斯，手在顫抖，腿在顫抖，身子也在顫抖，連心，都在顫抖。　　“羅……羅比和愛……愛利絲……”　　即便是再精明的人，也會有想不到的事情，羅比和愛利絲就是如此，他們以為和甄英雄約會的女孩子依然是前面幾次的黑髮姑娘，卻怎麼也沒有想到，天河廣場門外，那個‘好心’幫助殘疾人，穿着時尚的女孩，就是與甄英雄一起走入天河廣場的那個神秘而可愛的姑娘。　　衣服可以改變一個人外在的氣質，這一點，殺手都清楚，但羅比卻小看了這個改變的程度，甜甜是個明星，一個可以自由轉變任何風格的百變小天後。　　狙擊無法捕捉到聲音，羅比與愛利絲又先入為主的認定那身衣服，那頭黑髮，卻不想，就在甜甜的面前，暴露了他們自己……　　“那個愛利絲……和我長的好像……”　　……　　讓警察再次鬱悶的事情發生了，和昨天一樣，那輛很有問題的豐田汽車利用交通的涌堵從橋上衝下了河，警方完全沒想過同樣的案子可以如此快的再次重複，凌晨來撤離的打撈隊趕來之後依然錯過了時機，除了一輛汽車和一把沒有指紋的手槍，什麼也沒有打撈上來，不過兩個小時之後，在下流的河岸發現了昏迷着的瘋狂三輪摩托車駕駛員，甄英雄。　　白果氣啊，因為跟蹤甄英雄，被狗咬了，生來最怕打針的她小屁股上留下一個針孔，想到一個月內好要四針要打，白果牙都要咬碎了，這些，都是甄英雄害的！　　雪白的小腿上，那四個牙印好像四個小孔，白果又疼又擔心，該不會落下疤痕吧？儘管白果並不是十分的重視自己的美貌，但女孩子愛美的天性是無法改變的，看到被包紮的小腿，她心裏的痛已經超過了小屁股的疼。　　一瘸一拐的還未走出醫院，就看到一個討厭的人走了進來。　　那人看到白果也是一怔，對身後跟來的警察一比手勢，那群警察迅速進入這家醫院，“白果小姐，想不到在這裏也能遇上你，看來，我們還是有緣分的。”　　白果冷冷的翻了那俊朗男人一眼，甚至不願意多瞧，揶揄道：“在醫院碰到是緣分嗎？那是晦氣！方言，你來這裏做什麼？”　　來者正是方言，淡淡一笑，道：“我來辦案，白果小姐又來做什麼呢？如果我沒弄錯，這家醫院，是義字會的產業吧？原野隊長似乎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才寧死不住這醫院的，白果小姐莫非是來找甄英雄的？”　　一聽這話，臉紅啊，白果有些尷尬，怎麼回答？說跟蹤甄英雄被狗給咬了，還是說自己是來找甄英雄的？看到方言目光盯着自己手裡拎的小葯袋，白果有些慌。　　“我……我來拿葯。”白果轉過頭去背對着方言，目光不定，“我來拿些消炎葯給原野隊長送過去，呵，呵呵，我有漢宮的貴賓卡，在這裏拿葯治病是不花錢的……”　　這理由聽起來有些牽強啊，原野那邊住院的費用似乎不是自己報銷吧？白果趕快轉移話題，“方言……隊長，你來辦什麼案子？”　　方言拿出官腔，“怎麼？白果小姐你不是不屑和我一起辦案的嗎？還記得昨天的案子嗎？”　　白果不理方言前面的揶揄，點頭道：“我聽說了，漢宮門前有人搗亂，肇事者開車掉入河中消失……”　　“今天中午，那樣的事件再次上演了。”方言面色肅重，“而這次，我們在車裡發現了甄英雄。”　　白果一驚，正門一陣喧囂，甄英雄已經被推了進來，面色有些蒼白，大概在車裡經過簡單救治，赤裸的上身有多處划傷，白果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午還好好的啊，那麼得意的去約會，怎麼才幾個小時，就變的如此模樣啊？　　“甄英雄在天河廣場與一企圖暗殺他姐姐的持槍殺手發生打鬥，這一點有很多目擊者證實，而後他在追趕過程報警，已經可以證明，他是此次事件的受害人。”方言簡單介紹了案件的過程，這才說道：“殺手不知所蹤，甄英雄的姐姐目前在漢宮，白果，現在由你去負責她的口供……誒？白果，白果！”　　“死流氓，我就說你有問題，你最好不要醒過來，否則我一定要你好看！”　　看到白果一瘸一拐，卻快步追趕着推甄英雄去治療的人群，方言怔了，好一會才苦笑着搖了搖頭，然後，目光恢復了冷靜，“無聊的感情遊戲啊，我會輸嗎？甄英雄，你，很快會被我送入大牢的。”　　揣在褲子口袋中的右手拿了出來，攤看掌心，方言笑了，笑的，有些冰冷，掌心裏，一顆金黃色的彈頭亮亮而閃……

# 第158章 狼狗與兔子

　　甄英雄這覺睡的香啊，醒來之後，只覺得渾身輕鬆，大概是上次受傷太重了，這次的小傷口幾乎感覺不到疼痛。　　伸了個懶腰，發現有人趴在自己的床邊，甄英雄一怔，揉了揉眼睛，這才敢確認，是白果。　　有些無法形容的感覺，甄英雄現在有些排斥見白果，正不知是不是偷偷溜掉的時候，白果醒了。　　“哦呵呵，情人老婆，你又來保護少爺了嗎？”　　白果還有些發怔，看了看時間，已經晚上八點了，再看到甄英雄一臉的輕鬆齷齪，火大啊。　　“死流氓！你……”　　白果指到了甄英雄的鼻子，才發現，自己居然不知道該問他什麼。　　奇怪，自己在這裏等了這麼長時間，究竟是為了什麼啊？白果心裏有些亂了。　　“你是想問我今天發生的事情嗎？”甄英雄將被子一甩，只穿着病服下了地，拿起桌子上的電話撥了個號碼，笑道：“只要是情人老婆你問，我覺得沒什麼是我不能說的……喂，是我，你們家少爺，給我拿套衣服送到病房來。”　　白果一愣，“你要幹嗎去？”　　甄英雄活動了下肩膀，看着白果淡淡一笑，“少爺我討厭醫院的味道，和你回警察局錄個口供，然後回家睡覺，我明天可是要上班的。”　　也許是錯覺，為什麼今天的甄英雄和平常有些不大一樣呢？白果的心情莫名失落了起來，依然是無恥的稱呼自己情人老婆，可調侃的味道淡卻了很多，而且，他看自己的眼神似乎有些疏遠了，更沒有其他過分的調侃，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正要說話，房門被推開，方言帶着兩個青年警察走了進來，“甄先生，我想，筆錄，可以在這裏做的。”　　甄英雄絲毫沒有覺得驚訝，他的好脾氣更讓白果覺得陌生，重新躺回床上，大咧咧，沒形象，依然不羈，可話語卻出奇的配合，“好啊，那少爺還省了打車的錢，想知道什麼，請問吧。”　　方言坐在下屬搬來的凳子上，看到另一名負責記錄的警員已經坐在沙发上準備就緒了，笑，卻嚴肅，道：“今天你去天河購物廣場做什麼？”　　“陪女朋友購物，我想那家夏奈爾的售貨小姐會對我有印象的，畢竟我刷了幾千塊照顧她的生意，而且……”甄英雄對着白果看了一眼，沒好笑的說道：“你們的警隊中應該有人可以證明我去約會，例如，某個跟在我後面，被狗咬傷的女警察……”　　此言一出，方言面無表情，顯然白果去跟蹤甄英雄早在他意料之中，只是他的眼睛卻情不自禁的去瞄白果的小腿了，敢情，你是因為這個才瘸的啊。　　白果卻是大驚，這死流氓早就發覺到自己在跟蹤他了？那，自己被狗咬傷的時候，他為什麼連頭都沒有回……想到這裏，白果心裏一酸，那種委屈她自己也難以解釋，可她沒有說話，盯着甄英雄的目光，冷冰冰的，但冰冷包裹中的憤怒卻是任何人都能感覺到的。　　球球的，少爺說這個干什麼啊？甄英雄現在一看到白果就有些心亂，甚至有些厭煩，“少爺我承認追趕匪徒的時候引起了混亂，造成了損失，這些少爺都會賠償，反正抓到了匪徒，花點錢也是值得的。”　　有些尷尬，方言輕輕咳了一聲，“關於這點，我很抱歉，因為，我們並沒有抓到那個殺手……”　　“什麼？！”甄英雄的臉色瞬間寫滿了驚訝，然後是不解，接着，是憤怒，“開什麼玩笑？！少爺我不要命的追，最後跳上了他們的車，雖然掉進了河中，但他們又不是魚，怎麼可能逃的掉？！你們警察是白痴嗎？！”　　白果怒了，這死流氓動不動就罵警察是白痴，難道就你聰明嗎？！想和他理論，可看到他一身的傷，又覺得自己心虛，是啊，他命都不要爬上了殺手的車，最後卻……警察確實是有些沒用。　　方言面對指責，面色不改，“甄先生，我想求證一下，你確定，車裡的人沒有背帶氧氣瓶一類的東西嗎？”　　“沒有！”甄英雄無力的向後一靠，冷靜，或者說是太失望所以連對這些警察發泄的慾望都沒有了，“車裡是一男一女，那男的就是殺手，特徵你們應該已經知道，那張被少爺打的沒有特徵的臉就是最大的特徵了，至於那負責開車的女人，年齡大約三十，長的挺漂亮，挺風騷，戴着一副眼鏡，很像個文化工作者，上身穿白色襯衫，上面兩顆扣子沒系，皮膚很白，看上去很嫩，胸圍最少也有38C，球球的，很大，很性感，恩，戴的是紫色半杯型蕾絲邊胸罩，特別惹火，是那種讓男人一見就想拉上床的妖媚禍害……”　　兩個小警員臉都紅了，白果見甄英雄一邊說一邊瞄着自己的胸脯看，又羞又氣，不過這感覺卻讓她有些欣喜，好象，他平時就是這麼放蕩無聊的，可想到他生死關頭還去看女人的胸脯，白果又氣大了。　　方言咳了一聲，搞不懂甄英雄這算不算打岔，“令姐的口供也已經錄過了，甄先生，謝謝你的配合，很讓我意外，緊急時刻你主動報了警……”　　甄英雄不客氣的打斷，“如果知道你們這麼無能，我想我是不會報警的。”　　“你……”白果沒想到甄英雄變臉如此之快，可才說了一個字，見到甄英雄默然的眼神，她又不知道說什麼了。　　方言全然不理會他的揶揄，“既然兇手沒有抓到，那麼，我想甄先生還是接受警方的保護……”　　“不需要了。”甄英雄接過小護士送過來的衣服，也不在乎白果和這小護士的注目，大方的脫了自己的褲子，嚇的白果一聲尖叫，連忙轉身，但那小護士卻是俏臉紅紅的將內褲遞了過去，“這些無聊的遊戲就不要玩了，少爺的背景大家心照不宣，用你們保護嗎？球球的，如果是想監視的話，你們隨意。”　　甄英雄穿好衣服，不做停留，朝門口走去，“方警官是吧？呵呵，少爺我覺得，原野比你順眼多了。”　　“哦？”方言頗有興趣的望着甄英雄，而白果也很好奇，但對於甄英雄對自己突然變化至陌生的態度也有些氣苦。　　“原野那傢伙雖然討厭，但還算光明，儘管會偷摸摸的跟蹤少爺，可有話卻不會藏着，而你，呵呵，就不怕憋的鬧肚子嗎？”　　方言眼神突然射出一道寒光，而甄英雄似乎感覺到一般，轉過了身子，迎上那道目光。　　“秘密憋多了，肚子會痛的，難道不是甄先生嗎？”　　“少爺會肚子疼，但從來不會憋着，所以你不會知道，因為……”甄英雄淡然笑了笑，毫無退卻，可卻轉過了身子，“你不是醫生，也不是馬桶，而是一條，想要吃了純潔如小白兔一般的本少爺的，長的像狗的狼，你身上的味道讓人覺得噁心。”　　“彼此彼此。”方言似乎有些憤怒，但很快恢復了平時的淡定，“難道甄先生就如表面一樣簡單嗎？即便是小白兔，白色的毛也可能是黑色的心……”　　“如果你的爪子夠鋒，牙齒夠利，少爺我等你來看，但有句老話說的好，兔子急了，也咬人。”　　“利爪尖牙，只有獵物喪命之前苟延殘喘之際才能用切身體會得到證實，我想，那一天不會很久。”　　“是嗎，我很期待，會咬人的兔子就是因為不喜歡被盯着才會使用自己那堅固牙齒的。”　　甄英雄與方言到底在說什麼，白果完全不懂，又是狗又是狼的，現在聽到這個詞就腿疼，可甄英雄是小白兔，這怎麼可能啊？見甄英雄居然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就朝門外走去，那種被冷落的感覺讓白果想要追上去，可雙腿卻如灌鉛一般，甄英雄現在給人感覺的孤傲，讓人無法主動去貼近他。　　甄英雄才消失在門口，白果正在罵自己一個下午守在醫院到底是為了什麼，就聽到兩聲敲門，甄英雄又回來了，而且，對着白果笑的甜甜的，白果看到這個和藹而熟悉的笑，心跳，居然加快了。　　“那個，情人老婆，你在這裏看護少爺肯定還沒吃飯吧？要不要去一起去夜宵啊？我想你一定很累了吧？”　　白果一怔，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甄英雄，居然在關心自己！此刻才發現，這傢伙冷落自己，或者對自己太好，都另人感覺不大自在。　　白果確實沒吃飯，而且中午為了跟蹤他，這已經是兩頓沒吃了，是有些餓，想要答應，可看到方言和其他兩個警員那怪異甚至是嫉恨的目光，白果又很難點這個頭，他是賊，我是兵，一起吃飯，這影響不好吧？　　見白果有些猶豫，甄英雄眉頭一擰，說了一句讓白果差點拔槍殺人的話，“球球的，你別墨跡了成不成？去不去你痛快點，少爺我餓死了，要不是身上沒帶錢，會拉你一警察去吃飯嗎？如果不去的話，先借我一百塊讓我打車……”　　……　　‘小瓢蟲’被小艾開去了，有借無還，錢包和信用卡被樹袋熊拿去了，那丫頭如此會花錢，估計也是有去無回，但甄英雄絕對不是最鬱悶的人，因為，白果比他還鬱悶。　　因為跟蹤被狗咬傷這麼丟人現眼的事情就不要提了，還要幫甄英雄買單結帳，本來這也沒什麼，可最讓白果無法接受的是，這小子，整整一個晚上，還沒有和自己說過話呢。　　抹了抹嘴巴，兩份蓋飯已經全部進入了肚子，甄英雄打了個哈哧，終於開口了，“情人老婆，我要回家睡覺了，你呢？”　　白果一怔，看到甄英雄那完全挑釁的目光，一邊從小錢包中心疼的掏出五十大元遞給服務生，一邊狠狠道：“我的任務是跟着你，你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原來是這樣啊，那我決定了，今晚就去大眾浴池，你要不要跟着？”甄英雄很玩味的看着白果，球球的，跟少爺斗？你個丫頭還是年輕。　　白果果然被氣的一臉血紅，偏偏又無力反駁，甄英雄對她的態度確實不同了，過去雖然吵斗，感覺卻很親近，可現在……　　看到甄英雄起身就走，白果猶豫了一下，跟了上去。　　從醫院出來之前，方言曾經用隊長的身份交給了白果這個任務，即，寸步不離的跟着甄英雄，除了洗澡上廁所，一秒鐘都不要讓他消失在自己的視線中。　　白果不明白方言為什麼要這樣做，但隱隱的，這成為了她跟着甄英雄最好的借口。　　甄英雄知道白果在跟着自己，不禁暗暗苦笑，好你個方言，果然不是一般人啊，球球的，你確實比原野要棘手的多，居然派這個丫頭來跟着少爺，你應該已經懷疑少爺什麼了吧？看來，少爺對你的挑釁或者說是宣戰，並沒有錯誤，但是，誰輸誰贏，卻還是未知數。　　甄英雄與白果各有所想，同樣，才走出醫院的方言也站在門口發獃，進入醫院的手下正在撤離，似乎，又有新的安排了。　　“甄英雄，為什麼要故意給我發現這顆子彈呢？他最後對我說的話，大概就是針對這個吧？”　　方言不能理解甄英雄的想法，卻知道這顆子彈大有問題，剛才已經核實，與這顆在昏迷的甄英雄口袋中翻出來的相同的子彈，在天河購物廣場的門前以及那輛報廢的摩托車上都曾留下過痕迹，且與甄三國店裡發現的子彈完全不同。　　“根據當時的情況所判斷出的射擊角度，這顯然是重疊的暗殺，而甄英雄隱瞞了針對他自己的暗殺，卻又用這樣的方法來暗示，或者是試探我，難道，這是挑釁嗎？”　　方言眼中閃過一道異彩，“可惜，無論是試探，或者是挑釁，你都註定會輸，戰場，情場，我方言，永遠不會敗，勝負，往往只是一招而已，而我的籌碼，就是白果小姐在黑與白之間最後的抉擇，而之前，即便迷茫也無所謂的……”

# 第159章 高尚的情操

　　“你不是說回家嗎？為什麼來漢宮？”　　“你以為少爺是個隨便帶女人回家的人嗎？”　　甄英雄鄙夷的目光讓白果不自在，“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當然是說少爺我和你不一樣，居然厚着臉皮不要廉恥的想把男人帶到家裡去！甄英雄怪怪一笑，“你又不是我真正的老婆或者什麼人，少爺憑什麼要帶你回家？”　　笑話，家裡還一活寶艾愛呢，帶你回去做什麼？等着那特務給小艾打報告嗎？　　甄英雄並未聲張，甚至沒有通知老爹，直接到了‘天堂閣’房間，白果不禁奇怪了，“你姐姐不是受了傷嗎？她也在漢宮吧，你為什麼不去看她？”　　甄英雄手一抖，險些把酒杯摔了，“不用，她就是頭破了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　　白果見甄英雄拿了一瓶路易十三，臉上這個燙啊，上次，自己就是喝了那東西，才險些把身子都丟在這裏的。　　甄英雄靠在沙发上，難得主動的對白果發出的邀請，“白警官，要不要喝上一杯？一個人喝酒很悶很無聊啊。”　　“不要！”白果想都不想，現在她看到酒就覺得后怕，而且……大概是習慣了他稱呼自己為情人老婆，突然的一聲白警官所產生的距離感，讓白果很不舒服。　　甄英雄也不勉強，撇了下嘴，放下酒杯，脫掉外套隨手一丟，解開襯衫兩顆紐扣，撲到了床上，這讓白果更彆扭了，如果是以前，怎麼也會用用激將法奚落下自己吧？　　拿起床頭的電話撥了個號碼，甄英雄敞開了躺在大床了，那舒坦勁，“喂，我是你家少爺，給我叫兩個侍女到天堂閣來……”　　侍女？！曾經在這裏住了一陣的白果當然知道什麼是侍女，那是……取悅男人的高級妓女！甄英雄居然當著自己的面叫妓女！　　“什麼？有明星過來客串？誰？胡麗和尹噹噹，一個是演戲的一個是唱歌的？人沒聽說過，但聽名字都很有味道，狐狸淫蕩，不錯不錯，就她們吧……”　　胡麗，二十六歲，一個今年才從二線一躍成為影視界寵兒的電視劇演員，尹噹噹，一個月前朗朗電視台選秀節目‘魅力女音’的第一名，聽說已經和一家大型唱片公司簽約，正在製作自己的第一張專集，白果當時還發短信支持過她呢，本來很清甜秀美的形象在這一秒全毀了，白果為自己那個月發短信用掉的三十塊錢心疼，原來人不可貌相這句話是真的啊，那麼清純的女生也來賣！　　不及多想，完全是下意識的行為，白果三步兩步的衝到了床邊，一個飛撲搶過了電話，“不許叫她們過來！”　　掛電話的力道幾乎讓電話機提前下崗，呼呼喘着粗氣的白果這時才注意到，自己居然躺在了甄英雄懷裡，惱羞成怒大概說的就是她這樣的，“死流氓，我是警察，也是女人，你搞什麼？居然當著我的面叫妓女？！小心我抓你們！”　　甄英雄心裏暗笑，嘴上卻一本正經，“白警官，你這話里有三個錯誤，一，少爺我是這裏的少主人，不是流氓，二，你是警察，是女人，可這裡是我的房間，做什麼是我的自由，我沒轟你走，並不代表我有請你留下來，三，我叫的是明星，不是妓女，雖然少爺眼中這並沒什麼區別，但一個是合法的，一個是非法的，請你不要搞錯，少爺我是覺得無聊，想找個人陪我喝酒聊天，至於醉酒之後會不會發生荒唐的性交行為是不可預知的，那行為又算不算賣淫也是很難界定的……”　　“停停！”　　白果只看甄英雄那表情就知道這死流氓是故意在招惹自己生氣，而這次，他使用的手段真的讓白果生氣了，以往直接調戲自己，占自己便宜的時候，還不覺得心裏絞痛，只是恨的牙痒痒而已，可現在，聽他說要找其他女人陪酒聊天，還大有可能發生性關係，白果只覺得自己的心臟陣陣抽搐。　　“你不就是要喝酒嗎？好，我陪你喝！”　　白果跳下床，拿起甄英雄剛才倒好的酒杯，一飲而盡。　　球球的，少爺是不是玩的過了些啊？甄英雄看到白果有氣卻不發飆，多少感到驚訝，不過，不用侍女過來刺激她喝酒，反到更簡單了，念及此，他也下床，和白果坐到了一張長沙发上。　　“好酒量，可惜，少爺酒量不好，喝一點調調情……不是，是喝一點陶冶下情操還行，大口暢飲就免了。”甄英雄又拿了個杯子，淺淺倒了些，小口抿着。　　“情操？笑話，你這種只會欺負女人的流氓能有什麼情操？”白果這口悶的猛了，一陣天昏地轉，忍着沒吐出來，卻依然不忘記揶揄甄英雄兩句。　　調情操女人，簡稱，情操……　　甄少爺是這麼理解的，可想到自己怎麼也是個教育工作者了，到底沒好意思說出來，嘿嘿一笑，喝酒。　　甄英雄抿了三口，白果喝了三杯，似乎有很大委屈，這丫頭越喝越猛，越猛話越多，而且動作也大膽了起來。　　酒這東西很奧妙，它是穿腸毒藥，卻能讓人露出真實一面，世人大多說它解愁，理智看來，也只是忘愁一宿，毒藥的價值大概就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短暫解脫而已，但酒後卻是人的本性最不設防的時候，載情，亂性，為了發泄心中不快，這東西讓人瘋狂。　　“死流氓，你說！你為什麼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溜出醫院？！”白果眯着眼睛，小臉滿是紅暈，是酒醉，因為甄英雄從她這語氣里感覺不到任何的羞怯。　　球球的，你憑什麼問少爺啊？少爺有問過你去和什麼人約會嗎？甄英雄不爽，“少爺急着出院約會，不成嗎？”　　白果一聽，眼睛猛的瞪圓，可看到甄英雄冷淡的目光，白果又沒了氣勢，點着甄英雄鼻子的手指也垂了下去，是啊，人家和女朋友約會，我管的着嗎？　　又是一口酒悶了下去，“不成！我就要管！你女朋友是什麼人？多大了？做什麼工作的？長的什麼樣子？有沒有照片？你和她認識多久了？”　　汗，簌簌的，靠，你個丫頭查戶口呢？甄英雄不知道白果發什麼神經，而白果自己也不知道，明明自己想忍着不問，可怎麼就問出來了呢？問這些又做什麼呢？　　“這和你，有關係嗎？”甄英雄幫白果倒上酒，語氣很冷。　　白果一怔，拿着酒杯，醉眼迷離的晃動着，望着裏面的液體，她的心似乎也在晃動着，打着轉，“死流氓，你最近，對我好象冷淡了，為什麼？”　　甄英雄喝酒不多，似乎是被醉了的白果影響，也有些醉，同樣望着白果的酒杯，嘴裏一滑，話就出來了，“我有女朋友，你有男朋友，我們本來就應該保持距離，況且，你本來就很討厭我，不是嗎？”　　“你說……我有什麼？男……男朋友？你說我有男朋友？！”白果一臉的驚訝，可看到甄英雄那默然表情，心裏一跳，似乎想到了什麼，“是不是和我那天的約會有關？闌度和你說什麼了，是嗎？”　　笑的很得意，笑的很開心，甚至是一種歡喜，無可否認，白果笑的很好看，可甄英雄卻死不待見，“你想說什麼？說我在嫉妒嗎？哦呵呵，開玩笑，少爺是黑幫太子，會喜歡你一個警察嗎？！球球的，你少自做多情！少爺有喜歡的女人了！”　　白果愣了一下，“你真的不是在嫉妒？”　　甄英雄都不去看白果了，“球球的，我嫉妒什麼？”　　白果有些失望，眼神暗淡了很多，高漲的情緒也瞬間低落，酒勁上頭，她的大腦已經到了空白的狀態，已經倒好的酒杯放到桌子上，抄起瓶子繼續倒，看的甄英雄這叫一個心疼啊，你個球球的，幾萬塊的酒你就這麼糟蹋啊？全灑地上了！　　白果就和沒看到似的，直到瓶子空了，才端起滿滿的酒杯，一仰脖，欣長的小脖子連連蠕動，按滴來計算金錢的酒沿着嘴角流了下來，這丫頭居然一口氣將滿滿一杯灌下了肚！　　這麼喝你也不怕喝死啊？甄英雄剛要去搶她的杯子，卻見白果‘唰’的將酒杯拽了過來，兩人都坐在沙发上，還好是甄英雄躲的快啊，那反應，絕對不是蓋的，如此近的距離，不是誰都能閃開的。　　“啪！”酒杯砸到牆角，碎成千片，甄英雄差點從沙发上栽下去，才一起身要罵，險些被活活嚇死，白果的臉居然貼到了自己面前三分處，而且抱住了自己的脖子！　　眯起的大眼睛中，眼神迷離，如湖水波動，晶瑩閃爍，卻少了幾分靈氣，彷彿根本沒有看到東西，或者是看不到東西一般，目光有些分散，潮紅滲透了晶瑩的皮膚，那小臉好似能掐出水來一般，鼻尖已經見汗，估計是酒勁所引發的燥熱所致，這個不怎麼喜歡打扮的女人並沒有塗抹唇彩，顏色粉紅微淡，小口微張，一呼一吸，酒香混合著白果那獨特馨香的味道撲在了甄英雄的臉上，甄英雄還未回神，就聽到白果那輕輕的，帶着讓人心醉韻調的惆悵聲音響了起來，“可我嫉妒……”　　你嫉妒？甄英雄突然發現，一向對智商很有自信的自己，今晚似乎變成了傻瓜白痴，對於感情本來就外行的他並不承認自己在這方面的幼兒園學歷，可事實就是，他真的懵了，全然不懂。　　白果的眼睛已經完全合上了，卻依然找到了甄英雄的嘴巴，吻的不是很用力，可甄英雄卻倒下了，被白果撲倒了。　　“死流氓，我想，我是喜歡上你了……”　　“什麼？！”　　甄英雄再次有了雷劈的感覺，可這次，卻起到了充電般的效果，甄少爺這個振奮啊，就好象超人嗑了葯一般，能滿天飛似的，一個翻身把白果壓到身下，雙手捧着女警察的臉，激動了，“你說什麼？再說一次？”　　這輩子還是第一次有女生對自己說‘我喜歡你’，作為一個一直很堅信自己很帥超帥無敵帥的男人，直到二十二歲才等到這一天，且說這話的是一個和自己絕對對立的女警察，其內心中的興奮與驕傲，滿足與欣喜，絕對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到的，而且，那種無法解釋的似乎打架打贏了一般的勝利感覺，更讓甄英雄振奮，得意。　　“我說……”白果眼睛已經睜不開了，嘴角還殘留的酒珠誘人之極，呼吸急促，高聳的胸口劇烈的起伏着，嫩白的小手摸到了警察制服的領口，拉着，扯着，“我好熱……”　　熱？球球的，少爺幫你！甄英雄這是第一次不是因為想佔有一個女人而幫她脫衣服，“不是這句，上一句，上一句！球球的，你等會兒再睡！”　　“我說……死流氓……”　　“恩，恩，什麼？接着說啊！”　　白果已如囈語，說話有氣無力，此刻卻突然睜開眼睛，猛的抬頭頂住甄英雄的腦門，“我一定抓你去坐牢！”　　撞的腦門生疼，甄英雄再一看，白果已經甜甜睡去，嘴角，帶着一抹滿足的微笑，似乎夢到了什麼好笑的事情。　　“我靠！球球的，你這丫頭……”　　甄英雄剛想搖醒她，卻猛然發現，自己幫白果脫衣服，脫的有些過了……干！少爺這算是習慣成自然嗎？　　上身警服的扣子全被解開了，白色的全杯胸罩很是簡單，且有一種保守而隨意的自然感覺，和這丫頭的性格很符，白嫩耀眼的肌膚如羊脂白玉，小腹平坦，淺淺的小肚臍煞是可愛，一個半裸的睡美人本就是種誘惑，更何況是個半敞着警服的警花啊，制服的誘惑？　　甄英雄不知道是不是和那身衣服有關，只覺得這丫頭比全裸着還要挑逗自己的神經，手，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解開了她的褲帶，拉下了拉鏈，還扒下了一截，裏面，是很保守簡單的白色絲制內褲，倒是和小愛那倒霉鬼經常穿的很是相似，甄英雄下面的兄弟精神十足，被褲子約束的甚是痛苦。　　球球的，要不是少爺有事情，肯定把你就地正法！甄英雄掏了掏口袋，看着手心裏攢成一小團的白色紙袋，這個後悔啊，早知道少爺就應該晚點在給她下藥才對啊！　　脫了白果的上衣，拽掉了她的褲子，看着她嫩白小腿上包裹的繃帶，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哪根神經不對，居然在狗咬過的地方吻了吻，這才幫她將高跟鞋脫下。　　薄薄的短絲襪無法掩飾住那雙小巧玉足的完美，甄英雄想了想，終於是幫她脫了襪子。　　玲瓏玉足雪白如玉，白嫩可人，腳踝纖細不失圓潤，腳型欣長，腳弓微高，那完美弧線漂亮誘人，腳膚如凝脂一般，好似絲綢一般柔滑，十隻腳趾長短有秩，如十棵細嫩蔥白整齊排列，腳指甲晶瑩光潔，透着粉紅光澤，皮膚細嫩，幾乎透明，那淡青色的細小血管讓人難以遏止的想要去親吻。　　這丫頭，從上到下，幾乎完美，甄英雄忍住去親吻她腳丫的那有些不太正常的衝動，抱起這癱了一般的無骨美人兒，將輕盈的她輕輕放到床上，正要蓋被子，甄英雄一猶豫，球球的，美色當前，有便宜不佔的是君子，可少爺是君子嗎？從來沒是過！　　親一個先，為了那句你喜歡少爺我，哦呵呵……　　甄英雄對着白果的小嘴就是一吻，然後一路向下，路過高聳的胸脯，還拉下了她的胸罩，吸了吸那兩顆小櫻桃。　　腋窩，肚臍，隔着內褲，那散發著溫熱的私處也不曾放過，大腿，膝蓋，小腿，連腳面與腳趾都印上了他的吻，甄英雄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如此興奮，沒有慾望，卻只是想吻這個女人。　　球球的，你這丫頭身上已經落滿了少爺的印章，少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歡你，但卻知道一件事情，少爺，不喜歡有別的男人喜歡你！甄英雄給白果蓋好被子，溫柔的在她光潔的小腦門吻了一口，自我陶醉的笑了一聲，這才起身，“少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高人一等’的‘情操’終有一天會讓你親身體會到的，哦呵呵……”　　臉色，已經變了，好心情的甄英雄深吸了一口氣，完全回復了殺手的狀態，自言自語中，卻帶着冰冷的怨氣，“現在，是時候為了我那變態姐姐掃清麻煩了，否則少爺怎麼有臉見她？她額頭的傷，少爺要成萬倍的討回來，老虎不發威，你就不曉得什麼是弱肉強食蠻不講理的黑社會了。”　　說罷，終於一捏鼻子，鑽進了下水管道，“球球的，害少爺做老鼠這筆帳也要很仔細的算一算……”

# 第160章 黑色地下室

　　漢宮之外，方言坐在一輛拉着窗帘的銀灰色大切諾基中，這輛車就停靠在路邊，夾在眾多客人的車中，很是隱蔽。　　座位上，擺放了不少麵包和飲料瓶，顯然，他打算在此過夜蹲點……　　駕駛位上的青年警察打了個哈哧，放躺了座位，似乎是輪到他休息了，看到方言一眨不眨的盯着漢宮正門，忍不住說道：“副隊長，既然您已經叮囑白果來監視甄英雄了，又為什麼要親自過來啊？還吩咐兄弟們監控着漢宮所有的出口，難道甄英雄這麼晚了還可能出去嗎？”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方言表情很是單一，讓人覺得他很無聊，白瞎了英俊的長相，可他的這個表情到了工作中，就讓人忍不住去信服，自信而有威嚴，“你不覺得義字會的堂堂太子甄英雄今天對警方的配合態度有些過了嗎？”　　青年想了想，點頭道：“是有些過，以往他絕對不會如此配合的，有了麻煩更不會報警，也許，是覺得副隊長你很可靠吧。”　　“那不可能，否則……”方言看了一眼手心裏的子彈，沒有繼續說否則會如何，“我只能說，那傢伙今晚肯定要去什麼地方做某件事情，而且，他知道我定然會監視他。”　　青年皺眉，“既然他知道，那一定會放棄了，副隊長又為什麼要……啊，白果！”　　“你很有前途，正是如此，我要白果來跟着她，一來是因為白果一直負責他的保護工作，二來嘛，就是讓甄英雄放鬆警惕，以為甩開了白果就可以脫離了警方的視線，從而大意行事，白果，就是我們的煙霧彈。”方言說罷，忍不住抬頭望着漢宮的樓上，心裏不大舒服，為了抓甄英雄，他着實掙扎了一番，這才忍着心裏的扭曲將白果推進了狼窩，“甄英雄故意激我，讓我派人監視他，就是想把我們甩到明處，這樣擺脫起來，比我們暗中監視他要容易的多。”　　“可是，甄英雄未必就能擺脫白果警官啊。”　　“會的，肯定會的……”方言這話肯定中有期待，似乎生怕甄英雄擺脫不了似的，至於具體是怕自己白白熬夜，還是怕睡在一個房間中的男女發生些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這就不清楚了，但方言卻堅信，上次他可以擺脫警方去殺高橋澤，那麼這次就肯定能擺脫白果去做些見不得人的事情，例如，去找金色子彈的主人……　　……　　“朋友，幾點了你才過來……我靠！你身上是什麼味兒啊？！”　　‘迷幻空間’的後門，昏暗的窄巷裡，闌度捂着鼻子向後閃，這動作讓甄少爺很不爽。　　將加重的大二八自行車一支，甄英雄沒好氣道：“這味道你很陌生嗎？難道你沒鑽過下水道啊？”　　“你也鑽下水道了？”闌度試探性的嗅了嗅，又捂住了鼻子，“還真是他媽熟悉的味道啊，日，我現在聞到這味兒就有殺人的慾望，讓我想起那該丟到糞池裡讓蛆蟲姦淫一萬次的方言！”　　看着那輛二八自行車，甄英雄搖了搖頭，“方言那人確實比原野厲害，很有心計，我想，這時候他肯定在漢宮門外蹲我呢，哼，球球的，想用白果做煙霧彈迷惑本少爺？低估少爺我的智商，白痴，從我口袋裡掏出那顆金色子彈的時候，就註定他要被少爺我算計了。”　　闌度很了解甄英雄，自負聰明的闌度從來不會在甄英雄面前顯擺，原因很簡單，闌度要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個看上去最沒溜兒，甚至有些大條加白痴的甄少爺，內里精明的程度是無法估計的，最少，闌度沒見過比他更精明的人，“真如你事先預料一般，方言隱瞞了那顆子彈的事情，並沒有追問你關於子彈的來歷？”　　“他不會問的，因為他認定我不會說實話，而且只有一顆子彈，並不能證明什麼，與其被我敷衍，他裝做不知道，讓我以為那顆子彈丟在了水中，然後偷偷的調查，把我蒙在鼓裡，顯然是最好的辦法。”甄英雄得意的笑了笑，“他的行為已經證明，和老爹說的一樣，他是衝著我來的，與其暗鬥，少爺更喜歡光明正大一些，所以，我剛才已經暗示過他，少爺我是故意讓他把子彈偷去的，他現在一定很迷惑，少爺到底要做什麼呢？球球的，用白果來迷惑我？可笑可笑，少爺敢說，他絕對想不到，少爺的煙霧彈，是雙響的！”　　闌度嘆了口氣，感慨啊，原來一個平時像傻瓜的傢伙突然變的聰明起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比聰明的人還要聰明……　　“球球，少爺一堂堂太子，居然淪落為偷自行車的小賊，憋屈啊……”甄英雄的臉色突然板了起來，很是陰冷，帶着股肅殺之氣，“死變態的雖然欠揍，可還輪不到少爺以外的人欺負她，不可饒恕……那兩個人呢？”　　“地下室，等你處置呢，我只是把他們綁上，消磨下他們的銳氣而已。”闌度說的很自然，可這次卻是甄英雄打冷戰了，消磨銳氣？那兩個人，神智還正常吧……　　……　　迷幻空間的地下室，寬敞異常，與其說是地下室，反不如說這裡是個健身房，有一些成箱的貨物整齊的堆放在門口，轉過這些箱子堆，幾台鍛煉力量的健身器械擺放在牆角，一個小型的拳擊擂台出現在了眼前。　　拳擊台上，兩個赤裸着上身，肌肉發達結實的青年小伙子正戴着護具和拳套對打，步法輕捷，出拳有力，打的既好看又激烈，每每有人中拳，坐在台下的七八個年紀相仿的傢伙就會大聲叫好，這些人裝束完全一樣，黑色的運動褲，黑色的半袖體恤，‘迷幻空間’四個白色大字印在了身後。　　見到甄英雄與闌度出現，坐在地上的幾人迅速站起，收起了方才的不羈與興奮，表情謙卑，有種從骨子里透出的尊敬。　　“太子爺好！”　　球球的，剛洗了個澡，是好些了，甄英雄已經換了一身和這些小弟一樣的衣服，一邊用毛巾擦拭着頭髮，一邊冷冷的問道：“那兩個東西呢？”　　台上兩個赤裸着上身的青年跳了下來，笑着一指，“在裡間享受二老闆的招待。”　　冷汗直流，甄英雄揮了揮手，示意這幾個手下繼續，看了眼闌度，這傢伙笑的好不陰險。　　進入裡間，甄英雄差點沒吐出來，靠你個球球的，就知道你這死黃毛整了些希奇古怪的手段！　　裡間不大，大約七八十平，因為沒有什麼物品，倒也很顯寬敞。　　一個男人伸開雙臂被綁在屋裡唯一一張床的床頭，臉部滿是污血，已有些乾涸，顏色黑紫，布滿細小傷痕，鼻樑深深塌陷，嚴重變形，絕對屬於毀容的範疇，嘴裏被堵了個SM專用的口塞，讓他無法說話，口水一個勁的往下流，讓人看了就覺得噁心加變態。　　這男人，赫然就是午後時分企圖殺害甄三國，后被甄英雄追趕而上，一起掉入河中，卻沒有被警方搜捕到，懷疑已經逃脫的殺手男人！　　此刻，強悍的男人一絲不掛的被綁在床上，坐靠在床頭，兩條長滿了長毛的腿被大大的分開，雙腳腳腕分別被繩子拉綁在床下兩條床腿上，可以扭動，卻無法併攏雙腿或者反抗，一身材如大象般的女人坐在他身上，一起一落，一身雪白的肥肉不停的顫抖，讓人看了第一眼，就不會去看第二眼。　　大象女人雖然穿了穿了件赤膊連衣裙，可只看那肥大的屁股一起一落，男人的小弟弟帶着水光就知道，女人，沒穿內褲，且正在倒採花，噁心的粗喘呻吟讓甄英雄作嘔。　　球球的，這死黃毛確實夠狠，屋子正中，男人的正面，放了個床墊，兩個魔鬼身材，極為妖媚的女人正赤裸裸的摟抱在一起，不過，是六九式的摟抱，兩人都伸出小小的紅舌頭，用力，用心的舔着對方的私處，誘人的呻吟為了增加挑逗的意味略顯誇張，但惹火程度確實非同尋常。　　那面色蒼白，被採的似乎有精盡人亡趨勢的殺手看到甄英雄，本已經無神的眼睛突然爆射怒光，甄英雄不屑的翻了一眼，根本懶得看他。　　那兩個投入的同性表演者看到看到甄英雄進來了，忙嬌笑着爬了起來，絲毫不覺廉恥，也不找衣服掩體，“太子爺好。”　　甄英雄對這種女人一點興趣也沒有，但對於她們方才的同性表演倒覺得滿刺激，也許是剛剛看過了白果那完美無暇的身體，這時見到這兩個女人，終於體會到啥是庸枝俗粉了，球球的，和情人老婆一比，不論樣貌身材皮膚，你們簡直是垃圾啊，看看那奶頭，還沒生過孩子顏色就那麼深了……　　闌度對兩個女人指了指，示意她們穿衣服，那兩個女人顯然不太樂意，難得看到甄少爺，能一度春宵的話，可是和姐妹們吹噓的資本啊，可看到甄英雄冷冷的目光，兩女失望，但穿衣服之際依然沒忘了做幾個撩人的姿勢。　　闌度很得意自己的傑作，“朋友，如何，我的招待還是不錯的吧？來迷幻空間，自然需要女人陪了，為了怕他陽痿，我給他吃了小半瓶偉哥，還找了兩個美女表演，讓他大飽眼福之餘，可以越戰越勇……”　　球球的，你丫也太缺德了，美女有的看沒的吃，居然弄了頭大象給他……甄英雄忍着翻騰，看着那大象起起落落，全心投入到沒留心自己的到來，感慨啊，這女人，有多少年的性生活空白啊？　　甄英雄不喜歡這麼作踐人，但這個男人是個例外，只因為他想殺了甄三國，甄英雄也明白，闌度就是為了幫自己發泄怨氣才如此缺德的。　　再看那戴着眼睛的風騷美女，甄英雄差點流鼻血，靠，太誘惑了。　　那殺手的老婆雙臂被吊起在屋頂，只有腳尖點地，只是被脫了鞋子，扒了外衣而已。　　紫色的半杯胸罩將她的乳溝襯托的極為深陷，平坦的小腹雪白無暇，不知為何，這被封了口的美女滿臉潮紅的扭動着身體，鼻息重重的，讓人看了就會產生齷齪的聯想。　　甄英雄奇道：“你喂她吃春藥了？”　　“沒有。”闌度一邊讓手下將那大象女人拉下來，一邊指着牆角的箱子，說道：“這招是和你學的，在她胸口抹了把糖，然後灑了幾隻螞蟻在上面。”　　甄英雄走近一看，果然，數十隻螞蟻正在女人的胸口上忙碌着搬運砂糖，那輕輕的爬動對肌膚的刺激雖小，可時間越長，那感覺越是撓心。　　球球的，少爺過去用過這樣的手段嗎？甄英雄沒想起來，不過看到女人求救似的目光，心軟的甄少爺不能不管。　　在男人憤怒的目光與女人驚怕的眼神下，甄英雄一把扯掉了女人的胸罩，那雪白豐滿如兩個小足球似的乳房彈了出來，真是迷死人不償命。　　用胸罩將螞蟻和糖全部擦下去，甄英雄轉頭和一臉得意的闌度說道：“鳳兒和蘭兒留下，闌度，你們去外面吧，少爺我要開始審問犯人了。”　　闌度點了點頭，他很了解甄英雄，這小子相當的虛偽，耍流氓的時候不會讓和他熟悉的人看到，這樣才能保住他所謂的純潔形象，看到甄英雄對自己做了個手槍的姿勢，然後用那隻手提了提后腰帶，闌度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這小子，就是一流氓。　　“蘭兒，幫那男的解開嘴上的東西。”見闌度帶上了房門，甄英雄吩咐過那個長發小姐，這才笑着拍了拍眼鏡女人的臉，扯掉了她嘴上貼着的膠布，笑道：“我不讓你在很多男人面前喪盡顏面，你是不是應該感激下本少爺？”　　那女人不明白甄英雄這麼說是什麼意思，一怔，卻聽甄英雄繼續說道：“給你兩個選擇，一，告訴我，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殺我姐姐甄三國，是受誰的指使，然後，我會考慮放了你們，二，少爺我找外面的小弟，輪姦你，奸死你，然後把你切碎了加工成寵物罐頭，喂我後院養着的看家狗！”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很沒水準，球球的，你當少爺是在開玩笑嗎？甄英雄眼神一冷，一把將女人的裙子連同內褲扒了下來，“少爺我不喜歡重複一個問題，你最好誠實些。”　　甄英雄看也不看全裸的女人一眼，走到牆角，從一個寫着‘情趣工具箱’的大箱子里找到了一個瓶子。一看到那瓶子，女人的臉色大變，那東西她認得，剛才那個黃頭髮的男人，就是從那瓶子里倒出來的螞蟻啊！　　甄英雄並不着急威脅那女人，而是坐在那個頭髮齊肩，叫做鳳兒的小姐搬來的椅子上，一邊享受她的肩部按摩，一邊等着另一個小姐揭開那殺手的口塞。　　“甄英雄！我操……”　　“啪！”　　那殺手一句街沒罵完，已經被給他鬆口的女人賞了一巴掌，下手很快，力道很足，殺手立刻明白，這個女人，或者說是這兩個女人，都不是一般的小姐，而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打手。　　“你操？操誰？剛才那頭大象嗎？”甄英雄笑道：“早說啊，我立刻幫你把她叫回來。”　　這句話一出口，那殺手立刻慌了，連續兩個小時，包皮都快磨破了，自己真快被榨乾了，還來？！　　“甄英雄，要殺要剮你一句話，折磨人，這不算能耐！”　　“踩他小弟弟……”甄英雄看都不看那殺手一眼，對他的話，更是聞似未聞。　　殺手一怔，卻見騎坐在自己身上的蘭兒很是興奮的跳了起來，然後，抬起一條美腿，踏踩到自己頭上，短短的裙子下，那春光無限，沒穿內褲啊！好大一片黑森林！　　蘭兒妖媚的一笑，竟是將右手摸到了裙下，讓殺手清楚的看到，食指與中指滑入了森林中的那條縫隙，一進一出，水聲潺潺，殺手都懵了，不知道這小姐為何手淫。　　本就葯勁沒過，而此刻這蘭兒又比方才那大象美了不知多少倍，明明知道不可以，也不是時候，可那殺手的小弟弟還是翹了起來，那蘭兒一見，笑了笑，將手指從那縫隙中抽了出來，晶瑩的愛液讓甄英雄也覺得有些受不了了，球球的，少爺好象是有點缺德了，可沒辦法，少爺是黑社會啊，應該讓這些殺手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蘭兒當真是騷到了骨子里，帶電的眼神迷離風騷，張開小口，伸出小舌頭，居然去舔食那兩根帶着愛液的手指！殺手難受啊，慾火焚身，小弟弟兇猛的跳了跳。　　蘭兒一看更樂了，小腳丫緩緩向下移動，滑過殺手的臉，擦過他的胸口，掃過他的小腹，最後，用腳心輕輕壓着殺手那精力十足的小弟弟，廝磨着，還不時用腳縫去撥弄紫黑的‘光頭’，那感覺，比用手套弄還要刺激十倍……

# 第161章 無恥黑社會

　　殺手的感覺永遠是敏銳的，儘管小弟弟爽的要死，可他還是在第一時間注意到了那小姐眼中突然爆射出的殺氣，可惜，他被綁着，只能承受，無力反抗，更因為男人無法自由控制住那小弟弟，讓他一聲慘叫，生不如死，蘭兒，在他小弟弟最堅硬的時候，狠狠的一腳猛踩下去，小弟弟壓着睾丸，幾乎被踩到了身體中，那痛苦，豈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啊！！！甄英雄，你丫的不是人！”　　“鳳兒，踢那女人小妹妹……”甄英雄又沒聽到似的，“對了，穿上高跟鞋再踢……”　　看到鳳兒真的去穿鞋了，那眼鏡女人怕啊，“別，別，甄，甄少爺，我招，我全招！是有人指使我們這麼做的……”　　球球的，早就該這樣！甄英雄揮手阻止了鳳兒，而那蘭兒已經接替了鳳兒幫甄英雄做着按摩。　　“騷貨，大不了是一死，招你媽了B啊！操你媽的甄英雄，有種的殺了爺爺！”　　“可是，老公，我不想死……”　　“招了也是死，你白痴嗎？！”　　那殺手確實夠強悍，強悍到甄英雄也有些佩服他了，小弟弟受到重創，疼的渾身痙攣、聲音發顫，可依然強硬。　　忍不住拍着手掌，甄英雄臉上那敬重讓眼鏡女人看到了一線生機，也許，這個叫做英雄的男人會像古裝片里演的那樣，因為自己老公的男人風範而識英雄，重英雄，然後要自己保證不再對甄三國下手，他就會放了夫妻二人，也許，還會成為朋友呢！　　都說女人愛幻想，看來不假，這眼鏡女人似乎想的太美了點兒。　　“老兄，你真的很男人，即便小弟弟斷了，你的志氣依然高昂，這讓我很敬佩，真的，我想，我們如果不是敵人的話，一定會成為好朋友的，可惜，可惜啊……”甄英雄搖着頭，一副的無可奈何，卻說了句讓這對殺手夫妻想親爺爺祖奶奶罵街的話，“鳳兒，把這裝螞蟻的瓶子塞到那位大男人的身體正中靠後偏下的某眼兒中……哦，還有，記得敲兩下瓶底，不然螞蟻不爬……”　　殺手哪裡想到過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凌辱手段啊？被肥女強暴，忍了，哪怕是被男人雞姦，被動物插都聽說過，可……被一群螞蟻來上一個世界上最離譜體積差別的群暴後庭花，天啊，丟人都丟到動物世界了，螞蟻是不會印報紙啊，輪姦了一個人類，自己還用活着嗎？　　“女人，你叫什麼？”　　甄英雄淡淡道：“你應該不想看到你老公被一群螞蟻爆菊花吧？是誰指使你們來殺我姐姐的，目的又是什麼？”　　那女人看到甄英雄的目光盯着自己，渾身的不自在，又看了一眼那殺手正要被鳳兒插瓶子，打了個冷戰，不理他的叫喊，顫巍巍道：“我，我叫劉青，甄少爺，你相信我，我只是負責開車，我並不知道要殺的人是您的姐姐啊，那些，那些……那些事情都是他做的！”　　“我操你媽的賤貨！你……”　　“啪！”　　“閉上你的狗嘴！”鳳兒也賞了殺手一個大嘴巴，然後跪回他的雙腿之間，繼續用瓶子去尋找那男人的洞口。　　球球啊，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啊，甄英雄暗暗感慨，表面卻笑的很開心，起身走到女人身後，從後面托住她的乳房，很有手感，“不錯不錯，你這女人身材迷人不說，還是貨真價實，少爺我喜歡。”　　女人一聽，彷彿黑暗中找到了一線光亮，“甄少爺只要不殺我，我什麼都招，而且……我願意真心真意的給甄少爺做情人，不，是做母狗，做性奴！”　　很誘人……甄英雄聞言，不禁齷齪的想到了這女人屁股上插個假尾巴，跪在自己面前舔大腿的噴血畫面了。　　“到底是什麼人指使你們的？”　　甄英雄笑了笑，坐回椅子，笑道：“劉青是吧？你想給少爺做性奴，做美女犬，我想，是因為你想得到少爺的庇佑吧？還有你這個男人，叫……”　　“爺爺我叫楊剛！”　　那殺手話雖然猛，可動作卻不搭調，使勁的拱屁股，生怕被鳳兒插了菊花。　　“楊剛？呵呵，好名字，和你的外表很配，不過少爺我覺得，你的戲演的差不多了。”甄英雄的話讓楊剛一怔，眼中不但有驚訝，還有一絲被看透的恐懼，“你所以表現的如此強硬無非是想讓少爺我敬佩你，不會把你當成一個容易出賣主人的奴才，抬高一下自己的價值，不是嗎？”　　這話一出口，劉青不解，兩個小姐面無反應，但楊剛卻大驚失色，雖然很快掩飾住了表情，可他很清楚，甄英雄已經看穿了自己的用心。　　球球的，真正的殺手對人心理的揣摩和掌握，哪裡是你一個靠打架升級為殺手的非職業可以理解的啊？甄英雄打了個哈哧，伸了個懶腰，“放心吧，只要你招了，我自然不會殺你，還會重用你，畢竟，你的勇猛和強悍少爺親身體會，而且你很有智商，保命的同時還在為以後的發展埋伏筆，昨天漢宮門前暗殺並利用潜水逃命，方法出人意料的大膽，高明，少爺就奇怪，不可能有殺手預先知道少爺會到漢宮去，所以總是隱隱覺得哪裡不對，直到今天在電梯里遇到你我才恍然大悟，你們的目標從一開始就是我姐姐。”　　楊剛見鳳兒已經不在動手，這才冷笑道：“可我卻沒有想到，你堂堂太子居然化妝跟在了我身後，還騎着摩托追上了我，更沒想到，你居然在報警之前安排了那個黃毛小子帶人等在河邊，用我昨天從水底逃走的方法擺脫了故意引來的警察……”　　“遇到你只是巧合，而關於逃走的方法，少爺和警察不一樣，我不喜歡上兩次相同的當，所以昨天就已經吩咐他們準備了潜水用品，不過說實話，我並沒想過這麼快就能用上。”甄英雄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奇怪，好象自己昨天就特別緊張，總覺得哪裡不對卻又說不上來，原來，是隱隱察覺到有危險的是三國，所以才熬夜安排了一切啊，球球的，少爺幹嗎要如此緊張那丫頭啊？　　心裏亂想，嘴上卻道：“你那顆假手雷，應該是想在殺了我姐姐之後提防有警察出現，打算引起混亂藉機逃走的工具吧？從這一點來看，你真的很有智商。”　　楊剛嘆了口氣，苦笑道：“已經全被你看穿了，這證明，你的智商比我要高的多了，甄少爺，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我確實不想死，如果出賣了主子，我怕想死都難，所以，我可以把命賣給你，只求你能保我這條命。”　　甄英雄看着楊剛那一臉頹喪，淡淡道：“你們兩個，只能活一個。”　　劉青與楊剛大驚，相互望了一眼，眼中哪還有恩愛啊。　　“甄少爺，我不想死，我全告訴您，以後一定忠心侍侯您的，求求您，不要讓我死！”　　“賤貨，甄少爺有的是女人，難道缺你一個嗎？”　　“少爺手下也多的是，也不短你一個吧？而且，女人多，但美女犬肯定沒有！”　　“我操你個賤人！你……”　　球球的，這就是人性啊，甄英雄拍了拍手，一對反目夫妻安靜了，“其實，我剛才是在開玩笑的。”　　一對夫妻幾乎吐血，這個人真的是太子爺嗎？怎麼這麼無聊啊？　　“現在，把指使你們的人是誰，又是什麼目的，小聲的告訴蘭兒和鳳兒。”甄英雄不知從哪裡摸出一把匕首，用鋒尖摳着指甲，冷聲道：“說了假話的人，想死，也未必容易，少爺一定會折騰的你們求我送你們去死的。”　　開玩笑，你連螞蟻強姦人這樣的主意都想的出來，還有什麼是你想不到的？楊剛與劉青心裏已經對這個面善心流膿的流氓太子恐懼到了一定程度。　　蘭兒與鳳兒在聽了兩個人的話之後，核實了一遍，然後俯首彙報給了甄英雄，甄英雄臉色未變，對那對緊張望着自己的夫妻說道：“好，很好，你們很老實，少爺我很高興，你們都可以活下來……”　　楊剛與劉青一聽，大喜，而兩個小姐已經分別給兩人鬆綁了，卻聽甄英雄皺眉道：“可是，少爺我應該怎麼安排你們呢？”　　見甄英雄色咪咪的瞄着劉青的身體看，劉青心裏樂翻了，無論長相還是智商，或者是身份地位，這個甄少爺都比自己那個叫做老公的情夫強太多了，強大的男人才是自己的追求啊，劉青做出一副羞答答的樣子，“只要甄少爺喜歡，劉青願意永遠侍侯少爺身邊。”　　騷女的靦腆雖然做作，卻對男人有着巨大吸引力，這話確實不錯。　　楊剛眼中閃過一道異彩，道：“是啊，甄少爺，這賤人床上功夫確實不錯。”　　“可是，她是你老婆啊。”甄英雄一臉的為難，可為難的有些做作。　　楊剛穿上一條蘭兒丟來的長褲，道：“我們只是亂稱呼的而已，少爺不必為難，楊剛以後絕對不會再抬頭望上劉青一眼。”　　是嗎？球球的，你有些小看少爺了，甄英雄笑着將才戴上胸罩，提起裙子的劉青抱在懷裡，“那我就多謝你割愛讓美了，開門，少爺要回漢宮逍遙快活去了。”　　蘭兒與鳳兒很嫉妒的望着一臉媚笑躺在甄英雄懷裡的劉青，同樣也有些不解，太子爺喜歡和別人搶老婆嗎？他不是不喜歡不三不四的女人嗎？　　門拉開，闌度站在門外，很詫異的看着楊剛與抱着劉青的甄英雄，愣了一會兒才醒悟，“看來，我們要歡迎新夥伴了啊。”　　楊剛可以感覺到開門瞬間這個黃頭髮的外國人所散發的殺氣，甚至比甄英雄還要強烈的多，見他散去氣勢，不由鬆了口氣，傳言果然沒錯，甄英雄這唯一的保鏢當真不簡單啊。　　地下室只有闌度一個人，甄英雄奇道：“其他人呢？”　　“有客人打架，茬子挺硬，我讓他們去處理了。”　　闌度說罷轉過了身，“操，我以為這兩個人不會招呢，連搶都準備好了，不過這樣也好，能不殺人，誰也不想造殺孽。”　　一把銀色的格洛克手槍很隨意的別在了身後，楊剛一看，心中大喜，現在這是多麼好的機會啊！前面，是背對着自己的闌度，後面，是抱着劉青的甄英雄，而甄英雄的身後，便只有兩個手無寸鐵的小妞了！　　楊剛猛的一推闌度，順手拔出了闌度后腰上的手槍，“去死吧！”　　闌度才一轉身，手槍響起，可讓楊剛驚訝的是，闌度，並沒有倒下，而且，身上沒有任何的傷口。　　“其實，我很討厭這種無聊的遊戲。”闌度嘆了口氣，從懷裡掏出了另一把格洛克手槍，一邊擰着消音器，一邊說道：“生與死，你自己選擇了死亡，所以，這怨不得我，我曾經答應過你身後的甄少爺，不會主動殺人，可現在，主動的人是你。”　　楊剛無法相信，明明消失的人，全部面無表情的走了出來，冷漠，卻有陣陣殺意，猛然回頭，卻剛好見到甄英雄將劉青的屍體輕輕放在了地上，這女人的后心上，一把匕首，直沒刀柄。　　“少爺我很想忘記自己是個黑社會，偏偏你總是在提醒我不能忘記，少爺我不想對敵人狠辣，偏偏你時刻告訴我不能留情，一個小小的測試就讓你原形畢露，真是可悲。”甄英雄將劉青沒有閉上的眼皮撫了下來，蹲在地上，望着楊剛，語氣有些無奈，“你不是一個值得少爺去用的人，不可否認，你很聰明，認輸，出賣主子……不，應該說是出賣這個女人的同時，也在尋找機會翻身，我想，你決定搶槍的時候一定在想，如果可以殺了少爺逃出去，出賣主子的事情大可以推到這女人身上吧？你沒有相信過本少爺，就像少爺也不相信你一樣。”　　楊剛的冷汗已經落了下來，甄英雄的眼神讓他聯想到了死神，明明是個調兒郎當的傢伙，卻突然具備了如此的殺氣，可怕。　　“我給過你機會證明自己，在我說兩個只能活一個的時候，肯把‘活’讓給對方的人，少爺一定不會殺……”甄英雄低頭看着劉青，苦笑道：“兩個自私的人，兩個對我最親的人下手的傢伙，現在，我找不到什麼讓你活下去的理由了。”　　闌度已經抬起了槍，楊剛真的怕了。一個強悍的人，對自己的頭腦有着絕對的自信，那麼為了形勢，他可以收斂強悍的實力，委曲求全，但此刻，頭腦，已經完全無用了，因為有一個比自己更聰明的傢伙成為了自己的敵人，強悍的楊剛一把扯掉自己才穿上的上衣，“甄英雄，我確實小看了你，生死由命，你要真是個英雄，就和我單挑！媽的，老子就是死，也要死的轟轟烈烈！”　　“好啊。”　　甄英雄出奇的痛快，闌度微微一笑，收起了手槍，而一眾黑衣青年，也面露興奮，兩個小姐更是雙眼冒光，早就聽說過甄英雄很能打，卻很少有人見過他出手。　　“你被蹂躪了半天，又被傷了子孫帶，少爺我不想欺負你。”甄英雄沒有站起來，淡淡的，認真的說道：“我蹲着讓你三招，只要少爺後背沾地，不但放你走，你身上那衣服少爺也不要你錢了，打車錢我還倒貼你。”　　甄英雄真的是真英雄，居然不肯佔便宜？還是說……他有毛病？！都說聰明的人不正常，難道是真的？　　想楊剛也是聰明之極的人了，卻實在搞不懂甄英雄在想什麼了，蹲着讓我三招？　　再看眾人，全部退開，留出足夠寬敞的空地，而闌度，卻苦笑搖頭，彷彿知道甄英雄在打什麼主意一般。　　“是你自己說的，無論真假，爺爺我要死也一定拽你做墊背的！”楊剛知道甄英雄肯定不會輕易放自己走，但要是制住他，就不必擔心了，所以上來就是殺招。　　因為甄英雄是蹲在地上的，所以出腿似乎是必然的選擇。　　球球的，多狡猾的狐狸，也斗不過好獵人，你這傢伙真是愚蠢。　　只見甄英雄胳膊一抬，白光一閃，然後是楊剛一聲慘叫，闌度失望的閉上了眼睛，果然，甄英雄這小子又耍流氓了。　　倒在甄英雄腳下的劉青，后心上的匕首已經插到了因為抬腿踢來而襠部暴露，且無法躲避的楊剛的小弟弟上，楊剛還未倒地，說過蹲在地上讓楊剛三招的甄英雄已經跳起來，一個手肘砸到了他的面門上，楊剛重重倒地不算，甄英雄揪住他的頭髮，照着地面就是狠狠的一磕，楊剛頭破血流，幾乎昏厥，“你……王八蛋，你騙人……”　　甄英雄搖着頭，憐憫的無恥表情看的那些青年打手也跟着搖。　　“是你白痴，少爺同意單挑，可沒說不用刀子，少爺說蹲着讓你三招，那不蹲着我憑什麼讓你？”

# 第162章 白果失身了

　　無恥啊，淫蕩啊，簡直是不要臉啊！可仔細一想，所有人又覺得，甄英雄確實是句句在理，單挑，用了刀一樣是單挑啊，蹲着讓三招，甄少爺射飛刀時已經站了起來，更是跳起來給了楊剛一下子，現在想想才發覺，這位流氓太子爺，從一開始就在算計人家了，他用最簡單的語言陷阱，讓精明過頭的楊剛上了大大的一個當。　　“把你沉入大海之前，少爺送你一句話。”甄英雄的淫蕩表情和無恥齷齪消失了，冷冷的語氣中有認真，有感慨，“從一開始，少爺就沒打算讓你活着，因為……少爺不希望那個丫頭和我一樣，生活在別人的槍口之下，即便，一秒鐘也不可以，你放心，指使你的人，很快會去地獄和你算帳。”　　楊剛即將昏迷之際，甄英雄拔出了插在他雙腿之間的匕首，似乎不屑去看一般，起身將匕首交給了闌度，“明天，我們去給霸川市的黑道教父送花……”　　……　　“球球的，累死少爺了……”　　甄英雄光溜溜的走出浴室，一個晚上爬了兩次下水道，洗了兩個熱水澡，總有一種要虛脫的感覺，看了看床上還未睡醒的白果，甄少爺下面的小兄弟挺了起來。　　似乎是因為醉酒之後身體燥熱的緣故，白果這丫頭居然踢掉了被子，只穿着內衣的她幾乎讓自己擺成了一個‘大’字，兩條修長的大腿分開，小內褲的邊緣，隱隱看的到幾根黑亮的毛髮。　　惹火，這簡直是誘惑啊！甄英雄咽了口唾沫，穿上了一條大大的內褲，毛巾一甩，苦笑着過去幫這丫頭蓋被子。　　緊閉的雙眼，睫毛微動，甄英雄才幫她蓋好被子，嚇了一跳，以為白果要醒過來呢，“熱……渴……”　　球球的，真難伺候！甄英雄屁顛屁顛的跑去冰箱倒了一杯冰水，偏坐在床邊，將白果扶了起來，枕在自己懷中，入手處，那肌膚滑若無處留手，嫩似出得雨露，手感之佳，讓甄少爺小腹燃起一片火焰。　　肌膚火熱，看來這酒真是不能多喝，甄英雄才將杯口送到白果的嘴邊，這丫頭突然抬手，捧住自己雙手，一氣猛飲，似乎體內有火需要撲滅一般。　　小小的口卻偏偏喝的這麼猛，看到白果手一松，帶着憨笑甜甜睡去，甄英雄這個鬱悶啊，這丫頭喝了不到半杯，卻灑出多半杯，自己才穿上的內褲啊，和尿了似的，球球的！　　冰水淋到命根子上，甄英雄趕忙放倒白果站了起來，撣了撣內褲上的水珠，“冰鎮小鳥？可惡啊，你這丫頭如果不能喝就不要喝那麼多！”　　“死……流氓……”　　甄英雄一怔，竟是白果夢中囈語，“我……討厭你……”　　含糊不清，卻依然聽的出來，那‘討厭’兩字和蹙起的小眉頭與勾起的俏嘴角完全不搭調，甄英雄心底湧起一絲溫暖，蹲跪在床邊，伸出右手，輕輕撥開她額前的幾縷秀絲。　　白皙臉龐透着成熟果實般的暈紅，小嘴巴一張一合似乎在說著什麼，卻再也聽不清楚，甄英雄看着她嘴角殘留的水跡，用食指輕輕刮擦着。　　此時的白果完全不同於白日，她憐憐弱弱，她嬌憨可愛，甄英雄擦凈水跡之後，看到這丫頭誘人的嘴唇，情不自禁的用手指去廝摸，好柔，好軟。　　白果似乎感覺到什麼，小嘴一張，居然含住了甄英雄的手指，甄英雄嚇了一跳，卻發現，白果，竟是在吸吮自己的手指，而且那小舌頭也輕輕的撥動着，手指的指背好是舒服。　　球球的，這丫頭是不是夢到吃好東西了啊？甄英雄一笑之後突然僵住，夢到吃好東西？！　　“啊……！！！”　　甄英雄反應夠快了，可還是沒有白果的小牙咬的快，這丫頭果然是做夢了，球球啊，疼死少爺了！甄英雄看着自己食指不停流出的鮮血和那兩拍小牙印，納悶啊，這丫頭到底在夢裡吃什麼啊？　　“死流氓……我咬死你……呵……呵呵……”　　球球的！這丫頭在夢裡咬少爺！甄英雄氣啊，看到白果那笑起來的嘴角還帶着自己的血，甄少爺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哼哼，本少爺本還想對你留情，不過看你夢裡都這麼恨少爺，那就怪不得我無情了，死丫頭，少爺我饒不了你！　　想罷，甄英雄眼睛一眯，冷笑兩聲，活活一大色狼看到小綿羊，一撂被子，鑽了進去，“情人老婆，少爺送你一個美好的初夜！”　　大被抖動，片刻，飛出一個胸罩，接着，一小內褲也從被裡飛了出來，飄飄然的落在了地板上，然後，一美女被壓痛似的，嬌嬌呻吟了起來，那聲音，讓人神迷骨酥……　　……　　清晨的陽光揮灑入房間的每一個角落，歡躍的鳥兒似乎很喜歡新鮮的，還沒有因為出行車輛而被污染過的空氣，愉快的唱着歌兒，那歌聲清脆悅耳。　　有些涼，白果拱了拱身子，將露在被子外面的小腿蜷了起來，鑽回了被子，身體緊緊的貼向了溫暖的一面，雙手也自然的摟住了一強健的身體，那溫暖，好舒服，白果用臉蹭了蹭，鼻息里熟悉的味道讓她勾起了嘴角，頭有些疼，不想起床。　　起床？本來有些迷糊的白果一驚，再次感覺到自己靠偎的溫暖，白果猛然睜開了眼睛，這是……男人的胸口！天啊，自己怎麼摟着一個男人！而這個味道是……甄英雄！　　白果霍然醒悟，昨天，自己是奉了命令來跟蹤甄英雄的，然後，好象喝了點酒，再然後……記不得了，天啊，難道是……酒後亂性？！　　突然發覺到自己還摟着甄英雄的腰，白果又羞又怒，想要尖叫，卻硬生生的忍住了。　　白果雖然是個女人，卻也是個警察，她首先要確認自己與甄英雄究竟有沒有做過什麼，再叫醒他和他算帳，因為是醉酒，很可能什麼也沒發生過啊。　　白果的期待無疑是美好的，樂觀的，可當她輕輕的坐起來，看到自己飽滿的小胸脯暴露在有些涼爽的空氣中時，她的尖叫發出了一半，另一半被自己捂回了口中。　　只是沒穿上衣，沒關係的，也許，是自己喝多了脫掉的呢？反正身體已經被這死流氓看過了，只要保住身子的清白，這點虧本小姐認了就是！　　白果咽了口唾沫，一隻小手伸入被子里，慢慢的沿着小腹，摸向了雙腿之間……　　沒有內褲！白果大驚，已經要哭了，可依然忍住，沒關係，只是沒穿衣服，反正那裡也被這死流氓摸過了，只要保住清白的身子，大不了本小姐揍他一頓出氣！　　想是這麼想，可白果實在是冷靜不了了，猛的一撂被子，傻了。　　大腿根的內側，有乾涸的血跡，一朵醒目的紅花，就印在自己雙腿之間那雪白的床單上，自己清白的身子……沒了！　　“啊……！！！”　　白果標誌性的尖叫似乎震撼了城市中每一個還沒有起床的人們，“死流氓，我殺了你！”　　甄英雄才懵懵然的睜開眼睛，小腹一沉，脖子一緊，竟是被白果騎在了身上，雙手掐着自己的脖子，“王八蛋！你……你強姦我！”　　白果一臉的憤怒，鼻涕眼淚橫流，連自己沒穿衣服也顧不得，或者說沒必要去顧慮了，“你這混蛋，壞蛋，王八蛋，死流氓，臭流氓，為什麼要污辱我？！唔……我不活了，殺了你，我自殺！”　　甄英雄還沒醒過神來呢，被白果掐的要斷氣，下意識的身體自己做出了反應，兩手分抓白果兩個手腕，用力一分，雖然白果也有些力氣，可和甄英雄始終無法相提並論，兩臂被拉開，豐滿的乳房跳了兩下，毫無遮擋的近距離呈現在甄英雄的面前。　　球球的，大清早就有這麼香艷的誘惑？甄英雄雖然神智還有些朦朧，但青年男人早上的生理特徵卻沒有受到影響，某個本就堅挺的部位更精神了。　　坐在甄英雄身上的白果感到一個堅硬的東西頂在了自己的屁股溝中，又羞又怒，只覺得天下最壞的人就是面前這個流氓了，看着他盯着自己的胸部一個勁的看，白果一邊哭一邊罵，好不傷心啊，“死流氓，你就會欺負我！有種你就殺了我，不然我一定告到你坐牢，唔……你強姦我，唔……”　　先奸后殺？什麼和什麼啊？　　晃了晃頭，甄英雄晃走了殘留在大腦中夢境里的虛幻，徹底回到了現實，看到白果眼淚吧嗒吧嗒的流，都滴到了自己胸口，又好氣又好笑，“你大清早的發什麼瘋啊？”　　“我發瘋？你把我糟蹋了，還敢說我發瘋？！”白果一聽就急了，張口就要咬甄英雄手腕，一個保留了二十三年清白身子的女人，本應美好的初夜連一點印象都沒有的糟蹋在了一個黑社會流氓太子的手中，這讓白果如何不瘋狂呢？人在瘋狂狀態所表現出來的，都是最原始的發泄。　　“球球的，你這女人屬狗啊？怎麼就會咬人啊？！”甄英雄攥着白果的手腕呢，躲起來倒是方便，“我什麼時候強姦你了啊？！”　　“你還說沒有？！”白果大哭道：“你自己做的好事還不敢承認嗎？我清白的身子都叫你給毀了，我以後還怎麼見人啊？！”　　甄英雄嘆了口氣，搖頭道：“是我做的我當然承認，可是……你說是我強姦你，這好象說反了吧？”　　白果一怔，就見甄英雄一臉疑惑的對自己說道：“白警官，昨天，我們都喝醉了，難道你不記得發生了什麼嗎？”　　點中穴道一般，白果愣了，自己真的不記得發生過什麼了，只是，兩個人躺在一張床上，身為柔弱的女人，又是在不記得的狀態下失去身子，當然會理所應當的認定是身邊這男人禍害了自己啊，可聽甄英雄這麼一問，莫非……　　“嘖嘖嘖，球球的，白警官你昨晚太熱情了……”　　看到甄英雄得便宜賣乖似的晃着腦袋，白果只覺得冷汗都要流出來了，“昨晚你醉酒之後，突然撲在我身上大聲喊着你喜歡我，還不停的親吻我，少爺我本來不想占你便宜的，已經盡量的克制自己了，誰呈想，你……你居然笑着說自己好熱，然後……”　　白果羞，羞的要死，看到甄英雄曖昧的望着自己，沒有說下去，白果明明猜到他要說什麼，還是忍不住的想要去求證，“然後，怎麼了？”　　“球球的，難道你真不記得了？”甄英雄說的煞有其事，表情之逼真讓已經大腦混亂的白果看不出絲毫破綻，只見他雙眉微皺，有些為難，似乎是怕白果難以接受這事實一般的說道：“然後……然後你在我面前脫光了衣服，接着，讓我抱你到床上來……”　　想去死，羞的沒臉活了，白果隱隱記得自己確實說過喜歡甄英雄，而那之後的記憶就成了一片空白，難道，自己真的是表白之後就……　　“白警官，少爺我承認自己有責任，可是，我是男人，又喝了酒，你抱着我又親又摸的，所以我一時沒忍住，就配合了你一下，結果……”甄英雄無恥的一笑，道：“這是醉酒亂性，我想，不能說我強姦你吧？畢竟，是你主動，我先被動後主動的。”　　“你……”　　白果無地自容，她哪裡曉得甄英雄嘴裏一句實話都欠奉啊，見他說的那麼有條有理，還承認他是因為無法抗拒自己的‘熱情’才和自己發生關係的，不禁信了九分，委屈啊，悔恨啊，酒，真不是個好東西！　　白果所以相信甄英雄的話，其中還有一個甄英雄也不會想到的原因，因為白果自己也無法解釋的清楚，自從甄英雄瞞着她出院之後，白果總覺得甄英雄和自己疏遠了很多，昨晚，聽到他稱呼自己‘白警官’而不是‘情人老婆’的時候，見他當著自己的面要侍女的時候，心裏很是彆扭，那感覺對白果來說很陌生，但她知道，那是一種排斥和不喜歡，再聽他說到自己的女朋友，白果心裏有些痛楚，好象有個被針球被塞到了心臟中，隨着心髒的收縮而不停的刺痛，接着，在酒精催發下，說出了‘喜歡你’，那之後的感覺，很輕鬆，彷彿整個人都飄了起來……　　白果知道自己真的喜歡上了甄英雄，但清醒的時候，自尊心極強的自己是絕對不會承認的，因為她自己就在否認或者欺騙自己並不喜歡這個黑道太子，可是……酒後的自己連‘喜歡他’這樣平時絕對不會承認的話都說了出來，這不禁讓白果覺得，自己，真的很可能做出了那樣的事情來，現在的白果，一直迷茫的白果，對自己已經不自信了……　　清醒的白果是個好強要勝的女孩子，又是大小姐的性格，無論心裏怎麼想，嘴上都不會承認的，何況，貞操，對一個女孩，尤其是有着傳統觀念的女孩，那是何其的重要啊，現在的她有些無理取鬧，不講道理了，“你是流氓！明明知道我喝酒了，為什麼還要……你就是強姦！我饒不了你！”　　大小姐脾氣發作，甄英雄煩了，“你有沒有搞錯？我強姦你？少爺沒說被你強姦就不錯了！”　　白果見甄英雄突然很生氣，愣了下，更委屈了，眼淚簌簌的，“你個死流氓，我不活了！禍害了我，你還要作踐我！”　　發了狂似的扭動着身體，白果那曼妙的小身條更顯其魅力，可搖頭晃腦的樣子卻和瘋了似的，想要去咬甄英雄，如果不是因為托着她的兩條胳膊，甄英雄非被咬掉鼻子不可。　　越是折騰，甄英雄越想氣她，一邊抵抗一邊怪怪的笑道，“這裡是漢宮，是少爺的房間，是你自己跟進來的，我有強迫過你嗎？我叫侍女，也是你阻止的吧？你說我強姦你，哪裡說的通了？說起來，我們昨天似乎沒做什麼安全措施，白警官，已經過了六個小時，建議你四十個小時之內去買盒避孕葯來吃，不然以後有了孩子，少爺我可不負責。”　　避孕葯？孩子？白果傻了，這麼年輕，哪想過要當媽媽啊，而且……還是未婚的……　　白果不鬧了，也不折騰了，坐在甄英雄身上，冷冷的看着他，先是委屈的抽噎，然後是傷心的哭泣，最後，完全無法遏止，越哭越大聲，和小孩子丟了心愛的棒棒糖一般，嚎啕不已，“甄英雄，你是壞蛋，你是流氓，你這個色狼，你不是個男人！唔……禍害了我，你還在這裏說風涼話，你王八蛋，你不是人！你這個禽獸！唔……”　　不可否認，一個美女，尤其是一個聲音如此甜美的美女，即便罵人，也讓人聽的有一種享受的味道，甄英雄聽白果罵的越很，反越覺得這丫頭可愛。

# 第163章 真的失身了

　　見嚇唬白果嚇唬的差不多了，哭的和淚人似的，甄英雄也覺得自己玩的有些過了，鬆開了她的手，收起了無恥賴皮的表情，笑了笑，溫柔的哄道：“好了，不要哭了，我開玩笑的，你怎麼可能會懷孕呢，呵呵，球球的，少爺我根本就……恩！”　　甄英雄正要坐起來，白果居然撲倒，將甄英雄壓了回去，“唔……死流氓，我身子都被你糟蹋了，你想賴帳？！”　　球球的，你個丫頭是不是真傻啊？聽少爺把話說完能死啊？　　“少爺我就沒欠過帳，有什麼可賴的？你聽我說……”　　“我不聽！”白果根本不給甄英雄辯解的機會，“你到底要不要負責？！”　　甄英雄這個憋屈啊，“球球的，少爺我負責什麼？給兒子起名字嗎？！”　　“交代你所有的罪行，然後去坐牢！”白果這話讓甄英雄很不高興，你個死警察這時候還想抓少爺去坐牢啊？哪知白果臉兒突然紅了起來，聲音也漸弱到如蚊鳴一般，怯怯懦懦，“我……會等你出來的。”　　等少爺出來？什麼意思？看到白果爬到脖子根的紅彩，甄英雄這愛情的白痴終於恍然大悟，可看到白果期待的眼神，他又暗罵一聲，少爺為什麼要進去啊？聽你這意思，少爺不進去，你就不喜歡少爺，分明是美人計啊！　　“我幹嗎要聽你的？我又沒對你做過什麼。”　　甄英雄這冷冷的話一出口，白果又急了，“沒做過什麼？我們都這樣了你還敢說自己沒做過什麼？”　　“哪樣了啊？球球的。”甄英雄氣道：“我們最多是一個床上睡到天亮而已，你是光着身子，可少爺我根本沒碰過你，你仔細看看清楚，少爺連內褲都沒脫！”　　白果愣了一下，一感覺，確實，小屁股下面頂着自己的東西的確不是肉感的直接接觸，可是……　　“你少蓋我！我那……我那裡都流血了，你個死流氓居然睜眼賴帳！內褲是你后穿上的吧？！無恥啊你！”白果張開兩隻小爪子就要撓甄英雄。　　甄英雄一邊抵擋一邊氣道：“你這警察真的糊塗，好啊，你想要少爺坦白罪行是吧？你要真把身子給了我，少爺立刻坦白！”　　白果一怔，“真的？”　　“少爺一言，駟馬難追。”　　甄英雄完全是氣話，他不喜歡白果總是想抓自己去牢房的態度，甚至開始覺得白果是在利用自己對她的好感。　　其實甄英雄這樣想完全出於他對感情的白痴，一個警察喜歡你，又為什麼總要抓你去牢房呢？少爺喜歡小艾，難道捨得她去吃苦嗎？甄英雄自問從來沒有做過什麼虧心的事情，本就對白果有好感，換來的卻是一種不信任，甄英雄沒有辦法不生氣。　　白果卻覺得甄英雄是想抵賴，分明佔有了自己，卻厚顏賴帳，還用這樣的話來激自己，無非就是想試探自己，二話不說，向旁邊一倒，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裸體被甄英雄看到，雖然臉紅紅的，可語氣卻堅定的很，一副任君採摘的樣子，“好啊，你來吧！”　　甄英雄一怔，“來什麼？”　　裝蒜，分明就是裝蒜！白果氣道：“你不是想佔有本小姐嗎？好，我給你，反正已經被你糟蹋過一遍了，不就是再來一次嗎？你要是男人，就說到做到！”　　球球的，這警察肯定是瘋了，甄英雄猛然坐了起來，牛氣沖沖的白果嚇了一大跳，別看她說的挺大方，甄英雄一動，她立刻抱住胸脯，夾緊大腿。　　“切！”甄英雄不屑的看了白果一眼，只覺得自己對她的好感真的是浪費掉了，這丫頭為了讓自己去坐牢，居然連這樣的事情都做的出來，你就真的這麼恨少爺嗎？　　“少爺我懶得理你！”　　說罷，就要起身下床，可白果卻不幹了，她不否認自己喜歡甄英雄，雖然恨他佔了自己的身子，但自己也是有責任的，白果可以接受甄英雄，他是賊，自己是兵，兩個人要想在一起，甄英雄就必須做個好人，而白果也在心底相信甄英雄本來就是個好人，所以，她才下定決心，只要甄英雄贖清自己的罪責，哪怕十年二十年，自己也可以等他，但這男人……　　“你想走？休想！”　　白果起來勾住甄英雄的脖子，將他拉躺回來，“你有膽做第一次，就無膽做第二次了嗎？本小姐今天就再給你一次，做完之後，你就坦白自己的罪行！”　　下面一涼，甄英雄簡直無法相信，白果居然把自己的內褲給扒了，球球的，倒採花？！甄英雄大急，剛要坐起，卻被白果騎在了身上，那精神高昂的小兄弟，捅在了一個柔軟而溫暖的地方，那裡是……白果的處女聖地！　　一起身，和白果臉對了臉，甄英雄急道：“白警官，你聽我說，我剛才是騙你的，我昨晚什麼也沒有對你做過！”　　“你說我會信嗎？死流氓，你少狡辯了！”白果眼淚汪汪，卻抱住了甄英雄的脖子，臉上，是大無畏的犧牲，帶着無盡的嬌羞，“反正我的第一次都被你佔了，如果再讓你佔一次能換來你洗心革面，我認了，是男人就說話算話，禍害過我，就和我去警察局坦白罪行！”　　球球啊，你個丫頭怎麼不聽人解釋的啊？到底是誰要禍害誰啊？甄英雄雙手要推開白果，可這一按，剛好按在了白果柔軟而彈力十足的雙乳上，力道，立刻在手感的緩衝下消失了，天啊，感覺太棒了……該死！現在是想這個的時候嗎？　　“白警官，你冷靜點聽我說……”　　“喔……你，你這流氓……”　　“恩？”甄英雄話沒說完，就聽得白果一聲呻吟，胸部被甄英雄握在手裡，只覺得電流一般的感覺充斥體內，臉蛋更紅了，甄英雄一怔，骨頭都酥透了，可忍住，沒理會，接着說道：“白警官，白姐姐，我實話和你說吧，其實純潔的本少爺長這麼大，就做了一件虧心事……”　　“好啊，那你禍害過我之後就老實的交代吧！”白果一口吻住了甄英雄，生怕他賴帳不肯去警察局自首。　　香舌入口，溫軟濕滑，細膩味美，青年男人早上本就是慾火炙盛之時，甄英雄哪裡抗拒的了啊？本來還想解釋，這一來，慾火全面爆發，原始的慾望讓甄英雄的邪惡佔據了身體，死丫頭，這是你勾引少爺的，不聽我解釋？那我和你客氣個屁啊！　　抱着白果，躺了下來，甄英雄的右手，輕輕揉捏着白果豐滿的胸脯，而左手，已經滑上了她光潔個後背，輕輕撫着，一路向下，因為白果是騎跪在甄英雄的大腿上，所以當甄英雄躺下之後，她豐滿的美臀完全翹了起來，這倒真是方便了甄英雄的手。　　臀部豐圓，甄英雄抓了兩把，那手感另人心醉，白果的呻吟聲響了起來，也許是覺得自己已經是甄英雄的女人了，更沒有了上次在這裏那樣的敵對味道，不再排斥，白果這次被佔便宜的感覺也大不相同，身體，在顫抖，卻不是害怕，而是緊張，很羞人，卻還有些許的期待。　　甄英雄的右手也離開了小雪山，滑到了白果另一半的豐臀上，兩手同時發力，向上一提，白果一聲輕呼，身體向上滑了些許，已經無法和甄英雄接吻，因為，甄英雄的臉已經埋在了她的乳溝之中。　　一顆小櫻桃被舔的痒痒的，那異樣的電流讓白果想捂住自己的嘴巴，可就在此時，白果感到屁股縫中那羞人的小洞口被甄英雄的手指抵住，一種讓人難受的飽脹使得白果再也忍不住，一聲媚人致死的呻吟之後，羞急道：“死……流氓，你摸哪裡呢？快把手拿開啦！”　　“呵呵，情人老婆，這感覺熟悉嗎？”甄英雄仰頭對白果一笑，卻聽話的將手移開了讓白果無限羞恥的小洞口，右手一滑，摸到了她那已經濕潤的處女之地，有些芳草已經被雨露打濕，甄英雄撫了撫那縫隙，將一節中指伸了進去。　　“啊……！”　　白果渾身一顫，感覺甄英雄進入了自己的身體，有些痛，有點脹，又是緊張，又是陌生，這感覺好奇怪……　　甄英雄真的受不了了，左手從白果的右腿之下掏了過來，扶住自己的小兄弟，去尋找那神聖的入口，卻因為視覺不清楚，總也不對門路，那東西點來點去，每次接觸都會讓白果顫抖不已。　　“死流氓……你要做就快些，然後，我們回警局。”白果根本不記得昨晚失身的感受，所以很是緊張，知道甄英雄就快進入自己的身體，在自己清醒的時候將自己佔有了，她心裏很是複雜，但她可以感覺到那絲隱隱的欣喜與幸福，囈語般說道：“反正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你放心，無論多久，我都等你……我，喜歡你……啊！”　　甄英雄已經找到入口，小兄弟才頂進去點點，聽到那句‘喜歡你’，他又有一種被雷劈中的感覺，球球的，少爺是不是玩的太過分了？這丫頭，似乎不是為了抓少爺才……　　嘆了口氣，甄英雄停下了侵入，雙手輕輕托起白果的肩膀，甄英雄一臉的慚愧與認真，“白警官，少爺我……有件事情一定要告訴你。”　　白果本已迷離，聞言依然有些回不過神來，雖然只有一點點進入身體，可脹痛之餘心裏的緊張已經讓她無暇他想。　　甄英雄眼神撲朔，雙手扶住白果兩條雪白大腿，不好意思笑了笑，說道：“其實，少爺我昨晚真的沒對你做過什麼，我們不能在繼續下去了，不然你的清白身子真要給了少爺了。”　　“死東西，你還抵賴？”白果這話卻是撒嬌的味道更濃，好象新入門的小媳婦似的，很可愛，“我那裡都流血了，你還想騙我嗎？”　　“其實……那不是你的血啦。”甄英雄笑的壞壞的，將右手包着創口貼的食指伸到白果的眼前，有些尷尬道：“是少爺我流的……”　　白果一怔，眼神中，迷離消失了，漸漸的，怒氣化為火焰，從雙眼中噴了出來，“什麼？！啊！！！疼啊……！！！”　　“哎呀！！！球球啊……！！！”　　意外，終於發生了，白果聽到甄英雄的解釋，大怒，一按甄英雄的胸口，猛的坐了起來，卻不想，方才親熱的時候，甄英雄已經將下面那罪惡的一小部分擠入了那神聖的處女之門，這一起身，倒更像是白果主動迎君而入，被那東西一穿到底，是撕裂般的痛楚啊。　　甄英雄也不比白果好受，完全是下滑式的進入，小兄弟好象被捻折了一般的痛，身體不由自主的坐了起來，卻剛好抱住了要彈開的白果，下面的膨脹之物，有快速進入時那火辣辣的磨痛，還有被肉壁擠壓的享受，球球的，本少爺長這麼大，這還是歷史上最荒唐，最快速，簡直超速的破處侵入啊。　　白果感到自己下面好象要脹烈一般，痛苦不堪，處女膜被頂破的疼讓她沒有任何力氣了，還被甄英雄死死的抱着，想離開甄英雄的身體也做不到，這回她終於知道了，甄英雄沒有說謊，昨晚，他真的沒對自己如何，可……現在呢？　　眼淚橫流，白果皺着小眉頭，瞪着甄英雄，連說什麼都不知道了。　　到底是男人，還是一個厚臉皮的男人，木已成舟，這回也沒必要抵賴了，甄英雄無恥的笑道：“你昨晚突然說口渴，少爺喂你喝水，然後你咬了少爺我一口，夢裡還罵少爺，我一時氣不過，所以……呵呵，其實就是想嚇唬你一下，哪知道你真那麼笨，連自己那裡是不是有異樣感覺都不知道啊，哦呵呵……，意外，這絕對是個意外。”　　白果現在想起來，當時確實沒覺得自己那裡有什麼感覺啊，可……可自己又沒那方面經驗，怎麼可能知道做過這種事情之後會有什麼感覺啊？看到那裡流血，有落紅，當然會以為自己失了是身子啊！這該死的流氓，居然開這麼大的玩笑！　　白果的眼淚止不住，疼的要死，卻忍着沒哭，聲音顫抖的厲害，也不知是疼的還是氣的，“死流氓，我恨死你！那，現在呢？”　　兩個人的身體已經結合在了一起，甄英雄咳了一聲，一本正經的說話，換來的就是白果狠狠的一口咬在他的肩頭，“是意外，球球的，少爺本來沒想輕薄你的，好象，是你主動的……”　　一分鐘之後，白果終於在甄英雄的慘叫中停止了牙齒的攻擊，雖然看起來這次終於佔了回便宜，可和失身相比，這死流氓還是沒吃虧，而且賺大了！　　“去自首！”白果很冷淡，卻很認真，有些嗚咽，道：“只要你自首，今天的事情我就當做沒發生。”　　“我已經招了。”甄英雄揉着坐肩膀出血的傷口，更認真的說道：“我唯一做過的虧心事，就是昨晚沒上了你，卻假裝上了你……”　　又是一聲慘叫，甄英雄右肩膀也出現了兩排牙印。　　“你強姦我！不去自首，我就告你強姦！”　　“這本是意外，你要真說強姦的話，從體位來看，我下你上，觀音坐蓮，是女方主導的……啊！”　　話沒說完，脖子根再次挨咬，“死流氓，我和你拼了！”　　嘴裏說拼，可甄英雄因為疼一挺屁股，白果一聲呻吟，無力的貼在了甄英雄身上，下面的疼痛已經過去了，一陣陣難忍的酥麻感覺讓白果的身體輕微的扭動着。　　小臉，紅彩映映，小嘴，俏俏張開，一吸一吐，香氣全部噴在了甄英雄的臉上，淚水傾泄，雙眼迷離，朦朧中，有迷惑，有憤怒，有感傷，也有，一點情動……　　甄英雄一怔，壞壞一笑，吻了上去，而白果，非但沒有反抗，還近乎瘋狂的回應着，吻的好有力道，完全是一種發泄。　　球球的，錯已錯了，還要去後悔嗎？有便宜不佔是傻瓜笨蛋，美食入口哪裡有吐出來的道理？小警察，少爺來疼你……　　一個翻身將白果壓倒，搬起她兩條修長的美腿，甄英雄開始了原始的聳動。　　嬌嬌呻吟盪心弛，只有高空飛行的鳥兒可以聽的到，旖旎風光無限美，卻已不足為外人道也。　　……　　黑眼圈這東西，如果出現在一個平素連笑不會的大帥哥臉上，那感覺，很滑稽。　　方言無法相信，甄英雄真的一夜沒有從漢宮中走出來，莫非，你讓自己發現那顆子彈，就是想戲耍自己嗎？　　望着甄英雄遞過來的兩杯豆汁，自詡聰明的方言有些昏了，這小子，早就知道自己在這裏蹲他！

# 第164章 英雄的決心

　　“方警官，守了一夜，你辛苦了，雖然我想說，漢宮養了不少的看家犬，但還是感激你主動來為它們做替補，球球的，你還別說，昨天那些死狗真的偷懶睡覺了，看來是平時吃的太好了，哦呵呵……”　　與其說這是揶揄，不如說這是罵人，不過，甄英雄是高級點的流氓，罵人不吐髒字，方言心裏氣，你個流氓看着我車裡的麵包如此說話，擺明是罵我們人不如狗啊！　　方言城府極深，表情絲毫未有變化，下的車來，望着漢宮大門，淡淡道：“狗可以看住賊不往裡走，卻不會攔着裏面的賊向外走，我們的責任就是抓那些狗不會防範的賊。”　　言下之意，甄英雄就是那個賊，是因為自己等人的監視，才沒有得到出去辦壞事的機會，更有罵甄英雄是狗同伴的嫌疑。　　球球的，聰明的人如果聰明到講究華麗，那麼就是一個愚蠢的人，少爺鑽下水道離開，絕對不是你這自詡高貴、高尚的人可以想到的，甄英雄笑了笑，很有自信，方言絕對想不到，那顆金色的子彈，只是吸引他來漢宮監視自己而已，莫說他不可能知道楊剛和劉青已經沉入大海，即便知道了，他方言或者是還在天堂閣矇著腦袋哭的白果都會成為自己的不在場證明人。　　聰明的人用最蠢的手段，這就是所謂的出其不意，太子爺鑽下水道，騎自行車，即便有人看到，恐怕也不會去相信的。　　“方警官繼續忙，少爺我還要去學校上課，回見了。”　　“等等！”　　方言下意識的喊了一聲，喊過之後才覺得有些失了儀態，咳了一聲，恢復儒雅，這才道：“請問，我的手下……”　　“你說白果警官嗎？哦，在少爺的床上睡的香呢，哦呵呵……”甄英雄笑的很自然，但卻是明顯的挑釁，方言那雙深沉的眼睛中爆射出怒氣，甄英雄彷彿看不到一般，轉身朝馬路對面走去。　　“啪”的一聲，方言手中還有些燙手的那杯豆汁被攥爆了。　　“呦……！小雪，太巧了，少爺起床起晚了，可以開車送我去學校嗎？”　　八點半，作為一個老師，甄英雄絲毫不覺得自己不是起床晚了一點點而已。　　方言一怔，望向了對面，甄英雄坐上了一輛白色的寶馬跑車，而開車的正是薛雪，薛雪也看到了方言，眼中閃過一道異芒，有些慌亂的驅車而去。　　“甄英雄，不管你隱瞞了多少事情，賭上我方言的尊嚴，我一定要全挖出來亮到世人面前！”　　……　　“球球的，三天買了三個手機，難道現在科技如此發達，就沒有防水型的嗎？”甄英雄看着薛雪幫忙挑的新手機，有些不好意思道：“等少爺把錢包找回來，一定會把錢還你的，呵呵。”　　真丟人，手機挑好了才想起身上一分錢都沒有，甄少爺覺得臉燙，薛雪淡淡一笑，“三千塊而已，甄少爺不用放在心上。”　　見甄英雄堂堂太子居然尷尬撓頭，薛雪覺得好笑，好象想到了什麼，突然問道：“甄少爺，聽說昨天你和三國小姐被……”　　“恩，不過已經沒事了。”甄英雄笑咪咪的眼睛突然出現了一絲異樣色彩，這讓薛雪不禁打了個冷戰，“少爺保證，以後那變態姐姐都不會有麻煩了。”　　這個眼神，讓薛雪有些恐懼，她似乎能看懂那眼神中隱藏的東西，那是……殺機。　　“那個，甄少爺……”　　“別老叫甄少爺，小雪，我們認識兩年了吧？你怎麼叫的這麼生分呢？你比我大幾歲，要不叫我名字，要不叫我少爺，不要老點着姓的叫。”　　“是，少爺……”薛雪眼睛盯着路，卻有些飄忽不定，“那個，早上和你一起聊天的，是警察吧？”　　甄英雄注意到了薛雪的異樣，卻沒有點破，很自然的回答道：“是啊，一個很煩人的警察，似乎，很想把少爺送進大牢。”　　薛雪身子一顫，有些驚慌，但很快掩飾住，“那他，有沒有和少爺說什麼……”　　“你希望他和我說什麼？”甄英雄轉頭望着薛雪，語氣有些淡了，“小雪，你在害怕我，對嗎？”　　“沒有！”薛雪聲音突然提高了好多，似乎受到了驚嚇，看到甄英雄那淡然的眼神，薛雪知道，難以遏止的顫抖已經出賣了自己，左手抓着高高的衣服領子，右手扶着方向盤，她望着前面的路，沉默了。　　甄英雄也不再說話，望着窗外，好象剛才什麼也沒發生過，很輕鬆，似乎心情很好的樣子，好一會兒，薛雪終於忍受不了這氣氛了，眼淚先流了下來，“少爺，你為什麼……不殺了我？”　　語出驚人，甄英雄卻沒有任何驚訝，“我為什麼要殺你？”　　薛雪咬着嘴唇，忍住了哭，這才說道：“少爺早就知道警察已經找過我了，對嗎？”　　“不知道，怎麼，你去做壞事了？”甄英雄這話說的很玩味。　　薛雪根本沒有理會甄英雄打岔，“少爺，你不怕我出賣你嗎？”　　“出賣？出賣什麼？”甄英雄一驚，氣急敗壞，道：“球球的，我真是受不了你了，小雪，你不是為了三千塊錢就出賣少爺吧？好吧，如果你不把少爺家裡住個小公主的事情告訴大公主，我多還你三千做利息總可以了吧？”　　什麼和什麼啊？薛雪急道：“我不是說這個……”　　“好了，到了，停在校門口就好了，少爺自己走進去吧。”甄英雄似乎很着急，畢竟又遲到了兩個小時，這老師的工作還真是不好乾啊，下了車，回頭喊了一聲，“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還有，你，穿高領的衣服很難看，哦呵呵……”　　看甄英雄已經跑遠了，着急要下車的薛雪放棄了，無力的靠在了座位上，望着他的背影，淚水朦朧了雙眼，“甄少爺，你為什麼不殺了我？我真的好怕啊……”　　不知過了多久，薛雪擦了一把眼淚，轉望着后視鏡，將高衣領向下慢慢的一拉，白皙的脖頸，一條細細的，卻格外惹眼的傷疤不知究竟多長，顯得觸目驚心，薛雪的眼淚再次掉落，望着那條傷痕，眼神中，是痛苦，是折磨，“真正難看的，是這條刀疤，一條，讓我永遠無法從恐懼中得到解脫的刀疤啊……”　　……　　校長辦公室里，木子華站在窗前，看着學校大門前的寶馬跑車終於開走，吐了口煙霧，在窗台上敲了敲煙斗，這才回過頭來，對仰八叉躺在沙发上的甄英雄說道：“那個女孩好象是兩年前被你……”　　“恩，就是她。”甄英雄有氣無力，好象很疲憊的樣子，“那個什麼割喉之狼在這世界上最後襲擊的女人。”　　木子華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只是嘆了口氣，“英雄啊，做為一個殺手，有時候你的心太軟了。”　　“一般情況下，純潔的人都會心軟。”甄英雄無恥的笑了笑，“雖然那女人比較特殊，但我相信她不會出賣我的，儘管到今天為止，她，依然很怕我……有沒有被子？少爺有點冷。”　　“咳咳！”木子華也算老煙槍了，聽到這話也險些嗆着，“你有沒有搞錯？！今天你遲到了兩個小時，跑到校長室來不是懺悔，而是睡覺的嗎？”　　甄英雄翻了個身，蜷起身體，伸手擺了擺，根本不理會木子華的指責，“其他的辦公室沒有可以睡覺的地方，不然你以為少爺願意和你這老煙鬼同處一室呢？放學的時候喊醒我，少爺下午要出差，請假……”　　“我靠……咳，罪過，文明人不說髒話。”木子華忍了忍，額上青筋爆起，忍着被攻擊權威的怒火，道：“甄老師，你打算哪一天才可以全勤一次啊？難道你想永遠保持不良記錄的百分之百嗎？”　　“其實我也不想，但少爺我下午真的有事情。”看不到甄英雄的表情，卻可以聽出他的語氣中突然凝起的殺氣，“我要去霸川市問候一下李連成。”　　木子華臉色一變，驚道：“李連成？！霸川市的黑道教父？天門的當家？”　　“好象是吧。”甄英雄說的很沒正經，可語氣越發的冰冷，“天門送了幾顆子彈給義字會的公主，我去回敬他幾顆，禮尚往來嘛。”　　“襲擊大公主的是天門？！不過……你腦袋秀逗了吧？！這可不是中秋節串門送禮！回敬他子彈？你這混小子！”木子華急道：“天門與我們義字會向來涇渭分明……”　　“現在不分明，渾濁了，他們想動我那變態姐姐，這已經讓我有足夠的理由去抽干他們的血了。”甄英雄坐了起來，看着木子華，氣勢一凝，道：“老鬼，這件事情，不要讓老爹知道。”　　很攝人，但木子華並不是一般的人物，“你小子少來！天門在霸川市的勢力有多強大你知道嗎？李連成的岳父就是霸川市的市局局長，你小子這麼胡來，會挑起兩個組織之間的……”　　“我不會挑起戰火的。”甄英雄又截斷了木子華，笑道：“我說過，只是禮尚往來，天門沒有要了我那姐姐的命，我也不會要了他們誰的命，我有分寸，老鬼，你也應該清楚，如果由老爹出面，把事情擺放到明面，就無法給天門一個威懾了，畢竟，他們的實力並不需要買我們義字會的帳，不是嗎？這不是組織之間的矛盾，而是我與那個李連成的私人恩怨。”　　木子華知道甄英雄的為人，看到他閉上眼睛，表情淡然，那內斂的氣勢讓木子華這個殺手清楚的感覺到，這個小子在很認真的修養精神，他不是開玩笑的。　　“只是嚇唬他？你真的不會玩過火嗎？”　　“球球的，少爺說話算話……對了，先把工資預支給我吧，少爺身上沒錢，汽車不加油，不走啊。”　　“加油錢都沒有你還舔着臉要去霸川市？”　　“我要是有錢的話會跑到校長室來睡覺嗎？才提前幾天而已，把工資給我！”　　“……今天你又請假，所以這個月只有五十塊錢工資。”　　甄英雄：“……”　　……　　球球的，少爺今天早上和白果那丫頭玩的有些過，折騰了兩個鐘頭，還真是累啊。　　甄英雄這覺睡的很香，醒來之後，木子華已經不在了，茶几上放了一捆現金和一張信用卡，甄英雄看了看牆上的掛鐘，已經是十二點了，笑了笑，不客氣的將錢揣進了自己的口袋。　　拿起手機才發現，居然有九個未接電話和七八條短信，球球的，這手機怎麼是靜音狀態啊？甄英雄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間，居然有睡覺之前就打過來的電話，媽的，上次那手機才搞懂怎麼用就泡水壞掉了，換了個新的，又要重新研究了。　　甄英雄苦哈哈的笑了笑，開始笨拙的研究怎麼查看短信和未接來電了。　　九個電話中，其中兩個讓甄英雄興奮不已，是小艾打來的，還有三個讓甄英雄直冒冷汗，是變態姐姐甄三國打來的，只看間隔時間都在一分鐘之內就知道，那老姐心情老不爽了，還有一個是闌度打來的，十點左右，讓甄英雄覺得奇怪的是，有一個陌生的號碼，每間隔一個小時就會打一個電話進來，偏偏甄英雄對這個號碼陌生之極，丁點印象都欠奉。　　再看短信，小艾只發了一條，似乎是知道了自己昨天又進醫院的事情了，很關心的詢問了兩句，然後讓甄英雄儘快回電話給她，這也難怪，昨天的事情又上報紙了，沒提到自己的名字，可熟人一看就知道那倒霉的傢伙又是自己。　　甄三國發了兩條，第一條問甄英雄在哪裡，讓他回漢宮，然後誇大其詞作踐了自己一番，明明只磕傷了額頭，卻把自己說的悲慘無比，第二條是抱怨甄英雄不接電話，哭訴不已，又說要去拍AV，不過這也證明，那丫頭……很正常。

# 第165章 與小艾同路

　　有些意外，因為短信中，還有一條是櫻桃發來的，這丫頭無法說話，所以直接用短信溝通，不過錯別字很多，讓甄英雄撓頭不已，這丫頭是訴苦，說因為昨天用槍指着兩個保安，結果被警察叔叔狠狠教訓了一番，回到漢宮被甄天關了禁閉，原因是，一個女孩子，居然用污穢語言恐嚇保安，缺乏管教……　　闌度只有九個字，‘在漢宮嗎？我上來找你’，時間和打來電話時基本相同，十點左右。　　那個陌生的號碼發了三條過來，甄英雄倍感奇怪，這個手機號碼，似乎連老爹也不知道啊，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死傢伙，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十萬火急，快給我回電話啦！’　　‘忘記了，補充下，千萬不要和點心說我們昨天約會的事情，一點鐘我們要去其他城市做節目，中午之前一定要回電話！’　　‘又忘了，我是你的幸運星，超級美麗的甜甜小姐！再補充，一點之前不回電話，你信用卡裏面的錢將全部被我消費乾淨。’　　靠！球球的，這隻該死的樹袋熊！甄英雄冷汗都下來了，重要的事情？你這丫頭有過正事嗎？甄英雄根本不相信唐甜甜，在他看來，唐甜甜，只是一個狡猾調皮和艾愛有一拼的大號倒霉鬼。　　想了想，甄英雄先撥通了闌度的電話，那小子以為自己在漢宮呢，馬上就要出發去霸川市了，必須要他過來才成。　　“嘟……嘟……嘟……嘟……哎呀我的朋友，你總算是肯回電話了啊！”　　等了老半天電話才接通，甄英雄一怔，這闌度怎麼講話和作賊似的啊？聲音很小，還很焦急。　　“朋友，你便泌嗎？好象很憋的樣子啊。”　　“我不是便泌，但確實躲在廁所里，你個混蛋啊，這全是你造成的。”闌度的語氣很急，不等甄英雄問，語速飛快，道：“你要的東西我已經準備好了，放在我那黃紅色法拉利的後座位下面，車鑰匙我交給嘯鳴了，他已經把車停到了你們學校對面的停車場，你直接過去就行……”　　甄英雄一聽，皺眉，急道：“死黃毛的，你什麼意思？你不去嗎？王八蛋，你可真夠義氣啊！”　　“你個混蛋東西有資格說我嗎？日，你丫自己造的孽，我就是因為太義氣了才沒辦法去的！一個上午你的手機都無法接聽，不然會有這樣的結果嗎？”闌度氣急敗壞，“你丫對那女警察做了什麼？”　　“啊……？女警察？你說白果啊，這個……”甄英雄被問的一愣，有點尷尬，接着眉毛一豎，“關你鳥事？！”　　“關我鳥事？”闌度冷笑兩聲，“本帥已經被她囚禁了，你說關你事情不關？！”　　甄英雄聞言嚇了一跳，“什麼？！”　　闌度又氣又無奈，“今天上午十點左右，我給你打電話不通，就去漢宮找你，結果被那白果碰到，二話不說，用警察身份將我軟禁在天堂閣，逼問我你以前有哪些犯罪行為，那態度極為惡劣，要吃人似的，現在我連房門都走不出去，你讓我怎麼去霸川市啊？難道帶着這女警察去人家地盤鬧事嗎？這丫頭現在吃了火藥似的，天堂閣被砸的我都不認識了，打個電話都要躲到廁所里我容易嗎我……”　　甄英雄冷汗簌簌的，白果被自己破了處，果然有些神智不正常了，看來，闌度是無法輕易擺脫白果了，“那你自求多福吧，千萬不要告訴那丫頭我要離開朗朗市的事情，方言那小子固然厲害，但我早上替他送了兩杯熱豆漿，他一定不會想到少爺我會在這時候跑掉的。”　　“放心好啦，我不是傻瓜。”闌度語氣一沉，雖是擔心，卻依然相信甄英雄，道：“朋友，不要玩大了。”　　“OK，我只是去小玩一下，全當旅遊。”　　甄英雄掛了闌度的電話，看着其他幾個未接來電，有些緊張，有點心虛，居然有些控制不了的顫抖着，將小艾的電話撥了回去。　　“喂，YY，是你嗎？”　　電話里，那急切的聲音和關心的語氣，帶着無限的期待，甄英雄想到自己早上與白果的荒唐，臉紅啊，這麼好的女孩子如此挂念你，你居然和其她的女人風流快活，可恥！　　不過……甄英雄到底是個無恥的男人，早上的事情，那是白果自己送上來的，少爺我是被動的，恩，球球的，就是這樣。　　安慰了自己一下，甄英雄情意綿綿的說道：“少爺的心……咳，錯了，我的心，就像平靜的湖水，而每每聽到你的聲音，就會讓我泛起漣漪，秋天的落恭弘=叶 恭弘證明了果實的成熟，我們愛情的果實有沒有落入你的心湖，盪起陣陣讓人心醉的漣漪呢……球球的，好麻，牙倒了，哦呵呵……，小艾，你想少爺了嗎？”　　電話對面沉默了好半天，顯然，艾一心想要解凍需要點點的時間，“呼，臭傢伙，雖然很麻，但至少說明這是正常的你，YY，真對不起，我昨天錄節目，所以沒有接到你的電話，如果接到了，你就不會又進醫院了，我……我是不是很不關心你啊？”　　臉紅，慚愧，球球的，臊死少爺了！甄英雄自詡臉皮夠厚，可還是覺得燙，小艾居然不怪自己這麼晚才給她打電話，反因為昨天沒有接那個電話而自責，聽到她要哭的語氣，甄英雄的心就好象熟過的柿子，軟的流湯，“小艾，其實，昨天我……”　　“我知道，我看到新聞了。”艾一心語氣中有強烈的愧疚感覺，“你和要對你姐姐不利的匪徒一起掉進了河中，對不起，我真的很想去看你的，可是，我……其實昨天你來電話的時候，我知道，但我沒接，我還以為是討厭的經紀人呢，不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艾一心的體貼讓甄英雄感到溫暖，球球的，小艾你不知道啊，如果昨天你接了電話，那我的變態姐姐可能就要成為一個變態天使了，還好樹袋熊要去天河逛商場啊。　　“小艾啊，中午有時間嗎？我們一起吃飯吧，我好象很久沒有見過你了，好嗎？”甄英雄難得一句話說的如此正經，很溫柔，連他自己也不相信會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我，很想你。”　　“不行。”　　山塌了，水漲了，波浪也跟着洶湧了；人散了，鳥飛了，火山就快要爆發了，這就是甄英雄的心理寫照，太傷自尊了，少爺我難得投入感情，小艾你太不給少爺面子了吧？！　　“為什麼？！”甄少爺急道：“小艾，少爺下午要離開朗朗市，如果今天見不到你，少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看到你了……”　　甄英雄只能算半個殺手，卻同樣有着身為殺手的覺悟，去，未必就能回，以往，甄英雄不會去考慮這個問題，可現在他突然有些害怕，連他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想，如果，去了霸川市，回不來怎麼辦？　　“你要離開朗朗市？！去哪裡？做什麼？YY，你現在不能離開四處跑知道嗎？！”艾一心突然很激動，如果不是知道她是小艾，甄英雄甚至會懷疑自己的老媽正在天堂和自己講電話，那種擔心與挂念，太像了，“殺你的人還沒有抓到，你現在的處境很危險，我不許你離開朗朗市，甄叔……我是說，你父親知道你要……”　　“不知道，我沒打算告訴她。”甄英雄直抹冷汗，自己剛才居然想都沒想就把自己要離開朗朗市的消息告訴了小艾，全然忘記了這丫頭很可能通知甄天，但甄少爺到底是個聰明人，笑道：“小艾，難道你不害怕嗎？”　　艾一心一怔，“害怕什麼？”　　“我是一個危險人物，你為什麼不會覺得我很可怕呢？”　　冰雪聰明的艾一心嚇了一跳，天啊，露餡了！如果自己只是一個小明星，怎麼可能相親的對象被連連暗殺，自己連膽小退卻的表現都沒有，還如此的關心呢？莫非，甄英雄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份了？！艾一心只覺得背脊發涼，天啊，難道他知道我欺騙他，隱瞞他的事情了？！　　甄英雄並不喜歡和小艾斗心計，也知道小艾完全是出於對自己的關心，但這次是個例外，如果自己不去霸川市，變態姐姐甄三國還有可能遇到暗殺，所以，他迫不得已隱瞞着甄天，私自與李連成做個了結。　　球球的，這樣一來，小艾你就不能和老爹打報告了吧，甄英雄鬆了口氣，他知道小艾是個秀外慧中的女孩子，一定可以察覺到，如果她把他要離開朗朗市的事情告訴甄天，一旦受到阻攔，那麼小艾與甄天的關係就會被懷疑。　　“那你……總要告訴我你去哪裡吧？”　　艾一心的語氣里太多的無奈，甄英雄知道，小艾不會告訴甄天了，不禁一笑，“我要去霸川市。”　　“霸川市？！”艾一心的聲音突然歡躍了起來，“真的嗎？你要去霸川市？！”　　甄英雄奇怪這丫頭怎麼突然如此興奮，愕然道：“是啊，怎麼了？”　　“我們也要去霸川市的，你什麼時候出發？我們一起吧！”　　不是吧？球球的，世界上真的有緣分這東西嗎？甄英雄猛然想起來，唐甜甜的短信里確實提過她們一點鐘要出發去其他的城市做節目，卻沒想到這麼巧，她們竟也去霸川市。　　甄英雄似乎沒有任何理由拒絕，不過一同去顯然是不成的，於是，約好在下住的酒店見面，才要掛電話，甄英雄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對了，小艾，樹袋熊……哦，不是，我是說，那個什麼蛋糕甜也在你身邊嗎？她也要去嗎？”　　“是……啊！干什麼啊臭臭？”　　“甄先生……，上次真是感激你啊……！”　　小艾話未說完，唐甜甜的怪聲怪調就從話筒鑽進了甄英雄的耳朵，“想不到你還記得我啊……，太讓我感動了……”　　甄英雄直打冷戰，這樹袋熊說話拉長音，擺明了很不滿啊，想想也是，昨天把她一個人扔下不說，今天她連發了三條短信，自己卻沒給她回電話，可想她的怨氣了。　　“樹袋熊，你要敢花光少爺的錢，小心我去你家潑油漆！”甄英雄生怕一心聽到，壓低聲音恐嚇着。　　“什麼？你也邀請我一起吃晚餐啊？那怎麼好意思呢？不過你這麼心誠，我就是看在點心的面子上也不能拒絕啊，好吧，我們霸川市見，就聽你的，我們晚餐吃海鮮……”　　晚餐？海鮮？我靠你個球球的，這丫頭敢陰少爺？！甄英雄聽着唐甜甜自顧自的大聲吆喝，終於咂過味兒了，這丫頭是想報復自己啊！　　……　　霸川市，一內陸城市，地圖距離，與朗朗市相隔二百九十公里，交通發達，經濟發展迅猛，雖然城市規模較小，卻是新興城市的代表，城市百公里範圍內，交織着三條高速公路，五條國道，八條省道，及二十餘條公路，全部以霸川市為中心，是一個比朗朗市公路集中密度更高的城市。　　霸川市擁有兩個國際機場，不過，由朗朗市至霸川市，最方便的途徑，還是行於高速公路，雖然有限速，可甄英雄卻全然不顧，一腳油門就沒掉下過一百八，兩個小時之後，他已經進入了霸川市區。　　所以這麼趕，是因為甄英雄與艾一心約好一同晚餐，而這之前，他有必須要做的事情。　　霸川市最豪華的酒店莫過於五星級的國際大酒店，當甄英雄的汽車停在酒店正門前的時候，一個身着茶色西服的青年立刻撕裂空氣一般神奇的出現在了甄英雄的車外。　　“甄少爺好！”　　甄英雄下得車來，伸了伸腰，活動着腿腳，沒好氣道：“你是鬼嗎？球球的，這麼突然出現，不怕嚇着少爺啊？！”

# 第166章 黃泉的花兒

　　這個尷尬笑着的青年最大的特點怕就是沒有特點了，長相一般，五官大眾，身材一般，不胖不瘦，唯一讓人覺得有些不同的，就是這人總會給人一種很神秘的怪異感覺，他不大不小的眼睛中，有一種光芒在閃爍，很精幹。　　青年從車裡拎出甄英雄的所有行李――一個癟癟的運動背包，有些差異，“甄少爺，您的行李……”　　“哦，少爺我覺得，好不容易來一躺霸川，小風你肯定會一盡地主之宜的，所以特地和學生借了個背包，背點特產回去哄女朋友開心，例如……勞力士手錶，白金手鏈，紅寶石項鏈什麼的……”　　那叫做小風的青年汗都下來了，都說這太子沒人樣兒，還真是，你分明是打秋風來了，而且來的好猛，手錶和首飾能算特產嗎？這裏盛產土豆給你裝一包包好不好？　　“當初舉薦你小子來這裏撈油水的，可是少爺我，球球的。”甄英雄似乎看出那小子老不願意的心態了，鄙視道：“你賺那麼多，就不應該感激下本少爺嗎？”　　“哪敢啊我的少爺，別說是去買，就是您要我去搶我也不能不去啊。”　　這青年名叫林風，是義字會在霸川市安插的眼線，是朗朗市至霸川市一條營運路線的負責人，基本控制着兩個城市之間的主要公路貨物流通，而這條路線，正是天門在去年的黑市拳擂台上輸給義字會的。　　因為霸川市為內陸城市，大多進口或出口的海外貨物都是由朗朗市的海港碼頭裝卸，這就為公路的長途運輸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霸川市的天門，主要進款產業就是運輸行業，而這條路線雖短，來往頻率卻高，因此利潤最豐。　　去年，義字會用八千萬大注參賭女子黑市拳決賽，甄三國只用了不足十分鐘便將天門參加決賽的选手擊出擂台，李連成因此失去了這條當作賭注的財路，甄英雄估計，暗殺甄三國，這，恐怕就是最大的誘因，他們，害怕三國今年再度出賽。　　八樓，八零八八的豪華套房，雖然無法與漢宮的天堂閣媲美，到也算是很奢華了，見甄英雄居然對如此豪華的房間視如未見，林風倒是對甄英雄更多了一分敬畏，雖然這少爺看上去又小氣又沒溜兒，但畢竟是義字會的太子爺啊，真正到了奢華場所，卻一點不為所動，淡視一切富貴，可見，這是大場面見的多了，那種內里的高貴才是真正的高貴。　　靠躺在沙发上，將一條腿墊在了紅木茶几上，甄英雄接過林風遞來的紅茶飲料，淡淡道：“我要你查的事情，都查到了嗎？”　　“當然，少爺的吩咐我怎麼可能怠慢，昨晚接到少爺的電話后我就立刻安排了下去，今天中午已經搞齊了少爺需要的東西。”林風從懷裡掏出一小文件袋，遞給甄英雄，然後坐到了對面沙发上。　　文件袋裡，只有一張照片，幾張表格似的白紙，以及一張卡片。　　望着照片里這個留着短平頭，目光兇悍，雖面部肌肉有菱有角，卻也算的上不難看的中年男人，甄英雄不屑的哼了一聲，這個人，正是天門當家李連成。　　見甄英雄拿起那張表格，林風道：“這是李連成最近幾天的行程計劃表，以及連成物流集團總公司的分割平面圖和他最信任，有些能力的手下資料，不過最近出現了幾個比較值得注意的人物，我想，去朗朗市找大公主麻煩的兩個人也在這幾個人物之中，不過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李連成的兒子和他兒子的姘頭，似乎那個女人就是天門參加黑市拳比賽的王牌，對了，有一點我不明白，少爺，你要那張物流公司的職員卡做什麼？”　　甄英雄擺弄着那張職員卡，微微一笑，“進虎穴，找老虎，少爺我幫他把蛀牙拔了，讓他知道，有些東西是不能亂吃的，不然，會疼的他睡不着覺，球球的，牙疼不是病，疼起來會要人命……”　　……　　下午四點一刻，連成物流集團總公司十五樓的懂事長辦公室，看上去有些兇悍卻不失精幹的李連成似乎剛剛發泄過怒火，看到站在對面的一男一女兩個人噤若寒蟬，李連成氣的一拍桌子，“你們倒是說話啊！”　　其中一戴眼鏡，有些發福的中年男人推了推鏡架，笑的很不自然，“老闆，雖然聯繫不到楊剛和劉青，但從警方也沒有找到他們這點來看，那兩個人很可能是暫時躲了起來，我想，他們很快會和我們聯繫的……”　　“放屁！”李連成一杯水潑在了眼鏡男的臉上，又對那個留着一條長辮子，卻盤纏到雪白脖頸上，身高最少也有一百八十公分的美女瞪了一眼，但語氣卻明顯克制了很多，“風鈴，你覺得呢？”　　叫做風鈴的女人一身休閑打扮，白色的緊身體恤，紅色的短身外套，一條牛仔褲將雙腿襯托的修長有致，雖然有着模特一般的身高和雪白的肌膚，不過可惜，胸部發育不良，只有微微突起，臀部不顯豐滿，有些露骨似的扁塌，而那好象可取的皮膚給人的感覺，很像是韓國美女那種貧血似的不健康的白皙。　　眼睛很大，目光犀利，雖是女人，給人感覺卻絲毫不比李連成遜色，儘管，她有些恐懼，但那種恐懼，就好象晚輩對長輩的尊敬而自然產生的。　　鵝蛋臉型，嘴巴很小，唇卻偏厚，給人一種成熟美感，唯一可惜的是，她的眉毛略微粗了一些，鼻子挺了一點，使得整個人絲毫沒有柔美感覺，反多了一份英氣。　　“劉青那騷狐狸不說，楊剛的頭腦和身手在我們幾人之中，卻排的上第二，我想，應該是向齊先生說的那樣，他們是因為警察查的嚴，所以躲了起來吧。”風鈴的聲音很細，卻不媚，有一種洒脫。　　李連成見那姓齊的胖子連連點頭，火就不打一處來，又看了看風鈴，嘆了口氣，“距離黑市拳大賽還有一個月，希望這段時間之內可以聽到甄三國被殺掉的消息，風鈴，我能不能拿回本來屬於我的東西，就全看你的了。”　　風鈴表情一肅，眼中，有某種興奮在閃動，“伯父請放心，即便甄三國出場比賽，我也不可能會輸她的。”　　李連成皺了皺眉頭，顯然他對這個風鈴很是看重，不過更顯然的是，他對甄三國的看重已經到了恐懼的程度。　　鬆懈掉精神一般靠在了老闆椅上，點燃一棵細雪茄，吐了口淡藍煙霧，憂心不減的李連成說道：“話是這麼說沒有錯，不過，不妨一萬，也防萬一，今年我不但不想輸，還要贏回我失去的一切和甄天應該補償我的所有！對了，那個甄英雄沒有淹死嗎？聽說他進了醫院啊。”　　姓齊的胖子回答道：“甄英雄現在應該被警察監視着吧。”　　“是嗎？那就好。”李連成嘆了口氣，道：“只要沒人知道做這些事情的是我們，就算甄天再怎麼懷疑，我們也沒必要害怕他什麼，不過這個甄英雄很麻煩，上次朗朗電視台事件居然都被他活了下來，這個人，總讓我覺得不安……”　　話才落，有人敲門，李連成不耐煩的揮了揮手，齊姓胖子跑去開門。　　“老闆，方才樓下有人送了個盒子，堅持要我們送上來……”　　進門的小秘書話沒說完，齊胖子已經喝道：“你腦子里灌的是米粥嗎？！可疑人物的東西能隨便拿來交給老闆嗎？！”　　李連成的臉上也有了怒容，這是一個黑社會通病，但凡是盒子一類的東西，總會讓人聯想到炸彈什麼的，沒有哪個黑社會老大敢親自去拆開神秘的禮物，尤其是看到那小秘書手中的粉紅色精緻紙盒，越是漂亮，越讓人覺得可怕。　　小秘書挺委屈，急怯怯道：“齊副總，我們已經檢查過了，這裏面沒有危險的物品，只有……一束花，很漂亮的，您可以掂掂分量啊，真的很輕的。”　　見齊胖子一臉的懷疑的接過那盒子，小秘書笑的很曖昧，道：“其實我也有責怪一樓的前台將這東西送上來的，可是，那個送花的年輕人告訴他們說，這個盒子，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要他送來的，還說，那女人稱呼老闆為……小成成……”　　“咳！！！撲！！！”　　李連成一口茶水差點嗆着，連連咳嗽，看的齊胖子和風鈴暗笑不已，敢情是你小情人送來的啊，還小成成呢，怪不得樓下的人不敢怠慢了。　　其實屋裡的人都知道，李連成是個怕老婆的人，因為她老婆的家人在霸川市擁有不俗的背景，這對李連成發展黑道勢力有極大的幫助，但李連成生性風流，雖然怕，卻依然養了不少情人，而越是這樣，他由於愧疚或者膽小，越是懼內，估計他就是怕被老婆知道才嚇成這模樣的吧？　　齊胖子是個溜須拍馬的高手，打開盒子，看到裏面那妖冶的紅色花兒緊簇鮮艷，假惺惺的贊道：“好漂亮，看來送花之人必定是極有情調的浪漫淑女，老闆，這花真是好看，從這香氣就可以感覺到那送花人的高雅。”　　李連成本也有些期待，不知是自己哪個情婦送來的，有些氣，但更多的是男人虛榮心的滿足，可看到那花，他的表情一窒，總覺得這花有些眼熟，而且本能告訴他，這花的妖冶與美麗，有些怪異的味道。　　“這是什麼花？怎麼連點綠恭弘=叶 恭弘都沒有？”　　風鈴聞言，走到桌前一看，臉色大變，“這，這是……曼珠沙華！”　　“曼珠沙華？這名字好聽，恩，真是好聽。”齊胖子絲毫沒有注意到風鈴臉上的表情並不是驚艷，而是一種，恐懼與憤怒，兀自不懂裝懂的亂贊。　　李連成只是感覺不好，卻並不曉得什麼是曼珠沙華，卻見風鈴轉身一把抓住小秘書的脖領，居然將她提離了地面，“送花的人呢？！說！到底是什麼人送來的花？！”　　小秘書嚇的快要哭了，這女人好可怕啊，好象要吃人似的，力氣真大，“我不知道啊，樓下的同事說，那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很精神，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李連成也奇怪風鈴的態度，走過來問道：“這花怎麼了？”　　風鈴放開小秘書，皺眉對李連成說道：“曼珠沙華，也叫彼岸花，花開開彼岸，花開時看不到恭弘=叶 恭弘子，有恭弘=叶 恭弘子時看不到花，花恭弘=叶 恭弘兩不相見，生生相錯，這花……一般都種在墓地附近，傳說這種花是黃泉路上唯一的風景，人，就踏着這花，在它的指引下走向幽冥之獄……伯父，送這花的人，顯然是在詛咒您……”　　“啪！！！”　　風鈴話才落，李連成一巴掌將那齊胖子打倒在地，眼鏡飛出去四五米遠，“王八蛋！好好好，好你媽了B啊？！”　　爆怒的李連成抄起那盒子摔到了地上，用腳用力的踩踏，這是挑釁啊，身為霸川市的黑道老大，居然受到了如此挑釁，簡直是恥辱！　　“咦？伯父，似乎有張卡片！”　　聽到風鈴如此一說，李連成低頭一看，果然在被踩的亂七八糟的花朵中，有一張白色的卡片夾在其中。　　這張卡片約有十五公分見方，卻只有最上面一行印着字，“你老婆偷漢子，欲知你的綠帽何人送，諮詢費用五百萬，如有興趣，請撥打下面電話，如無興趣，明天你是綠毛龜的事實將滿城皆知。”　　李連成這個氣啊，什麼人敢說自己戴了綠帽子？還敢勒索我？不要命了吧你？！氣是氣，但身為一個男人，而且是一個城市最大的黑幫頭子，更是一個怕老婆的黑幫頭子，這個信息無意充滿了巨大的誘惑力，李連成自然想搞清楚這個問題，甚至有些期待這個問題的答案，這是一種很奇妙的心態，可他，卻並沒有找到卡片上的電話。

# 第167章 我殺你四次

　　隱隱感到那紙有被硬物壓劃過的痕迹，李連成一怔，拿着紙片走到窗邊，對着太陽一照，果然，一個電話號碼出現在了紙卡上面，原來真是用硬物留下的印記來代替筆墨啊。　　李連成憤怒望着紙片的同時，甄英雄那在望着那張紙片，不過，他卻是在連成物流公司對面的大樓陽台上，用狙擊步槍的瞄準鏡望着。　　李連成才念完那個電話號碼，只覺得手上的紙卡彷彿被什麼東西打到一般，晃動了一下，然後自己的臉有些灼痛，最後，一種和死神擦肩而過的顫慄感覺立刻侵襲了全身，剛才，發生了什麼？黑道老大對危險也有一種本能的嗅覺。　　“伯父！快離開窗口，有人狙擊！”　　風鈴的反應讓對面大樓上的甄英雄有些吃驚，球球的，很敏銳嘛，居然這麼快就可以反應過來，看來那娘們很扎手啊，不簡單，甄英雄笑了笑，一邊吹着口哨，一邊熟練的將狙擊步槍拆卸，放入了小巧的提箱中。　　看到紙片正中那圓圓的一個孔，一向自認為大膽的李連成居然感覺到雙腿在顫抖，媽的，老子險些丟了性命啊！二話沒有，一個翻身藏在了桌子後面，一邊叫喊一邊撥電話，片刻之後，整間辦公室里擠滿了人。　　“他媽的，是誰？！”　　李連成倒也不愧為一黑道大哥，自己問過之後已經迅速的回過了神，“都愣在這裏做什麼？給我追，那傢伙在對面的大樓上！”　　雖然老大問的白痴，說的也不清楚，可眾手下還是一轟而散，去對面大樓拿人了，李連成看到齊胖子蜷縮在角落發抖，又想罵人，卻見風鈴蹲在地上，小心的摳出了地板上鑲着的子彈，“伯父，是個行家，恐怕……他是故意沒有殺您的。”　　李連成一怔，就聽風鈴繼續說道：“那紙條上面留了電話吧？他故意引您到窗前，又等您念過電話號碼才開槍，加上之前的花，這擺明是挑釁，所以，那個電話，很可能就是那開槍的人，也是方才送花的人留下的！”　　李連成下意識的看了看手裡的卡片，紙片已經被子彈穿了個洞，加上方才嚇了一跳，依稀記得的號碼忘了大半，李連成又急又恨的對着那張紙片，努力的回憶着，好半天才拼出了記憶中的號碼，掏出手機，想了想，又放下，走到牆角踢了齊胖子一腳，搶過他的手機，撥通了那個號碼。　　甄英雄走出電梯的時候完全變了個模樣，此時的他，帶着白色的假髮，貼着黑白雜亂的鬍鬚，左手拎着一個小提琴的箱子，右手牽着一個五六歲的小朋友，弓着腰，駝着背，宛如老爺爺送孫女去上課外特長班，在衝進來的一群黑社會青年的擠撞中走出了這個商場的大門。　　“五毛錢，去買棒棒糖吃。”甄英雄走到自己的法拉力車前，摘了假道具，掏出一個鋼板，塞到了那小女孩的手中。　　“有沒有搞錯叔叔……”　　“叫哥哥，球球的，少爺有那麼老嗎？”　　“你太小孩子氣了，好吧，哥哥。”小女孩一派老成，小手稚嫩的一伸，市儈的說道：“五毛錢的棒棒糖吃了會牙疼，我要吃一塊五的！我們說好的，我陪你上天台再下來，做為報酬，棒棒糖吃什麼價位的不能你說了算！”　　哎呀，球球，現在這孩子才多大就知道討價還價了？　　“哇……哥哥開的是法拉利耶……！”小女孩圍着汽車轉了一圈，眨眨大眼睛，欣喜而狡猾道：“這樣好啦，你開車帶我去兜兜風，讓我在夥伴面前風光一下，我就不要你錢了。”　　“給你五塊，趕緊回家吃奶去！”　　現在的孩子真是不可愛，五六歲的小丫頭就這麼勢利，太愛慕虛榮了，甄英雄往車裡一坐，看看時間，已經五點半了，先是一笑，后是一苦笑，“球球的，少爺我大出血的時間到了，那該死的樹袋熊為什麼就不能用一棵棒棒糖打發掉啊？超級亮的電燈泡啊……”　　車子才一啟動，林風幫自己準備的手機就響了起來，甄英雄嘿嘿一笑，接通了電話。　　李連成聽得電話接通，立刻放了免提功能，可還未說話，就聽到電話里傳來一青年男人的聲音。　　“李連成，暗殺這東西很噁心吧？今天，你已經死過了，不過少爺留情了，但你聽清楚，二十四小時之內，你還會再死三次。”甄英雄的聲音冷冷的，卻帶着鄙夷的笑聲，“少爺要把你送給我的，加倍還給你！”　　李連成聽着手機里傳來的忙音，愣了好一會兒，而齊胖子與風鈴也呆了，雖然那人並未說明自己是誰，但傻瓜也猜的到，那是……義字會太子甄英雄！　　“甄……甄英雄來了！”李連成既恐懼又憤怒，恐懼，是因為甄英雄的名字已經震蕩了整條黑道，朗朗電視台，他一個人整死了幾十匪徒，山口組都不敢碰的主兒如今找到了自己腦袋上，李連成怎麼可能不怕？　　憤怒，是因為自己被手下出賣了，而且被甄英雄戲耍，並看扁到殺自己就好象吃熟柿子，咬你不費勁，捏你就流湯啊。　　風鈴打了個冷戰，眼中閃過一絲悲痛，“看來，楊剛和劉青已經完了……”　　李連成不是傻子，當然知道，如果不是楊剛或者劉青，甄英雄如何找到自己這裏來？　　齊胖子哆嗦着身體，道：“老闆，我們是不是和義字會談談，或者……請老闆娘幫……”　　“幫你媽B！”李連成這火大啊，一腳踢在齊胖子臉上，吼道：“白痴啊你？如果只有甄英雄一個人踩到我們的地盤，就讓我們去和義字會交涉，道上的人會怎麼說？難道我們被他一個人嚇到了嗎？找警察？你個王八蛋就算是吃屎長大也不要忘記自己是幾條腿走路的！甄英雄明顯是對着我來的，報警的話，我還有臉混嗎我？！”　　風鈴想了想，道：“伯父，我看，還是叫英豪回來吧……”　　李連成愣了下，接着，咧嘴大笑，“對啊，我是太急了，居然把英豪那小子給忘了，齊胖子，你蹲的腿不麻嗎？想等我給你鋸了啊？！還不給我去請少爺！媽的，你甄天有個會殺人的兒子，難道我李連成沒有嗎？”　　聽到李連成同意了自己的意見，風鈴的臉上紅了紅……　　……　　明星就是明星，行動完全被身為助理的那個叫做小憐的丫頭控制着，甄英雄不知道這算是運氣呢，還是霉運，艾一心與唐甜甜只有在國際酒店內部，才有屬於自己的自由，才能近距離的擺脫小憐，因為，錢，都被那丫頭控制着，沒有錢，這兩個超級大明星也無法離開酒店。　　因為住在這裏的人都是身價不扉，收入用秒鐘計算的有錢人，所以雙子星姐妹倒也顯得並不出眾，加上酒店保密了她們入住的消息，以及兩個俏丫頭刻意的遮掩，並沒有引起轟動，這讓第一次出行的小憐放心了很多，和其他的工作人員一樣去痛快享受邀請方提供的豪華服務了。　　擺脫小憐，艾一心無疑是最高興的人，因為可以和同住一個酒店的甄英雄大方的約會了，甄英雄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球球的，小艾這丫頭不會是墨鏡戴習慣了吧，這麼耀眼的大燈泡都影響不了她的好心情嗎？　　“鳳梨煎金錢牛柳，藍莓汁煎鵝肝，椰汁玉米燉生魚，干蒸蟹黃燒麥，紅燒大鮑翅，清蒸大閘蟹，恩……再來一份法式的奶油龍蝦湯，最後，每人一隻鮑魚，一碗魚翅羹，我們女孩子不太能喝酒的，一瓶人頭馬就好了。”　　唐甜甜這丫頭似乎去哪裡點菜都不用看菜譜的，甄英雄正抱着那精緻的大本子掃描着有無個位數美食呢，人家唐甜甜小臉一仰，連服務生都寫不過來了。　　靠，球球的，一瓶人頭馬要一千三百八十塊？！還是最便宜的一種！甄英雄肉疼啊，這不是在漢宮，一瓶路易十三雖然上萬塊，可那東西自己怎麼喝都是不花錢的，現在人家的地盤，喝水都打表啊，該死的樹袋熊，你這電燈泡亮的有些過了吧？　　看到甄英雄那仇視的目光，唐甜甜冷哼一聲，視而不見，“點心，你怎麼都不說話啊？”　　廢話，你坐在這裏，誰好意思開口啊？甄英雄看到唐甜甜就覺得氣不打一處來，只看艾一心低這頭就知道她有多難為情了，不過，紅色格局的高雅飯廳，映的燈光都似淡淡虹彩，多美的顏色，卻無法和一心小臉上的紅暈相提並論，醉人的紅，搭配着一心一襲紅色絲滑連衣裙，簡直是最完美的搭配，一心的古典美，似乎為這個餐廳找到了一個風格。　　藕臂玉肌，纖纖小手擺弄着盛滿紅茶的杯子，似乎緊張，很是羞怯，一心這種柔柔的美總是讓人心醉，再看那個大咧咧咬着吸管嘬橙汁的唐甜甜，神啊，淑女與衰女的區別太明顯了。　　金色頭髮不長，扎了兩個小辮，與一心那頭烏黑柔亮，如瀑而下的秀髮相比，這位甜甜小姐簡直是個怪獸，太不講究了。　　球球的，來如此有格調的餐廳吃飯，少爺我都扎了條領帶，可看看你這樹袋熊！黑白大寬格的寬鬆早秋毛衣，看起來就那麼拖沓，那領口幾乎將整個肩頭露在外面了，兩條細細的白色內衣弔帶根本是對異性的誘惑，該死的丫頭又穿了短裙，和上衣很配，是純白顏色的，有些進步，居然是齊膝的，沒有露大腿，不過，那黑色的網眼襪，比露大腿還要讓人興奮，一雙黑色的高根露腳面的高根鞋，恐怕是唯一讓人覺得正常的地方了。　　球球的，聽說喜歡咬吸管的女人都是性慾很強的類型，從這樹袋熊的穿着來看，也許是真的也說不定呢，甄英雄收回了自己偷偷從桌側瞄過去打量唐甜甜美腿的眼睛，嘆了口氣，說實話，這電燈泡，真的是很‘靚’……　　從見面到現在，甄英雄和艾一心說過的話加起來也沒有三句，明明很能說的甄少爺，因為唐甜甜的在場，始終厚不起臉皮來，終於，這壓抑的氣氛讓甄少爺爆發了，球球的，少爺豁出去了，就當你這樹袋熊不存在！　　“小艾，小哎？小艾！”　　“恩？！”　　甄英雄連着喊了艾一心三聲，這位不知道在低頭想些什麼，面色紅紅的明星偶像才猛然回神應了一聲，可看到唐甜甜在看她，又迅速把頭低下了。　　甄英雄咳了一聲，再次展現自己變魔術似的技法，雙腕一抖，兩朵玫瑰神奇的出現在了手中，“鮮花始終要有美女的襯托才顯的出嬌艷，來，把它別在胸口吧，讓我們一起……”　　“謝謝，那我不客氣了……！”甄英雄的酸言酸語還沒說完，左手的花才被一心接過，右手根本沒來得及收回將花別在自己的胸口以示兩個人的戀愛關係，唐甜甜已經一把將花搶了過去，“本美女確實比這花要嬌艷多了，不過這花也不錯，很像我剛才在洗手間見過的那朵……”　　甄英雄這火啊，騰騰的，這樹袋熊明顯是搗亂啊！　　艾一心當然知道甄英雄那朵花是要自己別在身上的，可她也知道唐甜甜這丫頭和小愛一樣喜歡胡鬧，很歉意的望着甄英雄，“YY，你別生氣……”　　“恩？甄先生生氣了嗎？為什麼？”唐甜甜右手托着半邊臉蛋，手肘墊在桌子上，用小臂擋住了身旁艾一心的視線，讓她看不到自己的表情，皮笑肉不笑的瞪着甄英雄，怪腔怪調，話里有話的說道：“難道甄先生是怪點心昨天沒有接你的電話，害你白白等了半天，擔心了半天，是嗎？”　　甄英雄不是傻瓜，當然知道唐甜甜是在埋怨自己昨天突然把她丟下之後去追賊，結果進了醫院，今天卻沒有回她的電話，害她白白擔心，有些感激這樹袋熊，不過看她的眼神里寫滿了‘我要報復你’，甄英雄那感激立刻飛到了九霄雲外。　　艾一心並不知道這兩個傢伙昨天見過面，更不知道甜甜假冒自己去和甄英雄約會，所以才遇到了那樣的事情，聽唐甜甜這麼問甄英雄，最緊張的倒成了一心，她真的害怕甄英雄會怪她。　　“少爺我怎麼會怪小艾呢？”甄少爺無恥又淫蕩，鬥嘴當然不會認輸，“喜歡一個人，尤其是喜歡一個魅力超凡的人，擔心的等待之後，只會讓自己更清楚那個人的重要，簡直到了沒她不行的地步，你說是不是啊，蛋糕小姐？”　　甄英雄這話既哄的一心面紅耳赤，欣喜不已，又氣的唐甜甜磨牙不止，羞憤難當。　　一心聽甄英雄誇自己是個‘魅力超凡的人’，還說等待之後，他更加清楚了自己對他的重要簡直到了沒有不行的地步，一個憧憬浪漫的女孩子，有哪個聽了會不高興的？這簡直是愛人對自己最高層次的表白啊。　　不過在唐甜甜聽來，同樣的話，她和一心的感覺卻是截然相反，甄英雄簡直是自戀到臭屁，臭屁到找抽啊！他什麼意思？他進了醫院，自己給他打電話，發信息，這小子不回，害自己白白擔心，結果成什麼了？自己不能沒有他這個魅力超凡的男人，他簡直太重要了……我呸！這小子簡直不要臉啊！　　甄英雄想說什麼？自己堂堂雙子星大美女唐甜甜小姐喜歡他？！開玩笑，本小姐找你是有急事的，而那件事情，關係到你這不要臉的臭傢伙能活多久啊……甜甜一怔，這傢伙活多久關自己什麼事情啊？　　“YY，你真的不怪我嗎？”一心還是不太放心，非要甄英雄親口承認才塌實。　　“不怪，當然不怪。”甄英雄說罷又轉頭望着唐甜甜，笑的真是好看，“喜歡一個人怎麼可能會怪呢，是不是啊，蛋糕小姐？”　　自戀的女人大把抓，自戀的男人還真少見！唐甜甜火冒三丈，卻笑道：“是啊，不怪……！”　　“啊……！”　　甄英雄一聲痛呼喊了一半又咽回去一半，一心嚇了一跳，“怎麼了？是不是傷還沒好啊？”　　球球的，不是沒好，而是新傷！甄英雄忍着痛，抓住小艾的手，眼中射出真摯的感情，道：“我沒事，只是看你最近瘦了，有些心疼，情不自禁的喊了出來……”　　唐甜甜腳下那細細的鞋跟用力捻着甄英雄的腳面，很詫異，自己都用足力氣了，這小子還能忍的住，而且，疼的眼淚汪汪卻假裝真情的關心小艾，好狡猾的東西啊，自己反成了幫忙的了！　　看到甄英雄那孕着淚光的眼睛，一心差點親過去，這時候她終於感覺到唐甜甜是個電燈泡了，多好的氣氛啊，如果這時候只有兩個人，該多好啊。

# 第168章 絕美雙子星

　　“YY，其實有件事情，我一直很想和你說，可是我怕……”　　艾一心欲言又止，甄英雄只看她緊張的表情就知道，一心，可能是要坦白她明星之外的真正身份了，這讓甄少爺很是期待，儘管，他早就猜到，或者說是早就確認了。　　一心低着頭，不敢去看甄英雄的眼睛，被甄英雄握着的小手不停的攥動，可見她想要說出一直的隱瞞，是一件很掙扎的事情，畢竟，隱瞞，在很多時候，也等於欺騙，欺騙，是一種不信任的表現，兩個人如果不信任，又如何走到一起？艾一心害怕的，就是甄英雄無法接受自己曾經對他的不信任。　　“不用怕，想說什麼，儘管說吧。”甄英雄的眼神多真摯啊，可心裏卻齷齪的流膿，球球的，小艾要是坦白了她和蘇影，和小愛，和老爹之間的關係，少爺就裝成一個大傻瓜被欺騙而惱羞成怒的樣子，然後再為難的原諒她，接着，告訴小艾少爺不喜歡她做明星，哦呵呵……，小艾心裏有愧，說不定就會同意了呢，骯髒的娛樂圈，絕對不是小艾這麼純凈的女孩長久闖蕩的天空，不然遲早要被污染的，漢宮裡這樣的事情見的還少嗎？　　甄英雄本來就是一愛情白痴，更是一流氓太子，即便喜歡小艾，那心思動的也不是很正常，而且不吃虧的本性無論對誰都不會有所改變。　　球球的，小艾你曾經試探少爺，還通過蘇影，通過甄天，安插了一個天天吵着要讓少爺給洗腳丫的掃把星負責考察監視，少爺是黑社會，這些不信任是可以接受的，現在少爺也要反過來考驗你一下了，少爺只想知道，你會不會為了少爺放棄做明星。　　兩個各有所思，各有期待與擔憂的人，終於要撕開最後那層朦朦朧朧的紗帳了，甄英雄等着小艾的坦白，小艾鼓起了所有的勇氣，她相信甄英雄會原諒自己，即便不原諒，自己也要請求到他原諒為止，哪怕為此放棄一切也值得，所以，她猛然抬頭，雖紅暈如霞，卻一臉柔美的堅毅。　　艾一心相信緣分，不然也不會想到用蒙面相親這麼荒唐的辦法去找對象，緣分也許就是巧合的碰撞，結果，她遇到了和自己一樣荒唐的男人，但這個碰撞卻只是一個開始，原來，這個叫做英雄的男人，真的是那晚在黑暗中解救自己的英雄，雖然，他把自己摔的好疼……　　讓一心義無返顧喜歡上甄英雄的，先是緣分，后是感覺，最後是甄英雄這個人，也許這個過程不正常，可毫無疑問的是，艾一心已經不可自拔了。　　相親的對象不但在之前救過自己，還是母親故人之子，長輩的遺憾似乎留給了下一代來夢圓，來寄託，這是一個想也不敢想，卻真實發生的緣分；甄英雄洒脫不羈，流氓氣十足，可有時卻比君子更君子，他的魅力，就是讓人無法搞懂他，卻偏偏很容易懂他，簡單而複雜，神秘卻如同沒有秘密，這就是吸引一心的感覺。　　喜歡他，似乎沒有了道理，認識他之後發生了那許多的事情，無論哪一件都讓一心感動，也許他齷齪流氓，卻是一個真實的自己，每件好事辦的都讓人啼笑皆非，卻更加顯現了他本性中的直爽與善良。在一心的理解中，不虛偽的男人，就是一個好好男人，這樣的男人，自己只遇到一個，也只會遇到一個，所以，她不想失去。　　甄英雄可以看出艾一心眼中的感情流動，所以認真的與她對望着，可心裏已經笑開了花，哦呵呵，少爺這次真的賺到了……　　“YY，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訴你……”　　“臭傢伙，我也有件事情要和你說……”　　我靠你個球球的！甄英雄恨不能掐死唐甜甜啊！這丫頭也學着一心的樣子，很認真，很真摯，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望着自己，好象兩顆藍寶石散發著光芒，不愧是偶像明星啊，你個死玩意兒的眼神真能控制自如啊！　　這人能鼓起一次勇氣，卻未必能連續鼓足勇氣，艾一心被唐甜甜一打岔，立刻餒了，羞啊，自己怎麼給忘了身邊還這麼一活寶呢？　　“不說話你能死啊？”　　“我是真有事情要告訴你啊！”　　氣氛全沒了，甄英雄氣的哪裡還顧得風度啊，嘴上不客氣，腳下也不客氣，趁着唐甜甜沒有用力，右腳一收，接着一起一落，就聽得甜甜一聲慘呼，被甄英雄踩上了小腳丫。　　“你！”唐甜甜疼的都趴桌子上了，看到甄英雄得意的目光，甜甜氣的轉頭都要對一臉不解的一心告狀，“點心，他居然……”　　“蛋糕小姐，聽說昨天是你把我打電話的事情告訴了小艾，我好象還沒感激你呢……”　　甄英雄這話一出口，甜甜立刻把‘踩我腳’三個字咽回了肚子，甄英雄這是威脅啊，昨天冒充小艾的事情哪能被她知道呢？　　一心奇道：“他怎麼了，臭臭？”　　“他……他居然不讓我說話，這不是傷我自尊嗎？難道我是多餘的不成？”甜甜改口夠快，不過這話卻說到了一心和甄少爺的心裏，你啊，真是多餘的……　　說著話，已經開始上菜了，甄英雄算知道了，不撇開這搗亂的樹袋熊，自己想和小艾說說話都難。　　上麵食不知味，下面四條腿踢的不亦樂乎，一心明顯感覺到甄英雄和唐甜甜兩個人目光交戰，火藥味橫生了，不過甜甜本身喜歡胡鬧，加上甄英雄曾經迫於環境搶了甜甜的初吻，還是那麼滑稽的一個吻，甜甜對甄英雄敵視，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飯吃的鬱悶，一心基本沒話，兩小杯酒下肚就昏昏的了，反到是唐甜甜，不停的和甄英雄碰杯子。　　“這杯是謝謝你上次救了我的命……這杯是謝謝你在廁所救了我的命……這杯是謝謝你請客吃飯……這杯是慶祝你活着出院……”　　一頓飯吃完，甄英雄和唐甜甜幾乎站不起來了，甄英雄是腳疼，那樹袋熊穿着的可是高跟鞋，加上她是女的，甄英雄百般謙讓，結果自己的腳被踩的幾乎爛掉，而唐甜甜則是醉了，敢情這丫頭的酒量不大，卻是貪杯類型，一杯下肚就已經開始話多，三杯一過，基本是暈菜了，一瓶人頭馬，剩下了小半瓶，卻醉倒了兩個，一心已經在桌子上趴了半天了。　　右手扶着一心，左手摟着甜甜，甄英雄本來沒醉，卻也暈了，兩個美女啊，只是可惜了一桌子大餐才吃了不足三分之一，“服務生，打包，送八零八八！”　　服務生都傻了，難道有錢人都喜歡開玩笑？在這吃飯還有打包的？八零八八，那是國際酒店最好的房間之一啊，住得起那樣房間的客人連吃剩下的飯菜都要打包嗎？　　“咳，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你這眼神什麼意思？”甄英雄很不屑的瞪了服務員一眼，“難道你鄙視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的價值嗎？哼，成功，從節儉做起，對了，那半瓶人頭馬不要忘了給我送過來……”　　……　　“小艾，小艾，你們的房間在哪裡啊？”　　“……恩……”　　靠在甄英雄肩膀上的艾一心眯着大眼睛，如果不是跟着甄英雄在走，簡直和睡着了一樣。　　“小艾？小艾！”　　餐廳就在十樓，甄英雄出得餐廳，卻不曉得應該把兩位醉美人送到何處去。　　小臉紅紅的艾一心聽到甄英雄的問題，卻好象聽不懂似的，醉眼迷離，睜開了，又合上了，然後輕輕的說了一個字：“……恩……”　　“完了，小艾酒量這麼差啊……”甄英雄放棄了艾一心，轉問嘟囔不止的唐甜甜，“樹袋熊，你們住哪個房間？”　　“你白痴啊……唔，雙子星嘛，當然是住天上的啦！”完全是酒話，指手畫腳，還很不屑的望着甄英雄，那表情，和看白痴是一樣的。　　“我白痴？靠，球球的，那我讓你做流星，把你從窗戶扔出去得了！”　　“流星？記得要許願哦，我的願望是，不要在廁所浪費掉我的初吻……”　　甄英雄：“……你應該被塞進馬桶里。”　　“馬桶？方便之後一定要記得沖洗哦，不然衛生間會很臭的……”　　甄英雄這汗算是下不去了，真要命，這飯吃的，兩個丫頭全醉了，少爺總不能等她們酒醒了再問吧？甄英雄無奈，只好進入電梯，先回自己的房間再說吧，老天保佑，不要被酒店的人誤以為少爺是個迷奸犯才好……　　……　　八零八八房間里，甄英雄將雙子星放倒在了唯一的一張大床上，雖然這兩個丫頭都沒什麼分量，可同時攙扶着兩個，還要提心吊膽怕被人當了迷奸犯的甄少爺無論心理生理都夠累的。　　粗喘了兩口，靜下心來，甄英雄望着躺在床上的姐妹，只覺得賞心悅目，心跳加速，男人罪惡的本性蠢蠢欲動。　　古典與時尚的對比，東方與西方的搭配，溫柔與活潑的結合，這是美與美的不同體現，艾一心與唐甜甜是兩種不同風格的美，各有其吸引人的地方，此刻兩姐妹同樣倒在床上，甚至能從卧姿看出其各自性格上的差異。　　靦腆的一心側卧着，身體微微蜷縮，好象一隻可愛的小貓，羞澀，有一種憐憐的美感。　　外放的甜甜仰躺着，四肢大敞，右小臂壓着一心的脖頸，高聳的胸脯一起一伏，沒有一點的矜持可言，好象一隻不講究的小老虎，睡的沒形象之極。　　兩個女孩子，四條美麗的小腿卻是同樣的誘惑，一心沒穿絲襪，因為完美的她已經不需要用絲襪來修飾，或者說，絲襪只會遮掩她那雙無暇的小腿，雪白肌膚耀眼，面骨筆直，腿肚纖細卻不顯瘦弱，腿型之完美讓人情不自禁的想要去親吻。　　紅色的高跟涼鞋，細細的鞋帶捆綁着腳腕，更添了一分誘惑，白白嫩嫩的小巧玉足晶瑩的好似透明一般，淡青脈絡隱隱可見，腳型弧線精緻，無骨而柔美，十個腳趾如春蔥一般圓潤雅緻的排列着，腳指甲沒有塗指甲油，晶瑩光潔中，那自然的粉紅色讓人心醉。　　唐甜甜的腿型絲毫不遜色於一心，不同的是，一心那種美，是柔和的，天然的，似水，而甜甜卻屬於那種妖媚的，可愛的，似火，她的美，很矛盾，卻更具吸引力，特別是吸引男人是那種無以力抗的魅力美，白如雪的肌膚與黑色的粗線條魚網襪絲表現出的對比是那麼的誘惑，這丫頭的風格讓甄英雄琢磨不透，似乎，她很多變，每每一套衣服都可以使人改變對她先前的感覺，她就是一個妖精。　　甄英雄脫了外套，看了看腕子上的手錶，七點四十，再看看床上的兩個美女，頭疼啊，正在此時，敲門聲響起，是服務生將剛才打包的食物送了過來。　　一百塊錢小費打發走了服務生，甄英雄覺得有些冤枉，不過現在可不是計較一百塊錢的時候了，一口氣喝了整整一瓶子紅茶，甄少爺跑到衛生間，跪在馬桶前，將右手食指伸到口中，一摳嗓子眼兒，那嘔吐感覺立刻出現，完全沒有壓制，甄英雄‘哇’的一口吐了出來。　　剛剛入腹的紅茶混合著方才喝過的一點人頭馬，全部被馬桶捲入了地下，甄英雄用涼水洗了一把臉，對着鏡子嘿嘿一笑，拍了拍臉蛋，球球的，搞定！　　出得衛生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打包的海鮮大餐全部打開，甄英雄和沒吃過飯似的，事實上他確實等於沒吃飯，因為剛才全吐了，此刻一頓狼吞虎咽，雖然涼了點，可味道還算馬虎。　　剛剛吃飽，突然感覺到身後有動靜，甄英雄回頭一看，居然是艾一心從床上坐了起來！　　一心看到甄英雄發現了自己，連忙將食指比在小口前，做了個‘噓’的禁聲動作，然後小心的看了一眼睡的似乎很香的唐甜甜，生怕把她吵醒似的。　　球球的，小艾搞什麼啊？甄英雄一怔，倒也沒呼出聲。　　一心這時哪裡還有醉酒模樣啊？怕走路發出聲音，這丫頭先是拖了鞋子，這才光着小腳丫，小心的走了過來，看到甄英雄蹲在茶几前吃的一片狼籍，又好氣又好笑，白了甄少爺一眼，卻讓少爺的心都飛了，這丫頭，怎麼一個眼神也如此好看啊？　　“小艾你不是……”　　“噓……”艾一心小心的看了一眼甜甜，拉起甄英雄的手，有些羞，有點急，還有些緊張和害怕，“不要吵醒臭臭。”　　甄英雄愣了下，看到一心那羞紅的小臉，連連點頭，原來如此，球球的，你這丫頭方才裝醉啊！　　拉着甄英雄走進了衛生間，一心做賊似的將門反鎖上，這才拍着高聳的小胸脯，長長的吐了口氣，那可愛的樣子，讓甄英雄心跳加速，天啊，浴室里的激情？不然小艾鎖門做什麼？哎呀球球的，少爺怎麼沒看出來，原來靦腆的小艾也有這麼熱情的時候啊……　　甄英雄心裏這個齷齪啊，不過艾一心接下來的行為確實讓本就胡思亂想的甄少爺也大驚不已。　　一心盯着甄英雄的那雙眼睛中，淚水慢慢盈聚，小嘴巴翹了起來，好象要哭似的，小巧的鼻子抽噎了兩下，一個飛撲扎到了甄英雄懷裡，甄少爺的胳膊還沒來得及擁抱，卻猛然發現，小艾，在解自己襯衫的扣子！　　不是吧？小艾真的要激情？是不是急了點啊？感情發展似乎還沒有到脫衣服這種程度吧？甄英雄雙手扶着一心削薄滑嫩的肩頭，低頭看着她那深邃的乳溝，嘴巴嘟了起來，脫衣服之前，應該先親一個……　　自己的襯衫已經被解開了，胸口完全裸露，甄英雄琢磨着，公平起見，也該脫小艾的衣服了，兩根手指勾起紅色禮裙那兩條細細的弔帶，甄少爺心裏樂的都打顫，球球的，這女人的衣服啊，有時候真是好辦事，就說小艾這件，少爺我兩根手指向外一勾，這麼滑的絲制裙子沒有了唯一的受力點，非一溜到腳底不可……　　胸口被小艾的小手撫過，那感覺，痒痒的，癢到了心裏，甄英雄一個冷戰，受不了了，兩手一分就要幫小艾脫裙子，卻突然被小艾緊緊抱住，“YY，對不起，要不是我，你身上絕對不會有這麼多傷的，唔……我是不是很不負責任啊？男朋友兩次住院，我卻一次都沒去看望過，唔……”　　傷心，自責，看到甄英雄右肩那慎人的刀傷和大大小小的新舊小傷痕，一心哭了，淚水打濕了甄英雄的胸口，溫熱的呼吸噴洒在敏感的皮膚上，甄英雄感動之餘，也有些失望，原來，小艾不是想和少爺玩激情成人遊戲啊，只是想看看少爺身上的傷而已，球球的，太可惜了……

# 第169章 偷摸摸調情

　　齷齪的甄少爺差一點把小艾脫光，有些后怕啊，連忙放開了人家的弔帶，借勢摟住她的後背，享受着絲綢的柔滑和小艾身體的溫度，笑道：“誰讓小艾你是明星呢……”　　甄英雄討厭明星，雖然不是有意要針對小艾，但說到‘明星’兩個字的時候，語氣中的厭惡還是很明顯的，話出口之後，感覺到小艾的身子一顫，甄英雄才知道自己語氣重了些。　　“YY，你真的很討厭明星嗎？”小艾抬頭望着甄英雄，眼中滿是緊張，“你不是說過嗎？無論我是做什麼的，你都會喜歡我的。”　　流汗，這就是男人的通病，空頭支票開的容易，真要一提款，十有八九會露餡，少爺我是喜歡你，可你的職業少爺確實不喜歡，所以才掙扎，才難受啊，甄英雄一臉的為難，笑的也有點不是味兒了，“我是喜歡你，但是，娛樂圈，聽說很臟很虛偽……”　　“是很虛偽。”小艾的痛快讓甄英雄有些驚訝，只見這美女突然低下了頭，拱動着身子，似乎不太舒服，但語氣卻是羞澀中帶着決心，“我只是因為喜歡唱歌，所以才走進這個圈子，但唱歌不一定要唱給別人聽的，所以……YY，你為了我都能去做一個老師，我也可以放棄做歌星的……”　　少爺為了你做老師？誰說的？甄英雄一怔之後立刻納過悶來了，不用問，老爹說的！一定是那老頭子想撮合少爺與小艾，故意和小艾這樣說，那老頭子很清楚自己不喜歡娛樂人物，所以老早就開始忽悠小艾了！　　甄英雄所以答應老爹去做個老師，固然是因為這是一個可以用來面對小艾的職業，但更主要的，是出於小心的不得已，為了讓殺手沒有一個方便下手的環境而已。　　“哦呵呵……，為了小艾，少爺做什麼都願意……！”無恥淫蕩的甄少爺不承認，不否認，但這樣的回答更陰險，將心比心啊，小艾你要是為了少爺放棄娛樂圈，那少爺簡直愛死你都不夠啊。　　艾一心本來就覺得愧疚，這時候哪裡看的出甄英雄心裏的小算盤啊，“我知道，YY，我下個月的演唱會，你要來啊，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呢。”　　甄英雄一怔，看到一心突然抬起的那張小臉，有些困惑與不解，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宣布什麼？難道……小艾要退出娛樂圈？！甄英雄只覺得心裏一團火焰燒的旺啊。　　“YY，吃飯的時候，我說過有件事情想和你說的……”艾一心拱動的頻率有些加快，話才說了一半，到倒吸了口氣，小眉頭一皺，“噝……好涼。”　　“恩？”　　甄英雄這才注意到，一心是光着小腳丫的，而浴室的地面，都是用冰涼的瓷磚鋪成，現在已經入秋，又是夜晚，一心當然會覺得涼，難怪她方才開始就不停拱身子呢，原來是不停的換腳站着啊。　　“呵呵。”甄英雄對着小艾一笑，抱着她纖細的小腰，向上一提，“站在少爺腳上，這樣就不涼了啊。”　　甄英雄這絕對是趁機揩油，不過小艾卻只覺得羞，絲毫沒有意識到某子狼心。　　胸口，那兩團柔軟的壓迫讓甄英雄慾火橫生，甄英雄穿的是房間中的薄拖鞋，可以清楚感覺到一心那雙腳丫的小巧和她身體那輕飄飄的重量，小腹抵着小腹，這個男女最為曖昧的姿勢讓一心羞的不得了，連剛才要說什麼都忘記了，大眼睛朦朧中帶着羞澀，望着甄英雄，囈語般說道：“YY，還記得我要樂樂帶給你的話嗎？”　　甄英雄正在跟自己那雙爪子較勁呢，不然早滑到小艾豐滿的小屁股上了，聞言一怔，“你是說，公主的……”　　“吻。”　　小艾只說了一個字，已經動情的吻住了甄英雄的嘴巴，依然笨拙，只會印着甄英雄的嘴唇，可甄英雄還是醉了，不知為什麼，只要和小艾接吻，即便再簡單，也能感覺到那種大幅度心跳的震撼，那流動在身體里的電流才會那樣的清晰和敏感，才能讓自己只升起感情，而不是升起下體某個硬件……　　甄英雄想要疼愛這個女孩，在一種褻瀆的自責下，他將舌頭頂入了小艾那小小的口腔，找到了那小小的同類，糾纏着，挑逗着，吸吮着，津津玉液，無比美味。　　一心根本不曉得，原來接吻還要將舌頭伸到對方嘴裏啊，不過，她並不排斥，還起了些好奇，這感覺，很奇特啊，他，居然在偷吃自己的口水，而且，吸的好有勁道，彷彿自己身上的力道，都被他吸走了一般，身體好軟，還有些熱……　　小艾所以能大着膽子去親吻甄英雄，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愧疚了，卻不想，這一吻，在如此曖昧的環境中，是不可能早早結束的。　　吻的情動，手就不老實了，甄英雄左手撫着小艾裸露的肩頭，右手來回撫着她的後背，絲滑手感盪人心弛，不知不覺間，已經撫上了她那挺翹的豐臀，軟，卻彈力十足，看起來不顯肥美，卻肉感動人，小艾真是女人中的極品啊，只從手感就可以判斷出來，她的身材，比白果那已經是超一流的丫頭還要標緻幾分，這哪裡是女人啊，根本就是造物主創造的完美女神！　　甄英雄是感情白痴，卻不是調情白痴，經驗的老道總是在不經意間顯現，左手一滑，小艾左肩上的弔帶已經溜到了腋下，如果不是因為她的胳膊摟着甄英雄的腰，身體緊緊的貼在甄英雄身上，怕是連無肩帶的胸罩都要露出來了，不過，小艾絲毫沒有察覺到似的，她已經被愛人帶給她的陌生而奇妙的吻灌醉了，雖然知道甄英雄的手在撫摩自己的臀，一心很羞，想去阻止，卻懶得阻止。　　倒了下手，左手下而右手上，小艾的另一條肩帶也滑落了，甄英雄也不再親吻一心的小嘴巴，而是吸吮着女人身上最敏感的耳垂，這個地方，是男人調情時最不應當忽略的地方，吻這裏，可以讓女人動情而放鬆，最能讓她體會到愛人的溫柔。　　小小的耳垂被舔逗，一心忍不住發出一聲羞人的呻吟，雖然很快的忍住，可無力的酸軟卻使得她幾乎癱倒，她兩條手臂都被甄英雄摟住，不要說沒想過反抗，就算想，也難以向後掙扎半分啊。　　好甜，好香，球球的，小艾身體的每一片皮膚都是這麼美味嗎？甄英雄完全的沉醉了，艾一心身上有一種獨特的體香，淡淡的，如谷中花開，雨後清雅之恬淡，很自然，還有一種清爽感覺。甄英雄一路下吻，沿脖頸，至鎖骨，再到胸前，最後，用下巴蹭低了小艾的弔帶裙，將口鼻扎入了深深的乳溝之中，這裏的味道，更是味美。　　一心胸前痒痒的，是被舌頭輕輕的舔拭着，那種癢似乎帶着電一般，讓身體都在麻木，仰起欣長的小脖子，一心的呻吟聲讓甄英雄越發沉醉，她的身體向後綳的彎着，甄英雄的身子壓低着，一手按住小愛的後背，一手扣住她的小蠻腰，兩人的小腹依然緊貼着，氣氛，一下子淫靡了起來。　　“當……當……當……”　　酷似鐘聲，卻是甄英雄手機上的鬧鐘響了起來，還真不是時候啊，這個聲音一響，甄英雄醒了，小艾也醒了，猛然察覺到方才竟是那麼羞人的親熱，靦腆的一心差點急哭了，天啊，剛才自己在做什麼啊？太不矜持了吧？　　想要掙脫，卻被甄英雄抱的更緊了。　　球球的，林風那小子買的是什麼破手機啊？這鬧鈴怎麼和鐘聲似的？送終？！干你個球球的，少爺回來有你好看！甄英雄恨不得砸了手機的心都有，卻知道這個時間意味着什麼，李連成，死第二次的時間到了。　　沒時間親熱，可臨走前佔佔便宜卻可以吧？難得小艾在自己懷裡啊，少爺我再親一口。　　蜻蜓點水一個吻，小艾怔了下，看到甄英雄戲謔的目光，有些慌張，卻不在掙扎，“那個……YY，我……”　　大腦一片空白，竟然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小艾，要不要睡覺……不是，我是說，你要不要回房間休息？”甄英雄抹了把冷汗，球球的，差點走了嘴。　　連忙點點頭，小艾現在羞的無地自容，正想溜呢，“好啊好啊……啊，不好……”　　“不好？”甄英雄一怔，“難道你想留在這裏睡？”　　好是好，可是……少爺要出門啊，不然等我回來再一起睡？　　“不是不是！”小艾算是羞到家了，連連搖頭，一個屋子里睡，那非整出事來不可，剛才親一親自己都醉了，這要是摟到一個床上還得了啊，“我是說，房間的鑰匙卡，在臭臭身上，可她好象喝醉了，你不知道，她喝醉了，是很難叫醒的。”　　“那我去再開個房間，你和她就睡這裏好了。”甄英雄笑道：“站穩哦，我要送寶貝小艾睡覺去了。”　　一心一愣，身子不穩，連忙用力抱緊甄英雄的腰，甄英雄讓小艾踩着自己的腳面，小心的邁動了腳步，一個人走，兩個人移動，這舉動中的含義讓小艾同志又羞又喜。　　出了衛生間，一心說話的聲音立刻小如蚊鳴，怕吵醒了甜甜，被她看到自己與甄英雄這甜蜜親密而曖昧的親熱行為，“我們睡這裏太麻煩了吧？我看，我叫醒臭臭好了。”　　開玩笑，現在才八點，萬一那丫頭醒了賴着不走，少爺我怎麼溜出去啊？甄英雄趕時間，不能讓甜甜那丫頭和自己搗亂，醉了不醒更好！　　將小艾抵在台柜上，取出酒水柜上的一瓶紅茶，擰開蓋子，笑道：“不要叫那電燈泡了，免得她醒了笑話你，小艾，你的臉現在很紅哦。”　　說話間，甄英雄已經老技玩透，將一白色藥片塞入瓶中搖晃了。　　“真的嗎？”　　小艾大羞，剛想掙脫甄英雄，卻見這傢伙喝了一口紅茶含在口中吻來，酸酸甜甜的液體渡入到自己口中，小艾本就喝了點酒，有些口乾，又認為這是愛人浪漫的一種表現，想也未想，忍着羞赧喝了下去。　　“當然是真的。”甄英雄為了平衡身體不讓小艾從自己腳上溜下去，走路的姿勢像只企鵝，來到床前，小聲笑道：“乖乖的在這裏睡吧，你那討厭的小助理總不可能半夜去敲你的房門吧？”　　一心一想也是，更主要的是怕甜甜取笑她，紅着小臉點了點頭，“恩，那你也早些去休息吧，今天開車一定很累了吧？”　　好體貼……，甄英雄感動的又是一吻，因為這次就在甜甜身旁，靦腆的一心哪裡還好意思啊，“討厭，快走啦……”　　掙開沒有用力的甄英雄，小艾往後這麼一退，出事了，小艾愣了，甄英雄，快要流鼻血了，手裡那瓶紅茶，險些沒有掉在地上……　　因為方才親熱的時候，甄英雄將小艾那條絲制紅色禮服裙的兩條弔帶滑到了肩下，這條典雅高貴的紅色絲綢禮服裙做工簡單，更是自然懸垂的風格，沒有了那兩條弔帶，結果自然是……　　那裙子就好象被人突然從下面拽了下來一般，果然是好面料，夠滑，甄英雄眼前一亮，幾乎耀眼，天啊，小艾的內衣……也是紅色的，而且，和那裙子的面料很相似，太性感，太刺激了，清純卻有幾分妖艷的成熟，難道現在的禮物都是从里到外的搭配成套嗎？　　無弔帶的半杯胸罩讓那露出一半的乳房更顯尖挺，乳溝之深，讓人神迷，羊脂白玉般的冰雪肌膚沒有一點瑕疵，那色澤之晶瑩讓人覺得這就是最完美的化身，纖纖柳腰盈盈一握，平坦小腹下，那條紅色的絲制內褲緊緊包裹着小艾神秘的處女之地，本就光滑亮澤的面料襯托着那雪白的，淺淺泛着玫瑰色的肌膚，營造出了最大的誘惑。　　修長的美腿並在一起，看不到一點縫隙，甄英雄對自己這雙為了成為一個狙擊手而千錘百鍊過的眼睛有着絕對的自信，目測是絕對不會錯的，以小艾那淺淺的、可愛的小肚臍為界，上下身的比例，是最完美的五比八，貼合黃金分割比例。　　小艾根本不曉得自己的衣服是怎麼脫下去的，看到甄英雄張開的口中幾乎流出口水，小艾同志又抱胸又蜷身，慌亂的險些叫出來，恰在此時，又有意外發生，唐甜甜，醒了。　　“望着星星……，我想到了兒時的幻想……，小小的我……，多希望站在牛郎織女相會的鵲橋上……，望一望流淌的銀河啊……”　　熟悉的歌詞，熟悉的曲調，直到現在依然將這首歌做為手機領聲的甄英雄立刻聽出來了，這是雙子星最近最火暴的歌曲，《星的幻想》，這隻可愛的樹袋熊無神的坐起來，兩眼惺忪，雙肩放鬆，聳拉着腦袋，一副活死人的模樣，但唱出的歌兒卻是婉轉悠揚，咬字清晰，不愧是歌星啊，睡着了也能唱的這麼好聽。　　艾一心一見唐甜甜坐起來，哪還顧得叫啊，幾乎是下意識的跳到了床上，鑽進了被子，蒙住了頭，掀起些被角，發現她只是坐在床上唱歌，這才吐了口氣，又羞又怯又氣又嗔的白了甄英雄一眼，卻見那小子正對着自己笑呢，笑的還那麼曖昧，完了完了，今天本姑娘的臉算是丟盡了，該死，以後再也不穿這樣的破裙子了……　　一心也不知怎麼了，腦袋一沾枕頭，眼皮立刻加重，想和甄英雄再說兩句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唐甜甜的歌聲，簡直比催眠曲還要管用，一心頭一沉，昏昏的睡了過去。　　甄英雄自然清楚是自己那五毒無副作用的特製強力安眠葯的勁道上來了，見小艾已經睡去，鬆了口氣，剩下的，就是把這隻睡覺還唱歌的熊按到被窩裡了。　　“小小的我……，多希望站在牛郎織女相會的鵲橋上……，望一望流淌的銀河啊……我要上廁所，我要尿尿，尿在銀河裡……”　　甄英雄一聽這歌詞，差點一跟斗栽倒，球球的，你這樹袋熊還真不是人類啊，有女孩子唱這麼低俗的詞兒嗎？尿尿你還能尿出一條銀河啊？！　　正要硬掐脖的將這丫頭按倒，卻見唐甜甜一下子跳下了床，三步兩晃的朝着衛生間走去，才走到門口，就聽她“啊”的一聲，似乎崴倒了腳，甄英雄怎麼也是個男人，那丫頭穿着高跟鞋還扭晃的那麼厲害，當然容易扭到腳了，於是沒有多想，趕忙跑過去攙扶蹲靠在衛生間門口正拽鞋子的甜甜，哪知……　　剛剛還是沒睡醒模樣的甜甜才被甄英雄扶起來，醉眼惺忪的朦朧立刻消失了，一臉的狡猾讓甄英雄大驚不已，還沒來得及反應，甜甜已經摟着甄英雄的脖子，一個轉身，將他一起卷進了衛生間，紅茶瓶子中撒出的液體落地的同時，衛生間的門，關上了。

# 第170章 狡黠樹袋熊

　　“喀嚓”一聲，門被反鎖，這次甄少爺可不會去齷齪的想什麼浴室激情了，心中大罵不已啊，球球的，有沒有搞錯？現在的女人都這麼狡猾嗎？樹袋熊怎麼和小艾一樣，也是裝醉啊……　　唐甜甜兩眼眯着，起到了聚光作用，盯着甄英雄，就像老狼盯小羊，不過，羊大了點，狼可愛了些……　　顛着小腦袋，唐甜甜嘴角那抹笑容，怎麼看怎麼像陰笑，如果在舔舔舌頭的話，說那是淫笑也不過份啊，兩隻小爪子平在肩頭，空抓着空氣，讓甄英雄渾身發冷，球球的，咋的？你個樹袋熊還要藉著點酒勁非禮了英俊瀟洒風流倜儻高大挺拔的本少爺不成？　　“喂，樹袋熊，別說少爺沒警告你，你要敢撲上來的話，休怪少爺無情……我真的不會反抗，把你給那個了！”甄英雄露出一個更淫蕩的笑，有美女送上門，還是酒後倒貼，這便宜不佔不是可惜了？　　“做你的美夢吧，臭東西！”唐甜甜一把撓在甄英雄赤裸裸的胸口，壓着聲音，沒好氣道：“我問你，你為什麼不回我電話？我不是告訴你我有急事找你了嗎？”　　“你有沒有搞錯？真要有事情，也該是少爺我找你才對吧？”甄英雄疼的直咧嘴，左手撫着那幾條爪子印，右手用紅茶瓶子點着唐甜甜的小腦門，戳的乓乓響，“我的錢包和信用卡呢？那是我所有的財產，快還我。”　　唐甜甜怪怪的‘呵’了一聲，瞥了甄英雄一眼，和小艾的感覺不同，卻是同樣讓人心跳，“全部財產？那你哪來的錢住這麼豪華的房間？比我和點心的房間還要好呢。”　　甄英雄見這藍眼睛的美女挺着小胸脯和自己對望着，連呼吸聲都可以聽的清楚，而且說話刻意壓制着聲音，不禁奇怪，“你是裝醉的吧？剛才扭到腳，也是裝的，為了把少爺我騙過來，對不對？”　　“廢話，本美女最少也是半瓶的量，這點酒還醉不到我，不過，不裝醉怎麼騙的過點心那丫頭啊？我不假裝扭傷腳，你會主動跑過來嗎？呵呵，不過本美女沒想到，你還滿關心我的。”唐甜甜這丫頭就沒有說話不跑題的時候，美美的笑着，和吃了蜜似的，看的甄英雄心裏痒痒的。　　“那是，樹袋熊怎麼也算是保護級動物，本少爺可是很關心小動物的，更何況，你要是不小心扎到馬桶里死掉了，我找誰要帳去啊？”甄英雄不覺得這樹袋熊找自己能有什麼正事，和她又不是很熟，除了昨天自己被迫和她約會，把她丟下之外，兩人根本沒有什麼過節啊，球球的，這丫頭十有八九是小心眼兒，要和少爺我算帳，想到這裏，甄英雄一口飲料含在了口中，再不出門，少爺就趕不及時間了啊。　　“小氣鬼，你怎麼不和點心去斤斤計較啊？”唐甜甜不知道艾一心真的睡着了，還以為她是因為害羞而假寐呢，似乎是害怕她察覺到自己這個廁所上的時間太長了，有些急，也有些不忿，“哼，當我不存在似的，你們兩個還真是親熱，死點心，居然也裝醉……”　　甄英雄現在的感覺就是，雙子星，就是兩隻可愛的小狐狸，兩個丫頭都有些小聰明，卻不想用到一起了，一心肯定沒想到，甜甜居然和她一樣是裝的，見唐甜甜正回頭看着門板，甄少爺暗道機會難得啊。　　“閑話少說，我要是今天不告訴你的話，明天開始更沒有機會瞞着點心和你說了，那傢伙肯定會一直纏着你的，我告訴你，這件事情很重要，點心知道了一定會擔……唔？！”　　唐甜甜話才說了一半，頭一轉過來，嘴上一軟，居然被甄英雄給吻了，本能的要推開他，可甄英雄卻用力捧着自己的小臉，酸甜液體流入口中，是紅茶的味道！　　這一吻太過突然，唐甜甜根本沒有反應過來就已經將那口紅茶喝下了小肚子，“我靠！臭東西，你想強姦我？！我，我喊啊我！”　　甄英雄哪容的她喊啊，“親這一口，算是還清你欠我的錢……”　　“你說什麼？！”唐甜甜被偷吻，雖然表情誇張，卻還不是那麼的生氣，可聽到甄英雄這句解釋，誇張表情消失了，小臉瞬間陰冷了下來，沒有表情，卻比之憤怒還讓人覺得可怕，“你再說一次。”　　甄英雄一個感情方面的白痴，更是沒接觸過什麼正常的女孩子，對於小女生的心理了解程度簡直等於零，哪裡會明白唐甜甜為何有這樣的反應啊？甄英雄只覺得這隻樹袋熊很生氣，卻不知道她為何生氣，似乎是自己惹了她，可自己是怎麼惹到她的呢？　　球球的，女人啊，真是難懂，少爺搶你初吻的時候，不見你這麼生氣啊。　　見甄英雄有些迷惑的表情，唐甜甜似乎想到了什麼，苦笑着搖了搖頭，道：“你真和點心說的一樣，完全不懂得如何哄女孩子，更不知道女孩子在想什麼啊，臭傢伙，你是不是覺得我好象很喜歡倒貼給你啊？”　　還別說，真有這感覺，見甄英雄居然超級自戀的點了點頭，甜甜小白牙一呲，咬人慾望大增，不過她到對得起甄英雄稱呼她的這個綽號，樹袋熊。　　“哎呀，這地好涼……！”唐甜甜剛才把鞋子丟了，雖然穿着襪子，可那魚網似的大窟窿……稱呼它為襪子還真是有名無實，勾着甄英雄的脖子，一跳，將兩條長腿盤在了甄英雄的身上，姿勢雖然不雅，甚至胡鬧，可神態卻難得的認真，“臭傢伙，我告訴你，女孩子的吻，不是用錢可以換來的，我被你吻也沒什麼，因為我早就說過，等你出院的時候，我會送一個吻，但我不喜歡你用錢來給我的吻標出一個價格，那是對我的侮辱，而且……你如果要吻我的話，可不可以換一個新鮮些的環境啊？為什麼總是在廁所呢？”　　球球的，這樹袋熊什麼時候才能說話不跑題啊？甄英雄似乎明白了唐甜甜話中意思，卻還是有些懵懂。也難怪，甄少爺在過去接觸過的大多女人，吻，就是用錢來定價的，其實換做別人，例如小艾，或者白果，這樣的玩笑甄英雄肯定不去開，但唐甜甜的性格外放，卻不想這丫頭心還是很凈的，甄英雄對她有了些新的認識，而且對她的黃頭髮與藍眼睛也不是特別排斥了。　　見唐甜甜打了個哈哧，甄英雄微微一笑，“好，樹袋熊，那麼，你欠我的吻算是還了，但你欠我錢依然要記着啊，我看，利息就收你百分之三十好了。”　　“你去搶吧，百分之三十，那是高利貸……”甜甜眼皮越來越重，摟着甄英雄脖子的手臂都用不上力氣了，可狡黠的笑容卻非常明顯，有氣無力卻一本正經的說道：“你的錢我替你保管了，等你下次和我約會的時候我再給你，然後你幫我買單……”　　什麼？球球的，你個丫頭才是搶呢吧？！那和不打算還了有什麼區別？！甄英雄剛要理論，甜甜的腦袋已經無力的靠在了他的肩膀上，“我告訴你一件事情，然後，你要補償我的約會，讓我嘗一嘗談戀愛的滋味，知道了嗎？”　　“少爺我告訴你十件事情，你放過我，不要再讓我陪你約會，好不好呢？”　　甄英雄眉頭全擰到一起了，卻感覺到唐甜甜晃了晃頭，用越來越小的聲音說道：“討厭，人家沒有開玩笑，臭傢伙，昨天，我在天河商場的門口，見到了一男一女，那個金色頭髮的女孩子，稱呼那個男的叫……羅比……老……師……”　　聲音輕的幾乎聽不清楚，但給甄英雄的感覺無異於一聲驚雷，甄英雄愣了，方才這隻樹袋熊說的什麼？一男，一女，那男的叫做，羅比？！　　“喂，喂！樹袋熊，你先別睡！醒醒，你倒是醒醒啊！”甄英雄現在是恨透了自己那隨身寶葯，效果太好了吧？這麼顛都醒不了？　　甄英雄如果不抱着甜甜的兩條大腿，這丫頭非摔着不可，自己已經用膝蓋頂住了這丫頭雙腿之間，可甜甜只是不大舒服的呶呶嘴，完全被周公迷惑了。　　球球的，怪不得這樹袋熊說有急事呢，還強調不能被小艾知道，看來是怕小艾擔心啊，甄英雄腦子運轉飛速，立刻想到了當日的場景，在與楊剛的衝突中，那個一直用特製的金色子彈狙擊自己的人也在，自己離開后，他們大概是沒有認出換了身衣服的甜甜，所以才被這丫頭聽到了一些東西吧。　　如此說來，無論是朗朗電視台事件的真正作俑者，還是這幾次針對自己的暗殺，真的是那個叫做羅比的人做的！老師……看來，他是那個超一流的殺手，而那個金髮女孩，很可能就是菜鳥了！　　可惜，沒能聽到更多，這隻熊就真的像摟着樹一般睡熟了，甄英雄嘆了口氣，將這丫頭抱回了床上，與小艾躺在一起，將被子蓋好。　　看看腕子上的手錶，八點一刻，時間已經很緊了，甄英雄望瞭望睡夢中還紅着小臉的一心，在看了看嘴角不知流的是口水還是方才自己用嘴餵給她的紅茶，總之是很誘惑的唐甜甜，甄英雄淡淡一笑，用衣袖幫她輕輕擦了擦，喃喃道：“針對少爺的暗殺，少爺從來沒覺得害怕過，但並不代表少爺就沒有不怕暗殺，現在，少爺就要去永遠消除那個會帶來恐懼的惡根了……”　　……　　九點左右，霸川市天門唯一的一家高檔酒店海川樓的最大雅間內，作為天門頭腦的李連成放下了酒杯，正要結束這個組織頭腦的聚頭會。　　這隻是個很公式化的聚會，每個星期都會在這個時間舉辦一次，天門十八個分堂老大全部到齊，坐在一起吃頓飯，簡要彙報下一周各方面情況，主要目的，還是以聯絡感情為主。　　李連成這人很精明，一個龐大的組織，必然有其內部不良的競爭，而這樣一個聚會，就是用來觀察各個堂口之間是否有隱患關係的存在，如果有，李連成會在第一時間解決，盡量將組織蘊涵的力量向外張放而不是用來掙搶內部的權利，這也是天門可以在最近幾年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李連成，擁有很好的管理組織能力，他具備一個老大應該具備的全局發展觀以及強硬的治理手腕。　　不過今天，李連成卻很鬱悶，他沒有在這個聚會上和手下提起自己被甄英雄暗殺，以及要殺掉自己四次的事情，太沒面子，除了自己的親信，這件事情還沒有別人知道，但是，甄英雄那句‘二十四小時’，確實讓人緊張。　　第一次的暗殺居然算計的那麼縝密，送花，用曖昧的理由另手下不敢怠慢，然後用紙卡引自己主動走到他的槍口下，在紙卡的正中穿了一個洞，不單是在證明他的槍法，也證明了那個傢伙的頭腦，還有三次，他會用什麼手段呢？　　李連成想到這裏，不禁看了一眼坐在自己身邊，一臉淡漠笑容，摟着那個高挑美女風鈴的青年。　　這青年給人一種震撼感覺，皮膚黝黑，似乎經常暴晒陽光所致，雖然已是秋天，上身卻穿着一件白色的無袖體恤，緊緊的衣服勾勒出他強健的肌肉，肩寬腰窄闊胸肌，兩條胳膊每每一動，那肌肉都給人一種力量的爆發感覺。　　雖然黑，但這青年長相卻極為俊郎，濃眉筆直，且很長，炯炯大眼，卻有一分不羈與冷漠，高挺鼻樑，一派硬漢氣概，嘴角上勾，笑的又不屑又自信，無比高傲，一條白金大項鏈，恐怕栓上一頭牛也難以掙開啊，又粗又長，直垂過胸口，不過掛在那粗實的脖子上，卻絲毫沒有累贅的感覺，反而增添了他的貴氣。　　風鈴很陶醉的靠在青年懷中，看他吸吐着香煙，雖望着眾人，卻完全不插入話題，似乎很不喜歡與人交流，笑的有些無奈。　　李連成頭疼啊，這青年，正是他的兒子，也是他最大的自豪，天門太子李英豪，所以驕傲，是因為這小子曾經被妻子送入警隊，憑藉優異成績，被選入特警小組，不過因為與上司發生意見衝突，在一次行動中將其長官打成重傷，從而永遠的開除了警隊，作為一個黑社會老大的兒子，這顯然是值得驕傲的，李連成本來就不希望兒子去做什麼狗屁警察和黑幫對着干，子承父業才是天經地義。　　不過讓李連成頭疼的，就是這兒子各方面天賦都高人一等，就連叛逆的程度也不例外，被警隊剔除后，這小子既看警察不順眼，也看黑社會不眼順，對自己這個老爸更是愛搭不理，全然不理天門事務，整天游手好閑，唯一的愛好就是打拳，黑市拳，也是從黑市拳的擂台上，結識了楊剛，如果不是因為今天的事情，這小子還真沒和自己同時出現在一張飯桌上。　　相比李英豪，與他一起被開除警籍的特警女友風鈴倒更貼和組織，頗得李連成喜歡，這未來兒媳，可是今年擂台賽的天門王牌啊。　　面對眾人的吹捧和讚美，李英豪始終保持着那個說冷不冷，說熱不熱的笑容，除了點頭和搖頭，一頓飯下來，居然連一個字都沒吐過，李連成總有一種後繼無人的感覺，不過，有了李英豪在身邊，心理還真是塌實，甄英雄又如何？狙擊，暗殺？我兒子過去乾的就是怎麼滅你這種偷摸摸的人！　　李連成卻沒想想，真正偷摸摸的，其實是他才對。　　“服務生，上主食！”齊胖子看到了李連成的手勢，知道聚會結束的時間要到了，明明知道身後就有倒酒的服務生，他還是扯着嗓子喊了一聲，“二十二碗極品一家面！”　　極品一家面，是這個海川樓的特色主食，也是每次聚會結尾時固定的主食。所謂極品，是因為這湯汁乃是集合了飛禽走獸雲中燕，陸地牛羊海底珍，熬制多天而成，面，是精緻麵粉混合多種植物粉，用蔬菜汁攪拌和好，正是用料極品，而所以稱之為‘一家面’，在如此材料搭配下也就不難看出了，李連成每次都點這個主食，也是在提醒這些手下，坐在一起吃飯的，是一家人。　　只等了片刻，一服務生很有水平的託了兩層盤子走了進來，每層十一個碗，左手托，右手扶，走的很穩，湯汁沒有絲毫濺灑，看的出，挺有職業水準。　　也許是對那服務生的功夫很好奇，一副無所事事模樣的李英豪將自己的目光望向了那服務生托盤子的左手上，然後，他的眼睛中露出一似詫異，接着，嘴角勾了起來……

# 第171章 天門太子爺

　　主食都上來了，證明聚會就要結束了，李連成不太是味兒的對身邊的李英豪道：“兒子，吃完飯和我一起回家吧，你媽老是念着你，而且……甄英雄那小子揚言二十四小時殺我四次，現在還有三次，這樣看來，他今天晚上動手的可能很高啊。”　　風鈴也緊張的看着李英豪的臉，甄英雄第一次出手就那麼厲害，這讓風鈴很不安，甄英雄，是個可怕的人物啊。　　李英豪沒有言語，不過卻收起了笑容，因為服務生已經到了身後，顯然不是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上主食，自然要有先後順序，李連成理所應當是頭一碗，因為這位太子是第一次和大家吃到最後，第二碗當然被推讓給了李英豪，可能是不太習慣吧，李英豪居然起身接過了女服務生正要遞來的面，笑着點了點頭，黑色的皮膚白亮的牙齒，這一笑還真陽光，愣讓那女服務員臉紅了，那男服務生因為托着兩層托盤，擋住了臉，沒什麼反應。　　坐回座位，李英豪根本不理父親那不滿的眼光，抄起筷子就是一通胡嚕，一碗面，連湯都喝掉也沒用了兩分鐘，而這時，那個負責上面的服務生剛好推門出去。　　“他不是說還有三次嗎？那就是說，不到最後一次，他都不會真的殺了你的。”李英豪終於開口說話了，雖然壓低了聲音，可還是聽的出那剛強的嗓音充滿了力量，一邊用紙巾抹着嘴巴，一邊說道：“回家就不必了，看不了我媽哭，我可不想被指着鼻子罵不肖。”　　不回去？那你老爸怎麼辦？李連成還沒說話呢，卻見李英豪望着他的那碗面嘿嘿一笑，“老爸，我還有事，先走了，待會你幫我送風鈴回去吧……對了，那碗面，還是趁熱吃吧，不然，就涼了。”　　李連成和風鈴不明白這小子提麵條做什麼，剛想問他去哪裡，李英豪已經起身朝門外走去了，坐着的時候只覺得他強壯，可此刻看他大步行走幾乎帶風才曉得，他那是相當的強壯，那身高，接近一米九，乍看之下，好象一個籃球運動員。　　雖然沒和大家打招呼就離開顯得很沒禮貌，可看到眾手下那驚嘆的眼神，李連成的虛榮心還是得到了滿足，對兒子的責怪慾望淡卻了很多，這樣的兒子，絕對是每個父親的驕傲。　　這小子外冷內熱，還知道讓他老爸我趁熱吃麵條，真好，對他媽都沒這樣孝順過，李連成似乎終於找到了一個比老婆牛氣的理由，拿起筷子挑起麵條，就要幸福的吃面，卻忽然覺得好重，李連成一怔，什麼面這麼有份量啊？　　抖了斗，筷子上的面絲大多落回了碗中，筷子上，居然纏着幾條白色的線，因為泡過湯，濕濕的纏在一起，幾條細線垂到了湯麵碗中，李連成一怔，火了，他媽的，老子開了這麼大的飯店，是要你們去宰別人的，可這群王八蛋在廚房縫衣服也就算了，居然還把線團泡在了一碗五百塊的麵湯中，真是活膩了啊。　　一生氣，李連成大喊一聲服務員，吼道：“你們給我看看清楚，這是什麼？！”　　話落，用力一挑，要把那白線拽到服務員臉上，可就是這一甩，所有人都傻了。　　那白色線團將碗帶到了地板上，碗碎了，湯灑了，麵條中卻滾出了一個墨綠色，鋼鐵感覺十足的蛋蛋，在座的都是黑道行家，誰也不是眼拙的主，老大生氣，大家全圍了上來，可一看到那蛋蛋，又齊齊驚呼一聲向後退了兩步，一臉的震驚與恐懼，李連成更是臉色慘白，那東西是……香瓜手雷！　　我靠，碗里怎麼放了個手雷啊？李連成的驚訝還沒有結束，就聽到風鈴一聲尖叫，“啊……！！！伯父，筷子！”　　筷子？李連成一怔，筷子怎麼了？不止他，所有人都望向了他手中那兩條木棍，這一看，可謂炸了窩了，那幾條白線之下，赫然栓着一個小鐵環，那東西是，手雷的保險栓！　　“我靠！卧倒！”　　李連成一聲大喝，卻是所有人中最後一個撲倒的，“甄英雄你個王八蛋啊！”　　李連成自己也曉得，這個房間雖大，可相比炸彈爆炸，趴哪裡都一樣，想活，太難了。　　“撲……！！！”　　……　　無論多麼豪華氣派的大酒樓，后廚，鍋爐房通道，都是一個被忽視的角落，送煤送菜頻繁，海川樓陰暗的後巷，路面都不平整了，淺淺的積水，鍋爐的轟鳴，使人無法相信這也算酒樓的一部分，昏暗的燈光下，一個人影突然出現，而且，走的很急。　　“球球的，剛才那個黑小子好象不簡單啊。”甄英雄一把拉開脖子上的紅色領結，一邊解身上那套服務生制服的扣子，一邊嘟囔不止，“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啊，那兩層破碗最少也有十斤二十斤，一手托一手扶，為了姿勢的完美和不灑出湯汁，看來也沒少鍛煉啊，原來當個托盤子的也不易。”　　有些感慨的甄少爺突然覺得一道目光從後面盯住了自己，心中一驚，身體已經猛然轉了過來，果然，昏暗的小巷，在自己剛才走出來的門口，一個高大的身影正緩緩朝自己走來。　　“為什麼走的這麼急呢？我還沒有感謝你呢，義字會的少爺親自為我上了碗面，我可是很感激呢。”說話者聲音洪亮，鍋爐的轟鳴聲中依然聽的清清楚楚，“那碗面我可是連點湯都沒剩哦。”　　甄英雄臉上的驚訝一閃而過，球球的，就一個人啊，那少爺怕個鳥？　　“哦？呵呵，看來你很給少爺面子啊。”甄英雄將服務升制服脫了下來，搭在肩膀上，一身緊緻的肌肉給人感覺力量十足卻絲毫不粗壯，身條相當完美，由此可見，那是用一種比較特殊的訓練方法鍛煉出來的，“少爺我的感覺果然沒錯，你這黑傢伙不是個一般人物，不過，有個問題，好學的本少爺想請教下……”　　來人正是李連成的兒子李英豪，走到甄英雄對面五米處，他停下了腳步，有些得意的笑道：“你想問我是如何認出你的吧？”　　甄英雄一怔，然後笑着點了點頭，“正是。”　　“很簡單，首先，你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懷疑，要知道，一個服務生固然可以單手托單手扶的托着那麼重的盤子，但害怕湯濺灑出來，也因為注意力集中在手上，腳步不可能像你一樣輕快自如的，然後……”李英豪用右手拍了拍左腕，“你總是刻意用盤子檔住臉這點我可以忽視，但一個服務生，能戴的起幾十萬的勞力士手錶嗎？”　　“原來如此啊。”甄英雄看着自己的手腕，尷尬的笑道：“球球的，人有失足，馬有失蹄，少爺我也有大意的時候啊，沒想到這塊手錶成了破綻……”　　“你在我老爸的碗里放了東西吧？”李連成的話讓甄英雄更加吃驚，“那女服務生放下碗的時候，我似乎聽到了金屬滾動的聲音，呵呵，是炸彈嗎？”　　好聰明的傢伙，好敏銳的感覺！老爸？這小子是李連成的兒子？！甄英雄心裏沒有慌亂，反而有一種自己也覺得奇怪的興奮感，就好象是無聊的遊戲終於找到了刺激一般。　　“你是天門太子李英豪？”甄英雄突然的放鬆另李英豪有些意外，而且，這小子的坦白也讓人不解，“我調查過你老爸身邊人的資料，惟獨你，只有個名字，沒有相片，聽說你過去是個特警，雖然墮落了，卻不屑與你老爸為伍，所以你出現在這裏，確實讓少爺我有些吃驚，不過，從你能追到我，而且不知道那碗里的禮物是什麼這一點來看，你好象沒有提醒你老爸啊，難道你不怕他被炸死嗎？”　　李英豪的眼中在驚訝之後竟也有了興奮神采，“你也不簡單啊，心思縝密，和傳言中的那個無聊太子有很大出入，看來傳言這東西並不值得信任，我是沒有告訴我老爸碗里有東西，原因有兩個，第一，那炸彈肯定是假的，第二，他派人去殺你姐姐的事情我也很不屑，這次我沒幫他，他肯定會在手下面前丟些面子，這樣也讓你完成第二次殺他的宣言，算是我代表他向你道歉。”　　甄英雄詫異之餘，也有些欣賞這黑小子了，他居然直言坦白暗殺甄三國的事情是天門所做，夠磊落，夠男人，“如此說來，你想要少爺我感激你嘍？”　　“那到不必。”李英豪向前走出一步，收起了笑容，語氣嚴肅了起來，“甄少爺，你姐姐傷的不重，可我的兩個夥伴應該已經被你殺了吧？”　　“你要報仇嗎？”甄英雄還挺大方，這句話比直接承認了還痛快。　　“想，不過我可以和你談談條件，你看如何？”李英豪又笑了，可笑聲中有些殺氣瀰漫到了空氣中，“我雖然不屑我老爸的行為，也覺得去暗殺一個女人的楊剛和劉青該死，但他們畢竟是我的朋友，我覺得我有義務幫我的朋友報仇，但這個義務，我可以放棄，只要，你放棄在霸川市的暗殺行動，然後，請你姐姐放棄今年的黑市拳大賽。”　　“不好意思，少爺雖然很想交你這個朋友，但我不會答應你任何一個條件。”甄英雄伸出三根手指，同樣笑着，卻沒有氣勢，不過很認真，“理由，有三。”　　李英豪一怔，就聽甄英雄說道：“第一，少爺我曾經說過要殺你爹四次，所以，放棄暗殺是一種示弱，少爺我很強，覺得沒理由埋汰自己，況且你要我放棄兩個權利而你自己放棄一個，這明顯是看扁本少爺，這是我要連你一起錘的唯一理由，第二，你要我姐姐放棄黑市拳大賽，是因為你這個從來不參加天門事務的太子爺沒有勸服你老爸放棄繼續暗殺我老姐的把握，而少爺我，絕對不會允許對我姐姐有企圖的人存在，而第三，就是，我老姐，有必須參賽的理由，所以我們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必要。”　　甄英雄說的痛快，心裏卻很掙扎，因為他知道甄三國為什麼要參賽，他也想過讓三國放棄，可又不知如何解釋，難道說，姐姐，你不參加比賽，少爺我也陪你三天，好不好？開玩笑！這算什麼？施捨？或者是一種侮辱？三國是變態，但她的自尊心極強，這是對她的傷害。　　甄英雄很矛盾，因為甄三國永遠是他最大的煩惱。　　李英豪現在對甄英雄的感覺已經大大不同了，這個男人，果然很可怕，“這麼說，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有。”甄英雄笑道：“除非，我躺在這裏，不然，我會讓你老爸永遠不會再去打我姐姐的主意。”　　“那麼，就請你躺在這裏吧。”　　李英豪知道已經沒的談了，立刻動手，當真是一點不羅嗦，被甄英雄這樣的人物惦記着，時間長了，自己那老爸非精神崩潰不可，誰也不能保證二十四小時的最後一次暗殺會不會要了他的命。　　“不好意思，這裏沒有少爺的床舒服。”　　甄英雄身子微側，左小臂與李英豪擊來的右臂架到一起，吃力撥開之餘，右拳回擊李英豪左臉，卻被李英豪用同樣的一架擋開，兩人同樣驚訝對方的力道，借力卸力本來是搏擊的基礎，可兩個精通此道的人卻還是胳膊酸疼，由此可見對方不但有控制力道的能力，更有豐富的打鬥經驗。　　同時出右腿，兩人招數居然完全相同，小腹中腳，同時退後了三步才站穩腳跟。　　球球的，看這黑小子又高又壯，動作居然如此靈活，龐大的身體和看起來有些累贅的肌肉，完全沒有成為靈敏的負擔，果然是高手，甄英雄的輕視之心一收再收，李英豪，絕對比那個楊剛厲害的多，更是除了闌度，目前為止自己遇到過的最厲害的傢伙。

# 第172章 不敗的太子

　　甄英雄心中驚嘆，而李英豪已經不是僅僅驚嘆了，這義字會太子看上去斯文中帶點齷齪，沒個正經，沒有氣勢，身材也絕對不是和自己這般的力量型，但身體蘊涵的能量，簡直誇張啊，同樣的招數，我的力量非但沒有壓過他，還輸了他一點。　　李英豪很清楚，自己比甄英雄高了十公分，剛才同樣中了一腳，自己退了三步，而明顯腿長吃虧的甄英雄受力應該比自己重的多，卻也只退了三步，到底是他力量大，還是抗擊打能力強呢？無論是何原因，自己都輸了一分。　　本就好打鬥的李英豪只覺得血液沸騰，“甄少爺，我很想知道，如果我們兩個也參加黑市拳的話，究竟誰能贏呢？”　　甄英雄揉了揉小腹，連個打架的姿勢都沒有，調郎當的抹了下鼻子，笑道：“少爺我從來沒輸過。”　　言下之意李英豪怎麼會聽不出來啊？好你個東西，倒是不謙虛啊！　　“既然如此，我還真要領教了！”　　李英豪話落，又撲了上來，巷子窄小，李英豪一米九的身高跳起來，又高又猛，犹如下山老虎一般兇猛，甄英雄向哪裡躲似乎都不能保證不被他的后招傷到，因為只看他在空中動作的飄逸，就知道他的身體完全是靈活度的一個最好掩護。　　黑市拳甄英雄根本就沒打過，更不知道什麼規則，流氓打架倒是沒少參与，你跳的好看又怎麼樣？不怕你跳，就怕你不跳，你丫沒長翅膀，瞅你在天上怎麼躲！球球的，看少爺的必殺！蒙頭蓋臉！衣服送你！　　李英豪絕對沒想到，堂堂義字會太子，打鬥這麼沒溜兒，居然連蒙衣服這種流氓招都用！那件被甄英雄搭在肩頭的制服一下子蒙到了飄在空中的李英豪的臉，經常光膀子打黑市拳的李英豪哪裡遇到過這事兒啊？　　看不到，那肯定是踢不着了，李英豪落地的同時將衣服扯掉甩飛，張口就罵，“你丫還是不是太子……啊……！！！呸！！！我操！！！”　　罵街你要張嘴吧？少爺就等你這個呢！再來一記必殺，球球的，泥湯子潑臉我灌你一嘴！　　甄英雄早就等着李英豪落地呢，見他衣服一甩，偉大的甄少爺就像是世界杯決賽上，在最後一分的最後一秒得到了最後的一個直接任意球射門的機會一般，用腳內側加大受力面積，人家踢球，他踢水，這一撩啊，李英豪和被人用臉盆潑了一臉似的。　　這個小巷子里的積水又臟又臭，帶着泥沙和石渣，李英豪被灌了一嘴不說，眼睛也睜不開了，甄英雄抓住自己創造出的時機，沖前兩步躍起，左腳踩在李英豪弓起的右膝蓋上，李英豪雖然看不到，反應卻依然不慢，雙臂飛快摟抱，卻還是慢了一步，甄英雄右腳再一踏他肩頭，竟是凌空躍起，並沒有攻擊，而是從李英豪的頭上跳過，但他的手裡，已經拉到了李英豪那條超大號的白金鏈子！　　球球的，少爺打架是無敵！甄英雄一聲大喝，那鏈子的質量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檢驗，雖然沒能把李英豪拉到天上，可那強壯的身軀連連倒退幾步，鏈子卻沒有斷開。　　甄英雄不等李英豪掙脫，落地之後，身子一側，身體已經後仰，脖子差點被勒斷了的李英豪根本沒機會調整身體，甄英雄右手按他脖頸下壓，左臂抄他左大腿上抬，右腿抬起，用膝蓋狠撞，並死死頂住他的腰眼向上發力，起到一個支點作用，李英豪只覺得天地旋轉，世界顛倒，暗道一聲糟糕之後，腦袋如被鎚子轟到，上半身幾乎散架，脖子，犹如斷掉了一般。　　甄英雄居然倒栽蔥似的，狠狠的將身體高大的李英豪頭下腳上的扣在了水窪子里，強壯的身體成為了甄英雄利用的兇器，李英豪自己的身體反給了自己最大的打擊，此時的他，只有肩膀和頭沾着地面，身體蜷縮，好象坐在馬桶上的人被倒過來的姿勢一般，巨大的碰撞與衝擊，讓李英豪胸腔之中痛苦不堪，莫說動，連聲音也無法送出口腔，只有顫抖不已啊。　　拍了拍手，甄少爺站了起來，看着自己的傑作，滿意的點了點頭，“球球的，剛才就說了，少爺我從來沒輸過，哦呵呵……”　　操你個死流氓啊！你丫這是公平較量嗎？！李英豪很清楚自己這姿勢的難看，長這麼大，還是頭一次被人打倒至手指都不能動彈，他不服啊。　　甄英雄摳下手錶上那邊緣鋒利的表鏡，夾在兩指之間，再次蹲下，陡然散發出那種讓人顫慄的殺氣，從他那雙眼睛，李英豪似乎看到了無間地獄的荒涼與恐怖，該死的，身體，動不了啊，難道自己會被殺掉嗎？　　甄英雄似乎看出了李英豪心中的恐懼，氣勢又忽然散去，一面用小鏡片刮著李英豪的眉毛，一面笑道：“少爺現在要殺了你簡直太容易，不過，我不會那麼做的，就當是還你一個人情吧，少爺我的第二次暗殺雖然不成功，但你卻應該在我手裡死了一次，我們不再欠誰什麼，還有十八個小時，你老爸還會死兩次，下次，我不會再輕敵了。”　　甄英雄滿意的看了看自己理髮師的功夫，還真有潛力，眉毛剃乾淨，居然沒破他一點油皮，球球的，少爺真是天才啊，站起身來，甄英雄轉身就走，而且走的很瀟洒，那個背影，簡直是目中無人啊！李英豪佩服甄英雄在天門聚會的地方還能如此淡定自如，但也無法接受那小子打敗自己的手段。　　“對了。”甄英雄走出幾步，又回頭笑道：“記得回去告訴你老爸，他派去的人，第一次用槍襲擊了我姐姐，我用同樣的方法還給他了，第二次，他用假手雷害我姐姐摔倒碰到了頭，這次，我也還給他了，這兩次，是我替我姐姐回敬他，而接下來的兩次暗殺，則是少爺我不爽的回報，屬於本少甄英雄的報復，才剛剛開始。”　　用同樣的方法回敬？李英豪此時才猛然醒悟，原來那個小子是將楊剛用過的方法反還給自己的老爸，好可怕的人物！後面的兩次，將是他自己的報復了，他，會用什麼手段呢？李英豪恐懼中也有了些興奮的期待，甄英雄，多麼可怕的對手，多麼刺激的對手啊，看着他囂張的背影消失在了拐角，李英豪握緊了拳頭，然後……‘啪嚓’一聲，終於躺在了水中，結束了倒栽蔥的可笑姿勢，“甄英雄，你夠無恥，既然如此，我們就較量較量吧……老子一定要剃了你的眉毛報仇……連陰毛也給你丫剃了，不然難抹今日羞辱！”　　甄英雄才轉過拐角，渾身一機靈，哪裡還有剛才的沉着冷靜啊，撒腿就跑，球球的，那個李英豪還挺厲害，等那小子起來，少爺想溜就難了，強龍不壓地頭蛇，少爺我可就在蛇窩門口呢，裝B可以，不過再不抓緊跑，那就是傻B！　　李英豪可不知道甄英雄一拐彎跑的比見了貓的耗子都快，才能出聲，正躺在水窪子里咒罵呢，而這時候，樓上，李連成也望着那個冒了一股子白煙的假手雷大罵不已，“你們這群混蛋東西，看到手雷居然不管老大，一家面一家面，你們還真是一家子面蛋，一個假手雷就嚇成這個模樣，以後怎麼在道上混？！”　　“可是，老大……”一手下頭目戰戰兢兢的指着李連成的額頭，“您的頭，流血了……”　　風鈴大驚，連忙套出自己的手帕，捂在了未來公公的額頭上，本來很讓李連成滿意的舉動，卻說了一句讓李連成惱羞成怒，更想把甄英雄煮來吃的話。　　“哎呀，一定是您剛才撲倒的時候撞到了椅子腿上……”　　……　　甄英雄已經換上了一身衣服，開着黃色的法拉力行駛在回酒店的路上，聞着身上那股子臭水味，甄少爺眉頭直跳，將窗子放了下來，免得那味道留在車子里。　　此刻才不到十點，對某些喜歡刺激的人來說，真正的夜生活，才剛剛開始，而對於那些上班族，這個時間，是剛剛放鬆過緊張神經，緩解了一天工作壓力，走出釋放心情的場所，回家睡覺的時間，酒吧，迪廳，兩種不同的客人交替的時間到了。　　夜風襲襲，望着路邊霓虹燈下一對對手牽手的夫妻或者戀人，甄英雄羡慕啊，什麼時候，少爺才能像那些人一樣，牽着小艾的手，一起走齣電影院，漫步在美麗的夜景中呢？　　幻想中，甄英雄已經減慢了車速，平時不喜歡看電影的他，望着散場的電影院門口，有些感慨，這些人看的是什麼電影？怎麼全是配着對兒的啊？一個個那陶醉的模樣，好象剛經歷過生死之戀一般，黏糊的讓人嫉妒。　　甄英雄本着好奇看了一眼電影院門口的那張巨大的宣傳海報，彩色燈光照射下，一個英俊的外國美男摟着一漂亮的異國美女，深情對望着，似乎要接吻，兩張嘴巴似親到似沒親到，曖昧誘人，看的甄少爺着急，球球的，哪個王八蛋印的海報啊，這鏡頭抓的太缺德了！　　海報上的一對戀人側躺在床上，白色的床單上散滿紅色的玫瑰，男人和女人都是赤裸着背脊，這海報甚是挑逗，甄英雄一看那電影的名字，“玫瑰色的性愛？！我靠！球球的，是色情片嗎？！”　　干啊，世界都變了，怎麼這樣的片子都讓放啊？甄英雄看着那張海報，又看了看散去的配對群體，眼睛一亮……　　掏出電話，播了個號碼，甄少爺一面狠踩油門，一面用喊的吼道：“喂，小風！你家少爺啊！再去給我開個房間，然後，幫我訂花！什麼？太晚，訂不到？球球的，那就去偷，去搶，去打劫花店，總之，少爺我回到酒店的時候看不到一千一百一十一朵玫瑰花，你丫就死定了！我現在哪裡？恩……酒店門口……”　　……　　“哐當！”　　“啊……！！！”　　艾一心被唐甜甜一聲恐怖的喊叫吵醒，懵懵然的坐了起來，可愛的打了個哈哧，睡眼惺忪的望着發出聲音的地方，“恩？臭臭，你怎麼睡在地上啊？”　　唐甜甜也在納悶呢，自己睡的朦朦朧朧，總覺得躺的不太舒服，一個翻身，差點沒把自己嚇死，身體翻空，身體全方位的體驗了地心引力，然後臉重重的親在了地板上，疼的要死，昏昏沉沉的坐起來，摸了摸疼的要命的小鼻子，居然……流血了！　　尖叫，就是因為看到了血，似乎每個女孩子都會有這樣的反應吧，甜甜聽到一心的聲音從背後響起，愣了一下，這才發現，自己剛才是從沙发上掉下來的！　　奇怪了，自己什麼時候睡到沙发上來了啊？唐甜甜一手捏這小鼻子，一手用力的撓着頭，昨天晚上，自己裝醉，然後和那死傢伙一起到了衛生間，似乎提起了那件很重要的事情，又似乎沒提，記憶很模糊，好象，自己在他身上睡着了，唐甜甜想到這裏，雖然眉頭皺着，卻忍不住笑了一聲，可很快，她這火就上來了。　　既然是在甄英雄的懷裡睡着的，自己又怎麼會睡到沙发上了呢？難道，那個傢伙和小艾一起去睡大床了？！　　哎呀你個死流氓，真當本姑娘是空氣啊！看到唐甜甜飛快而有些慌亂的從地上爬起來，艾一心還當她是尿急呢，卻見甜甜轉身就朝自己衝來，可才沖了兩步，居然像是武俠電影中經常出現的那種被人點了穴道的鏡頭一般，愣住了。　　“點，點心，你的床……”　　一心還沒徹底清醒呢，望着一臉又驚訝，又感嘆，又羡慕，又喜歡，表情複雜的甜甜，奇怪道：“床怎麼了？這床……啊……！！這是……”

# 第173章 白果追來了

　　艾一心低頭一看，和唐甜甜一樣，一聲輕呼，也傻了，或者說，女人看到浪漫的美麗，都會有這樣的反應，她們，被震撼了。　　床的四邊，擺滿了成束的玫瑰花，將床圈起，好象一個小花園的籬笆一般，而床上，在一心蓋着的被子上面，居然鋪了整整一層剪了刺兒的玫瑰，這簡直是用玫瑰做的被子啊！　　看的出來，安排這一切的人很有心，似乎是怕玫瑰的刺會傷到一心，居然是用小刀子將刺消去的，並沒有動花莖與恭弘=叶 恭弘子，天啊，這麼多的玫瑰，那要修剪多長時間啊？　　唐甜甜是個女人，可這時候也不得不承認，坐在玫瑰花中，好似睡公主一般的一心，那種憐憐的，純真的美是自己不具備的，白皙的皮膚，黑亮的長發，在玫瑰的陪襯下，顯現出了百分之二百的美麗，她，簡直是東方美神。　　“這是……啊，果然是YY！”一心驚艷之後，本能的想在床上發現一絲線索，雖然早就猜到，並且肯定這些是甄英雄整出來的，可一心就是想親自來求證，那個不懂浪漫的傢伙真的會做出這樣讓人感動的事情嗎？　　一心躺過的枕頭上，用黑色的彩筆寫着兩排鋼勁有力的大字，不過字句的內容和這筆法，簡直是反差到了極點。　　“我用無刺的玫瑰給你做被子，用浪漫的溫情把你包裹，喜歡嗎？這被子，是我送你的，這輩子，你是天送我的，我用肩膀給你做枕頭，括弧，此枕頭為本少爺肩膀的替代物，不過是暫時的，括弧，因為我要你做我的被子一輩子……”　　一心抱着枕頭，一字一句的念完上面的留言，先是和唐甜甜一樣，笑的前仰后合，然後又覺得，甄英雄雖然寫的酸麻可笑，細細一品，又甜蜜在其中，枕頭與被子，好親近，好曖昧的關係啊。　　唐甜甜笑的眼淚都出來了，可看到一心愣愣的望着懷裡的枕頭傻笑，她又有些嫉妒，心裏，那酸溜溜的感覺很不舒服。　　臭東西，為了哄點心，你居然把本小姐丟在沙发上，難道我就這麼多餘嗎？早晚，我也要笑得和點心一樣白痴……不對，是幸福，哼，臭東西，等着本小姐吧，和你個偏心的壞蛋沒完！我們雙子星，應該是一樣亮的！　　想到雙子星，甜甜一機靈，雙子星啊……說起來，那個女孩子，和我長的真是很像呢，她好象叫做……愛利絲……　　……　　甄英雄其實就在雙子星，也是他原來房間的隔壁，一覺睡過了大中午，也難怪，昨天忙活了整整一個晚上才將一千一百一十一朵玫瑰修剪完成並裝飾到了小艾的床上，回房睡覺時，已經是凌晨了，不過，甄少爺睡的香，三撥人卻被他害慘了。　　林風昨天為了搞到這些花，組織人手，連撬了八家花店，這時候正忙着善後呢。　　而李連成卻因為又一次被甄英雄得逞，哪裡睡的着覺啊？躺在床上就覺得不安全，總有一種甄英雄就是鬼的感覺，一合眼就是子彈和炸彈，熬到此時，已經接近一個極限了，黑眼圈明顯，不光因為勞累，更是精神折磨，人憔悴了很多，可為了面子，他愣是沒和手下交代關於甄英雄要殺他的事情，雖然甄英雄還要殺自己兩次，但這也等於自己還有兩次抓到他的機會，那時候，甄天開口都不好說話，是你兒子跑到我的地盤來找事的！　　雙子星姐妹也是心情各異，艾一心整整半天就沒消失過笑容，兩檔節目，分白天和晚上兩個時間段，不過因為過去最觸錄節目的一心的狀態很好，節目錄製之順暢，讓霸川電視台的導演和工作人員也大感人家素質之高，一個上午，就把整個白天的任務完成了，經過調整，電視台的人將預備晚上錄製的節目調整到了下午。　　午飯吃的比較隨意，因為雙子星姐妹拒絕鋪張，所以只叫了外賣，兩個姐妹躲在休息間，心情不同，但做的事情是一樣的，偷偷給甄英雄打電話。　　一心就是想聽到甄英雄的聲音，甚至沒想過電話接通后應該說什麼，而甜甜，則是要和甄英雄算帳，那小子要不把自己放在沙发上，自己的小鼻子怎麼會流血啊？而且，關於自己想要告訴他的事情，更是拖延不得，看一心那樣子就知道，如果看到甄英雄，肯定是粘着不放啊。　　可惜的是，甄英雄的電話一直處於未開機狀態，作為一個即將行動的殺手，睡眠的質量一定要高，身體狀態，精神狀態，都要調整到最好，就好象昨天晚上，甄英雄喝過酒之後，雖然並不大礙，卻還是將酒吐了出來。　　殺手，是在和生命玩遊戲的職業，一個馬虎，命就沒了，這是一個輸不起的職業啊。　　雙子星也猜到甄英雄沒有起床了，想到早上那浪漫的玫瑰花園，甄英雄又買花有剪刺，最後還要在不吵醒自己二人的情況下將一千多朵玫瑰花送到房間里擺放，昨晚肯定是沒時間睡覺啊，想到這裏，兩個丫頭不再打電話了，一心是越笑越甜，甜甜是越想越覺得鼻子疼……　　鬧鈴響起的時候，已經是下午的兩點了，甄英雄沖了個冷水澡，然後開了手機，鈴聲連續響動，竟收到了六條短信，甄英雄將擦頭髮的毛巾扔到一邊，開始按照收發短信的時間查看了起來。　　六條短信中，早上六點十分，櫻桃發了一條，讓甄英雄心都痒痒了，‘哥哥什麼時候回漢宮？櫻桃昨晚睡的不好，一個人，好寂寞，想被哥哥愛。’　　廢話，被關了禁閉你能不悶嗎？想到櫻桃那小巧身體的美味，甄少爺口水都要流出來了，球球的，這小丫頭才接觸男女之間的事情，看起來有些食髓知味，上癮了啊，等少爺回去疼你。　　第二條，七點零八，是甄三國發的，又騙人，把少爺當傻子了，什麼傷口惡化，流膿破相的，有這麼詛咒自己的嗎？甄英雄想到自己這姐姐，是又愛又恨，不過，他也覺得自責，畢竟是自己沒有保護好她啊，如果不讓李連成徹底放棄對她的不利企圖，甄少爺總覺得沒有臉去面對那個大公主。　　第三條，八點左右，這讓甄英雄有些驚訝，居然是薛雪發來的，一看內容，甄英雄腦袋都大了，早上將樂樂送到學校后，自己的寶貝女兒和那超級掃把星居然同時向薛雪發難，盤問自己的電話號碼，偏偏薛雪認為這沒什麼可瞞着的，便告訴了她們，還說，打電話的時候樂樂就在她身邊，不過自己沒有接，甄英雄心都提起來了，樂樂倒好說，關鍵那掃把星太難纏了，她知道了自己的電話，肯定是要無聊騷擾的。　　果然，第四條是艾愛那丫頭髮來的，幾乎和薛雪的短信是同一個時間，一看就是剛知道號碼立刻發來的，倒是痛快，提醒甄英雄，連本帶利，拖欠幫她洗腳丫的天數已經漲到了四十五天，球球的，放高利貸也沒有這麼狠吧？況且，洗腳這種事情也算利息的嗎？果然是個黑道公主啊。　　第五條，十點左右，這是闌度發來的，除了問甄英雄事情是否順利之外，還提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說白果剛剛通了個電話，然後就放棄了對他的監視，神神秘秘的離開了漢宮。　　甄英雄有些不明白了，難道有什麼大案子要白果跟嗎？可最近最大的案子，似乎都和自己有關啊……　　甄英雄邊想着，邊翻看了最後一條，可這一看不要緊，甄少爺冷汗啊，簌簌的流……　　‘死流氓，不要以為你溜到霸川市本小姐就找不到你，你給我等着，我們的帳，沒完！！！’　　我靠！球球的，她怎麼知道我在霸川市？她又怎麼知道我的電話號碼？！看了看短信發來的時間，是幾個人中晚的，十二點二十八分，這麼說，那丫頭已經快要趕到霸川市了？！　　甄英雄根本不會去懷疑闌度，如果說闌度厭煩白果將她殺了，絕對比他將自己的動向和聯絡方式告訴白果可信程度高啊，甄英雄轉念一想，眼角垂下來了。　　撥了個號碼，才響了兩聲就接通了。　　“喂……，姐夫，你終於想到給本小美女通電話了嗎？哦呵呵……”　　艾愛的聲音永遠充滿着誘人的磁性，卻也永遠的自戀，甄英雄眉頭跳了跳，“小愛同志，姐夫問你件事情……”　　“好啊，不過，我要一個月的零用錢，洗腳丫也要累加一個星期……”　　少爺應該代表人民槍斃你！球球的，死倒霉鬼，你要不繼承你媽的產業，那真是荒廢了她對你的培養啊，“今天上午，有什麼人給你打電話了沒有？”　　“有啊，白果姐姐上午十點左右給我打了個電話，問我知道不知道你的手機號碼……”

# 第174章 甄英雄來了

　　甄英雄汗利馬下來了，這丫頭根本不用逼供，自己就全招了，而且……一點也沒有反省的意思！　　艾愛這話說的理直氣壯，真是天真無邪啊，還反過來數落起甄英雄的不是了，“姐夫，你太不夠意思了，出院后你居然愛上了夜不歸宿，本小美女等你給洗腳就這麼難啊？換個手機號也不告訴人家，你素質真低，要不是早上在小雪姐姐那裡問到，被白果姐姐一問，我都覺得羞，哼，咱們兩個同居，多親密啊，可我連你的手機號碼都不曉得，人家肯定以為咱們不恩愛了呢。”　　“我呸！球球的，誰和你這掃把星恩愛啊？！”甄英雄現在火大了去了，“小愛，你給我說實話，你怎麼知道我在霸川市的！”　　“恩？姐夫你在霸川市？！球球的，太不夠意思了，為什麼都不帶我去？！”艾愛那帶着磁性的甜甜聲音喊出‘球球的’三個字，味道真是特別，“難怪你這两天都不回家睡了，姐夫，你是不是在霸川市養了二奶？！”　　少爺我一奶都沒有，還二奶呢？！甄英雄頭疼之餘，疑心更甚，艾愛看來真的不知道自己在霸川，那白果又是怎麼知道的呢？才一天而已，警方即便察覺到自己不在朗朗市，無憑無據，也不可能這麼急着找自己吧？　　“姐夫，霸川市有什麼特產沒有，記得給本小美女帶些回來。”　　“有。”甄英雄沒好氣道：“土豆！”　　掛了電話，甄英雄再看了看那條短信，‘本小姐’，‘算帳’，白果這哪像是代表警察鄙視少爺啊，更像是要找少爺我拚命……　　……　　“恩，好啊，那我們晚上電影院見，我現在就去訂票……什麼？樹袋熊也要去？！啊……？好，怎麼會不好呢，呵……呵呵……OK，就這樣，我在開車，先掛了啊。”　　甄英雄極度鬱悶的掛斷了電話，將藍牙耳機取下來丟在了副駕駛位上，“球球的，小艾是不是傻啊？為什麼看電影也要帶着那頭熊做電燈泡呢？難得的二人世界啊……”　　想了想，又把電話拿了起來。　　“喂，小風，幫我訂一個霸川國際影城的VIP包間，包場，少爺我要清凈，恩？看哪部片子啊……”甄英雄想了想，笑的很是齷齪，“少爺要看那部《玫瑰色的性愛》……”　　球球的，白果那丫頭如果找到少爺，十之八九是要和少爺我拚命的，不過，看這意思，她只是知道少爺我在霸川市，並不知道我下腳的酒店啊。　　甄英雄將黃色的法拉力跑車停在了連成物流總公司的對面，看了看錶，三點半，不由嘆了口氣，球球的，少爺來的早了點啊，甄英雄從口袋中摸出了一個小巧的望遠鏡，連成物流公司正門，兩個保安正對進出人員進行檢查，看似鬆懈，其實暗藏殺機，只看其門前不允許停車就知道，一定是為了擴大監視視野吧，甄英雄收起望遠鏡，嘴角勾了勾，繼續思考自己的個人問題。　　在國際酒店的房間是林風用其他人的身份辦理的，與義字會半點聯繫都沒有，自己出入的時候又很小心，沒有被任何監控設備拍到過正臉，所以，不論是天門還是警察，想查到自己的下落，顯然沒有那麼容易，不過……　　甄英雄還是心虛啊，總怕白果突然出現在酒店，想到自己昨天將白果給正法了，甄少爺當時挺美，可現在，得意的同時也有些害怕，兵和賊，這關係不好處理啊，而且，自己已經有了小艾，白果不是櫻桃，會甘心給自己做情人嗎？　　甄少爺坐在車裡胡思亂想，絲毫不着急，可樓上，辦公室里的李連成都快瘋了。　　前兩次暗殺接的那麼緊，讓李連成的神經就沒有鬆弛過，幾乎是看着分針度過了漫長的一夜，數着秒針敖到了現在的時刻，不過那個甄英雄，好象故意折騰人似的，二十四個小時已經過去了二十二個半，那傢伙居然沒有再出現過！　　李英豪昨天倒是睡的很好，因為他知道，甄英雄昨天晚上並沒有再下手的機會了，兩次暗殺接的緊，對身體對精神的負擔，已經不可能在短時間里恢復到可以再次暗殺的狀態，不過另他也有些想不明白的是，甄英雄為什麼到現在還不下手？　　還有兩次暗殺，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了，難道甄英雄有把握在一個半小時里讓自己老爸死上兩次？李英豪的眉頭栓了起來。　　那怎麼可能呢！即便煩躁焦慮的李連成，也認為那是不可能的，齊胖子，風鈴，更是覺得甄英雄是找不到下手的機會，所以才遲遲沒有動手的，但李英豪卻不這麼認為，甄英雄，肯定有辦法來暗殺自己的老爸，這是一個直覺，雖然，他無法想象甄英雄如何做到這一點。　　“英豪，你昨天真的不知道我碗里有顆假炸彈嗎？”　　這一天熬下來，無論生理心理都已經疲憊了，似乎覺得氣氛有點沉悶，李連成慶幸就要敖過那沒有任何文筆約定的二十四小時限期，心情好了些，開始翻帳本了。　　“我又沒有透視眼，怎麼可能知道？”李英豪的狡辯別人看不出來，風鈴卻清楚的緊。　　“這麼說，你昨天真的不是去追甄英雄啦？”李連成知道這兒子不買自己的帳，不是特別的信任。　　是去追了，結果讓他給揍了，這麼丟人的事情，李英豪哪好意思承認啊，“我是着急去打拳，如果碰到甄英雄的話，他還能囂張嗎？”　　李連成是很相信兒子的實力，卻還是多問了一句，“打拳啊，我以為你是去美容了呢，你的眉毛是怎麼回事？”　　點到傷痛了，李英豪眼中殺氣一閃，沒有被李連成察覺，卻沒有瞞過風鈴的眼睛，“我眉毛太長，都快插到鬢角里了，所以昨天修了修，但總是缺少一種對稱的美，最後那邊剪剪這邊刮刮，察覺到不對的時候，眉毛已經沒有了……”　　這瞎話編的啊，沒水準，卻還能說的過去，長相英俊的人追求帥氣，這沒啥解釋不通的，看到李連成點頭，李英豪要報復甄英雄的慾望已經燃燒到不可收拾了。　　風鈴小鳥依人的靠在李英豪的懷中，她可以察覺到戀人在說謊，不過卻不想揭穿他，風鈴知道，李英豪沒有抓到甄英雄，證明他昨天吃虧了，而眉毛，大概就是被甄英雄給剃了，這讓風鈴非常恐懼，世界上，還有比李英豪厲害的男人嗎？即便有，自己也要幫李英豪把他變沒！　　“伯父，要把甄英雄從霸川市趕走，其實並不困難的。”　　聽風鈴如此一說，不但李連成一怔，李英豪也吃驚不小，“這話怎麼講？”　　風鈴坐正身子，看了一眼齊胖子，笑道：“齊副總曾經說過，要趕走甄英雄，可以通知警察……”　　上次老齊因為說這個被李連成潑了一杯茶水，見風鈴再提，連忙替皺起眉頭的李連成說道：“風小姐，老闆已經說過，報警的話，我們天門以後就沒臉在道上混了。”　　李家父子同時點頭，這話沒錯，因為一個甄英雄，嚇的黑社會去報警，真夠丟人。　　“如果我們在霸川報警的話，當然是那樣，不過……”風鈴甜美一笑，“朗朗市的警察可是很關心甄英雄啊，連續幾個大案子都和他有關係，雖然警察不能逮捕，甚至不能明着來騷擾他，但並不表示朗朗市的警方信任他，呵呵，如果，有個警察突然知道甄英雄在霸川市……”　　風鈴的話算是說道李連成心裏去了，驚喜道：“朗朗市警方一定會追過來的，那時候，甄英雄……”　　齊胖子連連拍手，“好主意，好主意！”　　李連成笑着笑着，眉頭突然皺起，“可是，我們怎麼才能讓朗朗市警方知道甄英雄在這裏呢？如你說的，他雖然值得關注，卻並不是犯人，我們貿然通知，不是自己找麻煩嗎？難道說甄英雄來觸我們天門眉頭嗎？打匿名電話？不成，現在科技發達，這辦法也有些危險……”　　“不用的，伯父，我已經把這件事情辦好了。”風鈴似乎感覺給大家的驚訝還不夠，笑道：“上午，我給在朗朗市做警察的好姐妹通過了電話，她啊，正是負責甄英雄這個案子的刑警，而且過去就和我多次提到過他，所以，我只是隨口說了一句昨晚在海川樓吃飯的時候見到了一個自稱是甄太子的男人，然後在我這姐妹的詢問下說了一下她的樣貌特徵，呵呵，我想，這個時間，她差不多已經到了霸川市……”　　李連成的表揚，齊胖子的讚美，統統被李英豪的冷言冷語打斷了，“風鈴，你很多事。”　　雖然只是這幾個字，但風鈴卻傻了，嚇的，她還從來沒有見過李英豪這麼冰冷的望着自己，看到他隱隱返着怒氣的英俊面孔，風鈴有些失措的解釋道：“英豪，我，我是為了你才……”　　“我說你很多事！”李英豪語氣又重了很多，似乎不喜歡風鈴的狡辯，“甄英雄一個人來到霸川市尚且光明正大的發出了宣言，而我們，堂堂天門，在自己的家門口，居然拿一個登上門來挑釁的人都擺不平，還要用這麼丟人的手段來驅走他，這是給自己製造恥辱！往自己臉上抹屎！你們還他媽笑的出來？！操，還要不要臉？！”　　李連成見風鈴眼淚汪汪的委屈模樣，不太欣賞李英豪這種自己從來不具備的斥老婆本領，更何況這沒大沒小的東西連自己這老子也罵了啊，“英豪，我們是黑幫，本來就不講究什麼光明正大的，況且，你老爸我是天門的老大，卻不是神鬼，命就一條，甄英雄居然要殺我四次，而且成功了兩次，抓不到他，你是不是想看我怎麼死啊？”　　“男人大丈夫，死就死了，好歹光明磊落，你要不整些偷偷摸摸的骯髒手段，至於被他找上門來嗎？”李英豪對父親的態度很是惡劣，“甄英雄有種便來，抓到他，整死他，這才是男人，老爸，我最看不順眼的，就是你的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小人行徑！人活着圖一個痛快，你見不得人的事情，比廁所里的蛆蟲還多，還噁心！還他媽的臟！”　　李英豪為什麼發這麼大火，沒人知道，李連成氣的臉都紅了，指着一臉不屑的兒子，卻罵不出個字來，齊胖子這次挺聰明，父子吵架，外人，閉嘴。　　風鈴很委屈，甄英雄太可怕了，自己是為了誰才這麼做的啊？但她也了解李英豪的大男人脾氣，知道他不服氣昨天吃虧，且認為是自己的小手段，讓甄英雄無法露面，失去了報仇的機會，想勸他們父子不要吵架，正猶豫如何開口的時候，敲門聲響起。　　“老闆不好了，甄英雄來了！”　　聽到門外人的喊聲，李氏父子還吵個屁啊，‘甄英雄’三個字比勸上千言萬語還有效果。　　李連成臉色大變，那小子真來了啊！傻子吧他？這裏可是天門總部，他小子不要命了嗎？而李英豪則是面露喜色，媽的，自投羅網，看這次老子打不死你！非和你丫公平的分個高下不可！　　齊胖子飛快的跑去開門，而風鈴也很是驚喜，天啊，這次自己居然期盼甄英雄出現了，不然，喜歡的男人怕是無法原諒自己了，想到剛才還沾沾自喜想要得到愛人誇獎卻差點惹他發火，風鈴感激甄英雄啊，幸好你這白痴自己送上門來了。　　“已經抓到了嗎？在哪裡？”齊胖子拉開門就對門外身穿藍色工作服，帶着白色貨運工作帽，雙手搬着厚厚的，足有三十公分高的一摞貨運單的職員喊道：“甄英雄在哪裡？！”

# 第175章 甄少爺三殺

　　那小職員‘嘿嘿’兩聲，帽沿一抬，露出一個絕對可以迷死所有女人的，帶着點邪氣的笑，那英俊的面孔愣是讓齊胖子一呆，語氣又玩味又囂張，卻讓人駭的牙關打顫，“少爺我敲門的時候不是告訴你了嗎？你們老闆不好了，因為，少爺我來了。”　　“甄……甄……甄……啊！！！”　　才察覺到不妥的李英豪大叫一聲糟糕，剛撲上來，卻被一龐大的身體撞了個滿懷，竟是甄英雄一腳踢在了齊胖子的子孫帶上，齊胖子身體自然蜷縮，就好象是自己用下巴主動湊上來挨了甄英雄一膝蓋似的，發福的身體後仰着飛出，撞到了李英豪的懷中，甄英雄的勁道加上齊胖子的體重，即便強壯的李英豪也沒扛住，兩步倒退，兩個人一起倒地。　　甄少爺走進門來，才用後腳跟將兩扇門關好，高挑美女風鈴已經撲了上來，身材婀娜的她一聲嬌喝，在緊身牛仔褲襯托下更顯修長的美腿直取甄英雄的腦袋，很飄逸的上段踢腿，有氣勢，從風聲判斷，力量也很足，甄少爺微微一怔，顯然沒想到一個美女竟然有這樣的功夫，不過……甄少爺從來沒說過自己不打女人。　　“風鈴，退開！”李英豪才倒地，見風鈴對甄英雄發難，急的大喊，“小心！”　　甄少爺有多不要臉李英豪是見識過的，他不會向正常人一樣出招，陰損，且殺傷力十足，李英豪害怕風鈴受傷，但風鈴卻感覺良好，甄英雄雙手托着份量不輕的文件，反應肯定快不了，正在欣喜可以踢倒他的時候，也是她踢起的腿擋住自己視線的時候，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球球的，這麼公式化的小踢腿你也想招呼少爺啊？自己找難受！甄英雄抱着文件，在風鈴的右腳即將踢到自己頭部的時候，猛然下蹲，因為視線與腿並成一條線，這一瞬間，風鈴甚至沒有反應過來甄英雄是如何消失的！　　蹲在女人身下也許並不雅觀，可打架就是打架，講究的是實用，甄英雄嘿嘿一笑，李英豪的驚喊還沒有發出來，甄少爺已經雙腿彈地，身子猛然向斜上頂去，風鈴抬起的腿還沒有收回，胯下防禦完全空白，甄英雄的右肩膀重重的扛在了她的雙腿之間，扛在了女人最神秘，最羞恥，也是最脆弱的部位，風鈴只感覺到下體如遭重鎚，然後身體被送上了半空，飄飄的感覺偏偏是那麼的沉重。　　‘哐！’　　風鈴被甄英雄用肩膀頂住扛飛，離地足有兩米高，然後摔在了沙发上，沙發翻了，風鈴滾落到地板上，身體蜷縮，左手捂小腹，右手被雙腿緊緊的夾在陰部，痛苦呻吟，讓人一看就覺得很疼。　　李英豪一邊推開暈過去的齊胖子一邊罵，“甄英雄！你他媽連女人都打，還是個爺們不！”　　“四條腿的是動物，兩條腿的是人，難道咬人的全是公的嗎？”甄少爺倒還挺有理，“球球的，要不是少爺我留情，這個女人早就大出血了，哦呵呵……，你該感謝溫柔的本少爺。”　　“甄英雄，不要亂動，不然你會死的很……啊……！”李連成掏出抽屜里的手槍，話還沒有說完，才把保險打開，手腕猛然鑽心疼痛，手槍掉在了桌子上。　　紙張飛揚中，甄英雄左手的銀色格洛克手槍指着李連成的腦袋，右手，只是顏色不同的黑色帶消音器的格洛克手槍，正對着剛爬起來的李英豪。　　望着甄英雄胸口的工作證，再看到漫天飛舞的貨運單，絕大部分都是中間被挖空的紙框框和剛剛丟到地上的那個和紙張同樣大小的白色硬紙板，李英豪恍然大悟，這小子，原來是這麼混進來的啊！　　甄英雄將貨運單放在硬紙板上，挖空中間的部分，好象盒子一般，將兩把手槍放到了裏面，再用完整的貨運單蓋住，表面上任誰也看不出破綻，平常人是不會想到，那麼厚的一摞紙張中也能藏上兩把手槍的。　　不知道他是怎麼搞到了一張公司職員卡，顯然，他是冒充職員，大大方方的從正門進來的，因為穿着制服，又使用職員卡在正門刷卡進入，負責檢查進出可疑人物的保安根本不會在意，而他有抱着貨運單，這簡直是個盲點啊。　　居然用這麼直白的辦法混入天門的總部，不得不佩服這個義字會的太子爺，從膽大心細這方面，李英豪自愧不如，不過……　　李英豪望着那把指着自己老爸，明明沒有消音器，開槍的時候卻同樣沒有發出火藥聲的手槍，垂下眼角，語氣頗多不滿，“甄少爺，你用兩把射BB彈的手槍來殺人嗎？”　　李連成看到剛才擊中自己手腕，現在正在桌子上翻滾的小鋼珠，火大啊，這算什麼？戲耍嗎？剛要去抄桌子上的手槍，兩聲悶響，李連成手指差點被打折，竟然又是兩顆彈珠。　　開什麼玩笑？射BB彈都可以這麼准嗎？李英豪心底驚訝，十幾米遠，甄英雄用模型槍連續打中李連成的手，那是模型槍啊！彈珠飛行的軌跡是帶弧線的！　　“李老大，不要說少爺我沒提醒你，現在你已經死過三次了，企圖反抗，那麼就是你的大限了，第四次，少爺會毫不留情的滅了你！”甄英雄沒有感情的眼神和冷冷的話語，讓與他怒目相視的李連成雙腿發軟，卻見甄英雄一轉頭，對李英豪笑道：“黑泥鰍少爺，現在我來更正一下，少爺手裡只有一把是射BB彈的，而指着你的這把……”　　扳機扣動，‘嗤’的一聲，風鈴嚇的顫抖的身體都不動了，一個彈孔，就出現在自己鼻前幾分處的沙发上，摩擦燒焦的氣味證明了子彈的穿透力，這是真槍啊！　　“不需要少爺證明了吧？”甄英雄自信的笑讓李英豪心火上升，卻無奈之極，只看甄英雄走到桌前，在李連成怒目相視下將他的手槍踢到了牆角，完全是挑釁的說道：“少爺說過要殺四次，那就一次都不會少，這次，你又死了。”　　李連成臉都白了，嚇的啊，反倒是李英豪爽爽的一笑，“甄英雄，你真的很厲害，不過我倒是很有興趣，這算是你的第三次暗殺嗎……我操！”　　李英豪一面笑一面走向甄英雄，鎮定自若的做派讓甄少爺不大爽，扳機扣動，李英豪才落地的左腳尖前面一點點，留下一個彈孔，“黑泥鰍少爺，你很能打，所以少爺不會讓你接近我的，順便強調一下，少爺不是暗殺，我事先已經打過招呼了，是光明正大的殺。”　　李英豪的臉也白了，是氣的，這個甄英雄，你說他光明磊落吧，他又小人心腸的緊，可說他是個小人流氓吧，此刻站在這裏的事實又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氣，李英豪現在最想做的就是和甄英雄光明正大的比試出個高下，“甄少爺，讓你出現在這裏，從頭腦上講，我輸了，而且我承認，我老爸確實死了三次，不過我很想知道，現在距離你所謂的二十四小時期限還有一個小時，你怎麼殺我老爸這最後一次呢？”　　風鈴已經勉強可以坐起來了，看到李英豪面對槍口都不懼怕，兩眼都迷離了，好酷，不過看到那個眼神冰冷，吊郎當感覺突然消失無影的甄英雄，她心裏的恐懼已經達到了一個極限，這傢伙，更酷，酷的掉冰渣了，他，不會真的開槍吧？　　“你認為我逃不掉？”甄英雄淡淡的表情讓人不知道他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你認為你憑什麼能逃掉呢？”李英豪笑的有些猙獰，白森森的牙齒一露，一副嗜戰模樣，“你能來到這裏我很服氣，可你應該怎麼離開呢？綁架人質？可笑，你把我女朋友傷的如此重，帶她逃走顯然是不理智的行為，而屋裡除她以外可以作為人質的，似乎就只有我了，你覺得，我會被你挾持嗎？”　　“你很厲害，少爺我挾持不了你。”甄英雄這話一出口，不止李英豪，李連成，風鈴，全愣了，這小子，也太誠實了吧？既然如此，他又要怎麼逃走呢？　　甄英雄將BB彈的模型手槍別回了后腰，無恥的一笑，“可我為什麼要逃呢？沒有人知道我進來，如果你們都死在這裏，少爺我光明正大的走出去不就好了。”　　“你？！”　　李英豪還沒有怒吼出聲，李連成可受不了了，“甄英雄你個王八蛋！你不是要殺老子四次嗎？這才第三次……”　　“你腦子有病吧？”甄英雄吧嗒吧嗒嘴，搖了搖頭，很鄙夷的奚落道：“李老大，你好歹也是霸川的黑道教父，天門的當家，我老爹經常說你頭腦好，不過我看你卻和白痴一樣，你屬貓的啊？球球的，你當自己有幾條命？殺你四次？你聽說過有死四次的人嗎？”　　甄英雄連續幾個問題，完全是蠻不講理，卻句句是基本常識，李連成一黑道教父，什麼時候遇到過這麼無恥的人啊？殺四次是他說的，反悔了他還有理了！　　李英豪剛想撲上去撕了那無恥的流氓，甄英雄看都不看，又是兩槍，一槍打在了掙扎着要站起來的風鈴手旁，嚇的她一身冷汗，另一顆，擦着李英豪的臉頰，帶掉了他幾根髮絲，鑽進了門旁的牆中。　　李英豪可以感覺到這個時候甄英雄身上的殺氣，好濃，自己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可怕人物，先前，他掩飾的好深啊，佩服歸佩服，但李英豪還是不服氣，“甄英雄！我敬你是個爺們，你丫說話不算話嗎？！”　　甄英雄轉頭盯着李連成，笑道：“少爺我是黑社會，有說話算話的必要嗎？”　　這話與其說是回答李英豪，反倒不如說是在詢問李連成。　　李連成微微一怔，不愧為一個城市的黑幫頭子，怕死，那是人的本性，關鍵是誰能掩飾的好，看不出來的，就是有勇氣的人，而被看出來的，就是懦夫，李連成心裏是怕，但至少在槍口對着腦袋的時間里，他沒有流露出一點恐懼，而且，心思運轉的速度還因為生命受到威脅而更快了，甄英雄的話，他立刻聽出了其暗示，“甄少爺，你也不必揶揄我李連成，今天你贏了，有什麼條件開出來開就是。”　　“球球的，老大就是老大。”甄英雄心裏確實佩服李連成，在自己如此殺氣下他的頭腦還能如此清醒，無論他怎麼怕死，這份氣魄，成為一個老大絕對不是僥倖，“以後不要動我姐姐的主意，我只要你一個承諾。”　　空頭支票，老子先答應你，等你丫槍一收起來，哼哼……，讓你活着離開霸川市，老子以後就是烏龜，永遠將腦袋縮在殼子里！李連成作為一個老大，這個承諾並不難做到，但太丟面子了，點頭的同時，心理已經在琢磨怎麼殺掉甄英雄了。　　李英豪當然知道他老爸的歪歪心思，還未說話，已經聽到甄英雄的笑聲了，“李老大，你當我是孩子嗎？不過我還是要你這個承諾。”　　甄英雄嘿嘿一笑，煞是爽朗，連李英豪都傻了，這小子，明知是個圈套還要上當？　　“少爺我知道，你給我這個承諾，一定是緩兵之計，想趁我沒有離開霸川之前將我做了，但少爺我卻是一諾千斤。”甄英雄左手伸出四根手指，“四次，我說過要殺你四次，現在這是第三次而已，說到做到的本少爺也送給你一個承諾，你敢反悔，少爺一定殺了你，即便你家有軍隊包圍，我也讓你死在你老婆肚皮上！”　　李連成聞言，心都顫了，你個小王八蛋居然這麼狂妄？　　現在的李連成相信甄英雄有那樣的本領，不過，那是在沒抓到甄英雄的時候！老子我承認你厲害，不過，今天不殺了我，是你這輩子最大的失敗，你如此可怕，老子能容你活在世界上嗎？霸川市，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 第176章 甄少爺四殺

　　不過……想活命，還是得先服軟，韓信也受過胯下辱，老子屈一回又有什麼啊？李連成安慰了一下自己，這才說道：“甄少爺，你的意思是……”　　“現在讓你死。”　　甄英雄一句話讓人魂飛魄散之前，先把鼻子給氣歪了，風鈴險險沒急哭，李連成更是差點露怯跪在這流氓面前，說了半天，你丫還是要現在下手啊？不過想想也是，不殺了自己，他根本沒機會逃出公司大樓，可憐老李家一脈單傳啊，多出色的兒子，居然沒有表現機會就要和自己一起死掉了。　　李英豪冷笑兩聲，絲毫沒有恐懼，語氣中更有一分不屑，“甄英雄，說來說去，你不過就是個反覆小人罷了，有種你先殺了本大爺。”　　“反覆小人？球球的，不要小看你家少爺，用這個把那女的從身後銬上。”甄英雄從口袋中摸出一副警用手銬，丟給李英豪，笑道：“我說殺你老爸四次，就絕對會用不同的方法，給他足夠的空間來防範，但是，至於你和這個女人，少爺我不記得有過同樣的宣言。”　　李英豪當然知道甄英雄的意思是隨時可以殺了自己，所以無奈的將風鈴的手從背後銬上，並扶她站了起來，但風鈴那裡還疼的厲害，兩腿美腿夾的很緊，姿勢很可笑，也很誘人。　　“甄少爺，你究竟想怎麼樣？”　　“到你老爸身邊來。”甄英雄笑的很陰險，讓人冷汗直流，不知從哪裡摸出一把匕首，繞到了風鈴身後，抵在了她白皙的脖子上，用槍指着對面的一對父子，很玩味的說道：“這第四次，李老大，是不是可以殺了你我並不確定，但我希望沒有第五次的出現，如果這次你僥倖沒被自己殺死，那麼我保證你翻悔之後，對我出手，或者對我姐姐，甚至是對我義字會任何人企圖報復，少爺都會讓你死的很難看。”　　風鈴想罵人，可那刀鋒似乎察覺到一般，更緊的貼了上來，嚇的身體顫抖，李英豪倒是對甄英雄的話很感興趣，“甄少爺，你說，我爸有可能被自己殺死，這種方法就是你所謂的第四次殺人，我很好奇你的自大，我爸，會怎麼死呢？你應該知道，有我擋在這裏，你已經沒有了任何機會！”　　李英豪並不是吹牛，他的身體足以成為保護李連成最好的武器，哪想到，甄少爺一點也不驚訝似的，很認真的說了三個讓人懷疑自己耳朵有質量問題的字，“羞死他。”　　“什麼？！”　　“脫衣服。”　　“什麼？！”　　“少爺的手指沒什麼耐性，不爽的時候就會扣動扳機，同樣的話，少爺不想再重複，如果你們不脫，我就幫這個女的脫，如果你們不聽話，我就殺掉你們，然後，哦呵呵……，將這女的先殺后奸！再把你們光溜溜的屍體擺放在一起，你們說，別人會怎麼以為啊？”甄英雄這話嚇的風鈴連自殺的勇氣都沒有了，天啊，先殺后奸，這人變態啊！　　在未來兒媳婦面前脫光衣服？！我靠，這真能羞死老子啊！李連成剛想罵街，一個子彈在他臉上留下一條灼傷的血痕，“少爺最後強調一遍，我，不是在開玩笑。”　　說話的同時，甄英雄已經挾持風鈴退到了房門旁邊，靠在了牆上，李英豪似乎明白了，那小子要自己爺倆脫衣服，就是因為他想跑，風鈴被銬着，無法追，我們光着屁股，如果這小子將電話再給砸了，他只要跑的快些，根本不會有人知道他曾經來過的！　　狡猾啊！李英豪不忿的同時，已經開始解褲帶了。　　“如果你覺得不好意思的話，可以把眼睛閉起來。”甄少爺看着那一對父子脫衣的噁心節目，又開始臭屁了，對風鈴擺貧道：“少爺我並不是變態，只想羞死那不要臉的老傢伙，你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不會強求的，因為少爺我看到他兩腿中間似乎只有兩個蛋蛋，也覺得噁心，球球的，李老大，你是不是少長了點什麼啊？哦……？不好意思，少爺眼神差了點，沒看清楚，原來蛋蛋前面有個棗核大的小JJ啊……”　　風鈴早把眼睛閉緊了，臉上燒啊，甄英雄太缺德了，居然用這樣的辦法來羞未來公公，還好公公沒什麼心臟疾病，不然，還真就死這裏了，不過，方才瞄了一眼，果然是自己的英豪本錢大啊……　　丟人啊！李英豪和李連成都本能的捂着小弟弟，堂堂天門之主，這個侮辱太難讓人接受了，本來，士可殺不可辱，可甄英雄這小子太黑，講究高明手段的同時也不排斥流氓混帳的下三濫，自己爺兒仨活着還好點，死了，他說不定真能整出父子兒媳大亂倫，或者天門父子龍陽配這麼缺老德的事情來。　　“很好，那麼接下來，請打電話給你的手下，說少爺我在你的辦公室里。”　　甄英雄話一落，三人同時身子一顫，什麼？！他居然……不對！李家父子看到甄英雄的打扮，立刻明白了這小子的心思！　　甄英雄想要羞死李連成，這才是他想要的方法！當所有手下衝進來看到老大與太子爺光着屁股卻生命無恙的時候，肯定會慌亂的來為老大遮羞，而那時，一個穿着制服的人從門口離開，根本不會有人注意到，誰也不會想到，甄英雄根本沒有對老大怎樣就這麼堂而皇之的溜掉，而人群中，自己即便喊出甄英雄混在裏面，也是引起手下等人相互的不信任，製造更大的混亂而已了，甄英雄倒更容易跑掉！　　現在的甄英雄，根本就是一隻超級狡猾的狐狸！李英豪越來越佩服甄英雄的頭腦，卻越來越不佩服這小子的陰謀詭計。　　李連成恨恨的拿起電話，手顫抖的不象話，自己在做什麼啊？主動招來手下讓自己蒙羞嗎？　　“不要說一些多餘的廢話，不然，少爺的雙手，會害怕的發抖。”甄英雄哪裡有一點怕的意思啊？根本是赤裸裸的威脅。　　電話通過，整棟大樓沸騰，樓道里，立刻出現了腳步聲，但李英豪卻高興不起來，馬上就要成為裸體演員了，誰要能高興，那絕對是變態啊！　　“甄英雄，是你贏了，如果你這次跑的掉，我請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嗎？”　　李英豪說是請求，可牙齒磨的咯咯響，拳頭攥的發抖，顯然是怒火爆發前兆啊。　　“有好處，我自然答應。”甄英雄笑道：“例如，你們不再為了那條運輸線路而對我姐姐起歪點子，然後每年送我個千八百萬花花什麼的。”　　李英豪狠狠的瞪了自己老子一眼，李連成裝做沒看到，他現在也後悔了，過去那裡曉得甄英雄這麼厲害啊？早知道，真的不該招惹義字會。　　李英豪不知道這個自私的爸爸是怎麼想的，因此沒有給甄英雄什麼承諾，而是直接說道：“我希望下個月的黑市拳大賽，你也出場！我要和你在擂台上光明正大的分個高低！”　　這話出口，甄英雄沒啥反應，倒是讓李連成驚喜不小，先前自己怎麼勸說，這小子都不肯代表天門去打拳，現在卻主動對人宣戰了，你個不孝子要是早點下這決心，老子我還用派人去殺甄三國嗎？　　“少爺我不喜歡被人當猴子一樣看。”　　甄英雄這算不算回答，李英豪還未咂過味來，門被撞開了，前面的沖，後面的推，想停都停不住，才一眨眼的工夫，二十幾個持槍的，穿着各種工作制服的男人邊遍涌了進來。　　“甄英雄，不要亂來，不然老子把你射成篩子！”　　“放了老大，不然我要你狗命！”　　“有什麼條件開出來，敢傷我老大，我們天門和義字會勢不兩立！”　　“老大……太子，你們，咋沒穿衣服？！”　　因為情況緊急，又發生在自己的總部，所以衝進來的人都失去了平時對外時那種冷靜，有危險的可是老大啊，急着表現的，想要邀功的，亂七八糟吵成一片，根本沒有聽到李家父子大喊‘注意門后’，直到所有人看到老大和太子赤裸裸的時候才漸漸安靜，門后？門后怎麼了？　　‘哐啷……’　　安靜的辦公室里，發出一個金屬砸到地板的聲音，然後，有什麼東西在滾動，正要回頭的眾人尋找聲音而去，不禁嚇的驚叫不已，我的神啊……！是手雷！　　“撲……！”　　一陣濃白煙霧瞬間布滿了辦公室，辦公室的房門一關一合，敲打出的響聲讓被嗆的直咳嗽的李英豪大喊，“是煙霧彈！甄英雄趁亂逃了！”　　幾乎同一時間，被推倒在地的風鈴也喊了同樣的話，“甄英雄跑了！”　　“不要着急！先開窗放煙！”到底是老大，李連成絲毫沒有慌亂，煙霧散去，果然已經看不到甄英雄的影子，望着一眾尷尬的手下，李連成一邊穿褲子一邊叫罵，“看看看！看他媽什麼？！難道你們都沒長嗎？還給老子愣着做什麼？！立刻給我追啊！通知一樓，將大門封住，一定不能讓那小子跑掉，死活不論，誰拿到他，老子給誰一千萬！”　　李英豪皺了皺眉頭，出爾反爾，這做法讓人鄙視，可那眾手下聽到一千萬懸賞，已經瘋了，撒丫子沖了出去，大樓里，趕來的，衝出去的，又亂成一團，但辦公室里卻清靜了，穿好衣服的李英豪扶起風鈴，不屑的對李連成說道：“老爸，你的承諾真的這麼不值錢嗎？為什麼還要追殺甄英雄？”　　“廢話！”李連成坐到椅子上，一邊系著襯衫紐扣，一邊氣不忿道：“我是天門之主，竟然連續被他侮辱，這還不說，他區區一個人，在我的地盤上殺我還這麼容易，如果放他回了朗朗市，我這輩子還睡的了安穩覺嗎？”　　“他是無恥混帳，可好在說話算話，這種人，越是用你的方法越會起到相反的效果。”李英豪說話帶了三分火氣，“你難道沒看出來嗎？那傢伙就是用行動告訴你，殺你，對他而言太容易了！老爸，黑社會最怕打黑槍的，難道你也想死的不明不白嗎？這裏已經是你最安全的地方了啊！”　　“所以他更要去死！”　　李連成現在真的是怕極了甄英雄，一拍桌子，那雙眼睛好象要吃人一般。　　李英豪正要回罵，突然聽到廁所馬桶抽水聲響起，三人一怔，看了眼倒在地上的齊胖子，臉色齊齊大變。　　門打開，一持手槍緊腰帶，戴着帽子的帥氣青年走了出來，“呦……，你們在議論少爺我嗎？”　　“甄甄甄……”李連成終於失態了，望着青年冷冷的槍口對着自己，他再也掩飾不了內心的恐懼，甄英雄根本沒有離開，他剛才，居然就在廁所里！　　“你反悔的速度很快，所以，少爺報復的速度也很快。”甄英雄走到桌前，一把抓住李連成的頭髮，笑着，卻一點也不溫柔，狠狠將他的頭撞在了桌子上，李連成立刻眼冒金星，鼻血長流，甄英雄向後一揪，手槍頂進了他的嘴中，“少爺上廁所大便的工夫就被你明碼標價的懸賞了，球球的，你這老大很有信用啊，男人大丈夫，言而無信，呵呵，這次送你去死，你該沒什麼怨言了吧？”　　槍口頂到了嗓子眼兒，李連成想咳嗽都咳嗽不出來，鼻涕眼淚橫流啊，這次，他真的想求饒了。　　風鈴已經嚇傻了，原來甄英雄推倒自己后，是故意讓門板發出了聲音，大家都覺得他會跑，哪裡想得到他就藏在廁所中啊？這男人的膽量與心計，簡直稱的上妖怪！　　“甄英雄，開槍吧，雖然我這要求有些過分，但希望你先殺了我。”李英豪嘆了口氣，笑着坐到了地板上，靠着翻了的沙發，“我不想看到我老爸和喜歡的女人死去時的樣子，所以，算是我拜託你吧。”

# 第177章 白果VS英雄

　　“哦？這次你不說本少爺無恥了嗎？”甄英雄絲毫不覺得意外，很有興趣的望着李英豪。　　“論真功夫，我不會服輸，但論智謀，你強我太多。”李英豪點了棵煙，不理抱住自己胳膊擋住甄英雄槍口的風鈴，苦笑道：“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要選擇二十四小時的最後一個小時才第三次下手，並不留後路似的找到這裏了，因為我們熬了十幾個小時之後，腦力疲勞，戒心放鬆，防備的間隙也擴大了很多，從一開始，這個結果就是必然的，現在這次，才是你真正的第四次下手吧？什麼羞死人啊，不過是你為了這次下手做的鋪墊而已，也是你想試探我老爸的承諾是否值得信任的手段，現在我甚至懷疑你這傢伙是不是人類了，呵呵。”　　球球的，少爺如果不是人，那一定是神了，甄英雄很虛心的接受了李英豪的表揚，笑道：“現在你沒有話說了？”　　“沒有了，徹底沒有了，是我們說話如放屁在先，死也活該。”李英豪很真心的佩服道：“雖然我不欣賞你這種手段，但不得不佩服你這有些陰險的光明磊落，如果不是敵人，我倒真的很想和做個朋友。”　　“少爺也很欣賞你，不過做朋友就免了，做個小弟吧。”甄英雄的話讓三個人驚訝不已，“李連成，你有個好兒子，少爺看他很順眼，所以賣個面子給他，你這條命，在少爺這裏記下了，你黑，少爺也不白，不要忘記少爺是黑社會，下次再要少爺提醒你不要打我義字會主意的時候，請先在地獄等我一百年。”　　甄英雄話一說完，將李連成的腦袋按在桌子上，用槍把狠狠將他砸昏過去。　　風鈴一聲驚呼，卻被李英豪捂回去一半，似乎怕她的聲音將外面的手下引來，“你不殺我們，不怕將來後悔嗎？你真的相信我們？要知道，天門並不比義字會弱，我們事後可能會報復你的。”　　“少爺沒做過後悔的事情，誰強誰弱也與少爺我無關。”甄英雄淡淡一笑，自戀，臭屁，李英豪自己也覺得荒唐，因為，自己竟然相信他的話，“少爺我很強，少爺我能殺了李連成，知道這麼多，就足夠了。”　　“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李英豪笑了，甄英雄也笑了，風鈴卻傻了，這兩個男人，在笑什麼？　　“下個月的黑市拳大賽，你會出場嗎？”　　“不會，少爺沒殺你，你欠少爺個人情，所以我不需要買你的帳。”　　“可你想走出這個大樓，還需要我幫忙吧？人情，你總是要欠的。”　　“你的女人沒被少爺先殺后奸，真要說起來，是你欠我人情，而且少爺我剛收了你做小弟啊。”　　“要我做你小弟不難，用真功夫贏我先。”　　風鈴望着兩個本應該很敵視，可此刻卻如好友般聊天的男人，懵了，誰說女人才難懂？男人，更難讓女人理解。　　風鈴覺得，李英豪應該恨透了甄英雄才對，茫茫然的跟在他們身後，看着李英豪將甄英雄送出了亂套的公司大樓，完全不懂，甄英雄並沒有用槍指着他，他又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放虎歸山啊這是！　　出得門來，甄英雄將那頂帽子和那張工作證丟給了李英豪，笑道：“那張工作證的真正主人明天就會從新馬泰旅遊歸來，不過，他並不知道自己這三天並不是得到了公司的獎勵，而是完美的曠工，哦呵呵，雖然少爺為他提供了三日游的全部費用，但他可能為此失去工作，替我和他說聲抱歉，然後，少爺也謝謝你送我下樓。”　　原來這張工作證是這樣來的啊，李英豪淡然一笑，“不謝，我幫你，你能出來，我不幫你，你一樣出的來，我只是不想麻煩而已，你也應該不喜歡麻煩，如果你真要謝的話，我不接受，這算是個人情吧？怎麼樣，要還的話，就參加黑市拳大賽。”　　球球的，這小子是不是戰鬥狂人啊？甄英雄擺了擺手，轉身就走，“算了，你還是為自己保留些尊嚴吧，少爺說過，我從來不會輸的。”　　話落，李英豪還沒繼續勸說，就聽到風鈴的手機響了起來。　　“喂，是你啊。”風鈴似乎很緊張，有些偷偷摸摸，很尷尬的看了一眼李英豪，又有些心虛的看了眼甄英雄，忙對着電話說道：“其實，我昨天喝了些酒，很可能是看錯了，那個人不是甄英雄……”　　聽到風鈴提到自己的名字，甄英雄停下了腳步，有些好奇，而李英豪卻皺眉頭了，他知道，這個電話，就是風鈴那個在朗朗市做刑警的好姐妹打來的，不過聽到風鈴這麼說，他還是很高興的，李英豪，喜歡最直接的處事方法，最討厭偷摸摸的下黑手。　　“什麼？！你已經到霸川市了？！在哪裡？啊？！馬上到我上班的公司門口？！”風鈴驚訝的已經有些失去形象了，開玩笑，公司門口，那不就是自己現在站的地方嗎？　　“你聽我說，我沒在公司，真的，你到我家找我吧，我沒騙你！真的……什麼？你已經看到我了？在哪裡？”　　風鈴已經徹底慌亂了，四處亂望，好象做賊了似的，看的甄英雄挺迷惑，恰在此時，一輛出租車駛了過來，停在了風鈴身邊，風鈴拿着電話，好象被點了穴道一般，動也不動，笑的那是一個尷尬啊。　　車門打開，轉身剛要離開的甄英雄聽到了一個比晴日驚雷還要讓他震撼甚至顫慄的聲音，儘管，那聲音如黃鶯一般清脆悅耳，像小河流水一般涼爽動人，“鈴鈴，你什麼時候把家搬到公司來了？哼，上午說見到甄英雄的是你，下午說認錯人的還是你，你到底在搞什麼啊？”　　李英豪看到下車的女人，不由愣了一下，天啊，真漂亮，身材苗條，即便是一身鬆寬的休閑裝也掩飾不住，那白皙的似乎能透出水來的肌膚，那精緻完美的五官，簡直無可挑剔啊，一條鬆散的辮子讓她看起來颯爽十足，但其大家閨秀的氣質卻絲毫沒有受到影響，我的娘啊，現在是什麼社會啊？這樣的女孩子居然是警察？還是刑警？！難道自己離開警隊一年，制度都變了？女警改選美了？　　甄英雄根本不用回頭，冷汗都快把衣服浸透了，這個語氣冷冷的女刑警他太熟悉了，不就是昨天被自己給破了身子的朗朗市警察局歷史上最漂亮的警花，白果嗎？！球球的，原來那丫頭是這麼知道自己在霸川市的啊！李英豪你個狗日的，還有風鈴你這個被狗日的，少爺操你們所有在世的十四歲至四十歲的女性親屬！備註，體重一百一以上的，屬於恐龍級別的，不操！　　小步蔫溜，甄英雄生怕自己走的太快引人注目，這讓李英豪更好奇了，這警花看起來更像個千金小姐，怎麼天不怕地不怕的甄英雄，居然會被個警花嚇的走路都不自然了啊？　　“果……果果啊，你聽我說……”　　風鈴下意識的擋住了白果的視線，可還是慢了一步，白果已經看到甄英雄的背影，儘管他穿着物流公司的制服，儘管他刻意調整了走路的姿勢，但白果還是一把推開風鈴，從口袋裡掏出手銬，磨了磨牙，運了運氣，大喊一聲：“甄英雄！你這死流氓！給我站住！！！”　　我靠，球球的，這你也能認出少爺啊？！情人老婆你還真是愛少爺到了一定程度啊，甄英雄回頭對着白果尷尬一笑，擺了擺手，“情人老婆，一天沒見，你還好嗎？”　　白果呲着小白牙，獰笑着，那表情恐怖的李英豪都打冷戰，我的神啊，這是怎樣一股怨氣啊？　　“死流氓，你說呢？”　　“我想，應該是很好吧。”甄英雄突然望着白果的身後，眼神中閃過無比的恐懼，一邊跑向白果，一邊驚喊道：“老婆，小心！”　　白果與李英豪、風鈴因為甄英雄的舉動猛然意識到了危險，齊齊轉身，天啊！背後……什麼也沒發生啊……　　白痴，少爺說什麼你們信什麼啊？甄英雄猛的轉身，撒腿就跑，當白果反應過上當的時候，甄少爺已經衝出去三十米了。　　“死流氓！你給我站住！”　　“你當我白痴啊？球球的，站住干什麼？被你咬嗎？少爺我沒犯罪，你無權銬我！”　　“無權銬你？王八蛋，你再跑我就開槍崩了你！”　　“我不跑你才會開槍崩我吧？！”　　李英豪望着一個跑的一個追的，傻眼了，“鈴，鈴鈴，那個女人，是警察，還是怨婦啊，感覺，她似乎在追殺偷情的老公……”　　風鈴也呆了，“我也有這樣的感覺誒……”　　“風鈴！你敢騙我，回頭找你算帳，你給我等着！”　　白果跑遠沒忘了回頭算帳，莫說風鈴，連李英豪都打了個機靈，好傢伙，終於知道那個丫頭為什麼是刑警了，這脾氣，太火暴了，甄英雄不會被她給宰了吧？

# 第178章 前世的冤家

　　甄英雄到底是沒跑掉，不是他跑不過白果，而是白果太壞，見甄英雄越跑越遠，急的絆倒了，知道追不上，乾脆坐地上不起來了，揉着腳腕，眼淚汪汪，可憐兮兮的望着甄英雄的背影，那憐弱美人的形象，立刻引來了不少‘好心’安歪了的男士，這讓甄少爺老不爽了。　　昨天才破了身子，今天就這麼跑，還摔了個跟頭，甄英雄當然會擔心白果了，可就這一擔心，手銬子銬到了手腕上。　　望着自己的手腕和白果那細白嫩致的手腕銬在了一起，看着疼的眼淚圍着眼圈轉卻還笑的那麼得意的女警察，甄少爺這鬱悶啊，球球的，歷史再次證明，女人比男人會耍小聰明，最少，她們知道裝可憐……　　“情人老婆，少爺我不記得自己犯罪，你這麼銬我是嚴重違反警察紀律的，我不但可以投訴你，甚至可以起訴你……”　　“好啊，那你去啊，我還要起訴你呢！我要告你強姦罪！”　　甄英雄背着扭傷腳腕的白果，一對冤家在外人看來是那麼甜美恩愛，可這兩個人卻絲毫沒覺得，白果用右臂摟着甄英雄的脖子，而左臂下垂，因為，兩人的左手被銬在了一起。　　球球的，少爺我讓你，你還不知好歹了不是？甄英雄抱着白果的兩條大腿，感受着後背上那兩團柔軟，齷齪的笑道：“情人老婆，別以為少爺我不懂法，我那算強姦嗎？我有強迫過你嗎？真說起來，是你強姦了本少爺，不要說咱們做那事的時候你叫的多大聲，就說咱們是怎麼發生那事兒的吧，那是你一個勁兒的要求本少爺，還主動的騎到了我身上，最後，也是你那一坐，才讓事情發生的，我還沒告你人身傷害呢，差點把我那裡給坐折了……啊……！！！你是狗啊？撒嘴！！！疼！！！”　　白果臉紅的都要燒起來了，甄英雄說話也太不顧及別人感受了，人家可是女孩子，把人家禍害了，他還挺有理，看看你嘴硬，還是本小姐牙齒硬！白果一口咬在甄英雄的脖根處，直到有血味才鬆口，“死流氓，你才是狗嘴裏吐不出象牙！我……我什麼喊的很大聲了？我是被你騙了！”　　“被我騙和你叫的很大聲是兩回事吧？‘哦……，用力……，快些……，恩……，額……，好奇怪的感覺……，再用力些……飛了……要飛了……’”甄英雄怪聲怪調的學着白果是如何叫床的時候，已經走回了連成物流公司對面的停車場，打開了黃色法拉利跑車的車門，輕輕將白果放下來，利馬翻臉，沒什麼好氣的說道：“鑰匙，把銬子打開，少爺要開車！”　　白果的臉憋的要炸了似的，被羞的想發飆，也不知是不好意思還是氣的，一扶車門，不客氣的鑽到了副駕駛的座位上，一邊摸出鑰匙開手銬，一邊同樣沒啥好氣的回答道：“好啊，放就放，不過你休想甩開我！”　　甄英雄發動汽車，看着身旁一臉憤然表情羞羞的白果，頭疼啊，“白警官，你到底要怎麼樣啊？少爺我沒有道理被警察監視吧？你這是干涉我的人身自由，企圖挖掘我的個人隱私……”　　“我……我是保護你來的。”白果冷哼一聲，似乎找到了不錯的理由，一本正經的望着奪去自己身子的男人，道：“甄英雄先生，鑒於你多次遭遇暗殺事件，而且犯人至今未捉拿歸案，作為一個警察，我有義務保護你的生命安……”　　“我拒絕警方保護！”甄英雄根本不等白果把話說完，淡淡道：“警方的保護讓我有被監視的感覺，所以我請你下車！”　　白果一怔，沒想到甄英雄突然間如此冷淡，看他冰冷的眼神望都不望自己一眼，白果心裏莫名的痛，自己大老遠的跑來霸川市，就為了看他對自己如此冷漠無情嗎？　　“你讓我下車？”　　“是，立刻下車。”　　“我是警察，為什麼要聽你的？”　　“我是流氓，不過車子是我的。”　　“你……我是女人！”　　“你不說我也看的出來。”　　“那你沒看到我傷了腳嗎？”　　“看到了，但那不是我的責任吧？”　　白果死死的瞪着甄英雄，簡直不能相信，他居然說翻臉就翻臉，認識他這麼久，如此絕情的說話還是第一次。　　白果卻不知道甄英雄的心思，雖然有些不敢面對，可看到白果，甄英雄還是蠻高興的，但這個時候，白果絕對不應該跟在自己身邊，原因有兩個，首先，這是李連成的地盤，雖然甄英雄自信已經磨光了李連成的報復心，但白果和自己在一起，依然無法排除在這個城市中的危險存在，其次……被這丫頭纏着，少爺我怎麼去和小艾約會看電影啊？！電燈泡有隻樹袋熊就夠亮的了，再加上這個火暴脾氣的大小姐，還約個屁會啊！　　“你……真的這麼討厭我？”　　白果盯了甄英雄半晌，突然輕輕的問了這樣一句，那聲音中的委屈，聽得人心酸。　　球球的，不帶掉眼淚的啊！干，你瞧准了少爺我心腸軟是吧？少爺我這見不得女人哭的弱點，怎麼除了死變態的姐姐熟悉，白果這丫頭也是玩的如此上手啊？　　“這不是討厭不討厭的問題，而是……那個，不方便……”甄英雄連個正常的戀愛都沒談過，根本不會哄女孩子，往常三國和自己整這套的時候，大多是連條件一起開出來，然後自己妥協，她自然就會笑，可白果這丫頭……　　“不方便？！”白果一聽這個，什麼幽怨啊，委屈啊，全沒了，小眉頭一跳，眼神中精光暴閃，“你有什麼不方便的？！對了，你為什麼穿着連成物流的制服？你去李連成的公司做什麼了……不對！”　　白果猛然想到了什麼，眼裡那火焰烤的甄英雄直冒汗，“你和風鈴是什麼關係？！她為什麼要幫你說謊？！你來霸川市，是不是來找她的？！”　　這是什麼和什麼啊？！球球的，少爺找那臭女人做什麼？！甄英雄不知道白果抽什麼瘋，和吃了火藥似的，氣道：“少爺我對別人的老婆沒興趣！”　　“別人的老婆？這麼說你對不是別人老婆的女人有興趣啦？！你，你到底是來找誰的？！”　　“少爺我找誰和你有關係嗎？！個人隱私，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我是負責保護你的，你不能對我隱瞞任何事情，你要是不說，就是不配合警方工作，就是有見得人的貓膩！我……我就抓你去坐牢！！！”　　“你這丫頭還有完沒有？！少爺我再說一次，我拒絕警方保護！我不知道你們來了多少警察，但少爺只有一句話，全他媽給我滾蛋！”　　“你……”白果聽甄英雄髒話都出來了，氣的說不話來，過了片刻，她才意識到自己方才失態，氣勢餒了，有些受氣似的靠在了座位上，低着頭，不言不語。　　“幹嗎不說話了？”甄英雄冷冷的看了一眼白果，不知為什麼，甄少爺最討厭的，就是白果用警察那套腔調，當自己是個犯人般的審問，這種和自己反差極端的身份總讓他很不爽，於是他語氣中的反感，連自己聽了也覺得詫異，更不知道自己怎麼會用這樣一種口吻喊了三個平常也會喊，卻遠遠不及這次讓人覺得疏遠的字，“白――警――官。”　　白果身子一顫，這個語氣，好陌生，這個稱呼，讓人心裏很痛，白果忍着眼淚，摳弄着指甲，卻出奇的沒有和甄英雄叫喊，聲音很低，很輕，讓人懷疑，這麼柔弱的女人，是白果嗎？　　“你不用生氣，因為除了我，沒有警察知道你在霸川市，我是自己一個人過來的……”　　甄英雄一怔，表情也散了，就聽白果幽幽的繼續說道：“死流氓，你是在躲着我嗎？我只想追過來罵你而已，我是警察，你是黑社會，可你卻把我給……唔……難道我身子都被你糟蹋了，連罵你的權利都沒有嗎？！你禍害了我，連個解釋都沒有，偷偷溜到了霸川來，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你說，你說啊！”　　先前還很冷靜，越說越是激動，最後完全是指責，甄少爺汗都下來了，球球的，你想罵我我就讓你罵，那少爺我豈不是犯賤嗎？不過看到白果眯着大眼睛，流着眼淚望着自己，甄英雄還真是沒詞。　　本來就不懂體貼女人的太子爺根本沒想過什麼責任問題，什麼解釋啊交代啊，那些女人最在乎，最看重的問題，甄少爺那真是從來沒考慮過，甚至沒想到的，原來還有這麼一講啊……球球的，少爺好象遇到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啊。　　“好吧，好吧，少爺讓你罵總可以了吧？你別哭成不成啊？”　　“不成！你是我什麼人，憑什麼管我？我哭不哭關你什麼事情？！”白果現在完全是處於發泄狀態，越哭越厲害，“死流氓，除了欺負我，對我凶，你還有什麼本事？有本事你把我從車上踢下去，不然，我死跟着你，非要看看你到霸川市做什麼來了！”　　死跟着本少爺？！甄英雄急啊，還真有心把這丫頭一腳從車裡踢下去，可一看她那委屈表情，雖然無理取鬧，可還真是讓人心疼，甄少爺有些心虛了，是啊，自己把人家給睡了，連個交代都沒有就溜到了這個城市，雖說有自己的理由，可白果哪裡知道啊，肯定以為自己沒把她當回事，吃完了擦擦嘴就給丟到腦後了。　　“好，跟着我就跟着我，少爺不是你什麼人，少爺我惹不起你，行了吧？”　　甄英雄一個腦袋有三個大，掛檔鬆手剎，可能跟心情有關係，汽車起步都變的火爆了些，輪胎卷出一股白煙，飛一般上了主路。　　白果根本不問甄英雄要去哪裡，哭也哭的累了，見甄英雄擰着個眉毛，她心裏還有些得意，身子都被你糟蹋了，你本來就惹不起我，哼。　　兩個人都不說話了，各有各的小心思，甄英雄知道白果本來就喜歡把自己定位在一個犯人的位置上，但今天感覺老是怪怪的，好象對自己的糾纏中，插入了一些撒嬌，又哭鼻子又抹鼻涕的，和三國那丫頭居然有些像，外行的甄少爺完全想不明白，自己睡了她，可她好象不是只因為這個才跟着自己吧？而且……她怎麼不問自己要一個交代啊？　　白果不是不想問，是不好意思問，真要說起來，昨天的事情雖然荒唐，可還真說不好到底是誰的責任，現在她最關心的問題，是甄英雄來霸川市到底做什麼，難道，真的是在這裏養了個情人嗎？想到這裏，白果的目光總是偷偷在甄英雄的臉上掃來掃去，似乎能在那裡找到答案一般……　　“情人老婆，少爺問你個問題。”甄英雄受不了這沉悶的氣氛，他總覺得白果在看他，看的他汗毛都立起來了，卻始終聽不到她說話，那心裏鬧毛的感覺十分不自在，忍不住先開口了，“原野還沒出院吧？”　　一提‘原野’兩個字，白果這氣嚴重不爽，同樣是在朗朗電視台受的傷，甄英雄傷的比他重的多，可這位太子爺從醫院里溜了兩次了，那位刑警大隊長居然還在病床上享受甜蜜的假期，認為這個時候的甄英雄最沒有必要監視，如果不是他的這個心態，自己又怎麼會孤軍奮戰，最後落得失身流氓啊？　　“你想他啊？”這回答立刻燃燒了氣氛，白果語氣不善，說話的同時還側着身子在揉自己的腳腕，似乎很疼的樣子。　　甄英雄沒理睬白果的態度，笑了笑，好奇道：“原野沒有出院，那麼現在是那個方言在主持大局吧？他，似乎對少爺我很有興趣啊……”

# 第179章 搔警花腳心

　　甄英雄的話讓白果一怔，心裏居然有了絲莫名的慌亂與不安，就聽甄英雄繼續說道：“聽說，他是省里委派過來的，是嗎？”　　心裏開始混亂的白果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竟是無法做出反應，只見甄英雄突然望着自己一笑，輕輕的問了一個很現實，卻讓自己很害怕的問題，“方言，是沖少爺我來的吧？”　　關於方言從省里被委派而來，有兩個版本的傳言，其一，是原野的能力受到了質疑，加上甄英雄在高橋澤事件中有可疑的表現，所以，針對甄英雄而來，其二，也是讓白果很不舒服的傳言，就是，方言是為了她而來。　　白果知道自己的父親很看中方言，一直自做主張的想要撮合兩人，而方言在警察局並不掩飾這一點，搞的警局有不少這方面的流言飛語，白果心慌的理由連她自己也不相信，她竟然有些害怕這個傳言被甄英雄知道。　　其實，關於方言真正被調來的原因，大概是只有局長張進寶知道，而原野已經猜到，白果自己也感覺到的一個秘密，高橋澤，是被甄英雄殺掉的，方言是因為省里有這樣的懷疑而被派遣下來，完全是為了甄英雄而來。　　白果雖然看不慣方言，卻承認這個人的能力，甄英雄問的這個問題，讓白果害怕，因為她突然意識到了一個現實，甄英雄，是黑社會，而方言，要抓甄英雄。　　白果有些不知所措了。　　球球的，少爺我隨口問問，瞧你緊張的那樣子，甄英雄笑了笑，繼續用心開車，方言是沖他來的，這早就得到了肯定，甄少爺要問的，並不是這個，“方言既然是沖少爺來的，那少爺離開朗朗市，他自然要比任何人都着急才對，不過少爺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他沒有追過來呢？”　　白果一怔，怎麼這死流氓一點也不在乎這個問題似的？聽到他如此一問，白果小臉有些發燙，“他……他不知道你已經離開朗朗市了……”　　“恩？”白果的回答讓甄英雄有些詫異，“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個……”白果有些扭捏，“我，我沒告訴他，他以為，我還在監視你呢……”　　見甄英雄有些發怔的望着自己，小臉紅紅的白果突然嗔道：“你不要想歪了啊，本小姐所以沒有告訴他，是因為讓你溜掉是我的失職，我只是不想寫檢討報告而已，而且……我過來找你，是想……是想……”　　甄英雄見白果盯着自己的眼神突然一變，一個勁的運氣卻難掩她的羞赧，當然知道這丫頭是想和自己要一個交代，心裏慌了，球球的，這丫頭不是想逼自己付責任吧？　　白果還就是想問甄英雄要個交代，自己清白身子給了他，這两天茫然無主，和誰都不敢傾訴，昨天甚至通宵逼問闌度，到現在都沒有合眼，是無理取鬧，也是一種逃避，她根本不敢想以後該怎麼辦，找甄英雄，發泄固然是一個原因，更主要的是，自己除了問他，連明天該怎麼活着都不曉得了。　　可惜，鼓了半天的勇氣，白果還是沒辦法，或者說是不知道該怎麼開這個口，他是黑社會，自己是警察，這個身份，是最大的羈絆。　　“我是想來罵你的，難道不成嗎？”白果嘴上痛快的罵甄英雄，心裏痛快的罵自己，真沒出息，都這樣了，怎麼還不好意思開口啊，“我是警察，我就是要看着你，監視你，一步不離的貼着你，讓你做不了壞事！”　　球球的，你個丫頭又來勁是吧？甄英雄就看不了白果擺個警察架子，沒好笑道：“一步不離的貼着？好啊，貼啊，晚上我們也貼在一起睡，認慫的是狗熊！”　　“你……你是流氓！”　　“我本來就是流氓，不然你這警察跟着我做什麼？”　　“你強姦了我，我為什麼不能跟着你！”　　兩個人就好似前世的冤家，見面就要吵，三句話，准掐起來。　　“是你強姦了本少爺才對！你別以為呲牙我就怕你，警告你，少爺在開車，想死你就撲過來，球球的。”甄英雄一邊和白果鬥嘴，一邊掏出了手機，“少爺要打電話，要是還懂禮貌的話你就安靜點，不要讓人說你沒家教……喂，小風，買些治療腳腕扭傷的跌打酒或者噴霧劑什麼的，送到少爺的房間里來……哦，對了，少爺要的‘特產’買了嗎？恩，一起送過來吧，還有還有……給我裝一包土豆，那是要送給小公主的……”　　白果聽到甄英雄吩咐人送跌打酒過來的時候偷瞄了一眼自己的腳腕，心裏甜絲絲的，又聽到他要了特產，不禁奇怪了，霸川市唯一的特產，不就是土豆嗎……　　國際大酒店，八零八六號房間，甄英雄將白果放到了沙发上，自己坐到她的旁邊，抹着汗，呼呼的喘着粗氣，“情人老婆，你是不是長肉了啊？怎麼這麼沉？”　　“你才沉呢！”女孩子最忌諱別人質疑她的體重，白果沒好氣道：“本小姐輕的發飄，怎麼可能會重呢？！”　　說的很有底氣，可白果還是用手掐了掐小肚子，是沒肉啊，這流氓為什麼說自己很重啊？再看他，一頭的汗，確實很累的樣子，難道自己真的長體重了？　　“你坐在這裏休息吧，少爺要去沖個澡。”甄英雄從酒水櫃檯上取出一罐可樂，丟給了腳腕疼的直咧嘴的白果，“忍一忍，疼的太厲害，少爺送你去醫院。”　　“不去！你休想找機會甩開我！”白果很小心啊。　　甄英雄是沒心思和這丫頭計較了，剛才被她追着跑了一公里，這丫頭舒服了，趴在自己背上休息，球球的，少爺我多好的體力啊，架的住這麼折騰嗎？　　在浴室放了半盆涼水，甄英雄走到白果面前蹲下，“哪只腳痛？”　　白果正坐在沙发上揉着左腳腕呢，見甄英雄明知故問，有些來氣，彎別在沙发上的左腿一伸，“這隻！”　　你這丫頭還挺不客氣，少爺這麼問就是要提醒你自己泡泡的，你居然讓少爺伺候你洗腳？！球球的，這丫頭怎麼和艾愛一個德行啊？甄英雄牢騷發在了肚子里，將白果的腳墊在自己的大腿上，解開了她白色運動鞋的鞋帶，將鞋子脫下來丟在了一邊。　　白果羞啊，剛才就是不滿意甄英雄的態度，所以才把腳伸過去的，可沒想到這傢伙真的替自己脫鞋子，想把腳收回來，可見到甄英雄蹲在地上，小心的幫自己脫着襪子，白果卻放棄了。　　她羞，但她喜歡現在的感覺，兩眼有些迷離，望着那個在朗朗市掀起無數風浪，此刻卻如此溫柔的太子爺，白果很享受心裏那絲甜蜜，看到現在的甄英雄，怎麼也不會相信，他是一個沒品沒德的死流氓……　　也許是剛才跑了很遠，退出運動鞋，穿着棉布襪的小腳丫很溫很熱，小巧的玉足盈盈一握，很可愛，粉紅色的棉襪上印着白色的桃心，小襪子很乾凈，一點也不會讓人感覺到排斥，甄英雄左手托住白果的腳心，右手，先將褲腿卷了上去，露出纖細雪白，看了就想摸摸的小腿，然後輕輕的將襪子從腳腕處慢慢的褪下。　　腳踝腫了，好象個紅紅的小饅頭，和周圍白皙如牛奶的皮膚形成鮮明比照，讓人心疼，將襪子完全脫下來，那完美的小腳丫再一次近距離的出現在甄英雄面前，甄少爺發現自己心理真的不太正常，怎麼每次看到她的腳，都想狠狠的親上一口啊？　　五個豆蔻一般的腳趾頭大小不一，卻同樣精緻，整齊有序的緊密排列着，腳指甲呈可愛的粉紅色，修剪整潔，好象亮晶晶的珍珠一般鑲嵌在了白嫩的腳指頭上，光澤是那麼具有誘惑力。　　纖長的腳型曲線優美，半透明似的細膩肌膚下，條條淡青脈絡清晰可見，那種顏色的搭配，只能讓人想到兩個字，細，嫩。　　腳趾因為緊張向下蜷着，腳心的紋皺煞是可愛，只看到這隻小腳丫，已足以令異性蠢蠢欲動，會煞風景的甄少爺兩隻手握住這隻完美到如藝術品般的玉足，看着小臉潮紅靠在沙发上的白果，故意惹她，道：“不愧是女刑警啊，怪不得你這麼能跑呢，原來是因為你腳丫子大啊，哦呵呵……，都出汗了，好臭……”　　怪腔怪調，根本是挑釁！本來還陶醉在一種自己營造出的浪漫與溫馨中的白果還感動啥啊？氣的探身就要撲過去咬人，“我的腳哪裡大了？！我才穿三十六號的鞋子耶！”　　白果的腳是很小，這一點她當然喊的理直氣壯，可她所以發飆，卻是因為甄英雄說她腳臭，作為一個愛乾淨的女孩子，這無疑是很大的羞辱，偏偏白果還不敢反駁，跑了那麼遠，腳丫沒理由不出汗的，誰敢說腳上沒有異味啊？不過，即便是事實，也沒有對女孩子直接說出來的吧？　　其實白果腳上並沒有異味，甄英雄就是故意這麼說而已，這丫頭一看就是很愛乾淨的主兒，怕是洗襪子的時候也在水裡滴了香水一類的東西，真要說有味道的話，也是一種溫溫的香味，甄英雄見白果要撲上來，右手攥住她的後腳跟，左手幾根手指輕輕在她腳心那麼一搔，白果渾身一機靈，腿要收回去，卻被甄英雄給用右胳膊肘和大腿夾住了，腳趾更用力的繃著，小白同志只覺得那痒痒的感覺從腳心飛速蔓延到腦瓜頂，渾身力氣都散了，撓心的癢啊，身體里，好象爬滿了甄英雄那幾根討厭的手指頭。　　“啊……，哈哈……死流氓……哎呀……，格格，不要搔人家痒痒，啊呵呵，討……討厭，我怕癢，啊哈哈……你，我……我錯了，你饒了我吧，啊哈哈哈……臭，臭流氓……”　　白果笑的都岔氣了，這丫頭原來這麼怕痒痒啊，球球的，少爺怎麼沒早點知道啊，不然早制她了，甄英雄看白果抱着小肚子躺在沙发上扭動着身體，眼淚都笑了出來，嘴裏一會兒凶，一會兒熊，真是有意思，搔的更上癮了。　　“想要我放了你也行啊，球球的，少爺我背你那麼遠，你總該有點表示吧？叫我一聲老公聽聽。”甄英雄絕對是趁火打劫。　　“你，你不要臉……啊呵呵，不要，不要搔了，我……我叫，格格……老……老公……”　　雖然笑着喊出來有一種滑稽，還有一種被強迫的敷衍，丁點兒感動的味道都沒有，可甄英雄還是很陶醉，不為別的，就為那兩個字是白果這丫頭喊的，真好聽，原來當人家老公的感覺是這樣的啊，球球的，早晚有一天，少爺要小艾天天這麼喊我，哦呵呵……　　“再叫我一聲哥哥來聽。”　　“你！你說話不算話！”甄英雄雖然停止了搔癢攻勢，卻沒有放開白果的腳，白果終於能緩口氣了，方才喊了一聲老公，羞的臉上要滲出血似的，聽到甄英雄這得寸進尺的要求，氣啊，“我二十三，你二十二，我比你還要大一歲，要叫，也該是你叫我姐姐！”　　“少爺戶口本上的生日晚登記了幾年，比真實年齡小了很多，其實今天剛好是少爺我三十八歲生日，你喊我一聲哥哥之後，再喊我一句爸爸來聽聽……”　　甄英雄那無恥淫蕩的笑容，讓白果想咬死他，裝老也不是這麼裝的吧？　　“你癢死我我也不叫！”白果挺硬氣，左腿掙扎了兩下，還是無法掙脫。　　“真的不叫？”甄英雄將左手的幾根手指伸到白果面前空搔了幾下，一臉的要挾表情。　　面對甄英雄過分的要求和無理的調戲，白果冷冷的與其對望了三秒鐘，終於……　　“哥哥，你饒了我吧……”

# 第180章 去看電影吧

　　白果像個受氣包一樣，雙手抱在胸前，任憑甄英雄將涼水輕輕的撩到自己腫起的腳踝上，氣嘟嘟的，煞是可愛。　　太沒面子了，居然又是老公，又是哥哥的叫一個小自己一歲，還把自己身子給糟蹋了的傢伙，白果羞的想自殺。　　“腳扭傷后，一段時間內，局部毛細血管會處於破裂狀態，冷敷會促進血管收縮，降低循環血漿滲出，真不敢相信，你一個警察，竟然連這點常識都不懂。”甄英雄將白果的腿搬放到沙发上，在盆里投了一條冷毛巾，敷在了她的腳腕上，“不要走動，也不要按摩，就這麼待着吧，真是的，想我堂堂太子，給你個警察洗腳，讓道上的同行知道，真是沒面子。”　　“你沒面子？沒面子的應該是我才對吧？”白果氣呼呼的，眼淚都快流出來了，“我是警察，被你個流氓侮辱了不說，你還這麼欺負我，我扭傷腳是你害的，你占我便宜，摸我撓我也不說，還要我叫你老……還有什麼哥哥，你就欺負我本事！就算這些都不說，我是女孩子耶，有你那麼說話的嗎？說人家腳臭，還說人家腳大，你……你無恥！我的腳哪裡大了？！”　　白果抄起身後的沙發靠墊就丟了過來，甄英雄嘿嘿一笑，單手接住，走到白果身旁，不理他怒目相視，一推她肩膀，將靠墊墊在了她身後，然後將她右腳的鞋襪也脫掉，在她腳心一搔，看白果又是一機靈，笑道：“告訴你不要亂動了沒有？不聽話，小心少爺真搔癢搔到你喊我爸爸，哦呵呵……小臭腳警察，和少爺斗，你太嫩了……”　　白果氣的說不話來的時候，看到甄英雄拿起茶几上的手機，對自己得意的一笑，走向浴室沖涼去了，“喂，小風，是你家少爺啊，幫我去買一雙拖鞋，女式的，恩，要最好的，柔軟些的，三十六號的，恩，就這樣……”　　聽到浴室里傳出來的聲音，本來怒氣沖沖的白果愣了，看了看自己扭傷的腳，又看了看地上的運動鞋，嘴角，慢慢勾了起來，表情，完全舒展了，有些陶醉，有些感動，“原來是這樣啊……死流氓……”　　……　　沖涼出來，白果已經躺在沙发上睡熟了，也難怪，從昨天上午到現在，她根本沒合過眼睛，今天一折騰，當然很累，甄英雄看到她嘴角掛着的微笑，搖了搖頭，這個丫頭，睡着之後才更像個女人啊。　　看了眼時間，六點半了，窗外，天色已經漸晚，夕陽映照出一片迷人的橘紅，甄少爺從衣櫃里拿了一套林風準備的休閑西服，嘴角快咧到眼角了，“哦呵呵，和小艾看電影的時間到了，玫瑰色的性愛，少爺我還真是有品位，哦呵呵……”　　換好衣服，對着鏡子照了又照，自戀的甄英雄還挺陶醉，白色的長褲，有些寬肥，卻沒有邋遢的感覺，無肩的休閑西服上衣，是甄英雄最喜歡的款式，沒有那種端正與斯文，多了一種洒脫與時尚，黑色的面料很是柔軟輕薄，看起來有一種飄逸與精神，白的有些耀眼的襯衫少扣了兩顆扣子，有些不羈，有種野性。　　看了眼睡熟的白果，躡手躡腳的正要出門，門鈴響起，甄英雄生怕超醒了那要貼死自己的女警花，三步並兩步將門拉開，果然是林風，甄英雄沒讓他進門，直接將他拉到了八零八八號房，白果要是醒了，自己還如何脫身啊，安眠葯手法甄英雄自己都用的煩了。　　林風在霸川市也算個不大不小的人物，可在甄英雄面前，混的還不如個馬仔，這少爺太會支使人了，為了不引起注意，這少爺指定自己來伺候他，來了不到两天，林風就有一種快崩潰的感覺了，原來做個小弟這麼不容易啊，看他現在這模樣，簡直是逃難啊。　　一個紅色印花的手提袋，裏面裝了幾個包裝精美的小盒子。　　一個白色的小塑料袋子，印着某某堂大藥房的字樣，裏面，是各種跌打損傷藥物的藥水或者噴舞劑，還有繃帶，消炎葯什麼的。　　一個印着碎花的塑料袋，裏面是個鞋盒，是甄英雄要林風帶來的拖鞋。　　最後，還有一個黑色的大個旅行背包，所以看着林風很累，就是因為他背着這個東西的緣故，甄英雄打開一看，鼻子沒給氣歪了，“我靠！球球的，小風，你這一包土豆也太多了吧？”　　“少爺，你說要送給小公主的我哪裡敢少裝啊？這東西賊便宜，一塊錢好幾斤，我本來想發過兩車去的……”　　“打住打住！”甄英雄心話道了，少爺的房子才多大？兩車，那睡覺豈不都要睡在土豆里？　　“小風，這些‘特產’是……”　　見甄英雄貪婪的望着包裝精美的小巧盒子，林風肉疼啊，就這些玩意兒，花了他好將近百萬啊，“有一塊勞力士手錶，送給老闆的，還有一套和少爺你要看的那部電影同期發售的限量版，叫什麼‘玫瑰色戀人’的白金首飾，包括一條鑲鑽紅寶石項鏈，一對紅寶石手鏈，一個心型鑲紅寶石的髮飾，一對紅寶石耳環，這些是送給大公主的，土豆是送給小公主的，拖鞋和葯，是送給少爺那個神秘的夫人的，而這張，是VIP包場的電影票，送給少爺的，不過，少爺，扭傷腳應該盡量少活動的，我看，反正電影還沒開場，少夫人既然不方便，我還是把票退了吧……”　　林風這小子是很精明，精打細算也精明的過了些，看着林風一本正經的樣子，甄英雄汗都下來了，這小子，太吝嗇了吧？　　趕走林風，距離電影開場只有不到一個小時了，甄英雄拿起了拖鞋和葯，要送到白果的房間，想了想，看了眼擺在茶几上的一堆禮物，甄英雄微微一笑，在那套首飾堆里，挑出了一條手鏈……　　……　　霸川國際影院門前，甄英雄才停好車，正要給小艾打個電話問她到了哪裡呢，兩個惹眼的身影已經出現在了視線中。　　我的神啊，這麼多的人，你們兩個既然偽裝，那也高明一些，不要這麼掩耳盜鈴好不好……　　甄英雄還以為自己眼花了，所以視覺出現重影了呢，正門前的台階上，兩個穿着打扮一樣的女人雖然扣着大帽子，戴着大墨鏡，捂着卡通口罩，穿着風衣，可如此相近的打扮和幾乎相同的身材體形，還是讓她們成為了視覺焦點，不過，把她們定格為神經病的人恐怕佔了多數，誰也不可能想到，風靡歌壇的雙子星姐妹，竟然會悄無聲息的出現在電影院門前。　　雙子星姐妹也同時發現了甄英雄，因為黃色的法拉利本身就容易惹起人們的注意，何況這位害怕遲到的太子根本不去看禁止鳴笛的牌子，一個勁的催前面的車讓道啊，所以才一下車，甄英雄已經成為了保安關注的焦點和人們看熱鬧的娛樂人物了，不過，甄少爺厭惡他們打擾了自己分辨那對姐妹的集中力，一個兇狠的眼神甩過去，竟讓保安噤若寒蟬。　　見兩個姐妹同時朝自己走了過來，甄少爺眼睛盯的更緊了，球球的，原來這兩個丫頭全蒙起來居然是完全的相似，太神奇了，連少爺我這麼超級牛的目測能力也無法從身材上辨別出誰是誰啊，這要是到了少爺身前還沒認出小艾，這人不丟大發了？　　眼睛向下一瞄，甄少爺嘴角勾起來了，球球的，有破綻！　　兩個美女同樣穿着風衣，但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個穿着深藍色的痞褲，另一個，穿着齊膝的短裙！　　都是平底運動鞋，那個穿短裙的小甜心穿了一雙包裹了整條小腿的棉襪，橫格七彩，好象彩虹，顏色絢麗，不用問，這種穿着與小艾靦腆文靜的性格不符，只用想的也知道，穿的這麼精靈古怪，非樹袋熊無她！　　“沉寂的夜，你是亮眼的星，少爺……那個我，要用額頭貼着你，最近距離的感覺你的神秘，用我的懷把你包圍，讓你的光，把我包圍……，直到在天空留下一條明亮的痕迹，哪怕只有一瞬，也要世人見證我們緊緊的摟抱在一起……”甄英雄還是老腔調，說的兩個美女直打冷戰，完全無視身邊的人，那眼睛，別提多深情了，一把將穿痞褲的美女摟在懷裡，哈喇子差點流下來，“我的星星，來，讓少爺抱抱……”　　甄英雄還挺得意，不理懷裡人兒的掙扎，看着那渾身發抖，似乎在生氣的多餘的電燈泡，臉一拉，沒好氣的擠兌道：“別以為穿了風衣我就能認錯，今天月色不錯，不需要大瓦數的電燈泡，難道低智商的熊都是這麼不識抬舉的嗎……哎呀……！小艾，你幹嗎掐我？”　　甄英雄懷裡的美女在他腰上狠狠掐了一把，也不掙扎了，雙手一抬，竟然猛的抱甄英雄的脖子，身體一拔，原地一跳，兩條美腿纏住了甄英雄的腰，整個人吊在了他的身上。　　這感覺，好熟悉啊……甄英雄的心啊，那叫一個顫啊，明亮的心理世界都變的黑暗了，球球啊，我的神，這不是真的吧……

# 第181章 玫瑰色的愛

　　美女的臉蛋緊緊貼住甄英雄的臉，大帽沿頂的甄英雄腦門生疼，卻見她轉過頭去對那被甄英雄稱為電燈泡的美女格格一笑，說道：“點心，你老公移情別戀的愛上我了，似乎嫌你多餘耶……”　　這個聲音是……我的媽媽啊！這不是樹袋熊嗎？！甄英雄的汗啊，簌簌的，望着那個氣的渾身發抖的，不應該，卻一定是小艾的人，也發抖了，球球的，少爺出現低級失誤了……　　……　　國際影城二樓的VIP間里，包場的甄少爺正和小艾追着解釋呢，第一排都是雙人的，好象飛機頭等艙中的那種舒服的真皮沙發似的座位，小艾很生氣，就是不肯和甄英雄坐到一起，因為甄英雄方才居然沒有認出自己，還把唐甜甜抱的那麼緊，吃醋了。　　一句話不說，甄英雄追到自己旁邊，小艾起身就換座位，甄英雄再追，她就再換，而唐甜甜，就抱着一大桶的爆米花，一邊吃，一邊看着兩個人。　　甄少爺今天才知道，小艾的同志好大的醋勁兒啊，不過也有些怯喜，吃醋，也是對自己在乎的一種體現。　　“小艾你聽我說，少爺我是想抱你來着，我這不是沒想到你今天穿了裙子嗎。”　　“哼，你的意思是我穿裙子不好看嗎？”　　小艾同志更不滿意了，女孩子穿裙子就是因為對自己的腿很有自信，虧自己今天還特意為這臭傢伙穿了平時都不會穿的衣服，小艾委屈啊。　　“不是不是，怎麼可能啊！”甄英雄見小艾又要跑，獻媚用的爆米花都不要了，隨手放到身旁的座位上，一抱，摟住了小艾纖瘦的肩膀，“我家小艾怎麼會不好看呢，好看，呵呵，好看……”　　甄英雄一邊說著，一面向下看去，小艾因為生氣，坐下的時候沒有刻意的捋下裙子，所以，粉嫩的大腿露出一截，讓甄英雄差點流出口水來，神啊，小艾露大腿，還真是很罕見，難怪她方才穿風衣的時候捂的那麼嚴實了。　　小艾被甄英雄摟着，又羞又急，“你就是故意去抱臭臭的吧？我知道你存心氣我，你明明可以從氣味聞出來的！”　　小艾說這話的同時，自己也羞的不得了，女孩子的體香哪是掛在嘴上的東西啊，不過，她一直很自豪甄英雄牢牢的記得自己的味道，現在小艾氣的，就是甄英雄這一點，你既然熟悉我的味道，為什麼會認錯人啊？　　其實艾一心所以生氣，就是因為早上的感動和一天的期待，全部因為這個小小的誤會而形成的反差破壞的氣氛全無，那臭傢伙應該抱的人是自己才對！即便到了現在，一心也不是真的怪甄英雄，自己的明星身份是個累贅，見甄英雄為了和自己看電影而專門包了個VIP間，小艾心裏感動着呢，不過她不知道怎麼下台階而已，剛才認錯人，最沒面子，最尷尬的人並不是甄英雄，而是小艾啊，所以，她並不是生甄英雄的氣，而是和自己較勁，他抱的人可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外面有風，少爺又不是狗狗，哪裡聞的到啊？”甄英雄一臉的苦瓜相，看的小艾想笑，“小艾，不要生氣了，少爺現在不是抱着你呢嗎？一會兒我還要抱着你看完整部電影呢，讓那頭樹袋熊羡慕去吧，呵呵。”　　沒臉沒皮啊，小艾想笑，忍住，沒好氣道：“美的你，誰讓你抱啊？”　　“你不是已經被我抱着呢嗎？”甄英雄嘿嘿一笑，恰在此時，燈光一暗，漆黑一片，電影要開始了。　　球球的，機會！　　艾一心只覺得甄英雄手上一板自己肩膀，身子仰躺到了他的懷裡，驚叫還沒發出，嘴上一軟，那個男人熟悉的味道立刻沁入了口中，這臭傢伙，居然趁黑偷吻自己！　　小艾靦腆怕羞，雖然現在漆黑一片，可甜甜也在啊，才想掙扎，就聽甄英雄抵着自己的嘴唇，輕輕笑問道：“早上少爺送給小艾的禮物，浪漫嗎？”　　小艾只是一怔，彷彿又聞到了那淡雅的花香，一千一百一十一朵玫瑰啊，都是這個男人一朵一朵修剪，然後悄悄的擺放到床上，只為了搏自己一笑而已，他對自己有多在乎，還需要用語言訴說嗎？　　黑暗中，怕羞的人膽子會大一些，因為失去了視覺，人的感情會更清晰的傳達給自己清醒的大腦，而那感情，就像美酒一般，小艾醉了，雙手反摟住甄英雄的脖子，小嘴巴印住了甄英雄的大嘴巴，兩條舌頭在口腔中熱烈的擁抱，舞蹈，小艾甜甜的唾液，是甄英雄永遠也品嘗不夠的美食。　　甄英雄的手也不老實了，右手穿過小艾的腋下，握在了她高聳的右乳上，本來這是一個很自然的摟抱住小愛的動作，不過，甄少爺已經受不了只是這樣按着，讓那團柔軟的彈性單方面的吸引自己，撓自己的心了。　　小心的，輕輕的抓了下，捏了捏，只感覺小艾身體一顫，嘴角露出一聲小小的呻吟，很緊張，不過卻沒有反抗，反而更火熱的與自己接吻。　　甄英雄心裏一美，知道小艾可以接受自己這個程度的愛撫了，球球的，好軟，好有彈性，小艾的身材真不是蓋的。　　看起來很瘦弱，其實完美之極，柔憐的古典美人，就是小艾這樣的標準吧？這胸脯，多豐滿，多有肉感啊，甄少爺右手得逞，左手的膽量也充電完畢了，一摟小艾的大腿，將小艾完全的搬到了沙发上，把她的小腿墊在了側面的沙發枕上，而上半身，完全躺在了自己懷中。　　渾圓大腿，豐潤手感，光滑細膩，溫溫的，嫩嫩的，甄英雄痴迷了，小艾顫抖了，甄英雄撫摩的好輕，小艾有種似乎是癢的感覺，又不太像是癢，總之那種怪異的感覺迅速的蔓延到身體中，配合著胸部那觸電一般的酥麻感覺，說不上舒服，卻也不難受，還有一種享受，卻是羞人羞的要死。　　小艾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了，自己，竟然情不自禁的在扭動身體，有些熱，有些難耐的火熱在身體裏面燃燒，甄英雄的吻，就是那燃燒的火源，對這個男人的愛，對他住院后的愧疚，出院后的浪漫，多種複雜的感情，在小艾一直壓抑的心中完全的爆發了，她喜歡這個看起來沒溜兒，卻總能讓她感動，讓她開心的流氓太子……不，應該說是，偉大的教師。　　沙發因為小艾的扭動發出了微微響聲，加上兩個人的呼吸因為吻的缺氧而加重，終於惹起了唐甜甜這電燈泡的注意，“喂，你們兩個怎麼都不說話了？不要嚇我，我怕黑……”　　小艾剛才太投入，都把那丫頭給忘了，聞言嚇了一跳，立刻清醒了過來，好傢伙，自己這是幹嗎呢？居然在好姐妹的面前和男朋友如此親熱，都躺在他懷裡了！　　猛的一起身，就聽到兩聲‘哎呦’，居然是小艾與甄英雄頂了腦門。　　屏幕亮起，剛好小艾坐好了身子，小臉潮紅，嘴角還有一抹晶瑩的口水，真是誘人，看着她一邊揉着腦門，一邊又羞又氣的皺着小眉頭，嗔怪卻撒嬌味道十足的望着自己，甄英雄心都飄了起來，可一轉頭，看到左臂抱着超大號的爆米花桶，左手端着大杯飲料，嘴裏還咬着吸管朝自己跑過來的那隻樹袋熊，甄英雄腦袋都大了，電燈泡啊電燈泡，你還真能照亮黑暗啊你！　　“太黑了，我害怕，咱們還是坐在一起吧……”　　……　　“喂，樹袋熊，拜託你有點眼力見好不好？你不覺得坐的太近了嗎？”　　紅色的字幕才打出來，有些凄美的音樂帶着點詭異的味道，似乎是愛情的曲調，但聽起來卻有些低沉，給人感覺有些驚悚戰慄，昏暗的包間里瞬間瀰漫著一種讓人心跳的加速，神經緊繃的緊張感。　　甄英雄本來與艾一心坐在一個雙人坐位上，可當銀幕上，‘玫瑰色的性愛’六個由紅色花瓣組成的大字變成血色的蝴蝶飛散，然後鏡頭跟隨其中的一隻飄飄的，有些孤獨的小蝴蝶在雨中飛入一個種滿玫瑰花的墓地，並最終被雨點打濕翅膀，結束了痛苦的飛行，落在了一個墓碑上，用生命最後的力量揮舞翅膀的時候，銀幕暗了下來，然後，一個閃電，藍色的電光中，女主角的相片居然貼在了墓碑之上，婉轉凄美的音樂隨着雷聲陡然一轉，嚇的甄英雄都是一機靈，不是被片子嚇的，是被這兩個很默契的丫頭齊聲尖叫給嚇的。　　莫說小艾一把摟住甄英雄的左胳膊，唐甜甜更是將爆米花和飲料杯都丟了，一起一落，從旁邊的座位轉移過來，擠到甄英雄左面，三個人，坐在了一個雙人座位上，甄英雄的不滿當然要爆發了，你這電燈泡亮的過了，球球的！　　“你以為我想坐的這麼近啊？三個人擠在一起很熱的，要怪就怪你，《玫瑰色的性愛》啊……臭東西，你為什麼挑這部片子看？”唐甜甜小臉陰的很恐怖，比畫比畫小手，像鬼似的抓了抓，用很沉的聲音嚇唬人似的說道：“這部人鬼愛情片是很感人，可也很嚇人，好多國家都把這部片子按照驚悚電影來定位的，小孩子和有心臟疾病的人都不許看的……”　　驚悚片？球球的，人鬼愛情？這不是色情片或者倫理片嗎？甄英雄看過的電影還沒有自己的手指頭多，更是一點娛樂方面的報道都沒看過，只是因為這名字很誘人加上一腦袋的齷齪思想，想和小艾一起看激情的時候也激情一下，‘情色片’與昏暗的電影院，不是環境氛圍營造的不二選擇嗎？可唐甜甜居然說這是驚悚電影，球球的，少爺又失誤了！　　艾一心一看甄英雄那失望表情就猜到這小子那些壞心思，輕輕的掐了他一把，卻變相的安慰道：“其實這部片子不錯啊，在國內上映不久，已經創造了上億的票房了，有評價說，這是最適合情侶觀賞的電影呢。”　　“我看，某人根本不了解這部片子，所以挑這個看，大概就是對那名字有直觀的理解和齷齪的聯想罷了……”　　球球的，你這隻熊怎麼這麼聰明呢？甄英雄看着唐甜甜望着自己下垂的眼角，汗都下來了，“廢話，少爺要是了解這片子還看個屁啊？你當我有錢沒處花嗎？”　　唐甜甜回頭看了眼空蕩蕩的座位席，再看了一眼寬大銀屏上，已經死掉的女主角的靈魂幽幽的飄出了墓地，念着男主人公的名字消失在了蒙蒙細雨中，嘆了口氣，“我真的認為你是有錢沒處花了……”　　甄英雄：“……”　　艾一心責怪的看了唐甜甜一眼，有些不高興道：“臭臭，你不是早就喊着要看這部電影的嗎？”　　“我是喊過啊，可是……點心，你有男朋友陪着看，不用害怕了，可我呢？”唐甜甜從旁邊的座位抓了一把爆米花塞到口中，恨恨的瞪着甄英雄，“我孤零零的一個人，本來看這樣的片子就害怕，他卻還要整個包場，倒是怕人多，哼，這樣凄冷的氛圍，我怎麼看的下去啊？”　　靠！甄英雄總算鬧明白了，“球球的，說來說去，你這樹袋熊是害怕啊？！”　　一句話，點中死穴，唐甜甜這個尷尬啊，“幹嗎？你這是什麼眼神？難道害怕不可以啊？我是女孩子，本來就膽子小，難道不成啊？”　　哎呀，你還窮有理啊你！小風心疼的都快掉眼淚了，一個包場幾萬塊，你當錢是大風刮來的？少爺包場是為了和小艾親熱，又沒請你來！甄英雄恨透唐甜甜這電燈泡了，要不是她，自己也不會一上來就惹小艾不高興，自己害怕就算了，居然找茬賴少爺我不會挑電影！　　“球球的，少爺要知道你膽子小，非招呼個超級恐怖片看！我嚇死你！”　　“你……我要嚇死，也和那女主角似的，變成鬼糾纏你！”　　“哎呀……，少爺怕死了，你不要嚇我……靠，白痴，世界上要是有鬼，還輪的到人囂張嗎？”　　見甄英雄和唐甜甜鬥了起來，小艾同志趕緊做起了好人。　　“YY，臭臭的膽子是很小的，擠一擠就擠一擠吧，不過……”艾一心見唐甜甜每每看到害怕的地方，雖然嘴裏罵著，卻還是死命的向甄英雄懷裡靠，小眉頭一皺，“臭臭，你坐我這邊來。”　　“我不！”唐甜甜理直氣壯，“點心，看到害怕的地方你都扎他懷裡去了，我害怕了怎麼往你懷裡扎啊？”　　“靠，樹袋熊，你這是什麼理由啊？”　　甄英雄就沒見過唐甜甜這麼講理的主兒，卻聽唐甜甜曖昧的一笑，“其實我不挨着你，你應該感激我的，點心，我坐在這面，你們有些什麼小動作的話，我也看不到啊，不是嗎？哦呵呵，我們是好姐妹，看我，多替你着想……”　　如果你不來的話，那才是真正的替小艾着想呢！甄英雄雖然覺得唐甜甜很不識抬舉，但不得不承認，她這話，真鑽自己心裏去了，是啊，驚悚片，小艾膽子小，主動貼到自己懷裡，那不是揩油吃豆腐的好機會嗎？而且……甄少爺心理齷齪的笑開了花，左胳膊，是小艾的胸脯，右胳膊，是唐甜甜的胸脯，被兩個美女同樣飽滿的乳房包圍，是男人，就沒有不享受的道理吧？　　一心被甜甜一句話羞的面紅耳赤，想一想，剛才不就是在黑暗中和甄英雄做了羞人的事情嗎？這時候突然感覺到甄英雄的左手還在自己的大腿上，小艾同志羞羞的同時也放棄了要唐甜甜換座位的想法，心理竟然還有些期待，YY，是不是真的會有小動作啊……　　……　　玫瑰色的性愛，講的是一個凄美的人鬼愛情故事，好象挺感人的，又好象很嚇人的，艾一心和唐甜甜一會感動的眼淚汪汪，一會兒嚇的驚叫不已，她們的表情比電影好看的多了，就是抓的自己兩條胳膊都疼，球球的，這破片子真長啊，再不演完，少爺非殘廢了不可。　　甄英雄就看了一個比較沉悶的開局部分，似乎女主角是個鬼，生前和男主角認識，為了鼓勵消沉的男主角畫出最美麗的作品，女主角隱瞞自己是鬼的事實，用‘愛’鼓勵他，這也是甄英雄唯一敢興趣的地方。　　作為一個毫無想象力而言的無神論者，甄英雄對這部電影的唯一評價就是，扯淡，相當的扯淡，簡直是愚弄觀眾的無聊之極的電影，不過，他依然有慾望看下去，卻不是因為電影，而是身旁兩個美女的柔軟壓迫和身上的香味，雖然味道不同，卻是同樣誘人的幽幽體香，讓人覺得興奮，不過，甄英雄最喜歡的，就是電影里時不時出現激情鏡頭那一刻，兩個美女臉上的羞赧表情了……

# 第182章 揩油雙子星

　　這還是甄英雄第一次嗅到唐甜甜真正的體香，沒有了香水的那種外放的誘惑力，甜甜身上的味道，很甜，很淡，可這香味卻讓人感到一種熱情，與小艾的清爽恰恰相反，但誘人的程度卻是相同的。　　都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了，甄英雄的眼睛早就離開的大屏幕，在小艾的大腿上來回瞄着，偶爾從唐甜甜敞開的領口，欣賞一下因為摟抱自己胳膊太用力而擠的很深的乳溝，不過包間裏面太昏暗，總也看不真切，有些鬱悶。　　天啊，樹袋熊把少爺的胳膊摟死了，想在小艾身上有些小動作都難啊，球球的，太讓人鬱悶了。　　“額……哦……親愛的，我愛你……哦……”　　甄英雄聽到這個熟悉的聲音，猛然醒過神來，卻發現，小艾羞羞的望了自己一眼，然後飛快的將臉扎到了自己的肩膀上，無地自容啊，甄少爺一怔，球球的，叫床聲？　　一看大銀屏，果然，女主角正背着了鏡頭，騎坐在男主角的身上輕輕起伏着，背肌雪白耀眼，充滿西方人的特點，從兩腋之下，可以看到那東方人羡慕不來的大乳房一顫一顫的，一條白色的絕對多餘的被子圍在了女主角和男主角最親密的交合處，完全沒有露點啊！而且……球球的，那坐動的頻率也太慢了吧？能有快感嗎？操蛋，不合理啊，這樣的大美女，那男的該不是陽痿了吧，真忍的住啊……　　甄英雄對這種激情鏡頭極為不屑，球球的，讓少爺做那男主角，你個外國娘們兒早胡亂的叫喊了！　　話說回來，VIP包間里的效果就是好，女人的呻吟聲搭配着柔和婉轉，悠揚緩慢，有些曖昧的音樂，整個包間瞬間進入了一個淫糜的氣氛中，小艾都恨不得把耳朵捂起來了，在甄英雄身邊看這種鏡頭，聽這種聲音，靦腆的她幾乎羞的崩潰掉。　　甄英雄看到小艾這個樣子，直覺得好笑，一直按着她大腿的手輕輕的動了動，故意逗她，滑到她圓潤的膝蓋，又滑了回來，好象撫摩着牛奶一般，好手感啊，惡作劇似的掐了掐她緊緻的肌膚，嚇的小艾雙腿猛的夾緊，把甄英雄的手夾死，免得他亂動，抬起紅的好象熟蘋果一般的臉，本來是嬌嗔，可恰在此時，電影里的女主角又是一聲盪人心弛，比唱歌都好聽的呻吟，小艾一對上甄英雄玩味的眼睛，立刻又把臉貼在了甄英雄的肩膀上。　　別說，雖然那女的做愛有些假，但叫的真好聽，甄英雄那罪惡的地方悄悄抬起了頭，感覺着小艾大腿的溫熱，甄英雄呼吸有些加重了，拱了拱手臂，好軟，甄英雄的左手才稍用力氣，就分開了小艾並的死死的大腿。　　小艾同志本以為甄英雄是要把手挪開才放鬆警惕的，哪裡想到，甄英雄的手是挪了，卻是挪到了自己的大腿根！一聲又驚又怕又羞的呻吟才呼到口中，趕快忍住，天啊，不能讓甜甜聽到，更不能讓她看到，太羞人了！　　胳膊一疼，小艾擰着甄英雄，示意他的手有些過分了，球球的，敢擰少爺？小艾啊，那就不要怪少爺了哦，甄英雄將臉埋進了小艾的髮絲之中，吸着那淡雅的幽香，左手抓了抓小艾豐圓的大腿根最柔軟，最敏感的嫩肉，小艾渾身一顫，手鬆了，可抱着甄英雄的胳膊，更緊了，甄英雄得意一笑，將手掌完全貼住了小艾神秘的私處，從手感判斷，內褲是，絲制的。　　小艾最聖潔的地方被甄英雄火熱的手掌按住，哪吃得消啊？第一次被別人摸到，小艾同志只覺得渾身力氣都抽空了一般，幾乎是爆發了所有的潛能，才將大腿再次夾緊的。　　球球的，好有力量啊，小艾果然很純潔，大腿並的好緊，不過……甄英雄的手被夾住，但手指能動，中指微微發力這麼一摳……　　小艾只覺得雙腿之間那個羞人的地方傳來一陣電流，電的她再也忍不住的呻吟了一聲，雖然就這輕輕的一聲，卻讓小艾再也沒有抬頭的勇氣了，天啊，甜甜不會聽到了吧？該死的YY，不要摸那裡了啊！　　甄英雄感覺到小艾越來越軟，呼吸有些加重，完全是貼而不是抱的癱在自己身上，那個得意啊，少爺我調情果然有些手段吧？你啊，太害羞了，看到這樣的鏡頭就不敢抬頭，看來選這片子還真對，讓你又羞又怕，好給少爺我佔便宜，女孩子啊，臉皮薄……女孩子？　　甄英雄一怔，這才想起身旁還一個呢！轉頭這麼一看，甄英雄愣了下，唐甜甜已經不是在看電影了，這丫頭，竟然注意到了自己的手摸在小艾的裙子里！肯定是小艾剛才的呻吟被她聽到了！　　唐甜甜是聽到了小艾的呻吟才注意到這兩個傢伙當著自己整這種事情的，本來看電影就看的小臉紅紅，唐甜甜再一看這真人秀，已經傻了，尤其是，她發現了甄英雄褲襠支起了一個小帳篷！　　甄英雄也是跟着唐甜甜的目光才發現自己那誠實的部位正高高立起來的，甄英雄本就喜歡穿寬肥的大內褲，一點約束力都沒有，當然會頂的很高，而甜甜哪裡見過這個啊，羞，還有些好奇，所以看的入神了些。　　沒臉沒皮的甄少爺總覺得自己吃虧了，居然被一個女人這麼看，左手依然在小艾的私處蠕動，右手卻在唐甜甜的大腿上抓了一把，甜甜嚇的險些沒叫出來啊，一看甄英雄的目光很是挑逗的望着自己，甜甜先看了看他伸到一心裙子里的手，又看了看自己抱着他的右臂和他放在自己大腿上的右手，接着驚慌的送給甄英雄一記看狼似的防範眼神，猛的將甄英雄的胳膊別到了自己身後，天啊，千萬不能讓這色狼也把手伸到自己那裡！　　球球的，你這丫頭這是什麼眼神？少爺是色狼嗎？你這得意的表情什麼意思？甄英雄當然看穿了甜甜在得意什麼，卻見這丫頭朝自己眨巴眨巴眼睛，然後呶呶嘴，仰了仰下巴，竟然是示意自己繼續挑逗艾一心！　　好你個小色女啊，居然對這樣的事情感興趣，甄英雄對一臉興奮與好奇的甜甜齷齪的一笑，球球的，你不是怕少爺摸你前面嗎？把少爺的手挪到後面，那就是說，你喜歡少爺從後面摸起啦？　　因為兩個丫頭已經將風衣脫掉了，所以，甄英雄毫不費力的從後面將手滑進了甜甜的緊身體恤，甜甜一怔，接着無比慌張的身子向上一拔，胳膊也忘記了用力，想躲，卻不想甄少爺右手飛快一落，竟然從甜甜的后褲腰，將手插入了她的褲子中，而且，是內褲中！　　甜甜起身的動作因為褲子險些被甄英雄脫了而宣告失敗，更可悲的是，在坐下的時候，褲子已經被扒到屁股蛋不說，還把甄英雄的手完全壓在了屁股下面！　　死樹袋熊，這是你要做電燈泡應該受到的懲罰！甄英雄手指一勾，甜甜似乎觸電一般身子向上一拱，嘴巴一張，想要呼喊，卻被她自己雙手捂住，天啊，不能讓一心聽到！該死的東西，他的手指，在碰哪裡啊？！　　甜甜最羞人，認為是身體最髒的部位，被甄英雄頂進去一小段指節，脹，有些痛，更讓甜甜難以接受的，是那種羞恥感，平時大膽的丫頭那雙藍寶石一般的眼睛中，除了羞赧，還有一種恐懼，然後才是嗔怪，剛想張口，甄英雄似乎看出她的意圖，被溫肉咬住的手指又是一動，深入了丁點，可就是這丁點，對甜甜而言卻是感覺清晰的想要自殺啊，就算是洗澡的時候，自己也不曾洗到那樣深啊。　　見甜甜真的要哭了，甄英雄也知道自己玩的過分了些，將手指移了出來，“樹袋熊，這是對你的一點懲罰……”　　唐甜甜自然明白甄英雄是恨自己非要跟來做電燈泡，有些委屈，卻也無話好說，因為她也知道自己是多餘的，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個多餘的人，只是覺得，如果這兩個人一起看電影，自己會寂寞，會不爽。　　剛才見到甄英雄調戲一心，甜甜不敢說自己那種感覺是不是嫉妒，但她卻並不反感甄英雄占自己便宜，可是……用手指捅自己那裡，甜甜卻是想也沒想到的。　　因為有愧疚，甜甜倒也無話好說，很委屈的看了一眼甄英雄，居然把嘴巴嘟了起來，“親我一下。”　　“什麼？！”甄英雄和甜甜都怕被一心聽到，所以聲音小的基本靠口型交流，甄少爺是真的沒想到，被自己那麼整了一下，這丫頭非但不生氣，不怕自己，還能提出這樣的要求來。　　“不親的話，我就告訴點心，你調戲她的同時，也在強姦我！”甜甜想了想，臉紅如番茄的補充了一句，“用手指強姦我！”　　球球啊，你這樹袋熊還真是怪胎啊，這話也能說的出來啊？甄英雄一怔的工夫，甜甜不等他回答，已經吻了上來。　　這回輪到甄英雄害怕了，剛才完全是為了報復，偷摸摸的占點便宜而已，反正甜甜怕一心聽到，肯定不會聲張的，就好象一心不敢發出聲音，死死貼住自己肩膀，被自己佔便宜是一樣的，可沒想到，這樹袋熊，膽子突然大了這麼多。　　“呼……，這次我心裏平衡多了。”甜甜看着小艾並沒有察覺到自己親了他的男朋友，嘻嘻一笑，咬着甄英雄的耳唇，輕輕道：“我終於覺得，我不是多餘的了。”　　甄英雄又是一怔，看到甜甜有些幽怨的眼神，似乎明白了些什麼，又不是很懂，不過，這次，是他主動吻住了甜甜，球球的，搞不懂，就不懂吧，少爺就是想親你！　　甄英雄右手用力一托甜甜的小屁股，讓她的身子貼向自己，然後將頭側仰，壓着一心的頭，讓她無法抬頭看到自己與甜甜正在親吻，而兩隻罪惡的手，卻沒有停止過可惡的蠕動。　　耳朵里，是電影女主角那妖媚的呻吟，鼻息中，是心愛的男人熟悉的味道，雙腿間，愛人的手指不停的按揉着那個羞人的地方，一心清楚的感覺到，那裡，有些濕了，兩腿美腿不自覺的蠕動着，有些癢，有點熱，一心希望甄英雄停止這種自己無法抵抗的挑逗，又隱隱的希望，他能更大膽些，讓自己不要這麼難受，好羞人，一心不禁懷疑了，難道，我很想被他吃掉嗎？這感覺，好奇怪，好羞人……　　甜甜的舌頭很生澀的和甄英雄糾纏着，左手扒着他的肩膀，右手按着他的大腿，是坐姿，卻沒有坐在沙发上，而是懸起了身子，從上面向下，很有壓迫感的與甄英雄熱吻着，而甄英雄那萬惡的右手，已經將甜甜那條痞褲扒的露出了一半的小屁股，揉捏着那裡肥美而有彈性的肉團，並用手指輕輕在屁股縫中來回輕撫，撫的甜甜身體不時的顫抖，吻的也更有力了。　　兩個姐妹，一個男人，球球的，原來偷情的感覺這麼刺激啊……甄英雄有這個感覺，而甜甜，也有這樣的感覺。　　甄英雄知道自己是喜歡小艾的，卻控制不住的親吻着甜甜，而甜甜知道自己這麼做對不住最好的姐妹，可就是見不得他們兩個人親熱，自從朗朗電視台那次恐怖的事件之後，甜甜的心裏就多了這麼一個男人的影子，似乎，每天等着小艾和自己吹噓他的好，成了自己最大的樂趣。　　一心羞的都快死掉了，完全沒有注意到那兩個傢伙也在親熱着，下面傳來的快感已經讓一心的身體有些招架不住，光是苦苦的忍住呻吟，已經用盡了她的精力。　　“轟隆……！！！”　　一聲驚雷，銀屏黑了，小包間里也黑了，兩個女人一個男人嚇的同時大叫不止，那聲音，比剛才電影中的雷還響。　　“臭，臭臭，你叫什麼？嚇了我一跳。”坐正的一心語氣里哪有怪罪的意思啊？低着頭，雙手按在大腿上，和犯了錯的小女生似的。　　“我，我叫了嗎？好吧，我叫了，難道點心你沒叫嗎？”甜甜左右張望，回答的也心虛。　　球球的，女孩子啊，就這麼大出息，不過是一聲雷而已，害的少爺還以為左右親熱暴光了呢，看來，以後絕對不能這麼干，太對不起小艾了……　　不要臉的甄少爺自我檢討了兩秒鐘，輕咳了一聲，兩隻手分別拍在了兩個美女的肩頭，“唉，你們兩個同時尖叫，嚇的少爺我也跟着叫，真是太沒面子了……”　　兩個美女同時瞪向了厚臉皮的甄少爺，哼，你這倒是實話，如果不和我親熱的話，你能嚇一跳嗎？！　　……　　因為雙子星姐妹是吃過了晚飯才趕到電影院的，所以散場后，甄英雄直接帶着兩人回到國際酒店，儘管如此，上樓的時候，還是快九點鐘了，一路上，三人都有各自的尷尬，話很少，氣氛很怪異，不過，感覺到這種怪異的，似乎只有厚臉皮的甄英雄而已。　　唐甜甜雖然臉皮也不薄，但想到被甄英雄碰到了最羞人的地方，還捅進了一小截手指，換了個環境，到了燈光明亮的地方，也不敢抬頭了，而一心，小內褲都濕了，更是覺得沒臉見人，走路只看自己的腳尖。　　甄少爺的臉皮果然是最厚的，心裏不好意思，表情上卻絲毫沒有破綻，走出八樓的電梯，問艾一心，道：“你們的房間在哪裡？我送你們回去。”　　一心與甜甜對望了一眼，有默契的姐妹就是不簡單，幾乎同時開口道：“我們今晚還睡在八零八八，可以嗎？”　　同樣的話，兩個人說出來的味道卻不同，艾一心是徵求，唐甜甜是強勢。　　甄英雄一怔，點頭笑道：“好啊，那有什麼不成的，不過，你們的經濟人不會着急嗎？”　　“不會的，我們告訴她自己調換了房間就可以了。”甜甜一邊說一邊朝着房間走去，伸着懶腰，道：“累了一天，真想趕快洗澡睡覺啊。”　　球球的，這樹袋熊終於懂點人事了，甄英雄知道甜甜是故意給了自己與一心獨處的機會，回頭一望一心，卻覺得腳上一疼，竟是被一心踩了一腳，“臭傢伙，你剛才在電影院居然那麼欺負我，要是被甜甜看到，我就不要活了！”　　一心見甜甜離開，馬上翻臉和甄英雄算帳，“你說，你是不是對別的女人也這樣？你就是因為想對我那樣才去看電影的吧？”　　好傢伙，小艾怎麼也有小老虎的一面啊？　　甄英雄看着艾一心咬牙切齒的盯着自己，趕忙射出了一個深情的眼神，雙手扶上了小艾的肩頭，“是的，少爺我真的真的，很想和你親熱……”

# 第183章 超純潔小艾

　　啥？！小艾愣了。　　“小艾，我向你保證，雖然我是想和你親熱才要去看電影的，但這樣的事情，我絕對沒對別的女人做過……”　　艾一心見甄英雄居然舔着臉承認了，還承認的那麼乾脆，承認的那麼情深款款，又好氣又好笑，因為這傢伙又變魔術似的掏出了一朵玫瑰花來，好象求愛，又好象表示忠誠。　　“臭傢伙，你，你……我踩死你！”　　一心接過玫瑰花，卻有些下不了台階，太羞了，又要踩，卻被甄英雄抱在了懷裡，“喜歡你，所以想和你親熱，小艾，其實我真是因為那個名字才挑了那部電影，雖然這用心看上去不純潔，卻是建立在最純潔的喜歡你的基礎上，少爺我想得到你，不但是你的人，你的心，還有你的一切，今晚，給我，好嗎？”　　太直白了，不過一心卻暈了，甄英雄一點也不掩飾自己心裏的想法，這是他的性格，一心喜歡，不過，讓自己給他，未免……　　“我……我還沒有心理準備，而且……”一心羞赧，卻勇敢的抬起頭吻了下甄英雄，“我還有件事情沒有和你說過，所以……我……我讓你親，但你還不能把我……”　　勇敢的眼神，散亂的表白，這是靦腆的小艾，也是勇敢的小艾，甄英雄早就知道一心不是那種隨便的女人，剛才那段表白固然真心，卻也有私心，目的在於轉移話題。　　球球的，小艾啊，其實那隻樹袋熊剛才全看到了，不過少爺為了幫你堵她的嘴，也摸了她，而且，少爺說的都是真話，在電影院里，少爺真的就對你那樣來着，當然，只是在電影院……少爺摸了你的前面，摸了樹袋熊的後面，這應該不算是一樣的吧……　　“放心吧，一天我的小艾不點頭，少爺都不會吃了你的，哦呵呵……，這算不算是寵你啊？”甄英雄臉皮比的上城牆，嘴一翹，“來，親個公主之吻獎勵下吧。”　　“死相！”一心笑着翻了甄英雄一眼，當真是千嬌百媚，誘人之極啊，這靦腆小艾要是媚起來，絕對連女人也臉紅耳赤心跳加速啊，甄英雄一怔，小艾已經吻住了他的嘴巴。　　“點心，房卡在你那裡吧……哎呀，不好意思，沒有打擾到你們吧？繼續，繼續，當我不存在好了。”　　唐甜甜不知什麼時候又走了回來，看到兩個親吻中的傢伙被嚇了一跳，齊齊瞪着自己，這隻皮毛很厚的熊居然一點要走的意思都沒有，“其實我不想做燈泡，但你們親嘴兒總不好讓我站在門外等着吧？如果可以的話，先讓我進了房間你們在親，或者，我也可以在這等你們親完了再進房間，但主要我是怕你們會不好意思……”　　羅嗦起來沒完，啥氣氛都讓你個攪和了！球球的，你這樹袋熊，死後絕對下地獄！甄英雄氣啊，唐甜甜嘴角那抹得意的笑告訴他，這頭熊，她就是故意來搗亂的！吊郎當的她左手掐腰，右手有意無意的輕拍着自己的小屁股，擺明是報復甄英雄在電影院里占她的便宜啊！　　艾一心可不習慣被人盯着和愛人接吻，雖然氣甜甜太壞，可還是快步朝房間走去，嘴裏還故意緩解羞人話題，“臭臭，洗過澡，我們一起睡那張玫瑰花鋪的床吧。”　　甜甜不屑的哼了一聲，卻是先白了甄英雄一眼，“我怕某人會不高興，那可是他送給你的浪漫禮物。”　　你個樹袋熊霸佔了少爺的全部財產，還好意思瞪我？咦？禮物……禮物！啊！　　甄英雄猛然醒腔，天啊，少爺的‘特產’啊！　　“小艾，樹袋熊！等一等，你們還不能進去……”　　才打開房門的姐妹一怔，“為什麼？”　　“因為……因為少爺今天回房間換衣服的時候將內褲放在沙发上了，被你們看見太不雅觀了……呵，呵呵……”　　甄英雄飛似的衝到房間里，天啊，神啊，少爺買了這麼多女人首飾，要是被一心看到的話，肯定要起疑心的，雖然是送給變態老姐的，可是……哪有弟弟給姐姐買首飾的，說出來小艾也不會信啊！球球的，這麼多，怎麼收起來啊？　　“切，內褲而已，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啊？”　　見甜甜已經走了進來，甄英雄急啊，無奈之下，將最大的那條項鏈盒子塞入了懷中。　　“哇……是首飾耶……”　　“YY，這又是你送給我的禮物嗎？啊，這和剛才那部電影中，男主角在女主角轉生後送給她的那條手鏈是一樣的啊，‘玫瑰色戀人’，聽說是很難買的限量版，你居然買到了手鏈耳環和頭飾，我……討厭，你不要老是讓人家感動了好嗎？”　　球……球球啊，少爺我不是想讓你們感動的……甄英雄看到小艾深情的眼神，和已經將那一對耳環盒子抱在懷裡，好象護食小狗一樣目光充滿威脅的甜甜，心裏這個苦啊，看來，這套首飾註定是要分家了……　　……　　“YY，你還沒有告訴我，你來霸川市，究竟是做什麼來的？”　　唐甜甜去洗澡的時候，躺在甄英雄懷裡的小艾可愛的晃動着兩條伸出沙發的小腿，看着自己右手腕上剛剛戴上的鑲滿了紅寶石的白金手鏈在燈光下閃爍着美麗的光彩，幸福的笑着，看起來有些花痴，不過問的這個問題卻讓甄英雄冒汗。　　球球的，少爺已經做了老師了，總不能告訴小艾自己是來殺人恐嚇的吧？腦筋一轉，“出差，呵呵，出差，少爺我雖然是班主任，可也是招生辦的科長，所以來霸川考察一下，為明年招生做準備。”　　“可是……”小艾微微一蹙眉，“現在不是才開學一個月嗎？招生需要這麼早就開始嗎？”　　“這個啊，少爺我最近才當上老師，所以提前上手，也好時機到了不會手忙腳亂，呵呵……”甄英雄額頭見汗，心虛啊，提前多半年做準備，連他自己也不信。　　“YY，你真好。”艾一心突然眼淚盈眶，小鼻子一皺，抬頭吻了甄英雄一下，“你是為了我才去做老師的，一定很辛苦吧？”　　汗啊，甄英雄的厚臉皮底下已經開始燃燒了，“不辛苦，為了小艾，少爺做什麼都是快樂的，哦呵呵……”　　一個月，幾乎全請假了，上班幾天，還沒有過全勤，這樣還能不被開除的混帳老師，似乎就少爺一家了……　　一心突然有些扭捏，有點害怕，“YY，我做明星，是不是讓你很為難啊？”　　“恩？”　　甄英雄一怔，就聽小艾嘆了口氣，很苦惱，有些自責，有些內疚的說道：“我知道你本身討厭明星，而且，和我約會的時候一定很累吧？我總是矇著臉面，生怕被人認出來，還要小心狗仔的跟蹤，好多戀人約會的地方我都不能陪你去，就好象今天，連看電影也要包場，你一定很累吧？偷摸摸的，這根本不象在談戀愛。”　　甄英雄不太曉得自己應該怎麼回答，說實話，他並沒有感覺到累，還覺得很有意思，但是，他沒有搖頭。　　漢宮裡見過太多墮落的女明星，義字會偶爾也會投資給某些影視公司拍電影電視劇，或者幫明星出唱片，參与一些選秀的地下黑幕，那些來漢宮客串侍女的明星，不就是為了得到漢宮的舉薦或更直接的幫助才出賣靈魂與肉體的嗎？　　雖然甄英雄並不參与那些事情，但對娛樂圈的厭惡已經到達了一定的程度，他的概念中，那就是一窪髒水，一群會裝B的傢伙在表演沒有舞台的舞台劇而已，為了得到一個角色，為了不被公司雪藏，為了出張唱片，男的女的都可能出賣色相，出賣肉體，潛規則三個字，幾乎成了娛樂圈的代名詞，讓人噁心。　　這樣的圈子，怎麼適合小艾呢？　　甄英雄固然太主觀，但他看到的，確實全是骯髒的，接觸的，確實沒有乾淨的。　　即便出來賣的小姐，也比那些女明星強，最少，她們明碼標價，是買與賣的原始交易，不會虛偽的出賣肉體的同時還要牽扯一些不算陰謀的陰謀，這一直是甄英雄的理解，所以，他是真的很不喜歡小艾的明星身份，純潔的小艾不應該是出淤泥而不染，因為，她就不應該生活在淤泥之中。　　看着甄英雄默然的表情，艾一心當然明白他的心思，對於娛樂圈的那種隱晦與虛偽，小艾很清楚，甄英雄這樣的人是不會接受的，甜甜的一笑，雙手勾住甄英雄的脖子，“我上次就說過，你可以為我去做老師，我也可以為了你放棄唱歌……不，是從此以後，只唱給你聽，好嗎？”　　甄英雄一怔，看到小艾堅定的表情和溫柔的笑容，甄少爺心裏笑開花了，“球球的，小艾不做明星，以後少爺養你……”　　“當然要你養，呵呵。”小艾同志狡黠的笑簡直可愛到了極點，“我給你唱歌，你養我，這才公平嘛。”　　好媚的表情，原來淑女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嬌媚才是對男人最大的引誘啊，甄少爺壞壞一笑，頭一低，將舌頭頂到了小艾口中，右手一握，抓住了小艾的右乳，而左手，撩起小艾的裙子，滑到她雙腿之間，輕輕的搔着。　　小艾又被電到了，趕忙用雙手抓住甄英雄那萬惡的左手，一聲呻吟之後，又羞又怕道：“不要，那裡……髒了啊……”　　內褲是濕的，愛乾淨的女孩子當然會覺得那裡不衛生了，小艾的小臉紅的都要燒起來似的，天啊，那不是自己尿的吧？　　甄英雄根本不理小艾反抗，手指從邊緣勾入內褲裏面，輕輕在那濕潤的縫隙上一掃，小艾渾身一顫，才增加力道的手立刻鬆了，腰一挺，小口一張，發出一聲讓人骨酥的呻吟。　　甄英雄朝着小艾張開的口中吹了一口氣，舔着她的嘴角，邪邪的，淫蕩的笑道：“少爺喜歡聽小艾唱歌，尤其是，現在這支。”　　手指所觸之地，溫軟濕潤，咦？球球的，不對啊，甄英雄突然感覺有些怪異，怎麼和摸其她女人的時候不太一樣啊，似乎少了點什麼……　　幾乎將整隻手鑽進了小愛的內褲中，光溜溜的，滑滑的，小艾的私處，居然……　　甄英雄好象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又驚又喜，“小艾，你……”　　“不準笑！”艾一心這回真有些急了，又羞又怯，還有些小老虎發嗔似的羞惱，可看到甄英雄驚喜而玩味的眼神，氣勢立刻餒了，沒有勇氣繼續盯着甄英雄了，頭一低，聲音小的好象蚊鳴一般，委屈中還有些自責，“那是天生的，又不是人家想那樣的……”　　哎呀我的神啊……！球球的，小艾居然是只天然小白虎！甄英雄只聽說過，沒見過，想不到自己懷裡就有這麼個丫頭，加上那個容易潮吹的倒霉鬼妹妹小愛，這對姐妹，還真是極品女孩啊。　　小艾已經將甄英雄的手抓了出來，不好意思去看甄英雄，羞的要哭出來似的，“YY，我是不是個壞女人啊……”　　“啊？壞女人？”甄英雄懵了，不知道小艾怎麼跳出這麼一問。　　小艾雙手捂住臉，似乎沒臉見人一般，“我知道你心裏是這麼想的，因為我和其他女人不一樣……”　　這丫頭實在太可愛了，居然以為那裡沒有毛髮就是壞女人，甄少爺簡直愛死這個小女人了，“少爺心裏想的，是我的小艾為什麼這麼可愛，這麼純潔，呵呵，你本來就是與眾不同的。”　　本來這是讚美，可小艾同志卻不這麼認為，“什麼與眾不同啊？你，你還笑我？”　　“我這不是嘲笑，而是喜歡的笑。”甄英雄厚臉皮，還想去摸，被小艾死死的抓住了手，“寶貝，你為什麼要說自己是壞女人啊？”　　“這……是，甜甜說的……”小艾看到甄英雄的眼神中真的沒有嘲笑自己的意思，羞羞的嘆了口氣，幽幽的說起了原由。　　一直以為是自己發育不好，每次和甜甜一起洗澡都會被取笑，偶然一次，與唐甜甜一起瀏覽網頁的時候，進入過色情網站，發現那裡面有很多下體沒有毛髮的裸體女人圖片，很淫蕩，很妖媚，當時唐甜甜玩笑似的說了一句，小艾和那些女人一樣，從此就給她留下了一個自己是壞丫頭的疑惑。　　球球的，原來是這麼回事啊！甄英雄眉頭一跳，那該死的樹待熊居然拿我的天然小白虎和那些自己用剃鬚刀刮的滿是硬鬍子茬的骯髒女人相提並論，混帳玩意兒啊！　　“我的小艾才不是壞女人的，那頭熊胡說八道的，自己毛茸茸的，她羡慕你才那樣說的。”甄少爺倒是會給別人安罪名，一本正經道：“呆會少爺把我的剃鬚刀幫你拿來，你趁她晚上睡熟，把她那裡給颳了，少爺保證，她明天能美到天上去……對了，刮之前用溫水投條毛巾敷一下，然後抹些剃鬚膏，軟化鬚根，這樣才能在剃鬚時減少剃刀和肌膚的摩擦，讓整個剃鬚過程爽滑舒適，不易被她察覺，哼，讓她說我家小艾壞話，讓她也光溜溜，看她還怎麼笑話你。”　　多缺德的傢伙啊，小艾都氣樂了，就這齷齪的東西，一臉的認真，真像是在給學生講課，還老師呢，就這睚眥必報的流氓心態，非教出一群黑社會來不可，有這麼損的嗎？　　不過小艾也知道，甄英雄是故意插科打諢的逗自己開心，不讓自己尷尬，儘管……這方法蠻特別的，但顯然效果不錯，“討厭啊你，臭臭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不能這麼挑撥我們，而且，你不許想她！我敢說，你那齷齪的腦子里，一定在想她光溜溜時的樣子吧？”　　小艾同志說著說著，自己就先個當真了，那股子酸味兒啊，哪還看的到羞啊？　　方法管用，可惜過頭了，一個大男人，教唆自己的女朋友去剃其她女孩的陰毛，明顯會被當變態的色狼看啊，甄少爺尷尬的咳了兩聲，球球的，還真讓你這丫頭說中了……　　“誰想看我光溜溜的樣子？”　　甄英雄正要說話，就聽到那頭像鬼一樣的樹袋熊從沙發後面發出了聲音，小艾同志一聲驚呼從甄英雄懷裡坐了起來，然後一聲慘叫，腦門頂了甄英雄的鼻子。　　“球球的，該死的樹袋熊，你腳底真的有肉墊嗎？走路都不出聲音的啊？！”　　甄英雄回頭就吼，心裏卻祈禱，從來就不存在的神啊，保佑，千萬不要讓頭蛋糕樹袋熊聽到自己方才那壞的流膿的主意啊。

# 第184章 難理解的熊

　　唐甜甜正站在沙發後面擦着金黃色的頭髮呢，剛才就聽到了小艾說的最後一句話，還以為甄英雄想去偷看自己洗澡時光溜溜的樣子呢，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兩個傢伙議論的話題比那個要齷齪的多啊，也不知為什麼，心裏還有些得意。　　甄英雄和小艾這回頭一看，愣了，這樹袋熊根本沒穿衣服，只圍了一條大浴巾，在胸口折了個扣，用一個小木夾夾住，白皙中透着粉紅色的肌膚上散落着點點露珠，渾身散發著一種帶着沐浴露濃郁香味的熱氣，小臉蒸的有些酒紅，那樣子，真是誘人之極。　　聽到甄英雄的話，唐甜甜小姐先是一怔，接着，淡黃色的小眉頭慢慢的豎了起來，居然‘唰’的一下，也不擔心風光泄露，右腿一抬，跨到了沙發背上，小腳丫差點貼到甄英雄的臉上，“你給本姑娘看清楚！我的腳本來就是肉長的，難道你的腳底長毛了嗎？！”　　長毛？現在這個詞可是很曖昧的，最起碼，聽到這個詞，甄英雄不自覺的看了看艾一心，然後瞄了瞄她雙腿之間，而抱着沙發墊把臉埋起來的一心，先是偷瞄了一眼甄英雄，見他望着自己那沒長毛髮的地方，大羞，又看了眼甜甜，臉紅的需要急速降溫，做賊似的頭一低，慌慌張張的起身就走，“我……我去洗澡了。”　　“恩？”唐甜甜看着一心怪怪的舉止，有些納悶的轉望甄英雄，“點心怎麼了？”　　甄英雄的頭微微一歪，邪惡的目光剛好從唐甜甜抬起右腿望進去，雖然因為燈光的照射、反射與陰影的形成問題，導致黑漆漆的啥也看不到，但罪惡的遐想還是很讓人興奮的，甜甜她肯定沒穿內褲，那裡面，是真空的……　　“哦，小艾啊，她想替你刮鬍子……哎呀！”　　飛來的沙發墊剛好砸到甄英雄的腦袋上，只見小艾站在浴室門口，呼呼的喘着氣，“死YY，小心爛舌頭，瞎眼睛！趕快給我回房睡覺！明天上午十點，和我一起回朗朗市！”　　“哐！”　　浴室的門狠狠的撞上了，甄英雄和唐甜甜全傻了，天啊，原來小艾同志發起飆來也蠻凶的。　　“你惹點心了？”甜甜回過頭來望着甄英雄。　　“是你惹她了。”甄英雄那雙賊眼還瞄着人家大腿根看，“你在勾引她英俊帥氣，瀟洒倜儻的男朋友，也就是本少爺我。”　　“咳，甄英雄先生，我有必要提醒你，首先，我是個女人，而且是個發育正常的女人，所以我沒有鬍子，然後……”唐甜甜也意識到自己走光了，看到甄英雄一臉的下流表情，再不明白他所謂的鬍子是什麼那就是絕對的傻瓜，小牙猛的一咬，氣的額頭上青筋暴顯，“你個死東西再一次用眼睛強姦了我！哎呀……！”　　甜甜抬起墊在沙發背上的右腳猛的向前踹去，想在甄英雄臉上踩個腳印，卻被早有準備的甄英雄躲了過去，一腳踏空，甜甜重心前傾，幾乎是騎到了沙發背上，那圍在身上的浴巾立刻滑到了大腿根，小屁股露出一半。　　甄英雄一躲之後跳上了沙發，坐在了沙發背上，雙手抓着唐甜甜惱羞成怒抓過來的兩隻小爪子，讓她上不去，下不來，還打不到自己，沒正經的笑道：“球球的，眼睛如果可以強姦人的話，世界上的漂亮女人不全被輪姦過了？”　　“那不一樣！”唐甜甜放棄進攻，任憑甄英雄抓着自己手腕，氣呼呼道：“他們又沒有像你一樣瞄着我那裡看！”　　“那也是你讓我看的。”甄英雄無恥道：“你一個女孩子穿成這樣在我面前踢大腿，不就是想讓少爺我看嗎？”　　“是啊……，我好想……好想……好想……讓你看哦……”唐甜甜語氣一轉，千變小美女還真不是蓋的，不靠衣服，風格照樣說換就換，臉上的媚氣讓甄英雄直打冷戰，這丫頭怎麼像發了春的母貓啊？　　“臭東西……，你吃了我……，好嗎……？來，脫我的衣服吧……”　　甄英雄那汗啊，全是涼的，這丫頭捏着嗓子，本來就很嫩的聲音裝的更嫩了，甜的發膩，球球的，這樹袋熊到底哪裡缺了根筋啊？　　甄英雄嘆了口氣，懶的搭理這神經病了，剛想跳下來回房睡覺，一臉誘惑表情望着他的唐甜甜小姐還以為這傢伙真要脫自己衣服呢，表情一變，粗聲粗氣的對着浴室就喊：“點心！救命！你老公要強姦我……！！！”　　我靠，你個球球的，沒這心思的人也非讓你這一喊嚇的一不做二不休不可！甄英雄跳下沙發，左手摟住甜甜的小蠻腰，右手捂住的她的嘴巴，“干！少爺奸你頭熊做什麼……呸！純潔的本少爺要女人，還用的着強姦這麼沒技術的犯罪手段嗎？”　　甜甜已經被甄英雄壓擠在沙发上了，雙腿卡着沙發背，那感覺老不舒服了，甄英雄鬆開她的嘴巴，沒好氣道：“懶得理你，少爺回房睡覺。”　　“別走！”甜甜見甄英雄要走，連忙從沙发上下來喊了一聲，似乎意識到自己聲音太大了，又趕忙捂嘴，瞧着同樣嚇了一跳的甄英雄，小聲道：“我有事情要告訴你啦！”　　甄英雄一愣，就聽甜甜小聲道：“我知道要殺你的那個叫做羅比的人在哪裡了……”　　“在哪裡？！”　　這個問題甄英雄差點給忘了，聞甜甜提起，心底一顫，立刻來了精神。　　唐甜甜張口剛要說，似乎想到了什麼，狡黠的一笑，“我不告訴你，除非……”　　球球的，這種事情你也要談條件啊？甄英雄眼角一垂，心話說了，要不是看你和小艾是好姐妹，少爺早把你綁了回去嚴刑逼供了！　　“除非什麼？”　　“除非你帶我一起去！”　　“什麼？！”這次喊大聲然後趕快捂嘴的換成了甄英雄。　　唐甜甜小臉上寫滿了興奮，還有一種崇拜，“死東西，你一定會去找那些傢伙算帳吧？那一定很有意思，帶我去吧，求你了，你放心，我只要在遠處看看就好，不會礙你事情的。”　　甜甜的臉蛋有些紅，甄英雄納悶了，這丫頭還在很是有毛病啊？那是殺手，一個惦記了少爺家二十年的殺手啊，你以為少爺去菜市場殺雞啊？那種事情能被人看到嗎？！　　見甄英雄眼中那氣勢漸漸凝了起來，好陌生，空氣似乎也隨着降低了溫度，甜甜駭的笑容開始僵硬了，可很快，這個普通的丫頭居然可以從甄英雄的殺氣中解脫出來，“我知道你可能要去殺人，但我不會告訴別人知道的，我就是……我就是想跟着你而已，只是遠遠的看着，好嗎？”　　唐甜甜難得用這樣哀求的口吻說話，但甄英雄的表情依然沒有鬆懈，冷冷道：“為什麼？你為什麼非要跟着我？唐甜甜，你應該知道，少爺我有辦法讓你說出來，除非，你不怕死，或者，是生死不如的折磨。”　　好冷的口氣，好冷的氣勢，甜甜在顫抖，幾乎不敢去看甄英雄的眼睛，如此冷漠，判若兩人，現在的甄英雄，好象可怕的死神一般，唐甜甜害怕，在更多的，是委屈。　　“你……一定不會把這種事情告訴點心的，對嗎？”　　甜甜的聲音很小，卻隱隱的有些嗚咽。　　甄英雄一怔，但還是點了點頭。　　“你也不會告訴警察的，在朗朗電視台的時候我就知道，你的手段，要比警察厲害多了，而且，你雖然會殺人，卻不是壞人，否則，點心也不會那麼喜歡你，所以，我知道你在嚇唬我。”　　球球的，這丫頭到底要說什麼啊？少爺我保持這個嚇人的氣勢可是很辛苦的，你能不能快點說啊？　　“如果要你知道那兩個人在哪裡，你一定會親自去的，對嗎？那一定很危險吧？”唐甜甜突然抬起頭來，已經有淚水從眼角滑落，“如果我對你隱瞞了那兩個人的事情，你以後會有危險，但我告訴了你，你一樣會有危險，我……我怕，所以，我只是想跟着你，想親眼看着，難道這要求很過分嗎？我不想心理愧疚而已，你幹嗎對我這麼凶？！”　　愣了，甄英雄有些迷糊，卻好象有點明白甜甜在傷心什麼，茫然的感動漸漸流動在身體中，卻不知道這感動從何而來。　　“我不想……不想你因為我有危險，也不想看到點心傷心，可我也知道，如果不去將那兩個殺手解決，你以後都要生活在危險中，為什麼要讓我知道那兩個殺手藏在哪裡啊？”甜甜抽噎着小鼻子，難過道：“如果你有什麼意外，我以後怎麼面對點心，怎麼面對自己啊？你，是因為聽了我的話才去找那兩個可怕的殺手的啊，那個羅比，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嗎？”　　甄英雄終於散去了那自己也厭惡的殺氣，輕輕將甜甜摟在懷中，甜甜一怔，甄英雄，居然主動的抱了自己，只聽這個男人淡淡笑道：“可怕又如何？球球的，少爺會讓他知道，甄英雄，比他還可怕。”　　好自信，盲目的，卻讓人信服，甜甜心裏好溫暖。　　甄英雄深吸了口氣，感動的雙目射出溫柔愛憐的光彩，輕輕的笑問道：“少爺沒那麼容易死的，告訴我，他們藏在哪裡，好嗎？”　　甜甜陶醉的望着甄英雄的眼睛，心跳都開始加快了，摟住甄英雄的脖子，輕輕的回答道：“不好！”　　“……”甄英雄的臉立刻拉了下來，“我靠！球球的，少爺浪費那麼多表情，你居然說不好？！”　　“你休想蓋我，不帶我去，沒門！”唐甜甜同樣翻臉，氣道：“用假惺惺的溫柔戲糊弄本小姐，你當我心智不成熟的白痴嗎？”　　“該死的樹袋熊……”甄英雄開始磨牙了。　　“幹嗎，狡猾的臭東西？”甜甜丁點不讓，對視着。　　人和動物為什麼不可以交流，甄英雄終於有些了解了，‘女人啊，世界上最複雜的動物’，第一個這麼說的男人很可能遇到了唐甜甜這樣的一塊料，還真他媽的難琢磨，甄少爺感慨之後，知道拿她沒轍了，氣道：“滾蛋，我睡覺去！”　　“睡就睡去吧，誰攔你了啊？”　　“球球的，你吊在少爺身上了！”　　“恩？啊，不好意思，我好象很習慣纏在你身上耶，呵呵。”甜甜這才注意到自己雙腿又別在了甄英雄腰上，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可看到甄英雄橫了吧唧的看着自己，不服氣了，“你幹嗎這麼看着我？告訴你，換別人，本小姐小拇指都不給碰一下，你不要得便宜賣乖啊！想我下來也成，親我一下。”　　干啊，你個不要臉的，到底是少爺得便宜賣乖，還是你在得便宜賣乖啊？甄英雄眼角一垂，“再不下來，你要後悔的。”　　“你能把我怎麼樣？除非你親我，要是敢對我動手動腳的話，我就喊。”甜甜得意道：“如果點心看到咱們兩個這樣子的話，你說她會不會生氣呢？”　　“小艾她看不到，因為……”甄英雄壞壞一笑，“你馬上就會自己跳下來！”　　甜甜一怔，還未明白，只覺得甄英雄搬住自己大腿的手向浴巾裏面一滑，自己那羞人的小洞口立刻有了一種飽脹的痛苦感覺，雙手雙腿瞬間失去了力量，一聲驚呼還沒出口，竟被甄英雄從沙發背後丟到了沙发上，一個倒栽蔥，雖然摔的很輕，可這個姿勢讓人根本無法出聲啊。　　甄英雄不等這丫頭回神，拿起方才坐在沙发上和小艾親熱時偷偷塞到背後的項鏈盒子，一巴掌拍在唐甜甜因為頭下腳上，被浴巾綳的更顯豐圓的屁股蛋上，“爬的高，摔的疼，這是常識！樹袋熊從樹上掉下來的時候，都是這個姿勢，哼，球球的，跟少爺斗？你太嫩。”　　甜甜掙扎着坐起來的時候，甄英雄已經到了門口，還沒罵，就聽那傢伙淡然一笑，很壞，但邪邪的表情中，有一絲的溫柔，“如果要我帶你去的話，那麼，錢還我，欠你的約會，也要取消，知道了嗎？”　　門板關上，甜甜跪在沙发上愣了好一會兒，突然間長鬆了口氣，眉頭展開，嘴角，也勾了起來，“死東西……呵呵……啊呀……”　　一聲輕呼，小眉頭皺了起來，伸手揉着小屁股，又羞又氣，又有些好笑，“摳的我好疼，死東西，本小姐早晚報仇，哼！呵呵……”　　……　　“死流氓，你去哪了？！”　　回到八零八六，一進門就是白果的質問。　　甄英雄將項鏈盒隱蔽的裝回自己的背包，脫了外套，這才走到白果身邊蹲下，一邊幫她投冷毛巾，一邊沒啥好氣道：“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啊？”　　“你……”　　這兩個傢伙也奇怪，一見面就能吵起來，白果似乎也厭煩了這個定律，雖然委屈了點，卻也漸漸感覺到，甄英雄很不喜歡被質問，似乎是和兩個人的職業有關吧，“我，我沒吃飯，肚子餓了。”　　球球的，你真當自己是大小姐啊？甄英雄將毛巾按在白果的腳腕上，又氣又無奈，“有沒有搞錯啊？你自己不會打電話叫吃的嗎？”　　“我躺在沙发上，怎麼打電話啊？不是你告訴我不能走動的嗎？”白果這輩子肯定是沒受過傷，這話沒把甄英雄鼻子給氣歪了，“還有，我……要上廁所，你背我。”　　現在是他媽什麼社會啊？就這麼嬌嫩的玩意兒是怎麼從警校畢業的啊？還刑警呢！　　“用不用少爺我幫你脫褲子，然後幫你擦屁屁啊？”　　“你，你沒資格這麼說，我受傷是你害的，難道你不該伺候我嗎？！”白果也知道自己這要求太曖昧了，可不知道怎麼回事，現在腳腕比剛扭傷的時候還疼，白小姐怎麼也是大家閨秀，過去受傷的時候，一群人忙前忙后的伺候着，根本沒受過罪，哪知道這次，一覺醒過來，房間里雖然亮着燈，卻連個能使喚的人都沒有啊。　　一個女孩子，尤其一個被眾人寵着的女孩子，即便身手再好，能力再強，她的心都是脆弱的，當離開了大家的膩寵，一個人面對困境的時候，也會柔弱的可憐。　　聽到廁所里傳來的那讓人聯想齷齪的水聲，站在門外的甄少爺笑的那叫一個淫蕩，“情人老婆，你那小肚子里，究竟積攢了多少水份啊？”　　“你再嘲笑我，我就槍斃了你，然後自殺！”白果惱羞成怒的聲音幾乎將門板震碎了，這丫頭，嗓子真好。　　“殉情？那就不必了，你要不殺我，我們還能活着恩愛，那多好，哦呵呵……”

# 第185章 喜歡警花嗎

　　恩愛，聽到這兩個字，廁所裏面的白果沉默了好一會兒，這才聽到她怯怯的聲音傳了出來，“死流氓，那個……你送我的手鏈，很漂亮……謝謝。”　　靠在門板上的甄英雄嘿嘿一笑，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這種滿足感是怎麼來的，似乎，小艾說喜歡自己送的東西時，也有這樣的感覺啊，“喜歡嗎？那為了報答少爺我，以身相許吧。”　　“你做夢！”門被突然拉開，險些把甄英雄摔一跟頭，向後一仰，連忙翻身調整重心，卻聽到身旁一聲輕呼，是白果！　　突然發飆的白果並也沒想到甄英雄就靠在門上，被嚇了一跳，瘸着一條腿的她一個驚慌的躲閃，立足不穩，向後倒去，又是一聲輕呼，卻是被反應極快的甄英雄摟在了懷裡。　　受傷的左腿抬着，身子後仰，所有承重的責任都交給了甄英雄摟住自己腰的雙手，這個姿勢，讓白果聯想到了公主與王子結束定情舞蹈的最後一個舞姿，而這個之後……王子就會深情的吻下來吧？　　心跳，開始加速，望着佔有了自己的男人俯首下來的眼神，白果緊張啊，他動起來的口型，彷彿都減慢了速度一般，世界，是為了他而運動，時間全部靜止，只有抱着自己的他，脫離在時間的約束之外。　　“情人老婆，你，臉很紅啊……”　　唉？已經沉迷在氣氛中，閉起了大眼睛，微嘟着小嘴等着被‘強吻’的白果一怔，不對吧？你不應該是這個台詞的！　　“哦，我知道了！球球的，你以為我要親你，是不是？”　　白果氣的開始磨牙了，羞啊，自己方才到底在期待什麼？！　　甄英雄望了一眼白果左手上的紅寶石白金手鏈，壞壞一笑，“你嘴裏說不願意，其實已經想好要以身相許的報答本少爺了，對嗎？”　　“你去死！唔……”　　白果罵了一半，嘴巴被甄英雄堵住了。　　天啊！難道接吻的前提一定是要將氣氛破壞掉嗎？白果氣的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不過，很快，她又回到了剛才的暈旋中。　　好漫長的一個吻啊，當牙關被甄英雄的舌頭撬開之後，白果就暈了，醉了，那男人的氣息就好象醇厚的酒一般，讓人渾身無力，直到自己撐地的右腳累的發酸，開始顫抖，白果才意識到，自己的胳膊居然已經摟住了甄英雄的脖子。　　球球啊，這小白同志接吻技術越來越有專業水準了，這算少爺的功勞嗎？甄英雄嘿嘿一笑，在白果的驚呼聲中，將她攔腰抱了起來，“心跳加速，呼吸急促，面紅耳赤，臉蛋溫度上升，情人老婆，你這次完全沒有反抗少爺哦，廁所太煞風景了，我們還是去床上繼續吧。”　　上床？！白果大驚，天啊，這傢伙不是想……　　白果的擔憂很快得到了證實，無力的反抗在甄英雄的撫摩下只是一種情趣培養的調劑，在甄英雄即將進入自己身體的時候，矜持刺激理智，爆發了唯一有些力道的踢腿，卻被這男人擋住，甄少爺的舌頭邪惡的舔過白果的腳心，美女警花一聲誇張的有些變了味道的嬌笑，最後的反抗被瓦解了。　　是一聲什麼樣的呻吟呢？可以說，是驚訝，羞赧，怯懦，是一聲什麼味道的呻吟呢？大概是矜持，火熱，期待，矛盾卻又合情理，總之，很複雜。　　白果嘴裏的‘臭流氓’‘死流氓’漸漸變了味道，妖媚，撒嬌，誘惑，完全成了一種打情罵俏，成為了人類原始運動的一種調劑品。　　小艾與甜甜鑽到鋪滿玫瑰花的被窩裡打鬧嬉戲之時，隔壁的甄少爺，也已經和白果糾纏到了一起，在白果的身上馳騁了，不過，大汗淋漓的甄少爺並沒有忘記她們，那切身的聯想，絕對的齷齪……　　……　　“該死的王八蛋，死流氓，你給我起來！啊……！！！”　　球球啊！你這丫頭的嗓子到底是怎麼修鍊的啊？！　　身上一涼，甄少爺睡眼惺忪的坐了起來，捂着被震的‘嗡嗡’直響的耳朵，火大了。　　“大清早你鬼叫什麼啊？”　　“我鬼叫？！”　　白果停止超聲波攻擊，也顧不得羞了，藉著將被子給甩到地上的力道轉過身來，胸前那對小玉兔一顫一顫的沒有絲毫遮擋，右腳狠狠踹了過來，幸好甄少爺反應快啊，不然自己非被白果人工改造為東方不敗二號不可，球球的，你想讓少爺絕後啊？！　　“朝哪蹬呢？你想守活寡啊？！”　　“你還說？！”白果就好象沒發現自己現在這樣是超級走光，兩條美腿分開着，神秘的私處完全暴露在甄英雄的目光下，大清早的誘惑？好傢伙，這小姐身上除了那條手鏈，就一丁點外在遮掩物都沒有了，頭髮鬆散的披在腦後，顯然已經整理過了，不該是沒清醒呢啊。　　甄英雄握着白果小巧的玉足，沒好氣道：“我說錯了嗎？難不成你想用腳給少爺按摩這裏啊？”　　“你……”白果氣極，猛的將手裡一團東西拽到了甄英雄的臉上，“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什麼？！”　　甄英雄騰出一隻手，拿起來一看，赫然是一條純棉的粉紅色小內褲，很精美，前面還秀着條小紅蝴蝶結，超可愛啊，“這是你的內褲啊，難道你不認識了嗎？”　　“你還跟我裝？！”白果用力送着小腳丫，似乎不踹的甄英雄斷子絕孫都不解氣似的，“我問的是，那上面占的東西是怎麼回事？！”　　哦，問這個啊，甄英雄還真有些尷尬了，昨天兩個人一通瘋狂，白果高潮之後就昏睡了過去，作為男人，當然要清理一下戰場了，不然兩腿之間濕呼呼的會不舒服，可是，床上又沒有什麼東西好用，於是，辛苦之後懶得動彈的甄少爺用白果脫下來的，料質還不錯的小內褲，擦了擦兩人雙腿之間的分泌物……　　什麼是無恥淫蕩不要臉？甄少爺絕對是一典型，答非所問，一臉恍然，“哦……，原來那些東西幹了之後是這樣子的……”　　“你去死吧！”　　白果身子一拔，撲倒了甄英雄，“我咬死你這混蛋，你明明看到我沒帶行李，還……還弄髒我的衣服，你是故意的，對不對？！”　　沒帶行李？甄英雄一怔，笑的更邪惡了，“哦呵呵，情人老婆，原來你沒帶換洗的衣服啊，要不要少爺借你一條內褲？”　　“我要扒了你的皮做成衣服穿！”　　“哎呀，球球的，你昨晚爽夠了是吧？好老公好哥哥的叫喚了半宿，一扒眼就和少爺翻臉啊？”　　“誰，誰叫你好哥哥來着？！”　　“這麼說你承認叫少爺好老公啦？”　　“我，我咬死你！槍……槍呢？我崩了你！”　　“你有槍？少爺我沒有嗎？昨天晚上‘斃’了一夜，你還敢這麼猖狂？”　　“我和你拼了！死流氓，我是女的！”　　“廢話，你要是男的我‘斃’你啊？看槍！”　　“啊呀……，你，你居然……恩啊……你快拿出去……額，哦……”　　“這不怨少爺，是你自己坐上來的，我挺，頂，撞，情人老婆，叫少爺哥哥……”　　“你休想……啊……死流氓……哦唔……哥，哥哥，我錯了，不要啦……很痛的……啊……”　　……　　大清早的運動果然會讓人精神疲憊，甄少爺對自己的體力一向很有自信，不過卻沒想到白果這丫頭如此能‘吃’，一個典型的小色女，嘴上說不要，卻要的歡着呢，而且，這丫頭很喜歡女上男下這個主導體位，雖然男人可以節省些體力，卻顯得很沒尊嚴，還好，不要臉的甄少爺根本不會去在乎那些，從下面看上去，另有一番欣賞的味道，白果那滿足的表情和平時看不到的妖艷，絕對是一種心理生理以及靈魂上的享受。　　回籠覺醒來，甄少爺從床上爬起來的時候，白果也醒了，卻還賴在床上呢，是因為累，也是不好意思起來，明明很討厭那流氓，可連續被他給佔便宜，除了一張嘴巴，心理，生理，都無法反抗，那感覺，簡直羞死了。　　至於另一個不起床的原因則是，沒有內褲穿……　　想繼續罵甄英雄，可早上罵了，結果被他再一次的給‘糟蹋’了，現在白果真是迷茫了，躲在被卧里，出來也不是，不出來也不是。　　甄英雄穿着大內褲正刷牙呢，就聽到了手機響起了雙子星的‘星的幻想’，甄英雄一怔，手機，好象放在床上了吧？　　“喂，你好，請問你找誰？”　　甄英雄還有些迷糊呢，聽到白果替自己接了電話，大腦一時沒有轉過彎，還用牙刷認真的刷洗牙逢呢。　　“歪歪？還不正呢！你打錯了！”　　歪歪，呵呵，歪了，當然就是不正啊，這名字真有意思，球球的，歪歪……等等！歪歪……Y……Y……YY？！　　“撲……！！！”一口牙膏連沫帶泡，全噴到了鏡子上，牙刷掉在洗臉池中的時候，甄英雄已經衝出了衛生間，飛在了空中，球球的，那是小艾的電話！！！　　“我是誰？要你管啊！我再說一次，你打錯電話了！”白果用毯子裹住身體，講電話的態度超級惡劣，小眉頭都是立着的。　　“我靠！你怎麼能隨便接聽少爺電話？！”甄英雄撲倒在床，將手機搶了回來，“喂……，小艾啊，不要理那個瘋女人……啊？那女人是誰？不不不，我向你保證，我絕對沒叫小姐！”　　“小姐？！”被撞的差點從床上掉下去的白果一聽就不幹了，急道：“誰是小姐？！你個死流氓敢罵我是瘋女人？！”　　白果現在已經明白過來了，歪歪，就是這個不正的甄少爺，電話中的女人叫情深款款的，顯然，這是一個親昵的愛稱！　　立刻，心裏燃燒起了一種不同於憤怒的憤怒，白果並沒聞出自己散發的那股子酸氣，可電話另一面的小艾卻聞到了。　　已經到了回朗朗市的時間了，都沒見到甄英雄，小艾撥通了電話，居然是個女人接的，這怎麼能讓她不生氣啊？更何況，女人的第六感是很恐怖的，尤其是對喜歡的男人，那才可怕呢。　　“YY！那個女人到底是誰？！為什麼會拿着你的手機？！你給我解釋清楚！”　　小艾何時這麼憤怒過啊？甄英雄汗都流下來了，還未開口，就聽小艾氣呼呼道：“十分鐘之後，到樓下停車場來，如果你不出現，我就和甜甜自己回朗朗市！”　　甄英雄聽到手機里突然傳出來的忙音，渾身發冷，球球的，再溫柔的貓咪，急了也會饒人的啊。　　“你有沒有搞錯？為什麼擅自接少爺的電話？”　　從床上坐起來的甄英雄臉一冷，看的白果一激靈，不過，小白同志也不是省油的燈，“你去衛生間了，我好心幫你聽電話，你憑什麼吼我？”　　“吼你？少爺我都想抽你！”人一憤怒，大腦就容易失去理智，即便很能控制感情的甄英雄，在感情受到威脅的時候，也不免落入俗套，變的很沒風度。　　白果一怔，臉色變了，委屈，氣憤，“你說什麼？！”　　“我想抽你！”甄英雄手一抬，其實就是嚇唬白果，“少爺女朋友的電話，你為什麼要接？你這不是故意和我搗亂是什麼？！”　　白果見甄英雄一抬手，嚇的把眼睛都閉上了，雙手一抱頭，裹在身上的被單也落了下來，赤裸裸的身體暴露在空氣中，聽甄英雄提到‘女朋友’三個字，小白渾身一顫，心裏突然像被針扎了似的，疼啊。　　微微抬頭，又驚又怕，很可笑卻可愛的偷偷睜眼一瞥，見甄英雄的胳膊還抬着，卻沒有要打下來的意思，小白可來勁了，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要耍潑撒皮，有些惱羞成怒，又更多委屈發泄的一仰小臉，用臉蛋去貼甄英雄高高抬着的右手，“你抽，你抽啊！我不就是聽了你一個電話嗎？有什麼了不起？！女朋友打來的你就害怕了？那你當初為什麼要把我上了？！禍害了我，你還有理了啊？！”　　白果也有強詞奪理的嫌疑，她也知道自己擅自接甄英雄的電話是不道德的行為，可一想到打來電話的是甄英雄的女朋友，再看到他那麼緊張，小白心裏就不舒服，而且突然有了一種自己是不受寵的第三者的感覺，不忿啊。　　甄英雄卻被點了死穴了，白果這話有殺傷力啊，自己這表現，確實太自私了，見白果委屈的眼淚圍着眼圈轉啊轉的，餒了，語氣一軟，回復了理智，“少爺我只是說說而已，我哪捨得抽情人老婆你啊。”　　“情人情人，你真把我當情人了嗎？！”白果這算趁勢發瘋，也是被刺激的，‘情人’兩個字就像兩把刀，直接扎她心口上了。　　一個樂觀的男人，有時候就會表現的好象不負責任，甄少爺舔着臉伸手在白果胸前那對小兔子上一掃，羞的白果抱胸驚叫，“不是情人，難道你想做我老婆？”　　“誰要做你這流氓的老婆？！我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真要有關係的，也是兵與賊，好與壞，正與邪，人與獸的極端關係！”　　“哎呀，球球的，說的太好了！”甄英雄出奇的沒有反駁，還挺痛快的認可了白果的話，白果一怔，就見這流氓臉一誕，“情……那個白警官，待會兒到樓下見到我女朋友，你也要堅持這個態度啊……”　　上當了！白果氣啊，氣甄英雄陰險，也氣自己不爭氣，怎麼讓他用話一激，就羞的不敢把真心話說出來了啊？和他女朋友這麼說，不就是幫他掩飾風流嗎？自己有什麼見不得人，為什麼被他佔了便宜，還要幫他和女朋友解釋啊？自己身子都是他的了，不做情人，當然是要做他的……白果恨自己臉皮太薄，死要面子啊。　　白果恨極的時候似乎就只會說這句話，“死流氓！我早晚要抓你進大牢！”　　“情人老婆，其實，少爺知道，我可能很無恥，但是……”甄英雄嘆了口氣，很真誠的眼神讓白果呆住了，但墨跡了半天，說的話卻很是含糊，“少爺真的很喜歡小艾，但對你也不是不喜歡……總之，少爺我好象欺負你了，那個……你今天受的委屈，少爺肯定會補償給你的，就好象……補償自己女朋友一樣的補償你……那個，你，恩，趕快穿衣服吧。”　　有些顛三倒四，有些支吾不清，平時嘴巴不吃虧，狡辯臉不紅，撒謊不打磕巴的甄英雄居然也會有這樣蹩腳的表現？

# 第186章 小艾VS白果

　　白果愣了好一會兒，心底，那暖暖的流動讓她的委屈消散了，雖然還是有些酸酸的不舒服，但那句‘對你也不是不喜歡’，還有‘就像補償自己女朋友一樣的補償你’，已經讓白果麻痹了。　　“喂，死流氓，你……”　　白果臉紅紅的，两天了，終於鼓足了勇氣，拉住剛要下床的甄英雄，“你，你到底是不是也喜歡我？”　　這個問題甄英雄也想知道，一個上了女人不知多少，卻至今搞不懂感情這玩意兒的甄少爺也在問自己，球球的，少爺我究竟喜歡誰啊？到底什麼樣的感覺才叫喜歡呢？　　對小艾，甄英雄恨不能抱在懷裡，含在口中，聽到她的聲音都會有一種滿足，逗她一笑，自己心中的甜比得到地盤和金錢還要高興，是一種很溫馨的感覺，對白果，卻是一種想要征服，想要佔有的火熱感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感覺，可也有相同的地方，似乎，她們開心，自己就開心，她們不開心，自己就想要她們開心。　　對小艾的那種感覺已經被甄英雄定位為喜歡，於是，白果讓他迷茫了，想了想，甄英雄反握着白果的手，很認真的說道：“少爺喜歡和你吵架，喜歡和你鬥嘴，喜歡看你生氣的樣子，也喜歡看你笑的樣子，不過，這是不是喜歡你，我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我不想把你讓給別人，更不喜歡你去喜歡別人……”　　心跳好快，白果可以從甄英雄的眼中看出他的真誠，他沒有說謊，難道，他真的喜歡我？可是，他有女朋友啊，而且，我是兵，他是賊……但是，我的身子都是他的了，難道兵和賊就不能在一起嗎？　　白果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卻更迷茫了。　　“喂，情人老婆，少爺把實話都告訴你了，你可不能給我使壞啊！”　　“誒……？”　　心裏正亂成一團的白果一怔，發現那表情多變的甄少爺又恢復了一臉的流氓相，“我知道你喜歡少爺，但你不能在小艾面前耍黑招，球球的，我們兩個是發生了超友誼關係，可真要說起來，就算是少爺對你有企圖，可動手奪了對方身子的到底是誰，也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吧……”　　“咚！”　　這回終於踢正了，白果一腳丫將甄英雄從床上踹了下去，呼呼的喘着粗氣，死流氓，便宜全讓你佔了，居然又拿那次說事，就算那次是本小姐上當不小心發生了荒唐的意外，可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呢？難道也是本小姐主動的嗎？！　　白果氣歸氣，可想到這個問題，也心虛，甄英雄雖然是主動的，可自己，似乎也沒真正的反抗過，現在回頭想一想，自己追到霸川市的行為，好象有點主動讓甄英雄侵犯的感覺。　　“死流氓你給我聽好！本小姐沒那麼不知廉恥！我不會和你女朋友說什麼，但你也別高興，回到朗朗市，你要是不把偷偷溜到霸川市的目的老老實實給我交代清楚，本小姐絕對不會放過你！”　　從地板上爬起來，甄英雄同樣沒好氣道：“你也給我聽好了！你個丫頭要是敢給少爺使壞，少爺就絕對揭穿你沒穿內衣的事實！”　　白果一怔，下意識的翻找着胸罩，這一看啊，房間里的玻璃製品再一次接受了超聲波的檢驗，“死流氓！你用我的內衣做什麼了？！”　　“球球的，那些都是早上親熱的時候你自己流出來的，誰讓你高潮之後就昏睡過去的……”　　“你！本小姐和你拼了！”　　“光着屁股你還折騰？快點，時間要到了，小艾會生氣的。”　　“你沒看出來我也在生氣嗎？！”　　“沒有內衣也好啊，可以節省穿衣服的時間。”　　“你……”　　……　　一個帥男對一個美女放電，或者一個美女對一個帥男放電，那感覺一定是讓人悸動的，但是，當兩個美女相互放電的時候，站在她們中間的男人，除了恐懼之外，冷汗肯定能浸透衣杉。　　雖然遲到了兩分鐘，但小艾並沒有離開，在地下停車場，陪同雙子星一起到來的工作人員已經走的差不多了，甜心姐妹與那個很精神秀氣的小助理，也算是個實習經濟人的小憐一起站在甄英雄的那輛‘七星瓢蟲’前面。　　氣氛，非常的壓抑，安靜，但空氣中似乎在跳動着電光。　　小憐哪知道艾一心和唐甜甜要等的人就是甄英雄啊？當看到甄英雄從黃色的法拉利中走出來的時候，小憐就像見了鬼似的，一聲尖叫藏到了唐甜甜身後，媽啊，那個黑幫太子怎麼會出現在這裏？　　也難怪小憐要怕，朗朗電視台事件，甄少爺憑一己之力，幾乎滅了所有的匪徒，傳言是可怕的，更何況，將他與恐怖頭子賴玉和那場大戰渲染的天花亂墜的正是首席記者鄭耀民啊，比魔鬼還厲害，那是人嗎？　　唐甜甜倒沒看出什麼來，還是那個玩味的眼神，好象對白果挺感興趣，但一心就不同了，先是驚異了白果的美麗，然後……更生氣了，甄英雄的車裡為什麼下來一個這麼漂亮的女人？！　　最驚訝的人其實還是白果，她做夢都沒想過，甄英雄的女朋友，居然是現下人氣最旺的美少女組合，‘GEMINI’雙子星的艾一心！　　好漂亮的女人！白果一直對自己的美麗很自信，但在小艾的面前也不禁動搖，怪不得那死流氓這麼在乎女朋友呢，這麼漂亮的女人，連自己都有些心動，就不要說男人了，太難理解了，難道真的是明星都墮落嗎？怎麼她會和甄英雄這樣的流氓勾搭在一起？　　兩個女人開始放電，是在相互打量的時候，同時發現了對方手腕上的那條紅寶石白金手鏈，甄少爺一大老爺們，哪會想到這東西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力啊。　　小艾瞪着甄英雄，感覺超不爽，什麼警察，什麼負責保護你的安全，你個臭傢伙不要告訴我那條和送我一樣的手鏈是用來感激她的！　　而白果則是喜怒各一半，她現在已經醒悟過來，為什麼過去這兩個人約會時，這女的老是那麼神秘了，原來是明星的緣故，白果喜的，就是甄英雄將自己看重的程度一點不低於女朋友，因為他送了兩個人同樣的禮物，而怒的，也是這個，女人啊，就是想讓自己成為心愛男人的唯一，獨一無二。　　甄英雄固然害怕這兩個丫頭干起來，因為小艾打電話的時候已經是九點半，所以倒沒有懷疑自己與白果是在一個房間一張床上，讓她生氣的，似乎就是這條手鏈的問題了，於是打破氣氛，道：“那個，我們是不是該起程了？”　　“是啊是啊，時間已經不早了，現在動身，回到朗朗市剛好吃午飯……”唐甜甜一邊朝甄英雄使眼色，一邊說笑。　　球球的，你這樹袋熊今天真是太可愛了，甄英雄感動啊，唐甜甜這是在幫他的忙啊。　　“是該動身了，呵呵。”小艾突然笑了，很自然的摟住了甄英雄的胳膊，一臉表情讓人覺得很甜，很純，“白警官，請上車吧。”　　白果一愣，沒明白艾一心為什麼突然這麼熱情，卻清楚感覺到了她眼中對自己的防範。　　有些羡慕或者嫉妒，複雜的瞪了一眼甄英雄，小白同志也蠻會氣人的，故意抬着腕子撥弄那條手鏈，“艾小姐客氣了。”　　雖然嘴裏打着官腔，顯得英氣乾脆，可那動作神態，完全是小女人炫耀，這讓一心更不舒服了，見白果上了那輛黃色的法拉利，不等甄英雄說話，溫柔的小艾也得意的笑了，“小憐，你不是很怕這傢伙嗎？那你去開法拉利。”　　小艾同志轉望甄英雄的時候，表情又換了，一副要算帳的樣子，“臭傢伙，我和甜甜坐你的瓢蟲！”　　上當！白果實在沒想到，以溫柔形象迷倒無數粉絲的艾一心居然這麼狡猾，假裝客氣，其實是騙自己先上車，然後她去和甄英雄乘另一輛！　　恨啊，人不可貌相這話，果然是真的！白果雖然不滿意，可也不好意思下車嚷着和甄英雄坐一輛吧？　　小艾同志奸計得逞，笑的又甜又可怕，甄英雄那汗都沒幹過，球球啊，少爺怎麼有種要被宰割的無力感啊？　　“臭傢伙，你給我解釋清楚，你和那女警察到底是什麼關係？！”　　小艾同志似乎怕甄英雄解釋的同時會分心，所以選擇了自己開車，不過這個決定明顯嚇壞了另外兩名乘客，甄英雄真沒想到小艾同志開車這麼猛，絲毫不比自己的技術差，霸川市的車流如此密集，她卻能見縫就超，雖然甄英雄自己也做的到，但開車是一個感覺，坐車，就是另一個感覺了。　　唐甜甜也嚇的夠戧，本來話很多，這時候也啞巴了，就是時不時的尖叫一聲。　　“寶貝兒，你應該早就知道她是負責保護我的警察吧？人家也是女孩子，又保護了少爺這麼長時間，我送禮物給她也沒什麼解釋不過去的吧？”甄少爺說話很有水平，雖然怎麼聽都有些無賴，“我送她的是手鏈又不是戒指，呵呵，小艾你就不要嫉妒了。”　　“討厭，我才沒有嫉妒！”小艾有些慌張，顯然沒有回過神來，甄英雄剛才說她早就應該知道白果是保護他的警察，這句話，直接打到了小艾的心裏。　　小艾當然早就知道有白果這樣一個人物，在高橋雄一綁架的時候見過她，艾愛更是和這個女警察關係很好，高橋澤事件是由她負責甄英雄的安全，朗朗電視台事件后，在醫院里，也是她在負責，甄英雄的話直接點到了小艾的心裏，難道，他知道我和小愛的關係了？不然，為什麼認為我知道這女警察的身份呢？　　現在的甄英雄需要警方保護，這是很合理的，讓小艾生氣的是，甄英雄把自己的手機也交給了那個女人，手機，是一個人的秘密，把自己的秘密給別人，這關係讓人懷疑，雖然這一點很容易的解釋了過去，但手鏈問題卻讓小艾彆扭。　　“小艾，其實……”甄英雄眼珠子一轉，回頭盯住唐甜甜耳朵上的兩個小巧的耳環，笑道：“我是想把那對耳環和頭飾送給你，把那條手鏈送給某隻熊的，不過你一眼相中了那鏈子，我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呵呵，少爺也很為難的。”　　多不要臉啊，甄英雄無恥而淫蕩的一句話，居然把小艾鬨笑了，這話很有水平，換言之，那對手鏈本是用來打發白果和甜甜的，甄少爺一下子將小艾突出，還撇清了和兩個女人的關係，小艾雖然有些小聰明，可和甄英雄一樣，愛情白痴一個，利馬被糊弄了。　　從后視鏡看到甜甜捂着兩隻小耳朵，一臉的不滿，小艾氣消了，卻假裝生氣道：“首飾不可以輕易送給女孩子，知道了嗎？不過，臭臭是我的好姐妹，可以例外，但以後不能在送給其他女孩子首飾了，否則，我會生氣的……恩，是嫉妒，格格……”　　“小艾真是體諒少爺啊，來，親個……”　　“啊……，不行，我開車呢！”　　“我靠！你們兩個要親熱，能不能不要連累本美女？要撞車了……！”　　……　　車子即將駛上高速公路的時候，車流緩慢的好象烏龜在爬，不要說甄英雄，連小艾和唐甜甜也覺得奇怪，前面，似乎在檢查車輛。　　甄英雄向外一探頭，汗立刻下來了，球球的，怎麼是他們？！　　高速入口處，幾名武裝警察分別站在幾個入口處對即將上高速的車輛進行盤查，路邊一把大個的太陽傘底下，幾個身影讓一向大膽的甄英雄戰慄，媽的，方言為什麼會在霸川市？！還有……李英豪那小子怎麼也在？他身邊的女人是誰？不是風鈴，看年紀，像風鈴她媽……　　李英豪似乎在和那個上了年紀，穿着華貴的婦人說著什麼，那婦人戴了一副無框的小巧眼鏡，滿身珠光寶氣，看起來已過四十，卻只有成熟美艷，並無衰老徵兆，一身淡黃色的女士西服卻怎麼看怎麼不像個白領一族，至少，一個白領，不會讓一名二級警督點頭哈腰吧？　　再看那女人身後坐着的穿着警服的很富態的老人，甄英雄總算搞清楚那是什麼人了，不過，他的汗，也越來越多了，球球的，是少爺的估算失誤，高看了李連成那傢伙嗎？他，居然報警……不，是向他老婆求援了！　　那美婦，肯定是李英豪他媽，李連成的河東獅老婆，丁楓，而丁楓身後的那個穿警服的富態老人，不用問也知道，就是她的老爸，霸川市警察局局長――丁群。　　甄英雄的‘瓢蟲’實在是太惹眼了，當方言和那個二級警督看到甄英雄趴在車窗望向他們的時候，兩個人同時一笑，然後，前面放行了，再然後，所有的警察都朝甄少爺走過來了，包圍汽車，疏導瓢蟲之後的車流。　　李英豪也看到了甄英雄，右手捂臉，苦苦搖頭。　　球球的，少爺真的有這麼倒霉嗎？　　“YY，這些警察是幹嗎的？”　　“我想，應該是想請少爺去吃午飯的吧。”甄英雄笑的很難看。　　唐甜甜沒好笑道：“臭東西，難道你在霸川市做什麼壞事了嗎？哦呵呵，蠻有意思耶，我和點心會不會被當成同伴啊？太刺激了，我還沒有被警察審問過呢，期待啊。”　　球球的，你這頭熊還真是不正常的很啊！甄英雄苦惱的時候，方言已經走到甄英雄身前了。　　“呵呵，甄少爺，好久不見啊。”　　“才四十八小時，很久了嗎？”甄英雄的無賴相讓方言頭疼。　　“甄少爺，我很想知道，你擺脫我們警方跑來霸川市，究竟來做什麼？”方言聲音很冷，淡淡道：“聽說連成物流公司昨天發生了點混亂，懂事長李連成先生被人襲擊，不知道和甄少爺有沒有關係？”　　是在問，可語氣已經很肯定了，甄英雄還沒有回答，就聽到李英豪有些氣憤的聲音從後面響了起來，“警察就是這麼詐人的嗎？我操，滿嘴瞎話，簡直是玷污‘警察’二字，我已經說過了，我老爸是自己碰傷的，你丫的耳朵塞到胳肢窩裡了啊？！”　　李英豪果然很仗義，看來不是他通知了警方，引來了方言，甄英雄眉頭一跳，李英豪既然如此說，表示報警的人也不是李連成才對，那是什麼人呢？　　“英豪！不許亂說話！你外公也在這裏，難道你想讓別人笑話你沒有家教嗎？！”丁楓一開口，李英豪立刻啞巴，無奈的看了懶懶趴在車窗上的甄英雄一眼，有些歉意。

# 第187章 三國怎麼了

　　丁群慢悠悠的晃了過來，卻沒有說話，對那個二級警督使了個眼色，那警督立刻指着甄英雄，喝道：“你，下車接受檢查，將後備箱打開！”　　甄英雄有些慶幸，幸好自己不是坐的那輛法拉利，不然座位下面的傢伙全得暴光，整個窩藏槍支是小事，來個走私軍火就麻煩大了。　　檢查汽車是沒辦法的事情，任何人也沒有理由抗拒，甄英雄也不想爭執這個，正要下車，卻被兩隻小手同時拉住，有些驚訝的回頭一看，竟然是小艾和甜甜。　　小艾同志很幽雅的咳了一聲，和甜甜一起將墨鏡摘了下來，笑着探過身子，壓着甄英雄的大腿，對窗外喊道：“丁伯伯，難道有什麼大案子嗎？竟然勞動您親自跑來這裏曬太陽。”　　不要說甄英雄吃了一驚，那一直很沉穩的丁群一聽小艾的聲音，連忙走到前面來，驚訝之後，異樣的望了眼甄英雄，老臉一變，對小艾慈祥的笑道：“侄女啊，怎麼是你？還有甜丫頭也在啊，你們兩個丫頭怎麼跑到霸川來了？”　　侄女？所有人都驚訝了，更讓人驚訝的是，坐在甄英雄車裡面的，居然是明星美少女組合雙子星姐妹！　　方言也吃驚不小，見艾一心不太高興的望着他，有些尷尬的笑道：“艾小姐，您怎麼和甄英……甄先生在一起？”　　甄英雄又吃了一驚，方言認識小艾！　　一心笑了笑，給了甄英雄一個很頑皮的眼神，然後說了一句連甄英雄也沒想到的話，“他是我男朋友，陪我來霸川市錄節目的，怎麼了？”　　雙子星艾一心的男朋友是黑道太子甄英雄？！晴天打雷啊。　　丁楓看到眾警察的表情，似乎沒有繼續檢查甄英雄的心思了，急道：“爸……”　　丁群一伸手，攔住了女兒，又對一心笑道：“侄女啊，這两天，你都和甄先生在一起嗎？”　　見一心要點頭，甄英雄趕快攔住，球球的，小艾如果為少爺點了頭，以後肯定少不了流言蜚語，作為一個明星，前途盡毀固然是甄少爺期待的，但讓小艾成為大眾攻擊的焦點，甄少爺怎麼也接受不了，如果小艾搖頭，這老傢伙便可以找到拉自己去警局接受調查的理由了！狡猾的老東西，果然厲害。　　甄英雄倒不怕什麼，沒有任何證據的懷疑也就是浪費些時間而已，沒必要讓小艾為了自己犧牲什麼，“幾位到底想說什麼，直接點，少爺我趕時間，沒空和你們折騰。”　　一心當然知道甄英雄是不想自己聲譽受到攻擊，很感激，很甜蜜，卻還是接口道：“丁伯伯，是不是我也要下車接受檢查啊？”　　“那我也下車好了。”甜甜似乎在起鬨，“雙子星出現在高速公路被警方盤查，明天報紙有頭條了，估計乾爹看到，又要教訓我們了。”　　小艾也無奈的笑道：“每次有新聞，爸爸都會教訓我們的，已經習慣了，呵呵。”　　‘乾爹’，‘爸爸’，這兩個詞讓丁群有些猶豫了，而方言眼中也閃過一絲不快，甄英雄察覺到了他們表情的變化，有些納悶，看來甜甜的乾爹就是小艾的爸爸，那肯定是蘇影的前夫啊，連自己老爹也要給那個男人幾分面子，無論是不是看在蘇影的面子上，都可以證明那個男人不一般，可他到底是什麼身份？　　恰在此時，一輛黃色的法拉利跑車沒有在警方疏導下通過高速入口，而是直接將車停在了瓢蟲的旁邊。　　白果從車上走下來，讓方言又一次吃驚，而那個丁群，卻稱的上大驚失色了。　　“方隊長，你怎麼在這裏？”　　……　　兩輛汽車終於消失在了視線中，女兒的抱怨讓丁群有些心煩，無論是李連成還是李英豪，或者是風鈴，都否認了被甄英雄襲擊的事情，這本來這就是沒有什麼依據的臨檢，而檢查的結果雖然讓人吃驚，但更讓人無奈。　　方言與丁群表面寒暄了幾句之後，也鬱悶的帶人離開了，李英豪總覺得，甄英雄要是被搜車的話，一定會露餡的，那小子肯定有武器藏在車上，所以，慶幸他逃過一劫的同時，也不禁疑惑。　　“外公，雙子星的爸爸到底是誰？您好象很怵他啊。”　　丁群搖頭一笑，“雖然犯不上，但那兩個丫頭的父親我還不至於得罪不起，頂多就是以後面子上不太好過而已，你外公我真正得罪不起的，是那個叫做白果的女警察……”　　丁楓正一肚子不滿呢，抱怨道：“爸，你是霸川市局的局長耶，對那個叫方言的副隊長就客氣的有些過分了，為什麼還要怵一個小警員？”　　李英豪很清楚的知道白果剛才說了謊，因此心裏有着和母親同樣的疑問，他的外公顯然是因為有些忌諱才放過甄英雄的，而那方言雖然官職不低，似乎也拿那白果沒轍。　　“小警員嗎？呵呵，那是她，不是她爸爸。”丁群嘆了口氣，“我有今天的位置，都是那小警員的父親一手提拔的啊，馬上就要退休了，難道我要因為一個甄英雄去得罪她那對我有恩的父親嗎？”　　李英豪等人，愣了。　　……　　漢宮，甄天的辦公室里，這個義字會的當家，朗朗市的黑道教父，正沒形象的發著脾氣，老鬼木子華腦袋都抬不起來了，而甄英雄，卻躺在沙发上，好象什麼也聽不到一般的擺弄着手機。　　“你個不孝的東西到底有沒有聽我講話？！”　　“在聽，所以你根本不用這麼大聲的說話。”甄英雄懶懶說道：“去霸川是我自己的主意，和木爺爺沒什麼關係，是我要他不告訴你的。”　　甄天見這兒子一點反省的意思都沒有，更火了，“你這混蛋東西還敢說？！一個人跑到天門的地盤玩命的折騰人家老大，你活膩了啊？”　　“球球的，他們跑到義字會的地盤折騰我們家的死變態，難道就是沒活膩啊？再說，我也沒把李連成怎麼樣，只是嚇唬他一下，讓他知道本少爺不是好惹的而已，我饒了他四次不死，他再不識抬舉，也不會繼續對變態丫頭下手了。”　　甄天實在拿這兒子沒轍，嘆了口氣，點了一棵雪茄，“你姐不知道你去做什麼了，我沒告訴她，你過會去看看吧，這两天砸了不少東西了……”　　額頭直冒汗，球球的，那變態丫頭長這麼大頭一次嗑破了腦袋，少爺我两天沒去看她，非讓她殺了不可……　　甄天有一眼沒一眼的掃着甄英雄，表情有些異樣，“對了，聽說，你回來的路上遇到了警察設卡……”　　甄英雄聞言，坐了起來，打了個哈哧，眼神卻是一冷，“老爹，既然有些事情你不想告訴我，我也不想知道，例如……小艾與白果的父親，究竟是什麼身份。”　　甄天一怔，甄英雄已經站了起來，鬆散表情又出現在他的臉上，“我甚至沒有下車警察就放行了，因為白果說了一句，這两天，她都和我在一起，呵呵，結果就是，少爺把小艾送會電視台的時候，被她狠狠的咬了一口。”　　走到門口，甄英雄回頭問甄天道：“老爹，你既然知道這些，肯定是李連成告訴你的吧？”　　甄天與木子華對望了一眼，這小子，果然聰明，“恩，上午李連成已經來過了電話，把你搗亂的事情露給他老婆知道的是那個齊胖子，不過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這個人了，李連成雖然沒承認是他派人對你姐下手，卻送了一份五百萬的大禮給她，我想，他以後也不會再犯糊塗了。”　　“呵呵，就算他想，也要夠膽才成。”甄英雄淡淡一笑，拉門向外走去，“有櫻桃在死變態的身邊，安全還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少爺我很喜歡恐嚇人的遊戲，當然，再純潔的兔子被惹急了，也是會咬人的。”　　“對了，英雄。”甄天看着妻子的照片，笑了笑，這才說道：“上次你蘇影阿姨離開的時候，要我轉告你一句話，在朗朗大酒店，謝謝你救了她的女兒，我想，你應該已經猜到小艾就是……咦？那混小子哪去了？！”　　木子華嘆了口氣，指着關上的房門苦笑道：“他根本沒聽到你在說什麼。”　　甄天：“……木老，幫我看看，這小子給我買的勞力士是不是真的。”　　木子華：“……你們，還真是爺倆啊……”　　……　　“切，球球的，蘇影那女人是兩個小艾她媽的事實從你老頭子嘴裏說出來還能有價值嗎？”甄英雄站在電梯里，一個人嘟囔不已，掏出懷裡的項鏈盒子，笑了笑。　　剛才對老爹隱瞞了羅比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甄英雄心裏湧出一種火熱的跳動，和那個神秘而可怕的男人，和那個為了甄家父子而二十年使用同一種子彈的殺手，甄英雄總覺得這是一種人與人，非組織之間的仇怨。　　甄少爺雖然無恥，卻也很想和那樣的人正面的對上一次，而且，他並不喜歡被當成弱者的感覺，球球的，少爺還不至於依賴組織的力量去對付兩個人。　　走出電梯，甄英雄的兩條腿還沒有烏龜爬的快，正腦袋疼怎麼和三國解釋這两天不來看她的理由呢，卻聽到一聲尖叫，這聲音是……薛雪！　　聲音，是從樓道盡頭的‘公主閣’傳出來的，那裡是……三國的房間！　　“小宋！放下刀，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雪姐，我求你，你讓開，我不想傷你！只要一刀，只要在大小姐身上砍一刀，我就能得到一百萬，我欠的賭債就可以還上，我爸的病就有救了！”　　球球的！這是怎麼回事？！在死變態的身上砍一刀？你大爺！　　甄英雄火冒三丈，也不及去想是什麼人敢在漢宮對老姐下手，三步衝到門前，一腳將門踢開，衝過玄關，入目四人。　　“爸爸！那傢伙是壞人！他要殺媽媽，媽媽已經……唔……”　　一個穿着漢宮面點師服裝的青年正持着長長的蛋糕刀與捂着胳膊擋在床前的薛雪對峙着，看到甄英雄，這面點青年顯然嚇的不清，甄英雄看這小子很眼熟，似乎，就是漢宮的一個高級面點師傅。　　薛雪的左上臂被砍了一刀，流血不少，儘管用左手捂着傷口，可白色的衣袖還是染紅了，左手無力的垂着，鮮紅的血，一滴一滴的掉落在地板上，剛才那聲凄慘的尖叫，大概就是因為挨了這一刀吧。　　看到甄英雄出現，疼的面色慘白的薛雪驚訝之後精神一松，靠床癱倒在地，“少爺……”　　甄樂樂似乎才從學校回來，一身雪白校服，側挎的背包還沒有摘下，哭叫了甄英雄一聲之後，趕忙從床上，從三國身旁跳下來，去攙扶摔倒的薛雪，一張小臉上，寫滿了震驚與恐懼，顯然，眼前發生的一切已經將樂樂嚇壞了。　　甄英雄額頭上的青筋已經爆起，心裏的火焰直竄到大腦，憤怒的感覺逐漸佔據了身體，自己擔心了一個上午，不知道如何面對變態的姐姐，可真見到了，卻發現，穿着睡衣，額頭一角貼着創口貼的三國倒在床上，長發散亂，擋住了面孔，身體微微蜷着，一動不動，竟然不醒人事！　　“甄……甄……甄少爺……”小宋渾身顫抖，儘管甄英雄什麼也沒做，只是在看着床上的三國，可小宋依然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脅，三十幾公分長的蛋糕刀護在了身前，那刀身，明亮的讓人害怕。　　心裏在發抖，那死變態的怎麼了？是昏迷了，還是已經……　　甄英雄的拳頭握的咯咯響，看着地上倒着的那輛送餐車和扣爛成一團白色稀泥的蛋糕，雙目之中血色漸重，球球的，少爺我用偽裝的手段去偷襲其他組織的總部，你個不知死的東西居然將這樣的方法用到了少爺家？！敢傷害少爺的姐姐，讓你死的痛快了，都是少爺混蛋！

# 第188章 高跟鞋VS刀

　　“義字會的規矩你應該知道，少爺給你兩個選擇。”甄英雄的表情讓人害怕，好冷，冷的沒有表情，卻讓人覺得猙獰，是怒到極點的表現，“第一，把刀丟掉，被少爺整死，第二，少爺幫你把刀丟掉，然後把你整死！”　　甄英雄的可怕在漢宮是出了名的，各種關於這太子爺恐怖的傳言在朗朗電視台事件之後，已經將他徹底塑造成為了神鬼一般的人物，大家固然以有這樣一位超級牛B卻異常隨和的少爺為榮，但這個叫做小宋的青年顯然知道，太子爺只會對自己人隨和，不會對自己這個拿着帶血的刀，即便解釋也無力的企圖傷害大公主的人客氣。　　見甄英雄朝自己走了過來，小宋緊張到有些瘋狂的揮舞着刀，眼淚鼻涕橫流，完全是被嚇的，聲音顫抖帶哭腔，喊道：“別過來，別過來，啊！我叫你站住！”　　“操你媽的，有人要砍你姐姐，你會饒了他嗎？”甄英雄又看了一眼昏迷的三國和坐在地上，正要昏迷過去的薛雪，將項鏈盒子飛甩給了甄樂樂，“寶貝兒，少兒不宜，不許偷看，把眼睛閉上，捂住耳朵，知道了嗎？”　　樂樂慌亂的將盒子抱在懷裡，看到小宋舞刀舞的那叫滴水不漏，和武林高手似的，不禁替甄英雄擔心，怎麼可能閉的上眼睛啊？可是，薛雪見到甄英雄那冒着寒光的眼睛，接近昏迷，本已經有些渾濁的眼神猛的射出一道恐懼，而她恐懼的，顯然不是那個砍了自己一刀的小宋，而是，甄少爺！　　樂樂身子一倒，居然被薛雪用能動的右臂死死的抱在了懷中，她的身體，顫抖的厲害。　　甄英雄微微一怔，接着搖頭一笑，將外衣脫了下來，“小雪，你還是很怕少爺我啊。”　　甄英雄並不是在看着薛雪說話，但薛雪卻牙關打顫，完全無法發出聲音。　　那小宋似乎才從驚愕中回過神來，一邊喊叫一邊撲向了三個女人的方向，“甄少爺，我只是漢宮的面點師，不是義字會的成員，我不應該被三刀六洞，我，我是被逼的！”　　“你是被你自己逼的吧？球球的，傷了公主，你的確不需要三刀六洞。”甄英雄兩步衝來，一腳將地上的爛蛋糕踢飛了起來，右手緊攥着的外衣也橫着掃向了那小宋的臉，“六刀十二洞你也休想死的掉！”　　小宋被蛋糕濺了臉，速度立刻窒了一下，而兇猛的沖勢也為此一緩，甄英雄的衣服就像鞭子一樣火辣辣的抽在了他的面門上，小宋捂臉後退的時候，甄英雄已經擋在了床前，站在了薛雪與樂樂的身邊。　　“女人一害怕，就應該鑽到被卧里！”甄少爺廢話的同時，將那件外套罩在了樂樂與薛雪的腦袋上，薛雪眼前一黑，接着覺得自己的腳腕被人攥住，還沒驚叫出聲，就聽到甄英雄喊了一聲，“少爺借你鞋子用用！”　　人家小宋是蛋糕師傅，真要說起來，流氓打架用刀都是業餘的或者自學的，人家小宋那是正宗的，有師傅傳授的，切蛋糕四刀八份那是大小均勻，刀法精湛，狗急了咬人，那是本能，小宋怕極了掄刀，那也是本能啊，甄少爺給了自己兩條道，結果都是死路一條，困獸猶斗，就是這個道理。　　甄少爺轉過身來的時候，兩手上各握着一隻高跟鞋，見到小宋撲上來，他倒不着急，還掂了掂這雙鞋的分量。　　球球的，你丫玩刀是專業的，可打架是非專業，現在少爺教一教你什麼是職業的流氓！右手猛的一甩，薛雪的一隻高跟鞋帶着風響飛了出去，甄少爺左手一套，竟是將另一隻鞋子套到了右手上。　　薛雪的腳丫小巧的緊，鞋子夾的右手有些疼，但剛剛好，球球的，少爺讓你這王八蛋知道知道什麼叫做隨處可得的高級武器！　　小宋高舉武器，下面完全不設防，兩腿之間的脆弱部位被高跟鞋砸了個正着，痛的動作走型，但還是咬着牙將刀劈了下來，卻因為下體疼痛導致最後一步的步法混亂，既而使得這一刀砍下的動作拉開太大，失去了嚴謹性。　　一個箭步，面對從斜上劈掃下來的蛋糕刀，甄英雄用套在手上的鞋底狠狠迎了上去，那又尖又細又堅硬的高跟兒頂到小宋的手腕上時，發出‘喀嚓’一聲骨頭斷裂的響聲，兩種猛烈前沖的力量頂撞在一起，這個結果是必然。　　長長的蛋糕刀飛出，腕骨斷裂的小松一聲慘叫才發出聲音，甄少爺的攻擊卻才剛剛開始，左手揪住小宋後腦的頭髮，右手，完全拉開動作蓄攢力量，然後，帶着雷霆之勢，狠狠悶在了小宋的臉上，鞋底，將他的鼻樑轟踏，鞋跟，撞掉了他三顆牙齒，頂進了他的嘴巴，插入了他的喉嚨。　　對着小腹狠狠的撞了一膝蓋，小宋身子一蜷，彎腰，又被甄少爺一個肘擊撞在了臉蛋子上，牙齒掉落了一半，混合著血水噴出的同時，身子斜向跌倒。　　“操你媽的，敢動少爺的姐姐？到地獄和閻王告狀去吧，要你命的，是本少爺我！”　　甄英雄有些失去理智，已經眼冒金星欲昏過去的小宋怎麼也不能相信，女人的高跟鞋，居然比刀子還要具有殺傷力。　　甄英雄左手按住小宋的口鼻，以免他即將噴出的鮮血濺髒了自己，抬起的右手瞄準他的喉結，就要將那鞋跟砸到他的脖子上，結束這自己找死的傢伙的命時，卻聽到身後‘唔’的一聲，甄少爺本已昏暗的大腦閃過一道光亮，好熟悉的懶散呻吟啊。　　“恩？英雄……！你來看姐姐啦？”　　欣喜之後，似乎覺得不對，語氣一轉，“哦呀，我的頭好疼，受傷好嚴重，你來幹嗎？讓我死掉算了！”　　汗又下來了，球球的，你這丫頭敢情沒事啊……從這裝算的爛演技來看，你這死變態的是根本就沒事！　　氣氛全變了，甄少爺看着床上那負氣背過身子的姐姐，暴戾之氣完全沒有了，球球的，這丫頭只是昏過去了啊，居然，一點也沒注意到現在發生的一切，靠，還真是死變態的啊……　　……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接樂樂回來之後，發現公主閣的門沒有上鎖，進來就發現小宋舉着刀，正要去砍倒在床上的大小姐，然後我用那蛋糕車想撞倒他，反而被他砍了一刀……啊……！”　　甄英雄將手帕一緊，幫薛雪簡單的止血，聽她說過了事情的原委，看着她那疼的已經蒼白的臉，對一旁怕的不停哆嗦的樂樂說道：“寶貝兒，扶你雪姐姐去樓下的醫務室。”　　樂樂哪見過砍人的啊？見薛雪流了那麼多血，早嚇傻了，聽到甄英雄吩咐，連忙點頭，攙扶着薛雪從地上站了起來。　　地上躺着的小宋雖然生命無礙，可樣子卻異常悲慘，好象奄奄一息快死了似的，本來長的還看的過去的臉，現在一點人樣兒都沒了，薛雪又打了個冷戰，一雙充滿恐懼的眼神總是在迴避着甄英雄的目光，“甄……少爺，小宋可能是被人收買了，他雖然好賭，但人還是不錯的，你……能不殺他嗎？”　　“看看你自己的胳膊再說話，球球的，如果他人真的不錯，會砍你嗎？而且，他的目的，可是義字會的大公主啊。”　　甄英雄站起來拍了拍手，轉頭望向床上一語不發的三國，卻見這丫頭嘴一翹，轉身背對着幾人，雙手抱腿，下巴墊在膝蓋上，一副被冷落的受氣相，甄英雄知道，薛雪幫她擋了一刀，讓這丫頭覺得慚愧，自己两天沒來看她，她又覺得委屈氣悶，耍小性呢。　　薛雪還要替小宋求情，甄少爺搖頭一笑，“賭徒為了錢而犯罪的一剎那，他就已經墮落了，小雪，義字會信奉的是‘義’，你覺得，他還有‘義’嗎？”　　“可他是為了給他爸爸治病……”　　“為了自己的親人就去傷害別人的親人，你覺得是正確的嗎？到底誰才是無辜的？”甄英雄的語氣突然嚴厲了起來，見薛雪嚇了一跳，嘆了口氣，道：“的確，無論他多麼該死，我們都無權懲罰他，但很可惜，我們是黑社會，不需要依賴警察和法院，你懂了嗎？”　　薛雪的眼睛中閃過一絲悲傷，更多的，是一種震撼的恐懼，是啊，義字會是黑社會，殺人，根本不算什麼，黑社會，根本是不講人情道理的！薛雪悲憐的看了一眼昏過去的小宋，再看了看一臉默然的甄英雄，和好象與己無關的甄三國，心死了，自己和他們，始終是兩個世界的人。　　委靡的薛雪無力而恍惚的在樂樂的攙扶下走出門口，卻聽到身後響起了甄英雄的聲音，“對了，小雪，你的鞋子我會再買一雙賠你的，然後……這小子從世界上消失的事情，希望你不會告訴別人。”　　薛雪低頭看着自己光着的赤足，苦苦笑道：“如果我告訴別人，下一個消失的，就是我吧？”　　“你不會出賣少爺的。”甄英雄淡然一笑，“如果不相信你，兩年前，世界上已經沒有薛雪這個人了。”　　薛雪渾身一顫，心情的複雜，不是任何人可以理解或想象的，樂樂完全聽不懂他們到底在談論什麼，望了眼甄英雄，又望了眼薛雪，茫然。　　“你不用那麼愧疚，他會消失，並不是你的責任。”就在薛雪再次邁開腳步的時候，甄英雄的話直接打到了她的心中，“這小子的父親，義字會會照顧的。”　　薛雪一怔，緊咬下唇，眼淚，終於掉了下來。　　“你的膽子還是那麼小，還是那麼喜歡將責任攬到自己的身上啊。”甄英雄輕輕將門關上，可話語，還是鑽進了薛雪的耳朵，“你那究竟是善良，還是白痴啊？因為這樣的事情而自責，而恐懼，到底值不值呢？難道你當自己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嗎……”　　……　　漢宮的人居然被收買，企圖對大公主不利，從那個小宋之前的話語可以判斷出，他的目的並非一定要殺死三國，而這個時候讓三國受傷，其目的就明顯的很了，阻止她參加下個月的黑市拳大賽！　　女子黑市拳比賽不同於男子黑市拳搏鬥那樣血腥味十足，它的觀賞性並不是火暴，而是娛樂，它幾乎就是為了賭博而設立，更是一年一次的全省黑幫組織的聚會。　　身份與地位，在黑道上，主要體現為豪爽與金錢，地盤，聚財之路，便是最好的體現實力的本錢，所以，每到這個聚會，一些黑幫頭子削尖了自己的腦袋也要豪賭上兩把，一來是體現自己，炫耀自己，以求贏得更多的結盟夥伴，再者，也想撈上一票，所有黑幫頭子都是見證人，在這裏贏到的東西，比搶來的要光明的多，由此不難想象這個聚會到底有多麼熱鬧，有多麼隆重，有多麼黑暗了。　　參加聚會的人，都不是好人，在距離聚會還有一個月的時間里，已經開始相互攻擊對方會對自己構成威脅的选手了，而三國，作為前兩屆的冠軍女王，成為被攻擊的焦點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甄天顯然是最憤怒的人，但發脾氣也不好當著甄英雄與甄三國，所以，安撫了三國一下，帶着項嘯鳴，將小宋押走了，甄英雄不知道審問的結果會是如何，到底是誰指使的呢？　　房間里就只剩下了甄英雄和變態姐姐甄三國，甄少爺，是在自己回過頭來之後才發覺到這個嚴峻的問題的。　　甄三國也知道自己方才險些把小命丟了，雖然沒人怪她，但薛雪那一刀還是讓看起來沒心沒肺的丫頭有些內疚，從剛才開始，這丫頭就坐在床上擺弄着甄英雄給她帶回來的項鏈盒子，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 第189章 變態而可愛

　　“姐，你的頭不疼了吧？”甄英雄笑的有些尷尬，明明是一套首飾，結果就帶回來一條項鏈，甄少爺有點不好意思。　　三國已經將盒子打開了，皺眉看着裏面的那條紅寶石的白金項鏈，小臉沒有一丁點高興的樣子，將盒子往前一送，沒好氣道：“姐姐受傷两天了，你今天才出現，還帶着這麼一個破盒子，這算什麼？”　　破盒子？球球的，說你個丫頭變態一定都不過分，那是紅寶石的白金首飾啊，雖說不是極品，但少說也上萬塊了，會有女人見了那條項鏈嘴巴翹的還能吊油瓶嗎？　　“禮物啊。”甄英雄想一句話把自己消失两天的事情帶過去，笑着跨坐到床上，“少爺特地去買給你的，可是限量版的，在國內發行數量很少的，少爺為了給你買這個跑了兩個城市哦。”　　“你就是為了給我買這條項鏈才两天不見蹤影的？”　　“恩！”　　厚臉皮的甄少爺一臉認真的點着頭，現在已經不完全是哄女孩子的菜鳥了，球球的，你個死變態的還不感動？　　看到這種紅寶石白金首飾的時候，不要說小艾多麼的高興滿足和感動，就是白果那兇悍的丫頭也溫柔了一回，甄英雄雖然不想做禽獸，但已經做好了被這死變態撲到懷裡佔便宜的準備了。　　“為什麼不是戒指？”　　“誒……？”　　“我問你，既然要送我首飾，為什麼不送戒指？！”甄三國盤着腿，將那首飾盒伸到甄英雄面前，做出一副要退貨的表情，瞪着甄英雄，一點沒有開玩笑的味道，小臉上寫滿了不滿意。　　我靠！球球的，你這死丫頭還真是變態到了一定的程度啊！弟弟送姐姐白金項鏈已經夠曖昧的了，你個丫頭居然還舔着臉問少爺要戒指？！那東西是隨便送女人的嗎？更不要說是送給你這變態的姐姐了！　　三國氣嘟嘟的將項鏈從盒子里拿出來，想戴在脖子上，卻有些生疏，她平時很少戴首飾，一轉身，氣道：“哼！沒詞了吧？你也覺得對不起了我吧？破項鏈，我才不稀罕呢……死東西這麼難戴，哪有戒指好啊……你還看着做什麼？還不給姐姐戴上！”　　“少爺有什麼沒詞的啊？”甄英雄氣的想笑，可笑了又氣，“姐你有沒有搞錯？！不稀罕你又要戴？再說，我幹嗎要送你戒指？！”　　說歸說，甄英雄還是拱到了床上，撥開三國鬆散披在身後的長發，把項鏈給她戴到了欣長的脖頸上，紅色的寶石被白皙的肌膚映襯，更顯光澤之奪目了。　　甄三國不等甄英雄下床，向後一躺，壓在了他的大腿上，躺在床上，翹着二郎腿，潔白小巧的腳丫一顛一顛的，仰頭看着甄英雄，小嘴巴一翹，“人工呼吸！”　　“我呼你個頭！”甄英雄惟獨不想，或者是不敢占甄三國的便宜，這丫頭十足的變態，轉換話題比自己還無恥，明明喜歡那條項鏈，不承認，要戒指，動機不良，可她都能假裝失憶帶過去。　　甄英雄雙手一托她肩膀，就要把這丫頭推起來，“你現在哪點像要死的樣子？！”　　甄三國雙手死死摟住甄英雄的腰，就是不肯起來，“我要死的時候你跑的比兔子都快，這下算補的！”　　我……靠……球球的！人工呼吸也帶補的嗎？！甄少爺額頭的汗的，簌簌的，死變態的東西，少爺終於知道你為什麼裝病了！　　“咳，姐，你坐起來，我們聊些正事吧。”甄少爺表情一肅，很認真。　　“少蓋，姐姐沒那麼容易上當的，我起來？方便你跑掉嗎？你這小子能有什麼正事？”　　真了解我……甄少爺又咳了一聲，有點起急了，“我說真的呢！”　　“我摟的是你的腰，又不是你的嘴，你說吧，姐姐聽着呢。”甄三國更認真，好學生乖乖的模樣讓甄英雄的腦袋那個大啊，這變態丫頭比樹袋熊還難纏！　　雖然無奈，可甄英雄嘆了口氣，還是放緩語速，有些不敢去看三國的表情，輕聲說道：“姐，放棄這屆的黑市拳大賽，以後也不要參加了，好嗎？”　　三國本來很享受躺在甄英雄腿上摟着他腰的感覺，聞他如此一說，表情立刻僵窒了，“英雄，你說什麼？”　　甄三國的臉上，寫着的是不解，是詫異，是難過，甄英雄當然知道她在想什麼，連忙說道：“姐，我……”　　甄三國一仰身坐了起來，不等甄英雄解釋，眼淚已經下來了，“你討厭姐姐了，是不是？！”　　“沒有，你聽我說……”　　“不聽！”三國趕忙捂住耳朵，用力晃着頭，長發飛舞，“你就是討厭我了，你害怕我贏了比賽要你陪我，所以攔着我不讓我參加！”　　球球的，又開始了，少爺就知道你這死變態得這麼想，甄英雄抓住甄三國兩隻手腕的同時差異了她的力量，這才說道：“姐，就是不比賽，我一樣陪你……”　　“幾天？！”　　吐血……這死變態的變臉比翻書還快，球球的，少爺我話沒說完你這興奮是哪來的？甄英雄看着眼淚還掛在眼角的三國，一臉的緊張，好象要撲倒自己似的，身體立刻有種無力的感覺，有這麼一變態姐姐，誰受得了啊？　　“……三天。”　　甄三國先是一喜，然後盯着甄英雄，表情一窒，突然笑了笑，道：“我不放棄。”　　“四天！”甄英雄一咬牙，四根手指頭直抖。　　“不。”三國還是笑着搖頭，很堅定。　　“五天……六天……一個星期！”　　甄英雄已經做好了預約醫生治療舌頭的準備，甄三國卻依然搖頭。　　“有沒有搞錯啊姐？你就是贏了，也不過三天而已，而不參加，是一個禮拜！少爺帶你去夏威夷，帶你去吃好東西，帶你買好看的衣服，帶你游泳衝浪，帶你去看草裙舞……”　　“你把我當孩子了嗎？”　　甄三國冷冷的一句話讓甄英雄愣了，只見這變態的有些像長不大的孩子似的姐姐柳眉一蹙，星眸清澈明亮，水汪汪的，黑白分明，流露出平時看不到的聰慧、溫柔，“英雄，姐姐知道，你怕我再次被暗殺，所以讓我放棄，其實我全知道，那天在漢宮門外，在我的店裡，那些人其實是衝著我來的，雖然你老是躲着我，可姐姐清楚，你其實比任何人都疼我，你消失了两天，並不是給我去買禮物了，我猜，你知道了那天要殺我的人是誰，去找人家麻煩了，是不是？”　　天啊……！這是少爺的姐姐嗎？甄英雄已經呆了，面前的這個三國，讓他覺得陌生，長這麼大，自己只是在喊她姐姐而已，而心裏，卻當這丫頭是自己的妹妹，總是需要人操心，照顧，喜歡撒嬌耍賴，從來沒有過做姐姐的樣子，而現在……　　甄三國平時那糊里糊塗的懶散樣子沒有了，沒有了孩子氣，好成熟，這是少爺的姐姐嗎？　　“爸爸這两天找不到你，每天跑來問我有沒有接到你的電話，那時我就猜到你去做什麼了，今天一早，爸爸說，霸川市的李連成送了一套靠海的別墅給我，我想，要殺我的人，就是他吧？”　　神啊，球球的，少爺的姐姐是突然腦袋開竅了嗎？甄英雄只覺得面前的姐姐精明的有些可怕了，難道平時在裝傻瓜的不只是少爺嗎？這個大公主也……　　“我不要你這種施捨。”甄三國的眼角有些濕潤，卻一臉的嚴肅與執着，道：“姐姐是喜歡你，也想讓你娶我，但不是要你可憐我，英雄，你是不是也覺得我要參加黑市拳圈，所以現在的處境很危險啊？”　　廢話，不危險的話我會明知道你要生氣還勸你不參加嗎？甄英雄苦惱的點了點頭，他有個感覺，不詳的感覺，小宋並不是李連成派來的，那就是說，想要她命的，還有別人。　　甄三國嘿嘿一笑，笑的好甜好美，伸開雙臂，躺在了床上，雙腿抬起，腳心對着天花板，望着自己的腳指頭，三國突然用小小的右拳頭對着甄英雄的臉，無比堅定與自信的語氣後面，有讓甄英雄感動卻害怕的濃濃感情，“我知道你心裏是喜歡姐姐的，所以，姐姐要用自己的拳頭讓你點頭承認，哪怕再危險也沒關係，英雄，如果我贏了比賽，那我贏到的，不應該只有那三天在一起而已，不是嗎？呵呵……”　　甄三國又開始了平時的那種得意的笑容，柔憐的小臉，呲着貝齒，眯着雙眸，這丫頭還是那麼的漂亮，那麼的可愛，還是一派長不大的大女孩模樣。　　“姐，你今天怎麼……”　　“姐姐今天怎麼了？”　　“沒什麼，只是，你好象有點姐姐的樣子了。”　　甄英雄笑的有些彆扭，對三國這丫頭，甄英雄總會失去一切的偽裝，冷酷，狡猾，這些，在三國的面前通通是用不上的，因為，對她的感覺，太迷茫，又太清晰了。　　想得到，卻不敢得到……　　變態姐姐想要靠自己的小拳頭得到的獎勵是什麼，甄英雄今天才清楚的知道，是和自己在一起的時間嗎？三天，十天，一個月，一年？不是，完全不是。　　三國想得到的獎勵，僅僅是少爺對她的一種認可，一種感動啊！她只是想告訴少爺，她是多麼想和自己在一起，即便再困難，她也不在乎而已啊。　　甄英雄想抽自己兩個嘴巴，過去的兩年裡，自己為什麼都沒有察覺到她的真正用心呢？自己每天遊戲人間般的過日子，將一些不必要的偽裝拋棄，形成自己新的，自然的偽裝，原來會這樣享受人生的，不單單隻有自己，還有這個變態的姐姐啊，可是，她卻有感情這沉重的枷鎖，她，活的很累吧？偏偏要讓人感覺她是那麼的無憂無慮，那麼的開心……　　甄英雄心裏有自責，有感動，有衝動，第一次，他想狠狠的吻這個被自己叫做姐姐的女人。　　球球的，什麼禁忌，什麼倫理，親一親總不算觸動了你們這該死的道德約束吧？　　甄三國身上一沉，已經被甄英雄壓在了身下，小臉蛋被溫熱的手掌捧住，“這是少爺欠你的……人工呼吸。”　　甄英雄為自己找到了一個不錯的理由，然後，四片唇壓到了一起。　　甄三國從來沒想過，或者說，是無數次的想過，卻不相信真的發生了，甄英雄，主動吻了自己！　　這感覺，好怪，心跳的好快，身體在顫抖，似乎是，激動。　　流氓太子甄英雄，固然有些下流無恥，但繼承了善良母親的一些傳統觀念，從某個方面來說，他是一個傳統的男人，能主動親一下甄三國，那種和心理抗拒的勞累不是外人可以想象的。　　當嘴唇離開甄三國小嘴巴的時候，甄英雄的感動已經變成了懊悔，自己，居然親了一個不應該去親的人，球球的，少爺我的心還是太軟了，為什麼這麼容易感動啊？　　“對不起啊，姐，少爺我……”　　“我要濕吻……”　　“恩？”　　“不是，我是說，人工呼吸嘛，你應該用舌頭碰一下我的舌頭，看我的舌頭有沒有動，來判斷我是不是還有的救……”　　甄三國一臉的認真，而甄英雄那滿是歉意的表情已經看不到了，什麼感動，激動，衝動，全飛到了九天之外，眼角垂下，一個勁的跳，球球的，死變態的終究是死變態的啊……　　“誰說人工呼吸要吐舌頭的？！”　　“英雄，我想要戒指，把項鏈換成戒指吧，要鑽戒……”　　“不要轉移話題！球球的，鑽戒是送給姐姐的嗎？！”　　“英雄，你想看草裙舞嗎？那姐姐買條草裙跳給你看啊，恩……順便買一件兩段式的性感比基尼吧，要白色的。”　　“……死……死變態的，你真沒的醫了……”

# 第190章 發生大事了

　　“白果小姐，在這個警察局裡，我是你的上司，我想，我有權知道你與甄英雄在霸川市這两天發生的一切吧？”　　一早，方言就將來警察局上班的白果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看着坐在椅子上的白果雙手擺弄着自己桌子上的筆筒，方言心裏不是味道的緊。　　白果今天穿了便服，一件紅色白領口的短身休閑上衣，讓將頭髮盤在腦後的她看起來精神奕奕中不失女人的一種柔媚，挽起的袖口，雪白的小臂，显示着她活潑的個性，給人一種春意盎然之感。　　方言總覺得從霸川市回來的白果與平日有些不同，少了那分浮躁，少了那分乖張，輕顰淺笑間，她能讓人心裏跳動的頻率加快，她的臉上，突然多了一種緣於內心，緣於內涵的光暈，那感覺，是……女人味，一直被她自己掩飾起來的，絕對稱的上極品的女人味。　　方言知道自己已經喜歡上了這個女人，或者說，他一直想要征服這個女人，所以，他嫉妒，他清楚的知道，這個唯一對自己不屑的女人，不可能是為了自己而有所改變，两天了，她和甄英雄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何那種讓自己不安的感覺如此強烈了呢？難道……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她是什麼身份什麼家世，怎麼可能會和那個流氓……　　“雖然李連成父子一再強調那是個誤會，可你應該也注意到了，李英豪和甄英雄之間，似乎早就認識，儘管這很矛盾，但一定有內情的。”方言語氣一冷，因為嫉妒而產生的憤怒被壓抑着，形成了態度上的一種強勢，“白果小姐，你這两天，真的是和甄英雄在一起嗎？為什麼我總也打不通你的電話呢？去霸川市，你為什麼沒有向我彙報？”　　“方隊長，這次的監視任務本就屬於不合情理的去窺探他人隱私，你要我監視甄英雄，就是因為他不會投訴我吧？應該是我質疑你的居心，而不是你來用這種口吻審問我吧？”白果的態度在張口說話之後變的惡劣之極，似乎看到方言就會讓她覺得不爽似的，“如此尷尬任務，難道你要我當著他的面向你彙報根本沒有情況的情況嗎？”　　“沒有情況？沒有情況為什麼會有人報警說他襲擊了李連成？”方言有些分不清楚自己這到底是為公還是為私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白果這話值得懷疑，回答的太含糊了。　　“李連成自己都說沒那麼一回事，你這麼問我是什麼意思？”白果火更大了，完全失去了不說話時的那種美女賢淑的形象，“甄英雄要是襲擊了李連成，李英豪還會和甄英雄那麼要好嗎？你不覺得自己的話很矛盾啊？！無聊！”　　方言也知道自己的話確實矛盾，有些啞口無言，見白果翻了自己一眼，起身就朝門外走去，終於再也按耐不住心裏最大的疑問，將一直想問的問題喊了出來，“白果小姐，我想知道，你和甄英雄這两天，究竟在做什麼……那個，你不用寫報告，現在彙報給我就行了。”　　總是把自己包裝的很正派，有些時候是很累的，方言就不太習慣這種假公濟私的問話方式。　　白果那臉燒的都要着了，自己和甄英雄做什麼了？做愛！這種事情能彙報嗎？要不是你這混蛋派本小姐去監視甄英雄那流氓，本小姐清白的身子會糟蹋在那死流氓手中……不對，是身下嗎？　　“他是陪雙子星的艾一心去做節目，兩個人住同一家酒店，僅此而已，如果要詳細報告的話，我下午會交給你一份書面的，沒事的話，我先出去了，原野隊長要我將這幾天發生的事情到醫院和他彙報一下。”　　白果一想起甄英雄是陪艾一心去做節目，話里就帶着一股子酸氣，怨氣，方言還以為她是沖自己來的呢，畢竟這問題懷疑的成分很大，不過從白果口中得到甄英雄真的是陪女朋友艾一心去錄節目，方言還是大鬆了一口氣，既然他們住在一家酒店，那白果和甄英雄之間的關係就清白的多了啊，甄英雄總不可能在女朋友眼皮底下和白果發生些什麼吧？很可惜，作風正派的方言根本不會想到，甄少爺和白果，就偏偏那樣的發生了關係。　　似乎是找不到什麼話題再留白果了，方言這個懂得哄女人的傢伙在白果出門前贊了一聲，“白果小姐，那條紅寶石的白金手鏈，真的很漂亮，很適合你，無論是氣質，還是美麗。”　　“是嗎？呵呵，謝謝。”白果看着自己左手腕上的那條‘玫瑰色戀人’，終於對方言笑了笑，但幸福的下一句話，讓方言才放下的心沉入了大海一般，“男朋友送的，我也覺得很漂亮呢。”　　男，男朋友？！從來都覺得自己很帥很有內涵的方言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白果，這個和自己認識了五年的女人，來到朗朗市還不到兩個月，居然交到了男朋友！是誰？這條手鏈是今天才戴上的，甄英雄有女朋友了，原野又一直住在醫院里，她的男朋友，究竟是誰？　　總是認為自己是個真男人，有風度，有氣質的方言城府之深讓人驚訝，他的表情僅僅是從一個有魅力的笑轉化為一個公式化的笑，然後很沒品，卻裝B裝的很有水準道：“雖然漂亮，可，在警察局裡，應該注意影響，請不要戴首飾，好嗎？”　　白果有一種被耍了的感覺，才好點的心情更不爽了，將手鏈摘下來，小心的裹到手帕中，塞到自己上衣的里袋，沒好氣道：“這樣可以了嗎？方副――隊長，哼！”副字拉長音，明顯在諷刺他這種死板官腔啊。　　門板被重重關上的同時，方言嘴角依然掛着微笑，可手裡那根三百塊買來的鋼筆，已經變成了兩節，黑色的墨汁，流了他一手，“白果小姐，你，一定是我的，只有我，才配的上你才對……”　　……！　　“你都把我那樣了，我想，我有權知道你在霸川究竟做了什麼吧？沒做什麼？沒做什麼怎麼會有人報警說你襲擊了李連成啊？雖然你和他兒子認識，但這裏面一定有內情！你少騙我，給我交代清楚！”　　警察局的女廁所里，白果正坐在馬桶上，對着電話咆哮，將方言方才問她的問題，原封不動的砸向了電話另一頭的甄少爺。　　昨天，連白果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要幫甄英雄對警方說謊，自己見到甄英雄的時候，已經是他在朗朗市消失近两天一夜之後了，而且，見面的地點，正是在李連成的公司樓下，甄英雄當時，還穿着李連成公司的職員制服，這些根本就是重大的疑點，只是李家父子和自己的好友風鈴都否認被襲擊的事情而已。　　仔細想了想，自己昨天所以幫那傢伙說謊，似乎就是為了向那艾一心炫耀而已，回過頭來被方言問了一通，白果也覺得自己當時就像低智商的小朋友，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又羞又愧，又氣又怒，完全發泄給了甄英雄，“我不管！今天中午，你給我滾到時代廣場來，必須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掛了電話，白果兀自氣呼呼的，提起褲子，一邊系褲帶一邊想着該怎麼報復那混蛋東西，想到昨天自己連內衣都沒得穿，這是什麼樣的怨恨啊？可她自己也奇怪，我，為什麼要約他到時代廣場呢？　　……　　甄英雄正躺在校長室的沙发上睡回籠覺呢，被白果一通電話蹂躪，還有些沒醒過來呢，只是在不經大腦的用簡短的字句敷衍着，聽着電話里傳來的忙音，眨巴眨巴眼睛，用外衣將腦袋一蒙，接着睡。　　甄少爺昨天晚上被三國纏着，在房間里看了一晚上的肥皂劇，如果不是樂樂與櫻桃也在的話，非看出事兒來不可。　　有些鬱悶，對小宋的審問結果當真讓人失望，那小子只說用錢收買他對三國下手的人，是個神秘出現在他家中，自稱是‘冰恨天’的組織成員，兩男三女，因為刻意擋了容貌，並不知道他們的特徵。　　‘冰恨天’，歷年的聚會，有這個組織參加嗎？　　一覺睡醒的甄少爺喝了杯熱茶，對於想不通或者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最不浪費生命的方法就是珍惜腦細胞，不去想，甄英雄放下茶杯，拍了拍臉蛋，“球球的，少爺該去給學生上課了，偉大的自習課終於到了。”　　走在樓道里，甄英雄看着自己手機上的那個己接電話，皺眉苦想，這電話號碼是情人老婆打來的，可是，少爺怎麼不記得她說什麼了啊？她好象要我做什麼來着，怎麼想不起來了呢？要不，給她打回去問問？　　想到白果那糟糕的脾氣，如果自己說忘了早上那通電話說的什麼，她會是何種反應呢？打了個冷戰，球球的，還是算了吧，手機的喇叭非讓她震碎了不可。　　“耶……，姐夫，你終於想起來自己是老師了啊……”　　已經走到教室門口的甄英雄感覺危險來臨，本能的想轉身踢上一腳，卻發現飛過來的是個女孩子，而且，是先跳起來才張口說的話！聲音帶着非凡磁性，人也好象是被吸過來一般，球球啊，如果少爺對身體的控制能力稍差一點的話，你非被送醫院不可！　　長發飄飄，看的所有聽到鈴聲正要衝進教室的學生全呆住了，好象用黑絲編織而成的綢緞，連這丫頭飛起來的動作也陪襯的那麼飄逸，很明顯，這丫頭根本沒有考慮過着陸的姿勢，難怪看起來好看了。　　直接撞了個滿懷，甄英雄揉着被那小腦袋頂着生疼的胸口，氣道：“你這倒霉鬼還知道自己的性別不知道？”　　沒形象卻美的冒泡的艾愛一邊揉着頭，一邊認真的回答道：“我是女的，而且是美女。”　　回答的真痛快，甄英雄最服氣的就是艾愛這厚臉皮的功夫，“知道自己是女孩子還要撲過來？！難道你看不出來少爺是男的還是女的嗎？”　　“這個問題我還沒請教，姐夫，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裝傻是吧你個掃把星？！甄英雄眉頭直跳，艾愛這丫頭絕對是個低俗的典型，雖然她長的美麗高貴，卻具備絕對的女流氓潛質。　　見甄英雄皺眉頭，艾愛笑道：“好啦姐夫，人家不是和你開玩笑的嘛，你要是這樣就生氣了，我可真要懷疑你是不是男人了。”　　和艾愛鬥嘴，顯然是不理智的，甄英雄一個爆粒子勺在了艾愛的頭上，打的那丫頭直叫喚。　　“姐夫你真不當自己是男人啊？這麼小心眼兒，居然打本小美女？”　　“打你？我是在提醒你。”無恥的甄少爺擺出一派正經相，咳了一聲，看着捂着腦門疼的眼淚都出來的艾愛，道：“你沒有聽到上課鈴已經響了嗎？上課時間你站在樓道里，作為你的班主任，我難道不應該提醒你一下嗎？”　　“你狠！哼！”　　艾愛不忿的哼了一聲，卻是後退兩步，甄英雄一怔，就見這丫頭抱着腦袋朝自己沖了過來，“哎呀，遲到了，前面的老師讓路，撞到了我可不管！”　　球……球球的，這丫頭真的很低俗啊……　　甄英雄輕輕一閃身，就聽到‘哐當’一聲，小愛同志撞了個空，在全班同學的驚呼中直接頂進了教室，把講桌險些頂翻了。　　“咳，同學們好。”　　“老師好……”　　哎呀球球的，這感覺不錯，甄英雄每回站在講台上，都有一種滿足，不過，台下的學生卻不滿意到了極點，這老師話一落就沒形象的坐到講桌上了。　　先是腦袋撞的發昏的艾愛同志發起了討伐老師的攻勢，“姐夫老師，你這两天都不來上課，發生大事了你知道嗎？”

# 第191章 老師我愛你

　　“大事？什麼大事？”甄英雄愣了下，茫然，這態度更讓下邊的學生不滿了。　　“姐夫老師，因為我們給你面子，不再折騰那些沒品的老師，所以學校平靜了好多，因此，現在學校決定聘請新老師了……”　　給少爺面子？球球的，你們那是斗不過少爺吧？甄英雄看着台下那小愛同志和四小魔女一臉的謙虛表情，心裏不太是味，合著少爺還欠你們人情了啊？沒品的是老師嗎？應該是你們這五個丫頭才對吧？　　“聘請新老師算是大事情嗎？”　　眾學生一聽，幾乎一起鄙視這沒有自知之明的老師，小魔女小君急道：“當然是大事了，姐夫老師，新老師來了之後，很有可能代替你成為我們的班主任啊！”　　代替少爺？為什麼？甄英雄有些不解，不過對於小魔女叫自己姐夫老師倒滿受用的，這幾個丫頭也改口隨和艾愛叫了，不同的丫頭叫出來，享受的感覺也不相同啊。　　“拜託我的姐夫老師，你看看自己這個月的表現。”艾愛沒好氣道：“開學一個月你沒有過一天的全勤，學校所有教師中你的記錄是最差的，沒有新老師的時候你做我們的班主任那是因為沒的選擇，可加入新老師，就代表有人與競爭了，你想，你還能做這個班主任嗎？”　　這話可有些傷少爺自尊了，你這丫頭什麼意思？難道來個老師就比少爺強嗎？偉大的少爺有那麼衰？恩……好象是誒，似乎，只會教自習課的本少爺確實難以坐穩這班主任的位子，即便木子華不說什麼，其他的老師也會有意見的，舌頭根下面能壓死人的。　　到底是甄樂樂向著甄英雄，也只有這丫頭不買小公主的帳，“艾愛，你這話沒有道理！爸……老師他為什麼就會被人比下去啊？”　　說是這麼說，可樂樂也覺得沒底氣。　　甄英雄還是不明白，道：“就算換個老師做你們的班主任，似乎也不算什麼大事情吧？”　　施施急道：“當然是大事情了！難道姐夫老師你不想繼續做我們的班主任了嗎？”　　一怔，下面這些學生怎麼都這麼留戀的望着自己啊？那不舍的眼神，那愛戴的目光，讓甄少爺感動的想要掉眼淚，球球的，少爺這老師好成功啊，居然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和學生建立了這麼深厚的感情……　　到底是小蟬同學誠實啊，一句話，讓感動的想要掉眼淚的甄少爺氣的差點跳下去抽死這群混蛋學生，“姐夫老師，如果你不做我們的班主任，我們會很為難的，新老師肯定不會像你一樣一個月都不來上課，完全不約束我們，而且，也沒有你這麼拉風，如果我們要整新老師的話，你一定會難為我們的，我們很難做耶……”　　“就是啊，老師，你是我們所有男生的偶像啊！”一個瘦弱男生站了起來，他那乾瘦的和老鬼木子華有一拼的三級風都有可能成為風箏一般的體形，讓甄英雄徹底的了解了什麼叫做狐假虎威，“自從老師你做了我的班主任，晚上出來瘋狂也沒有流氓敢欺負我們了，一報您的大名，喝酒都有人搶着買單……”　　少爺揍死你們這群不爭氣的東西！甄英雄看到下面那群學生另類的崇拜模樣，那火，騰騰的，球球的，你們是崇拜黑社會吧？！　　小環也代表女生髮言了，不過人家說話絕對有殺傷力，是溫柔的殺傷力，“是啊姐夫老師，你也是我們女生的偶像，不，是我們喜歡的男人典型，是我們選擇對象的標準，是我們幻想成為現實的真實的白馬……是黑馬王子，我們都舍不得你啊！”　　小丫頭站出來說話的時候那超級豐滿的胸脯子一跳，甄少爺鼻血差點噴出來，一群青春期的小女生一起大叫喜歡你的時候，哪個男人不激動？哪個男人不虛榮，不滿足，能不笑的淫蕩起來啊？少爺我太帥了，一個人居然迷倒了一群小丫頭啊。　　“哦呵呵……，少爺……咳，是老師，老師我也舍不得你們啊，我可愛的學生……”　　四小魔女和她們的大姐大艾愛一看甄英雄笑的口水都要流出來了，鄙視這傢伙不掩飾的同時，也暗笑不已。　　女生固然喜歡英雄，甄英雄除了無恥些，淫蕩些，還就是一個王子的標準，人帥，有錢，雖然是黑道，卻是朗朗市唯一的太子爺，跺跺腳，朗朗市都得地震，喊一嗓子，全省也要顫一顫，如果他做自己的班主任，那親近的機會不就多了，萬一被自己吊上，天啊，神啊，媽媽啊，自己就是義字會的少奶奶了！尤其是，甄英雄這個太子爺，那是相當的拉風！是英雄啊！　　施施‘啪’的一拍巴掌，所有女生立刻高喊，“老師，我們愛你……！！！”　　甄少爺笑的牙都要倒，“哦呵呵……，老師也愛你們……那是相當的愛……”　　那乾瘦男生也‘啪’的拍了一下，所有男生又齊聲大喊，“老師，我們崇拜你……”　　甄少爺胳膊一掄，大板擦將那男生砸了一臉的粉筆沫，“混帳東西，下面帶‘把兒’的放學后全給我去操場撿石頭子！趕跑的，偷懶的，少爺抽死你們！”　　眾男生：“……”　　這老師還真是‘愛憎’分明啊……　　施施又拍了一巴掌，眾女生馬上收起了剛才那卡通的驚訝表情，“老師，做我們的班主任吧……”　　“球球的，那是當然的……”甄英雄應的真痛快。　　艾愛同學無力的嘆了口氣，一盆涼水潑了下來，“自從姐夫老師你當上班主任之後，我們班還一點成績都沒出過，想繼續做班主任容易，但要不被人說閑話難啊……”　　樂樂又不滿意了，在她看來，甄英雄，絕對是完美的存在，“為什麼？爸……老師他是最出色的人，為什麼有人說他的閑話？！”　　好不容易適應了‘爸爸’這個荒唐的稱呼，現在改口叫‘老師’，樂樂是彆扭到家了，一看甄英雄那感動的目光望過來，樂樂這丫頭臉一紅，趕緊低頭。　　也不知樂樂這丫頭到底在羞什麼，球球的，似乎從昨天開始，這丫頭一和少爺說話就臉紅，扭扭捏捏的，這是怎麼回事？　　“只能教自習課這沒什麼，能鎮得住本公主和四個小仙女，姐夫老師做班主任已經有了一定的份量，唯一欠缺的，就是成績了。”艾愛這丫頭一派認真的表情甄少爺還真有點見不習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大事情，如果姐夫老師還想繼續做班主任的話，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帶着我們一起出個成績證明一下你的領導能力了，而最好的機會已經出現了。”　　甄英雄總覺得艾愛和下面的學生笑的很陰壞，而樂樂的一臉茫然證明，掃把星和小魔女們並沒有將這所謂的大事情告訴她。　　這些傢伙，該不是在打什麼壞主意吧？　　“下個星期，是學校的秋季運動會，姐夫老師，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　　海邊，那個叢林深處的莊園，別墅中，依然是那個豪華的卧室，長發的女人依然背對着羅比與一身黑衣裝扮的愛利絲，氣氛，異常的壓抑。　　那個穿着唐裝的白髮老人也在，坐在沙发上，時不時會摸一下自己高高的鼻樑，有些憐愛的看着身旁有些戰戰兢兢的愛利絲。　　“愛利絲，你沒有什麼要解釋的嗎？”冷艷的女人終於說話了，“两天了，完全失去了甄英雄的消息，做為一個暗殺者，你覺得你是不是欠缺我一個解釋呢？”　　愛利絲聽出了女人聲音中的不滿與隱隱的憤怒，想解釋，看了一眼身旁一臉冰冷的羅比，竟然不知道這解釋應該如何開口。　　“夫人，愛利絲並不是個暗殺者……”　　那個似乎是羅比父親的老人淡淡的語調中，雖然有着尊敬，但也有着一個不符合僕人身份的強勢，“她是您的女兒，這是她唯一的身份。”　　愛利絲渾身一顫，有些感激的看了一眼老人，可再次望到母親的背影時，她還是將頭低了下來，害怕，愧疚，像個犯了錯的孩子，極為的自責，“對不起，媽媽，我……”　　“愛利絲，我應該教過你吧？人，只有在無法後悔的時候，才會說對不起。”冷艷女人聲音陡然一沉，“而說對不起的人，都該死！”　　驚恐的愛利絲眼中立刻閃出了淚花，卻絲毫沒有怨恨那女人絕情的意思，只是一種委屈，然後是對自己的責怪。　　“夫人，如果一定要有人為此負責的話，那麼，應該是羅比才對吧？”白髮的強壯老人瞪着羅比的目光中有着憤怒的火焰，“羅比，愛利絲小姐應該還無法掌握獨自暗殺或盯目標的技術吧？甄英雄到底為了什麼失蹤，這應該是你要負責的事情。”　　羅比看也不看那老人一眼，嘴角微微勾起，笑的毫無感情。　　“如果愛利絲不是將修養精神的時間浪費到公園去遊船，而是老實的監視着那間學校，甄英雄，會消失嗎？”冷艷的女人淡淡道：“菲茲傑拉德先生，您今天的火氣似乎很大啊，難道有什麼讓您生氣的事情發生嗎？”　　“如果接下來是對愛利絲小姐的懲罰，那麼，就是我生氣的事情了。”叫做菲茲傑拉德的老人冷冷道：“夫人，如果只是要殺掉甄英雄，那麼，今晚，我就把他的生命了解掉，小姐還很年輕……”　　“難道甄英雄不年輕嗎？”冷艷女人的話一出口，愛利絲身體的顫抖開始加劇，“甄天應該死在我的手裡，而他的兒子，必須死在我的女兒手中，這才是我活在世界上唯一要做的事情，否則，二十年前，我早就應該死去。”　　話語一落，門被突然推開，眾人似乎早就察覺到一般，絲毫沒有驚訝，一金髮的高大中年男人邁着闊步走了進來，氣勢，煞為攝人。　　這人身材高大，長相很是斯文俊朗，眼中卻有一絲強悍與邪氣，金髮倒背，直眉因為憤怒而微微立着，藍色的眼珠與高高的鼻樑證明了他的西方血統，一身白色的西裝，讓他看起來高貴非凡，身後兩個黑人保鏢強壯的讓人顫慄，儘管穿着西服，但那種肌肉跳動的感覺依然強烈。　　菲茲傑拉德見到這中年外國人的同時就站了起來，恭敬的彎下了腰，“歡迎回家，主人。”　　中年男人根本不去看菲茲傑拉德，倒是見到愛利絲的時候怔了下，不過，很快，那微微的驚訝，轉化為了無比的厭惡，鼻息發出不屑的一聲，徑自朝床上的女人走去，而愛利絲，僅僅是望了這中年人一眼，然後迅速低下了頭，眼中，是畏懼，是陌生，還有些……憎恨。　　“冰，我想知道，將我在中國的組織換了個‘冰恨天’的名字，你究竟是什麼意思？！”漢語有些蹩腳，氣勢兇猛，說話的同時，居然從懷裡掏出了一把銀亮的左輪手槍。　　“你還是這麼讓人覺得噁心……”背對着眾人的冷艷女人根本動也未動，厭惡的語氣讓中年男人大怒，可手槍還未抬起，太陽穴上一涼，竟然是被羅比用槍頂住了！　　羅比只是冷酷的笑着，沒有威脅的話語，但那不在乎間流露出來的殺氣，才是最可怕的。　　“羅比，你在做什麼？！”菲茲傑拉德大怒，“你知不知道你的槍口指着的是什麼人？”　　“一個被我叫做主人的男人。”羅比盯着中年男人那布滿了殺氣的眼睛，左手插入懷中，掏出了一棵雪茄，淡淡笑道：“僅此，而已。”　　“羅比・菲茲傑拉德，難道你活夠了嗎？”中年男人氣的渾身發抖，沒有恐懼，只是憤怒，“你居然用槍頂住我的腦袋？！”　　“對不起，我的槍口，只為了夫人而效忠，夫人五步只內，沒有允許，即便是上帝也要繞着走，否則。”羅比似乎就沒將這主人放在眼中，單手點燃雪茄，淡藍的煙霧被吹散之後，羅比的默然讓中年男人渾身一顫，“我的子彈，會穿透上帝的身體，難道，你比上帝還要偉大嗎，我的主人？”　　“放下那把手槍，不然，我的子彈也會穿透你的身體！”菲茲傑拉德明明兩手空空，可右手抬起的時候，一把威力強大的‘沙漠之鷹’已經對準了羅比的腦袋。　　這羅比絕對是個瘋子，居然笑了，完全無視菲茲傑拉德與身後那兩個黑人保鏢的槍口，將雪茄拿在手中，近乎與變態的用力一睜眼睛，“要來試試誰更快嗎？”　　中年男人似乎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居然被個僕人用槍頂着腦袋，這是什麼樣的恥辱啊？有些人認為，高傲，要比生命更有價值，所以，中年男人一聲怒喝，“開槍，殺了這個混蛋！”　　羅比早在中年男人張口的同時將手裡的雪茄丟向了身後那兩個黑人保鏢，而他自己則一個側身，左手一擰中年男人的手腕，槍落，閃到了他身後，槍口，依然頂着中年人的太陽穴，雖然讓對面的菲茲傑拉德無法射擊，卻將後背完全賣給了那兩個就要射擊的黑人保鏢。　　被羅比丟出的雪茄彈到了其中一黑人的臉上，黑人眼也未眨，兩個體型龐大卻動作敏捷的傢伙槍口才抬，就聽得‘撲’的一聲，那雪茄居然自己炸開，一團濃白的煙霧立刻將兩人包圍。　　煙團中，兩道閃光劃過，之後，黑人不動了，愛利絲柔弱的身影從煙霧中走了出來，黑與白的陪襯，是那麼的神秘，愛利絲就像從霧氣中緩緩而來的惡魔之女。　　雖然臉上有恐懼，但手中那把還在滴血的匕首，卻讓那个中年男人產生了一種無力感，這個女孩，居然在一瞬間幹掉了兩個比她強悍不知多少倍的黑人保鏢！　　“好了，你們可以將槍都收拾起來了。”　　冷艷女人終於開口說話了，羅比想也不想變鬆開了中年男人，而菲茲傑拉德則猶豫了下，這才將槍收了起來，同樣，只是手一落，那麼大的一把手槍便消失了一般，動作快的讓人乍舌，連羅比也有些差異，不過他的動作卻慢的可以，又是用手帕擦啊擦的，這才慢吞吞的將槍揣回了懷中，似乎那就是自己心愛女人的化身一般。　　愛利絲根本不敢回頭去看才倒在地上的死人，慌亂的擦了擦匕首，將那兇器放到了桌子上，然後，垂着雙臂，兩隻小手合在一起，手心隱諱卻不停的搓着，彷彿沾了很髒的東西一般。　　那中年男人雖有些意外，卻依然厭惡的打量着愛利絲的時候，冷艷女人的聲音再度響了起來，“羅伯特先生，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件事情，作為利益婚姻，我與你之間是沒有任何感情的，所以，請原諒，我真的很討厭你。”

# 第192章 賣花的魔女

　　“我們之間有婚姻嗎？”羅伯特看了一眼愛利絲，憎惡的再哼一聲，這才坐到了沙发上，雖然不滿，卻真的不敢靠近那床上的女人了，“二十年來，我幾乎忘記了你的樣子，這算是婚姻？”　　“那是你的女人太多了，而我討厭花心的男人，所以，允許你在這個距離和我說話，已經是我可以忍耐的極限了，即便如此，我依然覺得空氣被你討厭的味道污染了。”冷女人淡淡道：“好了，可以說正事了，我很累，所以長話，請務必短說，你從美國飛回來，就是想問我為什麼將你的組織划為己用嗎？”　　羅伯特怒道：“難道我無權過問嗎？！要知道，我才是諾森家族的家主！”　　“我再次更正，羅伯特先生，你的諾森家族是因為我們顏家的幫助才可以在美國的唐人街站住腳跟。”冷艷女人語氣更冷，好象寒風吹過一般，“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幫你得到的，所以，我只是在拿回屬於我的東西而已，如果你只是為了這種無聊的問題而來到這裏的話，現在可以走了。”　　羅伯特氣惱，卻偏偏無法對那女人怎樣，“顏冰，你壯大我們諾森家族，只是為了隱藏，或者說是用我諾森家族包裹你自己的目的，終於暴露了嗎？”　　“不是暴露，關於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否認過，而現在，時機已經到了。”那叫做顏冰的女人冷冷一笑，“二十年了，諾森家族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接下來，我應該拿我的一切，你懂了嗎？朗朗市，義字會，甄英雄，我要讓甄天失去一切……愛利絲，你剛才的表現很好，媽媽再給你一次機會，一個月內，殺掉甄英雄，否則，不要再回來見我，知道了嗎？”　　看到愛利絲在羅比的陪同下走過自己的身邊，羅伯特小聲的咒罵了一句，“野種！”　　愛利絲眼中閃過一道殺機，小拳頭猛的握緊，卻忍耐住了，默默的走出了房間，最後聽到的，是母親對那羅伯特冷冷的一句警告，“羅伯特先生，我同樣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如果你不想失去一切，甚至是生命的話，一個月後，我希望蘇影那女人的組織徹底在唐人街消失……”　　……　　“什麼？今天沒空？樹袋熊，你這麼說，我可不可以理解為你這丫頭在耍少爺啊？昨天是誰說今天沒事情可做的？！”　　甄英雄心情老不爽了，自己特意請了半天的假，當然，是在木子華不在的時候，將一張只寫了‘少爺請假’四個字的請假條放到了他的桌子上，然後溜出了學校。　　隨便在路邊攤了個煎餅做午飯，甄少爺本來打算與闌度會合后，就去找那個叫做羅比的傢伙算帳，誰知道，那頭樹袋熊竟然告訴自己她今天要去為新歌拍什麼MV的外景，沒空。　　溜達在大街上，抬頭看着天空高高掛着的那個耀眼的亮盤子，已經沒有了清蒸一般的火熱能量，暖，配合著微微的清風，這樣的午後太舒服了，很適合睡午覺，這可是白天人們最容易感到疲乏，精神最容易鬆懈的時候，此時去偷襲那兩個同樣是殺手的人簡直最合適不過了，甄英雄不是有自信，因為有些事實根本不需要信心的驗證，那兩個殺手，絕對想不到一直是暗殺目標的自己能知道他們的藏身點，更不會想到自己會大白天的摸過去。　　“喂，可愛的熊，既然你去不了的話，可以把地址告訴少爺嗎？這樣吧，只要你告訴我，少爺就和你約會三次，怎麼樣？”　　甄英雄開始溫柔政策了，但得到的答案很乾脆，“不行，說好了要帶我一起去的。”　　球球的啊！你這熊智商有問題吧？少爺我即是黑社會，也是個殺手，難道要我和你解釋去找人家麻煩還要講究時間的理由嗎？如果什麼都要等你有空，我乾脆直接讓他們殺掉好了！　　“樹袋熊……”　　甄英雄甜膩膩的喊了唐甜甜一聲，電話那面甜甜忍不住打了個機靈，這是什麼語調啊？好麻。　　“幹嗎？”　　“你家住在哪裡……？”　　“啊……？！”甜甜嚇了一跳，還有些羞喜，“討厭啦，哪裡有直接問人家，尤其是問你女朋友的女朋友家在哪裡的？太唐突了，我怎麼能告訴你我就住在公主花園七號別墅呢？也不可能告訴你我家的鑰匙就壓在大門左側第三個花盆的下面，我絕對不會期待你也在我的床上擺放一千一百一十一朵玫瑰花的，更不會說你不給我製造一個驚喜我就不告訴你那兩個人的藏身處，對了，我的房間在二樓左轉最里側，我家沒有男士拖鞋，你可以選擇自帶一雙……”　　汗，簌簌的，球球的，你這還算不告訴嗎？太詳細了吧？簡直是變相的勒索！少爺憑什麼給你製造個驚喜啊？！　　甄英雄心裏是不滿意，嘴上卻沒說，“恩，你放心，你要的驚喜一定會有的，是一定。”　　放下電話，甄英雄望着眼前的這家玩具商店，笑的那個陰險啊，死樹袋熊，害的少爺再次成為了無全勤記錄的混蛋老師，是要付出代價的！要不送你一個驚，本少爺自己就喜不起來！　　“老闆，有怪物盒嗎？恩，嚇人用的，對，要外觀最漂亮，裏面跳出來的東西最嚇人的那種……”　　……　　“喂，闌度，抓老鼠的遊戲取消了，那該死的樹袋熊居然放少爺的鴿子，我？我正無聊的在街上溜達，看有沒有賣花的丫頭呢……花店？我附近沒有，小艾那丫頭居然沒有給我的‘瓢蟲’做保養，昨天直接開到4S店了，少爺現在沒車不太方便。”甄英雄抱着那個包裝精美的大盒子，一邊左右張望着，一邊講着電話，“接我？不用，就當是飯後助消化的運動吧，現在剛好溜達到時代廣場，這裏總有不少賣花丫頭的，買一籃子玫瑰花，少爺要去給樹袋熊送一個驚喜，球球的，非給她點教訓不可，恩，就這樣……哇，發現目標，掛了！”　　甄少爺眼睛夠亮的，一眼就發現了時代廣場的噴泉池旁邊，有個背對着自己，挎着籃子賣花的小丫頭，似乎正在和一對情侶推銷自己的花，不過，那男的好象很頭疼的樣子，而那女的怎麼一臉的感動，還要哭似的？　　“喂，小姑娘，你的花我全要……啊！小蟬，怎麼是你？！”　　甄英雄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球球的，怪不得剛才看到她腦袋上這超大個的蝴蝶結就覺得眼熟呢，這可是小蟬的標誌，不過上午在學校見到的時候還是紅色的，現在換了一條粉紅的，一時沒反應過來！　　“啊……，姐夫老師，好巧啊，你怎麼會在這裏？”一臉天真小蟬明顯被嚇了一跳，左顧右盼，好象作賊似的不敢看甄英雄的眼睛，那花籃子也悄悄的朝身後藏。　　恩，有鬼！這丫頭肯定有事情，全寫的臉上了，從早上開始就覺得不對勁的甄英雄臉一拉，“小蟬同學，你大中午的不休息，跑到這裏來賣花，難道很缺零用錢嗎？你的家庭條件很差嗎？”　　“不是啦，那個，其實……”小蟬突然一指甄英雄身後，“有野豬！”　　見甄英雄頭一動，小蟬同學撒腿就跑，卻發現手腕被死死拽住了，那個尷尬啊，見甄英雄冷笑着望着自己，想溜都溜不掉的小蟬同學急的差點哭了。　　“野豬？”甄英雄嘿嘿一笑，邪惡道：“老師我小學時候玩剩下的，你還想糊弄我？”　　小蟬同學額頭冒汗，“姐……姐夫老師好厲害，那麼小的時候就學會這麼高深的騙人本領了……”　　“不用拍我馬屁……”　　我這是拍你馬屁呢嗎？！小蟬心裏大罵，你這壞傢伙還真是臉皮厚的可以啊。　　“你到底為什麼來賣花？！不要和我說你家境貧寒！”　　球球的，爺爺是道上四大長老之一，孫女能缺零用錢嗎？　　“我看這丫頭缺錢缺瘋了，就差去搶了！”那剛才被小蟬纏住的青年氣道：“你是她的老師？那正好，趕快帶她回去教導一番，一朵玫瑰賣一百塊，說什麼是為貧苦學生募捐的一種形式，我靠，編造個理由她還成了偉大的奉獻者了，現在的小女生太沒素質……”　　少爺的學生你也敢罵，那我面子何在啊？甄英雄臉一陰，明顯的護犢子，那青年沒想到一個長相斯文的老師居然有這麼可怕的氣勢，話沒說完便嚇的說不下去了，這老師好象要楱人的樣子啊。　　那女青年沒看到甄英雄的臉，卻很不滿意男朋友的態度，對小蟬一笑，從她的籃子里掏出一支玫瑰，同時遞過一張百圓大鈔，拍了拍小蟬的頭，“你這姑娘真是有愛心，太讓人感動了……這位老師，您實在太會教導學生了，不要理這個混蛋，小妹妹，繼續努力，呵呵，拜拜……”　　雖然是第一次被人當面誇獎偉大的職業，可甄英雄那個汗啊，有沒有搞錯？一百一朵的玫瑰，真有人挨了宰還說謝謝的？！這年代有多少這樣的大肥羊啊？少爺怎麼碰不上？！　　看到走遠的那對情侶，甄英雄一把擰住甜蜜憨笑已經變的無恥陰險，一派小人得志模樣的小蟬的耳朵，“臭丫頭，說，是不是小愛那倒霉的丫頭教你這麼做的？那流氓痞子女在哪呢？！”　　“姐夫老師，你怎麼知道是大姐大要我們……啊！”小蟬猛然發覺到自己說走了嘴，趕快捂住，可甄少爺的嘴角已經勾了起來。　　“我們？這個詞很奇怪啊。”甄英雄的笑讓小蟬勾起了自己被他打屁股時的恐怖回憶，“還有誰？施丫頭，小環，小君，她們在哪？你們跑到這裏賣花騙錢到底是什麼目的？！”　　甄英雄問話的同時已經將花籃子搶了過來，然後把自己買的準備送給甜甜的禮物放在了籃子中，還別說，簡直是量身訂做的一般，玫瑰禮盒，太配了，“罪證少爺……老師沒收了，趕緊給我交代你們到底有什麼目的！你不想被我在這個地方打屁屁吧？”　　不要臉的甄少爺一點不覺得假公濟私是錯誤的，理直氣壯，還有些佔到小便宜的得意，沒花錢，一籃子花到手了，把這個看起來很浪漫的禮物放到樹袋熊的床上，那結果……讓人期待啊。　　小蟬同學怕啊，三十幾朵玫瑰就這麼沒了倒沒啥，可讓自己交代目的，那不就等於背叛了組織啊？可不交代……自己的小屁股就要受苦了，小蟬同學眼淚快要掉下來的時候，救星，終於出現了！　　“呦……！姐夫……，好巧哦……”　　“呦你個頭！”甄英雄一手拎着籃子，一手再次抓住要跑的小蟬，轉身對走過來的小愛同學質問道：“掃把星，你到底玩什麼？屁股痒痒了吧？”　　小愛同學好象要去看外婆的小紅帽一般，戴了個紅色的棒球帽，柔順到可以吸引整條大街長腿生物的秀髮用一條紅色的髮帶束縛住，精神熠熠，左臂也挎着個花籃，聽到甄英雄的話，這絕對的轉世剋星右手拍着自己撅起的小屁股，當真是臉皮厚的超越了城牆啊，“真有些癢呢，姐夫，要不你給本小美女撓一撓？”　　哇……，大姐大好厲害……！　　甄英雄實在想不明白，艾愛身後的施施，小環，小君那崇拜的目光有什麼根據，難道不要臉也值得崇拜或者羡慕嗎？　　“球球的，家裡裝的好象是馬桶吧？”甄英雄雖然拿艾愛的厚臉皮沒轍，好在自己也不是臉嫩的主兒，“小愛同學，以疼止癢是最好的辦法了，不過，你不是想蹲在馬桶上大小便吧？那樣會把馬桶濺髒的，難道，你很想刷廁所嗎？那我倒不介意成全你的。”　　看到甄英雄單手也能攥出指響來，小公主與小魔女臉色全變了，這個姐夫老師絕對不是正常人，大街上打姑娘屁股這種事情，未必就是他做不出來的。　　“姐夫，我們就是在課餘時間賣花而已，不算違反學校紀律吧？”　　一句話就把甄少爺給問啞巴了，學校有紀律的嗎？少爺似乎就知道每天的上下班時間啊……　　見到甄英雄那臉的尷尬，小愛同學更得意了，“也對哦，姐夫自己就把教師紀律破壞的差不多了，當然是不曉得學校的校規什麼的。”　　“少廢話！”甄英雄多厚的臉皮也會有惱羞成怒的時候，“倒霉丫頭，你賣花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一百塊一朵？你們簡直是最惡劣的羅嗦！”　　“賣花賣花，當然是拿花換錢嘍……”　　小公主大人說話總有四個丫頭點頭認可，好象是真理似的，甄英雄那是相當的鬱悶，好象無理取鬧的人是他一樣，“你們誰是缺錢的主兒？倒霉鬼，中午放學的時候我才給了你一個禮拜的零用錢吧？”　　“太少了，加上我自己的存款，也不過一個月的零用錢而已……”　　球球的，這丫頭不是認真的吧？一個月五千塊只是零用錢而已，還不算這丫頭的衣食住行，五千塊少嗎？！少爺這麼大的人物，中午飯就只吃了一個煎餅果子啊，還是一個雞蛋的……　　“你們要那麼多錢做什麼？”　　“秘密！”　　五個丫頭一起回答了甄英雄，顯然，從一開始就串通過啊！　　“老師我對秘密很感興趣，不說的話，可是要飆的！”赤裸裸的威脅啊。　　“哦呵呵……，姐夫，今天你可拿本小美女沒轍……”小愛同學笑的比甄英雄還壞，“如果再不放開小蟬的話，要倒霉滴……可是姐夫你哦……”　　球球的，嚇唬少爺呢？甄英雄哈哈大笑，“看來你們幾個丫頭確實屁屁癢了，三天沒打，就想上房接瓦了，欠扁！”　　“姐妹們，預備――”　　甄英雄和小蟬都愣了，不知道艾愛突然喊了聲‘預備’是要做什麼，卻見到四個丫頭一起深吸了口氣。　　“強姦啊……！非禮啊……！這裡有耍流氓的……！！！”　　四張小嘴巴同時吼叫，那是什麼效果？廣場上落着的鴿子全飛了，嚇的啊。　　我靠！！！哪裡有強姦的非禮的耍流氓的？！甄英雄被這幾個丫頭一起尖叫的超聲波震的耳膜直顫，再看到眾路人都在尋找那個流氓，趕緊將小蟬的手放開，我的神啊，這幾個丫頭還真夠狠的。　　“撤退……！”　　甄英雄一愣的功夫，小愛同學已經拉着同樣好奇在尋找流氓的小蟬撒腿跑掉了，其餘三小魔女緊跟在後，儼然就是個露怯跑路的小組織啊，廣場中間幾隻剛才沒有受到驚嚇的白鴿也飛了。　　球球的，居然用這種方法開溜！甄英雄想追，可他卻不是傻瓜，小愛這招是沒有任何缺陷的完美陷阱，這要是追上去，明明沒有流氓，也變的有了，一個大男人追着五個漂亮小丫頭，說他不是流氓都沒人信。

# 第193章 巧合的巧合

　　見路人還朝這裏張望呢，甄少爺整理了一下錶情，雖然心惶惶，卻裝的鎮定自若，如此大方，你們總不能將少爺看成耍流氓吧？　　“流氓？流氓在哪呢？！我是警察，剛才是誰說看到流氓了？！”　　一個甜美清脆的女聲傳了過來，如黃鶯般讓人有種享受感覺，可甄少爺卻打了個超級大的冷戰，球球的，不會吧？這個聲音是……白果！　　……　　“呵呵，世界上真的有這麼巧合的事情嗎？是該說我們運氣，還是該說甄英雄倒霉呢？”　　望着不遠處的甄英雄，一個叼着雪茄的冷漠男人笑的很是彆扭，但可以看的出，他是真的很開心，表情陰冷一肅，對身邊的金髮女孩道：“愛利絲，上課時間到了。”　　“是，羅比老師。”　　這兩人，赫然就是超級殺手羅比與超級菜鳥殺手愛利絲！　　愛利絲將手中的飲料瓶子輕輕的放在了座位上，然後熟練的將散着的那帶着波浪的金色長發束起盤在腦後，淑女一般的她立刻換了種颯爽氣質。　　墨綠色的休閑褲，松垮垮的白色秋毛衣，如此陽光美貌的女孩子，誰能想象的到，她竟是個殺手呢？愛利絲撩起了秋毛衣的大掛帽，將金黃色的頭髮完全的遮掩了，即將殺人，她有些像做壞事的孩子，心虛。　　愛利絲與羅比不過才回到朗朗市而已，因為不知道甄英雄的下落，因此想到了這個廣場，過去，甄英雄不是在這裏與女朋友約會過嗎？只是抱着碰碰運氣的僥倖想法罷了。　　剛才聽到幾個丫頭大聲的喊有人耍流氓，愛利絲一時好奇，走過來瞧瞧，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聽到‘流氓’兩個字就會想到甄英雄那個傢伙，可這一看……　　……　　噴泉池突然激射出水柱，池子正中，那最大的噴水口製造了一朵巨大的水的花朵，水簾如此清澈，風兒清爽無比，較為靠近這裏的幾隻才落下的鴿子因為受到驚嚇再度飛起，拍動翅膀的聲音，飄落的羽毛，小小的廣場也能產生一種米蘭浪漫的異國錯覺，簡直太有情調了。　　白果呆了，如此的環境中，她看到了甄英雄。　　陽光下，白色的闊領鬆口體恤白的耀眼，雖然松垮，卻讓他精神中帶着一份儒雅，黑色的休閑褲，白色的平底休閑鞋，隨意而自然的着裝，簡單而不浮夸的單調色彩，配合著那張斯文俊朗的臉，好帥，完全沒有了平日那種流氓氣，他的手中，居然還拎着一個花籃，是……象徵愛情的玫瑰花！　　這一刻，白果幾乎懷疑自己是不是到了夢境中，甄英雄，居然這麼的浪漫，自己約他到這裡是來審問他的，可現在……　　噴泉，白鴿，飄落的羽毛，玫瑰，花籃，籃子中的禮品盒，還有那望着自己的英俊王子，白果陶醉了，一切的聲音都被水聲與鴿子揮動翅膀的聲音覆蓋了，耳朵里，似乎響起了最美最柔情的音樂，天啊，這感覺，就是戀愛的味道嗎？好浪漫，好甜蜜，有驚喜，有悸動，讓人情不自禁的想要撲到那傢伙的懷中。　　白果的眼睛都有些模糊了，太感動了，早上發了那麼大的脾氣，她只認為甄英雄不敢不來，卻沒想到他如此體貼，已經為自己準備了驚喜，原來，他是真的喜歡自己的，白果，現在就是一個嘗到了幸福味道的小女人……　　甄英雄全嚇傻了，球球的，不是吧？為什麼白果會出現在這裏？她是超人還是机械戰警啊，怎麼一聽到有人喊耍流氓立刻就為了城市的正義而現身啊？那不存在的神啊，這丫頭不是把少爺我當成流氓了吧？　　……依照過去的經驗，這丫頭下面一定是撲過來，然後大喊要把少爺這流氓東西抓到監獄去吧？甄英雄額頭的冷汗簌簌的下來了，溜掉嗎？　　兩個人現在雖然各有心思，雖是同樣的驚訝震撼，卻絕對是迥然相反的感受，可在外人眼中，卻是郎才女貌，如電影電視劇中那浪漫的邂逅鏡頭一般，讓人期待，讓人羡慕，讓人情不自禁的將他們當做了主角，不少人停下腳步，注視着他們。　　愛情的白痴少爺根本忘了自己手上拿着對女人擁有最大殺傷力的武器，想溜卻不敢溜的一猶豫，白果已經撲了過來，甄少爺本來就心虛，一咬牙，一閉眼，球球的，少爺我認命了，情人老婆，要蹂躪，儘管來吧，誰讓少爺忘了你早上打電話說什麼來呢……　　“死流氓……”　　恩？這稱呼是沒錯，可喊的味道怎麼有些無力啊？情人老婆是不是中午沒吃飯，餓的……甄少爺正亂猜亂想呢，臉蛋上一軟，溫香入鼻，忙睜開眼睛，卻是被白果吻了。　　白果羞的都抬不起頭來了，自己居然大着膽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吻了這個被自己稱為流氓的男人，好羞，“我早上對你那麼凶，你還對我這麼好，我……這花很漂亮……”不太習慣如何表達感情的白果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感激甄英雄給她的驚喜與浪漫，彷彿方才那外在的環境與氣氛都是這個男人刻意營造的一般。　　花？甄少爺看着小鳥依人靠偎在自己身前的白果，看到她從自己受里接過的花籃，愣了一下，這才醒過神來，這花，不是剛才從小蟬那小魔女手裡沒收的嗎？　　白果抬起那對秀美的眸子，哪裡還記得自己是來做什麼的啊？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於是情意款款道：“死流氓，你為什麼不說話啊？”　　說話？說什麼？甄英雄心話道了，少爺最想說的一句話是，情人老婆，你為什麼出現在這裏，不過……少爺要是說了，肯定被你削一頓。　　甄英雄看的出來，小白同志是被玫瑰花給迷惑了，已經有些哄女人經驗的甄少爺可是個機會把握者，雖然不知道自己那種感覺是不是叫做喜歡白果，但甄少爺卻知道自己不會放過讓白果感動，高興，開心……還有被自己佔便宜的好機會，“情人老婆，只要你喜歡，不要說玫瑰，星星我也能送你……，哦呵呵……，誰讓少爺這麼疼你呢？”　　不說話還好，一說話就有些齷齪的流氓氣，不過，這才是甄英雄，白果在某種程度已經適應了這個男人，將花籃塞給甄英雄，取出裏面的盒子，一邊拆開包裝，一邊甜蜜的笑問道：“這個是盒子裏面是什麼禮物？”　　盒子？正在得意的甄少爺一怔，盒子？！我的球球啊，那個是……　　“不要告訴我！”白果突然用話截住了正要阻攔她的甄英雄，那幸福卻強勢的表情讓甄英雄一怔。　　白果還以為甄英雄是要告訴她盒子里是什麼樣的浪漫禮物呢，笑嘻嘻的說道：“我自己看才有驚喜不是嗎？”　　驚就一定有，但喜肯定沒有，我的祖宗啊，那盒子不是給你的！甄少爺想說卻不知道怎麼說，如果告訴白果這盒子是送給其她女人的，這丫頭非當場掏出槍來和自己急了不可。　　看到白果的手已經撥開了盒子的卡扣，終究是個感情外行的甄英雄‘咕嚕’的咽了口唾沫，一時之間，完全想不到緊急應對的策略了，球球的，情人老婆，是你不要我告訴你的，不能怪少爺啊……　　……　　黑色的勞斯萊斯幻影LWB緩緩的停靠在了路邊，黑色的玻璃窗神秘感十足，是財富，身份，地位的象徵，是所有路人羡慕到只能是夢想的存在。　　無人看的到，車內，一個金髮美女靠着一側車門，靠躺在後排的座位上，用自己抬起的膝蓋做支點托住沉重的槍身，槍口，隔着另一側的玻璃，瞄準着距離汽車五十米左右的甄英雄的腦袋。　　羅比坐在駕駛位上，叼着雪茄，卻沒有點燃，聽着車裡播放的幽雅古典樂曲，笑着，很猙獰的笑着，“愛利絲，三百米以內的狙擊，你還從未失手過，這是你第一次在這樣距離，或者說，是甄英雄第一次給了我們如此一個暗殺的機會，我想，這次，你更不會失手的，對嗎？在這裏，甄英雄絕對感覺不到被狙擊的殺氣，正對女人獻媚的他是不會設防的，來吧，一槍打爆他的頭，然後，夫人會為你感到驕傲的。”　　愛利絲眼中是迷茫與不解，深吸了一口氣，鼻尖有細細的汗珠，手卻連輕微的抖動都沒有，心理的掙扎與生理的冷靜是那麼的矛盾，“那個女人，好象不是他的女朋友吧？”　　“花心的男人更沒有生存的必要，不是嗎？”　　羅比說這話的時候很是驕傲，不知道他究竟在得意什麼。　　“可是，那女人很幸福，很開心啊，如果我殺了甄英雄，她一定會難過吧？那她，不是會像媽媽那樣……”　　“愛利絲！”　　羅比突然喝了一聲，怒道：“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愛利絲嚇了一跳，“對不起，羅比老師，我……”　　“不殺了甄英雄，你永遠也不會得到你母親的認可。”羅比冷冷的說道：“夫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人，所以，她的女兒也應該同樣的出色，愛利絲，想要向你的母親證明這一點的，不是你自己嗎？那你還猶豫什麼？我不想總是和你重複同一個問題，殺手，只是瞄準與扣動扳機，解決自己的目標，你的幻想與天真什麼時候才可以變成扣動的扳機的力量？！”　　愛利絲閉目片刻，猛的睜開眼睛，藍寶石般的眼珠射出一道拋棄了一切的堅定，“我，會讓媽媽認可我的存在，這一次，我不會再失手！”　　多麼好的氣勢啊，羅比笑了，這一次，他想不到甄英雄還有什麼可以活下來的理由，五十米的距離，即便是自己，若成為了愛利絲的目標，在現在的這個情況下，也是必死無疑啊。　　“甄英雄，對不起，但是，請你……去死吧！”　　愛利絲第一次沒有猶豫的扣動了扳機，子彈穿透玻璃幾乎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目標，甄英雄的腦袋。　　開槍前的剎那，愛利絲的感覺是良好的，扣動扳機的剎那，愛利絲的感覺，是悔恨的，茫然的，而子彈滑出槍膛的剎那，愛利絲的感覺，是震驚的，天啊，甄英雄他竟然……　　“啊……！！！”　　白果滿心期待的打開了那個盒子，結果，盒中猛然彈出的，竟是一個吐着舌頭，流着鼻涕，做着鬼臉的豬頭，那條不知是什麼料質的又長又厚的舌頭軟軟的，涼涼的，還有些滑膩，似乎真的一般舔過了白果的臉！　　盒子好象燙手似的被白果飛了起來，捧臉的一聲尖叫愣把閉眼不忍心看下去的甄少爺嚇了老大的一跳，原地一顫之後利馬下意識去接那盒子的時候，耳邊一陣破風之聲，臉蛋似乎被火熱的東西滑過，有些灼熱，接着，那即將被自己接到的怪物盒不符合地心引力的原理，居然懸空落下的過程中突然嗑到了東西一般改變了掉落的軌跡，而且發出了一聲輕微的物體碰撞聲！　　腦中電光一閃，甄英雄心裏猛然一跳，媽的，是子彈！如果沒有被白果嚇一跳而挪動腳步來接怪物盒的話，中彈的不會是盒子，而是，自己的腦袋！　　甄英雄用勁全力來收取自己正在做着的動作的同時，大腦飛速的運轉了起來，這是一種本能，一種殺手後天用身體，用意識磨練出來的本能！　　是金色子彈殺手嗎？為什麼？為什麼少爺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被狙擊的鎖定感覺呢？沒有槍聲，周圍也沒有尖叫，瞄的很准，卻沒有殺氣……是近距離的步槍射擊！　　甄英雄分析的同時，已經將白果摟在了懷中，作為一個接受過殺手培訓的人，甄少爺十分清楚，狙擊手在近距離射擊的時候，心態會異常放鬆，因為使用的武器是方便瞄準的狙擊步槍，殺人，就如同切菜一般容易，便不會有那種精神高度集中的鎖定感覺，這麼說的話，殺手，就在很近的距離範圍內！　　這裡是廣場，附近沒有為這種近距離射擊做掩護的建築物，子彈是從自己身子斜後方向射來的，而能掩護着一把大威力的狙擊步槍，在射擊子彈的時候卻不被人發現的藏身狙擊點，就只有……那輛停靠在路邊的，黑色的勞斯萊斯！　　甄英雄兩個轉身間，心思卻運轉了不知多少，只一瞬間，已經找到了元兇，他冰冷而凌厲的目光，直接射到了車內，射到了羅比與愛利絲的心中。　　好銳利，好有氣勢的眼神，那是……殺氣！愛利絲從瞄準鏡中看到了甄英雄，看到了他在瞪着自己，就好象面對面的，赤裸裸的瞪着自己，天啊，他發現了！為什麼？為什麼自己那樣的一槍他也躲的開？！　　愛利絲突然有一種強大的挫敗感，卻聽到羅比大喝道：“愛利絲，不要走神，開槍，即便無法殺了他，也要阻止他，他已經察覺到我們了，不能讓他纏上我們，更不能讓他有機會打電話，否則義字會會立刻將整座城市監控起來！射擊，他和他的女人，無論擊中誰都可以！”　　羅比的反應與決斷，都讓人覺得恐怖，但他卻不了解甄英雄，甄少爺，從來沒有想過依賴組織，撕開這二十年來暗殺秘密的面紗並不是甄少爺最關心的，他只想將那藏在影子中的敵人挖出來，不知不覺間，神秘的殺手已經成了最讓甄少爺憎恨的敵人，即便無恥，即便流氓，也想光明正大的捶他折磨他，這就是甄少爺心裏想的。　　白果根本不知道有人在朝這裏開槍，被甄英雄摟在懷裡轉着圈，還以為這傢伙是奸計得逞，要和自己親熱或者奚落自己呢，“你居然嚇我！討厭啊流氓，放開我，不要這樣！”　　不這樣？難道你想變篩子啊？發現了目標，甄英雄已經可以感覺到飛來子彈的軌跡了，但距離太近，子彈的速度又快的驚人，甄少爺抱着白果，一個翻身躍起，居然是朝着噴泉池撲倒過去！　　“啊……”　　“情人老婆，借你手槍用用！”　　白果嚇的正在尖叫呢，聞言更驚，剛才好好的氣氛，你小子先整個怪物盒嚇本小姐，本小姐還沒罵你呢，你竟然朝水池子裏面跳？這都不說，現在你個死流氓還要搶槍？！　　要罵的話還沒出口，‘嗤’的一聲，白果傻了，掉入水前的剎那，她清楚的看到了突然出現痛苦表情的甄英雄，肩膀飛濺起一串鮮紅的血花……是殺手出現了！　　“撲通！”　　兩人落水，濺起粗粗的水柱，池水立刻涌了出來，眾人還未回過神來，愛利絲的精神才有鬆懈，“嗵”的一聲，還在盪着巨大波濤的水中猛然跳出一個人來。

# 第194章 不安的躁動

　　好快，跑的好快！似乎比跳出水池時那些落下的水珠還要快，愛利絲無法相信，那是什麼速度？他真的是剛掉到水中嗎？剛才，明明射中他了啊！　　羅比也驚訝不小，卻並不如何着急，還像在教育學生一般，“不要發愣，開槍！”　　愛利絲一驚，“是……啊！”　　“砰！”　　一聲槍響，愛利絲的狙擊步槍脫手掉落了，渾身的顫抖說明了她是多麼恐懼，左側臉頰，好燙，好疼，幾根髮絲掉落在手上，隱隱有燒焦的味道，戰慄着，眼角抽動着微微轉頭，自己腦袋左側一點點的地方，一個彈孔，還冒着青煙。　　甄英雄在車前二十米處停住了腳步，單臂舉着槍，冷冷的望着這輛豪華的汽車，似乎通過玻璃上的那個彈孔，可以看到裏面的人一般，左肩，雖是擦傷，卻還是流了不少的血，白色的體恤已經濕透，混合著水，染了一片的顏色，而垂着左手臂的甄英雄，握着拳頭，絲毫感覺不到疼痛一般，嘴角雖然勾起，卻只讓人覺得冷酷，發梢的水珠掉落，他的眼睛卻一眨未眨。　　愛利絲居然連手指也不敢動，彷彿稍稍有些動作，子彈，就會穿透自己的腦袋一般，臉上痛了，卻不敢憤怒，自己，居然被那個男人的氣勢完全的壓住了。　　“這是第幾次了？”　　甄英雄突然問了如此一句，愛利絲愣了，剛從水裡鑽出來，好象落湯雞一般，才止住咳嗽，卻被水戧的眼淚橫流的白果，也愣了。　　廣場上，鴿子飛舞盤旋，幾根羽毛隨風飄浮着，行人在尖叫，在逃竄，製造了混亂的甄英雄卻看不到一般，依然抬着槍。　　好專業的舉槍姿勢，雖然只是隨意的站着，但抬着的胳膊，沒有一點的顫抖，白果雖然開槍很少，卻對射擊有一定的認識，加上原野經常吹噓、講解他的實戰槍法，所以白果只看了這一眼，心裏便不單是驚訝了，還有些疑惑與氣憤。　　甄英雄曾經對自己說過謊，他並非不會用槍，相反，還是個用槍的高手！子彈貫穿了那輛汽車的玻璃，馬路的對面，卻沒有行人倒下！那是巧合嗎？！不是！上次在城南，殺手狙擊的天台，那個值得懷疑的小缺口，果然是他做的好事，甄英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槍法，又干什麼故意的掩飾呢？　　羅比是唯一沒有驚慌的人，反更加的冷靜了，笑着點燃了雪茄，吐出一口淡藍煙霧，然後猛的吹散，卻沒有了其他的動作。　　甄英雄也笑了，似乎可以感覺到羅比在做什麼一般，“怎麼？如此鎮定，你覺得這次，少爺還會讓你們跑掉嗎？羅比……先生。”　　愛利絲沒想到吊郎當的甄英雄居然有如此沉着冷靜甚至是可怕的一面，他已經猜到了自己二人的身份啊！　　驚恐的望向羅比，這種局面是從未發生過的，愛利絲完全不懂得如何去應對。　　“愛利絲小姐，請坐好。”　　羅比還在笑，但他眼神的冰冷讓愛利絲覺得熟悉而又陌生，那是，完全沒有感情的冷，是比地獄還要凄涼的孤獨的冷，沒有生氣，沒有殺機，卻異常恐怖，“看來，甄英雄的命，要由我為您代勞了。”　　愛利絲一怔，車子發出一聲平時沒有聽到過的響動，猛的向前射出，羅比還是第一次如此猛烈的起步啊。　　“球球的，想跑嗎？正合我意啊。”甄英雄一笑，倒是不慌張，一槍打爆了右後胎，見那汽車居然划著龍拖着車身跑上了主路，又一槍打爆了左後胎，這才撒腿追去，“情人老婆，太危險了，你留在這裏等我回來！”　　“等你回來？危險？”白果辛苦的從水裡爬出來，衣服濕透裹水，好象背着重重的麻袋，真不知道甄英雄是怎麼拖着那種負擔從水裡跳出來，又是怎麼跑那麼快的，“你有沒有搞錯？！我才是警察！那應該是我的台詞！”　　白果喊過之後才發現，甄英雄已經翻上了主路，奔跑速度嚇人的去追那輛不可能開的太遠的汽車了，“死流氓，搶我手槍，我抓你！”　　掏出手機想要報警，卻發現這电子產品已經泡水不能用了，白果氣啊，眼看着甄英雄越跑越遠，她猶豫了，去追甄英雄，還是找電話報警？　　看到左手腕上的‘玫瑰色戀人’，看着那紅色的寶石，白果磨了磨小白牙，小拳頭緊緊的握着，直到顫抖，“混蛋，受傷了就不要逞能！你要是死了，本小姐追到地獄也要和你算帳！”　　手機拽到了地上，女警花朝着甄英雄追過引起混亂的地方跑去，儘管，沉重的負擔讓她跑的不快，但每一步，都是那麼的堅定。　　……　　朗朗市西郊一靠海的風景別墅區……　　“點心，點心？點心……！！！”　　“啊……？！干什麼啊，臭臭，嚇了我一跳。”　　甜甜看着好不容易才回過神來的一心，嘆了口氣，轉頭望着不滿意場景的MV導演與小憐正在和工作人員商量着什麼，有些後悔，早知道今天無法拍，還不如不來呢。　　“點心，你從剛才開始，就有些魂不守舍的，怎麼了？不舒服嗎？”甜甜從車裡的小冰箱中取出一瓶紅茶，走到靠在商務車上對着手機發獃的一心身旁，一邊將吸管插到瓶口中，一邊壞笑道：“不會是思春了吧？”　　“你才思春呢！”小艾同志狠狠的回了一句之後，精神又是一餒，本來就毫無精神的臉色更顯蒼白，語氣中有很大的不安，“從剛才開始，我突然覺得心理很不塌實，似乎，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是，很不好的事情吧，我總覺得自己心跳的很快……啊！你幹嗎？！”　　小艾話沒說完，甜甜居然將臉蛋貼在了一心高聳的胸脯上，咬着吸管，一本正經道：“我幫你診斷下，看看心跳是不是快啊……”　　“是感覺，是感覺啦！”小艾用力推開甜甜的頭，又沒了精神，眉頭緊鎖，甜甜終於知道一心是真的很不安了，“我……從方才開始，一直在打他的電話，可是，總沒有人接聽，我想問問小愛，但那丫頭的電話也突然關機了，方才她還給我來了電話，說那傢伙要欺負她的……”　　“巧合，是巧合啦，也許他們的手機剛好沒有電了呢？或者，是小愛那丫頭正折騰他呢吧，呵呵。”唐甜甜不久前才和甄英雄通的電話，倒是有些自信，再說，他又不可能知道那個羅比藏身的地方，不去和那種人交手，應該是不可能有危險的吧？　　小愛看着右手腕上的紅寶石手鏈，憂心重重的樣子讓人憐愛，“希望吧。”　　“你是太累了，快上車吧，反正那些傢伙也不知道要商量到什麼時候，你先回車上睡一覺好了。”甜甜笑着將一心推到了車上，“如果有事情，我會叫醒你的，女人的睡眠，可是美麗的保證哦……”　　小艾苦笑着搖了搖頭，但那種不塌實的感覺，似乎真的需要用睡眠來逃避了。　　“YY，你沒事的，對嗎……”　　……　　“英雄還沒有回來嗎？”　　甄天很意外，從來不會主動走進自己辦公室的三國怎麼過來了？　　這丫頭只穿着睡衣，居然還赤着足，頭髮蓬鬆，明顯是剛從床上爬起來的。　　“寶貝丫頭，你不是睡午覺去了嗎？怎麼這個模樣來找爸爸啊？”甄天似乎才和誰通過電話，放下話機，就要給寶貝女兒泡茶。　　三國抱腿坐到沙发上，還有些沒睡醒的模樣，眼神惺忪，可愛的打了個哈哧，“爸爸，我想見英雄，您把他叫回來。”　　甄天一怔，笑道：“那臭小子現在要上班的，我怎麼能說把他喊回來就喊回來呢？”　　“不管，反正我想見他。”甄三國是撒嬌，卻很強勢，“爸爸，你把他喊回來吧，現在應該還不是上課的時間吧？樂樂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早就去上學了，櫻桃還被您關着，我好悶，我向您你保證，我就是看英雄一眼，絕對不攔他去上班好不好？”　　“為什麼呢？”甄天笑着拍了拍三國的頭，“只為了看一眼就讓他來回的跑上一趟，你不怕他生氣啊？等他一下班我就叫他回來，好嗎？乖，這麼大了不要撒嬌了，繼續去睡你的午覺吧，不然會長黑眼圈的。”　　“我剛才，做了一個可怕的夢……”三國喃喃的嘟囔了兩句，似乎清醒了一些，自己也覺得好笑，“算了，只是個夢，爸爸，記得他下班叫他回來哦，我去睡午覺了，呵呵……”　　看着三國帶上了門板，甄天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拿起桌子上妻子的照片，眼神凝了起來，“三國這丫頭也有同樣不安的感覺嗎？到底是怎麼回事？英雄那小子又請假了，到底滾到哪裡去了？”　　輕輕放下照片，卻猛的拿起了電話，“嘯鳴，給我去找少爺，恩，動員你所有的人手……”　　……　　距離時代廣場近一公里的一條窄巷中，那輛勞斯萊斯已經撞的破爛不堪，白果追到這裏的時候，雖然有不少圍觀者，卻沒發現甄英雄，沒有搏鬥過的痕迹，是棄車逃跑了嗎？甄英雄呢？去追了？窮寇莫追，他是白痴嗎？！　　如果殺手是那個羅比，那麼應該還有一個人吧，兩個殺手都應該有槍，甄英雄只有一個人，而且已經用掉了三顆子彈，形勢，非常的不利啊。　　聽着附近有槍聲斷續響起，白果的心都揪了起來，這該死的地方有多條大樓間隙的窄巷，大樓風吹過，很難判斷槍響的具體位置和方向啊！　　槍響，終於停止了，白果心中好怕，難道，已經結束了嗎？　　白果的心完全牽繫在甄英雄的下落與處境上，卻沒有發現，她身後的人群中，五個身影正在偷偷的窺視着她。　　“大姐大，剛才我沒有看錯吧？姐夫老師他真的開槍了！好帥哦……”小蟬同學小聲卻興奮的話語得到了其她幾個小魔女的認可。　　“是啊是啊，姐夫老師超級帥！我將來一定找他那樣的男人，看這輛車被他整的多慘啊。”施施這丫頭大概是個很有破壞慾望的女孩子。　　“最厲害的就是他把這個女警察丟到水裡去那下子了，真酷，好象是為了躲子彈吧？這麼愛護女人的男人，去哪裡找啊。”小環確實太早熟了點。　　“大姐大就幸福了，居然可以和姐夫老師同居，不過好奇怪，我們跟那女警察追到這裏，怎麼都沒有見到姐夫老師啊……”小君一臉的羡慕。　　“你們花痴發夠了沒有？”　　四小魔女齊驚，往日，如果有女生說喜歡甄英雄那樣的男人時，大姐大肯定會笑的很囂張很得意的，可現在她……　　艾愛鎖着眉頭，一臉的冷漠中掛着擔憂，這個表情，並不該屬於只有十六歲的女孩子，更不應該出現這個平時沒有正經的女孩子臉上，“那輛汽車……價值上千萬……”　　上千萬的汽車？四小魔女一怔，不知道艾愛突然提汽車做什麼。　　“姐夫的肩膀受了傷，應該是被車裡的人用槍射到的。”艾愛表情冷的像冰，有些怨恨的說道：“開着上千萬汽車的人朝姐夫開槍，證明了什麼難道你們還不懂嗎？”　　“對方家很有錢！”四小魔女的回答讓艾愛想哭，四個沒大腦的丫頭啊。　　“你們說的已經是毋庸質疑的了。”艾愛望着手心裏那顆在廣場上揀到的金色彈頭，又看了看前面的白果再次奔跑起來，語氣一沉，“對方有深厚的背景，卻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要我姐夫的命！”　　四小魔女同時愣住了。　　握緊了小拳頭，艾愛深吸了一口氣，“姐夫，你還欠我四十五天的腳丫沒洗，不要賴啊……”

# 第195章 英雄VS羅比

　　樓與樓之間，穿過的風，呼嘯着，好猛，好冷，尤其是裹着殺氣的風，更讓人有一種骨頭冰涼的似乎脆掉了，彷彿突然間的動作就會讓體內的骨頭粉碎成沫一般的感覺。　　三個人，站在這個充滿了殺氣的旋渦中，僵持着，氣氛，緊張而怪異。　　甄英雄呼呼的喘着氣，跑了太遠，浸透水的衣服是沉重的負擔，浪費了他太多的體力，左大腿和右上臂有子彈的擦傷，流血不多，但可想剛剛的驚險。　　愛利絲用帽子遮掩着極有特點的金黃色頭髮，微微低頭，擋住了容貌，使得甄英雄完全看不到她的真面目，從她那起伏的消瘦雙肩可以判斷，儘管很細，但她也在喘息，只是不知道，她是累的，還是被這該死的殺氣壓迫的，沒有手槍的她，一直在羅比的掩護保護下帶路而逃，或者說，是故意引甄英雄來到這個地方。　　羅比叼着已經滅了的雪茄，右手揣在褲袋中，系著扣子的西服下擺隨風飄着，左手抻拉着領帶結，並借開了白色襯衫最上面的一顆扣子，紅色的領帶是斯文的象徵，不過，在他的身上，甄英雄只感覺到了被壓抑的狂燥與嗜血的悸動，這個男人，在追逐戰並不利的逃竄角色中，居然一絲的狼狽感覺都沒有。　　球球的，終於見到了，就是這個傢伙三番五次的朝着自己放黑槍嗎？儘管女孩的敵對氣勢要強一些，但甄英雄卻只盯着羅比在打量，沒有殺氣，但內涵的能量卻可以從他的輕鬆清楚的感知到，能做到這一點的殺手，已經遠遠的超越了木子華吧？　　甄英雄驚訝之餘，已經不在去猜測對方的實力，或者去假設自己與他的差距了，完全，完全的沒有必要，這個人很強，也許，是自己見過的最強，只看他身上沒有一點傷痕就足以證明他的可怕，如果是他在追自己，恐怕，少爺已經死了吧？　　甄英雄就是有這個感覺。　　追逐中的槍戰之後，子彈，全部打空了，剩下來的，將是肉搏戰了。　　這才是真正的殺手，甄英雄心裏有些顫慄，很清楚的他的厲害，卻完全的看不透，害怕，似乎並丟人，不過，害怕，並不等於退縮，甄英雄更清楚的感覺到了自己血液的沸騰。　　“呼……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　　甄英雄突然大笑了起來，愛利絲實在想不明白，這個白痴一路被自己引到這裏，二對一，他的體力還有明顯的虧損，有什麼可笑的？　　“甄英雄，你在笑什麼？”　　羅比卻沒有絲毫的驚訝，笑着，卻並沒有疑問的口吻，是嘲諷，是奚落，還有些失望，“我一直覺得你是個厲害的角色，儘管，我並不認為你值得死在我手中，卻還是有些失望，作為一個殺手，你是不及格的，但是你的槍法確實不錯，而且，開槍追逐的同時還在計算我槍中的子彈，很厲害。”　　“如果這是誇獎，那麼少爺我很感謝，如果這是在變相的吹噓自己，那麼，你應該去吃些大便，去清楚的認知自己是何族類。”甄英雄做了兩個深呼吸，儘管說話沒有了喘息，但胸口的起伏卻依然沒有恢復正常，且說話之低俗，讓愛利絲聽了都臉紅，太沒素質了，“我笑，是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認為少爺是個白痴，我笑，還因為我看到了你這張臉，記得在城南那次事件時，你說過，我們會有見面的時候，現在，終於見到了，你果然是個面目可憎的東西，我想，不活捉了你，你是不會告訴我為什麼要把我甄家父子當成獵物的，對嗎？”　　羅比似乎聽到了什麼笑話一般，大笑道：“抓我？甄英雄，莫說你沒有這個能力，即便有，現在的你，也不足已做我的對手，左肩膀的傷，你浪費掉的體力，你現在連從我手中溜走的力量都沒有，用些低俗的話語就想激怒我，打倒我嗎？你很幼稚，所以我才說，你不是個合格的殺手。”　　“低俗話語？我不覺得，只是對你真心的讚美而已。”甄英雄的胸口依然起伏不定，說話又開始喘了，看來想要徹的恢復，並不是短時間的事情，負重跑的一千多米，有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的，“你是想說，我為了追上你而浪費了體力嗎？”　　愛利絲有些懷疑甄英雄的遲鈍，難道他這個時候才發覺羅比為什麼跑嗎？作為殺手，羅比從來不會輕視敵人，他不會講究什麼光明正大，殺，不殺，這是唯一的行為準則，浪費甄英雄的體力，不過是在擺脫眾人的視線之後，殺的時候更輕鬆，更容易些罷了，這個男人，是真正的魔鬼。　　“愛利絲小姐，請您退後幾步等我，我會讓甄英雄老實的在您面前跪倒的，當然……”羅比轉望向甄英雄，自信而冰冷的笑道：“是一個活着的甄英雄。”　　愛利絲一怔，將掏出的匕首塞回了懷中，看了一眼甄英雄，慢慢走向了巷口，退出了可能被攻擊的範圍，有些讓她惱恨的是，甄英雄，居然看都不曾看她一眼，完全無視自己的存在啊！　　甄少爺沒看嗎？是沒明着看！身高有一米七左右，身材似乎不錯，應該是小艾級別的，極品，球球的，為啥要擋着臉啊？失望……　　甄英雄不想放愛利絲走，直覺告訴他，這個女人，才是解開二十年暗殺秘密的關鍵，不過，羅比，顯然不會給自己那樣的機會，那個女人站在巷口，即便自己制服了羅比，也不可能抓到那女人了，她要逃跑，實在是太容易，選擇這樣的一個環境，那丫頭的頭腦還是很好的。　　不過……甄少爺嘴角一勾，通常最容易的事情，也可能是最難的，在做一道一加一等於二的數學題時，一般人是不會去重新驗算的，少爺，可以將那個加號晃動為乘號……　　一個實力恐怖的男人，一個看起來像個流氓卻深藏不露的男人，究竟誰會活着走出這條巷子呢？雖然剛才的追逐槍戰並沒有分出勝負，但做為一個高傲的殺手，羅比一定很鬱悶吧？　　愛利絲很好奇，卻知道，這裏，是那兩個人的戰場，自己只可以看着，等待着羅比將甄英雄打倒送到自己的面前，然後由自己去結束他的生命，雖然有些不甘，但愛利絲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打的過甄英雄的，而羅比，更不喜歡與人分享他的‘獵物’，甄英雄，也許會被羅比殺掉吧，儘管，羅比說要活捉甄英雄，可在愛利絲的記憶中，羅比，從來沒有過對人手下留情的記錄。　　不用看也知道，愛利絲已經走到了巷口，羅比笑道：“真正的殺手，是不講究殺人手段的，任何可以利用的資源都不該放過，那才是對自己的負責，呵呵，甄英雄，你應該知道吧？如果你剛才就撲上來糾纏愛利絲小姐，不讓她有脫身的機會，那我就會有分神的負擔，形式不利的，是我才對。”　　“利用女人的男人是最沒品的男人，少爺我一直覺得，我是個好男人。”甄英雄將沒有子彈的手槍抬了起來，對着羅比的頭，很得意的笑着，“殺手，要合理利用任何資源，這一點，我承認，但少爺不是個殺手，不過，也喜歡利用些資源，呵呵，有件事情我要謝謝你。”　　“哦？”羅比的手槍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也在指着甄英雄了，“是什麼樣的事情呢？”　　甄英雄嘿嘿一笑，“謝謝你跑到這樣的地方來，因為，這裏，沒有少爺的負擔。”　　甄英雄笑的很認真，很得意，是從心裏發出的笑聲，羅比一怔，猛然想到了那個和甄英雄在一起的女警察，突然，有了一種被利用的羞辱感，難道，這小子是故意讓自己浪費他的體力，然後甩開那個女警察嗎？！　　羞惱之後，是冷酷的嘲弄，“甄英雄，你真的很特別，該怎麼說呢？從某個方面，我們真是有着相同的地方，不過……你還是太愚蠢了！”　　羅比話語才落，已然將那手槍丟了過來，而同一時間，甄英雄做了同樣的動作。　　愛利絲還在驚訝，似乎沒有看到自己剛剛還在期待的打鬥一般，她的心，有些莫名的被動搖或者說是震動了，那個流氓男人所以跟着自己跑到這裏，並不是白痴，也不是想故意的消耗體力，原來，他只是怕槍戰傷害到那個女人……　　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在身體里流動，愛利絲的手，有些顫抖，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那麼想，是嫉妒，或者是羡慕嗎？為什麼，那個女人會是幸福的，卻沒有任何人願意為自己做這樣的事情呢？哪怕，只是小小的一點關心也好啊，好想體會到那種被人發自真心疼愛在乎的感覺……　　甄英雄右拳轟向羅比，而羅比，居然在兩人即將相會之時，以右腳跟為軸，壓低了身子，犹如喝多酒一般旋轉了半圈，好飄逸，避過了甄英雄的拳頭，撞到了他的懷中，右肘斜後向上發力，頂在了甄英雄的胸口上。　　甄英雄右胸口吃了一記肘擊，濕透的衣服被撞濺出的水珠證明了這一擊的力道有多麼沉重猛烈，胸腔之中亂成一團，翻騰，卻忍住，同樣是肘擊，甄英雄擊空的右臂向下一沉，手肘砸到了羅比的肩膀上，不過，羅比早有察覺，身子再一沉，減緩了衝擊，反身橫掃甄英雄小腿，甄少爺側身而倒。　　好快的動作！甄英雄一直對自己打架的功夫很有自信，但面對羅比，只有兩招，那種自信居然動搖了，媽的，這傢伙真的是人嗎？為什麼不用看也知道自己的動作呢？　　甄英雄一咬牙，不計較落地的姿勢，也沒必要去計較，懸空跌倒的瞬間，他硬生生的擰轉重心，左腿朝着還沒有起身的羅比砸去，目標，他那條沒收起的右腿！　　快，又是那樣，羅比似乎可以預知動作一般，左腳蹬地，貼着地面彈出了甄英雄的攻擊範圍。　　這腳踢空了那後果可是很嚴重的，砸到了地面上，甄少爺只覺得自己的腿都要斷了，球球的，這麼打下去，先盯不住的，肯定是少爺我啊。　　羅比站起身來，看着甄英雄艱難的從地上站了起來，猙獰的一笑，“不要這麼快就躺下，否則，我的期待不是落空？”多輕蔑的表情啊。　　甄英雄臉上一痛，吃了一拳，見到羅比那張瘋狂的臉，甄少爺厭惡到了極點，瘋狂的拳頭如雨點般的襲來，甄少爺卻只有招架的份。　　感覺不對，羅比的攻擊動作很快，但只是防守的甄英雄卻將打向要害部位的拳打腳踢通通扛住了，偶爾中拳，也是無關緊要的部位，更奇怪的是，他只是在防守，完全的防守好象主動的在挨打。　　羅比並沒有輕視甄英雄，選擇不使用武器，僅僅是想活捉了這個身體狀態處於劣勢的男人，然後交由愛利絲親自下手而已。　　作為一個殺手，拳腳功夫這種只有正大光明面對目標的時候才可能派上用場的技能並非最重要的，但羅比卻非常自信，速度，力量，技巧，經驗，搏擊的所有要點，他全部具備，雖然佔著上風，打倒甄英雄也不過是時間問題，但羅比心中竟有一種不安，隨着甄英雄一次一次的倒地，然後一次一次的爬起來，看到他嘴角的血水被一次一次的擦抹掉，羅比那種不安，也在逐漸加劇。　　愛利絲沒想到甄英雄是這麼的弱，居然全無還手之力，白色的上衣滿是血跡，無法攻擊，只是頑強的抵抗，這小子如果只有這點能力，又為什麼要追上來？送死嗎？他被打的好慘，愛利絲竟有一種不忍心了。　　羅比再次故意暴露了個空當，甄英雄明明可以用左拳擊中自己面門的，但他又一次錯過了，沒有反擊，羅比的不安已經讓明知道不可以煩躁的他情緒開始躁動了，殺手的直覺告訴他，活捉甄英雄是很不理智的行為，但羅比的高傲頑強的抗拒着那荒謬的直覺，他非常討厭甄英雄，就在剛剛，那種討厭，已經擴張了N多倍，這個低俗的流氓會比自己更強更聰明嗎？　　瘋狂的攻擊中，防守終於被完全放棄了，甄英雄拼着右臉挨上一拳，右拳重重的轟在了羅比的心窩上。　　羅比吃痛退了兩步，而甄英雄挨了這一拳，站着都有些吃力了，垂着雙臂，大口大口的喘息着，抓緊這難得的空當休息，一口血水吐在地上，他居然還能笑的出來，而且，笑的那麼自信與得意，“怎麼，才挨了一拳就不行了嗎？不要讓少爺的期待落空啊！”輕蔑的表情與對白還給了羅比。　　羅比用手背撣了撣中拳的胸口，嘴上一直叼着的雪茄終於吐到了地上，“甄英雄，你這是在自殺！”　　“錯了，呵呵。”甄英雄擦掉眼角的血，笑道：“少爺是不會輸的，而且，會贏的徹底。”　　羅比活動了下肩膀，再次擺出要攻擊的架勢，“你身上的衣服濕透，踢腿都費勁，還有贏的機會嗎？你應該清楚吧？如果我要殺你的話，你已經死了無數次！”　　“但你想活捉我，所以註定你要輸。”甄英雄也擺好架勢，但這個架勢，卻讓巷子口的愛利絲一怔，“少爺會讓你知道，殺手不是神，有的時候，就是個大白痴！”　　甄英雄的架勢很怪，右拳擋在前面，左拳收在身後，一般人會這樣做嗎？甄英雄並不是左撇子啊，愛利絲從剛才開始就覺得哪裡怪怪的，現在看到這個靜止的動作，終於反應過來了，這個姿勢有問題！　　羅比在教導自己搏擊術的時候雖然沒有刻意的強調過，但每個起手的姿勢都是用左手來掩飾右手的動作，換言之，對於熟練使用右手的人，攻擊力要遠高過左手，所以，左手的作用，大多時候是虛招迷惑對方或者架擋對方攻擊，從而為右手尋找攻擊機會，因此起手勢，基本都是右手埋伏在後，以蓄攢力道攻擊。　　愛利絲現在終於恍悟了，大驚失色中，目光已經盯到了甄英雄的左拳，從剛才開始，這個傢伙並非只防不攻，右拳在前，卻不單是防守，也不純是掩護，還負責着尋找空擋去攻擊，而只有左臂，才是從一開始就完全處於防守狀態，即便羅比有天大的空當，他也沒有攻擊過，甚至防守也在迴避着，可以擋住的一些不具備太大殺傷力的攻擊他是故意放棄抵抗的！這隻能證明，他的左手，在忌諱什麼，所以，他不是無法攻擊，而是……不能攻擊！　　羅比正要撲上來的時候，甄英雄嘴角的勾起完全不像個失敗者，正在此時，一聲甜美清脆的呼喝傳了過來，“羅比老師，小心，甄英雄的左手裡有秘密！”

# 第196章 可怕的無恥

　　羅比一驚，但終歸是經驗豐富的殺手，聽到愛利絲提到左手，從剛才開始那奇怪的感覺立刻得到的解答，停住了前沖的腳步，沒有笑，也笑不出來了，表情，陰冷的可怕，似乎他的殺氣讓風都變的更冷了。　　“唔呼……”甄英雄嘆了口氣，嘿嘿一笑，一臉的狡猾終於不再掩飾了，“沒想到這麼快就露餡了，哦呵呵……，少爺覺得還可以再頂上一小會兒呢，有些可惜，不過，未必就是失敗。”　　羅比的眼，冷冷的盯着甄英雄的左手，現在的他不單是醒悟過來甄英雄的左手從來沒有過攻擊，仔細的回想一番，似乎，從開始到現在，他都是握着緊握着拳頭，而且很自然的讓那拳頭消失在自己的視線中，無論是談話還是打鬥，都是如此，“甄英雄，你的手裡，是什麼？”　　“你一定在奇怪吧？少爺從一開始就被你揍，其實是很無奈的，說實話，我沒有把握打贏你，更沒把握殺了你。”甄英雄沒有回答羅比這個問題，卻難得誠實的坦白兩人之間的實力差距，但他那得意的表情怎麼看怎麼是對別人的一種侮辱，“可是，從一開始，少爺就說，我要的，是完全的勝利，也許，身上的濕衣服是個負擔，也許，脫了它我也打不贏你……不，是不敗的本少爺即便打贏了你，也不可能抓住那隻小菜鳥……”　　小菜鳥？是說我嗎？愛利絲氣啊，身上沒槍，不然非射爛你那張嘴不可！我像鳥嗎？　　羅比的表情卻更嚴肅了，額頭那爆起的青筋也可以讓人知道他憤怒的程度，那種再次被耍了羞辱感狠狠刺痛了這個高傲殺手的自尊心，“甄英雄，你太狂妄了。”　　“狂妄有的時候被理解為自信，而自信，是能力的一種體現。”甄英雄抬頭望着高高的樓房，淡然一笑，“現在的社會，真是不可思議啊，人可以居住在那麼高的地方，相隔萬里也能相互聊天，即便迷路，只要手機還開着，也會有人來救的，那個東西叫什麼來着……好象是什麼球球的定位吧……”　　甄英雄呲牙一笑，伸出的左手突然打開，赫然是個小巧的手機，而且，還處於通話狀態！　　“怕別人有電話打進來發出提示聲音會露餡，少爺所以追你這麼遠，就是在設定這該死的東西……”　　羅比那不安的感覺終於爆發了，而愛利絲，顯然還沒有納過悶來。　　“現在你該知道少爺為什麼跳到水裡就立刻出來了吧？因為，少爺不想弄濕了自己的手機，在左手入水之前就急着躥出來，只是想封殺你們逃跑的機會，白痴！”甄英雄自信的笑讓他的狼狽完全消失了，那是一種勝利者的姿態，愛利絲似乎明白一些什麼了，這個男人，真的好可怕啊，“少爺身上濕透了，沒有地方藏手機，卻也不能單手將衣服脫掉，不然不就是在告訴你們我有貓膩嗎？所以只能拖着沉重的負擔被你揍，不過，少爺一想到以後就能每天揍你，倒也不覺得冤枉，哦呵呵……”　　甄英雄將手機輕輕放到地上，脫掉了自己的上衣，擦了一把臉，依然在笑，但那氣勢，卻讓愛利絲打冷戰，“義字會的大牢，比監獄的，要舒服多了！”　　愛利絲看到甄英雄赤裸的上身，大羞，想要轉頭，但目光，卻被震驚的吸引了，甄英雄那結實而充滿力量，卻並不粗壯的身體，布滿了傷痕，有些似乎還很新，那些傷痕，讓現在氣勢陡然不同的甄英雄看上去更加的強悍，但讓愛利絲絕對接受不了的是，那個不要臉的流氓一點不珍惜那攝人氣勢，居然……居然在下流的脫褲子！　　“愛利絲，不要愣着，快走，去‘棲息地’等我！”　　棲息地？甄英雄一怔，難道就是那隻樹袋熊所說的他們藏身的地點？　　羅比知道甄英雄並不是有暴露傾向的變態，他脫衣服，是要解除沉重的負擔，開玩笑，這樣的機會是絕對不能給他的，那個電話所以處在通話狀態，就是在將這裏的對話傳到另一端，方便救援找到這裏的同時也在錄音吧，“活捉甄英雄有些困難了，看來，他的命，只能由我來結束了。”　　羅比臭屁的發言之後，將外套脫掉，一把無護柄的日本短刀變魔術似的出現在他手上，“甄英雄，納命來吧！”　　“球球的，武俠片嗎？這是什麼台詞啊？”甄英雄淡嘴的功夫又開始了，面對衝過來的羅比，面對那把閃閃的短刀，這位少爺一點沒有感到危險的意識，還抱着那套濕衣服笑呢。　　愛利絲雖然想走，但眼前瞬間發生的一切，讓她呆住了，不會是真的吧？聽說，羅比老師那把短刀殺死的第一個人，就是教他刀法的師傅啊，可是，面對甄英雄卻……　　“武器，不一定只有刀才是最好的，殺手，有的時候就是太古板了。”甄英雄在羅比距自己五米開外的時候，雙腿左右分踢，“看招，會飛的鞋子！”　　會飛的鞋子？愛利絲汗都下來了，明明是你踢飛出去的。　　“你是在耍寶嗎？！”羅比沒有傻到在這個距離為了兩隻鞋子而變換出大動作，被現在的只穿了一條大內褲的甄英雄找到空當可不是鬧着玩的，所以，他僅僅是用雙臂一擋頭臉。　　這是你自找的，王八蛋，看招，甄少爺的必殺技之――蒙頭蓋臉！　　愛利絲真的沒見過這麼不入流的打法，那流氓，居然用自己的上衣罩向了羅比的腦袋！他當這是什麼？完全是沒有技術含量的地痞打架嗎？　　羅比為了擋鞋子，用手擋住視線不過瞬間，但就是這個瞬間，甄英雄在沒有前兆動作的情況下將衣服罩來，雖然無恥，但羅比卻知道，這並不是隨便一個人就能做到的，他對時機的把握太可怕了。　　衣服蒙到羅比腦袋上的時候，甄英雄沒有絲毫的停留，一步邁出，好強的爆發力，只一步助力，居然跳的那麼高，那麼猛！　　甄英雄一膝撞頂在被裹住腦袋上的羅比的下巴上，儘管反應奇快的羅比在被包住頭的時候已經將重心后調，這一下依然挨的不輕，卻沒有倒下，可才站住腳步，小腹遭到重力錘擊一般，居然是才落地的甄英雄一個左腿側踹。　　羅比依然倒退腳步減緩着受力，甄英雄就像吃了興奮劑一般，丁點機會也不留給羅比，趁他看不到的時候窮追猛打，再次一步躍起，跳起來的感覺像是在飛，左腳腳尖也再次踢中羅比小腹，不等身子下落，右腳也踢在相同的位置。　　羅比同一地方連糟三次重擊，終於是扛不住那巨痛，后傾的重心因為上身蜷縮而無法繼續後退，甄英雄左腳踩到羅比的大腿上，以此借力，身體後仰中一個擰身，似乎將所有的力道甩到了右腳上，羅比的腦側重重的吃了這一腳，身子原地旋轉了一周，險險的就要倒下，不過甄英雄的攻擊還是沒有結束，雙腳左手同時撐住地面，並絲毫沒有停留的發力向前躥去，一腦袋，還是頂到了羅比的小腹上，這次，羅比再也站不住了，身體向後倒去的時候，那裹在腦袋上的濕透的上衣終於掉落了，羅比口中噴出的那口血嚇壞了愛利絲。　　愛利絲已經忘了要逃，僅僅是一瞬間，僅僅是幾秒鐘而已，甄英雄連續的三次攻擊，四次傷到了羅比的同一個位置，只因為羅比的頭被他的衣服罩住了，那個流氓，太厲害了，自從自己有記憶以來，羅比就沒有摔倒過，更不要說吐血了。　　羅比的爆怒細胞徹底的被點燃了，兩眼血紅的他沒有停留，甄英雄那超級機會把握者也不會讓他停留，翻身而起的同時一刀劃出，而甄英雄，犹如看不到一般，居然將那條脫下來的褲子當做武器甩來。　　“啪……！”　　帶着水音，羅比的胳膊與臉，似乎被鞭子抽到了一般，好疼，是褲子浸水泡濕的緣故！匕首脫手飛出，羅比的動作完全敞開了，此刻，他終於知道甄英雄不是個地道的流氓了，這小子，充分的利用着身邊所有可以利用的東西，哪怕是他的濕衣服！他的痞氣與流氓手段掩飾了他那縝密到滴水不露的心機，好可怕的傢伙！　　“啊！”　　一聲大喝，甄英雄用盡全力的一拳悶在了第一次完全露出破綻的羅比的臉上，牙齒飛了一顆，激戰中，甄英雄無法確認具體是哪顆，鼻子塌陷了一半，口水，血水，好象噁心的花朵在空中綻放，眼球上翻，疼痛幾乎感覺不到了，羅比覺得自己的意識似乎在逐漸消失，好猛烈的一拳……　　“吼！”　　終究不是常人，羅比強大的意志力不允許就自己就這樣失敗，藉著后倒之勢，右腿猛然抬起，朝天一腳，甄英雄下巴中招，身子拔地而起，兩人幾乎同時摔倒在地。　　“羅比老師！”　　愛利絲掏出短匕首就要衝過來幫忙，她看的出來，羅比受傷不輕，但同樣，甄英雄也到了極限，本來就體力不足的他受傷要比羅比重的多。　　“愛利絲，為什麼還不走？！”羅比強悍的從地上站了起來，喘息劇烈，顯然在和身體的痛苦進行着抗擊，甄英雄這次真的是佩服他了，挨了自己那麼重一拳，居然還沒昏倒，而自己，身體好重，再打下去，怕真的會死在他們手裡啊。　　羅比盯着甄英雄，卻是對愛利絲喝道：“甄英雄的命由我來取，你趕快離開！不然……”　　“很遺憾的告訴你，沒有不然，現在，她已經走不了了。”　　風兒吹過，一個冷冰冰卻陌生的聲音穿過了小巷。　　羅比大驚，甄英雄笑了，而愛利絲，完全的傻了，自己的後腦，被個很硬的東西頂住了，那籠罩着自己，甚至侵襲到自己身體中的寒冷氣息是……殺氣！悄無聲息，卻突然爆發的殺氣！　　“呦……朋友，似乎，我來的還不晚。”一金髮美男很臭屁的撥了下頭髮，從愛利絲的背後晃出了身子，“有些塞車，有點難找，久等了。”　　羅比望着那一身白色運動服的金髮外國人，有驚異，有擔憂，還有一點，恐懼……　　臉色很差，羅比終於失去了平日里的鎮定自若，那個金髮男人是，甄英雄的頭號手下，或者說是他最好的朋友，闌度！　　“甄英雄，我不得不承認，這一次，我完全被你算計了。”羅比從上衣口袋中摸出一棵雪茄，點燃，吐着煙霧，似乎放棄了打鬥，看着闌度用槍口頂着愛利絲朝自己走過來，淡淡道：“你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抓愛利絲小姐吧？故意不去注意她，其實是讓我們鬆懈這方面的防備，你是我目前遇到過的最難對付的對手。”　　低着頭，帽子將面貌完全掩飾，渾身簌簌而抖的愛利絲聞言，大驚，自己剛才還在納悶為什麼他不來注意自己，原來恰恰相反，你與羅比纏鬥這麼久，他設計了那麼多手段，其實都是為了抓自己！　　“那女的是個菜鳥，但她的價值應該比你高的多了。”甄英雄揉着被踢的生疼的下巴，笑道：“你們兩個都是少爺的獵物，我承認你很厲害，作為一個殺手，你比我強，但是，我們並不是同一類，獅子老虎比人強壯可怕，還不是一樣被關到動物園？因為，它們的智商，比起人類來，就是白痴。”　　甄英雄是在變相的罵人，可羅比卻不再生氣，剛才，就是因為被這傢伙不經意間的挑起了怒火，用很微妙的心理戰術將自己勾到了他的陷阱中，同樣的錯誤，不能再犯了，對付甄英雄這樣的人，他的頭腦，比他的拳頭更需要防範。　　羅比笑着吐了口濃煙，沒有人注意到，愛利絲的眼神在這一刻閃過一道異彩。

# 第197章 闌度搞什麼

　　“如果你口中的獅子是我的話，那麼，我也感謝你對我的誇獎。”羅比也將開始甄英雄對他說過的話還了回去，“但如果你這是變相的吹噓自己，那麼，你終究會成為獅子的獵物！”　　甄英雄猛然察覺到不對勁，只見羅比突然轉身將那吸了兩口的雪茄超着闌度丟去，“愛利絲，上課的時間到了！”　　“闌度，小心！”　　羅比與甄英雄幾乎在同一時間發出了訊息，闌度與甄英雄相識數年，彼此了解程度可謂到了不需要語言交流的程度，所謂的危險，應該是那根雪茄吧？　　闌度迅速換左手持槍，右手摸進口袋中，竟是抓了一把小鋼珠，猛然丟出去，與那雪茄相撞，‘撲’的一聲，白色煙霧形成了一個球體，然後在小範圍內飛速擴散。　　球球的，雪茄居然做的和煙霧彈似的，你小子不怕抽煙嘬過了嗆着啊？甄英雄見羅比朝着闌度衝去，也彈身而出，卻先是一個翻滾將羅比脫手掉落的匕首拾了起來。　　羅比大驚，沒想到闌度的反應那麼快，竟然用一把小鋼珠當作散彈槍使用，那雪茄裡面包裹的東西遇到衝擊就會爆開，可那團煙霧卻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闌度和愛利絲，還在煙霧之外，而自己的視線卻被封住了！　　“愛利絲！”　　愛利絲也沒想到闌度竟然識破了雪茄的秘密，還能在瞬間找到應對的辦法，本來有些心涼，聽到羅比的呼喝，身體下意識的做出了反應，低身，躲過槍口，雙腿盤蹲反身，一個很女性化的姿勢，緊閉雙眼，咬緊牙關，根本不敢抬頭去看，左手握住匕首，右手托住手柄底，自下斜上刺去，相當狠辣的一招，很像在朗朗電視台的時候，賴玉和刺中甄英雄的那一刀。　　“小姐，即便你是女人，我也不會放鬆警惕的，這一招，還是用在心地比較純潔的人身上吧。”　　愛利絲心都涼了，握刀的左手腕被死死的箍住，很疼，只是被這樣的攥着，似乎全身的力道都被制住了，腦門一涼，闌度的手槍，再一次頂住了她。　　難道，會死嗎？還是被活捉？愛利絲那種絕望的感覺讓她近乎崩潰，有對母親的愧疚，有對甄英雄的恐懼，媽媽一定會對我徹底的失望吧？甄英雄，又會怎樣折磨自己呢？　　愛利絲內心突然空白了，想到冰冷的母親與可怕的甄英雄，愛利絲反而有了一種現在就這樣死掉的慾望，沒有殺掉甄英雄，母親一定會很不高興的，一定會討厭愛利絲的，如果自己現在死了，母親一定會為了我而哭泣吧？如果愛利絲死了，甄英雄，還是什麼都無法知道，要終日生活在恐懼中！這是自己可以為母親做的最後的事情了！愛利絲的決心讓人無法理解，是愚蠢的，但無疑，那也是堅定的，於是，她毅然抬起了頭……　　“剛才那個叫羅比的混蛋應該說過吧？”闌度的眼睛一直盯着幾步之外的煙霧，興奮的笑容就像看到了老鼠的貓，羅比穿出煙霧的時候，就是他的心臟被子彈穿透的時候，感覺到被攥住的手腕再次爆發掙扎的力道，闌度毫不留情的加大了手勁，“真正的殺手，是不講究殺人手段的，敵人只是敵人，沒有男女的分別，很遺憾，在我的身上，是沒有那愚蠢的騎士精神的，所以，你的反抗，只是在自討苦吃……”　　笑着的闌度說到此處的時候，得意的向下瞥了一眼，可就是這一眼，連愛利絲也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所有的力量都無濟於事，愛利絲本來已經放棄了，當她傷心失望，懊悔氣餒的眼神，通過那雙藍寶石一般的眼睛，與闌度的目光相處的時候，闌度彷彿傻掉了，如同被雷轟到一般的傻掉了。　　右手突然鬆開了，彷彿被針刺到了一般，愛利絲只用殘留的餘力，在自己也沒反應過來的情況下，將鋒利的匕首送入了闌度的小腹中，儘管，肌肉本能收縮，但匕首還是入肉達半個刀身。　　闌度似乎感覺不到疼痛一般，愣愣的看着愛利絲，眼神中，有了些驚喜，有了些愛憐，還有一些無可置信的興奮，很反常，殺氣沒有了，氣勢消失了，他好象突然變成了弱智一般傻呼呼的，“愛……愛莎……你……你是愛莎……”　　聲音在顫抖，卻是難以壓抑的喜悅，血，流到了愛利絲的手上，愛莎？這是一個很陌生的稱呼，偏偏，愛利絲有些熟悉的感覺，有些迷茫，但當她看到闌度朝着自己伸過手來，本就被血嚇到的愛利絲一聲輕呼，用力拉回了匕首，血如泉涌，闌度身體向後一仰，勉強着，掙扎着，沒有摔倒。　　“愛莎……你認不出我了嗎？”　　闌度左手捂着小腹，血從指縫止不住的流出，滴落在地，右手拉開領口，露出胸膛，心臟位置，一個觸目驚心的槍傷讓愛利絲毛骨悚然，天啊，子彈擊中了心臟也可以生存下來嗎？　　“是我……愛莎，這麼多年，我一直在找你……啊！”　　愛利絲嚇了一跳，竟然是羅比突然出現，用胳膊卡撞到闌度的脖子上，闌度仰天重重摔倒，一聲痛苦的咳嗽，咳出的血濺到了羅比的臉上。　　“闌度，你個王八蛋在做什麼？！自殺嗎？！”　　才衝出煙霧的甄英雄幾乎不能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羅比不知道闌度是不是帶了人過來，不敢久留，如果被甄英雄纏上，脫身就難了，因此沒時間了結奄奄一息的闌度，拉起愛利絲，抹了一把臉上的血，喝道：“快走！”　　說話的同時，他彎下腰就要拾起闌度掉在地上的手槍，雖然闌度突然間極為反常，但並沒有為此傻掉，腿一掃，將手槍踢向了甄英雄，“殺男的，不要傷女的！”　　羅比一驚，沒想到闌度這個狀態還能動彈，一腳踢在他的小腹傷口上，鮮血噴出，闌度身體蜷縮，每次咳嗽，都會帶出血花，大口的吸氣，卻好象沒有吐出一般，看上去，他可能隨時會死掉。　　“操你媽！”甄英雄真的怒了，那個混蛋，在蹂躪自己最好的朋友！甄英雄殺人的慾望燃燒了。　　羅比知道，被甄英雄撿到手槍之前沖不出這條小巷，命就肯定掛了，即便跑出去，也可能被他追着射，因此必須拉開和他的距離，用大街上的人群做掩護，於是，拉着渾渾噩噩的愛利絲就跑。　　甄英雄的反應相當快，很快做出了判斷，倒地撿槍，羅比就可能借這個時間衝出小巷跑掉，於是根本無視那手槍，速度不減已經到了闌度身旁，手中那把羅比的匕首被他鉚足了力氣，脫手飛出的利刃割裂空氣一般，好快。　　羅比沒想到甄英雄居然不去撿槍，全力奔跑中，發覺凌厲殺氣襲來的時候，已經太晚了，無論意識還是身體，都無法做出反應了，一聲慘叫之後，匕首似乎穿透了他的身體，羅比一個踉蹌，沒有摔倒，雖然步伐有些怪異，但奔跑的速度卻沒有減下多少。　　“我靠！球球的，這樣也成？！”　　甄英雄愣了，看着跑掉的羅比，再回頭看了眼倒地的闌度，不知所謂的罵了一聲，跑了回來。　　“我死不了，追，去追啊……咳……你怎麼能讓他們跑掉……為什麼不用槍……”　　闌度目光已經有些分散，恍惚，因為那該死的煙霧，甄英雄並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聽闌度這麼說話，這個氣啊，“是少爺我讓他們跑掉的嗎？你個混蛋到底想什麼呢？”　　甄英雄坐到地上揉着腳丫子，沒好氣道：“你小子如果不灑那一地的小鋼珠，少爺早追到那個羅比，狠狠湊他了，現在我怎麼追？我要是撿了槍，他早跑到大街上了！”　　甄英雄發過牢騷，起身就脫闌度的褲子，這一脫，幾聲尖叫同時響了起來。　　雖然意識開始模糊，但闌度還沒昏到被人脫褲子也不緊張的程度，你這混蛋是背背山來的嗎？　　讓甄英雄吃驚的並不是闌度的呼聲，而是……白果！掃把星！四小魔女！　　白果氣喘吁吁的追到這裏，遠遠的，目睹了發生的一切，看到那兩個背影跑出了巷子，看到只穿着大內褲的變態甄少爺甩出的飛刀似乎並沒有傷到那男人，還沒反應過來，就發現，那個流氓，居然在扒男人的褲子了，能不尖叫嗎？可她也被身後的尖叫嚇了大跳，回頭髮現是艾愛，白果也愣了。　　“姐夫，你不穿自己的衣服，還脫闌度的褲子，難道你有那方面的嗜好……咦呀，好噁心！”小愛同志似乎很怕血，躲在臉色同樣蒼白的白果身後，倒不忘了調侃甄英雄。　　闌度確實失血太多了，漸漸的已經可以聽到警鳴的響聲，不過警察要找到這裏，想必還沒有那麼快，甄英雄將闌度的褲子穿上，氣道：“我的衣服全濕了，怎麼穿？難道你們讓我拿把手槍去大街上裸奔嗎？！即便為了正義，少爺也不會去做超人的！”

# 第198章 綁架樹袋熊

　　四小魔女正嘔吐的嘔吐，暈血的轉圈圈呢，聽到甄英雄這關節口還能開出玩笑來，也忍不住笑了，超人的內褲是三角型的，你的是四角啊，姐夫老師真有意思。　　“你們什麼時候來的？”甄英雄似乎一點也不着急，穿好衣服之後，拾起了地上闌度的手槍，檢查着子彈。　　白果臉上一紅，還沒說話，就見小愛同學興奮的小臉上有些嫉妒，有些崇拜道：“很早就來了，白果姐姐躲在那個箱子後面，我們就在拐角偷看，姐夫好厲害，雖然一開始很衰，急的我想衝過來幫忙，不過看你先前有那麼大的把握，本小美女也只好忍住了，太棒了，不過沒抓到壞人，未免讓人失望了，姐夫，你最後丟的那下子實在太垃圾了！”　　“垃圾？是啊。”甄英雄知道艾愛說的是那飛出的一刀失手了，笑的有些陰險與不解，“那效果我也沒想到，但確實扎到垃圾了，那個羅比真不是一般人啊……情人老……那個白警官……”　　差點走了嘴，艾愛這倒霉丫頭可是特務啊，甄英雄倒抹一把冷汗，接過白果遞過來的手機，面色一整，“你大概很想銬少爺吧？搶警槍，這個罪名好象玩的大了些，而我現在手裡這把槍也是窩藏槍支的罪證，呵呵，你想抓我，這是個機會，但是……”　　甄英雄低頭看了一眼痛苦的闌度，眼神一凝，“我會拒捕！”　　白果看着甄英雄那張認真的臉，知道這個傢伙是要去追那兩個殺手，恰在此時，小巷口陸續發出剎車的聲響，卻不是警察，而是一群黑衣青年！帶頭的人，白果認得，那是甄天身邊的得力手下，項嘯鳴！　　項嘯鳴是接受了甄天的命令，四處尋找甄英雄，剛才廣場的騷動很自然的將他們吸引到了此處，果然發現了甄少爺。　　甄英雄一伸手，項嘯鳴等人立刻停住了奔跑的腳步，看到闌度的慘相，項嘯鳴的驚訝全寫到了臉上，然後，是憤怒。　　甄英雄嘆了口氣，將手槍塞到了白果的手中，“少爺現在要去做的事情，在你看來是絕對的壞事，如果想攔我的話，那麼，在我走出小巷前，開槍。”　　白果沒有驚訝，儘管甄英雄語出驚人，驚呆了所有的人，卻惟有白果沒有驚訝，她似乎在掙扎着什麼，就在四小魔女與艾愛要撲上來搶她槍的時候，白果苦苦一笑，將手槍塞還給了甄英雄，低頭，轉身，不去看甄英雄，聲音有些顫抖，卻異常的果斷，“除了一個傷者，我什麼也沒看到！”　　甄英雄嚴肅的表情露出一個微笑，很爽朗，很陽光，“謝謝。”　　白果不知道自己這個決定是不是正確的，違反了警察的原則，甚至違背了自己的意願，甄英雄的話已經很明顯了，他，是要去殺人……　　“朋……朋友……咳……”甄英雄腳腕一緊，竟是被目光渙散的闌度攥住了，“不要……傷害那個……那個女孩子……她是我……一直在找的……在找的……”　　闌度話未說完，頭一歪，昏了過去，甄英雄本是驚訝的表情之後，釋懷了，闌度的反常竟是如此緣由啊，臉色雖冷，也有些苦惱為難和茫然不解的頭痛，“是她嗎……好象，有些複雜了啊……小愛！”　　“是，姐夫！”　　艾愛嚇了一跳，但被甄英雄的氣勢震住，本能的應了一聲。　　“你們立刻給我滾到學校上課！嘯鳴，派輛車給小公主！”甄英雄突然回頭一笑，“晚上回家，我會檢查馬桶的衛生情況。”　　艾愛一怔，卻聽甄英雄對白果說道：“情……白……”　　似乎猶豫着如何稱呼，好半天，才深吸了口氣，“闌度，就拜託給你了……果果……”　　果果？白果聽到這個稱呼，身體一顫，他叫自己什麼？果果！　　見甄英雄毅然走去，白果終於無法壓抑那翻動的迷惑與期待，或者說她在渴望着那個是否等於幸福的答案，“死流氓！”　　甄英雄停住腳步。　　白果有些扭捏，羞怯，緊張，人很多，身份很尷尬，但她，卻還是低頭小聲的問道：“你為什麼要跑到這裏來？是怕我……受到傷害嗎？”　　“好象，是吧。”　　甄英雄話落，笑了笑，頭也未回的邁開了腳步，“兄弟們，和少爺一起去做事情！我們要去……綁架樹袋熊！”　　……　　朗朗市東南郊區，是風景瀏覽區，這裏的海灘，是夏日旅遊的天堂，這裏，有着朗朗市最大的遊樂園，快樂谷。　　快樂谷遊樂園的規模在全省範圍內也是最豪華的，因為，這裏的地質非常奇妙，並沒有因為靠近海邊而松垮，不但遊樂設施全是世界頂尖，佔地面積也在全省首屈一指，最具特色的就是，遊樂園還包括了部分海邊沙灘與小塊潜水海域。　　由高速路經過快樂谷遊樂園，就會到達一個叫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風景區，因為山上有個周圍栽種滿楓樹的山莊而得名，有錢人，都以在此處購得一套別墅而為榮，甄天的家，或者說是甄家，那個甄天一直不回的家，就在這裏。　　一輛出租車駛入了山頂一座豪華別墅院內的時候，從副位上下車的，赫然就是愛利絲！　　愛利絲無法相信，剛才甄英雄甩過來的刀明明是飛到了自己的前面，羅比身上也沒有傷口，那應該是失手的一刀啊，可現在……　　出租車的司機被羅比抹了脖子，愛利絲無法接受羅比的殘忍做法，畢竟那個司機什麼都不知道，死的太冤枉了，本想擺出大小姐的姿態教訓他，卻驚訝的發現，羅比下車之後，居然站都站不穩了。　　“愛利絲小姐，請將這輛車開入車庫，稍後，我會處理的。”羅比的臉色，蒼白的可怕，愛利絲朝他坐過的位子望了一眼，一聲驚呼無法自控的發了出來。　　血，幾乎染紅了他剛才坐過的座位！　　“甄英雄，我一定會殺了你，報今日之仇！”羅比話才落，兩眼一翻，再也堅持不住，昏了過去，平拍到了地上。　　愛利絲終於知道羅比為什麼要殺掉這個司機了，那血，便是答案，可是，那麼多的血，是怎麼來的？　　再次仔細的打量着趴在地上的羅比，愛利絲恐懼的捂住了小口，想要發出的呼喊全部卡在了喉嚨，是害怕嗎？愛利絲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看到的，是這輩子見到的最恐怖的事情。　　因為羅比穿了黑色的褲子，所以，只是可以看的出，他的兩腿之間，濕的很厲害，但此刻他倒在地上，那鮮紅的液體終於失去了掩飾，是血！羅比的雙腿之間，流了好多的血！　　愛利絲不知所措，要去扶他嗎？不要，他好可怕，而且，他是個骯髒的男人，可是，這樣下去，他會不會死呢？也許，他這種死神般的男人，這樣死去也算報應吧，和，自己一樣，都應該下地獄……　　又開始了胡思亂想的愛利絲正猶豫着，一聲沉沉的，卻很有力量的聲音伴隨着開門聲響了起來，“愛利絲小姐，您終於回來了……”　　一怔之後，愛利絲望向那高大的老人，眼淚終於止不住的掉了下來，“哈恩叔叔！”　　……　　朗朗市西郊的風景別墅區，唐甜甜瞪的眼珠子都快掉下來了，我的媽啊，這是要干什麼啊？動這麼大的排場，甄英雄要瘋嗎？！　　四十幾輛黑色奧迪車將整個MV的外景拍攝現場圍了個水泄不通，二百多號黑衣青年手持棍棒，將幾十個工作人員圈到了一起，因為這裏已經被劇組包了下來，根本沒有人出入，倒也沒有引起恐慌，不過，被圍的人可慌到家了。　　導演嚇的尿了褲子，女的抱在一起，忍着不讓自己叫出聲來，男的雙腿打軟，不敢張口，生怕說話打顫丟了面子，小憐同志蹲到地上，抱着甜甜一條腿，嚇的渾身發抖，天啊，那個黑道太子爺來做什麼？！　　甄英雄一張臉陰的那個好看，“誰是這裏的負責人？！”　　導演聞言，本來已經方便過了，卻還是又湧出一股子尿，抬起了顫抖的手，張開了嘴巴，卻喊不出聲音。　　甄英雄趕時間，沒功夫和他瞎磨，走過去，一把拎住他的領子，看着那張有些藝術家氣質卻恐懼的扭曲的臉，笑的無比猙獰，“少爺來請你們喝茶，順便幫樹袋熊……那個甜蛋糕請個假，我想，你沒什麼意見吧？”　　意見？你丫帶了幾百號抄着傢伙的人過來，是請假嗎？應該是綁架才對吧！喝茶？我要說有意見，茶沒有，棒棒就有的是，你當我白痴啊？老子我還沒活夠呢！那導演心思不慢，連連搖頭，卻也不得罪人，“只要唐小姐沒意見，我當然也沒有意見。”　　“誰說我沒意見？”　　唐甜甜一句話，嚇的所有工作人員沒集體哭出來，項嘯鳴不知道這少爺來找個明星做什麼，也許是看上這女的了吧，或者，這女的和剛才的暗殺有什麼關係？聽她居然不賣少爺的帳，輕請一拍手，然後，二百號人集體用球棒敲打自己的手心，多齊啊，那聲音，樂感十足，好象要集體殺豬似的，那些工作人員當然知道，被屠宰的豬，肯定是自己，忙將求救的眼神拋給唐甜甜，希望她犧牲自己，拯救大家。　　甄英雄的心情老不爽，看向了甜甜，眼神有些可怕。　　因為要拍戲的緣故，甜甜穿的很漂亮，好象個公主，帶着一個銀光閃閃的小王冠，但那身公主服的布料有些偷工了，沒有袖子，沒有領子，裙子也短了些，才擋住大腿根，大概是要拍赤腳的戲，這丫頭穿了一雙大號拖鞋，甄英雄就是搞不懂自己為什麼看到這丫頭在這麼多人的地方穿的這麼少就那麼不舒服。　　“想和本小姐約會，連花都沒有嗎？”　　甜甜可不怕甄英雄，儘管今天的他看起來不大一樣，似乎發生了什麼事情，但甜甜還是不能接受這小子的排場，如果，這兩百人拿的不是棒子，而是玫瑰，如果，你像個王子一樣單膝跪地的邀請本小姐，別說請假了，辭職也沒問題啊。　　“明天給你補上，今天買的禮物讓人給砸了，現在和我去報仇！”　　甄英雄拉着甜甜就走，甜甜一聽他給自己準備了禮物卻讓人給砸了，又高興又氣憤，聽說要去報仇，這個本來就好熱鬧喜歡刺激的丫頭精神頭兒立刻上來了，和甄英雄在一起，總會發生有趣的事情，肯定比在這裏墨跡着要強。　　還沒點頭呢，手已經被甄英雄拉住了，小憐一看，你這是要搶人啊，急道：“你要帶甜甜姐去做什麼？！”　　甜甜的腿被小憐抱着，走不了，有些不耐煩的甄少爺凶巴巴的眼神射了過來，“你想知道嗎？那要不要一起來？”　　看到二百多個黑衣青年笑的那麼曖昧，小憐同志手一松，笑的很難看，“你們慢走，玩的開心，我不送了，拜拜……”　　男人只有聯想齷齪的時候才會笑的那麼壞，小憐心裏為甜甜默哀，再純潔的姑娘落到甄英雄的手中，怕也純潔不了了，甄英雄這是綁票啊，看來，甜甜姐註定要被這流氓侮辱了，還好，雙子星還保住了一個，小艾姐姐不知道去了哪裡，逃過了這一劫啊。　　小憐自我保護意識超級的強，咱也是有姿色的小美女，雖然比不上甜心姐妹，卻也穩坐季軍位置，少說兩句，免得那少爺找不到小艾姐，拿自己去充數盡情的禍害。　　“喂，你等一等，我就穿這身衣服怎麼出去啊？”

# 第199章 旖旎在車中

　　甜甜居然還知道害羞呢，甄英雄正要和項嘯鳴要車鑰匙，聞言有些來氣，“你也知道這麼穿不象話嗎？”　　“這是拍MV要穿的戲服好不好！你以為我喜歡這麼穿啊？很冷的。”　　“你自己的衣服呢？”　　“在車上。”　　甄英雄看到甜甜這身衣服確實太吸引眼球了，也是怕她受涼，嘆了口氣，“車鑰匙呢？開你的車走，自己到車上換去，免得耽誤時間！”想到自己那愛美的變態姐姐換一次衣服需要浪費掉的時間，甄英雄頭皮發麻。　　小憐趕快應道：“在我這裏。”巴不得這黑道少爺趕快離開，小憐算是徹底的把甜甜給賣了。　　見甄英雄接過鑰匙就走，項嘯鳴可着急啊，“少爺，您要去哪？我們……”　　“你帶着兩輛車跟着我，其餘人留在這裏請這些朋友喝茶。”甄英雄頭也不回，但語氣中卻帶着難得出現在他身上的威嚴，“誰要是不識抬舉的想報個警什麼的，請他吃棒棒糖。”　　項嘯鳴就怕甄英雄不帶着自己，那樣和甄天就不好交代了，聞言立刻做出了人員分配，同時也猜測到，甄英雄這次，真的要去辦正事了。　　甜甜說的汽車是一輛深藍色的現代商務車，後面有兩排座位，最後面的儲備箱堆放着不少衣物，但看起來很寬敞，車身也高，像甜甜這樣苗條的女孩子應該可以很輕鬆的在裏面換衣服，甄英雄二話不說就要推甜甜上車。　　甜甜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啊，對了，我還是換衣服之後和你坐別的車好啦，不然點心會生氣的……”　　甄英雄最怕的就是看到艾一心，聽到這話更着急了，“幸好小艾現在不在，不然少爺還真有些觸手了，少給我廢話，趕快上車！小艾回來之前我們必須溜掉。”　　“不是，你聽我說，其實點心她……”　　“你哪來的這麼多廢話啊？給我上去！”　　甄英雄一手按着甜甜的脖子，一手按住她豐圓的小屁股，在她一聲羞叫響起的同時將她硬塞進了車中，然後門一關，飛快的坐上了駕駛位。　　小臉燒的血紅，甜甜摸着自己的小屁股，從後面將小腦袋探到了甄英雄的臉側，“你有沒有搞錯？動不動就摸人家屁股！我是女孩子耶！剛才有多少人看到你知道嗎？”　　“我管他有多少人看到，誰讓你那麼磨蹭？只要沒被小艾看到就成！不然的話還了得？”甄英雄語氣一肅，聲音沉了下來，“那兩個殺手，剛剛出現了……”　　本是一臉羞怒的甜甜表情一窒，猛然恍悟，怪不得今天的甄英雄會有些怪異，往日，他最討厭的就是擺少爺架子，搞大排場了，不過更讓甜甜驚訝的，卻是艾一心的感覺，難道，一心所說的那種不安的感覺，就是這個嗎？　　甜甜現在已經可以確定甄英雄是要自己帶路去找那羅比與愛利絲了，應該是很緊張很恐懼才對，但甜甜卻發現，自己害怕的，並不是即將到來的危險，語氣中，有着十分的關心，九分的擔憂，還有八分的懊悔，“你受傷了嗎？沒關係吧？如果受了傷，可以改天再去啊，我，我向你保證，即便天塌下來，我也不會再爽約了，好嗎？”　　甜甜說到最後的時候，語氣居然有些嗚咽，甄英雄一證，明白了，這丫頭以為自己所以遇到殺手就是因為她臨時爽約呢，不禁笑道：“幸好你今天放了我的鴿子，殺手一直在跟着我，如果我們今天去了他們的‘棲息地’，死的就是我們了，哦呵呵……”　　“可是……”　　“沒什麼可是。”甄英雄嘿嘿一笑，“少爺我沒受傷，如果再不坐好的話，受傷的人，就是你了。”　　“恩？”甜甜一怔，只覺得身體向後一倒，“哎呀……！”　　甄英雄突然起步，汽車用最快的加速度奔馳而出，“死東西，你想害死我啊？！”　　甜甜疼的眼淚都出來了，腦袋上，頂了個包。　　……　　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山頂的那棟別墅中，愛利絲坐在一樓的客廳中，捧着一杯紅茶，手，依然在顫抖，坐在對面的，是一男一女兩個人。　　這男女都是一身黑衣，和羅比平日的裝束幾乎相同，男人頭髮很長，扎了條小馬尾辮子，看起來有些消瘦，眼角下垂，眉毛很稀很淡，給人一種無精打採的感覺，但身上，卻散發著一種和那雙眼睛一樣冰冷的氣息，一隻手揣在褲袋中，另一隻手，熟練的擺弄着一把摺疊刀，手指很長，卻將那把小刀舞的像花一般絢麗，整個房間中，只有這個金屬器械發出的聲音。　　男人旁邊的女人，雖容貌姣好，卻給人一種很強烈的力量感覺，或者說是太有男生氣質了，身材看起來不錯，但那短短的不足一指的黑髮，似乎抹了髮乳一類的東西，倒立着，陽光，火辣，很有爆發力，戴着墨鏡，所以看不到她的眼神，翹着二郎腿，雙臂抱在胸前，卻是一點也不擔憂的樣子，彷彿，正在房間里緊急救治的羅比死活與自己無關一般。　　門終於開了，那高大強壯的白髮老人，也就是被羅比稱為父親的哈恩・菲茲傑拉德臉色很差的從房間里走了出來，那陰冷的消瘦男人立刻端來一盆清水，讓哈恩清洗手上的血，而女人也站了起來，“父親，羅比的情況怎麼樣？”　　愛利絲關心的也是這個問題，做為自己的老師，沒有了他的指導，想殺甄英雄，是很難的，尤其是今天見識了他的可怕之後，愛利絲甚至認為，自己，是沒有任何機會的。　　“生命無礙，但是……”哈恩眼中閃過一絲憤恨，聲音甚是恐怖，“甄英雄好狠的手腕，看來，我過去也輕視了他，羅比，廢了，以後都不可能再碰女人了……”　　不能碰女人？愛利絲沒聽懂哈恩的意思，“哈恩叔叔，您的意思是……”　　“愛利絲，這些事情你就不要問了，總之，羅比沒有事。”哈恩似乎很寵愛愛利絲，笑着擦了擦手，語氣沉了下來，有些擔憂與嚴肅，“下個月就是朗朗市黑市拳大賽，‘冰恨天’想要在朗朗市崛起，絕對不可以露出一丁點的破綻，今天的你們的暗殺失敗，恐怕已經讓義字會徹底的沸騰了警惕，這對‘冰恨天’在朗朗市的潛伏十分不利，現在最重要的，是將羅比送回冰清莊園……”　　愛利絲的臉色很差，是啊，義字會的勢力非同尋常，為了尋找到自己與羅比的下落，可以將整個城市翻過來，雖然這裏，是甄天絕對想不到的地方，但‘冰恨天’卻潛伏在朗朗市，很可能被甄天挖出來，那樣，不就是暴露的母親的秘密嗎？　　自責，愛利絲覺得，都是因為自己沒能殺掉甄英雄，才會讓母親的計劃出現可能發生的紕漏。　　那留着黑色短髮的女人看到愛利絲有些掙扎與複雜的表情，將墨鏡滑到鼻樑下，露出那雙和外表氣質截然不同的帶着一種憐愛的眼睛，笑道：“愛利絲小姐，你不需要傷心什麼，羅比做不了男人並不是你的錯，自大的傢伙總會吃到苦頭的，而且……哼，他早就不當自己是個男人了，或者說，是不把自己當成人了。”　　黑髮女人這話明顯有奚落嘲諷的味道，愛利絲依然不明白她的話是何意思，哈恩雖然不快，卻只是嘆了口氣，似乎默認了，可那扎着馬尾鞭的消瘦男人卻瞪向了那女人，不忿，不滿。　　“童戰，你瞪我做什麼？炫耀你的豆丁眼嗎？難道我說錯了？”那短髮女人性子相當直爽，絲毫不掩飾對別人的看法，“你的兄弟是不是個男人難道你不清楚嗎？一個總想去舔女人腳趾的男人，一個可以忘記教導他，養育他恩人的男人，我覺得和四條腿走路的動物沒有什麼區別。”　　“韓慧恩，你想死嗎？”消瘦的男人與羅比有着同樣的冷漠，似乎一條人命根本不算什麼，最讓人奇怪的是，他對愛利絲，並沒有什麼尊敬謙卑，看她的眼神總是冷冷的，從這一點來說，他大概也不是什麼正常的男人。　　“我好怕啊，白痴！”　　叫做韓慧恩的女人根本沒將那男人放在眼中，反將愛利絲拉到了自己身後，有一種姐姐保護妹妹的架勢，“小姐，對於不是男人的動物，你不需要有什麼自責。”　　“慧恩，不要再說了，還有你，童戰，你對待自己的妹妹，就是用這個態度說話的嗎？”哈恩很生氣，不過效果很好，那童戰哼了一聲，不再言語，但韓慧恩卻有些得理不饒人。　　“我可沒有那麼多變態的兄弟。”　　“慧恩，你立刻準備一下，在義字會封鎖朗朗市之前將羅比送回冰清莊園，童戰，你去聯繫潛伏在朗朗市的冰恨天，黑市拳大賽開始之前，不許有任何的動作。”哈恩也拿這個叫做韓慧恩的女人沒轍，轉望向愛利絲，道：“小姐，您和我到書房來。”　　……　　“你不要回頭偷看啊，我要換衣服了！”　　行駛在朗朗市的外環路上，唐甜甜將車內的窗帘都拉了下來，並給了開車的甄英雄一個很誘惑的警告。　　“我會偷看一頭沒身材的熊換衣服嗎？可笑，少爺要是回頭看你，會長針眼的”　　甄少爺當真夠缺德的，是沒回頭，因為沒有必要，后視鏡里看的清楚着呢。　　“我沒身材？你眼睛瞎了吧？”甜甜小姐胸胸脯一挺，還很惹火的用雙手拍了拍，“本美女是超完美身材，S曲線，迷死萬千男女！”　　“光着屁股，你還能迷死億萬色狼呢。”　　甄英雄還是對甜甜的暴露穿着不滿意。　　甜甜好象知道甄英雄為什麼氣不大順了，不長記性的又把身子探到了前面，不知道是認真還是玩笑，笑嘻嘻的貼到甄英雄的耳朵邊，小聲道：“光着身子，我只要迷倒一個男人就成。”　　馨香入鼻，溫熱之氣噴在臉蛋上，甄英雄差點走了神，甜甜的聲音似乎媚到了骨子里，卻讓甄英雄聽了舒服的要流鼻血，太會挑逗了，那個男人是少爺我嗎？　　臉蛋上一軟，居然被甜甜偷襲，香了一口，“我真要換衣服了，親你一口，讓你美一美，然後就不許回頭了啊，你別偷看，不然，點心會殺了你的。”　　球球的，別說小艾不在，就算在，少爺一樣偷看，不看的是傻瓜！不過你放心，少爺絕對不回頭的。　　正當午後，又是外環公路，車輛稀少，甄英雄兩隻賊眼時不時的瞥着后視鏡，甜甜似乎不會開車，所以沒怎麼注意，完全忽略了那面鏡子的作用，大概也覺得羞吧，動作飛快且有點手忙腳亂，開始脫的時候一直在盯着甄英雄，害的甄英雄連后視鏡都不敢多看，可脫完之後才發現，她自己要換的衣服還沒找出來呢。　　那偷工減料的公主衣服確實好脫，連個弔帶都沒有，後面的拉鏈向下一拉，微微一抬小屁股，就將那衣服從腳下褪了出來，甄英雄那鼻血險一險的噴出來，球球的，怪不得這頭樹帶熊不讓自己偷看呢，原來這丫頭沒帶胸罩啊！　　那套公主服現代感十足，完全露肩，女孩子要穿那樣的衣服，選擇內衣會有些麻煩，因為那身衣服很緊，屬於束腰豐胸的專用戲服，為了塑出身材，追求最佳的視覺效果，完全拋棄了對內衣的搭配問題，一般的無肩帶內衣絕對不合適，被衣服緊裹，會影響成像效果，所以，除了選擇同樣是束腰塑身的半杯或三分之一杯內衣之外，就只有貼乳貼了。　　甜甜的身材確實不是吹的，根本不需要去塑身，偷懶的她選擇了乳貼，那是兩個桃心形狀的紅色迷你乳貼，只將高聳雙峰上的兩顆櫻桃蓋住了，雪白的山峰，深邃的山谷，耀眼的平原，還有那誘人的小肚臍，甄英雄立刻傻掉了，甜甜的皮膚簡直太完美了，好白，卻給人一種健康的感覺，那光澤，讓人融化。　　甜甜哪裡敢出聲啊，暗暗責怪自己太緊張，連忙翻身跪到座位上，趴在靠背上，從最後面翻找自己的衣服，一來最後面放了不少的衣服，有些雜亂，再者要隔過一排作為，距離遠了點，大概是太着急了，甜甜的身體越來越向後面傾去，結果就是，她的小屁股完全翹起，因為這個動作，那條白色的絲制小內褲緊緊的繃住她的小屁股，更現其豐圓。　　真是太刺激了，球球的，這算是讓少爺緩解緊張情緒的娛樂節目嗎？甄英雄現在是看路的時間少，看后視鏡的時間長，甜甜的小屁股，帶着無窮的魔力啊，屁股，鏡子，魔鏡魔鏡，原來是這麼來的啊。　　終於找到了！甜甜總算是把自己的衣服全找齊了，一件寬鬆的長袖鬆口體恤，一條很休閑的紅色運動褲，和一個白色的胸罩，那胸罩與她現在穿的內褲應該才是一套的，料質顏色完全相同。　　甜甜猶豫了一下，考慮着，是穿上自己的內衣呢，還是就這樣貼着乳貼，看那體恤應該不小，如果沒有胸罩約束着自己的這一對小白兔，想必動作起來會有旖旎風光吧，所以甜甜做賊似的盯着甄英雄的後腦勺，咬着嘴唇，兩手同時，將那紅色的小桃心一揭……　　緊張，所以揭的太猛了，發出了一聲不大而怪異的聲響，好象挺疼的，甜甜那淡黃色的小柳眉全擰在了一起，眼角都閃淚光了，嘴型動了動，似乎在無聲的咒罵著什麼，然後，竟然用手輕輕的揉按着乳房，用手指夾摸着那粉紅色的小櫻桃！　　乳房顫抖着在甜甜那雙小手下變換着形狀，小小的櫻桃似乎可以捏出水來般新鮮嬌嫩，甄少爺再也忍不住了，我的球球的，太刺激了……　　看到甄英雄開的好好的車，居然猛的低頭捂鼻子，甜甜一怔，本能的用衣服擋住身體之後，小心的向前一靠，用座位擋着身體，將頭探到了前面，“死東西，你怎麼了？不舒服要打噴嚏嗎？”　　不是噴嚏，是噴血了……甄英雄一張齷齪的臉上有點尷尬，球球的，少爺不是沒見過女人裸體，但真是第一次見到女人自己揉那裡，真他媽丟人，挺大個老爺們，居然噴鼻血了，看來，少爺我是真的很純潔啊。　　甜甜同志見到甄英雄流着鼻血朝自己嘿嘿的傻笑，笑的還那麼壞，好象色狼似的，本就有些奇怪，再看到甄英雄的眼珠子總是撞向眼角，有意無意的瞥着什麼，好奇的轉頭一看，恩，是后視鏡啊，甜甜看到自己的頭髮亂了，很認真的用手撥了撥，接着，動作僵了，表情變了，似乎傻了，然後慌了，最後，瘋了。　　“啊……！！！”

# 第200章 小艾的醋味

　　“你這該死的色狼……！！！”　　唱歌的明星就是嗓子好，這一聲叫的啊，甄英雄嚇的方向都把不穩了，汽車險些撞上隔離帶，耳朵被甜甜咬住了，又急又怕，汽車連直線都跑不了了，七曲八彎的盤蛇道，讓後面跟着的項嘯鳴等人看的驚心動魄加大是不解。　　少爺的駕駛技術很好啊，難道是汽車故障了？　　“死東西，你偷看我！”咬着甄英雄的耳朵，甜甜小姐說話有些不清楚。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在看後面的車而已，誰讓你出現在鏡子里的，擋住鏡子，害少爺我失血還沒和你算帳呢！”　　無恥而淫蕩的甄少爺完全否認了自己的罪行，儘管，他的眼睛又再次從后視鏡里瞄着因為發飆而胸部暴光的甜甜，真的很豐滿，和白果那丫頭有一拼啊。　　前面有車，甄英雄猛的一打方向，卻發覺側方也有車，情急之下回拉方向，剎車太急，所以甜甜半個身子都在掙扎中被慣性的甩到了前面，甄英雄的耳朵解放了，眼睛也享福了，這回不用偷着看了，甜甜小姐赤裸裸的上半身就溜到自己眼皮底下了。　　“球球的，樹袋熊，你壓到檔位了！”無法換檔，甄英雄有些着急，為了不把車憋滅，只得加速。　　“死東西，你絕對是要強姦我！我要告訴點心！”甜甜光着身子，一條胳膊撐着副駕駛座想要起來，另一條胳膊捂着胸部，臉貼着甄英雄的大腿，後腦卡在了大腿與擋位之間，小蠻腰被前排座位夾住了，起不來，能不急嗎？甄英雄的眼睛就好象帶着火苗一般，看的她渾身發熱。　　“衣服是你自己脫的，現在也是你自己鑽過來的，我怎麼強姦你啦？！”　　甄英雄想拉這丫頭起來，可她身上哪裡有着手的地方啊？還沒碰呢就說自己要強姦她，這要是碰了……　　“你，你……點心！救命！！！”甜甜平時的大膽全沒了，急的都要哭了，太羞人了，剛才自己揉胸脯的時候肯定被他看到了！　　女孩子本就薄臉皮，雖然甜甜和甄英雄發生過不少曖昧事情，也主動被他佔過便宜，可像今天這樣尷尬的事情卻從未發生過，甜甜一想到這傢伙看到自己貼那小小的乳貼就覺的臉上發燒。　　“你以為小艾是什麼？超人？奧特曼？阿拉丁的神燈怪物？你喊一喊她就能出現啊？”甄英雄沒好氣道：“你還起的來起不來？馬上就是風景區出口收費站了，你不想這樣子被人看到吧？”　　開玩笑，你才喜歡自己的身體被人看呢！甜甜哪還顧得羞啊，急道：“那你還不扶我起來！”　　“是你叫我扶的啊，別說我占你便宜！”甄英雄這就是得便宜賣乖了。　　“快點啦！”甜甜委屈啊，自己不是沒被這傢伙摸過，但這麼赤裸裸的被摸卻是頭一次，眼淚都出來了，不知是真哭還是假泣，帶着水音的顫抖聲音讓人憐愛，“點心啊，我完了，清白都毀你老公手裡了！”　　球球的，要是被摸就是清白毀了話，你這丫頭哭的不是太晚了？在霸川看電影的時候，少爺把你不能碰的地方都碰遍了，那時候怎麼沒見你哭啊？　　這就是一個微妙的心理與環境的反差，當時電影院里昏昏暗暗的，播放的電影又營造了淫扉的氣氛，人，也就被氣氛熏陶了，而現在不同啊，汽車裡有什麼氣氛？光天化日，甜甜能不急嗎？更何況……　　想把甜甜扶起來可不是那麼容易的，首先，拉胳膊不成，向後用力，甄英雄還沒使勁，甜甜就哭叫喊疼了，勾脖子，想把整個身子拔出來，估計之前甜甜就斷氣了，那小脖子也太細了。　　無奈，甄少爺只得淫笑着將右手從甜甜的右腋窩下穿過，握住了她的右乳，向上發力，不過，甜甜卻配合不起來了。　　好軟的手感啊，有彈性，柔軟卻肉感緊緻，溫溫的，甚至有些燙，可想甜甜是多麼的羞了，甄英雄鼻血還沒止住呢，手中的感覺，與眼中那雪白光滑，光澤耀眼的背肌，讓他再次湧出興奮的鮮紅，雖然不喜歡明星這職業，但億萬人的夢中情人此刻只在自己面前如此尷尬的被佔著便宜，哪個男人會不滿足不虛榮呢？　　胸脯上傳來的酥麻讓甜甜沒有辦法去配合甄英雄，那小子好壞，托自己的同時，那賊手還輕輕的揉捏着，那種感覺很難解釋，不是難受，也不是舒服，但很刺激，並不讓人排斥，可以抽空自己的力量，讓自己忍不住要發出呻吟，甜甜的身體中，被胸部穿來的這樣的複雜感受完全的佔領了。　　“點心，救我……”　　甜甜這聲音好象痛苦，又好象很痒痒的在忍着笑，甄英雄氣的都笑了，“樹袋熊，你有沒有搞錯啊？有叫小艾的工夫先爬起來好不好？小艾不在，我們是不是要先回去找她啊？”　　“死東西，等點心起來，你就完蛋了！居然這麼欺負我，你死定了！”　　“哦呵呵……，是啊，我好怕。”甄英雄發壞，中指與食指狠狠的一夾甜甜的小櫻桃，“你要再不起來，我就揪掉它！”　　“啊……，你敢！救命，救命啊，點心……”　　看到甜甜被自己嚇的夠戧，甄英雄那個得意啊，不過，接下來……　　“唔……，好吵，臭臭，你太鬧心了吧？咦？不是我的錯覺啊，汽車怎麼在動啊……”　　最後排的座位上突然傳來的聲音，讓甄英雄冷汗‘唰’的下來了，球球的，不會吧？這聲音，不是小艾嗎？！難道，這樹袋熊還會傳說中的召喚術嗎？　　“恩？啊……！臭臭，你怎麼不穿衣服？！”一心從座位上一坐起來，就看到了甜甜同志翹着的小屁股，仔細一看才發現，這丫頭就傳了一條內褲，再往前看……　　“恩？YY，你怎麼在這……里……啊……啊……！！！你們兩個在干什麼？！”小艾同志在很長的一個愣神之後，終於睡意全消，淑女的尖叫讓汽車再次開始畫龍，“你，你的手摸她哪裡呢？！你們，你們兩個到底在幹嗎？！”　　甄英雄的臉啊，真是好看，球球的，這該怎麼解釋呢……　　……　　“愛利絲，你在想什麼？”　　書房中，哈恩的語氣擔憂中帶着嚴肅，“你應該不是在擔憂羅比那畜生的生命吧？”　　哈恩似乎非常的了解愛利絲，看她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一片紅如火焰的楓樹林，淡淡道：“愛利絲，你在擔心你母親的責怪，對嗎？”　　愛利絲渾身一顫，輕輕的點了點頭，“哈恩叔叔，我……我今天好像殺了人，但那人不是甄英雄，所以，我不敢回家……愛利絲不想看到媽媽生氣的樣子。”　　哈恩嘆了口氣，“你太善良了，而你母親……唉……”　　哈恩到底沒對愛利絲的母親做出評價，但看他的表情，也不難知道他對那女人的失望，“朗朗市已經待不得了，和我一起回冰清莊園，我會給你求情，和你媽媽解釋的，既然連羅比也傷成這副模樣，你媽媽是不會怪你的。”　　愛利絲猶豫了好一會兒，才轉過身來，小臉上寫滿了堅定，雖然，那張臉是如此柔弱惹人憐惜，“不，哈恩叔叔，我要留在朗朗市，一個月內，我一定要為媽媽殺了甄英雄，哪怕……哪怕是同歸於盡。”　　“不要開玩笑了！”哈恩突然很生氣，看愛利絲被自己嚇了一跳，覺得語氣重了，連忙笑着，好象在哄孩子似的說道：“愛利絲，你應該看到了，羅比都無法殺掉的人，你怎麼可能殺的掉呢？先回莊園，然後，哈恩叔叔會請示你媽媽，由我來殺了那小子，好嗎？”　　愛利絲搖了搖頭，“哈恩叔叔，我知道您很疼愛我，但您那樣做的話，媽媽只會更討厭愛利絲，覺得愛利絲沒用的，我知道，暗殺對甄英雄已經無效了，不過，我會用自己的方法殺掉甄英雄的，他很聰明，但是，我不會輸給他的。”　　愛利絲所謂的方法是什麼，哈恩不知道，但他知道，愛利絲，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孩子，她在各方面的天賦都是驚人的，只不過天性善良的她不喜歡讓自己的天賦成為殺人的武器而已。　　愛利絲雖然性格懦弱了一些，但很固執，哈恩知道自己無法勸服她，正頭痛着，突然聽愛利絲說道：“哈恩叔叔，有件事情，我覺得好奇怪，今天，那個被我殺掉的人，似乎認識我……”　　哈恩身體一顫，驚慌被立刻遮掩，“不會的，愛利絲一直生活在冰清莊園，怎麼會有人認識你呢？也許，他是認錯人了吧。”　　愛利絲皺着小眉頭想了想，也覺得不太可能，點頭道：“我也那樣覺得，因為他喊的並不是我的名字，我只是覺得很奇怪而已，因為，他好象是故意被我扎了一刀，讓我覺得非常不舒服，感覺自己似乎傷害了一個認識的人，而且，那人的眼睛，讓我有些熟悉……”　　哈恩有些緊張的咽了口吐沫，緊張，這感覺還真是陌生，哈恩自己也記不清上次緊張發生在哪一年了，“他……叫你什麼？”　　“愛莎。”愛利絲那沉思與回憶的表情，配合著她的口型，讓哈恩臉色大變，“那個叫做闌度的男人，就是這麼稱呼我的，這個名字，有些耳熟呢……”　　……　　唐甜甜總算是在過收費站之前將衣服穿了起來，雖然臉紅紅的，可氣嘟嘟的她依然大膽的瞪着甄英雄，女孩子的優勢啊，雖然是自己自找的，可作為吃虧的一方，她有優勢。　　總算是解釋過去了，甄英雄有些顫慄的看着強行爬到副駕駛位上的小艾，心裏終於鬆了口氣，不過看甜甜的眼神，可就沒那麼客氣了，好你頭樹袋熊，明知道小艾在車裡卻不支聲，壞的流水啊你。　　小艾穿着的，也是一套戲服，相當養眼，長發被束在腦後，精神秀氣，一張絕美無暇的小臉讓人有種俊美的男孩子感覺，大概是因為化妝的時候將淡淡的柳眉描的重了些，勾的直了些吧。　　性感的，有些削薄的嘴唇並沒有和甜甜那樣抹唇彩，臉上也刻意的用妝遮掩了她的憐憐柔美，蓋住了她那太過女人味的嬌弱淑女氣質，一身很中性的，有些帶着復古感覺的黑色西服，讓她有了一種很紳士的味道，尤其那白色襯衫領的紅色大領結，將她襯托的好象高貴的王子，儘管，這王子是如此嬌媚。　　大咧咧的唐甜甜扮成了性感美麗的小公主，而本就有公主氣質的艾一心卻化身為俊美無比的王子，那視覺感受與心靈震撼還真不是蓋的，甄英雄有些佩服那個褲襠濕濕的導演了，小艾現在這種可以打造出來的中性美，更容易的讓人感覺到她本身的那種公主氣質，王子的裝束，讓她可愛的連甄英雄這個經常看到他的男人都要醉了，不過，這個王子，現在那酸酸的幽怨嗔怪，卻比女人還女人。　　為了不讓小艾誤會，也因為無法不解釋就將小艾請下車，所以，甄英雄無奈的將午後發生的一切和現在要去做的事情統統招了，甚至交代了與甜甜上次偷偷約會，並因為發生意外，被甜甜得知了殺手藏身地的事情，但他所謂的約會，被甜甜解釋為幫沒時間的一心去了解甄英雄的身體情況，至於對一心隱瞞了，則是怕她擔心。　　因為方才一通折騰，甄英雄被子彈擦傷的傷口又滲出了血，肩頭上那片鮮紅說明了中午的驚險，因為甜甜也是才聽說與殺手之間發生了直接的打鬥，而且是那麼的危險，羞怒，已經逐漸變化為了關心，尤其是兩個丫頭得知闌度生死難料之後，那擔憂更重了，甚至是在害怕，雖然甄英雄堅信那個傢伙絕對不會這麼死去，因為，那小子還有着不能死的理由。　　小艾同志吃醋歸吃醋，畢竟最好的朋友被自己的男朋友佔了不是便宜的便宜，說不清這兩個傢伙到底誰是有理的，但甜甜愛胡鬧，神經大條，而甄英雄更是一個帶着邪氣，絲毫不會去掩飾慾望的‘好’男人，這樣的意外顯然合理。　　見甄英雄望着自己，小艾同志趕緊把擔憂的表情收拾了起來，忍着要去給他檢查傷口的慾望，擺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道：“你就是為了拉甜甜去找那兩個殺手的？還找了兩百個手下去包圍我們的劇組，臭傢伙，你腦袋有毛病吧？”　　甄英雄能說什麼啊？笑唄，“小艾，我也是急的啊，那個羅比受了傷，不可能去醫院，而不救治的話，他性命堪憂，朗朗市不能久留，所以，他們極有可能回到了所謂的棲息地，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如果他們離開了朗朗市，再抓，可就難了。”　　“如果不是我正巧在這輛車裡睡覺的話，你們兩個還要瞞我多久？”　　這股子酸味啊，小艾這丫頭吃起醋來真是了不得，不過她這醋吃的有些特別，似乎並不是很生氣這兩個人的曖昧關係，而是嫉妒他們兩個人之間有這樣的大秘密是自己不知道的，有一種很不忿，很不公平，似乎被冷落的感覺。　　“點心，我們也不是有意要瞞你的，是怕你擔心嘛，而且……”甜甜看了一眼甄英雄，表情突然一暗，“知道這種事情並不會讓人覺得開心。”　　艾一心回頭望着甜甜，見那丫頭趕快露出一個大咧咧的笑，眼中，閃過一絲的感激，她和甜甜是好姐妹，當然知道甜甜話中的意思，有些詫異這丫頭對甄英雄的態度，心裏有種說不出來的感受，卻沒有要責怪的意思，假裝生氣道：“被你們瞞着，我更會不開心！難怪我中午會感覺怪怪的，原來……”　　“恩？你中午感覺怪怪的？”　　聽甄英雄如此一說，小艾同志才發現自己走了嘴，連忙擺手，“沒有，我是說，我不太舒服，所以才到車裡睡覺，結果，那個……反正你們是不能再瞞我了！”　　小艾臉皮薄，當著甜甜，尤其是笑的那麼壞的甜甜，她不好意思承認中午那怪怪的讓人不安的感覺是因為甄英雄。　　一心沉默了，而感到幸福的甄英雄在汽車行駛過三國最喜歡的歡樂谷遊樂園后，表情，越來越奇怪，笑容，開始僵硬了，“樹袋熊，還沒有到嗎？前面，好象只有一條上山的公路，而那條公路，似乎只能通到一個地方啊……”　　唐甜甜覺得到了這裏，已經不用擔心被甄英雄踢下車了，嘿嘿一笑，說了讓甄英雄臉色瞬間慘白的話，“是啊，那兩個人，就是藏在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一座別墅中……”　　一心的臉色，也變了，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區，那裡，不是甄英雄的家嗎？

# 第201章 熟悉的房子

　　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這個不是景區的風景區，現在有多少別墅，甄英雄不知道，小艾也不知道，但在二十二年前，這裏，只有山頂的四座，代表了當時朗朗市黑道四家族的甄家，蘇家，秦家，以及另一個甄英雄與艾一心都不知道的家族，關於幾個家族之間的關係，兩人也只是從長輩或者道上的傳言那裡聽到過一點。　　甄天與秦夢謠結為連理之後，秦家的勢力全部當作嫁妝，融入了義字會，秦家唯一的長輩，也就是甄英雄的外公，在女兒結婚後不久去世，而蘇家也悄然消失，所有勢力遷移到了美國，這些，甄英雄與艾一心現在都非常清楚，但對於另一個家族，卻是長輩們閉口不提的。　　秦夢謠去世之後，甄天難以接受愛人的離開，似乎在逃避一般，很少在回這裏，只是甄英雄每個月回來一次，雖然雇傭了傭人，但他還是會回來親自打掃母親的房間。　　秦夢謠最愛秋天，因為這裏的楓恭弘=叶 恭弘真的很美，甄英雄記得自己小的時候，母親最喜歡拉着他的手，帶着漫步在山路上，每每都會經過其他三座空蕩蕩的別墅，每當那個時候，秦夢謠就會站在別墅的門外發獃嘆氣，儘管這幾年，這座山隱隱成為了富豪集中的別墅區，但山頂，卻依然只有四座。　　過了山腰，已經凄涼了，前面，終於沒有了其他的別墅，甄英雄的心中，有一種很不詳，卻很氣憤的感覺，他知道，艾一心，大概有着和自己一樣的體會。　　這條路再走上去，便只有那四座別墅了，山頂，自己的母親睡在那裡……　　是氣憤，是迷惑，是不安，卻讓甄英雄恨的牙痒痒，甄英雄所以不回到這裏住，就是因為秦夢謠去世后，這裏，已經成了他封存記憶的聖地，這裏的一切，都是母親喜歡的，是神聖的，自己曾經答應母親，不娶到一個好女人，就絕對不搬回來住，可是現在，那殺手，就藏身在這屬於母親的聖地中，他們那噁心的氣味，玷污了母親的最愛！　　一心不知道甄英雄是不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因為還沒有機會向他坦白，但她可以感覺到甄英雄心中的複雜。　　這裏的別墅，一心只來過幾次，母親蘇影曾經告訴她，她最喜歡的人，最嫉妒的人，曾經就住在這裏，現在的一心知道，那兩個人，就是甄英雄的父母。　　一心莫名的害怕，牙關忍不住的打顫，她和甄英雄有相同的認識，這裏，是神聖的，想要殺掉甄英雄的人，究竟是什麼身份？現在就是用指尖思考也能猜的到，唯一可能對甄英雄下手的，只有那長輩們閉口不談的家族了。　　唐甜甜不曉得甄英雄與一心的臉色為什麼這麼差，而隨後下車的項嘯鳴幾乎咬碎了牙齒，跟隨而來的黑衣青年幾乎全是一臉憤然，與這裏美麗的風景全然不搭調，只有甜甜一個人對這裡是陌生的。　　“小艾，樹袋熊，你們在這裏等我。”甄英雄從來不覺得自己會有笑不出來的時候，可此刻，他終於知道，笑，有些情況下是很勉強了，“嘯鳴，你和我上去，其他人留在這裏，看住這條路，保護兩位小姐。”　　項嘯鳴跟隨甄天的時候，秦夢謠還在世，那是女神一般的存在，是值得尊敬的女人，她是黑道中一顆善良的啟明星，秦夢謠去世之後，每年清明可以來這裏祭拜她，是義字會每個成員的榮耀，跟甄英雄來這裏的人都已經猜到了有人玷污了這裏，所以，那憤怒的感覺，是相同的。　　沒有人拔槍，但那殺氣，卻是唐甜甜與艾一心都可以感覺到的。　　“死……英雄。”甜甜似乎突然意識到‘死’是個不吉利的字眼，改口喊了甄英雄的名字，“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嗎？”　　“不可以。”　　甄英雄很奇怪，居然如此正經的回答，甜甜一怔，卻聽一心說道：“英雄，我要去。”　　很堅毅的表情，甄英雄看着一心那柔弱的小臉，笑了笑，即便自己說不行，她還是要去的吧？那裡對她來說，應該也是特別的。　　“嘯鳴，保護你家少奶奶。”　　項嘯鳴愣了一下，然後笑了，“是，少爺！”　　甜甜立刻覺得委屈了，這不公平吧？　　“為什麼點心說去就可以，我要去就不可以啊？”甜甜有些耍小姐脾氣，“我也要去！”　　“真是抱歉啊，樹袋熊。”甄英雄走到甜甜身邊，笑道：“上面的樹恭弘=叶 恭弘不好吃。”　　“啊？”甜甜還沒明白呢，脖子一痛，被甄少爺一記手刀切昏了。　　“球球的，折騰一路，你也該睡會兒了。”　　甄英雄將甜甜塞到車裡，回頭一看艾一心，小艾同志立刻捂着脖子警惕的望着甄英雄，那樣子煞是可愛，“你休想打昏我，我怕痛！”　　少爺我是那麼無恥的人嗎？甄英雄嘆了口氣，“不要亂來，跟在嘯鳴身後就可以了。”　　……　　“愛……愛莎。”哈恩的聲音顫抖了，努力的克制着，“他真的這樣叫的你？那，那個闌度他已經死了嗎？”　　“恩。”中了那樣一刀，又被羅比踢了一腳，估計是活不了了，愛利絲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沒有去注意哈恩的異樣，“哈恩叔叔，我可以拜託您一件事情嗎？”　　哈恩聽說闌度已經死了，明顯鬆了口氣，聽到愛利絲有請求，一怔，就聽愛利絲說道：“我需要一份檔案，一份，甄英雄無法查到的檔案。”　　“你指的是……”　　“我要去甄英雄的身邊。”愛利絲語出驚人，“只有去到他的身邊，成為他的朋友，我才有能力，有機會殺掉他。”　　哈恩被愛利絲的話嚇了一跳，恰在此時，那個叫做韓慧恩的女人敲門走了進來，“父親，羅比已經醒了，我們隨時可以離開。”　　哈恩點了點頭，再次望向愛利絲，卻見這個柔弱的女孩子僅僅笑了一笑，用表情回答了自己，她，並不打算一起離開。　　“慧恩，先將羅比送上車，我想再和小姐談兩句……”　　哈恩的話說了一半，就聽到樓下發出一聲巨響，好象是桌子被掀翻的聲音，但作為殺手的三個人卻清楚聽到了幾聲微細的槍聲，有情況！　　韓慧恩掏出手槍，警惕性的提升速度就像意識到獵人腳步接近的老虎，還未動，那暴戾的殺氣已經提了上來，“父親，請保護愛利絲小姐離開。”　　哈恩很滿意韓慧恩的表現，卻沒有打算離開的意思，而剛才出現在表情中的那點驚訝也已消失不見，雖然無法解釋，但可以找到這裏的人，不可能會是其他人的，“慧恩，你帶小姐下山，甄英雄，並不是你可以應付的，這麼短的時間找到這裏，他們的人手不可能迅速的部署，藉此機會速速離開吧。”　　甄英雄？！愛利絲與韓慧恩皆被嚇了一跳，甄英雄怎麼可能找到這個地方來？　　“現在沒有時間思考這個問題。”哈恩站在窗邊小心的觀望了外面一眼，很靜，如他所料想的一般，甄英雄摸到這個地方，是無法帶太多人手上山的，而且，他也不會讓這山頂嘈雜，“慧恩，你們從窗子出去，拿到車立刻下山，甄英雄，交給我好了。”　　愛利絲還想說什麼，卻聽那哈恩嚴肅道：“小姐，現在不是任性的時候，請遮掩好自己的容貌，你不希望被甄英雄看到吧？”　　愛利絲連猶豫的時間都沒有，已經被韓慧恩拉住了手腕，真正的殺手，沒有猶豫，韓慧恩甚至連對哈恩的擔心也沒有，老虎與綿羊的搏鬥，會有誰去為老虎擔心呢？　　……　　童戰被茶几砸到了身上，對着甄英雄射擊的幾顆子彈統統被茶几擋下，手槍脫手而飛的時候，甄英雄一腳蹬在了茶几上，童戰抱着那茶几，坐翻了一張長沙發，後背貼着地面，下半身被沙發背擠壓，疊在胸前，當真是狼狽到了極點，直到此刻，他依然無法相信如鬼一般從衛生間走出來的傢伙就是甄英雄，他，究竟是怎麼進來的？　　甄少爺現在火很大，但看到只能扶牆才能站穩的羅比，還有那鼓鼓的褲襠，甄英雄還是笑了，“呦……！羅比老兄，一會兒不見，你已經如此憔悴了嗎？哦呵呵，少爺我還以為自己那刀丟飛了呢，看你那小弟弟給嚇的，用那麼厚的手巾擦汗啊？”　　羅比本就失血過多，身體虛弱，加上要害，或者說是男人的尊嚴被甄英雄重重的創傷，以後怕是連小便也要換坐姿了，心理的頹喪疲勞與身體的痛苦憤怒達成了鮮明對比。　　沒有槍，沒有力氣，不然就是同歸於盡也要毀了甄英雄，羅比的聲音帶着無窮的怨恨，由於來自地獄的詛咒一般，道：“甄英雄，你一定會死在我手上！”　　“今天你很運氣。”甄英雄一腳蹬住那沙發，將童戰壓在下面，一邊用槍指着羅比，淡淡道：“我不會在這座山上殺人，所以你不會死在這裏，我還有很多問題要請教你，因此，你的命，暫時還沒有死的價值，例如，我很想知道，這個和甄、秦、蘇三家同樣建在這山莊最頂的別墅，主人究竟是誰……”　　“很遺憾，你將帶着這個疑問離開這個世界了。”　　甄英雄一驚，望向了樓梯口，那一頭白髮，卻身體異常強壯的老人正緩緩走下樓梯，沒有任何的氣勢，無論是殺氣，還是生氣，彷彿他若不開口講話，就如同空氣一般，這個人，比羅比或者自己這樣可以壓抑殺氣的人還要可怕的多，因為，到了他這樣的程度，生或死，已經變成了無關緊要的遊戲，已經不值得他去緊張或者關心了，這個老人，是一個超越了羅比的魔鬼！　　球球的，少爺今天觸怒了哪位神仙哥哥，居然這麼衰，先是遇到羅比那樣的變態，現在又出現了一個完全沒有殺氣的恐怖殺手，少爺來的，會不會太唐突了？和預想的不同啊，這裏，居然有這麼多人！　　甄英雄不會笨的為了一隻受傷的獅子而忽略掉看起來並不想咬人的老虎，食肉的終歸是食肉的，甄英雄槍口一轉，對向了那老人，但更另他驚訝的事情發生了，當他的槍口指到唐裝老人的時候，明明沒有武器的他，竟然已經用一把沙漠之鷹瞄準了自己。　　好快，甄英雄簡直懷疑自己的眼睛出了問題，那老人的掏槍速度太快了！　　“父……親……”　　那童戰身體完全的折在了一起，說話很是費勁，而羅比雖然慘的可以，卻一點感激那老人的意思都沒有，甄英雄的實力他了解，如果沒有那麼多陰謀詭計的話，甄英雄不可能是自己的對手，只因為自己有殺手的高傲，而那傢伙是個地道的流氓而已。　　“如果我剛才開槍的話，你已經死了。”　　這老人正是哈恩，並不去在乎羅比，他只是冷冷看着甄英雄，這話自信中有着輕蔑，但輕蔑中卻沒有絲毫的鬆懈，獅子搏兔，也應該盡全力，尤其是，對付一隻狡猾的像狐狸一般的兔子。　　“如果這是人情，那我不領。”甄英雄雖然詫異，卻很快回復了冷靜，如果氣勢上被壓了一頭，自信受到打擊，那自己這條小命大概就出不了這個房子了，“你不開槍，並不是因為放水給我，而是你不敢開槍，你那把沙漠之鷹沒有消音器，聲音怕是太大了點吧？”　　哈恩有些了解羅比為什麼要贏不了甄英雄了，只見重新將槍口對準羅比的甄英雄狠狠的一踩倒掉的沙發，那個喜歡裝的和羅比一樣冷冷的童戰立刻痛苦的呻吟，“你若開槍打死了少爺，想要逃跑的那個丫頭安全就會失去保證，大概，你希望少爺我做你的人質，或者成為那個丫頭逃跑的保險吧？我一個人出現在這裏並不符合邏輯，你一定擔心我有更多的同伴出現，對嗎？”　　哈恩笑了，但心理卻驚訝萬分，這個小子，好快的思維！　　“也許你說對了，那你覺得，我接下來會如何呢？”　　“我不開槍，你也不會開槍，這就是我得出的答案。”　　甄英雄嘴角勾了起來，但表情的自信與心裏的‘啊彌陀佛’‘玉皇大帝’‘耶蘇上帝’什麼的截然相反，心裏可慌啊，從現在的形式看，這個超出自己預料的牛B老人想要用槍滅了自己，那是眨眨眼的事情，但換做自己處在他的角度，不到萬不得已也是不會開槍的，可是接下來該怎麼拖延時間呢？　　……　　“少奶奶，您放心好了，我家少爺雖然整天沒個正型，但絕對不是輕易冒險的人，他可是很厲害的。”　　項嘯鳴說的痛快，雖然很有信心，但眉宇之間卻依然掛着幾分擔憂。　　這裏，是別墅車庫，門敞開着，並排停着兩輛汽車，一輛出租車，司機已經死掉了，被丟到了後排座位，另一輛，是藍色的賓利GTC敞蓬跑車，小艾還沒有從看到死人的恐懼中回復過來，想到甄英雄一個人從車庫角落的通風窗爬了上去，打算從車褲的房頂爬過去，然後從一樓最高的窗子，也就是衛生間鑽進去面對那麼兇殘的壞人，小艾就覺得害怕，不過，這種牽挂的感覺，在小艾心中形成的，就是甄英雄的正義形象了。　　項嘯鳴不太敢去看那個美的不象話的少奶奶，雖然小艾戴上了墨鏡和口罩，且穿的很中性，但項嘯鳴卻很清楚的感覺到，這個女孩子身上，有着和秦夢謠同樣的氣質，羡慕甄少爺有福氣的同時，也替甄天高興，另外，有點羡慕，項嘯鳴光棍了二十四年，眼看着就二十五了，連個女朋友都沒交過呢。　　因為完全沒有經驗，項嘯鳴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寬慰這少奶奶，想了想，居然說道：“雖然這個別墅的主人是誰不清楚，但這四座別墅的構造都是完全相同的，聽老闆說是用的同一張設計圖紙，少奶奶放心吧，少爺絕對比寄住在這裏的老鼠還要熟悉這棟房子……”　　話說的是容易，而且甄少爺進去的也容易，但項嘯鳴哪知道，那少爺一進入就碰上棘手的事情了，現在正僵着呢，但他倒記得甄英雄的吩咐，“少奶奶，少爺說他進去之後不出意外的話，一定會有人來車庫取車的，您還是先躲起來吧。”　　小艾的眼睛還不舍的盯着那通風窗口呢，突然聽到外面傳來了細微腳步聲，見項嘯鳴眼神一變，小艾趕快識趣的躲到了角落堆放的輪胎後面。　　項嘯鳴露出一個興奮而期待的笑容，身為甄天的保鏢，他每天鍛煉着自己的身體，卻少有表現的機會，這次，終於有作死的找上門了！

# 第202章 菲茲傑拉德

　　速度很快，卻沒有發出聲音，項嘯鳴已經閃到了門后，門外的人影映進來，應該是一男一女，女的就算了，先揍那男的。　　留短頭髮的女人就是倒霉，因為很容易引起誤會，一身絕對中性西服且敞穿的韓慧恩小姐急匆匆的拉着愛利絲才一進入車庫，頭髮被人一抓，手槍還沒抬起來，腰眼被人用膝蓋一撞，腳下一絆，身子向後倒去的時候，終於看到從身後偷襲自己的男人了，給人感覺很精幹，很彪實，眼中精芒四射，一看就是狠角色的男人！　　不過項嘯鳴可沒認出自己打的是女的，直到雙拳並在一起，狠狠的砸到了韓慧恩柔軟的胸口上，幫她用最快的速度躺到地上為止。　　拳頭上殘留的那陌生的感覺，發自女人口中的痛呼，娘的！是個娘們兒！　　項嘯鳴和闌度那男女不分的傢伙不同，他是退伍軍人，大男子主義，最看不起的就是打女人的爺們，可這次……　　女人的胸部是多麼脆弱的部位啊？韓慧恩被這一拳錘的連咳嗽都發不出聲音了，捂着胸口大口的喘息着。　　蓋着帽子，戴上墨鏡，捂着口罩的愛利絲這身裝束讓躲在最裏面的小艾覺得眼熟，但那身手卻讓人驚訝。　　愛利絲沒想到車庫里有埋伏，嚇了一跳，卻本能的朝着項嘯鳴的臉打去，項嘯鳴雖然內疚自己打了女人，沒有對愛利絲出手，卻也不會挨打，左右架擋兩拳，居然胳膊生疼，這丫頭好大的拳勁，一個高撂踢腿，愣把項嘯鳴逼退了一步。　　項嘯鳴不想揍女人，更覺得沒那個必要，槍一掏，愛利絲傻了，她沒槍啊。　　……　　時間應該拖的夠長了吧？甄英雄與哈恩對視了將近五分鐘，端槍的胳膊都有些麻了。　　“如果我們都不能開槍，那就一起把槍丟掉，用拳腳分勝負如何？”　　無恥，下流！哈恩不是白痴，甄英雄什麼想法他一眼就看出來了，你小子年輕力壯，看我歲數大了，擺明是要撿便宜啊！　　甄英雄還真是那麼想的，只看出槍的速度，自己是一點勝算都沒有，但打架就不同了，你個老傢伙長的高大，就算力量再足，出拳也快，可畢竟年歲大了，少爺不信累不死你！　　“甄英雄，我為羅比敢到悲哀。”哈恩氣的想笑，“你的無恥確實讓一個有尊嚴的殺手頭疼。”　　外面有響動，傳來一聲烏鴉般的不明鳥叫，甄英雄算服了項嘯鳴的破鑼嗓子，喜鵲是這麼叫的嗎？　　哈恩吃了一驚，而羅比本就無色的臉再度失色，又着了甄英雄的道兒！　　果然，甄少爺將手槍別回了褲帶，嘿嘿一笑，用手指敲着太陽穴，一臉得意讓哈恩如此老道的殺手也險些動怒失了方寸，“殺手只講究殺人的手段，為了殺，甚至拋棄了人類的感情，即便再高明，也是在努力將殺人轉換為自己的本能，說穿了，就好象叢林中的野獸，即便有再快的速度，再利的爪牙，也只是想着如何吃到獵物而已，依賴能力，超越了倚賴大腦，所以它們才智商低下。”　　甄英雄又開始拐彎抹角的罵人了，“我一個人進來，你一定會覺得我是怕人多驚動了你，把其他人留在了下面，也一定會想如此倉促的追到這裏，義字會不可能有完整的人員部署，恭喜你，這些，都是正確的，但……”　　哈恩與羅比望着被項嘯鳴用槍頂着推進來的愛利絲與韓慧恩，表情已經不是用驚訝可以形容的了。　　“YY，你沒事吧？”小艾同志根本不去看別人，她眼裡，就只有一個甄英雄。　　甄英雄很自然的將小艾擋在了自己身後，笑道：“這位菜鳥小姐是你們的主子吧？我雖然沒想到你們這裏的人多了點，但事情的發展並不會受到影響，就算只有那位裹着尿不濕的先生在這裏，我想，也應該是由他擋着我，然後讓那位菜鳥小姐開溜，於是……”　　“於是你在車庫埋伏了這個男人，而且剛才，你是看準我會和你拖延時間以便讓愛利絲小姐安全的離開，甄英雄，你的狡猾讓人佩服，也讓人頭痛。”哈恩額頭上有青筋爆起，現在他明白了，甄英雄用的就是聲東擊西，用自己做誘餌，以抓愛利絲為目的小伎倆，偏偏這伎倆用的恰倒好處。　　看着蒙頭蓋臉的愛利絲好象很憤怒的望着自己，甄英雄邪邪的一笑，朝她的臉伸出了手。　　“拿開你的臟手！”韓慧恩已經倒過口氣了，不在乎自己的腦袋會不會被項嘯鳴的槍打爆，一拳朝甄英雄打來。　　“咚！”　　甄少爺上身沒怎麼晃動，卻是出人意料的一腳踢在了人家女孩子的兩腿交合點，還是聲東擊西，淫蕩無恥，小艾光是看着也覺得疼，愛利絲更是險些喊出來，而項嘯鳴又是佩服又是鄙視，打女人本來就是值得鄙視的，能打的毫不留情，那就值得敬佩了，這得多不要臉才能做到的啊。　　夾着大腿跪倒在地，韓慧恩這輩子都沒如此憋屈過，女人最脆弱的部位先後被這兩個流氓給打了，要是光明較量，未必就是自己躺下。　　“那個，少爺，您這腳踢的是不是狠了點啊……”　　項嘯鳴這話說的連自己也莫名其妙，關心敵人，這不像自己啊。　　“又不是你老婆，有什麼關係。”　　小艾雖然覺得那女人挺可憐，但想到她剛才要打的是自己愛人，恨不得再補上一腳才好，聽甄英雄提到‘老婆’兩個字，聯想到項嘯鳴那句少奶奶，小艾同志臉都紅了，自己做了他們的少奶奶，不就成了甄英雄的老婆嗎？有人打自己老公，當然不能心軟了。　　小艾是蘇影的女兒，多少有她母親的性格影響，不過，她這愛幻想的毛病，似乎是不分場合與形式的，如此危險中，她還能甜蜜蜜的做夢呢，挺陶醉。　　項嘯鳴挺大個老爺們，居然臉紅了，怪異的看了一眼韓慧恩，做賊似的移開了目光，可還是被韓慧恩看到了，心裏一跳，韓慧恩也不知道那算什麼感覺。　　甄英雄又朝着愛利絲伸出了手，愛利絲怕的渾身顫抖，如果被甄英雄看到自己的臉，今天即便死不了，以後也別想靠近他下手了。　　即便看不到表情，可愛利絲還是給人一種小羊羔的感覺，甄英雄突然一怔，很隱諱的一怔，只有小艾感覺到了，愛利絲似乎察覺到甄英雄眼中閃過一絲光彩，但很快他的目光便移開了。　　看了看受傷似乎註定要做太監的羅比，看了看沒能力反抗的韓慧恩與童戰，最後看了眼那出槍如同變魔術一般的恐怖大叔，甄少爺突然不想去看愛利絲的容貌了，球球的，少爺最討厭的就是不完美的勝利！　　恰在甄英雄似乎想啥壞主意的時候，哈恩說話了，“甄英雄，如果你的手碰到愛利絲小姐的臉，我會讓你的意識永遠離開這個世界。”　　很冷靜，很有氣勢，這個威脅來的太是時候了，甄英雄將手收回，左手握着小艾的手，不許她把身子從自己身後探出，右手重新掏出了手槍，不過，很慢，一點也不着急，“這位大叔，能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嗎？”　　“哈恩，哈恩・菲茲傑拉德。”哈恩大叔沒有猶豫，將名字報了出來，事情發展至此，有些東西已經不需要隱瞞，這是對甄英雄的承認，也是與甄英雄的徹底對立，殺手，只對將死的人才會說出自己的名字。　　甄英雄對這個名字很陌生，可小艾卻是全身一顫，“菲茲傑拉德？！你……你與諾森家族是什麼關係？！”　　哈恩不大不小的吃了一驚，可以通過這個姓氏聯想到諾森家族並不意外，意外的是，這話是那個女孩子說出來的，“你為什麼知道諾森家族？！”　　這話無疑是承認了啊，小艾更怕了，緊緊的貼着甄英雄，那顫抖，讓甄英雄本能的升出了保護的慾望，“你什麼家族少爺我不關心，但看目前這形式，哈恩大叔，你殺不了少爺，少爺也殺不了你。”　　哈恩見甄英雄的槍口突然用極快的速度頂住了愛利絲的腦門，險些讓手槍走了火，好快，是與羅比不相上下的出槍速度。　　“我們兩個人三把槍，哈恩大叔，你開槍再快，再准，怕也沒機會從我手中救出小菜鳥，當然，雖然我有殺掉小菜鳥的把握，但沒有在你手中活命的把握，所以，我們來做個交易。”甄英雄一臉的市儈，讓人懷疑他又有陰謀，“我放了你與小菜鳥，當然，我家的漢宮不是皇宮，少爺我要一個太監也沒用，所以請把那沒有蘿蔔的蘿蔔也帶走……”　　沒有蘿蔔的蘿蔔？羅比愣了片刻才醒過腔來，這是罵人啊！因為只是簡單的止血治療，羅比虛弱的已經無法說話了，不然命不要也不能讓他這麼侮辱啊。　　愛利絲才生氣呢，一口一個小菜鳥，鳥類在動物中是智商極為低下的種族，這比直接罵人還難讓對自己智商有自信的人接受啊。　　“但是……”甄英雄根本不給哈恩大叔思考的機會，“這個癆病鬼與假小子我留下了，永遠不會輸的本少爺是不可能和你打平手的，我需要些戰利品證明我的勝利，再說，我看的出來，這假小子已經愛上我兄弟了……”　　“你放……”　　“咚！”　　韓慧恩的三字經還沒念完，甄少爺一腳丫子，又踢到人家雙腿之間了，儘管韓慧恩擋了，但坐在地上，又兩次被重創，沒有辦法與甄英雄的腳勁抗衡，私處又挨一腳，居然還是腳尖捅到的。　　項嘯鳴還沒反應過來呢，就聽甄英雄繼續說道：“既然我兄弟也喜歡這假小子，當然是娶回去做老婆，至於這男的，少爺要去逼供，至於逼什麼供，相信也不用說了，他知道的一切，少爺都會讓他說出來，勸你不要現在開槍滅口，否則出現空當的人是你，呵呵。”　　娶老婆？你這是搶吧？！別說愛利絲等人不知道這少爺到底想什麼，連小艾也暈了，項嘯鳴更是有了一種被包辦婚姻的感覺，但……看了看韓慧恩，項嘯鳴咽了口唾沫，這世界上，真的有一見鍾情這種荒唐的事情啊。　　哈恩大叔總感覺甄英雄有陰謀，可想來想去，也想不到他到底在圖謀什麼，難道，真的是不想和自己拚命嗎？他看準了愛利絲是自己絕對要保護的人，所以為了保命才這麼做的嗎？　　“父親，您帶愛利絲小姐回莊園。”韓慧恩掙扎着要站起來，可看到甄英雄又要踢，趕快放棄了，“慧恩從來沒有恐懼過死亡！”　　言下之意很明顯，她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甄英雄不會從她身上得到任何的情報。　　很值得尊敬，這女人確實夠意思，甄英雄嘴角一勾，鄙視了一眼望着女人發獃的項嘯鳴，這小子今天有些發花痴。　　哈恩是個職業的殺手，有着主次分明的清晰邏輯，對於殺手而言，人，都是有價值的，而愛利絲的命，顯然要高過韓慧恩，甚至是韓慧恩與羅比，童戰三個人的命，果斷的他深知猶豫是一個殺手最大的敵人，所以，淡淡的，卻帶着幽冥般氣息的說道：“我不知道你有什麼陰謀，但下一次，你不會再有和我討價還價的機會，我已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家主的名譽起誓。”　　小艾那加速的心跳，驚顫的呼吸，甄英雄完全感受到了，看來這個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還挺有名的，可惜，對這名字一無所知的甄少爺根本不買帳，“我不知道你有多麼厲害，但下一次，我出槍的速度會超越你，用我永遠不會輸的甄少爺的大名起誓。”

# 第203章 太子的計劃

　　這小子……真的不是在開玩笑嗎？整個屋子的人都覺得惡寒，甄英雄完全不把哈恩大叔放在眼中啊。　　甄英雄肯定有問題，所有人都感覺到了，但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有什麼問題，而且，他說的是事實，想從哈恩手裡活下來，這是唯一的辦法。　　愛利絲不肯走，她知道自己的離開代表着韓慧恩的死亡，如果，真的可以痛快的死去也好啊，想到她可能代替自己被甄英雄百般凌辱，愛利絲的墨鏡無法擋住她的眼淚，可韓慧恩卻一直笑着，完全沒有恐懼。　　“愛利絲，叫我一聲姐姐吧。”　　甄英雄與項嘯鳴的手槍一直抵着愛利絲的頭，在愛利絲上車之後，也被項嘯鳴用槍口威脅着的韓慧恩說了唯一的一句話，“我一直把你當做妹妹的，因為，只有在你那裡，我才能找到親人的感覺，我想知道，你有把我看做姐姐嗎？”　　韓慧恩作為殺手，在最後一刻喪失了殺手的尊嚴，哈恩有些失望，有些氣惱，因為韓慧恩的話顯然是很不喜歡過往的一切，而她對愛利絲，有了殺手不該存在的情感，即便是姐妹，也不允許，因此，哈恩沒有停留，汽車消失處，只有愛利絲的聲音飄蕩在山林之中，鳥兒齊飛出紅色的恭弘=叶 恭弘海，那聲音是多麼的動聽，卻偏偏如此的凄切。　　“慧恩姐姐……”　　感動啊，韓慧恩眼淚涌了出來，小艾也有了一種做壞事的感覺，偷偷的抹着眼淚，心裏已經開始琢磨着，怎麼才能說服甄英雄不欺負這個女的，而用槍頂着韓慧恩的項嘯鳴，也是一臉的不忍，這個女人，真的讓他心動了，殺掉這個女人，真的很難啊。　　“要殺我就動手吧，侮辱我，你們休想！”　　抹了一把眼淚，擤了一把鼻涕，卻不是因為恐懼或者害怕，而是對世界的留戀與不舍，或者說，是對愛利絲的留戀與不舍。　　甄英雄已經與手下通了電話，告訴他們上來這裏，然後不要阻攔下山的汽車，這才擁着小艾走回客廳，看着這個剛剛一進來就讓他很吃驚的裝飾格局，坐到了沙发上，是很大氣，或者說是牛氣的一靠，翹着二郎腿，將小艾摟在懷裡，一副黑社會大哥的裝B模樣，“你好象很疼那隻小菜鳥啊。”　　“小菜鳥？開玩笑，愛利絲冰雪聰明，只不過心地善良才讓你這混蛋活到了現在而已！”韓慧恩的氣憤只是針對甄英雄對愛利絲的辱蔑。　　“好奇怪，殺手，不是沒有感情的嗎？”甄英雄專點人家傷疤，“剛才那個哈恩大叔就毫不猶豫的把你們兩個留下來了，而你卻被那隻小菜鳥喊了聲姐姐就感動成這個模樣，你真的是殺手嗎？”　　“有種的你和我比畫一下不就知道了嗎！”韓慧恩說話很沖，確實不服氣啊，但目光一黯之後，聲音也弱了下來，“人的感情本來就是無法割捨的，硬要割捨的人和四條腿的畜生有什麼區別？！愛利絲，就是被沒有感情的人玩弄着感情……恩？王八蛋，你套我話？！”　　球球的，你這女人還真笨啊，才反應過來啊？連小艾都覺得韓慧恩神經大條的不象個殺手了，如果直接問你，你會說嗎？　　甄英雄也不曉得知道這些東西有什麼價值，見她已經反應過來了，嘿嘿一笑，“你覺得，我現在會怎麼對付你們兩個呢？”　　童戰被五花大綁，封住了口，看到甄英雄笑的像個惡魔，害怕了，人，可能不怕死，但絕對害怕生死兩難的受盡折磨，甄英雄絕對不是純潔的人啊。　　“要殺就殺，你哪來的廢話？”韓慧恩雖然說的大方，但不甘心的語氣卻沒有掩飾，“如果我說要和你正大光明的分個高下，你鐵定不會同意，直接殺了我，免得被我找到逃跑的機會，不然，你以後睡覺都要小心床下！”　　本是氣話，項嘯鳴想要求情，最少，要殺，也不要在自己的面前，更不要自己來殺，更想請甄英雄給她一個痛快，不要折磨她，凌辱她，這個女人的直爽已經讓項嘯鳴動了心，但項嘯鳴卻不會為了一個女人而變心，他是忠於甄家的，只要一會兒，其他的同伴上來接手這個動動手指就能完成的任務就好。　　小艾也很欣賞這個女人，尤其是，她是個很感性的女人，勇敢，卻也有溫柔的一面，面對死亡坦蕩，面對感情卻柔弱的可憐，雖然走錯了路，但她一定還有救的。　　正當兩個同情敵人的傢伙要張口的時候，甄少爺卻說了一句另所有人不可置信的話，“恩，好啊，就分個高下吧，倒地者輸，你贏了，少爺放你走，你輸了，嫁給我兄弟做老婆，不接受也不要緊，那我就直接殺了你，你看公平嗎？”　　天啊……，甄英雄今天真的太不對勁了！　　韓慧恩也以為自己聽錯了呢，可看到甄英雄一臉的認真，立刻燃起了求生的慾望，痛扁甄英雄，即便活不了，也值，十指空抓出指響，靈活的晃動了幾下肩膀，“你站起來！”　　“少爺不需要站起來，因為你的對手不是我。”甄英雄似乎很累，打了個哈哧，一指項嘯鳴，道：“和他打吧，娶老婆就要自己努力，不是嗎？”　　項嘯鳴心都慌了，這少爺到底要做什麼？這不是為難人嗎？　　韓慧恩心裏一盤算，羅比都被甄英雄給閹了，自己不如羅比，和甄英雄打，大概也沒什麼勝算，再一想到自己被項嘯鳴在本就不怎麼豐滿的胸部上錘了一拳，火大了，而且，韓慧恩有一種很討厭項嘯鳴的感覺，那感覺，與對甄英雄的那種討厭完全不同，一聲低喝，二話沒有，拳頭如雨，韓慧恩已經撲了上去。　　怎麼辦？打倒她，她就要任由自己處置，被她打倒，她就會獲得自由，然後，繼續找少爺的麻煩，自己該怎麼辦？項嘯鳴只有擋架的份兒，他暗罵自己糊塗，猶豫，幾次有機會打中韓慧恩的要害，卻無一例外的放過了，甄少爺明知道自己是不打女人的啊！他到底在想什麼啊？！　　甄英雄饒有興緻的看着被動的項嘯鳴，嘴角勾起的壞笑讓小艾迷惑，小艾已經看出來了，或者說是項嘯鳴並不懂得掩飾，他對那韓慧恩有好感，甄英雄是故意考驗項嘯鳴嗎？可看他這臭屁的表情，顯然不是啊。　　“YY，你到底在搞什麼？一定是有什麼目的吧？剛才為什麼要放走那麼可怕的人物啊？你知不知道那個哈恩是多麼危險的人？”小艾很了解甄英雄，知道他一定有着自己的理由，但她更擔心甄英雄，敵人雖然明晰了，但更讓人心驚了。　　甄英雄摟着小艾肩膀的手緊了緊，好象突然感到了后怕，然後無奈的笑着，貼着小艾的耳朵，小聲道：“我不知道哈恩大叔是什麼人物，但我剛才說的卻是事實，他不會讓我們留下愛利絲，除非愛利絲的生命沒有受到絕對威脅，否則，大家就是同歸於盡的下場，我的小艾也在這裏，我怎麼敢冒這種危險呢？而且，用命換命，是一種白痴的行為。”　　小艾一慌，內疚道：“是因為我硬要跟來，你才……”　　“小艾不跟來，我也一樣會做出同樣選擇的，我是想死在這山中，但那是和小艾結婚之後一百年的事情，哦呵呵……”甄英雄淫蕩卻讓小艾又羞又感動的笑過之後，表情一黯，“而且，在這座山上，我不想開槍，少爺不信神鬼魔佛，但也覺得，開槍，會吵到我老媽。”　　小艾看着甄英雄，更感動了，這傢伙，有時候真的很可愛，“YY……”　　甄英雄黯然表情未變的掃了一眼這屋子，淡淡的說話讓小艾驚的張目結舌，“其實我真正不抓愛利絲，或者不想取她性命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房子，這裏，和我家別墅的客廳完全一樣，格局，擺設，傢具，桌布，甚至是茶杯酒杯……”　　“全部……一樣？”　　“恩，只有窗帘的顏色不同，從外面看不出來而已。”甄英雄眉頭一松，笑道：“我想，這些問題，是有去請教老爹了。”　　甄英雄有一種感覺，愛利絲，還有她身後的人，應該和甄家有着頗深淵源，那個女孩子，不能殺，母親在世時，每次站在門外望着這房子的時候，都會盈出淚光，甄英雄不想發生無可挽回的事情，而且還有一個最主要，也是最複雜難解的問題，愛利絲，很可能是闌度的……　　小艾隱隱了解甄英雄的想法，也能體諒他的決斷，但還是有不滿的地方，“既然這些都如此奇怪，你為什麼不去看那個愛利絲的真面目呢？如果她下次接近你的話，你不是很危險……恩？接近你……”　　“不愧是我家的小艾，已經意識到了嗎？”甄英雄得意的翹着嘴角，眼神卻是一凌，“我也是在剛才突然想到的，哈恩大叔那麼可怕，羅比也不是省油的燈，即便是這個叫做慧恩的女人也比愛利絲強多了，可他們卻讓一隻小菜鳥來對付我，擺明有問題，放走她，下次來殺我的，還會是她，菜鳥總比老鳥容易對付，而且……”　　甄英雄笑的太壞了，“羅比那廝做了太監，想必短時間里不可能陪着愛利絲來殺我，哈恩雖然有可能幫着愛利絲對我出手，但我處在義字會的保護中，他想出現在朗朗市不被發現，難度太大了，也許會有其他殺手繼續幫助愛利絲來殺我，但有了羅比這次的教訓，她一定覺得，狙擊，對我是沒有效果的，除非，還有比羅比更厲害的殺手……”　　雖然有些運氣，但五十米以內的狙擊都活了下來，愛利絲一定很受打擊，甄英雄想到這裏，得意之餘，也有些感激樹袋熊爽約與白果那美麗的誤會了，一個怪物盒，竟然幫助自己發現了如此大的秘密，而且，將主控權握到了手中，儘管，在愛利絲等人看來，自己依然是被動的。　　小艾渾身一激靈，自己的感覺果然是正確的，“YY，那麼，愛利絲真的會用接近你的方式……”　　“恩，我想是的，不然，她也不會矇著臉了，和你一樣，她不想被人看到她的容貌。”甄英雄嚴肅道：“她肯定早就這樣打算了，所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給闌度舉辦個葬禮，然後，逼愛利絲早些接近我了，呵呵，少爺不會輸，要勝利，就要完美的勝利，當她接近我的時候，也許才是我們都不設防的時候吧？她的容貌，是不能看，也不需要看，因為愛利絲不會知道，她的容貌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闌度，樹袋熊，都不是近視眼啊。”　　對啊！闌度是被愛利絲用刀傷到的，那麼近的距離不可能看不到的，而甜甜既然能跟蹤到這裏，並知道那兩個人的身份，也一定看到了他們的真面目，只要愛利絲覺得甄英雄還不知道她的容貌，那就很有可能接近他，但是……　　這樣的計劃真的是他在剛才的瞬間想到的嗎？小艾不可思議的望着甄英雄，明明是個大咧咧，看起來沒心沒肺的傢伙，居然有這樣縝密的心思，在危機之中也能保持着如此清晰的邏輯推理，太厲害了，“要逼愛利絲接近你身邊我能理解，但為什麼要給闌度舉辦葬禮？難道，他真的不行了嗎？”　　“那傢伙有着蟑螂一般頑強的生命力，舉辦葬禮，是讓愛利絲沒有顧慮，因為闌度看到了她的樣貌。”甄英雄望着韓慧恩與項嘯鳴，笑道：“至於怎麼逼愛利絲很快出現在我身邊，那就要看嘯鳴的了，他，肯定會輸。”　　話才落，就聽到‘嗵’的一聲，果然，倒地的是項嘯鳴，不要說小艾了，連韓慧恩也愣了。

# 第204章 可怕的冰兒

　　“嘯鳴，你的騎士精神讓我覺得噁心，被一個女人打倒，難道你準備好接受家法了嗎？”甄英雄變臉和翻書一樣快，小艾實在搞不懂這傢伙要做什麼，他剛就猜到項嘯鳴會輸了，而且也在期待這個結果，又為什麼突然生氣呢？　　“對，對不起，少爺，可我……”　　“閉上你的嘴巴！你覺得你還有資格和我說話嗎？！”甄英雄喝道：“沒用的東西，應該丟進垃圾堆里喝泥水！”很惡毒的咒罵，小艾明知道甄英雄有目的，還是覺得項嘯鳴可憐。　　甄英雄的臉上寫滿了要殺人的憤怒，望着項嘯鳴那臉沒有懊悔的內疚，韓慧恩心裏又湧出了那種奇怪的感覺，她知道這個項嘯鳴是故意被自己打倒的，難道，他真的喜歡自己，所以要放自己離開？可是，他不知道失敗后的結果嗎？　　甄英雄冷冷的目光盯上了韓慧恩，“你可以走了，本少爺說話算話。”　　韓慧恩一怔，“你真的放我走？”　　“既然有個傢伙願意用自己的命做交換，我沒理由不成全他，更何況，我就沒把你這女人放眼裡，你和我這手下不過是兩條人命而已，殺誰都是一樣的。”甄英雄沒有理會這時突然湧進來的甜甜及自己的一眾手下，“在我改變主意之前，滾蛋。”　　韓慧恩沒想到自己居然這樣撿回了一條命，而且是一個敵人用自己的命換回來的，低頭去看倒在地上的項嘯鳴，發現他也在看着自己，雖然立刻轉移了目光，可眼中那一絲欣喜，卻更加印證了韓慧恩的猜測，他，果然是故意讓自己的。　　“把那沒用的東西捆起來，帶回漢宮，折磨到死！”甄少爺發話了，一眾手下雖然心裏驚的不得了，但看到項嘯鳴臉上的愧疚與倒地的狼狽，二話沒有，幾個青年有些歉意，卻手腳麻利的將項嘯鳴扶了起來，五花大綁。　　猶豫了一下，這個男人雖然特別，但畢竟是敵人，韓慧恩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重獲新生的喜悅，心理複雜的回望着項嘯鳴，離開了這個‘棲息地’。　　項嘯鳴早就做好了被懲罰的準備，愧疚道：“少爺，我……只要嘯鳴死不了，一定不會讓任何人對您不利的，放走那女人，我，我……”　　甄英雄確定韓慧恩已經離開了，笑了笑，“其實少爺總覺得自己可以去做導演的，哦呵呵……，嘯鳴，你說那女的會不會因此愛上你啊？嘖，你們還愣着幹嗎？給他鬆綁吧，戲已經演完了。”　　全懵了，每人能理解這少爺到底想什麼呢。　　“少爺我很欣賞你的騎士精神，做的不錯，這效果比我預想的好多了，少爺早知道你不會打女人，而且還是個不錯的女人，如果你打了她，少爺才真的會鄙視你。”　　甄英雄的態度又是一個大轉變，小艾同志腦袋都轉不過彎來了，甜甜見到兩人都沒有事情，高興的跳到沙发上，卻迷惑的問道：“剛才那個女人也是壞人吧？為什麼要放她走啊？”　　甄英雄不理眾人的疑惑，轉望着那被綁的童戰，笑道：“放她當然是為了讓她儘快的回來啦，哦呵呵……，有些時候，猜疑，不安，才是從內部瓦解敵人，為自己爭取到主動權的關鍵。”　　放她，讓她儘快回來？沒人聽的懂這是一句什麼話，全撓頭了，惟有小艾隱隱感覺到，那個會很快回來的‘她’，即是愛利絲，也是韓慧恩，至於理由，大概就是甄英雄所謂他想要的完美勝利吧……　　“喂，你。”甄英雄一指童戰，道：“少爺也給你一個機會，這裏不會有人掏槍的，只要你能衝出這個門口，少爺也放你走。”　　衝出去？開玩笑！童戰的冷已經被怒火燃燒掉了，手腳都被綁着，怎麼可能從十來個明顯是職業打手的黑社會包圍中沖的出去啊！　　當甄英雄走出別墅的時候，裏面，傳來了殺豬一般的叫聲。　　……　　漢宮，甄天的辦公室，甄英雄五分鐘前才鬱悶的走出去。　　甄天與木子華的表情是一樣的，不可置信，卻嚴峻異常，兩個人，一叼雪茄，一拿煙斗，煙霧瀰漫著的房間讓那種煩躁與不安更加的濃重。　　“這樣，好嗎？”木子華終於打破了這壓抑的氣氛，語氣有些沉重，道：“這種事情，為什麼還要瞞着英雄？你已經知道了吧，無論是二十年前，還是今天三番五次的暗殺，都是那個女人的做的，當英雄將今天的事情講出之後，過往的一切，都可以解釋的通了，事實，一定讓你很受折磨吧？”　　“呵呵，木老，你說對了，我心理真的很複雜呢。”甄天苦笑了兩聲，向後無力的一靠，望着手中妻子的照片，眼神之中是如此無奈，“我不是故意要瞞着英雄，而是不知該如何解釋，事情發生的太突然，我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夢謠，一定很傷心吧？”　　木子華嘆了口氣，“一定會傷心的，因為，她最疼愛的妹妹，居然是要殺掉她親人的兇手，一直找不到下落的她，原來是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那丫頭的心機真是讓人覺得可怕，難怪啊，二十年前她就被稱為四家族的天才少女……”　　見甄天沒有說話，木子華搖了搖頭，費解道：“諾森家族在蘇丫頭將勢力遷移到美國舊金山唐人街並站穩腳跟之後突然興起，大概也是因為那丫頭的緣故吧？她恨你我能理解，但她為什麼連蘇丫頭也不放過呢？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英雄那個白痴怕是不知道吧，他的殺手培訓，就是這個殺手家族的入門培訓，不過也難怪，沒有合格的他，當然不會，不，應該是沒有資格知道的……”　　“幫我給蘇蘇打個電話吧。”甄天掐滅了煙頭，愁眉微展，“就說，冰兒，終於有消息了……”　　……　　“冰兒啊……原來是和老爹老媽還有兩個小艾的不良母親一起長大的玩伴，是老媽和那蘇蘇的小妹妹，因愛生恨？球球的，老爹還真是夠衰的。”　　從通風管道倒着退出來的甄英雄額頭冒汗，回到自己的房間，脫光了衣服，走進浴室開始放水，準備洗個澡，激流而出的溫水射到池子中，製造了向雪一般的白色泡沫，厚厚的，輕輕的，馨香沁人，心曠神怡啊，甄英雄只要想想待會泡在裏面的感覺就渾身舒坦。　　池子太大，放滿水需要一些時間，甄英雄也覺得光着屁股等不太象話，圍了一條浴巾，坐到了外面的沙发上，打開了電視機，有一眼沒一眼的看着電視節目。　　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甄英雄覺得好笑，怪不得小艾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臉色那麼難看呢，原來這個家族歸附着諾森家族，而諾森家族，就是蘇影在舊金山唐人街最大的敵人，甄英雄覺得好笑，並不是他對這一切的一無所知，他僅僅在打理着義字會在朗朗市的情色產業，對於發生在美國的事情，能知道才怪，他笑的是，自己兩年的殺手培訓，居然是在敵人的眼皮底下，由敵人教導完成的，而結果，卻是兩茫茫，無所知，太諷刺了吧？　　作為一個類似於旁聽生的甄英雄，只知道那個殺手培訓並不需要知道去參加的學員姓名，作為一個殺手，拋棄姓名，應該成為割捨過去的儀式，學員只會得到一個號碼，那就是姓名，而每次的科目，都是活下來，只要活下來，就不會被淘汰，而甄英雄在混到最後，需要用同伴的性命才能宣告徹底晉級的時候，沒有將同伴的性命結束，而那個同伴，就是闌度，之後，兩個在最後一關不及格的人，在殺手導師惋惜的目光中離開了。　　原來，那僅僅是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的入門考試，好牛氣的家族啊，根本不怕有警察的卧底來參加，大概就是要在初試合格之後再去調查合格者身份，然後殺掉才會更顯自信，或者更具備威懾力吧，難怪當時並沒有人知道那是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在招收新鮮血液了。　　甄英雄現在很慶幸自己沒合格，不然怕是死都不知怎麼死的了，闌度不也是因此成為了自己的朋友而不是敵人嗎？　　剛才與白果通過了電話，闌度已經做過了手術，雖然昏迷着，但生命無恙了，甄英雄聽的出，白果接到自己的電話很激動，很喜悅，心裏也是甜甜的，但受不了了是，小白同志的氣也在確定他安全之後徹底的爆發了，嚷着要到他家裡去，將發生的一切給她交代清楚，這也是甄英雄為什麼要留在漢宮的原因了，不敢回家。　　項嘯鳴去醫院了，闌度的安全問題還不能鬆懈，三天後，就是闌度的‘葬禮’，所以，他今天就得‘死’。　　一心與甜甜回劇組了，甄英雄造成的混亂需要兩個人去擺平，兩百個黑社會成員包圍啊，想到劇組人員肯定被嚇的半死，兩個丫頭一人給甄英雄留了個腳印，不過，小艾的溫柔些，換到了甄英雄一個吻，樹袋熊的熱情些，被甄英雄在屁股上掐了一把，但兩個美女嬌嗔的眼神，絕對是莫大享受。　　警察方面還沒有找到自己，被白果給拖住了，雖然開槍的是自己，但白果不知是怎麼和警察交代的，雖然方言在全市範圍內尋找自己，卻並沒把自己歸類為罪犯。　　那個叫做童戰的傢伙已經被押回了漢宮，接受着漢宮‘特別刑事人員’的考問，不過，三天之後，他被警方發現死在了一輛三天前失蹤的出租車裡，最後定案為，殺人罪犯，畏罪自殺，而被他‘殺’了的司機，就是今天被羅比殺害的無辜人，不過那是后話。　　忙活了整整一天，無論是腦子還是身體，都累了，只是坐靠在沙发上就覺得困，看了看錶，已經是六點多了，當然會累，所以，儘管醫生千叮嚀萬囑咐，才治療過的傷口不可以碰水，甄英雄還是想趕快跳到了水池子里，洗個熱水澡，然後舒服的睡個覺。　　男人一累就會想摟個女人睡覺，甄少爺也想，可惜沒人讓他摟，球球的，少爺要不要找兩個侍女過來一起鴛鴦浴呢？洗過澡之後，享受着美妙肉體的貼身按摩睡覺，一定會很舒服，很有睡眠質量的吧？不過……還是算了吧，和沒有感情的人做愛睡覺，心裏沒有享受的感覺。　　甄英雄鬱悶的站起身子，也覺得奇怪，自從和櫻桃，白果，發生了肉體關係之後，他開始排斥過去那種沒有心理享受，完全是獸慾的發泄了，與有感情的女人抱在一起做那最原始的運動，才是从里到外，從精神到肉體的至高體驗。　　才走進浴室，就聽到手機響了兩聲，被熱氣熏的暈呼呼的甄少爺趕快跑出去，一看，是小櫻桃的短信，估計是老爹沒心情教這丫頭識書認字了，解除了她的禁閉，這丫頭一聽老爹說自己回了漢宮，迫不及待的就要來看自己，想被自己‘愛’。　　想到自己有好幾天沒見過那小可愛了，再想到那丫頭身體的美味，甄英雄正覺得一個人泡澡無聊呢，球球的，太巧了，櫻桃這禁閉，簡直就是為少爺而解除的啊，某男身體中間部位，兩腿交合點那懸挂物開始不老實了。　　少爺身體疲憊，蒸澡也許會暈過去呢，有個人看着也不錯，還能幫着搓搓後背，恩，就是這樣……甄少爺為自己找了一個很合適的理由，但嘴角那淫蕩的口水卻出賣了他。　　甄天的書房‘義之墨軒’，就在辦公室的隔壁，無論是甄英雄，還是三國，只要犯了錯誤，就要被關到這裏，在書堆中反省自己，當然，想到這個辦法的並不是甄天，而是秦夢謠，所以，從小到大，三國那變態丫頭雖然經常為了無理取鬧的撒嬌而被關到這裏，學習成績卻是讓秦夢謠欣慰不已，秦夢謠去世之後，這個規矩儼然成了家規，現在被關在裏面的，就是櫻桃。　　甄天也是受不了小櫻桃的白眼了，這丫頭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裡，每當自己教她讀書寫字，給她講人生大道理的時候，她就把小嘴巴翹的高高的，好象自己這堂堂黑道教父，最喜歡欺負孩子似的。　　因為今天發生的事情讓甄天很難接受，怕是以後幾天也沒心情教這丫頭，或者說是故意逗她打發時間了，便解除了她的禁閉，然後隨口告訴她甄英雄已經回來了，這丫頭每天都問，讓甄天又煩又欣慰，能讓一個像櫻桃這樣可怕的小殺手如此喜歡，是該說那笨兒子有福氣還是有魅力呢？　　本以為櫻桃肯定會從那張鋪的很厚的摺疊床上跳下來就跑呢，哪知道，這丫頭‘唰’的掏出手機，手指亂舞，發短信的速度比讓她寫字快了N倍，甄天這個氣啊，你這丫頭學習不上勁，發短信的速度倒一日千里的在進步啊！　　‘哥哥在天堂閣，小櫻桃快把自己送過來讓哥哥吃……’　　櫻桃收到了甄英雄的短信，又羞又喜又振奮，被關了禁閉之後就沒見過甄英雄了，感覺就如同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孤單，對於櫻桃來說，雖然三國姐姐和樂樂姐姐，還有這個就會拴着眉毛逼自己讀《三國演義》的叔叔都是可以讓自己感到幸福的親人，但給了自己這一切的卻是甄英雄，他才是自己的所有。　　從床上跳下來，鞋都忘記穿了，光着小腳丫就跑，甄天好笑又好氣，你這勁頭要是用在學習上，絕對能考一博士回來，“櫻桃，你的鞋！真是的，怎麼和你姐姐一樣啊？”　　想到三國中午也光着腳丫溜達到自己的辦公室，甄天惟有嘆氣啊，看來，這家裡就沒正常人了。　　櫻桃確實站住了，跑回來，一把將樂樂借給她抱着睡覺的熊熊從床上拽下來，對着甄天一吐小舌頭，還是沒穿鞋，撒腿就跑，今天晚上肯定要在甄英雄的身旁睡覺，熊熊當然要帶着了，雖然，自己可以抱着真正的‘熊熊’。　　甄天是真暈了，就這小女孩還殺手呢？有抱着一頭豬睡覺的殺手嗎？真不成熟。　　櫻桃衝出去了，甄天嘆了口氣，親自幫櫻桃收拾着摺疊床，心理很亂的他不做些什麼就不舒服似的，想到過去，秦夢謠也是這樣幫三國那丫頭收拾，甄天的嘴角露出一絲幸福卻孤獨的笑。　　“咦？爸爸，您真的在這裏啊！”　　回頭望着門口，美麗的女兒穿着白色的長裙站在門口，小眉頭立着，柔美的小臉上寫着不滿，明明有着秦夢謠的氣質，卻總是相差千里的表現，讓甄天頭疼啊，“您不是故意躲着我吧？”

# 第205章 三國煞激情

　　甄天一怔，見寶貝丫頭一派要吃人的模樣，不解道：“躲你？寶貝丫頭，爸爸躲你干什麼？”　　“英雄呢？”三國這臉變的讓甄天的心也跟着大起大落，說哭就哭，淚花閃的真快啊，“您不是說英雄下班后就會回來的嗎？現在天都要黑了，您騙人！”　　哦，這個啊，甄天腦子昏昏的，想也沒想，說道：“他已經回來了，回房間了。”　　“耶！爸爸萬歲……！”　　眼角剛擠出的眼淚還沒掉下來了，甄三國又笑了，見三國小姑娘似的蹦蹦跳跳的跑掉，嘴吧里卻沒好氣的嘟囔着，甄天更肯定家裡沒正常人了。　　“死英雄，害的姐姐做噩夢，你完蛋了，呵呵……”　　坐到床上，點了棵雪茄，甄天眉頭一皺，喃喃道：“英雄，不會走了我的老路吧？似乎，有不少女孩子喜歡他啊，難道，是繼承了我太多的優點嗎？”　　這老傢伙絕對的自戀，那麼惡俗的台詞，卻是那麼深沉的表情，那麼認真的神態，根本不像是在開玩笑，自信的離譜啊！就沖他這不正常的當爹人，也不會有正常的兒女！　　正在甄天為了下一代而煩惱的時候，手機響起，甄天的手機可不是誰都能打的，掏出來一看，居然是小公主大人。　　“喂！甄叔叔，是我，絕對美麗的小愛，您最疼愛的侄女啦！”　　甄天眉毛一跳，惡寒啊，蘇蘇家似乎也有個不正常的禍害存在。　　“哦，小愛啊，什麼事？我已經讓小雪去接你和樂樂放學了啊。”　　“我們已經和雪姐姐到了姐夫家了，白果姐姐也和我們在一起，可姐夫卻沒回來，那討厭的傢伙，人家都在擔心他，他竟然又玩失蹤，氣死人了……哎呀，不能生氣，生氣會容易衰老，影響皮膚……咳，甄叔叔，我姐夫他是不是在漢宮啊？”　　姐夫姐夫，我怎麼聽你這語氣，不是給你姐姐着急啊？甄天不知道甄英雄給櫻桃發了短信之後就關機了，還以為那小子和櫻桃三國玩的正開心呢，又是嘴巴一滑，“他在呢……”　　甄英雄家裡，樂樂長長的鬆了口氣，從中午開始就有些慌亂的心終於平靜了，薛雪笑了笑，眉宇間的擔憂也消失了，小艾同學兩眼直噴火星子，臭姐夫，害的本小美女如此擔心，你死定了！　　最奇怪的莫過於白果，磨了磨小白牙，看着被紗布吊起的右胳膊，有些委屈，有些氣惱，還有些幸福的茫然。　　“雪姐姐開車，樂樂，我們走，為白果姐姐報仇去……！”　　看到小艾同學那臉惡魔般的壞笑，幾個人同時感到了寒風吹過，這丫頭，笑的好邪惡啊……　　……　　櫻桃這丫頭不愧是一流殺手調教出來的，身手確實了得，一進門，看到甄英雄的後腦勺對着自己，不能說話的她採用了最直接的問候方式來表達對甄英雄的想念與愛戀。　　直着沖向沙發，從沙發背後起跳，將熊熊丟到了地上，小手一撐沙發背，整個嬌小的身體橫躍而過，甄英雄一個愣神的工夫，櫻桃已經小貓一般伏在自己懷裡了。　　羞啊，櫻桃感覺自己的臉貼在火熱的皮膚上，睜眼一看，才發現甄英雄根本沒穿衣服！因為好多天沒見太興奮了，難以壓抑激動的撲過來，哪知道甄英雄就圍了一條毛巾啊。　　甄英雄也感到詫異，難道是自己太累了？居然沒有感覺到櫻桃出現，莫非這丫頭已經完全沒有了那戾氣嗎？想想也是，唯一的仇人死了，將自己視為一切的她當然沒有仇恨了，甄英雄很高興，撫着櫻桃紅色的頭髮，齷齪的笑道：“小櫻桃，幾天沒疼你了？來，讓哥哥嘗嘗味道，看看我的小櫻桃是甜的還是酸的。”　　櫻桃見甄英雄一撅嘴巴就明白怎麼回事了，雖然很害羞，可櫻桃卻喜歡那種心跳加速的幸福感覺，雙臂環住甄英雄的脖子，身子一拔，完全躺坐在甄英雄懷中，小嘴巴緊緊的印在了那張狼嘴巴上。　　接吻的技巧沒有白果那麼嫻熟，但知道把小舌頭伸到自己嘴裏讓自己品嘗她的美味，已經足夠讓甄少爺興奮了，球球的，初嘗禁果的小櫻桃還真主動呢。　　櫻桃的身體是很敏感，熱吻片刻，呼吸已經急促，雖然規模還很小，但緊壓着甄英雄赤裸裸的胸口，甄少爺還是可以感覺到她小胸脯的起伏幅度在越發加劇，身體開始如水蛇般扭動，好象不滿足於這樣的吻了，也難怪，甄英雄早把手伸到人家小櫻桃的衣服里揩油了。　　光滑的背肌，小巧卻豐翹的小屁股，櫻桃就是玲瓏的尤物，好象能在掌中偏偏起舞般輕盈的骨肌惹人憐愛，甄英雄的手很容易的滑入了櫻桃那鬆緊效果不錯的運動褲，然後，分開她的大腿，撥開保護着小女人聖地的最後一層防線，用最親密的方式感覺着那裡的濕潤，笑了。　　輕輕的在小櫻桃的小舌頭上咬了一口，櫻桃這才從投入中回過神來，看到自己的大腿分的開開的，這個對女孩子而言極不雅觀的動作立刻讓櫻桃的小臉燒紅了起來。　　“小櫻桃，想被哥哥‘愛’嗎？”　　甄英雄有夠齷齪的，把櫻桃抱起來，讓他跨坐在自己的大腿上，櫻桃早被他摸的渾身無力了，枕在他肩膀上，呼呼的嬌喘着，側仰着望着等於自己全部的男人，雖然小臉還有分稚嫩，但眼神卻是妖媚而堅定的。　　甄英雄右手撥開了浴巾，將自己的堅挺解放出來，有力的頂着櫻桃的小屁股，而左手則攥着櫻桃的右手腕，將她的小手送到了自己的雙腿之間，握着那堅硬的男人象徵，無論是甄英雄，還是櫻桃，都在火熱接觸的剎那渾身一激靈，甄英雄是舒服，櫻桃是羞嚇。　　這就是用來‘愛’櫻桃的方式，小櫻桃喜歡自己被這男人佔有時的感覺，因為那會讓自己體會到家的感覺，用最親密的方式感覺男人對自己的疼愛，櫻桃需要的就是心的一種滿足，自己，是屬於這個男人的。　　點了點頭，櫻桃羞的不得了，眼睛一閉，又主動吻住了甄英雄。　　不知道這算不算一個錯覺，因為櫻桃無法說話，甄英雄總感覺這丫頭的表情中帶着其她女人無法如此深厚的情愫，從櫻桃的臉上，甄英雄能更多的感覺到她的心在訴說。　　三下五除二，因為櫻桃一直被關禁閉，所以穿的比較隨意，運動庫，寬鬆體恤，小內褲，小可愛背心，甄英雄脫的當真是不費力氣，一隻小白羊，片刻呈現眼前，光溜溜的丫頭因為經常鍛煉，很結實，那種緊緻與白果是不同的，隱含了更多的爆發力，微微鼓起的小胸脯，讓人看的流口水，平坦小腹下，那稀鬆草原中已經溪水潺潺，身體散發的溫香挑動了甄英雄最原始的慾望，球球的，吃櫻桃時間到……　　衣服丟了一沙發，甄英雄連自己的大浴巾也扯了，抱起赤裸裸的櫻桃就朝浴室走去，水，應該放的差不多了，“小櫻桃，我們去上演一出浴室激情吧，肯定很有情調的，球球的，少爺我太懂得浪漫了……”　　不說話興許是浪漫，但現在卻只能讓人感覺到淫蕩了……　　果然，水已經放滿了，甄英雄將小櫻桃輕輕的放到池子里，大概是水溫熱了點，小櫻桃屁股一沾水，身體顫了一下，看到白皙玉體被雪般的泡沫包圍，甄英雄已經忍不住要開始浴室的激情了，櫻桃見這傢伙邁腿就往池子里跨的時候，那雙腿之間翹着的傢伙一抖一抖煞是嚇人，想到那東西很快會進入自己身體，櫻桃還有些害怕害羞呢，無聲的張開小口，來了個不是驚呼的無聲驚呼，緊張的朝後挪遊了一個身位，真是可愛。　　甄英雄囂張而無恥的用手一抖那東西，玩味道：“小櫻桃，現在害怕可晚咯，槍已扛起，戰爭，無法避免，哦呵呵……，球球的，快讓少爺刺入你的身體吧……”　　這是漢宮最豪華的房間，浴室相當於一般房間的卧室大小，白色的色調如同西方皇宮一般，高雅而潔凈，池子為了方便客人與侍女調情，更是有兩張雙人床大小，畢竟，住的起這裏的客人，要一個侍女伺候的時候少。　　如此大的浴池子製造出來的肥皂泡好象雪一般在浴室里飄散飛盪，氣氛多好啊，但櫻桃卻知道羞了，連連指着浴室的門，示意甄英雄沒關上。　　甄英雄回頭一看，剛才抱着櫻桃，還就是忘了，似乎房門也沒關，雖然這裡是沒有服務生的，但自詡純潔而害羞的甄少爺還是嘆了口氣，有些掃興放棄了撲倒櫻桃的下個動作，從池子里跨了出去關門了，“小櫻桃，等着哥哥，記得把姿勢擺好哦……，恩……M型分腿就不錯，哦呵呵……”　　多淫蕩的少爺啊，光着身子，雖然有些肥皂泡像雪花一樣遮擋着他的身體，但那大膽荒唐的感覺卻更重了，完全不知道羞恥啊，連遮擋物都懶的找，可見他多着急吃櫻桃了，偏偏在這個時候，本虛掩着的房門被敲響了。　　正要去把門上鎖的甄英雄臉色大變，不及找東西掩體，朝房門撲去，而還在冥思‘M’怎麼寫的小櫻桃又是無聲尖叫之後，飛快的站起來要去關浴的門，可想到自己沒穿衣服，而浴室的門又正對着客廳，連忙坐回了水中，自己的身體可不能被甄英雄以外的人看到……　　“英雄，你在嗎？姐姐進來了啊！”　　進來？開玩笑，這當口能讓你進來嗎？！甄英雄寸縷未着，被變態姐姐看到還了得？象話嗎啊？！而且，櫻桃的衣服全散落在沙发上，這要是被老姐捉到自己和櫻桃一起洗澡的罪證，球球的，後果不堪設想，比那些恐怖殺手集體出現還可怕啊！　　“不能進來！”甄英雄用力要把門推死的時候，甄三國已經和他頂上了。　　“為什麼不能進去？！姐姐擔心你一天了，你居然不讓我進去？！”甄三國問話的同時力道更猛，這丫頭問那句根本是絕對的客氣話，她要想進來，轟都不走！好大的力氣啊！　　“姐！我，我沒穿衣服！你過十分鐘……不，五分鐘就好，你過五分鐘再來好不好啊？”　　甄英雄頂着門，急啊。　　“沒穿衣服？哦，這樣啊，那好吧。”三國難得如此通情達理，“那你去穿衣服吧，我等五分鐘再進去。”　　汗都下來了，這丫頭是這麼懂事的人嗎？甄英雄咽了口唾沫，才鬆開一點力道，門外的三國迅速發力，球球的，你這丫頭根本就沒打算讓我穿衣服！太陰險了！　　“有沒有搞錯啊？姐，你還用力頂門？！”　　三國奸計沒得逞，開始裝蒜了，“哎呀……，我剛才沒站穩，不算不算，你去換衣服吧，我保證不再推了。”　　“那你讓我把門關上好不好？”　　“不好，關上門我會有被拒之門外的感覺，好凄涼的，英雄，姐姐保證不推了，好不好嘛？”三國使勁和甄英雄頂着可憐的門板，然後將一隻穿着拖鞋的小腳丫從門縫卡了進來，“啊……，好疼……，英雄，你擠到姐姐的腳了！”　　苦肉計，可偏偏對甄英雄太有效果了，看到下面真的是姐姐的小腳丫，甄英雄哪還敢使勁啊？力道一窒，就在這個愣神的空當，三國姐姐激發了全身的潛能，用儘力量趁勢推門，甄英雄腦門子被門板撞了一下，後退三步，三國也沒想到效果這麼好，直接沖了進來，扎到了甄英雄懷裡，然後……　　腰一緊，後背也被甄英雄給按住了，三國緊緊的貼在了甄英雄的身上，高聳的小胸脯因為甄英雄摟的太用力，被他那結實的胸口擠壓的嚴重變形，幾乎喘不上氣來，兩條胳膊被甄英雄箍住，只有右小臂還能稍微抬放，那自己最熟悉的味道濃郁的湧入小鼻子中，三國的小臉突然醉酒一般抹了深深的酡紅，聲音都在顫抖了，“英……英雄，你幹嗎這麼緊的摟着姐姐？難，難道，你真的……你終於承認是喜歡姐姐的了，我，我好高興……”　　球球的，你這變態丫頭在陶醉什麼啊？甄英雄雖然很滿意自己的瞬間反應，但光着身子把自己的姐姐摟在懷裡，這也不象話啊，再怎麼臉皮厚，也只有這個丫頭是不能摟的吧？　　“姐，我不是告訴你我沒穿衣服了嗎？！”甄英雄翹着腳，仰着頭，用下巴頂着和自己一般身高的三國的腦門，生怕她貼過肩頭下俯看到自己的屁股。　　“恩？”正在陶醉的甄三國連反應也慢了一拍，被甄英雄一抱，早把方才的事情給忘了，“什麼？”　　頭疼，甄英雄氣道：“我說我沒穿衣服！”　　“沒穿衣服啊……啊……？！沒穿衣服？！沒穿衣服你還這麼緊的抱着姐姐？你，你這壞小子，居然調戲姐姐？！難道，難道……”三國本是被嚇了一跳，尤其是遲鈍的身體反應告訴她甄英雄真的沒有穿衣服之後，她有些慌亂了。　　甄英雄赤裸的肩頭就在眼前，暈了，三國徹底的暈了，右手抬起試探性的摸了下，滑嫩的小手從甄英雄的腰直撫過他的屁股，果然是真的沒穿衣服！　　三國的手好象被燙着一般，愣是不知道該放在哪裡了，渾身發熱，確認甄英雄是赤裸裸的，兩人身體的直接觸感更加強烈，三國此時雖然羞，卻更多好奇與期待，“英，英雄，你是不是想吃了姐姐啊？可……可我還沒做好準備耶，會不會太突然了……”　　甄英雄都快崩潰了，這丫頭滿腦子想的都是什麼啊？是你自己撞進來，少爺迫於無奈才抱着你的！　　“姐，我正要洗澡，所以才脫掉衣服的，你閉上眼睛回過身去，讓我把衣服穿上行不行啊？”　　“不行！”甄三國突然發現了甄英雄左肩膀上的傷口，因為要泡澡，甄英雄將醫生貼的包紮物給揭了，被子彈擦傷的地方雖然止住了血，但少了小塊皮肉，還是讓人觸目驚心，“英雄，你今天遇到危險了，是不是？”　　甄英雄一怔，想否認，卻見三國用力掙扎了兩下，眼淚就要掉下來了，“我就感覺怪怪的，你老是這樣讓姐姐不放心，放開我，我要看看你的傷口！”　　開玩笑，能放嗎？甄英雄摟的更緊了，“姐，那就是摔了一跤，磕的，沒事，你要看的話，等我穿上褲子行嗎？”　　“那我就這麼看吧。”　　和甄三國喘氣，早晚被活活氣死，甄英雄那種無力感幾乎使他放棄，如果不是那點點傳統觀念還被道德枷鎖約束着，他非把這姐姐給就地正法了不可！　　三國那丫頭手不能動，居然伸出小舌頭，在甄英雄傷口的邊緣輕輕一舔，“還疼嗎？”

# 第206章 與姐姐戰鬥

　　溫柔可人的小臉，水動情深的眼神，關心牽挂的話語，款款在其中的愛戀，充滿東方美感的丫頭那種從內向外讓人神迷的誘惑讓甄英雄難以把持自己，下面的某硬件設備極為有力的頂在了三國那敏感的神聖之地，這姐姐，太讓人心動了。　　忍着那非人可以忍受的折磨，甄英雄的呼吸都加重了，“老姐，不要轉移話題，閉眼，我要穿衣服！”　　“好吧，人工呼吸一個，要濕的，然後我就閉眼睛，好嗎？”　　三國清晰的感覺到了甄英雄下面的霸道，已然有些情動，但也羞怯的想要退縮，不過，就這樣退縮會讓她覺得不甘心，可以讓甄英雄親吻自己的機會不是經常有的，所以，她話才說罷，已經將小嘴巴嘟了起來。　　甄英雄心裏掙扎啊，現在的意志力已經到達了一個極限，這要是親了，非崩潰不可，可不親，這丫頭說什麼也不會閉眼的，反正也是做禽獸，少爺和你這死變態的拼了！　　“我要不親你，你真的不閉眼睛嗎？”　　“不閉，除非你親我。”　　“你說的，可不要後悔！”　　“不後悔，哪怕，你把姐姐吃了，我也不後悔。”　　“就算我們被人說成亂倫，你也不後悔嗎？”　　“哇，英雄，你這麼說，是不是表示你要娶姐姐啊？好高興……”　　甄英雄額頭見汗，和這死變態的真無法用常人方式交流，一咬牙，“好，這是你說的！”　　三國只覺得小心肝撲撲的跳的好快，她並沒有表面那樣大條，從某種程度上，她和甄英雄是一類人，因此，心理細膩的她知道，在這個情況下，本就喜歡自己卻嘴硬不敢承認的甄英雄只要吻了自己，不需要羞赧的自己主動，也一定會發生些羞人事情的，而那時候，甄英雄就再也不能躲着自己了，甄三國，太了解甄英雄的責任心了。　　“恩，來吧，英雄，姐姐做好準備了……”小臉紅似火，心跳如小鹿撞撞，但三國還是勇敢的追求着自己的幸福。　　“好，我來了……”甄英雄臉都憋紅了，死丫頭，你都不怕，少爺我怕什麼！　　“要看你就看吧！”　　甄英雄話一出口，已經鬆開了甄三國，雙臂大敞，一絲不掛的向後退去，三國沒想到甄英雄說了半天卻是打的如此主意，一愣，當眼睛掃到甄英雄兩腿之間那高高的嚇人翹起時，“啊……”的一聲尖叫，捂着臉，羞的差點死過去，跪坐在了地上，哪裡還有平時的大膽啊？　　果然！球球的，少爺就知道你這死變態的根本沒有這麼大膽，平時你能折騰，是因為沒來過真格的！甄英雄雖然得意自己的決斷，卻也覺得不好意思，這世界上，他脫光了面對哪個女人都不會覺得難堪，卻只有三國是例外，於是飛快的跑到沙發那裡，將小櫻桃的衣服全壓到了沙發墊子下面，然後慌手慌腳的圍着那條白色浴巾。　　“英雄，你這壞小子！你……你……你穿好沒有？！”甄三國氣啊，自己雖然是賣情趣用品的，但見過的全是假的，這是第一次見到真傢伙，還是自己最喜歡的男人身上的，能不羞嗎？說白了，三國到底是個小女人，即便追求愛情是那麼勇敢，那麼大膽，可遇到這樣的事情，她的恐懼和平常女孩子是沒什麼分別的。　　罪證已經掩藏，甄英雄檢查了一下浴巾，這才得意道：“好啦，姐，你也知道害羞啊？”　　甄三國偷偷的把手指打開一條縫，見甄英雄真的把那該死的地方圍了起來，這才又羞又氣的站了起來，“死英雄，你，你欺負姐姐啊？！”　　“我讓你閉眼睛你不閉，那我有什麼辦法？”　　“你要是親我一下我不就閉了嗎？”甄三國氣呼呼的樣子很可愛，甄英雄覺得這是一種享受。　　“我要是親了你，非做了禽獸不可，姐，你找我有事情嗎？”　　“非要有事情才能找你嗎？多陪陪姐姐你又不會掉塊肉！”三國小臉還紅的很，燒啊，直接跑到甄英雄的床上，受了委屈般負氣一坐，氣嘟嘟道：“好熱，給姐姐倒杯水來！”　　你那是羞的，甄英雄嘿嘿一笑，只看三國那急促的呼吸就知道，她想喝水，完全是出於平復胸中難堪感覺的下意識舉動，於是笑着朝酒水柜子走了過去。　　甄三國到底是甄三國，剛才是發生的太突然了，所以才羞，見甄英雄笑的那麼壞，她又來勁了，“英雄，今天姐姐要和你一起睡，你受傷了，需要照顧。”　　甄英雄差點把剛端起來的水瓶摔了，一起睡？！　　三國才吃了虧，依照她的性格，不討回來是不會罷休的，甄英雄知道想把這丫頭攆走太難了，而且，櫻桃還在呢，自己總不能溜掉吧？想了想，甄少爺邪惡的拉開了抽屜，然後邪惡掏出了一個小瓶子，瓶子里，是他那遇水即化，無毒無副作用的邪惡的安眠葯。　　這東西，是專門為了某些有迷奸慾望的客人準備的情調用品之一，一小瓶可要上萬塊，現在更是被漢宮禁止使用，只有這個房間才有的傳說中的藥物啊，甄英雄背對着三國，陰險的一笑，睡吧，只要你睡的死死的，少爺怕什麼呢？　　因為放一片在杯子中藥勁會太猛，所以甄英雄取出兩片放入水瓶中，看藥片化盡，這才倒出一杯，可就在這時候，甄三國已經徹底恢復了，現在要做的，就是挑逗這死弟弟，報復他方才欺負自己。　　“算了，還是不喝水了，這麼熱，洗個澡吧。”三國這話差點把甄英雄給嚇死，只見那丫頭一邊朝浴室走去，一邊純真卻很壞的笑道：“英雄，看你頭髮還沒濕就脫光衣服，肯定是放好水了，那姐姐要先洗嘍，我不會關門的，你想要偷看或者一起洗都沒關係的。”　　死……死變態的又來勁了！甄英雄那汗簌簌的向下流，球球的，小櫻桃，好象還沒出來吧？　　“姐！我剛才泡過身子的水，臟，你還是喝杯水，休息下，我幫你重新放一池吧！”甄英雄端着水杯就朝三國衝去。　　“你已經用了？沒關係，反正你也沒洗完，我們可以一起洗嘛。”甄三國媚態十足，似乎是玩笑，又好象很認真，“我們也可以互相擦擦後背啊……”　　球……球的，你真是我親姐姐啊……甄英雄叫櫻桃時的不良居心居然被三國學到了……　　“還是喝水吧，我陪你聊天啊。”　　如果被三國看到櫻桃也在池子里，自己這條小命怕是保不住了。　　“我不渴了，還是你喝吧。”　　三國一步不停，已經到了浴室的門口，甄英雄急啊，無奈，將當初在霸川市對付雙子星的招數重新使出，半杯水被他含在了口中，杯子放在茶几上，三步兩步的追上三國。　　三國才邁進浴室一隻腳，就覺得身子一晃，已經倒在了甄英雄懷中，嘴巴一濕，被甄英雄吻了個正着，潺潺流水過渡到自己的小嘴巴中，三國想不咽下去都難。　　甄英雄內疚啊，自己居然又一次主動的吻了姐姐，雖然是無奈，卻偏偏很享受，神啊，讓藥效快些發作吧。　　大概是水瓶中的水多，所以藥物起效的速度比往常慢了很多，所有的水都下了三國的小肚子之後，三國已經吻的陶醉了，而甄英雄，也欲罷不能，看到池子里，腦袋上沾滿肥皂泡沫的櫻桃動也不敢動，卻兩眼睜的大大望着自己，甄英雄害怕之餘，也感到了一種另類的刺激。　　三國徹底的醉了，小舌頭與甄英雄的大舌頭纏綿擁抱，直到呼吸困難才宣告結束，呼呼的喘着氣，有些羞，有些喜，還有些不好意思，“壞小子，明明就是想占姐姐的便宜嘛，快出去，姐姐真的要洗澡啦。”　　見三國要回頭，櫻桃嚇的一捏小鼻子，潜水，甄英雄也嚇了大跳，球球的，少爺還要再拼！　　兩步，起跳，滿滿的一池子水因為甄英雄突然跳進去而盪出大量，飄着泡沫的水都流到了三國的腳下，水下的小櫻桃嚇了一跳，甄英雄差點把她壓的下面，腦袋才露出水面，甄英雄趕快用手將她按了下去。　　“討厭啦，英雄，你干什麼？”　　三國氣呼呼的走到池邊，晃着甄英雄的腦袋，表示着不滿。　　還好肥皂泡夠多啊，不然這變態姐姐非看到水下的櫻桃不可，甄英雄左手按着櫻桃的頭，雙腿夾着她瘦小的身體，免得她浮出水面，右手將圍在腰上的浴巾扯了下來，向外一丟，“呼，好舒服，姐，要不要一起洗啊？”　　今天簡直是顛倒過來了，甄三國一聽，小臉‘唰’一下子，又紅了個透徹，好似蒙上了一層出嫁的紅頭紗，“壞小子，你……”　　甄英雄也是心裏打鼓，這丫頭不會真的脫衣服吧？　　最難受的是櫻桃，在水裡憋個兩分鐘對她來說倒很輕鬆，可關鍵是這位置太尷尬了，櫻桃現在已經是趴在水底了，後背被甄英雄的腿別著，頭被按着，而小臉，卻剛好壓在甄英雄的雙腿之間，小嘴巴貼着的，就是那火熱的堅硬挺起，偏偏，櫻桃怕被姐姐發現，動也不敢動上一下。　　三國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突然嘿嘿一笑，“你以為我不敢嗎？英雄，我們要是一起洗了澡，你就必須娶姐姐了吧？”　　甄英雄一愣，卻見三國真的把那白色的連衣裙脫了下來，球球的，死變態的玩真的了！　　甄三國那張帶着濃郁古典氣質的小臉上，有羞，也有不服氣，更多的，是幸福，“姐姐知道，你想嚇我，想考驗我是不是真的喜歡你，好啊，那我們就一起洗。”　　三國這話倒更像是給自己提勇氣，那裙子一溜到腳底，肯定是濕的穿不得了，這丫頭是下了決心啊！　　美貌姐姐的身材，是完美的，一米八的身高，讓以身材混飯吃的模特也羡慕到口水鼻血齊流，羊脂白玉般的肌膚，光澤晶瑩的好似嫩透出水一般，高聳的胸脯，豐滿程度不會比白果差，雖然對她的身高來說並不是很飽滿，但更有古典東方美人的韻感，勻稱，才是美的最佳體現，看到她的乳房，只會讓人感到一種美，一種聖潔，而不是色情。　　纖細的腰支，盈盈一握般，雖然看起來三國很是柔弱，但平坦的小腹可以讓人感覺到她的健康，她的性感，因為自己曾經教過她訓練力量的方法，所以，三國雖然纖瘦，卻在動作間，隱隱看到小腹的肌肉，這丫頭將身體鍛煉到了最完美的程度，她肌膚的緊緻程度，只用眼睛就可以看出，絕對不是任何女人可以媲美的，也許，只有櫻桃才稍有可比性。　　雖然這丫頭裙子脫的很痛快，但到了內衣卻猶豫了，雖然早想做甄英雄的女人，但在他面前脫衣服，完全把身體展現給他看，三國居然會羞怯，會有一種不自信，她一直敵視接近甄英雄的漂亮女生，尤其是嬌小玲瓏的可愛型，原因就是自己長的太高了，英雄，真的會喜歡自己這樣身高的女人，喜歡自己的身體嗎？　　甄英雄快流鼻血了，想阻止，可話到了嗓子眼，卻怎麼也說不出口，三國完美的身材直接震撼了他的一切，身體，思想，理智，自己的姐姐，是完美的化身。　　雖然甄三國平日大膽，但她的內衣卻相當保守，四分之三罩杯的胸罩讓她乳房的曲線凸顯的更加有致，白色的絲制內褲也最大範圍的包裹着她身體最大的秘密。　　看到甄英雄望着自己幾乎傻掉的眼神，三國高興了，很明顯，甄英雄很迷醉自己的身體，但同時，也更不好意思脫了，如果甄英雄說些什麼阻止自己的話，自己大概還有膽量脫掉衣服，可他就是這樣的看着自己，未免……　　頭有些重，三國也不知道這是羞的，還是被浴室曖昧的熱氣熏陶的，總之，她的意識有些空白的產生，“英雄，你，喜歡姐姐嗎？”　　甄英雄愕然的點了點頭，看到如此美麗的女人，如此美麗的身體，又是對自己無比重要的丫頭，誰能搖頭呢？　　三國終於找到了勇氣的來源，背到背後的雙手終於解開了遮擋美麗胸部的枷鎖，胸罩脫落，那潔白的小玉兔彈跳而出，飽滿而豐圓，挺翹的感覺似乎已經擺脫了地心的引力，天啊，完美！那雪山頂端的兩粒粉紅，帶着無窮的魔力，讓甄英雄迫不及待的想要含在口中品嘗。　　三國已經不敢去看甄英雄的眼睛了，胸罩是怎麼丟在地上的她都不知道，正要脫掉內褲，正當甄英雄的理智要徹底崩潰的時候，三國鼻息間發出一聲輕呼，眼睛一眯，身體緩緩倒向了浴池。　　甄英雄嚇了一跳，連忙起身抱住三國，但因為起身太急，並沒有站穩，加上起身的時候踢疼了小櫻桃，小櫻桃站起來的時候又撞到了甄英雄的腿彎處，甄英雄抱住三國之後倒退了兩步，竟是倒躺着跌到了水中，將三國也給拉了進來，小櫻桃也被撞倒。　　球球的，那葯勁上來的太不是時候了吧？甄英雄摟着三國，坐在池子里，生怕這丫頭剛才被嗆到，“姐，姐！”　　三國被浸了水，咳了兩聲，幽幽張開了眼睛，感覺被甄英雄抱着，羞羞的一翹嘴巴，“英雄，我淹着了，人工呼吸吧……唔……”　　話沒說完呢，三國眼睛一閉，睡着了，甄英雄長吐了口氣，也覺得這姐姐太可愛了，神智迷糊還能記得要人工呼吸呢，是說她可笑，還是說她對自己太痴心了呢？　　小櫻桃做賊似的從甄英雄背後探出了頭，確認三國已經睡熟，長出了口氣，她喜歡這個姐姐，但也喜歡哥哥，她不介意甄英雄與三國親熱，甚至希望自己最喜歡的人可以在一起，只要甄英雄疼她愛她就好。　　上善若水，腦袋從水裡鑽出來，甄英雄已經清醒一些了，儘管懷裡的姐姐是這麼誘人，但自己不能吃了她，或者說，現在吃了她，是一種褻瀆，“櫻桃，扶着你姐姐，我去找條幹毛巾。”　　櫻桃點了點頭，將三國抱在了自己懷裡。　　“球球的，洗個鴛鴦浴怎麼這麼難啊？家裡有個倒霉鬼，想把櫻桃帶回家也不可以，在漢宮，寶貝姐姐又來搗亂，逼急了少爺，少爺就跑月宮閣去，和你這死變態的一起洗，然後吃了你，豁出去做禽獸了！”　　甄英雄也沒心情洗澡了，擦了擦身子，走出浴室，找了條大內褲穿上，然後將櫻桃的衣服也拿了出來，這才回到浴室，“櫻桃，先把衣服穿……”　　甄英雄話說一半，鼻血長流，神啊，太刺激了吧？你這小壞丫頭幹嗎呢？！

# 第207章 六美人相會

　　一進浴室，就看到櫻桃正用左手揉捏着靠在自己懷裡的三國的左乳房，看着那雪白乳房在自己手中變換着形態，小丫頭緊皺着眉頭，用右手揉着自己那和三國沒的比的好象沒發起來的小饅頭一般的胸脯，一臉的喪氣相，羡慕啊。　　見甄英雄幾乎流出口水的望着自己，小櫻桃嚇了一跳，那臉紅的啊，連動作都僵了。　　球球的，小丫頭太壞了，死變態的那裡，少爺我都沒那樣碰過啊……甄英雄居然有些嫉妒了，不過現在首要的，是止血。　　櫻桃裸着身子站在池子中，扶着坐在池子沿上的三國，方便甄英雄幫她擦身體，眼睛還瞄着三國那豐滿的胸脯呢，什麼時候，自己的也能長的這麼大啊？　　如果把三國送回月宮閣，明天一覺醒過來，這丫頭肯定要發飆吧？甄英雄正在考慮怎麼安置姐姐的問題呢，當著小櫻桃，他實在是不好意思去摸一摸姐姐的胸脯，只是墊着毛巾，在擦拭的時候感覺了一下那裡的柔軟，而接下來，他面對了一個更為香艷艱難的問題，三國的內褲，已經濕透了。　　要不要幫她脫呢？甄英雄猶豫再三，終於理智戰勝了慾望，櫻桃將三國的內褲脫下來之後，甄英雄緊閉着眼睛，忍受着巨大的誘惑，幫三國擦乾了兩腿及兩腿之間的神秘部位，然後抱着三國，在櫻桃的引導下走出了浴室，將三國放在了床上，直到櫻桃幫那丫頭蓋好被子，甄英雄才長出了一口氣，將眼睛睜開了。　　三國睡的很甜，小臉上透着淡淡的紅暈，小嘴巴似乎笑着，很可愛，睡着的三國，是完美的女神，甄英雄見櫻桃跑回浴室穿衣服了，終於忍不住在三國的小嘴上親了一口，好甜，好美，這味道真的很棒。　　找了一條自己的大內褲，翻出了一件寬鬆的大體恤，甄英雄請櫻桃幫三國穿好之後，總算能發泄一下方才積攢的慾火了，而小櫻桃，早就等不及了，幾乎是飛撲到了甄英雄的懷中，兩個人，同樣被三國那丫頭挑逗的更需要激情。　　甄英雄躺在沙发上，櫻桃騎在甄英雄身上，熱吻之後，甄英雄才把櫻桃的上衣推到胸脯子上，就聽到門外樓道中穿來一聲要人命的大喝，“死姐夫，讓你藏，你這傢伙死定了……”　　球球的，是倒霉鬼艾愛！　　……　　“果果……情人……那個白果警官……”　　甄英雄沒想到來了這麼多人，除了小愛，還有樂樂，居然連薛雪也來了，看到白果吊著右胳膊，甄英雄又急又氣，但這稱呼更急人，叫果果，現在沒那個氣氛，好象挺肉麻的，叫情人老婆，艾愛是一特務，如果告訴小艾，自己最理想的老婆就沒了，最後只得叫了官稱，卻讓小白同志一肚子火更盛了，我們都什麼關係了，你還叫的這麼陌生？！　　“白果警官，你的胳膊怎麼了？誰打的，告訴少爺，少爺整死他！”　　“那你自殺吧，姐夫。”　　小愛同學還挺有主人風範的，一邊招呼眾人坐下，一邊去拿杯倒水，甄英雄卻不是很明白她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薛雪在有甄英雄的地方總是很不自在，沒辦法像其她人一樣自然的坐在沙发上，看到這幾位見着只穿了一條大內褲的少爺也能如此自然，她更覺得自己多餘，想走，卻不好意思提出來，彷彿一提，大家就會注意到自己是害羞似的，畢竟，這裏沒有比自己更大的女人了，那樣好象會很丟人，猶豫中看到了床上睡着的大公主，好奇的走了過去，這位公主很能折騰的，怎麼會睡的這麼死呢？咦？怎麼大公主的頭髮……濕濕的啊？　　女人的好奇心是很可怕的，無論是漢宮還是義字會，都有着關於甄英雄與甄三國之間的曖昧傳言，即便甄天也沒有去反駁過什麼，薛雪對這個問題顯然有些三八了，這種另類的求知慾望讓她有些緊張，於是，她偷偷看了一眼甄英雄，咽了口唾沫，小心的撂起了三國的被角，大公主為什麼會睡在少爺的房間呢，難道，他們真的是那種關係嗎……　　白果等人卻還沒注意到三國呢，因為櫻桃現在已經成了她和小愛最關注的焦點，白果是奇怪這丫頭為什麼老是有一種對自己的敵視味道，而艾愛，還是第一次看到這個留着一頭紅髮，和自己年紀相仿的丫頭，不過，小公主大人最在乎的，還是這個丫頭總是粘在甄英雄身邊的親密姿態，讓人嫉妒。　　“白果姐姐是為了姐夫你才受傷的。”艾愛給每個人倒了一杯白水，拿着杯子，喝了小口，道：“姐夫，你在公眾場所使用警槍開槍，如果被警察抓到，一定很難解釋的，於是白果姐姐在你走了之後，居然……居然……”　　看到小愛同學說到這裏似乎感到很疼的樣子，小嘴巴直咧，就是不往下說，而白果也是負氣般扭臉不看甄英雄，甄英雄急啊，“居然怎麼了？！”　　還是樂樂乖巧，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將掉在地上的熊熊抱了起來，很自然的坐到甄英雄的另一側，讓小愛同學懊悔不已沒有提前去搶那個位置，“白果姐姐，居然自己將胳膊碰傷了，然後回到警察局對那個叫方言的傢伙說，爸爸開槍，是因為殺手射擊，而她的手臂受傷無法還擊，為了自保而不得已為之的舉措……”　　原來如此啊，甄英雄終於納過悶來了，同時，也感動的唏哩嘩啦，怪不得警察沒有把自己當成搶警槍的罪犯追捕呢，原來是白果傷害了自己的緣故啊。　　小白同志雖然仍在生着氣，卻也覺得不好意思了，甄英雄感動的目光讓她心跳加速，小愛與樂樂崇拜的眼神讓她覺得自己像個傻瓜，居然用這麼笨的方法來幫助一個自己口口聲聲要送進監獄的人，最讓她受不了的，就是櫻桃那前後反差相當大的表情了，從敵視，幾乎是瞬間變成了親膩感激與仰慕。　　大概是被看的不自在，白果拿起桌上的杯子喝着水，而樂樂的目光在尋找到薛雪的時候，發現她正紅着小臉幫三國蓋被子，“咦？媽媽也在啊……”　　“撲……！”　　白果和小愛同時將嘴裏的水噴了出來，“媽媽？！”　　無可置信的驚駭之後，兩個丫頭才同時注意到那張大床上睡着一個長發女人，樂樂的‘爸爸’是甄英雄，那麼，樂樂的媽媽是……甄英雄的女人？！　　甄英雄那汗冒的啊，白果和小愛的眼睛中能噴出火苗子來，樂樂叫自己爸爸，這個還好解釋，反正沒差幾歲，就算說她是自己女兒也沒人信，但這個媽媽可就不好解釋了。　　樂樂還沒察覺到自己那一聲稱呼帶來了的氣氛轉變呢，一邊朝薛雪走去，一邊說道：“雪姐姐，你怎麼不過去坐？喝杯水吧，媽媽怎麼了？難道是不舒服嗎？”　　甄英雄和櫻桃這個尷尬啊，櫻桃現在當然曉得三國所以睡那麼死，是因為甄英雄動了手腳，而薛雪也好不到哪裡去，見甄英雄望着自己呢，臉‘唰’的就紅了，“我……我想去衛生間。”　　小雪今天很奇怪啊，上衛生間都忘記把拎包放下了，有那麼急嗎？甄英雄總覺得薛雪有些反常，可很快，他的感覺被一種帶着火焰的目光衝散了，“媽媽？死流氓，你不覺得應該和我解釋一下嗎？”　　白果幾乎是磨着牙齒說的話，眼角已經有了晶瑩的閃耀，而小愛同學雖然在漢宮住了不少日子，卻始終沒見過三國，因為這倆丫頭一樣的不正常，無論是甄天還是甄英雄，都心照不宣，下意識的不給兩個公主見面的機會，小愛只知道甄英雄有個姐姐，卻不知道樂樂還有個媽！　　“姐夫，X姐姐才是你的女朋友吧？樂樂的媽媽又是誰呢？”　　球球的，這時候你想起你姐姐來啦？甄英雄就沒見過這麼不及格的特務，“不是你們想的那樣，樂樂的媽媽其實就是少爺的姐姐……”　　“騙人！”小愛同學撲到沙发上就要給甄英雄一口，“樂樂為什麼叫你姐姐媽媽啊？你當我是小孩子那麼容易騙嗎？！我和你這大色狼拼了！”　　甄英雄還沒動呢，櫻桃可不幹了，任何想傷害甄英雄的人，都是敵人，而櫻桃本身就是女孩子，當然不會有項嘯鳴那種稱的上迂腐甚至愚蠢的騎士精神，從沙发上彈起，雙腿一分夾住小愛同學的腰不說，還把她的雙臂也緊緊的箍住，兩手比畫到了她的脖子上，冷冷的眼神讓她的純真在瞬間消失，殺氣涌泄的那種氣勢連甄英雄也嚇了一跳，這丫頭還有如此重的暴戾之氣嗎？　　小愛才撲到甄英雄面前就被櫻桃給壓倒在沙发上了，雖然她沒什麼分量，但小愛還是無法掙脫，力量上，小愛竟然輸了一籌。　　好快的動作，好敏捷的身手！莫說小愛嚇了一跳，連白果也吃驚不小，櫻桃那麼瘦小的身體居然能在瞬間壓倒運動神經超強的小愛，太不可思議了，而且，那種不符合年齡的壓迫氣勢，有些嚇人！　　“小櫻桃，不要欺負姐姐。”　　甄英雄一拎櫻桃的后脖領，就好象抓小貓似的將櫻桃拉了回來，那兇悍的小丫頭居然一點反抗都沒有，雖然還有些不忿的瞪着小愛，但攝人的氣勢已經沒有了。　　小公主大人的自尊心受到打擊了，站起來，氣呼呼的指着櫻桃，“剛才不算，你那是偷襲，我們再比畫！”　　甄英雄心話道了，再比畫十回你也是個輸，你翻閱書本的時間，櫻桃都在擺弄武器，鍛煉身體，你個倒霉鬼怎麼和她比啊？　　白果雖然驚訝櫻桃的身手，但更關心的問題還是樂樂的媽媽，櫻桃還太小，白果這丫頭的女性直覺又糟糕的緊，絲毫沒有在這個發育還不完全的小丫頭身上感到威脅，只把她與甄英雄的親熱看成了妹妹向哥哥撒嬌，櫻桃不能說話，甄英雄會疼她寵她並不過分啊。　　“那真的是你姐姐嗎？”白果小眉頭跳了跳，想到甄三國，白果心裏的火騰騰的，又想到初識甄英雄的時候，在那家情趣商店被這對很有問題的姐弟羞辱的往事了，現在想來，要不是因為三國那丫頭逼着自己買了那瓶‘被強姦丸’，自己又怎麼會和甄英雄結仇這麼深啊？到最後，還真被這小子給……就算不是強姦，好象也差不多啊……　　“如假包換，少爺怎麼會騙情人……會騙果果你呢。”甄英雄抹冷汗啊，原來這姐弟身份有時候也挺管用的啊。　　白果感覺自己就是一花痴，每當甄英雄叫她果果，她就會覺得心跳加速，但還是沒好氣的將那杯水一飲而盡，翻了甄英雄一眼，“哼，你最好不要讓我發現你床上躺的是其她女人，而且，就算是你姐姐，你也欠我一個解釋，你姐姐為什麼睡在你床上啊？”　　見白果醋味老大的朝大床走去，小愛先不服氣的白了櫻桃一眼，然後有些雀躍的跟上了白果，“姐夫的姐姐，我應該叫什麼呢？也叫姐姐吧，哦呵呵……，我倒要看看她有沒有本小美女漂亮……”　　“我媽媽肯定比你漂亮！”　　樂樂坐在三國身邊，一張小臉上寫滿了驕傲，而櫻桃也跑到樂樂身邊，一起用最高傲的表情望着已經看呆了的小艾與白果，彷彿三國就是她們的榮耀。　　神啊，這女人，太完美了吧？　　修剪整齊的劉海帶着濃郁的東方文化，配合著尖尖的瓜子臉型，古典，高雅，柳黛細長而帶着月彎，看起來溫柔而淑嫻，長長的睫毛自然的上翹，白皙的臉蛋透着健康的粉紅，雖然睡熟的程度讓人懷疑，但嘴角那抹嬌憨的勾起，卻打消了她身體不舒服的猜疑，這女人，睡的太死了，但讓人羡慕，高質量的睡眠，是女人保留美麗的最大武器。　　白果見過三國，但這次，給了她完全不同的震撼，想不到，睡熟的她，即便自己這樣的女人看到了，也會有一種心跳加速的感覺，這個女人，太美了，白果突然發現，三國的那張小嘴巴，對自己也有着莫名的吸引力，難道自己有同性戀傾向？不是，而是三國那種柔弱天真的氣質，讓人忍不住的想去疼愛她。　　小愛同學也看傻了，如果只是論長相，自己並不會輸給這個女人，同樣是公主，外在的氣質也分不出高下，可有一種無法表達出來的感覺，似乎在內涵上，三國與自己的姐姐竟是有些相似，但那僅僅是一種感覺，讓高傲的小公主也會覺得自己比不上面前這個睡熟的女人，恩，也許，是本小美女還沒長大，將來，一定是我最漂亮！　　安慰了一下自己，小愛望着甄三國那張帶給自己一些熟悉而陌生感覺的臉，越看越是入神，猛然想到了甄天辦公室桌子上那張秦夢謠的照片，小愛的語氣竟然有些發顫，“她，她好象秦阿姨……”　　甄英雄依然坐在沙发上，聞言嘆氣一笑，“只是髮型一樣罷了，我姐這個髮型，就是老媽幫她留的，老媽離開后，她也沒有再變過……”　　語氣中有一分傷感，但更多的是一種驕傲，與櫻桃和樂樂一樣，當別人稱讚三國，震驚於她的美麗時，甄英雄也會感到自豪，可他終究是個女人方面的白痴，他這一自豪，小愛同學和小白同志表情一變，羡慕，嫉妒，三國的美麗一下子成了惹她們不高興的元兇。　　“咦？姐夫，為什麼姐姐的頭髮是濕的？”　　聽到小愛發問，甄英雄隨口回答道：“剛洗過澡，當然是濕的了。”　　“為什麼沒有吹乾呢？這樣一覺醒來，頭髮不是會很亂嗎？”　　“你洗過澡不是也不吹頭髮的嗎？說什麼保護髮質。”　　甄英雄有些不安了，似乎，自己忽視了什麼問題，而小愛與白果發現了什麼問題，就見白果拉下小臉，冷笑兩聲，“你還真清楚嘛，死流氓，你似乎也才洗過澡吧？”　　甄英雄低頭一看自己的大內褲，摸了摸自己的濕頭髮，意識到問題所在了，還好甄少爺有着厚臉皮與極速的反應，“哦，我剛要洗澡的時候我姐姐和櫻桃才過來的，我姐不太舒服，吃了葯，所以在我床上睡了，怎麼了？”說的很自然。　　“真的嗎？”白果疑問的目光，配合著小愛一臉的不信任，看的甄英雄冷汗直冒，“死流氓，我總覺得你和你姐姐的關係很有問題，聽說，你們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姐弟吧？”　　甄英雄心裏打鼓，“是……是啊。”　　白果眼角一垂，明顯壓抑着憤怒，“你們，該不會是一起洗的澡吧？”　　天花板好象落了個雷，恰恰劈到了甄英雄的腦袋上，球球的，被你猜中了……

# 第208章 薛雪救太子

　　甄英雄的額頭處於小雨狀態，小愛與白果則是絕對的高溫，兩種天氣的相互碰狀，讓氣氛異常的尷尬，反倒是樂樂，居然並不感覺到意外，只是有些驚訝，或者說是驚喜，她是很了解三國的願望的，這一點，與櫻桃倒是相同，可她的表情落到小愛的眼中，就好象頑強抵抗的兇手終於被發現了犯罪的證據，小愛的目光，瞄準了三國蓋着的被子，有沒有問題，也許就在這個覆蓋物的下面了！　　“一，一起洗？怎麼可能啊，哈，哈哈。”甄英雄如此厚臉皮的傢伙被戳了死穴還有些尷尬，就更不用說根本不會撒謊的櫻桃了，那小臉紅的，快和頭髮一個顏色了，“我姐是在自己房間洗過澡之後才過來的，問我要了些安神的葯，大概是要等我洗過澡之後要聊聊天吧，所以才在我床上睡熟的，我們是姐弟，她睡我的床，也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不是嗎？我們小時候一直睡同一張床的，直到她十二歲我們才分開睡……”　　小時候睡在一起？直到十二歲！這麼一說，白果和艾愛嫉妒，連樂樂和櫻桃也羡慕了。　　小愛猛的一撩三國的被子，甄英雄的臉色都青了，嚇的，櫻桃都不敢看了，把臉埋在了樂樂的背上，樂樂恍悟了，曖昧的看着甄英雄，小愛的兩隻眼睛噴出的火焰可以烤熟土豆，好你個臭姐夫，說瞎話你連眨巴眨巴眼睛都不會，牛啊你！　　白果的臉色也青了，氣的，眼神中，有委屈，有憤怒，有說不盡的哀怨神傷，顫抖的聲音帶着隱隱嗚咽，望着甄英雄，指着穿着床上的甄三國，點着頭，傷心到了極點，“她是洗過澡才來的？那你的衣服為什麼會穿在她的身上？！你們，你們就是一起洗的澡！”　　“有沒有搞錯啊？球球的，我姐姐穿着我的內衣都代表我們是一起洗的澡嗎？她從小就喜歡穿我的內衣，這也不行啊？”甄英雄有些慌了，女人心思太細，而且與男人的細心是不同的角度。　　小愛同學伸手在三國的胸部上一抓，樂樂與櫻桃同時大急，要撲上去教訓艾愛這小色女的時候，就看到小公主一拉白果的手，道：“白果姐姐，我們去浴室，姐姐沒穿內衣，我們到浴室一看有沒有換洗的衣服就知道她是不是在自己的房間洗過澡才過來的了。”　　浴室……媽啊！甄英雄差點跳起來，三國脫下來的衣服都在浴室呢啊！球球的，這下完了……　　甄英雄心都涼了，白果與小愛這本來不是同一戰線的人現在站到了一起，太可怕了，看着白果給了自己狠狠的一記衛生眼，然後朝浴室走去，甄英雄連攔截的力氣都沒了，絕望啊。　　“咦？門鎖着，哦，是雪姐姐……”　　甄英雄一怔，回頭一看，小愛正敲門呢，“雪姐姐，你還沒有好嗎？我們要進去檢查啊。”　　“對，對不起啊，我肚子不太舒服，用的時間長了些……”薛雪開門走出來的那一刻，甄英雄已經做好了挨罵，甚至是白果和自己決裂的準備，見白果與小愛進去了，薛雪長出了口氣，然後走向甄英雄，看他的眼神很怪異，坐到沙发上，端起一杯白水，口很小，卻一氣喝完。　　甄英雄正等着浴室傳來尖叫呢，卻聽裏面的小愛嘟囔道：“怪了，沒有啊，難道，姐姐真有那麼奇怪的癖好？也對哦，姐夫的內褲都是超大號的，穿起來是很舒服，而且姐姐的身材那麼好……”　　甄英雄正納悶了，就看薛雪的小臉‘唰’的紅透了，甄英雄頓時恍悟，“小雪，你……”　　“色……色……色狼！”　　薛雪猶豫了半天，終於還是將那兩個字送給了這位可怕的甄少爺，這還是她第一次罵人，語調很彆扭，不過那嬌嗔神態卻看的甄英雄一怔。　　不好意思的撓了撓頭，甄英雄並沒有像薛雪預想的那樣生氣，“那個，其實也不是你想的那樣啦，總之，有些複雜，呵呵，小雪，謝謝你啊，沒想到你那麼聰明，居然提前想到幫少爺把那些東西收起來了。”　　薛雪臉更紅了，將自己的白色拎包塞給甄英雄，羞道：“她們要找的東西全在裏面，你，你自己收好，我要回去了。”　　甄英雄見薛雪起身要走，下意識的拉住了她纖細的手腕，有些驚訝這丫頭居然如此的瘦，那細緻的程度好象太用力就會斷掉一般，薛雪渾身一顫，似乎是害怕，又像是害羞，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薛雪很緊張，因為，兩年來，這是第一次被男人拉住手腕。　　甄英雄也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莽撞，他知道曾經發生在薛雪身上的恐怖回憶，更知道薛雪害怕自己，連忙鬆手，笑道：“這個包包裏面一定濕透了吧？呵呵，少爺一定會賠你一個新的，對了，還有一雙新鞋子，哪天有空，我帶你一起去買吧，無論多貴，你隨便挑，算是少爺報答你今天的……救命之恩吧。”　　薛雪更不自在了，這算什麼？約會嗎？想說不用了，可不敢拒絕少爺的好意，似乎去了也沒什麼啊，於是點了點頭，正要離開，小愛與白果已經一臉不好意思的走出了浴室。　　“咳，姐夫，其實你要是一開始就說明白的話，我一定是相信你的，本小美女對姐夫你絕對是全心全意，真心無二的，所以，我有嫉妒和猜疑，是很正常的現象，你應該從這方面感覺到我對你是多麼的痴心，因此，你不應該怪我，還應該感謝我是這麼的在乎你……哎呀……！疼！對不起啦，是我不對啦！”　　艾愛這厚臉皮的東西被甄英雄狠狠彈了個爆栗子之後，老實的道了歉。　　白果才尷尬呢，誤會什麼不成，偏偏誤會人家姐弟有一腿，沒有抓到罪證，她終於徹底從嫉妒中醒悟了，那叫一個羞愧啊，低着頭，那樣子幾乎與平時強勢的她無法聯繫，“那個，死流氓……不，英雄，我好象……誤會你了，而且是很不應該的誤會，那個，我抱歉……”　　聲音小的幾乎聽不到，顯然，白果並不習慣和人家說對不起，甄英雄現在可提氣了，剛才被嚇的冷汗出的像洗澡，報仇的機會終於來了啊，“哼，虧你還是警察呢，道歉有用的話，還要你做什麼？”　　樂樂和櫻桃已經偷笑上了，而薛雪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這少爺臉皮也忒厚了吧？　　白果一機靈，氣可不順了，得理不饒人啊，“喂，死流氓，你上臉了是吧？我道歉是因為我講道理，你個死東西還想刁難我嗎？哼，我是警察，現在我是問你罪來的，你給交代清楚，下午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為你把臂骨都碰裂了，你知道有多疼嗎？你要是不給我說實話，我就……我就斃了你我！”　　白果說著說著就要用左手掏槍，嚇的小愛和樂樂趕忙躥過來抱住她，櫻桃護在甄英雄身前，儼然要開打的架勢，薛雪真瞅傻眼了，我的媽的，這二位真是一對活寶……　　甄英雄看的出來，白果確實疼的很厲害，大概是為了找自己算帳才沒有住院的，直到現在，她額頭細細的汗珠就沒下去過，尷尬的笑了笑，男人，有時候就要學會謙讓，“哦呵呵……，果果，看你說的，我怎麼會刁難你呢？少爺感激還來不及呢，來，給少爺看看，胳膊還疼嗎？”　　一聽這個，白果更委屈了，疼嗎？能不疼嗎？！那是硬生生磕的啊！負氣的坐在沙发上，扭頭不去看甄英雄，和撒嬌的小媳婦似的，“不疼！”　　甄英雄知道她這是氣話，哄道：“別生氣，生氣會影響恢復的，少爺道歉還不成嗎？你想讓少爺怎麼報答你都成，就是別生氣了，好嗎？”　　甄英雄難得說兩句人話，小白同志心裏頓時樂了，甄英雄是不是有誠心，她可以聽出來的，已經在偷偷的琢磨讓這傢伙怎麼感激自己了，約會？浪漫的晚餐？恩，我想要玫瑰花……可要是我說出來他才做，那不就沒有感覺了？白果有些撓頭，感情方面，她也缺乏經驗。　　“哼，姐夫真過分！”艾愛坐到白果身邊不說，還把薛雪也拉坐到身邊，“作為懲罰，姐夫，給我們洗腳！”　　“什麼？！洗腳？！”　　甄英雄固然嚇了一跳，白果和薛雪也差點從沙发上跳起來，樂樂與櫻桃一怔的工夫，也被小愛拉到了沙发上，一張長沙發，擠擠的坐滿了五位一等一的美女，除了艾愛那禍害，全是一臉的羞赧與驚訝，不會吧，這丫頭一開始就嚷着要整甄英雄，難道就是用這種方法？給女人洗腳，確實能羞死他那大男人，但……誰和你這死丫頭一樣厚臉皮啊？！我們也會羞的！　　“沒錯，洗腳，姐夫，白果姐姐晚上也要休息的，可胳膊受傷了，自然不能自己洗腳丫，樂樂是你女兒，給她洗腳本就天經地義啊，那個死闌度經常偷懶，總是雪姐姐每天接送我和樂樂上學，你不回家的時候，還要給本小美女做飯洗衣服，很辛苦的，我當然要回報她一下了……”　　“你等等你等等！”甄英雄連打手勢，“你回報小雪和少爺我有什麼關係啊？！”　　“當然有啦。”小愛同學一本正經道：“讓她家少爺伺候她洗腳，心理一定會很滿足的，恩，一定是這樣的，再說，姐夫，你還欠着本小美女四十五天耶，這樣吧，今天你幫我們一起洗腳丫，我給你減十天，你看怎麼樣？”　　“不怎麼樣！”甄英雄真服了艾愛這不正常的倒霉丫頭了，“少爺我是個爺們，給你們一群娘們洗腳丫子，以後還有面子混嗎？”　　本來，對於小愛同學的提議，白果雖然有些悸動，但還不至於當著人讓甄英雄伺候，薛雪就更不用說了，與男人靠的太近都會感到不安，讓男人摸自己的腳，顯然不可能，而樂樂卻難得支持小愛，爸爸給自己洗腳，多值得期待啊，至於櫻桃，只要樂樂不反對，又能享受到甄英雄的疼愛，根本想不到反駁的理由。　　幾個丫頭雖然各有所思，但聽到甄英雄嘴裏那一句‘娘們’，五張小臉無一例外的陰了，這倆字兒也太難聽了吧？　　“我還是先回去了，你們繼續鬧……那個，玩的開心些，對了，大公主雖然睡覺很死，但還是小聲些好，如果被吵醒看到你們這麼多女……這麼多人的話，一定會生氣的。”薛雪到底了解甄三國啊，即便是自己和甄英雄講幾句話，三國都會把自己列為敵視對象，更不要說脾氣和她有些相似的小愛，與性子火暴的白果了，“少爺，那我走了……恩……，好，好昏……”　　眾人嚇了一跳，才站起來的薛雪居然眼睛一眯，向前倒去，還好被甄英雄抱住了，薛雪感覺到自己倒在甄英雄懷裡，小臉火紅，“少爺，我，我不是故意的，對……不……”　　話未說完，居然睡了過去，甄英雄正納悶呢，就見站起來的小愛一捂額頭，剛要喝出的嫉妒話語也變成了疑惑，“咦，我怎麼，好睏……”　　向後一仰，倒在了樂樂的懷裡，而白果那昏昏欲睡的感覺也猛然加劇，“死流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你又下藥了……”　　下藥？甄英雄一怔，仔細一看桌子上那水瓶，汗都下來了，神啊，小愛那丫頭居然給大家倒了被自己放了安眠葯的水喝！樂樂沒喝水，所以沒事，而薛雪雖然是最後喝的，但身體素質比較差，反到先昏倒了，白果曾經親眼看到過自己給小愛下過葯，當然會有這樣的猜想了！　　“我姐姐不舒服，所以在水瓶里放了安眠葯，小愛不知道，所以把那水給你們喝了，老婆大人，你得相信少爺，我真沒下藥！”　　甄英雄趕快編了瞎話，但白果一想，水，確實是小愛倒的，甄英雄一直在自己眼皮底下，怎麼可能下藥啊，而且看三國睡的那麼死，也證明了甄英雄並沒有撒謊，“死流氓，你不許對我做過分的事情，不然，我饒不了你……呼……”　　最後染上一抹紅暈，白果在羞羞的擔心中，睡着了。　　過分的事情？是做愛嗎？甄英雄看着白果的胳膊，苦笑，你這丫頭如果清醒沒受傷的話，少爺肯定不會放了你，但現在，正好休息，不過……薛雪和小艾怎麼辦啊？　　甄英雄從小愛身上翻出了黑色鑽石卡，對櫻桃和樂樂說道：“寶貝們，幫忙，把小公主搬到月宮閣去。”　　樂樂還沒反應過來呢，不過甄英雄既然吩咐了，她也不問，和雀躍的櫻桃一起，一個搬頭，一個抬腳，拖死豬似的將小愛抬了起來，而甄英雄也將受傷的白果輕輕抱起。　　給兩個丫頭脫了鞋子，甄英雄想了想，到底是沒敢給白果脫衣服，只是脫了她的外套，不然明天小公主非和她姐姐告狀不可，但甄英雄倒是不客氣的把艾愛扒了，就留了內衣，反正這倒霉丫頭在家的時候也這麼穿。　　看着兩個丫頭並排倒在床上，甄英雄用一個大枕頭墊在白果身旁，免得她的胳膊垂下來會痛，這才幫她們蓋上了被子。　　樂樂與櫻桃去拿新被子的時候，甄英雄又將薛雪抱了過來，那張床雖然大，但白果受了傷，睡三個人有可能碰痛她，所以只能委屈一下薛雪了，睡沙發吧。　　也許是過去不怎麼與薛雪接觸，甄英雄現在才發現，其實薛雪很漂亮，二十八歲的她看起來有一種白果與小艾都不具備的成熟，還有一種另男人憐愛的哀怨氣質，因為平時的着裝太過保守，所以才掩飾了她的色彩。　　脫了她高跟鞋，一雙穿着肉色絲襪的小腳丫讓人忍不住想要把玩，甄英雄有些感慨，美女身上的任何地方，都讓人覺得欣賞，如果是恐龍，怕是沒有人願意做這樣的事情，有這種齷齪的聯想吧？　　薛雪今天穿了一件很有氣質的白色西式職業套裝，白色的襯衫領子很高，還圍了一條黑色的絲紗項巾，雖然看起來高貴成熟，卻總有點不倫不類，把自己裝扮的像個登山隊員，捂的這麼嚴實，能是睡的舒服嗎？　　甄英雄嘆了口氣，在抱着被子的樂樂與頂着枕頭的櫻桃注視下，完全沒有色情成分的將薛雪抱躺在自己懷中，替她脫去了外衣，然後，解開了她的項巾，再次放倒她，甄英雄猶豫了一下，怪異的看了眼櫻桃，這才輕輕的，將她那白色襯衫最高的兩顆扣子解開了。　　“唔……”　　樂樂一聲輕呼，趕快捂住了嘴巴，望着薛雪那雪白脖頸上的細細刀痕，她眼中寫滿了恐懼。

# 第209章 清晨遇美女

　　櫻桃的眼中卻閃過一絲精芒，作為一個殺手，她一眼便認了出來，那條刀疤，是用類似於裁紙刀那樣削薄而鋒利的刀片劃過造成的，那刀疤已經有些時日，應該經過了很好的治療，傷口周圍沒有死肌，淡卻的很明顯，只因為那位置的緣故才會如此觸目驚心，櫻桃很好奇，擠到甄英雄身前，又解開了兩顆扣子，一分襯衫，甄英雄差點又噴鼻血，櫻桃這丫頭一感興趣可了不得，什麼都敢做啊。　　薛雪胸前雪白的肌膚露出一片，內衣居然是深藍色蕾絲花邊的四分之三罩杯款式，但嚴格說來，也就是二分之一杯，因為上半部分的蕾絲是透明的，只有約束，卻沒有掩飾作用，薛雪果然是成熟性感的女人啊，真沒看出來，明明恐懼男人的她，裏面穿的這麼大膽，甄英雄有些想知道她的內褲款式了，如果也和胸罩一樣有蕾絲的部分……哎呀，球球的啊，想想就興奮。　　櫻桃和樂樂不像甄英雄一般早就知道這條傷疤，已經看呆了，天啊，從脖頸二分之一處一直劃過鎖骨，爬上了一半的左胸乳才結束了這條恐怖的線段，雖然入肉不深，但能活下來，真的是個奇迹。　　甄英雄把櫻桃解開的扣子扣了回去，搖頭一笑，道：“是不是很可怕？”　　兩個丫頭同時點頭，但櫻桃是憤怒，樂樂是恐懼，那個兇手，應該下地獄。　　“現在你們知道小雪為什麼總要掩着脖子了吧？她害怕男人，就是因為這條傷疤。”甄英雄嘿嘿一笑，有些苦，“而她最怕的人，卻是少爺我，知道為什麼嗎？”　　兩個丫頭齊齊搖頭，好奇的表情是一樣的。　　“因為，我在她面前，讓傷害她的兇手，得到了一條同樣的傷疤，不過，小雪活了，那個人，卻死了……”　　樂樂打了個冷戰，她只是個普通的女孩，雖然知道甄英雄的底細，但還是第一次聽他承認自己殺人，有些害怕，卻不是害怕甄英雄，她也清楚，甄英雄，是因為信任自己才會說這些話的，所以，心裏還有些甜蜜。　　櫻桃很解氣的點了點頭，這丫頭是殺手，並不把人命放在眼中。　　甄英雄就知道櫻桃會是這樣的反應，所以拍着她的頭，說道：“知道我為什麼告訴你們這些嗎？小雪怕我，是因為她的善良，她總覺得，那個被我殺掉的明明該死的人，是因為她的緣故才死掉的，她很自責，儘管，她險些被那該死的罪犯殺掉。”　　“可是，爸爸，你殺了那個人，雪姐姐應該感謝你啊……”　　樂樂不明白了，櫻桃也費解。　　“人之初，性本善，這話到底是不是正確的，我不知道，但有些人天性就是善良的，卻是事實，小雪她也害怕，所以直到今天都排斥男人，但她同樣是善良的，即便那個人該死，也會覺得有愧於他，也許，是她太單純了，單純的鑽了牛角尖，但是……”甄英雄笑着拉着兩個丫頭的手，道：“我希望樂樂和櫻桃都像你們雪姐姐一樣的單純，不要和她一樣喜歡鑽牛角尖，但要像她一樣善良，櫻桃，為了保護想要保護的人，你可以拿起武器，但看待別人的生命，一定要用公平的眼光，即便是罪人，也會有家人，有朋友的，一些小小的錯誤，並不表示他的生命應該被掠奪，懂嗎？”　　樂樂本就是善良的女孩，雖然不明白，卻並不緊要，而櫻桃懵懂的點了點頭，好象知道甄英雄是什麼意思，卻無法深刻的理解。　　甄少爺將枕頭墊在薛雪的頭下，把被子幫她蓋好，有些暗嘲，球球的，少爺就是一個註定下地獄的魔鬼，為了守護身邊的人，有時是無奈的，但絕對不能讓身邊的天使被骯髒的鮮血玷污，這個道理，櫻桃這小丫頭到底懂不懂啊？她，是最接近少爺的人，一定要把她推到天使的包圍中才可以，剛才對小愛，這丫頭的氣勢讓人擔心啊……　　“對了，看到你們雪姐姐傷口的事情不要亂說，知道了嗎？”甄英雄自己上教育課，卻暴露了薛雪的隱私，也知道自己很無恥，但他還有更無恥的顧慮呢，“更不許告訴她咱們看到了她的內衣，明天她要問起的話，就告訴她，那兩顆扣子，是少爺我解開的。”　　總是放不開兩年前的事情，薛雪未免活的太累，甄英雄似乎有什麼壞主意了。　　“爸爸，今天我能不能睡在天堂閣啊？”　　見甄英雄似乎朝着公主閣的方向走，樂樂忙拉着甄英雄的手，道：“媽媽不在公主閣，我和櫻桃會害怕的，對嗎，櫻桃？”　　這兩個丫頭要好的程度與默契的程度成正比，櫻桃連連點頭，甄英雄想到樂樂看了薛雪的傷口，覺得害怕也是正常的，可櫻桃居然也點頭，這就有點奇怪了，難道，剛才少爺的教誨這麼快就奏效了？　　“好吧，你們去陪媽媽睡床，我睡沙發。”　　“好耶，不過，爸爸，現在睡覺還早，我們一起玩遊戲吧，姐姐買了一款最新的PS2格鬥遊戲哦……，效果可逼真了，打到人會吐血的哦……”　　格鬥遊戲？還吐血？！甄英雄那汗啊，球球的，你們，真的聽懂少爺的意思了嗎？　　夜深人靜之時，一嬌小的身影在確認了身旁的兩個美女都睡死之後，悄悄的爬下了床，躡手躡腳的走到了沙發前，然後趴到睡在沙發的男人身上，再然後，男人醒了，與女孩子熱吻之後，兩人呼吸急促，衣服飄落，女孩騎在男人身上起起伏伏，肉體撞擊，帶着淫扉的水聲，曖昧而撩人。　　床上，那個抱着一頭小豬玩具的女孩悄悄睜開了眼睛，竟是假寐，藉著月光，望着沙发上歡愛的男女，她的呼吸也逐漸不紊，一隻小手緊緊抓着熊熊的耳朵，另一隻小手，卻滑進了睡褲中，兩腿之間，已經有些濕潤，手指碰觸，那怪異的感覺讓她用力咬住了熊熊的鼻子，難以解釋的衝動，讓她的小手蠕動的更快。　　不知過了多久，當沙发上的兩人長長的喘息終於結束的時候，當他們的動作終於靜止的時候，床上的女孩下體湧出大量溫熱的液體，好羞人，卻好舒服，“爸爸，樂樂，也想被你愛……”　　……　　翌日清晨，甄英雄難得起了個大早，沒辦法，要打理下戰場啊，沒有吵醒櫻桃，將她的衣服全部放到枕頭邊，自己則換了身衣服就出門了。　　“球球的，如果被那些丫頭先起床的話，少爺的耳朵鐵定要受折磨的。”清晨六點半，天已然亮了，雖然空氣中的清涼讓人再也找不到夏天的味道，好在小小的早點鋪卻已生意興旺，“老闆，一碗餛飩，十個包子，一小碟醬菜，對了，放入餛飩加湯之前，先在碗裏面加一小湯匙米醋……”　　時代廣場附近的這家‘梁記’早點鋪雖然規模不大，卻是小有名氣，餛飩豆漿老豆腐，包子油條酥火燒，加上獨門炮製的小醬菜，使得這家只有不足五十平米的小店生意很是火暴，當然，這和只有老闆一家三口忙活有直接關係。　　甄英雄倒不懂這些，對於吃，他這有錢大少爺從來都沒講究過檔次，所以來這裏吃飯，一是這裏距離學校很近，再者只是看到這裏生意好而已，吃個飯，打發下時間，然後去學校報個到，接着到警察局去‘自首’，闌度昨天晚上‘死了’，雖然沒有人具體出面承認，但經過項嘯鳴的努力，朗朗市的黑道已經開始盛傳這個爆炸性的話題了，所以，下午開始，就要為了把愛利絲引出來而演戲了，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就是把一天計劃的太清晰，會讓人覺得枯燥乏味加無聊。　　老闆本就忙的不可開交，聽到甄英雄餛飩裏面加米醋還要強調個先後，有些不耐煩，可看他長的雖然斯文，卻給人一種強烈的壓迫感，還是不太樂意的應了一聲。　　提前加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只是因為甄英雄的媽媽秦夢謠喜歡那樣做，秦夢謠是一個很喜歡講究小事情的傳統女人，總是在女人該做的事情上追求完美，用剛出鍋的沸騰的餛飩湯，可以將那少量醋的味道最佳的結合到餛飩的肉餡中，提高鮮味，雖然甄英雄完全吃不出來有什麼不同，卻還是習慣這麼做，聽老爹說，這個方法是老媽十五歲的時候發現的，很小孩子氣，直到甄英雄十五歲，她這個不算什麼發現的習慣也沒變。　　“老闆，一碗餛飩，三個包子，一小碟醬菜，恩，麻煩您在放入餛飩之前先在碗中加一小湯匙米醋，謝謝。”　　甄英雄端着自己的早點才在小屋子里找到一個座位，正回憶着自己那完美的老媽，就聽到了一個有些耳熟的女聲說了幾乎和自己相同的話語，猛然回頭，只見外面排隊的人群有些騷動，而那背對着自己的老闆愣了片刻之後，用最快，甚至討好獻媚的速度準備好了女聲吩咐的早點，那個麻利啊。　　什麼人居然和少爺我有同樣的習慣呢？甄英雄咬着一個包子，愣愣的盯着門口，當一窈窕的黑衣美女出現在小門口的時候，小小的早點鋪，長眼睛的人全呆了，好美，好有氣質！即便甄英雄也不例外，但凡男人，見到如此漂亮的女人而不驚訝，那絕對要檢查一下身體的健康狀況，或者去諮詢下心理醫生，看看自己是不是在性趨向方面出現了問題。　　那美女，一身黑色的職業套裝，剪裁合體，堪稱完美，白色襯衫，潔白耀眼，黑與白的單調被她襯托出了最高貴的色彩，那玲瓏身段讓人心中泛着漣漪，天啊，美，美到無可挑剔，美到讓色狼也會不好意思正視。　　也許是高傲的氣質，也許是憐弱的氣質，也許是知識的氣質，這個女人給了人太多的感覺，僅僅披肩的黑色短髮扎了一條小小的散辮，前面整齊的劉海看起來有着和三國那丫頭類似的味道，無框的小眼鏡，黑色的細細鏡架，很精緻，讓這既精神，又嬌弱的女人更具文化與時代氣息，雖然看起來她最多也就二十齣頭的樣子，偏偏有一種成熟的感覺，是因為打扮的緣故嗎？　　細細的柳眉如春山遠黛，秀美，自然，在整張小臉上所起到的襯托作用只能用奧妙形容，玲瓏的瓊鼻似精心雕刻，渾然天成，小巧，挺起的角度恰倒好處，嘴唇有些薄，沒有任何裝飾的色彩，看來身體健康有些問題，給人一種貧血的感覺，但不可否認，她完美的讓人乍舌，即便是小艾，恐怕也很難把這女人比下去吧？不過，她的樣貌，怎麼有些眼熟呢？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感覺出了問題，那一手端着餛飩，一手托着盤子的美女，在看到甄英雄的一剎那，也呆了，俊男美女的對視都寫着驚訝，一見鍾情？球球的，不太可能吧？少爺才不是那麼隨便的人，甄英雄感覺到完美女人鏡片後面那雙秀美的眼睛中有驚慌一閃而過，漆黑的眼珠有意無意的迴避着自己，卻還是偷偷的打量着，害羞嗎？不對，好象是對自己排斥，怪怪的，少爺好象還沒有露出過下流的表情吧？　　再完美女人也不可能會站着吃飯啊，於是開始尋找座位，最後卻發現，除了甄少爺那張桌子，根本沒有能坐人的地方了。　　小早點鋪並不講究單人單桌，認識的不認識的，只要有個座位就能坐到一起，只因為甄少爺有一種讓人害怕的壓迫感，所以才沒人敢湊過來的。　　甄英雄和那美女一樣，僅僅一怔，然後，很紳士的站起來，幫美女將座位拉后了一下，很有禮貌的一躬身子，示意她可以坐在這裏。　　好厚臉皮的小子啊！男同志們都震驚於那美女的高雅氣質，想讓座位的人一堆，卻沒有人好意思，或者說是覺得自己不配與那美女溝通，哪想到甄英雄這個不要臉的如此會裝啊？你丫那麼紳士，幹嗎來這地方，吃三四塊錢的早點啊？！　　男人就是這樣，同樣是吃幾塊錢的早餐，為什麼只看甄英雄不順眼，而沒人去嘲弄那完美女人呢？　　完美女人猶豫了一下，這才一躬身子，回了一禮，很有修養的坐了下來，迷倒一群男人啊，神，感謝你，這頓早餐太值得了，居然看到了如此賢淑美貌的女人。　　甄英雄對女人的回禮有些驚訝，她的身子躬的比較深，明顯是有良好的家教，而且是一種很怪異的感覺，不太象中國人，倒更像韓國女人，有些嬌柔的做作……　　美麗的女人甚至吃東西也是美麗的享受，小小的包子任甄少爺怎麼假裝紳士，最多也就是咬兩口，再看人家大美女，真是斯文，甄英雄吃三個，人家才吃一個，從來沒有看到小腮幫鼓起過。　　“這位小姐，請問有紙巾嗎？”　　我靠！不要臉啊！已經沒心思吃飯的客人一直注視着甄英雄與美女，見那小子居然如此搭訕，幾乎齊齊倒塌，你身邊不就有餐巾紙嗎？！　　甄英雄也是因為美女詫異的望着他時才注意到這一點的，手一碰，餛飩湯全灑了，餐巾紙濕了，甄少爺一撓頭，“哎呀，濕掉了，可以借張紙巾擦擦嘴嗎？”　　嚴重無恥！你老人家借紙巾之前，也分個先後好不好啊？！好低俗的搭訕！所有人都鄙視着甄英雄，不過心裏也鬆了口氣，這次美女一定看出那小子的本質何其齷齪不良了吧？　　可讓所有人出乎意料的事情卻發生了，美女愣了片刻之後，居然真的從口袋中摸出了一包包裝精緻的紙巾，抽出兩張自己留下，然後將整包紙巾遞給了甄英雄，動作間有些慌亂緊張，似乎不懂得如何去拒絕別人。　　“謝謝。”　　“不，不客氣。”　　聲音確實很耳熟，甄英雄抽出一張抹着嘴巴，卻將剩下的紙巾全部塞回了口袋中，着實讓人想去抽他。　　“如果有緣，下次見面，我會還你一包紙巾。”　　美女一怔，卻只是低頭吃飯，好象很羞，甄英雄這大膽的說話，讓所有人覺得這小子發花痴到了一定的程度。　　似乎，這隻是個偶遇，或許，算不上什麼浪漫的邂逅，甄英雄走出這家‘梁記’早點鋪之後，腦海中還是那美女的聲音與背影，笑了，卻不下流，球球的，清晨遇美女，這算是運氣嗎？那女人確實長的好眼熟，為什麼就是想不起來是誰呢？但是，那聲音，那殘留在紙巾上的女人的味道，還有那種感覺……　　甄英雄攥着口袋中的那包紙巾，若有所思的走在街邊，喃喃道：“少爺是不是太多疑了呢，也許，最近太累了吧……”

# 第210章 愛利絲的迷

　　“甄英雄，難道這就是你的交代嗎？！就算白果受了傷，你也不應該在公共場所開槍，沒有人賦予你這個權利！”　　“原野大隊長，你住院的時候沒有檢查一下你的腦袋是不是有故障問題沒有排除嗎？球球的，少爺我被不知名的匪徒連續射擊，不開槍反抗的話，說不定還要有無辜市民受到匪徒傷害呢，難道政府賦予我被槍掃也挨着的權利了？！”　　朗朗市警察局，甄少爺正大爺一樣的坐在審訊室，沒想到的是，原野這廝居然出院了，而且一早恭候在這裏，看到一旁坐着，一語不發的白果，甄英雄倒也明白這小子為啥出院，白果受傷了，這個對白果有企圖的傢伙當然在醫院里住不塌實了，想到小白同志和自己的關係，甄英雄得意之餘也給了原野兩分面子，沒罵人。　　方言比較理智，雖然他有着和原野同樣對甄英雄的不信任，但一來，原野才是隊長，二來，他也清楚，甄英雄昨天開槍，確實頗於無奈，也可以說，他是個英雄，但前提是，情況真的如白果所言的那樣。　　白果瞧見甄英雄還磨牙呢，她比誰都清楚甄英雄這小子一句實話都沒有，但苦於自己不知不覺的上了他的賊船，竟然不能大方的審問他，或者說，甄英雄現在說的瞎話，是順着自己的第一個謊話發展而來，想到這裏，白果窩囊啊，自己這警察什麼之後掉進無間道了？　　不過，白果也清楚，甄英雄的謊話僅僅是隱瞞了他知道殺手下落，以及他消失的那段時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本來昨天是要問他的，結果喝了小愛同學倒的水，一覺醒來已是天亮，再與甄英雄見面，已經是在這裏了，啥也沒問啊，但是甄英雄開槍說的卻是事實，白果承認，自己沒有甄英雄的勇氣與能耐，當時殺手確實威脅了一些無辜人的生命，可自己甚至不知道殺手的位置，是甄英雄將殺手明追實引到了無人的地方，而且，他的初衷，僅僅是保護自己，想到這裏，一些嗔怪與自責又變的幸福了起來，甜甜的。　　“甄先生，昨天的槍擊事件發生在午後一點半，一點五十左右，受傷的白果警官追趕到了那條發生了打鬥的小巷，除了受傷至今未醒的闌度，並沒有發現你，我想知道，從昨天到現在的這個時間，你究竟去了哪裡？”　　方言果真要比原野精明的多，知道無法在開槍行為上做文章，就直接將問題指向最可疑的時間段。　　白果也想知道這個問題，甄英雄無恙的回到漢宮，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她比任何人都要好奇。　　“西郊，西郊的風景別墅區。”甄英雄早就想好怎麼說了，“追匪徒的過程中，我用電話與闌度商量好了如何堵劫，但闌度被匪徒重傷，當時我衣服濕透，實在跑不動，所以沒有追到匪徒，因為害怕那開槍的匪徒是針對少爺我來的，所以，我去了西郊的風景別墅區，而且調動了漢宮不少的員工一起去，保護少爺的女朋友。”　　“女朋友？”原野一怔，“那個蒙面的？”　　“總算沒有白跟蹤少爺，原隊長還知道這個，真是讓人佩服。”甄英雄話裡帶刺兒，看來原野還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就是大明星艾一心呢。　　白果那臉‘唰’的陰了，甄英雄雞皮疙瘩顆粒就起來了，球球的，小白同志似乎心情很糟糕啊。　　“如果不相信的話，你們可以去朗朗電視台調查，看一下昨天下午兩點半左右少爺是不是在雙子星拍攝MV的外景地出現過，我想，那麼大的排場，他們應該是不會忘的。”甄英雄很有把握，當時有兩百手下圍住了劇組所有的人，他們不確定自己到底有沒有離開過那裡，就算確定，也不會有人說出去的，這年代，怕麻煩是其一，得罪義字會，還沒有人長那麼大的膽子，而且，過收費站的時候，自己都有刻意的掩面，不會留下什麼證據的。　　“你真的和艾一心在一起嗎？”　　白果終於說話了，敵對的態度讓方言受用，卻只有甄英雄能聞到那股子酸氣。　　“艾一心？！你那個蒙面的女朋友是雙子星的艾一心？！”原野失聲，卻趕快回復了表情，心中卻震蕩不小，原來在電視台，那並不是錯覺，甄英雄這小子果然和艾一心有一腿！讓人羡慕啊……　　甄英雄硬着頭皮點了點腦袋，昨天已經和小艾，甜甜，對過了口供，雙子星趕回劇組的任務就是為了今天與警察交差做在場證明，警察什麼也查不到的。　　牽扯到艾一心，方言與原野都有些觸眉頭了，“之後呢？難道你一直待在郊區嗎？”　　“五點鐘左右我回漢宮了，處理了一下傷口，然後休息，哦，對了，關於這一點，白果警官可以為我做證明的……”　　甄英雄聰明的將話題扯到了白果身上，白果恨恨的瞪了甄英雄一眼，見原野與方言都驚奇的望着自己，有些尷尬，道：“我本來想一早彙報這件事情的，但你們根本不給我說話的機會就把我拉到這裏來了……”　　原野與方言聽到白果的解釋，倒還真拿甄英雄沒轍了，白果說，她在醫院向方言彙報過工作，接受過治療之後，就去了甄英雄家裡等他，隨後陪同艾愛等人一起到了漢宮，時間與甄英雄所說沒有出入，方言又聯繫了朗朗電視台，印證了甄英雄所言，於是甄少爺留了一份筆錄，在白果的磨牙聲中，瀟洒的離開了警察局。　　方言與原野不知道在想些什麼，但白果可以看的出，這兩個人的眼神，都很有凝聚力，望着甄英雄留下的筆錄，他們各有所思。　　甄英雄的筆錄，並不是真實的，無論是方言，原野，還是白果，心中都清楚的知道這一點。　　……　　冰清莊園，一戴着眼睛的中年醫生走進了愛利絲的卧室，那叫做顏冰的女人依然背對着坐在沙发上的哈恩，幾分鐘之前，韓慧恩才從這個房間中走出去，氣氛有些冷，似乎正在進行着嚴肅的話題。　　“田醫生，羅比的傷勢如何？”哈恩的語氣中並沒有關心的成分，僅僅是在詢問，似乎羅比是死是活都與他無關。　　中年醫生用食指推了推鏡架，搖了搖頭，卻沒有說話，看來，羅比這太監是做定了。　　“麻煩你了，你可以出去了。”哈恩嘆了口氣，揮手打發走了醫生，對羅比很是失望，不知道是與顏冰說話，還是在自言自語，“輕視敵人，這就是下場，他太高傲了。”　　顏冰甚至連問都不問羅比的情況，而是對哈恩說道：“愛利絲真的決定那樣做了嗎？”　　提到愛利絲，哈恩對顏冰這莫不關心的語氣有些不滿，眼中有一絲怒氣閃過，“夫人，我覺得您對愛利絲的要求太過苛刻，愛利絲小姐那樣尊重您，作為母親，您是否……”　　“哈恩先生，希望你不要故意惹我生氣。”顏冰淡淡說道：“評價別人之前，請先看清楚自己，菲茲傑拉德家族的家主，你對待自己的孩子又是怎樣一種態度呢？例如，羅比……”　　哈恩一怔，有些啞然，而後，長長的嘆了口氣，“也許，我真的老了，夫人，作為一個殺手，除了忠心，是不可以產生任何情感的，我是殺手，夫人卻不是，我的孩子已然出賣了靈魂，現在甚至要出賣自己的意志，但這是為了諾森家族，即便成為一件工具，我們也無怨言，可是，愛利絲小姐在夫人的眼中，難道也是一件工具嗎？那孩子的善良甚至讓我覺得羞愧，夫人，仇恨，已經讓您看不清楚眼前值得珍惜的，世界上最珍貴的寶物嗎？”　　“想要成為菲茲傑拉德家族一員，要經過生與死的考驗，要做我的女兒，就要有讓我認可她的價值。”顏冰的冰冷可以比擬兩極的冰川之風，“現在的愛利絲，太軟弱了。”　　“夫人故意讓慧恩回到愛利絲小姐身邊，就是為了考驗愛利絲小姐嗎？一個被敵人毫髮無傷放掉的不合格的殺手，您是想看到愛利絲小姐自己去決斷慧恩的生死，所以才不讓我殺掉她的吧？”哈恩對這夫人無比失望，卻無可奈何，苦笑道：“愛利絲的善良是個錯誤嗎？想要得到夫人你的認可，這孩子正在善良的自我與拋棄這些換得母親的認可之間做着苦苦的掙扎，到底怎樣才是真正的墮落？這次的暗殺失敗，愛利絲終於決定用自己的天賦換取您的認可，原來她早就看準了接近甄英雄的機會，有着無數殺掉甄英雄的方法，卻因為善良的譴責而痛苦到了今天，現在，她終於決定徹底融入我們的黑暗，難道這就是夫人所期待的嗎？！”　　最後的語氣已經有了些犯上的質問，顏冰有些憤怒，冰冷的聲音中有着羞惱，“哈恩先生，你這算是在辱罵我嗎？！”　　哈恩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有些歉意，卻是沒有後悔，“對不起，慧恩被放，童戰生死不明，這很矛盾，我只是覺得，如果慧恩真的被甄英雄拉攏，愛利絲小姐的處境會很危險，作為一個殺手，我們要盡所能的消除一切的可能性，剛才有些失態，我很抱歉，夫人。”　　“不必了。”顏冰還有些惱，冷聲道：“愛利絲既然早就有了混到甄英雄身邊的計劃與方法，就讓她去做好了，她的價值就是她的宿命，我教導她六年，為的就是看到她去折磨甄天的兒子。”　　“也許，她的宿命會為此而改變。”哈恩突然苦笑道：“夫人，六年前，斯圖爾特家的那個男孩，昨天，似乎死在了愛利絲小姐的手中。”　　“你說什麼？！”顏冰渾身一顫，語氣有些失態，“斯圖爾特一家不是被羅伯特那個廢物全部剷除了嗎？！”　　“很遺憾，我也不清楚為什麼會有人活了下來，而且，那個唯一的倖存者，應該還是斯圖爾特家族唯一的少爺，萊文・斯圖爾特，不過，他已經改了名字。”哈恩停頓了一下，淡淡道：“今天，我們應該稱呼他為……闌度。”　　“闌度？！是甄英雄的保鏢？昨天被愛利絲刺死的傢伙？”顏冰語氣中的緊張終於讓哈恩感到欣慰，這個女人，還是關心愛利絲的。　　“是的，不過，更確切的說，他應該是甄英雄最好的朋友，而且，關於他的死，僅僅是道聽途說，並不確定。”哈恩眉頭一皺，道：“愛利絲小姐所以留在朗朗市，就是在等待確認之後去到甄英雄的身邊，雖然童戰不會出賣諾森家族，但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已經暴露，夫人的身份不再是秘密，時間拖的長了，被義字會調查到愛利絲小姐是必然的趨勢，當然，愛利絲小姐並沒有認出闌度，她的記憶，仍然是從六年前開始，她依然不知道，十四歲之前，她並不是您的女兒，而是斯圖爾特家族唯一的千金，愛莎・斯圖爾特。”　　顏冰在這一刻，終於怔住了，許久，才有些尋求安慰的喃喃問道：“哈恩先生，她永遠不會知道的，對嗎？”　　“雖然這樣對她並不公平，但我想，即便愛利絲小姐知道，善良的她也不會記恨夫人，因為，是您留下了斯圖爾特家的血液，放”哈恩苦笑道：“任她去接近甄英雄，也許，我才是最渴望知道答案的人吧？希望她永遠都不要記起，被她救過性命的我，哈恩・菲茲傑拉德，就是殺害她親生父母的死神……”　　……　　“我為什麼姓唐？你的問題還真可笑，我為什麼不可以姓唐啊？”　　休息了两天，傷已經好的差不多了，周五那天從警察局出來之後，就一直忙着‘安靜且偷偷的’處理闌度的喪事，那小子似乎受了不小的打擊，把自己關在漢宮的房間里，和真死了也差不多。　　因為昨天晚上在郊區發現了三天前被羅比殺害的出租司機的屍體，白果挺忙，加上那次事件需要善後的事情很多，所以一直沒有騰出時間找甄英雄算帳，甄英雄倒也算忙裡偷閑的安靜了两天，直到今天一早才上班就接到了小艾的電話，說要一起吃午飯，甄英雄才又忙活了起來。　　請假，反正老鬼木子華最近也沒心思去學校了，倒是落了個方便，但甄英雄沒想到的是，小艾同志太大方了，居然還把那頭粘人的樹袋熊也帶了過來。　　巴黎情緣，氣氛多浪漫的餐廳啊，卻因為甜甜這高瓦數的電燈泡，搞的尷尬異常，小艾本就臉皮薄，哪好意思說話啊？就問了一句‘傷好了嗎’，然後就沒話題了。　　因為實在受不了這種沉悶，所以甄英雄一邊切着並不解飽的牛排，一邊隨口問了甜甜那麼一個問題。　　“你應該是外國人吧？有一个中國人的姓名難道不奇怪嗎？”　　“我是混血兒好不好，混血兒啊。”甜甜晃動着小叉子，道：“我十四歲的時候被乾媽收養，啊，也就是點心的媽媽，然後認識點心，說起來，我們這六年就從來沒有分開過，一起上學，一起睡覺，一起洗澡，簡直比夫妻關係還要好呢……”　　“是姐妹啦！死臭臭！”一心趕快紅着小臉糾正着，很羞的樣子，但神色間也閃過一絲驚慌，暗暗給了甄英雄一個眼神，可惜低着腦袋和半生不熟的牛排較勁的少爺並未注意到。　　“姐妹有光着身子摟在一起睡的嗎？是夫妻嘛。”甜甜說話真是夠挑逗，“死東西，你搶了我老婆！”　　甜甜說罷，埋伏在桌子下面的腿一抬，在甄英雄腿骨上來了一腳，死丫頭穿的是高跟鞋，踢的還挺疼，甄英雄差點掉了眼淚。　　“該死的熊，少爺是問你為什麼姓唐，不是和你討論搶老婆問題。”甄英雄說話已經不是挑逗，而是下流了，“想要討老婆的話，先做個身體檢查，看看你身上的器件是不是完備再說吧，缺少設備的人還好意思討老婆呢，可笑。”　　兩個丫頭一時還沒反應過來，見甄英雄從自己的胸脯一路朝下望，恍然大羞，兩隻小腳同時踢過來，卻撞到了一起，真不愧是雙子星，呻吟都是那麼的默契。　　白了幸災樂禍的甄英雄一眼，甜甜突然問道：“你真的想知道？”　　“也不是，只是好奇，說不說在你。”甄英雄本就不是那麼在意，不過是沒有話題的話題而已，“似乎認識你這麼久，只知道你是小艾父母的乾女兒，還不知道你的家人……”　　“我沒有家人。”　　甜甜突然的說話，讓甄英雄有些驚訝的抬起頭，這才發現一心有些嗔怪的望着自己，甜甜居然是個孤兒，甄英雄很不好意思，“對不起，我……”

# 第211章 特殊的浪漫

　　“沒關係，你不知道，問一問也很正常啊，況且，那是事實，點心，你不用這麼避諱的，我又不是小孩子。”甜甜很樂觀，似乎真的不是很在意，“我是個私生女，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中國人，父親的弟弟強暴了我母親，所以有了我，呵呵，不過，好象沒有人認可我的存在，於是母親在我沒斷奶的時候，就把我交給了她在中國的妹妹撫養，很巧，我的阿姨是點心媽媽的高中同學，很喜歡我，於是認了我乾女兒，十四歲時，阿姨因病過逝，我就被乾媽領養了，唐這個姓氏，就是我阿姨的姓氏哦，不過好可惜，我阿姨很漂亮的，卻始終沒有結婚，如果結婚的話，我想，我就不會姓唐了吧，呵呵。”　　甜甜說的很輕鬆，臉上一直有着笑容，一心卻沒有勇氣去看甜甜的臉，扭過頭去，假裝看着窗外的風景，甜甜是不是真的不在意，沒有人比一心更清楚，那不好的回憶與出身，一直是甜甜迴避的話題，不知今天為什麼，這丫頭如此坦白。　　甄英雄可以在甜甜笑彎的眼角看到那絲苦楚，這個樂觀笑容的背後有多少委屈啊？甄英雄從來沒有想過，這個無憂無慮的樹袋熊有那樣的過去，甚至親生母親也將她拋棄，難道她天生是個罪人嗎？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成為一個明星嗎？”甜甜似乎在傾訴，一心的眼角已經濕潤了，她不想聽甜甜說下去，可不知道如何阻止她，訴說，對甜甜而言，是自我的折磨，“其實啊，我只是想證明給自己看，我並不是一個討人厭的女孩子，我很可愛，我很受歡迎，我並不是沒人喜歡沒人要的壞女孩，呵呵，我是不是很可笑啊？不過我知道，你很討厭明星的，對不起哦，你未來的老婆就是被我這可笑的想法拉下了水，不過你放心，我們已經商量好的，二十歲，點心決定結婚對象的時候，我們就會退出這個圈子的，反正我也證明了自己真的很受歡迎，呵呵，也許，退出娛樂圈，才會有更多人記住我的名字，不是嗎？”　　“喂，樹袋熊……”　　“恩？怎麼了？”　　甜甜依然笑着，望着甄英雄，還是那麼一派天真，對甄英雄突然打斷自己有些好奇。　　“你想哭嗎？”　　甜甜一怔，表情，有些僵了。　　甄英雄很沒品的抽出桌子上那小花瓶中的玫瑰花，把椅子向後一拉，站起來，走到唐甜甜身前，伸開了雙臂，笑的無恥而齷齪，根本不理會這裡是浪漫溫馨，安靜高雅的西餐廳，也不在乎那美妙，在他聽來卻有些鬧心的愛情樂曲陶醉着多少對戀人，“少爺的肩膀可以借給你一小會兒，你的美麗可愛讓我在這個時候有了背叛小艾的勇氣，少爺可以被你佔佔便宜的，哦呵呵，當然，你只可以征服少爺五分鐘……”　　莫說甜甜愣了，小艾愣了，整個西餐廳的人，全愣了，甄英雄的聲音已經傳到了每個角落，淫蕩無恥而好大聲，嚴重的自戀讓甜甜茫然，“你這是憐憫嗎？”　　“少爺不喜歡被別人憐憫，所以也討厭去憐憫別人，樂觀的女人是可愛的，有內涵的女人是美麗的，而我突然發現，有隻樹袋熊，其實可愛又美麗，只是有些傻瓜不懂得欣賞而已，也難怪啊，可氣背後的可愛並不是傻瓜可以發覺到的，所以你才只能征服本少爺五分鐘。”甄英雄求愛一般單膝跪地，很做作的笑道：“要不要給我抱抱？可愛的熊。”　　甄英雄那糟糕的演技讓人不知道他的腦子里究竟在想些什麼，如果說他是在憐憫甜甜，那麼太不會掩飾，如果說他真的是被感動，那麼，他的做作讓人覺得搞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現在這個時間，現在這個地點，現在的甜甜，現在的一心，還有餐廳內的所有人，都成了這個舞台的組成部分，而舞台的主角，是甄英雄，他正伸着手，邀請着女主角的參演。　　小艾與甜甜在一起六年，卻從來不敢在甜甜面前去關心她，因為，害怕她自卑，害怕她傷心，害怕她覺得自己是在同情她，極力的迴避着，但這一刻，她突然發現，自己的迴避，大概才是對甜甜的一種傷害吧，甄英雄，坦白承認了甜甜想要證明的，可以感覺到，甜甜的呼吸，已經亂了，她會發怒嗎？還是說，會敞開心扉的撲到甄英雄懷裡大哭，發泄那一直掩藏在心中的委屈呢？　　小艾不知道甄英雄這算不算演戲，也不知道那小子真正的居心是不是要佔自己姐妹的便宜，但她卻希望甜甜撲到自己愛人的懷裡大聲的哭泣，甜甜總要做電燈泡，就是因為她害怕孤單的感覺，她的心中，有太多的委屈需要宣洩了。　　餐廳里，沒有人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只聽到一段奇怪的對白，看到一個奇怪的男人手持着玫瑰，單膝跪在一個穿着黑色風衣，戴着黑色貝雷帽與墨鏡的女人面前，宛如求愛，似乎，只是在求五分鐘的擁抱，而另一個同樣裝束，卻是一身白色的女人安靜的看着。　　雖然對白古怪，但氣氛很好，而且五分鐘擁抱的請求也很另類，來浪漫餐廳的大多都是喜歡浪漫的人，大家竟然都在期待那男女擁抱時刻的到來，一心有些嫉妒，她希望自己是女主角，但這一刻，她願意將屬於自己的幸福借給甜甜。　　“你……你去死吧！”　　所有喜歡浪漫的人似乎從美麗的天堂摔到了地面上，神啊，就算不要浪漫，也不應該是這個結果吧？　　一心汗都流下來了，甜甜那丫頭不知什麼時候脫掉了高跟鞋，一腳瞪在了甄英雄那張自以為是的臉上，甄少爺頭一仰，跌躺在地，球球的，少爺點兒太背了，這麼牛叉的安慰居然換來美女一腳丫子，還是在最講究浪漫的法國餐廳，這算不算傳說中的丟人丟到鳥國去了？恩，少爺不懂法語，和聽鳥語沒啥區別……　　甄少爺苦笑着，鬱悶的從地上坐了起來，揉着鼻子，用亂想來為自己解嘲，卻不想，一個溫香的軀體突然撲到了自己的懷裡。　　是甜甜！　　“謝謝你，死東西……唔……我，我真的……真的很想讓媽媽看到我有多麼可愛，我不討厭，真的……我真的不是壞女孩……唔……”　　甜甜哭了，而甄英雄與小艾笑了，兩個人對望了一眼，一心也蹲下了身子，從背後摟住了甜甜，“你是最可愛的，甜甜。”　　“唔……討厭啦，這次人家丟人了啦，你們嫌我多餘，故意整我，讓我哭是不是啊？”　　“一個人是怎樣降生到這個世界，並非自己可以選擇，能夠左右，生命的價值是同等的，無好壞的分別，如果有人用這個來評判你，那麼，那樣的傻瓜根本不值得你去證明什麼。”甄英雄難得講出正經話，小艾與甜甜全怔了，感動，為了這個安慰而感動，卻見會煞風景的甄少爺左右看了一眼，有些被夜晚叢林中的貓頭鷹盯住的簌簌感覺，“我說，樹袋熊，好象，丟人的不光是你啊……小艾，你猜，如果被人認出你們的話，明天會不會上頭條啊？”　　小艾與甜甜隨着甄英雄的目光一看，一陣掌聲居然響起，我的媽啊！所有的人居然全起立鼓掌了！　　球球的，你們看見什麼了啊？！奶奶的，這年頭，多愛浪漫的人，他也好個熱鬧，中國人啊，好奇心與愛心的泛濫程度，是正比例！　　灰溜溜的，三個人做賊一般的買了單，還被打了五折，然後在所有人的注視下，一心與甜甜將臉埋在了甄英雄的胸口，隨着不要臉的甄少爺離開了巴黎情緣，同時發誓，這輩子，再也不來這家餐廳了！　　“我恨死你們了！”　　一向很厚臉皮的甜甜居然連續一個小時大紅臉，這讓依偎在甄英雄懷裡的小艾很吃驚，三個人坐在時代廣場的噴泉池前，同樣戴着墨鏡，那感覺，就像仨特務，很惹人眼球，偏偏當事人感覺不到。　　“死傢伙，下次，我要比臭臭更浪漫的。”小艾嫉妒心現在開始發作了，剛才的大方是因為感動，現在想到心愛的男人給了自己最好姐妹那樣的回憶，心裏有些不是滋味，並不後悔，也不憤怒，就是不太舒服，儘管，有很濃厚的感激。　　還來？天啊，這次少爺就把臉皮揭的差不多了，再來一次，真不用混黑社會了，乾脆做情聖吧，甄英雄心裏這麼想，嘴上卻情意款款道：“送給小艾的浪漫，是一輩子的，剛才不過是分了五分鐘給樹袋熊而已，沒關係，一個小時有六十分鐘，一天有二十四個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千七百六十個小時，就是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分鐘，在未來的一百年，在每一年的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分鐘，我的小艾都會感覺到，浪漫，在每一分鐘都是充實的，因為，少爺我，就是為此而生存。”　　明顯是死記硬背的台詞，偏偏用的是地方，小艾打冷戰之餘，卻也很感動，甄英雄蹩腳的深情款款後面，是真心的疼愛，用心，可以感覺的到。　　“好冷……”　　“樹袋熊，詆毀別人深情表白是要遭天譴的！”　　“我又沒說你的台詞好爛讓人起雞皮疙瘩，我是覺得你們兩個談情說愛冷落了我，好孤單，所以冷，不行啊？”　　小艾紅着臉給了甜甜一拳，“討厭，誰談情說愛了？”　　“還不承認，看你那臉紅的。”甜甜突然抱住甄英雄一條胳膊，壞笑道：“點心，我發現我愛上你老公了，可以和你搶嗎？”　　“你敢……不是，我是說，誰稀罕來着。”　　“那我真的搶了哦……”　　“死臭臭，不許你抱他啦！”　　看到坐在自己兩側的丫頭嬉鬧，甄英雄鬆了口氣，其實，有小艾這樣善良的朋友，甜甜已經很幸福了，她們，都像天使一樣純潔，雖然，一個是溫柔的天使，一個是能折騰的天使……　　“對了，還是回到最初的問題吧。”甄英雄笑問道：“樹袋熊，嚴格的說起來，你到底該姓什麼？”　　看到甄英雄眼中閃過的那道攝人的異彩，小艾緊緊的抓住了甄英雄的手腕，直覺告訴她，這個男人，要去幫甜甜出氣，但是，這個問題所以讓小艾緊張，卻並不是為此，而是……　　“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去知道了，因為，我已經沒有家人了，就在我被乾媽領養的那一年，我的家人，不，應該說是我親生媽媽的一家，全死了，聽說，是仇殺。”甜甜眼中有一絲傷感，笑着道：“這是我十八歲那年乾媽告訴我的，呵呵，所以啊，我已經沒必要做明星給誰看了，如果一心退出去做全職太太的話，我不介意給你做全職小老婆的哦……”　　“去死吧你，臭臭，不要開這麼低級的玩笑好不好？”　　“我不是開玩笑的，我很認真哦，他搶了我老婆，我搶不回來，只要把自己倒貼過去嘍。”甜甜開過這個很難講是不是玩笑的玩笑之後，表情一黯，“我記得，媽媽嫁的男人，是姓……斯圖爾特。”　　斯……斯圖爾特？！本是笑着的甄英雄表情僵硬了，瞬間，被震呆了，是巧合的同姓，還是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發生？闌度在成為殺手之前，也是姓斯圖爾特啊……　　甜甜並沒有注意到甄英雄的異常，兀自用食指點着小下巴，喃喃回憶道：“不過，聽阿姨說，雖然強暴我媽媽的人是那個男人的弟弟，但那個人並不姓斯圖爾特，他們是同母異父的兄弟，關係有些複雜，不過這都不重要啊，反正他也不會承認我的存在，而且，那是一個壞人，一個傷害了我媽媽，還想要傷害乾媽，完全沒有人性的大壞人，他似乎是姓……諾森……”　　甄英雄，已經完全呆掉了，小艾感覺到了甄英雄的異樣，也知道他為何有這樣的反應，大概，甄英雄已經全部都知道了吧？那個哈恩・菲茲傑拉德的殺手世家，正是為諾森家族服務的，而甜甜的親生父親，正是自己母親蘇影在美國最大的敵人，羅伯特・諾森……　　球球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老爹，蘇影，叫做冰兒的女人，甜甜，愛利絲，闌度的斯圖爾特家，美國的諾森家族，到底都有些什麼樣的聯繫啊？　　甄英雄混亂的大腦開始迅速的整理着所知的片段，也許幾處關鍵的問題，是要和老爹要個答案了，如果愛利絲真的是闌度的妹妹愛莎，那麼，殺他一家的仇人，終於找到了，那就是，他父親同母異父的弟弟，羅伯特・諾森，而羅伯特與冰兒的關係也值得猜度，闌度一家被滅門，甜甜的降生會不會是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呢？既然愛利絲是斯圖爾特家的大小姐，又怎麼會成為殺手，看那意思，連哈恩大叔從身份上也低了一頭，甄英雄想到闌度心臟位置的槍傷，想要他和自己回中國的理由，隱隱的感覺到，一條比較模糊的思路，正在逐漸的清晰……　　“對了。”甜甜見甄英雄愣愣的望着自己，有些不好意思，轉移話題道：“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告訴你的，死東西，你知道嗎？那個叫做愛利絲的金髮女孩子，和我長的很像哦，大概，也是個混血兒……”　　小艾吃驚，僅僅是因為愛利絲與甜甜有相似的地方，而甄英雄那模糊的思路，突然清晰了更多，一個身影出現在了他的腦海中，甄少爺的嘴角勾了起來，“樹袋熊，你和小艾下午有節目是吧？”　　“恩，我和點心下午要去客串一部動畫片的配音，怎麼了？”　　“那，晚上的時候，可不可以來一趟漢宮啊。”甄英雄笑道：“我想印證一件事情，拜託了，少爺我一定會回報你的。”　　甜甜有些疑惑，看了眼小艾，卻見小艾同樣不太理解，卻點了點頭。　　甄英雄伸了個懶腰，表情輕鬆，語氣卻有些沉重，“有些事情，應該是攤牌的時候了。”　　聽到這話，小艾身子一顫，看甄英雄的眼神，似乎做了壞事一般，有些偷摸摸的，她有事情還沒和甄英雄坦白呢。　　“先生，你身旁的兩位姐姐都好漂亮哦，要不要買兩朵花送給她們？”　　三人一怔，一個害羞的，連忙把頭埋到了甄英雄懷裡，一個明明害羞卻厚臉皮的，望着玫瑰花的貪婪眼神連墨鏡也擋不住，還有一個，聽到聲音的時候，臉就拉長了，和驢似的。　　甄英雄把墨鏡向鼻樑下一拔，露出那精光閃閃的眼睛，宛如要報仇的獅子，又好象看到小白兔的灰狼，呲着牙齒，森森笑道：“小蟬同學，真是好巧啊，你的玫瑰還是一百塊一支嗎……”

# 第212章 新來的老師

　　“姐……姐……姐夫老師？！”一副可愛打扮的小蟬嚇了一跳，一邊小步後退，一邊尷尬笑着，“打擾到姐夫老師約會了，真是不好意思，最近物價上漲，上次又被姐夫老師沒收了一批，有些貨源短缺，為了收回損失，這两天都是一百五一支的，不過，姐夫老師要買，當然要打折的，我……全送你了！”　　小蟬將花籃子丟向甄英雄，來了一招天女散花，撒腿就跑。　　“小艾，樹袋熊，晚上見，少爺要開始工作了！”甄英雄將花接住塞給小艾，朝着小蟬就追，球球的，死丫頭，上次就被你擺了一道，不報那仇，少爺也還當個屁老師啊我？非在你那裡找到我老師的尊嚴不可！　　“這玫瑰花算少爺送你們的！”有便宜不佔王八蛋，甄英雄這順水作秀的功夫讓雙子星姐妹冒冷汗。　　在樂觀的甄少爺看來，殺手，迷團，大概和日常生活需要經歷的每件事情都是一樣的吧？小艾有些不理解，卻又好象可以體會甄英雄那種生活態度，既然躲不開，又何必廢心思去躲呢？不是不上心，而是不會太過多餘的上心，很自然的把困難當做生活的一部分，迎刃而解，順其自然，在能力範圍之內去排解而已，是個簡單的人，卻又是一個簡單到不簡單的人。　　“好奇怪的傢伙，他請我們去漢宮做什麼？啊！”甜甜猛然一驚，擔憂的望着小艾，“點心，我聽說，好多圈子里的女明星，都去漢宮做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剛才他說回報我們，難道那死東西是想……”　　“去死啦，他才不會呢！”小艾擰了甜甜的大腿一把，嬌嗔之態煞是可人。　　“你想哪去了？小艾，你的思想太齷齪了，被他傳染了吧？”甜甜一本正經道：“我是想說，他不會想把我們兩個放到一張床上，然後迷昏我們，脫了我們的衣服，把我們給……哎呀，羞死我了！”　　小艾汗都下來了，“死臭臭，到底是誰齷齪啊……”　　正在這時，小艾的手機響了起來，甜甜也探過頭來，沒有秘密的兩個人並不迴避，一看號碼，雙子星都愣了下，相互望了一眼，小艾接聽了電話，“喂，媽媽……”　　……　　四方精英高中二年三班的教室，艾愛與四小魔女正在角落交頭接耳的密謀中，其他同學識趣的迴避着。　　不少男生正圍着安靜看書的樂樂，期盼搭訕的機會，而這些人，就是學校最新出現的組織，‘天使護衛隊’。　　樂樂現在是人氣僅次於小公主艾愛的學校第二美女，這要感謝三國，本是不怎麼起眼的樂樂過去並不懂得如何包裝自己，把自己的優點凸現出來，更不懂得如何襯托自己的氣質，現在不同了，从里到外的被三國塑造的煥然一新。　　齊肩的黑髮烏光閃閃，臉頰兩側還編了兩條細細的小辮子，時尚而不浮艷，讓樂樂本就賢淑可愛的小臉更加亮眼有味道，雖然穿着校服，可一米七出頭，比艾愛還要高上那麼少許的身高，配合著得到三國照顧已經發育飽滿的身材，絕對有模特潛力。　　樂樂並不似艾愛那樣囂張，太子之女，雖然身份高貴，卻給人一種平和感覺，立刻成為了那些自詡平民學生的擁戴者，而最讓人折服的，還不止這些，樂樂所以壓倒小魔女，人氣直逼艾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家有才。　　雖然樂樂轉學過來的時候已是開學之後，可入學后第一個星期的摸底考試，人家是年紀第一，有貌已經了得，再有如此學識，名副其實的才色兼備，能不讓人追捧嗎？小公主大人雖然是人氣最旺，還是班長，那名次卻慘目忍睹，比之四小魔女還有不如，在成績單上找她的名字，基本從後面找比從前面找近了三倍有餘。　　黑道太子老師的養女，美貌動人的才女，更是不囂張的淑女，為了拍甄少爺的馬屁，由陳虎強組織起來的‘天使護衛隊’成立了，而且，是出人意料的強大，不但有男成員，更有不少女成員進入，連學習上的尖子生也加入進來，只一個禮拜的工夫，竟發展到與支持艾愛的四小魔女的‘仙女黨’不相上下，本來已經平靜的校園再度起了波瀾。　　雖然艾愛與四小魔女及樂樂相處都算融洽，但下面的擁護者卻因為這幾位的後台都是甄英雄，而誰也不讓誰，鬥爭理由居然發展為甄英雄更疼愛誰這個曖昧話題上了，幾乎每天都發生打架事件。　　這就是四方精英高中有老師相繼辭職的真正內因了，這學校亂的沒辦法待，學生不針對老師了，托那太子老師的福，或者說是學習他這個好榜樣，上課時間出去打架也學會寫請假條了，不少老師感覺找不到尊嚴，這才另謀可抬頭之地棲身，學校要招新老師，也是迫於無奈，就說現在吧，本來是連續兩節英語課，卻因為英語老師辭職，導致第一節課自習，第二節課的時候才會有其他老師倒下來給他們上課。　　上課鈴響了起來，一直在看書的樂樂見圍着自己的人都走了，終於能鬆口氣了，原來成為被關注的焦點，並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情，看到角落那五個丫頭還在商量着什麼，樂樂秀美的小眉頭微微蹙了起來，她們幾個肯定在圖謀什麼，最近一個星期，每天中午，艾愛即不回漢宮，也不回家，直到下午上課之前，才和四個小魔女一起風風火火的趕回學校，前两天是雙休日，她更是消失了两天，太奇怪了。　　“小君，小環，你們現在有多少？是所有存款哦！”　　施施用筆在紙上划拉着什麼，寫滿了数字。　　小君掰着手指頭道：“我的零用錢，加上賣花錢，還有從爸爸媽媽爺爺那裡騙來的，有……八千塊。”　　“怎麼只有八千？”施施皺眉道：“你拿三份零用錢，應該是最富有的人啊，小君，你不會都買零食和玩具了吧？你什麼時候能長大啊？！小環你呢？”　　小環臉都不紅，得意道：“我有一萬五。”　　“哎呀小富婆，你怎麼那麼多錢？”施施有些羡慕，“我只有一萬一，大姐大，你呢？”　　“咳，四千。”　　怪不得小公主一直不好意思說話呢，三個吃驚的丫頭同時壓低聲音道：“有沒有搞錯啊大姐大？！上個星期你還有五千呢，怎麼今天就剩四千啊？！”　　“你們沒資格說我！”艾愛沒好氣道：“本小美女根本沒有攢錢的習慣，一向是豪爽大方的左手進右手出，有四千就不錯了！這幾天我賣花賺的錢，昨天全被你們給吃到肚子里了，說什麼慶祝一下吃海鮮，害我還倒貼了一千塊！”　　三個丫頭挺尷尬，施施連忙轉移話題，“咦？好奇怪，上課鈴都響了，小蟬怎麼還沒回來？她應該最有錢了，那丫頭就是一守財奴，估計去年的壓歲錢都沒花呢！”　　“肯定是今天賣的不錯，所以舍不得回來吧？她最近賣出的花可是我們之中最多的哦。”　　連同艾愛在內，四雙眼睛冒着貪婪的光芒，口水都要流出來了，“現在我們有三萬八，只要小蟬能拿出一萬兩千塊基本就夠了，為了保險，周五之前，我們多籌一些，下禮拜百分百會翻倍的……，最少也有三倍，貴族學校的人，都是大肥羊，我們要狠狠的宰他們……！”　　“恩，恩……！”　　三個小魔女對着艾愛齊齊點頭，更讓望着她們的樂樂起疑心了。　　“你們想狠狠的宰誰啊？球球的。”　　本鬧騰的教室立刻安靜了下來，角落的小公主與魔女回頭一看，汗都下來了。　　“大姐大，我被活捉了……”　　被甄英雄拎着后脖領的小蟬笑的有些不好意思，四小魔女一邊沒好氣的翻着小蟬白眼，一邊坐回了座位，小蟬忙道：“我什麼也沒招，真的！”　　捂臉，你這丫頭是白痴嗎？不說還好些，說了不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嗎？　　“姐夫老師，好吧，事到如今，我想我們也不用隱瞞了。”小愛一本正經的樣子怎麼看怎麼虛偽，咳了一聲，表情中帶着無盡的哀痛，讓人一看就被帶入了她想要營造的氣氛中，語調中融入的感情，好象詩詞朗誦一般，沉重，緩慢，深厚，跌宕起伏，“今年九月初的一場大雨，使得朗朗市郊區一打工子弟小學的校舍發生了危房坍塌事故，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一百二十個孩子已經沒有了上課的教室，眼看着天越來越冷，難道我們可以眼睜睜的看着他們幼小的身軀在冷風中簌簌發抖，卻咬緊牙關，哈着凍的發紫的小手，坐在沒有遮擋的露天教室上課嗎？我們每天中午用課餘時間去賣花，就是為了籌一些錢，捐給那些可憐的小朋友啊！姐夫老師，我們要讓小朋友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關愛他們的人存在，這個社會，是光明的，充滿愛的！”　　感動啊，小公主大人感情太投入了，眼角晶瑩閃耀，說的樂樂都要哭了，從貧苦生活走過來的她最容易感受到那種缺乏人關愛的痛苦，原來那個整天沒正型的小公主居然有着如此善良的愛心，溫室長大的她居然自己出去賣花來幫助貧困兒童，樂樂覺得臉上發燒，過去三四百塊對自己都是那麼誇張的数字，難道今天就可以忘記那艱難的日子嗎？　　摸了摸口袋中的小錢包，裏面還有五百塊，上次考了年紀第一，媽媽獎勵了三千塊去買衣服，兩千五百塊給了還在醫院休養的親媽媽，還有五百塊在卡上，足夠這個月的生活費了，樂樂站了起來，將錢包里的五百塊送到了正抹着淚花的小公主的手中，“小愛，這是我捐的。”　　小愛一怔，握着樂樂的手，感動的有些嗚咽，“樂樂，你是好人。”　　樂樂鼓勵的望着小愛一眼，回到了座位，然後，在小天使的帶領下，眾好心學生都紛紛慷慨解囊，你一百我二百的將一張張大鈔送到了小公主手中，四小魔女簡直太佩服大姐大了，真厲害，那感情，太逼真了。　　球球的，你們當少爺我不存在啊？甄英雄倒是知道艾愛經常胡鬧的做些善事，但前提，一定是胡鬧的！這位小公主為了給希望工程捐款，為了切身的落實到行動中，不惜把價值三塊的玫瑰抬高至一百塊，這次她手筆更大，連四小魔女都拽上了，不可能會如此單純的聚財，捐款的背後，一定有不健康的陰謀！　　嘴角隱藏的那抹得意的笑，是這倒霉鬼奸計得逞的破綻！　　“那個，請問，這裡是二年三班嗎？”　　門外，一怯怯的聲音響了起來，甄英雄心裏一顫，轉頭朝門口望去，一種從眼球而來的衝擊震撼着大腦，球球的，世界上的巧合都被少爺我碰到了嗎？！　　班上的同學也傻了，一抱着英文課本的年輕女人站在門外，那美麗，讓男生眼花，不敢正視，讓女生羞愧，自慚轉目，好完美的女人！是新老師嗎？　　“啊，你是……”那漂亮的女老師看到甄英雄站在講台上，一怔，看到他拎小貓似的抓着小蟬，又一怔。　　“上個星期在早點鋪，謝謝你的紙巾。”　　這好似老師的女人赫然就是上周五清晨在梁記早點鋪遇到的完美女人！甄英雄笑着將小蟬推了下去，走到美女老師身前，很裝酷的將一條胳膊按扶在門框上，大有用氣勢折服美女的霸道感覺，讓小愛同學與樂樂同學很不滿意，怎麼好象對美女沒抵抗力的色狼啊？　　甄英雄一下子惹起了同學的不滿，不好意思看和偷着看不是一個意思，你老人家把門口都堵死了，我們看個鳥啊？　　“你，你好，我是今天才來報道的實習老師，是木校長讓我過來給這個班上英語課的，對不起，我不知道已經有老師來上課了，抱歉，真的很抱歉！”

# 第213章 新老師檔案

　　美貌女人一邊鞠躬一邊說著對不起，客氣的讓人不好意思，偏偏甄少爺很享受，“哦，我是這個班的班主任，不過，本班主任是不教英語課的……”　　廢話，你一黑社會，會不會講英語都值得懷疑，英文字母有幾個怕你都不清楚吧？下面的學生卻誤會了，甄英雄雖然教不了別人，但英語水平卻不差，畢竟在國外待了兩年，又有闌度那樣的英文老師，一般對話還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讓他和美女承認自己是個教自習課的，卻有點困難，人，誰不要個面子啊？　　“這位老師你貴姓？”甄英雄夠無恥的，這下子可以明目張膽，名正言順的知道人家芳名了，當然不會錯過。　　那女老師終於不鞠躬了，但神色還是有些慌亂，“我，我叫王思慕，您好，請多多關照。”　　“思慕？這個名字很好聽啊……”甄英雄這傢伙一點也不含蓄，和初次見面相比判若兩人，嘿嘿一笑，好奇道：“思慕你不是中國人吧？”　　好你個不要臉的啊，讓你叫本小美女一聲小愛比登天還難，看到一個有知識的美女你上來就把姓給人家省了，色狼姐夫！小愛嚴重不滿，眾女生嗔怪老師花心，而方才還鄙視老師的男生們眼中卻射出了仰慕的光芒，天啊，老師好厲害，居然這麼霸道這麼直接的把馬子，值得我們學習！要做成功的男人，就是要大膽一些，不要臉一些！　　王思慕似乎並沒有過多的排斥甄英雄對她的親熱稱呼，但對於甄英雄貼向自己太近的臉有些害怕，退了小步，這才羞赧道：“我是中韓混血兒，但我是中國國籍，因為父母都在國外工作，所以我一直在英國留學……”　　“哦？那你為什麼來朗朗市呢？”甄英雄並不覺得自己問的太寬了，而且很欣賞這女孩子臉上的羞赧表情。　　“我……那個……”王思慕扣弄着指尖，紅紅的小臉似乎不需要回答也能讓人猜到答案了，“因為……喜歡的人在……所以，我就……”　　一群男生又傷心又失落，靠，這麼漂亮的老師居然有喜歡的人了，不過隨後開始吹口哨起鬨了，有這麼一色狼班主任，恐怕多漂亮的女老師自己也休想染指啊。　　“原來如此。”甄英雄嘆了口氣，有些氣餒，“已經有喜歡的人了，讓少爺……讓我，咳，那個不提也罷，王老師，你上課，我就不打擾了。”　　甄英雄回頭對那些不安分的學生一個冷眼，比鎮定劑效果還好用，一個個的坐的和石像一般，“全給我老實點，不許刁難美……新老師，不然我會在操場上灑一車石頭子，聽說運動會就要到了，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在開始前把石頭子撿乾淨！”　　眾學生大汗，這太子老師絕對不是說笑話，什麼缺德的事情是他干不出來的啊？王思慕推了推小眼鏡，似乎對甄英雄教導學生的方法很意外。　　“咳，這不是體罰，是勞動。”甄英雄對此的解釋為，“這個年齡段的男孩子對美麗異性的感覺就像陽春三月發春渴望繁殖下一代的狒狒，這對美麗的女性而言會是一個很大的困擾，尤其是美麗女老師，不好拒絕那些假借提問為明，藉機親近為實的躁動少年，對此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去操場撿石頭子，不安分的學生，可以在勞動過程中發泄掉那青春的悸動。”　　不安分的人，其實是你吧？小愛冷汗直流，死姐夫，你如此了解男生的心態，不是擺明了你也走過那個階段嗎？該不會，你就用過那樣的方法接近漂亮的女老師吧？　　顯然，和小愛有着同樣看法的，還有王思慕，這個男人，是誠實，還是傻瓜啊？　　……　　“王思慕，父母是快樂谷集團海外員工，二一歲，很天才啊，二十歲就大學畢業了，初中跳一級，高中跳一級。”甄英雄坐在木子華的辦公室，翻看着王思慕的資料，“去年大學畢業后回到朗朗市，本來擔任快樂谷遊樂園高層的英語顧問，因為與女上司發生矛盾，上班一周即被開除，教師資格證取得日期是今年三月，現住在百年小區，恩？那不就是快樂谷集團的白領住宅區？”　　“怎麼，英雄，你似乎對那女老師很感興趣啊。”木子華本來就殭屍一般不正常的臉色更顯憔悴，有些心不在焉。　　“少爺我對溫柔賢惠型的女人都很感興趣。”甄英雄淡然一笑，並沒有去關心木子華的健康問題，那是心裏有事，甄英雄知道自己關心也是白搭，乾脆不理那茬，“你調查過她的底細嗎？”　　“查過，不過那快樂谷是跨國集團，快樂谷遊樂園是這兩年朗朗市最大的投資項目，雖然現在已經開放，但六期工程也僅僅完成了一半而已，總公司正準備遷移過來，所以官方背景很硬，似乎是巴結到了省里某些官員撐腰，聽說正式員工都是海外培訓歸來，所以我們義字會也只是每年收人家點保護費，調看人家公司內部的資料有些困難，費了两天工夫還是查到了，王思慕確實曾經是那裡的員工，現在也住在百年小區。”木子華噴了口煙霧，勉強的笑了笑，“英雄，你覺得這個女孩子有問題？放心吧，每個進入學校的人，我都會做一個調查的。”　　“是嗎？呵呵，可能是我被殺手摺騰的有些緊張了，也對，那樣一個說話臉就紅的女孩子怎麼看都不像個殺手。”甄英雄打了個哈哈，但提到緊張兩個字的時候，怎麼聽怎麼是在提醒木子華才是那個緊張的人。　　木子華確實為了殺手就是消失了二十二年之久的顏冰之事而苦惱煩躁，當時那個女人不過十八歲而已，就懂得將自己，將整個家族突然間隱藏了起來，成長到今天，她的可怕已經到了讓人恐怖的地步啊，聽甄英雄懷疑王思慕，不禁苦笑，“英雄，你是太緊張了，從你上次被襲到今天不過三天多些，那個王思慕在你遇襲的第二天就來學校面試了，她要是殺手，膽子太大就不說了，那些人事資料背景檔案又如何備的出來啊？要知道，你前一天遇到的可是不足五十米的狙擊，你活下來，簡直連老天爺都出乎意料，殺手又怎能提前知道殺不死你去準備這些啊？放心吧，這两天的調查已經很確認了，她沒有問題，如果真要說有問題的話，呵呵……”　　甄英雄好奇道：“什麼問題？”　　木子華搖了搖頭，似乎感到有意思的讓人難理解，“你知道她和女上司是為了什麼事情而爭吵才被開除的嗎？”　　“廢話，我要什麼都知道還懷疑個屁啊？”甄英雄沒好氣道：“你什麼毛病？不賣關子你吃飯不香是不是啊？”　　“為了一個女人，是她上司的女秘書。”木子華笑道：“那是快樂谷集團高層的一個笑談，那個女上司是個同性戀，經常占那女秘書的便宜，於是，王思慕打了那女上司一耳光，知道為什麼嗎？”　　甄英雄嘿嘿笑道：“你不要告訴我王思慕也是女同性戀，是因為嫉妒……”　　“你怎麼知道的？！”　　靠！球球的，不是吧？這也猜中了？！少爺是開玩笑的好不好？！甄英雄下巴差點掉下來，“她真是同性戀？！”　　“只是那麼傳言，我怎麼知道？”木子華又吸吐了口煙，道：“不過，這两天派去調查她的義字會情報人員說，她家裡確實住着一個女人，而且，每次她回家開門，都會很親熱的擁抱，兩人晚上還經常一起去一家情調不錯的小酒吧喝酒，也算片面的印證吧？所以我才說，她沒問題。”　　你老人家是糊塗了，同性戀和殺手有什麼關係嗎？甄英雄皺着眉頭沉思了小會，“老鬼，你退出義字會之後，為什麼要成立這家私立學校？”　　木子華一怔，然後假惺惺道：“我是個有涵養的人，為了把更多的孩子引領向正道……”　　“實際上，你是為了塑造自己的慈善家身份，掩飾你曾經在義字會的殺手身份，更因為高中女生比較清澀可愛，特別養眼，所以才成立學校的吧？”甄英雄不禮貌的打斷，淡淡道：“表面冠冕堂皇，內里齷齪不良啊……”　　木子華沒什麼好氣道：“你既然知道還問？”　　甄英雄一樂，起身拍了拍屁股，“是啊，教師是個偉大的職業，即便有私心，也會因為模範的尊嚴而說上一些謊話。”　　木子華完全搞不懂甄英雄在說什麼，就見那小子將王思慕的資料向桌子上一丟，“有時候，太完美，也是謊話的破綻之一。”　　精神有些委靡的木子華渾身一顫，“英雄，你……”　　“沒什麼別的意思，就是突然想到了這麼一句話而已。”甄英雄朝門外走去，擺手道：“哦，對了，那個女人，很像一隻容易害羞的樹袋熊，所以，不要嚇着她。”　　木子華，已經愣了，直到電話鈴聲響起很久，他才猛然回神。　　“喂，阿天，是嗎？”木子華表情有了一絲驚訝，但顯然是預料之中的驚訝，“蘇丫頭，已經回來了啊……”　　……　　“喂，小雪，少爺我就是幫你解了兩顆扣子，你不用這麼對我吧？已經幾天了，你還記仇？”甄英雄忘記去4S店把自己的瓢蟲開出來了，難得熬到了放學，雖然是在天台睡了一個下午，可總算減少了一次早退，卻不想，來接小公主和樂樂的薛雪看到甄英雄，居然不等他上車就掛了檔，要不是甄少爺身手敏捷鑽了進來，非讓這丫頭給甩出去不可。　　坐在副駕駛位的小愛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回事，雖然有點好奇，但今天小公主心情不錯，捐款籌集到了五千多塊，居然沒起鬨架秧子的煽風點火，正數錢玩呢，而樂樂則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是爸爸不讓說的，還是裝不知道的好。　　“我，我是女人！”　　“我知道，看的出來。”　　“那，那，那你那天還脫我衣服？！”　　“喂，這話可不能亂說，詆毀少爺我純潔形象，我就是脫了你的外衣，摘了你的項巾，解開你兩顆扣子，幫你把鞋子脫了，其他的我可什麼也沒做！”　　薛雪也知道甄英雄並沒對自己做什麼過分的事情，又是習慣性的用右手抓住了襯衫的高領，淚花閃耀，“你純潔，純潔你還對你姐姐做那樣的事情……啊……！！！”　　因為甄英雄是她的少爺不能罵，導致了薛雪氣憤的說話有些沒有遮攔，甄英雄哪能讓她當著小愛說自己那天和姐姐一起洗澡的事情啊？情急之下，坐在薛雪後面的他伸出靠窗的左手要去捂她的嘴，突然間意識到那樣會被小愛看到，動作一窒，居然鬼使神差的將伸過薛雪左腋窩下的手按在了她的胸脯子上！　　甄英雄可以對世界人民發誓，他真不是故意的。　　薛雪活了二十八年，雖然上大學的時候交過男朋友，可最多就是拉個手，到今天為止，唯一在爭鬥中摸過自己這裏的人已經被甄英雄給宰了，又是羞又是恐懼，薛雪一聲尖叫，險些造成交通事故，還好小公主眼疾手快，關鍵的時候拉了一把方向盤，沒有讓汽車飛上隔離帶，不過她卻沒看到薛雪被甄英雄佔便宜的事實，“雪姐姐，姐夫對三國姐姐做什麼了能嚇的你這麼叫啊？差點把我們也饒進去，呼……”　　薛雪也意識到自己方才走嘴了，更不敢說自己嚇了一跳是因為被甄英雄摸了胸部，“沒，沒什麼，剛才突然有隻老鼠過馬路……”　　小公主一直數錢來着，自然沒看到有沒有老鼠過馬路，“現在城市衛生太差，老鼠又活躍了，哼，臭老鼠，害的本小美女還得重新數。”　　甄英雄長長吐了口氣，卻看到樂樂曖昧的笑望着自己，這丫頭剛才肯定看到怎麼回事了。　　“雪姐姐，那天爸爸真的沒對你做什麼的，難道姐姐連樂樂也不相信嗎？”樂樂心話說了，對你做什麼的是小櫻桃，真的不是爸爸。　　薛雪根本不是為了這個而生氣，而是……　　“樂樂，你一定也看到了吧？看到姐姐最丑的……”　　“姐姐很美啊，哪裡有丑了？”樂樂很會哄人，“雪姐姐，樂樂一直很羡慕你呢，你比媽媽還要成熟，我沒辦法像媽媽那麼活潑，所以，我以後要成為雪姐姐這樣的女人，你是我的目標哦……”　　樂樂這話也是對甄英雄說的，甄英雄明白，樂樂是告訴自己，她會像自己期待的一樣，成為一個像薛雪一樣既漂亮，又善良的女人。　　薛雪真的很喜歡樂樂，但她始終走不出那條傷疤為自己帶來的一切，身體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折磨，還有靈魂上的折磨，“我不漂亮，也不善良，樂樂，你是個好孩子，但不用安慰我……”　　“樂樂，小愛，你們覺得爸爸帥嗎？”甄英雄突然擺了個很臭屁的表情。　　“滾蛋，你是樂樂的爸爸，是本小美女的姐夫，故意語病占我便宜是吧？”小愛同學還沒迷糊，“說起來，樂樂，你應該叫我一聲小姨吧？”　　“你才滾……我為什麼叫你小姨？！”樂樂與艾愛雖然沒有大矛盾，卻總有點上不來的意思。　　“正題，回答我的問題，小雪，你也給個評價，少爺我帥嗎？如果這麼問讓你們有些不好回答的話，那告訴我，少爺我丑嗎？”　　世界上有很多不要臉的男人，但這三位美女卻沒見過比甄英雄更不要臉的，可看到他很認真的表情，三位美女還是給出了自己的評價。　　“雖然很自戀，但姐夫長的還算俊啦，配本小美女也算馬虎，不醜，美，不過，是臭美，哈哈。”　　“爸爸在我心裏是最帥的，只要笑的時候不那麼壞，應該不會有人說爸爸不好看，最少，比那個公認的奶油小生花遲雨長的不差。”　　薛雪還從來沒有對甄英雄有過這方面的評價，但仔細的看一看他出現在後視鏡中的臉，確實無法說他丑，白皙的臉旁，有些邪氣的眼神，說不上這種斯文與狂傲懶散結合的感覺是不是帥，但絕對不會有人說他醜陋，當然，指的是外表，不是思想，“不醜。”　　甄英雄嘿嘿一笑，卻並不是三女想象中的那麼自戀而下流，“如果美與丑是因為身上有條傷疤的話，那麼，少爺應該是丑到家了吧？”　　解開上衣，露出精壯的上身，薛雪差點又出現駕車意外，這男人是不是流氓啊？可只是一瞬，她就呆了。

# 第214章 情孽當年事

　　小愛與樂樂已經見過無數次，但每次看到依然覺得驚訝，薛雪也見過，不過總是迴避着目光，沒有如此的打量過，后視鏡中，甄英雄的身上到底有多少傷痕啊？尤其那右肩上的刀孔留下的疤痕，只能用恐怖形容。　　“這個疤和你脖子上那條淡的幾乎看不到的疤痕，哪個更丑？”甄英雄一邊系扣子一邊淡淡說道：“你我是一樣的，能在生死的分界線上跨回來，那痕迹只是留在你的身體上，並不是留在你的心裏面，留在心裏的，只有回憶與感慨而已，經歷了那樣的事情，你還不明白自己是為誰而活着嗎？何必去在乎不相干的人對自己是什麼看法，你累不累啊？遲鈍的女人。”　　薛雪呆了，車速已經慢了下來，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甄英雄用手按着樂樂的頭，撫着，輕輕的晃着，就像在疼愛一隻小貓咪，得意道：“少爺到底是不是帥氣，自己說了並不算，但是，樂樂承認了，這就足夠，該怎麼活是自己決定的，別人怎麼看，你掩飾的了一時，卻掩飾不了一世，不要讓自己那麼累。”　　兩個還未成年的女孩子不懂甄英雄是什麼意思，卻看到，薛雪，哭了。　　……　　一進漢宮，項嘯鳴已經在大堂等着了，告之甄英雄，他的天堂閣來了客人，甄天要他一回來就立刻過去，甄英雄沒想到小愛與甜甜來的這麼快，問了問項嘯鳴昨天已經被‘從世界上處理掉的’闌度的情況，項嘯鳴嘆了口氣，那小子，還是半死不活的。　　“樂樂，你和雪姐姐去你媽媽那裡吧。”到了十五樓，甄英雄拉着不安分的小公主，語氣有些怪異的對樂樂說道：“順便幫爸爸探探口風，你媽媽怎麼這两天都故意躲着我啊？”　　“恩。”樂樂點了點頭，這两天媽媽是很奇怪。　　薛雪臉一紅，這還用探啊？羞的唄！　　“姐夫，我也去看看姐姐，聽說姐姐很厲害，我和她學兩招，然後找那紅頭髮的小布丁報仇去！”小愛還在為那天輸給小櫻桃的事情鬱悶呢。　　“你是去要去看姐姐，不過不是我姐姐，而是你姐姐！”甄英雄沒好氣的拉住艾愛那頭長發，“小雪，少爺今天有貴客，幫我做些你拿手的甜點吧。”　　“恩。”薛雪的眼眶還有點紅呢，見甄英雄要走，連忙道：“少爺……”　　“怎麼了？”甄英雄回頭望着她。　　“我，那個……”薛雪抓着衣服領子，不太敢去看甄英雄的眼睛，“現，現在是秋天，穿高領的衣服會比較合適，我……謝謝你！”　　甄英雄淫蕩的一笑，“謝謝我什麼？那下次還用少爺幫你脫衣服嗎？”　　滿懷激動感激那個好象有大智慧的男人，卻發現，他還是這麼低俗，薛雪臉一紅，暗罵自己是白痴之餘，羞，卻有些感動的拉着樂樂離開了，他似乎不是一個喜歡被別人感激的男人。　　……　　“啊……！！！”　　一進天堂閣，甄英雄愣了，艾愛同學卻猛然一聲尖叫，震的屋子里的人耳膜都顫，“穿幫啦！！！”　　看到艾一心與唐甜甜坐在沙发上，小愛同學生怕甄英雄揍她，想掙脫卻掙脫不掉，手腕被甄英雄攥的很緊，只能求饒似的大叫，“姐夫，相信我，我是被逼的！姐，我對天發誓，不是我暴光的！”　　這種兩面派的求饒根本是自己找揍。　　一心與甜甜顯然早就猜到甄英雄會把艾愛帶來了，倒不怎麼驚訝，甄英雄中午就說過，有些事情，是應該攤牌了，可想，這已經不是秘密的秘密只是在等待這樣一個說出來的時機罷了。　　“小愛，你這小特務的使命終於結束了，放心吧，那小子早就知道你和一心的關係了。”甄天坐在雙子星對面的單人沙发上，望着一直被甄英雄盯着的，坐在床上的美麗女人，笑道：“如果真要說暴光的話，大概是我和你媽媽串通的事情暴光了才對。”　　那坐在床上，一身黑色套裝，成熟美艷的長發女人，正是兩個小艾的媽，蘇影！　　一心的臉有些燒，蘇影是因為她的要求才和甄天串通，把小愛安排到甄英雄身邊做特務，結果自己和甄英雄確定關係后，因為怕他責怪自己，遲遲不敢坦白這種對甄英雄而言屬於不信任行為的罪過，終於到了現在這個尷尬的地步，能不臉紅嗎？　　“YY，我……”　　“少爺我不會怪小艾的。”甄英雄還挺大方，“如果朗朗電視台和你見面之後還不清楚你和掃把星的關係，那少爺我就是白痴了，本來我也想用另一種比較浪漫的方式擺明這早就不是秘密的關係，可是……”　　甄英雄晃晃的走到蘇影面前，很沒禮貌，一屁股坐到了她身邊，大床一顫，蘇影差點被顛下去，更是險些撞到甄英雄懷裡，幸好是被小愛先撞到了她懷裡啊。　　“小公主還你，老爹，我的最後一個任務應該結束了吧？”甄英雄記性真好，“現在我應該不用再為組織工作了，對吧？少爺從今天開始，唯一的職業就是老師！”　　甄天苦笑，這兒子確實讓他沒轍，“英雄，我們是要談正事的……”　　“對我來說，這就是正事。”甄英雄對着小艾很有含義的一笑，“我從今天開始不是黑社會，這身份的重生很重要。”　　小艾心裏一顫，明白甄英雄的意思了，他是為了自己才不做黑社會的，想不到這傢伙現在還沒有放棄漂白身份呢，雖然，這已經不再重要。　　“你早就是老師了，義字會的事情你似乎早就撒手不管了吧？”老鬼木子華正拉着項嘯鳴一起坐在酒水櫃前的小吧台品酒呢。　　“是不是黑社會身份，我也不會幹擾你和我女兒來往的，小子，你有時候很天真啊。”蘇影只要看到甄英雄，就有一種好奇的感覺，這小子有一種完全不同於甄天的執着，卻不象甄天那樣的死板。　　“是不是天真不重要，少爺心裏舒坦就成。”甄英雄一點也不買蘇影的帳，“嘯鳴，把小公主送到公主閣去，有些節目，少兒不宜。”　　“我不是孩子！”小愛正膩在她媽懷裡撒嬌呢。　　“未成年的都是孩子，寫作業去！你不想和你媽媽姐姐展示一下刷馬桶的功夫吧？”甄英雄兩眼冒寒光，“你這小特務似乎不是很及格吧？和大家說再見。”　　晚上只穿着小內衣到處跑，逼着姐夫給洗腳丫，和姐夫接吻……天啊，這要是被媽媽和姐姐知道，本小美女的屁股不開了花啊？小愛同學起立，很有禮貌的說道：“姐夫再見，媽媽再見，姐姐甜甜姐，甄叔叔木爺爺再見。”　　艾愛什麼時候這麼懂事了？蘇影等人全愣了，哪裡想的到艾愛那見不得人的把柄被甄英雄捏着呢啊？　　“好了，現在可以談正事了。”甄英雄見艾愛出門，完全進入了主導角色，也不怕說話嚇到別人，張口就來，“那個叫做冰兒的女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蘇影正覺得這小子沒大沒小和自己坐的太近了呢，一聽甄英雄的問題，臉色大變，轉望甄天與木子華，卻也比自己強不了什麼，由此可見，他們並沒有將過去的事情告訴這個小子啊，那他是怎麼知道的？！　　球球的，瞧你們驚訝的樣子，少爺我上次就是從通風管道通過了你這女人所謂的測試，難道就不能從通風管道里偷聽你們說話嗎？大智慧，有些時候就等於見不得光的小手段，不過，看小艾與樹袋熊的茫然的表情，估計她們也沒聽長輩們提起過那個冰兒啊。　　甄英雄可不想被糊弄，所以表面給人一種全然了解的高姿態，“用不着這麼驚訝，冰兒，就是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那棟裝潢擺設都與我家相同的別墅的主人吧？老爹，既然蘇阿姨也回來了，表示你們已經決定把話說明白了，那就不要藏着掖着的，冰兒和你們，和我老媽，究竟是什麼關係？！”　　小艾看的出甄英雄眼中有些怒火在燃燒，知道他依然在氣憤那些殺手玷污了她母親喜歡的地方，想去安慰他，可聽到他的質問，小艾也震呆了，要殺甄英雄的人，居然與上一代有關！　　“呵，呵呵，你小子知道的不少啊。”甄天不去問甄英雄為什麼知道這些，因為問了他也不會說，這一點，父子是相同的，於是笑了笑，道：“有些事情，我是應該告訴你了，這對你與一心，也會公平一些。”　　一心臉上一紅，卻聽蘇影嘆了口氣，補充道：“雖然具體發生了什麼很讓人迷惑，但甜甜，有些事情，你也要有心理準備。”　　甜甜一怔，本以為自己坐在這裡有些多餘，想不到還有自己的事情，小艾卻知道，媽媽所以這麼說，恐怕是要告訴甜甜，要殺害甄英雄的人，就是她親生父親的家族。　　甄英雄卻冷着臉，淡淡道：“可以說了嗎？你們兩個好象很尷尬啊。”　　甄天與蘇影同時鬧一大紅臉，兩個人支吾左右，就是不好意思開口，沒想到這麼沉重的表情掩飾着，還是被甄英雄給看出來了。　　“還是我來說吧。”木子華喝了一小口紅酒，笑道：“他們可沒有你小子那樣的厚臉皮。”　　木子華這校長並沒有白當，口才着實了得，一段當年往事，讓他說的好象故事一般引人入勝，聽的小艾與甜甜都痴了，而甄英雄則是火不打一處來，上次自己完全被甄天與蘇影給騙了！什麼老爹喜歡蘇影，蘇影嫁給了別人，通通扯淡！全是為了讓自己照顧小公主的謊言，真實情況應該恰恰相反！　　義字會成為朗朗市黑道霸主之前，朗朗市的黑道為四大家族統治，甄，蘇，顏，秦，這四家族因為在黑道發展方向不同，倒也少有爭端，關係相處融洽，而四家子女，也算的上青梅竹馬，蘇影與秦夢謠同年，而叫做顏冰的女人，要小上兩人兩歲。　　甄天年輕時候倒也算的上黑道貴公子，而且不似甄英雄這般放蕩，很受女孩子青睞，三個黑道公主同時喜歡着這個大哥哥，這也許就是今天禍事的誘因與秦夢謠鬱郁寡歡直到去世的原因吧。　　三個女孩性格各異，蘇影活潑外向，好強潑辣，顏冰雖然年齡最小，卻是最獨立，最具頭腦的天才女孩，相比起來，秦夢謠應該是最一無是處的女孩子了，當姐妹開始接觸家族勢力的時候，她還在為了餛飩加醋這個發現而竊喜，坐在大樹下面看書打瞌睡，不習慣與人交流，性格懦弱，喜歡自我陶醉，過着最小女人的生活，可甄天，偏偏喜歡她與世無爭，溫文爾雅的個性，很喜歡保護她的那種感覺。　　甄天一直將蘇影與顏冰看做妹妹，對其熱情被誤解為喜歡，兩個情竇初開的女孩越陷越深，到甄天察覺的時候，再做解釋，換來的竟是三個姐妹翻臉的結局，無辜的秦夢謠知道兩個姐妹的心意，當時只是默默的喜歡着甄天，卻不想落了一個橫刀奪愛的冤枉罪名。　　二十三年前，不喜歡優柔寡斷的甄天用最直接的辦法結束了被人胡亂猜疑的四角關係，如願的娶了秦夢謠，秦夢謠與甄天本就兩情相悅，又有家長撮合，結婚只是必然結果而已，甄天覺的，那兩個女孩遠遠要比秦夢謠堅強的多了，自己又表明了態度，一時的彆扭是難免的，過些時日一定會好，卻沒想到，蘇影與顏冰無法接受一直百般照顧自己的男人娶的不是自己，竟然相繼消失。　　蘇影家的勢力完全轉移到了美國，而顏冰，竟然在蘇影離開朗朗市后不久，離奇的消失了，顏家的勢力就好象突然蒸發了一般，在甄天察覺到的時候，顏家已經消失在了朗朗市，被割捨的殘餘勢力根本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　　秦夢謠覺得是自己傷害了姐妹間的感情，所以天真的她直到去世前還教導甄英雄，只要到了結婚的年齡，就一定要娶一個賢淑的好女人結婚，她居然把自己歸結為了壞女人行列，聽到這裏，甄英雄的火上來了，讓老媽有這種完全沒責任的伏罪感的，就是蘇影與顏冰吧？　　木子華很清楚當時發生的一切，表面退出義字會，實際也沒有放棄為甄天尋找顏冰下落的任務，可二十年來依然杳無音信，不想，今天卻突然發現，顏冰一直潛伏在甄家的周圍。　　“我想問一句。”甄英雄聽過故事，突然問道：“照你們猜測，這是為愛生恨的報復嗎？”　　甄天與蘇影還沉寂在回憶中呢，蘇影也覺得自己當時太年輕，太衝動，可聽到甄英雄的問題，面色卻沉重了，“我希望不是，但，現在所有的證據都指明，暗殺，就是她做的。”　　“她殺我老爹我能理解，可她為什麼也要殺你？”甄英雄的問題讓小艾與甜甜也覺得奇怪，說起來，那顏冰和蘇影應該同樣是被感情傷害的人吧。　　蘇影早就想通了這個問題，苦笑道：“雖然這個猜測讓人很傷心，但她要殺我並不奇怪，冰兒的性格很要強，凡事都不肯認輸，不肯退縮，我們三個姐妹中，她確實是最出色的，公主一般高傲的性格受到了感情的挫傷，她會有過激的行為並不奇怪，她恨我，大概是因為我退卻了吧，不聲不響的去了美國，也許，我對她，也是一種背叛。”　　甄英雄打了個機靈，“那女人心理嚴重扭曲啊……”　　看甄英雄那顫慄的模樣，蘇影笑道：“女人的嫉妒心本來就是很強的，所以才說，寧可去得罪小人，也不要去得罪女人啊……”　　艾愛同學的不良細胞確實是繼承了她母親的，這個蘇影怎麼看怎麼不是正常人，甄英雄見她那得意的樣子，心裏暗罵：你這女人和小愛一個德行，這種事情也值得炫耀嗎？　　偷偷看了一眼小艾，甄英雄咽了口唾沫，球球的，四角戀愛就能帶出這樣的後果，少爺我現在是幾角啊？已經有了小艾，卻把白果那丫頭給吃了，現在那兩個丫頭見面就兩眼放射閃電，少爺我以後不會走上老爹的老路吧？仔細想一想，少爺我好象比他還慘，小艾與白果算是關係確定的，櫻桃好說，樂樂也沒問題，可變態姐姐如果知道了，怕我這命也……而且……甄英雄看了一眼唐甜甜，發現那丫頭正朝自己壞笑呢，腦門掉汗啊，球球的，少爺我和那樹袋熊的關係似乎也開始複雜了……　　甄天皺眉說道：“我現在想不明白的是，那個叫做愛利絲的神秘女孩子，為什麼要對英雄出手。”　　“理由似乎只有一個了吧……”

# 第215章 打蘇影嘴巴

　　甄英雄一伸懶腰，放下手臂的時候，手背打到了蘇影的臉，‘啪’的一聲，俗影的臉哪是別人輕易碰得的，離婚至今十六年也沒有異性沾過啊，雖說甄英雄可能並不是故意的，但蘇影還是想罵這小子，卻見甄英雄似乎沒注意到似的繼續說道：“二十二年前殺老爹你的是那顏冰，因為是上一代的糾葛，那今天殺我的愛利絲，大概就是上代糾葛的傳承了，愛利絲，也許是顏冰的女兒，也可能是她培養出來專門對付我的，你們也說了，她是一個很自以為是的女人，既然那麼相信自己的能力，當然不會覺得她培養的人會比你兒子差勁了，也許她真的很天才，但少爺我覺得，天才所以天才，只因為一個方面的突出，有些時候，天才光耀的背後，就是白痴，那女人心智還不太成熟。”　　甄天與蘇影有些驚訝甄英雄的大膽推測，卻也覺得有道理，一心卻明顯感覺到甄英雄的話有些藏着掖着了，這小子對愛利絲的認識，不會只有這些才對！　　甜甜平日胡鬧，此刻卻聰明的很，甄英雄不提，她就不說自己曾經見過愛利絲的事情。　　“老爹，你與顏冰的事情是你們上一代的事情，我不管，但愛利絲找我麻煩，這就是我的事情了，我現在不是義字會的成員，所以，我不需要義字會插手，我依然是少爺，用人的時候我會招呼，不用的時候也不要上我身上貼，OK？”甄英雄這話一出口，甄天立刻覺察到了哪裡不對勁，那小子一進屋就強調這個問題，難道是有什麼事情瞞着我？　　甄英雄不理甄天懷疑的眼神，又要伸懶腰，嚇的蘇影一機靈，“少爺我只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們，樹袋……不是，我是說，告訴我關於甜甜的一切，我要知道的，比甜甜自己還要清楚！”　　甄英雄望向蘇影的眼神帶着無窮的凝聚力，是一種很有壓迫感的眼神，懶散的小子突然間變了個人般，蘇影居然情不自禁的打了個冷戰，這算什麼？威脅啊！　　甄天與木子華也覺得意外，甜甜茫然的看着一心，不曉得甄英雄為什麼突然扯到自己身上，而一心，卻若有所思的望着甄英雄。　　“你為什麼要知道這個？”　　“你是害怕傷害到她，所以才不想說嗎？”　　“你……你既然知道還問？！”　　“這是少爺我現在唯一想知道的事情，所以要問，你不是早就有心理準備了嗎？”　　甄英雄已經強勢到了一定的程度，甄天看到蘇影在氣勢上居然被那白痴兒子給壓制了，有些驕傲，也有點生氣，這小子是有點沒大沒小了，看來，他還在計較被蘇影算計的事情呢。　　“乾媽，沒關係的，你就告訴他吧。”甜甜的臉染了層淡淡桃紅，摟着小艾，小聲道：“我也很想知道的具體些呢，您不用擔心我會覺得自卑，因為……我知道不會有人看不起我的。”　　這是甜甜嗎？蘇影有些詫異，她確實擔心甜甜的感受，卻不想她非但沒有迴避的意思，還如此勇敢，可一心卻不舒服了，甜甜這勇敢是怎麼來的，沒人比她更清楚，中午被那該死的東西一番另類的表白，甜甜一個下午，笑的讓人嫉妒，一心已經感覺到了一種危機感，甜甜，似乎真的喜歡上了甄英雄，這讓一心有些害怕。　　一心兇惡起來的樣子也是可愛的，甄英雄挺受用她瞪着自己的嬌嗔模樣。　　蘇影見甜甜堅定的眼神，有些怪異的看了看自己的女兒與甄英雄，這才無奈的嘆了口氣，“看這個意思，你似乎已經知道甜甜的身份了，對嗎？”　　“知道的不太清楚。”甄英雄很坦白，“而且，我要知道的，不僅僅是那個羅比所在的殺手家族是甜甜親生父親所屬的諾森家族，我覺得你在這裏面說了謊，或者說是隱瞞了什麼。所以，請告訴我們實話，這很重要。”　　所有人都是一驚，蘇影幾乎不相信眼前這個小子真的是那個懶散的大少爺，他眼神中的清澈深邃，讓人覺得好可怕，他是怎麼察覺到的？！　　小艾與甜甜幾乎傻掉了，已經不曉得該說些什麼，而甄天卻嘆了口氣，和木子華對望了一眼，甄英雄的心思到底縝密到何種程度，連他們也看不透了。　　“這對甜甜是一種傷害！”蘇影的語氣有些冷，還有些怕。　　“欺騙才是傷害。”甄英雄淡淡道：“其實，甜甜的阿姨並不是你的高中同學，對嗎？”　　甜甜渾身一顫，不能相信甄英雄的說話。　　“你……你是怎麼知道的？”蘇影根本不敢去看甜甜，表情的慌亂無疑承認了事實。　　“看來我猜的沒錯啊。”甄英雄語氣一冷，“她真的是病死的嗎？”　　蘇影望着甄英雄，愣了片刻，終於苦笑着搖了搖頭，“她是病死的，這是事實。”　　“乾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甜甜跑到蘇影身邊，跪在她面前，拉着她的手，語氣中有焦急，對甜甜而言，阿姨，是她很重要的親人，甄英雄為什麼要懷疑她的死呢？　　“六年前斯圖爾特一家被滅門，應該就是你收養甜甜的理由吧？”甄英雄的每一句話都讓蘇影驚訝，而甄天，只能無奈的笑，他也不知道那小子到底是怎麼知道這麼多事情的。　　“麥克・斯圖爾特，這是甜甜母親嫁給的男人的名字，甜甜的媽媽才是我的高中同學……”蘇影握住甜甜的手，終於說道：“就在我離開朗朗市到了美國不久，那個麥克同母異父的弟弟羅伯特・諾森突然在舊金山唐人街崛起，而所以能迅猛崛起的主要原因，就是來自英國斯圖爾特家族的財力支持，現在看來，幫助他策劃這些的人，很可能就是冰兒，本來，這對兄弟聯手，想要把我從唐人街踢出去，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但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羅伯特那個畜生因為垂涎甜甜母親的姿色，在麥克迷戀上其她女人的時候，將甜甜的母親強暴了……”　　甜甜突然驚道：“乾媽，您是說，我親生媽媽曾經幫助兩個家族對付您？！”　　“所以我才不想告訴你這些。”蘇影臉上閃過一絲悲痛，“你媽媽生下你之後，那對兄弟已經徹底翻臉，你媽媽後悔，覺得自己如果不幫兩個家族聯合起來對付我，就不會發生那樣的事情，覺得那是老天對她的懲罰，於是帶着你阿姨，抱着你找到了我，懺悔之後，將你託付給了我，求我把你們送回中國，並暗中保護，現在想來，當時她總是欲言又止，恐怕就是想說冰兒也是其中禍首吧，可惜，到今天，這也只是一個猜想。”　　“這個猜想很可能就是事實，不過那個已經不是很重要。”甄英雄說道：“甜甜的媽媽大概是害怕甜甜成為那對兄弟的犧牲品，所以才拜託你這個敵人來保護妹妹與女兒，從這點不難看出，那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母親，而你為了怕甜甜知道她媽媽曾經的錯誤而傷心是很沒必要的事情。”　　蘇影真的很奇怪，甄英雄怎麼好象什麼都知道似的？　　甄英雄心裏直冒汗，球球的，為了最後的目的不被這一屋子狡猾的狐狸察覺到，少爺真的很辛苦，除了猜到甜甜的阿姨不是蘇影的高中同學，其他的事情都是在順着蘇影的講述而猜測，為的，就是把問題扯到六年前闌度家發生的滅門事件上，老爹只知道闌度是少爺在殺手培訓后帶回來的夥伴，卻不曉得他就是那滅門事件里唯一活下來的麥克・斯圖爾特的獨生子，論起來，他還是甜甜的哥哥呢。　　愛利絲很可能就是闌度失蹤的妹妹愛莎，甄英雄不希望這件事情被屋裡的人知道，所以想把問題扯到六年前的滅門事件，不拐彎抹角的自然一些，一定會被甄天懷疑的。　　“我本以為你收養甜甜是因為六年前斯圖爾特一家被滅門，牽扯到了甜甜的阿姨呢，看來，她阿姨病逝，只是個巧合啊。”甄英雄一派冷靜，很自然的問道：“這麼說，六年前的事情並沒有牽扯到甜甜啦？”　　甄英雄的心都在緊張的流汗，他想確認的就是斯圖爾特家族究竟是被誰滅了門，想知道甜甜現在是不是安全的，想知道那個愛莎究竟是不是和闌度說的那樣，是失蹤，而不是已經死了，屋裡最有可能知道這些的，也就只有收養了甜甜的蘇影，或者說，是六年前斯圖爾特家族滅門的那一年收養了甜甜的蘇影。　　蘇影把甜甜拉起來坐到自己身邊，道：“那確實是個巧合，甜甜的阿姨去世后，我收養了甜甜，然後才發生了斯圖爾特一家被滅門的事件，他們並不知道甜甜的身份，或者，也沒有人關心她的身份吧，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　　甜甜有些黯然，但很快一散而光，自己已經有了親人，有了認可自己的人，這比什麼都幸福。　　蘇影不像是在說謊，難道真的是個巧合？　　“斯圖爾特一家不是被你滅的嗎？”甄英雄這話具有嚴重挑撥離間的卑鄙嫌疑。　　“怎麼可能？！”蘇影沒見過這麼氣人的東西，“你是不是故意挑撥我和甜甜啊？我要是有那麼大能量，至於到今天還被諾森家族壓的死死的嗎？！”　　“哦，也對哦。”小艾可以感覺到甄英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猜不到他具體的目的，就聽他問道：“那什麼人才能做到這些呢？”　　蘇影已經完全被甄英雄代入話題了，渾然沒有感覺到已經開始跑題，而甄天越來越覺得奇怪，卻不聲張，想看看這混蛋兒子到底打什麼主意。　　“我也覺得奇怪，可以一夜之間殺了斯圖爾特一家幾十人，這是多麼恐怖的實力啊，我一直覺得，能做到那一點的，只有……只有……”蘇影說到這裏，眉頭緊蹙，卻始終說不下去，看向甜甜的眼神，也更加的為難。　　“對啊，除非……”甄英雄淡淡道：“是有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那樣的實力。”　　眾人一顫，兄弟之間的慘殺嗎？菲茲傑拉德家族可是為了諾森家族服務的，如果這樣設想，確實成立啊，難道，是因為甜甜降生所引發兄弟感情破裂導致的最後結果嗎？　　蘇影見甜甜好像也在那麼想，趕快說道：“也不太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當時距離發生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十四年，麥克是個追求權勢利益的人，而羅伯特那個傢伙也不可能隱忍那麼長時間的，十四年裡他們雖然不斷有矛盾發生，卻始終保持着兄弟聯手的狀態，諾森家族也發展的更加壯大，所以，從他們的性格脾氣來說，這不太可能，其二，你不就被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盯上了嗎？應該可以感覺到他們的難纏，那個殺手世家是不可能留下活口的，殺千次萬次，也一定會把目標殺死，捍衛家族的榮耀……”　　甄英雄心裏一跳，表面平靜，問道：“難道，斯圖爾特家還有人沒死嗎？”　　蘇影不合年齡的咬着手指頭，道：“死還是沒死不確定，因為那次事件中，有一個女孩失蹤了，至今下落不明，那是斯圖爾特家的千金，也算是甜甜的姐姐，我記得，是叫做，愛莎・斯圖爾特……”　　“哎呀，怎麼跑題跑了這麼遠？真是的。”甄英雄突然站起來伸了個懶腰，不巧又很巧，落下胳膊的時候又在放鬆了警惕的蘇影臉上打了一下，“那些陳年舊事早告訴少爺不就好了，少爺我去看看闌度了，你們許久不見，一定有很多話要說吧，我就不打擾了，小艾，樹袋熊，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啊？”　　甄英雄的意思很明顯，上代人敘舊，不要礙事，兩個丫頭笑着跟上了甄英雄，不過，小艾眉宇間的疑惑，甜甜眉宇間的哀傷，卻怎麼也難掩飾，剛才說的事情，讓她們很難消化。　　“對了，老鬼……”　　木子華一怔，就見甄英雄對自己一笑，“少喝點酒，不然，舌頭會大的。”　　什麼意思？木子華看到甄英雄眼中那抹異彩，恍然，笑道：“放心吧，閉上嘴巴，沒有人能看到舌頭的。”　　球球的，老鬼就是老鬼，聰明，甄英雄挺滿意，剛要出門，蘇影可不幹了，單捂着臉蛋，喝道：“喂，小鬼，你似乎差一句‘對不起’沒說吧？”　　“我欠你一句‘原諒你’沒說。”甄英雄一點面子不給，“我老媽說過，說瞎話要打仨嘴巴，今兒就還了你倆，等最後一個補上，我再鄭重的告訴你，我原諒你曾經把我當傻子騙，還有，你是當媽的，別老咬手指頭，和孩子似的！”　　流……流氓啊你！到底誰像孩子？！蘇影沒見過這麼混蛋的小子，剛才他果然是故意的！惡狠狠的望向甄天，發現那老傢伙居然假裝睡覺，這混蛋是怎麼教兒子的？不過現在一想，小的時候，夢謠確實經常說撒謊要打三個小嘴巴的，不過……你一小輩，憑什麼打我？！　　見女兒有些為難的眼神，蘇影深吸了一口氣，無奈的轉移了話題，想要解答自己心中最大的疑問，“小鬼，我請教你個問題，你是怎麼知道我與甜甜的阿姨不是高中同學的？”　　“哦，這個啊，很簡單。”甄英雄笑着問了一個找女人抽的問題，道：“你今年四十三吧？”　　直接詢問女人年齡，還把年齡說出來，不是找抽是什麼？過了二十五歲的女人，沒有不迴避這個問題的，更不要說保養有道，卻四十齣頭的蘇影了，拳頭一握，磨牙聲讓人打冷戰，偏有不怕死的繼續說著：“甜甜說她阿姨到去世都沒有結婚，我很好奇，於是無聊的時候上網查了查關於甜甜的娛樂檔案，裏面有提到過，甜甜阿姨去世的時候才三十二歲，活到今天也就三十八歲，比你小了五歲，你高三的時候她也就初二的樣子，高中同學？這未免太扯了吧？這世界上哪有那麼多能跳級的天才啊？況且，樹袋熊的阿姨，這種可能性就更低了……哎呀……！”　　一心與甜甜同時踢了甄英雄一腳。　　“YY，不許詆毀已經去世的人！”　　“死東西，你罵我智商低啊？！”　　蘇影已經氣的要吐血了，寶貝女兒喜歡這個男人的代價，不會是犧牲青春吧？氣憤，會讓女人的皮膚提前衰老的！　　“哦，對了。”甄英雄笑着補充道：“你剛才有說過，甜甜媽媽去拜託你的時候帶着甜甜的阿姨，由此不難想到，她阿姨當時還很年輕，否則的話，何必還要拜託你照顧啊，我想，她是拜託你連同甜甜的阿姨一起照顧吧？”　　這次，蘇影真的愣了，甄英雄的頭腦，好清晰啊……

# 第216章 顏冰與愛莎

　　“樹袋熊，剛才，真的很對不起。”　　才走出門來，甄英雄便收起了無聊的表情，很鄭重的對甜甜道歉，甜甜都愣了。　　“什麼對不起？”　　小艾狠狠的在甄英雄胳膊上掐了一把，沒好氣道：“這傢伙剛才是故意引我媽媽，不得不提起關於你身世的問題，死傢伙，你腦子里到底在想什麼？！”　　甄英雄有些驚訝，沒想到小艾居然看出了自己的用意，但還是歉意的對甜甜說道：“你一定覺得是自己引發了斯圖爾特與諾森家的不和吧？”　　甜甜表情一黯，確實，她覺得自己是個不詳的人。　　“其實不是那樣的，你乾媽說的很對，那並不是你造成的。”甄英雄的表情很認真，讓人忍不住去信服，“如果真是為了你，那麼，現在的世界上已經沒有了唐甜甜。”　　甜甜一怔，卻聽甄英雄很為難的說了一句讓小艾踢了一腳的話，“我想，他們根本就沒把你當一回事，如果真的在乎你，麥克不會允許你活在世界上，羅伯特也不會不找你的，西方的貴族家庭，有些事情不是我們東方人可以想象的……”　　甜甜有些明白甄英雄的意思，但並不在意，還有些感激，她那灰暗的降生不是導致一切的禍根就好。　　“無論那兩個家族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其實都不關你的事情。”甄英雄邊走邊道：“說到底，唯一的受害人，是你才對，你是最無辜的人，所以，不必給自己的精神套上枷鎖……啊！”　　伴隨着小艾一聲驚呼，甜甜一下子跳到了甄英雄的後背上，“我明白你的意思，死東西，謝謝你。”　　甄英雄嘆了口氣，笑道：“你還是不明白，我並不是在安慰你，今天讓你知道這一切很殘酷，少爺也覺得自己有些卑鄙，但，有些事情，是不得不面對的，甜甜，我想帶你去見一個人，那個人會告訴你，你真的是無辜的……”　　小艾與甜甜不解，“誰？”　　“闌……不。”甄英雄表情一沉，“萊文・斯圖爾特。”　　……　　闌度靠在床上，望着甜甜，那驚訝的表情便沒有消失過，而甜甜卻有些不是滋味的迴避着闌度的眼神，靠在甄英雄身後。　　甄英雄將剛才甄天與蘇影交代的事情簡要的說了一遍，然後等着闌度開口，這些事情，闌度大概要消化一下吧。　　“很像，真的很像。”闌度喃喃道：“也許是因為氣質的關係，現在細細一看，你和愛莎，真的很像呢。”　　氣質？你這黃頭髮的小子什麼意思？本美女的氣質不如那個愛利絲嗎？　　闌度嘆了口氣，用一種看妹妹的眼光望着甜甜，道：“其實你真的沒有必要覺得自卑或者歉意，斯圖爾特家一夜被殺，與你並沒有關係，我想，這兩個家族都應該為了你而感到愧疚才對……”　　闌度如此一說，倒讓甜甜有些不好意思了，“你的母親也是愛莎的母親，是我父親的第三個妻子，愛莎，是我同父異母的妹妹，有件事情，我想，是你乾媽也不知道的，你和愛莎的媽媽，並不是在滅門事件中死去的，而是……自殺。”　　甜甜如被雷擊，而小艾卻捂着口，望着身邊一臉淡然，顯然早就知情的甄英雄。　　一臉愧疚的人，居然是闌度，“我也是在長大后才知道的，雖然當時並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但愛莎的媽媽，在她兩歲的時候，因為忍受不了父親對她的冷落，自殺了，父親覺得那是一種恥辱，隱瞞了你母親的死，甚至……甚至沒有屬於她的墓地，從一些老僕人的口中我知道，愛莎的媽媽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所以，真正該說對不起的，應該是斯圖爾特家。”　　闌度沒有說的明白，甜甜與一心卻也清楚他的意思，甜甜的媽媽因為被羅伯特強暴而遭到了麥克的冷落，也許是心理壓力太大，選擇用死亡結束痛苦，對甜甜來說，這是一個讓她感受複雜的消息，靠在甄英雄的背上，她的表情很平靜，但眼淚卻止不住的流了下來。　　“甜甜，對不起，這些事情，在我知道你的身世后才理清了出來，不過沒有提前告訴你，主要是因為，由闌度親口告訴你，才會讓你徹底的打開心結。”甄英雄摟着甜甜的肩膀，安慰道：“已經是過去的事情，我們本不應該翻出來讓你再痛苦……”　　“不是的。”甜甜打斷甄英雄，抹了把眼淚，認真說道：“其實我並沒有為誰傷心的資格，對我來說，爸爸媽媽僅僅是字面的理解，我誰也沒有見過，那感受並不真切，阿姨和乾媽才是養育我的親人，但是，我很高興你們這樣的安慰我，並沒有責怪我或者鄙視我，謝謝。”　　甜甜一定可以走出陰鬱，雖然，她還需要時間，甄英雄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後表情一陰，望着闌度，“朋友，你真的肯定愛利絲就是愛莎嗎？”　　“肯定，雖然六年未見，但我肯定是她！她的容貌沒有太多的變化。”闌度抹着自己的小腹，有些白痴的笑着，“用匕首傷到我的時候，她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絲懊悔，那種善良的天使做了壞事一般的懊悔，絕對是愛莎……”　　“如果她是你的妹妹，為什麼沒能認出你呢？”小艾疑惑道：“即便你的容貌再怎麼變，也不可能變到她都不認識的地步吧？”　　“也許是失憶了吧。”甄英雄淡淡說道：“斯圖爾特家一夜被滅門，我想，那一定是很可怕的場景，她一定受了很大的刺激吧？如果愛利絲是愛莎，那這怕是唯一的解釋了。”　　“我不知道，但當時發生的一切確實很可怕。”闌度又把手移到自己的胸口，苦笑道：“如果我的心臟不是異於常人偏右的話，我想，我也會和父親一樣，死在那個白頭髮的蒙面殺手槍口下了……”　　“白……白頭髮？！”小艾臉色一變，“哈恩・菲茲傑拉德！”　　“很有可能就是他了，身材魁梧卻頭髮花白的人可不多見。”甄英雄點着自己的胸口，道：“當時闌度與他的家人正準備吃晚餐，卻沒有一個人來得及掏槍，闌度是在二十米開外的距離，被手槍擊中了心臟位置，有這樣槍法和出槍速度的人，大概就是哈恩了，而且……”　　闌度握緊拳頭，接口道：“而且，那天的晚餐，我們要等待的人，正是羅伯特！”　　看到小艾與甜甜震驚的表情，甄英雄嘆了口氣，“很可惜，我們直到前两天，才知道菲茲傑拉德這個家族的存在，更可笑的是，我和闌度居然就是在人家的家門口認識的……”　　“恩？什麼意思？”　　“哦，沒什麼，我是說，我和闌度認識的地方，就是菲茲傑拉德家族的勢力範圍之內。”甄英雄不想讓小艾知道自己曾經受過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的培訓。　　“可我覺得很奇怪啊。”甜甜突然問道：“你為什麼當時並沒有懷疑諾森家族，還和這臭傢伙認識，來了朗朗市呢？”　　闌度表情一肅，握緊了拳頭，而甄英雄，也嘆了口氣，經過剛才與蘇影的核對，這個問題，似乎已經得到了答案，闌度深吸了一口氣，聲音很沉，“一個女人，留着黑色長發的中國女人！”　　小艾與甜甜一怔，“顏冰？！”　　“大概是對自己的槍法很自信，那個差一點殺了我的帶面具的白髮殺手並沒有檢查我的死活，而是很奇怪的愣愣的看着愛莎，當時的我動動手指的力氣都沒有，想喊，卻喊不出來，可是很奇怪，那個殺手卻遲遲沒有開槍，直到另一個看起來身份要高過他的蒙面男人進來為止。”闌度似乎也感覺到疑惑，“當時我的聽力已經開始衰退，視力也不再清晰，似乎隱隱聽到那後進來的男人要白髮殺手開槍，白髮殺手卻猶豫不定，很掙扎的樣子，然後，那個留着黑色長發的女人出現了，她帶來的人，用槍頂住了那個看起來是殺手頭子的傢伙，然後，讓那白髮殺手抱起已經嚇傻的愛莎，我最後掙扎着想要去阻止的時候，聽到了唯一清晰的一句話……”　　小艾與一心幾乎立起了耳朵，而甄英雄，閉上了眼睛。　　“這個女孩，從今天起，就是我的女兒，幾年之後，她會成為朗朗市唯一的公主……”　　……　　坐到飯桌上的時候，雙子星姐妹依然沒有從迷團中解脫出來，“YY，這麼說，闌度當時覺得那個女人才是殺手的頭腦，而她搶奪愛莎的目的是為了讓她成為朗朗市的什麼公主，所以才和你一起回了朗朗市，想找尋他妹妹的下落，查探被滅門的真相，是嗎？”　　“差不多是這麼回事吧。”甄英雄伸了個懶腰，好象把所有難纏的問題全揮出了身體，笑道：“這種無聊的話題還是不要去管它了，呵呵，以前發生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不是說過嗎？把愛利絲一抓，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小艾額頭冒汗，怎麼你這傢伙說話這麼輕鬆啊？　　“炸醬面？”　　甜甜望着薛雪遞到自己面前的大碗，汗都下來了，“漢宮這麼豪華的地方，晚飯就吃炸醬面？！”　　薛雪將一個裝滿調味料小碟子的托盤放在甜甜面前，指着其中一碟中剝好的蒜，很認真的說道：“還有大蒜。”　　甜甜的小臉立刻拉了下來，中午還是那麼浪漫，期待了整整半天，還以為晚上甄英雄會在漢宮營造出更大的驚喜呢，誰知道，第一次來漢宮做客，居然請自己吃一大碗炸醬面，就大蒜。　　小艾也有些難以接受，中午的浪漫是給甜甜的，晚上應該也給自己一個浪漫才對吧？可是……　　甄英雄就好象看不到一般，大口大口的吃着，“怎麼？你們不喜歡吃麵食嗎？”　　說對一半，甜甜不喜歡吃麵食，而一心，則是不喜歡沒有期待中那浪漫的一切晚餐！　　甄英雄看到兩個丫頭，一個對着碗皺眉頭，一個對着自己皺眉頭，又是好笑，又覺得她們可愛，球球的，少爺是不是成了沒有情調的男人啊？　　“小雪，我姐姐她們呢？”　　姐姐？聽到這個，小艾有些來精神了，甜甜眼睛中也有些好奇，早就聽說甄英雄的姐姐被稱為‘黑道之星’，號稱黑道上的明星，最美麗的公主，卻始終沒有機會見到過，到底，有多漂亮呢？　　對自己美貌有自信的女人，喜歡攀比，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便一心，也想知道究竟是自己漂亮，還是甄三國漂亮，對甄英雄身邊的女人，她都有一種好勝心理的產生。　　甜甜也一樣，一個女廚師都這麼漂亮，漢宮簡直是皇宮，那麼，公主會美到何種程度呢？　　薛雪到底是比較成熟的女人，立刻感覺到了那兩個女明星眼神的變化，似乎還在為甄英雄調戲她的事情感到氣憤，淡淡道：“難道，少爺很想大公主現在出現嗎？”　　后脊樑一冷，球球，不希望……甄英雄不過是覺得老姐這两天反常而已，總是躲着自己，讓他很彆扭，現在小艾與甜甜都在，如果被老姐給看到……　　甄英雄有些奇怪了，自己明知道這時候要迴避着變態姐姐，怎麼還多此一問啊？莫非，自己真的很在意那丫頭刻意的躲着自己嗎？　　薛雪見甄英雄臉色一變，嚇了一跳，以為自己說話過了些，連她自己也有些搞不懂了，過去，很害怕甄英雄，想到兩年前那場大雨中，他灰暗的眼神沒有一絲的感情，用裁紙刀劃開了‘割喉之狼’的喉嚨，讓那鮮紅的血液噴射而出，卻面色不改，薛雪只覺得，他是一個死神，自己，害怕他。　　可現在，依然覺得害怕他的自己居然不知不覺的頂撞他，依然恐懼擁有那個死神一般表情的他，卻突然發現，自己不再迴避他了，薛雪搞不懂自己是怎麼了。

# 第217章 再遇王思慕

　　“對不起，少爺，我……”薛雪實在不知道該怎麼道歉，只得說道：“大公主和甜甜小姐一樣不喜歡吃麵食，所以拉着小公主和樂樂她們在房間里涮火鍋……”　　甄英雄額頭見汗，在漢宮的房間裏面，而且裝飾的好似古代皇宮一般的公主閣裏面涮火鍋，變態姐姐還真可以。　　小艾與甜甜臉上也很好看，果然是姐弟，誰都不算正常啊。　　“我要出去一下，小雪，吃過晚飯後，帶兩位小姐去蘇阿姨的房間，她們肯定有很多話要說吧，呵呵。”　　“這麼晚了你還要出去嗎？去做什麼？”小艾是要和甜甜一起去找蘇影，畢竟很長時間沒見了，可聽到甄英雄要出去，還是感覺到失落，這個晚上，太平淡了。　　薛雪把自己的車鑰匙套了出來，“少爺，開我的車吧。”　　甄英雄的車還留在4S店，薛雪在漢宮也有屬於自己的房間，今晚似乎不打算離開，甄少爺就不客氣的接過她的鑰匙，對雙子星姐妹一笑，道：“秘密……”　　小艾一怔，甄英雄已經抹了抹嘴巴離開了。　　“喂，心之馨花屋嗎？少爺訂的花準備好了嗎？”走出時代廣場附近的一家玩具商店，甄英雄發動了白色的寶馬跑車，看着副駕駛位上包裝精美的盒子，甄少爺笑的很不是東西，不知正和誰通着電話，“已經好了？恩，少爺現在去驗收，給我送到公主花園七號別墅門前……”　　……　　清晨的陽光讓人感覺不到溫暖，涼絲絲的風帶着秋日的清爽，甄英雄又起了一個大早，晃蕩着走在大街上。　　昨天一心與甜甜就在蘇影的房間中過夜，甄英雄從外面回來之後也沒有看到她們，估計，蘇影那臭女人嫉恨自己打了她兩個小嘴巴，所以故意不讓她們兩個丫頭出現在自己面前的吧。　　算了，反正那臭女人不可能總看着小艾，甄英雄打了個哈哧，只聽得前面傳來了壓抑的喧嚷聲，很異常，與此刻還處於半沉寂狀態下的城市氣氛格格不入，甄英雄向前一看，居然是不少人在排隊買早點，擠的亂七八糟的。　　球球的，不是吧？少爺不知不覺怎麼又逛這裏來了？甄英雄愣愣的望着頭上的招牌，推了推鼻樑上那副甜甜送給他的很學問的眼鏡，“梁記早點鋪……”　　“對不起，我，我還要去上班。”　　聽到這個柔弱的聲音從低聲喧嚷的人群裏面穿出來，剛要抬腳離開的甄英雄一怔，這是……　　人群一通騷動，不少不健康的聲音在小小的早點鋪裏面響了起來，“小姐，不要着急走啊，你還沒有吃飯呢，不如和我一起啊！”　　“小妞兒，你的餛飩還沒有喝，包子也不吃，看我坐下你就走，什麼意思？！小瞧我禿老虎嗎？”　　甄英雄聽到那個低俗的痞子式說話，有些皺眉頭了，看了眼早點鋪旁邊，停放的亂七八糟的幾輛貼的很花哨的摩托車，應該是附近的小混混團隊吧，這幾輛車全部是哈雷太子系列，看來這年頭混混的物質生活都不錯啊，摩托車看起來很拉風，清晨的陽光下，那金屬的光澤對男人充滿了誘惑。　　“對不起，我突然不舒服，不想吃東西……”　　這個女人的聲音似乎帶着魔力，讓人覺得聽着是一種享受，不過，卻有些羞，有些怕，顯然，聲音的主人正被無聊的小混混糾纏着，但沉迷在女人聲音中的男人卻沒有一個敢靠上前去的。　　球球的，怪不得全擠在門口呢，原來是看熱鬧的啊，甄英雄嘆了口氣，朝人群里走去。　　“不舒服？哦……，是肚子痛嗎？這個飯店有廁所的，要不要我帶路啊？”　　“小姐，我這裡有衛生紙的，你要嗎？其實，我也可以代勞幫你擦一擦的，哈哈哈……”　　這兩個聲音即下流又齷齪，只聽着就可以想象到他們的委瑣模樣，讓人恨的牙痒痒，簡直低俗到了極點。　　“不，我不是肚子疼，只是，只是突然不想吃東西而已……”　　女人頭低到了胸口，坐在座位上，可憐兮兮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大概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有些束手無措。　　“不想吃？看到我你就不想吃東西，你什麼意思？！”做在女人對面的禿頭手背上有刺青，五大三粗，很兇悍，但年紀並不見得多大，應該是一群痞子的老大吧，圍觀的人似乎就是被他的模樣嚇到，所以才不敢靠上去，已經是秋天了，那小子只穿了一件藍色帶黑格，胸前畫了一個骷髏腦袋的半袖體恤，套着一件掛的亂七八糟細鐵鏈的黑皮馬甲，黑皮褲子黑皮靴，寬寬的大皮帶看着就那麼累，但氣勢着實讓人慎的慌。　　禿頭小子正得意在別人對他的恐懼中，更得意美女無法反抗自己的‘強大’，有些自我陶醉的時候，一個懶懶的聲音從人群里好似炸彈一般響起，人群壓抑的喧嚷瞬間安靜了。　　“你面目可憎，好似大便，又像蛆蟲，所以她看着噁心，影響了進食的慾望，這理由你看合理嗎？”　　正敲桌子瞪眼的禿頭小子沒想到人群里居然有人敢如此說話，大喝道：“操奶奶的，是誰這麼大膽子？！”　　正圍觀看美女看熱鬧的人群也納悶哪個白痴不怕死呢，見這綽號‘禿老虎’的混混頭子發飆，趕快散開，生怕他誤會那話是自己說的，一些坐在座位上的小混混也罵咧咧的站了起來，幾個頭髮染的像彩虹的小太妹開始叫好，一幅要開打的架勢，早點鋪的老闆嚇的兩腿發抖，而坐在禿老虎對面，想走又不敢走的女孩子，聽到這個聲音，也大感驚訝。　　看熱鬧的班族好象猴子見了老虎般一退出去，甄英雄舒坦了，仔細看看，這些小子年紀不大，穿的花花綠綠的，最多就是高中的不良少年吧，男女都有，看穿着打扮雖然不正經，但物質生活確實不錯，粗項鏈，寬手鏈，耳釘耳環，甚至連鼻環都是白金的，怪不得年紀不大就能開的起哈雷摩托呢。　　甄英雄慢條斯理的走到那禿子的面前，很謙虛的笑道：“連你奶奶都操，這裏沒人比你膽子更大。”　　禿老虎額上青筋爆起，一眾七八個小痞子將甄英雄圍了起來，有的持着摩托車上專用的粗粗的彈簧鎖，有的抄起了早點鋪里的凳子，一個個宿醉未睡帶着酒臭的雜碎還真有點墮落的氣勢。　　那禿老虎眼珠子里全是血絲，不知道是缺覺還是氣的，怒極，年紀不大，倒挺會裝B，坐的塌實不說，還把一條腿踩在了另一張椅子上，動作很大氣，有點頭子的味道，沉着陰森的聲音，道：“你這小白臉和誰混的？”　　靠，球球的，現在的學生夠拽的，上來就和少爺盤道，少爺用和別人混嗎？全市的黑社會都和少爺混！小崽子，連少爺都不認識，可見你還沒上檔次啊，甄英雄鳥都不鳥那禿老虎，而是對着美女一擺手，“呦……，思慕，好巧，吃早飯啊……”　　美女正是那漂亮的讓人不敢正視的四方高中的實習老師，王思慕。　　被人無視了……禿老虎額頭上青筋都爆了起來，擺了這麼慎人的架勢，居然有不買帳的，又一拍桌子，嚇了王思慕一跳，不過這次王思慕可坐不住了，一下子鑽到了甄英雄身後，一幅受驚小羊羔的可憐模樣，女人，在遇到一些情況的時候，會本能的依賴男人，王思慕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會做出這樣的舉動，“甄，甄老師……”　　“老師？”　　禿老虎本來很氣憤那美女躲到甄英雄身後，聽她突然喊了一聲老師，可樂倒了這一群混混啊，再看甄英雄，果然，臉面白皙，外表斯文，還戴了一副很書卷氣的黑框眼鏡，怎麼看怎麼是一弱文士。　　堵在門口圍觀的班族中，已經有人認出甄英雄就是前两天無恥搭訕的傢伙了，可此刻卻為他擔心，不可否認，甄英雄英俊帥氣，尤其現在這身打扮，很斯文，與那穿着黑色制服的美女竟是那樣的般配，不過，很快就會變豬頭了吧？這年頭，年輕人都容易衝動，英雄救美也應該先看看實力的差距才對。　　“怎麼？看不起教育工作者？”甄英雄很臭屁的整了整自己的衣領，抖了抖肩膀，黑色的休閑式西裝加上俊朗的臉，從外表上對別人就是一種刻意強調的諷刺，“你們不是本老師的學生，所以我也懶得教訓你們，該滾蛋就給我滾蛋，要操你奶奶回家操去，不要污染了大家的眼球。”　　甄英雄一句話出口，差點破壞了早點鋪存在的所有人類的小腦結構，讓站立最穩的兩條腿生物險些齊齊摔倒，只看外表，他真是個讓人感到親近的老師，可這一張嘴啊，比流氓還流氓。　　禿老虎得意的台詞還沒出口，居然被甄英雄如此辱罵，看到那幾個小太妹居然捂嘴偷笑，氣啊，你瞎是不是啊？難道看不清楚我們有多少人嗎？　　“你哪個學校的老師？！英劍高中的楊光虎你都沒聽說過？！”　　“沒有。”　　甄英雄的坦白更讓禿老虎下不來台，幾個小太妹和一些圍觀者已經笑出聲音來了，不知是笑甄英雄作為一個老師不知道英劍高中，還是笑禿老虎把自己看的太大，可有一點是毋庸質疑的，甄英雄，確實沒把幾個痞子看在眼裡。　　王思慕很尷尬，小聲對甄英雄說道：“英劍高中是朗朗市有名的貴族學校，那裡的學生都是商界公子或者官員子弟，很有背景，一般人是得罪不起那裡的學生的，更不要說老師了，如果得罪了他們，就意味着得罪了他們的官商背景，很可能無法在教育行業混下去，這個人很可能是比較有權勢的學生頭子……而且，這個周五，我們兩所學校會一同舉辦秋季運動會，甄老師不會是真的不知道吧？”　　王思慕以為甄英雄是故意那麼說氣那禿老虎的，哪想的到甄少爺對朗朗市高中的理解還真的停留在空白狀態啊，想要勸甄英雄和那幾個痞子敷衍兩句離開，卻聽到甄英雄說了一句讓所有人把眼鏡跌碎的話。　　“淫賤高中，恩，一群垃圾。”甄英雄看都不看那禿老虎一眼，很有藉機佔便宜的嫌疑，自然的一摟王思慕的纖瘦的肩膀，笑道：“兩次在這個小店偶遇，簡直是上天恩賜的緣分，思慕老師，你不這麼覺得嗎？”　　王思慕被甄英雄一摟，渾身一顫，想要掙脫，卻迫於形式，紅着臉放棄了，這傢伙是不是腦子有問題啊？現在是問這個的時候嗎？　　這個女人真的很美，尤其是那容易紅潤的小臉，似乎比小艾還要害羞，身上散發著兩種不同的香味，衣服上沾附着淡雅的香水味道，還有一種混合在這味道中，卻又能很容易分辨出來的一種女孩子特有的體香，很舒服，那香味飄入鼻中，讓人陶醉，那感覺，就像閉着眼睛站在阿爾卑斯山中，有一種滿山遍野都是童話世界般的花團錦簇，很強烈的給人一種衝動的享受，卻又是那麼自然那麼寫意。　　甄英雄只是將王思慕摟在懷中，就生出了一種這女孩子沒有體重的感覺，好柔弱的身體，彷彿連骨頭都是輕飄飄的，不過，身材真棒，俯首目測，這胸脯的豐滿程度，不會比白果差。　　禿老虎氣的腦袋都要炸掉了，甄英雄太瞧不起人了，無視自己已經是大罪，居然當著這麼人的面公然占那女人便宜，再白痴也看的出來，他所以得逞，是因為把自己當基石，用一種英雄的姿態撿現成的便宜！　　每個人都覺得甄英雄比那流氓痞子還無恥，卻怎麼也無法把他看作反面人物，還讓所有人為他擔憂，這種感覺，真的很微妙，王思慕可以感覺到氣氛的複雜，臉，更紅了。

# 第218章 流氓也老師

　　“那妞是我的！你給老子識趣點，不然，廢了你丫的！”　　“你媽是被擺放在超市裡打了商標印了價格的嗎？”甄英雄回過頭來，眼神冷冷的，“人不是商品，人有選擇的權利，沒有被選擇的義務，這個道理，你不懂嗎？”　　王思慕聽到甄英雄的話，身體又是微微一顫，有些驚訝的抬頭望着甄英雄的臉，這流氓有時候也會說出一句有道理的話啊，人有選擇的權利，沒有被選擇的義務……王思慕心中竟然有些亂了……　　“你作死！”那禿老虎顯然沒有思考方面的天賦，面色更陰，“老子選擇廢了你！”　　話落，手一揮，一群痞子抄傢伙就要撲上來，王思慕一聲驚叫也被圍觀者的驚呼掩蓋了，突然覺得甄英雄一個晃動，然後傳出了一聲慘叫與更大的驚叫聲，不過，卻是痞子在叫。　　甄英雄推開王思慕，將桌子旁邊的一碗餛飩潑在了剛要動的禿老虎臉上，兩個人離的本來就近，禿老虎被燙的捂臉之時，甄英雄只是向前跨了一步，踢倒了禿老虎踩着的椅子，將他的右腿別在了兩個椅子絞在一起的腿兒中間，還沒來得及站起來的禿老虎腿骨有一種被夾斷的感覺，痛苦依然沒有發出口，禿頭就被甄英雄單手按在了桌子上。　　而那一聲慘叫和一群人的尖叫，就是因為甄英雄將那潑空的餛飩碗砸在了禿老虎的後腦勺上，碗碎了，頭破了，甄英雄右手的手指雖然也被划傷，可他犹如感覺不到一般，持着手中殘餘的碎片，將鋒利的茬口頂在了禿老虎的眼皮上。　　“記得有一首兒歌，叫兩隻老虎，一隻沒有眼睛，一隻沒有尾巴。”甄英雄看都不看那些舉着傢伙卻不敢砸向自己的痞子，對禿老虎說道：“你剛才說自己叫什麼？禿老虎？確實，你不但沒有尾巴，還沒有毛兒，少爺我發發慈悲，讓你成為被小朋友歌頌的對象好不好？你的眼睛，長的有些多餘了。”　　好冷的聲音，好冷的表情，所有人都傻眼了，那個斯文的年輕人，冷靜的讓人覺得可怕，舉着傢伙的痞子現在不單是因為老大被制住而不敢動手，更是被甄英雄的氣勢所震懾住了，幾個小太妹看到那麼牛氣的禿老虎腦袋上的血，尖叫着湧向了門口，卻因為看熱鬧的人把門堵死無法出去。　　“老……老……老大……”　　“叫我老師。”　　禿老虎可以感覺到隔着眼皮的眼珠子被那鋒利威脅，更感覺到這個男人不是在說笑，害怕的連發抖都要忍住，生怕變成了沒有眼睛的老虎，“老師，我，我錯了，您原諒我，我下次一定長眼睛，不隨便把馬子，更不敢對老師的馬子……不是，是女朋友，更不敢對老師您的女朋友有不軌之心，您就饒了我吧。”　　“思慕，要不要饒了他？”甄英雄變臉的功夫讓人覺得這架打的像開玩笑，“他剛才騷擾你了是吧？”　　王思慕見甄英雄的手指不斷的滴下血，害怕的臉色蒼白，忙走過來，有些忙亂的翻口袋找手帕，道：“算了甄老師，不要和小孩子計較，我們去學校吧。”　　“恩，也對。”眾人才鬆了口氣，就聽甄英雄玩笑似的說道：“可是，他們說你是我的女朋友，雖然是個誤會，但不給他們點懲罰，好象我還是會很沒面子的。”　　幾個小痞子一聽，想要開溜了，老大肯定是要毀在這個男人手裡，這人惹不起啊！　　王思慕也是一怔，臉又紅了，甄英雄到底是不是一個成熟的男人啊？　　“剛才說要把衛生紙借給你的人是誰？”甄英雄冷冷笑望着那群小痞子，想要溜的人被門口圍着的人故意擋住，無法跑掉，戰戰兢兢的望着甄英雄，乖了，“把衛生紙拿過來。”　　所有人都懵了，不知道甄英雄要做什麼。　　一個身材瘦高的委瑣痞子顫抖着雙腿雙手，送過一小卷臟兮兮的衛生紙，甄英雄看都不看泡在了王思慕還沒喝過的餛飩燙中，“吃下去。”　　那小痞子一怔，就聽甄英雄說道：“我讓你吃下去！”　　這人不是流氓，是地道的黑社會才對！甄英雄的做法讓人吃驚。　　王思慕拉着甄英雄的胳膊，剛要勸阻，卻被甄英雄封了回來。　　“你的嘴巴所以不幹凈，是因為你心理不衛生，衛生紙，應該去清理你心裏的大便，不吃下去，就和你老大一起做沒眼睛的瞎老虎！”　　遷怒別人？！禿老虎一聽就急了，“操你媽的小狼，你丫給我吃！”　　“你嘴巴也不幹凈，一樣要吃。”甄英雄的冷漠與玩笑的懲罰讓人又覺得好笑，又覺得這是一種另類的教育，王思慕越來越看不懂這個男人了。　　……　　“你的手指流血了，快包一下吧。”　　兩個人並肩走在大街上，不少誤會的羡慕目光飄過來，甄英雄這厚臉皮倒沒覺得怎樣，王思慕可有些招架不住了，這感覺很陌生，讓人難以自控的緊張，心跳加速不是沒有過，像這樣一種加速卻是頭一次。　　“你是不是不習慣和異性一起在街上走啊？”甄英雄突然蹦出這麼一句話來。　　王思慕正緊張呢，聞言下意識的點了點頭，完全是出於本能，“恩。”　　“你不是有喜歡的人嗎？難道你們沒有一起上過街？”甄英雄笑的很自然，卻把王思慕嚇的不輕，居然有些慌亂的不知如何回答了。　　“我，我是有喜歡的人，可……那個，我們沒有一起上過街。”這個回答多少有含糊糊弄的嫌疑，王思慕也覺得自己沒有準備的慌亂回答很差勁，可甄英雄卻並沒在意。　　“是嗎，呵呵。”　　“你的手指，真的沒關係嗎？流了很多血啊。”王思慕見甄英雄包着手指的手帕被染紅了過來，關心道：“我看，我們還是先到醫院去吧。”　　“不用，去學校的醫務室貼個創口貼就好了。”甄英雄淡淡一笑，完全不在乎似的，“對了，思慕，你每天早上都去那個早點鋪吃飯嗎？”　　王思慕有些羞赧，道：“也不是啊，只是因為早上來學校順路而已，如果早上不做飯的話，我就會到那裡吃，沒想到今天……”　　甄英雄笑道：“那是你太漂亮的緣故，美麗，有的時候就是會為你帶來一些擾人的災難，剛才聽那個老闆說，禿腦袋那傢伙就是聽說他的小店裡出現過漂亮的讓人乍舌的美女，所以才一連两天到那裡吃飯的，呵呵，你的魅力真是讓人無可抵抗。”　　甄英雄的稱讚完全沒有掩飾，王思慕愛紅的臉好象紅綠燈一般，來回來去的閃。　　球球的，臉皮太薄了吧？這要是我姐姐，非撲少爺懷裡不可，看來，女人和女人的不同，有時候等於女人與男人的不同，甄英雄嘆了口氣，很突然的笑着說道：“這樣吧，以後每天早上我都去那個早點鋪吃早點，這樣和你碰到的話，也不會有人找你麻煩了。”　　“啊？”王思慕吃了一驚，“不用不用，你不必為了我……”　　“少爺為了自己的肚子而已，你不用想那麼多。”甄英雄嘿嘿一笑，“就算少爺是對你有意思，也不會說出來的。”　　你已經說出來了……王思慕冷汗流過，卻不再言語，也許是今天早上的事情確實嚇到了她，也許是太害羞了，總之，低下頭的她沒有再說什麼，眼神中除了一抹羞澀，彷彿還有其他的色彩閃過。　　當甄英雄與王思慕走進四方精英高中的時候，英劍高中隔壁的一條小巷中，幾輛摩托倒的亂七八糟，包括禿老虎在內的七八個痞子全部躺在地上痛苦呻吟，幾個小太妹也腫着嘴巴抱在一起抽噎哭泣，好象有過掙扎，衣服有些凌亂，一輛黑色的奧迪停在小巷對着的馬路對面，項嘯鳴望着小巷裡的情景，嘴角翹了起來，然後，開車離去。　　……　　“恩？運動會還要提前報名參加項目的嗎？”　　“拜託姐夫，你這班主任也上上心好不好？難道，你真的被那個新來的女老師給迷惑住了，所以想把自己的班主任位子讓給她嗎？”　　樓道里，身為班長的艾愛正拿着幾張表單對甄英雄冷冷笑着，“姐夫，我會告訴姐姐的。”　　打了個激靈，甄英雄一把將那幾張單子搶了過來，嘴裏卻窮橫道：“掃把星，你屁股痒痒了吧？”　　“想打我？”艾愛根本不怕，身份暴光，她姿態倒更高了，“我做特務是有領導首肯的，甄叔叔怕你會欺負我，所以已經給我上了保險，我要是被你欺負了，他會給我討回公道的，而且，我媽媽好象對你意見也不小哦，姐夫，你想想看，如果我告訴姐姐，說你看上了別的女人，然後我的屁股還被你打了，姐姐會怎麼想呢？”　　魔鬼，球球的，這掃把星肯定是魔星！甄英雄沒好氣道：“你怎麼就看出我喜歡思慕老師的？誹謗！”　　“你要是把班主任的位子丟了，就是看上她的證據！”小愛同學一本正經道：“姐夫，你還不知道吧，那個王思慕……”　　“叫老師！”甄英雄給了小愛一個爆栗子，“一點基本的禮貌都沒有。”　　“還說沒看上她？才喊她的名字你就揍我啊？”小愛疼的捂腦袋，小嘴一翹，道：“姐夫――老師，你知道思慕老師有多厲害嗎？簡直就是一本活着的英漢詞典，別提多流利多精通了，而且，她還精通韓語日語，才半天而已，就被學生公認為學校第一美人，人氣指數比我還飆，你要是不做出點成績來，班主任的位子一定會被她搶走的，仔細的想一想，學校還有比你更沒用的老師嗎？掃廁所的大嬸都比你會的多！”　　額頭冒汗，球球的，你這丫頭也太侮辱本少爺了吧？甄英雄抖了抖這幾張運動會的報名表格，淡淡問道：“所以呢？”　　“所以，運動會上，你一定要帶領我們取得好成績！”艾愛一伸手指，道：“姐夫，打敗英劍高中，為我們學校爭光吧！”　　英劍高中？甄英雄突然納悶過來，道：“小愛，運動會有我什麼事情啊？努力不努力還是要看你們的啊。”　　“姐夫你真是的，難道你對英劍高中一點認識都沒有，一點調查都沒做過嗎？”　　“當然查過！”甄英雄現學現賣，將王思慕早上告訴她的話當成了自己的知識，“英劍高中是朗朗市的貴族學校，每個學生都有深厚的家庭背景，不過都是紈絝子弟罷了，嬌生慣養，好象沒什麼了不起的吧？”　　小愛感到失望，氣呼呼道：“學生當然是沒什麼，除了有數幾個特殊的角色很厲害，想從總成績上壓倒我們四方高中，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不就結了。”甄英雄擺擺手，“你們去努力不就行了，和我有什麼關係啊？”　　“你根本什麼都沒查過。”小愛頭疼的揉着太陽穴，然後搶回表格，抽出一張，擺到甄英雄面前，道：“姐夫老師，你看清楚這張表格是什麼！”　　“秋季運動會教師足球賽報名申請……誒？老師也要參加的嗎？！”　　“當然了，姐夫，你也知道那是貴族學校，雖然學生都是紈絝子弟，但老師卻是全國一流，雖然名義上是友誼性質的運動會，實際是絕對意義的對抗賽。”小愛激動道：“雖然我們的學生軍在總成績上總能取勝，但在最後的教師足球賽上，我們四方高中卻是每年都以完全敗北落幕，兩年了，一個球沒進過，所以，姐夫，只要你能在今年幫我們的老師一雪前恥，你這班主任啊，就肯定坐穩了，那時候，你可是老師中的英雄，誰也不好意思把你這英雄題下班主任的位置吧？哦呵呵……。”　　甄英雄總覺得艾愛笑的很奸詐，這丫頭肯定有什麼圖謀！不過，兩年一個球不進，甄英雄也真服了四方精英的精英了，球球的，中國足球的未來，就是扼殺在這些不重視運動的書獃子死板的教學態度下。　　“小愛，你為什麼這麼希望我參加足球比賽啊？”　　“啊……？”小愛慌了一下，然後笑道：“沒什麼啊，不是說了嗎，本小美女不想讓別人做我的班主任，呵呵……”　　“真的嗎？”甄英雄懷疑道：“一場足球比賽會有這麼大的威力？球球的……”　　上課鈴響起，艾愛推着甄英雄朝教室走去，“姐夫老師，足球賽是娛樂性質的，所以要求男女教師各五人參加，守門員不限性別，但必須是體育老師，換言之，真正內行的體育老師，只能去做守門員，所以，男老師的個人能力直接決定了比賽的勝負，我很看好你哦……”　　“男女一起？穿短褲……那女老師不會被佔便宜嗎？”　　“都是老師，你覺得有人會那麼無恥嗎……姐夫，你眼睛在發光，綠色的……”　　“咳，我這是燃燒了鬥志，你懂什麼……小愛，英劍高中的女老師漂亮嗎？”　　“漂……漂亮吧……”小愛同學嘆了口氣，這算什麼？男人本性吧，看來什麼理由都是多餘，有這一條就足夠了，小愛雖然鄙視甄英雄，卻心裏竊喜，死姐夫，早就知道你肯定會參加了，這次，本小美女發達了，哦呵呵……　　……　　中午時候，甄英雄到4S店將自己的‘瓢蟲’開了出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他有一種被跟蹤的感覺，從學校出來開始就被誰給粘上了，這如影隨形的感覺可不似戀人一般讓人覺得甜蜜，甄英雄能感覺到跟蹤自己的人身上並沒有殺氣，這讓他有些意外，但更意外的感覺是，似乎跟着自己的車子，不是一輛，而是……三輛！　　刻意的減速，故意的加速，從鏡子中得到的結果是，一隻老鳥，兩隻菜鳥，而那老鳥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誰，原野那白痴就不知道換一輛車嗎？甄英雄額頭見汗。　　“隊長，那死流氓好象發覺到我們跟蹤他了，我們是不是放棄啊？”剛才故意過頭甄英雄的汽車，白果回頭看着甄英雄的瓢蟲，有些不是滋味，跟蹤，真是久違的工作，和過去一樣，是沒有具體目的跟蹤，可白果卻有些害怕了，如果甄英雄真的發現自己在跟蹤他，一定會很生氣吧？　　原野盯着后視鏡的眼神一凝，語氣有些嚴肅，“我知道他已經發現了，但……現在我不光是在跟蹤他，從四方精英學校出來之後，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奇怪？奇怪什麼？”　　白果有些茫然……

# 第219章 送蘇影的花

　　“他後面的兩輛車，很可疑啊。”原野就是玩跟蹤的，甄英雄後面那兩輛一直保持着同樣距離的車讓人一看就那麼礙眼，笨拙的跟蹤技巧啊。　　“還有人在跟蹤他？！”　　一輛現代出租車，一輛藍色的標誌小跑，聽到原野的話，白果立刻發現了那兩輛汽車有問題，甄英雄的車速時快時慢，明明沒有幾輛車的道路上他絕對是一個異類，可那兩輛車卻一直跟在後面，少有的幾輛過頭車都是在最後面的藍色小跑后變道超車的。　　這是一個常識問題啊，這裏並不是主要的交通要道，現在的車流很流暢，出租車並不是空車狀態，一般的司機遇到這種情況，為了怕乘客抱怨，應該早就超了吧？那輛標誌小跑可是進口的，看到前面甄英雄那輛看起來有些笨拙的甲克蟲，即便開的不慢，也一定會過他的頭吧？開好車的人就算不喜歡炫耀，也不會憋屈的跟在最有古董色彩的汽車後面才對，這也算一種沒有依據的簡單的邏輯推理啊。　　白果生怕那兩輛車中是要對甄英雄不利的殺手，心理恐懼猛生，一着急就掏出了電話，卻聽原野說道：“那混蛋已經察覺到了，所以故意減速，應該是瞄準了前面的紅綠燈，想用老招數擺脫，這次，絕對不能讓他給跑了！”　　白果一怔，這條路前面確實有個紅綠燈，還有不足三百米，對啊，那死流氓一定有辦法擺脫的。　　白果直冒冷汗，剛才一激動，差點當著原野的面兒給甄英雄打電話，自己這警察越干越像黑社會的卧底了，白果擦汗之餘，也很無理的將這口怨氣憋到了甄英雄身上，都是那個死流氓，讓自己的位置如此尷尬。　　原野很聰明的在超車道與甄英雄同速行駛，拉開近二十米的距離，前面是丁字路口，只有直行與左轉彎，甄英雄想溜掉，根本沒有可能。　　球球的，這原野還真聰明了點，不過，少爺也不是吃素的，甄英雄得意一笑，看了一下后視鏡，跟的很緊，再看前面，視野開闊，午後的道路根本無車，即便有，也因為現在與原野同速行駛擋住了路面而壓在了後邊。　　甄英雄突然狠踩油門，瓢蟲的加速度何其之快啊，前面的原野嚇了一跳，立刻做出了同樣的反應，加速，而且，猛然換道，因為方才減速，超車道被壓的一輛大車與甄英雄並排，他根本不可能超車，只要把他壓在行車道然後等他直行就好，現在，是才變過來的綠燈！白果看出了原野的用意，有些驚訝，他的出院之後，好象變了個人一般，好厲害啊，居然壓制着甄英雄！　　後面的車咬的很緊，似乎也看出甄英雄想用高速通過綠燈的目的了，甄英雄嘿嘿一笑，右轉向一撥，方向盤那麼輕輕一推……　　“我靠！不是吧？！”一直自信滿滿的原野眼珠子差點掉出來，甄英雄那混蛋居然在最後一個人行道口拐進了便道！　　那輛跟在甄英雄後面的出租車顯然也沒有想到，甄英雄駛進便道之後，這輛不及做出反應的車居然跟到了原野的後面，過頭了，不過，那輛標緻小跑的司機駕駛技術不錯，配合著汽車的良好性能，並沒有被甄英雄得逞，也進了便道，減速並不比甄英雄改裝過的瓢蟲差，甄英雄有些詫異，不過，沒有了出租車阻礙視線，那輛小跑立刻清晰的出現在了后視鏡中，無法看清楚司機的樣貌，但可以肯定是個女人，而且，這輛車，甄英雄看起來有些眼熟，昨天，在漢宮的地下停車場……　　球球的，莫非……是她？！　　甄英雄嘴角勾起來了……　　白果氣啊，氣的直磨牙，那小子果然有辦法擺脫，不過，是連自己一起擺脫了！　　“咳，我們可以跟蹤這輛出租車的……”原野很尷尬，從醫院出來本想改頭換面給白果一個新認識的，結果……　　你還真會給自己遮羞，白果正想罵人，卻發現那輛跟蹤着甄英雄的出租車突然提速，竟是在丁字路口的正中，從右側超過了自己，一個女人的影子在車窗重疊的一剎那晃入了白果的眼睛，白果心裏一顫，“隊長，追前面那輛車！”　　……　　“你說什麼？！”　　市中心一家小有名氣的花店――心之馨花屋，一個戴着紅色墨鏡的高貴女人指着玻璃窗外面停着的甄英雄的汽車，無可置信道：“那個小子是從後門走的？！你們居然讓他走了後門？！”　　我們為什麼不能讓他走後門啊？負責中午值班的女員工沒想到這個高貴的女人凶起來這麼可怕，忙道：“是啊，他是我們的大客戶，而且經常會有些奇怪的要求，我們已經習慣了，呵呵，而且，他剛才臨走前還告訴我，待會可能會有一位美貌的女士進來找他，要我把這個送給她，我想，他說的那位女士，就是您吧？”　　戴墨鏡的女人一怔，就見那小姐將櫃檯上的一大束紅色的康乃馨遞了過來，笑的很曖昧，“我告訴他如果送給喜歡的女士，還是玫瑰要好一些，可他堅持要我包一束康乃馨，真是個奇怪的男人，呵呵，對了，他還在這裏面插了一張卡片，小姐，您快看一看吧，他說，您一定會很感動的，真是一個浪漫的男人呢。”　　戴墨鏡的女人見到這麼大一束花，臉上一紅，卻磨了磨牙齒，似乎不太習慣接受別人送來的花，她動作有些僵硬，不過還是把花抱在了懷中，發現自己的手居然有些顫抖，難道是緊張？　　女人暗笑自己想的太多，有些期待的抽出了花中的卡片，可這一看啊……　　“有數據表明，在駕駛問題上，女人與男人因生理上的差別而存在弱勢，所以，蘇蘇阿姨，女人上了年紀更要注意安全駕駛，特此送上象徵母愛的康乃馨四十三支，略表心意，喜歡着您寶貝女兒的英雄上。”　　四……四十三支？！那混蛋小子什麼意思？！女人的臉就好象不斷升溫的溫度計，從白到紅，從寒冷到火山爆發，摘掉墨鏡，連同這束花，一起摔在了地上，“該死的小鬼！我一定要撕了你那張爛嘴！”　　在幾個女店員驚駭的目光中，女人把那紙卡攥成一團扔在地上，想了想，到底又揀了起來，塞到口袋裡，怒氣沖沖的走出了商店，鑽進了藍色的標緻小跑，關車門的聲音差點震碎了花屋的玻璃，這個漂亮的女人，正是小艾的媽媽，蘇影。　　不知是怎麼回事，蘇影總覺得甄英雄很可疑，昨天與小艾及甜甜徹夜長談，發現那兩個丫頭並沒有對昨天知道的事情有預想中的震撼，尤其甜甜，完全沒有沮喪的樣子，這讓蘇影對甄英雄很好奇，這討人厭的小鬼，到底有什麼魔力可以讓兩個女兒，不，應該是三個女兒都這麼開心？　　作為被顏冰和殺手世家暗殺的對象，甄英雄的冷靜與坦然是促使蘇影跟蹤他的最大理由，那個小鬼，為什麼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討厭模樣，他囂張的自信來源何處啊？　　是好奇，也是出於一種本能的不安，蘇影跟蹤了甄英雄，意外發現，還有其他人也在跟蹤那小子，這更讓蘇影覺得可疑了，那小子一下擺脫了所有人，最後還用金蟬脫殼把自己也給甩開了，蘇影這憋屈啊，印證了甄英雄是個對危險感覺敏銳，且狡猾的好似狐狸一般之後，還得到了另一個肯定的結論，那就是，他真的非常不可愛！、讓人生氣啊，那小子早就察覺到是自己在跟蹤他，居然給自己留了那樣一張卡片，還有象徵年齡的四十三朵康乃馨，蘇影火大啊，你這小子想追我女兒，居然不買我的帳，還處處讓我難堪，你要倒霉啊你！　　對着鏡子仔細的看了看，蘇影有些疑惑，“我看起來真的很老嗎？”　　女人，總想忘記自己的年齡，於是，對總是在提醒她年齡的人，會痛恨之極，甄英雄不幸成為了讓蘇影想踩死的對象，“暫時不用回美國了，看我讓你這小鬼好過的了嗎！”　　……　　“喂，樹袋熊，你還沒有回家吧？”　　甄少爺再次遲到，反而不着急進學校了，站在學校的大門口，和甜甜講着電話，“果然沒回去啊，呵呵，少爺我幫你準備了禮物，今晚你一定要回家，不然，禮物是會過期的……什麼禮物？球球的，要是告訴你了，那還叫驚喜嗎？哦呵呵……，一定會讓你很興奮的，對了，不要告訴小艾，否則，她會亂想的……”　　甜甜和小艾為了演唱會的事情，最近的檔期很緊，甄英雄雖然不喜歡小艾那麼繁忙，卻是無可奈何，而且，昨天的事情一定讓甜甜很鬱悶，所以甄少爺為了讓她儘快恢復到平時的自己，給她準備了一份禮物，聽甜甜滿懷期待的掛了電話，甄少爺笑的當真一個陰險，球球的，給你這頭小熊驚喜的同時，也讓你無法做電燈泡！　　“喂，小艾，晚上要一起晚餐嗎？我給你準備了禮物哦……誰？哦，樹袋熊啊，她今晚似乎有事情，放心，不會打擾我們晚餐的……去海邊吧，歡樂谷樂園那裡，有一片我老媽最喜歡的沙灘，我想帶你去那裡，我們去烤肉，好嗎？”甄英雄得到了期待的答案，心情很好，“那就這麼說定了，等你工作結束，我去接你，好，拜拜。”　　掛了電話，甄英雄就像特務在分佈工作一般，又撥通了一個電話，不過這次他可不笑了，很嚴肅，很謹慎，“喂，嘯鳴，少爺讓你準備的東西搞定了嗎？恩，時間，地點，都不要搞錯，人手也要隱蔽一些，不能被人發現，否則，少爺晚上烤的就不是豬肉了，你把自己洗乾淨……”　　再次掛了電話，精神氣爽，心情甚佳的甄英雄剛要走入學校，就聽到身後傳來一陣剎車聲，回頭一看，王思慕頭髮有些蓬亂的從出租車裡慌忙的下來，一邊給司機師傅鞠躬一邊道謝，“真是麻煩您了，勞您開的這麼快，很感激，謝謝，謝謝。”　　那司機看起來也就二十四五的樣子，長的挺俊，就是皮膚黑了點，那雙眉毛筆直如劍，給人感覺很健康陽光，像是一個純情的大男孩，也許不太習慣和女人交流，被王思慕過分的客氣折騰的很尷尬，不過甄英雄倒可以理解，一般人，還真禁不住被人這麼感激，那司機急的直流汗，連說她太客氣。　　“呦……，思慕，你也遲到了啊？”　　甄英雄的招呼解救了那司機，王思慕撓着頭，不好意思轉過身來的笑道：“中午睡過了，我還真是沒有用呢，才第二天上班就遲到了。”　　好美，甄英雄這見慣了美女的人也不禁呆了，這一笑，桃羞李讓，這一笑，傾國傾城，笑的好憨，好天真，好可愛，憂鬱的氣質消失了，現在的她好象甜美的鄰家女孩，這，才是她最美最自然的一面。　　“哎呀，對不起，我出來的太急了，都忘記整理頭髮了，讓你看笑話了。”王思慕見甄英雄愣愣的望着自己，這才意識到衣裝不整，慌亂的整理着。　　甄英雄搖了搖頭，很真摯的笑道：“不，你很美。”　　“誒？”　　王思慕一怔，抬頭望向甄英雄的時候，小巧的眼鏡離開了鼻樑，竟是被甄英雄摘了下去，“如果這樣就更完美了，你眼神中的天然與純潔，不應該被其他的東西遮掩住，這樣，才是真實的你。”　　甄英雄的眼神中，是一種溫柔，一種真誠，一種讓王思慕心跳加速的陌生的光彩，他笑的很好看，他的表情很認真，王思慕的心，在這一刻有明顯的混亂，是被心中那頭到處亂撞的小鹿攪的，亂，亂到了空白的狀態。　　“啊？！”

# 第220章 約會雙子星

　　甄英雄的目光帶來的感覺終於讓王思慕亂亂的心達到了一個飽和的狀態，突然回過神來，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王思慕趕快從甄英雄手中搶回眼鏡，戴在完美的鼻樑上，立刻給了人一種負擔的感覺，幾分鐘之前那種完美已經不再是絕對的，幾秒鐘之前的美麗讓人烙印在心的最深處，這個女人，把最最真實的一面掩埋了，甄英雄感到一種惋惜。　　“我，我們已經遲到了……”　　“哦，對啊，哦呵呵，少爺看到思慕就把時間問題給忘記了，這就證明，思慕的魅力已經能夠戰勝時間了……！”甄英雄的讚美又變的那麼離譜輕挑，和羞的要死的王思慕一起走入校園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　　“難道，做真實的自己不好嗎？球球的……”　　……　　市郊區的山路上，這裏，才出了外還路，距離歡樂谷遊樂園不足兩公里，白果正坐在路邊，看着手腕上那條‘玫瑰色戀人’的手鏈發獃，而原野，正在忙活着給汽車換胎。　　十五分鐘之前，追趕着出租車到這裏的他們，在與一輛逆行過來的摩托車會車后，遭到了槍擊，不過，中槍的並不是人，而是汽車的輪胎，武器，是一把弩槍。　　弩槍與手槍不同，輪胎被射中之後，因為沒有穿透，並沒有立刻爆胎，而是在行駛過程中逐漸煞氣，沒有出現交通事故，但也沒有辦法追趕出租車或者摩托車了。　　“隊長，那個騎摩托車的會是跟蹤甄英雄那個女人的同伴嗎？”白果表情有些沉重，剛才發生的事情讓她有些后怕。　　“應該是吧。”原野將癟了的輪胎塞進後備箱，望着手中的弩箭，擰着眉頭，道：“那個女人射擊很隱蔽，騎着鈴木DR-Z400SM，在高速會車居然準確的射中了我們的前輪胎，真是可怕……”　　白果有些納悶了，剛才那個穿着黑衣服的傢伙戴着頭盔，而且一晃就過去了，自己根本沒看清楚，也不可能看的清楚啊，“隊長，你怎麼知道那是一個女人？還要我告訴夥計那是一個短頭髮的女人啊？”　　“因為是高速會車，她射擊之後有胳膊自然向後，突出了胸部，雖然只有一個剎那，但我眼角的餘光是不會看錯的，不算豐滿，但從背影分析，那個體形，男人的胸肌還是很難鍛煉到那種程度的。”原野不會放過和白果吹噓的機會，“不但是個女人，還是一個短頭髮的女人，是因為她所戴的那種越野摩托車頭盔是藏不住長頭髮的。”　　原野所以能當上刑警隊的大隊長，並不是靠運氣啊，白果很佩服原野的瞬間觀察力，但是……現在心情並不好的白果總覺得原野這有吹噓嫌疑的推理是在放馬後炮，短頭髮的女人多了去了，想抓到很難吧？而且，那輛出租車的牌子經過與出租公司及交通總隊的合適確認，是假的。　　心情不好的原因，白果很清楚，並不是讓可疑的傢伙跑掉了，而是讓那些對甄英雄有企圖的可疑人跑掉了！　　從剛才到現在，白果一直在猶豫，到底要不要告訴那個傢伙，有人，要對他不利，雖然，他肯定早就察覺到了。　　望着手鏈和手機，白果心裏很掙扎，“死流氓，老是讓我這麼難做，早晚要給你好看……”　　……　　“小雪，我姐還是沒說為什麼老躲着我嗎？”　　放學，甄英雄一邊將纏着自己的小愛塞到車上，一邊問薛雪道：“那死變態的到底怎麼了？”　　“我，我也不知道，大公主什麼都不肯說，但她肯定沒事，能吃能睡的。”薛雪突然臉上一紅，有些不太好意思，卻很好奇，還有些懷疑的問道：“少爺，那天，大公主真的是自願的嗎？”　　這是什麼眼神？有點懷疑，很像看色狼，非常不信任……球球的，你這丫頭什麼意思？！甄英雄立刻反映過來了，薛雪很可能以為那天和老姐一起洗澡，是自己用強的，然後把老姐迷昏，只因為她們的到來自己的狼行才未得逞，因此，大公主是因為生氣才不理自己的！　　“姐夫不會是偷看了漂亮姐姐洗澡所以才被討厭的吧？”　　一語破的！甄英雄看到薛雪認同的表情，氣啊，一巴掌打在了小愛的小屁股上，雖然隔着裙子，還是發出了一聲讓人聽了會臉紅的聲響，“你以為我是你啊？！”　　“哎呀討厭，姐夫，你老這麼打本小美女，將來是不是打算娶我啊？”小愛的厚臉皮讓薛雪驚訝，可樂樂不幹了。　　“爸爸當然是娶媽……娶喜歡的人了！你少做夢！”嘴一出溜，差點把媽媽喊出來，甄英雄倒抹一把冷汗啊。　　“小雪，少爺像是會強迫別人的霸道人嗎？”　　薛雪想了想，甄英雄雖然貴為義字會的太子爺，卻真的不霸道，不囂張，或者說，他的霸道和囂張都是建立在以自己為個體的基礎上，並不喜歡去強迫別人做些什麼，再者，想一想大公主的性格……也許說她主動些倒更容易讓人信服，那女人，神經確實不太正常。　　……　　甜甜今天很不正常啊……　　朗朗市電視台十五樓的化妝間里，剛剛為演唱會做完演練的雙子星在試過演出服之後，提出取消晚上七點半的一期並不重要的娛樂採訪，想要提前回家休息，這讓小憐很鬱悶。　　因為演唱會在即，想要採訪的媒體很多，一般來講，作為歌手，應該抓住一切暴光機會以起到宣傳造勢的效果才對，可雙子星卻恰恰相反，加上這一次，已經是第五次推卻記者採訪了，但這種沙鍋悶肉似的神秘感，卻吸引了更多媒體的眼球，但他們絕對想不到，雙子星並不是在刻意製造神秘，根本就是單純的嫌麻煩而已，也可以說，是因為經紀人不在，而代理的經紀人年輕好欺負，所以兩個丫頭在為了自己而偷懶。　　雙子星姐妹身份特殊，獨立性，自我主觀意識又很強，最主要的，她們並不會去刻意考慮以後在娛樂圈的發展問題，所以，作為雙子星經紀人的小憐的母親，根本沒有為她們操心的必要，或者說是想操心卻總是被排斥讓她已經放棄了雙子星，將這個現在很火，以後卻渺茫，甚至註定沒有前途的組合交給了自己的女兒，小憐很想做出點成績來，奈何這對姐妹並不買帳，現在，正忙着和某個娛樂媒體解釋着，編造着臨時取消採訪的謊話。　　一心是想和甄英雄去約會，本來就排斥接受採訪的她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很合理的借口，可她沒有想到，甜甜竟然在沒和自己打招呼的前提下，首先提出了取消採訪，理由，身體不適，需要休息，一個相當老套，快被甜甜用爛的借口。　　在化妝間換衣服的一心怎麼看，也不覺得甜甜身體不適，反之，精力旺盛，心情好的不得了，只穿着粉紅色的小內褲，在化妝間裡外的亂轉，不時挑出一套衣服對着鏡子比啊比的，嘴巴里哼着小曲，走路都蹦蹦跳跳的，胸前兩對小白兔一跳一跳的活潑誘人，看的一心臉都紅了，愣是不好意思換衣服。　　“臭臭，你晚上有事情嗎？”一心幾次努力想把剛才試穿的王子樣式的演出服換下來，可看到甜甜幾乎全裸的大方樣子，也不知是怎麼的，就是解不開身上的扣子。　　“沒事啊，怎麼，點心，你有事情嗎？”這個化妝間里雖然說不上大，卻有上百套雙子星的衣服，其中三分之一是便服與內衣，甜甜，就是在翻找着衣服，然後才能決定搭配什麼樣式的內衣。　　“你已經找了二十分鐘的衣服了，還沒有找到合適的，這麼在意，難道你晚上有約會嗎？”甜甜唯一在乎的男同志，好象只有甄英雄，但甄英雄晚上要和自己晚餐，甜甜在這麼注意打扮，一心當然會有一種警惕性了，YY那傢伙明明說甜甜晚上不會一起的啊，莫非，她是要和別人約會？！　　一想到這裏，一心又有些不是味了，甜甜喜歡甄英雄，讓她有一種男朋友要被搶的危機感，而甜甜不喜歡甄英雄，她又覺得有些失落，好象甜甜不承認自己的男朋友很出色似的，這感覺很矛盾，畢竟是一起住了六年的姐妹啊，一心自己也隱隱的察覺到，好象無論什麼樣的情況下，自己都並不想和甜甜分開。　　甜甜被一心問的一怔，約會？好象是的，那死東西千叮萬囑要自己晚上一定回家，說是給自己準備了驚喜，這應該算約會吧，可是……那死東西是好姐妹的男朋友，或者說，是准老公，這讓自己怎麼承認啊？都怪自己太興奮了，惹起了小艾的懷疑，甜甜有些尷尬，有點支吾，一時竟不知道該怎麼編瞎話。　　“難道……”小艾眉頭一皺，聲音提高了一個調門，語氣中帶着擔憂和氣憤，道：“臭臭，難道你剛才答應和花遲雨一起去晚餐了嗎？！”　　恩？花遲雨？甜甜呆了一下，這才想起來，剛才花遲雨那非常會自我欣賞的花痴好象約過自己，不過心情太好了，連怎麼拒絕的都給忘了，聽小艾一提，甜甜小姐發現這是一個不錯的借口，連連點頭，“恩，恩，所以點心，晚上我不就不陪你去漢宮找乾媽了，真是不好意思……”　　看到甜甜連連作揖，一心心裏更不是滋味了，“你怎麼能和那種人約會呢？！”　　“我想和你老公約會，你讓嗎？”甜甜到底比一心臉皮厚多了，一句話，把一心問死了。　　一心差點把頭點下去，在她看來，甄英雄比花遲雨那花花公子要強上幾萬倍，可被甜甜這麼一問，本就靦腆的一心哪裡點的下去啊？　　“放心吧點心，我就是去吃他一頓而已，你擔心什麼嘛？”甜甜這謊話說的虧心啊，想到好姐妹的男朋友就在家裡等着給自己送上驚喜，甜甜內疚之餘，卻無法抗拒那種期待中浪漫的到來，戀愛的滋味，究竟有多麼美好呢？　　小艾同志的心裏也有鬼，她不喜歡甜甜去和花大少那樣的人吃飯，可也害怕甜甜做電燈泡，自己沒有甜甜那麼開朗，一起在甄英雄身邊的時候，甜甜似乎總比自己突出，聽到她只是惡作劇的要去吃人家一頓白食，一心鬆口氣的同時，又有了另一種擔心，“臭臭，你真的沒關係嗎？是不是昨天的事情給了你不小的打擊啊？其實，我可以陪着你的……”　　“不要！”甜甜話喊的挺急，喊完之後才反應過來，尷尬的笑了笑，道：“我沒事，去吃頓免費的大餐心裏就會輕鬆很多的，呵呵，呵呵呵……”　　一心也知道甜甜放鬆的方法總是很特殊，點了點頭，突然紅着臉問道：“那……你能把衣服穿上了嗎？死臭臭，你還知道羞不知道啊？”　　甜甜似乎這時才注意到一心依然穿着王子樣式的演員服飾，白色花口的襯衫只解開了最上面的兩顆扣子，嘿嘿壞笑，雙手托起自己胸前的小白兔，怎麼看怎麼妖冶，好象好色的男人一般，一邊靠向一心，一邊炫耀似的說道：“哦呵呵……，點心，難道你是在害羞嗎？親親好老婆，我們經常一起睡覺一起洗澡，你又不是沒見過，怎麼樣，是不是比你的要豐滿啊？有男朋友了，所以你終於意識到身材的重要性了，你在羡慕我吧……？要不要摸摸看啊？”　　“你去死吧，小色女！”一心羞羞的一推，卻不想害羞沒睜開眼睛，一把按在了甜甜飽滿的乳房上，甜甜更沒有想到害羞的一心居然真的摸自己，倒退中，兩人一起倒在了沙发上，一心的臉剛好壓住甜甜的左乳房，那顆嬌嫩的櫻桃最近距離的呈現在自己面前，一心都傻了，彷彿可以清晰嗅到那櫻桃的甜味。

# 第221章 一心和老婆

　　甜甜敏感的乳頭被一心呼出的氣吹的痒痒的，不服氣的她雙腿一纏，盤住了一心的小屁股，伸手就把一心的襯衫下擺從褲子中拉了出來，撫着那光潔緊嫩的肌膚滑進了襯衫裏面，摸到那女人貼身的束縛，就要解一心的胸罩，皮膚的手感如撫摩結凍的牛奶一般享受，甜甜真有些陶醉，報復的調皮心理也更強了，“死點心，你長出息了，居然敢主動侵略，是那死東西教你的吧？哼，我也摸你的！”　　“我不是故意的，討厭，快放我起來，臭臭，你還是不是女孩子啊？”一心感覺到胸罩一松，失去了約束力，大急，可撐着要起來的時候，甜甜已經摸到了她的乳房，捏到了那粒櫻桃，一陣酥麻襲來，按在沙发上的手一滑，一心在一聲驚恐呻吟中倒下，不巧，張開的小口剛好含住了甜甜的一顆乳頭……　　甜甜那裡什麼時候被親過啊？渾身力氣突然散去，要人親命的呻吟簡直連小艾的骨頭都要酥了，可就在這時，更不巧的事情發生了，門突然被推開，一個帶着抱怨口吻的女聲響了起來，“甜甜姐，終於擺平那難纏的媒體了，拜託你下次不舒服早些告訴我好不……啊……？！”　　聽到這個聲音，小艾與甜甜也嚇了一跳，不過，只一瞬間她們就知道來者何人了，聲音太熟悉不說，沒有敲門習慣的，在整個電視台里，只有一個人！　　抬頭一看，果然是小憐，三人全愣了……　　穿着王子衣服的艾一心將幾乎赤裸的甜甜撲倒在沙发上，‘親吻’着她的乳頭，而甜甜熱情的用腿纏住王子，並撫摩着她的後背……　　雙子星姐妹看到小憐那張驚訝而紅彤彤的小臉漸漸露出恍然的表情，又汗又急啊，那丫頭又想哪去了？！　　“小憐，你聽我們說……”　　“對不起，打擾了！”小憐一鞠躬，退出了門口，“兩位姐姐繼續，我會保守今天的秘密，兩位姐姐不必為這樣的事情而煩惱，實在不行的話，姐姐們可以移民荷蘭，我一定支持你們！”　　‘哐啷’，門被關上，一心咽了口唾沫，“臭臭，小憐，是不是誤會什麼了……”　　甜甜愕然點頭，“好象是的，她可能真覺得你是我老婆了，或者，覺得我是老婆也說不定，荷蘭，那個國家，似乎允許同性戀結婚……”　　兩個丫頭對視一眼，然後看了看彼此的曖昧姿態，齊聲尖叫，雙子星的嗓子，真不是蓋的。　　小憐小臉潮紅，回頭看了一眼發出驚叫的房間，拍了拍並不是很突起的胸口，“原來心姐姐要結婚的對象是甜甜姐啊，怪不得她們的感情那麼好呢，甜甜姐就是為了兩個人的關係而苦惱，所以才反感接受媒體採訪吧？戀愛中的人情緒果然會不穩定，看來，愛情真是讓人苦惱呢，雖然不敢相信，但那句話果然是正確的，愛情，並不是只產生在男女之間……”　　小憐一臉的大徹大悟，小拳頭一握，“我一定會支持你們的，不過……真沒想到，原來靦腆的心姐姐在親熱的時候會是那麼主動的類型，而甜甜平時那麼強悍，卻也有溫柔的一面，哦呵呵……，愛情的魔力真是大啊。”　　樓道里，一個傻瓜丫頭自言自語，怎麼看怎麼不象能保守住秘密的主兒，可笑的用手捏了捏自己的小胸脯，“甜甜姐豐滿的讓人羡慕啊，可惜，沒有看到心姐姐的，大概也不會比甜甜姐遜色吧，什麼時候我的才能長那麼大啊……”　　……　　甄英雄並沒有開着自己的‘瓢蟲’，似乎是怕被甜甜給認出來吧，甜甜的司機是蘇影安排的，當她離開的時候，並沒有注意到，甄英雄就坐在薛雪的白色寶馬車中，停靠在電視台對面的路邊停車位中等待小艾出來。　　“球球的，那頭可愛的小熊果然回家了，今晚月光明亮，沒有電燈泡的感覺真的很好。”甄少爺壞笑着自語道：“樹袋熊，少爺送你的禮物一定會讓你感動的，恩……感動的你精神抖擻……”　　正在得意着，突然看到一心出現在門口，依然矇著頭臉，但那身影是不會錯的，左右張望的樣子真是可愛，甄英雄才發動汽車，就看到一個穿着白色西裝的男人拿着一束玫瑰走到了小艾身旁，似乎說著什麼，那男人很帥，身材挺拔，貴氣不凡，甄少爺一看，火大啊，球球的，居然敢打少爺家小艾的主意，你這雜碎是嫌自己長的太好看的日子忒長了啊！　　“一心……”　　“請不要直接叫我名字，花大少，我們似乎沒有熟悉到可以直接稱呼對方名字的程度吧，而且，你今晚不是已經有約會了嗎？”　　一心換衣服比甜甜慢，而且甜甜又是故意不和一心一起，所以，一心下樓的時候甜甜就已經走掉了，卻不想在這裏等甄英雄的時候遇到了超級帥哥花遲雨，花大少上來就遞上一束玫瑰，熱情洋溢，一派誠心的想要邀請一心一同晚餐，卻不想吃了大大的鱉。　　也難怪一心不給花遲雨好臉色看，她不知道甜甜說了謊話，見這小子明明邀請了甜甜，現在又跑來邀請自己，花花腸子讓人噁心，能給他好臉嗎？　　“不要這麼說嘛，一心……一心小姐，我們兩家也算世交……”　　“你爸爸和我爸爸認識，僅此而已。”一心平時很溫柔，卻格外討厭這個花遲雨，大概是本就不喜歡這種利用一副好皮囊去玩弄女孩子的傢伙，冷冷道：“我有自己選擇朋友的權利，和你不是很熟，所以，你的花我不能收，會被人誤會的，還有，這裡是公眾場合，你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會為別人帶來很大的困擾嗎？公眾人物的言行要很有分寸的。”　　花遲雨自詡笑一笑就能迷到上萬少女，電視台的女明星，女歌星，女主持，甚至是幕後有些姿色的女職員，被拉到床上的已經記不清有多少了，偏偏在雙子星這裏討些好臉色都難，這簡直是一種侮辱啊，下午才被唐甜甜用一句‘看到你我就已經撐的要吐出來了’回絕掉，現在又被一心拒絕，這絕對是花大少無法接受的。　　“這有什麼不好嗎？”花遲雨笑道：“我並不介意被狗仔捕捉到，即便我的前途會為此受到波動，只要能為一心……小姐的演唱會帶來利益，那也是值得的。”　　艾一心死噁心的就是花遲雨這樣的虛偽傢伙，本來就不喜歡用緋聞去造勢，現在和甄英雄確定了關係，一心甚至恐懼‘緋聞’兩個字，甄少爺不喜歡娛樂圈，如果自己再出現緋聞，說不好他連自己也不喜歡了呢！　　“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你不怕，可我怕，所以，花大少，還是把你的花送給想要的人吧……”　　一心有點心急了，現在已經有一些人注意到這裏了，花遲雨是很難纏的，萬一甄英雄突然出現誤會了什麼，那可就遭了。　　“能配上如此鮮花的人，只有一心小姐你啊……”　　花遲雨當真夠無恥，用行動證明着一個真理――臉皮經過磨練，是可以越來越厚的。　　小艾還沒說話，一輛白色寶馬跑車急沖而來，嚇的花遲雨沒形象的躲閃一步，險些坐倒，但那車卻在他面前停住了。　　“這位小白臉兄弟，你人比花嬌，少爺覺得，這花，配你自己才最合適。”很明顯的揶揄，諷刺花大少不象個爺們兒。　　小艾有些喜，也有些驚，還有點怕，花遲雨眉頭一立，沒想到還有敢挑釁自己的人存在，“你剛才說什麼，有種給我下來……啊？！是你！”　　帥氣的將車門關上，甄英雄很斯文的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先生貴姓？我認識你嗎？”　　忘的了你才怪！花遲雨真是做夢也沒想到甄英雄會出現在這個地方，想第一次見到這傢伙的時候也是在朗朗電視台，打了自己一頓不說，還差點害自己被一群瘋狂的恐怖份子殺掉，結果住了一個星期的醫院，成為了朗朗電視台事件中，人質裏面唯一受傷的笨蛋，這都是黑道太子甄英雄害的！　　恨是恨，怕是怕，花遲雨也是有些背景的人，但比起甄英雄，尤其是做了真英雄的甄英雄，想整他，太難，也沒那個膽子，一個人將恐怖份子瓦解，與魔鬼賴玉和的搏鬥更是被鄭耀民那傢伙描繪的讓人起雞皮疙瘩，而自己也親眼看到了那個身上到處是彈孔的魔鬼死後猙獰的樣子，真是讓人想起來都會做噩夢啊，花遲雨可不敢和甄英雄對着干。　　雖然假裝失憶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但花遲雨還是難受的忍了，“甄少爺，好巧啊……”　　假裝失憶可是冤枉了甄英雄，他記憶力雖然好，但對於沒有必要去記住的人，是不可能浪費大腦內存空間的，花遲雨，就像個垃圾文件被過濾掉了。　　“不巧，少爺過來接小艾下班，剛好看到你在騷擾她，你說，這算巧嗎？”甄英雄這話里有火藥味，雖然笑着，卻殺氣瀰漫，“對少爺來說很巧，對你來說就不巧了，人可以不要臉，但絕對不可以給臉不要臉，小艾好象說不想收你的花吧？”　　花遲雨有些奇怪甄英雄與艾一心的關係，而一心很欣喜甄英雄的吃醋表現，一激動，用行動證實了花遲雨的懷疑，上前抱住甄英雄的胳膊，要拉他上車，道：“YY，我們走吧。”　　剛才還說公眾人物要注意影響，一回頭，小艾同志就把自己說的話拋到腦後了。　　“你們，你們……”莫說花遲雨，少數圍觀者都呆了，艾一心蒙面擋臉，說話聲音本就不大，現在又是秋天，風衣掩飾，一般人根本認不出她，但大家可都認識花遲雨啊，居然追美輸給了一斯文青年，這大新聞啊！　　“我們如何？”甄英雄紳士的先將小艾送上車，然後繞行到車子另一側，經過花遲雨身邊的時候，看了一他手中那束玫瑰，很同情的笑了笑，貼在他耳邊，小聲的，有些玩味的說道：“美麗的花朵都是帶刺的，少爺就是小艾的刺兒，你的爪子不想流血，最好老實點，因為，少爺我是……黑社會！”　　赤裸裸的威脅，看着寶馬車飛馳而去，看到圍觀一些根本什麼都不知道的好事者隱忍的笑，花遲雨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儘管腿還在顫抖，牙齒還有些難以自控，但他卻陰險的笑了，“屬於我的花，也只能被我摘，艾一心，你這個假裝純潔的賤人，居然和甄英雄那樣敗類勾搭上也不買本大少的帳，你們會後悔的……”　　站在這裏太丟人了，花遲雨可受不了別人同情憐憫或者譏諷的笑，剛要灰溜溜的撤退，突然看到小憐從電視台里慌張的跑了出來，“咦？花公子，有沒有看到一心姐姐啊？居然把我甩開自己溜掉了……”　　花遲雨看到一臉清純，始終帶些孩子氣，沒有點女人魅力的小憐，一個壞主意湧上了腦袋……　　如果把這丫頭給上了，讓她聽自己的話，自己不就可以知道關於雙子星的一切了嗎？那樣的話，配合著自己的報復手段……惡毒的計劃一步成型，花遲雨似乎已經看到了把雙子星攬入自己懷裡的那一天，笑的當真邪惡。　　“小憐，要不要一起去吃晚餐？”　　“恩？”小憐見電視台里最帥的男人邀請自己，一下子將一心的事情拋開了，很深情，很認真的問道：“是你請客嗎？”　　“……當，當然了……”　　……　　“啊，啊欠……YY，這車，是女孩子的吧？”　　小艾很敏感，一上車就打噴嚏，車裡，是會引起她過敏的香奈兒的香水味道，后視鏡上的掛飾，工作台上的小貓玩具，怎麼看都不會是甄英雄這大男人喜歡的東西。　　甄英雄嘿嘿一笑，一點不覺得心虛，“恩，這是小雪的車，就是昨天給你們做面和甜點，每天接艾愛那丫頭放學的女人，呵呵。”　　小艾倒也沒有懷疑甄英雄什麼，只是看他開着女人的車來接自己有些不舒服，而且……　　“YY，今天，你好象……”　　想了想，艾一心發現自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話到此處，卡住了。　　“好象什麼？”　　鼓足了勇氣，一心一咬牙，有些委屈，“你好象少準備了一些東西吧？”　　花，是花啊！小艾的心裏都快哭了，氣，也失望，也委屈，過去見面每次你都送我花的，可昨天晚上把關係徹底攤開之後，所有的浪漫都沒有了，浪漫的晚餐變成了炸醬面就大蒜，期待的見面你開了別的女人的車，還沒有準備花朵與酸酸的表白，這太反常了！　　小艾一直害怕甄英雄表面不說，其實心裏在責怪自己騙了他，對他有隱瞞，有不信任，所以很在意甄英雄對自己現在的態度，而得到的結果，卻是自己最擔心的，最可怕的，甄英雄，真的怪自己了，因為，他已經不象過去那麼在乎自己，對自己那麼熱情了。　　“你好象……你好象……好象沒有帶海邊烤肉的東西！”小艾墨跡了半天，到底是沒把那句‘好象沒有送我鮮花，沒有給我表白，沒有過去那麼在乎我’說出來。　　“哦，那些啊，我已經準備了啊。”甄英雄笑着看了看小艾，表情很認真，但平時話很多的他今天話少的出奇，問什麼答什麼，多一個字都不說。　　小艾回頭看了看，車裡，什麼都沒有，不過，她已經沒心情在乎這些了，有些沮喪，無精打採的望着窗外，神色中，有失落，有黯然，也許，今天，會有一個糟糕的回憶，一心的心中，有些恐懼時間的繼續了，甄英雄帶自己到海邊去，莫非，就是想和自己說分手嗎？　　依照目前的情況，單純的小艾不去向好的一面想，自然就會朝最不好的一面想，自尋煩惱，說的大概就是她現在這種情況。　　……　　當甄英雄的汽車駛入外環的時候，唐甜甜正翹着嘴巴，坐在家門口附近的一家咖啡廳里，用念力想把蘇影給催眠，讓她離開呢。　　“甜甜，你真的沒事了嗎？”蘇影還是放心不下這個丫頭，所以通了個電話之後，立刻要過來看她，害甜甜來不及回家，想給甄英雄打個電話，可又怕自己期待的浪漫也會為此消失，所以才和蘇影約在這裏的。　　甜甜一直認為甄英雄在她家裡等着呢，生怕一個電話把他嚇跑了。　　“沒事啊，乾媽，您不必擔心我的，難道您還不清楚我的性格嗎？呵呵。”甜甜撓心啊，而對面的蘇影也有小心思，怎麼開口才能問出那個小鬼到底隱瞞了什麼呢？他那種自信，兩個女兒應該會有些了解吧，不然，她們不會也這樣的坦然自若啊。　　各有心思，暫時僵持上了。

# 第222章 浪漫中浪漫

　　歡樂谷遊樂園的東南方向，有一片因為不利於開發而被放棄的小沙灘，因為這裏的淺海有錯綜複雜，數不清的暗礁，而沙灘面積又很小，多亂石，更像個人家的庭院，所以，完全沒有開發的價值，被遊樂園的高牆劃分在了領域之外。　　這裏的沙很細，讓人很難相信，就在百步之外還是綠野蔥蔥，沙與土的分界是那麼明顯。　　幾塊半人高的光滑石頭在夕陽下拉出一道黑長的影子，紅色的陽光金色的沙灘，還有那抹紅了臉的海浪，簡直是最浪漫的美景，小艾摘掉了墨鏡，拿掉了口罩，將帽子緊緊的攥在手中。　　這個沙灘位置很隱蔽，因為一面已經被遊樂園擋死，還有一面被未開發的山林包裹，唯一可以到達這裏的方法，只有經過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這一條路而已。　　這個小沙灘，被夾在遊樂園與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之間，小艾開始的時候很好奇，因為甄英雄將車駛入了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完全是朝着山頂他家的方向，也只有這一個方向前進，可路過山頂之後，他並沒有停車，公路在山頂的一個環島停車場結束，可甄英雄將車開入了一條隱蔽的小路，在紅磚鋪成的路面上，從另一側下山了。　　因為山本就不高，雖然是紅磚路，有些顛，但坡度並不抖，穿出樹木的剎那，就是眼前讓小艾看呆的場景了。　　晚歸的海鷗與大海共同的吟唱，自然的紅色搭配着秋日的海風，製造出了最浪漫的音樂與最溫馨的氣氛，如此有格調的沙灘上，甄英雄的‘瓢蟲’靜靜的停在沙灘上，一個帳篷，一個烤肉架，還有一個用石塊圈起，堆架起的木柴，這是即將被點燃的篝火。　　沙灘上沒有足跡，肯定是準備這些的人精心的清理過了，只為了這最美畫面的產生。　　太美了，太浪漫了，直到甄英雄將車門拉開，笑着拉起小艾的手，將她從車裡拽出來，喜歡浪漫的小艾才從陶醉中回過了神，“YY，這是……”　　“一個浪漫回憶的開始。”甄英雄從背後摟住小艾那纖纖的腰支，和她一起望着眼前精心布置的一切，輕輕的，用最溫柔的語調說道：“現在你眼睛中望到的一切，都是我送給你的禮物，小艾，喜歡嗎？”　　小艾陶醉的大眼睛眯了起來，盈盈的淚光，和向著沙灘撲來的海浪是那麼相似，夕陽照耀下，晶瑩而美麗，舒展了一直緊蹙的小眉頭，小艾突然發現自己太激動了，嗓子中有想要嗚咽的感覺，彷彿笑起來會很難看，所以，她咬着嘴唇，重重的點着頭，“恩！”　　耶！球球的，大成功！甄少爺臉上也在陶醉，不過，沒啥審美觀的他絕對不是在陶醉美麗的日落，而是陶醉在小艾的感動，還有，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那種自然而迷人的香氣中，“小艾，這裏，不需要手機。”　　甄英雄將自己的手機關了丟在車裡不說，還把小艾的手機也扔在了後面，不能讓任何人影響了浪漫的約會，尤其是樹袋熊，那傢伙受到自己驚喜的禮物之後，一定會打來電話的，而且，中午被自己耍了的小艾她媽，看不到女兒和自己回漢宮，也少不了要騷擾！　　小艾也不想被人打擾，望着美麗的大海，一臉幸福的笑着。　　沒白費工夫啊，甄英雄突然把小艾攔腰抱了起來，嚇的小艾一聲低呼，緊緊摟住了甄英雄的脖子，看到他望着自己，小艾又羞又喜，自己的表情，一定很難看吧，好象，眼淚已經流出來了，真是沒用啊。　　“一起看日落吧。”甄英雄低頭在小艾腦門上蜻蜓點水般一吻，然後真誠的笑道：“以後，我們還會經常來看的，你老是掉眼淚會讓少爺為難的哦……”　　小艾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了，本以為甄英雄在生自己的氣，哪裡想到，這次，不是他硬把浪漫塞到了自己的手裡，而是抱着自己，一起跳到了浪漫之中，猛然想到了艾愛那丫頭曾經說過，作秀的東西不是浪漫，原來是真的啊，現在才是真正的浪漫，心裏，有一種寧靜的感動，有一種甜蜜的激動，原來這才是真正的浪漫。　　兩個人爬到了同一塊大石頭上，甄英雄擺了一個自己覺得最帥最自然的坐姿，讓小艾靠在自己的肩膀上，一起望着太陽慢慢的在海平線埋下臉去，氣氛，真是太好了。　　少爺昨晚一夜苦想研究，果然是沒錯的，老媽過去說過，沒有任何女孩子能抵擋這裏日落的美景，加上少爺我的安排，絕對是完美的浪漫！不過……那個死太陽落的太慢了，少爺屁股下面有點打滑了，營造氣氛不容易，我可不能掉下去啊……　　“YY，你說過，這裡是你媽媽最喜歡的地方，對嗎？”　　小艾還醉着呢，摟着甄英雄的腰，呢喃的說道：“真的好美……”　　“恩，是啊。”正努力調整姿勢的甄英雄聞言，有些回憶色彩的說道：“這裏就是我老媽在散步的時候無意中發現的，當時，只有一條小土路，後來，老爹找人用紅磚鋪了這條小路，不過，鋪好的時候，老媽已經不在了……”　　有些傷感，小艾知道秦夢謠在甄英雄心中的地位，笑着在甄英雄臉上親了下，“秦阿姨會很高興的，因為你還記得這裏。”　　“當然記得。”甄英雄這一笑忘了掩飾，有些齷齪，“我老媽經常說，有喜歡的女孩子帶來這裏求婚，成功率絕對是百分之百的！”　　“求……求婚？！”　　小艾一激動，差點和甄英雄一起掉下去，天啊，他帶自己來這裏，是要向自己求婚的嗎？可是，還沒有準備好，這，這太突然了吧？　　甄英雄看到小艾那羞怯的樣子，暗罵自己白痴，提哪門子求婚啊？　　“小艾，你別多想，不是……”　　“不是？！”羞怯的小艾愕然抬頭，臉上蓋了一層哀怨與哀傷，還有點氣憤與懷疑，這小子什麼意思？難道他想求婚的對象不是自己，而是把自己拉來做實驗的？！對於聯想很有潛質的小艾越想越遠了。　　甄英雄額頭冒汗啊，語病，“我不是想和你求婚……”　　小艾心都要碎了，眼淚不爭氣的就要掉下來，都這時候，還要什麼矜持啊，“那你是要和誰求婚？！”　　又語病，球球的，少爺我還是老師呢，怎麼說話都沒邏輯了啊？　　“我……”甄英雄一急，把小艾一摟，對着她的嘴巴就狠狠的吻了上去，對付女人，浪漫與強勢要雙管齊下！　　小艾的小口被甄英雄的舌頭佔領之後，一怔，然後，還想掙扎，卻被甄英雄用力的摟住了，無法掙脫，隨着甄英雄吻的越來越有侵略性，小艾的反抗漸漸無力，在甄英雄的熱吻中，她彷彿可以聽到他對自己的訴說，親熱的升溫使得大腦運轉的速度慢了下來，小艾冷靜了些，也覺得是自己想的太多了，難道來這裏，就必須要求婚嗎？　　甄英雄永遠也品嘗不夠的美味，就是小艾的吻，挑逗着她滑嫩的丁香小舌，吸吮着那香甜玉津，簡直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就在兩個人都漸漸忘卻不快，沉浸在親吻中時，太陽終於識趣的將臉徹底埋進了大海，這吻，好長的時間啊。　　“哎呀……！”　　“啊……！”　　甄英雄屁股底下一滑，終於從半人高的石頭上掉了下來，細紗鬆軟，倒不怎麼疼，可身上騎着一個小艾，甄少爺還是受到了一定的傷害。　　小艾騎在甄英雄的小腹上，嚇的不輕，看到甄英雄痛苦的表情，臉蛋還紅撲撲的她驚呼一聲就要起來，可才抬起身子些許，就被甄英雄雙手掐住細腰，重新坐了回來。　　甄少爺深情的看着有些茫然的小艾的眼睛，溫柔的笑道：“小艾，少爺……不，我過去曾經說過吧？我很期待和你的第一次見面，我想送給你最浪漫的感動，呵呵，也許，現在晚了些，但我覺得，真正坦誠相對之後，你的心才會徹底放開，今天，是我們第一次沒有秘密的約會，不是嗎？所以，我今天只想送給你一個可以感動的浪漫……”　　小艾愣了，然後，淚花閃耀，咬着嘴唇的樣子很可愛，嘴角想要翹起來，又想咧着哭泣，真是讓人憐，原來他是為了這個才把自己帶到這裏的啊，原來，他早就知道自己坦誠之後心裏會有不安，所以才製造了現在的浪漫啊，小艾真的感動了。　　“YY……我，我……喜歡你！”　　“恩？”甄英雄還未反應過來，已經被小艾撲在身上，吻住了嘴巴。　　她剛才好象說，喜歡少爺！甄英雄心裏美啊，如果心臟可以流口水的話，那五臟六腑已經被淹了。　　同樣一句喜歡你，白果曾經說過，但那好象是酒話，現在，還沒吃晚飯，小艾不會說醉話吧？球球的，少爺昨晚努力想出來的浪漫手段果然沒錯。　　哄小艾開心，就是自己的一種快樂，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這成了甄英雄生活中的一種必須。　　……　　篝火映的小艾那晶瑩雪白的小臉是如此嬌艷，甄英雄幾乎把肉都烤糊了，看的有點入神。　　“你看什麼呢？”小艾有些手忙腳亂，又要看着烤肉架上的肉片，還要照顧着篝火邊上的烤魚，終於有些體會了，電視劇里的浪漫根本是不可能的，人手不夠，絕對浪漫不起來，根本沒時間說情話啊！　　“看你。”甄英雄說的是大實話，“小艾，你真美。”　　“去你的，快看着火，火滅了或者魚烤焦了，你就等着餓肚子吧！”小艾想到剛才自己失態的說出了‘喜歡你’，還主動親吻甄英雄，臉上還燒着呢。　　甄英雄把肉串上的最後一塊肉吃到肚子里，嘿嘿笑道：“我餓不着，實在餓急了，少爺就把小艾吃掉。”　　小艾羞啊，靦腆的她雖然感覺並不排斥，可甄英雄說的露骨，她還是會覺得不好意思，一邊推他一邊說道：“去看火啦！”　　甄英雄笑着將小艾一摟，道：“當然要看火，不過，卻是天上的火。”　　小艾不曉得甄英雄什麼意思，只見這傢伙突然跑回那輛寶馬，對着漆黑的海面晃了幾下大燈，然後，又用最快的速度跑了回來，很做作的從背後抱住自己，然後面向海面，念台詞似的說道：“寶貝，浪漫與鮮花是密不可分的，這是少爺送你的花兒。”　　小艾還是沒鬧明白，什麼花兒啊？在哪裡？不過，她心裏的期待卻很濃，今晚，如果在有鮮花，那就真的完美了。　　就在此刻，漆黑的海面持續傳來悶響，小艾身體微微一顫，天空猛然亮起，五彩斑斕的煙花被秀在了夜幕中，好美，如同傳說中的曇花一現，花朵開過即凋謝，卻又見新花開放，抬眼可見的天空，好象成了鮮花綻滿的花園，色彩絢目，讓人應接不暇，海浪的歌唱被煙花綻放的聲音掩埋，寂靜的海邊之夜似乎也喧鬧了起來，沙灘，明亮了些許。　　煙花是從那裡放出來的？怎麼可能，大海上並沒有亮光啊，而且，那麼多的煙花，需要多少人同時燃放？小艾還在陶醉着，甄英雄已經拉着小艾的手朝着瓢蟲走去。　　“YY，你做什麼啊？煙花還沒有結束……”　　“等它結束就晚了。”甄英雄回頭笑道：“最浪漫的一個瞬間，才是成為一個永恆記憶的關鍵。”　　“恩？”　　小艾覺得今天已經有了太多的浪漫，難道還有更浪漫了事情嗎？　　甄英雄把小艾拉到了瓢蟲車尾，讓她的手按住後備箱的按鎖，很認真的說道：“真正的浪漫只是最普通的一種愛的表達的誇大，小艾，少爺想了半天，覺得這樣才是屬於我自己的方式，可能我對浪漫的理解並不正確，但，希望你能喜歡少爺我最俗氣的表白，打開吧，我送給你的禮物，就在裏面。”

# 第223章 送你的驚喜

　　不是很明白甄英雄到底在說什麼，但小艾還是滿心期待的打開了後備箱，蓋子掀起，芬芳撲鼻，鮮艷的顏色映入眼帘，小艾，愣了……　　玫瑰，紅色的，白色的，藍色的，紫色的，黑色的，橘紅色的，粉紅色的，小小的後備箱中，完全被玫瑰花鋪滿，而且，那色彩的搭配，顯然是精心設計，刻意製造出來的。　　紅色的玫瑰做底，紫色，黑色，藍色，橘紅色的玫瑰做邊，秀出了一個大大的桃心，桃心之中，還有三個用粉紅色玫瑰勾出來的小桃心，每個桃心中，都用白色的玫瑰秀着一個傳達愛意的英文單詞。　　“I LOVE YOU！”　　煙火營造的色彩中，那花更加的嬌艷與美麗了，而最美的，還是小艾寫滿了激動的俏臉。　　“小愛，那個……我，我……”甄英雄有點尷尬，手裡拿着一支紅色玫瑰，在如此氣氛之下居然發生了意外，自己，無法按着提前編寫的劇本去念台詞了，小艾深情的眼神讓他也不知不覺的掉進了這浪漫的氛圍之中，表演？無法代入了，甄英雄居然無法說出最後的那句‘我愛你’。　　球球的，少爺也會害羞嗎？甄英雄心跳加速，聲音卡在了喉嚨，‘我愛你’竟然需要那麼大的勇氣才可以說出口嗎？　　小艾感動的看着甄英雄，看着給了自己浪漫的傢伙，也許，最好的表白並不是千言萬語，也不是簡單明了，而是，將最真實的自己展現給喜歡的人，厚臉皮的甄少爺終於臉紅了。　　“那個，加上這一支，是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厚臉皮永遠是厚臉皮，一時的尷尬不會是永遠，單膝跪地，將玫瑰伸到小艾面前，深情款款道：“少爺想對你說的，就是這些花所代表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天長地久，愛無止境，小艾，你知道我想證明什麼了嗎？”　　小艾望着男人情真表情與眼神中的無限期待，輕輕開啟了小口，“證明你家很有錢。”　　即便是秋夜的海邊，也不能阻止甄英雄的汗，簌簌的掉落啊，有沒有搞錯，少爺忙活了半天，你這喜歡浪漫的丫頭怎麼突然現實了啊？宛如熱情似火卻被澆了一盆帶着冰塊的水，從腦瓜頂涼到了尾巴尖上啊。　　“我開玩笑的。”　　“誒？”　　小艾一下子撲到甄英雄懷裡，讓單膝跪地的甄英雄一屁股坐在了沙子上，甄英雄抱着小艾，心滿意足之餘也有些感慨，小艾這丫頭居然也學會開玩笑了，更讓人驚訝的是，她居然真的騙到了本少爺……可愛的丫頭，讓今晚的少爺有些失常啊。　　小艾把頭埋在甄英雄的胸口，就是不肯抬起來，顫抖的肩膀說明，她在哭，甄英雄心裏笑了，原來這丫頭所以開個低趣的玩笑是想掩飾心中的激動啊，球球的，少爺似乎很有浪漫的天賦啊。　　“小艾，看煙花啦，不然就沒有了哦……”　　“不要，死YY，你故意逗人家哭，然後想看人家笑話吧？”　　“我家小艾就是哭着也是地球上最美的，反正只有我看到，你怕什麼羞？”　　“那也不要，你不是說過嗎？浪漫的永恆記憶，有一個瞬間已經足夠了。”　　“你要不看少爺豈不是虧大發了？”甄英雄假裝肉疼，哄小艾道：“我可是把所有家底都用進去了哦，你要不看的話，少爺會沒心情去賺娶老婆的錢的，到時候吃虧的可是你。”　　“誰要嫁給你這臭傢伙來着。”小艾羞極，卻抬起了頭，給了甄英雄的胸口一拳，嬌嗔道：“大花痴。”　　嬌艷如花，還是帶着露珠的玫瑰花，小艾的美讓甄英雄呆了，這是屬於自己的最美，世界上也許有許多完美的存在，但屬於自己的最美，卻是唯一的。　　小艾靠在英雄的懷裡，任他握着自己的手，一起看着天空上還在綻放的煙花，也許是冷了些，小艾拱了拱身子，甄英雄笑了笑，將她摟的更緊了。　　多好的氣氛啊，不知何時，甄英雄與小艾對視着，兩張臉在拉近，呼出的氣息已經吹到了對方的口中，甄英雄心裏激動，這樣的吻，可以得到最棒的感覺，因為吻你的女人和你吻的女人都想抒發自己的愛，那是一種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靈魂交融的結合的美感啊。　　一種燒焦的味道隨着海風侵入兩人的鼻子，嘴唇正要碰到一起的甄英雄與小艾同時一皺眉頭，轉目一望，鐵板上帽濃煙，篝火旁邊烤着魚幾乎燒起來了，天啊，給忘了！　　兩人皺眉一望，齊齊大笑，風風火火的站了起來，趕去搶救食物了。　　“討厭，都是你這臭傢伙，我們的晚餐真的沒有了！”　　“沒關係，小艾你要是餓了，就吃了少爺我吧……”　　“死YY，你做夢，我問你，你不會是沒安好心，所以才準備了一個帳篷吧？”　　“咳，這個……海邊晚上比較冷，兩個人抱在一起睡，會暖和好多的……”　　“真的嗎？”小艾的語氣有些不太信任。　　“當然，聽說，脫光了抱在一起，效果會更好……”　　“誰問你這個了？！”小艾羞急，一個焦魚導彈飛向了甄英雄，“我是問，你真的沒安壞心思嗎？”　　“哎呀，用吃的丟我？小艾，你是怕少爺餓嗎？”甄英雄好象個色狼張了張爪子，吸了吸口水，撲向了小艾，“那你把自己飛過來給少爺吃吧。”　　“啊……！不要！”　　……　　大海上，一艘沒有任何亮光的私人遊艇上，禮花彈仍然朝天上發射着，因為漲潮的緣故，小型的遊艇距離海邊一定距離，倒不會有觸礁的危險。　　項嘯鳴站在穿頭，凍的直流鼻涕，媽的，沒想到海上這麼冷，早知道多穿件衣服出來了，用紅外線望遠鏡觀察着海邊太子爺與少奶奶浪漫的打情罵俏，長出了口氣，招呼小弟過來，聲音冷的打顫，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岸，北方人，暈船啊，“通知其他九條遊艇，五分鐘後撤退，還有，不許發出亮光，否則，岸邊架子上被烤的冒黑煙的，就是他！……還有……給我捶捶背，要吐了……嘔……”　　……　　“啪！”　　只圍着浴巾的甜甜狠狠的把手機摔到了沙发上，看着牆上精美的掛鐘，已經九點了，那萬惡的東西居然還不開機，甜甜一張小臉上寫滿了氣憤，四十分鐘之前，她發出的尖叫險些讓鄰居誤以為自己家裡發生了入室搶劫殺人案，還有勇敢的好心鄰居拿着擀麵杖上門來詢問，讓她好不尷尬，這讓更讓甜甜想要發飆。　　看着茶几上那個讓自己發出尖叫的兇手――一個從精美的木盒子里彈出來的流着鼻涕的豬，還有那料制很特殊，碰到皮膚都會起雞皮疙瘩的吐的長長的豬舌頭，甜甜殺了甄英雄的心都有，被那頭豬舔到了自己的臉，害的自己洗澡的時候差點把嬌嫩的臉皮都搓破了，驚喜？果然是有驚有喜啊，居然把這兩種感覺分的這麼清楚！甄英雄這個挨千刀的東西！　　甜甜轉頭看着自己那公主一般的西式大床上灑滿的玫瑰，看着遍地的花瓣，氣又氣不起來，喜也喜不完美，只覺得可笑啊。　　和乾媽蘇影吃了一頓晚餐，本就很累了，如她想到的一樣，精明的乾媽果然察覺到了什麼，話里話外都在套自己對甄英雄的了解情況，甜甜很清楚，因為甄英雄知道愛利絲的一些底細，所以言語姿態中總有一種自信，但具體他在自信些什麼，卻是連自己也不知道了，可甜甜沒有透露給蘇影任何的信息，不是她不信任蘇影，而是甜甜隱隱感覺到，甄英雄所以隱瞞愛利絲的事情，與愛利絲和闌度的關係是分不開的，而且，甄英雄好象有辦法把愛利絲引出來，甜甜不想因為自己的緣故而破壞了甄英雄的計劃，在她看來，甄英雄，是無所不能的，雖然，自己缺乏對他最基本的尊重……　　擺脫了蘇影，急急忙忙的回到了家中，滿心期待，以為甄英雄就在裏面等着自己，推開房門，讓她吃驚的事情發生了。　　頭上灑下無數花瓣，雪花一般飄落，甜甜抬頭一看，是個卡放在門上的小機關，只要推開房門，上面裝着花瓣的小盒子就會翻倒，好象在歡迎她回家一般，然後，她發現了更離譜的事情，一條寬約一米的紅色地毯鋪在地板上，穿過客廳，到了樓梯，爬上去，直通二樓左側最裏面，也就是自己的房間，直到踩着地毯可以爬上自己床鋪才算結束。　　長長的地毯上，灑滿了玫瑰花的花瓣，紅色的，無一例外，甜甜過於興奮，脫了鞋子，連拖鞋也不及換，光着腳，沿着地毯跑到了自己的房間，然後看到了自己的房間好象花的海洋一般，公主式的大床上，一千一百一十一朵削掉了刺的玫瑰花鋪的整整齊齊，還特意留出了枕頭，讓甜甜可以直接鑽到被窩裡。　　玫瑰床正中，放着一個花籃子，籃子裏面被玫瑰包圍着一個做工精緻的盒子，盒子上面放着一張卡片，‘致可愛的樹袋熊，送你公主一般的浪漫，原你永遠保持着盒子打開后的那種快樂的心情。’　　如此浪漫的鋪墊下，可想甜甜是抱着多麼期待，多麼激動，多麼緊張的心情打開了盒子了，結果……　　甄英雄所說的驚喜，原來就是先喜，后驚啊，甜甜看着那頭豬躥出來之後帶着的紙條上寫下的話，陷入了沉思，‘被少爺涮了的熊，剛才，你快樂了嗎？’　　是啊，剛才發脾氣的時候，自己好象並不是真的氣憤啊，甜甜望着甄英雄精神布置的一切，笑了笑，對啊，大吵大鬧的唐甜甜，喜歡胡鬧的唐甜甜，才是最真實的自己。　　走到了床邊，將身上唯一的浴巾褪了下來，艷麗的玫瑰，美麗的胴體，紅色的花瓣，雪白的肌膚，多麼完美的畫面，甜甜小心的鑽到了被窩裡面，鼻息里聞到的，已經不光是玫瑰的馨香了，還有一種幸福的味道。　　“討厭的死東西……我好象，真的愛上你了……”　　……　　不要說木子華了，連艾愛也覺得快崩潰了，這個姐夫老師到底要等到哪一天才可以全勤一次啊？上午快十點了才跑來上班，然後就沒看到人，直到下午最後兩節課上課前才見他睡眼惺忪的從校長室晃悠出來，敢情是補覺去了，就這個狀態，真不好說運動會的時候他會不會放鴿子。　　“啊，甄老師，你好。”　　下課後被幾個‘好學’的學生請教問題，王思慕直到要上課鈴聲響起來才離開教室，可一出門就撞到了迷迷糊糊的甄英雄懷裡。　　昨天居然緊張的失眠，球球的，少爺算是丟人丟到大海邊了，甄英雄還有些鬱悶呢，與小艾擠在一個帳篷里，蓋着一張被子，雖然夠香艷，但為了讓小艾睡的舒服點，甄少爺的卧姿實在是難受，現在想起來，甄英雄還有心殺了項嘯鳴那自作聰明的混蛋呢，明明告訴他要雙人的帳篷，他整了個單人的不說，還理直氣壯的告訴自己那是一片好心，可以讓兩個人更加的親密，屁！相信那個沒談過戀愛的白痴，根本就是一個錯誤！小艾壓在自己身上睡了一夜，穿的那麼厚，帳篷又那麼小，想做什麼都做不了！　　連續兩夜沒怎麼睡覺，甄英雄能不困嗎？凌晨將將入睡，八點半就被小艾喊了起來，將心滿意足，完全沉浸在幸福中的小女人送回了電視台，甄少爺才開着薛雪的車趕到學校來，小愛同學所以生氣，就是因為薛雪以為甄英雄有車，而沒來接自己。　　甄英雄可不知道自己一天得罪了多少人，因為沒開手機……　　對於王思慕這種過分的客氣，甄英雄的接受能力要比其他人強多了，嘿嘿一笑，“思慕，早啊……那個，下午好。”腦子還有些渾噩，看的跟在他身後的小愛直捂臉，以為他是見了女人就暈的傢伙呢。　　王思慕看到甄英雄的樣子，表情有些奇怪，“甄老師，你身體不舒服嗎？臉色看起來不太好啊，難怪早上……”　　扭捏，說到此處就突然說不下去了，甄英雄有些茫然，“早上？早上怎麼了？”　　王思慕臉上突然抹了一層紅暈，“那個，你的手指好了嗎？”　　怎麼又換話題了？甄英雄一怔，看了看手指，將早上從新換上的創口貼一揭，勾了勾，笑道：“好了，你看，傷口都癒合了。”　　王思慕不過隨口那麼一問，可一看甄英雄的手指，當真吃了不小一驚，這傢伙是人類嗎？雖然傷口還很明顯，但被碗口滑傷的手指不過两天一夜而已，居然真的癒合了，即便勾動手指傷口也沒有繃開，太離譜了吧？　　甄英雄看到王思慕盯着自己的傷口看，這才察覺到她好象有些不對勁，看到她那鏡片之後有些疑惑的眼睛，突然想起來了，“哎呀，真是抱歉，我今天早上睡過了，所以沒能去早點鋪，思慕，你沒有遇到麻煩吧？”　　王思慕的臉一下子紅了個徹底，連連搖頭，沒想到甄英雄會說的如此直白，“不，不，沒關係啦……”緊張之中，說話也有些言不搭意。　　“哦，沒關係？”無恥淫蕩的甄少爺壞壞一笑，很玩味，有些調戲嫌疑的說道：“莫非，我沒有出現，所以思慕你很失落？”　　“哪，哪有的事情啊？！”　　“不是嗎？那你為什麼這麼在意呢？”甄英雄很有侵略性的向前走了一步，思慕被逼的靠在了牆上，小愛同學一看，大急，伸手拉住甄英雄的衣角，可她那裡拉的住啊？就好象看到了綿羊的老狼，朝着王思慕靠去，小愛突然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自己現在這姿勢，好象爬在狼後面的狽，狼狽為奸？　　“我，我才沒有在意，只是奇怪甄老師你早上遲到了而已。”　　王思慕說話時眼神閃爍，球球的，你要是不在意，現在用緊張嗎？甄英雄得寸進尺，也不理這是什麼環境什麼地點，雙手按牆，雙臂將王思慕包圍，很有男人強勢的味道，笑道：“你不是很在意我遲到嗎？”　　“沒，沒有！”王思慕羞急，看到甄英雄貼過來的臉已經與自己近在咫尺，他的呼吸甚至吹到了自己的臉上，下意識的一推他的胸口……　　連退兩步！幸好小愛閃的快，不然她肯定會被甄英雄撞倒。　　球球的，是少爺才睡醒的緣故嗎？！甄英雄的臉色有些變，一個女人居然能讓自己退出兩步，而且，還是王思慕這種看起來如此瘦弱的女人！在記憶中，能做到這一點的，只有變態姐姐甄三國啊……

# 第224章 白果生氣了

　　“對、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你沒事吧？”　　王思慕見甄英雄兩步踉蹌，嚇了一跳，慌忙的道歉，甄英雄還沒有說話，就聽到小愛同學那充滿了酸氣的揶揄聲音響了起來，“思慕老師放心吧，他沒事，看到漂亮女人就會腿軟，看不到您的時候，他自然就沒事了，哦呵呵，是不是啊？姐夫老師……”　　好刁的一張小嘴，甄英雄臉皮厚倒沒什麼，王思慕的薄臉皮哪受得了啊？　　“已經上課了，甄老師，我不打擾了，再，再見！”　　看到王思慕抱着課本飛快的消失在了樓道中，甄英雄用手背撣了撣被她推過的胸口，嘆了口氣。　　“人都走了，你還看？”小愛有些嫉妒道：“她真有那麼好看嗎？姐夫，你不會對她有意思了吧？我姐姐會傷心的哦……”　　地下特務到了地上，一樣是特務，甄英雄一個爆栗子彈到小愛的頭上，“不要亂說，少爺我對小艾絕對是一片真心……”　　“我對姐夫也是一片真心……！耶，親個……”小愛跳起來就在甄英雄的嘴巴上啃了一口，幸好學生都在教室里上課，不然非讓人懷疑這老師與學生，姐夫與小姨子的關係不可。　　“球球的，我說的是你姐姐，不是你這掃把星！”甄英雄氣啊，這對姐妹的名字真是容易混亂，小艾，小愛，同音啊，看來要加快改變稱呼的速度了，例如，把小艾改口叫……老婆，甄英雄笑的很淫蕩。　　“切，姐夫，你故意佔人家便宜。”　　到底是誰占誰便宜啊？厚臉皮的遇到厚臉皮的，甄英雄還真是無奈，這丫頭絕對不是正常的女孩子，“倒霉鬼，上課鈴早響過了，還不給我進教室？”　　“姐夫，你轉移話題……哎呀！”又被彈了一個，小愛抱着腦袋，一邊嘟囔一邊走進教室，“哼，不讓說就不讓說唄，對女孩子使用暴力是最差勁的男人……姐夫，再過兩年我絕對比思慕老師好看，你說，到時候你看我的目光會不會也是那樣的？哦呵呵……好期待……”一甩飄逸長發，又美又帥，這並不是謊話，可就她這性格脾氣……　　這丫頭腦子有問題……甄英雄無力的嘆了口氣，轉頭看了一眼空曠的樓道，嘴角微微一勾，喃喃道：“時間似乎差不多了，有趣的事情，也許就要發生了呢，如果，你真的是她……”　　王思慕在轉過樓道的拐角后就靠在牆上，雖然跑了二十幾米，但她的呼吸並不喘，而是一種連她自己也覺得奇怪不是體力原因引起的紊亂，偷偷瞥了一眼，甄英雄已經走進教室去上他的自習課了，王思慕吐了口氣，臉蛋依然紅紅的，不過，表情中，卻沒有了羞怯，而是一片茫然，望着自己的手，呢喃道：“心跳有些快，我到底是怎麼了……他身上，有一種女孩子身上才有的香香的味道，而且，那身衣服也沒有換，昨天晚上，他是和自己的女朋友在一起吧……”　　攤開的手掌突然握成了拳，王思慕深吸了一口氣，這才移動了腳步，朝着辦公室走去。　　……　　漢宮，甄英雄的房間天堂閣，剛鬱悶走回房間的甄英雄無精打採的拿起了床頭響個不停的電話，可這一聽，差點震成腦震蕩，甜甜不知道從那裡打來的電話，居然可以喊這麼大聲。　　“死東西，終於找到你了！居然敢耍我，跑去和小艾約會不說，還騙我有驚喜，差點嚇死我你知不知道？！還有，灑了那麼多的花瓣，卻不給我收拾，我整整一個下午都在打掃房間！害我配音都遲到了，還被小艾審了半天，我告訴你，你死定了，我現在就去漢宮找你算帳，你給我洗乾淨脖子等着！！！”　　甄英雄一句話還沒說呢，甜甜已經把電話給掛了。　　恩，樹袋熊的精神不錯，甄英雄滿意的點了點頭，昨天的心思沒白費啊，不過……待在房間里是不是太危險了？　　“咦？姐夫，你在房間里啊。”小愛這丫頭一點形象都沒有，天堂閣真的好象天堂一般，室內溫度如春，這丫頭才吃過飯回來，一進門就把校服給脫了，然後穿着小內衣，當坐在沙发上的甄英雄不存在一般，從柜子里翻找着自己過去留在這個房間中的睡衣，“剛才吃飯的時候你和三國姐姐都沒去，你們真的在吵架嗎？”　　小屁股一扭一扭的，你這丫頭不是在勾引少爺吧？甄英雄腦門冒汗，他不是不想吃飯，而是突然想起來，蘇影那女人也在，要是在飯桌子上碰到，非宰了自己不可，昨天一時心血來潮，小小的報復了一下把自己當傻子騙的她，天知道她會不會找自己茬啊？　　話說回來，吵架，這個詞在自己和那變態姐姐之間還真是陌生啊，自己和她吵過架嗎？甄英雄仔細的想了想，答案是，沒有，可這次，她已經躲了自己幾天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啊？甄英雄一想到這個問題就覺得腦袋發脹，剛才自己去過她的房間，結果，那丫頭還是不肯開門，說什麼沒臉見人，難道是生氣那天自己拉她一起洗澡？　　不過……沒臉見人的她還知道在自己的房間里和樂樂她們一起涮火鍋，這怎麼看怎麼不象想不開的樣子吧？　　“小愛，你為什麼跑少爺房間里來換衣服？”甄英雄才發現這個問題。　　“我姐姐和甜甜姐晚上會過來看媽媽，所以，本小美女很大方，把月宮閣讓給兩位姐姐了。”小愛把睡褲一提，一邊像小媳婦一般的扣扣子，把雪白的小肚皮掩在衣服下，一邊很曖昧的笑道：“今晚我就睡這裏了，姐夫，給我洗腳吧，你還差我一個月呢。”　　甄英雄汗都下來了，這丫頭怎麼老記着這事啊？甄英雄覺得，自己今晚確實不能住在漢宮了，一會兒小艾和甜甜一來，看到自己正給倒霉鬼洗腳丫呢，不把自己活扒了啊？　　“對了姐夫。”小愛往床上一跳，舒服的一躺，晃蕩着兩隻雪白嬌嫩的小腳丫，隨口道：“我媽媽從昨天晚上開始就在找你，可你沒回來，好象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談，剛才看你沒去吃飯，還說要過來找你呢，所以啊，你要快些給本小美女洗哦……”　　是更不能洗！甚至是一分鐘也不能耽擱了才對！重要的事情？是要找少爺算帳吧？如果小艾不來倒不用怕她，可如果小艾和甜甜剛好看到自己和她們的媽算帳，那結果就不好說了，甄英雄二話沒有，抄衣服走人吧。　　艾愛聽到房門一響，坐起來一看，人沒了，大急，“死姐夫，又跑？哼，我就不信你能天天都能跑的掉！”　　正嘟囔着，手機響了，小艾氣嘟嘟的接通，“施施，什麼事情……貴族學院已經開盤口了？恩，賠比是多少？讓一球，貴族高中零點三五比四方高中一點五？！”　　小愛好象聽到了不錯的消息，笑的小嘴翹高高，“太小看我們了，今年有姐夫參加，我們怎麼可能會輸啊，賠死他們！今年一定要讓貴族高中全部成為貴族肥羊！”　　……　　甄英雄開着自己的瓢蟲從漢宮一出來，就有一種被盯上了的感覺。　　球球的，你們真是有癮啊，下班了還這麼賣命，甄英雄嘆了口氣，連甩開他們的心情都沒有了，直接把車開回了位於市中心自己的家，反正沒有什麼見不得光的事情要做，而且，看這天氣，要下雨了，雨天飆車可犯不着，駕車如駕虎，太危險了。　　“原隊長，白警官，要不要我請你們上樓去喝杯茶啊？在學校門外面蹲了一天，晚上也不能休息，一定很累了吧？”　　甄英雄走出小區的地下停車場，沒有直接上樓，而是在自家樓下的露天停車位找到了原野的車，趴在副駕駛的車窗外，很玩味的調侃之後，貼着很尷尬，都不敢正視他的白果的小耳朵旁，輕聲，用只有她才聽得到的聲音說道：“太累了少爺是會心疼的哦。”　　原野是沒聽到甄英雄說什麼，可卻看到白果的臉一下紅透了，偏偏脾氣很大的白果聲都不吭，那小女孩一樣的嬌羞是怎麼回事？！　　白果也發現自己的反應太失常了，見原野有些異樣的望着自己，羞全成了怒，猛然推開車門，差點把甄英雄撞一跟頭，“甄英雄，昨天跟蹤你的人到底是誰？！你給我老實交代！”　　白果似乎就會這麼兩句台詞，甄英雄無力的嘆了口氣，很認真的回答道：“你們兩個。”　　那火啊，騰騰的，臉色也配合著往紅着燒，是羞也是氣，還有點委屈有點急，甄英雄如此裝傻，愣是讓白果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原野也下了車，一臉的嚴肅，“甄英雄，昨天跟蹤你的人很可能是要對你不利的人，你應該選擇配合警方的工……”　　“我要回家睡覺了，兩位要有興趣可以上來聊天，沒興趣的話就再見吧，總被偷摸摸的跟着，人對心煩的忍耐總會爆發的。”甄英雄說話有點冷了，他很討厭原野，比過去更討厭他，原野是個好警察，這一點甄英雄是承認的，而甄英雄討厭他，也並非因為自己是黑社會，而是，他死纏着自己的時候，帶上了白果。　　甄英雄現在總是刻意的迴避着白果，因為目前是非常時期，自己的生命隨時受到愛利絲的威脅，白果與小艾和甜甜不同，她們的身邊，有項嘯鳴這樣的人在暗處保護着，而白果呢？工作的時候有警察，這也是一種身份的掩護，但屬於自己的時間，她完全是暴露的，甄英雄是個半吊子的殺手，卻也明白，殺手不會信任警察，更不會恐懼警察，這是非常肯定的，因為信任或者恐懼警察的殺手是不可能存活下來的。　　甄英雄所以噁心，就是因為現在並不應該是白果的工作時間，如果愛利絲突然出現，白果的生命將沒有任何的保證，甚至可能被懷疑她與自己的關係，這個時候她的危險係數可能高過了自己。　　甄英雄認為這個時候應該盡量拉開白果與自己保持距離，偏偏原野那混蛋讓白果靠的自己太近，如果潛伏在一旁的愛利絲有機會朝自己下手的時候白果就在自己的身邊，誰能保證白果不會被做為目標？　　白果可沒想那麼多，見甄英雄調侃之後就是一派冷冷的樣子，明顯是生氣了啊，心裏立刻亂了，果然，他是討厭自己在跟蹤他！　　女人在陷入戀愛之後的癥狀在白果身上也有正常的體現，跟蹤也就是一種不信任，雖然甄英雄在某些方面根本沒有讓人信任的資格，但白果還是覺得慌亂，不過，每個人的性格差異也決定了她們在無理取鬧方面的不同體現，這個就是所謂的女人的特權了。　　“甄英雄，你不要以為上面有人就能目中無人！豁出去警察不做，我也放你不過！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送進大牢！”白果這完全是氣話，女孩子臉皮薄，尤其是白果這樣心高氣傲的女孩子，加上本就有醋勁，有些話，完全是不經大腦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也許你是在懷疑或者污衊你某個上司，但那與我無關，可我卻知道，即便你上面真的有人在照顧我，你們也沒有聽話的不來騷擾我，不是嗎？再說，白警官，似乎你上面的人才是硬到了家裡吧？”甄英雄頭也沒回，冷言冷語讓人難受，一點情面不講，“給你們一個忠告，沒有證據的話還是不要跟着我的好，少爺不是每天都那麼大方，如果隱私權總是受到你們的威脅，我會請律師控告你們的，挖掘別人的隱私，你們不覺得自己很無恥嗎？”　　甄英雄的話完全沒留餘地，幾乎是直接的在揶揄甚至是罵人了，不回頭，在原野和白果看來，他那是不屑回頭。　　見甄英雄朝着樓下的一家小超市走去，被無視的原野固然覺得尷尬和氣惱，可他卻沒想到白果會有那麼激動的反應，衝上去拉住甄英雄的左臂一拽，揮手就是一巴掌！　　甄英雄反應很快，幾乎是下意識的用右手攥住的她的手腕，沒有成為大街上的焦點人物，有些無可置信的望着白果，眼中開始燃燒了一股怒火，想抽甄少爺嘴巴的人，白果，是第一個。　　白果眼中有委屈的淚花在閃耀，耳光沒打倒，也失去了在發泄的勇氣，卻絲毫不畏懼甄英雄的目光，冷冷的瞪着他。　　天啊……白果這是怎麼了？原野都愣了，被甄英雄這麼無視也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僅僅是無視，白果為什麼要這麼生氣，居然到了動手這種程度，這比她第一次見到甄英雄，那流氓朝她炫耀小JJ的時候要客氣的多了吧？與黑社會打交道，尤其是與甄英雄這種有地位的黑社會打交道，這樣的境遇應該早有心理準備才對啊。　　原野雖然總是無根據的跟蹤甄英雄，但還有警察的原則，無論怎麼說，白果動手打人都是不對的，一時間，原野這個大隊長竟不知道怎麼處理了。　　白果死忍着不讓眼淚掉出來，就像現在的天，只響着雷，打着閃，卻怎麼也掉不下雨點來，黑幕無光，陰陰鬱郁的。　　氣氛，讓原野感覺到很怪異，也許這是一種錯覺，白果與甄英雄之間，不像是警察與黑社會，而更像是……一對鬧矛盾的戀人！　　錯覺，這肯定是錯覺！以白果的身份而言，真正對自己有威脅的人，應該是那個不會笑的討厭的方言才對！原野思想鬥爭很激烈。　　甄英雄是一個感情方面的白痴，即便有些經驗，可說到去了解一個女人的心，根本不現實，女人心，海底針，一點微妙的變化可能連她自己也揣摩不清，更何況甄英雄啊。　　從白果的眼中，甄英雄只讀懂了委屈兩個字，只看到了傷心這一種感覺，只念出了痛苦的隱忍與掙扎，這丫頭到底發什麼瘋啊？　　心軟的永遠是男人，甄英雄沒有什麼騎士精神，如果是個陌生的女人，這會早被他踩腳底下了，但白果在他心裏的位置卻很重要，雖然不知道具體擺放在了那裡，但絕對不可以從心裏拿出去，嘆了口氣，甄英雄放開了白果，什麼也沒說，轉身朝超市走去，他覺得，這段時間，和白果保持一段距離，應該是最好的選擇，而今天，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機會吧，傷心生氣的她應該不會在跟蹤自己了。　　有點悲哀，原來感情有的時候必須要隱瞞，有的時候必須要無奈，這感覺，球球的，鬱悶！甄英雄在超市裡面結算方便面和雞蛋的時候，心裏並沒有表面那麼平靜，甚至很計較小錢的他連零錢都沒等着找就出來了，“一塊三，就當是小費吧。”　　小超市的女店員：“……”

# 第225章 一流的尾行

　　“白果，你不必和那死流氓慪氣的，看樣子今天也不會有什麼事情會發生了，我送你回家吧。”　　原野看白果死死的盯着那家小超市，心裏不塌實啊，總怕這大小姐脾氣的警隊之花突然掏出手槍結果了甄英雄。　　白果還未回答，就見甄英雄拎着三個袋子走出了超市，抬頭看了看了天，已經開始零星的掉下了雨點，一場秋雨一場寒，雨點打在臉上，涼啊，甄英雄打了個激靈，也不知道是說給自己聽，還是說給白果聽，“這樣的天氣，回家睡覺最舒服了……”　　見甄英雄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就走，白果心裏五味混雜，亂成了一團，那傢伙干什麼？難道跟蹤他就這麼不可原諒嗎？難道他就沒有事情瞞着自己嗎？昨天發生了那樣的事情，自己有多擔心，為什麼今天換來的卻是冷眼呢？　　“隊長，我想自己走走，你先回去吧。”　　“可馬上就要下雨了……”　　“沒關係，真的下起來，我會打車的。”白果一轉頭，已經換了一副平時的開朗表情，笑道：“我剛才太激動了，想一個人冷靜下，放心吧隊長，我沒事的。”　　……　　原野也算個謹慎的人了，擔心白果會發生什麼事情，開着車跟了她一段距離，發現她只是默默的走着，這才開車離去，而他卻沒有發現，一輛停靠在路邊的商務汽車，悄悄的尾隨了上來。　　因為車玻璃上貼了黑車的膜，車裡很暗，開車的，是個男人，戴着帽子與墨鏡，看不清楚樣貌，但坐在副駕駛位子上的人，卻是甄英雄的一個熟人，短髮倒立，五官精緻，有一種很颯爽的氣質，皮膚白皙的美女，卻給人一種很有力量的感覺，此人，正是在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被甄英雄放了的韓慧恩！　　車后第一排，還坐着一個女人，長相清甜，眉清目秀，漂亮非常，年紀與韓慧恩相仿，但其女人味卻不是韓慧恩可以比的，举手投足間，清純的她卻總能帶出一種誘惑，小巧的嘴巴向上勾着，有一分調皮，還有一分冷酷，矛盾，卻讓她充滿了神秘感，讓人看不透這女人究竟是怎樣的性格。　　這清甜美女眼睛望着車窗外的白果，可手裡，卻擦着一把黑亮的弩槍，笑道：“那臭警察終於走了，呵呵，現在是個不錯的機會啊，阿藍，提速吧，我來結果她。”　　阿藍就是那個司機，聽到清甜美女的話，他身子微微一顫，車速卻沒有絲毫的變化，還是像蝸牛一樣在便道上爬行，這讓清甜美女很不舒服，“阿藍，你沒聽到我的話嗎？難道那女的是警察你就怕了？你可不可以拿出點膽量來，你是男人啊！”　　韓慧恩似乎看不慣清甜美女的態度，有些不滿，道：“微兒，小姐並沒有說要殺那個女警察！”　　“可小姐也沒說不殺，死了一個闌度，甄英雄的精神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打擊，因為那是個男人，而這個女的是甄英雄的女朋友，殺了她，甄英雄的精神就會受到打擊，小姐要殺甄英雄的機會才會更多，把握才會更大。”那叫做微兒的清甜美女用一種很奚落的眼光看着韓慧恩，“怎麼，慧恩姐，莫非你被甄英雄饒了一命，所以感恩於他，對他的女人下不去手嗎？昨天也是，你用弩槍射輪胎也不肯射那個女警察，這行為是不是很值得懷疑啊？”　　韓慧恩臉色一變，“微兒，你這話什麼意思？”　　微兒淡然一笑，“我沒有什麼意思，只是好奇而已，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居然出了一個被目標放了一命的殺手，而這殺手居然處處為了目標着想，難道你不覺得好奇嗎？同樣被抓，童戰死了，卻有人苟且存活，而且，安然無恙……”　　叫做小藍的男人聽不下去了，“微兒，不要亂說！那一定是甄英雄故意的，用意就是讓我們互相猜疑！”　　“藍涯！你是在幫她說話嗎？！”微兒很不滿的嬌吼道：“被稱為殺手世家最沒用的你知道什麼？！”　　“微兒，誰都可以這麼說他，只有你不行！”韓慧恩怒道：“藍涯是為了誰才進入菲茲傑拉德家族的？！”　　“為了我嗎？”微兒冷冷笑着，語氣中充滿了鄙夷，“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難道是我求他加入的嗎？哼哼，可笑，有感情的東西永遠不會成為合格的殺手！如果真的是為了我，就不要成為家族的笑柄，白痴，廢物！”　　叫做藍涯的男人受到如此侮辱，居然不吭聲了，韓慧恩氣他窩囊，更氣微兒說話毒辣，完全不顧及別人的感受，可她的罵聲還沒有出口，汽車的最後排響起了一個嬌柔的聲音，很動聽，但語氣中卻不太高興，“微兒，你說話太過分了……”　　居然還有人，不過，因為光線實在黑暗，無法看清楚那女人的樣貌，可那聲音，卻讓人很難忘記。　　微兒一怔，雖然有些不服氣，卻還是恭敬道：“對不起，愛利絲小姐……”　　車中之人居然是愛利絲！！！　　“不要緊的，愛利絲小姐……”藍涯剛想維護微兒，就被韓慧恩一個冷冷的眼神瞪了回去。　　“那個女人，能在不傷害她的情況下，讓她消失两天嗎？”愛利絲的話讓微兒皺了皺眉頭，這個汽車裡面，似乎都是些感情豐富的殺手，如果這樣優柔寡斷，畏首畏尾的，怎麼殺的掉甄英雄啊？　　“小姐，我可以下車把她綁回去。”藍涯這人說話總是沒什麼底氣，彷彿並不喜歡做這樣的事情，卻被人勉強一般。　　韓慧恩很了解愛利絲的性格，嘆了口氣，笑道：“小姐，我和藍涯一起去吧。”　　已經有小雨落下，路上的行人加快了腳步，不知不覺間已經散去，花花綠綠的雨傘稀稀兩兩的出現在了街頭，在緊密小雨中漫步行走的白果顯得那麼孤單，魂不守舍的樣子讓人看了心疼，愛利絲輕輕道：“似乎，現在，是抓她回去最好的機會吧……”　　雨夜，路人少，視野不清，目標才和男朋友吵過架，精神不集中，綁架的外在條件完全符合甚至是超出想象的運氣，愛利絲的話無疑是一種授意啊。　　韓慧恩點頭，掏出一塊白色手帕，將微兒遞給她的茶色小瓶子中的藥水滴在了手帕上，那是，乙醚！　　汽車在便道稍稍加速，在白果前面三十米處的路邊停車位停了下來，藍涯下車靠在了車子右後的車門上，而微兒鑽到了駕駛位，只待白果走進迷昏她拉上車，就飛馳離去，愛利絲默不做聲，不知道在想些什麼，韓慧恩吐了口氣，剛要下車去和白果來個‘巧合的擦肩’，門才推開一點，就被一股力道頂了回來，居然是藍涯用左手按住了車門！　　“不要下車！”　　藍涯右手拉了下帽檐，聲音很低，有些驚訝，可表情卻沒有一絲的變化，“慧恩，放倒座位，向後靠。”　　愛利絲也覺得驚訝，眼看白果就走到身前了，藍涯如此說話，豈不是不想綁架白果了？　　“藍涯，你搞什麼？！”微兒以為有人跟在白果的身後，探出車窗望瞭望，卻什麼異樣狀況都沒有，不由氣道：“你這膽小鬼又想退縮嗎？！”　　“相信我，就不要再說話。”藍涯的表情依然自然，而且，還掏出一顆香煙，點燃，吐了口煙霧，小雨蒙蒙，煙霧顯得有些沉重。　　車內三女以為這個號稱菲茲傑拉德家族最弱殺手的男人因為方才被微兒侮辱，有辦法一個人將白果綁到車上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呢，卻沒想到，白果就在他面前渾渾噩噩的走了過去，這小子只是低頭抽煙，動也沒動，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　　三女更為不解，正要開口詢問，只見白果突然在前面停住了腳步，猛然回頭，那眼神瞬間的凌厲讓車裡的三個女人心虛的嚇了一跳，她發現自己等人了嗎？！　　藍涯依然在吸着煙，依然不去看白果，很自然，好象在等待着什麼人一般，悠然的享受着秋雨的清涼，這份鎮定讓三女對這男人有些改觀，難道他不是因為害怕才不下手的嗎？可那又為什麼呢？　　白果似乎下了什麼決心一般，居然走了回來，微兒的手在下面將弩箭頂在了弩槍上，韓慧恩雖然躺靠在座位上，手卻已經準備好推開車門了，後面的愛利絲沒有什麼行為上的舉動，但心跳開始加速，她並不想殺甄英雄以外的任何人，包括他的女朋友，可是，如果身份要暴光，白果就必須死……愛利絲討厭自己好象魔鬼一般的感覺。　　“不要緊張，放鬆，她發現的不是我們。”　　藍涯根本沒回頭，卻察覺到了車裡三個人氣勢上的變化。　　依然沒有動手，白果看也未看這輛汽車或者藍涯，而是沿原路徑自走了回去，與剛才的渾渾噩噩不同，她在張望着什麼。　　“阿藍，你到底在做什麼？！”微兒的語氣，氣憤中，似乎還有一些失望，“如果無法完成這次的任務，你知道後果嗎？！”　　“知道，我會被驅逐出菲茲傑拉德家族，因為家族不需要沒用的殺手……”藍涯依然擋着車門，只從目前情況來看，他倒更象在保護白果。　　“驅逐？你開什麼玩笑，你會被……”微兒說到此處，噎住了，沒有繼續說下去。　　“藍涯，你發現什麼了嗎？”愛利絲的話剛好也是韓慧恩想問的。　　“恩。”藍涯默默的拉開了車門，坐了上來，看了一眼微兒，見她不屑看自己，苦苦一笑，“也許，是我的錯覺，但那個女的也察覺到了……”　　韓慧恩與微兒還是不了解，可愛利絲卻身體微微一顫，回過頭去，“難道……”　　……　　雨越下越大，白果站在甄英雄家樓下，頭髮，衣服，已經全濕透了，冰冷的雨中，她抱着雙肩，簌簌發抖，牙關打顫，卻倔強的站在門口，不肯找地方避雨。　　雨聲依然，頭上卻不在有雨點掉落，白果一怔，一把黑色的雨傘罩到了自己的頭上，無法判斷她臉上到底是雨水還是淚水，但咬着嘴唇的白果明顯很委屈，賭氣似的沒有回頭。　　男人懶懶的聲音多少有些無奈，“球球的，少爺我服了你了……”　　看到甄英雄像鬼一樣的出現在了白果的身後，小區門口停靠的汽車裡，韓慧恩與微兒都呆了，天啊，那小子從什麼地方跳出來的？　　“很一流的跟蹤，是一流的殺手。”藍涯早有預料，並不覺得驚訝，可微兒和韓慧恩看他的表情，卻更驚訝了。　　“阿藍，你怎麼知道甄英雄一直跟着那女警察的？！為什麼我們沒有發覺到？”韓慧恩與微兒幾乎是異口同聲。　　愛利絲只是愣愣的看着白果突然哭着扎到了甄英雄懷裡，然後被甄英雄擁着走上了樓，突然喃喃道：“黑色的雨傘……”　　讓人不解，可藍涯卻是一怔，然後笑了笑，“恩，黑色的雨傘，在夜晚跟蹤，有着魔術師一般隱身的效果，甄英雄本就穿着黑色的衣服，只要走在燈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再有黑色雨傘的掩護，那女警察是不容易發現他的……”　　“那你是怎麼發現的？”微兒當然知道藍涯說的那種效果，就像陸站隊把自己的臉染成綠色的躲在草叢中一樣，是一種利用環境顏色迷惑敵人視覺分辨的偽裝。　　“不是我發現的，而是，那女警察自己發現的。”藍涯望着微兒的眼睛，有些異樣，似深情，又似感慨的說道：“那個女警察的眼神在那一刻突然發現了變化，一種心上人跟在後面的感覺，可以撕破所有的偽裝，秋雨可以掩蓋氣味，卻掩蓋不住心連着心的感覺……”　　藍涯並沒有說，他在白果眼神一變之後，發現了一條黑影閃到了暗處，只是獃獃的望着微兒，直到微兒紅了臉。　　韓慧恩察覺到了愛利絲突然的沉默，還未說話，就聽愛利絲呢喃道：“戀愛……嗎……我們回去吧，也許，甄英雄只對自己的戀人才不會有防備……”　　戀愛？韓慧恩似乎想到了什麼，臉上，也是一紅……　　……　　洗了個熱水澡，白果好象還是沒暖和過來，穿着小愛那秀着卡通圖案的睡衣，擦着還濕濕的長發，盤腿坐在沙发上的白果還是一臉氣嘟嘟的。　　球球的，少爺到底是個純潔的好男人啊，居然這麼心軟，甄英雄感慨着，將一大碗煮好的方便面端放在了白果面前，“兩個荷包蛋的，情人老婆，請用膳吧。”　　好大一碗，似乎是用湯盆盛的，熱氣騰騰，雖然是很糊弄的晚餐，但看起來很趨寒啊，尤其是，中午就沒吃飯，白果早就餓了。　　“不吃！”小白同志氣沒消呢，忍住食物的誘惑，頭一轉，“你不是很討厭我嗎？為什麼剛才要跟着我？”　　心裏美滋滋的，偏偏要嘴硬，甄英雄又端出一大碗，不客氣的坐到白果身邊，笑道：“報復。”　　“報復？”白果一怔。　　“你跟蹤我那麼多次，我就不能跟蹤你一次嗎？”甄英雄臉皮厚，卻也不想說‘我是擔心你’這樣的話，太俗，而且，剛才吵架的身份是賊與兵，有賊為兵擔心的道理嗎？　　“你……”白果見這傢伙吃的那個香，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但還是氣不過，明明就是擔心自己，卻不肯承認，這讓小白很鬱悶，偏偏自己不好意思說出來，“你剛才很過分！”　　“少爺現在是老師，是良民，討厭被警察跟蹤，這沒有什麼錯誤吧？”甄英雄嘆了口氣，“快吃吧，吃完我送你回家。”　　又是這麼冷淡？白果實在氣到了極點，“甄英雄，你到底什麼意思？！如果你看我不順眼，就說出來！不要這麼冷嘲熱諷的！”　　“我沒冷嘲熱諷啊……”　　“你有！你剛剛在樓下沒說過分的話嗎？”白果越說越激動，見甄英雄那懶散的態度，擦頭髮的毛巾一下甩到了他臉上，眼淚委屈的都要流出來了，“你還要我怎麼樣？你把我禍害了，我有過怨言嗎？你被殺手追殺，我給你編造瞎話，你和警方打馬虎眼，我有揭穿你嗎？你被人跟蹤，我不過是為你擔心而已，難道這也是錯的嗎？！我不過想知道你究竟對我隱瞞了多少事情，對我說了多少謊話，難道不應該嗎？我身子都是你的了，我們之間就不能沒有秘密嗎？！”　　見甄英雄獃獃望着自己，白果猛然意識到自己說走了嘴，但已經坐在了甄英雄家裡，她就不信甄英雄能這個樣子把自己丟出去，小臉一轉，小姐脾氣十足。

# 第226章 白果的問題

　　“果果，你真想知道嗎？”　　甄英雄放下面碗，認真的表情讓白果心底一跳，難道，他真的願意把所有的秘密告訴自己嗎？　　“吃了這碗面，我把對你隱瞞的事情，全告訴你。”甄英雄不像在開玩笑。　　“真的？”白果的疑問不是沒有道理，換了誰恐怕也不會輕易相信甄英雄的話，更何況經常被甄英雄耍的白果啊。　　“我對着你手腕上的手鏈發誓，少爺的話和它的含金量一般真實。”　　白果一看自己手上的鏈子，大羞，這是甄英雄送她的，自己才洗過澡就又習慣性的戴在了手腕上，這傢伙肯定會以為自己多麼重視它呢，白果覺得臉上燒，可心裏卻熱乎乎的。　　“你這次真的不會騙我了嗎？”白果有些懦懦的問了一句，每當和甄英雄在一起的時候，白果都會對自己的智商有懷疑，好象個鳥類，每次都被騙，有點怕了。　　“你不相信我？”甄英雄話里有些驚訝，眼中有些失望。　　白果愣愣的盯着甄英雄看了半晌，終於下了決心一般長吐了口氣，抱起茶几上的大碗，可愛的狼吞虎咽了起來，大碗擋住了視線，她看不到甄英雄那壞壞而得意的笑。　　“呼……”　　白果小肚子撐的脹脹的，三包方便面，兩個荷包蛋，甄英雄都覺得驚訝，這丫頭居然冒着女孩子最恐懼的長體重風險，連湯都喝了個乾淨，看來，女人的求知慾望果然恐怖啊。　　“可以說了嗎？”白果躺在沙发上，揉着小肚子，吃飽了撐的，大概就是說她呢，坐不起來了，索性連腿都壓到了甄英雄的大腿上，一對雪白的小腳丫還帶着浴液的香味，雖然就擋在甄英雄和面碗之間，卻沒有讓人反感的感覺，還相當的挑逗。　　現在的白果，自己也沒發覺，她完全是一派新婚小媳婦向老公撒嬌的樣子，甄英雄感覺着自己的第三條腿開始膨脹壯大，恨不得立刻吃了這丫頭。　　“咳，少爺對你隱瞞的事情，就是……”　　白果兩眼睜的大大的，有些緊張，“恩，就是什麼？”　　“就是……”甄英雄玩味一笑，“就是騙你吃了一大碗面，是三人份的，哦呵呵……”　　人在自暴自棄的時候，很可能燃燒最後的尊嚴，那就是，發飆！　　“王八蛋，你又騙我？！”白果再次發覺自己好象個腦構造簡單的鳥類，這麼幼稚的謊言已經在自己身上發生多少次了？為什麼每次都管用啊？！　　一個仰身起，想前一措，白果掐住了甄英雄的脖子不說，還咬住了他的左耳垂，甄英雄吃痛，就聽白果含糊不清道：“你給我說實話！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瞞着我？！”　　這才是平時的白果，甄英雄嘿嘿一笑，白果還沒搞明白他得意什麼，腳心一癢，渾身力氣全沒有了，連嘴巴都合不住了，向後一倒，“啊哈哈哈……討，討厭……死流氓……不要撓人家腳心……呵，啊哈哈……”　　甄英雄跪在沙发上，左臂將白果兩條小腿佳在腋下，右手在她的小腳丫上搔來搔去，笑道：“不撓也可以，好老婆，你應該知道怎麼做吧？”　　白果心裏氣啊，自己怕痒痒這個超級弱點怎麼非讓這個臭流氓給抓住了，恨不得咬死他，可那抓心的痒痒讓她一點反抗的慾望都沒有了，身體扭動的好象水蛇一般，與沙發廝磨，睡衣下擺上滑，連小肚皮都露出來了，白果根本沒有注意到，伸着雙手要坐起來，可腳心被甄英雄一搔，腰腹竟是丁點力氣都用不出來，除了妥協，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錯了……哈哈……哥哥，我錯了，不要搔了……啊呵呵……唔……哥哥……老公……我實在受不了了，啊哈哈……唔……”　　又哭又笑，眼淚都出來了，白果那小臉紅啊，甄英雄最喜歡聽的就是白果叫自己哥哥和老公，沒有理由的喜歡，剛吃過飯，大笑對身體不好，甄英雄放開了這丫頭滑滑嫩嫩的小巧腳丫，“乖……，看你以後還敢不敢亂咬……啊……！”　　甄英雄話沒說完，白果小腳得到解放，一收，然後突然坐起來不說，女刑警的身手在此刻得到了體現，白果小白牙一咬，直接撲到了甄英雄懷裡，頂着他的胸口，竟然是卯足了力氣，甄英雄重心後仰，身體驟然出現懸空感，卻是從沙發一側栽了下去，腿還掛在沙发上，上身卻摔到了地板上，而白果，也同樣頭下腳上，但她壓在了甄英雄身上，並沒有受到什麼傷害，“死流氓，這樣你還能搔我腳心嗎？”　　白果有些氣，但更多興奮與得意，雖然姿勢累了點，可她卻認準了甄英雄不會把自己推出去，因為那樣很容易受傷，自己的胳膊才剛剛不用吊著，甄英雄肯定不會那麼做，否則，在樓下自己要打他的時候，他不會輕輕的鬆開自己的手，那傢伙很心疼自己！　　甄英雄還真不敢把白果丟出去，這倒躺姿勢讓人難受，可看到白果那張近在咫尺的小臉，甄英雄還是覺得很舒服，球球的，這丫頭雖然有些大小姐脾氣，但真的很可愛，尤其現在，一派天真的小女人姿態。　　“情人老婆，你想知道什麼？”甄英雄摟着白果的小蠻腰，在她的腦門上親了一下，難得配合的說道：“我可以回答你三個問題，無論你問什麼，我都可以回答，誰讓少爺疼你呢。”　　三個問題？這次應該不是假的了吧？白果懷疑道：“真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甄英雄無恥卻認真的說道：“真的，還有兩個你要問什麼？”　　這小子簡直是無賴啊！白果大急，“那也算問題嗎？！”　　“這是第二個問題。”甄少爺能把人活活氣死，“當然算，你問了，我答了，為什麼不是問題呢？還有最後一個。”　　白果氣啊，腦子都不轉彎了，罵道：“死流氓，你把我當成傻瓜了嗎？！”　　“這是最後一問嗎？我的回答是，沒有，雖然情人老婆你傻呼呼的，但少爺並沒當你是傻瓜……”　　“我就是傻瓜，是鳥類，是超級大白痴，我怎麼這麼笨啊，居然相信你這個混蛋……”白果委屈的快哭了，小嘴巴翹的高高的，眼淚圍着眼圈轉，這個時候，她對自己的評價就是一個数字……二百五，三個問題，那傢伙無賴，可自己也夠蠢的，居然上當。　　白果也不知道為什麼在甄英雄面前，自己總是露出最真實，最難為情的一面，在他面前，自己總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飆就飆，但她知道，這是脫掉警服，脫掉大家千金華麗外裝之後最真實的自己。　　甄英雄覺得把這丫頭耍的可以了，輕輕吻掉她眼角有些澀澀鹹鹹的淚珠，笑道：“少爺剛才開玩笑的，這次絕對不騙情人老婆了，來，問吧。”　　白果哪還信啊？張口就來，“那你告訴我，那天羅比跑掉之後，你到底去了哪裡？！”　　“朗朗市西郊靠海的風景別墅區，安排了兩百人去保護小艾，然後……”甄英雄眼神中的嚴肅讓白果一驚，“然後我利用自己的眼線，找到了那個羅比和愛利絲，但是，他們有幫手，所以，被他們跑掉了。”　　如果說甄英雄的話攙假，倒不如說他隱瞞了一些關鍵，嚴格說來，並不是謊話，白果一怔，沒想到自己隨口一問甄英雄真的回答了，“你沒騙我……咳，我是說，要殺你的人到底是什麼身份？”吃一虧，長一智，白果這次聰明多了。　　“殺手。”甄英雄的回答讓剛剛才覺得激動的白果想抽他，這不是廢話嗎？　　甄英雄雙手扶住白果的肩膀，目光真摯，“果果，現在我不是在開玩笑，我信任你，所以告訴你這些，世界上，有些事情並不是警察可以做到的，更不是你可以做到的，要殺我的人並不是一般的貨色，他們的可怕不是賴玉和那種人可比的，我不希望你卷到這裏面來，如果你相信我，就不要再問我這些秘密，我很認真的告訴你，我，甄英雄，不用任何神明的名義啟示，僅憑你對我的信任和自己的尊嚴，向你保證，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都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以後也不會做，即便我是黑社會，即便我是流氓，但我也有自己的原則，你懂嗎？”　　白果想讓自己不再像不懂思考的鳥類一樣去相信這個男人，可這一次，她還是信了，而且，是深信不疑，因為這一次，她從甄英雄的眼睛中，看到了他的心。　　“你答應我，有危險的話，一定要報警，一定要告訴我，可以嗎？”　　“恩。”甄英雄沒想到白果居然這樣就信了自己，多少有些吃驚，“還有最後一個問題，你要問什麼？”　　“你剛才說過吧，羅比跑掉之後，你帶着兩百個人去保護你的女朋友，那個大明星艾一心了……”白果有些扭捏，有些羞赧，還有些嫉妒，“你還說過，這三個問題，你都不會說謊，無論我問什麼，你都會回答……”　　白果那小臉上夢了一層紅綢般，大眼睛中盪着韻韻波動，好似一泓秋水，甄英雄愕然點頭，雖然不知道白果突然之間是怎麼了，可有一種很不好的預感在籠罩他的心臟，球球的，這丫頭，不會是想問……　　“你是喜歡我，還是喜歡艾一心？”　　眼神突然明澈，甄英雄心臟險些爆掉，天啊，果然！　　喜歡誰？甄英雄問過自己無數次，好象誰都喜歡，連他也覺得自己很無恥，但確實很難抉擇，小艾與白果是兩種不同的女人，小艾和秦夢謠很像，是甄英雄眼中最美的存在，是甄英雄想陪伴一生的女人，而白果，與小艾是截然相反的，沒有傳統美女的氣息，脾氣不溫和，人也不淑女，但甄英雄很喜歡她帶給自己的感覺，很開心，這是一個自己一生不想失去的女人。　　第一次正面面對這樣的問題，甄英雄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說謊？甄少爺雖然無恥，但也覺得，如果說喜歡白果不喜歡小艾，對小艾是一種傷害，可說喜歡小艾，就好象在說不喜歡白果，那白果又會怎樣傷心呢？　　“情人老婆，你是認真的嗎？這最後一個問題，你可以問其他的，例如，昨天跟蹤我的人是誰……”甄英雄突然發現，把所有秘密都告訴白果來換取她放棄這個問題，也比要自己回答現在的這個問題容易些。　　“我很認真。”因為兩個人的姿勢實在曖昧，白果已經沉浸在這種氣氛中了，換做平常時候，她絕對問不出這樣的話，“你到底喜歡誰？還是說，你這流氓打算玩弄了我就把我丟開？”　　“不會，那怎麼可能呢，呵呵……”　　“那你就是想腳踩兩條船啦？！”　　有這意思，但不能承認，球球的，這丫頭把槍放哪了？少爺確認下好，不然非讓她斃了不可。　　看到甄英雄那尷尬為難的表情，不知道白果是怎麼想的，居然閉上了眼睛，微微嘟起小嘴，說了一句讓甄英雄懷疑她是不是被外星人佔據了身體和意識的話，“你可以直接用行動回答，如果是喜歡我，那就親我的嘴，如果是喜歡艾一心，那就把我從你身上推下去！”　　為難啊，就好象化身成為一個天平，本來平衡的兩端突然出現了上下的不定起伏，左面的小艾，右面的白果，究竟哪一邊的份量重呢？甄英雄對那句話有了一個更深的認同，男人，花心，但有責任心，他可能同時喜歡幾個女人，但對待每個喜歡的女人，都可以掏出自己的全部，但是，白果能聽進去這種活見鬼的解釋嗎？自己如果這麼說，十有八九得讓她生吃了。

# 第227章 情人好老婆

　　看到白果近在咫尺的小嘴，甄英雄居然會恐懼，無疑，那是一種誘惑，卻是帶刺的誘惑，吻了，好象就會失去小艾一般，可扶着她的肩膀，甄英雄又沒有推開她的力氣和決心，好為難，從來樂觀無煩惱的甄英雄發現，原來自己也有無法逃避無法面對的事情啊。　　其實問出這樣的問題，受到氣氛的影響是其一，白果本身也是拿出了很大勇氣才做出了這樣的抉擇，警察的職責在這一刻已經被她遺忘了，自己在這男人心中究竟是什麼位置呢？期待，心跳在加速，讓他用最直接的行動回答，也有自欺欺人的嫌疑，如果他推開了自己，那麼，就代表兩人一刀兩斷，這個男人就是玩弄自己，強佔了自己身體的壞蛋，自己以後要把他徹底作為一個黑社會，一定要送他進監獄，如果，他親了自己……白果羞啊，他要是親了自己，自己該怎麼辦？逼他和艾一心分手嗎？那自己會不會像個壞人啊？可不逼他，那不是縱容他練劈腿功嗎？　　白果心裏也亂啊……　　“果果，我……”　　“嘔……”　　“恩？”甄英雄的話被白果一聲怪異的呻吟打斷，一怔，就看白果突然掙開了眼睛，而且瞪的圓圓的，身體有些抽搐，小腮幫子鼓了起來，滿臉的驚慌與痛苦，雙臂墊在甄英雄的胸口上，雙手捂嘴，想從他身上翻下來，可為了不從甄英雄身上掉下去，剛才把腿和他纏在了一起，加上現在頭下腳上的體位，甄英雄不配合，她根本下不去，臉都憋紅了。　　球……球球的，不是吧？你這丫頭，該不會是要……要吐！　　甄英雄一腦袋大汗才沁出肌膚，只見白果“哇”的一口，手從嘴巴上挪開，麵條，麵湯，咀嚼粉碎的雞蛋渣子，如雨一般噴散，這已經不是口吐蓮花了，是菊花！　　這到底是倒霉，還是運氣呢？看到撲面而下的‘菊花’，甄英雄認命似的閉上了眼睛，連嘴片子也縮回了嘴巴……　　“嘔……”　　……　　“情人老婆，你有沒有搞錯？要吐的話你可以提前支吾一聲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突然想吐，我也沒想到啊！”　　浴室里，甄英雄和白果誰也不讓誰，反正兩個人早就發生過肉體關係，雖然羞，但一身的污穢物着實讓人難受，白果在無法將甄英雄強制推出去的情況下，無奈的將沾髒了的睡衣脫了，只穿着內衣，瘋狂的刷牙。　　三包方便面，兩個雞蛋，可想多足的量啊，全噴甄英雄臉上了，襯衣被噴的根本沒法看，也難怪白果推不出去他，其實也是不好意思，難道就讓他一臉穢物的站在門外等自己嗎？此刻甄少爺扒光了上衣，那邊池子里放水，這邊和白果搶洗臉池，玩命的洗臉，用手巾擦上身。　　“要怪也不能怪我，誰讓你騙我吃那麼多東西的啊？”白果理虧，卻偏偏說的理直氣壯，不愧是大小姐的脾氣啊。　　“我那是心疼你跟了我一天沒吃飯，球球的，少爺我讓你狼吞虎咽吃那麼快了嗎？你是女孩子，注意點吃相會有這樣的事嗎？！”甄英雄已經用腦門頂着白果的鼻子了，這對冤家到底還是會吵架啊。　　“我沒吃相？我吃那麼快是為什麼啊？”白果說話的時候，牙膏沫噴了甄英雄一臉，“還不是因為你騙我！”　　“我看你這色警察就是看少爺帥，為了撲倒少爺，所以着急填飽肚子補充力量！頭下腳上，你不吐才新鮮，吐的更是新鮮！”無恥淫蕩而自戀，甄英雄氣的白果渾身發抖。　　“你，你……我是被你撲倒的吧？！”白果詞窮，女人的小性子耍起來了，倒舊帳，“當初把我糟蹋了人，好象是你吧？！”　　“我糟蹋你？你下邊流血的時候是什麼姿勢不需要我提醒吧？我在下邊躺着，你在上面騎着，用任何理論來論證，也不能說是我撲倒你，而且，當時疼的不光是你，先前你咬我那裡就不說了，那天你更險些把我這地方給坐折了，我還沒告你人身傷害呢！差點傷的我失去下一代，不，是子孫萬代！”　　“你，你……我和你拼了我！”白果含了一口水，使勁的漱口，一看就知道這丫頭想干什麼，球球的，你想噴少爺？甄英雄反應快，及時按住了她的頭，可那一口水卻噴在了甄英雄的褲子上，剛好是襠部，混着白色的牙膏沫，那色澤，白果看了都臉紅，有些不健康的聯想，羞啊，這是什麼啊……　　甄英雄一看這個，再一看白果那紅艷艷的小臉，壞壞一笑，有報復的味道，退後兩步，將門反鎖，好象狼在打量綿羊，看的白果直起雞皮疙瘩，下意識的抱着胸脯，“你，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當然是做愛做的事情啦。”甄英雄解開皮帶，脫掉褲子，只穿着寬鬆的大內褲，因為小白同志只穿了內衣，雪白的肌膚已經將甄英雄某硬件設備刺激的精神抖擻了，就見這不要臉的傢伙很無恥的彈了彈褲襠中間的大帳篷，淫笑道：“少爺這裏被你吐口水侮辱了，所以，要報仇，我要把這裏的口水也吐到你那裡！”　　小白同志和甄英雄發生過多次肉體關係，換做過去還可能不明白，現在他那低級的笑話哪裡能聽不懂啊？又羞又氣，想躲，但這裏的可不是漢宮天堂閣，浴室就這麼大地方，白果退了一步就被甄英雄給抱起來了，二話沒有，白果一聲驚呼，被甄英雄放到了小小的浴池中，水溫剛好，可面積卻很不正好，小小的池子里哪裡坐的開兩個人啊？水，從池子里溢出。　　甄英雄靠在池子一側，將白果摟在懷裡，白果能感覺到這傢伙雙腿之間有堅硬頂着自己，不知什麼時候那流氓已經把內褲給脫了！胸前一松，胸罩被甄英雄給摘了，白果的羞叫還沒出口，脖子一緊，被甄英雄向後一拉，頭枕在甄英雄肩膀上的時候，嘴巴，也被他用嘴唇堵住了。　　夾緊的雙腿被一隻手努力的分開，鑽進了小內褲，在那羞人而敏感的聖地按撫着，已經不需要強制白果了，這丫頭動情的和自己接着吻，用她的小舌頭訴說愛意，甄英雄騰下來的一隻手，傳過警花的腋下，揉捏着她豐滿的乳房，用手指撥弄掐捏着色澤誘人的蓓蕾，兩人貼着的嘴角縫隙，開始響起了讓人心弛神搖的呻吟，嬌媚的白果，有着無窮的魅力。　　外面依然下着雨，而且，越來越大，但溫暖的浴室，在浴池中的激情男女卻絲毫感覺不到寒冷，白果騎坐在甄英雄的身上，很生疏笨拙的一起一伏，臉上的紅暈好似催情的聖葯，讓甄英雄更加興奮，不時幾下用力挺聳，都讓白果的呻吟更加媚人，一手扶着她的臀，一手繼續在她胸前那對活潑的小兔子上把玩，球球的，這叫什麼？騎警？　　這個女人真的很可愛，值得愛，甄英雄很慶幸，即便嘔吐只是一個鬧劇，但終於不用去正面回答那無法割捨的問題了，自己到底愛誰呢？現在不需要回答，也許是逃避一時，但甄英雄卻清楚的知道這個問題是早晚要面對的，答案，早就有了。　　球球的，如果有一天，必須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少爺一定會說出唯一的答案，即便，是豁出少爺所擁有的一切，也要得到少爺想要擁有的一切。　　白果雖然尷尬剛才的事情，但享受在肉體快感中的她一樣在享受着精神的快感，喜歡的男人給了她最幸福的享受，白果其實很天真。　　即便我吐了他一身，他也沒有推開我，還把我抱的更緊了，似乎，已經是最好的回答了……　　浴室中，只有男人的喘息，女人的呻吟，還有，淫扉的水聲，似乎，這是很幸福的樂曲啊，儘管，讓人聽了會臉紅。　　……　　神清氣爽，精神抖擻，甄英雄今天的心情好的不得了，白果那丫頭同意，以後不會在和原野一起跟蹤他，唯一的前提就是，要甄英雄不再對自己隱瞞事情，過往的一切她不在追究，但以後的一切她都要了解，甄英雄答應的當然痛快，也許，這也是一種隱瞞，但白果卻沒有察覺到。　　早上那小女人還賴在自己的床上，昨天太貪了，折騰了三次，甄英雄雖然起了個大早，可白果，估計上午是無法上班了，抱着枕頭，回籠覺睡的香着呢。　　“甄老師，你今天的心情很好啊。”　　一起吃了早點，走在上班的路上，甄英雄終於找着點正常人的感覺了，聽王思慕如此一說，笑道：“當然好心情，一大早和美女一起吃早點，心情如果還糟糕的話，那不是太不正常了嗎？”好精神有時候可以彌補體力，甄英雄有些體會了，昨天‘嘿咻’了半宿，現在卻沒有累的感覺，真是神奇。　　王思慕就是喜歡臉紅，即便甄英雄總開這樣沒品的玩笑，她還是有些吃不消，“我想不是因為我吧？甄老師條件這麼好，一定有女朋友了，為什麼總是喜歡拿我開玩笑呢？”語氣中隱隱的有一種王思慕自己也覺得奇怪的哀怨。　　“女朋友？”甄英雄嘿嘿一笑，“是啊，我也奇怪為什麼總是喜歡和思慕開玩笑，也許……”　　王思慕聽甄英雄可惡的拉長音賣關子，依然好奇，推了推小眼鏡，“也許什麼？”　　甄英雄突然將臉貼到王思慕面前三分，壞笑道：“也許我真的喜歡上你，想你做我的女朋友呢。”　　“啊！”也不知道王思慕是被甄英雄的話嚇到了，還是被甄英雄探過來的臉嚇到了，朝後一退，一聲輕呼，穿着高跟鞋的她在馬路崖上後腳跟踩空，重心全失，險險要摔倒，剛好便道上有自行車經過，若是摔倒一定會被碰傷的，王思慕嚇的閉上了眼睛，這個早上，太糟糕了。　　甄英雄眼疾手快，一拉王思慕的手腕，將她拽了回來，不知是不是故意的，用力大了些，王思慕一下子扎到了甄英雄的懷中，甄少爺很無恥的摟着她，輕輕拍着她的肩膀，笑道：“對不起啊，沒嚇到吧？已經沒關係了，呵呵。”　　甄英雄身上的味道，被他摟着的感覺，王思慕一怔，睜開眼睛，自己的臉居然貼着這男人的胸口！天啊，不要說被這樣摟着了，王思慕甚至沒有過和異性接觸的記憶，慌忙退開，臉上紅的幾乎燒起來似的，甄英雄自我解嘲的聳了聳肩，有些失望的笑了笑，這才繼續朝前走，王思慕呆了片刻，跟上了甄英雄。　　“被他摟着的感覺，好奇怪……”王思慕心裏盪起了小小的波瀾，有些混亂，“有一種……依靠在她懷裡的感覺……”　　……　　“姐夫，明天運動會就開始了，你真的不用去參加教師足球隊的訓練嗎？”　　中午的時候，因為已經要開始為了明天的運動會做布置，身為學生會成員的艾愛與樂樂都有任務，所以甄英雄被迫當了‘奶爸’，領着她們和四小魔女到學校附近的飯店吃飯，雖然羡煞了旁人，可甄英雄卻沒覺得多高興，除了樂樂懂事，其她這幾塊料是真不認生啊，什麼貴點什麼，一點也不考慮請客人的感受。　　前两天為了出演‘情聖’，甄英雄又買花又租遊艇，還買了足足夠十條遊艇同時燃放十五分鐘的煙花，那是多大的開支啊，現在他終於體會了，浪漫有的時候就是奢侈，而奢侈需要的金錢不是班族可以承受的，所以，生活中就沒有那麼多的浪漫，物以稀為貴，於是，浪漫這貴重的東西就格外討好女孩子……　　“甄老師，真是不好意思，我也跟着來了，會不會讓你太破費啊？不然，這頓算我請好了……”　　王思慕越來越看不懂甄英雄，明明是個黑社會太子，可以在整個黑道呼風喚雨的角色，為什麼幾個丫頭點菜就讓他肉疼到這個程度啊？太小氣了吧？　　“啊？思慕說什麼呢，哪有讓女士結帳的道理。”甄英雄嘴上說的大方，心裏卻沒出息的補充着，如果你真要結帳的話，少爺也不會和你掙的……　　流氓就是流氓，檔次再高，還是流氓，甄英雄的收入是漢宮純贏利的百分之十五，根本就不缺錢，但他卻覺得，錢，要花的開心才值得，顯然，請幾個丫頭吃飯，而且還吃這麼好的東西，根本是沒必要的投資，唯一讓他能提起些精神的，就是王思慕也跟着來了。　　王思慕與其說是跟來，不如說是被樂樂給拉來的，樂樂是學習尖子，也是新上任的英語科代表，雖然才幾天而已，卻已經和王思慕混熟，因為王思慕在學校的人氣很高，所以，在不少想看她穿着運動短褲的男學生和男老師以及想看她出醜的女學生和女老師的鼓動下，也報名參加了教師足球隊，因為午後有訓練，所以王思慕沒時間回家吃飯，這才被樂樂給拉了過來。　　小愛所以問甄英雄這個問題，就是對甄英雄及王思慕的關係有懷疑。　　“你們幾個丫頭真的沒打什麼壞主意嗎？”甄英雄眼角一垂，“我怎麼覺得好象你們比我還要在乎明天的比賽啊？”　　小愛與四小魔女臉色一變，然後齊齊笑道：“沒有啊，怎麼會呢？”　　沒有才怪，全寫到臉上了，甄英雄懶得和她們喘氣，但作為班主任，也不能放任不管，偷瞄了一眼王思慕，很輕鬆的說道：“不過是場娛樂性的比賽，用不着訓練的，反正能踢進去個球不就成了？過去兩年不是一個球都沒進過嗎？零的突破就是進球……”　　“姐夫你不能這麼沒志氣吧？”小愛一聽就急了，“既然要踢，當然是要贏才對啊，你心態不端正！”　　就是有問題！甄英雄才稍稍試探，小愛就有些露底了，她幹嗎這麼大反應啊？而且，四小魔女也要吃人似的，最可疑的就是，她們的目光全是針對自己的，如果真是擔心自己的班主任位置被搶，她們多少應該給王思慕一點臉色才對吧？小丫頭，到底是小丫頭啊，還是太嫩了。　　“是啊，甄老師，既然是比賽，就應該全力以赴的爭取勝利才對啊。”王思慕竟然也有些看不慣甄英雄懶散的態度，推了下鏡架，小眉頭蹙着，道：“雖然我不太會踢球，也沒有什麼自信，但既然參加了，我就不想輸。”　　很奇怪，王思慕的眼睛中，有一種很強烈的求勝慾望在燃燒，她不是被迫參加比賽的嗎？這種執着與她懦弱的性格很不符啊，這女人，還真是有個性……

# 第228章 英雄VS思慕

　　甄英雄還未說話，就聽到小愛與四小魔女齊鼓掌，“思慕老師說的太好了，什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啊，那是虛偽的傢伙怕輸才說的話，勝利才是一切，姐夫老師，思慕老師，加油！”　　王思慕聽小愛那麼一說，急啊，“我不是那個意思啊……”　　“足球又不是一個人踢的，輸啊贏的我說了也不算，總之我會好好踢的……”甄英雄截斷了王思慕的解釋，嘿嘿一笑，“不過，我本身還是沒什麼求勝的意識，但如果有些獎勵的話，我也許會很賣力氣的，例如，有人陪我約會……”　　“我陪！”　　小愛和四小魔女同時大喊举手，樂樂雖然沒喊出來，卻也怯怯的把小手舉到了臉前，甄英雄眉毛一垂，大喘氣似的說道：“或者，可以少看到幾個丫頭两天……”　　小愛和四小魔女一起瞪眼。　　“思慕，如果贏了比賽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吃個晚餐嗎？”　　“誒……？”　　王思慕沒想到甄英雄居然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這傢伙還真是黑社會出身啊，說了半天，他還是沒有當那是一場足球比賽，總是要附帶一些條件才可以激起他的上進心。　　樂樂有些迷糊了，她還不知道甄英雄與艾一心的關係，對於小愛同學用‘姐夫’稱呼他，也只當是個玩笑，因為小愛本身就不是什麼正常丫頭，這倒並不另人吃驚，但聽到甄英雄對王思慕提出的這個要求，她心裏可不塌實了。　　難道，是因為媽媽不理他了，所以，他才去追求別的女人嗎？樂樂害怕了，是替甄三國害怕。　　小愛也吃了一驚，居然敢當這自己和老姐以外的女人提出約會的要求，姐夫這是什麼意思？可看他這態度，好象王思慕不答應他就不想好好比賽似的，讓人為難啊，小愛和四小魔女對望一眼，默契的點頭。　　“思慕老師，不過是一起吃晚餐，就當是慶祝比賽勝利吧，哦呵呵……”小愛臉上甜笑，心裏冷笑，死姐夫，是你說一起吃晚餐的，本小美女也應該在那‘一起’的行列中吧？　　女孩子家之間有一種細心的默契是男人不具備的，王思慕一見艾愛的眼神，立刻明白她的小心思了，有些羞赧的點了點頭，雖然知道這是在糊弄甄英雄，可王思慕卻是第一次答應一個男人共進晚餐，心裏的感覺還是很複雜的，心臟，在用一種陌生的，毫無規律的節奏跳動着，很微妙，但某根神經中，似乎還有點點的期待……　　“球球的，那就這麼說定了。”甄英雄好象很興奮，這讓小愛和小魔女們心底大笑，笨蛋姐夫，上鈎了！　　樂樂的表情更古怪了，看看甄英雄，看看王思慕，怎麼看怎麼般配，越看越讓她心理發慌……　　王思慕低着頭，不知道在想什麼，臉蛋很紅，好象熟透的大蘋果，讓人想狠狠的咬上一口，甄英雄把每個人的表情盡收眼底，雖然不知道樂樂在想什麼，但小愛等人與王思慕的表情卻讓甄少爺偷笑，自以為聰明的傢伙才是最大的傻瓜啊……　　“喂？虎子，我讓你查的事情如何了？”飯店的衛生間里，甄英雄正和誰講着電話，“哦？那幾個丫頭和淫賤高中的不良合股開了盤口？讓一球，零點三五比一點五？上下盤的貼水太誇張了吧？貴族學院的學生是白痴嗎？恩？是因為今年會有很多人買四方高中啊，那就難怪了，否則考究前兩年的歷史戰績，開盤口的人不賠死才新鮮……什麼時候下注？明天上午開始嗎？恩……幫少爺買十萬……廢話，還用問嗎？當然是買四方高中！不會輸的本少爺要榨乾那群外行的學生，小小年紀居然賭博？哼哼，那就便宜少爺我好了……”　　……　　“啊……！”　　“思慕，你不礙事吧？”　　全場看呆，不要說偷偷混到四方高中的貴族學校――英劍高中的探子了，連小愛等人都愣了，天啊，誰能來說明一下，姐夫那傢伙到底會不會踢球啊？！　　王思慕的眼鏡飛了，不巧還被跑過來的甄英雄給踩了，小巧的鼻子鼻血長流，雙手捂着跪坐在草坪上，淚眼婆娑，凄慘可憐讓人心疼啊，如果不是甄英雄太可怕了，圍滿操場的男同學男老師，早上去把甄英雄給分屍了，連甄英雄的隊友都看不過去了，那混蛋是傳球呢還是射門呢啊？！　　為了讓運動員有更好的休息，也要為明天的運動會布置會場，所以今天提前兩節課放學，但宣布這個消息的同時，校長木子華還發下話來，要參加足球賽的十四個老師做比賽前的最後一場分組練習，而且特彆強調要甄英雄參加，甄英雄倒是出奇的痛快，痛快到木子華懷疑自己的耳朵出現了問題，那小子就說了一個‘哦’字就去換運動服了，而且，表情中還有很期待，很興奮的神采。　　美女老師王思慕，黑道公子甄英雄，還有以小公主為首，四小魔女的‘仙女黨’的美女精英組織起來的超大規模拉拉隊聲威，可想其號召力了，學校學生幾乎傾巢出動來看這場並不重要的比賽，那場面，連四方高中僅有的兩個體育老師也雙腿打軟，緊張啊。　　因為人太多了，所以英劍高中的人很容易混進來，本來還被這麼大聲勢嚇了一跳，以為今年四方高中有多麼了不起的新鮮血液呢，可這一看啊，情報本子上只添了兩行字，‘一頭橫衝直撞的野獸，一個色澤不錯的花瓶’。　　四方高中有一男一女兩名體育教師，都是二十四五的樣子，男的叫錢大為，有些發福，大概過去是一身肌肉，現在是一身解凍的肌肉吧，但身體還算很靈活，給人感覺很憨厚，那叫做孫小月的女老師身條不錯，身高約一米七，高挑誘人，人也很精神，扎着一條小馬尾，帶着一條寬寬的髮帶，挺秀氣，就是皮膚不是特別白皙，大概是長時間的室外活動造成的，不過健康的麥麩色很搭配她活潑的氣質，聽說在王思慕到來之前，是這學校最漂亮的女老師。　　去除兩個體育老師，其他隊員男女剛好各六人，因為體育老師只能做守門員，所以，作為隊長，這兩個老師要用最原始的剪刀石頭布猜拳，各自挑選六個隊員。　　那女老師孫小月很有眼光，儘管她在幾分鐘之後就懊悔此時的自作聰明，可現在這個時候，她還是很得意的，第一拳勝利之後，想都沒想就把看起來唯一沒有贅肉的甄英雄拉過來了，身高不錯，身條不錯，彈跳和跑動的姿勢也不錯，簡直是天生的運動員啊，而那男老師錢大為，不用問，把勝利因素留到了後面，先提士氣最重要，王思慕！　　因為天氣已經有些涼了，讓人有些失望無法看到王思慕穿運動短褲的美景，老師們都穿着長腿長袖的運動服，以防賽前感冒，然後套上一件大的像傻瓜的背心，以背心的顏色區分敵我，甄英雄是黑色的十號，王思慕是白色的十號。　　木子華一聲哨響之後，胖乎乎的語文老師與瘦的好似竹竿的數學老師倒了下腳，然後很保守，也算有些專業的將球從中圈回傳，正是傳給做為中場的甄英雄，傳球路線很準確，不過，那力道，就好象沒吃飽似的，球爬的好象蝸牛，甄英雄有些理解為什麼這些傢伙兩年不能贏球了，完全是小學生水平啊。　　七人足球，進攻主要是男士的任務，兩邊的陣型也大體相同，都是兩男突前，一男守住中場，然後女士堵大門，放棄技術，完全是物理防禦，用身體當石頭，擋球就成，唯一小小的不同就在於，那錢大為對守門的技術很有自信，居然讓王思慕突前做了中場，但其用心卻瞞不住甄英雄與孫小月，都說蔫蘿蔔辣心，蔫JJ杵死人，看來這話不假。　　男女混合的足球賽，中場這個攻防轉換的核心尤其重要，後面都是女兵，中場這裏的防守被突破，丟球的可能基本高過百分之五十，那看起來憨厚，其實很陰險的錢大為故意把王思慕推到中場，就是要防守住甄英雄，英雄難過美人關，憐香惜玉是每個男人的弱點，甄英雄想過王思慕，肯定要提心吊膽，誰會碰傷這樣的美人呢？　　可誰也沒想到，甄英雄就敢……　　回傳力氣小了，球被對方娘娘腔的歷史老師給斷了，連甄英雄也有些意外，沒想還有能高速奔跑的老師存在，迅速回防。　　別看歷史老師娘娘腔，跑的還真不慢，捏着蘭花指，百米速度絕對在十五秒以內，以一個老師來說，簡直太快了，不過，他似乎只會跑直線，第一腳球帶偏了之後，繞了好大一條弧線才找到大門的位置，可也是為此，他不但甩開了回追的數學語文老師，還把自己的兩個對友拋的遠遠的。　　如果再過了回防到大禁區弧頂的甄英雄，後面就全是女老師了，幾百學生叫好，固然是因為歷史老師跑的快，更多的，是因為他即將面對的是甄英雄，這可是今年的希望之星啊。　　甄少爺倒鎮定，那種淡笑中帶着的自信簡直讓所有男生嘆服，迷的所有女生盡折腰，彷彿防守就是小事一樁，所有人都想看到他大顯神威，用華麗的技術斷球，小愛和四小魔女興奮啊，又喊又跳，形成美麗的一條風景線，連樂樂也握緊了小拳頭，甄英雄在她眼裡，永遠是最帥。　　歷史老師跑的快，技術不好，球帶的很大，足球到了甄英雄身後的時候，甄少爺一聲大喝，差點喝趴下所有的人，只見他一個轉身，反身用肩膀狠狠撞在才衝過來的歷史老師的胸口，還很專業，卻自以為是的喊道：“擋拆！”　　兩個體育老師險些當場昏倒，學校籃球隊、足球隊的隊員幾乎同時吐血，擋拆是足球里的技術嗎？！而且，你那叫擋拆嗎？簡直是超級惡劣的衝撞！　　娘娘腔的歷史老師一聲凄慘的哀叫，好象要自殺的怨女撞了牆似的平板倒地，然後捂着胸口不停的咳嗽，還好怕冷穿的厚啊，不然這下非下場休息不可。　　“恩，球球的，很完美的擋拆。”甄少爺好象沒注意到全場寂靜一般，還朝後場的孫小月和三個女老師喊呢，“我都給他拆了，你們愣着幹嗎？傳球啊！”　　是拆了，你差點把人給活活拆了，全場爆笑中，小愛和四小魔女磨着牙捂着紅紅的臉，覺得剛才為他加油就是一天大的錯誤，把人和球給拆了就叫擋拆啊？姐夫老師那笨蛋究竟懂不懂足球和籃球啊？　　“嘟……”木子華一聲哨響，“黃牌！”　　靠你個球球的，居然敢給少爺掏牌？！甄英雄還不服氣，很專業的發泄不滿，差點把木子華踩腳底下，還好被孫小月給拉住了，“甄老師，你那不叫擋拆，擋拆技術是控球隊員利用對友掩護繞過盯防球員之後上籃的一種進攻技巧……”　　“上籃？”　　孫小月看甄英雄一臉的茫然，後悔啊，這傢伙根本就不懂足球和籃球，超級外行啊，“對，所以說……那是籃球技巧，而且你剛才也不是在擋拆，是在撞人……還是……很惡劣的故意衝撞……”　　“哦，原來是這樣啊……咦？！”　　“哦，原來是這樣啊……咦？！思慕，你也不懂啊？！”　　這回人家更冒汗了，敢情足球白痴不光甄英雄一個啊？看到王思慕也一臉的恍然大悟，所有人都覺得今年的比賽又沒戲了，木子華看着兩個超級外行的表情卻閃過一絲怪異。　　“大姐大，我覺得我們今年不要下注了……”施施泄氣道：“不然就買貴族高中得了，我們給忽略了，姐夫老師體育神經是好，可不懂足球也白搭啊，如果覺得買貴族高中太窩囊，我們還是塌塌實實的吃那貼水盈利好了……”　　艾愛又氣憤又氣餒，照這麼看，誰會傻瓜似的買四方高中啊？貼水總和雖然是一點八五，可如果沒人去買四方高中，照樣是個賠，自己那六萬塊錢全得打了水漂，希望真的會有白痴會貪便宜碰運氣的買四方高中吧，那樣，自己還能少輸點，不過，那個賠比，估計買了也不夠賠的……　　死姐夫，不會踢球你中午說的那麼有把握幹嗎？！小愛同學幾乎流下悔恨的眼淚，卻沒想想，從一開始就盲目相信甄英雄的人是誰……　　任意球，得分的關鍵啊，特別是弧頂附近，距離大門在三十碼以內，直接任意球，威脅極大啊，尤其是白隊中，有着兩年裡距離得分最近的任意球高手，三年級的男英語老師，他可是貝克漢姆的超級粉絲，連號碼都是七號，很牛氣的一甩那抹的發亮的黑頭髮，大幅度的扭擺助跑，孫小月緊張的小碎步活動着，隨時準備撲向最刁鑽的角落。　　在美女面前，在所有學生面前威風的機會終於來了，為我歡呼吧，那英語老師各項能力都屬於癱瘓級別，只有任意球是最拿手的，內腳背與足球的磨擦感覺相當完美，他心裏都笑瘋了，球離腳，他雙臂就舉了起來，提前慶祝得分，那弧線球的高度剛好能夠躍過跳起的人牆，不過，是越過沒有甄英雄，一群矮子，或者說是跳不起來的人牆。　　“這球太慢了！”甄英雄拔身一跳，嚇的他身旁的語文老師和數學老師身子一抖，不知道是沒跳起來還是只能跳那麼高，比較之下，甄英雄，和飛起來似的。　　“這才叫速度與力量的完美結合，球球的！”　　“啊！”英文老師的慘叫結合著學生們重新燃燒起來的尖叫，氣氛火熱的好象突然爆炸了一般，甄英雄用腦門頂下來的任意球反彈到了那以為自己是小貝的裝B老師臉上，球再反彈，甄英雄已經沖了起來，胸口一撞，人已經跟上，跑的好象一匹野馬，瞬間過了倒地的英文老師。　　錢大為哪想到甄英雄能把任意球頂下來啊，正站在中圈附近看熱鬧呢，這下可急了，一邊朝大門跑一邊喊，“回防，快回防！就算犯規也把他截下來！”　　球球的，什麼素質啊？甄英雄鄙視那傢伙的為人，沖的卻更快了。　　還犯規呢，白隊其他兩個男老師連碰都沒碰到甄英雄就被甩沒影了，兩個苗條嬌小的女老師一看甄英雄和綠了眼的狼一樣瘋狂撲來，躲還來不及呢。　　好快，雖然球帶的很大，但跑的太快了，幾乎沒人能跟上，很意外，前面還有一個人，過了她，就能與守門員單挑了，連錢大為也沒想到，居然有對友一直防守在自己的位置，那是，王思慕！

# 第229章 捉姦在床了

　　王思慕站在禁區弧頂，望着衝過來的甄英雄，居然沒有絲毫恐懼，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她是什麼時候回防的，給人感覺，她就像剛才在防守歷史老師的甄英雄一般。　　全場沸騰啊，黑馬王子與白雪公主的對決！　　甄英雄的速度，王思慕的防守意識，小愛同學好象重新看到了希望，頹喪的拉拉隊好象吃了興奮劑一般猛然復活，全場觀眾瞬間沸騰至頂點，可惜，接下來發生的一幕，讓所有人，包括貴族學校的間諜們也下巴拖地。　　甄英雄一個變相，居然拐向禁區右角，似乎要避開王思慕來腳遠射，王思慕一個轉身想回防禁區，讓甄英雄無法插入，哪裡能想到……　　“射門！”　　“啊！”　　這就是剛才發生的事情了，甄英雄喊的是射門，卻比傳中還離譜，在禁區右角的他生硬的擰身抽射，居然把球踢在了才轉過身還沒有進入禁區的王思慕的臉上，辣手……不，應該說，是辣腳摧花啊。　　看着亂成一團的球場和笑成一片的同學，小愛心疼的嘆了口氣，“姐妹們，放棄下注，回家燒香，祈禱明天我們不會破產……”　　……　　“思慕啊，真是對不起，少爺我可以對天發誓，我絕對不是故意的……”　　安全起見，跑到醫院做了個檢查，鼻子無恙，甄英雄這個害美女丟人而且受傷的兇手理所應當的擔負起送她回家的重任。　　小愛心情很爛，樂樂似乎也有什麼事情，兩人誰也沒吵着要跟甄英雄一起走，大概也是覺得走在一起會丟人吧，兩人隨薛雪回了漢宮。　　王思慕臉皮薄，當著全校師生被甄英雄一腳球踢在了臉上，本就覺得夠沒面子了，更離譜的是，因為看到自己流血，而且還流了那麼多血，居然嚇哭了……　　甄英雄就是因為這丫頭哭鼻子，才不得不在確認她沒事之後還要送她回家的。　　百年小區雖然是被稱為快樂谷集團的白領住宅小區，其實不然，這裏雖然是快樂谷集團開發的高檔住宅小區，但同樣對外銷售，只是快樂谷的員工會有比較大的折扣而已，也就是說，誰有錢都能在這裏買房入住，不過，一般的白領一族是無法供應的起的，所以稱之為快樂谷集團的白領住宅小區，只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在證明快樂谷集團的雄厚實力罷了。　　一路上，王思慕都在低着頭走路，鼻子里塞了海綿球，大概是怕別人看到後會笑她吧，捂着口鼻，很委屈的樣子，無論甄英雄怎麼和她講話，她都生氣似的不回答，即便問她要不要打車回家她也不支聲，穿着高跟鞋也要步行，直到小區門前，甄英雄望着聳立的住宅樓，問了個很沒品的問題，才打破了這個氣氛。　　“思慕，你每個月有多少工資？”　　王思慕一怔，大概是不習慣生氣，不說話就是最大的表現了，一說話，又回到了平時的狀態，見甄英雄望着樓房一臉認真的樣子，有些不解道：“現在我還是實習老師，正式錄用要一個月之後，木校長說，錄用之後每個月八千……”　　“多少？！八千？！”甄英雄根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有沒有搞錯？我掛着招生辦主任的名頭，還做了班主任，加上什麼補貼一類的東西，每個月也就三千多塊而已，你居然掙八千？！”　　“木校長說，如果我做的好，也許會漲到一萬到一萬兩千，年收入應該有十萬到十二萬甚至更多……”王思慕似乎對錢沒有什麼概念，說的太自然了。　　甄英雄終於知道這丫頭為什麼能住如此高檔的公寓了，很嚴肅的按着王思慕的肩膀，王思慕因為手要捂鼻子，美麗與被佔便宜的抉擇中，她選擇了前者，反正也不算很過分，或者說是某種程度上已經有些免疫了，所以沒推開他。　　“思慕，我們是高中老師吧？聽說，即便在大學，講師的工資也就是兩千多些，教授副教授也就是三四千，你不覺得你的工資高的有些離譜了嗎？教育工作者應該是很貧窮，很節儉的吧？”　　甄英雄對老師這行業的理解似乎有很嚴重的偏差，做老師之前他也做過些小小的調查，所以才很坦然的接受了每個月三千多塊的工資，反正他也不在乎這點收入，畢竟，作為黑社會太子，他每個月都可以得到漢宮純盈利的百分之十五，朗朗市情色場所的收入雖然全部上繳給了漢宮，但經過簡單的漂洗過濾之後，一樣會有一半匯入自己的帳戶，三千塊，不過是毛毛雨，但是，甄英雄覺得，三千和八千，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一個面子問題，同樣是老師，自己一大男人，為什麼還沒一個女人賺的一半多呢？　　“甄老師，我們，是私立學校吧？”王思慕蹙眉，問的甄英雄一愣，“私立學校本身是很重視教學質量的，所以教師待遇是很高的，四方高中更是朗朗市教師待遇僅次於英劍高中的學校，而且，木校長也肯定我的外語水平已經超過了一般外教，因此，八千應該不高吧？”　　王思慕居然很認真的用求教的口吻反問，看這意思，她對甄英雄的話也不是完全的不認同。　　甄英雄一個黑幫太子哪知道這些啊？就聽王思慕繼續說道：“甄老師說的大學教師的工資，似乎是制度性工資，如果加上各自的灰色收入，估計會達到工資收入的五倍，所以，現在的老師並不貧窮啊……”　　灰色收入？什麼東西？甄英雄根本不明白王思慕在說什麼。　　“例如我也利用學校的學生成績強制開設個英語補習班的話，大概每個月還能有幾千塊的收入吧，不過，那是違反《義務教育法》和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的課餘時間補課規定的……”《義務教育法》，三令五申？完全不清楚那是什麼……甄英雄頭大，卻也明白一些了，原來神聖的教師行業也有這麼多貓膩啊？灰色收入，恩，球球的，少爺我也有，朗朗市情色場所的收入就不算白吧？　　“月收入可以過萬啊，難怪你能住在這樣的公寓了。”甄英雄伸了個懶腰，恢復了平時的懶散笑容，“思慕，用我送你上樓嗎？”　　一個無聊的話題，卻打破了兩人的尷尬，王思慕雖然察覺到他可能是故意找話題逗自己說話，卻也不好再板着小臉生悶氣了，晃了晃肩膀，甄英雄似乎才注意到自己在占人家便宜，很無奈的把手從人家肩膀拿開，就聽捂着鼻子的王思慕有些不好意思道：“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可以了……謝謝你送我回家，甄老師，再見。”　　又鞠躬，甄英雄再怎麼享受，今天也不好意思啊，自己踢的人家差點破相，現在人家還朝自己鞠躬，過分的客氣就是罵人啊，這不是變相的羞少爺吧？偏偏王思慕這丫頭對於禮貌問題很重視，甚至呆板，看着甄英雄，打算目送他離開。　　甄少爺有些失望似的，嘿嘿一笑，“那麼我先回去了，你自己小心，好好休息，明天見，等贏了明天的比賽，我請你去最好的西餐廳，好好的向你道歉。”　　就你那水平，贏的了才怪！上場十分鐘你要不被請出去，一定是上帝瞎了眼！王思慕心裏鄙視甄英雄這沒來由的自信，可嘴上卻說道：“好，再見。”　　捂着鼻子鞠躬，怎麼看怎麼像是在擤鼻涕，甄英雄忍了忍沒好意思把這容易被誤會成找茬的話說出來，擺了擺手，轉身離開。　　背過身的甄英雄，臉上突然消失了笑容，喃喃的，用只有自己聽的到的聲音，嘟囔着：“如果真的有神存在，那麼，不要讓她叫住少爺……”　　“哎呀！”　　一聲痛呼，甄英雄心裏一顫，回頭一看，王思慕倒在樓門前的台階上，疼的微微皺眉，一手扶地，一手，拿着斷了鞋跟的高跟鞋，小鼻子塞棉球的翰態讓人覺得可愛。　　美女有難，是男人當然要有所表現了，甄英雄走向王思慕的同時，低聲罵了一句，“去你媽的神吧……”　　……　　“思慕，你的體重有多少？讓少爺猜猜看。”甄英雄背着王思慕走進電梯，嘴裏還沒個正經，苦苦冥思的表情羞的王思慕差點用手裡的高跟鞋敲他，卻見甄英雄點了點頭，突然道：“四十六到四十七公斤，以你的身高來說，有點瘦啊……”　　王思慕嚇了一跳，甄英雄對自己體重的估計太准了，他的感覺有這麼好嗎？王思慕有些驚訝，自己的體重在不吃飯的情況下，是九十四斤上下……　　“以你的身高來說，最少也應該有四十九到五十才勉強說的上豐滿。”甄英雄回頭，微微皺着眉頭，用一種很關心的表情，好象詢問病人的口吻對着王思慕道：“思慕，你的三圍是多少？”　　“三十四，二十四，三……啊……？！你問這個做什麼？！”看到甄英雄認真的表情，王思慕習慣性的回答問題，見他笑的開始齷齪，才猛然察覺到這小子很下流，大急。　　球球的，這丫頭雖然瘦了點，但後背那柔軟的壓迫感證明，這丫頭有點貨，三圍還是很標準的，也不知道她到底瘦哪裡去了，抱着她大腿的手微微用力，好象是在托起她，不過手一滑，卻是朝着人家大腿更里側鑽去，王思慕可不認為一個剛問過女孩子三圍的男人不是在佔便宜，緊張之餘，當然不老實了，唯一沒說出來的只有臀圍，這小子不是要自己用手去測量吧？　　“你，你干什麼？！”王思慕急啊，雙腿亂擺，突然覺得大腿碰到了什麼硬東西，就在甄英雄的腰左腋下少許。　　甄英雄臉色一變，沒有瞞過王思慕的眼睛，“沒什麼，不好意思啊思慕，我有點手滑。”　　甄英雄突然正經了起來，這讓王思慕更覺得奇怪，什麼東西會懸挂在那個位置呢？而且，甄英雄臉上閃過去的緊張又是怎麼回事，他是黑社會，而且是黑社會的太子，莫非，他那裡的東西是……手槍？！　　王思慕表情中掠過一絲恐懼與驚慌，想一想，剛才雖然是無意中碰到的，可那硬硬的感覺確實有金屬的質感，而且，甄英雄的眼神中突然有了一絲的警備。　　似乎各有所想，兩人都不在說話，電梯在六樓停住，門開之後，甄英雄背着光腳的王思慕走出了電梯，這一看，果然是高級的白領公寓啊，現在的住房面積如此緊張，這裏的樓道依然寬敞，即便兩邊每隔幾米就擺放了一盆精緻的盆栽也不顯其狹窄，不愧是有錢人住的房子啊。　　“少爺我是不是也在這裏買套房呢？”甄英雄逗了個哈哈，這才問道：“思慕，你家住幾號？”　　“六零一六。”王思慕聲音不大，想了想，又道：“甄老師，你可以把我放下來了，就在前面，我自己走就可以了。”　　“那怎麼成，光腳走？還是穿着一隻高跟鞋走？”甄英雄一邊走一邊笑道：“萬一摔倒扭傷腳的話可能會影響到明天的比賽的。”　　“恩，那，麻煩你了……”　　王思慕有些心神不定，表情也有些奇怪，甄英雄注意到了，卻默不吭聲，沒有言語。　　“是這裏吧？”　　“是的，甄老師，你放我下來就好了，我有鑰匙……”　　甄英雄把王思慕放了下來，王思慕邊開門，邊說道：“甄老師，真是麻煩你了，請進來喝杯茶吧。”　　“好啊。”　　真有不要臉的，甄少爺似乎連什麼是客氣話也分不出來，王思慕額頭見汗啊，都和你說過我有喜歡的人了，你還這麼厚臉皮的往我家裡鑽，難道不怕別人誤會或者難堪嗎？　　不過話已經出口，王思慕總不能把甄英雄轟走吧？嘆了口氣，推開了房門，“對不起啊甄老師，我家沒有男式的拖鞋，先穿我的將就一下吧。”　　“穿你的？好啊，穿過之後我帶回家去洗，洗過之後再還你吧。”甄少爺一臉的齷齪，兩眼冒光，好象要帶回去的不是王思慕的拖鞋，而是她的人一般，讓人懷疑這小子是不是有戀物癖。　　王思慕真想一腳把他給踢出去，笑的都牽強，“不用，呵呵，不用的……”　　“思慕，少爺剛才是開玩笑的。”　　“玩笑？”　　“對啊，玩笑。”甄英雄指着鞋櫃，笑道：“你不是也和我開玩笑嗎？你和喜歡的人一起住，家裡怎麼可能沒有男式的拖鞋啊，這雙皮鞋不是男人的嗎？”　　“皮鞋？”王思慕順着甄英雄的手指看去，果然，鞋櫃下，一雙男式的皮鞋相當惹眼，王思慕的臉色瞬間變了。　　甄英雄立起了耳朵，似乎聽到了什麼，“你家有人生病嗎？好象有人在呻吟啊……”　　王思慕渾身一震，拖鞋也沒換，光着腳就沖了進去，甄英雄看着一柜子樣式各異常的嶄新女鞋，拿起幾雙看了看，微微一笑，這才脫了鞋子，也是光着腳走進了寬敞的客廳，似乎，有趣的節目即將上演。　　“啊！！！”　　裏面房間傳來了王思慕的一聲尖叫，然後一個驚慌的女聲響了起來，“思慕，你不是說今天下午有活動，會晚些回家嗎……我，那個，你聽我解釋，其實我們不是像你表面看到的這樣，我們，我們……”　　“我不要聽！”王思慕的嘶叫讓甄英雄有些難以想象，這真是柔弱的她可以發出來的聲音嗎？球球的，真是俗套的劇情呢，發現情人偷情，出現第三者危機，雖然有些無聊，但還是讓人好奇，王思慕會怎麼處理呢？甄英雄倒是很感興趣，王思慕的同性戀情人長的什麼樣子……　　“思慕，怎麼了？有老鼠嗎？”甄少爺這玩笑開的不是時候，更沒品，很不認生的走進了王思慕發出尖叫的卧室，這一看，險些噴鼻血，捉姦在床？！刺激啊……　　一光着上身的男人正提着褲子，臉上，脖子上，赤裸裸的胸口上，滿是晶瑩耀眼的口水痕迹，那女人夠猛啊，是親嘴呢還是啃骨頭呢？甄英雄看到這皮膚白皙的好似女人一般的男人，表情微微變了下，有些眼熟啊，可甄英雄對不穿衣服的男人沒什麼興趣，人家是女同性戀，他可不是男同，轉目開始打量那坐在床上的俏麗女孩了。　　年紀不大，二十齣頭，最大不會超過二十三歲，年紀與甄英雄相仿，鬆散的小馬尾因為剛才的激情有些亂，將白色的薄被拉在胸前，似乎是沒有想到王思慕後面還跟着一個男人，不過，雪白的藕臂，完全暴露的大腿，還有側身弧線誘人的光滑細腰，白痴也看的出她是一絲不掛的。

# 第230章 逼真的演技

　　長相很是甜美，是活潑可愛的類型，雖然表情中有些慌亂，但眼神深處對甄英雄的敵視，還是沒有露過甄英雄的眼睛，甄少爺很自然的將手按在了因為憤怒，身體劇烈顫抖的王思慕的細肩上，嘴角一勾，頗有挑釁的味道，果然，床上那女人眼神中的敵視瞬間無法掩飾，“你是誰？！”　　甄英雄肆無忌憚的目光玩命的在那女人身上掃瞄，看的那女人渾身的不自在，就好象被無數小手摸着自己的身體一般，毛骨悚然啊，“思慕的同事，鄙人姓甄，大號英雄，四方高中老師……”　　“老師？！你要是老師，就應該懂得什麼叫非禮勿視！”那女人氣極，將被單朝身上一裹，圍住了身體，從床上跳了下來。　　“少爺覺得沒什麼必要去勿視吧？我是被思慕請來家裡做客的，這是你家嗎？你大白天的躺在別人家床上不穿衣服，還怕我看嗎？”甄英雄的揶揄和罵街唯一的分別就是不帶髒字，明知顧問道：“思慕，這女人是第三者吧？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教訓她，還是教訓那花心男人？”　　王思慕臉一紅，怎麼說？說這男的才是第三者？太難為情了吧？可能是氣，更可能是羞急，王思慕眼淚落下，卻說不出什麼話來了。　　甄英雄可以感覺到那男人正用一種很隱蔽的目光不友好的看着自己，不是錯覺，是一種被鎖定的氣勢，儘管，他以為自己掩飾的很好。　　甄英雄微微一笑，很不要臉的將王思慕往自己懷裡一摟，把她的頭按在自己的肩頭，好象在安慰一般，表情卻有些猙獰，“為這樣的人掉眼淚不值得，不要哭了，思慕，要不要我閹了這對你不忠的小子？”　　那好似大男孩一般男人眉頭一跳，已經穿上褲子的他擋在了那被甄英雄稱為第三者的女人面前，卻不理甄英雄，而是對王思慕說道：“王小姐，我是真心喜歡微微的，而且我相信，微微同樣愛着我，所以，你們應該結束那讓人噁心的同居生活了，女人和女人之間是沒有幸福的，我要帶微微走！希望你不要攔着，而且，我決心已下，你攔也沒用！”　　幸福？應該是‘性福’吧……這小子說話比長相要硬啊，好霸道，有男人味，球球的，少爺要是也這樣和白果說：我喜歡你也喜歡小艾，不許吃醋，不要惹我生氣，不許哭鬧，鬧也沒用！給我老老實實過日子，用心伺候我，知道了嗎？！她會有什麼反應呢……估計小白非掏槍把少爺我當場掃射了不可……　　“這位小白臉兄弟，你的意思是……”甄英雄裝B的功夫絕對可以去拍電影，明明早就知道人家的‘同性戀’身份，卻還能裝的如此逼真，真是讓人嘆服，前一句還問那小子，后一句，卻是雙手扶住王思慕的肩膀，驚詫的看着王思慕的眼睛，道：“思慕，難道你是同……那個，你喜歡的人，是這個女的？！”　　被一個男人問這樣的問題，王思慕的臉幾乎能滲出血來了，低頭，迴避甄英雄的眼神，哭了，卻等於默認了。　　“那就是說，你才是第三者了？”甄英雄一臉的冰冷，上下打量着那小子，很白，五官端正，很俊，赤裸裸的上身不能說強壯，還算結實，擋在那女的身前，清澈的眼神中對自己是敵視的。　　“大家彼此。”　　哎呀，球球的，你小子嘴還挺能啊！甄英雄還沒說話，就聽對面那女孩子很強勢，很氣憤的質問道：“你和思慕是什麼關係？！”　　帶着股子類似酸味的勁頭，但更多的是一種警惕，甄英雄能感覺到懷裡的王思慕身體一顫，然後意識到了兩人現在的曖昧，猛的推開了甄英雄，回頭對那女的急道：“我們只是同事……”　　那叫做微微的女孩子雖然長的甜美，卻是潑辣性格，“同事？同事之間有這麼親密的嗎？”　　有些無理取鬧，看來是想從另一個方面為自己‘紅杏出牆’開脫，王思慕並不是能言善辯的人，慌亂之中，居然不知道如何反駁了，沒理的，應該是微微才對吧？　　“微微，你……”　　看到王思慕啞巴了，甄英雄嘆了口氣，關鍵時刻，還要看男人的，“這位小姐，同事之間應該多親密？和你同這位小白臉先生一樣，光溜溜的抱在一起，在對方身上印口水流口水嗎？”　　那微微被甄英雄問的一怔，啞了，卻聽那小白臉怒道：“我們是相愛的！”　　“你們相愛？”甄英雄不屑的哼了一聲，“那你有什麼資格用這種口吻和思慕說話？光溜溜抱在一起的是你們而不是我和思慕吧？”　　甄英雄說話太露白，王思慕有些吃不消，卻失望的望着那微微，“你懷疑我？微微，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微微被王思慕凄楚的眼神看的發慌，抓着男人的小臂，卻是讓思慕越發的看不順眼。　　“思慕，你相信我，我是喜歡你的，可是，可是……”微微含情脈脈的看着那小白臉，話卻沒有再說下去，但表情已經說明了一切，這女人兩個都喜歡，原來腳踩兩條船，還能這麼踩，甄英雄長見識了，不過，一般人還真練不了這劈腿功夫。　　“可是你也喜歡這個男人，是不是？！”王思慕怒道：“微微，你對的起我嗎？！”　　“思慕，我知道我對不起你，為了我，你得罪了上司，失去了大好前途，為了我，你一個人工作，一個人賺錢，只為了養我，我真的很感激你，可是，可是……”微微有些猶豫，但當男人握着她的手時，她似乎得到了巨大的勇氣，“可我是個正常的女人，我會有喜歡的男人，我會有正常的需求，我想有心愛的男人疼我愛我，這些，你能做的到嗎？”　　王思慕愣了，甄英雄幾乎噴鼻血，球球的，正常的需求？這女孩說話給人留下的聯想空間太大了，王思慕無法滿足的需求，是什麼？兩個女孩抱在一起……天啊，想一想就興奮……　　甄少爺齷齪的表情根本不加掩飾，很有味道的看了一眼那微微，然後就盯着王思慕，好象他的眼睛可以透視一般，那男人眼中寒光一閃，突然一步彈出，“你這傢伙竟然敢這麼看微微，笑的還如此骯髒，是想找死嗎？”　　王思慕見那男人撲來，嚇了一跳，剛要擋在甄英雄身前，卻發覺，甄英雄動也未動一般，左手按着王思慕的肩膀，王思慕竟然動也動不得，再一看，他的右胳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抬了起來，他的眼睛帶着笑意望着王思慕，可笑意的背後，卻有異樣的氣勢瀉出。　　那撲過來的男人定住了身子，動也不敢動上一下，一把格洛克手槍，頂住了他的腦門，甄英雄很不屑的問道：“你說，誰在找死？”　　完全不同的氣勢在那雙冰冷的眼睛中爆射而出，好快，翻臉快，出槍更快，那男人額頭沁出了汗珠，完全沒有看清楚，他是怎麼掏出的槍？！　　好強的警覺性，好危險的傢伙！　　“你，真的是老師嗎？”那男人咽了口唾沫。　　“有個兼職。”甄英雄很能裝酷，不留情面的一腳蹬在了男人的小腹上，也算是一種沒品的偷襲，望着那小子抱腹咳嗽，淡淡道：“少爺幾天前，還是個黑社會。”　　兩個女孩直到男人倒地才回過神來，王思慕看甄英雄將手槍塞回了左腋之下，暗暗道：果然是槍……　　“思慕，這是你自己的私事，如何處理，你自己拿主意吧。”甄英雄轉身朝門外走去，“我去客廳，如果他們欺負你，大聲叫我就好。”　　王思慕愕然的點了點頭。　　看到甄英雄走出房門，王思慕三人對望一眼，眼中，都是驚訝，不過，那男人在驚訝之餘，還有一種很怪異的不安表情掠過臉頰，甄英雄，很不簡單啊……　　……　　“你走，走了之後，永遠都不要回來！”　　十分鐘之後，門開了，正坐在客廳喝着自己泡的茶的甄英雄放下了茶杯，站了起來，已經穿戴整齊的男人走了出來，沒有說話，只是冷冷的望着甄英雄，但眼角有些得意的光彩，甄英雄微微色變，朝卧室走去，剛好看到一身休閑裝的微微走出門口。　　“思慕，是我對不起你，這家裡的一切，都是屬於你的，所以，我什麼都不會帶走的，以後一個人生活，自己要保重。”那微微忍着沒有掉下眼淚，看了一眼冷麵走來的甄英雄，雖然不忿，還是稍稍躬了下身子，“思慕就拜託你了，再見……不，也許，永遠不會再見，我走了！”說罷，跑向了客廳的男人。　　望着一男一女走出門口，甄英雄笑了笑，“再見嗎？呵呵，球球的，也許，真的會很快再見呢。”　　王思慕坐在地板上，把臉埋在床上，雙肩抖動，哭泣着，哭的很傷心，甄英雄默默的坐到床邊，卻什麼也不說，看着鵝黃色的房間琳琅滿目的毛絨玩具安靜的傾聽着，直到王思慕突然撲到他懷裡，貼着他的胸口……　　……　　從樓中走出來，兩個親密的人在路邊上了一輛出租車，出租車行駛到市中心的時代廣場，倒車，坐了一站公交車，警惕的讓人懷疑他們的身份，這才又攔了一輛出租車，最後來到的地方，竟然是……‘迷幻空間娛樂城’，甄英雄負責情色場所時的辦公大本營！　　出租車直接開進了娛樂城為住宿客人準備的內部停車場，那裡，有住宿賓館，雖然不是星級，規模也不大，但條件還是不錯的，房間裝修的一點也不遜色於三星賓館。　　叫做微微的女人和那男人下車之後，出租車離去，左右望了一眼，然後那微微掏出手機，撥了電話，不知在講着什麼，他們卻未發現，從出了百年小區開始，他們就一直被人監視着，而且，是被一個龐大到幾乎覆蓋了朗朗市所有街區的人網監視着，每條街，每個路口，都有固定的人，每段路，都有不同的車輛不露痕迹的接力跟蹤，而現在，到達目的地的他們，雖然讓跟蹤他們的人吃驚，但更多的，是興奮。　　迷幻空間的監控室，除了兩個保安系統的工作人員，還有七男三女，年紀上下相仿，二十三四的樣子，每個人穿着不同，有穿着出租司機制服的，有穿着西服好似班族的，有的像搬家公司的員工，有的像飆車黨的痞子，更離譜的，還有個小子穿的像個騎警，相對起來，三個女孩子穿的比較隨意，這幾人都是陸續進門的，可想，都是負責接力跟蹤的。　　最先進門的那個‘騎警’停止和三個女生逗趣，問最後進門那個穿着迷幻空間黑色工作制服的青年道：“阿東，頭兒來了嗎？”　　那叫阿東的青年嘿嘿一笑，“應該快到了吧……”　　正說著，門被拉開，一身黑色西裝的項嘯鳴走進了監控室，連同坐着的工作人員，所有人站直鞠躬，“嘯鳴大哥。”　　“恩。”項嘯鳴的精神都被屏幕吸引了，點了點頭，看着屏幕中的男女，嘴角的勾起有些複雜，“日，和少爺說的一樣，眼皮上的污垢才是睜着眼睛看不到的啊……”　　幾個青年男女聽到項嘯鳴如此一說，一個個的臉上又氣憤又興奮，那阿東說道：“頭兒，我們現在就把那對狗男女抓了去！”　　看到幾人都是躍躍欲試，項嘯鳴搖頭一笑，屏幕中的男女警惕性還很高，“不，時候還不到，現在還不急，通知已經鋪開的監視網，不要擅自離開自己的位置，遊戲，才剛剛開始，如少爺說的，想知道自己眼皮上有沒有污垢，最好的辦法，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啊？！是她？！”

# 第231章 痞子找上門

　　項嘯鳴前面還說的一本正經，最後一句卻有明顯的驚慌失態。　　幾個手下見到被視為偶像，一向鎮定自若，面對槍口也不曾眨巴眼睛的項嘯鳴前後表情差異極端，不約而同的疑惑着望向屏幕，只見從賓館正門走出一穿着白色運動裝的短髮美女，然後，三人一起走進了賓館，幾人也是臉色變了，無論怎麼看，那短髮女的都是那對男女的同夥啊，而她，就住在自己等人的眼皮子底下。　　外界傳聞，闌度已經死了，除了自己等親信，甚至迷幻空間的人也如此認為，甄英雄跑去做什麼老師，導致這個可以稱之為他大本營的地方空無一首，這幾個人果然不簡單啊，如果說是膽量大，反不如說是他們其中有個負責策劃的人，頭腦太好了，簡直天才！　　幾個青年卻不曉得，想項嘯鳴固然驚訝那女人躲在眼皮子下面，但還不至於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他驚訝的，是那短髮美女本身。　　英姿颯爽，雖然是女孩子，可一舉一動都帶着一種男孩子般的洒脫，項嘯鳴發覺，自己的手都顫抖了，心跳，開始了不規則的跳動，“是她，果然是她，少爺說的沒錯，如果她沒死，那麼，她就一定會回來……韓慧恩……”　　……　　百年小區附近一條繁華的娛樂街，位於一個小角落中的‘Valentines Day’（情人節）酒吧，情調如其名，很浪漫，其裝飾以紅色為主調，牆上掛着各式各樣的玫瑰拼圖，情人寫真海報，時尚的點綴，卻擋不住酒吧內部給人的帶來的幾分中國古樸的流風遺韻，酒吧的吧台及酒櫃都是紅木製造，還有祥雲雕刻，中西結合，亂七八糟，雖另類，卻別有風格，輕緩的音樂讓人覺得暇意，客人不多，小舞台上，一二十八九的歌女正用低沉的嗓音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男一女坐在吧台前，六個空杯子剛被酒保收了下去。　　“William，再給我六杯啤酒……”　　“思慕，你是不是喝的太多了？”　　“怕什麼，不是有你和我一起喝嗎？”　　“可少爺看你好象不會喝酒啊，我看還是不要喝啤酒了，不如喝點別的吧，比如，來一杯兌綠茶和蘇打的芝華士……”　　“我不要喝飲料，我要喝啤酒，你看不起人家嗎？說我不會喝？哼，我……我這是第六次喝了……”　　“第六次啊……可這和你不會喝酒有什麼關係嗎？”　　甄英雄腦袋都疼了，沒想到王思慕沾了酒之後就變了個人似的，話多了，嗓門大了，偏偏聲音好聽，吸引人，讓自己也成了焦點，球球的，直接喝點烈酒醉倒算了，可這丫頭還就認啤酒。　　叫做William的酒保也是這裏的老闆，是個普通話說的不錯的英國佬，四十齣頭，娶了个中國太太，所以才把酒吧搞的中不中洋不洋的，倒也很有風格，聽說他與夫人就是在一個情人節，在這個地方結識的，買下這裏之後經營起了酒吧，也是客人們的笑談之一，浪漫的情調一大半是因為他們的故事，由此可見，這William的人緣還是不錯的。　　將六杯裝在盤中的啤酒推了過來，William笑着對甄英雄說道：“這位小姐是我們這裏的常客，先生，放心好了，前幾次和姐妹一起來，她也喝的不少，呵呵……小姐，這碟薯片是我請的。”　　一小碟子薯片你覺得自己很大方嗎？甄英雄鄙視那小氣的英國佬，和姐妹一起？是微微吧，也喝這麼多嗎？球球的，誰會吃飽撐的回回喝多了啊？王思慕怎麼看也不像貪杯的女人啊，除非……　　王思慕臉上兩抹酡紅，雖然戴着一副和甄英雄幾乎一樣的黑框眼鏡，但還是看的出來，那雙已經迷離的醉眼，小舌頭似乎都大了，“我失戀了，陪我喝酒就當是安慰我，不好嗎？難道你知道了我和微微的秘密，所以看不起我了，不想陪我一起喝嗎？你白天不是才說過想我做你的女朋友嗎？騙人，全是騙人的嗎……”　　到底是誰在騙誰呢？甄英雄苦笑，看王思慕沒骨頭似的趴在吧台上望着自己，無奈的嘆氣，該死的酒吧，老闆人緣好，人品不好，太宰人了，六杯啤酒要一百八十塊不說，一小碟子爆米花還要四十五呢，黑店！　　才三杯這丫頭就這樣了，再喝下去一定會失態的吧？甄英雄笑了笑，“好啊，不過，我得先去方便一下，喝啤酒的后遺症啊。”　　“恩……你去吧……我等你一起喝……”王思慕說話都有些結巴了。　　“哦呵呵……，好啊。”甄英雄臉一轉過去，笑容就看不到了，球球的，醉一個比醉兩個好，少爺我先去摳嗓子眼兒，嘔吐。　　看到甄英雄消失在視線中，王思慕眼神中的朦朧消失了，咬着下唇，掏出了手機，抹着酒紅的小臉猶豫着什麼，頭已經有些昏昏了，這真的是自己第六次喝酒，而前五次，就是為了今天做的演習，六杯，是自己可以保持清醒的極限，一定要在徹底醉倒之前做出決定。　　臉上閃過掙扎與痛苦，王思慕心裏的複雜通過眼睛，反射到了手機上，綠色的撥出鍵，好象布滿了荊棘，“一切，都是為了她……”　　顫抖的手指還是按了下去，“……阿藍，開始吧……”　　……　　人說酒能解愁，純瞎話，短時間的用酒精麻痹自己，傷害自己的身體，是懦弱的表現，是對現實的逃避，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王思慕已經不是在喝酒，而是瘋狂的酗酒了，嘴巴沾杯，一口氣不喝個低朝天，絕對不把杯子放下，破了記錄了，六杯之後，她還在努力着，而甄英雄，也被迫碰杯。　　這樣的喝法想不引人注目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王思慕動聽的聲音喊的那麼大聲，酒吧已經有不少人注意到一對俊男美女在拼酒了。　　“干！”　　“哦，干。”　　王思慕由頹廢到發泄一般的瘋狂，甄英雄怎麼看她也不是因為失戀而痛苦，雖然，她看起來就是很痛苦的在發泄。　　“哇，美女喝了十杯！”　　“啊，帥哥也不錯！”　　本來很有浪漫格調的小酒吧因為甄英雄與王思慕而喧鬧了起來，美女的號召力是不容小視的，而一個和俊男坐在一起較勁似的瘋狂飲酒的美女，就更具號召力了，或許應該說，是用好奇吸引他們投入吧，一些圍觀者甚至用請客下注，賭究竟誰先喝趴下，於是，叫好的，鼓掌的，吹口哨的，敲桌子的，亂套了，卻帶來了另一種活躍與快樂的氣氛，儘管王思慕並不快樂。　　“十一杯！十二杯！十三杯……”　　幾乎所有客人齊聲數着，王思慕喝的眼睛都睜不開了，每次喝一杯，都會有不少一部分從嘴角溢出來，灑到衣服上，這時候，她的上衣領口到胸口幾乎全濕透了，因為角度關係，美麗的風景都展現給甄英雄了，黑色的職業套裝解開了扣子，白色的襯衫因為浸水變的透明貼在了胸口，雖朦朧，可也看的清楚，這丫頭，裏面穿了一件黃色蕾絲的二分之一罩杯的很時尚的胸罩，甄英雄是覺得養眼，可王思慕卻茫然無覺察。　　王思慕是小臉越喝越紅，甄英雄卻是越喝越白，本就白皙的臉配合著他如此喝酒，都讓人害怕，這小子不會喝死吧？甄英雄喝的沒有表情，一滴不灑，從廁所回來后，一口氣招呼了十杯。　　王思慕第十三杯啤酒沁下一半，餘下半杯全灑在了身上，手一抖，杯子掉了，被機靈的William飛撲搶救到，身子從座位上向下一滑，被放下了酒杯的甄英雄抱住，雖然喝了一肚子啤酒，可這丫頭的身體還是沒什麼份量。　　“唔……我也不想……對不起……我不想這樣做的……”王思慕眼神朦朧，囈語般含糊不清，潮紅醉面對着甄英雄的臉，雙臂勾着他的脖子，眼淚沿着光潔面頰傾泄而下，柔軟的身體絲毫的力氣都用不出來了，這女人，徹底醉了，醉的徹底，惟有酒後一個好似真實的她在說著讓甄英雄心軟的話語，“我想……媽媽……這樣抱我……”　　媽媽？抱着？小姐，你今年多大了？這理由真的有些可笑啊，甄英雄把王思慕抱回座位，將她的外衣扣子扣好，讓她趴在吧台上，脫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有些感慨，這個女孩子，自己有些看不透了，她身上，或許有很多的秘密吧，“老闆，一杯加冰塊的蘇打水。”　　美女倒下了，圍觀者一片嘆息，繼續回到原有的氣氛中，William看着趴下的王思慕，有些疑惑，道：“先生，您的女友已經不能喝了，難道不送她回家嗎？”　　王思慕似乎已經睡過去了，甄英雄很無聊的擺弄着手機，似乎在發送短信吧，隨口回答：“送，不過，要等礙事的傢伙滾蛋之後才能送。”　　聽着門外已經清晰的引擎轟鳴聲，William臉都青了，天啊，外面有多少摩托車在轟油門？是飛車黨嗎？　　“對了，有紙袋嗎？”甄英雄很冷靜，與察覺到異樣的客人相比，他的表現太塌實了。　　“紙袋？沒有，有塑料袋可以嗎？”　　“也成。”　　William也不知道甄英雄要袋子做什麼，有些疑惑，但更多的還是擔心，掛在門口的鈴鐺差點讓人連門一起震下來，門口湧進一群穿的很拉風的痞子，看打扮，摩托騎黨，手裡抄鐵棒的，拿鎖鏈的，甩着彈簧鎖的，好大陣勢，足足有三四十人，進們之後立刻分佈到了小酒吧的各個角落，大概是預防有人報警吧，每張桌子都有人看着，而為首的光頭好象在尋找着誰，四處打量。　　William的聲音有些打顫，“先生，這些人，不是找您的吧？”　　“恩，不是……”　　甄英雄的話剛讓William想吐口氣，就聽這小子又補充道：“應該是找我們兩個的。”　　啊！！！那我的酒吧豈不是要變成戰場了嗎？！William還沒來的及勸甄英雄開溜，那痞子集團的老大，一個腦袋在燈光下閃閃而亮的禿子，已經發現了他，囂張一笑，拽的二五八萬似的走了過來，“你這個什麼狗屁老師，還記得老子是誰嗎？”　　“你老子是誰我怎麼知道？你喜歡操你奶奶，少爺也很難搞清楚你們家三代以內的直系親屬真實關係。”甄英雄的話讓那禿子大怒，這人，正是前两天被他在早點鋪整了的英劍高中三年級的痞子老大楊光虎。　　甄英雄表面鎮定，其實已經在琢磨為什麼會是這個痞子出現在這裏，而且，他們又是怎麼知道在這裏可以堵到自己呢？甄英雄看了一眼不省人事的王思慕，心裏暗暗搖頭，球球的，來的太是時候了，少爺我才喝了十幾杯啤酒，現在有些頭昏肚脹，身體反應好了情況下也只有正常時的七成，精神反應的遲鈍能達到過去的一半都是高的……難道這些就是答案了嗎？　　“今天你還敢跟老子狂？！操奶奶的，上次是人少地方小，今天看老子整不死你！”禿老虎也是有記性的人，距離甄英雄五步遠便不上前靠了，雙手抻了抻粗粗的鐵鏈子，看着趴倒的王思慕，幾乎流出口水，“小妞已經喝多了？正好，老子也省了不少的事情……”　　原來是為了女人！　　客人們一來不想惹麻煩，二來，也犯不上惹麻煩，所以並沒有傻瓜出頭，三四十人對一個，人多那面用不上自己，人少這面去了白給，因此大家都挺老實，雖然不忿，卻不敢吭聲。　　甄英雄晃了晃有些沉的腦袋，轉過了身，目光冰冷，毫無慌亂與恐懼，這分氣魄，愣嚇的禿老虎倒退一步，“你為什麼知道我在這裏喝酒？”　　顯然，對方是有備而來，更是專門針對自己而來，這個酒吧，自己還是第一次光顧，不可能是個巧合吧？甄英雄心裏已經有了個答案，只是想要確定一下而已。　　看了一眼王思慕，甄少爺又看了看手機，答案，很快就要回來了吧。　　禿老虎看了一眼身旁那個猥褻的瘦子，也就是上次被甄英雄逼着吃下一卷衛生紙的小痞子小狼，卻並沒有回答甄英雄的話，而是囂張道：“少說廢話，小子，你把那妞讓給我，我今天就放過你，如何？”　　看的出來，即便人多，這小流氓還是有些怵甄英雄，甄英雄的目光轉盯向那瘦高的痞子，從禿老虎的眼神不難看的出，知道自己在這裏喝酒的人，應該是他，還未說話，手機響了，是短信。　　禿老虎見甄英雄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有心思看短信，氣啊，目中無人你也看看實力的差距啊！　　甄英雄看過短信，嘿嘿一笑，站了起來，將手機塞回口袋，一手扶着王思慕的肩膀，一手很裝B的撥了撥額前的劉海，“你們要把她帶到什麼地方去？”　　這話一出口，所有人都鄙視甄英雄，敢情你是要妥協啊！　　甄英雄感覺到王思慕的肩膀有些顫抖，看來這丫頭並沒有完全睡熟呢。　　禿老虎精神一抖，眾多小痞子見老大旗開得勝，齊吹口哨，大概經常這樣做來壯大氣勢，口哨雜亂中也有點規律，禿老虎很牛氣的一伸胳膊，安靜。　　“當然是送這位醉酒的小姐回家啦，呵呵。”禿老虎笑的有點淫蕩，看他望着王思慕的眼神就知道他心裏有着骯髒齷齪的聯想，“至於回家之後嗎，當然是好好的休息……”　　一群痞子再次吹響口哨，所有人都覺得世風日下，法制社會，依然有搶女人的事情發生，簡直無視法律啊，更讓人嘆息的，只有流氓卻無英雄……　　正當痞子得意，客人感慨之際，只聽得一聲慘叫和玻璃摔碎的聲音同步響起，全呆了，禿老虎腦袋上的血流了一臉，鼻樑骨似乎也被砸塌了，捂着腦袋彎着腰，哀號不已，地上，是兩個碎的啤酒杯。　　甄英雄很滿意的拍了拍手，淡淡道：“小屁孩就是小屁孩，回家看看法制報長長知識再出來混，即便是黑社會，也不要無視國家的法律，想在這條路混，你還沒有那個覺悟，太嫩了……這是本老師對你的開導，順便說一句，少爺隨便說一句話你就大意了，可見你真的沒有做流氓的天賦，回家多喝點奶，爭取早一天長大吧。”　　流氓，這才是真正的流氓，有檔次的流氓！

# 第232章 太子妃是誰

　　小痞子呆了，眾客人愣了，原來那小子是故意在言語上示了個弱，為的就是讓那禿子放鬆警惕，從而給痞子們一個下馬威啊。　　那老闆William看的很清楚，甄英雄單手捏了兩個空啤酒杯子的杯口，甩出去的時候，剛好是最厚實的杯子底砸中禿老虎的頭臉，只是頭破血流沒躺下，甄英雄算是手下留情了，想不到這個看起來如此斯文的小子下手這麼乾脆。　　作為酒吧的老闆，看到客人打架是很常有的事情，所以William倒沒有客人們那樣的恐慌，只是怕嚇到客人，說的坦白點，他一開始覺得，甄英雄就一個人，被擺平只是分分鐘的事情，這些痞子肯定來的快去的也快，現在可不同了，看這意思，甄英雄有心和痞子干一大架啊，這回酒吧可糟了殃了，心疼啊。　　“你，你……”禿老虎看到手心裏全是血，又怕又氣，渾身發抖，“兄弟們，給我招呼他！”　　喊完之後發現，他那些叫囂的小弟，居然一個撲上來的都沒有，那他們在叫什麼？！禿老虎一怔，回頭一看，和那些客人一樣，全愣住了。　　被踢壞的門口，兩個痞子已經躺下了，幾十個身穿黑色西服的青年走了進來，所有人都面色冷酷，氣勢慎人，和一般的黑社會不同，他們很有秩序，而且沒人開口講話，默默的進入，默默的毆打痞子，只要是反抗的，基本兩下撂倒，明顯是經過專業的訓練啊，倒地的人不是胳膊脫臼，就是小腿骨折，下手之狠，讓人乍舌。　　沒被打傷的也不是白痴，不會上去找難受，只片刻功夫，就被逼到了禿老虎周圍，那些黑衣人同樣沒有放客人離開，但要禮貌的多了，很客氣的請人從座位上站起，然後將桌椅挪開，騰出大片的空地。　　禿老虎真是傻眼了，天啊，這算什麼？這個混帳老師究竟是什麼人啊？　　禿老虎狠狠的看了一眼身邊叫做小狼的委瑣痞子，那小狼也才從驚愕中回神，兩人交換了一個眼神，默契程度讓甄英雄吃驚不小，也許應該說，是完全出呼了意料，這次，是他輕敵了。　　甄英雄沒想到兩個半大的毛孩子居然在如此情況下還能有膽量反抗，禿老虎和那小狼身上竟然還帶着刀子，甄英雄酒後反應較平時遲鈍，但下手雖然慢了些，對付兩個小子卻也有餘，左手把自己披在王思慕身上的上衣拽下來一甩，蒙到了那小狼的頭上，雙手抓到了禿老虎的手腕，同時一腳將蹬在小狼的小腹上，小狼吃痛蹲下，而禿老虎手腕被制，卻棄刀不用，另一隻手也攥住了甄英雄，用儘力氣推的不及收腿的甄英雄倒退兩步，“小狼，你奶奶的，還不動手！”　　這禿老虎倒也有些打架的經驗啊，甄英雄一驚，卻見把衣服甩開的小狼一手捂着小腹，一手拿着刀子撲向了趴在吧台上的王思慕！　　球球的，原來是這麼回事！少爺居然如此大意，甄英雄大怒，禿老虎的用意，就是讓自己無法保護王思慕！　　“操你媽的！”甄英雄髒話都出來了，一個頭錘悶在禿老虎臉上，禿老虎本就被砸了兩個酒杯，傷口之上再挨這麼一下，當然吃不消，後仰的同時甄英雄一腳踹在他胸口，禿老虎再也拉不住甄英雄的胳膊，仰身飛出，后腰撞在吧台上之後倒下砸在旋轉椅子上，一口血吐了出來，這次，甄英雄一點沒留手，他真生氣了。　　小狼本意是要挾持住王思慕的，但因為太害怕了，剛才又中了一腳，精神混亂，只有身體在行動，忘了初衷，等意識到的時候，已經無法收手了，就在這時，人影一閃，刀子入肉，卻是甄英雄將王思慕從座位上抱起轉身，用後背擋了這一刀，因為隔了個旋轉椅，加上甄英雄盡其所能的壓前身體，這一刀入肉不深，只有兩三分許，可還是嚇了所有黑衣人及客人一跳。　　帶頭的兩個黑衣人怒極，也不顧什麼氣勢了，一個短頭髮的上去一抓禿老虎的脖領，按在吧台上，一個啤酒酒瓶砸在他腦袋上不說，抬起那碎瓶子，鋒利的茬口對着他的腦袋就要落下，而另一個看起來還算斯文的小子卻一點也不斯文，人們只聽到‘喀嚓’一聲，那叫小狼的人胳膊生生被他用膝蓋頂斷了，看那起跳的膝撞姿勢，似乎練習過泰拳，手肘一收，想給他太陽穴來上一擊。　　“住手。”甄英雄淡淡的說了一聲，兩個小子雖然不忿，卻沒給禿老虎和小狼更大的傷害。　　“少爺，您沒事吧？”　　兩個混在男人群中的女人突然躥了出來，正是迷幻空間的蘭兒和鳳兒。　　球球的，這回少爺可丟人了，甄英雄苦笑啊，居然被兩個小崽子給弄傷了，掉價啊，後背的傷口倒也不是那麼疼，大概是受傷受的太多了，對於疼痛的抵抗能力，甄英雄遠遠高與常人，看了看骨頭都被酒泡軟了的王思慕，甄英雄心裏跳了一跳，球球的，這丫頭怎麼睜着眼睛呢？　　王思慕朦朧的眼睛眯着，貼在甄英雄懷裡，抬着頭，有些茫然，似醒非醒的望着他，身體，有些顫抖，抓着他衣服的手，力道大了些，甄英雄壞壞一笑，“呦……，思慕，少爺不是故意佔你的便宜的，呵呵，是意外。”　　王思慕似乎沒聽到甄英雄的話，還是那個表情，然後，慢慢閉上了眼睛，片刻，傳來沉沉的呼吸，神智不是很清醒啊。　　甄英雄收起笑臉，把王思慕交給蘭兒鳳兒，變臉之快不說，陰的也夠人一瞧，望着已經疼昏過去的小狼和嚇的幾乎尿了褲子的禿老虎，甄英雄把剛才和William要的塑料袋掏了出來，打開，低頭，“嘔……”　　全場呆掉，一群黑社會精英都覺得臉上發燒，這少爺怎麼還是如此沒溜兒啊，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要吐的話可以去衛生間吧？　　William這回算是知道他要塑料袋做什麼了，這傢伙還真是一異類啊。　　蘭兒和鳳兒卻是習慣了一般，將王思慕從新架到座位上之後就跑過來給甄英雄捶背，為了不碰痛傷口，兩個丫頭捶背根本多餘，一點力氣不用，倒更像在揩油，看的那兩個帶頭的青年直皺眉頭，這兩人都是項嘯鳴身邊的親信，斯文的正是那個叫做阿東的，而那短頭髮的，就是不久前化裝成騎警的青年。　　要了杯蘇打水原來是漱口用的，甄少爺真是征服了William，一十足的怪物啊。　　“呼，舒服多了，啤酒果然不能多喝……蘭兒，把這個處理掉。”甄英雄將吐過的塑料袋遞給蘭兒，腦袋雖沉，可清醒了很多，這才問禿老虎，“不想受罪就說實話，你為什麼知道少爺在這裏喝酒？”　　禿老虎見自己的小弟傷殘過半，一個個怕的都哆嗦，自己也嚇的膽顫啊，這男人肯定不是個老師，看這意思，是黑幫老大吧，剛才那女人不是叫他少爺嗎？朗朗市能被稱為少爺的黑社會人物，似乎只有……　　禿老虎覺得自己身上所有的毛孔都在簌簌的冒汗，看着甄英雄的臉，就像看到了魔鬼，這人仔細看起來，好象很眼熟啊，正在這時候，甄少爺摘掉了眼鏡，斯文的氣質再也蓋不住那分野性的不羈，媽啊！這人是……　　“你是……甄少爺？！”　　雖然上報紙的時候打着馬賽克，但黑道太子甄少爺的名字卻是響徹朗朗市每個角落，可謂家喻戶曉，一個做了英雄的黑社會，在前段時間，是所有市民茶餘飯後最熱門的話題，在道上混的，更沒有不曉得甄太子的，只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做了老師。　　怪不得啊，如此高素質的黑社會，除了義字會，還能有誰這麼狂妄？　　“叫老師！”一腳丫子踢在禿老虎臉上，甄英雄有些不耐煩道：“回答我的問題。”　　這就是默認了自己身份啊，全場雖然驚訝，卻不慌亂了，英雄般的黑道太子，居然給了別人一種安全感，做為一個黑社會，甄英雄算是不稱職到了極點。　　禿老虎當然知道自己是惹不起甄英雄的，一泡尿到底是撒在了褲襠里，“甄少爺，是他，是他告訴我您老人家在這裏喝酒的，是他鼓動我來找回面子，然後搶走這妞……您老人家的女朋……不，是太子妃的！”　　太子妃？甄英雄一怔，這稱呼挺特別的，瞄了一眼已經疼昏過去的小狼，甄英雄道：“弄些水來，把他潑醒……”　　話還沒落地，‘嘩啦’一聲，一股子啤酒味撲鼻，那小狼兩聲咳嗽醒了過來，抱着胳膊痛苦呻吟，甄英雄汗都下來了，“蘭兒，你搞什麼？”　　蘭兒很得意的拍拍手，假天真的表情讓所有捏鼻子的人流汗，“少爺讓我處理那個袋子，剛好又要叫醒這個小子，我就用袋子潑那小子，一舉兩得啊。”　　不愧是黑社會的女人啊，太可怕了，甄英雄噁心的都想吐，雖然潑到小狼臉上的東西本來就是他吐出來的腹中物……　　“太子爺，我真的不知道您的身份，我是被人騙的啊！”那小狼也駭的要死，真是痛快，一口氣全招了，“我們是騎黨，經常出來釣妹妹，去其他高中的地盤炫耀，上次聽說時代廣場附近的早點鋪有個漂亮的女人出現，我們也是好奇才過去瞧瞧的，結果被太子爺您教訓了一頓，後來在回學校的路上，又被一對男女莫名其妙的打了一頓，我們以為是太子爺您做的，所以想報復，到處打聽您的消息，今天傍晚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個小太妹打來的，說是看到您老和太子妃在這個酒吧喝酒，還說您和太子妃好象有些不開心，喝了不少，所以我們才……”　　“小太妹？是誰？”　　“我，我也不知道啊，我們把過的馬子太多，根本記不得……”小狼忍着疼，看起來並不像說謊。　　甄英雄看了一眼王思慕，感覺着後背的痛，問道：“現在少爺想知道的是，你們剛才為什麼要傷害思……太子妃？”　　禿老虎一巴掌抽在小狼臉上，“太子爺，都是這小子說的，他說太子爺您可能是個硬茬子，不好擺平，因此，讓您乖乖就範的最好辦法就是挾持太子妃，前两天我們十來個人就被一男一女兩個人打的進了醫院，剛才那個情況，我們更害怕了，所以……但太子爺，我絕對沒有讓他傷害太子妃的意思，更沒想到他敢傷您啊！”　　小狼一聽這老大把自己給賣了，急的眼淚橫流，“太子爺，我也是給嚇的，都是那打電話的太妹胡謅，說只要我對太子妃下手，太子爺就會分心……太子爺饒命啊，我給錢，我賠您錢，您就饒了我吧……”　　小狼一起頭，禿老虎和一眾痞子都嚷着給錢求饒，眾客人心裏暗笑的，到底是孩子，太不成熟了，他堂堂黑幫少爺，會缺錢嗎？如果黑社會講道理的話，就不是黑社會了。　　“每人留下一根小拇指，然後滾蛋。”　　甄英雄話一出口，安靜啊，沒人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位爺剛才說什麼？留下手指頭？！和一群小痞子，會不會太計較了啊？　　雖然扎幫結夥，雖然打架斗歐，雖然砍過別人，但絕對沒砍過自己，小痞子們見一眾黑社會臉色都不來變的，顯然不是在開玩笑啊，大半嚇的尿了褲子，都是男人，卻哭的不象樣子。　　就在這時，王思慕坐起來了，但甄英雄總覺得她是空腹喝酒燒的難受，睡不着，“甄……老師……不要和學生計較……”　　有氣無力，William遞給王思慕一杯冰水，美女一飲而盡，舒服了一些，再次趴倒，繼續睡，可一群小痞子卻彷彿看到了美麗的天使一般，太子妃萬歲啊。　　“既然思慕這麼說，少爺我也不好太和你們計較。”甄英雄本就是要嚇唬一下這群小子，淡淡道：“現在你們知道什麼是黑社會了嗎？這就是，沒有道理，沒有人情，你們想往這條路上踩，就要做好死的覺悟，因為這是一條隨時會要你命的不歸路，你們的手指頭先存在少爺這裏，不要再被我碰到，不然，就回家提前練習用腳丫子拿筷子吧，現在，都給我滾蛋！”　　如遇大赦啊，禿老虎等人感激涕零，一群慘兵敗將相互攙扶推出了酒吧，甄英雄對着手下一揮手，黑衣青年們立刻將桌椅擺放回了原位，然後退出了酒吧，只有蘭兒鳳兒與那兩個為首青年還在。　　“老闆，給你添麻煩了。”甄英雄從錢包里掏出一把現金，放到吧台上，笑道：“為表歉意，全場客人的消費，少爺我買單。”　　如此一說，William想拒絕也拒絕不了了，剛才受到驚嚇的客人同時歡呼，倒不是為了這免費的酒水，而是折服於甄英雄的氣度，這個黑道太子，果然不是壞人，可誰也不知道甄英雄心裏在想什麼。　　球球的，這錢花的真冤枉！　　“少爺，要我們送您回去嗎？”蘭兒和鳳兒很嫉妒的望着王思慕，語氣中無限期待，“您受傷了，應該去醫院治療。”　　“不了，傷的不嚴重，少爺還要送這丫頭回家，之後回漢宮治療就好。”甄英雄對着阿東與另一青年打了個眼色，兩人齊齊笑着點頭，甄少爺滿意的笑了笑，道：“阿東，耿南，你們可以先回去了，給小雪打個電話，叫她到百年小區門口來接我就好。”　　阿東與叫耿南的青年齊聲道：“是，少爺。”　　說吧，與一臉不滿的蘭兒鳳兒離開了酒吧。　　“老闆，那我也告辭了。”甄英雄現在就好象個紳士一般，很禮貌，背起王思慕，笑呵呵的走出了酒吧，眾客人主動揮手說再見，似乎方才什麼也沒發生過一般。　　門外，幾輛商務車停靠了整整一排，黑衣人全部站在車前，很恭敬的等待着甄英雄。　　“呵呵，甄英雄，你的命終於到頭了……”　　就在酒吧斜對面的一座三層小樓的天台，‘KTV’三個閃耀着彩色燈光的大字母成了不錯的掩護，一個扎着馬尾辮的女孩用小巧的紅外線望遠鏡觀察着距離百米左右的‘Valentines Day’酒吧的門前，甄英雄背着王思慕，不知和一眾手下說了什麼，然後竟一個人朝自己這裏走來，沒有帶任何手下，他的手下，徑自開車離開。　　“果然是不喜歡講排場的少爺啊，不過，這次你絕對想不到，會死在這個地方。”那女孩對身邊兩個用同樣姿勢端着狙擊步槍瞄準甄英雄腦袋的一男一女說道：“你們千萬要瞄準些，阿藍，慧恩……”　　這三人，赫然就是愛利絲手下的藍涯，微兒，以及韓慧恩！

# 第233章 美女失禁了

　　“這麼近的距離，我是不會失手的。”韓慧恩很有把握，但語氣中卻有些猶豫，似乎並不是很想開槍。　　“少量的酒，對殺手而言，也是危險的負擔。”藍涯似乎永遠沒有自信，“可我總覺得哪裡怪怪的，我們的計劃確實很完美，即便這次失手，我們的機會依然是不間斷的，但我總覺得不對勁，甄英雄，似乎很配合我們的計劃啊……”　　“阿藍！你不要像個女人一樣好不好？！不是他在配合，而是被我們完美的布局不知情的擺弄，而是小姐的計劃天衣無縫。”微兒最氣的就是藍涯的畏首畏尾，“瞄準，扣動扳機，然後，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你將是殺掉連羅比也無法打敗的甄英雄的殺手，從此，家族再不會有人瞧不起你，難道不好嗎？！”　　“很抱歉打斷你們的談話，但我想說，你們，是沒機會的。”一個男人的聲音突然在天台的另一側響起，三個殺手同時大驚，殺手，最忌諱將後背暴露給敵人，阿藍一個轉身，卻聽到一陣破風之聲，肩膀中槍，步槍脫手，“不要亂動，我不是每一槍都打的那麼准。”　　只有阿藍回過了身，微兒與韓慧恩動彈不得，但韓慧恩卻死也忘不了這個男人個性的嘶啞聲音，身體一顫，“是你？！項嘯鳴！”　　阿藍一怔，手持着帶消音器手槍的男人居然是甄天的貼身保鏢項嘯鳴！　　聽到韓慧恩說話，項嘯鳴的語氣有些變了，這個女人總讓他的心跳不正常，但這次，項嘯鳴知道自己不能心軟，“韓小姐，久違了，但請你一定不要亂動，因為，我不會再一次手軟，更不能允許任何人有傷害我家少爺的舉動，所以，把你的步槍放下。”　　韓慧恩沒有放棄，頭一低，想要用瞄準甄英雄的腦袋作為威脅項嘯鳴的手段，但一顆子彈準確的打在了她胳膊旁邊的護牆上，崩起的碎石彈在她的臉頰，很疼，無法瞄準。　　“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項嘯鳴冷冷的說道：“我不是殺手，但我過去是個軍人，我懂得控制自己的一切情緒，包括，冷靜的殺人。”　　藍涯知道這男人不是在開玩笑，只看他能悄無聲息的出現在自己身後，就已經最有力的證明了他的可怕，五男三女在此刻突然出現，看來一直在下面等待着，這回，自己等人真的栽了。　　微兒企圖轉身掏出手槍，卻被藍涯冷靜的制止了，“如果不反抗，我們現在是不會死的，對嗎？”　　項嘯鳴有些驚異這男人的氣魄與膽識，點頭一笑，“是的，不然，你們已經躺在這裏了。”　　韓慧恩嘆了口氣，放下了步槍，回過身來，冷冷的看着項嘯鳴，“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　　“因為你們會出現在這裏。”　　一個甄英雄式的找抽回答，項嘯鳴也覺得自己說的太含糊，笑了笑，着手下去綁他們的同時，道：“我家少爺要我送你們一句話。”　　微兒看到樓下背着王思慕的甄英雄突然對着這裏抬頭一笑，只覺得渾身難以自控的顫抖，那傢伙，似乎早就看穿了一切，就在此刻，項嘯鳴將甄英雄的原話得意說出，“少爺說，球球的，你們的演技，真的好爛……”　　藍涯受傷，沒有能力反抗，而且也知道現在不能反抗，韓慧恩同樣明白這個道理，甄英雄既然看穿了一切，那麼，反抗，就代表那還毫不知情的小姐會……　　微兒有些衝動，轉身就要動手，不可否認，她很能打，但否認不了，她一個人打不過三個，那三名女孩很講究配合的上、中、下三路進攻，一個照面，微兒倒地被五花大綁。　　“如果不希望看到愛利絲的屍體，那麼，就請配合，到漢宮去做客，這是少爺要我轉達的原話。”項嘯鳴看着韓慧恩，似乎是解答她的疑問一般，淡淡說道：“找一群學生混混來找少爺的茬，是想把附近的義字會成員引出來，一來你們可以看穿我家少爺周圍的部署，二來，製造了這個小小的混亂之後，會不經意的讓人降低警覺性，而後，利用少爺醉酒，反應能力下降，在這裏進行雙保險的狙擊，成功了，也不會有人懷疑少爺背着的女人，不成功，那個女人也同樣不會被懷疑，因為她會被視為一個同樣被威脅生命的人，反而會得到少爺更近距離的保護，更加接近少爺，得到更多下手的機會，可以說，這個暗殺策劃是完美的，當然，我的意思是，如果這策劃是由你們主導的，而不是由我家少爺主導……”　　微兒與韓慧恩的臉色慘白，項嘯鳴說出的一切都好象驚雷一般擊中她們的心臟，而那藍涯的心理素質要好過兩女太多，聞言僅僅一笑，“現在看來，我們策劃的一切都被你們利用了，就好象剛才，真正在混亂之後放鬆警惕的，是我們，甄英雄遠遠比他表面給人的感覺要可怕多了……這位朋友，我想見見你家少爺，可以嗎？”　　“不可以。”項嘯鳴很乾脆，“不要問原因，不要問理由，不要問你想知道的一切，因為你們沒有資格，我只能告訴你們，只要老實的聽話，愛利絲就不會有危險，不老實，愛利絲會有什麼下場，就不需要我說了吧？這是我家少爺的承諾，信不信在你們。”　　韓慧恩知道自己現在連生氣的資格都沒有了，自己不但成了小姐的累贅，甚至失去了死的資格，可還是不服氣的問道：“項嘯鳴，告訴我，甄英雄為什麼會識破我們？！”　　“闌度沒有死。”項嘯鳴一開口，三個殺手都呆了，“你們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時候接近我家少爺，想來不需要我說吧？少爺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是不善於暗殺的愛利絲對他下手，但不難知道，愛利絲被闌度看到了面目，在確認闌度生死消息的同時有機會對他下手的人，一定還是愛利絲，那個羅比受傷，哈恩暴光，朗朗市也完全被義字會的勢力覆蓋，處於最敏感的狀態，生面孔的出現一定會引起我們的注意，所以憑愛利絲的實力，想殺少爺，就只有靠近他一種方法而已，韓小姐，從放走你和愛利絲的一刻，少爺就已經在等着你們回來了，尤其是你，韓小姐……”　　韓慧恩一怔，就聽項嘯鳴用一種很怪異的語氣說道：“如果再一次放了你，你，就真的回不來了……”　　韓慧恩心裏一震，從項嘯鳴的口吻中，她隱隱察覺到甄英雄微妙的用心了，果然如藍涯所說，甄英雄殺童戰，放自己，就是為了分化自己與殺手世家的關係，他上次放了自己，是認準自己為了洗刷嫌疑肯定會再次來殺他，而這次自己再被他們放了，夥伴被抓，小姐被抓，只有自己一個人回去……　　真是可怕啊，甄英雄居然早早就考慮到這一步了，韓慧恩現在不但失去了死的資格，甚至必須在義字會的翅膀下才有生存的空間，因為她明顯感覺到，微兒並不相信項嘯鳴的話，她的目光中，滿是對自己的懷疑。　　是啊，與甄英雄那超遠觀的陰謀相比起來，家族的人更容易相信是自己出賣了他們，出賣了小姐吧……　　好可怕的甄英雄，居然用這樣的方法，逼的自己不得不妥協，突然間，韓慧恩生出了一種絕對的頹廢感覺，就好象失去了翅膀的鷹兒掉落在了老虎的身邊，攻擊的利爪成為了站立的工具，具有殺傷力的巨喙，只能接住老虎喂來的食物，沒有老虎的保護，不但會成為叢林野獸撕食的對象，也會成為過去同伴捕食的目標。　　那奪去自己翅膀，卻讓自己苟延殘喘留下一條不能自我了斷性命的老虎，正是甄英雄！　　……　　背上這丫頭，還不知道發生的一切吧？甄英雄笑了笑，看着剛才在酒吧門前散去，為了給殺手製造短暫精神鬆懈的幾輛商務車，此刻又開了回來，車上下來的人井然有序的分工，留下開車的，看守的，還有步步為營向上跑的，宛如小型的特種兵啊，這都是項嘯鳴培養出來的精英，完全不需要自己擔心什麼了，於是，信步離去。　　球球的，第一段的計劃已經結束了，剩下的，就是等她開口說實話了，孤掌難鳴的滋味，會很難過吧？甄英雄回頭開了一眼這個此刻叫做王思慕的女孩，現在，還不可以稱呼她的真名字……愛利絲。　　都這時候了，你還睡的這麼香嗎？美女醉酒，還是一個對自己有目的美女，如果對她做點什麼，好象並不過分吧？甄英雄感覺着王思慕的胸脯靠在自己後背上的壓迫感，有點興奮，少爺我可是黑社會，對待敵人，能手軟嗎？少爺是一流氓頭子，對待美麗的敵人，第三條腿，能軟嗎？　　“恩……好難過……讓我下……”　　王思慕囈語一般的說話之餘還扭動着身軀，身體的摩擦更讓甄少爺想把她背回家做禽獸，不過，這女人有可能是闌度的妹妹，自己要是讓闌度做了便宜的大舅子，那傢伙非和自己玩命不可……　　還好你這丫頭說的是‘讓我下’啊，你要是說‘讓我上’，少爺還就真不客氣了，甄英雄忍着誘惑，顛了一下，把要滑下去的丫頭顛上來，用力抱住了她的大腿。　　所以選擇步行，是因為不確定還有沒有其他的殺手埋伏着，甄英雄已經將喝的啤酒吐出了大半，再一吹着秋風，基本清醒，走在覆蓋著義字會監視網的街道上，再有王思慕蓋在背上做掩護，甄英雄有把握保命。　　“真的……難……過，讓我下來……”　　王思慕一看就是喝不了酒的主兒，兩條小胳膊一揮一揮的，枕着甄英雄的肩膀，帶着啤酒味的呼吸全噴在了甄英雄的臉上，兩眼閉的死死的，還皺着眉頭，甄英雄氣啊，現在這時間，路上行人還很多，王思慕這不是成心吸引別人眼球嗎？　　死丫頭，什麼難過啊下來啊的，眼睛都睜不開，放你下來躺地上讓少爺我丟人嗎？甄少爺無奈，見路人看着自己，惟有加快腳步了，同時也對王思慕的呢喃有大意見了，怎麼還越說越大聲啊？　　“我忍不住了……讓我下來……我……恩……我真的忍不住了……”　　甄英雄被王思慕突然的大喊嚇了一跳，不少路人也看向了他，什麼忍不住了？！這口吻好象女人在做那事的時候對男人說的話啊，大街上你這個丫頭竟然能喊出這麼曖昧挑逗的話語？！　　就在這時候，甄英雄覺得后腰一熱，濕了，那臉啊，“唰”就變了……　　球……球球的，不是吧？！這丫頭所謂的‘忍不住’，居然是……她失禁了！　　後面越濕越厲害，甄少爺感覺自己的內褲加外褲全濕了，急啊，而王思慕，居然舒展了眉頭，一臉的恬淡，有沒有搞錯，你個丫頭睡着了就不怕丟人了啊？！掩耳盜鈴嗎？　　還好兩人穿的都是黑衣服，昏暗的霓虹燈下，也不易被看出什麼破綻，王思慕不鬧了，甄英雄心理負擔小了點，走的更急了，天啊，這叫什麼事啊？　　秋風再吹過，甄英雄冷啊，真他媽的涼，球球的，這筆帳，少爺早晚和你算的徹底，比你想殺我還不可饒恕！自己尿褲子，居然連累本少爺……　　“喂，小雪，你過來之前先偷偷到少爺的房間拿一套衣服出來，內褲也要拿，原因？別問了，少爺讓你拿你就拿好啦？什麼，已經出來了？那就回去拿，難道你想看到本少爺在大街上裸奔嗎？”甄英雄掛了電話，再看一眼王思慕，真相脫了她的褲子打她的屁股啊……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關係，甄英雄總覺得路人的目光是在嘲弄他，偏偏這次他一點底氣都沒有，太丟人了，這死丫頭小肚子存的那十幾杯啤酒酒，全用這種方法舒緩掉了，走起路來，皮鞋都發出‘撲哧撲哧’的水響，可想其排量之大啊，臉皮超級厚的甄少爺，也燒了個紅紅艷艷。　　“什麼？似乎有人追趕少爺？你確定嗎？”已經把三個殺手捆綁裝到車裡的項嘯鳴接到了手下的電話，正發著脾氣，“不確定你給我打電話干什麼？！少爺走的很快？恩……大概是着急上廁所吧，即便少爺再怎麼聰明，終究也是人類，有正常的排泄需求啊……”　　……　　聽唐甜甜描述，愛利絲是金黃色長發，帶着自然的波浪，和她一樣有着一雙淡藍色的眼睛，現在看起來，此刻的王思慕，是個人造的東方美女啊，就好象在電視台初次遇到甜甜一樣，只是戴了一幅黑色的隱形眼鏡，便很難分辨出她的國籍，這算是混血兒的優勢嗎？好象也只有甜甜和愛利絲擁有東西方完美結合的絕對美吧。　　光着屁股，只圍了一條浴巾的甄英雄，正對着倒在沙发上的王思慕，做着絕對的思想掙扎，球球的，少爺到底要不要幫她脫衣服呢？上衣濕透了，是酒，褲子也濕透了，是……　　自己剛剛洗過澡，浴池裡也在重新放着水，到底要不要給這女人洗澡呢？如果不洗，不說那味道問題，明天一定會着涼吧？甄英雄無奈的嘆了口氣，這丫頭可能是闌度的妹妹，自己是碰不得的，而且，萬一洗澡時沒忍住把她給上了，對於後面的計劃也有影響，還是等一下薛雪吧。　　薛雪來的不慢，在門口給甄英雄通了電話之後立刻上來了，可進門之後，薛雪臉上的紅暈就沒下去過，也難怪，甄英雄除了這一條浴巾，根本找不到其他可以遮掩身體的衣服，王思慕家裡，沒有一件男人衣服，總不能穿女生的內褲吧？　　即便夏天也不去游泳的薛雪根本沒見過男人在自己面前穿這麼少過，把裝衣服的袋子丟給甄英雄就要溜，卻被甄英雄給拉住了手腕，薛雪大驚，這少爺把自己叫到這個地方來，還穿成這樣，不會是想……　　“少爺，你，你想做什麼？！”　　球球的，你這警惕色狼一般的眼神是什麼意思？甄英雄一看這丫頭習慣性的抓衣領，嘆了口氣，“小雪，少爺我在你眼裡就是一齷齪的色狼嗎？”　　“不……是啊……”回答的夠牽強，看這意思她就是這麼認為的，也難怪，雖然沒有血緣關係，可能拉姐姐一起洗澡的男人，說他不色，誰信啊？薛雪作為唯一的知情者，即便全世界的人都信，她也不會信，那已經不單單是好色了。

# 第234章 雙美的誘惑

　　甄英雄這鬱悶啊，拉着薛雪走進客廳，薛雪還以為少爺要用強呢，掙扎啊，可惜，她的力氣太小，根本不是甄英雄的對手，而且，掙扎中突然發現，甄英雄的後背上，有處新添的傷口在流着血水，大概是因為泡過水的緣故，傷口的皮肉已經有些外翻！是刀傷！　　“少爺，你的後背受傷了！”　　“我知道，所以才讓你來接我。”傷口的疼痛在加劇，甄英雄不是關二爺，也覺得難以忍受了，把薛雪拉到了沙發前，一指倒在沙发上的王思慕，大言不慚道：“你看清楚，這還有個活人呢，少爺要是色狼的話，至於把你叫來嗎？直接把她上了不更方便！”　　甄英雄說話太直白，薛雪雖然比他大上六歲，可依然覺得受不了，畢竟她是很少接觸男人的，禁不住這樣的語言挑逗，可看到王思慕，她也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天啊，太漂亮了！　　粉里透紅的小臉如嬰兒一般嬌嫩，絕美的五官無可挑剔，是那樣的完美，小嘴微微張着，呼吸有些難過，看起來睡的並不舒服，而找尋這個睡不舒服的根源時，薛雪那臉啊，燒的快要化了。　　一身啤酒味，肯定是喝多了，可是，上衣濕透了可以理解，怎麼褲子也……　　因為失禁，王思慕看起來特別的狼狽，薛雪羞的幾乎待不住了，“少爺，這是……”　　“少爺為了她和別人打了一架，所以挨了一刀，她喝多了，我送她回家，路上，她尿了，還尿了少爺我一身，所以才讓你幫我帶衣服來啊。”甄英雄說這話的時候一臉的悲切，多少有些裝委屈的嫌疑，好象他這正人君子被薛雪誤會成色狼，嚴重傷了自尊一般，“我不讓你走，是想讓你幫她洗個澡，你也看到了，她尿了一身，不把衣服脫掉的話，明天不生病才新鮮，而且……小雪同志，你尿褲子之後難道不用洗澡嗎？要體諒別人啊……”　　“誰尿過褲子啊？！”薛雪再靦腆也有受不了的時候啊，氣啊，有你這麼缺德的人嗎？女孩子尿褲子這麼敏感的話題還能開玩笑，不是齷齪是什麼啊？！　　雖然受不了甄英雄這麼說，但薛雪還真着急了，都是女人，將心比心，薛雪也不得不承認甄英雄的話，換了誰，失禁之後也不會捂着吧？　　“少爺你也是的，為什麼不幫她處理一下啊？最少也把外衣給她脫了啊，晚上天氣很涼的……”薛雪把自己的小拎包甩到一旁，急急忙忙的跑過去幫王思慕脫衣服了。　　“小雪啊，我沒給她脫你都懷疑我是色狼了，這要是脫了，你不把少爺我當禽獸啊？”甄英雄擺了副聖人的姿態，球球的，她要不是闌度的妹妹，少爺我不採她也給她脫光了啊，有這麼合理的借口，不佔便宜就是白痴了。　　薛雪似乎很習慣穿制服，今天也不例外，白色的西式套裝，與王思慕的黑色職業套裝款式基本相同，赤腳穿着一雙黑色的高跟鞋，顯得很是性感，尤其是她現在蹲跪在沙發前，圓潤的後腳跟露出來不說，那身剪裁合體的衣服更將她身體的線條綳的清晰無比，肥美的豐臀，甚至勾勒出了內褲的款式，甄英雄幾乎看的呆了，球球的，這丫頭果然喜歡穿性感的內衣，看那內褲的邊緣線，應該是很小的情趣型內衣，沒想到小雪是個悶騷型啊……　　“啊？！少爺，你不要偷看好不好？”　　薛雪好不容易脫下了王思慕的上衣，才解開她的褲帶，突然想到甄英雄還站在身後，回頭警告之餘發現，這傢伙果然一臉的壞笑，殊不知，甄英雄看的不是王思慕，而是她。　　“哦？哦呵呵……，好，不看，不看。”甄英雄尷尬的笑了笑，拿着薛雪給他帶來的衣服走進了王思慕的卧室，卻沒有關門，“我換衣服，小雪，你可不要偷看。”　　誰會看你啊？！薛雪就沒見過比甄英雄臉皮厚的，還太子爺呢，一點身份的覺悟都沒有，行為舉止老是和小流氓小痞子看齊，也不知道他心裏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西服式的上衣很有約束力，不方便動作，所以薛雪脫掉外套，挽起了襯衫的袖子，雖然都是女人，可薛雪還是感覺到自己的手緊張的在顫抖，只剩下內衣了，這個女人的身材還真是完美啊，竟然能讓自己也看的血脈憤張，如果是男人看到，一定會為之瘋狂的吧？並不能說豐滿，甚至有些瘦弱，但她就是給人一種想要去疼愛的感覺，薛雪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竟然有些嫉妒王思慕了，到底嫉妒她什麼，薛雪自己也說不清楚。　　一邊摘掉王思慕那被啤酒浸濕的很時尚很性感卻並不暴露妖艷的胸罩，連薛雪也不曉得自己為什麼要有如此一問，“少爺，我記得，這位小姐是四方高中的老師吧？她是未來的少奶奶嗎？或者，只是少爺您的情人啊……”　　甄英雄當然不能說都不是，更不能說這女人就是要殺自己的傢伙，嘿嘿一笑，回答的很模糊，“都有可能吧。”　　薛雪心理莫名其妙的抽搐了一下，語氣中有了些氣憤，“這麼說，少爺你對她有企圖了？那三國小姐怎麼辦？你果然是在玩弄三國小姐，玩弄自己的姐姐嗎？”　　冷啊，雞皮疙瘩都能掉地上了，玩弄自己的姐姐？這話聽着真彆扭，甄英雄一邊系扣子，一邊說道：“你說什麼呢啊？少爺我誰也沒玩弄，小雪，你怎麼突然關心起少爺的事情來了？”　　薛雪被問的一怔，一想也對，自己不過是漢宮的面點師，是給甄英雄打工的，被他救過一命的普通女人，有什麼資格去過問他的事情呢？暗暗搖頭之後，將王思慕的內褲拉了下來，臉燒啊，居然給一個女孩子脫內褲，還是被尿濕的內褲，心理是很尷尬的。　　“咦？”　　雖然很羞人，可薛雪還是忍不住朝着人家私處看了一眼，可就是這一看，薛雪情不自禁的“咦”了一聲。　　甄英雄也知道自己還不能出去，奇怪道：“怎麼了？”　　“沒……沒什麼。”薛雪有些慌亂的應付過甄英雄，看了看王思慕的私處，又看了看她的頭臉，頭髮和眉毛是黑色的，可這裏怎麼是……　　難道是現在流行的新時尚？撓了撓頭，又搖了搖頭，薛雪懷疑自己是不是與時尚潮流脫節了，這才站起來，攙扶起王思慕，朝浴室走去，不過，她的力氣太小，走着很費勁。　　“用我幫忙把她抱進浴室嗎？”　　“不用！”薛雪趕快打消了甄英雄那很難分辨是不是好心的好心，“我一個人就成……哎呀……！”　　話還沒說完，一聲慘叫傳來，然後是倒地的聲音，甄英雄嚇了一跳，難道是王思慕突然醒過來了？　　表情一變，飛快的衝出房間，來到浴室一看，又要流鼻血，天啊，太刺激了……　　赤裸裸的王思慕趴在薛雪身上，雪白的肌膚晶瑩耀眼，那身條果然完美，細細的柳腰下曲線一陡，這丫頭雖然瘦了些，但臀部相當豐滿，一條深邃的峽谷讓甄英雄有一種要落下去的感覺，暈旋，好迷人，兩條修長的美腿太具誘惑力了，讓人的手難以自控的顫抖，想要去撫摩，玲瓏玉足，腳心的紋皺煞是可愛，好象一套精美的小玩具，從上到下，無一處不誘人，因為趴着，勉強算是沒露三點吧……　　薛雪倒在地上，一隻高跟鞋已經離開了小腳丫，另一隻雖然還穿在腳上，卻是斷了鞋跟，此時的薛雪微側着身，痛苦的揉着屁股，瓷磚地面上濕濕的，很滑，原來是甄少爺剛才打開水閥給浴池放水之後，忘記關上了，池水滿了，全溢了出來，不巧，薛雪剛才背扶着王思慕走進來時，正和甄英雄說話，沒注意到，偏偏穿的是高跟鞋，左腳一滑，鞋飛了，右腳單腳着地，本就支撐着兩個人的體重，怕摔傷王思慕，薛雪調整姿勢的時候，細細的鞋跟無法承受那扭轉晃動的力道，斷了，這一下好象摔的不輕。　　薛雪穿的是白色的西褲，因為是早秋服裝，料質比較薄，被地面的水浸濕，居然半透明的貼在了身上，如甄英雄想的一樣，裏面的內褲果然很小，而且，是紫色或者黑色的。　　“對不起，少爺，我……啊？！少爺，你不能偷看！”薛雪壓倒身子，雙手捂着王思慕的小屁股，急道：“女孩子的身體不能隨便給男人看的！”　　球球的，少爺看過的還少嗎？甄英雄隨手將自己剛才圍着的那條浴巾甩了過來，蓋在了王思慕身上，有些出乎薛雪的意料，原來他也不是這麼猥瑣啊，“這樣不就看不到了，小雪，你還能站起來嗎？”　　甄英雄表面冷靜，卻是因為心裏愧疚，不得已裝出來的而已，球球的，少爺我忘記關水閥了……　　薛雪右腳腳踝疼的厲害，低頭一看才發現，居然已經腫起來了，撐起王思慕，別說站起來了，坐着都費勁，疼的眼淚圍着眼圈轉。　　嘆了口氣，甄英雄把王思慕抱了起來，忍着沒發壞把這小浴巾給掀了，將她放在了浴池裡，不過，手上還是處於男人好色本性的佔了點便宜，摸了摸大腿，掐了掐乳房，手感很好，皮膚緊緻，最主要的是，已經確認，她的身體，有着和三國，櫻桃一樣的感覺……　　把薛雪從地上抱起來，嚇的薛雪險些尖叫，甄英雄盡量不在這個恐懼男人的女人面前露出其本性的一面，將她抱坐在池子邊，道：“反正你身上也濕了，就和她一起洗吧，待會找一套她的衣服穿。”　　薛雪一怔，順着甄英雄的目光側着低頭一看……想自殺了，天啊，可以看到內褲了，這該死的衣服是什麼料質的啊？太上當了，不過讓薛雪還能強迫保持鎮定的是，甄英雄雖然看到了自己出醜，卻並沒有露出什麼猥褻齷齪的表情，她哪裡看的到，甄少爺一走出浴室，就咬牙咧嘴的無聲發泄着火焰啊，球球的，今天到底是怎麼了？兩個美女斷鞋跟，兩個美女齊走光，還是兩個都不能碰的美女，這不是折磨少爺嗎？慾火難耐啊，血氣翻滾，傷口好象還在出血，先處理一下吧。　　……　　薛雪很聰明，行動不便，她洗過澡之後，先放了池子裏面的水，然後給王思慕擦了身子，穿上浴袍，同樣處理過自己之後，才把甄英雄喊了進來。　　甄少爺剛才差點沒找地方‘打手槍’發洩慾火去，把王思慕抱出浴室放在床上之後，又回來抱薛雪。　　被一個比自己小六歲的男人抱着，薛雪羞啊，奇怪的是，排斥男人的她似乎不怎麼排斥甄英雄了，難道，是被他佔便宜占的太多，有免疫了嗎？薛雪心跳加速，‘咚咚’的緊密聲音似乎就響在耳邊，這是什麼感覺？　　把薛雪也送到王思慕的卧室，甄英雄這到底是喧賓奪主還是自做主張就不好說了，反正他很不客氣的打開了王思慕的衣櫃，从里面取出了一套白色帶紅色條紋的春秋運動裝，由一件休閑修身的彈力長褲及一件短身高領的長秀緊身體恤組成。　　“換上吧。”根據目測，甄英雄可以肯定，薛雪身材相比王思慕要豐滿一些，王思慕的套裝，薛雪穿着一定會很累，但運動休閑服就不同了，有良好彈性，絕對能穿。　　因為剛才是在浴池裡給穿的浴袍，所以難免會濕一些，薛雪用被子擋着給王思慕脫了袍子，這才從被子里鑽出來，看到甄英雄拋過來的衣服，薛雪的臉又紅了，“少爺，我……這衣服……”　　“怎麼了？”甄英雄就搞不明白了，怎麼女人都這麼墨跡啊，少爺不是特意給你挑了一件高領的嗎？　　看着薛雪拿着衣服一臉的尷尬，這才恍悟，“哦，少爺明白，我馬上出去，你換吧，哦呵呵……，保證不會偷看的。”　　“不是，那個……”薛雪見甄英雄要走，更急，終於忍着巨大的羞恥，一咬牙，道：“少爺，我……沒有內衣！”　　沒有內衣？哦……原來如此！甄英雄都覺得好笑，還真給忽略了，這丫頭剛才把內衣褲也弄濕了，自己只給了她外裝，中空？是女人就會覺得不好意思吧？更何況那身衣服還是緊身的啊。　　“哎呀，大意了，呵呵，你等等，我幫你找。”　　其實薛雪大可自己去找，可她不好意思，這不是自己家，沒有自己的衣服，王思慕，也不是自己認識的人，好象不經過甄英雄，就有一種偷的感覺，不自在啊，可是……那位少爺到底在翻什麼啊？　　甄英雄終於在一個抽屜里發現了滿滿的各式內衣，按說隨便拿一套就罷了，可男人，對女人最貼身的東西都有一種不免疫，總是充滿了好奇，自己想看看不說，他嘴裏還有說辭，“小雪的胸圍是多少呢？大概是三十五C吧，不過這丫頭的胸罩都是三十四B的，而且，全是淺顏色的，沒有小雪你喜歡穿的紫色啊，內衣款式也很保守，好象還沒長大的孩子……”　　這色狼少爺果然看過自己的內衣！薛雪羞的差點暈過去，上次自己昏過去，他是不是佔了自己便宜啊？不然怎麼對自己的胸圍尺寸了解的如此準確？！　　“無所謂啦，少爺，拜託，你隨便幫我拿一套就好，求求你，不要再說話了！”　　有男人恐懼症的薛雪真要崩潰了，突然發現，自己確實不恐懼甄英雄這個人了，但絕對恐懼他這張嘴，總是在不斷髮掘自己對羞恥的忍耐極限，他是故意的吧？　　翻的亂七八糟，甄英雄有些失望，王思慕只有今天穿的這件是比較時尚的，其他的內衣，大多是白色，還有少數黃色，淺藍色，粉紅色這樣的淺顏色，款式保守的普通內衣，雖然可愛，卻和性感不沾邊，有些孩子氣，由此也不難看出她的單純，這個女孩子，神秘，卻簡單啊。　　隨便挑出一套粉紅色的內衣，才遞給薛雪，就聽到了手機響，一看號碼，甄英雄激動啊，還是第一次看到這個手機號碼沒有感到恐懼或者頭疼，在薛雪好奇的目光中，甄英雄衝出了房間，跑到了客廳，“喂，老姐，你終於肯打電話了啊！”　　“喂，死英雄，你現在哪裡？！是不是在和女人約會？！”　　一怔，兩人幾乎同時說話，但語氣都在對方的預料範圍之外。　　“約會？”甄英雄回頭看了一眼王思慕的房間，有點心虛，“什麼約會啊？”

# 第235章 毛髮惹的禍

　　甄三國開始火氣挺大，但聽到甄英雄接到自己電話時語氣中的欣喜，又來勁了，甜甜的聲音讓人發膩，“英雄，你是不是很想姐姐啊？”　　甄英雄打了個冷戰，“老姐，你這两天怎麼老躲着我啊？”　　三國一聽，沉默了一會兒，似乎是不好意思回答，又有點惱羞成怒，“先回答姐姐的問題！說，你想我了沒有？！”　　又發病了，死丫頭，你就不能正常一會兒嗎？甄英雄的欣喜全沒了，腦袋脹大，“老姐，你打電話來到底做什麼啊？”　　“你這是什麼語氣？很不耐煩，難道你真的討厭姐姐了嗎？”甄三國裝起嫩來，真是要人命，二十四了，老和長不大的孩子似的，動不動就用哭腔說話，“英雄，你現在是不是在和女孩子約會？不要瞞我，我都聽樂樂說了，你和同校的女老師好上了，是不是？！”　　樂樂？！甄英雄一怔之後猛然納過悶來，怪不得那丫頭下午開始就變的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呢，原來是對自己和王思慕的關係有懷疑，不過，她幹嗎要去告訴三國啊？樂樂一向很乖巧的啊。　　“沒有，姐，這怎麼可能，呵呵……”　　“樂樂不會撒謊的，你少騙我！”甄三國氣道：“你不娶我可以，娶別的女人就不可以，玩女人我不知道可以，知道了就不可以！我給你二十分鐘時間，你要不出現在我面前，那我就再也不要看到你，哼！”　　電話掛斷，甄英雄的汗又下來了，球球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無暇多想，甄英雄雖然不認為三國能做到永遠不見自己，但也不認為這丫頭做不出什麼瘋狂的事情來，死變態的不是正常人，還是趕快回去的好，不然，漢宮讓她拆了是小，如果跑到老爹那裡去告狀，一定會引起老爹懷疑的，那麼，王思慕就是愛利絲的事情極有可能會暴光了！　　“小雪，你穿好沒有？！”　　“啊……！”　　甄英雄問話的同時就衝進屋子了，薛雪上衣是穿好了，可腳扭傷，褲子穿起來有些費勁，為了少站起一次，她先把內褲提過膝蓋，然後套上褲子，才站起來正提內褲呢，被甄英雄撞了個正着。　　薛雪一聲尖叫，飛快的拉起內褲，一個不穩，倒在床上，差點把王思慕給壓醒了，但依然無法改變那裡已經被甄英雄看到的事實，芳草黑亮茂盛，但很整潔，明顯經過精心的人工修飾啊……　　“沒時間了，少爺改天請你吃飯向你道歉，現在我們得趕快撤退。”甄英雄可不想自己的完美計劃因為大公主吃飛醋給搞砸了，急着跑過來，將薛雪從床上抱起，把她的褲子向上一提，“少爺幫你穿！這樣也證明少爺不是對你有壞心思！”　　強詞奪理！難道你沒脫我衣服就證明你是純潔的人啊？薛雪羞的差點哭出來，甄英雄不但把她的便宜佔光了，居然還能舔着臉說出這樣的借口，十足混蛋啊！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了，薛雪算是認命了，甄英雄將她褲子提好，也不管什麼男女授受不親這一套，橫腰將她抱起就要走。　　“等等，我的鞋！還有衣服！”　　薛雪的臉紅的好象熟過了的番茄，又被甄英雄抱了，又有那種奇怪的心跳了，怕這個擁有死神一面的男人，又無法恨這個平時沒相形的太子爺，甚至，連被他佔便宜的排斥感覺也在逐漸淡卻，薛雪的心真的有些茫然了，但她絕對忘不了的是，這裏，不是自己家！內衣內褲的留在這裏太不象話了！　　“對，不能留下證據！”甄英雄說這話就讓人誤會，不留證據？你是來這裏採花的還是來偷東西的，有什麼見不得光的啊？　　在浴室找到掉落的鞋子，還有薛雪脫下來的內衣外衣，甄英雄統統裝進薛雪給自己帶衣服過來的袋子中，拎在手裡，抱起坐沙发上揉腳腕的薛雪，用最快的速度離開了這個公寓，卻忘記了，薛雪的衣服沒留下，他自己換下來的衣服卻忘記了，還有，那把裹在衣服中的……格洛克手槍。　　男人的呼吸，男人的心跳，男人身上的氣息，都可以清楚的感覺到，這是一種陌生的體驗。　　被甄英雄抱在懷裡的薛雪看着他的臉，突然發覺，這個死神一般的黑道少爺，一個絕對不是好人的好人，一個比自己小六歲，大多時候都不正經，卻偶爾會有超越年齡一般成熟一面的男人，也有很帥的一面，心跳，逐漸平穩，自己居然在害怕到無可反抗的男人懷裡，感覺到了久違的安寧，心裏，好塌實啊，儘管有些緊張，有些陌生的悸動，但這感覺，真的很好，他，是世界上自己最害怕，卻唯一不再恐懼的男人……　　……　　後背上的傷口已經止住了血，在薛雪給王思慕洗澡的時候做過處理，這是殺手的一種生存技能，但一番折騰，疼痛終於有些無法忍耐了，說到底不是專業的醫生啊，開車的時候，甄英雄根本不敢用後背去靠座位，薛雪不明白的就是這個，為什麼他要如此着急呢？大公主胡鬧的時候比正常的時候多，甄英雄不是給自己找罪受嗎？　　只有這次，甄英雄不能放任甄三國折騰，抱起薛雪，在她的提醒下拎起那個裝着她衣服的袋子，甄英雄也顧不上別人的眼光了，在客流最多的時候，衝過了漢宮的大堂，鑽進了VIP電梯，薛雪就沒敢把臉露出來，太難堪了，希望不會有人認出太子爺抱着的人是自己才好。　　甄英雄也是沒辦法，薛雪有男人恐懼症，他是最清楚原由的人，能讓自己抱，是因為她恐懼自己已經達到了某種無法反抗的地步，她不會接受其他男人抱她上樓的，可也不能把她一個人丟在地下停車場，為了節省時間，這是唯一的辦法。　　九樓，有漢宮內部的醫務保健室，值班的是個略有幾分姿色的中年女醫生，見甄英雄抱着漢宮最出名的冷艷美人闖進來，愣了好半天，才問了一句讓薛雪差點從窗子跳出去的話，“少爺，‘杜蕾斯’沒有了，‘傑士邦’的可以嗎？”　　天啊，這醫生完全誤會了，薛雪都不知道怎麼解釋了，這女醫生的表情太認真了，完全認定甄英雄是要和她上床，居然用最快的速度去葯櫃里翻找避孕套！　　“章醫生，少爺不是來要避孕套的。”甄英雄跑的有些喘，將薛雪放到病床上，道：“小雪腳扭傷了，您給看看，我還有事，過會兒再來接她……”　　話到此處，薛雪又感動又擔憂，甄英雄跑到這裏不治療後背傷口，急着去做什麼啊？去見甄三國嗎？可這感動片刻之後，讓薛雪徹底崩潰，希望這傢伙永遠不回來才好，只聽這即將走出門口的太子爺突然回頭對那醫生很正經的說了很曖昧的一句話，“少爺的房間里還有兩盒‘杜蕾斯’，不過，和良家婦女做，還是不戴那東西更有感覺……”　　良家婦女啊，看到那女醫生帶着異樣色彩的目光望向自己，薛雪真想扭傷的不是自己的腳，而是甄英雄的脖子。　　“地球果然變暖了，溫室效應了不得啊，連冰山美女也有融化的時候，小雪，你什麼時候和少爺好上的？”那醫生自問自答更讓薛雪難堪，“小雪你今年二十八了吧，看來傳言果然是真的，少爺有嚴重的戀姐情節……”　　戀姐？這倒是真的，薛雪想到甄英雄傷都不治就跑去見甄三國，感慨之餘還有些失落，如果沒有姐弟關係的束縛，他們兩個還真是絕配呢，最起碼，那兩個傢伙，都是那麼的沒溜兒……　　“啊？！”薛雪突然想到了什麼，一聲驚呼嚇了正給她查看扭傷部位的女大夫一跳，愕然望着她，卻聽薛雪緊張的咽了口唾沫，喃喃道：“少爺，還拎着我的衣服呢……”　　……　　“你還說沒去找女人？！那這衣服是怎麼回事？”　　十八分零五十三秒就衝進了自己的房間，甄三國在一個熱烈的擁抱之後，還以為甄英雄給她帶來了禮物，當甄英雄臉色大變之餘，在甄三國這黑市拳女王的身手之下，袋子被她搶走了。　　還帶着女人身上的香水味，且濕濕的衣服，任你說大天來，也無法辯解那絕對不是禮物的事實吧？　　都怪自己太慌亂了，居然一直沒有察覺到手上還拎着這個東西，此刻，甄三國一臉殺氣的抖開着那條小小的紫色帶鏤空蕾絲的內褲，好象要吃了自己似的，甄英雄氣啊，薛雪這丫頭也是的，外面穿的那麼保守，裏面穿的性感給誰看啊？　　樂樂一臉的好奇，本來覺得那外衣很眼熟，好象是薛雪今天穿過的，但一看到那內衣，又有點迷惑了，看來她也很難想象薛雪裡外的着裝差異有這麼大，不敢肯定，所以沒有說話，小心的看了一眼，見甄英雄在看她，連忙把頭低下，老實的站在牆角，自我反省錯誤，而坐在床上的櫻桃則是很好奇的拿着薛雪的性感胸罩，在自己那才開始隆起的胸脯上比畫，一臉的不服氣啊，那罩杯對她來說，是一個絕對的魅力差距。　　球球的，少爺這是招誰惹誰了啊？世界上絕對不存在完美的計劃，這話不假啊，愛利絲那麼完美的暗殺，被少爺我給破了，可她絕對沒想到，她並非完敗，同樣對少爺造成了打擊啊，至少，變態姐姐要發飆了。　　“姐，如果我說，我和那衣服的主人一點關係都沒有，你相信嗎？”　　甄三國突然發現了什麼，小心的用手指在蕾絲內褲上捏起一根黑亮的，微微帶卷的毛髮，陰着小臉冷笑道：“你說呢？”　　不用說了，你肯定不信……甄英雄冒汗啊，三國那表情是怎麼回事，瞧這意思，要動手啊……　　“這根東西是不是你的？！”　　“啥？！”　　甄英雄眼珠子沒掉出來，三國運了半天氣，居然問出這樣一句話，沒暈倒，甄英雄算是抵抗力超級強了。　　“女人的內褲上有你那裡的毛髮，你還敢說你和這騷包沒關係嗎？！”三國氣的眼淚都流出來了，經常嘴上說的痛快，也知道甄英雄肯定有過不少女人，但真的被自己發現並面對的時候，甄三國也詫異，自己竟然一點也無法寬恕。　　女人，本就是善嫉的，再怎麼性格變態，三國終究是個女人，一個想要獨佔自己喜歡的人的小女人。　　“老姐，我對天發誓，那東西絕對不是我的，你也穿內褲，難道你那裡不掉東西嗎？！”甄英雄一急，什麼話都招呼，樂樂光是聽着就鬧一大紅臉，站着都不自在了，而櫻桃，居然拉開自己寬鬆的睡褲，很認真的低頭看了看，似乎在確認自己那裡有沒有‘未老先衰’的現象一般。　　甄三國臉也紅了，可死變態的就是死變態的，只見這丫頭將那內褲往床上一甩，剛好丟在櫻桃的臉上，將那毛髮向著甄英雄一遞，雖然流着眼淚，可還是用最認真的態度發著飆，“你不要當我是傻瓜，女人那裡的毛髮有這麼黑，這麼粗嗎？！”　　吐血，咬舌頭了，球球的，你這死丫頭要是不挑逗人能死啊？！甄英雄一句話喊到口邊被三國噎了回來，沒嗆着是幸運，沒把舌頭咬下來是運氣，有這麼一活寶姐姐，真不知道上輩子做過什麼缺德的事啊……　　“你有沒有搞錯，老姐，難道你的不那樣，其她女人也不能嗎？！”這架吵的，明明很認真，怎麼總有胡鬧的味道啊？太敏感了，可放棄理論又不成，話題太挑逗，甄英雄總覺得下體有莫種興奮的躁動。　　樂樂是真想捂耳朵啊，這算吵架嗎？櫻桃卻很有興趣的坐在床上笑嘻嘻的看着，已經和甄英雄發生過關係的她，對這些敏感話題，基本免疫，最主要還是因為這房間里的人都是自己最親近的人，被她看為沒有秘密的親人。　　“櫻桃和樂樂那裡的我也見過！和我的一樣，一點也不粗！”三國這話一出口，大腦受到震蕩，下體不斷有火焰膨脹的甄英雄理所當然會用一個男人的目光，帶着無限的遐想甚至齷齪的幻想去看自己唯一沒驗證的樂樂，這一看不要緊，樂樂一聲‘羞’痛欲絕的尖叫，拉着睡衣的下擺，捂住兩腿之間坐倒在地，紅似血的臉都抬不起來了，天啊，太羞人了！　　球球的，少爺又沒有透視眼，你這丫頭緊張什麼啊？甄英雄一走神的功夫，三國居然一個敏捷的箭步撲了過來，甄英雄折騰了一天，早沒力氣了，加上三國身手確實厲害，居然被偷襲得手，倒在了地板上，後背着地，本就是隨意處理的傷口迸裂，巨痛鑽心，竟是一點反抗的力量都用不出來了，太丟人了吧？少爺居然被女人推倒了……　　三國騎在甄英雄的大腿上，一邊解他的皮帶一邊流着眼淚氣憤道：“一定是你和那女人做那事兒的時候留下的，只要和你這裏一比就知道了，死英雄，我不就是幾天沒見你嗎？你居然這麼對我，去玩別的女人，你對的起我嗎？！”　　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啊？不要說少爺我沒去玩女人，就算玩了，也沒有對不起你的道理吧？難道不玩別人玩姐姐啊？甄英雄雙手攥住三國的手腕，奈何後背太痛了，丁點的力氣都用不出來，眼看着皮帶給解開了，心知這變態丫頭處於發病狀態，勸也沒用了，靈機一動，一聲痛呼，“啊……！！！”　　雖然痛苦的呻吟有些做作，但疼出來的汗不是假的，甄三國嚇了一跳，“英雄，你怎麼了？”　　“痛啊……”甄英雄本來就疼，再故意的憋氣，臉色還就是蒼白的如膏肓病人一般，別說三國嚇了一跳，樂樂與櫻桃也跑了過來，都是一臉擔憂。　　“痛？哪裡痛啊？”甄三國急啊，雖然嘴裏是這麼問的，但早就看出甄英雄是後背有問題，從他身上下來，讓他翻身，把衣服向上一推，樂樂一聲尖叫，三國更是哭了出來，竟嚇的手忙腳亂，“怎麼會這樣啊？英雄，你受傷了怎麼不告訴姐姐？我不是故意摔你的，這……唔……你等着，我馬上去喊章醫生！”　　說罷，起身拉着櫻桃就要跑，也不看看自己還穿着睡衣光着腳丫呢，甄英雄趕快一把攥住三國的腳腕，好傢伙，薛雪就在章醫生那裡，被這丫頭撞見又是事兒。

# 第236章 難纏的三國

　　“姐，我沒事了，扶我起來吧，到沙发上坐一會兒就好了。”　　甄三國已經急的沒什麼主見了，又是滿心的愧疚，見甄英雄還躺在地上，就算去喊醫生也應該先把他扶起來才對啊，“英雄，對不起啊，是姐姐不好，都是我太莽撞了……”　　甄三國道歉，樂樂更覺得不是味道了，眼淚圍着眼圈轉，一臉的懊悔，雖然攙着甄英雄，可全身的氣力都用去抵抗自己的抽噎與顫抖了，甄英雄雖然不太清楚這丫頭為什麼要和三國打小報告，卻沒有怪她的意思，要不是她，三國還躲着自己呢，那不更彆扭？　　拉着樂樂坐到沙发上不說，甄英雄還死死拉着甄三國的手，弄的三國又是愧疚又是感動又是甜蜜，這臭小子很少對自己主動的，被甄英雄差點摟在懷裡的三國哪裡知道，這位少爺是怕她跑到樓下的醫務室去啊。　　“爸爸，對不起，我……”樂樂到底是鼓着勇氣把實話交代了，“我看到你和媽媽幾天都不說話，還以為你們吵架了，中午聽說你要和思慕老師一起吃晚飯，我就以為……以為你不要媽媽了，所以看你這麼晚沒回來，才……爸爸，我只是想你和媽媽和好，可我不知道你還受了傷，唔……”　　“傻丫頭，你哭什麼？”甄英雄撫了撫樂樂的頭，笑道：“我受傷和你沒有關係的。”　　見甄三國聽到‘思慕老師’這四個字臉色一變，甄英雄趕緊編織着被刪剪了重點的事實，“樂樂你不是看到了嗎？下午我一個不小心，把球踢到了思慕老師的臉上，所以送她去醫院了，然後請她吃飯算是道歉，這不能算是約會吧……”　　甄三國一聽，倒也覺得有理，臉上表情鬆了些，甄英雄暗吐一口氣，樂樂果然不是多嘴多舌的丫頭，看來並沒有亂描亂畫的告訴三國自己在比賽勝利后對思慕提出的‘非禮’要求。　　樂樂雖然覺得甄英雄說的有些道理，可感覺着還是哪裡不對，就聽甄英雄繼續說道：“哪知道吃飯的時候遇到了小混混鬧事，找思慕老師的麻煩，作為一個男人，女孩子有麻煩的時候當然要挺身而出，所以我和他們起了爭執，沒想到他們對女人也能下手，措不及防，為了掩護思慕老師，我中了一刀，思慕老師也被他們打昏了，被灑了一身的酒……”　　甄英雄的瞎話總是能沿着真實的發生路線刪改，說把王思慕送回家后，因為她身上濕透需要換衣服，而自己身為一個光明磊落的純潔男人，自然不能幫她做這些了，於是把薛雪喊了過去，接下來講的，基本就是事實，薛雪在幫王思慕洗澡的時候傷了腳，濕了衣服，自己回來心切，所以把薛雪裝濕衣服的袋子也忘記放下了云云，如此一說，甄三國還就全信了。　　靜下心來想一想也對，如果他真的和別的女人發生了關係，還會傻瓜似的把‘罪證’也帶在身邊嗎？由此可見，他不但對那女老師沒企圖，還很在乎自己呢，不然怎麼會來的這麼急，連這東西也忘了給薛雪啊。　　“英雄，對不起啊，姐姐錯怪你了……”　　甄英雄本來正慶幸過關呢，就看到甄三國翹着小嘴就貼了上來，“喂，姐，你幹嗎？！”　　“親一下，當賠禮啊。”甄三國前面說的真不當回事，後面卻是臉蛋一紅，有些羞赧，“英雄，我冤枉你了，你想怎麼要姐姐道歉都可以，就算……讓我幫你洗澡也可以。”　　簌簌的汗，這丫頭的厚臉皮和少爺有一拼啊，甄英雄嘿嘿一笑，“不用了……”　　小臉一板，接下來又哀怨又傷心，甄三國的表情變換真是無常而豐富，“你果然生姐姐的氣了！”　　甄英雄都迷糊了，“我什麼時候生你氣了？”　　“那你為什麼不用我幫你……咦？”甄三國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無理取鬧方向過了。　　甄英雄無力的嘆了口氣，“老姐，你要胡鬧的話也要自己想好了再鬧，我為什麼要用你給我洗澡啊？”　　羞人，一提到這個話題，甄三國恨不得去挖個地縫鑽進去，她只是很習慣性的和甄英雄撒嬌，現在聽起來，好象自己在逼他和自己洗澡似的，無地自容啊，到底還是個女孩子，過去光用嘴巴逞能還成，真有過一次要一起洗的記錄之後，害羞的人居然是她了。　　樂樂也覺得羞啊，這話題好大膽，櫻桃小臉有些紅，上次和甄英雄的浴室激情變成了未遂的浴室偷情，又害臊又覺得可惜。　　“姐，你這幾天為什麼老躲着我？”　　甄英雄對這個問題很在意，他一直有個擔心，會不會是小愛那丫頭，把自己和一心的關係告訴了三國，所以她才慪氣躲自己的，可現在看起來，不象啊，樂樂也不知道自己和一心的關係，從這一點看來，小愛那丫頭雖然沒個正經，但嘴巴還是很緊的。　　甄英雄卻不知道，小愛同學不光是對三國不說，甚至不和任何人說，關於這一點，艾愛自己也有些納悶，彷彿並不想承認他們的關係，與別人說起來的時候，她更願意開玩笑似的把自己和甄英雄說成是一對兒。　　甄三國聽到甄英雄這個問題，小臉紅透，轉過頭去，居然不敢看甄英雄的眼睛了，“那個……其實也沒躲啊……英雄，我買了一款新的格鬥遊戲，要不要一起玩？”　　又開始轉移話題了，甄英雄無力的嘆了口氣，甄三國也覺得自己可能太含糊了，突然問了一句，“英雄，你，沒怪姐姐，沒生姐姐的氣嗎？”　　“怪你？怪你什麼？”甄英雄從小到大也沒真的生過三國的氣，笑了笑，“你是說把我推倒吧？沒事沒事，我身體結實的很，一個小刀傷而已，待會兒去醫務室處理一下就好了。”　　“不是這個啦。”甄三國罕有的扭捏神態真的很迷人，甄英雄都有些看呆了，頭垂的很低，摳弄着指尖，一派小女人模樣，“我是說……上次……”　　“上次？”甄英雄疑惑之餘也有點慚愧，要說起對不起的事情，好象三國還真沒什麼是對不起自己的，自己對不起她的地方倒多的數不清楚。　　“恩，上次在你的房間，我們不是說好一起洗澡的嗎？可是……”甄三國沒看到甄英雄臉上豐富的變化和樂樂那不自覺張開的小口，說了一句讓甄英雄無地自容且哭笑不得的話，“可我一脫衣服，好象就羞的昏過去了……我真是沒出息啊！昏倒了還要你幫我洗澡，幫我換衣服，虧我平時老纏着你，可你真的要我了，我卻……好丟人，我哪好意思見你啊？”　　甄三國能說出這樣的話，除了仗着從小就習慣了在甄英雄面前厚臉皮，其實也耗費了很大的勇氣，才說完就雙手捂臉扎到了一旁的小櫻桃懷中，再看櫻桃，那表情和甄英雄如出一轍，尷尬啊，羞愧啊。　　球球的，你那不是羞的暈過去了，而是被少爺我給迷昏過去的……　　樂樂偷偷的瞥了一眼甄英雄，居然一點也不鄙視甄三國的沒出息，換位來想一想，如果讓自己在甄英雄面前脫衣服一起洗澡的話，十有八九也得昏倒，即便是在最喜歡的人面前，脫衣服也是很難為情的吧？　　有不詳的預感，如果這個人還是甄三國的話，那麼，接下來一定會有條件開出來的。　　甄英雄的猜測果然中了，只見血紅滿面的三國一轉過頭來，雖羞，卻很大膽的望着甄英雄的眼睛，凶巴巴的強勢道：“英雄，你已經把姐姐看光了吧？不然我醒來之後怎麼會穿着你的內褲，所以，你應該對姐姐負責，沒錯吧？”　　錯大了！甄英雄急道：“拜託老姐，衣服是櫻桃幫你換的！”　　確認了一下，果然見到櫻桃點頭，三國一點也不在意，繼續說道：“那澡是你幫我洗的吧？浴室里當時只有你和我，我昏倒的時候感覺着被你抱到了水裡，所以，你還是看過我的身體了，不是嗎？”　　擦的時候少爺我是下手了，不過，只是擦了擦，然後摸了兩下乳房，別的咱什麼也沒幹啊！甄英雄卻不敢說當時櫻桃就在浴池裡面潜水。　　“老姐，你突然暈過去，屬於突發事件，純屬意外。”甄英雄辯解道：“難道為了搶救異性溺水者而不得已的人工呼吸就算非禮，就一定要我負責任娶了被搶救的人嗎？”　　“啊……？！你還給我做人工呼吸了？”　　“舉例，我那是舉例！”　　甄英雄碰到甄三國，嘴皮子功夫一定是癱瘓狀態，這丫頭忒不是常人了。　　“樂樂，你不覺得大孩子是不能和爸爸太親近的嗎？”甄三國突然發現樂樂幾乎貼到了甄英雄懷裡，有醋勁啊，“你現在已經是發育成熟的大姑娘了，這樣會讓你爸爸有邪念的……”　　胳膊上的觸感很誘人，樂樂這丫頭確實又豐滿了，甄英雄暗暗點頭，小樂樂已經成熟的可以採摘了。　　樂樂經三國提醒才發現，自己聽他們的曖昧話題有些入神，不自覺的就靠進了甄英雄懷裡，這裏，是她認為的世界上最最溫暖的地方，不過，也是唯一能讓這個假媽媽吃醋的地方，趕快從甄英雄懷裡起來，卻見甄英雄把三國也推開了，再被她摟下去，非出事不可，“姐，你靠的也太近了……”　　“你討厭姐姐了……”　　“祖宗，少爺求你，別鬧了。”甄英雄哭喪着臉，嘆了口氣，“我要去醫務室處理一下傷口，再不縫合，傷口會感染的，再說，我明天還要參加一場足球比賽的。”　　“爸爸你還要參加比賽？！”樂樂一聽就急了，“你受傷了啊！而且……爸爸你參加好象也……”　　樂樂的話不說明白比說明白還要命，球球的，對少爺的球技沒信心啊你！　　三國也一臉的不滿意，可還沒說話，就被甄英雄給截了回去，“一定要參加。”　　只有幾個字，甄三國卻不說話了，她雖喜歡胡鬧，但骨子里卻有着秦夢謠灌輸的傳統思想，對於男人自己的事情，女人是不需要過問，更不需要干涉的，真正愛一個男人，就要完全相信他，然後在他的羽翼下享受溫暖和保護，三國雖然對甄英雄在男女關係的問題上無法放任，但對他做出的屬於自己的決定從不強求。　　對與三國這方面，甄英雄是唯一可以感到松心的。　　“明天的比賽，我也要去看。”　　甄英雄差點躺下，“什麼？！”　　甄三國小嘴一嘟，“我知道你想說什麼，‘球球的，黑市拳大賽迫在眉目，你現在出去亂走的話一定會有危險’，放心啦，姐姐身邊有櫻桃呢，在有項嘯鳴那呆瓜帶在身邊，一定很安全的。”　　甄三國學着甄英雄的語氣說話，當真有模有樣，逗的樂樂和櫻桃笑趴了，甄英雄嘆了口氣，無奈，這丫頭可能真的是被關的太久了，很長時間沒有沒有走出漢宮，反正也沒什麼危險，去看看比賽也不錯，況且……甄英雄看了一眼和樂樂抱在一起的櫻桃，嘴角一勾，“好吧，但你們絕對要經過老爹的同意才可以。”　　“恩！”三國與櫻桃同時點頭，看來，兩人都很期待。　　……　　在堅持下，三國終於不纏着要和自己一起去醫務室了，拎着薛雪的衣服，才走到電梯口，剛好遇到木子華和項嘯鳴一起走出來，看到甄英雄，老鬼一臉的不滿，“小子，你瞞着你老爸做這些事情，到底有什麼目的？我怎麼總覺得被你利用了啊？剛才被抓回來的幾個人到底是誰？”　　一大堆的問題拋了過來，看到項嘯鳴抹着汗，甄英雄知道，他並沒有對老鬼把情況說出來。　　高橋澤事件之後又發生了幾次暗殺事件，所以木子華也就一直沒敢放鬆警惕，繼續負責着漢宮的安全問題，也是因為這個便利的條件，甄英雄才拉他下水，由他幫忙瞞着甄天的眼睛，偷偷將韓慧恩等人押回了漢宮。　　“你小子下午故意踢傷了王思慕那丫頭，是看上她了，還是別有用心？”木子華並不是省油的燈，甄英雄對王思慕有懷疑，他一早就很清楚。　　“我不踢她，她也很可能用其他的方法讓我送她回家，不是今天，也許就是明天，後天，大後天，少爺我不喜歡被動的等着，所以幫她製造了一個機會而已。”甄英雄淡淡笑着，道：“老鬼，如果你相信我，就繼續裝糊塗下去，無論漢宮發生了什麼，或者外面發生了什麼，都不要讓老爹和蘇阿姨知道，這很重要，算是我求你了。”　　木子華沒好氣的看了一眼甄英雄，又瞪了一眼項嘯鳴，“我不說，難道他們就不會懷疑了嗎？闌度活的好好的，你給他弄了個葬禮，搞的外面沸沸揚揚，雖然闌度只是你的人，但還是有幾個組織跑來這裏弔喪，擋的我這個累啊，還好蘇丫頭這次回來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老爸商量，把你老爸栓在了漢宮，不然早就聽到道上亂七八糟的猜疑了，我這校長最近都很少有時間去學校了。”　　甄英雄知道確實難為了木子華，但愛利絲的身份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固然是想保她的性命，更是想把顏冰給引出來，讓愛利絲活着，卻被自己控制着，顏冰一定會心理不安的，這方法有些無恥卑鄙，是對人心的一種折磨，甄英雄不覺得老爹或者蘇影能狠下心來這樣去折磨兒時夥伴。　　“總之，這些就拜託了，有你和嘯鳴一起瞞着，雖然對不住老爹，但絕對不會是錯誤的抉擇。”甄英雄曖昧一笑，“對嗎？嘯鳴。”　　項嘯鳴一大男人也會紅臉，木子華的懷疑更甚了，對甄天忠心不二的項嘯鳴居然對這沒溜的少爺言聽計從，連老闆都瞞着，莫非是……美男計？！仔細想想，項嘯鳴這小子確實連對象都沒有處過啊……木子華汗都下來了。　　其實項嘯鳴是不需要說服的，闌度重傷，自己手邊無人可用，從老爹身邊把項嘯鳴調過來是很正常的事情，而項嘯鳴對甄天的隱瞞，不能說沒有私心，或者說，他那點私心被甄英雄給無限放大了。　　不想看到韓慧恩慘死，不想看到義字會被威脅，你就得對本少爺妥協，不然，你就是罪人。　　這就是甄英雄對他說的唯一理由，然後，項嘯鳴妥協了。

# 第237章 英雄VS蘇影

　　“對了，嘯鳴，我那活寶姐姐明天可能要去學校看少爺比賽，你去負責他的安全，調派人手，把學校保護起來，然後。”甄英雄嘿嘿一笑，“在不惹起我老姐的懷疑下，把櫻桃替換到少爺身邊來，不要有任何人跟着她，明白嗎？我有事情需要她幫忙。”　　木子華還懵着呢，甄英雄已經走進了電梯，項嘯鳴突然想起了什麼，趕快回身對着剛關上的電梯喊道：“對了，少爺，剛才有人說看到你抱着一個赤腳的女人闖進漢宮，小公主正到處找你呢……”　　電梯已經下去了，也不曉得甄英雄聽到了多少，項嘯鳴一臉的懊悔啊，“日啊，我上來不就是要告訴少爺這個的嗎？娘的，剛才給忘了，希望少爺不要頂到槍口上，雖然一心公主沒說什麼，可我看那意思，甜甜小姐和蘇老闆好象要生撕了少爺似的啊……”　　木子華卻理項嘯鳴在說什麼，兀自納悶，甄英雄，找櫻桃那小丫頭幫什麼忙啊，似乎，那寫十個字最少有兩個錯別字的丫頭，唯一擅長的，只有……殺人……　　……　　“少爺，如果真的不需要‘雨衣’的話，您確定真的不把這盒避孕葯帶走嗎？”姓章的女醫生在甄英雄抱走薛雪的時候還在說著讓薛雪無地自容的話，她以為甄英雄是要帶自己去做什麼啊？　　“不需要。”甄少爺如果不給回答詳細了就不自在似的，可越說越讓薛雪不自在，“避孕葯也是乳腺癌的隱患之一，經常吃的話，會導致月經紊亂，對身體健康有影響……”　　“說到對身體有影響，少爺，您的傷口雖然沒縫幾針，也不是很嚴重，但最近两天還是不要有房事，一定要做的話，您就委屈一下，最好是採用男下女上的體位，讓小雪主導……”　　“男下女上？恩，我倒不是很在意這個體位的……”　　“少爺，求你了，閉嘴好嗎？”薛雪真的無力再辯解什麼了，隨便別人怎麼想吧，“我實在累了，想休息……”　　球球的，最想休息的是少爺我才對吧？甄英雄對那醫生一笑，算是告辭了。　　“今晚就不要睡你那員工房間了，腳受傷了很不方便，就住少爺隔壁好了，怎麼說你扭傷腳也有少爺的責任，那就讓少爺以身相許……不，是投桃報李的對你負責，照顧你吧，章醫生不是說了嗎？一個小時之後要再用冷水敷一下才可以休息。”　　電梯到十五樓，甄英雄很大方的要用黑色鑽石卡給薛雪開一個房間，薛雪本想拒絕，可聽甄英雄如此一說，竟然沒有說話，連她自己也覺得奇怪。　　和天堂閣同樣級別的房間並不能吸引薛雪，關鍵是甄英雄說了一句對自己負責，這話，讓薛雪心跳加速，義字會的少爺要給自己洗腳嗎？雖然上次艾愛也提出了同樣的事情，但這次由甄英雄親口說出來，薛雪緊張之餘，卻有了一分期待。　　不過，因為有意外，活着才精彩，甄英雄才轉過樓道，正要打開天堂閣隔壁的房間‘雲霞閣’的房門，就看到小愛同學從自己的房間里跳了出來，“姐夫，你果然背着我姐姐去偷女人，人贓並獲，捉姦在床了……誒……？！雪姐姐，是你？！”　　人贓並獲，捉姦在床？這說的什麼和什麼啊？！薛雪羞的無法抬頭，甄英雄也嚇了一跳，還未開口辯解，一冷冷的聲音響了起來，“小鬼，今天要算的帳，一筆是不成了吧？”　　蘇影？！球球的，這女人什麼意思，是在說上次送你花的事情嗎？其實你不用感激少爺的……　　甄英雄嘴角的笑很是牽強啊，果然，一直在他房間守株待兔的蘇影緩緩走出來，臉上因為氣憤而壓抑的笑容看起來真是可怕，不愧為能扛起一個黑幫組織的女魔頭啊。　　“死東西，那天險些嚇死我，藏啊躲啊的，今天你還跑的了嗎？你是不是應該給我一個解釋？！”甜甜拉着一心的手走出來，一臉的不爽，看到他正抱着薛雪的時候，臉上的表情閃過一絲變化，是嫉妒，還有傷心，更多的，是失望與氣憤。　　一心的表情就單一的多了，因為她首先看到的，就是薛雪赤裸裸的腳腕高高的腫了起來。　　既然喜歡一個男人，就要盡量去為他向自己開脫，一心就是這樣一個傳統的女孩，所以，她首先要確認，甄英雄為什麼要抱着一個女人回漢宮，而結果，讓有些自欺欺人的她鬆了口氣，那不是對自己的欺騙，而是真的，這傢伙，並沒有背叛自己，而是因為這叫做薛雪的女人傷了腳踝。　　一心有些得意自己對甄英雄的信任，或許，這是因為先前對他有不信任，在海邊浪漫之夜后的一個絕對反差吧，總之，甄英雄沒有辜負她對他的信任。　　一心松心舒心的時候，卻忽略了她有一個怎樣的媽媽，而同樣發現薛雪光着腳的小愛正擔憂的要去察看她的傷勢，從而擋住了蘇影的視線，蘇影沒看到薛雪的腳扭傷而腫的高高。　　“小鬼，你就是這麼對待我女兒的嗎？”看着甄英雄懷裡的薛雪詫異的望着自己的女兒，蘇影心裏更不是滋味了，那眼神里是什麼？是驚訝，沒做虧心事的話你驚訝什麼？！蘇影卻忘了，在她心裏，一心是自己的女兒，在別人眼中，一心，是個超具人氣的大明星啊，更何況，還是雙子星同時出現，而現在才鬧明白，小愛叫的姐夫，並不是完全的胡鬧，薛雪能不驚訝嗎？　　蘇影的眼中明顯閃過一道殺氣，甄英雄心底一顫，因為他看到蘇影垂下的右胳膊有一個熟悉的抖動，干，這女人要做什麼？！　　一種本能的危機感迅猛襲來，甄英雄將薛雪飛快的塞到走過來的小愛懷中，為了防止小愛摔倒，還特意推她靠在了牆上，這樣即便倒地兩人也不會摔疼，動作沒有停留，借勢轉身一腳踢出。　　漢宮的樓道非常的寬敞，甄英雄的動作可以完全打開，且飄逸流暢，非常的瀟洒，轉身的過程中已經從走過來的甜甜身旁閃過。　　好男不跟女斗的騎士精神在甄英雄這裏沒有，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一刻的鬆懈就可能是不可挽回的遺憾，甄英雄對自己的感覺一直很有自信，蘇影，要威脅到薛雪的生命了！　　果然，蘇影抖動之後抬起的手上握着一把小巧的手槍！一把女式專用的銀亮的‘掌心雷’！　　手腕被踢，槍脫手，甄英雄順勢向前一個箭步，對着她的臉就要饒上一拳，而蘇影，卻敏捷的向後退了一步，離開了甄英雄的攻擊範圍，回到了門口，小艾站在兩人的中間，已經愣了，還未反應過來呢。　　蘇影沒想到甄英雄動作這麼快，防範意識這麼強，而甄英雄也沒想到這女人躲的快，而且身上不光是一把槍，左手一抬，竟然還有一把同樣的小傢伙，瞄準的目標，依然是薛雪！　　“媽媽不要啊！”　　“媽媽不要啊！”　　“乾媽，您鬧過了！”　　兩個小艾加一個甜甜同時驚呼，而薛雪已經嚇傻了。　　她，要殺自己，甄英雄，在保護自己……　　這個場景，彷彿把薛雪帶回了兩年前的那個雨夜，已經感覺不到疼痛了，奄奄一息等待死亡列車到來的時候，那持着滴血刀子的‘割喉之狼’獰笑着撕開了自己的上衣，在人生最後一刻還要遭受侮辱的恐懼讓薛雪至今害怕一切接近自己的男人，雖然自己並沒有被侮辱，但換取的代價就是，自己，看到了永遠難忘的一個畫面。　　甄英雄，最冷酷的一面……　　那是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甄英雄，一個地地道道的死神，薛雪彷彿看到了蘇影被甄英雄面無表情的生生擰斷了手腕，然後被他一刀劃過喉嚨的畫面一般，胸腹中的痛苦無法呼出，因為喉嚨已經被切開，彷彿，那紅色的細線中噴射的鮮血撲面而來一般，臉上的肌肉在驚顫的生硬跳動之後，臉色蒼白，汗如雨落的薛雪發出了一聲痛徹心扉的尖叫，抱頭蜷縮在同樣坐在地上的小愛的懷裡，她身體突然舒展，居然暈了過去。　　甄英雄可不知道薛雪豐富的聯想到了兩年前的畫面，他只是出於本能的保護弱者，這一聲尖叫，更激發了他的某條神經的大幅度跳動，是憤怒！薛雪，只是一個善良的，弱小的女人，蘇影這娘們兒玩的太大了！　　居然把槍都掏出來了，甄英雄可不覺得她一個黑社會女魔頭是在開玩笑，不過是個誤會，但為了兩個女兒，她這種人什麼事情都做的出來。　　心裏恨，所以甄英雄下手也不留情面了，右拳沒有擊到，剛好起到了一個掩護作用，左手向上一揮，從右腋之下用老招數，把裝着薛雪衣服和高跟鞋的袋子甩到了蘇影的臉上，蘇影臉上吃痛，下意識的閉眼，心知不妙，反應倒也算飛快，看這身體反應，顯然是經驗豐富的高手，同樣是女人，她比三國厲害，穿着高跟鞋的右腿猛然撩起，之後腿勢一變，朝前踏來，防狼術的最大奧義，絕對的必殺啊，斷子絕孫腳！　　球球的，你穿的是高跟鞋啊！甄英雄沒見過下手這麼狠辣無償的女人，有些理解當年，甚至是現在老爹也只能把她當成一個小妹妹的理由了，這女人，率性而為，對認定的敵人毫不留情，說她沒長大，這份膽魄卻不讓鬚眉，說她孩子氣，她又有着超凡的見識，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個女人！與母親秦夢謠相比，她就是一個怪獸，女暴龍！人與獸是不能搭配的！　　你想讓你女兒受活寡嗎？甄英雄可真的氣瘋了，威脅一個男人的‘性福’，無論是誰，都罪無可恕！　　甄英雄側身讓過，那尖尖的鞋跟幾乎是擦着自己的小弟弟滑過去的，連另一側站着的小艾也嚇出了一身的冷汗，甄英雄不是韓信，但同樣不在乎胯下之辱，前提是，可以同時給對手造成傷害！　　蘇影只覺得胯下被頂住，睜開眼睛，沒看到甄英雄，倒發現地面離自己越來越遠，地心引力消失了！　　甄英雄在她未收腿的情況下低身，用肩膀頂在她兩腿之間，斜上發力，猛然起身，蘇影重心向後一仰，嚇的一聲輕呼，身體微微向下一滑，右腿的腿彎掛在了甄英雄的左肩膀上，甄英雄右手拉住蘇影持槍的左手腕，左手抓住她後背的衣服，用自己的身體當束縛的工具，好象纏繞着樹藤的大樹一般，短時間內製住了蘇影。　　蘇影的右腿掛在甄英雄的肩膀上，左手被制，右腋被甄英雄的胳膊卡住，右臂的活動範圍受到了制約，也無從發力，右腿的膝蓋死死的頂着右乳，這姿勢憋的她上不來氣，更要命的是，甄英雄把頭別在她的左腋窩，臉蛋子死死的擠着她的左乳，天啊，被一個小輩用這姿勢佔便宜，蘇影哪裡受得了啊？這比摟抱還過分啊！　　是不是佔便宜呢？反正甄英雄沒想占，僅僅是憤怒的爆發而已，這個姿勢，只是一個臨時想到的摔投技！　　扛起蘇影一步不停的衝進了房間，給小艾面子，不然，就不是把你頂飛落在柔軟的床上，而是堅硬的浴池裡了，摔死你這心狠手辣、蠻不講理、自以為是的女怪獸！　　可即便如此，被拋了一人多高才頭下腳上墜落在床上的蘇影也半天沒爬起來，骨頭都要散了似的，手槍也不知道掉在哪裡了。　　“媽，你誤會了啊！”　　小艾怕蘇影再發飆，趕忙跳上床抱住剛坐起來找手槍的她，“雪姐是YY的司機，扭傷了腳，所以才被他抱上來的。”　　蘇影其實就是想用恐嚇的方式試探一下那‘狐狸精’在甄英雄心裏的位置，從被摔的一點形象就沒有這點看來，結果無疑是最糟糕的，那小鬼居然一點也不考慮自己的身份就讓自己如此難堪，簡直混蛋，可聽了小艾的話，又是另一種感覺了，似乎，自己似乎誤會什麼了。　　甜甜和艾愛合力攙扶着已經昏過去的薛雪走進房間，兩個丫頭的火也都是朝着蘇影。　　“乾媽，您能不能不用黑社會那一套來試探別人啊？您看看，動不動就掏槍，把人家都嚇昏了！”　　“雪姐姐的腳腕腫的很厲害，媽媽，您太冒失了吧？”　　蘇影一看，敢情自己成了唯一的惡人啊？雖然知道自己試探的方法確實有欠斟酌，可自己是唯一的長輩，道歉的話卻說不出來，而且，甄英雄下手也太不留情了，“誰讓他沒解釋的啊？”　　“媽媽，您問都沒問就動手，他怎麼解釋啊？而且……”小艾臉紅了一下，“您踢的那腳，確實很過分……”　　蘇影這委屈啊，我為了誰啊我？你們幾個沒良心的丫頭到底看清楚了沒有，被摔的尊嚴掃地的可是你們的媽媽啊！　　甄英雄懶得和蘇影這瘋女人說話，看到她，就一點也不覺得那顏冰來殺自己有什麼奇怪的了，把那老頭子算在裏面，除了完美的秦夢謠，他們中還有正常人嗎？　　“我們扯平了！”甄英雄淡淡說道：“你要算的帳已經結清了。”　　蘇影一怔，就見甄英雄一點不顧及的將上衣脫掉，轉過身，把自己才治療過的傷口展現給蘇影，“傷口又迸裂了，這是你的責任。”　　三個女孩子齊聲低呼，一起撲了上來，卻沒有任何人露出害羞的表情，六隻溫柔的小手在那傷口周圍不停的撫摩，關心的話語能融化掉甄英雄，巨痛的傷口也抹了蜜似的，痒痒的，好舒服。　　甄英雄得意的笑容讓蘇影更想發飆，這狡猾的小鬼是怎麼受傷的不清楚，但他故意把傷口展現給三個女兒看，明顯是沒安好心眼子！用專業黑社會的眼光一眼就能看出來，那傷口，並不嚴重！　　球球的，和少爺我斗？你這女人太嫩了！甄英雄嘴角一勾，心裏笑啊，少爺這刀挨的有用，真有用，最少，甜甜不會和自己算帳了，而蘇影，帳沒算成，還讓三個女兒一起鄙視了，這年頭，黑社會光狠不成，還要有智慧，誰讓少爺我是老師呢？結兩家之所長，勇猛與智慧兼具也。　　在三個丫頭對媽媽放射死亡光線的目光中，在她們或溫柔，或緊張，或不忿的關心中，在甄英雄做作的裝委屈，得便宜賣乖的安慰中，還隱隱可以聽到兩眼噴火苗子的蘇影在磨牙。　　讓這小鬼做了女婿，老娘我的美麗容顏就真保不住了，生氣，會讓皮膚提前衰老的……

# 第238章 思慕的尷尬

　　“什麼？！過來看比賽？！”　　早上八點半了，啃着煎餅果子的甄少爺還在大街上晃悠呢，今天是運動會，老師不需要記考勤，甄少爺倒是不慌不忙，反正老師的足球比賽要下午最後四點半才開始，不用着急，可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讓甄少爺沒法悠然自得了，“情人老婆，你好不容易放假，還是在家休息吧，不然，你去少爺家等着我啊，順便幫我準備晚餐好不好啊？”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昔禍福，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昨天幸運的連過幾關，今天倒霉的事情蓋頂，白果今天放假，居然要跑來看自己在球場上大發神威，球球啊，這也太可怕了吧？　　變態姐姐甄三國今天也要來啊！　　黑道公主與警界之花的激情對決？媽啊，想想就流汗。　　白果現在儼然將自己視為甄英雄的‘合法’女友，上次沒有問出甄英雄到底喜歡誰多一點，好勝的白果雖然不好再問一次，但已經有了決心，最少，甄英雄並不想失去自己，那麼，就讓他只能擁有自己，所以，聽說他今天要參加比賽，理所當然的要跑來助威。　　“下午四點我就過去，然後我們一起去買晚餐的素材吧。”白果突然的溫柔讓甄英雄不習慣的直掉雞皮疙瘩，只聽她很羞赧的說道：“其實……我不會做飯，還是你來吧，拜拜……”　　聽着手機里傳來的忙音，甄英雄手都在哆嗦，球球的，少爺我剛才多什麼嘴啊？這次可糟糕到極點了，晚上，應該是和王思慕一起晚餐才對啊……　　學校裏面開着運動會，可大門口也熱鬧的很，小胖子陳虎強正守在門口等着甄英雄呢，見他霜打茄子一般垂頭喪氣的走來，趕快領着幾個小弟跑過來。　　“偶像老大，盤口已經開了，我們什麼時候下注？”說罷，陳虎強眉頭一皺，有點擔憂道：“老大，我已經調查過了，小公主她們很可能，不，是肯定連貼水盈利也吃不到，不會賠乾淨，但是想把本錢收回來也困難，英劍高中的盤口組織者根本是故意自損也要整小公主，對買英劍獲勝的來而不拒，現在已經有三四百人下注了，而且不少大投，依照這麼看，如果英劍贏了，落便宜的都是賭民，來而不拒這個決定是早上才放出來的，應該是昨天確認了我們的實力……咳，老大，小公主和小魔女正去找英劍高中合作開盤口的負責人理論，我們怎麼辦？”　　甄英雄聽到這個，略微從打擊中回復了一些，點頭道：“淫賤高中的人果然沒品，我想，他們是故意不限制買進，好最大限度的賠錢，造成小愛那幾個丫頭的損失，實際上，自己已經在下面買了大注，一賠零點三五，哼哼，從一開始，人家瞄準的就是小愛她們那點賭資吧？理論也不會有結果的，上了賊船出了海，後悔也晚了，不過，那更好……”　　“老大，那我們是不是也買英劍高中……哎呀！”　　陳虎強話說了一半，被甄英雄一拳頭勺在腦袋上，“白痴，想賺大的，當然要買我們自己，現在買英劍的人那麼多，積累了多少準備陪給我們的鈔票啊，他們不是有錢嗎，少爺統統給他圈過來，一點五？哼，我看你們怎麼賠！”　　“可是老大，我們有可能贏嗎？”陳虎強怕挨揍，先自己抱起了腦袋，“就您昨天那辣手催花的高超球技，才是今天下注一面倒的根源啊，連本校學生都去買英劍高中了……”　　甄英雄二話沒有，從錢包里掏出一張卡，遞給陳虎強，嘿嘿一笑，“昨天不辣手催花，今天就不會有一面倒的下注，我們投下的二十萬才能最大限度的榨乾這些不學好的學生不是嗎？”　　原本計劃投十萬，現在居然翻了一倍，甄英雄的自信讓陳虎強一怔，然後猛然醒悟，笑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啊！　　“不要惹人懷疑，用你們那個什麼天使護衛隊的名義去下注，記住，要等到最後的時刻下，讓那群壞孩子沒有太多的時間考慮就吞下這一注。”　　甄英雄擺手走如校園，陳虎強和另外幾個小弟眼裡射出的崇拜光芒，可以拼湊出一道彩虹，老大實在太聰明了，這才是真正的黑社會精英啊……　　……　　一個人躲在教學樓天台的角落，依然聽的見樓下的喧嚷，運動會火熱的進行着，兩方學院的拉拉隊聲勢浩大，較勁啊。　　王思慕第五十次撥通了韓慧恩的電話，關機，三十五次撥通藍涯的電話，關機，二十七次撥打微兒的電話，也關機，她心裏亂成了一團，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三個人都不和自己聯繫？昨天，究竟怎麼了？　　從懷裡掏出了甄英雄那把銀亮的格洛克手槍，王思慕的臉，好象抹了一層紅紅的漆。　　頭痛欲裂中昏昏從床上做起，是酒後的后遺症，可讓王思慕差點從欲裂到爆裂的是，一掀被子，她發現，自己居然是赤身裸體的！　　這一看，王思慕當時就呆了，下床之後連忙尋找微兒和韓慧恩，卻在浴室找到了甄英雄遺落的衣服！　　甄英雄沒有死，他的衣服在自己家的浴室里，這證明什麼？暗殺，失敗了，甄英雄還活着，那麼，韓慧恩和微兒已經……　　王思慕當時就坐倒在地，她不知道是哪裡出現了問題，用力的回想，也想不起什麼，但依稀記得甄英雄在酒吧里給自己擋了一刀，翻看他衣服的時候，真的發現外衣和襯衫上，有一個重疊的刀口，而且，白色的襯衫被染紅了一片，王思慕心理複雜的望着那件襯衫的時候突然意識到了一個問題的關鍵。　　甄英雄的衣服為什麼會在這裏？自己的衣服又是誰脫的？！從來沒有被人碰過身體，更不要說被人脫光衣服了，王思慕最後一分安慰自己的理由也沒有了，‘哇’的一聲哭起來。　　可哭過之後仔細檢查了一遍，並沒有感覺到不適的下體真的沒有被蹂躪糟蹋過的痕迹，難道說不是甄英雄嗎？也對啊，甄英雄那麼好色，如果是他給自己脫衣服的話，怎麼可能會不對自己怎樣呢，那會是誰呢，而且，為什麼要脫自己的衣服呢？　　王思慕疑惑中嗅到了一點異味，有些刺鼻的異味，小眉頭一跳，臉色變的很可怕，因為她好象又想到了什麼，這個，該不會就是答案吧……　　小臉血紅的在客廳找到了自己的衣服，雙手的顫抖牽動全身，跪在沙發前，在無數次祈禱之後把已經有些變了顏色的濕濕的內褲拿到的鼻子前，然後，一直屏住的鼻息猛然一吸，與甄英雄衣服上相同，甚至更誇張的異味直衝大腦，王思慕咳嗽之餘竟有了自殺的慾望，天啊，自己昨天竟然失禁了啊！　　感覺沒有錯，是甄英雄背自己回來的，也只有他背着自己，他的褲子才能濕成那樣，這麼說，自己的衣服真的是他脫的，因為，自己給尿濕了，不得不脫……　　王思慕曾真的動心思用甄英雄落下的那把槍結果了自己，高傲的大小姐，無比尊貴的公主，居然在一個男人的後背上尿了褲子，還尿了人家一身，身體被看光了，那男人給自己洗了澡卻沒有碰自己，這證明什麼？　　王思慕剛才還擔心自己被甄英雄給碰了，現在卻因為他沒有碰自己而無地自容，這隻有一個解釋吧？他肯定是嫌自己太髒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大姑娘居然喝多酒尿褲子，一定被他看不起了！　　王思慕，或者說是愛利絲，在這世界上彷彿只有一個對手，那就是甄英雄，她被灌輸的思想，就是從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輸給甄英雄，於是，她想從任何一個方面征服這個男人，儘管連愛利絲自己也沒有察覺到這個心理的存在，世界上所有的男人看不起她都無所謂，但只有甄英雄不行，可現在……　　昨天到底發生了什麼？暗殺為什麼會失敗，藍涯，微兒，韓慧恩，他們又怎樣了，去了哪裡？　　王思慕一個人躲在天台上，無論怎麼的回想，對昨晚從酒吧出來之後的事情也沒有丁點的印象。　　正在此時，手機響起，王思慕驚喜的一看來電，臉色立刻發生了絕對極端的變化，天啊，是甄英雄，一個自己現在最不想見，最不敢見，最害怕見的傢伙！　　難道，微兒他們已經被甄英雄抓了嗎？王思慕深吸了一口起，看了看身邊的手提箱，接下了電話，他們，是不會出賣自己的，甄英雄，絕對無法看透自己完美的計劃，今天，依然有殺他的機會！　　“喂……”鼓了半天的勇氣，一張口，心虛的打顫，倒不是因為暗殺失敗，而是因為自己被這男人扒光了衣服，純屬女兒心態。　　“呦！，思慕，好些了嗎？昨天你醉的很厲害啊……”　　聽到甄英雄這聲音，王思慕本應該慶幸他沒有看穿自己的計劃，但此刻她卻想從天台上飛下去摔死算了，衣服果然是他給脫的！想到自己神秘地帶的草坪與發色的異樣，王思慕羞啊，甄英雄不會對此有什麼懷疑吧？　　“好……好多了，甄老師，我想問你一件事情，昨天……那個，昨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啊？”　　王思慕的問話有兩重含義或者目的，好象是隱諱的問自己的衣服是怎麼回事，實際上，她也希望甄英雄對這個比較籠統大面積的問題給一個同樣大面積的回答，把酒吧里直到回家后的事情都告訴自己。　　甄英雄正在空空的教室，趴在窗前看下面操場的比賽，剛好是小公主艾艾的一千五百米決賽，操場那裡集中了至少上千學生，其他會場很是冷清，由此可見那丫頭的號召力了，仙女黨的拉拉隊與樂樂的天使護衛隊難得配合，一起助威，聲勢浩大，艾愛明星一般的站在起跑線前做作的揮手，看的甄英雄直冒冷汗。　　“恩？昨晚嗎？”一聲槍響，甄英雄一面看着小愛同學飛奔出去，一面回答王思慕，道：“你失戀，堅持拉我喝酒，結果喝多了，不巧被上次在早點鋪騷擾你的痞子找了上來，把他們打發了之後，我就背你回家了……”　　王思慕模模糊糊記得為了對付痞子，甄英雄招呼了不少的手下，還為自己挨了一刀，當時以為是做夢呢，看來是真的，但那傢伙卻把自己受傷的事情隱瞞了，說的輕描淡寫，這讓王思慕心理有了些混亂的不解與茫然的感動，不停的警告自己，甄英雄是個敵人，不要去同情他感激他，可還是難以遏制那讓自己矛盾的衝動。　　“沒有發生其他事情嗎？”　　即可以指暗殺，又可以指甄英雄受傷，或者，也可以指，自己失禁……又羞，又怕，又擔憂，這個問題問出去之後，王思慕心裏的複雜不足為外人道，心跳，就好似心臟在猛烈的撞擊着胸口，彷彿要破膚而出一般。　　艾愛那丫頭就是能跑啊，四百米一圈的操場，過半之後就確定了領先優勢，一圈下來已經領先第二名超過五十米了，運動神經比她姐姐強太多了啊，甄英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不知道是為了艾愛高興，還是因為王思慕的問題，“有啊……”　　王思慕心裏一跳，左手死死的抓住拿着手機的右手手腕，但因為緊張而顫抖的已經不光是手腕了，“什……什麼事情啊？”　　“思慕，你要不要做我的女朋友啊？”　　“啊？！”　　甄英雄沒有回答，反而問了一個讓王思慕驚訝失聲的問題。　　“那個，該怎麼說呢，其實思慕，你早上起來的時候應該發覺了吧？你那個，是光溜……咳，是沒穿衣服的，而少爺我的衣服落在你家的浴室了……”　　王思慕羞啊，可羞到極點之後反而說了一句自己也奇怪的話，似乎是不太服氣甄英雄說的這麼隱諱，“恩，發現了，而且，我還發現自己少了一套運動服和一套內衣。”　　“那個啊，被我穿走了……”　　“什麼？！”　　球球的，少爺我這嘴該抽！甄英雄因為看到小愛突然又提高的速度，有點走神，此刻趕快彌補道：“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運動服被我穿走了，沒辦法，你家裡實在沒有我能套上的衣服，只有那套彈性不錯的衣服可以穿，穿女人衣服，少爺我也是很無奈的，所以昨天晚上我是抄小路假裝專業運動員跑步回家的，至於那個內衣，本來是要給你換上的，可後來忘記了，就被我從你家給帶回來了……”　　戀物癖，這傢伙肯定有嚴重的戀物癖，他根本是故意偷自己內衣的，還把那抽屜翻的亂糟糟的！不過……穿女人的衣服裝運動員跑步回家，真虧這小子想的出來啊，王思慕雖然知道不是笑的時候，卻還是忍俊不禁。　　“這麼說，我的衣服……”　　“抱歉，是我脫的。”　　真痛快，王思慕汗都下來了，各種複雜感覺還沒有爆發，就聽甄英雄繼續說道：“思慕，昨天，你……失禁了。”　　想死，王思慕都能感覺自己這臉就好象高速公路上急馳的汽車突然爆缸的發動機一樣，火紅的冒起了白煙，天啊，羞死了，這小子和女孩子說這樣的話題時為什麼不能含蓄婉轉一些，非要這麼直接啊？　　“當時我正背着你，所以也被你尿了一身。”甄英雄的語氣是很認真的，可表情卻有點淫蕩的回味，“把你送回家之後，我怕你生病，所以，擅自做主給你脫了衣服，洗了澡，少爺我坦白承認，我看光了你的身體，所以，雖然知道你並不喜歡男人，我還是要負責的問你一句，思慕，你要不要做我的女朋友？”　　把我看光了還想我做你的女朋友？！你這混蛋腦子裏面進水了吧？王思慕確定真相之後已經眼淚橫流了，這算什麼啊？！　　電話那面的沉默早在甄英雄的意料之中，咳了一聲，甄英雄突然說道：“對了，昨天還發生了一點麻煩的事情……”　　王思慕精神一震，儼然將羞赧拋在後面，“什麼事情？！”　　“我被襲擊了。”甄英雄在心裏和老媽秦夢謠懺悔之後，道：“有人在暗處對我開槍，還好我在和痞子打架的時候把喝到肚子里的酒給吐了，所以險險的逃過了一條命……”

# 第239章 臣服於少爺

　　王思慕緊張的咽了口香唾，“那，抓到那幾個壞蛋了嗎……”有點彆扭，好象在自己罵自己。　　“咦？思慕，你一點也不驚訝嗎？”甄英雄故意說道：“昨天我回家和樂樂一說，她嚇的直哭啊。”　　“當，當然驚訝了，不過，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那個……比較特別，有人想殺……討厭你並不意外，所以，也不是非常的難理解。”王思慕感覺自己有些被甄英雄牽着鼻子走，“你抓到壞人了嗎？”　　“沒有，所以才問你要不要做我的女朋友啊。”甄英雄嘆了口氣，道：“我的人去包圍殺手襲擊地點的時候，他們早溜了，當時我背着你，他們肯定覺得你是我女朋友，說不定以後會對你下手的，況且，我還看到了你的身子……”　　言下之意，要王思慕做女朋友，一來是為了負責，二來也是為了保護她的安全。　　王思慕鬆了口氣，看來藍涯他們果然是和計劃的一樣，失手之後立刻離開了，可為什麼不和自己聯繫呢？難道是被甄英雄的人給咬住了，藏了起來，不敢輕易和外界聯繫？　　雖然和預料中一樣，失手之後就會得到更接近甄英雄的機會，但為什麼自己會有一種不安的感覺，難道，是計劃太順了嗎？王思慕的心現在很茫然，空空無落，沒底啊，不過，她卻清楚，如果藍涯等人被義字會死死的咬住，也代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這個時候，是對甄英雄動手的好機會。　　“這個，你現在和我說這些，太突然了……”　　“對啊，我知道，呵呵，少爺會給你時間考慮的。”　　王思慕氣的直磨牙，這個甄英雄當真夠無恥的，怎麼幾句話就把自己給帶溝里去了？說著說著，好象是自己欠他的一樣，有沒有搞錯，被佔了便宜的，是本小姐我才對吧？！　　甄英雄卻不理王思慕的感受，見小愛毫無懸念的即將衝線，他嘿嘿一笑，“思慕，你已經到了學校吧？”　　“恩，我在學校。”　　“那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飯呢？就算是幫小愛慶祝勝利吧。”　　“不，不了，我想，靜一靜……”　　“好吧，但不要亂跑，殺手可能就在學校附近，雖然我的人已經把學校包圍了起來，但也不保證會有殺手溜進來的可能。”甄英雄徹底的誤導着王思慕，“少爺不在你身邊，你一個人一定要小心，我先掛了，有事情的話，立刻打我的電話，思慕有危險，少爺我一定會用最快的速度出現在你身邊守護你的，恩……是騎着白馬，哦呵呵……”　　手機里傳來忙音，王思慕的心也跟着聲音亂了，白馬，他想說是自己的王子嗎？可笑，你是一個必須被我殺掉，或者把我殺掉的人，我們之間，是不存在‘守護’這個詞的！　　想是這麼想，可王思慕的心裏，還是有一絲甜蜜流動，雖然她知道，那甜蜜是假象，或者是自己不可能摸到的幻想，雖然她很快，將那甜蜜埋藏，但是那感覺，卻留在的大腦中，甄英雄，自己宿命中的敵人，卻是第一個說要守護自己的人……　　深吸淺吐，強行逼迫自己將軟化的心堅硬起來，王思慕看了一眼放在身邊的手提箱，裏面，就是索命的步槍與金色的子彈，甄英雄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他親口告訴了自己，這個學校里，沒有他的人……　　……　　甄英雄中午的時候並沒有和任何人一起吃飯，這讓女子百米，一千五百米，以及跳遠三級跳，四項冠軍頭銜的艾愛大是不滿，本來要好好炫耀一翻的，結果卻找不到人了，拉着樂樂滿校園的跑，卻是無功而返，最後，抱着個盒飯坐在大樹地下，將裏面的肉片當成了甄英雄一般的蹂躪。　　樂樂一上午沒看到甄英雄，還以為他沒來呢，加上今天不太擅長體育的她被艾愛徹底的給比沒了，樂樂也覺得很鬱悶啊。　　幾個小魔女心情也很低落，一個個的無精打采，看來，開設盤口卻註定虧損，對她們的打擊很大。　　“咦？”看到所有人都繚繞在衰氣之中，出錢最少，心疼的程度最小的小君，有意要打破這沉悶的氣氛，卻突然發現，大姐施施居然不在，“奇怪，大姐去哪裡了？”　　小蟬出錢最多，現在和死了的唯一區別就是還能張嘴吃飯，不過看她那樣子，就算吃的是沙子怕也覺察不出來，小環覺得心疼，倒還不至於疼的和小蟬一樣，“剛才買飯的時候被人叫走了，好象是英劍高中的女生……”　　正說著，就見施施雙手捧着飯盒慌慌張張卻無比激動的跑了過來，“樂樂，你真是我們的大恩人啊！謝謝，謝謝……”　　樂樂被突然撲過來的施施嚇了一跳，差點把飯盒都扣了，“什麼啊？謝我什麼？”　　小愛的飯盒被戳了N個窟窿，飯卻一點沒吃，見施施這麼反常，有點來氣，“施施，你吃錯東西了嗎？”　　施施的心情那是超級的好，興奮道：“不是的，大姐大，你不知道，方才我被英劍高中那幾個盤口操盤手叫去了，這次，我們不用陪錢了！”　　“不用陪錢？！”幾個丫頭的精神突然振奮啊，尤其是小蟬，簡直是看到救世主一般，“大姐，怎麼回事，你快說，快說啊！”　　施施擰開礦泉水的瓶子蓋，小飲了一口，這才感激的看着樂樂說道：“剛剛有人在收盤之前下了最後一注，居然買了我們四方高中，你們猜，他買了多少？”　　“多少多少？”　　三個小魔女很期待，而樂樂是一臉的茫然，聽這意思，她們幾個人好象在賭博啊。　　小公主眉頭一皺，“施施，不要賣關子了，快說吧。”　　“這些！”施施左手伸出食指中指，右手握拳，“二十萬！”　　呆了，然後，笑了，接着，瘋了，幾個小魔女抱在了一起，天啊，真的有大傻瓜啊！　　“這些，都要感激我們的天使樂樂！”施施拍了拍手，扶着樂樂的肩膀，道：“下注的，就是樂樂你的天使護衛隊啊，雖然是用你的名義，但真是太感激那些白痴……不，是大善人了！”　　“誒……？”樂樂還是沒鬧明白，對賭博一無所知的她根本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　　艾愛也笑了，可一看到樂樂茫然的表情，猛的感覺到哪裡不對，“施施，那個注，你們收了？！”　　“簡直是白揀的，英劍高中看到利益大，而我們又可以吃到貼水盈利，當然沒有理由拒絕了，不過好可惜，早知道我們也應該買英劍高中的……”　　“不對，這裏面有問題啊！”艾愛急的跳了起來，“英劍高中不知道，我們卻很清楚，天使護衛隊雖然人數很多，但那群書獃子加小混混，怎麼可能拿的出二十萬啊，而且，是在樂樂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用她的名義去下注！”　　樂樂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確實不知情，幾個小丫頭臉色有些變了。　　“一般賭博開盤口，上下盤的貼水總和都是一點八五到一點九，這樣我們開盤口的才會有盈利，但前提是，上下盤的賠率基本要在三分上下，而我們和英劍高中各有目的，又同樣的自信，所以很坦然的開了一個超外行的賠率，讓一球，英劍高中零點三五比四方高中一點五，換言之，同樣一百塊錢，買英劍的話，連本帶利可以收回一百三十五，而買四方，卻可以收回二百五十塊，這種賠率，就好象幼兒園大班對抗巴西國家隊一般，沒有十足把握都不會出現的。”　　“就像現在，英劍高中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贏我們，所以，大家寧可贏的少，也不會傻呼呼的買四方，就算少買一些碰運氣博大注的人都沒有，因為大家連一丁點的幻想都被四方高中的實力破滅了，下注完全一面倒的情況下，我們雖然會虧損一些本錢，但絕對不會死撲，如果下注英劍的有二十萬，而四方高中無人投的話，零點三五，我們開盤的，最多賠七萬，兩家分攤，我們虧損一半本金，英劍那些傢伙的賭局說白了就是要算計我們，讓我們賠錢丟人，讓我們學校沒面子，如果讓一球的英劍高中只贏一個球，就算平局，造成走水的話，退還所有賭民的賭資，我們甚至不用賠錢，他們對自己的學校很有把握，讓一球，其實就是引我們上當去買自己學校的誘餌，但現在是一面倒，我們的實力已經到了不需要考慮這優勢的地步，英劍的人自己也沒注意到，他們要整我們的初衷已經被這二十萬的巨大利益攪和的亂了，看起來是白給，可是……”艾愛擔憂的皺着眉頭，很專業的分析之後，小眉頭緊緊的一蹙，道：“可是，二十萬突然砸在四方高中，贏了話，就是整整三十萬啊……”　　顯然，施施根本沒想過這二十萬可以贏，聽小愛這麼一說，回想了一下已經統計出來的數據，臉色猛然大變，“天啊，現在已經下注的總金額，加上我們兩校的操盤資金，也不過是二十八萬不到，如果我們四方高中贏了話……”　　“我們將血本無歸，另外……”小愛直冒冷汗，“還要欠上近兩萬塊錢的賭債……”　　小蟬就差點沒哭出來了，而小君則安慰道：“不可能啦，我們學校沒有希望贏的，姐夫老師他根本就不會踢球……”　　說到此處，小君臉色一變，小環打了個冷戰，“大姐大，我們沒找到姐夫老師，該不會是……”　　“希望不是……”小愛直磨牙，顯然自己也不相信，一跺腳，恨啊，“不過，能做出這麼缺德事情的，除了臭姐夫，我實在想不到別人了！該死的傢伙肯定是故意躲着我們的，他昨天也是故意出洋相，為了就是造成下注一面倒，好一口氣把我們所有人的錢全贏光，陳虎強呢？！一定是那混蛋幫姐夫去下的注！”　　施施渾身一顫，“聽他們說，去下注的，是一個很結實的小胖子……”　　施施的話好象一個可以吸收能量的黑洞一般，小愛無力的坐倒，很虔誠的望着天空，“讓一球，零點三五比一點五啊，老天保佑，如果英劍高中一定要贏，不贏一個球走水也無所謂，多贏也成啊……”　　樂樂放下空飯盒，小口的喝着水，看着幾個好象很有修女潛質的丫頭對着天空祈禱，茫然，根本聽不懂，不過爸爸說過，今天的比賽，他一定會贏，因為，踢平了都是贏……　　……　　“蓬！”　　足球從藍涯的臉側飛過，可這個小子卻僅僅是眯了一下眼睛，沒有做出任何閃躲的動作甚至是驚慌的表情。　　漢宮的地下倉庫，有這樣幾個寬敞的房間，名曰倉庫，卻更像住人房間，唯一區別在於，這裏只有床，沒有裝飾，只有被子，沒有傢具，然後，房門只能從外面上鎖……　　項嘯鳴不知道少爺審問的時候為什麼還帶個足球過來，卻聽這少爺淡笑說道：“不要問我問題，因為被抓的是你們。”　　坐在藍涯身邊的微兒口被貼了膠布，正要發飆，卻被藍涯制止了，“好，既然甄少爺你肯不告訴我們愛利絲小姐會怎樣，那可以告訴我們慧恩如何了嗎？是生，或者是死？”　　“依然沒有告訴你的義務。”甄英雄在空曠的房間踢了幾腳足球，為下午的比賽找找感覺，這才坐到兩個犯人的對面，喝着項嘯鳴遞過來的飲料，道：“作為一個殺手，你應該很清楚，給敵人精神上的懸念，是要敵人保持緊張最有效的方法，順便問一句，你似乎很在意身旁這位小姐啊。”　　藍涯眼中閃過一絲驚慌與憤怒，因為甄英雄敏銳的察覺到了他對微兒的保護，“甄少爺，你也算響噹噹的人物，不會要折磨一個女孩子吧？”　　“在我看來，性別與職業是無關的。”甄英雄淡淡說道：“今天開始，你和這個女人也會被分開，當然，我不會動她，這一點你可以放心。”　　“甄英雄，你到底要怎樣處置我們。”藍涯身子一側，下意識的擋住微兒，語氣中有了感情的震動，“不要我們死，也不肯折磨我們，你到底想做什麼？”　　“按道理說，肉體的折磨與精神的折磨是不可分割的，兩者並用才可以徹底撕裂一個人的堅持甚至尊嚴，但少爺我宅心仁厚，可以給你們一個機會。”　　甄英雄一揮手，項嘯鳴身後的三個女孩子便走了過去，將被反手銬着，滿臉恐懼的微兒拉了起來，藍涯要攔，卻被其中一個女孩一腳踢在了小腹上，倒回了床上，他的腳上，同樣上了副銬子，無謂的反抗只能證明微兒在他心理的份量，和韓慧恩一樣，藍涯，是一個保留了感情的不合格殺手。　　看着微兒被三個女保鏢抬了出去，藍涯眼中的光芒幾乎可以殺人。　　“我會給這位小姐安排一個更好些的房間，當然，現在是一個人住，不過，你只有十二個小時的時間。”甄英雄冷冷一笑，“十二個小時之後，交代出你知道的一切，否則，愛利絲，或者是你的這個小情人，都會享受到世界最黑暗的待遇，我無法確保她的房間會有多少異性生物出現，也不能保證這些異性生物的種族，你明白嗎？因為，少爺我是黑社會，一個，響噹噹的黑社會。”　　藍涯臉色一變，甄英雄轉身離去，走到門口，回頭笑着說了一句讓藍涯徹底心死的話，“無論你說的是不是說實話，顏冰，或者諾森家族，或者菲茲傑拉德家族，都不會允許你活在世界上的，你唯一的選擇，就是臣服於我。”　　……　　“少爺，我們會不會太邪惡了啊？”　　項嘯鳴鎖上鐵門，有些不是滋味，以往對待敵人，基本都是不留情的處死，因為被抓到的敵人都是死一萬次都不足以的惡徒，像今天這樣的逼供，項嘯鳴真是很少參与的。　　“我們是黑社會，不是警察或者軍隊。”甄英雄笑了笑，“嘯鳴，把同樣的話，對韓慧恩也說一次。”　　“啊？”　　“不要不好意思，球球的。”甄英雄口吻似乎玩味，但話卻是很認真的，“為了愛利絲，韓慧恩不會死，不能死，這個時候，她已經被徹底的遺棄了，懂嗎？孤獨的女人最需要男人的呵護，多好的機會啊，不要浪費了少爺的一片苦心。”

# 第240章 宿敵的香吻

　　一片苦心？好象，她落的如此田地都是少爺你老人家一手算計的吧？你那是讓我去呵護她嗎？簡直就是威脅她啊！項嘯鳴冒冷汗啊，不過也知道，確實如這少爺說的一般，韓慧恩現在，沒有了任何的依靠。　　甄英雄是一個善於利用人心理，利用人感情的真正的殺手，韓慧恩是什麼樣的人他非常的清楚，那個女人，為了愛利絲，甚至能坦然面對死亡，這是她的優點，也是作為一個殺手最大的弱點，就是看中了她這一點，才會有了甄少爺這樣的計劃。　　為了愛利絲的安全，韓慧恩必須要出賣她的組織，將她所知道的一切和盤托出！　　……　　“恩？小公主跳高的時候把腳扭了？”　　甄英雄才回到學校就碰到了樂樂，這丫頭撲過來就告訴甄英雄這樣一個消息。　　“我也奇怪，爸爸，中午施施說有人用二十萬下了注什麼的，還說可能是爸爸你做的，然後小愛就變的神不守舍了。”樂樂突然笑了起來，“小愛第一跳助跑的時候，剛好一年級的陳虎強擲鉛球破了兩校的記錄，結果拉拉隊大喊‘英雄’，小愛聽有人喊你的名字，亂了腳步，想要勉強起跳，結果沒成功不說，還把腳扭傷了，這會正在醫務室發脾氣呢，本來有希望破上屆個人記錄，拿五個冠軍的，可惜了，呵呵。”　　球球的，看這意思，那丫頭已經知道二十萬是少爺我下的了，甄英雄琢磨了一番，還是先不去看那丫頭的好。　　“看到思慕老師了嗎？”　　樂樂一怔，搖了搖頭，想了想，又道：“中午休息的時候好象有人在教學樓的天台見過她。”　　“天台啊……”甄英雄嘿嘿一笑，拍了拍樂樂的頭，“寶貝，你去醫務室照顧小公主吧，不要說你看到我了，知道了嗎？”　　樂樂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這麼說，卻聽話的離開了。　　教學樓的天台簡直是為了偷懶的老師專門提供的天堂，或者說是為了甄英雄而特設開放的，鎖天台的門，在他那有力的踢腿之下形同虛設，所以，現在的管理員已經徹底放棄了對這裏的封鎖，以免圖白增加後勤的預算和開支，現在看來，王思慕也愛上了這個地方啊，甄英雄當然知道，她絕對不是看中了那裡的陽光照射面積。　　王思慕把裝着狙擊步槍的提箱藏在了天台出口那小屋子的房頂上，那裡，才是這棟樓的最高點，一個只有鳥類看的到的地方。　　才從屋頂上敏捷的跳下來，鐵門一響，王思慕嚇了一跳。　　“呦……，思慕，好巧，你也在這裏啊？”　　甄英雄！王思慕嚇的心臟差點跳出來，身為一個殺手，居然一點也沒有察覺到有人接近，還好運氣，不然的話……　　“我……頭還有些痛，所以上來吹吹風……”　　雖然覺得慶幸，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無盡的尷尬了，天啊，自己該怎麼面對他啊？想到面前的男人昨天才看過自己的身體，更是被自己尿了一身，王思慕恨不得趴在地上找地縫，或者更乾脆一些，掏出懷一他那把格洛克，狠狠的給他幾槍，不過……王思慕知道，那樣莽撞出手的成功率，連三成都不會有。　　兩個人，都是愣愣的看着對方，一動不動，有些像電影中時常出現的鏡頭，王思慕是無法說話，因為太尷尬，太複雜，而甄英雄，是看的有些痴，這才是她真正羞怯時的表情吧，好象一個沒長大的小女生一般，如此可愛的人，真的是個索人性命的妖精嗎？　　“你……是不是很尷尬啊？”　　甄英雄問了一句不該問的，而且問的是如此直接，可這次卻絕對不是故意，只有這一次，他把王思慕看成了一個普通的女孩子，不拿出流氓的做派，他充其量是一個不懂得在與女孩子遭遇尷尬時如何處理的白痴。　　“其實，我只是上來偷個懶，想晒晒太陽的，如果你太尷尬，那麼我先告辭了。”　　甄英雄的目的已經達到，僅僅是確認王思慕是不是在這裏，然後想羞羞她，打亂她的心緒，可看到王思慕那已經羞赧欲死的嬌弱模樣，愣是狠不下心來整她了。　　“甄老師，那個……”　　王思慕突然喊住了甄英雄，“你不用走的，我想，對於昨天的事情，我們早晚也是要面對的，不是嗎？我們還是朋友，不是嗎？”　　甄英雄心裏一動，轉頭去看王思慕，發現她正勇敢的望着自己，甄英雄暗暗吸了口氣，將鐵門再度拉上了，“哦呵呵，我們當然是朋友。”　　球球的，如果，我們真的是朋友，你一定不會叫住我的，因為，你太害羞了，這勇氣，僅僅是因為你本性中的善良吧？甄英雄知道，王思慕，今天要對自己下手了，面對自己，是因為她決定在今天殺了自己。　　根據王思慕知道的一切，在今天殺了自己，誰也不會懷疑她的，甄英雄有一種欺騙了王思慕的負罪感，可惜的是，王思慕也沒有對自己說實話，兩個人是需要真正的面對了，但絕對不是用這樣的身份面對，而是……　　朗朗市黑道太子甄英雄，與力圖成為朗朗市黑道公主的愛利絲之間，坦成的面對！　　……　　王思慕鼓足了勇氣把甄英雄留下，結果卻是更尷尬的和他並肩靠坐在向陽的護牆之下，完全不曉得應該怎樣開口。　　甄英雄的鼻息中，都是王思慕身上那淡雅的幽香，他的不自在或者尷尬，在王思慕叫住自己的時候已經沒有了，愧疚？也許會有些心軟，會覺得對不住闌度，但絕對沒有愧疚了，泥人還有三分土性，王思慕到這個時候還想做了自己，甄英雄再看她可愛，看她可憐，也會真的動氣啊。　　“昨天……你……”王思慕一開口，又覺得直接問太唐突，改口道：“你落在我家的衣服上，有一個小口子，而且，沾了不少的血……”　　球球的，你這丫頭還知道啊？甄英雄笑了笑，道：“恩，不小心受了點傷，嚇到你了吧？”　　甄英雄這話雖然說的認真，但多少有些揶揄王思慕，你個丫頭知道我替你扛了一刀還要對少爺下手，真是好大的良心啊，不想王思慕還真的點了點頭，“恩，真的嚇倒了……”　　甄英雄氣的沒當場把這丫頭撲倒強姦了，還真是不知道好歹啊你，卻聽王思慕不好意思的撓了撓頭，紅着小臉笑道：“其實，我很怕血的，不管是別人的，還是自己，我都很怕，昨天踢球的時候流了鼻血，我不就哭的很難看嗎？”　　好天真，好純潔的笑，嬌憨，可愛，甄英雄又看呆了，這丫頭，不經意間，總是有這樣一分真實的流露，讓人很難去厭惡她，甄英雄突然覺得，這個女孩的冷酷和無情，是被人強行灌輸的另一個不現實的自己。　　“那你不是每個月都要自己把自己嚇哭嗎？”　　流氓就是流氓，王思慕一時還沒反應過來，見甄英雄那雙賊眼偷偷瞥着自己的大腿根，一聲嬌呼，下意識的去推甄英雄的肩膀，甄英雄向後一靠，王思慕撲空，重心失調，居然趴在了甄英雄的懷裡。　　王思慕羞啊，怎麼覺得自己這是投懷送抱呢？想起來，卻是上身一沉，被甄英雄按住了右肩，王思慕從來沒有被男人抱過，大急，不掙扎還好些，一掙扎，甄英雄左手一摟，從她的右腋下穿過，把她抱了個結實，胸部被他的小臂篼住，那感覺，簡直要了王思慕的命。　　甄英雄也是下意識的動作，不知道為什麼就把王思慕給抱住了，見她羞的連掙扎都忘了，甄英雄又不禁感慨，這丫頭，根本就純潔的好象白紙一張啊。　　“思慕，有沒有人告訴過你，其實，你真的很適合做一隻讓人疼愛的小貓咪啊。”　　王思慕一怔，甄英雄的語氣中有些感慨，被人疼愛的貓咪？他在指什麼？王思慕走神的功夫，甄英雄已經放開了她。　　慌忙的起身，思慕的臉紅的有些嚇人，比昨日醉酒還要誇張，甄英雄歉意的一笑，卻不見得有多少誠意，“不好意思啊思慕，我不是存心占你便宜的。”　　王思慕固然害羞，但也有了些免疫，一來甄英雄也不是頭一回吃自己豆腐，二來嘛，昨天自己被他給脫光了，不要說看了，他給自己洗澡的時候，只不定怎麼摸過自己呢！想到這裏，王思慕渾身發冷，殺掉甄英雄的決心又結實了起來，他的存在，會讓自己永遠無法從羞赧中解脫。　　“沒，沒關係，是我不小心撲到你懷裡的。”　　甄英雄感覺到了王思慕瞬間隱去的殺意，暗嘆了口氣，道：“思慕，關於昨天的事情……”　　“我知道！”王思慕趕快截斷了甄英雄的話，那種事情由他嘴裏說出來，非羞死人不可，扭捏的低頭摳着手指。　　甄英雄愣愣的看着王思慕，以為她要說什麼呢，哪想到這女孩羞赧的眼神中突然出現了一絲攙和着愧疚與歉意的複雜，甄英雄知道，她，心理很複雜，但她，應該已然下了決心。　　王思慕慢慢轉過頭來，望着甄英雄，輕聲說道：“甄老師，我不怪你，而且，還要向你道歉，昨天，真的很對不起……”　　說到後面，她已經忍不住要閉上眼睛低下頭了，可還是和自己做鬥爭，挑戰自己心理極限一般的望着甄英雄，這個即將被自己殺死的男人，昨天為了自己挨上了一刀，險險的逃過了藍涯等人的暗殺，居然真的將自己拉到了他身邊，要保護自己。　　雖然這是計劃中的事情，但真正發生了，思慕發現，自己居然被感動了，這個男人，並沒有被人看到的那表面一般的不良，相反，他是一個正派的男人，不然，自己現在，也不會還是完壁之身，利用別人的善良作為殺死別人的武器，王思慕心裏的愧疚已經讓她近乎崩潰。　　她無法接受自己的身體被這個男人看過，摸過的事實，這讓她無法在他的面前抬起頭來，那種女孩子的羞，讓她心軟，所以，在徹底軟化之前，她一定要殺了他，雖然，她無法從這之中感到任何的滿足，到底是誰在征服誰呢？王思慕，不，應該是愛利絲，有些恐懼知道這個答案了，讓這個問題永遠看不到答案吧！或許，這是一種逃避……　　一切，只是為了得到她的認可，一切，只是為了讓媽媽認可自己，將自己摟在懷裡疼愛，這個理由是多幼稚啊，可愛利絲卻視為自己活着的唯一追求，而現在化身為了王思慕，這執着，居然動搖了。　　接下來發生的一幕，是甄英雄也沒有想到的，好象小綿羊一般終於低下頭的王思慕突然一撲，將甄英雄壓倒在地，甄少爺以為這丫頭要採用最愚蠢手段對自己動手，意圖將她制服的時候，嘴巴上一溫，軟，而甜，而香，王思慕，居然在吻自己，儘管，只是用嘴唇死死的印着自己，卻印的那麼有力，好象要真的要把她的唇印烙印在自己的嘴巴上一般。　　如果這個時候王思慕掏出槍來的話，那甄英雄就死頂了，享受王思慕這樣的敵人主動對自己的親吻，虛榮和精神上那種滿足已經讓他有了迷失的感覺，因為，王思慕，是自己遇到過的最厲害的對手，她很聰明，她的計劃天衣無縫，只因為她比自己善良，才會註定她要失敗，也因為這樣，甄英雄更清楚的知道，王思慕不會用這樣不理智的手段來殺掉自己，追求完美的她不會允許自己做沒有把握的事情，這是她的高傲，被一個高傲的女人親吻，對甄英雄而言，就是享受，理由，他是一個流氓。　　王思慕對接吻生疏，可甄少爺卻是個老手了，王思慕即將離開的時候，卻被甄英雄給抱住了，思慕一愣，牙關被甄少爺的舌頭頂開，這完全出乎了她的意料，小舌頭被糾纏着，好陌生的一種感覺啊，天，難道這才是真正的接吻？　　王思慕說不上來自己是什麼樣的感覺，開始的時候僅僅是被動的被親吻，慢慢的，因為親吻導致了呼吸的急促，那聲音，很撩人，反而促使她嘗試性的學着甄英雄，小舌頭有了動作……　　為什麼要配合這個男人？為什麼不拒絕他，還要主動的親吻他？　　王思慕趴在甄英雄的胸口，呼吸依然紊亂，小臉潮紅，望着笑的有些尷尬的甄英雄，聲音輕的好似蚊子在鳴叫，“甄老師，你知道，我是不會喜歡男人的，但這是我唯一可以表達謝意的方法，我……”　　“哐！”　　“爸爸，媽媽來了……啊！對不起，我忘記敲門了！”　　王思慕話說一半，和甄英雄一樣被鐵門響嚇了一跳，更尷尬的是，來者竟然是樂樂，也難怪，知道甄英雄可能在這裏的人，也只有樂樂啊。　　四目對望，尷尬的是樂樂，更是王思慕，她正趴在甄英雄懷裡呢！　　球球的，這回好象有點複雜了啊，甄英雄這后臉皮就是一怔，然後扶着王思慕坐了起來，王思慕卻沒面子再繼續留在這裏了，“甄老師，我，我先下去了！”　　慌亂的站了起來，王思慕看了一眼甄英雄，看了一眼獃獃的甄樂樂，突然在剛站起來的甄英雄臉上親了一下，聲音很小，隱隱的，有些慚愧的嗚咽，“甄老師，對不起。”　　這句對不起到底代表什麼呢？看到王思慕跑下樓去，甄英雄兀自沒回過神來，直到樂樂翹着小嘴拉扯他的衣角為止。　　“爸爸，你和思慕老師剛才在做什麼？”　　幽怨之態濫於言表，樂樂用看到事實驗證了昨天的猜疑，心情好壞自是不用多說了。　　“樂樂，你覺得，剛才那個是思慕老師嗎？”　　甄英雄反問一句，倒讓樂樂又動搖了懷疑，是啊，思慕老師那麼害羞，為什麼會當著自己去親吻甄英雄呢？有些反常，但看到就是看到了，事實無可改變，樂樂的表情中，突然多了一分怒氣，卻並不是針對甄英雄的。　　“爸爸，你除了媽媽以外，還有多少個女朋友啊？”　　球球啊，你這丫頭為什麼用這樣的眼神看少爺啊？甄英雄雙手按着樂樂的肩膀，笑道：“寶貝，你為什麼這麼問？嫉妒？吃醋？”

# 第241章 三國遇白果

　　按理說甄英雄是夠無恥的了，居然這麼挑逗樂樂，可樂樂對任何人都羞，就是對甄英雄免疫，無論是叫他爸爸也好，哥哥也好，對樂樂而言，都無所謂，反正，他就是自己這輩子唯一的男人。　　“恩，我肯定會嫉妒的……”　　樂樂的話讓甄英雄一愣，接着，回想到了王思慕的那個吻，隱隱的察覺到了什麼。　　樂樂雙手握在一起，勇敢的望着甄英雄，“但是，爸爸，我只是會嫉妒，並不會幹涉你的，我只要知道你是疼我愛我的就好，我只要做你的情人就好，爸爸你有多少女人我都可以接受，可是，可是……你不能不要媽媽！”　　聽的渾身發冷，卻偏偏冒汗，爸爸媽媽，情人女兒，這亂七八糟的稱謂簡直是悟導別人有齷齪淫蕩的聯想啊，都是那死變態的瞎胡鬧，非逼着樂樂這麼稱呼自己。　　“咳，樂樂，你媽媽是我姐姐……”更彆扭，球球的，這話怎麼說怎麼難受！　　“你們沒有血緣關係，我們都沒有血緣關係，不是嗎？”溫馴的好象小綿羊的樂樂，在記憶中只和自己強硬過一次，就是第一次遇到她，這丫頭想要賣掉初夜的那一次，再次看她如此強硬，甄英雄居然愣了一下，“爸爸，白果姐姐，也是你的女朋友吧？”　　甄英雄擦汗，就聽樂樂說道：“白果姐姐為了你，能自己把胳膊摔斷，就是傻瓜也看的出來，她是喜歡爸爸的……”　　“樂樂……”　　“爸爸你先聽我說！”樂樂打斷甄英雄，雖然強勢，可看到甄英雄的眼睛，這丫頭立刻低頭，扭捏了起來，“而且我還知道，爸爸你……和櫻桃，已經……已經發生關係了！”　　五雷轟頂！！！厚臉皮的甄少爺腿一軟，差點癱倒，采櫻桃的時候沒覺得，被樂樂一說，甄英雄臊啊，把一十六歲，看起來還要更小的未成年給采了，還讓樂樂說了出來，甄英雄突然覺得自己是一萬死不足的大色狼，那種很奇妙的慚愧能讓一個男人崩潰，還好甄少爺臉皮的厚度幾乎到了二皮臉的程度啊，“樂樂，你偷看了？”　　要多不要臉，有多不要臉，一句話，挽回敗局，輪到樂樂尷尬，羞愧欲死了，偷看啊，何止一次……　　樂樂覺得自己是個壞女孩，很壞，因為自從第一次偷看之後，自己晚上總會做些羞人的事情，每次看到脫下來的小內褲上羞人的痕迹，樂樂都在羞愧中自責，卻總也改不了。　　“我……爸爸住院，櫻桃留下陪夜那天，我的熊熊落在你的病房了，爺爺叔叔讓雪姐姐帶我回來拿，還給你帶了燕窩，結果我走到門口的時候，發現……”樂樂臉紅的要燒起來了，“櫻桃和爸爸正在做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　　一口氣喊出來，樂樂倒輕鬆了一切，突然抱住甄英雄的腰，一米七的根本不費力就能將臉蛋貼在甄英雄的面頰上，“爸爸，這些我都可以瞞着媽媽，但我求你，別不要媽媽，好嗎？”　　仔細回想，第二天病房門外發現的無人認領的保溫壺，原來是樂樂放在那裡的啊，事後薛雪好象說過，那是她的東西，原來，是樂樂這丫頭留下的，偷窺？！　　這丫頭到底是什麼心思啊？為什麼非逼着自己要了三國那丫頭啊，甄英雄還沒開口，樂樂已經吻住了他的嘴巴，然後臉蛋紅紅的說道：“我是爸爸買回來的，心甘情願做爸爸一輩子的情人，如果爸爸需要時間考慮和媽媽的關係，不要緊，樂樂，樂樂可以給爸爸，所以，爸爸就不要去找其她的女人了，好嗎？”　　誘人，嗅着樂樂處子的體香，感覺着她那小胸脯貼着的壓迫感，搭配着她對自己特殊的稱呼，是男人就會產生刺激的犯罪感，用這個曖昧的姿勢喊出第一聲爸爸的時候，甄英雄下面已經舉大旗了。　　“樂樂，你到底怎麼了？”甄英雄總覺得樂樂的話有些矛盾，不在乎自己有情人，卻讓自己有需要找她也不要去找‘其她的女人’，前後一想，這‘其她的女人’似乎專有所指啊。　　甄英雄神經一跳，“樂樂，你是不是很討厭思慕老師？”　　樂樂身體一顫，有些慌張，看來這個答案是被肯定了，果然，在甄英雄的目光盯視下，樂樂終於堅持不住了，“我，我過去是很喜歡她的，而且，什麼都和她說，甚至告訴她，我喜歡……我喜歡……我喜歡的人是爸爸……”　　樂樂的聲音到最後已經是含在口中了，可甄英雄卻豁然醒悟，笑道：“寶貝，你所以這麼生氣，就是因為她明明知道你喜歡的是我，還在你面前親了我，對嗎？”　　樂樂羞赧的點了點頭，“爸爸，我不喜歡要搶走你的女人！她是壞女人，她是故意的！”　　“對啊，她是故意的……”　　樂樂並沒聽懂甄英雄真正的意思，王思慕在最後一分鐘也沒有放棄殺死自己，她親吻自己，是要找到一個害羞的理由，這樣，即便比賽開始后找不到她也沒關係，因為甄英雄知道她在害羞，可實際呢？她卻用步槍瞄準了自己的腦袋，當著樂樂親了自己，應該是她臨時想到了打亂自己心緒的方法，樂樂既然喜歡自己，那麼，看到她與自己的曖昧關係，一定會鬧心情的，這樣一來，自己的心就會亂，她兩次主動親自己，恐怕都有這個目的吧。　　殺手的心是不能亂的，分心的殺手將失去對危險的敏銳嗅覺，王思慕，果然是個天才，一個可以媲美自己的天才，甄英雄也算是夠自戀了，卻完全承認了王思慕的厲害，她溫柔，善良，天生聰明，卻被帶入了黑暗啊，不過她小看了樂樂，樂樂對自己的感情，因為經歷的不同，與一般的女人也有着絕對的不同，樂樂，比她簡單，比任何人，都簡單，她是真正的天使，王思慕的失算，讓甄英雄堅定了決心，少爺我，不會再留手了，即便你是闌度的妹妹，少爺也不會手軟，因為，首先，你是少爺我的敵人！　　甄英雄感慨的摟緊了樂樂，左手扶着她的腰，右手撫着她的頭，讓她舒服的貼在自己懷裡，而樂樂，也緊緊抱着甄英雄，把自己的臉埋進他的脖根，空曠的天台，微風吹動衣擺，很浪漫啊，可這根本不是爸爸摟女兒！這兩個人，比戀愛中的情侶還恩愛似的，這算是一副變態的戀愛畫卷嗎？　　“呃……”　　即便這是美麗的愛的畫卷，那也維持了不到五秒，扶在樂樂細腰上的惡魔之手向下一滑，落在了小天使的屁股上，球球的，這手感，怎當得一個妙字了得？簡直妙到了極點，較之初遇，這丫頭豐滿了不知多少。　　樂樂嬌吟輕喘，香氣呼在甄英雄的脖子上，溫溫的，痒痒的，當真享受。　　“樂樂，你跑上來找我是什麼事情來着？”罪惡的手已經勾進了樂樂的雙腿間，樂樂好象除電一般，卻把自己更加的靠向了甄英雄，這種愛撫，讓懵懂男女之事的天使墮落。　　“我要告訴爸爸，媽媽來了……”　　“哦，我記得你上來的時候也是這麼說的……”甄英雄另一隻手還在撥弄着樂樂的耳垂，被她的呻吟撓的心痒痒呢，片刻之後才猛然反應過來，“什麼？！那死變態的來了？！”　　被甄英雄嚇了一跳，樂樂這陶醉的丫頭才終於回神，又慌又急，“啊！對了，爸爸，還有，教師足球隊說過三點四十到體育教員室領隊服，四點操場集合，現在是……四點零三？！”　　樂樂這個尷尬啊，自己上來都十分鐘了，居然才想起是來做什麼的，太丟人了。　　甄英雄急啊，卻沒忘了在樂樂的小胸脯上捏一把，“笨丫頭，這是懲罰！”　　樂樂好象觸了電一般，愣神的功夫，已經被甄英雄抱了起來，朝着樓下跑去，“體育教員室在哪？”　　“咦？爸爸你不知道嗎？”　　“我只認識校長室，因為那裡有睡覺的地方……”　　“……”　　……　　教師足球隊的隊服，似乎與小愛參加比賽時穿的運動服沒什麼太大的區別，唯一不同的，就是比較寬鬆，同樣是紅色的半袖上衣，搭配白色的運動短褲，甄英雄得到了一個不錯的號碼，七號，理由是，三個叉叉的衣服，就剩下了兩件，十三號，七號。　　即便不迷信，一般人也不太喜歡十三這個数字，甄英雄和樂樂同時看中了七號的理由，差點讓發放服裝的老師暈倒，足球是十一個人踢的，十三號，像個替補，不拉風。　　發服裝的老師很想告訴甄少爺，那十三號才是他的號碼，七號所以空下來，是因為擅長任意球的英語老師被他昨天那一個吵有力的頭球轟的請了病假……　　換衣服的時候，甄英雄得知，幾分鐘之前，王思慕已經領走了隊服，是超級拉風的十號，但甄英雄能肯定，她一定不會到球場去，因為，她要在自己活動範圍圈定在固定範圍內，射殺自己，而最好的機會，很可能是開球的瞬間，或者，是在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比賽中的時候。　　換上隊服的甄英雄當真帥氣，看的樂樂面紅心跳，好帥，看上去就那麼矯健，摘掉眼鏡，那分野性，讓發放服裝的女老師也懷疑，這傢伙真的不會踢球嗎？本來放棄去看必輸比賽的她也忍不住要去現場助威了，好象，會有贏的希望，並不是相信甄英雄的技術，而是突然看到他暴露出的野性，想到，也許，他能像昨天那樣，用皮球轟在對手的臉上……　　“啊……！英雄，姐姐來給你加油了！”　　甄三國絕對是最吸引眼球的明星，那身高，身材，那絕美的面容，那公主一般的氣質，變態的一面只針對甄英雄，展現給別人的卻是她最完美的一面，無論男女，通通被征服，遠遠的看着，沒有人能靠上前去，因為，項嘯鳴就好象吃了火藥的獅子一般守在甄三國身邊，阿東，耿南，蘭兒，鳳兒，前後左右的保護着尊貴的大公主。　　腦袋疼，甄英雄同意三國來看比賽，固然是怕她悶，也有用保護三國的陣勢讓王思慕心理猶豫，造成她困饒的用心，但沒想到項嘯鳴這傢伙是沒帶幾個人來，可這幾個人的威懾力卻比幾十人還誇張，尤其那個耿南，一臉的凶神惡煞，斜挎着個長條大包，也不知道都裝了什麼東西在裏面，阿東背了個黑色的登山背包，蘭兒提着一個小型的便攜式冰箱，鳳兒拎了一個竹籃。　　木子華專門給幾人預留了貴賓席，就在校領導座位的後排，都是教育界一些有份量的人，可三國這丫頭不說去那裡好好待着，非要到處参觀學校不可，還好被甄英雄碰到，不然非出亂子不可。　　“老姐，你跑到操場來做什麼？”　　“看你踢球啊，英雄，你受了傷，我坐的近些，心裏塌實。”甄三國突然之間有了姐姐的樣子，眉黛微蹙，道：“你要逞強我不攔着，但我離近些看你比賽總可以吧？恩，我看就坐在你們的替補席旁邊好啦。”　　“替補席？那是球員的位置啊。”甄英雄看了看，問道：“怎麼沒看到櫻桃？”　　項嘯鳴沒說話，三國已經搶着說了，“她啊，在門口碰到木爺爺，木爺爺把她帶走了，好象是要幫她介紹一個補習老師吧，櫻桃總是寫錯別字，是應該好好學習了。”　　看到項嘯鳴點頭，甄英雄暗贊，木子華出面，三國當然不會多想，這樣一來，王思慕就不會注意到櫻桃這個奇兵的存在了。　　說話的時候已經走到了賽場邊的替補席，讓人目瞪口呆的事情發生了，先是耿男從長條背包里取出一根粗粗的鋼管似的東西，鋼管一端好似魚叉一般，狠狠的將其扎入地面，向上一推，竟然是一把大個的沙灘太陽傘！　　阿東放下背包，看似不慌不忙，卻十分熟練麻利的從包中取出東西，先是鋪開一張白色帶紅格的毯子，然後掏出兩個很柔軟的坐墊，擺放好不銹鋼的水壺，水杯，請大公主坐下之後，鳳兒從竹籃里取出花樣的甜點，蘭兒則在小冰箱中取出兩罐可樂，招呼樂樂和大公主一起坐……　　別說甄英雄傻眼，連旁邊的球隊老師，還有觀眾席上的學生，沒有不傻眼的，這也包括從新回到天台的王思慕，天啊，那女的有毛病啊？她在野餐嗎？　　甄英雄還未說話呢，另一個讓他頭疼，讓樂樂變色的聲音響起，“臭傢伙，你在這裏啊？”　　回頭一看，臉色大變，是白果！　　這丫頭今天穿的很隨意，卻很漂亮，依然是中性的打扮，白色的痞褲，平底的運動鞋，紅色的掛帽體恤，胸前印着很卡通的四個白色字母，‘LOVE’，都是很寬肥的款式，卻不顯拖沓，顯現出來的可愛，讓人無法相信她是一名刑警，項嘯鳴不是沒見過白果，卻是真沒見過不對甄英雄咆哮的白果，還以為自己眼花認錯人了呢。　　球球的，感覺沒錯，是兩道閃電！白果和三國對望上，空氣中的水分立刻成冰，不過三國卻很得意，瞬間就恢復了笑容，因為她認出來了，這個漂亮的女警察，是甄英雄的死對頭。　　三國情趣店發生的一切，都讓白果難以忘記，如果不是這個女人和甄英雄一起侮辱自己，也不會讓自己一個前途無量的陽光警察被甄英雄這黑洞吞噬，搞的自己的心全跑到了他的身體里，三國，是這一切的根源！　　三國眼裡，白果又是來跟蹤甄英雄的，不過無所謂，只要是討厭英雄的女人，她都不討厭。　　白果眼裡，三國是個有戀弟情結的變態丫頭，不過，就算沒有血緣關係，畢竟是姐弟，不算威脅。　　這感覺，很微妙啊……甄英雄後背都是涼的，樂樂嘴角抽動，感覺要坐不住了，三國和白果笑的怎麼這麼虛偽啊？　　“白警官也來給英雄打氣助威嗎？哦呵呵，歡迎，過來坐啊，阿東，再拿一個坐墊出來。”　　“我給他打氣？我想打他撒氣還差不多，呵呵，既然你這麼客氣，我就不推辭了。”　　白果是大小姐脾氣，當著人讓她承認自己喜歡甄英雄，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甄英雄知道她脾氣，松心不少，看三國的樣子，果然未起疑心，那丫頭對感情，和自己一樣，白痴級別的。

# 第242章 小公主的心

　　可憐的甄英雄神經還沒鬆開，又來事了，小公主大人的磨牙聲隔的老遠就聽到了，“死姐夫，你居然敢陰我？！”　　再次哭喪着臉回頭，小愛在四小魔女的攙扶下好似風般襲來，真讓人嘆服，傷了腳也能跑這麼快，不過，看到這五個丫頭都要咬人似的飢餓表情，倒也不算奇怪。　　“啊，三國姐姐，白果姐姐，你們怎麼在這裏？！”小公主也嚇了一跳，這幾個丫頭都坐着，她到了跟前才看清楚。　　“來看你姐夫比賽啊……”三國把自己當成小愛的姐姐了，漢宮的兩個公主，大公主當然是小公主的姐姐，三國所以喜歡艾愛，就是因為她誤會了艾愛‘姐夫’這稱呼的真正所指。　　“來抓賊。”後半句白果是在心裏喊的，偷心的賊！　　小愛並不知道甄英雄和三國之間的關係，卻清楚他和白果之間有曖昧，眼珠子一轉，再看甄英雄的時候，笑的有些奸了，臭姐夫，想吞我的錢，沒有那麼容易……　　甄英雄心頭大顫啊，花心的男人果然不是那麼好當的，“小愛你扭傷腳了啊？快給姐夫我看看，來來來，過來這裏坐……”　　說是過來坐，可甄少爺卻是將小愛一把抱起，四小魔女嚇了一跳啊，三國和白果雖然覺得甄英雄抱着已經長大的艾愛不太合適，但看到小愛的赤着的腳腕綁着繃帶，倒也沒說什麼。　　“姐夫，你這麼抱着我，大家都看到了，我將來可嫁不出去了，你得要我。”　　甄英雄最受不了的就是這丫頭的厚臉皮，不過他抱艾愛確實成了焦點，讓所有學生羡慕啊，用眼神轟走幾個老師，把這丫頭放在替補席的座位上，背對着三國等人，蹲下身子，假裝查看她的傷，抓着她的腳丫，壓着聲音道：“倒霉鬼，少爺我警告你，不許亂說話，知道嗎？”　　小愛不服氣的一哼，“姐夫，你這花心的狼，是怕白果姐姐知道你和我姐的關係嗎？”　　甄英雄一怔，白果早就知道那關係了吧？少爺我是怕自己的姐姐和你姐姐知道！　　“不管是白果，還是我姐姐你姐姐，你都不許說，知道了嗎？當然，我不是白請你幫忙隱瞞……”　　“三國姐姐也不能告訴？”小愛是什麼反應啊，已經明了，“靠！色姐夫，你真的和三國姐姐有問題！”　　“球球的，你亂講什麼呢？！”甄英雄老臉一紅，繼續哄騙，“我對你姐絕對真心，但你不是男人，有些事情你不會明白的……”　　“切，姐夫，我明白。”小愛不屑的哼了一聲，“白果姐姐喜歡你，三國姐姐也喜歡你，甚至甜甜姐看你的目光也變了，樂樂，那個死櫻桃，她們都喜歡你……”　　甄英雄今天受的刺激太大了，有沒有搞錯，是自己太白痴，還是那些丫頭不懂的掩飾，怎麼艾愛這麼清楚啊？　　“姐夫，想我幫忙隱瞞也可以，我不但幫你瞞着她們，還能幫你瞞着我姐，不過……”　　甄英雄咽了口唾沫，‘不過’之後，一般都是很苛刻的條件，就見小公主得意的笑了笑，“你要像對我姐姐那樣對我！”　　“什麼？！”　　“姐夫，你不是想玩弄本小美女的感情和肉體吧？”　　惡寒襲身，甄英雄氣的想在這死丫頭腳上咬一口，球球的，感情和肉體？少爺我什麼時候玩弄過你啊？！　　“倒霉鬼，吃錯東西死不了，話亂說可是會死人的！”　　艾愛很沒形象，卻很隱蔽，只讓甄英雄可以看清楚的用手一指大腿根，臉紅，膽子卻不小，“姐夫，你親過我這裏吧？那天，我還以為自己是……是小便呢，後來我專門去查過，你這壞蛋居然誆我，我那叫……叫高潮，我們那天做的事情，是夫妻才可以做的，你還敢說不是玩弄我的肉體嗎？女孩子這裏只有老公才可以碰……”　　甄英雄真的可以說是汗如雨下了，今天自己怎麼這麼倒霉啊？　　“我今年才十六，想做姐夫的老婆是不太可能，和姐姐搶我根本沒什麼把握，估計，就算我說我喜歡姐夫你，你也只會當成小孩子的胡鬧話，所以，我只要你像對姐姐那樣對我就好。”小愛是個厚臉皮，臉紅也能說的很認真，“姐夫，你信不信我不管，說我倒貼我也認，反正，我賴定你了，等我二十歲的時候，保證比她們都漂亮，小美女變成大美女的時候，不怕你不喜歡我。”　　甄英雄早就知道這丫頭很纏着自己，但怎麼也想不到她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小愛，你不是認真的吧？”　　“很認真。”艾愛對甄英雄的懷疑態度有些不滿，被甄英雄握在手裡的小腳丫動了動，道：“姐夫，姐姐為什麼喜歡你？”　　“我是好好男人！”甄英雄想都沒想，因為這個答案，是在婚姻介紹所的檔案上記錄的，當時小艾擇偶的唯一要求啊，她既然喜歡自己，當然是因為這個，不然，就算多麼的有緣分，也不會輕易愛上自己的。　　“恩，姐夫，你知道嗎？姐姐考驗你是不是好男人的時候，都是我幫忙在測驗你的，就連和你一起住也是對你的測驗，姐姐愛上你，是因為你通過了所有的測驗，可那一切，都是在我面前發生的，然而，這也是一個我們當時沒有想到過的意外。”小愛笑着，幽幽話語中多了一種甄英雄陌生的成熟，“在我印證你是好男人的同時，和姐姐一樣，我也喜歡你了，你現在可以不喜歡我，但我，在變成大美女的過程中，有絕對的把握讓你愛上我，所以，你不要躲我，我幫你保守你花心的秘密，這算我們的約定，好嗎？到時候你有了我和姐姐兩個超級美女，其她對你有心思的女人，都不能搶走你了。”　　甄英雄實在搞不明白艾愛這丫頭話里有多少胡鬧的成分，甄英雄一直覺得，艾愛，並不像一心那樣簡單，這丫頭是鬼靈精，話里是真是假無法判斷，她在想什麼，也沒有誰能真正的了解，說白了，這一點，和自己一樣，是個樂觀到讓人看不懂的傢伙。　　咬了咬牙，這丫頭還小，說不定過幾天就把這事給忘了，再說，蘇影回來了，以後也不用自己照顧這丫頭，距離產生了錯覺，拉開距離就會生疏淡忘，這丫頭以後會知道自己是多麼可笑與幼稚的，甄英雄心裏一番快速的思索，伸出右手，道：“一言為定！”　　艾愛剛要拍手，突然想到了什麼，“慢，姐夫，下了二十萬買四方高中的人，是你吧？”　　“是。”甄英雄很痛快。　　“把錢還我。”　　“保守秘密，收回你的條件，我還你本錢。”　　“臭姐夫，你……”　　“趁火打劫，和你這丫頭學的。”　　“我用你拖欠的洗腳丫日期做交換！”　　“成交！”　　“可我今天扭腳是你害的，之前的債免了可以不算，但我傷好之前，你應該無條件的幫我洗腳丫吧？姐夫是男人，不應該推卸責任。”　　“……”　　甄英雄發覺，身為流氓太子爺的自己，每次面對流氓小公主的艾愛，都占不到便宜，這也算個客觀論證，同樣不要臉皮，女人，比男人可怕。　　……　　雖然這種被當成焦點的感覺並不好受，但看到三國和白果坐在一起，雖然有隔閡，卻也能東拉西扯的談笑，甄英雄還是鬆了口氣，樂樂本就不擅長與人交流，有些如坐針毯，好在她接替了小愛的拉拉隊任務，倒也有機會逃出升天，小愛同學根本是怪物，達成了契約，看她笑的雖然奸詐，甄英雄倒也沒有了什麼擔憂。　　說來也奇怪，甄英雄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相信艾愛，照道理講，她那性格，應該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丫頭，可甄英雄就是覺得她可以藏住一些秘密，那感覺，很奇怪。　　王思慕大概正望着這裏吧，不過，有四個保鏢的情況下，她肯定不會對這裏開槍的，她的目標是自己，為了不打草驚蛇，她只會發射一個子彈，然後在混亂中走到師生之間就可以了。　　這不是什麼正規的比賽，所以，上場隊員都是在上場之前確認，然後把名單交到四方高中在看台的廣播組，而確定上場隊員的戰前小會議，為了確保不被對手的姦細聽到，拉拉隊員都會圍成一個圈子，話說回來，英劍高中根本沒把四方高中看在眼裡，倒是更擔心他們來偷聽自己的戰術，二十萬的大注啊，看看人家英劍的拉拉隊，清一色的中山裝大小伙子，扛着加油的大旗，氣勢驚人，和穿着校服褲子，套着足球隊服，倒戴着棒球帽的仙女黨一陽一陰，一剛一柔，怎麼看怎麼是對着干啊。　　錢大為與孫小月是怎麼布置戰術，確定上場隊員的，甄英雄不知道，沒聽，樂樂有些奇怪，不知道櫻桃什麼時候穿着拉拉隊的服飾混到了這裏，甄英雄正貼着她的耳朵說著什麼，而他另一側的木子華臉色也有些變了，但很快恢復了鎮定。　　拉拉隊員雖然圍成了一圈，但時常晃動，人頭涌涌，王思慕看着都眼暈，更不可能發覺甄英雄的異常了，蹲在地上的他，被掩護的很好。　　小櫻桃點了點頭，一臉嚴肅中居然還有幾分興奮，甄英雄對身旁的木子華笑道：“老鬼，你的校長室里應該有需要的傢伙吧？”　　木子華此刻才從震驚中回過神來，蹲到甄英雄旁邊，表情有些複雜，有擔憂也有振奮，“小子，你的意思是，要殺你的人真的是……”　　“恩，不過老鬼，你還是裝做不知道的好。”甄英雄臉色一陰，頗有警告的味道，“這個人，是少爺我的獵物，她要殺的是我，所以，與義字會沒有任何關係，我只是請你幫忙而已，明白嗎？”　　木子華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不痛快的把目標解決，這和他以往的風格大相徑庭，不過，他還是相信甄英雄的，從方才他對櫻桃的叮囑吩咐中，木子華這個資深黑社會已經瞭然，顏冰派來的殺手，正被甄英雄耍的團團轉而茫然不覺。　　見木子華點頭，甄英雄微微一笑，“她依然是老師，而櫻桃的任務，就是讓她從狙擊的地方下來，老老實實的參加比賽。”　　櫻桃一拍小胸脯，表示自己有十足的把握。　　“對了，為什麼沒有看到思慕老師啊？”錢大為可是將王思慕看的比甄英雄還重要，一個嬌滴滴的美人，站到球場上，肯定能讓對方的男老師腳軟。　　孫小月卻是用一種很嗔怪的表情看着甄英雄，“估計，和張老師一樣，也被某人嚇的不敢來比賽了吧？”　　幾個上場隊員一聽，都看鬼似的看甄英雄，本來就沒低氣，看到這少爺，更是一點鬥志都沒有了，這傢伙踢球不會踢傷自己人吧？　　甄英雄好象看不懂別人的眼神一樣，嘿嘿一笑，掏出了手機，“我來打個電話問一問。”　　這傢伙穿着運動短褲居然還能把手機揣在身上，讓人嘆服啊，撥通電話的時候，木子華已經帶着櫻桃離開了。　　電話通了，卻無人接聽，如果不知情的話，甄英雄肯定以為王思慕是在害羞，而天台上的王思慕望着震個不停的手機，也很自信的認為，甄英雄肯定會那麼想，現在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到球場，她不擔心有人會出現在天台，將提箱打開，熟練的組裝着。　　“甄英雄，今天，你一定要死……”王思慕將彈夾卡入之後，表情並不堅定，握着還未上好的瞄準鏡，似乎在祈禱什麼，然後，喃喃道：“對不起……”　　……　　要不說這群老師沒自信呢，兩隊在中場這麼一站，強弱立刻分出了高下，看人家那老師什麼體形什麼線條，緊身款式的藍色隊服，男老師強壯，女老師颯爽，哪裡看的出來他們是教書的啊，簡直就是專業運動員，己方除了甄英雄和孫小月形象不輸人，其他人都矮了一截似的。　　好象是鄙視四方高中，猜鋼板贏了的英劍高中居然選了場，把開球權給了四方高中，甄英雄看着對方那個狂的最突出的七號，火大啊，球球的，看不起他們少爺不管，看不起少爺你就死定了！　　對方那七號從人氣來講，已經蓋過了英劍的體育老師，沒辦法，人家帥啊，一米八五的身高，劍眉星目，從長相來說，比甄少爺還帥，而且一舉一動都那麼貴氣，說他是教歷史的，誰信啊？搞不好和少爺一樣，教自習的班主任吧？　　甄少爺火大不是因為人家長的帥，而是因為對方的五個女隊員寒磣的沒法看，本以為能佔佔女老師便宜才抱着點娛樂興緻參加的，現在這樣看，少爺我不被她們佔便宜就是好事了！就說都露着大腿呢，可一點也沒覺得養眼，從長相線條而言，自己身後的女隊友比她們女人了多少倍啊……　　除了對方七號，還有三個是需要重點盯防的，一個是十號，身高並不突出的英語老師，聽說這傢伙曾經在英國留學，踢球是唯一的愛好，有接近專業的業餘水平，屬於技術型，前兩年的秋季春季運動會四屆比賽，他是進球最多的球員，四場比賽進了二十八個球，這數據讓甄英雄想把錢大為那沒用的混蛋踩死。　　九號，一個速度與力量結合的類型，身高與甄英雄差不多，扎着一條馬尾巴，美術老師，有過意大利留學經歷，很不喜歡意大利防守反擊的足球模式，進攻流，雖然技術大條，但速度比四方高中的娘娘腔還快，百米速度十三秒五。　　對方的守門員身高一米九，因傷退役的職業籃球運動員，據說還打過兩年職業聯賽，表現可圈可點，用手接球是老本行啊，再看這邊的錢大為，甄英雄終於知道為什麼每次比賽，四方學校都會零進球的被人家狠灌了，存在先天優劣的差距啊。　　為了不給王思慕對自己下手的機會，甄英雄並沒有站在中圈去開球，而是選擇在最後面轉悠，錢大為看這小子都退到大門前來了，卻不敢說他什麼，這位爺，惹不起啊。　　王思慕才鬱悶呢，本以為開球的瞬間就能射殺甄英雄的，卻沒想到甄英雄跑到了後面，而且心不在焉的亂走動，每每都被錢大為擋住視線，無法開槍，一直提升至及至的精神，好不容易狠下來的心，突然像百層大樓坍塌一般，一塌糊塗啊。　　正想找機會再次開槍，身後鐵門一響，王思慕臉色一變，猛然轉身之際，象徵比賽開始的哨聲也響了。

# 第243章 殺手的球技

　　一聲悶響，微微的破空聲音讓王思慕慌忙卻不混亂的跳開，狙擊步槍太過沉重，空曠的地方想要躲過子彈，步槍是個沉重的負擔，王思慕不得已棄槍，用不規則的翻滾躥跳躲避着每次都險險命中自己的子彈，根本來不及去打量是什麼人突然偷襲自己，甄英雄？不可能，他在下面比賽啊，難道，他識破了自己的身份，讓手下上來的？也不可能，他的手下不是在樓下保護他姐姐和女朋友呢嗎？自己盯的很緊，並沒有任何可疑的人進來教學樓啊！　　王思慕完全懵了，這種似是而非的茫然就是甄英雄刻意讓王思慕產生的混亂，當王思慕從懷裡掏出甄英雄的那把格洛克手槍的時候，開槍偷襲她的人已經丟下射空的手槍溜了，只有鐵門還在晃動，扳機摳動之後，王思慕嚇的出了一身的冷汗，明明裝了子彈，開了保險，可是，‘喀啪’一聲，居然沒有子彈打出來，這把槍，根本就有毛病啊！敢情甄英雄昨天是用這把槍唬人玩兒啊！　　腳步聲表明，偷襲者逃的很急，王思慕不及多做思考，事實上，她已經被攪和的亂七八糟的心也無法多想了，只有一個念頭在支配她，不能讓偷襲自己的人跑掉，一定要抓到那個人，查明身份，究竟是誰要殺自己！　　王思慕才衝下樓，一個乾瘦的身影出現在了天台，看那意思，剛才，他便一直躲在附近，故意在王思慕下樓之後才慢悠悠的走上來，看了一眼掉落在地上的狙擊步槍，卸下彈夾，看着彈夾裏面的金色子彈，老者苦笑着嘆了口氣，“老了老了，老鬼老鬼，即便是鬼，也有老花眼的時候，居然將小女鬼推到了那小子的身邊，還好那小子機靈啊，不過，他到底要做什麼呢？居然讓我上來偷槍……”　　……　　歡呼聲幾乎淹沒了校園，四方高中開球回傳，胖胖的語文老師和瘦瘦的數學老師做了一個最垃圾的倒腳，犯着永遠也改不了的錯誤，這腳回傳力氣太小，對方的九號好象一陣風般越過了二人，在接應的娘娘腔歷史老師之前把球斷掉，歷史老師跑的快，可轉身不快，瞬間被那九號拉開。　　轉眼過了三人，七號跟上，一個短傳二過一，輕鬆的戲耍了高大卻笨拙的政治老師，引的尖叫一片，英劍得意，四方無顏啊，真丟人，一眨眼，過了四個男老師，餘下的是誰？五個站在弧頂的女兵，外加一個和守門員並排，還站在球門線上的不會踢球的甄少爺！　　白果這來氣啊，那混蛋搞什麼飛機？他當自己是守門的啊？還別說，看過昨天練習賽的，不少人就覺得，他就是把自己當門將了。　　三國對足球並不怎麼感冒，悠然的喝着茶，在她看來，甄英雄躺在大門裡睡覺才省心呢，受了傷就不應該運動。　　小愛要不是顧及自己的小公主形象，早抹上粗口了，即便如此她也急的大叫，“姐夫老師！你給我上啊！”　　“甄老師啊，你，是不是過去阻擋一下意思意思？”　　球球的，瞧你那點出息，就好象我們丟球丟定了似的，甄英雄鄙視了一番錢大為，得意的一笑，慢慢向前移動了沉重如灌鉛的腳步，少爺我要開始工作了，三十萬，足夠少爺賺會上次買煙花租遊艇的虧損。　　“那幾個女的……老師，別愣着，一起上，擋那個帶球的！”甄英雄的聲音夠大，震的錢大為耳朵都疼，幾個女老師一怔，見甄英雄要殺人似的威脅目光，勇敢的肩並肩沖向了那九號。　　九號跑的快，可技術不怎麼嫻熟細膩，大開大闔，見五個只看球不看人的女老師一起壓上，他還真沒轍，不過人全跑這裏來了，中路放空啊，一腳傳中，嘴角還帶着一抹迷人的微笑，帥啊，多美的配合，征服你們，漂亮的老師！　　估計這小子也是覺得自己的高中無美女啊，這時候還不忘了擺個POSS現寶呢。　　完了，從中間到右路，全空，五個後衛一起上，整個禁區白茫茫啊，人家一腳低傳，那七號要射要帶都方便，丟球是肯定了，錢大為心裏讚美甄英雄的那句‘白痴’還沒說出口，連同那抬腿要射門的七號一起，全呆了。　　全場發出一片呼聲，震驚啊，一道影子閃過七號身旁，居然是甄英雄斷了球！剛才走路還和上了鐵鐐一般沉重的甄英雄，與此刻突然輕盈而迅猛奔跑的甄英雄，簡直是巨大的反差！　　場下的孫小月驚訝之後握拳喊了聲漂亮，那傢伙太聰明了！　　孫小月可謂是旁觀者清，當五個女老師同時包抄九號的時候，九號面對球門的視野被阻，與其勉強過人，低傳給無人看守且射門位置極佳的七號是最明智的選擇，同樣，七號也這樣認為，所以，視線送給足球的兩個傢伙根本沒注意到，甄英雄早在九號起腳之前就沖了出去，並搶先一步將球在他們的傳送路線上截了下來。　　所以成功截斷，最主要還是因為對方根本沒把甄英雄當回事，根據探聽回來的情報，他們一致認為，‘野獸’在足球場上，基本可以無視。　　樂樂帶領的拉拉隊開始狂歡，四方高中的學生雖然振奮，卻也擔心，那老師的速度是沒問題的，可是那技術……不會有人受傷吧？　　甄英雄跑的很快，連那回追的九號也驚嘆，居然越拉越遠，小愛明顯的察覺到，甄英雄今天的帶球和昨天有些不同，快而短，足球似乎被一條繩子綁在了他的腳上，很有專業運動員的味道。　　中圈附近，技術型的十號衝上來攔阻，甄英雄微微一減速，做了一個絢麗的過人，沸騰了全場，足球如同在他腳下消失一般，卻是被他用後腳跟將球從身後挑過頭頂，這個過人在真正的足球比賽里並不罕見，可在老師的比賽中出現，還用的如此嫻熟，就讓人目瞪口呆了。　　用技術戰勝了自負的對手，對方的拉拉隊都喊不出聲音來了，正倒吸涼氣呢，這和昨天看到的那頭牲口完全不是一級別啊！　　四小魔女又激動又後悔，早知道姐夫老師會踢球，就買自己的學校贏了！　　兩個守邊路的男老師沒想到十號這麼不頂用，一下就被過了，再去包夾的時候，根本來不及攔截就被甄英雄中路突破了，對方那高大的守門員體育老師也夠精的，對着五個女將大喊了一聲，“你們五個也一起上！”　　球球的，一起上？少爺怕你啊？　　這五個女老師比四方高中那五位專業的多了，一起撲上，甄英雄卻和沒看見似的，未等人衝到跟前，抬腳就射門，羅伯特・卡洛斯式的大力抽射！　　足球場的看台齊齊驚呼，五個看似堅強的女老師無法相信那小子居然一點憐香惜玉的覺悟都沒有，幾乎沒有什麼旋轉的足球帶着呼嘯的風聲即將砸到臉上時，為中的女老師一聲尖叫，始終沒有用臉去擋炮彈的犧牲精神，女人的臉，永遠是她們自己最大的弱點，猛然抱頭一蹲，連對方的門將也沒想到，足球破網之後，全場還在寂靜之中……　　天啊，沒搞錯嗎？開場一分鐘就有進球，而且領先的還是軟腳的四方高中？！　　“大姐大，我們應該歡呼，還是應該哭啊？”　　施施的表情很複雜，現在，她想掐死甄英雄，又想抱着他親上一口。　　小愛同學也在掙扎啊，那混蛋姐夫昨天果然是故意的，害自己今天不能贏錢！　　三國挺激動，站在場邊伸開胳膊，一個勁的喊，“英雄，英雄！這裏，這裏！進球了應該和教練擁抱擁抱……！”　　場上和替補席的隊員同時暈旋，你什麼時候成了教練了？！　　白果倒真不知道甄英雄還有這方面的天賦，現在心裏正認真的尋思，是不是勸勸他離開黑社會之後朝這方面發展啊？　　樂樂那邊早瘋了，拉拉隊嗷嗷的叫喚，帶動了全校的氣氛，剛才那算什麼？零的突破！　　甄英雄可不敢和老姐擁抱，裝沒看見，慢悠悠的溜達回中場，將不屑的表情還給了那七號，你個小白臉敢和少爺吊吊的，少爺在殺手培訓的時候，是用命在踢球！　　想到那段回憶，甄英雄還心有餘悸呢。　　殺手培訓的時候也有娛樂活動，踢足球是最主要的娛樂之一，因為殺手的神經總是處於緊繃的狀態，適當的娛樂活動會放鬆神經，不過，那卻是將隱忍的神經發泄性質的表露出來，當然，這對一直隱藏殺機的殺手確實是一种放松，因為他們可以不再掩飾自己心中的發洩慾望。　　足球比賽每逢周末都會組織一場，殺手學員也稱那九十分鐘為‘足球周末’，二十二人為一大組，然後抽籤分出兩小組進行比賽，贏的有雙休日，可以徹底放鬆两天，不用擔心小命被掠殺，這就是真正的放鬆神經，而輸的一方繼續魔鬼訓練，生死存於一線，精神持續繃緊，簡直是一種折磨，因為在訓練中，他們之中很可能有人永遠的長眠不起，因此，如果因為某個人的原因害球隊輸掉了比賽，就會被隊友痛恨，而在那裡，場下殺人，是不算犯規的……　　……　　王思慕追到了三樓，才突然意識到哪裡不對，那想殺自己的人就這麼名目張膽的朝樓下跑，不怕到外面驚動別人嗎？再者，雖然外面有運動會，可教學樓里還是有少數學生啊，那殺手不擔心面目被人看到嗎？轉過樓道，一聲痛呼，居然和人撞到了一起，王思慕摔的小屁股生疼，起身一看，被自己撞到的，竟然是個急急跑上樓來的紅頭髮的小姑娘。　　這裝可憐的小丫頭正是櫻桃，而方才開槍偷襲王思慕的，同樣是這個丫頭，現在樓中人少，王思慕當然不會懷疑一個看起來才入學的小丫頭就是開槍射擊自己的人，就她這嬌柔的樣子，恐怕都拿不動手槍吧？　　甄英雄，就是利用櫻桃的天生優勢，製造了這樣一個盲點，王思慕，絕對想不到，那把射擊她的手槍，就在櫻桃的身上。　　“小妹妹你沒事吧？”王思慕慌忙的要把櫻桃拉起來，小櫻桃依照甄英雄教她的，很氣憤的一甩王思慕伸過來的手，沒好氣的瞪了她一眼，將掉在地上的帽子撿起來戴在頭上，轉身就走，好象有很急的事情一般衝上了樓。　　現在的孩子怎麼這麼沒禮貌啊？撞了你是我不對，可我道歉了啊，居然這麼高傲，一看就是被家裡人慣壞了，壞丫頭！　　櫻桃是不會說話的，可她的這個態度配合著她那一頭紅髮，完美的太妹形象啊，不能說話變成了不屑說話，王思慕根本沒想到對她射擊的人就在她眼前，用這樣的方式離開了。　　糟糕，殺手！王思慕一驚，因為剛才的碰撞，殺手已經跑了吧，猛然回神，想到槍還留在樓上，王思慕暗叫一聲大意，連忙朝樓上跑去，結果，呆了，因為，槍，沒了……　　……　　一比二，上半場結束，四方高中被反超了比分，英劍高中卻不敢鬆懈，傾出主力，半場卻只進了兩個球，這還是從未有過的事情，雖然四方高中被踢的很狼狽，但因為有了甄英雄開場的那個進球，大家都很拼，而拼的結果就是，胖胖的語文老師腿抽筋，錢大為被對方的九號衝撞受傷，看着他腫起的手腕和腮幫子，下半場肯定是上不了了。　　甄英雄坐在美女的包圍中，享受着英雄般的待遇，全場就他一個不長出氣的，一點也沒覺得累，因為只有剛開場的神來一筆，後面開始他都在蘸墨似的守在後場，再也沒進入過對方的半場領域，只丟了兩個球，和他的防守是分不開的，這也是無奈，對方加大了對自己的防守，再厲害，一個人過五個男老師他也沒把握，何況，沒有了自己的防守指揮，自己在中前場的球被斷，就等於大門失守啊。　　“姐夫，下半場你可要加油！”　　小愛到底是向著甄英雄，甄英雄輸了，她固然能賺到錢，可臭姐夫就要賠乾淨了，如果他贏了，三十萬啊，自己不但能把本錢要回來，還能討些好處費呢，沒有自己開盤口，他哪裡贏的到錢啊？怎麼也應該有分紅吧？想到這裏，小愛就偷笑不已。　　甄英雄哪裡看不出小愛的用心啊，“放心吧，少爺不會輸的。”　　“英雄，好象看來看去，你的隊友就是肉牆而已，雖然拼，可根本沒有技術啊，好象只有你一個人在踢，會不會很辛苦啊？”甄三國的擔心也是項嘯鳴等人的擔心，小愛剛才太激動，現在才想起來，甄英雄後背上還有個剛縫合的刀口呢！　　“沒關係，上半場很輕鬆，沒有什麼太誇張的跑動。”甄英雄嘿嘿一笑，“男女混合的足球，其實會大幅度降低比賽的質量，女人與男人有生理上的先天差距，一起比賽，會影響男人的發揮，無論是自己這邊還是對方的女人，都會將男人的水平下拉很多，道德約束下，又忌諱身體的碰撞，又怕傷了女人，因此，在這樣的比賽中，技術好的一面反而會吃虧，會受到更大的影響，會感覺到更大的壓力。”甄英雄看到木子華已經坐在校領導的貴賓席位了，而跑過來的拉拉隊里，樂樂與櫻桃也在，知道事情很順利，笑道：“所以，受到制約的男老師的實力可以暫且忽略，女老師才是勝負的關鍵。”　　白果經常看足球，聽甄英雄一說，立刻就能明白，“對啊，如果有個女老師可以參与到進攻中，對方的男老師防守能力就會下降……咦？死流氓，我怎麼越聽越覺得你是在侮辱女性啊？好象女人就是瘟神似的……”　　球球的，這是事實，非要說是瘟神，也是你自己說的，甄英雄喝了口水，站了起來，“看吧，下半場，我們一定能翻盤，因為，我們有個奇兵出場。”　　幾女茫然中，甄英雄又掏出了手機，這次，電話只響了一聲就接通了，“喂，思慕老師，你在哪裡偷懶呢……”　　……　　王思慕心緒不寧的來到了甄英雄面前，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剛才為什麼就接了甄英雄的電話，六神無主，就是她現在的寫照。　　看到王思慕的渾渾噩噩與甄英雄嘴角勾起的邪邪的笑，木子華突然覺得，自己總在告訴自己，甄英雄很聰明，可事實也總是在告訴自己，他聰明的程度，自己理解的不夠，還是不夠。

# 第244章 敵對也默契

　　聯繫不到自己的手下，突然遭到襲擊，然後丟了槍，王思慕已經徹底的暈了，而一切的關鍵就是，甄英雄好象個傻瓜一般的面對她，一點也不讓她懷疑自己，可是她遇到的所有的問題，又只有在甄英雄了解一切的情況下才做的到。　　亂了，全亂了，王思慕怎麼也想不明白，甄英雄要是知曉了自己的身份，還會找自己一起踢足球嗎？說他踢自己倒還有可能，況且，他又怎麼可能知曉自己的身份呢？唯一的答案讓王思慕刻意的迴避着，除非……是韓慧恩出賣了自己。　　王思慕想到這裏，又會迷惑，如果她出賣了自己，甄英雄幹嗎還要和自己如此親近呢？而且，韓慧恩就像自己的姐姐，她不會出賣自己的……　　甄英雄，在折磨着王思慕，也就是愛利絲的精神，一個殺手，在饒恕目標生命的同時，要保證已經讓對手的精神死亡了，說的再明白一些，就是要徹底的征服目標，讓對手不在是對手，因為只要面對自己，就會有一種無力反抗的頹廢，甄英雄，正在做着這樣的事情。　　“呦……，思慕，你已經換好隊服了啊，好漂亮……咳，剛好，你把李老師換下去吧……”　　被甄英雄指着的女老師很無力的說道：“我姓田……”　　思慕老師？！　　聽到這名字，五雙眼睛，不，是七雙眼睛齊放不友好的光芒。　　戴着一副黑框的小眼鏡，有書香氣質，穿着十號的隊服，明明是同樣的衣服，她穿着，就和其她的女老師穿着有很大程度上的感官不同享受，露出的胳膊大腿，白的耀眼，斯斯文文的站在那裡，卻將所有掃過這裏的視線鎖定住了，這女人，好美，而且和甄英雄站在一起，居然會讓人產生一種莫名的感覺，好……般配。　　白果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僅僅是因為這老師長的好看，甚至，比自己漂亮，氣質比自己好，而甄英雄對她的態度又太近親了，所以有警惕心，說白了，小女人心態。　　三國雖然知道昨天是誤會，可這女老師確實存在吸引甄英雄的魅力，而且甄英雄是為了她才受傷，說敵視可能過分，但絕對談不上喜歡，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比自己嬌小可愛，是需要防範的類型，說白了，就是嫉妒人家。　　小愛從來就沒喜歡過王思慕，敵視，是下意識的，不過，她一直覺得王思慕有些讓自己熟悉的感覺，好象長的有些像那胡鬧的唐甜甜……　　樂樂現在沒有任何理由喜歡王思慕，故意搶她的男人，目光中只有怨念。　　櫻桃知道她是敵人，剛才要不是有甄英雄叮囑，她早把王思慕射成篩子了。　　蘭兒鳳兒知道王思慕的敵對身份，不喜歡也是正常的。　　相比起女人來，項嘯鳴和阿東、耿南要會控制，沒有絲毫情緒的外泄，還能很友善的點頭微笑，專業的，就是比非專業的強，男人的自控能力，相較女人，有資格驕傲。　　王思慕看到拉拉隊里有櫻桃的影子並不奇怪，而被甄英雄身邊的女人討厭，雖然覺得委屈，卻也能明白，她們對甄英雄身邊的任何女人都會討厭的。　　“怎麼了，思慕？”　　甄英雄覺得自己夠違心的，可想到她剛才要殺了自己，表演起來倒也很到位，關心表情全寫在了臉上。　　“沒，沒什麼啊。”　　一直看着甄英雄的王思慕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有些慌張，無法從甄英雄的表情中看出任何與以往不同的東西啊。　　因為變態姐姐和白果就在身後，甄英雄也不好和王思慕套的太近，安靜下來，聽孫小月安排下半場的技戰術了，剛才沒察覺到，錢大為已經離開到醫務室去了，下半場孫小月將華麗的登場，形勢不能說好啊，尤其讓甄英雄差點栽倒的是，孫小月前面說什麼戰術沒人聽的明白，全是專業的術語，但最後補充的一句倒很痛快。　　“場上形勢多變，計劃沒有變化快，關鍵的時候就聽甄老師的調動吧！”　　球球的，你這算是推卸責任嗎？　　上場之前，甄英雄清楚的察覺到，王思慕偷瞥了一眼，眼神中，有一種讓人發冷的光，甄英雄回頭看了一眼她望去的地方，坐着小愛，樂樂，三國，還有白果。　　心亂了，行動就會亂，這一點，甄英雄很清楚，但他突然發覺到，王思慕對混亂的控制能力，可能要好過一般人，也許，她會放棄混亂，立刻進入下一步的暗殺，例如，綁架一個最自己很重要的人質，讓自己和她一樣品嘗到重要的人突然在身邊消失的茫然……　　她，應該會成為她的目標吧？這是一個臨時的決定嗎？　　甄英雄的本意是要徹底孤立王思慕，然後讓她與身後的勢力聯繫，三個殺手離奇失蹤，她的組織勢必要亂，那樣以來，可能潛伏在朗朗市的顏冰的勢力，多少會露出馬腳，可現在看來，這個好勝的女孩，並不打算沿着自己擬訂的最完美路線前進了。　　正如孫小月說的，計劃，往往沒有變化快，一個計劃外出現的女人，可能讓王思慕決定了某種變化，例如，把她遭遇的混亂，也推到自己的身上……　　……　　“思慕，我們要不要比一比？”　　甄英雄和王思慕站在一起，很玩味，似乎開玩笑的挑釁道：“你不想輸吧？”　　這話，好象是在說和對手比賽的事情，又好象再說兩個人之間的比試，王思慕理解為前者，但自己對後者卻很有感觸，她不想輸，尤其是輸給甄英雄。　　可再次體味甄英雄的微笑，又覺得甄英雄玩味的後面，是真誠的邀請與對待，是對朋友的一種坦誠與無間，王思慕發覺自己今天的心真的好亂，甄英雄把自己看成朋友了嗎？　　其實，甄英雄真的很希望王思慕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敵人，而他這種潛在的掙扎雖然控制的很好，但口吻中，那微妙的波動還是傳達到了王思慕的某條被壓抑的少女神經中，刺激着那條神經的跳動與成長，只有這一次，兩個人的心，在同樣的茫然中得到了共鳴。　　王思慕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為了發泄心中的混亂，還是倔強的不想輸給甄英雄，或者是想用一場短暫朋友間的共同努力，作為對不起他的補償，總之，她想好好的比賽，拋棄一切混亂，用心的比賽，用比賽與汗水發泄緊張與壓力，發泄混亂與煩惱。　　於是，讓所有學生老師大跌眼鏡的事情發生了。　　英劍高中開球，七號將球傳給九號，九號回傳，然後兩個人同時向前場飛奔，十號得球，不緊不慢的盤帶兩步，打算在隊友引開唯一的對手甄英雄后憑藉個人技術突破一群三流球員，不過，他卻沒有想到，可以稱的上經典的一幕發生了。　　甄英雄與王思慕同時放棄盯防，七號與九號沒能牽引住甄英雄，這小子居然跟在那新上場的生面孔的美女後面，一起沖向了技術很好的十號。　　嬌滴滴的美女竟然跑的這麼快，本來就讓人驚訝，那十號一怔的工夫，王思慕消失在了視線中，居然是正面滑鏟！　　十號一驚，踩球回拉，挑球跳起，倒也算的上技術細膩而飄逸了，好象飛起一般，王思慕從他的身下滑過，俯視美女的感覺很爽，可他沒來得及將得意的表情呈現在臉上，身體還飄在空中，一道紅色的影子風一般的從身旁擦過，球沒了。　　是甄英雄！　　那配合搶斷，讓全場震撼，甄英雄竟然從空中斷球，而且，一躍從王思慕頭上飛過，思慕這才飛快起身，兩人交換了前後位置，配合的天衣無縫。　　三國和白果，艾愛與樂樂，櫻桃同四小魔女，全呆了，那兩個傢伙商量過嗎？為什麼配合的這麼默契？　　一個美女滑鏟就夠讓人驚訝，加上甄英雄的空中搶劫，才僅僅是個開始。　　甄英雄帶球前沖，兩名男老師包夾而來，甄英雄腳跟一磕，球停在原地，人卻繼續跑，穿過了兩名老師的防守，直接迎向了集體衝過來的女老師，並伸手指天。　　那兩個男老師沒想到甄英雄棄球而奔，一個猶豫，人沒看住，球也沒搶到，跟上的王思慕用腳內側一掃球的最底部，皮球被切了起來，高高的，卻並不是很遠，從幾個女老師頭上飛過。　　畢竟是業餘的，女老師抬頭看球，轉身速度之慢不難想象，甄英雄已經利用這個時候穿了過去，直接面對門將了！　　這個球的落點位置剛好是進入大禁區，幾乎正對球門，因為球速很飄，身高有絕對優勢的門將棄門而出，但甄英雄也高高跳起，衝過十一碼的門將沒想到一米八的甄英雄跳的比自己這原專業籃球选手還要高，見來不及躍起摘球，倒退三步，那傳球沒有力道，甄英雄為了搶先而提前躍起，即便爭到也不可能頂出力量了，只要防他吊門就好。　　甄英雄的反應要超過常人，眼角一瞥，無人糾纏，居然用胸口停球，將球卸了下來，此時五個女老師已經有三個回追，門將嚇的一身涼，出來封堵，包夾讓甄英雄沒有任何調整射門姿勢的機會，卻見甄英雄沒有絲毫的慌亂，將球貼地傳向了左邊球門遠角，門將這一看更驚了，居然是王思慕跟了上來，空門啊。　　門將身子一轉去封堵王思慕的射門角度，甄少爺這次才真正秀了一把足球式的擋拆，對方的防守隊員被己方的掩護隊員吸引，甄少爺好似要帶球上籃突然轉身發力背靠背的突破了門將，剛好此時，王思慕將球踢了起來，從已經撲倒卻儘力向上拔身子的門將頭頂越過，雖然她踢的高了，但甄少爺跳的更高，好似空中接力，不過是用腦袋完成了灌籃，流暢的進攻終於在全場的歡騰中結束，二比二，下半場開場不足一分鐘，比分板平。　　聽到全場在為自己和甄英雄歡呼，看到甄英雄這色狼藉機光明正大的撲向自己，王思慕認命了，讓他抱總比被那幾個此刻跑的比球賽中跑的還快還賣命的猥褻老師抱讓人容易接受。　　這個時候甄英雄把王思慕抱在懷裡轉圈圈，三國和白果並不覺得吃醋，那麼好看的進球，沒有勝利的擁抱才讓人覺得彆扭呢，她們倒佩服起王思慕了，好棒，居然踢的那麼好。　　小愛和樂樂等丫頭已經樂瘋了，平局就是贏啊，何況，看這意思，反超都沒問題。　　經久不息的叫喊，歡騰，夾雜着陣陣口哨，被甄英雄抱在懷裡的王思慕居然感覺到心裏有一種想要暢笑的衝動，有一種火熱的感動讓她不自覺的摟住了甄英雄的脖子，這掌聲，是給自己的嗎？　　甄少爺彷彿看到了她的內心，“這掌聲，是屬於你的。”　　這種感覺從來沒有過，開心，真的好開心，可看到甄英雄，她的心卻又亂了，王思慕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個時候還有心情認真的踢球，難道，只因為這個男人嗎？　　甄英雄橫抱着王思慕轉圈，當然是沒憋好心眼子，球球的，中年大叔娘娘腔，全給少爺滾蛋，想佔美女的便宜，自己去進個球！　　摟着王思慕大腿的狼爪子很隱蔽的摸着，那手感，好象牛奶，好象玉脂，享受啊，陶醉中的少爺心裏也在笑着。　　他媽的，那個什麼狗屁菲茲傑拉德殺手家族，果然把踢足球看做了殺手培養不可分割的重要一部分，看來，昨天裝足球白痴的，不光只有少爺一個人啊……　　……　　正如甄英雄在中場休息時分析的那樣，當一方球隊中，出現了一個技術很好的女老師時，形勢就會發生質的變化。　　王思慕很難纏，看防她的男老師總是束手束腳，沒辦法，才想認真的和她較量，全校就會響起陣陣的噓聲，那種對男人尊嚴的羞辱，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當然，這並不包括甄少爺。　　因為下注英劍高中的人不在少數，所以甄英雄在面對女對手，威脅對方大門的時候，得到的噓聲遠遠超過了其他老師，不過，在仙女黨龐大拉拉隊的歡呼喝彩壓蓋下，倒也不顯得怎樣，再者，甄少爺也沒覺得那是一種壓力，臉皮厚有些時候就是一種優勢的轉化。　　王思慕踢的很開心，不知是為什麼，她發覺自己和甄英雄的配合越發的默契，兩個人踢球的模式幾乎是相同的，甚至是一切進攻和回防的手勢，也能輕易的解讀，王思慕並沒有看過真正的足球比賽，全然沒有想到，甄英雄根本是在試探她，這些比賽中常常用的包抄或者掩護的手勢，根本是在殺手培訓的時候，殺手們最常用的暗語，而能在第一時間對這些手勢做出正確反應的，只有那個殺手世家的殺手，甄英雄也有些詫異，王思慕是故意暴露自己，還是她並不曉得這些手勢有絕對的專署性啊？　　甄英雄對於勝利的追求，並沒有到達不擇手段的地步，可他也着實陰險，除了與王思慕偶爾配合，抓住機會防守反擊之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後場防守。　　二比二的比分處於僵持狀態，英劍高中往年都是十球左右獲勝，他們的校領導被木子華那虛偽的謙虛實際的揶揄嗆的一肚子火氣，球場的老師哪裡看不到啊？本校學生就在運動會總成績上被壓倒性質的敗北，如果老師再栽掉，弄不好還會影響到明年的招生。　　領導急了，場上的老師自是不用說了，也是越來越急，越急越猛，越猛越亂，結果就導致了場面火暴，觀賞性強，而比分卻不被改寫的局面。　　四方高中的師生也夠沒出息的，不求勝利，只要保住比分就好，場上的老師基本忘記了什麼是進攻，就是用身體擋球，兩個，甚至三個擋一個的防守，斷下的球踢給甄英雄或者王思慕就不管了，進攻完全是他們的事情，也是因此，英劍除了三個主力中前場，其他人根本不敢過分的壓上，生怕被甄英雄和王思慕打了快速反擊，這直接導致了他們進攻的疲軟。　　孫小月守門的技巧比錢大為要輕巧嫻熟的多了，唯一的缺點就是有些單薄，力量不足，對於對方的遠射每每都是一身冷汗的險救，但也虧得她賣力，才力保大門不失。　　比賽，終於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甄英雄和王思慕都流了不少的汗水，卻同樣有種淋漓的快感，這一刻，夥伴的感覺，很好……

# 第245章 提倡吃母乳

　　當比賽進行到最後幾分的時候，下了注的英劍高中再也沉不住氣了，數十個痞子攙和在拉拉隊中，齊聲叫喊，督促老師全線進攻，只要進一個球，造成走水，他們就不賠錢了，一時間髒話漫天，醜態畢露，卸去了斯文的外裝，貴族不在顯貴，污言穢語，讓他們墮落為垃圾，英劍的校領導面目無光不說，還要遭受市教委代表的質問與冷眼，當真是全面的輸給了四方高中，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那標語被完全飛在了九天外，沒素質的學校啊。　　對方全力進攻，甄英雄在門線前將一腳孫小月撲不到的遠射擋出了底線，對他這個可以躲開子彈的人來說，擋個球的難度並不大。　　造成腳球，對方連守門的體育老師都衝到了四方高中的禁區，只規定體育老師做門將，卻並未圈定門將不可以參与進攻，英劍高中的無恥引來噓聲陣陣，尤其是仙女黨，一群美女集體喊羞，那效果，英劍的校領導集體大紅臉。　　甄英雄一看這個，望瞭望對方空空的后場，再看了看幾個有威脅對手的站位，心裏一動，球球的，這方法不錯，貼着孫小月的耳朵說了兩句，小月老師一呆，接着，笑的也夠奸的。　　禁區外面放空，甄英雄和王思慕一起盯防個子最高，跳的最高的體育老師，開腳球的是技術最好的十號，七號在弧頂，九號在後點，其他兩個男老師一個前點，一個跑位試圖打亂站位的，但效果差強人意。　　禁區里人多，遠射並不是最明智的，十號對自己的定位球技術很有自信，一條弧線之入中路，落點甚佳，真是找的鶴立雞群的體育老師，一米九啊，籃球運動員出身，跳起來得多高？反正甄英雄不助跑的情況下，沒他高，可就愣有能跳過他的，王思慕！　　王思慕雙手扶着甄英雄的肩膀，一腳踩上他弓着的大腿，另一腳踩着他交攏在一起的手心，甄少爺用力向上那麼一抬，王思慕一個縱身，好似飛天奔月的嫦娥，比那體育老師還高了整整一頭，小禁區里人群晃動，竟沒什麼人看清楚王思慕是怎麼跳起來的，也怪那體育老師太檔視線。　　甄英雄撒腿就朝前跑，王思慕看好位置，眼一合，可憐巴巴的讓球砸在頭上，挺疼的，砸的有些昏，而皮球卻和預想一樣飛出禁區，剛好被甄英雄追上，那七號卻慶幸自己位置好，上前就要搶斷，哪想到，甄英雄不轉身，一腳將球踢向了左邊路，那裡無人啊。　　開出腳球的十號朝着球跑出，可速度不是他強項，一個影子突然擋在他前面，就聽自己的隊友大叫，“小心，守門員出防了！”　　球球的，出防？甄英雄嘴角一揚，那不是出防，而是地道的進攻！　　孫小月是田徑運動員出身，跑跳是強項，甄英雄剛才告訴她的，就是在王思慕頂到皮球的時候放棄大門，立刻朝左路跑，七號被他牽制，擅長速度的九號在右路，那個十號再厲害，跑不過她也是白給。　　王思慕不得不佩服甄英雄的天賦，多厲害的對手，他總是能看到別人的軟肋，然後加以反擊，守門員參与進攻，是英劍高中先玩的，四方高中此刻也如此，不但沒惹起噓聲，還博得尖叫歡呼一片，這叫什麼？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解氣啊。　　孫小月跑的是快，甄英雄都詫異，那丫頭速度一點不比王思慕慢，過了中場，不等前面的幾名女將過來糾纏，一腳超遠距離的吊射也成了經典，守門員會飛也追不上這球啊，那九號從右路回防之後拼了老命，恨不能吐了白沫，可還是沒能來得及把那蹦蹦跳跳，已經沒了什麼力氣的足球從大門前剷出去，塗塗增加了後面已經疲軟的進球的觀賞程度。　　進球之後，孫小月也激動了一把，跳到甄英雄身上，用腿纏着他的腰，一個勁的朝歡呼的觀眾擺手，甄少爺懷疑，這丫頭昨天晚上肯定看了一遍世界杯的錄象集錦，專門練習過進球后的慶祝動作，不過……孫小月雖然不是飽滿的類型，但為了穿運動服，並沒有內衣隔擋，甄少爺扎在人家乳溝中，享受着小月老師的柔軟與溫香，總算覺得參加比賽的票價賺回點來了。　　又抱美女，一次可以不當回事，兩次可就不行了，莫說三國，白果和小愛同學也有些坐不住了，樂樂和小魔女們叫的卻很瘋狂，沒注意到，三國和白果已經站到了場邊，三國叫喊，白果瞪眼，可惜太嘈雜了，甄英雄聽不到，眼睛貼在人家胸口，更看不到了。　　那充當邊裁的老師見三國白果這二位都是美女，本就不好說什麼，再看到項嘯鳴等人虎視耽耽的，更不敢言語了。　　三比二，領先的不光是表面上的一個球啊，時間已經無多，除非甄英雄下場，不然想板回來根本不可能，最後的兩分鐘火藥味有些足了，對方的七號在觀眾眼中也不帥了，連續的犯規，要不是給貴族高中面子，教委辦公室委派的裁判早把他罰下去了，比賽結束的長哨響起來的時候，這位爺撒氣似的在中線靠邊的位置一個滑鏟，居然是朝着停下球來的王思慕泄憤，惡意的犯規啊！　　你個球球的，輸不起球你輸的起人是吧？！甄少爺一個飛撲把思慕撲倒，躲過了這陰狠的一腳，思慕嚇的臉都白了，三國和白果不幹了，兩個丫頭在這方面倒是一樣，夠血性的。　　“你這男人好不要臉，居然這麼狠！”　　“先生，比賽哨響之後，你這個行為就不屬於犯規，而是故意傷害了，你必須給這位小姐道歉！不然我就帶你回警察局接受教育！”　　兩個美女主動和你說話，是美事，可兩個美女說的話是在鄙視，那麼，就是讓人惱火羞愧的事情了，這七號大爺一腳丫子悶在足球上，大力抽射，目標，三國大美女的臉，好嘛，整場比賽都沒有幾次射門機會，他在這裏找到感覺呢。　　不需要三國動手，項嘯鳴已經擋在了三國身前，手臂一擋，自認為POSS很帥氣的將球彈開，卻聽的“啊”“啊”，兩聲柔弱痛呼，回頭一看，項嘯鳴汗都下來了，再一看從美女身上爬起來的少爺那張又驚又怕的臉，好傢伙，虛啊。　　項嘯鳴彈開的球剛好打在了白果的額頭上，而白果和三國站的太近，一個折射，三國的臉還是沒有倖免的中了這顆會拐彎的‘子彈’，小鼻子一陣酸疼，鼻血長流啊……　　球球的，你這東西是保護人呢嗎？甄英雄沒和項嘯鳴算帳，出其不意，一腳蹬在了那表情很囂張的七號肚子上，“沒道德的東西！”　　話落，項嘯鳴和阿東、耿南一起撲上，拳打腳踢，蘭兒鳳兒也跟着湊熱鬧，誰敢過來拉架就揍誰。　　這下子可熱鬧了，英劍高中的校領導知道己方無理在前，不好發作，木子華直捂腦門，幸好有白果這警察在，不過，一場球賽，還是在暴亂中結束了，而這一切在王思慕眼中，都是那麼的有趣，可她知道，這樣的有趣，要結束了……　　……　　“思慕，真的不用我送你回家嗎？”　　甄英雄的關心讓王思慕更覺得愧疚，“不了，甄老師，你姐姐已經回去了，你也趕快回去看看她吧，她好象很生氣的樣子。”　　當然會生氣了，甄英雄苦笑，三國那丫頭雖然變態的可以，但從愛美這方面來講，她卻是女人之中的女人，被那球砸的流了鼻血，簡直是蹂躪她的美麗，也幸虧這樣，那丫頭根本不來不及等自己就回漢宮去了，而那個英劍七號也很難在朗朗市混下去了，並非三國記仇，而是項嘯鳴那傢伙為了贖罪，一定會把七號狠狠修理，修理到他不敢留在這個城市的。　　“可是思慕，我們好象約定過吧？如果我們贏了，就一起晚餐啊。”這才是甄英雄的目的。　　“明天好嗎？我真的很累，想回家休息。”王思慕這個借口找的很合理，“而且，你的女朋友不是也在嗎？閉幕式的時候她也一直在等你啊。”　　白果雖然也挨了一下子，不過她可沒有三國那麼愛美，手帕擦了擦，沒事人一樣，甄英雄卻看的出來，她那好心情，完全是因為三國的狼狽而幸災樂禍，不過，因為自己參与，鼓動打人，這位警察小姐正等在學校門口，打斷自己算帳呢。　　甄少爺也不強求，“好吧，那明天你可不能食言啊。”　　王思慕不知道是怎麼想的，點了點頭，笑道：“一定。”　　“對了，思慕，你的球踢的很好啊，為什麼昨天你說自己不懂足球呢？”甄英雄很隨意的問了一句，果然察覺到了王思慕臉色上的微妙變化，到底是個不成熟的殺手啊，菜鳥就是菜鳥，一隻很可愛的小菜鳥。　　王思慕的接受的殺手教學模式，都是羅比從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帶出來的，與甄英雄如出一轍，不過，她踢足球，純粹是為了釋放壓力，而且，並不似甄英雄一般踢的那樣勤，差不多一個月練上一次，對手也都是韓慧恩這樣級別的女殺手，輸掉比賽的話，她一樣是沒有假期的，只不過她並不用擔心被人殺了而已，由此不難看出，現在的殺手體制在某些方面也趨於健康化，文娛休閑化啊。　　殺手還有一個比較擅長的技能，說瞎話，絕對是張嘴就來，“我一個人的時候也會踢踢球，但並不懂得比賽的規矩，也不曉得那些術語……”　　這倒是，不要說女孩子，不少男孩子也一樣，踢兩腳都會，一問什麼是越位，倒有一半不明白的，甄少爺心中已經有了答案，見白果就在大門口用帶着警惕的目光望着自己，連忙笑了笑，“是啊，呵呵，不過思慕踢的真是不錯，那我先走了，明天一起晚餐，別爽約啊。”　　王思慕也看到前面婷婷而立，風姿颯爽的白果了，愕然的點了點，見甄英雄跑過去，竟有一分不舒服的感覺，當真奇怪。　　甄英雄背對王思慕的一刻，表情中閃過一絲異樣，球球的，少爺最討厭的，就是被人跟蹤了，不是跟蹤少爺，而是跟蹤少爺不希望被跟蹤的，重要的人……　　……　　“死流氓，你剛才幹嗎打人？！”　　打人？好老婆，你還不知道吧？項嘯鳴那塊料今天非摸他家去蹂躪他，不光打人，還要恐嚇，勒索，行使一系列的小流氓政策折騰他呢，甄英雄這話是不敢說的，“情人老婆，你也看到了，那傢伙居然對女人下手，我當然要教訓他了，況且，他那一腳球還悶在我老婆臉上，揍他都是輕的！”　　淫蕩的甄少爺一臉的心疼，也不管這還是大街上了，伸手就去摸白果的腦門。　　“討厭吧你。”白果心裏和吃了蜜的，臉上也一臉的小幸福，體貼的將甄英雄拎着的上衣接過來幫他拿着，可嘴巴卻還強硬着，“我看你是心疼你姐姐，還有那個漂亮的女老師，要真是為了我，你能打人嗎？”　　白果是警察，甄英雄明白她的意思，如果體諒她，就更不該找麻煩才對，球球的，黑社會泡警察，就是有諸多不方便啊，“既然你這麼想，那就算是你說的那樣吧。”　　白果一聽就急了，一推甄英雄，氣道：“你什麼意思？你，你不是真的喜歡那女老師吧？！我……我告訴你甄英雄，不行！我不同意！”　　額頭冒汗，這丫頭怎麼不看看周圍有多少來往的人啊？成為被圍觀的對象絕對不是甄英雄這厚臉皮磨練自己的方法，一把拉着白果這丫頭轉進了一條抄近的小巷子，甄英雄看着白果皺起的眉頭翹起的小嘴和絕對不滿意的眼神，笑道：“什麼不行？什麼你不同意？情人老婆，你以為你是我媽，幫我挑媳婦呢？”　　白果氣啊，“你這混蛋，誰是你媽啊？我不同意，是因為，我才是你……是你……”　　甄英雄滿心期待，“你是少爺我的什麼？”　　白果臉都憋紅了，剛才嘴一溜，想說自己才是甄英雄的媳婦，可她一大姑娘，就說被甄英雄給睡了，這話也說不出來啊，看到甄英雄那一臉的得意，一咬牙，“我就是你媽！怎麼樣？！我說不行就不行！”　　甄英雄差點一跟頭栽倒，怎麼這丫頭比自己還不懂浪漫啊？推着白果的肩膀，將她按靠在小巷一側的牆上，眼神一涼，看的白果忍不住咽了一口香唾，她現在也反應過來了，人家母親已經不在世了，自己剛才說的那是人話嗎？　　“你剛才說什麼？”甄英雄的聲音冷冷的，很認真的望着白果的眼睛，不斷的貼進她的臉，好大的氣勢。　　他要幹嗎？白果心裏虛啊，可好勝的她最受不了別人的強勢，你不說話，她一定會道歉的，可你要來硬的，她就是心虛也不會服軟。　　“我說，我是……你……媽……”牛氣了半天，這句話在氣勢上的發揮比預想的差太多了，頭也低了臉也紅了，最後兩個字幾乎聽不到聲音了，白果那扭捏樣子看的甄英雄想笑。　　“媽？好啊……”甄英雄壞壞的一笑讓白果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媽，我要吃奶！”　　一句話說完，頭一低，把臉狠狠的扎進了白果那絕對豐滿的乳房中，軟啊，香啊，然後，白果嚇的叫啊……　　這條小巷雖然又窄又靜，可巷口卻是人流涌過，尤其是學生放學的高峰期，白果一聲羞叫出口，趕快自己捂住了嘴巴，“死流氓，你幹嗎啊？青天白日的你這是強姦！要，要槍斃的！”　　白果用力推着甄英雄，可甄少爺抱着她的小蠻腰呢，她那裡推的動啊，“吃奶就叫強姦啊？那當媽的不能生兒子了唄？你不是老想做人媽嗎？我吃奶不算犯罪吧？現在提倡母乳，不興叼奶嘴了，流行唑奶頭。”　　甄英雄就是故意整白果，居然真的隔着衣服咬住了她的乳峰，內衣加外衣，雖然不疼，可是她羞啊，白果見有路人偶爾路過看向這裏，都露出一個或釋然，或好奇，或感慨，或驚訝的表情，就差撞牆自殺了，天啊，那些人以為這是什麼？情人間的親熱嗎？　　也只能那麼理解了，不然怎麼理解？自己一個警察被流氓非禮了？更丟人！白果不得已，老方法求饒，“啊……哥哥，好哥哥，我錯了，饒了我吧……”

# 第246章 霸道的白果

　　好哥哥，這個稱呼很奇妙，甄英雄聽了骨頭軟，而白果每次喊出來，都覺得嬌羞無限，但心裏都會有一種怪怪的感覺，就好像兩個人做那事兒的時候一般，會產生一種羞人的舒暢感覺，很刺激，很挑逗。　　白果比甄英雄還要大上一歲呢，這哥哥一出口，甄英雄立刻鬆口了，“恩，乖妹妹，知道錯了嗎？”　　“錯了？我知道你個鬼，死流氓，看招！”　　小白同志翻臉的功夫也不差，甄英雄才鬆開她，立刻反擊，輪着甄英雄的外衣就砸，甄少爺嘿嘿一笑，向後一退躲開，兩個傢伙就好象他們的警匪身份，又好象沒長大的孩子一般，在小巷裡一個跑一個追，其中樂趣，只有二人能以體會，想來一定和兒時的甜甜圈一般美味吧？　　……　　“小公主大人，不要說我不給你們魔女黨面子……”　　“是你仙女黨，你這混蛋！”　　甄英雄後背有傷，沒跑多遠就被白果給追上了，兩人正甜蜜蜜的糾纏呢，就聽到前面的拐角傳來了熟悉的聲音，是甄英雄熟悉的聲音，剛才那個是木施施的聲音啊，小公主不就是艾愛嗎？而剛才說話的那男人的聲音是……　　“好，仙女黨，管你什麼都好，總之，我給小公主面子，把本金還給你，那二十萬的大注也退給你，這盤口當沒開過，這樣對大家都公平吧？三十萬，難道你們也想賠個精光嗎？”那男人的聲音說道：“老子我才從醫院出來，沒看過比賽，不知道你們學校那個踢球不錯的鳥人是誰，什麼天使護衛隊這麼惡俗的組織也沒聽說過，一句話，小公主，你到底是開盤口的還是幫那下注二十萬的鳥人來算賭帳的？”　　“算賭帳！”帶着絕對磁性的聲音響起，連白果也能聽的出來，那是艾愛，“退還我賭金？開玩笑，今天爆冷，買你們學校的人全輸了，那些錢，有將近二十萬吧？你想都吞掉嗎？”　　“賭博？！幾十萬的金額？！”白果兩眼放光芒啊，這丫頭到底是個警察，一聽這個，那精神頭，讓甄英雄冒冷汗，“抓他們！”　　小白同志挺敬業，立刻掏槍，有功勞能不上嗎？甄英雄趕快給她抱住，小聲道：“一群毛孩子而已，老婆你激動什麼啊？先聽聽再說。”　　球球的，怪不得閉幕式的時候就見不到艾愛了呢，感情跑這裏來算賭帳了啊，不過，聽這意思，英劍高中的合作夥伴要翻臉啊。　　“姓楊的，錢是我姐夫下的，賠乾淨我認，你想賴帳，本公主這裏你就行不通！你帳面上所有的錢，已經改了姓，識趣的你給我吐出來，不然你會死的很難看！”小公主挺有氣勢的，可你這死丫頭說這個幹嗎啊？甄英雄看到懷裡的白果冷冷的眼神盯着自己，尷尬啊。　　“死流氓，這裏面還有你的事情？”　　“老婆，我是有原因的，先聽聽，回頭和你解釋。”甄英雄說多少話都沒那一句省略了‘情人’二字的‘老婆’頂用，白果臉一紅，雖然表情還有很多不滿，卻真的像個聽話的老婆不在言語了。　　“威脅我？小公主，我知道你和四位小仙女都是有背景的人，坦白說，我是惹不起的，不過，小公主的父親大人如果知道這件事情，想必會很氣憤吧？”那討厭的男人聲音很得意，頗有小人味道，“如果他知道小公主居然開盤口設賭，會怎麼樣呢？”　　“我操你媽的土小貓！”這聲音夠粗俗，白果皺眉頭，而甄英雄卻知道，這是陳虎強那小胖子，“你媽賣B給你磋輛摩托，你就當自己是太子啦？吞我老大的錢，小爺我把你塞回你媽褲襠里你信嗎？！”　　罵的是真難聽，連甄英雄都皺眉毛了，這小子過去不是這麼沒素質啊，怎麼現在這麼重的流氓味？看來，現在的孩子，對黑社會和流氓的理解有誤區啊。　　“陳虎強，真要動橫的，你丫是用嘴叼棒子的嗎？會叫的狗未必唬的住人。”那男人淡淡道：“讓我吐錢，想都別想，除非天王老子下凡來……”　　“天王老子，是說少爺我嗎？鳥人？天使也算是鳥人吧？”　　甄英雄的聲音一響起來，整條小巷都安靜了，白果跟在甄英雄後面拐過一看，好傢伙，小小的一條巷子，居然集中了幾十人，怪不得剛才就覺得那麼壓抑呢，雖然只有幾個人說話，卻有幾十個人呼吸啊，如果剛才貿然衝出來，誰抓誰還真不一定呢，念及此，白果不禁佩服起甄英雄了，他似乎只從空氣中就察覺到了人數一般。　　“偶像老大！”　　甄英雄穿過人群，陳虎強一聲稱呼之後還未來得及說其他的，小腹上已經挨了一腳，很重，陳虎強的強壯是公認的，卻還是抱腹跪地，口水都流了出來。　　甄少爺不但是今天的明星，還是四方高中痞子們公認的老大，陳虎強雖然是他們大哥，可揍大哥的是大哥大，一群傢伙不曉得大哥大怎麼突然對自己人發飆，一個個噤若寒蟬，無人支聲。　　白果也不明白，還未說話，就見小愛在四小魔女攙扶下撲了過來，“姐夫，我讓人欺負了！”這死丫頭裝可憐的功夫一點也不到位，擺明是怕挨罵，太虛偽了。　　“姐夫老師，那禿頭要佔我們便宜！”四小魔女的話讓人誤會，他是要吞你們的錢，還是對你們幾個丫頭性騷擾了啊？　　甄英雄單手揣兜，很威風的摟着得意的小公主的肩膀，根本無視對方二十幾人，對陳虎強說道：“虎子，少爺我下次再聽你說粗口，踹的就不是你的肚子，而是你的嘴，知道了嗎？”　　陳虎強剛還覺得自己罵的挺拉風呢，聽甄英雄這麼一說，顯然就是因為罵人惹了他不痛快啊，他倒不覺得甄英雄揍他多丟人，因為他對甄英雄的忠心不亞於闌度或者項嘯鳴，只是不明白自己罵對手有什麼不對。　　“得罪你的是他，還是他媽？”甄英雄淡淡道：“不要侮辱任何一位母親，即便是黑社會，也要有着對人最基本的禮貌……當然，是對他媽的禮貌。”　　白果額頭見汗，這最後一句補充的是什麼東西啊？怎麼聽怎麼像罵人，就好象自己推翻了前言，雖然白果知道甄英雄並不是那個意思。　　有品位上檔次的黑社會是不罵人的啊，陳虎強如此理解的甄英雄的話，點了點頭，居然說不出話來了，可想甄英雄那一腳踢的多有力了。　　小愛和四小魔女女不喜歡陳虎強的粗口，只覺得姐夫老師帥啊，可惜她們不知道，甄少爺不喜歡聽的是別人罵，他自己平時確實少說粗口，可有時候說出來的話，還不如直接罵人痛快呢。　　左邊摟一個艾愛，右邊站一個白果，後面排着四個小魔女，都是一等一的美女，甄少爺是夠拉風了，四方高中的人底氣足啊，剛才人少，沒敢貿然來硬的，這回大哥大來了，一個能頂二十個，怕誰啊？可再看那邊英劍高中的人，四方高中的痞子們全傻了。　　騎着哈雷摩托的全下來了，手上有傢伙的全丟了，站的和軍訓的乖學生似的，那剛才還囂張到不行的那個帶頭的腦袋包的像個木乃伊似的小子，恭恭敬敬走到甄英雄面前，卑躬屈膝，兩條腿抖的就差沒跪下了，從口袋裡摸出一張信用卡，說話聲音都顫，“太……太子爺，小的不知道您老就是小公主大人的姐夫，真是罪該萬死，這張卡里共有四十七萬七千八百塊，有您老的本金二十萬，其他都是您贏的……”　　一群人狂暈，怎麼回事？小愛迷惑，卻不客氣的接過那張卡，白果不解，怎麼剛才還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鬼看到甄英雄，比老鼠見貓還有不如啊？　　“你叫什麼來着？楊……楊……”　　“楊光虎，太子爺，小的叫楊光虎，昨天才被您給打……被太子老師您教導過的楊光虎，禿老虎……不，是土小貓，小貓。”　　什麼叫犯賤啊？這就是了，現在就是傻瓜也看的出來，這個連鼻子上就纏的繃帶的傢伙是被甄英雄給揍的，可他受寵若驚的報上了自己的名字，彷彿甄英雄記得他的姓，就是賜予他的莫大榮耀一般。　　白果都暈了，現在的黑社會模式讓她都搞不明白了。　　甄少爺點了點頭，別人還以為他要說什麼呢，一句話出口，讓人差點昏倒，白果沒當場拔槍是因為把警察對情緒的控制能力發揮到了極限啊，“一點五的賠率，你還欠少爺我兩萬兩千兩百塊……”　　算的真清楚啊……楊光虎可不敢說和小公主平攤這些損失，趕忙翻出另一張卡，“太子老師，這裏面還有十萬塊，請您老收下。”　　甄英雄不客氣的接過來之後，才虛偽的說道：“多了些，少爺我沒零錢找給你啊……”　　不罵人，可他比罵人的還可恨！七萬多塊用零錢找嗎？白果真受不了甄英雄的無恥了，這算不算勒索啊？可她還沒說話，那犯賤的楊光虎先說了，而且，說了一句讓白果違心也當了一次黑社會的話。　　“不用找的，太子老師這麼說就見外了，多出來的零錢，算是小的們一點心意，孝敬太子妃喝茶吃甜點的，兩張卡，密碼都是六個一，請太子妃一定笑納……”　　太子妃？那不就是太子的老婆？！　　曲解，絕對曲解了，楊光虎戰戰兢兢的看了一眼白果，是在納悶，太子妃怎麼沒來，太子爺身邊怎麼換了一位，莫非是個情人小妾？白果卻理解為，這些小混混怎麼把自己當成了太子妃，莫非，這臭傢伙喜歡自己的事情已經在黑道上傳開了？天啊，羞……還有點喜，甜，美，樂，痴……　　小公主可樂壞了，六十萬啊，全是自己的了，看到楊光虎帶着一群痞子風一樣的撤退了，公主大人手上的卡一飛，被白果拿了過來。　　“死流氓，這些錢是黑錢，充公！”　　充公？甄英雄還沒說什麼，小公主不幹了，“別啊，白果姐姐，那是我們的錢……”　　“參与賭博那是犯罪，這些錢都是賭資，要被沒收！”白果話落，手上的卡也是一飛，竟是被甄英雄搶走了。　　“小愛，你白果姐姐說的沒錯，賭博就是犯罪……”　　一群人鄙視甄英雄，這裏，好象就你賭的最大吧？卻聽甄英雄語重心長道：“少爺我耍心思賭大注，就是要從另一個方面給你們一個教訓，讓你們意識到賭博的危害，爹媽的錢被你們輕鬆的糟蹋掉，你們對的住辛辛苦苦養育你們的父母嗎？錢，肯定是要沒收的……”　　白果看甄英雄的目光都變了，這傢伙居然說人話了，而且，還說的那麼有道理，難道，他是在為了自己而改變嗎？女人都喜歡幻想，白果，也不例外，她希望甄英雄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發展。　　“不過，上繳給政府，這不理智，還是算了吧，這年頭，警察就是有畢業證的流氓，警察局就是依法登記的黑社會機構，官員就是有執照的黑幫大佬啊……”　　才開始的幻想破滅，‘感動死’變成‘敢動就打死你’，白果一激動就要掏槍，把這詆毀警察，詆毀國家的頑固匪徒抓走，甄英雄額頭冒汗，瞧着意思，自己怎麼繞，白果也不會讓這錢落自己口袋裡，一狠心，虛偽道：“這些錢都是學生的，雖然是非法所集，也算給他們一個教訓，小愛啊，你不是說市郊有一所打工子弟小學坍塌需要捐款嗎？這些錢就算是你們募集的善款，捐給那些孩子們吧，這麼冷的天兒，別讓孩子們凍壞了……”　　白果一陣溫暖，甄英雄及艾愛，小魔女，以陳虎強為首的一眾混混，齊齊惡寒，這台詞真是噁心啊……　　“虎子，這事就交給你了。”　　甄英雄挺聰明，把錢給艾愛，就好象肉包子打狗，這丫頭吃的快着呢，吃人都不吐骨頭，何況到了她口袋裡的錢啊，陳虎強聽話，在白果面前表演一番，明兒就把錢塞回少爺自己口袋裡了。　　甄少爺想的挺美，手裡兩張卡卻同時飛掉，被白果給搶了，這丫頭一臉的感動，“死傢伙，這種事情怎麼能讓小孩子去做呢？我看還是交給我哦吧。”　　甄英雄，艾愛，四小魔女，臉色同時大變，卻見白果臉一板，將那張十萬塊的卡拿了出來，遞給小愛，嚴肅說道：“小愛，聽剛才你們的談話，你也拿了不少錢參与賭博了吧？這是不對的，不過，這次姐姐看你們這次做了好事，就不怪你了，這張卡里的錢應該夠彌補你的損失了，以後不許賭了，知道了嗎？”　　何止夠了啊，還有不少富餘呢！小愛立刻把到了嘴邊的不滿收回，乖寶寶似的點了點頭，“恩，我們肯定聽白果姐姐的話！”　　叛徒，立場不堅定！白果這丫頭不愧是刑警出身，居然如此懂得分化別人！甄英雄急啊，獻媚似的笑道：“果果啊，你這張卡裏面，還有少爺我的二十萬本金……”　　“捐了！”　　“為什麼？！那是少爺我的錢！”　　“誰讓你參与賭博的？”　　“你有沒有搞錯？！我那是為了教育學生！”　　小愛等人見這兩位吵起來了，趕快開溜，真要說起來，自己等人才是最大的犯人啊，四小魔女也怕甄英雄和她們算帳，攙扶着腳扭傷的小愛，一驚一乍的叫道：“啊，大姐大，你的腳腫的又厲害了，我們送你去醫院，陳虎強，你還愣着？趕快去截出租車啊！姐夫老師，白果姐姐，你們慢聊，我們先告辭了！”　　話一落，這群傢伙跑的比方才英劍高中的人還快，甄英雄不是沒看到這群壞孩子逃跑，只是沒工夫攔這群傢伙，他的錢可全在白果手裡，這位姑奶奶一張嘴，自己的財產就要捐給山區了啊！　　“我沒聽說過有你這種教育！我不管，一定要捐，對了，那三十萬算小愛他們這些學生捐的，你這二十萬算我們兩個一起捐的好了，就寫我們兩個人的名字吧，好嗎……”　　“你……你真的是警察嗎？你為什麼不去搶啊？！”　　“你的錢和搶來的有什麼的區別？這是沒收的，算我一份一點也不過分！”　　“我說不好你會同意嗎？”　　“不會。”　　“那你還問我做什麼？”　　“我是警察，應該尊重民主……”　　“……”　　霸道的女人，球球的，看到白果臉上的理直氣壯與得意，甄英雄心疼啊，這丫頭比黑社會還流氓，這樣的警察多了，黑社會真的不用混了……

# 第247章 成熟的胴體

　　白果這樣的大小姐，並非謙虛，進入廚房，她確實白痴或者可以稱之為‘白吃’更合適，完全不懂得做飯，甚至看她拿菜刀的姿勢，都讓甄英雄覺得她不是要切菜，而是要砍人，大起大落，比黑社會還專業。　　為了犒賞甄英雄今天比賽中的優秀表現，白果堅持要親自下廚給他做一頓晚餐，很誠懇的請求甄英雄做現場指導，還在計較二十萬被白果剝奪的甄英雄開始還被她的心意感動，可很快，他就覺得，白果不是要犒賞他，簡直是更深一層的懲罰他啊。　　從超市買回來的晚飯素材被這丫頭一處理，基本能直接倒入垃圾桶了。　　蔥花切的比蒜瓣還大，切過，或者是剁過的西紅柿可以當作流食飲用，黑木耳擇過之後，存留下來的沒有被丟掉的五分之一多，雖然雞蛋打的還算專業，可一緊張，蛋殼掉在了鍋里，勾芡的時候搞錯了團粉，不幸的撒進去一把鹼面，當作小菜的甜罐頭，在甄英雄一個不留神的時候，被這丫頭灑了把鹽，還自以為聰明的倒上了一層沒瀉開的芝麻醬放在盆中攪拌，有鳳梨的，水蜜桃的，山查的，最終，打滷麵的計劃破滅，那鹵絕對不是人類可以食用的，只得該吃炸醬面……　　“老婆大人，求你了，讓我來吧，你出去休息就好……”　　“沒關係，我不累。”　　“這不是你累不累的問題……啊，放蔥花之前應該先放肉絲！”　　“這個蔥塊兒大，應該多炒些火候才對，恩，放過肉之後放什麼來着？對了，醬油，我看過我媽媽是這麼做的。”　　“肉還沒熟呢，啊！！！那個不是醬油，是醋……”　　……　　一頓‘美妙’的晚餐結束之後，白果被自己打擊的再也抬不起頭來了，甄英雄唯一會做的麵條，被這丫頭加工之後，簡直能用毒藥形容，不需要吃，光是那碗醬的味道就嗆的人想要打噴嚏，這頓飯吃下來，白果自己也承認，做飯方面，自己真的很沒有天賦，最拿手的，只有泡麵……　　自是不用問了，晚餐沒吃好的甄英雄當然不會放白果回家，白果被當成了一頓補償式的消夜，被甄英雄給‘吃’掉了，不過這初解男女之事的小女人似乎從一起買菜的時候開始，就沒想過要回自己家睡覺。　　白果最喜歡的體位，就是騎在甄英雄的身上，固然是因為這個姿勢女人可以自己去控制想要得到的快感，也因為她的個性，她好強，被壓在下面她總覺得是在被甄英雄欺負，其實還有更重要的一個原因，那就是，她把身子丟給甄英雄的時候，正是因為自己騎在了他的身上，彷彿，男下女上，就是兩人之間一段甜蜜的回味。　　甄少爺可沒有被壓迫的感覺，事實上，這個體位，他剛好毫無費力的騰出雙手去蹂躪白果胸前那對小白兔，可以更清楚的欣賞這丫頭主動而瘋狂的誘人嬌媚，最主要的是，節省了自己的體力，又討好了自己的女人。　　折騰了一個鐘頭，下午參加了一場比賽的甄英雄還未感覺到疲憊，兩次高潮的白果已經帶着高潮餘韻的滿足睡熟了，紅潮還未散去的臉蛋那抹微笑，充滿了女人味，甄少爺習慣性的用白果脫下來的小內褲清理了歡娛之後的狼狽，然後給白果蓋好了被子，自己卻重新穿好了衣服。　　“球球的，傷口好疼，去換藥，估計，那幾個人也有話要對少爺我說了，螺絲刀我放在哪了？少爺不能從正門出去啊……”　　……　　夜晚的都市是美麗的，霓虹燈就好似女人的彩妝，將城市打扮的妖冶火辣，美麗究竟是運動的時尚，還是安逸的典雅，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朗朗市的夜，是不眠的，是時尚的，甄英雄這個喜歡安逸典雅的少爺，和眾多人一樣，因為心情而評判環境，他心情好，所以，他看到現在的都市夜景，就覺得美。　　才走進漢宮，項嘯鳴就出現在了他的面前。　　“少爺，藍涯想要見您。”　　甄少爺看了看時間，八點五十，微微一笑，“不要理他，少爺我先去換藥，下午出了身汗，傷口被捂的有些癢痛……”　　項嘯鳴想了想沒敢問，少爺，您回家到現在都沒有洗澡呢嗎？　　甄少爺就是沒洗澡，回家就做飯，然後吃飯，接着‘吃’那個做飯的，怕白果問東問西的，做那事的時候，甄英雄襯衫都沒脫，只解開了胸前的扣子……　　甄英雄回到天堂閣洗了個澡，這才去找章醫生換藥。　　從醫務室出來，甄英雄差點沒疼死，那章醫生見傷口有惡化現象，整整折騰了小一個鐘頭，搞的甄英雄現在身體和灌了鉛似的。　　依然沒有去見藍涯，甄英雄到了自己房間隔壁的雲霞閣，一心和甜甜說過今天要去臨城為新歌的MV拍夜景，今晚不會來漢宮，明天是休息日，根據項嘯鳴的可靠情報，小公主艾愛和她老娘蘇影出去吃消夜了，據說母女倆此時正和四小魔女一起在KTV嚎叫……這個時間，樂樂和櫻桃肯定被老姐威脅着睡覺了，那麼，薛雪的房間里應該只有她一個人才對……　　球球的，少爺怎麼覺得自己是要去採花的淫賊啊？甄英雄鄙視了一番自己，按了半天的門鈴，沒人開門，無聊的吹着口哨，一琢磨，對啊，薛雪扭傷了腳，當然不可能過來開門了，又鄙視了一番自己，甄英雄掏出黑色鑽石卡，劃開了房門。　　一推門，四目相對，薛雪傻了，甄英雄呆了，薛雪面紅耳赤的要尖叫，甄少爺兩眼放光芒的要流鼻血，太刺激了……　　薛雪剛才正在洗澡，最後將沐浴液衝掉之後，關上淋浴的時候才聽到門鈴響，而那時候，甄英雄已經按了半天了，慌張的連身子都沒擦就邊圍浴巾邊出來開門，但還沒走到門前，就見那門居然被人從外面推開，要知道，這可是漢宮的房間，高科技的电子鎖，就算是專業的小偷沒有個來鐘頭也打不開，更何況，強行開門，不需要三十秒，就會被專業的保安人員按倒在地啊。　　這個房間的唯一一張白金卡，似乎在自己手上吧？這算靈異事件嗎？薛雪膽子小，一害怕，手一松，本來急急忙忙從浴室單腳跳出來的她就沒把浴巾束縛好，這下子一溜就到了腳底，還未來得及彎腰拿起，甄少爺吹着口哨進來了……　　薛雪的裸體甄英雄還是第一次見到，潔白，豐腴，當真是多一分則肥，少一分嫌瘦，那對豐滿高聳的乳房，比白果還具規模，柳腰肥臀，美腿修長，不見骨，也沒有胖的感覺，充滿了成熟味道的胴體，如果沒有脖頸至左胸乳的那條細細的刀傷，她堪稱完美，並不是說甄英雄很在意那條刀傷，而是用一種欣賞藝術品的目光去觀賞的話，那刀傷確實是個遺憾，但並不妨礙別人對她的欣賞，她，依然是美麗的，因為她的美麗，讓欣賞她的人成為了藝術的鑒定家，不過，眼前的這位鑒定家，雖然自信自己是在欣賞她，可拉了長音的口哨，更讓人覺得，這位，是個絕對色情的下流痞子！　　甄英雄對天發誓，自己那口哨絕對沒有色情成分，只是因為自己進門之前就在吹着小曲，而之後被眼前的美麗身體震撼，所以口哨拉了長音，那是對薛雪美麗的一種肯定，很可惜，薛雪並不為此感到榮幸，更不覺得他那是欣賞，下流，絕對的齷齪，是對自己的調戲！　　一聲尖叫剛要響起，甄英雄飛快的關門，天啊，公主閣也在這層樓，要是讓聲音飄到三國那裡，少爺這條小命可就完蛋了！　　口哨，關門，撲過來的男人，這代表什麼？急急忙忙蹲下身拾起浴巾擋住身體的薛雪似乎看到了自己被這色狼少爺壓在身下承歡凄哀的一幕，連圍起浴巾的工夫都沒有，完全處於女性弱小心理的趨勢作用，起身就朝客廳跑，卻忘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她的腳，扭傷了……　　“哎呀……！”　　薛雪一聲痛呼，摔倒在地，浴巾又掉落了，坐在地上抱着胸，蜷着腿，嚇的直哭，“不要啊，少爺，我……不要……恩？”　　甄英雄並沒有撲倒，而是把他的上衣脫下來披在了自己身上，還撿起那條白色的浴巾，遮住了自己的身體，“小雪，你跑什麼？”　　薛雪一怔，想說，看到色狼我能不跑嗎？可聽甄英雄的語氣，看他現在的行為舉動，並不是要把自己怎樣啊，而讓薛雪更臉紅的是，她雖然想跑，但她並沒有恐懼，甚至，見到來者是甄英雄，她心裏還有一種感動的喜悅。　　“少爺我在你眼裡就真的那麼差勁啊？”甄英雄用一種很冤枉的目光看着薛雪，倒把薛雪看一大紅臉，“我特意過來看看你的，你就這麼回報少爺我的好心啊？”　　薛雪哪裡知道甄少爺心理在想什麼啊，現在靜心一想，覺得自己真的是冤枉他了，不好意思道：“少爺，我……”　　“算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你當成色狼，少爺早習慣了。”甄英雄抱起薛雪，看似無奈，其實是得便宜賣乖，但掩飾的很好，“我是抱你到床上去，可不是要抱你上床，你別又亂叫啊！”　　薛雪給羞的無地自容啊，殊不知，甄英雄心裏已經齷齪的鬆了口氣，球球的，這叫什麼？反客為主！小雪這丫頭害羞，就不會再好意思問少爺剛才都看到什麼了……不過，這丫頭那片小草坪，確實很茂盛，而且，那光澤，比果果那丫頭，要黑亮多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三國說的那樣，聽說，女人要是總剃那裡的毛髮，就會長的很黑很粗的，莫非，小雪有這方面癖好？　　甄英雄的哈喇子都被咽到了肚子中，想到薛雪經常穿一些性感的，甚至是情趣內衣，自然會精心修剪那裡的毛髮，自己就會有一種興奮，明明才和白果歡好過，可下面的小兄弟，依然開始了跳動，要起立啊。　　好滑的肌膚啊，甄少爺有些戀戀不舍的將薛雪放躺在床上，幫她蓋好了被子，這才坐在她身邊，無論心裏齷齪成什麼樣子，他表面還是一派的君子模樣，正經的樣子讓薛雪都有些不適應了。　　“少爺，聽小愛說，你不是回家了嗎？為什麼這麼晚了還要過來？”　　說換藥來的？顯的不男人，說要提審犯人？非嚇着薛雪，甄少爺張口就來，“當然是來看你的。”　　這話並不假，但有些避重就輕的嫌疑，可薛雪不知道啊，心裏那種溫暖讓她臉上的紅綢子怎麼也扯不下去，不知道最近是怎麼回事，老是被這個男人整的心跳加速，難道，自己喜歡上了這個小自己六歲，而且是自己最恐懼的男人？薛雪很清楚這個疑問的答案，但她並不敢承認。　　亂成一團的薛雪心裏還沒整出個頭緒來說下一句話呢，腳下一涼，甄英雄居然掀起了被子下面一角，將自己的扭傷的右腳握在了手中，腳有些涼，所以手掌上那溫暖輕易的流入了薛雪的心。　　“已經消腫很多了。”　　甄英雄見薛雪並沒有反感自己碰她這如玉般玲瓏精緻的小腳丫，有些得寸進尺，卻是履行自己的諾言，坐到床角，左手托着她的腳掌，右手輕輕的按揉着她扭傷的腳踝，“小雪，你受傷是因為幫少爺的忙，少爺答應過伺候你，可昨天……”　　昨天，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見薛雪臉色一變，甄英雄揉按的力度更溫柔了，“小雪，昨天，是不是勾起你一些可怕的回憶了？”　　其實甄英雄在知道薛雪昏倒的那一刻，已經有了這樣的猜想，怕她從新回到那陰影之中，因此才要過來開解她的。　　薛雪的臉色蒼白了一些，但很快又被腳丫那痒痒的感覺蒙上了一層酡紅，收回了腳，薛雪坐了起來，用被子包裹身體的她看起來有些凄楚憐憐的美，“少爺，你，為什麼要關心我？”　　甄英雄一怔，就見薛雪大着膽子朝前一拱身子，坐到甄英雄面前，倒差點把甄少爺從床上嚇的掉下去，這個動作雖然沒什麼了不起的，但關鍵這個人是薛雪啊，這個女人，從來不會主動靠近男人的。　　“兩年前是，昨天也是，少爺，你為什麼要關心我？”　　球球的，你這丫頭什麼意思？不會把這個也作為當我是色狼的證據吧？甄英雄尷尬的笑了笑，這個問題很難回答，關鍵是甄英雄從來沒去想過關心她需要有什麼理由，真要說起來，大概，因為她是個需要被保護的人吧。　　“小雪，這很重要嗎？”　　想到自己這陣子總是會亂亂的心，總是會出現在心裏那熱熱的感覺，薛雪的臉上很複雜，然後迴避過甄英雄的目光，輕輕道：“是的，很重要。”　　甄英雄不解，“為什麼？”　　“我害怕，少爺，我真的很害怕。”薛雪的聲音嗚咽了，眼淚，沿着面頰流下，“我怕會被你殺死，因為我是個目擊者，親眼看到你將那個可怕的男人殺死，我怕你會殺我滅口……”　　嘆了口氣，甄英雄苦笑道：“因為我是黑社會，而你對黑社會就是這樣理解的，對嗎？你認為我是一個和法律做對的壞人，我不會為了殺人而內疚，我是一個惡魔，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肆意剝奪別人生存權利的惡魔，是嗎？”　　薛雪聽到甄英雄這麼說，嚇了一跳，連連搖頭，“不是的，少爺，我沒那麼認為過……不，我以前，確實是那麼認為的，可是，現在我真的不那樣認為啊！”　　“小雪，你今天到底是怎麼了？”甄英雄覺得，自己今天並不該來探望這丫頭，她的情緒似乎因為自己的到來而更加混亂了，“你還是好好的休息吧，少爺改天再來看你。”　　“不，少爺，你別走！”薛雪突然伸出右手，抓到了甄英雄的手腕，一臉的凄楚讓甄英雄的心軟了下來，“少爺，其實我知道自己是在自欺欺人，我怕你，是因為我覺得，那個給我留下這條傷痕的人，是因為我的緣故才會死，我對警察說了謊，我幫了你，幫了殺死那個人的你，我愧疚，我掙扎，我不想出賣少爺，可我要禁受良心的譴責，即便那個男人要殺我，要侮辱我，可那畢竟是一條生命……”

# 第248章 薛雪的選擇

　　薛雪說的有些混亂，甄英雄又嘆了口氣，“小雪，你太善良了。”　　“少爺，我並不善良，我是個壞女人。”薛雪愧疚的表情寫滿了內心的罪惡感，“那件事之後，我一直害怕你，怕你會殺了我，抹殺掉知道你殺人的我，其實我很清楚，那天的事情，即便是警察也應該感到慚愧，你是一個英雄，但我依然害怕，最近我都在思考，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其實，我怕的不是少爺，而是我自己心中的魔鬼。”　　“心中的魔鬼？”甄英雄還是第一次聽薛雪如此說話，不禁好奇。　　“少爺，我怕男人……”　　“我知道。”甄英雄接的挺快，“是因為被我殺掉的那個傢伙想要侮辱你，讓你對男人充滿了恐懼，這少爺我能理解。”　　“不單單是那樣，少爺，可以聽聽我的故事嗎？”　　甄英雄看到薛雪那雙複雜卻含有期待的眼神，愕然的點了點頭，這丫頭今天是怎麼了？　　薛雪深吸了一口氣，幽幽的將自己內心的秘密道出，“我大學即將畢業的時候，交了一個男友，他很出色，畢業后就要去美國進修，飛走的前一晚，他想要和我發生關係，少爺，我是山裡的孩子，我很封建，很保守，所以我告訴他，等他回來，等我們結婚，我一定給他，我說，我可以把我的初吻給你，結果，他生氣了，摔門而去……”　　球……球球的，換了少爺我，肯定也會生氣，甄英雄心話道，初夜和初吻，對男人的享受是兩種不同的感覺，聽這意思，小雪同志和人家交往了那麼久，連吻都沒接過，那哥們確實夠憋屈的了，估計換了少爺，不用摔門，非撞門出去不可，不過，小雪是貧困山區走出來的這一點，甄英雄倒是知道一些，她的保守和封建，倒可以理解，女人對第一次的理解，就是紅蓋頭被新郎挑下去之後的下一個步驟……　　薛雪顯然對那段往事已經看開了，說起來並沒有什麼情感上的波動，只是有些被戲耍的自嘲，“我以為他生氣了，第二天，我去機場送他，他已經走了，只留下一封信，他要我等他，三年，他有成歸來之後，一定會娶我，一句承諾，我真的傻傻等了三年，就業的壓力大，一些老闆又經常騷擾我，我不停的換工作，可就是再苦，我也沒有離開過朗朗市，可突然有一天我發現，我等的男人就在朗朗市，而且，已經結婚了，原來，他去了美國只半年就回來了，我去質問他，他居然想了很久才記得我叫什麼名字，然後笑着告訴我，他當時不過是故意留下那封信報復我，他當眾嘲笑我的保守，嘲笑我的愚蠢，嘲笑我封建，嘲笑我是空有一副外表的土包子，我的痴情，變成了他口中的笑料……”　　甄英雄特想問問，薛雪現在穿的內衣如此前衛性感，是不是和當時她被人嘲笑有關係，但考慮到薛雪現在的心情，還是忍着沒問。　　“少爺，我沒恨他，我覺得，那樣的男人也不值得我去愛或者掉眼淚，是我自己太傻了，現在想來，我並不喜歡他，僅僅是因為我封建，我保守，我沒有看到自己的感情，僅僅看到了那句承諾，我不恨他，可是我委屈。”薛雪擦了擦眼角的淚，娓娓說道：“那天之後，我開始打扮自己，我盡量讓自己不在那麼封建保守，我嘗試着把自己裝扮成都市女孩，可我發現，我依然沒有自信，於是我害怕與男人交往，我總覺得，每個接近我，誇獎我的男人，都是想得到我的身體，沒有人真正的關心我，愛護我，他們只是想玩弄我，玩弄一具在他們看來美麗的軀體罷了，直到那天晚上，我被那個割喉之狼襲擊，垂死一刻還險些被他強暴凌辱……”　　在對男人失去信心的一刻遭遇了那樣的事情，甄英雄總算徹底鬧明白了薛雪為什麼那樣恐懼男人了，也許，她的男人恐懼症僅僅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可在她恐懼男人，且強行逆轉自己本來性格的最混亂，最迷茫的過程中，那個割喉之狼將她心理的恐懼化做了肉體上的刀疤，將這條似乎是肯定答案的刀疤永遠留在了薛雪的身體上，那個割喉之狼，成為了薛雪潛意識中的對男人理解的化身。　　薛雪性感的打扮，是她對自己保守性格的反抗，她恐懼男人，卻渴望被人愛，她很孤獨，她需要愛，但那條刀疤卻清楚的告訴她，男人，都是可怕的，男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也許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但在薛雪看來，這觀點，遠遠比現實可靠，因為那些巧合的不幸，都發生在了她的身上。　　她的善良，她的遭遇，就是她恐懼男人的病原，她害怕甄英雄，首先是因為他是個男人，然後，他是一個可怕的男人，或者說，他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男人，因為，將一切恐懼用刀子刻印在她身上的男人可怕的化身，那條變態的割喉狼，是被甄英雄殺掉的，從此，甄英雄很不幸的接替了那條狼在薛雪心中的恐懼位置，成為了最可怕男人的化身。　　“小雪，少爺可以很誠實的告訴你，無論在什麼地方遇到那種人渣，我都會毫不留情的殺掉。”甄英雄淡淡說道：“你害怕少爺，我已經徹底明白原因了，小雪，當初少爺不了解這些，只以為你是因為看到少爺殺人受到驚嚇的原故才封閉了自己，所以才留你在漢宮，用最蠢的方法彌補你，我知道你怕我，因此兩年來刻意和你保持着距離，現在看起來，我錯了，在我的身邊，你永遠找不到你自己，因為我才是你在這世界上最恐懼的人，對不起。”　　薛雪很詫異，因為以甄英雄的身份，對不起三個字，分量太重了，他不需要對任何人說對不起，因為他的身份與霸道註定沒有人可以承受這三個字，只見這男人爽朗一笑，“小雪，如果你要離開，隨時都可以，少爺留你在漢宮，並不是囚禁你，只是想補償你，一直讓你面對我這個可怕的傢伙而無法打開心結，我感到抱歉，我不會強留你，你一直都有自己去選擇的權利，明天我會給你的戶頭撥一筆錢，你的明天，只屬於你自己。”　　薛雪沒想到甄英雄會讓自己離開，這個男人根本沒有明白自己的意思，見甄英雄要站起來，薛雪再也顧不得走光了，向前一撲，扎到甄英雄懷裡，抱着他的腰，道：“少爺，你要趕我走嗎？！”　　球球的，怎麼話都被你這丫頭說了啊？甄英雄低頭看着薛雪光滑的後背，還有那兩半豐圓，鼻血都要流出來了，可難得做一次君子，總不能半途化身成色狼吧？　　“小雪，少爺並不是趕你走，而是，你對過往無法放開的真正源頭，就是少爺我的存在。”甄英雄推着薛雪光潔滑潤的肩頭，忍着不低頭去看她那豐滿誘人的乳房，道：“對你來說，所有的恐懼，因為我的存在而存在，在你內心的深處，你不僅僅是恐懼我殺過人那樣的簡單，而是你對所有男人的恐懼，都因為那個割喉狼的死，化身或者是轉嫁為少爺我的存在，而少爺我，總不能去自殺吧？”　　甄英雄很誠實，他不想死，甚至他覺得冤枉，自己救了薛雪，本以為她只是單純的害怕自己這個殺人犯，哪想到，她把對男人的不信任，對歌喉狼那變態的恐懼，都轉移到自己身上了啊，自己成為她心中的魔鬼，甄少爺窩囊啊，合著能殺死惡魔的，就只能是比惡魔還可怕的超級惡魔啊？薛雪的善良和自己殺人時的不善良，直接導致了這個偏差理解，球球的，當時少爺要是用王子的姿態擺兩個傻瓜POSS，而不是一味追求死神般的威懾冷酷的效果，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了吧？　　球球的，少爺當時太年輕了啊……　　“少爺，就在不久之前，我確實就像你說的那樣理解我的恐懼。”薛雪有些急着辯解，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光，“當我知道你在電視台殺了很多人，還險些死掉的時候，我就動搖了自己對你那種恐懼的理解，你殺了很多人，但沒有人害怕你，大家都在感激你，因為你幾乎放棄自己的生命，救了大家，也許你真的是死神，但被你帶走的，都是該死的人，我不該怕你的……”　　其實，少爺我只是不想拖累別人而已，甄英雄有些慚愧。　　“少爺，回答我剛才的問題好嗎？”薛雪紅着眼睛，很期待的問道：“你為什麼關心我？”　　甄英雄的回答很簡單，“不為什麼。”　　這個回答連甄英雄也覺得糊弄，但薛雪卻很滿意的樣子，喃喃道：“不為什麼，是啊，如果有‘為什麼’，就不在是關心了……”　　球球的，如果有為什麼，就不在是關心，這話怎麼有點哲學的味道啊？　　“少爺，像我這樣的人，真的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嗎？”薛雪的臉紅的有些不自然，最少，甄英雄的感覺是這樣的，總感覺她的眼神中有些異樣的色彩在閃耀，總覺得她在期待着什麼。　　“當……當然。”甄英雄說這話的時候感覺心理震蕩的很厲害，似乎在預示這個答案之後會發生什麼，不知道這算不算殺手敏銳直覺的一種體現。　　薛雪低頭沉默了片刻，然後輕輕抓住了甄英雄的手，抬起，在甄英雄的茫然中，她竟然讓甄英雄的手按住了自己那飽滿的乳房！　　“那我，可以選擇愛你嗎？”　　“什麼？！”　　那隻賊爪子正不自覺是勘察乳峰地質，正感慨這裏的柔軟與彈性絕佳的甄少爺被薛雪的話嚇的幾乎沒經過批准就開發了這座小山，用力一抓，疼的薛雪柳眉一皺，可這丫頭居然忍着沒有讓甄英雄把手移開。　　“少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求少爺你愛我喜歡我，或者給我什麼承諾，我只想愛你，可以嗎？”　　薛雪這話讓甄英雄無法理解，或許，沒有誰能理解薛雪的話，“小雪，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知道，少爺，我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薛雪紅潤的小臉有着讓與她性格決然相反的堅定，她的決心是在這一刻堅定的，但促使她下這個決心的理由，卻沉積了很久，那理由的爆發如同火山爆發，積壓的感情猛然宣洩，誰能抵擋？薛雪有些自卑，但絕對的勇敢，“少爺，我怕你，但你是唯一關心我的人，而我，我也只能接受你的關心，我無法拒絕你對我的關心，因為，我喜歡那種感覺，我的命是少爺你救回來的，我知道自己的卑微，我配不上少爺，也知道少爺有喜歡的人，無論是白果小姐，一心小姐，還是……三國小姐，我不奢望什麼，只希望少爺你繼續現在這樣關心我就好，讓我能感覺到孤單中的一絲溫暖，好嗎？”　　甄英雄輕輕的抽回了自己的手，表情嚴肅了起來，“小雪，你是在自暴自棄嗎？”　　“不是！”薛雪很激動，再次抓住甄英雄的手，淚花又在眼角閃爍，“少爺，我二十八歲了，我不是萌動的花痴少女，沒有那一腔的衝動，我經歷過感情，知道什麼是不能錯過的，我明白什麼是愛！我承認，我自卑，我是個二十八歲的老處女，我是個身上有醜陋疤痕，險些被人禍害的，被人拋棄過的爛女人，我充其量是你眼中的小職員，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面點師，但我並不是自暴自棄，而是想重新面對生活！我很孤獨，一直都很孤獨，我想被人關心，我想被人疼愛，但我更希望那個人是我喜歡的人，是可以給我感動的人，而那個人，就是你，少爺，你，是我唯一想愛的男人！”　　“為什麼？”甄英雄懷疑薛雪晚上可能喝了酒，不然她這些話，是不可能和自己講的，嘆了口氣，道：“小雪，你既然怕我，又為什麼想要愛我？”　　“因為……”薛雪低頭，將甄英雄的手再次按到自己的胸前，彷彿讓他用手掌來感覺自己的心跳的誠實一般，輕輕的，可話語中卻有磨不開的濃情，突然爆發感情的女人，那坦城與真摯讓人融化，“因為，我怕你，但我不再恐懼你，你讓我覺得，我是一個女人，我會在你面前臉紅，被你碰到身體，我不會覺得恐懼，還有一種依靠感，一種，讓我心跳加速的，被保護的感覺……”　　甄英雄不知道應該如何去回答薛雪，自己喜歡她嗎？甄少爺承認自己濫情，但他絕對不承認自己是見一個愛一個的花痴，他真正愛的女人，只有兩個，艾一心，白果，還有一個朦朦朧朧的，自己知道那是愛，卻不敢去愛的甄三國，至於甄樂樂，小櫻桃，他可以大言不慚，問心無愧的說，那叫喜歡，那叫疼愛，那是大老爺們好色的霸道，她們就是少爺我的小情人！至於愛情，先上車後補票，有了喜歡做基礎，愛是可以飛速培養的！　　對薛雪有愛嗎？如果一定要說有，那麼，是憐愛，自己喜歡占女人便宜，事實上，任何一個男人，都有他好色的一面，只不過，有人將那一面完全的隱藏了，所以人們叫這種人，君子，還有一種人，他完全的不隱藏，這種人，叫色狼，甄少爺介乎於二者之間，他不藏着，但也不會趟過流氓或者色狼這條低線，所以，他只是好色的男人，一個真實的男人。　　甄英雄會佔一個女人的便宜，他會對美麗女人的肉體缺乏抵抗力，但絕對不會輕易對一個女人承諾什麼，因為，一個承諾，就是一個男人一生的責任，“小雪，少爺我可以關心你，可以愛護你，可以保護你，但不可以接受……唔……”　　甄英雄的話未說完，薛雪已經溫住了他的嘴巴，赤身裸體的撲入甄英雄懷裡，本就坐在床邊的他掉了下去，薛雪就壓在了他的身上。　　好軟的唇，一個女人保留了二十八年的吻，就好象封存在窖中的濃香美酒一般，純而帶着更濃的滋味，陶醉，迷人，將品酒人熏陶在這芬芳酒香中。　　“少爺，我不需要你負任何責任，也不需要你接受我，你不是我可以擁有的人，讓我成為你擁有的人，讓我安靜的看着你，知道世界上有一個我愛的人就好。”薛雪臉紅如醉酒，甄英雄無法相信這個女人就是自己認識的薛雪，難道她晚飯的時候吃錯了什麼東西？不會是三國的商店又進了什麼新品種的催情葯，把薛雪當成實驗品了吧……

# 第249章 殺手招供了

　　“小雪，不要再挑逗少爺，我是男人……”甄英雄極力克制自己的手要老實，千萬不要在薛雪光滑細嫩的後背上亂摸，內心之複雜非常人可以理解，球球的，從來沒有想到過少爺會有這一天，想不到，除了死變態的姐姐三國，少爺竟然還有被其她女人推倒的時候。　　“少爺，我是女人，一個除了你以外，不可能愛上任何男人的女人，給我愛你的權利好嗎？哪怕，只是一個短暫的回憶也好，我想做真正的女人，已經二十八歲了，保留在最後青春，讓我給你，只當是報答你對我的照顧，給我一個將來的回憶，好嗎？我求你了，我不要再孤獨，哪怕只有一夜也好……”　　女人投懷送抱，對甄少爺而言，並不是沒有遇到過，例如蘭兒鳳兒這樣的女人，本就是為了訓練成為甄英雄的保鏢而加入義字會，媚惑男人也是她們訓練的課程之一，不過，她們要媚惑的只有甄英雄罷了，而甄英雄被媚惑上的速度讓人乍舌，甄天的本意是訓練這位少爺加強對女性的抵抗能力，結果兩個丫頭在純潔如白紙的時候就被甄英雄給破了身子，之後放蕩了，有魅力了，懂得如何取悅男人了，甄少爺倒不願意碰她們了，其實到今天為止那兩個丫頭也只有過甄少爺一個男人，因為這是她們存在的使命，但甄英雄就是對妖艷主動的女人提不起興緻，所以直到今天，甄天再也沒有培養其她類似蘭兒鳳兒這樣的女孩子，因為他知道，甄英雄會選擇性的對女人產生免疫。　　但薛雪不是甄英雄可以產生免疫的女人，她善良，她惹人憐愛，她有一種成熟女人的魅力，甄英雄不知道這些打動他的地方是不是叫做喜歡，但絕對不排斥。　　內心的齷齪因為薛雪的告白，她那近乎花痴，卻只有甄英雄可以體味的告白打消了不少，起身，把薛雪抱起，薛雪嬌羞無限，本以為自己終於鼓起勇氣面對自己，面對甄英雄的決心會得到幸福的解答，自己的身體終於要交給這個男人了，她羞赧之餘，也有安慰，有感慨，更多的，是期待，是幸福。　　愛上一個小自己六歲的男人，愛上一個自己怕，卻不恐懼的男人，愛上一個默默關心自己，信任自己的男人，愛上一個很有趣，能讓自己開心的男人，薛雪可以對自己承認這一切，是很不容易的。　　可甄英雄並沒有像薛雪想的那樣‘愛’她，而是將被子給她蓋上，在她額頭輕輕一吻，“小雪，如果一覺醒來，你的決心依然堅定，那少爺不會只留給你一個回憶，如果你動搖了，那麼，今晚才是一個回憶，好好休息，少爺我先回去了。”　　這幾句話讓薛雪懵了好一會兒，當她終於咂過味來的時候，甄英雄早就離開了。　　“今晚真的會是一個回憶。”薛雪笑了笑，臉蛋紅紅的，“是將來有一天，我對一生美好回憶的開始……”　　“球球的，趕快擺平那個藍涯，少爺我要回家！”甄少爺站在薛雪的房間門外，使勁的把抬起頭的小兄弟壓回褲襠里，恨不能用大腿夾住才能在走路的時候不頂起個帳篷，“能忍一輩子都被稱為君子或者聖人的傢伙，一定是因為他沒有少爺這般魅力，不然，早成大種馬了……”　　……　　藍涯沒辦法不招了，他知道甄英雄故意分開自己和微兒與韓慧恩，就是要在精神上分化三人，也知道，從自己決定交代一切，徹底背叛組織，只為了保住微兒性命，保住愛利絲性命之後，這位甄少爺讓自己整整等了一個半鐘頭，是故意在折磨自己的耐性，可他依然無法反抗，事實上，正如甄英雄說的那樣，自己咬緊牙關承受一切的折磨，即便如畜生一般，看着甄英雄在自己的面前蹂躪自己最重要女人，也堅決不出賣組織，那下場，只會是最糟糕的，因為，殺手世家一樣會殺掉自己，愛利絲的生死，決定了他的生死。　　而現在，藍涯已經對着面前那把屬於愛利絲的狙擊步槍，整整兩個小時沒有眨過眼睛了，從看到這把槍，看到那幾顆沒有特點，卻是最大特點的金色子彈的時候，他就已經沒有了再繼續猶豫彷徨的理由，這把槍代表什麼，沒有人比他更清楚。　　殺手的槍，就是殺手的命，而愛利絲的槍，不單單是她的性命，更是她的宿命，現在，這把槍，已經被她宿命的敵人，甄英雄，抱在了懷中，這表示，愛利絲的命，也在甄英雄的懷抱中，沒有了任何的反抗的能力。　　藍涯這個人，甄英雄是很欣賞的，他如實交代了一切，可並沒有一絲的愧疚，他很坦然，彷彿他並不是在出賣他的組織，從他的言語中，甄英雄很容易感覺到，這個男人，對那叫做微兒的女人，在乎程度遠遠超過了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超過了對顏冰的忠誠，他似乎並沒有把自己融入到他的組織中，僅僅是以一個旁觀者，或者混事者的姿態存在。　　其實藍涯交代的，並沒有讓甄英雄太過驚訝的事情，關於愛利絲的身份，他也僅僅是稱之為小姐，是顏冰的女兒，大概，顏冰並沒有讓別人知道愛利絲就是斯圖爾特家的大小姐愛莎吧。　　顏冰是諾森家族家主羅伯特的夫人，實際上已經架空了羅伯特的家主之位，對於這一點，甄英雄心理微微有了點波動，看來，這個女人很不簡單，不過，讓甄英雄唯一驚訝的一件事情，就是關於‘冰恨天’的存在了。　　冰恨天，原來就是顏冰恨甄天的意思啊，甄英雄差點抽自己個嘴巴，知道顏冰這個人存在的時候，就早該從這名字猜想到它存在的意義啊。　　具藍涯交代，這個冰恨天的組織，就是顏冰架空了羅伯特諾森家族在中國的勢力而分化出來的新組織，而這組織的一些成員，目前就潛伏在朗朗市，具體的目的，藍涯並不清楚，因為他只是哈恩大叔臨時調配到這個組織的殺手，藍涯坦誠的可以用大言不慚來形容，他告訴甄英雄，因為自己是號稱殺手世家最沒用的殺手，所以才被踢到了顏冰的‘冰恨天’，甄英雄感慨這小子臉皮厚的同時，也能隱隱從他的話語中感覺到，那殺手世家的家主哈恩大叔，還是對諾森家族更忠心，似乎並不想用自己家族的勢力去強大顏冰的野心。　　上次從霸川回來的時候，剛好發生了漢宮內部人員被收買，面點師小宋襲擊甄三國的事件，還好被薛雪破壞了，而那小宋被抓后，交代的並不清楚，僅僅知道‘冰恨天’就是收買他的人，在甄英雄的詢問下，藍涯很痛快的承認，當時去收買小宋的人，正是他與羅比，及愛利絲，微兒，韓慧恩三女，與小宋當時交代的兩男三女剛好吻合。　　殺三國與殺甄英雄是出於完全不同的目的，藍涯說這可能是和冰恨天也要參加黑市拳大賽有關係，女子組比賽是下注的大熱門，也許是因為三國的呼聲太高了吧，甄英雄覺得不然，顏冰真的只有如此單純的目的嗎？　　藍涯還坦言，當時收買小宋來殺三國，也是因為甄英雄突然從朗朗市消失，會便於下手，從這一點看的出來，那個顏冰的心思是多麼的縝密，丁點的機會她都不會放過啊。　　甄英雄問藍涯，顏冰那女人藏在哪裡，藍涯僅僅知道那個地方叫做冰清莊園，至於這個地方在哪，他不知道，沒去過，大概，唯一去過的韓慧恩也不知道那地方的具體位置，因為，哈恩大叔是不允許任何人睜着眼睛到達那個莊園的，他只知道，進出莊園，都有專門負責接送的直升飛機，這讓甄英雄挺羡慕的，交通很方便，不用擔心塞車啊。　　“甄少爺，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經告訴你了，現在我應該有資格問上一句了吧？”藍涯絲毫沒有畏懼的表情，但那一絲的擔憂卻無法掩飾，“你究竟把愛利絲小姐怎麼樣了？”　　甄英雄笑了笑，拿起桌子上的一顆金色子彈，道：“你叫藍涯是吧？你希望我把愛利絲怎樣呢？”　　“事實上從賴玉和那頭魔鬼被你殺掉的時候開始，我就一直認為夫人要愛利絲小姐和你為敵是一件極為不理智的行為。”藍涯說道：“我不會否認，這次，是你贏了，作為一個殺手，愛利絲小姐已經失去了活着的權利，但我依然懇求你，放過愛利絲小姐的命，她其實是很善良的。”　　甄英雄站了起來，把那顆子彈丟給了已經被項嘯鳴鬆開雙手，正茫然不解的藍涯，“從今天起，你可以在漢宮自由活動。”　　藍涯一怔，甄英雄，沒有回答他的話，反而如此說，是什麼意思？　　“藍涯，少爺看的出來，你並不是一個沒用的殺手。”甄英雄頗有興緻的問道：“你為什麼成為一個殺手？為了那叫微兒的女人嗎？”　　“是。”藍涯有一分感激，因為他沒有從甄英雄的話語中聽出譏諷的味道，“我認識微兒的時候，她已經是個殺手，我想守護她，就必須成為一個殺手。”　　藍涯說的很簡單，但甄英雄能聽出他這簡短語句之後的艱辛與痛苦，不禁一笑，出賣組織，對他而言，也許是一種解脫。　　“也是為了她不會死，你才出賣了組織，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對嗎？”甄英雄笑道：“因為你知道，愛利絲被少爺抓了，那個微兒無論如何堅持着不去出賣組織，她都會被組織視為叛徒，對嗎？”　　藍涯心裏驚訝，甄英雄很準確的掌握了自己的心理活動，點了點頭，“甄少爺，你到底什麼意思？我相信你，既然我交代了一切，那麼，你應該履行自己的諾言，不要傷害愛利絲小姐與微兒！”　　“我是黑社會，黑社會的話，能信嗎？”　　藍涯臉色一變，甄英雄如願看到他驚慌失措，因憤怒而失去理智的樣子，心理總算是舒服點了，球球的，在少爺面前讓你一個殺手保持了風度，那少爺不是會很沒面子？　　藍涯還未動已經被項嘯鳴用槍頂住了腦袋，絕望而悔恨的表情徹底撕碎了他的鎮定他的尊嚴，“甄英雄，殺了我吧。”　　“少爺我不會殺你的，你也盡可放心，我剛才不過是開玩笑而已，那個微兒與韓慧恩，自有少爺照顧，沒有人會傷害她們，還有，從今天開始，你是義字會的人了。”甄英雄轉身朝門外走去，一點也不理會藍涯那豐富的表情，“你，會代表義字會，參加下個月的黑市拳大賽。”　　……　　同樣的審問方法在微兒那裡也得到了相同的答案，雖然微兒非常潑辣，可看不到藍涯，甄英雄可以感覺到她語氣中的那分虛弱無力，從她的房間走出來，甄英雄和項嘯鳴來到了韓慧恩的房間。　　韓慧恩的待遇與其他兩人不同，完全沒有約束，看到甄英雄，韓慧恩只是瞪了他一眼，不過看到項嘯鳴提着的那個箱子，她的臉色全變了。　　韓慧恩也就是再一次檢驗了藍涯說的那些東西的真實性而已，果然，她並不知道冰清莊園的具體位置，只知道直升機是在快樂谷集團辦公大樓的頂樓機場起飛罷了。　　顏冰或者是諾森家族，與快樂谷集團有着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從愛利絲化身為王思慕而無法在書面資料檔案上發現破綻，就已經可以肯定，對於冰恨天在朗朗市的潛伏目的，韓慧恩也不是很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顏冰肯定是以打擊義字會作為目標的。　　“甄英雄，你要如何處置愛利絲小姐？”　　韓慧恩問了一個甄英雄已經回答過兩次的問題，由此不難看出，愛利絲在他們心中的位置很重要。　　甄少爺還未回答，韓慧恩嘆了口氣，看了一眼項嘯鳴，表情有點複雜，接下來說出的話，讓甄英雄和項嘯鳴懷疑自己的耳朵，“甄英雄，我們談一筆交易如何？我做你的女人，當然，我不會要求你放過愛利絲小姐，只求你不殺她，永遠把她監禁在我身邊，可以嗎？”　　球球的，今天是怎麼了？怎麼這麼些女人說要做少爺我的人啊？甄英雄看到項嘯鳴那難看的臉色，苦笑啊，“韓小姐，你為什麼這麼說？”　　韓慧恩眼中閃過一絲恨意，不知道她是恨甄英雄，還是恨其他的人，“很簡單，我不希望看到小姐死，而我也知道，如果放小姐回去那個女人身邊，回去那個沒有感情的家族，小姐還是會回來殺你的，我更清楚一點，只憑小姐，殺不了你，但不會有人幫助她的，這就是那個女人的風格。”　　毫無疑問，韓慧恩口中的‘那個女人’，就是顏冰。　　“韓小姐，你這筆交易我做不起。”甄少爺嘿嘿一笑，“不過你放心，只要你活着，愛利絲就死不了，當然，要你活着的前提是，你必須向少爺效忠。”　　韓慧恩苦笑，“現在我有別的選擇嗎？恐怕，顏冰與我的父親大人，現在想殺我的心情，一點也不亞於殺你吧？甄少爺，這些，都是拜你所賜啊。”　　反話，甄英雄能聽出來，不過，沒當回事，“韓小姐，從今天開始，你可以隨意走動，當然，是在嘯鳴的陪同下，在義字會的活動範圍內。”　　特赦了？韓慧恩驚訝，項嘯鳴也吃驚不小，可看到甄英雄那曖昧翹起的嘴角，兩個人同時明白了什麼一般，居然一起鬧了個大紅臉。　　雖然是被迫的，但甄英雄知道，韓慧恩，必須效忠自己，聽說，愛情可以改變一個女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球球的，希望嘯鳴這笨蛋真的可以改造一下那女人……　　“對了，韓小姐，你有什麼東西可以代表你的身份嗎，就是讓人一看到，就知道這東西是屬於你貼身物品的，例如，寫了名字的胸罩……”　　“誰會在自己的胸罩上寫名字？！”　　“內褲呢？”　　“更不可能！！！”　　多浪漫的尷尬，也能被甄少爺一句話轟的煙消雲散，偏偏，煞風景的甄少爺還能無比認真，一臉嚴肅的上下掃描着韓慧恩，尋找着他想要的東西。　　韓慧恩殺了這混蛋的心都有，被他看的啊，渾身的不自在，似乎那傢伙十分肯定自己的內衣上寫了名字似的……

# 第250章 情人的隔閡

　　“死流氓，你給我說，這是怎麼回事？！”　　清早，甄英雄美夢做的正香着呢，就被白果一腳從床上踹了下去，現在的清晨已經很涼了，甄少爺打了兩個冷戰，飛快的鑽回了被窩，可白果見這傢伙居然穿着乾淨的大內褲和大體恤，更來氣了，她身上可是一絲未掛啊。　　“你為什麼又用我的內褲擦……擦那些東西？！”　　“哪些啊？老婆，大清早的不要吵，乖，給少爺抱抱，咱們接着睡。”甄英雄眼睛還沒睜開呢，話語中的懶散更讓白果聽了來氣。　　“睡你個頭！我問你，我今天穿什麼？！”白果在甄英雄面前已經不覺得臉紅了，胸前一對小兔子因為說話時的激動而一起一伏的跳動，煞是誘人，朦朧着眼神的甄少爺眼角放出了光芒。　　“老婆，你不冷嗎？”　　聽甄英雄這麼一說，白果還真的冷了，天才蒙蒙亮，自己是因為早起習慣了，在生物鐘的訂時效果下醒來的，其實並未睡夠，只是突然發現枕頭邊上自己那條白色的內褲又濕漉漉的，這才發飆。　　想鑽回去，又覺得沒面子，這死傢伙還沒給自己一個交代呢，白果用力扯被子，卻被甄英雄死死的拉着，“死東西，你還有臉說？你既然知道去換衣服睡覺，為什麼就不能用別的東西幫我擦啊？”　　“你也知道是我幫你擦的啊？”甄少爺沒好氣的笑道：“老婆，你要是不玩的那麼瘋，留點力氣自己擦不就好了？”　　沒面子啊，臉上燒的火辣辣的，白果羞急，剛要和甄英雄拚命，腰上一緊，竟是被甄英雄用腿夾住，甄英雄起身抱住白果，再次躺下，白果已經趴在了甄英雄的身上，這個姿勢，就好象唐甜甜最喜歡的樹袋熊纏人術，蠻有效果的。　　“恩，好暖和。”甄英雄眯着眼睛，很享受的樣子，在白果的小嘴巴上親了一口，笑道：“老婆，今天周末，你不是放假了嗎？穿衣服做什麼？”　　這話真要命，白果那臉紅啊，可被甄英雄用這個姿勢抱着，男人早上堅硬的挺起頂的她小腹上，讓她嬌喘吁吁，“死流氓，你說什麼呢？”　　“我說，咱們就在床上過周末吧。”甄少爺放開白果，右手沿着白果的後背一路滑落，白果一顫，甄少爺的手指已經扒進了那條兩半豐圓中的縫隙，在那最羞人的腔道口一點，“老婆，舒服嗎？”　　那個地方被頂進一小節手指，能舒服嗎？白果一口咬住甄英雄的嘴片子，含糊不清的說些什麼甄英雄也沒聽明白，就感覺她的小手很勇敢，或者是急於反擊，鑽進了甄英雄的大內褲，甄少爺那小兄弟被白果警官逮捕了，溫熱的小手抓住那東西，居然用指甲一掐，疼的甄少爺一聲慘叫，可白果也吃了虧，甄英雄的手指因為吃痛又頂進一些，又脹又痛，還有一種奇怪的，說不上來的異樣感覺，很羞人，可她不服氣啊，鬆開甄英雄的嘴唇，一臉潮紅，呼吸紊亂，“死流氓，把手拿開，不然，我抓花你那地方，哼哼，我怕被你欺負，特意留了長指甲！”　　女人啊，一旦愛上一個男人，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小白同志居然連這方面的對策都想出來了，可見她把甄英雄研究的多透徹了。　　甄少爺淫蕩一笑，“老婆，你捨得嗎？難道你想守活寡啊？”　　白果還未說話呢，甄少爺一個翻身，白果側躺在床上，手一松，她是真怕傷了甄英雄那裡啊，男人那裡多脆弱，學過防狼術的女人都知道，甄英雄得意的把臉埋進了白果的乳溝，吸吮她的乳峰，用舌頭撥弄她的乳頭，白果立刻渾身無力，發出一聲聲媚人的嬌吟。　　白果最敏感的部位甄英雄清楚的很，左手滑到了她的右腋之下，愛撫，拉揉那裡稀散的幾根毛髮，那種羞恥心轉化為陣陣的快感，讓白果瘋狂的和甄英雄接吻，直到今天，她依然沒有刮掉清理這個地方，因為她發現，甄英雄很喜歡完全天然的自己。　　清涼的秋日清晨，一對身份極端的情侶提前開始了晨練，不過，是在他們的床上，白果的呻吟，比早上的鳥兒還要提前響起啊，這叫什麼？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可怎麼看，這隻早起的鳥，都像是在被‘吃’啊，今天，她被甄英雄給壓在身下了……　　……　　真如甄英雄說的那樣，幾乎整整一天，白果都沒有穿衣服，兩個人早上一翻折騰，抱頭睡過了大中午，小白同志洗澡的時候，甄少爺煮了兩碗面，吃過面已經是午後兩點了，本想出去玩的，可白果折騰的累了，懶得出去走，更趕上天公不作美，從上午開始稀稀拉拉的下起了小雨，秋雨如絲，涼爽的透骨，和屋裡的溫差相比，房間就是天堂，這也是兩個傢伙能一覺睡過中午的原因。　　白果喜歡浪漫，這一點，她和大多女人是一樣的，但她並不是十分喜歡逛街，沒有東西可買的情況下，她認為那是體力的無端浪費，考驗男人，不應該用這樣老套的方法，所以看到下雨不能出去，她比甄英雄還高興，也不知道她是高興自己不用出去，還是可以給不回家找到理由了。　　穿着甄英雄的大內褲，套了一件黑色的大體恤，這丫頭和甄英雄找到了相同的愛好，打遊戲機，不過這丫頭有些落伍了，依然迷戀甄英雄收藏的PS1，對拳皇99情有獨鍾，整整一個下午，都在她的大呼小叫中度過。　　兩個小時下來，甄英雄絕對的完敗，沒辦法，這丫頭不穿內衣，那體恤上凸出的兩顆櫻桃充滿了神秘的誘惑，即便採摘了很多次，依然讓甄英雄慾火翻騰，加上這丫頭使用的人物一有要輸的傾向，她就和自己來‘真人快打’，雪白修長的大腿，小巧玲瓏的腳丫，要人親命了，急的時候她連自己的臉都踩。　　因為明天又要開始工作，白果見雨停了，終於提出要回家了，甄少爺感動啊，球球的，少爺我一個下午都在想辦法怎麼把你這丫頭送回去，晚上的時間，少爺已經預定給王思慕那丫頭了，情人老婆真是好可愛啊。　　其實白果要回家，也是不得已，折騰了一天，下面都有些腫疼了，晚上再折騰，明天就上不了班了。　　“死流氓，我們先去吃飯吧。”　　“誒？你不是要回家嗎？”　　走在大街上，因為天還陰着的緣故，暗的較早，才五點鐘，已經擦黑，白果看到人家一對對的情侶手挽手的親親蜜蜜，羡慕啊，想讓甄英雄也挽着自己，卻拉不下這張小臉來，提出的意見又被這一點情調都沒有的笨蛋噎住，那心情，立刻和這天一樣。　　“難道你要我回家自己做飯吃啊？！”　　球球的，你做的飯能吃嗎？甄英雄心裏一陣寒悸之後，突然想到了一個不錯的提議，笑道：“情人老婆，天氣這麼冷，我們買些火鍋的材料，去你家涮火鍋好不好啊？”　　白果是刑警，那一副好身段是天生的，怎麼吃都不胖，和三國那丫頭一樣，對火鍋是免疫力低下啊，聽甄英雄一說，連連點頭，可轉念一想，眉頭一蹙，“死流氓，我們為什麼不能在外面吃？為什麼一定要去我家裡吃啊？”　　兩個原因，一，現在有人跟蹤少爺，二，少爺就是想去你家！　　從出門開始，甄英雄就注意到自己，不，應該說，是白果被人跟蹤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沒有估計錯，跟蹤的人從昨天開始就守在自己家的外面，只為了等白果離開自己的視線，這也是甄少爺昨天晚上外出歸來都沒有走正門的原因。　　所以想去白果家，首先是迷惑後面跟蹤的傢伙，其次，是因為甄英雄倒現在都沒去過，見白果用這樣一種警惕的表情看着自己，甄英雄心裏突然有一種不舒服流過，那種不舒服，是一直被他壓抑在心底的，與白果之間唯一的隔閡，一種在他看來，超越了警匪身份的隔閡，這丫頭，為什麼警惕自己，為什麼不喜歡少爺去她家裡？難道，她家裡有什麼東西是不能被少爺看到的嗎？　　甄英雄的語氣中有一分的試探，三分的懇求，還有六分的期待，“老婆，你家裡，不能讓我去嗎？”　　白果並沒有注意到甄英雄語氣的變化，因為她一直沉浸在這情侶一般的幸福中，聽甄英雄如此一問，表情中閃過一絲莫名的慌張，好象是習慣性，但可以感覺到其不自然的噎了甄英雄一句，“不能。”　　心裏好似被針扎了一般，疼，是鑽心的疼，甄英雄只覺得身體瞬間涼透了，一天，不，是一直都很好的心情突然被冷結了，白果並沒有意識到她回絕的，是難得認真的甄英雄唯一一次不強勢的近乎於請求的說話。　　一個男人不喜歡一個女人到自己家裡，那麼，很可能是他害怕這個女人在自己家裡看過另一個女人曾經留住過的痕迹，如果把這樣的假設套用在白果身上……　　甄英雄心裏涼，他知道白果是一個人住的，所以，她不喜歡自己去她家的理由似乎沒有什麼其他的解釋了，這並不怨甄英雄有懷疑，想的多，而是兩個人的關係發展至今，白果的話無疑拉遠了兩個人本就親密到無間的距離，說的粗俗些，你的身體我都進去過了，為什麼你家裡我不能進去呢？　　口吻冷的和現在吹過的，帶着秋雨濕氣的涼風一般，連甄英雄自己也詫異為什麼會用這樣的口吻說話，“是嗎？我還沒有資格去你家裡，喝一杯你親自泡的茶，對嗎？”　　無論是什麼樣的男人，都有其高傲的一面，甄英雄也一樣，他不會去問白果，到底自己是不是她最重要的男人，因為他相信，自己可以從任何人手中將白果搶過來，然後成為她最重要的人，因為他相信，白果是愛他的，所以直到今天，他都沒有問過白果，那個過去被她視為最重要的人究竟是誰，可白果卻並沒有注意到，自己不經意間的一句話，傷害到了甄英雄一直自信的自尊心。　　並不是甄英雄小氣，而是面對自己喜歡的女人時，沒有哪個男人大氣，沒有哪個男人可以接受自己在心愛的女人心中不是最重要的，那種包容，屬於虛偽的男人，甄英雄從來沒有經歷過感情的挫折，所以，他無法大方。　　“想喝我泡的茶，你還早了十年呢。”　　甄英雄突然發現，為了學習浪漫而看過的那些狗血連續劇有的時候也沒有太誇張，最少，他們演繹出的那種被女人傷的感覺自己有些可以體會了，感情這東西真是無助啊，苦，那感覺真的不舒服，“是嗎？呵呵。”　　第一次，甄少爺不想開玩笑，第一次，甄少爺懶得說話，白果不讓自己去他家裡，並不單單表示着給那尾隨的人一個接近她傷害她的機會，也以為她拒絕自己走進她心裏，甄英雄現在最想的事情，就是去找一心，因為，只有一心，才把整顆心都給了自己，或許，這是一種逃避，甄英雄卻知道，感情方面，自己不過就是個普通人而已，不象自己的身體這般抗擊打。　　見甄英雄默默的向前走着，白果終於察覺到不對了，“喂，你怎麼了？”　　“沒怎麼。”　　“真的？那你為什麼不說話？”　　“不為什麼，突然不想說話。”甄英雄淡淡的回答讓白果徹底的發覺，他，心情很爛，爛的沒有道理，而且，他是在針對自己。　　“我得罪你了嗎？”白果的眉頭蹙了起來。　　很違心，甄英雄又像擠蛤蟆似的吐出三個字，“沒得罪。”　　“沒得罪？沒得罪你為什麼用這樣的口氣和我說話？！”白果也是一神經並不細膩的人，她並沒有從甄英雄的話語中聯想到什麼，“甄英雄，你幹嗎給我臉看？”　　甄英雄可以對天發誓，他絕對沒有給白果臉色看，僅僅是說話的語氣難以自控的變了變，不再廢話聯翩，沒有占口舌便宜，他能保證他的臉上一直帶着微笑，雖然那笑看起來有些勉強，但這是他這樣的樂天派的標誌，以至於白果並沒有從他的表情中察覺到他的內心世界。　　白果生氣，僅僅是因為甄英雄的說話態度。　　“情人老……”甄英雄一張口，心裏又是一陣不舒服，苦笑了兩聲，“白警官，我不想吵架，可以嗎？”　　一句‘白警官’，白果就覺得自己被這個男人推開了十萬八千里，他不叫自己老婆，不叫自己情人老婆，居然叫自己警官！　　白果氣了，她似乎察覺到甄英雄在氣什麼了，可察覺的還是不徹底，“不讓你去我家，你就這麼大脾氣嗎？你就這麼小心眼兒啊？！”　　如果，真的只是如此，沒有男人會發脾氣的，甄英雄淡然一笑，如果不是因為王思慕在跟蹤着自己，把白果做為了目標，他肯定轉身就走，“我沒發脾氣，白警官不喜歡我去你家裡我可以理解，因為我是賊，你是兵，兵可以進賊窩，但賊不可以蹬兵門，再者，我也不是你什麼重要的人，不是嗎？我想，肯定是我資格不夠吧，也對，我就是一個賊而已……”　　甄英雄都恨自己了，為什麼這麼小心眼兒，本來，他以為自己已經得到了白果的心，他以為自己贏過了闌度曾經提到過的那個白果喜歡的，並視為人生最重要的中年男人，曾幾何時，他幾乎想要放棄白果，可那時這丫頭已經在他心裏有了重重的份量，終於得到她了，本以為得到了她的心，可現在看來，自己始終無法替代那個男人，甄英雄是感情的白痴，是高傲的少爺，他沒輸過，但他覺得自己這次摔的很疼。　　白果確實不希望甄英雄去自己家裡，但她並沒有想到甄英雄會這麼在意，想要解釋，但她的大小姐脾氣不允許她低下頭，因為，她不覺得自己哪裡做的不對，甄英雄的話惹怒她了，‘我不是你什麼重要的人’，這算什麼？自己的身子給了他，他不是我重要的人？他想逃避責任嗎？　　“甄英雄，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沒有，我不太舒服，想回家休息。”甄英雄攔了一輛出租車，這樣的氣氛下，他沒心情散步，“上車吧，我送你到門口，放心，少爺我有自知之明，不會賴着進你家門的。”

# 第251章 白果被綁了

　　說實話，白果不相信甄英雄的話，她很痛快的上了車，心情也好了一些，因為她覺得甄英雄在說謊話，這傢伙很壞，他肯定是故意惹本小姐生氣，然後裝深沉，好賴着進自己家的。　　白果過去經常被甄英雄耍，結果，導致她現在瞎猜，把誤會搞的更大了，甄少爺見自己說過不進她家門之後，白果放心的上了車，心裏這個苦啊，太不是滋味了，你家裡有什麼是不能讓少爺看的啊？鬱悶之餘，甄英雄選擇坐在了副駕駛的位子上，本以為白果會拉自己一起坐後面呢，不想，白果正琢磨待會怎麼把他攔在門外，雖然對他慪氣似的坐前排有些失望，但想到這也可能是他裝深沉的一種小手段，便沒有理會。　　小小的一個舉動，卻能給人的心帶來劇烈的顫抖，甄英雄心裏的不痛快已經到了一個可以忍受的極限，卻依然忍耐。　　白果的家，居然是二層的小別墅！　　雅苑小區，位於市局一千五百米，是位於市中心僅有的兩個別墅小區之一，而且，居住在內的人，大多是政府官員，甄英雄非常清楚，因為這個小區，就是他老爹賠本整起來的，至於目的，自是不用說了，與政府合作，對義字會本身的發展，價值絕對超過了一個小區。　　白果家居然住在這裏，甄英雄笑的更難看了，白果不讓自己去她家，也因為這裏住的都是‘白人’嗎？　　“我回去了。”　　甄英雄實在沒有話題，心情鬱悶啊，白果沒想到這小子居然不是裝深沉，此刻才確定他是真的和自己冷戰呢，急道：“你站住！”　　甄英雄盡量讓自己笑着，“怎麼了？”　　“這話應該我問你！”白果兩步走上前來，瞪着甄英雄，“我到底怎麼得罪你了？難道就因為我說不讓你去我家裡嗎？好啊，我現在請你進來總可以了吧？你不要後悔！”　　白果這話說出來，就更讓甄英雄鬱悶了，合著你這麼不情願呢？甄少爺告訴自己，對喜歡的女人一定要包容，所以，他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馬上要面對的，是化身為王思慕的愛利絲，情緒的穩定是很重要的。　　嘆了口氣，甄英雄突然問道：“果果，我躺在醫院里的時候，你說過吧？你心裏，有一個很重要的男人，那是對你最重要的男人……”　　白果一怔，大腦猛然跳躍過一段電波，臉色變了，天啊，他是說……　　“算了，不提了，人都有過去，都有自己的隱私。”甄英雄敏銳的察覺到那被盯上的感覺，王思慕已經跟上來了，不過，並不確定她的位置，在被她監視的情況下，甄英雄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抓到她的。　　甄英雄嘆了口氣，笑了笑，很認真的說道：“可能少爺我在你心裏還不是最重要的，但你註定是我的人，這一點是不會錯的，少爺今天心情不好，想回家休息，等有一天你不在勉強請我去你家的時候，我會去的，再見了。”　　甄英雄轉身就走，生怕被白果多看了自己的表情一般，白果還愣着的，猛然回神的時候，甄英雄已經走出很遠了，此時，夜幕已經塌下，卻因為時間尚早，路邊的路燈還在睡眠着，走向黑暗中的甄英雄，背影看起來有些蕭索，那傢伙，也有這樣死氣沉沉的時候嗎？他不是一向很樂天，沒心沒肺的嗎？　　想到自己確實和他說過那樣的話，白果是哭笑不得啊，當時，自己也是別有目的啊，不過沒想到，自己期待他會流露出的表情，居然晚了這麼長時間才看到，但是……　　白果好象很滿意，很開心，先前的不痛快，都因為甄英雄的不快樂而變的快樂起來，如果甄英雄回頭看到這丫頭笑的那麼開心，不知道會不會氣死，白果，確實笑的有些過分了，過分到，她身後不遠處的女孩子，緊緊的咬着牙。　　這個女人，在玩弄甄英雄嗎？愛利絲不知道自己的氣是怎麼來的，但她知道，自己，不喜歡前面那個叫做白果的女人，也許，愛利絲是曲解了白果的笑吧，至於她為何這樣在乎白果那在自己眼中是譏諷得意的笑，怕是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　　“喂，思慕嗎？恩，我們說好的，今晚要一起吃飯慶祝，不記得了嗎？啊……，你剛才在睡覺？呵呵，不會吧？”甄英雄在路邊一個小販的攤子上挑買着成串的麻辣燙，一邊和王思慕通着電話，“去哪裡？‘Valentines Day’？就是上次去過的你家附近的那個酒吧嗎？好，不見不散，我馬上過去。”　　掛斷電話，兩邊同時嘆了口氣，甄英雄把五塊錢零錢遞給攤主，拿着十串丸丸蛋蛋，邊朝着原路走回，邊笑着搖頭，“臭丫頭，調虎離山能被你用的這麼上檔次，少爺算服了你了，從這裏到你家，最少也有十公里，可我離你，最多也就五百米，你還真是放鴿子，把少爺我當鴿子放呢啊……”　　王思慕望着設置為靜音的手機，看了看剛轉身走進小區的白果，也搖着頭，“我不想騙人，也不想傷害無辜的人，但我沒有辦法，現在的我混亂了，所以，想要殺了你，你就必須和我一樣的混亂才好，無論慧恩姐姐到底是不是被你抓到了，我都要把這個女人藏起來，只有這樣，你才會露出破綻給我，所以，很抱歉，今晚的約會，我，爽約了……”　　……　　“球球的啊，少爺我真應該放下架子問一問，那丫頭究竟是不是要給少爺我戴綠帽子，可看她那樣子，似乎並沒有喜歡別的男人啊，可闌度說的那個傢伙又是誰呢？”甄英雄嘴裏咀嚼着東西，兀自喃喃着，不過，他的眼睛卻一直盯着前面一個同樣藏身在暗處的女孩子的背影，“嘶……哈……好辣，球球的，這兩串魚丸是用辣椒煮的嗎？該死的小販，少爺說要趨寒的，居然給我這麼辣的東西，早知道應該買瓶水帶着。”　　將最後兩根竹籤子丟進身邊的垃圾桶，甄少爺吐着舌頭哈了兩口氣，見前面那暗處的女孩子已經靈巧的蹬在牆壁上，翻上了兩米多高的小區院牆，並好似小貓一般飛快的爬過牆上立起的一米高的鐵網，甄英雄佩服她身手靈敏之餘，也有些悲哀，沒工夫去找水了啊。　　左右張望一眼，感覺有些多餘，那女孩子是確認無人之後才翻上去的，不然早有人發出警告了，甄英雄也敏捷的發揮着小偷看了也自愧不如的上牆技術，翻過鐵網，直接跳落，雖然距離地面三米左右，但落地之處是牆角一小花園，距離正門不到一百米，因為栽種着幾棵小樹，倒是不錯的掩護，秋風吹動樹野，梭梭沙沙，掩蓋了落地那微許聲響，甄英雄就在後面看着那女孩子大方的鑽出樹林，然後抬頭挺胸，儀態高貴的從朗朗市素質最高的門衛面前走了過去。　　除非是小區裏面的住戶，不然進門都需要登記，那是規定，不過，那女孩子很聰明的知道，只要進了小區，就算隨意四處走動，只要不慌張，不露出可疑的馬腳，保安是不敢攔截盤問的，這裏，可是政府官員集中的小區，哪家的客人也不好惹，保安是不會輕易得罪人的。　　不得不佩服那女孩子的機智與膽大啊。　　甄英雄可不敢現在就跟上去，理由很簡單，一個女人在前面走，一個男人在後面跟着，即便那女人發現不了，可保安會怎麼想？尾行也要講點技巧，是不能被任何人看出破綻的，甄英雄可不覺得自己白痴，儘管，他看到那女人跟着白果，心裏非常焦急。　　這是女人天生的優勢，一般人很少會認為尾行一個女人的女人會有什麼圖謀，因為女同性戀在現實中的還是很少出現的，女人比較含蓄，女色狼的出現幾率比男色狼小多了。　　白果哼着小曲，也許是心情太好了，或者說，今天，她過的太愉快了，精神還處於絕對的放鬆狀態，並沒有意識到身後有人在無聲的跟着她，當她推開房門走進來把燈打開之後，還未來得及將門帶上，一個蒙口罩的女人已經走了進來，白果一驚，張開小口剛要喊出聲音，已經被那女人一把推在肩膀上，一個踉蹌，重心後仰，坐倒在地，地板很滑，這丫頭摔出去很遠，由此可見那蒙面女人雖然看似柔弱，可力量卻非一般。　　“你是什麼人？！”　　白果身手也不錯，畢竟是女刑警，剛才是因為太放鬆了，此刻一個翻身，嘴裏問着，手卻摸到了懷中的手槍，不過，爬起來的時候，動作明顯有一個窒息，小白同志眉頭一皺，兩腿之間的地方，疼……　　蒙面的女孩自然不能給白果掏出槍來的時間，兩步上前，左腿抬起，將白果手槍踢飛，迴旋轉身，右腿蹬在白果胸口，動作之快，力道之猛，絕對不是白果可以比擬的，胸口被巨力所趨，小白同志從玄關一下摔進了客廳，胸口疼，屁股也疼。　　那蒙面女孩從懷裡掏出一把帶着消音器美國M522女式手槍，走到客廳，先是一怔，接着問了一句讓驚駭中的白果差點吐血的話，“這是你家？”　　不是我家難道是你家嗎？！白果又怕又氣啊，這女的到底是什麼人？　　也不怨人家問這樣一句，如果不知情的人來到白果家，只看這客廳，一定會覺得，這裏，才被小偷洗劫過。　　二層帶閣樓的小別墅，按理說是夠寬敞了，可看看白果家的客廳，亂七八糟已經不足以形容了，桌子上，茶几上，擺放着數不清的零食袋子，方便面碗，紙杯子，飲料瓶子，地板最少也有一個星期沒擦過，外衣外褲，內衣內褲，拖鞋，襪子，沙發墊子，散落的到處都是。　　女性雜誌沒幾本，一些警用的書籍，軍事報刊，言情小說，漫畫雜誌，隨處可見，甚至還有衛生巾……　　白果也臉紅，自己一個人住，確實懶的有些過分了，可現在不是她害羞的時候啊，那女人，正用槍指着自己呢！　　“你到底是什麼人？！”　　雖然捂的很嚴實，可白果總覺得這個女人的聲音有些耳熟，身段也不是很陌生，黑色的齊肩發，整齊的劉海蓋過眉頭，這髮型和甄英雄那變態姐姐很相似，但看到她那一雙淡藍色，充滿誘惑力的美麗眼睛，就是想不起來她是誰。　　“對不起，你沒有資格知道。”　　從那故意裝的深沉的聲音可以很輕易的判斷出，這女人年紀不大，剛才的交手也足以證明她擁有不遜色於刑警的身手，自己有仇家嗎？白果自信，當然這個自信也讓她慚愧，從警校畢業到現在，破的最大的一個案子，也是唯一的一個案子，就是甄英雄雙手送給她的那件高橋澤的大案，難道是山口組的人來報復自己嗎？　　刑警有着很強的邏輯分析能力，只片刻，白果就推翻了自己的猜測，山口組的人早就知道那案子並不是自己一個小女警可以破掉的，也是為此，才會發生朗朗電視台，山口組的分支組織山田組製造的恐怖事件，因為他們早就猜疑到，高橋澤其實是被甄英雄給做掉的，那麼，這個女人是誰，在白果心裏也就慢慢清晰了……　　是誰鼓動山田啟一與賴玉和去殺甄英雄的呢？這個女人的身段為什麼如此眼熟呢？因為，自己見過她，她就是……　　“愛利絲？！你是愛利絲？！”　　愛利絲一怔，沒想到白果竟然看穿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不過這並不能起到任何讓她慌亂的效果，白果以為這是一個機會，剛要撲上，一顆子彈鑲入了她手邊的地板中，白果嚇的后脊樑都冷了，現在她是又氣又恨，又害怕又隱隱覺得慶幸啊。　　氣，氣的是這女人時機找的真好，甄英雄才和自己分開，她就對自己下手，恨，恨自己為什麼不讓甄英雄進門，恨甄英雄無故和自己鬧心情不理自己，害的自己落到如此危險的景遇。　　怕，這個可怕的女人一直不見首尾，犹如藏身在影子中的黑暗的魔鬼，突然在自己面前現身，是要殺自己嗎？生命受到威脅，白果感覺很是無助，她無法不害怕，也許這女人沒有高橋澤那般可怕，但自己身邊，也沒有甄英雄那個可怕卻可以被自己依靠的肩膀。　　慶幸甄英雄不在這裏，因為白果知道，那小子今天被自己打擊了情緒，也許這是老天爺對自己撒謊的懲罰，但她很感激老天，因為這個懲罰救了甄英雄的命，依照他現在的心情，大概，留在這裏也是被愛利絲殺死吧？　　“白果小姐，不要做無謂的反抗。”愛利絲本來殘留的那分同情與內疚，就在剛剛已經不見了，冷冷道：“用你的手銬，銬住你的右手和左腳，然後，把鑰匙給我。”　　缺德的姿勢啊，白果不服氣，不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白果不情願的將自己按她的要求銬住，冷眉瞪目，將鑰匙丟給了愛利絲。　　“脫衣服。”　　“什麼？！”　　愛利絲的無理要求讓白果火冒三丈，卻聽愛利絲淡淡的重複了一遍，道：“脫衣服。”　　難道這女人是同性戀？或者，她想拍自己兩張裸照去威脅甄英雄，打擊他嗎？白果想到這裏，已經顧不得羞了，“要殺你就動手，想侮辱我，不可能！”其實心裏已經怕的想哭了，而且眼淚也流出來了，可白果的聲音依然堅定，女人的貞潔，大多時候看的都會比生命還重要。　　作為一個殺手，如何從心理上控制對方，讓對方聽話，愛利絲是很清楚的，就如同甄英雄很輕易的去主宰別人的心理一般，愛利絲同樣掌握着這樣的殺手技能，“如果你不自己脫的話，我打昏你，或者殺掉你，一樣可以把你的衣服脫掉，不過那時候，我會因為心情差，幫你多擺幾個羞人的姿勢，多拍幾張照片，到時候不但要寄給甄英雄，還會寄給警察局，或者，貼滿城市的大小角落……”　　“你……你無恥！”　　“沒有你無恥。”愛利絲這話就好象小女人的譏諷一般，她平時並不是這麼喜歡徹底的人，但對白果，她卻能硬下心腸來，她不知道自己幹嗎不喜歡白果，但只要想到她玩弄了甄英雄，心裏就不舒服，雖然，她的目的是殺掉甄英雄……大概，這也是因為對甄英雄的愧疚而產生的一種補償似的報復心理吧。

# 第252章 最愛的男人

　　白果不知道愛利絲憑什麼罵自己無恥，可用一個女人的身體做威脅，她不得不妥協，天知道她殺了自己之後會不會把赤身裸體的自己丟到大街上啊？裸屍，即便那時自己已經沒有了生命，可對現在活的自己，卻是最有效的威脅，白果的眼淚止不住的流，即便是刑警，她卻只是女人，顫抖的左手，不得已的撩起了衣擺……　　愛利絲很滿意這效果，走到沙發前，皺了下眉頭，將沙发上的臟衣服，襪子，被子，枕頭等等，很女人的輕輕的挪開，看的白果直臉紅，這才見她坐了下來，從口袋中掏出一個茶色的小瓶子，一條手帕。　　白果的上衣，褲子，因為手腳被銬在一起，並沒有辦法從身上褪下來，在她打量愛利絲的時候，愛利絲也在打量她，兩個女人都為對方的美麗而感到驚訝。　　愛利絲雖然戴着口罩，可細眉秀目，膚白如雪，身材之曼妙，那黑色的西式套裝根本無法掩飾，好似好萊塢大片裏面的女特工，有一種神秘感，而是很性感的神秘感，她並不是豐滿的類型，卻楚楚動人，看那身高，彷彿比自己還要高上兩分，看起來有一米七的樣子，一舉一動之間，都那麼美妙高貴，這樣的女孩子是殺手？更像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　　愛利絲固然被白果的肌膚而震撼，但更震撼她的，並不是那丫頭飽滿的胸脯，而是，那條寬肥的大內褲，怎麼和甄英雄上次落在自己家裡的那條是一模一樣的啊？難道，這個女人穿的，就是那小子的內褲嗎？女人穿男人的內褲本就是一種誘惑，愛利絲感覺自己的臉有些燙，但心裏那不舒服卻更清晰了，他們兩個人，昨天是住在一起的……　　白果意識到了愛利絲的目光，大羞，羞的無地自容啊，她自己那條內褲被甄英雄給弄髒了，雖然中午的時候洗了，卻沒幹，只得穿着他的內褲回家，不想遇到了這樣的事情。　　“你抓我要做什麼？”白果的大小姐脾氣上來了，雖然怕，卻不服氣，“是想用我威脅那傢伙嗎？”　　愛利絲站了起來，拿着被浸過乙醚的手帕，走到白果身前，“是的，不過不是威脅他，而是要……殺了他。”　　白果一驚，內疚，恐慌，但她的表情在愛利絲眼中卻是最虛偽的表現，“你在擔心嗎？似乎，你並沒有那個資格吧？你喜歡的並不是他，或者說，你並不是只喜歡他，不是真心喜歡他的，不是嗎？”　　白果愣了一下，立刻反應過來了，“你跟蹤了我們？！”　　“是的。”愛利絲就好象誠實的乖寶寶，道：“所以，你們的談話我都聽到了，對於這一點，我很抱歉，但你也應該愧疚，因為是你給了我這樣絕佳的機會，本來，我以為會很費事的，還特意耍了手段。”　　“你想利用我殺了他？為什麼？為什麼你要殺他？！”白果很憤怒。　　“我也不知道……”愛利絲眼中閃過一絲痛苦與茫然，然後將那手帕捂向了白果，白果惟有左手能動，反抗中，被愛利絲抓住，“你不需要反抗，我不會殺你……”　　“你還是殺了我的好！”白果大哭道：“我寧可被你殺了，也不要連累他！”　　愛利絲有些意外，但她更相信自己親眼見到的，親耳聽到的，“如果你真如現在這樣全心全意的為他着想，那他在死之前，應該就沒有什麼遺憾了，不過很可惜，那遺憾，是你自己留給他的。”　　白果是在後悔，後悔自己沒和甄英雄解釋清楚那個‘重要’的問題，無論是自己死了，還是他死了，這都是絕對可笑的遺憾，白果拚命的向後躲閃，那乙醚使人神經麻痹的微微甜味讓她恐懼，如果就這樣昏睡過去，她害怕再也看不到甄英雄了。　　“死流氓，救我，救我啊……！”　　在這個時候，在絕望的時候，白果的堅強被粉碎之後，她終於有了女人的脆弱，她依賴甄英雄。　　“很遺憾，他現在正要趕去和一個女人約會。”愛利絲詫異白果的難纏，被銬着的手腳因為躲閃已經勒出了血痕，蹭破了肌膚，可她依然不肯放棄反抗，“我說過吧？為了確定他不在你身邊，我特意用了些手段。”　　和女人約會？！誰？艾一心？！白果氣啊，就是要死了，她那醋勁也不減，死流氓，本小姐命懸一線的時候，你居然跑去和別的女人約會？！　　“死流氓，救我……”　　“他救不了你！”　　白果腦子已經不是很清楚了，沒有特別在意愛利絲所謂的‘特意用了些手段’，她氣，她也懊悔，她的擔憂，讓她亂成一氣的大腦沒有多餘的能力去思考其他的事情。　　愛利絲的手帕已經擦到了白果的鼻尖，結束了，一切都結束了，愛利絲與白果都是這樣想的，可就在此刻，一懶懶的聲音從門口響起。　　“這位小姐，請問，少爺我為什麼救不了她呢？難道你覺得我連個女人都打不過嗎？”　　愛利絲的身體好象被雷轟到了一般，天啊，這個聲音為什麼會出現在自己的身後？！這個時候，他應該坐在出租車裡，在趕往‘Valentines Day’酒吧的路上才對吧？！　　白果昏昏的頭腦猛然清醒了片刻，沒有錯，不是自己的錯覺，那蹲在門口，翻着鞋櫃的傢伙，不正是他嗎？　　“沒有男式的拖鞋啊，球球的，啊，衛生巾！護舒寶的，情人老婆，這東西用過之後也能隨便亂丟的嗎……”　　“那是沒用過的，混蛋……”白果的欣喜立刻被羞怒代替，可那僅僅是表面而已。　　喜歡的男人在自己最需要他的時候，毫無道理的出現了，沒有解釋的出現了，而且，那男人就在剛剛還被自己打擊過，他依然能在自己最危險的時候出現，白果心裏有多激動，恐怕無人可以理解，她甚至懷疑自己在做夢，因為大腦已經昏沉，睡意正迅猛侵略她的身體，但她那白馬王子一般的公主式幻想被甄英雄一句話就給破滅了。　　騎着白馬的王子會突然露出一個齷齪的笑容，說，“公主，這是你用過的護舒寶嗎？”太荒謬了吧？能做到這種王子的人，只有騎黑馬的下流太子了，不過，這也能說明，自己沒有做夢，白果知道，真的是甄英雄來了，能在這個時候開出如此低俗玩笑的，不可能有別人了。　　愛利絲不會蠢的回過頭去問甄英雄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她大意了，手槍還放在茶几上，所以，她不能大意兩次，飛快的轉身，懷中的匕首如電一般撩起，動作敏捷的好似下山獵食的雪豹。　　甄少爺打架是不分男女，不在乎品位的，球球的，這是你先動手的，看少爺的必殺，“脾氣暴躁，你大姨媽來了嗎？快把護舒寶墊上吧……”　　愛利絲差點沒一跟頭載倒，是基本功紮實啊，可即便這樣，女孩子最大的弱點還是被甄少爺輕鬆的抓住了，輕飄飄的衛生巾護墊，簡直比炸彈的威力還大，甄英雄隨手朝愛利絲一丟，有潔癖的大姑娘下意識的躲閃，天啊，那東西不是自己的，在人類的理解範疇中，女人經期使用的東西都是不衛生的，可就是這一躲，壞事了，甄英雄，本來就是一超級的機會把握者。　　一個箭步，愛利絲動作走型，還沒來得及調整，握刀的手腕已經被甄少爺給抓到了，本來就不是騎士的甄少爺一個過肩的高拋，愛利絲只覺得自己好象在飛一般，望着天花板，不知為什麼，她恐懼落地的疼痛之餘，還覺得委屈，這小子幹嗎一點都不留情？她總覺得，自己那樣對白果，從某種程度也是為他鳴不平而已。　　落下的位置，居然是沙發！　　沙發倒了，愛利絲五臟六腑雖然亂成一團，但總比摔在地板上要輕的多，可即便如此，她也半天沒站起來。　　甄少爺用實際行動告訴了兩位美女他是怎麼打開了房門，一根彎彎的鐵絲就打開了白果的手銬，殺手居然有這麼專業的撬鎖手藝！愛利絲就是怕白果在身上藏了其他的鑰匙才逼她脫衣服的，當然，也有防止她逃跑的意思，甄英雄看到白果手腕腳腕上的血痕，有點惱火。　　白果吸入了乙醚，已經神智不清了，雙眼迷離，抱着甄英雄的脖子，連自己沒穿衣服的事情都忘了，她着急啊，昏過去之前，她一定要解釋一個問題，不然，她害怕心緒不穩定的甄英雄有可能被愛利絲傷到，“死流氓，我……家裡很亂……怕你笑，所以才不想你來的……我怕你笑話我是……不……愛乾淨的……邋遢鬼……”　　球球啊，確實有夠亂的，要不是少爺一直在外面撬鎖，沒聽到太大響動，肯定認為這是你們剛剛搏鬥過的現場，甄英雄樂啊，與剛才自己想象的剛好相反，這丫頭是因為太重視自己了，所以才忌諱自己來她家裡的，滿足，真的滿足。　　“我……喜歡……的……人，是……你……”　　白果聲音雖小，但甄英雄卻聽的非常清楚，“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我不批准……你不許死……”　　胳膊一松，小白同志帶着一臉的嚴肅睡了過去，甄少爺把她的衣服墊在她身下，將自己的外衣脫下來給她蓋住，嘿嘿一笑，“臭丫頭，你以為你是我媽啊……”　　……　　“甄英雄，你為什麼會在這裏？！”　　愛利絲好不容易爬起來，還覺得翻騰呢，說話的語調也更低沉，不過她覺得這下摔的值，因為手槍回到了自己的手中。　　“那少爺我應該出現在哪裡？”甄英雄活動着肩膀，一點也不覺得自己要打女人有什麼需要愧疚的，似乎看不到那對着自己的槍口一般，“難道，你知道我今晚應該去干什麼嗎？”　　愛利絲眼中明顯掠過一絲慌張，她自信，摘了黑色的隱型眼鏡，戴上了假髮套，矇著口鼻，甄英雄是不可能認出自己的，即便殺不了他，只要能逃掉，以後照樣有機會幹掉他！　　愛利絲的不自信是有道理的，因為甄英雄的手上，也拿着一把手槍，是白果方才掉在門口的手槍，愛利絲居然沒有看清楚甄英雄是如何將手槍對準自己的。　　“我怎麼會知道你應該去做什麼，但我剛才明明看到你離開了！”愛利絲就像是不習慣撒謊的孩子，前幾次也一樣，甄英雄總是可以看到她眼神中閃過的那點慌亂。　　先掏出一個錢包，紅色的，小巧的，帶着百合花圖案的，隨手一揮，丟給了愛利絲，然後，不理會愛利絲眼中那暴現的震驚，甄英雄把手槍塞回后腰，笑着將白果從地上抱起，現在，她不會貿然開槍了，甄英雄有這個自信，球球的，還當少爺是傻子耍呢？小丫頭，你涉世太淺了。　　“你似乎把這錢包的主人叫姐姐吧？”　　愛利絲的大腦已經有些轉不過來了，見甄英雄抱着白果蹬上了螺旋樓梯，朝樓上走去，她不敢開槍，更不知道該怎樣做了，下意識的跟着他，語氣中的焦急與擔憂暴露着她的不成熟，“你，你把慧恩姐怎麼樣了？！”　　錢包，是人最貼身的物品，愛利絲當然知道，韓慧恩的錢包不可能是甄英雄在大街上撿到的。　　“你的手機設置為靜音了嗎？”甄英雄運氣不錯，一下就找到了白果的房間，倒也不難，只看這一路的零食袋子散落的路線就知道了，把白果放在根本就沒收拾過的床上，幫她蓋上了被子，坐在床頭，突然對愛利絲笑道：“你有電話。”　　愛利絲一怔，幾乎是下意識的掏出了手機，一看號碼，她猛然察覺到，自己，上當了，來顯只寫了三個字，甄英雄……　　“遊戲已經結束了，把口罩摘了吧，當然，還有那並不適合你的假髮。”甄英雄晃了晃自己的手機，塞回口袋，打開了床頭的檯燈，讓自己最得意，最自信的表情清楚的被愛利絲看到，“今晚，你放我鴿子了，思慕。”　　暴光了！身份被揭穿了！他為什麼會知道我的身份？！愛利絲的震驚就沒有停止過，真的是韓慧恩出賣了自己嗎？不可能，不會的，可，好象並不存在其他的解釋啊，愛利絲痛苦而無措，怔怔的摘掉了口罩，拿下了假髮，將束縛着短髮的發繩也拉了下來，抬着是手槍的胳膊也失去了力氣。　　“那個藍涯與微兒，也被少爺我綁了。”甄英雄有些惋惜，有些憐憫，道：“思慕，很遺憾，從一開始，你們的表演，就是不成功的。”　　愛利絲不能反抗，反倒是鎮定了，“你是什麼時候發現的？甄英雄，我認為，我的計劃，從一開始就是完美的。”　　“不錯，確實完美，但從我放走你的那天開始，我就在等着你完美的出現在我身邊。”甄英雄看着卸掉了王思慕外裝的愛利絲，笑道：“思慕，太完美，有的時候，就是唯一的破綻。”　　愛利絲不解，就聽甄英雄說道：“我不知道你與快樂谷集團有什麼樣的關係，那裡關於你同性戀的傳聞以及毆打上司的言論，應該都是假的，同性戀，在中國，公開這樣身份的戀人並不常見，製造出這樣罕見的言論，顯然更容易讓我或者是義字會調查你身份的人輕信，這樣的故事雖然荒謬，卻在某些方面容易產生說服力，你很善於揣摩人的心理。”　　愛利絲沒有說話，只是在聽，無疑是默認了甄英雄所說的。　　“那天，乘坐出租車跟蹤我的人，是你，被我甩掉后，你為了擺脫果果和原野，浪費了時間，這才是那天你下午上課遲到的原因，而你也低估了少爺我的記憶能力，那個送你到學校的出租車司機，就是叫做藍涯的那小子，雖然他當時在臉上抹了什麼，把皮膚塗的黑了些，但那天去你家捉姦的時候，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他來了，他眼神中對你的敬畏，很難掩飾，這種等級差別之間的恭敬，我很熟悉，因為，我是義字會的少爺。”　　愛利絲終於說話了，“所以你那時候就知道我們是在演戲了？”　　“即便那天的練習賽我沒有踢到你，你也會有辦法讓我送你回家的，不是嗎？”

# 第253章 完敗愛利絲

　　甄英雄指着愛利絲腳上的鞋子，說道：“從進入你家的時候開始，我就很確定你的身份了，小姐，你家乾淨的有些離譜了。”　　乾淨的離譜？愛利絲不太明白甄英雄所指，低頭看着自己的短跟小皮鞋。　　“你看看你的鞋子，再想想你家鞋櫃里的鞋子。”甄英雄道：“那裡面擺的太滿了，除了少數的兩三雙，其他的鞋子都是新的，而且，都是新買的，一看就是擺在那裡充數的，你家都是女人，新買不穿的鞋子會從鞋盒裡面掏出來放進門口的柜子里嗎？還有，你的內衣……”　　內衣？愛利絲臉上一紅，想到了自己醉酒那晚，“小姐，我翻亂了你的內衣柜子，發現所有的內衣都是相同的型號，根據本少爺目測，那個微兒的胸圍只有三十二B，最大也不會超過三十三B，你們兩個同居，難道她穿你的內衣或者不穿內衣嗎？就算你們兩個穿同一個型號的，我拿了一套你都知道，未免誇張了點吧？兩個人放在一起的內衣，都是女人，會特別去記住內衣的數量嗎？這是最簡單的生活常識，你的身份太高貴了，表演的有些脫離實際，還記得那天我問你關於教師的工資問題嗎？這是同一個道理，無論是你做白領也好，老師也罷，你都沒有感覺到任何生活的壓力，也沒有在普通的生活中找到樂趣，這隻能說明，你不是一個普通人。”　　這傢伙居然用這樣的方法試探自己？愛利絲的臉紅的煞是好看。　　“那天你們表演的‘捉姦在床’那一幕，其實就是為了晚上暗殺我做的伏筆罷了，讓我喝酒，並讓那微兒招來一群痞子和我算帳，只是為了讓我放鬆警惕的小手法而已，思慕，為了這個關鍵的小手法，你也沒少動心思吧？禿老虎所以聽說梁記早點鋪有美女出現，也是你們故意散播的消息，沒錯吧？禿老虎等人在這之後被人毆打，就是藍涯與微兒動的手，固然是讓這幾個痞子記恨於我，也是為了你醉酒之後暗殺我做伏筆，應該是在那個時候，微兒得到了那叫小狼的痞子的電話吧？”　　甄英雄的話讓愛利絲更驚訝，連這樣的小細節都被他注意到了嗎？　　“我只有一個問題搞不明白……”　　你還有搞不明白的地方啊？愛利絲現在只覺得甄英雄簡直成了無所不知的神，不，是魔鬼了。　　甄少爺眉頭一皺，道：“你為什麼要授意那些痞子對你下手？難道你不要命了嗎？如果那天我不救你，你會是什麼下場？”　　愛利絲突然低下了頭，不敢去看甄英雄的眼睛，莫明的紅了臉，那紅暈已經爬到了脖根，“甄英雄，也許，我的整個計劃中都被你算計到了，但也只有這一點，我贏了你，我知道，你一定會救我的……”　　“哦？”甄英雄淫蕩的笑了笑，“因為少爺我很好色，所以看不得美人受傷，是嗎？”　　“不是，我……你唯一的弱點，就是殘留了太多的感情，愛心，所以，你不會眼睜睜看我被人傷害的，但是，我還是有不明白的地方……”愛利絲鼓起勇氣，抬起頭，俏臉雖紅，卻很認真，是認真的不解，“你當時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為什麼還要救我？”　　甄英雄做作的來了個沉思狀，突然一笑，“我很贊同你對我弱點的理解，少爺我是個好人。”　　要不是關心韓慧恩等人的死活，愛利絲髮誓，她一定會開槍打死這個不要臉的，甄英雄打了哈哧，突然發現床頭放着一個茶色的小瓶子，這瓶子眼熟啊，仔細再一看，‘激情丸’？！　　天啊，甄英雄把愛利絲都給忘了，拿着那小瓶子，驚訝的望着憨憨睡着的白果，這丫頭不會真的每晚吃這東西吧？！細細回想，白果每次和自己做愛的時候都貪多不厭……　　查看了一下蓋子，空虛驚，根本沒開瓶呢，甄英雄鬆了口氣，現在白果就夠難纏的，再吃了這東西，不是要把自己榨乾凈嗎？　　“這個給你。”甄英雄把那小瓶子放回床頭，將還帶着白果血跡的手銬子丟給了愛利絲，完全是報復心理，“把自己銬上。”　　愛利絲嚇了一跳，還以為這流氓也想威脅自己脫衣服呢，哪裡接受啊？見他似乎走神，接住手銬之後猛然撲上，槍口一抬，想把白果做了人質，不想，甄英雄將白果的手槍甩了出來，剛好砸在跳起來的愛利絲胸口上。　　本來身子板就很薄弱，被這一砸，愛利絲吃痛，幾乎是掉在床上的，持槍的手腕一緊，槍脫手了，銬子鎖上了，甄英雄將另一邊銬在了自己左手上，得意的笑了笑，“現在開始，你是我的囚犯。”　　愛利絲還要動手，掏出銬子的鑰匙，還未找到鑰匙孔，甄英雄翻身一壓，就好象男人最喜歡用的壓女人的姿勢，兩人的手本就銬在一起，愛利絲的左手又被甄英雄的右手抓住，大敞之餘，被甄英雄緊緊的貼着，胸前的飽滿受到的壓迫讓她呼吸困難，與男人的近距離接觸，讓愛利絲面紅耳赤，“思慕，你不想看到韓慧恩或者是藍涯，微兒的屍體吧？少爺保證，我有不低於你頭髮數目的方法來折磨他們，當然，也包括你。”　　“你，你是魔鬼！”　　“彼此彼此。”甄英雄嘿嘿一笑，“思慕，少爺也利用了你唯一的弱點，不是嗎？我們倆，真的很般配啊，都是殺手，卻都不是合格的殺手，你有沒有覺得，你愛上少爺了？”　　這是絕對的調戲！色狼，流氓！愛利絲心裏在罵，但心裏的更深處，卻不禁很認真的問着自己，難道，我真的愛上這個人了嗎？怎麼可能……　　“如果你死了，我想，我會愛上你……唔……”　　嘴巴一軟，男人的味道徹底湧入了腹中，愛利絲一怔，然後拚命的扭動身體掙扎，但這無疑是徒勞的，甄英雄，很霸道的吻着她，不過這位少爺很小心，還不會愚蠢的把舌頭伸過去給她咬，但只是如此，也足以羞的愛利絲流出眼淚了，終於，她放棄了抵抗，任甄英雄輕薄自己，任他蹂躪自己這個失敗者的自尊心，直到甄英雄吻掉她眼角的淚珠，輕輕的笑着說了一句讓愛利絲想狠狠咬他一口的，好似安慰的挑釁。　　“不要感動，少爺我只是把你那天吻我的理由還給你。”無恥淫蕩的傢伙一本正經的說道：“少爺不會死，但很感激你會愛我，所以，這是我唯一可以表達謝意的方法……”　　這話好耳熟啊，表達謝意？這不是那天在天台，自己親這傢伙的時候說過的話嗎？愛利絲又恨又氣啊，這無恥的東西，親了自己，居然還能找到這樣的借口……　　……　　愛利絲髮現，和甄英雄在一起，他甚至剝奪了自己因為失敗而心情頹喪的權利，這一路上嘮嘮叨叨，讓自己的心都靜不下來。　　“你說，我們兩個手拉手，別人會不會覺得我們是情侶？”　　“不會，情人之間應該有感情的交……”　　“恩，確實不會，因為情人散步的時候都是男左女右，可我們剛好是男右女左。”　　“這不是站位的問題啦！我是被你銬住的！”　　“傳說，情侶之間就是被月佬用一條紅繩牽住的。”　　“你用的是鐵銬！”　　“質量好，比繩子結實，這是一個常識，思慕，你愛上我了嗎？”　　“讓我死吧……”　　“要不要吃麻辣燙？”　　“不要。”　　“老闆，十串丸子。”　　“你既然要買，還問我做什麼？”　　“哦，少爺是想確認一下，如果你不吃的話，就不買你那份了。”　　“求你，讓我死好嗎……”　　回到甄英雄家裡的時候，愛利絲覺得自己真的要崩潰了，她本就因為暗殺的徹底失敗而心情糟透，更不知道甄英雄要如何對待自己，內心充滿恐懼，也不曉得韓慧恩等人怎麼樣了，擔憂而茫然，最痛苦的，莫過於，她徹底的敗給了甄英雄，無法對那個最重要的人有一個交代，內疚，絕望，偏偏，她如此複雜的心情剛好與甄英雄形成了一個對比，甄少爺的心情，好的不得了。　　首先，如願的抓到了愛利絲，讓她連抵抗辯駁的借口都找不出來，其次，從各方面徹底的摧毀了她的自信，讓她在最後一次主動出擊中品嘗了徹底的失敗，最後，也是最主要的，白果在昏睡之前，說了一句，‘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一個人的一句話，有時候可以決定另一個人一生的心情，這話雖然聽起來太過誇張，但某些時候，這卻是不爭的事實，甄少爺從來都是樂天派，但總要有可以樂的基礎才樂的起來，笑對人生，是因為可以看到人生中的能笑的事情，白果，無疑是甄英雄樂觀的一個基礎。　　“思慕，你吃晚飯了嗎？”　　手銬的鑰匙丟了，但甄英雄在小偷這方面的天賦確實讓愛利絲佩服，一根破鐵絲，他幾乎什麼鎖都能打開，鬆開了愛利絲，甄少爺似乎並不擔心她會逃走。　　“我叫愛利絲！”　　“好吧，愛利絲，你要不要吃飯？”　　看到甄英雄一本正經的表情，愛利絲髮現自己真的無法看透這個男人，“甄英雄，你究竟要怎麼樣？慧恩呢？要殺要剮，我沒有怨言，你我的宿命註定，敗了，就沒有生存的必要，我已經沒有生存的價值了，求你，放了慧恩他們，可以嗎？”　　甄英雄收起了笑容，靠着門口坐下，望着站在床邊的愛利絲，臉色突然間很暗，很冷，“你的宿命是什麼？”　　“殺你。”愛利絲與甄英雄對視着，淡淡說道：“或者，被你殺。”　　“然後呢？”甄英雄問道：“殺了我，之後呢？你為了什麼而殺我？”　　一怔，如此簡單的一個問題，愛利絲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因為她發現，自己的理由，對甄英雄而言，一點也不公平。　　“是顏冰那個女人要你來殺我的，所以你來了。”甄英雄鄙夷的一笑，道：“你想得到她的認可，所以用我的生死做為向她證明你自己的答卷，是嗎？”　　是！愛利絲很想這樣回答，可她看到甄英雄那雙深邃的眼睛，聲音卻怎樣也無法從喉嚨發出，她覺得自己並沒有資格這樣理直氣壯。　　“呵呵，你很善良，因為你自己的心不允許你點頭，這表示，你還不是真正的魔鬼，你自己也並不認可那個女人的做法。”甄英雄笑了笑，語氣又是一沉，“愛莎，你與顏冰，究竟是什麼關係？！”　　愛莎？　　又是這個稱呼，愛利絲記得，被自己殺了的那個叫做闌度的人，也這樣稱呼過自己，愛莎，這個名字，好熟悉，但那是自己的名字嗎？愛利絲本就混亂的大腦更亂了，她的潛意識告訴她，不要去為了這個名字而去回想什麼。　　“愛利絲，六年前，你失憶了，對嗎？”　　甄英雄的話再度轟炸了愛利絲的大腦，愛利絲已經被驚的傻掉了一般，愣愣的看着甄英雄，那雙淡藍色的眼睛中，有驚訝，有震撼，有恐懼。　　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這麼說，但愛利絲卻知道，自己的記憶，確實是在六年前開始的……　　“你今年二十一歲，生日是七月七日，呵呵，不是中國的農曆，有些可惜了，你是中英混血兒，愛莎・斯圖爾特，這才是你的名字……”　　愛利絲的身體劇烈的顫抖着，她記不得那個名字，卻覺得好熟悉，但她知道自己的年齡，更知道自己的生日，因為顏冰只有在那一天，才會把自己摟在懷裡……　　“我是愛利絲，我不是什麼愛莎！”愛利絲本能的排斥甄英雄的說話，因為她能感覺到，甄英雄，還有更加震撼的她的話語沒有說出口，她不想聽，可心裏卻隱隱有個聲音要她聽下去，“為什麼？為什麼你知道這些？！”　　“你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顏冰，或者說，你也以為他死了，但他還活着，這些，都是他告訴我的。”甄英雄不太想看到愛利絲那痛苦的表情，可還是淡淡的將愛利絲無法接受的真相說出了口，“你，不是顏冰的女兒，她……也許這麼說並不絕對，應該說，是諾森家族，殺了你的親生父母，殺了你們斯圖爾特一家，然後，她取代了你所有的親人，成為你你的母親……”　　愛利絲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說的那麼肯定，他明明是個不相干的人而已，為什麼說的有理有據的？愛利絲想撲上去殺死甄英雄，對於自己失去的記憶，她茫然過，但遺忘着，因為她並不願意去回憶，可甄英雄在用她記憶的空白做文章，在詆毀她最尊敬，最愛的媽媽。　　甄英雄不理會愛利絲已經赤紅着眼睛，即將喪失理智，嘆了口氣，撥了個電話，“闌度，帶着你妹妹空白的記憶，到少爺家裡來吧……”　　“闌度？！”愛利絲愣了，“他沒死？！”　　“如果他死了，少爺絕對不會讓你留在這世界上。”甄英雄對愛利絲的這句疑問非常不滿，這一瞬間他散發出來的殺氣，完全蓋過了愛利絲，冰冷的眼神讓愛利絲一陣顫慄，“首先，他是我的朋友，然後，他是你唯一留在世界上的親人，你同父異母的哥哥，萊文・斯圖爾特。”　　萊文，萊文哥哥，愛利絲的心無力的跳動着，如傻了一般，雙目中神采全無，好熟悉，好熟悉的名字啊……　　……　　“這不是真的，這不可能是真的……你騙人，你們是騙我的！”　　愛利絲從房間衝出來之後，剛好撞入了甄英雄的懷中，甄少爺在客廳里坐了老半天，雖然不清楚這對兄妹到底說了什麼，但也不難猜想，闌度已經將他知道的一切告訴了愛利絲，但愛利絲無法接受闌度所說的一切，就這樣簡單而已。　　“你騙我，甄英雄，我要殺了你！”　　靠，球球的，有沒有搞錯？你這死丫頭接受不了現實，就拿少爺我撒氣啊？！甄英雄沒想到一直溫馴的愛利絲真正失去理智的時候會有如此可怕的一面，雙手掐着他的脖子，完全是在發泄自己的混亂。

# 第254章 闌度的請求

　　可惜，愛利絲挑錯了對象，如果她去掐闌度的話，闌度肯定被她掐死也不可能還手的，雖然闌度也不曾擁有過什麼騎士精神，但他不可能去傷害愛利絲，而甄英雄就不絕對了，多美麗的公主想要殺他，都不會享受到憐花惜玉的懷柔待遇，少爺一個手刀劈下去，完全喪失理智的愛利絲已經渾濁的眼神中露出一絲不解，一絲驚訝，然後癱軟了。　　甄少爺抱起這丫頭走進房間，闌度正坐在床上苦笑，地上，丟着幾張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有七八歲的，十二三的，還有十四五的，金色的帶着微微波浪的長發，淡藍色如寶石般的眼睛，是混血兒，但她卻擁有東方人的精緻五官，如此顯著的特點，除了愛利絲還能有誰？這是愛利絲的成長照片，也是闌度唯一擁有的記憶的寶貝。　　顯然，愛利絲知道照片上的人就是她自己，但她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闌度拾起一張小時候自己與愛利絲的合影，站了起來，對甄英雄搖頭一笑，愛憐的看了一眼甄英雄懷裡的妹妹，一句話沒有，朝門外走去。　　“朋友，這樣好嗎？”　　甄英雄把愛利絲放在自己的床上，脫了她的鞋子，幫她蓋上了被子，坐在床邊，一邊彎腰去撿掉在地板上的照片，一邊對闌度說道：“你好象挺受打擊啊。”　　闌度想哭，但強悍的男人不願被任何人看到自己有軟弱柔情的一面，不敢回頭，可語調的顫抖卻無從掩飾，其實甄英雄能聽的出來，愛利絲不肯接受現實，闌度並非那麼在意，他很高興，因為愛利絲還活着。　　“英雄，幫我照顧她，謝謝了。”　　“照顧她啊。”甄英雄無恥的笑了笑，“少爺我可以理解為你想做我大舅子嗎？”　　出乎意料，甄英雄不過是隨便打屁，想緩解闌度的心情罷了，哪想到，闌度居然很認真的想了想，“如果，愛莎能接受你的話，那麼，我倒十分願意做你大舅子，不，應該說，我非常願意你做我的妹夫。”　　甄英雄險些栽倒，“朋友，你腦袋燒壞了？是不是她不認你，你被打擊的精神失常了？”　　“英雄，你應該很了解我吧？”闌度突然轉過身來，表情中，確實沒有絲毫平日的玩味，“還記得我們是怎麼認識的嗎？”　　甄英雄一怔，然後笑了笑，“當然記得，你的命，是少爺我的。”　　闌度也是一笑，“我所以要成為一個殺手，就是因為搶走愛莎，殺我全家的人是殺手，是個龐大的殺手組織，而這樣的組織，只存在於黑暗中，我只有成為一個龐大殺手組織的成員，我才能在黑色的影子裏面尋找到愛莎的消息，而把我擋在殺手大門之外的，就是你。”　　甄英雄沒有愧疚的意思，他知道闌度的話是什麼意思。　　殺手培訓的最後一項考核，就是真正的實戰，殺手的實戰遠遠不同於演習，死亡率，超過了百分之七十。　　通過各項測試的僅存的一百個學員，將隨意抽取一個號碼，而這個號碼，就是另一個學員的編號，那個人，就是自己的目標。　　想要晉級，有兩種方法，殺掉自己的目標，或者殺掉那個抽中自己的號碼，視自己為目標的人。　　這樣的測試是很可怕的，是一種對心理恐懼能力的考驗，同樣，也是對一個殺手對危險嗅覺敏銳程度的終極試煉，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目標是誰，但沒有人知道自己成為了誰的目標，子彈什麼時候飛向自己，沒有人知道。　　甄英雄的殺手編號是七十七，不知道算不算幸運，抽到他這個號碼的人，是闌度，也就是說，闌度想要通過考核，就一定要在三天之內，殺掉甄英雄，而甄英雄已經忘記了他抽到的號碼是多少，因為在考核開始之前，他就已經放棄了，只不過，殺手培訓想要主動退出並不現實，每個想要退出的人都會成為所有殺手真正宴席的目標，除非可以逃的出培訓基地，不然只有死路一條，甄少爺沒蠢到和所有人為敵，所以才不得已參加了最後的考核。　　沒有場地的限制，三天里，培訓基地的導師消失了一般，只有一百學員在互相殘殺，闌度一直在找機會對甄英雄下手，但前两天，甄英雄就好象人間蒸發了一般，後來才知道，這小子帶着水和食物，鑽到了下水道里，一味追求成績的殺手為了討好導師，自然沒有人會做出這麼丟份的事情，可甄少爺不在乎，兩天後，當他精神奕奕的出現在地面時，已經死了超過一半人。　　闌度事後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載到甄英雄手中了，因為，两天不眠不休，精神高度集中的自己，到了最後一天的下午，體力與精神都到達了一個極限，雖然下水道環境不好，可甄少爺卻養精蓄銳了两天，別人是強弩之末，他卻蓄勢待發，自己的偷襲當然會失敗，甄英雄沒殺闌度，他的理由讓闌度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如果少爺我殺了你，那我就要晉級，所以很抱歉，你必須活着。”　　闌度也是個少爺，有着不遜於甄英雄的高傲，要他再向甄英雄下手，他做不到，而後，把闌度視為目標的殺手在偷襲自尊心受到打擊，有些恍惚的他時，在闌度認為自己死定了的時候，甄英雄很不客氣的甩出匕首將那傢伙扣動扳機的食指斬斷。　　闌度沒有趁勢要了那人的命，而是很坦然的將自己的號碼丟給了那人，兩次險些丟了性命，他無法說服自己這樣通過考核，也是為此，甄英雄很欣賞他，兩人為此結為莫逆之交。　　“我的命，要留着去找我唯一的妹妹，你救的，不光是我一個人的命，從今天開始，我的命，是你的了，如果找到愛莎，我會還你一條命。”這是闌度當時對甄英雄說的話。　　最終，兩個人，一個因為丟了號碼，失去資格，另外一位大爺，雖然身上味道重了些，卻是所有殺手中唯一沒受傷，不狼狽，很精神，而且，一槍沒開過的，雖然讓人驚訝，可依然失去了資格。　　“呵呵，也許，你真的進入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兩年前就與這丫頭相遇了呢。”甄英雄嘿嘿笑道：“連那家族的家主都要稱她一聲小姐，看來，是少爺我讓你多等了兩年啊。”　　“不，我應該謝謝你，如果進入了那個家族，我想，我不但見不到愛莎，還會不明不白的被幹掉。”闌度嘆了口氣，看着床上的愛利絲，表情一肅，“她現在很難接受這些事實，我可以理解，我只是想找到唯一的親人而已，既然找到了，認不認我並不重要，英雄，作為你的朋友，我求你一件事情。”　　闌度如此嚴肅，並不多見，甄少爺將拾起的照片放到窗頭的桌子上，看着闌度。　　“在愛莎能夠接受現實之前……不，即便她接受了現實之後，也不要讓她再次回到顏冰那女人身邊，可以嗎？”　　“有難度……”　　“沒有什麼難度。”闌度嘴角一翹，有些壞，可那雙充滿憐愛的眼睛卻望着愛利絲，那矛盾的表情看的甄英雄直起雞皮疙瘩，“讓她愛上你，離不開你，那不就成了？”　　果然！甄英雄就覺得這小子沒憋什麼好屁，“球球的，闌度，她真的是你妹妹嗎？！”　　“是啊，怎麼了？”闌度有些茫然，然後有點不滿甄英雄的態度，“怎麼？她配不上你嗎？”　　“你腦子進水了嗎？讓我泡你妹妹？！”甄英雄一臉的無可置信，“少爺我是有女朋友……不，是有老婆的人！”　　“這和讓愛莎愛上你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嗎？”闌度皺眉，還有些奚落，“朋友，似乎，你不光只和艾一心有一腿吧，你姐姐，櫻桃，樂樂……對了，那個白果和你的關係似乎也不一般吧？剛才我去衛生間的時候，看到那裡掛着一條內褲……”　　干！那是果果的！甄英雄一怔就想起來了，那丫頭中午洗過之後，因為下雨就掛在衛生間了。　　“朋友，我並不懂得男女之間什麼叫做愛情，但剛剛，愛莎發怒之後，卻根本不屑我這個哥哥，而是跑出去找你拚命，我突然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似乎，在還沒有恢復記憶的她的心中，你比我的分量重多了……”　　廢話，她要殺的是少爺，不是你！　　“還記得嗎？兩年前我就說過，我的命是你的，當我找到愛莎的時候，我會還你一條命。”闌度的認真讓甄英雄看不到任何的根據，“我把愛莎交給你了，不管用什麼辦法，你都不要讓她離開你身邊。”　　甄英雄幾乎吐血，闌度這混蛋算不算賴帳啊？！球球的，你這是還少爺一條命，還是想要了少爺一條命啊？！　　闌度看的出來甄英雄對自己很不滿，不過，他也沒有別的辦法，轉身出門前的最後一刻，這傢伙終於把自己真正的用心說了出來，“愛莎，很可能無法恢復記憶，因為她會抵制自己去回憶她並不美好的過去，所以，她不可能留在我這個哥哥的身邊，但讓我看着她回到那個女人虛偽的關愛中，回到殺害我一家的諾森家族，繼續被他們欺騙，我做不到，可我沒有能力留住她，能把她留下的，只有你，不是嗎？朋友，如果能夠選擇的話，我也希望有別的辦法，畢竟從你的女人問題方面，我覺得很委屈愛莎，但很可惜，我想不到比你更無恥，更混蛋的傢伙了，而且，我只相信你這個流氓有能力讓愛莎擺脫束縛她的一切，如果她是被你束縛，我心裏還舒服一點，最少，我能在身邊默默的照顧她……”　　這是他媽的什麼邏輯？！甄英雄特想衝過去抽闌度兩個嘴巴，還以為他是真的很欣賞自己呢，敢情，這混蛋一肚子壞水啊……　　闌度本就是貴族的少爺出身，他那沒做出好榜樣的死鬼老爹就有數不清的女人，闌度在男女感情問題的理解上根本就不深刻，一夫一妻或者一夫N妻，在他的理解中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他很清楚，渴望知道真相的愛利絲一定會想盡辦法回到顏冰那裡質問真相，但結果似乎並不難想象，顏冰會軟禁她，或者，殺了她……　　無論是哪一種，愛利絲都不會再次得到自由，闌度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情發生，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愛利絲的記憶恢復之前，把她留下來，而可以做到這一點的，除了甄英雄，似乎沒有其他人做的到，換言之，闌度希望甄英雄保護自己的妹妹，作為暗殺太子爺的殺手，義字會不會讓愛利絲活着，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護她，除非，是被暗殺的甄英雄自己，而恰巧，甄英雄不會放過顏冰，所以，讓愛利絲愛上甄英雄，留在甄英雄的身邊，就等於同時擺脫了所有對於她而言的危險的存在，闌度的私心並沒有對甄英雄有任何的掩飾。　　什麼叫狐朋狗友啊？什麼是物以類聚？闌度和甄英雄，就是典型，兩個傢伙，都有最直白的流氓邏輯。　　其實闌度敢用妹妹一生的幸福做賭注，還是從另一方面體現了他與甄英雄友情的深厚程度，他信任甄英雄，所以他敢賭，僅此而已。　　球球的，看來英國的貴族家庭在男女問題上與中國封建社會男人三妻四妾實屬正常現象的年代有很多相似之處啊，最少，他們都認為，有本事的男人可以擁有不只一個女人。　　“那麼，我先回去了。”闌度初見妹妹的感動已經過去了，雖然愛利絲的記憶沒有恢復，和闌度的心情卻好極了，對甄英雄打了個手勢，笑道：“目前我還是‘死人’，不能輕易露面，我妹妹就拜託你了，恩……妹夫？”　　“給我滾蛋！”　　甄英雄心情很複雜，怎麼讓一個女人愛上自己，他不知道，怎麼把一個女人變成自己的女人倒很熟練，脫光她的衣服，用自己的雄性的象徵把她的處女膜捅破，可那算愛嗎？算做愛，如果愛利絲反抗，那還算強姦。　　如果愛利絲不是闌度的妹妹，甄少爺並不介意把她辦了，但介於闌度的關係，他佔佔便宜還可以，真讓她愛上自己，太有挑戰性了，而且，逗弄愛利絲只是無聊中的娛樂，而闌度的請求，無疑是讓自己把娛樂變成一種責任，懶散的甄少爺雖然覺得讓一個和自己做對的女人愛上自己，是很有挑戰性的事情，但同樣也覺得，這是很危險的事情，自己的女人問題已經很複雜，很頭疼了。　　甄少爺靜靜的看着愛利絲沉睡的臉，不禁想到，如果，她不是愛利絲，而是那個喜歡害羞的‘王思慕’，說不定，少爺我真的會愛上她，一個平凡而善良的女人……　　……　　“甄英雄，你究竟怎麼樣才肯放了慧恩姐？”　　愛利絲依然無法接受昨天發生的一切，但睡了一夜，她已經冷靜了很多，闌度對她的了解果然沒錯，這個不太懂得掩飾自己心理的丫頭，把她想逃走的念頭全寫在了臉上，菜鳥殺手的稱號送給她，絕對不是在冤枉她或者誹謗她。　　即便失去了記憶，但她並沒有失去自己的性格。　　兩個人坐在梁記的早點鋪，幽閑的吃着早餐，當然，能吃下去只有甄英雄自己而已，愛利絲只是被迫的跟着他。　　“我放了韓慧恩，你會不會逃跑？”　　甄英雄看着愛利絲的眼睛，果然閃過一絲的異樣，愛利絲本來就因為這次完美的計劃被甄英雄贏了個徹底而缺乏自信，現在一看他眼神，就覺得被這男人看到了自己心裏一般，那感覺，讓她心跳一陣陣的不正常，“你不殺我，不放我，到底要把我怎麼樣？”　　“小點聲我的小姑奶奶！”甄英雄一口餛飩差一點卡在嗓子眼兒，趕快去捂愛利絲的小嘴巴，一挪屁股，坐到了她身邊，“有沒有搞錯？什麼殺啊殺的，你以為這裡是屠宰場呢？”　　雖然是周日，早點鋪客人不是很多，可還是有人注意到自己，愛利絲臉一紅，也知道自己的聲音太大了，可更讓她不自在的是，甄英雄的胳膊，把她摟在了懷裡，他的手，捂着自己的嘴巴。　　掙脫之後，愛利絲還未說話，就聽甄英雄壓着聲音，道：“如果放了韓慧恩，她一定會死，這樣的話，你還會要我放了她嗎？”

# 第255章 還做王思慕

　　愛利絲一怔，雖然她在殺手技能方面有些菜，但頭腦卻不亞於甄英雄，這次的計劃全面敗北，已經被甄英雄放過一次的韓慧恩定然成為家族怪罪的叛徒，她完全掉落在了甄英雄的陷阱中。　　“思慕……”　　“我叫愛利絲！”依然接受不了事實，所以愛利絲有些自欺欺人的強調着自己的名字。　　“好吧，愛利絲。”甄英雄一邊咬着包子，一邊得意的說道：“韓慧恩是冤枉的，她並沒有出賣顏冰或者哈恩大叔的家族，但遺憾的是，你知道她是無辜的，可別人不知道，所以，我放了她，她就一定會被人殺了，而你如果逃跑，少爺我就親手殺了很無辜的她，怎麼樣？少爺我是不是很聰明？”　　“你無恥！”　　愛利絲終於知道甄英雄當初為什麼故意放了韓慧恩，就是為了今天，這個小子太會算計人了，如果自己不顧韓慧恩的死活逃走，那肯定會愧疚一輩子的，就如同自己看到他有時會愛心泛濫一般，他也很清楚的看到了自己的弱點。　　“謝謝誇獎。”甄英雄很淫蕩的笑了笑，“我不要少爺吻你一下錶示感謝？”　　愛利絲想把餛飩一口氣灌進甄英雄的鼻子眼兒，這混蛋居然總是把自己失去初吻時的話拿出來羞辱自己。　　“你不放慧恩姐，又不肯放了我，那你究竟要我怎麼樣？”　　“如果我要你接受現實，你會聽話嗎？”　　愛利絲呆了一下，表情中有了一絲惱怒，她無法接受現實，她恐懼，她希望昨天知道的一切都是假的，如果那是事實，就表示，自己最尊敬，最崇拜的媽媽，是欺騙了自己六年的壞人，疼愛她的哈恩叔叔，就是對自己父母開槍的兇手，她不願意接受那樣的事實。　　“你們在欺騙我！我不會相信你們，媽媽，我媽媽是不會騙我的！”　　甄英雄有些無所謂的說道：“她說你六年前得了一種大腦病，造成了失憶，這樣沒有根據的話，你相信，你唯一的哥哥拿出了你的照片，你卻不相信他，還真是可笑啊。”　　“你什麼都不知道就不要亂說！”愛利絲的聲音又大了些，這次甄英雄卻沒攔她，自顧自的喝着餛飩湯，在別人眼裡，好象個不負責任的男朋友，“你知道媽媽有多愛我嗎？她從來沒有對任何人笑過，卻在我的床邊一連幾天不休息的陪我，哄我，給我講故事，你竟然說她不是我的媽媽？！”　　愛利絲的親生母親去世很早，聽闌度說過，愛利絲並不討父親的喜愛，也許，是因為她的親生媽媽，因為甜甜的出生而招致她父親的冷落，最終在她兩歲的時候自殺有關吧，一個為家族蒙羞的女人生下的孩子，不被父親喜歡，並不意外，缺乏父愛，缺乏母愛，愛利絲的童年並不快樂，闌度是無法給予她那種童貞孩子期盼中的愛的，偏偏，在愛利絲受到刺激失去記憶而再度清醒之後，顏冰給了她意識中想望了十幾年的一切，迅速的侵佔了她本就想要遺忘的過去，成為了她全新生活的開始，甄英雄並不是什麼心理專家，但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心理模式的推理，並不困難。　　想動搖顏冰在愛利絲心裏的地位，是不容易的，顏冰對愛利絲的過分甚至無理的要求，愛利絲只當是考驗自己的測試，她想得到顏冰的愛，所以，她不問任何理由的追求自己想要得到的最珍貴的東西。　　“她是不是你媽媽，少爺不會讓你自己回去求證的，你是闌度的妹妹，我要對你負責……”　　“我不需要！”愛利絲根本不等甄英雄把話說完，“為了媽媽，我一定會殺了你！”　　殺氣陡增，顯然，這丫頭把自己的不快撒到甄英雄身上了，甄少爺打了個飽嗝，全然不當回事，笑道：“好啊，那你殺啊。”　　一句話就把愛利絲給噎住了，就現在這形式，他殺自己還差不多，頹然，“甄……老師，你不殺我，到底要我做什麼？”　　“做王思慕。”甄英雄淡淡一笑，“繼續做你的王思慕王老師，本少爺……不，是本老師我的同事。”　　“什麼？”　　愛利絲完全不解，甄英雄表情微微一肅，“愛利絲，你不是很想知道顏冰到底有沒有騙你嗎？那還有什麼方法比你留在我身邊，更能考驗她對你的愛呢？總是她在考驗你，你偶爾也可以考驗一下她到底有多愛你，不是嗎？”　　這話說的甄少爺心裏發冷，這段台詞背的時候沒覺得怎樣，可一說出來，寒毛聳立啊，看來少爺我不太適合念這樣正經的段子。　　甄英雄心裏亂七八糟想什麼，愛利絲不知道，但他的表情卻很到位，甄英雄的話，確實捕捉到了她心裏的一絲微妙，是啊，自己殺不了甄英雄，媽媽一定會很失望，我回去見她，她一定會更加覺得我沒用的，如果，媽媽知道我被甄英雄抓了，是不是會着急呢？愛利絲這個心態有些孩子氣，但她從來都是這樣孩子氣。　　甄英雄並沒想到自己這句話能在愛利絲心裏產生那麼大的影響，但有了韓慧恩等人的小命，也不怕她不妥協。　　“你真的是為了驗證這種事情嗎？”　　愛利絲無法完全相信甄英雄，這是情理之中，就算是一心和白果，就算是樂樂，櫻桃，也不會有人能完全信任這傢伙的，這也算甄少爺的一個特點了，太沒溜，越正經越遭人懷疑。　　“這是其一。”甄英雄望着愛利絲，笑道：“其二，冰恨天在朗朗市潛伏的目的，參加黑市拳大賽的目的，雖然我不清楚，想來你也不會說，但是，有你在我身邊，多少能影響他們的計劃，不是嗎？”　　“就算我想告訴你也沒有用，因為我也不知道。”愛利絲嘆了口氣，“冰恨天，是媽媽交給羅比老師的任務，而羅比老師，不會告訴我任何事情的，要做什麼，該怎麼做，都是他在說，我在聽，我是不可以提問的。”　　甄英雄不知道愛利絲說的是實話不是，但從愛利絲的菜鳥殺手技而言，羅比顯然不是個好老師。　　“甄英雄，即便你為了那些理由，也不需要我繼續做老師吧？你可以把我關起來的。”愛利絲這話里有幾分期待，甄英雄知道，她希望自己把她和韓慧恩關到一起。　　“我不會關你的，因為……”甄英雄曖昧一笑，突然摟住了愛利絲消瘦的肩膀，“少爺要讓你愛上我。”　　“什麼？！”　　“今天開始，我們兩個同居……”　　“嘩……！”　　甄少爺話沒說完，愛利絲還沒動過的一碗餛飩全潑在了他臉上。　　再溫柔的貓咪，羞急了，也會撓人的，儘管，紅臉的小貓看起來會更可愛。　　……　　“情人老婆，好些了嗎？”　　甄英雄回家換了身衣服，然後和愛利絲一起來到了白果家，發現小白同志還呼呼的睡着呢。　　揉了揉眼睛，看到甄英雄那張掛着懶懶笑容的臉，白果先是一怔，然後小鼻子一皺，“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突然抱住了甄英雄的脖子，“死流氓，嚇死我了！唔……你沒事，太好了……”　　甄英雄心裏一陣感動，暖暖的，很溫馨，“乖，老婆，少爺我……哎呀……！！！疼疼疼……！！！你有毛病啊？！”　　醞釀了一個晚上，愛的發言才起了個頭，小白同志狠狠一口咬在了甄英雄的脖子上，擔心之後，該撒氣了，“死流氓，全怪你！我昨天差點死掉你知不知道？！你幹嗎要給我臉色看？！”　　“我給你臉色看？你要是把話說清楚了，我用那麼鬱悶嗎我？！”　　“我家裡這麼亂，你讓我怎麼說的出口？！我是女的耶！”　　“就因為你是女的，少爺我怎麼想的到你家裡亂的和豬窩似的？！”　　“你，你罵我是豬？王八蛋，我差點死掉你不安慰我，還罵我？！”　　“我沒罵你是狗，你就應該感謝我，大清早你刷牙了嗎就咬人？！”　　“我，我，我和你這混蛋拼了我！”　　白果似乎忘了自己沒穿衣服，從床上跳起來就撲向了甄英雄，這對冤家似乎永遠沒有不吵架的時候，多浪漫的氣氛也能說變就變。　　“咳……。”一聲咳嗽從門口響起，愛利絲甜甜淡淡的聲音響了起來，“甄老師，我會不會打擾你們了啊？”　　雙腿盤在甄英雄腰上的白果正拉扯甄英雄的頭髮呢，而甄英雄也用力板着白果兩半雪白的豐臀，這兩個傢伙如此曖昧的調情嬉鬧，讓站的門口的愛利絲非常尷尬，忍不住在他們有更誇張舉動之前發出了聲音，其實她自己也奇怪，偷偷的退出去不就可以了嗎，為什麼要如此不識抬舉呢？　　愛利絲很不喜歡自己現在這樣的感覺，記得在郊區大橋上第一次與甄英雄擦身而過的時候，那小子看都沒看自己一眼，卻為了討好這個女人（愛利絲一直認為蒙面的女人是白果）而不要命的去做英雄，她並不認為自己是被甄英雄那種另類的善良打動了，卻不服氣他連看都沒看過自己一眼。　　每次暗殺，都失敗了，甚至五十米以內的絕對狙擊，也能被甄英雄化解掉，更是重傷了被譽為殺手世家接班人的羅比，甚至連殺手世家的家主哈恩也無法奈何他，但僅僅因為這位少爺沒有個正型，愛利絲一直沒有察覺到，自己心裏的最深處，在自己也很少去察覺去發覺的角落，已經承認，這個人是自己見過的最優秀的男人，她只知道，自己要贏過這個男人，哪怕只有一個方面，能贏他也好！　　愛利絲突然發現，有一個問題，她就如同迴避闌度告訴她的那所謂的‘事實’一樣迴避着，自己，真的會愛上這個自己殺不死的男人嗎？　　情竇初開的少女總是幻想愛情的到來，愛利絲沒有幻想過，但愛情有的時候並不是你追求才有，偶爾，它也會自己找上門來，愛利絲並不恨甄英雄，殺他，就如同一場比賽，儘管比賽中缺少友誼的交流，卻也不似一般的暗殺那樣充滿咬牙切齒的恨，開槍的人總是懷着歉意，而躲子彈的人卻覺得這是挑戰，一種很微妙的感覺一直在兩個人之間流淌，愛利絲承認自己不如甄英雄的時候，就是她徹底被甄英雄征服的時候，愛利絲隱隱知道這個道理，甄英雄也隱隱有這樣的感覺，而作為旁觀者的闌度，已經在一旁等待那時刻的到來了。　　白果覺得，這女人，身條和昨晚襲擊自己的人很像啊，可再仔細一看，這不是四方高中的美女老師王思慕嗎？　　重新戴上了黑色的隱形眼鏡，然後架上一副小巧的無框眼鏡，書香氣質，淑女氣質，就算是經常和她交手的甄英雄也不能相信她這柔弱的樣子能打架，就更不要說白果了，小白同志見愛利絲紅着臉看着自己的下面，臉‘騰’的就紅了，甄英雄的一根手指頭，已經習慣性的頂進了她的屁股縫中那最羞人的小洞口。　　“啊！！！！”　　一聲尖叫，白果敏捷的身手得到了一個全面的體現，從甄英雄身上跳下來，一腳蹬在甄少爺胸口，又懲罰了他對自己的調戲，又借力彈回了床上，蒙上了大被子。　　“死流氓，你給我等着！！”　　甄少爺揉着胸口嘿嘿一笑，朝愛利絲走去，即便是殺手，也是會害羞的，那是職業，並不能改變性格上女孩子特有的羞澀，愛利絲見甄英雄不懷好意的對着自己勾了勾剛才捅進白果羞人腔道的中指，同樣大喊一聲，散腿就跑，不過，甄少爺比她快，才一出門，已經拉住了她的手，按在牆上，很霸道的一個熱吻。　　“小貓咪，這是對你的懲罰，你是不是因為吃醋而故意打擾少爺和果果親熱呢？呵呵，記得你今天是在做什麼的嗎？”甄英雄用舌頭舔了下愛利絲的嘴角，望着嬌喘吁吁，想要發飆的美女，笑道：“你昨天很不專業的留下了太多的指紋，今天，我們要來這裏大掃除，要在果果那丫頭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前，把昨天你留下的指紋抹掉或者蓋住……”　　愛利絲很想說，如果不是你這傢伙突然出現，我只要用手帕擦一擦門把手就OK了，但現在不要說說話了，就連怎麼把呼吸調整的不在紊亂都成了問題，剛才看到的那一幕，太羞人了。　　……　　“死東西，你和她是什麼關係？！”　　如甄英雄所料，如果說愛利絲是不及格的殺手，那白果也是不及格的警察，看到甄英雄平安無恙，她把昨天殺手的事情先放在了腦後，一邊和甄英雄一起打掃客廳，一邊詢問着她更關心的事情。　　“恩？你是說思慕嗎？”甄少爺眉頭皺着，用力擦着茶几，按理說老爺們邋遢挺正常，怎麼白果一千金小姐也這樣邋遢啊？挺白的一塊毛巾，擦了兩張桌子，黑了老大一塊，這姑奶奶幾個星期沒打掃過房間了？　　“不是她還有誰？！”白果根本沒有用心打掃，不時的偷瞄一眼正在一本正經，仔仔細細擦着螺旋樓梯的愛利絲，嫉妒的表情沒有掩飾。　　“早上吃早點的時候碰到的，我一想，老婆你連衛生巾都能丟的到處都是，就邀請她一起過來幫忙啊，畢竟，女人收拾女人的東西，會減少一些尷尬啊。”　　“哪裡減少尷尬了？！”白果想到剛才發生的那一幕，就差哭出來了，下意識的摸了摸自己的小屁股，“是更尷尬了才對！”　　“誰讓你看都不看就光着屁股撲上來的？”甄英雄很曖昧的看了看現在的白果，“老婆，你現在很像個家庭主婦。”　　臉紅，甄英雄說的是反話，白果怎麼會聽不出來啊，系著一條綉了卡通圖案的圍裙，套着套袖，還用一條頭巾包住了腦袋，從打扮上講，她真的很像個居家小妻子，一身做家務的工作服，可實際上，只有她一個人在偷懶，甄英雄擦桌子，她就假惺惺的跟着擦，甄英雄收拾地上的書本，她就跟在後面，有些多餘的幫甄英雄抱着，嘴巴里一直在問着‘王思慕’和他的關係，這感覺，有些反過來了，好象昨天吃醋的還是甄英雄，今天就變成自己了。　　“死東西，你不會是為了報復我，故意帶她來氣我的吧？”白果小眉頭一跳，眼角一垂，朦朦朧朧的想到了一件事情，“昨天我被愛利絲迷昏之前，她好象說過，你昨晚和什麼人約會去了，該不會就是和王思慕吧？”

# 第256章 愛情唯物論

　　甄英雄冷汗都下來了，白果越琢磨越有可能，“昨天你是故意和我找茬，然後去和王思慕約會，是不是？我想起來了，那天小愛說過，你和王思慕約定好了，贏了比賽就一起去吃晚餐慶祝，可前天晚上你和我在一起，所以你們約了昨天，愛利絲一定是提前就知道這件事情了，所以昨晚才跟着我們，等你離開之後對我下手的！死東西，你給我交代清楚，你和王思慕到底是什麼關係！”　　其實白果已經記不得當時愛利絲和她說過的原話了，只言片語，可加上自己的分析，倒也闡述的有條有理，甄英雄氣啊，那該死的艾愛肯定是看球的時候多嘴了，三國早就聽樂樂提過那事情，不會太在意，可白果不可能忘啊，怪不得比賽結束之後她還在大門口等自己呢，敢情這丫頭是故意的！　　白果總覺得甄英雄在心虛，更來氣了，“死流氓，我昨天差點被殺了，你為什麼沒留下來陪我？難道，愛利絲逃掉之後，你去找王思慕，去保護她了嗎？因為她在約會的地方等着你，你怕愛利絲對她下手，所以去找她了，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裡，對不對？！”　　球球的，你這丫頭還真的挺會推理的，這麼能耐也沒見你抓賊的時候顯威風，都招呼少爺身上了啊？甄英雄根本沒機會張口解釋，小白同志已經自己把自己給說服了，眼淚圍着眼圈轉，一臉的委屈，失望，痛苦，感情投入也太快了，“死東西，你騙我，你不是早上才碰到王思慕的，對不對？你們昨天晚上根本就在一起！”　　汗啊，簌簌的，你這丫頭太聰明了，我們兩個昨晚還就是在一起來着……　　甄英雄可看不得女人哭，一着急，險些用手裡的抹布給白果去擦眼淚，力求表現出最真摯的表情，情深款款的自己都起雞皮疙瘩，“老婆，說什麼呢，我怎麼可能去和思慕約會呢？我對你多在乎已經用事實證明了，愛利絲的鬼話也能信啊？你這麼對我，可太讓我傷心了。”　　一句話扭轉，白果一想，也對啊，他要是真的和王思慕去約會，昨天最危險的時候，又怎麼會出現在自己家裡呢？一定是這壞傢伙徘徊在自己家門外的時候發現了愛利絲，就算他昨晚真的是去保護王思慕了，也沒什麼說不過去的啊，他們是同事，彼此有關心可以理解的，小白同志這麼一想，也覺得自己因為吃醋有點無理取鬧了，不過她要面子，又不好意思認錯，還是一臉氣呼呼的，卻沒有躲，任憑甄英雄用手幫她抹眼淚，甄少爺當然知道，這就代表她已經不生氣了。　　白果是不生氣了，剛擦過樓梯，正過來聽從甄英雄指示下一步勞動體罰項目的愛利絲氣卻不從一處來了，本性溫柔的她難能可貴的用冷冷的，尖酸的，卻只有甄英雄聽的出來的語調安慰白果道：“是啊，白警官，愛利絲是壞人，大壞蛋，她的鬼話你怎麼能相信呢？”　　渾身和結了冰似的，愛利絲的聲音是很好聽的，當她說到她自己的名字時，說自己是壞蛋的時候，甄英雄能感覺到那詞語中包含的怨念都是沖他來的，回過頭來，尷尬的看了看這不知什麼時候走到自己身後的美女，笑的有多難看只有愛利絲看的到啊。　　愛利絲就和沒看見甄英雄一樣，對白果一笑，“白警官，我們確實約了昨晚一起吃晚餐……”　　白果柳眉一豎，氣勢一凝，甄少爺心底一顫，暗叫不妙，這丫頭不會要用這麼沒品的手法報復自己吧？　　“那只是同事之間的正常來往，不過，昨天甄老師卻放了我的鴿子。”愛利絲淡淡說道：“我是早上和甄老師遇到的，他說你昨晚遇到了壞……壞人襲擊，把屋子弄的很亂，我才過來幫忙的，如果讓你誤會了，我現在就告辭好了。”　　愛利絲不喜歡白果，首先因為白果和甄英雄之間的關係讓她不舒服，其次，愛利絲是個有潔癖的大小姐，對於小白同志這樣能禍害房間的天才，她只覺得無法交流，最後，一個殺手，一個警察，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全面排斥她。　　“咳，沒有啦，我怎麼會懷疑你們的關係呢，呵呵。”白果笑的挺尷尬，不需要甄英雄張口，她就說道：“思慕老師過來幫忙，我真是很感激呢，呵呵，這臭傢伙也是的，居然連我被壞人襲擊也和你說，希望沒有嚇到你……”　　白果也夠可以的，說的大方，卻像個小媳婦似的抱住了甄英雄的胳膊，說白了，還是不信任愛利絲，女人一旦喜歡上一個男人，就會覺得自己的男人很出色，就好象黃蓉喜歡上了郭靖似的，別人眼中的木訥疙瘩，在她眼裡卻是最重要的寶貝，總覺得穆念慈要和她搶似的，小白同志就把自己當成黃蓉，把一點也不木訥，甚至比楊康還圓滑，還流氓的甄少爺當成郭靖那塊寶了。　　“不會啊，白警官才了不起呢，警察一定經常遇到這樣的危險，可白警官一點也不害怕，還能和匪徒搏鬥的這麼激烈。”愛利絲這話，甄英雄怎麼聽怎麼帶刺兒，“看看這屋子就知道昨天晚上多兇險了，要是我的話肯定嚇昏了，我膽子很小的。”　　明捧暗損啊，這愛利絲好利的一張小嘴，甄英雄服了這丫頭了，平時看起來那麼溫順，可不要招她，這隻可愛的小貓脾氣也大的很，不喜歡誰的時候，說話也缺德着呢。　　其實最了解愛利絲這善變脾氣的，非羅比莫屬了，也可以說，就是因為愛利絲討厭羅比，才養成了今天這脾氣，教學時間就謙卑的好似乖寶寶，教學時間一結束立刻翻臉，怎麼看羅比怎麼不順眼，愛利絲就是在家教與自己純真的性格相互衝撞中形成的這樣不太正常的壞脾氣。　　白果羞啊，她哪知道愛利絲是故意損人啊？還以為她是真心的讚美呢，臉上燙啊，屋子里這麼亂，不是打鬥的，而是自己太邋遢太懶，兩個多星期沒收拾過了……　　“思慕老師啊，樓梯擦完了，我們開始擦地板吧。”甄英雄背對着白果，狠狠給了愛利絲一眼。　　“是，我知道了。”愛利絲更來氣了，氣呼呼的走向衛生間投抹布了。　　“老婆，你手腕受傷了，不要乾重活，把臟衣服收拾了就好，剩下的交給我就好了。”甄英雄也站了起來，“我也去投抹布。”　　白果心裏甜絲絲的，看着甄英雄幫自己包紮的手腕，陶醉的笑了笑，從口袋裡掏出了那條‘玫瑰色戀人’的手鏈……　　……　　“小貓咪，你剛才那算吃醋嗎？”　　甄英雄一邊投抹布，一邊對愛利絲笑道：“你膽子小嗎？小的話還會扛着狙擊步槍到處追着我跑？”　　“殺人的膽子我很小，殺色狼的膽子我就很大！”愛利絲心情遭透了，自己是千金小姐，現在淪落到給人打掃房間，憋屈。　　“少爺我是色狼嗎？”甄英雄朝愛利絲壞壞一笑，“從今天開始，你就要和色狼同居了啊。”　　愛利絲臉色一變，但很快掩飾過去，很隨意的問了一句，“你為什麼一定要我住你家裡？”　　“因為你不是一隻聽話的貓咪。”甄英雄同樣用很隨意的語調，卻無情的破滅了愛利絲最後一絲翻盤的希望，“如果你離開少爺的視線，少爺我身邊的人還會有遇到危險的可能，例如，你可能再次綁架果果，或者，去拐騙樂樂，小愛，然後和我交換韓慧恩等人，愛利絲，少爺不會給你任何機會傷害我身邊的人，只要你離開我的視線，我保證你會後悔。”　　愛利絲真不曉得還有什麼是甄英雄不知道的，沒想到的，她現在真的失去反抗的鬥志了，“甄英雄，你一定會下地獄的。”　　“我怕，我好怕啊。”甄少爺很深情的雙手扶着愛利絲的肩膀，愛利絲一怔，無法適應甄英雄那火熱的目光，只覺得心猛然加速了跳動，“少爺不怕下地獄，而是怕地獄里沒有你，愛莎……”　　酸酸肉麻的腔腔為什麼總能讓女人臉紅呢？甄少爺自己麻了一會兒，無恥的表情又回來了，“怎麼樣，愛莎，愛上我了嗎？”　　“啪！”　　臉蛋紅紅的愛利絲把剛投過的抹布按在了那張自以為是的臉上，“我叫，愛利絲！”　　“啊……！！！”　　一聲尖叫傳來，愛利絲與甄英雄被嚇了一跳，兩人都是殺手，同時眼神一變，衝出了衛生間，卻只看到白果坐在地板上，並沒有其他人啊。　　“果果，你鬼叫什麼啊？”　　“子，子彈！”白果臉色慘白，似乎才意識到自己這個警察的不合格，“指，指紋，我把指紋給忘掉了，天啊，現場被我們破壞了！愛利絲的指紋怎麼辦？！”　　同時鬆了口氣，愛利絲搖了搖頭，轉身去擦地板，而甄英雄則在心裏安慰了白果一句，指紋嗎？現在整間屋子里，都留下愛利絲的指紋了……　　……　　白果的心情是鬱悶透了，一個警察犯了最低級的失誤，簡直是恥辱啊，三個人從七點半收拾到八點半，白果不聽甄英雄的勸，堅持要去上班，她才離開，甄英雄就接到了艾一心打來的電話。　　一心和甜甜已經從鄰城回來了，今天下午工作結束后，有一天的假期，晚上會回漢宮，甄英雄滿口應允一起晚餐，倒是讓旁邊的愛利絲大為不解。　　愛利絲不知道打電話過來的女人是誰，卻知道肯定不是白果，一起溜達在大街上，和做王思慕的時候相比，心情顯然是完全不同的，雖然，路人的目光還是一樣那麼的曖昧，可愛利絲卻找不到當時那種很愜意的心情了，與甄英雄之間的距離，似乎遠了，又好象近了。　　甄英雄似乎在思考着什麼，半天沒有說話，愛利絲心裏好奇，終於試探性的問了一句，“剛才和你通電話的，是個女人吧？”　　“恩，是啊，晚上一起晚餐，你也和我一起回漢宮。”　　愛利絲當然知道甄英雄讓自己和他一起回漢宮不是去吃飯，而是在他約會的時候最近距離的囚禁自己，也不怎麼意外，而是問道：“你有幾個女朋友？”　　“一個。”甄少爺大言不慚。　　愛利絲能看出這小子接過電話之後那表情中欣喜與期待，完全不相信他的話，“是誰？”　　甄英雄對着愛利絲壞壞一笑，“你。”　　“你……”　　愛利絲無語了，甄英雄沒有道理回答自己這個問題啊，說白了，自己不過是他的囚犯而已。　　“愛利絲，如果，少爺我同時有幾個女人，你會愛上我嗎？”　　“不會。”愛利絲再害羞，對這個一天能問幾十次的問題也免疫了，“就算你沒有幾個女人，我也不會愛你。”　　“為什麼？”　　“你是我要殺的人。”　　愛利絲說這話的時候，心中流過一絲不舒服的感覺，但她拒絕承認那種感覺是違心的自責。　　甄英雄從愛利絲的表情中看出了她的異樣，突然摟住她的肩膀，將她擁入自己的懷裡，就好象路人中那些甜蜜的情侶一般，愛利絲大羞，可還沒有反抗，就聽到甄英雄的聲音在自己的耳邊輕輕的，卻認真的響起，“如果，少爺願意被你殺死的話，你會愛上我嗎？”　　愛利絲一驚，忘記了反抗，有些茫然的側臉看着甄英雄的眼睛，好深邃，無法看透的男人啊。　　“昨天你不是說過嗎？如果我死了，你會愛上我的，那是謊話嗎？”　　甄英雄的表情有一種淡然的霸道，愛利絲的心跳又開始加速了，臉蛋，微微抹了紅霞，呼吸，紊亂了，這種女孩子的羞澀感覺對愛利絲來說是很陌生的，從來沒有哪個男人對她說過‘愛’，更沒有任何一個男人摟過她，唯一摟過，抱過，親過，甚至看到她裸體的男人，只有這個在任何一個方面都勝過自己的甄英雄。　　愛利絲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麼了，因為想的太多了，反倒亂成了一團，低下了頭，默默的走着，就在甄英雄有些失望自己的表情和做作的感情完全浪費掉的時候，純真的愛利絲還是上當了，不經意間蹦出了一句，“如果你真的願意為我去死的話，我想，我也許會愛上你的……”　　愛利絲話落之後才意識到自己說了些什麼，她羞赧的無法抬頭，她愧疚的不敢抬頭，她承認甄英雄在她心裏有一個很特殊的位置，自己想殺他，卻並不恨他，自己不如他，甚至嫉妒他，如果，他真的願意為了自己而死去，幫助她得到媽媽的認可，幫她得到媽媽的愛，她一定會愛上他的，當然，這隻是愛利絲自己對那不經意間說出的話的自我分解。　　許久沒聽到甄英雄說話，愛利絲有些無法適應這氣氛了，雖然這表白很差勁，可以說另類到變態，但怎麼也是愛利絲大小姐第一次對一個男人的愛的表白啊，她也會期待那男人的回答，哪怕是虛偽的，愛利絲也想聽到甄英雄是如何回答自己的。　　“喂，你真的，願意為我去死嗎？”　　“不願意。”　　“啊？”　　愛利絲一怔，抬頭一看，甄少爺正很嚴肅的看着她，這表情，就像是在嘲弄她的天真，“小姐，你以為少爺我是白痴啊？我要是死了，你再愛我有個屁用啊？追求精神上的愛情，那是空想主義或者幻想主義得不到而眼饞的狗屁理論，扯淡哲學，少爺我是絕對的唯物主義，我追求能得到肉體的愛情！能得到高潮，得到快感的愛情！”　　愛利絲沒享受過肉體的高潮，卻也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啊，本來還一腔失望與被羞辱的怒氣，一下子被臊的面紅耳赤，牙關打顫，甄英雄的不要臉，讓她失去了反駁的力量，太羞人了啊，“你，你是色狼……”　　“在不需要支付金錢成為肉體交易的前提下，如果我先得到你的肉體而沒有得到你的愛情，那我是色狼，如果我先得到你的愛情，再得到你的肉體，那就是完美的愛情。”甄少爺的認真完全是淫蕩的最高升級，“小貓咪，你覺得，少爺我是不是很有天賦做一個哲學老師？”　　“……有你這樣的老師，真是學生的‘福氣’……”　　“謝謝誇獎。”　　“我沒誇獎你！”　　……

# 第257章 甜甜的姐姐

　　不知道蘇影這次從美國回來為什麼一直不着急走，也不知道她和老爹甄天到底在合計什麼重要的事情，每天神秘兮兮而且很嚴肅很繁忙的樣子，但也是為此，小愛已經搬到漢宮去住了，她的房間也就空閑了下來，愛利絲的東西不太適合一個男人去收拾，所以甄英雄要蘭兒鳳兒帶了幾個‘迷幻空間’的女保鏢過來，將愛利絲留在百年小區的所有衣服及日常用品全部搬回了甄英雄的家，愛利絲的傢具等等並沒有動過，房間里被蘭兒鳳兒安裝了大量的竊聽器。　　搬家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這個百年小區已經被迷幻空間的人密切監視了起來，雖然愛利絲不肯交代快樂谷集團與諾森家族之間的關係，但甄英雄卻不會因此而放鬆警惕，他甚至懷疑，‘冰恨天’潛伏在朗朗市的人，很可能就在這個小區中，不怕他動，就怕他不動，甄英雄把這裏圈的好似一個羊圈，靜靜的看着裏面有沒有披着羊皮的老狼。　　……　　冰清莊園，顏冰依然躺在那張大床上，羅伯特狠狠的將裝着紅酒的酒杯摔碎在哈恩大叔的腳下，憤怒的咆哮着，“哈恩！我要你殺了那女人，殺了她！”　　哈恩很為難，任誰也不會想到，堂堂殺手世家的家主，也會受夾板氣，“主人，夫人她……”　　“她什麼？！”羅伯特怒急，“她明明知道王思慕是我的女人，卻為了給那野種製造個虛假的身份而殺了她，難道不應該負責嗎？！顏冰，你分化我的家族，我忍，你架空我的財產，我也忍，現在，你殺了我的女人，我忍無可忍！哈恩，你給我殺了她！”　　顏冰嘆了口氣，似乎心情很低落，說話聲音不大，但這無疑是對羅伯特的一種輕視與失望，“羅伯特先生，為了一個女人你便如此失態，可見，你是多麼的不成熟，在我沒有生氣之前，請你離開，不要讓你口中的腐爛氣息污染我周圍的空氣。”　　“你在威脅我嗎？！”　　羅伯特遠遠沒有他外表給人的感覺那樣紳士，甚至，可以用暴躁來形容，見哈恩猶猶豫豫的不肯動手，羅伯特從自己懷中掏出了手槍，“殺了你，屬於我的一切，都會回到我的手中！”　　“很遺憾，即便我死了，我的一切，也只屬於我的女兒所有，因為，我不會允許你活在世界上。”　　“你我的婚姻似乎只有一張白紙，為了一個野種，你竟然想搶奪我的一切，顏冰，你不是女人，而是惡魔！”　　“你所有的一切，本就是屬於愛利絲的，我只是幫她保管而已，說我搶奪，你還真是過分啊。”顏冰這慵懶的姿態更加惹火了羅伯特。　　羅伯特咬牙抬槍，他身後的兩個黑人保鏢也能體會主人的意思，同時摸向了懷裡的手槍，“我身邊的叛徒，只有羅比一人罷了，顏冰，你太高估自己了……恩？！”　　兩聲槍響，卻不是出自羅伯特，因為，羅伯特的左輪手槍上，握着一隻大手，扳機，居然無法摳動，而槍聲，不是出自身後的手下，羅伯特憤怒的眼神可以焚噬掉一個人所謂的膽量，但他家主的威望與氣勢，僅僅是讓哈恩扭過了頭而已。　　“哈恩，你背叛我？”羅伯特的語氣中，有失望，但更多的，是咆哮的怒火之浪，“哈恩！難道你忘了我們的契約嗎？！你的誓言算什麼？！你的效忠，你身為菲茲傑拉德家族家主的尊嚴如此不值錢嗎？！你忘記了你的家族在遭受攻擊的時候，賦予你保護的，是我，是我羅伯特・諾森，是我諾森家族了嗎？！”　　哈恩收起了手槍，儘管門口已經湧入了大量保鏢，但哈恩卻看也不看，他們，都是追隨在羅伯特身邊的，殺手世家的精英，但他們沒有人敢在自己的面前掏出手槍，“主人，我不會忘記我的誓言，您賦予我的家族繼續生存的生機，我不會忘記您的恩德，就像我不能忘記愛利絲小姐是賜予我第二次生命一般，那個叫做王思慕的女人，並不是夫人授意去殺害的，而是我自做主張的行為，所以，請您原諒。”　　羅伯特一怔，既而怒火更盛，“為什麼？！”　　“因為那個女人曾經打了愛利絲小姐一個耳光，並罵她是野種。”哈恩淡淡說道：“在我看來，愛利絲小姐，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天使，即便受到了這樣的侮辱，她依然沒有責怪那女人，不過今天，愛利絲小姐需要一個身份去接近甄英雄，所以我立刻想到了那個在我看來已經多活了幾個月的女人，我殺掉了玷污愛利絲名譽的她，並用她的名字與身份，來幫助愛利絲小姐，也算她用逝去的生命，彌補她曾經的錯誤……”　　顏冰還是不屑回頭一望，隨手拿起身旁的一本雜誌，懶懶的說道：“我累了，想休息，哈恩，送羅伯特先生離開，還有，如果沒有我的允許，我不希望再有飛機降落在我的院子。”　　羅伯特恨恨的瞪了一眼顏冰，猛然甩手，哈恩知趣的沒有再用力，“顏冰，我會讓我的律師來找你的，我要和你，離婚！”　　“等諾森家族的全部財產成為愛利絲的時候，我會很高興在協議書上簽字的，羅伯特先生。”顏冰冷冰冰的說道：“在這之前，你派來的律師，都會成為我院子里那五十條杜高犬晚餐的加菜。”　　如果不是哈恩站在這裏，羅伯特一定會毫不留情的將顏冰碎屍萬段，然後用石頭狠狠敲砸她那張自以為是，狂傲囂張的臉，儘管，他已經忘記這女人到底長的什麼模樣了。　　……　　“哈恩，有愛利絲的消息了嗎？”　　羅伯特才走出房門，顏冰便將那雜誌丟在了一旁，站在門口的哈恩嘆了口氣，“還沒有，夫人，這一次，愛利絲小姐很認真，她拒絕了一切幫助，包括‘冰恨天’的援助。”　　顏冰幽幽嘆了口氣，語氣卻堅定了起來，“想要取回失去的一切，愛利絲就必須堅強起來，挫敗甄英雄，是她的宿命，也是我對她的磨練，對她最大的期望！”　　哈恩苦苦一笑，“夫人，您是因為無法原諒甄天的無情，但愛利絲小姐，就如同純潔的泉水，她並不怨恨甄英雄，你不應該將自己的仇恨怨念強加在愛利絲小姐的身上。”　　顏冰語氣一冷，“哈恩，你什麼意思？！”　　“夫人，我的意思是，愛利絲小姐想得到的並不是她曾經失去的，而是，她期待擁有的。”哈恩眼中帶着慈祥，道：“她想得到夫人的認可，不想辜負夫人的期望，所以強迫自己去做她不願意做的事情，只因為，她愛夫人，也希望夫人同樣的愛她而已……”　　顏冰沉默了，好一會兒，才突然笑了起來，越笑越是開心，可越開心，越有一種冰冷的發泄，“愛？這個字眼讓人噁心！”　　哈恩不知道什麼是愛，因為殺手沒有愛，但他卻知道，顏冰，同樣不知道什麼才是愛，她曾經對甄天的感覺，是愛嗎？高傲的她，僅僅是不肯承認自己的失敗而已，哈恩搖了搖頭，退出了房間。　　顏冰，是愛着愛利絲的，但顏冰，是不會承認的，哈恩心裏很舒暢，因為他知道，顏冰的壞脾氣，就是因為她在擔心着愛利絲。　　“父親大人，羅比兄長想要見您。”　　哈恩才回到自己的書房，就有一黑衣女子過來敲門。　　“我知道了，讓他進來吧。”哈恩想了想，又喊住了那個美貌卻冰冷的青年女子，“鈴木，通知你的六個弟弟妹妹，放棄手中的任務，到朗朗市待命，你也準備一下，三天後和羅比一起飛去朗朗市，黑市拳大賽之前，不要離開歡樂谷遊樂園。”　　叫做鈴木的女子一怔，接着，臉上露出一絲興奮的壓抑笑容，“是，父親大人。”　　哈恩拉開抽屜，裏面，有一條拴套獵犬的項圈，項圈上的沾着的血跡已經烏黑，哈恩流露出一個苦楚的笑，喃喃自語道：“誰能想到，我，哈恩・菲茲傑拉德，曾經險些喪命在一條畜生的口中啊，愛利絲小姐，我不會允許任何畜生對你無理的，無論是甄英雄，還是羅伯特……”　　……　　“啊欠……，啊欠……！！！”　　甄英雄連着打了兩個大噴嚏，這讓本來就非常不滿的唐甜甜更加不滿，“喂，死傢伙，你的唾沫星子都噴我臉上了，難道你不知道晚餐的時候在女士面前打噴嚏是很不雅的行為嗎？！”　　球球的，你這頭熊還有臉說？沒人告訴你，做電燈泡是極其可恥的行為嗎？甄英雄怎麼也想不明白，雙子星雙子星，就算感情再好，也不至於連約會也一起吧？　　艾一心當然看出甄英雄是故意朝着甜甜的臉噴，又好氣又好笑，也覺得有些對不住甄英雄，看看這晚餐的布置，就知道，甄英雄下了一番心思。　　漢宮的頂樓，不但有奢華的游泳池，咖啡廳，還有這樣一個溫室，圓錐型的小房子都是用優質浮法玻璃覆蓋，承重採用薄壁型鋼結構，通風效果很好，雖然是晚上，無法享受到陽光，但絢彩的燈光照射下，完全透明的小房子里依然明亮且有着更加旖旎的色彩。　　這個小溫室裏面，制種着種類繁多的園藝花卉盆景，小小的花屋正中，被這位少爺擺了張小圓桌子，混雜卻芬芳的花香中，三個人圍着這張小圓桌，吃着甄少爺自以為浪漫，而一心卻覺得非常特別的晚餐――涮火鍋！　　“真是的，這麼浪漫的環境，如果點上一根蠟燭，吃着七成熟的牛排，一邊品着紅酒一邊喝着在聽着小提琴拉出的美妙樂曲，多美妙啊，為什麼要吃火鍋這麼沒情調的東西？！”　　甜甜發著牢騷的同時也沒忘了重新調配一碗新的小料，一大筷子羊肉片根本堵不住她的嘴，明明屬她吃的最香，偏偏就她一個人在抱怨。　　“少爺我有請你來吃嗎？你乾媽正在下面切牛排，是你非要跟上來的吧？”甄英雄本來就要照顧小艾吃，甜甜如此搶，搞的他半天了，還不知道肉味呢，難免來氣。　　一心很溫柔，幫甄英雄夾了一筷子肉，還細心的配上些青菜，吹了吹熱氣，在甄英雄的碗里蘸了蘸小料，夾起來送到了甄英雄的嘴邊，“YY，甜甜以為你晚上會準備大餐什麼的，所以中午根本就沒吃飯，你就少說兩句，來，張嘴，啊……”　　甄英雄陶醉啊，小艾有些像是在哄孩子，不過甄英雄很享受這感覺，最溫柔的還是小艾，在白果那裡就沒有這樣的待遇，甄英雄看着小艾張開的小口，真想狠狠的親她，天啊，小艾用的是自己吃飯的筷子，一定很美味……　　一口含住，甄英雄用力嘬了嘬，看的一心臉都紅，這小子幹嗎呢？在吸自己的口水嗎？看甄英雄挑逗的眼神，一心也覺得甜甜來的太多餘，可沒辦法，一心薄臉皮，而甜甜，是超級的厚臉皮，一個不好意思甩，一個上趕着要跟來，一心也很無奈啊。　　“來，死東西，我也喂一口。”甜甜見甄英雄和一心那麼親熱，有些嫉妒，也學一心的樣子，夾了更大的一筷子，在自己的碗里蘸了兩下，滴滴答答的就遞了過來，“張嘴，啊……”　　“你想燙死啊？死樹袋熊，誰要吃你口水？！”　　“哎呀，你個死傢伙，上次的帳我沒和你算，你還敢和本小姐擺架子啊？不給我面子？！”　　“少爺幹嗎給你面子？電燈泡！”　　“是啊是啊，我就是電燈泡，我二百五十瓦的，晃死你！”　　“你是二百五還差不多！”　　甜甜和甄英雄也是一對冤家，小艾嘆了口氣，夾了一綹青菜，斯文的吃着，看着這浪漫的環境和特殊的晚餐，她心裏很滿足，因為，甄英雄總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享受，一些憑藉家世，憑藉財富想來追求的人，從身上就散發著讓人噁心的銅臭腐朽的味道，炫耀，顯擺，虛偽的面孔讓人看了反胃，似乎生活的樂趣就是向人展示他們的富有，他們的高高在上，可甄英雄不同。　　就如同這頓天台的晚餐，甄英雄坐在奢華漢宮的最高層，一切的繁華富貴被他踩在腳下，他卻只滿足於一頓涮火鍋，他不虛偽，不會去假惺惺的忍讓，因為一口燙嘴的食物就能與唐甜甜吵起來，他在刻意為自己製造浪漫的同時並沒有失去他的真實，一心感覺到，自己伸手摸到的，就是最真實的男人，也許他有很多缺點，但他給自己帶來的，卻是真正的快樂，真心的笑聲，一種可以切身感覺到的自由與放鬆。　　甄英雄並沒有因為他的地位與財富而失去他自己，他追求的，就是自我，就是自由，能為自己帶來快樂的，並非只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並非只有無比奢侈的晚餐，那是虛榮心喜歡的東西，甄英雄，只用自己最真實的感覺，享受最喜歡的生活，他可以看到擁有最多快樂可以挖掘的是平凡的生活。　　一心喜歡這樣的男人，雖然有些沒溜，但一心覺得，這世界上，沒有比甄英雄更可靠的男人，喜歡他的甜言蜜語，因為先起雞皮疙瘩的是他自己，喜歡他為自己準備的浪漫，因為浪漫的並不虛幻。　　一心有些害怕，因為她知道，看到甄英雄與眾不同的女人，喜歡甄英雄的女人，絕對不是自己一個，例如，總是厚臉皮做電燈泡，還認真告訴自己，想做甄英雄小老婆的唐甜甜。　　“小艾，怎麼了？你在想什麼呢？”甄英雄把甜甜丟在一邊，幫小艾夾着肉，“忙了两天，就算不喜歡，也要吃點肉，你和某隻熊不一樣，太單薄了。”　　“是啊，點心，你中午好象也沒吃飯吧？”甜甜一氣喝掉一杯啤酒，如果有她的粉絲看到她這麼沒形象的打嗝，肯定失望透頂的，這哪是什麼甜甜公主啊？　　甜甜的話讓一心的小臉一紅，看到甄英雄釋然而壞壞的表情，一心害羞的同時，也感動甄英雄對她的關心，見着小子也來喂自己，羞羞的將他的筷子也含在了口中，突然有一種感覺，如果，這是一個家庭的，也不錯啊，一個男人，兩個不分彼此，沒有任何衝突的女人……　　一心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臉還未紅起來，就聽含着自己剛剛咬過的筷子，正倒着啤酒的甄英雄淡淡的說了一句又煞風景，又讓人驚喜，或者是震驚的話，“少爺我，抓到愛利絲了，恩……是活捉。”　　甜甜一怔，筷子，掉在了地上……

# 第258章 小艾吃醋了

　　愛利絲現在最想做的事情已經不是殺了甄英雄了，本性善良，甚至連小動物都不會欺負的她，目前最想做的，就是把甄英雄吊在房頂上，用鞭子使勁的抽他，自己甚至可以不在計較和他有肉體的接觸，咬他，一定要狠狠的咬他！　　望着高高的天花板，望着上面那雕刻複雜的紋路，愛利絲還從來沒有覺得這樣委屈過，她是個靦腆的女孩子，即便躺在床上的她也是溫文爾雅，非常注意卧姿的，什麼時候像這樣仰躺着，完全把身體打開成一個‘大’字過啊？　　被甄英雄給暗算了，在摘掉隱形眼鏡的時候，甄英雄在背後偷襲了自己。　　雙手，被兩條紅繩子拉扯，綁在了床頭兩端，雙腳，也被紅色的繩子拉着，分別綁在了下面那短短的床腿上，最要命的是，愛利絲今天，穿的是裙子！　　雖然那肉色的棉絲襪很厚，而且西式套裝比較窄的群擺過了膝蓋，儘管甄英雄那混蛋趴在下面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內褲的顏色，但這身裝束配合如此姿勢，愛利絲依然無法接受，太羞人了。　　甄英雄那混蛋自己跑去約會，卻把本小姐如此綁在他的床上，愛利絲恨啊，她當然知道甄英雄不會讓自己在漢宮這個義字會的大本營到處走動，但她就是不舒服，嘴巴里被貼了膠布，擺出如此讓人難堪的姿勢，他是在羞辱自己！　　想到甄英雄臨出門前對自己說過的那無恥而讓人無地自容的話，愛利絲也奇怪自己為什麼有一種類似於嫉妒的感覺，“小貓咪，少爺用月佬的紅繩把你栓在我自己的床上，就是希望，你我一輩子都躺在一張床上睡覺，哦呵呵……”　　他根本是為了自己去約會！這是虐待！愛利絲不過是個囚犯，她知道自己沒有權利去指責甄英雄的過分，但依然氣憤，因為，她無法將自己定位於一個囚犯，或者說，甄英雄並沒有讓她覺得自己是個囚犯。　　肚子餓，是愛利絲心情超級爛的一個主要原因，昨晚被甄英雄抓了，晚飯沒吃，今天的早餐沒吃，一碗餛飩潑在了甄英雄的臉上，午飯沒吃，忙着搬家來，加上給白果打掃房間，愛利絲早就餓了，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的慌，何況她已經整整一天一夜水米沒打牙啊。　　正當愛利絲那從來不會詛咒別人的心玩了命的詛咒甄英雄的時候，房門一響，有人進來了。　　“呦……，小貓咪，少爺回來了……，要吃晚飯嗎？”　　一聽是甄英雄的聲音，愛利絲的怒火終於爆發，掙扎着抬起頭，“甄英雄，你居然這麼對我，我一定要殺了……你……”　　愛利絲愣了，就好象甄英雄身後的唐甜甜一樣，愣了。　　甜甜再次看到了和自己長的很像的愛利絲，而且知道，她，是自己同母異父的姐姐，是自己的親人，所以，她的感覺很複雜。　　愛利絲一直都清楚，自己與那個雙子星的唐甜甜長的很像，但也僅僅是長的很像，很過人長的像明星，超級模仿秀什麼多了去了，這似乎沒有什麼好奇怪的，而現在，她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唐甜甜會出現在自己面前，而且，此刻看到她，與在電視上看到她，有一種不同的感覺，她那雙和自己一樣的淡藍色眼睛中，似乎蘊涵着很多很多的語言，但自己卻看不明白。　　雙子星為什麼和甄英雄在一起？甄英雄摟着的女人不是艾一心嗎？愛利絲大腦一片混亂，天啊，他的另一個女朋友，是明星嗎？這個沒正型的黑道流氓少爺，到底有什麼魅力啊？　　“你是……愛利絲？”甜甜有些怕，這和她的性格差異很大，不知道她是不是和一心一樣，害怕愛利絲是個殺手，“你是我的姐姐……不，你是愛莎嗎？”　　愛利絲一怔，表情中逐漸多了一絲憤怒，她不喜歡愛莎這個名字，因為她聽到這個名字會很不舒服，“我是愛利絲，也只是愛利絲！甄英雄，你到底要做什麼嗎？在你的女人面前羞辱我嗎？”　　小艾見愛利絲的態度這麼惡劣，不禁往甄英雄的懷中擠了擠，聽她說自己是甄英雄的女人，臉蛋微紅。　　甄英雄一笑，把手裡提着的袋子交給了甜甜，對愛利絲說道：“我知道你沒吃飯，所以給你帶了點吃的過來，讓你妹妹喂你吧，品嘗美味的同時也品嘗一下做姐姐的感覺。”　　“妹妹？”　　愛利絲不解，但卻本能的將目光望向了甜甜，甄英雄在甜甜的後背上推了一把，“對，就是這頭可愛的小熊，你沒發現嗎？你們兩個長的很像。”　　甜甜完全沒有了平日的瀟洒，她緊張，羞澀，姐姐，這個稱呼讓她覺得陌生而期待，茫然的回頭看了一眼甄英雄，在他和小艾的眼睛看到鼓勵之後，甜甜深吸一口氣，走到了愛利絲的旁邊。　　愛利絲本以為自己這個羞人的姿態終於可以結束了，正琢磨着用什麼動作把甜甜挾持來威脅甄英雄呢，卻聽那該死的傢伙大聲的警告甜甜，道：“少爺我和小艾不妨礙你們姐妹說知心話了，樹袋熊，我先送小艾月宮閣，你喂這隻小貓吃就可以，千萬不要放開她知道嗎？她會撓人的。”　　如果我能撓，一定先撓死你！　　愛利絲氣的滿臉通紅，甄少爺回頭又說了一句，“對了，穿着那身衣服睡覺一定很累，甜甜，她睡了之後記得幫她把衣服脫了。”　　甜甜和愛利絲同時大紅臉，小艾也覺得甄英雄操心操的多餘，拉着這傢伙走出了天堂閣。　　“死東西，你幹嗎那樣綁着一個女孩子？”　　小艾從更衣間走了出來，已經換了一身非常隨意的裝束，看的甄英雄一怔，美麗的事物即便沒有華麗的包裝一樣無從掩飾她動人心魄的魅力，小艾太美了。　　一條白色的純棉運動褲，一件鬆寬的粉紅色半袖運動體恤，長長的頭髮很隨意的盤在了腦後，大概是為了洗澡方便吧。　　並沒有穿拖鞋，光着小腳丫坐到了甄英雄旁邊，從茶几上拿起一個蘋果，小小的咬了一口，見他愣愣的望着自己，有些奇怪，“怎麼了？”　　“小艾，你真漂亮。”甄少爺還是第一次看到小艾這樣純樸的一面，真的很像個小妻子，忍不住用了最俗，但女人永遠不會厭倦的一句讚美。　　小艾也發現自己盤腿坐在沙发上啃蘋果有些失去淑女的儀態，雖然她並不知道，在別人眼中，她依然是那麼高貴，是一種自然中的毫不矯柔造作的高貴。　　“討厭，不要轉移話題，回答我問題啦。”小艾話沒說完，蘋果已經被甄英雄搶走了，看着他熟練的用小刀將蘋果皮轉了下來，羡慕他手法之餘，還是將問題又問了一遍，“你為什麼那樣綁着愛利絲，該不會是方便你佔便宜吧？”　　刀子險些剌在手指上，球球的，你這丫頭想哪去了？甄英雄並沒有將削好的蘋果還給小艾，而是把她往自己懷裡一拽，讓她枕在自己的大腿上，舒服的躺在沙发上，嘿嘿一笑，在她發出驚呼的小嘴巴上一點，把一小塊蘋果塞到了她的小口中，“少爺我是那麼喜歡占女人便宜的人嗎？”　　“我覺得你是。”小艾幸福的咀嚼着蘋果，可眉宇間卻突然多了一絲哀愁，“YY，你太真實，即便在我面前也不掩飾對別的女人有好感，你就是一個好色的傢伙，你敢說沒佔過甜甜的便宜嗎？”　　冒汗啊，少爺我被她占的時候更多吧？甄少爺笑的有點尷尬，又切了一小塊蘋果，遞到小艾的嘴邊，“兩回事，那是兩回事，小艾，我綁着愛利絲，是因為她還比較危險，現在我能制的住她，是因為她有把柄在我手裡，如果不綁她，樹袋熊和她單獨相處，被邦的就是那頭熊了，反過來她也要挾我，那我怎麼辦？”　　“YY，你是怎麼抓到她的？她有什麼把柄被你攥着啊？”一心從甄英雄手中拿過刀子和蘋果，也削了一小塊，餵給甄英雄，甄少爺大嘴一張，連小艾的手指一起含住，小艾做勢要用刀子扎他，他才鬆開了嘴。　　“你真要知道嗎？小艾。”甄英雄表情凝重了起來，“有些事情，你如果知道的話，只會徒增擔憂而已，我不告訴你，是怕你擔心……”　　“我要知道！”小艾打斷甄英雄，把蘋果和刀子放回茶几，勾住甄英雄的脖子，坐起來，依偎在他的懷裡，表情堅定，“YY，我要知道你的一切，我們早就坦誠了不是嗎？我們之間不應該再有秘密了不對嗎？我知道，無論是你，還是媽媽，都有很多的秘密瞞着我，我不想被你們瞞着，與其不明不白的為你們擔憂，我更希望和你們分享一切，告訴我，好嗎？”　　甄英雄看着一心，總感覺今天的一心哪裡不太對勁的樣子，一心被甄英雄看的有些不自在，低下了頭，好一會兒，才聲若蚊鳴的說道：“YY，夫妻之間，是不應該有秘密的，對嗎？”　　夫、夫妻？！甄少爺被這兩個字哄的大腦一片燦爛，“小，小，小艾，你說什麼？我們是，是……夫妻？！這算求婚嗎？”　　“求你個頭！”小艾一聽就急了，這混蛋也臉皮也太厚了啊，狠狠在甄英雄胸口擰了一把，“要求也是你求我才對吧？而且，我還未必會同意呢！”　　臉皮薄，小艾羞的不得了，甄少爺雖然胸口疼，可心裏舒服，低頭一個熱吻，用事實證明，小艾根本不會不同意，因為，她吻的同樣投入。　　“YY，你對我，應該坦誠。”小艾輕輕的說道：“不然，你就不是好男人。”　　甄英雄深吸一口氣，笑道：“其實，小艾你不問，我也會告訴你的，我今天把愛利絲綁到漢宮，並不只是讓甜甜看到自己的姐姐，更主要的是，我需要和我的小艾坦白一件事情，以免將來你知道了會生氣，會誤會。”　　小艾非常好奇，問道：“什麼事情啊？”　　甄少爺很嚴肅的咳了一聲，誠實的望着小艾，道：“我要和愛利絲，同居了……”　　“什麼？！同居？！哎呀……！”　　“啊……！”　　小艾一聽就激動了，猛一抬頭，腦門頂在了甄少爺的下巴上，甄英雄險些咬着舌頭，“你先別激動，老婆大人，你先聽我解釋……”　　“不行！我不許！”小艾用力要掙脫，氣的眼淚都要流出來了，“死YY，你對不起我！你和那姓白的女警察是怎麼回事還沒搞清楚的，現在還這麼直接的告訴我你要和別的女人同居？你混蛋！我，我……我要告訴我媽媽你欺負我，你騙我！我要讓甄叔叔教訓你這壞蛋！唔……”　　是高興好還是哭好啊？甄英雄很高興靦腆的小艾也能發火到失態，這說明她對自己愛的很深，可同樣，這個狀態她不給自己機會解釋啊，問題不更說不清楚了？要是讓這丫頭把話對甄天或者蘇影講了，愛利絲那條小命可就難保了，甄天倒還好說，那姓蘇的女暴龍不連少爺我一起幹掉就好！　　小艾多少也有些力氣，甄英雄又怕自己太用力傷了她，瘋狂狀態的小艾一甩頭，頂到了甄少爺的鼻子，甄英雄吃痛，力道一松，小艾已經掙脫，大概她自己也沒想到能掙開吧，居然無法控制前傾的重心，一聲驚呼，向前栽去，甄英雄大急，下意識的雙手一拉，拽住了小艾的褲子，可是，這條很鬆快的運動褲雖然減緩了小艾從沙发上掉下去的勢頭，卻也從小艾的腿上褪了下來。　　我靠，球球的，這是鬆緊帶的效果太差，絕對不是少爺我耍流氓啊！甄英雄呆了，小艾也呆了。　　一心的白色小內褲被拉下一半，露出白嫩豐美的小屁股，雪白修長的美腿讓甄英雄慾火膨脹，一心摔的不疼，卻嚇的不輕，覺得下身清涼，坐起來，看了看自己的褲子居然在甄英雄的手裡，愣了片刻，才猛然發出尖叫，甄少爺這色狼做的冤枉啊，連忙丟了那條褲子，跳下沙發，捂住了小艾的嘴巴。　　無論多麼喜歡甄英雄，小艾畢竟還是處女，不是沒和甄英雄親熱過，卻沒有在這樣不浪漫的環境中親熱，被他捂着嘴巴，第一理解就是這壞蛋要吃了自己，更急了，一口咬住甄英雄的手指，疼的甄少爺直咬嘴片子，卻死忍着沒發出聲音。　　血腥味道入口，一心一呆，這才發現甄英雄並沒有對自己動手，抬頭一看，甄英雄疼的額頭冒汗，卻一臉委屈的看着自己，“血，你，你流血了！”　　是你咬的！甄英雄看着小艾嚇的驚慌失措，好氣又好笑，“老婆大人，剛才那是誤會……”　　“血，快止血！”一心根本沒聽甄英雄說什麼，慌忙的找東西，甄英雄右手的食指中指被咬的骨頭都疼，流了不少的血，把一心急的直哭，實在找不到東西，小嘴一張，把手指含在了口中。　　“對不起，YY……”　　含糊不清的話語，一臉的內疚，倒讓甄英雄不好意思了，“好了寶貝，來，我抱你。”　　甄英雄把小艾抱起，放倒床上，用被子蓋住她兩條誘人犯罪的美腿，把小艾含過的手指自己吸了吸，血流的不多了，這才坐在小艾身邊，“寶貝，你先聽我解釋好不好啊？”　　也算錯有錯着，一心沒穿褲子，也出不了被窩，又咬傷了甄英雄，心理愧疚，哪還敢發脾氣啊，受氣小媳婦似的在被卧里把剛才被扒了一半的小內褲一提，坐了起來，抽噎着小鼻子，兀自委屈道：“你說吧，你要是解釋不清楚，我，我這輩子都不理你了！”說話已經軟了三分。　　甄少爺伸手幫小艾把眼淚擦掉，這才笑着說道：“事情是這樣的……”　　甄英雄將自己上次放走韓慧恩的目的和看穿愛利絲的計劃詳細的講解了一遍，甚至坦白是在白果家裡抓到了愛利絲，不過，他可沒敢說自己和白果的關係，只是說愛利絲誤會了因為工作需要而經常跟着自己的白果，所以想綁架她，而被自己識破抓到。　　第一次放掉韓慧恩的時候，一心就知道甄英雄要把愛利絲引到身邊的目的，雖然懷疑白果和甄英雄的關係，但她是奉命保護甄英雄的警察這一點也是事實，愛利絲會產生誤會並不希奇，一心只聽的心驚肉跳，哪裡還記得吃醋啊？

# 第259章 情挑姐妹花

　　“這麼說，韓慧恩還有另外兩個殺手都被你囚禁在漢宮了？”　　“恩，韓慧恩已經沒有選擇，只能留在我的羽翼之下才有生存的空間，愛利絲為了她，必須留在我身邊。”甄英雄盤腿坐在床上，與一心面對面，盡量讓自己的表情端正而不淫蕩，“老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把愛利絲留在身邊，只是怕她會對我身邊重要的人下手而已，她是闌度的妹妹，我不能讓義字會的人知道她的身份，你明白嗎？”　　一心已經被說服了，甚至開始擔心甄英雄和那麼可怕的女人住在一起會不會有危險，更為自己剛才的表現內疚，“YY，對不起，我……”　　“小艾，你吃醋的樣子，很美。”　　“恩？”　　一心一怔，甄英雄已經把她撲倒，笑的有些邪惡，晃動着受傷的手指頭，道：“你是不是應該補償我一下呢？”　　“補……補償什麼？”　　“你說呢？”話落，甄英雄一口吻住了一心的小嘴巴，“我要你。”　　一心的臉的‘騰’的紅了，‘我要你’，什麼意思？甄英雄把手伸進被子中，一心只覺得雙腿之間有一根調皮的手指在那敏感的地方輕輕一點，立刻有了一種觸電的感覺，身體一顫。　　“老婆，給我吧，好嗎？”　　這絕對是趁火打劫，甄英雄早就在壓抑着慾火，他不敢褻瀆一心，但他渴望和一心結合，上次好不容易擺脫了樹袋熊，在海邊製造了那樣的浪漫，卻因為帳篷太小而沒能發展到最關鍵的一步，甄英雄一直很鬱悶，這次，絕對要吃掉她。　　“不，不要……”一心雙手無力的握着甄英雄在自己雙腿間活動的手腕，嬌喘另人心醉，“甜甜，甜甜會看到的。”　　甄英雄吻着一心的小耳垂，笑道：“不會的，她和她姐姐肯定有很多話要說的，而且，我綁愛利絲的時候，打了很多死結，愛利絲就是睡着了，那頭熊想解開那麼多扣也不容易啊。”　　一心渾身酥軟，卻還是好奇，“你為什麼肯定愛利絲會乖乖睡覺，還要甜甜幫她脫衣服啊？”　　“因為她的晚飯里，被少爺摻了些安眠葯。”甄英雄鑽進了被子中，而那罪惡的手，也撥開了一心的小內褲，在那濕軟溫潤的聖地愛撫着，“如果那頭貪吃的熊也吃了的話，那我們就不用擔心有人來打擾了，小艾，我愛你。”　　小艾發現，自己無法反抗甄英雄，因為心中就不想反抗，甚至期待，期待成為甄英雄的女人，她不知道如何迎合，只能放開那象徵性反抗的抓着甄英雄手腕的雙手，扶着甄英雄的臉，羞赧，幽怨，卻嬌媚，“YY，你太壞了。”　　這話就好象鼓勵一般，甄英雄嘿嘿一笑，坐了起來，把羞澀的小艾也拉起來，輕輕的，將小艾的體恤脫下，白色的四分之三杯胸罩，和小艾給人的感覺一般潔白，甄英雄咽了口唾沫，正要去摘掉那完美乳房最後的約束時，房門一響，一個讓甄英雄最頭疼，恨的牙痒痒的聲音響了起來，小艾臉色一變，一推甄英雄胸口，將他從床上推了下去。　　“姐，你剛才和臭姐夫去哪裡吃飯了？居然不帶着我，色女，有異性沒人性！”　　甄英雄磕的腦袋都疼，球球的，又是那該死的倒霉鬼！　　“小愛，你怎麼這麼說你姐姐？你是不是屁股痒痒了？找打吧？”　　甄英雄臉色一變，這聲音是……蘇影！　　“恩？”轉出玄關，攙扶着小愛的蘇影一眼就看到了剛從地上站起來的甄英雄，那臉色，立刻就陰了，“小鬼，你怎麼在這裏……一心，你幹嗎這麼早就躺在床上？啊！小鬼，你是不是要對我女兒做壞事？！”　　“媽你說什麼呢？”一心圍着被子坐了起來，隨口編織着不成熟的瞎話，“我剛要休息，YY，YY是回來拿東西的，我們，我們才沒做您說的那種事情呢！”　　紅透的小臉，越描越黑啊，小愛還瘸着呢，一看姐姐表情，她心裏竟然有些嫉妒，“姐夫，你是不是對姐姐做了色色的事情？！”　　蘇影眼冒寒光，注視着甄英雄，似乎他一點頭，就撕了他一般。　　死丫頭，怎麼就你知道啊？甄英雄的厚臉皮絕非一般，面不紅，心不跳，“什麼叫色色的事情？”　　一句話，倒把蘇影問一大紅臉，小愛一急，朝着甄英雄跳了過去，她也是厚臉皮，“你是不是親我姐了？”　　一心臉燒啊，還未開口呢，就聽甄英雄這傢伙很認真的點了點頭，“親了，怎麼了？”　　哎呀，你個小王八蛋，親了我女兒你還這麼理直氣壯啊？！蘇影剛要發飆，甄英雄又道：“少爺我回來要拿的東西，就是小艾的吻，我們接吻有什麼不對的嗎？”　　一心的薄臉皮聽不下去了，一蒙頭，你們折騰吧，我睡覺！　　蘇影啞了，是啊，女兒喜歡這小子，接吻又怎麼了？　　小愛敢肯定，甄英雄絕對不是就親了親老姐，可她還未說話，先看到了甄英雄右手在滴血的手指，“啊，姐夫，你手指怎麼流血了？！”　　“被咬……削蘋果不小心剌傷了。”甄英雄差點走了嘴，還沒把手藏起來，已經被小愛握住了。　　“媽媽，快找東西幫姐夫止血啊！”小愛喊過，小口一張，和剛才一心一樣，將手指含到了口中。　　這一含不礙事，小愛一怔，床上偷偷看着的小艾也一怔，然後那臉啊，一下子紅了個透徹，似乎想到了什麼特別羞人的事情，一隻小手不自覺的摸向了兩腿之間，濕濕的……在這一刻，小艾自殺的心都有了。　　球……球球的，少爺這隻手，剛才好象……　　甄英雄看到小愛同學似乎察覺到什麼的疑惑的小臉逐漸露出異樣的表情，瞧着她看向自己的眼神露住猜疑卻釋然的神采，哪還好意思等蘇影去找紗布啊，三十六計，走為上！　　“不麻煩了，我還是去醫務室吧！”　　甄少爺抽出小愛含着的手指，撒腿就溜，小愛難得的沒有說話，只是愣愣的看着甄英雄離開，然後將曖昧的目光望向矇著被子偷偷注意自己的姐姐，很厚臉皮的將右手的捂在雙腿之間，試探性的按了按，果然，一心‘啊’的一聲輕呼，徹底蒙住了頭，天啊，那丫頭怎麼會知道這種事情的？！現在的孩子都這麼早熟嗎？太羞人，沒臉見人了啊！　　小愛肯定了自己的猜測，也羞的夠戧，色姐姐，臭姐夫，還敢說剛才沒親熱嗎？這個味道，和死姐夫上次調戲本小美女的時候弄濕那裡的味道，好一樣啊……　　恩？這麼說，姐姐那裡也濕了？小愛似乎想到什麼好玩的事情，或者說她想求證自己的猜測，壞壞一笑，跳上了床，鑽到了姐姐的被窩裡。　　“啊！小愛，你做什麼？！”　　“我今天和姐姐睡一起。”　　“我沒問你這個！哎呀，你亂摸什麼呢？！”　　“我們是姐妹，我摸摸怎麼了？姐，難道你只給姐夫摸啊？”　　“你這死丫頭說什麼呢？啊……，你還摸？再摸我也摸你啦！”　　蘇影正納悶甄英雄怎麼走了呢，回頭一看床上那翻騰的大被子，她淡淡一笑，兩個女兒的感情，真好啊……　　……　　“哎呀，球球的，這該死的小妖精，太會挑逗人了吧？”甄英雄總覺得鼻子痒痒的，一個人下樓到了醫務室，推門而入，“章醫生，給少爺創口貼！兩貼！”　　“啊，少……少爺。”　　甄英雄一怔，看到病床上那一臉驚羞的美女，心底一跳，“小雪，你怎麼在這裏啊？章醫生呢？”　　薛雪臉紅紅的，不敢抬頭去看甄英雄，垂首望着自己赤裸的小腳丫，聲音小的甄英雄不得不豎起耳朵才能聽的到，“章，章醫生的侄子被人砍傷了，送進了義字會的醫院，章醫生剛剛接到電話，趕過去了。”　　甄英雄自己在葯柜子里翻找出了創口貼，奇怪道：“章醫生的侄子？那不是嘯鳴的手下嗎？好象是個小頭目吧，怎麼會被人砍了呢？”　　薛雪見甄英雄似乎並沒有為了那晚的事情而感到尷尬，有些失望，說話的聲音也大了些，“住院的不是只有他侄子，似乎有七八個人，聽說是有人砸了義字會場子里的一個遊戲廳，章醫生的侄子帶人過去之後發生了爭執，才被砍成了重傷，具體怎麼回事我也不清楚。”　　薛雪很不喜歡黑社會的打打殺殺，說話的時候柳眉微微蹙着，有一種哀怨之美，甄少爺想到那晚這丫頭的表白，再看看這美女挽起的褲腿下一截雪白纖細的小腿，還有那已經消了腫，完全恢復了藝術美感的小腳丫，心動啊，這樣的美女主動獻身，而且不計一切代價的愛上自己，誰能拒絕的了？　　忍吧，少爺的女人問題已經很不好解決了，似乎各個都是醋罈子，再添一個薛雪，被小艾和白果，或者那變態姐姐知道，非撕了少爺不可。　　甄英雄為了轉換不良的悸動，很自然的去想正事，越想越不是味兒，越感覺到蹊蹺，什麼人這麼大膽，能在義字會的地盤砍了七八個人呢？　　“小雪，那幾個搗亂的傢伙抓到了嗎？”　　薛雪的心思顯然不在這裏，心不在焉的回答道：“不知道，但章醫生是和項嘯鳴一起過去的，對了，還有一個女的，好象和項嘯鳴關係不錯，叫什麼韓慧恩……”　　“哦……？”　　甄少爺笑的有點齷齪，看的薛雪心裏發冷，“看來他們的關係發展的很好嘛……”　　甄英雄想了想，既然項嘯鳴親自過去了，自己也不用擔心這些了，何況，自己早就不管義字會的事情了啊，“誒？小雪，你還沒回答我呢，你坐在這裏干什麼？”　　“我失眠，本來想拿幾片唑吡坦，正巧章醫生的侄子出事，章醫生沒來得及給我拿葯就出去了。”薛雪看着自己的腳，道：“我想休息一下就回房間的，剛巧少爺你進來了。”　　薛雪的腳雖然消了腫，但一個人從十五樓下來，就算乘電梯也要走上百十米，大概是累了吧，甄英雄走過來仔細看了看薛雪的臉，果然有些憔悴，隱隱看的出眼帶加深了，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也散布着幾條細微血絲，精神委靡，一看便知，休息的不好啊。　　“吃安眠葯對身體不好的，小雪，你以前也有失眠的毛病嗎？”　　薛雪表情一黯，低頭道：“偶爾會。”　　甄英雄見她的樣子就知道，大概還是兩年前的事情留下的后遺症吧。　　“章醫生也是的，給你拿個葯能耽誤多長時間啊？”　　“這不怨她，她是離異的，沒有子女，只有這麼一個侄子，一直把他當成親生兒子的。”薛雪說到‘離異’‘兒子’兩個詞的時候，看甄英雄的表情明顯掠過一絲的異樣，有凄楚，羡慕，還有些失望。　　甄少爺見她那幽怨表情，嘆了口氣，知道她在感慨自己的孤獨還不如一個離婚的女人，最少，人家還有一個侄子作為精神的寄託，而她薛雪，卻什麼都沒有，甄英雄知道，她有些責怪自己不肯成為她的港灣，結束她孤獨的航行。　　甄英雄到葯櫃里翻出了一個小瓶子，想了想，又放了回去，“你身體現在本就不好，還是不要吃這東西了，我送你回房間吧。”　　薛雪本來很失望甄英雄對自己的態度，可聽他這樣一說，不禁心裏一跳，也沒說話，已經被甄英雄抱了起來。　　雖然薛雪是比較豐腴的類型，但身體並不重，也就百斤的樣子，身上有一種淡淡的香味，很能挑起人的慾望，甄英雄能感覺到懷裡的薛雪望着自己那異樣的目光，盡量克制自己不要低頭去看她，到了十五樓，他輕手輕腳的用黑色鑽石卡打開了雲霞閣的門，生怕又被那蘇影聽到動靜誤會自己對不起她女兒。　　能打開天堂閣房門的，只有三張卡，其中白金卡與黑色鑽石卡在甄英雄自己身上，最後一張金卡在白果手中，換言之，只要甜甜走出那個房間，或者待在那個房間，別人都是進不去的，所以並不用擔心愛利絲的事情會暴光，一心也不可能告訴小愛或者蘇影甜甜就在天堂閣里的。　　如果少爺我回天堂閣，那頭樹袋熊不會又纏住少爺吧？甄英雄正琢磨今晚要不要回自己的房間睡覺呢，手腕一緊，卻是被薛雪拉住。　　甄英雄一怔，就見坐在床上的薛雪抬着頭，有些委屈的望着自己，“少爺，你說的話，還作數嗎？”　　甄英雄的心臟突突一陣加速，有點發慌，“什，什麼話？”　　薛雪臉上紅霞一片，好似夕陽絢染的雲朵貼到了面龐，“你說，只要我愛你的決心依然堅定，你就不會只留給我一個回憶……”　　薛雪的聲音到了後面已經很小了，就在甄英雄被她這羞赧表情軟化的有些神迷時，薛雪突然一拉甄英雄，本沒有力氣的她竟然把甄少爺拽趴了過來，倒在床上，將薛雪壓在了身下。　　球球的，不是吧？少爺又被她推倒了？甄英雄才一醒腔，薛雪已經主動吻住了他的嘴巴，並生澀的將香舌伸到了甄英雄的口中。　　甄英雄剛和一心親熱過，又被艾愛挑逗過，本來就慾火積壓，無處宣洩，薛雪如此主動，簡直是引導甄少爺在犯罪，甄英雄想到白果與一心，想到三國與櫻桃、樂樂，還有甜甜，愛利絲，心裏虛啊，球球的，少爺絕對不能再連累女人，再對不起一心和果果了！　　不能咬舌頭，因為會咬到薛雪，甄少爺用最後殘留的意志力推開了薛雪，站了起來，呼呼的喘着粗氣，恨啊，恨自己怎麼如此好色，居然對薛雪缺乏免疫，他也不明白，蘭兒鳳兒在自己面前表演同性之戀的時候，自己也沒有要上了她們的心情，為什麼就是一個吻，一個擁抱，自己就想扒了薛雪的衣服呢？　　其實甄英雄很明白，薛雪的男人恐懼症，讓她排斥所有的男人，而她愛上自己，作為一個男人，會感覺到自己有一種獨一無二的虛榮，那種虛榮心，會膨脹，會讓人感覺自己就是一個世界，薛雪的世界。　　“小雪，你跟了少爺，一定會後悔的，少爺不能給你任何名分，你永遠是見不得光的情婦，何苦要作踐自己？！”

# 第260章 薛雪採摘時

　　甄英雄說這話的時候自己心裏複雜啊，這麼善良，這麼惹人憐愛的大美女，少爺都不要，留着別人採摘，心疼啊！可是，要了，就是讓人家一輩子痛苦，薛雪與樂樂，櫻桃不同，她們同樣是少爺的女人，同樣要瞞着大家，但她們卻可以一輩子待在少爺的身邊而不被人懷疑，可薛雪呢？　　“少爺，你欺騙我嗎？”　　“恩？”　　“你說過的，只要我決心堅定，你就要我，難道不算了嗎？”薛雪沒坐起來，躺着，看也不看甄英雄，似乎是在鄙視他的言而無信，“我不在乎做情婦！你不要我，我就為了你，做一輩子老處女！因為你欺騙我！”　　這是威脅嗎？甄英雄如此頭腦也有混亂的時候，薛雪這丫頭威脅人的方法好特別啊，即有挑釁，又有質問，既有責怪，又有哀求，球球的，技術含量太高了！　　“小雪，你何苦啊？”　　聽到甄英雄話語一軟，薛雪從床上坐了起來，表情也變的溫柔了，“少爺，你知道我這两天為什麼失眠嗎？因為我緊張，我在等你要了我，我想在你懷裡安穩的睡覺，我想擁有一個不會被驚醒的美夢……”　　薛雪一邊說著，一邊解開了襯衫的扣子，雪白的肌膚與那條細細的刀疤出現在甄英雄的眼中，那是無窮魅力的旋渦，“少爺，我只想成為你擁有的女人而已，我並沒想過擁有你，我只想偶爾可以躺在你懷裡感受一下溫暖與安寧，求你了，讓我愛你，好嗎？”　　胸罩脫落，那對飽滿的乳房健康的抖動了兩下，很尖挺，兩粒粉紅乳蕾，二十八年無人採摘，正等待甄英雄來品嘗那濃郁的鮮香甜美，甄少爺承認，自己所以挪不動雙腿，是因為自己好色，因為自己被薛雪的身體吸引，但他絕不承認自己沒有感動，不然，自己早就把她撲倒了，堅持了這麼長時間，甄英雄覺得，自己已經把所有可以拒絕薛雪的力量耗光了，真的很努力了，所以，他再也堅持不住，也不想再堅持住了。　　脫掉上衣，鬆開皮帶，把鞋子踢飛，甄英雄撲倒了薛雪，將她的乳蕾含在口中，雙手已經解開了她的褲帶，外褲，內褲，同時被他拉了下來。　　既然已經決定了，再假惺惺的，就不是甄少爺了，“小雪，少爺保證你今晚不會失眠，球球的，我們不睡了！”　　薛雪雖然做好了準備，可沒想到這位少爺不主動是不主動，一主動又太主動，還未反應過來，自己已經被他扒光了，熟練的調情手法，在薛雪成熟的身體上起到了超出想象的效果，僅僅是接吻，她那桃源之地已是流水潺潺，因為薛雪對這一刻的期待太久了。　　甄英雄用自己最喜歡的方式宣告薛雪成為自己女人的前奏，從嘴巴，到脖頸，腋窩，手指，肚臍，茂密芳草地，大腿，小腿，腳丫，甚至是腳趾，薛雪身體的每一寸肌膚，都印上甄英雄的吻，架起她兩條修長的美腿，甄少爺對着薛雪溫柔一笑，腰部一聳，在薛雪呼痛的同時，低頭吻着她的嘴巴，並用雙手的撫摩來分散她對疼痛的在意。　　象徵處女貞潔的鮮紅，無聲的落在了白色的床單上，承載幸福與舒暢的樂曲在片刻之後響起。　　這就是做女人的感覺嗎？薛雪如同飄上了雲端，心愛的男人用汗水給了她最舒服的享受，薛雪盡情的享受，近乎瘋狂的享受，將一直封閉的自己完全敞開給擁有自己的男人，薛雪相信，甄英雄不會拋棄自己，因為這個男人，是自己在世界上唯一了解的男人。　　甄英雄沒想到薛雪這麼會叫床，完全敞開心扉的她果然是個妖媚的女人，性感，即便是聲音，也蘊涵着刺激的挑逗，甄英雄從薛雪的呻吟中，感受到了極大的虛榮，她的快樂，就是對自己的強大，最大的奉承與認可，男人，都喜歡這樣的女人。　　“少爺……飛，好象要飛了……”　　“這麼快？還不夠呢，小雪，才是開始而已！”　　薛雪並不堪折騰，第一次高潮很快的到來了，完全享受了女人美妙存在的她已經徹底失陷了，甄英雄盡情的發泄着。　　“少爺，讓我懷孕吧，我想給你生個孩子……”　　甄英雄辛苦之後即將泄出精華之際，已經快要昏睡過去的薛雪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一股熔岩全部注入了薛雪體內，薛雪渾身一陣顫抖，帶着滿足的微笑吻了吻甄英雄的嘴巴，幾天沒有休息好，加上剛才的運動，薛雪睡了。　　生孩子？甄英雄抱着薛雪，揉捏着她那絕對適合喂孩子的豐滿乳房，突然想到了一個無聊的問題，如果少爺我娶了一心，那果果，或者櫻桃，樂樂，給少爺生了孩子，豈不是全要做未婚媽媽？　　腦海中又閃過一條電波，差點把甄少爺的大腦電的短路。　　如果三國那變態丫頭給少爺我生了孩子，這孩子到底應該怎麼稱呼我們呢？叫我舅舅？還是叫她姑姑？　　靠！球球的，少爺我想什麼呢？！甄英雄把臉埋進了薛雪那對豐滿的乳房中，可腦海里，又出現了兩個影子，同樣抱着孩子朝自己走來，一個是滿臉陰險笑容的小愛，另一個，是溫柔惹人憐愛的愛利絲，她正在教吸食母乳的金髮小女兒，擺弄着銀亮的格洛克……　　……　　薛雪破了身子，疼，所以很早就醒了，而甄少爺也起的不晚，天才蒙蒙亮就睜開了眼睛，在薛雪的嘴巴上親了一下，跳下床穿衣服了。　　“少爺，為什麼這麼早就起來，不多躺些時候嗎？”薛雪坐了起來，語氣中的哀怨甄少爺哪裡聽不出來了。　　“要是起晚了，少爺就死定了。”甄英雄看了看錶，六點五十，將薛雪按躺在床，蓋被子的時候也沒忘了再她胸脯上捏一下子，“小艾就在月宮閣呢。”　　“是，是嗎……”　　薛雪似乎意識到了自己這見不得光的身份，表情一黯，甄英雄輕輕拍了拍她的臉蛋，“怎麼了？後悔了？”　　“沒有，我不後悔。”薛雪趕快搖頭，握住甄英雄的手，用臉蛋廝磨着，露出一個微笑，“少爺，我現在很滿足，真的。”　　這世界上真的有薛雪這樣的傻女人啊，甄少爺捏了捏她的臉蛋，“小雪，你昨天晚上，叫的很好聽。”　　“啊？”薛雪一下沒反應過來。　　“我是說，你叫床的聲音很好聽。”甄英雄把手伸到薛雪的兩腿之間，一點，薛雪忍不住呼了一聲，眉頭一皺，臉卻紅到了脖根，“今天好好躺在床上休息吧，感覺這裏腫了呢。”　　薛雪比甄英雄大了六歲，哪禁得住他如此調戲啊，“少爺，不要摸了……痛……”　　甄英雄一笑，“早飯直接要侍女給你送來就好，還記得嗎？少爺欠了你一個皮包，一雙皮鞋，等你腳傷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買，恩……是約會，呵呵。”　　約會啊，當甄英雄走出房門的之後，薛雪兀自沉浸在那幸福的字眼中，猛然回神，她掀起了被子，看到床單上那一朵鮮艷的紅花，陶醉着，然後，裹着被子下了床，在自己的小包中取出一把小小的剪子，回到床上，小心的，仔細的將那朵紅花從床單上剪了下來……　　……　　“甄英雄，我饒不了你，今天我受到的一切恥辱，一定會加倍還給你的！”　　愛利絲氣的直哭，甄英雄是一臉的尷尬啊，智者千慮，真可能會存在一疏，甄少爺回到天堂閣才發現，愛利絲還被綁着，而甜甜，正趴在她身上呼呼大睡呢。　　把睡的真的很像一隻冬眠小熊的甜甜抱到沙发上，甄英雄一邊幫愛利絲解繩子一邊道歉，“寶貝兒啊，少爺絕對不是這麼計劃的，那加了安眠葯的飯本來是給你吃的……”　　一說這個，愛利絲更來氣，“你這壞蛋到底對我有什麼目的？！先是把我綁起來，然後還想迷昏我，幸好我機靈，讓她先吃，果然，等了沒有二十分鐘她就昏倒了，甄英雄，我沒想到你這麼卑鄙！”　　愛利絲是個殺手，對任何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危險都會充滿警覺，可她完全曲解了甄英雄的意圖啊，甄少爺解不開那些死扣，掏出了小刀子，剛要給她割斷，聽她居然把自己當成了用最低級手段迷奸的色狼，也來氣了，“喂，愛利絲，你不要誹謗少爺啊，我卑鄙？我怎麼卑鄙了？”　　“你綁我，還要弄昏我，你……你想非禮我！”愛利絲越想越后怕，一口香唾噴出去，被甄少爺躲開了，“你色狼，你無恥，你淫蕩！你軟的不行，要來硬的，甄英雄，你就是卑鄙！”　　甄英雄不太喜歡卑鄙這個字眼，怒極反笑，而且淫蕩的表情讓愛利絲突然意識到了巨大的危險，自己，還被綁着呢！　　“好啊，我淫蕩，那我淫蕩給你看看！”甄英雄一拉愛利絲的裙擺，把她的裙子提到了大腿，手已經滑進了她的大腿根，大範圍的在她柔軟的大腿內側抓了兩把，雖然隔着絲襪，可愛利絲依然感覺到那手的溫度，怕啊，想叫，可那小刀子就壓在自己的嘴片上，急的眼淚橫流，身體小幅度的扭動根本阻止不了甄英雄的繼續侵略。　　見好就收，甄英雄一刀割斷了綁住愛利絲右手的繩子，冷冷道：“知道了吧？少爺要想把你給叉叉圈圈了，根本不需要那麼耍什麼花樣，死丫頭，你就慶幸自己是闌度的妹妹，甜甜的姐姐吧，不然，哼哼……”　　冷笑之後卻沒有‘不然’之後會如何，彷彿已經不需要說了，愛利絲坐起來，雙手抱胸，抽噎着，又怕又恨又羞的望着甄英雄，哪還敢反抗啊？一派擔驚受怕的可憐狀，好象被嚇壞了的小女人。　　“去洗澡換衣服，然後我們上班！”　　愛利絲昨天就沒洗澡，甄英雄就是不命令她，她也要去，可她害怕，怕甄英雄會在她洗澡的時候偷襲她。　　甄英雄哪會看不出她的擔憂啊，沒好氣道：“你妹妹在這裏呢，少爺我會那麼笨去偷看你嗎？”　　愛利絲看了一眼甜甜，心想也是，他要真敢偷看，自己就大聲的叫，那個唐甜甜肯定不會坐視不理的。　　“切，你身上哪一部分少爺我沒見過啊？真當少爺我多稀罕呢。”　　剛要走進浴室的愛利絲回頭就把拖鞋飛向了甄英雄。　　……　　“你慢點吃好不好？你是女人，注意你的儀態，你平常那高貴端莊呢？你不是淑女嗎？”　　“在你面前我還有女人儀態嗎？你把我當成過女人嗎？”　　愛利絲受氣包一般，一邊哭一邊大口的吃包子，喝餛飩，完全是自暴自棄的樣子，“你不就是要看我出醜嗎？不就是想折磨我嗎？你不就是想讓我在你面前抬不起頭來嗎？咳……”　　吃的太急，噎了一下，直咳嗽，甄英雄趕快坐到愛利絲旁邊幫她輕輕錘着背，“我都說了，昨晚的事情是我意料之外的，不是故意讓你餓肚子……”　　“你比餓我還可惡！”　　愛利絲已經習慣被甄英雄佔便宜，或者說她真的無力在和甄英雄抵抗了，任由他幫自己拍後背，順過氣來，繼續吃包子喝餛飩，確實餓壞了，愛利絲根本沒吃過苦，更不要說兩夜一天，將近四十個小時不吃東西了。　　“我是為了讓你吃飽了睡個好覺。”甄英雄語氣一沉，突然嚴肅了起來，“再說，你能保證昨晚沒動過要綁架甜甜的心思嗎？”　　愛利絲一怔，正在此時，甄英雄的電話響了，一看來顯，項嘯鳴。　　甄英雄先是曖昧的看了一眼愛利絲，愛利絲不知道這傢伙幹嗎要笑的這麼淫蕩，翻了他一眼，用力咬了一口包子，像這樣狼吞虎咽，愛利絲長這麼大，還是頭一次，暴飲暴食，果然是女人發泄情緒的先天性技能，無師自通啊。　　“喂，嘯鳴，怎麼了，是不是昨天晚上把人家姑娘給……什麼？！”　　愛利絲被甄英雄嚇的差點又噎着，只見他的臉上突然之間陰霾滿布，輕鬆的氣氛蕩然無存，好不容易咽下最後一口食物，愛利絲還沒來得及的開口詢問，甄英雄掛斷電話，已經把她拉了起來。　　“干什麼去？”　　“韓慧恩，出事了。”甄英雄表情凝重，看着愛利絲的眼睛，冷冷的說道：“昨天夜裡，在醫院，被人捅了一刀……”　　愛利絲的臉，瞬間蒼白。　　……　　“嘯鳴，這是怎麼回事？”　　韓慧恩生命無礙，那一刀被她避開了要害，不過因為藥物關係，暫時還未蘇醒，被送入了加護病房，愛利絲哭的好似淚人一般，甄英雄看着一臉恨恨的項嘯鳴，氣不打一處來，“這個醫院是義字會的，怎麼可能在這裏發生這麼荒唐的事情呢？”　　愛利絲聞言也將目光盯向了項嘯鳴，項嘯鳴的脖子上有一條很細很淺的血痕，並不嚴重，卻觸目驚心，那是死神的腳印，只要再深寸許，他已經躺下了。　　“少爺，我也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人做的，昨晚，我和韓小姐一起來醫院看望那幾個受傷的兄弟，尋問昨晚衝突的經過，正要離開醫院的時候，在走廊里遇到了一個穿着白大褂的醫生，韓小姐突然意識到了什麼，從我懷裡搶了手槍，可才轉過身，她便被那人用手術刀扎在了小腹上，還好她反應很快突然退了一步，否則……”　　項嘯鳴沒有說下去，卻把拳頭緊緊的握死，臉上，有憤怒，也有后怕，愛利絲小手捂口，渾身顫抖，太可怕了……　　“否則就會被那人開了膛是嗎？”　　球球的，什麼人居然敢冒充醫生混進義字會的醫院呢？目的又是什麼呢？甄英雄看了看項嘯鳴脖子上的傷痕，淡淡問道：“人呢？跑了？”　　項嘯鳴慚愧的低下了頭，“對不起少爺，我，我應該更早告訴你的。”　　人是昨晚跑掉的，今天想找也不容易了，甄英雄只要看到項嘯鳴看向韓慧恩的眼神，基本就可以了解他為什麼不在昨晚通知自己了，因為，他根本就忘記了通知自己，兩眼通紅，這小子一夜未睡，大概就是去追賊了。　　“甄英雄，為什麼慧恩姐會被人殺？到底是什麼人要殺她？！”愛利絲衝過來，激動的抓着甄英雄的脖領，“該不會是你自導自演，想要給我施威吧？甄英雄，你混蛋！”

# 第261章 韓慧恩遇襲

　　“不是我做的！你給安靜點，這是病房！”甄英雄一喝，愛利絲倒是愣了，雖然自己是被甄英雄抓到的囚犯，但甄英雄卻從來沒有罵過自己，甚至沒有大聲和自己說過話，突然之間，愛利絲覺得委屈，可是靜下心來想一想，的確，甄英雄有足夠的理由傷害韓慧恩，但是，他會在自己的醫院做出如此露骨的事情嗎？要做，也會做的更隱蔽一些吧？　　“不是你，那還會有誰？”愛利絲抽噎着，聲音卻真的小了很多。　　你問我我問誰啊？甄英雄也理不出個頭緒，有些煩躁，只不過是隨口的一個推理，但他出口之後，愛利絲呆了，項嘯鳴也露出釋然表情，連甄英雄自己也嚇了一跳。　　“肯定不是義字會的人，除此之外，還能有誰？”　　一片異常的寂靜。　　是啊，球球的，除此之外，還能有誰？！　　三人表情各異，但說的話卻是相同的，“冰恨天？！”　　“也不對啊。”甄英雄皺眉道：“你們被我抓到的事情一直隱瞞的很好，想要被冰恨天察覺到，只能是發現愛利絲你們沒有正常的出現的百年小區，可那裡，已經被我派人重重監視了起來，並沒有發生異常，冰恨天應該不會這麼早就察覺到你們被我抓到了才對啊，這也表示，他們不可能現在就把韓慧恩示為叛徒進行抹殺……”　　愛利絲也覺得甄英雄說的有道理，雖然她並喜歡被甄英雄挾持的感覺，但這是事實。　　“嘯鳴，昨天章醫生的侄子被人砍了，現在什麼情況？”一個問題想不通，甄英雄便暫時跳過，自己小弟被砍，與韓慧恩事後遇襲，接洽很緊，也許，有什麼聯繫也不無可能。　　項嘯鳴嘆了口氣，道：“中了四刀，大腿一刀刺破了大動脈，送到醫院來之前就已經休克，還沒有度過危險期，醫生說，他失血百分之四十，受傷太重，能不能醒過來，只能聽天由命了，章醫生哭暈過兩次了……”　　失血百分之四十，中了四刀，甄英雄與愛利絲都明白這代表什麼，那小子現在已經與死神在進行最後的掙扎了，是生，是死，只能靠他個人的意志決定，甄英雄眼神中閃過一道殺機，很快的掩飾了過去，但愛利絲與項嘯鳴卻都已經感覺到了。　　項嘯鳴突然想起了什麼，說道：“對了，少爺，有一點很奇怪。”　　“什麼奇怪？”　　“打架的理由。”項嘯鳴說道：“和章文強一起出事的幾個小子說，砸場子的只是幾個普通的學生混混，英劍高中的，而且，他們並不知道那場子本身就是我們義字會罩着，打着少爺你的旗號跑過去收保護費了……”　　英劍高中的混混，打着少爺的旗號……甄英雄和愛利絲同時眼角一垂，已經猜到那笨蛋是誰了，英劍高中的禿老虎！　　球球的，那小子什麼時候成了少爺的手下啊？看來，他賭球輸大發了，怪不得那麼大方多送了少爺十萬……不，是七萬塊呢，敢情想用少爺的名字去唬別人斂財啊。　　項嘯鳴還沒來的及去找那幾個小混混算帳，所以不曉得那個小子就是楊光虎，繼續說道：“文強那小子也愛鬧，以為那小混混就是信口胡謅，隨口逗了他兩句，沒想到那混混居然真的很了解少爺，甚至知道少爺的口頭禪……”　　口頭禪？甄英雄知道自己的口頭禪就是‘少爺’‘球球的’，雖然這不是什麼秘密，但確實只有身邊的人才清楚，普通的小混混，並不夠資格與自己來往，也就不會知道這個口頭禪了。　　項嘯鳴看了一眼愛利絲，有些顧及，卻還是說道：“最後，他還說，他不但是少爺您的親信，還深得太子妃的信任……”　　“太子妃？”　　愛利絲一怔，茫然，而甄英雄，看着她，汗都下來了，更能肯定了，這個稱呼，就是楊光虎那王八蛋第一個喊出來的，因為少爺我沒有辯駁，所以，他認定的太子妃是……　　不是自己的事，項嘯鳴就直言不諱，“就是您，愛利絲……不，是思慕小姐，他說的太子妃，就是您。”　　“什麼？！”　　愛利絲的臉刷就紅了，然後，綠了，接着，白了，最後，咬牙切齒要抓撓甄英雄一般問道：“這是怎麼回事？甄英雄……”　　“誤會，這絕對是一誤會，球球的，那小子自己這麼理解的，我有什麼辦法？”甄英雄趕快轉移話題，“然後呢？既然是這樣，他們就不可能打起來才對啊，而且，那小混混少爺認識，不可能傷的了文強啊，文強可是闌度訓練出來的。”　　“這就是奇怪的地方，文強，不是被小混混打傷的，而是為了保護小混混，差點被人殺了……”　　“啊……？”　　看這一臉迷惑的太子太子妃，項嘯鳴皺眉，臉色沉重而茫然，道：“這一架打的就是這麼不明不白，本來坐在旁邊一台機子前若無其事的一個打小鋼珠的傢伙聽到他們的對話，突然過去抓住那個小混混，問他剛才說些什麼，那小混混好象罵了他一句什麼，然後那人就突然發怒，將那混混三根手指生生掰斷……”　　生生的掰斷了三根手指？！甄英雄與愛利絲忍不住去幻想一下那疼痛，直咧嘴，五指連心啊，一下斷三根，得多疼啊？　　項嘯鳴道：“文強一看嚇到了客人，趕快上去阻攔那奇怪的傢伙，想把他抓了，卻不知道那傢伙從那裡抽出來的匕首，小腹一刀，肩膀一刀，出手很快，但好象是故意避開了要害……”　　愛利絲和甄英雄聽的有些發矇，這什麼和什麼啊？聽這意思，過去擺平禿老虎的章文強，和禿老虎一起，被一個奇怪的傢伙擺平了？　　章文強是闌度調教出來的手下，專門負責學生比較集中的永華大街所有網吧，歌廳，遊戲廳，酒吧，D廳等等小型娛樂場所的安全問題，身手不會遜色於項嘯鳴手下的阿東耿南，居然被人輕易的捅了兩刀，甄英雄詫異，身手比文強厲害不希奇，希奇的是，明明知道文強的身份還敢動手的膽量。　　“對方几個人？”　　“兩個，一男一女……”項嘯鳴的話讓愛利絲臉色一變，甄英雄的眼中也閃過驚訝，“可是那女的基本沒怎麼動手，只是踢傷了幾個小混混，我們的人，都是被那男人傷的，而且，那男的似乎最想殺的，就是那個混混頭子，只衝他一個人下手，文強就是為了保護那小混混才又被扎了兩刀的……”　　一男，一女，身手如此好，殺人不眨眼，這樣的組合搭配，很像是……　　甄英雄將目光盯向了愛利絲，語氣中沒有絲毫的感情，聲音不大，卻是讓項嘯鳴一驚，“愛利絲，可以肯定他們的身份了嗎？你應該對這樣的組合很熟悉吧？例如，很像是，菲茲傑拉德世家的殺手……”　　……　　“楊……楊……”　　“楊光虎，太子爺，小的叫楊光虎啊！”　　醫院一高級病房，左手被繃帶纏的和大饅頭似的楊光虎依然是那副木乃伊模樣，早上才清醒過來的他因為連心的疼痛正在和爹媽發脾氣，見甄英雄居然來看他，激動把親爹親媽拋在腦後了，差點沒從床上掉下來把他老媽砸在下面，而小楊他爹老楊，撇撇的流汗，天啊，這就是那殺人不償命的恐怖太子爺啊？　　“咳，楊光虎，呵呵。”甄英雄很不客氣的坐到了沙发上，“這兩位是……”　　“鄙人楊茂華，興隆證卷的總經理，甄少爺，久仰久仰……這是內人……”　　“楊總經理是吧，少爺找你兒子有點事，兩位不介意吧？”甄英雄對他楊茂華都沒興趣，更何況她那風騷的內人啊。　　愛利絲就看不慣甄英雄這種缺乏最基本禮貌的行為，想說點什麼，卻找不到話題，但坐到沙发上的一舉一動卻比甄少爺還擺譜，動作更高貴典雅，到底是大家千金啊，老楊不敢正眼打量，生怕挪不開眼睛褻瀆這美女，而那風騷夫人也是自慚形愧。　　興隆證卷甄英雄是知道的，這也是他態度冷淡的原因，如果沒有必要的交往，沒有人願意和姦商打交道，這位楊茂華，目前麻煩纏身，甄英雄不想和他套近乎，就是不想他開口求救，涉嫌三支股票的暗箱操作，證管辦已經聯合警察對他立案審查，他的證卷公司已經被暫時性的勒令停業，甄少爺可沒那麼笨和這種人打交道，當然，最主要一個原因，還是因為告訴他這些的人是白果，白果的一個姐妹剛好負責這個案子，小白同志也是逗趣無聊的時候，詢問甄英雄是不是參与了黑庄……　　太子爺不賞臉，楊茂華就是介意也不敢說啊，識趣的拉着夫人退到了一邊，他是聰明人，兒子被人打傷住院，甄少爺親自過來，肯定是要幫兒子討回個公道啊，看來這臭小子並不是吹牛，他還真認識這位大名鼎鼎的甄少爺，有事相求的話，讓兒子出面不也可以嗎？卻不知，甄英雄早在他臉上印了個兩個大大的英文字母，NO！　　“太子爺，太子妃，您二位可要幫我報仇啊！那人，那人他是要殺我啊！”　　愛利絲臉一紅，實在適應不了太子妃這個稱呼，見甄英雄臉都不來變的，更生氣，這小子到坦然啊。　　“小子，先告訴少爺，那人為什麼要突然對你動手？你到底怎麼招惹他了？”甄英雄總覺得，昨晚傷害韓慧恩的人，很可能與這件事情有些聯繫。　　禿老虎舉着自己那饅頭拳，一臉的驚恐，看來，昨晚的流血事件把他嚇的不輕，“太子爺，我想了一夜了，真不知道他為什麼平白無故的招惹我，突然就抓着我的脖領子把我提了起來，我看他聽到您的大名還敢那麼猖，就笑了他一句……真的，我只笑了他一句，然後他就掰斷了我的手指，那女的拉他離開的時候，我說我記住他了，肯定……肯定會請太子爺您為我報仇的，結果，那男的就掏出刀子來要殺我，要不是那位章老大拼了命的攔着，警察趕過來，我，我早死了我！”　　想了一夜？你小子醒過來還不到一個小時呢吧？小混混說話就是靠不住，甄英雄臉色一肅，問道：“你笑話他什麼了，居然惹他如此生氣？”　　禿老虎表情有點尷尬，“我說……那個……其實也沒什麼……”　　“說！”　　“我笑話他是九指乞丐！”甄英雄一喝，禿老虎嘴一溜就全招了。　　九指？！　　愛利絲沒什麼反應，甄英雄先迷惑，接下來，卻表情大變，然後漸漸陷入沉思，禿老虎不敢說話，一時間，屋裡安靜到了極點。　　一男一女，殺手世家模式的搭配，殺人不眨眼的冷酷及殺人技法的專業，九指的男人因為聽到了少爺的名字，不，應該說是少爺的口頭禪而突然發飆，想要殺了楊光虎的動機……甄英雄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怪異的是，難看的臉色卻沒有掩飾住眼角那一道異彩，長長的吐了口氣，如此分析，一切的事情就合理了，包括，為什麼有人要殺韓慧恩！　　“打擾了，少爺我還有事，先離開了。”甄英雄站了起來，笑着，卻很有威脅的味道，“小楊，哦，還有伯父，伯母，和警察那裡直接說是那個砍人的傢伙挑釁就可以了，至於小楊你在少爺場子里鬧事的責任，我不會追究的，你們也不會自找麻煩的，對嗎？”　　“對對對，甄少爺，我們曉得怎麼辦的，真是太感謝您了。”楊茂華正擔心這位太子和兒子算帳呢，聽他這麼說，當然是感激萬分了，而且，那聲‘伯父’‘伯母’，早把這兩口子給蓋暈了，天啊，如此稱呼自己的，可是黑道大少啊。　　愛利絲茫然的跟着甄英雄，突然見他在門口停下腳步，險些撞他身上，還未責怪，先聽他淡淡問了一句，“小楊，那個人缺的手指，是右手的食指嗎？”　　禿老虎一怔，愕然的點了點頭，“恩。”　　“是嗎？呵呵。”甄英雄一笑，見愛利絲沒有什麼反應，拉着她走出門去，“那你塌實的留在這裏養傷吧，放心，不會有人跑這裏來殺你的，少爺有足夠的人手保護你。”　　楊光虎感激涕零，可惜，聽到少爺後面的話，他那感動立刻被衝散的十分之七。　　“不要忘了辦理住院手續，住院費是不能打折的，還有，保鏢的伙食費直接交給保鏢頭子就可以了……”　　太小氣了吧？楊光虎冷汗之後，不禁奇怪，甄少爺怎麼知道的？那個人，少的手指，是右手的中指……　　……　　愛利絲擔心韓慧恩的傷勢，又想不通是什麼人會突然對她下手，有些魂不守舍，卻沒發現甄英雄也在思索着什麼。　　走出醫院，項嘯鳴已經將甄英雄的瓢蟲開來了，還沒有上車，一輛銀灰色的大切諾基似乎有意停在了甄英雄的車前，甄少爺很不爽，因為看到了最膩味看到的人，刑警隊隊長原野，以及，副隊長方言。　　當然，甄少爺只是膩味這輛銀灰色的切諾基以及原野方言，絕對不包括從車裡下來的小警員，白果。　　三雙警察的眼睛盯的甄少爺恨也不是，飆也不是，生怕白果誤會自己連她也敵視了，卻未發覺，方言與原野眼中的重點，是甄英雄，而白果，則把目光送給了‘王思慕’。　　“甄英雄，很早啊，昨天發生的事情……”　　“與我無關。”甄英雄現在沒心情和原野鬥嘴皮子，笑道：“原隊長，我只是來醫院看一眼我的學生，就這樣，不好意思，我還要回學校給我的學生上課，再見。”　　原野吃鱉，方言卻不是善茬子，“甄先生，看來你已經知道昨晚在‘暢遊神’遊戲廳發生的事情了，被砍傷的八個人，都是你的手下……”　　“注意你的言辭方警官，我是合法公民，我有正當職業，我是老師，我只有學生，沒有所謂的手下。”甄英雄一點面子不給，看方言比看原野還不順眼，因為這小子總是有意無意的擋在自己和白果之間，而且，他比原野城府深的多。

# 第262章 兄弟姐妹們

　　方言沒想到自己一句話就被甄英雄用無聊的言辭塞了回來，偏偏讓自己無法辯駁，鬱悶啊，卻見白果不客氣的走到甄英雄面前，冷冷道：“沒你的事情你大清早的跑到醫院來做什麼？甄英雄，你給我交代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麼？昨天打架事件的起因又是什麼？！”　　看一眼甄英雄，看一眼愛利絲，絕對的假公濟私，甄英雄最討厭的就是白果和他打官腔，可偏偏還不能生氣，“情……咳，白果警官，我昨天一直在漢宮，早上才知道我有個學生，對了，你也認識的，就是那個楊光虎，被人給打了，作為一個老師，我來看望他而已，我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啊，你去問他吧。”　　白果很想問問，你一個四方高中的老師，管的着人家一個英劍高中的學生嗎？更想問問他，來看學生，用的着帶着王思慕嗎，可顧及身後兩位上司察覺到自己的問題有私人企圖，只能沒好氣的翻了甄英雄一眼。　　“如果沒什麼事情，我先告辭了。”甄英雄打開後門，很紳士的請愛利絲上了車，這才自己鑽進了駕駛位，隱蔽的對着白果嘟了下嘴，做了個飛吻，白果臉一紅，懷疑卻消除了不少，甄英雄用行動告訴她，他與王思慕之間，只是同事，有禮貌的距離。　　“你相信他說的話嗎？”　　原野的問題，方言幾乎沒有思考，搖頭一笑，“相信才怪。”　　白果斜眼一看項嘯鳴，這位不屑正眼去看警察的鐵漢也禁不住這位準少奶奶的目光，頭一低，我閃吧我……　　“項嘯鳴，你站住。”　　“是，少……咳，白果警官有什麼事情嗎？”　　項嘯鳴差點沒把‘少奶奶’給喊出來，心裏邊還糾正呢，真要算少奶奶，也是二少奶奶吧？　　白果冷冷問道：“昨晚的事情，你都知道些什麼？你們被砍傷的幾個人，很不配合我們的工作你知道嗎？”　　項嘯鳴和警察打交道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三個字就能回答所有的問題，“不知道。”　　白果本來就沒想着他能說，第一個問題就是煙霧彈，“那麼是誰通知甄英雄過來的呢？你不會也說自己不知道吧？”　　“知道，是我。”　　“幾點？”　　“七點一刻……”　　項嘯鳴一怔，看到白果眼中突然閃過的一道寒光，暗叫不好，日了，這下壞事了！　　原野與方言見項嘯鳴臉色大變，還以為這個問題有什麼玄機呢，認真的想着，七點一刻通知甄英雄過來醫院，難道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嗎？卻沒注意到，白果已經在磨牙齒了。　　這個問題中的問題原野和方言肯定想不通，因為與案子本身一點關係都沒有，四方高中的老師上課時間是八點，沒有過全勤記錄的甄老師為什麼七點一刻就與王思慕在一起了呢？　　難道，他們又是碰巧在早點鋪遇到的嗎？白果眉頭跳了跳，死流氓，這世界上沒有這麼巧的事情吧？！　　項嘯鳴見勢頭不對，已經開溜，他媽的，老子一夜沒睡，果然大腦遲鈍了，居然犯這麼低級的失誤，少爺，對不住您啊……　　……　　“愛利絲，冰恨天的人，都是被快樂谷集團掩護了起來，對嗎？”　　甄英雄的話讓愛利絲一驚，雖然甄英雄早就肯定了自己與快樂谷集團的關係，也可以說，從自己身份暴光的一刻起，甄英雄就有足夠的理由去肯定了，可自己卻從來沒有正面承認過，現在他為什麼突然問這個問題啊？　　“我不知道。”　　甄英雄並不在意愛利絲的不合作，繼續說道：“那我問你一個你一定知道的問題吧，想要進入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就要經過為期二到四個月不等的考核培訓，沒錯吧？”　　無論甄英雄還是闌度，都沒有告訴過愛利絲他們曾經參加過那個考核的事情，所以，甄英雄的話無疑是一個炸彈，“你，你怎麼知道的？！”　　“殺手在考核之前，都會抽取到一個號碼牌代替自己的名字，我想問一下，如果考核通過了，正式進入了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他們的號碼還有用嗎？”甄英雄奇怪道：“就好象，羅比，韓慧恩，藍涯，微兒，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名字，那還有屬於自己的號碼嗎？”　　“有些人有，但有些人沒有。”愛利絲不知道甄英雄是怎麼知道這些事情的，雖然震驚，但她覺得這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沒必要隱瞞，“一個殺手本就要拋開一切感情，而名字都是父母取的，是最容易忽視的感情枷鎖，所以，很多人都選擇拋棄，你知道的人當中，只有慧恩姐依然使用着她出生時的名字，但這並不絕對，很多人在加入世家之前就有過無數個名字，沒有人會去重視這些，也有的人現在使用着的，就是你說的那種號碼，用数字取代名字……”　　“原來如此啊。”甄英雄一笑，喃喃道：“我記得，那個人的號碼是……十三號……”　　……　　因為黑市拳大賽在即，各大黑幫組織首腦即將來訪，甄天與蘇影又不知道在忙些什麼，完全撒手了義字會的事情，木子華幾乎一個人挑起了所有的擔子，要忙着預備酒店，布置人手，為大賽期間的安全問題等等做準備，根本沒什麼時間來學校，甄英雄反倒舒服了不少，將他的辦公室佔為己用。　　愛利絲當然不會亂跑，但也要提防她的小動作，樂樂與小愛，四小魔女，都在學校上課，因此，不能保證她不會藉機綁架一個，當然，上課時間她不敢，人太多，但上女廁所卻沒有保證了，因此，甄英雄專門把蘭兒鳳兒調到了身邊。　　蘭兒與鳳兒的任務，就是在校期間，輪流跟在愛利絲身邊，包括上廁所，進女更衣室，要時刻確保她身上沒有殺傷性武器。　　如果只論身手的話，甄英雄知道，蘭兒鳳兒恐怕合起來也未必贏的了愛利絲，但說到做人的圓滑狡詐，愛利絲卻遠遠不夠，大智慧與小心眼，根本不是一個檔次，不在一條平行線，所以，愛利絲還真拿着兩個女人沒辦法。　　一天的課上下來，愛利絲又想咬甄英雄了，自己早上吃的多了些，當然要去廁所，可問題就在於，一個女人方便，另一個女人看着，雖然隔了層門板，可愛利絲還是覺得難堪，似乎稍微用力發出聲音就會被恥笑一般，太難為情了。　　“甄英雄，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麼時候啊？”　　愛利絲望着開車的甄英雄，琢磨着是不是上去拉一把方向盤，來個同歸於盡。　　“你要是想和少爺同歸於盡，共赴黃泉，恩恩愛愛的到地獄也不分開的話，我個人還是滿期待的，也許還能去拜見你的親生父母，這樣你失去的記憶也就回來了，呵呵。”甄英雄似乎看出了愛利絲的用心，打了個趣，他當然知道愛利絲也只能是想想，沒人願意去死的，“貓咪……”　　“叫我愛利絲！”愛利絲賭氣，卻沒發現自己很像個和愛人斤斤計較的小女人，這樣容易生氣，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在甄英雄面前，她變的無法高傲，無法大方，“我不是你的貓！”　　“好吧，寶貝兒……”　　“叫我愛利絲！誰是你的寶貝兒？！”　　“行，親愛的……”　　愛利絲頭都大了，為什麼就一個稱呼他也氣自己啊？磨着小牙，瞪着甄英雄，見他一副嬉皮笑臉，擺明是故意的討厭模樣，嘆了口氣，“你還是叫我貓咪吧……”　　“這就對了，呵呵。”對於愛利絲，甄英雄不想看到她那副冰冷的失去自我的樣子，所以無論多小的事情都要氣她，這樣才能感覺到她的真實，只有真實的東西，才能被看穿，被看透，被更好的理解與掌握，甄英雄露出勝利一笑，“貓咪，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當然，你們只能是見面，這也算少爺對昨晚的事情向你道歉了。”　　愛利絲迷惑，“你讓我見誰？”　　“藍涯。”　　……　　“甄少爺，感謝你遵守了自己的約定，但我依然想知道，你既然不想難為小姐，又為什麼不肯放小姐回去。”　　藍涯身上有不少淤傷，但愛利絲看的出來，那並不是被虐待，而是在打鬥中留下的，她見到藍涯的地方，是漢宮地下二樓的健身俱樂部，具體些說，是二樓的五號健身房，門板上寫的請清楚楚，‘內部專用’。　　在健身房最裏面的房間，是個練習拳擊的小會場，幾十個人在擊打沙袋的聲音，讓愛利絲明白了義字會為什麼可以傲領朗朗市黑道，他們在各方面培養人才，甚至是打手，也有系統化的訓練，這裏，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場所罷了。　　愛利絲進來的時候，藍涯正在與耿南公平的較量，愛利絲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從台上被打下來的人，是甄英雄那個身手迅猛兇悍的手下，而不是藍涯。　　藍涯的身手有這麼好嗎？愛利絲並沒有看不起藍涯這個人，但真的沒有高看過他的身手，畢竟，藍涯一直頂着殺手世家最沒用殺手的光榮稱號，甚至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懷疑他是怎麼通過的考核，如果說這傢伙唯一值得人尊敬或者仰慕的，就是運氣了，這麼沒用都死不了，不佩服不成啊。　　耿南暈過去了，被手下送去了醫務室，阿東打開了健身房辦公室的門，把幾位請了進來。　　在有其他人的時候，愛利絲那種與生具來的冷艷，高貴，又重新回到了身上，看到藍涯並沒有如自己想象中的鐵鐐加身，還擁有很大空間的自由，她茫然不能理解，卻知道甄英雄會給她一個答案。　　“少爺沒有必要回答你的問題。”甄英雄坐到辦公椅上，看着沙发上高雅品茶的愛利絲，笑道：“你只要看到，我是一個尊重約定的人，並沒有傷害你家小姐就好，這樣你才能放心的為我工作，不是嗎？當然，我也是從這方面，來向你證明，對於你的微兒，少爺同樣不會傷害。”　　“甄英雄，你究竟想要做什麼？為什麼要藍涯去參加黑市拳大賽？”愛利絲為了自己的形象，忍着沒有把那一杯紅茶潑到甄英雄那張臭屁的臉上。　　“為了讓他沒有退路，只能向我效忠。”甄英雄望着藍涯，又看了看愛利絲，想了想，補充了一句，“也算是幫他解脫，幫他們解脫，因為，少爺我覺得，我很尊重他。”　　你哪點尊重他了？！愛利絲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就是看甄英雄不順眼，總覺得他自以為是，可藍涯的表情卻是微微一變，然後苦笑，看甄英雄的眼神卻有某種感激的神采，他知道自己輸給甄英雄了，因為他看穿了自己。　　“甄少爺，你肯我讓我見愛利絲小姐，怕沒有如此簡單吧？”　　“也不是很複雜，我還想從你這裏了解一些你可能知道的情況，然後……”甄英雄表情一冷，“讓你們知道自己的處境。”　　藍涯從甄英雄眼中看到一種不是針對自己的殺機，“什麼情況？”　　甄英雄淡淡說道：“韓慧恩，險些死掉，我要確定兇手的身份，而你，應該知道他是誰……”　　愛利絲臉色立刻變了，而藍涯，也是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把昨晚發生的事情講了一遍，藍涯的眉頭越皺越緊。　　“藍涯，那個右手少了一根食指的人，你應該認識吧？”甄英雄說道：“他，應該是兩年前進入殺手世家的一個殺手，他的殺手編號應該是……”　　“十三。”　　藍涯淡淡的兩個字，卻讓愛利絲臉色瞬間的蒼白，而甄英雄，也終於驗證了自己的懷疑，果然是他！　　愛利絲的聲音有些顫抖，“阿藍，你的意思是，要殺慧恩姐的人，是……”　　“殺手世家，鈴木優美組的十三。”藍涯搖頭苦笑，“我不認識，甚至沒見過，僅僅是聽說過而已，他喜歡用刀，因為右手失去了食指，是個名副其實的暗殺者。”　　“鈴木優美？”愛利絲一怔，“你說的是……哈恩叔叔身邊的那個鈴木優美？”　　藍涯點了點頭，“是她，父親身邊的八個兒女中，最得寵的鈴木優美，據說，在羅比成為愛利絲小姐您的老師之前，她是羅比的搭檔……”　　羅比那變態的搭檔？！球球的，那一定是很可怕的女人吧？甄英雄聽的雲里霧裡，“喂，你可不可以說的清楚些？什麼父親啊，兒女的，小組什麼的，能說明白點嗎？”　　愛利絲對於殺手世家顯然並不了解多少，目光也看向了藍涯，藍涯倒痛快，說道：“正如甄少爺你猜測的一樣，因為暗殺目標的性別決定了出入場所的不同，所以殺手世家是以一男一女搭配的小組執行任務，就好象，慧恩與被你殺掉的童戰為一組，我與微兒為一組，甚至是，羅比與愛利絲小姐為一組般……”　　關於這點，愛利絲倒是知道，甄英雄有些佩服自己居然能猜到這個了，男女搭配幹活不累，敢情殺手世家也深刻理解這個道理啊。　　藍涯繼續說道：“雖然殺手不需要感情，可必須忠於世家，所以，在家族中，大家都以兄弟姐妹相稱，尊稱家族的家主為父親，家族長輩為叔父，姑母，所有殺手分成小組，每組八到十人，小組以組長為名，例如，慧恩與童戰就是羅比組的，羅比，是他們的兄長，我和微兒是巴猜組的……”　　“少爺對你哪個組的沒興趣。”甄英雄打斷道：“你說的那個鈴木優美是怎麼回事？”　　“那是父親身邊最受寵愛的八個兒女之一，當然，我所指的寵愛，僅僅是他們的殺手能力得到了父親的認可，是父親最看中的人而已。”藍涯道：“據我所知，鈴木優美現在並沒有搭檔，因為沒有必要，她是父親身邊唯一的保鏢，傳言說，她是僅次於羅比的殺手，你剛才提到的十三，就是她小組中的人物。”　　甄英雄笑道：“我可以理解為，因為他是鈴木組的殺手，所以他很可怕嗎？”　　“你說呢？”藍涯反問道：“慧恩是羅比組的人，雖然是偷襲，但能重傷慧恩，他的可怕還需要我說嗎？他和慧恩一樣，是很善於貼身暗殺的殺手。”

# 第263章 愛利絲的愛

　　甄英雄很清楚韓慧恩的身手，項嘯鳴上次雖然是有心相讓，但不能否認，他要想打倒韓慧恩，始終要費些力氣的，那一次，是他用偷襲先傷了韓慧恩，而後，自己又在人家要害上給了一腳，嚴重影響了人家的發揮……　　“他為什麼要去殺慧恩姐？”愛利絲雖然這樣問，但顯然已經知道了答案，“他為什麼會知道慧恩姐在醫院？！”　　“要殺韓慧恩，是因為他看到韓慧恩與嘯鳴在一起，並且沒有受制的樣子，認為她背叛了家族，至於為什麼知道韓慧恩在醫院，大概是個巧合吧，因為他並不是去殺韓慧恩的，而是想要去做了楊光虎那小子。”甄英雄伸出右手，勾了勾食指，道：“楊光虎不是說了嗎？他要把那個傢伙只有九根手指的事情告訴少爺。”　　如此一說，愛利絲，藍涯，甚至是門口的阿東也不能理解，愛利絲蹙着柳眉，問道：“他要殺楊光虎，就因為這個嗎？但你的人不是說了嗎？是他先對楊光虎動手的，所以楊光虎才說了那樣的話啊。”　　“他所以對楊光虎動手，就是因為楊光虎對章文強吹牛的時候，說出了少爺的口頭禪，這讓他很激動，而他要殺楊光虎，就是因為這一激動暴露了身份，想要滅口。”甄英雄嘿嘿一笑，不等愛利絲等人發問，道：“他的那根食指，是被少爺我砍下來的……”　　愛利絲與藍涯，全愣了。　　……　　“十三，你是想死嗎？”　　美麗而冷艷的鈴木優美出現在電腦屏幕中，電腦前，一個樣貌極其普通的黑衣男子誠惶誠恐的站着，只看外貌，很難判斷他的國籍，黑頭髮，黑眼睛，卻有西方人的面部線條，給人很怪異的感覺，他的身後，老闆椅上，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正擺弄着一把摺疊水果刀，這美女一頭長發，五官精緻，屬上上之姿，但眉宇間那份近乎放蕩的妖媚讓她有些掉價。　　“對不起，家姐，我，一時衝動……”　　“一時衝動？這就是你對我的回答嗎？”鈴木優美沒有一點的表情，“你昨晚才到朗朗市，就與義字會的人發生衝突，暴露了冰恨天，用四個字作為解釋，你認為能得到家族的原諒嗎？”　　十三不大的眼睛中閃過絲恐懼，“家姐，雖然我可能暴露了身份，但我卻發現了一件大事！絕對可以將功贖罪，這直接關係到愛利絲小姐目前處境的危險！”　　鈴木優美表情微微一窒，淡淡道：“說。”　　犹如看到生機，十三說道：“韓慧恩，出賣了我們，出賣了愛利絲小姐！”　　……　　關閉了畫面，十三長長吐了口氣，他身後的高挑美女站了起來，看着十三渾身無力的靠躺在了她剛坐過的座位上，很有譏諷味道的說道：“恭喜你，撿回來一條小命。”　　“如果你是在諷刺我，那麼，你不會比我活的長，小島夏子。”十三冷酷的表情讓人懷疑，剛才還額頭冒汗的人是不是他。　　這叫做小島夏子的女人嬌嬌一笑，並未吃他這一套，而是跨腿坐到辦公桌上，裙擺上撩，絲毫不介意自己大腿走光，很性感的翹起二郎腿，展示着自己那值得驕傲的修長的絲襪美腿，隨手丟給十三一個蘋果，笑道：“十三，你為什麼肯定那個甄英雄，就是你的仇人呢？”　　聽到這個問題，十三渾身的肌肉一緊，冰冷的殺氣立刻充斥到屋子的每一個角落，“一定是他，中國人，總是很臭屁的自稱少爺，張嘴閉嘴的‘球球’，世界上不存在如此的巧合，我敢肯定，那個甄英雄，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目標，在兩年前的考核中，砍掉我食指，讓我險些因為無法開槍而落選的仇人……”　　五指，不，應該說是四指發力，完全鑲入了蘋果之中，看着外溢的汁液，十三咬牙說道：“一定是他，那個多管閑事的七十七號……”　　……　　哈恩大叔的臉，陰冷，鈴木優美站在他面前，沒有再發出任何聲音。　　一旁的沙发上，已經可以下床走動的羅比只是臉色蒼白了一些，卻沒有因為聽到這個消息而有太大的震驚，而是帶着嘲笑的口吻說道：“我的父親大人，家族的自信似乎釀造了今天的麻煩啊，殺不死的甄英雄，居然是兩年前家族自己培養出來的怪物，您要怎麼做呢？”　　鈴木優美冷冷看了一眼羅比，“兄長，殺不死甄英雄的，是你而已。”　　“鈴木，我會殺了你。”羅比眼神中射出一道寒光。　　“你能殺了我，但你也活不了。”鈴木手一抬，一把小巧的掌心雷已經對準了羅比，“你能躲開子彈嗎？”　　躲的開才怪！羅比襠部被甄英雄重創，別說躲子彈了，剛能走，還不能跑呢，但羅比並不是一個喜怒言於表的人，一笑，目光一轉，不去看鈴木優美，這個女人，很不正常。　　哈恩終於開口了，“如此看來，愛利絲小姐的處境已經很危險了，她已經接近了甄英雄，很可能還沒有覺察到被甄英雄玩弄於股掌之中，想要殺掉甄英雄，已經不現實了，這樣一來，夫人計劃在黑市拳大賽之前打擊甄天的意圖已經行不通了，當務之急，就是在甄英雄對愛利絲小姐下手之前，想辦法解救她。”　　羅比閉目思索了片刻，突然問道：“藍涯和微兒呢？”　　“試圖聯繫過，但沒有消息。”鈴木優美似乎就不會產生表情，淡淡道：“基本可以肯定，已經死了。”　　羅比明白這個冷酷女人的意思，雖然他們還有被甄英雄活捉的可能，但對於家族來說，他們已經被判處了死刑，因為，他們讓愛利絲陷入了危險之中。　　哈恩點燃一棵雪茄，望着淡藍色的煙霧在眼前散去，似乎下了某種決心，“優美，通知卡瑪，帶着他的弟弟妹妹，立刻到冰清莊園來。”　　鈴木的表情終於微微一變，“可是，父親，卡瑪被羅伯特先生調去，準備與意大利黑幫洽談一筆軍火生意，負責談判期間羅伯特先生的安全……”　　“換另一組去接替他的任務就好了。”哈恩掐滅了雪茄，看着羅比，道：“我要卡瑪替代羅比，代表冰恨天，參加黑市拳大賽，我要他掐斷甄英雄的脖子！”　　“哦？”羅比的笑依然難看，“怎麼了我的父親大人，您不怕羅伯特會斥責我們的家族嗎？還是說，您終於決定幫助夫人實現理想了？”　　“不。”哈恩嚴肅的表情透着堅定的決心，這位殺手家族的家主認真了，“做為一個殺手家族，我們要做的，只是殺人，這其中就包括，殺掉所有企圖傷害愛利絲小姐的人，對於戲耍她的甄英雄，更是不可原諒。”　　……　　“甄英雄，我知道你為什麼要我繼續做王思慕了。”　　晚飯吃的炸醬面，愛利絲挑着碗里的麵條，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　　甄英雄沒什麼反應，繼續盯着電視，想看看晚間新聞關於昨天晚上那起流血事件是怎麼報道的，“哦。”　　心不在焉的回答就是不尊重啊，愛利絲雖氣，卻還是說道：“你要讓我媽媽和哈恩叔叔以為我並沒有被你挾持，而是為了接近你，假裝與你……與你好，這樣，他們一旦發現慧恩姐可能背叛了家族，就會覺得你是故意在耍我，為我的處境而擔心，卻不敢輕舉妄動，偷偷的想要通知我被你蒙在鼓裡，這樣一來，反到容易被密切注意這一切的你發覺到他們的動作，從而尋找到蹤跡，對嗎？”　　小丫頭果然聰明，甄英雄點了點頭，‘恩’了一聲，承認的很痛快，“避開明目張膽的火拚，會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傷亡，而且，他們覺得是偷偷的，我卻看的很清楚，我是在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任。”　　“我就知道，難怪慧恩姐出事之後你並不擔心綁架我的事情穿幫呢，甄英雄，你是狐狸，你比狐狸還狡猾！”愛利絲更吃不下去了。　　“先算計我的是你們才對吧？”甄英雄打了個飽嗝，把碗送回了廚房，回來坐到愛利絲身旁，笑道：“貓咪，你們是獵人嗎？不是吧，所以，我也不是狐狸，就算是，你也沒資格評價。”　　愛利絲氣的一摔筷子，抓住甄英雄的脖領，將他壓倒在沙发上，急道：“你這樣會害死慧恩姐的！”　　“那我就該死嗎？”甄英雄雙手在愛利絲的小胸脯上一抓，愛利絲一聲羞叫，被甄英雄抓到機會一個翻身，從沙發摔滾到了地板上，將她反壓在身下，“你在向我開槍的時候，為什麼沒問問自己，我為什麼就應該被你殺死？”　　愛利絲本還在反抗，力圖將甄英雄推開，可聽到他的問題，不禁啞巴了，“我……”　　就這兩下子嘴皮功夫，還不如小愛呢，和少爺鬥嘴，不是自己找彆扭嗎？甄英雄笑道：“你要殺我我還給你煮麵吃，你對我隱瞞了那麼多我還把自己的全部計劃告訴你，愛莎，你不覺得應該愛上我了嗎？”　　愛利絲本就覺得愧疚，也覺得自己確實沒資格和甄英雄談條件或者責怪他，但她卻最怕聽到那個‘愛’字，甄英雄對她的坦白，只會讓她恐懼，對她的溫柔，只會讓她害怕，愛利絲髮覺自己現在就很難去恨甄英雄，雖然討厭他，但那種討厭之中，卻有奇怪的感覺逐漸成長着，讓她茫然，讓她期待卻痛苦。　　自己，不會真的愛上他吧？　　“我就是愛上一頭豬，也不會愛你！”愛利絲伸手擋住了甄英雄的嘴巴，“你休想占我便宜，甄英雄，我一定會殺了你。”　　“不佔就不佔。”甄英雄起身坐到沙发上，腿一盤，“少爺是利用了你的慧恩姐姐，她受傷也是我沒想到的，為了怕你擔心，我把手下能調動的精英都派到醫院去了，現在聽你這麼一說，我才明白，我保護她干什麼？你們都是敵人，都想要我的命，救一隻不懂感激的狼？我幹嗎做濫好人啊？現在我告訴嘯鳴，所有精英都該來保護少爺我，而不是韓慧恩。”　　說罷，真的把手機拿了起來，愛利絲一見，趕快從地上爬起來，跳到了沙发上，“不要，你不能這樣！”　　甄英雄甩開愛利絲的手，“為什麼不要？”　　愛利絲急啊，殺手世家的殺人手段她是知道的，既然韓慧恩已經成了他們的目標，那就不會放棄的，“你，你答應我不傷害慧恩姐的！”　　球球的，現在你想起來少爺的話了？甄英雄不屑的一仰頭，“要殺她的不是我，再說，你都要殺我了，我幹嗎還要遵守誓言啊？”　　“我……我錯了總可以了吧？我說說而已的，我不殺你了！”愛利絲也是高傲的丫頭，低頭認錯，差點哭出來，哪受過這氣啊？　　“認錯了？”　　愛利絲咬着嘴唇，恨恨的點了點頭。　　甄英雄一笑，“我不信，你不是真心的，敷衍我而已。”　　見甄英雄又要撥電話，愛利絲趕緊的撲上來抱住他的胳膊，“我是真心的！算我求你好不好？”　　“好啊。”甄英雄無聊道：“證明你是真心的，我就不打這電話。”　　愛利絲一怔，“怎麼證明？”　　“親我。”甄英雄終於露出了狼的本來面目，笑的齷齪之極，“你主動親我，說你愛我，我就相信你。”　　“你……你無恥！”愛利絲可明白過來了，這小子故意涮她呢，倒也難怪愛利絲會上當，過去根本沒人和她開過這樣的玩笑，甚至是沒開過玩笑。　　甄英雄卻不依不饒，“愛莎，你真不親？你不愛我，就是恨我，恨我就是要殺我啊……”　　“我……”愛利絲在這方面就是一白痴，生怕甄英雄撤掉對韓慧恩的保護，“甄英雄，你不能占我便宜！你說過的，我，我是你好朋友的妹妹！”　　哎呀球球的，這時候你承認自己是闌度的妹妹了啊？看到愛利絲言不由衷的表情，甄英雄只覺得她的話不負責任，本來只是玩笑，現在有些認真了，“現在這社會，朋友妻都不客氣，何況你是她妹妹，把你娶了，我們關係就更近了，親！”　　“我……我是你女朋友好朋友的姐姐！”愛利絲是羞急了，不認的親戚全成搪塞的擋箭牌了，可她越是如此不負責任的說話，甄英雄越覺得生氣，這麼繞口你都說的如此流利啊。　　“女朋友的好朋友我都睡，何況是你！”甄英雄完全是一派的色狼相，“讓你認他們你不認，現在知道他們好了？哼，你這樣的女人兩面三刀，更不可取信！”　　愛利絲慚愧啊，眼淚都流出來了，為什麼自己總是在甄英雄面前露出連自己也覺得討厭的一面啊？自己果然是這麼自私的人嗎？　　“不就是親嗎，有什麼了不起的……唔……”　　愛利絲一哭，甄英雄心軟了，剛想教育她兩句，然後算了，哪想，這丫頭探過頭來已經吻住了甄英雄，“我愛你！行了吧？！”　　甄少爺一怔，見她委屈的坐了回去望着自己，眼神里都是哀怨與氣憤，哪裡有一點愛自己的樣子啊？　　嘆了口氣，甄英雄伸手幫她擦着眼淚，歉意的笑道：“愛莎，少爺就是和你開玩笑的，就像你說的，你是闌度的妹妹，甜甜的姐姐，你一天不願意，我也不能強迫你愛我，再說，慧恩的處境是我製造的，我當然要對她負責……”　　鼓了半天勇氣，才主動親了甄英雄一口，雖然甄英雄說的是真心話，可在愛利絲看來，這小子就是得便宜賣乖！‘我愛你’，這輩子第一次對一個男人說出這樣的話，愛利絲本就羞到了爆發的極限。　　“你，你耍我？！”　　“別這麼說嘛，少爺就是想用這樣一個例子，讓你有切身的感受，讓你明白，說話要負責，不然後悔的肯定是你自己……”　　甄英雄有點尷尬，正解釋呢，門鈴突然響了，甄少爺臉色一變，愛利絲也嚇了一跳。　　球球啊，知道少爺家的人，只有幾個，能主動找上門來的……

# 第264章 白果問案來

　　看了看愛利絲，甄英雄那汗啊，利馬下來了，果然，白果的聲音從門外響了起來，“甄英雄，你給我開門！我知道你在家！”　　天啊，如果被那丫頭看到愛利絲的話……　　甄英雄大急，剛想求愛利絲躲起來，卻看到這丫頭眼神中閃過一道狡猾，是要報復的決心與堅定啊，甄英雄還沒反應過她到底要做什麼，愛利絲已經撲上來，死死的摟住了甄英雄的腰，“甄英雄，你不是喜歡占我便宜嗎？我讓你佔個夠！”　　哎呀！這丫頭髮瘋啊？甄英雄心臟差點停止跳動，之後又跳的太快，愛利絲從來沒有被人耍過，高傲的她不允許自己輸給甄英雄，所以，她要報復，而且，用了最直白的辦法，“哼，我就要讓你女朋友看到你是怎麼占我便宜的！讓她知道，你愛我，不愛她！”　　愛利絲臉紅紅的，可表情中卻有些得意。　　“靠，現在是誰占誰便宜啊？！”　　“關鍵看她相信誰！”　　“死東西，給我開門！你的車就在樓下，別以為瞞的了我，不開我就把門砸了！”　　防盜門你砸的動嗎？甄英雄心疼小白同志的小腳丫，可老讓她這麼在外面叫也不成啊，甄英雄一狠心，“貓咪，這是你逼我的！”　　愛利絲一怔，甄英雄推她肩膀的手向下一滑，盈盈一握的乳房立刻被大手包圍了，愛利絲只穿着襯衫，那觸感讓甄英雄下面猛升大旗，愛利絲羞的幾乎放棄，可看到甄英雄得意的表情，她就是不服，聽到門外小白同志說要去找管理員，愛利絲笑了，白果是警察，肯定能要來鑰匙，想到這個，她頭一低，吻住了甄英雄的嘴，讓他連喊白果等一等的機會都沒有。　　這丫頭是和少爺玩急了啊，甄英雄哭的心都有，一邊享受着絕對不是應該時機享受的香唇，一邊構思新的計劃，既然上面無法羞的你放手，那就朝下進攻！　　愛利絲渾身一顫，離開甄英雄的嘴巴，卻沒有鬆開摟着他的手臂，“你，你個流氓！”　　甄英雄用力掐着愛利絲的屁股，得意道：“是你主動送上來的，再想坑我，少爺我還有更流氓的呢！”　　愛利絲穿的裙子腿窄，而且過了膝蓋，想把群擺拉上來，一來夠不到，二來，這麼窄的裙子很難提上來，而且就兩個人貼的如此緊密而言，根本無從下手，愛利絲咬牙堅持住，小手狠狠的擰着甄英雄的後背，“我和你拼了，甄英雄，我非要讓你女朋友親眼看到你好色，你花心，看到你流氓，看到你和我好，背叛了她，讓你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　　最毒婦人心啊，寧得罪小人，不得罪女人，誰說的這話，誰就是他媽的聖人啊！愛利絲這丫頭鐵了心了，非要害甄英雄不可，她的智商太高，一點機會不給甄英雄，她故意不叫，就是因為一叫，可能會失去真實性了，偷情怎麼可能主動暴露呢？她就是要讓甄英雄徹底被白果甩掉，讓白果看到，甄英雄沒去開門，是因為與自己親熱的太投入了。　　甄少爺要是就這樣被女人制住了，那就不是甄少爺了，球球的，你這丫頭以為這麼玩少爺就沒轍了？伸頭一刀，縮頭也一刀，少爺和你拼了！流氓，就要徹底的流氓！　　“死丫頭，這是你自找的！”　　甄英雄一個翻身，兩人又一起掉在地上，愛利絲又被壓在了下面，甄英雄右手捂住了她的嘴，邪惡的一笑，左手開始解她襯衫最上面的一顆扣子，愛利絲臉色一變，甄英雄解開第一顆，抓着衣領，一拽，下面兩顆被繃開了。　　這回愛利絲可怕了，嘴巴被按着，求饒的聲音都喊不出來，當甄英雄把手滑進她衣服里的時候，她連忙鬆開手去抓甄英雄的左手，還是慢了一步，甄英雄粗魯的連解都不解，硬生生的將愛利絲的胸罩抓了出來，一對小白兔若隱若現，愛利絲又羞又嚇，連叫都忘了。　　甄英雄見她終於鬆手了，二話不說，起身抱着愛利絲就衝進了今天開始屬於她的，原本是小愛的房間，關好門，把這丫頭往床上一丟，愛利絲還沒徹底反應過來呢，甄英雄已經把她的長裙給扒了下來，絲襪也被他的粗魯扯破了，雪白的大腿充滿了誘人的光澤，但甄少爺也無暇欣賞或者流哈喇子了。　　“你……甄英雄，你要幹嗎？！”愛利絲急的眼淚橫流，剛要尖叫，就見這少爺‘喀嚓’一把將她的裙子給撕了，笑的那叫一個恐怖，愛利絲都傻了，他，他要做什麼？！強姦嗎？！　　“叫啊，和少爺犯壞啊。”甄英雄做出自己最猙獰的面孔，將撕了的裙子丟到一旁，又把那帶着溫香的胸罩一扯，望着用被子把自己裹起來，好象受驚小羊一樣縮在床頭，簌簌顫抖的王思慕，邪惡道：“再不聽話，我把你的衣服全撕了，讓你整天光着屁股沒辦法出去，然後少爺每天請人到家裡打麻將！”　　愛利絲可沒覺得甄英雄是在開玩笑，她長這麼大，沒有人和她開過玩笑，因此，對這方面經驗嚴重不足，聞言還真嚇着了，沒衣服穿，那怎麼成啊，羞也羞死了啊！他還要招呼別人來家裡打麻將，那自己還活不活啊？　　“還鬧嗎？！”　　搖頭，沒有槍械的愛利絲，就是一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抽噎，掉眼淚，可憐巴巴。　　“哼，少爺給你點好顏色，你真忘了自己是被綁來的了，上次尿了少爺一身的事情還沒和你算帳呢，還敢和少爺我叫板？”　　臉啊，‘唰’的紅透，又提那件事幹嗎啊？愛利絲一蒙被子，都羞哭了，“我不鬧了，我不出聲，我老實待在房間里總可以了吧？求求你，別說了！”　　“愛利絲，要是少爺的女朋友被你鬧黃了，少爺保證你十個月以後出生的兒子會姓甄！還有，大度的少爺會幫你的慧恩姐，微兒，多找幾個老公！”　　愛利絲愣了片刻才反應過甄英雄的意思，又羞又怕，唔唔的哭，也覺得自己剛才因為生氣玩的大了，“我不鬧，真的不鬧了！”　　小樣兒，和少爺我斗，太嫩，甄英雄得意一笑，將反鎖按下，把門帶上，趕快去給白果開門。　　“哎呀，情人老婆，真的是你啊？”　　甄英雄門一開，剛好和白果來了個臉對臉，小白同志真把管理員給招呼過來了，正喊他快着呢。　　“你幹嗎躲着我？”白果和管理員告了謝，一點不認生，大咧咧的走進房間坐在沙发上，一臉的不滿，“是不是昨天的事情瞞了我什麼，所以不敢見我啊？”　　甄英雄坐到白果身邊，笑道：“哪有啊，我怎麼能瞞情人老婆你呢。”　　白果一指電視，朗朗市晚間新聞剛好播到昨晚的案件，“你不要以為暫時定案了就被你混弄過去了，雖然沒有證據，可無論原隊長還是方言，都不可能相信這裏面沒有你的事，死東西，昨天到底是怎麼回事？真的只是流氓打架這麼簡單嗎？”　　電視里的報道，說警方認定這件案子只是流氓打架，已經給予相關人員應有懲罰，然後就是一些沒營養的廢話，強調社會秩序社會安定什麼的，總的來說，這新聞僅僅是將昨晚的流血事件一帶而過，還沒有今年白菜漲價落價重要似的。　　原野與方言也不會把這案子想的太複雜的，懷疑是肯定的，但不會想的太誇張，甄英雄總覺得，白果來找自己，絕對不是為了案子來的，否則就有些小題大做了，而且，依照她的性格，真的認為那是重要的案子，一進門就和自己掐起來了，還會把這當自己家似的擺女主人的譜嗎？拿案子說事，十有八九是個幌子。　　“哪你還要想的多複雜？”甄英雄給白果倒了一杯熱水，坐到她身邊，笑道：“現在社會治安不好，學校風氣也差，學生都覺得黑社會很酷，這件事情非要問和我有關係嗎，也不能是說一點沒有……”　　白果一聽這個，小眉頭立刻豎了起來，“死東西，果然和你有關係！”　　說罷，作勢就要掏手銬子，甄英雄趕緊把這丫頭抱住，“球球的，老婆，你還要抓我啊？”　　“你要是參与犯罪，我當然抓你！”白果也不掙扎，任甄英雄抱着，表情很認真，還有一分哀求，“死東西，你能不能不在參与黑社會的事情？就當……就當是為了我。”　　黑社會就是不歸路，就是一個吸食人的黑洞，踏上來的時間越久，想要退出越難，更何況，甄英雄這還算是家傳的職業啊，儘管他想退出，想要平凡，但總是有一種力道在牽引他拉扯他，雖然如此，甄英雄還是對白果做了個短時間內根本無法實現的承諾，“放心吧，情人老婆，我現在就是一個安分守己老師啊。”　　白果要信他才新鮮，“你是安分守己的老師？那你怎麼說昨天晚上的事情和你有關？”　　“關於這點我很無辜，是陳虎強那小子頂着少爺我的名字跑去斂保護費的，這才引起了打架，說白了，這就是一誤會。”甄英雄為自己開脫道：“少爺有那麼笨嗎？指示陳虎強去我自己的場子里收保護費，我吃飽撐的啊？這隻是一件街頭時有發生的小案子罷了。”　　也有道理，白果對那陳虎強也有些了解，並不懷疑甄英雄的話，不過她關心的重點就不是這個，繼續將她的職業技能發揮在自己的私人問題上，“對你這位太子爺來說，這真的不值一提，那你為什麼還要親自到醫院去？你的身份和那幾個小混混簡直是一天一地，而且項嘯鳴已經出面，你為什麼還跑去醫院呢？”　　這丫頭眼睛里那懷疑而謹慎的色彩是什麼意思？甄英雄有些后脊樑發涼，白果這丫頭不是來審案子的，她是來審少爺我的啊！尤其昨天把薛雪也變成了自己的女人之後，甄英雄突然之間對女人的感覺敏感了起來，很容易就看穿了白果那壓抑的醋味兒，“情人老婆，我不是認識那小混混嗎？現在少爺可是老師，當然要去教育他一下，不許用我的名字招搖，不許敗壞我良好的教師形象嗎，再者，他收保護費，很可能是因為上次他把錢都陪給我了，因為零用錢不夠，所以我給他退錢去了。”　　“真的？”　　“如果有假，包換。”甄英雄心裏說了，如果不信的話，少爺當然要再換句瞎話了，錢都讓你給捐了，我給他退錢？那是傻子！　　如此解釋完全合理，再者，楊光虎那十萬可是送給自己喝茶了，白果總覺得再問下去就把自己也套進去了，“就算這樣，我問你，你為什麼和王思慕一起去？難道你們又是在早點鋪偶遇的嗎？”　　本來是要這麼說的……甄英雄大汗啊，這才是這丫頭的目的呢！　　“不是偶遇，而是，而是……”　　“而是什麼？！”白果見他吞吞吐吐，醋勁利馬上來了。　　“我們早上就在一起來着，她昨天和我一起住在漢宮了……”　　“什麼？！”　　莫說白果跳起來要掐死甄英雄，在房間里，貼着門板偷聽的愛利絲也大急，那混蛋說什麼呢？這不是敗壞自己的清譽嗎？　　“情人老婆你別急，聽少爺我說啊……”　　“還有什麼可說的？你這混蛋！”白果不理，發瘋的樣子和昨天小艾吃醋時有一拼，不過她不是跑，而是要和甄英雄拚命，“你和艾一心好，卻把我禍害了，我忍了，咱們在一起這麼久，我沒逼你和她分手吧？可你現在又去和別的女人勾搭，甄英雄，你王八蛋！你對不起我！唔……你腳踏兩條船，還不知足，花心的色狼，我，我殺了你，我和你同歸於盡！不活了我！”　　至於嗎？甄英雄沒想到這丫頭撒起瘋來好大的力氣，抓着她雙手，她就動嘴要咬，真是拚命的架勢，屋裡的愛利絲不敢出來看，卻第一次在心理給白果喊加油，不真的同歸於盡，也折騰他半死！　　干！今天走背字兒，先是愛利絲‘性騷擾’，現在又是白果死纏爛打，甄英雄真是有些無力了，“老婆，你先別折騰了，聽我說……”　　“沒什麼可說的！”白果眼淚鼻涕一起流，委屈大發了，早就懷疑他們兩個人有關係，原來竟是真的，“你對不起我，我拉你一起死！”　　“有沒有搞錯啊？”甄英雄摔愛利絲行，摔白果可舍不得，“情人老婆，你是警察！”　　“警察又怎麼了？！”白果的大小姐脾氣甄英雄是知道的，真急了，她比匪還匪呢，“我是警察，可我也是女人，我被你禍害了，不怪你，明知道你有女朋友，還傻瓜似的跟了你，你對的起我嗎？我要不殺了你，那我還真不是警察了呢！為了你，我犧牲了多少，你想過嗎？！”　　雖然是氣話，卻也是實話，甄英雄忙亂中也抽出時間嘆了口氣感慨下，這才急道：“老婆，漢宮有多大你難道不知道嗎？聽你這意思，好象我們睡在一個房間一張床上了似的，你就這麼不信任我啊？！”　　說完這話，猛的想起來，自己昨晚雖然沒和愛利絲睡在一起，卻是和薛雪男歡女愛了一晚，心虛啊，有點慚愧。　　白果一聽，愣了下，一想也對啊，自己這一天了，盡想着他們兩個的關係可疑了，一聽昨晚都住在漢宮，先入為主的就認定他們兩個有一腿，可現在一想，漢宮的房間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啊，“你們沒睡在一起？”　　“我倒想呢……啊，不是。”甄英雄見白果又要發飆，趕快說道：“我怎麼可能和她睡在一起呢？看她那樣子，瘦的好象竹竿，要胸沒胸，要屁股沒屁股，笑都不會笑，說話都和擠蛤蟆似的，不捏不出聲，整個一大悶蛋，和我老婆這麼標緻，這麼豐滿，這麼性感的大美女根本每的比，她就活脫脫一假小子，我看都不愛多看她一眼，能和她有什麼關係啊。”　　老話說的好，千穿萬穿，惟馬屁不穿，愛利絲有多美，白果又不是沒見過，雖然不服氣，但白果心裏卻不得不承認，無論樣貌，氣質，涵養，女人味，自己都不如人家，唯一能自豪的，只有身材的豐滿，但甄英雄這麼一捧她，她心裏還是吃了蜜糖一般的甜。

# 第265章 小艾也來了

　　白果美了，愛利絲氣的臉都青了，雖然媽媽顏冰最近幾年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很少說笑，但也從來沒有這麼說過自己，她經常誇獎自己美麗，漂亮，誇獎自己身材好呢，可甄英雄居然把自己貶的一文不值，好象倒貼都沒人要的瑕疵品，她能不氣嗎？對着衣柜上的大試衣鏡照了又照，雖然穿着寬鬆的大體恤和運動褲衩，但自己的身材絕對沒有他說的那麼糟糕，很勻稱啊，唯一比不上白果的，好象只有胸部……　　“真的？”　　“真的不能再真！”　　甄英雄信誓旦旦的說道：“老婆，你應該相信我了吧？”　　白果現在是騎坐在甄英雄身上，忍着滿意的笑，問道：“那你為什麼帶她回漢宮啊？那裡一天晚上的消費要上萬塊吧？你為什麼對她這麼好？”　　說著說著，白果又覺得不對了，甄英雄平白無故的幹嗎要對‘王思慕’獻殷勤啊？屋裡的愛利絲正嫉恨甄英雄侮辱她的身材呢，聞言，暗暗笑了，壞蛋，看你這次怎麼拽！　　咳了一聲，偉大的甄少爺換上了一張略帶憂鬱的深沉面孔，愣把白果看呆了，從來沒有正經表情的甄英雄，突然給人一種很帥的感覺，那眼神帶着鬱郁的同情與感慨，“果果，遇到需要幫助的人，我們能見死不救嗎？”　　白果一怔，屋裡的愛利絲也一怔，見死不救？救誰啊？　　“思慕很可憐，她需要幫助。”甄英雄讓自己的眼神看起來充滿感情，“她才到我們學校，沒有什麼朋友，我是唯一可以幫助她的人。”　　“她怎麼了？”白果看到甄英雄認真的眼神，不禁被代入了氛圍，愛利絲也奇怪，是啊，我怎麼了？　　“她遠在美國的媽媽炒股賠了錢，賠光了家產，還因為工作不用心被公司裁員，前不久又被檢查出乳腺癌，剛剛做了割乳手術，花了不少錢，而且，因為做了腋窩淋巴清除手術，右手行動暫時不便，需要請護理，手術之後的放療化療，藥物，這些費用太龐大了……”　　愛利絲咬牙咬的都牙齦出血了，甄英雄故意說的這麼大聲，就是要讓自己聽到他是怎麼詛咒顏冰的，乳腺癌，能讓完美的女人不再完美，漂亮的胸部被切掉，對於愛美的女人來說，絕對是災難，愛利絲是唯一可以看到母親美麗的人，那是她崇拜與嚮往的目標，聽甄英雄如此詆毀，火大的幾乎失去理智，但她畢竟是個殺手，可以控制情緒，聽那小子繼續胡說八道，壞蛋，就不信你能編的過去！　　白果也是女人，同情‘王思慕’媽媽的遭遇，“好可憐……可是，這和你帶她去漢宮腐敗有什麼關係嗎？”　　“腐敗？拜託，老婆，你好歹也是刑警，有點推理能力好不好啊？”甄英雄失望的搖搖頭，握住白果的手，道：“思慕是家裡唯一的孩子，她父親已經不管她那咎由自取的媽媽了，她能不管嗎？所以，她前陣子已經把自己的房子賣了，還把所有的積蓄匯給了他的母親，現在她一無所有，只有一份工作而已，老婆，都是女人，你想想看，我怎麼能看着她露宿街頭呢？”　　“所以你知道情況之後，就把她帶到漢宮去了？”白果語氣里已經沒有了責備與質問，還有些感動，“你那麼有錢，直接幫幫她不就好了嗎？”　　臉色一板，甄英雄佯怒，“那怎麼可以，果果，如果我直接給她錢，會傷害人家自尊心，她不會接受的，所以，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來幫助她。”　　白果一想，很有道理，直接給‘王思慕’錢，確實會讓她很容易的產生一種被憐憫的感覺，換做是誰，也會覺得不舒服的，“你這傢伙想的真多啊……”　　甄英雄長長的嘆了口氣，“有什麼辦法呢？老婆，我是不是太心軟了？”　　搖頭，白果趴在甄英雄身上，吻了他一口，用手指按着甄英雄的嘴唇，情深款款的說道：“我沒有看錯你，雖然你表面看起來很壞，但我就知道，你是好人……老公……”　　甄英雄從頭到腳好象被電流電過一般，抱住白果，驚喜濫於言表，“你叫我什麼，老婆？”　　“討厭。”白果嬌羞無限，但還是小聲又叫了一聲，“老公。”　　美，那是美到心裏去了，白果不是沒叫過自己老公，但那是歡愛的時候因為情動，並沒有過於真實的感覺，像這樣自願喊老公，還是頭一次呢。　　“老婆，我愛你。”　　“我……我也愛你。”　　甄英雄已經忘了自己剛才說的都是瞎話了，而白果也完全信了甄英雄，兩個彼此相愛的人吻到了一起，吻的火熱，吻的情真，卻把屋裡的愛利絲氣的半死，有沒有搞錯啊？那壞蛋居然把本小姐打造成那麼悲情的人物，更離譜的是，他女朋友還信了，外面沒有說話的聲音，只有沙發在‘咯吱咯吱’的響，就是用腳指頭也知道他們在干什麼！　　愛利絲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生氣，為什麼心臟有些疼痛，是恨甄英雄詆毀媽媽，埋汰自己嗎？好象不絕對，作為一個階下囚，自己應該只有生氣的權利，但心為什麼有些疼呢？難道，是因為他和別的女人在接吻？難道，自己這是所謂的吃醋？　　愛利絲越是告訴自己不是那樣，可感覺越深刻，她有些壓抑不住想要發泄，想要拉開房門告訴白果，甄英雄那大壞蛋在說謊，在騙人！可就在這時候，門鈴響了，愛利絲要擰門把手的手，停住了，而沙发上，已經上身半裸，褲子被脫了一半的白果，也停住了，甄少爺咽了口唾沫，心裏暗暗道，少爺我今天，不會這麼倒霉吧？　　門鈴又響了幾聲，接着手機鈴聲也響了，甄英雄抓起來一看，險些把舌頭咬掉。　　“喂？YY，我都聽到你手機響了，怎麼不來開門？我就在你家門外啦……”　　球球的，真的這麼巧嗎？！　　“小，小艾？！”　　愛利絲樂啊，壞蛋，這次你可完蛋了吧？讓你花心，看你這回怎麼辦！愛利絲心裏舒服多了，也不知道是因為一心的到來讓甄英雄不能在和女人親熱，還是因為一出好戲就要上演，但她知道，自己很舒服，他們打起來，自己更舒服。　　“小艾，你怎麼會在我家門外啊？你好象沒來過吧？”甄英雄一邊說話一邊和白果打手勢，讓她千萬噤聲。　　白果哪還顧得吃醋啊，不敢出聲，卻還是一腳把甄英雄從沙发上蹬了下去，自己是嫉妒艾一心，可真要說起來，自己才是第三者啊！沒和甄英雄發生關係之前，白果就經常跟蹤人家，看人家約會了，在面對一心的時候，白果總覺得自己和跟蹤時的感覺一樣，有些見不得人。　　“我問過小愛了，是她告訴我的，快開門啦，要是被人認出我，會很麻煩的！”　　如果白果不是警察，肯定借這個機會和艾一心攤牌，可惜，她是警察，而甄英雄，是黑社會，地位的極端註定兩個人在一起是不能見光的，白果恨啊，可無奈，“不要讓她發現我！”　　來不及整理衣服，白果狼狽的衝進甄英雄的房間，關門前還警告了一句，“要是穿幫，我就和你拼了！”　　甄英雄想笑，可嘴角就是勾不上去，不存在的神啊，保佑少爺吧，千萬不要穿幫啊……　　“小艾，等一下啊，我正燙腳呢，馬上就來！”甄英雄掛了電話，撒腿跑到衛生間，用水沖了沖腳丫子，然後穿着涼拖鞋就要去開門，才跑到自己房間的門口，房門突然被打開，嚇了甄少爺一跳。　　“還有，不許你和她親熱！”白果那小臉紅彤彤的，好象吃醋能醉似的，想了想也覺得自己的要求有些過分了，補充了一句，“最多親嘴……你給我記着，死東西，就只能親一下，知道嗎？”　　“啊！？！”甄英雄腦袋都大了，“情人老婆，你這要求……”　　“我不管！”小白同志這委屈啊，嘴一撅，哭了，“搞的人家和見不得光的第三者似的，甄英雄，這筆帳咱們先記下，以後你要不給我一交代，我跟你沒完我！不就是女朋友嗎？有什麼了不起的，你敢娶她試試，我不死給你看，不，死我也拉着你……”　　小白同志說罷，哭咧咧的把門關上了，甄少爺的腦袋那叫一個大。　　“小艾，你怎麼來了？”　　艾一心把自己捂的相當嚴實，但對於她這個裝束，甄英雄已經見怪不怪了，和平時約會基本一樣，口罩，墨鏡，大沿帽，風衣，唯一不同的，是裏面穿了很寬肥的秋毛衣，一條緊身的牛仔褲，陪上一雙和毛衣相同顏色的茶色短跟靴子，顯得既時尚又保守，即簡單又大方，可愛非凡。　　小艾有些奇怪，把口罩拉到下巴，摘了眼鏡，先是上下打量着甄英雄，白色的半袖體恤，黑色的運動長褲，卷着褲腿，腳丫子還是濕濕的，這才開口反問道：“我為什麼不能來？”　　甄英雄一怔，溫柔的小艾今天脾氣好象有些大啊，這是怎麼回事？　　左右看了看，甄英雄奇道：“樹袋熊呢？她沒跟你來嗎？”　　這話說的太外行了，當著女朋友怎麼能問其她的女人呢？小艾不高興道：“你想她嗎？”　　少爺這張臭嘴啊！甄英雄剛才心裏緊張，屋裡有兩個女人啊，盡想這個了，有些分心，沒注意到小艾的心情，“我想她干什麼啊，呵呵，只是奇怪而已，那丫頭不是最喜歡做電燈泡了嗎？”　　甄英雄趕快給小艾一個擁抱，小艾沒掙扎，而是抱着甄英雄的腰，有些歉意道：“YY，你是不是討厭我了？”　　“恩？”甄英雄被一心的話嚇了一跳，在他眼中，一心就是自己對完美女人最好的詮釋，“小艾，為什麼這麼說？我就是討厭誰，也不會討厭你的。”　　一心幽幽道：“我知道你不喜歡我臉皮薄，每次和你約會都要帶着甜甜，我一點也不像你的女朋友，沒給過你體貼，明知道你不喜歡我做明星，卻還是忙工作，很少騰出時間陪你……”　　如果問甄英雄，世界上最溫柔的女人是誰，他會毫不猶豫的回答，小艾，她的溫柔，就在於她把一顆心完全交給了甄英雄，她就好象小妻子一般，會嫉妒，會吃醋，但依然會去體貼，一心就像雲，抱着她，被她包圍，就如同躺在雲層上在空中漫遊，很自由，給人很寬廣，很舒服的感覺。　　“小艾，你怎麼了？為什麼說這些？”　　“YY，我能不能搬來和你一起住？”一心抬起頭，突然問了這樣一句。　　“啊？！”甄英雄吃驚，吃了老大一驚，“什麼？”　　“你不願意？”一心不高興了，又像小女人一般，眼睛里寫的是委屈，是失望，是哀怨，“為什麼我不能搬來和你一起住？”　　與其說甄英雄是被嚇到，反不如說是驚喜，一心要和自己住在一起，那不表示，自己期望已久的夫妻生活就要開始了嗎？一心的要求，簡直就是從另一方面表示，她願意和自己做夫妻，願意把一生交給自己啊！　　“小艾，你的意思是，我們同居？”　　“恩，同居。”小艾認真的點了點頭。　　愛利絲和白果都悄悄的把門打開一條縫隙偷聽呢，聽到艾一心居然提出要和甄英雄同居，兩個女孩心裏大罵艾一心不知廉恥，居然向男人提出這樣的要求，如果不是沒有聽到甄英雄答覆，白果早衝出去和一心攤牌了，同居？門也沒有！在白果看來，這裏，已經和自己家一樣了，一心是在侵略！　　甄英雄還沒徹底從夫妻同居的甜蜜遐想中回過神呢，小艾已經走進了門，愛利絲與白果嚇了一跳，連忙輕輕關上了房門，並謹慎的反鎖，不過，這樣一來，卻聽不清楚他們的談話了，一心不比白果，雖然天生一副好嗓子，卻不喜歡大聲說話，而甄英雄，絕對是故意壓着聲音不讓別人聽到。　　“這雙鞋是……”　　甄英雄見小艾在門口換拖鞋的時候，突然蹲下了身子，拿着一雙黑色的高跟鞋回頭望着自己，腿一軟差點趴下，球球的，果果那笨蛋丫頭做警察，絕對沒有前途！居然把鞋子這麼明顯的東西放在外邊了！　　“那個是……”　　“愛利絲的？”　　“恩？”甄英雄一怔。　　小艾把鞋子放下，打開鞋子櫃，看到裏面果然有男鞋女鞋，女式拖鞋不少，小艾卻故意不拿，挑了一雙甄英雄的拖鞋，一邊脫靴子，一邊有些嫉妒的說道：“她果然已經搬來了，死YY，你就這麼著急和她同居啊？”　　其實柜子里的鞋只有一雙是愛利絲的，因為才搬過來，愛利絲的鞋子都裝在盒子里，和其他沒來得及收拾的衣物一起堆放在房間，白果所以沒懷疑，就是因為這裏面的鞋子大多是艾愛那丫頭的。　　甄英雄心裏一跳，有些懷疑了，小艾這丫頭該不會是……　　“小艾，你說搬來和我同居，可我這裏只有兩個房間，你該不會是想和我睡一個屋子吧？”　　聽到甄英雄的話，小艾的臉一下就紅了個透徹，“和……和你住一個房間？不，不行，我們又沒結婚，那怎麼可以呢？”　　這句話聲音大了些，愛利絲與白果倒聽清楚了，兩個丫頭臉紅啊，自己怎麼這麼齷齪，人家說同居，可誰也沒說過睡一張床才算同居吧？愛利絲一怔，只有兩個房間，她不是要和甄英雄睡，難道是……　　天啊！愛利絲幾乎叫出來，她可不會天真的以為艾一心是要睡沙發！　　“我和愛利絲都是女孩子，我和她一個房間就好了。”這話聲音又小了下來，估計小艾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了，這動機完全暴露了啊。　　球……球球的，果然是這樣，甄英雄笑的有點牽強，“小艾，你是不放心我和愛利絲同居，所以才特地跑過來的吧？”　　“誒……？”小艾明顯不會撒謊，表情恍惚之餘，倒讓甄英雄發現她與變態姐姐甄三國有個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轉移話題。　　“愛利絲呢？她是甜甜的姐姐，昨天都沒有好好和人家打招呼……”

# 第266章 天使艾一心

　　“小艾……”　　“YY你吃晚飯了嗎？要不要我幫你煮飯？”　　“小艾……”　　“哇，你的拖鞋好大，一點也不跟腳。”　　“小艾……”　　“YY，你覺的我的毛衣好看嗎？我自己織的，要不要我幫你也織……”　　“小艾……”　　“……好啦，好了啦，我承認我是不放心。”一心見怎麼轉移話題都不成，終於認罪了，低着頭，走到甄英雄面前，用頭頂着他的胸口，羞，卻也哭了，肩膀顫抖，抓着甄英雄的衣襟，嗚咽道：“YY，你是不是討厭我這麼小心眼兒，這麼愛嫉妒了？”　　這就是小艾的可愛，甄英雄笑着拍了拍她的後背，“我家小艾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我怎麼會討厭你呢？吃醋的小艾是最美的，酸酸的甜甜的，親一個，多美味啊。”　　“討厭。”一心被甄英雄偷吻了一個，嬌羞無限，輕輕給了他胸口一下，這才說道：“我才不是因為吃醋呢……不只是因為吃醋，YY，我絕對不是不信任你……”　　甄英雄沒開口，已經被小艾抱的緊緊了，“YY，我是害怕……”　　一心好象怕被愛利絲聽到聲音，所以說話聲音很小，急的兩個貼門板的女孩想跺腳，半天了，怎麼啥也聽不清楚啊？　　“愛利絲雖然被你抓了，但她畢竟是殺手，你讓她能聽話的手段，只有三個人質，可……可是，萬一愛利絲是故意裝做關心人質，接近你，與你同居，讓你大意，然後伺機對你下手，那你不是很危險嗎？”　　小艾的話犹如晴天霹靂，讓甄英雄身體一僵，冷汗直流。　　球球的，智者千慮，必有一疏啊！　　小艾的話，如醍醐灌頂，甄英雄的手都在顫抖，是啊，就如同自己在不斷的暗殺中對愛利絲的了解一般，愛利絲何嘗不了解自己呢？如果，她從一開始就知道她的偽裝會被識破，然後故意被自己抓，冰恨天的事情肯定會暴露出水面，為了搞明白形勢，自己鐵定不會殺她啊，用人質挾持她聽話，然後把她帶在身邊誘導那些暗處的人浮出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這才是愛利絲最接近自己的辦法啊！　　韓慧恩可以成為自己挾持愛利絲的關鍵，何嘗不能反被愛利絲利用，成為她的關鍵呢？就算她不是一開始就這樣計劃，換位而言，假如自己處於愛利絲現在的位置與處境，一定會採取小艾所說的方法，這叫，置之死地而後生，或者，棄卒保車，愛利絲的智商，這是絕對可以考慮到的！　　甄英雄自信愛利絲不是會拋棄夥伴的人，但有的時候，拋棄是一種必須，會成為一種戰術的割捨，就如同戰爭中的士兵，為了保存主力不受重創，斷後的部隊就要做出犧牲，即使愛利絲現在還不想那樣做，但之後呢？當她媽媽的人被自己逐漸打擊成功，她會不會為了三條命，而讓她媽媽以及更多的人陷入義字會的陷阱呢？不會，如果是自己的話，一定不會！　　甄英雄后怕啊，因為，自己確實大意了，在成功挾持住愛利絲之後，自己以為已經考慮到了方方面面，連愛利絲上廁所都防着，卻惟獨忘記了，自己才是最危險的人，就如同天要降雨，一個拿着雨傘的人只顧得暗笑那些事前沒有準備，一定會被雨淋的路人，自己卻忘記把傘打開了，甄英雄慶幸啊，此時已經如此得意，如果一切依照自己的計劃進行，那自己不是會更大意，更得意嗎？那個時候，愛利絲要殺掉自己，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只瞬間，甄英雄感覺自己就像洗了個澡似的，雖然有后怕，卻輕鬆了很多，小艾，幫他將唯一可能存在的漏洞補上了。　　“小艾，謝謝你。”甄英雄吻着小艾的腦門，“你是我的天使，守護天使，世界上沒有神，有的話，一定是你，因為，你是我唯一的女神。”　　這一次，甄英雄沒有甜言蜜語，只有真心的讚美，小艾一怔，接着一喜，“這麼說，你同意我搬來住了？”　　“不同意。”　　甄英雄一句話，溫度降的真快。　　“為什麼？！”　　“太危險。”甄英雄橫着將小艾抱了起來，嚇了小艾一跳，“如果我同意了，不是等於主動把你送給她做人質嗎？”　　一心顯然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一門心思的擔心甄英雄了，把自己的能力全忘了，犯的，卻是和甄英雄相同的錯誤，“對，對啊，我可能會成為你的累贅……”　　甄英雄見小艾表情一黯，笑道：“寶貝，如果你要是累贅的話，我就這麼抱一輩子。”　　這話雖然肉麻，但小艾很感動，羞道：“真討厭，油嘴滑舌的。”　　“呵呵，舌頭滑不滑，你又沒含在嘴巴里，怎麼會知道呢？”甄英雄抱着小艾坐到沙发上，依然讓她靠在自己的懷裡，他喜歡這樣抱着小艾，“讓我來含一含小艾的舌頭，看看誰的更滑。”　　小艾並不反抗，與甄英雄吻到了一起。　　與愛利絲接吻，可以感覺到一種挑戰，一種侵略的快感，與白果接吻，會感覺到一種佔有，一種滿足的享受，只有與一心的吻，才是平和的，有一種完全沉浸在寧靜之中的飄忽感覺，甄英雄第一次品味到接吻的美好，就是得到小艾的公主初吻，那感覺，令他至今難忘，可以完全沉浸其中而忽略周圍存在的一切，陶醉。　　甄英雄和艾一心陶醉了，可白果與愛利絲卻好象醉過了要耍酒瘋一般，剛才可以聽的出他們已經進入了客廳，甄英雄的房門正對客廳沙發，白果不敢開門，而愛利絲的房間在最裏面，中間夾了一個被當做書房兼健身房的屋子，在衛生間的斜對面，雖然客廳看不到這扇門，愛利絲卻依然不敢開門偷聽或者偷看，她生氣，卻氣的沒有原由。　　白果又不笨，客廳里沒有聲音，喜歡的男人肯定在和他喜歡的女人接吻親熱，看了看自己狼狽的衣裝，白果嫉妒的要發瘋了，甄英雄該不會像對自己那樣對艾一心吧？為什麼甄英雄要花心啊，白果氣，氣的卻不是甄英雄了，甄英雄要是個好人，能幹黑社會嗎？他是太子，一個在朗朗市黑道，地位處於顛峰的男人，如果他願意，白果絕對不會懷疑他的女人會比古代哪個皇帝少，她氣甄英雄不肯放棄艾一心，更氣自己無法放棄甄英雄，他到底有什麼好啊？　　艾一心臉皮薄，既然知道愛利絲就在房間里，她當然不敢和甄英雄太親熱，還好穿的是牛仔褲，系了皮帶，不然這會工夫非讓他佔了大便宜不可，抓住他那隻在自己雙腿間活動的手，小艾一臉的嗔羞，“不要啦，YY……”　　甄英雄在小艾胸脯上一捏，賊笑道：“不要什麼？”　　“討厭，什麼都不要。”小艾呼呼的嬌喘着，剛才吻的有些缺氧，“我想見見愛利絲，不能和她住在一起，我總要和她打個招呼才禮貌吧？而且，我很想和她聊聊天。”　　甄英雄心虛的看了一眼自己的房門，后怕，剛才一投入，差點把情人老婆給忘了，無法想象，上次她們兩個見面就火藥味很足，這次要是在這個地方見到了，少爺我乾脆讓愛利絲直接幫我解脫好了，臨死還能成全她，讓她解解氣……　　愛利絲不知從電視上看到過艾一心多少次，甚至，她認識艾一心，絕對早過了甄英雄，艾一心，是蘇影的女兒，是媽媽最討厭的女人的女兒，所以，她在關心之餘，難免會在電視上多注意她，久而久之，也喜歡她的歌了。　　在漢宮，曾經見過艾一心，不過當時因為被綁在床上，怒火衝天，並沒有細細的打量過她，現在一看，愛利絲竟有些呆了，她，太美了，而且，從她的裝束上，愛利絲認了出來，一心，才是經常蒙頭蓋臉和甄英雄約會的女朋友！　　壞蛋，流氓，色狼，暴力男！這就是愛利絲對甄英雄的評價，真不明白，艾一心為什麼看的上這種男人。　　“你好，愛利絲。”小艾的膽子並不大，即便甄英雄就在自己身旁，即便看到了眼前酷似甜甜的女孩有着比甜甜嫻靜百倍的憐美可愛，但小艾還是有些怕，卻勇敢的伸出了手，“我叫艾一心，是……是YY的女朋友。”　　愛利絲剛被甄英雄給整了，哪敢耍小貓膩啊？雖然她有把握借握手的機會將艾一心毫不費力的制服，但也知道，甄英雄能毫無費力的把艾一心救回去並制服自己，禮貌的和一心握了握手，請一心坐到了床上。　　甄英雄看了一心一眼，見她朝自己勇敢的點了點頭，有些無奈，“你們聊天，我先出去了。”　　愛利絲沒想到一心居然這麼大膽，敢和自己獨處，但當她看到甄英雄一臉威脅的朝着自己做了一個撕上衣的動作，連忙打消了對艾一心的不良居心，甄英雄那麼壞，自己在他家裡，在他面前綁架艾一心，根本不可能走的掉，甄英雄有很多辦法可以要挾自己放了艾一心。　　看到甄英雄帶上房門，愛利絲終於能鬆口氣了，不知道是為什麼，現在看到甄英雄，自己總感覺到心跳不正常，不是完全的害怕，還有一些其他說不明白的感覺，愛利絲還在輕拍胸口，就覺得左手被艾一心拉住了。　　“愛利絲，你和甜甜，真的好像呢。”一心拉愛利絲一起坐在床上，很友好，很和善，“你是甜甜的姐姐，那也是我的姐姐……”　　“我不是任何人的姐姐！”愛利絲冰冷的回答讓小艾的熱情被潑了冷水，一臉哀憐讓人想要疼愛，愛利絲居然感覺到自己在欺負人，心一軟，“我，我沒有姐妹，我只是愛利絲，一個要殺你男朋友的殺手。”　　“那你可以當我和甜甜是妹妹嗎？”　　“誒？”愛利絲一怔，沒明白一心是什麼意思。　　一心握着愛利絲的手，有一分懇求，她的溫柔與美麗，總讓愛利絲本就不堅強的心更加的軟，“你的記憶可能沒有恢復，我知道你很尊敬你現在的媽媽，其實，如果我是你，我也不會去回想過去的，你的童年並不美好，想起來也許會更痛苦，所以，就這樣忘掉，也許並不是什麼壞事……”　　小艾的話讓愛利絲有種感動，一種真正被關心，一種得到體諒的感動，“你，為什麼要這麼說？你們不是很希望我承認自己就是愛莎的嗎？”　　一心很自然的笑了笑，“我並沒有那麼希望過，而且，YY，闌度，甜甜，我們大家都沒有那樣希望過，你就是你，無論是愛利絲，還是愛莎，都不是一個選擇，因為你就是你自己啊，別人無權去為你選擇什麼。”　　選擇？愛利絲突然想到過去甄英雄曾經說過，人不是商品，人有選擇的權利，沒有被選擇的義務，愛利絲看着笑的好似天使一般的一心，只覺得眼眶有些濕潤，除了慧恩，還是第一次有人這樣關心自己，體諒自己，了解自己呢。　　情不自禁，或者說是不知不覺，愛利絲已經反握住了一心的手，兩個女人之間的距離有可能是天涯海角各一方，但往往一句話，就能將兩個人拉到同一顆心中，小艾，就有這樣的魅力。　　“你們不希望我做愛莎嗎？”愛利絲有些不解道：“那你為什麼想要我承認有一個妹妹呢？”　　“愛莎，愛利絲，只是名字而已。”小艾認真的說道：“我希望你成為甜甜的姐姐，並不是要你用愛莎的身份，而是愛利絲，而是現在的你和以後的你，好嗎？”　　愛利絲依然茫然，就見小艾懇求一般的向前拱了拱身子，雙手握住她的手，抵在自己的胸口，很誠摯道：“愛利絲姐姐，你可以當我們是朋友，從今天開始，我們是朋友好嗎？你比我和甜甜大一歲，所以，你是我們的姐姐，好嗎？”　　朋友？這個詞，好陌生，愛利絲覺得，自己心跳的聲音已經在耳邊響了起來，很有力，人的感情永遠無法自己做主，愛利絲知道殺手不能有任何感情，尤其友情，可她發現，自己很難搖頭，朋友，小艾那眼神中的期待，讓她莫名的心動，很寂寞，很孤獨，自己真的很想有個朋友，就好象慧恩一樣的朋友，“為，為什麼……”　　“甜甜她，很孤獨的……”　　小艾嘆了口氣，笑容中有些凄楚，“愛利絲姐姐，你想聽聽甜甜的故事嗎？”　　愛利絲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點頭。　　“甜甜和愛利絲姐姐，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止是你們的樣貌，還有你們的成長經歷。”一心的聲音很快將愛利絲帶入了氛圍，“甜甜比愛利絲姐姐還要痛苦，因為，她一出生，就被所有人厭惡……”　　愛利絲就是一菜鳥殺手，什麼殺手沒有感情啊，她的冷酷在一心面前簡直不堪一擊，連她也納悶，自己怎麼被感動的稀哩嘩啦的，不知不覺，已經和小艾哭到一起了，甜甜的身世，以及她為了被父母認可，而努力要成為一個明星，只是想向母親證明她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讓愛利絲難以遏止自己的眼淚，她的童年，太孤獨了。　　“愛利絲姐姐，你只是你自己，我們不會強求你去做愛莎，只希望你可以從今天開始成為我們的朋友，好嗎？”小艾抽噎着，愛利絲總覺得現在的小艾就像某些時候的自己，“只要讓甜甜喊你一聲姐姐，她就會很滿足的，無論你是不是愛莎，只要你是我們的姐姐，甜甜就會很開心的，求你了，好嗎？”　　愛利絲並不堅強，她也喜歡，或者說渴望和母親撒嬌，她覺得那樣會很溫暖，她很喜歡小艾，因為小艾是那麼的關心甜甜，小艾是那麼的善良，所以，她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拒絕，“我們是不可能成為朋友的，我，我是你們的敵人，我要殺的，是你的男朋友，即便這樣，你們還願意喊我姐姐嗎？”　　愛利絲的語氣中，有些失望，彷彿無法成為朋友，她自己也覺得惋惜一般。　　“恩。”小艾很堅定的點了點頭，淚水未乾，卻笑了，“這是我們三個女孩子之間的事情，與他無關。”　　“誒？”愛利絲髮蒙了，“我要殺他，你們還願意和我做朋友？”

# 第267章 戀人二選一

　　“愛利絲姐姐，其實你並不恨YY，不是嗎？”　　看到小艾認真的臉，不喜歡說謊的愛利絲點了點頭，轉過了臉，“我不恨他……但我討厭他！”　　“那就好了啊。”小艾甜甜一笑，“你不恨他，所以你們永遠不會是敵人，無論你怎麼討厭他都沒關係，因為討厭並不是感情上的絕對對立，呵呵，愛利絲姐姐，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做朋友了嗎？”　　愛利絲覺得自己很聰明，可依然轉不過彎來，“我要殺他你都不恨我？”　　“你殺不了他的。”小艾的自信簡直是對愛利絲的藐視，雖然愛利絲知道她並不是真的藐視自己，“YY也不會傷害你的，所以，在你討厭我和甜甜之前，我們可以做朋友，好嗎？”　　愛利絲茫然的點了點頭，小艾拍手歡呼，一下子抱住了愛利絲，直到這個時候，愛利絲才曉得自己點頭代表着什麼，自己居然有了朋友……　　“我，能問你個問題嗎？艾……艾一心……”　　“叫我點心吧，愛利絲姐姐。”　　“點心？”　　“恩，甜甜就是這麼叫我的，是綽號，呵呵。”　　一心天使一般的笑容更讓愛利絲覺得費解，天啊，這到底是為什麼啊？　　“點……點心。”一時間還不能適應友情這玩意兒，愛利絲有點蹩腳，“那，那個，你喜歡那壞蛋什麼？”　　“壞蛋？”　　“就是甄英雄。”愛利絲一想起甄英雄來，忍不住就磨牙，現在更為一心覺得不值，天使一般的人兒配那個壞蛋，簡直天理難容！愛利絲不知是因為自己討厭甄英雄，還是很快的代入了姐姐的身份，或者是因為其他什麼的理由，對這個問題既不能理解，又不能接受，“你喜歡那傢伙什麼？他是一個流氓啊……”　　“喜歡，也許有很多理由，也許沒有理由。”艾一心輕輕的說道：“我知道，他這傢伙是黑社會，做過不少在大家眼中認為不好的事情，他不檢點，甚至，他花心，即便他喜歡我，也會去欣賞別的女人，但是，他不虛偽，他不掩飾，他總是把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展示給我看，我曾經以為，我喜歡他，就是因為他的真實，讓我認為他是一個好男人，現在我終於明白了，這隻是一個小小的原因而已……”　　愛利絲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愛情，什麼是喜歡，她對甄英雄，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小艾的話，讓她覺得害怕，因為，那和自己對甄英雄的理解，是何其相似啊。　　甄英雄確實很真實，就好象他在大橋上跳上危險的汽車救人一般，不惜方法，不掩飾自己的喜惡，並不刻意將自己打造成為一個英雄，而且毫不否認，他是為了得到小艾的吻才去拚命的，朗朗電視台，羅比和母親都認定甄英雄不會獨自逃出來，結果他真的沒有逃，只是不想連累別人，他連命都不要似的，甄英雄，確實是個真實到有些另類的好男人，他一早看出了自己的計劃，卻依然肯為自己挨上一刀，愛利絲知道，他的真實，就是自己對他感覺茫然的根本，難道，自己真的喜歡上了那個男人嗎？　　愛利絲為自己的答案而害怕，但小艾最後的一句話卻讓她無法理解了，那只是一個小小的原因嗎？　　“為什麼？那你為什麼要喜歡他呢？”愛利絲很渴望一心的答案，因為，那很可能也是自己的答案。　　“喜歡，就是喜歡。”小艾幸福的一笑，“沒有為什麼，只是喜歡。”　　愛利絲，愣了……　　……　　愛利絲和一心真的很投緣，時間匆匆流過而不覺，愛利絲開始還有些不太自然與人交流，但很快，她便與一心有說有笑了，她沒有朋友，對顏冰只有尊敬，而韓慧恩雖然把她看做妹妹一般照顧，卻因為身份的差別，始終保有一定的距離，因此，真正可以說知心話的人，並沒有，很孤獨，所以，一心的出現，迅速讓她內心那片寂寞之地的秘密找到了傾訴的對象，她很開心。　　一心也覺得詫異，本來還有一些害怕愛利絲，可很快她便發現，愛利絲並不可怕，而且，還很可愛，她非常善良，而且天真，這樣的女孩子怎麼可能是殺手呢？　　女人之間從來不缺少話題，兩個女孩子的交流話題，從甄英雄轉移到喜歡的毛絨玩具，從毛絨玩具轉移到喜歡的顏色，從顏色，到愛好，從愛好，又回到了甄英雄身上，兩個女孩都發現，對方對甄英雄的態度讓人費解。　　愛利絲依然想不通，一心天使一般純潔善良的人，為什麼喜歡那個齷齪骯髒，下流混帳的甄英雄，而一心也覺得奇怪，這個要殺甄英雄的女孩子，果真不恨甄英雄，似乎看起來只是討厭他而已，但一心卻清晰的感覺到，愛利絲很在意甄英雄，每每談到他的話題，愛利絲那種欲知而半掩的表情都暴露着她對甄英雄的好奇，她，該不會是喜歡上甄英雄了吧？　　一心發現，愛利絲有一種被甄英雄征服的感覺，因為，愛利絲並沒有過分在意被甄英雄打敗，反而很認同甄英雄一些罕為人知的優點，儘管，她並不是很服氣甄英雄，還有一種要報復他，拿他出氣的可愛架勢，言語之間，卻有一種崇拜，大概，連她自己也沒覺察到。　　打了個哈哧，愛利絲困了，昨天被綁着不說，還被甜甜壓了一夜，根本沒睡好，這也是甜甜今天為什麼沒跟着來的原因，首先，她不知道這個姐姐會不會接受她，害羞，緊張，其次，就是因為昨天晚上一句話都沒說就睡着了，丟人，當然，小艾不可能告訴甜甜，她所以睡着了，是因為甄英雄在飯里加了料……　　小艾一看時間，居然快九點了，不知不覺，兩個人已經聊了近一個小時，小艾很想留下來，可她知道，不管自己和愛利絲如何投緣，不管自己如何相信愛利絲，甄英雄都不會讓自己留在這裏住的，因為那個看起來很大條的甄英雄，是個很謹慎的人，他不會讓自己有一點點危險的，愛利絲的身後，畢竟是兩個，或者說是三個龐大的家族，裏面牽扯的太多了。　　“愛利絲姐姐，我要回去了，和你聊天真的是很開心。”　　“已經要回去了嗎？”愛利絲有些舍不得，她很久沒有說過這麼多的話了，有些恨甄英雄了，為什麼不讓小艾和他同居啊？可她也開始緊張了，天啊，如果讓小艾看到白果，她們一打起來，小艾和甄英雄一分手，以後會不會再也不來這裏了？　　愛利絲剛才還希望她們火星撞地球呢，這會兒，倒比甄英雄還擔心兩女相遇了。　　“是啊，已經很晚了，甜甜還在漢宮等我的消息呢，呵呵，她一定會很高興的。”一心整理着衣服，笑道：“下次我會和甜甜一起來看你的。”　　“恩，那個……”愛利絲趕緊跑到門口，表面看來她是很有主人風範，實際是別有用心，“我幫你開門。”　　愛利絲知道自己是不能被白果看到的，可她更關心的是不讓小艾被白果看到，甄英雄和白果散不散她不管，她就怕小艾和甄英雄散了，那自己不是會沒有朋友了嗎？朋友，這兩個字，真的有很大的魔力啊。　　拉開門，很奇怪，沒人，走到客廳，發現甄英雄的房間門敞着，愛利絲鬆了口氣，看來甄英雄不是白痴，已經把白果糊弄離開了，不過，那小子死到哪裡去了？　　小艾也奇怪，自己都要回去了，那傢伙去哪裡了？　　“YY？我要回去了，你在幹嗎？”　　“啊？小艾你要回去了啊？”甄英雄的聲音從浴室響起，有些含糊，愛利絲臉色一變，那傢伙居然先洗澡了，自己豈不是要用他用過的浴池嗎？　　“恩，已經九點了，我……啊！你這臭東西做什麼？！”小艾話沒說完，就看到甄英雄一身濕濕的，只在胯間圍了一條浴巾就出來了，難怪說話不清楚呢，這小子一嘴的牙膏沫，還叼着牙刷呢。　　愛利絲咬死甄英雄的心思都有啊，可惜，她羞的都不敢看，長這麼大，穿這麼少的男人還是頭一次看見，“穿衣服，你幹嗎不穿衣服？”　　“你洗澡穿衣服嗎？”甄英雄沒好氣的給了愛利絲一眼，這才對一心說道：“小艾，用我送你嗎？那你等一下，我去換衣服，愛利絲，你也換去。”　　換衣服？你身上根本沒有衣服！小艾臉紅紅的，趕快戴上口罩，架上墨鏡，“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好，愛利絲姐姐昨天就沒睡好，還是讓她早點休息吧，YY，你繼續洗你的澡，家裡有女孩子，你就不能檢點一些嗎？”　　小艾的話更讓愛利絲感動，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很難讓甄英雄放心，不然她肯定不會反對小艾和自己住一個房間的，這種被朋友關愛的感覺讓愛利絲心裏暖暖的，很舒服。　　甄英雄看了看自己的打扮，尷尬的笑了笑，“那，好吧，小艾，你開我的車吧，就停在樓下了，愛利絲，把車鑰匙拿來，在茶几上。”　　我是你的傭人嗎？愛利絲對甄英雄這頤指氣使的態度非常不滿，可礙於小艾的面子，還是悻悻的把‘瓢蟲’的鑰匙拿過來交給了小艾，小艾不客氣的接了過來，不要說那輛瓢蟲，甄英雄與小艾之間，已經沒有彼此了。　　“自己一個人回去，小心些，知道了嗎？”　　“恩，我走了。”當著愛利絲，一心不好意思和甄英雄來個吻別什麼的，和愛利絲抱了抱，倒把愛利絲抱了個大紅臉，連甄英雄都看傻了，球球的，有沒有搞錯，這兩個丫頭都聊什麼了，居然這麼親近了？　　送小艾到門口，甄少爺嘿嘿一笑，沒讓小艾蹲下，“寶貝，來，少爺我給你穿鞋子。”　　一心薄臉皮，不好意思，可愛利絲卻不讓她推卻，“你就讓他幫你穿，這是他應該做的！”　　甄少爺哪能聽不明白愛利絲的意思啊，剛才指使她，讓這位千金大小姐覺得憋屈，白果的事情好歹算沒有暴光，愛利絲也是替小艾覺得不值啊，甄英雄沒和愛利絲頂嘴，讓小艾抬腿，幫她把那雙可愛的靴子穿上了。　　看小艾進入了電梯，站在門口的愛利絲才冷冷的對甄英雄說道：“虛偽！無恥，甄英雄，你對得起點心嗎？”　　“點心？”甄英雄更覺得奇怪了。　　愛利絲臉一紅，“干什麼？我不能那麼稱呼她嗎？”　　“沒有，只是覺得奇怪而已。”甄英雄笑道：“你們談的很好啊。”　　“要你管！”愛利絲羞的不行，走回屋裡，卻發現甄英雄還站在門口，“你不進來嗎？穿成那樣站在門口，當心被人看到，說你是暴露狂！”　　甄英雄回過頭來，苦笑道：“我也想，可是，腿有些不太聽話啊，貓咪，可不可以過來扶我一下啊？”　　愛利絲一怔，這才發現，甄英雄的腿在微微顫抖，他的臉色，突然之間很蒼白，臉上依然是濕的，那不是水珠，而是，汗珠！　　這是怎麼回事？愛利絲不曉得剛才那一個小時里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白果是怎麼離開的，但甄英雄絕對不對勁，他好象……受傷了！　　“你不是想占我便宜吧？”愛利絲試探性的先碰了一下甄英雄，臉蛋紅紅，他根本沒穿衣服，自己扶他，這不是鐵定要吃虧的嗎？　　“現在，你可以隨便占我便宜了。”甄英雄痛苦的說過這句話，試圖邁腿，卻身子重心失調，一下子倒向了愛利絲，愛利絲一聲大叫，卻發現甄英雄並沒有多餘的動作，他身上的水珠已經隔了這麼久，依然帶着溫度，是汗，這也是汗，為什麼這麼冷的天，他出了這麼多汗呢？愛利絲嚇了一跳，趕快把甄英雄攙回了溫暖的屋子中。　　“球球的，少爺居然也有依靠女人才站的住的狼狽時候啊……”　　把甄英雄推倒在沙发上，愛利絲已經呼哧呼哧的急喘了，不是累的，純是羞的，和男人肌膚之親，這是第二次吧，上次是喝多了，這小子給自己洗澡，沒意識，可以不算，但這次不同了，“你怎麼回事啊？才一個小時，你怎麼突然病了似的？”　　“病了？呵呵，這不算病吧？”甄英雄拿起茶几上的杯子，漱了漱口，奇怪的是，他說話依然有些不清楚，好象舌頭腫了似的，“如果真是病，也是值得欣慰的病啊。”　　“啊！血，你吐血了！你……”愛利絲突然指着甄英雄的腳，“你的腳怎麼回事？為什麼腳底會磨破啊？”　　“所以我才有些走不動啊。”甄英雄臉色蒼白，卻還是笑着，“剛才出去運動了一下，哦呵呵，效果很好，果然出了很多的汗啊。”　　愛利絲覺得事有蹊蹺，“白果呢？你受傷，是不是和她有關係？”　　甄英雄的腳底有磨傷，硌傷，現在才開始發生紅腫，小腿肌肉輕微顫抖，愛利絲可以判斷出來，這是光着腳在堅硬地面跑跳過度導致的，甄英雄的汗水，有可能是大運動量造成，也可能是疼痛造成，或者是兩者皆有，他說話含糊不清，是因為舌頭流血了，只看他吐到杯子里的水完全變成紅色就知道，他那牙刷沒有沾牙膏沫，而是紅紅的，這小子只是弄了點沫沾抹了嘴角，是個掩飾，在掩飾他說話不清楚！由此可以肯定，他這身行頭，也是一種偽裝與掩飾！他不是在洗澡，而是受了傷，不能去送一心，因此才假裝洗澡，一來推託，二來，掩飾了那身汗水！　　“你剛才到底去做什麼了？！”愛利絲有些審問之餘，也沒閑着，她是真的怕血，慌亂的到處亂翻，“紗布呢？消炎止痛的葯有沒有，放哪裡了？”　　甄英雄摸了摸左臉，還有嘴角那裂開的小口子，笑的有些傻瓜，道：“果果走了，所以，我去追果果了。”　　“誒……？”愛利絲一怔，“她為什麼走？”　　“因為，她問少爺，到底愛誰……”　　明明不關自己的事情，但愛利絲還是緊張的問了一句，“你怎麼回答的？”　　笑的有些難看，甄英雄搖了搖頭，好象為那個回答感到有些可笑似的，反問愛利絲，道：“你覺得我應該愛誰？”

# 第268章 白果傷飛離

　　“我怎麼知道？”愛利絲說過之後，臉一紅，卻還是懦懦的說了一句，“你是壞人，白果是警察，如果是我，我會選擇點心，而且，點心，比白果溫柔好多。”　　甄英雄一怔，沒想到愛利絲居然這麼幫着一心，但細細一想也難怪，愛利絲與小艾的性格有很大一部分相似，她們同樣溫柔善良，同樣是淑女，對於白果那樣的火暴脾氣，愛利絲肯定是看不順眼的。　　甄英雄長出了一口氣，“是啊，我就是那麼回答的，所以，果果跑掉了……”　　愛利絲一怔，有些驚訝，但很快，心裏，竟然覺得放鬆了，不知是為了什麼，可能是為了小艾而高興，也可能，是自己想要高興……　　一心開着那輛極為個性的七星瓢蟲，出甄英雄家的小區，慢慢的上了拐上了路，一個身影從馬路對面的電線桿後面閃了出來，竟然是白果！　　哭過，這是很明顯的，因為白果的眼睛通紅，還有些浮腫，看到小艾一個人開車離開了，白果抬頭看了看甄英雄家的窗子，磨了磨小白牙，“死流氓，本小姐沒那麼容易原諒你的，你這花心鬼，混蛋！”　　說罷，拿出手機，看着手機被磕的掉了漆，白果抹了下眼角的淚花，“手機，你也要賠我一個新的！”　　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應該很傷心的白果，眼睛中卻有一分笑意，撥通了一個電話，她深吸了兩口氣，電話才響了一聲，就傳來了一个中年人急急的聲音，“喂？果果，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是不是有人欺負你了？不要緊，警察不做就不做了，我明天就去接你，你別傷心，知道了嗎？你還有我……”　　“不。”白果幸福的笑了笑，然後有些歉意的說道：“我剛剛決定了，我不回去，我要，留在朗朗市，繼續做警察，繼續……”　　說到這裏，白果一怔，因為她看到公路對面，五個熟悉的丫頭突然從小區大門旁的一個報刊亭後面跑了出來，鑽進了一輛出租車，尾隨着艾一心而去。　　奇怪，她們為什麼會在這裏？難道……剛才發生的事情都被她們看到了嗎？天啊！白果不知道想到了什麼，臉突然紅了，而且，緊張的手發抖，是羞的。　　“果果，怎麼了？”電話中的中年男人疑問道：“你要繼續留在朗朗市做什麼？”　　白果回過神來，搖了搖頭，深吐了一口氣，再次望着甄英雄家的窗子，輕輕笑道：“我要，抓流氓……”　　……　　“你讓我走？死流氓，你居然要轟我走？”　　就在一心給愛利絲講述甜甜那頭小熊悲哀的童年時，甄少爺正在自己的房間給白果做工作，這可是個好機會啊，免得被一心看到，兩個丫頭掐起來，一心看着溫柔，真急了也了不得。　　白果委屈的眼淚又流出來了，盤腿坐在床上，嘟嘟着小嘴，就差罵街了，“我不走！要走也是她走！我……我今晚就睡這裏了！”　　說罷，還真躺床上了。　　“情人老婆……”　　“誰是你情人老婆？”白果是死噁心那‘情人’兩個字，“甄英雄，你要轟我走，是不是嫌我妨礙你們了？你是不是想和她……想和她一起睡？！”　　“你說什麼呢啊？”甄英雄被點到了痛處，“我倒想呢，小艾那麼薄的臉皮，不結婚根本不可能和我一起……恩？咳咳，不是，我是說，要睡也不能今天……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和小艾，還沒發展到那一步呢！”　　白果本來很生氣，這小子當著自己居然還敢承認他想娶艾一心，可聽到後面，她又覺得欣喜，“你和她……真的沒上過床？”　　“當然沒有。”甄英雄嚴肅道：“你以為小艾是那麼隨便的女人嗎？”　　話一落，甄英雄大叫不好，可惜晚了，白果一個枕頭飛過來，就差喊了，“王八蛋，你的意思我是很隨便的女人唄？！王八蛋，王八蛋！你心疼她，卻對我來硬的，你從一開始就是想玩完算了，是不是？你就是看我不順眼，所以才糟蹋我的，是不是？”　　“不是，老婆，我是真喜歡你。”甄英雄現在可不敢和白果吵架，跳到床上，抱住白果，道：“老婆，我是真的喜歡你……”　　“那艾一心呢？”白果抽噎着小鼻子，斜眼瞪着甄英雄，“她都要和你同居了，我們怎麼辦？”　　“我們……我們……”　　白果特別害怕，但也非常期待，“甄英雄，今天，你必須給我一個回答了，你是愛她，還是愛我？”　　面上冰冷，心理卻有億萬聲音在響着，說你愛我，說你愛我，說你愛我，說你愛我！　　甄英雄閉上眼睛，痛苦啊，球球的，終於到了這個必須要面對的時候了，迴避，無所謂，逃避，不可以了，甄英雄一咬牙，“我愛她。”　　白果愣了，呆了，冷了，那顆心似乎凝結了，他說什麼？他愛艾一心？　　“你……你……”白果吐出一個字，就趕快咬住嘴片，因為她怕自己會哭出來，儘管如此，她的眼淚已經止不住的泄出來，似乎不想讓甄英雄看到，又好象不願意去看甄英雄，她左看右看，心，痛的厲害，“你混蛋！”　　甄英雄一把抱住白果，不理她的掙扎，用力的吻她，白果迴避着，“果果，我也愛你……”　　“你無恥！”白果一口咬在甄英雄的舌頭上，甄英雄吃痛，放開了白果。　　吐出一口血水，甄英雄嘆了口氣，苦笑着，“是啊，我很無恥……”　　說話有些不清楚，白果有些後悔剛才咬的那麼狠了，甄英雄那口血水顏色很重，顯然是流了不的血啊，但轉念一想，我幹嗎後悔？他玩弄了我，我沒咬死他，已經是輕的了。　　“果果，其實你上次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好了這個答案。”甄英雄難得認真，白果卻希望他是在裝模做樣，“我用情不專，我愛小艾，因為她溫柔賢惠，她讓我無法離開，讓我想要去保護，疼愛，我也愛你，每次和你吵架，我都覺得很開心，我很喜歡和你在一起的感覺，果果，我正視自己的不要臉與貪心，我沒有其他的解釋，我不會放棄你們任何一個。”　　甄英雄說罷，閉上了眼睛，靜靜的等着白果獎勵自己一個大嘴巴，而白果，卻傻了一般的望着甄英雄，抽噎，沒有表情。　　“甄英雄，為了我，你也不能放棄艾一心嗎？”　　“不能，我不會為了你放棄一心，也不會為了一心放棄你。”甄英雄多大的膽子也不敢睜開眼睛，他甚至不敢去考慮後果，對待顏冰和殺手世家，他的詭計層出不窮，但對於感情，他沒有任何花哨，完全心裏想什麼說什麼，在這個基礎上去安慰白果。　　白果的心完全亂了，她想恨，卻恨不起來，她覺得自己是咎由自取，明明知道甄英雄有女朋友，明明知道自己是個警察，還是要在意他，還是要主動靠到他的身邊，並終於將身子丟給了他，這是自己自找的，自己有什麼資格要他放棄艾一心呢？　　也許，艾一心才是有資格讓甄英雄放棄的人吧？放棄，自己，白果苦笑着搖頭，沒說話，下了床，默默的整理着衣服，依然流着眼淚，卻不哭出聲音。　　甄英雄不知道，原來愛情有的時候也會很難受，他心裏也在陣陣抽搐，是害怕，他害怕白果會離開他。　　“果果。”甄英雄跳下床，從背後抱住白果，“你打我吧，別嚇唬我，好嗎？”　　“放手……”白果的聲音，很低，低沉的，讓甄英雄顫慄，甄英雄聽的出來，那是心死的聲音。　　“我不放，不管你是不是相信我，我這輩子，不打算放手。”　　“求你了，放手……”白果的聲音里，充滿了掙扎。　　“果果……”　　“叫我白警官！”白果在害怕，她不想在聽到‘果果’兩個字，厲聲喝止。　　白果的話，就如同一記大鎚，重重的悶在了甄英雄的胸口上，拉着白果的手，鬆開了，白果頭也不回，衝出了甄英雄的房間。　　白，白警官，甄英雄痛恨自己，現在他明白了，當自己喊出這個稱呼時，白果心裏有多難受，真的，真的是好遠的距離啊，不是情人，不是老婆，兩個人的關係，只是兵與匪嗎？只是白警官與甄太子嗎？　　開玩笑！不可能！少爺為什麼要喊你白警官？！　　甄英雄衝出房間，見白果已經換好了鞋子，看到自己追出來，她飛快的衝出了房門，朝電梯方向跑去，甄英雄顧不上其他，一步躍過茶几，踩着沙發飛身而過，不及穿鞋，追了出去。　　白果站在電梯里，用力點着一樓與關門的按鍵，她現在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想逃，卻又希望甄英雄追上來，電梯門關上的一刻，她清楚的聽到了甄英雄狠狠的一拳砸到了電梯上，很響，她哭了，終於在電梯里號啕大哭。　　白果知道，自己愛上了那個流氓，愛到，從來沒去考慮未來，雖然總是爭吵，但直到此刻白果才知道，他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自己的全部，而自己，卻沒有成為他的全部，雖然早就知道他喜歡艾一心，雖然早就預料到會有這樣一天，可真的到來了，真的不能在自己欺騙自己的時候，白果才明白，愛，不光是甜的，還是苦的，苦到，自己想要放棄。　　甄英雄說過，自己與他，就是一場兵抓賊的遊戲，自己被他抓到了，現在，應該換換了，白果不能肯定甄英雄愛自己，是不是像自己愛他那麼深，所以，她茫然，一個還愛着其她女人的男人，能相信嗎？　　兵抓賊嗎？該換換了，白果深吸一口氣，淚水止不住，嘴唇咬出血，看着電梯的数字向下閃爍，她告訴自己，現在，我來跑，你來追，如果你追到了，那麼，我相信你，如果你沒追到，那麼，我們之間，只有一句話要說了……　　再見……不，是，永遠不會再見了。　　操你奶奶的死電梯，這東西是哪個混蛋發明的？！球球的，走路才有益身體健康呢！甄英雄看到電梯上的数字掉落，改按旁邊的一台，而那台還在地下一樓呢！想也不想，甄英雄拔腿朝樓梯跑去。　　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如果自己不追，白果就會這樣走掉了，不止是從自己的眼前，還會從自己的心裏離開！　　甄英雄從來不炫耀自己的身手，但這次，他再也不藏不掖了，八樓樓梯只下一半，一扶梯手，空體下落，然後繼續跳，如此兩下，不足兩秒，已經下到了七樓，雖然很快，可腳也疼的厲害，甄英雄，是光着腳丫子的。　　白果走出甄英雄家所在的小區，回頭望了一眼，甄英雄終究是不可能追的上來的，白果也奇怪，為什麼自己有這麼多的眼淚呢？好傷心，這個城市，這片城市的天空，為什麼突然之間是這樣的黑暗？　　走出小區，看到一對對情侶是那樣恩愛的走過自己身邊，白果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不是她被甄英雄遺棄，也不是她被世界遺棄，而是她想遺棄一切。　　掏出了手機，白果撥通了一個電話，聽着‘嘟嘟’的聲音，她抹了把眼淚，盡量調整自己，不讓自己的聲音顫抖。　　“喂，果果啊，怎麼這個時間給我打電話，我還以為你已經把我忘了呢，呵呵。”一个中年人的聲音傳了過來，白果已經冰涼的心突然流過一絲溫暖，但她強忍了半天的感情再也壓抑不住了。　　“我，我想你了，我想回你身邊去。”白果大哭，絲毫不介意路上的人在看她，“我不要做警察了，我要回家……”

# 第269章 警匪世紀吻

　　中年人的聲音沉默了好一會兒，再次響起，關心中，有瘟怒，是一種嚴肅中的憤怒，因為疼愛而放棄了原則的憤怒，“是不是誰欺負你了？果果，告訴我，我去收拾他。”　　“不，我不要收拾他，我只想回家，我好難過……”一向堅強的白果已經崩潰，她需要一個無風無浪的港灣，需要不再被傷害的搖籃，無論這是不是逃避，她都沒有勇氣再面對一切，她被傷害了，被甄英雄傷害了。　　徹底的絕望了，兵抓賊，這個遊戲的結果，是甄英雄放棄了，所以，白果也放棄了，痛哭，讓人心都酸了，“我要回家，爸……”　　“果果！”　　身後傳來一聲大叫，想要上前安慰白果的好心路人嚇了一跳，彷彿整條街都安靜了，白果那顆已經瀕臨崩潰的心臟突然停止了跳動，一怔，回過頭去一看，她的手機掉在了地上，中年男人的聲音依然隱約可聞的喊着白果的名字，而白果，愣愣的看着那發出喊叫的狼狽的傢伙，猶豫着，忘了哭，然後，心臟恢復跳動，並且是劇烈的，快速到讓人不知所措的跳動，再然後……撒腿就跑！　　甄英雄現在絕對是大街上的焦點，已經是秋天，而且今晚天氣很爛，路人已有圍上圍巾的，而他只穿了一件半袖的大體恤，甚至，卷着褲腿，光着腳丫子。　　從八樓一口氣跳下來，甄英雄腿腳都麻木了，為了超近路，他踩草坪，躍柵欄，腳底被鉻的生疼，見白果還跑，二話沒有，追！　　白果很想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跑？對，為了不被他追到，如果追到了，那自己就再也離不開他了，這是對自己的考驗，也是對他的考驗！　　伸手攔了一輛出租車，白果看也不看，掏出一把錢遞給司機，“師傅，開車，快開！”　　這把錢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吧？司機大叔也看到後面的甄英雄了，正義之心泛濫，“小姐，被流氓追嗎？要不要報警？”　　“你哪來那麼多廢話？！讓你開你就開，我就是警察！”白果趴着后玻璃望着甄英雄，哭的稀哩嘩啦，臭脾氣嚇了司機一跳，司機還納悶呢，這社會真完蛋了，娘的，警察被流氓追着跑，是警察沒用，還是流氓太橫啊？　　甄少爺也攔了一輛出租，或者說是出租車攔他，“哥們，你丫耍流氓還耍到大街上來了，你以為這是什麼社會？法制社會！你丫的藐視……”　　“我去你媽的！”　　甄英雄一拳悶在那司機臉上，自己身上一分錢沒有，就這打扮，攔車也不可能有司機敢拉自己，正着急呢，還碰上這麼一貨，真是奇怪了，這年頭真的有這麼熱心熱血的好人嗎？　　好在現在車流高峰，白果乘坐的車開不起速度來，甄英雄不理司機叫罵，衝上主路，跑的飛快，腳底的疼，是灼熱的，儘管地面冰涼，那是腳底皮膚與粗糙地面的摩擦所致，“果果！”　　白果沒想到甄英雄這麼玩命，已經愣了，霓虹燈下，她可以清楚看到越追越近的甄英雄臉上的汗水與痛苦的表情，清楚聽到他在叫喊自己的名字，心裏一陣陣的抽搐，他不要臉，這一點早就知道，可他為什麼不要命啊？從樓上跑下來，光着腳，最少也有一千米了，為什麼他還不肯放棄？他真的不想放開自己嗎？　　甄英雄已經跑不動了，依然堅持着，心理還在牢騷，球球的，如果少爺穿了鞋再出門，你一定跑不掉！準備不足，敗事有餘啊！眼看汽車漸漸拉開距離，甄英雄不想放棄，但身體已經撐不住了，從腳到腿，疼的好似針扎，沉重如灌鉛，已經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識調整頻率了。　　白果迷惑了，自己不是想跑嗎？為什麼他追不上了，自己的心會更疼呢？　　那司機得意的望着后視鏡，看到甄英雄終於累的跟不上了，跑不動了，跪下了，笑着對不再哭的白果調侃道：“傻B一個，耍流氓耍到他這德行也算沒出息到家了，光着腳追汽車，他當他是誰呢？劉翔啊？真他媽傻B！”　　這幾句話在白果聽起來就那麼刺耳朵，“停車！”　　“停車？小姐，這裡是主路……”　　“我讓你停車！”白果已經打開了車門，司機嚇了一跳，趕快打閃燈，將車歪歪斜斜停在了慢車道與行車道的白色線上，白果不等停穩已經跳了出去。　　“我操，這小娘們兒是神經病吧……”司機聽到後面的汽車剎車鳴鏑聲亂成一片，低聲罵了一句，卻不想，明明跳出去的白果又跑回來了，司機嚇的險些咬着舌頭。　　白果趴在他車窗前，恨恨的瞪了他一眼，說了一句讓司機徹底暈菜的話。　　“你他媽才是傻B呢！”　　……　　甄英雄本已放棄，有生以來，第一次無奈的放棄，沒力氣了，看着臟髒的腳底混合著血水，苦笑啊，坐在公路正中，汽車的鳴鏑他彷彿聽不到一般，躺在地上，對於後面司機的叫罵全然不理，仰望着天空，球球的，少爺也有做不到的事情啊，伸出手，空抓了兩把，悲哀，說什麼不放手，還不是沒抓到……　　“死流氓，你死了啊？”　　“恩？”甄英雄聽到這聲音，彷彿被打了一針興奮劑，猛然坐起，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揉了揉，“果……果果？！”　　白果敗了，徹底敗了，自己人跑了有什麼用？心已經被這小子栓住了，白果有一種無力感，似乎自己逃到了哪裡，他都可以追到自己，所以，她完全沒有反抗，更確切的說，她還激烈的回應着，兵抓賊，自己又輸了。　　汽車的鳴鏑聲消失了，那些下了車的司機，那些正要打電話報警的同志，全看傻了。　　在城市的主路上，一對男女，火熱的吻着，彷彿世界的一切都被他們遺忘，所有的人都能感覺到他們吻的是多麼的投入，秋風，秋夜，好似突然失去了清涼，熱，是一種讓人感動的熱。　　連那被白果罵了的司機也不急着開車了，下了車，望着，一臉的白痴相，交通徹底的癱瘓了，卻沒有人再鳴鏑，一傳十，十傳更多，一個光着腳的男人在馬路上跑了幾百米遠，終於感動了坐車離去的女友，兩個深愛的人就站在馬路的正中上演着一幕世紀之吻，好浪漫，甚至有人衝上前來圍觀，這也許將成為一個經典，這個畫面，將成為朗朗市的一個愛的傳奇。　　人們似乎被甄英雄與白果的吻徹底的代入了，屏住了呼吸，靜靜的，投入的，感動的看着他們，直到霸道的甄英雄氣喘吁吁的離開白果的小嘴巴，對着滿面桃紅的白果輕輕的說道：“果果，不要離開了，好嗎？”　　甄少爺的煽情一直都是虛偽的，因為對愛情的生疏，想要刻意製造感動的他總也取不到最真實的效果，但這次，他讓人感動了，讓所有人感動了，圍觀的人突然響起了掌聲，不知是哪一位浪漫主義者帶頭喊出了一句，“答應他！”然後，所有的人都開始整齊的叫喊，雜亂的掌聲變的統一，與口號搭配着，浪漫的氣氛被烘托到了一個高潮。　　“答應他！答應他！答應他！”　　白果懵了，為什麼所有的人都在給這個死流氓打氣？為什麼所有人都在幫他說話呢？白果不明白，卻真的很高興，他對自己的心，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啊。　　白果感動的想要點頭，可當著如此多的人，她點不下去，這樣的大場面，作為大家關注的主角，她怯場，她害羞，就如同甄英雄永遠成不了王子一樣，白果這輩子也很難成為一個公主，人們對於經典愛情最浪漫結局的那種期待在他們兩個人身上永遠不會發生。　　這樣的場面，一輩子只有一次吧？白果沒有回答，眯着眼睛，流着眼淚，咬着嘴唇，卻不是忍着哭了，而是笑，大哭帶笑，白果知道自己的表情一定很難看，這都是甄英雄害的，讓自己在這麼多人面前丟臉，但她高興，欣喜，感動，所以，她撲到甄英雄懷裡，狠狠的吻住了甄英雄的嘴唇。　　甄英雄美壞了，白果的吻，就是她的回答啊！　　沸騰了，掌聲，口哨聲，汽車的鳴鏑，這是祝福的樂曲，人們歡呼，為這對情人而歡呼，為了自己看到這個場面而歡呼，可就在這個時候，小白同志另所有人出乎意料的結束了這經典的時刻，當然，這可能才是最經典的到來，一個只屬於白果與甄英雄的經典，這才是他們這對冤家最適合的浪漫結局。　　“啪！”　　甄英雄一個踉蹌，再次摔倒，嘴巴吃了一巴掌，第一次，在這麼多人面前，被女人打了一巴掌，所有人目瞪口呆，卻只有甄英雄，僅僅一愣，嘴角迸裂，流血了，這一巴掌打的好狠，但他居然笑了。　　“你，你……”白果面紅耳赤，無措，太無措，當羞怯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就是羞與喜，嗔與怯的大爆發，白果對着甄英雄，用最大聲音，用最動人的旋律，帶着所有人都能聽的出來的濃濃深情，喊了一句，“你混蛋！死流氓！”　　說罷，轉身就跑，可甄英雄清楚的看到，這丫頭眼睛里已經沒有了那片陰暗，揉着嘴巴，擦掉嘴角的血，甄少爺嘿嘿的笑着，然後，越笑越開心，球球的，這個嘴巴，打的好舒服啊，她終於打了少爺……　　那六個字雖然不雅，但真的很動聽啊，是無比動聽的天籟，任誰也看的出來，白果打甄英雄，是因為羞急了，是因為她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巨大的浪漫場面中，下一步該做些什麼，所以，她逃跑了，因為浪漫已經足夠，讓它結束在最高潮，才是一個永恆的回憶，作為女主角，接下來的，絕對不是來指揮疏導因為他們的愛情而堵塞的交通，她應該回家，帶着這個讓人失眠的浪漫，躺在床上好好體味，在腦海里，在心裏，烙印下每一個細節，用一輩子去回味。　　很浪漫，很真實的浪漫，所以，掌聲又響了。　　“師傅，開車！”白果又鑽進了剛才的出租車裡，那司機大笑着，絲毫沒有責怪白果罵他的意思。　　“小姐，這是您的錢，今天啊，我做您的司機。”那司機將計價器關掉，笑道：“不要錢，哪怕您要去首都，我也送，免費送！”　　白果回頭看着甄英雄費勁的從地上爬起來，不要臉的對捧場的圍觀者打着感謝的手勢，笑了，“師傅，對不起，剛才罵了您……”　　司機依然大笑，“不，不，您罵的太對了，我就是一傻B，一大大的傻B，小姐，您眼光真好，居然找到了這樣痴情的男人，我羡慕，要是我女兒也有這福氣，讓我早死十年我也樂意，哈哈哈哈，好，這小子，太好了！”　　白果笑了，抹掉眼淚，是感動，也是驕傲，望着甄英雄一瘸一拐的朝原路走回，她知道，其實失敗，有的時候也是成功，所以，她笑了……　　……　　愛利絲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剛剛，她聽的痴了，甄英雄把那一個小時里發生的一切告訴了她，當然，愛利絲知道，那小子是太美了，太得意了，太興奮了，忍不住和自己炫耀，但愛利絲卻被他的炫耀擾的心好亂。　　“那個壞蛋，真的是個好男人嗎？”愛利絲想象着白果在交通堵塞的中心，在所有人關注之下，與甄英雄的世紀之吻，心跳，莫名的加速，她當時，一定很感動吧？一定很幸福吧？　　心好亂，愛利絲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了什麼而亂，一關窗頭的檯燈，猛的將被子蓋住了頭，卻朦朧的聽到她在被窩裡喊了一聲，“他才不是好男人呢！他是小偷，偷女人心的小偷！壞蛋，他是大壞蛋！”　　……　　腳受傷了，而且，因為光腳去追白果，穿的又太少了，一身大汗之後受了風，感冒了，所以甄英雄請了一天的假，在家裡休息了整整一天，不過這一天倒也不煩悶，就在和愛利絲的吵吵鬧鬧中度過。　　愛利絲各方面都比不上甄英雄，甚至打遊戲機都敗北，這一天過的相當鬱悶，最痛苦的，莫過於甄少爺以受傷染病為名，讓她來做午飯了，愛利絲小姐從來都是吃飯的角色，連廚房是什麼樣子都不清楚，怎麼可能會做飯啊？她會用刀殺人，卻不敢用刀殺魚，所以，晚上搶着進廚房的，就變成了甄英雄。　　愛利絲在做飯方面的天賦，絕對和白果有一拼，一條本應鮮美的大鯉魚，那位小姐連魚鱗都不刮就放到鍋里給煮了，最可怕的，莫過於她在嘔吐之後才承認她不會做飯的事實……　　白果不肯接電話，只給甄英雄發了短信，說她想一個人靜幾天，甄英雄沒有逼她，畢竟，作為一個很要強的大小姐，白果必須要和艾一心一起分享同一個男人，她還需要時間來接受，無論什麼樣的感動與浪漫，都不可能維持一輩子，她要更現實的說服自己。　　一心和甜甜很無奈，演唱會在即，她們的經紀人，也就是小憐的母親，終於頂不住來自贊助方與廣告商的壓力，強迫雙子星去執行她制訂的宣傳活動，所以接下來的一周時間里，雙子星的行程都排的滿滿的，沒有時間閑下來了。　　星期三，一大早就暖洋洋的，難得的好天氣啊，甄英雄和愛利絲一起在梁記吃了早點，步行來學校上課，甄英雄知道，適量的行走有利於受傷的腿腳儘快恢復，目前一定有冰恨天的人在暗中窺視，身體一定要時刻保持在最佳的狀態才好。　　“哦，原來是這樣，難怪你們從來不對小艾下手呢，蘇影那女人把她的撫養權交給了小艾的爸爸啊。”甄英雄鬆了口氣，“怪不得蘇影要少爺我保護倒霉鬼呢，原來那丫頭才是蘇影一手調教出來的好女兒，難為她們了，連性格也那麼像……”　　“哼，那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點心和你們這些人完全不一樣，她與黑道沒有任何的關係。”愛利絲現在總是幫着一心說話，“如果你不想點心也受到和慧恩姐同樣的遭遇，最好和她保持一定的距離……”　　“沒人能傷害少爺身邊的女人，因為我不會允許那樣的事情發生。”甄英雄語氣一頓，左右看了看，突然問道：“貓咪，你有沒有覺得，今天好象有什麼不對勁啊？”

# 第270章 曖昧大發了

　　愛利絲點了點頭，“是……是有些怪怪的感覺……”　　從剛才開始，到走進學校，不曉得是不是錯覺，甄英雄與愛利絲，總覺得無論老師還是同學，看自己的眼神都那麼怪異。　　“少爺，早上好！”　　蘭兒鳳兒已經在校長辦公室里等候甄英雄了，為了在學校不那麼惹眼，兩個丫頭都穿上了教師裝，蘭兒一身淺藍色，鳳兒一身淡黃色，和平時不同，沒有描眉影目，反雲髻高聳，還架上一副小小的金邊眼鏡，人靠衣裝，這兩個丫頭如此一打扮，還真少了幾分妖艷，多了點點人工製造的端莊。　　見沒有課的愛利絲也跟了進來，兩個丫頭缺乏基本禮貌之餘，眼神中還有些更明顯的嫉妒。　　球球的，該不會是少爺我休息了一天，精神有些混亂吧？憋忍了老半天，甄英雄終於受不了蘭兒那古怪的眼神來回的掃描了，奇怪道：“蘭兒，少爺臉上有什麼東西嗎？”　　坐在對面沙发上正盯着甄英雄看的蘭兒一點也沒覺得不好意思，“有，鼻子，眼睛，嘴巴……”　　這丫頭什麼態度啊？甄英雄沒好氣道：“說正經的呢，你給我嚴肅點！”　　“是，少爺。”蘭兒恭敬道：“沒東西，少爺臉上乾淨着呢，恩，很乾凈，白，比平時還白。”　　愛利絲也覺得奇怪，蘭兒好象喝了醋似的，給甄英雄按摩肩膀的鳳兒更是一臉不善的盯着自己，愛利絲推了推小眼鏡，疑問道：“那我呢？是不是我的臉上有東西啊？”　　“是啊。”蘭兒淡淡道：“愛利絲小姐臉上確實有東西。”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愛利絲很注意自己的儀錶，怪不得今天大家的目光都那麼怪異呢，趕快掏出小鏡子照了照，沒東西啊……　　別說愛利絲迷惑，連甄英雄也迷惑，“蘭兒，你瞎說什麼呢？”　　“蘭兒沒有瞎說。”鳳兒幫口道：“愛利絲臉上是有東西啊，有兩個字，大家都能看到啊。”　　“字？”甄英雄與愛利絲對望一眼，異口同聲道：“什麼字？”　　蘭兒鳳兒也異口同聲的回答道：“滿足！”　　“滿足？”愛利絲不解，“什麼滿足啊？”　　“性慾！”　　“性……欲……性慾？！”愛利絲一聽就急了，“你胡說八道什麼啊？！”　　“難道不是嗎？”蘭兒幽怨的看了甄英雄一眼，道：“少爺，您一大男人，還藏着掖着做什麼啊？現在全學校的人都知道您昨天和愛利絲，不，是王思慕老師在一起了，你們昨晚也沒分開過吧？”　　愛利絲臉紅，甄英雄愕然點了點頭，他們就住在一起，當然沒分開過，這兩個丫頭不是明知故問嗎？　　“他們怎麼知道？”　　“拜託，少爺，你們平時就經常一起上班下班，一起說悄悄話，上個禮拜足球賽之後大家就猜疑你們是一對兒了，那麼默契，而且，你們兩個昨天是一起打電話給教導處請假的好不好？”鳳兒說道：“昨天早上開始，老師之間，學生之間，就已經傳開了，說你們兩個一起請假，一個說病了，一個說要照顧病人，肯定是在一起來着，請假理由都這麼合拍，說你們一定是在談戀愛！”　　靠！失誤！甄英雄和愛利絲同時暗罵自己白痴，那請假的理由太糊弄，糊弄到讓人亂猜疑，愛利絲羞啊，“就，就算我們昨天在一起，你們也不是不知道我是出於無奈，為什麼要那麼嘲笑我？”　　“愛利絲小姐，您真是薄臉皮，還不好意思承認嗎？”蘭兒看了看坐在校長辦公椅上的愛利絲，又看了看靠在沙发上，舒服的享受按摩的甄英雄，道：“您和少爺早上是一起來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們兩個昨天上床了……”　　“撲……”　　愛利絲因為緊張正想喝口紅茶呢，聞言，儀態全失，一口茶噴在了桌子上，“上……上床？！”　　甄英雄也驚的夠戧，球球的，少爺對天發誓，昨天晚上一直很老實的待在自己的房間里，絕對沒幹那採花狼的勾當，“這是誰說的？！”　　“還用說嗎？”鳳兒也不給甄英雄按摩了，敏捷的從沙發背後跳到了前面，靠着甄英雄，一臉認真，“我們自己看的出來。”　　蘭兒對着愛利絲‘哼’了一聲，才對甄英雄說道：“少爺，愛利絲小姐今天紅光滿面，而您呢？面色蒼白，兩腿發軟，走路都和腳底沒跟是的，一看就知道，肯定是昨天晚上做的次數太多了……”　　球……球球的，少爺我是腳疼，不是腎虛！甄英雄這冤枉啊，自己那不是做愛太猛了，而是前天晚上去追白果落下的后遺症，臉色蒼白，是因為少爺那天着涼感冒了，而愛利絲所以紅光滿面，就是看到少爺這麼狼狽得意的，怎麼這種事情能誤會成那個樣子啊？　　謠傳，有的時候依據並不恰當，但傳出來，卻依然有人相信，大概就是自己這種情況了，愛利絲羞的想跳樓了，卻還聽蘭兒在那嘟囔呢，“少爺您做那事兒有多強，我們又不是不知道，當時給我和鳳兒開苞的時候，我們兩個都不能讓您滿足，愛利絲小姐居然一個人就把您榨成這模樣，她的性慾當然滿足了……”　　我，我殺了你們！愛利絲真想發飆，可惜，蘭兒這丫頭那過於露骨的話，讓愛利絲丁點力氣都沒有了，本小姐……本小姐還是處女！　　……　　果然如蘭兒鳳兒說的那般，不要說愛利絲了，就連甄英雄這厚臉皮也受不了了，大家的眼神太曖昧，男生見面就說恭喜，一個個羡慕的不得了，最讓甄英雄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些崇拜自己，暗戀自己，總是對自己拋媚眼傳情的小女生，現在都朝自己翻白眼，一副被拋棄的幽怨模樣，甄英雄恨啊。　　天氣不錯，太陽很足，愛利絲從中午開始就躲在校長室里不肯出來，下午的前兩節課並沒有她的課程表，她就賴在校長室里睡加長版的午覺呢，有蘭兒和鳳兒看着，甄英雄倒也放心，不過，幾個丫頭把三張沙發全佔了，他便一個人溜到了天台曬太陽，本來這兩節是他的自習課，但想到樂樂肯定也聽到了這個傳聞，他愣是不想去教室，那丫頭不喜歡愛利絲，自己該怎麼和她解釋呢？畢竟，同居，已經是現實了。　　一個人在安靜的環境里，就容易做一些思考來打發時間，甄英雄也不例外，或者說，他還是這方面的高手。　　白果需要時間靜一靜，從那晚來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白果還是很堅強的，她能接受小艾了，可小艾呢？她會接受白果嗎？還有自己的那變態姐姐，她才是個大問題，因為問都不用問，她不可能接受任何女人和自己好，甄英雄想到這裏，腦袋都大了，轉換思路，黑市拳大賽還有兩個星期，三國最近安靜的不來糾纏自己，就是因為到了最後的備戰期，她可是非常重視這比賽的，但在甄英雄看來，比賽是次要的，關鍵的是，冰恨天這個組織要利用這個大賽做些什麼呢？　　韓慧恩被刺，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從這點可以肯定，冰恨天非常謹慎，顏冰那個女人要放棄愛利絲嗎？哈恩大叔似乎很疼愛愛利絲，那個十三號是他的手下，他沒道理不知道愛利絲的處境，不可能沒有動作的，莫非，他看出了自己的計劃？　　“呦……姐夫，你果然在這裏！樂樂還真的沒騙我，她說只要你在學校，不是在校長辦公室就是在天台睡覺……”　　甄英雄正整理思路呢，就聽到鐵門一響，那個帶足了倒霉味的，卻極為有磁性的動聽聲音飄了過來，是艾愛！　　“小愛，你不上課跑這裏幹嗎來？”　　“姐夫，我們倆好象曠的是同一節課吧？你可是老師啊。”艾愛扭傷的腳已經好多了，雖然還不是很靈活，但走路已經看不什麼了，來到甄英雄身邊，坐在地上，那一臉奸詐的笑讓甄英雄有些心虛，“其實呢，我也不算曠課，我這不是上來找你上自習課了嗎？”　　信你才怪！甄英雄都懶的坐起來，眼角一垂，“倒霉鬼，你就直接說了吧，是不是替你姐姐上來審問少爺的？你肯定也聽到那些風言風語了吧？”　　“恩，聽到了，大家都說姐夫你和思慕老師有一腿。”小愛這丫頭就是臉皮厚，一個女孩子，什麼都敢說，“剛才班裡的同學看你沒來，還說你可能和思慕老師又找地方去瘋狂了呢，樂樂好象不怎麼開心，趴在桌子上睡覺呢。”　　甄英雄倒是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怎麼說，關鍵是怕艾愛和甄樂樂誤會了，這要是讓一心或者三國知道了，怕是麻煩大了，“小艾，你不會認為那是真的吧？”　　“不會，當然不會。”　　“唉，我就知道你肯定不相信少爺……誒？！”甄英雄一怔，猛然坐起來，盯着艾愛，驚訝道：“你說什麼？！”　　小愛那純天然的美麗笑容絕對是傾國傾城的，甄英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動，這丫頭原來這麼美啊，她太可愛了，“我相信姐夫，你肯定沒有和思慕老師做對不起姐姐的事情。”　　哎呀球球的，小愛真是可愛，如果這話是樂樂說的，那甄英雄絕對不會感覺到意外，可現在，早就察覺到自己與‘王思慕’有問題的樂樂都不信任自己了，艾愛居然這麼說，甄英雄激動的差點給艾愛一個擁抱，看人家對自己的信任，多肯定啊，一點的猶豫都沒有。　　“姐夫你是和白果姐姐做了對不起我姐的事情……”　　悶頭一棒，敲的頭破血流啊，甄英雄突然發現，這丫頭就是一隻擁有惡魔翅膀的小妖精，她是小惡魔，“你說什麼呢，小愛？呵……呵呵……”　　小愛狡猾的一笑，望着甄英雄的那雙明媚的大眼睛中，有一種光芒在閃動，看的甄英雄有些發痴，也發虛，彷彿看到了她在揮動那雙黑色的惡魔小翅膀，只聽小愛壞壞的，怪聲怪調的說道：“周一的晚上，姐夫真是讓人感動啊，居然光着腳跑了那麼遠去追白果姐姐，最後還來一個好經典的世紀之吻，真讓人羡慕，那個時候，我姐姐好象就在你家裡吧？很奇怪哦，我一直沒有想明白，為什麼我姐好象不知道你和白果姐姐做了那麼轟天動地的事情呢？”　　冷汗啊，簌簌的，甄英雄的小心肝啊，快震碎了，球球的，這丫頭怎麼知道的？！　　“小，小愛，你怎麼會……”　　小愛無比得意，一翻身，坐在甄英雄的大腿上，修長的雙腿盤住甄英雄的腰，雙臂勾着他的脖子，與他面對面，笑的很迷人，呼出的氣息都噴在甄英雄的臉上了，好香，如果不是把柄被這丫頭捏着，甄英雄非把這丫頭扔出去不可，小愛雖然年紀小，但身材，卻一點也不輸於她姐姐，而且，陽光型的她，比一心更具有健康的動感魅力，這麼親密的姿勢，是男人，就不可能扛的住。　　“姐夫，那天，你去追白果姐姐的時候，是不是有一輛出租車突然截住你啊……”　　聽到小愛一提，甄英雄腦中光芒一閃，有！那個破司機攔自己不說，還敢給少爺上教育課，結果被自己賞了一拳頭……靠！不是吧？！甄英雄猛然醒腔，“小愛，你怎麼會知道？！難道……”　　小愛點頭，徹底把甄英雄打進了無底深淵，“姐夫你也是的，為什麼沒朝車裡看一看，本小美女，就坐在後排，是我讓他去截你的……”　　汗如雨下，當時那情況，少爺我怎麼可能會想到去看乘客啊？當時就覺得奇怪，怎麼那司機莫名奇妙的就來攔自己呢，敢情是你這丫頭授意的！　　“姐夫，你不會怪我差點壞了你的事情吧？”小愛很小心的觀察着甄英雄的臉色，道：“那天在漢宮，我看到姐姐和甜甜姐在鬼鬼祟祟的商量什麼，故意不讓我聽到，後來姐姐就問了我你家的地址，我覺得這裏面肯定有事情，就叫了施施她們四個，跟蹤姐姐一起去了你家……”　　甄英雄知道，一心和甜甜當時肯定是在商量同居還有愛利絲的事情，所以才不告訴小愛的，沒想到這丫頭居然搞起了跟蹤！　　“當時我看到白果姐姐哭着出來，還以為你在姐姐和白果姐姐之間做了選擇呢，我以為你選了姐姐，雖然有些對不住白果姐姐，但我還是很高興的，可突然又看你沖了出來，還是光着腳，就以為，你又變心把我姐拋棄了，我特生氣，所以就……”小愛有些不好意思道：“所以就攔了一輛出租車去截你，還和司機說，姐夫你就是一大流氓……”　　甄少爺總算弄明白了，怪不得那司機攔着自己就罵呢，原來是車裡坐着一位小美女，那司機臭顯擺呢！　　猛然一驚，甄英雄突然抓住艾愛的肩膀，有些恐慌，“小愛，你沒和你姐姐說吧？”　　小愛被捏的有些疼，小嘴一撅，“哼，你說呢？”　　沒呢，肯定沒呢！甄英雄趕快鬆開力道，可心裏卻意識到了危險，如果一心知道了，不可能到現在還沒和自己算帳，而且，依照小愛這個痞子女的流氓性格，她不會告訴一心的，因為，她肯定有一大堆的條件來和自己做交換！　　“小，小愛，如果姐夫求你不和你姐說，你會同意嗎？”甄英雄就沒窩囊過，可惟獨這個艾愛，總能讓自己品嘗低人一等的感覺。　　“不同意。”小艾真乾脆，甄英雄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風範，球球的，少爺也喜歡這麼乾脆的拒絕別人。　　心死了，她為刀俎，我為魚肉啊，甄英雄認命了，“倒霉鬼，開條件吧，是給你洗一年的腳丫子，還是刷兩年的廁所？”　　小愛勝利的一笑，“先親我一個。”　　“什麼？”甄英雄見這丫頭小嘴一嘟，急道：“死丫頭，你有毛病吧？”　　“你不親我，我就告訴姐姐你親了白果姐姐！”小愛眼神中有狡黠，也有點點的哀怨，比起姐姐咱不敢說，但本小美女不會比白果姐姐差吧？倒貼給你佔便宜，他幹嗎還老躲着我，好象我有毒似的？

# 第271章 我這叫暗戀

　　在甄英雄看來，艾愛就是有毒，彷彿要是碰了她，自己就一輩子倒霉似的，“你當我傻子啊？要是讓你姐知道我碰了你，那我死的不是更慘？！”　　“你又不是沒碰過我，姐夫，我不會告訴我姐的，我這麼喜歡你，你老這樣我會傷心的。”小愛可憐巴巴的先來個軟的，然後小臉一板，又來了個硬的，“就算你不相信我，反正都是死，只有難看和更難看，你親我又怕什麼的？”　　艾愛絕對是自己的剋星！甄英雄見這倒霉丫頭氣呼呼的要站起來，心一橫，雙手扶着她的臉蛋，吻了下去。　　艾愛這丫頭是絕頂的聰明，雖然沒接過幾次吻，但和甄英雄有過幾次經驗之後，竟一點也不生疏，小臉的紅彤彤的，吻的好是投入。　　甄英雄怕艾愛，就是怕自己被這丫頭吸引，艾愛有着不輸於任何人的美麗，她活潑，她狡黠，甄英雄不敢說自己不喜歡艾愛，而且還清楚的知道，自己對艾愛的喜歡，不同於對櫻桃，對樂樂，是類似於白果的喜歡，類似於一心的喜歡。　　艾愛，很像三國……　　香甜的玉津，小愛身上那處子的幽香，都讓甄英雄的慾火膨脹，這是自己的小姨子啊，越是這樣想，越會有一種刺激，讓甄英雄繼續投入，欲罷不能，而小愛，也情動不已，年輕的身體已經有了反應，艾愛很羞，但她舍不得這個吻就此結束，於是，她的手，把甄英雄摟的更緊，她的腿，把甄英雄纏的更牢，她能感覺到，小屁股下面，有個堅硬的東西頂着自己，她知道那是什麼，忍不住呻吟了一聲。　　小愛的呻吟擁有無窮吸引力，這丫頭的聲音本就帶着磁性，她的呻吟，讓甄英雄有一種虛榮心的滿足，因為，擁有絕色容顏的小公主艾愛，是個假小子，能讓高傲的她露出女孩子家的嬌媚，那種成就感非常人可以理解，小艾十六歲的身體，超越了年齡的成熟，她充滿了活力，甄英雄絕對不會懷疑，再過兩年，艾愛將成為比她姐姐，比甜甜，比三國更漂亮，更出色的女人，這丫頭是真正的公主，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她能把那痞子女的脾氣改一改……　　“呼……姐夫，我發現一件事情耶。”小愛呼呼的喘息着，卻還是不肯放開甄英雄，側着頭，靠在甄英雄的肩膀上。　　甄英雄也摟着這誘人的小尤物，每當艾愛說話，甄英雄都會嗅到一股香甜的倒霉味，那是艾愛總要和自己談條件的被壓迫的感覺，但有一點是不能否認的，就是，這丫頭的聲音，怎麼聽都不會厭煩，很動聽，這丫頭雖然臭屁，但老天爺真的把最好的一切都給了她。　　“什麼事情？是不是你突然發現，其實對不起你姐的，不光是少爺我一個，還有你一個啊？”甄少爺這話有點奚落的味道。　　“討厭啦，姐夫，我這不叫對不起我姐。”小愛沒好氣道：“就算我姐知道我喜歡你，她也沒權利責怪我，要怪，就怪她自己，她是最沒有權利讓我離開姐夫你的人。”　　看到艾愛那強硬的表情，甄英雄不解了，“為什麼？”　　小愛的小舌頭在甄英雄的嘴唇上調皮的一舔，很挑逗，她把甄英雄當成了最心愛的寶貝，所以，她毫無忌憚，雖然臉紅，但她很享受這樣的感覺，小臉一仰，理直氣壯，卻充分體現了她這丫頭不同於常人的個性，“要怪，也是我怪她才對，我愛姐夫，還不是姐姐害的，她要是不讓我做姦細，我怎麼會愛上姐夫啊？姐姐把我當做她自己的化身去考驗未來的老公，結果，她愛上你了，我為什麼不能愛？說起來，我比姐姐還接近姐夫呢，所以，姐姐應該很感激我不和她搶老公，不然姐夫你以為要願意只做小姨子嗎？如果今年我二十歲了，我就做你老婆了，可惜……”　　小愛說罷，上身向後微微一仰，雙手捏了捏自己已經頗具規模的小胸脯，差點害甄英雄噴了鼻血，“可惜本小美女身材好，卻年紀小，姐夫，我可事先聲明，我才不要做情人呢，姐夫疼小姨子，本就天經地義，你得把我當小老婆那麼疼愛才可以。”　　球球啊，你這丫頭別揉那裡了！甄英雄實在受不了這麼刺激的畫面，“小愛，要是讓你媽知道了，姐夫我就死定了！”　　“嘻嘻，姐夫你放心吧，媽媽才管不了我呢。”小愛笑起來，就好象一條狡猾的小狐狸，可愛，卻讓人冒冷汗，“她要不讓我和你好，我就告訴她，我這輩子不結婚了，我就喜歡姐夫，不讓我和你在一起，我就學她，看她舍不捨得讓我一輩子孤獨寂寞，哼，沒人能阻止我和姐夫在一起的，因為啊，所有有可能阻止我的人，我都有辦法讓他們閉上嘴巴，本小美女，天下無敵，哦呵呵……，姐夫，你是我的……咳，錯了，應該說，姐夫，我是你的，咱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沒人能拆散咱們。”　　小愛笑的很得意，甄英雄後背冒涼汗，小愛太可怕了，這個丫頭真的很聰明，她說她喜歡自己，並不是一個玩笑，也不是一時大腦發熱，更不是青春期的她患上了幻想症把自己看成了王子什麼的，她是認真的，這個得意的笑聲背後，有她對愛情的深思與長遠的考慮，她把所有可能成為自己愛情障礙的因素全算計到了，並逐一找到了對策去瓦解，就像她說的，甚至是一心，或者蘇影，都不可能讓她放棄，因為，在對愛情的追求上，她將姐姐和媽媽，也視為了阻礙。　　艾愛，一個黑道公主，她擁有的另類思維，幾乎和自己是完全相同的！在這一刻，甄英雄突然發現了一件事情，他可以很輕易的看穿小愛的一切，為什麼自己總是在這丫頭面前吃虧呢？因為，她也可以輕易看穿自己的一切，甄英雄，與艾愛，是完全相同的一類人，對方，就是自己！他們了解自己，所以知悉對方。　　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啊，這話，可能真的被艾愛說中了……　　“小愛，你剛才說發現了一件事情，是什麼？”甄英雄有一種無力感，是無力反抗，突然之間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去了解小愛，也了解了，所以他知道，反抗也白搭，球球的，就好象少爺不會為了任何人放棄小艾和果果一般，這倒霉丫頭，也不可能為了任何人而放棄少爺，這輩子，註定甩不開她了……　　小愛摸着自己的櫻桃小口，微微蹙眉，“姐夫，剛剛咱們接吻的時候，雖然很舒服，和我發現，好象沒有你和白果姐姐吻的那麼有味道誒，你們接吻的時候，我看的好感動，和白果姐姐一樣，我都哭了，那種感覺，到底是怎麼什麼味道的呢？”　　“那種感覺啊……我怎麼會知道？”甄英雄道：“我現在連當時是什麼感覺都說不出來，總之，很奇怪，只要一想起來，就會很興奮，卻說不出來那是什麼感覺，恩，就是很奇怪。”　　解釋的亂七八糟，但卻是實話，現在想起來，甄英雄心裏依然甜甜的，當時接吻是什麼感覺呢？似乎是一種精神的升華，沒有人可以用語言解釋精神上的感覺是怎樣的，甄英雄甚至忘記了兩個人接吻時的接觸感覺，那已經不是接吻了，而是精神上的一種融合。　　小愛看到甄英雄陶醉的樣子，嫉妒，她喜歡甄英雄當時那鍥而不舍的樣子，沒有狡猾，只有一個褪掉了輕佻外裝的真實的男人，她知道那才是浪漫，一種不是刻意去營造，而是發自真心的最直接，最原始的表現，她無數次憧憬那樣的事情可以發生在自己身上，她當時很想替代白果的位置，因為白果體會到了那種最偉大的浪漫。　　“姐夫，我也想要那樣一個吻！”　　“啊……？”　　“你這算什麼表情？”小愛嗔道：“姐夫，你別把我當成小孩子好不好？你摸摸看，我已經長大了，雖然沒有姐姐那麼豐滿，可我也不差啊。”　　小愛這禍害說罷，拉着甄英雄的手，按在了自己聳挺的小胸脯上，甄少爺魂都沒了，青澀女孩的乳房，手感好棒……哎呀！少爺幹嗎呢啊？！甄英雄趕快將齷齪的思想甩出腦海，可下面的慾望之根卻誠實的頂在小愛的屁股上，“小愛，你還小……”　　“我不小了！”小愛一口吻住了甄英雄，閉上眼睛的她紅着的小臉好似熟熟的紅蘋果，晶瑩的透着水一般的光澤，鼻息加重，因為下面敏感的部位被甄英雄頂着，乳房被甄英雄沒有自制力的揉捏着，她的身體，同樣有着誠實的回應。　　“甄英雄，我要打電話，把你的手機借給我……啊……！！！你們在干什麼？！”　　甄英雄被這突然出現在樓上的聲音嚇了老大一跳，轉目望去，門口站的美女正一手捂着小口，一手推了推小眼鏡，彷彿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般，不正是愛利絲嗎？！　　愛利絲被眼前的情景震撼的呆了，天啊，自己看到了什麼？甄英雄正抱着自己只有十六歲的女學生接吻！他的手，還摸着那女生的乳房，最讓人無法相信的，就是，這個女生，居然是艾愛，甄英雄女朋友艾一心的親妹妹！　　“你們，你們怎麼可以這樣？！”愛利絲心裏一陣收縮擴張，有種窒息感，“甄英雄，你，你這壞蛋……”　　“你幹嗎罵我姐夫？”甄英雄還沒說話呢，從來都不喜歡愛利絲的小愛同學發話了，“思慕老師，我們為什麼不能這樣？”　　愛利絲被問的一怔，“你……你是學生，他是老師！”　　“我喜歡姐夫，姐夫喜歡我，師生戀，有什麼不可以？校規上又沒有這一條禁令。”　　廢話，那是因為高中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太低了，甄英雄心裏悲哀，怎麼被自己給撞上了那小几率了啊？　　愛利絲被噎了一下，見小愛示威一般貼上甄英雄的臉蛋，她被羞的面紅耳赤，男女親熱的場面，她還是頭一次親眼目睹，而且，還是兩個關係那麼曖昧的人，“你是他女朋友的妹妹！你，你們這麼做不道德！”　　小愛有些奇怪，她怎麼知道自己和老姐的關係？可最後那句‘不道德’可惹怒了小公主，“姐夫疼小姨子，有什麼不道德？我這是自由戀愛，我就喜歡姐夫，幹嗎？你嫉妒啊？”　　哎呀我的小祖宗，你還真是什麼話都敢招呼啊，兩個女人鬥嘴，甄英雄根本插不上話，就聽愛利絲羞急道：“誰嫉妒了？在校學生不許談戀愛！這一條校規上有吧？”　　有，小愛一怔，愛利絲見她啞巴了，突然意識到自己剛才太失態了，一點淑女的樣子都沒有，如果被媽媽看到自己那個樣子，一定會很失望的，輕咳了一聲，回復到了平時的斯文，不過，臉蛋依然紅紅的。　　人家小愛就是厚臉皮，沒詞？那就不是艾愛了，哈哈一笑，沒把愛利絲給氣死，“我是暗戀！這條校規上沒禁止吧？我現在是青春期美少女……，姐夫是我暗戀的異性，誰能說本小美女是不對的？這是成長必然經過的一個階段！”很臭屁的一甩自己那頭讓人羡慕死的飄柔秀髮，美極了，酷斃了。　　“你哪點像是暗戀啊？！”愛利絲氣的還未說話呢，甄英雄先忍不住了，“快起來吧，小祖宗！”　　艾愛也知道自己這樣子怎麼也解釋不過去了，趕快跳起來，‘王思慕’畢竟是個老師，就算自己有姐夫罩着，被抓了個現行，也不能這樣和老師頂撞啊，“咳，姐夫老師，我回去上課了，思慕老師，再見……哦，對了，思慕老師，你吃醋的樣子，很漂亮哦……”

# 第272章 情挑愛利絲

　　小愛腳傷未好，卻跑的很快，愛利絲被羞的無地自容，她知道自己的臉很紅，因為很熱，但她絕對不承認自己是吃醋了。　　“甄英雄，你，你是壞蛋！”愛利絲悲哀，在甄英雄面前，自己總也不能斯文起來，“這麼小的孩子都不放過，我看錯你了！”　　“哦？”甄英雄壞壞一笑，“看錯我了？貓咪，那你之前是怎麼看我的呢？”　　愛利絲嘴一溜，被甄英雄抓到了小尾巴，根本待不下去了，轉身要跑，卻被突然站起來的甄英雄抓住了手腕，愛利絲回身就是一巴掌，可甄英雄早就看穿了她的動作，也不擋，而是與愛利絲同步一轉，一巴掌掄空，愛利絲轉身過了，剛好扎到了甄英雄懷裡，倒向主動送抱一般。　　甄英雄雙手一摟愛利絲的小蠻腰，用力一緊，兩人小腹貼到了一起，“貓咪，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　　愛利絲羞啊，昨天聽了他去追趕白果的經過，她覺得，甄英雄雖然花心，但對自己的兩個女人卻非常有責任心，不想承認，卻不得不承認，他讓他的女朋友感到了幸福，可要她對甄英雄說這些，她說不出來。　　“你，你對不起點心。”推着甄英雄的肩膀，愛利絲髮現自己居然沒有力氣了，好怪的感覺。　　“恩，我知道。”甄英雄苦苦一笑，又換回了壞壞的表情，“貓咪，聽你剛才的意思，似乎是對少爺有些改觀了，怎麼樣，那你有沒有愛上少爺呢？”　　“我就是愛上一頭豬，也不會愛你……唔！”　　愛利絲話沒說完，就被甄英雄吻住了，而且，她正張口說話，甄英雄的舌頭，毫不費力的頂到了她的口中，愛利絲想咬他，可當甄英雄的左手從她的腰滑上，那感覺，讓她無法咬牙，因為，那種痒痒的無力感覺，讓她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呻吟，好怪，為什麼自己不能反抗他呢？　　甄英雄的手按住了愛利絲白皙欣長的脖頸，那皮膚，好光滑，甄英雄小範圍的撫摩着，並將手伸進了她的衣領，在可以的區域內揩油。　　那手掌，好熱，愛利絲害怕這種感覺，從來沒有人敢用手來接觸她的皮膚，甄英雄，是除了母親以外，第一個接觸自己皮膚的人，愛利絲能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很熱，好象臉蛋似的，難道，這是羞的？　　渾身無力，愛利絲意識有些模糊，她知道，自己對甄英雄，果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那種感覺，讓自己想要反抗，卻無法反抗，或者說，她為自己找到了一個不能反抗的理由，甄英雄的舌頭，前天被白果咬傷了……愛利絲知道自己有些自欺欺人，她不承認自己喜歡被甄英雄親吻，可她的小舌頭，終於還是開始回應了，與甄英雄，糾纏在一起了……　　這一吻，吻了多久，愛利絲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任他吻，還要對他的吻做出回應，她也不知道，無地自容，讓她想哭，自己太沒出息了，居然被自己宿命中的敵人如此欺負，卻不能反抗，她怨恨自己。　　甄英雄用舌尖輕輕舔掉愛利絲眼角的淚花，笑着，用一種帶着電波一般的磁性聲音問道：“貓咪，你會和一頭豬接吻嗎？”　　愛利絲知道甄英雄在調笑自己，說什麼愛上一頭豬也不愛甄英雄，可吻了那麼長時間，自己卻……　　“會！”愛利絲哭了，這丫頭掉眼淚的時候是那麼凄楚美麗，動人可愛，從來沒有人敢讓她受委屈，可在甄英雄面前，她卻飽嘗了被委屈的滋味，愛利絲哭道：“我已經和一頭豬接吻了！”　　球……球球的，沒看出來，這丫頭的小嘴夠厲害啊，甄英雄尷尬的笑了笑，“如果你真的能愛上一頭豬，那少爺很願意做那頭幸福的小豬，愛莎，說你愛我，好嗎？”　　演戲，他絕對是在演戲！愛利絲很清楚甄英雄是在裝情聖，雖然她是愛情的白痴，但她不是智商有問題，沉默了片刻，愛利絲一仰頭，“那你愛我嗎？”　　一句話噎死了甄少爺，愛利絲的表情太認真了，說一個‘愛’字很容易，但對一個認真的女人說‘愛’字，就很不容易，因為那個‘愛’字，只有兩個解釋，如果那不是欺騙，就一定是承諾。　　甄英雄不想欺騙認真起來的愛利絲，事實上，讓愛利絲愛上自己，甄少爺本來就有一種罪惡感，他對那個天真的‘王思慕’有可能產生愛，但他無法正視自己與愛利絲的感覺，因為牽扯到了太多的外界因素，顏冰，殺手世家，冰恨天，甚至是，甜甜，闌度，這一切，只有殺死甄英雄一個目標的愛利絲並不需要考慮，但甄英雄卻不得不去考慮，而這些因素，分散了他對愛利絲的感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真的愛上這個女孩，是不是可以去愛她。　　尷尬一笑，放開了愛利絲，甄英雄也開始向變態姐姐甄三國看齊，轉移話題，“對了，貓咪，你上來找少爺有什麼事情嗎？”　　臉變的真快，愛利絲有些失望，她是鼓了多大的勇氣，放棄了多少的原則才問了那樣一句話啊，甄英雄卻不回答，不知道這算迴避，逃避，還是躲避，愛利絲沒有再問下去的信心了，“我，我要打電話。”　　愛利絲現在是不可以在甄英雄的監控範圍外使用電話的，甚至，她身上連筆都不能擁有，甄英雄給愛利絲行動自由，卻不能讓她的通訊也自由。　　“給誰打？”　　“你給你的手下打，我，我要和慧恩姐姐通電話。”愛利絲道：“剛才項嘯鳴給蘭兒打來電話，說慧恩姐姐已經醒了，但她們兩個不讓我聽電話……”　　有點小媳婦受氣和老公撒嬌抱怨的感覺，甄英雄掏出手機，撥通了電話，愛利絲沒想到甄英雄這麼痛快，很期待的望着甄英雄，眼神中還有一分感激，不過很可惜，電話雖然通了，韓慧恩卻不可以接聽，即便是義字會的人，也要遵守醫院的規矩，加護病房，不可以聽電話。　　愛利絲有些失望，甄英雄卻笑了，“貓咪，如果你主動親少爺一下，下班后，我帶你去看韓慧恩，怎麼樣？”　　“真的？”愛利絲警惕的看着甄英雄，“你不騙我？”　　“騙你是豬。”　　你本來就是豬！雖然心裏是這麼想的，可愛利絲猶豫了片刻，出乎甄英雄的預料，她竟然真的吻了。　　球球的，少爺不過是開玩笑逗你而已的！不過這次甄英雄絕對不會傻的再去放馬後炮了，享受着愛利絲那香香的嘴唇。　　“你，你下面什麼東西硌着我了……”　　“恩？你是說……”　　“啊……！壞蛋，你，你在褲子里塞了什麼？這，這是……啊！！！流氓！”　　“你有沒有搞錯小姐？少爺我是男人，和你這樣的美女親嘴，當然會有反應了，不鼓起來才有問題呢。”　　“流氓，流氓！你還不整理一下？！”　　“唉，貓咪，你是不是太純潔了？”　　“是你太下流了……啊……！你不要在我面前做那麼下流的動作！”　　“不把手伸進去我怎麼整理啊？再說，你不會轉過身去啊？”　　“我，我忘了……”　　“色女。”　　“你說誰是色女？！甄英雄，我一定會殺了你，不然我再也沒臉活着了！”　　“我養你。”　　“你去死吧！”　　“好啊，和你一起，欲仙欲死。”　　……　　愛利絲確實很在意韓慧恩，還未到放學時間，她提前二十分鐘跑到了校長室，鳳兒就跟在她的身後。　　“甄英雄，我們走吧。”　　“走？”甄英雄正躺在沙发上，枕着蘭兒的大腿看漫畫呢，“去哪裡啊？”　　“去看慧恩姐姐啊，你不是答應我了嗎？”愛利絲懷疑甄英雄要翻悔，瞪着他，不滿他這懶散態度。　　“哦，好啊，走。”甄英雄還挺痛快，坐了起來，蘭兒卻不滿意了，她和鳳兒本來就是為了甄英雄而被調教出來的貼身女保鏢，又是她們唯一的男人，可甄英雄並不喜歡被黑社會氣氛熏陶的她們，一直沒有機會留在甄英雄的身邊，現在好不容易得到這樣一份工作，不知羡慕死了多少姐妹，而甄英雄也會讓她們給按按摩，不是那樣排斥她們，正感到小日子滋潤，也許少爺能再寵幸她們呢，愛利絲卻總過來瞎搗亂。　　愛利絲才不管蘭兒鳳兒有多少怨念呢，就是看不慣她們的輕佻，總是主動送過去給甄英雄佔便宜，一點也不矜持，從沙发上站起來，腿都被那壞蛋壓麻了，卻還是那麼滿足，不是犯賤是什麼？　　無視蘭兒對自己那不和善的眼神，急不可待的愛利絲拉着甄英雄就走。　　“蘭兒，鳳兒，你們去醫院等少爺吧。”　　“是，少爺……”

# 第273章 零點騎車游

　　“喂，甄英雄，我們不是去看慧恩姐嗎？為什麼要來超級市場啊？”　　愛利絲終於覺察到不對勁了，要去看望住院的人，買些禮物無可厚非，電視里都是這麼演的，愛利絲開始的時候還覺得甄英雄夠細心呢，可越逛越覺得不對勁，土豆，豆角，粉條，生薑，大料，大蔥，終於，當他為精心挑選的五花肉付錢的時候，愛利絲望着籃子里的菜，把憋了很久的疑問拋了出來，因為她發現，自己和他現在，就好象市場里那一對對夫妻一般，這哪裡是在買禮物啊？　　甄少爺正在看大米呢，聽到愛利絲的問題，一笑，“去看韓慧恩是一回事，我們要填飽肚子是另一回事，少爺我突然想到，除了炸醬面，我還會燉紅燒肉，貓咪，今天你有口福了，恩……小雪好象說過，這個牌子的大米味道是最好的……”　　紅燒肉？愛利絲從來沒吃過，確切的說，除了西餐之外，她很少吃純肉食品，最喜歡顏冰做的包子，餃子，餛飩，喜歡吃她炒的家鄉小菜，但那已經是很久遠的事情了，燉肉？沒吃過，不過……現在吃什麼燉肉啊？！　　“我們不去醫院了？”愛利絲不斷告訴自己要保持形象，千萬別把菜籃子扣在甄英雄的腦袋上，讓自己的語調溫柔一點，就像平時那樣就可以了，但她發現，對任何人都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對着甄英雄就怎麼也做不到，小牙不自覺的磨了起來，“甄英雄，你騙我？！”　　一看愛利絲眼圈都紅了，甄英雄就知道，這丫頭定是因為主動吻了自己，卻被自己給蒙了，生悶氣呢，忙笑道：“我什麼時候說不去了？”　　愛利絲一喜，“那我們趕快去啊。”　　“現在不行。”甄英雄表情一沉，淡淡道：“愛利絲，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少爺我疼你寵你不難為你，只要你老實的待在少爺身邊，少爺可以滿足你所有不過分的要求，包括獻身於你……”　　“啪！”　　兩根大蔥拍在了甄英雄那張認真的臉上。　　“咳，好吧，獻身除外……”甄英雄揉着被蔥熏嗆着的眼睛，再次嚴肅了起來，這次，那攝人的氣勢也跟着散發了出來，道：“我滿足你的要求，甚至允許你和少爺我撒嬌……”　　“啪！”　　大蔥再打過來，被甄少爺給攥住了，“還打上癮了啊你？球球的，以後你不和少爺我撒嬌，我什麼都不答應你！”　　愛利絲又羞又氣，恨恨的把大蔥塞回了籃子里，這才聽甄英雄說道：“不說我們的私人感情……”　　“我們兩個沒有任何私人感情！”　　“不許插嘴，聽我說完！”甄英雄深沉道：“從我們兩個人的身份而言，我們，是對立的，少爺把你留在身邊，是有目的。”　　愛利絲本以為甄英雄又是在無聊的臭屁，聽他這樣一說，表情也嚴肅了起來，他在說正經的。　　“你是闌度的妹妹，蛋糕樹袋熊的姐姐，無論你承認不承認你是愛莎，少爺都不會讓你回顏冰身邊，因為我不能保證她知道你了解這些之後會不會傷害你。”甄英雄伸手讓愛利絲把剛要出口的話咽回去，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要引冰恨天的人出現，引哈恩大叔出現，如果他們看到我和你去醫院看望韓慧恩，就等於知道了你是被我挾持，那麼，他們就會來硬的，少爺不想看到那結果，所以，我會帶你去看韓慧恩，但絕對不能是在可能被冰恨天監視的情況下。”　　“你的意思是……”　　“零點之後，靜悄悄的去。”　　……　　就在愛利絲看着碗里那油膩膩的肥肉皺眉頭時，就在甄英雄盛第二碗大米飯的時候，臨海的快樂谷公園，十幾個穿着潜水衣的黑影鑽出了水面，每個人，手中都拎着一個防水的銀色箱子，或大或小。　　那個少了右手食指的十三，那個叫做小島夏子的高挑騷女，帶着兩對同樣穿着黑衣的男女，已經在快樂谷遊樂園的沙灘上等候了很久。　　帶頭的是個身材高大健壯的男人，他的身旁，是一身材婀娜，曲線玲瓏的絕色美女，脫掉那沉重的氧氣瓶，將潜水鏡摘下，那女人冰冷的眼神掃過，站在沙灘上的六個男女同時打了個冷戰，然後齊齊鞠躬，“歡迎父親大人駕臨，家姐好。”　　帶頭二人，赫然就是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的家主哈恩，以及有着死神之女稱號的世家第一女殺手，鈴木優美！而十三，小島，以及身後四人，正是鈴木組的成員。　　十三顯然沒有想到家主哈恩會親自到來，要知道，作為殺手世界的教父，哈恩已經很多年沒有親自出馬了，有些惶恐的十三與小島夏子趕快去接過哈恩以及鈴木優美手中的提箱，並暗想，甄英雄與義字會，這次都完蛋了。　　哈恩並沒有將箱子交給十三，因為十三沒有資格碰他的東西，胳膊一抬，身後已經有人接了過去，十三抬頭一看這身材與哈恩幾乎可以媲美的男人，臉色大變，不止是他，連接過鈴木優美箱子的小島以及其他四個穿着黑色西裝男女都被定住了一般，“卡……卡瑪兄長！”　　這個叫做卡瑪的男人，身高不下一米九，黃色的瞳孔中沒有絲毫的感情流露，肩寬腰細，在緊身的潜水服襯托下，虎背狼腰的彪悍身材，看起來就充滿了威懾力，五官端正，給人感覺是個擁有不同於身體的細膩思路的男人。　　卡瑪身後跟着三男三女，好似特種兵的精英一般，站的整齊，不怒自威。　　“滾開，站在父親的面前，你想死嗎？”　　卡瑪根本沒有低頭去看這個十三，十三一驚，趕快讓開了哈恩身前，為什麼這個可怕的男人也會出現在朗朗市？！而且，是整個卡瑪小組，一個只負責保護工作和正面火拚，完全割捨暗殺技巧的瘋狂的野狼之組！　　“卡瑪，瘋狗咬人沒有錯，但注意不要咬到狗，不然只會是一嘴的狗毛。”　　冰冷的聲音，比海邊的秋夜之風還要冰冷，心臟連續受到震蕩的十三發現，受過無數生死訓練的自己，雙腿居然在打顫，這個人是……羅比！　　羅比的話無疑把卡瑪以及鈴木優美全罵了，他的氣焰囂張到連哈恩大叔也不放在眼中，將箱子丟給身後的一個瘦高的男人，“巴猜，你說對嗎？”　　黑瘦的巴猜是藍涯與微兒的兄長，羅比的譏諷簡直不分對象，巴猜及他身後的五人卻是敢怒不敢言，從身份上，他雖是一組兄長，卻與羅比有千萬里的差距，所以跟隨而來，只為了處理藍涯與微兒，如果活着，那麼滅了，這就是他的任務。　　卡瑪同樣看不順眼羅比，淡淡道：“兄長，狗咬狗也無不可，但作為一條狗，忘記了自己的主人，那麼，他便連一條狗都不如，不是嗎？”　　羅比冷冷一笑，“我只有一個主人，也只為一個主人而效勞，那就是夫人。”　　哈恩對羅比的話並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只是冷冷說道：“都閉上你們的嘴巴，小島，帶路。”　　小島夏子一躬到底，帶着眾人進入了公園。　　負責監視快樂谷的義字會人員怎麼也不會想到，公路，山路，海面，甚至於天空，全面被監視的情況下，依然被哈恩等人輕鬆潛入了，海面一條遊艇經過並離開了義字會的監視範圍，表面上什麼也沒有發生，但哪裡會想到，這些可怕的傢伙，竟然借漲潮，潜水游入了快樂谷公園。　　……　　零點出行，去醫院看望病人，這本就夠離譜的了，最讓愛利絲哭笑不得的是，甄英雄選擇的交通工具――自行車，還是偷來的……　　“你有沒有搞錯？”愛利絲穿的好象一頭小熊，羽絨服都穿上了，戴着厚厚的口罩手套和帽子，捂的嚴嚴實實的，太冷了，坐在後架上，摟着甄英雄的腰，大發牢騷，“甄英雄，你是義字會的太子爺，為什麼我們出門不能坐汽車，非要騎這個原始的東西啊？”　　“你想坐什麼？勞斯萊斯？那我不是有病嗎，還怕被人發現的半夜出來做什麼，下了班直接去醫院不就好了？”甄英雄累的呼呼的，從自己家到醫院，有六七公里呢，“我請冰恨天的公主大人乘坐‘愛的自行車’，保證從他們眼前騎過去他們都不會正眼瞧咱們。”　　“愛的自行車？你，你有毛病！”愛利絲臉又紅了，不過，抱着甄英雄的腰，聽到他的喘息，她心裏那怪怪的感覺卻異常的舒服，寧靜的夜晚，兩個人在細細的車輪碾壓地面的微微聲響中穿梭在城市的公路上，霓虹燈閃耀，不時經過的汽車揮灑在臉上的燈光，這感覺，真的很好，是從未體驗過的一種感覺，愛的，自行車嗎？　　愛利絲情不自禁的靠在了甄英雄的後背上……　　“喂，貓咪，最近你是不是長肉了？”　　一句話，煞風景的甄少爺就把剛剛有些陶醉的愛利絲拉回了現實，“我，我才沒長肉呢！最近我都沒怎麼吃飯！”　　“怪了，那為什麼我越騎越累呢？”　　“那是你自己體力的問題，和我有什麼關係？！”　　“可是，如果你自己能騎車的話，我就會輕鬆一倍不是嗎？”　　“誰，誰要騎這麼落後的原始工具啊？哼！”　　“喂，貓咪，你，該不會是不會騎車子吧？”　　“……”　　“天啊，你真不會騎車啊？！”　　“有什麼好笑的？！會騎這種東西有什麼了不起嗎？！”　　“哎呀……！不要亂動啊，笨蛋！會翻車的！”　　“我不是笨蛋！甄英雄，你不要小看我的智商！”　　“還動？！哎呀！”　　“哎呀……！”　　……　　蘭兒與鳳兒在醫院後門等到甄英雄的時候，全傻眼了，甄少爺和愛利絲一身的狼狽，灰頭土臉的推着一輛兩個輪子都微微變形的自行車，誰也不搭理誰，好象在生悶氣一般，雖然早就知道這少爺行為邏輯不正常，可她們還是吃了一驚，大半夜的騎自行車？這也太誇張了吧？　　“慧恩姐，你沒事了吧？”　　項嘯鳴聽從甄英雄的吩咐，才離開加護病房，繼續到監控室睡覺，愛利絲就把那高傲的外裝卸了下來，坐在床邊，抓着韓慧恩的手，眼淚立刻涌了出來，“傷口還疼嗎？”　　韓慧恩搖了搖頭，還沒有完全從驚愕中回過神來，仔細看了又看，雖然愛利絲和甄英雄一樣，外衣有些狼狽，但並沒有受傷，而且，看她的樣子，明顯沒有受到什麼委屈，韓慧恩想不到，甄英雄竟然肯讓自己與愛利絲見面。　　“小姐……”　　“慧恩姐姐，你還是叫我愛利絲吧。”愛利絲沒好氣的看了一眼懶懶坐在沙发上打歇的甄英雄，道：“這不是在冰清莊園，我們現在都是那壞蛋的犯人，這裏沒有什麼小姐，只有愛利絲。”　　“壞蛋？”韓慧恩看了看愛利絲，看了看甄英雄，總覺得兩個人的關係怪怪的，這句壞蛋叫的好象沒有預想中的那般痛恨，倒很像小兩口在生悶氣。　　愛利絲察覺到韓慧恩的眼神有些怪異，臉一紅，“慧恩姐姐，他們沒有難為你吧？”　　韓慧恩見甄英雄並不參与自己與愛利絲的談話，有些感激，“小姐……不，愛利絲，這話該姐姐問你才對吧？我沒受什麼委屈，甄少爺只是不讓我見你和藍涯他們，其他方面，完全不限制我的，我很自由……你呢？”　　韓慧恩說著說著自己臉先紅了，趕快把話題轉移到了愛利絲身上，愛利絲被韓慧恩一問已經羞的不敢去看她了，哪裡注意的到韓慧恩的表情啊。　　“我，我……我也沒受什麼委屈……”　　喝酒失禁，被甄英雄看光了身體，初吻沒了，身世之迷擾心，被餓了两天，被迫同居，上廁所也被監視，謠言漫天飛，天天被甄英雄佔便宜，老被他蒙，經常被氣哭了，連打遊戲機都贏不了，做飯不如甄英雄，一天到晚被嘲笑，甚至剛才還因為不會騎腳踏車吵架，摔的渾身都疼，愛利絲這話說的違心啊，才說完，‘哇’的一聲撲在韓慧恩懷裡就哭，“慧恩姐姐，我想回家……”　　“我和你一起回去。”甄英雄沒臉沒皮的攙和了一句。　　“你閉嘴！”愛利絲看甄英雄就來氣，甄少爺哼了一聲，卻真不說話了，心裏卻琢磨着，怎麼能讓愛利絲告訴自己那個冰清莊園在什麼地方呢？　　韓慧恩又被嚇着了，天啊，這個還是高貴如仙女一般的愛利絲小姐嗎？平時都不會和別人大聲說話的她怎麼會這麼凶？而且，甄英雄被她這麼吼，竟然一點脾氣都沒有，他們根本不像宿命中的敵人，更像鬧矛盾的小兩口，愛利絲就像個被寵壞了的小媳婦。　　“那個，愛利絲，我聽嘯鳴……咳，我聽項嘯鳴那混蛋說，你現在就住在甄少爺家裡，那你，沒被甄少爺怎麼樣吧？”　　愛利絲那小臉‘唰’的一紅到脖根，甄英雄卻不滿意了，球球的，你這女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韓慧恩，你是不是鄙視少爺我的人品啊？”　　韓慧恩也就是關心的一問，看也看的出來，愛利絲雖然肯定受了氣，但她一個千金小姐，過的從來都是眾星捧月的滋潤生活，猛然要她去適應那個變態的少爺，肯定會受委屈，但從方才他們兩人的態度不難看出來，愛利絲並沒有吃什麼大虧。　　“哪裡啊，我怎麼敢懷疑甄少爺你的人品呢。”韓慧恩話里也扎刺兒，“你的人品大家有目共睹，沒的說啊。”　　是反話，甄英雄一哼，沒搭理她這個茬，“說正事，你們要敘舊可以等一下，韓慧恩，那天要殺你的人是誰？”　　韓慧恩沒想到甄英雄上來就這麼直接，苦苦一笑，看着愛利絲，道：“小姐，我恐怕真的成了你的累贅……”　　愛利絲也是絕頂聰明的人，一聽韓慧恩如此說已經明白了她的意思，甄英雄笑道：“如此說來，那傢伙真的是殺手世家的人了？”

# 第274章 慧恩的秘密

　　“恩，恭喜你，甄少爺。”韓慧恩自嘲道：“我已經徹底被家族視為了叛徒，離開你的保護，我只有死路一條。”　　“為什麼？！”愛利絲急道：“慧恩姐，你放心，只要我能回去，一定會向哈恩叔叔解釋的……”　　“沒用的，小姐，莫說甄少爺不會放你回去，即便放你回去也無法改變我們三個人的命運。”韓慧恩握着愛利絲的手，道：“小姐，很抱歉我成為你的累贅，但無論是我，還是藍涯，微兒，都不可能在活着回家了，我們出賣了家族的秘密……”　　“可你們是為了我！”　　“這不是理由。”韓慧恩的笑讓愛利絲看不明白，那是一種得到解脫的笑，“殺手不能存在感情，這一點，小姐你忘記了嗎？”　　愛利絲一怔，一張絕美的小臉上，有恐懼，有無可置信的恐懼，韓慧恩拍着愛利絲柔滑的手背，笑道：“小姐，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我們違反了殺手的鐵律，即便你是我的小姐，我的妹妹，這都不是借口，不應該有感情的我們因為感情而出賣組織，這是事實，所以，死，是唯一的下場，因為我違反了規則。”　　“慧恩姐姐，我，我害了你們……”愛利絲淚水止不住外泄，她不知道自己應該去責怪誰，甄英雄嗎？不，生存的遊戲中，甄英雄沒有錯，要恨，也只能恨殺手的無情。　　“少爺我最討厭的就是殺手很裝B的規則。”甄英雄淡淡道：“韓慧恩，歡迎加入義字會，不，是加入少爺的手下。”　　“甄英雄，你無恥！”愛利絲回身就朝甄英雄撲來。　　愛利絲的身手是好，可在手槍面前，完全沒用，冰冷的槍口對着她，甄英雄搖了搖頭，“貓咪，這場遊戲，本就是你們要玩的，所以，你應該更清楚的看到，究竟無恥的是我，還是你們自己，你認為我有義務保護一個不忠於我的女人嗎？還是說，你有能力保護她呢？”　　愛利絲啞巴了，她沒有能力，甚至顏冰也沒有那個能力，哈恩雖然表面謙和，但沒有任何人能夠插手他家族內部的事情，這一點，愛利絲很清楚，哈恩很可怕，他並沒有表面那樣簡單。　　韓慧恩知道甄英雄不會開槍，並不緊張，“小姐，正如甄少爺說的，我和藍涯，微兒，在計劃失敗的那天起，就註定成為世家的目標了，想要活着，就只有依附在甄少爺的庇護下，所以，我背叛了組織……”　　“韓慧恩，不要和我耍心眼子。”甄英雄突然打斷韓慧恩的話，韓慧恩臉色一變，有些慌張，甄英雄的眼神突然很冷，那殺氣充斥着整間屋子，走到韓慧恩面前，伸手按住她受傷的小腹，看了一眼臉色怪異的愛利絲，冰冷的對韓慧恩說道：“如果你是在暗示愛利絲可以放棄你們的生命對少爺我下手或者逃出少爺的手心，那麼你可以放棄了，我不會讓那樣的事情發生，所以你的暗示只會連累你家小姐，也許我這樣做會很像個壞人，但請你搞明白一點，少爺我，本來就是黑社會。”　　向下一發力，儘管韓慧恩咬緊了牙關，依然喊出了聲音，愛利絲大急，“甄英雄！”　　抬起手來，甄少爺坐回沙發，看着愛利絲憤怒的表情，苦笑，“球球的，我真的不是好人呢。”　　韓慧恩雖痛，卻並不恨甄英雄，同樣苦笑，“你是個可怕的男人，無論是哈恩，還是顏冰，或者羅比，對你的估計都還不夠。”　　韓慧恩不在稱呼父親，夫人，兄長，這代表什麼，愛利絲非常清楚，“慧恩姐姐，對不起，是我害了你，如果我的計劃可以成功的話……”　　“和你沒有關係，愛利絲。”韓慧恩道：“也許，我會為此得到解脫，反正我本來就無法割捨感情那東西，家族？家？呵呵，那裡沒有人，只有冷血的動物。”　　韓慧恩似乎有些感慨，而愛利絲很認同的感慨，卻不敢去承認那種認同，氣氛有些沉悶。　　“現在可以談論主題了吧？”甄英雄打破沉悶，道：“韓慧恩，那個要殺死你的人，我已經問過藍涯了，他認為，那可能是一個叫做十三的男人做的，對嗎？”　　“不是可能，就是他，那讓人噁心的血腥味，我忘不了。”韓慧恩摸着自己的小腹，道：“藍涯並不清楚那個人，但我是羅比組的人，經常會與鈴木組配合執行一些多目標暗殺的任務，而我和那個人，都是負責貼近目標的暗殺，所以打過不少次交道。”　　“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嗎？”甄英雄道：“冰恨天到底潛伏在朗朗市的什麼地方，有多少人，目的是什麼？”　　韓慧恩看了一眼愛利絲，搖了搖頭，“我並不知道，但我不否認我已經猜到了一些，尤其是當我被十三刺傷的時候，我的猜測已經得到了部分的肯定，但我不會告訴你的，甄少爺，要我效忠你不難，那麼請你自己來證明自己的實力，究竟值不值得我效忠吧，黑市拳大賽之後，你還活着，那麼，韓慧恩的命就是你的了。”　　愛利絲茫然的望着兩個對視的人，半晌，甄英雄笑着起身，“少爺我欣賞你，韓慧恩，你等着效忠我的那一天吧，你們敘舊，愛利絲，我在外面等你，韓慧恩還需要休息，不要聊太久。”　　……　　愛利絲走出病房的時候，已經哭紅了眼睛，她肯定很自責，因為她計劃暗殺甄英雄失敗，才讓韓慧恩不得不投入甄英雄的陣營，無情的殺手原則，是一切的根源，甄英雄讓殺手唯一的優勢成為了他手中的劍，他向自己很好的證明了，無情的人，可恨，愛利絲無法去痛恨甄英雄，因為殺手世家太無情。　　甄英雄不需要安慰愛利絲，也不好意思安慰她，所以帶她來看韓慧恩，甄英雄不敢說自己沒有齷齪的目的，了解韓慧恩的處境，一來可以讓愛利絲看到自己認為的‘家人’是多麼的無情，二來，也讓她內疚，更不可能拋棄韓慧恩。　　很齷齪，但這就是陰謀，是戰略，甄英雄也無奈，吩咐蘭兒鳳兒照顧愛利絲，他又走進了韓慧恩的病房。　　“甄少爺，很感謝你。”韓慧恩有些意外甄英雄又回來了，笑道：“謝謝你真的沒有難為愛利絲小姐，雖然你有一定的目的，但我很高興你能讓她來看我。”　　“不客氣，算是回禮吧。”甄英雄嘿嘿一笑，將剛才那把手槍丟給了韓慧恩，“我想，你應該需要這個東西來防止萬一，下一次你可能不會這麼幸運了。”　　韓慧恩很驚訝，“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我是殺手，你給我手槍？”　　“我說了，是回禮。”甄英雄轉身朝門外走去，把後背留給了韓慧恩，如果韓慧恩要殺了甄英雄，僅僅是抬起胳膊的事情，“謝謝你救了嘯鳴那傢伙一條命。”　　韓慧恩臉一紅，有些慌張，“我，我什麼時候救他了啊？”　　球球的，你那張臉已經出賣了你自己啊，甄英雄回頭看着韓慧恩，嘆了口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推理，韓小姐，我想當時並不是十三要襲擊你，而是你要襲擊十三才對吧？”　　這話犹如一個炸彈，韓慧恩渾身一顫，臉依然紅，眼睛中，有種被窺探到心裏的不適閃動，“你……你為什麼這麼說？！”　　“嘯鳴那傢伙是個笨蛋，有你在身邊的時候，警惕性肯定不高，不過，這也難怪，畢竟這是我們自己的醫院。”甄英雄很得意的推理道：“十三出現之後，你一眼就認出了他，搶了嘯鳴的手槍，並不是因為十三要殺你，而是你要殺十三，因為，十三當時想殺的，是嘯鳴才對，不過，嘯鳴那笨蛋似乎到現在都沒有察覺到。”　　“你怎麼會知道的？！”如此一說，等於承認了，韓慧恩臉紅的快滴出血來了。　　“這個問題簡單的好象一加一等於二，所以倒容易被人忽視。”甄英雄道：“換個角度來想，假如我在你的地盤，看到嘯鳴和你走在一起，我會殺嘯鳴嗎？不會，當時，十三應該是以為你被嘯鳴挾持了，所以想要救你才對，最起碼，他就真的當你是叛徒，殺你之前，也要審問你愛利絲的下落吧？”　　韓慧恩看着甄英雄，沉默了片刻，嘆了口氣，“甄英雄，你真的很聰明。”　　“謝謝誇獎。”甄少爺笑道：“少爺不知道你主動去背叛殺手世家究竟是完全出於救嘯鳴，還是有什麼其他的目的，例如，讓他把你殺了，讓愛利絲沒有累贅……”　　“如果我說是前者，你信嗎？”韓慧恩沒等甄英雄把話說完，就打斷了他。　　甄英雄一怔，笑了笑，“我信。”　　很意外甄英雄的回答，韓慧恩見他開門要走，突然喊道：“甄英……甄少爺！”　　甄英雄停住，就聽韓慧恩有些扭捏的說道：“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可不可以不把你知道的那些告訴項嘯鳴？”　　很有女兒態，甄英雄壞壞一笑，“如果你承認你是怕羞，那我就不告訴他。”　　無恥，混蛋！韓慧恩終於知道愛利絲為什麼那麼委屈了，這個混帳少爺總是挖人家內心最深處的東西，讓人在他面前暴露掩埋在心底的一些秘密，他總是在發覺人最真實的那種感覺，韓慧恩氣，卻是無奈，她真的不希望項嘯鳴知道自己是為了他才受傷，才背叛，因為她知道，項嘯鳴是個大男人主義……　　見韓慧恩羞赧的點了點頭，說出了讓她的殺手冷酷徹底瓦解的‘我承認’之後，甄英雄得意洋洋的走出了病房，留下韓慧恩自己挨那磨牙，球球的，這樣才是女人嘛……　　……　　人類，是自然界中最大的一個交流群體，無聊中的人類，最喜歡交流的就是一種被成為‘八卦’的東西，但這東西，卻是調劑生活不可缺少的，很多人樂於參与這種並沒有事實根據，或者事實根據不牢靠的交流，謠言，本就可怕，但最可怕的，莫過於謠言的當事者還去有意無意的配合那東西了。　　愛利絲看着考勤記錄上在遲到一欄里的小紅勾勾，殺了甄英雄的心都有，全校所有老師中，只有她和甄英雄遲到了，考勤老師那曖昧的眼神，讓愛利絲渾身不自在。　　昨天半夜去醫院，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三點了，甄英雄馱着愛利絲，蹬了十幾公里的自行車，這是什麼工作量啊？早上賴床不起，也就不新鮮了，就算愛利絲自己，睜開眼睛從床上坐起來的時候，也是八點二十一分了，第一節課都上了半堂了。　　甄英雄一教自習課的，當然無所謂了，可愛利絲是英語老師，前兩節有課啊，好不容易把他從床上拽起來，趕到學校的時候，第二節課已經結束了……　　艾愛也逐漸關注起甄英雄與愛利絲之間的關係了，謠言她並不相信，但太多的巧合就值得懷疑了，同時請假，同時遲到，每天一起上班下班，這裏面有問題啊！　　樂樂也沉不住氣了，她相信甄英雄，但也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可是親眼看到過甄英雄和愛利絲接吻的啊，只要甄英雄不拋棄甄三國，樂樂並不會約束甄英雄與其她女人的關係，但只有‘王思慕’不可以，樂樂不能原諒‘王思慕’對自己的背叛，明明知道自己喜歡的人是甄英雄，卻瞞着自己去喜歡他，在樂樂看來，‘王思慕’是一個不值得信任的女人。　　當艾愛與樂樂在校長室門口碰到的時候，兩個丫頭都吃了一驚。樂樂不是傻瓜，早就知道艾愛喜歡甄英雄，甚至在學校後門的垃圾箱里掏垃圾的乞丐都知道，四方高中的小公主喜歡她的姐夫，因為小愛同學一直把這事情掛在嘴邊來着，否則與樂樂的關係也不會這麼緊張了。　　甄少爺正枕在鳳兒的大腿上補覺呢，沒辦法，木子華為了校長的最後一點尊嚴，堅決不同意甄英雄把枕頭一類的東西搬到校長室來，所以，想睡的舒服，大腿就是最好的枕頭。　　愛利絲也學聰明了，憑什麼就你自己一個人享受啊？於是，她也不服氣的學着甄英雄，在另一張長沙发上，枕着蘭兒的大腿睡覺，昨天只有幾個小時睡眠，不夠啊。　　蘭兒雖然不喜歡愛利絲，卻只是不喜歡她和少爺太親密的關係，這個本就有同性戀傾向的丫頭還是非常欣賞愛利絲的美麗的，於是，倒也樂的她枕着自己，靜靜看着愛利絲的小臉，也算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情。　　“姐夫！”　　“爸爸！”　　一進門，看到這個情況，小愛與樂樂完全搞不懂了，異口同聲的喊了甄英雄，甄少爺哼哼了兩聲，沒醒，愛利絲醒了，迷里迷糊的坐了起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就這樣的警惕性，菜鳥殺手的本色啊。　　鳳兒被甄英雄壓着，不能動，蘭兒卻站起來了，“兩位小公主好。”　　這是規矩，義字會的規矩，所以，蘭兒必須要給兩個身份尊貴的丫頭鞠躬，愛利絲雖然還有些沒醒過神來，卻也嘆服，這兩個女人平時沒大沒小的，可卻很懂得規矩，從這點倒也看出了甄英雄的個人魅力，他懂得和手下人拉近距離，也懂得和手下保持距離。　　“蘭兒姐姐好，鳳兒姐姐好……”　　樂樂懂事，從來不端公主架子，可看到‘王思慕’的時候，她卻怎麼也笑不出來，很彆扭的打了個招呼，“思……思慕老師好。”　　愛利絲當然知道甄樂樂對自己有意見，臉一紅，點了點頭，“樂樂你好……”　　“呦……，思慕老師好……”小公主大人可不管那麼多，明明還有一張沙發空着，可她還是一屁股坐到了甄英雄的肚子上，看着愛利絲，嘻嘻笑道：“思慕老師昨天沒睡好嗎？”　　她那眼神為什麼這麼曖昧？愛利絲現在最怵的就是艾愛，這丫頭沒臉沒皮啊，這問題也很缺德，但真讓人不好回答，自己和甄英雄大上午的躲在辦公室里睡覺，確實很不好解釋，愛利絲一怔，似乎才想到自己現在衣裝不整，趕快坐正，穿鞋子。　　“小愛，你給我下來！”樂樂上前就要把小愛從沙发上拉下來，沒好氣道：“你壓的爸爸喘不上氣來了！”

# 第275章 美女吻美女

　　小愛不屑，甩着樂樂的手，對她哼哼道：“不要拉我啦！你又不是臭姐夫，你怎麼知道他喘不上氣來啊？”　　“球球的，少爺就是上不來氣了！”甄英雄可算醒了，見艾愛居然坐在自己身上，腰腹一用力，向上一綳，小愛‘啊’的一聲驚呼，加上樂樂在拽她，一下子向前栽去，要說人家樂樂和三國在一起待的久了，反應就是敏捷了不少，三國成天逼她到健身房鍛煉的成效立刻顯現，小愛朝她懷裡扎過來，樂樂手一松，身子半轉倒退，險險的讓了過去，她可不想去擁抱小愛。　　小公主恨啊，看自己要摔着了居然都不救，樂樂也太不夠意思了，前面就是茶几，磕在上面一定很疼，小公主慌亂中要跳過去，可惜，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讓所有人都震呆了一幕，運動神經非常好的小愛，居然沒能跳過茶几，樂樂這個心虛啊，想溜，卻撞到了要過來搶救，卻救不及時的蘭兒懷裡，甄少爺險些把鼻血噴出來，他手裡，是艾愛的褲子……包括內褲……　　看到小愛要摔倒，大腦昏沉的甄英雄猛然察覺自己方才用的力量太大了，趕快翻身，伸出右手去拉艾愛，不想，拉住的同時，艾愛已經跳了起來，鳳兒怕甄英雄從沙发上掉下去，趕忙抱住他，而甄英雄的手，卻還抓着小愛的褲腰，結果，跳起的小愛失去平衡，向前一倒，褲子內褲被一拉到底，徹底走光，這都不算完，愛利絲正坐在對面沙发上彎腰穿鞋呢，剛穿好，這一抬頭啊……　　小愛就好象橋樑一般，橫跨在茶几與沙发上，上半身與愛利絲撞到了一起不說，兩人那同樣誘人的小嘴居然也壓到了一起，意外的接吻了……　　女人，與女人接吻……樂樂今兒個算長見識了，她有個預感，小愛非和她拚命不可，如果自己不拉她，或者不躲開，她不會發生這樣的意外，害怕啊，內疚啊……　　蘭兒鳳兒經常干這種事情，但還真沒見過別人整這個，小臉紅紅的，卻很興奮，天啊，兩個如此美麗的女人接吻，原來這麼挑逗啊。　　甄英雄都不知道看哪裡好了，是看小愛光溜溜的小屁股，還是看她和愛利絲的吻？天啊，自己為什麼少長了一雙眼睛？球球的……　　愛利絲愣了，艾愛也愣了，兩人都感覺到對方嘴唇的香甜，可也同時感到了可怕，她們的初吻都給了甄英雄，從來沒想過還會去親吻別人，更沒想到，吻的還是女人！　　“啊……！！！”　　兩聲尖叫同時響起，凝聚在一起，那穿透力幾乎震碎了甄英雄的耳膜，樓道里經過的學生被嚇的差點坐倒。　　“咳，其實，少爺想說，這是一個意外……”　　“甄英雄……！我殺了你！”　　“樂樂……！你死定了！”　　“小愛，你聽我說，我很抱歉，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蘭兒姐救我！”　　愛利絲撲向甄英雄，甄少爺不費力氣就把爆怒的她按在了沙发上，而樂樂則藏在蘭兒身後，奇怪的是，艾愛並沒有撲過來。　　“好疼，死姐夫，都是你害的……”　　小公主一邊哭，一邊坐在茶几上揉膝蓋，剛才磕在了茶几上，疼啊厲害啊，紅紅的，好象很快就會腫起來的樣子。　　“球球啊，我的小祖宗，你要哭要怪都無所謂，先把褲子穿好成不成啊？”甄英雄的厚臉皮也火燒火燒的，小愛就朝着自己這麼坐着，什麼都看到了。　　“你又不是沒看過！”小愛也是真急了，哭鬧道：“球球的，是你把我褲子脫掉的，要穿，也是你給我穿！”　　……鴉雀無聲……　　甄英雄見所有人都用很另類的眼光望着自己，好似自己是某種渾身長着灰色毛髮的長舌頭食肉動物般，這個彆扭啊，“咳，其實，那也是一個意外……”　　“甄英雄，你這壞蛋，你這色狼！”愛利絲要是相信甄英雄，那才有鬼呢。　　“爸爸，你居然已經和小愛……”樂樂這叫什麼表情？嫉妒，羡慕，責怪，嬌嗔……　　球球的啊，為什麼少爺就這麼倒霉啊？好心辦壞事，要是就那麼讓小愛摔倒，也就沒這些誤會了，看來，人，還是不能太善良啊。　　……　　“臭姐夫，死姐夫！”　　坐在車裡，小愛還氣着呢，不過那是表面，心裏，早甜的連北在哪一面都不知道了，因為上午把膝蓋碰傷了，艾愛成了名副其實的小公主，上課下課得樂樂伺候着，當人肉拐杖，沒辦法，樂樂內疚啊，放了學，小愛更是要甄英雄背着，羡慕的四小魔女和眾多女生兩眼冒星星，一些不利於愛利絲的謠言也散了，現在又開始傳說，甄英雄和艾愛才是一對，是師生戀，是姐夫與小姨子的禁忌戀，沒辦法啊，這個謠傳似乎更具有吵作價值。　　甄英雄算是擺脫不了緋聞了，簡直比明星都累，“倒霉鬼，差不多就得了，你別沒完沒了的，真要說起來，你要不坐在我身上，能發生那種事情嗎？”　　甄英雄如此一說，倒讓坐在他旁邊的愛利絲鬧了個大紅臉，“就是你的錯！”　　想到自己和女孩子接了吻，愛利絲眼圈又紅了。　　開車的薛雪一直從后視鏡偷偷的打量愛利絲，她知道愛利絲是個老師，卻不明白，少爺要回漢宮，為什麼還要帶着她呢？他們，是什麼關係啊？　　“小雪，你專心開車好嗎？少爺可不想英年早逝，逍遙快活的日子才開始，你說是吧？”甄英雄早察覺到薛雪精力不集中了，這話一說，薛雪臉也紅了，自己才做了甄英雄的女人，那新婚小媳婦似的羞赧勁還沒過呢，甄英雄那話擺明了是調笑她啊。　　你死的越早越好！愛利絲心裏這麼說，卻不能掛在嘴上，在別人面前，她是老師，她是王思慕，她始終是斯文的，只有單獨面對甄英雄的時候，她才會什麼都不忍，也忍不住。　　“小愛，對不起，你就原諒我，好嗎？”心裏有愧，樂樂當然不敢和艾愛去搶着坐在甄英雄身旁了，轉身跪在座位上，哀求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原諒我吧。”　　“不原諒！”小愛真是乾脆，“哼，道歉有用的話，還要黑社會做什麼？”　　干……你這倒霉丫頭說錯了吧？應該是警察，不是黑社會！甄英雄算服了艾愛了，“小愛，你怎麼這麼小氣？”　　“我小氣？”小愛不喜歡聽了，“姐夫，本小美女對你這麼一心不二，你說我小氣？難道我和別人接吻，你很高興嗎？”　　這話有道理，甄英雄想了想，絕對高興不起來。　　樂樂也是女孩子，也喜歡甄英雄的，當然能體會小愛的憤怒，難過的都要哭了，“好小愛，那你說，要我怎麼做你才能原諒我啊？”　　笑的好奸詐，甄英雄敢保證，艾愛一定老早就等着樂樂說這句話呢，果不其然，小愛一指愛利絲，“你也和思慕老師親一口，那我就原諒你。”　　“什麼？！”　　樂樂還沒反應過來，愛利絲可不幹了，“艾愛同學，你太過分了！”　　“小公主，您是開玩笑的吧？”薛雪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但聽到小公主居然要樂樂和女老師接吻，她當然不能沉默了，對樂樂，薛雪總有一種母性，她很疼愛這個和自己一樣有着灰暗過去的女孩子。　　甄英雄沉默。　　“小愛，你，你太壞了！”樂樂可算反應過來了，羞啊，吃了艾愛的心都有，“爸爸，你幫我說句話嘛！”　　“姐夫，你幫她還是幫我？！”小愛笑的很陰險，“難道，姐夫你不想看看樂樂和思慕老師接吻嗎？”　　這該死的小惡魔啊……甄英雄用力咽了口唾沫，看着愛利絲那張凶巴巴的小臉，艱難的吐了個字，“……想……”　　“甄英雄，我和你拼了！”　　愛利絲再也顧不得什麼淑女形象了，一把撓向了甄英雄那張無比齷齪的臉。　　……　　蘭兒鳳兒已經先回到了漢宮，甄英雄把小艾送回了月宮閣，讓蘭兒鳳兒先陪着愛利絲在天堂閣休息，和薛雪溫存了片刻，把這成熟美女整的春意盎然，嬌軀半裸，這才放過她，沒辦法，小雪同志今天不方便，女人啊，總有那麼幾天……　　甄少爺有點鬱悶，但也無奈，薛雪為了安慰這位少爺，承諾晚上會精心準備一頓豐盛的晚餐，甄英雄這才離開她的房間。　　黑市拳大賽在即，甄英雄總有些不安的感覺，他並不怕冰恨天有什麼陰謀詭計，自己手上有愛利絲，足夠應付他們，他的不安，緣於三國。　　今天所以回漢宮，送小公主只是順路，甄英雄想看看藍涯以及微兒的訓練成果，更想看看他的變態姐姐。　　來到公主閣，剛好看到樂樂從屋裡走出來，小丫頭剛換了一身衣服，是健身房的運動裝，精神，可愛，綠色的半袖體恤，白色的八分緊身褲，那兩條修長的美腿讓人口水橫流，小丫頭果然好身材。　　戴着一條和體恤顏色相同的寬寬的髮帶，穿着一雙健身房的跑步鞋，顯然，這丫頭要去鍛煉啊，看到甄英雄，樂樂也是一怔，“爸爸，你來找媽媽嗎？”　　球球的，這麼看‘女兒’可不對，甄英雄收回齷齪的目光，道：“是啊，那死變態的不在嗎？”　　“爸爸，你不能老這麼說媽媽。”樂樂白了甄英雄一眼，卻沒有生氣的意思，走過來抱着甄英雄的胳膊，笑道：“媽媽和櫻桃去VIP健身房了，這幾天每天都是這樣，我也要過去找她們，爸爸，你也一起去吧，你不知道，媽媽打拳可厲害了。”　　少爺怎麼可能不知道，甄英雄苦笑，那死變態的就是用少爺我做沙包才有了今天的身手啊……　　VIP健身房，其實就是三樓的高級VIP俱樂部裏面的健身房，這裏，一周只開放周末两天，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健身器械，桑拿，洗浴沙龍，一應俱全，只要你的腰包夠鼓，這裏的男女教練不但可以教導你運動，還可以陪桑拿，陪洗浴，泰國的推油都成，這裏絕對是健身的天堂。　　周一至周五中午，這段不開放的時間里，VIP俱樂部，是義字會高層專用的健身場所，例如，甄三國就比較喜歡來這裏健身，因為這裏很安靜，除了清潔工，一切工作人員在周五中午之前是不能進入這裏的。　　黑色鑽石卡劃開俱樂部的大門，光是走到最裏面為客人提供的小型格鬥場，就足足用了五分鐘，可想這個健身大廳有多寬敞了，甄英雄推開雕刻精緻大氣的木門，一眼就看到了拳台上的甄三國。　　這個房間，因為觀眾席的緣故，特意建造為“凹”形，甄英雄與樂樂從過道走下觀眾席，在比較靠前的座位坐了下來，並沒有直接去和三國打招呼，也沒有出聲引起別人的注意，儘管如此，一個清秀的短髮女孩子已經看到了他，有些驚喜的跑了過來。　　目前還在比賽，為了不打擾場上的兩個人，短髮女孩和其她才發現甄英雄到來的五女，都是對他整齊鞠躬，雖然也有趁機拋媚眼的，但都沒有發出聲音。　　甄英雄把樂樂拉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小丫頭明顯很羞，不太好意思，那短髮女孩已經站到甄英雄身後，輕輕的幫他揉肩膀，其她幾個丫頭一臉的羡慕，有些怨恨自己發現甄少爺太晚了，被她搶先了一步。　　甄英雄並不喜歡這一套，但沒辦法，說了多少次都沒人聽，闌度和項嘯鳴一致認為，作為黑道太子爺，這點譜還是要擺的，所以，這六個女孩，以及拳台上與三國對打的女孩，再加上蘭兒，鳳兒，她們都很自然的去襯托甄英雄的無上地位，這九個女孩，在黑道上，合稱‘九尾鳳’，與以阿東為首的‘七隻虎’一樣，都是甄英雄的貼身保鏢，不同的是，‘九尾鳳’是闌度負責培養出來的，而‘七隻虎’都是項嘯鳴教導的手下，但是，甄英雄很少讓這些傢伙跟在自己身邊，太惹眼。　　‘九尾鳳’與‘七隻虎’，在黑道成名，是在兩年前，確切說，是一年半之前，甄英雄回國后，甄天已經為他培養了這十六個男女，然後甄英雄又分別將這些人分交給闌度和項嘯鳴訓練，徹底成為自己的親信，接着，用幾個月的時間掃平了現在義字會範圍內的所有新興勢力，與甄英雄的名頭一起響在了黑道上。　　樂樂顯然並不習慣在別人面前和甄英雄如此親密，她也是個靦腆的女孩，很容易羞澀，但要她站起來，她又舍不得，那張桃紅小臉煞是好看，見甄英雄看她，趕快扭臉去看甄三國打拳。　　三國很投入，並沒有注意到甄英雄的到來，做裁判的小櫻桃也未注意到，這和燈光也有關係，所有的白色照明燈都對準了拳台，從拳台望向它處，一片陰暗，這也是為了比賽选手不分心而特別設計的。　　一件緊身的黑色小背心，露肚皮，性感之極，白色的寬鬆運動長褲，卻無法掩飾她那兩條美腿的完美，光着小腳丫，只是在腳踝纏綁了繃帶，除了拳套，沒有任何護具，三國的長發編成了一條辮子，甄英雄最喜歡看她這個髮型了，典型的中國娃娃，精神，可愛，可愛的不得了。　　與甄三國對打的短髮女孩子甄英雄很熟悉，而且有些怵，仔細看可以發現，這女人雖然留着短髮，但腦後卻留了一條極其細的小辮子，不過因為打架需要，她把小辮子纏到了脖子上，白色的體恤更能襯托她那白皙的肌膚，很寬鬆，不過看不出什麼胸圍，齊膝的緊身彈力運動褲，讓她的腿型看起來極具誘惑力，不可否認，她有着不輸於樂樂的美貌，是九個女孩中最漂亮的，但也是最可怕的。　　論身手，這個有着一個非常柔弱的名字的女人卻是‘九尾鳳’中的第一人，也是九個姐妹中的大姐，只是因為這丫頭性格太冷，才無法像蘭兒與鳳兒一樣可以接近甄英雄，但她卻是甄英雄‘禍害’次數最多的一個女人。

# 第276章 黑市拳練習

　　當初甄少爺沒認識小艾之前，總是到迷幻空間去找女人發泄生理，而這個叫做柳絮的女人是唯一不妖媚，不懂得奉承男人的，併為了保護甄英雄而存在的女人，所以，甄英雄給她開苞之後，還是會偶爾找她，她很乾凈，不象蘭兒鳳兒一般接受過取悅男人的訓練，她只是保鏢，只負責保護與殺人，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甄少爺的處男終結者，正是這個柳絮，對於自己的第一個女人，男人總會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甄英雄雖然知道自己並不愛柳絮，卻不否認自己喜歡她，或者說，是想永遠佔有這個女人，但甄英雄卻不太喜歡柳絮的性格，所以，已經有整整一年沒有和柳絮見過面了。　　柳絮，太狠，狠的不象個女人，看到與三國對打的居然是她時，甄英雄甚至倒抹了一把冷汗，這個女人曾經在自己面前將一把匕首斜下向上的從一個幫派老大的生殖器刺了進去，並冷漠無表情的看着那老大在血泊中哀號了五分鐘之久，直到死亡，很殘忍，即便是甄英雄，看到那老大的死狀與停留在臉上最後的痛苦表情，也背着所有人吐了四五次，她不是在了結對方的生命，而是在折磨對方最後的生命。　　“畫兒，她們打了多久了？”　　那給甄英雄按摩的女孩子恭敬道：“第二個回合快結束了，少爺。”　　黑市拳以十分鐘為一回合，無回合次數限制，也就是說，在一方倒下或認輸之前，比賽不會結束，每十分鐘，僅僅是休息那短短兩分罷了，第二回合快結束了，也就是說，已經二十分鐘了，甄英雄手心冒汗，女孩子因為生理因素，體力與男人無法相提並論，黑市拳是極為消耗體力與精神力的，即便是男人，甄英雄也很少看到能堅持到第四回合的，而三國與柳絮居然二十分鐘沒見高下，尤其兩人還戴了厚重的拳套，果然不是一般人啊。　　柳絮似乎看到了甄英雄，一怔，三國抓到機會，左拳虛晃，出右直拳，不過被柳絮看穿，右撥左擋，瓦解之後一腿上撩，三國猛然退後，柳絮一聲嬌喝，跟上，拳速很快，一氣猛攻，三國好似難以招架，只有擋與後退，這柳絮果然夠狠的，見到優勢，拳如雨，勢如雷。　　甄英雄微微一笑，“柳絮輸了。”　　畫兒與樂樂都是不解，從剛才開始，佔盡優勢的是柳絮啊，就聽甄英雄說道：“看看柳絮的衣服就知道了，她一直被我老姐引導着主動攻擊，體力的消耗太大了，戴着拳套，連續出直拳，雙臂拉伸幅度過大，對體力本就是一種不易被察覺的消耗，而我老姐除了引誘她反擊，只是晃動胳膊肘，配合小步倒退架擋，二十分鐘了，柳絮出了多少汗啊？衣服都粘在身上了，而我老姐的小步倒退依然那麼穩當，顯然，她根本沒浪費體力，我想，比賽不用進入第三回合了，柳絮馬上會掉下擂台的。”　　畫兒與樂樂還未消化甄英雄的話，就看到被逼的即將靠到圍繩上的三國突然用一個靈巧的橫向移步閃過了柳絮的追身攻擊，柳絮一個轉身，卻是因為體力消耗過大，導致下盤不穩，腳步錯亂，三國倒地一個橫掃，柳絮摔倒，根本沒有費力，三國的小腳丫在柳絮的小腹上輕輕一蹬，柳絮便從拳台上滾落了下來，根據規定，落入場外，被示為資格喪失，這個規則本是為了那些有可能被對手殺掉的人投降而設定的規則，被三國巧妙的運用了。　　“耶，媽媽贏了！”樂樂這一喊，頓時吸引了三國的注意力，看到甄英雄居然來了，三國頓時笑開了花，櫻桃也興沖沖的從擂台上跳了下來。　　樂樂知道三國愛吃醋，沒敢繼續坐在甄英雄的腿上，“英雄，你為什麼這麼多天都不來看姐姐啊？”　　三國披上外衣，接過一個女孩遞來的毛巾，擦了擦額頭的汗水，然後像拎小貓一般將扎到甄英雄懷裡的櫻桃拽了回來，有些哀怨道：“我這幾天都沒有看到你了，去年你還會陪我一起練習的，你是不是怕我贏了比賽，所以故意躲我啊？”　　甄英雄見所有女孩子的眼神都那麼曖昧，尷尬啊，“球球的，我要是躲你還主動來看你嗎？”　　“也對哦。”三國一笑，很美，運動之後的她，看起來依然文弱，卻有一種雨後百合的鮮美，讓人看了心動，“英雄，那你要不要和姐姐打一場？”　　“不要。”甄英雄回答的很乾脆。　　“為什麼？”三國不太滿意了。　　“大公主，你才和我比過，少爺不會佔這個便宜的。”柳絮並沒有因為輸給三國而感到氣餒，白色的毛巾蒙在頭上，沒穿鞋子走了過來，看不到她的眼睛，只可以看到那張小臉有些紅潤，氣息有些紊亂，大概是體力虧損的緣故吧，“是嗎？少爺。”　　這話聽着有點扎耳朵，雖然話說的很有道理，但其她幾尾小鳳凰也覺得奇怪，柳絮平時根本不怎麼喜歡說話的，更不喜歡主動說話。　　甄英雄當然知道，作為和自己上床次數最多的鳳凰，她對自己要比對任何人都缺乏那種尊重，這與她冰冷的性格也有一定關係，她很有實力，但她不能反抗自己，這讓她心裏不太平衡。　　甄三國並不曉得其實是因為她的話才讓柳絮心裏更不舒服的，和自己打過之後還要和甄英雄打，擺明是沒把自己放在眼裡，認為戰勝自己是輕鬆加愉快啊，三國眨巴眨巴眼睛，道：“英雄，你不是來教姐姐比畫的，難道是……特意過來找姐姐約會的？！哎呀我好高興……”　　發病了！死變態的你想什麼呢啊？！甄英雄汗都下來了，對着抱他胳膊的三國喊道：“有沒有搞錯啊？老姐，少爺不是要和你比畫，而是要找個人來試一試身手的！”　　“誰？”三國一怔，“是男人我可不比，會被佔便宜的……”　　那你還要和我比？！甄英雄只要看到甄三國，就一定會腦袋疼，咳了一聲，恢復了嚴肅的表情，“我沒說要她和你比，你先休息一下，我叫人帶她過來。”　　莫說三國，所有人都把目光望向了樂樂，可樂樂也只有搖頭的份，雖然是和甄英雄一起過來的，但她也不知道甄英雄所說的那個人是誰。　　球球的，少爺也是時候見識一下她的身手了，甄英雄看了看三國，又看了看櫻桃，嘿嘿一笑，掏出了手機。　　“喂？鳳兒，請我們的客人到VIP健身房的特等廳來看比賽，讓蘭兒把比賽的选手帶來。”甄英雄想了想，補充了一句，“要阿東和耿南將藍涯也帶過來。”　　……　　甄三國望着眼前這個穿着運動裝的甜美女孩子，額頭有青筋爆起，除了柳絮依然是面無表情，其她女孩都有些要看笑話的意思，三國公主喜歡甄少爺，在漢宮根本不是秘密，她肯定吃醋了！　　樂樂也迷惑的打量着被蘭兒帶來的這個一臉煞氣的女孩，很漂亮，而小櫻桃卻有敵意，她能明顯察覺到這女孩子身上散發著一種壓抑的殺氣，她，不簡單。　　“英雄，她是誰？”三國表情不善。　　“要和老姐你一起參加比賽的人。”甄英雄盡量裝的心中無鬼，其實本來就沒有什麼鬼，“微兒，今天就讓少爺我見識一下你的本事吧。”　　這甜美女孩，正是殺手世家的微兒。　　微兒本震撼與甄三國的美貌，身高，身條，那完美的樣貌，玲瓏的曲線，無不讓她羡慕，可看到甄英雄，她就恨不能食其肉，飲其血了，“甄英雄，要打，我也要和你打！”　　用的着這麼恨少爺嗎？甄英雄嘆了口氣，笑道：“你的對手不是我……”　　話未說完，一個男人的驚喜的聲音響起，“微兒？！”　　微兒一怔，回過頭去，她的反應立刻打消了三國對甄英雄的猜疑，“阿藍？！”　　兩個人抱在一起的時候，在為貴賓準備的VIP房間中，愛利絲也是又驚又喜又不能理解，看到微兒平安無恙，她高興，可她卻不明白甄英雄在打什麼主意。　　“英雄，他們是……”　　“情侶。”　　“哇，好羡慕。”甄三國看着人家抱在一起，也陶醉着靠到了甄英雄的肩膀上。　　藍涯很聰明，這是甄英雄最欣賞他的地方，這樣的人才絕對不是殺手世家最沒用的殺手，甄英雄非常的肯定，只能說，那些人沒有看到塵土包裹下的珍珠的光芒，藍涯可不覺得甄英雄讓自己和微兒在這個地方見面會沒有什麼目的。　　“甄少爺，你似乎又有什麼陰謀了吧？”　　少爺我那麼像壞人嗎？甄英雄坐回椅子，沒理藍涯的話茬，笑道：“少爺打算給你們一個機會。”　　藍涯與微兒好奇，“什麼機會？”　　因為特殊的設計，貴賓室的愛利絲也可以聽到他們的交談，同樣不解，但她可以肯定，甄英雄又有了什麼壞主意。　　甄三國所以可愛，就因為她平時雖然乖張，但在外人面前，卻不會做出讓甄英雄為難的事情，甚至會幫他襯托出一種氣勢，從對話中她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藍涯與微兒並不是自己人，所以，她不再說話不再問，她知道什麼時候是屬於男人的場合，這是秦夢謠教她的，一個對男人而言的好女人，就是要懂得默默的支持與信任，不過甄英雄卻覺得，如果這丫頭不靠在自己身上，效果會更好……　　“少爺給你們一個機會。”甄英雄擺足了少爺的架子，道：“微兒，只要你能在擂台上贏了少爺的人，我就不再分着關押你們，如何？”　　這話太誘惑了，藍涯與微兒都是一怔，“甄少爺，你的意思是？”　　“只要微兒能贏，你們就可以每天見面，甚至住到一起，在漢宮隨意活動。”甄英雄淡淡道：“這個條件怎麼樣？”　　微兒怎麼也是個女孩子，當然不好意思點頭，藍涯卻還有一分疑慮，甄英雄絕對是自己見過的最聰明的傢伙，他會這麼好心嗎？　　“你不是開玩笑？”　　“少爺很認真。”　　甄英雄的話一落，甄三國，櫻桃，這幾隻小鳳凰，甚至是剛剛緩過些氣力的柳絮，都摩拳擦掌，與自己人做對手，總要留幾分手，但微兒顯然不是自己人，那麼，就能動真功夫了，這是很好的實戰機會啊。　　微兒也不是善主，一眼就看出了眾女中，以那個身材高挑的斯文美女最強，其次，就是那個眼神冰冷的留着俏麗短髮的女人了，不過，她們似乎剛運動過，有體力的虧損，至於其她，有些吃驚，微兒發現，那個留着紅色頭髮的小丫頭，居然有着自己非常熟悉的感覺，那是，只屬於殺手的氣勢！　　對手會是這個女孩嗎？微兒覺得這可是個機會，只論感覺，她覺得自己勝面很大，她認出了包括畫兒在內的三個女孩，就是當初在暗殺甄英雄失敗時將自己制服的人，對她們的身手有一定了解，相互配合她們很強，單挑，她們不會贏的了自己。　　“我接受！”微兒很有把握，“甄少爺，對手是誰？”　　不要說愛利絲了，所有人都好奇甄英雄會讓誰上場，三國和柳絮才比了一場，櫻桃的身手大家倒是知道，但實戰經驗不足，難道是蘭兒嗎？　　甄英雄看了一眼三國，壞壞一笑，“阿東，你上。”　　“什麼？！”　　眾人齊驚，阿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少爺，你讓……我上？讓我和女人打？！”　　“無恥！”愛利絲氣的衝下去和甄英雄拚命的心都有，“微兒怎麼可能打的過那個小子啊？”　　藍涯也氣的夠戧，阿東是泰拳高手，身手比那個耿南還要好上一些，即便是自己拿出全力，也未必能贏他，更何況微兒啊？　　“甄少爺，你不覺得自己的玩笑開的有些無聊了嗎？”　　“不覺得。”甄英雄一點也不臉紅，從懷裡掏出一副手銬，丟給一臉幸災樂禍的耿南，“戴上拳套，耿南，把這個幫阿東銬上。”　　戴着手銬打？那不等於限制了進攻？　　看到信心百倍的微兒靈巧的跳上了擂台，坐在甄英雄旁邊的三國終於忍不住開口問道：“英雄，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啊？姐姐都被你搞糊塗了。”　　“老姐，打架，經驗是很重要的，但有些經驗未必要親自去實戰才了解，正所謂旁觀者清啊。”甄英雄轉頭對着柳絮一笑，道：“毛毛，你也仔細看着。”　　柳絮，本就是一種白色的絨毛，這是美女柳絮的一個綽號，不過沒人敢叫，因為她會急，敢把柳絮叫毛毛的，也只有甄英雄一個人，幾個小姑娘齊齊偷笑，柳絮卻苦於不能犯上，小臉憋的紅紅的，那樣子，和她平時的冷艷完全不同，無奈，只得裝做沒聽到一般去看擂台，她知道甄英雄不是一個荒唐到無聊的少爺，他肯定有什麼目的。　　表面上，甄英雄只是要讓準備參加黑市拳的三國和柳絮看一看比賽，但三國卻從甄英雄看着藍涯的目光中，察覺到了一絲異樣，他的目的，應該還不止於此。　　微兒信心滿滿，但藍涯卻不認為阿東被銬上了雙手就容易對付，反而勸微兒戴上了護具。　　“英雄，為什麼要阿東銬上雙手和那個女孩子打啊？”三國見藍涯那麼謹慎，不僅奇怪，“這樣一來，阿東不是只能防守了嗎？”　　柳絮也想不通，雙臂無法拉伸，根本無法攻擊啊，眾人之中，卻只有小櫻桃似乎明白什麼，目不轉睛的盯着拳台。　　“老姐，你不覺得阿東現在的情況，和你剛才一味的防守情況很相似嗎？”甄英雄的話讓三國與柳絮一怔，細細一想，確實，三國為了消耗柳絮的體力，一直在防守狀態，與阿東現在的情況確實很像。　　畫兒似乎也反應過什麼來了，“少爺，您的意思是……”　　“打黑市拳，像老姐你方才一般運用戰術，並沒有錯，但有一點很重要，防守本就等同挨打，一味防守六分傷，而且一個失誤，就有完全敗北的可能。”甄英雄淡淡笑道：“我要讓你們看的，就是如何在不利進攻的局面下反擊，打黑市拳，沒有規則的限制，所以，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

# 第277章 球球是什麼

　　蘭兒敲響小鍾，比賽開始，果然，因為阿東無法拉伸雙臂，微兒一上來就進入了猛攻主導的狀態，讓人吃驚，甜美的她竟是擁有如此的好身手，出拳很快，動作靈敏，很擅長貼身短打，對於不能進攻的阿東來說，簡直是絕對的客星。　　柳絮有些慚愧，因為她看的出來，微兒的攻擊與自己不同，她沒有一拳出的盲目，每一拳，都是最大限度的拉開阿東的防守動作，且虛實並用，減少了體力的消耗，如此看來，阿東並不能比微兒節省體力，時間拖的越久，對微兒越是有利，雖然是同等的體力消耗，但阿東卻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三國終於明白甄英雄那句‘防守六分傷’是何意思了，總是用同一個部位擋拳頭，這本就是一種傷害。　　“那女孩好厲害啊。”三國很誠實，“如果我像和柳絮比賽那樣去對付這個女孩，大概第二回合撐不過一半就會輸掉，可是，阿東該怎麼反擊呢？”　　柳絮也不解的望着甄英雄。　　“放心吧老姐，如果你不採用防守的話，微兒根本不是你的對手，而且，阿東未必就不能反擊。”甄少爺看了看小櫻桃，笑道：“櫻桃，你覺得呢？”　　小丫頭想了想，雙手攥在一起，猛的晃動着手肘，幾女一見，頓悟，是啊，用手肘是把雙臂拉伸到最大範圍的攻擊啊！　　“不錯，雖然攻擊範圍小了些，但並非無法進攻，微兒先入為主，雖然謹慎，但已經是輕敵，她並沒有在防守上下功夫，只注意下盤的她很快就會吃虧。”甄英雄笑着：“阿東善於泰拳，而泰拳是世界上最講究實效進攻的拳術，精簡實用，樸實無華，只以傷敵為目標，拳、肘、腿、膝，招式狠辣，老姐，你就來看一看阿東是怎麼在劣勢下取勝的好了，從身材而言，老姐你有先天優勢，學上一兩招的話，還是會很有用的。”　　“從身材……死英雄，你什麼意思？！”三國嗔道：“你是不是說我長的太高了？！”　　女孩子長到一米八，難道你覺得不高嗎？甄英雄趕快轉移話題，一指拳台，“看吧，勝負就要分出來了。”　　阿東倒退步伐突然加快，引微兒下意識的跟上，然後並在一起的雙拳突然撥開微兒的左直拳，左肘一甩，上盤失重的微兒就像是自己用太陽穴迎上阿東的手肘一般。　　甄英雄道：“阿東很聰明，誘敵深入，讓對方完全進入攻擊主導，這才使用泰拳技巧反擊，此時的攻擊無論氣勢還是效果，都比一上來就盲目的進攻要好的多，尤其在比賽中，在觀眾的影響下，更有威懾力。”　　三國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看着台上的微兒狼狽的躲過了阿東的肘擊，為了防止阿東反撲，微兒出腿，卻被阿東抬膝擋住，至此開始，只不足五秒，微兒便徹底輸掉了。　　足尖點地，阿東立刻接上一記右高踢，踢在微兒的拳套上，微兒左拳被撥開，有空當產生，阿東跟上就是右肘肘擊，微兒用右拳險險的擋住，卻因為肘擊的力量而重心失調，阿東接下來躍起，竟是左腿通天膝，直朝微兒歪倒的頭部撞來，微兒大驚，連續倒退，全無反擊之力，下盤終於混亂，防守也徹底被攻破，阿東並未真的要傷微兒，收膝回來，兩步追上，躍起，竟是從空中騎在了微兒的脖子上，兩條小腿從微兒的腋下穿回，別在她的胸口之下，完全遏止了她的雙臂，雙手抬起，做勢要朝下錘一記重拳……　　小鐘響起，比賽結束。　　任誰都看的出來，這一拳呼下來，微兒不死也得殘廢，所以，是阿東完勝。　　微兒已經嚇傻了，藍涯把她從台上抱下來，這丫頭才知道后怕，如羊羔一般在他懷裡簌簌發抖，眼淚湧出眼角，望着藍涯，一直很強勢的她居然嗚咽着，道：“我……我輸了……”　　三國與柳絮見識了阿東的身手，嘆服，“英雄，我懂你的意思了，不能一味防守，不然對方很容易就能看破我消耗體力的用意，然後加以利用，那我就是自己在累自己了，應該合理的誘敵，尋找機會造成致命的反擊，對嗎？”　　甄英雄滿意的點了點頭，“就是這個道理！”　　“甄英雄！”　　正當所有人都喜悅之際，藍涯的聲音如雷一般響起，“微兒輸了，我無話好說，你的好意我只能心領了，但我要和這個傢伙比一場！”　　中計！甄英雄心裏暗笑，看了一眼貴賓室的方向，雖然自己什麼也看不到，但愛利絲肯定能看到自己，球球的，少爺就是要徹底把藍涯和微兒收為己用！　　阿東雖然贏了，可贏了個女的，還不如輸了光彩呢，聽到藍涯的要求，樂啊。　　“少爺給你個機會，不過，不是和阿東打。”甄英雄站了起來，把上衣脫掉，交給三國，“我來陪你。”　　眾人大驚，大家都知道甄英雄的身手很好，但他從來沒有在眾人面前顯露過，不要說阿東耿南，甚至是三國也不知道甄英雄到底厲害到什麼程度，但大家是知道闌度的身手的，闌度曾經說過，他從來沒贏過甄英雄。　　愛利絲本想下去找甄英雄算帳的，可聽到他這樣一說，立刻來了好奇心，她曾經見過甄英雄的身手，雖然流氓了一些，但他卻是讓羅比吃過苦頭的人，如果是比賽的話，他總不能再耍一些丟鞋子蒙衣服的手段了吧？　　藍涯先一怔，后大喜，揍甄英雄一頓，可是他最期待的事情了，甚至微兒也眉頭上揚，藍涯是個很會掩藏自己的人，明明有很好的身手，卻從不顯現人前，今天，他終於認真的，她也想看到甄英雄吃鱉的樣子。　　“一個回合，三次倒地者輸。”　　甄英雄慢騰騰的爬上拳台，並沒有換衣服，只是脫了鞋子，把襯衫的袖口挽了上去，解開了領口的扣子而已。　　“不需要拳套和護具，甄少爺你沒有意見吧？”藍涯很期待自己的拳頭與甄英雄的臉蛋子直接接觸，這樣才能替自己，替微兒，替愛利絲與韓慧恩出一口怨氣。　　“很熱血，球球的，沒問題。”甄英雄對三國及阿東柳絮等人笑道：“老姐，你們看清楚，什麼是真正的黑市拳。”　　三國敲響小鍾，藍涯還未攻，就和眾人一樣，呆了，只見甄英雄雙臂擋前，雙拳分先後，高與肩平，肘曲與身體距離十公分左右，上身直而腹內收，形如弓，下頜內收，兩腳並立，左足前踏半步，身略偏側，右腳在後，雙膝微曲，腳前掌觸地，全身上下凝聚着一種可攻可守，可以隨時調動的力量般，沒有了懶散與無聊的眼神盯着藍涯的眼睛與前胸，很有凝聚力。　　阿東失聲道：“拳……拳樁？！”　　眾女不解，但這個姿勢很眼熟，甚至愛利絲也看的出來，甄英雄現在的姿勢與阿東有着某些相似的地方，耿南咽了口唾沫，道：“少爺這是……泰拳的戒備姿勢啊！”　　是泰拳啊，藍涯收起輕視之心，沒想到甄英雄竟然會使用泰拳，不過他和阿東交過手，而他的殺手小組兄長巴猜，正是泰拳高手，所以，他倒不覺得驚慌，你想和那個阿東誘導微兒一樣來對付我，絕對行不通，我是不會給你找到反擊的機會的！藍涯退後兩步，猛然變向晃動，一拳擊來。　　三國確實不知道甄英雄有多厲害，因為他從來不和自己動真格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甄英雄，他不會泰拳啊……　　愛利絲知道藍涯的兄長就是泰拳高手，正暗暗心喜甄英雄撞槍口了呢，哪想到，藍涯栽的，比微兒還快，快到沒人反應過來。　　泰拳攻防兼備，但攻的更猛，只要不給他反擊的機會，一鼓作氣，完全有把握取勝，藍涯是個很懂得計算的人，但他卻沒想到，自己連甄英雄的頭髮都沒碰到，就摔倒了，原因是，自己從選擇進攻的那一刻，就被甄英雄給計算了。　　甄英雄在藍涯衝過來的時候，並沒有防守，也沒有進攻，而是突然迎上，然後自己躺在了低上，雙腿一盤，竟是摔跤的技術，藍涯因為正往前沖，腳被纏，自己摔倒了，甄少爺飛快起身，雙手抓住藍涯的腳腕子，兩個旋轉，然後鬆手，藍涯凌空飛了兩三米遠，掉落場邊，沒有止住，直接滾下了擂台……　　……　　“甄英雄，你太無恥了！”　　回到天堂閣，迎接甄英雄的，就是愛利絲絕對鄙夷的目光。　　“喂，貓咪，說話要講道理的，我怎麼無恥了？”　　吃過晚飯回到房間的甄英雄將帶給愛利絲的飯菜放到茶几上，橫躺在沙发上，一臉的懶散，他可不敢帶着愛利絲去和三國一起吃飯，不然肯定倒霉，他這還是費了老大力氣逃回來的呢。　　“你是故意要那個阿東打倒微兒，然後假大方的再給了他們一次機會，你根本不會那個什麼泰拳，只是用姿勢迷惑藍涯，把他從台上輕鬆的丟下去，最後再假惺惺讓他們可以在一起，念你的好，甄英雄，你根本是在拉攏人心！”愛利絲就差把那幾盒飯菜扣在甄英雄的腦袋上了。　　“少爺承認，除了給我姐姐演練一些實戰經驗，我確實是要徹底的拉攏藍涯，那又怎麼樣呢？”甄英雄笑道：“藍涯他自己也知道我的用意，可他依然會感激我，因為他是聰明人，誰讓我比他更聰明呢？說起來，貓咪，你不覺得應該愛上我了嗎？我好象是比你聰明一點點啊。”　　“我愛吃你的肉！”愛利絲氣的不得了，第一次知道，人太誠實，比他虛偽還讓人覺得討厭，甄英雄真是一點也不瞞着自己啊。　　“我也喜歡吃你的肉……”甄英雄那眼神立刻露出無限的齷齪之光。　　愛利絲的臉立刻就紅了，下意識的擋住了胸口，好象甄英雄的眼睛可以透視一般，“你，你是壞蛋！”　　“我的蛋不壞，要不你摸摸看？”甄英雄下流的聳了聳腰，如果要是和白果說這個，百分之一百八十會把甄少爺那裡攥出黃兒來，但愛利絲的反應卻可愛的讓甄英雄自己咬了舌頭。　　“摸哪裡？”　　球球的啊……甄英雄看到愛利絲一臉的認真，在甄英雄身上掃來掃去，然後又用筷子在四個飯盒裡翻找着，腦門直往下掉汗珠子，天啊，她不會是在找‘蛋’吧？　　“那個，愛莎……”　　“是愛利絲！”愛利絲用筷子一指甄英雄，已經成了一個習慣，每當兩個人鬥嘴的時候，愛利絲都會強調自己的名字，“你說的蛋在哪呢？我非戳爛了它！”　　很認真的表情，這丫頭把那個東西領悟成什麼了？甄英雄咳了一聲，簡直不能相信世界上還有如愛利絲一般純潔的二十一歲大姑娘，“愛利絲啊，少爺說的‘蛋’，你真的不知道是什麼嗎？”　　愛利絲臉一紅，還嘴硬呢，“誰，誰說我不知道啊？！”　　“那個，你知道少爺經常說的口頭禪是什麼嗎？”甄英雄試探性的問了一句。　　“球球的……”這三個字從愛利絲嘴裏說出來，還真有一番味道，愛利絲說過之後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臉啊，燒啊。　　甄英雄愕然的點了點頭，“那你知道少爺為什麼說‘球球的’嗎？”　　“我怎麼知道？！”愛利絲沒好氣道：“反正不是好話！”　　“確實不是好話。”甄英雄坐了起來，看着愛利絲的胸脯，沒臉沒皮道：“球球的，其實就是人體某部位的代名詞，兩個球，當然就是一對了，咳……女人的兩個球球在上面，男人的兩個球球在下面……”　　女人的在上面？男人的在下面？愛利絲一怔，低頭，看了看自己挺聳的小胸脯，小臉幾乎冒出白煙，左邊一個，右邊一個，球球……　　又是一怔，愛利絲茫然的望向甄英雄，下邊，下邊……　　“啊……！！！”一聲尖叫，純潔的愛利絲總算反應過來了，先是明白了‘球球’代表着什麼，然後明白了甄英雄剛才那句齷齪的話！　　‘蛋不壞’，‘摸摸’！　　“甄英雄，我殺了你這流氓！”　　愛利絲羞急爆發，抄起一個飯盒扣向了甄英雄，然後人也跟着撲了上來，甄英雄躲過了飯盒，卻被愛利絲給撲倒了，如果不是自己眼疾手快的攥住了她的雙手，說不定真的會被她手裡的筷子戳到。　　“有沒有搞錯啊？是你自己不懂裝懂的……！”　　“我，我戳爛了你！”　　“球球的，不要鬧了啊！再鬧少爺真吃了你！”　　“你還敢說那兩個字？我，我咬你！”　　“哎呀，你這丫頭還是淑女不是？”　　“你要覺得我淑女，就不會羞辱我！壞蛋！”　　“少爺說了，不壞……”　　“你還說？！我，我咬你這張爛嘴！”　　“唔……”　　……　　哈恩皺着眉頭，鈴木優美的報告讓他心情非常的鬱悶，整整一天下來，被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擁有快樂谷集團員工身份做掩護的冰恨天成員，居然一點消息沒帶回來，原因是，義字會動用了大量的人手來監視着快樂谷集團的一切動靜，包括愛利絲的住所，都是不能貿然接近的，無論是甄英雄的家，還是四方高中，甄英雄的外圍，都有着極其緊密的保護網，想要接近愛利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韓慧恩所在的醫院也有着層層保護，對我們而言，混入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全身而退。”小島夏子說道：“甄英雄大概已經從韓慧恩被襲擊的事件中嗅到了味道，並從那個叫做楊光虎的學生口中知道了十三的身份，我想，我們的身份已經被甄英雄知道了，父親大人，這件事情，有我的責任，我願意去了結韓慧恩與那個學生的性命。”　　小島夏子這話頗有點捨身取義的味道，明明知道去醫院暗殺也是個死，依然如此說話，並把十三的責任攬在自己的身上，不知道她是否出於真心，十三隻覺得心裏一顫，有一種不太舒服的感覺流過心底，他很了解小島夏子，那是一個很變態的女人。

# 第278章 甜甜的玩笑

　　小島夏子說過之後，偷偷瞄了一眼站在斜前方的鈴木優美，表情有些怪異，看着鈴木優美的冷艷俏麗的側臉，她的眼中竟出現了一分痴迷。　　哈恩並沒有說話，坐在沙发上的卡瑪淡淡道：“應該死掉的人活到了現在，甄英雄已經知道了冰恨天的存在，現在去殺那兩個人也就沒有了任何的價值，父親，我覺得，甄英雄是故意在引誘我們出現，所以才保持着和愛利絲小姐的距離，不揭穿，不動手，依我之見，我們不要輕舉妄動，靜靜等待黑市拳大賽的到來既可。”　　哈恩面無表情，“優美，你覺得呢？”　　鈴木優美道：“我同意卡瑪的意見，如果甄英雄是在誘導我們主動出現，那麼，我們不動手，甄英雄對愛利絲小姐也不會動手，黑市拳大賽在即，義字會作為東道主，在籌備階段依然可以分配出大量人手將快樂谷集團監視如此之嚴密，可見其實力，遠遠不是現在的冰恨天所能比擬，我們是殺手，是影子，一旦暴光，很可能重演十年前那幕悲劇……”　　“鈴木！”　　卡瑪喝了一聲，然後很小心的看了一眼哈恩的表情，鈴木優美卻淡淡道：“請父親大人原諒，我只是實話實說而已，我們所以效忠諾森家族，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有過一次暴露自己的行為，險些被山口組徹底瓦解，我們是暗殺者，不是黑社會，我只是不想看到十年前的悲劇重演罷了，即便，父親將愛利絲小姐看做了女兒一般……也請您放棄衝動。”　　對於鈴木優美的話，十三與小島夏子聽不明白，在他們加入組織的時候，殺手世家已經在為諾森家族效力了，雖然會奇怪殺手世家為什麼要依附在一個黑社會組織之下，但這些卻不是自己等人可以問的，而卡瑪，巴猜，卻是表情各異，顯然是經歷過十年前的事情，有恨，有悔，有無法釋懷。　　羅比今天出奇的安靜，只是冷冷的坐在一旁看着，哈恩並沒有怪鈴木優美提及殺手世家的傷疤，而是問羅比道：“你是愛利絲小姐的老師，羅比，你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　　當羅比那死神一般的目光盯到了十三的身上時，十三隻覺得，渾身的寒毛都被凍結並脫落了，“父親大人，既然甄英雄在試探，我們就讓他如願也不錯，冰恨天是為了夫人而存在，是為了愛利絲小姐而存在，黑市拳大賽將奏響冰恨天崛起的交響曲，在那之前，讓甄英雄去迷茫也不錯，中國不是有一句話叫做順藤摸瓜嗎？如果只有爛瓜掉在他面前，他非但摸不到我們，而且更不能對愛利絲小姐下手，我們也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也來試探一下他吧。”　　羅比的話是什麼意思，卡瑪和鈴木優美好一會才想的明白，而巴猜與小島夏子，十三，卻是雲里霧裡。　　“與我所想一樣，要把愛利絲小姐解救出來，首先就是要反客為主，去了解甄英雄目前的一切，他的每個動作，對我們而言都非常的重要。”哈恩笑了笑，嘆了口氣，“十三，去為你的衝動負責吧。”　　十三一怔，接着，表情中寫滿了不解，隱隱的，還有一絲的恐懼，這次，卡瑪沒有再說什麼，而鈴木優美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去了結韓慧恩還有那個學生的命吧，當然，還有你自己的……”　　……　　甄英雄和愛利絲一早就離開了漢宮，為了不引起暗中人的注意，蘭兒與鳳兒都是提前到學校等候的，吃了早點，慢悠悠的晃蕩到學校，依然被眾多學生評頭論足，但無論是甄少爺，還是愛利絲，都習慣了。　　愛利絲前兩節有課，甄英雄則直接到校長辦公室睡覺，一進門，卻嚇了一跳，自己的專用席上已經躺了個人，見自己進來，還很得意的打了個招呼，“呦，朋友，你上班很準時啊。”　　甄英雄看了看一臉不滿意的木子華，這才對沙发上的傢伙說道：“闌度，隨便復活，會壞了少爺的大事，你不知道嗎？”　　摘了帽子，黑頭髮，貼上鬍子，中年人，闌度得意一笑，“放心吧，我現在還是個死人。”　　化妝了啊，甄英雄坐到沙发上，好奇道：“你來做什麼？還有，老鬼，你不是很忙嗎？為什麼今天突然回學校來了？”　　木子華大概是累了，所以心情很爛，“小子，你還好意思說？迷幻空間的人你不借給我也就算了，還把項嘯鳴也給我拉走了，現在義字會三分之一的人都在你手裡扣着，我能不忙嗎？今天我就是來找你要人的，把項嘯鳴還回來。”　　“嘯鳴現在負責醫院的安全，把他還你我上哪找人負責韓慧恩的安全去？”　　闌度一笑，“所以我來了啊。”　　“恩？”甄英雄一怔，反應過來了，“你去接替嘯鳴的工作？”　　闌度站起來伸了伸懶腰，笑道：“是啊，在床上躺的太久了，骨頭都軟了，你不是也說過嗎？殺手去醫院的可能性並不高，反正是個不可鬆懈卻無關緊要的保護工作，我來接手吧，如果項嘯鳴再不出現在老爹面前，我怕事情會蓋不住的，最近，老似乎不是那麼忙了。”　　目前為止發生的一切都是瞞着甄天在進行，黑市拳的準備工作到了最繁忙的時候，項嘯鳴如果繼續留在自己這邊，甄天確實會察覺到什麼，甄英雄想了想，無奈同意了，“也好，但你活着的事情一定要瞞過冰恨天的眼睛，如果被哈恩或者顏冰知道你活着，那麼，愛利絲知道身世的事情就有可能被他們猜到，那樣一來，他們的行動，也許就會超出我們的預估範圍，畢竟，顏冰對愛利絲的感情有多深，我們沒人知道，放棄愛利絲，或者搶回愛利絲，用什麼方法搶，這就不是我們可以預測與防範的了。”　　“我懂你的意思。”闌度一笑，“放心吧，我會小心的。”　　……　　昨天晚飯之後，甄三國所以沒有纏着甄英雄，就是因為甄英雄答應陪她一起去逛商場，學校里有蘭兒與鳳兒，更有老鬼坐鎮，倒不怕愛利絲能翻出什麼花樣來，甄英雄總覺得，愛利絲已經有些適應現在的生活了。　　木子華恐怕是世界上最鬱悶的校長，只要他在學校，就沒有收不到甄英雄請假條的時候，連罵都懶得罵了，隨他去吧。　　因為甄三國現在的處境並不安全，所以，她的身邊除了櫻桃之外，還有柳絮陪同，為了不吸引一些人的眼球，甄英雄並沒有開着自己的那輛瓢蟲，而是開了闌度的那輛黃色的法拉利。　　怕三國纏着自己，甄英雄選擇開車，三國搶着坐在了前排，櫻桃與柳絮坐在後面，氣氛略微有些尷尬，櫻桃不能說話，甄英雄要開車，她又不能用紙片去交流，小嘴一嘟，坐在後面生悶氣，而柳絮，能說話，卻和啞巴差不多，戴着耳機，聽着什麼音樂，一臉的冰霜，就是因為她，才讓車裡的溫度怎麼也上不去。　　只有甄三國心情不錯，好久沒出來了，簡直比放歸大自然的小兔子還歡，才把車停進了天河購物廣場的停車場，一出來，她立刻抱上了甄英雄的胳膊，好象戀愛中的小姑娘似的。　　找個車位真不容易，不曉得怎麼回事，今天商場外面的人特別多，正門前面都排起了長隊，好象是商場有什麼活動吧，這年頭，人們都有佔小便宜的心理，買十塊錢東西送一卷衛生紙，也能吃了興奮劑似的多跑兩圈，搞的地下停車場也是車位緊張，甄英雄被三國拉着，直接從安全出口進入了地下一層。　　一身運動裝的櫻桃戴着一頂白色的小棒球帽，很精神，而穿着黑色西式制服的柳絮戴着一頂黑色的呢絨帽，那保鏢的感覺就太重了，別說抱着自己胳膊的美女是姐姐，甄少爺本就找不到約會的感覺，就說柳絮這身行頭，也讓人覺得壓抑啊。　　“老姐，我們可是說好的，買兩套衣服就回去，你不能賴啊。”　　甄英雄早就知道女孩子逛商場是沒完沒了不厭其煩的，先把條件亮清楚了，免得這變態丫頭一來精神，連晚上飯都吃過了才回漢宮。　　“真小氣，知道了啦！”三國就是不滿意甄英雄的態度，這位小姐也不是好惹的主兒，嘻嘻一笑，“那先去我的店裡看看總可以吧？小韻昨天給我打了電話，說商店裡短貨了，要我給列個單子，好能去進貨呢……”　　三國的……商店？！　　別說甄英雄腦門落汗，就是一直冷冰冰的柳絮也燒了個大紅臉，這位大公主是開什麼商店她也不是沒聽說過，那地方一般人誰好意思進去啊？　　櫻桃倒是無所謂的樣子，讓甄英雄和柳絮不得不佩服人家小姑娘的魄力與膽量啊，“老，老姐，你為什麼沒提前告訴我要去你的店裡啊……”　　“我要是告訴你了，你還會來嗎？”甄三國笑的是真好看，得意的樣子讓甄英雄又愛又氣，“英雄，你不要太小看姐姐，你也可以不去的，如果你放心我一個人的話，呵呵……，聽說，已經有不少黑幫組織的踩點人員到了朗朗市，姐姐現在可是很危險的哦……”　　威脅，死變態的，你這就是威脅啊！　　……　　甄英雄等人離開停車場的時候，在停車場最裏面的一輛高級商務車中，兩個女孩子正相互幫助對方整理衣領，如果甄英雄看到的話，一定會大吃一驚的，因為這兩人，正是一心與甜甜！　　“小憐，你媽媽太過分了！”甜甜幫一心整理好可愛的小領結，將一張行程表塞給了坐在前面座位上的代理經濟人小憐，“不是一周的行程嗎？怎麼現在變成了三周？”　　小憐也是一臉的委屈，“兩位姐姐，我媽說，這是贊助方的要求，你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進行過有力度的宣傳，贊助方會覺得心理沒底的，所以才一口氣制訂了這麼多……”　　“哼。”甜甜看着那些無聊的宣傳計劃，突然望着一心，曖昧笑道：“其實，點心，我有一個不錯的點子哦，可以只做一次宣傳就搞定的超級好點子。”　　一心正幫甜甜整理髮型呢，聞言一怔，“什麼好點子？”　　“把你老公喊來，在簽授會上來個熱吻，哦呵呵……”甜甜笑的很壞，但很認真，“你不會忘記我們最後一次演唱會的目的吧？”　　“最，最後一次？”小憐急道：“姐姐，你們不是認真的吧？難道一心姐姐真的要嫁給甄太子做老婆，退出娛樂圈了嗎？”　　“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情。”甜甜翻了小憐一眼，這才對滿臉紅彤彤的一心說道：“怎麼樣？點心，如果你害羞的話，我把他喊來，我親，如何？反正我是他小老婆……”　　“你說什麼呢死臭臭！”一心羞到不行了，用力掐着甜甜的小臉蛋，“你太厚臉皮了！”　　“甜甜姐要和一心姐姐搶老公？！”　　“不是搶，是本來就有我一半。”甜甜一本正經道：“我們是雙子，雙子你懂不懂，我們之間沒有秘密，也不會分開，我們是好象一個人的姐妹，所以，她老公就是我老公……”　　“你這死丫頭有完沒完啊？”一心已經習慣甜甜這個不像玩笑的玩笑了，甚至，她心裏也隱隱希望甜甜不和自己分開，那種非常深厚的如雙子一般的感情不是外人可以理解的。　　“好，好，不說了總可以了吧？”甜甜嘆了口氣，道：“誒……，難得我想到這麼好的主意，其實，點心，我也是想幫你而已，我們籌備的演唱會到底是為什麼啊？還不是為了那個臭傢伙嗎？愛，就大膽的愛，有什麼可含蓄的？你不覺得你應該回應一下他嗎？他給了你多少浪漫的回憶啊，你應該也給他留一次才對，栓住他的心，我是為你好。”　　“死臭臭，你是為了你自己吧？”　　“如果他真的那麼湊巧出現在簽授會上，我就親他，我就是為了我自己。”甜甜幽幽嘆了口氣，“但我知道，我親他，他也不會覺得浪漫，畢竟，我不是你啊。”　　一心臉紅紅的，“他不可能去簽授會的，他很討厭娛樂圈，更不會追星，不然，第一次遇到他的時候，他也不會摔我一個大跟頭了。”一心的話語有些落寞，看的出來，她對自己的明星身份並不滿意。　　甜甜壞壞的一笑，“如果他真的出現了，你敢不敢親他？”　　靦腆的一心如何回答的上來啊？可看到甜甜那囂張的表情，一心又不好意思搖頭，彷彿那樣一來，就是再說自己不愛甄英雄似的，畢竟，甜甜說她就敢親啊，“為什麼不敢？！”　　甜甜得意啊，立刻掏出了手機，小艾趕緊撲上，“你做什麼？”　　“把他叫來啊。”　　“我，我是說，如果他自己出現的話我才親。”小艾就是臉皮薄，“叫來的不算，他自己出現才是浪漫的緣分呢！”　　甜甜也就是逗逗一心罷了，雖然很期待看到那場面，但她也知道並不現實，“好啦好啦，你明知道他不可能出現的，點心，你就是太靦腆了。”　　小憐可聽不下去了，受打擊啊，自己這經濟人就只有這一組明星，人家還要退出了，鬱悶，“姐姐們，時間到了，我們走吧。”　　一心與甜甜齊齊嘆了口氣，下了車，馬上，旁邊的幾輛車也跳下來不少工作人員，將雙子星圍在了中間，這才是明星的陣勢啊，小艾只覺得難受，感覺有些像動物園的大熊貓一般被人保護。　　“對了，我們直接從地下一層走樓梯上去吧。”甜甜突然說道：“電梯太擠了。”　　甜甜似乎不想和這些人一起乘電梯，卻不知道，自己這個因為厭惡而草率的決定，卻真的為一心帶來了浪漫的緣分，地下一層，正是三國商店所在的樓層啊。　　“聽說那臭傢伙的姐姐在地下一層有家情趣商店，本小姐今天非見識一下他那個姐姐是不是有小愛誇的那麼漂亮！”甜甜似乎完全是出於私心啊……　　……　　三國情趣用品專賣店，每次到這裏，甄英雄都會感慨一番，三國，一個群雄割據，英雄倍出的戰亂時代，情趣用品，讓人聯想到慾望與性感的名詞，這挨邊兒嗎這個？！唯一能聯繫到一起的，就是，這兩者，都是‘冷兵器’啊……

# 第279章 尷尬的電話

　　小韻，是甄三國商店的打工丫頭，其實說她是打工的並不恰當，她是大學畢業后就和另一個女孩來這裏工作的，因為家境比較貧寒，大學最後兩年的學費都是得到了甄三國這丫頭的資助，抱着報恩的念頭來這裏的，不要看這家商店店面不大，這兩個打工丫頭一個月的工資卻比那些進入大企業工作的同學一點不差，甚至高過他們，每個月都有萬來塊錢啊。　　看着琳琅滿目的棍棍棒棒，小布片子，甄英雄不得不服氣時代的進步有回歸原始的傾向啊，一條透明的，連嘴巴都捂不住的小內褲，居然要六七千塊，記得甜甜曾經買過一套夏奈兒的名牌服裝，也不過就是那個價錢，不說用料問題，好歹甜甜那套衣服是穿在外面的，這樣一條小的一點效果都起不到的內褲，穿在裏面，給誰看啊？買了回去就為了對着鏡子陶醉一下自己的性感嗎？一根二三十公分長短的假陽具要七八百塊，天啊，如果去買胡蘿蔔或者黃瓜的話，不得成車的拉啊……　　女人，真是難琢磨的動物，世界上最容易羞澀的生物，在這方面，卻比男人大膽的多了，在三國的商店，女性用品遠遠比充氣娃娃一類的男性用品暢銷。　　外面是很熱鬧，不過甄英雄和柳絮卻不約而同的鬆了口氣，正慶幸今天商場有活動，地下一層基本沒什麼客人呢，就見正在電腦前翻查貨品清單和帳物的三國抬頭說道：“英雄，你幫我看一下商店，上一批進貨沒在電腦里登記，小韻忘記都買出過什麼了，我去倉庫查點一下。”　　“看……看店？！”甄英雄沒暈過去，“姐，還是我陪你去倉庫吧。”　　留在這個地方？開玩笑，少爺我是堂堂黑道大少啊！那個小韻也是的，東西你都賣了，錢也收了，居然忘了賣的是什麼了，可見這商店多黑了，貨物都沒有明碼價格嗎？！　　“公，大公主，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必須保護您的安全，還是讓我跟在您身邊吧。”裝啞巴裝到這個時候，柳絮可憋不住了，再怎麼冷艷冷酷，她也是個女孩子，從一進門開始她就小臉火紅，如果碰巧再來個客人問她買東西，那她真沒臉活下去了，而且，她並不習慣和甄英雄獨處，柳絮和薛雪有一個比較相似的地方，她也討厭男人，至於原因，卻大大的不同，柳絮，似乎有同性戀傾向。　　柳絮是個孤兒，自幼在義字會捐助的孤兒院長大，從小就是孩子頭，保護着弟弟妹妹，久而久之，夥伴們都把她當成了男孩子一般依賴，漸漸的，她似乎也把強勢的自己不當女孩了，從來不留長發，從來不穿裙子，從來不穿高跟鞋，從來不化妝，甚至，從來不戴胸罩，內褲倒不是男式的，卻是四角的小褲衩，關於這些，甄英雄一直覺得，這和她的胸圍也有關係，‘九尾鳳’里唯一的飛機場，她一直把小可愛當內衣穿來着。　　可無論柳絮怎麼改變自己的心理，她從生理上就是女孩子的事實是改變不了的，而且，讓她站在這些性感的內衣之中，她會感覺到一般女人都無法體會的，更加深刻的羞怯。　　可惜啊，甄三國一句話就打破了兩個人的期待，“沒有天河廣場的工作證，是不能進入倉庫的……”　　說罷，這丫頭還晃了晃自己手中的那張掛卡，是天河廣場的商家才有的東西，甄英雄羡慕啊。　　“放心吧英雄，姐姐不會讓你等很久的，我和小韻還有櫻桃一起去，很快就能回來的。”三國說罷，拉着櫻桃就走，“外人不能進入倉庫，所以不會有危險的，再說，我身邊還有櫻桃呢。”　　櫻桃？甄少爺一怔，“姐姐，為什麼櫻桃可以去啊？”　　柳絮也燃起一分希望，恩，可以和櫻桃交換啊！　　“小櫻桃還是未成年，是孩子……”　　幻想破滅，甄英雄有一種罪惡感，孩子？自從把小櫻桃給破了身，甄少爺還真沒把櫻桃看成小孩子過，太邪惡了。　　本來三國還有一個員工的，可是今天卻請假和男朋友約會去了，甄英雄看了看坐到櫃檯後面假裝看電腦，實際是要躲起來的柳絮，沒好笑的說道：“毛毛，你是女孩子，容易與人交流，我看，賣東西的任務就交給你吧。”　　柳絮臉上本來就沒退燒呢，一聽這個，更羞，“少爺，我只是一個保鏢，大公主拜託的人是你不是我。”　　臭丫頭，嘴巴還挺刁啊，甄英雄嘿嘿一笑，大咧咧的坐在櫃檯前的座位上，“根據少爺我的經驗啊，只要看到商店裡面有男人，是不會有婦女進來買東西的。”　　“是嗎？”柳絮看着電腦，淡淡道：“那就托少爺你的福了。”　　整整三分鐘，柳絮沒有再說過一句話，這讓本就嘴貧的甄少爺有些受不了了，球球的，這氣氛太沉悶了吧？　　柳絮突然一怔，似乎才反應過什麼來，“少爺，你剛才說，商店裡有男人，就不會有婦女進來，是什麼意思？你說的男人，是你還是我？”　　天啊，你是不是真有這麼遲鈍啊？　　“毛毛，少爺問你個問題。”甄英雄看着牆上掛的那些花樣內衣，齷齪勁又來了，“你現在還不穿內衣嗎？”　　柳絮那臉啊，立刻紅了，可她還是盯着電腦屏幕，語氣也依然是淡淡的，但語調卻有些不穩了，也不知是羞的還是怒的，“這和少爺有關嗎？”　　“也沒什麼關係，就是比較好奇。”甄英雄笑了笑，“你現在還是喜歡女人嗎？”　　這丫頭臉紅的時候才像個女人，甄英雄確實夠無聊的，故意逗着柳絮。　　“我沒喜歡過女人！”柳絮突然抬頭看着甄英雄，眼中閃過一道怒芒，有些複雜，但很快就又低下了頭，“我只是喜歡被女人依附而已，也許這是同性戀的傾向，但我沒喜歡過哪個女人……也沒喜歡過男人。”　　甄英雄一怔，搖了搖頭，“毛毛，你看看你的打扮，從上到下，都學足了男人，老是這樣子，你說自己不喜歡女人，也沒有人會相信的。”　　柳絮又抬起頭來，語氣有些冰涼，“少爺，你……很三八。”　　“恩？”甄英雄這厚臉皮撓了撓頭，笑道：“是嗎？呵呵，少爺就是覺得太無聊了，近一年沒見，你這丫頭還是一成不變的冷漠啊。”　　柳絮冷冷道：“少爺那麼多的女人，忘了我也是很正常的。”　　甄英雄挺尷尬，忘了柳絮倒是假話，男人對自己的第一個女人怎麼可能會忘呢？但躲着卻是事實，第一次，甚至很多次和柳絮歡好之後，甄英雄不否認自己迷戀她的肉體，雖然這丫頭胸圍有點可憐，但讓一個冷艷的女人在床上如蕩婦一般嬌婉呻吟，卻是對一個男人而言最大的成就，可自從一年前這丫頭當著自己的面殺掉那個幫派老大之後，甄英雄就開始怵這女人了，太狠，比自己還狠，在甄英雄的觀念中，女人會打架並沒什麼，女人會殺人，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女人會折磨人，這對男人的威懾力就太大了，甄英雄也會覺得排斥。　　對於柳絮的冰冷，甄英雄也沒轍，話題一扯到這裏，他也沒話再說了，挑動氣氛顯然失敗了，甄少爺嘆了口氣，轉過了身，望着窗外，一看到有大媽大嬸朝這裏看，他就心理發慌，不然才不會無聊的找柳絮逗嘴皮子呢。　　恩？甄英雄望着窗外，突然感到奇怪，怎麼有幾個警察穿着制服逛商場啊？地下一層也是女人賣場才對吧？　　柳絮沒注意外面的情況，正偷偷的看着甄英雄的後背，伸手摸了摸纏在脖子上的那條細細的小辮子，眼神一黯，似乎有些失望一般，正在這時，甄少爺突然從椅子上跳了下來，嚇了柳絮老大一跳。　　“球球的，有沒有搞錯？！怎麼是她們啊？！老天保佑，那頭黃毛小熊沒有看到少爺！”　　看到甄英雄鑽到了櫃檯裏面，蹲在自己身下，偷偷的朝外看，柳絮不禁好奇望去，門外走過兩位戴墨鏡的美女，身旁有幾個男女擁簇，前後都有數個保鏢一般的人物在小心觀望，好象在防着誰是的，似乎是從地下停車場進入商場的，柳絮一怔，“那，那是……雙子星？是艾一心和唐甜甜！”　　球球的，為什麼一心和甜甜會在這裏出現啊？！　　天啊，不會真的有緣分這東西吧？甜甜也心裏震撼，本是抱着好奇心態朝商店裡看了一眼，居然看到了甄英雄！小艾並不知道那家情趣商店是三國開的，更沒有去朝裏面看，甜甜小心的看了一眼小艾，嘴角一勾，把手機掏了出來。　　甄英雄正納悶呢，手機突然響了，一看號碼，傻眼，唐甜甜！　　“喂，死東西，我剛才看到你了！哦呵呵……。”甜甜好象故意壓着聲音，但非要笑的這麼壞，讓甄英雄來氣，剛才果然被那死丫頭看到了，都怪這商店那該死的玻璃窗太大了，擦的太乾淨了，“沒想到你會在情趣用品商店，做什麼？幫你姐姐賣東西嗎？”　　“錯了，少爺是買東西。”甄英雄也不躲了，站起來，走到窗前，看着甜甜鬼鬼祟祟的背影，沒好氣道：“買一根按摩棒送給你，死熊！”　　“我靠……哦咳咳……”　　甜甜羞急了吐了髒字，似乎在用咳嗽做掩飾，一心好象有些懷疑的看着她，那丫頭真是無比狼狽，甄少爺得意道：“樹袋熊，你好象很害羞啊，怎麼，不敢要嗎？”　　甜甜沉默了一會，突然大聲道：“為什麼不要？你送我的，我當然要了，哦，對了，要不要給點心也買一份呢？”　　干！臭丫頭故意想讓小艾聽到！甄英雄急啊，“樹袋熊，你皮痒痒啊？”　　“是啊，等你幫我抓癢呢！”甜甜又把聲音壓低了，“死東西，你為什麼會在你姐姐店裡？”　　“球球的，這應該是少爺問你才對。”甄英雄道：“你和小艾為什麼會在天河廣場？”　　“沒辦法，是宣傳活動啦。”甜甜好象心情不太爽，又怕別人聽到，小聲發著牢騷，道：“我們演唱會的一家贊助商非要我們在這個時候舉辦上一張專集的簽授活動，為演唱會造勢，不然你以為我和小艾有毛病啊？說起來……你是白痴嗎？沒看到因為本美女的魅力，今天商場外面特別熱鬧啊？一樓的會場現在已經擠滿人了。”　　是啊，外面是很熱鬧，甄英雄這才納過悶來，怪不得今天商場人那麼多，低下一樓卻沒什麼客人呢，原來是這麼回事啊，“沒想到你們的簽名那麼有號召力啊……”　　“那是當然的。”甜甜得意道：“我們可是超級的有魅力。”　　“甜甜，你到底在和誰講電話啊？”　　電話里突然傳來了艾一心的聲音，看來，她終於察覺到甜甜小姐這個電話有問題了，甄英雄心裏一慌，要是小艾知道自己在情趣商店，不知道會是個什麼樣子……　　“和你老公……”　　我靠！你這死樹袋熊還真是誠實啊！　　“你！不是說好不給他打電話的嗎？”　　“是他打給我的，他正在幫你挑禮物，讓我幫他參謀一下……”　　誰打給誰的啊？！甄英雄急啊，“唐甜甜，你給少爺把嘴巴閉上！”　　擔心什麼來什麼，甜甜就是故意整甄英雄，對小艾道：“他就在地下一層的情趣商店裡，我剛才看到他了。”　　“情……情趣商店？！”小艾肯定是羞的不輕，搶了甜甜的手機，“YY，你在做什麼？！”　　“小艾，別聽那頭熊亂講，她騙你的！”甄英雄趕緊解釋，“我是陪我老姐過來的，幫她看看店而已！”　　“是，是嗎？”一心可能察覺到自己有些失態了，壓着聲音，依然羞羞的，小聲道：“回頭再問你，死YY，你要敢亂買東西，我一定饒不了你！”　　“亂買東西啊……”甄英雄又來勁了，“小艾，什麼東西算是亂買的？”　　“你……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小艾大概羞的不行了，着急掛電話，“我就要到會場了，先不聊了，臭傢伙，我今天下午要去霸川市，等明天回來再和你算帳，你給我等着。”　　手機里傳來忙音，甄英雄一臉的遐想，球球的，如果少爺真的給小艾帶回去一套情趣內衣，她肯不肯穿給少爺我看啊……　　“少爺，你……你認識雙子星？！”甄英雄才轉過身，就被嚇了一跳，柳絮這丫頭不知道什麼時候走到了自己的身後，而且，臉蛋微紅，有興奮，有期待，“你剛才是在和唐甜甜講電話吧？還有還有，那個小艾，是艾一心嗎？”　　關於小艾與甜甜，因為其明星身份具有一定的輿論效應，所以，即便在漢宮，也少有人知道她們與義字會的關係，柳絮更是屬於迷幻空間，屬於漢宮以外的人，或者說，她的存在，是與闌度相似的甄英雄的私人勢力，當然更不知道一心，甜甜和他之間的關係。　　甄英雄生怕別人聽到似的，趕緊捂住了柳絮的小嘴巴，“小點聲！毛毛，你這麼激動干什麼？”　　柳絮臉一紅，察覺自己是有點反常了，覺得不好意思了。　　“少，少爺，你真的認識雙子星嗎？”　　其實柳絮剛才問過以後就反應過來了，當時朗朗電視台被襲擊，甄英雄一個人力挽狂瀾，拯救了所有的人質，其中就包括了當晚有節目的唐甜甜啊，所以，他認識雙子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天雖然沒有錄成節目，但負責採訪他的，確實就是唐甜甜啊。　　“我為什麼不能認識雙子星啊？”甄英雄疑問道：“毛毛，你該不會是……喜歡雙子星吧？啊！你果然是女同！”　　“我，我是喜歡她們的歌，不是女同！”柳絮要是可以被批准犯上，第一個想蹂躪的就是甄英雄，“我是她們的歌迷！”　　“哦……？歌迷啊。”　　一着急說了不適合身份的話，冷艷的柳絮看到甄英雄曖昧的目光，頭都抬不起來了，卻還是提着不太足的勇氣，道：“少爺，能不能拜託你，幫我要一張雙子星的簽名啊？”

# 第280章 白果的要求

　　柳絮擺弄着纏在脖子上的細辮子的發梢，小女兒態十足，甄英雄一怔，都不太相信眼前這美女是冰冷的柳絮了。　　球球的，不要說一張了，回去之後，要一百張也有啊，甄英雄剛要點頭，就聽到身後傳來一陣急急的腳步，有人偷襲少爺！　　轉身就要踢，可這一看，甄英雄連忙收腿，卻因為這樣，而無法躲開那人的飛撲了，“英雄，快，快！”　　溫香入懷，可代價太大，甄英雄這麼能耐的人也倒退了三五步，還是柳絮在後面撐着他的後背，才勉強沒被撞躺下，“死變態的，你有毛病啊？！”　　飛撲而來的正是甄三國，根本不理甄英雄的話茬，“英雄，快，快啊！”　　看到三國急的直跺腳，甄英雄一邊推開她一邊道：“快什麼啊？老姐，你總要把話說清楚吧？”　　三國一臉的激動，道：“我剛剛到倉庫才聽說，今天雙子星在商場里舉行簽授會，英雄，你趕快去幫姐姐去要簽名！”　　“什麼？現在？！”甄英雄下巴差點拖地。　　“對，你救過她們的命，一定能要來的。”三國興奮啊，“我要她們兩個人的簽名！”　　“你不是有她們的簽名了嗎？！”甄英雄真懷疑三國是不是患的健忘症，朗朗電視台事件后，一心和甜甜明明幫她簽了名，並由樂樂交給了她啊。　　“那次只簽了個名字，不算不算，英雄，給你這個，讓她們在這張照片後面寫一句話。”三國跑到櫃檯後面，從自己的小包包裏面翻找出一本薄薄的相冊，从里面抽出一張照片，道：“就寫，‘祝福英雄先生與美麗的三國小姐永結同心，一生幸福’！”　　如果這裡是十樓甚至更高，甄英雄會毫不猶豫的跳下去，如果有一把刀，甄英雄能立刻抹脖子，天啊，開什麼玩笑，要是讓小艾或者甜甜那麼寫，她們非把少爺殺了不可！　　三國，根本不知道艾一心與唐甜甜是漢宮的常客，因為，沒人敢告訴她甄少爺正在和艾一心談戀愛！　　三國遞過來的照片，是甄英雄十八歲的時候，也就是在出國參加殺手培訓之前的最後一個晚上，與三國一起照的，是很可怕的一張照片，三國坐在甄英雄的大腿上，小嘴巴親着他的臉蛋，一臉的幸福，因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活着回來，甄英雄才沒有拒絕她，並露出一個非常有魅力的笑容，活着回來之後自己是無比的後悔啊，那照片連他自己也不相信是姐弟，簡直比情侶還像情侶，三國一直當這張照片是寶，甄英雄無數次想把它偷回來，可是……甄英雄心都顫了，死變態的居然把一直將小相冊放在包包裏面，如果這張照片被一心看到，非和那天晚上似的，又哭又鬧，去和蘇影告狀不可！　　“永結同心，一生幸福？我的姐姐，那是祝福新婚夫婦的！”甄英雄就差哭了。　　“她們又不知道我們的關係，怕什麼？”甄三國還挺認真，“我自己留着看的，不行嗎？”　　“不行！”甄英雄也覺得瞞不下去了，剛要告訴三國自己和雙子星她們認識，就見三國一拍小巴掌。　　“哦，對了，她們和你認識！”　　冷汗啊，簌簌的，甄英雄咽了口唾沫，這變態姐姐不會是聽說什麼了吧？　　還好，三國只是和柳絮一樣想到了朗朗電視台的事件，“英雄，你救過她們啊，恩，那就更方便要簽名了，英雄，你立刻去插隊把簽名給姐姐要來，恩……，如果你能要來，姐姐今晚獎勵你……”　　三國的小嘴貼上了甄英雄的耳唇，輕聲，無限挑逗的說道：“我穿最性感的內衣給你看，好不好？英……雄……”　　鼻血，忍住！球球的，這死變態的又發病了！甄英雄現在是裡外難做人，三國交給的，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讓小艾在上面寫那句話，不是讓到手的老婆飛掉嗎？可自己不去的話，三國肯定不罷休，尤其是，她認定自己認識雙子星，不可能要不到簽名的，自己又不能說以後再給她去要，不然不是在告訴三國自己和雙子星關係非淺嗎？　　天啊，讓少爺就這樣死了好了！　　柳絮也跟着添亂，那雙平時好象冷凍過一般的眼睛此刻噴射着炙熱的火焰，球球的，你們真的是黑社會嗎？太丟人了，居然追星追的這麼投入，簡直是給黑社會抹黑……不過她們已經是黑社會了，再怎麼抹，也還是一個顏色。　　“姐姐，要簽名是不難啦，但是，咱不寫那句話可以嗎？”甄英雄扯道：“雙子星只是簽名，不會給人寫祝福的，明星都那樣，就是做做樣子而已，除了名字，她們的字都很難看，不好意思給別人寫的……”　　“哇，雙子星真是太好了……”甄英雄話沒說完，就看到門外一對走過的情侶恩愛的靠在一起，好象故意讒三國似的，“多漂亮的字啊，‘恭喜小牛與小織即將步入婚姻的殿堂，你們的愛情保質期是一生一世’，我好喜歡她們哦，老公……”　　“是啊，老婆……”　　痴男痴女，發花痴啊？！甄英雄看到甄三國瞧人家小兩口的眼神都發光了，心裏這個罵啊，少爺也祝福你們，球球的，小牛小織？祝你們和祖先一樣，一條銀河擋在你們中間，每年七月七喜鵲都感染禽流感！讓你們兩個傢伙給少爺我製造感情危機！　　“英……雄……”　　看到甄三國那無限期待的眼神，甄英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拒絕她了，三國從小便喜歡用這樣一種自欺欺人的小方法來自我陶醉，祝福美麗的三國小姐與英雄先生永結同心，一生幸福嗎？一句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話，三國明明清楚的很，或許，她知道那是一個夢，所以，想進入那個夢中去吧。　　甄英雄嘆了口氣，“毛毛，你也要簽名是嗎？”　　“恩！”　　“那，記得給少爺獎勵……”　　柳絮也知道甄英雄和甄三國的曖昧關係，正在一旁看着撒嬌的三國，心不在焉的想着什麼呢，突然聽甄英雄這麼一說，愣了片刻才反應過來，獎勵？是什麼？穿性感的情趣內衣給他看嗎？！　　“少，少爺，你……你變態！”　　三國知道甄英雄沒個正型，小手一點他鼻子尖，“英雄，不許在我面前挑逗其她女人！”　　難道，只能挑逗你嗎？甄英雄苦笑，你這死變態的……　　……　　甄三國繼續去倉庫查貨了，甄英雄的腦袋卻疼到了家，雖然柳絮為了得到雙子星的簽名而獨自扛起了守店的任務，可讓甄英雄犯難的是，怎麼才能得到小艾的簽名呢？　　如果換做平時，這根本不叫事情，可現在，卻是難於上青天啊，最要命的就是甄三國千叮嚀，萬囑咐的要的那句永結同心了……　　怪不得小艾她們不乘電梯呢，電梯口居然被人給堵死了，購物廣場的一樓，人頭涌涌，看着就眼暈啊，連二樓都爬滿了一張張興奮的臉，真懷疑他們的口水如果掉下來的話，會不會淹着一心與甜甜。　　雙子星的人氣真不是蓋的，人頭之上，舉的亂七八糟，有一心和甜甜的明星照，有她們名字的模型，還有不少帶地名的影迷會牌子，真是瘋狂，到處都是布娃娃與鮮花，好象是要送給一心和甜甜的，估計全收下來，能開一家商店，一樓賣花，二樓賣玩具了。　　能看到一心她們簽名的地方，因為那巨大的背景照片太吸引眼球了，可是卻看不到人，沒辦法，粉絲太多，甄英雄都心疼，這少說也有上千人，全簽完了小艾的手指受的了嗎？得多疼啊？　　好象還要排隊，會場拉了最少十幾道分界線，警備力量也夠彪悍的，除了商場的保安，還動用了分區的警察，甄少爺想來想去，也覺得排隊不合適，眼珠一轉，球球的，少爺是傻瓜吧？剛才甜甜還給自己打電話來着，自己為什麼不能給她打啊？把甜甜喊下來，讓她給少爺簽一張不就好了嗎？　　甄少爺主意一定，立刻掏出手機，可這裏人多，過於嘈雜，甄少爺撥通了電話，朝着安全樓梯走去，那裡安靜。　　“您好，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請稍後再播……”　　“靠！球球的，死樹袋熊，大白天的你關什麼手機啊？！”甄英雄氣的想把手機從人群上空丟出去，砸甜甜的腦袋，他卻不知道，並不是甜甜想要關機，而是一心害怕甜甜把在車裡開玩笑的事情告訴甄英雄，才強行把她的手機關掉並沒收了。　　正猶豫着是不是給小艾打個電話呢，就聽到樓梯上面有個熟悉的聲音傳來，甄英雄渾身一震，彷彿秋風穿透了牆壁，吹進了自己心裏，舒服，但有一種赤裸裸的，不知所措的忙亂，這是聲音是……　　“媽，我求您了，要簽名？您今年都多大了，還追星？是是……您還年輕，很年輕，可要是爸知道了肯定會罵您的，什麼？他也愛聽雙子星的歌？”那聲音一沉，似乎很不屑雙子星的樣子，小聲的嘟囔了一句，“會哼哼兩句有什麼了不起的……”　　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幹嗎要輕手輕腳的朝樓上靠去，似乎，是怕嚇跑了那說話的女人吧，聽到那女人嘟囔的那句，甄少爺不禁暗笑，自己當初何嘗不是那樣想的啊，即便現在，自己依然不明白會唱歌有什麼了不起。　　“媽，您這是在難為人啊，喂？喂！喂？！”似乎是電話那一方已經掛斷了，只聽到一陣跺腳聲，然後那女人低聲抱怨着，“討厭，我為什麼要去和她簽名啊？”　　甄英雄已經轉過樓梯，看到了那讓他心裏打顫的女人的曼妙背影，一身合體的警服，只是背影就給人一種英姿颯爽之感，似乎察覺到身後有人，女警花猛然轉過身來，與甄英雄四目相投，呆了。　　甄英雄也愣了，卻不是因為被發覺自己有些鬼祟的有偷聽電話的嫌疑，而是突然看到美女那張與過去相比，太過憔悴的臉，讓人心疼啊。　　“你，你為什麼會在這裏？”美女警花看了看自己的手機，突然反應過什麼一般，有些氣道：“你偷聽我講電話？！”　　“少爺……不，我不是故意的，只是碰巧想找個安靜的地方打個電話而已，是巧合。”甄英雄居然也有緊張的時候，一向口綻蓮花，此刻卻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你瘦了，果果……”　　美女警花，赫然就是白果！　　那天的浪漫到底起到了多大的效果，甄英雄不知道，因為白果的臉上一直沒有表情，驚訝之後，不憤怒，也看不出欣喜或者羞怯，“拜你所賜。”　　氣憤挺尷尬，甄英雄沒想到白果看到自己居然會這麼冷淡，說話好象也帶着刺似的，“果果，你想要雙子星的簽名？”　　“我要那種東西做什麼？！”白果好象被點了痛處，有些羞怒，“你果然偷聽我打電話了，甄英雄，你不覺得你很過分嗎？！”　　被女人指責，這感覺讓甄英雄非常不舒服，但指責他的是白果，甄少爺只能忍着，還要陪着笑，沒辦法，這情人老婆總是要哄的，“我說過不是故意的了，果果，你別生氣，如果你不好和你媽媽交代的話，我去和小艾要兩張給你吧……”　　話一出口，看到白果越來越冷的臉，甄英雄就差給自己兩個嘴巴了，球球的，少爺是白痴嗎？這丫頭所以和少爺鬧氣，不就是因為自己和一心的關係啊？　　“對哦，艾一心就是你甄少爺的女朋友，要簽名的話，晚上回家，躺在床上，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嗎？”白果開始還是冷嘲熱諷，可說著說著，氣就上來了，“我一個小警察，當然沒辦法和人家明星相提並論了，可憐巴巴的去求人家給寫個名字，還要千恩萬謝的，我真是犯賤，和人家明星比個什麼勁啊？”　　雖然白果生氣了，但甄少爺卻有些開心了，這是吃醋的表現啊，白果是不服氣一心，這證明，她心裏依然沒有截斷這些關係，這表示，她並沒有離開自己的意思啊，終於知道她為什麼冷冷的了，這丫頭認為自己出現在這裡是陪着一心來參加活動的，她在嫉妒。　　“這是職業的不同，是職業的不同，呵呵。”甄英雄一高興，嘴巴又大了，“有少爺呢，果果還用去求人嗎？”　　白果一怔，臉上表情突然一變，好象有什麼陰謀，或者是想考驗甄英雄一般，“不用我求人？”　　“不用。”甄英雄有一種不詳的預感，可還是點了點頭。　　“那你去幫我求。”　　“啊？”　　白果又恢復了開始的冷淡，道：“你現在就去排隊，給我要一張雙子星的簽名來。”　　甄英雄總感覺是自己把自己推上一條絕對尷尬的道路，男朋友去找女朋友要簽名，還得排隊，小艾得怎麼想啊？這不是有毛病嗎？　　“果果，一張簽名，等一心活動結束之後……”　　“你不去是吧？”白果不等甄英雄把話說完，嘆了口氣，苦笑着搖了搖頭，好象渾身無力了一般，坐在了樓梯上，道：“死流氓，這两天，我一直在想，就算我不在乎艾一心，繼續和你在一起，那會是幸福嗎？想來想去，我都很茫然……”　　甄英雄心裏一顫，白果現在的說話，語氣很沉重，“我沒有艾一心漂亮，沒有她可愛，你疼她哄她，卻總是和我吵吵鬧鬧，一個男人的心要分給兩個女人，一定會有偏有向吧？”　　“那不一樣。”甄英雄趕緊辯駁，道：“我對你們任何一個，都是全心全意，都是愛……”　　“那你就證明給我看啊。”白果道：“你去排隊，要一張簽名送給我，怎麼了？因為艾一心是你女朋友，所以你怕她懷疑你要簽名的目的，是嗎？”　　太正確了，情人老婆你真是好了解少爺啊，這話，甄英雄敢在心裏說，卻打死也不敢和白果說，“果果，排隊要簽名這很容易，可這能證明什麼嗎？”　　“什麼也證明不了，我也不是光讓你要簽名去的。”白果看着大廳里的人群，突然道：“你去親艾一心一下讓我看看。”　　“什麼？！”

# 第281章 追星女朋友

　　甄英雄懷疑自己的耳朵出現了問題，“果果，你說什麼？”　　白果抬頭看着甄英雄，很認真的又說了一遍，“你去親艾一心一下。”　　“為什麼？”甄英雄臉上出現了不滿的表情，現場最少也有十幾家媒體，自己去親一心，用不到明天，今天晚上就會全國皆知，那一心的名聲不全毀了？白果該不會是故意要一心難堪吧？　　傷害小艾的事情，甄英雄做不出來，“果果，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聽到甄英雄已經沒有了溫度的話，白果並不緊張，而是不服氣道：“甄英雄，你不敢嗎？是怕傷害了艾一心？可你要是不去，就等於傷害我，你在大街上吻了我，為什麼不能在這個地方吻艾一心呢？我可以接受艾一心，但最少我要知道，她有沒有資格和我共同喜歡一個男人吧？”　　甄英雄愣了一下，看到白果的眼睛中突然出現了淚光，猛然醒悟了白果的意思，“你想……考驗我和一心的感情？”　　“是！”白果抹掉眼角的淚珠，小嘴一嘟，“你和艾一心的身份還沒有暴光吧？如果你親了她，肯定會出現誹聞的，會對艾一心的星途造成不好的影響，如果艾一心原諒了你，那我認可她對你的愛，我心甘情願的和她一起做你的女人，當然，我也不否認我有私心，如果她不原諒你，看在你為了我可以做出那樣的舉動，從今天開始，我就把自己全交給你了，甄英雄，你自己做選擇吧，花心，就要有花心的代價，就有花心應該承擔的風險，我用一生做賭注，你也應該用一生做賭注來回應我！”　　這，這是白果嗎？球球的，果果能想出這麼損的主意來嗎？很過分，但又有一定公平的道理，不過，小艾是無辜的吧？　　甄英雄從來沒有過如此為難的時候，即便那天晚上要他回答究竟愛誰的時候，也沒有此刻為難，這關係到白果最後的決定，甄英雄想要白果回到自己身邊，但白果的意思很明顯，她要考驗自己與一心的感情，並用她的一生做賭注，只要自己吻了，無論自己與一心的結果是如何的，她都會回到自己身邊，因為她看到自己為了她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雖然，這件事情很怪。　　“果果，如果我不接受，你會離開我嗎？”甄英雄用最後的力氣問出了一句。　　“我說過了，我現在很迷茫，要我接受你和別的女人有感情，我心裏很恐懼，你應該和我證明，你是一個值得我信任的男人，不是嗎？”　　“這麼說，我不去吻一心，你就一定會離開我了？”　　白果望着甄英雄，卻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將一張雙子星的CD遞了過來，“你說呢？”　　CD？原來如此，甄英雄回頭望了一眼，排隊的人，手中都有這樣一個東西，看來，這就相當於簽名的門票啊，不過，這也是白果對自己最後一個考驗的試卷，沒有商量的餘地了嗎？　　甄少爺深吸了一口氣，將CD接過了來，苦笑道：“情人老婆，如果我做到了，小艾也做到了，我一定會打你的屁股。”　　“是嗎？”白果一笑，“如果你真的值得信任，我可以隨便讓你欺負。”　　甄英雄一怔，沒想到白果居然如此說，今天，她真的很反常。　　望着甄英雄擠進了人群，白果那愉快的表情消失了，一抹哀怨，一抹內疚，眉宇之間，煞是複雜，幽幽自語道：“沒想到媽媽教我的辦法現在就用上了，雖然很對不起艾一心，但，死流氓，我相信你，你會告訴我，我看上的男人是值得信任的，對嗎？所以，你絕對不會去吻艾一心的……”　　“喂，有沒有搞錯啊小姐？”　　白果正喃喃着呢，就聽到一刺耳的大媽級聲音響在了耳邊，“怪不得你會被市局懲罰來協助這次活動呢，你也太會偷懶了，別人忙的不可開交，你居然坐在這裏休息？快起來去幹活，不然，我寫報告的時候不會手軟的！”　　白果那臉啊，燒！一個堂堂刑警，竟然要被一小片警吆喝來吆喝去，只因為昨天沒去上班耽誤了一次任務，就被張進寶給狠批了一頓，還被懲罰下落到分局來參与雙子星的簽授會，勞動反省自己的工作不負責，想一想，這都是甄英雄害的，哭的眼睛又紅又腫，換了誰好意思上班啊？　　跟在那圓柱型一般的女警後面，白果想到了那晚的浪漫一吻，笑了，拉起袖子，那條‘玫瑰色情人’的手鏈滑了出來，只聽她小聲的呢喃道：“你不會為了我傷害艾一心，就好象你不會為了艾一心而傷害我，死流氓，這句話，是你自己說的，如果你忘了，那你才是真的不值得信任呢，那時，你可能失去的，就是兩個女人，但是，你若做到了，那你能得到的，也是兩個女人，這就是本小姐對你最後的考核……”　　……　　開什麼玩笑啊，變態姐姐交下來的任務就夠難為人的了，白果的考驗就更難了，望着手裡的CD，甄英雄頭都大了。　　明星明星，果然是少爺我最討厭的職業啊，小艾啊小艾，你要不是個明星該多好，如果不是你加盟朗朗電視台的宴會，少爺就不會遇到果果，也不會從此擺脫不了那種因為爭吵對立而形成的愛情枷鎖。　　事到如今，說什麼也晚了，甄英雄知道，自己無法把任何人從心裏放下，再樂觀的人，面對愛情這玩意兒，也有樂不起來的時候，親小艾，回到家，想怎麼親都成，但白果非要自己在這個地方，這個環境中親，那不是對小艾的傷害是什麼？　　白果可能做的過分了一些，但那是對小艾而言，甄英雄知道，要她把一生交給自己這根花心的蘿蔔，這個程度的測試對她來說，是合情合理的，要怪，只能怪少爺太花心，愛這個愛那個，誰也放不下了。　　剛才還嫌隊伍長來着，可一眨眼，還有幾個人就輪到自己了！　　球球的，這就叫怕啥來啥了，心情不一樣，好象時間的流動速度也不一樣似的，甄英雄立起了衣領，撓亂了頭髮，推了推鼻樑上甜甜送給他的眼鏡，恩，應該不會被人一眼認出來了，這要是碰到熟人，少爺就不活了。　　已經可以看到坐在台上的小艾與甜甜了，好忙啊，甜甜簽過之後，再把CD交給一心，好象每個歌迷都可以和甜心姐妹交流一句話，之後就會被假正經的小憐同志督促離開，甜甜和一心的身後坐着一位中年麗人，很漂亮，有一種女強人的感覺，雲髻高聳，戴着一副紅框的小巧眼鏡，與那一身紅色的西式套裝非常般配，在那張充滿自信與成功的臉上，可以看的出與小憐有着六七分相似的地方，如此看來，她就是小憐的母親，雙子星姐妹的經紀人。　　兩個丫頭空閑之餘與身後的女人都會說上幾句，也許別人看不出什麼，因為那經紀人臉上一直掛着笑容，但甄英雄知道，那笑，是職業性的，從一心和甜甜的眉宇間，甄英雄可以敏銳的察覺到，那兩個丫頭似乎在發牢騷。　　也難怪了，小艾本就是低調的人，而甜甜，是個怕麻煩的傢伙，兩個丫頭進入娛樂圈的動機是很健康的，並不是為了錢或者名譽，只是少女時代一個很單純願望的實現，現在那夢想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了，歌星，便成了一個職業，兩個丫頭已經厭煩的，一個充滿了虛偽與銅臭味的職業，讓她們進行商業性的吵作，本就不是什麼開心的事情。　　如果吻了一心，她也許就做不成明星了吧？甄英雄用力晃了晃腦袋，把那邪惡的念頭晃了出去，開什麼玩笑啊，即便不想要一心做明星，也不能用這麼無恥的方法，甄英雄深吸了兩口氣，少爺，絕對，絕對不會做傷害小艾的事情！　　大概，這樣會對不住果果，但那並不是一種傷害不是嗎？大不了，少爺重演光腳丫子追老婆的戲，甄英雄下定決心，可走上前去的時候，還是心裏打鼓，他媽的，這叫啥事啊？少爺能把果果的事情先放一邊，可變態姐姐交代的任務又怎麼辦呢？　　“雲姨，我和點心早就說過不宣傳，不吵作了，我們知道你的難處才應了這两天的活動，但你後面那一系列的安排是不是有些過分了啊？”　　甄英雄很巧，聽到了甜甜的牢騷，不過，這也要感謝小憐同志，她一看到走上台來的這位有些做賊模樣的竟然是甄少爺，哪敢攔着啊？剛才那頤指氣使的傲慢立刻變成了耗子見貓的震撼，沒鑽到座位下面去抱她媽媽的大腿就是一種勇氣的進步了，尤其看到甄英雄兩眼一瞪，她能站的住就夠了不起了。　　那被甜甜稱為雲姨的美婦沒想到女兒竟然沒攔一下甄英雄就讓他走了過來，甜甜的話被他聽到，很可能造成影響的，可更讓她沒想到的是，甜甜看到這不禮貌的歌迷之後，居然一怔，然後笑了，不是那種職業性的笑，而是她很熟悉的，壞壞的笑，再看一心，竟然小臉一紅，眼神里有嗔怪的目光，但更多的是一種溫柔的羞澀。　　這是怎麼回事？這兩個丫頭怎麼都露出了不應該在工作中出現的表情？　　“咳，簽名……”甄少爺這個尷尬啊，這輩子還是頭一次找明星簽名，激動？沒有，興奮？感覺不到，該說點啥？少爺我哪知道？　　小艾不知道甄英雄怎麼也跟着湊熱鬧來了，剛才甜甜雖然和他通了電話，但並沒有提別的事情啊，難道，真的是個浪漫的緣分嗎？小艾想到那個玩笑，羞啊，她談戀愛的事情並沒有瞞着誰的意思，只是天性靦腆，不知道怎麼才算是表達，看到甄英雄，以為他又有什麼浪漫的陰謀呢，有些不知所措。　　“你說什麼？我沒聽到。”甜甜肯定是故意的！　　“樹袋熊，你敢……”甄英雄本想威脅她，可想到自己還有事相求，只得低聲下氣，“可愛的熊，幫少爺簽個名字吧，拜……拜託了……”　　“這位先生……”　　“沒你事，邊兒獃著去！”那雲姨才張口，就被甄英雄低聲喝了回去，心情正爛着呢，“要是累壞了小艾，看少爺不弄死你！”　　我的媽啊，這是流氓啊這個！雲姨哪知道甄英雄的身份啊，剛要叫保安，卻被小艾拉住了，“YY，禮貌點！”　　認識？雲姨一怔，好在聲音都不大，並沒有引起歌迷和主辦方的注意，只是以為他們在正常的交流。　　白果正站在一樓與二樓的旋轉樓梯上，俯視着甄少爺呢，有些緊張，那個白痴，不會真的做出驚人之舉吧？白果有些懷疑自己賭的太大了，覺得對不起一心，“媽媽的話，應該不會是騙人的吧……”　　甄少爺把白果的CD交給了甜甜，把三國的照片遞給了一心，緊張啊，果然，小艾一看到那張照片，臉色立刻變了，十八歲的甄英雄她一眼就認出來了，可二十歲的大美女三國她可不認識，“這，這女人是誰？！”　　如果不是因為聲音小，甄英雄又剛好趴在她面前，擋住了正面歌迷的視線，小艾那有些失措的表情非引起慌亂不可，這丫頭也只能唱歌而演不了戲，因為她根本不懂得掩飾自己。　　“噓……！我的寶寶啊，那是我老姐啦！”　　“你……”小艾什麼都好，無論什麼時候都溫柔，但惟獨吃醋的時候，很可能會忽視場合，“你姐姐幹嗎要坐在你腿上親你？！”　　她想做少爺的老婆……球球的，這話能說嗎？甄英雄也顧不得那雲姨越發怪異的目光了，“那是兩年前我要出國前照的，我們姐弟的感情很好，所以，就照了這麼一張……乖小艾，咱們的姐姐有些性格古怪，回頭你就知道了，我排隊上來難道是故意氣你的嗎？別亂想了，好嗎？”　　咱們的姐姐？小艾一怔，臉紅，他姐姐以後不就是自己的姐姐嗎？姐弟之間感情好些也沒什麼啊，“你為什麼非要排隊上來簽名啊？我，我和甜甜可以去看她的……”　　看她？那不亂套了？！甄英雄心裏有些愧疚，勉強笑了笑，“我老姐是你的歌迷，她還不知道咱們的關係，我幫她要簽名，當然要排隊才有成就感……”　　這是謊話，甄英雄第一次撒謊之後覺得無地自容，深吸了一口氣，把一切拋到了腦後，笑着，說了一句自己現在心裏唯一真實的話語，“我不追星，因為不喜歡，現在，我只是來關心自己的女朋友，問問她，累了嗎？”　　女朋友？雲姨險些沒驚叫出聲來，天啊，小憐說的沒錯，一心果然在談戀愛！如此說來，這個男人就是……那個甄太子！雲姨驚訝之後，眼角一垂，這位太子果然是行為無常，居然拍隊找女朋友要簽名……　　甄英雄決定坦然面對愛情這玩意兒，愛就是愛，沒有什麼考驗，喜歡小艾，就不能讓她受到傷害，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個爺們！所以，他這句發自肺腑的關心，穿透了小艾。　　一心小臉一紅，沒說話，低頭簽名，也算是最直接的回答了，不同於給別人簽名，這可是給未來姐姐的，小艾寫的那個謹慎啊，爭取寫出最漂亮的字來。　　甄英雄心裏甜絲絲的，可很快，現實就無情的將他拉了回來，那句‘永結同心’可怎麼整啊？　　看到一心和甜甜交換了CD與照片，甄少爺趕快趴到甜甜的面前，后後背擋住了一心的視線，“樹袋熊，幫少爺在照片後面寫一句話……”　　“什麼？！”甜甜聽了甄英雄的要求，差點失態，見一心奇怪的看着她，這丫頭狡猾的一笑，俯下身，假裝繼續寫字，小聲對心驚膽戰的甄英雄道：“你和你姐姐的關係果然不純潔啊……”　　“我姐就是喜歡胡鬧而已，拜託了，可愛的熊，算少爺求你。”甄英雄這個沒尊嚴啊，不過想看到三國的笑臉，只得低頭，“不要告訴小艾，你有什麼要求，我都答應你，這總可以了吧？”　　對於甜甜，甄英雄還是比較了解的，有條件開出來，她肯定沒意見，果然，這丫頭兩眼一冒光，誘人的舔了舔小嘴唇，不知道應該說是她上當了，還是甄英雄把自己喂狼了，“約會！”

# 第282章 公主的決心

　　腦門冒汗，意料之中啊……　　“再給我一張簽名照片。”想到柳絮也要了一張，甄英雄不得不發揮一下強盜精神，他沒有第二張CD或者照片，不過剛好看到甜甜身後的雲姨手中拿着幾張宣傳照片，而且還是簽還要了姓名的。　　“約會加卡啦OK。”甜甜是趁火打劫。　　“你狠……”　　“這一張你是給誰的？”甜甜從雲姨手裡拿了一張，而且特意挑了一張她和小艾的背靠背的，她站正面，只有小艾一張側后臉，剛要遞給甄英雄，突然把手往回一收，這問題得問清楚啊，甜甜也知道什麼是吃醋嗎？　　“誰也不給！”甄英雄把照片搶到手裡，沒好氣道：“掛在廁所里，辟邪用！”　　“你個死傢伙！”　　甄英雄在台上已經超過了三十秒，是一個歌迷規定的時間了，但他依然沒有下來的意思，當然，這還不足以引起什麼反應，但白果卻更緊張了，她知道，甄英雄下台之前，是轟動，還是自己愛情的歸落，就要得到答案了。　　甄英雄已經決定不去吻一心了，上台之前他就這樣決定了，至於白果，他會去懇求她的諒解，男人，如果傷害了女人，就太差勁了。　　甜甜笑的是夠奸詐，甄英雄總覺得這丫頭是個比艾愛還不正常的女人，明明知道自己與一心的關係，還是硬往裡擠，不知道她這叫為愛而勇敢，還是超級大花痴了。　　甄英雄覺得自己這種人不配說‘愛’這個字，喜歡的女人太多了，這哪是愛啊？但他卻知道，自己不能沒有小艾，嘆了口氣，一笑，“小艾，回來的時候，我給你準備最棒的晚餐。”　　“我也要吃……”　　“你滾蛋！”甄英雄不客氣的翻了甜甜一眼，既然答應了她的條件，自然不需要再買她的帳了。　　雲姨是徹底的愣了，這小子到底是何許人也？他這哪裡是追星啊，不，是追星，他已經把一心這顆星追到了，而且，甜甜這顆星似乎在追他！　　“恩。”小艾點了點頭。　　“喂，點心，記得咱們剛才說過的話嗎？”剛才還氣嘟嘟的甜甜看着小艾羞澀的俏臉，又看了看甄英雄，腦中滑過一道閃光，突然笑的很曖昧，好象開玩笑，又好象是很認真的在提示着什麼，“你敢不敢呢？”　　什麼敢不敢？甄英雄不解，球球的，這頭熊又要整什麼事情出來吧？　　小艾的臉立刻就紅了，“死臭臭，你說什麼呢啊？”　　“我可不是在開玩笑。”甜甜甩了甩髮酸的手腕，對一心笑道：“咱們不是說好了嗎？既然是最後一次，當然要轟轟烈烈的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虛偽的吵作一點意思都沒有，我們最後，應該真實一次不對嗎？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話，那我來，你知道，我在這方面可是不開玩笑的。”　　甜甜有些挑釁的味道，可甄英雄還是不明白甜甜在說什麼，只有小憐臉色大變，又恐懼，卻又無限的期待。　　“死臭臭，你……”　　“點心，我累了。”甜甜表情一黯，此刻，台下已經有歌迷發現了異常，似乎有人開始抱怨甄英雄在上面的時間太長了，只因為小憐沒有催促，保安才沒有過來，甜甜嘆了口氣，望了一眼甄英雄，這才對一心幽幽說道：“我知道你也累了，所以，今天開始，就是我們最後一場演出了，好不好？你是女一號，我是女二號，如果你不敢面對你自己，那我就搶了你的角色！人，本來就是要對自己誠實的。”　　“臭臭，你不是認真的吧？”一心臉紅如雲霞，但能看的出來，她似乎在下着某種決心。　　“我很認真。”甜甜的話差點把自詡膽量大過天的甄少爺嚇的坐倒在台上，“我喜歡你老公，我要做他小老婆，我就是這麼誠實，如果瞞着你，即便你老公也喜歡我，我一樣會很累，這叫敢於面對。”　　你那叫敢於面對嗎？那叫臉皮太厚！我的媽媽啊！這頭樹袋熊瘋了吧？不要說心髒了，甄英雄只覺得自己體內都爛成了一團，嚇的啊，你這死熊怎麼和小艾說這個？而且，還是在這樣的一個場合說呢？！　　雲姨臉上再也掩飾不住那震驚了，雙子星內訌了？姐妹兩個搶一個男人？！　　“小艾，我……我是無辜的我！”　　球球的，誰來告訴少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今天儘是一些讓人心臟超負荷的災難性事件啊？！小艾那麼愛吃醋，不會當場大哭吧？甄英雄剛要安慰一心，卻愣了，因為，一心臉上並沒有絲毫的憤怒，只有羞赧……　　看了看台下，又看了看甄英雄，看到他一臉的驚駭與委屈，無辜與震撼，小艾笑了笑，是很羞很羞，接近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線的，卻堅定了某種決心的笑，聲音很小，“YY，如果我不做明星，你會養我，對嗎？”　　“當然！”甄少爺就怕小艾想不開，滿心戒備的要哄她，順着她呢，所以，那話幾乎是脫口而出。　　小艾為什麼問出這個問題，莫說雲姨不知道，甄英雄也是雲山霧照，一片朦朧，卻見甜甜一握小拳頭，小臉紅潤，是興奮，也有些羡慕，“耶！”　　“雲姨，你想要轟動的吵作嗎？”艾一心突然站起來拉住了甄英雄的手腕，回頭對着經紀人羞赧卻勇敢的一笑，“我討厭被別人規劃的人生，這次，我自己吵作最後的演唱會。”　　雲姨愣了，白果愣了，小憐愣了，主辦方愣了，台下的，樓上的，上千歌迷，也愣了，就是甄英雄也愣了，天啊，小艾這是做什麼？！　　一個吻，並沒有吻在甄英雄的嘴巴上，而是嘴角一側，即便如此，也足以震驚全場了，小艾鼓足了勇氣，居然在眾人矚目之下，做出了如此驚人之舉，連那些有着敏銳新聞嗅覺的媒體都忘記了自己手裡還有個叫做照相機或者攝影機的玩意兒。　　球球的，難道今天地球倒轉了嗎？小艾這是做什麼啊？！　　“小憐！”　　甜甜突然一喝，小憐幾乎是下意識的拉着甄英雄就朝台下沒有記者的通道口跑去，而甄英雄渾渾噩噩的還未徹底清醒呢，稀哩糊塗的就被拽下了台，直到此時，記者才清醒過來，混亂，爆發了，不過，甄英雄已經被小憐帶入了出口，警察和保安攜手攔住了一群靠新聞吃飯的傢伙。　　“一心，你做什麼？！”雲姨才回過神來，即便有着無數經驗，見過無數大場面的她也有些失態了。　　“點心，乾的好！”　　甜甜伸出大拇指，她的稱讚就是對雲姨的挑釁啊。　　閃光燈晃的人幾乎睜不開眼睛，小艾臉紅的厲害，台下的歌迷亂成了一團，小艾似乎也沒想到自己帶來的影響這麼大，但她也沒後悔，愛羞的人，也會有勇敢的一面，“臭臭，拜託你了！”　　勇敢之後，小艾依然是小艾，此刻不能留在這裏了，不然會更轟動的，開溜！　　已經傻了眼的白果當然看的清楚，是那個靦腆的艾一心主動吻了甄英雄，可這是為什麼？　　“大家靜一靜，靜一靜。”甜甜根本不把雲姨當回事，由此看出，她和一心還真是沒有秘密的好姐妹，那種默契，幾乎是同一個人，“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問題要問，就由我來做個回答好了。”　　聽到甜甜這麼說，沸騰的歌迷安靜了，但呼吸聲卻很重，壓抑着的高潮如果爆發，大概才是最大的高潮，全場，只有記者的閃光燈依然發出了悅耳的聲音。　　“相信大家都記得一心曾經說過，二十歲的時候將退出娛樂圈，剛才大家看到的一幕，並不是刻意安排的，一心公主的王子已經出現了！”　　一句話，立刻亂了。　　“那個人是誰？甜甜小姐，請您透露一些好嗎？”　　“一心小姐會和他結婚嗎？”　　“請問，一心小姐的結婚日期是什麼時候？”　　“演唱會主題的名字是‘雙子公主，單身日記的最後一頁（夜）’，是否暗示着一心小姐要退出娛樂圈呢？”　　……　　問題一個接着一個拋來，雲姨汗都下來了，剛想執行自己的職責說些什麼，卻被主辦方的人拉住了，主辦方也是其中一家贊助商，他們要的就是吵作與轟動，還有什麼比現在更具有廣告效應呢？那些會把握時機的商人已經笑開了花。　　甜甜對所有人的回答，只用了一句話，“公主日記的最後一頁寫着大家想要知道的一切答案，大家可以自己來看啊，雙子星正式宣布，在公主之夜之前，將不再參加任何活動，專心為了演唱會做準備，謝謝大家今天到場，非常抱歉，簽授會到此結束，還沒得到簽名的各位請持CD到收款處領取蓋章小票，兩天後憑小票可以在音像專賣場得到雙子星免費贈送的簽名CD一套，謝謝。”　　甜甜說罷，也在保安的保護下離開了會場，雲姨這個尷尬啊，不可否認，這個吵作的效果已經大大出乎了想象，但是……這不是自己策劃的啊！　　白果愣愣的望着亂成一團的會場，看到歌迷各種豐富的表情，有驚訝，有羡慕，有嫉妒，有祝福，有歡笑，有哀怨……感慨明星對歌迷影響的震撼之餘，她也同情那個被記者包圍的經紀人，不知道為什麼，她很了解艾一心剛才的衝動，那個靦腆的女孩，在做出決定的一剎那，露出的那分堅定與勇氣，讓人佩服，恐怕，那是割捨一切都要愛的信念，白果不想承認，但她卻知道，自己從這一刻開始，喜歡上了艾一心，喜歡上了自己的情敵，看起來柔弱的她，居然有一顆很自我的心，她嚮往自己的未來，她比自己勇敢。　　要愛，就愛，哪有那麼複雜？　　……　　“等一等，少爺為什麼要跑啊？”　　“太子哥哥，難道你不知道剛才發生了嗎？”小憐把甄英雄推到了地下一層的一個角落，才意識到自己的情況很危險，媽媽啊，自己咋和這可怕的男人單獨相處了？所以，小嘴巴格外的甜，張嘴就是哥哥。　　“是啊，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甄英雄反問。　　“是我在問你！”　　“我怎麼會知道？”甄英雄摸着被一心親了的臉蛋，迷惑，迷惑，還是迷惑。　　小憐嘆了口氣，“太子哥哥，看來一心姐姐是真要嫁給你了，不然她怎麼會那麼勇敢啊？從我身為一個未來策劃經紀人的專業角度觀察，這次的吵作十分的成功，一心姐姐和甜甜姐姐如果放棄後面的宣傳活動，來個沙鍋悶肉，演唱會絕對能獲得空前的成功，但那之後，對姐姐們的星途就會產生震蕩和起伏了，所以我想，姐姐們不是開玩笑的，她們真的要退出娛樂圈了。”　　甄英雄當然知道小艾與甜甜早就計劃退出了，小艾是陪着甜甜加入這個圈子，而甜甜已經證明了自己，並且因為親生母親不在了，她已經不需要再向誰證明自己了，所以，沒有什麼理由留在她們並不喜歡的圈子了，但甄英雄卻沒想到小艾會用這樣的方法來宣告退出，‘當英雄歸來’，這是小艾和甜甜為了演唱會而自己創作的新歌，難道，小艾真的為了自己而要退出了嗎？　　“小憐是吧？”　　“是，太子哥哥居然記的我的名字啊，好高興。”小憐確實很有成為經濟人的天賦，做為一個經濟人，如果能有一些黑道勢力做背景，那是絕對的財富，所以，她是打蛇隨棍上，“太子哥哥叫我憐憐就成。”　　比叫小憐還肉麻！甄英雄忍着沒一腳把這臭丫頭踢開，道：“你剛才說，小艾後面不會參加其他的宣傳活動了，是嗎？那她會不會有麻煩啊？”　　“應該會有一些，比如，已經與一些贊助商達成了協議，其中幾家甚至已經簽了合同，如果姐姐們不參加的話，就會造成違約，怕是會有違約金的問題產生。”小憐這丫頭雖然看起來挺沒大腦，但她的專業能力確實很強，“不過太子哥哥放心，我有辦法讓那些人閉嘴，吵作，廣告，本就是為了演唱會的收益，有了現在這麼好的吵作，那是他們的運氣，演唱會的轉播權本就沒敲下來給哪家呢，轉播權的價格因為剛才的吵作肯定會大副上漲，哦呵呵……，這次發大了……，一些矯情的傢伙，賠他們一些違約金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奸詐的商人，這丫頭是個人才……　　“小憐……”　　“叫我憐憐就好了，太子哥哥……”　　球球的，這丫頭比小愛那倒霉鬼還厚臉皮，“憐憐，少爺還有事，先走了……”　　“太子哥哥要走了？那交換一下電話號碼吧！”小憐過去是怕甄英雄，現在是玩命給自己找了個後盾，“太子哥哥有事儘管聯繫，妹妹肯定盡量幫忙！”　　這是不是反話啊？甄英雄額頭冒汗，怕是你有事情想找少爺幫忙吧……　　……　　在小憐的建議下，甄英雄不但摘了眼鏡，還把上衣也脫掉了，雖然剛才並沒有人注意到他的樣貌，但這身行頭卻是被上千雙眼睛記了下來，美女偶像的未婚夫，只這一個稱號，足夠讓大多歌迷將之瘋狂的踩在腳下了。　　回到三國的商店，還是沒有客人，但三國和小韻，櫻桃已經回來了，柳絮一見到甄英雄，那雙由冷到熱的眼睛使得甄英雄不得不再次感慨，到底是明星的力量大，還是音樂的力量大啊？估計，柳絮一直在聽的歌，就是一心與甜甜唱的吧？　　“英雄，要到簽名了嗎？”三國的小臉上寫滿了擔憂，“方才有經過的人說，會場里出來一個流氓搗亂，所以簽授會被迫取消了……”　　流氓搗亂？這是哪個王八蛋說的？少爺是流氓嗎？！甄英雄仔細想了想，雖然剛才那並不是耍流氓，但自己確實是個流氓。　　“搗亂？我不知道啊……”謅吧，反正不能承認那個人是自己，甄英雄把雙子星的明星簽名照遞給柳絮，笑道：“我得到簽名就回來了，不知道有人搗亂啊，哦……，怪不得外面現在這麼亂呢。”

# 第283章 三國的點子

　　“得到了？！”三國立刻笑靨如花開，激動啊，“在哪呢？快給姐姐看看。”　　甄英雄將那張照片遞給三國，終於能長出一口氣了，甄少爺不信邪，也不禁懷疑自己今天走霉運，真怪了，好象小愛那倒霉丫頭並沒有和自己有接觸啊，怎麼會發生這麼多讓人意外的事情啊？　　“哇……，是唐甜甜的字誒……”三國的表情未免有些誇張，至於嗎？　　三國看着甄英雄，突然撲了上來，甄少爺因為剛才連續發生的事情，正心不在焉呢，一個措不及防，嘴巴被三國吻了個正着，櫻桃呆了，小韻偷笑，而柳絮，傻眼了，她只是聽說過這對姐弟關係曖昧，可從來沒見過啊，姐弟接吻，這太刺激了，柳絮的臉立刻紅了。　　香香甜甜，三國的小嘴巴，是很美味的，有一種甄英雄難以抗拒的滋味，甄英雄不得不承認，自己只是不敢愛三國，絕對不是不愛，如果說暗戀也算戀愛的話，那三國，絕對是甄英雄的初戀，畢竟，這個丫頭，有着太多甄英雄承認的美麗，可是……少爺畢竟是把你這變態丫頭叫姐姐的！　　“老姐，你搞什麼啊？！”甄英雄想推開三國，可惜，這丫頭力氣很大，死死摟着甄英雄的腰。　　“給你的小獎勵啊。”三國嘻嘻笑着，有些心疼的說道：“看看你，為了幫姐姐要簽名，出了一頭汗，眼鏡擠丟了，熱的上衣都脫了……快穿上吧，現在天氣涼，會感冒的。”　　慚愧，少爺是怕被人認出來……　　甄英雄當然不敢把上衣穿上，看了看，外面亂成那個樣子，白果肯定很忙，甄英雄嘆了口氣，道：“這身衣服被擠的髒了，過會陪你逛商場的時候，再買一件新的吧。”　　三國連連點頭，欣喜啊，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一起逛過商場了，“恩，恩，我來幫你挑，對了，也幫小櫻桃買兩套內衣吧，她也到年紀了，絮絮，你也買兩套吧……”　　一聽這個，甄少爺笑的有齷齪了，“對啊，毛毛，你似乎也沒有內衣吧？”　　柳絮低頭看了看自己那沒有明顯隆起的胸部，羞愧欲死啊。　　……　　甄英雄現在已經開始為了自己的齷齪而後悔，盡想着讓看一看不穿內衣的柳絮在內衣專賣店裡會有怎樣的表情了，卻把自己是個老爺們的事實忽略了，柳絮再男孩子，終歸是個女人，在女性內衣店也很正常，可陪着三位女性買內衣的男士呢？那就絕對的扎眼了，看到店員小姐那曖昧的笑容，甄英雄有心開溜。　　三國自己賣的都是情趣內衣，甄英雄卻知道，她自己穿的，都是非常保守的款式，從來沒有穿過自己店裡的衣服，因此，倒也不奇怪她拉着自己跑到這家伊絲艾拉高檔女士內衣專賣店來，可讓他不能接受的是，這丫頭好象吃錯了葯，居然讓自己幫她在試衣間外面站崗，雖說這隻是一個布帘子，但也不可能有色狼跑到內衣專賣來耍流氓吧？　　“英雄，你進來看一下嘛，看看姐姐穿這一套好不好看？”　　“你有毛病吧？裏面不是有鏡子嗎？”聽到三國在試衣間里喊自己，甄英雄那汗簌簌的流。　　“自己看怎麼知道是不是好看啊？我每天都看自己，會有審美疲勞的。”　　審美疲勞？死變態的，你臉皮還真是厚啊……　　店員小姐一個個的抿嘴偷笑，甄英雄臉上發燒啊，“那我給你叫櫻桃或者毛毛去。”　　“我又不是穿給她們看的，英雄，你趕快給我進來！”　　其實三國不威脅，甄英雄也傻眼了，柳絮被其中一個女店員拉去介紹適合她那小胸圍的內衣，正臉紅紅的不知所措呢，而櫻桃，看看這件，瞧瞧那件，好象每件都想穿穿看，無奈自己的胸圍還穿不了那麼性感的款式，只能跟在柳絮身後，尋找自己能穿的內衣，兩個對內衣了解等於零的傢伙，能給三國提什麼意見啊？　　“我數三下，你不進來，我就出去！”三國的頭從深藍色的布帘子里探了出來，小嘴嘟着，又犯病了，“一……”　　球球的，開什麼玩笑啊？我不進去你就出來？甄英雄急道：“老姐，你別開玩笑！”　　“我才沒開玩笑呢，不信你就試試看，二……”　　“穿着內衣你也敢往外跳？切，少爺才不會上當！”　　“哼，你不進來，不穿衣服我也敢跳出來。”三國小眉頭一豎，“三！”　　帘子一陣晃動……　　甄英雄知道，三國就是嘴上橫，她性格雖然變態，但未必就敢穿着內衣從試衣間里跳出來，可惜，最後他還是沒繃住，這樣一個漂亮姐姐，哪怕有零點一被別人看到的可能，也要被甄英雄的潛意識扼殺在搖籃之中，更何況，他有不得不進來的理由啊。　　試衣間里真寬敞啊，甄英雄這個後悔啊，為什麼每次自己都會被三國這用爛了的小伎倆釣到鈎子上啊？　　三國也沒想到甄英雄衝進來的這麼急，把自己摟在懷裡，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變態的她那得意的笑立刻出現了，“英雄，我就知道你不捨得姐姐被別人看，其實我是嚇你的，除了你，我才不會讓別人占我便宜呢。”　　男兒有淚不輕彈，甄英雄是真想哭啊，少爺早知道你是騙人的，死變態的，少爺那是怕你數到三之後太尷尬了啊！　　三國只穿着內衣，甄英雄這才意識到自己的手摸到的，是這丫頭光滑如凝脂的冰肌，微微一低頭，我的天啊，要流鼻血了……　　三國穿了一件紅色的無肩帶胸罩，真絲料質，與雪白肌膚的光滑細緻有着異曲同工的感覺美，和一般的弔帶內衣不同，這種做工看似簡單的內衣並不突出乳溝的深邃，以此來達到襯托乳房豐滿的效果，這不是人在選擇胸罩，而是胸罩選擇了主人，甄英雄低頭的第一個感覺，並不是乳溝深邃，而是乳房飽滿，那種豐滿，根本不需要襯托。　　一對雪白的乳球看起來就是那樣的鼓脹，那樣的挺聳，完美的身材根本不需要內衣去製造什麼效果，甄英雄只覺得丹田燥熱，下體似乎要發生體積上的變化，趕快抬頭望他處，可不看還好，這一看啊，下面立刻挺了起來。　　少爺操設計這個試衣間的那孫子祖宗十八代里所有美貌的女性親屬！媽的，怎麼四面都是鏡子啊？！　　身材高挑的三國，那如牛奶一般雪白的肌膚，那可以讓世界級模特也羡慕的流口水的身材，那兩條修長而健美的腿，天啊，這是造物主最完美的傑作啊，甄英雄無法想象世界上還有沒有身材比三國更完美的女人。　　是紅色的內褲，因為是秋冬季的內衣，所以，這條內褲並非靠着小面積的布料來襯托其性感，而是一件很類似於緊身運動短褲款式的真絲內褲，綳的緊緊的，更顯小屁股的渾圓挺翹。　　這是一款適合東方美女的內衣，本身並不性感，但選擇到適合它的主人之後，它，以及它的主人，會因為互相的襯托而充滿了爆發性的魅力，三國今天依然將長發紮成了一條長辮子，整齊的，有着濃郁中國特色的劉海，讓人不會有絲毫的懷疑，她是最美麗的東方女人。　　甄英雄痛恨自己的口乾舌燥，因為他已經遐想聯聯，面對如此美女，僅僅是把她當做藝術品來欣賞，甄少爺還沒有那麼純潔，能忍着不對三國下手，已經是目前自己可以做到的極限了。　　三國本就沒穿什麼衣服，甄英雄下邊的反應她又如何不知道？小臉一紅，卻舍不得退開，“英雄，姐姐漂亮嗎？”　　甄英雄快接近極限了，想推開她，可手一按在她那削薄的肩頭，一看到她那清晰性感的鎖骨，就沒了力氣，他是個男人，而且是一個越來越無法抵抗三國魅力的好色的男人啊，“漂，漂亮……老姐，這衣服很漂亮，就買它了，我先出去……唔！”　　甄英雄企圖用最後的意志咬舌頭逃跑的計劃被甄三國看穿了，一吻，直接將小舌頭伸到了甄英雄的口腔中，因為兩個人的身高差不多，所以，接吻的效果就各位的好，甄英雄一下子就暈了，吸吮着姐姐的小舌頭，品嘗着姐姐的香津玉液，甄英雄的手都哆嗦了，想摸，真的很想動一動，摸一摸她的肌膚，撫一撫她的身體，這死變態的好美……　　“你別想逃。”三國吻的有些呼吸困難，才有些無力的將小臉靠在了甄英雄的肩頭，“英雄，你是姐姐的，姐姐也是你的，黑市拳大賽，我一定會贏，答應姐姐，我贏了，你就要了我，好嗎？”　　要、要了你？！甄英雄那萌動的色心立刻冷卻了，“姐，你什麼意思？”　　“我要嫁給你。”三國幽幽道：“我要做你的女人，好不好？”　　“不好！”甄英雄已經習慣性這樣說了，“你是我姐！”　　“我們沒有血緣關係！”三國小臉一板，“就算有，我喜歡你，也不管那些！”　　汗啊，撇撇的，不愧是死變態的，居然這麼狠的話都敢說，什麼倫理道德，世俗禁忌，在這丫頭眼中通通沒有，她簡單，簡單到不能再簡單，三國本身是一個並不外向的女生，她只有面對甄英雄的時候才徹底的開放自己，所以，她才被甄英雄稱為變態，但不能否認，她的變態，很可愛，她為了追求喜歡而變態，所以，她能拋開所有去喜歡。　　“弟弟娶姐姐，這不可能。”甄少爺道：“老姐，我們不是普通人，有無數眼睛可以看到我們，你懂嗎？”　　“懂，你不能娶我。”三國深吸了一口氣，好象下了什麼決心，望着甄英雄的眼睛，讓甄英雄看到了一個恢復了正常，卻依然不正常的三國，“英雄，姐姐想過這個問題了，過幾年，你把樂樂娶了吧。”　　“什麼？！”　　今兒個肯定是地球的運轉出現了異常，導致了部分人大腦不正常，發生了性格的變異，如果世界上沒有神仙，那肯定是外星人要入侵地球了，先是白果，后是小艾，然後是甜甜，最後，終於輪到了變態姐姐，她不是不許少爺結婚的嗎？為什麼突然……　　“姐姐知道，樂樂和櫻桃都喜歡你，所以，你把樂樂娶了，我們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樂樂肯定不會反對爸爸媽媽住一起的。”甄三國小姐笑的很奸詐，“你表面上娶的樂樂，實際上是娶了姐姐，一舉兩得，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啊，反正你把樂樂買回來就是沒安好心的，不是嗎？”　　太了解少爺了……甄英雄沒想到甄三國居然會有這樣的打算，“老姐，你……”　　“我什麼？”甄三國沒好氣道：“我已經夠忍讓了啊，英雄，這樣你就沒有顧慮了吧？那你可以要我了吧？”　　甄英雄今天腦子都點轉不過來了，但從甄三國氣鼓鼓，卻有些得意的小臉上，他看到了一絲狡黠，憑藉對這丫頭的了解，甄英雄立刻就知道三國為什麼讓自己娶樂樂了，固然是因為她知道樂樂對自己的情愫，還因為，樂樂對她來說，並不是個威脅，自己娶了樂樂，樂樂依然是她的小跟屁蟲，她與樂樂的感情已經非常深厚，她們之間根本不會為了一紙婚書而發生關係的變化。　　“姐……”　　甄英雄很想和甄三國坦白自己已經有了喜歡的人，已經有了想要結婚的對象，可看到甄三國那張寫滿了期待的小臉，他就是說不出口。

# 第284章 戀愛的宿敵

　　“英雄，上次一起洗澡，我羞的昏過去了，今天晚上，我們再一起洗好嗎？我保證絕對不暈了……”　　似乎是怕甄英雄說出自己不想聽到的答案，三國又轉移話題了，甄英雄更怕自己說出的話會傷害了三國，“老姐，如果你贏了黑市拳，我……我就和你坦白一些事情，然後，我……再也不躲着你了。”　　球球的，少爺這麼決定是不是正確的啊？甄英雄懷疑自己有些義氣用事了，但這話對甄三國來說，無疑是既好奇又振奮的承諾。　　“是什麼事情啊？如果我贏了，你真的不躲我了嗎？”三國很激動。　　“你贏了我再告訴你。”這也許算是推託吧，甄英雄狠狠的在三國的小嘴巴上親了一口，“只要你到時候不生氣，我就不會再躲你！”　　三國摸着自己的小嘴巴，只覺得心臟跳的好快，甄英雄那帶着決心的一個吻，讓她對未來充滿了美妙的幻想，不躲了，這代表什麼？三國很清楚，如果甄英雄不躲着自己，一定會把自己吃了的，因為她一直相信甄英雄愛她，只是不敢承認，在躲避這個問題而已。　　“真……真的嗎？”　　“真的。”　　三國還愣着呢，甄英雄已經輕輕推開她，朝外面走去，剛要鑽出去，甄英雄深深吸了一口氣，回頭道：“姐，你，很美，真的。”　　三國幸福的想哭，甄英雄，第一次主動的誇她啊……　　真是的，少爺今天到底是怎麼了？甄英雄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感動什麼，激動什麼，為什麼要給三國那樣一個承諾，似乎，發生了白果的事情之後，自己就有些不同了，就好象甜甜說的那樣，人，應該敢於面對自己，要對自己誠實。　　甄英雄心一狠，偷偷摸摸的去愛還是少爺的風格嗎？要愛就愛，痛快的愛，瞞着這個騙那個，既不是愛，也不痛快，活的太累！　　甄英雄現在就想大聲的叫喊，少爺就是好色，就是花心，但少爺對你們都是真心的，少爺要把你們全娶了！少爺我，就是不要臉了！　　“啊……！少爺，你不要臉！”　　“誒……？”　　走出試衣間的甄英雄一怔，柳絮這丫頭為什麼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啊？對了，自己是從女性專賣的試衣間里走出來的……　　見拿着一套內衣似乎要試穿的柳絮紅臉低頭望着自己的下半身，甄英雄感覺不對，一低頭，哎呀我的球球的，少爺咋給忘了，這裏還挺着大旗呢！　　甄英雄一捂自己的小兄弟，連忙鑽回了試衣間，可又是一聲響在了耳邊，“英雄，你不要臉……居然這麼心急看姐姐脫衣服！”　　甄英雄一抬頭，趕緊捂住了鼻子，三國，剛剛將胸罩脫了下來，豐滿的乳房，兩顆鮮嫩的櫻桃，似乎在召喚着自己去品嘗，天啊，如果不要臉可以讓自己的生活更美滿，那少爺，真的不要了！　　……　　除了內衣，又陪着甄三國買了三套秋季休閑裝，三國用起甄英雄的信用卡，當真是大方的沒話說，好象故意為難人似的，給柳絮買了三套和自己的款式幾乎一樣的絕對女人的衣服，柳絮等級觀念太強，甄三國用命令的口吻送她，她也不敢拒絕，拎着衣服袋子，臉紅紅的，好象已經穿上了似的。　　櫻桃比較鬱悶，又沒身高，又沒胸圍，轉了半天，漂亮的名牌服裝沒她穿着合適的，不是不合身，是不合她那稚嫩的氣質，最後，只買了一套名牌運動服，依然是孩子氣十足。　　三國幫甄英雄挑了一套范思哲的休閑式男裝，黑褲子，白上衣，有一種難以說明的簡單而快樂的感覺，很陽光，很自在，不過也夠甄少爺肉疼的，一萬多塊啊，為什麼女人買東西都不看價錢呢？　　男人永遠不會有女人細心，甄英雄不得不承認，三國雖然性格乖張，但她卻有一種小媳婦般的細心，這也是她可愛的地方，甄英雄很受感動，三國用心幫甄英雄挑選了一件休閑式的米黃色掛帽風衣，很寬鬆，輕逸，非常體現男人的年輕與健康，斯文與秀氣，是今年秋季的最新款式，甄英雄到今天為止都沒有把夏天的衣服換下來呢，三國的體貼能不讓他感動嗎？這種入乎其微的溫柔，很貼心，當然，如果三國不是自己也要買一套拼成情侶裝的話，甄英雄會更感動……　　三國對於午餐並不挑剔，快餐店裡幾個漢堡包，她吃的香着呢，總算給了肉疼的甄英雄一點點安慰。　　吃過午飯，又買了兩雙秋冬季節的休閑鞋，比較流行時尚的靴子，總算是完成了任務，把三國和櫻桃送回了漢宮，甄少爺自己晃蕩回了學校，到學校的時候，放學的鈴聲剛好響起，愛利絲看到這傢伙換了一身新衣服，居然怔了一下，不可否認，名牌就是名牌，甄少爺不說話的前提下，還真有點成功人士的味道，很帥。　　甄少爺心情多少有些沉重，小艾的電話打不通，甜甜依然關機，本來給白果打通了電話，可白果沒聽就給掛了，彷彿突然之間，甄少爺成了沒人要的可憐傢伙，打擊啊。　　“我們要去哪裡？”愛利絲與甄英雄走在路上，問道：“回家，還是去漢宮？”　　“哦？貓咪，你終於承認那是咱們家了嗎？”甄英雄笑道：“那你是不是決定給少爺做老婆了？”　　“你去死！”愛利絲也納悶自己怎麼蹦出一句‘回家’來，那是自己的家嗎？　　“我還舍不得死。”甄英雄想了想，道：“回漢宮吧，我今天腦子有些亂，沒心情做飯。”甄少爺有些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想做飯，還是想晚上和三國一起洗澡呢？　　愛利絲氣道：“那你有毛病啊？既然是回漢宮，為什麼剛才不和樂樂她們一起坐車回去？”　　“樂樂不太喜歡你，而且，總讓她看到我把你帶回漢宮，她會誤會的。”　　“對哦。”愛利絲的笑有些譏諷的味道，“樂樂喜歡的人是你哈，爸爸？哼，甄英雄，這世界上沒有比你臉皮厚的男人了。”　　甄英雄笑道：“明知道樂樂喜歡我，還勾引我，貓咪，世界上也沒有比你厚臉皮的女人了，哦呵呵……，咱倆還真般配……”　　“你！”愛利絲還真辦法反駁，樂樂不喜歡她，確實是因為她在樂樂面前上演過一幕搶男人的戲，惱羞成怒，卻也不好發飆，“我要坐車，打車回漢宮！”　　“否決。”甄英雄道：“腦子亂，所以我想走路。”　　“可我不想走路！”愛利絲站住，一指腳下，好象大小姐般嬌嗔道：“我穿的是高跟鞋，走路會累的，很痛你知道嗎？”　　“那我背你。”　　“你做夢！”　　三分鐘之後……　　“你剛才說的話還算數嗎？”　　“什麼話？”　　“你說，你背着我……”　　“剛才要背你又不讓，幹嗎現在又想美事？”　　“剛才路上人多，現在是小路，而且，我的腳真的很疼……”　　“和我撒嬌，撒嬌我就背你。”　　“甄英雄，你太過分了！”　　“不撒嬌就算了。”　　“你……”　　……　　愛利絲本來就是個嬌生慣養的大小姐，她有堅強的一面，但與甄英雄在一起久了，她的偽裝逐漸被甄英雄揭了開來，露出她最真實的自己，現在的她，餓了就是餓了，不會為了面子不吃飯，因為挨餓的是自己，生氣就發脾氣，不忍了，因為不生氣，甄英雄會故意惹到她生氣為止，忍着只是憋屈自己，所以，她累了，腳疼了，就讓甄英雄背着，自己多大的便宜都讓他佔了，突然明白過來，其實背着自己，吃虧的是他，反正是他累。　　因為最近的緋聞，愛利絲對異樣目光的承受能力也加強了不少，反正學校的師生都當自己是甄英雄的女朋友，不認識的路人愛怎麼理解就怎麼理解去吧，因為偷了個懶而更加懶的愛利絲大小姐想通了這一點，在甄英雄從近路小巷鑽出來之後，也沒要求下來自己步行。　　甄英雄現在懷疑的就是自己的智商，在大馬路上，又不能占愛利絲的便宜，自己幹嗎要背着她啊？這不是自找苦吃是什麼？　　今天發生的事情確實對甄英雄造成了影響，以至於，他沒有發現到，自己，已經被人跟蹤了，或者說，不是被跟蹤，而是被提前等候在漢宮門前的人監視到了。　　如若是平常，有一雙充滿殺氣的眼睛盯着自己，甄英雄不會一點也察覺不到，但現在，他殺手的嗅覺因為今天發生的一切，變的有些遲鈍了。　　一輛停靠在路邊的出租車中，臉色有些憔悴的十三恨恨的望着出現在公路對面的甄英雄，握着的拳頭似乎能把骨頭捏碎一般，“是他，果然是他，那個甄英雄，就是我找了兩年的七十七號，想不到，我竟然又一次栽到了這個男人的手中！”　　坐在駕駛位的，是十三的搭檔小島夏子，“十三，我同意和你一起來這裏確認甄英雄的身份，已經違反了父親和家姐的吩咐，你不要胡來，睜開你的眼睛看清楚，這裡是義字會保護網最集中的地方，是漢宮的門前，不要說甄英雄背着的是愛利絲小姐，即便只有他自己，我們也很難得手！”　　“哼，愛利絲小姐？你看看她的樣子！”十三眼都紅了，“她在笑，她那是笑着啊，她哪一點是要殺甄英雄啊？乳臭未乾的臭丫頭，恐怕早被甄英雄給上了！女人，不都是這個樣子嗎？賤！”　　“十三！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小島夏子喝道：“你居然侮辱愛利絲小姐？！”　　“哼，愛利絲小姐？”十三幾乎是在用鼻子講話，“我是殺手世家的人，我是一個快死的殺手，我用的着尊敬她嗎？就是因為她，我才落的不得不自己去送死！我他媽不甘心，要死，我也要拉甄英雄墊背！”　　“胡來的下場，你應該很清楚。”小島冷冷說道：“家姐會讓你求她送你去死的。”　　十三打了個冷戰，似乎知道鈴木優美的可怕，“我只是不甘心罷了，小島，難道你不覺得愛利絲小姐已經愛上甄英雄了嗎？你看清楚，她和甄英雄之間，像是夙敵嗎？”　　小島夏子雖然沒說話，但表情已經出賣了她，她也沒看出來那兩個人是對頭的樣子，“這些情況我會向家姐如實彙報的，你現在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對甄英雄報仇，去完成你應該完成的任務吧。”　　十三望着自己的右手，冷冷一笑，“沒有資格嗎？那也未必……”　　……　　回到天堂閣，甄英雄又給小艾和白果打了電話，兩個人都關了手機，照道理說，今天發生的事情未必就是壞事，但距離好事，也始終是差了一步，甄英雄想來想去，恐怕這就是自己心情如此緊張鬱悶，如比煩亂無底的主要原因了。　　白果對自己的過分要求，居然因為小艾的突然反常而做到了，好運氣讓人窒息，白果到底會有什麼反應呢？小艾和甜甜所謂的最後一次真實的吵作又是怎麼回事？小艾居然為了自己，真的決定放棄明星之路，甄少爺覺得有些內疚，的確，自己並不喜歡小艾做一個明星，但她為了自己這樣一個花心的蘿蔔，會不會犧牲的太大了？　　一件即將到來的幸福的事情，一個即將抓到手裡的幸福，在觸手可得的最後一刻，不會是之前的興奮，也不會是之後的喜悅，而是緊張，一種強烈期盼得到，又恐懼最後一瞬會失去的緊張，甄英雄現在就是這個感覺，心裏總覺得有些沉重。　　沒有讓任何人知道自己回了漢宮，即便是現在就住在隔壁的薛雪也不知道，晚餐是要侍女送到房間來的，洗過澡之後，發現愛利絲已經老實不客氣的吃過了，甄英雄真不知道自己是哭好還是笑好了，這個丫頭現在真的不把自己當犯人了。　　愛利絲的理由是，你不讓我先洗澡，那你就吃剩飯吧。　　愛利絲最喜歡的就是天堂閣的浴室了，豪華，奢侈，與她在冰清莊園的浴室最為接近，而且，防盜系統不錯，外面是电子鎖，只有从里面才打的開，為了怕甄英雄偷看，她特意把甄英雄的黑色鑽石卡給沒收了，所以，洗的相當放心，相當的享受，就是不曉得，如果她知道甄少爺身上還有一張白金卡可以把門打開，還會不會洗的這麼舒服。　　一個澡洗了整整一個鐘頭，當愛利絲小臉紅撲撲的走出浴室之後才發現，甄英雄居然躺在床上看電視，瞧那意思，他晚上不打算離開了。　　“你今天睡這裏？”　　“恩，蘭兒鳳兒不在，所以我得看着你。”甄英雄笑着的樣子讓愛利絲打冷戰。　　“那我睡哪裡？”　　“睡我旁邊。”　　“你做夢！”愛利絲抄起一個沙發墊子就丟了過去，“要睡你去睡沙發！”　　甄英雄把墊子接住墊在身後，靠在床頭的姿勢更是舒服了，“貓咪，你是少爺的俘虜好不好？你聽說過有優待俘虜虐待自己的傻瓜嗎？少爺夠優待你了，沒必要虐待自己了吧？要不睡沙發，要不睡少爺旁邊，你自己挑吧……哦，對了，我現在內褲都沒穿，你不要激動的掀我被子。”　　正要把被子拽下來的愛利絲一聽，又氣又羞，“甄英雄，你厲害！”　　甄少爺一笑，“一般一般，如果找被子的話沒有了，只有一條薄毯子，你知道的，這裡是漢宮最豪華的房間，來這裏住宿的人是不可能分開睡覺的，所以，不需要兩張被子……”　　薄毯子？現在樹恭弘=叶 恭弘都掉的差不多了，一條薄毯子怎麼可能保暖啊？愛利絲終於知道甄英雄為什麼死賴在床上了，他也怕冷！　　“我睡沙發，但公平起見，你應該把厚被子給我！”　　甄英雄堅決不肯叫侍女再送一條厚被子過來，說是怕被人懷疑，於是，愛利絲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　　“否決，我們之間不存在公平問題。”　　“你……”愛利絲感覺，自從與甄英雄糾纏到一起之後，自己的牙齒都出現明顯的磨損了，“甄英雄，你還是男人不是？”　　“你可以自己掀開被子看一看，要不，我幫你掀？”甄英雄說罷，猛的將被子一掀，抱着薄被的愛利絲一聲尖叫，將臉埋進了被子中，一邊跑向沙發，一邊羞氣道：“你是流氓！”　　甄少爺看着自己的睡褲，嘿嘿一笑，流氓嗎？少爺不做流氓很久了。　　本來只是想逗一逗愛利絲的，滅燈之後，甄英雄就和這丫頭交換一下，如果穿上衣服睡沙發的話，應該不會太冷，卻不想，還沒下床，愛利絲就自己爬到床上來了，而且，抱了六個沙發墊子，一個一個的碼在兩人中間，“甄英雄，你要是敢過界，我就自殺給你看。”　　球球的，你當這棉花塞的東西是城牆啊？甄英雄真是沒見過這麼可愛的丫頭，太天真了，少爺真要有心吃了你，不要說這幾個墊子了，你就是睡沙發也不安全啊。到底是公主的命，穿衣服睡沙發都受不了啊。　　迷迷糊糊才要睡着，手機響起，甄英雄還以為是小艾或者白果呢，趕快拿起來一看，心裏猛的一跳，這個號碼，居然是……闌度！　　……　　十三再次潛入了醫院，是做為一個傷者。　　在醫院附近，他騎着機車故意摔倒，裝做腿骨受傷，被好心路人送到了義字會的醫院，然後打昏了醫生，換了他的衣服，再一次用同樣的方法活動在醫院的內部，不過，他的身份很快被闌度察覺到，因為這個醫院本就存在一些障眼法的效果，雖然表面正規，卻是以幫助義字會的傷者提供治療而免卻警方盤查為目的，畢竟黑社會的成員被刀砍，被槍穿，是很平常的事情，送到一般的醫院，肯定會招來警察的。　　因為有這樣的作用，所以，對於一些特殊的病人，醫院是不可能留底的，也就是說，無論是病歷，住院記錄，還是手術檔案，都不可能登記這些特殊傷者的任何信息，十三，並不清楚這家醫院的模式，在住院部調取韓慧恩的住院信息，瀏覽電腦的時候，立刻引起了闌度的注意。　　十三不可能找到韓慧恩的住院記錄，卻絕對可以發現楊光虎的，楊光虎就在住院部七樓的高級病區，為了安全起見，闌度首先要撤離一些有可能被十三挾持做為人質的同樓患者及工作人員，所以，並沒有立刻對十三採取手段，作為一個殺手，闌度很清楚，別人的性命不過是自己生存下去的食糧，他沒把握一擊搞定那個傢伙，所以，只得採取最保守的方法，然後，他在十三到達楊光虎的房間之前，把楊光虎轉移走了，並自己埋伏在了房間中，外面的一切，依然正常，闌度的計劃是完美的，是將所有危險降到最低程度的制服十三的最佳方法，即便自己在病房裡無法制服他，他也絕對不可能離開七樓。　　甄英雄感到吃驚的就是這一點，他非常相信闌度的能力，但怎麼也想不明白，被挾持的人，竟然也是闌度！甄英雄接到的電話是闌度手機號碼沒有錯，但打電話的人，居然是十三！

# 第285章 這叫做智慧

　　已是夜裡十點半，這個時間，醫院雖然亮着燈光，卻安靜的讓人毛骨悚然，消毒水的味道與樓道裡帶着迴音的腳步聲，簡直是最詭異的搭配了，膽小的病人都不敢一個人出來去廁所，所以，沒有人注意到甄英雄的車是何時停在醫院正門的。　　十三挾持着韓慧恩，在天台與闌度對峙着，夜風吹過，很冷，苦笑着的韓慧恩只穿着單薄的病服，忍不住打着冷戰，“十三，在身上綁炸彈，這不像是一個殺手做的事情，怎麼？你要學做恐怖份子了嗎？”　　“為了個男人背叛家族，韓慧恩，你沒資格評論我。”十三笑的很陰，與對面站着的闌度冷冷的對視着，眼中，有一種仇恨的興奮火焰在閃動，“這世界真是小，我早就應該想到，既然甄英雄就是七十七號，那麼他身邊最忠實的走狗，肯定是你才對，從我手下撿回一條小命的廢物！”　　闌度笑了笑，“與你相比，我還差了一些，最少，我還保留着殺手的一分尊嚴，而你，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十三號先生，你身上的炸彈就像是在告訴我，你並未打算活着回去，對嗎？你不是來殺韓慧恩小姐的，而是一早就打算用炸彈做為威脅，把英雄引來，呵呵，我實在想不明白，一個必死之人，為什麼還要做這些多餘的事情，對了，你耳朵上戴着的耳機，應該還處於傳送通話的狀態，從剛才開始，裏面就不斷傳來聲音，那應該是你的同伴吧？我想，她似乎是對你的舉動極為的不滿意，不是嗎？”　　十三臉色微變，闌度的觀察果然夠細，確實如他所說，為了在死前留下最後一份有價值的情報，他必須與小島夏子保持通話狀態，而小島夏子現在對他的舉動極為不滿，不過，他們都沒有想到，闌度居然還活着。　　十三根本不聽小島夏子在說什麼，而是舔了舔左手的血，那是闌度開槍擊中他的手槍，脫手之後綳傷的，笑道：“做為一個殺手，我遵從家族的規矩，要我死，我可以死，但如何去死，應該由我自己決定，我要報仇，為我的手指，為我的尊嚴報仇，闌度，你和甄英雄，都應該陪我一起死！”　　“哦？”韓慧恩笑着，雖然脖子被十三右手的刀別著，卻絲毫沒感覺到害怕一般，有些調侃道：“可我一直在聽你耳機里，那個暗戀冷女人的騷貨要你殺了我，我也這樣覺得，貪多，會死的很慘哦，現在不殺我，怕你是沒機會殺我了。”　　“韓慧恩，你現在不像殺手，更像白痴。”十三譏諷道：“我用炸了醫院做威脅，你就跑來給我做人質，如果你不來呢？那你也許就不會死了，用自己的命來換別人的命，而且重複了兩次，你不是白痴，是什麼？”　　韓慧恩沒有說話，十三冷酷的將匕首用力抵着她的脖子，已經刺破的皮膚，流下了血，如果開口說話，很可能加深傷口。　　“十三！闌度還活着，你已經得到了足以贖罪的消息，立刻殺了韓慧恩，你身上有炸彈，挾持着闌度，你有很大的機會離開醫院！”小島夏子喊過之後，又小聲罵了一句，“王八蛋，他是什麼時候綁了炸彈的？如果連累我被家姐責罵，你依然會死！”　　“哼哼，贖罪？別開玩笑了，那可能嗎？”十三冷笑了幾聲，有些發狂的喊道：“闌度的一條命根本不足以讓父親與家姐寬恕我，你當我是白痴嗎？！我報仇的機會只有這一次，你想要我放棄？賤貨，你去死吧！”　　猛的將藍牙耳機與手機摔在地上，十三徹底的瘋了。　　“你做什麼？！快放開慧恩姐！”　　聽到這個聲音，樓上三人都是一愣，十三立刻後悔自己為什麼要把手機摔掉了，來者不是別人，正是愛利絲！　　愛利絲早就知道韓慧恩叛變了，這證明什麼？十三立刻醒悟，愛利絲，並不是靠近甄英雄，而是被甄英雄挾持了，可是，看她這樣子，也不似被挾持啊……　　正在此時，一個懶懶的聲音從愛利絲身後響起，“這麼涼的夜晚你不讓少爺睡覺，找倒霉啊。”　　“甄――英――雄！”十三一字一句，咬牙切齒。　　“好久不見，很抱歉，少爺實在沒記住你這張臉。”甄英雄將愛利絲拉到了自己身後，笑道：“這麼晚了，想見少爺，不知有何貴幹？”　　“殺你！”十三似乎早就知道甄英雄這人沒溜，不理會他扯淡，咧嘴笑道：“愛利絲小姐，沒想到你已經被甄英雄給禁錮了，真是遺憾啊，我不能把這個消息轉達給父親大人了，不過也很慶幸，反正我今天沒想活着離開，賠上您一條金貴的命，我好象真的很賺，我的兩個仇人，我要殺的目標，還有一位讓殺手家族也臣服的大小姐，哈哈哈哈哈！”　　“喂，老兄，打斷你我真的不好意思，但我必須強調一件事情。”甄英雄笑嘻嘻道：“你想死是你的事情，我們的生死你無權決定，如果你現在放下架在韓慧恩脖子上的匕首，少爺可以考慮不讓你死。”　　甄英雄說著話的時候，沒有任何前兆的猛然抬臂，但十三素知甄英雄的出槍之快，早有防範，身子一矮，用韓慧恩擋住自己的身體要害，狂傲道：“甄英雄，我們是同一期的殺手，你這一套扮豬吃虎對我沒有任何作用，你覺得我會蠢的吃兩次虧嗎？把槍丟過來！”　　好敏捷的反應，闌度也不禁嘆服，十三的反應足以證明他是個超一流的殺手，甄英雄的肩膀出現晃動的時候，已經是摸到懷裡的手槍之後，這是甄英雄很拿手的技術，也是他出槍比一般人快上將近一倍的原因，但十三卻可以及時的意識到，怪不得在病房裡，自己的偷襲只打中的他的槍，卻沒有傷到他的人了，這個傢伙的反應神經太可怕了！　　不過……闌度腦門冒汗，甄英雄出現了一個超低級的失誤啊，太冒失了，為什麼在沒有絕對把握的前提下出槍呢？十三的手槍被自己打掉了，現在只有一把匕首和綁在身上的炸藥，甄英雄這不是在給他提供更趁手的武器嗎？　　韓慧恩也想痛快的罵死甄英雄，他真的參加過殺手培訓嗎？簡直是大白痴！十三隻有一把匕首，而他最少要殺了自己，甄英雄，與闌度，即便要同歸於盡，也要在一定的距離內引爆炸彈才有十足的把握，而在靠近的時候，甄英雄才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動手時機才對啊！　　“朋友，這次可被你害慘了，你是上來給敵人補充彈藥的嗎？”闌度看着甄英雄把手槍貼着地面滑給了十幾米開外的十三，苦笑啊，二十米以內的射擊，即便清楚看到對方手指扣動扳機的動作，身體也不可能在意識之前躲避子彈，看樣子，死定了，除非，能在十三撿槍的那一刻找到空當，而那，需要韓慧恩的配合，可她的傷還沒好，能否做到呢？　　“抱着必死之心的人，在絕境中看到通往生存之路的光芒，你說，他還想死嗎？”甄英雄站了起來，對闌度一笑，“冒險不是少爺的風格，我喜歡百分之百的把握。”　　闌度不明白甄英雄是什麼意思，但在他臉上，卻看到了無比的自信，這小子，難道……還有槍藏在身上？闌度一怔，對啊，如果還有一把槍，那麼，在十三蹲下的時候……　　“甄英雄，把你的衣服脫掉。”十三並沒有着急撿手槍，他的話卻無情的扼殺了闌度的最後一分寄託，十三也想到他可能在身上藏了其他武器啊。　　“什麼？球球的，現在只有三四度，很冷你知不知道？！”甄英雄氣道，“再說，這裡有女人！”　　“你不脫的話，我不介意靠前幾步，引爆炸彈的。”十三笑的很詐，“真應該謝謝你帶來一把手槍，我突然發現，我很幸運，如果我殺了你們，救出了愛利絲小姐，那麼，父親大人就真的沒有理由殺我了，反之，你不聽話，我最多與你同歸於盡，愛利絲小姐絕對不會成為你們威脅我的人質，呵呵，原來有着必死決心的人，居然很佔便宜啊，不是嗎？”　　“如果你真有必死的決心，那你應該現在就把炸彈引爆了。”甄英雄無奈的脫掉外衣，外褲，解開襯衫扣子，道：“你還是不想死啊。”　　韓慧恩倒沒啥不好意思的，雖然臉紅，卻離的微微遠了點，雖然風輕月圓煞是明亮，卻還是看的不是很真切，可愛利絲就羞的不太敢抬頭了。　　甄英雄脫的差不多了，全身上下，只留了一條內褲，“這位老兄，少爺這褲衩里確實還有一把槍，不過那是類似冷兵器的長矛，只對女人有殺傷力，你不會讓我把這東西也掏出來丟給你吧？那你還是痛快點把炸彈引爆算了……”　　流氓啊！莫說愛利絲受不了，韓慧恩受不了，闌度也覺得甄英雄這玩笑開的太低級，就是那個十三也覺得，自己和這麼一下流痞子同歸於盡，太不划算！　　就像甄英雄說的，一條內褲里，塞不下一把手槍，韓慧恩和闌度都覺得，死定了，十三桀桀一笑，剛想低頭拾槍，就聽甄英雄突然喊道：“韓慧恩！”　　韓慧恩嚇了一跳，十三也嚇了一跳，停止了動作，一看，甄英雄動都沒動，韓慧恩發愣，那王八蛋嚇唬人呢！　　“甄英雄，你這是戲弄我嗎？”　　“算是，不過你好象被我嚇到了，呵呵。”甄少爺恬不知恥的提了提內褲，向前走了幾步，道：“十三號先生，你的名字很不詳，所以少爺勸你不要去撿那把槍，不然，你會死的很冤枉。”　　十三從甄英雄的臉上看到飛瞬即逝的緊張，他唬我！　　“你站住！”　　“你有種引爆炸彈啊。”甄英雄笑的太囂張，囂張的有些做作，連韓慧恩也認為甄英雄是故意嚇唬十三，讓他在撿槍與同歸於盡之間猶豫的空當接近他。　　“我殺了韓慧恩！”　　“她本來就是你們的人，謝謝你幫忙，動手啊，反正也是死，我有什麼理由站住？”甄英雄還在朝前面走，韓慧恩氣的眼都紅了，你這混蛋不是說過姑奶奶已經是你的手下了嗎？居然這麼不負責？！　　闌度總覺得那不是甄英雄，太衝動了！　　十三現在不能殺韓慧恩，因為要殺掉韓慧恩，就來不及去撿手槍，他剛才右手持刀，左手裡握着炸彈遙控器，為了把槍撿起來，現在他已經將左手裡的遙控器轉移到沒有食指，不能用槍，現在正持着刀的右手中，這也是一個必須，如果要殺韓慧恩，右手手指勢必要發力握住刀柄，那就很可能把炸彈給引爆了！　　兩隻手，三種武器，闌度心裏一動，這就是一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空當啊！　　引爆炸彈？同樣能殺了甄英雄，一個是賠上自己的命，一個是因為救出了愛利絲而得到賞識，換做是誰也不會選擇前者吧？十三非常清楚，那個哈恩大叔對愛利絲的疼愛，讓他在某方面真的很像個父親，愛利絲的生命高於一切，是那個可怕男人信奉的宗旨。　　甄英雄似乎看穿了十三的猶豫，反越走越快，十三已經沒時間多想了，右肘重重的砸在韓慧恩的后脖上，韓慧恩吃痛，幾欲昏去，十三一頂她的後背，韓慧恩撞向了甄英雄，並暗嘆，這回要玩完了，有些等死意思的剛要閉上眼睛，卻看到甄英雄已經撲了過來，臉上，那得意的壞笑是怎麼回事？撞到了甄英雄懷裡的韓慧恩不明白，他不可能抓到這個空當的啊。　　“甄英雄，你去死吧！”十三確實厲害，他雖然嘴裏是這麼喊的，卻知道，如果先殺了甄英雄，自己就沒有了要挾闌度的屏障，因此，他撿起手槍之後，對準的，赫然就是闌度！　　“很抱歉，應該死的，是你。”　　“什麼？！”　　甄英雄的話，與十三的驚問是同時響起的，一聲悶響，夜空有子彈滑過，卻不是從十三的手槍里飛出，而是飛進了十三的腦袋中。　　躺在地上的甄英雄看着怒視自己，胳膊顫抖，想要按動引爆器，卻因為腦袋中穿過一顆子彈而破壞了神經系統，無法傳達意識的十三，做作的道歉說：“一直忘了告訴你，少爺我的手槍里，沒有子彈……”　　闌度與韓慧恩都傻眼了，因為他們看到了開槍的人，赫然就是，愛利絲！　　原來如此！闌度與韓慧恩都不是笨蛋，立刻就明白了，甄英雄這個陰謀家早就到了天台，並沒有立刻上來，而是偷聽着十三與他們的對話，接着制定了這個陰壞的計劃，他所以掏出手槍，根本是故意讓十三佔盡了上風，讓他看到生存機會與美好的將來，然後利用十三手裡無法容納三種武器，而裝的很自信的走上來，就是為了逼十三推開韓慧恩，撿起手槍，這個時候被甄英雄逼的精神高度緊張的十三更不會去注意身份特殊的愛利絲了，根本不需要快速的出槍，二十米以內，即便是小菜鳥殺手，也能輕鬆的將十三的腦袋打爆。　　如此看來，甄英雄在接到十三的電話之後，在聽到他用炸彈挾持了韓慧恩與闌度之後，就已經想到了這個計劃，不然，他怎麼會把愛利絲也帶來呢？看到愛利絲的十三，就像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可怕的傢伙！闌度與韓慧恩，甚至愛利絲，都這樣覺得，十三闖入醫院是報着必死之心的態度，被他很容易的猜測到了。　　“甄英雄，你真陰險。”　　“這叫智慧。”甄英雄不太認可韓慧恩對自己的‘讚美’，將她拉起來，笑着糾正了一下，“哎呀，球球的，好冷……”　　“報應！”愛利絲想到這小子晚上還想凍自己來着，現在卻是他在挨凍，解氣啊，好象沒看到她身邊的人就是闌度，她的哥哥一般，快步走向了韓慧恩，闌度有些欲言又止，很無奈，有些凄苦，雖然他好象很看的開，但愛利絲畢竟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親人啊。　　甄英雄一邊穿褲子一邊安慰道：“朋友，放心吧，多大的隔閡都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消磨掉的，哦呵呵……，沒看我和貓咪的感情就越發的深厚了嗎？”　　“哪種感情？”闌度的聲音有些抖，笑的更難聽了，“仇恨算是一種感情嗎？你這自詡有智慧的笨蛋！”　　“誒？”

# 第286章 我愛上了你

　　甄英雄一怔，抬頭一看，臉色變了，球球的，不是吧？　　愛利絲左臂攙扶着韓慧恩，右手卻是用槍指着甄英雄與闌度！　　“甄英雄，我說過，我不是笨蛋，不要小看我的智商。”愛利絲得意啊，“不許穿衣服，脫掉！”　　闌度那張臉，苦啊，“朋友，我想知道，這個是不是在你的意料之中啊？”　　“意料之中，但也是預料之外。”甄英雄好象說了一句廢話，沒有把剛穿上的褲子脫了，卻很聽話的沒穿上衣，對愛利絲冷冷道：“貓咪，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知道！”愛利絲見到甄英雄沒有表情的臉，眼神中閃過一絲的慌亂，好象在做壞事的孩子一般，卻依然倔強，“甄英雄，現在，我也有人質，你立刻把藍涯和微兒放了，不然，我就殺了他！”　　甄英雄冷笑着走前兩步，“殺誰？殺你哥哥？”　　“你站住！”愛利絲吼道：“你不要過來，我很了解你，不會給你機會的，立刻打電話，讓你的人放了他們，等我確認他們安全了，自然會放了你們。”　　“哦？”甄英雄淡淡道：“貓咪，你欺負我們沒有武器嗎？”　　“是！”愛利絲散發出一種氣勢，彷彿她終於找回了對抗甄英雄的信心，“聰明反被聰明誤，甄英雄，你計劃殺掉十三的計劃，堪稱完美，不過，你卻忘記了，我們是敵對的，我所以幫你，是因為我要救慧恩姐！”　　“敵人？哼哼，愛利絲，你說的話，讓少爺有些失望。”甄英雄苦笑着搖了搖頭，接着，有換上了冰冷的表情，“你應該知道，如果我放了他們，就等於讓他們去送死！韓慧恩，你很想去死嗎？”　　韓慧恩只是苦笑，卻沒有回答，她當然知道，愛利絲是出於好心，但也知道，她的好心，會讓自己陪上一條命，但她不想拒絕愛利絲的好意，因為這份心，讓她覺得溫暖，看到愛利絲有些驚恐的大眼睛望着自己，韓慧恩深吸了一口氣，“我相信你，小姐。”　　“球球的啊，世界上真有你這麼可愛的笨蛋嗎？難怪嘯鳴會愛上你了。”甄英雄嘲諷道：“愛利絲，你會為自己所做的事情後悔。”　　“我會以死請求哈恩叔叔的，所以，慧恩姐他們一定會沒事的！”愛利絲入世太淺，想法很單純，很相信自己的幻想，“甄英雄，放人！”　　“我拒絕。”　　“什麼？”　　甄英雄重複道：“我說，我拒絕，愛利絲，你會開槍嗎？”　　“甄英雄，你別逼我！”　　甄少爺朝着愛利絲走來，一派冷冰冰的，殺氣，空前的強大，連闌度也覺得壓抑，那小子，認真了，闌度竟然忘了自己是要拉住他的。　　“我身後，是你的哥哥，你會開槍嗎？”甄英雄犹如死神，竟是不理闌度的安危。　　槍口一轉，對準了甄英雄，愛利絲無措，她對闌度沒有什麼印象，但她的潛意識卻不允許她對闌度開槍，“甄英雄，我，我會對你開槍的！”　　“哦？”甄英雄停下了腳步，眼中閃過一道異芒，笑了笑，繼續朝她走來，“好啊，愛利絲，少爺還是同樣的回答，我不放人，你隨時可以開槍，還記得剛才我是怎麼勸那個死人的嗎？我要他引爆炸彈，因為那樣才是他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他一開始就追求的結果，現在我同樣把那話送給你，開槍啊，不然，你會後悔的。”　　愛利絲的手在顫抖，開槍？這個曾經對甄英雄重複了多少次的動作，現在卻如此的困難，想到與甄英雄這些日子的相處，雖然可氣，可悲，可笑，但自己卻是從來沒有那樣快樂過，難道，這就是自己與他的結局嗎？他居然如此倔強，寧可死也不妥協，還是說，他認準了自己不會開槍呢？　　“愛利絲，你為什麼不開槍呢？”甄英雄伸開雙臂，敞開胸膛，有些瘋狂，“難道，你真的愛上少爺了嗎？你不是一直要殺了我嗎？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會不會殺死我。”　　闌度不知道甄英雄為何故技重施，但可以肯定，已經沒有人能幫他開槍了，他在拿命做賭注！飛快的追上前，擋在了甄英雄身前，“愛莎，我欠了英雄兩條命，你一定要開槍的話，就讓我先把自己的命還他吧。”　　“不要逼我！”愛利絲的喊叫在寂靜的深夜聽起來，是如此的凄楚。　　韓慧恩在這一刻，很清楚的知道，愛利絲，已經愛上了甄英雄，所以，她無法扣動扳機。　　“甄英雄！”愛利絲大喊一聲，淚水溢出，一張凄美的小臉上，有痛苦，有釋然，有誠實，還有真摯，聲音，也低了下來，“我承認，我可能，愛上了你，我可能真的愛上你這壞蛋了……”　　甄英雄一怔，闌度一喜，韓慧恩一驚，她知道，愛利絲既然承認了這一點，也表示着，她即將下決心了。　　“可我同樣愛着我媽媽，她是我唯一的親人，所以，我必須回去，你說的對，我不能對你開槍，但是……”愛利絲將槍口對準闌度的胸口，“我可以對你最好的朋友開槍！”　　“他是你哥哥。”甄英雄繞過闌度，繼續走來。　　“我說過了！我唯一的親人，是媽媽……”愛利絲的手顫抖的很厲害，但她的決心已下，闌度看的出來，她，真的會開槍，所以，他閉上了眼睛，卻笑了，苦笑，到最後，妹妹依然沒有喊自己一聲哥哥啊，生命始終會留下遺憾，看來確實是這樣的。　　“愛利絲，少爺會狠狠的修理你。”甄英雄吐了口氣，腳步不停，“少爺說自己有智慧，大概是自戀了一些，但那是因為，我做事情，喜歡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會盡量追求完美，不去疏忽大意，這可能算不上智慧，所以，你也有些自作聰明了。”　　愛利絲看到甄英雄自信的表情，猛的察覺到不妥，手指剛要動，就聽甄英雄說道：“知道少爺方才為什麼要你先上來嗎？因為，我不想讓你有查看子彈的機會……”　　“咔嚓”　　愛利絲臉色死灰，槍里，居然只有剛剛那一顆子彈！　　甄英雄攥住愛利絲纖細的手腕，把手槍拿了回來，望着她那張寫滿了不解與驚恐的小臉，道：“意料之中，是因為少爺從來都是一個小心的人，意料之外，是你真的用槍對着我，我很高興你沒有對我開槍，但我很生氣你對自己的哥哥開了槍，愛利絲，記得我說過什麼嗎？我會狠狠的修理你！”　　闌度正長出氣呢，就見甄英雄把手槍丟了過來，“朋友，你欠我的命，已經還了，因為剛才，我害了你一條命。”　　甄英雄拉着渾渾噩噩的愛利絲走到闌度身邊，“和你哥哥道歉，如果槍里有子彈的話，他已經第二次被你殺了。”　　愛利絲彷彿聽不到一般，恨恨的白了兩人每人一眼，好象受欺負的人是她似的，闌度倒不在意，他看的出來，愛利絲其實已經在為剛才的衝動而後悔了，只是高傲的她不願意承認而已。　　甄少爺也不計較，抄起地上的衣服，看了一眼苦笑的韓慧恩和地上的屍體，對闌度道：“你沒死的事情已經暴光了，冰恨天很可能有過激的舉動，明天開始也不用掩飾了，大大方方的出來活動吧，把這裏處理一下，明天將韓小姐帶回漢宮，安全為上，不要讓她四處活動了，你妹妹，少爺幫你教導，學費就免了，等她肯叫你哥哥的時候，記得報答我就好。”　　愛利絲很想說你這輩子休想，可想到自己剛才還說過愛上他了，哪還敢說話啊？更為自己剛才又被挫敗而鬱悶呢。　　“你剛才讓我脫衣服了是吧？”甄少爺絕對是一個記仇的人，“貓咪，做錯事，是要付出代價的。”　　愛利絲渾身一冷，看到甄英雄那陽光的笑，她只覺得自己如同掉在了北極的一個冰窟窿中，而且，是赤裸裸的，渾身涼透啊，這傢伙，好象並沒打算因為自己說愛他，就對自己手下留情……　　……　　甄英雄當晚並沒有回漢宮，而是直接回了自己家，小島夏子與十三失去了聯絡，無法確定十三是否完成了任務，但第二天早晨看到甄英雄若無其事的開着瓢蟲進了學校之後，不安的預感成為了事實，十三，完了。　　甄英雄是自己來上班的，這多少又是一個新聞，愛利絲居然沒有來學校，蘭兒鳳兒不知道昨晚發生了什麼，有些驚訝，因為甄英雄自己沒有看着愛利絲，居然也沒有讓她們兩人守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愛利絲被關在漢宮了嗎？不可能吧，柳絮就在漢宮，並沒有聽她提起過這種事情啊。　　“姐夫……！你果然在這裏睡覺啊，大事不好了！”　　甄英雄有點着涼，畢竟昨天晚上被迫裸了會身子，鼻子不太通氣，腦袋有點沉，剛想枕着蘭兒的腿睡上一會兒，小公主大人門都不敲就衝進了校長室，莫說甄英雄嚇的差點從沙发上掉下去，就是鳳兒，也把茶水灑在的桌子上。　　“要死啊你倒霉鬼？狼嚎什麼？”甄英雄沒好氣道：“球球的，天塌了也砸不到你肩膀上，幹嗎這麼激動？”　　“天沒塌，不過姐夫，估計你要塌了。”小愛同學老實不客氣的坐在甄英雄對面的沙发上，端起鳳兒剛從小茶壺裡倒出來的香茗，又突然間變的不緊不慢了，“我不着急，看看過會着急的是誰，諾，給你，看看頭版頭條。”　　甄英雄一怔，“什麼報紙？”　　“娛樂報。”　　“不看。”甄英雄打了個哈哧，“少爺只看體育周刊和法制報……”　　甄英雄雖然沒接，可蘭兒卻把報紙給接了過來，翻看着頭版。　　小愛有些好奇，問道：“姐夫，你看法制報？天啊，不能想象！”　　死丫頭，你這是什麼口吻啊？蔑視本少爺？甄英雄氣道：“你當少爺是一腦袋糨糊啊？我也需要補充一下專業知識好不好？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是根據政策找對策才能生存的黑社會，作為一個統領黑道的組織，研究法律，就像研究政策的武器，法制報道中，有不少實踐，可以讓我們看到打擊的重點，可以讓我們去約束組織最底層的小混混，了解他們的動向，既而配合政府，減少犯罪，降低城市犯罪率，以達到……我有病啊，和你一丫頭說這些幹嗎？”　　“哇塞……”小愛驚嘆道：“姐夫，原來黑社會組織要維持生存，也有這麼多學問啊……”　　“恩，無論做什麼，不努力，不學習，都無法長久生存。”甄英雄想了想，又補充道：“不過，黑社會只可以維持，如同絕症一般，吃藥，不過是晚點死的一個延遲措施而已，說穿了，就是如何去走這條黑暗的，沒有終點的路，無論什麼時候倒下，都是看不到光亮的，走的越遠，越是無法回頭，最終死在黑暗之中，被徹底吞噬，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生存法則……”　　“少爺，您說的太可怕了吧？”鳳兒自己也端着一杯茶，笑道：“我們都是黑社會，您這不是在詛咒自己嗎？況且，我不覺得現在很黑暗啊，我們不是很開心嗎？”　　小愛也是小嘴一翹，“就是啊，姐夫，什麼最終死在黑暗中，被吞噬啊什麼的，有那麼誇張嗎？”　　“所以才說，你們女人啊，頭髮長，見識短。”甄英雄懶懶道：“黑暗，是因為我們不被社會認同，也就是孤獨的，不會有支持我們的人存在，還要被社會譴責唾罵，在這黑暗之中，有多少和我們一樣的人？想想看，講道理的是黑社會嗎？你我廝殺，弱肉強食，沒有任何規則，即便死了，也稱不上光彩，這不就是被黑暗吞噬嗎？只講仇怨，你爬的位置越高，想殺你的人越多，到最後，能得到什麼？你們看到的，只是眼前自身的毫無約束而已，在明白點說，你們就是自我欣賞的一塊肥肉，只覺得自己美味，卻沒看看，有多少張嘴在對着你們流口水。”　　三女都沉默着，甄英雄說的，是一個很膚淺的道理，說明白了，任何人都清楚，不過，很少有人去想，因為，很多人都是因為眼前的小利益而進入了這黑暗，當猛然驚醒的時候，已經如甄英雄說的那樣，被黑暗吞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不歸路，只是人因為慾望而迷失了自己，為自己製造的黑暗迷宮罷了，得到地位與金錢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其他所有的一切，最少，也會失去一樣對人而言最寶貴的東西，自由。　　“自由這玩意兒不值錢，可當你不惜一切代價得到錢，得到地位之後才知道，那不值錢的玩意兒才是最有價值的。”甄英雄笑道：“同樣的道理，在黑社會裡，沒有自由，總是有枷鎖糾纏在身上，就好象看法制報一樣，學習，尋找技巧維持，是因為我們栽不起，因為我們是在用命做籌碼，所以，小愛，這個早晚會輸乾淨的賭局，要麼不加入，要麼，就想辦法退出，這才是聰明的人，你姐夫我就很聰明，所以，早晚有一天把黑色徹底洗滌成白的。”　　甄英雄也會講人生道理，這讓三個女孩有些驚訝，大智若愚？看來這沒溜兒的少爺並不是個傻瓜，他比任何人都聰明，他總是裝成一副天然無危害的樣子，恐怕就是在為了某一天洗褪黑色吧？　　“姐夫，你太了不起了，我好崇拜你，來，親一個……”　　“滾蛋！倒霉鬼之吻？少爺這两天正霉運蓋頂，你別給我加份量了！”小愛同學死皮賴臉的要趴到甄英雄身上，甄少爺使勁的推着她的肩膀，好象讓她親了，自己就真要倒霉似的。　　“哇……，好羡慕的說。”蘭兒沒理會少爺與小公主胡鬧，而是繼續看報紙，突然感慨道：“昨天雙子星的艾一心居然主動親吻了偷偷來參加她簽授會的神秘男朋友，其姐妹甜甜公主則婉轉表示，雙子公主，單身日記的最後一頁（夜），將成為雙子星退出娛樂圈的最後一場演出……那個走了狗屎運的男人到底是誰啊？”　　甄英雄本已經聽的額頭冒汗了，突然聽蘭兒最後冒出那麼一句，真想揍她，少爺我什麼時候走了狗屎運了？

# 第287章 娛樂報惹禍

　　“奇怪了，大姐昨天就在天河廣場啊，她不是說那是流氓搗亂嗎……”　　流氓？！甄英雄想把鳳兒咬死，卻聽那丫頭繼續說道：“不過說起來，大姐昨天真反常，居然和我們炫耀她得到雙子星的簽名了，哼，聽她說話都變調了，平時冷冷的連個字都不多吐一個，昨天卻和發情的小貓似的‘喵喵’了老半天，我看啊，大姐肯定是把雙子星做為性幻想對象了……”　　我殺了你這死丫頭！甄英雄‘霍’的坐了起來，嚇了蘭兒一跳，球球的，死鳳兒啊，你這丫頭找收拾呢吧？甄英雄還沒說話，小愛同學也未張口呢，就聽蘭兒鳳兒同時‘咦’了一聲，“少爺，大姐說，那張簽名是你幫她要到的啊，這麼說，當時你也在會場？！”　　甄英雄笑的很噁心，望着鳳兒，磨牙道：“你說呢？”　　鳳兒打了個冷戰，看了看蘭兒手裡的報紙，又看了看把報紙拿來的小愛，艾愛，艾一心，姐夫……艾一心親吻的男人，跑到會場要簽名的少爺……　　看到小愛同學那張寫滿了不爽的小臉，看到甄英雄那張邪惡的好似要吃人的惡魔的英俊面孔，蘭兒哆嗦着都不敢說話了，鳳兒兩腿打軟，神啊，這不是真的吧？　　“少……少爺，那個艾一心……不，不，我是說，那個一心公主，該不會是……少奶奶吧？”　　“你說呢？”甄英雄站起來，踩着茶几就到了鳳兒面前，“死丫頭，你敢褻瀆你家少奶奶，我應該怎麼懲罰你呢？”　　鳳兒額頭見汗，嘴角抽動，笑的是一點也不漂亮，“小公主是一心公主的妹妹？！少，少爺，這麼說，昨天一心公主吻的那個人，就是……您？”　　小愛冷笑兩聲，一副要看熱鬧的表情，“恭喜你，答對了，鳳兒姐姐，我姐她不會也是你的性幻想對象吧？”　　鳳兒暈啊，還沒反應過來，甄英雄已經把這丫頭按倒在沙发上，重重的在她屁股上拍了兩巴掌，雖然隔着衣服，可聲音依然帶着誘惑力，“死丫頭，還以為這幾天你轉了性了，說話竟然還這麼淫蕩，找打。”　　鳳兒是疼，可叫的聲音卻是讓小愛聽了都臉紅，蘭兒覺得鳳兒那不是疼，這丫頭和叫床似的，甄英雄沒想到這丫頭居然還有受虐傾向，越使勁，這丫頭呻吟的越誘人，到最後，居然還格格的笑了起來。　　“啊……，疼……呵呵，少爺，再用點力，啊，痛，少爺，打我吧，打死鳳兒吧……”　　流汗啊……這死丫頭勾引男人的功夫真是不簡單，把她訓練出來的那個媽媽真是了不起啊，甄英雄可不能再打了，不然，鳳兒非動了情，弄點少兒不宜的事情出來，小愛也在呢，影響不好。　　“挨打也會舒服嗎？我試試！”　　甄英雄差點從沙发上掉下去，小公主到底不是常人啊，臉蛋紅撲撲的，卻好奇心不減，照着鳳兒的小屁股就是一巴掌，聽到鳳兒那嬌媚的一聲呻吟，她還來勁了，“哎呀呀，鳳兒姐原來喜歡被人打啊，有意思，姐夫，你讓讓，我來！”　　“來什麼啊你？！”甄英雄跳下來就把小愛給抱了起來，直接丟到了對面的沙发上，“小孩子，不要學壞了，鳳兒，你鬧夠了沒有？”　　“切，又不是人家要那樣的。”鳳兒還賣風騷呢，“少爺打的人家是很舒服嗎。”　　“是嗎？那我叫幾十個人過來打你好不好啊？”甄英雄一句話，嚇的鳳兒趕快端莊坐好，說不疼，舒服，那都是假的，甄英雄知道，蘭兒也知道，鳳兒就是故意挑逗甄英雄而已。　　“小愛，你給我這份報紙做什麼？”甄英雄回到了開始的問題。　　“哦，這個啊，我是想告訴你，早上吃早飯的時候，我媽媽和你爸爸也看到這份報紙了。”小愛好象個天真的小孩子，卻說的甄英雄直哆嗦，不好的預感啊。　　“然，然後呢？”　　“然後我媽發火了，說你居然敢在那麼多人面前親我姐，怪不得我姐從昨天開始就不開手機，聯繫不上了呢。”小愛不急不慌的說道：“我姐從來沒有鬧過緋聞，臉皮薄，報紙上寫的亂七八糟，我媽說她肯定是覺得沒臉見人了，所以，要找你算帳。”　　球球的，少爺我要是說昨天主動的是小艾，會有人相信嗎？甄英雄嘆了口氣，不要說別人了，事實就發生在自己眼前，可自己到現在，不也是覺得無法相信嗎？　　“其實，我知道，那肯定不是姐夫主動的。”小愛笑道：“昨天三國姐姐和我炫耀了老半天你們以前的照片呢，就是我姐給簽了名，甜甜姐給寫了那句很不恰當祝福的照片，呵呵，姐夫，你應該是被三國姐姐逼的沒轍才去要簽名的吧？你怕三國姐姐知道你和我姐談戀愛，對嗎？”　　知少爺者，倒霉鬼也！　　甄少爺感動啊，不過也覺得奇怪，“小愛，你怎麼知道不是我主動的呢？”　　“姐夫很疼我姐，不可能讓我姐難堪的。”小愛笑嘻嘻道：“其實，一看那張頭版照片我就知道，我姐一定是受到甜甜姐的鼓動才那麼勇敢的……”　　甄英雄沒等小愛說完，突然想到了什麼，“小愛，你剛說你媽媽要找我算帳，該不會是……”　　“恩，她說吃過早飯就過來學校教訓你，所以，我特意早出門十分鐘來給你通風報信的。”小愛那假裝純潔的樣子讓甄英雄想狠狠的蹂躪她的小臉，“樂樂和雪姐姐已經被我媽給扣押了，我媽說要坐雪姐姐的車過來，免得被你察覺，怕你逃了……”　　靠！死丫頭，你想害死少爺嗎？！　　甄英雄一邊穿鞋，一邊吼道：“倒霉鬼，這麼重要的事情，你怎麼早着不說？！”　　“我急急忙忙的跑進來，是你說不讓我着急，嫌我太吵的。”小愛同學滿盤子滿理，看了看時間，道：“姐夫，我說你要塌了，你還不信，現在離上課還有二十五分鐘，我想，我媽媽應該已經到學校了，估計這會已經上樓來了，你肯定會被她把骨頭拆了的，那不是穩塌？”　　“球球的，少爺閃人！”甄英雄抄起那件昨天三國幫他挑買的米黃色休閑風衣，拔腿就跑，“蘭兒鳳兒，今天開始，你們的任務就是貼身保護倒霉鬼和樂樂，知道了嗎？還有，不要和那暴龍蘇說見過我！”　　暴龍……蘇？　　“哈啾……”　　蘇影打了個噴嚏，從薛雪的車裡下來時，甄少爺的瓢蟲還停在停車場，不過人已經從學校後門溜了，他可不想和蘇影再飆一次車。　　暴龍蘇，這個名字起的好啊，蘭兒鳳兒可算體會到了，兩位公主的媽真是不好惹，進入校長室之後，蘭兒鳳兒對甄英雄的忠誠得到了充分的考驗，居然站了整整一天，就是薛雪也被迫守在甄英雄的瓢蟲邊上，直到下午放學，當然，這是之後的事情。　　“對不起，您撥打的電話沒未開機，請稍後再撥……”　　甄英雄從學校出來之後，也不曉得到底去哪裡才好，悻悻的將手機塞回口袋，看着右手中的簽名CD，鬱悶，白果是不是故意躲着自己啊？這個時間還不開機，難道今天休息？這張CD是他昨晚出門前，鬼使神差般塞到口袋裡的，似乎從昨晚開始，自己就想好了今天去找白果的借口。　　球球的，少爺今天一定要主動些，就去果果家裡好了！甄英雄把CD裝回休閑風衣肥大的口袋中，猛下決心，就說自己是來送CD的！　　其實下一個決心是很容易，但真的要做，心裏不免會有些忐忑，甄英雄對感情這玩意兒畢竟還是陌生，對於白果和自己現在的緊張關係，他心裏沒底，所以，決心下了之後，到了白果家所在的小區大門外，面對槍口炮口手榴彈都面不改色的甄少爺居然覺得腿軟了，就好象一場心理沒底的考試，猶豫啊，看不到卷子，是恐懼，可看到了卷子，就代表進入了考場，想出來，就一定會得到一個分數，白果家現在就好象一個考場，進去了，會是怎樣的結果呢？一直追求百分之百把握的甄英雄，現在連百分之一的信心都沒有，哪有勇氣進去啊？　　站在小區門前轉來轉去，和作賊的似的，引的小區保安對他是格外的關注，突然，肚子‘咕嚕咕嚕’一叫，甄少爺這才想起來，因為今天沒有和愛利絲一起步行，而是自己開車去的學校，所以早點都沒吃，也是為此才沒有遲到的，看了看錶，現在才八點而已，依照自己對白果賴床習慣的了解，如果她今天休息，肯定沒起床呢，所以，少爺我還是先去吃點東西吧。　　這就是一借口，甄英雄也不禁鄙視自己，居然拿吃飯搪塞自己，沒出息啊。　　因為這個雅苑小區是名副其實的政府官員集聚地，所以，有些嗅覺敏銳的商人在小區附近干起了茶樓的買賣，弄的文縐縐的，卻很得這些官爺的心意，好象很襯托自己清廉身份似的，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甄英雄眼前的這家‘朝鳴樓’了，據說，來這裏喝早茶，吃小籠包，從六點開始就要排隊，不過，畢竟是傳言，大概是晚了些吧，甄英雄進門的時候，除了些退休的老人在一樓喝茶吃點心逗一些不知名的小鳥，也沒看有多熱鬧。　　吃早點要到二樓，登着木樓梯走上來，看着古香古色的格局，也難怪那些自命清高的人喜歡到這種地方吃東西了。　　甄英雄選這裏吃飯，只有一個原因，這裏距離白果家最近，是他看到的唯一一家能吃飯的地方，要不是因為心裏緊張，吃飯就是個借口，他十之八九是不會來這種高檔地方的，同樣是吃包子，外面比裏面便宜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一樓有些清閑，可二樓就相對火熱了，人還真是不少，比外面的早點鋪還嘈雜，有些心不在焉的被服務員帶到了一個靠窗的位置，還未點東西吃，就聽到身後一個聲音響了起來，甄英雄肝都跟着一顫，天啊，又這麼巧？！接着，他最想從服務員手裡得到的，不是早點，而是菜刀。　　“白果小姐，能與你一起共進早餐，我真是很榮……”　　“真抱歉，要吃你吃，我今天有點反胃。”　　方言為什麼會和白果在一起？為什麼他們在一起吃早點？！甄英雄想回頭，忍了忍，沒回，自己剛才渾渾噩噩的沒注意，居然和白果來了個背靠背，竟然誰也沒看到誰，仔細一想，也難怪，這和引路的服務員有直接關係，他剛好擋住了雙方的視線，而甄英雄又穿了一件與平時風格極為不搭調的寬肥的米黃色休閑風衣，戴着很斯文的眼鏡，看起來就好象老實的文化人，難怪方言等人都不注意自己了。　　雖然白果對方言的態度很惡劣，但他們在一起吃早點，還是讓甄英雄覺得不舒服，他很清楚，那種感覺叫做嫉妒，也知道，自己選擇偷聽而不回頭未免小人，但他真的很想知道，為什麼這兩個人會在一起，隨便點了兩屜包子，把服務員打發走，甄英雄把耳朵立的尖尖的。　　“果果，小方昨天晚上來接我，今天一早又送我到你這裏，你怎麼能這麼說話？”一个中年男人的聲音，帶着點點威嚴，讓甄英雄的不爽達到了一個極點，他心裏猛跳，球球的，這個人，該不會就是闌度說的那個男人吧？！　　“為什麼過來也不通知我？真是的，大清早把人家喊起來，我昨天可是很辛苦的，難得睡個懶覺……”　　果然在睡懶覺……甄少爺心理彆扭之餘也不禁感慨，小白同志你好象經常睡懶覺，不應該說是‘難得’吧？　　“我不是說過很多次了嗎？我沒事，不用你特意過來的。”　　“你上次哭的那麼厲害，那麼傷心，我怎麼放心啊？”那中年男人笑道：“再說，我也是有其他的事情要來朗朗市，只不過是臨時變更了一下安排而已，不要緊的，果果，上次欺負你的人，是那個甄英雄不是？”　　甄英雄一驚，這男人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這是怎麼回事？！　　白果何嘗不是一驚啊，突然明白了什麼一般，猛然將目光狠狠瞪向了一旁的方言，方言絲毫沒有迴避，只是笑了笑，“白果小姐，請原諒，這隻是我的猜測而已，因為你最近與甄英雄走的太近了，不止是我，原野隊長，張局長，也覺得你和甄英雄的關係出現了一些原則上的問題……”　　“方言，你這人很低級！”　　我操你奶奶……不行，太老，少爺我操你小媽！甄英雄想使勁抽方言倆嘴巴，然後找一群妓女強姦他，狗日的，居然……咦？甄英雄突然一怔，方言亂猜關少爺什麼事情啊？而且……果果為什麼生氣？難道和少爺在一起很丟人嗎？還是說，她不想讓那个中年男人知道她與自己的關係？！想到這裏，甄英雄心裏一真抽搐，難受啊。　　“果果，你不要怪小方，是我逼他說的，因為那天我在電話里，確實聽到一個男人在喊你的名字……”中年男人語氣很平淡，甄英雄不得不佩服他，知道少爺的大名，你還如此鎮定，是個人物啊，找捶的人物！　　“告訴我，你真的和甄英雄在一起嗎？”　　這個問題，無法從中年男人的語氣中揣測出什麼，很公式化，竟然沒有什麼私人感情或者情緒的代入，可方言和甄英雄卻緊張啊，一個心裏期盼是否定答案，另一個則心裏大叫，告訴他，就是在一起！　　甄英雄想從這個答案知道，白果心裏，到底是不是愛着自己，她到底，敢不敢愛自己，敢不敢和別人承認她愛自己！　　無法看到白果的表情，但從她的沉默，不難想象她的掙扎，而甄英雄的心也在接受着火烤冰刺一般的試煉。　　“我和他沒……”白果想否認，甄英雄心臟險些擰出汁來，疼啊，卻聽白果的話語一窒，又過了片刻，才用很小的聲音回答道：“我的事情，不用你們操心。”　　雖然沒什麼底氣，卻是讓甄英雄一顆即將沉入黑暗底洞的心得到了光明的解救啊。

# 第288章 茶樓遇情敵

　　白果沒否認，雖然也沒承認，卻等同用這個含糊的回答默認了。　　中年男人語氣一沉，“這麼說，你果然和他在一起了，果果，你覺得，以你的身份，這合適嗎？你是警察，而他是……”　　“人都會變的，我……”白果好象沒什麼信心，可還是說道：“我相信，他也會變……”　　這話聽着多溫暖啊，甄英雄感動的都要掉眼淚了。　　讓方言相信甄英雄會變，除非月亮比太陽還亮，他喜歡白果，並自信，無論外在內在，他都比甄英雄強上太多，前途更是一片光明，可白果居然承認她喜歡的人是甄英雄！　　方言很帥，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就是‘帥的掉渣’那類型的，雖然現在他是個副隊長，可那是為了調查甄英雄，年紀輕輕的他已經在省廳有了一定的位置，前途無量啊，而甄英雄呢？就是一流氓太子，一地道的黑社會，方言不能接受白果的回答，一直都很會掩飾自己情緒的他無法接受從未開始便已結束，並絕對失敗的戰爭。　　情緒有些失控，方言的聲音提高了不少，沒有了平日的冷靜，“白果小姐，你明白自己在說什麼嗎？甄英雄是黑社會，你和他在一起，這本就……而且，你居然相信他那樣十惡不赦的罪人會為了你改變，這簡直是天方夜譚啊！那種人渣，敗類，垃圾，怎麼可能，他是在玩弄你……”　　“方言！”白果怒喝之後，突然愣了，因為，她聽到了還有一個人喊了同樣的兩個字，而那個聲音是……　　方言和那中年男人也愣了，這個突然轉過身來的男人，不就是甄英雄嗎？　　甄少爺似乎也察覺到自己不該當著白果發飆了，笑了笑，很紳士，然而，也可以稱之為得便宜賣乖，或者是不要臉的坐在了白果的旁邊，咳了一聲，慢條斯理道：“你說我是黑社會，說我是罪人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證據，即便沒有，我也不會和你計較，但你罵我是人渣，敗類，垃圾，說我玩弄果果，這讓我很不舒服，警察，可以隨便詆毀公民嗎？請和我道歉，否則，我會投訴你。”　　方言冷酷英俊的臉此刻紅的發紫，好似豬肝，因為剛才白果與甄英雄同時叫喊，二樓所有的客人都停止了交談，愣愣的望着這裏，甄英雄的話，已經傳進了每個人的耳朵，好奇，是中國人一個比較顯著的性格特點，警察罵人，這還了得？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甄少爺立刻得到了大家精神上的支持，所有人都不出聲，好象在等着方言的道歉一般。　　“你，你，你為什麼會在這裏？！”白果那個羞啊，為什麼有甄英雄的地方總是有轟動啊？　　“我……我本來是要去家的，剛好路過這裏，就進來吃早點。”甄英雄這倒不算說謊，心情好，精神好，精神好，那麼腦筋轉的就快，掏出CD，笑道：“我是特意把這個送來給你的，果果。”　　白果當然認的這張CD，有些慌張，這是巧合嗎？未免太巧了，順路進來的？那他為什麼會在自己的身後啊？這小子，剛才一定全聽到了吧？沒臉見人了……　　“這位大叔，您……好，初次見面，有些冒昧，請您……見諒。”甄英雄站起來，很謙卑的伸出手，嘴裏不停的強調‘您’，還稱人家大叔，表面看來，這真是一謙謙君子，連方言也詫異甄英雄的禮貌，卻只有白果知道，這小子，所以這麼稱呼，絕對不是謙卑或者禮貌，他是故意的在強調年齡上的問題……　　中年男人大概也沒有想到，一個賦有傳奇色彩的黑道太子，朗朗市黑道的皇者，一個在朗朗電視台事件里殺了幾條人命，卻被奉於英雄稱號，得到老百姓愛戴的流氓少爺，一個震撼了省廳的最年輕的黑色人物，居然如此斯文，毫無丁點架子，更沒有一點囂張，有些吃驚，但中年人很快做出了反應，站起來，禮貌的與甄英雄握了握手，“甄少爺客氣了……”　　客氣？有不客氣的時候！甄英雄本就流氓一個，心裏早就想出了上百種暗算這中年男人的方法，不過當著白果呢，不能顯得太小氣了，得胸懷若谷，“哪裡哪裡，您快請坐。”頗有些喧賓奪主的味道。　　重新坐下，白果是一身的不自在，想說什麼，卻不曉得怎麼開口，甄英雄的突然出現讓她心裏亂成一團，而方言也有些無措，甄英雄這傢伙會是巧合出現嗎？不可能，他這身打扮也不像巧合啊，他肯定是跟蹤而來！　　方言確實冤枉了甄英雄，雖然甄英雄的確確穿的不似平時，可這也是無奈，昨晚突然發生了十三挾持闌度與韓慧恩的事件，甄英雄又不是傻子，晚上出來當然會穿風衣了，而後直接回家，早上出來，也就自然而然的穿了這套衣服。　　白果也詫異甄英雄今天的人模人樣，好象還為此得到了一些安慰般，甄英雄對中年人禮貌的一笑，這才對方言說道：“方警官，請和我道歉。”　　方言吃了甄英雄的心都有，看向了白果，卻發現，白果正瞪着甄英雄，看都不看自己，而且，也沒有幫自己解圍的意思，即而將目光轉向了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笑道：“甄少爺……”　　“大叔您太客氣了，叫我小甄或者名字都好。”甄少爺的無恥讓白果幾乎忍不住去擰他那張虛偽，此刻卻不得不承認很有親和力的臉，這死流氓明顯是笑里藏刀，卻藏的真深啊，只有白果知道，甄英雄，誤會了什麼。　　“小甄啊，方言剛才確實言語中冒犯了你，用詞也有些過激，我代他向你說聲道歉，賠個不是……”　　靠，你當你誰啊？甄英雄寧可放過方言，也不想賣這中年人的面子，他對這中年人的厭惡，絕對超過了方言，很英俊，很正直，是完美的形象，是人們理解範疇中，最正派的那種類型，卻是甄英雄死噁心的典型，和闌度一樣，甄少爺也認為，一個男人，太過完美，就是虛偽，這世界上沒有心地絕對純潔的人，而把不純潔完美掩蓋的人，不能不說他虛偽。　　“大叔，人都應該為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就好象父母教育孩子一般，如果孩子犯了錯誤，父母不怪，反而為孩子承擔了責任，那麼，這個孩子長大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甄英雄看着方言，說道：“恐怕那個孩子在得到父母的嬌寵包庇之後，才會成為社會中真正的垃圾吧？呵呵，所以，一定要從小教導孩子，一言一行，都要對自己負責，都要自己負責，我想，方警官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吧？大叔您是過來人，您說呢？”　　這個例子舉的讓人無話好說，很有道理，可白果是真想用那一屜小籠包堵上甄英雄的嘴巴啊，他又一次強調了中年人的年紀，而且變相罵方言是一不成熟的孩子，更有罵他是兒子，是垃圾的嫌疑，卻偏偏得到了群眾的支持。　　“是啊，這位小哥說的對，警察怎麼了？難道嘴巴是鑲金的啊？罵人就應該道歉！”　　“罵別人是垃圾，我看你才是垃圾吧？警察？我呸！”　　來這個地方吃飯的，也有些物質生活不錯的百姓，平日里已經看不慣到這裏吃飯的假惺惺的，總把自己雕塑成高人一等的官人了，方言倒霉，成了被找到茬的撒氣桶。　　“這位警察同志，我們這些代表政府形象的人，一言一行都影響着廣大的人民群眾，你罵人確實是不對的，給這位先生道歉，是應該的，唉，現在的年輕人啊，太衝動……”　　“沒有素質的人，簡直是給警察隊伍丟人現眼！可悲，現在的警察，居然還沒有黑社會講禮貌，知情理。”　　一些退休的老幹部臉上寫滿了對未來的堪憂啊……　　方言活到今天，一直順風順水，如此尷尬的情況卻是首次遭遇，偏偏這一次，最大的靠山坐在身邊，也無法挽救自己的難堪，那中年男人在群眾的呼聲中也不好再說什麼，方言雖然不甘心，但畢竟是聰明人，甄英雄很厲害，如果自己不和他道歉，反倒是讓中年人為難了，他不會給甄英雄機會來分化自己與中年人的關係，“甄先生，我為自己的失言向你道歉，對不起。”　　方言和甄英雄打過交道，知道甄英雄不會善罷甘休，肯定還會利用已經創造好的條件繼續對自己進行攻擊，所以，道歉的誠意也不是很濃，傻瓜也聽的出來他有多不情願，卻不想，甄少爺很友好的一笑，“方警官，該是我向你道歉，為了原則問題讓你遭遇難堪，心裏真是很過意不去，呵呵。”　　白果都要懷疑坐在自己身邊的人是不是甄英雄了，他居然沒得理不饒人！可看到二樓人群的反應，她立刻明白了，這流氓又是故意的，幾乎所有人都對他豎起了大拇指，贊他有肚量，方言那麼沒誠意的道歉他都可以接受，表面看起來他是體諒方言，大人不記小人過，可實際上，對高傲而自信的方言來說，這個比直接罵他還難受，因為他更造人譴責了，沒有誠意的道歉，與甄英雄的大度想較，簡直有着天壤之差距啊，方言遭受了有生以來最大的鄙夷。　　球球的，吃虧就是佔便宜，假正經的是傻王八蛋，白痴！甄英雄心裏笑啊，少爺出生那天起就是黑社會，論臉皮，嘴皮，除了變態姐姐和倒霉小愛，就不曾輸過！　　白果雖然很欣賞一向裝酷的方言吃鱉，可更受不了甄英雄發壞，“死流……甄英雄，你吃過早飯了吧？那還不走？！”　　潑涼水啊，甄英雄拿白果沒轍，苦笑道：“還沒吃呢，我叫的早點還沒送過來呢。”　　“是嗎。”白果臉紅紅的，語氣卻有點冷，“我已經吃過了，你自己慢用吧，我要先回去了。”　　甄英雄見白果要走，急道：“我特意過來找你的，果果……”　　怪了，這丫頭明明都承認和少爺在一起了，怎麼還這麼冷淡啊？　　白果就是怕甄英雄和中年男人共處，因為她知道，這兩個人的身份太極端了，她怕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這種感覺讓她很無措，與其說是要走，不如說是要逃，可甄英雄卻坐在她邊上，擋住了她的路。　　白果剛要罵人，就聽那中年男人笑道：“果果，我也沒吃飯呢，你不等等我嗎？”　　白果一怔，暗暗叫糟，中年男人的話無非是不反對和甄英雄一起吃早點啊，可甄少爺卻不愛聽了，等你？她為什麼要等你啊？　　“對了，你剛才不是說吃過飯之後就回去收拾亂七八糟的房子嗎？”中年男人看着甄英雄，笑道：“既然小甄是特意來找你的，那不是又多了一個幫手嗎？呵呵。”　　甄英雄不曉得這中年男人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會把自己和白果往一起拉，但他的本能在提醒自己，這好象並不是什麼好事，在那中年男人的眼睛里，甄英雄終於察覺到了一絲異樣，雖然依然隱蔽，但甄英雄卻看的出來，這个中年男人，有着什麼目的，一種，絕對沒有他表面那麼正直的目的。　　方言驚異的望着中年男人，至於白果更想不到，中年男人居然一點也不排斥甄英雄，一見如故？那是活見鬼的話，不可能！他，到底想做什麼呢？　　“小甄，你今天沒有事情吧？”中年男人笑眯眯道：“要你幫果果大掃除，該不會為難你了吧？”　　雖然是自己讓他叫‘小甄’的，可甄英雄卻還是一陣的惡寒啊，笑道：“不會不會，怎麼會呢？呵呵，求之不得啊。”　　“那就好，呵呵。”中年男人對白果道：“果果，這樣一來，你不是會輕鬆很多嗎？”　　甄英雄本就是來找白果的，現在知道這中年男人要去白果家，甄少爺更加不可能離開，別說是大掃除，就是刷馬桶他也沒意見。　　白果心裏那種不安更沉重了，甚至，有些恐懼，中年男人對甄英雄這麼客氣，絕對有古怪，“你到底要做什麼啊，爸……”　　爸，爸？！幸好甄英雄只是端起茶杯並未喝啊，不然非噴那中年人一臉不可，“果果，他是你爸……哦，不，我是說，這位是伯父？！”　　大叔大叔你叫了半天，敢情你不知道我是誰啊？中年男人，也就是白果她爸多少覺得不能理解，“怎麼，你不知道我是果果的父親嗎？”　　知道才怪！甄英雄現在撕了闌度的心都有，那混帳東西上次是怎麼跟蹤白果的？害的少爺一直以為白果她爹是自己的情敵，球球的，這叫什麼事啊？　　白果沒好氣的瞪着甄英雄，大眼睛中滿是委屈，甄少爺當然曉得這是怎麼回事，自己過去吃的是哪門子飛醋啊？　　腦筋一轉，甄英雄驚訝之後，心裏一顫，白果的父親？那不就是自己老爹也要賣面子的，很有能量的大人物？！　　“既然如此，我就再做一次自我介紹吧。”白果的父親站了起來，伸手，卻有些試探性的說道：“鄙人白耀天，甄少爺，我是不是應該感謝你在高橋澤的事件里保護了我的女兒？”　　甄英雄畢竟不是省油的燈，“應該是我感激令媛才對，是她保護了我。”　　這話太假，不過，極端的身份暴光后，誰也不好拆穿誰，白耀天無端端的承了漢宮的情，甄英雄不可能讓他一句謝謝就帶過去，更何況，雖然心照不宣，但自己殺了高橋澤，卻是絕對不能承認的，這個白耀天果然沒有表面這麼簡單。　　正在這時，服務員把甄英雄點的小籠包送了上來，白耀天也怕自己的身份會讓氣氛尷尬，有說有笑的招呼大家吃飯，不過，方言已經吃不下去了，而白果，心事重重，自然也沒胃口，偏偏甄英雄，好似沒事人一般的痛快吃喝，白耀天表面依然，心裏卻暗暗嘆服，這小子年紀輕輕便闖出那麼大的名頭，絕非僥倖，只看他喜怒不形於色，完全無法去窺探他的心理這一點，就足一證明他的不簡單。　　經過交談，甄英雄才更為驚訝的知道，白果的父親，白耀天，居然是省公安廳的副廳長，從來沒有關心過這方面的他差點把舌頭咬成餡和包子一起咽下去，可表面，卻依然鎮定。

# 第289章 白果她爸爸

　　難怪上次去找李連成算帳的時候，霸川市的警察局長也要賣白果一個小丫頭的面子呢，她的老爹很有身份啊，不過甄英雄也為此，對他現在的態度更加迷惑，一個省廳副廳長，會讓自己的女兒和一個黑社會的關係太過親密嗎？　　吃過早點，下得樓來，方言雖然不甘心，卻也沒臉去白果家，白果雖然表面對自己和甄英雄是一樣的不客氣，但那種不客氣中的排斥絕對不是一個份量。　　甄英雄有一個感覺，這個白耀天邀請自己來白果家，絕對有目的，而白果心理也是忐忑，父親會是因為喜歡或者欣賞甄英雄，才如此反常嗎？不可能，如果真是那樣的話，他又何必將方言派到朗朗市來呢？　　兩個最重要的男人，白果被夾在了中間，難啊。　　感到事情發生太突然的白果想找個機會和甄英雄單獨說兩句話，然後支走他，但白耀天卻始終不給她這樣的機會，挽起袖子，他和甄英雄一起打掃着一樓的客廳，倒也算的老當益壯。　　甄英雄一邊收拾，一邊感慨，白果那丫頭這两天心情確實很爛，好象自己和愛利絲給她收拾了沒有多久，居然又禍害的亂七八糟了，估計是拿邋遢當發泄了。　　多幹活，少說話，恐怕不是因為投入，而是兩個男人心裏都有事情，這一個大掃除，一忙活就是兩個小時，十點多一些，總算是搞定了，可白果依然沒有找到機會和甄英雄說話，倒是白耀天，一邊喝着熱茶，一邊說道：“小甄，真是辛苦你了，中午就不要走了，留在這裏吃午飯吧，果果，你去市場買些菜，我和小甄碰上兩杯，呵呵。”　　白果那心啊，沒着沒落的，白耀天有多忙她是知道的，可他現在卻還有心情和甄英雄品茶喝酒，肯定有問題啊。　　白果的廚藝？吃了不怕肚子疼啊？甄英雄心裏怕，嘴上卻道：“好啊，我也有這意思，果果，那就辛苦你了。”　　你要臉不要？我們應該在打冷戰吧？！白果真想揍甄英雄這厚臉皮一頓，可她也覺得奇怪，甄英雄，似乎也有些反常啊，他一點也不覺得他那黑社會的身份另自己很為難嗎？　　白果戰戰兢兢的離開了家，兩個男人也把虛偽的笑收了起來。　　“甄少爺，我想知道，你和我女兒，已經發展到哪種程度了。”白耀天一說話，嘴角就會露出笑模樣，不過，口吻中卻沒有了說笑的味道，很嚴肅，不愧是多年的老領導啊。　　甄少爺也沒有了小輩的謙卑樣子，大咧咧一坐，和剛才的君子模樣簡直判若兩人，“白廳長，怕你不光是為了問這個問題才刻意支走果果的吧？”　　一個開始稱呼‘甄少爺’，另一個也不叫大叔伯父什麼的，改稱‘廳長’，很明顯是把位置擺了端正，要談論正事了。　　“哦？何以見得？”　　“如果要問的話，一回來就已經問了，沒必要讓少爺和你一起打掃這麼久的房間，再找一個看似自然而合理的借口將果果支出去才問。”甄英雄笑道：“當然，這隻是我的感覺而已，白廳長，你好象不是那種很有時間的人吧？”　　白耀天有些詫異甄英雄的感覺，笑了笑，從剛才脫下的外套中掏出一份報紙，放到茶几上，道：“我想，這個報紙的男主角，應該就是甄少爺你吧？”　　甄英雄拿起來一看，腦門立刻掉汗珠子，這不和小愛早上拿給自己的是同樣的報紙嗎？！白耀天這麼大的人物還看娛樂報？　　眼角一垂，怪不得小愛那丫頭說，一看報紙上的照片就知道一心的大膽是受到了甜甜的鼓動呢，照片捕捉的太好了，剛好是那頭樹袋熊笑嘻嘻的對一心豎起大拇指一心臉紅紅的，剛要逃跑的一瞬間。　　甄英雄突然一怔，“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我還知道，果果前两天傷心難過，也是為了你吧。”白耀天抿了口茶，淡淡道：“為了你和艾一心的關係，甄英雄，你這應該算是欺騙了我女兒的感情吧？”　　腦筋一轉，甄英雄也覺得自己夠笨的，白耀天當然不難猜到這些，自己與一心是男女朋友的關係，在朗朗市警察局裡，根本不是秘密，方言，原野，張進寶，誰不知道啊？再由方才白果的坦白一推，不知道才是笨蛋呢。　　“無論你是否相信，我絕對沒有欺騙過果果，也不打算欺騙你，我現在可以很誠實的回答你方才的問題。”甄英雄很坦白，“果果已經和我發生過關係，她是我的女人。”　　白耀天從來沒見過這麼厚臉皮的傢伙，居然一點也不覺得愧疚或者不好意思，但他很有涵養，雖然有些怒，卻並不發作，“甄少爺，有一點我需要糾正，果果不是你的女人，而是我的女兒，你認為，我會讓自己的女兒和你這樣一個黑社會在一起嗎？而且，是和一個已經有了其她女人的你在一起嗎？”　　“白廳長，這個就是你叫少爺來打掃衛生，並把果果支走的目的吧？”甄英雄也倒了杯茶，很悠然的吹着熱氣，道：“你繞這麼大彎子，到底想和我說什麼？”　　白耀天不喜歡甄英雄的聰明，因為沒有人喜歡自己被別人看的透徹，他有一個感覺，甄英雄，似乎可以看到自己心底的一些東西，雖然不爽，卻也痛快，因為和聰明人打交道，會節省很多的精力，“甄英雄，自從高橋澤的事件之後，我對你做過很細緻的調查，你曾出國兩年，但那兩年，在國外學校的留學記錄有很大的問題，或者說，是有名卻未必有實……”　　廢話，學校留下的是檔案，少爺是為了殺手培訓才出國的，為了最後那幾個月的死亡試煉，那兩年根本沒學什麼東西，學校檔案做了假，當然是有名無實，儘管如此，卻並沒有破綻……　　“你回國之後，便發生了割喉之狼被割喉的案子，那個叫做薛雪的女孩否認她就是受害者，導致案子掛到今天依然懸着，請恕我冒昧的猜疑你，那個割喉狼，應該就是被你給殺掉的。”白耀天看着甄英雄未有任何錶情變換的臉，繼續道：“回國之後不過幾個月時間，你便將朗朗市略有規模，有毒品交易的黑幫組織或滅或收或逼出義字會的地盤，完成了義字會徹底統領朗朗市黑道的局面，你也為此而聲名顯赫。”　　“二十歲便成為了黑道霸主，但你卻突然低調，兩年來只是偶爾惹出點小亂子，警察局裡你的不良記錄很多，卻都是一些打架斗歐的小事情，只看錶面的話，你甚至很難被稱為黑社會，但我並不覺得那至今沒破的幾起凶殺案與你無關，不過，站在個人立場而言，我覺得你的作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為社會做了件好事……”　　“雖然你這麼說也許是在讚美我，但我還是要澄清一點，我沒做過你說的那些事情。”球球的，老東西，你套少爺呢？兩句馬屁就被你拍暈了，少爺豈不成了笨蛋？　　白耀天笑了笑，接着說道：“無論是你，還是你的父親甄天，都是極其聰明的人，雖然是黑社會，卻能協助政府降低城市犯罪率，而且在打擊販毒方面，義字會的成效甚至高於市局，我可以直言不諱的說，這也是我們不動你們的原因之一。”　　“這個原因，只怕是很多原因中的一個小原因而已。”甄英雄這話頗有譏諷之意，卻是事實，如果義字會倒了，被牽扯出來的政府高官，沒有一百，也有八十，這還不算那些得過義字會好處的小魚小蝦，利益牽扯之大，不可想象，倒了義字會，那腐敗糜爛的一面，絕對不在義字會這邊，白耀天說話，主觀性太強了，把甄英雄當孩子嚇唬，這讓甄少爺很不爽。　　白耀天好象聽不出來甄英雄的揶揄，道：“我對你的注意，就是在高橋澤的事件之後了，甄英雄，我個人感覺，你是一個比甄天還棘手的人，甄天說服張進寶要果果負責你的安全並住進漢宮，其意是變相為果果提供最好的保護，無非想讓我承他的人情，他想利用警察的介入將高橋澤除掉，讓山口組也無理好挑，已經很是老謀深算，但我大可裝做看不到，不明白，而你，卻利用果果年輕，用計將高橋殺死，你不承認也沒關係，不過做為一個父親，我很了解果果的能力，那個大功勞，只是你借果果，將責任推給警方罷了，而這個人情，我想裝看不到也不可以。”　　完全正確，但甄英雄還不是很明白白耀天為什麼說這些。　　“那次事件之後，我突然覺得以前對你不重視，大概是低估了年輕的你，所以立刻委派方言來朗朗市，而後因為你捨命救人，又引發了朗朗電視台事件。”白耀天放下茶杯，笑着，卻無笑意，道：“那次事件，你讓我詫異，讓省廳詫異，一個人捨命救了所有人質，這不像黑社會，賴玉和，山田啟一，全部死在了你的手裡，並讓山口組在我國的一個販毒網樞紐崩癱瓦解，而其後，你又繼續低調，完全脫離了義字會，去木子華的學校做了老師。”　　甄英雄喝了口茶，淡淡道：“白廳長，你說了這麼多，可以切入主題了吧？”　　白耀天點了點頭，眼睛一眯，“總結以上，我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甄天在妻子去世后，完全失去了以前的野心與霸氣，把自己封閉在漢宮裡，而你，似乎也很排斥黑道生活，甄英雄，我希望得到你的幫助。”　　“幫助？”甄英雄疑惑。　　“這是比較謙遜的說法，如果換一種說法，就是，我們可以相互幫助。”白耀天眼中精芒一閃，“這也是我這次到朗朗市來的另一個目的，甄英雄，我可以幫你漂白，而你，也要配合我的工作。”　　“配合你的工作？”甄英雄心中的疑惑被放大了，因為，他被漂白這兩個字挑動了。　　漂白，這個詞對黑社會而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黑社會要漂白，首先就是將名下的產業合法化，例如漢宮娛樂，內部就涉及到一些非法操作，名下企業也有洗錢機構，將這些截斷之後，財力，實力，會出現明顯的虧損，首先，是對內影響，因為這些錢被抽空之後，最低層的小混混利益受損，就會出現人員游散分裂，導致新幫派勢力的產生或者被其他有野心幫派吸收的必然結局，然後是對外，義字會如果漂白，也代表與義字會合作或者依附着義字會賺錢發展的黑幫組織利益受窘，一直以來都控制在手中的賺錢網絡會被其他幫派和不願漂白的組織成員盯上，從而引發爭鬥，而這個時候的義字會因為漂白的過程而陷入無可避免的疲軟狀態，所以，不免會遭遇池魚之殃。　　簡單說來，第一個問題，就是與黑道的利益牽扯過於複雜，不好切斷。　　第二的難題，就是脫離黑道與之後如何發展之間的這個過度，這和第一個問題有一定的連鎖性質，因為黑與白是完全不同的生存模式，合法化的組織就要遵紀守法的去賺錢，這需要一定背景的大力支持才可以，簡單說來，義字會退出黑道，那麼早就想整垮義字會的政府官員很可能利用這個機會阻撓義字會的漂白，那麼，義字會在步如正軌之前，就會因為雙面逢敵，死無全屍，漂白的過程動蕩很大，生死只在一線之間。　　甄英雄所以覺得心動，原因就是白耀天剛好具備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能力，如果得到他的幫助，義字會的漂白就不會受到來自正面的阻撓，而且還會很順利的將名下產業合法化，完成漂白過程最難的一個環節，而對於黑道的糾纏，無疑也有一個威懾作用，甄英雄有把握在退出黑道之前，徹底斬斷黑色的牽扯，雖然會有點麻煩，但並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球球的，他真的會幫少爺嗎？甄英雄不相信天上會有掉餡餅的時候，“白廳長，你的條件是什麼？”　　白耀天很佩服甄英雄，到現在表情依然鎮靜，“我要你協助我，挖掘出那個朗朗電視台事件真正的幕後主使，也就是叫做羅比的人，或者，是主使他的人，組織。”　　愛利絲就在少爺家裡，拿她就能換義字會漂白嗎？甄英雄亂想一通之後，整理思路，這才笑道：“白廳長，你這話我不是很明白啊，朗朗電視台事件，不是已經結案了嗎？主謀什麼的，也已經通緝了啊。”　　“甄英雄，你是聰明人，不要裝傻，那件案子不但牽扯到境外的跨國通緝犯賴玉和，還涉及到了山口組在中國的分支組織山田組，你覺得這案子能結嗎？而且，襲擊電視台，無論出於何種目的，無論多麼簡單，我們也必須按照複雜處理。”白耀天臉色一肅，盯着甄英雄的眼睛，沉聲道：“案子被壓，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表面功課而已，那張通緝令，也只是認定羅比為買兇涉嫌殺人的罪犯，我們對真正的主謀一無所知，所以，一不能打草驚蛇，二，也不能就此結案，上邊對這個案子極為看重，甄英雄，你懂我的意思嗎？”　　白耀天不說，甄英雄也知道那案子鬧的太大了，當時就覺得省里壓的有些蹊蹺，現在看來，那是迷煙而已，省廳已經介入調查了，大概是要在蓋不住之前破案，畢竟，那案子雖然簡單，但性質十分惡劣，“因為對方的目標是我，所以你要利用我抓幕後？”　　“正是如此。”白耀天笑道：“根據我的調查，下個月，就是全省黑幫的一個聚會，而目前義字會在朗朗市的活動明顯活躍，學校，醫院，漢宮，你家的周圍，都有義字會勢力的出現，我想，你也料想到那些以你為目標的傢伙可能會利用黑市拳大賽對你動手，是嗎？”　　好厲害！甄英雄心裏一動，難怪最近方言與原野都沒有怎麼盯着自己呢，原來已經從其他方面開始觀察義字會的一舉一動了，這白耀天果然了得啊，狐狸，越老越精。　　“你想說什麼？”　　“配合警方，挖掘出真正的幕後。”白耀天笑的太自信，讓甄少爺很不爽，“雖然黑市拳大賽是非法集會，但並不會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這次，我可以視若無睹，你繼續你要做的事情，只要在那些人露出馬腳的時候通知我，協助我就可以了，我想，這對你對我，都是有利的，你不會拒絕的，對嗎？”　　“在我回答你之前，我也有個問題要問。”甄英雄深吸了一口氣，笑道：“白廳長，這個案子破了，對你的好處是什麼？”　　“沒有好處，這是為了國家，為了人民……”　　“不對。”甄英雄淡淡道：“你既然知道他們是沖我來的，那就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因為你很清楚，那些人針對的是我個人不是嗎？”　　白耀天臉色一變，甄英雄的目光好犀利，這小子果然厲害，竟然看穿了這一點。　　“白廳長，如你所說，案子性質很大，所以，破不了的話一定會有倒霉的，而破了的話一定會有發達的，我想，無論前者後者，你都是有什麼追求，所以才叫互相幫助，對嗎？”甄英雄笑的有點奸詐，“男人，都會有些野心，你也不例外吧？”　　白耀天望着甄英雄，怔了好一會兒，這才笑道：“甄英雄，你覺得我是為了追求權利或者地位，是嗎？呵呵，我想告訴你，太聰明的人就不可愛了。”　　“太可愛的人也不會很聰明。”甄英雄也笑道：“少爺我不喜歡被人當成工具來使用，白廳長，你應該是這個案子的負責人吧？”　　“我是這個案子的督辦。”白耀天絲毫沒有生氣的樣子，不知道是否城府太深了，依然笑着，道：“和你猜想一般，破了這個案子，對我的仕途有莫大好處，我想，不光是會把‘副’字去掉而已，呵呵。”　　誠然，甄英雄看的不錯，白耀天正當不惑之年，已身居高位，當然希望自己坐的更高，人都有野心，野心也是一種慾望，白耀天想爬的更高，這就是他的慾望，不過，他是不是太誠實了？　　“看在果果的份上，我已經對你很坦誠了。”白耀天道：“甄英雄，你的回答呢？”白耀天不認為甄英雄會拒絕自己的提議，他對甄英雄，對義字會，都做過認真的調查和研究，義字會這個組織雖然早有存在，但真正發展起來，卻是二十三年前，因為與四大家族之一的秦家合併，一個二十三年還未垮台的黑幫組織，壽命已經太長了，這雖然證明了甄天很聰明的生存之道，但一個發展到今天的組織，無論黑與白，對其都會產生恐懼，而別人的恐懼壓抑的太久，就會爆發，而那，就是義字會的滅亡到來之時了。　　甄英雄很聰明，所以，他一定會抓住這個機會漂白組織的。　　“我拒絕。”　　“什麼？！”　　甄英雄乾脆的回答讓白耀天驚訝，他居然拒絕了！　　“我了解義字會目前的發展現狀，如果說滅亡是一定的，那最少也是五年，十年，或者十幾年之後，因為現在還沒有人能拔起我們這個從來沒有為社會添亂的組織，一些當位者退休之前，義字會的生存還是有保障的。”甄英雄笑道：“所以，想要我答應與你合作，你也要答應我一件事情。”　　白耀天眼中閃過一絲不快，卻燃起些希望，冷冷道：“什麼事情？”　　甄英雄不緊不慢的倒了杯茶，抬頭道：“不要干涉我和果果的關係。”　　白耀天的臉色，在這一刻，特別的難看，甄英雄，是一個簡單到極點，卻又不簡單到極點的人，他為了簡單的目的而複雜，這就是白耀天對甄英雄的評價。　　當白果拎着菜籃子，心急如焚的跑回家時，甄英雄已經不在了，“爸，那傢伙呢？”　　“哦，他突然說有事情，先回去了。”白耀天一個人自斟自飲的品着茶，看到白果欲言又止，眼中充滿了驚懼的樣子，不禁笑道：“果果，你不會以為我和他發生什麼矛盾了吧？呵呵，放心，沒有，來，你過來坐，爸問你點事情。”　　白果心裏害怕，緊張，恐懼，無措，連菜籃子都忘了放下了，抱在懷裡就在白耀天對面坐了下來，聲音有些顫抖，“爸，你，是不是要問我和那傢伙的關係啊？”　　“怎麼，我不該問嗎？”白耀天臉一板，好象真的生氣了，“果果，你知道自己愛上了什麼人嗎？而且，還和他發生了那種關係！”　　“你、你怎麼知道的？！”白果一怔，接着就咬牙切齒，“那個混蛋，居然連這種事情都說！”　　雖說女大不中留，可想到自己的女兒被甄英雄佔了最大的便宜，白耀天還是覺得有氣，“果果，你真糊塗，你太讓爸爸為難了。”　　白果臉紅，也慚愧，低着頭，懦懦道：“爸，你都和他說什麼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不許我和他在一起啊？”白果懷疑，甄英雄就是被白耀天給罵跑的，語氣突然有些急。　　“我確實和他談過了，但不單單是你和他的事情。”白耀天真的很疼白果，竟然絲毫不瞞她，道：“果果，你應該知道朗朗電視台的案子吧？爸就是為了這個才來的……”　　“什麼？那混蛋居然用這個威脅你？！”　　聽過白耀天將與甄英雄的談話一字不落的講述之後，白果直磨牙，可白耀天卻低沉着聲音道：“他這是威脅嗎？果果，他說的是我不能干涉你們的關係，現在爸爸想知道，你和那小子，以後到底會是怎麼樣一個關係，他已經有了個明星女朋友，你還要繼續和他在一起嗎？”　　白果知道，方言肯定把甄英雄的一切都告訴白耀天了，所以不驚奇他會這麼說，可白耀天的問題她卻很難回答，她知道，甄英雄看錯了自己的父親，他確實追求地位，因為有地位才有權利，有權利才能為社會做更多的事情。　　現在社會上不要說一個男人同時處幾個女朋友了，甚至有一個女孩同時處幾個男朋友的，對於性的問題，大多年輕人都很看的開，白耀天現在很可能是把白果與艾一心定位在競爭關係上，白果心跳的很厲害，難道要告訴父親，自己願意與艾一心一起留在甄英雄身邊嗎？

# 第290章 山水有相逢

　　“果果，爸爸從來沒有管過你的事情，你喜歡什麼人，是你的自由，但這次，我要勸你想清楚。”白耀天語重心長道：“我和你媽媽只有你一個寶貝，我們不想看到自己的女兒受委屈，你懂嗎？”　　白果沉默了一會兒，突然小聲問道：“爸，如果我說，他其實並不是個壞人，你信嗎？”　　白耀天一怔，接着很誠實的回答道：“我信，而且我相信他是真的喜歡你。”　　這回輪到白果吃驚了，“你怎麼知道他是真的喜歡我呢？”　　“感覺，他看你的眼神，給我這樣的感覺，我相信我不會看錯，而且，他對我提出的要求是不要干涉你們的事情，絲毫沒有強制你的意思，可見，他很尊重你。”白耀天淡然一笑，繼續說道：“我相信他不是個壞人，還因為我在調查他的時候，沒有發現一件在我個人看來是不對的事情，雖然他這小子給人感覺一點都不可靠，但無論是郊區大橋跳水救人，還是朗朗電視台冒死解救人質，無論是從一個男人的角度，還是社會的視角，他都不是壞人，經受生命的考驗，那些是做不得假的，當然了，我對他那些英雄事迹中的流氓式小手段不與苟同。”　　“這麼說，您不反對我和他在一起？”白果有些欣喜。　　“不，我反對，從一個男人的立場，我認為他確實不錯，而且坦白講，我也羡慕這小子的艷福……”　　白果面紅耳赤，羞嗔道：“爸……！”　　“咳。”白耀天尷尬的一笑，好似老頑童一般，“爸開個玩笑而已，我很愛你媽媽，誰和那小子似的如此花心啊，呵呵。”　　白果無奈的嘆了口氣，自己的父親，有些方面，與甄英雄有着一些相似，那就是誠實，這可能也是甄英雄吸引自己的地方吧，女兒都會崇拜父親，白果也不例外。　　“繼續方才的話題，果果，從一個父親的立場，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兒選擇他這樣一個男人。”白耀天終於嚴肅了起來，道：“他的身份還在其次，我相信，無論是為了你還是艾一心，或者是為了他自己，那聰明的小子都會想辦法把自己漂白的，但是，他在女人方面的問題是不可能為了你而有所改變，果果，爸爸希望你嫁個對你一心一意的好男人，和甄英雄在一起，無論他多愛你，那份愛始終不是完整的，他的地位和人品註定他會有很多女人，你懂嗎？”　　聽了父親前面的話，白果有些驚喜，因為父親居然相信甄英雄會為了自己或者艾一心而改變，一直以來，白果心裏最沒底的，就是甄英雄不肯踏出黑社會了，想不到父親居然比自己對他還有信心，所以，白耀天後面的話，小白同志便理解為，父親在嚇唬她，父親從來不屑去說謊，他說甄英雄可能會有很多女人，是因為他不想自己受委屈，所以在嚇唬自己，甄英雄，不是只有艾一心一個女朋友嘛，而且，自己還是在他們兩個認識之後加入的呢。　　“爸，我……我不會喜歡別的人了。”白果低着頭，但這次，語氣中卻帶着堅決，“我已經把一切都交給他了，我相信，那混蛋會對我好的！”說罷，拿起茶几上的CD，白果撒腿朝樓上跑去，依然忘記了把抱在懷裡的菜籃子放下了……　　一切，都代表着什麼？身體，感情，未來，幸福……　　白耀天苦笑着搖了搖頭，看着茶水在杯中泛着陣陣漣漪，一口而盡，將小杯子放下，長嘆了口氣，“看來，我就是想做個便宜老丈人也不容易啊，艾一心嗎？呼，為了女兒幸福，我是不是要去和老艾猜拳啊……”　　……　　“球球的，果果她爹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啊？”　　甄英雄晃蕩在大街上，一腦袋糨糊，白耀天最後也沒說出一個回答，既沒說他會幹涉甄英雄與白果的關係，也沒說不干涉，甄英雄發覺，自己有生以來遇到了頭一位一點點也看不透的男人。　　以白耀天的地位，背景而言，理應對白果與自己的關係很氣憤才對，可甄英雄從他臉上沒有看到任何恨意，甄英雄以為他是為了權利與地位可以利用女兒的虛偽男人，可他最後的回答卻讓甄英雄覺得，自己對他的認識，大概是錯誤的。　　“我是一個父親，所以這個問題，甄英雄，你是最沒有資格張口的。”　　鬱悶啊，這叫哪門子回答啊？甄英雄完全看不出來白耀天對於自己和白果的關係是怎樣看待的，所以才在白果回家之前離開了，因為他本來就沒打算留在那裡吃白果的‘毒藥’，而白耀天，也不是真有心留甄英雄這個禍害了他女兒的混蛋吃飯，兩個人都很坦白的承認了這一點……　　又給小艾和甜甜撥了幾個電話，還是關機狀態，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昨天鬧的那麼轟動，小艾怕羞就算了，為什麼連甜甜也不開手機了呢？她們好象應該和少爺解釋些什麼才對吧？　　對了，去樹袋熊家裡看看不就知道了嗎？甄少爺精神一振，攔了一輛出租車就趕到了公主花園，不過，還沒下車，甄英雄就察覺到了不妥。　　公主花園小區門口的停車位排滿了各種汽車，有出租，有轎車，甚至還有絲毫不加以掩飾的新聞轉播車，那一雙雙盯着大門的眼睛，就如同深夜森林樹叢中那如繁星一般的點點綠光，放射着饑渴的，充滿爆發性暫時壓抑的慾望。　　甄英雄徹底體會了什麼是狗仔精神，無論是車裡的，車外的，偽裝的，藏着的，幾乎所有的視線都鎖定着甜甜的七號別墅，甄英雄是監視以及跟蹤的專家，這些業餘的垃圾套路當然沒看在眼中，但是，這麼多人為了同一個目的而扎堆，就讓甄少爺不得不佩服了，甜甜肯定不在家，不然有這麼多雙眼睛盯着，就算拉上窗帘也睡不着覺啊。　　看來，媒體對一心的王子究竟是誰的問題真的很關注啊，甄英雄沒想到戀愛這麼難，和小艾，搞的像做賊似的，大批無聊的人想要窺探，和白果，卻是十足的兵賊之戀，一群兵擋在前面，她爹更是一座又高又厚的城牆，真是累啊，甄英雄突然想着，如果和變態姐姐沒有那層禁忌關係，和她戀愛應該是最輕鬆的吧……　　想是這麼想，那是因為甄英雄發現自己的心，最近太累了，與小艾和白果的關係好象都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而顏冰又在一旁蠢蠢欲動，看起來整日悠閑的甄少爺，其實已經很累了。　　甄英雄到底是沒敢進入公主花園，而是選擇回學校，怕蘇影那怪獸還沒離開，所以，甄英雄提前下車，打算從後門溜進去。　　才走入通往後門的小巷，甄英雄腦中某條神經就是一跳，球球的，不會吧？少爺，被人盯上了？！　　什麼人這麼大膽想在這裏對少爺下手？義字會對學校的保護是重中之重，在這裏動手，他們不想活了？甄英雄心裏一顫，想到了昨晚的十三，當時，他不就是要和自己同歸於盡嗎？　　日啊，顏冰還專門訓練了這些不要命的‘死士’嗎？甄英雄心裏雖然驚訝，表面卻絲毫不露聲色，從腳步判斷，跟蹤的人並不內行，水平一般，先是一個人，然後又有兩個人，好象是突然發現了自己一般，快步跟進了小巷，也就是說，盯上自己的，是三個人！　　不是哈恩大叔的手下，他的殺手沒這麼業餘吧？居然三個人同時暴露，太小白了，而且，他的手下，不是一男一女的雙人組合嗎？從腳步聲不難肯定，身後三人都是大老爺們，甄英雄眉頭微皺，這些是什麼人啊？　　這條小巷少有人行，除非剛巧趕上學校的後勤部進貨什麼的，否則，後門是不開放的，甄英雄選擇這裏也是打算爬大門進去的，正琢磨着後面的人打算什麼時候動手，卻突然發現，前面，學校的後門前，居然還站着一個男人！　　包夾？球球的，為什麼會有人守在學校的後門，而義字會的人卻毫無察覺呢？　　一個打四個，沒槍，如果對方沒有殺傷性比較大的武器，甄英雄有把握開溜，他想不通，負責學校這裏安全的，是‘七隻虎’中兩個人，負責人是一個叫做常樂的小子，能力僅在阿東之下，是個相當可靠的人，深得項嘯鳴重用，他們會有如此疏忽嗎？　　“甄少爺，好久不見。”那站在後門前的中年男人穿得一身和體西裝，很有斯文氣質，雖然目光犀利，但說話卻異常禮貌，“上次承蒙您手下留情，還差一句謝謝沒有表示，真是慚愧。”　　甄英雄一怔，仔細打量着這個男人，不明白他到底在說什麼。　　這男人，約三十五六，雖然看似斯文，但西服只能為他的直觀感覺帶來掩飾，卻掩蓋不住他那骨子里的飆悍，這人看起來很像個職業保鏢，而且，是很有氣質的那種保鏢，說的再明白點，就是繡花的枕頭，中看不中用的那種……　　“這位先生，我們認識嗎？”甄英雄頭也沒回，用手一指身後，“還有這三位先生，跟蹤我，究竟是為了什麼？只為了和少爺說聲‘謝謝’嗎？少爺不記得曾經照顧過你們啊……”　　甄英雄身後的三個男人顯然是吃了一驚，他頭都沒回過，為什麼知道自己等是三個人？！而站在後門的男人卻是險些把牙咬碎了，笑的那個牽強啊，摸着自己的後腦，道：“甄少爺還真是貴人多忘事啊，你不記得了嗎？兩個月前，你曾經用一塊半頭磚砸的我頭破血流……”　　額頭冒汗，敢情你丫說的是反話啊，這麼說，你是來報復少爺的？甄英雄仔細想了想，真要說起來，做為一個太子爺，他親自動手打的人並不多，用磚頭砸的是哪個啊……　　“啊！我想起來了！”甄英雄一拍手，“你是那個耍刀子的小偷！”　　那男人笑的一點也不高興啊，“甄少爺真是好記性啊，鄙人複姓司馬，單名一個成字……”　　這個司馬成，正是在甄英雄與一心第二次約會的時候，假扮小偷搶了艾愛錢包的那個男人，不過甄少爺還沒把他和小艾說過曾經對自己有過測試聯想到一起，“怎麼？你來報仇的？”　　無論是一心，還是小愛，都說過對甄英雄有過測試，但甄英雄一直以為那個測試就是艾愛把自己當大肥羊似的宰，逼自己買花為希望工程做貢獻呢。　　司馬成汗都下來了，敢情他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呢？就看甄英雄已經回過了頭去，盯着那三個同樣都是三十歲左右的男人，冷冷道：“這是你找來的幫手？”　　那三個男人氣啊，甄英雄到底是什麼記性啊？我們三個玉樹臨風，高大威猛，在你眼裡就這麼沒特點嗎？　　“鄙人趙光，這是張泉，李雲林。”那個叫做趙光的男人說道：“甄少爺，我們也是見過面的，在時代廣場，甄少爺讓我們見識了你不凡的身手啊。”　　時代廣場？啊！球球的，這三個人是少爺第一次和小艾約會時，被艾愛敲詐，找她麻煩的痞子啊，沒想到，真是沒想到，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這些當日落魄無聊之人，現在都混的人模狗樣了……　　咦？不對！甄英雄一怔，這才琢磨過來味來，這些人，都是自己和一心剛認識的時候遇到過不相干的人，為什麼會一起出現呢？想到兩個小艾曾經說過的測試，甄英雄這才恍悟。　　“你們都是……”

# 第291章 地球鄰火星

　　司馬成嘆了口氣，這位爺終於是反應過來了啊，“甄少爺，我家二位小姐，近來承蒙您照顧了。”　　“你們是暴龍蘇……不，你們是蘇蘇阿姨找來和少爺算帳的吧？”甄英雄小心的掃了一眼，好象那頭女暴龍隨時會跳出來似的，“咳，其實少爺我還有點急事，不聊了，改天我請喝茶，再見，拜拜……”　　球球的，看來那臭女人還在學校里呢，少爺得在她趕過來之前溜掉，怪不得常樂他們沒在意呢，敢情是因為他們都是蘇影的人啊！　　甄英雄轉身就走，司馬成一急，快步追上，抓住了甄英雄的肩膀，笑道：“甄少爺不要誤會，我們並非蘇小姐的手下。”　　蘇小姐？這個稱呼有點值得推敲，這些傢伙把一心和艾愛稱呼為小姐，為啥把她們的媽媽也稱呼為小姐啊？這不亂了輩分了啊？腦中劃過一道閃光，蘇影已經離婚十六年了，那麼，這些將小艾也稱為小姐的人，應該是……　　甄英雄看似輕輕的一撥，那司馬成卻臉色大變，因為，他用了七分力道的手居然從甄英雄的肩膀上被彈開，“幾位朋友與小艾的父親是什麼關係？”　　司馬成笑道：“這個問題並不重要，甄少爺，艾先生想見您。”　　艾先生？是小艾的父親吧，果然，如果這些人是這十六年中才跟了小艾父親的，蘇影離婚，並且至今單身，確實可以稱之為小姐，甄英雄心裏這個悲哀啊，球球的，今天是家長日嗎？先是果果她爹，后是小艾她爸，少爺今天走什麼霉運呢啊？不會真讓蘭兒那丫頭說中了，是狗屎運吧……　　見家長，即便是甄英雄，也會覺得緊張，白果的老爹可謂深不可測，已經深深的讓甄英雄感覺到了不塌實，再去見小艾她爸，他心理有抵觸啊，聽老爹說過，小艾他爸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至於到底是做什麼的，老爹不說，小艾也沒提過，甄英雄也不問，可他現在卻有一個感覺，能主動找到他腦袋上的人，絕對不是好惹的，更不會有好事情。　　“少爺又想起點事來，蘇蘇阿姨好象一直在找我，我得去見她，她就在學校呢，你們等我一下哈。”甄英雄多精明的人啊，雖然蘇影對自己意見大的海了去了，不過，她倒是沒反對過自己和小艾的事情，頂多被她臭罵一頓，忍了也就是了，拉她一起去見小艾她爸，是最聰明的選擇，多好的擋箭牌啊。　　無論你老人家有多正直，身份有多白，你也不能和少爺找茬，因為你自己不也找過一個黑社會老婆啊？甄英雄得意啊。　　“對不起，甄少爺。”司馬成把一個手機拋上拋下，很悠然的說道：“我們剛才是冒充了蘇小姐的手下，才沒有被您的人給當成可疑份子處理，不過，艾先生吩咐過，請您去見面的事情，絕對不能讓蘇小姐知道。”　　甄英雄看到司馬成擺弄的手機，大驚，那不是少爺我的手機嗎？！球球的，這老小子果然是個小偷，什麼時候讓他給摸過去的？作為一個殺手，甄英雄對自己的身體觸覺有絕對自信，微微一點接觸，他都能感覺到，可那個司馬成卻在他沒有察覺的情況下，從自己的口袋中摸走了手機，這證明什麼？他居然沒有沾到自己就把手機拿走了！這怎麼可能呢？！　　“少爺很喜歡炫耀，但不喜歡別人在少爺面前炫耀。”甄英雄眼神一冷，“如果我說不去，你們要怎樣呢？”　　司馬成還沒說話，趙光三人已經圍成一個半圓，將甄英雄圈了起來，那張泉傲氣道：“我們會強制甄少爺您去，上次領教過甄少爺的身手，但那次我們並沒有傷害甄少爺的意思，所以，請您配合一下，艾先生並沒有吩咐過我們不可以用強。”　　“言下之意，少爺不從，你們就要動手綁我去？”甄英雄嘆了口氣，“你們是不是想告訴我，上次你們並不認真，如果認真起來，少爺就打不過你們啊？”　　那趙光得意一笑，“甄少爺，我們知道你能打，但一個打四個，畢竟懸殊，而且，我們吃的，就是這碗飯，動起手來，難免會傷到您，而且我們也絕對沒有綁您去的意思，我們不是黑社會，所以，還請您……哎呀！”　　趙光話沒說完，小弟弟遭到重創，兩顆‘球球’好象要流出黃兒來一般，疼，那不是一般的疼啊，無影腳？四個男人一直盯着甄英雄的臉，表情沒變，肩膀也沒晃，可腿卻突然踢了起來，直到趙光一聲凄慘痛呼，餘下三人才發現不妥，可惜，已經晚了。　　甄英雄最自信的殺手技術，就是出槍的速度及準確性，想要拔槍的速度快，並在舉槍之後立刻瞄準，胳膊的力量就必須強，但力量達到身體的一個極限，出槍的速度就不可能再快，於是，就要運用一些技巧，例如，不晃動肩膀，就能摸到懷裡的手槍，然後再抬起，看起來，就會比一般人快上一倍，其實從最開始，到抬起手槍，速度並未發生改變，只是讓對方察覺的時間晚了一半罷了。　　甄少爺把這個技巧也靈活運用到了打架中，就有點無影腳的味道了，他對肩膀的晃動有很好的控制能力，尤其在遇到哈恩，見識過他那出奇之快的出槍技術后，更是加強了這方面的訓練，在腳踢中趙光的同時，左手已經抬起了一半，先是抓到了司馬成拋起的手機，然後順勢一拳轟在了他鎖骨之間，司馬成雙手捂吼，跪地咳嗽，甄少爺不停留，右手一甩，剛拿到手裡的手機飛了出去，悶在了李雲林那張還來得及收起來的，帶着臭屁笑容的臉上，李雲林吃痛向後一仰，甄少爺跟上，一個下劈腿砸中他的胸口，倒地。　　甄英雄輕易不會和別人動真功夫，而且，他也不會什麼真功夫，打架完全沒有套路，只講究實用，一眨眼的功夫就撩倒了三個，只剩下那個看起來很傲氣的張泉了，“球球的，學過點三腳貓的功夫，就和少爺這臭顯擺來了？來，過來傷害少爺一下，我還想看看你有多厲害。”　　甄少爺多少有點撒氣的嫌疑，這两天太鬱悶了。　　那張泉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老天爺啊，原來真正的黑社會是這麼打架的啊……　　張泉怕自己的小弟弟也挨趙光那麼一下，瞧他疼的，叫喚的快和娘們兒一個味兒了，斷子絕孫還得了？人一怕急了，大腦就會空白的做出愚蠢的反應，張泉居然真的對甄英雄出拳了，拳速不錯，力量也過的去，一看就是健身房的老主顧，太單調，沒變化，白痴一個，果然是繡花枕頭給人看的，完全沒有實戰經驗。　　甄英雄躲都不躲，一腳蹬在了張泉的小腹上，張泉的拳頭才要碰到甄英雄的臉，就因為小腹巨痛，身體蜷縮而收了回去，口水從張開的大嘴裏嘩啦嘩啦的流。　　“四個二百五。”甄英雄撿起地上的手機，決定還是回學校和暴龍蘇坦白昨天的事情，然後，請她和自己一起去見小艾她爸。　　“甄少爺！”　　甄英雄深吸一口氣，剛要爬大門，被受傷最輕的司馬成一喊，腸子差點纏成團，直咳嗽，“幹嗎，不服？還要打嗎？”　　“不，不，不。”司馬成心話道了，我雖然已經有了兒子，可兩腿中間那玩意兒也不能廢啊，“甄少爺，我們壓根就沒有強制您去的意思，艾先生也不可能讓我們這麼做，但您還是得和我們走。”　　“為什麼？”　　“因為，一心小姐和甜甜小姐已經被艾先生關起來了。”司馬成臉上有些擔憂，道：“艾先生知道蘇小姐肯定不會反對您與大小姐的事情，所以才想在蘇小姐不干涉的情況下與甄少爺你見個面，您應該知道，因為昨天的簽授會發生了那樣的事情，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對艾先生而言，關係太大，而且……”　　司馬成一頓，好象有點怕甄英雄接下來的反應一般，聲音低了不少，“有人知道小姐和甄少爺您的關係，還用昨天的事情做文章，跑到艾先生面前胡說八道，另艾先生非常為難，他怕蘇小姐如果知道之後會有過激的行為，所以才只請甄少爺您一個人的，而且，那個詆毀您的傢伙，還向艾先生提出了一個請求……”　　聽到小艾被她爸爸給關了起來，甄英雄氣憤之餘，也終於知道為什麼從昨天開始就聯繫不到她和樹袋熊了，估計，小艾她爸是將兩個丫頭的通訊給掐了，這本就夠火大了，沒想到還有人用那件事情做文章，去和小艾的爸爸胡說八道什麼，就更來氣了，不問也知道，肯定是用自己的黑社會身份說事啊，見司馬成突然吞吞吐吐，不禁急道：“什麼請求，你倒是說啊！”　　“他……他……”司馬成深吸一口氣，“他和艾先生提親，想和小姐訂婚！”　　甄英雄愣了，愣了老半天，攥在手裡的手機發出一陣痛苦的呻吟之後，竟生生被甄少爺攥的看不出原模樣了，“那個王八蛋是誰？”　　很平靜的說話，卻是好重的殺氣，望着甄英雄突然之間暴閃出讓人顫慄光芒的眼睛，司馬成突然覺得，也許，不讓他靠近艾先生，會更好一些，甄英雄現在如果手裡抓着一把大鐮刀的話，那他肯定比死神還像死神……　　……　　“咦？”　　本來怒火沖沖的甄英雄在汽車開進小區之後，也不禁發出疑問，而且，是有點心慌慌的疑問，“小艾，就住在這個小區嗎？”　　司馬成這一路上，被甄少爺的殺氣壓抑的都快死掉了一般，見他終於開口，問了一個比較正常的問題，連忙笑着回答道：“是啊，小姐是和艾先生一起住的，不過因為小姐身份比較特殊，為了不給艾先生添麻煩，是很少回家的，小愛小姐回國之前，小姐一直和唐小姐住宿舍或者住唐小姐家裡，之後才搬到蘇小姐家裡和小愛小姐一起住的……”　　說的還真羅嗦，甄英雄現在可沒心情研究小艾到底有幾個家了，他只知道，現在的這個家，對自己來說，危險係數太高了……　　有沒有搞錯啊？！少爺好象才從這裏離開不久吧，怎麼又回來了？！球球的，小艾家，居然就在白果家的隔壁！為什麼她家也住在雅苑小區啊？！甄少爺現在唯一的感覺就是，火星，撞了地球……　　……　　甄英雄好象做賊似的，讓司馬成擋着自己，灰溜溜的進了小艾的家，不愧是一樣的別墅啊，和白果家相比，除了傢具不同，格局是完全相同的，當然，還有一點是絕對不同的，這裏，比白果家乾淨太多了，地板，桌子，甚至是真皮沙發，都擦的好象能反光似的。　　開門的是一位被司馬成稱為‘東方小姐’的美貌女人，看司馬成謙卑的樣子，這美女身份不低啊。　　帶着一副和甄英雄鼻樑上架着的極為相似的眼鏡，皮膚白皙，五官精緻，屬上上之姿，髮髻高聳，盤的很漂亮，一身剪裁合體的黑色職業女裝，身材動人，身高應該接近一米七，甄英雄沒想到，小艾家裡居然還有這麼漂亮的女人，她是誰？難道是第三個小艾？不可能，她們只有姐妹兩個啊。　　不過，甄英雄總覺得這女人有一種故做成熟的感覺，看她的樣子，最多也就二十六七，一般女孩子到了這個年齡，都會讓自己看起來更年輕才對，可這女人卻不然，如果她把頭髮松下來的話，說她和小艾一般大也有人信，可現在看起來，她比薛雪還成熟。

# 第292章 精明的艾華

　　“甄先生，你好。”那美女聲音很動聽，一伸雪白小手，露出個純天然的，迷死人不償命的微笑，道：“東方雲，艾先生的秘書，初次見面，沒想到傳言中的可怕男人只是個陽光的大男孩啊，呵呵，一心的眼光很不錯哦。”　　可能話說的有些唐突，但不可否認，極具親和力，甄英雄敢保證，如果不是她最後那句話，自己一定會問問她的年齡，不知是不是自己感覺有偏差，這女人好象在冒充大輩似的。　　“你好，東方小姐。”甄英雄禮貌的握了下手，口花花道：“艾先生眼光也不錯，有東方小姐這樣的大美女做秘書，真是讓人羡慕啊。”　　東方雲小臉立刻就紅了，“甄少爺說話真是沒個正經呢，呵呵，快請進吧，艾先生在書房等了您半天了。”　　是嬌嗔，居然還有點興奮，甄英雄心裏一跳，莫非，這女人喜歡小艾她爸？這表情，明顯是害羞啊。　　“咦？成哥，趙光他們三個人呢？”聽到東方雲發問，甄英雄自己就往樓上鑽。　　司馬成哪敢說是被甄英雄給打的重傷，去醫院了啊，一來怕甄英雄和他算帳，二來，那樣一說，也顯得自己四人太沒用，只得笑着含糊道：“他們有事，沒一起回來，呵呵。”　　書房中，四目對視，氣氛有些尷尬，甄英雄對面前這張臉，絕對不陌生，電視里經常看的到，只是從來沒把他和小艾聯繫到一起過，可以說，這張臉在甄英雄的概念中，就和大街小巷貼的牛皮癬廣告一樣，見的多了，也就懶的去看內容，當然，這並不是說他難看，他很帥，雖然不再年輕，但這人真的很帥，用冷俊來形容，最恰當不過，面容清癯，有着濃濃的書卷氣，人家這才是真斯文。　　艾華，朗朗市的副市長，不，應該說，是朗朗市的代市長，居然是小艾她爸！　　甄英雄因為撒手不管義字會的事情了，對艾華成為代市長的事情也僅僅是從新聞了解而已，據說，原朗朗市的市長在朗朗電視台事件后被調離了，估計也是為那案子承擔了責任吧，在人民代表大會任命新市長之前，由這個艾華成為了代市長。　　一張經常在電視新聞頻道看到的臉，就是因為太熟了，才沒把他和小艾想到一起去，甄英雄大呼倒霉啊，先是個省廳的副廳長，接着是個代市長，怎麼自己這兩個女朋友的爹都這麼大的份量啊？自己是黑的，偏偏他們都是白的不能白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們一個是副，一個是代，好象都差那麼一小步……　　東方雲站在書桌一側，司馬成站在門口，誰也不敢說話，那兩個人自從打過招呼之後，都沒開過口，這個氣氛也太壓抑了。　　艾華首先打破了氣氛，對東方雲和司馬成擺了擺手，道：“你們先出去，我和英雄有些話說。”　　司馬成很聽話，可東方雲卻動也沒動，艾華有些不爽的看了看這個讓他頭疼的秘書，卻發現，她那張小臉，比自己還陰，動了動嘴唇，到底是沒把她往外轟。　　甄英雄現在敢肯定，東方雲這個妙齡之年的美女就是喜歡艾華這個不惑之年的老帥哥，看那小臉，多幽怨啊，球球的，這個女人肯定知道話題一定會牽扯到蘇影那暴龍，所以她嫉妒，耍小性兒，哎呀呀，真是沒想到啊，未來老丈人原來也有感情問題……　　“艾叔叔，不知道您找小侄來，所謂何事……”甄英雄都想抽自己這嘴，忒緊張，說話都彆扭，文縐縐的，不是自己的風格啊。　　“英雄，我和你父親認識十幾年了，我們兩家的關係，更是不止十幾年……”　　可能是想到了蘇影與甄天的關係，艾華臉色有些怪異，眼神中也多了一份傷感，甄英雄心裏正打小竹板呢，看來這艾華果然很愛蘇影，離婚十六年也沒能忘了她，卻聽到美麗的東方雲小姐輕輕的，但很有味道的咳了一聲，艾華馬上尷尬的整理了一下有些失態的表情，繼續道：“所以，英雄，你在我面前，不用這麼拘謹，我很清楚你是個什麼性格的人，你和你父親很像。”　　出奇的友好，甄英雄有些意外，艾華和白耀天不同，白耀天很善於隱藏自己，而艾華，真的就好象甄天曾經說過的一樣，很誠實，坦白，甚至，有些木訥，甄英雄感到奇怪，他這麼不會掩飾自己的人，是怎麼得到今天這般地位的呢？　　“呵呵，既然艾叔叔這麼說，那我就輕鬆多了。”甄英雄渾身一松，由此可見他剛才無論是心，還是身體，綳的有多緊了，“艾叔叔，小艾呢？聽說，他被您給……”　　“我把她和甜甜鎖在房間里了。”艾華的誠實真讓甄英雄受不了，最難得的是，他說這話的時候，一點也沒感到激動什麼的，語氣很平穩，連東方雲也覺得這書獃子似的男人感情忒不豐富了，“我本來就不同意她去唱歌，只因為她一直很注意影響，我才忍到今天，可昨天她鬧的那叫什麼事情啊？應該讓她們好好反省一下了。”　　有共同語言啊！在甄英雄看來，艾華比白耀天可愛的多了，他也討厭明星，很好，非常好，不過，把小艾關起來，是不是過分了點啊？　　“艾叔，聽說，昨天的事情，對您似乎有不小的影響……”　　“有一些，畢竟她是我女兒。”艾華看着甄英雄，道：“英雄，你愛一心嗎？”　　有點突然，甄英雄沒想到這個艾華直接到如此程度，一怔，然後很認真的點了點頭，“愛，我是地球上最愛她的人。”　　絕對的無恥，偏偏甄英雄不覺得自己說的誇張，一本正經的樣子讓東方雲忍不住捂口偷笑，似乎很欣賞甄英雄的不含蓄，得到的就是艾華一記很有威懾力的眼神警告，直到這個時候才看出他的另一面。　　“地球上最愛她的人嗎？”艾華一笑，道：“英雄，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不能坦白的，現在，我就實話實說了，你和一心在一起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沒有插手，有三個原因，其一，一心的媽媽，你的蘇蘇阿姨不許我管，因為她覺得，你和一心居然是通過相親而相識的，是你母親在天庇佑，而且……”　　艾華說到這裏，語氣一塞，嘴角抽動了幾下，表情，有幾分隱忍的痛苦，甄英雄知道他要說什麼，蘇影所以不反對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她還愛着自己的老爹甄天，想把她留下的遺憾，寄托在子女身上，由一心與自己夢圓她和老爹當時沒能在一起的遺憾，或者還有另一個可能，不過那樣想就太不浪漫了，甄英雄也會覺得心理太難接受，蘇影，也可能是看在老爹的面子上，才不反對自己與一心在一起的，或許，她覺得自己在她手裡，比兒子還兒子吧……　　艾華到底是沒說下去，無論多麼坦白的男人，在某些問題上，也會覺得難以承受，東方雲本是一臉醋熏熏的，看到艾華那傷感表情，又忍不住露出關心的表情。　　哎，都是為情所困啊，甄少爺心裏感慨了一句。　　艾華點上一棵香煙，深吸淺吐，平復了表情，這才繼續道：“第二個原因，是你的父親，英雄，我們雖然今天才算第一次正式的見面，可我和你父親相識，卻十六年了，我從一個政府基層，到今天的副市長，雖然你父親不說，但我也明白，他給我不少幫助，朗朗市近幾年，從大局上講，是全省犯罪率最低，販毒案最少，社會治安最穩定的城市，雖然不能排除你父親把這些功勞推給我有明哲保身的嫌疑，但這對我今天的成就確實起到的很大作用，無論怎麼說，我也不能指着他的鼻子，讓他兒子不許和我女兒來往吧？”　　真誠實……甄英雄那顆火熱的心涼了半截，合著你說了半天，還是不待見少爺啊……　　“至於第三個沒有阻止你們在一起的原因，英雄，卻是因為你自己。”艾華拉開書桌的抽屜，取出一個文件袋，東方雲很有眼力見的接過來，打開袋子，从里面套出一疊資料，好象還有剪報，很新的樣子，“在我知道你和一心談戀愛之後，本是想阻止的，可就在那時候，發生了高橋雄三要綁架你的事情，然後，高橋澤竟然出現在了朗朗市，說實話，先前我一直覺得你就是個不學好的驕慢少爺，卻沒想到你能把高橋那樣的國際級通緝犯都算計了，而且很聰明的把功勞推給了警方，因為對你有點好奇了，而當時蘇蘇又和我說了不少你的好話，我才忍着決定再觀察一陣子，那個案子，雖然還有點疑點，也被我施壓結了，其後的朗朗電視台事件，我徹底對你有所改觀，於公，你救了不僅是幾十人質，而且是毫髮無傷的解救，更協助警方抓到了所有的匪徒，不良影響被壓到了最低，於私，我兩個女兒也是被你救的，當然，我沒有誇獎你的意思，因為要不是你，也不會發生那種恐怖事件，不過追其根源，似乎你也是無辜的……”　　這個艾華說話還真是夠直白，一點多餘的感情也沒有，甄英雄卻只有點頭的份，雖然不太舒服，但艾華可比白耀天痛快的多了。　　“事後，省里的白耀天副廳長與我聯繫，要我想辦法在最短時間里將朗朗電視台案子的主謀挖出來。”艾華道：“英雄，最近你可能也察覺到了，你父親無暇義字會的事務，你蘇蘇阿姨也沒有返回美國，你知道原因嗎？”　　甄英雄心裏狂跳，艾華眼中突然有了異樣的神采，“艾叔，你們……”　　“其實，幕後的主使並不是山口組，也不是什麼有恐怖目的極端份子，而是美國的諾森家族，以及一個無國籍的殺手組織，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　　甄英雄不能點頭，也不會搖頭，突然發現，當自詡聰明的人，遇到一個特別直白的人，那靈活的頭腦，完全派不上用場，艾華究竟是怎麼知道這些的？難道，老爹與那暴龍蘇最近在忙的事情，就是和這個男人開小會議？甄英雄知道，自己現在能做到的最聰明的事情，就是聽，艾華，極有可能在詐他。　　“我與蘇蘇認識的時候，她已經接任了家族的勢力，在美國唐人街站穩了腳跟，對諾森家族，我怕是比你知道的還多，你父親遇到過的暗殺，蘇蘇也遇到過，在城南，你也遇到了，就沖這三次極為相似的暗殺，你覺得他們能瞞住我嗎？”艾華笑道：“我最近找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坦白承認了朗朗電視台事件極有可能是諾森家族做的，至於其他的，卻什麼也不肯說了，蘇蘇在美國的組織一直與諾森家族的關係一向緊張，可蘇蘇卻不着急回去，由此可見，諾森家族現在也處於疲軟的狀態，怕是盯上了即將到來的黑市拳大賽，所以把大部分力量調到了這邊來的緣故。”　　甄英雄佩服艾華，因為他的推理完全是正確的，但甄英雄卻隱隱的覺得，艾華知道的，還不止如此，果不其然，艾華接下來的話，讓甄英雄的冷汗幾乎倒流。　　“你父親和蘇蘇現在究竟在具體計劃什麼我不知道，但我有一個大膽的邏輯的推理，恐怕，在所謂的外人看來，我這個外人，是唯一能夠想到這個答案的人。”艾華語氣一沉，甄英雄的心也跟着一沉，“諾森家族是美國的組織，與蘇蘇之間有爭端，這不希奇，可與義字會之間，卻是八杆子打不着，為什麼他們熱衷於殺你，會比對蘇蘇還上心呢？聯想一下二十年前你父親和蘇蘇也遇到過的暗殺，我突然這樣想，如果把你們的組織與背景全部拋開的話，或許，就容易看出某種聯繫了，結果，我得到了一個非常驚人的答案……”　　艾華犀利的目光如同翱翔在空中的老鷹一般，似乎能射到人心裏去，甄英雄知道，這個看起來並不是很聰明的務實男人，用最笨的方法，猜測到了真正的幕後者。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有理由同時恨着你們兩代三人的人，除了那個女人，我想已經沒有其他人了。”艾華盯着甄英雄的眼睛，彷彿要從他的表情中看出什麼一般，淡淡說道：“二十三年前，突然在朗朗市消失了的，你母親，以及蘇蘇最好的朋友，顏冰。”　　正確的答案啊，甄英雄心理已經有了準備，所以表情讓艾華有些失望，僅僅一笑，絲毫沒有失措慌張，艾華只好繼續說道：“蘇蘇曾經說過，顏冰雖然年紀小，卻是個極為精明的女人，如果把她擺放在中間，那麼，一切的事情就都可以解釋的通了，這隻是個把組織力量用到個人恩怨的誇張報復，英雄，你沒有必要承認或者否認，我找你來的重點，也不是只想看你點頭或者搖頭。”　　那你到底為了什麼事情啊？甄英雄有些愣，一上來就談了那麼多‘公事’，我以為你不關心少爺和小艾之間的事情呢……　　“艾叔，那您突然之間找我來，到底為了什麼事情？”甄英雄也有完全找不到方向的時候，“剛才那位司馬大叔說，有人和您提親，要與小艾訂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哦，那件事情啊。”艾華一點也不急，道：“一個戲子，知道昨天一心那臭丫頭鬧出來的事情，以為我不知道那個男主角就是你，跑到我這裏大放厥詞，還用他爸爸針對開發區的一個投資計劃，或算要挾，或算含蓄的告訴我，把一心嫁給他，不但能讓一心擺脫你的魔爪，還能為我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和影響，畢竟，我現在是代市長，如果讓別人知道我女兒和一個黑社會來往，對我的仕途會有影響，再者，如果他父親的投資計劃落實了，就打開了招資引商的一扇大門，可以為朗朗市解決最少百分之十的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那對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投票委任是很有利的砝碼，總之就是來和我說這些東西的……”　　目前社會競爭激烈，大學生找工作都難，下崗職工的再就業更是難上加難，那個戲子倒是很會把握時機啊，而且不可否認，如果艾華對仕途有追求的話，這是個絕對的機會。　　“艾叔，您，應該不會答應吧？”甄英雄嘴上問着，心裏喊着，你要是敢答應，少爺就先將那不知死的小子幹掉，“您不會反對我和小艾的事情吧？”

# 第293章 一加一得二

　　甄少爺這半天下來，心臟真有要癱瘓的感覺，超負荷工作啊，艾華的回答，將關係到他一生的幸福。　　“我對仕途沒有什麼野心，更不會拿女兒的幸福去交換，更何況，我把女兒嫁給一個還能對社會做些事情的混混，也好過嫁給一個整天賣臉皮賣表情，从里到外虛偽透頂的戲子強吧？”　　在這方面，艾華就是自己的知音啊！甄英雄太感動了，雖然他也有詆毀自己的嫌疑，但甄英雄還是覺得他是好人啊。　　“英雄，你也不要樂，我還沒同意你和一心的事情呢。”艾華咳了一聲，輕瞥了一眼東方雲，這才道：“你知道為什麼我不要任何人參與咱們的談話嗎？”　　甄英雄一怔，那顆今天一直運轉速度維持高速，剛才幾乎癱瘓的大腦，終於又開始運轉了，“艾叔，您要和我談私事，講條件，是嗎？”　　“對，我艾華一生耿直，從來沒違背過原則，但這次，我有絕對的私心，因為，錯過這個機會，我怕再也遇不到下一次了。”艾華凝視着甄英雄的眼睛，他依然誠實的木訥，卻木訥的讓甄少爺想哭，艾華對自己，太坦白了，“英雄，你父親和蘇蘇大概不想顏冰成為眾矢之的，有保護她的意思，所以才不肯告訴我一切的，但是，我必須知道一切，所以，你現在開始，就是我的內線，我要了解你們所有的動向，我承認，我在用你和一心的關係威脅你。”　　哭的心都有，你也太誠實了吧？甄英雄道：“艾叔，我也可以坦誠的告訴您，我的名字註定我做不了叛徒。”　　“不是叛徒，而是合作，為了個人的目的而合作。”艾華道：“東方整理的這些資料，是二十三年前關於黑道四家族的，從這份資料推斷出顏冰就是案子的唆使者，並不困難，但省廳的人還沒有想到從這裏入手，我也不會上報給省里的人知道，為了我們自己的目的，現在開始，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合作。”　　如果這份資料交上去，朗朗電視台的案子，基本就等於偵破了，無論結果如何，艾華的功勞已經攥在了手裡，至少，他對上面已經有了個交代，可他卻……甄英雄茫然，艾華，並不像是在開玩笑，“艾叔，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東方雲嘆了口氣，有些無力，有些哀怨的替艾華回答道：“我們會替你瞞住省廳關於顏冰的一切，更不會妨礙你們對付諾森家族，也就是說，除了多出我們兩個人知道你們的動作外，一切的一切，沒有任何的改變，而你，也就是對其他人隱瞞這一點而已。”　　這股子酸味兒啊，甄英雄更暈了，“完全不干涉？那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只是個秘書，能有什麼目的？有目的是他。”東方雲秀目斜瞥，讓艾華有點不自在，“他想用你們的手，幫他愛的無法忘懷的女人剷除敵人。”　　甄英雄不是笨人，腦筋一轉，立刻明白了艾華的意思，原來，他所謂的私事，就是這個啊！　　艾華似乎很清楚東方雲對自己的心意，卻始終沒有接受這份感情，所以不肯放棄的東方雲才對蘇影的存在充滿了醋意，艾華對她歉意一笑，這才對甄英雄說道：“英雄，諾森家族與菲茲傑拉德世家，對蘇蘇來說，這樣的敵人太強大了，從她將小愛送回朗朗市，並肯與你父親再次見面，將小愛託付於你保護，不難看出，她已經察覺到美國的組織即將支撐到極限了，我不想看到她出事，但我也知道她是個堅強獨立的女人，不會和你父親開口求助的，不過幸運的是，你們現在的敵人是共同的，所以，我才要抓住唯一的機會，哪怕犧牲自己的原則，而且，為了個人恩怨而報復的顏冰，危害性遠遠不及諾森家族與菲茲傑拉德世家。”　　甄英雄隱隱猜到他要說什麼了，“您的意思是，利用這次的他們以我為目標，與蘇蘇阿姨聯合，將諾森家族，她的對手剷除，是嗎？”　　“是，蘇蘇的敵人，現在也是你的敵人不是嗎？不過，我要你做的，當然也不止如此。”艾華道：“我還要你在這之後退出黑社會，並且，是拉着蘇蘇一起退出黑社會，只要你做到這些的時候，你隨時可以來娶一心。”　　“難度太大了吧？”甄英雄皺眉道：“艾叔，我可以退出黑社會，如果不是諾森與菲茲傑拉德家族糾纏不清，我現在已經不算個黑社會了，可我怎麼可能給蘇蘇阿姨做主呢？”　　“那是你的問題了，我對你很有信心，我做不到的，相信你一定能做到，而且，剷除諾森家族，是你不得不做到的事情，不是嗎？”艾華笑的有些苦澀，道：“蘇蘇早就厭煩了黑社會的生活，只是苦於糾纏，無法脫身，英雄，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頭緒的話，我有個建議，是一個很原始的建議，現在要對付你和義字會的，等於是三個家族，顏家，諾森，以及菲茲傑拉德世家，實力的強悍，就好象是，一加一，再加一，等於三，既然是實力的抗衡，你也不妨去運用一下這個加減法，一加一之後，結果就只有一個数字，那時候，要退出黑社會的，不就只有一個数字‘二’了嗎？”　　兩個一加在一起之後，就是一個数字，就是一個個體……甄英雄一怔，再望向艾華，猛的發覺，他的眼神已經是那麼平淡，應該說他是個精明的可怕的人，還是個太過簡單的人呢？甄英雄覺得，也許，這也是一個一加一等於二的問題……　　“如何退出黑社會，我不懂，但我相信你一定有辦法做的到，所以，我把一切賭在你身上，這就是我放棄的原則，英雄，這是我的請求，如果你和一心真的相愛，那你沒有理由拒絕我的，對嗎？”艾華終於露出了一個非常非常不適合他的，卻不能讓人否認的，既狡猾生硬，又充滿魅力的笑容，“我可是你的未來岳父啊。”　　老奸巨滑的，都應該被稱為狐狸，甄英雄心裏是這麼說的……　　司馬成，其實就是艾華的司機，早年的時候因為偷竊偷到了艾華身上，被送進了監獄，服刑六個月出來后，發現這半年裡，都是因為艾華的接濟，老婆兒子才得以過活，艾華可謂是他的大恩人見他沒有工作，便不計前嫌，讓他做了自己的司機，而那趙光三人，則是市政府大樓的保安，與司馬成私交甚好。　　司馬成給艾華做了十年司機，可以說是看着小艾長大的，更是親自參与了對甄英雄的測試，也覺得小姐眼光很好，挑了個非常不錯的男人，昨天那貴公子跑來提親，司馬成簡直比小艾和甜甜還要生氣，但艾華並沒有明確的表示態度，他緊張啊，這關係到小艾後半生的幸福，要知道，艾華這個人，有些迂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司馬成絕對不懷疑艾華做不出這樣的事情來。　　見甄英雄和東方雲走出了書房，一直守在外面的司馬成連忙迎上去，想知道結果，但看到艾華也跟了出來，他沒敢張口。　　“艾叔，我可以去看看小艾嗎？”　　“不可以。”艾華道：“你今天來這裏的事情，不能讓一心知道，那丫頭沒什麼心計，我怕她會和她媽媽說露什麼，英雄，這是我們爺倆的事情，你必須謹記這點。”　　司馬成見他們交談自然，以‘爺倆’相稱，鬆了口氣，看來，是很完美的結果啊。　　甄英雄還差最後一個問題沒鬧清楚，走到門口，當司馬成開門之後，他終於是沒忍住，“艾叔，你是不是不會同意那個作死……不，那個戲子對小艾的提親啊？我還是不太明白，您和我說的這些，似乎沒必要這麼匆忙的把我叫來吧？您是不是忘了些什麼沒說啊？”　　艾華一怔，然後才想起什麼，笑的有些尷尬，“是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回學校的路上，讓東方和你說吧。”　　甄英雄狐疑的看了一眼艾華，艾華似乎有些心裏虛虛的，“我還要回去市政府，阿成，你送我，東方，英雄就麻煩你了。”　　“哼。”東方雲翻了艾華一眼，讓甄英雄懷疑，到底這個城市，誰才是最大的官兒啊？　　“一本正經的說要違背原則，可真要違背的時候自己卻又張不開口，好象要做壞事的是我們女人似的，男人都是這麼虛偽的嗎？”東方雲駕駛着保萊轎車，對甄英雄的說話有些抱怨的味道，“英雄，我能這麼稱呼你吧？”　　甄少爺點了點頭，額頭冒汗，這女人果然喜歡裝大輩，“東方小姐，今天這麼著急找我來，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啊？我瞧艾叔好象不太好開口的樣子……”　　“他當然開不了口。”東方雲也知道這才是重點，嘆了口氣，道：“你該知道昨天那個做着美夢過來找一心爸爸的傢伙所說的話，不排除有變相威脅的意思吧？”　　甄英雄坦白道：“我懂，如果艾叔拒絕他，他就會把我和小艾的事情散出去，那樣對艾叔而言，就會有巨大的影響，畢竟，他現在是代市長，仕途一片光明。”　　“那還是其次。”東方雲柳眉一顰，嚴肅道：“英雄，你現在是眾矢之的，如果那個小子把你和一心的事情散出去，受到影響的，就不單是一心的爸爸了，你想想看，現在你和一心的關係，諾森家族還未察覺到，如果因為這件事情被他們知道了，會怎麼樣？”　　甄英雄心裏一跳，今天大腦反應有點遲鈍，此刻才醒悟艾華為什麼如此着急的見自己，其原因簡單非常簡單，卻也非常了不得！　　“不光會讓小艾有陷入危險的可能，還會產生連鎖效應！”　　“對。”東方雲對甄英雄的反應極為讚許，道：“因為朗朗電視台事件本就與你有直接關係，如果被上面知道了你與一心的事情，一心的爸爸就極有可能被迴避調查，由其他人接手，到時候，一心爸爸就無法在中間幫助你了，那樣一來，上面的人就算沒察覺到事情與顏冰有關，那些眼睛也會死死的盯在你身上，讓你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由，你便沒有辦法輕鬆的活動，當然也就不可能把諾森家族徹底的剷除，幫他的前妻脫離火海了……”　　說到最後，東方小姐又是酸酸的。　　甄英雄還未說話，已經淪落為破爛級別的手機居然響了，屏幕都沒有显示了，不愧是名牌啊，這都能繼續工作，甄英雄抱着點好玩兒的心理接通電話，沒想到真的有聲音傳進了耳朵里，“唔……太子哥哥，我讓人給騙了……”　　是她啊……甄英雄眼角一垂，早知道剛才就該把手機給扔了，語氣一沉，“哭什麼？好好說話！”　　東方雲本着禮貌，一直沒打擾甄英雄講電話，已經回到了學校，停下了車，而甄英雄雖然沒說話，只是時不時的‘恩’上一聲，手機，還沒掛呢，臉色也有些難看。　　“給你兩個小時，把他的資料整理一份，就這樣吧。”甄少爺根本沒掛電話，而是更用力的一握那手機，徹底報廢，推門就下車了，“東方小姐，真是麻煩你了，回去告訴艾叔，我會很有分寸的搞定這件事情，不會對他有任何影響的。”　　“誒……？”東方雲詫異，自己還有話沒告訴他呢，甄英雄居然知道自己要說什麼，可她還是不放心，“可是，英雄，你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恩，剛剛知道而已……”

# 第294章 報復的劇本

　　甄英雄將車門關好，對着東方雲一笑，笑的東方雲發冷，“一個演浪漫劇，卻一點也懂得浪漫的小白臉，球球的，少爺決定自己投資，寫劇本，找演員，並且親自做導演，全力把他打造成世界巨星，敢打小艾的主意，和少爺搶老婆，少爺要讓他全家紅遍半邊天，是他媽的臉紅！”　　甄少爺只要罵街了，那就是真的怒了，東方雲愣愣的看着那個一直很斯文，現在卻笑的好象惡魔的甄少爺走進了學校，不禁喃喃道：“太溫柔的一心，確實需要一個他這樣的男人啊，肯定會有一種被保護的甜蜜感覺吧，唉，那個迂腐的男人，什麼時候才能開竅呢……”　　……　　這一次是從正門進入學校的，還沒進入教學樓，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少爺！”　　甄英雄一怔，轉頭一看，停靠在樓前的瓢蟲後面，一個美貌女人做賊似的走了過來，“小雪？你怎麼還在學校啊……天啊，不是吧，暴龍蘇還沒走呢？！”　　薛雪經過甄英雄的滋潤，最近越來越有女人味了，而且，她也不再刻意去遮掩脖子上那條細細的刀痕，自然而然的多了幾分大方，尤其她今天的穿着，更是讓甄少爺眼前一亮，並不是暴露或者性感，而是非常的健康，活潑，漂亮，給了甄英雄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白色帶絨毛的肥大的秋毛衣，真如她名字中的‘雪’字一般，白的發亮，亮的人賞心悅目，一條黑色的粗布休閑褲，不肥不瘦，襯托出腿型的修長，褲腿下面有可愛的褶皺，一雙白色的平底運動鞋，配合著一件黑色的運動風衣，小雪同學今天充滿了青春美感，過去，這丫頭只穿職業套裝啊。　　黑亮柔順的頭髮如瀑鬆散着，不似過去，總是很習慣的挽起，現在看起來，自然就多了一分青春的味道，小臉有些紅潤，好象是因為用這個形象出現在甄英雄面前有些不好意思吧，僅僅是換了身衣服，這丫頭居然年輕了十歲一般，太誇張了吧？　　“少爺，你怎麼又回來了？蘇小姐現在正在氣頭上呢！”　　“小雪，這身衣服真適合你，哪兒買的？”甄英雄所答非所問，還在驚艷中。　　薛雪都不好意思抬頭了，女為悅己者容，和甄英雄發生了關係之後，薛雪開始在意自己的形象了，她二十八歲，比甄英雄大了六歲，時間不會為了自己靜止，所以，縮小這個差距，就要從着裝，從女人對美麗的追求做起，甄英雄所以有那樣一問，也是因為那身衣服一看就是新買的，薛雪，在嘗試着改變自己……　　“昨天上午買的……少爺，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薛雪急道：“蘇小姐讓我守在這裏，就是要我看到你，然後通知她的。”　　“我知道，猜也猜到了。”甄英雄笑道：“可你不會告訴她的，不是嗎？小雪，來，親個。”　　“我是不會告訴她，可是。”薛雪一躲，甄英雄只吻到了她的耳朵，“少爺，我要告訴你的是，還有一分鐘就放學了，你不躲起來的話，一定會被蘇小姐給抓到的，她應該就要下來吃午飯去了！”　　話才落，放學的鈴聲已經響起，甄英雄臉色一變，聽到教學樓里開始喧鬧起來，撒腿就溜，臨走還沒忘了提醒薛雪，“寶貝兒啊，你的錶慢了一分鐘啊！”　　薛雪無語……　　……　　這個家長日還真是難熬，白果的老爹沒有個確切的答案，但他看起來是個很尊重女兒的人，應該不會太難為人，而小艾他爸爸與自己一樣，是個為了愛情而苦惱的人，但甄英雄卻絕對鄙視他，雖然他對暴龍蘇的痴情讓人敬佩，但在甄少爺看來，得不到愛情的他還是因為太木訥了，就沖他和東方雲的關係便不難看出他有多值得鄙視。　　連涉及到生死前途的事情都不瞞着東方雲，這種信任，證明艾華對東方雲絕對不是沒有感情，但他卻不敢愛，然而，他也沒有為了重新虜獲蘇影的心而努力，只是抱着‘祝福才是最愛’的心態偷偷的看着她，十足一傻B，愛，就要追，追到最後一刻，既然愛了，就不能怕，如同他和東方雲一般，既然愛了，為什麼不在一起？年齡或者對蘇影的愛讓他有顧慮？結果呢，兩個人都不快樂，甄英雄看到他，就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絕對不放棄任何一個心愛的女人。　　既然和艾華達成了一致，那麼就沒必要去招惹蘇影了，甄英雄先跑到手機大世界，買了個新手機，然後在隔壁的肯德基填飽了肚子，熟悉了一下手機的功能，接着，一邊剔着牙，一邊撥了個電話，“喂，小憐……好好，憐憐，球球的，一破名字至於嗎？少爺要你查的東西都查到了嗎？查到了就給我送來吧，恩，就時代廣場吧，我在那裡等你……”　　掛斷這個電話，甄英雄想了想，要去收拾那個企圖和自己搶老婆，威脅自己未來岳父的混蛋，一個人肯定做不到，而這種事情，必須要絕對可以信任的手下參与才可以。　　項嘯鳴正在忙活籌備黑市拳大賽，闌度除了保護韓慧恩，還要負責漢宮的安全，甄少爺一思量，目前自己的一線親信，‘七隻虎’，完全不能調動，阿東要備戰黑市拳大賽，耿南的任務是看着藍涯和微兒，常樂與另一人負責學校的安全，還有三人，分別負責着他家的周圍，百年小區，還有快樂谷集團的監視工作，細細一想，甄英雄是百般無奈啊，餘下可以被自己絕對信任，參与到自己私事中的人，只有幾尾小鳳凰了。　　如果可能的話，甄英雄極為不樂意找那幾尾小鳳凰，甄天當時培養這幾尾小鳳凰的時候，也是有意讓甄英雄在這裏面挑個老婆，而這用意他又絲毫沒對九尾鳳隱瞞，因此，除了柳絮那個冷冰冰的丫頭，其餘八尾的忠心未免都過了些，一個個的就會賣風騷，勾引甄少爺……　　蘭兒鳳兒如果不被蘇影控制的話，到是甄英雄計劃中的最好人選，現在，只得重新調配了，甄英雄沉思了小會兒，無奈的撥通了一個電話，“喂，毛毛，是你家少爺……”　　……　　時代廣場，甄英雄用了不足一分鐘就把那張紙條上的東西看完了，氣，氣的都沒有力氣了，看着和自己坐在一張長凳上，穿着風衣，戴着大帽子，架着墨鏡，假裝不認識自己的小憐，踩死她的心兒都有，死丫頭，喝熱咖啡居然用吸管，也不肯將口罩摘下來，是人就覺得她可疑啊。　　小艾曾經說過，小憐的智商，高達一百五，在記錄中，是全市IQ最高的天才，可看她這個模樣，甄英雄實在無法將她和天才兩個字聯繫到一起去，唯一可以想到的詞語，只有，無聊，冒失，二百五……　　“你有毛病吧？讓你查了一个中午，就這麼十幾行字？那你在電話里告訴我不就得了，打扮的和特務似的，你搞什麼飛機啊？”　　“字是不多啦，但全是很精要的情報。”小憐不看甄英雄，保持着特務形象，道：“太子哥哥，不是你要我給你送過來嗎？而且，我們是要做壞事，報復人是違法的，被認出來是要做牢的，我這麼年輕，當然要小心點了，黑社會電影裏面，都是這麼接頭的。”　　一看就是沒幹過壞事的好寶寶啊，甄英雄氣道：“那你也不用打扮的這麼誇張吧？”　　“我是和心姐姐，甜甜姐學的。”小憐又有點興奮了，“原來做明星是這個感覺啊……”　　你有毛病，神經病！甄英雄只覺得這個商業頭腦一流的丫頭在其他方面的IQ絕對在七十以下……　　“太子哥哥，你一定要為我出氣，那個臭男人，不但在背後陰你，對心姐姐意圖不軌，還玩弄了我的感情，你一定要狠狠的教訓他！”小憐可憐巴巴道：“昨天吃午飯的時候他還對我甜言蜜語呢，結果我一告訴他早上籤授會的事情，他立刻把我給甩了，說他和我約會，其實只是為了了解心姐姐和甜甜姐的事情，還說根本就不喜歡我，說我和他點的牛排一樣……”　　“牛排？”甄英雄不太明白，是說小憐長的難看嗎？這丫頭確實說不上很漂亮，但屬於很耐看的類型，非常精神，和牛排搭不上邊兒啊。　　小憐把眼鏡一摘，讓甄英雄可以清楚看到她那秀美大眼睛中的怨恨，“他吃的牛排，只有五分熟！”　　……甄英雄嘴角勾了勾，球球的，原來是這麼回事啊，形容的太貼切了……　　“這麼說，那小子所以在見報之前就知道小艾和我的事情，是因為你這張大嘴巴啦？”　　“太子哥哥，我嘴很小的，你看……”小憐一臉的尷尬，把口罩一拉，嘟嘟着小嘴巴，把本來就不大的面積盡可能的壓縮。　　怎麼碰上這麼一塊料啊？甄英雄眉頭一豎，“別和我耍花槍，正經點！”　　“是！”小憐趕緊收起表情，不過也聰明的轉移了話題，“太子哥哥，人家第一次就這麼讓他給騙了，不甘心啊。”　　“第一次？”這個詞太誘人了，沒想到小憐這個十九歲就經管大學畢業的學習型天才，生活型白痴，居然這麼開放，“第一次啊，對女人是很重要啊，那小子是欠收拾……”　　“就是說嘛，人家十九歲了，第一次約會就被他給甩了，太傷自尊了！”小憐一點也不理會甄英雄那張難看的臉，氣呼呼道：“手沒牽過，吻沒接過，就這麼把我甩了，我以後還有臉見人嗎？”　　“第一次……約會？”甄英雄壓着怒氣，額頭有青筋跳起。　　“是啊，人家才在台里炫耀過他在追求我，他這時候把我甩了，我豈不是成了說大話的騙子啊？形象全毀了，以後怎麼見人啊？”小憐氣憤之後，陰笑着，道：“所以，太子哥哥，你一定要幫我收拾他。”　　球球的，就沖你這大嘴巴，換了少爺，照樣甩你，要不自己還有隱私嗎？　　“就為了這點小事，你就讓我去歸置他？少爺可是黑社會，不是普通的混混……”　　小憐擺了擺手，道：“那些都無所謂了，反正差不多。”　　是差很多！甄英雄真想抽這丫頭兩個嘴巴，難怪人們都說，學習的天才，就是生活中的白痴呢，這個小憐就是典型代表啊，正常人沒法和她喘氣。　　望着手裡這份簡單卻精要的背景資料，甄英雄喃喃的念道：“花氏集團，以生產汽車座椅、車門板、遮日板、車頂蓬、荷物板、摩托車座墊、方向盤為主的上市集團，確實啊，如果在開發區興辦起生產工廠，這樣的生產線，的確可以為朗朗市解決一部分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好吧，那少爺就當是為朗朗市做貢獻吧，雜種，你想不建廠都難！”　　……　　花遲雨，花氏集團公司的小少爺，父親是花氏集團懂事長，兩個姐姐，大姐花蕾是總經理，也是這次投資辦廠計劃的負責人，二姐花蕊是總策劃，這個提案就是出自她的手筆。　　花遲雨，遲雨，之意當然就是遲來的雨，老花先生為了事業，三十六才娶了個二十齣頭的老婆，三十八才得一女，着急，想要個兒子繼承家業，努力，四十二又得一女，更急，到了四十八，終於是盼來了花遲雨，不過，卻因為老來子，寵的有些過，以至於這位英俊瀟洒的美公子從小就不學無術，接任公司，簡直是天方夜譚，於是乎，高中畢業就花錢進了所影視學院，之後家裡又是砸錢又是通關係，總算是進了劇組當了男一號。　　人都有其長處，花遲雨這隻會泡妹妹和裝B的紈絝子弟，真靠自己的賣相和一定的，卻不被人重視的演技，在演藝圈一炮而紅，成了偶像派的小天王，還在朗朗電視台主持了一個頗受沒大腦小女生喜歡的綜藝節目，事業方面，絕對的順風順水，恐怕活到今天都沒有遇到過不如意的事情吧。　　其實，與漢宮相比，花氏雖然是上市集團，卻也是窮酸，據聞，前陣子楊光虎父親那個證卷公司涉嫌惡意吵作的幾支股票中，就有他家這份，而且，就是用這個投資計劃吸引股民的，這些，在小憐交給自己的資料上，都有記載。　　似乎是嫌疑被排除了吧，不然，花遲雨怎麼可能用這個來要挾艾華呢，甄英雄坐在車裡，看着花遲雨的照片，打了個哈哧。　　夜幕已經掛臨，花遲雨走出了小區，身後還跟着一個女人，赫然就是東方雲。　　花大少挺鬱悶的，剛才在艾華家裡不但沒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還被艾華擺了一道，那個市長大人並未出面，那狡猾的女秘書東方雲說他晚上有應酬，所以委託她代為招待，但那件事情她卻做不了主，於是，東方小姐把事情交給了當事人艾一心，艾一心的回答的是一杯茶水，不過是潑在了花大少的臉上，附帶唐甜甜一個耳光，卻是用拖鞋底子抽的……　　東方雲連連道歉，並親自送他到門口，表示艾華有時間，一定會親自向他道歉，其實也有拖延的嫌疑，無非就是變相告訴他，機會，還是有滴……　　打發走東方雲，一輛紅色的賓利便開了過來，司機是個五大三粗的老爺們，有點保鏢的意思，現在的小明星，有點成就就擺譜，開車都找職業保鏢，那粗壯大漢要對付幾個小混混，絕對的手到擒來啊，只見他下車之後，謙卑的幫忿忿的花大少打開了車門，不禁讓人感慨，錢雖然不是萬能的，卻可以讓英雄漢低頭啊。　　花大少還在氣頭上，正猶豫是不是立刻給熟悉的媒體通個電話，將事情捅破呢，哪想到，他的車才一動，就和一輛可愛的大眾甲克蟲蹭到了一起，好象甲克蟲是要靠在路邊的，不過方向打的晚了點，前保險杠接了個吻，但因為碰觸的部位貼了防磕碰的橡膠條，結果被蹭花了的只有高檔的賓利轎車。　　一百多萬的車被幾十萬的車蹭花了，本就心情老不爽的花遲雨能不生氣嗎？下車就要罵，卻見甲克蟲里下來三個女孩，一個賽一個的漂亮，讓人看了眼暈，娘啊，美女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 第295章 綁票和捆綁

　　三個女孩中，一個表情有些獃滯，好象是被自己手潮的技術造成的後果嚇壞了，另外兩個花容失色，明顯是認識那個汽車的標誌。　　其中一留着俏麗短髮的女孩連連喊着對不起，急的都要哭了，“先生，真是很抱歉，我姐姐她昨天才從駕校畢業，真是抱歉，我們，我們賠您錢您看可以嗎？”　　另一個扎着兩條可愛辮子，看起來很活潑的女孩子也懇求道：“是啊先生，拜託，我姐姐她技術不好，您大人不記小人過，原諒我們一次，您看，您的車蹭的也不是很厲害，這樣吧，我們和您一起去4S店您看成嗎？有多少維修費用，我們出，耽誤您的時間，我們，我們也賠錢您看可以嗎？”　　美女不是見過，三個一起出現的美女也不是沒見過，但是，一輛汽車裡，下來三個如花似玉的姐妹，花遲雨還真是第一次遇見，不是像雙子星一樣搭配在一起的明星，而是很自然的三姐妹，天啊，難道是老天可憐自己，居然送來三個美人，彌補方才心靈受到的打擊？花遲雨心裏爽透了。　　莫非，自己也要開始一段只有在偶像劇里才會遇到的，王子與灰姑娘的愛情故事？一個王子與三個灰姑娘的情感糾葛，讓人無限期待啊！花遲雨伸手攔住了那個對美女沒啥概念的保鏢司機，望着三個被嚇的簌簌發抖的姐妹，用很帥，帥的臭屁的優雅動作，將那副大大的風鏡摘了下來，“一點小刮蹭，三位小姐不要太在意。”　　表面夠紳士，夠大方，夠溫柔體貼，可心裏卻齷齪的補充了一句，一起吃個晚飯當做賠償吧！或者，把你們賠給本大少！　　“你是……花，花遲雨！”那個俏麗的短髮姑娘一眼認出了花遲雨，驚叫了一聲，然後怕被別人注意到似的，趕緊捂嘴，開車的女孩還是愣愣的，似乎沒從碰車的驚嚇中回過神來，而另一個姐妹趕緊從小包包中翻出一個小本子，封面赫然就是花大少，小臉上寫滿了驚喜，聲音都發顫了，好象在對照真人與相片的差別。　　“沒，沒想到竟然與我們最喜歡的偶像這麼相遇了，那個，可以給我們簽個名嗎？”　　最喜歡的偶像啊，花遲雨虛榮心立刻膨脹，他本就覺得自己是眾多青春美少女的夢中情人，他娘的，今天賺到了，也許能把這三個小妹妹都哄到床上去呢，一夜情也不錯，雖然沒有雙子星漂亮，但三朵姐妹花，也不差啊！　　“簽名嗎？好啊。”　　花遲雨剛要去接那本本，就看到短髮女孩一拉那要簽名的可愛丫頭，“小妹，現在不是要簽名的時候，你怎麼這麼不懂事？我們蹭了偶像的車，應該先去修車才對。”　　“也對哦。”那可愛女生把本子收起，兩眼水汪汪的，對花遲雨無比崇拜的說道：“偶像，我們陪你一起去4S店吧，這個時間了，想必你也沒吃飯呢，我們剛好也是要去吃飯為姐姐慶祝拿到駕照的，這樣吧，把車開到4S店之後，我們請你吃飯，當作補償好不好？”　　花遲雨見那短髮女孩把剛從拎包里掏出的錢包放了回去，然後也是期待的看着自己，立刻就明白了，這兩個女孩是想找機會和自己親近啊，正如我意！　　偽善的一笑，花遲雨道：“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蹭花一點漆而已，既然三位小姐這麼想表示歉意，我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讓花遲雨有點鬱悶的是，那個大姐直到這個時候也沒看出多興奮，不過兩個妹妹的反應讓他很滿意。　　以花遲雨的身份，自然是不好讓人家賠個四五百塊，可人都有這種心理，就是車子被碰，心裏會噁心，明明知道修車花不了幾個錢，卻還是不想自己掏，並不是小氣，而是堵心，本來，這種事情要那個司機保鏢去就可以了，不過碰了他車的是三個小美女，花遲雨會把這機會讓給那木訥的司機嗎？暴殄天物啊！　　一起將車開到了附近最好的一家4S店，店裡的維修員認為這種程度的刮蹭最多只要兩三個小時就可以搞定，雖然車子是名牌，但店裡就有這種顏色型號的漆，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因為就要到下班時間了，所以第二天上午就可以來拿車。　　現在就已經六點多了，剛好是吃晚餐的時間，花遲雨本來要提出邀請的，哪想到，三個丫頭挺上道，在他之前就把話說出來了。　　花遲雨美的不得了，讓那個保鏢司機自己回去，第二天過來提車，他上了三女的甲克蟲，很聰明，他坐後面，這樣一來，最少能和一個美女挨着坐，可他的驚喜還沒結束，兩個妹妹居然同時從兩側上車，把他夾在了中間，香氣迷人，這簡直是小小的天堂啊。　　那司機見甲克蟲生疏的行駛入車流，消失在視線中，感慨啊，那個花大少恐怕又要去風流了。　　“偶像，我可以吻你一下嗎？”那可愛的扎辮子的女孩提出了一個讓花遲雨無比感動的要求，其實，作為一個偶像派帥哥，有女影迷求吻極為正常，遭偷吻，強吻，也不怎麼新鮮，但基本沒有碰到過美女，更沒有美女主動提出過這樣幸福的請求，別說吻了，上床都行！花遲雨心裏下流，臉上卻還要裝的正經，但正經有點虛偽了。　　“這個，不太合適吧？我的性格其實與電視劇里的角色差不多，還是很靦腆的……”　　“好嘛，拜託了，人家好不容易才遇到偶像的！”辮子女孩抓着花遲雨的胳膊，搖啊搖的，有點撒嬌的味道，讓花遲雨都快化了，“大不了，你把眼睛閉上嘛，人家就吻一下，好不好？”　　“我也要吻！”那短髮的俏麗女孩也跟着摻亂。　　媽的，老子的艷遇終於來了！美的冒泡的花遲雨咳了一聲，忍着心裏的激動，把眼睛一閉，還未說出虛偽的話，更沒看到開車女孩望着后視鏡那雙充滿了殺機與鄙視的眼睛，鼻子一涼，一陣微甜吸入鼻腔，竟是短髮女孩用手帕捂住了他的鼻子，這個味道是……乙醚！　　花遲雨猛的睜開眼睛，卻看到那俏麗女孩雖然笑着，卻是一臉的排斥與噁心，“恭喜你，你被綁架了。”　　女匪？！還是團伙組織！明星賺錢又快有容易，所以被綁架，在這年頭也不新鮮，否則花遲雨也不至於請保鏢了，但千想萬想，怎麼也沒想到三個看起來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孩子，居然也玩綁架，花遲雨大驚，伸手要掙扎，卻被另一側的可愛女生在小弟弟上狠狠的砸了一拳，“小白臉，居然敢惹我家少爺，閹了你，看你拿什麼去嫖女人！”　　花遲雨還在琢磨那個少爺是什麼人，只聽短髮女孩對開車的冷艷美女說了句話，眼珠子一翻，便昏了過去。　　“大姐，你的演技太爛了，居然都不會笑，而且，殺意還這麼濃……”　　“畫兒，閉上你的嘴，不然我撕爛它！”　　“好凶，大姐，這次求你了，千萬不要像上次那樣把刀子從人家生殖器插進去了，好不好……”　　花遲雨，在被乙醚迷昏之前，嚇昏了，用刀子從生殖器扎進去……　　……　　甄英雄在雅苑小區的門口，見花遲雨那花痴傻瓜一般隨三個女孩而去，就知道，綁票任務已經完成，誰能想的到，一個大男人，能被三個小姑娘給綁了呢？　　那三個女孩，開車的，不會笑的，正是九尾鳳的大姐柳絮，也是唯一不會演戲的菜鳥，甄英雄就是因為信不過她的演技才親自來監視的，派柳絮出場也是沒辦法的事情，雖然她的角色是個馬路殺手，可事實上，她是九尾鳳中，車技最好的，甚至是七隻虎中車技最好的耿南也自愧不如。　　柳絮必須在不損傷自己車的前提下，給花遲雨的車造成最小傷害，這是一個技術活，非她才有把握，要知道，如果撞的嚴重了，那十之八九是要叫警察的，即便不叫，挺好的車，也夠花大少心疼的，對美女的送上門就會有一定的抵制心理，如果碰不到，或者碰的太做作，就會惹人懷疑，小憐的資料上有寫着，那個司機，可是個退伍軍人，甄英雄知道項嘯鳴的精明，絕對不會小視那個保鏢司機，必須要花遲雨很自然的消失在他視線中才可以。　　其她二人，短髮的俏麗丫頭，是畫兒，扎辮子的可愛女孩，是九尾中年齡最小，只有十八歲的鈴鐺，九尾鳳都是由義字會養大的孤兒，不似七隻虎，所以，她們的名字都很怪。　　依照花遲雨的性格，今晚消失一夜，不會有人懷疑什麼的，這就是甄少爺劇本的開始部分。　　發動汽車，甄少爺直接回家了，這車，是小憐的，紅色的POLO，至於小憐那丫頭，甄少爺已經請她去漢宮，並通知闌度，讓薛雪接待她了，甄少爺也要去漢宮，不過，並不着急，他家裡還有一件事情要處理呢。　　“球球的，少爺就不信你這丫頭不低頭，今天，非要你和你哥哥道歉不可，我的貓咪，哦呵呵……”　　如果有人看到甄英雄現在的笑，一定會冷的直掉雞皮疙瘩的，太邪惡了……　　……　　“甄英雄，你無恥，你壞蛋！”　　愛利絲那雙淡藍色的眼睛，噴射出的怒火，怨念，讓屋子里的溫度都上升了一般，熱啊。　　“貓咪，怎麼樣，反省了一天，是不是同意去和你哥哥道歉了？”甄英雄坐到愛利絲身旁，表情有些玩味，但語氣很認真。　　“不去！我沒有哥哥！”愛利絲頭一扭，態度很強硬，“你就是把我綁一輩子，就是餓死我，我也不道歉！我又沒錯，我們本來就是敵人，我為什麼不能朝他開槍？”　　愛利絲所以生氣，也不是沒有道理，昨天晚上一回到家裡，自己就被甄英雄像在漢宮那天一樣給綁在了床上，到現在已經二十個小時了，愛利絲氣的，就是自己明明說過已經愛上他了，可這小子居然還能對自己下的去手，她委屈啊。　　“貓咪，你的敵人應該是少爺我才對吧，你和闌度也有仇嗎？”甄英雄點着愛利絲的小鼻尖，好象老師教導學生一般，嚴肅道：“就算你不認他這個哥哥，可你對他來說卻是唯一的妹妹，你朝無辜的他開槍，有沒有想過他心裏有多難受？”　　愛利絲其實已經知道昨晚自己做的太過了，可她卻委屈，自己為什麼朝闌度開槍？還不是因為面前這臭男人逼自己的，自己不射他，只能射闌度，“誰讓你老說他是我哥哥的？！”　　球球的，你這丫頭真是倔強的可以啊，甄英雄所以要愛利絲和闌度道歉，固然是想挫敗這丫頭的銳氣，故意整她，讓她下次不敢在做出這麼衝動過激的事情來，也有另一個目的，闌度是他最好的朋友，他想幫闌度找回失去的東西，哪怕只有心靈上的一點安慰也好，闌度是個孤獨的傢伙，愛利絲是唯一可以阻止他腐爛下去的人，甄少爺沒有大篇的道理，他要用自己的方法給闌度一個活着的亮點，只要愛利絲肯叫他一聲哥哥，只要愛利絲和他道歉，哪怕並不是出於真心，闌度也會很開心的。　　“愛利絲，闌度比我大兩個月，你知道嗎？”　　“那又怎麼樣？！”愛利絲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突然說這個，有點愕然的望着他。　　“你不是說愛少爺我嗎？少爺也愛你，所以你是少爺的女人，少爺的家人也就是你的家人了，少爺的兄弟當然也就是你的兄弟了，對嗎？”甄英雄恬不知恥的媚笑着，怎麼看怎麼有糊弄小孩子的味道，“所以，你把闌度叫哥哥，也沒錯啊，和他道歉本來就是你應該做的，就當是尊敬少爺的朋友，叫他一聲哥哥也挺正常的，你說對嗎？”　　愛利絲就沒見過甄英雄這麼無恥的人，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愛上他什麼了，居然用這個方法來從另一個方面論證自己與闌度的另外一種關係，雖然與本意不同，可說來說去，還是要自己去叫他一聲哥哥啊。　　“我不道歉，更不會叫他哥哥！”愛利絲語氣一沉，有些哀怨的望着甄英雄的眼睛，道：“甄英雄，我沒想到你居然這麼對我，你，你不是男人！”　　甄英雄明白愛利絲的意思，她都把愛自己的秘密喊出來了，可自己一點也不心疼她，還逼她做她不願意做的事情，她很失望，不過……　　球球的，女人永遠不了解，什麼才是真男人！甄英雄用手撫着愛利絲光潔的臉頰，愛利絲強勢的望着甄英雄，不像過去一般躲閃，似乎在用這份勇敢反抗一般，甄少爺嘆了口氣，語氣中多了三分霸氣，三分耿直，三分慷慨，一分柔情，十足複雜，道：“愛利絲，就因為我是男人，所以我才這麼對你，男人，應該對自己的女人負責，你犯了錯誤，我就要糾正你，因為我把你看成自己的女人，你懂嗎？男人，要講義氣，你既然是我的女人，就不能傷害我的朋友，可是，我又不捨得打你，罵你，只能把你綁在床上勸你，你能體會我對你的愛嗎？”　　“體會不到！”愛利絲沒好氣道：“你就知道綁我，餓我，你這是虐待我！”　　“我還SM你呢我！”甄少爺真沒見過這麼頑固不化的丫頭，浪費了那麼多感情表情，她居然一點都不領情，去道個歉能死啊？！　　愛利絲壓根就不知道啥叫SM，還發愣呢，就看甄英雄站了起來，沒好氣道：“貓咪，少爺低聲下氣的給你台階下，好意讓你在求我之前主動承認錯誤，你就這麼倔強，哼，這可是你自己找難受的，別說我沒給過你機會，今天就讓你知道知道，什麼是最殘忍的黑社會！”　　愛利絲還就真是因為倔強才不低頭的，其實，她在甄英雄說出那個狗屁理論的時候已經心動了，而且還甜絲絲的，甄英雄的哥哥，自己也叫哥哥，這感覺讓初懂感情的小丫頭心跳不已，可她就是不知道怎麼下這個台階，要知道，愛利絲在家裡的時候，連哈恩大叔也要讓着她，那個羅伯特給她臉色看的時候，也有人幫她出氣，像甄英雄這麼欺負她的，還真沒有過，她對低頭認錯，完全生疏，除非是和顏冰，即便對了，她也覺得自己不夠好，但對於其他人，即便錯了，她也是對的。

# 第296章 惡魔與公主

　　看到甄英雄眼中那邪惡的光芒，愛利絲知道，SM，肯定不是什麼好詞兒！害怕啊，最殘忍的黑社會？甄英雄要做什麼？　　“你，你要幹嗎？”　　愛利絲膽戰心驚啊，看着男人盯着自己的身體，雖然穿着睡衣，可還是有一種被脫光了的感覺，或者說，男人在用他的目光告訴自己，那衣服，穿了和沒穿是一樣的，動都不能動，愛利絲只覺得心都快撞破胸口彈出來了，甄英雄不會是要把自己給強暴了吧？　　小貓咪真像看到了狼，聲音里滿是恐懼啊，“甄英雄，你不能對我動手動腳，你，你是男人！”　　廢話，少爺要是女人，動你的話不成了百合花開了？甄英雄嘿嘿一笑，收起表情，變臉如翻書，伸了個懶腰，道：“黑社會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用溫柔打動你，等你和我求饒，哭着喊着讓我帶你去道歉，哦呵呵……。”　　誒？愛利絲完全暈了，看着甄英雄再次將被子蓋在了自己身上，她茫然不解，用溫柔打動我？這不是給我報復的機會呢嗎？我更不可能和你認錯了！　　“怎麼用溫柔打動我？”　　“少爺把你當祖宗一般的伺候着，除了不放開你，你讓我做什麼我做什麼，直到你被我感動。”甄英雄一臉的虔誠，很有大無畏的精神。　　“我要喝水！”愛利絲先要試探一下甄英雄的意圖和誠意。　　“好，馬上。”甄英雄立刻端來一杯水，小心溫柔的喂愛利絲喝下。　　“我要吃餅乾！”　　“好，立刻。”甄英雄在愛利絲床頭，把她昨天開包還剩半盒的餅乾拿過來，一片一片的喂着她，好象個忠實的奴僕，就這個，還敢說自己是黑社會？打動本姑娘，你做夢吧，就沖你把我綁了這麼久，浪費本姑娘的情意，和你認錯才怪！自己犯賤讓本姑娘使喚，看我不累死你！　　愛利絲二十個小時沒吃過東西喝過水，一口氣就吃了十幾塊餅乾，兀自沒明白，甄英雄要幹嗎。　　“甄英雄，你到底打的什麼主意？”　　“沒吃過東西，沒喝過水，這就是貓咪你到現在還能和少爺叫板的主要原因，不過，你還能撐多久呢？”甄英雄笑的那個齷齪啊，“難道你的身體構造和常人不同，不用大小便嗎？”　　愛利絲小嘴巴里已經咀嚼碎的餅乾，咽不下去了……　　“甄英雄！你無恥！”　　“球球的，你成天這麼罵我，已經免疫了。”　　“你，你放開我！”　　“你不認錯，少爺為什麼放開你？我一不打你，二不罵你，只是讓你認錯而已。”　　“你……你還是打我吧，求你了，你打我罵我都行，放了我好嗎？”　　“不好，我是男人，怎麼能打女人呢？少爺是很高尚的。”　　從來都沒有騎士精神的甄少爺，突然之間擁有了這樣的精神，世界不但沒有為此而精彩，還讓愛利絲看到了一個黑色的惡魔騎士，他不打女人，卻比打女人的還不要臉，居然，居然用這種辦法逼自己妥協！　　“可愛的貓咪，擺在你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和少爺一起去漢宮，向你哥哥認錯，可能你會覺得委屈，那我建議選第二條。”甄英雄無比淫蕩道：“讓少爺我永遠做你的僕人，不但伺候你吃飯喝水，按摩洗澡擦身子，甚至伺候你大小便，月經來了換紙片都沒問題，當然，這些都是在床上，在你主動要求之後完成的，除非……你願意拉褲子，也不用少爺伺候，哦呵呵……”　　惡魔，他絕對是惡魔，為什麼自己會愛上一個如此邪惡，卻偏偏裝的這麼善良的惡魔啊？愛利絲又羞又氣，小肚子‘咕嚕’一聲，她臉色大變，天啊，不會吧？怕什麼，來什麼啊……　　……　　“貓咪……”　　“不要叫我！”　　坐在汽車裡，愛利絲接過甄英雄遞過來的紙巾，一邊擦眼淚，一邊對甄英雄發脾氣，“甄英雄，你狠！這世界上，我最恨最恨的人，就是你！”　　“別這麼說嘛，你昨天才說過愛我的，你忘了？”甄英雄左手扶着方向盤，右手又在前面的紙抽盒裡抽出一張遞給愛利絲，多少有哄她的意思，“其實，你要是早點承認錯誤，也不用剛才那麼難堪了，不是嗎？”　　“還說！”愛利絲羞急，一激動，鼻涕險些流出來，趕快用紙巾捂住，血紅的小臉上，寫滿了嗔怒。　　躺了整整一天，加上昨晚從醫院回來後去過一次廁所，愛利絲這一天下來都沒有過排泄的慾望，可一次排泄畢竟不能凈除體內的五穀雜糧，甄英雄再喂她吃些餅乾，喝點熱水對生水，容易鬧肚子的溫水，怎麼可能不想去廁所啊？就如甄英雄說的，愛利絲是哭着求甄英雄，才得到解脫的。　　其實愛利絲完全是自己把自己逼的那麼難堪，如果早就認錯，根本不會發生這些，即便肚子疼，她也忍着，直到甄英雄把洗腳盆拿來說要代替便盆，她才徹底崩潰，又是認錯，又是喊哥哥的，當真是什麼面子都沒了，從坐在馬桶開始，直到這時候，眼淚就沒斷過，難怪人們都說，女人，是水做的……　　“好好好，不說了。”甄英雄先是一軟，然後又一硬，“不過，貓咪，既然你是去認錯的，態度就要真誠些，不然，我還會把你綁到床上的。”　　愛利絲打了個冷戰，她知道，甄英雄並不是開玩笑，如果他說要做什麼好事，愛利絲不信，但如果說他要做壞事，愛利絲絕對信，拯救世界他沒那麼大的能量，毀滅世界他也沒么大的本事，不過，愛利絲卻絕對相信他會為了後者而竭盡一生的努力……　　當著甄英雄哭，已經習慣了，而且越來越有撒嬌的感覺，愛利絲太痛恨自己的軟弱和糊塗了，居然愛上了宿敵，還是一個如此邪惡無聊的臭東西，算計不過他，只能在嘴上討回一些面子，惡狠狠的道：“甄英雄，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今天對我的凌辱，加倍還給你！”　　“加倍？如果我今天把你強姦了，明天你就強姦我兩次或者三次是嗎？”甄英雄無比淫蕩，道：“那我很樂意強姦你。”　　愛利絲急啊，殺手見的多了，流氓無賴卻只遇到過這一位，她是真缺少應對經驗啊，“我，我說的是，我早晚也把你綁在床上，不讓你去廁所！我，我憋死你！我也要你哭着求我！”　　“求你？也對，你要綁我，少爺我求之不得啊。”甄英雄心話道了，和少爺鬥嘴皮子，你這丫頭真的不夠水平，“讓你伺候我吃飯喝水，擦身子，大小便，那少爺死的床上都是樂死的，太幸福了啊……”　　愛利絲徹底的無語了，完全失敗，嘴巴上都占不到便宜，渾身被氣的打顫的她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老是吃虧了，原因就在於，她和甄英雄之間，有一個絕對的差距，那就是，自己要臉，而甄英雄，太不要臉了……　　……　　漢宮，闌度的房間里。　　“闌度……哥哥，昨天是我錯了，我不該那麼衝動，我向你道歉，對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愛利絲好象小學生一般，說話就像背課文，始終缺少誠意，可看着她一躬鞠到底，闌度那傢伙還是差點沒哭出來，甄英雄從來沒見過闌度的眼睛里有過閃爍的淚花，今天看到了，那是喜悅，是興奮，是滿足。　　對於一個殺手來說，感情，是必須拋棄的，即便闌度保留了對愛利絲的兄妹情，可為了保留這份感情，他放棄的，要比一般的殺手還要多，對於一個本性善良的人來說，愧疚，可以讓他腐爛，失去了活着的動力，他就是一具行屍走肉。　　殺人，為了進入殺手的世界，闌度在遇到甄英雄之前的四年裡，自己也忘記究竟殺了多少人，其中有多少是違背着良心，殺害的無辜者。　　甄英雄知道闌度心中那最灰暗角落裡的對良心的譴責，他墮落，他腐爛，是因為尋找愛莎，即便今天的愛利絲已經不是他認識的愛莎，可那化不開的血緣是不變的，愛利絲歲他而言，就像是黑暗對光明的追求，是闌度所以活着的一切，因此，愛利絲的一句‘對不起’，一聲‘哥哥’，足以讓這小子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是對自己負責的活下去，他要為了這聲哥哥，而守護愛利絲，所以，必須珍惜自己的活着，否則，他剩下的，只有對自己的譴責。　　甄英雄是闌度最好的朋友，這些，是他可以為闌度做到的，雖然，他的方法依然讓人無法苟同，雖然，愛利絲抬頭之後立刻轉過來對他放射着殺人光線，甄少爺卻依然滿足，球球的，一切，為了朋友。　　闌度哥哥，愛利絲刻意強調了闌度的名字，這個倔強的丫頭還是抵觸她是愛莎的事實，叫他闌度哥哥，意思很明顯，因為他是甄英雄的朋友，所以才把他叫哥哥的，闌度也清楚知道這一點，可他依然高興，說白了，他現在就好似一個白痴，一點小小的甜頭，都能讓他滿足。　　“點心呢？”在床上躺了一天的愛利絲並不知道昨天發生的新聞，和闌度缺少語言的交流，又不想和甄英雄說話，所以，想到了一心，“我可以見她嗎？”　　點心真的變點心了，和蛋糕小熊一起，被她爸爸關在盒子里，甄英雄嘆了口氣，“小艾不在漢宮，但我可以幫你把韓慧恩和微兒喊來，闌度，你要蘭兒鳳兒把她們帶過來吧。”　　見甄英雄起身了，愛利絲有些急，“你去哪裡？”　　猛然察覺自己對他太在意了，愛利絲小臉一紅，甄英雄嘿嘿一笑，“少爺去辦點私事，你們就在這個房間老實的待着，等我回來。”　　闌度知道甄英雄有意給自己和愛利絲單獨相處的機會，叫蘭兒鳳兒帶那個兩個女人上來，只是把愛利絲栓在這裏的一個小手段，很是感激，他也知道甄英雄所謂的私事是什麼了，笑道：“柳絮她們已經把人帶到地下倉庫了，畫兒也從迷幻空間，把你要的人接來了，那個叫小憐的女孩在一樓的貴賓室，薛雪陪着她呢，不過，英雄，這種事情，不應該讓那個小憐知道太多吧？你既然知道她大嘴巴，就更不該讓她參与……”　　“就因為她大嘴巴，才必須讓她參与……”　　愛利絲是不知道甄英雄他們在說什麼，但只看甄英雄這一笑，她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個叫小憐的女孩，肯定是要倒霉。　　“事情是她引出來的，她本來就知道一些事情，她不參与，少爺怎麼放心啊？我們現在還是黑社會，不是君子，少爺可不想被她的大嘴巴給害了。”甄英雄嘿嘿一笑，“所以，我要把她也拉進來，不但做我們的同謀，還要……哦呵呵……”　　好下流的笑，好淫蕩，好無恥，和黑社會糾纏到一起，愛利絲雖然覺得那小憐也不是什麼好女孩，可還是替她抹把汗，甄英雄，在愛利絲看來，就是地球上存在的唯一魔鬼，壞的流湯兒……　　……　　一樓的貴賓室，都是臨時性質的，用來招呼短暫停留的客人，為一些住在漢宮的客人提供的類似與茶館或者咖啡廳似的小包間，接待客人專用，在直白點說，就是大廳茶吧的升級版，小憐，就在最豪華的房間里，才從樓上的豪華洗浴沙龍，洗了個公主級待遇的花瓣浴，現在正品着餐后浴后的極品普爾，吃着薛雪親自做的，漢宮最昂貴的甜點，簡直是天堂一般的享受啊。　　小憐也不是沒見過大場面的人，但一個人受到如此待遇卻是頭一次，最難得是，包括洗澡前那頓價格不誹的晚餐，五個極品侍女搓澡按摩的公主之浴，一切的一切，都是免費的，就算是明星，也沒有過這樣愜意的享受吧？　　小憐對甄英雄的崇拜，簡直如黃河之水滔滔……總之是一堆形容也難表達的崇拜，她是個很愛虛榮的丫頭，典型的拜金女，她是IQ天才，卻總是沒有一心和甜甜引人注目，難免會有攀比之心，說穿了，小丫頭心態，十九了，在很多方面，她還沒有小櫻桃成熟呢。　　薛雪已經知道了小憐的一切，沒辦法，這丫頭嘴巴大，什麼都說，小憐有一個很奇怪的名字，她的全名，叫做宇文可憐，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她出生的前一天，老爸和一個有錢女人跑了，她一出生就沒爹，所以她母親才給她取了這麼一個名字，不過，也是靠那一口怨氣，她母親將全部精力用去賺錢，並教導自己的女兒如何賺錢，所以，小憐愛虛榮，一定程度上，是她母親的教導有問題。　　小憐有着類似於傳說中過目不忘的神奇能力，薛雪幾乎不相信面前這馬大哈似的女孩子居然是個天才，吃飯上菜的時候，她居然能根據上來的菜把名字和價錢喊出來，要知道，漢宮的菜都有一個很繞口的沒營養的好聽名字，就算薛雪也經常搞混了，這丫頭居然能記住食譜上的照片，菜名，菜價，不是天才是什麼？不過，她好象也就是記憶力好了些，其他方面，就是白痴一個。　　甄英雄進門的時候，小憐正和薛雪哭訴自己是如何被花遲雨當成傻子似的玩弄呢，甄英雄是直冒冷汗啊，薛血本來是什麼都不知道的，現在倒好，全知道了，小憐這張沒有秘密的大嘴巴，什麼時候能縫上啊？　　“太子哥哥，你可來了。”小憐一看到甄英雄，眼淚還掛着呢，就笑了，那興奮勁，別提了，“怎麼樣怎麼樣？教訓那個壞蛋沒有？”　　“正要去呢，所以過來找你了。”甄英雄對薛雪一笑，這丫頭現在雖然穿着廚師服，但頭髮鬆散，一樣是怎麼看怎麼可愛，戀愛中的女人真是無法估計啊，並不是外表發生了變化，而是給人一種由內而外的改變。　　“那還等什麼，我們快走。”小憐根本不是恨花遲雨，只是在生氣而已，真要恨的話，她哪裡還笑的出來啊？轉眼就跑到門口了，“待會我也要打他兩下，讓他騙我，否則我在台里就真的混不下去了。”　　打他？開玩笑，你當黑社會就只會打人啊？　　甄英雄沒着急，而是趁小憐沒看到，在薛雪的嘴巴上香了一個，“小雪，晚上少爺去你的房間，今天你方便嗎？”　　不方便，薛雪才品嘗到做女人的美妙，正是食髓而知味，雖然不方便做那事情，但靠在男人懷裡睡覺總可以吧？　　“少爺，不做那事兒，成嗎？”　　甄英雄一怔，知道這美女還在經期，壞壞一笑，“不穿衣服睡，好嗎？”　　薛雪臉燒啊，卻還是點了點頭，能靠在喜歡的男人懷裡，感受那種被保護的幸福，對她來說，就是唯一的追求了。　　……　　“哇！太子哥哥，這裏真的是倉庫嗎？”　　小憐才走進一個寫着‘一號’的大鐵門，就被震呆了，走廊幽深，和樓上簡直沒有什麼差別啊，僅僅是地毯沒有樓上的觸感好而已，燈光明亮，和‘倉庫’兩個字根本不搭邊，房間很多，只是門與門之間的間隔有些遠而已。　　“這裏的房間，是分類儲存一些酒店用品和貨物的。”甄英雄指着門上寫着的字，道：“例如，這個房間里全是浴室的毛巾用品，那個房間則是牙膏牙刷洗浴液什麼的，還有一些專門存放床上用品，拖鞋睡衣，茶杯，杯墊等等，因為漢宮住宿的等級不同，所以用品也不同，光是存放床上用品的房間，就有六個，這隻是一號倉庫而已，二號倉庫存放着廚房材料，包括用具和食品素材，以及一個冷庫，三號是酒窖，還有兩個是存儲一些雜貨什麼的，一共五個倉庫，每個倉庫里都有四間職員住宿的房間，你那個仇人，就在這裏的房間。”　　說著，甄英雄已經走到了一個房門上寫着‘值班住宿’的房間，用黑色鑽石卡一劃，推門而入。　　小憐一進屋，沒看到人，卻已經聽到了花遲雨那類似痛苦的呻吟，甄英雄也冷汗直流，老天保佑，柳絮那丫頭沒下死手。　　關好房門，那個坐在客廳沙发上看電視的，留辮子的可愛丫頭鈴鐺已經迎了上來，“少爺，您來了啊，呵呵……”　　小憐都有點愣了，就這個女孩看起來比自己還小，居然是黑社會！　　甄英雄有些擔心道：“鈴鐺，那個花大少還活着吧？我好象警告過毛毛不許動他了……”　　“大姐是沒動他，而是在‘凍’他。”鈴鐺笑嘻嘻道：“少爺你知道的，大姐她最不喜歡花遲雨那種色咪咪的男人了。”　　“少爺我也色咪咪的，她是不是也看我不順眼啊？”甄英雄笑着朝發出聲音的卧室走去。　　“那不一樣啦，少爺要是色的話，為什麼直到今天都不給人家開苞啊？”這個鈴鐺說話膽子可真大，後面的小憐臉都燒的轟，不愧是黑社會，真的夠淫蕩的。

# 第297章 九尾小鳳凰

　　甄英雄也受不了這鈴鐺，小丫頭看着清純可愛，但是和那幾尾不學好的小鳳凰待的久了，難免被傳染，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對一個女人而言，開苞是多麼神聖的事情，咳了一聲，沒答話，球球的，少爺現在的女人問題就這麼多，家花還急着采呢，哪還有心情采野花啊？　　鈴鐺悶哼一聲，有點不滿意，九尾鳳里沒和甄英雄有過關係的三個女孩中，她是其中之一，本就是為了甄英雄的安全而組織起來的姐妹團隊，她老有種不被喜愛的感覺。　　七隻虎擁有自己的手下，可以參与到義字會的管理中，而九尾鳳，只是為了甄英雄的安全而存在，地位雖高，卻是獨立的，只為甄英雄而存在的保鏢小組，鈴鐺會覺得不滿，也就不希奇了。　　走進裡屋，看到花遲雨那副模樣，甄英雄簡直後悔死了，讓柳絮參与絕對是個錯誤，這個丫頭為什麼下手還是這麼狠啊？　　小憐本來夠貧的，可這時候也說不出話來了，那個人，還是自己認識的英俊瀟洒，笑一笑都能迷倒一片美女的超級帥哥花遲雨嗎？　　床上鋪了一塊巨大的白色塑料布，有些坑窪的長條痕迹，床鋪比平時高起了不是一點點，厚厚的塑料布下面肯定還有別的東西，而且體積不小，只見花大少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條花內褲，雙手被兩條麻繩栓在床頭兩側，腿腳被並排捆綁，嘴巴里被塞了一個SM專用的口塞，通氣的圓孔裏面，不停的往外噴口水，鼻涕眼淚橫流，當真一個噁心，看到甄英雄出現，早就知道自己是為什麼而被綁票的花大少更加激動了，看那意思，是在求饒。　　花遲雨在那張絕對有問題的床上不停的扭動身體，時而翻滾，時而挺聳，身體經常一彈一彈的，好象練習腰腹柔軟度似的架着鐵板橋，因為塞了口塞，他只能痛苦呻吟，卻喊不出一句人類能聽懂的話來，不過，看他赤裸裸的身體上已經有發紫的現象，甄英雄知道，那是要被凍傷的表現，球球的，莫非，那厚塑料布的下面，是冰塊？！　　柳絮坐在一邊的沙发上悠閑的喝着紅茶，似乎很欣賞花遲雨痛苦掙扎的樣子，一個穿着紅色休閑裝的女孩坐在一旁幫她斟茶倒水，畫兒幫她按揉着雙肩，甄英雄都懷疑，到底誰才是老大？這死丫頭比自己還會享福，見甄英雄進來了，她們三人還有另一個拿着DV的黃衣服女孩才齊齊走到他面前，恭敬的喊了一聲‘少爺好’。　　幫柳絮倒茶的紅衣女孩是九尾鳳的四姐，叫晴天，拿DV的那個戴着發巾的靚麗少女叫安寧，排行第八，她有一個親姐姐，安靜，是老七，此刻與老六，一個叫夏月的女孩負責做三國的陪練，不在這裏，而蘭兒鳳兒則是二姐三姐，加上最小的鈴鐺，這就是全部的九尾小鳳凰了。　　“毛毛，我不是告訴你不許對他動手了嗎？”甄英雄絕對不想把花遲雨身上弄出傷痕來，作為一個明星，那很可能引起媒體注意，對艾華那裡也不好交代，艾華的意思很明顯，不能惹出大事來。　　“我沒動他。”柳絮見甄英雄上來就有點問罪的味道，眼神突然一冰，有些黯然，不太服氣，冷冷道：“我只是把他綁在床上而已，碰都沒有碰過他。”　　“真的嗎？”甄英雄看到其她幾個丫頭笑的都那麼奸，走過去一掀那塑料布，眼角一垂，“為什麼床上還睡了幾條冷凍魚？”　　柳絮沒支聲，小憐卻傻眼了，好傢伙，三條和床一樣長的大魚鋪在下面，難怪花遲雨渾身凍的發紫，不停的挺腰流鼻涕呢。　　甄英雄用手指敲了敲魚身，“啪啪”直響，凍的是真結實啊，“厄瓜多爾進口的黃鰭金槍魚，你居然用這個方法解凍，少爺是應該誇獎你，還是打你一頓啊……”　　“你是少爺，你說了算。”　　哎呀，臭丫頭，還敢和少爺叫板了！甄英雄就是搞不懂柳絮，為什麼她這麼喜歡折磨人，不過，她始終是自己的第一個女人，甄英雄還就是下不去手揍她或者教訓她，嘆了口氣，對幾個笑的很放蕩的丫頭道：“還不把這些東西撤掉？畫兒，我要你帶來的人呢？”　　除了柳絮冷冰冰的不動，鈴鐺，晴天，安寧，三人一起動手，先把花大少放了下來，然後將床上的塑料布向下一拽，三個人一起努力，用盡全力，連續三趟，才能把上百斤一條的三條金槍魚抬了出去，不用問也知道，這就是從隔壁的冷凍庫搬來的。　　畫兒笑道：“已經全過來了少爺，十個人應該夠了吧？”　　“球球的，少爺哪裡知道，這應該問花大少。”甄英雄笑的無比陰險，“想要女人的，不是他嗎？”　　“太，太子哥哥，我覺得，這個程度的懲罰，應該夠了吧？”小憐看到花遲雨那悲慘模樣，心裏早就怕了，她就是憑着一口惡氣，想撒氣而已，看他差點也成了冷凍魚的同類，氣也就消了，尤其是，花遲雨現在看到自己與甄英雄在一起了，剛才還沒想到這一點，可一見他那怨恨的眼神，小憐心虛啊，自己，好象是黑社會的同夥啊。　　花遲雨手腳被綁着，雖然已經能自己去把口塞解開了，可他不敢，不要說甄英雄了，他現在非常清楚，這個房間里，除了小憐，他誰也打不過。　　甄英雄對小憐嘿嘿一笑，“後悔了？憐憐，這才剛開始而已，如果現在放了他，你說，他以後會不會記恨咱們呢？哦呵呵……，這就是黑社會，少爺可以讓他狠，但卻要讓他只能自己恨，你懂嗎？你這丫頭對黑社會的理解太不深刻，今天少爺就給你上一課，不是少爺太邪惡，而是你自己踩到了邪惡中來。”　　小憐還未明白怎麼回時，就被甄英雄推出了房間，“毛毛，鈴鐺，去把那十個女人喊來，畫兒，把這個喂花大少吃了，不吃就把他閹了。”　　“少爺，我覺得，你比我更殘忍。”柳絮淡淡的給了甄英雄一句評價，出門去了。　　畫兒接過甄英雄丟過來的小瓶子，看了看，居然道：“少爺，你這瓶太普通了，還是用我的吧，這可是歐美今年新推出的催情葯，據說，女人吃了都會產生強暴女人的念頭呢。”　　看着畫兒露出小惡魔一般的笑容，甄英雄汗都下來了，到底，誰才是最殘忍的人啊，女人，就是比男人狠……　　小憐現在才有一種罪惡感產生，花遲雨的口塞已經被取下來，腿腳也恢復自由了，第一件事就是衝出來給甄英雄下跪，男兒膝下有黃金，他卻不知，如此一跪，更讓人鄙視，鼻涕眼淚，好沒出息，畫兒就差沒一腳踢死他。　　“甄少爺！饒命，您饒命啊，我錯了，我再也不敢了！”　　甄英雄淡淡道：“別這麼說，花大少，我一黑社會，哪敢和你論對錯啊，傻瓜也明白，我綁架你，肯定是我的錯。”　　“不，不！”花遲雨自己就拋棄身為一個男人的尊嚴了，“甄少爺，是我不對，我不該去艾市長家裡威脅他，我不該打艾小姐的主意，您綁我綁的應該，我錯了，我賠償您的損失，您開個數，多少錢我都賠！只求您不要難為我……”　　花遲雨到底不是個傻瓜，現在一想，立刻就明白了，肯定是艾華早就知道甄英雄與艾一心的關係，所以才和他通了氣，自己的動作太草率了，本以為艾華並不曉得甄英雄與艾一心的關係，本來覺得，自己的家世人品都比甄英雄一個黑社會強上千倍萬倍，有開發區的投資計劃做禮聘，艾華為了仕途，也沒理由不同意的，現在看來，自己太過一相情願了，完全沒有想到，那個以正直聞名的市長大人，居然和甄英雄有着見不得光的關係。　　坦白說來，花遲雨本身是個聰明人，無奈的是，從小順風順水，嬌生慣養的他，思考問題太過主觀，且，沒有複雜社交的經驗，就好象人常說，明星要是做商人，十個有八個會賠，因為，大多明星，並不聰明，甄英雄對此觀點很贊同，用甄少爺的理解，會裝B的，都是傻B……　　如果換做以前，小憐肯定會覺得，黑社會綁票，只要有錢就能解決問題，可剛剛才見識過漢宮的奢華，甄英雄會缺錢嗎？真是可笑，她本還愧疚，現在卻更鄙視花遲雨了，原來演戲與現實，總是有很大差距的，包括，人也一樣，花遲雨現在，根本不像個男人。　　花遲雨雖然不是黑道，但他卻用黑道那種見不得光的方法，玩弄自己，還去逼迫艾一心的父親，而甄英雄雖然是個黑社會，卻坦坦蕩蕩，大方承認自己不是好人，這種人格魅力相較，小憐只覺得花遲雨除了長相微好，各方面都和甄英雄沒的比。　　畫兒一腳將花遲雨從甄英雄面前踢開，甄少爺這才笑道：“花遲雨，少爺首先要告訴你的是，錢，我有的是，不缺，然後要告訴你的是，我綁你，懲罰你，不單單是因為你去威脅艾市長，要把我和小艾的事情說出來，還有其他原因，但恕我不能奉告，反正，我不相信你這種人，你的承諾在我看來就是狗屁，所以，我只能用極端的手段逼你把嘴巴閉起來，當然，我絕對不否認我是看你有氣故意折磨你，因為我本來就是睚眥必報的黑社會……”　　花遲雨一看小憐，還覺得自己聰明呢，爬着就朝小憐撲來，嚇的小憐跳到沙发上去了，直往甄英雄身後鑽，天啊，他不是覺得自己好欺負，要和自己拚命吧？　　“小憐，小憐姐姐，小憐奶奶，昨天是我不對，我錯了，我不應該對你說那麼過分的話，其實，其實我是很愛你的，你相信我，饒了我吧！你讓甄少爺放了我，好嗎？”　　球球的，你想哪去了？！甄英雄都有殺了這沒出息的混蛋的慾望了，難怪柳絮要弄死他呢，這樣的人確實噁心，太他媽齷齪了，他居然以為自己是喜歡小憐，又不好讓別人知道，所以才不講原因的幫她出氣。　　小憐現在對花大少是丁點的好感也沒了，事實上，她從來也沒對他有過好感，花遲雨很帥，這是公認的，他追求一心與甜甜，這是讓很多女人羡慕的，小憐不過是因為有點虛榮心才信口胡吹兩人關係的，說穿了，花遲雨玩弄她，她何嘗不是在利用花遲雨啊？　　“我會為了個小丫頭把你綁了嗎？你白痴啊？”甄英雄一腳蹬開花遲雨，對畫兒道：“估計藥效要上來了，把他拉進去，發情的公狗會讓人覺得反胃。”　　拉他？畫兒覺得臟，一腳踢在花遲雨小腹上，“滾進去！真沒見過有你這麼噁心的男人，看你這德行，還敢打我家少奶奶的主意？作死！”　　小憐剛想說些什麼，就見柳絮和方才把魚搬出去的兩個女孩晴天，安寧，推門進來了，後面，還跟着十個打扮的花枝招展，抹的亂七八糟的老女人，一個個從骨子里就是那麼騷，小憐這麼白痴的丫頭也看的出來，這些就是傳說中的‘雞’，而且，是老雞，最年輕的也有四十歲了，最大的，居然已經臉上起老褶了，少說，也有五十幾了吧？　　紅衣服靚女晴天笑道：“少爺，鈴鐺去找人把樓道里的魚送回冷庫去了，這十位阿姨……不，是姐姐，就是少爺要的人。”　　你個死丫頭用詞嚴重錯誤，少爺要的人？少爺要她們幹嗎？！

# 第289章 封住你的口

　　小憐一愣，不曉得這些人來做什麼，甄英雄忍着反胃想要嘔吐的慾望，止住了她們的問好，躲開她們那性饑渴的發情眼神，一指裡屋，很誠懇，卻很虛偽，道：“幾位都是把青春奉獻給迷幻空間的老員工，今天就當少爺回報你們的努力，那個大明星就在裏面，幾位玩的盡興，走的時候，每人領三萬塊獎金，不過，錄像的時候一定要拍到正臉，知道了嗎？”　　“當然了，既然是少爺吩咐的，我們當然要做到最好！”　　“少爺放心吧，我們都有經驗，一定會拍的很好的，這東西，肯定有收藏價值！”　　“謝謝少爺這麼體諒我們……”　　……　　“行了，別廢話了，快進去吧。”甄英雄要是再多看兩眼，非吐了不可，聽到這些老女人帶着改不過來的職業性的賣騷聲音，渾身都起雞皮疙瘩，良好的態度在忍耐力到達一個極限，終於也爆發了，沒好氣的吼道：“還有，給我到屋裡再脫衣服！球球的！”　　十個老女人進屋，畫兒就和逃難似的从里面衝出來了，看這意思，她也受不了那種視覺衝擊，十個乳房下垂，小腹有綴肉，肌肉塌松的失去青春的女人，對還在妙齡之年的美少女來說，太可怕了，會讓她們產生對衰老的恐懼。　　房間的隔音效果有點差，片刻，花遲雨大少就發出了世界上最凄慘的哀號，恐怕他這輩子，也沒被十個這麼‘年輕貌美，風騷性感，床活一流’的女人同時招呼過，甄英雄聽着裏面的浪笑，呻吟，也覺得自己是邪惡了點。　　畫兒和晴天，安寧都是望着小憐格格嬌笑，柳絮面無表情，卻也看着小憐，小憐總覺得氣氛不對，她當然知道花遲雨是在被女人強姦，可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人都看着自己笑的那麼壞，讓她連同情花遲雨的心都沒有了，她在為自己擔心。　　“憐憐，知道我為什麼把你也拉來嗎？”甄英雄笑道：“因為，你也是知道我和小艾關係的人，而且，你還是一個大嘴巴……”　　“太……太子哥哥，我嘴巴真的不大，很小，真的很小！”小憐恐懼啊，她終於察覺到不妥了。　　誰說你嘴巴的面積了啊？！死丫頭，到底是真天真還是假糊塗啊？　　“你的嘴巴可不小，昨天就告訴了花遲雨，少爺哪知道你明天會告訴誰？不說這些麻煩都是你引起來的，單說你為了報復花遲雨就給少爺我打電話，足以見得，你並不打算隱瞞和少爺的‘兄妹關係’，這一點讓少爺很不放心。”甄英雄臉色很嚴肅，道：“黑社會沒有你想的這麼簡單，本來，看在你和小艾甜甜的關係上，我照顧你也是應該的，但絕對不是讓你用我的黑社會身份去顯擺，所以，你要受到一些教訓，而且，這絕對是為了你好……少爺也要用對付花遲雨的方法，叫你閉上那可愛的小嘴巴……”　　“你……你……”小憐小妹妹倒這會兒，終於聰明了，大急，“你要強姦我？！”　　甄英雄差點沒栽倒，“我強姦你一小丫頭做什麼？！”　　小憐更聰明了，想到花遲雨現在的遭遇，眼淚都出來了，看着甄英雄，愣了會，這才哀求道：“太，太子哥哥，你饒了我吧，要不，你強姦我好了……”　　別說甄英雄一怔，就是柳絮四女也不明白了，怎麼還有人會有這種請求啊？就聽小憐一臉的恐懼與痛苦，“太子哥哥，你不要找人輪姦我，我還小，而且，我還是處女……”　　球……球球！少爺有那麼邪惡嗎？甄英雄沒好氣道：“少爺不會碰你，也不會讓別的男人碰你，你別哭喪個臉！”　　不是要禍害我啊？小憐一口氣還沒松，就看畫兒，晴天，安寧三女靠了上來，安寧還故意搖擺着手裡膠片照相機，甄英雄嘆了口氣，還覺得自己多清純呢，“去和你這三位姐姐親熱親熱，拍兩張照片，放心吧，安寧是攝影方面的專家，你會為了她拍的照片而驕傲的……”　　小憐雖然沒聽懂是怎麼回事，可也隱隱覺得不是好事，冷汗都下來了，還未說話，已經被畫兒和晴天拉了起來，朝門外走了。　　“安寧，這丫頭很乾凈，不許亂搞，知道了嗎？”　　甄英雄警告了一句，安寧故意道：“接吻也不行嗎？”　　“不行。”甄英雄很乾脆，“不許碰她，只拍兩張藝術照，讓這丫頭不敢亂說話就好了。”　　“切，少爺，你什麼時候這麼純潔了啊？”安寧見甄英雄要用沙發墊子丟她，趕緊溜了，追上兩位姐妹，去隔壁幫小憐追求美體藝術的真諦了，“放心啦少爺，肯定不會讓她露點的。”　　“少爺，有必要這麼小心嗎？”柳絮覺得小憐就是一孩子，雖然不太乖，但也沒必要如此對她。　　甄英雄看着柳絮，對她笑着指了指肩膀，柳絮小臉一紅，卻還是乖乖的走到他身後，幫他按摩着。　　“現在是非常時期，那丫頭知道我和小艾的關係，一句話就可能關係到很多人的生命，少爺也是沒辦法，不然我還不至於和一小丫頭計較，小心使得萬年船，一萬次過分小心，好過一次的粗心大意啊，她這麼愛顯擺，要是被冰恨天聽到她把少爺叫哥哥，那她不是把自己也害了？”　　“這麼說，少爺是好心了？”　　“不是好心，是私心，不過，沖那丫頭和一心的關係，確實不能太為難她了。”　　柳絮眼中閃過一道興奮異彩，“沒想到，少爺你的女朋友，居然是雙子星呢，難怪，那天現場會亂成那樣，原來是少爺你和一心公主接……接吻了啊。”　　甄英雄察覺到柳絮語氣中有頗多味道，卻沒心情去體會，只是輕輕‘恩’了一聲。　　闌度活着的事情已經暴光，顏冰和哈恩等人一定已經猜測到，愛利絲並不是在靠近，而是真的被自己給挾持了，下一步冰恨天會有什麼動作，已經是不可預知了，甄英雄所以如此處理花遲雨與小憐，就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與一心的關係，已經不單單是可能對艾華產生影響了，而是會關係到兩方勢力，關係到義字會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　　艾華雖然不知道愛利絲的事情，卻也看出了這個問題的關鍵，首先，對小艾，絕對是危險的，然後，艾華如果為此而失去了現在了權利，那麼，政府的介入，將直接讓義字會陷入被動。　　甄英雄也是無奈，小艾與自己的關係，成為了一切的樞紐，絕對，不能在這個時候，把關係暴露給任何不值得信任的人知道，小憐的嘴巴堵住了，她媽媽的嘴巴也自然的堵住了，目前，只能用黑社會的手段來解決所有問題，因為，對手，也不是白的。　　因為冰痕天下一步的行動已經無法預知，脫離自己的牽引了，加上來自白耀天與艾華的壓力，甄英雄總有一種無處着手的感覺，好象，除了一個愛利絲，自己，已經完全陷入了被動，現在能做的，只有小心，再小心，被動的感覺，讓他鬱悶。　　柳絮看着甄英雄沉思的臉，默默的按摩着，如果不是屋裡面那噁心的淫聲浪語，這個氣氛，真的很好呢，柳絮用手指一撥纏在脖子上的小辮子，嘴角，竟然向上勾了勾，笑的好美，可惜，甄英雄並沒有看到。　　……　　甄少爺大發慈悲，讓愛利絲與韓慧恩睡在了一個房間，可以同枕夜話，姐妹之間有些溝通，會讓愛利絲的心情好上很多，不過，甄英雄不會對她們太過放任，是由柳絮與櫻桃同時看着，與她們共睡一個房間的。小櫻桃雖然纏甄英雄，卻也知道正事重要，她知道愛利絲的一切，對於有可能傷害甄英雄的人，小丫頭的警覺性，可比獅子老虎。　　韓慧恩很驚訝，因為她可以感覺到，冰冷的柳絮與未成年的小櫻桃，擁有着不輸於她的能力，尤其是小櫻桃，那種殺手特殊的氣息，瞞不過韓慧恩的眼睛，反倒是愛利絲，因為屢屢敗給甄英雄，又被愛情問題纏繞，各方面能力都有退化，韓慧恩根據感覺總結出來的原因就是，愛利絲，開始習慣性的去倚賴甄英雄了，這才是一個真實的愛利絲，她，本來就是個不喜歡有什麼主見，喜歡靠着別人肩膀的慵懶性格。　　花大少在吃了不少催情葯的前提下，被十個老女人奸了幾個鐘頭，每次休息的間隔時間都在加長，結果，在沒有一個女人得到滿足的前提下，他已經無法勃起了。女人啊，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坐地能吸土，性慾渴求之強大，絕非常人能估量，更何況，這次搞的是偶像劇的小天王啊，當然要往死了榨，不知道花大少經過這一夜消魂之後，以後還能不能正常的勃起。　　錄象效果不錯，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很多妓女，都有錄象的習慣，只不過，那是偷拍，光明正大的拍，效果當然更好了，有一些日本AV的味道，不過，甄英雄可不想看，會吐的。　　有了這張絕對另類的黃色光盤，不怕花大少不聽話了。　　甄英雄摟着薛雪，一覺睡到了天亮，周末了，反而沒有賴床的慾望了，溫存了好一會，把薛雪那豐腴的胴體摸了個遍，甄少爺便從床上爬了起來。　　經過薛雪確定，蘇影那女暴龍一大早就出門了，讓甄英雄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甄天居然也一起出去了，要知道，老爹是很少離開的漢宮的，不但項嘯鳴跟去了，木子華也一起陪同着，甄英雄隱隱感覺到，老爹與蘇影，瞞着自己，同樣在籌備着什麼大動作。　　小憐那丫頭昨晚睡在了和天堂閣同等級別的煙雨閣，甄英雄去看她的時候，這丫頭眼圈還紅着呢，不過，她這二百五的性格確實讓人服氣，委屈，卻依然吃了安寧帶給她的早點。　　安寧笑嘻嘻，頗為得意的看着甄英雄，甄少爺逐張看着照片，連連點頭，忍着不讓口水流出來。　　拍的真是不錯，雖然都是裸體，卻沒有一張是單人的，畫兒和晴天的身材都是沒的挑，小憐這丫頭看起來挺沒貨，沒想到脫了衣服，身材倒也勻稱誘人。人們常說，朦朧美才是最美，因為它留給了人自己去想象的空間，甄英雄在安寧的照片里深切的感受到了，人，幻想的總是最完美。　　晴天和畫兒，拉着被脫光光的小憐，或是用背，或是用手，或是靠相互擁抱，在做為唯一背景的大床上，利用着枕頭被單白絲紗，總是可以很自然的把三點遮掩住，小憐的表情很生硬，卻不知道幾個丫頭用了什麼辦法，竟然沒把她逗哭。　　玉腿交錯，玉臂環抱，圓乳雪肌，柳腰玉趾，這些不露點，絕對可以稱的上藝術的照片，看的甄英雄血脈奮張，豈是一個性感說的盡？猶抱琵琶半遮面，雖是裸體，卻半遮半掩，含羞帶臊，堪稱女人最美最真實的一面，更何況，小憐，本來就是真的又羞又臊，當然真實……　　其實，小憐雖然覺得沒臉見人了，卻也不是見過這種照片，作為一個明星經濟人，她也看到過她媽媽手下的女明星拍過裸體寫真，只是沒想到自己也有機會拍上這麼一回，因為有畫兒和晴天一起，而她暴露的又很少，倒也沒對心理造成絕對的打擊，如果這照片是她自己的，她倒是真的很樂意保存起來，不少女孩子，都希望在年輕的時候拍下一套裸體寫真，完美記錄下自己人生最美麗時刻的畫面，這是一種女人愛美的天性。

# 第299章 三國的提議

　　“太子哥哥，你欺負人！”小憐吃了那麼大的虧，沒理由不哭鬧，只是礙於甄英雄的身份，才極力控制着情緒，“人家把你叫哥哥，你就這麼對我啊？”　　甄英雄也知道對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做這種事情有點過分，笑了笑，把照片，連同那捲底片，一起裝進信封，對小憐有些歉意的說道：“憐憐，哥哥真的不太相信你的小嘴巴，這麼做也是因為我有苦衷，你放心，只要你不把我和小艾的事情說出去，我不會讓任何人看到這些照片，最多兩個月，兩個月之後，我一定把照片和底片一起還給你，到時候，你要燒要撕，隨你的意，即便留下來做紀念，我也替晴天和畫兒答應了。”　　真要那那麼漂亮的照片撕了，小憐還真舍不得，這丫頭不太會掩飾表情，全寫臉上了，“我肯定不說了，再和不和任何人說了，太子哥哥，你到底有什麼是不能讓別人知道的啊？”　　球球的，你到底還是一個大嘴巴！甄英雄臉一沉，小憐立刻意識到自己走嘴了，連忙捂住，照片照的是好，可自己看行，給別人看是絕對不行的。　　甄英雄嘆了口氣，繼續說正事，道：“回去台里之後，也許有人會猜疑我和小艾的關係，你去把這個流言扼殺掉，你是經紀人，這種事情對你來說，應該沒有困難吧？”　　與哈恩大叔相遇那次，甄少爺曾經整過一次兩百人的強大陣容去綁架甜甜，雖然與小艾沒什麼關係，但還是可能被人聯想到，甄英雄是個小心的人，不會放過任何細微的可能，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星星之火，也能燒盡莽莽林海，甄英雄現在的處境，毫無誇張的說，就是如此，小小的疏忽，失去的，可能不止是自己的一切，蘇影尚且與小艾和艾華保持着距離，無非也是不想讓對手把目光盯在他們的身上。　　小憐有把柄被甄英雄捏着，當然只有點頭的份了，甄英雄深知哄孩子之道，打三下屁股，就得喂兩塊糖吃，對安寧擺了擺手，安寧立刻從懷裡掏出一張漢宮的白金卡，甄英雄將卡片遞給茫然的小憐，笑道：“只要你聽話，你就是哥哥的好妹妹，這張白金卡，價值千萬，漢宮也不過十張而已，才從一個大人物手裡收回來，現在哥哥送給你，有了這張卡，只要是漢宮名下的消費點，包括醫院，都是免現金的，換句話說，就是免費的，以後這個房間就是你的，隨時可以過來住，直到裏面的金額消費光，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許去和人胡吹和我的關係，我是黑社會，有仇家，這是對你自己負責，懂了嗎？”　　漢宮的貴賓卡？！還是白金的！小憐當然聽說過，在朗朗市，甚至全省，這僅有的十張卡片可謂無價寶，任你有上億萬家產，漢宮不給，你也買不到，這完全是身份的體現，現在，甄英雄居然送了一張給自己？！天啊，這要是在高檔的社交宴會上，不小心掏出來，得羡慕死多少達官貴人啊？　　小憐本就孩子心性，愛臭顯擺，甄英雄這塊糖正對她胃口啊。　　兩眼放光，既是看到了卡，也是看到了人，雖然被拍了裸照，可找到這麼一個強大的，而且體貼自己的‘哥哥’，小憐覺得，自己還是賺到了，傻丫頭立刻忘記先前被拍藝術照片的不快了，或者，她壓根就沒覺得那是委屈。　　甄英雄心裏苦笑，小憐這樣簡單的丫頭，未免太好糊弄了，如果少爺是給果果拍了裸照，恐怕這會早被她殺了，如果是給小艾，那這會一定被眼淚淹死了，如果是變態姐姐嗎……估計得拉少爺一起，照起來沒夠吧……　　……　　正是想什麼來什麼，甄英雄正在思考姐姐的問題，三國便神奇的出現了，甄英雄才從煙雨閣里出來，準備去找闌度，再給他製造一個可以和愛利絲恢復兄妹感情的機會，然後實現對小櫻桃的諾言，帶她出去玩，也是想藉此放鬆一下自己的心情，因為穿的還是昨天的衣服，甄少爺先回了天堂閣，不料，才一出門，就被三國撞了個正着。　　“英雄，你果然回來了，我就納悶，櫻桃早上為什麼不在自己的房間呢！”三國好象要出門的樣子，一身休閑裝扮，正是那天逛商場時買的衣服，白色帶粉紅色橫格的貼身毛衣，讓胸脯看起來更加飽滿，黑色的DKNY仔褲，不愧為名牌，將那兩條修長的美腿襯托到了及至，緊緊的料質勾勒出三國的完美，一件黑色的棉質立領短款小風衣，讓她整個人看起來多了幾分活力。　　三國平時總有些斯文氣質，但在這身衣服的陪襯下，她看起來好象歡躍了很多，甄英雄本想問她要去做什麼，可聽到這問題，再看到她身後跟着的櫻桃和柳絮，汗都下來了。　　櫻桃和樂樂本是睡在一個房間的，因為是周末，樂樂昨天放學后就去醫院，陪着她的親媽媽了，櫻桃是一個人的，甄英雄這才找她和柳絮一起看着愛利絲，那個時間，三國應該已經睡了啊，為什麼她會發現自己回來了呢？　　櫻桃與柳絮一臉的愧疚，不問也知道，是她們走了風聲，果不其然，看到甄三國搖擺着手裡的那張紙條，甄英雄已經明白了，那種小紙片，是不會說話的櫻桃和別人交流時專用的小本本上撕下來的。　　估計，是櫻桃與柳絮吃早飯時溝通過程中寫的，被三國剛好撞見。　　“‘哥哥昨晚說今天帶我出去玩，柳叉叉姐姐知道是去哪裡嗎？好期待……’……英雄，姐姐也很期待，你要去哪裡玩啊？是不是想把我一個人留下呢？”甄三國笑的這個甜蜜啊，甄英雄卻心裏鬧毛，死丫頭小眉毛直跳，自己要是敢點頭的話，她鐵定給自己來個過肩摔啊。　　柳叉叉姐姐？這櫻桃最近到底有沒有好好的學習啊，‘柳絮’的‘絮’不會寫，居然打了個‘X’代替，甄英雄好氣又好笑，最近好長時間沒有陪櫻桃了，難得周末無事，甄英雄想帶這丫頭出去享受一下和這個年齡的正常孩子同樣的遊玩，原計劃，今天要去郊區游秋湖的，也算是對她昨晚幫自己看住愛利絲的獎勵。　　“姐，你不會是想……”　　“我也想出去玩。”三國很坦白，語氣中立刻帶着濃濃哀求，好似撒嬌道：“英雄，姐姐早就想讓你陪我一起去快樂谷了，好不好啊？”　　“快，快樂谷？！”不要說甄英雄臉色變了，柳絮的小臉也煞白啊。　　“為什麼這麼驚訝啊？”三國茫然道：“朗朗市最好的遊樂園只有那裡啊，今天又是周末，肯定很熱鬧的，為什麼不能去快樂谷遊玩啊？”　　因為那裡是快樂谷！三國並不知道目前義字會的形式，快樂谷，是這丫頭以前最喜歡去的地方，似乎每個月都會去上一兩次，因為自己不怎麼陪她，她基本都是一個人，孤零零的到那裡轉轉的，此刻，她說出這三個字來，甄英雄心裏震驚之餘，又是湧出不少愧疚。　　快樂谷集團可以為愛利絲提供‘王思慕’這個完美的身份，與冰恨天的關係已經顯而易見，在黑市拳大賽即將到來之際，依然沒有發覺到他們的痕迹，證明他們極有可能就躲在集團的包庇之下，而公司相對遊樂園而言，藏匿在遊樂園的可能性會更高。　　那裡，是虎穴啊，三國想去的這個地方，危險係數好象太高了點……不對！　　甄英雄一怔，那裡，確實是目前最危險的地方！可轉念一想，甄英雄的心臟開始了有力的，興奮的跳動，對啊，為什麼不去快樂谷呢？就像三國說的，我們是去玩啊！　　現在自己在明，冰恨天在暗，大家都已經猜測到了對方的一點舉動，冰恨天知道愛利絲被挾持了，也肯定猜到甄英雄將快樂谷鎖入了視線，但他們絕對想不到，這個時候，甄英雄敢大着膽子，走進快樂谷遊樂園。　　周末，剛好是快樂谷遊客的高峰，甄三國的一句話倒是提醒了甄英雄，讓這位狡猾的少爺想到了一個既大膽，又很有意思的計劃。　　賊，真的會笨到自己去喊抓賊嗎？多麼簡單的一個常識性問題，卻一直都被少爺給忽略了啊，甄英雄奸奸一笑，暗暗罵了自己一句白痴，想要確認快樂谷裏面的情報，何必在愛利絲或者韓慧恩他們身上打主意呢？更沒必要偷偷摸摸的吧？　　聰明的人喜歡用複雜的方式去想問題，甄英雄也因為目前的嚴峻形勢而被代入了那個複雜的思維邏輯中，三國簡單的一句話，終於將他拉了回來，簡單，才是出其不意！　　“誰說不能去了？”甄英雄一興奮，上前將三國往懷裡一摟，哈哈大笑，“好，沒問題，老姐，今天，我帶你玩個痛快，哦呵呵……，不過，我要先打個電話。”　　三國被甄英雄像摟女朋友一般的攬在懷裡，卻也不禁小臉一紅，主動的時候她厚臉皮，可甄英雄的主動卻總另她羞赧，那小女孩一般的羞態，柳絮和櫻桃見了，也覺得絢目，三國，不愧為黑道之星啊。　　“英雄，你沒事吧？”三國有點懷疑自己是在做夢。　　“沒事，我很正常。”甄英雄心情爽啊，笑着對三國道：“難道你又不想去玩了嗎？”　　三國趕緊搖頭，她並不在意去哪裡，如果不是有些反常的害羞，她肯定會告訴甄英雄，其實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已經到了，那就是，他懷裡……　　“少爺，你到底想要做什麼？”柳絮雖然不忍心打破三國的甜蜜心情，可她卻知道快樂谷是什麼地方，在朗朗市都無法發現冰恨天的蹤跡，這證明，他們的人，很可能就隱藏在快樂谷樂園中，甄英雄這不是要往人家懷裡送嗎？太危險了。　　甄英雄將自己的車鑰匙丟給柳絮，嘿嘿一笑，說了一句讓三個丫頭完全茫然的話，“當然是去給他們送生意了，呵呵，毛毛，你去開車，櫻桃，陪姐姐先下樓去，少爺還有一點事情要安排。”　　“好啊，英雄，那你快點下來啊。”三國只要和甄英雄在一起，就會很高興，根本不會去問他到底要做什麼，櫻桃也是一樣，只有柳絮，一臉的狐疑，隨着兩女下樓去了。　　冰恨天在知道愛利絲被挾持后，極可能籌備着不能想象的大動作，這就是心情的鬱悶的原因，不過現在，甄英雄已經有了對策，掏出手機，先撥通了闌度的電話。　　“朋友，今天不要讓愛利絲離開漢宮，把蘭兒鳳兒叫過去看着她們，其他幾尾小鳳凰接替耿南的任務，代他看着藍涯與微兒，然後……”甄英雄頓了頓，笑道：“讓阿東和耿南，立刻招集‘七隻虎’，還有七隻虎手下所有在負責監視工作的成員，兩個小時之後，到快樂谷集合，對了，強調一點，不要穿制服，但舉動要明顯一些，讓警方覺得緊張，措手不及，不過，要注意尺度，明白了嗎？哦呵呵……，少爺，要光明正大的去調查快樂谷裏面的情況，向他們示威……”　　……　　甄三國真的沒想到今天的甄英雄這麼痛快，往常，他都是躲着自己，就算自己對他提出什麼請求，他也要推卻老半天，實在推不掉的，才極為無奈的答應自己，可這次他二話沒有，居然就同意帶自己到快樂谷遊玩，而且提出的唯一要求，在三國看來，根本就不是要求。　　“姐，你必須寸步不離的跟着我，知道了嗎？”　　三國用實際行動回答了甄英雄，她是多麼多麼的聽話，甄英雄後悔啊，自己說了句廢話，這死變態的丫頭，你就是踢，恐怕都踢不開她！　　三國一下車，就抱着甄英雄的胳膊不撒手了，雖然溫度不高，可一個男人三個靚女，還是足以吸引絕對的回頭率，讓甄少爺額頭流汗，渾身不自在了。　　周末，果然是人流的高峰期啊，停車場上停滿了汽車。　　柳絮本還覺得不安全，可在露天停車場，她立刻被眼前發生的事情震呆了，就是三國和櫻桃，也張着小口，不明白髮生了什麼。　　阿東和耿南興奮的出現在這裏本就讓人不可理解，之後發生的事情，更只能用震撼形容。　　阿東把四張門票交給甄英雄之後，甄英雄問道：“都到齊了嗎？”　　阿東點了點頭，“齊了，少爺，正在分批買門票，照您吩咐的，買門票的時候很自然，沒有惹人懷疑，一百三十八人，都是我們的直系手下。”　　耿南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少爺，您這主意夠損的，我想，這麼一來，肯定能在黑拳大賽開始之前，讓他們忙亂一陣子，最少，也能打擊一下他們的自信，狗日的，以為藏在暗處就了不起了，我們這叫用光明驅逐黑暗！”　　“黑社會有光明這一說嗎？我們這叫利用光明，用黑暗覆蓋黑暗，呵呵。”甄英雄看了看錶，說話就十點半了，對阿東說道：“進入遊樂園后，每七人一組行動，就照我先前吩咐的，全當是放假，以遊玩和試探為主，不要與任何人發生衝突，有什麼可疑的情況，全部記錄下來，知道了嗎？”　　“是，少爺。”阿東和耿南應了一聲，轉身離去，接着，停車場的很多車子里幾乎同時下來了他們的手下，柳絮眼尖，一眼就看到了常樂等‘七隻虎’成員全部聚齊，更是不解。　　“少爺，為什麼‘七隻虎’全在這裏？”柳絮驚疑道：“那，學校，你家裡，不是全……”　　“沒錯，除了百年小區那裡留了幾個人，其他地方的人員都調過來了，今天是周末，就玩個痛快吧。”甄英雄望着眼前入口的長隊，笑道：“要頭痛的，恐怕不是我們了。”　　三國這個感動啊，居然知道什麼是不好意思了，“英雄，為了陪我出來玩，你居然找了一百多人陪我，這不太好吧？要不，我們回去算了。”　　為了陪你玩就調一百多人，老姐你當我是二世祖啊？甄英雄左手着櫻桃，右手拉着三國，嘴裏卻故做大氣的說道：“沒什麼不好的，為了哄老姐你高興嘛，哦呵呵……”　　才怪！只有柳絮知道，這個少爺，肯定是為了什麼目的，而且，她似乎隱隱感覺到那個目的是什麼了，雖然有些想不通，但柳絮知道，這個看起來有些誇張的舉動，很可能真的讓潛伏在公園裡的冰恨天頭疼呢。

# 第300章 快樂谷遊玩

　　義字會上百人突然集合，出現在了快樂谷遊樂園，先不說冰恨天的反應如何，原野與方言本就負責監視義字會的工作，不可能注意不到的，被他們跟蹤，也就在甄英雄的意料之中了。　　方言與原野除了將這個情況反應給了局長張進寶，還彙報給了沒有離開朗朗市的白耀天，而白耀天對他們的指示是，看着，不要動，跟着，不要驚，除非甄英雄有動作，否則，不要有任何的舉動。　　白耀天的指示，方言隱隱可以猜測到一些東西，很不爽，但他知道，白耀天，可能要與甄英雄達成某種合作關係了，或者，是已經達成了，否則，不會出現這個有些放任味道的指示，但他始終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要來快樂谷遊樂園啊？難道，真的是陪他姐姐高興來了？方言發現自己已經看不透甄英雄了，或者說，是從來沒看透過。　　原野則是完全不明白，甄英雄弄出這麼大的動作，到底是要做什麼呢？他對甄英雄有一種超越方言的嗅覺，他可以嗅到一種味道，甄英雄，有目的。　　因為甄英雄的動作太突然，沒有前兆，而且，目的性不強，原野與方言無法調派更多的人手參与進來，所以，除了十幾便衣分散跟蹤，原野則親自跟蹤着甄英雄這個主謀，由方言負責指揮調度。　　甄英雄早察覺到自己被人跟蹤了，可依然陪着三國到處玩耍嬉鬧，並偷偷警告過柳絮和櫻桃，不管發生什麼，都不要輕舉妄動。　　在公園內部的一棟辦公樓中，哈恩，羅比，卡瑪，鈴木優美，巴猜，小島夏子，表情都是同樣肅重，今天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日子，甄英雄的到來，讓他們意外與無措。　　甄英雄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這些，作為被針對的對象，哈恩非常的清楚，和警方一樣，他也覺得措手不及，總是想着甄英雄什麼時候暴露在自己的視線中，真暴露了，哈恩才意識到雙方在對峙中，居然有一個如此之大的盲點存在，而且，這個盲點，被甄英雄先發現了。　　先前，沒有人想到過冰恨天與快樂谷集團的關係會暴光，而十三臨死前發現了闌度還活着的秘密之後，愛利絲被甄英雄挾持，已經基本得到了肯定，這個結果讓哈恩等人震驚，有些忙亂，因此，雖然提防着甄英雄的人會調查到快樂谷集團，卻從未想過他來的這麼快，而且，還用了這麼大的陣勢，甄英雄大有一種趁你病，要你命的意思。　　甄英雄的威懾，非常的奏效，他確實嚇到了冰恨天，冰恨天就向是沒來得及收起的口袋，被甄英雄抓住時機，鑽了空子。　　羅比總是很冷靜，但現在，他恨不得立刻出去殺了甄英雄，聽過小島夏子的報告，就是臉上從來都是冷冷的鈴木優美，也露出了一絲驚訝。　　卡瑪望着哈恩那陰沉着的臉，道：“父親，沒想到甄英雄居然用這種方法來試探我們，而且，偏偏挑在了今天，這……我們應該怎麼做？愛利絲小姐在他的手上，我們，是不是要去抓了他的姐姐？”　　卡瑪的話才落，鈴木優美這個冷女人便開口打擊他道：“我們是絕對不能那麼做的。”　　“為什麼？”身份比較低的巴猜自告奮勇，道：“父親大人，我現在就去殺了甄英雄，把他的姐姐綁了，他身邊不過只有兩個女孩子，根本不需要放在眼中……”　　卡瑪雖然覺得巴猜並不是什麼聰明人，但也覺得他說的有道理，甄英雄送上門來，沒理由不辦了他，可羅比卻冷笑兩聲，“巴猜，輕視那個男人的下場，只有死，與其讓你中了他的圈套，我倒覺得你死在這個房間里更合適。”　　巴猜渾身一冷，羅比今天似乎很不爽啊，鈴木看出了卡瑪和巴猜的意見相同，解釋道：“因為十三，我們已經與兩年前基地的殺手教員核實過，甄英雄雖然表面很無聊，但其實力，卻連教員也看不透，雖然沒有通過最後考核，但他卻是五年來，唯一一位沒有受過傷還能在最終測試中活下來的人，而且，羅比兄長的教訓擺在這裏，我認為，小看他，就是對我們自己的不負責。”　　鈴木說話當真夠損的，很輕蔑的瞥了一眼羅比的雙腿之間，羅比的眼中怒氣暴顯，今天的他，忍耐力相當的差，要不是知道小弟弟的傷影響了動作，殺了鈴木優美都有可能。　　小島夏子對鈴木優美有着很誇張的愛慕之情，開口道：“家姐說的不錯，甄英雄既然來了，就一定提高着警惕，提防着我們，我們不能貿然動手，而且，他的身後，有警察跟蹤，據我觀察，是朗朗市刑警隊的隊長原野，還有很多便衣也在遊樂園分佈開來，究竟有多少人，無法估計。”　　“這些，都在那小子的預料之中吧？”哈恩終於說話了，嘆了口氣，道：“年紀輕輕，卻有此等心計，了不起，夫人，羅比，愛利絲小姐，甚至是我，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小看了他，不，應該說，他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將自己的實力展現出來。”　　卡瑪一怔，“父親，您的意思是，警察，是他故意引來的？”　　“恩。”哈恩語氣一沉，道：“警察沒有對他採取舉動，是因為知道他有大把的理由，例如，這是漢宮組織員工秋遊，只一句話就能搪塞了警方，而事實上，他們以七人為一組，到處亂轉，故有踩點的嫌疑，也是在最大限度的試探我們，禁止入內的地方，沒有人出面攔着，他們也要轉上一轉，其目的之明顯，根本是不想隱瞞。”　　鈴木優美接着道：“如果我們出面攔了，或者對他們採取了一定的措施，那就等於告訴他們這個地方有可疑，而不攔，他們就會得寸進尺，剛才要進入這座大樓的人已經被保安驅逐，但那七人非但沒有離開，反而在樓前徘徊，可想，他們已經認定這裡有問題了，怕是這棟樓，已經被義字會列入了重點監視的範圍，他們是七人一組，我們甚至沒有辦法去抓一個人回來盤問，甄英雄把警察引來，就是告訴我們，輕易對他下手，會被警方盯上的，是我們自己。”　　羅比不知何時拿出了一顆子彈把玩，淡淡道：“愛利絲小姐在他手上，就是他最大的屏障，十三用一條賤命換回了這個情報雖然讓我們驚訝，應該也出乎了甄英雄的預料，他恐怕也是用今天這樣的方法在向我們示威，哼，他比我們，要更早的冷靜了下來，殺手？我們嗎？可笑。”　　羅比的話有怨恨，有自諷，卡瑪握了握拳頭，有些震撼，有些興奮，“好厲害的傢伙，一個人，居然將我們吃的死死的，我越來越期待和他交手了。”　　哈恩看了看時間，冷冷說道：“愛利絲小姐被挾持，甄英雄卻不露任何聲色，怕就是想引我們有所動作，而他在計劃暴光之後，立刻用這種手段緊逼，卻是大大出乎了我的預料，他選擇今天，未免太巧合了，夫人，也是決定在今天來朗朗市的……”　　幾人全部沉默，顏冰，竟然也是決定在周末進入遊樂園，而偏偏這個時候，非但不是義字會監視最鬆懈的時機，反而是，遊樂園內部，被他們完全的監控着，這一點，對甄英雄來說，也是一個絕對的意外……　　哈恩眼神凌厲，語氣卻很無奈，“夫人的到來，證明我們確實失去了身為殺手的冷靜，甄英雄害怕我們的衝動，這一招反客為主，真是高明啊……鈴木，你去門外迎接夫人，不要引起義字會的注意，請夫人買票進入樂園吧……”　　鈴木點了點頭，轉身剛要離去，哈恩又道：“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微微試探那個男人一下。”　　“是，父親。”　　羅比低頭望着自己的雙腿之間，想到那‘骨肉分離’的痛苦，渾身，都在顫抖。　　誰能想的到，這個讓殺手世家都集體腦袋痛的，看似瘋狂，卻無懈可擊，出人意料的探察計劃，只是緣於三國的一個小小的請求啊。　　為什麼，不能來快樂谷，遊玩呢？　　黑的就是黑的，有一個光明的外殼，一旦殼破了，黑暗還是會暴露出來的，甄英雄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明的弱勢，將其轉化為了優勢，既然是開窯子的，就不要怕嫖客的傢伙大，冰恨天現在就是有苦說不出，對於買票進來的客人，推出去，不是就等於告訴甄英雄他們有問題了嗎？來硬的？對冰恨天而言，那群警察，現在不是甄英雄的敵人，而是他的，避彈衣……　　……　　“哇，射擊遊戲耶！”三國拉着甄英雄，當真是聽話，真的一步不離，甄英雄這麼好的體力，也有點吃不住勁了。　　頭暈腦漲啊，現在的遊樂園怎麼都是這麼誇張的設施啊？甄少爺從來沒覺得自己有恐高症，可剛才，一個懸挂式的過山車，讓他心臟提升到了嗓子眼兒，那感覺是刺激嗎？簡直是花錢找難受啊，急速，飛旋，一點也不舒服，倒別說，下來之後，腳一沾地，那感覺才是真的很爽，塌實啊。　　從剛才開始，三國的精力就太過旺盛了，全是挑一些驚險刺激的遊戲，首選就是海盜船，甄少爺也是在上了這名副其實的賊船之後才想起來的，自己以前雖然來過遊樂園，但從來沒有玩過這些東西，哪裡想的到，自己的承受能力這麼差啊。　　現在人們追求的感官刺激，就是急速，飛翔，翻轉，暈眩，甄英雄就是這麼覺得的，七八種遊戲玩下來，甄英雄已經有嘔吐的慾望了，球球的，這哪是人玩兒啊，簡直是玩兒人！　　別說甄少爺了，連櫻桃也吃不消了，櫻桃雖然興奮，可小粉臉現在也煞白煞白的，她根本沒來過遊樂園，頭一次知道啥叫刺激，很明顯，也有要吐的意思。　　柳絮依然不笑，可是，她那張被冰雪封印了一般的俏臉上，抹着剔透的粉紅色，看的出來，她挺開心的。　　三國大公主終於與找到一個不用雙腳離地就能完成的遊戲了，甄英雄和櫻桃是同時鬆了口氣啊，人不是鳥，還是在地上塌實，這是殺手的通病，從事高危職業的他們，對於沒必要的危險，本能的排斥。　　射擊遊戲啊，甄少爺和櫻桃精神一震，這玩意兒好啊，拿手！　　一把模型槍，塑料子彈，十米左右的距離，對面的櫃架上擺放着各式各樣吸引女孩子的毛絨玩具，什麼小貓小狗小熊的，間隔着擺開，碼了整整五排，每排七個，兩塊錢一槍，射到了就是獎勵。　　甄英雄估計，那一拳大小的玩具，成本也就值兩塊錢吧？這年頭，怎麼賺錢的都有，公園裡的模型槍雖然仿真，但畢竟不是真傢伙，老闆再動個手腳什麼的，讓小孩子或者女孩子打，完全是靠運氣，就是老爺們也懸啊。　　“哇，有活動耶！”三國這個興奮啊，怪不得這個小地方圍了這麼多人呢，甄英雄看到立在那裡的大牌子，更佩服公園會賺錢了。　　柳絮望瞭望那些小玩具，然後看着廣告板，居然也和三國一樣，兩眼放光，“射中五隻者，可兌換中型毛絨玩具一隻，射中十隻者，可兌換大型毛絨玩具一隻，射中‘十二生肖’全部動物者，可兌換大型毛絨玩具十隻！”　　“十隻啊！”三國這個激動啊，柳絮和櫻桃也是躍躍欲試，甄英雄就不懂了，破毛絨玩具，又不能吃，為啥女孩子都這麼喜歡呢？尤其是柳絮，一男生脾氣，丁點沒有女孩子樣兒，竟然也喜歡這玩意兒。　　其實這裏圍着的人多，但沒幾個花錢射擊的，有點頭腦的人都明白，除非是百發百中，不然，射中五隻的時候，花的錢已經超過一隻中型的毛絨玩具的成本了，更不要說射十隻，或者是射那十二生肖了，很多人都無奈，不是被孩子硬拉着，就是被女朋友拽來的。　　因為只有兩把槍，所以甄英雄先買了二十發，讓三國和柳絮過過癮，原野就跟在後面，他可不想讓那傢伙看到自己的槍法，原野那擁有狗一般機能的人類，一直懷疑自己與幾起槍殺案有關呢。　　“英雄，你說姐姐能射中幾隻？”　　“最多兩隻……”　　三國還沒射呢，就被甄英雄潑了盆涼水，嗔道：“你看不起人！那你覺得絮絮能射到幾隻？”　　“和你一樣……”　　柳絮臉一陰，沒說話，拿起槍，瞄準就射，“啪！”打空了……　　見柳絮發怔，三國眉頭一皺，抬槍一射，居然也射空了。　　球球的，瞄的越准，打的越歪，甄英雄知道，三國和柳絮雖然不太善於用槍，但也經過簡單的設計訓練，絕對比一般人好很多，不過，玩具槍終歸是玩具槍，這是商人賺錢的工具罷了。　　三國和柳絮都是大美女，立刻成為了焦點人物，不少人給加油助威，甚至有吹口哨叫好的，可惜，真如甄英雄說的那樣，兩個人射光了子彈，加起來也才打中三個而已，而且，都不是自己喜歡的……　　看着那超大個的獎品在朝自己揮手一般，三國又要掏錢，老闆最喜歡她這樣的客人，笑的嘴都歪了，嘴裏安慰着，哄騙着，心裏還在喊着，來吧，來吧，把你的錢都拿來吧。　　甄英雄嘆了口氣，接過三國手裡的槍，掏出一張一百塊的鈔票，嘿嘿一笑，“不用找了，我和這丫頭每人只射十五顆子彈。”　　三國和柳絮也沒啥自信再開槍了，一個一聲不吭，極度的鬱悶的將槍交給了櫻桃，另一個則抱怨是槍不好用，賴在甄英雄身邊，讓圍觀者羡慕的對甄英雄指手畫腳，強烈要求他完成超難度，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獵殺十二生肖的任務。　　“少爺，你能打中幾個？”柳絮不服氣的問了一句。　　“十二個。”甄英雄很臭屁的笑了笑，“我只要十二生肖。”　　柳絮只知道甄英雄身手好，卻從來不知道他的槍法如何，三國一聽可來精神了，她對甄英雄的信任，絕對盲目。　　三國知道甄英雄會用槍，也知道他用的很好，但聽他說要射中十二生肖，興奮之餘，也不禁握緊小手，要是射不中的話，可是會在這麼多人面前丟人的啊……

# 第301章 顏冰出現了

　　櫻桃好久不開槍了，興奮啊，甄英雄所以要幫三國，固然是看不慣這老闆的小手段，也覺得，這是遊戲，玩具槍本身就有問題，原野就是懷疑自己，也不能把這當證據，反正，他也從來沒放棄過對自己的懷疑，而且，所以幫三國射玩具，還有另一個最大，最重要的原因……　　眾人都覺得甄英雄說大話，見他前三槍就全空了，男人們登時唏噓不已，讓女人們懷疑，他們嫉妒甄英雄身邊都是美女才這麼小孩子氣的。　　櫻桃也是三槍放空，老闆鬆了口氣，敢情這看起來不簡單的小子是胡吹大氣啊，三國的小眉頭都皺起來了，柳絮還沒奚落他，就見甄英雄和小櫻桃對視一眼，同時一笑。　　接下來，眾人傻眼，三國雀躍，柳絮只覺得不可思議，甄英雄居然彈不虛發，十二槍，打下了十二個小玩具，而且，是分佈在眾多玩具中的十二生肖，更恐怖的是，他是按着子鼠丑牛的順序完成的。　　如果說甄英雄本來就是一個讓人覺得驚奇的人，柳絮不明白，為什麼櫻桃也打的那麼准？居然每一槍都擊中甄英雄射掉的玩具旁邊那一隻，似乎在告訴老闆，如果你有兩套十二生肖放在上面，她也能全部幹掉一般。　　“老姐，你喜歡哪個，隨便挑兩個就好了，多了咱們也拿不了。”甄英雄笑嘻嘻道：“毛毛，你也挑兩個吧，哦呵呵……”　　大個的玩具每個都要一兩百塊，十個就是上千塊啊，怪不得甄英雄不用老闆找錢呢，即便這樣，也夠老闆感激的了，沒賠死，是人家手下留情啊，遇見高人了。　　“哇，英雄你好棒！”三國在甄英雄臉蛋上重重親了一口，嘩然，讓眾多男士嫉妒的流口水，只恨自己沒才能啊。　　三國挑了一頭雪白的熊，這丫頭最喜歡的就是熊，和‘雄’同音啊，又幫樂樂挑了頭粉紅色的豬，也不知道樂樂為啥那麼喜歡小豬玩具，櫻桃用自己的努力，抱走了一隻藍色白肚皮的肥企鵝，柳絮紅着臉，抱了一頭說老虎長的卻像熊，說狗熊腦袋上又秀了個‘王’字的黑白色的四不像，背後還有一對天使似的翅膀，幾個丫頭都走了，甄少爺自己又挑了兩個，也沒幫老闆省多少錢，老闆心裏氣，卻苦於不能抱怨啊。　　模型槍做了手腳，子彈的滑行軌道會產生一種變化，但變化是固定的，所以，只要熟悉了子彈的飛翔路線，對甄英雄和櫻桃這樣用慣槍的人而言，根本不算什麼，就好象是用狙擊步槍一般，六百米之內，要瞄準目標的頭部，但射程超過六百米，風力就會對子彈的飛行造成影響，子彈也會因為射程而出現拋物線性質的下沉，一般就會選擇瞄準人體的中心線，技術好些的，也會根據風力，做一些瞄準上的調整，力求擊中頭部，一槍斃命，甄英雄和櫻桃，都有這種技術，幾百米的狙擊都是小意思，十米，更不放眼裡了。　　“英雄，你怎麼也挑了兩個啊？”三國有些奇怪，柳絮和櫻桃也有點詫異。　　甄少爺尷尬的笑了笑，道：“我這兩個是……是給小愛那丫頭的。”　　三國知道小愛與蘇影的關係，倒也沒多問，都是女孩子，喜歡同樣的東西啊。　　甄英雄暗暗吐了口氣，望着一隻雪白的卡通貓，和一頭不是很好看的樹袋熊，嘴角微微勾了勾，免費的禮物，不要白不要，一個給貓咪，一個給蛋糕樹袋熊……　　“哎呀！”三國突然叫了一聲，嚇了幾人一跳，“我們抱着這麼多玩具，怎麼去玩啊？！”　　球球的，你才反應過來啊？甄英雄笑的那個奸詐啊，這才是他不惜被原野懷疑也要逞能的最重要的原因了，“老姐，既然不方便玩那些東西，我們就去划船吧……”　　“對了！”三國根本沒聽甄少爺說啥，“絮絮，你給阿東打個電話，讓他們幫咱們拿東西吧，嘻嘻，有一百多個人，我們怎麼能被幾個玩具打敗呢？”　　……少爺，就被打敗了，甄英雄悲哀啊，雙腳離地的感覺，很不爽……　　……　　三國今日興緻極高，就在甄英雄被她拉着到處跑的時候，鈴木優美聽從哈恩的吩咐，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試探甄英雄，在外出樂園之前，故意與甄英雄擦肩走過，如她預料一般，甄英雄的氣勢在擦肩一瞬發生了變化，本是無精打採的他眼中突然爆射出一道異彩，似乎是一個殺手對危險，出於本能的警覺反應，懶散瞬間消失。　　一個處於隨時有可能被攻擊的殺手，在有人進入可以攻擊他的範圍之後，產生警覺反應並不希奇，也就是說，他並不是因為對某人有懷疑而警覺，而是對所有人都抱懷疑態度，鈴木優美自信，自己雖然望了甄英雄一眼，但絕對沒有暴露出殺氣，可甄英雄陡然一變的氣勢仍是讓人驚訝，難道對任何一個經過他身邊的人，他都保持着如此的警覺性嗎？好可怕的傢伙。　　鈴木優美在那種壓抑之下，知道自己即便動手，也不可能取了甄英雄的命，更不要說在不引起轟動的情況下將三國或者他身邊的另外兩個女人綁架了，如果只論理智的話，那麼，鈴木優美絕對比羅比更勝。　　其實，鈴木優美的太過保守雖然是正確的，但她顯然對甄英雄太過高估了，氣勢發生變化，並不僅僅是因為甄英雄本就處於高度警備的狀態，更因為，鈴木是個美女，甄少爺身邊有個變態姐姐，凡是身邊經過美女，他想看又不敢看的時候，那種輕瞥一眼之後的意淫的想象，都會使得氣勢發生轉變。　　鈴木優美很漂亮，有氣質，雖然很自然的遮擋了大部分面容，並隱匿了殺機，但甄英雄還是會忍不住去注意身材幾乎可以趕上三國的她。　　一種淡淡的茉莉花香，飄入了甄英雄的鼻腔，非常的好聞，雖然茉莉花香的洗髮水，香水，品種多樣，但與鈴木擦身而過後殘留在空氣中的味道卻是別有特點，甄英雄幾乎活在女人堆里，這麼獨特的馨香，卻是首次聞到。　　另一個讓甄英雄氣勢陡然變化的原因，連甄少爺自己也不曉得，與那女人眼睛擦過時，有一種讓甄英雄心底有些熟悉的顫慄感覺，不是鈴木的眼睛中有什麼異常，而是那感覺，好象和某個甄英雄見過的人有些相似，不過，甄英雄並沒有想起而已。　　三國堅持要去坐摩天輪，抬頭看了看高度，雖然速度很緩慢，但離開地面太高了，甄少爺果斷的做出了決定，這個東西，堅決不坐了，腳丫子離地是小事情，那麼小的一個空間做四個人，而且要十幾分鐘才能轉過一圈來，難保三國對自己沒動作，昨天和薛血溫存一夜，有的看沒的吃，慾火旺盛，不堪挑逗啊，如果褲子支起一個帳篷，自己還怎麼下來啊？　　小櫻桃倒是很期待，還特意和一個穿着厚厚卡通貓吉祥物的傢伙那裡，花了八十塊，買了一個望遠鏡。　　“英雄，你不是說不讓我離開你嗎？”三國小嘴一嘟，“那你現在怎麼要我一個人去玩啊？”　　“不是一個人，不是有櫻桃和毛毛陪你呢嗎？”甄英雄尷尬的笑道：“姐，現在已經是中午了，我去買些吃的，等你們下來吃，吃過之後才有力氣玩其他的不是嗎？我早上就沒吃飯，很餓了。”　　三國看了看時間，十二點了，便點了點頭，“那好吧，我要吃漢堡，加熱檸檬茶。”　　小櫻桃掏出紙筆，歪歪扭扭的寫道：“櫻桃要喝可樂！”　　柳絮想了想，“紅茶。”　　球球的，少爺隨口說說，你們真把我當傭人了啊？不過，想到不用去坐那無聊的摩天輪，甄英雄倒也心甘情願。　　不可能有殺手，可以爬到那種高度將三國綁架的，所以，甄英雄很放心。　　周末的人就是多啊，就在甄英雄目送三國鑽進了小鐵盒子，趕去快餐小屋，拍隊買食品飲料的時候，鈴木優美，已經在遊樂園外面的停車場，接到了顏冰。　　一輛黑色的雪佛蘭總統級豪華商務車，看起來有點笨拙，而且，車身有一層塵土覆蓋，倒並不惹眼，車門打開，先下來的是個容貌秀美的女孩，見到鈴木，用很甜美的嗓音喊了一聲‘家姐好’，鈴木點頭算是應了，之後，女孩才扶着一隻玉手，將一女人攙扶下來。　　頭髮好長，垂如黑瀑，在尾端，用一藍色的絲巾束緊，打了個簡單卻漂亮的結，頭髮居然直垂到膝彎，輕風吹過，鈴木的長發亂舞，這女人的頭髮卻僅僅一擺，不知道留這麼長的頭髮會不會很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她的頭髮，很美。　　頭上，戴了一頂黑色的秋季寬邊帽，很有淑女風格，帽檐很大，而且垂着，加上一副可以用龐大來形容的太陽眼鏡，這女人的樣貌如何，根本看不真切，有一種神秘，但是，只看那小巧的玲瓏俏鼻，和那有些泛白的小櫻口，可以肯定，她絕對是美女，而且，不是一般的美。　　臉色，有些蒼白，帶着一種病態的美感，白色毛衣，黑色長裙，簡單的搭配，卻有一種自然而然的高貴，鈴木優美的身高有一米七幾，這美女穿着的靴子雖然有跟，但並不高，看樣子，身高也在一米七左右。　　鈴木優美微微躬身，語氣依然冷冷，卻有一種恭敬，“夫人。”　　這長發女人，正是愛利絲的媽媽，顏冰！　　這顏冰，無論穿着，還是皮膚，聲音，都不像能做愛利絲媽媽的樣子，只憑感覺來說，這女人也就三十齣頭的樣子，而且，還是保守估計，而愛利絲，已經二十一歲了！　　顏冰究竟長的什麼樣子，鈴木優美也不太清楚，這女人很少見人，即便出現，也是現在這副樣子，但那種氣質是不會錯的，冷，比自己還要冷。　　“甄英雄居然在公園裡……”顏冰好似喃喃自語，聲音卻能把人凍僵。　　“是的，夫人，這是我們的疏忽，很抱歉。”鈴木優美道：“因為公園裡到處都是甄英雄的手下，如果夫人乘車入內，定會被他們盯上，所以，委屈夫人步行幾步。”　　就如同甄英雄大方的從正門入內會讓人意想不到般，顏冰，也用了同樣的方法，“巧巧，去買票。”　　那乖巧女孩乖乖的一低頭，“是，夫人。”　　“愛利絲她……”顏冰的聲音有些顫抖，似乎想要問鈴木什麼，卻沒有說下去，而是用怨恨的音線，呢喃道：“甄英雄，這個小子，真是該死，是我，太低估他了嗎……”　　……　　一個要可樂，一個要紅茶，變態姐姐要了杯熱檸檬茶，自己要了一杯熱咖啡，加上八個漢堡包，甄英雄拎了三個塑料袋，因為飲料都是用紙杯裝的，雖然塑料袋是裝飲料專用，杯子被約束的很穩，但走的急了，依然會灑出來。　　排隊就排了六七分鐘，甄英雄急着趕回摩天輪那裡，可才走出快餐小屋，身後便傳來一聲女子尖叫，“啊……！有小偷！抓小偷啊！”　　切，有小偷還新鮮啊？甄英雄忖道，人多的地方就容易出現小偷，而人即多，又容易得手的地方，小偷理所當然就更多了，這是快餐店，為了買東西，大家都比着從兜里往外掏錢，人擠人排隊的時候，當然會有小偷忍不住下手了……　　甄少爺的原則，向來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抓小偷？開玩笑，現在盯着少爺的眼睛沒有一百，也有八十，對付那些想抓少爺的人還忙不過來，哪有心情抓賊啊？再說，原野那塊料不就在附近嗎？有他呢。　　如果跟着自己的是方言，甄英雄不敢說，方言是個城府極深的人，為了不驚動自己，大有可能放跑那小偷，但原野不同，這傢伙天生狗性子，眼裡不揉沙子，肯定會忍不住跳出來的。　　甄少爺胡思亂想中，卻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老人家，就堵在門口呢！　　這個時代，擁有見義勇為這樣覺悟的人，實在太少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見義勇為要承擔的風險，沒有任何人能提供保證，於是，見義勇為的沒有，見義有為的人很多，所謂‘見義有為’，充其量就是一邊給小偷讓路，一邊大喊抓賊，一轉眼的工夫，方才還有很多擋路的，現在就剩甄少爺一個不長眼的了。　　甄少爺聽得身後風聲水起，剛要急轉身，猛然想到自己拎着飲料呢，動作一緩，卻是聽到小偷大喝一聲，“操你媽的，讓路！”　　甄英雄被小偷蹭撞到了肩膀，一袋子漢堡被那看起來人模狗樣的小子帶飛了，塑料袋絆在了他腳上，甄少爺的午餐被他踩爛了，那小偷一個踉蹌，險險的沒有摔倒，回頭又咒罵了一句，“你媽的！”撒腿繼續跑，那被搶了錢包的女人還在大叫着追，看她那體積，追的上才新鮮。　　原野沒有出現，不是他不想，而是負責指揮的方言不允許他驚動甄英雄，而是吩咐了其他警員，在公園門口圍堵。　　漢堡包沒了倒沒什麼，但甄英雄這口惡氣卻不得不撒，那小偷碰觸了甄英雄心裏最脆弱的地方，甄英雄最恨的，就是別人罵他的母親，世界上沒有神，如果有，那就是秦夢謠，甄少爺忍了又忍，終於決定不忍，日你奶奶的小毛賊，看少爺不拔了你的皮！　　小偷跑的快，可甄少爺跑的更快，坐在快餐店角落的原野沒想到甄英雄居然會去抓賊，驚訝之餘，也趕快跟了出去。　　飲料飛賤，甄英雄也顧不得那麼許多，眼都紅了，球球的，黑道大佬見了少爺也得先刷刷牙在開口說話，你個小賊居然出口成臟，沒教養的東西！　　“你給我站住！”　　小偷回頭一看，甄英雄眨眼的工夫居然就要追到自己了，大急啊，“老大，你追我幹嗎？要東西，我還你就是了！”　　其實還東西，是小偷慣用的一種類似於壁虎斷尾的逃命之法，用來讓追趕自己的事主，或者喜歡做英雄的二百五轉移視點，藉機開溜的，但這個小偷卻小看甄英雄了，甄少爺既不是事主，也不是想做英雄的二百五，純屬要打他一頓撒氣的。

# 第302章 吃顏冰豆腐

　　小偷這個職業，跑就是一種除了技術以外最需要下功夫的技能了，甄英雄也知道，跑的越遠，麻煩越大，他還不至於給氣糊塗了，三國那個摩天輪一會兒就要下來了，自己一定要在那之前回去，於是乎，他輪起手中那兩袋飲料，“唰”的鬆手朝前丟出，接着，便發生了誰也沒想到的事情……　　顏冰被迫與鈴木優美裝成客人的樣子進入公園，愛利絲失算，被甄英雄擒了，而且根據報告，那丫頭和甄英雄的關係似乎融洽的異常，顏冰表面無恙，心裏卻早已亂了，否則，也不會在黑市拳大賽前就提前十幾天趕到朗朗市。　　闌度還活着，顏冰在知道這個消息以後，立刻就清楚了，甄英雄早已知道了愛利絲的真正的身份，他從一開始，就把所有人都計算了，顏冰沒有辦法讓自己的心不亂，她擔心愛利絲知道身世后，會……她現在與甄英雄的關係融洽，不會是已經恢復了記憶的緣故吧？顏冰恐懼的同時，也更恨甄英雄了，這份恨，甚至超過了對甄天的恨，顏冰自己也不清楚為什麼，難道，是自己太愛愛利絲了嗎？　　顏冰對甄英雄進行了重新的估計，她知道愛利絲不會有生命危險，甄英雄不可能傷害她，所以，她要搶回愛利絲，哪想到，自己才到朗朗市，就接到了哈恩的彙報，甄英雄竟然帶着一百多手下光明正大的進入了公園，利用這個誰都沒有注意到的盲點進行試探，難道，那小子竟然知道自己今天的到來嗎？顏冰正在琢磨甄英雄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就聽到前面傳來一陣陣驚呼，接着，一個男人朝自己直撲而來。　　“閃開！全他媽閃開！”　　顏冰雖然能讓所有殺手盡折腰，可她本身卻是手無縛雞之力，體質甚至比正常人還有不如，不曉得那男人為何如此無理，但她絕對相信鈴木優美，以及侍女巧巧的身手。　　叫做巧巧的女孩雖然樣貌甜美，卻是顏冰的保鏢，動作之敏捷讓人驚嘆，那小偷大叫讓路，她卻一晃擋在顏冰身前，保鏢的警覺提醒她，誰也不能保證這人不是甄英雄一百多手下中的一位吧？　　甄英雄出人意料的舉動太多，已經到了讓人難以琢磨的地步，對於看不透的東西，人總是本能的產生一種恐懼，一直裝傻充愣的甄英雄，到底精明到什麼程度，已經讓這些殺手驚顫了，一點意外，也被他們誤以為是甄少爺的計劃，當真是驚弓之鳥啊。　　顏冰他們一直在想，甄英雄，不會是推斷出自己因為愛利絲的事情，而急着趕來朗朗市，並利用周末進入公園吧？太過高估了甄少爺，可就在這時，鈴木優美臉色一變，說了一句很容易讓人誤會的話，“甄英雄！”　　顏冰一怔，巧巧還以為衝過來的就是甄英雄呢，那還了得？沒想到這個甄英雄這麼了不起，夫人才到，他就跑來暗殺……不，是明着就殺過來了！　　距離還有七八米，巧巧才邁出兩步，想要衝上去，就見那撲來的男人後腦袋被什麼擊中，飛賤起大片水花，巧巧沒有做出反應呢，一個袋子已經從她臉邊飛了過去，只聽到顏冰一聲驚叫，巧巧大驚中一個走神，一聲怒喝響起，“去你媽的球球的！”　　那男人竟是慘叫着凌空飛起，和不及躲閃的巧巧撞到了一起，巧巧身手多好雖然沒显示出來，但她到底是個單薄的女孩子，一個大男人撞到懷裡，她能不人仰馬翻嗎？於是，她身後的鈴木優美也跟着倒霉，兩個人的份量砸給她，鈴木在遺忘了自己多少年沒屁股沾地的情況下，承蒙甄少爺的指點，終於能從零開始了，屁股蹲在堅硬的地面上，整條脊梁骨都顫抖着，疼的都木了……　　鈴木優美的身手要比巧巧高明的多了，所以會如此狼狽，與她的慌亂有着直接的關係，看到殺氣騰騰的甄英雄衝過來，她的身體本能的做出了反應，就好象看到了朝自己撲來的老虎一般，不跑，就要反抗，殊不知，這是個誤會，她剛才瞬間爆發出來的殺意，足以引起甄少爺的注意了。　　甄英雄飛出去的，是兩個袋子，其中，裝着紅茶和可樂的袋子打中了小偷的腦袋，另一個裝着熱檸檬茶和咖啡的袋子卻是偏了，從小偷腦側飛過，當甄英雄抓住小偷動作一窒的機會，躍起一腳蹬在他后腰，把他蹬飛和巧巧撞在一起之後，才發現，那溫度絕對還在八十度以上的檸檬茶和咖啡，全潑在了一個美女的胸前……　　一個照面，甄少爺撩倒了三個，還坑苦了一個，當真是無敵啊，愛利絲說他是惡魔，絕對沒有誇張。　　“哎呀！對不住對不住！少爺……不，我不是故意的，抓賊，這是因為抓賊而引發的意外！”　　甄英雄看到那端莊的美女被燙的直跳，哪裡還顧的上小偷啊？三步並兩步，衝到顏冰身前，看到美女抓着衣服朝前抻，那衣服上直冒蒸汽，甄英雄也知道啥叫害怕了，球球的，要是把一個女人的胸脯子燙傷了，這得是多大的罪孽啊？要知道，顏冰穿的是薄毛衣，現在的天氣雖然轉涼，可甄英雄很清楚，大多穿了薄毛衣的女人，裏面肯定沒穿更厚的衣服，不然還是會熱，毛衣吸水，貼在身上，不可能不熱啊。　　女人哪裡最美？乳房，為啥？個兒大，一看就是女的，是女性的標誌，也是證明一個女人是否美麗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乳房美。　　不光是甄少爺有這種邏輯，很多男人，甚至女人，也是這樣覺得，顏冰恨啊，太熱了，皮膚好痛，她不是殺手，也沒有殺手那種對疼痛近乎變態的忍耐力，活到今天為止，還是第一次感覺到如此疼痛，眼淚都流出來了，甄少爺一看更驚更慌了，於是，把袖子一抻，對着顏冰的胸脯，出於好心的，伸出了惡魔的爪子……　　顏冰沒想到，甄英雄也沒想到，兩個人的第一次相遇，就因為一個小賊而發生了，或者說，是秦夢謠，安排了兩個人的第一次相遇，而且，竟是如此的荒唐，鈴木優美這麼冰冷的女人，臉上也露出了誇張的表情，顏冰，更是傻了……　　甄英雄的手，按在了顏冰那並不算很豐滿的胸脯上，甄少爺對天發誓，他的動機，絕對不齷齪，他真的只是想用袖子幫美女把衣服上的熱飲料擦掉的，可惜，當他醒悟之後，因為太過震驚自己在做什麼愚蠢的事情時，出於本能的松來了袖子，愕然抬頭望着美女，他的手，留在了人家胸脯上。　　球球的，少爺，好象做了件蠢事啊，別人該不會覺得，我是在佔便宜，吃豆腐吧？其實，少爺我很純潔的……　　顏冰愣着，胸前的壓迫，竟是讓她連反應都沒有了，墨鏡在方才被燙的時候已經掉落，一張絕美的面容讓甄英雄也愣着，這女人，太漂亮了吧？　　很白，如雪一般，又如冰一般，白的不健康，卻有一種病態的柔憐之美，小口微張，急促呼吸，噴出溫香，讓人迷醉暈眩，那雙似水雙目，盪着盈盈如秋水般的漣漪，卻又帶着冬雪一般的寒冷，這隻是個感覺，複雜，卻迷人，甄英雄不會說這是他見過的最漂亮的女人，但絕對不否認，她是自己見過的最有味道的女人，是一種神秘的味道。　　“啪……！”一個響亮的大嘴巴，甄英雄吃的這個瓷實啊，不是躲不開，是不好意思躲了，球球的，少爺就說嘛，這個時代，見義勇為是絕對不划算的！他個叉叉的，好人，沒好報！　　顏冰渾身都在顫抖，她已經認出來了，眼前這個小子，就是甄英雄！自己最恨的男人，甄天的兒子，一個寄託了自己詛咒與怨恨的男人，是甄天與秦夢謠取締了自己幸福的證明！顏冰殺了這小子的心都有，那殺氣，讓人恐懼，不過，甄英雄卻沒有為此懷疑顏冰，換了哪個女人遭遇如此待遇，能不想殺人啊？顏冰的反應，因為場合環境，得到了很好的掩飾。　　這英雄做的啊，太讓少爺鬱悶了。　　甄英雄見顏冰沒完了，抬手又要打，伸手攥住了她的手腕，“小姐，我已經道過歉了，我是為了抓這小偷，剛才那是意外，有失禮的地方，請您原諒。”　　原諒？顏冰發現自己居然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自己居然被甄天的兒子吃了豆腐！　　“你，你……”　　聲音很好聽，甄少爺暗暗贊了一聲，見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生怕引起冰恨天注意，正發愁怎麼脫身呢，那被搶了錢包，並在路上發現遺物的胖女人總算是追到了，一看眼前的情景，她感動啊，這年頭，好人真多。　　小偷和兩個女人倒在地上，幫忙抓小偷的年輕小伙正與一個美貌女人‘手挽着手’，‘深情’的對望着，胖女人會怎麼想？　　一句話，先前看到過程的少數圍觀者差點集體昏倒，就別說甄英雄和顏冰了，激動的抓着甄英雄和顏冰的手，胖女人聲情並茂，道：“太謝謝你了小伙子，現在的年輕人，真是太難得了，來，小小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就當是大姐賠償你的午飯了，看你這女朋友，長的真俊……”　　這位大姐是什麼眼神啊？！球球的，女朋友？這女人是好看，但是人就看的出來，她最小也過三十了，少爺我年輕瀟洒，英俊挺拔，才二十二歲！　　別說胖女人錢包被偷了着急，這一掏出來，好傢伙，那鼓鼓的大錢包里，沒有一萬，也有八千啊。　　“這位大姐，您太客氣了，見義勇為，是我們應該做的。”甄少爺絕對是史上最無恥的男人，對着顏冰一笑，已經有了主意，嘿嘿道：“這位小姐，你說是吧？”　　是吧？什麼是吧？羅比認為的世界上最聰明的女人，顏冰，也會被甄英雄一句話給問懵了。　　見義勇為的人不多，但絕對不能說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不然非被大眾唾罵不可，顏冰本就是聰明人，當然不會冒傻氣。　　“謝謝你幫忙抓賊啊，想不到現在的女孩子也這麼勇敢，大姐，你要謝，謝她就好了，多虧她幫忙，我才能把這賊抓住的。”甄英雄把功勞全推給了顏冰，道：“我女朋友還在快餐店等我呢，就這樣，我先走了，哎呀，這位小姐真是勇敢啊，佩服，佩服。”　　甄英雄話落，轉頭就走，臨走之前，還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鈴木優美，被他犀利的眼神一盯，鈴木優美渾身一顫。　　這個女人，少爺剛才好象見過吧？而且，剛才踢倒那小賊之前，隱隱覺得，她和那個女孩子的反應，有些奇怪，難道是少爺的錯覺嗎？她們似乎是刻意的保護着那個女人……　　顏冰擁有大智慧，卻沒甄英雄小心眼子多，迷里八糊就被甄英雄金蟬脫殼了，那胖女人聽甄英雄說是這‘三姐妹’幫她抓到了賊，謝了個一塌糊塗，顏冰恨，恨甄英雄的無恥，突然之間她有些明白，為什麼愛利絲會栽到他手裡了，因為，甄英雄，太不要臉了，這一點，與甄天是截然不同的，自己對他的認識，有着嚴重的錯誤，甄英雄和甄天，完全不是同一類人！　　被甄英雄踢了一腳，那小偷一時半會是站不起來了，原野給下面的人打了個電話，要他們過來拿人，自己則又去跟蹤甄英雄了，原野發現自己有些佩服那小子了，不是因為他抓賊，而是，那傢伙佔了女人的便宜，居然也有辦法脫身，他的厚臉皮，只要是男人，就沒有不佩服的吧？

# 第303章 臭屁小公主

　　“阿東，少爺發現了一個有些可疑的女人，找人跟上，位置，穿着特徵是……”　　甄英雄總覺剛才與那女人發生誤會之後，心裏就不是很塌實，所以給阿東打了個電話，被佔了便宜的女人並沒覺得如何，但甄英雄對鈴木優美極為的在意，那個女人眼神中的默然與憤恨，讓甄英雄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第一次的輕鴻一瞥，就覺得眼神有些熟悉，而剛才再次相遇，她在那個瞬間爆發出的氣勢，以及眼神中射出的光彩，可能是自己的錯覺，但確實很像一個人，一個，已經死掉的人。　　是……高橋澤。　　重新買了一份午飯，用最快的速度趕到摩天輪下，三國三女剛好下來，不過，有點不大對勁，三國的小臉陰的很厲害，櫻桃和柳絮也不怎麼高興的樣子，這讓甄英雄很不解。　　“老姐，你的午餐……”　　“不吃了，氣都氣飽了，還吃什麼啊？”三國沒好氣道：“英雄，你剛才幹什麼去了？”　　甄英雄一怔，道：“買午飯啊，老姐，你又怎麼了？”　　“我沒怎麼，就是心情不爽，我要回家！”　　球球的，死變態的又發什麼神經啊？甄英雄眉頭一皺，完全不能理解，都說女人的心情就像多變的天氣，不過這變的也未免太快了吧？　　小櫻桃掏出紙筆，‘唰唰’寫了一行字，“哥哥騙人，我們剛剛全看到了！”　　“看到？”甄英雄奇道：“看到什麼了啊？”　　見甄英雄到這時候還裝傻充愣呢，別說三國生氣，連櫻桃也不幫他了，小臉一轉，也生開悶氣了。　　實在想不通，甄英雄把求救的目光望向了柳絮，柳絮是個保鏢，身份矮了一點，不得不回答，冷冷的，可話沒說呢，臉先紅了，“少爺，我，我們剛才看到你，在快餐店那邊，摸……摸一個女人的……的……胸脯……”　　說到後面，柳絮的聲音和蚊子叫已經差不多了，但在甄英雄聽起來，卻如同一聲驚雷般響亮，“你們怎麼看到的？！”　　“看吧，你這不是承認了嗎？！”三國氣呼呼的用玉指點着甄英雄的腦門，道：“你騙我們去坐摩天輪，自己卻去和別的女人約會，英雄，你這麼做太讓姐姐傷心了吧？我不管，我現在就要回家，免得你再甩開我和那女人約會去，我才不會給你這樣的機會！哼！”　　三國委屈的就差流眼淚了，拉着櫻桃就走，甄英雄更暈了，我騙你坐摩天輪？好象是你自己要去坐的才對吧？　　“毛毛，你們怎麼知道……的……我靠！球球的！”　　甄英雄抬都一看那巨大的摩天輪，立刻醒悟過來啊，他媽的，少爺就說嘛，最討厭雙腳離地的東西了！　　那巨大的摩天輪，可以鳥瞰到整個公園，算算時間，發生小偷事件時，三國她們應該正剛好過了摩天輪的最高點，甄英雄炸了那臭東西的心都有，球球的，既然要被看到，那三國為什麼不能從頭開始看，卻只看到自己摸那美女的胸脯了啊？　　不過……那手感，好象沒有變態姐姐那麼豐滿，最多，也就是和愛利絲一樣，三十四，B，或者，更小一些，應該是沒生過孩子吧，小巧尖挺，蠻結實的，很可愛的類型啊……　　如果顏冰知道甄少爺正在想着她乳房的手感意淫，估計真的會做出什麼甄少爺意想不到的舉動來，不過，那個誤會，已經是甄英雄意想不到的事情了，他不但看到了顏冰的樣子，還吃了她的豆腐，只可惜，他並不曉得，那個女人，就叫做顏冰。　　……　　監視的任務交給阿東之後，甄英雄卻不着急和三國做解釋，其實最想離開遊樂園的，就是他了，固然是因為累，更因為，兩次遇到鈴木優美之後，他就總覺得有種不安。　　去公園的真正目的甄英雄已經達到了，也許探察不到公園裡的什麼事情，可至少起到了一個威懾作用，愛利絲還在自己手裡，自己也知道快樂谷是他們的老巢，甄英雄無非是用行動告訴他們，不要亂來，因為會亂來的，不是只有他們。　　在陰謀與陰謀的對抗中，心理，決定了勝敗的關鍵，如何反客為主，是不被滅亡的鑰匙。　　甄英雄在車裡一通解釋之後，甄三國三女再聯繫自己看到的一切，終於相信了甄英雄的話，正如甄英雄所預料的那樣，她們看到甄英雄占那女人便宜，是在摩天輪轉過一半后，發現那裡挺熱鬧，用櫻桃買的那個廉價望遠鏡看到的。　　三國一臉的慚愧，甄少爺總算是找回了一點面子。　　回到漢宮，三國急着去補個午覺，這丫頭極為注意養顏，而睡眠，是女人保留青春的最佳法寶，不過甄英雄就是不明白了，櫻桃才十六歲，有必要養顏嗎？居然也被三國拉走了，要不說她變態呢。　　柳絮抱着那個四不象，也回了在漢宮的房間，因為九尾鳳都是孤兒，而且是甄英雄的保鏢，所以，都是住在漢宮的，只是很多時候，她們都在迷幻空間，因為最近甄英雄已經不去那裡了，她們才集體搬回來住。　　甄英雄閑的無聊，又給白果撥了個電話，依然不開機，甄英雄躺在天堂閣的床上，鬱悶了好一會兒，早知道，真應該把她家裡的電話也要過來。　　迷迷糊糊的，甄英雄睡着了。　　“呦呵……，臭姐夫……！”　　甄英雄身上一沉，只覺得小腹上壓了塊千斤巨石，讓人喘不上氣來，愣是給憋醒了，睜眼一看，氣道：“倒霉鬼，你怎麼進來的？！”　　小愛似乎沒打算從甄英雄身上下去，嘿嘿笑道：“姐夫，我有黑色鑽石卡，你忘了？”　　甄英雄剛睡醒，腦袋有些暈糊，瞧這死丫頭居然穿着薄薄的睡衣騎在自己身上，不禁罵道：“你有毛病啊？為什麼穿成這樣子？”　　“我今晚要睡在天堂閣的，睡覺當然要穿睡衣，難不成……姐夫你其實是嫌棄我穿了衣服？”小愛做作道：“姐夫你好壞，那我脫了衣服和你一起睡吧。”　　說罷，還真的開始解扣子了，嘴裏還嘟囔着，“姐夫，我要先聲明，內衣我可不脫，人家也知道害羞的，而且，甜甜姐待會也過來，脫光光的話，她會揍我的……”　　甄英雄依然沒有完全清醒呢，看到小愛這厚臉皮的丫頭將粉紅色帶紅桃心的上衣完全脫掉，露出裏面白色的露肚皮的小可愛背心，看着鼓鼓的小胸脯上，那清晰凸顯出來的兩個點，鼻血差點噴出來，這丫頭身體發育的這麼好，可到了今天也不戴胸罩，太惹火了吧？　　雪白的肌膚，平坦的小腹，如旋渦一般淺淺的小肚臍，艾愛見甄英雄看的呆了，小嘴一勾，雙手一撩那柔順的長發，漂亮啊，雖然是假裝成熟的擺POSS，但小愛的魅力卻讓人難以抵抗，她有這個資本啊，抬着雙臂，雙手抱在腦後，這個姿勢，不但讓她的胸部因為綳力而更加挺翹，讓那兩顆櫻桃突起的更加明顯，還因為雙腋的暴露而性感迷人。　　光潔的雙腋是一個容易被人忽視，但對男人充滿了誘惑的存在，小愛這個姿勢只是學着兩個明星姐姐似的亂擺POSS，固然假裝成熟了，但卻很好的將她的上身的美麗毫無保留的展現給了甄英雄，甄少爺只覺得血脈奮張，小腹火焰升騰，下體那不老實的地方猛然頂起，好有力量。　　甄英雄特別不想承認，卻有不得不承認，在看到顏冰的時候，他曾經有過感慨，究竟誰才是自己看到過的最漂亮的女人，他不知道顏冰的身份，只覺得她是最神秘的女人。　　在甄英雄看來，最美麗的女人，是小艾，人美，心美，她是最溫柔的女人，小艾無疑很漂亮，甜甜，白果，三國，愛利絲……她們都很漂亮，但甄英雄卻從不會在漂亮之前，加上個‘最’字，因為，‘最’，只能有一個。　　甄少爺特別不想承認，卻又不得不承認的是，他心裏，早就有了一個‘最漂亮’，那就是，艾愛這個倒霉丫頭。　　小公主現在才十六歲，她很臭屁，她對自己的外表充滿了自信，嚴重自戀，認為美麗的外表加上一顆痴情的心，一定能在這些美女之中把甄英雄搶到手裡，有野心，不隱瞞，那份心意讓甄英雄顫慄，甄英雄嘴裏罵著她，可心裏早已經認可，小愛這丫頭，確實是自己見過的最漂亮的女孩，再過兩年，當她多了一分成熟的時候，當她能把臭屁性格收斂一些的時候，她絕對比自己認識的任何女孩都更加亮目。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甄英雄本就是個好色男人，對美麗的抵抗力不高，而小愛，是了解甄英雄秘密最多的，卻依然對他痴情到底的女孩，甄英雄恐懼，因為他知道自己根本架不住小愛這丫頭的任何攻勢。　　“倒霉丫頭，你到底搞什麼啊？”甄英雄的反應當真是慢的可以，一怔，猛然坐起，小愛一聲驚呼，朝後仰去，慌忙之中勾住了甄英雄的脖子，這才沒有躺下，只是滑坐到了甄英雄的大腿上。　　“幹嗎啊姐夫，你想摔死我啊？”　　甄英雄哪還有心和她鬥嘴啊，“小愛，你剛才說，誰要過來？”　　“甜甜姐啊。”小愛兩條美腿一盤，纏住了甄英雄的腰，嘿嘿笑道：“今天我請客，所以，讓小魔女們睡月宮閣，我以為姐夫你不在呢，就過來天堂閣睡了，哪知道，一進門就看到你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啊……”　　“你等等，等等。”甄英雄這一覺醒來，總覺得哪裡不大對勁，看到小愛的打扮，他終於琢磨過來了，“小愛，現在……幾點了？”　　“八點啊。”小愛一句話，差點嚇着甄英雄，“甜甜姐正在月宮閣洗澡，我就先過來了……”　　八，八點？！甄英雄轉頭看向窗外，果然是黑夜，球球的，少爺躺下的時候，好象是下午兩點半吧？這一覺，居然睡了……五個半小時！！！　　怎麼會睡了這麼長時間啊？甄英雄見小愛同樣迷惑的望着自己，心下一轉，便清楚了，不禁苦笑，枉少爺常常說自己樂觀，這一覺睡的可夠露怯的。　　最近两天發生了很多的事情，甄英雄無論是腦力，精力，都消耗到了一個極限，但無論是自己的私事，還是義字會目前的處境，都給了他巨大的壓力，即便是睡夢中，也是疲憊不堪，這也是他今天想要帶着櫻桃去散心的緣故。　　今天，因為三國的一個提議，終於給了冰恨天一個威懾，總算是不用提心吊膽的，怕冰恨天做出什麼瘋狂的，不可預知的事情了，大半的壓力得到的釋放，這一覺，當然睡的沉，睡的香了，疲憊終於得到了緩解。　　甄英雄正苦笑呢，心裏一動，突然扶着小愛的小蠻腰，驚道：“你剛才說，樹袋熊回漢宮了？！”　　“是啊。”小愛迷惑道：“姐夫，你今天好奇怪，怎麼一驚一乍的？甜甜姐被我爸爸關了两天禁閉，今天下午終於被釋放了，當然回漢宮陪我媽媽了……”　　“那你姐姐呢？”甄英雄用力推着小愛，無暇去感受她那光滑的皮膚與溫膩的手感，“讓你姐姐看到咱們現在這樣子，少爺就死定了，快給我起來，把衣服穿上！”　　“我就不！死姐夫，你這麼對我，我太傷心了，我又不是地下的，為什麼不能讓人知道？我就是喜歡你，誰都管不着！”小愛用力抱着甄英雄，威脅道：“你再推我，我就喊你要強姦我！”　　有沒有搞錯啊？現在這樣子，到底是誰要強姦誰啊？甄英雄嘴才張開，話還沒出口，嘴巴上一軟，已經被小愛吻住了，滑膩膩的小舌頭鑽入口中，香香甜甜的津液，讓甄英雄又是享受，又是害怕啊。　　“姐夫，你真虛偽。”四片嘴唇分開，小愛小臉紅撲撲的，羞着，用那帶着磁性的魅力聲音說道：“下面頂的人家都疼了，親人家那麼投入，還說要我起來？呵呵，壞姐夫……”　　甄英雄慚愧啊，球球的，少爺對這死丫頭，是越來越沒抵抗力了，“小祖宗，算姐夫求你了好嗎？如果你姐姐知道咱倆老背着她親熱，她非傷心死不可。”　　“那就不背啊。”小愛一本正經道：“我本來就不想瞞她的。”　　死丫頭，你到底懂不懂少爺的意思啊？！甄英雄氣呀，就見小愛一笑，在甄英雄嘴巴上點了個吻，道：“我知道啦，姐夫，現在我年紀還小，如果姐姐知道你調戲我，肯定會覺得你特邪惡的，所以，十八歲以前，咱先瞞着她……”　　勾搭未成年，是夠邪惡的，可是，那是少爺在勾搭你嗎？甄英雄都想哭，沒見過比自己還會冤枉人的，今天算領教了，這倒霉丫頭，才是比自己更邪惡的存在。　　“不要哭喪着臉嘛，姐夫，姐姐她沒回漢宮啦。”小愛嘟着小嘴，道：“爸爸還關着她呢，只是把甜甜姐放了而已。”　　“恩？小艾沒回來？”甄英雄鬆了口氣，又提了口氣，“為什麼只放樹袋熊，不放你姐姐啊？”　　“我怎麼知道？可能，是因為親你的人是姐姐而不是甜甜姐吧，呵呵。”小愛笑道：“不過，姐夫，你命好，甜甜姐和我媽媽解釋之後，我媽媽知道不是你的錯，終於消氣了，你撿回一條小命哦……。”　　呼……，這算個好消息，甄英雄正琢磨艾華為什麼不放小艾呢，就看到小愛拱了拱身子，然後，又拱了拱，“姐夫，你哪裡……頂的人家不太舒服耶……”　　看着小愛紅撲撲的嬌靨，甄英雄也夠辛苦的，“你這麼扭身子，我也不舒服，快起來！”這時候才意識到，自己的手，正摸着小愛的冰肌玉膚，幾天沒碰女人了，昨天被薛雪挑起的慾火也未發泄，甄英雄有些衝動啊。　　“我好象，身子有點熱。”小愛這話是實話，也並不是想挑逗甄英雄，醉眼迷離，是少女對情動陌生而好奇的體現，“姐夫，我，有點不太舒服，你抱抱我好不好？”

# 第304章 調情倒霉鬼

　　熱血上涌，甄英雄有點要把持不住的意思，艾愛那帶着磁性的嗓音，突然之間很有女人味，動人心弦，那初長成的少女媚態，不同以往那般有做作的嫌疑，很自然，小屁股輕微扭動着，廝磨着甄英雄敏感的堅硬，可以清晰的感覺到，那挺起抵觸的地方，溫暖而柔軟。　　小愛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以前和甄英雄抱在一起的時候，感覺也是怪怪的，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明顯過，看着甄英雄近在咫尺的臉，看着那張白天看不夠，晚上還會出現在自己夢中的臉，小愛痴迷，她並不懂得如何去表達愛意，總是很直接，對於太直接的她而言，有些時候就會少了一些羞澀的感覺，而現在，這種感覺居然侵佔了她身體的全部，讓她羞赧，讓她的身體敏感。　　自己與他，靠的好近啊，小愛居然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了，好快，為什麼，自己現在看到他，會覺得臉燙燙的呢？　　身體的接觸，曖昧的環境，牽引出了小愛女孩子羞澀的天性，以往是愛他，現在，也是愛他，但感覺卻不同了，小愛不知道，這是一種感情必然的升華，兩個人身體產生的最原始的反應，是一切的催化劑。　　甄英雄咽了口唾沫，本來是想靠強大意志力去推開小愛的手，居然不聽大腦的指揮，摟住了她，兩個人的嘴巴越靠越近，在小愛想到，電影里經常會出現這種橋段的時候，兩人已經吻到了一起，同樣是吻，這次的感覺卻大不同了，小愛覺得，自己，要化了，身體，好無力。　　甄英雄那惡魔的爪子終於不自控的在小愛的背上遊走開來，長發，嫩肌，就好象一件珍貴的寶貝，怎麼撫摩，也撫摩不夠，這丫頭是極品中的極品，小愛能做到的，只是抱着甄英雄的脖子，用力的吻，伸出嫩嫩的丁香小舌，讓甄英雄吸吮，她喜歡被吸吮的感覺，她最喜歡把唾液過度到甄英雄的口中，讓他吞食，那就好象讓他把自己的味道咽下肚中一般。　　球球的，少爺果然很邪惡，甄英雄知道自己這麼做不對，可就是無法停下來，男人的慾望一旦燃燒，後果是一發而不可收拾的，甄少爺的手已經鑽到了小愛的小可愛背心中，想把它脫下來，卻因為小愛抱着自己的脖子，只能將衣服撩到腋下，但雙乳暴露在空氣中，緊緊的抵着甄英雄的胸口，那種壓迫，還是讓甄英雄越發泥足深陷，不可自拔。　　小愛不知道身體為什麼感覺怪怪的，燥熱，渴望被甄英雄擁抱，似乎只有在他懷裡，才能宣洩那種奇怪的感覺一般，她只知道，甄英雄撫摩自己的時候，會很舒服，很享受，很幸福，她本來就是個大膽的丫頭，更認定甄英雄是自己的愛人，哪會管那麼多啊？喜歡的男人想脫掉自己的衣服，小愛用行動證明自己有多體貼他，鬆開甄英雄的脖子，自己動手，將甄英雄脫不下來的小可愛背心給脫了，不過，因為頭髮太長，她又緊張，背心的弔帶和頭髮纏到了一起，蒙在頭上脫不下來了，這丫頭好象跳肚皮舞似的，扭着蛇腰，看的甄英雄口水都要流出來了。　　對小愛這個年齡的女孩來說，她絕對是屬於豐滿一類的，雖然看她的體型，是那麼的纖瘦，但那小胸脯，真的很有貨，飽滿，渾圓，好似兩隻小乳鴿，年輕而充滿活力，粉紅色的乳蕾因為充血，已經堅硬的挺起，好象成熟的櫻桃，誘惑着甄英雄來品嘗，同樣是十六歲，小愛比櫻桃，豐滿太多了，甄英雄對身體成熟的女孩子，顯然少了很多愧疚，手有點顫抖，但還是握在了兩坐小雪山上。　　哇……，這手感，太棒了，甄英雄忍不住和中午在公園遇到的女人做了一番比較，得到的結論是，小愛，比她還要豐滿一些，恐怕和愛利絲不相上下。　　小愛好不容易把小可愛脫下來了，一丟，感覺着胸部傳來的陣陣異樣，一種酥麻侵佔了全身，小丫頭臉蛋紅紅，“臭姐夫，你，真色……”　　“倒霉鬼，你也很色，衣服，是你自己脫的吧……”　　“討厭，人家只對你這樣子好不好？”小愛按住甄英雄的手掌，似乎讓他更用力的感覺自己的心跳，道：“姐夫，你喜歡我嗎？”　　這個問題讓甄英雄有一種嚴重的罪惡感，望着小愛那張寫滿幸福與期待的嬌顏，他的回答是，“喜歡。”　　這是實話，他真的很喜歡小愛，但他覺得有罪，小愛，是一心的親妹妹啊，而且，自己已經有了那麼多的女人，白果與一心的事情還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自己居然又和小愛……　　“姐夫，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小愛好象突然長大了一般，雖然是笑着，但表情中有些感慨，有份堅定，道：“喜歡你的女人太多了，而你又太濫情，所以，你在說‘喜歡’的時候一定覺得對不起我吧？”　　讀心術？！甄英雄嚇了一跳，艾愛為什麼知道自己在想什麼？難道她也和殺手似的，能輕鬆的掌握別人的心理活動？　　“我不爽，但我不怕，也不在乎，本小美女有着絕對的自信！”艾愛摸着甄英雄的手背，又恢復了平日里的開朗，笑嘻嘻道：“你有多少女人，我都能把你搶過來，只要你最愛我，別的女人就算怎麼愛你，也無法把你從我身邊搶回去，所以，姐夫，你可以愛我了，比起姐姐，我可以給你更多的自由，你要是覺得對不起我，那就更愛我吧。”　　對男女感情，甄英雄不能再說是白痴了，但也就是處於比懵懂強一點點的水平，小愛的表白讓他感動，也讓他恐懼，他知道小愛是真的愛自己，而且很認真的在發展着感情，所以他恐懼，怕自己真的因為更愛她，而對不起其她愛着自己的女孩，這樣的感覺還是頭一次，甄英雄居然會因為小愛，而對自己產生懷疑。　　甄少爺並不知道，小愛那種特別的，甚至無法分辨是無私還是自私的愛的方法，讓開始對感情有恐懼的甄英雄找到了一種輕鬆的感覺，甄英雄渴望每個女人都給他這樣的輕鬆，所以才會對小愛產生一種感激的，一心與白果的問題，給了他太大的，無法逃避的壓力，喜歡簡單的甄英雄對這種複雜的壓力有排斥。　　十六歲的女孩，與二十二歲的男人，一直打打鬧鬧到了今天，才真正的相互深情對望着，愛的味道瀰漫了整個房間，濃啊，可就在這時，房門一響，一個甜甜的女聲懶懶的傳來，“哎呀……，那四個丫頭真的好吵，小愛，你洗澡了……嗎……啊！死，死傢伙，小愛，你們、你們干什麼呢？！啊……！！！”　　甄英雄耳膜險些碎了，不愧是唱歌的，這嗓子吊的，能震死人的！　　球球的，剛才太投入了，居然把這茬給忘了，甄英雄無地自容，一向厚臉皮的小愛也一翻身，一拽被子，將自己藏了起來。　　“甜甜姐，你太沒禮貌了，要進來居然不敲門！”　　不對！甄英雄忘着尖叫的甜甜，一掀被子，沒好氣的問道：“小愛，你確定剛才關門了嗎？！”　　這可是天堂閣，甜甜怎麼可能不聲不響的進來呢？！　　“好象……忘記了。”小愛也知理虧，一進門就看到甄英雄了，激動之餘，哪還記得關門啊，不過，小愛是不會承認錯誤的，“都怪姐夫你！甜甜姐，其實，是姐夫他勾引我的！你看到了，我很瘦小，怎麼可能反抗的過強壯的姐夫啊？衣服就是他給我扒掉的，唔……甜甜姐，我被姐夫玷污了……”　　……剛才還說不怕被人知道，可真被甜甜看到了，這倒霉鬼居然……哭的也太做作了吧？死丫頭，演的一點也不像！真要是被少爺給玷污了，你還會是這副模樣嗎？！　　看着甜甜那額頭爆起的青筋，嘴角抽搐的微笑，甄英雄悲哀啊，小愛，到底是自己的剋星啊，真正被玷污的女人是什麼樣子，恐怕，甜甜也不知道吧？　　球球的，這叫什麼事啊？　　……　　“樹袋熊，你不要得寸進尺啊！”　　“什麼叫得寸進尺呢？”甜甜抱着甄英雄送給她的毛絨樹袋熊玩具，笑的那個甜啊，晃了晃雪白的小腳丫，道：“你不給我洗腳，我會告訴點心的，恩，還有乾媽，就說，你要推倒小愛。”　　甄英雄立刻就軟了，甜甜大咧咧的坐在沙发上，踢着兩隻小腳丫，一派興奮得意的模樣，讓人難以相信，剛才就是這個丫頭板着臉，將小愛狠狠教訓了一頓，然後轟回了月宮閣，讓她與施施，小環，小君，小蟬去擠一張大床的。　　小愛才走，這臭樹袋熊就擺出了一副超高姿態，甄英雄也知道自己是有理說不清，何況本來就沒理啊，而且，對象是甜甜的話，恐怕多有理她也不聽啊。　　斟茶倒水也就算了，更過分的是，這丫頭居然要自己給她洗腳！甄少爺怎麼說也是朗朗市黑道上響噹噹的人物，給一個丫頭片子洗腳丫子，太失身份了吧？　　“你不是洗過澡之後才過來的吧？難道你洗澡的時候沒洗腳嗎？！”　　“我自己洗，和你給我洗，能一樣嗎？”甜甜一翹下巴，怪腔怪調，道：“怎麼？你能給小愛洗，就不能給我洗嗎？”　　“不能！”　　“為什麼？！”甜甜沒好氣道：“為什麼給她洗可以，給我洗就不成？”　　“你是你，她是她！”甄英雄回答的真是簡單明了。　　“你……”甜甜表情一黯，接着，淡淡道：“那我就去告訴點心……”　　甄英雄磨了磨牙，無奈啊，乖乖的去浴室兌水了，“樹袋熊，你狠！枉費少爺還特意幫你買了禮物！”　　其實，禮物不是買的，是在公園玩射擊遊戲得到的獎品，甜甜也知道這東西廉價，但是，她心裏還是很甜的，作為一個明星，各種活動都會收到歌迷送來的禮物，上千塊的布娃娃，可以塞滿一個房間，但只有這頭並不漂亮的樹袋熊，讓她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因為，是甄英雄送她的。　　甜甜對小愛發脾氣，與其說是因為看到她與甄英雄那種不正當關係，不如說是，嫉妒，甜甜早就知道小愛喜歡甄英雄了，這根本不是什麼秘密，連一心與蘇影也有覺察到，不過，對於他們已經發展到那種關係，甜甜卻真的沒想到。　　甜甜太了解小愛了，因為她和小愛的性格非常接近，很投緣，小愛對甜甜的親近甚至超過了一心，方才，小愛的衣服到底是誰脫的，這不敢肯定，但是，甜甜絕對不相信小愛是被動的。　　甜甜也喜歡甄英雄，那應該算是很俗氣的一見鍾情吧，她與一心，真的好象雙子，無論什麼，喜歡的都是一樣的，包括，男人，甚至於，一心，已經默認了她可以喜歡甄英雄，可以說，現在，是甜甜活到這麼大，最開心的一段時間了。　　“把腳抬起來。”甄英雄坐到地上，把那大木盆放到兩腿之間，看架勢，好象廚房要洗蘿蔔的廚師一般。　　甜甜讓甄英雄給洗腳，只是因為聽小愛經常吹甄英雄幫她洗，嫉妒，也是羡慕，而且有點懲罰的意思，現在又突然覺得，小愛還沒長大呢，孩子氣，自己怎麼能這樣呢？這不是在侮辱甄英雄嗎？　　“其實，你要不願意，可以，不洗的……”甜甜話一出口，又有點後悔，惋惜，其實，她真的很希望甄英雄幫她洗，不是想侮辱他，而是想體會一下被愛的感覺。

# 第305章 甜甜的纖足

　　腳上一溫，甜甜一怔，臉立刻就紅了，甄英雄居然主動的把她的腳抬起來按到了溫水中，手掌與腳丫的碰觸，讓甜甜不自覺的發出一聲輕輕的，媚人的呻吟，自己的腳，不要說男人了，除了和小艾打鬧時偶爾會撓撓腳心什麼的，甚至沒有被其她的女人碰過。　　“切，吃虧的是你又不是我，我幹嗎不願意？”甄少爺看的開，他把這個定位於占女人便宜，如果是給甜甜這樣的美女洗腳，算是吃虧嗎？沒長下體某零件的人才覺得是吃虧呢。　　甜甜了解甄英雄的性格，這小子從來不把身份當做什麼束縛附加在自己身上，所以才懶得假惺惺去裝清高呢，不禁笑了，“喂，臭傢伙，那天點心的舉動，是不是嚇到你了啊？”　　一聽這個甄英雄就來氣，“肯定是你鼓動的，不然以小艾的性格，不可能做那麼大膽的事情。”　　“我承認我鼓動了，但一心要是沒有那心思，會被我說兩句，就去親你嗎？”　　也有道理，甄英雄心裏一美，嘴上卻道：“我還沒問你呢，你們到底要做什麼啊？我直到現在都暈呢，什麼吵作啊，什麼最後一場演出的，你們到底搞什麼飛機啊？”　　“不告訴你，那是我們的秘密，嘻嘻。”甜甜奸奸的笑了笑，沉默了小會，臉蛋居然紅了，聲音很低，語氣中，有了幾分羞澀，“喂，臭傢伙，那天，你聽到我們的對話了，是吧？”　　“恩，沒聽到我剛才問你什麼來啊？”甄英雄還沒反應過來呢，低着頭，在水中，揉按着甜甜那雙雪白晶瑩的小腳丫，甜甜是沒看到他那張齷齪的臉啊。　　甄英雄一直都懷疑自己有些戀足，很多男人，都有這種傾向，甄英雄知道，自己大概是從小就欣賞三國，喜歡看她那兩條修長的美腿和完美的玉足，所以才並不會對給小愛或者甜甜這樣的丫頭洗腳丫有排斥，當然，前提是，甄少爺只欣賞美女。　　甜甜的睡褲料質很薄，提過了膝彎，兩條白晰修長的小腿，渾圓平滑，小腳雪白如玉，白里透紅，光滑細膩的腳面，白嫩的似乎透明，細小的血管清晰可見，挑動着人的慾望神經，美麗的玉足，小巧欣長，把玩在手中，柔若無骨。　　大概是剛才被艾愛那死丫頭挑逗的，甄英雄體內的某一條雄性神經還處於亢奮狀態，慾念橫生，把甜甜推倒的心都有，臭丫頭，你這就是故意折磨少爺啊。　　甜甜從上到下，都是這麼完美，甄英雄為了轉移自己的思想重點，又開始幻想了，小艾，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完美呢？　　甜甜不知道甄英雄在那裡YY呢，聽他那樣回答，更羞了，“那你對我……對我說的話，是怎麼覺得的啊？”　　“什麼怎麼覺得的？”甄英雄這才回過神來，愕然的望着甜甜，腦中也開始努力回想那天甜甜說過什麼。　　“你……你別裝傻成嗎？”甜甜嬌嗔道：“我是問你，你對我，到底有沒有意思！”　　“意思？”甄英雄記憶力是好，但是，對那天的記憶，都是小艾絕對反常的驚人一吻，震撼太大，其他的事情都有些模糊了，想着有些費勁。　　甜甜見這臭傢伙居然不記得自己當時說過什麼，有些失望，有點失落，“英……英雄，你還記得咱們是怎麼認識的嗎？”　　英雄？甄英雄還是第一次聽到甜甜好好的叫自己的名字，不過……有點發冷，這丫頭有些反常啊。　　“當然記得。”那天自己差點把命丟了，甄英雄當然不能忘了，笑道：“你戴了黑色的隱形眼鏡，我還以為你是個崇洋媚外的小太妹呢，你把樂樂的‘熊熊’當成我要送你的禮物，玩命的和我搶，呵呵。”　　“我才沒有玩命和你搶呢！”甜甜把懷裡的樹袋熊抱的更緊了，臉兒紅紅，卻很興奮，語氣放緩，突然變的情意綿綿，“當時我就在想，你都不會哄女孩子，點心她到底喜歡你什麼？我那時只覺得你特小氣，可是，就在我覺得自己快死了的時候，你居然出現了，我從來沒有相信過兩個人的邂逅會像幻想中王子與公主那樣，但是，我卻真的遇到了，雖然，你不太像王子。”　　想到當日情景，甄英雄也忍不住想笑，兩個人為了個‘熊熊’爭來爭去，和沒長大的孩子一般，當真有趣，“我本來就不是王子，是少爺，哦呵呵……”　　“不，對我來說，你就是王子……”　　甜甜的話，讓甄英雄一怔，這個活潑開朗，甚至是寂寞也無法擊潰的，永遠是快樂着的丫頭，現在的語氣，很認真，她沒有誇張的表情，那深情的眼神，讓甄英雄覺得陌生，這個人，還是唐甜甜嗎？　　甜甜望着甄英雄那茫然的眼神，知道他在迷惑些什麼，輕輕笑道：“我也是女孩子，我也會有喜歡的人，英雄，我最危險的時候，你出現了，在廁……廁所里，你讓我喪盡尊嚴的失去了初吻，破滅了我對浪漫的幻想，但事後回想起來，那雖然很荒唐，但何嘗不是一種浪漫呢？你很特別，是我見過的，最奇怪的傢伙，當你渾身是血倒下的時候，我知道，我……”　　甜甜沒有把話說下去，好象是缺乏勇氣，但甄英雄卻知道她要說的是什麼，心理震撼，甜甜對自己有好感，甄英雄從來都是知道的，但是，他卻認為，這其中，玩鬧的成分更大些，甜甜總是故意做電燈泡，就是證明。　　甄英雄心裏亂想，卻聽甜甜繼續說道：“我總是告訴自己，我和點心是雙子，是沒有秘密的好姐妹，所以，厚着臉皮參与你們的約會，其實，我心裏總是想着，如果，你能像對點心一樣對我，該多好啊。”　　“樹袋熊，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甄英雄懷疑甜甜發燒，燒壞了腦子，心裏一震，表面卻沒有露出異樣，甄少爺知道，不能讓甜甜繼續說下去了。　　“恩？”甜甜一怔，被甄英雄打破了氣氛，她從那個投入的狀態里清醒過來，然後可愛的敲了敲自己的腦袋，“真是的，我在說什麼啊？好奇怪，嘻嘻。”　　“呼，終於正常點了。”甄英雄絕對不是白痴，甜甜要說什麼，他已經知道了，就在剛剛，他想到了那天在簽授會上甜甜說的話，她說，想做自己的小老婆！甄英雄生怕甜甜再提，她是一心的好姐妹，自己不能再對不起一心了。　　甜甜有些幽怨，被甄英雄一打岔，自己竟然不好意思說下去了，就好象突然集中的勇氣被一下子轟散了一般，沉默了。　　氣氛有點壓抑，甄英雄這個彆扭啊，“怎麼不說話了？”　　“說什麼？”甜甜也覺得自己失常，問過之後，趕快去尋找平時的自己，晃着被甄英雄握着的腳，笑罵道：“討厭的東西，不要亂摸啦！”　　“不摸我怎麼洗啊？”　　“很癢的！”甜甜掙扎，想把腳收回去。　　“癢？還有更癢的呢！”甄英雄也想氣氛快點活躍起來，抓着甜甜的左腳，在腳心上一搔。　　甜甜癢的渾身一機靈，格格一笑，掙扎時濺起的水花撩在了甄英雄的臉上不說，右腳一蹬，踩住了甄英雄的臉，“你個臭東西太壞了，當心我告訴點心！”　　這個沒面子啊，小腳丫沾了水，踩在臉上涼涼的，甄英雄向後一躲，卻是忘記了還抓着甜甜的另一隻腳呢，甜甜本就因為剛才被搔痒痒而從沙发上滑下一些，小屁股只有一半還坐在沙发上，甄英雄這向後一倒，只聽得甜甜一聲驚叫，從沙发上掉了下來。　　“嘩啦……”　　腳盆翻了。　　甄英雄沒想到甜甜會從沙发上掉下來，還抱着人家的小腿呢，甜甜的小屁股剛好砸到腳盆的邊緣，一盆水，立時灑了二人一身。　　為了讓客人在得到侍女服侍的時候，有一種高層次的享受，天堂閣的洗腳盆，都是做工精美的養生式木盆，可以在裏面加一些名貴的中藥什麼的，因此，比一般的盆要大一些，深一些，盛水也就多一些，甜甜的小屁股砸到盆沿，硌到了屁股溝中，有多疼，不難想象啊，眼淚都出來了，那樹袋熊玩具丟在了沙发上，這丫頭側身，雙手捂着小屁股，渾身綳力，疼的直哭，“死傢伙，你……唔，疼啊……”　　不是就你疼！甄英雄也疼，被小愛挑逗過，再藉著洗腳，占甜甜的便宜，他象徵著男性的那裡能沒反應嗎？木盆本來就夾在他雙腿之間，甜甜把盆坐翻了，那盆就壓在他大腿上，甜甜捂着小屁股掙扎，不但擠着那盆，捻的甄英雄大腿嫩肉疼，她的腰胯，還壓在甄少爺那完全的頂起上，甜甜越是綳勁拱身子，甄英雄那裡越疼啊，感覺着，都變形了！

# 第306章 做你小老婆

　　“樹袋熊，你快給少爺起來！要折了！”甄英雄被捻的身體中間部分火辣辣的，多堅強的人啊，還是疼的直流眼淚，這種非人的痛苦，豈是女人可以體會的？　　“我，我疼！”木盆的沿兒，多硬啊，甜甜的小屁股太嬌嫩了。　　“我還疼呢！”甄英雄實在受不了了，也顧不得那麼多了，一個翻身，和甜甜打了個滾，身上是全濕了，甄少爺坐在濕地板上，叉着雙腿，沒形象的用力揉搓着大腿根，緩解着疼痛，球球的，這東西要是壞了，少爺活着還有什麼意義？　　“喂，樹袋熊，你沒……事……了……唔！”甄英雄鼻血差點噴出來，“你怎麼不穿內褲？！”　　“啊！你，你怎麼知道的？！”因為方才的翻身，甜甜現在是趴在了地上，屁股溝疼的厲害，她實在是起不來，還哭着呢，聽到甄英雄的喊叫，她這個羞啊。　　球球的，用看的就知道了！甄英雄眼珠子都快掉下來了，甜甜穿的，是一條絲制的白色睡褲，因為浸了水，變的半透明不說，還緊緊的貼在身上，穿沒穿內褲，一眼就看出來了，甚至，能看到兩半豐圓中的那條深邃的，漆黑的峽谷……　　因為疼痛，剛老實點的小兄弟又不安分了，甄英雄趕緊站起來，“快起來，去換衣服！”　　“我……”甜甜又羞又急，“你以為我樂意趴在地上讓你看啊？要是起的來，我不早起來了？”　　甄英雄一怔，看甜甜夾緊了大腿，用手捂着小屁股的狼狽狀，還有地上那濕濕的水跡，無奈啊，少爺對不存在的神發誓，我絕對不是有意要沾她便宜的……球球的，好誘人……　　“咳，樹袋熊，如果我把你抱起來，你不會和小艾說我吃你豆腐吧？”　　“你再羅嗦，我就告訴點心你欺負我！”趴在冰涼的水中，那感覺，很不好。　　甄英雄蹲下，一扳甜甜的身體，將她抱了起來，可這一低頭啊，“我靠！你上邊也沒穿啊？”　　“啊……！流氓！”甜甜趕快捂住胸口，可那美麗的風光早印在甄英雄的腦海中了。　　這丫頭好豐滿啊，還有那小乳頭，真漂亮，“我流氓？讓我洗腳的是你，踢我的也是你，內衣，好象也不是我給你脫下來的吧？”　　“你還說？！”甜甜剛才突然之間變的太女孩子了，和過去的大咧咧完全不同，現在總算是恢復過來了，“我怎麼知道你在這裏啊？我是要和小愛一起睡的，睡覺當然是裸睡好！”　　裸睡確實好，甄少爺也明白這個道理，不但無拘無束，還有利於增強皮腺和汗腺的分泌，有利於皮膚的排泄和再生等等好處，尤其女人，穿着緊身的內衣褲睡眠本就有損健康，裸睡是可以提高睡眠質量的，甜甜是個明星，當然清楚高質量的睡眠有多重要，甄英雄自己何嘗不是很喜歡裸睡那種輕鬆與自由啊。　　洗過澡就過來了，甜甜理所當然沒穿內衣啊，只不過，甄英雄因為與小愛發生了那樣的尷尬，一直沒好意思抬頭看甜甜，後來甜甜又抱着那頭樹袋熊不撒手，擋住了兩點突起的部位，這才讓兩個人都忽略了這個問題。　　“不說了，不說了。”甜甜前後都濕了，入手之處皆是冰涼，甄英雄皺眉道：“你屁股還疼嗎？”　　這一問，甜甜更急，“你這還叫不說？！”　　呸啊，少爺問的太笨了，甄英雄啐道：“我是要說，你屁股不疼的話，自己回房間去換衣服！”　　“疼着呢！”甜甜見甄英雄已經走到了床邊，卻不把自己放下，道：“再說，我現在這樣子，怎麼回去？還不被小愛和那四個丫頭笑話死啊？你先放我下來。”　　“放你下來床就濕了。”甄英雄想了想，道：“要不你先去浴室，把濕衣服換下來……”　　“為什麼要我去浴室？我這樣是你害的！放下我，你去浴室換。”甜甜氣嘟嘟道：“我站的住，你身上不也濕了嗎？”　　天堂閣雖然不冷，但現在這季節，身上浸了涼水，也夠人戧的，甄英雄的牙關也有要打架的傾向，“好吧。”　　甄少爺放下甜甜，這丫頭姿勢還彆扭着呢，屁股雖然不是那麼疼了，可身上的衣服是透明的啊，“你看夠了沒有？是不是想看我在你面前脫啊？”　　“有點期待……”　　“好啊，那我脫給你看。”甜甜恢復了平時樣子，居然真的解扣子了。　　“還是算了，熊的身材，其實不看也罷。”甄英雄到底是沒那麼大膽子了，真要看了甜甜，怕是百分之百要犯錯誤的。　　甜甜見那小子走進了浴室，小嘴一嘟，喃喃道：“我真的，那麼沒有魅力嗎？死東西，害的人家都沒有自信了……”　　上衣脫掉，丟在腳邊，褲子褪下，甜甜這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替換的衣服啊，望着大床，這金髮美女臉蛋一紅，嘿嘿一笑，鑽進了被卧。　　甄英雄從浴室出來，套了一件半袖的體恤，穿了一條大內褲，見甜甜已經躺在床上了，來氣啊，“喂，樹袋熊，你幹嗎睡我床上？”　　“不睡這裏我睡哪裡啊？”甜甜道：“小愛她們五個人一個房間，難道我去睡樓道嗎？”　　“又不是沒有別的房間。”甄英雄才睡了五個多鐘頭，精神頭才來，隨手打開電視，一屁股坐到床上，“你去別的房間，或者去你乾媽的房間睡。”　　“我沒有衣服穿，哪裡都去不了耶，怎麼辦？”甜甜笑道：“如果你好意思的話，我不介意和你一起睡哦。”　　死丫頭肯定是屁股不疼了，那纏人勁又上來了，甄英雄可不信甜甜沒穿衣服，嘿嘿一笑，一掀被子就要鑽進去，“你以為少爺有那麼好糊弄嗎？去找你乾媽睡……我靠！你真的……”　　甜甜也愣了，沒想到甄英雄會撩被子，一具雪白玉體衝擊着甄少爺的視覺神經，天啊，好美，呆了。　　賽雪肌膚，可能是因為混血兒的關係，白的眩目，與東方女人有些許的不同，有一種如牛奶般的柔和感覺，肌膚緊緻，好似東方與西方完美結合的工藝品，無可挑剔。豐乳纖腰，稱的上魔鬼身材，高聳乳房上的兩顆蓓蕾，顏色微淺，但是在雪白肌膚的襯托下，那色澤讓人有一種平和的享受感覺，小腹平坦，小肚臍迷人，但最讓甄英雄震撼的，就是雙腿之間，那稀鬆的芳草之地了，是金黃色的，燈光照耀下，似乎在散發著金子般耀眼的光芒，好象，還有露珠沾附在上面……　　看到甄英雄痴痴的盯着自己的身體，甜甜本是大羞，想要去搶回甄英雄手裡的被子，可人坐起來了，卻見甄英雄猛的一轉身，“對……對不起！”　　對不起？　　這句‘對不起’太不像甄英雄了！甜甜一怔，如果是過去，甄英雄會道歉嗎？不會！他還會佔自己便宜，就好象，在霸川市那樣，在電影院里，他是那麼欺負自己，可現在，他居然道歉了，難道，這是一種疏遠？甜甜害怕了。　　怪了，少爺為啥要道歉啊？甄英雄也覺得自己最近變的很奇怪，好象特別恐懼和女人發生關係，“你休息吧，我去別的房間睡好了。”　　“不要！”　　甄英雄才要站起，甜甜一聲驚呼，從背後摟住了甄英雄，“臭傢伙，你為什麼和我道歉？”　　這頭小熊好象很激動啊，少爺不道歉，難道吃了你啊？甄英雄其實已經隱隱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說一句對不起了，大概，好象，應該是，對她先前表白的一個回答吧……　　白果和小艾的事情，甄英雄並沒有表面這麼看的開，他心底其實是很恐懼的，如果甜甜再加進來，以後這關係該怎麼處啊？道歉，就是一種距離，甄英雄在保持那種距離。　　與甜甜打打鬧鬧的，應該才是最自然，最開心的吧？甄英雄催眠自己，不想改變和甜甜之間的關係，覺得那會有些彆扭。　　“樹袋熊，你今天，太女孩子了，少爺我不太習慣……”甄英雄有暗示甜甜反常的意思。　　“我本來就是女孩子！”甜甜深吸一口氣，更緊的抱住甄英雄，靠在他後背上，輕輕道：“死傢伙，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我，做你小老婆，好嗎？”　　甄英雄險些暈過去，自己躲了半天，她還是問出來了，“你有毛病吧？我已經有小艾了！”　　“少虛偽！”甜甜羞嗔道：“你連點心的妹妹都要了，不要和我裝清純，死淫賊，回答我，我做你小老婆，你要不要？！”　　甜甜到底是個沒有耐性，且不肯放棄的丫頭，甄英雄的推脫反而成了激發她原有性格的催化劑，喜歡，就要敢於面對，甜甜一直是這麼告訴自己的。　　冒汗啊，這才是正常的唐甜甜，甄英雄急道：“樹袋熊，別玩了……”　　“我沒玩，我很認真，甄英雄，我喜歡你！你早就知道不是嗎？而且，真要說玩兒，哼。”甜甜冷笑道：“在霸川市的時候，你已經把我玩兒了吧？”　　靠，她還記得呢？甄少爺慚愧啊，當時在看電影的時候，自己確實對甜甜做了很過分的事情，摸她屁股不說，還用手指……　　“咳，那個，那是受環境影響……”　　“你少來！”甜甜雙腿一盤，又用她最擅長的招數盤在了甄英雄身上，“你應該對我負責。”　　兩條美腿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甄英雄要是沒反應就不是男人了，尤其是，他清楚的知道，這兩條美腿的主人，是赤裸裸的，“樹袋熊，少爺承認對你好感，我懺悔，我好色，你就不要糟蹋自己了，少爺我不能再對不起小艾了……”　　“點心她同意我做你小老婆了。”甜甜探過頭來，咬着甄英雄的耳垂，笑道：“那天你不是聽到了嗎？點心她知道我的心思，不是沒有生氣嗎？我們是雙子星，不會分開的，英雄，我真的想做你小老婆。”　　柳絮做自己的女人，是因為她把這個視為自己的使命，霸道點說，她的命是屬於義字會的，所以，也是屬於甄英雄的，她就是甄英雄的影子，她的一切，只因為甄英雄的存在而存在。　　薛雪做自己的女人，是因為她把自己看成了避風的港灣，她想靠在自己的懷裡尋找安寧，因為她除了自己，恐懼世界上的一切。　　櫻桃做自己的女人，是因為她只有自己一個‘親人’，她依賴自己。　　這些女孩子做自己的女人，都是有特殊原因的，所以，她們不在乎和其她的女人一起共同擁有，甄英雄就不明白了，唐甜甜是個萬人矚目的大明星，為什麼會看上自己一個流氓呢？一見鍾情，大有可能，甄少爺毫無否認，朗朗電視台事件中，自己帥的掉渣……可是，那之後她應該很清楚自己的本性，就在剛才，她還看到自己和艾愛做那苟且之事了呢。　　“甜甜，你別耍我了好嗎？”甄英雄苦笑道：“你的選擇有很多，幹嗎非要喜歡我這樣的人啊？”　　“就是喜歡你這臭傢伙，有很多理由，也是沒有理由。”甜甜幽幽道：“英雄，我知道，你肯定不是只有點心一個女人，對嗎？”　　甄英雄心裏一顫，娘啊，她怎麼知道的？！甄少爺有點衝動，殺人滅口？或者是奸辱堵口？好象，後者，不妥吧……

# 第307章 吃了樹袋熊

　　“出色的男人身邊，不可能只有一個女人的，除非，你和乾爸或者甄叔叔似的，都是那麼專情的男人，不過……”甜甜嬌嬌笑道：“你這臭傢伙這麼好色，絕對是濫情那一類的，就沖你對小愛都忍不住，還曾經在點心旁邊對我……對我那樣，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不少女人，我想，那個薛雪就是其中之一吧？今天我看到她，發現她和過去大不一樣了，容光煥發，整個人充滿生氣……”　　甜甜這丫頭不做偵探太可惜了，這洞察力啊……甄英雄直磨牙，笨蛋小雪，這两天反差是太大了點……　　“咳，熊啊，你既然知道，還……”　　“我喜歡的是你，能有什麼辦法？所以，你喜歡的東西，我也會盡可能的去喜歡，哪怕是女人。”　　女同？！這話容易讓人誤會啊，甄英雄還未說話，就聽甜甜輕輕道：“我曾經是沒人要的女孩，英雄，還記得那天在‘巴黎情緣’嗎？你是第一個認可我的人，那時候我就決定，我一定要給你做老婆了，你是我一見鍾情的王子。”　　“你真是有病。”甄英雄真是夠虛偽，早就忍不住要推倒甜甜了，嘴裏卻還裝深情呢，“甜甜，小艾真的同意你做小的？”　　甜甜依然沉浸在表白的氣氛中，點了點頭，“是啊，我早就和她說了，英雄，你知道嗎？點心雖然愛吃醋，但並沒有那麼強烈的佔有慾望，乾爸和乾媽，還有甄叔叔，都是痴情的人，結果，他們三個卻都不幸福，點心親眼目睹了他們這些年來，直到現在為止的孤獨，所以，她不捨得我也患上單相思的，點心，是不想像夢謠阿姨那樣留下遺憾吧……”　　提到秦夢謠，甄英雄有些黯然，確實啊，母親活的並不快樂，鬱郁寡歡，因為她得到了愛情，卻失去了友情，雖然，並不是她的本意，但愛情本就是傷人的武器，母親，從沒想過傷害任何人，最後，卻連自己也傷害了。　　老爹與蘇影，艾華三個人的關係，也是如此，老爹愛着去世的老媽，不肯接受蘇影，而蘇影，愛着甄天，無法與艾華在一起，艾華又深愛着蘇影，把東方雲放在一旁，東方雲的單相思，何嘗不是他們每一個人的寫照啊？　　“這麼說，你不是在試探我了？”甄英雄側頭望着甜甜的小臉，望着她那雙有些迷離的淡藍色的眼睛，“甜甜，你不覺得委屈嗎？”　　“當然委屈了！我只能做小的，能不委屈嗎？”甜甜嘆了口氣，迷人的笑了笑，好似春暖百花開，清風拂楊柳，讓人感覺到一分輕鬆，一分愜意，八分，獸慾的燃燒，“但是，誰讓我喜歡的是你呢，願意把我當成唯一寶貝的男人有成千上萬，但我喜歡的，卻只有一個把我當成樹袋熊的甄英雄，沒辦法，不管你這棵樹上究竟有多少蜜蜂，我也只能爬你這棵樹了。”　　“你早說啊！”　　“恩？唔……”　　甜甜一怔，因為甄英雄吻了她的嘴巴，他的手，在用力扳開自己纏着他的雙腿，甜甜根本不知道反抗了，這還是第一次纏着甄英雄的時候，被他掙脫，因為甜甜用不出力氣了，不是她沒有力氣，而是今天的甄英雄，力氣太大了。　　“合理合法的小老婆，不要是傻瓜！”甄英雄翻身一推，將甜甜推到，腿一跨，騎坐在甜甜的大腿上，絲毫不掩飾他褲衩子被頂起來的大帳篷，將體恤脫下，用力飛出去，露出精壯結實，遍布着傷痕的上身，霸氣道：“樹袋熊，我不是你的王子，也不是少爺，今天開始，我是你的，男人！”　　甜甜還沒鬧明白怎麼回事呢，又是驚，又是羞，聽了甄英雄的話，她雖然喜，卻也怕，甄英雄是不是太直接了？不過……他真的好霸道，好帥氣啊，可是……　　“你，你要做什麼？”甜甜出於本能的抱胸。　　“要你！”甄英雄身子一壓，將甜甜抱在了懷裡，甜甜張開的小口非但沒有說出想說的話，還被甄英雄的舌頭頂了進來。　　甜甜很想說，本小姐沒說要把身子給你呢！本小姐還沒有告別處女時代的覺悟呢！我只是表白，和你表白而已啊！可惜，甄英雄忍了老半天的慾火爆發了，完全沒有給她機會去矜持，去羞赧。　　男人都是好色的，不好色的不是男人，哪只貓兒不食腥？男人愛女人，就好象貓咪愛魚腥，甄英雄從來都不否認自己對甜甜有好感，這一點，小艾也清楚的很，他與甜甜這兩個傢伙的關係，其實早就到了蒙罩一層紗的地步了，把這層薄薄的輕紗揭開，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的。　　兩條舌頭糾纏到了一起，就好象他們兩個人現在的情況一般，似乎要融入對方的身體，抱的那麼緊，因為甄英雄的手在甜甜的身上到處遊走，甜甜的身體有了反應，好似水蛇一般的扭動着，那種身體的摩擦，給了甄英雄更大的刺激，飽滿的乳房在自己的手中變換着形態，讓甄英雄有一種成就與自豪，億萬人的夢中情人，此刻，不，是以後，永遠的，只屬於自己一個，這是值得驕傲的。　　甜甜哪裡還有力氣反抗啊？甄英雄的手指撥弄着她那因為充血而堅硬挺起的乳蕾，她羞的差點暈去，那陣陣異樣的犹如電流一般在體內遊動的感覺，讓她情不自禁的呻吟着，說不上舒服，還有些難過，卻是渴望更多的難過，甜甜不想反抗了。　　甜甜有一副百靈鳥都要羡慕的好嗓子，聲音甜美，她壓抑的呻吟，是那麼的動聽，她喜歡甄英雄，也曾經幻想過與他親熱時的感覺，但當這感覺變的真實，她卻覺得自己掉入了夢幻的世界，好奇怪，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就變的好奇怪，不想反抗，只渴望更多的享受，難道，這也是愛的一種體現嗎？　　渾身一震，好似被電到一般，甜甜摟着甄英雄脖子的手突然伸過去抓他的手腕，“不要……”　　因為吻的太激烈，兩人嘴巴雖然離開少許，但一條淫扉的細線卻連在雙口之間，銀光閃閃，晶瑩而充滿挑逗的誘惑，甄少爺的右手在金色的芳草之地找到了那一粒女人身上最敏感的豆蔻，輕輕的用手指按揉着，揉捏着，甜甜不過是象徵性的握着甄英雄的手腕罷了，哪裡用的出一絲的力氣啊？　　“不要什麼？”甄少爺笑的太淫蕩了，談感情他白痴了一點，但說到調情，他確實高手中的高手，用那邪惡的舌頭撥了撥甜甜嫩巧的小耳垂，“樹袋熊，你不想做少爺的女人？”　　“不……不是……”　　那又癢又麻，又酥又舒服的感覺讓甜甜迷醉，喜歡的男人對自己用了什麼魔法，讓自己如此不堪挑逗？　　“呃……，我，要做女人，你的，女人……恩……”　　甄英雄的手指告訴他，甜甜的身體，已經做好了被進入的準備，神聖之地，已經得到了泉水的濕潤，笑着舔了舔她的嘴角，可愛的小熊渴望被吻，迷着睜不開的眼睛，將小舌頭吐了出來，在尋找着同類，甄英雄每每都是一觸既離，當真是急壞了甜甜，看到她吐小舌頭的樣子，真是可愛極了，紅艷艷的，笨拙，卻是那麼熱情，沒想到，甜甜的身體，竟然是如此的敏感。　　甄英雄例行自己的儀式，吻遍了甜甜身上的每個部位，當從小腿，吻到腳尖的時候，甜甜的呻吟聲已經完全不加以克制了，甄英雄的舌頭滑過她那繃緊的，布着可愛紋皺的腳心時，這丫頭身體弓起，渾身痙攣，竟是高潮了，看來，這丫頭的腿與腳，是敏感帶啊。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一聲呼痛，一抹落紅，一個熱吻安慰，一聲‘I LOVE YOU’，甜甜眼角帶淚，終於是被甄少爺給禍害了，不過，在她那張痛苦的小臉上，卻只有幸福在流淌，女人，有的時候，就是傻，尤其是在愛上了一個男人之後。　　樹袋熊就是樹袋熊，沒想到那慣用的姿勢在幸福的儀式中也改變不了，甜甜兩條修長的美腿，緊緊的盤住‘嘿咻嘿咻’努力着的甄英雄的腰，好象要纏他一輩子似的，就好象，要用自己的努力，綁住幸福一般。　　房間里的男女投入着，肆無忌憚，因為他們覺得，只有一隻毛茸茸的小熊躺在沙发上，靜靜的看着他們的瘋狂，只有電視那寬大的屏幕，無聲的閃耀，卻不曉得，還有一雙眼睛，瞪的圓圓的，犹如銅鈴。　　黑色鑽石卡險些脫手掉在地上，小愛嚇了一跳，直到此刻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的呼吸是那麼的粗重紊亂，小臉紅閃閃，燙如火烤，本是覺得不服偷偷溜回來查看情況的，雖然自己信念堅定，可年紀還小也是事實，被姐姐知道自己與姐夫的關係，倒也麻煩，小愛卻沒想到，自己溜進來看到的，竟然是這副光景，她目睹了甜甜被推倒的全過程。　　“球球的，姐姐居然接受甜甜姐做姐夫的小老婆了……”小愛又氣又羡慕，可縮在沙發後面的她，卻看的更入神了，“這就是男女之事啊，比書里，生動多了，姐夫，好強壯……甜甜姐，好浪啊，好象挺疼的啊，但她還要喊着用力，真的，有那麼舒服嗎……”　　甜甜一聲啞然長呼之後，甄英雄也撲倒在她身上呼呼喘息，後背上打了汗珠，閃閃發亮，小愛知道，表演結束，開溜吧，才走出門口，將門悄悄帶上，卻被嚇了一跳，四張紅彤彤的小臉出現在自己面前，小愛那個羞啊，這四個丫頭怎麼也來了？　　“大姐大，你真壞。”小君好象看色狼似的看着小愛，“你剛剛那個，算偷窺吧？”　　“那是偶然，我是碰巧看到的！”小愛拉着幾女就朝房間走去，小公主的嘴皮子，一向厲害，就算羞，也能反擊，“你們還不是在偷窺！”　　“我們不算偷窺，我們什麼也沒看到啊。”施施羞道：“我們只是聽到聲音很怪，所以才跟過來的，大姐大，你偷溜進去的時候，沒……沒關門。”　　又給忘了！小愛這個汗啊，一進去就聽到撲倒的聲音，太好奇了，就忘了關門了。　　“沒想到，甜甜姐居然這麼會叫，好大聲，我都聽的心痒痒了。”小環到底是比較成熟啊，坐到床上，一臉的幻想，“我也想體驗一下那種做女人的感覺誒……”　　“色女，你才多大啊？”施施笑罵著，卻也有些幻想的味道，“我們還未成年呢，最少，也要等到十八歲以後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像姐夫老師那麼棒的男人……”　　艾愛感慨啊，現在的女孩子，居然都這麼早熟，不過，自己不也是嗎？小愛臉也紅，有些憤然，嫉妒，如果不是甜甜突然過去，那麼，自己，也許也能和姐夫做那種事情呢……　　“小色女？大姐，難道，有那種幻想，就是好色嗎？”小蟬有點害怕的樣子，讓幾個丫頭同時一怔，見大家都在看她，小蟬有些驚恐的向後挪着步，不過看她刻意用手擋在前面……　　四個丫頭都是嬌靨紅如血，那死丫頭太誠實了吧？　　小蟬想掩飾什麼，大家都知道，幾個丫頭都是紅着臉，不做聲，氣氛當真一個尷尬。　　小愛知道，小魔女們也有了和自己一樣的，應該是很正常的生理反應，十六歲，正是對性充滿好奇的年齡，剛才，怕是不只自己一個人，幻想着代入了甜甜姐姐的角色吧？　　雙腿之間，有點滑膩……

# 第308章 英雄VS顏冰

　　甄英雄與甜甜進入夢鄉的時候，快樂谷遊樂園中，顏冰正慵懶的靠在沙发上，這是她第一次完全不掩飾自己的面目，出現在哈恩以外的人面前，羅比望着眼前這絕美的高貴女人，一臉的崇拜讓身邊的鈴木優美覺得噁心，即便是卡瑪這樣的硬漢，也不禁動容，就是這樣一個憐憐美人，掌控着龐大的三個家族嗎？　　“夫人，我們真的要這麼做嗎？”卡瑪開口道：“這樣做，不是等於主動暴露了我們自己嗎？”　　“我們已經暴露了。”顏冰冷冷道：“愛利絲被甄英雄抓到的那刻起，我們與快樂谷的關係便已經暴露了，否則，甄英雄今天也就不會來這裏對我們示威了，他就是在提醒我們這一點。”　　哈恩嘆了口氣，道：“我們確實沒有再繼續隱藏的必要了，卡瑪，鈴木，依照夫人的吩咐去做吧，記住，我們是在回禮甄英雄，為了小姐的安全，只需要威懾，不要傷及人命，這個時候，的確不能讓甄英雄太過得意，我們，也是用這次的行動，逼一逼他，看他能否開出放了愛利絲小姐的條件。”　　“是，父親。”卡瑪與鈴木優美躬身離開，這兩個人的組合，恐怕是殺手世家目前最強悍的組合了。　　羅比對顏冰的崇拜，並非空而無物，哈恩也不得不佩服這個女人的智慧。　　“夫人利用甄英雄傾巢而出的大動作，反過來去探知他的勢力部屬，我想，一定是他意想不到的。”　　顏冰笑的很冷，“人都會有弱點，都會有想不到的地方，甄英雄確實厲害，但是，我絕對不會讓他在我面前囂張，今天，僅僅是個開始，我一定會讓他將愛利絲乖乖送回我身邊的。”　　哈恩笑道：“不過，先會來到我們身邊的，應該是甄英雄吧？夫人，我們暴露自己，就是為了吸引甄英雄的目光，對嗎？”　　羅比一驚，卻見顏冰點了點頭，高貴的女人從沙发上站起來，淡淡的，卻難掩眉宇之間那抹怨恨的說道：“黑市拳大賽，黑幫組織齊集朗朗市之前，我們被盯的死死的，似乎什麼也做不了，用意就是掩飾我們真正的目的，在那之前，我們本來就什麼也不需要做，冰恨天在開賽前一個月到來，就是為了給義字會製造這個假象的，也是為了吸引義字會的注意，我才會讓你們去用冰恨天的名義找人刺殺甄天的女兒甄三國的，你們都忘了嗎？”　　羅比一怔，接着，眼中射出的光芒，更盛了，顏冰，果然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女人啊。　　哈恩卻搖頭苦笑，“夫人的計劃是成功的，但是，將愛利絲小姐暗殺甄英雄，也視為這個策略的一個環節，對愛利絲小姐而言，未免不太公平……”　　“那確實是一個環節，但更是她的宿命，是我對她的測試。”顏冰淡淡道：“殺了甄英雄，義字會將會陷入怎樣一種局面呢？那時候，我們的計劃將更順利的實施，而親手殺掉甄英雄的愛利絲，才會成為當之無愧的朗朗市黑道公主，哼……現在看來，我低估了甄英雄，所以我不會重蹈覆轍，當義字會被群起而攻之，黑道局面陷入混亂的時候，我會把愛利絲搶回來的，當然，在那之前，甄英雄識趣一些的話，我會更高興……”　　想到白天被甄英雄佔了便宜，顏冰依然恨恨的，現在的她，恐怕自己也沒有發覺到，心中認定的對手，已經不是甄天了，而是，甄英雄那個狡猾的少爺。　　“哈恩，甄英雄是不會把愛利絲主動還回來的，所以，收起你那無謂的忠心吧。”顏冰沒有回頭，聲音冷如夜風，“為了愛利絲，你必須向我效忠，而絕對不是羅伯特・諾森，你明白嗎？你的子女們，應該全力扶持的公主，是愛利絲，因此，你要把你的敷衍態度拋開，我需要的，是菲茲傑拉德世家真正的力量。”　　看到顏冰的背影消失在門口，愣了小會的哈恩才長長的嘆了口氣，“羅比，我承認，夫人，確實是個完美的女人，她的智慧，是可怕的。”　　羅比一笑，看不到顏冰，他恢復了冷酷，“父親大人，為何這麼說呢？以前的您，經常會說，聰明到及至就是愚蠢啊。”　　“為何？呵呵，當一個計劃中的紕漏，也會起到另一種利己效果，想到這個計劃的人，能不可怕嗎？愛利絲小姐雖然暗殺失敗，但夫人卻迫使我不得不背叛羅伯特先生，全力扶持她的計劃，我實在想不到還有沒有比她更具智慧的人。”哈恩點燃一棵雪茄，苦笑道：“如果這種人真的存在的話，或許，只有那個我們至今還沒有看透的甄英雄了，不過，到現在為止，他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勝過夫人……”　　“他是不可能勝過夫人的！”羅比很肯定自己的答案，在他看來，顏冰，就是最完美的存在。　　“也許吧，最少，甄英雄不會把自己的手下，視為被計算的工具，所以……”　　哈恩語氣有些苦楚，諷刺，“明天開始，甄英雄一定會掉入夫人的陷阱，聰明，或者愚蠢，呵呵，就要見分曉了……”　　……　　鼻子痒痒的，甄英雄忍不住打了個噴嚏，睡眼惺忪的坐了起來，卻聽到身邊一聲響動，太陽雖然晃眼，卻沒有枕邊那金色的頭髮亮目，甄英雄知道，甜甜早就醒了，恐怕剛才自己所以打了個噴嚏，也是拜她所賜的，不過，好象這時候才曉得害羞，把光潔的後背留給自己，裝睡裝的還真像。　　甄英雄壞壞一笑，用手指甜甜的後背上輕輕一滑，痒痒的感覺讓甜甜渾身一顫。　　“死傢伙，你幹嗎？”甜甜回過頭來，可一看到甄英雄，立刻又背過身去，還把被子拽上來，蒙住了頭。　　“不會是少爺看錯了吧？樹袋熊還知道羞呢？”　　甄英雄笑着趴到甜甜身上，逗弄着。　　“誰說我羞來着？”甜甜把小臉露出來，紅紅的，卻強硬道：“我是累，想繼續睡而已。”　　“是嗎？”　　“你以為呢？快起來，你很重的。”　　“怪了，我昨晚壓了你那麼久，你也沒覺得我重啊？”　　甜甜實在羞的受不了了，“死傢伙，人家承認自己羞，好了吧？你快起來啦，萬一小愛一會過來，我還有臉見人嗎？”　　敢情是為了這個才把少爺弄醒的啊，甄英雄嘿嘿笑道：“讓我起來也可以，親一個先。”　　要換了以前，甄英雄固然不敢主動招惹甜甜，而甜甜也會想都不想就‘侵犯’甄少爺，可昨夜之後，似乎完全反了過來，甜甜居然知道害羞了，而甄少爺，卻開始調戲這個大明星了。　　紅透了的小臉，就像熟透了的蘋果，甜甜蜻蜓點水一般，在甄英雄的嘴巴上印了一下，然後羞怯的閉上了眼睛，那幅陌生的女兒羞態，生把甄英雄給看愣了，想不到羞澀的甜甜，是這麼的美，摸着被吻的嘴唇，甄英雄有些犯愣的笑着。　　這個美女，是屬於自己的，最難得的是，她，是經過小艾批准，得到小艾認可的屬於自己的女人。　　甄英雄還沒有從床上下來，放在床頭的手機便響了，一看號碼，甄英雄表情一肅。　　“少爺，是我，阿東！”　　聽到阿東的聲音，甄英雄立刻預感到出事了，因為，平時的阿東，是不會失去冷靜的，可現在，他的語氣，卻……　　“耿南他，他……”阿東的聲音有些哽咽，竟是說不下去了。　　心頭一緊，甄英雄喝道：“說啊！他怎麼了？！”　　阿東似乎整理了一下情緒，這才說出了讓甄英雄震驚的一句話，“耿南他，恐怕，不行了……”　　看到甄英雄放下手機，察覺到不妥的甜甜坐了起來，關心道：“死傢伙，怎麼了？”　　“恩？沒什麼啊。”甄少爺回過頭來的時候，已經是一臉的微笑，“我要出去下，有個手下住院了，我過去看看，樹袋熊，你好好休息，待會我會找人過來照顧你的。”　　“照顧我？”甜甜茫然，不曉得自己為什麼需要被人照顧。　　甄英雄瞄着甜甜的大腿，齷齪的笑道：“難道，你沒覺得哪裡會疼嗎？而且，你現在做媽媽還早了點，昨天，少爺好象沒控制，把小少爺們都存留在你身體里了，總要善後吧，少爺的‘槍法’，可是很準的……”　　甜甜再白痴，也聽的出來甄英雄什麼意思啊，起身要用枕頭丟他，雙腿之間因為動作劇烈，果然一痛，昨晚瘋的有些過勁，剛破了身子，不疼才怪呢！　　“死東西，快滾，等本小姐好了，看我不收拾你，哼！”　　“哦呵呵……，是在床上收拾嗎？那少爺真是很期待的哦……”　　甄英雄很喜歡看甜甜害羞的樣子，可現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到隔壁，讓薛雪拿了兩套她自己的衣服，包括內衣，去照顧甜甜，薛雪除了吃驚，倒也沒有更多的反應，這丫頭一直把自己擺位很低，從來沒有擁有甄英雄的野心，而是被他擁有就心滿意足了，聽甄英雄說，甜甜已經知道了他們兩人的關係，薛雪羞怯的同時，還覺得開心呢，因為甄英雄並沒把自己當成見不得人的情婦。　　薛雪吃驚，是因為甄英雄居然把女朋友艾一心的姐妹給採摘了，想到這少爺居然把雙子星的甜心姐妹全攬抱懷中，想不驚訝都難，薛雪因為自己的擺位與常人不同，所以觀點也不同，她甚至覺得驕傲，一個讓雙子星公主深愛的少爺，可想，自己的選擇沒有錯啊，少爺就是有本事，是個最出色的男人。　　甄英雄對甜甜說的話中，並沒有攙假，因為他不想欺騙甜甜，也只有用比較敷衍的實話，能讓那丫頭不擔心，一個手下住院？說的是很簡單，可事實上呢？耿南確實在醫院，卻是生死未卜，甄英雄火急火燎的趕到醫院時，看到的，就是阿東布滿血絲的一雙眼睛，哭過，有些腫。　　加護病房裡，耿南上身綁滿了紗布，卻難以掩飾從左肩到右腹肋下那條長長的血痕，甄英雄看了都覺得觸目驚心，這樣的傷，居然還能活着送到醫院，也不可謂一個奇迹啊。　　七隻虎只有阿東和常樂在醫院里，這就是阿東的能力體現了，其他人已經回到了各自的崗位，繼續監控着冰恨天，甄英雄坐在院長室的沙发上，聽着院長對耿南傷勢的彙報。　　耿南那條傷口，是一刀所制，幸好反應了得，雖然是重傷，但並沒有傷及到內臟，但傷口過長，導致失血太多，縫合了上百針，但傷口癒合極為困難，目前還處於危險期，如果挺不過三天五天，生命堪憂。　　院長出去后，甄英雄的臉也陰的要打雷了，“阿東，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阿東和耿南是自小就認識的，父母都是義字會的元老，感情相當深厚，耿南生死難料，怕阿東是最痛苦的人了。　　見阿東那難受的樣子，一旁的常樂代為開口，道：“少爺，是這樣的，昨天您要我們跟蹤那個女人，最先發現到目標的就是我和耿南，正如少爺感覺的那樣，她們，果然有問題……”　　甄英雄一怔，就見常樂握着拳頭，恨恨道：“少爺，對不起，都怪我們太輕敵了。”　　“輕敵？”甄英雄怒啊，氣道：“我要你們七人一組，難道你們七個人都輕敵了嗎？”　　“少爺，在公園裡面我們是很小心的。”常樂苦笑道：“耿南並不是昨天出的事情，而是今天凌晨。”　　甄英雄心裏一動，隱隱知道常樂為什麼說是輕敵了。　　“那三個女人看似遊客，卻進入了公園內部的管理大樓，由此確定她們的身份定非一般，東哥通知我們撤退以後，耿南堅持要留在快樂谷外負責監視，直到入夜，也沒看到那三個女人出現，可是沒想到，凌晨三點左右，我們被偷襲了，是專業的暗殺，我們監視的地點不知道是怎麼被發現的，結果……”　　是被偷襲了？！甄英雄沉默了一會兒，問道：“發生槍戰了？”　　“沒有。”常樂道：“是汽油彈，似乎只是想嚇唬我們，耿南發現了偷襲者的蹤跡，一個人追了出去，當我追上他的時候，他已經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阿東終於說話了，“少爺，對不起，是我們大意了，我想，我們是被反跟蹤了。”　　“恩，應該是那樣。”甄英雄苦笑道：“好厲害的對手啊，球球的，少爺擺了他們一道，他們立刻回擊了我們……”　　動用了百人，給了冰恨天一個威懾，甄英雄卻沒有想到，冰恨天用行動證明了他們的存在，七隻虎的人手在確定了冰恨天有問題，並肯定了那個眼神和氣勢很像高橋澤的女人就是冰恨天的人員之後，在撤出公園的時候，被冰恨天跟蹤了，監視快樂谷的地點，也應該是在那個時候被發現的。　　這也是個威懾，甄英雄知道，冰恨天用這樣一種方法，對自己宣戰了，沒有殺人，使用汽油彈，而不是炸彈或者更乾脆的取人性命，大概是在朝自己證明他們手下留情了吧？甄英雄猜測，這和他們知道愛利絲在自己手中有關係，怕自己遷怒於愛利絲，同時也算賣個人情給自己，變相的告訴自己不要難為她。　　冰恨天，是想要和自己將條件吧？作為一個由殺手組成的組織，冰恨天確實有這個資格，他們想逼少爺把愛利絲送回去嗎？開玩笑。　　球球的，你們的行動也是在告訴少爺，愛利絲對你們是多麼的重要，既然是這麼重要的人，少爺會乖乖的還給你們嗎？可笑！　　“阿東，調派人手，加大對快樂谷的監視。”甄英雄道：“冰恨天既然不藏着玩了，我們也不藏了，現在開始，可以對他們有所動作，把他們徹底逼到明處了。”　　阿東一怔，“少爺，您的意思是……”　　“你不懂嗎？枉你還是黑社會呢。”甄英雄笑道：“愛利絲在少爺我手上，我要最大限度的測試他們對愛利絲的重視程度，從明天開始，為了不暴露，留守固定人手監視快樂谷的一切，從其他地方調派人手，每天去照顧他們的生意，依然是七人一組，負責白天去公園內部，監視你們試探之後覺得可疑的地方，少爺要把他們全圈在公園裡面出不來，看他們能折騰出什麼花樣來，凡是有可疑人物從公園裡出來，阿東，你，可以對他們動手，我們是黑社會，不需要和他們講道理。”　　“明着干？！”阿東和常樂都是精神一震。　　“恩，明着干。”甄少爺點了點頭，想到耿南的情況，聲音，有些冷，有點狠，“殺人，也可以。”　　阿東與常樂，都覺得熱血沸騰。　　球球的，也是時候明着幹了，黑市拳大賽即將到來，一直處於沉默狀態，根本無法去探知冰恨天的目的，甄英雄知道，已經沒有任何隱瞞的必要的，無論是對冰恨天，還是對甄天。　　……　　甜甜雖然厚臉皮，但到底還是個女孩子，而且，是小艾最好的姐妹，雖然和甄英雄發生了超越友誼的關係，但和薛雪不同的是，甜甜有些不太好意思見甄少爺了，一來是害羞，二來，也是覺得對小艾不太公平，雖然小艾是默認了她的心意，但畢竟嘴上沒有說過，先她一步與甄英雄發生了關係，甜甜有一種做了小偷的感覺，怕是這種感覺，甄英雄也有吧，於是，甄英雄要薛雪照顧甜甜，兩人之間都是有意無意的保持着距離，當然，這本身與甄英雄離開漢宮有關，甜甜只是沒有纏着他罷了。　　甄英雄將愛利絲帶回了家，繼續着以往上班下班的正常生活，因為媒體的熱勁還沒有過，繼續為了挖找那個一心公主的‘王子’而努力着，艾華也就不肯放一心出來，算起來，一心已經被關了一個星期了，這一個星期里，緋聞的版本杜撰了十幾本，關於‘王子’的身份，成了最近最熱門的話題。　　阿東等人按照甄英雄的吩咐，留固定人手監視快樂谷公園，並每天着幾十人進入公園，看住所有被認為有可疑的地方，內外結合，讓冰恨天無法做出動作。　　顏冰顯然早就料到甄英雄會採取這種不惜硬碰硬的戰略方法，潛伏在公園裡的冰恨天，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只是老實的縮起來。　　顏冰不怕甄英雄如此監視自己，更不怕他有所猜疑，因為，她的目的，絕對不是甄英雄可以想象到的，甄英雄把目光全盯在冰恨天身上，正是她期盼的結果。　　冰恨天的反應告訴甄英雄，他們現在的忍耐，果真是瞄準了黑市拳大賽，但目的是什麼呢？完全搞不懂，甄英雄有些摸不到頭腦，但現在，至少封堵住了冰恨天的動作。　　本想與甄天和蘇影攤牌的，奇怪的是，往常，屁股似乎被釘在漢宮的甄天，居然連續一個星期不見蹤影，蘇影也消失了一般，問過木子華才知道，那兩人去了美國，至於去做什麼，木子華也不是很清楚，因為他自己的事情的都忙不過來了，要知道，黑市拳大賽，義字會要接待的，是全省有勢力的黑道幫派，這不是奧運會，黑道上的人，是沒有什麼規則，道德可言的，幫派與幫派之間難免不會發生血拚，這裡是朗朗市，無論哪些人掐起來，政府的眼睛盯上的，也只是義字會而已，所以，前期的安排，以及人員部署之重要，遠遠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樣簡單，需要十分精細的研究，到目前為止，確定參与大賽的大小組織已經超過四十，空前強盛。　　甄天輕易是不會離開朗朗市的，去美國，大概與蘇影有關，所以甄少爺沒有聯繫他，現在還能壓的住冰恨天，等甄天回來在商討對策不遲。　　白果連續一個星期不開手機，也不知道到底怎麼了，甄英雄幾次想去她家裡一探究竟，可想到那白耀天還沒有離開朗朗市，甄少爺也只能放棄。　　義字會早晚是要退出黑道的，就好象這次的黑市拳大賽，義字會可以說，是被迫的組織，現在的義字會，因為政府的‘貓頭鷹’式管理，越發的強大，這是甄天自己也不能控制的，為了信守一個‘義’字，義字會在竭盡可能的封殺白粉買賣，連鎖反應之下，勢力自然膨脹，就如同朗朗電視台事件，鄰城渤門市黑道頭子，海金堂的廖小強，因為毒品買賣虧損，打起了義字會的主義，被羅比利用，引發了朗朗電視台事件，死掉后，義字會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只能在渤門市扶持了傀儡勢力，從而佔據了兩個城市，這種發展狀況是不可能不讓人眼紅的。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更何況是一個勢力強大，就會對其他勢力的利益造成影響的黑社會呢？兩個城市不能見白貨，白貨不流通，黑幫黃賭毒的三大進項被滅了之一，販毒的買毒的，靠着毒品發財的，能不恨嗎？因為朗朗市屬於海港城市，控制着碼頭，一些組織的海外軍火買賣也被迫被義字會‘關照’着，高處不勝寒啊，想打擊或者從義字會身上得好處的組織絕對不在少數，所以，在觸到政府放縱的底線之前，在黑道眾多勢力的怒火爆發前退出，是義字會的必然選擇，這條路，終究是走不到頭的，走的越深，死的越慘。　　甄英雄現在是不知道白果的心思啊，她和她爹到底是怎麼商量的呢？白果會堅持和自己在一起嗎？白耀天又可能讓她女兒和一個‘有婦之夫’在一起嗎？　　一切都是茫然。　　愛利絲現在就好象一隻受了氣的小貓，要多鬱悶，就有多鬱悶，經過上次的懲罰，她現在根本不敢和甄英雄叫板，生怕他又把自己給綁上，所以，嘴上老吃虧，天天生悶氣，但乖乖的，好象個小媳婦一般，誰也不能肯定，她到底是排斥，還是在享受這樣的生活。　　又是一個周末啊，放學的時候，甄英雄還躺在校長室里睡覺呢，不過這次他枕的既不是蘭兒也不是鳳兒，而是一臉冷冰冰的柳絮。　　冰恨天被完全壓制着，但一旦爆發，很難想象他們會不會對自己身邊的人下手，所以，甄少爺提升了對小愛和樂樂的保護，蘭兒鳳兒之外，將柳絮也調到了身邊。　　甜甜怎麼說也是‘合理合法’的‘小老婆’，薛雪已經完全被她給‘佔有’了，柳絮接替了薛雪的工作，接送小公主與小天使，但有一點不同，就是柳絮會全天候的待在學校里，近距離的保護。　　柳絮雖然和甄英雄發生過不止一次的關係，但到現在，已經有一年多沒被甄少爺碰過了，看着他枕着自己大腿的那張睡臉，柳絮臉蛋紅紅的，好象一個多小時沒有過動作了，甚至連眼睛也沒眨幾下。　　這張白皙的斯文的臉，就算是睡熟了，也有點壞壞的感覺，複雜的氣質大概是他最大的特點吧？嘴角的勾起有點邪惡，但在柳絮看來，卻是很可愛，柳絮似乎看不夠似的，盯着甄少爺的臉，眼睛中，竟然有一種屬於女人的哀怨，手手指撥着那條不細心看，根本不會注意到的，纏在脖子上的小細辮子，柳絮輕輕嘆了口氣。　　這條小辮子留的確實很奇怪，明明是短髮，卻偏偏有這樣一縷細長的辮子，而且，一直纏在脖子上，怕被人看到似的，除了用手指撥弄的時候那種嬌柔的樣子像個女孩子，柳絮較之一年前，並沒有其他的變化。　　“唔……”　　似乎是放學的鈴聲吵到了甄英雄，睡起來沒夠的甄少爺一個翻身，嚇了柳絮一跳不說，更是險些羞死她，甄英雄的臉一轉，將口鼻全埋在了柳絮的小腹之下，而且，還拱了拱，沒驚叫出來，是柳絮捂口捂的快啊，那地方可是很敏感的，太羞人了啊。　　有些撒嬌的樣子，柳絮只覺得心跳加速，不知道在想什麼，慢慢的伸出手，想要去撫摩甄英雄的頭髮，就在指尖碰到頭髮的剎那，就在柳絮嘴角有些驚喜的翹起，好象融化了冰雪一般幸福微笑的時候……　　“呦……，姐夫！”　　柳絮被嚇的渾身一顫，這次那聲“啊！”到底是沒忍住啊，好在是倒吸着涼氣發出的，聲音不大，小愛同學叫喚的聲音又太大，沒有惹人懷疑。　　小愛拉着樂樂，蹦蹦跳跳的沖了進來，一巴掌拍在甄英雄屁股上，好象一女色狼在佔便宜，“起床了啦！姐夫，該回家嘍……”　　“小愛，你，你太壞了，你怎麼能打爸爸的……那裡呢。”樂樂小臉通紅，羞怒道：“你是女孩子啊！”　　“那又怎麼了？難道只有男的才能摸女的嗎？”

# 第309章 樂樂的媽媽

　　小愛的道理連柳絮聽了都受不了，就別說樂樂了，“我摸他，和他摸我，不是一樣的嗎？反正都是我們兩個人的身體在接觸，都是愛的表現啦，哦呵呵……”　　“那，那是不一樣的！”　　“有什麼不一樣的？”　　小愛這一問，樂樂還真不知道怎麼回答了，連柳絮也忍不住琢磨，是啊，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　　“難道……”小愛嘿嘿一笑，“你嫉妒我？”　　說中了！可樂樂不敢承認啊，女兒愛爸爸，這叫什麼道理？如果沒有柳絮在場，樂樂還敢和小愛頂上兩句，現在，只能羞的去尋找地縫了，樂樂太誠實，讓她否認說自己不嫉妒，那比讓她承認自己嫉妒還難。　　小愛得意的還沒有笑出聲來，只聽身後柳絮輕輕一聲低呼，接着，自己的后脖領一緊，重心被人一拉傾后，倒向了沙發。　　“啪……！”　　小屁股發出被拍打的羞人一聲，坐起來的甄英雄把小愛按在大腿上，邊打邊沒好氣道：“愛的表現？那少爺得好好愛你這倒霉鬼，使勁的愛，我愛死你了！”　　“呀呀呀！疼，疼啊，姐夫，你真捨得用力打我啊？”小愛喊着疼，卻是笑着說話，完全是一種享受啊，“姐夫，你再打我，我可要叫了啊……”　　肉感十足，本來打着就是一種享受，聽這丫頭如此帶有威脅性的一說，甄少爺更來勁了，“叫？好啊，球球的，少爺就愛聽你慘叫！”　　說罷，又是一巴掌，雖然穿了長褲，但因為趴着而更顯挺翹的小屁股，受到打擊的時候而輕微盪起的韻動，還是看的柳絮和樂樂面紅耳赤，小愛好似一隻小貓，“呃……”　　甄英雄一怔，又一巴掌，小愛小口一張，配合的又出了一聲，“呃哦……”　　球……球球的啊，這是慘叫嗎這個？甄英雄汗都下來了，再看柳絮，呼吸都困難了，一見甄英雄望過來，趕緊轉頭，而樂樂看到甄英雄的目光，也是羞的雙手捂臉，還發出‘啊’的一聲。　　這該死的倒霉鬼，出的這叫什麼聲兒啊？分明是……學女人在叫床！　　小愛的聲音很特別，有些中性，具備着非凡的磁性，很吸引人，不但吸引男人，還有一種吸引女人的魅力，所以，她嬌媚起來，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個成語，‘紅顏禍水’，小愛，有一種傾國傾城的美，屬於禍害類型，隨便她拋個眉眼，嗲嗲的說上兩句話，肯為了博她一笑去跳黃河的男人，絕對能摞的比漢宮還高，可惜，這丫頭的性格和她的美貌是完全不相符的。　　甄少爺不能想象，這丫頭不過是隨便叫叫已經如此有味道，如果真的把她弄到床上去……靠，球球的，少爺滿腦子都在想什麼啊？甄英雄發現自己太淫蕩，太邪惡了，下面，居然有了反應，丟人啊，小愛不過是叫了兩聲而已，看來，晚上得找個女人泄泄火了。　　“呃……姐夫，用力……”小愛看到自己叫的這兩聲還挺有效果的，微微轉頭，對着甄英雄，壞笑道：“哦……姐夫，好舒服……，怎麼樣，我叫的和甜甜姐是一個味道嗎？”　　甜美的聲音化做一聲驚雷，劈的甄英雄七暈八素，腦細胞差點集體休克，娘啊！這丫頭說什麼呢？！　　甜甜雖然大咧咧的，但讓她沒事發出這樣的聲音，顯然是不可能的，而且，甜甜根本不懂得男女之事，在那方面，比白痴還白痴，怎麼會知道如何叫床呢？當然，這些，都是在甜甜還是處女時的事情……甄英雄腦筋不慢，為什麼怕？小愛所以這麼問，就是因為她曾經聽到甜甜唯一一次叫床了！　　天啊，這丫頭偷窺了？！　　柳絮一臉的無可置信，她雖然不像個女人，可還不至於聽不出來小愛那種類似呻吟的叫聲是怎麼回事，想當初，她也那麼叫過的，甜甜姐，小愛的姐姐是艾一心，那甜甜姐不就是唐甜甜？！少爺居然把雙子星的唐甜甜，自己的偶像給……　　樂樂見過那個人見人愛，車見車載，花草見了都羞彎腰的唐甜甜，是在朗朗電視台事件的時候，可是，她現在怎麼也無法把小愛的甜甜姐聯想到雙子星上去，還茫然着呢，“爸爸，甜甜姐，是誰？”　　樂樂同樣十六歲，和小愛一樣，偷摸摸的，也算目睹過男女之事，所以立刻就知道甄英雄身邊又多了個女人，當然會關注了。　　“啊咳！”甄少爺把小愛推起來，一邊穿鞋，一邊正經說道：“小愛，你來做什麼？”　　真無恥……　　甄英雄擺明是拒絕回答啊，樂樂小嘴一嘟，不太滿意，小愛嘿嘿一笑，道：“已經放學了，當然是回家了，你把絮絮姐當成枕頭，難道要我們跑步回去嗎？”　　“恩？已經放學了啊？”甄英雄睡的有些迷糊，看了看錶，笑道：“是啊，小愛，你和你絮絮姐先回去吧，樂樂待會和我一起回去就好。”　　幾女一怔，正在這時，蘭兒鳳兒陪着下了課的愛利絲回來了。　　甄英雄最近幾天都不回漢宮，不和自己一起回去，倒不新鮮，可是他為什麼單挑樂樂和他一起啊？小愛滿腔子醋味，道：“姐夫，你要去哪裡啊？”　　甄英雄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看到樂樂那茫然而欣喜的表情，忍不住捏了捏她的小臉蛋，一指放在校長辦公桌上的大包小包，笑道：“去醫院。”　　……　　到底是沒能把小愛這倒霉鬼甩開啊，雖然樂樂覺得小愛這燈泡太亮，可看到拉着自己手的甄英雄，她還是又幸福，又感動。　　甄英雄今天突然說，要來醫院看望樂樂的親生媽媽，這讓樂樂如何不感動呢？　　算起來，認了樂樂這個女兒，已經兩個多月了，卻是從來沒有和她的媽媽見過面，甄英雄覺得應該來探病了，所以挑在今天來，是因為昨天在打電話詢問耿南恢復狀況的時候也問了問她的情況，樂樂的媽媽現在隨時可以出院。　　小愛早就知道樂樂的事情，當時，樂樂那個禽獸父親康四賣女兒的時候，就在迷幻空間門外，所以，甄英雄花錢買了個小美女的事情，柳絮，蘭兒，鳳兒，倒也都清楚，唯一不知道的，也就只有愛利絲了。　　愛利絲雖然是個殺手，但太過情緒化，很難掩飾感情，這也是她本性善良的一個體現吧，聽了樂樂的故事，這丫頭就差沒哭出來了，為了給母親付醫療費，居然要把自己賣了，對母親的愛，讓愛利絲感動。　　小愛就是好奇，教導出樂樂這樣乖乖女的母親究竟長的什麼樣子呢？所以才厚着臉皮跟來的，當然，沒有這個好奇心的趨使，小公主也不會給甄英雄和樂樂獨處的機會，這丫頭就是嘴巴大方而已。　　聽三國說過，樂樂的媽媽是個美女，真見到才知道，那不是一般的漂亮啊，柳絮等人也不禁感嘆，那個康四不是瞎子，就是白痴，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也捨得打罵啊。　　因為頭部受傷，為了治療，頭髮被迫剪短，但並不影響這個女人的美貌，可能是這兩個月的靜養，樂樂的媽媽看起來很精神，柳眉杏目，挺鼻櫻口，簡直就是成熟版的樂樂啊。　　其實仔細想一想，能生出樂樂這樣美貌的女兒，母親肯定不會差，樂樂的媽媽也姓甄，叫做甄敏，聽樂樂興奮的告訴她，來看她的這個年輕人，就是義字會的甄少爺時，甄敏立刻就要下床給他磕頭，倒是讓甄少爺等人好一通忙活，在柳絮及蘭兒鳳兒的協同努力下，總算將她按在了床上。　　“甄少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感謝您才好，如果不是您，我想，我們母女兩個，早就……早就……”甄敏哽咽着，說不下去了，太激動，更沒有想到甄英雄居然拎着東西親自過來看望她。　　“伯……”想叫伯母來着，但沒叫出來，球球的，這該怎麼稱呼啊？樂樂叫自己爸爸，叫伯母輩份不就亂了？爸爸媽媽，難道叫老婆？甄英雄額頭冒汗，都怨那死變態的！　　“甄少爺不介意的話，叫我一聲敏姐吧，三國小姐就是這麼稱呼的。”　　甄英雄倒是知道，三國只要能從漢宮出來，每個星期都會來醫院一兩次探病，當初轉院到義字會自己的醫院時，也是她忙活的，笑了笑，道：“好吧，敏姐，您不用太客氣，樂樂很懂事，很聽話，撿到這麼一個寶貝，是我的福氣才對，呵呵。”　　愛利絲和小愛懷疑，這個謙遜笑着的傢伙是甄英雄不是？他居然也會說人話誒！　　斯斯文文，謙虛有理，甄敏也沒想到，這個已經成為朗朗市一個傳說的太子爺竟然這麼隨和，“甄少爺不要這麼說，您認了樂樂做女兒，讓她一躍枝頭變鳳凰，我真的是千言萬語也感激不盡，做母親的，都希望女兒有個好前途，我沒能力，還好讓她遇到了您這個貴人，我們母女欠您的，這輩子算是還不清了……”　　不用還，把你女兒給少爺就好了，甄英雄心裏齷齪的流膿，嘴上卻笑道：“您這麼說可就讓我無地自容了，我是黑社會，一直擔心您會覺得我連累了她呢。”　　樂樂一句話也不說，坐在床邊握着母親的手，一臉痴迷的望着甄英雄，今天的甄英雄看起來，特別的帥呢，當然，小愛，愛利絲，包括柳絮等三女，都認定這才是最虛偽的甄少爺，但不可否認，他真的很會裝B，居然裝的這麼純潔，他什麼時候為了自己是黑社會而自卑過啊……　　“不會不會，我怎麼會那麼想呢？”甄敏說罷，表情一黯，“其實，甄少爺應該很清楚，我們過去的背景，並不光彩吧，五十萬，呵呵，我們母女倆哪值這個價錢啊？如果不是甄少爺，我最多也就是幾百塊錢被上一次的婊子而已，可憐樂樂也無法擺脫那種命運吧……”　　甄敏這話是有感而發，一個女人險些淪落到那個地步，她的自尊心已經被打擊到了一個低谷，並不是沒有羞恥心，而是悲哀的感慨，可即便如此，聽了她的話，幾女同情之餘，也覺得臉上發燒，只有樂樂和母親一樣沉浸在哀傷中，甄少爺佩服啊，這女人說話膽子真大……　　甄敏愛憐的看着樂樂，有些慶幸，有些自責，淚水沿着臉頰落下，看的別人鼻子酸酸的，樂樂的眼淚也圍着眼圈轉動，確實，沒有甄英雄，她們的命運，真的會成為甄敏說的那樣也不無可能。　　殺手都是用錢來衡量人的，一個人的生命，會和一個相應的数字畫上等號，愛利絲突然有一種感悟，那是錯誤的。人的生命，體現在價值，而那種體現在自身的價值，真的是錢能夠買到的嗎？想到這裏，她再看甄英雄的目光，有些異樣了，也許，他從來沒有用錢去衡量過人的生命吧？　　“不值？誰，樂樂嗎？即便是五千萬，我也不會眨眨眼睛的，無價的寶貝他送給我，五十萬不是用來買樂樂的，只是我用來感激那個沒長眼睛的愚蠢男人的，樂樂可不是商品，敏姐，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還提它做什麼？只要以後活的開心不就好了？”甄英雄這話，讓樂樂感動的淚水忍不住落下，她以前也當自己是一件商品，但是，在漢宮裡，每個人對她都是那麼的好，連甄天這個黑道教父，也把她看做家人一般疼愛，甄英雄，甄三國，真的當她是寶貝一般，溫暖，幸福，樂樂知道，這一切都是甄英雄給予的。

# 第310章 甄敏的請求

　　愛利絲對甄英雄有了改觀，想不到，他還有這樣溫柔的一面，柳絮的眼神也變的有些迷離，蘭兒鳳兒更是陶醉，只有小愛在琢磨着，姐夫這臭傢伙今天是不是吃錯了東西啊？　　看似是因為關心人家，才一語代過，轉移話題，誰又能想的到，甄英雄是心裏有鬼啊，樂樂確實是他的寶貝，但他把樂樂買回來，就是用來養成，然後吃掉的，寶貝當然是用來疼愛的了，難道這麼好的女孩子送給別人啊？那甄少爺不成了傻瓜？可這個出發點未免太齷齪，不好承認啊，其次，甄敏她老公康四，是被甄少爺丟到大海里的，那五十萬買的確實不是樂樂，而是買了康四的一條命，無價的樂樂可以說是他騙來的，也能說是搶來的。　　“敏姐，我今天來，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出院以後的事情。”甄英雄切入正題，道：“我昨天已經問過醫生，雖然你已經痊癒，但因為脊椎尾骨骨折，還有錯位現象，行動無妨，但身體和以前卻沒辦法相比了，雖然我早有安排，但還是覺得和你商量一下比較好，我希望你來漢宮，當然，我絕對不是在施捨什麼的，你可以在漢宮工作，剛好漢宮頂樓的咖啡廳缺一位主管，這樣你也可以和樂樂住在一起，方便互相照顧不是嗎？”　　甄英雄很聰明，如果是要甄敏搬到漢宮去住，無論是她還是樂樂，都會有一種被同情，被施捨的感覺，所以，甄英雄交給了她一件輕鬆的工作，這樣甄敏如果拒絕的話，就好象不願意為甄少爺工作一般，會產生一種忘恩負義的感覺，甄英雄在動小心思這方面，確實有一套。　　甄英雄不想讓樂樂感覺到被憐憫，只想讓她知道自己這是疼愛她的體現。　　甄敏是要拒絕的，對她來說，漢宮，就好象古代皇宮一般的存在，不是她這種平民百姓能夠涉足的天堂，但甄英雄說要她去工作，她還真的不能拒絕，“可是，甄少爺，我不懂那些啊，我……”家都沒有了，甄敏也不知道推脫之後，自己應該去哪裡，不禁啞然，也突然明白了甄英雄為什麼這麼提議，這個少爺為的，就是不讓自己難堪啊，原來，他早就考慮過自己的處境了……　　“既然是主管，只要知道怎麼使喚人就可以了。”甄英雄嘿嘿一笑，“少爺我也不懂怎麼經營，可我知道怎麼使喚人啊，呵呵。”　　聽甄英雄如此一說，眾女皆笑，甄敏也不好再說什麼了。　　“就是就是，敏姐姐，我們都希望你來漢宮呢。”有便宜不佔，傻王八蛋，不止是甄英雄信奉的宗旨，也是小公主大人的座右銘，看着樂樂叫樂樂的媽媽姐姐，這不是擺明了占樂樂便宜嗎？甄敏被叫的一怔，這麼一美麗耀眼的小姑娘叫自己姐姐，好象都把自己叫年輕了呢，不禁點了點頭。　　見甄敏同意了，幾人都是非常高興，樂樂更是撲到甄英雄懷裡，羞羞的，卻大膽的在他臉上香了一口，看的小愛皺眉頭，“沒羞！”　　“哼，你嫉妒！”樂樂把小愛的話還了回去，咽的小公主啞巴了，愛利絲心裏莫明一酸，有點害怕，她知道，自己才能有可能是真的嫉妒了。　　甄敏笑望着樂樂，突然說道：“甄少爺，我可以，單獨和您說兩句話嗎？”　　甄英雄一怔，笑道：“當然可以。”　　對着幾女一點頭，柳絮當先走了出去，她對甄英雄的授意是不會存在遲疑的，愛利絲有些好奇，但也不至於沒有眼力見，和蘭兒鳳兒一起出了門。　　“媽媽，我也不能聽嗎？”樂樂迷惑，實在想不通甄敏和甄英雄有什麼可說的秘密。　　“恩。”甄敏對樂樂點了點頭，“以後你會知道的。”　　樂樂是個聽話懂事的女孩子，雖然好奇，可還是拉着裝聾子的小愛朝門外走，“小愛，你也出來！”　　“我……樂樂，你狠！”　　“哼，你的好奇心太重了。”　　“我聽聽有什麼不可以的？難道你會掉一塊肉嗎？”　　……　　看着小愛與樂樂都出去了，甄英雄也納悶着呢，“敏姐，你想和我說什麼？”　　甄敏收回看着門口的目光，望着此刻看起來，是那麼，那麼，那麼斯文秀氣的甄少爺，突然從床上下來，甄英雄一怔，甄敏已經跪下了，“甄少爺，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甄英雄今天是有點靦腆，他自己也知道，這和他對樂樂有不純潔心思有直接關係，想伸手去扶甄敏起來，又覺得那樣太唐突，頭一次發現，原來自己也有不敢占女人便宜的時候。　　“敏姐，有什麼話你說也就是了，何必這樣呢，快起來。”　　“你不答應我，我就不起來。”甄敏態度挺強硬的。　　球球的，這算不算威脅啊？甄英雄道：“你沒說什麼事情，我怎麼知道能不能答應啊？”　　“你肯定能答應的。”甄敏一臉的哀求，“甄少爺，你肯定能答應的，我只要你點點頭而已。”　　“那你總要說出來吧？”甄英雄頭痛道：“如果你跪着不起來，我也只有出去把樂樂喊進來了。”　　如此一說，甄敏還就是跪不住了，“別，甄少爺！”　　甄英雄嘆了口氣，這才伸手將甄敏攙扶起來，坐到床上，甄敏突然反手抓住甄英雄的手腕，這可嚇着甄少爺了，球球的，這女人不會要以身相許吧？熟女？少爺沒這愛好啊，而且，還是樂樂她媽……　　手背看起來光滑細緻，但被她握着，卻有點粗糙的感覺，應該是之前打工，干粗活留下的后遺症吧，膚色雖然重了些，大概是夏日辛苦勞動被陽光曬的，休息一段時間，應該會和樂樂一般，越發白皙，甄英雄正YY着呢，就聽甄敏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說道：“甄少爺，我想求你，要了我家樂樂吧……”　　啥？甄英雄還以為自己耳朵有毛病了呢，“敏姐，你說什麼？”　　甄敏也覺得自己這話說的太唐突了，臉一紅，不太好意思道：“我這要求，果然是很過分吧？不過，甄少爺，我絕對沒有貪圖您富貴的意思，我想，您已經知道，樂樂她，很喜歡你……”　　你怎麼知道的？甄英雄很想這麼問，不過，他腦筋不慢，立刻就想明白了，樂樂那傻丫頭根本不會說謊，怕是早把她心裏的東西坦白給她媽媽知道了。　　“敏姐，為什麼要這麼說呢？”甄英雄得盡量保持自己的純潔形象，這怎麼也是個未來丈母娘啊，可甄敏一句話，就把甄英雄打擊的純潔全無，只剩齷齪了。　　“其實，三國小姐已經和我提過了，我知道您和三國小姐是真心相愛的……”　　差點吐血，誰和那死變態的真心相愛來着？！甄英雄現在最想做的，就是去找甄三國對峙，死丫頭，究竟和樂樂她媽說什麼了啊？！　　這也算禁忌之戀啊，甄敏那眼神特怪，看的甄英雄后脊梁骨都‘咯咯’響，涼的都脆了，只聽這紅着臉的女人說道：“我知道您和三國小姐的苦楚，雖然不是親生姐弟，沒有血緣關係，但社會的輿論肯定還是會有很大壓力的，我是想幫助甄少爺甄小姐，但更多的，也是想求甄少爺您成全了樂樂，要了她吧……”　　甄英雄大腦完全短路了，甄敏是不是讓三國給忽悠暈了啊？　　“敏姐，你想讓我娶了樂樂？”　　“不，雖然三國小姐是那樣希望的，但我沒有那種奢望。”甄敏很坦城的說道：“樂樂只要和您在一起就很開心了，而且，她現在還小，我只希望甄少爺您要了樂樂，只要您和樂樂在一起，別人就不會對關心樂樂的三國小姐有什麼懷疑，那樣，您一樣可以和三國小姐相愛不是嗎？”　　天啊……！這到底是怎麼了？這算什麼？桃花運？還是三國那死丫頭的陰謀得逞了呢？　　如果別人知道自己和樂樂有關係，確實不會去多想自己和三國的關係，就好象，如果自己和一心在一起，一般人也就不會去想，甜甜竟然是自己的小老婆，簡單的說來，就是一種視覺重點的轉移吧。　　“敏姐，我承認我很喜歡樂樂，但這樣，你覺得對她公平嗎？”　　齷齪，是甄少爺的本質，心裏認定這是一大便宜，可嘴上還得虛偽一番。　　“我並沒有資格說這是否公平，因為，我這麼要求，本身就有攀富貴的嫌疑，甄少爺沒有為此看不起我，我就已經很感激了，我並不是全為了成全您和三國小姐，更是為了成全樂樂，也許，這對甄少爺才是不公平的吧？”甄敏非常愛樂樂，樂樂的誠實，是繼承了母親的優點，甄敏確實夠坦白的，“樂樂喜歡您，想和您在一起，她也喜歡三國小姐，希望你們在一起，對於我這樣經歷過的女人而言，婚姻什麼的，只是個形式，我擁有婚姻，可得到什麼了？所以，樂樂的快樂才是最重要的，她和您在一起會快樂，這就足夠了，甄少爺，您既然也喜歡樂樂，那我懇求您，要了她吧，我這輩子，下輩子，做牛做馬也會報答您的。”　　婚姻，也許是甄敏最恐懼，最害怕的一個詞了，她和康四的婚姻，讓她十幾年來如同生活在地獄，她經歷了一段做為一個女人最痛苦的婚姻，那就是沒有愛情的結合。　　如果是和喜歡的人在一起，沒有婚姻也是快樂的，如果是和不喜歡的人在一起，婚姻，無異於墳墓，失去自由的同時，也要承受這沉重枷鎖的折磨，甄敏不想女兒走上她走過的道路，因為她知道樂樂喜歡的人是甄英雄，所以清楚，樂樂只有和他在一起，才是幸福的，快樂的，既然如此，婚姻，可以拋棄。　　甄英雄敬佩這個偉大的母親，因為她把一顆心，都用在了女兒身上，然後，他感激這個偉大的母親，因為她實現了甄少爺齷齪的願望，還是這樣的理所應當，球球的，不，是不存在的神啊，願小艾和白果的母親，也有如此偉大的胸懷吧，阿門……　　……　　甄英雄從病房出來，紅光滿面，精神抖擻，剛才壓抑了半天，現在終於能齷齪無恥的笑個夠了。　　“少爺，你在笑什麼？”　　“啊……！”甄英雄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沒好氣道：“你想嚇死少爺啊毛毛？她們呢？”　　“去院長室休息了。”柳絮很好奇甄敏和甄少爺說了什麼，能讓他笑的嘴巴都歪了，“少爺，你沒事吧？”　　“沒事。”甄英雄趕緊收起淫蕩的笑，心情老爽了，一拉柳絮的小手，道：“走，和少爺探病去。”　　柳絮被甄英雄握着手的剎那，心跳猛然加速，一向被懷疑同性戀的她居然露出了女孩子的羞態，可惜甄英雄沒有看到，“少爺來醫院，除了看樂樂的媽媽，也是想來探望耿南那死不了的臭小子的。”　　原來如此，怪不得他不想帶着愛利絲和小愛她們來醫院呢，柳絮暗暗責備自己被甄英雄一抓小手就大腦思維混亂，居然把耿南住院的事情給忘記了，這夥伴當的好象不太合格啊……　　耿南的頑強生命力，真的和蟑螂有一拼，在度過危險期之後，昨天上午，終於清醒了過來，但身體還非常虛弱，所以甄英雄才選在今天過來的。　　因為傷口還有被感染的可能，所以耿南依然要在加護病房被觀察，甄英雄和柳絮經過消毒之後，進入了病房。

# 第311章 關係穿幫了

　　耿南的傷口，註定貧嘴的他還不能說太多的話，而甄英雄問的問題，也極為的簡單，傷害你的人，是誰？　　耿南似乎很想多說話，甄英雄不允許，只好簡單的描述了那個人的樣貌，有些出呼甄英雄的預料，因為，負責偷襲的，竟然是一男一女的組合！　　是哈恩大叔殺手世家的殺手！　　一男一女中，就有白天在監視過程中遇到的那個長發高挑的女人，根據耿南的講述，甄英雄知道，這個容易衝動的小子就是因為發現了那個女人的蹤跡，才追了上去，卻不想，被潛藏起來的男人偷襲了。　　比耿南還要高一頭左右的男人，身體強壯，黃色的瞳孔在黑夜中好似老虎一般，帶着嗜血的殺氣，但偏偏給人一種細膩的感覺，偷襲的時機掌握的相當好，耿南在回憶那個男人的時候，眼神中寫滿了恐懼與顫慄。　　一刀，在耿南的身上劃了這麼長一條傷痕，卻沒有要了耿南的命，只能說，那個擁有一雙老虎眼睛般的男人並不想殺了耿南，由此可見，他的殺手技術有多麼的高超了，刀子，下的很有分寸，如耿南說的，他確實兇猛與細膩兼備，是最棘手的類型。　　耿南的身高是一米七六，比他還高一頭，豈不是接近兩米了？再加上黃色瞳孔，勻稱的肌肉，這是很明顯的特徵，這樣的人如果出來活動，應該是很容易被辨認出來的，甄英雄吩咐柳絮，將這些通知阿東，又要阿東傳話下去，留意這樣一個人，這才離開了醫院。　　很久沒回漢宮了，甄英雄本是想回去看看的，可臨時接到一個電話，讓他改變了主意，這個電話，是艾華打來的。　　甄英雄一個人去了艾華約定見面的茶館，因為表面上甄英雄和愛利絲只是讓人懷疑的‘曖昧關係’，給人的感覺，僅僅是兩個人互有好感，正介乎於談戀愛與不談戀愛之間，暫時還沒捅破那層關係的狀態，所以，甄英雄不能顯得太霸道，嘴裏說的好聽，是要蘭兒鳳兒送‘思慕老師’回家，其實，就是把愛利絲送回自己家看押起來。　　甄英雄並不想有人知道愛利絲的真正身份，因為這關係到愛利絲的生命安全，甄天或者蘇影如果知道了愛利絲與顏冰的關係，極有可能利用愛利絲做些什麼，那樣的事情甄英雄是不希望發生的。　　小愛和樂樂在甄英雄與其她女人的問題上，有着大體相同的觀念，那就是，不會大嘴巴，所以，只要甄英雄和愛利絲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兩個丫頭都不會告訴其他人知道的。　　原色的木製擺設，有種古香古色的視覺享受，茶香宜人，清靜、恬淡，一進門，就好象脫離了繁華，步入了另一個種境界，可一看茶恭弘=叶 恭弘的價格，甄少爺又很無情的被拉回了現實當中。　　為啥這些當幹部的都喜歡來這種地方啊？甄英雄直磨牙，太無恥了，本以為艾華很老實，想不到也這麼多的小心眼兒，竟然遲到，這不擺明了要少爺花錢嗎？　　一小盒烏龍，還不夠沏兩壺的，就要八百大洋，這群傢伙為什麼不去搶啊？甄少爺倒也沒想想，自己家的漢宮，消費不是更過分？好象漢宮最便宜的茶恭弘=叶 恭弘也要過千塊吧，而且，還是一壺，不過，漢宮可是有侍女伺候的，哪像這裏，茶女表情硬硬的，看了都影響心情啊，少爺又不欠你錢，掛點職業性的笑容也可以，不板着臉你會死啊？甄少爺老好的心情，碰上個觸眉頭的，差起來也加倍啊。　　甄英雄要茶女退出去，親自動手，很專業的洗茶，淋罐，燙杯，傾水，艾華還沒來，要甄英雄乖乖的等他，不是甄少爺的個性，自己先喝着，邊喝邊等吧。　　端起小杯子，嗅一嗅茶香，慢飲細酌，倒別說，確實有一種享受，靜心啊。　　甄英雄的本性中，其實對‘靜’是有一種追求的，或者說，如果不是環境在影響他，那麼，他應該是個比較內向的人，否則，他也不會離開漢宮，一個人住，討厭被一群人襯托着他的少爺身份，現在這個茶室，恰恰與他產生了一種共鳴，時間流逝，他也茫然不覺，享受着難得安寧。　　彷彿是進入了一種神奇的狀態，外界的一切，在這‘靜’的狀態中都是那麼的清晰，甄英雄可以清楚的聽到門外踩在地毯上的腳步聲，甚至可以清楚的辨別出那是幾個人的聲音，有輕有重，有步大，有步小，有男人，有女人，是兩男三女，其中一個女人的腳步聲最輕，因為穿的是棉布小靴，也就是茶館的茶女。　　茶館包間的隔音效果是很好的，而且，踩在地毯上腳步聲，就算響在自己身後，也很難察覺到，甄英雄都開始懷疑自己了，因為這是平常絕對做不到的事情。　　作為一個殺手，對於五感，都經過最大限度提升的訓練，本就高於常人，但甄英雄卻從來沒有過感覺如此敏銳，聽覺如此清晰的時候，這讓他找着一種做大俠的味道，他也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原來把心靜下之後，感官神經在放鬆狀態下去探之外界，會更加的靈敏清晰。　　殺手鍛煉感覺神經是為了保命，所以，無論怎麼放鬆，潛意識都會認定自己處於危險狀態，從而產生不同程度的緊張，無法做到完全的放鬆，此刻的甄英雄卻因為環境影響做到了平時做不到的事情，這固然是建立在殺手鍛煉的成就上，卻也超出了那個範疇，不過……　　甄英雄搖頭一笑，球球的，這種感覺並不實用啊，真的有危險，誰又能做到真正的放鬆呢？恐怕，這是茶道愛好者的一個境界，絕對不是一個殺手實用的技藝啊。　　胡思亂想着，木門被拉開了，是那個茶女，這讓甄英雄有些意外，這個茶女應該是為兩男兩女四位客人帶路才對，為什麼開自己這裏的門呢？要來和自己見面的，應該只有艾華才對吧？市長來見黑社會，難道能讓別人知道嗎？　　“哦？你已經來了啊，真是抱歉，有些堵車。”　　先聽到聲音，后看到人，茶女一讓，一个中年男人走了進來，卻不是艾華，讓甄少爺臉色大變，球球的，怎麼是他？！　　“白廳長？！”　　來者竟然是白果她老爸，省廳副廳長，白耀天！　　甄少爺的腦子飛速運轉，就好象汽車空檔轟油，一腳踩下去，伴着大腦的一聲巨響，已經轉了三五千轉，神啊，給自己打電話的是艾華，來的卻是白耀天，這證明啥？這兩個傢伙通過氣了！那麼，後面還有一個男人，應該就是艾華了吧？他們兩個在一起又證明什麼了？這個白耀天不會這麼陰險，把自己和果果的事情告訴艾華了吧？！　　甄英雄最後那一點點的幻想，也被白耀天後面進門的東方雲無情的轟滅了，這俏麗的美女秘書一看到甄英雄，先是一記白眼，接着笑的無比曖昧，“英雄，你這麼稱呼不太合適吧？就算不叫一聲岳父，也該喊一聲伯父才對啊。”　　少爺我撕了你這小娘皮的嘴巴！甄英雄都有心哭了，既然東方雲出現了，那麼，後面的人就一定是……　　“東方，在白廳長面前，不要耍貧嘴。”　　果然！和白耀天一樣穿着黑色西服的艾華出現了！　　甄英雄這個尷尬啊，不過艾華好象沒什麼特別的反應，和上次見面的時候一樣，有點木訥，很自然的和甄英雄打着招呼，“不要意思啊，英雄，我們遲到了。”　　“沒有，沒有，我也剛到，剛到而已……”甄英雄心裏大呼倒霉，早知道，少爺今兒就是說出大天來也不來啊，“艾叔您坐。”　　“剛來嗎？”東方雲幫艾華脫下西裝，掛在一旁，坐到艾華身邊，好象秘書，又好象保姆，或者小媳婦一般，一邊給壺裡添水，一邊笑道：“這茶都涼了啊，英雄你還真是謙虛呢。”　　話裡帶刺兒！那茶明明還是熱的！這東方小娘們兒擺明了和少爺過不去啊！甄英雄這個火大啊。　　“東方，再多話你就先回去。”還是艾華制的了這丫頭，一句話，東方雲就安靜了，“英雄，還有一位客人，怕是不好意思自己進來，你還不把她請進來坐嗎？”　　恩？甄英雄一怔，數了數人頭，三個，是啊，腳步聲是四個人，還有一個在門外呢，應該是個女孩，甄英雄只覺得后脊樑都是冷的……　　“我，我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一聽這嬌甜的聲音，甄英雄是又愛又怕啊，轉頭一看，站在門口的美女長發飄飄，圓瞪着秀美的大眼睛，粉臉上寫滿了不服氣，卻無法掩飾那濃濃羞澀，一身警服，讓她那完美的身材更加具有誘惑力，制服的誘惑？好美，甄英雄心跳的有點亂，不會吧？才一個星期沒見而已，少爺為什麼這麼激動？　　“果果！”　　美女警察，正是白果，看這衣裝打扮，應該是才下班吧。　　甄少爺一興奮，把艾華還在這裏就給忘了，拉着白果的手道：“你怎麼一個星期都不開手機？”　　語氣中那質問的味道，並沒有讓白果反感，反之，她心裏還甜甜的，甄英雄臉上的欣喜與不滿混合起來的複雜，讓白果很容易的感覺到他對自己的在乎，不過，表面上，小白同志是不會露出溫柔的。　　“你管的着嗎？”這句話雖然硬氣，可後面一句立刻把自己給出賣了，“我手機摔壞了，工資沒發呢，沒錢買新的……”　　沒錢買，這肯定不是實話，其實白果是不知道怎麼面對甄英雄，才遲遲不去整個手機的，她爸爸是省廳長的事情她一直瞞着甄英雄，現在甄英雄這個黑社會被省里盯上，白果心裏內疚，雖然這和她並沒有什麼關係。　　甄英雄肯為了自己而漂白，幫助父親破案，這讓白果很感動，尤其在聽父親說過甄英雄目前的處境之後，白果心裏更複雜了，原來這傢伙現在的情況是這麼危險，隨時都有被人暗殺的可能，想到他‘腹背受敵’，卻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壞事，白果更不知道該怎麼來見甄少爺。　　今天，是被父親硬拉過來的。　　“待會我去給個新的。”甄英雄只看白果的表情就知道這個不過是個借口，猛然想到自己現在的處境，心裏又開始打鼓了，拉着白果坐到自己身邊，笑道：“白廳……伯父，艾叔，你們怎麼會一起啊？”　　“我們為什麼不能一起呢？”白耀天知道甄英雄在擔心什麼，好象故意刺激他似的，道：“我和老艾十幾年前就認識了，不過後來我調到省里工作，最近幾年很少有坐在一起喝茶的機會罷了。”　　艾華抿了口茶，對甄英雄道：“我們兩家是鄰居，英雄，你不會不知道吧？”　　球球的，這算在提醒少爺對你隱瞞了和果果之間的關係嗎？甄英雄偷看了一眼白果，發現這丫頭也有點無措，不好意思，看來，艾華剛才的話就有玄機啊，白果不是因為害羞見自己才不敢進來的，而是怕艾華！　　“艾叔，很抱歉，我隱瞞了和果果的事情，雖然現在這麼說顯得沒有誠意，或者是很虛偽，但我還是要說，我愛小艾，也愛果果，我不想放棄任何一個……”　　艾華與白耀天愣了，東方雲與白果也愣了，甄英雄的坦白讓他們吃驚，一句試探沒有，一點借口不想，甚至沒有懇求的意思，這哪裡是抱歉，直接的好象要和人家搶女兒似的，太霸道了吧？

# 第312章 斗計兩岳父

　　白果心裏暖暖的，她在知道一心的父親艾市長和自己的父親是認識的，在今天下班之後見到父親和一心的父親一起出現在自己面前之後，白果心裏沒有一秒鐘是安分的，她害怕，自己可以接受與艾一心一起分享甄英雄，但艾一心會接受自己嗎？說起來，自己才是個第三者吧？　　自己喜歡上甄英雄的時候，甄英雄已經是艾一心的男朋友了，明明知道，卻還是忍不住去喜歡，白果對於這點，一直是很在意的，所以，她對一心，總有一種愧疚。　　白果的不安，因為甄英雄的一句話，便消散了，甄英雄向白果證明了，自己心裏根本不存在天平那樣的東西，他不會用輕重去衡量白果與一心，對待任何一個，都是全心全意，不會將白果與小艾放在一起衡量在心中的分量，白果知道，隨着甄英雄這句強盜味十足的坦白，自己再也離不開他了。　　東方雲怔了一下之後，眼神中突然射出一道讚許，很誠實的傢伙，心裏想什麼，嘴裏就說什麼，這是東方雲最欣賞的類型，看了一眼艾華，東方雲也希望這個男人有甄英雄那樣誠實的勇氣，敢於面對自己的心。　　坦白說，東方雲今天對甄英雄是很敵對的，因為喜歡艾華，愛屋及烏，自然也就有保護一心的慾望，甄英雄背着一心有別的女人，東方雲當然會為了一心而氣憤，但現在，對甄英雄有改觀了，官場裏面見的多了，包二奶三奶的多的數不清楚，向艾華這樣的專一而痴情的男人太少了，可就是這樣，又有哪個人敢站出來承認自己有別的女人呢？　　甄英雄就敢，本以為他會虛偽一翻，哪知道，他竟然是如此的誠實。　　東方雲卻不知道，甄少爺固然誠實，坦白，勇敢，卻是因為他齷齪到了極點，虛偽的辯解是無用的，這一點甄英雄很清楚。　　深吸一口氣，甄英雄對艾華說道：“艾叔，也許您會懷疑我對一心的心意，我也無言辯解，總之，我對小艾是真心的，我早對白伯父說過，也對果果說過，我不會為了果果放棄小艾，也不會為了小艾放棄果果。”　　“說完了嗎？”艾華把杯子放下，淡然一笑，道：“英雄，當我知道你和果果的事情之後，老實說，作為我而言，我很難接受，要我的女兒與一個花心的男人在一起，我真的不放心，但是……”　　艾華苦笑着搖了搖頭，還是那麼的誠實，“我的經歷你是知道的，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你們的事情，這些是一心自己的選擇，是你們自己之間的事情，你們可以自己去解決……”　　甄英雄和白果都沒想到，白耀天的臉上也閃過一絲驚訝，艾華居然這麼的通情達理，甄英雄激動啊，艾華果真是個好人，“艾叔，您的意思是……”　　“你自己去和一心解釋吧。”艾華一棒子差點打死了甄英雄，“如果她能接受，她媽媽也沒有意見的話，我當然不會說什麼，但如果你讓一心傷心了，我是絕對不會讓你們在一起的。”　　說穿了，你就是聽老婆的話而已啊……　　甄英雄強烈鄙視艾華，這傢伙並不是不管，而是最後才管，先是一心，再者是絕對不容跨過的蘇影，這難度太大了吧？一心已經容下了甜甜，再大方，再善良，她還能容下別人嗎？而且，先不說一心會不會同意，就是那個爆龍蘇……　　就算只知道自己和甜甜的關係，爆龍蘇也會殺了少爺的，甄英雄心都顫了。　　白耀天點燃一棵煙，笑道：“好了，我們說正題吧，英雄，今天找你過來，並不是要和你談論私事的，帶果果一起來，只是我和老艾之間不想隱瞞這些事情而已，我想，這對你來說也一直是個壓力，所以坦白些並沒有什麼不好。”　　白耀天一語擊中了甄英雄的軟肋，確實，最近自己總會為了小艾和白果的事情分心，坦白了，心理的壓力確實小了很多，最少，艾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擺出一個強硬的態度。　　“你現在的處境，也沒有瞞着果果的必要了不是嗎？”白耀天煙是點燃了，卻沒有要吸的意思，而是望着徐徐的輕煙，道：“英雄，你最近這一個星期，絲毫不掩飾對快樂谷集團的懷疑，到底是怎麼回事？”　　冰恨天的存在，白耀天應該是不知道的，甄英雄無法肯定艾華的意思，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該說實話，卻聽艾華說道：“企圖殺你的人，是不是藏在快樂谷公園裡？”　　艾華不提冰恨天的名字，無非是變相的告訴甄英雄應該如何去回答白耀天的話，艾華遵守了約定，並沒有把顏冰的事情告訴白耀天知道。　　甄英雄是個聰明人，實話，說十分是真的，說一分也是真的，“我確實在快樂谷公園發現了可能要殺我的可疑人物，但我並沒有做出什麼動作，只是想找到那個人而已，我覺得他很可能再次出現在那裡。”　　這話說的讓艾華很滿意，不是假話，卻把真話說的很敷衍，等於沒說。　　白耀天卻是嘆了口氣，“幸好你沒做出什麼啊，英雄，我今天找你來，也是要給你一個警告，快樂谷是海外投資集團在朗朗市的一個大投資，是全省最大，最先進，最具特色的遊樂性質的公園，對朗朗市的旅游業有着莫大好處，目前雖然只開放了兩期工程，但效益的可觀性，幾乎代表了朗朗市一方經濟實力的體現，英雄，你知道我要說什麼了嗎？”　　甄英雄看了看艾華和東方雲臉上閃過的那絲無奈，道：“不要得罪快樂谷，是嗎？”　　“是的。”白耀天苦笑道：“因為快樂谷對朗朗市的經濟發展有着促進作用，所以省里也是極為重視，換句話說，一些國家的蛀蟲得到了好處，如果你得罪了快樂谷，那麼，這些蛀蟲很可能做出不利於你義字會的事情來，我想，快樂谷在朗朗市發展建設了兩年之久，你父親都不過分的去招惹，應該也是清楚的知道這個厲害關係吧，義字會雖然在一些方面對政府有所幫助，但畢竟是黑社會啊。”　　“伯父放心吧，我並沒有針對快樂谷做些什麼，進入樂園的人也並沒有找過麻煩不是嗎？”甄英雄知道快樂谷的背景不簡單，一天沒有把握，就一天不會對它動手的。　　“那就好。”白耀天看了一眼艾華，道：“我聽老艾說，你同意幫助我們，破了朗朗電視台的案子，是嗎？”　　甄英雄心裏一動，心裏又開始流壞水了，從剛才開始他就注意到了一些事情，白耀天為什麼要和艾華去攤牌自己與白果的事情，今天他又為什帶着白果一起來見自己，還有，為什麼在艾華說不插手自己與小艾的事情時，白耀天的表情會有一點失措，將這些疑問全部結合起來，甄少爺立刻看穿了一些事情，嘴角一勾，有點陰壞的味道，“不，我沒說過同意。”　　白耀天一怔，艾華和東方雲也愣了，白果用力在甄英雄的大腿上掐了一把，“你說什麼呢？死流氓，艾叔叔明明說過你同意了啊！”　　球球的，話既然都攤明白了，少爺我用和你們兩個各懷目的傢伙客氣嗎？合著你們都有好處，讓少爺傻帽一個白勞動啊？甄英雄一向都是個機會把握者，嘿嘿一笑，對白耀天道：“伯父，我還是那句話，除非您不干涉我和果果的事情，否則我拒絕幫忙，對艾叔，也是如此，您也不要干涉我和小艾的事情，如果失去她們中的任何一個，我幫你們破了案子漂了白，對我自己來說，也是沒有意義的，小艾和果果是否與我在一起，我不會強求，但我希望由她們自己做出選擇，那樣，無論結果如何，我都無怨無悔。”　　話里有軟有硬，有進有退，有懇求也有威脅，倒真是難為了甄少爺，把感情演繹的那麼逼真與無奈，兩個未來的岳父心裏同時大罵這臭小子太滑頭，兩個女孩子卻越發欣賞甄少爺那根本不是誠實的誠實了。　　甄英雄知道，白耀天和艾華根本不能拒絕自己，理由很簡單，其一，自己並沒有強迫，只是要求兩人不干涉自己和他們女兒之間的關係，並沒強硬的要求他們必須把女兒交給自己，給了一心和白果自己決定的權利，如果他們拒絕，倒顯得這父親做的太霸道了，而且為了女兒放棄正義，兩個都在官場上混的傢伙面對着面，誰好意思的啊？當官的都虛偽，總是把社會安定放在首位，雖然心中並不是那麼權衡輕重的……　　其二，艾華為了蘇影，明明能破的案子卻裝成毫無頭緒，對他這種誠實木訥的男人來說，本就覺得愧疚，雖說甄英雄不幫忙他也能破案，卻無法利用這個機會將蘇影的對手徹底的剷除，甄英雄不漂白，也就證明蘇影也沒有可能漂白，甄英雄根本是在利用他的弱點啊。　　其三，白耀天與艾華，根本不是表面上那麼友情深厚，兩人之間怕是沒什麼私交才對，否則，艾華不會防着白耀天，一點風都不露給他知道，白耀天也不會算計艾華，耍小心思。　　甄英雄到底是個陰險的黑道少爺，太詐了，白耀天與艾華都不禁感慨，本以為兩個人一起來，能給這小子一個震懾，然後逼他和自己合作呢，哪想到被反擺了一道。　　艾華心裏有點埋怨白耀天，要不是他的小心思，自己用被甄英雄反亮一招嗎？說穿了，甄英雄這小伎倆，就只有在兩個人都在場的前提下才能用的上。　　白耀天還就是有自己的小心思，他把白果和甄英雄的事情告訴艾華，就是逼艾華表個態，如果艾華反對甄英雄和白果，那麼，無論是白果，還是艾一心，都必須有一個人退出，究竟是誰退出，不是艾華說出來，就是逼甄英雄自己說出來，白果就坐在這裏，甄英雄如果說要小艾，那麼，自己的女兒雖然被拋棄了，卻看清楚甄英雄的面目，不可能再與他來往，如果他要白果，那麼，艾華就肯定不會讓小艾和他在一起，這樣也是幫自己的女兒消滅了情敵。　　白耀天是混久了官場的老油條，這個小心眼兒耍的夠隱晦，無論甄英雄被艾華逼着做出了什麼樣的決定，自己都能在甄英雄面前表現的特別無奈，讓他看到，其實自己確實沒有干涉他和白果的事情，那樣甄英雄就很難拒絕和自己合作了，卻不想，甄英雄上來就直接告訴艾華，小艾和白果，他倆都要，而艾華則因為不懂感情，把問題推給了小艾她媽，完全沒有一個肯定的態度，這些都出乎了白耀天的預料。　　白耀天知道，艾華是看穿了自己的用心，艾華也知道白耀天的小心思，這兩個當官的，表面和和氣氣，友誼深厚，其實，從一開始就勾心斗角，因為，艾華也有自己的私心吧。　　艾華所以把問題推給蘇影，絕對不是他對小艾不關心，相反，他很關心，他知道蘇影與甄天的關係，也知道蘇影對一心的疼愛，自己的女兒受委屈，蘇影是不會看着不管的，由她出面干涉，比自己更有效果，因為，蘇影有左右甄天的能力，可現在，不干涉，就代表不能把這件事情告訴蘇影啊……　　甄英雄就是撿了個現成的大便宜，他知道那兩個人的心思，所以，反客為主，把主動權，抓到了自己手裡，東方雲洞悉一切，佩服啊，甄英雄年紀輕輕的，卻這麼會把握機會，太了不起了。　　白果表面氣呼呼，雖然有些在乎甄英雄和艾一心的關係，可聽到他那深情的表白中也有自己的一半，心裏還是美美的。　　白耀天和艾華，當真是啞巴吃了黃蓮啊……　　這個小王八蛋如果混官場的話，一定前途無量啊……

# 第313章 白果的試探

　　“情人老婆，有個問題我不明白。”走在大街上，甄英雄的心情爽極了，拉着對戀人散步感覺還很生硬的白果，笑着，疑問道：“你爸爸和艾叔的關係那麼好，你媽媽要小艾的簽名，應該很容易啊，而且，你和小艾是鄰居，沒道理不認識的吧？”　　“就是不認識！”　　白果是接受了一心，但聽到甄英雄張嘴閉嘴的小艾，還是覺得來氣，沒有一個女人希望喜歡的男人陪着自己的時候總是提起另一個女人的，“死流氓，你現在肯定很得意吧？哼，居然那麼下流，用漂白的事情去威脅我爸和艾叔叔，你夠陰險的。”　　甄英雄挺得意，想到那兩位岳父極不情願點頭的情景，他沒辦法不興奮，白耀天和艾華同時答應了自己的要求，那麼，無論他們多想翻悔，也很難說出口的。　　“少爺我可不陰險，情人老婆，我並沒威脅你和我在一起吧？”甄英雄下流的摸着下巴，齷齪的打量着白果，嘿嘿道：“如果我說，果果你不給少爺做老婆，少爺就不漂白，你會不會答應呢？呵呵，利用老婆你的正義感和對社會的責任心，那才是陰險呢，不過我知道，老婆你早就離不開少爺了，哦呵呵……”　　“滾蛋，誰離不開你啊？！”白果臉一紅，也不管是在大街上了，一腳踢在甄英雄屁股上，“我才不稀罕你呢！”　　“切，那你為什麼還跟着我啊？”甄英雄揉着屁股，望着白果的眼睛。　　白果那個沒面子啊，從茶館出來，甄英雄也沒抱太大希望的說想和白果一起去晚飯，結果白果真的一言不發的留下，沒有和白耀天，艾華一起走，就是傻瓜也看的出來，這丫頭一個禮拜沒見到甄英雄，想和他約會去了。　　一個星期沒在一起，沒見過面，沒親熱過，這對初嘗男女愛情果實的白果來說，是很漫長，很寂寞的一個星期啊，無論精神，還是身體……　　“你……”白果有點啞巴，“甄英雄，你很想我離開是吧？”　　“不是，怎麼會呢？呵呵。”甄英雄也知道白果不是真的生氣，只是不好意思，趕緊給她個台階下，一摟這丫頭肩膀，笑道：“少爺疼你還來不及呢，哪捨得你走啊。”　　酸，白果不太習慣甄英雄這麼肉麻，但很享受這種噁心的話，被甄英雄摟着的感覺，真的很好啊。　　“我爸他，和艾叔叔並沒有那麼深的交情，只是工作上有些交流而已。”白果不太習慣路人的目光，害羞之餘，回答了甄英雄開始提的那個問題，“他這人，工作高於一切，不然怎麼會被你給威脅啊？”　　“我那是威脅嗎？讓你一說，少爺我還真成了社會的毒瘤了，呵呵。”甄英雄樓着白果肩膀的手開始下落，扶到了細腰，“因為他們只談工作，所以你媽媽想要小……雙子星的簽名，才找你幫忙的，是嗎？”　　白果的話，其實是印證了甄英雄的猜測，白耀天和艾華，果然沒有深厚的私交，純屬工作上的同事，估計這個時候，因為自己的女兒問題，連同時之間的友誼也出現裂痕了呢。　　“也不全是。”白果突然盯着甄英雄的眼睛，道：“那天我要你去要簽名，要你去吻艾一心，其實，是有目的，我是在試探！”　　甄英雄一怔，眼神中閃過一絲異樣，那件事情，如果說他不在意，絕對是謊話，因為當時的白果，太不正常了，她的做法，有傷害一心的可能，甄英雄一直不敢去想原因，他害怕白果因為嫉妒而改變自己。　　“你一定覺得我是個壞女人吧？居然想傷害艾一心。”白果似乎看出了甄英雄的心思，眼神有點幽怨。　　“果果，我相信你不是那樣的人，可是……”甄英雄不敢去看白果的眼睛，望着前方，苦笑道：“我能了解你的心情，也明白你想試探小艾的用意，可是我還是會感覺到不舒服，所以，我沒做到，因為我不能去傷害小艾。”　　甄英雄今天一天之中，只有這句話，說的是最真心的，白果的頭靠在他的肩膀上，幽幽道：“我試探的不是艾一心，而是你。”　　“恩？”　　“我只是想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不會為了我而傷害艾一心，如果你真的吻了她，那你以後會不會為了她，也來傷害我呢？”白果的話讓甄英雄後背直冒涼氣，“我現在還能和你這死流氓在一起，就是因為你沒有去吻她，但我沒想到，艾一心會主動吻你，死流氓，該不會是你讓她這麼做的，然後想糊弄我吧？”　　白果這丫頭到底是個警察啊，什麼可能性都不放過，那眼光，剛才還含情脈脈的，現在就滿是警惕與懷疑了，真是想起什麼是什麼啊，甄英雄額頭流汗，“怎麼可能呢，呵，呵呵……情人老婆，你為什麼會想到用這種方法試探啊？”　　甄英雄還是比較了解白果的，雖然是個刑警，但白果屬於那種會分析陰謀，卻不會設計陰謀的‘大腦一根弦’，果然，白果臉一紅，道：“那個，是我媽媽教我的……”　　“什麼？你媽媽教你的？！”甄英雄驚訝的想把嘴巴合起來都難。　　“我媽說，想知道一個花心的男人究竟說的是不是真心話，往往在我自己身上是看不出來的，因為他會一門心思的欺騙我，所以我才要你去親艾一心，如果你不計後果的親了她，就證明你果然在欺騙我，因為你傷害了艾一心，既然你是這樣的人，那麼，我離開你，艾一心也離開你，也許並不是一個壞的結局不是嗎？”　　球球的，白果她媽是何許人也？甄英雄想想都覺得害怕，心機太深了吧？不過，現在不是驚訝那個的時候，而是……　　“果果，你的意思是，你媽媽早就知道我們的事情了？！”　　“恩。”白果臉一紅，道：“從我們發生關係之後，她就知道了，我和我媽媽是無話不說的。”　　甄英雄還覺得震撼呢，“她不反對我們？”　　“反對，所以才給我出主意試探你啊。”白果笑道：“不過我媽媽很傳統，她覺得我已經……已經和你那樣了，以後再找個男人也不會快樂，你雖然是個黑社會，但在朗朗市的聲評還不錯，所以我媽說，只要你能為了我退出黑社會，她就不管我們的事情。”　　能想出那麼陰損主意的女人，怎麼可能是傳統型的女人啊？甄英雄對這沒見過面的未來岳母雖然顫慄，但也慶幸通過了她的測試，看來，果果這邊家裡的問題算是都解決了啊。　　想到這裏，心情倍加，甄少爺想也不想就將白果橫腰抱了起來，嚇的小白同志一聲輕呼，引的路人觀望，“老婆，這回，你不逃了吧？”　　白果雖羞，卻把頭一轉，微微點了點，“恩，不逃了。”　　似乎覺得自己太女孩子了，小白語氣一硬，“那你也別得意！死流氓，如果你以後敢瞞着我什麼事情，我一定先宰了你，再自殺！”　　這可是白果鬥嘴時最常用的威脅台詞了，甄少爺壞壞一笑，“是殉情嗎？哦呵呵……”　　“你去死！”白果一口咬在甄英雄的脖根處，但嘴角卻是勾起的。　　“啊……咬我？”甄英雄左手一抓，在白果的胸脯上掐了一把，“龍爪手！”　　“啊……！”白果一聲羞呼，沒想到甄英雄在大街上占她便宜。　　“死流氓，我和你拼了！”　　“咳，我是不小心的。”　　“你少來！站住，別跑！”　　大街上，一位漂亮的女警一邊高喊着流氓，一邊奮力直追，甄英雄雖然要承受路人那異樣的目光，卻是心情舒暢，和白果打打鬧鬧，果然是自己最開心的事情之一啊。　　……　　霓虹燈亮起的時候，甄英雄已經和白果手拉手的回到了家，當甄英雄問白果最想吃的是什麼時，白果很有小女人味道的說，想吃甄少爺親手做的炸醬面，甄英雄美翻了啊，和白果到便利超市買了素材，就直接回家來了。　　在電梯里，甄少爺總覺得自己忘了一些事情，白果已經可以和自己在一起了，一時激動的心情總也平復不了，老覺得自己似乎忽略了什麼。　　防盜門拉開，鑰匙插入房門的一瞬間，甄少爺身體猛的一震，門根本就沒鎖！天啊，少爺忘記的是……愛利絲！　　球球的，少爺怎麼把愛利絲給忘了？！蘭兒鳳兒應該也在房間里呢，如果被白果看到……　　甄英雄無法想象那會是什麼後果。　　“真是的，開門都這麼慢，我很冷的，快些啦！”白果穿着制服，天色一暗就容易感覺到冷，在後面一推，甄少爺正丟着魂呢，直接撞了進去。　　蘭兒鳳兒的警覺性本就不低，愛利絲更是殺手身份，早在甄英雄在門外發出聲音的時候就已經本能的藏了起來，甄少爺也不知道，是應該高興好呢，還是應該哭合適啊。　　“咦？”白果邊換拖鞋，邊道：“你出門的時候沒有關燈嗎？”　　“啊？哦，這個。”甄英雄把兩個袋子隨手一丟，扔到茶几上，故意大聲說話，“我也記不大清楚了。”　　白果只是覺得甄英雄一個男人住，粗心大意是難免的，再說，他那麼有錢，也不會去做什麼節能小英雄吧？倒也沒當回事，脫掉外衣，解開襯衫領口，袖口的扣子，將袖子一挽，拎起放在茶几上的袋子就要進廚房，怎麼看她都理所當然的把這裏當成自己家了，很自然，或者說是，不客氣……　　開玩笑，家裡藏着三個女人呢！甄英雄的腦子雖然沒有電腦快，卻也不慢了，最蠢的方法，有的時候也是最實用的，球球的，少爺絕對不能讓果果發現她們，好不容易才把所有的隔閡都打破了，因為這種事情鬧矛盾，太不值了吧？　　白果只覺得身子一陣旋轉，竟然被甄英雄拉到了懷裡，還沒有發出聲音，已經被甄英雄吻住了小嘴巴。　　很霸道的一個姿勢，有些王子與公主的味道，犹如剛剛結束了一段翩翩舞蹈，王子在最後與公主充滿情意的一吻，白果陶醉了，當然，如果這位王子的兩隻手放的更是地方一些，她會更陶醉。　　甄英雄左臂撐着白果的身體，左手穿過腋下，按揉着她的乳房，右手則直接撫摩着白果渾圓的小屁股。　　小白同志的身體很敏感，被甄英雄一吻，一摸，已然情動，小臉醉紅，離開甄英雄的嘴巴，羞赧道：“討厭，趕快做飯去啦。”　　自己也知道自己那點廚藝，打打下手還成，自己做的那東西要是吃了，不進醫院那是輕的啊。　　“我的晚餐，就是你。”甄英雄虧心啊，這肉麻的台詞連躲在愛利絲房間里的蘭兒鳳兒都酸，就不要說愛利絲了。　　剛才那兩個人在門口一發出動靜，蘭兒鳳兒便將愛利絲拉進了自己的房間，聽到甄英雄是和白果一起回來的，她們當然不會出去了，畢竟，白果是警察，無論她和甄英雄之間有多好的關係，有些事情也不能給她知道的，例如，愛利絲真正的身份。　　白果越是愛着甄英雄，越不能讓她知道愛利絲就是要殺了甄英雄的殺手，否則，沒人能夠保證白果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她是警察，為了甄英雄的安全，她的職權，將成為左右義字會命運的砝碼，稍有偏差，倒霉的，不光是愛利絲而已啊，蘭兒鳳兒非常清楚這一點。

# 第314章 兩美家中遇

　　房門被開了一條小縫，與其說蘭兒鳳兒是在觀察情況，不如說她們好奇心太盛，這兩個丫頭很嫉妒白果，雖然看不到客廳，但是，那種只有在親吻，只有女人身體出現情動反應時才會發出的壓抑的呻吟聲卻瞞不過她們的耳朵，用腳指頭也知道他們倆在做什麼啊。　　愛利絲的表情有些奇怪，木然，雖然臉紅紅的，但站在蘭兒鳳兒身後的她卻用雙手捂着胸口，毫無表情，並沒有偷看的慾望。　　白果聽到甄英雄的話，最後一點掙扎也被幸福淹沒了，勾住甄英雄的脖子就吻了上去，長久以來的壓抑終於得到了釋放。　　甄英雄將白果抱起，朝着自己的房間便走，“現在就開始我們的晚餐吧，哦呵呵……”　　笑的真淫蕩！蘭兒鳳兒不可能不知道甄少爺所謂的晚餐是什麼，他們，要去做愛！　　愛利絲抓緊胸口的衣襟，臉色突然蒼白，這種感覺，很陌生，但自從與甄英雄住在一起后，便時不時的出現在自己心中，今天，那感覺尤為強烈，愛利絲唯一的感覺就是，自己，似乎要窒息了……　　當一個穿着警服的美女眼波流轉，面含春色，含羞帶臊，欲拒還迎的躺在雪白的大床上，羅衫半解，露出光滑細嫩的肩頭，敞着大片雪白的胸肌，不但可以看到深邃的乳溝，還能見到那有些錯位的粉紅色胸罩的時候，哪個男人能忍的住啊？這就是名副其實的制服誘惑了。　　甄英雄有些色急的樣子，讓白果又愛又怕，愛的是，男人如此迷戀自己，怕的是，自己有種被色狼強暴的感覺，雖然刺激，但神聖的警服穿在身上被推倒，總覺得哪裡挺彆扭，而甄英雄就不一樣了，作為一個黑社會，推倒警花的感覺，球球的，爽！　　一邊熱吻，一邊給白果解着襯衫的扣子，這丫頭除了外套，就只穿了這麼一件襯衫，到了晚上當然會冷了，可現在卻便宜了甄英雄，脫起來真方便啊。　　扣子解開，就是褲帶，甄英雄朝下拉白果的褲子時，為了方便他，小白同志還刻意的挺腰抬臀，這是一個很主動的小動作，卻是無比挑逗男人慾望的表白啊，甄英雄連着內褲一起拉了下來。　　白果今天穿了一雙白色的薄棉運動襪，包裹着小巧的玉足，誘人的同時，也显示出了她活潑的性格，甄英雄估計，自己肯定是拜變態姐姐三國，倒霉鬼小愛，還有蛋糕樹袋熊甜甜所賜，對女人腳丫的欣賞程度越發強烈，話說回來，白果唯一的弱點，不就是在腳上嗎？這丫頭，最怕的就是被搔腳心了。　　甄英雄沒脫白果的襪子，直接跳回了床上，將這丫頭拉了起來，將臉埋進了她那豐滿的乳房中，用力的吸吮着，白果將臉貼在甄英雄的頭頂，陣陣熟悉的感覺讓她不加修飾的呻吟，小白同志哪裡知道家裡還有別人啊……　　甄英雄根本沒關門，蘭兒鳳兒，愛利絲，可以清楚的聽到屋裡傳出來的呻吟，臉紅啊，愛利絲還是個未經人事的丫頭，自然沒有那麼多的聯想，可蘭兒鳳兒不一樣，她們一直渴望着被甄英雄多疼愛幾次，這聲音太能挑逗她們的慾望了，兩個丫頭的呼吸開始沉重。　　甄英雄將白果的襯衫褪下，故意扔的遠遠的，胸罩丟到了一個方向，看起來好象是猴急，迫不及待的要吃了白果，可實際上，甄少爺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盤。　　白果被剝成了一隻小白羊，除了兩隻襪子，身上寸褸不着，甄英雄把她的慾望徹底的點燃了，現在的白果，只希望得到愛人的疼愛，已然情動的她，在甄英雄的撫摩下，呼吸紊亂，雙腿蠕動，抱着甄英雄的頭，似乎想把他摟入自己的身體，徹底的融合在一起。　　球球的，終於完成了！甄英雄也受不了了，恨不能立刻脫光衣服把白果正法，可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呃！”　　“怎麼了？”聽到甄英雄發出一聲呼痛，白果眼神迷離，關心之意，濫於言表。　　“流血了。”甄英雄低頭，看着胸膛他自己脫衣服時，故意用指甲摳破的小處正在流血的傷口，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好象太着急了，呵呵，果果你等會，我先貼創可貼去。”　　聽到甄英雄是因為急着和自己親熱才摳破了胸口，白果是又好氣又好笑，臉紅紅的，好似想到了什麼難為情的事，羞羞的伸出小舌頭，在甄英雄的傷口上一舔，突然的嬌媚讓甄英雄血氣直涌大腦，球球的，果果這丫頭怎麼突然之間這麼妖艷，這麼女人了？　　“傻樣兒，快去吧，我……我等你回來。”小白也覺得自己太媚了一點，舌尖上，還有甄英雄這存留在體內的味道，好羞人啊。　　甄英雄茫茫然的走出了房間，他一個大男人當然不清楚小女人的心態，白果再怎麼強勢，也只是個女人，女人，都想將自己最溫柔，最美麗，最真實的一面展現給自己的男人，白果也想要甄英雄看到她的溫柔，因為，像那樣的一面，是在平時絕對做不到的。　　找創可貼？那是借口！甄英雄把自己的房間門很自然的帶上，房門鎖‘喀嚓’一響，甄少爺立刻像一隻被燒了屁股的猴子，三步兩步的衝進了愛利絲的房間，嚇了蘭兒鳳兒老大的一跳，兩個丫頭就在門口偷聽動靜呢。　　“少……少爺，我們不是有意要偷聽的……”　　“還愣着幹嗎？”甄英雄根本沒讓蘭兒把話說完，壓着聲音，急道：“快走，讓果果發現你們，少爺就完蛋了！”　　鳳兒小嘴一嘟，“少爺，我們就這麼見不得人啊？”　　甄英雄雖然是太子爺，但很少把身邊的人當做手下，而是用一種家人的目光看待，也知道自己這麼說傷人，換上一副笑臉，掐着鳳兒的臉蛋，用哄騙的口吻道：“乖鳳兒，少爺的女朋友在這裏，你們留下多少會不方便吧？她是警察，我可不想和她解釋你們為什麼在這裏看着愛利絲，你懂了嗎？”　　甄英雄是光着膀子的，鳳兒被甄英雄在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故意貼到他懷裡，看到那條細細的血線，這丫頭比白果還誇張，伸出小舌頭，從下到上的一舔，一條晶瑩的亮線畫在了結實的胸口上，讓甄英雄渾身一顫，說到妖媚，這個受過專業訓練的丫頭當然要比白果厲害，“少爺，我們要是走了，有獎勵沒有？”　　蘭兒也貼了上來，一隻小手還故意按在甄英雄下面那堅硬的地方，甄英雄這才發現為什麼愛利絲在自己進門之後就扭過頭去，剛才和白果親熱一番，褲子上理所當然會頂起帳篷了，自己太着急，把這個給忘了。　　“少爺，我們也想被你疼愛，你都好久不理人家姐妹了。”蘭兒這臭丫頭根本是變相的威脅，甄英雄氣啊，球球的，世界上有被手下威脅的少爺嗎？　　有，甄英雄知道，自己就是一個，雖然並不喜歡蘭兒鳳兒的風騷，但兩個丫頭最近一段時間確實很板着自己，甄英雄也知道，這些丫頭是不可能嫁人的，因為保護自己是她們存在的使命，甄英雄所以不能對她們硬下心腸來，也是緣於此。　　九尾鳳的丫頭，都是孤兒，有些是甄天派人從其他孤兒院領養的，例如柳絮，也有些，父母就是義字會的人，因為一些原因死去的，例如，安靜，安寧姐妹，這些女孩子從小便得到義字會的照顧與培養，九尾鳳在被挑選出來之後就是為了保護甄英雄，也是為了報答義字會，體現她們存在的價值，對於這一點，甄英雄很反感，他不喜歡甄天這個舉動，但是，這卻是黑社會高層普遍存在的一種潛移默化的模式，那就是，培養一批絕對可靠的親信，成為保護自己的影子。　　九尾鳳只為了甄英雄而存在，如果其中的女孩子與他人發生了戀愛關係，就代表她們與甄英雄之間介入了隔閡，那麼，絕對的信任就會受到威脅，在霸權主義之下，義字會將會如何處理，似乎不需要多說。　　甄英雄企圖幫助這些丫頭甩開這種被威脅的被迫信任關係，但可惜的是，九尾鳳是從小被灌輸這種思想的，就如同膏藥一般粘着甄英雄，不想去反抗命運的是她們自己，或者說，一輩子做甄英雄的影子，才是她們認定的命運，也是她們的追求，說穿了，就是無葯可救。　　“好好，只要你們靜悄悄的離開，少爺肯定感激你們。”甄英雄覺得自己是在出賣色相，球球的，先哄走你們，以後有你們倆好受的時候，哼！　　“愛利絲，你也跟蘭兒鳳兒回漢宮。”甄英雄小心的望了一眼門外，好象個特務。　　“我不走。”　　愛利絲冷冷的三個字，讓三個人同時蒙了，甄英雄望着愛利絲消瘦的背影，皺眉道：“為什麼？”　　“不為什麼，我就是不想走。”愛利絲的語線不包含丁點的感情，“我本來就是你抓來的關在這裏的，為什麼要走？”　　甄英雄覺得這臭丫頭是故意和自己為難，剛要對蘭兒鳳兒說些什麼，愛利絲卻先他說道：“你不要想強制我離開，我會叫的，你也不想被那女警察知道我在這裏吧？”　　靠！球球的，這丫頭不是要用這種事情威脅少爺吧？　　蘭兒鳳兒也感覺到愛利絲的反常了，甄英雄愣了半晌，嘆了口氣，“蘭兒鳳兒，你們先回去吧。”　　“可是，少爺……”　　“沒關係。”　　蘭兒鳳兒雖然嫉妒白果，但並不會幹涉甄英雄與其她女人的關係，甚至擔心有人會給他搗亂，聽甄英雄這麼一說，雖然不懂愛利絲髮什麼神經，卻也小心的溜了出去，兩個人身手都不錯，沒有發出一丁點的聲音。　　“貓咪，你不舒服？”　　“我叫愛利絲！”　　每當和甄英雄鬧彆扭，愛利絲都會強調自己的名字，甄英雄走到她身邊坐下，道：“好，好，我的愛利絲，你不舒服嗎？”　　“沒有，我好的很！”愛利絲沒好氣道：“還有，我不是你的！”　　“那你為什麼和我鬧彆扭？”　　“你問我嗎？”愛利絲突然扭過頭來，氣憤的望着甄英雄，眼睛中，有着失望，有着苦惱，“你真的不知道嗎？！”　　甄英雄茫然，“知道什麼？”　　“知道……知道……沒什麼。”愛利絲臉一紅，甄英雄裸着上身，她羞啊，自己為什麼和他鬧彆扭？愛利絲自己是知道原因的，但她不會承認，如果自己不離開他家的話，這個傢伙，還會和那個女警察親熱嗎？愛利絲覺得自己有些幼稚，但她無法拋棄這些幼稚。　　甄英雄還在心理瞎琢磨呢，這丫頭到底怎麼了？難道，少爺把果果帶回家來，她嫉妒了？不應該吧，她雖然說過愛少爺，可畢竟是敵人啊，莫非，是因為她替小艾覺得不平？這個倒很有可能，愛利絲好象挺喜歡小艾的……　　正在兩個人各懷心思，沉默不語的時候，門板一響，“死流氓，你還沒有找到……創……可……貼……啊……！！！”　　白果標緻性的尖叫簡直能要了誰的命啊，甄英雄和愛利絲都被嚇的差點爬到床底下，可抬頭這一看，倆人全愣了，白果也愣了。　　白果，是赤裸裸的，只用那件警服襯衫擋在身前，卻因為看到愛利絲的驚訝而掉落，雪白的身體，一覽無餘的展現在了甄英雄與愛利絲的面前。　　球球的，事態似乎嚴重了啊……

# 第315章 矇混的過關

　　高聳而飽滿的乳房，纖纖柳腰，稀鬆的芳草之地，修長的美腿，最要命的是，渾身赤裸裸的她穿着那雙純棉白襪，白果那種健康活潑的性感，連愛利絲也覺得動人，好美麗啊。　　“她為什麼會在這裏！”　　衣服被甄英雄丟的不好找，甄英雄先一步將白果的褲子搶了過來，白果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團在沙发上，沒有褲子穿，她雖然生氣，想走卻走不了，再者，這麼走了她也不甘心，看到懦懦的坐在對面沙发上的愛利絲，小白滿口的質問。　　甄英雄千算萬算，就是沒算到，白果居然不穿衣服也敢從房間里走出來了，他知道，白果和自己真的不存在隔閡了，本是好事，奈何撞到了愛利絲啊。　　愛利絲真的好象小貓了，瑟瑟的坐在沙发上，頭也不敢抬，甄英雄也不知道這丫頭到底在害怕什麼，殺手的身份嗎？　　愛利絲是害怕白果知道自己的身份，但還不至於害怕到連話都不敢說，她自己也覺得奇怪，為什麼，自己會有一種對不起這個女警察的歉意呢？自己有什麼對不起她的，為什麼總感覺自己做了什麼錯事呢？　　“甄英雄！你給我說話啊！”　　白果怒不可遏，好不容易下定決心和他在一起了，一個艾一心忍就忍了，現在又跳出一個王思慕，她是忍無可忍！　　“王思慕……老師，你是不是也應該說兩句啊！”白果看待愛利絲的目光，就像在指責她是個破壞人家感情的第三者一般。　　王思慕老師？一聽這個，甄英雄靈機一動，一腔字瞎話湧上心頭，他並不想欺騙白果，但愛利絲的身份卻絕對不能讓白果知道，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愛利絲這笨丫頭不太會說謊話，而白果又是專業的刑警，一旦被問出身份，告訴了白耀天，那可能完蛋的，絕對不是愛利絲一個人！　　“果果，其實，是我忘記告訴你了……”　　“忘記什麼？！”白果和吃了槍葯似的，剛才裸體被看到，本就羞着呢，再加上一個和自己男人同居的女人，她能不氣嗎？臉紅紅的，眼淚圍着眼圈轉，也難為她還能用這麼狠的語氣說話，明明是要哭的樣子。　　“我上次不是和你說過了嗎？思慕老師家裡的情況啊，果果，你不是已經忘了吧？”甄英雄臉上一點愧疚的意思都沒有，還用一種很失望的眼神看着白果，別說白果被看的愣了，連愛利絲這當事人都不知道，自己家裡有什麼情況啊？　　白果也是因為嫉妒，腦袋發熱，現在一想起來，突然轉變的眼神讓愛利絲更暈糊了，憤怒沒有了，反倒一臉的同情與歉意，“對，對啊，思慕老師，你母親的病，好些了嗎？”　　愛利絲一怔，猛然想到這是怎麼回事了，上次甄英雄為了解釋自己和他一起去漢宮，愣把母親說成了乳腺癌，做了切乳手術，還說自己把房子賣了，無家可歸，所有的錢都拿去給被‘父親拋棄’，‘自作自受’的母親治病了……　　百善孝為先，愛利絲這麼孝順的人，當然會得到白果的尊敬了，“死流氓，那麼思慕老師在這裏，是因為……”　　萬惡淫為首，甄少爺絕對是淫蕩中的最淫蕩，“對不起，果果，沒和你商量，就讓思慕老師住進來了，我也沒有辦法，天氣涼了，總不能讓思慕老師去住職工宿舍吧？她要是病倒了，她媽媽的病怎麼辦？”　　甄英雄很自然的坐到了一臉不可思議的愛利絲身旁，把手伸到她身後，在她后腰的嫩肉上一掐，提醒她配合一下演出。　　“思慕老師不肯接受我的金錢幫助，反正我只有一個人住，有空房間，所以就租給思慕老師了，因為果果你一個星期不開手機，所以……”甄英雄忒陰險，一句話，把瞞着白果變成了聯繫不到她，將責任推給小白自己了，白果一個星期不開手機是事實，還真以為甄少爺經常打給自己電話是為了商量這件事情呢，感動啊，甄英雄就是一好人，把自己的房子低價租給‘思慕老師’，既幫助了她，又不傷害她的自尊，想的多周到啊。　　“思慕老師，不知道那張床，你睡的還舒服嗎？”　　甄英雄語氣里的關心和眼神里的邪惡根本不成正比，愛利絲忍着后腰的疼，本就眼淚汪汪了，再聽甄英雄這麼一說，嚇的沒哭出來，甄英雄這是話里有話啊，那意思很明顯，你要不聽話，少爺就再一次把你綁到床上，讓你大小便不能自理！　　“恩，舒……舒服。”愛利絲又氣又怕又無奈，也用一種類似於羞澀，其實是暗示的語氣說道：“甄老師，以後，我一定，一定會報……答你的……”　　愛利絲的意思甄英雄明白，這丫頭是告訴自己，早晚會報仇的，但在白果看來，就有另一種感覺了，‘思慕老師’那生澀的表情，僵硬的語氣，帶淚花的眼睛，都說明了她對甄英雄的感激，與對自己處境的無奈，好可憐的女孩子啊。　　白果的嫉妒消散了，怒火熄滅了，有的，只是同情和感動，“思慕老師，艱難總有過去的時候，堅持住，以後會好的，你在這裏安心的住下來吧。”　　過關！甄英雄心裏吶喊，表面卻一本正經，用一副很純潔的表情望着愛利絲，道：“思慕老師，我就說果果不會在意的，你還那麼緊張，多心了吧？呵呵。”　　愛利絲那個恨啊，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和蘭兒鳳兒一起離開，甄英雄似乎在表揚她的配合，那隻手掌，在輕輕按撫着剛剛掐過的地方，愛利絲卻不能肯定他這是不是在佔便宜，吃豆腐，但有一點能肯定，自己，習慣了。　　“真是的，你為什麼一早不和我說？”　　“我今天下午才見到你，一激動，什麼都忘了。”甄英雄這到是實話，要是沒忘的話，打死他，他也不可能把白果帶回家裡啊，“我也是去思慕老師的房間找創可貼的時候才想起來的，還想回房間和你說清楚的，呵呵，哪知道情人老婆你衣服都沒穿就跑出來了啊，呵呵。”　　“你還說？死流氓，和你拼了！”　　“哦呵呵，小裸女，少爺怕你啊？”　　朝房間走回的愛利絲回頭望了一眼客廳里打鬧的甄英雄與白果，那種怪異的不舒服的感覺再次襲來，猛的抓緊胸口，愛利絲忍了半天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飛快的回到房間，關好房門，愛利絲無力的趴到床上，然後蜷縮起了身體，無法控制身體的顫抖，因為，她在止不住的抽噎，流淚。　　這種難受的感覺，叫做心痛，因為，自己，真的愛上了一個不該去愛的男人，那種心痛，叫做，嫉妒。　　……　　其實白果還是很在意甄英雄與愛利絲的同居的，連續两天，她下班之後都會直接到甄英雄家裡來過夜，一派女主人形象，甄英雄不得不感慨，女人永遠是小氣的，無論表面怎麼大方，都有自己的小心思，白果把常穿的幾套衣服，包括制服，內衣，全塞進了甄英雄的房間，還特意買了一套茶具，和她家裡那套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任誰也不難看出，這丫頭完全把這裏當成家了。　　夜夜承歡，就是甄英雄現在的生活寫照，甄少爺很喜歡這種感覺，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愛利絲的變化。　　自從上次十三大鬧醫院的事情之後，愛利絲變的少言寡語，尤其最近两天，幾乎沒怎麼說話，不怎麼吃飯，聽着夜晚從隔壁房間傳來的那種聲音，想象着他們在做些什麼，愛利絲在體會那種心痛的同時，內心的掙扎也在折磨着她。　　周二的下午，正在給學生上自習課，口若懸河中的甄英雄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是木老鬼打來的，消失了一個多星期的甄天與蘇影，昨天終於回來了。　　漢宮，甄天辦公室隔壁的小型會議室中，氣氛有點壓抑，甄少爺靠在椅子上，柳絮紅着那張冰冷的小臉，幫甄英雄按揉着肩膀，三國擠在甄英雄懷裡，大言不慚的聲稱自己是過來看甄天和蘇阿姨的，實際上，是剛從健身房做過運動之後要回房間的時候，湊巧在電梯里遇到了甄英雄，之後就纏上不撒手了。　　老鬼木子華，最近正忙的焦頭爛額的項嘯鳴，以及很清閑的闌度，全部被甄天召集了過來，但這並不能讓甄英雄感到吃驚，真正讓他吃驚的是，甄天請來的另外三位客人，以及站在蘇影身旁的兩男兩女。　　蘇影身後站着的兩個女人，穿着與蘇影差不多，同樣是一身黑色的西式制服，面目矯好，年紀約二十七八，看起來，應該是蘇影的保鏢，留着完全相同的俏麗短髮，氣勢攝人，而坐在她旁邊的那兩個男人，一個是金髮碧眼的青年，一個則是頭髮花白的老人，完全是生面孔，甄英雄可以肯定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四個人。　　另外三位坐在會議桌上的客人，甄英雄卻是非常熟悉的，赫然就是與木子華合稱為朗朗市黑道四長老的三位老人，也是小魔女的爺爺，慈眉善目的老人是全雨環的爺爺，全浩，禿頂老人是陸筱君的爺爺陸天明，閉目老人則是殷雪蟬的爺爺殷仁。　　黑道上的四長老也一起出現，甄英雄不太清楚老爹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但不難想象，這象徵著朗朗市黑道將有大的舉動了。　　如果不是因為有外人在場，甄少爺也不用擺什麼少爺的架子，論身份，能坐着的，他輩分最小，所以，和闌度坐在了桌尾，柳絮就好象站在甄天身後的項嘯鳴一般，是做為親信與保鏢留下的，甄英雄有些不解，為什麼甄天不但不把三國哄出去，還刻意讓她留下來呢？　　“英雄，我先給你介紹一下。”甄天一改平日的懶散，伸手一比蘇影身旁的那白髮長者，道：“這位是程雲飛先生，是蘇家資格最老的長老，你蘇蘇阿姨的組織，基本就是由程老先生打理的，蘇家有今天的成就，程老先生功不可沒。”　　那程雲飛笑道：“哪裡，我只是代過世的家主照顧蘇蘇而已，所做的，也是份內的事情。”　　甄英雄以小輩之理問候了程雲飛，心裏還嘀咕呢，這老頭兒看起來很穩重，老爹的話並不算客套，如果沒有這種性子的人來把持組織發展，就沖蘇影那爆脾氣，保不齊哪天就因為得罪人太多被干滅了呢。　　“這位是漢克先生，你蘇蘇阿姨最得力的助手。”甄天說話的同時，那金髮碧眼，並不英俊，卻另有一種魅力的外國青年站了起來，禮貌的對甄英雄點了點頭，“漢克也是和諾森家族打過最多交道的人了。”　　甄天如此一說，甄英雄已經明白，程雲飛和漢克，就是蘇影的左右手，一個負責運營家族明面的發展，一個則掌握着家族黑勢力，負責見不得光的事情，說白了，就是一文一武。　　甄英雄不太明白，為什麼這個時候，蘇影將家族的支柱全部從美國帶回朗朗市。　　又和三長老問了好，甄天這才對甄英雄道：“英雄，我想你肯定對我和你蘇蘇阿姨回美國的事情充滿了疑問吧？”　　“是不太了解。”甄英雄看了看這個會議陣容，可以說是內部之中的內部會議了，笑道：“我想現在，唯一不知道原委的，似乎也只有我了吧？”　　蘇影就是不待見甄英雄，哼了一聲，“小鬼，你是在抱怨我們瞞了你嗎？好象，你隱瞞的事情更多吧？最近這兩個星期，你的動作未免太大了點。”

# 第316章 攤牌的矛盾

　　球球的，原來他們早就注意到了，甄英雄嘿嘿一笑，沒吭聲，為了對付冰恨天，甄英雄調動了迷幻空間，屬於自己的全部，相當於義字會近三分之一的勢力，雖然能瞞過悶在漢宮裡的蘇影和甄天，卻絕對瞞不過道上的三大長老，既然三長老坐在了這裏，那麼，甄天會知道，也就不新鮮了，反正，甄英雄也沒有再瞞下去的必要了，當然，也包括愛利絲的身份。　　闌度和項嘯鳴也是一臉的茫然，不明白這個會議的內容，他們兩個有些本質上的相同，目光鎖定的，都是那個叫做漢克的青年，甄英雄也注意到了，那個青年不簡單，雖然溫文爾雅，但渾身散發著一種很濃郁的嗜殺味道，蠢蠢欲動，眼神中有興奮的閃動，甄英雄由此可以推斷出甄天和蘇影的目的。　　應該，和冰恨天有關係吧。　　“我的動作想必是瞞不過三位爺爺的，那我就實話實說了吧。”甄英雄對三長老一笑，道：“我已經掌握了冰恨天在朗朗市的一些情況，也發生了一點小摩擦，不過到目前為止，冰恨天都處於沉寂狀態，無法肯定，究竟是因為被我看的太緊，不方便活動，還是另有目的，瞄準了黑市拳大賽，或者……是因為我手裡有一個重要的人質。”　　闌度雖然也知道事態發展到這個地步，愛利絲的事情已經蓋不住了，但還是渾身一顫，項嘯鳴也是一臉擔憂，因為，韓慧恩，也是人質之一啊。　　甄天一笑，“是那個叫做愛利絲的女孩子嗎？還有一個叫做韓慧恩的女人，沒錯吧？”　　老爹怎麼知道的？！甄英雄及闌度，項嘯鳴同是一驚，木子華臉色也有些變，這些，都是瞞着甄天做的事情啊。　　蘇影吃驚的表情告訴甄英雄，她並不知道這些事情，“阿天，你說什麼？愛利絲？那不是……冰兒的女兒嗎？！”　　諾森家族的大小姐，愛利絲這個名字蘇影沒有不知道的道理，當她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大驚失色，只有甄英雄，在老爹那張臭屁的臉上發現了問題。　　“老爹，你動了我的人？”甄英雄可以肯定，項嘯鳴和老鬼不會出賣自己，九尾鳳作為自己的影子，更不會出賣自己，那麼，唯一有可能將這些告訴甄天的，只有……　　甄天本還想賣個關子，就聽甄英雄淡淡道：“是哪只小老虎把這些事情告訴你的？我想，應該是阿東吧。”　　七隻虎？！項嘯鳴那臉陰的啊，雖然他並是對甄天不忠，但是，作為保鏢而存在的七隻虎出賣少爺，丟人啊。　　柳絮臉一沉，動了殺機，作為親信，背叛，意味着死亡，即便他只是靠向了甄天。　　“恩。”甄天點了點頭，有些詫異，這笨兒子的反應還真快，道：“你怎麼知道的？”　　“猜的。”甄英雄苦笑，道：“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韓慧恩在醫院里被那個殺手刺殺，嘯鳴有些失常，直到第二天才通知我，我想，在他通知我之前，醫院肯定把消息報到漢宮了吧？”　　項嘯鳴一聽，慚愧啊，當時為了抓兇手，確實沒有和醫院方面叮囑過，醫院為此把事情報上來，也是情理之中啊。　　甄天讚許的看了甄英雄一眼，道：“正是，不過，在更早之前，我已經發現你在搞小動作了，闌度裝死，這麼大的事情你怎麼蓋着，我也不可能察覺不到，不過當時我正忙着其他事，所以沒管你而已，只是我沒想到，你居然能抓到愛利絲。”　　“那個十三的事情之後我問過醫院，知道一個叫做韓慧恩的女人住了院，所以才把阿東叫來問了話，知道了一切，你也不要怪他，阿東畢竟是我看着長大的。”甄天說罷，點了棵雪茄，他是義字會之主，阿東既然被他抓到跟前，當然不能瞞他，因為七隻虎與九尾鳳略有不同，前者是從義字會挑選出來，保護工作之餘，還要參与義字會的管理，所以，既聽命於甄英雄，也要聽命於義字會之主甄天，而後者，則完完全全為了甄英雄一個人而存在，所以，甄英雄並不介意，但項嘯鳴和闌度就不同了，一個為了韓慧恩，一個為了愛利絲，生撕了阿東的心都有。　　果然，聽到愛利絲這個名字的時候，蘇影的眼睛都在發光，那個漢克也是興奮異常。　　“小鬼，原來你已經抓到了冰兒的女兒啊，很好，把她交給我。”　　“不行。”甄英雄的回答很乾脆，“我不會把她交給任何人。”　　甄英雄的態度，連甄天都是一怔，“為什麼？”　　“愛利絲不單是顏冰的養女，還是斯圖爾特家的小女兒。”甄英雄淡淡說道：“換言之，愛利絲是甜甜同母異父的姐姐，我不會讓她成為一件勢力爭鬥的犧牲品，更何況……愛利絲，還是闌度的妹妹。”　　三國完全聽不懂甄英雄他們在說啥，小肚子里全是問號，只因為場合，才忍着不說話的，但那雙眼睛已經死死的瞪着甄英雄了，又是愛利絲，又是甜甜，全是女孩子的名字啊。　　“甜甜的姐姐？闌度的妹妹？！”蘇影與甄天都是一怔，甚至木子華和項嘯鳴也是第一次聽說這個關係，看向闌度的目光，充滿了驚訝。　　闌度苦笑着點了點頭，“對不起啊老爹，我一直沒有把真正的身份告訴你，我想，蘇阿姨應該聽說我真正的名字，我就是六年前斯圖爾特家離奇失蹤的……”　　“萊文・斯圖爾特？！”蘇影果然知道闌度的名字，“你沒死？”　　甄天不語，在靜靜的把一切結合起來。　　“六年前，斯圖爾特一家被滅門，闌度因為心臟位置異於常人，撿回了一條命，而愛利絲似乎受到了驚嚇，失去了記憶。”甄英雄道：“現在她成了顏冰的養女，也足以證明，那滅門事件，就是諾森家族做的……”　　“那又怎麼樣？”蘇影冷冷道：“把那女孩交給我，小鬼，你應該知道，有了這個女孩子，我們就能把冰兒引出來！”　　“我知道，但是，然後呢？把顏冰引出來之後呢？”　　甄英雄的問題讓蘇影無法回答，“少爺我絕對不會讓愛利絲回到顏冰身旁，回到諾森家族的，諾森家族是殺害了她一家的仇人，讓她回去，很難保證她會不會被諾森家族傷害，因為闌度的身份已經暴光了，我們甚至無法肯定顏冰將會怎麼對待愛利絲。”　　蘇影渴望見到顏冰的心情，已經讓她有些失去理智，猛的起身喝道：“如果我一定要你交出來呢？”　　“我一定不會交的。”甄英雄態度冷冷的，蘇影這人，做事總是不計後果，甄英雄不能相信她，“即便把愛利絲還給顏冰，她會罷手嗎？顏冰的目的遠遠不是這麼簡單吧？”　　在如此多人面前，甄英雄一點面子都不給，蘇影能不怒嗎？手臂一抖，還未抬起，甄英雄已經將槍口對準了她，對於動不動就掏槍的蘇影，甄少爺早有防範，“我再說最後一次，愛利絲，我肯定不會交給你們！”　　甄英雄翻臉的時候並不多，但這次他的態度很明顯，已經不單單是針對蘇影，更是在和甄天擺明自己的決心，其實，所有人在知道愛利絲的身份后，都覺得利用她是個不錯的方法，卻沒想到甄英雄反應這麼大，連槍都掏出來了。　　在進入會議室之前，或者說，在甄英雄決定與甄天和蘇影攤牌之前，就已經做好了強硬保護愛利絲的準備，哪怕翻臉也再所不惜，不過，他相信，自己的理由可以說服甄天，但是，對於蘇影，他不能絕對的相信。　　蘇影的‘掌心雷’握在手裡，卻沒能抬起來，甄英雄掏槍之快，連他身邊的三國都覺得驚訝，一直抱着他的胳膊，竟然沒有感覺到他身體有過晃動。　　老人程雲天輕輕咳了一聲，那個漢克突然將茶杯甩向了甄英雄，動作很快，甄英雄側頭一讓的同時，蘇影身後的兩個女保鏢已經沖了上來，其中一女跳起，從光滑的長桌滑行朝着甄英雄踢來，甄少爺坐的很穩，動也沒動，那份鎮定讓人嘆服，要知道，他只有二十二歲啊。　　闌度很精準的抓到了從桌上滑來的那女人的腳腕，一聲低喝，將那女人甩了出去，直接掉在了對面的沙发上，而另一個女人只覺的眼前一花，胳膊生疼，腳下一空，竟是被柳絮板着右臂按着腦袋，壓在了桌子上。　　如果說出人意料的是這兩女突然對甄英雄出手，不如說，是闌度與柳絮應對的迅猛與實用，但是，只有在意料之外的出呼意料，人的價值才能得到最實效的體現，漢克抓到柳絮與闌度的空當，同樣是踩着桌子朝甄英雄襲來，這個時候，甄英雄躲，那麼，蘇影的槍就會抬起來，當然，甄英雄知道她瞄準的不會是自己，而是闌度或者柳絮，但不躲，漢克就能把他的槍踢飛，後果還是一樣的。　　卻見甄少爺一笑，然後一聲嬌喝響起，漢克做夢也沒想到，甄英雄身邊的斯文美女，竟然有着無賴一般的打架技巧。　　做為姐姐，三國大多時候都好象妹妹一般喜歡撒嬌，但是，當威脅甄英雄的人出現時，三國就好象變了個人般，拼了性命也要保護弟弟的，這固然是因為姐姐的原因，也是因為，她愛着甄英雄。　　甄三國的技巧都是甄英雄教的，保命，所以實用，一個茶杯丟到了漢克的臉上，三國起身，一個側踢，修長的美腿從桌面上掃過，帶倒了漢克，漢克屁股上的疼痛甚至還沒有傳送到大腦，胸口巨痛，沉重的純皮坐椅已經砸在了他的胸口。　　三國拍了拍小手，氣嘟嘟道：“你敢踢英雄？哼！”　　全傻眼了，都知道三國能打，沒想到這麼能打，漢克也算是蘇影手下最厲害的角色了，雖然三國是偷襲，但漢克何嘗不是呢？居然被個看起來弱弱的高挑美女打的這麼慘，面目全無啊。　　如果不是因為蘇影與甄天的關係，這絕對是義字會壓倒性的勝利，不過……　　“你們鬧夠了沒有？！”甄天一聲怒喝，柳絮放開了女保鏢，站回了甄英雄身後，闌度也把漢克身上的椅子拿下來，放好，三國乖乖的坐了回去。　　“我們是討論正事，看看你們成什麼樣子？！”　　蘇影從沒見過甄天發脾氣，和甄英雄一樣，把槍收了起來，確實挺丟人的啊，太失態了。　　三長老搖搖頭，卻不覺得意外，能和這甄少爺沾邊的事情，如果不荒唐，那才難解釋呢，仔細想象，自己的寶貝孫女自從被甄英雄管教之後，就好象變了個人似的，乖啊，能制住她們的人，肯定不正常，雖然這邏輯夠荒唐，卻是事實啊。　　甄天也知道甄英雄的爛脾氣，嘆了口氣，切入正題，道：“愛利絲的問題我也考慮過了，就像英雄說的，就算我們利用愛利絲要挾冰兒，見到了她，她會罷手嗎？蘇蘇，我理解你想見她的心情，但是，如果只是為了見她一面，就把愛利絲犧牲掉，這對闌度，對甜甜，都是不公平的。”　　蘇影無語，這個道理，她也知道，但是，她和顏冰，真的有很多話想說。　　“英雄，愛利絲的問題你可以放心，只要你能看的住她，不讓她知道我們想做什麼，要做什麼就可以了。”　　甄天的話，讓甄英雄，闌度，項嘯鳴同時鬆了口氣，三國的表情卻更怪了，讓甄英雄看住一個女人，那意思，和讓他與一個女人關係親密，在三國看來，是一樣的。

# 第317章 與三國坦白

　　“現在談正事。”甄天一整表情，道：“英雄，我先解開你的疑問，我和你蘇蘇阿姨去了美國，目的，就是考察諾森家族留在美國的實力，就如同你猜測的一般，諾森家族的實力突然之間大不如前，由此證明，冰恨天吸收了諾森，以及殺手世家的實力，並全調到了他處，現在看來，應該就在我們的周圍，我所以把三位道上長老請來，也是為此……”　　氣氛一下子凝重起來，甄英雄知道，主題，終於開始了。　　“冰恨天不惜代價的集中勢力，目的很明顯，是想徹底扳倒義字會，但是，他們要採取的方法是什麼，我們卻不知道，我想，應該是利用黑市拳大賽吧，而把這個暴露給我們知道的，正是冰恨天自己。”甄天的分析很老道，“三國之前的遇襲，讓我很迷惑，冰兒是個很謹慎的人，那麼沒有把握的襲擊，並露出冰恨天的馬腳，這不太像冰兒的風格，尤其是你最近的試探，冰恨天的反應太奇怪了，如此暴露之後的隱藏，不是等於有意無意的在告訴我們，他們瞄準的是黑市拳大賽嗎？所以，我懷疑，她是另有目的，尤其是集中了那麼龐大的勢力，到底要做什麼呢？”　　木子華等人沉默，這個問題，誰也不敢說。　　“老爹，蘇蘇阿姨，你們在美國回來，同歸的還有程爺爺與漢克先生，今天的會議又請來了三位長老，難道是想……”　　“正是，我們雖然不知道冰兒最終的目的是什麼，但她集中了最大的能量瞄準了黑市拳大賽卻是事實，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集合所有的力量了。”甄天雖然笑着，可臉上的擔憂卻沒有刻意的掩飾，“黑市拳大賽，作為主辦，我們的人員調配已經緊張，再想防範冰恨天，分身無術，所以，不得已請出了三位長老，將家族勢力暫時融入義字會，你蘇蘇阿姨則作為奇兵，如果冰恨天動手，那麼，你蘇蘇阿姨從美國架空過來的勢力補充到義字會，從實力來講，我們作為地頭蛇，佔據了地利人和，已經足以抵抗冰恨天的任何攻勢了。”　　甄英雄看着三長老和蘇影的表情，再看一看甄天眉宇之間的陰鬱，心中苦笑，事情，真的是這麼簡單嗎？靠碼人自保，這是黑社會最底層的生存手段啊。　　顏冰瞄準的是這個城市，大家都清楚，所以三位長老才會為了自身利益而選擇合作，如果顏冰計劃得逞，那麼，蘇影在美國本就支撐不住的組織，破滅之日也是彈指之間罷了，被逼到這種程度，並不是顏冰太高明，而是她隱藏的真正目的讓人覺得茫然，茫然，使人恐懼，甄天與蘇影，從心底認定自己是比不上顏冰的，所以才會感覺到比別人更深刻的恐懼。　　甄英雄一樣不知道顏冰的目的，或者說，是不清楚她想要達到目的方法，顏冰的目的是扳倒義字會，佔領朗朗黑道，讓愛利絲成為朗朗黑道的公主，無論她現在做的事情讓人如何迷惑，看不透，但這一點是不會變的。　　就好象在寫一份自己根本看不懂的考卷，為了得到更高的分數，只有作弊，得到分數就是目的，關鍵是，如何作弊呢？顏冰就是如此，她很高明，要扳倒義字會的目的沒有掩飾，可她現在所做的一切都讓人不能理解，完全處於被動的她，究竟要怎麼做呢？　　甄天與蘇影，面對顏冰，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心理弱勢，顏冰果然很可怕，讓人知道她的目的，卻無處着手防範，看似被動，卻讓主動的人那麼茫然，但甄英雄卻不會恐懼，因為，他知道，只要愛利絲還在自己手上，顏冰無論多麼完美的計劃，都會存在一絲瑕疵。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弱點，甄英雄有着和顏冰同樣的觀點，就如同顏冰那樣認定甄英雄一般，甄少爺也認定，顏冰，也有自己的弱點。　　……　　“英雄，甜甜還有愛利絲，究竟是什麼人？！”　　三國的公主閣里，甄少爺是一點少爺的譜也擺不出來了，樂樂和櫻桃分坐三國兩邊，一派三堂會審，大老爺坐堂的架勢，甄英雄沒跑了，闌度和柳絮也不能倖免，都被活捉了。　　闌度也知道這位大公主的心思，再看甄少爺那張難看的臉，代他解釋道：“其實，她們兩個，算是同母異父的姐妹，而愛利絲又是我同父異母的妹妹，所以，也能說她們兩個都是我的妹妹……”　　有點複雜，關係亂套了，別說三國暈糊，樂樂和櫻桃掰手指頭，連柳絮也沒繞過來呢。　　“我沒問她們和你的關係！”三國一發飆，闌度也只有老實低頭的份，“我是問，她們到底是誰，在哪裡？和英雄你是什麼關係？！”　　甄少爺腦袋都大了，現在瞞着也沒什麼意義了，坦白交代吧，“老姐，那個，我要是說了，你不會生氣吧？”　　“看情況。”三國嗔道：“我哪知道自己會不會生氣？”　　果然是三國式的回答啊……　　“愛利絲就是以前總要殺我的女人，而甜甜，就是你的偶像唐甜甜……”　　一怔，三國呆了，樂樂也呆了，櫻桃對甜甜比較生疏，但愛利絲是誰，她心知肚明。　　“唐……甜甜……，你說的是，雙子星的唐甜甜？！”　　球球的，合著你就聽到這個名字了啊？甄英雄點了點頭，“恩，唐甜甜。”　　甄三國突然從床上跳起來，嚇的甄英雄和闌度差點從沙发上栽過去，柳絮還納悶呢，大公主有那麼可怕嗎？至於這麼誇張嗎？心裏是這麼想，可她也是情不自禁的小退了半步。　　“闌度！唐甜甜是你妹妹？！”　　闌度嘴角抽搐，他和甄英雄一樣，很怵三國這丫頭，“算……算是吧……”　　“英雄！你和唐甜甜是什麼關係？！”　　三國面無表情，步步逼進，甄英雄怕的都起雞皮疙瘩，如果說自己與甜甜認識，很簡單，畢竟自己曾經救過她，很容易就搪塞過去，可是，到了這時候，還瞞着變態姐姐，有必要嗎？今天瞞了過去，明天呢？只要三國知道甜甜就在漢宮，穿幫，是早晚的事情啊。　　“朋友……”甄英雄想了想，聲音不大，卻補充道：“比一般的朋友，還要好些的朋友。”　　“那是哪一種？”三國果然很敏感，小眉頭一跳，“女朋友？”　　如果一個人知道下一刻地球會滅亡，那麼，他此刻的心情是如何的呢？闌度似乎能感覺到，但他更清楚，甄英雄的感覺一定比自己還深刻，柳絮已經不忍再看了，她自小就知道三國這塊活寶的脾氣，估計少爺是要完蛋了。　　甄英雄心裏的小鼓敲的是‘咚咚’亂響啊，“那個，算是吧……不過，更確切點說，應該是，女朋友的……女朋友……”　　說了，到底是說出來了，甄英雄本來是想在黑市拳大賽之後才坦白交代的，可經過這幾天的事情，讓甄少爺明白了一個道理，隱瞞，真的很累，人想要活的輕鬆一些，就要活的透明一點，不要對別人說太多的謊話，一個謊話，要用一千個理由去圓釋，太累。　　“女朋友的女朋友？”　　三國和樂樂，櫻桃，腦子有點轉不過來，闌度和甄英雄為什麼都喜歡把關係說的這麼複雜啊？　　三國臉一沉，“你們都出去，我有話要單獨問英雄。”　　闌度早就想溜了，同情的看了一眼甄英雄，轉身就要走，樂樂和櫻桃卻不想動，但三國一個帶着殺人光線的眼神望過去，兩個丫頭就是屁股被鎖在床上了，也要在零點二秒以內學會撬鎖的本領啊。　　“爸爸……”　　樂樂走到甄英雄身邊，有點擔憂的看了一眼三國，三國眼神一凶，樂樂和櫻桃哪敢多留啊，做賊似的就溜出了房間，還很識趣的帶上了房門。　　甄英雄第一次覺得，自己也有屁股扎刺，坐不住的時候，被甄三國看的渾身不自在，柳絮那丫頭還保鏢呢，少爺現在有生命危險，她倒好，都沒注意，就消失了，甄英雄現在是又怕又內疚啊，一直都瞞着三國，太對不起她了，雖然自己談女朋友和姐姐是沒什麼關係的，但到了這一刻，甄英雄卻清楚知道，自己的內疚，緣於自己內心深處，並沒有把三國當成姐姐。　　“老姐，我有女朋友了，是，雙子星的，艾一心……”　　媽的，死就死了，了不得由她哭鬧一番就是了，甜甜就住在漢宮，瞧這意思，蘇影短時間內也不打算回去了，自己和雙子星的關係早晚也得被這丫頭知道，與其到時候措手不及，還不如現在坦白從寬呢，伸脖子是一刀，縮脖子也是一刀啊。　　甄三國絕對被‘艾一心’這個名字震撼了，但同樣的，她的反應也震撼了甄英雄，很安靜的坐在甄英雄旁邊，嚇的甄英雄一機靈。　　“那我呢？”　　很平靜，只問了三個字，這不是平常的三國啊，甄英雄看着三國沒有表情的俏臉，還有眼中那複雜的神采，心裏流過一絲說不清楚的，很不舒服的感覺，這句話說了千百遍，卻只有這一次，說出之後，竟然感覺到愧疚，感覺到難受，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虛偽混蛋，“你是我，姐姐。”　　“只是姐姐嗎？”三國小鼻子一皺，要哭，“英雄，你真的只能把我當成姐姐嗎？”　　“這個……”甄英雄捫心自問，並不是那樣的，自己對三國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不是純粹的姐弟情，也不是絕對的男女情，而是介乎於兩者之間的一種濃郁的情，是一種結合起來，交融在一起的特殊的愛情。　　“老姐，我……”　　“艾一心是艾愛的姐姐，蘇阿姨的女兒，對嗎？”三國似乎才想到這個問題。　　“恩。”甄英雄點了點頭，“我和她，是通過婚姻介紹所認識的。”　　“婚姻介紹所？”三國迷惑，既然是蘇影的女兒，為什麼還……　　甄英雄看出了三國的疑問，將與艾一心姐妹結識的經過全部講述了一變，這次，沒有一點的隱瞞，包括去電視台遇到甜甜，甚至是，甜甜已經和自己發生了關係，全部交代的清清楚楚。　　“你，你已經把唐甜甜給……給上了？”　　上了？死變態的，你是不是女孩子啊？用詞這麼不雅！　　“恩，上了。”甄英雄現在不敢和三國較真，用詞不雅就不雅吧，“小艾和甜甜是雙子姐妹，感情很好，所以，小艾她默認了甜甜喜歡我的事情，默許我們在一起了。”　　三國對甄英雄和女人發生關係這種問題，雖然不爽，卻並不會太限制，本着眼不見為凈的原則，就如她經常說的，‘玩女人可以，結婚不可以，背着我玩可以，當著我絕對不可以’，因為三國也知道自己和甄英雄的關係，雖沒有血緣關係，卻是公認的姐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一直以來，甄三國都是在自欺欺人的過活，她喜歡甄英雄，不加隱瞞，只希望用這樣一種縱容，讓他永遠留在自己身邊罷了。　　“英雄，你會和艾一心結婚嗎？”三國語音凄楚，本就水盈盈的大眼睛中，淚花閃爍，甄英雄突然間說有了女朋友，這讓她無措，難以接受，雖然她早就察覺到了一些。　　“我想，會吧，姐，我很喜歡小艾，她和媽媽，很像。”　　“那我呢？”甄三國抓着甄英雄的手腕，抵在自己的胸口上，“難道你不喜歡姐姐嗎？”　　“姐，還記得我先前和你說過嗎？只要黑市拳大賽結束，我就會告訴你一件事情，給你一個答覆。”甄英雄望着三國那雙充滿乞求的眼睛，道：“我要告訴你的，就是這件事情。”　　三國表情一窒，瞬間蒼白，“你不喜歡我？英雄，你騙我的對嗎？你其實是喜歡姐姐的，對吧？你告訴我，你剛才說的不是真話，說啊，好不好？”　　三國眼淚橫流，卻笑着，語氣不是商量，而是懇求，看的甄英雄心如刀割，三國這幾年，真哭的時候很少，假哭的做作已經看的習慣了，但每當她真的流下眼淚，甄英雄都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臟在扭曲，疼痛，其實他很早就知道，這是因為自己喜歡她的緣故，只是在自己欺騙自己而已。　　三國，到底是自己的初戀啊，傷害她？那是無可避免的，因為花心的男人總會傷害到愛着自己的女人，但是，甄英雄絕對不想再去用虛偽傷害這個看起來變態，卻是因為愛着自己，而不得不用扭曲的性格來面對生活的姐姐，不，她不是姐姐，只是一個女孩子。　　“老姐，我喜歡你。”　　三國已經幾乎絕望的撲到甄英雄懷裡大哭特哭了起來，突然聽到這句簡單的表白，好象傻了一般，抽搐的身體，動也不動了。　　“你剛才，說什麼？英雄。”三國坐起來，一臉的不可置信。　　“老姐，我說，我――喜――歡――你――啊！”甄少爺這輩子也沒紅着臉對一個女孩子表白過，即便是對小艾也一樣，精心去準備台詞，然後做作的去浪漫，今天才真正的試過，原來表白的如此簡單，也會心跳加速，也會身體顫抖，也會臉紅害臊啊。　　一字一句，清晰入耳，三國依然懷疑自己的聽覺有問題，懷疑自己看到的口型是不是與那幾個簡單的字眼相對照。　　“你說，你喜歡我？”三國聲音顫抖，這次，是激動，被壓抑着的激動，“你真的說了吧？”　　“恩，說了。”甄英雄不太敢去看甄三國，居然對一起長大的姐姐說了這種話，那感覺，很怪異，“老姐，我承認我喜歡你，但你也知道，我們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吧？我本來想，黑市拳大賽之後才和你坦白這些的，當然，也包括和小艾，還有……和其她女人之間的關係……”　　“其她女人？”三國腦子轉的有點慢了，並非甄英雄有意要利用時機，因為他也不知道那簡單的一句喜歡你，對甄三國的衝擊有多大，她等這句話，等了不知道多少年啊，一個連初戀都不曉得如何開始的女孩子，終於聽到了喜歡的人說出了自己期待的話，心裏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飄在夢境中的感覺呢。　　“老姐，我和老爹不一樣，我，很花心的……”　　“我知道啊。”三國認真的點了點頭，“你和很多女人都有過關係，好象是蘭兒啊，鳳兒啊，絮絮啊，我問過晴天了，她說，小鳳凰裏面，你沒碰過的，只有鈴鐺，安寧，夏月三個人而已……”　　三國的話讓甄英雄直流冷汗，表面說可以去玩女人，背地里卻把和自己有過關係的女人調查的清清楚楚，雖然是在乎，是愛的一種體現，可這種在她面前絕對的透明，也會讓甄少爺感覺到恐懼啊，估計，對於其她被自己開過苞的小姐，她也一清二楚吧？　　九尾小鳳凰是為了什麼而存在的，三國當然清楚，一直反對甄英雄从里面挑老婆，連甄天都沒轍的，正是三國，三國所謂的玩女人可以，結婚不可以，說的正是這九尾小鳳凰，所以，對於甄英雄和她們有關係，或者說甄英雄把她們當自己的女人，三國早就有了免疫，作為黑幫太子，高處不勝寒，危機四伏，三國不會因為自己嫉妒就讓九尾鳳離開甄英雄，她們，是甄英雄的影子，三國默許她們與甄英雄的關係，甚至會保護這種關係，這就是三國的另一面，她理智，大度，一切以甄英雄為中心。　　“老姐，和她們那種關係，不太一樣，就好象是，和小艾，或者甜甜那樣的，戀人關係……”　　“什麼？！”三國柳眉一豎，不過很快察覺到自己現在生氣會破壞氣氛，忍着，輕聲道：“是，誰啊？”　　有點殺氣外泄啊……　　果然，三國對於九鳳以外的女人，有着很強的敵對意識，也難怪，九鳳本就是為了甄英雄而存在的，這一點是三國很久很久以前就清楚的，雖然她們也是甄英雄的女人，卻無法對自己夠成威脅，就好象古代的陪嫁丫頭一般，但其他的女人就不同了，她們，有可能和自己去掙搶甄英雄的心啊。　　“好象，你過去耍過的女警察白果，還有小雪。”甄英雄提了提氣，到底是補充道：“還有，那個……小櫻桃。”　　“櫻桃！”三國一激動就要去掐甄英雄的脖子，“死英雄，櫻桃才多大啊？！你居然對她下手？！她才十六歲！！！”　　“樂樂也是十六歲，你還不是慫恿我對樂樂下手了？！”甄英雄被三國撲倒，抓着她的雙手，生怕她給自己臉上撓兩把，三國完全爬到了沙发上，騎在甄英雄身上，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勢。　　聽甄英雄這麼一說，三國動作一僵，甄英雄趁機坐了起來，和三國臉對臉，雖然姿勢曖昧，三國卻無法傷到甄少爺了，“球球的，我去醫院看過樂樂媽媽了，她全和我說了，老姐，你不是也很清楚我們不能在一起，才去那麼做的嗎？居然去說服樂樂的媽媽，讓她把女兒嫁給我，成全咱們倆！”

# 第318章 姐弟迷亂時

　　“那不一樣！”三國小臉通紅，“你娶樂樂，樂樂不會和我搶，但你要是娶了大明星，我，我怎麼辦？！艾一心和唐甜甜，長的都那麼可愛，你肯定嫌我長太高了，不喜歡我的！”　　現在這對話才有點平時的感覺，甄英雄嘆了口氣，“姐姐，你就是你，無論我娶的是誰，三國姐姐始終是三國姐姐，不是嗎？誰也無法代替你的，何況……我只有你一個死變態的姐姐啊，在我眼裡，你很可愛，你的可愛，只屬於你自己。”　　甄英雄輕輕扶住三國的纖纖細腰，深情道：“老姐，我該坦白的，都和你坦白了，要殺要剮，要打要罵，你看着辦吧。”　　這就是典型的口不對心，一派的真情，可這個姿勢，三國就是要揍他也不方便啊，而且這話頗為無賴，有點撒嬌味道。　　甄少爺也只會向甄三國撒嬌，誰讓她是姐姐呢？三國心裏亂糟糟的，怎麼辦？甄英雄突然學起自己這套死皮賴臉的功夫了，自己該怎麼辦？　　三國與小艾或者白果不同，她心裏，不存在別的選擇，一切，都是以與甄英雄在一起為底線的，她永遠不會產生放棄甄英雄的念頭，因為從小開始，與他在一起就是自己活着的目標，放棄了這個目標，和放棄生活，放棄生命是一樣的，更何況，甄英雄已經說他喜歡自己了啊。　　甄英雄的女人太多了，怎麼辦？　　三國迷茫的望着甄英雄，甄英雄堅定的望着三國，難得用這樣一種親密的姿勢，安靜的抱在一起，甄英雄有些把持不住。　　“姐，你是唯一的，即是我姐，也是我喜歡的女人，我向你保證，再也不會去招惹別的女人了，所以，不要離開我，好嗎？”　　有點彆扭，因為第一次對姐姐說了這樣的話，卻是真情表白，因為自己從來都是愛着三國的，甄英雄的目光，讓三國感到陣陣的暈旋，這是一種極端複雜的感受，得到了一直想要得到的，卻存在着一些不該存在的，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世界上不存在完美’嗎？　　要不要認命呢？英雄已經說愛我了啊，但又不想認命，因為英雄本來就是我的啊……　　三國心裏還有些掙扎，雙手捧着那張屬於自己的，看着他從稚嫩成長到堅強的，世界上最英俊的臉，三國的眼神好迷離，好誘人，“英雄……”　　“姐，我，愛你。”　　撕破了隔在兩人之間的最後一層紙，心，徹底的解開了枷鎖，掙脫了束縛，然後，變的那麼輕鬆，那麼不加以遮掩自己的慾望，甄英雄一低頭，吻住了三國的小嘴巴。　　三國穿的，是一條鬆緊性很好的白色運動褲，是今年秋冬歐美最新流行的女式運動褲新款，緊裹着大腿，下面則比較寬鬆，將三國的美腿顯現的完美至極，上面則穿了一件很精神的紅色帶拉鏈的針織衫，甄英雄的手從上衣的下擺，很容易的鑽了進去，會議之前才做過運動的三國裏面沒有更多的衣服，入手處柔弱無骨，莫說三國渾身一顫，連甄英雄也心裏一跳，這麼容易就碰到了三國的肌膚，讓甄英雄驚訝之餘，小弟弟也勇敢的站了起來。　　軟舌交纏，香澤瀰漫，在口中，也在空氣中。四片唇不斷的碰觸着，想把對方融入自己身體中的兩個人，嘴唇永遠找不到最親密的姿勢，貼緊，靜止，之後再度開啟，伴着沉重的呼吸與媚惑的呻吟，再一次開始用舌尖在對方口中點弄，試探，尋找着，然後糾纏在一起，重複着，樂此不疲，吻的睜不開眼睛，太迷離，只想全心的去享受打破禁忌之後的，爆發性的愛。　　如膠似漆，兩人越抱越緊，甄英雄翻身壓倒三國的同時，將她的衣服推到了胸脯之上，白色運動內衣也無法保護三國那傲人的兩團雪白，推離崗位，酥胸頂端，兩點小可愛，已經羞人的突起，甄英雄將臉埋下，用唇與舌去感覺它的變化，有點要飄的意思，好美味，這是屬於三國的香味，也是屬於自己的香味，因為，三國將永遠的屬於自己。　　沙發雖大，兩個人乘卻是太小，甄英雄再次翻身，滾落到地板上，三國反壓在了甄英雄的身上，還未明白怎麼回事，一隻大手已經沿着自己的背，滑入了褲中。　　三國的禁區可以感覺到甄英雄的堅硬，渾身無力，那隻將自己內褲也拉到臀下的手，在屁股上，縫隙中，來回的遊盪，更讓渾身顫抖的她幾乎暈去，三國依然迷亂，陷入了情慾的泥潭，她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每當甄英雄主動的時候，自己曾努力拋開的矜持與羞赧，就會重新回到自己的身體中呢？扭動着身體的三國抱緊甄英雄的頭，胸乳被他親吻吸吮的感覺雖然讓她無地自容，但三國並不想反抗，她需要愛，她渴望被懷裡的傢伙愛，那種被他佔有的感覺，是幸福的。　　嬌膩膩的呻吟簡直成了催情的毒藥，甄英雄的堅硬渴望被解放，想要站起來的男人之根被三國壓的好疼，慾火，燃燒到了頂點，甄英雄兩隻手扳住甄三國光溜溜的美臀，用力向上一提，三國一聲輕呼，重心前傾，從甄英雄的身上滑了出去，裸露的美乳貼在地板上，有些涼，三國本能的用小臂支撐身體，想要起來，卻覺得下體一癢，一濕，渾身力氣全無，那種感覺太陌生，好刺激，三國的身體情不自禁的猛烈的一顫，不是吧？英雄他，居然……　　男人啊，一興奮，慾火一燃燒，大腦對於力氣的控制就會出現偏差，甄英雄只是想稍微把三國朝上提一提，讓那被壓的生疼的小兄弟得到解脫，哪曉得這一發力，平時很有力的三國竟然被丟了出去啊，甄英雄只覺得眼前黑漆漆的，鼻子，頂在一片柔軟的芳草之地，有些溫，有點潮，還有一絲濕濕的，那處女的芬芳讓甄英雄大腦充血，這裡是，三國神聖的禁地！　　甄英雄雙手環抱着三國的大腿，忍不住誘惑的他，伸出了舌頭……　　被電到了一般，三國渾身一顫，這種強烈的羞恥感終於捅破了她忍耐的極限，一聲尖叫很難想象是從這個變態丫頭嘴裏喊出的，“啊……！不要啊……！！！”　　甄英雄甚至還沒回過神來，房門猛然一響，柳絮作為甄英雄最可靠的影子，在這個很不恰當的時機，極為不恰當的體現了她的存在價值，“少爺，你沒事……啊……！！！”　　可以媲美三國的一聲尖叫，也同樣讓人懷疑，柳絮啥時候也這麼女人了？　　甄三國趴在地板上，露着胸乳，褲子被脫末大腿，下身壓着甄英雄，而甄少爺仰躺着，兩腿之間高高的頂起，看不到臉，因為，他的臉，就埋在三國最神秘的地方。　　全愣了……　　……　　“少爺，你，是色狼！”　　走在樓道里，柳絮打破了沉默，他們兩個，可以說是被羞極了的甄三國給踢出來的，柳絮在尷尬之中，終於說了這麼一句話，心情忒鬱悶了，這叫什麼事啊？　　甄英雄從剛才開始，嘴角的淫蕩笑容就沒有消失過，並不是因為他佔了三國的便宜，而是沒想到，三國這死變態的平時大膽，真到親熱的時候，卻是那麼的羞，最美的三國，就是嬌羞無限時的三國了。　　“我色狼？”甄英雄吧嗒吧嗒嘴，嘿嘿壞笑，柳絮當然知道他吧嗒嘴的意思，羞的小臉血紅，他剛才可是在親大公主的那個地方啊，變態！　　“毛毛，你才色呢，居然闖進來偷看。”甄英雄蠻好奇的，“我還沒問你呢，你怎麼能進公主閣的？我記得樂樂把門帶上了啊。”　　电子鎖，帶上房門后，除非有房卡，不然，在外面是絕對打不開房門的，而鑰匙，除了兩張黑色鑽石卡，只有一張銀卡，和一張金卡了，黑色鑽石卡分別在自己和倒霉鬼小愛身上，銀卡，在三國自己身上才對，還有一張金卡，在樂樂手裡，柳絮再本事，也不可能撬的開电子鎖吧？　　柳絮手一伸，把一張金卡遞給了甄英雄，“出門之後，從樂樂身上偷來的。”　　“偷的？！”甄英雄乍舌啊，死丫頭居然說的如此理直氣壯，“你幹嗎偷卡啊？難道一早就決定進去偷看了？”　　“誰要偷看啊？！”柳絮居然會大聲叫喊了，甄英雄嚇一跳，柳絮自己也嚇了一跳，失態了，咳了一聲，臉蛋紅的都會閃爍了，“我是少爺的保鏢，保護少爺是我的責任，即便是三國公主有要傷害少爺的可能，我也不能允許，這是我的職責。”　　柳絮絕對是九尾鳳中最不懂得變通的一個丫頭，甄英雄壞笑道：“可是，你剛才不是救我，而是壞了少爺我的好事啊……”　　“我……”柳絮神色有點慌張，用手指撥了撥纏在脖子上的小辮子，頭一低，“我怎麼知道少爺和大公主在做那種事情啊，你們是姐弟，少爺，你，變態……”　　“狡辯。”　　聽甄英雄冷冷的說了兩個字，柳絮頭一抬，看到甄英雄玩味的眼神，又一次低下，“對不起。”　　“如果說對不起有用的話，還要黑社會做什麼？”甄英雄心情很爽，故意逗着柳絮，居然說了一句小公主常說的話，“你早就知道我和死變態姐姐的關係吧，哼。”　　三國與甄英雄的關係，在義字會中也許說不得無人不知，但是，在漢宮裡，卻少有人不知，尤其是高層及親信，雖然從來沒有人捅破，但是，他們姐弟之間那種曖昧，卻是誰都明白的，三國喜歡甄英雄，不是秘密，也是為此，甄英雄才要躲避三國的，身份，地位，自己看的輕，並不代表就不需要去在意別人的看法，甄英雄現在如此與柳絮說話，卻是讓柳絮大為吃驚，因為，甄英雄等於對自己承認了他和三國之間的關係，是因為被自己撞見，所以不需要隱瞞了，還是甄少爺與大公主之間真的燃燒了愛情呢？　　不管怎麼樣，柳絮也覺得自己太冒失了，她很清楚，甄三國是不可能傷害甄英雄的，自己確實是在狡辯，衝進去是出於本能，但偷金卡，連她自己也不曉得是出於什麼動機，只是知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應該幫這個男人解決所有的問題，沒有為什麼，或許，是因為自己是九鳳一員，又或許，因為自己忘記了自己是九鳳的一員……　　看着甄英雄的背影，柳絮的心跳總也平復不下來，手指，又開始撥弄那條小辮子了。　　甄英雄並沒有注意到柳絮的異樣，走在前面，很隨意的問了一句，“毛毛，你最近好象粘的我很緊啊。”　　“因為最近少爺的情況很危險，我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柳絮道：“這是九尾鳳的特權，特殊狀態下，少爺也無權拒絕我們的保護，尤其是，少爺你剛才得罪了蘇老闆，所以我必須在你身邊。”　　“你不覺得自己等級觀念太強了嗎？”甄英雄沒回頭，很自然的說道：“少爺我從來沒把你們看成‘防彈衣’啊。”　　柳絮的呼吸突然一窒，身體一顫，“那，少爺把我看成什麼了？”　　甄英雄在女人的小心思上始終缺少一分細膩，柳絮說的並不是‘我們’，而是‘我’，雖然只少了一個字，但含義卻是大大的不同了，可甄英雄並沒有注意到這微妙的一點。　　“女人。”甄英雄打了個哈哧，“或許，是麻煩的女人吧，有情況發生的時候，到底誰需要保護啊？”

# 第319章 甜甜與姐姐

　　甄英雄雖然沒有憐香惜玉的騎士精神，但也不會讓身邊的女人受到傷害，或許在別人看來，九尾鳳只是負責擋子彈的，但甄英雄卻做不到，他從來不會將自己的手下看成草，更不要說這些和他有過肉體關係的小鳳凰了。　　聽到‘女人’兩個字時，柳絮的小臉立刻紅了，嘴角一勾，那個沒人看到的笑容，是那麼的迷人，可聽到甄英雄後面的話，柳絮的小臉又陰了，“少爺，你是在質疑我的能力嗎？我雖然是女……女人，但我會保護你的！”　　說出這話，柳絮自己羞的差點死過去，卻見甄英雄頭都沒回，一邊開天堂閣的門，一邊嘆氣，“是，是，少爺我太柔弱了，需要你的保護，我需要你那溫暖的胸口成為我的依靠，我需要你那瘦小的臂膀，來給我鼓勵與關懷……唉……，球球的，誰讓我家毛毛這麼大男子氣概啊。”　　柳絮還是差點死掉，卻是被氣死，抓着小辮子的手都在顫抖，“我沒大男子主義！我是女人！”　　“是啊，堅強的好象男人的女人，好了吧？我這是在讚美你。”　　“我不接受這樣的讚美！”見甄英雄已經進房間了，柳絮又懦懦的補充了一句，“就因為我是女人，我才要堅強，我……也有要保護的人啊，白痴少爺！”　　臉有些紅，聲音低的，連柳絮自己也聽不到了，似乎是響在了自己的心底，依然如此的羞人，“我想要，保護你啊，從來，都是這樣的……”　　一進門，好不熱鬧，樂樂和櫻桃居然全溜這裏來了，正和甜甜擠在一起，又抱又親的，好不親熱，簡直是佔便宜啊，小公主大人則坐在另一張沙发上，得意的吹噓着自己的兩位明星姐姐，愛利絲坐在甄英雄的大床上，看着她們嬉鬧，臉上有些落寞，雖然九尾鳳全部集中到這個房間里，但還是能感覺到她的冰冷，與對這熱鬧場面的格格不入。　　甄英雄在進入漢宮之後，就讓蘭兒鳳兒集合了晴天，畫兒，夏月，安靜，安寧及鈴鐺，八人一起到天堂閣，保護愛利絲，因為要與甄天和蘇影攤牌，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威脅到愛利絲，所以才用了這個陣容表明決心，即便來硬的，蘇影也不可能帶人闖進天堂閣，在九尾鳳的保護下，在甜甜的面前，強行搶走愛利絲。　　甄英雄從來都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任何事情，都會小心謹慎的把風險降低到最底，卻沒想到，樂樂和櫻桃，還有那臭屁的小公主居然也摸到這裏來了，放學的時候，為了不讓她們知道自己把愛利絲也帶回來了，自己是要柳絮先一步送她們回來的啊。　　球球的，這也算是給甜甜和愛利絲聯絡感情的機會，你們幾個笨丫頭這不是礙事嗎？　　見甄英雄進來了，屋裡一下安靜了許多，這還是頭一次，樂樂和櫻桃不主動來纏着甄英雄，依然一左一右的抱着甜甜的胳膊，好象一撒手，甜甜就會消失似的，正忙着給這些姑奶奶們斟茶遞水的薛雪投來溫柔的一個眼神，繼續忙活，九尾鳳們雖然站的很散，卻同時一躬身，齊齊的喊了一聲‘少爺好’，這種謙卑而默契，讓翻看着甄英雄的愛利絲有些驚訝，這種場面她並不是沒有見識過，因為在冰清莊園的時候，所有的殺手或者傭人，見到自己，都會躬身問好，這是一種等級體現，但，愛利絲在這些女孩身上，卻沒有感覺到與甄英雄之間的等級差距，她們雖然在謙卑的問好，卻給人一種家人的感覺，語氣中，有尊敬，愛慕，仰慕，卻沒有自卑，這種感覺，很微妙。　　甄英雄也夠鬱悶的，只有小公主一個人沖了上來，抱住了他的脖子，“呦……，姐夫，聽說你這花心狼的秘密都暴光了，原來你還活着啊，樂樂剛才還在擔心你會不會被三國姐姐殺掉呢。”　　擔心嗎？甄英雄看了一眼坐在甜甜身邊，抱着她胳膊，有些不好意思的樂樂，真沒看出她有擔心的意思，球球的，這丫頭好象很高興看到活着的唐甜甜啊。　　“你知道我要被殺還這麼高興？”　　“姐夫比蟑螂命硬，死不了的，哦呵呵……，其實穿幫了才好，所有女人都不要你，你就從了本小美女吧……！”　　“去你的吧，你覺得我還不夠倒霉的是吧？倒霉丫頭。”甄英雄一巴掌拍在小愛的屁股上，把她放了下來，挺大一姑娘，當著這麼多人，老纏着自己也不象話啊，更何況甜甜還在一邊看着呢。　　甜甜現在看到甄英雄，還會臉紅呢，也算一奇觀了，甄少爺見她有一眼沒一眼的偷瞄她的‘愛利絲姐姐’，嘿嘿一笑，坐到了愛利絲身邊，愛利絲下意識的一挪身子，卻被甄英雄按住了大腿，臉紅啊。　　九鳳中，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到過甄英雄的六鳳夏月，七鳳安靜，直接跳到了床上，跪在甄英雄身後，一左一右的幫他掐捏着肩膀，真有點皇帝的感覺，連甜甜都看的有點發獃，原來這就是甄英雄太子爺的另一面啊。　　夏月長的，更像個大家閨秀，五官精緻，鵝蛋臉兒，肌膚雪白，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說她是水做的，絲毫不誇張，即便現在笑着，說她隨時會哭出來，也不會沒人相信，憐憐的，很可愛，一點保鏢的樣子也看不到，她的體力，搏擊技巧，的確是九尾鳳中最差的，可她卻是九個女孩子中，唯一精通用槍的人。　　安靜和安寧是雙胞胎姐妹，不但長相相同，連髮型，穿着也完全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兩個人頭上那條髮帶的顏色，姐姐安靜是深色的，妹妹安寧是淺色的，否則，怕是其她姐妹也很難區分這兩個丫頭。　　柳絮坐在蘭兒鳳兒搬過來的椅子上，喝着畫兒端來的茶，享受着晴天的肩部按摩，這丫頭在鳳衛中的絕對領導地位也讓人羡慕，尤其是甜甜，身為甄英雄的小老婆，她都沒那種奢侈的待遇啊，眼紅……　　“貓咪，你妹妹上次幫你買了點禮物，總也不好意思送給你。”甄英雄對甜甜一笑，道：“鈴鐺，從你身後的柜子里，把那個禮物拿出來。”　　禮物？甜甜都犯愣了，鈴鐺打開柜子，从里面掏出了一個對樂樂和櫻桃，柳絮而言，並不陌生的東西，一隻大個的貓咪毛絨玩具，正是上次在遊樂園遊玩時，甄英雄在射擊遊戲里贏來的獎品啊，三女立刻明白了甄英雄的意思，他，是在給甜甜和愛利絲之間拉近距離。　　“死傢伙，那個不是……”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甄英雄沒讓甜甜把話說完，截斷，將那玩具貓塞到愛利絲懷裡，道：“貓咪，收到禮物之後，是不是應該說點什麼？”　　愛利絲還有點發愣呢，見所有人都盯着她看，她害羞，有些複雜，尤其是與甜甜的眼神交會之後，小艾曾經和她說過關於甜甜的一切，她也同意讓甜甜稱呼她姐姐了，可是，自己的身份，始終無法融入她們，這個禮物，讓她感動，當然，她不知道這是甄英雄的小手段。　　甜甜根本不知道柜子里還有那麼個東西，知道這是甄英雄提前預備的，感動啊，那臭傢伙居然對自己關心的無微不至，甜甜卻不知道，甄少爺是因為上次落在這裏之後，今天才第一次回到天堂閣啊，只能說是趕巧了。　　“謝……謝謝。”　　聲音很小，甜甜卻呆了，這還是兩個人之間第一次說話呢，愛利絲居然說了謝謝。　　“樹袋熊，你傻了啊？”甄英雄推開擠在自己身旁一側的小愛，站起來，走到甜甜身邊，照着她的腦袋就是一個爆栗子，“人家說謝謝了，你就這麼心安理得的接受了？”　　這時候已經看不到那個狡黠的唐甜甜了，只有一個木訥的呆瓜甜甜，聽甄英雄這麼一說，愣愣的看着甄英雄，竟然是一副無措，直到甄英雄把她拉起來，給了她一個鼓勵的眼神，在她耳邊輕聲道：“還不去叫一聲姐姐？”　　甜甜的大腦被一陣電波掃過，看着甄英雄那充滿了善意的，卻壞壞的笑，眼淚都要流下來了，走到愛利絲身旁，扣弄着指尖，懦懦道：“不，不客氣，愛利絲……姐姐。”　　叫她姐姐了，叫出來了！甜甜心裏又喜又怕，她會不會不喜歡自己叫她姐姐啊？　　從愛利絲進門之後，甜甜就想和愛利絲開口說句話，但是，和愛利絲一樣，兩人愣是不知道如何開口，尷尬的氣氛連幾隻鳳凰都快壓抑死了，直到樂樂和櫻桃去找小愛求證甜甜的事情，併到這個房間來為止。　　樂樂和櫻桃將‘王思慕’就是愛利絲，也是要殺甄少爺的甜甜的姐姐的事情告訴了小愛，三個丫頭對於這種複雜關係的接受能力更差，所以才不知道應該如何和愛利絲這個似友非友的人溝通，她們與甜甜的親熱，更讓愛利絲感覺到一種疏遠，甄英雄心裏暗罵一群笨蛋丫頭的同時，用這樣一個辦法打破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尷尬。　　愛利絲雖然不知道這個禮物是甄英雄的手段，卻明白了他的用意，不曉得自己是否應該去接受，所以對甜甜叫她的這聲姐姐不知道如何反應，自己和甄英雄，始終是對立的啊。　　“咳。”甄英雄看出了愛利絲的猶豫，假裝純潔的笑道：“少爺記得，你們姐妹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是在這個房間吧？貓咪，當時，你好象是被少爺我綁在床上啊……”　　威脅！這絕對是個威脅！愛利絲現在對‘床’這個字眼，與其說敏感，不如說是恐懼。　　“恩，你的歌，很好聽，甜甜……”　　愛利絲這句不着邊際的誇獎，卻讓甜甜感動的眼淚終於落下，她等於默認了自己叫她的那聲姐姐啊。　　甄英雄哈哈一笑，上面一推甜甜，下面一絆，甜甜一聲驚呼，朝前倒去，剛好把愛利絲壓倒在床上，兩個人最近距離的接觸，抱在了一起，“球球的，難得你們姐妹這麼合拍，今晚就在房間里開PARTY！小雪，晚飯就交給你了……！鈴鐺，安寧，你們兩個去幫小雪的忙。”　　“是，少爺。”　　甜甜和愛利絲羞啊，可還沒來得及起身，就聽到小公主一聲驚叫，“啊……！姐夫，你幹嗎？”　　甜甜和愛利絲只覺得身子一沉，又被壓倒了，竟然是被甄英雄丟過來的小愛！　　“姑娘們，床上集合啊！”　　樂樂和櫻桃一怔，看到甄英雄起鬨的目光，同時壞笑，“哦……！”　　少爺有令，小鳳凰們也跟着鬧，除了柳絮，都跳到了床上，這些丫頭比較壞，摸摸這個，搔搔那個，歡聲笑語，燕鳴鶯啼，好是一片美麗春光，一張床上擠滿了美女，甜甜和愛利絲抱在一起，怎麼也分不開了，進門時的那種距離，終於被拉近了。　　“甜甜姐和思慕老師是姐妹啊，說起來，你們長的還真像。”小公主流着口水的聲音連甄英雄聽了都痒痒，“不過，論身材，誰更好一些啊？”　　“啊……！小愛，你摸哪裡呢？”甜甜一聲羞叫。　　“好象思慕老師的小一些啊……”樂樂好象很認真的在求證，“恩，櫻桃，你也這麼覺得吧？”　　“你……你們不要摸了！”愛利絲好象是在被佔便宜啊。　　“我們對這方面比較有經驗，讓我們摸摸看到底誰的胸部大些吧！”蘭兒和鳳兒本就有同性戀愛好，能佔美女便宜，豈不是美哉？

# 第320章 柳絮女人味

　　“不要摸我的啦，三姐，我的只給少爺摸！啊，四姐，你不是暗戀大姐嗎？幹嗎摸我？我還是處女的，不許占我便宜啦！”這聲音是六鳳夏月的，大家閨秀的形象因為這幾句話蕩然無存了。　　“誰說我暗戀大姐的？我只暗戀少爺。”晴天的聲音讓所有女孩子大紅臉，“月月，你的胸脯在哪呢？怎麼摸不到啊？”　　“你已經在按着了！”　　“呦，有那麼小嗎？”小愛又開始湊熱鬧了，“我也摸摸看，難道比思慕老師還小？”　　愛利絲終於忍不住了，“我，我的不小！”　　“你們這群壞丫頭，不要佔愛利絲……姐姐的便宜啦！”　　“哦，那我們佔少奶奶你的好嗎？”　　“不，不要亂摸甜甜啦！”愛利絲是在幫着甜甜說話吧。　　……　　三個女人一台戲，一群女人呢？甄英雄看着床上擠滿的美女，會心一笑，這麼一折騰，你們和愛利絲之間的距離，應該會近一些了吧？球球的，少爺就是天才啊。　　轉頭一看，柳絮似乎也被她們敏感的話題所感染，很自卑的看着自己那可以用平坦在形容的胸脯，輕輕抓了抓，直嘆氣，估計，這屋子里，除了甄英雄和小櫻桃，屬她的胸部最平坦了，人家夏月的胸脯其實很挺的……　　猛然察覺到有人在看，柳絮這一抬頭啊，都有心從窗戶跳出去了，甄英雄那曖昧的目光，讓她羞愧欲死。　　球球的，一年了，沒怎麼注意，這丫頭，怎麼變的有些女人味了啊，動不動就臉紅，有意思……　　……　　薛雪簡直就是一無所不能的美廚娘，雖然她名義上是漢宮的高級面點師，但無論是中西烹飪，冷盤雕刻，菜肴造型，還是什麼風味火鍋，干鍋沙鍋，煲仔製作，漢宮的代表菜，特色菜，時尚菜，八大菜系的經典名菜，她都有些掌握，不能說精通，卻也全面，這也是和她過去兩年太孤僻有關，用學習充實自己，打發時間，今天卻便宜了甄英雄，薛雪絕對是一個最賢惠的老婆類型啊，進得廚房，入得廳堂，得妻如此，夫復何求？誰娶了她是誰的福氣。　　一個人，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里，整出了足夠十五人吃的華麗大餐，薛雪立刻成了被愛戴的對象，這讓她受寵若驚啊，一直習慣寂寞的她，終於開始融入大家了。　　經過剛才的嬉鬧，愛利絲雖然還有些生澀，但大家都能接受她的身份了，當然，不是她的殺手身份，而是王思慕老師的身份，而是甜甜她姐姐的身份，吃吃喝喝中，愛利絲已經能和甜甜說上幾句話了。　　樂樂過去本就和愛利絲關係很好，雖然對她要殺甄英雄還有些不解，但看到他們現在和平共處很融洽，善良的丫頭也就釋然了，與愛利絲最親熱的就是她了。　　柳絮還是冷冰冰的，這一點似乎永遠不會改變，其她八尾小鳳凰難得放鬆，和甄英雄一起吃喝，鬧的歡啊，再怎麼說，她們也是青春當頭的女孩子啊。　　紅酒雖然助興，喝過了卻也醉人，不要說小愛得意忘形喝高了，九尾鳳也躺下一半，愛利絲的酒量更是讓甄英雄乍舌，半杯紅的，竟然倒在甜甜懷裡，小貓一樣的撒撒嬌，睡了。　　一頓飯，在嬉鬧中，疲憊的結束了，薛雪也醉的不醒人事，樂樂可沒有小愛和櫻桃那麼不聽話，沒喝酒，攙扶着小愛，拉着迷迷糊糊的小櫻桃，去月宮閣休息了，九鳳也各自回房，只留下了柳絮和晴天。　　甄英雄把愛利絲抱到了床上，又把喝的盡興的甜甜抱到愛利絲身邊，笑道：“樹袋熊，今晚抱着你姐姐睡吧，纏着她，呵呵。”　　甜甜醉眼迷離，酒精的催化讓本來就厚臉皮的她忘了羞赧，勾着甄英雄的脖子，動情道：“臭傢伙，謝謝你……”　　甄英雄在甜甜嘴巴上親了一下，溫柔道：“我家的熊也會說謝謝嗎？呵呵。”　　“討厭，我很認真的。”甜甜用腦門抵着甄英雄，嘴巴里混合著紅酒芬芳的溫熱氣息另甄英雄獸血沸騰，“我真的很想有個親人。”　　“小艾，我，誰不是你的親人啊？”甄英雄用力一頂甜甜，讓她躺好，把被子給她蓋好，道：“有了姐姐忘了老公，沒良心啊。”　　“哼，就是，你怎麼樣？”甜甜笑着一摟睡的死死的愛利絲，道：“你羡慕啊？”　　“切，少爺用羡慕嗎？趕明兒，少爺騎着你讓你姐姐羡慕你吧，哦呵呵……”甄英雄太淫蕩了。　　“快滾，你這色狼！”甜甜羞啊，一個枕頭飛了出來。　　甄英雄接到枕頭，墊回了臉紅紅的甜甜頭下，笑道：“是，聽小老婆的，我走還不成嗎？呵呵，晚安，千萬別睡迷糊了，把你姐姐當成少爺我，不然你姐非把你定位為女色狼不可，哦……，好舒服……用力……再用力……”　　甜甜是厚臉皮，卻始終沒有甄英雄厚，聽他學自己叫床，這簡直是甜甜唯一的弱點了，一蒙被子，羞急，“死東西，臭東西！”　　甄英雄嘿嘿一笑，知道逗的差不多了，走回客廳，看着狼籍一片，嘆了口氣，天堂閣還是第一次這麼亂呢，“晴天，今晚你留在這個房間睡吧，委屈一下，睡沙發。”雖然愛利絲和甜甜的關係有進展，但小心駛得萬年船啊，單獨留下她們兩個，甄英雄不放心。　　“少爺，有獎勵嗎？”晴天臉蛋紅撲撲的，這丫頭雖然沒有蘭兒鳳兒會挑逗人，而且給人一種清純感覺，卻有一種發自骨子里的媚。　　“有，打五百下屁股。”甄英雄沒好氣道：“越來越沒規矩了，你們現在很喜歡和少爺提條件啊。”　　“哪有啊？”晴天不服氣的一哼，又笑了起來，“打五百下屁股也成啊，那我們說定了，少爺，我脫光了讓你打，就不信你忍的住。”　　球球啊，這死丫頭……　　……　　甄英雄抱着薛雪回到了她的房間，放到床上，一邊給睡的沉沉的她脫衣服，一邊對身後的柳絮說道：“毛毛，你也去休息吧。”　　唐甜甜她們睡在了天堂閣，柳絮所以跟着甄英雄，就是不知道他要去哪裡睡，傍晚會議上才與蘇影發生了矛盾，柳絮的警覺性一直保持在最高狀態呢，“少爺，你今晚睡哪？漢宮，還是回家？”　　甄少爺明白柳絮在擔心什麼，她怕蘇影或者那個漢克報復自己，笑道：“放心吧，少爺就留在漢宮，不會有問題的，蘇蘇阿姨雖然脾氣爆，心眼小，但還不會做些偷摸摸的事情。”　　見甄英雄已經把薛雪的上衣全脫了，正在解她的胸罩，柳絮臉一紅，卻沒捨得把目光移開，薛雪的豐滿讓她羡慕啊，“我是少爺的保鏢，目前這種情況，我必須保護你，少爺，你到底在哪裡休息？”　　死丫頭，還真不是一般的笨啊，甄英雄把薛雪的乳罩丟給柳絮，將薛雪的休閑褲，連同秋褲內褲，一拉到底，淫蕩的笑道：“你說呢？”　　和三國那一翻親熱，勾起來的慾火就差把甄少爺焚噬掉了，甄英雄急需女人泄火啊，如果不是因為小愛她們剛才在自己的房間，那麼，今晚就和甜甜一起睡了。　　柳絮臉那個紅啊，看着手裡的胸罩，感覺着上面的溫度，甚至能嗅到那屬於薛雪的馨香，柳絮竟然不知道把手放哪裡合適了。　　甄英雄所以一年多沒有碰這丫頭，就因為柳絮太不女人，很多時候，她的兇悍，她的狠辣，連男人也比不了，可現在突然發現，她竟然如此怕羞，那種屬於小女人的表情出現她冰冷的面孔上，是那麼誘人，甄英雄壞壞一笑，站了起來，想逗逗她，將她往懷裡一摟，左手按住她的臀，讓兩個人的小腹緊緊貼在一起，右手食指輕輕托起她那尖尖的小下巴，看着那張紅紅的冷艷小臉，用挑逗的語氣，道：“毛毛，說起來，剛才打斷少爺和老姐親熱的元兇，是你啊，要不，你來補償少爺啊？”　　這本就是一句玩笑，甄少爺就是想把柳絮臊跑了，柳絮的心臟有力的震動，呼吸紊亂，眼睛斜瞥，根本不敢去看甄英雄那張帶着邪氣的臉，“如果少爺要我陪，我，我不會拒絕的。”　　“恩？”甄英雄一怔，這話如果是其她小鳳凰說出來，甄英雄並不會感到驚訝，自己先前更不會開這樣的玩笑，可是從柳絮口中說出，就太怪了，柳絮在這方面，很靦腆的啊，而且，她不是同性戀嗎？　　小腹能夠感到甄英雄的堅硬，柳絮身體有些顫抖，偷偷瞥了一眼，見甄英雄還在愕然的望着她，柳絮羞不可遏，一年沒被甄英雄碰過了，她鼓起勇氣，抱住甄英雄的脖子，微微一踮腳，吻住了甄英雄。　　溫香入口，甄英雄才反應過來，這個柳絮，太反常了吧？她不是只喜歡女人嗎？為什麼會主動吻少爺啊？　　心中雖然納悶，但慾火已經燃燒，柳絮突然的反常，卻是刺激甄英雄的元兇，冰山美女的融化，可以讓任何男人瘋狂，更何況是早已慾火焚身的甄少爺啊，吻着的同時，已經去解柳絮胸前的扣子了。　　柳絮每天的穿着幾乎都是相同的，黑色的職業裝，因為方才吃飯的時候脫掉了外衣，所以甄英雄直接在解她的襯衫扣子，費勁，甄少爺一激動，一扯，所有的扣子都被彈飛，柳絮嚇了一跳，還沒來得及反應，已經被甄英雄放倒在床上了，襯衫，也在轉身的過程中離開了身體。　　雪白的緊身秋衣，帶着蕾絲花邊，很可愛，也很性感，甄英雄脫掉外衣，搬起柳絮的雙腿，搭放在自己肩頭，雙手就開始解柳絮的褲帶，柳絮的身邊就是寸縷未着的薛雪啊，“少爺，不要……去，去我的房間，好嗎？雪姐在這裏啊……”　　“沒關係，她睡着了。”甄英雄哪還等的及啊，脫下了柳絮的褲子，露出了粉紅色的，帶鏤空紋飾的性感內褲，好漂亮，甄英雄只覺得一陣旋目，粉紅色，沒想到這個顏色與柳絮如此般配，“這是，上次逛商場時買的？”　　柳絮羞啊，過去自己都是穿很普通的白色內褲，今兒穿了這麼一件，還被甄英雄看到了，能不羞嗎？點了點頭，算是承認了。　　甄英雄只覺得血液都在沸騰，下面穿的這麼性感，那上面呢？激動的將柳絮拉起，在她半推半就中脫下了秋衣，傻眼，這丫頭沒戴胸罩，只穿了一件黑色的小可愛背心，胸部雖然小了些，但兩粒突起卻讓甄英雄興奮，柳絮的身體早就有了反應啊。　　“我……不太習慣戴胸罩，而且……”柳絮紅着臉，羞赧道：“我的尺寸好小……少爺就是不喜歡我這樣的，才一年多不理我吧……”　　“誰說的？”甄英雄當然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是因為這丫頭太可怕了才躲着她的，手滑進她的背心裏，用手指輕輕掐捏着那堅實的乳蕾，看着咬緊嘴唇忍着呻吟的鳳凰之首，笑道：“小的有小的好處嘛，不會因為地心引力的影響而下垂啊，就算有了孩子也不會因為乳房影響身材，呵呵，而且，小的才玲瓏，才可愛啊。”　　不知道這叫什麼理論，但柳絮卻信了，“真的？”　　“真的。”甄少爺把柳絮的小背心脫下來，壓倒她，欣賞着胸前那並不突出的隆起，曖昧道：“不過，毛毛，女人還是應該戴胸罩的，地心引力雖然對你的威脅比較小，但畢竟還是有威脅的，而胸罩，就是女人與地心引力對抗的武器。”　　柳絮還沒能消化甄英雄的話，嘴巴又被吻了個正着，接吻的技巧，柳絮是甄英雄見過的最差的，但這就是柳絮的優點，一個冰冷的並不妖媚的女人，生澀而努力的迎合著自己，那種滿足，是發自內心的，甄英雄很喜歡這種感覺。　　當甄英雄架着柳絮的雙腿，即將進入她的身體，欣賞着她閉眸蹙眉，含羞帶臊的小女兒表情時，那條纏在柳絮欣長脖頸上的細辮子，在她完全裸體的情況下，顯的格外入目，甄英雄有些好奇，“毛毛，少爺早就想問你了，為什麼留這樣一條小辮子啊？我記得，過去沒有啊。”　　“我……”柳絮身體一顫，卻沒有睜開眼睛，雙手捂着脖子，沒有張開口，甄英雄可以看出，她似乎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卻不好意思說出來。　　腰一送，美人一聲輕呼，淫扉而美妙的交響樂，開始了。　　柳絮承受着甄英雄的衝擊，再也忍不住呻吟了起來，迷離的雙眸中，男人粗喘着，給予自己最快樂的感覺，給予自己做為一個女人的幸福，柳絮摸着小辮子，呢喃道：“我……希望少爺……注意到，我……是個……女人……”　　不知道這呻吟中變調的話語，甄英雄到底聽清楚沒有，不過，那已經不重要了，因為甄英雄做的事情已經證明，柳絮，是個女人。　　……　　昨晚精力太過旺盛，折騰的柳絮連連求饒之後，又和醉酒沉睡的薛雪做了一次，想到早上柳絮與薛雪睜開眼睛之後那尷尬的對望，甄英雄還會忍不住笑出來呢，柳絮和薛雪都是那種對男人比較排斥的女人，卻同時見到了對方的另一面，可想那種羞怯了。　　看起來，愛利絲的情況也有些類似，早上一起上班的路上，這丫頭的臉還是紅紅的呢，完全不敢和甄英雄對視，這個菜鳥殺手對自己感情的控制太差，有了甜甜這麼一個可愛的妹妹，她其實是很高興的，只是嘴上不承認罷了。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對冰恨天的壓制起到了效果，最近都沒有被跟蹤的感覺，按道理說，這應該是值得高興的事情，可甄英雄卻總感覺到不安。　　球球的，暴露自己，引的少爺注意，之後又藏起來不露面，這中間，肯定有什麼可疑，如果顏冰真的那麼聰明，知道愛利絲在自己手中，會一直沉默着，等到黑市拳開賽嗎？現在只有兩種可能，一，顏冰根本不在乎愛利絲，已經抱着犧牲她的態度，如果是這種，那麼，甄英雄挾持着愛利絲，等於給自己找了個麻煩，顏冰的計劃將不受絲毫影響，不過，這也是甄英雄內心比較期待的一種可能，二，顏冰很在乎愛利絲，一定要把她搶回去，這是很可怕的，如果顏冰是抱着這樣的決心，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動靜呢？　　甄英雄完全看不透那個顏冰，卻明白自己的老爹和蘇影，為什麼如此恐懼那個女人了。　　回到學校之後，柳絮，蘭兒，鳳兒，已經在校長室等候了，柳絮雖然還是那副冰冰的樣子，但那紅紅的小臉，和刻意逃避甄英雄的眼神，任誰都能看出問題來。　　時間依然像每一天那樣的流逝着，已經有了一定規律的甄少爺，似乎習慣了每天重複着的事情，這是一種愜意的生活啊。　　上午快要放學的時候，甄英雄和柳絮，蘭兒正圍着茶几斗地主呢，門一響，並不是上課回來的愛利絲，而是一個甄英雄絕對不想見到，或者是不敢見到的女人，蘇影！　　全愣，今天的蘇影打扮的很女人，沒有了過去那種酷酷的感覺，披散着長發，脫下外套，掛在衣架上，那種美，讓人懷疑到底是不是認錯了人。　　白色帶着黑色豎條格的襯衫，領口及袖口略顯寬鬆，有一種掙脫束縛的自由感，一件低口的馬甲，讓她的胸部看起來如此飽滿，讓她的腰支看起來那麼纖細，這樣的身材，說她是倆孩子的媽，恐怕只有鬼才會相信。　　深褐色的長褲非但秀出了她完美的腿型，更有一種古典的調和感，整體穿着沉穩文靜，是一種復古和現代主義的思想主題相調和的感覺，現在的蘇影，簡直是摩登時代女性形象的代表啊。　　驚訝歸驚訝，外表怎麼迷人，會咬人的仍然是會咬人的，從來沒有哪個傻瓜因為覺得老虎漂亮，就去摸老虎的屁股吧？甄英雄不相信一個人的外表能決定她的內里，蘇影可能是為昨天的事情來找自己算帳也說不定。　　“小鬼，你昨天對我很客氣啊。”　　“哪裡，就是比蘇阿姨手快了一點點，呵呵。”　　蘇影坐到了甄英雄對面的沙发上，蘭兒趕忙起身讓開，柳絮也從座位上站起，回到了甄英雄身後。　　蘇影就沒見過這麼會裝蒜的傢伙，那是手快手慢的問題嗎？那是面子，是尊嚴，這臭小子避重就輕啊，“小鬼，你用槍指着我的時候，是不是忘記了些什麼？”　　來了！甄英雄心裏直打鼓，果然聽蘇影嘆了口氣，有點做作的惋惜道：“你為了一個女人，而和你女朋友的媽媽翻臉，你說，我們會怎麼想，會不會很傷心啊？”　　“蘇阿姨，公是公，私是私，我抬槍的時候已經考慮過了，我相信您是一個公私分明的人，我是那麼的信任您，所以，您一定能體諒我的苦楚，不會計較的，對吧？”甄英雄心裏火，嘴上卻不得不軟，“我們都是為了組織，呵呵。”　　“為了組織嗎？”蘇影眼神一黯，苦苦一笑，看着警惕性很高的甄英雄，道：“雖然你是口不對心，但我還是接受你這句讚美，我確實不是公私不分的人，我承認自己昨天太激動了，把愛利絲留在手裡，大概才是她最大的利用價值，所以，我今天來也不是要動她的。”　　留下愛利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讓顏冰束手束腳，如果從這點來看的話，確實是一種最大利用價值的體現，雖然甄英雄並不完全出於這個目的。　　“蘇阿姨，既然你不是為了愛利絲，那專程到學校來，不會是想和我們一起斗地主的吧？”甄英雄這話並不是完全的打趣，他能感覺到蘇影有一定的目的。　　“我還沒有那麼閑。”蘇影看了看柳絮與蘭兒，又看了看時間，“剛好要放學了，你陪我去吃點東西吧。”　　讓少爺陪你去吃飯？看見你就飽了！甄英雄心裏不滿，卻也知道蘇影是有話要和自己說，只能點頭啊。　　蘇影的藍色標緻小跑一駛出學校大門，甄英雄就感覺到頭皮發麻，這是被跟蹤時的一種徵兆，不用問，有人在監視自己，果然，只片刻，常樂的電話就打了過來，又是原野那廝。　　“蘇阿姨……”　　“我知道，被警察跟蹤了。”蘇影笑了笑，倒也看的甄英雄一怔，這女人雖然脾氣暴，但確實挺美的，笑起來的樣子，和小艾很像啊，“我一出漢宮就被警察盯上了，看來警察對我留在朗朗市已經起了疑心啊，這也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　　蘇影雖然常年待在美國，但她卻是黑社會的底子，在義字會即將有大動靜的前夕，她一直出沒在朗朗市，出沒在漢宮，沒有理由不引起警察注意的，甄英雄覺得，這應該是出自方言或者白耀天的腦袋吧，同樣需要監視，原野應該會更傾向於監視自己才對。　　不過，你被警察監視，關少爺我鳥事啊？甄英雄希望從蘇影臉上看出點什麼，但很可惜，她表情淡然，除了眉宇之間有一抹化不開的複雜，卻是什麼也看不透。　　“卡布提諾，謝謝。”　　半島咖啡廳里，兩人挑了一處靠窗的位置坐了下來，一恭弘=叶 恭弘知秋，正是此時吧？窗外已經能看出秋天腳步到來的痕迹了，風兒徐徐吹過，帶走恭弘=叶 恭弘兒的時候，也會調皮的挑動路上美女的項巾，夏天隨處可見的美腿香肩，也被漂亮的衣服遮掩，秋天，對眼睛來說，可能是長久疲勞之後的緩解，也可能是個香艷假期的結束，總之，不好色的秋天已經到來了，色狼們的夏天過去了，甄英雄有些感慨，嘆了口氣，對侍者道：“一樣，卡布提諾。”　　雖說蘇影是個長輩，卻是高貴貌美，成熟迷人，甄英雄總不好意思在她面前點上一杯熱檸檬茶，顯得自己忒孩子氣了，咖啡，能讓一個男人看起來既成熟，又有風度。　　蘇影選擇這個位置，就是因為可以清楚看到外面原野的汽車，“小鬼，你說，警察為什麼會盯上我？”　　廢話，你是賊，兵不盯着賊盯誰啊？甄英雄訕訕一笑，比較含蓄，婉轉的回答了問題，“他們還不是一樣盯着我嗎？”　　言下之意，你和本少一樣，是賊首。　　“不對，警方沒有道理會盯上我，我是在霸川市乘坐飛機來回的，因為不能讓冰恨天知道我在朗朗市，所以我的行蹤一直是很隱蔽的，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甄英雄一怔，看着蘇影那雙深邃的眸子，他腦中掠過一絲驚顫，是啊，為了對付冰恨天，把蘇家勢力做為對付冰恨天的奇兵，蘇影當然是不能讓別人知道自己就在朗朗市的，首先要避開的，就是警方和冰恨天的眼睛啊，如果被他們知道自己架空了美國的勢力，全部調集到了朗朗市，還奇兵個屁啊？不被冰恨天滅了，也得被警察折騰死。　　老實說，甄英雄從來沒有仔細去考慮蘇影的問題，固然是因為她的問題有老爹幫忙，也上因為自己的事情還忙不過來呢，可現在不同，必須要聯合起來對付敵人啊。　　為什麼警察會盯上蘇影呢？蘇影是前天才回來的，這麼快就被盯上了，白耀天他們為什麼如此重視她呢？不對！白耀天為什麼會知道蘇影在朗朗市的？　　蘇影嘆了口氣，“果然和我想的一樣啊，那個蠢男人又在做着一相情願的蠢事了……”　　“誒……？”甄英雄不解。　　正在此時，侍者送上咖啡，蘇影幽雅的端起杯子，看的甄英雄一怔。　　小拇指微微翹起，晶瑩的指甲散發著自然的光澤，閉着眼睛，長長的睫毛輕輕抖動，那張有着一心和小愛影子的臉，在咖啡那帶着濃郁醇香的熱氣中，給人一種夢境之感，高雅，美麗，大方，得體，沒想到這個女爆龍還有如此溫文爾雅的一面。　　“蘇阿姨說的蠢男人是……”　　“艾華。”　　“艾叔？！”　　話一出口，甄英雄心裏暗暗叫糟，果然，蘇影突然睜開的那雙水眸中，閃動着狡黠，“小鬼，你果然知道一心爸爸的身份了。”　　甄英雄有點慌，不知道該不該承認，球球的，這女人突然露出了另一面，讓自己的防備有些下降啊。　　“艾華找過了你吧？”蘇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啊，完全不給甄英雄否認的機會，“如果我沒猜錯，他是希望你幫他吧？哼哼，那傢伙的手段，還是這麼直接，直接的讓人無法招架啊。”　　甄英雄有點迷糊，“蘇阿姨，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別裝了，小鬼。”蘇影抿了一口咖啡，看着甄英雄，道：“艾華早就知道朗朗電視台事件是諾森家族在後面搗鬼了，甚至，有可能已經猜到了幕後主使一切的就是冰兒了，我回朗朗市的事情，只有他知道，也只有他才有權限調動警察來跟着我，你懂了嗎？所以，別和我藏着掖着的。”

# 第321章 危險的暗殺

　　甄英雄的腦子轉的很快，蘇影說的是事實，義字會現在動靜如此之大，受到關注的，應該是最能折騰的本少爺才對，但警察卻莫名其妙的盯上了行動一直很隱蔽的蘇影，這確實太可疑了。　　“蘇蘇阿姨的意思是，原野是艾叔派來的？”　　“還裝？”蘇影一笑，“小鬼，我問你，艾華是不是要你與他合作，還要求你剷除了諾森家族之後退出黑社會啊？”　　甄英雄的驚訝還沒有結束，蘇影又道：“他還要你把我也拉出黑道吧？”　　“你怎麼知道的？”甄英雄的話等於承認了蘇影的猜測，甄少爺並不是嘴露，而是沒有必要隱瞞了，蘇影既然能說出這些，表示她絕對不是亂猜的，太准了！　　“你還沒看出來嗎？警察所以盯上我，就是要逼我離開朗朗市，不要參与這次的紛爭。”蘇影放下精緻的杯子，用小小的勺子攪拌着咖啡，“如果我暴露的話，冰恨天就會察覺到我留在美國的組織已經被架空了，在朗朗市所謂的奇兵也就不存在了，艾華就是以此來逼我回美國的，否則，警察一直這麼以我為目標盯着義字會，能不被冰恨天察覺嗎？這還不能看出他是想要我退出黑社會的目的嗎？小鬼，當一個組織的全部實力被另一個組織掌握之後，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果然是夠直接啊，甄英雄不得不佩服艾華，他目的單純與直接，使人出乎意料，因為一早就知道義字會的動向與目的，所以，蘇影把勢力調過來朗朗市，無法瞞過他的眼睛，為了義字會的安危，蘇影不能被冰恨天發現，這樣的奇兵才有作用，但被警察盯死的她，是不能有動作的，所以，她必須離開朗朗市，解除警方對她的盯梢，那麼，她留在朗朗市的組織，就毫無疑問的要由甄家接手，甄英雄現在才真正明白艾華的那個‘一加一等於二’的計劃。　　兩個組織合成一個，甄英雄再想把蘇影帶出黑道，就容易的多了，因為，在融合為一個組織的過程中，甄英雄將了解到蘇家勢力的一切，蘇影的退出，從內患而言，已經不存在了，誰要鬧毛，甄英雄大可去收拾誰，即便蘇影不想退也不成，因為勢力完全被義字會控制着，在義字會的地盤，甄少爺要把她的勢力全部扣押，根本不是難事，沒有了勢力的蘇影在美國根本活不下去，能不退出黑道嗎？甚至，她只有回到朗朗市才是安全的。　　艾華的計劃從一開始就是很簡單的，難得的是，他能把如此簡單的計劃實施的這麼自然流暢，利用大環境的不可抗拒，讓蘇影明知是雷，卻不得不踩，真沒看出來啊，艾華那麼木訥的一個人，竟然有如此心計，難怪能坐到今天的位置上，球球的，這是不是就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我想，他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告訴你如何逼我退出黑道了，不過我想，你已經知道怎麼做了。”蘇影望着窗外，表情有些落寞，凄楚的美，有一種說不盡的哀憐，就好象那些離開樹枝的恭弘=叶 恭弘子一般，充滿了無奈，“小鬼，如果諾森家族真的滅了，我可以退出黑道，但我有一個要求，你一定要做到，行嗎？”　　甄英雄不知道這個永遠不服輸的爆龍為什麼這麼消極，抿了口咖啡，太苦，“什麼要求？”　　“我可以離開朗朗市，回美國，給冰兒造成一種假象，好象我的勢力要大舉反撲諾森家族，盡量讓她分心，而留在朗朗市的勢力，我全交給你，但是，你一定要給我保證冰兒安全，即便諾森家族死絕了，冰兒也要毫髮無傷！”　　蘇影要離開朗朗市，把組織交給甄英雄，就表示，她將退出黑社會的決定權交給了甄英雄，而作為交換，她不允許自己殺了顏冰，活捉？難度太大了，自己同意，卻未必做的到，想把顏冰從整件事情里擇出去，很困難啊。　　“蘇阿姨，為什麼找我說這些？”甄英雄皺眉，這個燙手的山芋應該交給別人，“和我老爹商量，不是更好嗎？”　　“如果能交給他的話，你以為我樂意求你啊？”蘇影沒好氣的翻了甄英雄一眼，風情萬種，要不是因為知道她的底細，以及她和自己那層關係，甄英雄非被她迷暈了不可，即便如此，也難免會心跳加速，怨念啊，對這女人可不能起壞心思。　　“我和你爸，是斗不過冰兒的……”蘇影眼中充滿了回憶色彩，道：“我和你媽媽，還有冰兒，從小一起長大，冰兒雖然最小，卻是我們之中最聰明的人，即便是你那猴精猴精的老爹在接掌義字會之後，也沒有還在上高中的冰兒有見解，這是當年四家族公認的，就好象今天，我們知道冰兒的目的，甚至有愛利絲這樣重要的人質，而且全面佔據了主動，可是，害怕的，依然是我們自己，為什麼？因為我們看不到冰兒到底要怎麼動作，似乎我們的一切的主動，都是冰兒刻意製造出來的，換句話說，我們無論多麼的主動，都在她的計算之內，呵呵，我和你老爹，對冰兒本就有感情，你老爹更有幾分愧疚，加上心理上對她的恐懼，以及她對我們的了解，我和你老爹的決斷，根本是不能信任的。”　　甄英雄對蘇影真的要刮目相看了，很難把她和昨天那個失態的女人聯繫在一起，經過一夜冷靜，她居然如此清晰的分析着全局，難怪，她可以將蘇家的勢力帶到今天，諾森家族即便有了哈恩大叔的殺手世家，也無法輕而易舉的扳倒她，並非沒有原因啊。　　“小鬼，冰兒從小就是個不服輸的性格，但她本性並不壞……”　　甄英雄嘴一撇，“都要殺你們了，本性還不壞啊？”　　蘇影眼神一冷，淡淡道：“我相信，如果我們面對面的時候，她是不會朝我開槍的，她是一個並不敢面對真實自己的一個可憐的女孩，你不會明白的，因為你不了解她，不過，也因為你不了解冰兒那種複雜卻簡單的性格，我才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因為，你不會對她產生恐懼。”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甄英雄淡淡道：“如果我贏不了她呢？”　　“不交給你，我們肯定會輸，交給你，有百分之五十的生機，在那百分之五十生機當中，也包括了可以讓我見到冰兒的機會，所以，我們是不得不賭。”　　“我還是不明白，你為什麼認定我能贏她？”甄英雄誠實道：“事實上，到今天為止，我也在困惑，冰恨天暴露之後的完全沉默，讓我不安，迷茫……”　　“同樣，你做的一切，一定也讓冰兒感覺到了不安與迷茫，因為連我和你老爹也不知道你這小鬼究竟要做什麼，會做出什麼，我剛才的意思就是，你是我見過的和冰兒在某些方面最像的人。”蘇影一笑，說了一句甄英雄似懂不懂，一時無法消化的話，“你們都是為了一個簡單的目標，可以讓自己變的複雜的人，唯一的不同是，你成熟一些，自閉的冰兒，太不成熟了而已，為了達到目標，自閉的她根本不了解生命的價值，你可以說她做的事情很幼稚，但幼稚的是目的，而不是過程。”　　幼稚的是目的，不是過程，這話怎麼理解？甄英雄看着蘇影那略帶苦楚的笑，似乎能明白一點，與自己心底的某些東西可以產生共鳴，但說不清楚那樣一種感覺，為了單純的目的而傷害別人，這應該怎麼去理解啊？確實很幼稚。　　眉宇之間，突然感到一陣毛孔緊縮，發麻，甄英雄渾身一顫，這種感覺是，被人瞄準了腦袋！　　猛然朝外抬頭一望，因為陽光關係，對面商場的三樓玻璃窗反射着耀眼光芒，在同一玻璃的兩端，有兩點閃光，媽的，是狙擊手！自己只感覺到有一個人在瞄準自己，那另一個瞄準的是……　　“俯倒！”　　莫說蘇影嚇了一跳，咖啡廳里的其他客人，也被嚇的不輕，甄英雄將手裡的咖啡潑向玻璃的同時，另一隻手已經抓到了蘇影的脖領，這是明目張膽的吃豆腐嗎？女人的衣領是隨便哪個男人都能抓的嗎？蘇影還沒鬧明白甄英雄這是要做什麼，一聲輕輕的破風嘶鳴在腦後劃過，子彈？！　　一名服務生大腿中槍，卻還沒有察覺到疼痛一般，人倒托盤灑，小壺杯子掉一地，要熱鬧啊。　　玻璃沒碎，可想子彈的穿透力是何其之強，狙擊步槍的威力好大，是專業的狙擊手！在這麼近的距離狙擊，盡量拉直與目標的水平線，不把玻璃打碎，就是為了悄無聲息的解決目標啊，不是一個，而是同時搞定兩個！　　蘇影被甄英雄從桌子上拉到懷裡，然後撲倒，蘇影臉上一溫，一陣血腥味讓她身體一顫，甄英雄中槍了！　　為了保護蘇影，甄英雄雖然有動作，卻來不及去躲閃子彈，拉蘇影到懷裡的同時，左上臂被子彈擊中，並沒有傷到骨頭，卻傷到了肌肉，子彈並沒有留在肉中，再一次證明了狙擊步槍的穿透力，是八十米左右的射擊！　　蘇影這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要先把咖啡潑在玻璃上了，濃濃的咖啡黏附在玻璃上，干擾了殺手的狙擊視線，甄英雄也是為此沒有被擊中要害，這小子的瞬間反應，好快啊。　　倒地，蘇影雖然做了肉墊，對甄英雄卻沒有埋怨，這小子是為了保護自己啊，甄少爺一個翻滾轉身靠在了牆角，胳膊的巨痛讓他呼吸有些急促，“球球的，大意了，沒想到那群王八蛋沒有放棄跟蹤我啊，媽的，為什麼少爺被跟蹤，七隻虎會沒有察覺呢？”　　甄少爺好象沒有意識到自己抱着女朋友媽媽的姿勢有點曖昧，當然，也不會有人注意，因為，那個才抱着大腿嚎叫的服務員，和不斷從玻璃打進餐廳的子彈，已經嚇的所有客人尖叫閃躲了，雞犬不寧，大概說的就是這麼一個場景，甚至沒有搞明白敵人在屋裡還是屋外，就已經亂套了，誰還會過來查問他們兩個人的關係啊？　　甄英雄感覺着胳膊的疼痛，有些不解，為了保護蘇影，自己的動作拉的很大，卻不，敏捷，為什麼子彈僅僅是打中了自己的胳膊呢？和狙擊的選位的相比，對自己的射擊未免有些不專業吧？　　蘇影這個不是味啊，自己居然被甄英雄抱在懷裡，“小鬼，你的手……”　　“沒事，輕傷，流了點血而已。”　　“是嗎？那就好……不過，我要說的是，你的手，是不是應該挪一挪啊？”　　“恩？”甄英雄低頭這麼一看，尷尬啊，太慌亂了，自己抱着蘇影的右手，居然按着蘇影的左乳，好軟，卻彈力十足，這女人真的四十多了嗎？似乎是為了求證一下手感的真實性，甄少爺下意識的一抓。　　“呃……”蘇影一聲悶吟，氣啊，“要死啊你？”　　這豆腐吃的忒不象話了啊，少爺發誓，只是出於好奇之心，絕對沒有褻瀆之意，“對不起，蘇阿姨，我可不是故意的！”　　“那你還不拿開？！”　　盡顧着說話，給忘了……　　“蘇阿姨，待在這裏不要動，我們的人馬上就會到。”甄英雄深吸一口氣，對剛要說話的蘇影苦笑道：“這次你不用回美國了，因為，你已經暴光了，球球的，這回我們才是真的被動了呢。”　　見甄英雄用餐巾將胳膊簡單的一包，蘇影已經察覺到不託了，“小鬼，你做什麼？！”　　“抓賊！”甄英雄一笑，抄起一張椅子，猛然起身，狠狠的拽了出去，椅子將玻璃砸碎，碎玻璃渣子落下，蘇影抱頭的同時，甄英雄已經從她頭上躍過，從窗子跳了出去，兩個翻滾，靠在了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後面。　　蘇影心裏大罵啊，那小子是白痴啊？連個武器都沒有，還去抓殺手？吸引子彈還差不多！　　吸引子彈？蘇影想到這裏，一怔，從那小子跳出去開始，果然沒有子彈射進咖啡廳了，莫非，他真的是去吸引子彈了？早就聽小艾姐妹說甄英雄這個黑社會太子過於的濫好人了，沒想到，他真是那種白痴啊。　　甄少爺可沒蘇影想的偉大，吸引子彈保護客人什麼的，根本沒想過，他只是很單純的要去抓殺手，雖然殺手突然出現有些出乎意料，但是自己不一直都在等殺手露出蹤跡嗎？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啊！　　“死……死流氓？！”　　甄英雄聽到這聲音，明顯吃了一驚，一轉頭，被震呆了，因為他不但看到了右手臂中槍的原野，還有，一臉恐懼望着自己，拿着手槍，打着冷戰的白果！　　靠！情人老婆怎麼也在啊？！　　原野靠在跟蹤自己的那輛銀灰色的大切諾基後面，車身彈孔不少，如果不是因為油箱在他這一側的話，估計原野和白果早就變爆米花了，甄英雄這個火大啊，“原野，你丫的，把槍給我！”　　甄英雄跳出來時動靜那麼大，原野當然早就看到他了，白果也知道殺手的目標是他，既害怕又擔心，自己也忒倒霉了，忒沒用了，從警校出來沒多長時間，盡趕上這麼危險的案子，最鬱悶的就是，自己的手，老是忍不住的顫抖。　　“王八蛋，老子沒抓你這混蛋就便宜了，你還想搶警槍啊？！”原野火也不小，左手端槍的姿勢雖然專業，但也證明，他的右手無法開槍了，“這伙賊是誰？！”　　“我哪知道？”甄英雄無法忍受自己的女人陷入危險，殺手似乎沒有要撤退的意思，分別對着兩輛車射擊，並沒有去瞄準行人意圖製造混亂作為撤退的掩護，給人一種不達目標不罷休的壓迫感，“你丫的不能開槍，把槍給我又怎麼了？！你是左撇子嗎？”　　“甄英雄，你這兩年都否認自己會用槍，今天就不怕露餡了？”原野的右上臂汩汩的冒血，真虧他這時候還能計較這些了，“難道你沒受傷？哼。”　　“你瞎啊？我是左胳膊受傷，少爺不是左撇子，沒吃過豬肉，我還沒見過豬跑啊？開槍無非就是抬胳膊瞄準扣板極，小學生都懂。”甄英雄曖昧一笑，“更何況，現在白警官每天都監督我練習‘槍法’，我可是很自信的，我是在幫你抓賊。”　　槍法？小白乍一聽還沒明白，可一見甄英雄隱諱的挺了挺腰，那臉啊，‘唰’的紅了個透徹，“死流氓，你胡說什麼呢？！找死啊你？！”　　甄英雄嘿嘿一笑，笑話固然下流，目的卻達到了，就是要白果放鬆一些，太過緊張，會讓動作變的生硬，那就危險了，“這就對了，這個狀態才是平時的情……白警官啊，呵呵，把槍給我！”　　‘把槍給我’，甄英雄這次卻是對着白果說的，不是請求，而是要求，一種男人對女人的要求，更像老公對老婆的要求，白果一怔，原野氣道：“開什麼玩笑，把槍給你出了後果誰承擔？你老實的在那窩一會，警察馬上就到了！娘了個蛋的，到警察局你在給我交代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街道上的行人在甄英雄砸碎玻璃的時候就已經亂了套，一些彈在地上甭起的子彈甚至傷了幾名路人，咖啡廳里的客人也亂成了一團，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甄英雄冷冷一笑，“抓不到賊，我怎麼知道他們幹嗎要殺少爺？等警察來？這話應該是現在開槍的殺手最愛聽的吧？原野，你是不是想上次城南的那一幕重演啊？你是不是特想看到殺手的無目標射擊？”　　原野一怔，臉色大變，明白了甄英雄的意思，殺手所以不撤退，就是因為這個時候還不算最混亂，他們在等着警察的到來，警察來了，他們就會像在城南那次一樣瞄準路人進行無目標射擊，讓警察也陷入混亂中，那時雖然看似危險，卻是最安全的撤退時機，丟掉步槍的他們，大可以混入混亂的人群，被忙亂疏散群眾的警察親自送到安全的地方。　　白果也明白甄英雄的意思，想把槍丟過去，卻被原野按住了槍口，“甄英雄，上次我欠你的，這次還你了！”　　甄英雄接到了原野丟過來的手槍，微微一笑，“應該說，你丫又欠我一次，朗朗電視台是少爺救了你的命，今天，我也是幫你們警察做事呢。”　　“沒你能有今天這事嗎？能他媽不開槍，你最好少開，寫報告沒你丫想的那麼沒難度。”原野大概是真的忍不住痛了，捂着傷口，痛苦的嘟囔了一句，“娘的，他們怎麼知道我們是警察的？”　　甄英雄心裏一震，原野說什麼？　　看一看，原野開的車，是方言那輛私家車，外側兩個車胎已經癟了，再看原野與白果，穿的都是便服，如果不掏槍的話，誰能知道他們是警察啊？而且，自己在遇襲之後不足一分鐘就躥出來了，而原野已經中彈，沒有聽到叫喊，那就表示，原野中彈，是與自己遇襲同步發生的，聲音被咖啡廳里的混亂掩蓋了而已，那時，原野應該還沒有發現情況啊，殺手為什麼知道他是警察呢？　　想到咖啡廳里的蘇影，甄英雄心裏猛的一跳，好象，有些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了，球球的，難道，殺手是用這樣的方法躲過了義字會七隻虎的眼睛進行跟蹤的嗎？顏冰，果然厲害啊，因為他們跟蹤的，就不是少爺我，而是……　　“砰……！”甄英雄對着天放了一槍，“警察抓賊！所有人全部蹲下！打着腦袋自己負責！”　　道路兩邊的人嚇哭的都有，尤其是咖啡廳這邊，無論是客人還是路人，本就以為裏面發生了搶劫或者命案呢，甄英雄這麼一喊，更慌了，但行動上好歹是安靜了，全抱頭蹲下，心裏還罵呢，現在這警察啥素質啊？打着腦袋自己負責？就算你負責我也不能被打爆腦袋啊，死了，誰負責有個屁用啊？！　　“我日你！”原野氣啊，傷口的血差點朝外噴，“你丫是抓賊還是搶人質啊？！”　　甄英雄是無恥了點，“一樣，你們不是這麼抓賊嗎？”　　“你當我們也是黑社會啊？！”　　“情人老……那個，白警官。”甄英雄沒搭理原野，對着白果喊了一聲，還在納悶的小白一怔，就見甄英雄露齒一笑，好是陽光，“待在那裡，不要亂動，知道了嗎？也許，聽到槍響之後，能發現什麼也未必。”　　槍響？白果表情大變，“死流氓，你要做什麼？”　　“他們是想利用警察撤退的，所以，我要在警察來之前，把他們逼出原形。”甄英雄深吸一口氣，一邊解下胳膊上止血的餐巾，一邊說道：“和丫拼了，球球的！”　　猛的將餐巾從車子另一面丟出，幾個彈孔讓那完全打開的餐巾飄的那麼不自然，而甄英雄已經從相反的一面沖了出去，直衝對面的商場。　　那死傢伙不要命了嗎？白果大驚，剛站起來，就被原野一把拽住了胳膊拉了回來，一顆子彈從她頭上劃過，嚇出一身冷汗。　　“隊長，你放開我！”白果急道：“沒有人掩護，他會死的！”　　“你去掩護，死的是你。”原野剛才用力過猛，傷口巨痛，汗如雨下，卻露出一個安慰的笑臉，“放心吧，甄英雄要是那麼容易死，豈不是對不起我跟蹤了他兩年之久？”　　白果表情一窒，原野的安慰讓她心跳不正常，天啊，自己的反應，好象暴露了……　　“白果，你和甄英雄之間的關係，果然不一般啊。”原野有些頹喪的笑着，“你對他的關心，已經到了不要命的地步了嗎？”　　“我……”白果沉默了片刻，說出了原野最恐懼聽到的一句話，“對不起，隊長，我，明天會提出辭職……”　　白果此話，等於承認了與甄英雄的關係啊！　　原野喜歡白果，白果自己也知道，他是上司，自己是下屬，他又知道了自己與甄英雄的關係，目前刑警隊盯的就是甄英雄與義字會，自己這警察肯定是做不下去了啊，大概，還會有紀律處分吧。　　失戀的心情，絕對不爽，原野到現在都不服氣，自己哪點比甄英雄那流氓差了？為什麼白果去喜歡一個流氓，也懶得多看自己一眼呢？如果是輸給方言，原野還無話好說，輸給一流氓可就太冤枉了，但看到甄英雄頂着子彈衝出去，他又不得不嘆服，甄英雄，有的時候，確實很英雄。　　“如果我想要你退出隊里的話，就不會把自己的槍丟給他了。”原野不服甄英雄，所以，他要堂堂正正的和他競爭，“白果，我早晚會抓到他的！”　　白果呆了呆，這句話，自己也說過無數次，早晚會抓到他的，可到底，是誰抓了誰啊？　　一聲槍響，一陣驚叫傳來，白果心臟隨之抽搐，甄英雄出事了嗎？！　　……　　娘的，兩把槍瞄準一個人的時候，果然是不太好躲閃啊。　　現在正是商場人流的一個高峰期，公路上的汽車卻並不多，加上公路對面的路人聽到了剛才的鳴槍示警，再看到甄英雄舉着槍衝過來，全都老實的蹲在了地上，對甄英雄躲避子彈，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同樣的，狙擊甄英雄的殺手也遇到了同樣的難題，為了遮掩，他們只能將窗子拉開一條小縫，僅僅容下槍口而已，根據現在太陽的位置，玻璃反光，外面是看不到玻璃後面他們的臉的，不過，狙擊步槍中遠距離射擊雖然精準，但距離太近之後，靜態射擊效果當然很好，動態射擊的難度卻太大了，笨重的狙擊步槍在瞄準近處的運動目標時，難免動作的幅度要大一些，在一條縫隙去調整槍口，動的不是槍，而是人，而且，瞄準鏡也會局限視野，因此只能靠感覺射擊，對於經過避彈練習的甄英雄而言，只要跑的有技巧，束手束腳的射擊，要擊中他，難度太大了點，當然，如果這時候殺手使用的是手槍，那麼，十個甄英雄也死絕了，甄英雄就是不給他們換槍的時間。　　兩個在商場三樓對甄英雄進行狙擊的殺手，相當的頭疼啊。　　太狡猾了，甄英雄給這兩個殺手的感覺就是如此，同樣的感慨甄英雄也有，殺手是跟蹤而來，臨時挑選的狙擊地點，竟然連陽光的反射都計算在內了，高手啊。　　不過，球球的，沒有一槍要了少爺的命，就是你們最大的敗筆了！　　殺手，不能射擊蹲在地上，完全不明白髮生了什麼的路人！只要甄英雄不被槍殺，公路這一側的路人就不知道有人在朝甄少爺開槍，他們就會聽話的蹲在地上，而殺手為了給自己留一條退路，絕對不能在這個時候射擊路人，不然，就會提前引起混亂，甄英雄已經才衝過來了，混亂只會讓擊斃他的難度更大，當他衝進大廈之後，自己等人想撤，怕是難度更大了，混亂之後警察的到來，會讓他們成為被困起的野獸，甄英雄熟悉殺手的一切手段，所以，他知道把握時機。　　甄英雄在進入商場之前，對着已經可以看到目標的三樓玻璃開了一槍，為此，他的大腿被子彈擦傷，但同樣的，手槍子彈沒有那麼誇張的穿透力，又是自下而上的射擊，加大了子彈與玻璃的接觸和摩擦面積，玻璃碎裂，不但嚇的路人尖叫，也出乎了殺手預料，他們的臉，暴露了！

# 第322章 聰明與智慧

　　‘聽到槍響之後，能發現些什麼也未必’，原來指的，就是這個！原野和白果在聽到尖叫之後探出頭去，看到的，就是三樓碎裂玻璃之後，露出來的那兩張臉！　　一男一女，男人五官端正，看托槍姿勢，他的身高少說也超過了一米九，甄英雄清楚看到那傢伙黃色的瞳孔，這個男人，是傷了耿南的那個傢伙吧？！　　女人戴着一頂紅色的冰帽，冷艷是她的一個特點，那雙與高橋澤有着相似之處的冰冷眼神，讓甄英雄想忘也忘不了，這是在快樂谷遇到過的那個可疑女人！　　好，這麼有特徵的臉，少爺不可能放跑了你們！　　這個商場，甄英雄來過幾次，看位置，他們是在三樓的男廁所中，那裡距離電梯，最少也有百米，而且客流如此之大，他們不可能冒着等電梯的危險朝那裡跑的，只得選擇安全出口。　　甄英雄知道，自己已經沖了進來，如何包圍大廈，疏散群眾，自然有原野幫忙料理，自己的任務就一個，抓賊！　　“鈴木，我覺得，我們好象是暗殺失敗了啊。”　　“不是覺得，而是已經失敗了。”和卡瑪一樣，鈴木優美絲毫沒有慌張，將步槍丟在地上，明明戴着黑色的手套，卻還是拍了拍手，淡淡道：“完全被甄英雄打亂了節奏，我們輕敵了。”　　“我覺得，不是輕敵，而是你發揮的有些失常。”卡瑪笑眯眯的，但語氣有些咄咄逼人，“你在開槍之前，瞄準的時間太長了，被甄英雄察覺到了，是因為緊張嗎？如果你會感到緊張的話，那麼，提議連甄英雄一起射殺，就是一個非常不明智的舉動。”　　“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緊張，是謹慎而已，甄英雄，是躲開過五十米內狙擊的人，我的謹慎並不是一個錯誤。”　　“但你的謹慎卻沒有要了甄英雄的命。”卡瑪道：“他潑灑的咖啡，阻礙的是我的視線，而你只打中了他的手臂，未免失常。”　　“你不是連蘇影的頭髮都沒有射中嗎？”鈴木優美表情淡然。　　“現在不是討論這些的時候。”卡瑪一笑，很紳士的拉開廁所的門，走了出去，將門外掛着的‘暫停使用’的牌子摘下來，丟在了牆角，又走了回來，“我們應該怎麼脫身呢？”　　“殺手從來不缺少脫身的手段，能預料到一切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才是合格的殺手。”鈴木優美冷冷的說道：“警察差不多快要到了，我們的樣子已經暴露，甄英雄這一槍開的出乎意料，我覺得，應該先殺了他。”　　“這不太合適吧？”卡瑪收起了輕鬆的表情，“鈴木，我們的任務，應該是殺了蘇影才對吧？”　　“甄英雄更該殺，遇到他，是他倒霉。”鈴木優美眼中閃過的殺機讓卡瑪費解。　　“這不像你的風格，鈴木，你要知道，現在這個時候殺他，我們可能就失去了撤離的時機啊，我們，是殺手……”　　“這也不是你的風格。”鈴木優美觀察着樓下，語氣還是那麼冰冰的，“卡瑪，你不是自稱熱血的殺手嗎？”　　卡瑪一怔。　　“我開玩笑而已，我們撤退。”鈴木優美的話更讓卡瑪頭暈，這個女人說什麼？開玩笑？她還會開玩笑嗎？今天的鈴木優美，確實有點反常啊。　　殺手從來不缺少脫身的手段，聽起來好象瞞臭屁的，但這種自信，卻是建立在實力與膽量，以及智慧之上的，正要衝向樓梯的甄英雄只聽得外面一聲槍響，大驚，誰會在外面開槍呢？白果！殺手是不可能在這當口開槍的。　　白果為什麼開槍？甄英雄腦筋一轉，干！白果是在叫自己啊！　　誰說殺手只能選擇安全樓梯離開的？他們為什麼選擇三樓，而不是更高的其他樓層啊？不單單是因為陽光照射的角度，甄英雄一邊朝外沖，一邊暗罵，球球的，他們是為了逃跑！從三樓最快的下樓速度既不是坐電梯，也不是跑樓梯，而是，直接跳下來！　　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殺手，他們懂得計算自己的雙腿可以承受的重量和衝擊，強化訓練出來的身體，從三樓跳下來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媽的，這兩個混蛋居然用這樣簡單的方法脫身，耍少爺啊？！　　那槍，就是白果開的，是朝天鳴槍，隔着一條馬路，對面又有那麼多路人，白果對自己的槍法沒自信啊，就算原野也沒有膽量在這種情況下對殺手開槍，那兩個殺手果然夠狡猾的！　　怎麼辦？不能開槍，只能追啊，白果不理原野的勸阻，朝着對面就沖了過去，身邊一陣風帶過，一個身影已經衝到了她前面，白果心裏一顫，那人是……蘇影！　　蘇影用化妝盒裡的小鏡子，通過反射，目睹了發生的一切，見那兩個殺手要跑，她怎麼待的住啊？自己被發現，奇兵還有屁用？得滅口啊。　　甄英雄一衝出來就急了，球球的，女人啊，咋就不能聽話呢？讓你們老實的待着，都衝出來幹嗎啊？世界上還沒有那麼多女超人！　　“全給我閃開！”甄英雄推開擋着自己的路人，氣啊，“果果，回去！”　　一邊擺手，一邊追着前面的鈴木優美與卡瑪，只見那兩個人衝到路邊，上了一輛普通的汽車，媽的，早就想好怎麼溜了嗎？居然把車停在商場外面的路邊停車位里！　　汽車猛的起步，輪胎燒起一陣白煙，路人太多，根本不能開槍，甄英雄見那車起步之後，居然是倒車急轉，在便道上掉轉了車頭，擺明是要逆行啊，再一看已經衝過來的蘇影，頓然醒悟，他們的目標，果然是蘇影！　　蘇影顯然沒想到殺手的汽車就停靠在路邊，衝過來的她發現汽車居然逆行朝自己衝來的時候，已經愣了，因為被警察盯着，她身上沒有武器啊。　　“砰！”　　女人啊，累贅呀，幸好甄英雄距離蘇影要比距離那汽車近的多，關鍵的時候撲倒了蘇影，躲過了被汽車碾壓的命運，“你白痴啊？衝出來做什麼？！早告訴你的，你已經暴光，滅他們的口有個屁用？給我老實的待着！”　　甄英雄一點也沒顧及蘇影的身份，吼了她一頓，蘇影也夠委屈的，她為誰啊？還不是為了義字會！一個小輩，竟然朝自己叫喚，沒大沒小啊！　　“想溜？門兒都沒有！敢他媽的小瞧你家少爺？操！”甄英雄可沒打算聽蘇影說些啥，從地上爬起來就追，“果果，這位大嬸就交給你了！”　　大嬸？！蘇影臉都青了，這‘大嬸’兩個字簡直是對自信美貌的她一種靈魂上的侮辱啊！甄英雄是罵自己老，還是罵自己喜歡多管閑事啊？　　白果早傻眼了，她剛才聽到了一聲槍響，本就沒鬧明白怎麼回事，再看到甄英雄去追那輛右後輪憋了，輪轂與地面直磨火星子的汽車，更呆了，根本沒聽到甄英雄說什麼，因為，那種摩擦聲有些刺耳。　　牲口！原野在路對面看到了一切，甄英雄那小子在撲倒蘇影的同時，最近距離的對着那輛擦身而過的汽車的輪胎放了一槍，能說他是懵的，因為那種準確度只能用懵的來解釋，身體失衡，車速那麼快的前提下，他能一槍打中輪胎，這是人辦的到的嗎？　　球球的，少爺就是天才，用這種方法打中輪胎，原野還是沒有證據說少爺是用槍的老手啊。　　“好厲害的槍法！”卡瑪本來給人的感覺很細膩，但現在卻熱血沸騰，“甄英雄，果然是個好對手啊！”　　“這不是大俠的江湖年代，你不是獨孤求敗，也不是東方不敗，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脫身。”鈴木優美今天似乎特別有幽默感，雖然她的冷笑話，只能讓卡瑪感覺到一陣陣的寒冷，“車胎爆了，我們分散走，甄英雄只能追一個，看看這個便宜是誰的。”　　卡瑪‘恩’了一聲，鈴木優美腳剎手剎同時一拉，車子前行中轉了兩個圈，嚇的路人尖叫，公路上的汽車胡亂躲閃，碰撞猛然發生之後，兩人從車中跳出，一左一右的分向逃跑。　　媽的，二選一？　　製造交通事故，用交通堵塞延緩警察的到來，高明，這個時候還能想到這些，兩個殺手都不是簡單人物啊。　　依照甄少爺平時的思路運轉以及為人特點，應該會毫不猶豫的選擇鈴木優美，理由簡單，她是女人，好追，好打，好欺負，抓到之後好威脅，但今天，他卻沒有那麼做，幾乎是沒有遲疑的想都不想，直追看似巨人的卡瑪。　　甄少爺的選擇讓原野和白果，蘇影也覺得驚訝，三人都知道甄英雄的淫蕩與無恥，今兒怎麼突然轉了性啊？尤其白果與蘇影，都吃過甄英雄的虧，怎麼也不明白，那小子從來也沒有騎士精神啊，為了自身安全，就是用腳指頭想，也是去追那女的合適啊，去追那男人，太危險了！　　就在三個人全部消失的時候，警笛聲由遠而近，雖然都是警察，原野還是低聲罵了一句，“媽的，來的真他媽是時候，掐着點兒來的啊？非他媽堵車了你才過來啊？！”　　……　　甄英雄追卡瑪，存在的最大的弱勢，就在於腿的長度，同樣的頻率邁開腳步，兩米高的卡瑪每一步，都在拉開與甄英雄之間的距離，但是，這個身高兩米的巨人卻有着細膩的思維，在被甄英雄當作目標之後，他立刻明白甄英雄為什麼追的是看起來不好對付的自己，而不是好欺負的鈴木優美了，他就好象久久遇不到對手的寂寞的人，遇到甄英雄，讓他覺得興奮，覺得血液沸騰啊，這個小子的頭腦，太不簡單了，而且，運轉的相當快啊。　　不知道甄英雄以往的無恥與齷齪，所以卡瑪在看到甄英雄不去追鈴木優美之後，絕對不會去認定他是反常，而是從更理性的方面找原因，答案就是，他如果去追鈴木優美，連一分抓到的把握都沒有，並不是說鈴木優美不好對付，而是人民群眾不好對付。　　甄英雄的腦子轉的太快了，他不追鈴木優美，是怕被人當成了色狼！　　光天化日之下，一個大男人，追着一個漂亮的女人跑，只要鈴木優美大叫一聲耍流氓，英雄就得變狗熊，這年頭，‘見義勇為’唯一沒有沒落的，就是英雄救美這職業了，碰到搶劫的沒有一個人管，遇到耍流氓的，尤其是對美女耍流氓的，那就成了沒有‘一’個人管的局面了，非群起而攻之不可，所以，追鈴木優美，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卻是容易被忽視的方面。　　原野，白果，包括蘇影，顯然沒有甄英雄想的那麼遠，因為他們已經完全主觀的將鈴木優美視為了殺手，把她的殺手身份擺在了性別的前面，而甄英雄卻一直在注意着客觀影響力，所以，他是個可怕的傢伙。　　卡瑪還知道甄英雄挑自己追的另一個原因，自己的目標大，特點明顯，即便跑的比他快，在鬧市區，也很難甩開他，兩米的身高，在中國的街頭，到哪裡都是鶴立雞群，太惹眼，而且，兩米的自己被體積比自己小的傢伙追，是個人就不會覺得甄英雄是壞人，個頭那麼大還跑，不是做了壞事理虧是什麼？所以，連打車什麼的，也是難度超高，這樣無形中就會給自己一種壓力，而且，萬一碰上個喜歡強出頭的路人阻攔自己，還會成為甄英雄的幫手。　　卡瑪已經很久沒有這種被壓迫的感覺了，甄英雄把他壓的死死的，那感覺就好象在挑戰某種極限運動一般，不把全身的能量，膽量，智慧等等全部釋放，就不會得到快感，不會得到享受，同時還要承擔更多危險一般，刺激啊。　　干你娘的死殺手，和少爺斗心眼子？少爺懂得追人技巧的時候，你丫的也就小學畢業！雖然，那時候少爺可能還沒畢業呢……　　“警察追賊，讓開，讓開！”　　甄英雄端着槍，有點感覺的代入，真把自己當警察了，娘的，是爽，敢情警察追賊的時候所產生的心理優勢，就是逃跑的賊的心理壓力啊，真他媽的拉風，夠帥！　　卡瑪知道，都是經過訓練的殺手，自己這麼跑，肯定甩不開甄英雄，綁架人質？那是強盜邏輯，違反殺手美學，再者，對甄英雄並不是很了解的卡瑪可不相信一個經過殺手訓練的黑社會太子，會為了個不相干的人質束手束腳，那綁架人質，無非是給自己找一累贅，可甩不開甄英雄，早晚會被警察沿着痕迹追上來的，所以，最明知的選擇，莫過於找機會，用最快速度幹掉這小子了。　　這個地方屬於市中心一代，號稱商場最集中的購物天堂，甄英雄注意到了，卡瑪現在刻意朝着人多的地方沖，橫穿過一條小吃街，一條服裝店雲集的街道，接着，沖入了一座晚上才會開張營業的KTV旁的小巷，這才清凈了下來，其實，他要是想脫離人群的話，根本不用跑這麼遠，城市中的小街巷到處都是，為什麼這時候才找清凈的地方呢？因為他在爭取時間。　　與羅比第一次對峙那次的情形很像，卡瑪也在一條冷清的小巷中停下了腳步，這是兩棟寫字樓中間的一條過道，路兩旁，停泊着幾輛工薪階層的中低檔汽車，因為是中午，與城市的喧鬧不同，這裏，看不到人影。　　甄英雄呼呼的喘着氣，望着對面那可以稱的上巨人的殺手，笑着，“為什麼不跑了？”　　卡瑪也累，最少也跑出了一千米，再跑下去，體力就不足以擺平甄英雄了，“甄英雄，你覺得呢？”　　甄少爺直起腰，卻不急着開槍，他不傻，自己抬槍的時候，也就代表不可能談話了，他不認為那個殺手身上沒有槍了，“恩……，你故意挑人多路窄的地方跑，是因為你知道無法甩開少爺我，所以要擠出幾分鐘的時間來擺平少爺，對嗎？”　　卡瑪一怔，表情中閃過一道異彩，“何以見得呢？”　　“簡單。”甄英雄笑道：“人多路窄，警察的警車也不好用，即便下車跑着追，路人多，看到我追你的路人卻未必也那麼多，喜歡管閑事的人就更不多了，所以，想知道我們具體朝哪裡跑了，沒那麼容易，警察被燒了屁股到處忙活的工夫，就是你要爭取到的時間了。”　　“厲害，厲害。”卡瑪拍了拍手，他的讚許，是真心的，“甄英雄，你果然厲害，難怪羅比兄長也會栽到你的手裡，能追我到這裏，既證明了你的實力，又證明了你的智慧，你確實夠資格成為夫人的對手。”　　“夫人？你指的是顏冰嗎？”甄英雄搖了搖頭，“我沒她聰明，最少，我今天被她擺了一道，我一直在奇怪，暴露了自己，卻藏的那麼深，那麼老實，冰恨天到底有什麼目的？直到剛才我才曉得，你們，從來沒有老實過，就明目張膽的在我眼皮的底下活動着，可惜，我卻無法發覺。”　　卡瑪有些驚訝，一閃既隱的表情沒有瞞過甄少爺的眼睛，“你說我們就在你眼皮下面活動，那你又怎麼會沒有發覺呢？”　　“你好象是外國人吧，不知你在中國，聽過這句話沒有，莫裝B，裝B挨雷劈，你們當少爺是傻子的日子該結束了。”甄英雄佩服顏冰之餘，火氣也不小，“你們確實不再跟蹤少爺了，甚至，沒有跟蹤義字會的任何人，上次應該是你偷襲了我的手下，把他砍成重傷的吧？原來那次，只是一個伏筆，或者說，是一個誘餌，促使少爺我對你們的防範產生偏差的煙霧彈，從這點而言，我不得不佩服想出這個計劃的人，我想，那就是顏冰吧。”　　“你那個手下沒有死嗎？呵呵。”卡瑪的坦白更讓甄少爺火大，“是我襲擊了你們監視快樂谷的地方，可惜的是，你並沒有能力動快樂谷，不是嗎？甄英雄，我對你的話很感興趣，我承認，我們今天的暗殺，是跟蹤了蘇影，可那又如何？你能動快樂谷嗎？”　　卡瑪承認或者不承認快樂谷是冰恨天的藏身處，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一點已經是甄英雄肯定的，就像他說的，甄英雄沒有能力動快樂谷，因為，沒有動的理由，卡瑪，太狂了，或者說，是冰恨天，是顏冰，太狂了。　　“我再重新強調一遍，別拿少爺當傻子，不然你死的會更難看。”甄英雄冷冷的笑着，但呼吸好象還沒有調整過來，“你們跟蹤的，不是少爺，不是義字會的手下，更不是蘇影，你故做坦白，無異於是印證了少爺的猜測，而且恐懼我知道你們的小伎倆啊，少爺同樣感興趣，這個方法，是不是顏冰想出來的呢？”　　卡瑪那鎮定的表情終於被甄英雄打破了，臉色冷了下來，“甄英雄，這話怎麼解釋呢？”　　“不需要解釋，因為說謊的人是你，你比我更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甄英雄的笑，讓卡瑪有一種被看透了的壓迫感，這種赤裸裸的感覺，非常不舒服，“首先，蘇影的行動一直很隱蔽，深入淺出，而且小心謹慎，你們沒有理由知道她在朗朗市，今天的暗殺，應該是這两天才策劃好的，因為，你們一直在跟蹤的，既不是我，也不是義字會，而是……警察！”　　隨着‘警察’兩個字的出口，卡瑪身上散發的殺氣達到了一個頂點，他就像一頭被戳了傷疤的野獸，嗅到了危險而隨時會爆發凶性的野獸，“甄英雄，你，果然夠資格做夫人的對手。”　　如此一說，等於承認了這個計劃緣於顏冰，如此說來，顏冰，很有可能就在朗朗市，不然，怎麼可能才發現蘇影的蹤跡，就立刻做出暗殺她的舉措呢？　　聰明反被聰明誤，是自己，是顏冰，更是艾華，警察對蘇影的監視，才是暴露了她的關鍵！　　甄英雄並不在乎卡瑪現在的那種殺氣凌人的氣勢，兀自分析着，“因為黑市拳大賽在即，少爺我最近又經常派人進入快樂谷，給你們製造壓力，所以，義字會被警察盯上，是很正常的事情，顏冰很聰明，表面她好象什麼動作都沒有，暗中卻已經要你們去跟蹤盯上義字會的警察了，這是一個盲點，警察的盲點，也是我們的盲點，警察不可能想到自己會被跟蹤監視，而義字會也不會這樣覺得，即便發現了你們，也會把你們誤認為警察的同伴，這也是為什麼今天蘇影找到我，和我一起出來之後，我的手下只告訴我有警察，卻沒有發現你們的原因，不是我的手下沒發現，而是錯把你們看成了警察跟蹤時交接或者替換的同伴了，對我們而言，現在的警察，是完全沒有威脅的，顏冰，利用了這一點，通過監視警察來了解義字會現在的部署，並且發現了蘇影的存在，她應該得意了，因為我發現的已經晚了，目前的她，等於完全掌握了義字會的一切，厲害，真的是很厲害。”　　“只憑這次暗殺，就看出了夫人精心的部署，甄英雄，你是一個與夫人智慧相當的人。”卡瑪冷冷的一笑，“所以，你今天一定要死在這裏，我很高興，因為，你選擇抓的那個人，是我。”　　“肯定是有人要死在這裏的，但少爺從來沒輸過，所以那個人不會是我，不過，在你掏槍之前，我有一個錯誤要糾正你。”甄英雄的呼吸已經平復，“聰明與智慧，是不同的概念，聰明的人未必就是智慧的人，而智慧的人，也未必聰明，這是兩種不同的價值，顏冰很聰明，但拘泥在報復讎恨中的她能稱的上在智慧嗎？所以，不要把少爺和那種蠢女人相提並論，少爺不想掉價，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的是聰明與智慧的兼容性，而不是把無聊的小聰明看做偉大的智慧，那是白痴的理解。”　　甄英雄這叫什麼理念，卡瑪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很憤怒，因為甄英雄把他也罵了，如果顏冰是蠢貨的話，自己等為她效命，不是更蠢貨嗎？但甄英雄的話卻也有幾分道理，人的價值，體現於聰明與智慧的兼容性嗎？　　“甄英雄，那麼你的兼容性如何呢？”　　“當然是……”甄英雄淫蕩的笑了笑，“百分之，一百二！”　　說話的同時，兩人同時出槍，被甄英雄激怒的卡瑪這才意識到自己上了當，情緒被激起了漣漪，失去了平常心，甄英雄的手槍又是直接拿在手中，省去了掏槍的過程，最離譜的莫過於，甄英雄沒有抬臂射擊，而是，上臂不動，只抬起了小臂，沒有追求一槍斃命的準確，僅僅求了速度，但是，兩人之間的距離太近了，憑藉他身為一個殺手的感覺，足以命中。　　小巷裡的槍聲響成了串，大樓之間的迴音讓人數不清楚到底響了幾聲，因為太快了，快到沒有間歇，甚至甄英雄自己也沒去數，直到扣動扳機，手槍不在發齣子彈為止，估計，原野非和自己玩命不可，這報告大概是不好寫了，但沒辦法啊，面對這樣的敵人，去追求殺手所謂的美學，那是自殺，就算自己一槍斃了那傢伙，麻煩也免不了，原野正發愁怎麼抓到自己是用槍老手的證據呢。　　從一開始，就沒指着這樣能殺了那個殺手，他雖然動作靈敏，奈何體積太大，打中他，不存在難度問題，不過，甄英雄也中槍了，卻是左肩擦傷，因為自己開槍速度快，卡瑪的子彈微微射偏了些，這也證明了甄英雄的選擇是多麼的正確，如果自己不是這樣開槍的話，估計，自己已經頂着腦袋上的一個窟窿倒在冰涼的地面上了。　　卡瑪站過地方，灑着一片血花，汽車的警報器響成了一片，被槍聲震的，甄英雄將外衣一脫，搭在左肩上，朝前走去，“我說過，我們會有一個人死在這裏，出來吧，你還沒死呢，不是嗎？”　　卡瑪是沒死，那張還算英俊的臉上，此刻寫滿了憤怒，肌肉的跳動很不規律，黃色的瞳孔與他此時的氣勢，讓他看上去真的好似一隻發飆老虎，右肩膀上中了一槍，也是因為這一槍，甄英雄撿回去一條命，卡瑪的手槍脫了手。　　卡瑪從車後站了起來，走出來，傷口沒有對他產生影響一般，這自稱熱血殺手，在殺手世家只負責硬碰硬任務的大漢望着地面上那把已經不可能射齣子彈的自己的愛槍，冷冷道：“這算什麼？甄英雄，你是在證明什麼嗎？”　　地上的那把漂亮的手槍，被子彈打的坑凸走型，板機也被打斷了，甄英雄除了第一槍是朝人打的，在手槍落地之後，他把所有的子彈賞給了卡瑪掉在地上的這把槍。　　摸着自己受傷的胳膊，甄英雄把原野的槍朝地上一丟，嘿嘿一笑，“現在公平了，你我都有傷，不用槍，公平的較量吧。”　　“你做了一個愚蠢的選擇。”卡瑪實在搞不清楚甄英雄的腦袋裡在想些什麼，如果他不浪費子彈，那麼，他有絕對的可能殺了自己，但他放棄了這個機會，是因為他逞英雄，不屑去偷襲嗎？似乎像，又似乎不像。

# 第323章 真實的謊言

　　如果照甄英雄說的，他的聰明與智慧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兼容，那麼他會做出一個冒險的選擇？若是為了和敵人逞英雄就如此冒險，也能叫智慧的話，那智慧與聰明，豈不是要和傻B這個詞畫等號嗎？卡瑪完全摸不透甄英雄的想法。　　“少爺最後一次強調，不要當我是傻子。”甄英雄與卡瑪相距五米左右，才停下腳步，“我從來不做蠢事。”　　卡瑪認為甄英雄有陰謀，卻不知道是什麼陰謀，但是，比起手槍來，他更喜歡用匕首割破目標的胸膛，冷酷卻興奮的笑，是矛盾的，更是可怕的，“甄英雄，受死吧。”　　“要死的是你！”　　卡瑪掏出匕首撲上來的同時，怎麼也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麼不要臉的人，早就聽羅比說過甄英雄有個蒙衣服蓋臉的流氓絕技，見他把衣服搭在肩膀上，一直防着呢，哪想到他這次不是蒙衣服，而是，吐口水，不，嚴格的說來，是噴血水，這小子居然自己咬破了舌尖，把嘴裏的一口血水混合物噴了出來！　　距離這麼近，噴的這麼廣，卡瑪就是神仙也躲不開啊，沒他媽見過這樣的無賴，虧他丫的殺手考核沒及格，及格了也不能要啊，殺手世家要是多這麼一貨，不丟死人啊？　　卡瑪先前說過一句‘羅比兄長’，甄英雄還不至於笨的把對羅比用過的招耍到卡瑪身上，但是完全可以利用，球球的，不是職業比賽，而是你死我活，少爺沒有什麼職業道德和你講，野獸與野獸的廝殺，活下來就是勝利者！　　卡瑪被血水噴中，眼睛本能的閉合，沒有辦法，人在受到攻擊，尤其是面向眼睛的攻擊，閉眼，是一種本能，雖然殺手可以征服這個本能，但前提是沒被擊中之前，這血水無論眼睛閉合都躲不開了，不合眼就得噴到眼睛里，那還打個屁啊？可這一閉眼，中了流氓少爺的套了，就等你丫這個呢！　　卡瑪用刀的水平有多高，從耿南的傷口就能清楚的感覺到，甄英雄再自戀，也知道自己與卡瑪在用刀方面的差距，如果真要說起來，除了飛刀水平比較自信，玩刀子，自己怕是還沒有小櫻桃或者愛利絲水平高呢。　　肩膀上的衣服不光是剛才吸引卡瑪注意力用的，也是為了這個時候的反擊，右臂反甩，衣服狠狠的抽在卡瑪的臉上，扣子挺硬，打到了很疼，想睜眼，一時片刻的有點難，同時，也干擾了卡瑪在閉眼之後聽覺，甄英雄不可能給卡瑪一絲反擊的機會，左臂抬起，讓過匕首，然後猛的收回夾住卡瑪的胳膊，右手甩過來的衣服直接纏在腰間，騰下來的右手也去拉住卡瑪的右臂，一聲沉喝，甄英雄抬腿就是一腳，用盡了全身力氣，蹬在了卡瑪的胸口上。　　即便卡瑪有兩米身高又如何？被甄英雄拉着一條胳膊，狠狠蹬了一腳，加上自己的前沖之力，受力比甄英雄這一腳的威力還要大出近倍，而且，甄英雄抱着他的胳膊，完全的後仰重心，使出的全力也是平時的一倍有餘啊，甄少爺這看似簡單的一腳，卻完全利用了卡瑪的優勢，成為了自己增浮力量的優勢，卡瑪的右臂發出‘咯咯’一聲，竟是關節脫臼了！　　匕首落地，卡瑪這麼強悍的人也忍不住發出痛呼，但甄英雄的攻擊還未結束，纏在腰上的外衣再次回到手中，向前一扔，老招，衣服蓋臉迷人眼！卡瑪這個狀態，根本沒有能力去把衣服從頭上拿開，甄英雄藉機朝前撲去，躍起來，照着卡瑪受傷的肩膀就是一腳，卡瑪吃痛，終於倒地，估計沒人能夠相信，殺手世家的一流殺手，最擅長近身廝殺的卡瑪，與甄英雄對上，連一個照面都沒撐住就倒地了，高明的搏擊技巧與刀法完全沒有派上用場。　　卡瑪這時候終於知道羅比為什麼會栽了，不是因為羅比弱，如果交手的場地是擂台，兩個甄英雄也不夠瞧的，可惜，在實戰中，這傢伙太強了，不是身手強，是腦子，這小子，不是用身體打架，而是用頭腦在打，那些無賴手段，都是他精心的設計，他有天生的搏鬥潛力，與自己和大多數人用身體保護着頭腦不同，他是一個用頭腦保護身體的人，如果說自己是強悍與細膩兼備，那麼，他就是完全用細膩的頭腦去融入身體的強悍中。　　卡瑪喘着粗氣從地上艱難的爬起來，就好象發了瘋了的老虎，完全失去了疼痛感，甄英雄感到毛骨悚然，汽車一震，那傢伙吐出一口鮮血，竟然用左拳在汽車蓋子上捶了個坑，娘的，這模樣了還有這麼強的力氣，真牲口也……　　“甄英雄，我還有一條手臂能用，可你的流氓伎倆還能用兩次嗎？哈哈，哈哈哈哈！”卡瑪肯定是瘋了，居然那麼興奮，“我，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卡瑪，在這裏起誓，不殺了你，誓不，為人！”　　少爺看你現在就不像人類了，球球的，胳膊都脫臼了，還這麼飆啊？甄英雄好不容易緩解過來的氣息又開始紊亂了。　　因為一直處於運動狀態，甄英雄受傷的左臂就沒停止過流血，現在有些麻痹，頭也開始發昏，是失血癥狀，卡瑪雖然也中了一槍，但目前還沒怎麼失血，同樣是一條胳膊不能動，殺他和被他殺不成正比啊，娘的，失算，沒想到一個照面沒搞定啊。　　甄英雄承認，兩人單挑，自己在不耍手段硬碰硬的前提下，只有被這叫做卡瑪的男人宰割的份，他，很強，如果只是搏擊的話，他是自己見過的力量最猛的傢伙，從耿南的傷也能判斷出這傢伙的技術有多可怕，所以自己才一上來就下殺手的，如果挨上他一拳，鐵定完蛋，甄英雄還不敢說自己的胸口比那汽車的機器蓋子還硬……　　似乎，上次那個哈恩大叔也對自己起了個誓，說什麼不放過自己，難道在這個信奉科學的年代，他們還用誓言蠱惑自己的心智，提升戰鬥力嗎？媽的，他以為自己在演神話電視劇啊？甄英雄看到垂着一條胳膊走來的卡瑪，心裏牢騷不斷，操你個警察個奶奶，少爺放了那麼多槍，你丫就是找到路，聽着聲音也該爬過來了吧？居然現在都不來，難道少爺一定要被這個混蛋幹掉不可嗎？　　就像卡瑪說的，甄英雄就是再聰明，也不可能有兩套流氓方案來應對，現在條件是相同的，卡瑪胳膊脫臼，中了一槍，但子彈留在肉中，失血不多，甄英雄大腿，肩膀被子彈擦傷，左上臂被狙擊步槍穿透，雖然沒有傷到骨頭，但是，失血嚴重，左臂已經沒有知覺，如果不及時到醫院治療，胳膊就此廢了也說不定，而在傷勢幾乎相同的前提下，卡瑪活下來的可能遠遠要比甄英雄高的多了。　　卡瑪知道這個狀態，不殺了甄英雄，跑是跑不了了，因為特徵已經太明顯，一旦被人看到兩人流着血追跑，一定會有路人報警，同樣的，甄少爺也要拼，撐到警察到來，就是自己贏了，而在此之前，沒有花招可耍，只能死扛着，卡瑪不會給自己時間做簡單的止血處理的，所以，先下手為強。　　隱蔽的瞥了一眼卡瑪剛才掉落在腳邊的匕首，球球的，少爺不擅長用刀，現在撿起來，也沒把握幹掉這卡瑪，而且，警察還沒來，這個時候殺了他，對自己還是一個麻煩啊，放棄用槍而選擇這個不會留下后遺症的滅除後患的方法，難道真的是一個愚蠢的選擇嗎？沒辦法，先死扛着吧！　　甄英雄知道，自己只能靠運氣支撐了，可是，他才跨出兩步，出乎他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卡瑪居然也噴出一口血水，球球的，現學現賣嗎？這是甄英雄沒想到的，爆怒中的卡瑪，居然還有這樣的心計，他那強悍的外表，果然是掩飾他心理細膩的最好武器啊，這傢伙是一個搏鬥殺人方面的天才！　　甄英雄可不想唯一能動的胳膊脫了臼，那自己就死定了，右臂擋臉，左腳點地，緩解前沖，右腳跟上之後猛然發力向後彈去，躲開攻擊是不可能的了，只能用後退盡量減輕傷害！　　甄英雄還是失策，卻是無可奈何的失策，身高兩米的卡瑪，臂長是多少？伸展開來，甄英雄退的還是晚了，右小臂巨痛，雖然藉著後退之勢，骨頭免過了折斷之災，可是再想和平常那樣發力肯定做不到了，卡瑪完全是照着甄英雄方才的模式，跟上躍起，朝着甄英雄的胸口踩來，甄少爺是用臂擋臉，所以，胳膊挪開就看到了卡瑪的攻擊，被他那五十號的大腳丫子踹上，不死也得殘廢啊。　　卡瑪只覺得甄英雄突然從眼前消失了，竟然不見了蹤影，落地之後回過頭來，才看到甄英雄正趴跪在地上，臉貼地面，兩條胳膊都發不上力了，這小子，居然用自己絆倒自己的辦法躲過了這次攻擊。　　為了倒的快點，甄英雄在後退過程中，用右腳踢了左腳的後腳跟，來個了平板拍地，疼啊，骨頭都和散了似的，但還是用最快的速度翻了個身，卻沒站起來，媽的，臭警察，汽車的警報器響成這樣了，為什麼還沒到啊？　　“砰！”　　正罵著，一聲大喝響起，“警察！都不要動！”　　操你大爺的，終於來了啊！卡瑪一怔，甄英雄微微抬頭，嘴角那笑，有些得意，太好了，少爺的運氣太好了！　　小巷盡頭，七八個穿着制服的正朝着這裏衝來，其中唯一穿了便衣的，就是白果，美女救英雄？不行，忒丟人了，少爺可不讓你救，等你們來，就是為了給少爺作證的，有警察看着，殺人才不犯法啊。　　卡瑪一驚之後，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甄英雄，你利用了汽車警報器？！”　　甄少爺還是那副慘相，嘿嘿笑道：“你醒悟的晚了點，殺手，最先要注意的，就是身處的環境，使其成為自己的優勢，兩旁都是辦公樓，車主知道有人偷車，總會有一兩個在樓上的會爬窗戶看一眼這裏看到我們然後報警的，結合槍聲，警察來的已經算慢的了，呵呵，要怪就怪你自己挑了這麼好一個地方，白痴，少爺早就說過，我從來不做蠢事，要警察殺了你，就是我的目的，如何？你是殺手，為了殺手那點尊嚴，你不會被活捉的，不是嗎？”　　“殺了你，我這條命就不算白活！”卡瑪大喝一聲，朝着甄英雄撲來，困獸猶斗，卡瑪自己也清楚，自己，不過是臨死反撲，受了槍傷，從警察的追捕中逃跑，是奢望，不甘心，所以要拉甄英雄一起死。　　“站住！”警方已經鳴槍示警了，卡瑪此舉，與自殺無異，白果急啊，抬槍就要射擊，其實不止是她，其他特警也停下腳步端起槍來，可誰也不敢開，沒有狙擊手，卡瑪與甄英雄的距離又那麼近，誰也沒把握不把甄英雄當了靶子，尤其是，甄英雄在卡瑪衝來的同時，從地上一躍而起，撞入了卡瑪的懷中。　　誰都看的出來甄英雄是不想死的，而卡瑪是一定想要甄英雄死的，但是，兩人撞到了一起，警察卻動也不敢動了，如果甄英雄趴在地上不動，卡瑪此刻應該早就中彈倒地了，偏偏，甄英雄的舉動屬於人之常情，又算刁難警方。　　小腹上被頂了一膝蓋，甄英雄一口血，噴在了卡瑪的胸口，脖子被卡瑪一隻左手掐着，生生拔離了地面，連警察都傻眼了，這需要多大的臂力和握力啊？白果從來沒有看到過甄英雄被揍的這麼慘，瞄準着卡瑪的手槍，劇烈的顫抖，不能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甄英雄，好象快要死的樣子，她無法扣動扳機，因為眼淚模糊了視線，天啊，這不是真的，開槍，快開槍，再不開槍，甄英雄的脖子就要斷了！　　警察們都知道這個道理，可是，這種情況下，開槍是有風險的，沒有狙擊手，殺手又有甄英雄做人質，沒有一個指揮的做出決定，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事實上，他們已經不需要動了。　　血，好象山澗細泉那樣汩汩的湧出，在卡瑪的腳下漸漸灑開，卡瑪很想掐斷甄英雄的脖子，但力氣，已經不屬於他了，甄英雄的生命，在最後的一刻，依然屬於他自己，腳已離地，距離地獄的最後一步，在他完全沒有反抗之力，卻得意的朝着蒼天微笑的自信表情中，嚇退了地獄的使者，沒人敢收留他，這個傢伙，太可怕了。　　球球的，少爺果然很討厭雙腳離開地面的感覺啊……　　卡瑪覺得冤枉，這個小子太無恥了，但是，這是一場以殺死對手為目標的比賽，無恥，謊言，一切的一切，只是求勝的手段，仔細想一想，甄英雄也沒有說謊，一定會有一個人倒在這裏，但死的一定不會是他，這小子後面的所有手段，都是為了印證那句話而已，他贏了，用最後的謊言，讓自己完全大意了。　　如果把打架看成一場戰爭，那麼，就不存在謊言，只存在戰術。　　卡瑪的胳膊已經開始顫抖，這條胳膊上殘留的力氣，是他一生的尊嚴所凝集，他想用最後爆發性的力量維護自己的尊嚴，可是，他失敗了，胳膊的力氣，隨着血液的流出而消逝，低頭看了看，真是諷刺了，自己，居然死在了自己的匕首上，是靈魂的回歸，還是自作自受呢？　　甄英雄跪趴在地上，不是因為他起不來，而是用身體蓋住了這把落在地上匕首，他用語言對自己的刺激，只是為了讓急噪的自己在最後一刻忽略他反擊的慾望，這一刀，出其不意。　　可以感覺到那冰涼的金屬在身體中，隨着肌肉最後的蠕動帶來的痛楚，自下而上，由小腹而入，刺入了胸腔，上抬刀柄，體內的利刃在槓桿作用下完成了切割，這是殺手最喜歡用的殺人伎倆，因為，匕首拔出之後，那血如泉涌的殘忍對殺手來說，是最美的藝術，甄英雄高昂着頭，就好象在說，少爺我，看不起這種所謂的藝術，這種東西，只屬於你這失敗的殺手。　　“甄……英雄……你說謊了……”　　“錯，我沒……說謊……”甄英雄痛苦的聲音，怎麼聽怎麼有得意的味道，“我早說過……我們會有一個人死在這裏……那個人，是你……”　　甄英雄必須親手殺了卡瑪，沒有武器的卡瑪，警方很可能不會擊斃他，而是讓他受傷，然後逮捕，甄英雄不能讓冰恨天的事情暴露出來。　　“砰！砰！砰！”　　白果居然開槍了，因為甄英雄的生命危在旦夕，與其看着他死去，她寧願做些什麼，卡瑪強壯的後背飛濺出的血花所代表的疼痛，遠遠沒有前面甄英雄這一刀來的狠，胳膊殘留的力氣終於消失，甄英雄的雙腳回歸了地面，看到卡瑪那不甘的表情，甄少爺捂着喉嚨，艱難的說道：“你的死，有警察見證，因為這是屬於邪惡的回歸，而這場較量，是少爺我贏了，因為我們不需要規則。”　　卡瑪臉上閃過了最後兩個表情，驚訝，微笑，他認同了甄英雄的話，“我……會在……地獄，等你……”　　“好啊，沒有規則的地獄，才是最適合你我的格鬥場。”　　卡瑪最後的不甘心，消逝了，作為一個殺手，每一天，都是自己的最後一天，每一分鐘，都是生命的最後一分，每一秒，都是自己看到世界的最後一眼，死，是回歸，是報應，殺死別人的時候，就已經決定自己沒有選擇死亡時間的權利了，他依然笑着，因為甄英雄在自己死亡前的最後一刻，給了自己一個奢侈的承諾，這也許只是他給自己的死去尋找一個安慰的借口吧，但是，他已經滿足了，強壯的身體，倒了下去，永遠都不可能再站起來了，一場提前到來的兩人之間無法迴避的對決，在甄英雄不知情的前提下結束了，流氓的甄少爺取得了勝利。　　“呼……”甄英雄勉強的站着，身體的感覺也因為放鬆之後而逐漸消失，看着淚流滿面衝過來的白果，微微一笑，有些歉意，對着卡瑪的屍體，喃喃道：“對不起，這次，少爺說謊了，因為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如果真的有天堂與地獄，那麼……呵呵……”　　甄英雄失血過多，一陣暈旋，朝前倒去。　　“死流氓，你怎麼樣？不要嚇我！醒醒，你給我醒醒！不然我饒不了你！睜開眼睛，你聽到沒有？！”　　靠在白果的身上，嗅着她身上的熟悉的氣息，聽着她那別樣的關心，甄英雄沒覺得丟人，就這麼昏過去，也無所謂了，因為……　　“如果真的有天堂，那麼，少爺我的天堂，就在這裏……”　　……　　“什麼？！卡瑪他……死了？！”　　哈恩完全呆住了，羅比的臉上，寫滿了驚訝，顏冰陰鬱着那張冰冷而美艷的臉，她的目光，讓站在她面前的鈴木優美有些不太自在，鈴木優美的冷，不像顏冰那樣，會給人一種透晰的感覺。　　站在門口的小島夏子與巴猜也無法相信，那個有着縝密頭腦和老虎般勇猛的男人，居然被甄英雄殺掉了。　　“為什麼？”顏冰並沒有太多的震撼，她冰冷的目光緊緊的鎖定着鈴木優美，“為什麼會暗殺甄英雄？我應該沒有這樣吩咐過吧？能避開五十米狙擊暗殺的人，我已經強調過不許對甄英雄貿然出手了不是嗎？”　　“對不起，夫人。”鈴木優美臉色不變，恭敬的說道：“狙擊甄英雄，是卡瑪兄長的提議，射殺甄英雄，也是因為他的失誤才導致了如此結果，對此，我很抱歉。”　　聽到鈴木優美的話，羅比眼中閃過一道異樣。　　“卡瑪提議狙擊甄英雄？他，是那種草率的人嗎？”羅比語氣中的懷疑，沒有絲毫的掩飾，哈恩沒有說話，顏冰也盯着鈴木優美的臉，作為哈恩最得意的八個子女其中之一，卡瑪的頭腦與對任務的認真，是他在不斷髮生的火拚中活下來的根本，羅比的懷疑可以說沒有道理，也可以說，有一定的道理。　　鈴木優美那雙靜如冬湖般的眼睛轉向羅比，淡淡的說道：“羅比兄長，難道你想說，我是那樣草率的人嗎？”　　鈴木優美從來不發脾氣，她冷冷的反問已經表示了她的不滿，是啊，相比卡瑪，鈴木優美是個更謹慎的人。　　“甄英雄，是一個很特殊的男人，他讓卡瑪兄長感覺到興奮，也許，這就是原因。”鈴木優美說道，“這是卡瑪兄長很想解決甄英雄而導致的結果。”　　“為什麼你沒有去救他？”羅比咄咄逼人，眼神中的殺氣在外泄，小島夏子出於本能，要去擋在鈴木優美身前，卻發現，自己挪不動腳步，羅比的眼神，讓她恐懼，“你在擺脫之後，不是追到了他們，目睹了一切嗎？為什麼沒有去救他或者幫他殺了甄英雄呢？”　　“我是一個殺手，不是一個充滿愛心的慈善家。”鈴木優美的話沒有絲毫的人性可言，屋裡唯一不能適應這種說話的，大概只有顏冰，以及她身後的巧巧了，“我發現卡瑪兄長的時候，也是警察發現他們的時候，作為一個明智的殺手，我不會愚蠢的暴露自己。”　　這是殺手的法則，顏冰也是第一次親眼見證這種法則的無情，她不知道自己心裏現在這種感覺是怎麼回事，她承認鈴木的理由，卻不想接受，或者是對這個理由感到恐懼吧，她有些自責，因為她知道，卡瑪的死與她是有關係的，但她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在聽到死的是卡瑪而不是甄英雄的時候，心裏有一種輕鬆，難道，自己在害怕嗎？害怕自己現在做着的事情？不，是為了愛利絲，如果甄英雄死了，那麼，愛利絲也會被義字會殺死泄憤的，卡瑪做出了錯誤的舉動，完全無視愛利絲的安全，所以，自己才會因為甄英雄沒死而鬆口氣的。　　“卡瑪用事實再次證明了甄英雄那個小子的可怕，我有些明白卡瑪的衝動了。”哈恩嘆了口氣，拳頭握出了聲響，“如果有這樣的機會，我想，我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吧，甄英雄，確實讓人覺得興奮，尤其是我們這樣的殺手，他就像個殺手狩獵者，對我們充滿了挑釁與威脅。”　　哈恩能說出這話來，表示他徹底的被甄英雄激怒，或者是激起了殺他的決心，鈴木優美眼中閃過的一道異彩，沒有任何人注意到，她很會掩飾，“父親大人，夫人，對於暗殺蘇影的失敗，我願意承擔一切的責任……”　　“鈴木，暗殺蘇影的事情，不過是次要的，只不過是時候到了放出的一顆煙霧彈而已，她會出現在朗朗市，會架空美國的勢力來幫助甄天，這都是意料之中的，暗殺失敗也無所謂，夫人不會怪你的。”哈恩在聽到卡瑪被殺后，有些疲勞的樣子，雖然只有吃驚沒有悲傷，卻也精神委靡，用一個出色的殺手換回來的代價是否值得，哈恩自己也說不清楚，但他知道，夫人的計劃，是成功的，無論發生什麼樣的意外，事態，永遠在她的控制之中。　　“跟蹤警察的事情暴露了，也表示着暗殺蘇影的煙霧彈已經奏效，我要你確定的事情，有一個肯定的答案了嗎？”顏冰雖然問着鈴木優美問題，卻已經起身朝門外走去，顯然，無論鈴木的回答是怎樣的，這都是她最後一個問題，顏冰突然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似乎，只有離開這些冷血的人，回到孤獨與寂寞中去，才能得到精神的解脫。　　“是的，夫人。”鈴木優美回答道：“今天的偶然，讓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甄英雄與那叫做白果的女警察，關係確實非同一般。”　　顏冰沒有說什麼，點了點頭，出了門去。　　哈恩點燃一棵雪茄，閉目片刻，起身，也要離開這個辦公室，走到門口，語氣似乎是無奈，但更多的，是一種無奈后的決心，“羅比，一周之內，將加布利爾，克拉拉，張永哲，西蒙娜，米利亞，全部召集到朗朗市，無論，他們在地球的哪一個角落執行着什麼樣的任務……”　　屋裡的人，都愣了，哈恩，終於認真了，加布利爾，張永哲，克拉拉，西蒙娜，米利亞，這兩男三女，正是哈恩最寵愛的八個子女中的其餘五人，是殺手世家最強的陣容，卡瑪的死，已經徹底讓哈恩放棄了猶豫，殺手的會議永遠不會有歡聲笑語，但像此刻這樣的壓抑，卻是頭一次，卡瑪的死，給他們帶來了陰影，帶來的對自己自信的懷疑。　　當所有人都走出房間之後，只有鈴木優美還站在原地，她嘴角那抹冷冷的笑，在小島夏子看起來，是那麼迷人。　　“優美姐姐……”　　小島夏子從正面摟住了鈴木優美，迷離的眼睛另人暈旋，鈴木優美用手一撫她額前劉海，輕啟雙唇，吻住了小島夏子的櫻桃小口，兩個女人，唇舌糾纏，淫扉的氛圍，不為外人所知，她們的心情，似乎很好，好到值得慶祝與發泄那種歡快。　　“夏子，想看嗎？”　　“……恩。”　　“那麼，你來脫吧。”　　小島夏子就好象受到了莫大的恩寵，按在鈴木優美雙乳上的手，開始顫抖的解她胸前的扣子……

# 第324章 你懷孕了嗎

　　甄英雄醒過來時，已經是深夜了，漆黑一片，秋天的夜，真的很安靜啊，現在，應該是後半夜了吧。　　照理說，自己被送進醫院的時候應該是中午，這個時候麻藥的藥效早就該過了才對，為什麼左手還是沒有知覺呢？甄英雄想要坐起來，卻沒辦到，球球的，少爺只是胳膊中了一槍，小腹被撞了一膝蓋，還不至於重傷到不能動吧？　　右小臂被卡瑪打了一拳，也挺疼的，但感覺還有，甄英雄動了動，遲鈍的大腦與遲鈍的身體感覺直到此刻才意識到，自己的右手，居然被人握着，那雙小手很溫暖，似乎已經成為了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融合到不易去分辨了，看來，身體已經適應了這種感覺，由此可見，她已經握住自己很久了吧。　　消毒水的味道讓人噁心，但一絲熟悉的馨香卻裹在這味道之中，讓甄英雄有一種感動，還有一種恐懼，天啊，這種特殊的體香是，小艾！　　似乎察覺到甄英雄醒了，已經有些睏乏，正坐在床邊椅子上打瞌睡的一心有些驚喜，“YY，你醒了？”　　擔心與喜悅的語氣，讓甄英雄心裏暖暖的，“恩，小艾，你怎麼會在這裏？對了，先把燈打開好嗎？我什麼都看不見啊。”　　看來是陰着天呢，星星月亮都看不到，小艾輕輕“恩”了一聲，將床頭的燈拉開了。　　一張掛着憔悴與疲憊的小臉，讓甄英雄看了心疼，小艾有些幽怨的眼神，看的甄英雄心裏虛的厲害，白果的事情處理好之後，甄英雄最害怕的就是如何和小艾坦白了，艾華是不會給自己機會隱瞞的，小艾出現在醫院里，只能說明，是艾華告訴她的。　　一心幽幽的望着甄英雄蒼白的臉，沒有說話，就是靜靜的看着，連表情也是那麼的獃滯。　　“小艾，你瘦了。”　　“我本來就不胖。”一心突然之間淚眼汪汪，好象受了莫大的委屈一般，“甄英雄，你愛我嗎？”　　甄英雄一愣，靦腆愛羞的小艾怎麼突然問這個啊？　　“愛。”　　“騙人！”　　“小艾，我對天發誓，絕對沒騙你！”　　“你這句話就是騙人的，你信天嗎？你只相信你自己！”一心說話已經帶了哭腔。　　甄英雄這個暈啊，球球的，少爺是不信天，這張臭嘴啊，竟說點子沒邊的，愛就是愛，對誰發誓有個鳥用？　　“對不起，小艾，但我真的愛你，不用誰去證明，只要你相信就好。”甄英雄的深情中，沒有攙假，這一點，一心無論用眼睛，還是用心，都能感覺到，但她對自己似乎不太信任了。　　“我不信！”小艾的話，讓甄英雄如同掉下了地獄，一心還是第一次說不相信自己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艾華已經將一切都告訴小艾了，所以，小艾要和自己分手？！想到這，甄英雄只感覺到心臟扭曲，不是真的吧？　　“如果你愛我，就不會不珍惜你自己，這是我們認識之後，你第幾次住院了？”　　第……甄英雄還真沒去記，不過，聽了小艾的話，他心裏那扭曲又變成擦汗了，真笨，小艾是因為關心自己才生氣的啊。　　“你對自己的生命不負責，有什麼資格說愛我？如果你死了，你拿什麼來愛我？”小艾的淚水沿着兩頰落下，嗚咽着，聲音卻很平靜，“我是喜歡你用做作的童話劇來討我歡心，讓我高興，但我還沒有脫俗到去相信童話里的天國之戀或者靈魂之戀，摸不到的愛情我不要，我沒有那麼高尚的靈魂去相信人鬼也能相愛，隔世的愛情也有永恆，我要的，是實實在的愛情，要的是被你抱着的感覺，可你呢？你在去追壞人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過我？”　　沒有，甄英雄不想對自己說謊，他不但沒有想到小艾，也沒有想到當時就在身後的白果，沒想到過變態姐姐，沒想到過甜甜，薛雪，樂樂，當時唯一想到的，只有追賊，滿腦子思索的，只有怎麼擺平他，這是自己一貫的邏輯模式啊。　　甄英雄直到此刻聽到小艾的質問，才知道自己有多麼的幼稚與自私，人是為了自己而活着嗎？原來在感情方面，自己是一個如此以主觀為中心的傢伙啊，真他媽的差勁，如果自己死了，這些女孩子的感受會是如何呢？　　沒想過，或許是因為太自信了，即便想過了，還是會去追的，可是，想了與沒想，這是兩個概念，甄英雄知道，自己錯了。　　“對不起。”道歉之後，甄少爺笑了笑，“不過，也沒有小艾你說的這麼嚴重了，什麼死不死的，我只是胳膊中了一槍而已……”　　小艾冷冷道：“胳膊中槍也能失血過多，你覺得我不應該生氣嗎？”　　確實啊，如果是為了自殺，割了腕子等死，這還解釋的通，但是，胳膊受傷失血，只要簡單的止血，及時去救治，就不會有什麼危險，可自己呢？竟然衰到了昏迷，難怪小艾發脾氣，自己，確實對自己太不負責任了。　　“該生氣，呵呵。”甄英雄握着小艾的手，舔着臉笑了笑，“小艾，你怎麼知道我住進醫院的？是……你爸告訴你的？”　　心裏有點空，甄英雄特怕一心點頭，看到一心的臉色微微一變，冷了下來，甄英雄小心肝都涼了。　　“YY，我不會說你欺騙我，因為我相信你，但是，你還想隱瞞我到哪一天？”一心的聲音，帶着一絲失望，一點哀傷，“不是我爸告訴我的，告訴我的人，是她。”　　小艾伸手一指，甄英雄愣愣的側頭這一看啊，魂都飛了，天啊，不是吧？怪不得少爺左胳膊沒有知覺，想坐都坐不起來呢，一身警服的白果，居然趴在自己的另一側，壓着自己的胳膊和小腹，呼呼的睡着正香呢！　　……　　白果有些不太好意思，一邊給甄英雄揉捏被自己壓的麻痹的胳膊，一邊看着被子上自己流下的口水印子臉紅，心虛的不敢去看小艾的眼睛，也迴避着甄英雄的目光。　　甄少爺是真的沒想到啊，小艾，是被白果從家裡拉來的。　　“小艾，我……”甄少爺真的不知道該說點什麼才好，更不知道如何啟齒。　　“你怎麼樣？”小艾沒有表情，淡淡道：“你想告訴我，你兩個都愛，對誰都不會放手，不會為了任何一個而去傷害另一個，是嗎？”　　看來白果已經把一切都和小艾說了，本來很深情的台詞，讓小艾冷冷的念出來，變的那麼沒有說服力，甚至讓人覺得幼稚，不傷害？這都已經傷害了！　　“喂，艾……一心，我，我知道是我不對，本來是你們先在一起的，我不要臉搶了你男人，這總可以了吧？可是，你這語氣是什麼意思？你懷疑他嗎？”　　小白同志本來和一心就不和，兩個人在霸川市第一次見面，就火藥味十足，而且，甄英雄知道，一心從那時候就懷疑自己與白果有不正當關係，現在穿了幫，本就是一種欺騙了，一心只說自己是隱瞞，對自己來說，已經是莫大的寬恕，她心裏的委屈，痛苦，失望，難過，誰能理解呢？　　甄英雄嘆了口氣，苦笑着，“我知道那些話聽起來是多麼的脆弱，到現在為止，我不但沒有用行動向你證明那一點，反而總做些讓你失望的事情，小艾，對不起。”　　“你道歉，卻不解釋，算是對我的表態嗎？”一心傷心的表情讓甄英雄心痛，她不懂，自己不是不想解釋，是沒臉解釋。　　“過去，我成天對你背誦着那些酸酸的台詞，我知道那很假，但我只是想哄你笑，千言萬語凝到一起，不過就是一句愛你喜歡你，但是，那些台詞念的多了，讓我和你解釋我對你的心意，我做不到，因為我知道，語言從來都缺少誠意與說服力，因為我以前誇張的話說的太多了，我不想你把我現在的解釋，看做以前那中做作的表白，過去是為了逗你笑，今天你哭了，那我過去做的一切，連個回憶都是黑色的。”甄英雄低着頭，臉色黯然，自嘲的笑着，“我好象是個白痴啊。”　　“你就是個白痴！”一心罵了一句，聲音突然溫柔了，眼神也恢復了色彩，“你難道就不能當是繼續哄我嗎？”　　甄英雄一怔，“恩？”　　小艾翹着小嘴，反握住甄英雄的手，看着坐在對面的白果，笑着，但無法掩飾笑容背後的一點無奈，“我早就感覺到你們兩個有問題了，你本來就是大色狼，白警官又負責貼身保護你那麼久，如果不發生點什麼才奇怪呢，今天，你的命也是白警官救回來的，我還能說什麼呢？說什麼都晚了，她已經吐了整整一個下午了……”　　恩？說什麼都晚了？吐了一個下午？！甄英雄臉色大變，驚愕的望着白果，“果果你……懷孕了？！”　　傻……小艾與白果都愣了，片刻，臉啊，紅了個透徹，同樣是美女，同樣是羞赧，卻是兩種奇美景觀，小艾含蓄，白果奔放，一像百合，一如玫瑰，一清秀，一艷麗。　　“誰，誰懷孕了啊？！”白果又羞又氣，用力一掐甄英雄的胳膊，急啊。　　小艾已經知道這兩個人發展到了什麼關係，心裏很不舒服，也表現在了臉上，卻沒有抱怨，只是幽怨的看了甄英雄一眼，他好色，她從來都知道，他愛着自己，她可以肯定，他是自己的唯一，可自己卻不是他的唯一，因為他太優秀，優秀到警察愛上了賊，貓愛上了老鼠。　　輕輕的在甄英雄手背擰了一下，小艾的臉也是紅紅的，她也知道剛才是自己說的太曖昧，表達有誤導問題了，可她不能承認啊，嬌嗔的樣子真是迷人，“死YY，說什麼呢？白警官才沒懷……沒懷寶寶呢，她是被嚇的……”　　“我才沒有被嚇着！”小白同志挺硬氣，一心這麼說，就好象自己挺沒用似的，在甄英雄面前，她不想承認自己有懦弱的一面，尤其是，當著一心的前提下，可是，硬氣的話一過，似乎想到了什麼，臉色一變，胸腹一震，是人就看的出來她又想吐了。　　“哼，硬撐什麼啊。”小艾就是不服氣白果，雖然眼神里是關心，可說出的話非要帶着點刺兒，“要吐去衛生間吐，不然就去找醫生，為什麼非賴在這裏？說守夜，你自己又睡着了，哼！”　　“我願意，你管呢！”小白也是嘴硬，對一心她始終有着歉意，估計這輩子都得背着這點歉意，可就是嘴上不軟，這倆丫頭從第一次見面就是這麼和不來。　　甄英雄心裏都打顫，就這倆丫頭這麼敵對，自己昏迷的時候，她們是怎麼相處過來的啊？　　小艾和白果相互瞪了片刻，忍不住同時一笑，甄英雄更傻了，就聽小艾說道：“白警官為了救你，對着那個殺手連開了三槍，把殺手殺死了，所以，才會忍不住嘔吐的，那殺手死的很慘……”　　小艾似乎可以想象到當時的情景，說話的聲音有些顫抖，似乎是在後怕，高橋雄三綁架那一次，白果開槍殺人了，可小艾在之前就昏過去了，雖然朗朗電視台她不是沒見過死人，但從來沒有親眼看到殺人的過程，更不要說自己去殺人了，但白果做到了，真要說起來，白果已經救過甄英雄兩條命了，其中，高橋雄三綁架的案子中，自己也算是被她救了命，小艾感激她，所以，即便排斥，善良的她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去拒絕，沒有白果，甄英雄已經死了。

# 第325章 一心與白果

　　白果在第一時間通知艾一心，告訴她甄英雄進了醫院，一心知道，這是因為白果內疚，內疚她沒有保護到甄英雄，她覺得對不起自己，白果就在一心的家裡坦白了和甄英雄的關係，她的想法很單純，請求小艾的原諒，甄英雄被卡瑪掐着脖子，拎起懸空，奄奄一息的那一幕，對白果衝擊太大，儼然成為了她的噩夢，甄英雄距離死亡，只差了一點點，只差卡瑪手上那微微的一點點力道，生死一線的揪心，讓白果禁不住心理的折磨，她知道離不在甄英雄了，所以才會不顧一切的找到一心家裡來，一心明白，白果是不想隱瞞對甄英雄的關係了，她離不開他了，和自己的坦白，是因為她不想傷害自己，欺騙自己，隱瞞自己，她需要坦白，需要從那沉重的心理枷鎖中解脫出來。　　小艾狠狠的給了白果一個耳光，白果沒躲，挨了，嘴角流血的她什麼也沒說，把小艾拉到了醫院，帶進了病房，看到她整整半天都在重複着喝水和嘔吐，卻倔強的不肯離開病房，小艾心軟了，這才從她同事的口中得知，白果，殺了人。　　雖然警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但白果這個刑警，畢業不到半年而已就連續兩次殺人，那種心理要承受的恐懼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說，小艾可以體會，所以，她恨不起白果，離開甄英雄嗎？小艾想過，但她發現，自己對這個想法很恐懼，她愛甄英雄，很愛，她自信，自己對他的愛要比任何人都強烈。　　“我是害怕，但不是因為我開槍那殺手才死的慘的，死流氓，是你那一刀刺的太狠了，一地的血，我……嘔……”白果說到這裏，又想到了當時的情景，發出一聲乾嘔，就算多美的女人，要嘔吐時的表情都不會漂亮到哪裡去，小白顯然知道這一點，所以把帳記到了甄英雄的腦袋上，在甄英雄大腿上打了一拳。　　甄英雄明白白果為什麼而害怕，自己在那種情況下，要確保能夠殺死卡瑪，只能使用那種殘忍極端的殺手技，白果對傷成那樣的人還開了三槍，可能會覺得內疚，而那種內疚，很容易演化為後怕，恐懼，她的嘔吐，證明了這一點，白果又要去看心理醫生了，太年輕的她還受不了這種心理上的衝擊。　　提到這個問題，小艾的心也提了起來，“白……白姐姐，YY他不會有事吧？”　　小艾這一改口，叫的白果心裏爽啊，姐姐這兩個字，一下將兩人的關係拉的近了，隔閡磨的薄了，甄英雄也是心裏猛喜，小艾如此一稱呼，無疑是接受了白果啊。　　高興的有點得意忘形，甄少爺牛氣烘烘啊，“我有什麼事情啊？我是幫警察做好事！”　　“美吧你就，你以為你的事情小啊？”白果就看不慣甄少爺那二五百萬的表情，打擊道：“死流氓，你和我說實話，當時那一刀，是不是你早就計算好的？”　　是！可是不能承認，甄英雄搖搖頭，“我怎麼可能計劃到那種程度啊？那刀是他掉在地上的，我看到他朝我撲過來，這才湊巧撿起來扎到他的，我是正當防衛，你們警察能給我做證的。”　　撿到刀子確實是偶然，但殺了卡瑪的辦法，從一開始就是搶刀，在他失去攻擊威脅之後，等警察到來之時，巧妙的將他解決，而現在的這個結果，只能說是錯有錯着，球球的，少爺沒想到他受了那麼重的傷還能攻擊，本是想着讓他失去攻擊能力之後等警察到了再用匕首幹掉他的，後面發生的一切只能說是少爺運氣而已。　　白果是親眼看到的，而且指紋鑒定下午就已經出來了，刀柄上，甄英雄的指紋覆蓋了卡瑪的指紋，證明先用匕首攻擊的，確實是卡瑪，加上當時的警員作證及卡瑪的身份，甄英雄的正當防衛是絕對成立的，但小艾卻不相信甄英雄是湊巧，她太了解甄英雄了，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是不會輕易冒險的，這小子，早就設計好要幹掉那個殺手了，小艾很害怕，殺人，是不好的事情，即便是殺壞人也一樣，小艾不想看到甄英雄有一天也被人那樣的殺死。　　“你確實是正當防衛，可我問的是那一刀是怎麼回事？”白果皺眉道：“我問過相關部門了，他們說，那才是殺手身上的致命傷，無論我當時開不開槍，中了那樣一刀，即便救護車就在他身邊，他也沒的救的，死流氓，你是故意要致死他，不給警方留線索的吧？”　　“如果我不致死他，死的就是我，難道說，為了給警方留個線索，我就應該去死嗎？”甄英雄的語氣有些冷了，並不是因為白果的猜疑或者把她這有些調侃的話當成了真，他自己很清楚，不捅那一刀，白果也會開槍殺了卡瑪，只不過自己活命的機會小了很多而已，他反感的，是白果對案子太上心了，這是一種感覺，很不好的感覺，甄英雄不希望白果往這個案子裏面裹，沒有什麼理由，只是一種不詳的預感。　　小艾比較單純，對白果的話很不滿，“白姐姐，你的話太過分了！”　　白果其實就是很自然的和甄英雄絆嘴，話一說出去，她就已經覺察到不妥了，本來對甄英雄的態度很來氣，覺得他小心眼，可聽小艾也責怪了，她嘴硬不起來了，“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我是開玩笑的，對，對不起。”　　小艾知道白果不是認真的，聽她道歉也就原諒她了，問道：“白姐姐，正當防衛成立，YY是不是就沒事了？”　　“未必。”白果臉色一肅，“正當防衛雖然成立，但麻煩的是前面發生的事情，死流氓，你在公眾場所開搶，打碎了商場的玻璃，砸傷了幾名客人，並冒充警察持械追賊，一路大嚷大叫，橫衝直撞，報警中心和投訴中心的電話都被打爆了，所有投訴都針對市局刑警隊，說我們抓賊莽撞啊，破壞公物啊，威脅市民人身安全什麼的，尤其是咖啡廳外面受傷的幾個路人，還有殺手逃跑后釀成的交通事故，車主事主都堅持要告我們，連交警大隊也把矛頭對着我們，當然，你是被暗殺的目標，別人又以為你真的是警察，加上身份特殊，上面不會把你怎樣，所以這些事情和你關係不大，但是，原野隊長卻倒霉了，因為他把自己的槍給了你這傢伙，而且沒有盡到保護你的責任，還縱容你去冒險追賊，無論是對內對外，怕是得承擔所有的責任了，我估計，他的前途，有可能毀在這一件事情上了……”　　白果說到這裏，有點哀怨，愧疚，“怪不得隊長不讓你用我的槍呢，他早就料到結果會有多糟糕了，他是在保護我……”　　這話甄少爺聽了可不大舒服，沒有哪個男人喜歡自己的女人去感激其他男人的，雖然那是事實，但甄少爺沒有那麼廣闊的胸襟，球球的，原來抓賊並不是那麼爽啊，黑社會當然不需要去注意輿論影響，可警察不成啊，真他媽的麻煩！　　小艾笑的夠曖昧的，這小妮子本來就長的迷人，一笑起來就更了不得了，“白姐姐，那原野隊長對你不錯啊，居然這麼體貼你，你會不會被感動了啊？”　　臭丫頭話里有話！小白知道，一心這是成心啊，這丫頭表面接受自己，其實還是希望獨自佔有甄英雄，女人都是自私的，小白也動過這心思，不過一心對甄英雄的感情無懈可擊，她的體貼是自己不具備的，所以甄英雄才離不開她，自己也找不到機會分解他們的感情，沒想到這看起來溫柔，卻夠狡猾的丫頭先攻擊了，“我……”　　一心關心她的回答啊，這丫頭所以那麼說，確實有一小部分心思，是希望白果被原野感動，離開甄英雄身邊，但還有更大一部分，連一心自己也覺得矛盾，與白果的理解恰恰相反，她更怕白果被原野感動，好象那樣一來就承認了自己喜歡的甄英雄不夠好似的，她如果離開甄英雄，甄英雄肯定會傷心難過，在一心眼裡，甄英雄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不許任何人質疑這一點，哪怕是情敵也不成，這是一種中國傳統女人的觀念，一心從來都不是一個追求前衛思想的女孩，也是為此才默許甜甜的，現在還有些高興甜甜也喜歡甄英雄呢，兩個對一個，小白沒優勢。　　“原野是想追我，但我不會對他有感覺的，可他怎麼也是為了我才落的這個田地，我不能欠着人家的情不還吧？”白果太尷尬，又把氣撒甄英雄身上了，“死流氓，你給我去想辦法，我欠他的也是你欠他的！還有你，一心妹妹，這也應該算是你欠的，哼，死流氓惹的亂子，是因為保護你媽！”　　不愧是警察！甄英雄和小艾望着白果，默契的交換了一個讓白果讀懂了的眼神，差點氣瘋了，是不是警察都這麼會冤枉別人，掛牽連帶責任啊？　　“找你爸爸不就成了嗎？”甄英雄看了看白果，又看了看小艾，“或者，小艾爸爸也成啊。”　　一心頭一低，慚愧，說好了不瞞着甄英雄的，可關於自己父親的身份卻一直沒有告訴過他，直到白果找到家裡才曉得，甄英雄已經和自己的父親見過面了，這讓她多尷尬啊。　　“如果是內部的事情還好說，因為你本身就是個特殊人物，為了不影響引出大案的關鍵人物，由我爸爸出面解釋，隊長的行為還能蓋過去，可關鍵是對外，現在是被人家咬着投訴啊。”白果氣呼呼道：“都是你，造成那麼大的影響，除非人家放棄投訴或者上訴，不然，誰也幫不了原隊長，總要有人出來背黑鍋吧？”　　也對，甄英雄想了想，一笑，“我也不想欠原野的，我想，投訴的無非是受到經濟損失的或者是受傷的事主，你把這些人的具體資料給我，我去擺平他們，剩下的就好說了，你們警察不是很會打馬虎眼做表面功夫嗎？反正這也是突發事件，隨便找個理由就遮過去了，弄好了，還能算原野立了個功呢，搞定了一個殺手，少爺總算不欠他的。”　　甄英雄的意思很明顯，一個字，錢，無論是受傷的還是車碰了的，都是要錢，找警察，是因為沒人敢和匪去要，遇到這種突發事件，警察只能兩面受氣，兩面擔責任，就算甄英雄不去追卡瑪，原野還是逃不過這一劫，誰讓他倒霉趕上了呢。　　甄英雄看到一心與白果還算和睦的相處，心裏的一塊大石總算落了地，球球的，世界上花心的男人絕對不是少爺一個，是不是所有人都這麼累呢？不過，如果所有的女人都能好好相處，那麼，這個溫柔鄉，絕對是屬於自己的天堂……　　……　　翌日清晨，白果就回局裡去了，怪不得昨天去接小艾的時候這丫頭就順道換了警服呢，原來一開始就沒打算從醫院回去，一早直接去局裡了，不管怎麼說，昨天的事情，也得有個詳細的交代啊，想到白果發愁寫報告的樣子，甄英雄和小艾還偷着笑呢。　　吃過早點，病房裡只有甄英雄和一心了，摟着靠在懷裡的美麗公主，甄英雄心裏充滿了愧疚，“小艾，我一定讓你失望了吧？”　　“你指白姐姐的事情嗎？恩，是很失望。”一心很誠實，朝甄英雄的懷裡擠了擠，強顏歡笑之後，終於能釋放一下了，“YY，為什麼你這麼招女人喜歡啊，白姐姐這樣，甜甜也這樣，就是小愛那丫頭，也不掩飾對你的喜歡，你這樣下去，我真的很為難，我知道你對我是真心的，但我也知道，你對白姐姐也是真心的，你是一花心蘿蔔！”

# 第326章 初戀當笑話

　　“小艾說我是蘿蔔，那我就是蘿蔔吧。”甄英雄現在惹不得這公主，輕輕的用臉摩擦着小愛的頭，嗅着那秀髮的淡雅香甜，輕輕道：“除了對不起，我真不知道還應該說些什麼了，過去，女人都躲着我走，現在，我要躲着女人走……”　　“呸，你少臭美，說你胖你還喘上了，你真當所有女人都花痴，看見你就會愛上你啊？”小艾沒見過比甄英雄臉皮厚的，幽幽道：“你要是躲着女人走了，為什麼你身邊還有這麼多女人呢？你老實告訴我，除了我和白姐姐，你還有別的女人沒有？”　　“我要說有，你會不會生氣？”　　“會。”　　“那沒有了。”甄英雄也覺得自己無恥，補充了一句，“現在，還沒有……”　　薛雪，柳絮，這都是不計較名分的，不會影響甄英雄私生活的女人，在甄英雄的理解中，未成年就不算女人，所以，櫻桃排除，甜甜雖然沒有老實交代出來，卻是小艾自己默許的，不承認也不算欺騙，甄英雄覺得自己挺誠實的，至於說了句‘現在還沒有’，是指變態姐姐甄三國，以後，一定要想辦法說服小艾才可以。　　“現在還沒有？”小艾果然提升了警覺，坐正，扭頭望着甄英雄，眼淚說來就來，在眼眶里轉着圈圈，“你什麼意思？難道你還不知足，還要去找女人不成？！甄英雄，如果你再那麼做的話，我，我真的不會再理你了！”　　球球的啊，做男人，累，做個花心的男人，更累！　　“寶貝，我不是要去找女人，而是……而是……”那個女人是少爺的姐姐，這話，甄英雄說不出來啊。　　“而是什麼？！”　　“而是，有個女孩子，喜歡我十幾年，或者更長時間了，我想，那應該是我的初戀吧。”大老爺們說到‘初戀’兩個字，也不免臉紅，甄英雄難得清純一次，自己也覺得有點假，“只是，我們有特殊的原因不能在一起，所以，我一直迴避着那份感情，不敢去承認，小艾，我承認我花心，我喜歡你，也喜歡她，我曾經想放棄她的感情，但我做不到，如果沒有我，她會活不下去的，我不想再看到她為了一份得不到卻一定不會放棄的感情裝傻裝痴了……”　　“十幾年？”小艾本來還生氣呢，可一聽這個，就以為甄英雄在編笑話逗她，“你騙孩子呢？十幾年前，甚至更長時間以前的初戀？拜託，你今年才多大？死YY，你耍我啊？”　　甄英雄那認真的表情，在小艾的眼中，更顯得笑話的誇張，“我沒騙你，我說真的呢！”　　三國和甄英雄是一起長大的，三國開始纏着甄英雄的時候，確實是十幾年前的事情，那時侯不過是屁大的孩子，並不懂得感情，可關鍵是，兩個人都不知道什麼開始喜歡對方的，甄少爺說的也懸乎了點，這才讓小艾當成笑話的。　　“是啊是啊，我相信了。”小艾的表情好玩味，十幾年前，才屁大的孩子就敢說是初戀？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過心意的初戀？小艾的記憶中，調查中，就不存在這樣的女孩子，甄英雄從上學開始，就是被人討厭的壞小孩，根本沒有人與他親近，他一直都是孤獨的，小艾認定甄英雄是在騙她哄她了，有些開心。　　甄英雄可以對着他老媽的照片發誓，自己說的都是真的啊，看到小艾高興的樣子，他當然知道小艾不太相信，“小艾，我真沒騙你，真的有這樣的女孩子，你不相信嗎？”　　一心自己的初戀就是甄英雄，初戀的日期是今年，甜甜的初戀也是甄英雄，初戀發生的日子比一心晚了幾個星期，今年，兩人都是二十歲，就算小愛那丫頭是認真的，她的初戀還發生在十六歲呢，單純的好象白紙一張的一心哪可能相信有人幼稚園畢業就開始初戀了啊？　　“我信，我真的相信。”一心也是配合甄英雄的‘笑話’，收起玩味，一本正經的望着甄英雄，一副體貼的小女人形象，絕對的賢惠型小妻子，就是拍MV的時候，也沒有這麼逼真的演技，“YY，這份執着對女人而言太值得尊敬了，你一定不能辜負人家，知道了嗎？”　　甄英雄怎麼可能想的到一心這是玩笑話啊？看到她眼裡滿是真誠，感動，甄少爺激動啊，小艾太通情達理了！　　“你真的不介意嗎？”　　“介意，所以，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情，那我就原諒你。”小艾把這個‘玩笑’，當成了一個正題的開始，稀里糊塗的將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揭了過去，嚴肅，卻有點臉紅，道：“YY，我剛才也說過了吧，甜甜她，也喜歡你……”　　甄英雄心裏一跳，球球的，少爺早知道了，而且，已經把她吃掉了……　　小艾可不知道甄英雄因為心虛而愕然，還以為是被自己嚇的，或者是覺得自己太奇怪了呢，但她還是鼓足了勇氣說道：“你，喜歡甜甜嗎？”　　“為……為什麼問這個啊？”甄英雄隱隱的知道小艾要說什麼，有點明知顧問的意思。　　“告訴我你喜歡她不喜歡？”小艾可能是羞的急了，有點強勢，“我想，你這麼色，應該是喜歡她的吧？甜甜說，你們兩個偷着接過吻……”　　干你個樹袋熊！這話你也說過？！不過……少爺好象早把她幹了啊……甄英雄這個虛啊，祈禱不存在的上蒼，那頭熊沒把自己曾經非禮過她的事情也說出來過。　　“你不用慌，我沒怪你，你救過她，還奪了她的初吻，她會喜歡上你，一點不奇怪……”小艾紅彤彤的小臉好是可愛，甄英雄看的心跳加速，這丫頭扭扭捏捏的，不會是想說……　　“如果，我是說如果，我同意那天簽授會上她說的事情，你……你會同意嗎？”　　甄英雄‘汩’的咽了口唾沫，還裝呢，不是他虛偽，而是沒有男人到了這個時候還能不緊張的，甄英雄，到底是個凡人，感情這東西，和做黑社會不同，搶不來的。　　“什，什麼事情啊？”　　“別裝蒜，她，她說過的事情啊……就是，她說，她說想，想做你的小老婆……”小艾說到這裏，已經是羞不可遏了，靦腆愛羞的她什麼時候做過這種事情啊，急了，話也順了，“你就說，你會不會同意？！”　　小艾，是在幫甜甜拉紅繩，而且，紅繩的這一端，是她自己喜歡的人！　　甄英雄心裏一萬個願意，不喜歡明星是不喜歡這個職業，不喜歡它裏面的貓膩和潛規則，而絕非因為這個去討厭一心或者甜甜，何況，她們都肯為了自己退出那個圈子啊，如果雙子星都成了自己的老婆，那才是只羡鴛鴦不羡仙的美滿生活啊，但是，甄英雄再菜，也知道自己不能點這個頭，“小艾，你是什麼意思？”　　一心怔了怔，知道甄英雄這一問，有懷疑自己對他感情不夠真的意思，想辯解，可是，她心思單純，辯解起來也是驢唇不對馬嘴，說的越急，表達越不明確，“YY，我對你不是那個什麼，我的意思是，甜甜她喜歡你，也喜歡我，那個，她和我，都喜歡你，所以，這個……”　　小艾不會說謊話啊，什麼‘如果’，她根本就是很認真的在問自己是不是喜歡甜甜。　　甄英雄淡淡道：“小艾，你是在同情甜甜嗎？”　　“不是！”一心聽到甄英雄如此說，回答的很乾脆，而且，有不滿情緒，“甜甜不需要同情，YY，你這麼說，是懷疑我對你的感情，還是懷疑我和甜甜的感情，或者是懷疑甜甜對你的感情啊？甜甜不需要同情憐憫！”　　“是嗎？呵呵，那就好。”甄英雄最怕的就是小艾板起小臉的模樣了，“我不會懷疑你們的感情，我也知道甜甜她，她喜歡我，我對她，也……那個……”　　“也那個什麼？”一心很期待，但表情有些複雜，她並不是個沒有主見的女孩子，但不表示有主見就不嫉妒，不吃醋，她希望甄英雄說‘喜歡’，又怕他說‘喜歡’，那感覺很怪。　　“我……小艾，你這問題讓我怎麼回答啊？”甄英雄狠狠的撓頭，“樹袋熊都告訴你了，如果我說我不喜歡她，你會不高興，可我說喜歡她，你也會不高興啊……”　　“你說實話就行了，我不生氣。”一心自己也知道自己這話夠違心的，不生氣大概是真的，但心裏肯定不痛快。　　甄英雄絕對坦白從寬，更何況，一心這不會撒謊的丫頭，表情已經完全把她出賣了，她不是試探，而是在為甜甜的將來做打算，自己這節骨眼在扭扭捏捏的，那就真不是個男人了，“我……我是男人，對甜甜這樣的女孩子，不可能沒感覺的，更何況，我們相處了這麼久啊，有些事情，無法避免……”　　相處這麼久，這話讓一心臉紅，全是自找的，朗朗電視台事件之後，甜甜就喜歡上了甄英雄，自己不是不知道，因為甜甜一點沒掩飾，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還是不停的給他們兩人接觸見面的機會，連自己的約會也要帶上甜甜，好象瞞着她或者拒絕她就是一種罪孽似的，甄英雄會喜歡上甜甜，完全是自己在縱容這兩個傢伙造成的結果啊。　　“也，也是，不過，你不能只是喜歡她。”一心沉默了片刻，突然抬頭望着甄英雄的眼睛，“YY，我不喜歡你花心，但甜甜是個例外，你對她，要認真些……”　　沒有理由，一心也說不出理由，這個決定無疑是酸酸的決定，無論自己怎麼解釋，都會被理解為對甜甜的憐憫，但一心否認，她不是在憐憫，而是給予，給予甄英雄，也是給予甜甜，大概，也是在給予自己，小艾不想看到媽媽的過去在甜甜身上重演，她希望三個人永遠不要分開，一對被稱為雙子的姐妹，如果分開了，甜甜會找到幸福嗎？　　也許，這也是甜甜喜歡上甄英雄的一個潛在的理由，但小艾不會去追問，去計較，幸福只是一種感覺，並不是完全的佔有，而是一種滿足，一心和甄英雄最大的形似，就是對這種滿足的理解，躺在甄英雄的懷裡，體會他對自己的愛，這就是她的滿足，甜甜的快樂，甜甜的笑聲，這也是她的滿足，兩者兼得，就是更大的滿足吧，儘管，這滿足中，免不了存在酸酸的味道，誰讓自己貪心呢？總想得到更多的滿足……　　甄英雄從一心的眼睛中看到了她的內心，這個女孩子的眼睛，真的好純潔，好清澈，就如媽媽秦夢謠一般，好象單純，卻充滿了另一種智慧，一心就是一個最了解自己的女神，他是屬於自己的天使，甄英雄在這一刻發誓，再也，再也不能做出傷害一心的事情了。　　萬惡的消毒水味，無法掩蓋掉靠在自己懷中的佳人身上散發的醉人芬芳，一心那雙帶着水波的美眸，她那柔情似水的目光，讓甄英雄的心有一種要化掉的感覺，她微微翹起的小嘴那分倔強，可愛，讓人想要疼愛，那種隱藏在心中的委屈，讓甄英雄愧疚，一心不需要如此忍讓放縱自己，因為世界上有的是比自己出色的男人，可一心用這种放縱與忍讓告訴了自己她的愛，她傻，傻在執着，傻在她不想欺騙她自己，甄英雄無法抗拒一心的體貼，她是最值得自己去愛的傻丫頭。　　柔軟的身體已經感覺到男人的異樣，一心可以聽到甄英雄的呼吸聲，心跳聲，迷離的醉眼看不清楚眼前的真實，當甄英雄低頭吻住一心的時候，一心的眼淚傾落而下，她需要這個吻來安慰，需要這個花心的臭傢伙來安慰自己受傷的心，心裏有多痛，她希望他來察覺，而不是自己用語言去傾訴。　　他察覺到了，這個吻傳達着那種感覺，一心的眼淚止不住，是發泄，也是得到安慰的欣喜，能夠相互體會到對方的心，這才是值得相信的愛，有了這份心，一心又恢復了對自己的信任，對他的信任，對這份感情的信任。　　四片唇緊緊貼合，彼此的臉在摩挲，滑膩的大舌頭與小舌頭交纏繚繞，一心的小臉上漸漸透出一抹詭異的粉紅，她感覺到了他吸吮的力量，感覺到他開始貪婪的索要自己的津液，純潔的小艾還是第一次被甄英雄這麼強勢的吻着，他的手也不老實了，他在撫摩自己的胸脯。　　小艾能做到的，只是用雙手，按住甄英雄的手背，卻沒有力量把他的手挪開，甄英雄居高臨下的霸道，讓她渴望自己去軟弱，她喜歡被他疼愛的感覺，就好象自己是一隻需要被保護的羔羊，那種感覺，讓她很塌實，儘管，這很羞赧。　　甄英雄了解小艾，她沒有現代女人的強勢，她有主見，卻永遠是為了別人，就好象她是為了甜甜而去唱歌一般，永遠沒有自己去爭勝的決心，她渴望的就是自己心裏的那份滿足，甄英雄懂的，這就是小艾的體貼，但是，這樣的體貼，對小艾太不公平，甄英雄的左臂雖然受傷，卻不影響發力了，於是，一扳小艾那柔細的纖腰，讓小艾一個翻身壓到了自己的身體上。　　小艾大驚，掙扎着要起來，甄英雄可是傷員啊，可甄英雄不給她這個機會，雙手扣在小艾腦後，四片唇從來沒有分開過，小艾的雙腿跨在甄英雄小腹兩側，跪撅着身體，動作好曖昧，掙扎的廝磨中，她感覺到了甄英雄下面的堅硬，那裡發生了男人特有的變化，小艾羞的力氣全無，這種主動體位的吻所帶來的感覺，開始充斥着她的身體和靈魂。　　體貼的小艾還是第一次擺出如此羞人的姿勢，這種姿勢的親吻，讓她感覺到了一種不同，有一種野性的釋放，有一種擺脫壓抑的發泄，她開始投入，一直被動的小舌頭開始了反擊，她竟然調皮的將香津過渡到甄英雄的口中，臉紅紅的，閉着美眸，卻有一分滿足與調皮，這也是小艾的一種隱藏的性格吧，她與小愛那丫頭，果然是親姐妹，骨子中，都有這種敢愛的個性，小愛那丫頭，也喜歡讓自己吃她的口水。　　兩個人吻的正起勁呢，門一響，一個女聲在門口響起，“應該是這個房間吧，哼，到底是自己家的醫院啊，連警察都不許上來，這個甄英雄，就是欠扁！”

# 第327章 叫聲小岳母

　　敢扁少爺的女人？甄英雄冷汗直流，小艾也傻了，這個城市裡，除了敢殺甄英雄的以外，敢扁他的女人，怕是只有兩個了，一個是蘇影，但這聲音顯然不是她，另一個，就是……　　“恩……？啊……！”進門的女人望着眼前的情景，愣了好一會兒，才發出一聲輕呼，“你，你，你們幹嗎……咳，我的意思是，一心，沒想到，你還有這麼主動的一面啊。”　　此女有着很敏捷的頭腦，很快意識到自己是沒敲門沒打招呼就進來的，所以質問的話說了一半，就改成嘮家常了，甄英雄腦門冒汗，而小艾則羞的無地自容，主動？現在這個姿勢，是太主動了，自己騎在甄英雄身上，撅着身子，這太丟人了啊！　　小艾的本能是往甄英雄懷裡扎，可那女人卻不給小艾這機會，一把拎住她的領子，將她從床上拽了下來，“太不矜持了，門都沒插就親熱，讓人看到可怎麼辦？”　　一句話，把她自己不禮貌的進門轉變成了另一種值得感激的行為，這女人的嘴巴好厲害！　　“小……小雲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樣子！”一心羞啊。　　“那是哪樣？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心，主動點沒有什麼不好的，其實，我很佩服你的勇氣……”　　越說越離譜，一心急道：“我真的沒主動，死YY，你倒是說句話啊！”　　“說什麼？哦，我知道了。”甄英雄裝愣，道：“東方雲小姐，你專程跑來這裏偷窺嗎？”　　來者正是東方雲這個喜歡裝成熟的美女，聽到甄英雄這麼一問，呸了一聲，“我偷窺你什麼啊？我來是有正事的。”　　“什麼正事，說來聽聽。”甄英雄朝小艾眨巴眨巴眼睛，兩句話，已經將話題扯到了其他的地方，和東方雲有一拼啊，可小艾還是氣啊，這臭小子根本沒有給自己辯解，只是轉移話題罷了，太奸詐了！　　東方雲看了看一心，雖然臉上還有調侃的味道，卻正經道：“一心，你昨晚一夜沒回家，肯定累了吧？你爸很擔心你，你先回家吧，好好休息休息。”　　小艾和東方雲相處幾年之久，怎麼會看不出她的意思，她不想讓自己參与到他們之間的談話中。　　“我不走！”小艾坐到甄英雄床邊，難得擺出小姐架子，道：“我也要知道一切，我有權知道他和爸爸在搞什麼鬼！”　　白果沒有將目前的情況完全告訴小艾，但小艾冰雪聰明，也能察覺到目前形勢的嚴峻，甄英雄受傷之後，到現在都沒有接受警察的盤查，這就是一個大問題，警方對甄英雄的態度明顯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或者說，現在給人的感覺，就是甄英雄在幫助警察做着什麼事情，而且，是極其危險的事情。　　“呀呀呀，我家一心還真是主動了呢。”東方雲一句話就讓小艾鬧一大紅臉，這女人雖然不太有正型，卻真的夠厲害的，“一心，你想知道的話，就去問你那個木頭爸爸，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的，這是公事，不由得你撒嬌。”　　小艾知道東方雲的脾氣，求救的目光看向了甄英雄，甄英雄也很無奈，苦笑道：“寶貝兒，你先回家吧，我想到了這個份上，艾叔也不會再隱瞞你了，就像東方小姐說的，這是公事，即便不是，我也同樣不會告訴你的，這是男人的事情，男人不會讓自己的女人擔心的，你懂嗎？”　　小艾臉一紅，雖然裝做氣嘟嘟的穿外套，但東方雲卻看的出來，這丫頭心裏還是高興的成分居多。　　“不告訴就告訴，誰稀罕，哼。”小艾把墨鏡和口罩戴上，就要出門，“YY，我告訴你，如果你再進醫院的話，我就是死也不會再來看你了！”　　語氣中，是警告而不是氣憤，是擔憂而不是威脅，她是要回去詢問艾華，卻偏偏不好意思說出直接關心的話語來，看來，被東方雲撞到的那羞人一幕，讓這丫頭沒辦法把臉拉下來了，可愛又可笑的丫頭啊。　　“等等小艾。”甄英雄想了想，拿起床頭的電話，在兩女迷惑的眼神中撥了個電話，“喂，你家少爺啦……你們姐妹立刻到醫院來，二十四小時的貼身保護你家少奶……”　　少奶奶？這個詞讓小艾心裏狂跳啊，甄英雄的笑，連東方雲也覺得無恥，這小子好厚的臉皮，“姐妹？女孩子保鏢？”　　別說東方雲一臉的狐疑，小艾也不信女孩子能保護人，在她的理解中，女孩子都是很柔弱的，需要保護的，像白果那樣的，已經被小艾在臉上打了個‘另類’的商標了。　　“首先我要強調一點，她們不是保鏢，是影子，而你的表情告訴我，你在懷疑少爺影子的能力，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你，即便是少爺我，也無法同時對付她們兩個人，有她們保護小艾，我會覺得心裏塌實。”甄英雄的自信有點難以讓人信服。　　東方雲淡淡道：“你就這麼確定那塊木頭會把一切告訴一心？”　　木頭，指的就是艾華，看到小艾驚詫的目光，甄英雄笑了笑，“會說，即便不說，這次的事情也讓我不能忽略對小艾的保護了。”　　蘇影來朗朗市的事情暴光，冰恨天再也沒有理由不對小艾有特別的關照了，甄英雄只是在繼續着謹慎的作風而已，東方雲佩服他心思的縝密。　　十分鐘后，一對長相一模一樣的女孩子出現在了病房中，同樣的衣着，同樣的漂亮，唯一不同的，只有兩人頭上的髮帶，一個是深紅色，一個是粉紅色，小艾和東方雲都看傻了，雙胞胎不是沒見過，這麼一樣的雙胞胎還真的很少見，好漂亮啊。　　這對姐妹花，正是九鳳中的安靜，安寧，雙胞胎的默契是與生具來的，安靜與安寧的身手，單拿出來，甄英雄用不了十秒鐘就能擺平，可這兩個人合作起來，不出一分鐘，被擺平的可能就是甄英雄自己，而且，安靜與安寧的槍法都不錯，誰也不會想到，這麼嬌滴滴的一對姐妹身上居然藏着槍。　　安靜和安寧已經知道了少爺的‘老婆’就是雙子星的艾一心，所以在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甄英雄時，才沒有過分表露自己的關心，作為他的影子，甄英雄每次進醫院，都會讓她們感覺到失職與自責。　　影子？長這麼漂亮為什麼要叫做影子呢？小艾在不解中離去，看來，單純的她又把興趣轉移到姐妹花的身上去了。　　“那兩個女孩子，就是傳說中的‘九尾鳳’吧？”東方雲一張口就道破了安家姐妹的身份，多少讓甄英雄感到吃驚，“你所以說她們是影子，是因為九尾鳳是你絕對的親信與保鏢，而且，沒有任何的人事檔案，即便殺了人，也不會被警方找到任何痕迹，說難聽點就是黑籍，沒有任何身份，說的好聽一些，就成了你的影子，只為了你而存在的九個不能與社會接觸的女人，你居然讓她們來保護一心，能看出你對一心的關愛啊。”　　“不是關愛，而是應該的，我的影子，就是她的影子。”甄英雄忍不住贊了一句，“了不起，九尾鳳這個名頭雖然響在黑道上，但從來沒有人見過她們，你居然一語中的，了不起。”　　“沒人見過，是因為見過的人都死了吧？呵呵，我也是猜的，沒想到九鳳里還有這麼年輕漂亮的女孩子。”東方雲笑的不太自然，表面的鎮定無法掩飾她內心對九尾鳳的恐懼，關於九尾鳳的傳聞與調查，只有殘忍與神秘這兩個詞，這讓她無法不害怕，雖然，親眼見到之後發現與想象有很大的偏差，“九鳳與你的七隻虎不同，在對義字會的調查中，七隻虎的身份是很清楚的，因為他們都參与到了義字會的管理中，而且經常露面，而對於九尾鳳，卻沒有任何的了解，據說，義字會從各地孤兒院挑選資質出色的孤兒，然後在集中到自己的孤兒院培養，被內定的這九個女孩子，為了成為你的影子，所有的成長記錄都被抹除了，也是為此，她們才不能參与到義字會的管理中吧？”　　“不是。”甄英雄的坦白讓東方雲有點難以接受，他很痛快的揭開了九尾鳳的神秘面紗，讓人對神秘這兩個字的期待有些失望，“不參与管理，是因為她們沒有管理的能力，那九個丫頭都有點性格缺陷……”　　神秘？甄英雄只要想到那九個丫頭就頭皮發麻，連點女人的矜持都沒有，哪裡神秘了？柳絮冷的像冰，殺人的手段比自己還誇張，其她八個丫頭比着媚，成天追的少爺屁股後頭問什麼時候能上床疼她們，就這點來說，也算是可怕啊……　　這看起來只是隨口閑聊，但東方雲眼中閃過的那到智慧的色彩告訴甄英雄，這個女人不是在無聊找話，她的話語中透露出了一個信息，政府對甄英雄這個無害黑幫少爺身邊的人都進行了調查，這意味着什麼呢？政府，在了解義字會。　　當一個組織被全部了解的時候，就意味着毀滅吧，甄英雄不得不佩服東方雲，這個女人，不簡單，她利用這個隱諱的信息，更隱諱的告訴自己要與艾華合作，抓住漂白的機會，躲避政府早晚會刺來的利刃。　　“東方小姐……”　　“別這麼稱呼，你小子不要臉不要到了點兒上，整個女警察第三者出來一心還原諒你了，再叫我東方小姐不遠了點兒？”東方雲這話有點調侃味道，“叫我東方吧，或者，隨一心，叫我小雲姐也成。”　　甄英雄臉皮也夠厚，嘴皮子又痒痒了，“我要是叫你東方阿姨或者更直接點叫你小岳母你是不是更高興啊？”　　東方雲那臉‘騰’的就紅了，和桌子上的蘋果有一拼，“小，小岳母？這，這麼稱呼合適嗎？”　　球……球球的，這丫頭臉皮還真夠厚的，連那句東方阿姨都沒聽見似的，就聽到這句小岳母了啊？還問合適嗎，你這丫頭真是不掩飾自己那點心思啊，甄英雄發現，自己又多了一個看不透的女人，這個東方雲，一會複雜的像官場精英，一會簡單的像個白痴二百五，不簡單，真的不簡單啊。　　“有什麼不合適的啊，蘇阿姨和艾叔離婚都十幾年了，小艾的撫養權當初也不是判給她的，要不是因為血緣關係，都多餘搭理那暴龍，我看叫你一聲小岳母都不合適，應該直接叫岳母才對。”甄英雄看到東方雲的臉紅的都要閃起來似的，更來勁了，就是看不慣這臭丫頭裝成熟，臊死你，二十幾歲做岳母，是個女人就沒辦法接受，這是對年齡的一種侮辱啊。　　“不合適，不合適！叫岳母哪行啊，這不是寒磣人嗎？”東方雲是連頭帶手的搖晃，終於像個怕羞的姑娘了，可接下來的一句話，愣讓甄少爺閃了舌頭，“以後沒人的時候，你就叫我小岳母吧，得給蘇影留點面子不是嗎？”　　球……球球的，你搞沒搞明白少爺到底是寒磣你呢還是寒磣暴龍蘇呢啊？這臉皮哪裡是厚的問題啊，簡直是不要了！小岳母？靠，少爺不是給自己栓扣了嗎？！　　東方雲一點不避諱，從公文包中掏出筆和本，坐到甄英雄床邊，修飾了一下笑的有些走型的表情，好象是避羞，反正是正經了起來，“現在說正事吧，英雄，我這次來，是那塊木頭……是你岳父大人吩咐的，他自己分不開身，特意讓我過來聽聽你對昨天的事情有什麼看法。”　　正事要緊，甄英雄咳了一聲，道：“我……”　　“等等！”

# 第328章 優勝的獎勵

　　東方雲突然阻止了甄英雄，臉紅彤彤的，有點難為情，“那個，開始回答前，能不能，先叫我一聲聽聽啊？”　　“誒……？！”　　“誒什麼？這裏又沒人，叫一聲你能死啊？”東方雲臉一板，“叫我你可不吃虧，我和一心的關係，那可是相當的親密，我甚至知道她最後一次尿床是多大的時候。”　　尿床？甄英雄忍着誘惑，不肯低頭，“我沒興趣。”　　“我知道一心喜歡吃的東西！”　　“我問她，她會告訴我的。”　　“我能偷到一心的日記本！”　　“偷窺別人的隱私，你真沒道德，我不會與你同流合污！”有點心動了，日記啊，女孩子小秘密的寶藏！　　“哦？是嗎，我知道一心的三圍！”　　“摟一摟，我也會知道。”有點興奮，很想知道啊，甄英雄要招架不住。　　“咳，我知道一心最大的隱私哦。”東方雲太淫蕩了，為了一聲小岳母，她居然出了必殺，“那可是只有一心脫光衣服才會暴露的隱私，你也沒有興趣嗎？”　　甄英雄鼻血都要噴出來了，東方雲所謂的隱私是什麼，甄英雄已經知道了，只有脫光衣服才會知道的隱私，就是，一心，是一隻可愛的小白虎，她那神聖的秘處，是沒有毛髮的，甄英雄的獸血開始沸騰了，這個不是秘密的秘密根本沒有與東方雲交換的價值，可是……　　“小岳母！”甄少爺為了早就知道的秘密，還是在東方雲面前崩潰了，叫她小岳母不吃虧，和這個女人搞好關係就是拉近與艾華的距離啊，而且，甄少爺很想知道關於一心成長的一切，知道這些，才能給她更多的驚喜，給她更多的感動，才能看到她更多的歡笑啊，日記，三圍，甚至是一心最後一次尿床是什麼時候，甄少爺都想知道，而且，齷齪的他，還想聽東方雲親口說出一心那最大的隱私，最大的秘密，一個女人，是怎麼看待一隻小白虎的呢？好奇，絕對是下流而齷齪的好奇。　　東方雲這個陶醉啊，為了這聲小岳母，她是誰都能出賣啊。　　“乖，哦呵呵……”這女人笑的好象惡魔，艾華是夠倒霉的，蘇影，東方雲，他這輩子註定與正常點的女人無緣了，“先談正事，然後我們再聊，英雄，殺手為什麼會狙擊你和蘇姐，是你被跟蹤了，還是蘇姐被跟蹤了呢？”　　“都不是。”甄英雄臉色一冷，他早就打算在出院後去找艾華算帳了，“被跟蹤的，是你那塊木頭，艾華。”　　東方雲一愣，甄英雄眼中突然爆射出的怒氣讓她不能適應，“你說什麼？”　　“艾叔對我還不夠坦誠，他對蘇阿姨的保護起到了反效果，險些成了殺手的幫凶。”甄英雄淡淡的說話不留絲毫的情面，讓東方雲臉色大變，花容失色之餘，那打算記錄的小本字，掉在了床上。　　“殺手跟蹤的，不是我，也不是蘇阿姨，而是，警察，冰恨天大概早就料到了蘇阿姨會回國，是警察，將她的蹤跡徹底的暴露給了冰恨天。”　　東方雲已經聽的傻了……　　……　　甄少爺兩腿發軟的從廁所里走出來，那個該死的東方雲，說話太直白了，也許是因為裝成熟裝的太投入了，她真的忘記了自己的年齡，與甄英雄說話，儼然就是長輩對一小輩的架勢，說出的話真夠直白的，刺激的甄英雄血液沸騰啊。　　當‘小白虎’三個字從那大美女嘴裏蹦出來的時候，甄少爺鼻血差點當場噴出，更讓他覺得刺激的是，小艾最後一次尿床，居然是十八歲生日那天！　　因為那天晚上是小艾第一次喝酒，喝的太多了，失禁后，是東方雲給她換的衣服，所以才了解了她的秘密，可憐的小艾到今天還不知道這件事情呢，東方雲還很認真的告訴甄英雄，那裡絕對是天然的，因為沒有髮根，特光滑，不可能是人為的，女人那裡的毛髮，就和男人的鬍鬚一樣，經常刮剃，會有黑色素沉澱的，聽一個大美女講這些，身體沒反應的還是男人嗎？　　讓甄英雄很在意的就是，小艾的生日，是陰曆的十月二十三，恰恰是她和甜甜舉辦那所謂的最後一場演唱會的前一天，難道，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仔細算起來，那是黑市拳大賽之後的第二個星期，目前距離黑市拳大賽開始，還有一個禮拜不到啊。　　問過東方雲，但東方小姐顯然對小艾在事業上的問題沒有深入的了解，只是說她和甜甜都很神秘，即便一起被艾華關起來反省的時候，兩人也是整天的策劃着關於演唱會的事情，那個宇文可憐幾乎每天都做賊似的溜到家裡和她們商量什麼，艾華就是因為看她們在一起來氣，鬧心，才提前把甜甜放了出來的，甄英雄這才反應過來，甜甜和自己發生關係后，一直沒有纏着自己，固然是因為她害羞，也是因為騰不出時間啊，晴天那丫頭說過，現在小憐就住在漢宮，看來，她們是在策劃演唱會的事情吧。　　東方雲所以不害臊，紅着臉和甄英雄說這麼多，可能也是因為她需要發泄心理的緊張吧，甄英雄說的那些事情，讓她害怕，顏冰果然不是艾華可以對付的人，艾華想用警察跟蹤的方式把蘇影逼回美國，以起到保護她，並達到讓甄英雄吞併她的勢力，強迫她退出黑社會的絕妙之計，卻反被顏冰利用，成為了她隱藏蹤跡，出其不意的攻擊，東方雲作為計劃的一個參与者，心理那種複雜與負罪感，可想而知啊。　　顏冰要殺蘇影，目的是什麼呢？難道，她恐懼蘇影帶來的勢力嗎？甄英雄躺在病床上，仔細的思索，這次的暗殺，有些難以解釋的地方，首先，殺手跟蹤的是警察，而蘇影來找自己，應該在殺手的預料之外，自己，不應該成為他們的目標吧？何況，自己控制着愛利絲的生死，殺了自己，他們就不怕愛利絲會被殺死泄憤嗎？這個答案唯一的解釋，只能是顏冰並不在意愛利絲的死活，她對愛利絲，果然沒有感情！所以殺手才沒有因為見到自己而迴避這次暗殺。　　然後，卡瑪提到了羅比，這就更可疑了，羅比曾經有過一次五十米狙擊都未成功的例子擺在前面，甚至為此做了太監，這個威懾力應該不小才對，但殺手在意外遇到自己之後依然開了槍，有些突兀，違背了殺手謹慎的原則，這是值得懷疑的。　　最後，也是最難以解釋的地方，就在於暗殺蘇影所要表示的東西了，甄英雄很尊敬卡瑪，那個男人並不簡單，由此更加看重顏冰這個女人，這個女人的智商絕非泛泛，暗殺蘇影，不要說沒有成功，即便成功了，也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殺蘇影，本身就等於告訴義字會，她顏冰已經看穿了蘇影增援，用自己的勢力給義字會注入力量的舉動，這個太矛盾，既然顏冰已經知道蘇影架空了美國的勢力，為什麼要暴露出來呢？她大可以裝做不知道的樣子，悄悄的回美國端了蘇影留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小部分殘餘勢力啊，那不是諾森家族一直期盼的嗎？二，蘇影身份暴光，義字會的奇兵固然是派不上用場了，但蘇影很可能因為自己的身份暴露而回美國，集中力量去攻擊諾森家族，挑他們的場子，擾他們的生意，顏冰的舉動就成了攤牌，對諾森家族毫無好處可言啊，一個智商超高的女人，為什麼會犯下這樣低級的錯誤呢？即便她成功的殺了蘇影，就不怕激怒蘇影的組織，回到美國滅了諾森家族嗎？　　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就不能肯定顏冰是否有目的，如果有，那目的是什麼？　　甄英雄第一次遇到顏冰這樣的對手，難怪蘇影與甄天都那麼的恐懼她了，那個女人真的是很可怕啊，甄少爺倒很想見見這個女人，她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啊？　　這些事情雖然頭疼，但同樣的，甄英雄相信顏冰也好受不着，那個卡瑪死在自己手中，就不相信那對那女人沒有影響，球球的，謹慎的防守，雖然沉悶，卻也能換取到勝利，你死我活的戰場上，誰能比對方多一口氣，那誰就是勝利者，甄英雄這想法也有安慰自己的意思，他是天生的樂天派。　　甄英雄還想感謝一下顏冰呢，多虧了她讓卡瑪暗殺自己，小艾和白果這件讓自己頭疼的事情才能如此輕鬆的化解掉，如果不是因為白果看到自己要死翹翹，開了那三槍，小艾會這麼輕易的接受她嗎？如果不是自己差點死掉，小艾又會輕易的原諒自己嗎？　　最值得高興的就是，小艾好象可以接受自己與三國的關係啊，甄少爺到這時候還沒有意識到一心當時把他的話當成了玩笑，球球的，世界上最棒的女人就是少爺的寶貝小艾了！　　甄英雄正偷笑呢，電話響了起來，甄英雄拿起來一看，心兒直跳，真是想曹操，曹操就來電話了，是變態姐姐三國！　　“喂，英雄嗎……”三國的聲音很輕，這丫頭還不知道甄少爺住院了呢。　　“恩，老姐，什麼事情啊……”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幹嗎這麼緊張。　　上次那曖昧事情，讓兩個人都有了一種羞澀，不好意思，有些不知道如何面對這種全新的關係。　　三國到底是三國，敢愛，所以放的開，“你上次說喜歡我，愛我，是真的吧？”　　這變態丫頭不會懷疑那是一場夢吧？甄少爺心底湧出一股甜蜜，“是真的，老姐，你是我的姐姐，也是我的女人。”　　“恩，那就好。”甄三國語風突然一變，“你把我看光了，也摸遍了，還，還舔，舔了我那裡，是不是應該對我負責啊？”　　還有點羞澀，但那種強勢，確實是平時的三國，甄英雄臉紅啊，從小叫到大的姐姐，雖然早有這心思，但真的將關係轉變，始終需要一個心理適應的過程，一時半會的，聽到三國說的這麼露骨，甄英雄心裏那種感覺總是怪怪的，尷尬啊，“姐，我不是說了嗎？我怎麼可能不對你負責啊？”　　“你現在就不算負責，既然我是你的女人了，那你就不應該和其他的女人有來往，樂樂和櫻桃我能接受，但其她女人……”三國沉默了會，讓甄英雄那扭曲的心臟在最難受的位置禁錮着，好象故意在考驗他的心理負荷能力一般，過了會兒才說道：“我，我想了很久，我不要把你讓給其她的女人！”　　果然！甄英雄知道甄三國雖然大腦缺根弦，只是性格使然的表面現象罷了，其實她是個很有智慧的女人，她也許是世界上與自己最相象的人，與小艾不同，三國具備了一樣與小艾剛好相反，卻與甄英雄極為相似的東西，那就是，強烈的佔有慾望！　　“姐，我知道我花心，可是你要我放棄她們，我，我做不到……”　　“我知道，我知道你做不到。”三國的話讓甄英雄有些意外，就聽這丫頭語氣一冷，很認真的說道：“英雄，還記得我們的約定嗎？黑市拳大賽優勝的獎勵，我要更改一下。”　　優勝的獎勵？甄英雄記得，如果三國在大賽中獲勝，自己就陪她三天，不過，現在自己已經決定放開心扉的去愛她，那三天自然變的沒有價值了，甄英雄本來還想勸她退出這場可能引發風波的大賽，可這時候她突然說要更改獎勵。　　“老姐，你要的獎勵，該不會是……”　　“如果我贏了，那你就必須和那些女人劃清楚界線！”

# 第329章 岳父的決定

　　三國的聲音就好象是炮彈的轟炸，甄英雄有點難以招架，“如果我輸了話，那我就老老實實的接受那些女人，所以，想要和你在一起，就讓你的女人在擂台上打倒我吧。”　　三國話落，甄英雄就差哭出來了，“老姐，她們怎麼可能打的過你啊？而且，她們也不是義字會的，根本沒辦法參加比賽啊！”　　“你不是抓了兩個女孩子嗎？一個叫微兒，一個叫韓慧恩，她們也要代表義字會參加比賽吧？只要她們不輸給別人，總會在比賽中遇到我的，不管是誰打敗我，只要我沒有取得最後的優勝，都算我輸了，英雄，姐姐是很公平的，並沒有欺負你哦，我只是要你看到我為了你有多麼努力，如果那些女孩子沒有我努力的話，根本沒資格喜歡你。”三國這話似乎是在為了甄英雄着想，可甄少爺聽到這臭丫頭後面的一句話，牙都快碎了，“對了，姐姐告訴你哦，昨天下午我和那個韓慧恩打了一場，你猜猜看，是誰贏了啊？”　　“你！”　　“哇，好准，英雄你果然信任姐姐耶……！”　　不是信任，球球的，你這死變態的要是輸了，會打這個電話過來，提出這種要求嗎？！甄英雄知道三國是在耍小聰明，韓慧恩的身手連項嘯鳴都怵，甄英雄要她參加比賽，就有替代三國的意思，沒想到三國居然把韓慧恩這個職業殺手都打敗了啊。　　“老姐，你這樣做，對小艾她們不公平！”　　“那對我公平嗎？”三國的反問讓甄英雄啞口無言，“英雄，我們一起長大，姐姐一隻都是那麼的喜歡你，你一直都是姐姐的，我好不容易得到你的愛了，她們卻要把你從姐姐身邊搶走，這對姐姐公平嗎？”　　“可是……那都是我的錯，姐，是我花心，你在哪裡，我現在去找你，我們好好談可以嗎？”　　“不談，還有幾天就是比賽了，我現在要努力，我才不會見你呢！”三國這丫頭的頭腦，讓甄英雄再一次的嘆服，三國這死變態的丫頭顯然早就考慮過所有可能失敗的因素，一句話說出來，讓甄英雄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拿頭撞牆都沒有了力道啊，那丫頭是怎麼想的，竟然連這種事情都考慮再內了。　　“我知道你這壞小子在想什麼，哼，你肯定是想找姐姐親熱，知道姐姐不會拒絕你，所以想把我弄到床上去吧？我知道的，女人的第一次會很疼，你一定是想弄傷我，這樣我就肯定打不過別人了，臭小子，我才不會讓你得逞呢！壞小子，壞小子，哼！”　　好辦法！少爺咋就沒想到呢？甄英雄額頭的汗是簌簌的啊，聽着電話里傳來的忙音，甄英雄痛苦啊，這個變態姐姐果然是個聰明絕頂，大智若愚的丫頭，仔細想一想，如果想要甄三國輸掉比賽，那個，確實是最合適的方法了，又證明自己愛她，又能讓她的戰鬥力受到損傷，可是，那丫頭根本不會給自己這機會啊，用強？強暴自己的老姐？那不是禽獸是什麼啊？　　球球的，誰能打的過你這死變態的啊？柳絮？贏不了，要比殺人興許成，甄英雄給幻想中的柳絮臉上打了個叉叉，韓慧恩都輸給那丫頭了，還有誰能贏她呢？難道真的要去祈求不存在的神明，期待今年哪個組織出現一匹黑馬嗎？不太現實，三國所以被稱之為黑道之星，絕非浪得虛名，天使的面容，一米八的身高，完美的身條，能羡慕死那些所謂的國際模特，從小鍛煉出來的身手，完全是甄英雄親自傳授，實用，不正規，沒有固定的套路，往往能出其不意，一般的男人三五個都無法近她的身，就不要說女人了。　　仔細的想一想，少爺身邊的女人，會搏鬥的，似乎只有身為刑警的白果，身為殺手公主的愛利絲，以及高橋澤這個國際級通緝犯教導出來的小櫻桃了，可是……　　櫻桃鐵定不會幫忙，那小丫頭是三國的人，愛利絲就更不用說了，巴不得看熱鬧呢，而且，也不可能讓她去參加比賽，剩下的只有白果了，可白果那丫頭的身手怎樣先放一邊，就沖她的身份也不能去參加黑市拳大賽啊。　　頭疼，白果連愛利絲都贏不了，愛利絲又坦言打不過韓慧恩，對付三國顯然是沒勝算的，三國這丫頭的條件太好了，除非，哪個組織能找到一個和三國同樣條件的人……咦？甄英雄一怔，和三國同樣條件的人？！經過嚴格而專業的訓練，無論身高，力量都與三國接近的女人，甄少爺腦中光芒一閃，球球的，有這樣的人啊！　　激動的抄起手機，查看電話薄，撥通了一個電話，緊張的咽了口唾沫，‘嘟嘟’幾聲之後，一個粗獷的聲音響了起來，“喂，是誰啊？這麼早，擾人清夢是吧？！”　　甄少爺笑道：“不是擾你一個人，還有你懷裡人少爺也要擾！”　　對方愣了片刻，可能是聽到甄英雄的聲音，有些驚訝，“是你？甄英雄！”　　“是你家少爺。”甄少爺恬不知恥，說出的話也讓人容易誤會，“兄弟，少爺跟你商量點事，把你馬子借我两天用用成嗎？”　　對方又愣片刻，然後，一男一女兩個聲音同時響起，那聲音轟的甄少爺耳膜都顫，“靠！去你大爺的！”　　球球的，女孩子罵街，還真是別有一番風味啊……　　……　　白耀天通過與白果的通話，知道甄英雄已經蘇醒過來，趕到醫院去看望他的時候，甄英雄已經出院了，這樣白耀天很鬱悶，到目前為止，女兒是鐵了心跟那混小子了，可這混小子卻沒有明確的表個態出來，甚至，還沒有看出他有與自己合作的誠意。　　昨天那麼大的事情，甄英雄不可能什麼都不知道，可他卻什麼也沒有和自己交代，應該是不太相信自己吧，黑不信白，兩者之間的隔閡，除非涉及到共同利益才會磨薄，白耀天當然知道自己與甄英雄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哪裡，甄英雄對自己的不重視，是在提醒自己這一點嗎？或者，是他根本沒有意識到應該與自己怎樣的合作呢？　　白耀天是個很側重仕途的人，他這是野心，是追求，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人，本就是因為慾望而生存，即便甄英雄那種渴望平凡的態度，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慾望，白耀天知道自己的女兒已經下了決心，那麼，他更有理由利用甄英雄來為了自己的慾望而奮鬥了，這也是為了他的女兒，甄英雄不漂白，白果以後的生活將沒有保證。　　白耀天在病房裡吸了四棵煙，方言想說什麼，卻張不開口，他是聰明人，城府深，有想法也能掩飾的很好，白耀天親自來見甄英雄，已經說明他對甄英雄與白果的事情做出了讓步，這讓方言很不舒服，而就在這個時候，白耀天撥通了一個電話，方言那種不舒服，已經成為了絕望，對白果的幻想，徹底的破滅了。　　“喂，果果嗎，是爸爸。”白耀天看着還沒有收拾好的病床，笑了笑，有點無奈，還有一分發自心底的決心，“有件事情，爸爸想和你商量一下，恩，是關於搶我寶貝女兒那個混小子的事情……”　　方言的臉色，蒼白，還是蒼白，完全沒有了血色，是嫉妒，是不忿，望着走到窗前的白耀天，他的眼神中，已經沒有了那種尊敬。　　一個擁有很強自尊心的男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得不到認可，尤其是喜歡的女人的認可，他喜歡白果，但白果從來沒有接受過他，他不擔心，不害怕，因為他自信，自己有打動白果的本錢，他出色，英俊，有前途，有白耀天的欣賞，他想不到白果拒絕自己的理由，可現在，全變了，甄英雄的出現，改變了一切，他的自信，比不上甄英雄的無恥，他的風度，比不上甄英雄直白的齷齪，他的能力，比不上甄英雄的狡猾，他光明的前途，比不上甄英雄這樣一個流氓太子！　　寄托在白耀天身上的希望，破滅了。　　“那就這麼說定了，果果，為了安全起見，我看，你不要去他家住了，就讓他去你家裡吧，呵呵，我想，是你提出的要求，他沒有理由拒絕的，不是嗎？因為艾家的丫頭就在隔壁，他一定是求之不得啊。”　　白耀天居然同意並縱容白果與甄英雄同居！方言能感覺到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白的疼痛在心裏掙扎，並扭曲，無論是出於什麼目的，方言，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白果的墮落，更不能接受自己喜歡的人去投向其他男人的懷抱！想到白果被甄英雄壓到在身下婉娩承歡，他的身體都在顫抖，是一種被壓抑痛苦的怨恨的顫抖。　　白耀天沒想到，自己的這個決定，竟然在整個形勢發展的過程中，釀造出了一個絕對的風波，這個決定帶來的效果，不但是他沒想到的，也成為了甄英雄與顏冰這兩個心思同樣縝密的人唯一沒有料想到的變數，顏冰的計劃，因為白耀天這個既有私心，又是為女兒着想的手段，成為了一個絕對可悲的意外。　　顏冰在黑市拳大賽開幕前企圖搶回愛利絲的完美計劃，因為今天的這個電話，造成了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結果，製造了一場改變顏冰報復性質的‘災難’，同樣，對甄英雄，對白果，對愛利絲，都是巨大的災難。　　甄少爺也沒想到，這個找抽的大叔，做了一件看似好事卻沒帶來好事的大好事，而這件事情，雖然沒有影響到全盤的發展局勢，卻改變了這場爭鬥的性質，而且，隱隱的，似乎嗅到了另一個陰謀的味道。　　……　　甄英雄直接回了學校，校長室里，蘭兒鳳兒正得意的教愛利絲織毛衣，兩個丫頭輪流示範，然後將針還給愛利絲，看到愛利絲那笨拙的樣子，兩個丫頭笑的那個不遮掩啊，愛利絲的小臉紅的都閃，可就是忍着不發脾氣，一針一針的把粗粗的毛線勾牽到一起，不過看這意思，想織出一件毛衣來，大概要明年秋後才能穿上。　　柳絮正在看晨報，早報的頭版頭條，就是‘警匪鬧市之戰，瘋狂匪徒被擊斃’，文中的介紹有些敷衍，什麼事後經查實，精神有問題的匪徒在鬧市區開槍，宣洩對社會不滿，正在事發現場的刑警隊員為保群眾安全，與之發生槍戰，匪徒逃跑過程中造成交通事故，刑警隊員追捕其到一條小巷時，此匪徒持刀欲殺害一無辜者，警方鳴槍無效后，將其擊斃，很含糊，卻有細節，給人一種輕描淡寫的感覺。　　甄少爺沒有看到這份報紙，就好象在講故事，他一個人扮演了追捕刑警和險些被殺害的無辜者兩個角色，不曉得這算不算諷刺，警察也太能謅了。　　柳絮並不知道這件事情與甄英雄的關係，但她總覺得心理不安，事情發生在昨天中午，剛好是那個笨蛋少爺與蘇影離開學校之後不久，什麼被擊斃的匪徒是個神經病一類的，柳絮並不相信，她已經在懷疑，遇到襲擊的，會不會就是那個笨蛋少爺啊？　　“錯了錯了，哎呀，這才織了幾針啊，怎麼又丟針了？為什麼你總是記不住啊？”蘭兒見愛利絲氣急敗壞的又把剛織好的部分給拆了，真是徹底的服氣了。　　“這，這太難了嘛！”愛利絲臉發燙，真是丟人丟到了家，看着蘭兒鳳兒示範了好多次，連她也覺得這並不難，可到了自己，怎麼織怎麼眼暈，十分鐘用不了就會迷糊，丟針是常有的事，“你們教的太複雜了！”

# 第330章 貓咪的毛衣

　　自己笨，就怨師父不成，愛利絲這就是典型的大小姐脾氣。　　“這還複雜啊？”鳳兒笑話她的力氣都用光了，從昨天下午開始，姐妹兩個就開始教這位心血來潮的大小姐織毛衣，可直到現在，一點活都沒出，“小姐，兩根針平織，已經是最簡單的織法了，就這麼幾下而已，就算是小學生，看一看也曉得怎麼織了啊。”　　“小，小學生？”愛利絲的臉色不太好看，這不是侮辱她的智商嗎？　　“小姐，我從昨天開始就想問了，你為什麼要學織毛衣啊？不會是因為看到樂樂在給少爺織溫暖牌的毛衣，所以心血來潮吧？”蘭兒喝了口茶，看來是說的累了，笑的累了，想要休息下，“你是千金小姐，為什麼要自己織毛衣呢？難道，你也是要送給少爺的？！”　　送給少爺？！一聽這個，正對着報紙發獃的柳絮也把小耳朵立起來了，溫暖牌毛衣？！　　愛利絲那臉上差點熱的冒起白煙，太羞了，“我，我幹嗎要給那個壞蛋織毛衣啊？！我只是突然想學，打發打發時間而已，被你們當成犯人，我很無聊的，難道給自己織件毛衣也不行嗎？”　　蘭兒鳳兒的眼神，就好象在問：你說的是真心話嗎？　　愛利絲哼了一聲，假裝氣憤的繼續來過，蘭兒嘆了口氣，這位大小姐囚犯真是太誠實了，傻瓜也看的出來她說的是假話，“小姐，再丟針的話也不要拆了重來了，不然啊，穿上你的毛衣，大概是N年之後的某個秋冬了，恩……我看，就用比較笨的方法，在丟針的地方打個死結好了。”　　愛利絲一怔，丟針是她最常犯的錯誤，而且總是發生在無意間，聽蘭兒如此一說，激動啊，“能行嗎？”　　“行，就是不太美觀，不過……”蘭兒笑的有點曖昧，壞壞的，“反正也是你自己穿，不用計較那麼多的不是嗎？溫暖牌的毛衣，沒有人會因為不美觀就感覺不到溫暖的。”　　最後這話似乎有所指，愛利絲頭一低，裝做沒聽懂，可扭捏的樣子已經把她出賣了，這個丫頭，就是太單純了，明明純潔的好象過濾之後的純凈水，偏偏被教導成了一名殺手，真是荒唐，蘭兒鳳兒，還有柳絮，都不禁會這樣覺得。　　柳絮有點羡慕愛利絲，因為愛利絲還會去學習織毛衣，可自己呢？不會，要是去學的話，一定會被姐妹笑死的，織毛衣，已經成為了女性的一個代表手藝了……　　正在愛利絲與柳絮各有所思之時，甄英雄推門而入，“呦，都在啊，呵呵。”　　蘭兒鳳兒因為上次白果去甄英雄家裡的事情，一直等着甄英雄兌現獎勵的諾言呢，一見甄英雄就兩眼發光，上次一起聚會瘋狂的時候要不是喝多了，說什麼也不會放過他啊，所以，甄少爺一進門就後悔了，球球的，真不該這時候來啊。　　愛利絲就和見了鬼似的，緊張忙亂的將簽子和毛線藏到身後，生怕甄英雄看到，可惜，那張紅紅的臉，已經成了屋裡最惹眼的了，甄少爺有點好奇，朝着愛利絲走去，笑的愛利絲渾身不自在。　　“貓咪，你藏什麼呢？給少爺我看……恩？！”　　“啊！大姐，你做什麼？！”　　甄英雄聽得一陣風聲，加上蘭兒鳳兒的尖叫，已經意識到有人偷襲，柳絮這丫頭搞什麼飛機啊？甄英雄猛的向後退了一步，但剛從醫院溜出來的他還沒有完全恢復，左胳膊沒有吊起，本就墜的傷口疼，右胳膊昨天挨了卡瑪一拳頭，沒斷掉是便宜的，腫痛的部位這時候又生挨了一腿，巨痛穿心，右臂根本沒能緩解柳絮這一側腿高踢的力道，反而因為疼痛使得後退閃讓的腳步亂了，身體失去了重心，一個後仰倒在了愛利絲對面的沙发上，柳絮沒給甄英雄機會，躍起跳上了沙發，騎在了甄英雄的身上，雙手比畫在甄英雄的脖子上。　　蘭兒鳳兒呆了，愛利絲也呆了，不是因為柳絮厲害，而是甄英雄太弱了，這不正常，甄英雄的身手如何，她們都很清楚，沒有理由這麼容易就被柳絮給制住的！　　“少爺，如果我是殺手，你已經死了。”柳絮冷冷道：“昨天出事的，果然是你。”　　甄英雄有點尷尬，雖然自己並不介意被女人壓着，但是，被一個女人強迫的壓在身上，他還是很介意的，尤其是當著其她女人的時候，“毛毛，現在是白天，而且穿着衣服，你這麼壓着你家少爺，合適嗎？”　　下流！柳絮那臉一下就紅透了，蘭兒鳳兒一怔，笑的也夠壞的，只有愛利絲這隻小菜鳥，完全沒聽懂甄英雄的意思。　　柳絮從甄英雄身上下來，將今天的早報遞給他，蘭兒鳳兒識趣的幫甄英雄揉着肩膀，愛利絲則悠然的喝着紅茶，其實也是掩飾剛才的羞澀而已，看來，甄英雄已經忘記了進門時的那個問題了，太棒了，逃過一劫啊。　　“恩，是我。”甄英雄挺坦白，這種事情，沒有瞞着九鳳的必要，“我被殺手狙擊了，差點掛了。”　　甄英雄說的輕鬆，但這對四女的震撼，絕對不亞於一顆炸彈，甄英雄遇到危險，三隻小鳳凰雖然沒有責任，卻還是把責任歸結在自己的失職上，而愛利絲，則非常清楚，敢狙擊甄英雄的人，只有自己的媽媽顏冰，殺手，應該是殺手世家的人！　　甄英雄看着自己的左臂，嘿嘿一笑，很輕鬆的說道：“不過少爺命大，胳膊被穿了個洞，倒沒有什麼其他的傷了，而且，殺手已經被我擺平了。”　　胳膊被穿了個洞你還說的這麼輕鬆？柳絮是真拿這位少爺沒轍了，“蘭兒鳳兒，把少爺的胳膊吊起來。”　　甄英雄一怔，蘭兒已經將自己的圍巾與鳳兒的圍巾系在一起，套在他的脖子上，吊起了左小臂，“少爺，聽話些吧，雖然難看了點，但這是對你的身體負責，胳膊受了傷，不能讓傷口有負荷的。”　　甄英雄明白這個道理，只不過從醫院溜出來的時候，吊著胳膊會不方便，剛要與柳絮說些什麼，卻聽到愛利絲小聲的問道：“要殺你的人，是誰？”　　幾人都怔了，愛利絲低着頭，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但那顫抖的聲音中，帶着恐懼，帶着一種強烈的期待，期待甄英雄不要說出她不想聽到的答案，她纖瘦的肩膀，看起來是那麼不堪負重，“你是知道的答案的，對嗎？告訴我，是誰要殺你？”　　看到甄英雄表情中的落寞，柳絮等人突然明白了愛利絲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巨大的情緒變化，如果，暗殺甄英雄的人，是冰恨天的殺手，那證明什麼？證明，顏冰，根本沒有在乎愛利絲的死活！　　深愛着的媽媽放棄自己了嗎？愛利絲渴望聽到甄英雄說出的，不是自己最不想聽到的答案。　　“冰恨天。”　　愛利絲呆了，傻了，杯子掉在了地板上，沒有碎，在冒着熱氣的紅茶中打着轉轉，柳絮，蘭兒鳳兒，上去抽這笨蛋少爺的心都有，這傢伙居然一點不顧及別人的心情，如此坦白，如此乾脆。　　甄英雄並不是一個白痴，所以說的如此坦白，雖然心理覺得不好意思，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即便自己不說，愛利絲這個聰明的丫頭也能猜到，與其如此，不如說明白了，讓她心裏的一切都發泄出來的好，起身，將地上的杯子撿起來，放回了茶几上，甄英雄坐到了愛利絲身邊，用右手將愛利絲摟到了懷裡。　　愛利絲沒有反抗，她已經沒有力氣去反抗了，媽媽，不要我了嗎？為什麼？為什麼她明明知道我被挾持了，還要暗殺這個壞蛋呢？難道她一點也不在乎我的安危嗎？難道這壞傢伙說的都是真的，不，不會的……　　“我知道你這隻小貓在想什麼，但我覺得，你的想法可能是錯的，想要你死的，不應該是你媽媽，而是其他人。”甄英雄的話，讓愛利絲停止了抽噎，她一直忍着沒讓自己哭出來，但眼淚卻忍不住的往下落，她幾乎絕望了，似乎突然之間自己成了沒人疼沒人愛的壞女孩，甄英雄的話，讓她驚訝，讓她愕然，也讓她看到了一絲新的希望，抬起頭，望着甄英雄的臉，她突然發現，他，雖然是自己的敵人，卻總是給予自己希望，難道，這就是自己愛上他的原因嗎？　　“被我殺死的人，叫做卡瑪，你知道這個人嗎？”　　“什麼？！”愛利絲突然的激動，嚇了所有人一跳，剛剛還可憐的好似一隻小綿羊，現在激動的好象要咬人的小獅子，“你說你殺了卡瑪？！這，這不可能！”　　球球的，你這丫頭就這麼看不起少爺啊？甄少爺來氣，這臭丫頭眼睛里除了不相信，就是鄙視，好象自己說了謊似的，“我為什麼殺不了他？！”　　“遇到卡瑪，你一定會被殺的！”愛利絲似乎想到了以後甄英雄會遇到卡瑪的情景，渾身一顫，害怕的表情沒有掩飾，“卡瑪是哈恩叔叔最信任的八個子女之一，他根本不算個殺手，而是極端的恐怖份子，聽羅比老師說，那個卡瑪才是哈恩叔叔最看重的家族的繼承者，他主要負責的並不是暗殺，而是廝殺，正面的廝殺，好象老虎一般的兇猛……”　　“少爺我一直覺得，我比老虎還兇猛，因為我有智慧，老虎沒有。”甄英雄的厚臉皮連聽慣了的柳絮等也起雞皮疙瘩，“看貓咪你的眼神，一定很想告訴我，那個卡瑪也擁有着與強壯身體不相符的細膩心思，對嗎？”　　甄英雄一句話道破了卡瑪最大的特點，愛利絲愣了，她並沒有見過幾次卡瑪，因為卡瑪一直都是羅伯特身邊的人，關於他的事情，也是聽說而已，甄英雄為什麼這麼了解？難道，襲擊他，被他殺了的人，真的就是那個號稱熱血殺手的卡瑪嗎？　　“無論你信不信，先聽是少爺把話說完總可以吧？”　　甄英雄喝了一口鳳兒遞來的茶，將昨天的事情從頭至尾，詳詳細細的講解了一番，包括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以及對顏冰如此做法的可疑之處和難以解釋的地方，甄英雄回學校，也有向愛利絲求證一個疑問的目的，而這個疑問，也是這看起來有些鹵莽暗殺的讓人費解的地方。　　“愛利絲，現在你明白了嗎？卡瑪跟蹤的是警察，而警察跟蹤蘇影，這是殺手，是你那個假媽媽可以預料到的，但蘇影來找少爺，就絕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了，有過你和羅比那次暗殺失敗的例子，我很懷疑你媽媽會不會這麼鹵莽……”　　“不會的！”愛利絲似乎想到了什麼，很開心，有點興奮，“我媽媽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絕對不會犯錯的！”　　“恩，這樣你就明白我要說什麼了吧。”甄英雄笑着用手指颳了刮愛利絲的小鼻子，道：“卡瑪和那個女人對我的暗殺，很可能是沒有請示過你媽媽的自主行為，當然了，作為我來講，不會排除任何一種可能，而對於你自己，應該比我更清楚那種可能大一些，不是嗎？”　　這個安慰看起來很奏效，愛利絲眼角還掛着淚珠，卻已是笑靨如花，她了解殺手世家與媽媽的關係，除了哈恩與羅比，其他的人，似乎並不怎麼尊重自己的媽媽，所以，自做主張暗殺甄英雄，為殺手世家洗清恥辱，並不是沒有可能的。　　甄英雄心裏苦笑，球球的，少爺這哪是當這傻丫頭是囚犯啊，簡直是小祖宗！哭了就得哄啊，窩囊！

# 第331章 鳳凰的權限

　　雖然立場已經有點混亂了，但甄英雄還是很成功的從愛利絲的反應中印證了自己對殺手世家和顏冰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非常融洽的猜疑，可是，對事態卻更加的迷惑了，自做主張的暗殺嗎？很有可能，但是，暗殺的本質卻並沒有發生改變，殺手，為什麼會進行沒有把握的暗殺呢？　　卡瑪是殺手世家重量級的人物，他也來到了朗朗市，這能不能代表顏冰要整垮義字會的決心呢？如果能，那麼，她暴露了自己，又要用什麼方法達到目的呢？還有，暗殺蘇影之後給她自己帶去的麻煩，她又怎麼解決呢？　　不明白，還是搞不明白，甄英雄總感覺着，這裏面，有着不和諧的音符在作祟，而且，似乎不是一個這樣的音符，可甄少爺卻始終抓不到那種不和諧到底是什麼，愛利絲可能太高興了，擠在自己懷裡，被她碰到左胳膊，傷口很疼，甄英雄想到了那個逃掉的女殺手，也就是愛利絲說的，可能叫做鈴木優美的女人。　　有些奇怪，如果自己胳膊上這一槍是卡瑪打的，為什麼卡瑪到死也沒提過呢？像他那樣的殺手，百米以內的狙擊失敗了，應該是奇恥大辱才對，沒有理由不說一說，把面子找回去的吧？從卡瑪對自己身上這傷口的態度來看，射中自己的，不太像他，難道是那個女人？可是，射不中蘇影並不奇怪，因為自己感覺到了被鎖定的噁心味道，全力救的蘇影，但只是射中了自己的胳膊，這未免太失水準了吧？為了救蘇影，當時的自己動作並不敏捷啊，甄英雄有一個奇怪的感覺，朝着自己開槍的人，如果不是失誤，就是不想殺了自己，且故意暴露殺機，當然，這隻是一個感覺，很不舒服的一個感覺，沒有任何的根據。　　“愛利絲，你媽媽，和你爸……不，我是說，你媽媽，和諾森家族的關係怎麼樣？”　　愛利絲本來還很享受靠在甄英雄懷裡的感覺，突然聽他這樣一問，眼神立刻警惕了起來，“你為什麼問這個？我，我不會告訴你的，你想對我媽媽不利！”　　白痴！甄英雄真是服了愛利絲了，不告訴少爺？你的臉上已經寫滿了答案啊，“看來，他們的關係不好啊，少爺猜的果然沒錯，冰恨天既然是吸收的諾森家族的勢力，那麼，你母親和羅伯特的關係果然不怎麼好，這件事情，顯然很削一個男人的面子啊……”　　愛利絲髮現，自己在甄英雄面前，根本沒有秘密可言啊。　　甄英雄並沒有把後面的話說出來，他終於搞清楚了顏冰暗殺蘇影的一個目的，那個女人，果然夠狠的，她想借刀殺人，殺自己人！　　不管蘇影是不是被殺死，她的組織都有可能返回美國去報復諾森家族，而諾森家族的大部分精英都在朗朗市，肯定會招架不住的，羅伯特・諾森的地盤很可能被蘇家給吃盡，顏冰徹底從諾森家族拿回一切的同時，也分散了義字會的力量，多漂亮的一招啊，因為她要殺的是諾森家族的對頭蘇影，無論成功與否，她都有很充分的借口，這女人，太精了。　　可是……顏冰憑什麼就敢肯定蘇影會回美國呢？如果不回去，顏冰又能怎麼辦？　　這是一場誰比誰更聰明的比賽，直到此刻為止，甄英雄都落在下風，他完全搞不懂顏冰到底要做什麼，黑市拳大賽已經迫在眉目，如果她打算利用大賽做些什麼的話，不會到這個時候都不來想辦法把愛利絲搶回去的，難道，她真的放棄了愛利絲嗎？　　安慰是安慰，看着笑的很甜的小貓咪，甄英雄心裏對顏冰人品的猜疑，依然存在，畢竟，那是一個他完全不了解的女人。　　“對了，毛毛，少爺找你是有事的。”甄英雄嘆了口氣，把擾人的事情放一邊，還有一件更擾人的事情等着解決呢，“下午會有兩位貴客來找少爺，你立刻去漢宮安排出一個最好的房間出來，記住，不要被我那變態姐姐察覺到，安靜安寧我已經有了安排，你一個人保護小公主和樂樂應該會有些吃力，把晴天也調過來吧，這樣會保險一些……”　　經過昨天的事情，甄英雄現在是一點都不敢鬆懈了，疏忽大意，很可能會讓身邊重要的人生命被威脅，“畫兒，夏月，鈴鐺，要她們三人看緊了韓慧人等人，現在的形勢對我們不利，我們要做的，就是防守，在找到反擊的機會前，全力的防守。”　　愛利絲表情有些怪異，愣愣的看着甄英雄，好一會兒，才輕聲問道：“大壞蛋，你，不覺得這些安排不應該讓我知道嗎？我應該是你的敵人才對，你把不利的形勢都告訴我，這……”　　“沒有什麼不合適的。”甄英雄沒等愛利絲把話說完，笑着道：“對於一隻調皮的小家貓，我沒什麼不放心的，因為，蘭兒鳳兒從今天開始，將會貼身的看着你，甚至你睡覺都要睡在她們的眼皮底下，呵呵，我要你永遠不能離開我身邊，知道了嗎？”　　完全的禁錮與監視？！愛利絲知道這小子為什麼不瞞着自己了，不是因為信任，而是因為他有把握不讓自己有機會溜掉，不知道為什麼，這本來是應該生氣的事情，可聽到甄英雄那句，‘我要你永遠不能離開我身邊’，小丫頭心裏竟然流動着一種甜蜜，連她自己也覺得害怕的甜蜜，不能離開嗎？不行，自己，始終是要回到媽媽身邊的，踏在極端雙方的中間，愛利絲很苦惱。　　甄英雄並沒有說明他真正擔心的事情，如果顏冰借刀殺人的動機被羅伯特看穿，那麼，羅伯特為了報復顏冰，很有可能來暗殺愛利絲泄憤，愛利絲的身世註定了羅伯特對她的厭惡，這也是甄英雄推斷顏冰與羅伯特關係不合的一個理由。　　“少爺，我無法接受你的安排。”柳絮冷冰冰的話語，讓屋子里的溫度都降下來了，蘭兒鳳兒正偷笑呢，甄英雄讓自己兩人貼身看着愛利絲，就表示，二十四個小時都不能離開愛利絲身邊，而愛利絲和甄英雄住在一起，這是多美好的事情啊，可柳絮的話就如同一盆涼水澆下來，不能接受這安排？　　“為什麼？”　　甄英雄與蘭兒鳳兒異口同聲，讓柳絮鬧一大紅臉，但這冰冷的丫頭還是底氣十足，一指桌子上的報紙，道：“即便蘭兒鳳兒一直保護在愛利絲小姐身邊，但少爺不會經常在她們身邊不是嗎？”　　甄英雄愕然的點了點頭。　　柳絮繼續說道：“既然如此，少爺身邊有誰保護？”　　甄英雄一怔，笑道：“我不需要保護……”　　“不行！”　　這次蘭兒鳳兒卻是和柳絮去異口同聲了，“少爺身邊不能沒有保護！”　　愛利絲看着甄英雄的左臂，雖然沒有說話，表情中的擔憂卻是沒有掩飾，似乎，他是最需要保護的人吧……　　“少爺，從今天，不，是從現在開始，我會二十四小時跟在你身邊，盡到我作為九尾鳳，作為你影子的職責，如果像昨天那樣的事情再次發生，我會懷疑我存在的本質是什麼，會懷疑我們九尾鳳的存在價值在哪裡。”　　柳絮沒等甄英雄張口，很強勢的說道：“少爺，你無權拒絕我的保護，這是九尾鳳唯一的權限，特殊時期，特殊情況，對你的保護是強制性的！”　　死老頭子，為什麼會有這種強制權限的下放啊？甄英雄知道這個權限，也很討厭這個權限，讓他覺得自己不象個爺們。　　“其實少爺我一直想知道，如果我拒絕你的強制權限，會怎麼樣？”　　甄英雄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才是最危險的，如果柳絮跟在自己身邊，成為被狙擊目標的可能性相當高，甄英雄只當她們是手下，是女人，是把一生賴給自己的沒有身份的可憐丫頭，他不希望看到這些可憐的女孩為了自己而陷入危險，甚至是送掉性命。　　柳絮冷冷的看着甄英雄，蘭兒鳳兒也一反常態的正經了起來，很嚴肅的盯着甄少爺，愛利絲很好奇，沒想到甄英雄也有無法自己做主的時候，更好奇這個強制的保護權限被拒絕之後，柳絮會怎麼應對。　　“少爺，你拒絕我們保護的理由是什麼？”　　“沒有理由，這就是理由。”甄英雄回答的很含糊。　　“少爺，如果你是想保護我們，這是對九尾鳳的侮辱。”柳絮似乎可以察覺到甄英雄含糊回答中的隱意。　　甄英雄沒有直接回答，“你們很礙事，會妨礙到少爺，我從來都喜歡自己一個人，自在。”　　柳絮的表情變了變，“少爺，你懷疑我的能力會成為你的累贅，是嗎？”　　“是。”甄英雄的坦白，讓三鳳的臉色瞬間蒼白。　　甄英雄這話，是實話，也不是實話，九鳳各有所長，能力不需要懷疑，但甄英雄真的害怕她們會遇到危險，那樣，不是累贅，也會成為心理的累贅，甄英雄完全出於一種保護，不得不傷害九鳳的自尊心。　　九鳳當自己是影子，但甄英雄只當她們是自稱為自己影子的女人。　　“少爺，你是在否認我們存在的價值嗎？”柳絮這話說的，讓甄英雄心裏有種莫名其妙的顫慄，這丫頭怎麼了，一臉的冷漠，卻不是絕對的冰冷，沒有溫度，丁點的溫度也感覺不到。　　“少爺我正是因為承認你們存在的價值，才不喜歡被你保護。”甄少爺覺得，自己這話說出來，你個死丫頭沒有不感動的理由吧？女人，都喜歡聽男人對她的關心。　　愛利絲這菜鳥中的菜鳥都聽出來甄英雄是出於對柳絮的關心與保護了，甚至自己都討厭那種羡慕嫉妒的感覺，可柳絮卻一點情也不領，蘭兒鳳兒也沒有像平時那樣的起鬨，那種嚴肅，讓人覺得陌生。　　柳絮解開黑色休閑風衣的扣子，在甄英雄與愛利絲愣愣的注視下，突然從懷中摸出一把嚇人的傢伙，是柳絮慣用的武器，一把銀色帶金色紋路刀柄，沒有的護手的酷似阿富汗彎刀的武器，厚實的刀身上有着精緻的文飾，相對一般的彎刀，柳絮手中這把給人感覺要精緻小巧一些，但那僅僅是個感覺而已，事實上，柳絮這把刀並不小，而且殺傷力驚人，甄英雄知道，這是仿照阿富汗彎刀，由義字會的軍火專家專門為柳絮量身製作的砍刀，刀長四十五公分，刀身三十三公分，注重砍與刺，刀背較厚，刀刃極為的鋒利，相對一般的阿富汗彎刀，這把專用武器的刀身要窄一些，更具有靈巧性，精緻的花紋固然是為了美觀，更主要的是放血功能，而且，完美的掩藏了殺機，使得刀身不但不耀眼，還有幾分暗淡。　　四十五公分長的砍刀居然藏在風衣內，愛利絲大吃一驚，這才從柳絮敞開的衣服中，發現了吊在左肩上的細細皮帶，左腋之下，懸挂着一個特製的皮製刀鞘，刀鞘的尾端與腰帶不松不緊的套在一起，緊貼着身子，也只有穿風衣的時候才能把刀掩飾起來，但抽出刀之後，因為刀鞘是柔軟的皮質材料，完全不影響動作。　　一個嬌滴滴的女孩子，拎着如此一把慎人的砍刀，給人一種怪異感的同時，也透着恐怖與戰慄，愛利絲能感覺到柳絮身上散發著一種漠視生死的氣勢，甄英雄也不明白，柳絮為什麼要掏出這個玩意兒？　　蘭兒鳳兒，明明是很活潑很感性的丫頭，但此時，她們的眼睛中，居然有着和柳絮同樣的默然，沒有一點人情，似乎突然之間，將身體里的感情全部的流失掉了。　　甄英雄似乎又看到了一年前的那個可怕的柳絮……

# 第332章 浴血的鳳凰

　　柳絮看着愕然的甄英雄，手腕一翻，動作嫻熟靈巧，竟然將鋒銳的刀尖對準了自己的心口，甄英雄嚇了一跳，卻聽柳絮冷冷的說道：“少爺，你不是想知道拒絕我們權限之後的結果嗎？那我告訴你，你拒絕我的保護，就是否認我的存在價值，我能用這把刀證明我不會成為你的累贅，如果你不相信，我現在就可以證明給你看。”　　以死相逼？甄英雄嘴角有點抽搐，他討厭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毛毛，你不是和少爺開玩笑呢吧？”　　“少爺應該知道，我是從來不開玩笑的。”柳絮胳膊往回一收，鋒利的刀尖已經頂進了身毛衣，白色的毛線一泛紅，愛利絲忍不住發出一聲尖叫，甄英雄更是臉色大變，我靠！球球的，這臭丫頭是認真的！　　甄英雄對柳絮的理解，就是不能將這個女孩子按照正常人去理解，她對敵人殘忍，居然對自己也殘忍，看到蘭兒鳳兒淡然的表情，甄英雄知道了，這些女孩子被灌輸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了，如果自己拒絕她們的強制權限，她們就用這種辦法逼自己妥協，一個死了，另一個再來，只要自己不同意，她們就一個一個的在自己面前結束生命，她們用這樣一種荒唐的方法和自己證明，她們有為自己去死的決心，所以不會成為累贅。　　愛利絲不明白，忠心的人並非沒見過，但愚忠到這種程度，卻真沒見過，柳絮平時並不是這麼沒有理智的人啊，為什麼要做如此衝動的事情呢？難道，她真的是因為自己的使命嗎？也許是，也許，是剛好相反……　　甄英雄看到柳絮那冰冷的眼神，看到她握刀的手沒有一絲一毫的顫抖，嘆了口氣，“你贏了，把刀放下吧。”　　柳絮微微一笑，蘭兒鳳兒一聲歡呼，跑過去接下柳絮的刀，並不顧甄英雄在場，撩起了柳絮的衣服，幫她處理傷口了，因為甄英雄並沒有過分堅持，柳絮只是被刀尖刺入肌膚，傷口不深，血所以那麼快滲過毛衣，是因為柳絮沒穿內衣的緣故……　　瘋子，絕對是瘋子！愛利絲看到柳絮那勝利者一般的笑，真的認為柳絮，九尾鳳，都是瘋子，世界上居然有這樣的人存在，她們的智商有問題嗎？難道自己的生命就是那麼的不值錢嗎？　　甄英雄只有苦笑的份，也許，這九個在地球上沒有任何身份的臭丫頭，真的以為她們是為了少爺而存在的吧，該死的黑幫生存法則，製造了這些丫頭自以為幸福的不幸，真他媽的可笑，少爺一定要退出黑道，球球的，一定！　　……　　人的影子和身體永遠是分不開的，甄英雄現在不得不相信這個真理，柳絮這丫頭胸口那一刀雖然挨的並不厲害，但刀尖入肉，不可能簡單的貼個膠布就成，但這丫頭就是不肯去醫院，理由就是，不可以離開甄英雄身邊半步，讓人頭疼啊。　　甄英雄對九鳳的安排略微做了一點調整，柳絮既然要保護自己，那麼，保護小公主和樂樂的任務，就交給了四鳳晴天以及六鳳夏月。　　當著愛利絲和蘭兒鳳兒，甄少爺總不好意思親自去檢查柳絮的傷口，而他才從醫院溜出來，肯定有警察要找他呢，目前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絕對不能被警察干涉，所以，甄英雄雖然沒有等到放學就離開了學校，卻也不能陪着柳絮去醫院，而是直接回了漢宮，時間就是金錢，他要在蘇影或者甄天做出錯誤的決定前見到他們。　　因為九尾鳳都是沒有身份檔案的人，所以，她們輕易是不能開車的，但柳絮堅持要開，甄英雄拗不過她，只有苦笑，這丫頭在保護這方面，未免太較真了，這讓他想起了一年前發生的那件事情。　　甄英雄以為自己可以忘記了，但柳絮剛才的表現，讓他又不能不想起那件可怕的事情，想起那個一身鮮血的可怕的柳絮，鳳凰，是一隻浴血的鳳凰。　　殺手培訓結束后，甄英雄回國，因為正式參与了義字會的事務，所以，從小就專門為他而培養起來的九尾鳳正式過渡到他的手下，當時的九尾鳳，已經是各有所長，闌度的教導，不過是強化了她們的一些在保護方面的能力而已，例如身手和保護技巧，意識。　　柳絮是提升空間最小的鳳凰，不是因為她沒有天賦，或者是闌度教的不好，而是因為她在這方面的天賦太高，柳絮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做恐懼，她擁有一個殺手的素質，大概是從小被別人依賴習慣了，她很要強，闌度除了一些技巧，根本不知道還要教她些什麼，最可笑的就是，柳絮從來沒有和闌度說過話，對於闌度的吩咐，更是聽也沒聽過，其她小鳳凰對此的解釋為，柳絮是一個等級觀念極強的女人，而九鳳在正式成為甄英雄影子之後，只需要直接聽命於甄英雄，也有丫頭說，柳絮是在表示不滿，她是為了甄英雄而存在，而甄英雄卻把她們交給了闌度指導，柳絮有情緒。　　至於具體是什麼原因，闌度到今天也沒搞明白，甄英雄也從來沒問過，柳絮冷冰冰的那張小臉，讓人問不出來。　　蘭兒鳳兒的身手，在九鳳中只屬於一般，她們最大的武器就是妖媚，為了甄英雄不被異性誘惑，陪同甄英雄出席各種有可能存在風險的宴會，她們有多變的氣質，有很強的社交能力，很好的掩飾着她們的保護工作，誰也不會想到兩個不起眼的秘書會是可以殺人擋子彈的王牌。　　晴天的身手僅次於柳絮，如果說柳絮是甄英雄的影子，那麼，晴天就是柳絮的影子，她是柳絮的候補。畫兒是個全才，精通四國語言，主要是陪同甄英雄參加有國外黑幫參与的會議。夏月是九鳳中唯一善於用槍的，無論是手槍，還是狙擊。安靜安寧姐妹有着先天的優勢，往往可以輪流交替身份，也是兩人組合中，唯一能把甄英雄撩倒的丫頭。而最小的鈴鐺，因為其外貌的純潔無害，成為了最能隱藏身份的保鏢，她雖然年紀小，可身手，排在九鳳中的第三位。　　九尾鳳的能力如何，甄英雄從來沒有真正的了解過，即便他用了很短的時間清除了大部分存留在義字會勢力範圍內的骯髒組織，九尾鳳的名字雖然響亮，卻只是甄天為了渲染她們的神秘而形成的廣告效果，一年時間里，九鳳只在執行着除保護以外的另一項職責，做甄英雄的女人。直到去年的秋天，九尾鳳才第一次參与了甄英雄的行動，而也就在那一次，甄英雄了解了柳絮的可怕。　　那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組織，只是一個規模與當初城南斧頭幫相似的小組織，除了販毒，還做一些倒賣女人的買賣，是個極為骯髒的存在，但是，他們的勢力隱藏的很深，許多事情都是由外圍經手，甄英雄光是查到他們的老大的真正身份和組織高層的藏匿地點，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七隻虎挑了他們的場子，將販毒的中間組織幹掉，甄英雄在與對方老大的攤牌談判中，第一次把柳絮和其她鳳凰帶在了身邊。　　甄少爺現在的謹慎，也可能與那次的大意有關，踢了人家所有的場子，在及其明顯的強弱對話中，甄少爺認為自己給那個老大留了一條活路，並給他在城北留了一塊活命的地盤，對方不敢逆着，卻沒想到那老大精神失常，居然在完全弱勢的情況下撕破了臉皮。　　對方很有戰術的將闌度及七隻虎與甄英雄和九尾鳳裡外分離，因為是在城北談判，談判規定是不能帶槍的，所以，外面闌度等人打的痛快，裏面的甄英雄卻只有叫糟的份，人家的地盤，自己太託大了，不過，讓人顫慄的事情就是在那個時候發生的，很快，快到無可想象就結束了，對方雖然有槍，卻只射出了兩顆子彈。　　第一顆子彈，打中了甄英雄的胳膊，第二顆子彈，打中了撲到甄英雄身前的晴天後背上，而就在這時候，柳絮已經在對方手下掏出槍來之前衝到了那老大身前，將刀橫在了對方的脖子上。　　晴天穿了避彈衣，沒有事情，可讓甄英雄想不明白的就是，柳絮在喝令對方放下槍之後，依然將刀從對方的生殖器斜上刺了進去，當時連對方的手下都嚇傻了，一個女孩子，拎着一把血嶙嶙的刀，冷冷的欣賞着老大垂死的嚎叫，完全沒有表情，卻嚇住了所有的人，包括甄少爺。　　那晚，沒有一個人活着走出來，沒有甄英雄的命令，九尾小鳳凰完成了一場屠殺，對方埋伏的二十一個人，因為先前放下了武器，被她們斬瓜切菜一般的全部解決了，柳絮殺了七個人，自認為死神的甄少爺有生以來見到了第一個比自己還像死神的人，柳絮一身的血，因為她的刀只照着對方的脖子砍，沒有殺手的細膩，只有瘋狂的斬殺，地上的斷胳膊，手指，被砍下來的肉，讓甄英雄領教了什麼才是修羅地獄，什麼才是屠殺場。　　其他的小鳳凰吐了，闖進來的七隻虎也吐了，闌度的臉也白的沒了人色，當時的柳絮太嚇人了，她身上的衣服根本不能把刀上的血擦凈，因為，她的衣服都在滴血……　　見過死人，見過很多身上帶着彈孔的，或者缺胳膊少腿的死人，但甄英雄從來沒有眼睜睜的看過那殺人的過程，柳絮讓他看到了，甄英雄也會適應不了的，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始終有個底線，柳絮可怕的一面就好象不受控制的爆發一般，這就是之後甄英雄以讓她休息為名不敢讓她參与保護和調動的主要原因，當然，他不否認自己被這丫頭嚇着了，而闌度更是不敢用這祖宗了，沒有甄英雄的話，想用，人家也不給面子啊。　　再看現在，甄英雄笑了笑，無論怎麼去想，也無法將此刻正在開車的柳絮，和一年前那個可怕的柳絮聯繫到一起，現在的柳絮，有了一種女人味，如果不是因為方才用刀逼自己時露出了那個漠然生死的表情，也許，甄英雄真的會把過去的那件事情當做一個噩夢，忘記就是了。　　“毛毛，你對生死有什麼看法？”　　“生死？”柳絮怔了一下，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突然問這個問題，但還是回答道：“沒有看法，該死的去死，該活着的活着。”　　球球的，這叫什麼答案啊？甄英雄笑道：“那什麼人該死，什麼人應該活着呢？”　　“什麼人應該活着與我沒有關係。”柳絮偷偷的瞥了甄英雄一眼，發現他正在若有所思的望着車外，小臉微微一紅，“凡是威脅到少爺的人，都應該死……”　　“恩？”甄英雄對柳絮的回答，有些不能理解，轉過頭來看着看着她，卻發現這丫頭臉上抹着一層紅霞，不禁愣了。　　“我，我是被義字會的養大的，那就是我的職責，我，我沒有別的意思，少爺。”柳絮不說還好些，這一說，有點越描越黑的意思了，甄英雄早不是一個感情方面的白痴了，柳絮的緊張，讓他嗅到了一點不同的味道，這丫頭，該不會是……對少爺我動了真感情了吧？　　柳絮似乎也覺察到自己這方面的白痴了，乾脆不再說話，專心開車，可那流波閃動的大眼睛，就是傻瓜也看的出來，她開的並不是那麼專心，她在力求掩飾着什麼。　　回到漢宮，甄英雄直接到了醫務室，那個姓章的女醫生在呢，甄英雄要她幫自己把受傷的胳膊吊起來，又請她給柳絮處理一下傷口，因為那傷口就在心髒的位置上，那章醫生嚇的不輕，她哪裡知道這是柳絮自己刺的啊。

# 第333章 顏冰的意圖

　　章醫生的侄子，也就是那個被十三砍成重傷的叫做文強的小子已經無恙了，目前在醫院療養，看來那次的事情對章醫生觸動挺大的，看到刀傷就忍不住羅嗦起來，教育完柳絮教育甄英雄，說的兩人頭都大了。　　甄英雄可不敢回自己的房間，柳絮身上掛着刀，帶着血，讓甜甜看到，非嚇着她不可，他要找的，是蘇影。　　直接來到甄天的辦公室，沒人，秘書說他正在書房，蘇影也在，還挺正好，應該是因為昨天的事情，兩個人已經開始商量下一步的計劃了吧。　　推開會議室的門，後悔啊，球球的，早知道應該先問清楚那個秘書會議室里都有誰才對，甄天和蘇影在，那個叫做漢克的傢伙也在，此刻，那王八蛋正盯着甜甜看呢，那雙賊眼，讓甄英雄很不適應，球球的，敢這麼看少爺的女人，你小子嫌眼睛適應光明太久了是吧？　　甜甜就坐在蘇影身邊，大概也感覺到那外國青年火辣辣的目光，有些反感，靠的蘇影很緊，不知道是不是甄英雄的錯覺，甜甜這丫頭自從和自己發生關係之後，變的有些女人味了，過去她大咧咧的，才不會計較被男人看呢。　　見到甄英雄進來，屋裡人都是一愣，漢克眼中明顯閃過一道敵對的光芒，真他媽怪了，上次讓你小子丟人現眼的又不是少爺，你恨我幹嗎？有本事找變態丫頭算帳去啊。　　甜甜是兩眼放光啊，剛剛才這些人說到甄英雄受傷住院，擔心的不得了，此刻見他出現，那顆提着的心總算是放下了，不過看到他吊起來的胳膊，眼中的擔憂之色還是很明顯，這讓坐在另一側沙发上的漢克更不爽了。　　“英雄，你不是住院呢嗎？為什麼突然溜出來了？”甄天還是很了解甄英雄的，這小子絕對不是正常的出院，“有事？”　　“恩。”甄英雄應了一聲，坐到了甜甜身邊，蘇影雖然不爽，可自己這條命是他救的，也不好說什麼，甜甜臉一紅，自己和這臭傢伙的關係還沒敢讓別人知道呢，這小子會不會太明顯了啊？可偷偷抬頭一看他的眼神，甜甜眼角立刻垂了下來，甄英雄根本沒想那些東西，只是很單純的在向那個漢克示威，或者是炫耀。　　甄天能感覺到甄英雄對漢克的敵視，事實上，他也不太喜歡漢克，那小子身上總是散發著一種邪氣，他是一個地道的黑幫份子，對慾望缺乏掩飾，太張狂了，雖然對甜甜沒有膩味這小子的無禮而有些好奇，但還是問道：“什麼事？”　　“你們正在談的事。”甄英雄的回答夠簡練，朝後一靠，右臂搭在了沙發背上，雖然沒有碰到甜甜，可不管怎麼看，甄英雄都像是在摟着她，很霸道，尤其是，甜甜在甄英雄坐到身邊后，不再去靠着蘇影了，有一種小鳥依人的感覺。　　甜甜和甄英雄沒有直接的身體接觸，而柳絮又很自然的站在甄英雄身後幫他揉捏着還未消腫的胳膊，蘇影明知道這小子有占甜甜便宜的嫌疑，卻苦在無法開口，甄英雄太能掩飾了，虛偽，卻讓人無從理論。　　漢克的臉色更差了，甄天和蘇影卻同時吃了一驚，甄英雄帶着傷從醫院溜回來，想必不是小事情吧？　　“我們在談的事？”蘇影眉頭一皺，“小鬼，你想說什麼？”　　“我想，你們一定因為昨天的暗殺，想要有什麼動作了吧？”甄英雄望着蘇影，道：“蘇阿姨，我想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一句話就問到了點兒上，蘇影臉色微微一變，有些尷尬，甄天嘆了口氣，沒有說話，而那漢克，則露出一個微笑，不過，那微笑在甄英雄看起來，有點陰險。　　甜甜看看這個，瞧瞧那個，好象誰也沒打算回答甄英雄的問題，嘆了口氣，“臭傢伙，其實，乾媽和甄叔他們也沒討論出結果呢，但漢克先生的意思是，既然冰恨天已經發現了乾媽，那美國唐人街勢力被架空的事情也可能暴露，冰恨天可能會藉機返回美國，對乾媽的組織不利，所以，他建議乾媽立刻帶着組織回美國保護地盤……”　　甄英雄特想知道甜甜為什麼也要攙和這些事情，甄天替他解開了疑問，“正是這樣，所以我同意漢克的提議，我想，昨天的事情一心那丫頭已經知道了，所以，我也不想對甜甜隱瞞，了解形勢之後，我希望甜甜也和蘇蘇一起返回美國，演唱會還有一段時間，在美國排練雖然有些麻煩，但安全有保證。”　　怪不得那個漢克兩眼冒綠光呢，敢情是覺得有機會接觸到雙子美女啊，不瞞着甜甜啊，也難怪，如果蘇影要回美國對付諾森家族，就等於是要對付甜甜的親生父親啊，如果這也瞞着，對甜甜太不公平了，不過，看甜甜這樣子，顯然沒把這事情放在心上，一來，她從來沒有見過羅伯特，二來，羅伯特總想殺了蘇影，甜甜對他只有陌生與痛恨，是他害了自己的一生，害了母親的一生，還殺了愛利絲的一家，害自己唯一的親人失去了記憶，成為了一個整天想要殺害自己心愛男人的殺手，甜甜對他根本不會有感情。　　甄英雄還未說話，甜甜已經開口，“甄叔，如果不知道這些情況，也許我會去，可現在我知道了，就絕對不會離開朗朗市，我想，點心也不會離開的。”　　甜甜沒說理由，但甄英雄看到她的目光就明白她心裏所想了，球球的，這頭小熊太可愛了，她知道自己有危險，所以才要陪着自己，不願意離開的。　　漢克火熱的眼神瞬間冰冷，老外是不是都不會掩飾自己的慾望啊？甄英雄閉目片刻，這才開口，道：“如果就蘇阿姨的利益而言，我同意你們回美國，我想，你們不但不用去保住自己的地盤，還能在短時間內把諾森家族的大部分勢力趕出唐人街，大概，顏冰從一開始就有這個借刀殺人的打算，所以才會有昨天那出暗殺的。”　　此言一出，眾人臉色大變，蘇影驚駭道：“你的意思是，冰兒她，要對付的不但是我們，還有她自己的諾森家族？！”　　“諾森家族不是她的，如果這樣理解的話，就很容易想明白了。”甄英雄把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闡述了出來，“顏冰和羅伯特之間並沒有感情，這一點，已經有多方面的證據來肯定，顏冰將羅伯特家族的勢力全部架空到朗朗市，並成立新的組織冰恨天，搶奪羅伯特家主實質的目的根本沒有掩飾，而這個時候的羅伯特，不但不會成為顏冰的同伴，還可能會成為她的敵人，累贅，顏冰的目標是朗朗市，這個我們都明白，所以美國會發生什麼，她並不關心，但是，她不能親自毀了羅伯特，那樣，她對下面的人無法交代，這時候她要怎麼做才能另組織更團結呢？”　　甜甜對這些陰謀並不是很理解，柳絮只以甄英雄的生命為人生主體，地球爆炸了她也只會去考慮從哪個位置能去保護甄英雄能讓爆炸不波及到他，其他的根本不會去考慮，但其他三人卻都不是傻瓜，幾乎是異口同聲，“借刀殺人！”　　“恩，如果我是她的話，我會這麼做。”甄英雄並不會去肯定這個答案，畢竟只是將心比心的猜測，“她要暗殺的人，是諾森家族的死對頭蘇影，所以，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從表面理解，她都沒有做錯，而觸怒了蘇蘇阿姨你或者是你的組織，回到美國后發現諾森家族只有一個空殼，既而抓住機會將他們端了，呵呵，你們說，諾森家族的主母是不是很自然的接替了家族勢力，並可以很好的利用下面那些人的憤怒與仇恨呢？”　　“可是，羅伯特就算失去了地盤，也不表示他失去了權利啊！”漢克雖然承認甄英雄說的那些，但不認為那種事情是說一說就能做到的，羅伯特不可能看着自己失去權利吧？　　“看來，你對借刀殺人這個詞語的領悟還不夠深刻。”甄英雄的語氣有些諷刺，不知他是諷刺漢克的膚淺，還是諷刺自己的齷齪，能和顏冰考慮到一起去，“她要借你的這把刀，僅僅是給別人看的，就好象衝鋒陷陣的士兵，面對正面衝來的敵人，誰能想到背後的夥伴會給自己一刀子？”　　蘇影與甄天臉色再變，確實啊，借刀殺人，遠遠沒有自己下刀子來的有把握，顏冰沒指望蘇影幹掉羅伯特，而是要藉著兩軍衝鋒的機會，由她自己親自下手，顏冰應該還保留着一小部分顏家的親信，就好象甄英雄身後的柳絮一般的存在！　　蘇影突然苦笑了起來，甄天也在搖頭笑着，甜甜不知道他們在笑什麼，為什麼臉上只有敬佩的表情，卻沒有痛恨，顏冰這麼毒辣，他們為什麼不去恨呢？　　甄英雄知道答案，因為，在黑色的世界中，顏冰沒有做錯，沒有法則的黑社會，幹掉自己的敵人，只是保護自己的手段，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顏冰是黑道的公主，她做的，只是家族教她的，她並沒錯，錯的，是這個黑色的世界，黑色的法則。　　如果是自己處在顏冰的位置，自己也會那麼做的，無論是甄英雄，還是甄天，蘇影，都是這麼想的，所以他們要笑，感慨那種無奈，這個時候，三人都體會到了顏冰的痛苦，她只是為了自己那簡單的目的，在用盡方法的保護自己而已，她很無助，她是孤獨的，她不聰明，她是一個傻瓜，雖然，自己，還沒有她這個傻瓜聰明，卻有嘲笑她的資格。　　“小鬼，我果然沒有看錯，你能看透冰兒的意圖，也就只有你才能和她鬥上一斗，我是不是要回美國，就聽你的吧。”　　蘇影這話出口，無異於將組織交給了甄英雄，那漢克幾乎把牙齒咬碎，心高氣傲的男人，總是容易嫉恨讓他丟過面子的人，他對甄英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反感，蘇影對他的信任，超過了對自己的信任。　　“我所以急着過來，只是告訴你們我的猜測而已，具體要不要回美國，還是蘇阿姨你自己決定。”甄英雄總讓人感到出其不意，笑了笑，道：“因為那個叫卡瑪的殺手被我幹掉了，你回美國，顏冰預料到了，你不回美國，顏冰也應該預料到了，說白了，她已經看透了我們，你回去，義字會少了一些力量，還能幫她完成野心，不回去，已經暴露的你們也沒有奇兵的價值了，無非就是多幾個陷入她布局的人而已，所以，是否回去你自己決定，我只是告訴你一件事情，即便回美國了，也不要去驅逐他們的勢力，不要做顏冰的‘刀’，那就是對我們的幫助了。”　　臭小子根本是口是心非啊！蘇影不是傻帽，甄英雄表面說的大方，其實仔細一琢磨就明白了，他是想讓自己的勢力留下，卻不想承擔發生意外的責任才這麼說的，萬一顏冰與羅伯特根本就是夫妻情深呢？蘇影不回去，顏冰卻派回去部分人，豈不是要把蘇影的勢力全吞了？　　甄英雄那不懷好意的眼神很明顯的在告訴蘇影，他這也是一招借刀殺人，而且，他是想要蘇影殺她的自己人。　　最後商量的結果是大家都滿意的，漢克掌握着蘇影的黑道勢力，對最後的結果並沒有表示出不滿，實際上，這個智商並不低，而且讓蘇影也有些難以駕御的人物，已經上了甄英雄的當。　　蘇影的勢力，留下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隨長老程雲飛返回美國，只求穩固唐人街的地盤，一旦諾森家族意圖不軌，有這三分之一的勢力拖延着，救援的時間差足夠了，這就是最後的定案。

# 第334章 大間諜白果

　　會議散后，甜甜本想纏着甄英雄的，卻被追出來的蘇影給支開了，“甜甜，我還有點事情要和這小子談談，你先回房間去吧，我待會也有話要和你說。”　　當著蘇影，甜甜連甄英雄的胳膊都不敢摟，懦懦的應了一聲，對甄英雄打了個眼色，意思甄英雄看懂了，“晚上去我房間！”　　見甄英雄壞笑着點了點頭，甜甜紅着小臉溜掉了。　　柳絮大概是世界上最沒有眼力見兒的人，蘇影已經說了要單獨和甄英雄談談，她還是一步不離的跟着進了蘇影房間的書房，蘇影早就知道九尾鳳的使命，沒轍啊，恐怕就是甄天，現在也無法命令這個女孩子了，真不知道這些被洗過腦似的女孩子，是怎麼訓練出來的，自己那兩個女保鏢也是這種性質的存在，可遠遠不及柳絮那種氣勢，有點奇怪，她對甄英雄，並沒有發自內心的那種謙卑，女人的直覺是不會錯的，既然如此，她給人的那種強烈的保護意識又是怎麼來的呢？　　看來，有必要和甄天請教請教了。　　“小鬼，你是不是太損了？”蘇影開門見山，柳絮完全沒聽懂，不知道少爺什麼時候損過她。　　球球的，這個女人果然聰明，甄英雄嘿嘿一笑，“蘇阿姨，明人不說暗話，有些事情你我心照不喧，其實沒有必要說出來的。”　　“不說出來我不痛快，會有一種被你陰了的感覺。”蘇影夠直接，“小鬼，我喜歡你的聰明，但也討厭你的聰明，你讓我的勢力回去三分之一，餘下的三分之二，只要我不說話，即便想反，也反不了你，對嗎？我想知道，如果冰兒真的派人去支援諾森家族搶我唐人街的地盤，你會怎麼做？”　　“什麼也不做，如果真的要做，也是將你留下來的三分之二勢力完全看死，不許他們去救援。”甄英雄的話，讓柳絮大驚失色，這和剛才商量的結果太不一樣了啊，“蘇蘇阿姨，我答應毫髮無傷的把顏冰帶到你面前，你答應我退出黑社會，但你應該知道這兩者都是有難度的，退出黑社會，談何容易啊？那麼多的牽連怎麼斬斷？組織不滅，沒有替死鬼，黑白兩道誰能放過你？如果你想保護所有人，那麼你永遠退不出去，不是我狠，而是迫不得已，即便顏冰整不死我，你的勢力在美國還能撐多久？諾森家族沒有了，還會有其他的組織興起來，這就是黑道，衍衍不息，我可不想一心和甜甜，還有小愛看到你橫死在唐人街。”　　“所以你要借刀殺人？就好象冰兒一樣？”蘇影並沒有感到意外，看來是早就猜到甄英雄的目的了。　　“對，三分之一的勢力留在美國，你和漢克都在朗朗市，一旦諾森家族真的對唐人街下手，只要我扣住你的勢力，你留在唐人街的組織不會有過分的反抗就會被吞掉，人員傷亡也會降到最低限度，你的組織將在唐人街被清除，組織沒有了，組織存在的問題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誰接手你的地盤，誰繼承那些問題，當然，所有的責任都由那個漢克替你背，蘇蘇阿姨，咱們敞開天窗說亮話，你既然知道我答應了艾叔要將你拉出黑道，還讓漢克這個掌握着你手下黑勢力大權的人物留在朗朗市，應該是早就想到了用他當替死鬼了不是嗎？”　　蘇影看着甄英雄的目光又有了新的變化，這小子好強的觀察力，他的推理很准。　　“咳。”甄英雄被蘇影盯的不太自在，“雖然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喜歡，可突然之間這麼快的轉變，少爺有點適應不了……”　　“呸，誰喜歡你這小鬼啊？”蘇影臉一紅，這小王八蛋為什麼老是沒大沒小的啊，“說正經的呢，少打岔。”　　“我和你說過不正經的嗎？”　　“你找抽是吧？”　　“婆媳不和是常有的事情，但丈母娘和女婿的關係自古以來就不錯，你是不是應該對我好點？好歹我昨天也救了你命。”　　不提昨天還好點，一提蘇影就來氣，這臭小子有意無意的吃過自己豆腐啊，“小鬼，我真的會抽你。”　　“不怕，我有最牛B的美女保鏢。”　　柳絮很喜歡那句美女保鏢，但不太喜歡‘牛B’這個詞，感覺有點複雜。　　蘇影知道，和小子鬥起嘴來，想佔到便宜太難了，做了深呼吸，平服一下快要忍不住爆發的怒焰，繼續剛才的話題，說道：“如果我要洗手退出黑道，白道生意好說，因為程老早就看出了組織的前景，早就有這心思，但黑道的大部分人都不會同意的，尤其是漢克，他很有野心，這幾年更是逐漸侵蝕我的權力，我與諾森家族這幾年的對抗力不從心，也因為這個傢伙的存在，他在一些決策上的獨斷獨行，既是在考驗我的忍耐力，也是在向我揚威，只是因為我身後還有程雲飛，他才不敢輕易架空我的權利，我在白道賺來的錢，並不比黑道少，這就是他不能明着反我的唯一屏障。”　　“難怪那小子看甜甜的目光那麼噁心，即便在你面前也不掩飾呢。”甄英雄道：“看來我剛才沒有把話說明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啊，蘇蘇阿姨，你既然同意了方才的提議，是不是表示，你同意我的做法？”　　“事實上，我只猜到了你要借刀殺人，利用漢克來承擔責任而已，具體你要怎麼操作，我不清楚，我的風險到底有多大，我也不清楚，所以才把你小子叫來說話的。”蘇影皺眉道：“如果冰兒真的恨羅伯特，美國那面沒有發生動靜，借刀殺人的計劃用不上了，你會怎麼辦？還有辦法把我拉出黑社會嗎？”　　甄英雄微微笑着，望着蘇影，似乎在考驗蘇影的耐性，好一會才說道：“有。”　　“什麼辦法？”　　“我所以要漢克留下而要程雲天回去，就是想要你告訴程老，將白道的買賣悄悄的結束，無論是在炒股票還是期貨，都要在兩個星期內撤出來，公司股權悄悄轉讓，你愛賣給誰賣給誰，流動資金能抽出多少抽多少，總之，將你所有的錢全部變現，是你最重要的親信，就給他們一批合理的安家費，而黑道的買賣可以不管，最大限度的將錢洗出來，全部存入瑞士銀行，把組織經濟徹底的掏空，這些關鍵的事情都要在黑市拳大賽進行的同時，在漢克沒有時間去關注美國方面的同時操作完成，這樣一來，黑市拳大賽結束后，無論義字會是存還是亡，你都可以徹底的退出黑道了。”　　蘇影知道甄英雄雖然表面大條，卻是個心思縝密的可怕的小鬼，聽他如此一說，迷惑道：“無論義字會存亡，我都能退出黑道？這話什麼意思？”　　“對付顏冰，我沒有把握，因為我完全不清楚她要做什麼，但我相信，她也絕對想不到我會在這個時候去對付你的組織，黑市拳大賽過程中，我會把漢克解決掉，抽空組織經濟的罪名由他背，讓程雲飛在美國暴露一些風聲，即便諾森家族不動手，也會有很多組織趁火打劫，在你美國組織人心惶惶之際搶奪地盤的，而漢克會背上背叛你，並謀害你的所有罪名。”甄英雄笑道：“如果義字會還存在，那麼，幹掉漢克為你報仇的就是我們，如果義字會不在了，你覺得佔據了朗朗市的顏冰會放過你的人嗎？而那時侯你美國的組織也站不住了，留在朗朗市的大部分你的勢力，都會因為沒有容身之地而不攻自破，土崩瓦解的，這就是我的全部計劃，無論顏冰怎麼聰明，也不會想到我放棄了你的組織帶來的勢力，所以，我答應艾叔的事情已經做到了一半，至於我怎麼退出黑社會，只有等義字會幹掉冰恨天才能去做了，如果輸了，我也不用退了。”　　蘇影的心情有些複雜，沒想到甄英雄早就為失敗做好了準備，“你真的沒有把握贏冰兒？”　　“沒有，比賽開始前，沒有人能預知比賽的結果。”甄英雄起身，朝門外走去，“你雖然持有美國綠卡，卻還不算美國公民，有一些國民經濟不發達的小國家，會靠出賣國籍增加收入，所以移民的制度相對鬆懈，有空可鑽，我會找人用一個新的身份幫你辦理一個外國國籍，蘇影這個名字，會在漢剋死掉的同時也跟着死掉，用一個名字脫離了黑道，你已經賺了不是嗎？反正，你早就不當自己是中國人了……”　　“你放屁！”蘇影抄起一本書就拽了過來，被柳絮接到了，這暴龍幾乎是用吼的，“我要是不當自己是中國人，就不會只拿着綠卡而不入美國籍了，臭小子！”　　“好吧，我就當你愛國，呵呵。”甄英雄頭也沒回，笑呵呵道：“其實，你是什麼國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就好。”　　蘇影聽的出甄英雄樂觀語氣中的一絲苦楚，這小子，似乎也很無奈啊，想要退出黑道，太難了，他給自己想到了辦法，可他又會怎麼做呢……　　……　　說起來，這還是柳絮第一次和甄英雄單獨在一起吃飯，雖然是在天堂閣，在甄英雄自己的房間，可她還是感覺到非常的不自在，不為別的，只是怕甄英雄不喜歡自己吃東西的樣子，吃大口形象不好，吃小口又太矯柔造作，勺子在碗里戳了半天，居然一口東西都沒吃。　　“怎麼了？不合胃口？”　　“不……不是啊，很好吃。”　　“可你好象什麼都沒吃吧？”甄英雄疑惑的看着柳絮，柳絮的臉上好似蒙了一層紅綢。　　“我……那個……”柳絮實在是說不來個所以然啊，難道說自己突然發現在你面前不知道怎麼吃飯了嗎？真蠢，還影子保鏢呢，在少爺面前，居然把吃飯的本能都遺忘了，丟人！　　“你該不會是傷口痛，吃不下去吧？！”甄英雄臉色一變，柳絮現在穿的毛衣還是那件胸前帶血的呢，雖然做過了處理，但章醫生也說了，傷口的癒合需要休息，少運動，可這半天下來，柳絮現在還是第一次坐下，“給我看看！”　　恩？柳絮一怔，甄英雄已經坐到了自己旁邊，要脫自己的衣服，“少，少爺，你做什麼？！”　　甄英雄也發現自己的舉動有些唐突了，不過卻並沒有停下的意思，床都上過N多次了，還在意這個做什麼啊？　　“別亂動，我看看你的傷口，放心吧，少爺是色，卻沒色到吃飯吃一半就去吃人。”甄英雄嘿嘿笑着，已經將柳絮的毛衣推到了腋下的位置，微微皺眉，“毛毛，上次不是和你說了嗎？還是戴上胸罩的好。”　　柳絮的臉上燒啊，被甄英雄按倒在沙发上，連點反抗的力氣都沒有，“我，下次會戴的……”　　“看吧，少爺就說，胸部小也有胸部小的好處。”甄英雄壞笑着在柳絮的乳頭上掐了一下，聽這丫頭髮出一聲很女人的呻吟，享受啊，“結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震動，傷口處理的容易，癒合也容易，呵呵，沒有什麼問題，休息两天就好了，少走動，知道嗎？”　　柳絮能感覺自己的乳頭比平時堅挺了起來，這是一個羞人的反應，她羞，可她不會去反抗甄英雄，不單是因為自己是他的影子，柳絮很清楚自己對甄英雄的感覺是什麼，就如同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一般，所以，她永遠不會把那種感覺說出來的。　　甄英雄就是逗逗柳絮，還不至於大中午的就發泄，現在住天堂閣的可是甜甜，那丫頭被蘇影叫走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萬一被她撞到就麻煩了。　　柳絮被甄英雄拉了起來，又被甄英雄吻了一下小嘴，羞，甄英雄就愛看柳絮害羞的小女人模樣，這樣就能淡忘那丫頭魔鬼的一面，柳絮將衣服整理了一下，有甄英雄坐在身邊，她緊張，排除緊張的方法就是，低頭吃飯，不過一個小小的插曲，她就把剛剛遺忘的本能又記起來了，愛情會讓女人變的白痴，這話一點也沒錯，尤其是柳絮這樣永遠不能承認愛情的女人，愛情和折磨，只取決於甄英雄的一個態度罷了，柳絮在努力做到最好，她不想再次被少爺丟開一年不理會了，一個輕輕的吻，夠她回味一個晚上，她能感覺到自己和甄英雄之間靠的更近了，對她來說，這就是幸福了。　　甄英雄慶幸啊，柳絮飯才吃了一半，房門就被推開了，甄英雄回頭一看，不是甜甜，而是有這個房間金卡的白果！　　小白同志是一臉的煞氣啊，早上還好好的，這時候就兩眼噴火星子，甄英雄渾身寒毛都立起來了，不用問，肯定是警察發現自己溜出了醫院……　　“甄英雄，你什麼意思？！”　　白果一派興師問罪的架勢，氣呼呼的坐在沙发上，瞪着甄英雄，坐下之前，還沒忘了將脫下來的警服上衣狠狠的拽到甄英雄的臉上，柳絮知道白果和甄英雄的關係，很識趣的不攙和，一邊繼續着午餐，一邊羡慕的瞄着白果因為氣憤而高低起伏的誘人酥胸，柳絮發現，自己最近越來越羡慕身材好的女人了……　　“情人老婆，你這話問的我不太明白啊……”　　“你還裝？！”白果氣道：“你給我說實話，你是怎麼從醫院溜出來的？你是不是把我們警察當傻子耍啊，這是第二次了！我的同事被局長罵了整整一個上午，都是你害的！”　　甄英雄要起身坐白果身邊去，白果一伸手，“你別坐過來！我們說正事呢，你給我老實的坐在那裡！”　　球球的，這丫頭學精了！　　白果小臉閃過一抹紅暈，她知道甄英雄的心思，想用溫柔瓦解自己，門都沒有，“你傷都沒好，為什麼不在醫院里休息，跑出來做什麼？還有，漢宮樓下的人根本不讓警察進來，為什麼？”　　“他們沒有搜查令或者逮捕令……”　　“我踢死你你相信嗎？”白果氣啊，甄英雄這是插科打諢，“死流氓，你明明知道我爸的意思，還跟我裝是吧？我們現在能把你當犯人抓嗎？！”　　“好吧，我承認，我從醫院溜出來，是有正事要做的，具體是什麼正事，我不能告訴警察。”甄英雄的表情正經了很多，“我只是答應幫你老爸破案，但具體我要怎麼幫，我不能讓警察知道，我想，你老爸應該能明白的，我現在還是一個黑社會不是嗎？所以我不能讓警察知道義字會在具體操作什麼，希望你體諒我。”　　這是一個常識，如果警察或者白耀天完全了解甄英雄在做什麼，萬一將來翻臉，豈不等於甄英雄自己把犯罪證據交給他的？這麼蠢的事情甄英雄可做不出來，與顏冰那樣的人斗，遵紀守法就等於死路一條。　　“你不相信我？！”小白同志想的太單純了，完全沒有去複雜的了解局勢，眼圈一紅，就認為甄英雄不信任她了。　　“我沒那意思，情人老婆，你想哪去了？”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要做什麼？你就是不相信警察！”　　太聰明了，少爺我還就是不相信，不相信警察僅僅是想破了朗朗電視台的案子而不對少爺動心思，甄英雄臉色一沉，反問白果道：“果果，你相信警察會放過義字會嗎？”　　“相……信……”兩個字，先前一個字還有些底氣，可後面一個字卻泄盡了底氣。　　“你懂了吧，相信我，是因為你站在了個人立場，你信的不是義字會，而是少爺我，就好象，我相信果果你，卻不能相信警察一般，合作，只限於關鍵的時刻，絕對不是把我一切的活動細節都告訴警察。”甄英雄嚴肅的表情讓白果感到了害怕，“與警察合作，我要承擔的風險是雙方面的，對手要制死我，警察也可能要制死我，果果，世界上的美好是自己追求來的，絕對不是想象來的，你明白嗎？如果我只抱着美好的幻想而忽略這些細節，那我一定會死的無比難看。”　　白果發現，自己對未來真的是跳躍似的幻想，並沒有甄英雄計劃的這麼縝密，搖頭笑了笑，白果的臉又紅了，“看來，還是我爸更了解你的顧慮啊，我真的不太適合做刑警。”　　“你爸？”甄英雄的正經是間歇性的，嘿嘿一笑，“你爸也愛上我了？那我可能要辜負他了，我不喜歡男人，我只喜歡男人生下的女人，哦呵呵……”　　“去死，和你說正經的呢！”這個笑話太噁心了，白果丟過去一個沙發墊子，柳絮出手敏捷，單手將墊子接住，不過，左手端着飯碗，小嘴巴里含着個勺子，形象未免有些可笑。　　白果有些詫異，進門之後甄英雄就解釋過柳絮的保鏢身份，而且柳絮很有禮貌的給她躬身行禮，並喊了一聲‘少奶奶’，如果不是這一聲少奶奶喊到了小白的心窩裡，白果早飆了，柳絮這一喊，白果真的進入了身份，發脾氣？那太對不起少奶奶這個稱呼了，顯的咱氣量小，愛嫉妒，現在看這柳絮的身手，還真的挺有保鏢的氣勢，尤其是在自己出手的瞬間，這個女人身上爆發出的那種威懾力，讓人驚訝。　　“好好，說正經的。”甄英雄笑道：“果果，你說你爸爸了解我的顧慮，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白果被甄英雄問的一怔，輕輕的咳了一聲，突然之間變的有些扭捏，“那個，我爸早上去醫院找過你，可你已經溜了，他給我打了電話，說的那些和你剛才的一樣，他很清楚你的顧慮，所以斷定你是不會和警方完全合作的，所以……所以他想通過你和我的關係，越過警方，單獨成立一種合作關係……”　　甄英雄一聽就明白了，不得不佩服那個白耀天啊，他很愛女兒，卻並沒有因為愛她，就放棄她的價值，通過白果，他確實能拉近這種合作關係，“果果，你爸想通過你來了解我的動作，而你是不會將危害我利益的一些隱秘事情告訴給警察的，是這個意思嗎？”　　“恩。”白果點了點頭，兩頰紅若驕陽，“你昨天出了事情，所以我爸讓張局用這個事情為由，指令我來負責你的保護工作，當然，這種保護對外界是隱瞞的，這樣，就不會有其他的警察來干擾你的行動，而我也能了解你的動向，及時的告訴給他了，現在你懂了吧，我爸是很有誠意的，他把我都押給你了，所以不許你再懷疑他！”　　白耀天，厲害啊，甄英雄知道，他這也算是一種表態，明明知道自己與白果的關係，還要白果來負責所謂的保護，簡直就是刻意給自己製造和白果在一起的空間，他想告訴自己，也是在逼自己，要想給白果幸福，你就必須合作，必須努力，白耀天很精明，精明的既大氣，又小人，球球的，果果知道了少爺的一切之後，就等於掌握了少爺的所有把柄，那時候，少爺既不能對不起她，又不得不退出黑社會了，雖然少爺一早就是那麼決定的，可是……為什麼身邊的人都是這麼精明的角色啊？！　　“果果，那你不是成了無間道？不，你更厲害，三方卧底都是你一個人啊。”甄英雄打趣道：“警方，你爸，還有我……呵呵，那你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和我住在一起了？”　　“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時候啊？！我一直都是光明正大的！”白果又抄起一個墊子要丟，不過看到了柳絮，沒丟，摟在了懷裡，讓柳絮虛驚一場，也算把方才的面子找了回來，小白還挺得意的，這丫頭就是不肯吃虧。　　“是啊是啊，老婆哪裡有見不得人的啊，呵呵，不過……”甄英雄看了看柳絮，又想到了愛利絲，頭都大了，“不過，我家是不是小了點啊……”　　“是小了點，而且，思慕老師一直住在你那裡，你昨天才遇到暗殺，想來她在你那裡住着也不安全了，所以……所以……”白果把臉埋到了沙發墊里，摳弄着修剪整齊，透着自然光澤的指甲，聲音小的幾乎聽不到，“所以，我爸說，你，可以暫時搬到我家去住……”　　甄英雄的耳力極好，聽到了，“搬到你家去住？可以嗎？！”　　兩眼放光，美的，甄英雄是個機會把握者，這麼好的事情他可不放過。　　白果當然知道甄英雄為什麼這麼興奮，心裏不太舒服，小臉一拉，氣嘟嘟道：“可以，你美了是吧？可以住到艾一心家隔壁，方便你沾花惹草了是吧？”　　“哪，哪啊，呵呵，我是高興可以住到小艾家隔壁，可我更高興能和老婆你同居啊，哦呵呵。”甄英雄這次坐到白果身邊，白果沒有攔着。　　球球的，少爺那窩是小了點，只有兩個住人的房間，愛利絲需要蘭兒鳳兒的保護，那兩個丫頭也要搬進去，而柳絮是死活要粘着自己的，那麼多人，睡覺的地方都沒有，其實漢宮最安全，可是，漢克那小子目前就在漢宮，有很多事情是不可以讓他嗅着味道的，而且，變態姐姐三國如果見到自己與這麼多女孩子在一起……　　果果家就不同了，二層別墅，帶閣樓，夠大，冰恨天怎麼也想不到自己住到那種高官小區，而且，就在小艾家的隔壁，可以讓蘭兒鳳兒暫時住在她家裡，免得白果懷疑愛利絲的身份，還能最近距離的保護小艾，球球的，那裡就是天堂啊！　　“我也要去。”　　柳絮一句話說出來，甄英雄汗都下來了，因為他看到白果的眉頭在跳，嘴角在抽搐，“這位保鏢小姐，我好象說的很明白了吧？我是警察，我有保護你家少爺的能力！”　　“對不起，少奶奶，你有什麼能力與我無關，我的職責的是保護少爺，少爺去哪裡，我就去哪裡。”柳絮這臭丫頭還是一成不變的冷漠，不通人情，甄英雄心裏怕怕啊，九鳳的唯一權限，就是對他的強制保護，不讓她去，她不會又用自殺威脅少爺吧？！　　白果額頭的青筋都跳起舞來了，真沒見過這麼不懂事的女人，那可是難得的二人世界啊，她不是成心的吧？在白果看來，‘王思慕’只是一個房客，無所謂，但柳絮不同，女保鏢與少爺，這關係總有點曖昧的味道。　　“甄英雄，你和我說實話，你和她，真的是主子與保鏢的關係嗎？”白果有些害怕柳絮的冰冷，似乎只有和甄英雄說話的時候，才能感覺到她是一個活着的人，她那種默然，拒人千里之外。　　“不是。”柳絮從來不多嘴，這次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居然搶在甄英雄前面開口了，“我是少爺的影子，少爺也不能拒絕我的保護，除非，我死了。”　　好冷，好認真，白果愣愣的看着柳絮，在這個時代，真的有用一生去保護主人的死士嗎？太離譜了吧？甄英雄的冷汗簌簌的流，這兩塊寶，他誰也惹不起啊，柳絮的話說的未免太曖昧了。

# 第335章 兩位太子爺

　　影子和主人是永遠也分不開的，就像柳絮說的，除非她死了，這是她和影子唯一的區別，球球的，少爺總有一種被當成小白臉的感覺，臭丫頭就好象在和白果顯擺似的，宣言說，‘我會用一生保護少爺’，果果要不生氣才新鮮呢！　　“甄……英……雄……”白果咬着后槽牙，惡狠狠的樣子，就好象準備料理午飯的母獅子，“什麼影子不影子的，你最好給我解釋清楚！她到底是什麼人！”　　“影子是不需要名字的。”柳絮淡淡的一句話，讓白果愣住了，甄英雄直捂腦袋，“少奶奶只要知道我是九尾鳳中的一員就好了。”　　“九……九尾鳳……”白果驚愕的小臉轉向了甄英雄，甄英雄苦笑着點了點頭，雖然白果是少奶奶身份，但柳絮還是不應該和她坦白身份，因為，柳絮是沒有身份的一個讓警方無比惦念的存在。　　一個警方至今都查實不了的謎，這麼簡單就揭開了？白果知道，原野用了兩年的時間，也沒有查到關於九尾鳳的一點點線索，這傳說中的九個女人，也為此成為了一個讓人恐懼的謎，白果曾經無數次想問問甄英雄關於九鳳的存在，但話到嘴邊，都咽了回去，因為她覺得，甄英雄不會將這個秘密告訴她，他會保護九鳳，九鳳曾經一夜屠殺二十二人的案子，原野到今天都沒有放棄要翻過來啊，當然，九鳳只是被懷疑的對象而已，並沒有實質性的證據證明那是她們做的。　　這個年輕的女人，居然是九鳳之一！　　“果果，就讓毛毛跟着吧。”甄英雄無力的嘆了口氣，“我會把她們的事情都告訴你的。”　　白果怔怔的點着頭，眼睛，卻一直盯着柳絮，她的身體，有些顫抖，白果對一年前的案子並不了解，當時她還在警官學校學習，可是，她見過那件案子的資料，看到過案發現場的照片，血腥，無比的血腥，二十二人中，包括一名組織老大，死狀都是無比慘烈，其中有七人肢體有分離，五個人更是脖子被砍斷，腦袋險些掉下來，原野說過，就是幹了二十多年法警的老同志都吐了，那是朗朗市二十年來，發生的最離譜的一場血案，但是，沒有一絲的證據留下，只因為死掉的二十二人都是一夥販毒組織的成員，而且是一條海外販毒線路的接貨點，警方在對義字會的調查無果之後，將那案子按照黑社會斗歐草草結了。　　甄英雄知道，關於那案子是九尾鳳做的這個沒有事實根據的傳言，是甄天放出去的，在朗朗市的黑道起到了一個威懾效果，這也是沒有人敢挑釁甄英雄的一個原因。　　白果對九鳳充滿了好奇，這緣於她的職業本能，柳絮好象並不介意自己成為別人好奇的對象，眼裡只有一個甄英雄，甄少爺直撓頭啊，這又是一件麻煩事。　　小白同志也沒吃飯，和第一次來漢宮不同，她已經適應了這裏的豪華，也沒有了那種生澀，使喚起甄英雄來已經得心應手了，因為在柳絮的事情上做了讓步，為了把臉子爭回來，小白甚至要求甄英雄喂她吃飯，當然了，也有適當的獎勵，例如，在柳絮不注意的時候，親一下甄少爺。　　甄少爺發現了一個真理，有人說過，結婚之前，男人是長工，女人是地主，想華麗的翻身，只有在結婚之後，球球的，少爺女人這麼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不是註定少爺要做一輩子長工，永無翻身之日了嗎？惟有感慨一句，多情是賤客啊，都是自找的。　　才吃過飯，就有個侍女過來敲門，告訴甄英雄，有客人要見他，甄英雄當然知道客人是誰，帶着白果和柳絮，去了一樓的高級會員會客室。　　來訪的客人是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正在不客氣的用着午飯，見到甄英雄，那黑黑壯壯的男人連站都沒站起來，只是隨手打了個招呼，嘴裏塞着東西，看到甄英雄，好象說了什麼，卻聽不清楚。　　雖然很不爽這位客人的粗俗，但是個人就看的出來他不簡單，脖子上掛着一條垂過胸口的白金鏈子，能是一般人嗎？眼神中的銳氣帶着無窮的氣勢，伺候這位大爺用飯的侍女好象從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家少爺的影子，見甄英雄進門，這些侍女很有禮貌，識趣的問了個禮，然後退了出去，心裏還在感慨，都是那麼沒溜兒，我家少爺看起來要順眼多了。　　柳絮對客人是誰不感興趣，卻也和白果一樣愣了下，不是因為那男人，而是因為看到了那撲過來的女人。　　這女人長的並非十分出眾，只能算得中上之姿，但她的體形很好，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有一種骨感美，柳絮所以驚訝，就是因為她的身高，這女人，竟然有着不輸於大公主三國的身高！　　用比較專業的眼光來看，這一米八出頭的高挑美女，應該接受過嚴格而專業的訓練，雖然穿着便服，而且是比較寬鬆的休閑式女裝，但她渾身散發著一種英氣，是與她那種白皙的好象貧血的膚色完全不襯的英氣，跑過來的腳步輕盈，有節奏感，雖然只是幾步小跑，動作卻極為流暢，這女人，應該有些本領，她那自信的眼神彷彿在證明這一點。　　“鈴鈴？！”白果與那高挑美女抱了一起，驚訝道：“你怎麼會來朗朗市的？”　　高挑美女抱着白果，無比興奮，看的出來兩女感情極為要好，不過，叫做鈴鈴的女人在看向甄英雄時，眼睛中流露出的那絲髮自心底的恐懼讓人費解，“果果，他沒告訴你嗎？”　　“他？誰啊？”白果愣了一下，轉頭望向甄英雄，“死流氓，是你把鈴鈴叫過來的？”　　“是啊，呵呵。”甄英雄笑的有點尷尬，朝着那個狼吞虎咽的黑壯青年走去，給白果做着介紹，“你們上次在霸川市，其實已經見過面了，不過，因為老婆大人你追着我跑，好象沒有機會認識，我來介紹一下，這個小子……不，這位先生，這位先生是霸川市連成物流集團的公子爺，李英豪……”　　“黑社會！”白果一句話，差點嗆着所有人，“李英豪，天門的太子爺，鈴鈴，你怎麼還跟這種人在一起啊？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在物流公司上班沒關係，但不要和他這種人有關係，你忘了，你被開除出警隊，就是被他害的！”　　叫做鈴鈴的女人，正是李英豪的女朋友，風鈴。　　風鈴可不喜歡別人詆毀李英豪，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不成，雖然還摟着白果，卻把小臉拉了下來，“果果，你這麼說就不對了，英豪是因為打了上司才被開除警籍，可錯的不是他，是那個混帳上司，我也揍他了，可我不後悔，英豪的爸爸是黑社會，可他從來沒參与過，倒是你，明明還是個警察，卻和甄英……甄太子走的這麼近，這才讓人懷疑呢，哼！”　　白果臉紅啊，風鈴是她的好朋友，大她兩屆，一年前李英豪和她在執行任務中，因為不滿上司的錯誤調度而升級矛盾，將其毆打后私自行動，雖然成功完成了任務，卻被開除了警籍，這件事情李英豪的外公，霸川市警察局局長丁群也沒蓋住，被上報到了省廳，白果為了好朋友，還求過白耀天，不過，情理是情理，紀律是紀律，結果還是無法更改的，風鈴的前途就那麼毀了，白果能不恨李英豪嗎？　　“咳，我是在執行任務，是，是保護任務……”白果臉紅啊，真要說起來，李英豪並不涉黑，倒是甄英雄，警察局裡的不良檔案摞了一人高，在好朋友面前被比了下去，白果用眼神告訴甄英雄，有你小子好看的！　　甄英雄渾身一機靈，女人啊，就是喜歡和人攀比……　　“任務？”風鈴好象不打算放過白果，曖昧的笑道：“是什麼任務，冒充他女朋友嗎？我聽你們之間的稱呼很親昵啊。”　　白果羞的無地自容，正發愁怎麼辯解呢，就聽甄英雄笑着問李英豪道：“李少爺，電話里忘記問了，你女朋友的大腿根還疼嗎？”　　李英豪一口水噴在了飯桌上，風鈴本來就白的不象話的臉，瞬間更加的白皙了，好象晶瑩剔透的水晶豆腐般，情不自禁的夾緊了雙腿，那種疼痛她這輩子也忘不了，對甄英雄的恐懼，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第一次見到甄英雄的真面目時，是甄英雄第三次暗殺天門之主李連成的時候，當時甄英雄根本沒有用手，就將自己打敗了，風鈴清楚記得當時的情景，自己，被甄英雄用肩膀抗在雙腿之間最脆弱的部位，生生頂飛了出去，那之後的一個禮拜都不敢和李英豪親熱，下面那種痛，外人根本不能想象！　　風鈴知道，那恐怖的甄少爺是嫌自己話太多了。　　白果來氣，你一大男人，張口就問人家女朋友的大腿根還疼不疼，忒下流了吧？剛要問問風鈴是怎麼回事，就聽風鈴笑道：“果果別生氣，我們好久不見了，開個玩笑，呵呵，玩笑。”　　笑的有點牽強，風鈴看甄英雄時，嘴角都在抽搐，王八蛋，真不明白英豪為什麼要和你這流氓做朋友！　　李英豪擦了擦嘴，收拾了一下狼狽的表情，心裏也是暗罵不已，他既佩服甄英雄的頭腦，膽量與氣魄，又恨他的無恥，齷齪和不要臉，在霸川市四次暗殺他爹李連成，沒有一次失手，而且將天門鬧了個雞犬不寧的同時，還讓自己來了一次裸體秀，贏的那叫一個徹底。　　與一個可怕的人做朋友，絕對比多一個可怕的敵人好的多，李英豪相信這個道理，而且，他很喜歡甄英雄的直爽，雖然他會為了他的直爽而不停的耍陰謀，施詭計，但他確實是一個光明磊落的男人，“甄少爺，你上午給我打了電話，我中午就趕了過來，夠意思吧？”　　甄英雄給李英豪打電話的時候，是早上九點多一些，現在是一點一刻，霸川與朗朗相距兩百多公里，看的出來，李英豪是撂下電話之後就直接衝過來的，確實夠意思，可甄英雄卻知道，這小子既然有這一問，就肯定埋伏着什麼目的。　　“恩，夠意思，你居然連點行李都沒帶……”　　“操，你請我來的，我有必要帶行李嗎？再說，黑市拳大賽也沒有幾天了，我老爸後天也會過來，那些都不是什麼問題。”李英豪笑的有些賤，“甄少，我這麼幫你，算是人情了吧？”　　一猜就是這個！球球的，這小子是一絕對的好戰份子，又想讓少爺參加黑市拳大賽，和他光明正大的打架是吧？甄英雄嘿嘿一笑，指了指自己吊著的胳膊，“就算是人情，我也只能從其他地方報答你了，胳膊上多了個窟窿，就算我想參加黑市拳，也是有心無力啊。”　　李英豪和風鈴就是倆馬大哈，這時候才注意到甄英雄吊著手臂，“怎麼回事？”　　“吃了顆子彈，上午給你打電話的時候，我還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呢，呵呵。”甄英雄不理李英豪的失望神色，笑道：“我找你來是有正事要談的。”　　正事？！義字會的太子爺與天門太子爺有正事要談？！白果的小耳朵立刻尖了起來，好象還在一抖一抖的，聽的那個認真啊。　　“我也想問你是什麼正事呢。”李英豪想起了上午那個電話的內容，有點好笑，有點好氣，道：“你說你想借我老婆用两天，什麼意思？換妻？咳，雖然你老婆很漂亮，但我沒這種變態的愛好啊……”　　李英豪說是這麼說，可已經一臉下流的朝着白果打量了起來，白果那臉‘唰’就拉了下來，甄少爺右圈反掄，直錘那張下流的臉，李英豪早有預料，輕鬆的擋住，可嘴角的笑才勾出來，就聽風鈴一聲輕呼，李英豪仰面，連人帶椅摔倒，疼啊，抬頭看到的，是一美女俯視下來的冰冷的面容。　　居然是柳絮從後面拉倒了椅子！　　風鈴可不幹了，雖然李英豪那個低級的玩笑自己聽了都來氣，可柳絮怎麼看怎麼也是甄英雄的一個小跟班，居然沒大沒小，應該教訓一下，“喂，你找死是嗎？立刻把英豪少爺扶起來！”　　柳絮和沒聽到一樣，站到甄英雄身後，幫他揉捏着肩膀，氣的風鈴渾身發抖，也太目中無人了吧？！　　果然，這個女人就像是被洗過腦一般，對那死流氓忠心過分啊，不過白果挺高興的，因為她知道，柳絮是因為李英豪調笑自己才教訓他的，如果有這麼一個影子保鏢，確實不錯，真帥，但是，柳絮不應該是屬於甄英雄的！　　“鈴鈴，沒事，呵呵。”李英豪自己從地上站了起來，嘿嘿笑着，但打量柳絮的目光，卻極為凌厲，“偷襲我的時候沒有一點前兆，眼神很平靜，是經過專業訓練的，你是九尾鳳的鳳首吧？”　　厲害！柳絮眼神中閃過一道驚訝，一語中的，他是怎麼認出來的？　　李英豪看到甄英雄一點都不吃驚的樣子，有些失望，不過還是解釋道：“警察對去年那起血案了解不深，但道上卻都傳開了，甄太子身邊有九個神秘的影子，呵呵，我爸之前為了對付你姐，做過這方面的調查，通過我外公，了解到不少，去年那件血案中死掉的二十二里，八個人死在同一把武器下，對方老大應該是第一個遭殃的，而根據現場還原確定的當時的談判位置，能做到對方開槍之前制服他的，只有甄少你身邊的人，而能在談判過程中站在你身邊的，當然就是九鳳的鳳首，同樣的道理，你今天吊著胳膊，表示你的處境不太好，那麼，能在你身邊保護你的人，理所當然是九鳳中最厲害的鳳首不是嗎？呵呵，甄少爺，怎麼樣，我猜中了嗎？”　　風鈴驚訝柳絮身份的同時，望着李英豪的眼睛直發光，好帥，雖然剛才摔的沒什麼形象，可此刻的他，真的好帥，太聰明了。　　白果早就懷疑柳絮曾經參与了那起血案，卻沒想到她就是鳳首，這個刑警當的真不合格，能粘在甄英雄身邊的鳳凰，當然就是最厲害的鳳凰了。　　死在同一把刀下的八個人，不就是那些肢體不全的傢伙嗎？白果害怕，柳絮看起來只是冰冷了一些，但她並不像那麼可怕的人啊，看她的年紀，甚至比甄英雄還要小一些，這樣的女孩子，會是殺人的惡魔嗎？　　只憑着自己吊著的手臂和柳絮的氣質，就能推測出她的身份，李英豪確實是個了不起的傢伙，但甄英雄卻不太喜歡他在白果面前這麼聰明，王八蛋，你明知果果是警察，還故意把這些猜測說出來，擺明是小心眼兒，報復毛毛摔了你一下子啊！　　“咳，果果，我和李少談些事情，你與風鈴好久沒見，帶她在漢宮轉轉吧。”　　白果知道甄英雄想支開自己，冷哼一聲，坐到了沙发上，“漢宮我很熟嗎？”　　也對，甄英雄回頭看着柳絮，可這丫頭小臉一仰，竟然裝看不到自己，這少爺做的，真窩囊。　　“毛毛，給小雪打個電話，讓小雪下來帶果果和風鈴去逛逛，洗個公主浴，做做按摩什麼的。”甄英雄無奈，還好自己有薛雪這個寶貝疙瘩啊，她就不會有任何事情逆着自己，就好象一位溫柔的大姐姐，什麼都能忍讓，而且，視那種忍讓為幸福。　　柳絮和薛雪有些相似的地方，因為前两天的一龍二鳳，她和薛雪的關係可謂親密而尷尬，安慰了一下自己，告訴自己只是在執行權利，不能離開甄英雄，這才聽話的掏出了手機，撥通了電話。　　白果來氣，有什麼話不能讓自己知道啊？那混蛋為什麼要支開自己呢？無奈，她雖然不會忍讓甄英雄，可風鈴對李英豪卻是言聽計從，李英豪笑着要她和白果玩的開心點，風鈴就不停的和白果撒嬌，要去洗公主浴，磨的白果有脾氣都沒處發，好朋友都這麼求自己了，不去就是不給人面子啊，一個狠狠的眼神甩給甄英雄，甄英雄看明白了，她是想回頭和自己算帳。　　看看風鈴對李英豪的態度，再看看白果對自己的態度，甄英雄感慨啊，同樣是女朋友，差距怎麼就這麼大呢？　　薛雪現在是越來越漂亮，越來越有女人味了，看到甄英雄吊著胳膊，嚇的夠戧，要不是白果在場，非撲過去不可，不過，見柳絮站在他身後，薛雪又寬心不少，她知道柳絮的身份，有鳳首在身邊，甄英雄應該是安全的。　　所有人離開之後，李英豪開口了，“甄少，你這麼急把我喊來，到底有什麼正事？”　　甄英雄胳膊受傷了，李英豪的情緒有些低落，他本來是要和甄英雄公平較量一場才風風火火趕過來的。　　“朗朗市到霸川市那條運輸線路，我可以還給你們天門。”甄英雄也肅起表情，淡淡道：“只要風鈴能打倒我姐。”　　李英豪一怔，沒有鬧明白甄英雄這話里的意思，“你這算廢話嗎？風鈴參賽就是為了贏回那條線，當然要打倒你姐了。”　　“你還是沒明白。”甄英雄搖搖頭，嘆氣道：“憑風鈴現在的身手，肯定贏不了我姐，就好象你贏不了我一樣。”　　這話李英豪不愛聽了，“我贏不了你？操，你和我公平的較量較量，看看誰是被蹂躪的那個！”　　“你這是賭氣，我問你，你真有把握贏我嗎？”甄英雄盯着李英豪的眼睛，道：“咱們上次較量過一次，你打架的套路我摸清了一些，你對我的套路有了解嗎？”　　李英豪一怔，他很想說你的套路就是耍流氓，但細細一想，甄英雄的套路所以被看作流氓套路，就是因為無跡可尋啊，“你的意思是……”　　“風鈴的身手我也見過，有很強的警隊套路化訓練出來的影子，我們是黑社會，對警察的那幾套搏擊技巧很熟悉，什麼跆拳道，空手道，擒拿手，力量方面可能有優勢，但技巧方面就不好說了，我老姐的身手是少爺手把手教出來的，雖然有一些因為比賽而受到限制的不流暢，但就是我要制服她，也得花不少力氣，你覺得我制服風鈴需要花費力氣嗎？”甄英雄道：“九鳳是我姐的練習對象，這九個丫頭也學習過一些功夫，包括前面說的，甚至還有拳擊，泰拳，詠春，柔道，現在為止，她們九個人沒有能從擂台上贏過我姐姐的……”　　李英豪吃驚不小，一指柳絮，“她也不成嗎？”　　“如果是台上，她也不成，去年還能勉強打平手，今年已經完全不是對手了。”甄英雄苦笑道：“我姐她有先天優勢，而且打架沒有套路，卻做過很多有針對性的搏擊練習，簡單說來，她和我是一樣的，只要你有破綻露給我，那你就一定會輸。”　　連鳳首也贏不了的女人嗎？　　李英豪卻不知道，柳絮擅長的是殺人，不是打架，這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柳絮的功夫全在砍人上，她不習慣有規則限制的比賽。　　“照你這麼一說，風鈴確實沒有多大勝算……”李英豪也知道風鈴的身手有很嚴重的套路化問題，就好象他自己一樣，為了更強，只有用大量的實戰來發覺和彌補自己的不足，這也是他迷戀黑市拳的一個原因。　　“不，有勝算。”甄英雄陰險一笑，“在別人看來，我姐的身手無跡可尋，但在我看來卻並非如此，要知道，她的身手，都是我教的，哦呵呵……”　　說到這裏，李英豪已經明白了，甄英雄所謂的‘借你馬子用两天’，大概就是他要教風鈴打倒甄三國的辦法吧？這位少爺笑的很賤，李英豪有些懷疑他的動機，“甄少，你為什麼這麼想你老姐輸掉比賽呢？”　　“個人隱私，不方便告訴你。”甄英雄嘴裏說的大方，心裏都在流淚，要是三國贏到最後的勝利，她就不許少爺和別的女人在一起，為了幸福的天堂，三國她必須輸。　　“我有一個條件，你答應了，我就接受，你不答應，那條線不要了也沒什麼關係。”李英豪很識趣，既然是隱私，他就不問了，但他這趁火打劫味道很重的說話，卻讓甄英雄懷疑他壓下好奇心的誠意，“等你傷好了，我要你和我堂堂正正的比畫一場，看一看我們兩個到底誰強，如何？”　　李英豪還是很在意前兩次輸給甄英雄的事情啊。　　“一言為定！”打一場架就能解決三國和其她寶貝們的問題，甄少爺覺得，自己很賺，而發泄興奮的辦法，就用痛扁李英豪一頓最合適不過了，那條線，也不能白白還給他吧？　　李英豪一點也沒察覺到，和他擊掌定約的甄少爺心裏究竟有多齷齪，甄英雄想到的，遠遠不止這些而已，如果義字會要徹底的漂白，那麼，化解與其他幫派之間的矛盾，就是一個必須的環節，將這條線用如此方法還給李英豪，總比義字會漂白過程中一群狼為了搶食這條線而廝殺要強的多了……　　……　　因為白果和風鈴這對老朋友很久沒見了，所以這一晚就留在漢宮住，由薛雪親自做了一桌大餐，為李英豪接風洗塵。　　甄少爺的右邊坐着白果，左邊坐着柳絮，參加晚宴的，還有晴天，夏月，她們將小公主和樂樂接回漢宮之後，一天的任務就算完成了。小公主被蘇影叫去了，樂樂則被三國強行禁止與甄英雄在漢宮發生接觸，當然，小櫻桃也不能逃過這個禁令，因為甄英雄的坦白，櫻桃甚至成了被甄三國重點關照的對象，小丫頭居然搶到自己前面做了甄英雄的小媳婦，三國嫉妒啊。　　依照道上的規矩，保鏢是不應該同席而坐的，可九鳳不同，李英豪非但沒有感覺到甄英雄這是一種不禮貌，而且更覺得他是個可交的朋友，晴天和夏寧也是九鳳，甄英雄肯把她們的身份告訴自己，無疑是亮出他最大的秘密，這種坦然讓人佩服，要知道，九鳳在道上，是個謎啊。　　白果就是想不明白，九鳳都是這麼年輕漂亮的女孩子，真的有那麼可怕嗎？尤其是叫做夏月的女孩子，走路都會撞門框，也能算厲害嗎？　　不是保鏢的保鏢，這種特殊的身份再次得到的證實，柳絮做為鳳首，果然是地位非凡，晴天和夏月習慣性的伺候她，好象她才是少奶奶似的，如果不是因為薛雪也在同樣的伺候着自己，白果一定會質疑自己會不會把面前的盤子扣到甄英雄的腦袋上。　　甄英雄也沒辦法，柳絮是被慣出來的，她們從小就是這樣，做為鳳首，柳絮承擔的責任和風險都是最大的，其她小鳳凰都當她是姐姐一般的尊敬，已經習慣用伺候甄英雄的方法來伺候她了，這一點，連甄英雄也很無奈，所以才會懷疑柳絮是一同性戀的。　　這頓飯吃的很開心，可甄英雄能感覺到，白果，風鈴，包括李英豪，對柳絮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自己的興趣，這並不是嫉妒，而是嘆息，柳絮居然無視他們好奇的目光，這丫頭真是個性到極點了，作為自己的秘密，沒有任何人能看懂柳絮的內心，這就是柳絮的可怕之處。　　球球的，果果似乎都忘記問少爺為什麼要把李英豪招呼到漢宮了，今晚就這麼糊弄過去也不錯……

# 第336章 樹袋熊之歌

　　白果和風鈴吃過飯後依然興緻不減，漢宮裡的娛樂設施齊全，兩個丫頭又同樣是警察學校畢業，好動，精力旺盛，也不怕消化不良，堅持要去PK保齡球，晴天和夏寧負責陪同她們瘋，甄英雄則回了天堂閣。　　李英豪這人看起來放蕩不羈，和甄英雄有頗多相似，但在感情方面，人家專一的緊，對漢宮的侍女絲毫不動心思，寧可一個人在房間里看電視，也不背叛風鈴。　　柳絮還是一步不離的跟着甄少爺，薛雪也覺得好笑，因為甄英雄竟然拿她沒轍，三人到了天堂閣，柳絮的任務才算結束，她還不至於到迂腐的程度，甄少爺要和唐甜甜一起睡覺，自己能賴着不走嗎？　　可就在要走沒走的時候，甄英雄把門推開了，聽到屋裡傳來的歌聲，三個人被吸引了，甜甜在唱歌，於是，六條腿好象被牽引一般走進了屋子，呆了，徹底的呆了，屋子里的甜甜也呆了，薛雪和柳絮想走來着，可兩條腿就是不聽話的定住了，好美，太美，美的無可挑剔，美的讓人親眼見到，卻還是有一種無法想象的感覺。　　三人驚異於甜甜的美，震撼於甜甜的舞蹈，驚愕於甜甜那與優美歌聲完全不着調的歌詞，愣了，連點表情都擠不出來了，媽啊，這人真的是甜甜，是雙子星的甜甜公主嗎？　　甜甜剛洗過澡，身上只圍了一條白色的浴巾，頭髮還是濕濕的，心情似乎非常的好，甄英雄等人進門看到她的時候，她正站在床邊，對着鏡子唱歌呢，不過那歌詞……　　“愛美愛美真愛美……小巧的鼻子櫻桃嘴……翦水雙瞳讓我醉……點心說我愛臭美……我說我是對着鏡子來秀美……秀出我玲瓏的身材美……咿呀咿呀哦……”　　雙手掐腰，抬頭，收腹，挺胸，翹起圓圓的小屁股，對着鏡子里的自己狠狠的‘恩吧……’了一聲，親了一口，完成了這個很特別的搖身舞的最後一個姿勢，然後才看到了愣愣的三個嘴巴都合不上的‘不請自來的客人’，甜甜的表情從驚訝，到驚顫，臉色由蒼白，到通紅，最後，一聲尖叫，“啊……！！！”　　汗，簌簌的落下……　　“死傢伙，你為什麼不敲門就進來了？！”　　甜甜臉紅如血，坐在床上，矇著大被，只露出那張小臉，難為情啊，居然讓人看到了自己如此自戀的一幕，想起自己那羞人的舞蹈，還有最後那個POSS，甜甜自殺的心思都有。　　“其實……你唱的很好聽。”甄英雄忍笑忍的腮幫子都疼，甜甜臉皮再厚，也不可能厚到這種程度都能裝的無事，如果不是薛雪在偷偷擰他的後背，他早笑翻了，甜甜太可愛了，尤其是圍着毛巾對着鏡子又扭又跳時的樣子，誰能相信她已經二十歲了啊？　　薛雪也好不到哪裡去，到現在都沒抬過頭，左手擰着甄英雄，右手在狠狠掐着自己的大腿，想來也很辛苦啊。　　柳絮還是那副沒有表情的模樣，可是，臉蛋抹着嫣紅，嘴角不時的跳動，還是出賣了她的內心，甄英雄注意到了，她的雙肩抖動的幅度越來越快，真是的，也不怕憋出病來，幹嗎都忍着不笑出聲來啊？　　甜甜哪裡看不出來他們想笑啊，更覺得難堪了，“我知道你們想笑話我！不許笑，誰笑我和誰急！”　　甜甜可是柳絮的偶像，雖然剛才的樣子很滑稽，可是，她唱的確實很好聽，而且看的出來，對着鏡子跳的那段舞蹈雖然有點小孩子氣，卻極為的熟練，而且形體很美，很可愛，唯一讓人想笑的就是那自戀的台詞和她最後親自己的那個POSS了。　　“甜，甜甜小姐，那個，是新專輯中的歌兒嗎？”　　柳絮這話一問出來，甜甜愣了，甄英雄和薛雪再也忍不住了，倒在一起哈哈大笑，甜甜那臉色難看啊……　　“笑吧笑吧，笑死你們！”甜甜一邊說一邊抄起枕頭轟炸沙发上的三人，柳絮也算糟了魚池之殃，“有什麼好笑的！那是形體舞，是形體舞！”　　形體舞？甄英雄和薛雪一怔，看着甜甜紅彤彤的小臉，還有臉上閃過的那絲慌張，繼續大笑，“形體舞？騙誰啊，哪有那樣的形體舞啊？哈哈哈哈哈……”　　柳絮卻當真了，看着甜甜因為丟枕頭而露出被子的那豐滿的胸脯，羡慕啊，跳那個舞，能把形體練美，那能不能讓胸脯大一些呢？　　其實這就是甄英雄不知道了，為了保持身體的協調性，柔韌性，肌肉鬆弛性，並且保持高質量的睡眠，睡覺之前活動一下身子是很正常的事情，甜甜說這是形體舞雖然有點誇張了，但這個自己編出來的舞蹈，甜甜已經跳了四年了，因為甜甜本來就有自戀的傾向，總是對着鏡子扭，一心經常笑話她，加上甜甜是個厚臉皮，於是就被笑出了那幾句歌詞，其實同樣的舞蹈，一心也跳了四年……　　“和你拼了我！”甜甜實在是忍不住了，往常和一心一起跳並不覺得怎樣，可突然被別人看到了，受不了，披着大被子，光着小腳丫子，也不管自己沒穿衣服了，朝着甄英雄就撲了過來。　　溫香滿懷，甄英雄中招，甜甜這頭數袋熊又出拿手絕活了，兩條長腿盤住甄英雄的腰，雙臂環抱住他的脖子，竟然將他也裹到了被子中，才洗過澡，女人身上的溫度讓人興奮，那濃郁的體香讓人迷醉，觸摸着甜甜光滑的肌膚，甄英雄要醉，這個丫頭真的好可愛，讓人噴笑的可愛啊，雖然，她會咬人，而且一口咬在了自己的鼻子上。　　薛雪識趣的起身，拉着柳絮朝門外走去，“少爺，我們回房了，您和甜甜小姐也早點休息吧。”　　“別走，還沒跟你們算帳呢！”甜甜也是被羞急了，還想給薛雪和柳絮也來上一口，可就是這一松嘴的功夫，甄英雄抓到了機會。　　“小熊，和別人算帳之前，還是先顧好你自己吧，敢咬少爺的鼻子？哼，我也咬你，咬你嘴，咬你的小舌頭！”　　甜甜一愣，被甄英雄含住了小耳朵，渾身的力氣隨着一聲誘人的呻吟流出了身體，雖然之前只有過一次魚水之歡，但甄英雄卻吻遍了甜甜的每一片肌膚，了解甜甜的敏感地帶，在她張開小口的同時，吻住了她，並將舌頭滑進了她那香香甜甜的口腔中。　　甜甜暈了，被甄英雄壓到身下，她那兩條美腿依然盤在甄英雄身上，可她已經忘了羞赧，投入的吻着，糾纏着，交融着，她喜歡他吸吮自己的那種感覺，喜歡被他的手撫摩，因為他撫摩的那麼溫柔，那麼舒服，好象自己就是他珍貴的寶貝。　　兩條舌頭瘋狂的挑逗，吻的幾乎窒息，甄英雄下面不太雅緻的高高隆起直接抵到了甜甜那毫無遮擋的密處，已經成為了甄英雄的女人，甜甜並不排斥甄英雄的誠實反應，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她甚至很高興愛人的反應，因為這讓她知道自己對他具有多麼大的魅力，雖然，這可能又是一個自戀的表現。　　甜甜的香舌不在生澀，開始靈活多變，她的喉嚨發出盪人心神的嚶嚀呻吟，她的小舌頭也學着甄英雄的樣子，在對方的口中探索着每個角落，感覺到甜甜滑膩小舌頭的反擊，甄英雄小腹下的慾火已經壓抑不住，他需要釋放。　　當甄英雄的手撫上甜甜豐滿的酥胸，甜甜胳膊上的力氣終於消散了，甄英雄將被子甩到了地上，將臉埋入了顫顫巍巍的雙乳之中，芳香瀰漫，醉人而催情，甄英雄將一粒硬挺的乳蕾含入了口中，這是甜甜的味道，就像她的名字，甜甜的。　　愛人的愛撫，乳頭傳來的快感，讓甜甜感覺到了身體的空虛，她已經感覺到了自己下體的潮熱，粘膩的分泌讓她羞，她想把張開的大腿合起來掩飾自己這難為情的反應，可已經晚了，當她鬆開盤在甄英雄腰上的雙腿的同時，甄英雄的手已經摸到了她的雙腿之間，情慾被徹底的點燃，她企圖夾起的腿，因為甄英雄手指的撥弄，越分越開，敏感處的空虛感越發強烈，她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扭動，性感的扭動着。　　潮熱的粘膩讓甄少爺的手指滑動的更加自然流暢，甜甜可愛的蹙着眉頭，臉上並沒有露出痛苦的神色，而是無地自容的羞澀，因為她發現，自己的下體居然在輕微的挺動，配合著甄英雄那調皮的手指，她知道，自己渴望得到更多的快感，她羞，緊閉着眼睛，眼角掛着晶瑩的淚珠。　　是羞，也是快樂，甜甜能從甄英雄對她身體的親吻中，感覺到他對自己的溫柔，愛戀，感覺到那無限的柔情蜜意。　　手指歡快的蠕動撥撩，終於將甜甜送上了雲的頂端，她高潮了，甄英雄感覺到手掌上被濺灑的點點花露，還帶着甜甜的溫度。　　精神與身體的高潮，那種發自心底的快感如泉涌一般，刺激的甜甜連連顫抖，香氣從微張的小口中噴出，經久不息，甄英雄低頭吻了上去。　　甜甜很貪婪，她終於知道愛上一個男人的滋味了，雖然迷離，卻依然吻的投入，甄少爺受不了了，他抱起甜甜，離開了沙發，對着她露齒一笑，有點急，有點壞，有點迫不及待，將甜甜輕輕的平放在床上，三下五除二的脫去了累贅的衣服，跳上床，架起甜甜修美的長腿，將暴露的下面準確的頂入了溫濕潮熱，緊湊溫潤的包裹之中，一股電流從下面直衝大腦，真是要命的快感啊。　　甜甜的空虛得到了充實，可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種脹脹的疼痛，是滿足，也是受罪，梅開二度，她還無法適應甄英雄的碩大，一聲呼痛讓甄英雄停止了侵略的步伐，低下身子，抱着她，兩人都需要放鬆，都需要將緊繃的肌肉鬆弛下來，而充滿情調的吻，就是最好的良藥。　　“英雄……可，可以動了……”　　“恩？你說什麼？”　　甄少爺已經感覺到了甜甜不自在的扭動，望着臉紅如潮的丫頭，故意的調笑。　　“討厭，你知道的，我說，你……可以動了啦！”甜甜到底是個厚臉皮，她愛甄英雄，如果甄英雄一味的正經，她也許會羞澀下去，但甄英雄露出了本性，甜甜公主卻也不是省油的燈了，“我說你可以動了，臭傢伙，我想你欺負我……啊……！”　　甄英雄腰部猛的抽送，甜甜發出一聲嬌吟，“哦呵呵，是這樣嗎？”　　“臭，臭傢伙，居然敢……啊……，居然……呃……就是這樣，愛我，我愛你……臭傢伙……”　　歡樂的樂曲因為兩人的結合而奏響，是愛的曲調，將他們同時帶上了雲的頂端，那真是奇妙的一種感覺啊。　　……　　一架直升飛機在十點整降落在冰清莊園，羅伯特來勢洶洶，飛機里陸續跳出穿着迷彩服和避彈衣的全武裝份子達十六人之多，羅伯特以往的紳士風度已經徹底的被摧毀，同樣武裝加身的他，現在只有憤怒，是無窮的憤怒。　　沒有人出來迎接，只聽到犬吠不已，十幾條兇悍的獵犬感覺到有人入侵了主人的領域，露出獠牙，撲面而來，武裝份子中的領頭人朝天比畫了一個手勢，十幾人很有默契的分兩層而站，將羅伯特圍在中間，前排人不緊不慢的用手中的AK47，將撲過來的獵犬點射，飛機的轟鳴聲掩蓋了犬兒死前的凄慘叫聲，幾條訓練有素的獵犬雖然靈巧避過了槍口，卻被站在後排的傢伙用軍用匕首了結了生命。　　他們是專業的，不是殺手，而是恐怖份子，類似於賴玉和那種傭兵小隊的恐怖份子！　　莊園里的別墅亮起了燈光，羅伯特看着十幾條獵犬的屍體，冷冷的臉上，肌肉都在抽動，“顏冰，你這個賤人，今晚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你的獵犬吃了我，還是我的‘獵犬’撕了你！”　　“給我衝進去，殺，一個都不要留下！給我一把火燒了這個莊園，給我燒化那女人的冰！”　　“是！！！”　　……　　顏冰正舒服的靠在卧室的沙发上，悠閑的看着電視，十點的晚間新聞，依然有對昨天事件的報導，卡瑪居然被說成神經失常的精神病人，這不得不讓她感慨，這個社會，黑與白的界線真的存在嗎？如果有，那麼，這條線在哪裡？法律？有些時候，法律就是一些犯法者的保護傘。　　顏冰不喜歡有人進入她的卧室，她這所謂的潔癖，完全是因為她的孤單造成的，父母在促成與諾森家族聯姻關係後退出了黑道，卻在環遊世界的旅行中，與乘坐的飛機一起永遠沉沒在太平洋黑暗的海底，官方對外宣稱，那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遇到了恐怖份子劫機引發的意外，那是不是真實的已經無法驗證，但做個好人卻沒有得到好報卻是一個事實。　　黑與白，究竟有沒有界線呢？看到新聞報道，顏冰更加懷疑了。　　她現在有些搞不明白自己在做的事情究竟有沒有意義，遇到過甄英雄之後，她發現自己居然時常感到茫然，那個小鬼爽朗的笑讓她嫉妒，讓她羡慕，為什麼自己辛苦的布局，讓他陷入重重的陷阱，他依然能笑的那麼開心呢？為什麼自己永遠也感覺不到快樂？　　十三與小島夏子先前的話，讓顏冰有些恐懼，他們說，親眼看到了甄英雄背着愛利絲，走在大街上，好象情人一般，愛利絲很開心，那種笑容，是他們從未看到過的，顏冰害怕，害怕愛利絲真的愛上了甄英雄，害怕愛利絲知道了身世的真相後會離她而去，顏冰意識到對自己來說的快樂是什麼了，但她不願意承認，因為她的高傲，因為她已經習慣的孤單，她知道，甄英雄可能會搶走她的快樂。　　顏冰開始覺得自己在很多時候都非常的孩子氣，她發現自己現在針對義字會的動機已經不再是因為甄天了，甄天這個名字，離她越來越遠，當她發現這一點的時候，連自己也嚇了一跳，她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只知道，‘甄天’這兩個字，在自己心裏，僅僅是個名字，自己僅僅是把這個名字當做了一個活到今天的借口，費盡心思要報復甄天，其實只是在給自己活着找一個理由。　　我只是想和他或者是夢謠姐姐比出一個高下嗎？顏冰沒有勇氣承認這一點，突然之間發現了自己的幼稚，她沒有勇氣面對那幼稚，於是，更幼稚的迴避着，這種迴避持續了多長時間，她自己也不記得了，好象面對之後，她就沒有了活着的目標。　　現在不用迴避了，顏冰愛着愛利絲，孤單的她真心的愛着那個純潔的無論如何渲染，也不被環境玷污心靈的小天使，顏冰知道自己虧欠那個小天使太多了，她發誓，只要搶回她，自己就全心愛她，再也不會將她看做自己的影子，再也不會考驗她了，顏冰很清楚，自己是因為羡慕愛利絲的純潔，嫉妒她的純潔，才想將她變成與自己一樣，只有她變的和自己一樣，顏冰才會覺得自己的生活是正確的，多麼可笑，多麼的自欺欺人啊，顏冰發誓，自己再也不會那麼做了。　　不過，顏冰依然沒有放棄對付義字會，因為她要擺脫諾森家族，她也要證明自己確實比夢謠強，比甄天強，更主要的是，她發現了一個自己也沒有把握戰勝的對手，甄英雄，那個小鬼，要把愛利絲搶走！　　顏冰從小就被四大家族寵愛，她從來都覺得自己是最棒的，甄天選擇了秦夢謠，她不明白自己哪一點不夠出色，蘇影選擇了逃避，讓她鄙視，於是，她想證明自己，可今天突然發現，她看透了甄天與蘇影，卻看不穿甄英雄那個小鬼。　　卡瑪居然被那樣一個小鬼殺掉了，難道，他真的那麼厲害嗎？　　正在顏冰思緒有些混亂之時，房門被輕輕的扣響。　　進來的是巧巧，“小姐，哈恩先生想要見您。”　　沒有其他人的時候，巧巧都會稱呼顏冰為小姐，因為巧巧知道，顏冰與羅伯特的婚姻，僅僅是為了各自的利益而結合罷了，恐怕，顏冰還沒有自己更清楚羅伯特的樣貌。　　“讓他進來吧。”　　顏冰似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微微一笑。　　哈恩的臉色有些沉重，陰鬱，坐在沙发上，半晌不語，凌厲的眼神一直盯着顏冰絕美的臉旁，這個有着天使容貌的女人，真的是惡魔的化身嗎？　　哈恩一直都承認顏冰的聰明，但也知道，顏冰在某些方面，其實還是一個不成熟的孩子，她與社會，與外界接觸的太少了，她幾乎是躺在床上指揮着一切，她並沒有成長，在人情，感情方面，她可能還不及愛利絲成熟，但他實在想不明白，一個二十三年自閉沒有過成長的女人，為什麼還是如此的精明，厲害。　　哈恩知道，顏冰知道自己來找她的原因，因為這個女人太自信了。　　“夫人，我剛剛接到電話，冰清莊園被襲擊了。”哈恩冷冷望着顏冰，語氣肅重，卻有一分無奈，“這，應該早就在夫人的預料之中吧？”　　顏冰嘴角微微勾起，雖然笑的很冷，但十分的迷人，巧巧喜歡看到顏冰的這個笑容，好自信，“哈恩先生，請把心裏的話直接說出來好嗎？”　　哈恩苦笑，顏冰等於承認了他剛才的問話啊，“夫人，暗殺蘇影，真的是一顆迷惑甄英雄的煙霧彈嗎？就在接到電話的時候我才發現，被煙霧迷惑的，不光是甄英雄，還有我，曾經發誓效忠於有再生之恩的諾森家族的菲茲傑拉德世家的家主，哈恩・菲茲傑拉德啊。”　　“哈恩先生，你剛才說了‘曾經’兩個字，那麼是不是表示，你對諾森家族的效忠已經結束了呢？”顏冰那動聽的聲音，就好象穿心的利劍，刺的哈恩大叔心臟都在抽搐。　　“夫人，我想這個時候，您可以和我坦誠了，因為您已經贏了。”哈恩掏出了一棵雪茄，想了想，卻沒有吸，只是在手指之間把玩着，那雙大手真的很靈巧，“您要暗殺蘇影的煙霧彈，其實不光是迷惑甄英雄，也是迷惑我，不，應該說是迷惑除您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是一招借刀殺人的兩重之計吧？”　　“兩重之計？為什麼這麼說呢？”顏冰好象坐的時間有些長，庸懶的伸了伸腰，抬起修長美腿，巧巧立刻搬了個沙發敦坐到她面前，將她的兩隻雪白玲瓏的小腳丫墊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幫她輕輕的揉捏着。　　哈恩並不懂得欣賞美人，尤其是擁有美人外表的惡魔之女，“夫人，你着人跟蹤警察，只是想確認那個叫做白果的女警察與甄英雄之間的關係，也是利用他們曖昧的關係，用跟蹤警察的方法避開義字會的監視，了解他們的布局和動向，不過，這僅僅是針對甄英雄這一個方面罷了，暗殺蘇影，不光是告訴甄英雄我們的跟蹤方法，讓他去胡亂猜疑我們的動機，忽略我們是要朝那個叫做白果的女警察動手，更主要的，您是要從羅伯特先生手中取得權利。”　　顏冰好象並不吃驚，“接着說下去。”　　“夫人很聰明，無論暗殺是否成功，您都是贏家，甄英雄也許能猜到您的借刀殺人之計，卻絕對猜不到，除了他可能成為被您借用的刀，我，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也成了您手中的刀，而被斬殺的對象只有一個，諾森家族，羅伯特先生。”哈恩說到此處，又嘆了口氣，似乎在悔恨自己醒悟的太晚了，“甄英雄是不是會讓蘇影返回美國藉此機會對諾森家族下手並不重要，因為您非常清楚羅伯特先生的性格，前幾次您都故意激怒他，就是為了今天，羅伯特先生看出了您要借蘇影這把刀殺掉他，所以憤怒徹底的爆發了，他一定要在蘇影對他下手前搶回被您帶到朗朗市的勢力，於是，您料定他早晚會襲擊冰清莊園，這就是您為什麼一直沒有把自己來朗朗市的事情泄露出去的原因，羅伯特先生以為您就在冰清莊園，而我們已經到了朗朗市，鈴木小組和羅比小組留下的幾個人就是為了這一天的守株待兔吧？憤怒的羅伯特先生以為冰清莊園里只有您而已，卻不想恰恰中了下懷啊。”　　顏冰嘴角的笑並非得意，而是滿意，“怎麼就中了下懷呢？”　　“首先，您已經成功的讓我站到了您的這一面，最起碼，表面是這樣的，所以，羅伯特先生不會信任我，他要襲擊您，就只能使用自己的親信，而有能力對付羅比這種殺手的親信，只有羅伯特先生，不，是諾森家族的王牌，‘獵犬’，只要‘獵犬’被幹掉了，羅伯特先生身邊便不會再有可以擋住羅比暗殺的人物存在了。”哈恩眼神一凝，他的氣勢因為被愚弄的怒氣而爆漲，“夫人，您所以要我把昨天決定調來的五個兒女暫時聚集到冰清莊園集合，也是為了今晚屠殺‘獵犬’，對嗎？您要用我的手幹掉羅伯特先生的親信，讓殺手世家徹底的背叛他，為您拿回絕對的權利實施方便，對嗎？”　　“把幾個子女調回來，是哈恩先生你自己的決定，請您記住，卡瑪會被甄英雄殺死，是我也沒有想到的事情，我只是利用了您的決策而已，這一點，要感謝甄英雄，羅伯特出動‘獵犬’，是因為他已經放棄了講道理，冰清莊園的殺手不想死，就只能反抗，我不過是提前通知了他們可能會遇到的危險而已。”顏冰收起笑容，眼神一黯，“哈恩先生，您愛愛利絲嗎？”　　哈恩一怔，顏冰輕輕道：“這裏沒有其他人，您可以說實話，不會有人因為您的身份而取笑您。”　　“愛，我想，那種感覺，是愛吧，因為，只有愛利絲小姐，才能讓我感覺到有一種做父親的幸福感覺。”沉默了片刻，哈恩點了點頭，臉上，也露出了會心的笑容，“十年前，殺手世家險些被山口組全滅，我們被從黑色的影子中驅逐而出，逃到哪裡都會被追殺，就在逃到英國后，我幾乎放棄了生的希望，愛利絲小姐出現了，從一條獵犬的口中救回了我的命，並讓我遇到了羅伯特先生，從而開始了新的生命，可是，四年之後，我卻為了羅伯特先生，殺害了愛利絲小姐的一家，我愧疚，愛利絲是被您救的，她失去了記憶，我卻成了最高興的人，真是可恥，她好象天使，我真的希望她永遠不要記起我殘忍的那面，夫人，羅伯特先生的‘獵犬’已經全部躺在了冰清莊園，我背叛了羅伯特先生，但不是為了您，而是為了愛利絲小姐，我只求您一件事情，放過羅伯特先生一條性命，可以嗎？”　　“可以，你能站在我這一邊，就表示羅伯特已經沒有了任何的價值和威脅。”顏冰很爽快，“今天的事情，無法對家族交代的人是他，他已經沒有力量和我作對，活着或者是死了，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意義，我要的，只是除去他身邊的‘獵犬’罷了。”

# 第337章 白果吻了熊

　　哈恩起身，搖頭一笑，朝門外走去，“夫人，您像個孩子，卻又精明的可怕，不過，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您要得到諾森家族，是為了不給愛利絲小姐留下威脅，同時，我也不得不稱讚甄英雄那個小鬼，竟然把您逼到如此程度。”　　“哈恩，你很聰明。”顏冰盯着電視，聲音很平穩，可哈恩和巧巧都能聽出她語氣中的那絲興奮與顫慄混合的矛盾，“我看不透甄英雄，如果這場較量是我輸了，羅伯特不會放過愛利絲的，所以，我不會給那個混蛋留下一絲的機會，因為，我是愛利絲的媽媽。”　　哈恩一笑，沒有說話。　　“哈恩先生！”哈恩就要走出房門的時候，顏冰喊出住了他，這個冰冷的女人沉默了一小會兒，輕輕的說了一句話，一句不再冰冷，帶着無限感情的話，這句話，讓哈恩笑了，很開心的笑，很感動的笑，他為愛利絲高興，為她而笑。　　“我為先前的一切感到後悔，我認同您的話，愛利絲，真的是個可愛而純潔的天使，我愛她。”　　……　　此時的冰清莊園，羅伯特傻了，他不能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不過短短的十分鐘，他最得意的親信已經變成了冰冷的屍體，被摞放到一起，堆在別墅的大廳中。　　顏冰不在莊園，這裏早就有了埋伏，那個女人，早就知道自己會來！　　望着那十幾具屍體前的幾個男女，羅伯特握着手槍的手都在顫抖，這些人是……　　“哎呀哎呀，不愧是這群傢伙的頭兒，廢了我不少力氣才搞定。”一個金色頭髮，扎着馬尾短辮的強壯青年拖着一具屍體從樓上走了下來，語氣有些抱怨，看到羅伯特，那雙碧亮的眼睛射出一道精芒，“這不是羅伯特先生嗎？哈哈，您的這個招呼有些過分了，是誤會嗎？”　　‘獵犬’的頭兒也被擺平了，羅伯特的心都結了冰，為什麼，為什麼這些傢伙會出現在這裏？　　“托尼，你輸了。”坐在沙发上的一短髮黑膚的性感美女笑着對那馬尾男人道：“不過一個對手而已，居然用滿了十分鐘，你退步很多了啊，是不是簡單的任務做的太多了？”　　“克拉拉小姐，不要把你對付的雜魚同我這條大魚相提並論，這可是他們的頭兒。”叫做托尼的傢伙將屍體甩到死人堆上，拍着手，道：“你們的成績怎麼樣？美麗的西蒙娜小甜心，告訴托尼哥哥，你殺掉了幾個？”　　坐在那個叫做克拉拉的黑色美女身邊的，留着棕色波浪長發的高貴女人淡淡道：“兩個，米利亞姐姐和克拉拉姐姐一樣，都是幹掉了三個。”　　叫做米利亞的女人身材十分高大，短平頭髮，乍看之下與男人一般，此刻，她的眼睛正盯着抱懷站在一旁的亞洲男人。　　這男人身材不出眾，樣貌也不出眾，只有那雙冰冷的眼睛，讓人感覺到他的與眾不同，那叫做托尼的男人與羅伯特一樣，用最驚異的目光望着他。　　“我們加起來，幹掉了……九個，那麼，剩下的七個人，都是被你一個殺掉的？”托尼驚訝道：“是這樣的嗎？張永哲！”　　“我只殺了六個，漏了其中一個，是留在這裏的鈴木小組中的人下的手。”張永哲只是看着羅伯特，絲毫不覺得自己一個人幹掉六個，同樣是恐怖的行為，“羅伯特先生，很抱歉冒犯了您，剛才我已經與父親通過了電話，父親大人希望您可以返回美國，請您放心，您依然是諾森家族的家主，夫人向父親保證過這一點。”　　羅伯特怒，很怒，咬着后槽牙的說話，似乎也是在掩飾他的恐懼，“張永哲，加布利爾・托尼，克拉拉・卡特，西蒙娜，米利亞，為什麼，為什麼你們會出現在這裏？！”　　這五個只用了十分鐘就將十六隻入侵莊園的‘獵犬’全部殺掉的殺手，正是哈恩八個最寵愛子女中的五個人，他們都是在接到哈恩的命令后，昨天連夜奔赴而來的，不想今晚就被偷襲。　　“我想這個不是重點。”叫做米利亞的俄羅斯女人從死人堆里取出一個小包，“羅伯特先生，為什麼你的獵犬會帶着C4呢？我想，作為煙花，這個威力似乎大了一些。”　　“混蛋！全是混蛋！難道你們忘記誓言了嗎？難道你們要背叛諾森家族了嗎？！”羅伯特總不好承認自己是要炸了顏冰吧？惱羞成怒，他暴跳如雷。　　“羅伯特先生，我有必要糾正一個問題。”叫做張永哲的韓國人說道：“我們只是家庭的一份子，我們只聽從父親，只效忠父親大人，對於所謂的誓言，僅僅代表父親大人的意志，無論父親大人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我們都會追隨，還有一點，請您不要對着我們咆哮，父親大人並沒有特彆強調我們不可以殺了你，你滿口的唾沫星子讓我們懷疑你的風度是不是可以般配夫人的高貴，請自重。”　　瘋子，都是瘋子，一群瘋狂的混蛋！羅伯特知道，自己完了，徹底的完蛋了，顏冰用殺掉‘獵犬’的行為告訴自己，她已經取回了她所要的一切，包括，他的性命，她似乎是在施捨自己。　　不要這個女人的施捨，這種施捨已經二十年了，這二十年裡，自己甚至忘記了她的樣貌，她沒能被自己利用，反而是自己受制於她，這樣的日子不能成為永遠，要報復，要不惜一切的報復！她要死，那個愛利絲也要死，是因為愛利絲，顏冰才要掠奪自己的一切，她們都應該去死！　　直升機飛離了莊園，帶着羅伯特的不甘與野心，他不會善罷甘休的。　　顏冰這邊發生了如此大的事情，而另一面的甄英雄卻美滋滋的不亦樂乎，甜甜被他折騰的連連求饒，親哥哥好老公的喊的喉嚨都幹了，這小丫頭身體雖然敏感，但很容易得到滿足，連續兩次高潮，就懶懶的不想動了，弄的甄英雄上不上下不下的，賊彆扭，男人發泄一次之後，第二次的持久性會更強，可惜，甜甜說什麼也不給了。　　滅燈，躺在床上聊天，甜甜關心的問起了甄英雄受傷的經過，甄少爺這才明白，樹待熊所以不給自己了，就是擔心自己的傷勢啊，這更讓甄英雄感動，甜甜表面大條，其實心也細着呢。　　甄少爺把甜甜抱在懷裡，甜甜能聞到他包紮的胳膊上那濃濃的藥味，但並不反感，能感覺到他下面的堅硬，但只有羞澀，這臭傢伙真是精力旺盛啊。　　“樹袋熊，小艾今天上午，和我說了你的事情。”　　“哦……恩……啊……！你說什麼？！”聽到甄英雄的話，陶醉着的甜甜好一會才反應過來，嚇了老大一跳，“她……她知道我們的事情了？那，那，那點心是怎麼說的？！”　　一向嘴巴很溜的甜甜居然結巴了，甄英雄有些意外，你這丫頭不是早就知道小艾的心思了嗎，為什麼還這麼激動啊？　　甄少爺卻不知道，甜甜是清楚一心的心思，但那是她自己厚着臉皮爭取的，她一直擔心一心是被迫同意，所以，和甄英雄發生關係之後，她心裏都非常內疚，覺得自己讓一心受了委屈，此時聽到甄英雄如此說，她當然會感到緊張與激動了。　　“她希望，我們三個能永遠在一起。”　　甜甜愣了，眼淚，從兩頰落下，“小艾不想和你分開，我看的出來，她是真心的，她愛我，也愛着你，雖然是不同的愛，我想，愛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她不想分開，想在一起，呵呵，小艾那丫頭，就是這麼單純。”　　黑暗中，看不到甜甜的眼淚，可是甄英雄依然能感覺到她在哭，為了她和一心的友情，為了她和自己的愛情，她肯定會哭，這頭熊，並沒有看起來那麼堅強。　　“咳，樹袋熊，如果你在感動，我還有些事情，以後再和你交代吧，今晚你就哭個痛快好了。”　　“誰哭了？！我才沒有，我為什麼要哭？”甜甜努力不讓自己的聲線發生變化，她可不想被甄英雄看到她的脆弱，“你有什麼事情要交代的？哼，我現在是你名正言順的小老婆了，你要老實哦……”　　小老婆也有名正言順的？國家法律會制裁少爺的……甄英雄嘿嘿一笑，開始坦白，“其實，我和小艾也交代過了，我想，你也知道的，我，那個，還有別的女人……”　　“我知道。”甜甜倒乾脆，“雪姐姐是吧？其實還不止，我總覺得，小愛那臭丫頭對你不是在開玩笑，我比點心了解她，那丫頭很認真，你和那九隻小鳳凰的關係也不清不楚的，恩，樂樂，櫻桃，小憐告訴我，你也欺負過她，對了，還有你姐姐，我姐姐……”　　甄英雄感覺着甜甜似乎是掰着手指頭在數，而且，她好象也是第一次認真的數，語氣隨着女人的增多越發的冰冷，她好象開始生氣了……　　“王八蛋！我怎麼會喜歡上你這種花心鬼？！”甜甜數出來的女人，連她自己都震驚了，“混蛋，你怎麼這麼多的女人啊？！”　　這頭熊又咬人了，居然咬着甄英雄的乳頭，“哎呀……！寶貝，撒嘴啊，少爺不產奶！你聽我解釋啊，那九隻小鳳凰不是我惹來的，而且，我沒碰過小憐那臭丫頭！”　　甜甜一怔，雖然沒有鬆開小嘴巴，牙齒卻不再發力了，“那你到底有幾個女人？”　　甄英雄嘆了口氣，右手在甜甜的小屁股上來回撫摩着，道：“幾個女人啊……”　　甄英雄的語調充滿了回憶的味道，從自己的身份，小鳳凰的身世與使命，一直講述到出國參加殺手培訓，遇到了要找到妹妹的闌度，當然，關於他如何‘風光’的在最終考核被淘汰這種事情還是謙虛點不說的好，但其他的卻完全屬實，甄英雄覺得這些已經沒有瞞着甜甜的必要了。　　甄英雄居然接受過那種生死試煉，甜甜驚訝，怪不得當初小愛那丫頭要與甄英雄住在一起的時候，蘇影很痛快的就同意了呢，原來，她十分清楚這小子不為人知的能力啊。　　甄英雄又開始講述他回國之後的事情了，搶佔地盤，在割喉狼的手下救出了薛雪，包括三國對他的感情，他為了逃避或者擺脫而去相親，遇到了一心，並愛上了她，還有他怎麼把樂樂買了回來，又怎麼被白果糾纏，如何殺了高橋澤，解救了小櫻桃，當他講述到在朗朗電視台遇到甜甜那段的時候，甜甜早就醉了。　　如果，自己是薛雪，如果，自己是樂樂，是櫻桃，是小愛，那麼，自己也會愛上他……甜甜是這樣想的，她並沒有覺得三國與他的姐弟之戀多麼荒唐，她甚至羡慕三國，嫉妒三國，居然可以愛這個男人那麼長的時間，她有一種負罪的感覺，她覺得，自己和一心搶走了三國的幸福，三國為了一份得不到的愛而從小到大的裝糊塗，這不是每個女人都能做到的。　　甄英雄最後提到的，就是愛利絲，自己是如何用計把愛利絲騙了回來，並怎麼裝糊塗蛋將這丫頭綁在了身邊，甚至，他告訴了甜甜關於闌度那個荒謬的請求，以及，愛利絲和他之間可能真的發生了感情的事實。　　闌度的用意，是將愛利絲永遠的留在甄英雄身邊，只有這樣，愛利絲才不會重新回到那個可怕的家族，甜甜沒有覺得闌度自私或者無恥，因為她心裏也贊同這個方法，不單單是因為這是可以想到的最好的方法，甜甜知道，自己和闌度一樣不希望愛利絲的離開，更有一種感覺在輕輕的敲打着她，也許，甄英雄，會讓愛利絲高興起來。　　“臭傢伙，你究竟有什麼好呢？”　　甜甜喃喃的說了這句話之後，睡了，甄英雄的故事，講了整整兩個小時啊，甄少爺自己也感覺到了疲乏，激情之後的身體，總是渴望得到休息的，他覺得自己睡在這裏好象不太保險，具體是哪裡不保險，罷了工的大腦已經懶得去想了。　　就在兩個人都進入夢鄉之後，房門開了，一個妙曼的身影走進了房間，腳步有些發飄，好象體力用盡，虛脫了一般，見屋裡黑漆漆的，也沒去開燈，晃晃悠悠的走到床前就開始脫衣服。　　呼吸很重，似乎很疲憊，掀起被角就爬進了被窩，鑽到了甄英雄的懷裡，完全沒有察覺到她擠在了甜甜與甄英雄的中間，“唔……死流氓……好暖和……嘻……嘻嘻……”　　甄英雄睡的迷迷糊糊，只覺得鑽到自己懷裡的身體非常的熟悉，下意識的將她抱的更緊了，散發著迷人體香的胴體，還飄着很濃郁的芬芳，那是路易十三的味道……　　……　　白果的身體好象被掏空了一般的無力，頭有些沉，她覺得自己醒了，可總是張不開眼睛，迷離在夢境的邊緣，她身體好軟，而且敏感，她能感覺到自己正抱着一個火熱的身體，一定是甄英雄那臭東西，白果依稀記得自己鑽到了他的被窩裡，大清早的居然對自己使壞，太可惡了，不過，那感覺好棒，而且，他的愛撫，比過去還要溫柔，白果感覺到嘴唇上的潮濕與柔軟的被侵略，只覺得好笑，似乎，自己就是在一天的清晨，被甄英雄佔有了身體啊，那是可笑又可氣的回憶，但無疑是美好的，於是，白果張開了小口，讓那大早晨就不安分的舌頭進入了自己的口腔，其實，她也很想要。　　甜甜總覺得有些不對勁，卻又說不出到底是哪裡不對勁，昨天和甄英雄激情之後，又睡的很晚，她還困着呢，遊離在昏沉之中，她覺得一陣一陣的氣息噴在自己的臉上，是那臭傢伙在戲耍自己嗎？真是精力旺盛啊，自己一個人居然無法滿足他，甜甜還很累，不想睜開眼睛，於是抱着對方的頭，在對方的唇上親着，還伸出小舌頭，舔了舔，想要安慰一下他，希望他放過自己，沒想到，他居然張開嘴，將自己的舌頭吸了過去。　　同樣的愛撫着，身體同樣誠實的有了反應，但同樣的，都感覺到了不太一樣……　　好奇怪，為什麼他的舌頭小了好多，滑膩好多，為什麼他身上有女人的香味，為什麼他的皮膚細緻光滑了許多，為什麼他纏着自己的大腿，好象少了一點的壓迫，多了一些和自己一樣的廝磨啊？　　好奇怪，他怎麼突然變的像個女人了啊……女人……女人？！為什麼他的呻吟像個女人？！　　白果與甜甜幾乎同時睜開了眼睛，傻了，真的傻了，徹底的傻了，因為她們看到了對方，是近在咫尺，無比清晰的一張絕美的俏臉，而且，她們的嘴唇還貼在一起，她們的舌頭，還糾纏着……　　“啊……！！！”　　兩聲尖叫化做一股超聲波，震的房間里玻璃製品幾乎出現裂痕，幸好甄英雄是早有準備的捂住了耳朵啊，不然耳膜非破了不可，這位少爺那麼厚的臉皮，此刻卻是面紅耳赤，球球的，剛才看到的，太惹火了，太刺激了，兩個美女，舌吻……　　“她、她、她、她是誰？！”　　白果和甜甜當真滑稽的可以，同樣的台詞，同樣的驚訝，坐起來之後，居然連反應和動作也是一樣的，搶被子！兩個丫頭都是光溜溜的，都想用被子將自己的身體掩住，可惜，被子只有一條，兩個人搶來搶去的結果就是，誰都蓋不上，甄少爺冷啊，看看牆上的表，才七點一刻，空氣中涼涼的，有種濕濕的感覺，看來，今天並不是一個好天氣啊，也難看，看看眼前的氣氛，說是地球末日也不為過啊。　　“咳，那個，介紹你們認識之前，我說，我們能不能把被子蓋上啊？”甄英雄戰戰兢兢的對怒目相視的兩個美女說道：“你們不覺得冷我當然沒意見，但是，我一個大男人光着身子坐在你們兩个中間，會感到不好意思的……”　　感到不好意思的是我們！白果和甜甜心裏這麼吼，可除了兇惡的眼神，卻沒有面子把那話說出來，天啊，這小子剛才全看到了，那是多麼讓人尷尬的一幕啊。　　“不用你介紹，我認得她！雙子星的唐甜甜！”　　“不用你介紹，我認得她！那個女警察白果！”　　又是異口同聲，白果和甜甜一怔，同時冷哼了一聲，兩個女孩子因為都沒有穿衣服，沒有整理儀容，才沒有在第一時間認出對方，現在認出來了，白果的火騰騰的，脾氣上來了，她殺了甄英雄的心都有，想要跳下床，可是沒衣服，自己昨天把脫下來的衣服丟哪去了？正發楞的時候，甜甜已經靠到了甄英雄懷裡，“哎呀，好冷，還是摟在一起暖和，喂，你要下床就快點，把被子還給我們！”　　“不要臉的騷狐狸！我幹嗎要下床？該下去的是你！”白果臉紅如血，眼睛中暴射出的火焰快把甄英雄給燒化了，雖然真的很冷，但他還是覺得自己的後背在冒汗。　　白果現在想哭，卻忍着不哭，好象自己一哭就輸給了甜甜，但她不會饒了甄英雄，她想不明白，為什麼唐甜甜會和甄英雄睡在一起，但自己喊她騷狐狸絕對沒有冤枉她，她搶了自己的男人，而這個男人，同樣是她最好朋友的男人，這個女人太可惡了！騷狐狸，不光是代表自己，也是自己代替一心罵的！　　白果沒下床，她覺得這張床是自己的地盤，三個人被一張被子裹了起來，左右兩個美女，夾在中間的甄英雄非但不覺得這是幸福，反而認為，這是災難啊。　　球球的，少爺大意了，沒想到昨晚果果沒有和風鈴在一起，居然回這個房間來找自己了，更沒想到她和甜甜剛才來了那麼一個火熱的吻，想到這裏，甄英雄下面的雄壯又跳了跳。　　“甄英雄，你應該怎麼和我解釋？怎麼和艾一心解釋？！”白果冷冷的望着甄少爺，“你沾花惹草我忍了，可你居然連女朋友的好朋友都玩兒，太過分了，我看錯你了！你就是一流氓，徹頭徹尾的流氓！”　　甄英雄尷尬啊，還未開口，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解釋，甜甜不幹了，“白警官，你說話能不能不這麼難聽啊？你叫我騷狐狸我都忍了，但你不要太囂張，我和點心之間根本不需要解釋，我們兩個是一體的！”　　“一體的？”白果一怔，然後冷笑，“開什麼玩笑，什麼叫一體的？你真當你們是雙子星了嗎？艾一心同意你們兩個在一起？把自己的男朋友分給別人，她是白痴啊？”　　如果這就叫做白痴的話，白果似乎忘記了，她一直都是這種白痴，她和一心，不是同樣的接受了對方嗎？　　“我們就是分不開的，點心的男人就是我的男人！白警官，我知道你不會接受我，所以你罵我，我也可以忍下來，但我不許你辱罵我最好的朋友！點心不是白痴，你根本不了解點心！”甜甜的強勢讓白果一怔，因為甜甜的眼角有閃耀的淚光，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甜甜抽動了一下小鼻子，在甄英雄肩膀上蹭了蹭眼淚，“對不起，我知道我沒資格發脾氣，白警官，你要罵就罵我吧，是我不要臉，喜歡上了這個臭傢伙。”　　甄英雄看到甜甜落寞的表情，搖頭苦笑，將這丫頭摟到了懷裡，對白果道：“果果，我……”　　“你出去。”白果沒聽甄英雄說話，冷冷的說話讓甄英雄感覺到毛骨悚然。　　“恩？”　　“我讓你出去！”白果再次強調，“我想單獨和她說話！”　　出去？開玩笑，你要是和樹袋熊動起手來怎麼辦？這頭小熊雖然舞跳的不錯，可是不會打架啊……　　“臭傢伙，你先出去吧，聽話，好嗎？”甜甜難得溫柔，可甄英雄總覺得這演技超高的狡猾的熊是故意用自己的溫柔去刺激易怒的白果，媽媽啊，這到底怎麼辦好啊？　　同樣是沒穿衣服，把男人踢出去，確實是個不錯的辦法，白果和甜甜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女人之間的問題，由女人自己解決。　　漢宮正式上班的時間是九點，職工上崗時間是八點半，天堂閣所在的是高級樓層，平時連人影也看不到一個，甄少爺現在根本沒有地方去，也不放心離開天堂閣的門外，生怕裏面的兩個丫頭打起來，在樓道里來回的徘徊着。　　“他走了，你想說什麼？”甜甜向後拱了拱身子，靠在了床頭，“如果要我離開他，我做不到，如果你要離開他，我會覺得內疚，所以請你放棄這種念頭，我知道你並不願意離開他，他和我講了許多你們的故事，如果我是你，那天晚上的世紀之吻，就算讓我死我都會為了他笑着停止呼吸的，呵呵，你可以說我不要臉，如果你要揍我出氣的話，我不會還手的。”　　白果愣了愣，甜甜前面說的話，完全撞入了她的心中，她剛才衝動的想過離開甄英雄，但她更清楚，自己所以把甄英雄趕出去，要單獨和甜甜談話，就是對甄英雄放不開的表現，她希望甜甜能夠說服自己，給自己一個不離開甄英雄的合理解釋，憑着女人的直覺，她能感覺到甜甜對甄英雄不光是單純的喜歡。　　“為什麼我揍你你也不會還手呢？”　　“我打不過你，還手的話，只會刺激的你更用力的打我。”　　“你……你還真誠實啊……”兩句調侃，白果發現自己並不討厭這個女孩子。　　甄英雄出去了，白果也不會覺得怎麼不好意思，和甜甜並排而靠，淡淡道：“我想知道，艾一心為什麼會同意你和臭傢伙在一起。”　　“你為什麼不問我幹嗎要喜歡那個臭傢伙呢？”甜甜調皮的反問讓白果臉一紅，白果連自己為什麼會喜歡上甄英雄都說不清楚，明明是個流氓，而且從兩個人認識開始，自己就被他欺負，白果發現自己愛上他的時候，甚至懷疑自己有毛病，但愛情來的就是那麼出人意料，理由？真的相愛了，還需要那種東西嗎？　　那個流氓，就是有讓女人愛上他的魔力，也許，是因為他的壞，壞的很正直吧。　　“如果我說，點心是在同情我，憐憫我，你相信嗎？”　　白果愕然的望着甜甜那張笑臉，愣了，甜甜笑的很開心，很爽朗，從剛才開始一直都是那樣，可為什麼，她現在依然是那樣的笑着，但眯起的大眼睛，卻在流着淚呢？　　已經四十五分鐘了，相當於一節自習課的時間，天啊，一節自習課，等於半場足球比賽啊！半場比賽可以決定全場的勝負，甄英雄實在忍不住了，小心的用黑色鑽石卡打開了房門，溜了進去。　　“我猜的沒有錯吧？一個小時之內他就溜回來了，呵呵，是我贏了。”　　“臭傢伙，真不爭氣，多忍幾分鐘你會死嗎？”　　甄英雄傻眼，女人，絕對是世界上最難讓人理解的高級生物……

# 第338章 搬家搬家啦

　　看到兩個好似姐妹般的美女正並排坐在床上穿襪子，甄英雄對剛剛過去的四十五分鐘里究竟發生了什麼感到無比的好奇，白果明明很愛吃醋的，為什麼會和沒事人一般呢？　　兩個女孩子，親昵的好象親姐妹似的，哪裡有發生過爭執的樣子？　　甄英雄發現了兩女的眼圈微微紅着，她們哭過，甄少爺好象可以猜到發生過什麼，白果，大概讓甜甜講了一個感人的故事吧，而那個故事，僅僅是把實話說出來而已。　　甜甜穿的是絲襪，加上女孩子的天性，慢吞吞的，白果就不同了，白色的純棉白襪穿好，連鞋子都沒穿就走到了甄英雄身前，目不轉睛的望着他。　　甄英雄心裏發空，果果這是怎麼了？她的眼神好象複雜，又好象很簡單，眼波流動，如平靜的湖水，偶爾泛起點點漣漪，看不出她的內心。　　“死流氓，這是你欠我的！”　　甄英雄還未明白怎麼回事，白果握着甄英雄的右手，將他的袖子推了上去，然後，狠狠的一口咬在他的小臂上，疼啊。　　甄英雄想叫，可忍了，他知道，白果需要發泄，她有委屈需要發泄出去。　　流血了，白果心裏得到了一點安慰，這個臭傢伙忍着疼痛被自己咬，不是忍讓，而是體貼，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　　“我不許你讓她感覺愛是一種施捨，知道了嗎？還有，如果你再讓我受到委屈，我就真的和你同歸於盡。”　　白果貼在甄英雄的耳邊，輕輕的說了這樣一句話，甄英雄笑了，白果是個善良的火暴丫頭啊。　　“死流氓，如果晚上之前我看不到一千一百一十一朵玫瑰，我是不會原諒你的。”　　白果轉過身去，在床邊的大鏡子前整理着衣服，這個丫頭好倔強，這算是給少爺一個台階下嗎？　　“報告長官，一千一百一十一朵玫瑰很貴的，我這不會被認為是賄賂國家公務人員吧？”甄英雄伸出舌頭，舔着胳膊上那排還在流血的牙印，不知道為什麼，兩個丫頭看到他這個舉動，都不約而同的紅了臉。　　“給女朋友送花怎麼能算賄賂呢？”甜甜嘿嘿一笑，還是她膽子大，問出了白果想問卻不好意思問的問題，“臭傢伙，早上，你全看到了是嗎？”　　甄英雄心裏一跳，有些加速，裝傻道：“看到什麼？”　　“不要裝蒜！”白果惡狠狠的吼了一聲，可喊過之後，臉更紅了。　　甜甜笑的得意啊，她是一超級的厚臉皮，穿好絲襪，故意誘惑似的用雙手撫了撫光滑的美腿，臭丫頭因為整天待在漢宮裡，依然穿着超短裙，那魔鬼身材，讓甄英雄差點流鼻血，就見這丫頭從床上爬了過去，突然從後面抱住了白果，白果驚叫一聲，感覺到甜甜用香滑的小舌頭舔了她的耳垂一下，身體一軟，險些倒回床上。　　“臭傢伙，你是不是看到我們兩個接吻了？”　　甜甜是一妖精！甄英雄褲襠頂了起來，天啊，甜甜不會真的有那方面嗜好吧？　　其實甜甜只是調皮而已，她過去六年裡，大多時候都與一心同住，兩個丫頭一起洗澡一起睡覺，有時候也會開些親親摸摸的小玩笑，當然，一心總是被欺負的那一個，雖然從來沒有接過吻，但含個耳垂捏捏乳房什麼的，甜甜倒是經常干，她特別喜歡聽一心求饒的呻吟聲，沒想到白果也怕這個。　　“看到了。”　　甄英雄誠實啊，睡在一個被窩裡，兩個女孩子抱在一起又摸又親的，嬌喘呻吟，甄英雄怎麼可能察覺不到啊，他只觀察了一會就明白了，兩個丫頭都把對方當成自己了，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白果正和甜甜求饒呢，聽到甄英雄的坦白，小臉立刻沉了下來，甜甜也換了一副笑，怎麼看怎麼是冷笑，“哦？那你為什麼沒有反應呢？”　　甄英雄心裏怕怕的，可還是無恥的看了一下自己頂起來的褲襠，“我有反應啊，你們沒看到嗎？我下面，現在還硬着呢……”　　流氓，淫蕩！小白和樹袋熊有一種回歸原始的衝動，那是一種咬人的慾望，女人是老虎，這話說的不錯，大概是錯覺，甄英雄覺得那兩個丫頭露出了白森森的，發著光亮的牙齒……　　“我們問的是，你明知道我們是誰迷糊了，為什麼不叫醒我們？！”　　女人與女人接吻，這是多麼羞人的事情啊，兩個丫頭又不是同性戀，當然很在意了，可恥的就是，甄英雄居然在一邊看着也不做出反應，這讓兩女有了一種不被重視的感覺，難道他不知道愛着他的女人正在和別人接吻嗎……雖然，接吻的對象就是愛着他的女人……　　看到兩女陰着臉朝自己走過來，甄英雄寒毛都立起來了，球球的，女人生氣，後果會很嚴重，少爺似乎要倒霉啊。　　不過，甄少爺到底是甄少爺，恬不知恥的笑了笑，一臉深情的說道：“果果，樹袋熊，你們知道少爺為什麼沒有叫醒你們嗎？其實啊，我心裏真的很掙扎……”　　“掙扎？掙扎什麼？”兩女對甄英雄的話有些好奇，女人最大的弱點，就是無法壓抑的好奇心。　　因為真的很惹火，太刺激了，少爺當時看呆了……甄英雄心裏是這麼想的，可嘴上不敢這麼說，“我當時在思考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什麼問題？”兩女更好奇了。　　“喜歡的女人在和喜歡的女人接吻，對少爺心靈的衝擊簡直太大了，我當時在想的就是……”甄英雄露出一個嚴肅的表情，“我究竟在吃誰的醋？”　　白果和甜甜完全中計，甄英雄的話，將她們完全的代入了，兩個丫頭也很想知道這個答案，女人啊，總有攀比之心，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是個不可能存在答案的問題，“你吃誰的醋了？！”　　如果說吃了白果的醋，乍一聽好象是嫉妒白果吻了甄少爺喜歡的甜甜，似乎表示甜甜更得甄英雄喜歡，可轉念想一想，又可能是不喜歡白果去吻甜甜，只能吻自己似的，白果又是自己比較重視的那個，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不存在答案的問題，表面繞腦子，其實沒有什麼意義，都是自己喜歡的女人，因為誤會而接了吻，就是這麼簡單，甄英雄是故意把她們繞進來，然後為自己干看着沒張嘴的齷齪行為開脫罷了。　　“咳，這就是我沒有叫醒你們的原因了，因為，我當時也在思考着你們現在問的問題……”　　甜甜和白果一怔，看到甄英雄那顧做鎮定的無恥的臉，兩女開始懷疑自己的智商了，自從世紀之吻以後，白果都沒有被甄英雄算計，本來以為自己被當成大腦結構簡單，智商低下的鳥類的日子已經成為了過去，哪想到，今天又做了一回小鳥，被甄英雄給耍了啊。　　“其實，想解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很簡單的。”甄英雄齷齪的表情已經掩蓋不住了，“寶貝們，你們現在再來一個熱吻，我想，我會找到答案的。”　　兩女對望一眼，同時撲向了甄英雄，“你找抽！”　　“哎呀……！胳膊，胳膊，我的胳膊受傷了……！”　　“可你的嘴沒受傷！”　　“臭傢伙，你太下流了！”　　“連你們都好奇的問題，少爺我為什麼不能好奇？我只是想探索自己的內心，我是在追求真理！”　　“還說？咬你！”　　“我也咬……！”　　“哎呀呀……！那裡不能咬啊，少爺說了，我不產奶……啊……”　　沙发上，兩個美女推倒了一個男人，男人的哀號是痛苦的，但是，也可能是幸福的，痛苦並快樂着，誰說男人體會不到這種感覺呢？　　……　　甄英雄見到李英豪之後才發現，風鈴也是一副手腳無力的樣子，和自己身邊的白果沒什麼區別，李英豪一說甄英雄才知道，原來昨天晚上風鈴回到房間的時候，也是輕飄飄的，神智不清。　　白果不肯交代的問題，風鈴大方的坦白了，原來，昨天晚上兩人打了幾局保齡球之後，就去泡人工溫泉了。　　人工溫泉是漢宮頂級設施之一，全室內設計，在漢宮酒店的後面，與酒店相連，小型度假村模式，是最具漢宮特色的休閑場所，因為人工溫泉的成本很高，為了環境氣氛，連霧都是人工製造，開銷更是巨大，即便是漢宮這種高消費場所，也不會為了個別客人而長期開放，開放採用間歇性，根據漢宮的客流量決定開放時期，甄英雄也是剛剛才知道，人工溫泉開放才不過一個星期而已，因為，黑市拳大賽就要到了，已經有部分組織頭目到了朗朗室，漢宮是招待大人物的主要場所。　　甄英雄說要給風鈴提供最高檔的享受，所以晴天和夏月就帶着玩累的兩女去泡了溫泉，雖然是人工的，可白果和風鈴還是頭一次泡溫泉，女孩子，對這玩意兒似乎有着天生的偏愛。　　雕塑，雕石，石橋，假山瀑布，雖然都是袖珍版的，可雅意的環境還是讓她們陶醉，晴天和夏月可謂伺候的夠盡職，生怕兩女泡的不盡興，還特意準備了美酒，一條雕刻精緻的小木船上擺着下酒的小菜，以及酒杯，一瓶與環境不太搭調的路易十三被兩女喝了個瓶凈，兩個丫頭好久不見，侃的盡興，這一泡，居然泡到了將近十二點，本來就不剩酒力，再被溫泉這麼一蒸，沒淹死在裏面都是便宜的。　　晴天和夏月也夠戧，分別把虛脫的兩女送到門口之後就回去休息了，於是就發生了小白同志迷迷糊糊鑽上床的一幕，這丫頭當時已經醉暈乎了。　　白果和風鈴都覺得臊啊，泡溫泉居然泡到虛脫，好象沒見過市面的傻瓜，有錢人的生活，她們真的很難適應，看到甄英雄和李英豪笑的嘴都歪了，兩女很默契的一人賞了他們一腳。　　白果昨天問過風鈴了，風鈴以為甄英雄和白果的關係已經那麼親密，就沒隱瞞，但她也不是很清楚甄英雄把他們提前招呼過來的目的，只是告訴白果，和黑市拳大賽有關。　　甄英雄還沒想好怎麼和白果坦白自己與甄三國之間的曖昧關係，白果和小艾一鋼一柔，兩種極端的個性卻有着一些相似，甄英雄不會把小艾的溫柔當做忍讓，也不會覺得白果的火暴只是一個虛幻的外表，這倆丫頭真急了，少爺誰也惹不起。　　白果能感覺到甄英雄和柳絮之間的關係也不簡單，早上甜甜曾經告訴過她一些關於九鳳的事情，還告訴她，這是黑社會高層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不要用正常人的思維邏輯去理解她們的存在，風鈴昨晚也說過，李英豪作為天門的太子，身後也有類似的影子存在，不過李英豪從來不參与組織的事情，那些影子才暫時留在李連成那裡的，不過風鈴有一句話，讓白果很在意，她說，無論是哪個組織哪位人物身後的影子，都不象甄英雄身後的九鳳那麼神秘，那麼血腥，那麼可怕，因為，九鳳和甄英雄之間，不像是單純的少爺與影子關係，一般的組織，不可能有九個這樣的親信存在，因為這需要極度的信任，一個人，會把生命同時與九個人做交換嗎？　　做為最近的親信，被收買的可能性也是最高的，因為被收買之後殺掉主子的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很多組織的老大都是這麼掛掉的，甄英雄與九鳳之間的信賴在這種生存環境之下，足以顯得不凡。　　白果怕柳絮，也同情柳絮，原來真的有人生下來就失去了自我，這是值得憐憫的，她現在盤算着，怎麼才能讓柳絮成為自己的眼線去監視甄英雄，甄英雄的花心讓她感覺到不安，應該停止這種縱容了。　　白果身體不適，風鈴也不在狀態，甄英雄親自教導風鈴的計劃暫時泡湯，剛好借這個機會做其他的事情，搬家。　　只要甄英雄不去學校，愛利絲就只能跟着曠課，兩個人在學校的關係已經被傳的比夫妻還親密了，也不知道比夫妻還親密的關係能是什麼關係。　　搬到白果家去住，愛利絲本來還很反對，她對白果一向很排斥，連她自己也解釋不清楚原因，雖然白果對她很好，但愛利絲就是不喜歡白果，和甄英雄鬥氣似的，堅決不搬，愛利絲心話說了，你明知道我喜歡你，把這女人帶回家我忍了，現在倒好，你要去她家親熱還帶着我，什麼意思啊？擺明是故意欺負我是吧？　　直到甄英雄告訴這位鬧氣的小貓說，白果家與小艾家是鄰居，挨的很緊，愛利絲才來了精神，條件就是，搬家可以，但她要和小艾住一起，不然，打死也不搬，寧可躺在床上被甄英雄伺候大小便也不搬！　　甄少爺這個窩囊啊，到底誰是誰的囚犯啊？愛利絲最近學會撒嬌了，脾氣也開始大了，雖然人越發消瘦，可甄英雄能感覺到這丫頭心理上的變化，看來，是該找機會和她單獨談談了。　　因為顏冰的步步緊逼，甄英雄不否認自己最近冷落愛利絲有故意的嫌疑，男人總會有壓力，甄英雄再怎麼樂觀，也有遷怒人的時候，他怕自己因為顏冰的可怕給自己帶來的壓力而遷怒愛利絲，他現在最不喜歡聽到的，就是愛利絲說她想回家，說她想媽媽，偏偏，愛利絲最近最常說的就是這幾句話。　　甄英雄知道原因，他可能真的愛上了這個純潔的小天使，他已經不能將愛利絲看成敵人，看成囚犯，看成自己手中的牌了，他開始嫉妒起顏冰，嫉妒她在愛利絲心中無可替代的位置，所以，他開始保持和愛利絲之間的距離。　　甄英雄到底是個感情的門外漢，殊不知，他的冷落，才是愛利絲想家的根源，因為，愛利絲受不了自己表白之後甄英雄不冷不熱的態度，愛的越深，那種痛越清晰，她想與小艾住在一起，就是因為她覺得，只有小艾了，只有她，才能成為自己傾訴的對象，小艾給她一種很熟悉的感覺，她相信小艾。　　或許，是因為兩人都像是天使一般的存在吧……　　……　　愛利絲的身份甄英雄並沒有瞞着艾華，因為艾華對愛利絲沒什麼興趣，他只對與顏冰較量的最後結果感興趣。　　“原來是這樣啊，好吧，我沒有意見，剛好我最近在忙着花氏集團的投資項目，有許多文件需要審批處理，沒什麼時間回家，你就讓她們都搬進來吧。”　　艾華還是那麼爽快，甄英雄把大概的情況和白耀天的意圖告訴了他，他幾乎沒有考慮就同意讓愛利絲搬來與小艾同住，“那個女孩子既然這麼喜歡一心，住在一起也許是好事情，她可能會把一些有用的情報透露給一心知道呢，呵呵，我最近就去會館住好了，多釋放一些空間給她們。”　　果然……甄英雄額頭見汗，這個艾華做事，目的性很強，而且他毫不掩飾他的目的，這種人到底是蠢還是可怕，真是難以界定啊。　　“艾叔，那我就謝謝您了。”　　“不用謝，就當我們扯平了吧。”艾華的笑很爽朗，但甄英雄現在看着，只會覺得奸詐，“花氏集團的投資能夠落實，我還沒有謝謝你呢，這下兩清了。”　　真他媽的陰險！艾華，一個一眼就能看透，卻偏偏給人一種看不透感覺的男人啊，甄英雄現在才想起來，花氏集團，那不就是花遲雨他老子的集團嗎？看來，那張另類的黃色光盤挺管用的，居然為朗朗市的建設帶來了成效，那些下崗後有機會再就業的人真應該感謝感謝那張光盤啊……　　艾華這人雷厲風行，屬於那種說做就做的主兒，從座位上站起來的同時，對一旁的東方雲說道：“東方，收拾一下，走的時候多帶幾套衣服，今天開始我就不回來了。”　　東方雲正偷偷的打哈哧呢，聽到艾華的吩咐趕快應了一聲，卻沒動，直到艾華走出去書房，她才走到甄英雄身邊，嘿嘿一笑，“咳……，英雄，你進門之後，有沒有忘記什麼？例如，沒有和某人打招呼什麼的？”　　這位也是一活寶……甄英雄嘴角一勾，笑的卻並不好看，“小岳母……好……”　　“恩，乖，真乖，哦呵呵……”東方雲裝大輩裝的都上癮了，拍了拍甄英雄的肩膀，撫了撫他的頭，這才得意的走出了房門，甄少爺有些理解艾華為什麼不要她了，這女人能力非凡，但有性格缺陷！越裝成熟，越顯得她孩子氣，艾華這樣的人，會選一個比她女兒還女兒的女人做老婆嗎？甄英雄總覺得，艾華這種務實的人，喜歡活的平淡，他不會去追求感情上的刺激的，而東方雲，大概是一個很會調劑生活情趣的人，就這一點而言，兩個人可能並不合適，男人，主觀意識太強，並不喜歡為了某個人而改變，尤其是艾華這種沒有情趣的傢伙。　　東方雲，也是一個被愛情燒暈了的女人啊，事實再一次證明，無論多麼精明的人，在愛情的考場，也派不上用場，因為，這完全是兩個世界，有着不同的法則。　　安靜安寧姐妹已經在小艾家住了一夜，和東方雲比較熟了，甄英雄走出書房，來到一樓客廳的時候，兩姐妹正和東方雲聊着呢，東方雲辦事挺麻利，或者說，她使喚人挺麻利的，艾華的司機司馬成，已經拎着一個皮箱等在門口了。　　看的出來，安靜安寧兩個丫頭很招人喜歡，最少，東方雲就很待見她們，不停的囑咐她們各種居家注意事項，如果不是因為早就知道她是一個市長秘書，甄英雄肯定會懷疑她是這個家裡聘來的保姆。　　艾華的房間就在書房的隔壁，拿了一件西服上衣從房間里走出來，一邊穿着，一邊對甄英雄說道：“我的房間和書房不要隨便進，用電腦的話，一心的房間也有，一樓有幾間客房，你自己看着安排，那個愛利絲和一心談的好象挺開心，我就不擾亂氣氛了，你替我和一心說一聲就好了，有什麼需要直接給東方打電話，就這樣，我先走了。”　　艾華說完，已經下了樓，這個男人真的很痛快，直爽的讓人覺得他是木訥，可木訥的讓人看不透，說走就走，前後不到一個小時，他就把家交到了甄英雄的手中。　　球球的，小艾的房間在哪裡啊？甄英雄嘆氣，進門到現在，自己還沒有見過小艾呢。　　“少爺少爺，小雲姐說您要搬過來住，是不是和我們住在一起啊？”　　才送走艾華，安靜與安寧就一左一右的抱着甄英雄的胳膊，那個親昵啊，甄英雄看了看兩女，眉頭一皺，“你們的髮帶呢？”　　安靜與安寧穿着完全相同，白色的寬肥毛衣，黑色的休閑筒褲，頭髮鬆散着，唯一區別兩人身份的深淺髮帶沒有系，讓人無從去分辨她們誰是姐姐，誰是妹妹。　　“少爺，你猜我們誰是誰呢？”　　兩個丫頭一起說話，表情同樣的調皮，也難怪，她們兩個才十九歲，因為九鳳與外界的溝通並不多，她們身上還有着許多的孩子氣，這是她們比較喜歡的捉弄人的遊戲，就算是其她的小鳳凰也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準確的分辨出她們誰是姐姐誰是妹妹。　　甄英雄嘆了口氣，為什麼這些丫頭總是對自己這個少爺沒大沒小的呢？比起七隻虎，九尾鳳很多時候都不把自己當成少爺啊。　　甄英雄伸手分別掐着兩女的臉蛋，道：“左手掐着的是姐姐安靜，右手掐着的是妹妹安寧。”　　“少爺怎麼知道的？！”　　兩個丫頭的驚訝表情無疑是肯定了答案，甄英雄一笑，沒有回答，事實上，他也不知道，僅僅是感覺，如果是在遠處看着，他絕對無法分辨，但只要觸摸到這兩個丫頭的時候，他每每都能準確的分辨出兩個丫頭，因為碰到兩個丫頭的時候，他會有感覺上的微妙差異，似乎是因為……　　“我知道了！”安寧突然叫了一聲，然後小嘴一嘟，“少爺和姐姐上過床！”　　少爺我也是這麼覺得的……球球的，死丫頭，就算你覺得是那樣，也不要說出來啊，這裏可是小艾的家，讓她知道了，少爺會死的！　　現在小艾和白果，甜甜，已經結成了聯盟，甄英雄可不想被三女群攻，趕快捂住了安寧的小嘴巴。　　安靜卻是一臉的通紅，甄英雄不禁感慨啊，她們平時雖然大膽，但很大程度上，是被蘭兒鳳兒傳染，並非本性，就像安靜，其實特別的怕羞，看到她，甄英雄就想到了同樣有這毛病的變態姐姐甄三國。　　三國那丫頭平時挑逗起自己的時候花樣百出，可到自己主動去侵犯她的時候，她又羞的無地自容，女人，難以琢磨的動物啊。　　“臭丫頭，不許在少奶奶家說這些，知道了嗎？”　　“哼，這不公平！”安寧看到姐姐那羞羞的樣子，嫉妒啊，“少爺，你什麼時候也疼疼我啊？不然，我不知道會不會一時大嘴巴，在少奶奶面前說露點什麼……”　　威脅，絕對的威脅，還是赤裸裸的威脅！安寧那挑釁的目光告訴甄英雄，她是威脅，也是撒嬌。　　“去，大姑娘別老說這個，你將來還要嫁人的……”　　“不嫁。”安寧賭氣似的一扭頭，“少爺，你明知道我們是不能嫁人，也不會嫁人的，哼，如果你沒有認識少奶奶，早就像要了姐姐似的要了我了，現在你有女人了，所以就把我丟一邊了是吧？算了，大不了就是做一輩子處女，誰讓我命苦呢？”　　安寧這話是氣話，也是實話，這對姐妹的父親，原本是義字會下面的組織頭目，在這對姐妹降生的時候，義字會才剛剛成為朗朗市霸主沒有幾年，加上四大家族突然消失了三個，所以一些有野心的組織反撲的很厲害，這對姐妹的父親就是在不良勢力的反撲中被殺害的，而後，她們的母親也因為受到喪夫打擊去世，因為沒有其他親人，義字會收養了她們，當時的甄英雄，四歲。　　沒有合法身份，從開始接受教育，被灌輸的思想就是如何成為甄英雄的影子，表面上來看，九鳳天不怕地不怕，實際上，她們也有自己的恐懼，就是甄英雄，如果甄英雄不需要她們了，她們生存的價值還存在嗎？　　甄天最聰明，也是最缺德的地方就在於，他用甄英雄的老婆這個誘餌，吊起了九鳳非正常成長曆程後人性的一面，保留了她們的感情，或者說，讓她們將友情，親情，愛情，全部轉移到了甄英雄一個人的身上，這就是九鳳不同於其他組織高層那些影子的根本之所在了，九鳳是從內心去保護甄英雄，保護她們自己的夢想與存在價值的，安寧所以想和姐姐一樣成為甄英雄的女人，並不存在和一心或者白果攀比的心思，她只是希望被認可，彷彿那就是一個被認可的儀式。

# 第339章 重大的發現

　　嫁人？九鳳對這個詞即陌生又排斥，九個丫頭本就對甄英雄有特殊的感情，而且因為九個姐妹的互相攀比，她們已經將得到甄英雄的疼愛視為一種炫耀的根本了，這些丫頭所以大膽，所以學習蘭兒鳳兒，就因為那兩個最後進入九鳳的丫頭最先得到了甄英雄的疼愛。　　“乖，聽話，不嫁就不嫁，少爺養你一輩子。”甄英雄哄着安寧，心裏嘆氣，老爹到底是給自己培養了保鏢，還是給自己培養了一群小麻煩啊？　　“少爺說的，不許反悔啊！”安寧小嘴一勾，笑的得意啊。　　也難怪，九鳳中，除了畫兒是個天才，精通四國語言，其她的八位，連養活自己的能力都沒有，柳絮就會砍人，蘭兒鳳兒就會誘惑人，晴天比柳絮強不到哪裡，似乎就沏茶的功夫好一些，夏月只懂得開槍，這對雙胞胎姐妹和鈴鐺雖然一直在接受教育，可那成績……義字會負責教導她們的老師說過，就是一頭豬，也應該會說ABC了，而她們，還不如那麼一頭豬……為此，那老師差點被她們殺了。　　因為沒有身份，不能正常的上學接受教育，她們的生活能力都很差勁，沒人養着，早晚得餓死，所以，甄英雄說養她一輩子，安寧足夠樂上好幾天了。　　“什麼不許反悔？”　　甄英雄還沒答話，門口響起一個聲音，嚇了甄少爺和雙胞胎老大一跳，回頭一看，竟然是白果。　　白果方才已經見過安家姐妹了，儘管已經吃過一次驚，再次看到，還是忍不住感慨，這兩個丫頭太一樣了，雙胞胎應該也會存在一點點的不同，可這兩個丫頭卻沒有絲毫的分別，無論樣貌，聲音，舉止，都是完全相同的。　　知道她們是負責保護一心的九鳳成員，白果也懶得和甄英雄計較，關於九鳳，她打算騰下時間，和甄英雄問個清楚，現在，她有點嫉妒，這麼一對花兒般的姐妹，人見人愛，整天在一心身邊喊她少奶奶，那得多享受啊，簡直是公主級別的待遇！　　小白雖然不淑女，可不代表她不崇拜有人伺候的公主式的生活，有兩個貼身的小丫頭，多牛啊，白果可不好意思問甄英雄能不能把酷酷的柳絮借給她，更不好意思問甄英雄找兩隻小鳳凰讓她也威風威風，好好的在風鈴面前顯擺顯擺，所以憋的她用另一種方式宣洩這種不公平待遇。　　“死流氓，你到底是搬到我家還是搬到這裏來住啊？”白果擰着甄英雄的臉蛋，不滿道：“我在那邊給你收拾房間，你卻賴在這裏不過去，你什麼意思啊？”　　“哎呀，疼，情人老婆，你早上還沒擰夠是怎麼的？”甄英雄笑的不太好看，臉都快腫了，碰着都疼，白果還捨得使勁擰呢，“我不是讓毛毛過去幫你了嗎？”　　“哼，她一個人忙活的過來嗎？”白果臉一紅，“你也給我過去幫忙，我都快累死了！”　　想到白果家的衛生問題，甄英雄眼角一垂，也對，打掃房間的工作量就非同一般啊，這臭丫頭平時就能禍害，估計，又是一次从里到外的大掃除。　　“咳，我胳膊受傷了，安靜，安寧，你們過去幫毛毛收拾一下。”　　“是，少爺。”有別人在場的時候，九鳳會把謙卑的一面露出來，她們不會讓甄英雄為難或者難堪。　　“思慕老師呢？”安家姐妹出門了，白果卻沒有回去的意思。　　甄英雄用手幫她彈掉頭髮上的灰塵，笑道：“在樓上呢吧，她和小艾很談的來，不想干擾我們二人世界，想和小艾住在一起，我剛才就是和艾叔談這個事情來着。”　　“真的嗎？”白果先是一喜，接着眉頭一蹙，好象反應過什麼來了，“不對吧，她不干擾我們二人世界，似乎是干擾了你和艾一心的二人世界，太讓人懷疑了，你那麼寶貝艾一心，會做出這種犧牲嗎？臭傢伙，你和思慕老師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瞞着我吧？就好象你和甜甜那樣的關係……”　　白果對甄英雄的信任值呈直線下降的狀態，甄英雄最近頻繁出現的女人問題，讓白果非常不放心。　　“你想哪去了？呵，呵呵。”甄英雄笑着把白果拉進了客廳，朝樓上走去，“我在你眼裡就那麼不可靠了啊？”　　“事實決定一切，你覺得你可靠嗎？”不愧是警察，相信證據啊。　　甄英雄也知道理虧，要說自己沒對愛利絲動心思，那肯定是假話，於是也不狡辯了，到了樓上，他靠聽聲音去找一心的房間，推開房門的時候，聽到白果冷笑，他直起雞皮疙瘩，“行啊，你對這裏很熟悉嘛。”　　小白現在的血液估計都是酸的，甄英雄悲哀，行不正，就不能埋怨人家看你是歪的啊……　　蘭兒鳳兒是負責保護無辜的‘王思慕’老師，白果對於這兩個丫頭倒沒有特別的在意，她不是頭一次見到她們了，先前四方高中的教師足球賽，就見過她們與甄三國一起出現過。　　見一心和愛利絲坐在一起，很親密的樣子，甄英雄鬆了口氣，好久沒有看到愛利絲笑的這麼純真，這麼開心了。　　小艾在家的時候穿的很隨意，一件寬鬆的長袖體恤，闊闊的領口露出半個肩頭，裏面穿着白色的高領秋衣，小艾很喜歡休閑打扮，寬肥的痞褲雖然把她的好身材掩飾了起來，可卻給柔弱的她帶來一種時尚與動感，煞是可愛。　　右手腕上還戴着甄英雄在霸川市送給她的‘玫瑰色戀人’的手鏈，好象正在和愛利絲炫耀，愛利絲正握着小艾的手，羡慕的看呢。　　仔細想想，自從愛利絲被少爺抓了之後，就沒有佩帶過首飾，難怪她兩眼都發光呢，女人在這方面和烏鴉有些相似，對發光的東西都特別的痴迷，只不過，女人的品位比烏鴉強多了。　　見到白果和甄英雄進來了，小艾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只是眼睛在瞬間亮了起來，而愛利絲則微微蹙了下眉，也不知道是反感白果還是甄少爺，甄英雄倒有自知之明，愛利絲膩味的，是他。　　老實不客氣的坐到愛利絲和小艾中間，甄英雄嘿嘿笑道：“小艾，讓這丫……咳，讓思慕老師住在你這裏，沒有關係吧？”　　一心多聰慧的女孩子啊，看到甄英雄背着白果不停的眨眼睛，還刻意咳嗽了一聲，強調了‘思慕老師’四個字，知道他是不想讓白果知道愛利絲的真正身份，白了他一眼，還是點頭道：“沒有關係啊，難得我和思慕姐姐這麼談的來，她住在這裏，我求之不得呢。”　　一心的小嘴巴特別甜，比她大點的，她都叫姐姐，蘭兒姐姐鳳兒姐姐的，把那倆丫頭喊的都不好意思了，“白姐姐，YY住你那裡會不會麻煩你啊？反正小愛的房間一直是空着的，而且很乾凈，不用收拾，我看，讓YY直接住進來就可以了。”　　甄英雄汗又下來了，這個一心，溫柔是溫柔，體貼也很體貼，但同樣，她有時候也很小性，本性的善良並不能完全消除女人善嫉的天性，小艾也會發起小小的攻勢，果然，小白同志笑的嘴角都抽搐了。　　艾愛那丫頭的撫養權雖然是蘇影的，但偶爾也會回來住两天，就算每年只回來幾天，艾華還是專門為她布置了一個房間，並經常打理，可顯他的愛女之心啊。　　“我看還是不麻煩了，我家只有我一個住，更方便，而且，我的房間也不需要收拾啊，我的床很大的，睡兩個人一點也不擠。”　　白果的話太曖昧，她自己都燒的臉紅，可還是勇敢的說了出來，做作的溫柔，讓甄英雄雞皮疙瘩掉了一地。　　眾人幾乎看到了兩女目光交匯處迸發出來的藍色電光，好銳利，能量磁場好象隨時會爆炸似的。　　“是嗎？睡兩個人都不擠嗎？那白姐姐想和誰睡一起呢？”一心知道甄英雄和白果已經有了肉體關係，更知道白果故意用這個刺激自己，所以，她問話的同時，小手已經滑進了甄英雄的衣服，在他的后腰上使勁的擰着。　　球球的，女人的戰爭，倒霉的永遠是引起戰爭的男人，甄英雄疼的嘴都歪了，早上就被白果和甜甜蹂躪的夠戧，現在又被小艾當成撒氣筒，男人做到這個程度，窩囊啊。　　白果就是再厚的臉皮，也不可能當眾說出來自己要和甄英雄睡一張床啊，女人臉皮都很薄，曖昧的話會說，太直白就開不了口了，小艾很聰明的板回了一城。　　愛利絲佩服小艾啊，沒想到看似溫柔柔弱的她，也有自己的強勢反擊，而且，因為角度關係，只有她可以看到小艾的手在狠狠的擰着甄英雄，羡慕啊，小艾立刻成了她的偶像，愛利絲特別欣賞眼中‘飽含熱淚’的甄英雄，他疼，所以，她開心，終於有人幫她出氣了。　　“我……”白果血液上涌，大腦發熱，卻還是說不出來。　　甄英雄哪能看着兩個丫頭矛盾升級啊，勉強的嘿嘿笑着，打岔道：“哎呀，鳳兒，你的臉色好象不太好啊，怎麼了？”　　鳳兒一怔，知道甄英雄是怕兩位少奶奶干起來，故意轉移話題，趕快裝出不舒服的樣子，“少爺，我可能是感冒了，頭有點暈。”　　“是啊少爺，我也感覺到了，我想，應該是最近比較厲害的流行性感冒吧。”蘭兒更會編，“聽說空氣傳染的可能性很高，不過我聽畫兒說過，醋能殺菌，所以，熏一熏醋，能預防感冒！”　　臭丫頭！你落井下石啊？！蘭兒的嘴還是那麼刁，醋能殺菌，熏一熏能預防感冒？你這不是嘲笑少爺呢嗎？誰都能看出來，一心和果果都是醋味正濃呢！　　愛利絲看着愣住的白果與一心，‘撲哧’一聲笑了出來，笑的大家都呆了，但她卻抑制不住的越笑越開心，最後都坐不住了，扶着甄英雄的肩膀，笑的眼淚都出來了，接着，蘭兒與鳳兒也笑了，指着白果和一心大笑不已，一心與白果對望着，然後看了看傻瓜似的甄英雄，忍俊不禁，白果更是笑趴在了床上。　　笑，能夠傳染，它才是最厲害的傳染病，愛利絲的笑，感染着大家，甄英雄愣了，他發現自己真的無法了解這些女人，明明，就在剛才，她們還是針鋒相對，可現在，卻笑到了一起。　　愛利絲好久沒有這樣的笑過了，也許，開始只是覺得好笑，可當她笑倒在甄英雄懷裡的時候，她知道，她的笑，其實是在釋放，是在發泄，但被笑而感染的白果與一心，誰也沒有在意歡快氣氛中靠在甄英雄懷裡，傾聽他心跳的愛利絲，誰也沒有注意到她和甄英雄的曖昧姿勢，更沒有聽出，她的笑，已經不單純是因為好笑而笑了，她喜歡這種感覺，她為了這種感覺而笑，她終於發現，也許，一心並不委屈，她們未來的生活，可能充滿了這種樂趣，多麼有趣啊，愛利絲，為了羡慕而笑，為了這一刻的幸福而笑，同樣，為了自己註定的傷感，而暢快大笑。　　幾個女人都擠了床上，甄英雄抱着一心，擁着白果，感覺着壓在胸口的愛利絲，也在笑，球球的，這隻貓咪的笑，為什麼有些孤單的味道呢……　　……　　甄英雄搬到白果家的當天晚上，張永哲，托尼，克拉拉，西蒙娜，米利亞五人，帶着二十餘弟弟妹妹，同樣用潜水的方式，藉著黑夜的掩護進入了快樂谷樂園，不過這一次，他們沒有想到，在甄英雄與小艾曾經約會的秘密的小沙灘，在快樂谷樂園的旁邊，有人清楚的觀察到了他們的潛入方式。　　這個小沙灘，簡直是觀察快樂谷海灘的絕佳位置，似乎有些冷了，海風吹過，這個穿的已經很厚的傢伙還是忍不住打着冷戰，用俄制軍用紅外線夜視望遠鏡，他很清楚的數着鑽出水面的人數，這種望遠鏡可視效果很好，加上今晚星光閃耀，更是清晰，他清楚的看到，站在海邊迎接這二十七個身份不明的傢伙中，不但有一個熟悉的冰冷的高挑美女，還有一個身材魁梧的白髮老人。　　“難道是他？我操，這可是大發現！”　　秋夜的海邊，海風穿肌蝕骨的涼徹心扉，黑影激動啊，掏出手機，撥着號碼，嘴裏還嘟囔着，“媽的，終於完成任務了，少爺對我的懲罰，差不多該結束了吧？天天晚上蹲海邊，這該死的日子終於熬過去了，早知道，當初老闆問我什麼我都不該多嘴……喂，常樂嗎？操，是我！少爺的手機打不通，你想辦法聯繫少爺，請示一下我下一步該做什麼……恩，我有重大發現，你告訴少爺就可以了，有可疑人物潛入了快樂谷，人數二十七，每人隨身帶着一個金屬顏色的提箱，初步懷疑，是武器，還有，我發現了一個與少爺形容很形似的人，似乎就是，殺手世家的家主，哈恩……”　　掛了電話，黑影長長嘆了口氣，看了看月色下乾淨的沙灘，無力的蹲下身子，撿起了方才發現情況之後掉在地上的半個漢堡包，“真不明白，少爺為什麼強調不許我弄髒這片沙灘啊……這也算懲罰嗎？呼……真是看不透的牛人啊……”　　……　　第二天一早，甄英雄難得準時的出現在了學校，靠在校長辦公室的沙发上，想起昨天晚上那個熱鬧場面，笑的有些玩味，有點悲哀，真是的，本以為搬到小艾的隔壁，會方便兩面偷腥，卻忽視了一個天大的問題，那就是女人之間的嫉妒心。　　晚飯是在小艾家吃的，白果，愛利絲，柳絮，安家姐妹，蘭兒鳳兒，簡直就是美女的盛宴，吃飯時的氣氛也相當的不錯，問題就出現在晚餐之後。　　一心對於甄英雄要住到白果家裡顯然不放心，他們不會真的睡在一個房間吧？於是，堅持要去看一看‘甄英雄的房間’，對這極為感興趣的，還有愛利絲。　　這一看啊，小艾就沒回自己家，女人聚在一起，所產生的效應能夠影響時間，唧唧喳喳中，甄英雄竟然在沙发上睡着了。　　似乎，只有柳絮和安家姐妹是睡在了自己的房間，一心，白果，愛利絲，以及不能離開愛利絲一步的蘭兒和鳳兒，都是在白果的床上睡着的，五個女人擠在一張床上，可謂活色生香啊。　　柳絮可愛的打了個哈哧，晴天和夏月悠閑的下着跳棋，甄英雄真是羡慕她們，這群丫頭似乎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壓力啊。　　愛利絲去上課了，想到進入學校時同學同事那曖昧的目光讓她小臉通紅的樣子，甄英雄還覺得好笑呢，愛利絲似乎能漸漸的適應這種正常人的生活了，主要就體現在她可以接受正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那種調劑性的小誤會了。　　門被敲響，甄英雄好象知道是誰一般，對提升警惕的三個丫頭笑了笑，示意她們不用緊張，“月兒，去開門。”　　夏月有些好奇，不要說蘭兒鳳兒愛利絲了，就是小公主和樂樂進門前也不會敲門的，究竟是誰呢？　　“恩？是你！”夏月拉開門，看到一張有些蒼白，卻精神奕奕的臉，“阿東！”　　柳絮本能的就要拔刀，如果不是晴天太了解她，趕忙將她抱住，這丫頭非衝過去把阿東分屍不可，就是晴天，臉色也不好看，明顯是陰天啊。　　怪不得甄英雄要叫夏月去開門呢，因為夏月太弱，如果是柳絮或者晴天，可能看到阿東的同時就把刀劈過去了。　　“叛徒！”晴天罵了一句，阿東臉一紅，這群姑奶奶他誰也惹不起啊。　　“毛毛，不要激動了。”甄英雄笑着道：“都是自己人，幹嗎搞的氣氛這麼緊張啊？”　　“誰和他是自己人啊？”柳絮還沒說話呢，夏月這丫頭已經冷冷的不屑道：“少爺，出賣過你的人，應該是死人。”　　汗簌簌的，甄英雄嘆了口氣，九尾鳳的職責註定她們對出賣過自己的人那種深惡痛絕的厭惡啊。　　“我真的這麼不受歡迎啊？”阿東笑的特別尷尬，自己怎麼也是七隻虎的頭兒，而且過去和九尾鳳合作多次，算是非常熟悉，本以為那應該算是一種交情，沒想到這些小娘們兒翻臉就不認人，不愧是少爺的影子，眼裡就一個少爺啊。　　“地府應該歡迎你。”柳絮不掙扎了，晴天放開她，兩人一起站到了甄英雄背後，好象阿東是個敵人，需要小心防範似的。　　阿東也夠憋屈的，自己效命的是義字會，甄天培養七隻虎，是要七隻虎成為甄英雄接替組織之後的骨幹，嚴格說來，七隻虎屬於甄英雄的親信，卻不是屬於甄英雄一個人，阿東聽從甄天的命令，不能對甄天隱瞞甄英雄的行動，也並不存在什麼過錯啊。　　“好了，月兒，把你的槍收起來，學校里不許亮兇器。”甄英雄招呼阿東坐到沙发上，還得先安撫一下幾個丫頭，“我已經懲罰過他了，沒看到他現在這麼狼狽嗎？”　　三女仔細看了看，阿東確實變了點樣子，過去他一直沉着冷靜，有一種領袖氣質，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風度翩翩，現在呢？眼帶有些深，眼裡帶血絲，鬍子茬繚亂，說他憔悴，不如說他邋遢了好多，說話的時候聲音發悶，似乎是感冒了。　　“少爺罰我在海邊蹲了两天兩夜了。”阿東苦笑道：“其實我覺得我挺冤枉的。”　　見自己一喊冤，柳絮的小眉頭微微一跳，阿東趕緊改口道：“不過，那也是我自找的，還好並沒有給少爺帶來什麼不好的後果……”　　“行了，說正題吧。”甄英雄收起了打哈哈的表情，嚴肅道：“昨天晚上常樂已經給我通了電話，你把詳細的情況再給我講一遍吧。”　　“是，少爺。”阿東整理了一下思路，這才道：“因為我們已經完全的監控起快樂谷樂園，所以少爺懷疑顏冰可能用非正常的方法召集下面的人進入樂園，這一點昨晚得到了肯定，他們藉著晚歸遊艇的掩護，潜水而來，在樂園的沙灘登陸……”　　柳絮等人臉色一變，沒想到殺手世家的人居然用這樣的方法潛入，海面能被監視，但誰也不可能想到，他們是游泳潜水而來啊。　　“昨晚的潛入者，是二十七人，根據我的觀察，大約有四、五人是頭目級，另外，接應這些潜水者的人當中，不但有少爺一直很在意的那個高挑的女人，還有一身材高大的白髮老人，體貌特徵，很像是少爺曾經形容的那個殺手家族的家主，哈恩・菲茲傑拉德……”　　這些，甄英雄昨晚已經聽常樂說過一次，他對哈恩在這裏雖然感到一些驚訝，但更驚訝的，卻是其他的事情，不合理，阿東報告的，有嚴重不合理的地方，並不是他的報告不真實，而是這個發現，就目前形勢而言，大為的不合理。　　阿東看到甄英雄皺眉沉思，也不禁苦笑，“少爺，您是不是也覺得有怪異的地方啊？”　　甄英雄點了點頭，問道：“你覺得呢？”　　“我昨天也想了一夜，不懂，完全想不懂……”　　三個並太喜歡動腦子的小鳳凰才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呢，不過，少爺的頭腦和阿東的能力她們卻是知道的，恐怕這事情中，有很大的蹊蹺，晴天知趣的去沏茶了，而柳絮和夏月，則一左一右坐到了甄英雄身邊。　　阿東語氣很嚴肅，卻有很大的不解，“根據前面發生的一切，演化到目前的形勢，無不透着冰恨天要大幹一場的架勢，可他們被我們壓的死死的，如果黑市拳大賽前，沒有調集足夠的實力，他們如何擊垮義字會呢？等到黑市拳大賽結束后嗎？雖然顏冰有可能故意強調黑市拳大賽，讓我們把目光盯准在這個時間段上，可黑拳賽之後，我們做為主辦，投入比賽舉辦的大半勢力將得到釋放，加之又是我們自己的地頭，冰恨天就是將諾森家族和菲茲傑拉德家族都召來，想翻掉我們，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啊，所以，從現在開始到大賽結束之前，才是他們可以利用的實際，但直到今天，我們卻完全看不到他們的勢力在哪裡，只有區區幾個殺手潛入了快樂谷而已……”　　柳絮明白他們所謂的蹊蹺了，顏冰先前如此大的手筆，可實際上，她卻沒有什麼勢力集中到朗朗市，一個快樂谷樂園裡，能藏的下幾個人呢？　　甄英雄閉目思索了片刻，“你說，那些人都提着箱子，箱子裏面應該是武器，對嗎？”　　“恩。”阿東回答道：“應該是那樣的，箱子的顏色都是相同的，只是長短大小不同，我們抓到藍涯，微兒，與韓慧恩的時候，在他們身邊也發現了同樣的箱子，當時她們裝的就是武器……”　　“二十七個人，都是這樣的武器，那個十三以及卡瑪的先後出現，證明在這些人之前，還有同樣的殺手進入過快樂谷，但人數不會很多，初步估計，包括哈恩大叔，顏冰最少集合了三批殺手，但人數不會過百，義字會的高層直屬人員有八十三人吧？正式成員包括五個堂口，大約是兩千人，再加上全家，陸家，殷家的家族勢力，蘇阿姨的組織勢力，整個朗朗市幾乎被我們占的滿滿噹噹，顏冰只有區區百人，怎麼才能醞釀出暴風雨呢？”　　甄英雄想不明白，要知道，黑社會大多是靠搶奪地盤穩固勢力，靠吸收小幫小派，成長勢力，雖然在黑色的世界里沒有所謂的忠心，只有利益的結合，但想要跨界瓦解一個組織，並非那麼容易的事情。　　黑社會就好似多米諾骨牌，想瓦解一個組織，就必須利用這種效應，如果領導高層倒了，下面就會散成一片，不排除顏冰要暗殺自己和老爹達到這種目的，不過，她只有區區百人，不要說自己早就防範她這一招不會給她這樣的機會，即便她成功了，她又有什麼能力收拾混亂的這攤子呢？　　不合理，這就是最不合理的地方！　　“阿東，如果我要你去幹掉另一個城市的黑幫霸首，你會怎麼做？”甄英雄問這個問題的時候，自己也在思索。　　阿東想了想，道：“就好象朗朗電視台之後，我們接替了鄰城渤門市海金堂的勢力一般，雖然他們的老大廖小強和幾名骨幹是死於意外，但我認為方法應該是相同的，就是收買其組織中有野心，有利用價值的傢伙成為我們的傀儡，然後操控他，通過他滲入我們的勢力，用我們的力量幫他清理障礙，取得絕對的領導地位，然後架空他，在其組織中安插我們自己的骨幹，逐步取代，直到完全的侵蝕，我想，周期不會超過一年，就可以完全瓦解掉原組織構架，其實，海金堂只用了一個半月就被我們徹底的侵蝕了。”　　“就是說，沒有可以利用的傀儡，內奸，我們義字會想在別的城市佔領一塊地盤，也是非常難的，對嗎？”甄英雄若有所思。

# 第340章 這是個矛盾

　　“也不一定，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實力，可以先吃掉個別小組織，用強硬的侵略手段，哪怕只佔了一席之地，也可能發展壯大，當然，那需要藉助白道，這種完全的侵略式手段即便成功了，想要站住腳，也需要有當地白道的庇佑……”阿東說的此處，臉色猛然大變，“少爺，你的意思是……”　　“不能肯定。”甄英雄好象知道阿東要說什麼，笑道：“義字會在朗朗市已經根深蒂固，而且處於完全統治的局面，至少到目前為止，政府還沒有打掉我們的意思，所以，冰恨天雖然有快樂谷這小塊地盤，還不足以讓政府支持他們瓦解義字會，對政府來說，我們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　　“不利用白道，那麼冰恨天要瓦解我們的方法，就只剩下一個了，少爺，該不會是……”　　阿東的話說到這個程度，柳絮，晴天，夏月，已經全聽出來他的意思了，幾人幾乎同時驚訝道：“有內鬼？！”　　“不排除這個可能。”甄英雄很冷靜，分析道：“試想一下，如果義字會的高層倒掉，或者高層發生了動蕩，那麼，誰有能力架空我們或者從內部瓦解掉我們呢？誰有能力成為冰恨天的傀儡呢？”　　幾人皺眉苦思，柳絮等丫頭漸漸的把不信任的目光盯向了阿東，阿東有點尷尬，但還是很誠實的回答道：“以我為首的‘七隻虎’，五個堂口的堂主，包括其副手，以及嘯鳴大哥，木老等直屬高層，還有那個隨蘇老闆過來的程老，以及那個漢克，都存在這種可能。”　　“恩，也許吧……”甄英雄閉目思考着，他本人覺得這裏面漢克是最有可能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他，又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又不能排除那不是顏冰刻意製造的煙霧。　　能接替義字會，成為顏冰傀儡的人，或者組織，真的存在嗎？即便真的有，顏冰只有區區百人，怎麼才能製造出這個傀儡呢？誰會相信只有百人實力的她啊？雖然，她只是暫時將真正的大部分勢力藏了起來……　　甄英雄久思不得果，苦苦一笑，問了個比較好奇，卻不是特別重要的問題，“對了，阿東，你昨晚看到的那個高挑的女人，是不是站在哈恩大叔的身邊啊？”　　阿東一怔，柳絮等人也跳眉頭，這個好色花心的少爺，都這時候了，還有心思想那些事情呢啊？　　“恩，是啊，我覺得，她好象很習慣似的站在他身邊，但那只是我的一種感覺而已……”　　“就像藍涯和微兒那樣的感覺，是嗎？”　　阿東點了點頭，“有點那意思。”　　“呵呵，看來應該沒錯了。”甄英雄淡淡道：“那個女人，應該就是藍涯提到過的鈴木優美吧……日本人，球球的，少爺那種奇怪的不安的感覺，和這個有關係嗎？”　　幾人都不明白甄英雄在感慨什麼。　　……　　白果雖然名義上是保護甄英雄的警察，可實際上，甄英雄是在保護這位姑奶奶，小白一早回了警察局，將昨天整理好的資料送到了學校里來，這些資料，就是鬧着要起訴刑警隊的那些人的資料，其中包括他們的索賠條件等等。　　白果這回可是在局裡拍着胸脯打了保票的，如果甄英雄搞不定這些問題，她那人就丟大發了，見甄英雄瀏覽這些資料和亂翻一氣沒什麼分別的時候，她撕了甄英雄的心都有，死流氓，看的也太不認真了吧？　　“恩，全都有索賠的條件，這就好辦了。”甄英雄假裝沒看到白果冒火星的目光，將資料遞給了一旁的阿東，道：“到漢宮找幾個能說會道的女公關，帶着律師，逐一聯繫這些人，按照他們的索賠條件，合理的給他們賠償，受傷的住院的，通通轉到我們自己的醫院，免費治療到康復為止，到時候別忘了簽份同意釋解的協議，不識趣的，太難拔的刺兒，就給他們點威懾，別玩的太過火，把握好分寸就好。”　　阿東起身剛要走，甄少爺又補充了一句，“對了，賠償款找蘇大老闆要去，就說是我說的，她會給你的。”　　白果汗都下來了，她仔細算過，如果是在義字會的醫院免費治療，那麼現金賠償可以一次繳清，就算有什麼誇張的精神損失費，也不過十萬左右，對甄英雄這個大少爺來說，並不算多，可這小子偏偏這麼摳門，能不花的地方絕對不花，小氣！　　誰的責任誰承擔，一條命才十幾萬，蘇影應該偷着樂去了，甄英雄覺得自己挺對。　　阿東離開之後，甄英雄在大課間對晴天和蘭兒等人吩咐了一番之後，也回了漢宮。　　因為天氣轉冷，晝短夜長，所以學校的課時表也做了調整，上午時間不變，但下午提前一個小時上課，這樣一來，放學時間雖然提前了，但午間休息卻縮短了，所以，大多數學生中午都不回家了，有人自帶午餐，也有人去買着吃，條件再好一些的，也會去飯店解決問題，小公主和樂樂比較幸福，每天中午只要到校長室，保證有現成的大餐候着她們，四小魔女也跟着沾光，甄英雄吩咐小鳳凰的，就是給幾個丫頭買午餐的時候，幫愛利絲也買一份。　　甄英雄告訴她們下午自己不來學校，放學后要她們各自回家之後，便和白果，柳絮，離開了學校。　　回到漢宮，白果去找甜甜，要介紹她與風鈴認識，其實，也是去炫耀她有一個明星姐妹，甄英雄總覺得，白果和風鈴是一對喜歡攀比的朋友，兩個丫頭總有點暗中較勁的個感覺，小白同志有很多時候都非常孩子氣啊。　　甄英雄則到了甄天的辦公室，蘇影也在呢，兩人正在喝工夫茶，看到甄英雄，蘇影的眼睛都冒綠光，阿東剛從她這裏取走了十五萬現金，對於她這賺美圓的人來說，十五萬雖然不多，可關鍵是這口氣憋的難受啊，估計，她在這裏也是給甄少爺上眼藥呢。　　蘇影還沒來得及與甄英雄算帳，就被甄英雄大刀闊斧的幾句話給震呆了，甄英雄將阿東的發現和自己的猜測告訴給了他們，甄天和蘇影在聽的過程中，喝了不知多少杯茶，似乎用喝茶來壓制心裏的慌亂或者無措與苦惱吧。　　“這是我的個人觀點，老爹，蘇阿姨，你們怎麼看呢？”甄英雄說罷，口有點干，不客氣的端了杯茶，一飲而盡，水有些燙，但那馨香茶水入腹的感覺卻是很爽。　　“我原以為，到了這個時候，冰兒會調集全部的勢力過來，可現在，我也糊塗了。”甄天喃喃道：“美國諾森家族的勢力已經被抽空了啊，現在只有守勢，可被抽空的這些人到現在都沒出現在朗朗市，那去了哪裡呢？”　　“就在朗朗市的周圍。”甄英雄說道：“我想是這樣的，那些人，就好象蘇阿姨的人一樣，應該就在分散在朗朗市的周邊城市，因為黑市拳大賽在即，很多城市的黑道大佬都會奔赴我們朗朗市，所以，他們自己所在的城市有一些躁動，應該是很正常的現象，不會引起他們太多的注意。”　　蘇影道：“你的意思是，他們要在朗朗市發生混亂的時候衝進來？”　　“如果是我，我會這麼做，因為現在我們對朗朗市的把守非常嚴謹，只要他們露頭，我就有把握讓他們全滅，這就是地頭蛇的優勢，所以顏冰不會這麼蠢的，她一定醞釀着什麼大陰謀，來為她入侵朗朗市做鋪墊。”甄英雄道：“利用白道的可能性很低，不然我們不可能得不到提示，因此，有內鬼的可能性很高，找出內鬼，就可能了解到顏冰的意圖。”　　“有道理。”甄天皺眉思考着，道：“可是，怎麼才能找出內鬼呢？會在我們的高層中嗎？”　　“應該不太可能。”甄英雄已經對這個問題推敲過，道：“義字會的直屬高層有八十三人，但具備一定號召力，有實力成為顏冰傀儡的，卻不會超過二十個，而這些人之中，大多並不熟悉顏冰，更不會蠢的相信目前只有百人勢力的她吧？顏冰更多的勢力都在朗朗市的周邊分散着，想要去確定她的實力，就必須離開朗朗市，但目前我們在籌備黑市拳大賽，在這個時候離開朗朗市，未免太惹眼了，所以我覺得不太可能是我們義字會內部有內鬼，但……老爹你還是去調查一下合適，確定一下，有能力在你我父子掛了之後站出來攬大局的人最近的行蹤，過分小心總比疏忽大意強吧。”　　甄天點了點頭，他剛才已經開始在腦中去勾勒有可能背叛義字會的人都有哪些了，突然發現，順風順水這麼多年，有些累了，自己早就累的扛不住這個越發壯大的組織了。　　蘇影思索了片刻，道：“有可能是漢克嗎？”　　“不排除，但我個人覺得，如果是他，有很多解釋不通的地方，例如您被狙擊……”　　“不對吧？”蘇影皺眉道：“我恰恰是因為那件事情才懷疑他的啊……”　　“你的這個懷疑，就是英雄覺得無法解釋的地方。”甄天笑道：“如果漢克是內鬼，那個狙擊會讓你對他起疑心，那麼，冰兒還會去利用他嗎？被我們懷疑的人，對冰兒來說，就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了啊。”　　“就是這個道理。”甄英雄笑道：“我懷疑，這可能也是顏冰的煙霧彈效果，我還真想見見那個女人啊，她真的很聰明，每一步棋都有兩三后招，厲害，我和她，誰能看出更多的后招，誰就是勝者。”　　蘇影看到甄英雄那自信的眼神，禁不住愣了一下，好犀利，“這麼說，你已經有懷疑的對象了？”　　“沒有。”甄英雄的乾脆讓蘇影想揍他一頓，沒有你自信個屁啊，“不過，我感覺我有一個疏忽的地方，但具體是哪裡疏忽了我還沒想到，那個地方，應該就是關鍵所在了。”　　甄天對甄英雄有着很強的信心，他做黑道的教父已經二十年，對自己看人的本領一直自信，他能看透甄英雄單純的生活目標，卻看不透這小子的心思究竟有多縝密，所以，他相信甄英雄能和顏冰一較長短，因為他們都是天才，“英雄，你所謂的疏忽，指的是什麼？”　　“我也說不清楚，很模糊。”甄英雄長長吐了口氣，道：“我試想着與顏冰調換一下位置，那個疏忽的地方，就藏在幾處我想不明白的問題之後，首先，她對愛利絲的態度，我完全掌握不到，當然，我知道她是故意不讓我捉摸到的，人性是能決定一個人思考方向的關鍵，我不知道她的人品，也就猜不透她的心思，不知道她要做什麼，其次，她區區百人，到底怎樣才能製造出讓我們義字會動搖甚至可能倒塌的風暴呢？攻擊漢宮，還是破壞比賽呢？都不太可能，就算那百人都是殺手，一旦暴露出來，殺手除了槍法准一點，能力可能還不如普通的流氓混混，沒有混亂，她埋伏在朗朗市周邊的人根本無法介入，最……后……”　　甄天和蘇影都在等着甄英雄的這個‘最後’，但甄英雄卻愣住了，就在剛才，他的大腦中閃過一道光亮，他說到‘就算那百人都是殺手’的時候，說到他們‘暴露之後可能還不如普通的流氓混混’的時候，他似乎想到了什麼，可那感覺很快就閃過去了，沒有留下只言片語，但留給他的感覺卻還清晰，是一種恐懼，興奮，顫慄，緊張，欣喜，可怕，悸動……　　球球的，剛才到底是想到了什麼？！甄英雄的手都在抖，可就是回憶不到剛才那道閃光想要告訴給自己的信息。　　“最後到底是什麼啊？”蘇影急道：“小鬼，你噎到了嗎？倒是說話啊！”　　甄英雄回過神來，嘿嘿一笑，“最後，麻煩你們幫我查一下快樂谷集團的底細，謝謝，我還有事，先走了，這茶不錯，老爹你品位上升了。”　　“這臭小子，搞什麼啊？”甄天看到甄英雄急急的走出辦公室，有些迷惑，他看的出來，甄英雄原本要說的‘最後’，不是想要自己去調查快樂谷的資料，應該是其他的什麼。　　“快樂的資料啊。”蘇影想了想，對甄天說道：“我記得，好象是美國一家集團的跨國投資產業吧，總公司好象正籌備從美國轉移過來。”　　甄天點了點頭，“是啊，百年小區就是他們開發的小區，不過，總公司的辦公大樓還在承建中，公司的臨時辦公樓就在快樂谷樂園內部，英雄對這些情況很了解啊，為什麼還要查呢？”　　蘇影將一小杯茶水飲下，從沙发上站了起來，“算了，管他呢，那小鬼既然要我們查，我們就查一些他還不了解的東西給他不就得了，反正我也看不透他的鬼心思，就好象當年看不透她一樣……”　　甄天望着蘇影，有點呆，她知道蘇影口中的‘她’，就是顏冰，卻沒想到，她平時最不待見的自己的那個笨兒子，在她心裏已經有了那麼高的評價。　　……　　甄英雄剛才要說的‘最後’是什麼，已經不是很重要了，因為剛才的那個奇怪的感覺，帶給了他一個模糊的提示，就是殺手在暴露之後的能力，甄英雄胳膊上隱隱的疼痛告訴自己，可能，這個傷口，能讓自己有些發現。　　鈴木優美與高橋澤最相似的地方，就是，她，和高橋澤一樣，眼神那種漠然讓人感覺不到殺氣，偏偏看到她的時候，有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肅殺氛圍產生，就好象當初的高橋澤，高橋是在現身之後才讓甄英雄感覺到他的可怕，而之前感覺到的殺氣，完完全全是小櫻桃散發出來的。　　鈴木優美那種默然的眼神很像高橋，是殺過很多人之後，已經對生命感到麻木的眼神，作為殺手世家最出色的殺手之一，她為什麼會暗殺自己失手呢？這很蹊蹺，難道她不知道，暗殺失敗，暴露之後，殺手便不再是殺手了嗎？　　甄英雄從甄天的辦公室出來之後，拉着等在辦公室門外的柳絮就走，“毛毛，藍涯在哪？”　　柳絮這幾天，還是頭一次看到甄英雄露出心急的模樣。　　藍涯的小日子最近是越來越滋潤了，甄少爺在他的房間碰到他時，真想爆練他一頓，球球的，少爺究竟是抓了幾個賊，還是請來了幾位大爺啊？　　藍涯，微兒，韓慧恩，畫兒，四個人居然湊了一桌在打麻將！　　小鈴鐺好象傭人似的幫他們斟茶倒水遞飲料，偏偏是樂在其中，大概，是因為畫兒贏了錢有她一份吧。　　二四八毛的，真不知道他們從那裡找來那麼多的毛票兒……　　就像預料中的那樣，韓慧恩和藍涯，微兒，在聽到甄英雄殺了卡瑪這個消息之後，根本不能相信，為此，韓慧恩還不避嫌的扒了甄英雄的上衣，拆了他胳膊上的繃帶，查看了他的傷口。　　殺手可以從傷口判斷齣子彈，甚至是子彈的穿透力，是狙擊步槍，還是從很近的距離，保持了步槍最大穿透力的射擊。　　比愛利絲還要難以接受這個事實，也許是因為他們三人對卡瑪的實力太過了解了吧。　　“甄少爺，你不會是為了和我們炫耀這個才來的吧？”韓慧恩的心情有點複雜，並不是因為卡瑪死掉了，在她看來，殺手世家死絕了才好，那樣她就不擔心有人來殺她了，她複雜的是，自己很討厭的男人為什麼這麼厲害，偏偏，自己真的看不出來他有多厲害……　　“恩，少爺我是一個很謙虛的人，從來都是很內斂的。”甄英雄順風接屁的功夫讓韓慧恩想抽他，“我有問題想請教你們。”　　甄英雄的目光冷的真快，氣勢一凝，韓慧恩忍不住一餒，微兒本就怕甄英雄，向藍涯身後靠了靠，柳絮幫甄英雄重新將傷口簡單的包紮着，畫兒和鈴鐺則打着下手，似乎就是這一句話的工夫，剛才還好好的氣氛，瞬間被分化成了兩個世界的存在，畫兒和鈴鐺與他們三人的關係立刻冰冷了。　　一切，都是因為甄英雄的心情和態度嗎？用語氣帶動了手下的氣勢變化，韓慧恩在一分鐘之前，還覺得能做到這點的，只有哈恩大叔，現在她知道了，這個很沒溜兒的甄少爺，也許真的有實力與哈恩一較長短。　　藍涯這個深藏不露的傢伙在甄英雄面前想藏也藏不住，說話也就乾脆了許多，“甄少爺，你應該知道，背叛家族什麼的，我們已經無奈的妥協了，但為了愛利絲小姐，我們會有保留的選擇性回答你的問題，我們不想看到小姐無家可歸。”　　“恩，嚴格的說起來，我只是想問你一個人而已，我只想知道這個人的個人信息，應該與你們的原則沒有碰撞吧？”甄英雄看三人沒有表示異議，這才問道：“鈴木優美，你們對她了解多少？”　　甄英雄話一出口，三人不禁同時皺眉，藍涯苦笑道：“甄少爺，這個問題你可找錯人了。”　　甄英雄疑惑道：“為什麼？”　　藍涯看了一眼微兒，微兒不怎麼禮貌的回答道：“如果不是因為你不知道，我會懷疑你故意損我們，哼，早就告訴過你，我和阿藍是巴猜組的人，連與鈴木組合作的資格都沒有，你覺得我們能了解鈴木優美嗎？不過，慧恩也許會知道點什麼吧？她是羅比組的，而羅比在六年前，與鈴木是搭檔。”　　操，殺手就殺手吧，還整什麼等級制度，球球的，甄英雄把最後一點期望的目光望向了韓慧恩，韓慧恩也不算讓甄英雄失望，很認真的想了想，道：“我對她也不是很了解，我進入世家的時候，她已經成為家姐級人物了，聽說，她是十五歲進入世家，然後用一年時間就成為家姐的人，今年她應該是二十八歲吧？對哈恩很忠心，有些目中無人，孤芳自賞，最近六年都留在哈恩身邊，我知道的就這麼多。”　　“十六歲就成了家姐級人物啊，了不起……”　　韓慧恩看到甄英雄有些失望的表情，不禁奇怪道：“甄少爺，你為什麼突然關心起鈴木優美來了？難道你剛才說的與卡瑪一起出現的女人，就是她嗎？”　　甄英雄‘恩’了一聲，卻另三個殺手同時倒吸一口涼氣，他們的反應讓甄英雄太意外，“不可能！”　　別說甄英雄了，柳絮都嚇一跳，什麼就不可能啊？　　韓慧恩有些失態，“你胳膊上這一槍，是鈴木優美開槍射的？”　　甄英雄點了點頭。　　微兒輕蔑中也有激動，“你說鈴木優美當時逃走了？”　　甄英雄又點了點頭。　　藍涯吐了口氣，“不可能，那個人肯定不是鈴木優美。”　　甄英雄有點暈，“為什麼？”　　韓慧恩嚴肅道：“雖然我們對鈴木優美了解的不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鈴木優美到今天為止從來沒有失手過，即便是活動的目標，三百米以內的狙擊，她也能準確的爆頭，而且，照你說的，你去追卡瑪，如果真的是鈴木優美的話，一定會利用這個空當跟在你後面的，這是殺手補殺的常識……”　　甄英雄後背一涼，他並不是一個合格的殺手，補殺？對啊，既然是雙人的殺手組合，在只有一個追擊者的時候，一個做為誘餌，另一個從後面跟上，兩面一夾……　　“有一個傳聞，雖然我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殺手世家的人幾乎都聽說過。”韓慧恩淡淡道：“十年前，也就是我進入世家之前的兩年，殺手世家曾經發生了一件險些被根除的大事件，當時殺手世家幾乎全滅，就是家主哈恩也險些被殺，那就是因為一次暗殺失敗，家族的殺手被活捉，出賣了家族的秘密，導致家族的藏身方法和殺手的真實身份暴光，從而被圍攻，遭到大舉追殺……甄少爺，你應該知道，殺手如果不能藏在黑暗的影子里，失去了習慣和擅長的暗殺機會，那將意味着什麼。”　　滅亡，這是可以肯定的答案，暴露了真實的身份，殺手就必須面對赤裸裸的挑戰，沒有地盤，就等於沒有立足之地，沒有掩護，他們就如同過街老鼠，不是死在路人的腳下，就是被汽車的車輪碾壓，這是殺手組織無法避免的悲哀。　　韓慧恩看的出來，甄英雄已經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笑，同樣有迷惑，根據甄英雄的形容，那個女人應該就是鈴木優美沒有錯，因為不會有同樣特徵的其他人夠資格與卡瑪搭檔，甄英雄活着，太不可思議了，“甄少爺，據說，我們的殺手世家是在十年前才開始組成雙人搭檔，為的不單是暗殺的質量，也為了防止突發事件，兩人分散撤離可以降低被活捉的可能性，當然，在追擊者只有一人的情況下，也可以補殺，你懂了嗎？曾經經歷過那場巨變而活下來的鈴木優美，是不可能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的。”　　甄英雄有些蒙，“十年前的巨變？你們不是依附在諾森家族之下嗎？可是，諾森家族二十年來並沒有發生過什麼大事，實力反而一直呈強勢狀態啊……”　　目前雙方已經徹底的扯破的臉皮，冰恨天與義字會之間的矛盾已經明朗化，韓慧恩大概也是覺得這並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必要，隨口道：“殺手世家就是因為十年前被追殺的差點全滅，在逃到英國之後被諾森家族保護了起來，才開始效忠諾森家族的，哈恩也是在那時侯才曉得，沒有黑社會的庇佑，殺手就是見光死，再加上救命之恩，所以才不得不低頭的，在那之前，誰知道諾森家族是哪棵蔥啊？”　　十年前殺手世家才效忠於諾森家族？！甄英雄有點暈，“你真的確定嗎？！”　　韓慧恩不知道甄英雄在激動什麼，看了看藍涯和微兒，三人一起點頭，藍涯道：“我雖然是最晚進入世家的，但也知道那是不會錯的，具體原因可能是謠傳，但效忠諾森家族十年，這可以肯定。”　　十年，如果顏冰與哈恩認識才十年，那麼，二十年前她對老爹和蘇影的暗殺又是怎麼回事？！甄英雄的腦袋有些轉不過來了，他一直理所應當的認為二十年前的暗殺，應該是像愛利絲與羅比一般，由哈恩或者是他的手下指導顏冰下的手，但是……　　十年之前，顏冰還不認識哈恩，那二十年前的暗殺，與顏冰有關，與殺手世家卻沒有任何關係啦？　　這個問題可能代表不了什麼，但甄英雄就是覺得不安，好象這個並不是十分重要的問題，還牽扯了什麼其他的事情，而那，對現在的局勢有着很大的影響。　　“喂，慧恩。”甄英雄平穩了一下心緒，問道：“如果我沒有用愛利絲栓住你們，你們被少爺我抓了之後，會怎麼辦？”　　“如果沒有愛利絲小姐，你根本不可能抓到我們。”韓慧恩苦笑道：“殺手有多少種殺死敵人的方法，就有多少種殺死自己的方法。”

# 第341章 女人愛衣服

　　甄英雄點了點頭，站起身來，突然又問了一句，“十年前追殺你們的組織是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其實你的表情告訴我，你大概已經猜到了，能夠跨國追着世家跑的組織能有多少呢？我們與這個龐大組織之間有矛盾，你早就嗅到味兒了不是嗎？”韓慧恩笑的有些牽強，之後沉默了片刻，發現甄英雄的表情極為淡定，看不出他的內心，這才淡淡道：“雅庫扎。”　　果然……甄英雄腦中，有一條思路漸漸的清晰了起來。　　雅庫扎，最龐大的東亞黑幫組織，它其中最大的幫會，就是山口組！稻川會，住吉會也非常棘手，在日本，他們甚至可以公開活動，成員在十萬以上，尤其山口組，成員最眾，在許多國家都有分支，難怪可以將暴露出來的殺手世家追着打呢，除非能逃到沒有他們分支的地方。　　山口組的其中一個分支山田組，就是因為甄英雄的關係被鏟掉了，甄英雄所以在韓慧恩開口之前就想到了這個組織，就是因為羅比與愛利絲策劃的朗朗電視台事件，他們利用了廖小強去接觸山田組，這不但有迴避的感覺，還有一種算計的味道，他們似乎是故意用高橋澤作為借口，把山田組拽進來，無論山田組是不是可以成功，都不會落得好下場的，甄英雄一直覺得羅比他們與山口組之間有很重的敵對味道。　　十年前差一點滅掉殺手世家的，居然是雅庫扎，看來，少爺與哈恩大叔，也有着同樣討厭的人啊。　　甄英雄從韓慧恩那裡出來，就回到了天堂閣，恰好碰到薛雪，原來白果才拉着甜甜和風鈴，說要去找甄英雄，甄少爺上次住院，手機又開始被警方監聽了，所以這两天根本就沒開過手機，他現在也懶得聽一群丫頭唧唧喳喳，此刻的他，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所以，沒給白果打電話。　　躺在沙发上，枕着薛雪的大腿，愜意的閉着眼睛，享受着她姐姐一般溫柔的頭部按摩，甄英雄將頭腦中的資料做着整理，方才從韓慧恩那裡並不是沒有得到什麼收穫，但也是給他徒增了幾個想不明白的地方。　　鈴木優美為什麼不殺掉自己呢？當時的情況很明顯啊，只有自己一個追擊者，如果她從後面補殺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啊。　　甄少爺一直覺得這個鈴木優美很有問題，但具體是什麼問題，他說不上來，也許，這就是所謂的男人超越女人第六感的第七感吧，甄少爺是這樣對自己說的。　　想到鈴木優美，甄少爺覺得自己好象忘了什麼，就在苦苦思索這個問題的時候，一個壓抑着憤怒的聲音響了起來，“死……流……氓……”　　甄英雄渾身一激靈，趕忙坐起來，果然，是小白同志！　　“咳，情人老婆，其實呢，我有點頭疼，小雪幫我揉揉太陽穴，這很正常，我想你不會想歪的，對嗎？”甄英雄直冒冷汗。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說，我很喜歡喝醋啊？你覺得你配嗎？”白果也懶得和甄英雄計較這個了，薛雪是他的御用美廚娘，甜甜也說過，甄英雄作為太子爺，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薛雪伺候的，白果也不好對薛雪說什麼，其實，這完全是甜甜在幫甄英雄整理內務關係的小手段罷了，這丫頭非常的聰明。　　薛雪可不敢和柳絮似的與白果硬頂，有點無措，她只要能留在甄英雄身邊，被他擁有就滿足了，並沒有擁有甄英雄的野心，所以，她怕自己會破壞了甄英雄與幾位少奶奶的關係，見白果沒有追問，着實鬆了口氣啊。　　“該吃飯了，李英豪那傢伙找了你半天了，你死哪去了？”　　見白果沒生氣，甄英雄都愣了，接着看到了甜甜得意而曖昧的目光，立刻知道這丫頭暗中幫了自己，感動啊，這頭小熊雖然頑皮了一點，但大條之下真有一顆細膩的心啊，真是少爺的好寶寶。　　“該吃飯了嗎？是啊，呵呵，都這個點了啊。”甄英雄笑道：“我們走吧，我也要找李英豪呢。”　　……　　一打岔，甄英雄也忘了去想自己到底忽略的那件事情是什麼了，吃過飯之後，甄英雄滿腦子都在琢磨着，怎麼才能把白果引開，好讓自己有時間教導風鈴打倒變態姐姐甄三國的功夫。　　女人都有着貓一樣的天性，愛睡，尤其愛午睡，白果雖然大咧咧的，但也知道午睡對一個女人的重要性，讓甄英雄撓頭的就是，風鈴以用飯後運動不宜身體健康為由，拒絕練習，其實她就是想睡覺！　　好在，因為知道甄英雄下午不會離開漢宮，白果並沒有死看着他，這要感謝小憐，她剛巧送來一批專門為演唱會而訂做好的華麗衣服，大約有二十幾套，演唱會上甜甜和一心每人都要換六到七套衣服，所以要在這二十幾套中做出取捨，小憐就是要甜甜自己拿個主意的。　　看來，一心和甜甜的公司也是下足了本錢啊，畢竟是公主們最後的一場演唱會，而且，現在的宣傳勢頭已經到達了一個頂峰，收益是可以預見的，這些衣服的花消與之相比，也就不值一提。　　女人愛衣服，就好象男人愛鈔票，很多時候，男人賺來的鈔票都變成了女人身上的衣服，所以，也可以說，男人是為了女人的衣服而一生辛苦，由此可以看出這些衣服對女人的吸引力。　　柳絮雖然不喜歡穿太女人的衣服，但她喜歡看，尤其是喜歡看甜甜穿上那些漂亮而華麗的衣服，柳絮唯一的興趣就是聽歌，而唯一聽的，就是雙子星的歌，甜甜和一心是她的偶像，如果不是因為她的職責是跟着甄英雄，她非得留下來看看不可。　　白果兩眼都放光，當甜甜說她們也可以穿上試試，過過癮的時候，白果和畫兒，鈴鐺，連同薛雪，都淪陷了，衣服本來就是小憐送來的，可她也沒能禁得住誘惑。　　二十幾套，夠她們試半天的，甄英雄終於鬆了口氣，悄悄的溜到了VIP健身中心的小型拳場。　　風鈴有很紮實的基本功，單單從力量上講，她可能還要強過三國一點點，唯一的缺點，就是套路化太嚴重，例如，她很慣用鞭腿，尤其是殺傷力很大的高鞭腿，即便上次就是因為上鞭腿被甄英雄整的巨狼狽，可再次和甄英雄對打，沒過幾招，便又一次習慣性的使了出來，時機的把握感太差了，如果不是甄少爺手下留情，恐怕她又得夾着大腿走路。　　“你太執着於殺傷力了，這就是你套路化嚴重的根源所在。”　　坐在小拳台上休息的時候，風鈴已經是呼呼喘息，甄英雄卻氣息平穩，李英豪對甄英雄有些刮目相看，過去一直覺得他就是會耍賤招，可方才與風鈴的對打，他作為旁觀者，看的清楚，看的驚訝。　　就像甄英雄說的，風鈴一味的追求殺傷力，高鞭腿瞄的都是甄英雄的頭，正蹬，側踹，只求力量與對方要害，幾乎沒有技巧可言，轉身後擺腿，斧式踢腿，雖然招式漂亮，可怎麼看怎麼像是在秀身手，當然，風鈴的動作還是很流暢的，但她的對手是甄英雄，李英豪不得不承認，如果風鈴的對手是其他人甚至是自己，都不會暴露出這些問題，甄英雄總是用簡單的步法巧妙的躲避着她的攻擊，用輕描淡寫的隔擋，使得風鈴的招式看起來那麼稚嫩。　　“只要是攻擊，都可以給對手造成傷害的，剛才的一個回合里，你基本沒有用過雙手，唯一一次想要使用抱腿摔，動機又太明顯了，沒有掩飾，我有點懷疑，做過警察的你，應該對鎖臂一類的方法很熟悉啊，可你就好象忘了自己還有胳膊呢。”甄英雄一邊比畫一邊說道：“人的雙臂，雖然物理攻擊的殺傷力不如雙腿，但是，它靈活，而且，它的靈活可以用來迷惑對方，很多人都說中國武術太花哨，也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花哨並不是完全的不可取，虛則實之，實則虛之，沒有花哨，哪裡有虛招？虛招就是騙，騙到對方，就能打亂對方的步驟，這個時候，你那些殺傷力大的招數才有更高的命中機會，說白了，就是要結合著運用，這是常識，你們的教官當初沒教過你們嗎？”　　風鈴臉一紅，搏擊靠頭腦，誰都明白，可中國的教育體制就是死板的，教是那麼教的，但怎麼才是合理運用呢？對於實踐，僅僅是語言的解釋哪裡說的明白？就好象上學的學生一般，完全是公式化的學習，風鈴現在才知道，課本與實際真的存在很大差異，警官學校那種模式化的對打真的缺少變化，甄英雄左臂受傷的情況下自己都傷不到他，太丟人了。　　“你用衣服蒙我腦袋那次，算是虛招嗎？”　　對李英豪而言，甄英雄說的有道理，卻是廢話，忍不住揶揄了他一句。　　“咳，那是耍流氓，不過，卻足以證明，靠頭腦打架，比單純的四肢運動要更有威脅。”甄英雄對風鈴道：“我姐和我是同一種人，你現在認為你有多少把握能取勝呢？”　　風鈴頭一低，真誠實，“百分之百……會輸。”　　“放心吧，在別人看來，她是完全沒有套路的，但在少爺我看來未必。”甄英雄嘿嘿一笑，“來第二回合吧，這次你完全放棄高鞭腿還有那些只有威力沒有連貫性的殺招，多用拳，多用小鞭腿試試看，對你這種身高的女人來說，小鞭腿雖然很一般，卻是取勝的關鍵，注意攻擊下盤，人和動作最顯著的一個區別，就是我們用兩條腿走路。”　　風鈴一怔，李英豪也不禁低頭去看風鈴的腿，好修長，眼睛一亮，對啊，風鈴具有身高優勢，攻擊下盤，她的上身不會有太大的晃動，也就不會露出空當，但因為腿長優勢，對方很難防範她的下盤攻勢，如果對手的步法被打亂，重心，力量的運用，就會出現偏差，那個時候就是風鈴攻擊的絕佳時機了！　　李英豪還是不太明白，他對甄三國有所耳聞，好象同樣的優勢，她也有吧……　　風鈴拋開了大開大闔的招式，立刻顯現出了細膩，身手的連貫性猛增，雖然沒有能擊倒甄英雄的辦法，但最少可以看出，她在防守上有所長進。　　這個女人很聰明，甄英雄一邊躲避進攻，一邊掐算着時間，還有幾天，應該足夠了，要打倒三國而不使她受到傷害，只有讓她掉到場外這一個辦法，而在她掉到場外之前，一定要確保風鈴不會輸，就好象那天，三國與柳絮的練習一般……　　……　　甄英雄教導過風鈴之後，與李英豪一起泡了泡溫泉，就在那時候，李英豪對甄英雄說了一件事情。　　天門所在的霸川市，與朗朗市相隔甚近，所以李英豪的父親，天門之主李連成，並沒有着急來到朗朗市，最近一陣子，李連成發現霸川市陸續進入了一些身份難明的幫派份子，經常出沒在紅燈場所，名義上打的是國外旅遊團的旗號，可實際上，霸川是最近幾年才發展起來的城市，並沒有什麼旅遊参觀的價值，也沒聽說市裡要在旅游業做文章，這一點有些蹊蹺，李連成比較重視，目前正謹慎的觀察着。　　李英豪懷疑對方是衝著這次黑市拳大賽來的，而做為主辦方，義字會大概是被針對的對象，李英豪很大方的表示自己願意幫助甄英雄，不過甄英雄只是笑了笑，沒有回答。　　李英豪是真心把自己當成朋友的，甄英雄能感覺到，所以他才不願意接受李英豪的幫助，現在的局勢非常不明朗，顏冰把這個局鋪了多大，甄英雄根本看不透，把李英豪拉進來，太危險了。　　泡過溫泉之後，李英豪想帶着風鈴出去逛逛朗朗市的夜景，甄英雄把闌度招呼過來，請他做個導遊。　　闌度把頭髮染成了黑色，說是為了掩飾身份，其實甄英雄知道，他是學人家愛利絲，闌度都有點弱智了，為了拉近與愛利絲的關係，他是什麼笨招都用上了，可惜，染了黑頭髮，他依然不象中國人，沒有愛利絲那種天生的東方氣質和骨架。　　回到天堂閣，幾個丫頭剛剛試完衣服，甄英雄那汗撇撇的流，球球的，早知道你們會花很長時間，但沒想到你們會花這麼長時間！二十幾套衣服，居然用了整整五個小時才試穿完！　　甜甜這個大明星早對這些漂亮衣服免疫了，在她眼裡，這就是包裝，把自己看成商品一般的包裝，比起這些衣服，她更願意和甄英雄一起去商場里隨便買幾套穿。　　白果鬱悶啊，那帶着電光的眼神告訴甄英雄她的怨念有多深，剛才自己穿的那麼漂亮他不出現，自己把美麗的羽毛褪掉了他才來，啥意思啊？當天鵝的時候不欣賞，難道自己在他眼裡永遠都是丑小鴨嗎？　　“情人老婆，又怎麼了？嘴巴嘟的都能掛油瓶了。”甄英雄不打趣還好，一打趣，白果來勁了。　　“你死哪去了？！”　　今天已經第二次問這句話了。　　“泡溫泉，不然我去做什麼，我想留在這裏看你們換衣服，你會同意嗎？”　　說實話，除了白果，估計沒人反對，可惜，小白就是臉皮薄，脾氣大，“你想的美！”　　“這不結了，那你還問我死哪去做什麼？”甄英雄嘿嘿一笑，“我想死在這裏，你又不讓。”　　二十幾套服裝，白果脫了二十幾次衣服，如果甄英雄留在這裏，不是等於看了二十幾場脫衣舞嗎？演出服可不是平時穿的衣服，對內衣是有要求的，人家甜甜穿的就是一件無肩帶的胸罩，小白同志長這麼大，連露肩膀的衣服都沒有，哪裡會去買那樣的內衣啊，所以，在試穿一些露肩的衣服時，她把胸罩都摘了。　　讓白果當著別的女人在甄英雄面前露點，那她不飆才新鮮，被甄英雄噎的面紅耳赤，白果憋屈啊，女為悅己者容，你個死流氓當本姑娘為了什麼生氣啊？　　甄英雄太了解白果了，哪能看不出她的心思啊，坐到她身邊，把她往懷裡一摟，笑道：“乖老婆，你該不會是想讓我看看你穿那些衣服時的漂亮樣子吧？”　　“誰……誰想讓你看啊？少臭美！”白果被甄英雄說到了心裏，臉上燒啊，“衣服又不是我的，我幹嗎要讓你看？”　　衣服是誰的，和讓少爺我看，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嗎？　　小白被臊的不知所措，連真心話都吐露出來了，她想要那些好看的衣服……　　“白姐姐，誰說那些衣服不是你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這有什麼分別嗎？”甜甜小嘴巴在該甜的時候特別的甜，過來勾住白果的脖子，又發壞，在她的小耳垂上舔了一下，笑道：“那些衣服都是公司給我和點心定做的，本來就是我們的，待會我們去點心家，你想怎麼穿都可以，對了對了，我家裡還存放着不少我和點心的衣服呢，有一百套左右吧，有時間你們去選選看，大家都有份哦……。”　　甜甜真是大方，她是個時尚女孩，知道女人喜歡什麼，果然，白果，小鳳凰，一聽這個，都是眼冒精光。　　雙子星入道近四年，走紅兩年，這兩年讓她們達到了事業的顛峰，出過六張專輯，舉辦過十二場演唱會，公司為了打造這兩個丫頭，光是服裝就開銷不扉，出席各種活動，宴會，接受採訪，上節目，幾年下來，衣服都能堆成小山了，根本穿不過來，所謂身在福中不知福，說的大概就是她們，大部分的衣服只穿過一次，連印象都沒留下就被封印起來了。　　像白果，雖然家裡有些錢，但她一個人生活，每個月那點工資，想買件漂亮點的名牌衣服，根本舍不得，即便和甄英雄在一起之後，白果也不喜歡大手大腳的花錢，這一點，她和甄英雄很像，手裡有錢，卻用來享受生活，而絕對不是把鋪張浪費當成一種幸福，但是，自己不買，和把甜甜的衣服分享來穿，是兩個概念。　　穿甜甜的衣服，她沒有心理上的負罪感啊。　　“樹袋熊，你說要去小艾家，是怎麼回事？”甄英雄可受不了甜甜那得意的表情，好象就她會做人似的。　　“哦，我已經挑好了，可點心還沒選好呢，待會小憐把衣服裝好，我們就去點心那裡，讓她也選幾套，這批服裝花了我們不少時間了。”　　甜甜話才落，小憐就推門進來了，看到甄英雄，這高智商低人格的小丫頭還知道臉紅呢，“太，太子哥哥好。”　　和小學生似的，甄英雄一笑，“憐憐，你好象變了點兒了。”　　“那當然了，我敢不變嗎？”小憐低聲嘟囔了一句，見甄英雄眉頭一跳，趕緊露出一個乖寶寶似的美麗笑容，“我的意思是，哥哥的話，我這當妹妹的怎麼能不聽呢？呵呵，我很乖，真的很乖。”　　球球的，你要真的乖，就不會背後給少爺上眼藥了！甄英雄看到小憐就覺得頭皮發麻，想讓這丫頭把嘴巴大的習慣改掉，真的不太容易。　　“那哥哥我怎麼聽說，你對你的甜甜姐姐說了什麼啊……哎呀……！疼……！”　　甄英雄話還沒說完呢，后腰上的肉差點掉下兩塊來，白果下手狠不說，甜甜也長出息了，居然動手不動口了！　　“你們兩個掐我幹嗎？！”甄英雄疼的眼淚都要出來了，不要小看女人這掐人的功夫，她們的小手，似乎就是為了掐的更細膩而長出來的，那種疼，具有很強的凝聚力，疼在一點上，卻能牽動全身啊。　　“嚇唬小姑娘，我不掐你掐誰啊？”　　白果顯然沒認出來這個小憐就是朗朗電視台事件發生時，站在她旁邊討論收視率問題的勢力丫頭，見她眼淚呵呵的望着甄英雄，又怕又驚又可憐的樣子，心軟啊，這小姑娘多可愛啊。　　甜甜當然知道小憐這丫頭有很多不良習慣，可這丫頭還在上學的時候就喊自己姐姐，甄英雄嚇唬她，就像在嚇唬自己的妹妹，甜甜這種表現，也能稱之為護犢子。　　你狠！甄英雄能看到小憐那汪汪淚眼後面的一絲狡黠，好你個城市第一高智商，就把聰明勁用在這裏了啊？你媽媽給你起的名字真沒錯，球球的，宇文可憐，你還真會裝可憐啊！一個眼神都能表演的這麼複雜，當經紀人是浪費你的才能，你應該演戲去！太會裝了！　　甜甜姐果然能成為我的保護傘，耶！小憐心裏這個樂啊，看到白果，她又看到了一絲新的希望，這個姐姐，可以巴結巴結啊，怎麼著，也得把上次被太子哥哥拍的裸照拿回來……　　……　　顏冰對剛從眼前消失的五個出色的殺手並不是很了解，甚至今天，才第一次親眼見過他們，所以，她戴了一頂大沿帽子，用絲紗擋住了臉，他們走了，不但可以摘掉這頂帽子，而且，終於能長長的吐口氣了。　　顏冰並不太習慣與人交流，她的自閉是習慣，她知道自己為什麼用絲紗擋着臉，因為她很不習慣殺手的氣勢，換言之，她擔心自己會露出害怕的表情，作為一個領導者，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冷靜與沉着，自信與神秘，是被領導者信賴的關鍵。　　花了一點點時間整理思路，她剛才已經將自己的計劃全部告訴了那五個人，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了，等待那個朝義字會發起進攻的時刻到來，不過，那是對剛才的五個人而言，顏冰自己，還有一件事情要去做。　　“巧巧，請哈恩先生過來。”　　“是，夫人。”巧巧應聲而去，片刻，哈恩便走了進來。　　“夫人，我剛剛接到消息，羅伯特先生在冰清莊園離開后，似乎沒有回美國，好象是去了日本。”哈恩表情中略帶擔憂，他從來沒看的起那個島國，但是，那裡有他的噩夢，他的語氣，頭一次對羅伯特產生了質疑與反感，“我從來不知道，羅伯特先生在日本還有什麼朋友或者關係。”　　顏冰也是秀眉一蹙，“日本？他去做什麼？”

# 第342章 一場時裝秀

　　“這也是我想知道的。”哈恩苦笑着在顏冰對面坐了下來，“十年前，我們的世家接到了那個大任務，暗殺了山口組的若頭，弘田組的組長弘田光，以及總本部長，吉川組的組長越前左之助，可是，在暗殺第三個目標，副本部長加滕純二的時候暴露了身份，這件事情激怒了整個雅庫扎，山口組更是意圖剿滅我們，事實上，他們現在一定認為我們已經被剿滅了，知道我還活着的，知道殺手世家還存在的，就只有羅伯特先生了，我想，羅伯特先生這次去日本，大概就是想和山口組接觸，企圖幹掉我這個叛徒吧。”　　“你覺得他有那個能力嗎？”顏冰對羅伯特一直是鄙視到極點的，微微一笑，透着絕對的自信，“哈恩先生，山口組的分支山田組，已經被甄英雄那個小鬼端掉了，你認為山口組就算知道你在朗朗市，還能做出什麼事情嗎？羅伯特真是太愚蠢了。”　　“我明白，只是覺得悲哀而已。”哈恩嘆了口氣，“羅伯特先生是個可憐又可悲的人啊。”　　“先不要去管他的事情了，哈恩先生，我有兩件事情要與您商量。”顏冰說道：“黑市拳大賽即將開幕，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要在那幾個可憐的傀儡身邊，安插入自己的人，監視他們的行動，關於分配，請您來拿主意，我還是第一次見識到殺手世家的最強實力，同樣，我也很明白，除了羅比，並沒有人真正的聽命於我。”　　哈恩點了點頭，關於顏冰的這些話，他不需要客套，家族的殺手只會效忠自己這個家長，而家長效忠誰，他們並不關心，這就是殺手嚴格的等級制度，他們只需要一個領袖。　　“第二件事情……”顏冰閉目沉思了片刻，突然睜開眼睛，冷，卻柔弱的眼神，在一刻充滿了堅定與執着，“我要親自將愛利絲搶回來，希望您可以同意。”　　哈恩一怔，然後嚴肅的表情變的有些激動，顏冰說了一句即便他聽到也不能相信的話，“我不能同意，夫人，這太亂來了，請您放棄這個想法。”　　“不，哈恩先生，我已經考慮了很久。”顏冰表情堅定，語氣中卻有一絲苦楚，“我想要愛利絲知道她對我是多麼重要，我想讓她看到，我對她的鍛煉，是因為我愛她，我要親自接她回家，回到我身邊來，不然，我的一切努力，都變的沒有意義。”　　顏冰在說謊，她依然自欺欺人，哈恩心裏明白，她是想給自己一個安慰，她害怕愛利絲已經知道了身世的真相，並接受了那個真相，顏冰想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愛利絲，她愛她，她需要她，然而，這些，也是一個借口，顏冰恐怕到今天都不知道自己是為什麼而活着，她把自己緊閉了二十三年，直到今天這個局面，她都告訴自己，一切是為了和甄天分出高低，為了報復甄天，蘇影，秦夢謠，為了報復他們破壞了那段友情，她想要為愛利絲製造一個全新的未來，搶光他們的一切，如果愛利絲不回來她身邊，那麼，她做的一切將沒有任何的意義，她會徹底的陷入迷茫，再也找不到一個清醒的借口。　　真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啊，完全不懂得什麼才是感情，卻深深的被感情折磨，她不懂得親情，友情，愛情，偏偏為了它們而迷茫，而發泄着。　　“夫人，您的計劃應該是不存在紕漏的。”哈恩說道：“這件事情，交給羅比去做就可以了，如果夫人有什麼放不下的擔心，可以在綁到人質后，親自與甄英雄談判，但之前的行動……”　　“讓我參加。”顏冰固執的說道：“我要看着愛利絲回家。”　　哈恩從來沒有見過顏冰如此執意的要去做一件事情，記得這個女人上一次的固執，還是在六年前，而那一次，她得到了愛利絲，或許，她真的意識到，在她自閉的生命中，有值得珍惜的人了吧。　　哈恩無奈的妥協了，“好吧，夫人，既然如此，請您也不要拒絕我的保護。”　　顏冰愣了一下，這才笑道：“綁架一個人，居然要勞動哈恩先生您，我想，她真是很有面子啊，那個小小的女警察……”　　……　　“臭傢伙，可以下來啦……！”　　甄英雄在二樓的書房裡坐了半個小時了，女孩子換衣服的速度真的讓人不敢恭維，聽到甜甜趴在樓梯口喊他，他都沒有多大的精神頭了，那種初時的期待全被時間磨平了。　　小憐把衣服全部留下，告訴一心明天她再過來取之後就離開了，一心決定演出服的速度快的驚人，根本沒有試穿，小憐把衣服給她擺出來的過程中，她已經挑選好了她中意的六套服裝，甄英雄偷偷問過甜甜才知道，原來一心挑選的六套，都是她自己親自設計的。　　一心，甜甜，白果，愛利絲，柳絮，蘭兒，鳳兒，安靜，安寧，九個丫頭非要穿出一場時裝秀似的，把甄少爺攆到了二樓，她們則在一樓的客廳里公然換衣服。　　甄英雄走下螺旋樓梯，那種不耐煩的牢騷立刻被眼前的世界打散，天啊，天國！　　九個美女，穿着漂亮的演出服，彷彿將甄少爺的眼球帶到了另一個世界，美，好美。　　人們喜歡看演唱會，是因為有真實的氣氛真實的震撼，甄少爺不懂的那種震撼，因為他不追星，在他看來，明星，沒有被他追捧的價值，多麼漂亮的女明星，脫光衣服，也就是一女人罷了，明星的肉體和漢宮侍女的肉體，不存在什麼差別，甚至，抹掉臉上厚厚的一層粉，明星還不如那些侍女有魅力，大多美女明星，都是人工製造。　　但此刻，甄英雄不得不承認，衣服，真的是女人美麗的一個重要的體現環節，它能改變一個女人的氣質，它能讓一個原本沒有氣質的女人充滿氣質，能讓一個火暴的女人看起來那麼溫柔，能讓一個溫柔的女人看起來如此颯爽，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變化，尤其是，這些女人帶給自己的，並不是只有視覺上的震撼，更有一種心靈上的震撼，美，是由心底發出的感慨。　　明星的華麗，讓甄英雄感到一種人造的庸俗，可一心與甜甜，是天然的美女，雖然甄英雄並不太喜歡這樣一種耀眼的華麗之美，但不得不承認，她們，脫俗，也許，自然之美更適合她們，但華麗的美卻更突出她們的觀賞性。　　安家姐妹穿着一紅一白兩套款式完全相同的旗袍式的可愛服裝，好象是講究不對稱的美，一個露左肩沒有左袖，一個露右肩沒有右袖，群擺齊膝，露着雪白纖細的小腿，與衣服顏色相同的細帶高跟鞋，讓她們的腿看起來更加秀美修長，這套衣服太顯身材，太惹火了，甄英雄只覺得，自己舍不得讓一心和甜甜穿成這樣去給別人看，貪婪的男人想把美麗全部留給自己。　　蘭兒鳳兒又挑了兩套最惹火的衣服穿，這倆丫頭太媚俗，這衣服還沒有她們兩個人擺弄風騷來的耀眼，或者說，她們已經蓋過了衣服本身，妖艷的不能再妖艷了。　　柳絮好象很難為情，不要說露大腿了，柳絮輕易都不露小腿，但幾個丫頭好象故意戲弄她似的，此刻穿着一身可愛的衣服，她自己都覺得彆扭，但甄英雄卻看的愣了，這個樣子的柳絮才像個真正的女孩子啊，白色的無弔帶緊身上衣，胸前掛滿了精美的小掛飾，性感與可愛兼備，光滑圓潤的肩頭，誘人之極，短裙很有特點，如花團緊簇，一朵朵鮮花做的好似真的一樣，五顏六色的扎在一起，蓬鬆可愛，柳絮就好象掉在了花叢中一般，這個丫頭從來沒有露過大腿，此刻彆扭的緊緊夾着，那樣子更是讓人流口水，好漂亮的兩條腿啊，嬌羞中的柳絮是最美麗的。　　甜甜穿的比較惹火，性感的粉紅色綁帶裝，是動感的舞衣，露肩膀，露肚臍，好象兩條布片從脖子開始纏繞裹在身上一般，雖然擋住了關鍵的部位，卻能誘的人遐想連連，甄英雄感覺自己有點衝動，不自覺的想到了甜甜穿着這套衣服去跳鏡子舞的可愛樣子了，真想立刻撲倒她，好好的欺負她一番。　　白果被打造成了一位公主，這件衣服，是甜甜曾經拍攝MV時的那套公主服，簡單，高貴，純潔，感性，如雪一般，將白果平時的火暴氣質掩蓋的無從察覺，那頂漂亮的小王冠，讓甄英雄有一種單膝跪地親吻她手背的衝動，還從來沒有見過這丫頭如此淑女過，這套衣服，就是小艾自己設計，並決定在演唱會上換穿的最後一套啊。　　白果一直希望能把自己最漂亮，最女人的一面給甄英雄展現出來，讓他看到，其實，自己也能像一心一樣那麼有氣質，效果無疑是滿意的，甄英雄也露出了她期待的迷醉表情，可她害臊啊，渾身的不自在，她發現，她還是喜歡平時的那個自己，現在的美麗，讓她羞澀，而小白同志從來都不習慣做一個羞澀的小女人。　　白果這個時候才發現，自己真的不適合做一個公主。　　最讓甄英雄覺得意外的，就是愛利絲了，她穿着的衣服，甄英雄曾經也見過，同樣是小艾設計的，是那套王子禮服，很有紳士氣質的那套黑色的禮服！　　黑色的短髮，精神飄逸，眼神閃爍，有一種委屈與羞赧，見甄英雄在打量自己，愛利絲在甜甜的推搡下，很不情願的挽起白果的手臂，沒啥身高的優勢，但這王子與公主的搭配，卻比小艾與甜甜更具特色，愛利絲真的有一種王子的氣質，大概，是那種倔強吧，雖然，她的倔強，只針對甄英雄。　　如果穿起王子的衣服，那麼，沒有人比三國那丫頭更合適了，甄英雄覺得自己的唾液分泌加速了，不然怎麼會老是要往外流呢？　　“啊……，我，我不行了……好重，誰來幫幫我……”　　甄英雄正陶醉呢，就聽到了一心那痛苦的聲音，急啊，剛才好象還看到她了呢，這麼會工夫哪去了？　　“小艾，怎麼了？！”　　人群後面，發現了快站不住的一心，天啊……！甄英雄忍不住感慨，“天使？！”　　下樓的時候似乎瞥到了一心，當時她就坐在沙发上，可下樓之後，幾個丫頭刻意的將一心擋在了身後，不讓甄少爺看到，聽到一心的痛苦求救，幾個丫頭這才嬉笑着過來幫忙。　　好大的一對翅膀！一心要在甜甜和愛利絲的攙扶下才能站起來，那對和沙發同樣雪白的翅膀，做的好象真的一樣，太美了，一心那纖瘦的小肩膀，能扛的起來真是不易啊，這玩意兒哪來的？剛才怎麼沒見到啊？　　天使，真的是天使啊，好漂亮，甄英雄看傻了，一群丫頭也看呆了。　　“真是的，這東西有五十斤呢，快幫我把它脫下來吧，你看夠了沒有啊？”一心很高興甄英雄的反應，可身體卻吃不消了，美麗的瞬間可以成為記憶的永恆，一心覺得，差不多就得了，難道非得等我這不會飛的天使被翅膀壓趴下，成為可笑的永恆你們才滿意啊？這對翅膀是演唱會出場時從天而降的道具，那時會掉着威亞，不然五十多斤，自己這小身板哪扛的住啊？　　“怎麼樣？臭傢伙，這可是我們特意為你表演的時裝秀，好看嗎？”甜甜嘿嘿笑着，拍了拍一心的天使翅膀，道：“羡慕吧？開場的時候，一心從天而降，投入我這個王子的懷抱，然後再來一個熱吻，哦呵呵……，一開場就能帶起一個高潮來……”　　“熱……熱吻？！”　　白果與愛利絲幾乎是異口同聲啊。　　甄少爺還沒說話呢，就見小艾紅臉道：“假的，是假的啦，只是做做樣子的！”　　“原來是裝樣子啊……”　　“你們失望個屁啊！”甄英雄沒好氣的對蘭兒鳳兒喊了一聲。　　“怎麼，你嫉妒嗎？”甜甜替蘭兒鳳兒還口道：“我親點心，你是不是吃醋啊？”　　這甜甜太壞了，眼神一瞥，看向了白果，小白同志想到兩個人曾經很投入的舌吻過，那個羞啊，甜甜這是一語雙關！　　“是啊是啊，我嫉妒。”甄英雄幫一心摘掉那對翅膀，掂了掂，真夠沉的，“要不，我來客串從天而降的天使？”　　“呸……！”　　幾乎所有丫頭一起吐出小舌頭，想想甄英雄背上那對展開之後近三米的雪白翅膀，加上他流氓的表情，忒噁心了，有那麼齷齪的天使嗎？　　一心伸出食指一點甄英雄的鼻子，嬌嬌的笑道：“如果你要從天而降的話，應該定做一對惡魔的翅膀。”　　白果和甜甜一聽，連連點頭，符合著一心，“有道理，有道理。”　　愛利絲盯着甄英雄，似乎在幻想着他化身惡魔時的模樣，天啊，太合適了！愛利絲眼中的甄英雄，一直都是個惡魔形象，下流，齷齪，目空一切……　　“喂，貓……思慕老師，你這個目光是什麼意思？”甄英雄看愛利絲目光獃滯，笑道：“難不成，你也覺得我這個教育工作者像惡魔嗎？”　　教育工作者？誰？你嗎？愛利絲嚴重鄙視甄少爺，一個就能代自習課的老師，居然大言不慚的說自己是個教育工作者，厚臉皮的程度也夠的上惡魔的標準了。　　“如果你背上有天使的翅膀，那一定是地球的末日……”愛利絲忍不住揶揄了甄英雄一句。　　“是啊，我們也這麼覺得。”一心和甜甜附和着，白果也道：“地上都快放不下你了，你還想上天啊？”　　“天上的美女應該比地上多吧？”甄英雄打量着幾女，調侃道：“聽說，天上的美女都很溫柔，不像地上的老虎會咬人。”　　“誰是老虎？！”　　“女人是老虎……”　　“你胡說！”小白，甜甜，一心，近乎異口同聲，“我咬你！”　　“啊呀呀……，還說不是老虎？”　　小鳳凰們大笑，燕鳴鶯啼，滿眼的燕瘦環肥，甄英雄雖然被咬的疼了點，卻也樂在其中，見愛利絲好象不太能參与到熱鬧中來，甄英雄嘿嘿笑道：“思慕老師，如果我真有一對翅膀，你覺得我最想做的是什麼？”　　幾個丫頭都愣了，愛利絲也呆了，卻見甄英雄伸出胳膊擺了擺，很認真，卻很臭屁的說道：“當然是想飛了。”　　一句廢話，卻讓愛利絲哭笑不得，自己經常和甄英雄較勁，究竟誰更聰明，可剛才這個簡單的問題居然把自己問的呆了，真白痴，任哪個人突然有了一對翅膀，也不會放着它的功能不去使用吧？想到這裏，愛利絲一怔，甄英雄這話，好象有所暗示啊……　　果然，甄英雄好象很隨意的說道：“如果你有一對美麗的翅膀，卻不懂得飛翔，那麼，這對翅膀不就是一個累贅了嗎？不能飛的鳥兒，是找不到同類的。”　　愛利絲呆了，小艾與甜甜眼中也有異樣的色彩閃過，白果似乎嗅到了某種奇怪的味道，她太了解甄英雄了，這小子，話里有話，他是在暗示‘王思慕’什麼嗎？好象，‘王思慕’確實不太懂得融入大家啊……　　“OK，來，照個相，留個念吧……”安寧不知從那裡掏出了她的膠片相機，笑道：“難得我們今天打扮的這麼漂亮，留下我們華麗而美麗的回憶嘍……”　　華麗而美麗的回憶嗎？　　甄英雄似乎想到了什麼，一愣的功夫，已經有個身體被推到了自己的懷中，愛利絲抬起頭，又羞又急，她都沒注意到是誰使壞推了自己一把。　　“呦……，照相照相嘍……”　　甜甜撲在了愛利絲身上，親昵的摟着她的一條胳膊，卻把愛利絲和甄英雄擠的更緊了，一心將白果拉坐在自己身旁，也挽住了甄英雄的另一條胳膊，甄英雄將質疑的目光望向甜甜，甜甜故意不看他，再把目光望向一心，一心慌亂的想要閃躲，卻被甄英雄咬到了耳垂，“小艾，你和樹袋熊搞什麼東東？”　　小艾羞啊，這個時候大家都在找位置往沙发上擠，就是白果也沒有注意到甄英雄與一心的曖昧，只有目光一直盯着甄英雄的愛利絲瞧了個清楚，表情一黯，她心裏那種莫明的痛楚又涌了出來，真是該死，不是早就知道他不是真的喜歡自己了嗎？那我又為什麼而心痛啊？　　“華麗而美麗的回憶，能是什麼東東啊？”小艾臉紅的像個蘋果，語氣卻有些幽怨，偷偷望了一眼低下頭的愛利絲，在甄英雄的耳邊小聲說道：“我們應該讓愛利絲快樂起來，不是嗎？”　　甄英雄愣了一下，華麗而美麗的回憶……小艾她們，在害怕什麼？　　愛利絲心裏還在琢磨着甄英雄剛才的話，如果不打開自己的翅膀，就不會找到自己的同類，什麼意思？他在告訴自己，不敞開心扉，就沒有朋友嗎？笨蛋，我早對你敞開了心扉，可你卻對我不理不睬！　　閃光燈亮起的那一剎那，記錄了愛利絲望着甄英雄那幽怨的目光，希望這個停留的瞬間不會成為一個永恆。　　翅膀嗎？甄英雄絕對沒有想到，在不久的以後，他真的會為了沒有一對翅膀而苦惱，而恐懼。　　……　　因為甜甜回來了，所以小艾並沒有刻意給白果搗亂，甄英雄知道，小艾已經開始接受這樣的一種關係。　　甜甜和愛利絲的關係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兩人親密了許多，甄英雄隱隱覺得，一心和甜甜似乎意識到了某種問題，所以才有了晚上那出服裝秀，而且，她們兩個丫頭在刻意拉近自己與愛利絲的關係，為什麼呢？　　球球的，她們已經知道，無論與顏冰的較量是誰勝誰敗，最痛苦的那個人，都是愛利絲！　　甄英雄躺在床上，望着那精美的吊燈，伸出的手掌漸漸攥成了拳頭，彷彿要把燈光握在手心中一般，似乎也在渴求着那種吞噬光明的力量，媽的，少爺怎麼就沒想過愛利絲的感受啊？　　女人的心是很細的，小艾那無奈而幽怨的眼神讓甄英雄慚愧，慚愧的無地自容，原來，愛利絲是為了這件事情而日漸消瘦啊，她必須要眼睜睜的看着自己去和她的母親分出一個勝負，她說，她愛上了自己，那麼，兩個她同樣愛着的人要你死我活的有一個結果，還有誰比愛利絲更痛苦，更受折磨呢？　　照一張相片，可笑啊可笑，小艾和甜甜在用一種很含蓄的方法提醒自己，愛利絲需要的是美麗的回憶，只可惜，她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製造那美麗，所以才有了剛才的服裝秀，她們明白，直接將話說出來，是一種難為。　　球球的，少爺真的綁了一個不該綁的公主啊，愛利絲，真是個難哄的寶寶，小艾和甜甜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呢？　　“死流……英雄，你沒事吧？”白果剛洗過澡，裹着浴巾，擦着頭髮走進了房間，發梢還掛着點點的露珠，粉紅色的浴袍，襯托的她好似一朵出水的芙蓉，曼妙婀娜的走了過來，她的小臉越發的紅潤，美眸撲朔，嘴裏說的話很自然，卻不敢去看甄英雄的眼睛，似乎是不好意思吧。　　也難怪，女孩子的閨房哪是隨便讓男人進來的地方？就算白果是個刑警，有頗多英氣，說到底她也是個女孩子啊，甄少爺不但進來了，還躺在了她的床上，樓下明明給他準備了房間啊，他幹嗎只穿着內褲賴在自己的床上呢。　　白果不想把甄英雄踢出去，雖然她會覺得羞澀，但她更不願意一個人睡，也許，是因為小艾就在隔壁的原因，白果需要靠在甄英雄懷裡，才能感覺到他是屬於自己的，雖然，他不屬於自己一個人。　　“英雄，剛才吃飯的時候，我就覺得你臉色很差，為什麼？”白果坐到甄英雄身邊，浴袍因為坐姿，下擺敞開，露出雪白的一截大腿，光滑，細嫩，緊緻，因為剛剛洗過澡，白果身上散發著一種濃郁的溫香，沁人肺腑，勾挑着甄少爺的慾望神經。　　“我臉色很差嗎？”甄英雄坐起來，把小白往懷裡一拉，右手穿過她的右腋，滑進了她的衣襟，握住了豐滿的淑乳，左手摸上了她的大腿，用觸覺來驗證那種視覺美。　　“恩……恩，是很差，討厭，不要摸那裡……”白果感覺甄英雄的手滑到了自己的雙腿之間，不禁夾緊了大腿，成熟的聖女峰，在他的手中變幻着形態，那種奇妙而怪異的感覺，讓她的喉嚨忍不住發出盪人的嬌吟，甄少爺的舌頭，從她的脖頸一路向上，直到將她的小耳垂含在口中，他需要釋放，他需要白果的安慰。　　右手中的感覺好奇妙，飽滿，堅挺，那種柔軟與彈性是矛盾的，是充滿誘惑力的，她的乳房成熟而完美，他不想用力，但那種奇怪的感覺讓他欲罷不能的揉搓着，把玩着，他喜歡聽到白果這強勢的丫頭髮出屬於小女人的嬌媚呻吟，那呻吟，讓他有一種滿足感，讓他知道，他滿足着她，而滿足，本身就是一種發泄。　　左手處在那柔軟之地，卻被緊緊的壓迫着，甄英雄感到這裏的柔軟逐漸升溫，濕潤，他的喘息也隨着粗重起來。那壓迫漸漸消失，白果的大腿逐漸的分開，當甄英雄的舌頭頂開她的牙關，與她的小舌頭纏綿到一起之時，她知道，自己已經不能反抗了，甚至，連基本的防守也做不到了。　　她很清晰的感覺着甄英雄在用手指撩撥着自己最敏感的地方，這傢伙好壞，太壞，他的手指，在恰捏着自己最羞人的那一點，身體越來越軟，沒有他摟着，自己已經連坐着都不能了，白果象徵性抓着甄英雄手腕的手無力的落下，卻不巧正巧的扶在他雙腿之間的堅硬上，這臭傢伙只穿了一條內褲，白果可以感覺到手裡的熱度，身體的刺激，心理的刺激，白果快要受不了了，她的小手，在羞人的撫着甄英雄的男性象徵。　　“果果，不要摸哪裡呢？”　　甄英雄將沾濕的左手向下一滑，穿過她的雙腿之間，用手掌托起白果的臀，白果一聲輕輕的呻吟，整個人都貼到了甄英雄的懷裡，甄英雄的罪惡淫蕩的中指微微發力，將一個指節從白果最能感到羞恥的部位頂了進去，一陣熟悉的腫脹感傳來，白果幾乎窒息，甄英雄可以感覺到她全身的肌肉在瞬間繃緊。　　“死……死流氓！”白果頭一次沒有拒絕甄英雄這羞人的侵略，但她反擊了，撲到甄英雄，壓在他的身上，將小舌頭伸入了甄英雄的口中。　　這是兩個人第一次發生親密關係時的姿勢，不同的是，白果這次心甘情願的被這個男人欺負，更想用這樣的方法來欺負他。　　甄英雄的男性反應被白果的小腹壓的有些疼痛，他綳不住了，雙手接到了大腦新的指令，扒光這個可愛的女人！　　白果突然發現自己很喜歡被甄英雄這樣色急的脫去衣服，因為她喜歡甄英雄承認她的魅力，因為她喜歡甄英雄的不加掩飾與直接。

# 第343章 浴室的誤會

　　他的胳膊上還纏着繃帶，他上身結實的肌肉讓她迷離，他身上有很多傷痕，最醒目的，莫過於右肩膀的那處，那是他成為一個英雄的標誌，他不是一個流氓，因為他曾經用鮮血代表的生命證明了他活着的價值。　　白果低頭，用小舌頭舔着那處魔鬼留給甄英雄的傷疤，這是他英雄的勳章，白果知道，就是在那一刻，自己愛的不能自拔了。　　美女愛英雄，雖然這個英雄有點壞。　　痒痒的，小白的溫柔讓甄英雄近乎發狂的想要欺負她，白果被甄英雄翻身壓倒，嗅着他帶有壓迫性的男人氣息，她能感覺他的需要，也能感覺自己的渴望，她羞赧的閉上了水眸，她將含蓄並在一起的雙腿微微敞開，在愛人面前，她不需要遮掩，她的手捂在高聳的胸脯上，她在感覺自己的心跳，直到甄英雄將她的一粒蓓蕾含在口中，她才環抱住甄英雄的頭。　　臉，紅的不能再紅，白果不老實的扭動着身體，她知道，甄英雄明白自己想要什麼，可他太壞了，就是不給，白果開始用手推他的肩膀，甄英雄壞笑着起身，終於將侵略的目標轉移到了小白敞開的城門前。　　“果果，叫聲哥哥來聽。”　　“你……流氓！”　　白果感覺着甄英雄那火熱的抵觸與壓迫，忍受着被他撩起的火焰，見他又趁機占自己便宜，恨不能咬死他，這臭傢伙知道自己在這個時候的軟弱。　　“不叫嗎？那我會搔你腳心的哦……”　　搔腳心？不要！白果最怕的就是這個，雖然，她很喜歡甄英雄調戲自己，戲弄自己，但她卻不認為現在這個時候應該玩什麼氣氛跳躍，“我……要，哥哥，好哥哥……啊……！”　　白果的呻吟，似乎呼痛，卻帶着無比的滿足，空虛被填補，那種快樂與被愛人佔有的感覺，讓白果忍不住愛意的宣洩，雙乳隨着甄英雄的衝刺而有規律的晃動，好美，白果緋紅的小臉上，帶着醉人的春意，那春意，帶走了甄少爺心靈上的沉重，白果的滿足，就是他的希望，有希望，就有奮鬥的方向。　　少爺也要小艾露出這個表情，也要讓愛利絲卸下那沉重的負擔，僅僅，只需要一個承諾吧？用一個承諾，也許就能讓愛利絲敞開那對天使般的翅膀。　　甄英雄的心，輕鬆了很多。　　白果在這個方面特別的貪婪，如果不是甄英雄這個非正常訓練出來的身體，還真的架不住她的索求，每每都要累的動不了她才滿意，往往是在高潮中沉睡過去他才得到解放，這死丫頭太色了，或者說，也可能是忒邋遢的她在逃避打掃戰場的責任，就好象她從來不喜歡打掃房間一般……　　甄英雄腰都有些酸了，做一個花心的男人是需要本錢的，還好，無論是甜甜，還是櫻桃，或者是薛雪，在這方面都沒有白果這麼善戰，不然少爺非死在床上不可，死丫頭，老想把少爺榨乾了，遇到這麼不喜歡認輸的妖精，真不知道是福還是禍。　　“球球的，小丫頭學乖了，居然不穿內衣就跑過來，顯然是早有預謀的啊……”甄英雄都養成習慣了，每次激情之後，都要用白果的內衣來幫她擦拭輝煌的戰果，然後第二天早上欣賞小母獅子發威，對甄少爺來說，那是一種生活情趣。　　無奈她今天沒穿內衣啊，用白果剛才擦頭髮的毛巾清理了一番，甄英雄給這丫頭蓋好被子，跳下床，穿上白果特意為他買的睡衣睡褲，躡手躡腳的走出了房門。　　二樓有一個小陽台，此刻已經是十一點半，城市安靜了許多，徐徐的夜風吹過，只穿着睡衣的甄英雄感覺到自己剛剛運動后的火熱身體開始降低溫度，頭腦，清晰了好多。　　看了一眼隔壁小艾家，房間和陽台居然影射出燈光，甄少爺記得，最接近陽台的，是小艾的房間啊，難道這個時間了，她還沒有睡嗎？　　淫蕩的一笑，雖然自己沒啥採花的能量了，可和小艾去說說夜話，談談小情也不錯啊，最近因為她被關禁閉，自己被迫忙活應對顏冰，已經好久沒有約會了。　　不，應該說，少爺已經好久沒有給小艾送去浪漫了，恩，球球的，少爺不深夜採花，去深夜送花吧……　　甄少爺本就是一胡鬧的人，現在更需要用胡鬧來發泄心中的壓力，“少爺來試探一下安靜安寧，蘭兒鳳兒的保護能力吧，看看是少爺這賊厲害，還是你們幾個保鏢厲害。”　　兩間別墅其實靠的很緊，秉承‘國際風，本土情’的設計原則，紅磚建築，卻有一種溫哥華風格，肩靠肩，兩個別墅的之間沒有縫隙，只有陽台相隔，不過距離遠了點，六米，甄英雄可沒有自信立定跳能跳那麼遠，雖然離地面不高，可光着腳丫子從二樓掉下去未免太丟人了。　　對於殺手來說，沒有潛伏不到的地方，只有你想不到的辦法。　　甄英雄上次來的時候就發現二樓一個好象專門品茶的雅室里有幾盆照料的不錯的盆栽，其中有一盆，花開的特別漂亮，甄少爺很小心的折了一朵，叼在嘴上，溜上了閣樓。　　如果甄少爺知道自己將白耀天交給白果照料的最寶貝的盆栽茉莉給折了，不曉得會不會覺得後悔，白果雖然懶得收拾房間，但只有這間茶室是最乾淨的，那幾盆花，是小白剛到朗朗市的時候白耀天給她的，喝茶，養花，白耀天的兩大愛好啊。　　甄英雄從閣樓的窗子爬出去，身手敏捷的上了房頂，似乎一個大男孩發現了新的好玩遊戲一般，非常投入，非常興奮，好象，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干過這種勾當了，重操舊業，目的不同，心情也不同，因為兩座別墅的屋頂是連着的，他很輕鬆的來到了小艾等人的頭頂上，然後有驚無險的沿着屋頂滑下，很輕飄的落在了二樓的陽台上，雖然沒有發出什麼聲音，可光着腳丫子，還是蹲的有點疼，而且，太涼了。　　好象知道有人來了似的，樓道里的燈光一下子暗了，甄少爺嚇的深吸一口涼氣，不會吧？球球的，安靜安寧真的這麼厲害？不可能啊，就算知道有人潛入，也不會有這麼快的動作上來關燈吧？　　“真是的，一起睡有什麼不可以的，為什麼非要把我踢出來呢？切……！”　　甄英雄靠在一側，心跳有些加速，缺德事干過不少，但大半夜的溜到女孩子家卻是頭一次，心理壓力大啊，剛才的聲音是甜甜的，這丫頭似乎是被一心給推出來的，房門又響，原來甜甜暫住的房間就在一心的隔壁啊，樓道里的燈，是她滅的。　　燈已經全滅了，只有小艾的房間還透着亮，甄英雄琢磨着自己要不要繼續這個容易被誤解的深夜送花行動，球球的，來都來了，還有半路而退一說嗎？和小艾又不是沒親熱過，她不會誤會少爺的。　　甄少爺小心的拉開玻璃窗，沒有發出丁點聲響，免得被甜甜或者安家姐妹知道，壞了自己的好事。　　躡手躡腳的來到房門外，出於本能，先輕輕的試探一下門是不是反鎖了，然後再決定要不要敲門，可這一試，竟然沒鎖，房門是被甜甜隨手帶上的，運氣啊！　　甄少爺是光着腳的，樓道里又已經沒了燈光，所以，他的潛入根本沒有任何能警起人注意的地方。　　屋裡亮着燈，電視機打開着，卻沒有人，小艾的房間里有一個衛生間，裏面傳來淅淅瀝瀝的水聲，毛玻璃門被蒸汽熏的什麼也看不到，陣陣的小曲哼唱着，簡直是最誘人的旋律，小艾在洗澡呢啊，甄少爺咽了口唾沫，小艾的裸體，好想看啊……　　忍住，自己可不是來採花的，小艾好象天使那樣純潔，自己的齷齪會被她看不起的，甄英雄想着怎麼才能給她一個驚喜呢？站在浴室的門外，擺一個酷酷的POSS，等她一出來，自己就把這朵漂亮的花遞給她，然後送上一個法式的熱吻，再加上一段深情的表白，完美！　　甄少爺想的正樂呢，浴室的門一響，一個曼妙的影子出現在玻璃門上，他二話沒有就竄了過去，似乎忘了一點事情，那就是，在裏面洗澡的，是女孩子，但不是所有的女孩子洗過澡之後，都習慣穿着衣服走出浴室，雖然，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但是，發生的情況，顯然比那更糟糕。　　浴室的門被拉開，蒸汽撲面，帶着浴液的芳香，一片朦朦朧朧，女孩子不同於大男人，一般的老爺們對水溫的要求特別‘低’，只求個痛快淋漓，簡單省事，哪像女孩子，開門之後那溫度讓甄少爺幾乎窒息，但為了不影響浪漫氣氛的製造，他還是很帥氣的躬身，將那朵美麗的花朵甩了出來。　　要從浴室里走出來的人身上圍着浴巾，頭上頂着毛巾，加上霧氣昭昭，甄少爺又被熱氣蒸的張不開眼睛，低頭前的一瞥，根本沒認出來這位是誰，他就覺得，小艾房間的浴室里，出來的理所當然是小艾才對。　　那有着誘人身材的美女顯然沒想到門口站着一位少爺，她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傢伙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呢？太不可思議了，連驚叫都未發出，就被甄英雄那紳士一般的獻花動作搞的暈了。　　“白晝與黑夜也無法阻擋我對你的深深思念……”甄英雄在詩朗誦方面有着極其了不起的天賦，他的聲音在這個時候極聚表現力，那感情渾厚，帶着無窮的磁性，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再次阻止了女孩的尖叫慾望，她愣了。　　“不要問我愛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天上有多少的星光凡間有多少女孩，但天上唯一的月亮代表了我心中唯一的你。”甄英雄如果這個時候抬起頭的話，也許，就不會發生更大的誤會了，偏偏，他為了做作的紳士姿態，低着頭，下流的望着那兩條雪白纖細的小腿，以及玲瓏可愛的小腳丫，嘴裏說的正經，其實早就心動而不可耐了，“就算世界海枯石爛，你依然是我眼中最亮最美麗的月，沒了你，擁有世界也沒有意義，有了你，世界對我沒有任何意義，只想吻你，小艾……”　　甄少爺覺得今天的表現很好，感情發揮的淋漓盡致，小艾肯定感動的稀哩嘩啦的，得意的一笑，然後猛的抬頭跨步，將女孩攬入懷中，居高臨下，一個熱吻，他拿花的右手按住女孩的后腰，讓兩人的小腹緊緊的貼合，他的左手扶住女孩的後腦，讓她不能逃脫自己嘴唇，女孩的身體后弓，甄少爺的身體下彎，忒霸道了。　　自己的舌頭已經成功突破了女孩的牙關，甄少爺樂啊，這才張開了眼睛，可是這一看，他愣了。　　不是眼睛花，確實是淡藍色的瞳孔，距離的太近了，看不到樣貌，但這雙眼睛是不會錯的，甜甜剛回房間，那麼，同樣有着這樣一雙眼睛的女孩子，只能是……　　愛利絲！　　“Y……YY，你做什麼呢？”小艾的聲音從更裏面傳來，天啊，這回可遭到家了……！　　汗都沒來得及出，愛利絲看到甄英雄睜開眼睛的同時就已經從驚愕中回過了神，她意識到了自己剛才的失態，急啊，抬膝，頂在了甄英雄的小兄弟上，出肘，抗在了他的胸口上，甄少爺伴隨着愛利絲的一聲嬌哧，被她拉着胳膊甩了出去，浴室不大，地面有水，滑啊，甄英雄連叫都沒叫出來，先是膝蓋磕在了馬桶上，吃痛，單腳踩地旋轉三百六十度，眼前閃過小艾那驚訝的臉，話還沒來得及說，就已經前栽紮緊了小小的浴池裡，腦袋撞到了浴缸底，疼啊，一張嘴，這兩口水喝的啊。　　“流，流氓……！”　　甄英雄根本沒鬧明白怎麼回事，上半身都扎在水裡他能不慌嗎？想起來，這伸手亂抓，卻抓到了一團柔軟，從水裡一鑽出來，看到的是什麼？一張寫滿了羞憤與震驚的美麗小臉，甄英雄嘴裏這口水直接就咽下了肚子，“咳咳……小，小艾，這是一誤會……”　　“誤……誤會？”　　一心渾身都哆嗦，甄英雄的腦袋，剛剛從自己的雙腿之間鑽出來，他的右手，還按在自己的左乳上，他的左手，還抓着一條大浴巾，而那條浴巾，剛剛還圍在愛利絲的身上，如果這是一個誤會，會不會太大了一點？　　一心的臉在升溫，似乎浴池裡的水都隨着她的羞而沸騰起來，愛利絲渾身赤裸裸的，抱胸蹲在地上，連逃跑避羞都忘記了，她的驚叫終於釋放了。　　甄英雄的出現讓兩個女孩子都意外的愣住了，這才引發了後面的誤會，一心了解甄英雄，知道他又是本着給自己送驚喜的原則，做了一個有偷窺嫌疑的賊，可這個驚喜，已經變的有驚沒有喜了，“你，你還不給我出去！”　　甄英雄多厚的臉皮也有無地自容的時候，球球的，少爺這次可捅了馬蜂窩了！　　灰溜溜的要跑，奈何剛才這一下子撞的渾身上下沒有不疼的地方了啊，一瘸一拐的，真是丟臉。　　“別，別過來！”愛利絲一見他轉過身來，更急了，重心朝後一傾，竟然一個屁蹲坐倒，雙腿一敞，甄少爺鼻血差點噴出來，神秘的少女地，是金黃色的草坪……！　　愛利絲知道，上次裝成王思慕的時候，自己醉酒失禁，結果尿了一褲子，是甄英雄幫她清理的，自己肯定是被他看光了，可那次自己是不醒人事啊，這回可不一樣，這，這還讓人活不讓啊？愛利絲見甄英雄盯着自己的私處，連尖叫都沒有了，哭啊，純屬是羞哭的。　　這回少爺這惡人是當定了，球球的，這真的是誤會！甄少爺都不敢去想幾分鐘之後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了，將濕透了的浴巾披蓋在愛利絲身上，甄少爺沒臉見人了，“對不起，貓咪，少爺絕對不是故意的！”　　“你……你……唔……”　　愛利絲雙手捂臉，連話都說不出來了，甄英雄能感覺到小艾的殺氣，再不出去，一準被認定為流氓了。　　出的門來，甄英雄這才知道愛利絲為什麼看着自己連話都說不出來，球球的，果果買的這叫什麼睡衣啊？！沾了水，居然透明！　　甄少爺和白果激情之後，沒穿內褲，直接穿了睡褲，現在透明了，可想愛利絲剛才看到了什麼，天啊……，少爺是來減壓的，不是來找壓的……　　甄少爺這個狀態和裸體也沒太大分別了，只是從理論上來說他身上還批着布料，目前這個狀態他怎麼出去啊？來的時候剛做完大量的運動，仗着年輕火力猛，現在濕淋淋的，別說不讓人當成變態暴露狂，就是小風一吹，他也得凍成冰砣啊，手腳發僵，在高超的賊也不能保證繼續攀岩走壁啊。　　就在這個尷尬的時候，發生了更尷尬的事情，甜甜那臭丫頭居然來了，在外面敲門呢！　　“點心，姐姐，發生什麼了嗎？你們叫什麼啊？咦？奇怪了，我帶上門的時候，明明沒有反鎖啊……”　　“甜甜小姐，你也聽到動靜了嗎？”　　“難道少奶奶發生事情了？我把門撞開！”　　怕什麼來什麼，甄英雄哭的心都有，自己不就是想給小艾送個浪漫嗎？怎麼突然之間變的這麼熱鬧了？趕緊沖前兩步，將門死死頂住，說要撞門的是安寧還是安靜不好區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一個門板對她們來說不是障礙，如果讓她們看到偉大的少爺現在這個狼狽的狀態，以後還拿什麼臉活着啊？　　“怎麼了？你們怎麼都上來了？”蘭兒鳳兒竟然就睡在二樓，也過來了，甄英雄更虛，如果四個丫頭一起撞門，自己根本頂不住啊！　　“你們在門外幹嗎？”　　甄英雄一怔，小艾的聲音在自己身後響起，“有事嗎？”　　“有事嗎？這話應該我問你吧？”甜甜聽到小艾說話，放心了許多，“點心，我方才好象聽到你和姐姐在叫啊。”　　“哦，我們啊……”小艾紅透了小臉，瞪着甄英雄，卻有模有樣的對甜甜扯謊道：“我們看電視的時候突然出現了恐怖的鏡頭，嚇的，沒事，現在我們要睡了，你們有事情嗎？”　　“沒事，我能不能和你們一起睡啊？”甜甜這丫頭的樹袋熊精神讓甄英雄兩腿打軟，她要是知道自己看到了她姐姐的裸體，非把少爺咬爛了不可！　　“我的床睡不開三個人，哼，你不要想了！”一心這話說的高明，既為不給她們開門做了個合理的解釋，又成功的打發她們回房間去睡覺，甄英雄也不知是福是禍，這丫頭只圍着浴巾就出現在自己面前，是不是要和少爺算帳啊？　　“那明天晚上我要和姐姐一起睡，死點心，就知道和我搶！”　　“難道你沒和我搶嗎？”一心忍不住咽了甜甜一句，見甄英雄曖昧的看着她，那小臉紅的都能看到熱氣，甜甜和一心搶過什麼？甄英雄齷齪的要流哈喇子，是少爺我！　　“好好，我欠你的，哼，我睡覺去了！”甜甜知道理虧，以退讓化解尷尬，溜，門外沒有了聲音，看來安靜安寧，蘭兒鳳兒也離開了，甄英雄終於能長松一口氣了。　　剛一轉過身，一條毛巾迎面而來，甄少爺接在手中，就見小艾背對着自己，聲音有點發顫，很不自然的小聲道：“你怎麼這麼厚的臉皮啊？還不遮一遮，穿濕衣服，很容易感冒的。”　　甄英雄現在就覺得冷了，看小艾不是真的生氣后，他心裏一塊大石落下，“小艾，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一心頭都不敢回，愣了小會兒，才羞羞道：“花兒，很漂亮……”　　萬歲……！小艾果然是通情達理的好女孩，她知道少爺我是給她送花，給她驚喜和浪漫來的，少爺的動機並不算壞！　　“可是……”　　小艾語風一個轉折，甄少爺心裏揪起，“你乾的那叫什麼事啊？！”　　甄少爺一邊脫衣服，一邊道：“誤會，我哪知道愛利絲也在你房間啊？我認錯人了。”　　“那你不會大方點從正門進來，非要偷摸摸的嗎？”　　“不偷摸摸的能叫驚喜嗎？”甄英雄是窮有理，偏偏一心就吃這套。　　剛才事發突然，太羞了，沒想那麼多，現在冷靜了，雖然對甄英雄造成的誤會有點難以接受，但她卻非常高興這小子的動機，剛才的表白是認錯了人，一心知道那是屬於自己的表白，這小子明明和白果住在一個屋檐下，卻半夜偷偷溜過來給自己送花，還有那麼深情做作，卻只屬於自己和他的人造浪漫，一心蠻感動的，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這臭小子當著自己的面，親了愛利絲，而且，看到了她的裸體！　　小艾還沒說話呢，就看到愛利絲圍着一條深紅色的新浴巾，怯怯懦懦的從浴室出來了，剛才是脫了衣服才進浴室的，衣服都在卧室呢，愛利絲眼角還掛着淚珠，甄英雄果然是魔鬼，就會欺負自己，自己多大的便宜都讓他給佔過了。　　小艾早就知道愛利絲曾經尿褲子的‘光榮事迹’，所以才稍微對方才那過分的誤會產生了一點免疫，不然脾氣再好也得發飆，可就在這時候，愛利絲又是一聲羞叫，“你，你怎麼不穿衣服？！”　　小艾一怔，回頭這一看，臉啊，紅的都紫了，甄英雄居然脫了個光溜溜，只在腰上圍了一條毛巾。　　“我的衣服都濕了，沒辦法穿，太冷了，我也沒辦法啊……”甄英雄老臉一紅，這叫啥事啊，屋裡的兩女一男，都用毛巾遮體，回歸原始了啊？　　“那個，你們要穿衣服，我可以迴避一下的。”　　“那你去浴室！”　　“哦。”甄英雄難得聽話，他心裏有愧啊。　　從浴室出來的時候，小艾和愛利絲已經換好了睡衣，看到甄英雄臉紅紅的，兩女還以為他這是慚愧的呢，那想到是因為這小子在浴室里看到了她們兩個丫頭換下來的內褲啊，女孩子愛乾淨，換下來的內褲丟在浴池旁邊的小籃子里，因為方才被水打濕了，所以才沒有穿，誰也不知道甄英雄在裏面有沒有褻瀆那兩條款式還算保守，卻帶着女孩子神秘味道的小內褲……　　氣氛很尷尬，甄英雄像個犯了錯的孩子，站在床尾，什麼太子爺的形象都沒有了，好象等待着老婆處罰去跪搓衣板的受氣男人。　　“你……”　　小艾坐在床邊，還真不知道該說甄英雄什麼，愛利絲更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鑽到被卧里，靠在床頭，一張小臉，只露着一雙眼睛，紅着眼圈瞪着甄英雄，這輩子哪見過男人穿的這麼少啊？而且，剛才，自己好象看到了他的那個部位，太羞了。　　愛利絲臉燙燙的，與其說她沒話，不如說她不敢說話，如果沒有一心，她早和甄英雄拚命去了，可就在剛剛，甄英雄那傢伙在一心面前親了自己，更可怕的是，自己被他親到的那個瞬間，陶醉了，迷失了，現在想想，他那深情的表白又不是說給自己的，自己當時在陶醉什麼啊？愛利絲有一種對不起一心的感覺。　　愛利絲眼中那抹幽怨，連一心都能看的出來，這個殺手女孩，真的愛上了自己的愛人，就好象甜甜說的那樣……　　“寶貝兒，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要給你送一個驚喜，送一點浪漫。”甄英雄明白一個男人臉皮厚的重要性，不知哪位哲人說過，女人，是要哄滴，“我只希望在我入睡前，最後一眼看到的，是你……”　　渾身發冷，太假了吧？　　別說一心，就是愛利絲也看的出來甄英雄在耍無賴，可是，當一個男人厚着臉皮深情表白的時候，能抵抗住溫柔攻勢的又有幾個呢？一心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聽到甄英雄哄自己的做作表白了，也知道他現在是故意逗自己開心，哄自己不要生氣，她有點心軟了，她希望聽到更多表白，因為這是甄英雄為了她而養成的習慣。　　“小艾，相信我，好嗎？”甄英雄厚顏無恥的坐到床邊，側着身子，從背後輕輕的摟住一心，這丫頭的腰真細啊，探過肩頭朝下看，目光鑽入領子，能看到她高聳的乳房深邃的乳溝，甄英雄趕緊閉眼，自己是誠心道歉的，怎麼能再吃小艾的豆腐呢？　　愛利絲還看着自己呢，一心趕緊掙脫甄英雄，向旁邊拱了拱，靠在床頭，氣不忿的道：“你最後一眼看到的不是你的漂亮警花嗎？哼，你們都睡一個房間了！”　　“所以我不是過來和你一起睡了嗎……”　　“什麼？！”　　“不是，我是說，我這不是用行動告訴你我不會為了果果冷淡我的小艾了嗎？”甄英雄暗紂自己嘴一滑差點引起更大誤會，嘿嘿笑着坐到床邊，“寶貝，我除了給你送花，也是想和你聊聊天，我們都好久沒約會了不是嗎？我真的很想你，我可是光着腳從房定上爬過來的。”

# 第344章 二美同床樂

　　這話說到了小艾的心裏，最近一次見面，不是約會，而是在醫院，這臭傢伙差點讓人給宰了，小艾特恨自己，為什麼這個明星的身份這麼累？不能光明正大的出去逛街，不能和喜歡的男人約會，他現在這麼辛苦，自己一點忙也幫不上，還要他這樣的念着自己，這臭傢伙一定很累吧？　　愛利絲很尷尬，甄英雄沒有時間和一心約會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她知道，自己的媽媽顏冰，不會讓甄英雄這麼輕鬆的，為什麼他們一定要拼個你死我活呢？其實，自己並不在乎什麼黑道公主的稱呼，只是想得到媽媽的愛而已，現在，自己也希望得到甄英雄的愛，可是，他會給自己嗎？　　宿命，應該結束了吧？　　“那個……”甄英雄有點尷尬，“我有點冷，給條毯子裹行不行啊？”　　就腰間圍着條毛巾，剛淋了水，現在都十二點多了，不冷才新鮮呢，小艾看了看愛利絲，臉一紅，“上床來吧，你給我小心！不許亂動，知道了嗎？！”　　小艾怕愛利絲會難為情，本來是要擠一擠，讓甄英雄躺在自己一邊的，卻沒想到愛利絲一聽甄英雄要鑽進自己的被卧，羞的有點慌張，竟然下意識的朝邊上拱了拱，這樣一來，甄少爺這不長眼的直接鑽到了兩女中間，來了個左擁右抱。　　其實，這就是兩女微妙的心理接受能力不為對方所了解所致，兩女雖然都沒有和甄英雄發生過肉體關係，但是，親密的接觸卻都有過，所以，對和甄英雄一床而卧，並不是特別的排斥，愛利絲不知道自己醉酒那次是薛雪幫她打理的，一直認為甄英雄幫自己洗過澡，身體對他而言已經沒有秘密了，而小艾和甄英雄也有過幾次親密的接觸，連自己那個地方光光的他都知道，靠在他懷裡，不但不是自己要排斥的，還是相當期待的。　　自從知道白果和甄英雄已經發生了關係，小艾是又羡慕又覺得不安，好象沒有那種真實的夫妻關係，就不牢靠似的，她本就為了自己的明星身份不得甄英雄喜歡而苦惱，現在更覺得自己比不上白果了。　　兩個丫頭都心有所思，讓甄英雄撿了老大的便宜，“那個，我的睡衣幹了之前，可不可以先在這躺一會兒啊？”　　甄少爺差點讓白果那丫頭榨光了，這會知道累了，嗅着兩女的體香，他覺得自己到了天堂，躺在了軟軟的雲層之上，舒坦啊。　　“恩……”　　小艾被甄英雄左臂一攬，已經羞的暈糊了，隨口一應，卻忘了，甄英雄的睡衣要干，最少也得一宿的工夫啊！　　“不行！”愛利絲醒悟的快，“那你不是要在這裏賴上一夜？！”　　太激動了，一轉身，看到了甄英雄赤裸裸的胸膛不說，小手還按在了他的胸口上，她的大腿無意中碰到了甄英雄雙腿之間的棍棍上，那裡，好象挺硬的。　　有兩個美女靠在身邊，那種體香已經是一種誘惑了，小艾那高挺柔軟有彈性的乳房再抵着甄英雄赤裸的身體上，沒反應還是男人不是？雖然甄英雄的慾望有點離譜，才和白果做了幾次，可是，明顯是沒戴胸罩的小艾帶給他的直接感受，還是讓他小腹熱火翻騰，愛利絲大腿的壓迫，更是刺激。　　愛利絲都愣了，她的手，剛好按住了甄英雄的乳頭，好象，這是甄英雄最喜歡的一個動作吧？愛利絲感覺自己的臉熱的都要化掉了。　　“那個，貓咪，你是在調戲我嗎？”　　“誰……誰調戲你了？不，到底是誰調戲誰啊？！”愛利絲羞的腦袋都不太好使了，“甄英雄，你少打岔！你是不是想在這裏賴一夜？！”　　愛利絲的手改去掐甄英雄的脖子，手法很專業，右手托住他的下巴，左手成爪，拇指，食指，中指的指甲幾乎刺入甄英雄的肉中，說實話，如果愛利絲真的要殺了甄英雄的話，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她現在已經徹頭徹尾的制住了甄英雄。　　右手托起下巴，是讓甄英雄脖子的肌肉綳的更緊，左手的三根手指正抓在喉結的位置，只要她一發力，甄英雄連聲音都發不出來就會死翹翹，再對付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一心，她能做的非常乾淨，不會留下任何痕迹，然後靜悄悄的離開這裏，回到顏冰身邊。　　可惜，她已經忘了自己的宿命，這是一個肅殺的手法，不能保證甄英雄不會反抗，偏偏，甄英雄的反抗看起來是這麼的下流，被子蓋住了他罪惡的手，愛利絲因為這個挾持的姿勢，半個身子都壓到了甄英雄的身上，甄少爺竟然趁她剛才有動作的同時，將邪惡的右手滑進了愛利絲的褲子中，愛利絲意識到的時候，已經晚了，甄英雄仰頭邪笑，一點也不怕愛利絲惱羞成怒殺了自己，反而用手指捏着，輕輕拉扯愛利絲少女神聖之地的毛髮，愛利絲的臉色那個難看啊，想叫，但她受不了甄英雄挑釁的目光，那是一種殺手味很濃的挑釁，甄英雄在用眼神提醒她想起自己的身份。　　愛利絲的臉燒啊，他太下流了，居然……居然……　　“甄英雄，我真的會殺了你！”　　聲音有些發顫，愛利絲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而且，是在小艾的面前！　　“可以啊，我不會叫的。”甄英雄手上輕輕的發力拉扯，“你沒忘吧，你本來就是要殺我的。”　　愛利絲渾身一顫，是因為甄英雄的手，也是因為他的話。　　一心可不知道他們被子下面的貓膩，還以為愛利絲真的是羞急了呢，她也看不懂愛利絲的手法可以分分鐘了解甄英雄的命，只覺得氣勢很可怕，忙道：“愛利絲姐姐，YY他開玩笑的，你別當真，我馬上給他找衣服讓他回去，好嗎？YY你也是的，不要開一些不正經的玩笑！”　　“這裡有我穿的衣服嗎？”　　“好象沒有，我去我爸的房間找找看……糟了，他的卧室反鎖着，備用的鑰匙在小雲姐那裡……”一心無奈啊，艾華的房間輕易是不允許別人進去的，可能是存放了一些文件之類需要保密的東西吧。　　“那不就結了，不如，貓咪你去別的房間睡吧。”甄英雄忒的無恥，他在故意惹怒愛利絲，把罪惡的右手撤離，在愛利絲迷惑的目光中，他居然伸出舌頭舔了舔手指，那種下流，只有愛利絲看的明白，身體中的力量好象突然在他這淫扉的動作之下消失了一般，手勁一松，甄英雄右手一撥，就挑開了她的雙臂，愛利絲一下栽到了甄英雄懷裡，然後一聲輕呼，趕快朝邊上挪了挪，卻不小心掉下了床，當真的狼狽啊。　　“真乖，謝謝啊。”　　甄英雄對坐在地上的愛利絲笑道：“我就知道你會體諒我們的。”　　小艾還以為愛利絲真的要走呢，讓她和甄英雄獨處她哪好意思啊？雖然，她挺期待的。　　“愛利絲姐姐，你真的要去別的房間睡嗎？不要啦，你還是睡我旁邊吧，YY不會對你動手腳的。”　　他已經動了！愛利絲氣啊，她最早存在的那種氣勢又涌了出來，甄英雄是她唯一不想輸的人，“誰說我要去別的房間睡？我是不小心掉下床上，你朝里擠擠！”　　愛利絲居然又鑽了上來，而且，還是佔著甄英雄的右側，並很勇敢的把他朝里推着，這樣一來，甄英雄和一心靠的更緊了。　　“你很不識趣。”甄英雄還在氣愛利絲，一心都看出他是故意了。　　“就不識趣你怎麼著吧？”愛利絲轉身背對着甄英雄，氣哼哼道：“我本來就是要睡這裏的。”　　“男女授受不親你沒聽說過？”　　“這話你應該說給你自己聽！現在是你占我們兩個人便宜！”　　“你可別冤枉我啊，我將來是要娶小艾的，怎麼能叫佔便宜呢？這叫夫妻恩愛……，而且，我什麼時候占你便宜了？”甄英雄忒無恥，他剛佔過人家便宜就不承認了。　　“你……”愛利絲和一心一樣，都是比較靦腆的類型，她怎麼也說不出甄英雄摸她那裡的話來啊，由此更能肯定這壞蛋是故意招惹自己，“你，你是壞蛋，敗類！”　　“壞蛋也要有實力，就算我是敗類，也是個有品位的敗類。”樹不要皮，必死無疑，人不要臉，能天下無敵，甄英雄已經不是得寸進尺，而是完全挑起愛利絲的憤怒情緒了，“沒有品位的人，怎麼有資格娶小艾這樣的絕代佳人呢？”　　一心其實剛剛就要勸兩人不要拌嘴，但聽到甄英雄說到要娶自己，夫妻恩愛什麼的，話就留在了小肚子里，羞臊的不知怎麼辦才好。　　甄英雄太了解一心了，只要把她牽進話題，她就不好意思插口，甄英雄就是成心要愛利絲生氣。發怒，是人本性的一種真實的體現，當怒火無法壓抑，她會暴露出誠實的自己，作為一個殺手，情緒的波動是大忌，發怒，更是絕對的禁忌，甄英雄懂得利用人的心理，愛利絲藏在心裏的委屈，不滿，終於要壓抑不住，隨着怒火的爆發而宣洩出來了。　　甄英雄太過分了！一心也不肯幫我說話！愛利絲心裏一痛，又是這樣的感覺，自己到底難過什麼啊？為什麼他說要娶一心，自己就這麼難受呢？為什麼一心不反駁甄英雄的話，自己會如此傷心？難道，自己真的討厭他們兩個人的結合嗎？為什麼，為什麼……　　“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多餘？”　　愛利絲的聲音突然冷了很多，小艾感覺到愛利絲那種被排斥的悲哀，冰雪聰明的她立刻意識到自己的沉默似乎有附和甄英雄，冷落她的感覺，心裏大慌，忙道：“不是的，愛利絲姐姐，你不要聽他瞎說，英雄，你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老要針對愛利絲姐姐？”　　“我沒針對她。”甄英雄表情嚴肅了起來，目光盯住一心，一心愣了，“愛利絲，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在我看來，認為你是一個多餘的人，是你自己。”　　愛利絲一怔，甄英雄語氣中的變化，她聽的出來。　　“我不覺得你多餘，你可能覺得，我把你當成了要挾你媽媽的人質，所以對你媽媽而言，你是多餘的累贅，又可能覺得，你媽媽的野心和陰謀，讓我焦頭爛額，生命時刻被隨時可能飛出來的子彈威脅着，讓你面對小艾和甜甜的時候有一種愧疚，所以認為自己多餘，但這都是你自己的感覺，我們從來都不覺得你是多餘的，是你從來沒有真正的融入大家才會一個勁的胡思亂想不是嗎？”　　一心很高興，因為甄英雄現在的說話表明，他已經明白了晚上那時裝秀自己和甜甜想要表達給他的東西，愛利絲最近的消瘦，她的飽受折磨，甄英雄終於注意到了，不過，他似乎還是看的不夠透徹，一心的心裏有點泛酸，但她更希望甄英雄能聰明起來。　　顏冰好可怕，愛利絲不能回去，她應該留下來，而能留下她的人，也許不是甜甜或者自己，而是……他，一心的考慮特別的單純。　　“我沒覺得我是多餘！”愛利絲突然轉身坐起，怒視着甄英雄，激動道：“我為什麼要融入你們？！甄英雄，我和你是敵人，不是我死在你手裡就是你死在我手裡的宿敵！我幹嗎要對你們有愧疚？！我沒有！”　　愛利絲的怒，真的沒有什麼說服性，她眼角流下的淚已經出賣了她，這個丫頭，太不會撒謊了，一心也坐了起來，伸出手，要去拭掉她的淚，卻被愛利絲無理的打開，她眼神中一閃而過的歉意和之後做作的強勢，讓捂着被打疼手背的一心溫柔的笑着，太不誠實了，這個純潔的，卻被惡魔看中的天使。　　甄少爺也坐了起來，被兩個女孩子居高臨下的看着他還不太習慣，靠到床頭，摸着自己左肩膀的那個可怕的傷疤，笑道：“你害怕再次發生這樣的事情，對嗎？”　　愛利絲身子一震，甄英雄的話，觸動了她的心。　　也許，在那個傷疤剛出現在他身上的時候，自己僅僅是對甄英雄這個人感到好奇罷了，賴玉和當時若能殺了他，也許就不會讓自己有愛上他的機會，那個傷疤，愛利絲並不覺得後悔，因為當時的自己真的想要殺死他，即便到現在她也不會為了那次的事情而後悔，但是，她卻害怕再來一次，因為現在的自己，已經愛上了這個傢伙，自己連對他開槍的勇氣都沒有了。　　愛，是一種折磨，愛利絲不想甄英雄死去，與他同居的日子，讓她看到了真實的甄英雄，從來沒有怨恨的簡單的生活着，他只想活的開心，為什麼媽媽要來破壞他的一切呢？愛利絲懷着如此一顆愧疚的心，當然無法融入甄英雄的生活，無法坦然接受一心與甜甜的感情。　　“愛利絲，有人告訴過你，我和你媽媽必須要分出一個死活嗎？”　　甄英雄這話出口，愛利絲呆了，甄少爺伸出雙手，抹乾她的眼淚，捧着她的小臉，嘻嘻一笑，看起來那麼陽光，那麼爽朗，是他標誌性的，充滿樂觀與自信的笑，“我不會把你還給她，但我會把她搶過來送給你，你願意相信我嗎？”　　甄英雄的自信是從哪裡來的？一心不知道，但她卻知道，這小子的自信，就是自己的自信，所以，她也伸出手，扶着甄英雄的手，捧着愛利絲的臉，溫柔的笑道：“是啊，愛利絲姐姐，你不是多餘的，你是我們中的一員，相信這個壞傢伙，他會把你媽媽搶回來的，因為，你媽媽，過去也是我們中的一員。”　　愛利絲看着小艾那清澈如泉水一般的雙眸，心理的防線終於崩潰了，看到甄英雄那一呈不變的壞壞笑容，她哭了，嚎啕大哭，她太委屈，她要發泄，她憋在心裏的苦，第一次得到了安慰，甄英雄的霸道，甄英雄的自信，她理解不了，但她知道，甄英雄理解了她，這就夠了。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想哭就哭，想小就笑，不要憋屈着自己，你不開心，會有很多人陪着你不開心的，所以，不要這麼自私，你從來不是多餘的，因為，你不是一個人。”甄英雄笑道：“哭吧，把委屈，把痛苦，一次的哭個痛快。”　　愛利絲撲到甄英雄懷裡，摟着他，眼淚打濕他的胸口，指甲劃破了甄少爺的背肌，疼啊。　　“我想媽媽……我好害怕……媽媽不救我，你不理我，我好難過，我愛的人都不理我，我好難過……”　　她，真的愛上了這個臭傢伙，小艾輕撫着愛利絲的後背，卻狠狠的瞪着甄英雄，有欣慰，有委屈，有嫉妒，有輕鬆，很複雜，難道自己就這麼大方嗎？又一個女人愛上了自己的愛人，而且，這個女人，是一直想要殺掉他的殺手公主，一心很難解釋自己矛盾的心理，她只知道，只有甄英雄，才能讓這個純潔的殺手公主留下來，愛利絲需要這份愛。　　一心喜歡愛利絲，因為她能感覺到愛利絲的純潔，所以她不希望愛利絲回到那個黑色的世界，但她更清楚，甄英雄的承諾，也許是個謊言，因為他回給自己無奈的眼神說明了一切，他並沒有什麼自信將顏冰徹底的打敗，他的自信，就是那張嘴巴，和那顆樂觀的心，面對明天的一切未知，朝好的方面去想，並不算錯吧？樂觀，本來就不需要根據，那是一種態度，而甄英雄從來都不缺少一種面對未知的樂觀態度。　　愛利絲好象睡着了，鼻涕眼淚留在甄英雄的胸口，涼涼的，她好象一隻小貓，臉蛋紅紅的，枕着甄少爺的肩膀，蜷縮在他的懷裡，眼角還掛着淚珠，好可愛。　　甄英雄用毛巾費勁的擦着，怕吵醒了愛利絲，這個姿勢有點累，一心嘟着小嘴接過毛巾，幫他擦着。　　“小艾，你在生氣嗎？”　　“難道我不應該生氣嗎？”　　兩個人說話的聲音都很小，一心解開甄英雄胳膊上濕濕的繃帶，用毛巾小心的擦着傷口，幽怨道：“她愛上你了，不然不會這麼難過，你打算怎麼辦？”　　甄英雄笑的有些難看，愛利絲早就對自己有過表白，如果不是因為小艾和甜甜暗示了自己愛利絲的尷尬處境，自己甚至還沒有正視她的勇氣呢，可沒想到，這個丫頭剛才一哭出來，什麼都給忘了，居然連自己最近不怎麼理她也說了出來，小艾要是看不出來才新鮮呢。　　“小艾，這個……我……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了，你別生氣可以嗎？我知道是我錯了，可是，我也沒辦法不是嗎？我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　　“YY，那你告訴我，我應該怎麼辦？”一心靠到床頭，和甄英雄並肩而坐，望着他，雙眸中盈滿了淚光，“我們認識的時候不是這樣的，那時候只有你和我，我們約會逛街，好開心，可是現在呢？我喜歡的人身邊有一群女人，你覺得我該怎麼辦？”　　對一心來說，這一切，確實太不公平了，甄英雄苦笑道：“小艾，我知道，我對不起你，就好象你是明星，有許多約束一樣，我是黑社會，我也有很多約束，而且，我從一個不健康的環境成長起來，我並不是一個健康的人，我有數不清的缺點，改不掉的習慣，我原本只想着娶一個像你一樣的好老婆，就好象我老媽期待的那樣，踏踏實實的過日子，可是……”　　一心將頭枕在甄英雄的肩膀上，語調已經嗚咽，“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好人，可我卻認定你是一個好男人，這麼多女人喜歡你，也證明了我的眼光，可我就是忍不住嫉妒，我有時候真的希望你不要對我這麼好，那樣，我就可以找到離開你的理由了，可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英雄，我不想看到有人傷心，我不願意去逼着你離開那些愛你的女人，那樣我會覺得自己很壞，我不要看到有人和媽媽一樣，更不想有更多的顏冰出現，我怕……”　　“不要怕，好嗎？”甄英雄嗅着一心的秀髮，溫柔道：“小艾，我向你保證，我會一天比一天更愛你，我絕對不會讓你受到一點的委屈，我會盡我所能的讓你每一天都活的開心，活的快樂，所以，不要離開我，好嗎？”　　“那，愛利絲姐姐呢？”小艾到底是太善良了，她生怕自己做了壞人，“如果你偏愛我的話，甜甜和白姐姐會生氣，愛利絲姐姐也會覺得委屈的。”　　“寶貝，愛這東西很奇妙，它是一種化學反應，人與人永遠是兩種不同的元素，遇到一起，產生的感覺也是不同的。”甄英雄笑道：“我愛你，所以我想呵護你，保護你，讓你開心讓你高興，這就是我們的愛，是甜蜜的粘在一起，而果果，不生氣，不和我打打鬧鬧，那麼就不是她想要的愛，她就是喜歡和我作對，想和我斗一輩子，而甜甜，只要有你有我就是滿足，她想賴着我們，每個人對愛的需求是不同的，對於我，有你們，就是我最大的滿足。”　　一心哼了一聲，卻不是生氣，“那你告訴我，小愛和你之間的愛又是什麼味道的呢？”　　臉一拉，甄少爺冷汗直流，“小……小愛？！”　　“你最好不要和我裝蒜。”一心的左手在甄英雄的胸口畫著圈圈，看着愛利絲憨憨的睡臉，玩味道：“那臭丫頭一天到晚的喊着喜歡你，我覺得她不像在開玩笑，哼，現在想起來我都後悔死了，當初為什麼要她去試探你呢？”　　看的出來，小艾這話只是在活躍氣氛而已，她並不像甜甜那樣抓到過自己和小愛親熱時的鐵證，只是猜測，調侃，大概是因為小愛那倒霉鬼年紀還小的原因吧，一心並不是太當真。　　甄英雄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回答，還好一心本來就沒有將這個真正的隱患當成問題，而純屬打個岔罷了，“英雄，如果你接受了愛利絲姐姐的愛，就一定不能讓她傷心，那你怎麼才能……”　　“活捉了顏冰。”甄英雄知道一心想要說什麼，截口笑道：“活捉了她，就好象抓了愛利絲一樣，愛利絲的心不是解凍了嗎？如果顏冰真的有感情，也一定能清醒過來的，因為她的愛利絲在這裏，因為她是我老媽的朋友，也是你媽媽的妹妹，我相信她們的朋友……”　　甄英雄這話說的違心，但他確實有着這樣的期望，小艾抬頭望着甄英雄，他的自信，讓人琢磨不透。　　“英雄，你愛我嗎？”　　小艾莫名其妙的又問出了和那天在醫院同樣的問題。　　“愛！那是毋庸質疑的。”　　甄英雄用左臂摟着一心，說的十分肯定，他明白，無論自己有多少女人，他對一心的愛都不會變，他花心，他濫情，但他絕對不欺騙感情。　　“老讓我受委屈，可每次說愛我的時候，都這麼肯定，討厭死你了！”　　一心眼淚又流了出來，小鼻子抽動兩下，可憐兮兮的美，讓甄英雄心軟軟的，他最喜歡一心的體貼，這個丫頭什麼時候都在為了自己着想。　　“乖，擦擦眼淚，不哭了，寶貝，我永遠都愛你。”　　甄英雄覺得有些肉麻，愛不一定要說出口，可自己的女人問題確實有些複雜，現在懷裡就摟着一個，說出來顯得虛偽，可不說出來，一心不生氣才怪。　　一心用剛才給甄英雄擦過胸口和傷口的毛巾抹了抹眼淚，突然覺得奇怪，“咦？英雄，這條毛巾哪裡來的？”　　毛巾？甄英雄表情一僵，球球的，這下要糟！　　甄英雄沒想說來着，可眼神把他出賣了，小艾順着甄英雄的目光，望向了他的雙腿之間……　　天啊……！不會是那條毛巾吧？　　被子下面，小艾用顫抖的小手摸向了甄英雄頂起小帳篷的地方，入手處，是一條堅硬，而且，還跳了跳，小艾好象被電到了一般，愕然的望向甄英雄，臉色開始變的可怕，“你……你……你光着……”　　剛要大叫，甄英雄左手一按小艾的頭，嘴巴狠狠的吻住了她的唇，這丫頭和甜甜一樣，唱歌的嗓子都好，這一叫出聲來，愛利絲醒了不說，甜甜，安家姐妹，恐怕就是隔壁的白果和柳絮都得衝過來！　　球球的，被愛利絲壓着，又不能動，少爺也是沒辦法才把圍羞的毛巾拿來用的，雖然光着身子，可不是蓋着被子呢嗎？　　一心被甄英雄吻住，身子一翻，那隻小手剛好被兩人的身體夾住，那火熱的會跳動的部位就在她的手心中，一心羞啊，想要翻身，卻被甄英雄的腿盤住了她的大腿，一心整個人貼住了甄英雄。　　久違的吻，讓一心迷醉，因為愛利絲就在甄英雄的另一側，她不敢過分的反抗，生怕吵醒了她，被她看到自己羞人的一面，哪想到，自己的顧慮反而成了甄英雄得寸進尺的幫凶，甄少爺貪婪，他吸吮着小艾的丁香小舌，他吞食着她的香津玉液。

# 第345章 半夜採花累

　　一心的左腿被甄英雄的雙腿盤住，甄英雄的左手已經離開了一心的後腦，一心感覺到了他的移動，他的手按到了自己的腰身，撩起了衣擺，火熱的手心已經貼住了自己的肌膚，好燙，他在試探性的小範圍活動，太羞人了，他一定是在猶豫要向上還是向下的移動，一心的身體在顫抖，她緊張，她羞澀，她覺得自己被他欺負了，但是，她想這樣被他欺負下去。　　一心的眼神迷離，風情無限的她好美，甄英雄鼻息加重，他幾乎發狂，但他舍不得，一心就像個天使，甄英雄粗暴不起來，她有一種讓人輕輕疼愛她的氣質。　　甄英雄的男子氣息讓一心嬌喘唏噓，她呼出的馨香都被他貪婪的吸入肺腑，甄英雄的左手做出決定了，向上移動，他的手掌撫着一心光滑的背肌，並穿過腋下，按揉着她的飽滿的乳房，手指撩到了那粒硬挺起來的小櫻桃，酥，麻，癢，這是奇妙的感覺，好象觸電一般，一心的身體一陣輕輕的顫抖。　　甄英雄感覺到了一心身體的癱軟，調情的功夫他駕輕就熟，一番巧妙的撥撩捏揉，那頂端的蓓蕾已經最大限度的凸起，一心好羞，如果不是甄英雄吻着她的小口，說不定她早就呻吟出聲，即便如此，她鼻息咻咻也夠無地自容了。甄英雄的下面在她的手中勃動兩下，好象又大了一些，一心被那微妙的變化嚇到了，卻更加勾起了好奇，她的小手，忍不住蠕動起來，即便因為兩人身體的扭動她已經可以抽出小手，但她似乎忽略了。　　小小的包裹讓甄英雄有了妙不可言的體驗，他沒想到小艾也有這麼大膽的一面，儘管已經與白果歡好發泄了火焰，但他還是忍不住要吃了小艾，因為他能感覺到這個淫扉氣氛中隱藏的那種刺激。　　手過之處，她的肌膚充滿誘惑與刺激，細膩光滑，如凝脂，如白玉，他的手滑進了一心的褲中，沒有第二層的保護，溫潤柔軟，卻有着盪人心魄的彈性，直接的親密接觸，不但有感官上的滿足與愉悅，更是勾起了甄英雄的情慾，甄英雄覺得自豪，自己是超人嗎？竟然又起了原始的獸慾。　　分開兩半豐臀，甄英雄的手開始不老實的在臀縫中遊走，羞人的一點被碰到時，巨大的羞恥感讓一心恢復了一些清醒，她抬起頭，微微擺動，小口還掛着一絲淫扉的銀亮細線，嬌喘吁吁，好似在央求着，聲音微細，“不要……英雄……那裡，不可以……愛利絲姐姐……在這裏呢……不要碰那裡啦……”　　“不碰這裏，是不是可以碰別處呢？”甄少爺壞笑着用手指在一心羞人的地方點了一下，一心感覺到他好象要頂進自己體內一般，又羞又驚，小口幾乎合不上了，甄英雄的舌頭在她的嘴角舔着，一心再也顧不得愛利絲了，左手反手去抓甄英雄作惡的爪子，可惜，她抓到了，卻沒有力氣阻止，這臭小子故意歪解自己的話，他太壞了。　　甄英雄的舌頭再次伸入了小艾的口中，他的手停止在那羞人的地方做惡，而是從小艾的身下繞過來，從前面進攻，小艾光溜溜的私處被甄英雄的大手捂住，急的想要逃走，可是，她沒有力氣，她的身子早就軟了，她的左腿被甄英雄纏着，她的右手還握着甄英雄的堅硬，雙腿之間的滑膩讓她無地自容，她希望這個壞傢伙可以懸崖勒馬，她害怕私處的羞人反應被他發現，那種撩人的空虛感覺告訴她，她已經情動，她希望他放棄的同時又希望他繼續疼愛自己，好矛盾。　　終於，甄英雄的手分開了小艾倔強夾緊的大腿，雖然只有一點的空間，但已經足夠他使壞，小艾放棄了他的堅硬，抓住了他的手腕，可就在同時，他的手指可惡的撩撥了起來，一種消魂心顫的刺激感覺讓她徹底的淪陷，她再也沒有反抗的力量了，算了，由他吧，小艾知道，自己已經無法控制身體的誘惑，愛人終於讓她情不自禁，讓她決定享受了。　　甄英雄的手感覺到了光滑，潮熱，溫潤，感覺到了小艾的秘密，他們唇舌繚繞，小艾已經翻身壓住了甄英雄，小腹感覺着他的硬挺，身體不停的扭動，這種緊貼的摩挲讓甄英雄無比享受，小艾特殊的體香繚繞在整個房間，靡靡的氣氛彷彿帶着兩人來到了仙境，原始慾望的爆發，讓小艾只顧得享受無法抵抗的刺激，卻忽視了其他。　　女人情動是最美，解除了防禦的小艾已經處到了崩潰的邊緣，盪人的呻吟從她的口角流露，她已經無法睜開眼睛，因為她太羞了。　　這個時候的小艾已經注意不到愛利絲的存在了，更沒有注意到甄英雄的右手已經滑進了愛利絲的睡衣，在她的後背上撫摩着。　　球球的，這個小丫頭從一開始就裝睡，以為這樣就能逃避嗎？甄英雄的手下滑入她的睡褲中，愛利絲渾身一顫，卻依然小貓一般蜷在他的懷中，鼻息加重，她眯着大眼睛偷看了多久，連她自己也忘記了，她以為甄英雄沒有發現自己從沒有睡着，她偷偷看着接吻的兩個人，以為甄英雄只是情動被自己壓着，才把原本屬於一心的撫摩用到了自己的身上，所以，她不敢動。　　愛利絲怕羞，這樣淫靡的氛圍已經影響了她，對於甄英雄的撫摩，她的抵制心理變的脆弱，因為她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她聽的出來，一心接受自己，她沒有因為自己喜歡甄英雄而討厭自己，而甄英雄也願意接受自己的愛，愛利絲裝睡，是因為不好意思面對一心，不知怎麼面對甄英雄，因為她把愛意宣洩了出來，她在兩人面前，會有一種赤裸裸的羞赧。　　愛利絲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有了反應，這種反應好羞人，好陌生，她不知道該怎麼辦，逃嗎？那就會被他們發現自己裝睡，醒嗎？那一心一定會很羞的，就這麼裝下去吧，最多是被甄英雄佔佔便宜，反正，自己的便宜他全佔過了，愛利絲給自己找了這樣一個繼續偷看的借口，男女的親熱她第一次目睹，一心還有如此一面讓她又羞又怕又好奇，如果甄英雄那那樣對自己，自己是不是也會變的和一心一樣呢？這種偷窺的感覺好刺激，愛利絲覺得自己的兩腿間越發粘膩了。　　小艾的呻吟開始急促，甄英雄的手指越動越快，一股熱流，彷彿抽空了一心的力氣，她高潮了，她無力的灘軟着，小口呼呼的喘息着，那感覺，太奇妙了。　　愛利絲還未閉上眼睛，就看到了甄英雄玩味的目光已經盯住了自己，天啊，他看到了！愛利絲緊忙閉目，卻知道，甄英雄早就發現自己假寐了，這壞蛋故意佔自己的便宜！　　“寶貝，該休息了。”　　甄英雄這話是對一心說的，也是對愛利絲說的，一心連動都不想動，就這樣壓着甄英雄，她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愛人，剛才的自己，太羞人了，而愛利絲卻知道這小子是告訴自己，應該真的睡了。　　他的手，好象不打算從自己的褲子里離開，雖然只是按着自己的屁股，可愛利絲還是羞的心兒亂跳，甄英雄身上的氣息，讓她感覺到一種幸福，一種空虛，這個壞蛋，為什麼不來欺負自己呢？　　愛利絲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自己，幹嗎希望被他那樣的欺負啊？難道，自己是在羡慕一心嗎？　　……　　翌日清晨，白果睜開眼睛，就看到了甄英雄一張酣睡的臉，她可不知道這小子夜晚採花才歸來，偷偷的在甄英雄的嘴巴上香了一下，有些陶醉，生怕別人聽到似的，小聲的說了一句，“早上好……老公……咿，羞死了！”　　小白紅着臉溜出了被窩，她今天還有任務的，可不想和甄英雄來一場晨練，這傢伙早上特別能折騰，也許，是因為自己和他就是在一天的清晨發生了最親密的關係吧，似乎早上做更有情調，可惜，情調之後卻沒有了上班的慾望，白果因為這種事情沒少遲到挨批評，尤其是方言，他似乎總是故意針對自己，最近两天都盯着自己，每天早上都要和他彙報工作，而且話里話外的套自己和甄英雄的關係，煩人透頂，全怪原野，又躺到醫院里了，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大概就是這種情況吧？原野就不會因公徇私。　　白果穿衣服的動作不慢，但甄英雄睡的並不死，聽到她發出動靜就醒了，下樓之後才發現，柳絮已經買了早餐等着兩人了。　　白果越來越羡慕甄英雄有柳絮這樣一個貼心的影子了，既是養眼的保鏢，又能照顧起居，簡直完美啊，她卻沒有見識過柳絮可怕的一面，如果看到她用刀去砍人家脖子那場景，估計連飯都吃不下去。　　柳絮買的是包子和米粥，還特別盛了一碟醬菜回來。　　白果這丫頭不太注意形象，米粥抱碗喝，包子用手抓，好象特別的趕時間，一邊吃一邊對甄英雄說道：“我今天上午要回局裡，那天的事情鬧的不小，交給上面的報告不太好寫，下午張局要我代表警隊向外界做一個具體的解釋，就是要接受一家媒體的專訪，臭傢伙，我可能回來的晚一些，你讓那個阿東動作快一點，爭取在明天見報前把事情平息了，如果原野隊長替我背了黑鍋，你再不待見他，也等於欠了他一輩子的情！”　　昨兒晚上和白果折騰一通不說，還跑去和小艾，愛利絲纏綿到半夜，之後又起了個早從房頂上爬回來，這一夜根本就沒怎麼睡覺，甄英雄困的厲害，現在還沒精神呢，包子咬到嘴裏都吃不出味道了，聽了白果的話，睡眼惺忪的他懶懶的回了一句，“他怎麼是替你背的黑鍋啊？是他主動把槍借給我用的，他要是被局裡摞了，那我不就不發愁被人跟蹤了嗎？這是好事……”　　“你給我嚴肅點！”小白一個包子拽過來，柳絮都沒反應過來呢，甄英雄已經中彈了，“如果不是他，那把槍給你的就是我，所有的責任就得我背，你知道這個責任意味着什麼嗎？是一個人的前途！他哪自己的前途保護了我，我欠他的就是你欠他的，難道你想讓我以身相許回報他嗎？說起來，他好象一直對我都挺有意思的……”　　小白學精了，一句話就把甄英雄的鬥志給激發了，“開什麼玩笑？！果果，這種玩笑你可不能亂開，少爺我砸鍋賣鐵也不會欠他人情啊，你再說這種話我可急啊！”　　白果也知道自己說的大概過分了點，但她很喜歡甄英雄的這個反應，嘿嘿一笑，可愛的咬了口包子，調皮的眨了眨大眼睛，“好好，我以後再也不說了，那我對你以身相許，求你別讓我欠他人情總可以了吧？你也知道，他要是真的因為這件事情倒了霉，我會很為難的。”　　這話甄英雄愛聽，小白撒嬌的時候可不多，“你已經是我的了，還以身相許什麼啊？放心吧，最快今天，最慢不超過明天上午十點，我一定把所有問題擺平。”　　甄英雄雖然平時沒溜兒，但辦事還是很可靠的，白果也不問甄英雄用什麼辦法，她現在對甄英雄已經有了一種莫明的信任，乖乖的點了點頭，突然起身走過來，雙手扶着甄英雄的臉，在他的腦門上狠狠的親了一口，然後轉身就跑，“謝謝你了……老公……！”　　老……老公？！甄英雄都暈了，看到小白抄起外衣跑出了門，他激動啊，對低頭喝粥的柳絮興奮的問道：“毛毛，你聽到她喊少爺什麼了嗎？”　　“聽到了……”柳絮淡淡的說道。　　“呵呵，這丫頭，喊一聲就跑，還真是害羞的可愛啊，球球的，這感覺真美妙……”　　甄英雄陶醉着，笑的有些傻。　　“我還看到，她把手上的油都抹在您臉蛋上了。”柳絮放下粥碗，可惡而沒情調的補充道：“還有，她嘴上的油現在都粘在您的腦門上，為家裡節省了兩張紙巾……”　　甄英雄的表情僵了，那感覺，自己，好象一個傻瓜……臭丫頭，果然學精了，佔了便宜就跑……　　……　　“喂，阿東，是你家少爺，我交代你的事情今天務必辦好，最遲不許超過明天上午十點，知道了嗎？我們是講道理的，賠償一定要合理，甚至可以在合理的基礎上多讓一點人情，但敢冒充硬柿子的就不用客氣了，你自己看着處理，恩，就這樣吧。”　　掛斷電話，甄英雄往沙发上一躺，伸着懶腰。　　“少爺，剛吃過飯就伸懶腰對身體不好。”柳絮剛收拾好桌子，不客氣的抬起甄英雄的頭，然後坐到沙发上，讓他枕着自己的大腿，聲音不大，有點羞澀，“過去夫人告訴我的。”　　柳絮口中的夫人，就是秦夢謠，因為九鳳都是孤兒，所以小時候起就受到過秦夢謠的照顧，在她們眼中，秦夢謠是一個偉大的母親。　　甄英雄拉着長音‘恩’了一聲，仰望着柳絮，愣把她看成一大紅臉，如果是蘭兒鳳兒，或者是九鳳中的任何一個人，肯主動讓自己枕大腿都不新鮮，但惟獨柳絮是個意外，這丫頭以前都是冷冰冰的，最近這段時間突然女人了好多，竟然開始主動和自己親近了。　　“毛毛，你最近變了好多啊。”　　“是……是嗎？”　　“你好象很緊張，為什麼？”甄英雄看着柳絮在閃避自己的目光，忍不住好奇道：“難道你很在乎自己有改變嗎？”　　柳絮右手食指撥弄着纏在脖子上的小辮子的辮梢，不答反問，“少爺覺得我哪裡變了？”　　以往的柳絮會這麼問嗎？她肯定會很冰冷的說：“我沒變，少爺”，或者是說，‘那是您的錯覺，少爺’，果然，她真的變了，最近，有些正常女人的味道了。　　甄英雄嘿嘿一笑，故意道：“你果然很緊張啊，毛毛，我說笑的，其實你沒變。”　　一聽甄英雄這麼說，柳絮表情果然和預料的一樣黯淡好多，這丫頭就是很在意！　　“是嗎？”柳絮的聲音恢復了冰冷。　　甄英雄就是故意逗逗她，剛想告訴她自己很喜歡她現在的變化，卻聽到柳絮淡淡說道：“少爺，你昨天晚上出去過。”　　甄少爺含在嘴裏的話沒來得及說就被咽了回來，“你，你怎麼知道？！”　　如果不是因為柳絮最近的變化比較明顯，甄英雄只會覺得這是平時的那個冷冰冰的丫頭，可她現在的說話卻告訴甄英雄，這丫頭很不爽，她在耍小脾氣，“你從房頂溜出去的時候我看到了，如果我告訴白小姐你把她父親最心愛的茉莉給折了，我想她會很生氣。”　　“茉莉？”甄英雄對花了解不多，就是看着好看才折的，現在才知道那是一朵茉莉，“咳，毛毛，連我折花你都知道，難道你一直偷偷跟着我？”　　柳絮剛恢復顏色的臉又紅了，“我沒有，你從閣樓鑽出去之後我就沒跟着了，不過根本不用想就知道你去了哪裡，少爺，你是快天亮才回來的。”　　甄英雄呆了呆，突然伸手捧住柳絮的小臉，柳絮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被甄英雄拉的彎下了腰，兩人的鼻尖幾乎頂在一起，柳絮愣住了，她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跳猛然加速。　　果然，甄英雄從柳絮的眼中看到了几絲紅線，她的臉色略有憔悴，精神不濟。　　“毛毛，你一個晚上沒睡，難怪這麼早去買早餐呢。”甄英雄感動道：“你知道我折騰了一夜沒休息好，是嗎？”　　柳絮眼中閃過一道慌張，想否認，可惜晚了，甄少爺在她的小嘴上吻了一下，柳絮整個人都呆了，甄英雄突然坐起來，把柳絮拉倒，兩人的姿勢來了個大調個，甄英雄坐着，而柳絮倒在了沙发上，頭枕着甄英雄的大腿。　　甄少爺嘿嘿一笑，右手扶着柳絮的腰，左手撫着她的頭髮，好象把她當成了一隻小貓，“現在才七點半，今天上午沒什麼事情，你就這樣睡一會吧，今天少爺伺候你，呵呵。”　　柳絮大驚，要起來，卻被甄英雄按住了，“少爺，這怎麼成？你是少爺……”　　“我說成就成。”甄英雄不等柳絮把話說完，截斷道：“我偷偷溜出去，卻讓你熬了一夜，這叫什麼事啊？聽話，乖乖的睡覺，你不是要保護少爺嗎？沒精神你保護誰啊？”　　甄英雄將沙發背上搭着的外衣披在柳絮身上，用手指撫着她光滑細嫩的小臉蛋，笑道：“乖，不聽話就不可愛了。”　　可愛？柳絮還是第一次聽到甄英雄這麼說自己，本來還想說些什麼，但此刻柳絮卻什麼也不想說了，能枕着甄英雄的腿，被他哄着入睡，這是鳳凰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柳絮覺得自己好幸福。　　沒有人知道柳絮是多麼的感動，她一直以為自己沒有機會再次回到甄英雄身邊，她一直以為甄英雄不會把她看成一個女人，一年的孤單，沒有人知道她心裏的感受，因為黑市拳大賽，她被甄三國召來做練習對手，因為冰恨天的出現，她終於能再次成為甄英雄的影子，她覺得自己已經很幸福了，沒想到，甄英雄並沒有因為那次的事情而疏遠自己，現在，還讓自己在他的懷裡入睡，閉上了眼睛，柳絮卻久久不能從幸福的感動中走出來，自己的改變，他看到了嗎？　　……　　白果從家到警察局，只有一千五百米左右，白果是刑警出身，這麼點距離，坐車太冤枉了，而且，早上的公交車人多，又因為上班高峰，經常堵車，所以，步行是不錯的選擇，甄英雄還不知道，白果和愛利絲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都不會騎自行車……　　心情好，精神好，最近两天局裡的人都看的出來這警局之花的變化，依然神采奕奕，風姿颯爽，卻多了一分女人的嬌媚與風情，更迷人了，即便被捲入了那麼可怕的案子中，她依然笑的那麼輕鬆，無法想象，就在她開槍擊斃匪徒之後，還吐的一塌糊塗呢。　　現在的白果，就是警察局的偶像人物，也是話題最多的人，每當有男警員過來搭訕，她都會亮出手腕上的‘玫瑰色戀人’手鏈，然後告訴人家說自己有男朋友了，因為這個，方言這两天在局裡可謂尷尬之極，因為是人就看的出來，白果的神秘男朋友，不是他。　　方言追求白果，在局裡不是秘密，白果最近的舉動無疑是對這個謠言的抨擊與回應，她從來都看方言不順眼，雖然方言表面上可以去學習白耀天，而且自身能力真的很強，但白果就是不喜歡他的假正經，噁心他的虛偽，他根本不知道白耀天並不是隱藏自己野心的人，從這一點來說，甄英雄與白耀天才真正的相似。　　女孩子大多崇拜自己的父親，希望自己的男人可以像父親一般或者超越父親，白耀天從來都是白果的偶像，但方言與白耀天僅僅是表面比較相似罷了，他沒有父親那種胸襟，白果對假正經的人超級反感。　　警察是個職業，這個職業並不限制它就不能存在八卦，舌頭根底下能壓死人，方言這種心高氣傲之人怎麼受的了別人同情或者調侃的目光啊？每當看到別人扎堆談笑，他都覺得是在議論自己和白果的關係，嘲笑自己信心滿滿卻得不到白果的青睞，那感覺真是太難受了。　　方言就是接受不了這種失敗，尤其是敗給甄英雄！　　“師姐，早上好……！”　　“大師姐好！”　　“師姐，你今天好漂亮……！”　　……　　白果一走進局裡，就受到不少年輕女警員的追捧，要知道，卡瑪那個案子，功勞又是白果的，雖然人是被甄英雄捅死的，可白耀天與艾華為了引出後面的罪魁禍首，不能讓甄英雄纏上麻煩，所以和局長張進寶達成一致，巧妙的將報告上那一刀致命的傷口改到了中槍之後忙亂出手，三槍，也足以取人性命了，那一刀因為案件的性質也就顯得微不足道，畢竟，卡瑪是窮凶極惡的匪徒，甄英雄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

# 第346章 白果的危機

　　白果很有禮貌的和人家打着招呼，事實上，這些喊她師姐的，都是和她同期畢業調來市局的，甚至還有比她資歷深的，‘師姐’幾乎成了她的一個綽號，一些老警員有時也會逗趣的叫她師姐，因為這個二十三歲的女孩進入刑警隊幾個月的時間，已經參与了好幾起大案，城南史懷南槍殺案，高橋雄三綁架案，高橋澤殺人尋仇案，就是朗朗電視台大案，也是因為她‘成功的讓黑道太子甄英雄成為了她的線人’才使得警方圓滿破案，說她是警局的女英雄一點也不過，不過別人是怎麼認為的小白並不在乎，她也不是因為別人捧她她才高興，她知道那些都是甄英雄做的，可就是因為這些都是甄英雄做的她才高興，自己不過是他的化身，自己被人當成英雄，就表示真正的英雄是他，他並沒有做壞事，他是一個好人，自己沒有挑錯，他真是個好男人。　　如果甄英雄不是黑社會，那麼他做的一切都會被大家認可，義字會是甄英雄的枷鎖，只要掙脫那個枷鎖，白果有信心甄英雄會做一個大大的好人。　　才走進刑警隊的辦公室，方言就出現了，離上班時間還早，可這傢伙還是比自己先到，白果只覺得方言是越來越招人反感了。　　“白果，到我辦公室來一趟。”方言冷冷的說完之後，也不等白果回答，轉身回了辦公室。　　白果眉頭一皺，死噁心這人，看到幾個來的早的同事都望着自己，白果用椅子拍方言的心都有，牛氣什麼啊？　　“小白，你和方隊沒什麼吧？”一個年紀偏大的高大男人小心的瞥了一眼方言的辦公室，有些擔憂的對白果說道：“最近方隊好象特別的針對你啊，哎，你和方隊會不會把太多的個人情緒帶到工作中來了？”　　這個男人是原野比較欣賞的老刑警，姓田，看起來有些木訥，其實人很聰明，深藏不露，是個很隨和的人，也許就是因為很隨和，才對非常不隨和的方言頗有微詞，他也不喜歡方言這個人，過去還覺得他是一人物，現在看起來，小肚雞腸，心胸狹隘，雖然嘴上沒說，可他顯然看出方言針對白果，是因為白果有了男朋友的原因，或者，就是因為白果破了案子搶了他的風頭，但無論是哪一種原因，方言都太不男人了。　　“田哥，您看我帶情緒了嗎？”小白不太樂意他把自己和方言說到一起去，“我和他什麼關係都沒有，只是簡單的上司與下屬，好象是他針對我吧？”　　田哥嘿嘿一笑，指着白果的手腕道：“你就謅吧，你要不針對他，為什麼他三番五次的不許你戴這條手鏈，你到現在都不肯摘下來啊？”　　“這是我的自由，哼，我現在有任務，是便衣，為什麼不能戴？”小白還挺有理的，穿着警服來的還敢說自己是便衣，其他幾個同事都搖頭偷笑。　　“哎，小白，能不能告訴我們，你那個神秘的男朋友到底是誰啊？”一個比白果年長几歲的長相帥氣的青年笑道：“你告訴我們，也好要我們這些對你有幻想的人死了心啊。”　　“這話你可別亂說，小心讓嫂子聽到晚上罰你跪搓衣板。”白果和同事的關係都很融洽，一邊朝方言的辦公室走，一邊笑道：“我可是名花有主了，誰要是還能看上我這朵花，活該他傷心了，呵呵。”　　“哎，不知是哪一坨牛糞這麼好的福氣啊。”那個青年好象很喜歡打趣，惋惜中還有點搞笑的羡慕，“對了，小白，聽說你可能會被派去保護義字會的太子甄英雄，你男朋友不會吃醋吧？那小子可是朗朗市的英雄，最近一年沒有犯過事，聽說已經成了朗朗市萬千少女的夢中情人，你該不會移情別戀被他征服吧？”　　白果眉頭一跳，萬千少女的夢中情人？你說這話到底是讓那死流氓吃醋啊，還是讓我吃醋啊？小白還不敢告訴別人自己的男朋友就是甄英雄，聽到這青年刑警說到‘征服’兩個字，白果心頭跳火苗子，自己是夠不爭氣的，真讓他給征服了，太丟人，回家得好好歸置他找點尊嚴回來！　　刑警隊沒有其他科室的警察那麼死板，他們比較隨和，隨意，隨便，相處的氣氛非常的活躍，而且對事的態度也沒有那麼迂腐，在他們看來，破案辦案是一碼事，而怎麼看一個人則是另一碼事，所以，刑警隊里的大部分人都對甄英雄印象良好，因為嚴格的說起來甄英雄並沒有犯罪記錄，而且在一些方面給了他們很多幫助，尤其朗朗電視台那件案子，有血性的人沒有不佩服他的，這些白果都知道，不然她也不會放不開甄英雄了，但他到底是有黑社會背景，目前知道自己和他的關係的，只有局長張進寶，以及原野，方言，白果還不敢讓其他同事知道，不然，她很可能被從這個案子撤出去。　　甄英雄最近一年都沒有過犯罪記錄，這話從理論上來講是正確的，但小白卻知道，那小子實際上做過的違反法律的事情絕對不是一件兩件，只是沒讓人發現，沒留下痕迹罷了，不過，他做的，也許並不是壞事，他幹掉的，都是些逃避過法律責任的大壞蛋。　　小白和大家逗着趣的走進了方言的辦公室，看到的，就是方言一張冷冷的臉。　　白果把門帶上的同時，笑容也不見了，每當看到方言，她都笑不出來，尤其最近两天，方言的目光讓她渾身的不自在，而且把自己叫到辦公室的時候，他都會拉上百恭弘=叶 恭弘窗，這讓她覺得方言很大程度是出於私心。　　“方副隊長，有什麼事情嗎？”　　白果站在門口，似乎方言一說沒什麼事情她立刻就要走似的。剛才還有說有笑，可看到自己就這個樣子，方言心裏更彆扭了，他卻沒有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殊不知他的目光有多麼的不禮貌。　　“白果小姐，我想知道，你要如何處理那些準備起訴的市民的要求呢？”　　方言的目光里有一種讓人難受的懷疑，白果非常的不舒服，她知道方言這話是什麼意思，“方副隊長，這件事情已經得到了局長的批准，如果你有什麼異議，去問局長。”　　方言就好象沒聽到一般，“我想，你是要拜託甄英雄去解決吧？”　　“我再說一次，你有問題問局長去，如果沒有別的事情，我先出去了。”白果很不爽方言的態度。　　“白果小姐，你父親已經回省廳了，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和他的決定有沒有關係，但我覺得悲哀。”方言用一種很異樣的口吻說道：“我們是警察，居然要拜託黑社會去解決矛盾，這真是一種悲哀。”　　白果已經要開門了，聞言，又轉過了身，“方言，你有話就直接說出來，含沙射影的不是男人！是，我是拜託甄英雄了怎麼了？我以個人的名義拜託他，他以個人的能力幫助我，這又怎麼了？禍是他闖出來的，他願意為此承擔責任，有什麼不應該嗎？你說他是黑社會，他去解決事情的時候是偷了搶了勒索了還是打了罵了強姦誰了？如果他不承擔責任，那才是黑社會的行徑呢！難道他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是錯的嗎？他給傷者提供的住院治療比其他醫院強了不知多少，他配合警方积極向善有什麼不對？難道他非得一輩子頂着黑社會的帽子讓你鄙視讓你罵啊？他就不能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嗎？！”　　白果和甄英雄在一起的時間久了，嘴皮子溜了很多，一通激動的反問下來，愣把方言問懵了，這丫頭說的有理有據，好象甄英雄是在為了自己惹的禍而負責似的，雖然方言知道，依照甄英雄的為人，白果不求他，他肯定懶得管，這件事情他大可仗着白耀天用的上他而裝大爺，能整死原野的機會他會放過嗎？偏偏，白果用了一系列的反問，駁的自己無話好說。　　“方副隊長，我感覺你好象很希望原野隊長被處分，怎麼了？你這個省廳的苗子看上了朗朗市刑警隊隊長的位子，想取代他嗎？”白果冷冷道：“你這人真虛偽！”　　“我虛偽？”方言有點惱羞成怒，“我哪裡虛偽了？白果小姐，我不明白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針對甄英雄，我就是這意思！”白果道：“朗朗電視台事件需要甄英雄的幫助才能破案，就算他是個黑社會，但他同意配合我們，他拿出誠意與警方合作，你為什麼話里話外都是對他的不滿？你的個人情緒有可能影響你的指揮判斷能力，我會和局長提出請你迴避的要求！”　　“我迴避？應該迴避的是你吧白果小姐？”方言已經有些抓狂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個人情緒有些失控，但他就是不能接受白果為甄英雄說話，“甄英雄協助警方？可笑，你爸爸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拿你做誘餌，把你賣給了甄英雄！甄英雄僅僅是想得到你才與你父親合作，他們是各取所虛的勾結！”　　“你閉嘴！”白果怒道：“方言，我一直覺得你僅僅是一個自大狂傲，目中無人的傢伙，卻沒想到你如此無恥，你了解我爸爸多少，了解甄英雄多少？你有什麼資格這麼說話？我告訴你，甄英雄就是為了我才幫助我爸，這又怎麼樣？我高興，我高興他肯為了我做出犧牲，他的這種犧牲，一般人能做到嗎？他是壞人，但他從來不會在背後詆毀別人！”　　方言被白果的話刺激的站了起來，一拍桌子，“夠了！甄英雄甄英雄，你眼裡就只有一個甄英雄嗎？白果，我和你認識多少年了，難道我還比不上一個只認識幾個月的黑道太子？你說你了解他？可笑！幾個月而已，你了解他多少？！”　　“這和你沒關係！”白果一句不讓，她本來就是火暴脾氣，“方言，你以為了解一個人需要多長時間？我和你認識很多年，可就沖你今天說的話，就能證明你根本不了解我，不了解我父親，而甄英雄了解！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看到的是別人，而你看到的只有自己！”　　方言慢慢的繞過辦公桌，笑的有些讓人毛骨悚然，白果太過直白的言辭讓氣氛直接朝無法化解的方向發展，“我看到的只有自己？是，我是看到了自己，所以我不明白，我哪一點比不上甄英雄？白果，我對你的情意你不會感覺不到，你考警校，我接送你，可你躲着我，我一天到晚往你家裡跑，你呢？見都不見我，你來朗朗市，我也跟來了，可你還是對我那麼冷淡，你爸爸表面給我創造機會，可看到甄英雄比我更有利用的價值，立刻把我甩到了一邊，我不明白，難道你們看到了別人嗎？”　　白果有些害怕，方言的表情好猙獰，他似乎情緒失控，“方言，你要干什麼？別過來我告訴你，再過來我會叫的！”　　方言一怔，似乎終於醒悟到這裡是警察局了，他停住腳步，卻沒有退回去，平日的冷酷又回到了他的臉上，“對不起，我有些激動，但我還是想請你回答我，究竟我哪裡比不上甄英雄，要輸，你也要讓我輸的明白。”　　白果見他平靜了一些，暗暗長吁了口氣，然後冷冷的笑了笑，道：“對不起，你的問題我無法回答，首先，你和甄英雄就不具備可比性，如果真的要比，他大概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你，背景，前途，他都超他太多，甚至他根本不是一個正經的男人，但是，我喜歡的是他，而且從來沒有喜歡過你，所以你說自己輸了什麼的完全沒有道理，愛情不是比賽，我也不是誰的獎品，他喜歡我，我喜歡他，這就是結果，然後，我想告訴你，看一個人，是用心看的，不是用眼睛，在我看來，他比你出色，比任何人都出色。”　　“用心？別開玩笑了，女人都喜歡花言巧語嗎？我本以為你會是一個例外呢，白果小姐，你被甄英雄蠱惑的失去心智了嗎？一個出色的黑社會？你是警察！”　　“我是警察，可我也是女人，我有選擇去喜歡一個人的權利！”　　小白從來不知道如何謙讓別人，方言的自大讓她無法忍讓，如果他針對的只有自己或許還好些，但她每一句話都是在詆毀甄英雄，小白忍無可忍，“方言，你捫心自問，你討好我，追求我，難道是因為了解我喜歡我嗎？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甄英雄喜歡我，但他不會去巴結我爸！他喜歡的只是我，不是因為我可以給他帶來什麼利益才來喜歡我！”　　方言被白果點中了心中隱私，臉色紅的發紫，作為一個對仕途有野心的人，如果可以娶到白果，成為白耀天的女婿，那麼政治前途對於二十六七的方言來說，將是無可限量的，可是，甄英雄的出現讓這一切成為了泡影。　　與方言認識多年，白果不可能看不透方言這個人，白果從來不是一個沒有心計的女孩。　　方言這幾天飽受折磨，他甚至不明白自己究竟是為了白果，還是為了自己的發展計劃被打亂而痛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有私心有目的，絕對不是愛情。　　方言不喜歡聰明的女人，高傲的，有野心的人，都怕被人看穿看透，白果一時憤怒說出的實話，刺激到了方言，他眼中的白果開始變的討厭，她是一個讓人愛又讓人恨的女人，方言眼中閃過的惡毒使人懷疑他還是不是一個警察，他的腳步開始移動，他那種斯文的紳士風度再也看不到了。　　喜歡白果的人，也喜歡她能帶來的價值，方言不甘心失去一切，他大腦發懵，無疑，他是喜歡白果的，所以，在失去的同時他幾乎瘋狂，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衝動。　　一個一直理智的人如果喪失理智，那是絕對可怕的。　　白果害怕，方言終究是因為自己才變的如此，他再怎麼說也是父親一手提拔培養起來的人才，如果自己大喊出聲，那麼他的前途就完蛋了，白果也知道是自己這火暴脾氣讓方言似乎喪失了理智，她心裏有些愧疚，所以她不知所措，叫嗎？不能叫，那方言這輩子就毀了，他可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啊，不叫，那自己不就遭殃了？他這個表情，天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白果是刑警，曾經翻閱過的真實案例中也見到過關於警察犯罪的特殊案子，作為心理教程，其中也有個別的案例是說警察在警局裡對女犯罪嫌疑人實施強暴的，雖然自己不是犯罪嫌疑人，但方言已經失去理智，他不會要對自己……　　白果有要掏槍的慾望，但她更想離開這裏，但就在她轉身開門的同時，方言兩步衝上前來，一手按住了門，還好小白閃的快，不然，非被方言佔了便宜不可，但是，躲是躲開了，門口卻被方言給佔了。　　“方言，你需要自重，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白果說話缺少一點底氣，但她的憤怒卻是無法壓抑了，“外面就有我們的同事，你最好不要以為我的忍讓有多深的限度，讓我出去，我可以當今天的事情沒有發生過，否則，你會身敗名裂！”　　“我對你做過什麼嗎？我什麼都沒做為什麼會身敗名裂？你認為有人會相信你的話嗎？他們一定會覺得你是在栽贓我。”方言笑的猙獰而無恥，“你不是就喜歡無恥的人嗎？我也可以無恥，我也可以像個流氓。”　　“方言，你不要太過分！”白果握緊了小拳頭，方言有這樣的變化是她沒想到的，最近两天開始他的變化雖然明顯，卻沒想到變的如此厲害，他的話太侮辱人了，既侮辱了自己，又侮辱了甄英雄，白果怒道：“甄英雄他不是一個流氓！如果你不收回你的話，我不會原諒你的！”　　“原諒我？用嗎？”方言朝前走了一步，眼中有貪婪的光線讓人噁心，“你被甄英雄一個流氓壓在身下的時候，是不是也說過同樣的話？”　　怒，怒不可遏，方言會些功夫，白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打的過他，但是，她現在不想叫了，因為她要狠狠的扁他，可就在她抄起筆筒想要拽過去的時候，門突然被從外面推開，而且似乎是故意的，力道很猛，門板狠狠的撞到了方言的腦袋，險些將他撞倒。　　“唉呦，對不起，我以為屋裡沒人，用力大了點，不好意思，呵呵，不過……這好象是我的辦公室，方副隊長，你在這裏做什麼？”　　來者夠能裝的，他一閃進來就把門關上了，擺明是怕外面的人看到裏面的情景。　　“隊長？！”白果驚訝啊，進來的居然是吊著胳膊，本應該在住院的原野。　　原野看了一眼白果，笑道：“小白，我剛才在門口碰到局長了，他還問你到了沒有呢，可能找你有事，去看看吧。”　　就是傻瓜也知道原野肯定是聽到了什麼，方言雖然從來都沒瞧得起這個男人，可現在也不禁心虛，白果感激的應了一聲就要出去，經過原野身邊的時候，原野突然說道：“小白……”　　白果一怔，原野笑道：“希望那個混蛋真的像你說的一樣好，不過，我不會放棄抓他的，除非，他不是黑社會。”　　白果看着原野真誠的眼神，覺得感動，其實原野這人雖然針對甄英雄，但從來都不壞，他是個盡職的好警察，“是，隊長，我向你保證，他做黑社會的日子一定會很快到頭的，因為我是一個警察！”　　“恩，加油。”原野有些不太正經，笑了笑，又道：“對了，小白，你今天很漂亮。”　　“謝謝隊長。”小白同志嘿嘿一笑，“很多同事都這麼說過，呵呵。”　　“是嗎？媽的，我又落後了，哈哈。”原野背對着白果在笑，但凌厲的眼神讓方言覺得顫慄，“不過，甄英雄應該沒說過吧？畢竟，你穿的還是警服，他應該沒誇你漂亮吧？”　　白果一愣，她從被調來的那一天就跟着原野辦案學習，對於原野的話有一定的理解能力，看了一眼方言，她咬着嘴唇，點了點頭，“我知道了隊長，今天的事情我不會告訴他的。”　　“謝謝。”原野說過之後便沒了下文。　　白果雖然不甘心，卻也知道這件事情被甄英雄知道以後的後果，原野了解甄英雄的手段，如果甄少爺知道白果差點被方言欺負，他有足夠的能力讓一個警察人間蒸發。　　白果出去之後，方言反而不再緊張了，冷冷的看着原野，道：“你覺得你很偉大是嗎？”　　“我不偉大，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個男人。”原野如此認真的目光讓方言不適應，他從來沒看的起原野，竟沒發現他還有這樣一面，“方言，你剛才的行為不但是警隊的恥辱，也是作為一個男人的恥辱，你他媽就是一混蛋。”　　“你敢罵我？！”　　“不要高抬你自己，你他媽是一畜生，我為什麼不能罵？”原野走到方言面前，沉聲道：“我告訴你，誰他媽也沒別想欺負我的手下，你最好給我老實點。”　　方言冷笑道：“原野，你裝吧，難道你不恨甄英雄嗎？他搶了白果，你就不恨他？你敢說你不喜歡白果？！”　　“我指正你兩個錯誤，第一，我沒有恨甄英雄的理由，我只是單純的討厭他，因為我是兵，他是賊，第二，他搶了白果？你這話太可笑，他從誰手裡搶的？你他媽給我聽清楚了，是白果選擇了他。”原野單手掐住方言的脖子，方言自負練過點功夫，卻無法掙脫，可想原野的手勁兒，“方言，我實話和你說，我看不順眼甄英雄，但更看你噁心，你他媽有能力，卻沒道德，就是一條狗也比你強，白耀天瞎了眼培養了你，你就是垃圾，我希望你在我和局長提出建議前自己滾蛋，這樣你可以保住你的前程，如果你固執的想破壞這個案子，我保證你會死的很慘。”　　原野鬆了手，方言忍不住的咳嗽着，“原野，你……你他媽有什麼資格說這話？！”　　“上次白廳長和艾市長在茶館見過甄英雄之後，你手裡的工作幾乎全放下了，我當時就覺得可疑，直到前两天發生槍擊事件，我知道白果與甄英雄的關係之後才明白，你把個人情緒帶到了工作中來，昨天白果打電話和我講了局裡決定要她負責甄英雄的安全工作之後，我立刻意識到了你的情緒可能不適合參与這個案子了，所以今天一早就會趕到局裡來，但我還是沒想到你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原野望着方言，眼裡充滿了鄙夷，“我是喜歡白果，但我沒下賤到得不到就去搶，公是公，私是私，警察的職責是什麼？玷污了這神聖的兩個字，你根本不配做警察，如果你覺得你還是個人，就給我滾，還有，為了你着想，我給你一個警告，不要再糾纏白果，否則的話……”　　方言被原野眼中的那道冷光威懾住了，好冷，這才是認真起來的原野，很可怕，方言這才記得，朗朗電視台，原野雖然狼狽，但是，他當時是隻身一個人，在激烈的槍戰中可以活下來，有着僅僅次於甄英雄的表現，前两天的事件，他把槍給了甄英雄，看起來是個失職行為，卻使得案件得到了進展且沒有造成更大的損失，這個男人雖然看起來很容易情緒化，可實際上，他的決斷每一次都是正確的，似乎每次跟蹤甄英雄，都能發現大事情，難怪張進寶一直包庇縱容他的行為呢。　　後背有些發涼，原野是個身藏不露的人嗎？原來如此，甄英雄早就看穿了這點，所以才把原野看成可怕的對手啊，方言驚訝的發現，自己居然在恐懼原野。　　原野的‘否則’到底是什麼？方言咽了口唾沫。　　“如果你從地球上消失了，我會第一次不去懷疑甄英雄的，就好象……”原野淡淡的說道：“曾經消失了很多敗類一般……我很誠實的告訴你，消失一個警察敗類，我會努力的破案，但不表示我覺得犯罪者是錯的，他僅僅是挑戰了法律，卻戰勝了我，現在你知道我為什麼不恨甄英雄了嗎？因為在個人的立場上，我永遠都比不上他……”　　方言徹底的愣了，原野的眼神，無比清澈，他突然發現，原野和甄英雄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這個男人為什麼兩年了還抓不到甄英雄呢？一定，一定有着什麼其他的理由……　　……　　柳絮是在傾聽着自己的心跳，感覺着甄英雄小腹體溫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的睡着的，她一夜沒合眼，確實累了，當她睜開眼睛的時候，已經過了近三個小時，而甄英雄一直保持着坐姿，柳絮小臉紅紅的，她覺得，剛才這一覺，是一年來睡的最安穩，最美妙的，她喜歡那種被當成小貓一般的感覺。　　柳絮雖然真的好似柳絮一般輕盈，但枕了兩個多鐘頭，甄英雄一動都沒有動過，還是腿發麻，小柳同志蠻不好意思的，卻不知道這個時候應該說些什麼，還陶醉着的她跟在不停打哈哧的甄英雄身後來到了隔壁小艾家。

# 第347章 必勝的方法

　　女孩子愛睡，這一點甄英雄了解，因為他從小和三國一起長大，三國那丫頭一天最少也要睡十個小時以上，甄少爺進門之後才發現，一心與愛利絲居然才起床，十點半了才起來，真是厲害，如果是黑白分的不太清楚的小艾還能理解，畢竟是做明星的，但愛利絲是怎麼回事呢？這丫頭一向很早起床的啊。　　看到甄英雄，一心和愛利絲都那麼不自然，兩個丫頭的小臉比着紅，看的甄英雄直想笑，尤其是愛利絲，好象做賊心虛似的，偏偏用帶着殺人光線的眼睛望着自己。　　甜甜正躺在沙发上和經紀人通電話，安靜安寧示意他不要出聲，蘭兒鳳兒則翹着小嘴做家務，過去九鳳一起住的時候，這些事情都是年紀小的人做的，可現在安家姐妹居然把活丟給了她們兩個。　　一心和愛利絲穿戴整齊出來的時候，甜甜剛巧掛了電話，甄少爺還未開口說話，就聽甜甜好象組織會議一般，大聲道：“臭傢伙，今天我和一心要開始排練了，小憐已經在漢宮準備好了排練室，我們現在要過去，你去不去？”　　周末不用上班，甄英雄剛好也得回漢宮繼續給風鈴做強化訓練，看到包括柳絮再內的丫頭都是一臉的期待，他能說不去嗎？不過，他還是好奇，“在漢宮準備了排練室？為什麼我不知道？”　　目前的形勢很緊張，甄英雄必須掌握着義字會上下的一舉一動，漢宮準備了排練室的意思就是，小艾與一心要在漢宮排練，同時，還會有一群舞男舞女，伴唱人員什麼的也要進入漢宮，為演唱會的配合表演做練習，對於這一點，甄英雄有些難以接受，冰恨天曾經收買過漢宮的人企圖對三國下手，生人進入漢宮，甄英雄不太放心。　　“你放心好了。”甜甜似乎知道甄英雄在擔心什麼，笑道：“我們的伴舞伴唱都是乾媽和甄叔叔很早以前就從義字會挑選出來的，漢宮不是投資了很多娛樂公司嗎？這些人都是很可靠的自己人，你不用擔心。”　　甄英雄有點鬱悶，難怪自己什麼風聲都沒聽到呢，原來是蘇影和甄天親自操辦的，也難怪，對於顏冰的事情，兩位家長已經把大半權利下放給了甄英雄，他們自己閑下來，當然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幾個丫頭身上了。　　“YY，小憐馬上過來接我們，你要不要去看我們的練習啊？”　　一心的小臉還有點紅潤，眼神中帶着期待，不過，卻是一種試探性的，不太希望甄英雄去看的期待，甜甜明白一心的意思，她們的演唱會，是因為甄英雄而舉辦，在演唱會之前，她們不想讓甄英雄看到一點點東西，只為了演唱會的神秘，給予他突然的驚喜。　　甄少爺可沒有女孩子那麼多的想法，但他的回答還是讓雙子星鬆了口氣，“我回漢宮，但有一些事情要處理，可能沒時間看你們的排練了，再說，在漢宮排練沒什麼，但是，這個時候被人知道我們的關係就不好了，排練的時候不是會有很多外人嗎？我看還是算了吧，上次的事情還才處在敏感期呢，我會很期待演唱會的，呵呵。”　　上次的事情，指的就是一心在簽授會上親吻他，製造了‘神秘王子’的事情，甄英雄找了一個不錯的理由，球球的，要是不能讓風鈴贏過變態姐姐，少爺的人生就完蛋了！　　小憐開車拉着一心與甜甜還有安家姐妹先走了，甄英雄則與柳絮，愛利絲，蘭兒鳳兒打車離開小區。　　一路上愛利絲都沒有說話，她不曉得該說什麼，即便到了漢宮，甄英雄還沒給她做出安排，這丫頭已經拉着蘭兒鳳兒逃似的走了，“我，我去看點心她們排練。”　　甄英雄只覺得好笑，這丫頭是害羞啊。　　甄英雄不信邪，但今天總是眉毛跳，感覺不太好，似乎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似的，他卻不知道，這個時候，白果，已經被顏冰與哈恩大叔盯上了，警察局外面，誰也沒有想到，前两天才發生過警察被跟蹤的案子，今天就又發生了同樣的事情，顏冰利用了這個‘不可能’的盲點，不過這一次，他們要跟蹤的，只是白果一個人罷了。　　商務車裡，顏冰坐在最後排，閉目養神，沒人看的出她的心態，羅比坐在副駕駛位上，悠閑的望着市局的大門，哈恩大叔靠在第一排的座位上，而負責開車的，是小島夏子，這幾個人同樣的放鬆，早上他們便守在這裏了，而且是親眼看到白果進入了市局，就如同顏冰預料的一般，因為跟蹤白果而故意引發卡瑪與鈴木優美暗殺蘇影的事件，警方是必須對外有一個交代的，就如同先前高橋澤的事件一般，作為當時捲入案件的警察，白果理所應當的會被警局推出來負責與外界的交涉，給出一個交代，如果顏冰沒有這個打算，當時中槍的，可能就不是原野了。　　這個時候的白果是一個敏感的人物，媒體對她的重視，會讓甄英雄的保護無法到位，會讓他和警察再一次的疏忽大意，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時候自己等人會對她下手，先前顏冰做過的一切都是為了這一刻，甄英雄無論無何也想不到白果早就進了冰恨天的視線，顏冰讓一切複雜起來，卻只為了這一刻的簡單目的，綁了白果，換回愛利絲，她的煙霧造成了複雜卻簡單的迷惑效果。　　想要跟蹤白果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她的身邊總有兩個難纏的角色，非工作時間，她身邊有太子甄英雄，工作時間，她身邊有嗅覺靈敏的警察原野，顏冰要做的，就是把這兩個人全部從白果的身邊剔除的那一刻，所以，原野中槍了，沒有殺掉他，是怕警察局會安排另一個人與白果搭檔，顏冰很小心的很隱蔽的製造着白果身邊出現空白的一個剎那。　　無法跟蹤甄英雄，又因為白果的警察身份特殊，所以顏冰無法去調查她的信息，對她在生活方面的了解完全空白，甚至不知道她的家在哪裡，這是顏冰要綁架白果的難度，也是甄英雄對白果放心的地方，不過，也是一個弱點。顏冰可以在警察局門外守株待兔，當白果再次從警察局出來的時候，就是她被綁架的時候了，誰能想到警察會在警察局的門口被綁票呢？顏冰對哈恩與羅比的能力有着絕對的自信，今天，就是白果身邊出現空白的時機了。　　白果此刻正在張進寶的指導下完善着應付上面的報告，因為甄英雄的特殊存在，張進寶頭都大了，這個報告說是要小白來寫，可實際上，和他做的沒什麼兩樣，累啊，而原野也夠痛苦的，甄英雄那混蛋把子彈一通亂射，他的報告也不好寫……　　風鈴本就有良好的底子，甄英雄再教了她一些技巧之後，她已經可以和甄英雄僵持一個回合不分勝負了，當然，甄英雄基本上是沒有反擊的，不然這丫頭還是太嫩，甄英雄教給風鈴的技巧，基本都是如何與三國拼下盤。　　小艾和甜甜很賣力，居然連午休時間都沒有回房間，甄英雄中午的時候去找了三國，想再和她好好談一談，奈何那丫頭根本不在房間里，奇怪的是，櫻桃，還有今天應該休息的樂樂，小愛，都不在，甄英雄問過薛雪才知道，那臭丫頭不知道聽誰說的甄英雄找了能打敗她的女人來，氣的三國一大早就嚷着加緊訓練，拉着那三個丫頭跑去漢宮的內部專用訓練中心了。　　難怪，因為是周末，三國原本經常去的那個，也就是自己和風鈴正在使用的健身房應該是對外開放期，三國並不知道自己暫時停止了對外開放使用着小擂台，也為此才沒碰上她的，真是運氣，甄英雄現在可不敢去見那死變態的了。　　要是三國問自己那個找來的女人是誰，非掐起來不可，誰也不敢保證，三國會不會在開賽前讓風鈴喪失比賽能力，球球的，那個丫頭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啊……　　下午教導風鈴的，依然是小技巧的運用，完全沒有大動作，甄英雄還刻意強調，禁止使用殺傷力大的招數，更不許攻擊要害部位，只使用牽引戰術，以防守引誘三國沒有意義的進攻，消耗她的體力，唯一有進攻作用的，只有下盤攻擊，但下盤攻擊顯然不能對人造成過多的傷害，要知道，小腿作為攻擊部位，承受力是很強的，這樣的打法，別說李英豪看不懂了，連柳絮也覺得甄英雄的教導有問題，下盤的攻擊，只能起到一定的防守作用。　　休息時間，風鈴將不滿表示了出來。　　“甄少爺，我不懂你這種打法，你必須給我一個解釋，你限制我的進攻，那我怎麼有可能贏過你姐姐啊？”　　李英豪一邊幫風鈴做着肩部按摩，緩解她的肌肉疲勞，一邊皺眉道：“老實說，我個人很討厭防守式的打法，但我能認同你下盤攻擊的概念，對於身材高挑的女选手，不，即便是男人也一樣，雙腿攻擊的動作拉的太大，產生的空當就越容易被抓到，而下盤的小範圍快回縮的攻擊能夠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還能限制對方的進逼，可相同的，這種攻勢沒有殺傷力，而且很被動，萬一被人抓到機會，不輸才怪呢……”　　甄英雄接過柳絮遞來的純凈水，喝了兩口，一抹嘴角，笑道：“只要不被對方抓到機會不就好了？”　　李英豪想抽這傢伙，“就算對方抓不住機會，可是你不許風鈴用殺傷力大的招式，她想取勝又怎麼可能啊？黑市拳允許平手嗎？你不是故意想把鈴鈴累死吧？”　　柳絮也不能理解，忍不住問道：“少爺，上次我與大公主練習的時候，大公主採用的好象就是您現在教導風小姐的方法，可那時侯您明明說過這種方法不可取啊，防守等於挨打，一味防守六分傷，一個失誤就可能輸掉比賽，這是少爺你說的啊，應該合理的誘敵深入，然後尋找致命反擊的機會……”　　“呼……，你們為什麼這麼笨呢？難道連這一點都看不來嗎？我為什麼不讓風鈴反擊的理由，很簡單啊……”　　甄英雄的嘆息好象在鄙視三人的智商，但三人真的不明白，所以甘願當一回傻子，很用心的等待着甄英雄說出這個‘為什麼’，甄英雄長長嘆了口氣，說出來的答案，讓李英豪和風鈴幾乎當場發飆，而柳絮卻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那個是我姐姐，我怎麼讓她受傷呢？”　　“操你大爺！你丫這是私心還敢說的這麼理直氣壯？！”　　“甄英雄你這虛偽的小人，你不讓我攻擊還說能讓我贏，你是一大騙子！”　　“我靠，球球的，你們聽我把話說完了成不成？！”　　甄英雄咳了一聲，這才說道：“我確實是不想讓我姐姐受傷……”　　見李英豪和風鈴臉色一變，甄少爺趕緊把後面的話說出來，“但是，我教你的方法卻絕對是沒錯的，我說過，我姐和我一樣，打架沒有套路，是個機會主義者，所謂機會，一種是自己爭取的，一種是別人給予的，在擂台比賽中，對手的進攻本身就會掩藏一些供你反擊的機會，但是，如果對手不進攻呢？一個機會主義者，如果得不到機會，而且自己也創造不出機會，會是怎麼的一種情況呢？”　　得不到機會，而且創造不出機會？這話一出口，李英豪頓時醒悟過來，臉上露出佩服表情，而風鈴似乎也明白了什麼。　　柳絮也納過悶來了，原來少爺並不單單是想保護三國公主啊，他似乎想出了一個另三國不受傷害就能輸了比賽的方法。　　“我只是說不要風鈴在和我姐姐的比賽里使用殺招，又沒說所有比賽都不能用，而且，除了我姐姐，你還要盡可能的在其他比賽中用殺招取勝，給我姐造成一種你是用誘敵反擊謀求獲勝的选手類型。”甄英雄笑的好陰險，李英豪和他簡直一個德行，都夠奸的，“我說過我姐和我一樣是機會把握者，因為她的功夫都是我教的，她單純的在模擬我的打架模式，所以，很善於在對方身上尋找機會，但是，她只能模擬我，在沒有機會可言的情況下，卻不能像我一樣去自己製造機會，這就是我姐姐最大的弱點。”　　柳絮和風鈴同時一怔，然後明白了甄英雄話里的意思，風鈴驚喜道：“對啊！如果我只是攻擊下盤，不讓她有逼近我的機會，然後全力的防守，她就等於小貓爬牆，爪子雖然利，卻全然沒有着手的地方！”　　“就是這個道理，因為你的身高和我姐不相上下，所以，小鞭腿與其說是進攻，不如說是一種防守，但這就足夠了。”甄英雄笑道：“你任何情況下都不進攻，出現僵持局面就用小鞭腿踢她，氣她，我姐根本找不到誘敵機會，所以，很容易失去冷靜，但她因為看過你其他比賽，生怕被你抓到反擊制勝的機會，也不敢把進攻入的太深，所以，你們決勝的關鍵，就在誰支撐的時間久，完全是一場心理及身體的耐力較量。”　　李英豪和風鈴同時疑問道：“可持久戰不一定就有利吧？”　　柳絮看着風鈴，好象明白了什麼，道：“不，是很有利。”　　李英豪和風鈴不解，甄英雄讚許的撫着柳絮的頭，道：“不錯，是完全有利，風鈴，你是警校出來的，身體經過系統化的訓練，這就是你的優勢，無論身體素質，力量，還是體力，心理素質，你都比我姐強，下盤的對抗就是輸贏的關鍵，腿可是用來站立的，不停的運動，不停的抗擊，誰結實，誰就能站的更久，看似是兩敗俱傷的打法，但只要你能發揮正常，最後多一口氣享受勝利的，一定是你。”　　風鈴原本的弱點，就是警察學校嚴重的套路化教學，可現在，甄英雄卻讓風鈴捨棄了缺點，很好的運用了她的優點，李英豪覺得，自己即便再和甄英雄打一場，也未必贏的了他，這個小子太強了，不光是他的身體，還有他的頭腦。　　累倒，最多休息两天就能恢復，大不了是腿疼幾天，甄英雄在思考讓風鈴獲勝的同時，還沒有忽略如何讓他姐姐受到最小的傷害，這個男人，好可怕，李英豪知道，與甄英雄做一輩子朋友，絕對比和他做一天的敵人強的多，就好象他可以在二十四小時里四次‘殺死’自己的父親李連成一般，做他一天的敵人，也許自己需要像貓一樣擁有九條命，但做他的朋友，即便只有半條命，他也會幫自己找回另外那半條的，因為，他有着和死神抗衡的實力。　　練習了整整兩個小時，甄英雄因為一個晚上沒睡好，有些乏了，所以想去泡泡溫泉，回房拿換洗衣服的時候，剛好碰到了蘭兒鳳兒與愛利絲，看來，排練並不像想象中的那麼具有觀賞性，因為一心和甜甜排練的很賣力，根本照顧不到愛利絲，而且那熱火朝天的氣氛對好清靜的愛利絲而言實在痛苦，所以，這丫頭在一心和甜甜排舞練習的時候撤退了，大概是排練室太熱了，三個丫頭都出了汗，也要去洗溫泉呢。　　蘭兒鳳兒也是聽薛雪說人工溫泉開放了，這才蠱惑愛利絲的，而愛利絲這個小公主也和大多女孩子一般對溫泉充滿了嚮往，跑回天堂閣，就是來找衣服的，現在天堂閣被甜甜佔領了，她的衣服掛滿了衣櫃，愛利絲正在挑選妹妹的衣服時，甄英雄進來了。　　“你們也去泡溫泉？”　　甄少爺這一笑，口水險些嘩啦嘩啦的往下流，一群美女泡溫泉，太期待了！　　薛雪等人還不知道甄英雄那點心思，這色狼少爺想去大飽眼福！　　蘭兒鳳兒對望一眼，笑的那個開心啊，她們兩個早就迫不及待了，能和甄英雄一起泡溫泉，那是多美的事情啊，這種親熱的機會可不是常有的。　　薛雪有點羞，她不是很能放的開，而柳絮卻是又羞又恨，怎麼非得碰上她們啊？　　在甄英雄告訴柳絮一起去泡溫泉的時候，柳絮還是很高興的，和甄英雄單獨在一起，脫光衣服也沒關係，可是，當著其她的女孩子，她放不開，也自卑，柳絮是一飛機場……　　愛利絲才是最尷尬的人，說好了一起去泡溫泉，而且自己真的很想去泡，但甄英雄卻色咪咪的看着自己，別人不知道，她卻很清楚，這個壞蛋昨天調戲了自己不過癮，想繼續占自己便宜呢！　　愛利絲沒有拒絕，不是因為薛雪說溫泉中心有泳衣，可以避羞，而是她不想拒絕，她覺得，早晚得面對甄英雄，那麼，溫泉中心是個不錯的地方，因為，有水，他就算拒絕了自己，水，也能掩飾自己的淚。　　穿泳衣泡溫泉，操蛋！中國人就是放不開！甄英雄在更衣室里，看着手裡這條有些過時的緊繃式的泳褲，恨恨的拽了出去，干，球球的，誰穿這麼多餘的東西啊？！人，就要赤裸裸的回歸自然！　　因為甄英雄過來的時候溫泉中心沒有其他客人，所以甄少爺要工作人員掛了暫停開放的牌子，難得少爺過來享受，可不希望有外人打攪。　　難怪蘭兒鳳兒要求着薛雪帶她們來泡溫泉了，九鳳的身份很特殊，一般人很少知道她們的身份，所以，她們在漢宮內部雖然來去自如，但溫泉中心卻在漢宮大廈的後面，這裏的人根本不知道九鳳身份，上次晴天夏月帶着白果和風鈴來泡溫泉，也是有薛雪打招呼才能進來的。　　薛雪是漢宮的高級面點師，而且只負責甄家父子的伙食，更是甄英雄的貼心紅人，連老闆甄天都對她客客氣氣，這一點，在漢宮是傳的開的，所以，薛雪可以隨意進入任何場所，這也是當初甄英雄為了補償薛雪而給予她的權利。　　愛利絲家的浴室雖然大，但因為顏冰足不出戶的自閉壞習慣，愛利絲長這麼大也沒泡過溫泉，往常就是在莊園的游泳池游泳，有潔癖的顏冰也不許第三個人出現在眼前，偌大的游泳池只有兩個人游，雖然當時愛利絲覺得很幸福，但現在想想，還真是孤獨呢。　　人工溫泉當然不具備天然溫泉那種療效，但也包含了一定的化學物質，只是沒有天然溫泉那樣豐富罷了，對於人體還是有好處的，可以使關節，肌肉得到鬆弛，還能擴張血管，促進血液循環，加速新陳代謝，而且具有很好的體力恢復作用。　　溫霧繚繞，如同到了仙境，愛利絲這個千金小姐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麼漂亮的溫泉，小橋瀑布，石雕假山，潺潺的水聲，太誘惑人了。　　雖然這些丫頭在穿了無弔帶泳衣的情況下又圍了白色的浴巾，但雪白藕臂修長美腿，還是讓甄英雄獸血沸騰，太美了。　　薛雪還是不大放的開，她雖然不再掩飾脖子上的疤痕，但是，脫掉衣服后，那條傷疤卻一直延伸到高聳的乳房上，她還是會覺得不自在，殊不知，即便她的美似乎存在瑕疵，還是有個丫頭羡慕的不得了，柳絮總是用一種嫉妒的眼神去偷瞄薛雪挺聳的山峰，忒飽滿了。　　女孩子，換個衣服都那麼慢，甄英雄一點也不講究泡溫泉的步驟，什麼試水溫啊，將溫泉水潑淋全身，最後時不時讓全身浸入到泉水中啊，先暖后熱的去適應水溫什麼的，他一概不管，眾女到來的時候，他已經在二十度水溫的最大的池子里喝上了純凈水，一條小木船在他胸前飄着，好愜意，剛運動過，身體有水份的流失，甄少爺看起來好象挺急，其實聰明的緊，他剛才已經舒展開了筋骨，此時再補充着水份，完全是做好了一切泡溫泉的準備工作啊。　　人工溫泉，也分不同的泳池，這個擁有最美景觀的最大的泳池，是二十到二十五度水溫，並不太熱，是混浴的大池，溫度再高一些的，則分成了包間式的小池，分男女浴池和混浴，混浴是半封閉的，好似小屋子一般，每個池子里可以坐五六個人，大一些的能坐十幾二十人，因為是高消費，客人從來不多，所以浴池並不顯小。

# 第348章 宿敵VS冤家

　　先在二十幾度的池子里適應溫度，嘻嬉鬧鬧最合適了，甄少爺看出薛雪的不自在，坐在池邊踢水的她看似很自然的用右手搭着肩膀，其實是在遮掩傷口，甄少爺嘿嘿一笑，潜水而下，雖然水不深，但水面飄着一層人工造霧，不仔細看，誰也發現不了水下一條黑影朝薛雪游來。　　蘭兒鳳兒還在納悶呢，怎麼看不到甄英雄的影子呢？柳絮和薛雪坐在一起，也在張望尋找甄英雄，但誰也沒有愛利絲眼睛尖，到底是經過羅比那專業殺手訓練出來的，雖然是菜鳥，但在感覺方面，還是比柳絮等人好的多，她最先看到了假山下面的那條小木船，然後本能的沿着木船和自己之間的線段發現了水面下的黑影。　　“啊……！小心，在水底！”　　愛利絲喊的還是慢了一拍，薛雪可沒有柳絮那麼快的反應，柳絮把腿收回去的時候，薛雪還沒醒過味來呢，只覺得腳腕被拽住，一聲尖叫因為入水而遏止，等她從水裡站起來的時候，身上的浴巾已經不見了，這丫頭直咳嗽，哪還注意到去遮羞啊，兩截式的泳衣，讓這丫頭的身材看起來超棒，平坦的小腹，傲人的酥胸，甄少爺一手攬着她，一手將浴巾甩飛了出去。　　“穿着衣服還裹什麼毛巾啊？”　　甄少爺一掐腰，卻看傻了幾個丫頭，這位少爺不是沒穿衣服，而是穿了一件很不恰當的衣服，白色帶紅桃心的鬆快大內褲，因為浸濕水而貼住重要部位，將那裡的型顯現的很清楚，因為是鬆緊帶的褲衩子，剛才出水又猛了點，褲腰已經下滑到一個很危險的位置，小腹下面到重要部位的兩條溝壑看的很明顯，好象，連那裡的毛髮都露出來了。　　“流……流氓！”　　愛利絲站在池邊，羞的無地自容，雙手捂臉，卻很不誠實的暴露出指縫之間的眼睛，這丫頭對甄英雄有太多的好奇，尤其是昨天看到他與一心的親熱后，更對他的身體感到好奇。　　愛利絲和小艾早上賴床，其主要原因就是羞，她們都不曉得甄英雄是什麼時候走的，愛利絲不起床，是怕一心知道自己昨晚偷看，想觀察一下一心的反應，而一心不起床，則是因為下體有點狼狽，而且，床單是濕的，所以……　　愛利絲最後還是看到了一心‘尿’濕的床，所以對甄英雄到底對一心做了什麼無比好奇。　　“我流氓？少爺我穿了衣服為什麼叫流氓啊？難道你想看我脫嗎？”甄英雄嘿嘿一笑，“蘭兒鳳兒，還不把那個詆毀少爺的丫頭拽下來？”　　蘭兒鳳兒本就是愛鬧的主兒，一聽這個來精神啊，愛利絲還沒來得及跑，已經被兩個丫頭推了下來。　　愛利絲慌啊，這丫頭掉到水裡伸手亂抓，甄英雄還沒笑出來呢，下面一涼，愛利絲是從水裡鑽出來了，可包括甄少爺在內的所有人都傻了……　　愛利絲的眼前，是甄英雄赤裸裸的隱私部位，她已經看傻了，這樣的東西，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她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自己的感覺，害怕，羞赧，無地自容，然後，還有一點驚訝，好奇，緊張的顫慄，自己居然不小心扒掉了他的褲子！天啊，自己做了什麼？！心跳的震動聲很大，愛利絲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尖叫嗎？　　薛雪還被甄英雄摟在懷裡呢，她也是一臉的通紅，低頭看着愛利絲對着他雙腿之間的東西，羞嚇的發獃，然後看到同樣愣住的甄英雄那壞壞的東西開始覺醒，脹大，薛雪急啊，那東西要是完全挺起來，非頂到愛利絲的鼻子上不可，於是，薛雪一聲羞叫，橫着將甄英雄推了出去，值得表揚，身體很弱的她居然有這麼大的勁兒，看來人都有可以被某種外界因素激發的潛能啊。　　甄少爺也沒想到會發生那樣的意外，即便是厚臉皮的男人，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被美女脫了褲子，也會覺得不好意思的，所以在入水的時候已經將褲子提了起來，球球的，泳褲和內褲始終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啊。　　直到甄英雄摔倒，濺起的水浪打在愛利絲的臉上，可愛的女孩才回過神來，聽到的，就是蘭兒鳳兒的大笑。　　有了這樣一個小插曲，薛雪也放的開了，氣氛也活躍了，可是，愛利絲卻更尷尬了，本來還決定鼓起勇氣去問問甄英雄關於昨天晚上的事情呢，這下子別說問了，躲還來不及呢，過去他給自己脫過褲子，這回報仇了，也給他脫一回，可感覺怎麼更憋屈了呢？　　想到甄英雄那個地方竟然還能發生變化，愛利絲更羞了。　　如果是平常女孩子，十六七就已經明白很多事情了，但愛利絲卻不然，因為顏冰的關係，愛利絲很少與外界有直接的接觸，對男女之事所知甚少，對感情也是懵懵懂懂，遇到這樣尷尬的事情，她更不曉得如何去化解，所以，看到甄英雄過來，她只想着逃了。　　本來是要泡溫泉的，結果這丫頭和洗澡沒什麼分別，十分鐘都沒有就溜出了浴池。　　“我，我洗好了，先出去了。”　　“這麼快？”蘭兒還沒泡舒服呢，急道：“愛利絲小姐，還有其他水溫的池子沒泡過呢。”　　愛利絲在這裏哪裡還待的下去啊，剛才那小插曲讓她看誰都臉紅，都是女孩子，因為自己的笨拙，害的大家難堪，愛利絲內疚啊，她哪裡知道，這些丫頭與甄英雄都有過親密關係，真正覺得難堪的，也就是她自己而已，別人只當那是個笑話。　　看到愛利絲慌慌張張的跑遠了，蘭兒鳳兒嘆了口氣，一臉的失望，她們得跟着愛利絲啊，剛從水裡站起來，就聽甄英雄笑道：“你們繼續泡吧，少爺去跟着她好了。”　　聽到甄英雄也要離開，幾女一怔，溫泉和甄英雄之間在這一刻畫了個等號，幾女有點難以抉擇，女人對溫泉的抵抗力非常低。　　“毛毛，你也不用跟着我，好好享受吧，少爺胳膊上的傷還沒好，人工溫泉不比天然的，我不能泡太長時間，待會去天堂閣找我就好了，晚飯之前我不會離開漢宮的。”　　甄英雄一邊說著一邊出了水，幾女有點失望，本想和甄英雄借這個機會親密一番的，可聽他這麼一說也對，他的傷口現在還是少碰水好，而且，這幾女在一起，誰也不好和甄英雄單獨熱乎去，尤其柳絮和薛雪，而蘭兒鳳兒很清楚，有柳絮在，她們別想和甄英雄發生什麼。　　分別幫柳絮和薛雪擦着後背，蘭兒鳳兒心裏悲哀啊，剛才的樂子雖然逗趣，但要是沒有就更好了，那樣，甄英雄就不急着走了。　　愛利絲從更衣室出來，一眼就看到穿戴整齊的甄英雄靠在門口等她，愛利絲這次羞的不知該朝哪跑了，甄英雄就好象一點沒感覺到尷尬似的，笑着一抓她的小手，道：“貓咪，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個地方談談？”　　愛利絲聞言，心裏一跳，小臉雖紅，卻不再掙扎，與他，確實該好好的談談了，愛也愛了，哭也哭了，該掙扎的還是掙扎，該擔憂的依然擔憂，這所謂的宿命帶來的只有折磨，愛利絲髮覺到了自己的軟弱，也許，可以將這一切都結束的，只有甄英雄了。　　愛利絲昨晚已經下了決心，如果這是一場賭博，那麼，她把所有的賭注都壓到了甄英雄的身上，所以，她想求甄英雄一件事情。　　漢宮的頂樓，因為泳池停止了使用，目前還是冷冷清清的，咖啡廳重新裝修之後還沒有開放，開放日期已經決定在黑市拳大賽開始的同一天了，而這裏的新店長，將是樂樂的母親甄敏。　　甄敏已經出院，目前正在努力學習這方面的管理知識，好在她過去為了養家糊口，各種各樣的工作都有接觸，工作經驗很豐富，學習起來也是事半功倍，以後的工作應該很容易上手。　　還是那間完全透明的小溫室，各種盆栽吊籃，將這裏的氣氛營造的很好，因為咖啡廳提供了高檔的享受，這個完全透明的小溫室也被列入到了咖啡廳的服務範圍。　　這次裏面擺的不是圓桌，也沒有火鍋了，而是兩個白色半圓的歐式沙發，因為歐洲人身材普遍要比東方人高大強壯，所以沙發也相對寬了一些，一張白色的圓桌也很有歐洲典雅的皇室韻味，四十公分高，桌面光滑，桌腿精緻，有很漂亮的紋飾。　　這大圓桌的直徑大約一米五左右，兩個半圓的沙發好象包裹着它一般，裡外兩個圓，而且處於樓頂的花海之中，入目滿是鮮花，抬頭就是蔚藍的天空，好美，有一種雅意，也有一種自然的奔放，甄英雄很會挑地方，這裏，即靜，又愜意，是個談話聊天的好地方。　　女孩子愛鮮花，就像男人愛香煙，倒在鮮花叢中，就像男人吞雲吐霧的享受着香煙帶來的舒緩一般，愛利絲靠在沙发上可愛的伸了個小懶腰，因為環境的幽雅，她淡卻了剛才的緊張和尷尬，因為溫室的玻璃效應和供暖，此刻這個小屋子里大約在十五到二十度之間，相當的暖，愛利絲一邊脫掉外衣，一邊說道：“這裏好漂亮。”　　甄英雄看愛利絲似乎放鬆了很多，嘿嘿一笑，又沒了正型，“沒有你漂亮。”　　本來是調侃，以往愛利絲一定會沒好氣的臭卷他幾句，再不然也會給他一記衛生眼，賞他一句色狼，可這次，她只是臉上一紅，低下頭，莫名其妙的說道：“如果再有一杯紅茶就更好了……”　　紅茶？什麼和什麼啊？甄英雄一怔，這才明白過來，愛利絲又開始緊張了，不過這次的緊張，也是因為她放鬆了對自己的防備而單純的緊張，是女孩子的天性。　　“那你要失望了，這裏的咖啡廳還沒有正式營業，不要說紅茶了，連白水都沒的喝，呵呵。”甄英雄也脫了外套，很懶的向後一靠，望着愛利絲，笑道：“貓咪，現在的你，很像個女孩子。”　　“我本來就是女孩子！”愛利絲強調之後才發現自己又慣性的激動了，和甄英雄頂嘴已經成了習慣，懦懦的低下頭，輕聲道：“你要和我說的，不是這個吧？”　　“就是這個，我覺得你現在才像一個正常的，可愛的女孩子……”甄英雄起身，走到對面，在愛利絲身邊坐下，愛利絲只是晃了晃肩膀，但最終沒有拱動身子去保持和甄英雄的距離，如果甄英雄不肯接受自己，那麼，這也許是最後一次和他靠的這麼近了。　　“我聽蘭兒說，你在織毛衣？”　　愛利絲臉上燒啊，“沒，沒有……我太笨，總也織不好……”　　愛利絲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否認。　　甄英雄有點得寸進尺的將左手搭在愛利絲的肩膀上，誕着臉問道：“是給我織的嗎？”　　“不是……是……”愛利絲摳弄着指尖，她懷疑自己的心跳聲甄英雄都能聽的到，她恨啊，自己為什麼這麼緊張啊？又是又不是的，到底是不是呢？愛利絲都想揍自己一頓，真沒出息，好象突然之間連話都不會說了。　　沒有經歷過愛情的愛利絲，即便在承認喜歡甄英雄之後，也不曾這樣和他單獨相處過，昨晚等於再一次的表白，而今天就好象第一次的約會，這種對感情的期待，對答案的翹首，沒有經歷過的人不會明白，甄英雄知道這丫頭在緊張什麼，在掙扎什麼。　　“貓咪，你相信少爺我嗎？”甄英雄向後一靠，愛利絲順勢很自然的靠到了他懷裡，“我要活捉你媽媽，你覺得我能做到嗎？”　　愛利絲身體一顫，“甄英雄，你先回答我的問題，好嗎？”　　甄少爺一怔，愛利絲已經坐了起來，不看他，低着頭，沉默了片刻，突然道：“我說過愛上你了吧，你呢？你還從來沒有給我一個回答呢，我愛上你了，那你有沒有愛上過我……不，我是問，你有沒有喜歡我，哪怕，只有一點點的喜歡？”　　少女對第一次表白的期待已經太長時間了，從她顫抖的雙肩，甄英雄感到了一分歉意，十三在醫院大鬧之後，自己對這個丫頭確實太疏遠了，完全沒有考慮到她會為此受到煎熬，其中的原由，他更覺得內疚。　　愛利絲沒有問自己是不是‘愛’，而是問有沒有‘喜歡’，這個丫頭早就知道，愛，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甄英雄對愛的感覺是茫然的。　　開始的時候，自己由於闌度的請求，因為甜甜的關係，想要愛利絲愛上自己，可當她真正愛上自己的時候，茫然的人卻變成了自己，甄少爺不知道自己到底愛不愛她，因為裏面牽扯的太多太多，男人身上的責任是卸不掉的，女人可以為了愛而什麼都拋棄，男人不可以，甄英雄已經擁有了很多的愛，他有義務，他必須去保護他的‘愛’，愛利絲的身份，與她千絲萬縷的顏冰的陰謀，讓甄英雄不知道該不該去愛，又是不是在愛。　　不過，經過昨晚，經過小艾與甜甜的提醒，甄英雄已經明白了自己的感覺。　　“我喜歡愛利絲，愛上了王思慕……”　　甄英雄輕輕的，卻很認真的說道：“愛利絲身上有太多的陰謀，太多的負擔，我不敢愛，因為愛上她我要承擔太多的壓力與風險，這對其她愛我和我愛的女人太不公平，太不負責，所以，我只會喜歡，喜歡她沒被陰謀污染的一面，王思慕是個可笑可愛的女孩子，天真，善良，獃獃的，讓人忍不住的想要憐愛，我想，任何一個男人都會愛上這樣的女孩子……”　　愛利絲緩緩的轉過頭來，表情很複雜，聲音中的顫抖似乎是興奮，又好象氣憤，有點期待，有些掙扎，“你希望我做王思慕？你想要我背叛媽媽？”　　甄英雄長吐了一口氣，“沒有了陰謀與負擔，真實的愛利絲本就是‘王思慕’……”　　愛利絲看着甄英雄，表情漸漸消失，眼淚如斷了線的珠子，她哭了，撲到甄英雄懷裡，她似乎在傾訴委屈，又似乎痛苦的宣洩，“壞蛋，你告訴我，我該怎麼做？！我不想在這樣下去了，我不想殺你，不想背叛媽媽，我該怎麼做才好啊……”　　“相信我，然後……抓了你媽！”　　球球的，這話說的還真彆扭，甄英雄扶着愛利絲的肩膀，與淚眼汪汪的她對望着，讓她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目光是多麼的自信，“讓你媽媽徹底的醒過來，我會贏了她，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當你媽媽回到你身邊，一切就會結束，這是我對你的承諾！”　　心虛，但表情卻絕對的霸道，甄英雄覺得自己並不是在欺騙，而是沒的選擇，在必須分出勝負的較量中，一定要有一方倒下，很不巧，顏冰贏了話，她不會讓自己活着的，所以……　　媽的，少爺只有一條活路，就是贏了顏冰，卻不能殺了她，否則，蘇影或者老爹不會原諒自己的，恐怕就是天堂的老媽也會埋怨自己，現在更是為了愛利絲，如果她因為顏冰做出什麼傻事，少爺又怎麼和闌度，甜甜去解釋呢？　　活捉了顏冰已經變的沒有選擇，與其說甄英雄要愛利絲信任自己，不如說他自己信任自己，他要將愛利絲的壓力完全化做信任扛到自己的肩膀上成為只屬於自己的壓力，男人，就是為了給女人減壓而活着，就好象，男人總是把工資交給女人去處理，但生活的壓力卻始終屬於男人。　　甄英雄在這方面，還是很傳統的，傳統到他比三妻四妾的還牛B了，爺們，不是那麼容易的。　　如果甄英雄是在欺騙的話，那麼，愛利絲上當了。　　“你真的不會傷害我媽媽？你真的能讓媽媽與甄天和蘇影化解矛盾？我媽媽很痛恨你爸爸的……”　　“你還痛恨我呢，現在還不是靠在我懷裡？”甄英雄一句話本性畢露，不過愛利絲卻小臉紅紅的垂首，他說的是事實，自己這麼討厭他，是怎麼愛上他的呢？　　甄英雄心裏還有半句話沒有說出口，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錯覺，顏冰針對的，似乎不再是甄天了，而是整個義字會，更確切的說，她現在完全是在和自己較量智商。　　難道，是因為愛利絲的事情，她已經將矛頭全部對準了少爺嗎？甄英雄感覺着，顏冰很像一個幼稚的孩子，她精明的可怕，但她具體針對的復讎究竟是什麼，連她自己也沒搞清楚，是義字會，可到底是老爹，還是自己呢？　　如果說這是一場因情孽而爆發的戰爭，甄英雄已經覺得不恰當了，這種感覺，是報復，卻不是為了感情，而是一場單純的較量，一場要分出高下的較量！顏冰恐怕不是喜歡老爹，而是要與老爹比出一個勝負，就好象，一個不服輸的孩子。　　“我，信你。”愛利絲羞羞抬起頭，臉兒似乎秋天的蘋果，紅潤的幾乎滴出水來，她的聲音就好象蘋果的味道，甜甜的，“我就是……被你這壞蛋抓來的……”　　靜，好靜，只有頭上飛過的飛機留下了破空的長聲，在蔚藍的天空留下一條蓬鬆的白色尾巴，愛利絲的嬌羞神態讓甄英雄心跳出現了不規律，這個殺手天使，在各方面都是菜鳥，球球的，少爺為什麼覺得心虛？是因為她太過信任了根本沒有自信的少爺嗎？　　甄英雄還未做出反應，嘴上一軟，身體重心一偏，被愛利絲壓在了沙发上，這丫頭居然主動的吻了上來。　　甄英雄倍感意外，可還是回應着，愛利絲的吻很笨拙，但很投入，這個丫頭想告訴甄英雄，她把一切都押在了他的身上，包括，自己。　　如此浪漫的氣氛，如此有氣氛的環境，如此環境下的親密，如此親密中的濃濃的情意，如此情意中的愛利絲已經完全沉浸在這種釋放中了，他們的唇在親吻，他們的臉蛋在摩挲，他們的舌在交纏繚繞，甄英雄覺得自己好貪婪，他索要更多。　　愛利絲第一次去愛，她知道自己和甄英雄一樣是沒有選擇的，愛，就要完全的割捨一切的去愛，就要賭上性命的去愛。　　愛利絲心中有些小得意，因為她知道，甄英雄肯定猜不到自己是多麼的了解他心裏想的東西，也絕對沒想到自己已經看穿了他的承諾是一種賭博。　　甄英雄的手撩起了愛利絲的毛衣，他的手握到了她的乳房，看起來很魔鬼的她，飽滿的乳房不過盈盈一握，她的魔鬼，在勻稱，甄英雄喜歡這種類型。　　甄英雄的挑逗越發的貪婪，愛利絲坐在沙发上，抱着胸，赤裸裸的暴露在她面前，愛利絲是羞澀的，儘管他不只一次的看過自己的裸體，但這次，裸體，僅僅是個逗號。　　雪白晶瑩的肌膚好象能透出汁液來，嫩滑的誘人，甄英雄咽了口唾沫，輕輕的扶着她的肩膀，將她推倒，當甄英雄去解她的褲帶時，愛利絲緊張的去抓他的手腕，甄英雄一笑，低頭，將她左乳上的蓓蕾含在了口中，舌尖的撥弄讓愛利絲髮出一陣嬌吟，那電流一般的感覺從酥乳上迅速朝全身蔓延，她的手用不上力了。　　第一次，就要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中嗎？愛利絲望着甄英雄俯下的臉，看着他背後的那片藍天花海，羞羞的閉上了眼睛。　　這是一種解脫，一種以賭上一切為借口的自我感情的釋放……　　愛利絲真的希望這個溫室可以被時間所遺棄，讓時間永遠的站停在這一刻，也許是逃避，愛利絲不想走出這個溫室，不想面對那些殘酷的現實。　　“小愛，如果被媽媽抓到，我們會被罵死的！”　　“再和她一起瘋下去，我一樣會死，活活的被打死！”　　樂樂和艾愛兩個丫頭滿頭的汗，身上穿着的是鬆快的運動服，一看便知，是剛剛經過大量的流汗運動，兩人都拎着一個小袋子，袋子里裝着飲料和零食，小臉均是紅撲撲的，小櫻桃跟在她們的後面，精神顯然比前面的兩位要好的多，用吸管嘬着紙盒裝的酸奶，眼神中有點迷惑，不知道前面兩位同歲卻好似姐姐的傢伙要去哪裡。

# 第349章 死了都要愛

　　艾愛也算的上體育健將了，可還是上氣不接下氣，走出頂樓的電梯，這丫頭笑的很奸詐，“三國姐姐絕對想不到我們偷偷溜到這裏來休息了，呵呵，我可不想成為她的撒氣筒了，你不認為她是覺得晴天姐姐她們不夠摔的，才連我都當成人肉沙包的嗎？開玩笑，本小美女可是比鴿子還熱愛和平的人，如果找我代替鴿子成為和平使者我也許考慮考慮，樂樂，你看看，我的小腿青了老大一塊。”　　艾愛說罷提起褲腿，樂樂一看，還真是，右小腿還真是青了一塊，蹲下身，摸了摸，好象有點腫起，樂樂抬頭看着小愛，沒好氣道：“你自找的，看媽媽連續放倒晴天姐姐，畫兒姐姐，夏月姐姐還有鈴鐺姐姐，最後贏櫻桃都那麼費勁，非覺得能佔一大便宜上去挑戰的，小愛，你要是不想臭顯擺，至於嗎？”　　艾愛臉上一紅，但到底是個厚臉皮的丫頭，“我怎麼知道櫻桃居然和晴天姐姐是一級別的？我以為櫻桃比我強不了什麼呢……”　　真不要臉！樂樂對艾愛真的無語了。　　剛才在健身房，艾愛見三國連續和幾隻鳳凰較量過之後，已經有了疲態，最後一個上場的櫻桃竟然連連佔上風，自賦運動神經不俗的倒霉鬼在櫻桃落敗之後覺得出風頭的機會來了，連忙跳上擂台挑戰，打算趁三國勞累把她放倒顯擺顯擺，她過去打不過櫻桃，卻不認為自己比櫻桃差多少，哪知戴上拳套一上台，竟是沾也沒沾到三國，累的和牛似的，最後還被她一個掃堂腿掀翻，摔的五臟六腑倒了位啊。　　小愛現在才知道，櫻桃平時和自己鬧，根本就沒有用真功夫！三國撩倒她之後才告訴她，櫻桃甚至比畫兒鈴鐺還厲害，應該能和晴天打一個平手。　　敢情，櫻桃是真有讓三國陷入苦戰的能力，而不是單方面的由於三國體力下降造成的。　　樂樂雖然不會打架，但看過三國的練習太多了，不像艾愛這個絕對的門外漢，連個門道都沒看出來，小櫻桃可是殺手出身，除了甄英雄，漢宮沒有其他人可以簡短几招就能制住她的，在別人坐在教室里學習的時候，櫻桃就在接受那個喪心病狂的殺手高橋澤的嚴格訓練，如果不是甄英雄幫她報了仇，她早晚會成長為比三國還厲害的女孩。　　當三國提出休息之後再比一輪，還把艾愛也算進去的時候，小愛立刻拉着樂樂開溜了，櫻桃和樂樂這小姐姐基本是寸步不離的，很自然的跟了出來。　　再比一次會死的！艾愛為了巴結三國這個未來的大姑子，和她相處的時間不短了，對她的脾氣有一定了解，肯定是誰惹到她了，她在發泄脾氣。　　“喂，櫻桃，你真的那麼厲害？”小愛走到櫻桃面前，比一比身高，櫻桃又瘦又小，玲瓏可愛，怎麼看也不象很厲害的樣子啊。　　櫻桃掏出小本本不知寫着什麼，樂樂則道：“櫻桃一直都很厲害。”　　絕對不能告訴別人櫻桃曾經與高橋澤有關係，她現在的身份是甄英雄偽造出來的，即便是艾愛，也是不知道的好。　　“是你太弱了……”小愛念過紙條上的字，額頭青筋都綳起來了，“說你胖你還喘上了，你要不弱，幹嗎我溜出來你也跟着？！還不是怕挨揍啊。”　　小櫻桃將喝光的酸奶盒子丟進垃圾桶，上前一抱樂樂的胳膊，對着艾愛一吐舌頭，意思再明顯不過，不是跟着你，而是跟着樂樂。　　艾愛氣啊，即便是甄英雄那種流氓嘴她也沒怵過，可偏偏不能說話的櫻桃，經常讓她吃鱉，這就是所謂的一物降一物吧？　　三人一邊說話，一邊朝着花房走過去，小愛笑道：“我聽我姐上次說過，那個溫室花房裡特漂亮，我們在裏面休息，三國姐姐肯定找不到的，哦呵呵……”　　樂樂皺眉道：“我覺得我們還是回去的好，不然媽媽要生氣的。”　　“你不用被她教訓，當然無所謂了，我要是回去的話，一定會被狠扁的……”　　“誰讓你剛剛想顯擺的，再說，你要溜就溜，為什麼拉上我啊？”　　“廢話不是嗎，要是我一個人開溜被抓到，被教訓的就是我一個，可帶上你們兩個，三國姐姐要不就不教訓，要教訓就是教訓我們三個，不是能分擔一下我的痛苦嗎？你叫她媽媽，她肯定不好意思揍你的，既然不揍你，那就更不好意思揍我了……”　　小愛挺認真的說話讓樂樂臉色大大的難看，她是個誠實的丫頭，沒有小愛那麼多的心眼兒，這時候才曉得被她利用了，急道：“小愛，你太陰險了！”　　“別這麼誇我，不太恰當，我不是和你說了實話嗎？你怎麼能說我陰險呢？”小愛恬不知恥道：“本小美女一直都是美麗可愛，清純誠實有愛心的。”　　“騙子女！”樂樂一吐舌頭就要轉身回去，但兩隻手腕同時被人攥住了。　　不要說樂樂愣了，連抓住她手腕，不想讓她回去的小愛也愣了，樂樂的左手，被小櫻桃拉住了。　　櫻桃一向很聽自己的話啊，為什麼她也……樂樂還未醒過腔來，就見小櫻桃將食指比在唇前，做了個噤聲的動作，她的目光什麼時候變的如此犀利？小愛和樂樂茫然看着櫻桃，發現她的小耳朵在輕輕的動着，似乎在傾聽什麼。　　出於本能，小愛真的壓低了聲音，“櫻桃，怎麼了？”　　因為晴天和夏月的保護，精靈鬼一般的小愛早就察覺到最近形勢不穩了，姐夫身邊的柳絮，三國姐姐身邊的畫兒鈴鐺，媽媽一天到晚神神秘秘，這些情況都證明了這一點，艾愛以為有壞人混進了漢宮呢。　　櫻桃拉着兩個丫頭輕手輕腳的躲到了牆角，掏出小本子，寫了一行字，撕下來遞給了艾愛和樂樂。　　‘溫室里有人，聲音很奇怪！’　　溫室里有人？樂樂和小愛下意識的去望向那溫室，立起小耳朵使勁的聽，卻沒發現，櫻桃的小臉早就紅了個透徹，她從那奇怪的聲音聯想到了羞人的事情。　　小愛和樂樂還是聽不到，從外面根本看不到溫室裏面，透明的玻璃後面，完全被花叢擋住了視線，樓頂，微微有風，所以聲音不真切，從這裏到花屋最少也有二十米，這麼遠，加上溫室的隔音，除非是聽覺超常，不然哪裡聽的到啊？　　櫻桃因為無法說話，所以對聲音是很敏感的，加上高橋澤對她進行殺手訓練的時候強化了聽覺，所以才能在這麼遠的位置察覺到。　　小愛的膽子是很大的，因為聽不到，看不到，這丫頭居然把鞋子一脫，躡手躡腳的想偷摸過去，樂樂嚇了一跳，剛要阻攔她，才想起不能發出聲音，趕快捂上口，可就是這麼一會工夫，小櫻桃居然也脫了鞋子跟了上去。　　脫鞋走路，即便是非專業的也不會發出聲音，更不要說小愛這個半專業的和櫻桃這個絕對專業的了，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樂樂也不好一個人回去啊，而且，女孩子都是有很強烈好奇心的，樂樂也不例外，於是，她也脫掉了鞋子。　　雖然穿着運動棉襪，可沒走幾步，還是感覺到了地面的冰涼，樂樂打了個冷戰，有些佩服小愛，那丫頭做壞事的時候總是很小心啊。　　距離溫室還有七八米遠的時候，小愛蹲下了身子，開始‘爬行’，溫室里雖然花很多，但都是盆栽，擺放在花架上面，固然緊簇，但花架高度有限，站着的話，很可能被裡面的人看到，一些吊籃，藤科植物遮擋的面積畢竟是局部的。　　櫻桃和樂樂也學着小愛的樣子，樂樂不安之中也感覺到了一點刺激。　　已經可以隱約聽到聲音了，好象是……女人的痛苦呻吟！　　小愛和樂樂都是身子一顫，這聲音，不陌生啊，她們都聽到過類似的呻吟，而且，很巧的是，攙雜在奇怪呻吟中的男人的喘息聲，太熟悉了，是，甄英雄！　　小愛發愣的時候，櫻桃已經爬到了前面，她早就聽出裏面的人是甄英雄了，她想知道的是，那女的是誰。　　小愛和樂樂心裏有點複雜，不過同樣的，她們已經不可能退回去了，因為好奇心，嫉妒心，讓她們欲罷不能，連一向柔弱的樂樂眼神也變的犀利起來，她雖然從來沒有獨佔甄英雄的野心，但裏面的女人絕對不是甄三國，只要不是三國，她就會吃醋，就會妒忌。　　櫻桃不愧是殺手，很懂得什麼位置才是最佳，唯一不用站起來，而不被花叢擋住視線的地方，只有門口！　　小愛和樂樂爬到她身後的時候，櫻桃已經看的呆了，裏面的女人是誰看的並不真切，但這個位置，只聽聲音就足以斷定了，讓櫻桃傻眼的是，她看到的絕對是少兒不宜的。　　甄英雄和愛利絲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個原本應該不會被人發現的浪漫的地方，卻成了最不恰當的地方，三個未成年丫頭居然摸到了這裏，而且從外面偷偷的看着他們。　　甄英雄是有殺手的嗅覺，但是，外面的丫頭並非在針對他，沒有什麼氣勢，加上甄少爺從來沒想過這裏可以被熱發現，更因為他在暢快而投入的奔放中，他身下的美女那快樂的呻吟讓他的警覺性降到了谷地。　　赤身相見的那一刻，愛利絲羞的幾欲昏死，偏偏美眸被一種魔力誘惑，無法闔起，微睜着，甄英雄的強健的身體讓她的心兒猛顫，她被分開的大腿無力合攏，她把自己的全部讓他看到了，無地自容，她害羞，但在他的撫摩之下，她卻抑制不住的扭動着身體，那種刺激讓她的內心深處有了渴望，她覺得此刻的興奮是不矜持的，她怕他覺得自己是個放蕩的女人，但越是掙扎，身體就越是敏感。　　那讓人又羞又怕的堅硬侵入身體的剎那是痛苦的，愛利絲流出的淚珠被甄英雄用舌尖舔拭，她的玉手在甄英雄的後背上抓撓出一道道的血印，他知道自己得到了，她也知道自己得到了，從這一刻，他們終於踏到了同一條路上，愛利絲知道，這不是解脫，就是滅亡，甄少爺同樣明白這個道理。　　最少，現在是快樂的，以後能否繼續這種快樂，會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不……甄英雄嘗試性的第一次停動身體的時候，聽着愛利絲那一聲嬌吟，他認為自己會贏，愛利絲會幫助自己的，自己的勝算，有百分之七十五，只要，顏冰真的愛着愛利絲，那麼，顏冰的勝算將降低一半加到自己的身上！　　不會有人討厭這個女孩，這個天使的，甄英雄深信不疑。　　沙發承重發出聲響，甄英雄的憐香惜玉沒有帶給她無法忍受的痛苦，很快，她就用微微的扭動提示男人她的需要，她需要更大的充實，她的愛火，慾火已經被點燃，她想痛快的得到愛，她想要更激烈，更狂暴一些的衝擊。　　愛的解放讓愛利絲幾乎崩潰，她瘋狂的索求着，甄英雄賣力的給予着，愛利絲修長的腿盤住了甄英雄挺動的腰，不愧是樹袋熊的姐姐，連習慣都是相同的。　　沒有暴風雨的氣勢，卻有着暴風雨一般的悱惻纏綿，強勁的衝刺，忘我的呻吟，兩人沒有注意到，這出成人秀讓外面的三個女孩子呼吸加重，面色緋紅。　　隱隱可以看到甄英雄與愛利絲身體交融部位的進進出出，小愛與樂樂感覺到了雙腿間的滑膩，體內有一種讓人摸不到捉不着的衝動，好難過，有過性經驗的櫻桃跪在地上，側頭看看這個，瞧瞧那個，表情有些好奇，有點好笑。　　王思慕就是愛利絲，甄英雄把敵人在身下征服，這似乎是件好事情，小櫻桃的想法很單純。　　一波浪潮襲來，愛利絲長吟的呻吟帶着顫抖，經久不息，她的身體緊繃著，出現了痙攣，彷彿要休克一般，甄英雄依然在衝刺着，緊緊的包裹享受着天使的痙攣，快感侵襲到四肢百骸，人性恢復到了原始，他追求着那種噴薄的享受瞬間，他知道自己即將到達崩潰的顛峰，終於……　　愛利絲的腿無力的從甄英雄的后腰划落，搭着沙發，她的左小腿垂下來，好性感，粗重的喘息漸漸平靜，媚人的嚶嚀平復了，甄英雄壓在愛利絲柔軟的身體上，不想動，愛利絲美麗臉蛋上的未褪的紅潮充滿了誘惑，從現在開始，她不再是女孩，成了一個真正的女人，那過程，那體驗，她還如飄在雲霧之中，就好象朦朧看到的一切，鮮花，藍天，還有甄英雄的臉，這就是她的整個世界，她漸漸恢復了清醒，原來，愛與愛的融入纏綿是那麼美妙，甄英雄很重，她卻不想推他起來，她需要這種緊緊的擁抱，纏綿不夠，親吻不夠，她想一輩子享受他的愛撫，做被他疼愛的貓咪。　　“貓咪，你是我的了。”　　“不，應該說，你是我的才對。”愛利絲配合著甄英雄的翻身，爬在他的身上，柔弱無骨，她沒有力氣起身，也不想起來，在他的胸口畫著圈圈，幽幽的，是幸福，是溫柔，也是在撒嬌，“我把所有的都給了你，你也要把所有都給我，這才公平。”　　“所有？”甄英雄有點發懵，因為他在愛利絲眼中看到了久違的神采，是兩人初識時，那種不服輸的自信，這隻小貓突然之間回到了那時一般，眼睛中的狡黠是一種對甄英雄的宣戰，不，應該說，是她已經贏了，在發表勝利宣言似的。　　甄英雄笑着，可嘴角有點抽動，不太吉祥的感覺，少爺是不是忘了點什麼？愛利絲，這個丫頭的智商應該可以和少爺我一較長短的吧？自從說過喜歡我之後，她好象就被感情折磨，而少爺我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忽略了她的厲害啊？　　是！甄英雄後背發涼，愛利絲太純潔，容易衝動，但是，她不會盲目的衝動，甄英雄突然意識到，愛利絲投到自己懷裡，固然是因為愛着自己，但同樣，她也愛着顏冰那女人，所以，善良她不會做出另一方傷心的決定，她把全部交給自己之後，不管是撒嬌，還是來硬的，都會有一個要求！　　“貓咪，你的全部，指的是什麼？”甄英雄咽了口唾沫。　　愛利絲可不知道因為這個姿勢爬在甄英雄身上，小屁屁正暴露在三雙美眸之下，勉強的坐起來，騎坐在甄英雄小腹上，低頭一看自己赤裸的胸脯，她臉又紅了，捂住，然後猶豫了片刻，終於勇敢的放下了胳膊，盯着甄英雄的眼睛，深吸了口氣，道：“壞蛋……英雄……英雄哥哥……”　　愛利絲羞啊，她想對甄英雄有一個只屬於自己的稱呼，英雄哥哥這話一出口，甄英雄渾身一顫，心跳又開始不規律，好聽，真的太好聽了，好溫柔，這就是愛利絲女人的一面嗎？　　小愛和樂樂心裏直罵，太厚臉皮了，這麼肉麻也叫的出口啊？！只有櫻桃鄙夷這兩個丫頭，一個喊着姐夫卻賴着要當人家老婆，另一個更離譜，喊着爸爸還吃別的女人的醋……　　“英雄哥哥，我把一切給了你，不光是我的身體，還有我的未來。”愛利絲幽幽的，怯怯的說道：“我不知道媽媽是不是會原諒我，但我相信她愛我，所以，我會把我知道的所有都告訴你，我求你，不要傷害我媽媽，如果我媽媽有什麼意外，我也不會活下去……”　　愛利絲要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本少爺？甄英雄有些驚喜。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所以，你的一切也都是我的。”愛利絲語風一變，讓甄英雄看到了當初的宿敵愛利絲，“如果你剝奪了我的一切，我也要帶走你的一切！”　　有殺氣！小櫻桃眼神一利，她在愛利絲身上感覺到了殺氣，很怪的殺氣，有些渾濁。　　甄英雄愣愣的看着底氣不太足的丫頭，半晌，才嘿嘿一笑，“如果我害了你媽媽，你就會殺了我，是嗎？”　　這話一出口，門外的三個丫頭心裏同時一跳，櫻桃並不意外，但艾愛和樂樂卻對望一眼，兩人看懂了對方眼中的疑問，因為那也是自己的疑問，王思慕，也就是愛利絲，到底是什麼人？！她不是甜甜的姐姐，闌度的妹妹嗎？為什麼她要殺了甄英雄？！　　小愛和樂樂並不知道愛利絲的殺手身份，無論是知情的九鳳，雙子星，三國，還是甄天或者蘇影，都不會把這樣的事實告訴小孩子的。　　“是，因為那本來就是我的宿命，我相信你能改變這宿命，所以才割捨了一切的愛上了你，但如果你無法改變這命運，也就無法改變這結局。”愛利絲得意的一笑，但甄英雄卻看到了她笑容背後的苦楚，“甄英雄，羅比說過，你最大的弱點，就是感情太豐富，所以，接受了我的愛，宿命的結局就已經註定了，你已經殺不死我了，但我還保留了最後一個殺你的理由，那就是我媽媽，如果我媽媽出事，我會毫不猶豫的殺了你！”　　甄英雄面無表情，而門外的三個丫頭已經有了衝進去掐死愛利絲的慾望。　　羅比，要殺掉甄英雄的殺手，愛利絲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艾愛和樂樂已經準確的猜到了愛利絲的真實身份，她就是那個羅比身邊的女殺手，曾經狙擊過甄英雄的壞人！朗朗電視台事件的另一主謀！　　她的媽媽，是顏冰，那個讓甄英雄，義字會陷入苦境中的可怕的女人！　　樂樂很單純，她要推門進去和愛利絲對峙，櫻桃趕快抱住她的腿，讓樂樂吃驚的是，明明很氣憤的艾愛居然也阻止了自己，還捂住了自己的口，為什麼？　　艾愛是個聰明的丫頭，她可是黑道小公主，可以制服四小魔女的她並沒有表面看上去這麼大咧咧，愛利絲所謂的把一切交給了甄英雄，這句話很有含義，事情，應該不是自己等表面看上去這個樣子，有內情，而且，愛利絲利用了甄英雄感情上的弱點，甄英雄絕對不會傷害自己的女人，那麼，他只能盡量滿足她的要求，這表面看起來很高明，可深一層想一想就知道，愛利絲同樣把自己的命賭了進去，如果甄英雄死了，作為愛他的女人，愛利絲會活嗎？她的話，有矛盾。　　艾愛心裏有種甜，她確定自己真的愛上了姐夫，因為她發現自己可以體會愛利絲的心意，這就叫愛吧？　　“因為我不會殺了自己的女人，所以你到時會先殺了我，然後自己殺了自己，對嗎？”甄英雄笑着扶住愛利絲的纖腰，笑道：“什麼你把一切交給我，我把一切交給你，這都是假的，你決定幫我，是因為你知道你媽媽不會聽你的勸，如果你回去了，你媽媽只能更加不留情的幹掉我們，你不想要我死，因此要幫我，但是，你幫了我，就等於背叛了你媽媽，如果你媽媽死了，就等於是你害死的她，那麼，你是不會原諒你自己的，是嗎？”　　愛利絲被甄英雄說中了心事，有些慌亂，他怎麼看出來的？難道，自己真的一次都無法贏他嗎？　　“說要殺了我，只是因為你覺得自己殺了媽媽，為了贖罪，就一定要宰了我的幻想吧？你根本沒有殺我的決心和覺悟。”甄英雄笑的很自信，“你覺得我應該相信你這無聊的謊話嗎？你根本無法對我扣動扳機不是嗎？呵呵，你太善良，你知道一切都是你媽媽製造出來的，無論結果如何，你都沒有勇氣對着無辜的我開槍，你在騙我。”　　愛利絲渾身顫抖，她的小鼻子皺着，她忍着，不想哭，可是，眼淚還是沿着兩頰落下，為什麼自己一次都騙不到他？　　“你為什麼要說出來？！如果裝着被我騙了，你應該是最幸福的人吧？你為什麼要說出來？！”愛利絲哭着用小拳頭砸着甄英雄的胸口，門外的三個女孩子愣了，忍不住的同情她，原來她撒了如此大的謊話，明明愛的不行，為什麼要撒謊呢？　　“因為我不懷疑你會對自己開槍。”甄英雄坐起來，讓愛利絲坐到自己大腿上，摟着她，用哄寶寶似的聲線，溫柔道：“既然你決定拋開一切的愛，就不要想那麼多，你割捨掉的東西，少爺我幫你背不就好了，呵呵，放心吧，即便不是為了你一個人，我也不會輸，不會傷害你媽媽的。”　　球球的，如果顏冰掛了，別說老爹了，爆龍蘇肯定也饒不了自己，到時候她不肯退出黑幫，艾華也不會給自己好臉，娶小艾就好象做夢一般不現實了，少爺早就沒有其他的路可以選擇了。　　“真的？”愛利絲掛着淚珠的小臉好是惹人憐，讓人愛，再一次輸給甄英雄，她才徹底的放開了自己，露出屬於她，適合她的天真。　　“你這麼問是不相信我還是不相信你自己？”甄英雄很臭屁的說道：“本少爺，從來不會輸！”　　破涕為笑，愛利絲並不相信甄英雄的話，但她卻相信不會有什麼事情可以為難住這位少爺，自己也許幫不上他多少，但至少可以肯定一點，自己對他的幫助，一定是媽媽預料之外的，因為，連自己都不敢相信就這樣的愛上了這個男人。　　出乎了媽媽的意料，就是媽媽暴露出來的一個弱點，而對甄英雄而言，掌握到媽媽的一個弱點，已經是勝利了，他有這個能力。　　“臭姐夫，死姐夫！切……！”　　“爸爸好帥……”　　“恩，哥哥說的，假不了。”　　門外三個丫頭各自在心裏感慨一番，然後躡手躡腳的開溜了，小腳丫冰的受不了了，再不走，恐怕站都站不住了。　　溫室里，赤裸裸的一對抱在一起，浪漫的氣氛，雖然讓人嫉妒，但不會有不識趣的去破壞掉。　　“貓咪，再做一次？”　　“還做？！不要，那裡好疼……啊……！流血了！你……你也太不心疼我了吧？！”　　“有沒有搞錯？那是處女膜破了，女人第一次都會流血，這是落紅，難道你不知道？”　　“我，我……我怕血，你快給我擦乾淨！”　　“靠，你不是殺手嗎？”　　“殺手和怕血有關係嗎？”　　“……”　　“我讓你擦，你的手老實點，不要亂摸！”　　“貓咪，你翻臉太快了吧？”　　“哼，有種你接着把我綁在床上啊，看看這次誰先求饒，哦呵呵……”　　“……你墮落了……”　　“我所有便宜都讓你佔過了，還有什麼害怕的？這是被你害的，英雄哥哥，是你要我放開一切去愛的不是嗎？我覺得，我好象可以贏你一次了，因為你得對我負責。”　　“我有點後悔了……”　　“晚了。”　　“……你臉明明臊的很紅，還有，你看都不看我，說話的腔調很像甜甜那隻笨熊啊……”　　“什……什麼？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 第350章 可怕的尾行

　　“不知道嗎？好啊，那我晚上真的把你綁到床上，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用我幫你收拾大小便……”甄英雄的聲音很下流。　　“不要！”愛利絲露怯了，然後趕快改口，“你綁啊，誰怕誰啊？我才不怕呢，你舍不得……”　　看到愛利絲羞的幾乎扎到沙發里的神態，聽着她做作的腔調，甄英雄額頭冒汗，有必要把愛利絲和甜甜隔離了，甜甜肯定把自己和她的一切都告訴了愛利絲，而且，還說了很多和自己撒嬌耍賴的經驗。　　球球的，那頭熊臉皮還真的夠厚，什麼話都往外說啊，她是為了和愛利絲拉近關係尋找話題嗎？甄英雄腦中一閃，靠，就是！想到甜甜那天服裝秀對自己的提示，臭丫頭，原來和小艾的目的是不同的，一心才是提醒自己注意愛利絲的處境和心態，而甜甜所謂的‘華麗而美麗的回憶’，則是要讓自己和她姐姐戀愛！　　甜甜一定是在和愛利絲談論這種曖昧話題的時候察覺到她對自己的感情，好詐的熊，她和闌度想到了一起，要把愛利絲留下來的最佳辦法，就是感情！　　絕對要隔離這對姐妹！愛利絲的學習能力太強了……　　……　　愛利絲受創的程度遠遠比甄英雄想的要嚴重，自己明明很溫柔啊，可她破處流血量明顯比甜甜要多，而且那裡紅腫也比較嚴重，難怪有人說，與女人第一次進入就好，最好不要做，如果是愛利絲這種情況，也許真是這樣比較好，這丫頭穿好衣服之後，連走路的姿勢都那麼彆扭。　　甄少爺將愛利絲抱回了天堂閣，薛雪，柳絮，蘭兒鳳兒都在，可羞煞了愛利絲，什麼叫做賊心虛，什麼叫不打自招啊？這丫頭自然點興許沒什麼，她一個勁的朝被窩裡鑽，就是傻瓜也看出了她在害羞。　　被抱回來的，還那麼羞，蘭兒鳳兒這樣的過來人哪會不曉得發生了什麼啊，兩女強行在甄英雄身上翻找，果然找到了帶着落紅的小內褲，天啊，這麼一會功夫，少爺就把這個敵我難明的女孩子給吃了？　　看了看錶，說話就五點了，甄英雄臉皮厚，也不覺得這是什麼難堪的事情，只是對幾女有些歉意而已，薛雪等人則表現的很大度，只有蘭兒鳳兒小最嘟的高高的，甄英雄叮囑薛雪照顧好愛利絲，要蘭兒鳳兒留下保護這位太子妃，自己則帶着柳絮，要返回白果家。　　愛利絲羞的蜷在被窩裡沒臉見人，哪敢和甄英雄道別啊，況且，這也是一早就決定好了的，甄英雄如果晚上不回白果家，一定會惹的警察注意的。　　甄英雄要回去，小艾自然也要跟回去，而甜甜聽說愛利絲‘泡溫泉泡的虛脫’，在天堂閣睡了，今晚就不回去了，她也決定留下，不過，她和小艾誰也沒相信愛利絲會泡的虛脫，聞到甄英雄身上的愛利絲的味道，幾乎都猜到發生了什麼，一心的表情寫滿了回去算帳，甄英雄只有苦笑啊。　　意外的是，艾愛，樂樂，櫻桃，三個丫頭居然也在雙子星身邊。　　從樓頂下來，她們下樓的時候，剛好碰到了薛雪等人上樓，艾愛聽說姐姐正在排練室練習，立刻拉着樂樂和櫻桃跑這裏避難來了。　　這三個丫頭親眼看到了甄英雄和愛利絲的好事，鄙視他不說實話的同時，也想跟着他們一起回雅苑小區，不過被集體反對推翻了，甄天和蘇影早有話發下來，艾愛和樂樂是不能離開漢宮的，兩個丫頭倍感失望的時候，櫻桃將一張小紙條塞給了甄英雄，甄英雄一看，渾身巨顫，竟然同意帶櫻桃一起回去。　　‘哥哥，我看到了，在頂樓的溫室。’　　紙條被甄英雄飛快的藏入了口袋，見他同意帶櫻桃回去，幾女都是不解，艾愛和樂樂羡慕啊，本來還想找機會審問甄英雄的，不想被櫻桃佔了先。　　其實，即便三個丫頭看到了什麼，甄英雄也相信她們不會說出去的，樂樂和櫻桃是不會做讓自己為難的事情的，而艾愛就算看到了，也會當成一個砝碼，過來和自己談條件，或者要挾自己什麼的。　　甄英雄是因為今天一直繚繞在心頭的那絲不安，總覺得帶着櫻桃在身邊會塌實一點。　　乘坐小憐的順風車，車裡只有一心，柳絮，安靜，安寧，小櫻桃，甄英雄在便利超市買了一些晚飯素材，從新上車，距離家裡近了，他心裏那種不安非但沒有消退，還更濃郁了，真是奇怪的感覺。　　因為愛利絲需要休息，所以甄英雄並沒有問她關於顏冰的任何事情，誰也不會想的到，就在這個空當的時間里，會發生不可挽回的事情，而且，這件事情竟然打破了愛利絲對未來的賭博或者計劃，使的形式和性質發生了巨大的轉折。　　當甄英雄回來的時候，白果還沒有到家，打過她的手機，關着呢，應該是被媒體糾纏呢吧，甄英雄給她發了一條短信，告訴她晚飯在一心家裡吃，叮囑她完工之後打個電話回來。　　甄英雄給白果打來電話的時候，白果確實還在接受媒體的採訪，因為一早就做過功課，她的回答滴水不露，很好的掩飾了卡瑪大街射擊案子後面的東西，即便針對甄英雄的敵人看到了報道，也不會瞧出破綻，只會認為甄英雄沒有與警方合作的誠意，隱瞞了很多事情，這樣一來，就會對警方的介入降低警惕，這一套方案，張進寶沒少下工夫研究，幾乎两天沒合眼了。　　原野現在是個比較敏感的人物，因為上面對他將槍交給甄英雄的行為還沒有一個具體的處理方案，他也不好提出讓方言撤出這個案子，不然就好象是逼領導不能處罰自己似的，會引起上面的反感，所以早上才要求方言自己主動點的。　　挨到晚上下班時間，依然沒有等到處理結果，原野在確認方言已經離開警察局后，才下班回家，他一直不待見方言，覺得他城府太深，而白果與甄英雄同居，這個打擊無疑是巨大的，自己尚且心酸，更不要說那個心高氣傲的方言了。　　原野怕方言對白果做出什麼過激的事情，現在看來，可能是自己太多慮了。　　原野的車駛出警察局的時候，大門外的商務車裡，羅比把玩着雪茄，笑道：“沒想到原野會出人意料的跑來警察局，本以為得費些事情呢，可現在看來，幸運的女神始終是站在我們的一邊啊。”　　顏冰沒有說話，依然在閉目養神，哈恩則謹慎道：“的確，原野不在白果的身邊，更利於我們下手，但是，不能為此就放鬆心態，能不能救回愛利絲小姐就看我們今天能否成功了，白果身邊的空當，不是經常存在的，最近她和甄英雄越走越近，對我們很不利。”　　哈恩是個小心的人，羅比冷笑道：“父親大人，十年前的災難之後，您的膽子小了很多啊。”　　這語氣中有很濃重的鄙夷的味道，羅比的譏諷僅僅換來哈恩淡然一笑，“膽子小嗎？也許吧，羅比，如果你依然小看甄英雄，那麼你可能連膽小的機會都沒有了。”　　輸給甄英雄，是羅比一生最大的恥辱，提到甄英雄的名字，羅比還能感覺到雙腿之間的部位在疼痛着，眼神一冰，羅比的聲音低沉而充滿殺氣，“那種機會不要也罷，因為，下次遇到他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有一個永遠站不起來！”　　“希望那個人不是你。”哈恩認真的語氣讓人很難分辨他到底是在關心還是在譏諷羅比。　　顏冰沉默着，哈恩與羅比對甄英雄的評價似乎相反而且極端，但考慮到兩人的性格卻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他們對甄英雄的顧慮明顯超過了對義字會的顧慮，也許是殺手都有隻針對個人目標的習慣，他們很少去考慮大局而只注重個人存在的價值，但毋庸質疑，應該把甄天視為敵人的自己等人，早已不知不覺的將所有的精力和目光集中到了甄英雄的身上。　　目前自己步步領先，招招佔得先機，可心中的不安是怎麼回事呢？一切，應該都是在沿着自己的計劃前進吧？難道，是因為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的那種沒有根據的樂觀讓自己的信心發生了動搖嗎？他並沒有像自己期待的那樣陷入恐慌與焦躁中啊……　　甄英雄那小鬼下賤的笑真是可惡啊，顏冰醒過神來的時候，發覺自己的手正按在胸口上，沒有人看到她的臉閃過一道紅暈，該死的甄英雄，竟然用他的爪子碰到過這裏……　　天黑下來的很快，華燈初盞，僅僅片刻，深藍的天就暗了，已經六點半了，天色似乎突然有了改變，一層涼霧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落了下來。　　“出來了！”羅比輕聲的一句話，把顏冰徹底的拉回現實，朝警察局的大門望去，穿着警服的白果伸着懶腰走了出來，看來記者的問題轟炸還是夠她辛苦的，一臉的疲憊。　　“動手嗎？”小島夏子請示的同時發動了汽車。　　哈恩看着門口和白果打招呼的同事，淡淡道：“不，現在還不是時候。”　　“這是警察局門口，在這綁了她我們很可能暴露出來，車流高峰期，你認為我們能比警車開的快嗎？”羅比嘿嘿一笑，要多齷齪有錯齷齪，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似乎他已經看到了在甄英雄面前盡情蹂躪他女友的一幕，“跟着她，在她家下手才是最恰當的，要甄英雄帶着愛利絲小姐去她的家裡，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而甄英雄和這女警死在家裡，是多麼美妙的結局啊，警察會怎麼認為呢？義字會的末日到了，哈哈哈哈……”　　也許製造警察與義字會的矛盾也是顏冰計劃中的一個環節，關於這個看似簡單的綁架，顏冰為了製造如此一個時機可謂費盡心思，但她並沒有承認或者否認自己的最終意圖是不是羅比剛剛說過的那樣，她只想用白果換回愛利絲，哈恩覺得顏冰很可怕，這女人的每一步棋都走的如此謹慎，充滿了后招。　　如果甄英雄和白果死在一起，警察與義字會之間會發生什麼樣的關係變化呢？鷸蚌相爭，魚翁得利嗎？哈恩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顏冰在羅比說出那句話的時候，眼神中閃過一道厭惡，彷彿，那並不是自己的意圖。　　顏冰很要強，難道，她真的想和甄英雄比出一個高下嗎？光明正大的……　　雖然腦子還有點發懵，但小白很滿意剛才的表現，對媒體有了一個很好的交代，現在擔心的就是那些準備起訴的事主有沒有被擺平了，否則明天一登報紙，很可能惹起那些事主的不滿心理，打開手機，看到了甄英雄的短信，知道甄少爺已經回到了家，正在艾一心那裡準備晚餐，白果幸福的一笑，然後把電話撥了過去。　　小白有點男孩子氣，想到回家就有愛人準備好的晚餐，她心裏甜甜的，認為追求的幸福不過如此，滿足啊。　　因為白果的廚藝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在家裡更是從不做飯，廚房裡連最基本的油鹽醬醋味精大料都不全所以在甄英雄搬到她家裡之後，一直都是在小艾家吃飯的，過去白果總溜到甄英雄那裡去住，固然是不放心他和‘王思慕’的關係，也有蹭飯吃的嫌疑。　　甄少爺接到白果的電話，鬆了口氣，看來自己的不安果然是個錯覺啊。　　“喂，果果，工作順利嗎？”　　“還可以啦，暫時對外界是有了個交代。”白果語氣中有些擔憂，“死流氓，你那邊怎麼樣了？如果明天見報前還擺不平的話就糟糕了，一旦造成輿論，對警局的影響會很嚴重的。”　　白果的語氣有些異樣，甄英雄嘿嘿笑道：“放心吧，剛才我已經問過阿東了，上午已經將傷者全部轉入了義字會的醫院，大部分事主已經接受了賠償，還有幾根難拔的刺兒，不過也是在賠償的額度上爭執不下來，相信很快就能搞定，放心吧，如果花錢就能還清原野的人情，我不會吝嗇的。”　　恐怕花錢你也還不清了……白果想到早上的事情，還覺得后脊樑發涼，方言當時的表情太可怕了，白果不相信方言能侵犯的了自己，但是，他若真的有動作，那後果恐怕會很嚴重吧，簡直是無法想象，那可是警察局啊。　　白果想要打電話和父親白耀天說一說的，但一來今天的工作排的很滿，沒有騰出時間，再者，沉下心來一想，如果自己一講，方言的前途不就鐵定毀了嗎？白果看起來潑辣，其實心很軟，於是決定給他一個機會。　　這種事情絕對不能讓甄英雄知道，不然，方言失去的就不是前途，而是生路了，白果一點不懷疑甄英雄會宰了方言，怎麼說自己和方言認識也有六年之久了，不想看他就這麼被毀了，她更不希望看到甄英雄犯罪，哪怕是沒人知道的犯罪。　　“我現在就在回家的路上，十五分鐘後到家，你的晚飯準備的怎麼樣了？”　　“恩，小艾正準備着呢，對了，果果，我沒有你家的鑰匙，你是不是應該配一把給我？”　　“好啊，看你表現，呵呵。”白果笑道：“如果你把艾一心給你的鑰匙給我，我就給你一把我家裡的鑰匙。”　　甄英雄納悶道：“為什麼？”　　“因為你既不能去艾一心家裡偷腥，還能方便我過去檢查。”小白話里有醋味，“你想拿着我們兩家的鑰匙左右逢源，做夢，你敢背着我溜去找艾一心，我就把你鎖在門外！”　　服了這丫頭了，說好要和平共處的，可還是耍小心眼，甄英雄無力啊，“我怎麼總感覺你把我當色狼了啊？”　　“你本來就是色狼。”白果沒好氣道：“連女朋友的好朋友都上，你還覺得自己很清純嗎？”　　“果果，清純的少爺我會用事實證明我有多清純的。”甄少爺壞笑道：“等你回家的時候會發現我已經給你準備了驚喜。”　　羅比看着白果講着電話走在路上，笑的好不得意，白果如果是在和甄英雄通電話，就表示甄英雄確實不在她身邊，而且，這個電話會另甄英雄的警惕性更加放鬆，因為他肯定想不到，正在和他正常通話的白果已經被自己等人盯上了。　　“那女人為什麼不坐車呢？”　　小島夏子開車跟着白果，走走停停，要做的很隱蔽，在車流的高峰期是很累的，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哈恩淡淡道：“兩個可能，一，她打着電話，不想讓別人聽到，由此推斷，十有八九是和親密的人交流，所以，是甄英雄的可能性很高，二，她家就在警察局附近，所以不需要坐車，無論是哪一種，對我們都是有利的，是前者，我們選擇一個適當的好機會，將她綁上車就可以，如果是後者，那就更好了，燈塔之下最黑暗，如果白果家就在警局附近，對我們倒是一個更好的掩飾。”　　顏冰依然不言不語，一整天了，她幾乎沒怎麼說話，白果被推到前面與媒體交涉，甄英雄因為敏感的身份，在本就被自己擾亂思維的前提下更加不會發覺自己企圖綁架白果的意圖，這個空當製造的很完美，可是，她心裏就是有一種不安，就像哈恩說的，如果白果一直步行，那麼可以找個機會把她綁上來，如果她的家就在警察局附近，那麼，尾隨她回家將是最佳策略，救出愛利絲的時間已經到了，可為什麼自己心裏越發的不安了呢？　　難道，自己在害怕知道了身世真相的愛利絲不肯回來嗎？顏冰緊張，她終於發現自己是在緊張了。　　白果掛了甄英雄的電話，長長的吐了口氣，甄英雄肯定又想搞什麼名堂出來，他說給自己驚喜，那驚喜是什麼？　　方言的事情白果到底是沒說，也許方言對自己最大的不滿，就是因為艾一心吧？自己寧可跟一個有了女朋友的流氓也不選擇前途光明，英俊瀟洒的他，或許對他那樣的人來說是一種絕對的打擊，白果想想也覺得可笑，確實啊，自己做的這叫什麼選擇啊？難怪方言接受不了呢，連自己有時候想起來也認為荒謬。　　就在白果懷着對驚喜的期待朝家走去的時候，甄英雄也開始準備他所謂的驚喜了。　　沒有鑰匙你以為少爺就進不了你家了嗎？甄英雄看了看在廚房忙碌的小艾和安家姐妹，偷偷的將花瓶里一束百合藏在懷裡，然後溜上了樓。　　小艾和白果完全不是一類人，小艾是個喜歡浪漫和鮮花的丫頭，花瓶里每天都會換放鮮花，甄英雄昨天給小艾送了個浪漫，今天輪到白果了，要公平嘛，如果她一開門就看到沒有鑰匙的少爺拿着鮮花站在她面前，她多少也得感動一下吧？　　甄英雄這主意是臨時想起來的，天色已經全暗，剛好方便了行動，甄英雄打開閣樓面光的玻璃窗，爬上了房頂，這才注意到天色變了，下午的時候還是晴天，現在居然陰了，而且有薄薄的霧氣落下，能見度開始降低，霓虹燈包裹在霧氣中，好象被吞噬了一般。　　昨天晚上給小艾送花回去之後，並沒有反鎖白果家的閣樓的玻璃窗，甄英雄輕鬆不費力的就溜了過來，不過，他不敢開燈，如果白果從外面看到燈光，還驚喜個屁啊？　　就像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霧，誰也沒有想到，即將發生的事情，也使得局勢朦朧了起來。　　小艾和安家姐妹在忙活着晚餐，因為有心要和白果比較，小艾很投入，並沒有注意到甄英雄溜了，事實上，女人在廚房的時候，本就不希望看到男人，她們更願意在飯菜上桌之後得到男人的誇獎，然後欣賞他吃驚和幸福的滿足表情。　　甄少爺坐在白果家客廳的沙发上，傾聽着動靜，好能在第一時間給她個驚喜，而白果此刻，正詫異且有些恐懼的站在小區的門口，有些無可置信的盯着對面的男人，那人一臉的憔悴，苦楚的笑着，赫然就是……方言！　　“那個警察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小島夏子對突發事件的心態掌握的不太到位，她驚訝的同時，眼中閃過的神采並沒有人注意到，好象她很在意這次事情的成敗，她的期待似乎有些誇張了，但羅比等人顯然也沒有估計到會在這裏碰上方言，他們都是同樣的驚訝，因此淡化了小島夏子的失態。　　“她家應該就是在這個小區里，那個警察恐怕是因為私事才來找白果的吧，沒有關係，我們先等一等。”哈恩很快拿出了主意，“這警察走了也就罷了，如果和白果一起回家，那就一併解決了。”　　顏冰終於開口說話了，“小島，你去觀察一下附近的电子眼，全部毀掉。”　　因為羅比和白果曾經有過照面，而哈恩的特徵又太過明顯，所以小島夏子是最好的人選，應了一聲，小島下車了。　　“方言，你什麼意思？為什麼在我家門口出現？”　　白果有點起急，一來是覺得方言太難纏，糾纏不清，太不男人了，二來，他這擺明了是找死，難道他不知道自己和甄英雄暫時住在一起嗎？　　白果不是同情方言，而是不想要甄英雄誤會什麼，更不希望甄英雄為了自己而犯錯誤。　　“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談談，對早上的事情我很抱歉，認真的想了一天，我知道我錯了，所以，給我一個道歉的機會可以嗎？”方言恢復了平日的儒雅，雖然面色憔悴，但風度又回到了他身上，“原野隊長希望我主動退出朗朗電視台的案子，所以，我請求你的原諒，我不想退出，既然感情是我得不到的，但請你在工作上給我一個好嗎？我希望可以親自破案，如果我這時候退出了，我的將來恐怕也沒有希望了。”　　白果覺得自己對方言已經做到了最大的讓步，沒有必要原諒他，本來想轟他離開的，可聽他說的如此可憐，不禁心軟了，小白就是這樣的人，吃軟不吃硬，“你想要我替你和原野隊長求情？”

# 第351章 自私的方言

　　“我知道我的要求太過分了，但請你相信，我是真的想破了這個案子。”方言就差沒流出眼淚來了，“白果小姐，我承認，得不到你讓我很懊惱，很痛苦，我直到現在為止依然不明白讓你做出選擇甄英雄的根據是什麼，但我承認自己輸了，我這裡有一份關於這個案子的資料，是我自己私下調查的結果，我不是要挾，也不是談條件，只是希望用這份對甄英雄很有利的資料來證明我的誠意，請求你要我跟完這個案子，好嗎？”　　對甄英雄有利的資料？白果澎然心動，方言的破案能力尚在原野之上，他私下的調查資料肯定很有價值，看着他手裡的文件袋，白果伸出了手。　　“在這裏看？”方言沒遞過去，左右望瞭望。　　小白一想也對，天暗不說，既然是重要的資料，保密還是很必要的，況且，那文件袋鼓鼓的，簡單的看一遍怕也要用不少時間。　　“和我進來吧。”白果淡淡道：“去我家喝杯茶吧。”　　方言很自然的點了點頭，就在小白回身之後，他的眼神露出一絲異彩，他的嘴角邪邪的勾起，一種報復的快感充斥了他的全身。　　白果對認識多年的方言沒有更多的戒心，造成這一切的，是她對方言的了解，方言是個有野心的男人，白果以為他真的很想跟下這個案子，事實上，她在這一點對方言的認識是很正確的，但是，她對方言的了解還是不深刻。　　白果相信方言有一份對甄英雄有利的資料，源於她爸爸白耀天交給方言的任務，方言來朗朗市的最初目的，就是因為高橋澤的案子對甄英雄進行調查，不過，這個調查因為朗朗電視台事件而被打亂，白耀天之後一直忙於那個案件的掃尾工作，而這期間方言究竟掌握到多少東西，連白耀天也不知道。　　朗朗電視台時事件是報復性事件，方言調查的東西里很可能有關於這方面的資料，白果不認為裏面會有對甄英雄有利的東西，相反，她在害怕裏面有不利於甄英雄的資料，例如，能證明他曾經犯罪的東西……　　白果還記得原野曾經說過的話，在甄英雄海外回國后的一年裡，朗朗市發生了六起至今懸着的殺人案，死者都是罪有應得，而兇手是甄英雄的可能性很高，因為朗朗電視台事件曾經親眼目睹了魔鬼賴玉和被殺的慘狀，白果不願意相信，卻也不能排除那種擔憂，就好象甄英雄曾經說過的，‘我不是好人，但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話中含義已經很明顯了，他殺了魔鬼賴玉和，但他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白果想看那份資料，並不單純是為了案子，更隱隱的有一種想要包庇甄英雄的衝動，因為警察的天性，她的心理出現了微妙的波動與掙扎，這才沒有對方言有更多的提防，方言，很準確的把握着白果的心理變化。　　“那個警察很有問題……”哈恩很敏銳的察覺到了方言表情上的變化，喃喃道：“夫人，看來他們是要一起回家啊。”　　哈恩話落，小島夏子已經上了車，“夫人，父親，對準大門口的只有一個攝像頭，已經確認過了，監控室並沒有設在門衛處，隨時可以破壞掉。”　　“那就破壞它。”顏冰望着白果和方言的背影，道：“那個警察給人感覺很怪異，羅比，小島，你們先跟上去，不要輕舉妄動，確認沒有其他人在白果家裡之後，我們再一起行動。”　　“是，夫人。”羅比應了之後，推開車門，想了想，又回頭道：“夫人，我覺得這件事情您可以不用親自參与的，甄英雄那小子花招很多，綁了白果也不表示他沒有花招耍，我怕萬一……”　　“現在還沒有綁到白果不是嗎？還是說，你認為我不如甄英雄？”顏冰一笑，輕輕的，好似自語一般，道：“我要親自接回愛利絲，甄英雄沒有任何花招可以耍，只要綁了白果，一切對他而言，都晚了。”　　羅比一怔，下了車，他才意識到自己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了對甄英雄的恐懼，而夫人的表情語氣雖然自信，但顯然是對甄英雄很重視，而且，已經沒有了當初對甄英雄的輕蔑，她如此重視一個人，還是十年來的第一次。　　嘴角一動，小島夏子隱隱聽羅比低聲罵了一句，“一定要碎了甄英雄那混蛋！”　　這是什麼？嫉妒嗎？小島夏子忍不住鄙夷羅比，即便他曾經是多麼出色的殺手，現在也不過是一條只懂得討好主人的狗，這個男人已經完全沒有了霸氣。　　因為是人來人往的高峰，所以小區保安對走路進出的人並不在意，羅比和小島夏子很順利的進入了小區。　　“方言，如果你的資料真的對死流……真的對甄英雄有利，我會和原野隊長代你求情的，但你總要告訴我，這資料是怎麼得來的吧？”　　白果說話的同時推來了房門，打開了玄關的燈，還在想着怎麼把資料套到自己手中。　　“待會你看到了，自然就明白對甄英雄有沒有用了……我想，他會很感激我的。”　　白果發覺方言說話的語調突然有了很奇怪的變化，正要回身，一股力道猛的襲來，白果只覺得後背巨痛之後近乎麻痹，連摔倒都感覺不到了疼痛，這是怎麼回事？！　　白果幾乎發不出聲音，前跌兩步摔在地板上之後，轉頭看到的，就是黑洞洞的槍口，到底是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白果茫然，方言猙獰的笑着，用槍指着白果的同時，他將門帶上並反鎖了起來。　　“方……咳咳……方言，你做什麼……”　　白果知道，他用槍把砸到了自己的后心，短暫性的影響了血液循環，他的力道掌握的很好，並沒有讓自己昏迷過去，不過，完全喪失了反抗能力。　　“我做什麼？仔細想一想就知道，白果小姐，我承認早上我的行為過激了，所以，我很有誠意的過來道歉，我現在的做法不過是為了保險起見。”方言的表情很可怕，白果想動，可無論怎麼掙扎都坐不起來，“原野那混蛋讓我退出這個案子，開玩笑！如果我退出了，你爸爸還能不明白髮生了什麼嗎？！我不過是一時激動，我不是故意的！白果小姐，我求你，不要把早上的事情告訴你父親好不好？”　　神經病，變態！白果怒火中燒，方言現在的行為哪裡是在求人？他說早上是一時激動，可現在呢？他害怕自己告訴父親這些，是怕前途毀於一旦，雖然想法很自私，很混蛋，但還可以理解，可他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呢？　　方言瘋了，完全的瘋了，但這個瘋狂的男人卻做着很冷靜的事情，他關上了白果才打開的燈，屋裡暗了下來，只能勉強的視人。　　“你……是……警察，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白果掙扎着坐了起來，卻被方言一腳踢到小腹上，再次倒地，竟滑出去兩三米遠，直接撞到了沙发上，白果一口鮮血咳了出來，方言對女人竟是一點不憐惜，表情充滿歉意，卻下手毒辣。　　“你有資格這麼提醒我嗎？”方言蹲下身，一把抓住白果的頭髮，看着白果倔強的小臉，他冷冷道：“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個警察，為什麼要去喜歡甄英雄？他是流氓！是黑社會！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你才是流氓，惡魔！”白果怒道：“方言，沒想到你竟然變成這樣！”　　用力一甩，把白果摔倒，方言大笑，“我這樣？我這樣是讓你們逼的！我過去那麼辛苦的做人，就是想要得到你和你父親的認可，可你們是怎麼對我的？！我那麼喜歡你，你卻去喜歡一個流氓也不願意用正眼看我！我不過是一時激動，你們竟然連個機會都不肯給我？！如果你爸爸知道了早上的事情，即便我不撤出這個案子，一樣不會有前途了，所以，我是被逼的！”　　“誰逼你……逼你了？！”白果不能相信眼前的人就是方言，“方言，你不過是不想退出這個案子，不想讓我爸知道早上的事情罷了，我已經同意不說出去了，你為什麼還要這樣？！”　　方言再次抓住白果的頭髮，圓睜雙目，兩眼布滿了血絲，“如果我不說我有這份對甄英雄有利的調查資料，你還會同意嗎？”　　白果厭惡透了方言這張醜陋的臉孔，她的腦子轉的很快，聞言一怔，盯着方言放到地上的文件袋，白果不能相信的說道：“這資料是假的？！”　　“哼哼，我不說有這份資料，你能讓我進你家嗎？”方言笑道：“你果然被甄英雄蠱惑的着了魔，為了他什麼都能忍，你想看這份所謂的資料，是擔心裏面有他曾經犯罪的證據吧？白果，你真是個蠢女人！”　　自己真的很蠢，白果現在才反應過來，如果甄英雄真的會留下犯罪的證據，原野跟了他兩年怎麼可能掌握不到呢？　　“蠢的是你！”白果怒目相視，鄙夷道：“方言，你現在已經做出了無可挽回的事情，有種你殺了我，不然，我一定會把這件事情告訴我爸的，因為你已經沒有資格做警察了，還有，甄英雄就在隔壁，如果他看到你這麼對我，你認為他會饒了你嗎？”　　小白嘴裏說的大義凜然，可仔細一聽就明白，她才不想死呢，既然道理已經講不通了，那麼就來硬的，小白是在用白耀天和甄英雄威嚇方言，讓他清醒過來，方言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心計很深，這麼不理智的事情他應該做不出來，小白企圖讓他意識到衝動，那種可以預想的代價，應該能讓他重新理智。　　“你覺得我不理智，對嗎？”方言一句話，讓白果臉色大變，他好象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槍口頂住了白果的額頭，方言笑的讓人做嘔，卻偏偏無比的自信。　　“白果，你看清楚我的臉，看清楚我的眼睛，自從你爸爸同意你與甄英雄同居之後，我心裏有多痛苦你知道嗎？這幾天我基本沒合過眼！我問過你爸爸，為什麼把你交給他那樣一個混帳東西，你爸卻告訴我，感情是兩個人的事情，他只是在不干涉你本意的基礎上繼續工作而已，多虛偽啊！他似乎忘記了過去對我的鼓勵，就在幾個星期之前，他還是支持我追求你的！”方言怒道：“他完全沒有顧慮到我的感受就把你交給了甄英雄，我不甘心！”　　“那是你把自己藏的太深了！方言，你太看的起你自己了，你讓人覺得噁心！”白果不屑道：“我爸支持你？他從來不干涉我的生活，只因為他欣賞你，才給你製造機會，讓你來接近我而已，選擇權從來都是在我自己手上的，他的好意到了你嘴裏就成了存心的折磨？你太自我為中心了！告訴你方言，讓我再做十次一百次選擇，我也會選甄英雄而不是你，因為你的行徑，心胸，永遠也比不上甄英雄！”　　“住嘴！”方言一個耳光，讓小白的聲音愕然而止。　　小白擦了擦嘴角的血，就好象感覺不到方言頂在自己頭上的槍口一般，冷笑道：“你不想承認？那你告訴我，你早上的行為算什麼？那種流氓的行徑，你好意思說自己比甄英雄高尚嗎？如果不是原野隊長，你會對我怎麼樣呢？告訴你，就是你鄙夷的甄英雄，也做不出來那樣的事情！”　　這話說的有點違心，白果仔細的想了想，似乎從認識開始，直到發生不可挽回的肉體關係，自己都在被甄英雄調戲耍弄欺負佔便宜，甄英雄好象沒用過強，可又似乎每次都是他用強……　　“我說過了，我不過是一時激動！”方言又要打白果耳光，可看到她凌厲的目光，這一巴掌到底是沒掄下去，由此可以看出，他心裏是真的喜歡白果的，“白果，我已經說過我不是故意了，你為什麼不相信我？！”　　白果摸着被方言打痛的臉頰，不屑的笑道：“你現在做的事情，憑什麼要我相信你？”　　“我這麼做，就是為了讓你相信我，因為，我不相信你。”方言眼神一變，有些惡毒，“我知道，原野要我退出這個案子，不單單是因為上午的事情，還因為我最近耽誤了很多的工作，我的心態不適合繼續參与，原野怕我會做出針對甄英雄的事情，那個混蛋根本就有放縱甄英雄的用心，不過一直掩飾的很好而已！就算你替我向他求情，他也不會同意我跟下去的，這個案子是你爸爸親自指揮，我要退出，他一定可以猜到原因，然後向你詢問的，你明白了吧？就算你不說，你爸爸也會問的，而你到時候的回答，直接關係了我的前途！”　　白果對勾心斗角的事情完全外行，她一直認為方言僅僅是害怕早上他失態的事情被白耀天知道，現在她才聽明白，原來，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　　原野覺得，方言因為自己和甄英雄的關係而出現了情緒波動，而他的情緒主要針對甄英雄，因為這個案子必須是警方與甄英雄合作才有望偵破，方言的狀態已經失去了繼續跟下去的資格，他最近一段時間積壓的工作就是他心態不健康的最有利證明，消極，暴躁，情緒化，帶着情緒的他很可能給案件的偵破造成不可預知的困擾或者變數，他的退出是必須的，而且，早上他的行為更加證明了這一點，原野不會冒着風險要他參与下去的，白果漸漸理清了思路。　　原野並沒有權利決定方言的去留，因為方言是父親白耀天的人，所以一定會上報給他拿主意，父親如此聰明的人當然猜的到原因，所以會向自己詢問方言的狀態，方言說不相信自己，就是在這個環節，白果知道，方言怕這個時候自己將他做出的事情告訴父親，即便這種事情不說，白果也很清楚的知道，為了甄英雄的安全，為了案件的最終偵破，自己一定不會為方言求情的。　　撤出了這個案子，就表示默認了方言給自己造成了困擾，那麼，父親白耀天以後會用怎樣的態度對方言呢？白果覺得，父親不可能再重用這樣一個情緒化如此嚴重，缺乏自制力的傢伙，也就是說，方言的前途會毀於一旦，被從案件撤除給他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預估。　　方言果然是個精明的傢伙，他看穿了這一切，看的好遠，所以才有了現在的過激行為！白果發現自己開始害怕了，既然方言已經看到了那麼遠，也就是說，他現在的過激行為是有計劃的，精心策劃過的！　　“方言，你想要怎樣？”白果的聲音出現了顫抖，而這種顫抖，讓方言很受用。　　“怎樣？呵呵，我還能怎樣？我要你父親對原野進行處罰，只要他借槍給甄英雄的行為遭到了處罰，那他就會被撤職，因為他和甄英雄之間這種行為很值得懷疑，我也就能很容易的將過去耽誤的工作推到他的身上，這樣無論是張局還是你爸爸就沒有懷疑我的理由了，只要你不說多餘的話，我不但能繼續跟這個案子，還能成為主要的負責人……”　　“呸！”白果實在聽不下去了，方言太無恥了，竟然想把他自己的責任全部推給原野，借槍的事情不處理是不處理，一旦處理了，警察把槍借給黑社會，那是什麼性質？原野會被懷疑與黑道有勾結，怕是連警察都做不了了，那時侯方言把怠慢工作的責任推給原野，更是雪上加霜，火上澆油，原野怎麼解釋怕也徒勞。　　方言擺明了是要報復原野，而且白果有一個很不詳的感覺，方言要負責這個案子，並不單單是想破案，還可能用這個案子對甄英雄有小動作，更甚，他可能連自己的父親也要算計，這個案子，也直接關係到了白耀天的政治前途。　　“方言，你無恥！”白果斥道：“你認為我和我爸提出處罰原野隊長，他就不會疑心了嗎？”　　“不會。”方言桀桀笑道：“原野這人心計很深，但表面上他一直針對甄英雄，你那麼喜歡甄英雄，只要從這個方面對你父親說的委婉一點，含蓄一些，你父親會同意的，例如，你對你爸爸說，原野從來沒有放棄把甄英雄送進監獄，即便辦案中也沒有放棄收集甄英雄的犯罪證據，呵呵，你爸爸為了不讓未來女婿進監獄，我想，會同意你的提議，而且，更不會對你的話有所懷疑……”　　這個傢伙已經想好了所有的細節！白果只覺得後背冰涼，如果方言可以把這種能力用在案子中，什麼樣的案件破不了？可他卻……　　“方言，我有些希望你從地球上消失了。”白果想要坐直，可小腹痛的厲害，勉強的靠着沙發，她氣喘吁吁道：“我告訴過你吧？甄英雄就在隔壁，只要我大聲一喊，他就可以聽到。”　　“他聽不到。”方言掐着白果的下巴，獰笑道：“這個地方我來過幾次，很清楚房子的隔音效果，我剛才在你小腹上踢的那一腳有什麼效果難道你沒發現嗎？”　　白果一怔，本就蒼白的臉更加白皙了，試圖提氣，但小腹巨痛，方言故意重傷自己，讓自己無法大聲叫喊！　　“我全告訴你好了，白果小姐，今天一天我都在觀察你，一個上午你都在局長辦公室里準備報告，甚至午飯也是在局長辦公室吃的，下午四點之前你身邊一直有人，四點之後開始接受採訪，我想，媒體採訪之後肯定早過了下班時間，所以，一整天都待在警察局裡的你，是不可能與做流氓的男朋友通電話交流的，要通，也是在你回家的路上，所以，我在你接受採訪的同時就離開警察局到你家小區外面監視了，我看到甄英雄到了艾一心家裡，你一定納悶吧，我為什麼這麼大膽子，明知道甄英雄就在隔壁還敢這麼做？呵呵，這就是能力，不是大膽的賭博，而是完美的計算，甄英雄不可能想到早該回來的你就在自己家裡，直到我們進屋之前，屋裡都是黑着燈着，而現在，門鎖着，燈依然暗着。”　　好厲害的傢伙，白果的恐懼讓她的身體開始顫抖，一直破案的方言轉行犯案，簡直是完美。　　“有種你殺了我……咳咳……我告訴你，我不會屈服，我會把你所做的一切都告訴甄英雄，告訴給我爸爸知道！”白果感到了一種絕望，她在說話的同時也在試探着自己可以發出的聲音，但很無奈，只要聲音稍稍大一些，立刻會咳嗽出來，而咳嗽聲，就算有人站在門外也不會聽到。　　“我不是罪犯，不會殺人的，你不是想看這個文件袋裡的東西嗎？呵呵，我拿給你看。”方言的笑有些變態，他掏出手銬，很無禮的將白果雙手反拷，然後套出一塊手帕，強行塞到白果的口中，小白只覺得陣陣做嘔，卻吐不出口中的東西。　　雖然制住了白果，但方言的槍口依然頂着白果的頭，看到他從文件袋裡倒出來的東西，小白似乎知道他要做什麼了，她害怕到了極限。　　一疊白紙，僅僅是掩飾，一個小巧的數碼攝象機，一盒避孕套，一個面罩，一小把很細的尼龍繩。　　“得不到你的心，那麼得到你的人也不錯。”方言把面罩比畫在臉前，只露出眼睛，讓那近乎瘋狂的罪惡之光更加沒有掩飾的外泄着，“你早就被甄英雄上過了吧？哈哈，對他那樣的男人而言，已經上過的女人或許還沒有玩兒膩，但要是知道你還被別人上過，不知道他還會不會珍惜你。”　　白果渾身顫抖，可嘴裏卻發不出任何聲音，她想要站起來，卻被方言一腳踢倒，“白果小姐，我真的很喜歡你，所以不要怪我，我也不想走到今天這一步，誰讓你愛的人是甄英雄呢？哈哈哈哈，如果你要留在他身邊，就必須隱瞞今天的事情，不，是以後也要不停的隱瞞下去，不要用死威脅我，就算你死了，我把今天拍下來的東西放到網絡上，或者刻成光盤流到市面上，你爸爸，你的家人會面臨什麼樣的窘境呢？”

# 第352章 真的憤怒了

　　白果恐懼的淚水不停的落下，如果能夠選擇，她想立刻就死掉，可是，嘴裏被塞着東西，連咬舌頭都做不到，方言是個魔鬼，他太自私，自私的脫離了正道，一個針對各種犯罪的警察一旦去犯罪，手段往往比罪犯還要極端，因為，他太熟悉犯罪心理了，也很容易被那種心理所吞噬。　　方言只為了一點小過失就極端到這個程度，他太重私利了。　　白果知道，如果今天被他侮辱了，以後他也會用那種東西來威脅自己，下半輩子都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活着，她恨，她第一次想要殺人，殺了方言。　　白果覺得一切都完了，才嘗到了幸福，就要跌落在無間地獄，該死的甄英雄，該死的流氓，你到底在哪裡？為什麼不來救我？　　白果知道，甄英雄就在隔壁，可是，自己沒有召喚他的能力，方言也是利用他就在隔壁這一點來犯罪的，那傢伙就算髮現早該回來的自己還未出現，也只會認為自己還在路上，或者在路上發生了意外，因為一般人絕對想不到回家的人會不開燈，方言利用了人們對常識的麻痹來犯罪，不要說甄英雄沒有自己家的鑰匙，就是有，怕也想不起用。　　方言好象很滿意自己的計劃，但同樣，他也知道，這個計劃雖然完美，但也不適合耽誤太長的時間，他陪白耀天來過幾次白果家，知道地下儲物室的燈光是外面看不到，而且隔音效果最好的地方，他把手槍塞回懷裡的套中，然後抓起了那一小把細而韌的尼龍繩，要去捆綁白果，攝像的時候如果看到白果的手上拷着手銬，他以後可能會有麻煩，方言想的很周到。　　就在白果以為自己真的完蛋了的時候，幾聲指響從方言身後響起。　　“終於把槍口挪開了，操你媽的。”　　聲音中充滿了憤怒，卻異常低沉，那殺氣濃郁，連驚喜的白果也不禁顫抖，方言臉色大變，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屋裡竟然有人，而這個聲音，更讓他顫慄，是世界上他唯一不想聽到的聲音，方言慌張且下意識的回頭，他已經亂了，他自己也不曉得下一步應該怎麼做了，然而，後面會發生什麼，他也不可能再有選擇的權利。　　回過頭來的方言沒有看到人，只看到一個拳頭，接着，下半張臉痛的幾乎碎裂，竟然連痛呼的聲音都發不出來，白果看到了，很清楚的看到，甄英雄完全跨開步，卯足了力氣，那氣勢彷彿要爆炸一般，右拳由後到前，好象連身體也要帶飛一般，一拳悶在了方言的嘴巴上，方言一口血噴出，牙齒飛落了多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絕對比他嘴裏剩下的要多，方言上身向後倒去，雙腳還沒離地，甄英雄一腳蹬在了他的小腹上，力道詭異的猛然下沉，竟是生生的將方言踩在了腳下，方言就好象被卡了腰的毛毛蟲一般，身體怪異的蜷縮，首尾離地扭動，痛苦不堪。　　甄英雄眼紅如赤血，忍耐了太長的時間，他的精神從來沒有受過那樣的折磨，剛剛的兩分鐘，過的太漫長了，讓甄英雄近乎發狂，方言傷害白果的每一下都像是在他心臟上捅刀子，如果不是方言的槍口一直頂着白果的頭，即便會死，甄英雄也會衝出來和方言同歸於盡。　　白果沒想到甄英雄會出現，她驚喜，她感動，但她很快發現，甄英雄好象失去了理智，他的表情冷漠的可怕，他似乎把方言剛才得意的打人技巧全加重了十倍還送到了他身上，方言除了能從喉嚨深出發出沉悶而嘶啞的痛吟，不要說求饒了，連一個清晰的字也吐不出來，甄英雄踩在他小腹上攆動的腳好象就是在這樣說一般，‘有能耐，你叫一個聽聽’。　　“方言，你惹怒少爺了。”甄英雄冷冰冰的說話已經沒有了任何的感情，他腳上越發沉重的攆動讓方言不停的咳着血，好象隨時會死一般，但甄英雄完全的無視他的痛苦，“你想死嗎？求我啊，求我讓你死的痛快點，不過，我是不會同意的……”　　方言怕啊，這才是甄英雄的真面目嗎？他笑了，笑的好自然，卻是那麼可怕，這個傢伙把人命當成什麼了？　　好似死神，方言的靈魂都在顫抖，他怕死，但此刻，他最想的就是死，死的痛快一點，他知道甄英雄干什麼要打碎他的牙齒了，就好象自己怕白果咬舌一樣，甄英雄連自殺的機會也不留給他，方言想要去摸手槍，甄英雄一腳跺在他的胳膊肘上，痛徹心扉，偏偏只能沉悶的好似呻吟的痛呼，方言覺得，自己如果再不送到醫院的話，恐怕這樣丟在一邊沒人管也會死掉的，甄英雄比自己更懂得折磨人的技巧，不管是身體，還是心理。　　看到方言抱着不協調，明顯是骨折的胳膊在地板上打滾，白果已經嚇傻了，她一直覺得甄英雄知道自己被欺負會很生氣，卻沒想到他氣成這樣，簡直可以稱的上冷酷無情了，只是三下子，方言就被打了個半死，太狠了，他的手段可以說殘忍，因為，他一點表情都沒有。　　白果想阻止甄英雄，但她發現自己嚇的動都動不了了，甄英雄從口袋裡套出一條手帕，然後默默的蹲下身子，撿起地上方言脫落的幾顆牙齒，猛的一拉方言的頭髮，跪在地上的方言好想被揪住耳朵仰起頭的狗一般，嘴巴不自覺的張開，甄英雄將那幾顆牙齒塞到他嘴裏，將手帕也頂了進去，然後捏住他的鼻子。　　“打掉的牙齒應該咽回肚子里，決定惹我的時候你就應該有這種覺悟。”甄英雄看到方言因為無法呼吸而喉結蠕動，淡淡道：“想死嗎？我不會讓你那麼容易就死的，你好象很欣賞果果的絕望吧？我要把那絕望十倍的奉還給你！”　　甄英雄站起來，一腳踢在方言的右肋之下，白果似乎都能聽到骨頭斷裂的清脆聲，方言仰翻在地，左手要去摸槍，甄英雄慢吞吞的蹲下身子，雙手攥住他的手腕，白果只聽到連續幾聲怪異的輕響，然後就看到方言痛苦的蜷縮着身體在地上翻騰。　　翻腕，扭手關節，指關節，甄英雄很久沒有用這些折磨人的小技巧了，方言犯了無可饒恕的大罪，如果不是自己陰差陽錯的從房頂溜過來，天知道那後果會有多麼可怕，方言有一點說的很正確，即便猜到白果可能遇到了意外，也絕對想不到意外的地點會在她家裡，自己的不安就是源於此嗎？　　甄英雄的怒，固然是因為方言的混蛋，也因為對自己的責怪，甄英雄恨自己為什麼要給白果驚喜而沒有開燈，恨自己在門口聽到白果和人對話就下意識的躲了起來，如果方言進門就看到自己，那他就沒有機會傷害白果了，想到踢在白果身上的那幾腳，甄英雄攆碎了方言的心都有。　　嘴巴里塞着手帕，懷裡就揣着手槍，可躺在地上生不如死的方言卻連動動胳膊的能力都沒有，甄英雄讓他的兩條胳膊關節脫臼，他的感覺依然在，卻完全喪失了動的能力，他只能用身體的扭動來宣洩肉體的痛苦。　　白果站起來了，方言只是想短時間的制住她，下手雖重，卻不及甄英雄那麼狠，雖然小腹和后心還是有些痛，但已經緩過勁來，不影響行動了，甄英雄見白果朝自己走過來，眼神才恢復一些正常，球球的，忘了給果果打開手銬了！　　“情人老婆，你沒事吧？放心，少爺我給你出氣，對不起，讓你受委屈了。”　　嘴裏的手帕吐出來，揉着被銬着有點疼的手腕，小白看了看痛苦不堪，一臉求饒相的方言，又看了看不停朝自己道歉的甄英雄，突然一揚手，‘啪’的一聲，甄英雄吃了一耳光。　　甄少爺都給打愣了，摸着臉蛋，愕然的望着白果，卻見小白同志緊咬着嘴唇，漸漸眯起大眼睛，好象要制止即將流出的眼淚，可還是功虧一簣，‘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撲到了甄英雄懷裡。　　“死流氓，臭流氓，你嚇死我了！”　　甄英雄一怔，這才明白小白這一巴掌的意思，摟着她嘿嘿笑道：“果果乖，不哭，少爺答應你，不殺人，咱們只是出氣，絕對不殺人。”　　剛才太激動了，甄英雄知道自己冷血的表現可能嚇到了白果，連忙哄道：“我嚇唬他的，老婆是警察，我怎麼能殺人呢？”　　這話別說白果和方言不信，甄英雄自己都不信，就差一點點，險些情緒化的把方言給料理了。　　“真的？”白果也覺得自己心理挺矛盾的，很高興甄英雄為了自己那麼瘋狂，卻害怕那種瘋狂，很希望方言從地球上蒸發，卻又不希望甄英雄做這件事情，很噁心方言，看到他這慘相，卻有忍不住同情他。　　“真的。”甄英雄嘴上說的很痛快，很有誠意，心裏卻在琢磨有沒有讓方言遇到點意外的可能，比如，出門被車撞死，或者下樓梯摔死什麼的，有個警花老婆，做起事來有頗多不方便。　　……　　顏冰以進入小區探訪朋友為名，登了個記，將車也開入了小區，車子停到白果家附近的車位后，羅比和小島夏子立刻鑽了進來。　　“情況怎麼樣了？”坐在駕駛位的哈恩問道：“確認她家的情況了嗎？”　　羅比臉色有些怪異，笑的有些邪氣，小島夏子回答道：“父親，夫人，情況有點奇怪，已經十分鐘左右了，他們進去后，竟然到現在都沒有亮燈，太奇怪了。”　　顏冰有些詫異，哈恩卻很冷靜的問羅比道：“你怎麼看？”　　“一男一女，不外乎兩個可能，一，偷情，進屋后就着急親熱，沒開燈，二，狼入室，那男警察目的不良，對那個白果有什麼企圖。”羅比冷酷的面頰此刻掛着一絲齷齪，“看那男警察剛才的舉動，是後者的可能性很高，真是太巧了，我們要抓甄英雄的女朋友，恰好趕上有人對他的女朋友意圖不軌，如果我們現在潛進去，不是剛好做了好人，從衣冠禽獸的手中救了他的女友？”　　顏冰雖然精明，但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想到裏面可能正在發生的事情，她只覺得小臉陣陣發燙，還好車裡光線暗，別人看不到。　　哈恩淡淡說道：“無論怎樣，我們等亮燈之後再進入吧，那時候，應該是裏面的人警惕性最低的時候，而且，也方便制服那女警察。”　　哈恩不理羅比無聊的猜測，他很專業的做出了判斷，亮燈，代表目標的暴露，裏面現在是兩個人，在黑暗中制服兩個人難度太大，而根據亮燈的房間，則能準確的判斷出目標的所在。　　顏冰點了點頭，認同哈恩的決定，羅比似乎想說什麼，但沒說出口，哈恩讀懂了羅比的意思，目光一直盯着白果家，低沉着聲音說道：“夫人，裏面有兩個人，請您在車裡等着，制服他們之後您再進去不遲。”　　“我明白，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放心吧。”顏冰手無縛雞之力，只是想親自將愛利絲接回來，倒不至於不自量力。　　“燈亮了！”小島夏子輕喊道：“父親，動手嗎？”　　哈恩摸了摸懷裡的手槍，點頭道：“一分鐘之後動手。”　　“完事的好快啊，呵呵。”羅比冷冷一笑，腦中已經在幻想裏面的狼籍了。　　……　　用方言自己帶來的尼龍繩將他五花大綁，甄英雄本是想去開燈的，卻被白果拉着坐到了沙发上，小白還在後怕的驚悸顫慄中，靠在甄英雄懷裡簌簌的發抖。　　“寶貝，沒事了，別害怕了。”甄英雄笑道：“本來想給你一驚喜的，結果成驚嚇了，球球的，這塊料真的是警察嗎？聽他一套套的，比他媽賊都賊！”　　白果看都不敢去看已經昏死過去的方言了，“我是感覺到他變了，卻沒想到他突然之間變成了這樣……”　　“不是突然之間，應該是你沒注意到而已。”甄英雄現在還覺得火氣未消呢，“我聽他剛才的意思，好象原野那小子就一直在注意着他的變化。”　　白果細細的想了想，道：“好象是啊，似乎從我爸爸和你接觸之後，他就一直怪怪的，還記得那天在茶樓，他表現的很失態，完全不是平時的他，怪不得隊長這次不在醫院賴着呢，早上要不是他來的及時，我非得被他給欺負了不可……誒？死流氓，我還沒問你呢，你是怎麼進來的？”　　這丫頭真是想到哪是哪啊，甄英雄額頭直冒汗，“我不是說了嗎，這就是要送你的驚喜，現在我都後悔死了，要是我一早就把燈打開，這混蛋根本不敢和你一起進來，你也就不用挨打了。”　　“不，你確實給了我驚喜，我還以為自己完蛋了呢，呵呵。”白果溫柔而陶醉的說道：“也多虧這樣，我才真正的看清楚方言，不然誰知道他以後會做出什麼事情來啊。”　　甄英雄點了點，事實上，自己出現在這裏，是個意外，如果不是想給白果一個驚喜，甄英雄肯定會和方言預想的一樣，不會進入這棟房子，由此可以看出，無論心計，膽魄，方言都是上上的人才，今天沒有得逞，下一次自己和白果還會這麼幸運嗎？　　“說起來，方言剛才說過的一句話，我還是蠻在意的。”白果好象想到了什麼，坐起來，問甄英雄道：“他說原野隊長心計很深，還說他表面上一直很針對你，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說‘表面上’呢？”　　甄英雄剛才也聽到了方言說這句話，沒想到白果真的能聽出其中的蹊蹺，淡然一笑，撫着白果的頭，道：“我只知道原野並沒有表面那麼蠢，其他的我也解釋不清楚，我怵他，就是因為我知道他其實很有能力，否則你們張局早把他開了，前兩次他受傷住院，都是賴在醫院里，與其說是休息，倒更像合理的給了我一個活動的自由空間，而這次他急着出院，則是怕方言破壞了我的活動空間，那小子不簡單，雖然比不上本少爺，但他卻是可以信賴的好警察。”甄少爺有些臭屁，但心裏已經開始重新對原野進行估計，那小子好象比自己想象中的還要會裝蔥。　　白果愣了愣，似乎明白甄英雄話里的意思，卻又拿捏的不是很瓷實，“對啊，仔細的想一想，這兩年他都在跟着你，除了那六起懸案，到他手裡的大案子幾乎都破了，有運氣的成分，但也不可能每次都是運氣吧……死流氓，你和我說實話，那六起案子是你做的嗎？”　　“六起？什麼案子？”甄英雄裝暈。　　“你別和我裝，那六起案子警方一直懷疑是同一個人做的，包括了那起殘忍的屠殺二十幾人的血案，上次李英豪說的話我可聽到了。”白果想要印證猜疑，道：“李英豪說那是九鳳做的，殺人最多的是柳絮，但柳絮從來不會離開你身邊單獨行動，英雄，你和我說實話，是你做的嗎？”　　冷汗直流，李英豪那王八蛋就是成心給自己留了個麻煩，少爺早就知道果果早晚得問，球球的。　　“不是。”甄英雄望着白果，微微一笑，有些歉意，表情中的含義完全的傳達給了白果，“但以後那種案子絕對不會再發生了。”　　還是你這傢伙做的啊！白果心裏一震，但早就有了心理準備的她很快平復了心情，那個時候的甄英雄與現在的甄英雄是絕對不同的，甄英雄說了一個很明顯是謊話的謊話，但也從另一個方面向白果坦誠了一切。　　殺人償命，法律是沒有人情可言的，即便死者罪無可恕，也沒有人可以用法律以外的武器將他宣判，如果是甄英雄做的，那麼，他就應該接受法律制裁，可法律同樣是講證據的，甄英雄承認了，然而又沒有承認，他用一個明顯的謊話代過了這個問題，沒有讓白果的心與她的職責出現衝突。　　笑了笑，意味着白果已經將這個早就料到的答案遺忘掉，看着方言，問道：“他怎麼辦？”　　一聽這個甄英雄可來精神了，“我動手揍那混蛋之前就已經給阿東發了信息，他們正在趕過來的路上，有必要給這混蛋一點教訓。”　　“你不是想殺人滅跡吧？”白果擔憂道：“死流氓，我不許你犯罪！”　　剛把六起案子的事情拋開，就要出現第七起，小白急了。　　靠，他方才要怎麼對你來着？難道他不是犯罪嗎？甄英雄把方言剁碎了喂狗的心兒都有，何況只是教訓教訓他啊。　　“殺人滅跡就算了，但怎麼也得讓他閉起嘴巴才可以吧？”甄英雄一本正經道：“你也知道目前的形勢，如果他亂說話，很可能帶來很嚴重的後果，到時候不要說我，連你爸的前途可能都毀了。”　　白果明白這個案子保密的重要性，就是應付媒體的時候還要注意警察和義字會之間關係的處理，如果方言把警方和義字會聯手的事情說出去，那針對甄英雄的敵人就會有所警覺啊。　　“那怎麼才能讓他不亂說話呢？”白果疑惑的問過之後才發覺甄英雄笑的有多奸，這臭東西似乎早就知道自己會有這個問題似的，小白覺得腦後有點冒涼氣，甄英雄笑的太下流了。　　“他剛才想怎麼對待我的老婆你，我就怎麼對待他，這很公平吧？”甄英雄就好象市儈的商人在和白果談價錢一般，“人啊，就得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帶來的東西全用在他自己身上，這才能對他起到一個教育作用不是嗎？”　　避孕套，面罩，繩子，數碼攝象機，小白只覺得臉上發燒，早就知道黑社會有黑社會的手段，今天還是頭一次見識，難道甄英雄是想給方言拍個成人片？　　“你，你不會是想……”　　白果羞的問不下去了，她知道，甄英雄作為義字會的太子爺，作為義字會所有娛樂場所的負責人，手下的小姐多的數不清楚，找兩個演員一點難度都沒有。　　還是把甄少爺看的太純潔了，找女演員？　　方言鐵定要被從這個案子里撤除，男歡女愛的東西暴光，男人的承受能力絕對比女人要強的多，那小子到時候豁出去不要臉皮了，成人片反而會成為他指正自己的證據，甄英雄可沒那麼笨，做事，就得徹底，要讓方言連站出來的勇氣都沒有。　　甄英雄不排除自己要逼死方言的意圖。　　“是啊，我就是那麼想的，其實我很純潔，這主意還是他提醒我的呢。”甄英雄裝的人畜無害，可憐白果對做壞事太外行，想不出比這更缺德的事情了，“就算那小子跳出來指正我，我最多也就是管理不當的經營者，讓經營場所出現了色情買賣，而他要比我性質惡劣，他是嫖客。”　　也許是被方言嚇的，也許是因為沒有別的辦法能讓方言閉好嘴巴，也許是內心深處也渴望着報復，小白第一次沒有反對甄英雄的主意，或者說，她贊同用方言自己的辦法讓他接受教訓，“你也不要裝純潔，我知道你比誰都壞，這次是他罪有應得，我可以裝不知道，但你有什麼辦法讓他看起來是主動的而不是被迫的呢？”　　和預想的一樣，果果果然沒有反對，甄少爺笑的當真齷齪，“當然是請他吃點糖豆啦，果果，你這裏不就有嗎？”　　“糖豆？什麼糖豆？”白果有些發懵。　　“你忘了嗎？”甄英雄壞壞的笑道：“就在樓上，還沒想起來的話，我帶你去找。”　　白果雲里霧裡的，還在納悶，被甄英雄拉了起來，上樓之前，甄英雄隨手打開了客廳的燈……　　“你，你，死流氓，你怎麼知道這東西藏哪的？！”　　白果的卧室里，小白一臉血紅，指着甄英雄手裡的小瓶子，她又羞又急，這臭傢伙對自己的隱私物品藏在哪裡太清楚了吧？才來過幾次，就知道床頭枕頭下面的位置是一個小暗櫃，裏面不但有自己的私房錢，簡單的首飾，還有他現在手裡的那個小瓶子。　　激情丸，這個小瓶子就是讓白果與甄英雄徹底的糾葛在一起的罪魁禍首啊。

# 第353章 英雄VS殺手

　　那是第一次跟蹤甄英雄到甄三國的情趣用品專賣店時，被這姐弟兩人連番戲耍而稀哩糊塗買回來的激情丸啊，聽甄英雄說，這東西也叫強姦丸是什麼來着，是催情葯的一種。　　小白害臊啊，自己竟然把這東西當寶貝似的和首飾，私房錢放在一起，恐怕就是怎麼解釋也解釋不過去了，她和甄英雄的矛盾，也可以說是被這一小瓶藥丸激化的，過去是因為恨透了甄英雄，天天晚上看一眼藥瓶，是提醒，也是鼓勵自己抓了那個讓自己尊嚴掃地的流氓，後來關係轉變，這小瓶東西好象成了自己的媒人，白果舍不得處理掉它，甄英雄搬來之後，她就把這瓶子收起來了，甄英雄怎麼會知道的？　　其實，愛利絲偷襲白果的那一次，也就是甄英雄揭穿愛利絲身份的那天，甄英雄就發現白果的床頭擺放着這個小瓶子了，自己搬來之後那瓶子就不見了，甄少爺本來就有點賊性，偷偷翻找的時候發現了床頭居然設計了一個暗櫃，並發現了這瓶葯。　　“果果，你好象很珍惜這東西啊，呵呵，你現在床上挺熱情的，不需要吃這個，就賞給方言吧，如果你需要這種東西，可以隨時到我姐的商店去拿。”甄英雄笑的太賤。　　“誰，誰需要那種東西啊？！”白果嘴上說的痛快，可心裏卻舍不得，那東西可是自己和甄英雄的‘媒人’啊，就這麼浪費了，總覺得有些空虛不落忍……　　這玩意兒對男人是不是起作用，甄英雄根本就不知道，從這個瓶子被擺放的位置不難看出白果的心意，可沒有辦法，自己必須做個秀給她看，給方言吃藥，只是想當著白果，強調自己是要給方言拍個成人片，用藥物引導出他的慾望本性，而事實上……　　球球的，世界公認數據，同性戀人口站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男同性戀在中國大約有五百萬到一千萬左右，本少爺要在朗朗市找十來個男同，一點問題都沒有，不能直接整死方言，也要讓他深深的了解到得罪本少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有調查显示，男同性艾者的艾滋病感染率約達百分之一點三五，這個数字要比普通人群的感染率高了將近二十倍，不知道方言會不會那麼幸運的成為一點三五中的一位，發掘到的男同越多，方言命中一點三五的可能性越大，甄少爺不是壞人，但壞起來有可能不是人，這就是黑社會。　　小白可沒想到甄英雄的報復這麼可怕，見甄少爺已經朝外走去，她趕快跟了上去。　　兩人正要下樓，甄英雄耳朵一動，腦皮一陣發麻，那種不安的感覺湧上心頭，接着就聽到樓下傳來一聲門響，甄英雄臉色一變，突然伸手攔住了白果。　　小白並不知情，因為開門的聲音很輕，她並未注意到，但甄英雄卻能從那不規則的響動中聽出門鎖是被撬開的，他還未對白果做出解釋，小白已經開口了，“怎麼了？幹嗎攔着我？”　　甄英雄那汗啊，一下子就冒了出來，球球的，你這丫頭真的是刑警嗎？警惕性也太低了吧？　　白果才過大劫，心態當然輕鬆，殊不知自己這一句話惹來了什麼。　　小島夏子將門撬開之後，哈恩與羅比進入了房中，他們怎麼也沒想到甄英雄會在這裏，所以行動雖然謹慎，卻很放鬆，但就是這种放松，讓甄英雄敏銳的察覺到了危險的氣味。　　三個殺手一進玄關就察覺到不對，還以為羅比的猜測真的命中了呢，可就在小心的進入客廳，發現了被綁倒在地上的方言時，哈恩與羅比同時意識到了不妥，是那個女警察做的嗎？就在這個時候，他們聽到了白果對甄英雄發出的疑問。　　“還有其他人！”羅比用口型對哈恩說道。　　哈恩對羅比一擺手，對小島夏子一晃頭，三人盯着樓梯，分散開來，從三個方向，互相用手勢、口型、頸部動作來交換着觀察到的情況，在逐漸的靠近。　　哈恩與羅比給手槍裝上了消音器，小島夏子反手握着軍用匕首，每一步邁的都那麼輕巧，他們要的只是白果一個人質，雖然不清楚另一個人是誰，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混進來的，或者是一直都在，反正只要幹掉就好了。　　如果有個人一直在房間里睡覺，那麼剛才的幾分鐘沒有開燈也不是解釋不通，這個人，很有可能是白果的家人，而在她家綁架，幹掉他的家人，這顯然是哈恩和羅比早就預料到的，看到方言的慘相，可以判斷她的家人為男性，且身手不錯，白果是警察，那麼她的家人也有做警察的並不希奇。　　哈恩和羅比都是頂尖的殺手，非常善於估計對方，只可惜這次怎麼估計，也沒有估計到那個人就是甄英雄，從一進門開始，到白果發出疑問之前的時間，根本不足以讓哈恩腦中閃過‘撤離’這個指令，白果既然已經察覺，那麼就是再危險也得把她綁了，不然以後很可能不再有這樣接近他的機會。　　白果話中的信息告訴哈恩，她還不確定有人進入。　　哈恩把守樓梯口，有槍的羅比走在前面，小島夏子跟在後面，小心的朝樓上走來，就在羅比邁上二樓，確認無人，意識到剛才說話的白果肯定有所察覺的剎那，靠近樓梯口的房門突然彈開，一團白影飛了出來，羅比的反應神經很快，轉身躲避的同時，眼睛鎖定白影，手槍也跟着瞄準，白影從眼前滑過，羅比沒開槍，因為那是一個枕頭，他意識到不妥，猛然轉身，已經晚了，他剛剛還瞄準白影的槍口根本來不及收回，一個讓他恨的牙痒痒的，此刻出現卻另他措手不及，內心慌亂的傢伙已經衝到了他的面前，是甄英雄！　　甄少爺左手攥住羅比拿槍的右手手腕，左手掐住他的脖子，右膝頂在了他的小腹上，藉著他氣力受阻的瞬間將他推下了樓，小島夏子就在羅比的身後，甚至還沒有看到發生了什麼，就被羅比撞了下來。　　“父親，小心，是甄英雄！”　　羅比即將倒地的時候，發現甄英雄已經從自己眼前消失，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圖，這小子推自己下樓，不過是把自己當成了擋箭牌，以此來確認自己方的人數！　　三個人！甄英雄推倒羅比之後就撲向了哈恩大叔，哈恩雖然身體高大強壯，卻半點也不笨拙，雖然對甄英雄的出現感到意外，卻側身一讓，不但避過了甄英雄的拳頭，還掃了甄英雄一腿，甄少爺一個前跌倒地，卻嚇的哈恩大叔側翻撲出，那小子居然搶到了羅比的槍！他故意被自己絆倒來拉開距離，然後藉機開槍，！　　甄英雄連放三槍，卻因為挨摔，更因為哈恩的超快反應打亂了他的節奏，一槍也沒擊中，但成功的讓三個殺手離開了樓梯口，哈恩鑽進了廚房，羅比躲在靠牆的柜子後面，小島夏子離樓梯最近，就躲在樓梯的另一側，甄少爺拉倒身邊的單人沙發做為掩護，心裏已經完全搞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球球的，上次卡瑪暗殺事件后，少爺總覺得有矛盾的地方，卻想不到這個矛盾在哪裡，現在終於搞清楚了。　　如果義字會裡真的有內奸，那麼，內奸知道的再少，也應該比警察了解的更多，顏冰跟蹤警察的做法，有些畫蛇添足，只是因為她有借刀殺人，讓蘇影回美國滅了諾森家族的嫌疑，才得以解釋過去，現在想一想，那些東西都是煙霧彈，都是一步妙棋之後有可能衍生的后招，但他們的真正目的卻直接而簡單，是白果！　　羅比知道少爺與果果的關係，但因為白果的警察身份，黑社會對她的保護是有忌諱的，雖然她好象是最安全的人，但這種介乎在黑白之間交替的保護很容易產生空當，顏冰跟蹤警察，一來是確認白果身邊的保護，二來則是蓄意製造一個空當，一個讓白果身邊的保護有短暫空白的空當！　　甄英雄覺得自己終於抓到顏冰的思路了，這是最棒的收穫，只要挺過去今晚，顏冰就要陷入被動，是絕對的被動，因為自己此刻的出現對他們來說是個意外，而這個意外可以造成整體局勢的大逆轉！　　“呦……，哈恩大叔，好久不見，記得上次你說過，再見的話一定會殺了我，呵呵，這次見面真是意外，沒想到你這種身份的人也能做出綁架女孩子的流氓行徑，少爺我佩服啊佩服。”　　甄英雄說話打屁的同時也觀察着對方三人的舉動，羅比的槍在自己手裡，那個女的好象沒帶手槍，這麼說，在保持距離的前提下，只有哈恩大叔是威脅了啊。　　“甄英雄，你是我見過的最可怕的小鬼。”哈恩一邊對羅比和小島夏子打手勢，一邊對甄英雄說道：“我沒想到你竟然會出現在此處，你是怎麼知道我們今天要來的？”　　哈恩的手語意思是要羅比與小島上樓去抓白果，他來牽制甄英雄，從方才黑燈的情況來看，甄英雄就是猜測中的那個和白果很親近的人，從這點判斷，甄英雄的出現只是偶然，樓上應該只有白果一個人！　　羅比恨啊，甄英雄的出現讓他意外，讓他興奮，也讓他憤怒，一個照面就被那小子搶了槍，自己人生中的奇恥大辱都是這小子強加給自己的，太窩囊了！　　甄英雄做了兩次深呼吸，笑道：“哈恩大叔，少爺我不是那麼好糊弄的……”　　甄英雄探身就是兩槍，剛冒出頭來的羅比和小島夏子嚇的又縮了回去，小島夏子的肩膀被子彈擦傷，發出一聲痛吟，而哈恩的子彈卻因為角度關係，打入了沙發中，完全無法封堵甄英雄的射擊角度。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們打的什麼主意嗎？”甄英雄笑道：“想綁架果果換回愛利絲，呵呵，謝謝你們給我提供了這麼有用的情報，至少我知道那丫頭對顏冰真的是很重要了。”　　哈恩臉色巨變，他意識到甄英雄要說什麼了。　　“束手就擒，不然，我就殺了愛利絲！”　　甄英雄冷冷的說話配合著冷冷的笑，好似一陣寒風吹過冰原，這個小子說話沒有一點感情，殺氣凜凜，讓人顫慄。　　貓咪啊，少爺就是詐唬他們而已，不是真要殺你，甄英雄心裏對愛利絲懺悔一番，這才繼續道：“你們沒有時間考慮，除非，你們能把我秒殺，我已經要白果給我的手下打了電話，刀子架在愛利絲的脖子上，你們有的選嗎？”　　羅比差點把牙齒咬碎，他哪裡知道甄英雄完全是詐唬人啊，白果甚至不知道愛利絲就是‘王思慕’，小島夏子眼中神采複雜，好象事情超出了她的預料範圍，束手就擒顯然是不可以的，甄英雄在逼他們做一個割捨。　　沒想到哈恩與羅比同時出現了，如果他們真的被少爺忽悠住，將他們給綁了，顏冰再兇狠，也不過是沒牙沒爪的老虎，只能算個頭大一些的貓，沒什麼可怕的了。　　夫人為了綁架白果而製造的空當是天衣無縫的，可為什麼甄英雄會出現在這裏呢？哈恩想不通，巧合，一切發生的都太巧合，地上躺着的警察，讓他們太過放鬆，沒想到裏面發生的不是齷齪的事情，而是激烈的打鬥，這讓他們直接排除了有第三者在場的可能，然而這是大錯特錯的。　　哈恩冷聲道：“你的槍里還有八發子彈，甄英雄，你想過沒有，三對二，你死的可能性要高的多，如果殺了愛利絲小姐，你還有你的女朋友都活不成。”　　“你唬我啊？”甄英雄嘿嘿一笑，“目前的形式，需要的是實際可行性而不是理論的推斷，哈恩大叔，在決定我和我女朋友會不會死之前，你要先做一道二選一的選擇題，那就是，你會讓愛利絲活着還是想她死掉，只有你選擇了後者，我們之間才會有生死一拼，而且，這一拼並不表示我絕對會輸不是嗎？”　　好冷靜！哈恩不得不承認，甄英雄太厲害了，他的自信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從一般人的角度去理解，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會有人能如此淡定嗎？殺了愛利絲，他和他的女朋友都可能會死，即便死不了，他殺掉愛利絲的行為也足以讓冰恨天再也沒有顧慮，反而更加激化對義字會的報復，甄英雄如果真的那麼冷靜，不可能考慮不到這個對他來說絕對不利的後果吧？　　怎麼看，他都是完全處於不利局面的，哈恩是殺手世家的家主，他擁有絕對冷靜的頭腦，細細一想，哈恩臉色一變，地上躺着的被捆綁的警察，甄英雄冒死從樓上衝下來，並用槍阻止自己等人上樓……　　原來如此！哈恩恍然大悟，他知道甄英雄為什麼如此冷靜淡定了，他在拖延時間！他先前故意提到讓白果給手下打了電話，其實是想給自己造成一個時間上的誤區，也是在誤導自己等人去忽視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他早就通知了手下趕過來，就在制服那個警察的時候或者更早。　　由此推斷，甄英雄的人已經快到了，白果在二樓，甄英雄在不確定外面情況的前提下，不會要白果從二樓逃出去的，所以他才衝下樓與自己等人周旋。　　哈恩更加佩服甄英雄了，膽量，氣魄，心思的細膩，縝密，反應的靈敏果斷，他各方面都超過了自己的兒女，殺手世家中，沒有能和甄英雄一較長短的人物，難怪他能讓夫人如此重視，哈恩十分肯定，甄英雄比他的父親甄天，還要可怕的多。　　羅比和小島夏子都在等着哈恩的指使，沒有哈恩的掩護，他們一冒頭就可能被甄英雄給打死，還有八發子彈，誰知道會不會被其中的一顆要了命啊？　　“是你贏了，甄英雄。”哈恩出人意料的將槍丟了出來，“我們放棄這次綁架，請不要傷害愛利絲小姐。”　　“你瘋了啊？！”羅比吼道：“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不要說羅比和小島夏子驚訝，就連甄英雄也覺得意外，哈恩未免太痛快了點吧？　　不理睬羅比，哈恩雙手舉過頭頂，從廚房走了出來，“甄英雄，我要見愛利絲小姐。”　　甄英雄的槍口對着哈恩，從沙發後站了起來，從哈恩的表情中讀取不到任何信息，甄英雄猶豫着要不要一槍把哈恩撩倒，而哈恩也再賭，賭甄英雄的膽魄，賭他的人性，賭他會不會對着一個沒有武器，主動投降，而且對他極有價值的老人開槍。　　哈恩應該知道關於顏冰的一切，住到他，就等於贏了顏冰，哈恩作為殺手頭子，身手一定很好，如果他靠近了自己，自己肯定會有危險，開槍射擊他，讓他喪失反抗能力嗎？　　甄英雄在這短短的幾秒內心裏出現了掙扎，人之初，性本善，似乎在這個時候得到了驗證，甄英雄本性中的善良讓他在短暫幾秒中里沒有做出開槍的動作，而就在這個時候，哈恩突然邁開了腳步，甄英雄大驚，球球的，上當了！　　一槍擊中了哈恩的大腿，血花飛濺，哈恩的動作卻沒有絲毫的停滯，甄英雄看到他的臉上滿是得意與興奮，操！這老東西早算準了自己舍不得殺了他！夠狠，拼着吃槍子來和少爺博命，這與他給人的外在感覺恰恰相反，太瘋狂了！　　甄英雄想躲已經來不及了，哈恩肩膀再中一槍，然後抓住了甄英雄手裡的槍，甄少爺在被哈恩一腳踹出去的同時，把彈夾褪了出來。　　“羅比，小島，上樓去抓白果，義字會的人要到了，沒有時間了！”哈恩好象感覺不到疼痛似的，羅比和小島夏子這才反應過來甄英雄剛才是在拖延時間的意圖，飛快朝樓上跑去。　　儘管及時的收腹，可甄英雄還是承受了巨大的衝擊力，這個哈恩好強的力量，他憋屈啊，自己竟然被哈恩捏到了心理，這個老東西故意詐降靠近自己，根本沒在乎會不會受傷，只是在賭自己舍不捨得殺了他，而事實證明，自己貪了，沒捨得幹掉他，而是想活抓他，探知冰恨天的一切，沒有提前開槍，是因為自己始終不習慣對沒有反抗能力的人下毒手。　　“你真他媽無恥……”　　“隨你怎麼說都可以，其實，我們也並非一定要綁了白果才可以，綁了你一樣可以換回愛利絲小姐，只是，我認為綁你需要浪費的時間可能會久一點，可惜我們沒有時間了。”哈恩淡淡的說道：“你剛才沒有一槍打死我，就是你最大的失誤。”　　甄英雄也後悔剛才沒有一槍了結了哈恩，這老傢伙果然夠辣的，只看到方言的模樣就猜到自己早就招呼手下趕過來了，媽的，這老東西受傷了，知道想制住少爺太難，卻故意阻撓少爺，讓羅比和那女的去綁果果，這裏離市局很近，哈恩怕白果已經報了警，想用最短的時間完成綁架啊。　　現在哈恩受傷，羅比雖然行動無礙，但太監傷不是那麼容易痊癒的，還有一個女人，想要制伏本少爺恐怕難了一點，甄英雄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默契，簡單的一句話里都有那麼多的信息。　　甄英雄沒有讓白果報警，因為方才並不確定潛入者的身份，貿然的報警有可能會因為方言這混蛋而造成複雜的後果，而且，就算知道了來者身份，也不能報，那樣顏冰就會懷疑自己與警察勾到了一起。　　站起來的甄英雄捂着小腹，正想着如何能擺脫哈恩去追上羅比，就見羅比彷彿從天而降，竟然是直接從二樓跳了下來，煞是狼狽，左上臂出血，看衣服的切口，是刀傷，“父親，情況有變，房子里有埋伏，快撤！”　　埋伏？別說哈恩一怔，連甄英雄都暈，看着羅比驚慌的表情，甄英雄納悶了，什麼埋伏？少爺我怎麼不知道？　　又是一個影子從二樓直接跳了下來，柔柔弱弱的苗條身材，手中卻提着一把酷似阿富汗彎刀的砍刀，刀尖見血，偏偏此女面無表情，給人一種難言的顫慄感覺，這女孩，正是柳絮！　　這丫頭為什麼會出現在果果家裡？！甄英雄這話還沒問出口，樓梯傳來一陣響動，兩個人抱在一起滾樓而下，其中一人赫然就是小櫻桃！她和那個女殺手一起摔下來的，兩人手裡都有短刀，櫻桃左小臂被划傷，而她的短刀則扎在小島夏子的肩頭。　　事情遠遠出乎預料之外，不明所以的小白端着槍從樓上下來，指着羅比等人，大喝道：“警察，你們都被捕了！”　　別人不認識，羅比小白可見過，朗朗電視台幕後的主使，抓了他，朗朗電視台的案子就能結了！小白又害怕又興奮。　　“哈恩大叔，你中計了！”無恥而淫蕩的甄少爺好不囂張的喊道，其實心裏虛的很，球球的，真運氣……　　柳絮和櫻桃應該是偷襲得手，甄英雄已經理清了思路，自己偷偷溜過來的時候，一心和安家姐妹正在做飯，也許沒有注意到，但柳絮很可能發覺自己上樓了，上樓之後就消失，櫻桃或許想不通，但柳絮那天是看着自己半夜從小白處溜到小艾家的，也許是久久沒看到自己回去，所以就用和自己一樣的辦法與櫻桃一起溜了過來。　　這是巧合，但哈恩卻不這麼認為，他還真被甄英雄給忽悠住了，白果藏在二樓，二樓竟然有埋伏，難道甄英雄先前做的都是假象，就是為了讓我們中埋伏嗎？這代表什麼？他早有準備！想到顏冰就在外面，還對情況一無所知，哈恩心情開始急噪，綁架行動肯定是失敗了，甄英雄完全識破了一切，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讓夫人被抓！　　“羅比！”哈恩突然喊了一嗓子。　　羅比掏出懷裡的匕首沖向了白果，甄英雄連忙飛身過去，白果嚇的都愣了，人家根本無視她的槍口。　　“果果，開槍啊！”　　哈恩本要阻止甄英雄，被柳絮掄刀阻攔，小島夏子也沖白果撲來，櫻桃卻把短刀飛出去，小島一個躲閃，被櫻桃追上，一拳打在了臉蛋上。　　混戰，亂套了……

# 第354章 被綁架了嗎

　　白果雖然害怕，但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手指並未猶豫，對着撲過來的羅比放了一槍，可惜羅比很清楚的看到了她扣動扳機的動作，提前做出了閃躲，身體滾落的同時羅比將匕首甩向了白果，小白慌忙躲閃，小島夏子藉機甩開櫻桃，撲倒了白果，白果的槍滑到了沙發底下，而壓在小白身上的小島立刻被櫻桃一腳踢翻，小島摔出去前一個反掃，也掃倒了櫻桃，白果爬了起來，就聽甄英雄喊道：“果果，出門跑！”　　甄英雄知道，白果下樓，是因為在樓上已經被殺手們發現，繼續躲下去，有危險的就會是甄英雄，她下來，也是為了幫甄英雄將殺手吸引開。　　羅比把匕首甩出去的同時甄英雄已然大驚，聲東擊西！羅比的目的是撿哈恩剛剛丟在地上的槍！甄少爺從後面撲向羅比，剛好抱住他的雙腿，將他放倒，羅比啐罵一聲，只差一個手掌就能夠到手槍了。　　柳絮固然厲害，招式狠辣，但哈恩更是了得，柳絮竟然傷不到他分毫，“毛毛，搶槍！”　　柳絮一聽，一刀揮出，朝甄英雄倒地處衝去，哈恩起步要追，柳絮把刀橫甩脫手飛出，哈恩慌忙閃躲，此刻甄英雄已經快拉不住羅比了，羅比的手指已經碰到了槍把，柳絮一腳跺在羅比的右胳膊上，咔嚓一聲，應該是骨折了，可就在柳絮彎腰的同時，小島夏子從一側撞來，柳絮被撞倒了出去，小島夏子搶到了手槍，櫻桃卻躥過來抓住了她的雙手，兩人掙扎之中，彈夾掉了下來。　　亂了套了，幾乎成了打群架，這不太像殺手當進則進當退則退的作風啊。　　哈恩故意引起混亂，為了就是要抓個空當去綁白果！他還沒有放棄最後一線機會！　　甄英雄及時的反應過來，放開羅比，爬起來一看，哈恩的目標果然是白果，小白不聽話，沒有自己逃走，正朝方言衝過去，因為方言的懷裡還有一把槍！連續參与了幾次案子，白果已經能在這種案件中冷靜下來了，但是，她顯然是低估了哈恩等人的實力。　　媽的，休想碰果果一下！甄英雄沒有注意到，自己的節奏被打亂了，哈恩的目標已經不是白果了，而是把甄英雄從羅比和小島的身邊引開，哈恩中了兩槍，但身手依然敏捷，甄英雄一腳蹬在哈恩的胸口，哈恩同樣一腳踢中他的胸口，身高處於劣勢，甄英雄受力較重，好在哈恩的傷口離胸口教近，兩人幹了個半斤八兩。　　“果果，快跑！去那裡！”甄英雄的暗示白果聽的懂，他讓自己跑到隔壁去。　　“那你呢？！”　　方言在哈恩大叔身後，想從他身上把槍掏出來太難了，但白果不想一個人逃走。　　“別問那麼多，快去！”安家姐妹手裡有槍，可甄英雄不能當著哈恩等人說的這麼明白啊。　　“小心，少爺！”　　就在這時，柳絮一聲痛呼，甄英雄回頭看到的，就是小島夏子手中那冒着青煙的槍口，以及在自己面前緩緩倒下的柳絮，彈夾雖然被卸了，但槍膛里，還頂着一顆子彈。　　“毛毛！”　　甄英雄幾乎抓狂，柳絮在笑什麼？中槍了你還笑？！甄英雄討厭她那滿足的表情，給人擋子彈有那麼幸福嗎？傻瓜，大傻瓜！　　小櫻桃被羅比摔出去老遠，這才讓小島夏子有了開槍的機會，白果知道是自己成了大家的累贅，如果甄英雄不跑過來保護自己，根本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她又驚又怕，同樣又驚又怕的還有哈恩等人，白果剛才開槍很可能引起外面人的注意，沒時間了，必須趕快撤！　　“想跑嗎？你們全得給我死在這裏！”甄英雄看着倒在地上生死不明的柳絮，真的怒了，“果果，快走！”　　“對不起，英雄，我……”　　“是我對不起你，讓你遇到這麼危險的事情，不過，我保證，沒有下一次了。”甄英雄已經動了殺心，“我的人應該到了，不要放任何人離開小區，看你的了，果果。”　　甄英雄的話讓哈恩和羅比更急了，白果可以動用警察的權限，如果不能離開小區，顏冰該怎麼辦？！　　“羅比，小島，保護夫人離開！”　　哈恩的話又給了甄英雄一記悶雷，夫人？！顏冰！顏冰居然也來了！聽這意思，就在外面！甄英雄與白果對望一眼，白果雖然不知道‘夫人’是誰，但顯然是很重要的人物，點了點頭，轉身就朝門外跑去，哈恩哪能放白果出去啊，儘管甄英雄擋了他的路，他還是從正面撲了過來。　　小艾家就在隔壁，這群瘋狗要是出去了，很可能亂傷人，甄少爺抄起玄關處的一個空花瓶，狠狠的拽向了迎面而來的哈恩腳下，哈恩被迫跳起，被甄英雄一腳踹了個瓷實，就在這時，玻璃‘哐啷’一響，羅比居然從窗子跳了出去！　　甄英雄大急，也顧不上倒地的哈恩了，轉身就要追出門，小島夏子卻突然撲了上來，從後面抱住了甄英雄，“你應該死在這裏了！”　　媽的，少爺居然被個娘們架住了！甄英雄怒急，再沒有騎士精神，對女人下手也彆扭，甄英雄正為難間，小島夏子悶哼一聲，軟軟倒地，甄英雄回身一看，是柳絮，這丫頭不知什麼時候爬了起來，看來那一槍並不致命，甄英雄稍稍鬆了口氣，柳絮還是那樣的一笑，可這次是真站不起來了，那記手刀，幾乎用盡了她全部的力氣。　　小島夏子還要站起來，被櫻桃一擰胳膊給按住了，小島夏子嘴裏不幹不凈的吐着日語，聽不懂，不過想想也知道不會是什麼好話，櫻桃這小丫頭給甄英雄甩了個眼色，示意他快去追羅比。　　果然，因為白果剛才開槍，小區里已經有部分人意識到了什麼，氣氛不太安定的時候，羅比破窗而出，無疑印證了‘出事’這兩個字，不過因為霧氣漸重，注意到他的人卻沒有幾個，而見到之後的人見他那凶神惡煞的模樣，躲還來不及，哪有往上貼的啊？　　甄英雄追出來就看到羅比正用能動的那條胳膊掐着白果的脖子，要把她推進一輛商務車，二話不說，直衝過去，因為甄少爺沒穿鞋子，羅比竟然遲鈍的沒有察覺到甄英雄已經追到了他身後。　　車門突然拉開，羅比和甄英雄同時聽到一個女聲，“小心後面！”　　這聲音的主人是顏冰嗎？甄英雄無暇想那麼多，一揪羅比的頭髮，拽的他一後仰，一腳蹬在他本就未愈的雙腿之間，將他倒摔了出去，“果果，快走！”　　白果還以為自己死定了呢，刑警出身，居然被人家一隻胳膊就制的死死的，聽了甄英雄的話，白果也沒想那麼多，下意識的起身就跑，甄英雄卻沒有動，他激動啊，顏冰，應該就在車裡面吧？　　白果哪想到甄英雄沒有跟在她身後啊。　　早就想見識一下這個顏冰了，抓了你，一切就都結束了！甄英雄心緒起伏有些大，因為剛才的打鬥讓他的精神處於高度亢奮狀態，不知不覺中就失去了冷靜，車門一拉開，傻眼，一個黑洞洞的，顫抖着的槍口，頂在了他的腦門上。　　靠！大意了，少爺怎麼連裏面的人有可能有槍也沒想到？！　　甄英雄有點哭笑不得，難道是太費腦子，所以到了極限，開始犯暈糊了？車裡光線雖然暗了些，但甄英雄勉強還是可以看出拿槍女人的樣貌，有點眼熟，仔細再看，甄英雄驚訝道：“是你？！”　　這個端着槍發抖的女人，赫然就是曾經在快樂谷樂園遇到過的，並不小心吃過她豆腐的冰美人兒啊！甄英雄僅僅一怔，大腦已經掠過無數片段，上次與韓慧恩的談話，自己把疑問的重點都放在了鈴木優美的身上，一直覺得忽略了一個問題，原來就是這個！　　鈴木優美當時似乎刻意的擋在了這個女人的身前，能讓她如此重視的女人，除了顏冰還有誰啊？！甄英雄暗笑自己百密一疏，不過看這女人的樣子，真的是和爆龍蘇一起長大的嗎？怎麼看她也就是三十齣頭的樣子啊，好象比薛雪大不了多少。　　“你就是顏冰？”甄英雄無視槍口，問話的語氣淡淡的，那一抹笑，笑的顏冰心裏慌慌的。　　這和計劃的完全不一樣，又不是大變活人的魔術，甄英雄為什麼會突然的從那個房子里衝出來？　　處於敏感期的兩個人，是沒有理由住在一起的，顏冰沒有想到的就是白耀天因為不能完全的掌握到甄英雄的動向，所以贊同甄英雄與白果同居，顏冰製造的空當，從一開始就因為白耀天對白果與甄英雄關係的認同而不存在。　　顏冰的智商是很高，但她的運動神經卻衰的可以，“甄英雄，你……你為什麼會在這裏？！”　　聲音都在顫抖，不知道是因為計劃破滅受到了打擊，還是完全的恐懼甄少爺，顏冰的表現讓甄英雄倍感意外，就是這麼一個文弱膽小的女人，讓老爹和爆龍蘇害怕的躲被窩裡都哆嗦？球球的，本少爺就是被這個小女人給逼的舉步維艱？　　諾森家族，殺手世家，就是被這個連槍都拿不穩的女人玩弄在股掌之中嗎？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甄英雄無法把她看成像蘇影一般的長輩，也無法當她是媽媽秦夢謠的姐妹，他突然之間有點興奮，很想讓這個對自己步步緊逼的女人露出更恐懼的表情，是好勝心作祟，甄英雄知道，自己已經將顏冰視為了最想征服的人，當然，是指精神上的征服。　　抓到顏冰拿槍的手腕，柔弱無骨，沒有一點氣力，顏冰的手何時被男人碰過啊，怕的渾身顫抖，她一向在後面給人出主意，卻從來沒有參与過行動，連血都很少見到的她，對殺人，對惡魔，只有字面上的理解，沒有真正的見識過，甄英雄居然不管自己手裡的槍，他為什麼要抓我的手腕？難道，他想抓我嗎？　　“因為你在這裏，所以我也在這裏……”甄英雄笑的很自信，因為抓了顏冰，一切都結束了，他以為，顏冰不會，也不敢開槍，因為她眼中有和愛利絲相同的東西。　　甄英雄清澈的目光讓顏冰慌亂不已，是一種壓迫感，心理上的壓迫感，顏冰從來沒有過與對手面對面的經驗，現在她才知道，智商不能當勇氣，也不能成為膽量，有一種挫敗感讓顏冰無已力矩，她幾乎放棄。　　甄英雄的說話並非輕佻，而是挫敗顏冰的武器，‘因為你在這裏，所以我也在這裏’，顏冰不認為這是巧合，甄英雄真的是識破了自己製造的團團煙霧，看清了自己綁架白果的意圖，所以才靜靜的等在這裏，等着自己送上門來的嗎？　　輸了，自己輸給甄英雄了，從小到大，真正意義上的唯一一次失敗啊。　　甄少爺感覺到顏冰已經沒有了反抗的慾望，美啊，掌握到了顏冰的心理變化，甄少爺體會了壓倒性勝利的喜悅。　　看到甄英雄眼中突然閃過的一道精芒，顏冰簌簌發抖，“顏冰，我……操……你……”　　我操你？　　天啊！他想幹嗎？！這話說的太粗俗了！顏冰還沒反應過來，甄英雄已經撲到了她懷裡，這小鬼難道想要非禮自己？！顏冰就差大叫了，甄英雄的臉已經扎到了她的雙乳之間，隱隱的聽他呻吟了一句，“球球的，又大意了……”　　大意了？　　“夫人，您受驚了！”　　顏冰一怔，才發現哈恩不知何時站在了甄英雄的後面，甄英雄被哈恩砍了一記手刀，暈了過去。　　“小島，開車！”哈恩把甄英雄推到車裡，也顧不得他和顏冰的親密接觸了，撤退要緊，說話的同時，他也鑽了進來。　　小島夏子扶着羅比上了副駕駛，然後發動車，在白果帶着安家姐妹衝出來的時候，先一步衝出了小區，撞斷了小區門口的路閘，而剛好趕來的阿東正好與追出來的安家姐妹碰到一起。　　望着阿東駕駛的汽車追入車流，白果和一心全傻了，愣愣的望着汽車消失的方向，直到警笛聲響起，白果才略略回身，‘哇’的一聲，撲在一心懷裡大哭不已，隱隱的可以聽出，她在不停的重複着‘對不起’三個字。　　一心忍着沒哭，她相信甄英雄不會有事，她知道對方的目的是愛利絲，所以甄英雄一定會沒有事情的，一心沒哭，她身上還系著圍裙，晚飯已經準備好了，她想等甄英雄一起吃飯。　　安家姐妹的心理素質要高的多，雖然事發突然，她們也難以接受，但還是保持着理智，迅速通知甄天，這種局面，只有甄天才可以處理了。　　……　　甄英雄早就醒了，或者說，他從來都沒有昏過去，在哈恩劈到他的同時，他已經聰明的朝前倒去，緩解了力道，他在裝。　　裝昏的原因有三個，一，在他察覺到哈恩追到自己身後的時候，他就知道自己沒有能力抓顏冰了，剛才並沒有幾個圍觀的人，但他們都可以成為哈恩的人質，甄英雄從屋裡開始就一直用言語擠兌哈恩，並非他真的有把握把哈恩等人全抓，反之，是刺激他們趕快滾蛋，是因為哈恩露出了顏冰也在外面的信息，才讓甄英雄有了僥倖抓她的心理，而此刻裝昏，屬於放棄反抗，自己如果做了他們的人質，他們就顧不上傷人，一味的逃跑了，這是對白果，一心，還有小鳳凰的保護，柳絮和櫻桃都受了傷，尤其是柳絮，如果自己挾持着顏冰與哈恩在小區僵持下去，柳絮就無法在最短的時間里得到治療，很可能有生命危險。　　二，在被顏冰用槍頂住的時候，甚至是很久以前，甄英雄就想，怎麼才能更深入的去了解冰恨天呢？潛入。甄英雄雖然考核不過，但畢竟接受過殺手的訓練，他習慣單兵作戰，更明白越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的道理，當四周遍部敵人的時候，就是殺手血液沸騰的時候了，因為不用擔心會傷害到同伴，即便今天抓了顏冰，冰恨天若是已經擬好了計劃，一樣可以按着計劃做出針對義字會的事情，與其如此，不如潛入去了解他們的計劃到底是什麼。　　甄英雄所以有這麼大膽的決定，是因為他很清楚一個大前提，那就是，顏冰不會殺了自己，因為她要用自己去交換愛利絲，甄英雄表面上給了她一個可以和老爹甄天公平對話的機會。　　裝昏需要很高的技巧，儘管甄英雄早就有準備，可哈恩那下子還是砍的他七昏八素，腦袋昏沉，他知道自己要抓緊時間休息，下車的一刻，就是反擊的絕佳時機了。　　他們不會回快樂谷的，甄英雄很清楚這一點，他假裝被綁，也等於真的被綁架的第三個原因，雖然不確定，卻是甄英雄最想賭的，顏冰在朗朗市的活動範圍，已經基本被圈定為快樂谷樂園，百年小區，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而這三個地方，此刻都被義字會的七隻虎監視着，甄英雄非常相信阿東的能力，那小子會在第一時間卡死這三個地方，阻截顏冰回巢。　　白果的槍聲肯定也驚動了警察，這些都是顏冰預料之外的事情，不在最短的時間里藏起來，遲早要被義字會和警察抓到，所以，他們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就是……想要背叛義字會的內鬼處！　　想徹底扳倒義字會，沒有內鬼在甄家爺兒三死掉後站出來扛這個攤子，顯然是做不到的，甄英雄深信顏冰已經買通了某個有足夠分量的人，但很可惜，甄少爺用排除法清算了很多遍，也不確定這些人是誰，黑市拳大賽轉瞬既始，再挖不出這個人，義字會就要面臨巨大的危機，甄英雄就是要利用這個意外，賭一賭自己的運氣！　　顏冰親自來綁票白果，說明她對這件事情的把握極大，很可能是想把白果家作為交換愛利絲的場所，因為白果的身份，顏冰不會冒險把她帶回快樂谷的，如果被警方找到了可以搜查快樂谷的理由，就算是省里那些人也壓不住，甄英雄不認為顏冰會絲毫不留後路，所以，她預防萬一而準備的第二個交換人質的場所，很可能就是那個內鬼的保護之地。　　要綁架的人是警察，還是可能隨身帶着槍的刑警，稍有動靜，就可能引起警覺，所以預備另一個交換人質的地方是極有可能的，即便顏冰有十足把握沒有預備第二個交換人質的場所，甄英雄也相信自己沒有賭錯，她綁了少爺，就意味着老爹帶領的義字會要有動靜了，這個時候在內鬼的保護之下，顏冰等於藏入了義字會，既方便觀察，又不會被發覺，零風險啊。　　這就是一場賭博，對顏冰而言的這個意外，就是甄英雄最大的籌碼，他博的就是顏冰的聰明，這女人，一定會和少爺想到一起的！　　甄英雄在這一刻，突然喜歡上了這個女人，或者說，是喜歡上了這個遊戲，他開始享受其中的樂趣，也許是因為他天生樂觀，也許，是他終於握到的主動權，想要酣暢淋漓的反擊，總之，他很興奮，和顏冰的智斗，他開始覺得有趣了，因為沒有人會喜歡會輸的遊戲，甄少爺覺得自己會贏，所以，他興奮了。　　這女人的胸，看起來不大，但用臉蛋去感受，真的好軟，好有彈性，她的身上有一種淡淡的溫香，如蘭如麝，幽幽怡人，她的身體在顫抖，她的心跳很快，這個反應很可愛，甄英雄感覺到顏冰的小手在推着自己的肩膀，這個女人的羞澀讓甄英雄懷疑她是真的嫁人了嗎？她好象很愛面子，愣是不讓哈恩幫忙把自己拉開，她要面子的程度，簡直到了幼稚和可笑的地步啊……　　車開的不穩，甩來甩去，甄英雄也不知道到了哪裡，聽不到警笛了，周圍的喧嘩也逐漸消失，前面的羅比似乎給誰打了個電話，但講的是日語，甄少爺一句也沒聽明白，車子開始顛簸，是郊區的小路嗎？甄英雄心裏琢磨，在警察對交通進行戒嚴前，盡量讓車行駛在沒有电子眼的小路，然後駛出市區，這個方法很聰明，但想逃掉還是不可能的，那麼，他們能做的就只剩一件事情了，換車！　　果然，汽車突然停了下來，哈恩拉開車門，將甄英雄拽死豬似的拽了下來，甄少爺脖領被他拉着，差點沒咳嗽出來。　　“父親，請上車。”　　甄英雄被第一個塞到了車裡，悄悄的睜開眼睛掃了一眼，好象是在山上，剛才喊哈恩父親的女人，就是開這輛車來接應的女人，赫然就是自己曾經很在意的鈴木優美！　　甄英雄怕上車之後被哈恩等人給綁了，所以提前摳下了手錶上的表鏡，含在口中，用牙齒咬住，那鏡子的邊緣極為鋒利，一個不甚咽下去，這條小命怕就沒了。　　這車應該是輛拉貨的小貨車，顏冰沒有進來，應該是坐到前面去了，而哈恩，羅比，以及小島夏子，都是一言不發，甄少爺猜中了，三個人一上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雙手給綁上，很幸運，不是反綁。　　汽車再次發動，依然顛簸，不過很快就行駛平穩了，與警笛聲交替而過，甄英雄知道，這幾個人成功的擺脫了警察，但他們依然沒有辦法回巢，阿東監視着他們的窩，車裡的哈恩中了兩槍，羅比斷了一條手臂，小島夏子被捅了一刀，他們的特徵太明顯，而且需要治療。　　球球的，少爺就看你們能躲到哪裡去！　　與此同時，身在漢宮的甄天正與醫院的張進寶進行着通話。　　“甄天，這件事情與朗朗電視台的案子究竟有沒有關係？”　　“沒有。”甄天淡淡道：“只是綁架報復，對方可能就是要錢而已，張胖子，我不知道我兒子為什麼同意與你們警察合作，但既然他決定了，我也不會反對什麼，所以，你要是不想那案子破不了，就把風聲壓下去，別讓警察介入的太深，就說是入室盜竊未遂或者找個其他借口什麼的，不要造成太大影響，反正當時沒有什麼人看到英雄被綁架，如果有人意識到我們義字會與你們警方有可能合作，朗朗電視台的案子就別指望破了。”

# 第355章 大爺級人質

　　電話另一面的張進寶也是老油子了，甄天話里的意思還是承認這件事情與朗朗電視台的案子有關，他是不想讓警方參与進去，嘴上說同意合作，實際上，有很多事情他依然不希望警方知道，警察在他眼裡並非合作者，而是一擺設。　　“少敷衍我，甄天，你最好給我說實話……”　　“我說的已經是實話了，你自己看着辦吧，再見！”　　甄天直接撩了電話，他不怕張進寶不合作。　　坐在沙发上的蘇影站了起來，走到甄天面前，坐到桌子上，面色沉重，“你怎麼看？”　　甄天苦笑着向後一靠，“還能怎麼看？冰兒看出了英雄和那個白果的關係，要綁架白果換回愛利絲，他們先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這個做鋪墊，仔細的想一想就知道，你遇襲之後，只有今天白果身邊應該是沒有保護的，冰兒太厲害了，不過，他卻沒想到，我那笨蛋兒子居然跑到了白果家裡去住，操！這種事情白耀天不點頭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就日他先人，我早就該察覺到英雄與白耀天接觸了才對，看來那小子已經決定漂白義字會了。”　　知子莫若父，甄天只看甄英雄同意與白耀天合作，就知道他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了，那小子很聰明，為了不給義字會的漂白帶來更大的連鎖反應，他把瓦解諾森家族的責任推卸給了警察，並藉助警察的力量去扳倒冰恨天，怪不得蘇影的勢力暴露后他一點也不着急呢，警察才是他的奇兵，甄天發現自己開始佩服起兒子來了。　　蘇影表情不太自然，事實上，甄英雄雖然沒有明說過，但從他承認了與艾華達成協議這點來看，他還是間接承認了與警方有合作，只是自己給隱瞞了沒有告訴甄天，蘇影也沒有想到甄英雄會和省廳的白耀天勾搭上，想起來就來氣，她現在才明白那小子為什麼要隱瞞這一點，他一不是忘了，二不是有什麼更複雜的目的，特單純，他隱瞞甄天的目的就是隱瞞自己，甄天知道的事情很可能會告訴自己，甄英雄怕的就是這一點。　　白耀天所以信任甄英雄，而甄英雄又能信任白耀天的決定性原因，就是白果，甄英雄那臭小子就是想捂住這層關係，怕自己知道之後不讓一心和他在一起！蘇影對甄英雄是又氣又擔心啊，怕他死在顏冰手裡，又巴不得他死在顏冰手裡。　　仔細一想就明白了，艾華與甄英雄達成協議的時候，肯定是知道甄英雄與白果的關係的，不然，他怎麼對甄英雄搬到隔壁都不知不察啊？　　和甄天一樣，蘇影也有一種被當成鳥類的感覺，合著就自己兩人被蒙在鼓裡呢？　　“我是問你，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做？”蘇影和甄天也算心照不宣了，當鳥類的事情誰也不想說出口，蘇影對目前事態的發展更在意，“你如此淡定，應該是知道那臭小子不會有生命危險，那我們應該怎麼做？真的要交出愛利絲嗎？那樣一來，冰兒對我們可就真的不會留手了。”　　“從一開始，冰兒就沒留過手，所以這一點順其自然就好，她要交換人質，我們就交換人質。”甄天微微皺眉，道：“我覺得奇怪的，是英雄為什麼會被綁架？”　　蘇影一怔，“為什麼會被綁架？你沒聽一心她們說嗎？去綁架的人可是殺手世家的家主，還有那個羅比啊！”　　“這就是疑點。”甄天說道：“我聽白果那丫頭說，當時車裡還有一個女人，哈恩和羅比都叫她夫人，如果她就是冰兒的話，英雄會那麼容易被制服嗎？白果去叫安家姐妹幫忙的時候，羅比已經被英雄放倒了啊，冰兒有能力綁架英雄？”　　儘管二十年不見，蘇影對顏冰的運動神經顯然也沒有什麼自信，“也許，是有人後後面偷襲了那小鬼……”　　“英雄是接受過殺手培訓的，而且他才把羅比放倒，不會不小心身後的，如果你是他，肯定會第一時間把冰兒挾持成為人質，怎麼可能給身後人留下機會呢？”甄天淡淡說道：“醫院剛才來過電話，柳絮的情況很危險，子彈險些命中心臟，正在搶救，小櫻桃左小臂骨折，身上有多處淤傷，還在昏迷中，如果，當時不是英雄被綁，而是他綁了冰兒的話……”　　蘇影也是個聰明人，腦中立刻出現了可能會發生的情況，“你的意思是？！”　　“英雄可能是故意被綁了的。”甄天眼神一凌，道：“那小子的腦子很快，我們不能用一般人的思維去理解那臭小子，顏冰在見到愛利絲之前不可能殺了他，也許這就是那小子的屏障，而且，我覺得，他這麼做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　　蘇影正在感慨甄英雄的膽大包天，聽甄天如此一說，不禁疑問道：“什麼重要原因？”　　甄天用食指敲了敲桌子，壓着聲音，道：“查內鬼……”　　……　　醫院里，白果剛剛停止折騰，一心費了老大的力氣才勸服她在醫院觀察一個晚上，她的脖子上有被羅比掐留的淤痕，之前又被方言踢了幾腳，靠在病床上，她抱着一心抽噎着，這兩個見面就吵的女孩，此刻才像真正的姐妹。　　原野坐在一旁的沙发上，點上煙，發現沒有煙灰缸，又掐滅掉，咳了一聲，終於說話了，“白果，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過來錄筆錄吧。”　　白果沒有答話，剛剛又哭又鬧的折騰，也是為了讓原野快點走，她實在不知道這筆錄應該怎麼錄。　　見原野出去了，白果紅紅的眼睛望着一心，抽噎道：“點心，英雄真的沒事嗎？愛利絲到底是誰？那兩個殺手口中的夫人又是誰？他們為什麼要綁架我？你們究竟有多少事情沒告訴過我啊？求求你了，全告訴我好嗎？”　　一心盡量讓自己做出最自然的微笑，她並不堅強，她也同樣擔心着甄英雄，可她要做甄英雄的女人，就必須幫助他，絕對不能讓這件事情給他帶來麻煩，所以，白果不能對警方說出實情，一心深吸了兩口氣，認真的望着白果的眼睛，輕輕道：“我可以告訴你一切，但是，我只能告訴英雄的女人白果，而不是警察白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小白一怔，眼神閃過掙扎。　　一心知道白果的內心有衝擊，職責與個人的掙扎很矛盾，一心握着白果的手，道：“放心吧，白姐姐，我向你保證，英雄對你隱瞞，絕對不是犯罪，他真的有苦衷，即便你不對警察說什麼，也不會有其他的後果，還能保護幾個無辜的人，好嗎？”　　“真的？”　　“真的。”一心很肯定。　　白果看到一心澄澈的眼中沒有絲毫的雜質，純凈的如汪汪的泉水，不禁點了點頭，她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容易就相信一心，但她知道，一心不會騙她的。　　“愛利絲，就是王思慕老師……”　　一心才說出第一句話，小白就被驚到了，一心早就料到白果的反應，安慰着她的情緒，婉婉的將一切敘述而出，從長輩的四角關係，從二十年前甄天蘇影遭暗殺，到今天甄英雄遭到相同的暗殺，從斯圖爾特家族，到諾森家族，從闌度，甜甜，講到愛莎，愛利絲，顏冰，從愛利絲暗殺甄英雄，到她被甄英雄擒住，並痛苦掙扎在愛情與親情之間，一心口齒清晰，敘述的同時，拿出了最真的感情，白果聽的有些痴了，很複雜的事情，很複雜的關係，很複雜的情感糾葛，陰謀穿插……　　當一心給小白講述一切的時候，原野正在醫院的大門口接電話，“方言交代了嗎？還沒有？接着審，操他媽的，給我把他當成綁架犯，狠狠的審！”　　市局審訊室里，那個姓田的中年刑警以及一年輕警員，正在對方言進行‘刑事審訊’，雜誌，木錘，免得留下傷痕，冰水，電棍，免得皮肉燒焦，這些手段已經很久沒用過了，原野一向是主張用證據讓犯罪嫌疑人主動認罪的，刑訊逼供這種行為既野蠻，又不合法，可這次，這二位是忍不住了。　　站在刑警立場，對案子進行最直白的分析，方言很‘幸運’的成為了犯罪嫌疑人，成了逃跑幾人的幫凶，甚至是主謀，現場有方言帶來的繩子，沒開包的避孕套，匪徒面罩，DV，上面都有方言的指紋，他要做什麼？警察就是用腳指頭思考也知道他意圖不軌啊！面對這個人面獸心，斯文敗類，對同事不軌的混蛋，是人就會憤怒，而且，方言有很充分的作案動機，那就是白果不接受他！　　方言也該着倒霉，張進寶正在猶豫要不要照着甄天的話去做，根本無暇顧及這裏，方言本就被甄英雄打的夠狠了，為了讓他及早招供‘同伴’的落腳之地，成功的營救甄英雄，刑警隊的同志們真的很賣力，原野那小子明知道針對甄少爺的另有其人，卻不幫方言說話，就是因為他對方言的行為也極為不齒，那種王八蛋，多吃點苦頭也應該，反正老子也不在乎多背一個大過。　　原野卻不知道，這個大過，他根本不用背，坐在家裡的張進寶在猶豫了很久之後，與艾華通了個電話，二人商量一番之後決定，這個案子警方暫不介入，由義字會自行解決。　　艾華的思考方式很簡單，很成熟，如果企圖綁架白果，且已經綁了甄英雄的人，就是冰恨天，那麼，警方的介入就會讓他們察覺到黑白的合作，會讓那些人提級警覺，對朗朗電視台案子的破獲百害無一利，因此，不如利用這個機會，在警方與義字會之間劃上一條迷惑冰恨天的‘三八線’，用表面證據處理這個案件。　　而表面證據，就是方言帶到白果家裡的繩子，面罩，DV等等，張進寶打了兩個電話，第一個，打給了原野，要他迅速歸隊，負責對方言的審訊，做足表面功夫，第二個，打給了甄天，告訴了他這個處理決定，要義字會做出一副與警察之間矛盾升級的架勢。　　這些也是做給上面的人看，艾華知道，上面盯着這個案子的人很多，其中肯定會有被冰恨天收買的，如果用入室盜竊未遂這樣的借口敷衍，蓋的住社會輿論，卻蓋不住那些人的眼睛，所以，警方必須拿出一副認真的態度，又不能去和義字會合作，因此，方言成為了犧牲品，或者說，他的錯誤犯的太是時候了。　　方言成為了警方在現場抓獲的犯罪嫌疑人……　　……　　默數了一千八百七十六下，汽車停下不再動了，有關車門的聲音，看來，是到他們的藏身處了，甄英雄心裏分析着，一千八百七十六秒，即便有偏差，也不會差太多，大約三十分左右，車子沒有顛簸，表示一直行駛在公路上，後半程走走停停，應該是在市區，這些傢伙是重新返回了朗朗市，如果去鄰市的話，最快也需要半個小時的行程，後半段沒有走走停停的時間。　　是不是有內鬼，就要揭曉了，甄英雄覺得興奮的同時，也在為自己的鹵莽決定做反省，他當時只顧得思考怎麼做能察到更多的事情，沒想過自己假裝被綁架後會帶出的連鎖效果，現在他就希望老爹能夠沉住氣，不要有多餘動作，白果能閉緊小嘴巴，不要讓警察知道綁架者的身份，一心就在白果的身邊，相信她一定能幫助自己，打消憂慮，甄英雄把希望全部寄託給了一心。　　這麼一直裝昏也不叫事情，甄英雄嘴裏叼着刀片呢，他可不想被羅比抽兩個嘴巴，那嘴非爛了不可，所以，貨車的後門一被打開，他就假裝被光線晃到了，悠悠轉醒。　　“哼哼，甄英雄，你醒的挺是時候的啊。”羅比獰笑着朝甄英雄走過來，看這意思，他確實有心給甄英雄來上兩下。　　從車裡下來，甄少爺腳下發飄，雙目無神，晃了晃頭，暈糊的樣子非常逼真，好象還沒有徹底的緩過神來，不過已經開始對環境進行觀察了。　　這裏應該是個倉庫，面積不大不小，甄少爺沒來得及觀察到更多，就被鈴木優美用黑色的小袋子包住了頭，“甄少爺，這似乎是我們第三次見面。”　　“是嗎？那我真是慶幸，當一個女人如此在乎一個男人的時候，我可以理解為你愛上我了嗎？”甄英雄雖然咬着刀片，可不礙說話，罩着個頭罩，聲音有些怪異，倒也沒人聽的出來。　　這小子膽子好大啊，顏冰等人不禁佩服甄英雄，居然到這份上還能如此鎮定。　　羅比獰笑道：“甄英雄，你以為我們不敢殺你？”　　“你要敢就殺我一個看看，來證明你這孬B有這膽量啊？”甄英雄笑道：“如果你們是傻B，那我死了也是笑死的，和黑社會玩綁架？球球的，先撕票后換人質的辦法我都沒有，你們能想的出來？別他媽讓我笑了，白痴，哈哈哈哈。”　　甄英雄說話聲音不大，可字字讓別人難受，這幾個殺手還真就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能先宰了甄英雄再去換愛利絲的，原計劃綁了白果，是想把甄英雄引出來，然後幹掉他，可當這小子成了人質，顏冰才發現，這小子燙手啊。　　“笑？你是不是忘記點什麼？”羅比狠狠道：“不能殺你，你以為我們就拿你沒轍了？甄英雄，讓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手段有的是。”　　“對啊，用在女人身上絕對比用男人身上更具觀賞性。”甄英雄嘴皮子功夫絕對比羅比厲害，而且，他的話也不單是說給羅比聽的，更是說給顏冰聽，“我老爹做了幾十年的黑社會，能在道上立起一桿大旗，屹而不倒，就是因為他講‘義’字，何為義？須待人問心無愧，他兒子被你們折了條胳膊，沒理由給你們家小姐多留一條，不然多愧心啊，有失公平，就會心中有愧，對朋友有愧，那就是不義，這種事情他可做不出來……”　　如果甄天聽到甄英雄這麼來歪解他信奉的‘義’字，不知道還會不會撓頭想轍救他。　　羅比氣的渾身哆嗦，這小子好利的嘴，最讓人腦袋疼的就是，他這麼一說，自己還真就不敢動他了。　　顏冰也被甄英雄的話說的心緒不寧，甄天就甄英雄一個兒子，會不會遷怒愛利絲，誰也不能保證，她吐了口氣，道：“上樓。”　　“哦？你終於說話了嗎，顏冰，或許我應該叫你阿姨吧？不過你看起來做我姐姐好象差不多。”甄英雄擺貧道：“你這個年紀也敢騙愛利絲，做她的媽媽，我服你了，我看你連怎麼給孩子餵奶都不會吧？”　　這話說的顏冰面紅耳赤，羅比碎了甄英雄的心都有，說話竟然如此粗俗，褻瀆佳人啊！　　甄英雄可以想象顏冰的反應，嘿嘿笑道：“你想不想知道愛利絲知道了她的身世真相后是什麼反應呢？”　　本來哈恩還要制止甄英雄廢話連篇的，但聽到他如此一問，和顏冰一樣，都豎起了耳朵，“什麼反應？”　　甄英雄用嗓子發出兩聲輕蔑的怪笑，看不見路，茫然就邁，“少爺沒心情告訴你們，呵呵，和你們折騰的有點累，讓人砍脖子砍的有些記憶力衰退，休息好了也許我能想起點什麼來。”　　顏冰快被甄英雄給氣瘋了，也許別人以為這小子只是在胡言亂語，可顏冰卻十分清楚，甄英雄在不停的試探自己等人的反應，估計愛利絲在自己等人心中的位置，他最後的無賴話顯然是在提醒自己，他已經得到了很滿意的答案，自己中計了，絲毫沒有注意到這小子的目的，愛利絲對自己等人太重要了，所以，這小子有恃無恐，立刻擺出了大爺級的架勢，綁架他，果然是個嚴重的錯誤！不能打，不能殺，鬥嘴還斗不過他……　　當面對甄英雄之後，顏冰發現，自己開始步步受到他的牽制了，甄英雄卻明白个中原因，不是自己突然聰明了，而是顏冰突然的變笨了，綁架發生的意外讓她沒有徹底的冷靜，習慣了自我封閉的孤獨的人一旦心裏發生動蕩，想要平復過來需要一些時間，甄英雄故意不給顏冰機會，不但用話圈她，還故意說點下流語言刺激她，從兩次吃了她豆腐的反應來看，顏冰屬於那種很要面子的女人，相當的倔強，倔強到她在這方面有些幼稚，甚至孩子氣，這種語言攻勢，顯然很奏效。　　哈恩從鈴木優美的手中接過槍來，頂住了他的後腦，示意他朝前走，不知為什麼，就是綁着甄英雄的雙手，他還是不放心別人來看着這個小子，“甄英雄，太聰明的人都不會長命……”　　“你最好別這麼說，我聰明是因為有你家夫人做比照，那她會長命嗎？”甄少爺說笑中就讓哈恩也吃了鱉。　　羅比氣的直想罵街，說夫人長命，那就是說她不聰明，甄英雄是拿別人的話往裡面套別人啊！　　甄少爺有點懷疑這些人的智商了，就這說話的水平，他們就是綁架了小公主艾愛，也得被制的和孫子似的啊……甄英雄卻沒想過，哈恩，羅比等人都是殺人多於動嘴的主兒，能說漢語就不錯了，哪有時間去研究漢語的博大精深啊？　　顏冰的聰明是用在計謀上，不是鬥嘴皮子，她是高層次的，不是低俗流的，這些人抓了甄英雄這麼一個流氓，意外還真是不少，幾句話貧下來，他比大爺都大！　　“你嘴巴厲害，就是不知道能厲害到什麼時候。”顏冰淡淡的說道：“當愛利絲回來之後，我就要徹底摧毀你們的義字會！”　　好象是進入了一個電梯，甄英雄可以感覺到空氣突然一悶，重力發生了變化，“我一直很想問問，顏阿姨，你為什麼要摧毀義字會呢？是因為我老爹？”　　甄英雄這一問，讓哈恩也很想知道顏冰會怎麼回答，也許在不久之前，顏冰還是為了甄天而報復，但現在她應該很清楚，她對甄天的感情，並不是愛，而是一種不服輸的倔強，她並不是因為甄天，而更像是為了秦夢謠，哈恩總覺得顏冰無法接受的是輸給秦夢謠，可有隱隱感覺到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可惜顏冰從來沒有正面回答過這個問題，她究竟為什麼怨恨甄天與蘇影，似乎不只是因為感情糾葛。　　“拿回本來屬於我的一切，就這樣。”顏冰冷冷的回答告訴甄英雄，她已經讓心平靜下來了。　　“你的一切指什麼？”甄英雄笑道：“是義字會嗎？”　　“是尊嚴。”顏冰淡淡道：“甄英雄，被人拋棄的滋味你不會了解的，被朋友傷害的痛苦你也不會了解，甄天，蘇影，還有你媽媽，我要把他們對我的傷害，把我這些年承受的痛苦，加倍的奉還！”　　顏冰的話，甄英雄可以理解一些，這個女人的心智果然沒有什麼成長，儘管已經過去了二十三年，可顏冰還在計較當初的事情，甄天與秦夢謠突然結婚，蘇影悄然離去，顏冰彷彿在一瞬間被所有人背叛，被詡為天才少女的她太高傲了，她不知道自己哪裡比不上秦夢謠，也不知道蘇影為什麼要不言不語的離開，她覺得自己被傷害了，於是，她開始恨了。　　甄英雄心裏有點埋怨老爹處理感情的太白痴，明明知道蘇影和顏冰都對他有情意，卻用突然結婚這種直白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心意，結果就是蘇影與顏冰都無法接受突如其來的感情挫折。　　蘇影的心理素質明顯要好過沒經歷過挫折，一直被人捧在手心裏，寄予厚望的顏冰，蘇影選擇的是逃避，而顏冰選擇了報復，她認為自己被朋友背叛，被感情傷害了。　　“怎麼才算拿回你的尊嚴呢？”甄英雄有些刨根問底。　　“你不認為自己問的多餘嗎？”顏冰道：“代替義字會，成為朗朗市的黑道之主，甄英雄，把你的位置讓給愛利絲，這就是我的目的，如果你問夠了，那麼就請你閉嘴。”　　顏冰好大的把握，明知道少爺故意問這些的目的，還不加隱瞞的說出來，可見她對扳倒義字會的手段有着絕對的把握啊。　　甄英雄真的不再言語，他在推測顏冰為什麼這麼大的把握，也許，就在這個地方，有着這個問題的答案。

# 第356章 顏冰與英雄

　　“進去！”羅比將甄英雄狠狠的推入一個房間，這才扯掉了他頭上的面罩，甄英雄的眼睛被燈晃的有些絢，好一會兒才能看的清楚，這是一個辦公室的裡間，很高檔，除了沙發，還有一張雙人床，甄英雄背對着羅比的時候，藉著揉眼睛的動作，將嘴裏的表鏡吐出來，夾在了指縫之間，因為雙手被綁在一起，手指微微蜷起，掩飾的非常自然，很難被察覺到。　　“哦……，這裏條件不錯啊。”甄英雄大咧咧的坐到床上，望着羅比，笑道：“這樣可以嗎？讓我看到環境，對你們來說可是很危險的，而且，一條繩子可是綁不住我的。”　　看來顏冰和哈恩等人都在外面的辦公室，羅比也僅僅是把甄英雄關進來而已，“甄英雄，不要高估你自己，也不要低估我們，有本事你可以跑一個給我看看。”　　說罷，羅比關門出去了。　　難怪那小子如此自信，甄英雄仔細的再次掃了一眼這個房間才發現，雖然有床有沙發，有桌有小椅，還有一個小酒櫃，卻惟獨沒有窗子，只有一個通風口，卻窄的可以，肥點的貓都爬不出去啊！　　密室設計？！甄英雄對這種小房間的設計還是有些了解的，很多大公司大集團的老總，都會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設計一個小密室，這種密室不外乎三個作用，一，與秘書，情人偷情，辦公室偷情的風險較大，被發現之後的影響是很惡劣的，但有了這麼一個小密室就不用擔心了，二，一些見光死的現金，黑帳本的存儲，不過從這個小房間里沒有保險櫃這一點來看，不是顏冰等人提前移出去了，就是這個公司裏面沒有那種東西，三，躲人，這也是甄英雄了解這種小密室的主要原因，大公司有龐大而交錯的資金鏈，其中不乏銀行貸款，來自信託公司的支持或者與其他公司的資金糾葛什麼的，因此，在銀根吃緊的情況下，需要躲債的時候很多，憑空消失在辦公室里的最好辦法，就是這樣一個小密室，甄英雄不止一次遇到過這種問題，開始還覺得不可思議，後來也就見怪不怪了，所以沒有窗子，就是怕從外面察覺到辦公室中另有玄機，一般人是不會從外面注意到辦公室面積的大小有差異的。　　甄少爺知道，顏冰等人現在大概就是在商量如何與老爹聯繫，而從他們沒有問自己聯繫方式這一點來看，他們應該是想先觀察一下警方的反應，甄英雄可沒心情繼續留在這裏了，他認為，這個時候，可以開溜了。　　甄少爺所以假裝被綁架，只是想確認一下顏冰落腳的地方，乘坐電梯的時間說明這是樓上，幾樓不敢肯定，但絕對不是跳窗子能溜走的高度，剛才直到將自己關入這裏為止，都沒有聽到有其他人說話的聲音，周圍環境安靜，樓道里可以聽到腳步迴音，由此可以判斷，這是晚上不辦公的寫字樓，甄少爺一邊思考着，一邊叼着表鏡，將繩子割開一道口子，卻沒有割斷，還沒有逃跑的機會，甄英雄還是困在籠子中的囚獸，如果被羅比他們發現自己手上的繩子斷了，自己可能沒有逃跑的機會了。　　機會只有一次，就是顏冰來問與甄天直接的通話方式的時候，甄英雄現在想的就是，怎麼，才能挾持住顏冰，走出這個房間呢？如果能讓羅比他們都失去反抗能力就好了……　　正想着，門被拉開，鈴木優美端着一個托盤走了進來，托盤上，有一個紋飾精緻的白瓷茶壺，還有幾個與茶壺配套的白瓷蓋碗，甄英雄看的有點愣，鈴木優美好象無視了自己，不緊不慢的將電熱壺中的沸水注入壺與杯中，為壺及杯子升溫，然後將水清出，用茶匙，將一小盒子中的紅茶撥入壺中，很專業的懸壺高沖，熱氣朦朧，一股茶香四溢開來，看着鈴木優美將壺中的水分入幾個小蓋碗，甄英雄咽了口唾沫，別說，自己還真的渴了，鈴木這茶沖的色香味具全，真是功夫啊。　　鈴木優美卻沒有請甄英雄品茶，而是拿起電熱壺，起身離去，看來，是去取水了。　　甄英雄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顏冰要進來審問自己了，這是一個下意識反應，甄英雄看到那套茶具，第一個想起的就是愛利絲，那丫頭非常喜歡喝紅茶，這個習慣應該是受顏冰的影響，甄英雄正在想開溜的辦法，看着那個茶壺，他不禁想到，要是少爺帶着那無色無味，遇水即化，入口既昏的超強安眠葯，放在水壺裡，哼哼，逃跑不就是分分鐘的事情了嗎？可惜，那東西少爺都好久不用了，身上沒有啊……　　恩？甄少爺想到這裏，一怔，安眠葯自己身上是沒有，可是，好象，似乎，自己身上有另一種葯吧……甄英雄咽了口唾沫，把手伸進了口袋中，入手處，一個冰涼的小瓶子，靠了，球球的，這東西能當安眠藥用嗎？甄少爺哭笑不得，這東西居然還掖在身上呢，管用不管用的，用了再說，要是顏冰他們喝了那東西覺得不舒服，少爺興許有機會開溜也未嘗沒有可能啊……　　二十四粒，瓶裝，激情丸，甄英雄也沒數自己灑了多少到茶壺裡……　　……　　“甄英雄，我的目的只是要你們放了愛利絲，我覺得這個要求並不過分。”　　顏冰果然親自來和甄英雄談話，鈴木優美站在她的身後，不曉得那丫頭為什麼這麼緊張，手裡的槍一直瞄着甄少爺。　　甄英雄坐在顏冰對面，雙手雖然綁在一起，但左手指縫夾着刀片，右手端杯子，依然巧妙的掩飾了小秘密，將杯里的茶水一飲而盡，笑道：“這個要求很過分，顏阿姨，愛利絲要殺我，我把她抓了，沒有把她交給警察，還把她照顧的好好的，而且，她的哥哥，妹妹，都在義字會，我為什麼要把她還給你呢？”　　甄少爺說話的同時，看着顏冰將電熱壺裡的水澆入了茶壺，小心肝‘僕僕’的跳，好在那女人聽到自己的說話，一直惡狠狠的望着自己，沒發現壺裡的蹊蹺，甄英雄沒啥把握，那激情丸遇水，也不知道化是不化……　　顏冰一邊說話，一邊給倒茶，“你什麼意思？”　　甄英雄心裏打鼓，嘴上卻道：“我的意思是，愛利絲不想回你身邊，難道你還要逼她回來嗎？”　　“你認為我應該相信你的話嗎？”顏冰不但給自己倒了一杯，似乎為了體現自己的胸襟，還給甄英雄也倒了一杯，甄少爺后脊樑都發冰，球球的，難不成這就叫害人害己，作法自斃？！　　這茶是不能喝的，甄英雄顧做鎮定，笑道：“你信與不信與我關係不大，站在我現在的立場，你不信對我更有利，你信了，絕望了，可能就會宰了我泄憤，可見你有此一問，不乏自我安慰的追求，顏冰，我現在開始覺得你是個很能自欺欺人的女人，你真的是因為憎恨我老爹娶了我老媽才想要報復的嗎？”　　甄英雄一語點中了顏冰的痛處，她也覺得自己是在茫然中開始的報復，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歡甄天，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甄天與秦夢謠結婚，蘇影的默默退出，深深傷害了她，不單單是傷了她的自尊心，還傷了她的感情，顏冰知道自己不服氣甄天選了秦夢謠，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自己的否認，這讓自己很惱怒，開始她也覺得自己是喜歡甄天的，所以才想報復他，才不惜一切代價的想要報復，可是，當愛利絲被甄英雄抓走之後，顏冰才明白，她不愛甄天，她僅僅是在氣憤他們對自己的背叛，她愛的是愛利絲，她真的把所有的愛都寄託給了那個天使，偏偏，甄英雄出現了，這讓她品嘗到了二十三年前自己真正承受到的痛苦，那就是，孤獨，無助，這才是自己憎恨甄天，憎恨義字會，憎恨蘇影的真正原因。　　“甄英雄，如果我說是，你相信嗎？”顏冰努力壓抑自己心中的波動，但她微微顫抖的手還是讓甄英雄看出了她的內心，她要喝了，喝那泡過激情丸的紅茶……甄英雄心裏也夠激動的，顏冰如果出現不良癥狀，自己就上去挾持她做人質，她的病態反應能很好的擾亂哈恩等人的心緒。　　“不信，你不愛我老爹，我倒寧願相信你是單純的報復他們突然結婚的那種行為破壞了你們之間的友情。”甄英雄道：“事實上，我媽媽直到去世那天還在後悔當初沒有顧慮到你們的感受，本想在結婚之後好好和你們解釋的，卻沒想到你們走的那麼突然，連彌補的機會都沒留給她，我媽就是因為你們的杳無音信，患上了憂鬱症，最後……呵呵，我搞不懂你們這樣的人，我媽有話藏在心裏，就知道一個人唉聲嘆氣，蘇阿姨不敢面對現實，就知道躲避，而你更絕，藏起來偷偷的報復，我靠，你們當初要是坐在一起把話講明白了，有什麼不好的？”　　顏冰抿了一口茶，眼神突然變的犀利，卻不是冰冷的目光了，而是有些暴躁的憤怒，“你說的沒錯，只要坐下來把話說清楚就好，但你爸當時為什麼不這麼做？！你以為我藏起來偷偷的報復？告訴你甄英雄，離開朗朗市，並不是我願意的！我也想問個明白，為什麼甄天，秦夢謠把我們之間的感情看的那麼脆弱？可他們沒給我這個機會，所以今天我回來了，我也不會給他們留任何的機會，我不想聽到他們的解釋，我只要拿回我的一切！”　　甄英雄被顏冰吼的有點發懵，顏冰在他的印象里，一直都是斯文淡定的，冷漠的，沒想到她會發火，而她的話，也確實讓甄英雄啞口無言，是啊，當初，老爹為什麼那麼突然的就結婚了呢？媽媽秦夢謠大學畢業，老爹立刻和老媽結婚，真的只是為了斷掉蘇影和顏冰的念想嗎？當時的蘇影已經大學畢業，可顏冰似乎才念高中，老爹解釋一番，不會解釋不通吧？甄英雄隱隱的覺得事有蹊蹺，怕是老爹對自己隱瞞了一些內情啊。　　只是被情所傷，蘇影和顏冰就神秘的從朗朗市消失，過去並不覺得怎麼在意，直到此刻見到顏冰，甄英雄才察覺到有問題，就像顏冰方問的，她真的是自願離開朗朗市的嗎？她當時不過是個高中生吧？有能力決定一個組織的前途嗎？　　“離開朗朗市，是你家裡的決定？”甄英雄疑問道：“你報復我老爹，是因為這個原因？”　　顏冰意識到剛才有些失態，冷靜了一些，喝了口茶，語氣又開始淡淡的，沒有丁點感情了，“四大家族，哪個不想獨領朗朗市的黑道？秦家，蘇家，顏家，誰都清楚的知道，你爸娶了哪家的女兒，就意味着哪個家族會和義字會一起強大起來，而另外兩個家族就要面臨遲早被吞掉的命運，蘇家和顏家的消失，說白了就是逃亡，為了不被義字會吞併而逃亡，你懂了嗎？不是我要消失，而是家族為了活下去，不得不帶我離開朗朗市，然後，為了在國外生存下來，我的人生被家人操控了，十六歲就嫁入諾森家族，二十三年，我活的有多辛苦誰知道？”　　這些事情是甄英雄想都沒有想過的，只認為顏冰恨老爹，老媽，蘇影，是因為愛情糾葛，現在聽起來才隱隱明白，不是愛情，而是感情，甄英雄暗忖到，自己思考問題的方式還是太簡單了，愣是沒仔細搞明白顏冰憎恨義字會的真正原因，如果說過去還認為她是一味針對老爹的話，那麼最近已經明顯感覺到她的動機不是那麼簡單了，為什麼還是沒有察覺呢？　　“你怨恨我老爹，是因為他害的你離開了朗朗市，害你命運不能自控？所以二十年前你才暗殺他和蘇影阿姨？”　　“不止如此，我承認，我討厭甄天，討厭蘇影，我不知道你爸為什麼選擇秦夢謠，這些都是我要報復的理由，但讓我不能不憎恨的，是你爸選擇秦夢謠給我帶來的可悲的命運！甄英雄，如果要你去娶一個你不喜歡的女人，你能不恨那個操控你命運的人嗎？”顏冰反問，“如果當時你爸可以開誠布公的表示沒有吞併我們的野心，我會有這種命運嗎？”　　“你這麼說不恰當吧？你嫁諾森家族，又不是我老爹做的媒人……”甄英雄覺得心裏有點虛了，於是下意識的拿起杯子，喝了老大一口，等意識到不妥時已經咽下去了，甄少爺臉色大變，我靠他個球球的，少爺怎麼……怎麼喝了這玩意兒啊？！　　“沒有他的關係嗎？”顏冰似乎看到了甄英雄心裏的動搖，冷笑道：“也許我只是在遷怒他，可這些已經不重要了，甄英雄，黑社會就是黑社會，現在我要扳倒義字會，你清楚這一點就足夠了。”　　顏冰是為了自己的命運所以才憎恨的啊，甄英雄心裏祈禱這激情丸不要對男人也起效果，嘴裏卻問道：“你是為了這個才要報復我老爹的？”　　“那是以前的理由了，甄英雄，我承認我直到此刻都在為了我的過去在怨恨，但那些已經不是我現在所做一切的理由了，因為我突然發現，甄天和蘇影不值得我這麼做。”顏冰冷冷一笑，語氣輕蔑，“他們已經成了勝負的附屬品。”　　甄英雄表情一肅，“附屬品？你剛才說，你恨我老爹已經是以前的理由了，那你現在為什麼還要對付我們呢？”　　“我要和你分一個高下，我要幫愛利絲取代你的位置，這是我成為愛利絲母親那一天下定的決心。”顏冰絲毫不掩飾野心，道：“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我的對手早就不是甄天或者蘇影了，而是你這小鬼！”　　“你這麼說我很榮幸，說實話，我發現我開始喜歡上你了，如果你不是我老媽的姐妹，我說不定會把你從羅伯特・諾森的手裡搶過來，沒有一件事情，比征服一個像你這樣精明高傲的女人更能讓一個男人覺得滿足。”甄英雄說話又開始沒溜兒了，“顏冰，你的冰恨天完全是架空了諾森家族的勢力，我想，你是沒有退路了吧？”　　先前的話讓顏冰臉紅如血，她什麼時候被男人如此調戲過啊？不過奇怪的是，她雖然氣惱甄英雄，卻還是忍不住一陣心跳加速，也許，是因為不要臉的甄英雄站在了和她同樣的高度說話，而從她懂事以來，能平靜的把自己當成一個普通女人說話的男人，甄英雄是第一個，顏冰發現那感覺很怪，她還沒有察覺到，和甄英雄鬥了這麼久，甄英雄在她心裏已經有了很重的位置，無論對他是恨，是惱，還是佩服，恐懼，甄少爺說出那種輕佻的話來，給顏冰造成的心理衝擊都小不了。　　可是，甄英雄後面一句話，卻命中了顏冰的弱點，確實，架空了諾森家族的勢力，顏冰已經沒有了退路，這就是綁架到的不是白果而是甄英雄的弊端，先前暗殺蘇影渴望製造出來的‘借刀殺人’，在沒有起到作用之後，很容易的被甄英雄看穿顏冰只能進不能退的尷尬境遇。　　“你可以這麼認為，但我沒有退路，你們有嗎？”顏冰自信的笑道：“甄英雄，你有退路嗎？”　　這話含沙射影，但心照不宣，甄英雄知道顏冰這一問的含義，義字會被迫舉辦的黑市拳大賽，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顏冰不掩飾要利用黑市拳大賽對付義字會，但甄英雄卻沒有能力阻止這場大賽的開始，其中涉及的利益太複雜，義字會提出來，也不會有人接受，還會引起反效果，甄英雄更好奇了，顏冰究竟要利用這場大賽做什麼呢？　　甄英雄一笑，跳過了顏冰的反問，見顏冰又倒了一杯茶，甄英雄腦門見汗，“顏阿姨，你真的堅持這種沒有意義的爭鬥嗎？”　　“沒有意義？對我來說，這意義太大了！”顏冰又被甄英雄點了痛處，狠狠的把茶壺放到桌上，“甄英雄，我再說一次，我要愛利絲取代你的位置！我要贏你！”　　借口！甄英雄知道，顏冰說的依然是個借口，其實她還是無法放下命運的折磨，她依然怨恨甄天，不，應該是怨恨義字會，怨恨朗朗市黑道的法則，怨恨黑社會的生存模式！　　“如果你輸了呢？”甄英雄反問了一句，他的眼睛，在偷偷的觀察鈴木優美的反應，從方才開始，這個冷女人眼中就不時閃過興奮的神色，她興奮什麼？　　“我不會輸。”　　“我是說萬一，萬一你輸了呢？”甄英雄嘿嘿笑道：“你應該知道吧，少爺我不會給你留翻身機會的，不光是你，還有你後面的諾森家族，殺手世家，我都不會放過的，如果你輸了，你知道你的處境會如何嗎？”　　甄英雄的話，他冰冷而自信的眼神，讓顏冰忍不住打了個冷戰，如果自己輸了，諾森家族不會放過自己的，顏冰知道甄英雄想嚇唬自己，但他猜的沒錯，是事實，在黑社會的生存法則里，失敗就是死亡。　　“甄英雄，你應該貧夠了吧？”顏冰不想當著鈴木優美討論這個問題，淡淡道：“聯繫你爸，我要和愛利絲通話。”　　“不用聯繫我老爹，我有直接和愛利絲通話的方式。”甄英雄咳了聲嗓子，對顏冰道：“不過，讓你們通話之前，我們不妨來打個賭，怎麼樣？”　　顏冰一皺眉，“什麼賭？”　　“我們賭命。”　　甄英雄話一出口，顏冰與鈴木優美，臉色同時一變。　　“賭命？”顏冰愣了片刻，忍不住笑出聲來，“甄英雄，你這話太可笑了，賭命？你以為我們現在賭的是什麼？哈哈哈哈……”　　“你笑起來很好看……”　　甄英雄直到把顏冰看的再次安靜下來，看的渾身不自在，才笑着說出了那麼一句話，顏冰羞的幾乎要立刻崩了這個小子，她何時遇到過如此輕佻的人啊？　　“甄英雄，你耍我？！”　　“不是，我很認真的在說話，是你沒讓我說明白就在那裡笑的，而我只是很誠實的評價了你的笑容，顏冰，你真的應該多笑笑，我覺得你笑起來真的挺好看的。”　　“甄英雄，你到底想說什麼？！”顏冰從來沒有想過，真的面對甄英雄，居然是一件這麼累的事情。　　這個女人真的是太高傲了，如此自閉，只是幾句輕鬆調侃就吃不消了，應該說她可笑，可愛，還是可憐啊？甄英雄有點替她感到悲哀，顏冰和愛利絲形容的一樣，很孤獨。　　“我所謂的賭命，不是死，而是活。”甄英雄收起了笑容，氣勢陡變，他的聲音低沉，很有壓迫感，“顏冰，如果你輸了，你的命就是我的，我不讓你死，你就不能死。”　　這話說的太狂，而且，話音有些曖昧，顏冰臉色幾變，乎紅乎綠，可想她心中的怒火啊，“甄英雄，你比你爸還無恥……”　　顏冰磨牙說話的聲音也是那麼動聽，這個既成熟又幼稚，既精明又木訥的女人真是挺有意思的，甄英雄嘿嘿一笑，“所謂無恥，是不知羞恥，不顧羞恥，你說我無恥，倒要先說說我哪裡不知羞恥了呢？我們是賭命，自然有輸有贏，也算公平競爭，你贏了，我的命也是你的啊，你不讓我死，我也可以不死，被你一女人盡情蹂躪，生不如死的活下去啊……”　　甄英雄雖然笑着，可笑的卻是那麼冷，從他嘴裏說出來的話，讓顏冰和鈴木優美從心裏向外冒着寒氣，他笑的越甜，越讓人感覺到恐懼，生不如死的活着，就是他的目的嗎？　　顏冰雖然精明，善於布局鬥智，但對人的慾望理解還是比較淺薄，她彷彿看到了甄英雄讓自己活着不死，被他百般蹂躪的凄慘畫面……　　顏冰的弱點，就是世事經歷的太少，這固然是她執意報復甄天的幼稚體現，也可能是她二十三年命運折磨的怨念之由，嫁入諾森家族，她一個人生活在兩個勢力的兼并掙扎中，累，痛苦，所有的壓力由她一人承擔，她的報復，讓甄英雄有一種想要坦然接受的衝動。　　如果顏冰輸了，她一定會選擇死亡來逃避，這就是甄英雄看到顏冰之後，在對話中，認識中對她的理解。

# 第357章 冰恨天內亂

　　“怎麼？你不敢賭嗎？”　　甄英雄這話中挑釁的味道並不加以掩飾，是很一般的激將法。　　“我為什麼要和你賭？”顏冰果然沒有上當。　　“為了愛利絲。”甄英雄靠在沙发上，微微一笑，“如果我說，你的愛利絲已經變成了我的愛利絲，你賭不賭？”　　顏冰臉色巨變，甄少爺話中的意思她怎麼可能聽不出來呢？先前十三和小島夏子就曾報告說愛利絲和甄英雄好象情侶一般的關係，顏冰不信，或者說是不願意相信，可這話從甄英雄嘴裏說出來，不信也要信三分啊，顏冰的心中出現了一絲波動。　　“如果你死了，愛利絲也活不下去，就是這麼簡單一個原因，我贏了你，你要見到愛利絲，就必須活着。”　　鈴木優美的手槍下垂了角度，甄英雄左手的指縫間夾着刀片，有把握偷襲得手，然後搶槍挾持顏冰，哈恩大叔和羅比都受了傷，不出現則矣，出現就掛了他們，反正自己是被綁架來的，逃跑中幹掉了匪徒，不屬於防衛過當，真有警察找刺兒，白耀天也能罩住自己，然後，察明白這是什麼地方，很可能知道內鬼是誰，義字會就會徹底勝利！　　甄英雄翹着二郎腿，腳尖一顛一顛的，隨時能把放在茶几邊上的茶杯踢飛，他已經做好準備了。　　“甄英雄，你在說胡話嗎？我不管愛利絲和你之前究竟發生了什麼，短短几天，就算她真的喜歡上你，也會很快發現她是被你騙了，然後忘記你的。”顏冰將手機放到桌子上，道：“今晚，愛利絲就要回到我身邊了，不然，你也不會做在這裏，你搞清自己的身份，你是被綁來的人質，不是來談判的！”　　“我也要強調一點。”甄英雄自信的笑道：“今晚，你不可能把愛利絲接回來。”　　話一落，甄英雄正要把杯子踢飛，小心的瞄了鈴木優美一眼，卻突然發現，鈴木優美的表情中明顯出現了驚訝，不同於顏冰，她的表情分明是……震驚，難以掩飾的震驚。　　甄英雄的動作窒了窒，球球的，這個女人，在震驚什麼？　　甄少爺覺得自己可能是多慮了，可就在這時，門被拉開，羅比走了進來，表情有些難看，甄英雄再次將目光轉向鈴木優美，這個女人的眼中閃過一道異彩，他媽的，少爺這是怎麼了？疑神疑鬼的，是不是精神太緊張了？　　羅比狠很瞪了一眼甄英雄，然後低下身子，在顏冰耳側說了什麼，他這行為有些多餘，與顏冰坐的這麼近，羅比的聲音再小，還是被甄英雄聽的清清楚楚，甄少爺心裏一跳，媽的，少爺的點兒有這麼背嗎？　　羅比說的那句話是：夫人，主人來了。　　主人，莫非就是諾森家族的家主，羅伯特・諾森？！球球的，少爺先前推斷他們夫妻不和，已經從顏冰對義字會的憎恨得到了證實啊，那顏冰做的一切都應該迴避着羅伯特才對，為什麼他會在這個時候出現？莫非，自己現在被關的地方，並不是義字會的內鬼提供的地方，而是羅伯特的產業？那少爺假裝被綁的意義還存在個屁啊？！　　甄英雄心裏閃過N多念頭，卻注意到，顏冰的臉色也變的很不好看，難道羅伯特的出現對她來說也是個意外？可是……好奇怪，鈴木優美似乎沒有什麼情緒上的波動啊。　　“多少人？”顏冰微微一蹙柳眉。　　“十二個。”見顏冰並不刻意迴避甄英雄，羅比也就不在低身說話，“好象早就知道我們一定會來這裏，夫人，我們應該怎麼做？”　　顏冰不答反問，“他怎麼知道這個地方的？”　　“不清楚，父親也在納悶，這個地方應該很隱蔽，除了我們幾個，不應該有其他人知道這裏才對。”羅比有些焦躁，似乎在為顏冰擔心，“夫人，樓下的人是攔不住羅伯特的，請您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吧。”　　羅比改口稱‘主人’為羅伯特，印證了來者身份的同時，也暴露出了另一個信息，那就是羅伯特的到來不止是突然，還具有針對性，針對顏冰，似乎，他的到來，是要對顏冰形成不利。　　顏冰臉色很沉，眉頭緊蹙，羅伯特的突然出現，顯然是她預料不到的，“擺平他們，做不到嗎？”　　“恐怕不行……”　　羅比沒有說話，進來的哈恩苦笑連連，和吊著胳膊的羅比一樣，他受傷的部位也做了簡單的治療，“夫人，羅伯特先生要我們到地下倉庫見面，如果我們不把人質也帶過去，他就會報警……”　　人質？！哈恩話一出口，顏冰，甄英雄同時大驚，那個羅伯特怎麼知道有人質的？！　　甄英雄的第一個反應，有內奸！顏冰等人中間，也存在內鬼，是羅伯特安插的內鬼！　　顏冰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是誰？！”　　哈恩大叔的臉拉的很長，羅伯特連自己等人今晚要做什麼都一清二楚，沒有內鬼通風報信，這根本是不可能的，“知道這個地方的，只有我們幾人，羅比，鈴木，小島，以及……”　　看了一眼甄英雄，哈恩道：“以及這個地方的主人。”　　操蛋，直接說是我義字會的內鬼不就得了，說的這麼含蓄，意思卻已經很明顯了！甄英雄心裏也在盤算，什麼人出賣了顏冰呢？　　想到這個問題，甄英雄也不知自己為什麼就將懷疑的目光看向了鈴木優美，這個女人的表情的一直很奇怪，難道是她？可目的是什麼呢？甄英雄從第一眼看到鈴木優美，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鈴木優美那雙眼睛，總是讓他很容易的想到高橋澤，兩人沒有一點的相似，如果真說什麼東西能把兩個人聯繫在一起的話，就是眼神中的冷漠透給人的感覺，羅比，哈恩，他們在看自己的時候，那種敵視遠遠不及鈴木優美來的漠然卻強烈，甄英雄對鈴木優美，總會產生一種本能的警覺，這是殺手的嗅覺本能，甄英雄在鈴木身上聞到的敵對的危險氣味，完全不同於哈恩或者羅比。　　鈴木優美似乎感覺到了甄英雄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眼神還是那麼冰冷，但看到甄英雄的目光，她眼神中有一絲波動，然後不屑的轉移了目光。　　甄少爺不知道羅伯特為什麼重視自己，但明顯的，他要見顏冰，還要顏冰帶上自己，肯定不是好事。　　顏冰將杯里的茶水一飲而盡，起身道：“把人集中，我倒要看看他想做什麼。”　　甄少爺還沒說話，一個黑口袋又罩了下來，球球的，少爺要是知道這地方是屬於哪個王八蛋的，他就死定了！　　……　　“顏冰，把你的帽子給我摘掉！”　　這裏肯定是倉庫了，說話都帶迴音，甄英雄覺得自己堂堂太子，罩着腦袋未免有失身份，而且，這個暴躁的，漢語說的憋屈的羅伯特究竟長的什麼樣子自己都看不到，太不象話，怎麼說，他也是甜甜的親爹，某種意義上，他是自己兩個女人的父親，應該算是自己的岳父吧？　　“羅伯特先生，你的紳士風度在哪裡？”顏冰還是一成不變的沒有感情的說話，甄英雄覺得，要是小艾或者白果也用這個態度和自己說話，不抓狂才新鮮！　　羅伯特果然怒了，“哈恩，把蒙在那個小鬼頭上的東西拿掉！我倒真想看一看，能讓你顏冰感興趣的小鬼長的什麼模樣。”　　哈恩似乎沒有反抗羅伯特的意思，又似乎是得到了顏冰的授意，將甄英雄腦袋上的黑口袋拽了下去，甄少爺嘿嘿的笑着，邊說話邊去尋找哪個傢伙是羅伯特，“少爺長的一定會讓你覺得慚愧，怎麼樣，你是不是慚愧的想要和顏冰離婚了？放心吧，少爺會很好的照顧她下半輩子的……啊！”　　甄英雄話沒說完，被羅比一拳錘在了肚子上，“甄英雄，義字會的人都是這麼沒素質嗎？”　　甄英雄咳嗽了兩聲，抬頭對羅比笑道：“有素質的誰做黑社會啊？搶鈔票、搶地盤、搶女人，這就是黑社會的食物鏈，一切搏殺，都是以此為誘因，怎麼？你想教少爺我改邪歸正嗎？”　　人的慾望歸結一番，與甄英雄說的倒也不差太多，鈔票，地盤，女人，黑社會只為這三樣東西而存在，羅比被甄英雄噎了回去。　　“搶？好笑，哈哈哈哈，好可笑！”　　甄英雄朝着說話的人望去，一身白色西裝，金色倒背頭，在幽藍的燈光下發出詭異的光澤，長相還算俊朗，偏偏笑的那麼失態，那麼誇張，嘴角的笑有些猙獰，好象要嗜血的狼，露出了尖尖的獠牙，甄英雄知道，這人就是諾森家族的家主羅伯特，很讓人反感，他給人的感覺就好象他的聲音一般，缺乏對慾望的掩飾，是個渾身散發著腐臭味道的男人，他本性中的貪婪都在眼睛中寫的明明白白。　　“有什麼可笑？”甄英雄反問的同時，觀察着局勢。　　羅伯特身邊有一個外國女人，棕色長發紮成一條辮子，穿着緊身皮衣，曼妙的身材堪稱魔鬼，手裡有槍，他們的身後，有十個黑衣男人，其中五個像東方人，其他五個從皮膚就能看出非華人，十人雖然沒有武器在手，但看其冷靜的做派，甄英雄不懷疑他們的素質，應該是專業保鏢，或者是殺手。　　顏冰這邊除了哈恩，羅比，鈴木，小島，還有二十人左右分散開來，應該是這個地方的主人提供的手下，全蒙了臉，甄少爺知道，他們害怕的是被自己看到樣子。　　“如果你娶了一個女人，不要說碰，甚至連樣子也看不到，偏偏還被她吞噬了所有家產，你會覺得幸福嗎？這樣的女人你不用搶。”羅伯特目露凶光，瞪着顏冰，道：“如果你能讓她和我離婚，我寧願給你一半家產！”　　甄英雄一怔，看羅伯特的樣子，雖然是氣話，但並不像笑話啊，早就猜到兩人不和，沒想到不和至如此程度，娶了個老婆連樣子也看不到？會不會太誇張了一些啊……　　“你的笑話很有趣，羅伯特先生。”戴着一頂白色寬沿帽，帽檐壓的很低的顏冰冷笑了一聲，道：“你為什麼來這裏？是誰告訴你這個地方的？”　　羅伯特囂張的大笑兩聲，道：“顏冰，你一定在想，你身邊還有誰是我的人吧？哈哈哈哈，我不會告訴你的，我來這裏，只為一件事情，和我離婚！放棄你所有的權利，包括快樂谷集團的股份！”　　“我不同意。”顏冰很乾脆的拒絕了，“羅伯特，除了殺害你哥哥一家，繼承了他的全部財產之外，諾森家族發展到今天，你還做過什麼？什麼也沒做過，全是我顏家在打理着一切，我告訴過你，諾森家族的一切，都是愛利絲的……”　　“你做夢！”羅伯特吼道：“顏冰，你嫁入我諾森家的目的是什麼？沒有我諾森家當初收留你們，你們顏家能存留到今天？二十年來，你只是在利用我諾森家族成為你報復的工具而已！”　　“我不得不強調一點，羅伯特先生，我要報復的人中，也包括了你的諾森家族。”顏冰好象並不避諱甄英雄，說道：“禁錮我的人生二十三年，要我嫁給你這種人渣，我恨透了這該死的命運，你們利用我顏家的財力企圖發展，我不過是很好的用本就屬於我自己的財力沒有讓你達成願望，並控制了你的諾森家族而已，不這樣做的話，我這二十年來怎麼迴避你這張醜陋不堪，讓人噁心的臉？！”　　球球的，難怪羅伯特說他連顏冰的樣子都看不到呢，原來是這個原因，羅伯特從一開始就看中了顏家的財，所以才拋出了橄欖枝，而顏冰因為不喜歡羅伯特，所以一直巧妙的控制着財權，並逐步用財權控制住了諾森家族，讓羅伯特不得不依仗她，偷雞不着蝕把米，他沒想到顏冰的手段這麼高明，如此一來，顏冰成了最大，她不想見羅伯特，羅伯特自然見不到她。　　快樂谷集團的股份，甄英雄對這句話比較在意，能讓羅伯特露出這麼貪婪的表情，想來那是很龐大的一筆財產吧，可惜自己對快樂谷集團了解並不深刻，莫非，顏冰持有的股份，已經足以控制整個集團？仔細想一想，顏冰能‘光明正大’的‘躲’在快樂谷樂園，沒有背景，快樂谷的負責人哪有那種膽量啊？　　“現在你沒有資格和我討價還價了。”羅伯特有些惱羞成怒，但他忍了，“顏冰，如果你不同意的話，我就立刻把這個地方通知給警察知道，或者……把你聯繫的義字會的內應是誰告訴甄英雄先生，哈哈哈哈，你想要把那賤種救回來吧？如果我在這裏殺了甄英雄，你還能去交換人質嗎？”　　他怎麼全知道？！甄英雄沒去看顏冰等人的反應，他的心思飛速的轉動着，連顏冰此刻害怕的情況羅伯特都清清楚楚，這意味着，出賣顏冰的人，是個很清楚顏冰一舉一動的傢伙，顏冰說過，知道這次行動的人，只有參与行動的幾人，以及這個地方的主人，也就是那個可能是義字會內鬼的傢伙。簡單的進行一番推斷，根據從自己被綁架之後這幾個人並沒有打過電話這一點來看，內鬼並不是在這期間把綁架計劃和可能出現的藏身點告訴給羅伯特知道的，因為他讓哈恩傳話的時候，強調了‘人質’這兩個字，顏冰原計劃要綁架的是白果而不是少爺，少爺成為人質，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如果在綁架發生之後這個內鬼還和羅伯特有過通話的話，那麼，羅伯特還會稱呼少爺為人質嗎？　　看羅伯特現在囂張的樣子，一點也不迴避甄英雄，可見，他的目的只是快樂谷集團的股份以及和顏冰離婚，他所以稱少爺為人質，應該是先前並不知道被綁架的人就是少爺，而以為是其他人，也就是白果，由此推斷，顏冰現在身邊的哈恩，羅比，鈴木優美，小島夏子，以及那個可能是義字會內鬼，現在提供了二十個黑衣蒙面傢伙給顏冰做接應的混蛋，都有嫌疑。　　用排除法，首先去除的是羅比，他對顏冰的忠已經從愛利絲的口中得到了肯定，然後是哈恩，做為殺手世家的家主，他如果真的效忠羅伯特，完全可以利用對顏冰的幫助來要挾她放棄一些東西，沒必要繞彎子，同樣，背叛義字會的傢伙也一樣，羅伯特的目的是財產，不是義字會的地盤，他們幫助羅伯特，對未來而言是沒有利益的，甄英雄將懷疑的對象鎖定為了小島夏子，以及鈴木優美。　　和甄英雄有着同樣看法的，還有顏冰。　　“要我簽字不難，不過我有個條件。”看不到顏冰的表情的，但從她的語氣中，甄英雄聽出了一點玩味的感覺，“我要知道是誰出賣了我。”　　厲害的女人！顏冰沒有猶豫就做出了割捨，這種氣魄不是一般人能擁有的，與其和羅伯特毫無意義的討價還價，不如乾脆一些利用利益來套出羅伯特的話。　　“是我。”　　顏冰話才落地，甄英雄太陽穴上一冰，哈恩，羅比，鈴木優美，以及那二十來個黑衣蒙面的傢伙同時震驚，甄少爺心裏可算罵開了花兒啊，這叫什麼事兒啊，自己只是想搞明白誰是內奸才假裝被綁架，結果卻又成了別人要挾顏冰的人質。　　“小島，你做什麼？！”　　羅比憤怒的掏出槍，羅伯特的手下也同時拔槍，氣氛突然緊張了起來，哈恩擋在顏冰身前，雖然沒有說話，但那張沒有表情的臉卻讓人汗毛豎立，殺機四溢。　　好濃的火藥味，似乎一點點火星，都能引起爆炸似的，甄英雄突然覺得，自己好象走了大運啊。　　小島夏子肩膀負傷，卻不影響動作，左臂勾摟住甄英雄的脖子，右手的槍頂着他的頭，退進了電梯，她很聰明，沒有留給羅比等人開槍的空當，“夫人簽了那份協議，我自然會放了甄英雄，希望你們談的愉快。”　　說罷，小島關上了電梯。　　“喂，這位小姐，你不是殺手世家的人嗎？哈恩大叔都站在顏冰身後了，你為什麼要去效忠羅伯特那種人呢？”　　甄英雄問小島的同時，顏冰也問了羅伯特同樣的問題。　　羅伯特很喜歡看哈恩那張陰鬱的臉，又是一陣囂張的讓人噁心的大笑之後，羅伯特說道：“哈恩，被人背叛的感覺怎麼樣？現在你能體會我的心情了吧？混蛋，你的誓言是狗屁！顏冰，你能讓哈恩背叛我，我也能讓小島夏子背叛他！你很想知道小島為什麼投向我嗎？簽了這幾份協議書，你簽了字，我自然會告訴你！”　　說罷，那個魔鬼身材的美女將一個小皮箱提了過來，顏冰的腦子已經有些亂了，她實在想不明白小島夏子為什麼會投向羅伯特，難道，他們之間是情人關係？　　如果甄英雄死了，那愛利絲的情況就危險了，就在顏冰被迫要簽字的同時，電梯里的甄英雄，把和顏冰同樣的猜測問出了口，得到的，卻是小島夏子的冷笑。　　槍口頂死在太陽穴上，電梯里的殺氣陡然凝聚，甄英雄猛然察覺到不妥，就聽小島夏子嬌嬌一笑，聲音煞是媚人，“甄英雄，死人，是不需要知道一切的……”　　“你是說你自己嗎？”甄英雄突然朝後一仰腦袋，磕在了小島夏子的面門上，小島吃痛，胳膊一松，甄英雄掙脫，手指間夾着的表鏡劃過小島夏子拿槍的手，小島只覺得手指一麻，竟然無法扣動扳機了。　　槍口依然對着甄英雄，但小島臉色蒼白的望着他，完全沒有了威懾力，這個男人的雙手不知為何已經解脫了束縛，他的右手，拇指與食指之間，捏着一個圓圓的鏡片一樣的東西，最觸目的，莫過於那鏡片上，掛着一滴血珠，好是鮮紅。　　手指傳來的疼痛開始明顯，好象百萬尖針穿刺着心臟，小島的身體開始顫抖，她的眼裡寫滿了恐懼，她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無法扣動扳機了，因為，扣動扳機的食指，已經掉在了地上！　　甄少爺也沒想過要做的這麼絕，只是命懸人手，不得已而為之，一手掐住了小島夏子的脖子，一手拿掉了小島的手中的槍，雖然是個殺手，但小島夏子到底還是個女人，一個女人的纖纖玉指就這麼離開了手掌，不害怕，不震驚，那是不可能的。　　現在的醫療水平那麼高，如果趕的及去醫院，能接回去也不是沒有可能的，甄英雄替小島樂觀了一番，這才換上一副冷麵孔，壓着聲音，問道：“小姐，現在請告訴少爺，是誰要你殺我的？”　　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這不應該是羅伯特授意的才對，羅伯特的目的是財產，是快樂谷集團的股份，殺了自己，顏冰就沒有了換回愛利絲的機會，就很有可能和他徹底的撕破臉皮，羅伯特會冒這種險嗎？　　如果這不是羅伯特的本意，那麼，小島夏子與羅伯特勾結的目的又是什麼？甄英雄腦子里突然閃過剛才的一番推斷，小島夏子如果是在綁架之前通知羅伯特來這個地方的話，那麼她現在要幹掉的人質，應該是白果，她要殺少爺，是因為少爺與殺手世家有過節，可她要殺白果，不是一點理由都沒有嗎？殺了白果，能導致的唯一結果就是，顏冰無法換回愛利絲，少爺會因為果果的死而徹底發狂，在不了解情況的人看來，少爺極有可能在對方撕票的情況下，採用同樣的行為打擊對方，那樣一來，顏冰就會與羅伯特徹底的翻臉，事態將一發而不可收拾，冰恨天與義字會的矛盾，將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　　甄英雄被自己的推斷嚇了一跳，小島夏子的目的，難道就是讓事態發展到不能回頭的地步嗎？她此刻要殺了少爺，是為了讓顏冰與羅伯特翻臉，要義字會徹底點燃對冰恨天的戰火，可這樣對她有什麼好處嗎？　　小島夏子顯然沒有預料到這種意外的發生，無視手槍，她照着甄英雄一膝撞來，甄少爺閃身一讓，然後反手一擰小島的左胳膊，向前一擠，完全將小島擠貼在牆上。

# 第358章 甄少爺掛了

　　甄英雄拿槍的手按住小島的後腦，膝蓋頂壓在她的膝關節，用小腹擠住她豐滿的臀，讓她徹底失去了運動能力，“小島女士，少爺不是憐香惜玉的紳士，你不想我扒光了你的衣服，用槍口頂着你下面的洞，把你從電梯里推出去吧？”　　甄英雄不知道這種流氓常用的恐嚇手段會不會起到作用，但只要對方是女人，多少會有羞恥心吧？　　“甄英雄，你無恥……”小島夏子說話冷冷的，但甄英雄能聽出她聲音中的恐懼。　　“黑社會哪有不無恥的？我沒利用強姦你時的快感問你話，已經證明了我有多麼的純潔，還是說，你很期待我強姦你啊？”甄英雄說過之後，故意朝着小島的耳朵里吹了口氣，“不過，少爺對你提不起什麼興緻，你的期待怕是要落空了。”　　小島夏子渾身一激靈，“甄英雄！”　　“少爺時間不是很閑，你還是把實話告訴我的好。”甄英雄收起了嬉笑，冷聲道：“你究竟是誰的人？為什麼要殺我？”　　“我是羅伯特先生的人，為什麼不能殺你？”　　“真的嗎？”甄英雄冷笑道：“殺了我，就不能換回愛利絲，無論是對顏冰，還是對羅伯特，這都不是一件好事，就算羅伯特再菜瓜，也不可能做出這麼蠢的事情來，你不要以為少爺那麼容易糊弄，我有辦法證實你的話是真還是假。”　　小島夏子一怔，就聽甄英雄笑道：“如果我真的死了，那麼是不是羅伯特讓你殺了我的，就一目瞭然了。”　　雖然沒聽懂甄英雄是什麼意思，但小島夏子的臉色還是在瞬間發生了變化，甄英雄很敏銳的察覺到了她的這個變化，果然，要殺自己，並不是出於羅伯特的授意，那會是誰呢？什麼人希望義字會與冰恨天的矛盾徹底的激化呢？甄英雄有一個感覺，有人在利用這次的矛盾，羅伯特的出現不是巧合，而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他可能也是被利用的一個人，而利用他要起到的，就是推波助瀾的作用，人質全部死掉，讓冰恨天或者義字會再無顧忌的徹底爆發矛盾！　　顏冰正在看着幾份英文協議，一邊做着思考，一邊惱怒這協議的霸道，幾乎要她主動放棄了所有的權利與財產，僅僅留給她冰清莊園一處產業，其中的一份快樂谷集團的股份轉讓協議，可是顏冰二十三年來在諾森家族自保的根本，這些是顏家保留的一切，也是唯一啊，放棄這些，就等於放棄了顏家，顏冰拿着筆，手不停的顫抖，金錢於她，就等同数字，沒有意義，但快樂谷集團卻是她的心血，是顏家的血脈，她要在家族和愛利絲之間做出一個選擇。　　顏冰決定簽字，因為不簽，小島夏子就可能殺了甄英雄，那麼就無法救回愛利絲，而簽了字，哈恩依然會站在自己這一邊，沒有人比顏冰更清楚哈恩要救愛利絲的決心，只要救回愛利絲，失去的東西總有搶回來的那一天。　　就在顏冰決定下筆的時候，兩聲怪異的響聲傳來，電梯門打開了，所有人都下意識的將視線轉移了過去，然後，都愣了。　　小島夏子和甄英雄倒在一起，甄英雄枕在小島夏子的身上，手上的繩子松落，槍在甄英雄的手中，兩人胸前都是一片血跡，同歸於盡？！甄英雄死了？！　　顏冰固然震驚，更驚訝的卻是羅伯特。　　哈恩反應很快，看到這在種情景，第一反應應該是去檢查甄英雄和小島夏子的情況，不過，他才挪動腳步，站在顏冰身前的羅伯特已經掏出了槍，頂住了顏冰的頭，“都不要動！顏冰，簽字！”　　羅比右手出槍的速度雖快，奈何被柳絮把右臂給踩折了，左手掏出槍頂住羅伯特的同時，他的頭也被那個魔鬼身材的棕發女郎頂住了，而同一時間，鈴木優美的槍口也頂住了那個女人，二十來個蒙面的傢伙還有羅伯特的帶來的十人立刻掏出了傢伙，局勢瞬間緊張起來。　　羅比冷冷一笑，竟然無視棕發女郎的槍口，對羅伯特一呲白森森的牙齒，眼睛圓睜，露出了一個讓羅伯特差點尿褲子的表情，“親愛的主人，你認為，你會比我開槍更快嗎？”　　“羅比，你是豬嗎？就算你能先殺了我，我還有十個手下，都把顏冰做靶子，你能一槍把他們全殺了嗎？”羅伯特不愧是一族家主，明白利用人的弱點，羅比不可能讓人有傷害到顏冰的機會，不是他不敢開槍，而是不能開槍。　　顏冰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面，雖然害怕，可更多的還是憤怒，甄少爺的大膽與精明得到了體現，現在如此情況，誰也不可能想到這個時候甄少爺會裝死，那小子枕靠着小島夏子，胸口血淋淋的，用劉海遮擋着眼睛，觀察着局勢，球球的，這個羅伯特沒辜負少爺對他的厚望，如果一上來就有人本能的跑過來檢查自己和小島的死活，事情可就穿幫了，少爺賭的就是羅伯特沒有讓小島殺人，對他而言這是意外的情況，為了得到財產，他會立刻對顏冰出手，正所謂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啊。　　讓羅伯特這麼一鬧，還就真沒人懷疑甄英雄的死活了，誰能想到甄英雄會裝死啊？　　顏冰的聲音都在顫抖，她一直希望甄英雄死了才好，可絕對不希望他這個時候死掉，而且，很奇怪，她發現自己好象做了一件很不應該的事情，她突然覺得自己對不起秦夢謠，好象是自己殺了姐姐的兒子，而且，害了愛利絲，如果甄天，義字會知道甄英雄已經死了，他們會放過愛利絲嗎？　　顏冰不太相信這個事實。　　顏冰憤怒了，她沒想到羅伯特做的這麼絕，“羅伯特，你為什麼要殺甄英雄？”　　“我沒要她殺了甄英雄！”羅伯特雖然在咆哮，但故意否認於他似乎並沒有什麼意義，他說的應該不是謊話，“我的目的是要你在這些協議上簽字，殺了他對我有什麼好處？！媽的，小島夏子這個賤人，那群小鬼子騙我……”　　“嗤！”　　羅伯特的聲音愕然而止，他的腦袋開了花，哈恩呆了，羅比也呆了，顏冰不是沒有見過死人，卻從來沒有親眼見到人在自己面前死去，她是被嚇呆的，發生的太突然了，在場的都是從死人堆里挑出來的，卻沒有人想到，開槍的人竟然是羅伯特自己帶來的人，鈴木優美的反應很快，羅伯特腦袋中槍的同時，她立刻對魔鬼身材的女郎開了槍，不然下一個死的，就是羅比。　　“一個不留，殺！”　　羅伯特帶來的其中一個人大喝一聲，東方人模樣，漢語說的蹩腳，甄英雄聽出那是小日本的味道，接着，槍聲大震，場面熱鬧了。　　小鬼子，羅伯特最後說到的這句話，讓甄英雄倍感興趣，為什麼羅伯特自己的手下會朝他開槍呢，羅伯特口中提到的小鬼子是誰？他的手下所以開槍，會不會是想封住他的口呢？　　羅伯特果然沒有想過要殺了少爺，那想要少爺死的人又是誰呢？誰能在義字會與冰恨天拚死相鬥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呢？甄英雄正在思考中，卻看到哈恩與羅比護着顏冰朝電梯跑過來。　　干，球球的！你們這不是把子彈也招來了嗎？日啊，少爺是假死，可不想真的掛掉！甄少爺裝死，只是想看看羅伯特的第一反應，卻沒想到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　　“羅比，帶夫人上樓！”　　哈恩喝了一聲，將顏冰推進了電梯，“先離開這個地方，回快樂谷樂園！”　　兩顆子彈打了過來，其中一顆擦傷了顏冰的手臂，這女人一聲痛吟，是胳膊中彈又不是大腿中彈，居然也一下子載倒，摔到了甄英雄懷裡，要不是甄少爺能忍，非疼的喊出聲音不可，顏冰哪知道甄英雄是假死，還以為自己碰了真死人呢，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害怕甄英雄的‘屍體’，‘啊’的一聲，如觸蛇蠍，飛快的爬了起來，按到了甄英雄的胸口，沾了一手的血，顏冰嚇的眼淚都出來了，甄英雄心裏這個納悶啊，這女人組織的哪件事情沒流過血啊？賴玉和在電視台大鬧，羅比暗殺傷及無辜，要卡瑪暗殺蘇影等等，感情鬧了半天，她就指揮還行，真到把事情推到她頭上，膽子就這麼點兒啊？　　其實顏冰確實害怕，羅伯特被殺的那一幕讓她恐懼到不行，她見過死人，斯圖爾特一家被殺，她趕去的時候已經晚了，她看到了愛利絲被殺害的父親，卻沒有此刻見到甄英雄的‘屍體’讓她覺得可怕。　　顏冰覺得後悔，她沒想到自己竟然不希望甄英雄死了，直到電梯門關上，顏冰還在喃喃自語，“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幸好顏冰反應失常，羅比才忽視了檢查甄英雄的死活，還故意用身體擋住了顏冰的視線，背對着甄少爺，“夫人，請您冷靜，這件事情並不簡單，顯然是有人不希望我們救回愛利絲小姐！”　　一語中的！羅比確實是個聰明的傢伙，和少爺想到一起去了，甄英雄也是這麼覺得的，羅伯特出現的太巧合，表面看起來，他似乎是利用這個機會來要挾顏冰放棄財產，並與他離婚，但結合剛才發生的一切來看，他似乎也是被人利用了，被小島夏子所利用，小島夏子好象故意用羅伯特吸引了哈恩的視線，然後除掉甄少爺。　　球球的，如果少爺真的死了，那麼結果就是，顏冰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籤了羅伯特給她的協議，失去了大部分財產，而自己的死，讓顏冰沒有了交換愛利絲的屏障，愛利絲可能面對的只有兩種命運，一種是甄天把她殺掉泄憤，另一種，是顏冰隱瞞甄英雄的死，迅速對義字會發起攻勢，掀翻義字會，但無論是哪一種，都表示雙方之間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了，最大的受益人會是誰呢？　　義字會是禁毒的黑道組織，朗朗市位於海港城市，佔據了兩個重要碼頭，斷阻了海外毒品貨源湧入，幾乎成了所有覆蓋過朗朗市的毒品網絡的斷截點，大部分毒品流入朗朗市后被義字會吃掉，然後通過碼頭高價出口給東南亞以外的販毒組織，或者乾脆的添海，如果義字會真要倒掉的話，朗朗市斷截的毒品網絡將重新編織起來，多條販毒路線將被連接，依靠白貨的受益者數不清。　　莫非，就是這種利益吸引了某個黑手企圖扳倒義字會？羅伯特提到了小鬼子，是日本人？想到日本人，甄英雄首先想到的就是山口組，這個組織擁有東南亞最大的販毒網絡，與義字會的矛盾也是最深的，就因為義字會拒絕他們的毒品買賣流入朗朗市，因為朗朗市的關口式效果，很大程度的阻殺了他們的毒品銷售市場。　　一條比較清晰的線路開始在甄英雄的腦海中呈現出來，小島夏子是殺手世家的人，而十年前，險些逼死世家的，就是山口組……　　如果，山口組在世家裡也有內應的話……　　如果，山口組是故意給殺手世家留了口氣，讓他併入諾森家族的話……　　還是解釋不通，如果山口組一開始安插內應到殺手世家，就是為了對付義字會，那麼他們為什麼在十年前就看中了顏冰呢？他們又有什麼把握，肯定顏冰能夠駕御殺手世家，架空羅伯特的權利呢？　　這是唯一的關鍵了，如果這個問題能夠解釋的通，那麼，所有的迷就都解開了，而能夠解答這些問題的鑰匙，就是顏冰，只有她才可能了解一切！為什麼山口組的人能如此清楚她與義字會之間的矛盾？　　顏冰沒有處在甄英雄的立場，所以無法考慮到那麼多，她甚至不肯定是小島夏子殺了甄英雄，還是甄英雄殺了小島夏子，所以，她沒有主觀的去考慮這些疑點，她還在為怎麼解救愛利絲而苦惱。　　“是誰？”顏冰完全理不出頭緒來，“甄英雄死了，我該怎麼辦？我要怎麼才能救回愛利絲？我要怎麼做啊？”　　“夫人，現在最重要的，是先離開這裏，請您回剛才的密室躲上一會兒，我確認外面的情況之後會帶您離開這裏，羅伯特先生是被那個日本人手下幹掉的，很明顯，這件事情，有日本人參與了進來。”　　顏冰也察覺到羅伯特的人有問題了，“羅伯特先前去了日本，這些人應該是他從日本帶回來的，到底是什麼人？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羅伯特之前去了日本？顏冰的話讓甄英雄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推測，如果那些人是山口組的成員，那麼，十年前山口組很可能真的是故意給殺手世家留了口氣，羅伯特莫非是在山口組的授意下收並了世家的勢力？　　如此說來，世家裡真的有山口組的內鬼，而小島夏子肯定是其中一員了。　　“哼，應該是山口組要對世家的報復吧，如果羅伯特將世家還存留的事情告訴了山口組，那麼，這些人應該就是山口組派來給他的，搶回財產應該是對羅伯特通風報信的獎勵，而甄英雄的死，有兩種可能，一，意外，他反抗了小島，引發了意外，小島只是羅伯特的人，二，小島是山口組的人，殺了甄英雄，就是要我們和羅伯特發生衝突，故意不讓我們救回愛利絲小姐，不過，這個理由有很多解釋不通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是第一個……”　　“我覺得是第二個。”　　甄英雄突然開口說話，嚇壞了羅比與顏冰，羅比剛要轉身，躺在地上的甄英雄已經冷笑道：“不要亂動，羅比老兄，少爺手裡有槍，真是的，裝死這麼久，也沒有人來驗屍，你們真的是專業殺手嗎？”　　嘴裏說的好聽，其實甄少爺心裏最慶幸的，就是沒有人懷疑他了，也難怪，這麼大的人物居然裝死，在這節骨眼能想到這種主意的，也就只有甄英雄了。　　羅比還真就不敢動，他本人並不怕死，可他對顏冰太忠心了，世界上誰死了他都不會眨眨眼睛，卻只有顏冰是他唯一想要保護的人，“甄英雄，你真他媽無恥！”　　“這句話我一個晚上聽了三遍以上，都快免疫了。”甄英雄站起來，從羅比手裡取過了槍，掖在自己懷中，連續點着關門的按鍵，沒有讓電梯在頂樓停住，然後點了一樓的按扭，電梯開始向下，甄少爺嘿嘿笑道：“今天我不殺你，不是因為我覺得這麼殺了你很沒面子，而是覺得沒有必要，羅比，顏冰，難道你們不覺得我們之間的爭鬥被利用了嗎？”　　甄英雄的話讓顏冰身子一顫，她這才從驚愕中回過神來，不知道是不是錯覺，甄英雄覺得顏冰的臉上抹着一層羞意，顏冰也覺得奇怪，為什麼看到甄英雄沒有死，她心裏竟然有些高興呢？　　“剛才小島夏子可是真的要殺了我的。”甄英雄用槍頂着羅比的腦袋，將他按在電梯門上，然後望着顏冰，一臉嚴肅道：“羅伯特的人看到我‘死’了，立刻將他也宰了，這不值得懷疑嗎？顏冰，你是個聰明的女人，這件事情已經很明顯了，如果我死了，你和義字會的關係會如何發展下去？”　　“即便你不死，我和義字會的關係也不會有所改變！”顏冰很倔強，她發現自己很不喜歡甄英雄強勢的眼神，從來都是她給別人帶來壓迫感，她不喜歡被甄英雄壓迫的感覺。　　“你真的和蘇影一個年紀嗎？我覺得蘇影就夠嫩的了，你比她還嫩！”甄英雄有點生氣，這時候了還耍小姐脾氣，顏冰就是這麼幼稚的女人嗎？左手托住她尖尖的小下巴，顏冰被迫抬起了頭，不知是羞的還是氣的，顏冰的小臉有些紅潤，眼淚汪汪的，讓人一陣心軟，這女人和愛利絲真的有很多相似之處，顏冰想要反抗，甄英雄一挪步，用整個身子擠住她，小小的電梯，空間有限，顏冰根本沒有躲閃的空間。　　顏冰這個羞啊，從有記憶開始，她就不記得自己和男人有過接觸，可現在，甄英雄卻死死的用身體貼着她，他的臉，離自己好近，他的呼吸都噴在了自己的臉上，顏冰不敢喘息，生怕自己呼出的氣息也同樣讓他嗅到，可是，她發覺自己的呼吸已經不受控制了，越發的忍耐，越發的急促，身體發熱，發軟，丁點的力氣也用不出來。　　“甄英雄，不要用你的爪子碰夫人，你這混蛋！”　　“對不起，羅比先生，你眼中尊貴的夫人在我眼裡只是一個漂亮的女人，我警告你老實點，不然我的手碰到的就不是她的臉了。”甄英雄拿槍的手微微一發力，淡淡道：“顏冰，我先前認為你是厲害的對手，現在覺得你幼稚的好象沒長大的孩子，你究竟是要和我鬥氣還是更理智一些的看待現實呢？難道你喜歡被人耍的感覺嗎？”　　顏冰還沒有說話，‘咚’的一聲，電梯到了頂樓之後又回下到了一樓，門開了，“羅比，去開車，不要和我耍花招，會出人命的。”　　羅比沒見過甄英雄這麼大膽的傢伙，竟然不確認外面的情況就要帶着顏冰離開，難道他沒考慮過外面有可能有埋伏嗎？可他很快就明白了，甄英雄不怕有埋伏，這裡是朗朗市，一但外面發生動靜，首先會察覺到的就是義字會，而且，去開車，有可能挨槍子的，不是甄少爺，而是他羅比。　　這是一座寫字樓，甄英雄記住了名字，這裡是不是屬於義字會中某個人物的產業還不確定，最少，在甄英雄的印象里，並沒有這座寫字樓的任何資料，而頂樓是屬於哪個公司的，他更是不得而知，已經沒有時間具體去考究了，現在最重要的，是離開這個地方。　　現在顏冰已經落在了自己手中，就算把她帶回漢宮，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目前形式突然發生變化，有第三方勢力浮出了水面，甄英雄覺得應該讓老爹和蘇影與顏冰面對面的解開當年的仇怨了，甄英雄覺得顏冰並非本性壞到不可救藥，而是性格過於孤僻，導致了偏激的報復心理，如果再有愛利絲求情的話，她應該能夠放下過去的仇恨。　　奈何甄少爺想的很美，但世事就是如此不可琢磨，艾華為了迷惑冰恨天，將綁架事件推到了方言的腦袋上，讓義字會與警方演化出矛盾升級的架勢，而這種架勢導致的結果就是，漢宮進入了大批警察，這些當然是艾華和甄天商量好，故意做給冰恨天看的，但現在卻害的甄少爺無法進入漢宮，不能讓警察察覺到顏冰的存在。　　甄英雄決定假裝被綁架后沒有考慮到的就是甄天與警方會有怎麼樣的反應，所以不敢貿然的返回漢宮，甄英雄想到了一個絕對不會有人想到的地方，位於市中心附近的他自己的家。　　因為甄英雄最近已經搬到了白果家居住，所以他在市中心的房子已經撤消了保護，而這個節骨眼，也不會有人想到應該被綁架了的甄少爺會突然出現在自己的家中。　　羅比在車子停下來的同時，被甄英雄用槍把狠狠的磕在了後腦上，打昏人的辦法甄少爺懂的不比這些殺手少，沒有槍的羅比本來不至於這麼菜，但顏冰被甄英雄挾持，讓他的心態無法平穩，現在的羅比在甄英雄眼中，還不如一個小痞子來的有威脅，甄英雄打昏了羅比不說，還將他五花大綁，塞堵了嘴巴，困在了車裡，這才帶着顏冰上樓。　　不知道顏冰是怎麼了，看到甄英雄對羅比做的一切，居然沒有什麼反應，目光有些獃滯，甄少爺以為她是被嚇到了，更覺得這個女人有意思了，在後面指揮大局的時候殺人放火她什麼都敢做，可把她推到前面來，膽量竟然不比小艾，樂樂這樣的丫頭強多少，腦力與體力勞動分的真明顯啊。　　甄英雄正覺得顏冰的反應有些失常呢，這女人一下車，居然腳下一軟，向前跌來，幸好甄少爺及時的扶住了她。　　“喂，顏冰……顏阿姨，你不用害怕成這個樣子吧？”

# 第359章 哈恩的祝福

　　甄英雄有點受不了，顏冰成熟的身體充滿了誘惑，軟軟的靠在他懷裡，身上那幽幽的清香讓人大腦發昏，“你是不是故意佔我便宜啊？”　　“你……你不要臉！”顏冰掙扎着站穩，又羞又氣，罵了甄少爺一句，卻連她自己也奇怪，難道自己真的是害怕嗎？腿發軟，呼吸紊亂，渾身發熱，神智有些犯迷糊……　　顏冰膽子小已經得到過證實了，沒有哈恩和羅比在她身邊，老虎就變成了溫馴的小貓，甄英雄好象忘了點什麼，也沒想那麼多，表面是摟着顏冰，其實是挾持她，帶她進入了電梯。　　當甄英雄帶着顏冰進入電梯的同時，在他們剛剛溜出來的大廈，哈恩與鈴木優美剛剛解決了羅伯特帶來的十個人，作為專業的殺手，雖然明刀名槍並不是他們擅長的，但在一個完全封閉的倉庫中，完全是困獸搏鬥，誰的牙齒鋒利，誰就能生存下來，哈恩的牙齒明顯鋒利的多。　　雖然是以多壓少，但哈恩這邊的二十個蒙面的黑衣人，還是死傷過半，倉庫里一片狼籍，這也再次證明了殺手不習慣這種完全透明的廝殺，哈恩仔細檢查了一下那個突然將羅伯特擊斃的小鬼子的屍體，臉色極為難看。　　“果然，是山口組的人啊……”　　鈴木優美臉色一變，“父親，您說什麼？”　　“是山口組的人。”哈恩抓着那死人的手，沉聲對鈴木優美說道：“是義指。”　　“義指？！”　　“恩，山口組的會員正式入會時，都要切下一隻手上的小拇指，以表示對大哥的忠誠，其他幾個人不確定，但這個人絕對是山口組的人。”哈恩說著，將這人身上的衣服扯開，露出肩膀上密密麻麻的紋身，“切指，紋身，這是山口組成員的兩大特點，看來，羅伯特先生果然是因為我的背叛，去與山口組的人接觸了，情況恐怕有變了，山口組知道我們還存在，怕是要利用我們和義字會的矛盾啊……”　　鈴木優美微微蹙眉，“父親，為什麼這麼說？”　　哈恩並沒有回答鈴木，而是對蒙了面的黑衣人說道：“立刻聯繫你們的主人，把這裏清理乾淨。”　　黑衣人中一領頭模樣的青年猶豫了片刻，走上前來，道：“哈恩先生，甄少爺死了，這和我們商量的不一樣吧？這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合作？我想，對這件事情，我們的主人需要您的解釋……”　　“照我說的做。”哈恩眼色一冷，一種壓迫感讓黑衣青年幾乎窒息，“你們的主人從答應與我等合作開始，就沒有退路了，甄英雄死了，我們就只能一戰到底。”　　“是……是，我知道了，哈恩先生。”　　見黑衣青年去打電話了，哈恩轉身朝電梯走去，鈴木優美跟在了他身後。　　“雅庫扎的年收入在一千億美圓以上，其中雖然有正當投資所得，但百分之三十五，是來自毒品，朗朗市是港口城市，有兩個重要碼頭控制在義字會手中，可以說阻斷了山口組的一條重要販毒線路，我想，山口組的目的，就是利用我們扳倒義字會吧，他們派人與羅伯特先生回來，就是想幫助羅伯特先生得到夫人的財產，讓夫人沒有回頭之路，落到只得與義字會拼個你死我活，只有掀翻義字會才有生存空間的地步，然後讓他們魚瓮得利。”　　哈恩皺着眉頭，道：“現在甄英雄死了，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明知道山口組想利用我們與義字會的矛盾，我們也只能充當他們的長矛了，為了救回愛利絲小姐，我們不得不和義字會做最後的決戰，沒想到甄英雄居然就這麼死了，諷刺啊，如果他還活着，我想，我們就沒有必要去做如此危險的事情了，也許能夠利用山口組的介入，化解夫人和義字會的矛盾……”　　鈴木沒有答話，她的嘴角微微仰起，這個笑，很有嘲諷的味道，可馬上，她的笑容就僵硬了，電梯門打開，裏面，沒有了甄英雄的‘屍體’，只有小島夏子躺在裏面。　　這是怎麼回事？！　　哈恩還沒反應過來，小島夏子一聲嚶嚀，幽幽轉醒，她沒死！　　哈恩臉色一變，立刻走入電梯，將小島夏子從地上拎了起來，“小島，甄英雄呢？！”　　小島夏子被甄英雄劈的大腦昏沉，好不容易醒過來，看到的就是哈恩黑着的一張臉，她的心都在顫抖，對哈恩的恐懼已經根深蒂固，小島臉色蒼白，沒有立刻開口，她需要一點時間整理思緒。　　走進電梯的鈴木優美按下了頂樓的按扭，她也在驚愕之中，和哈恩一樣，此刻她才注意到，小島夏子胸口上雖然沾滿了血跡，卻並非中彈，而更像是染上去的，她右手食指竟然被斬斷了，應該就是用斷指處的血化裝成中彈模樣吧。　　開槍的手指沒有了，就表示她不可能開槍殺了甄英雄，再一結合小島夏子現在的情況，鈴木優美立刻反應過來了，甄英雄根本沒死！　　哈恩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是驚中有喜，殊不知，危險已經站在了他的身後，如果甄英雄沒有死，哈恩會怎麼做？他一定會阻止顏冰對義字會的報復。　　小島夏子已經清醒了一些，手指的疼痛已經麻木，和失血有着直接的關係，小島看到了哈恩身後的鈴木優美，微微一笑，對哈恩道：“很抱歉，甄英雄還活着，他打昏我，裝死來試探羅伯特的反應，看來，他成功了，父親大人，我背叛了你，你可以殺死我了。”　　羅比與顏冰方才就是乘坐這部電梯離開的，如果甄英雄是裝死……　　哈恩臉色難看的很，不用問也知道，顏冰十有八九是讓甄英雄給綁了。　　面露殺機，哈恩手上的青筋爆顯，似乎不需要太大的力氣就能掐斷小島夏子的脖子，所以他在很努力的抑制自己的力量，“小島，你究竟是羅伯特的人，還是山口組的人？背叛家族，你知道意味着什麼嗎？”　　哈恩雖然嘴裏問着，但心中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側重的答案，他更願意相信小島夏子是羅伯特的人，雖然世家在殺手初級考核階段並不會去調查參加考核者的身份，但一旦考核通過，他們的背景將被調查的一清二楚，即便只是懷疑身份有問題的人，也會被立刻抹殺，小島夏子進入世家是在十年前的災難之後，她的背景很乾凈啊，哈恩絕對相信世家在調查人員背景方面的能力，除非……　　哈恩才想到這個除非，槍口已經頂在了他的腦袋上，鈴木優美長出了口氣，淡淡說道：“對不起，父親大人，您真的不該問小島這個問題，這會讓我很為難。”　　哈恩臉上的驚訝一閃而過，不愧為殺手世家的家主，他的冷靜讓鈴木優美懷疑自己的做法會不會太草率了一些，“鈴木，告訴我，這是為什麼？難道，山口組不是在羅伯特先生去了日本之後才瞄準了夫人與義字會的矛盾嗎？”　　“您真的很聰明，父親大人，如果您能糊塗一些，那該有多好啊。”鈴木優美道：“小島能夠混入世家，是因為我隱瞞了她的背景，您問她的問題，讓我有了不安全的感覺，我不能讓您把懷疑的目光盯在我的臉上。”　　“為什麼？”哈恩臉色不變，冷冷道：“鈴木，你才是山口組的人。”　　鈴木優美對着小島夏子微微一笑，小島立刻露出迷醉的表情，“是的，父親大人，我一直都是山口組的人，進入世家，就是為了讓世家成為顏冰對付義字會的武器，我等這一天，已經整整十三年了。”　　“十三年，讓世家成為夫人報復的武器……”哈恩雖然表情不變，可心裏還是如被雷擊一般，有一種疼痛的顫慄，“這麼說，十年前……”　　“是我做的，父親大人，十年前暗殺副本部長，加騰組組長加騰純二，並不是意外暴露，而是我提前通知了加騰副部長，不，現在，我們應該稱呼他為，總本部長。”鈴木優美笑的煞是冷艷，“父親大人當年所以在逃亡中受重傷，也是我暗中偷襲，如果您不受傷，又如何由我決定逃亡的路線呢？逃入斯圖爾特家的勢力範圍，就是我的目的，羅伯特的貪心如意的被我們利用，世家很成功的成為了他的勢力，而和我們預料的一般，因為諾森家族的資金流動都控制在顏冰的手中，羅伯特完全不具備駕御家族的權利，世家最終成為了顏冰報復義字會的工具。”　　哈恩沒有放開小島，手上反而加了幾分力道，他巨大的手掌與小島纖細欣長的脖頸形成了鮮明的比照，小島已經感覺到了呼吸困難，一張小臉憋的通紅。　　“殺手終究只是殺手，它的存在，就是成為利益見不得光的武器，山口組果然從一開始就瞄準了義字會，但能做的如此隱蔽，讓人不得不佩服，我想，這一切，都是那個加騰總本部長想出來的吧，呵呵，十年前我們接到的暗殺委託，委託人就是他嗎？”　　“是的，父親大人，先前暗殺的若頭弘田光，以及總本部長越前左之助，都是擋在加騰組長前面的絆腳石，只要可以扳倒義字會，在朗朗市建立山口組的分支，那麼，加騰組長就能在組織里得到更大的權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加騰先生。”鈴木優美這冷女人竟然也會露出痴迷表情，“顏冰很聰明，但性格過於偏激，她太要強了，如果她沒有讓愛利絲去暗殺甄英雄，就不會有今天這個局面，一切，都會很順利的進行下去，顏冰扳倒義字會的計劃本是天衣無縫的，可就因為愛利絲被甄英雄捉住，讓這計劃出現了瑕疵，甄英雄的狡猾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料……”　　哈恩一笑，道：“所以，當羅伯特先生去到日本，你立刻聯繫了加騰純二，而加騰純二就要小島夏子利用這次綁架，用人質生死威脅夫人將所有財產交給羅伯特先生，當然，這一切不過是敷衍羅伯特而已，讓他得到財產的同時，小島會殺死人質，讓夫人徹底沒有猶豫的機會，無論是為了愛利絲，還是為了自己，都要去和義字會分出一個高低，很高明的手段啊，我想，那幾個陪同羅伯特先生回來的日本人，不是為了給羅伯特壯聲勢，而是為了保護得到財產的他，在人質死後安全離開，而羅伯特得到的財產，最後也會成為加騰的囊中之物吧？”　　“父親大人，您真的很聰明，正是那樣，不過，我沒有想到甄英雄也有了懷疑，不但沒有被夏子殺死，還敢裝死出現在大家面前，羅伯特那個沒用的男人說了不該說的話，我們以為甄英雄真的死了，這才毫無顧及的殺了他……”　　“如果甄英雄真的死了，就算我們明知道山口組有所圖謀，也不得不為了愛利絲小姐而與義字會拼殺，更有可能，甄天在知道甄英雄被殺后，把愛利絲小姐殺死泄憤，那麼，夫人就更不可能和義字會和解了，對嗎？”哈恩很清楚，這個話題結束之後，也就是鈴木優美開槍之時，他必須想辦法在這個轉身都困難的空間里躲過鈴木的槍口，鈴木優美是個超一流的殺手，自己能夠躲避過她近在咫尺的射擊嗎？哈恩沒有這個自信。　　“這就是我把槍口對準您的原因了，父親大人，如果甄英雄沒有死，我想您一定會阻止夫人繼續報復的，那我十三年來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義，所以請您原諒，您必須去死。”鈴木優美似乎要扣動扳機，“父親大人，我渴望回家。”　　這個時候，哈恩最想知道的就是，甄英雄那小子用了什麼辦法制伏了小島夏子呢？當時，他的腦袋上也頂了一把槍啊，哈恩心裏真的很想大笑，他不怕死，只是覺得死的不值，他還有必須要做的事情沒有做，他不能死在這裏，他開始佩服甄英雄了，同樣的環境中，甄英雄活了，他卻沒有生存的把握，從這一點而言，甄英雄已經超越了自己，當時，他的手還是被綁在一起的啊，哈恩覺得好笑，殺手世家的家主，最後竟要落的如此結局嗎？哈恩曾經無數次的想到了生命可能面對死亡的場景，那應該是與甄英雄面對面的時候，決定自己生死的，應該是出槍的速度，射擊的精準，而不是被人用槍頂着腦袋，連掏槍的機會都被封殺，更不是死在自己的兒女手中。　　如果這樣死，不甘心……　　“鈴木，你認為我死了，加騰的野心就能實現嗎？甄英雄還活着，他一定看出了一切，他會從夫人口中得到證實，你已經沒有機會了……”　　“不，父親，我還有機會，我不會讓我的十三年毫無意義的。”鈴木優美笑道：“就算甄英雄挾持了顏冰，他的話顏冰會信嗎？顏冰的計劃我已經全部明了，即便她相信了，也不再有意義，只要您死了，那麼就不會有人懷疑我，我就能讓顏冰成為我的傀儡，讓殺手世家成為我的傀儡，一切，都會沿着最初發展下去，父親大人，殺手不需要感情，很感謝您犯下了感情的錯誤，如果要怪，就怪您背叛了羅伯特，只為了救回愛利絲小姐吧，她真的很可愛呢……”　　哈恩聽到了槍聲，他試圖閃躲，很快的晃動了頭部，但不曉得是不是老了，子彈還是貫穿了他的頭，哈恩想用最後的一點氣力殺死小島夏子，如果甄英雄知道小島真的死了，一定會察覺到什麼的，哈恩從來沒有恨過甄英雄，殺手也不需要去恨，不需要感情的殺手，也沒有恨的資格，他只把甄英雄看成了對手，而這一刻，哈恩真心的希望甄英雄成為他的朋友。　　從來都不怕死，即便死亡的子彈已經貫穿了他的頭，即便他已經看到了死亡，哈恩依然沒有恐懼，顏冰報復的成與敗，哈恩從來沒有在意，他知道鈴木說的很對，他確實犯了殺手大忌，他動了感情，也許自己真的不該將愛利絲看成女兒，但哈恩不後悔。　　鈴木以為自己對愛利絲的疼愛可以利用，哈恩明白她的意思，即便家主死了，鈴木也可以利用他的遺願來為了解救愛利絲而與義字會斗下去，顏冰被甄英雄綁了，那麼鈴木報復義字會的理由就更充分，顏冰沒有被綁，那麼，最壞的可能，就是鈴木會把顏冰打造成為傀儡，總之，冰恨天與義字會的鬥爭是不會停止的，也許鈴木是對的，但哈恩慶幸的是，他有一個甄英雄這樣的對手。　　甄英雄，不會那麼容易失敗的。　　當初自己同意愛利絲去暗殺甄英雄，就是預想到了她有可能被甄英雄抓到，她也許會從甄英雄那裡了解到身世，想起她失去的記憶，哈恩想知道愛利絲知道真相後會不會原諒自己，如果原諒，那他將是最幸福的人，如果不原諒，哈恩就不會再有感情上的弱點，不過，這個答案自己是沒有機會得知了，也許，這也是一種幸福吧？是巧合，也是幸運，因為甄英雄抓住了愛利絲，讓顏冰的報復計劃出現了顧慮，山口組為了打消這個顧慮，終於露出了掩藏在深處的尾巴，甄英雄應該可以注意到這條尾巴留下的痕迹吧？　　甄英雄具備一個殺手的嗅覺，也有着殺手不具備的智慧。　　哈恩手上的力氣開始消失，他恨啊，自己竟然沒有辦法給甄英雄留下最後的信息，無法殺掉小島夏子了。　　看着哈恩白色頭髮中淌流出的鮮紅血液，看着他圓睜的雙目，那垂死的猙獰，小島嚇的腿都軟了，哈恩嘴角那怪異的笑代表什麼？　　哈恩的眼前一片漆黑，然後是耀眼的光亮，他看到小臉上還滿是稚嫩的愛利絲，哈恩想起來了，這是自己第一次見到愛利絲的情景。　　“不要咬人，不要咬人！”　　瘦小的愛利絲死死的拉着一條黑色拉布拉多獵犬脖子上的項圈，不讓嗅到鮮血氣味而狂吠不已的獵犬攻擊垂死的自己，哈恩看着小姑娘臉上的汗珠，心裏大是感動。　　哈恩清楚的記得當時只有十歲的愛利絲被獵犬托着跑也不肯鬆手的倔強表情，她的手被磨破了皮，她的腿磕破了，但她不肯哭，第一次有人不顧死活的保護自己，哈恩心中莫名的感動，當時的他，身負重傷，連動動手指的力氣都沒有，如果不是愛利絲拉住那條兇猛的獵犬，堂堂的世家家主，說不定就要死的犬牙之下了。　　她不怕自己，自己養傷期間，這個小姑娘經常來探病，哈恩那個時候才知道，這個姑娘沒有媽媽，父親不喜歡她，沒有人疼愛她，是她一個人在莊園外散步的時候發現了垂死的自己，她是斯圖爾特家的小女兒，愛莎・斯圖爾特。　　哈恩不知道自己發誓對諾森家族效忠，究竟是被羅伯特蠱惑，還是出於對愛莎的報恩之心，他只知道，在犬牙下逃生的那一刻，他心中的感動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自己被那種感動所征服。　　即便，那之後很快就察覺到了羅伯特與斯圖爾特家僅僅是利益的結合，哈恩依然關心關愛着愛莎，直到，四年後，羅伯特背着顏冰，要自己對斯圖爾特家下手了。　　生命之火開始熄滅的哈恩笑了，笑羅伯特，也是笑自己，所謂的忠心，其實在六年前就不存在了，羅伯特對斯圖爾特家下手，為的是斯圖爾特家的財產，因為顏冰控制着諾森家族的經濟命脈，導致羅伯特這個家主有名無實，與斯圖爾特家合作，是顏冰的主意，事實證明，幾年的合作，讓諾森家族得到了飛快的發展，並逐漸在美國舊金山唐人街站穩了腳跟，顏冰在家族裡面的地位更高，更牢固了，羅伯特貪了，他想從顏冰手裡搶回權利，只要他的哥哥死了，那麼斯圖爾特家的財產，將全部由他來繼承，於是，他決定用仇殺做掩飾，將斯圖爾特一家滅門。　　哈恩笑，笑羅伯特直到死也不知道那個時候應該在冰清莊園的顏冰為什麼突然出現在斯圖爾特家，並最終救了小愛莎一條性命，如果屠殺兄長的事情暴光，羅伯特的家主之位便徹底不保，從那天開始，羅伯特失去了翻身的機會，他得到了他哥哥的財產，而顏冰則用他得到遺產的手段做要挾，吸納了他得到的財產，諾森家族的大權徹底落入顏冰之手，有名無實的羅伯特不敢殺死顏冰保護的愛莎，也是為此。　　通知顏冰的人是哈恩，他僅僅是抱着贖罪的心態，羅伯特為他提供了四年的保護，他不能反抗羅伯特的命令，所以，他才在最後時刻將羅伯特的計劃告訴了顏冰，就像他理解中的一樣，顏冰並沒有表面那麼冰冷，她的本性是善良的，她救了愛莎。哈恩沒想到的是，不知是懲罰，還是老天對他的獎勵，愛莎因為驚嚇過度，失去了記憶，從此成為了愛利絲，她不記得自己就是殺害她親人的兇手了，過去四年中的親密，讓這個小天使下意識的親近自己，哈恩很滿足，寂寞的他好象品嘗到了做父親的幸福感覺。　　從那時起，自己就成為了顏冰那個即幼稚又可怕的女人的親信，因為她知道自己的弱點，從通知她羅伯特的滅門計劃開始，自己已經註定成為顏冰的雙手了，但哈恩無所埋怨，他聽從顏冰的吩咐，也不過是因為在她的身邊能經常見到愛利絲罷了。　　沒想到一切都是山口組在導演，哈恩的笑，是自嘲，是悲憫，但也有欣慰，甄英雄的存在，讓一切變成了未知，也許，他能保護愛利絲。　　可惜，最後也沒有得到一個答案，如果愛利絲知道身世的真相，她會原諒自己嗎？哈恩慢慢閉合了雙眼，他對世界沒有了留戀，所以，他要閉着眼睛離開，作為一個殺人無數的殺手，如此死去，已經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也許是在逃避，但永遠也不想知道那個答案的哈恩，留在嘴角的最後一抹笑容，是那麼瀟洒，帶着對愛利絲的祝福，他再也無法睜開雙目了，他的祝福，是對甄英雄的信任。

# 第360章 遲鈍激情丸

　　小島夏子嚇的渾身發抖，哈恩倒下了，這是無法想象的事情，但偏偏就發生在自己的眼前，恐怖的惡魔死了，在沒有掏出手槍的情況下，被鈴木優美殺掉了。　　鈴木優美也被嚇出一身的冷汗，哈恩的閃躲太快了，如果自己的手稍稍慢上少許，死的人，可能就是自己，鈴木優美望着倒下的健壯老人，心裏有些感激，殺手的技藝都是他教導的，這也許可以算是一份答卷吧。　　“家姐！”　　小島夏子驚魂未定，撲到了鈴木優美懷中，“對不起，家姐，我沒能殺死甄英雄，那個傢伙是魔鬼……”　　鈴木優美已經注意到了地上那繩子的切口，加上小島那截被切掉的食指，很明顯甄英雄手裡一直藏着利器，鈴木優美明白小島夏子話中的意思，甄英雄確實是個魔鬼，不是指他下手之狠，而是扳豬吃虎的能耐，如此環境中，他還能想出裝死這麼胡鬧的好象弱智的方法，他不是自己在扮豬，而是把別人都當成了豬！偏偏，所有人真的像豬一樣被他蒙在鼓裡，他的狡猾，可比魔鬼，用最幼稚的手段哄騙了所有聰明的人。　　“夏子，沒關係了，你做的很好，真的很好。”鈴木優美漆黑的眼珠晃動着，與她平靜中那溫柔安慰的話語非常不協調，她輕輕撫着小島夏子的頭，似乎上不想被她看到自己那多變的臉色。　　“可是，優美姐姐，甄英雄沒有死，還可能抓到了顏冰，義字會和冰恨天之間可能無法爆發矛盾了，我們該怎麼做呢？”小島夏子很自責。　　鈴木優美淡淡一笑，“就算顏冰真的被甄英雄抓住了也沒有關係，只要我們救回她就可以了，不要忘了，托尼和張永哲這些人都集中到了朗朗市，要他們去救回顏冰，並不是一件難事。”　　小島夏子面露質疑，“他們，會聽話嗎？”　　鈴木優美又是一笑，美眸流波，讓小島一陣暈旋，這百合女太喜歡鈴木優美了，小嘴巴張一軟，香香甜甜的味道讓她渾然忘我的享受着鈴木優美嘴唇的壓迫，嫩舌的挑逗。　　‘嗤嗤’兩聲，小島夏子迷醉的眼神消失了，她瞪大了眼睛，不能相信發生的事情，小腹的疼痛，遠遠沒有心中的疼痛來的猛烈，她捂着小腹後退兩步，鬆開手，看着沾滿鮮血的手掌，迷惑的望向了鈴木優美。　　“姐姐，為什麼……我不明白……”　　這可能是小島夏子活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個問題，鈴木優美恢復了平時的冷漠，雖然嘴角勾着，卻讓人感覺不到感情，“總要有人承擔殺死哈恩・菲茲傑拉德的責任，你死了，我對殺手世家才能有個交代，他們才能聽命於我，你死了，殺死哈恩的責任才能推卸到甄英雄的身上，殺手世家才有不得不報復甄英雄的理由，夏子，你是為了我，為了加騰先生而死。”　　小島夏子不能相信，鈴木優美剛才與哈恩的對話，其實是為了迷惑自己，什麼把顏冰架空為傀儡等等，全是騙人的，她並沒有那個把握，她其實早就想好了繼續報復甄英雄的方法，好深的心機，在決定殺哈恩的同時，她就決定將自己也殺死了。　　小島夏子倒在了哈恩的身上，她最後的表情，是恐懼的，如果有黃泉路，那麼，哈恩還未走遠，還在等她，小島夏子怕啊，人們常說，人在即將死去的時候，腦海中最後閃現的，往往是對一生罪惡的懺悔，小島的懺悔，其實就是她最後的噩夢。　　人活着的時候，還是少干壞事的好，小島最後的眼神似乎就是在告訴鈴木優美這句話。　　看着她的瞳孔逐漸放大，鈴木優美輕輕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甄英雄，你讓事情變的複雜了，所以，我不能讓你繼續活下去……”　　……　　甄英雄讓顏冰坐到沙发上，並沒有禁錮她的行動，顏冰體質很弱，不要說反抗了，恐怕就是甄少爺心甘情願的被她打上幾拳，踢上幾腳，也不會覺得疼痛，如果真是老天創造了一個人，那麼，他還真是夠賴的，給了顏冰聰明的頭腦，卻讓她在運動方面有如白痴，甄少爺打開冰箱，有點無恥的感慨着，球球的，像少爺這麼完美的人類果然只有極少數的存在啊。　　本來是想拿點飲料喝的，可打開冰箱才發現，只有啤酒……　　甄英雄不太喜歡喝酒，就是啤酒也很少喝，可是，搬到白果家之前，蘭兒鳳兒曾經在這住過一陣子，那倆妞是無啤酒不歡，小白雖然時不時的往這裏跑，但她也喜歡在睡前喝點啤酒，這和她自己那不良的生活習慣有直接關係。　　啤酒是液體麵包，小白自己住的時候，是不開火做飯的，零食，啤酒，就是她的晚餐。愛利絲最愛紅茶，冰箱里的飲料便只有甄少爺鍾愛，男人沒有女人這方面的勤快，飲料喝沒了，甄少爺補充的不及時啊。　　無奈，取出兩罐啤酒，一罐遞到了顏冰面前，一罐自己打開，一口飲了一半，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甄少爺總覺得特熱，可摸了摸，卻沒有一滴汗珠，冰涼的啤酒雖然苦澀，但滋潤了喉嚨的感覺還是很爽的，只是，那種由內而外的燥熱卻沒有得到任何緩解，甄少爺以為是供暖問題，所以脫掉了粘滿血的外衣，只穿着半袖的體恤。　　“顏……顏冰，啤酒不喝的話，就只有水了……”　　用白開水招待客人，顯得不太禮貌，甄少爺也是沒有辦法，家裡那點茶恭弘=叶 恭弘都帶白果那去了，確實沒別的東西招呼顏冰，不過，甄少爺倒也不覺得不好意思，把顏冰當客人，是因為她是老爸老媽的朋友，如果只站在個人角度的話，她就是一階下囚，甄少爺猶豫了片刻，終於決定用名字稱呼這個女人，叫她阿姨，甄英雄覺得吃虧，從見到顏冰開始，他就無法把顏冰當成一個長輩。　　人說，了解一個人，第一印象很重要，看到她的第一眼，甄少爺並不知道她就是顏冰，只把她看成了一個被自己無意中吃了豆腐的，怕羞怕到可愛的女人，所以今天再見也很難改變她在自己心裏的印象，更多的，只是驚訝，還有一點驚喜，大概是又見到她的緣故吧。　　或者說，真正的顏冰太過出乎甄英雄的想象了，甄少爺沒辦法把想象與真實聯繫在一起。沒見面之前，甄英雄只覺得那個能把自己逼的死死的女人，至少也會是和爆龍蘇一級別，卻沒想到，顏冰遠遠沒有想象中的可怕，她是聰明，卻也只是聰明，膽子小，運動神經差，應該三十七八的她，看起來更像是愛利絲的姐姐，雖然偏激了一點，卻比想象中可愛多了。　　甄英雄想着想着，突然察覺到自己看這女人看的有點入神了，球球的，太奇怪了，少爺怎麼大腦有點遲鈍啊？動不動就發愣，這是怎麼回事？　　顏冰好象沒注意到甄英雄的失態，平時反應迅速的她，現在還遲鈍的在考慮，應該喝水，還是喝啤酒呢？　　啤酒罐上晶瑩的水珠對顏冰充滿了誘惑，從剛才開始，她就覺得渾身燥熱，身體里好象有成千上萬隻螞蟻在遊走，痒痒的，說不出來的難受，口乾舌燥，皮膚好象火燒一般，能感覺到灼熱，大腦變的無比遲鈍，時不時會出現一片空白，就如同在日頭下曬了太久的太陽，昏昏的，有些犯迷糊，頭重腳輕身體似重似飄。　　需要降溫，顏冰雙手捧起啤酒罐，飲了一小口，膨脹的液體冰涼爽口，顏冰微微一怔，從來都不知道，這苦澀的東西什麼時候開始變的如此甘甜了？似乎能感覺到這涼爽滋潤過喉嚨，澆滅了胃中的火焰，於是，顏冰捧着啤酒罐，仰起下巴，一氣猛飲，把甄英雄都給看愣了，這女人不會是貪杯類型吧？幹嗎喝的這麼急？難道是因為害怕，喝酒裝膽？球球的，少爺多溫柔的人啊，至於把你嚇成這模樣嗎……　　溢出的啤酒沿着顏冰的嘴角溜下來，晶瑩的水線滑過了欣長雪白的玉頸，清晰性感的鎖骨，隱入衣服，消失不見，煞是挑逗，甄英雄咽了口唾沫，暗罵自己的齷齪，居然還在聯想那水線後來到達的地方，媽的，少爺什麼時候開始對女人缺乏基本的免疫了啊？　　顏冰終於放下了那罐啤酒，不過聽啤酒罐與茶几碰撞的聲音，甄英雄額頭見汗，好傢伙，她一口氣喝了個底朝天啊……　　“顏冰，我想，我們應該好好談一談。”甄英雄深吐一口氣，進入正題，嚴肅道：“我所以帶你到這裏來，有兩個原因，第一，那個地方不安全，小島夏子能背叛你，別人一樣有背叛你的可能……”　　顏冰腦子雖然變的遲鈍，但甄英雄的話她還是明白的，心裏一驚，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思考能力下降，但甄英雄的說話卻在提示她身邊可能出現的情況，她知道，甄英雄的話，不是純粹的嚇唬人，小島背叛哈恩，而羅伯特又被手下殺害，這裏面，有很值得懷疑的大問題。　　甄英雄繼續說道：“第二，抓到你，我最想做的是把你帶回漢宮，可你也知道，你們那無聊的綁架已經驚動了警察，警察很可能對漢宮實施了監控，我答應過蘇阿姨，不會做傷害你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把你交給警方的……”　　甄英雄這話說的真假難辯，事實上，他確實是怕警方察覺到顏冰的存在，沒回漢宮，並不是他知道艾華和甄天在上演一出故意迷惑顏冰的大戲，而是單純的不想讓警察發現顏冰，事情鬧這麼大，警方沒有道理不去騷擾甄天的，甄英雄說這話，也有繼續掩飾自己與警察之間關係的嫌疑，說穿了，他對顏冰還是有防備的，而故意提到蘇影，則是希望用感情攻勢瓦解她。　　“她會在乎我嗎？可笑，甄英雄，你不要說謊騙我了，蘇影要是在乎我，當初就不會放棄我不辭而別了！”顏冰對當年的事情依然很在意，言詞話語中的轉變很離譜，突然之間語風一硬：“如果你想逼問出我報復義字會的具體計劃，我勸你不要費時間了，我不會說的，你殺了我吧？”　　顏冰說的大方，可甄英雄剛一抬屁股從沙发上站起來，她利馬尖叫一聲蜷縮在沙發，就這膽子，還敢說‘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甄英雄又從冰箱里拿出幾罐啤酒擺在茶几上，自己打開一罐，笑道：“我不會殺你的，顏冰，如果我就這麼把你關起來，你還怎麼報復義字會？死鴨子嘴硬，你的智商難道和鴨子一級別？哦，對不起，用鴨子來形容一位女士不太禮貌。”　　顏冰能聽出甄英雄在諷刺她，來氣，自從父母去世后，還從來沒有人敢這麼和她說話，顏冰冷冷一笑，“甄英雄，到底是誰嘴硬呢？就算你把我關起來，哈恩也會按照我的計劃對義字會進行報復的，你若不害怕，直接把我交給警察不就罷了？”　　說中了！甄英雄嘿嘿一笑，並不覺得意外，顏冰這麼精明的女人，如果看不出自己的顧慮，那才是意外呢。　　“是不是我說什麼都不能打消你報復義字會的決心呢？”　　“不能。”　　“就算是我們之間的矛盾被人利用了，也不能打消你的決心嗎？”　　顏冰一怔，猶豫了片刻，“不能，甄英雄，就算羅伯特和山口組有過接觸，可現在他死了，山口組也就沒有辦法滲入，扳倒義字會之後，我不會給他們可乘之機的。”　　顏冰這話中的顧慮，僅僅是對矛盾被利用的不滿，在說到能扳倒義字會的時候，她的語氣中依然有着強大的信心，甄英雄還是想不通，顏冰的計劃到底是什麼？竟然讓她有如此大的把握幹掉義字會呢？　　不過現在這些不是重點，甄英雄又喝了一氣啤酒，來壓抑那燥熱的煩躁，道：“就算你不怕死，難道你也不管愛利絲的死活了嗎？顏冰，如果你對義字會有動作，你就不怕我報復在愛利絲身上？”　　“如果愛利絲真的喜歡上你了，我不認為你能對愛利絲下手。”顏冰呼吸紊亂，不知道是酒喝的太急了，還是被甄英雄氣的。　　太精明的女人不招男人喜歡，說的大概就是顏冰這種類型的，竟然反過來用少爺和愛利絲的關係來說事兒了，甄英雄笑道：“顏冰，我再說一次，小島夏子要殺我，並不是羅伯特授意，難道你還不明白我這話的意思嗎？”　　顏冰晃了晃頭，那越發難忍的燥熱感不但沒有消退，還因為喝了兩廳啤酒而大腦發昏，顏冰的思考能力已經退化的差不多了，她熱，鼻尖上已經滲出了汗珠，靠在沙发上，似乎已經看不到自己的失態坐姿了，下意識的問道：“什麼意思？”　　甄少爺看着顏冰那誘惑人的姿勢，開始覺得好奇了，這女人到底怎麼回事啊？甄少爺一門心思都在正事上，沒想那麼多，因為他開始遲鈍的大腦也想不了那麼多了，先是被哈恩砍了一手刀，本就腦袋沉沉的，他以為自己是啤酒喝多了加休息不夠，所以才身體不適，藉著腦袋還轉的動，說道：“小島既然不是羅伯特的人，就表示還有其他人混在你們之中，而這些人，就是企圖利用我們這次矛盾的傢伙……”　　“熱……好熱……”　　“恩？”甄英雄話說還沒說完呢，就被顏冰打斷了，“我的意思就是，小島應該還有同夥藏在你的冰恨天中……”　　“我想洗澡……水，甄英雄，給我準備水……”　　球球的，你是少爺的囚犯，不是少爺的奶奶！甄英雄真想揍這女人一頓，說著正事呢，她喊着要洗澡，媽的，誘惑人啊？讓少爺給你準備水？靠，你當自己是公主還是皇后啊？！　　顏冰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踢掉了鞋子，蜷在沙发上，這女人從坐着到半躺着，直到此刻完全躺下，扭動着身體，甄英雄居然才察覺到她的不正常。　　臉蛋上兩抹潮紅，似醉酒，似羞澀，紅的動人心弦，紅的誘人心動，呼吸紊亂無序，嬌喘吁吁，越發的急促，不正常啊，身體扭動的幅度，隨着她喃喃的說話，越來越誇張，好似水蛇一般，最要命的是，這女人的手拉着襯衫的領子，絲毫沒有注意到領口已經被拉的大敞，本來最上面的兩顆扣子就沒有系，第三顆扣子又被綳飛了，她外面穿的就是闊領的毛衣，因為此時的拉扯，甄英雄能很容易的看清她的乳溝，胸前雪白的肌膚此刻透着詭異的粉紅，與那隱隱可見的黑色胸罩的蕾絲花邊形成色彩的鮮明對比，成熟女人散發出的性感氣質，讓甄英雄有了最原始的衝動，媽的，這女人發春嗎？　　發春？發春……甄英雄那臉上多出幾條黑線，媽啊，難道是……　　可算想起來了啊，甄少爺的反應也當真夠遲鈍的了，或者說，他一早就把那事給忘了！球球的，不會是那水泡過的激情丸奏效了吧？！甄少爺的記憶力還可以，曾經看過那藥品的說明書，記得把藥效誇的挺厲害，說什麼只要小小的一粒，便足以讓一位原本端莊的淑女在幾分鐘內變成饑渴淫蕩的浪女，能享受半個小時的性高潮，是女性性冷感的剋星，是美國情趣商品中的精品……　　操蛋，少爺記得說明書上寫的使用方法，是房事前半小時，服一粒即可，少爺在那壺裡灑了小半瓶，不下十粒，為什麼這個時候才奏效呢？難道是因為水沖，淡化了藥效嗎？日了，被綁架的時候遲遲沒見這葯起效果，少爺還以為那東西不管用呢！　　甄英雄猜中了一半，水沖的時候，激情丸並沒有完全化開，確實會影響藥效，但甄少爺的藥量卻足以彌補那個缺憾，所以在顏冰身上體現的晚，並不是這葯差勁，而是顏冰自身問題。　　首先，飲下被浸泡過激情丸的紅茶后，就發生了羅伯特突然出現的事件，那時藥效還沒有開始體現，而開始體現藥效的時候，大約在半小時之後，那時候羅伯特剛剛掛掉，顏冰的精神處於高度緊張，絕對恐懼的狀態，沒有辦法放鬆，所以並沒有察覺到已經開始奏效的激情丸帶來的原始反應，雖然，當時已經感到身體不適，卻只當成受到驚嚇了而已。　　馬上，被甄英雄給綁了，在上車之後，那藥效其實就已經開始發作，不過，顏冰對那感覺太陌生，這也就是甄英雄沒想通的地方了，沒反應是沒反應，有反應的時候，居然如此突然……　　顏冰是因為身體出現了不適反應才喝冰鎮啤酒的，結果這幾廳啤酒成了徹底引爆藥效，摧毀顏冰意志的罪魁禍首，顏冰在感到頭暈之後，再也壓抑不住身體的燥熱和那種渴望泡在水中的悸動，難受，那種難受無法形容。　　甄少爺鬧明白怎麼回事兒了，他這個心虛啊，媽的，是不是心理作用啊？少爺也喝了那泡過激情丸的紅茶，怎麼也覺得身體發熱啊？女性性冷感的剋星，難道對男人也有催情作用？！　　是不是藥效甄英雄不知道，但有一點他很清楚，那就是，自己下邊有了質的變化，體積，硬度……

# 第361章 慾火焚身啊

　　顏冰鼻尖上那細細的汗珠都對甄少爺充滿了巨大的誘惑，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作用在作祟，很多時候，男人都在為自己尋找一個犯錯誤的借口，甄英雄當然不承認自己也是那種男人，於是，他飛快的衝進浴室，放水！　　媽個X的，少爺下藥，本來是給逃跑找個機會，哪想到羅伯特突然出現了啊，更沒想到發生了這麼多事情，還把顏冰給綁了，這破葯非挑這個時候發作，不是存心折騰少爺嗎？對天發誓，少爺絕對不知道這葯發作起來會是這麼厲害的效果。　　顏冰是能忍就忍着，忍到不行了才發作，就好象火山一般，不爆發是不爆發，一爆發，就是不可抗拒，不可阻擋的排山之勢，甄英雄所以聽話的跑到浴室放水，就是不想犯錯誤，自己要是和老媽老爸爆龍蘇的小妹妹，自己的小阿姨發生點什麼，用不着天誅地滅，非他媽讓人給碎了不可。　　對着從來都不相信其存在的神祈禱一番，甄英雄走出了浴室，不出來還好點，這一出來啊，鼻血沒直着噴出來，顏冰這女人幹嗎呢？！　　呻吟，對，她確實在呻吟，顏冰裸露出來的皮膚，透着詭異的粉紅，晶瑩而光滑的視覺感官衝擊着甄英雄的眼球，雙眸似張似闔，眼波流轉，好象要溢出淚珠一般，即有憐憐可愛之美，又有妖嬈誘惑之艷，紅唇嬌嫩，水嫩嫩的似乎飽含汁液，偏生這女人似乎乾渴難忍一般，時不時伸出丁香小舌，每次舔拭，都好象舔在了甄少爺的心頭上，痒痒的，讓人想要品嘗她那嫩嫩的香舌。　　齷齪，罪惡，甄少爺覺得自己忒不是個東西，竟然對這個小阿姨起了邪念，但顏冰確實太誘人，甄英雄從沒覺得自己缺乏過母愛，球球的，不應該有戀母情節啊，為啥少爺這麼想撲倒她呢？　　平心而論，甄英雄是知道原因的，卻不想承認而已，換做任何一個男人處在他的位置，都不會對顏冰產生免疫，並不是單純因為男人好色就像貓兒愛食腥或者狗難改吃屎，雖然不否認顏冰是美女的事實，但更多的，是一種壓迫之後渴望征服的大男人心態。　　甄英雄雖然不喜歡擺架子，渴望平民式的安逸生活，但他的身份註定他是個心高氣傲的人，這麼長時間被顏冰逼的近乎喘不上氣來，沒有人比他更渴望征服這個女人了，加上他對顏冰的第一印象良好，又知道她不是愛利絲的媽媽，沒有了那禁忌的抵觸心理，直接導致了他的免疫力低下，當然了，這與他的心理作用也是分不開的，看到顏冰葯發后的樣子，他總覺得那激情丸對自己也起了效果，不然，為什麼自己會感到不適呢？　　下午與愛利絲一番雲雨，晚上有攤上了綁架事件，被綁之後一波三折，在生死邊緣徘徊而歸，甄英雄的感覺不適有沒有藥效關係不能肯定，但要說他經歷過那些事情還能不累，純粹胡說，人不是鐵打的，甄英雄的精神鬆懈，與顏冰本身的無害是正比關係，甄英雄和她單獨相處時過於放鬆的心態，也讓他看到了顏冰的另一面，或者是真實的一面，這個女人有和甄英雄相似的地方，眾多因素集中到一起，就導致了甄英雄現在的狀況。　　說穿了，就是心理作用，只是不知道這心理作用的產生算不算激情丸的藥效之一……　　甄少爺一咬舌尖，用疼痛澆滅齷齪的慾火，走到沙發前，壓着聲音道：“顏冰，顏冰，水放好了……”　　這話說的甄英雄心裏不平衡啊，好象自己真的成了燒水的小廝了，幹嗎非得用這麼客氣的語氣說話啊？　　顏冰好象根本沒聽甄英雄說話，身體扭動的幅度更誇張了，還更用力的拉扯衣領，粗線針織的闊領毛衣哪裡禁得住她如此抻拽啊，這女人似乎要把衣服就這麼撕破了一般，狠狠的向下一拽，一半乳峰跳了出來，黑色的蕾絲花邊的胸罩讓甄英雄覺得那簡直是一種喪盡天良的誘惑！　　顏冰的內衣款式算不上性感，全罩杯的胸罩只有邊緣有蕾絲花邊，既不鏤空，也不透明，甚至沒有雕花紋飾，如果不是因為她的拉扯露出了半個乳房，應該是包裹的嚴嚴實實，算是保守的類型，不過，那黑色的誘惑，卻是致命的。　　黑色，有一種神秘感，有一種讓男人無可抗拒的性誘惑，尤其是顏冰，在這種誘惑之上，還有一種成熟味道，這種成熟，讓甄英雄犯罪感猛增。　　甄少爺身邊的女人，少有成熟類型，即便是薛雪，也僅僅是身體的成熟，在精神上她對甄英雄的依賴，總是讓甄少爺想要保護，想要疼愛，而顏冰則不然，她成熟，有一種冷艷的氣質，那是一種迷人的韻味，獨特，高貴，冷傲卻不失柔媚，顏冰這個階段的女人最富魅力，氣質的青澀全然褪盡，對於擇偶標準以老媽秦夢謠為準的甄少爺而言，顏冰的成熟魅力對他來說，是吸引力巨大的。　　“水……水……”　　顏冰小嘴微張，香蘭之氣吁吁，似乎就只會說‘水’這一個字，甄少爺心理齷齪一番，性譏渴，也屬於譏渴啊……　　“水已經放好了，顏冰，你是想要少爺抱你去浴池呢，還是想要少爺把浴池抱過來給你呢？”甄英雄抗拒邪惡的誘惑，所以聽到顏冰有些頤指氣使的說話有點來氣，雖然很想占她便宜，但甄少爺還是知道的，這人的便宜不是自己能占的，“少爺不得不承認，如果你選擇後者，我沒那能力。”　　“好熱，難受，甄英雄，你這混蛋……你給我喝的是什麼啤酒……無恥的混蛋，你想害我……”　　顏冰聽到甄英雄那略有不滿的說話，似乎清醒了一點，掙扎着坐起來，發現自己拉着領口，胸口春光乍泄，本來就紅潤的臉更是紅了個透徹，彷彿要燃燒一般閃爍，精明的女人到底不是常人，很快感覺到自己的反常不可能沒有原因。　　“啤酒？那是我給你的嗎？是你自己要喝的，而且少爺我也喝了，怎麼就你熱啊？”甄少爺當真夠無恥的，“你是不是病了？或者說，你以前有什麼病史，一受到刺激就犯病？”這話說的一本正經，關心之意濫於言表，甄少爺在這問題上確實問心無愧，那啤酒放進冰箱里不過幾天，保質期還長着呢，不可能有問題。　　球球的，有問題的不是啤酒，而是先前喝下去的紅茶，那紅茶可是顏冰你自己的……甄英雄感慨啊，那該死的激情丸，果然爆發力十足，怪不得能讓性冷感的女人變浪女呢，威力不同凡響啊，不過，少爺可不能承認，不然讓老爹或者爆龍蘇知道少爺喂她吃了春藥，非生嚼了少爺不可！再說，當時也是為了保命才耍了下三濫的手段，作為一個黑社會份子，應該不用自責吧……　　顏冰只知道自己的感覺很羞人，卻不知道這感覺是怎麼來的，她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渴望，陌生，卻出於本性，體內的熱浪一波一波的衝擊着她的大腦，敏感的部位很需要安慰，她不想在甄英雄面前失態，卻還是情不自禁的將手按在了乳房之上，但她的大腦卻依然辛苦的思考着，啤酒是自己隨手拿的，而且也是自己打開的，甄英雄確實也喝了，有問題的卻只有自己，莫非是自己不勝酒力？　　顏冰從來都是一個人，喝酒只是偶爾調劑無聊而寂寞的生活，啤酒不是沒喝過，但苦澀的味道她並不喜歡，即便是經常喝的紅酒，也是淺嘗既止，從來沒喝多過，精明的女人在生活上的白痴讓人覺得可愛到好笑，她竟然真的以為自己是醉酒呢……　　“扶我去浴室……”　　“我欠你的啊？！”　　看到顏冰的手按在胸脯上，很隱蔽的揉按着，甄英雄光是忍着鼻血就夠累了，這女人還要自己扶她，這不成心誘惑人嗎？　　“扶我去浴室！”顏冰到底是習慣指使人的大小姐出身，這話，三分威脅，三分威嚴，三分氣勢，還有一分，似乎是撒嬌……　　甄少爺就敗在那一分上了，顏冰眼角那絲懇求，估計是男人就抵抗不了，再次感慨了一遍，這女人真的和爆龍蘇是姐妹嗎？為什麼她撒嬌的樣子和愛利絲如此相象啊？有點小姑娘不成熟的韻味……　　顏冰也是無奈，她真的想自己站起來，可是，那種陌生的空虛感，讓她丁點的力氣都用不出來，雙腿似乎不聽使喚，只想躺在沙发上才好，雖然，她躺着的時候也是那麼難受，她覺得自己的身體需要降溫，手已經開始不聽使喚的做着羞人的動作，再這樣下去，自己還會做出什麼羞恥的動作，顏冰想想就害怕，甚至恐懼，不然也不會急着讓甄英雄扶她，被占點便宜，也比在他眼前失盡顏面要強啊。　　上善若水，水是凈化萬物的根本，甄英雄也覺得顏冰應該在水裡泡泡，記得過去自己被變態姐姐三國挑逗的一身慾火犹如焚身般難耐的時候，也曾有過躺在浴池裡，泡在水中，用左手‘自我安慰’的經驗，甄英雄齷齪的想着，讓顏冰自己躺在浴池裡，用手指安慰一下自己，也許能挺過這藥力去……　　甄三國就是賣情趣用品的，所以甄少爺對這些性輔助用品也有一定的了解，積欲不泄，很可能成為身體的負擔，這些刺激性慾的藥品對身體本身並沒有好處，尤其是，顏冰很可能是過量服食了激情丸……只是想到了顏冰赤裸裸自慰的畫面，甄少爺罪惡的分身就跳了跳，媽的，這叫什麼事兒啊？早知道羅伯特那王八蛋會出現的話，少爺也就不用灑激情丸，企圖利用顏冰的病態尋找逃跑的機會了。　　多少有點負罪感，也是甄少爺對顏冰妥協的原因之一，慾火焚身這種伎倆他曾經無數次施展在對手的身上，例如，天門老大李連成曾經派來對甄三國不利的楊剛和劉青……那種被挑逗之後得不到釋放的感覺，就是一種折磨。　　甄英雄才彎下腰去要抱顏冰，眼神迷離的女人就好象樹袋熊看到了大樹，蜜蜂看到了鮮花，狗熊看到了蜂蜜一般，一種獨特的異性氣息讓顏冰本能的伸出了手，勾住了甄少爺的脖子，只是這一瞬，顏冰就迷失了。　　甄英雄嚇了一跳，這習慣怎麼和愛利絲一樣啊？那丫頭也和甜甜似的喜歡把少爺當成樹一般的摟抱，“喂，顏冰，你個球球的，想勒死少爺啊？！”　　抱到甄英雄的那一剎那，顏冰的意識模糊了，她隱隱的知道自己做出了羞人的舉動，但被慾望支配的身體卻不再聽從大腦的指揮，難耐的燥熱與衝動，似乎在甄英雄的懷裡得到了緩解，摟着甄英雄，彷彿就不再難過，甄少爺彷彿成了顏冰在烈日當頭的沙漠中尋找到的一塊冰，只有摟着他，才能讓身體的溫度降下來。　　太痛苦了，甄英雄受不了這心理和生理極端的兩種刺激，顏冰星眸微閉，水盈盈的，長長的睫毛抖動着，如蘭氣息噴在甄英雄的脖頸上，溫溫熱熱，有點癢，皮膚癢，心更癢。這女人的真實年齡果然值得懷疑，她用臉蛋廝磨着甄英雄的臉，讓甄英雄用最直接的觸感，感觸着她火熱皮膚的緊緻，光滑的犹如新生嬰兒，那彈性讓人心跳加速，微微偏頭，就能看到這女人精緻的犹如雕刻出來一般的晶瑩小耳，線條明晰，好似美味的要滴出水來的鮮嫩石榴果實，那欣長的脖子，潤澤的膚色刺激着甄英雄的感官，性感已經不用暴露來展現了。　　好一個風情美女，甄英雄本來是要扶她去浴室的，可這女人除了緊緊勾抱着甄英雄脖子的雙臂，就好象不會使力了一般，無奈，甄英雄左手抄她腋下，右臂摟她腿彎，將她抱了起來。　　顏冰依然把臉埋在甄英雄的脖根，廝磨，再被甄英雄抱起，她頭上的寬沿帽子掉落，似乎能聽到絲綢一般的摩擦，這女人盤起藏入大帽子中的長發如瀑布一般傾瀉落下，那青絲之柔滑清逸，讓人嘆為觀止，甄英雄一米八的身高，顏冰的頭枕在他的肩膀上，那頭長發既然將將的幾乎垂地，天啊，這是多長的頭髮啊！　　發香充斥着甄英雄的鼻腔，茉莉花的芬芳是女人身上的味道，馥奇的花香象徵著具有藝術氣質的風格派女人，體現着這種女人的獨特韻味，顏冰給人的就是這樣一種感覺，甄英雄抱着這個尤物，心裏交戰激烈，可謂波濤澎湃啊，她柔弱無骨，即便甄英雄覺得自己渾身乏力，可抱着顏冰，依然感覺不到份量，身體的摩挲讓甄英雄慾火更盛，即想趕快把她丟到水中，又想就這麼抱着她，心理生理的矛盾就是對一個男人的折磨，對意志的考驗啊，顏冰的呻吟更為甄英雄的磨難增加了難度。　　只有區區十幾米，甄英雄就感受到了萬里長征的艱難與疲憊，終於到了浴室，新的問題隨之而來，顏冰這女人賴在甄英雄身上不下來了！　　“顏冰，醒醒，你不是想要少爺幫你脫衣服吧？！”甄英雄把顏冰放坐到池子邊上，費力的掙脫她的摟抱，不輕不重的打了她兩個小耳光，“你洗澡吧，少爺先出去了，等你清醒了我們在繼續剛才的談話。”　　話一落，甄英雄也不管這女人到底清醒了沒有，逃難似的退出了浴室，因為顏冰好象看不到甄英雄一般，將毛衣連同裏面的襯衫一起拽了起來，雖然就看到一眼，可甄英雄在瞬間還是有了推倒她的慾望，那小腹光潔平坦，哪像是個媽媽級的人啊，小肚臍淺淺的，那叫一個性感，甄英雄能咬着舌頭退出浴室，已經比常人的抵抗力，意志力，強了不知道多少倍。　　從浴室一出來，甄英雄就跳到沙发上，熱，熱的他坐立不安，滿腦子掠過的都是顏冰在浴室里洗澡的畫面，這女人，不會真的躺在浴池裡自慰吧……　　一想這個，甄少爺只覺得臉上的皮膚都要燃燒了一般，靠，少爺怎麼這麼下流啊？抓起桌上的一罐啤酒打開猛飲一氣，拍了拍臉蛋，清醒了好多，甄英雄這才感覺到，自己的後背居然濕透了，房間的供暖是一個原因，更多的，是因為緊張和忍耐吧。　　“球球的，那葯好象對男人也有效果啊……”　　甄英雄躺下的時候，手裡拿捏不穩，啤酒罐子掉在了褲襠上，冰涼的啤酒似乎想證明它是純潔的水，能澆滅甄英雄心頭的火，淋在他的小弟弟上，冰的都有點針扎的感覺，這是一個溫度的絕對反差啊，甄少爺如被電擊，‘啊’的一聲從沙发上跳下來，用手撣着褲襠，那高昂的分身終於在冰涼的澆灌下低了頭，甄英雄悲哀的吐了口氣，回到房間，換了一條白色的大個運動褲衩子。　　這個季節穿的衣服，搬家的時候被柳絮和蘭兒鳳兒全裝進了箱子，拉到了白果家，不要說長褲了，就連內褲也一條沒剩，還好房間供暖效果不錯，甄少爺又渴望清涼，穿了一條大褲衩，倒也沒覺得冷，甚至，他躺在沙发上，還喝着冰鎮的啤酒，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浴室里的水聲變的那麼挑人心弦了。　　啤酒喝了三四罐，本就勞累的甄英雄大腦昏昏，迷迷糊糊的好象就要睡着了的時候，突然身上一沉，一陣香風撲面，他老人家睜開眼睛一看，差點沒驚着，顏冰居然撲到了他身上，這女人的頭髮還是濕淋淋的，身體火熱異常，甄英雄還沒鬧明白怎麼回事，她已經抱着甄英雄的脖子，太主動，甚至是有點瘋狂的把小嘴巴印在了甄英雄的大嘴巴上，這裏的呼出的氣息似乎在吸引她一般。　　長發垂下，即便有外人，怕也看不到顏冰與甄英雄親吻，甄英雄的手都不知道放在哪裡好了，這到底是做夢，還是真實發生的災難啊？球球的！　　甄少爺剛才依稀看到，顏冰，好象沒穿衣服啊，這女人，是光着身子的……　　顏冰確實沒有穿衣服，那激情丸的效果太可怕了，顏冰那模糊的意志根本無法抵抗身體的原始需求，可她卻不懂得如何排解這種焚身般的燥熱，初時躺在水中，她恢復了一點清醒，既為自己的反應感到擔心，又暗罵甄英雄趁機占自己便宜，可很快，她的意識又模糊了，那種螞蟻在心臟爬動的瘙癢讓人難受，顏冰不自覺的撫摩胸脯，蠕動大腿，可那種空虛感卻越發的強烈，她甚至哭了出來，有需求，卻連自己也說不清楚需求的是什麼，猛然間想到了剛才靠在甄英雄懷裡的感覺，她就像頻死之人看到了生命的泉水，與那種原始性慾被挖掘出來的渴望爆發的衝動相比，羞恥已經變的微不足道了，藥效作用下，顏冰甚至沒有對羞恥的理解，就從浴室里沖了出來，想也沒想就撲到了甄英雄身上。　　甄英雄直想破口大罵，自己好不容易克服了剛才被挑逗出來的火焰，現在可好，男推女，隔着山，女推男，一層紗啊，自己的意志力一下崩潰到了底線，雙手不聽話的撥開了顏冰濕漉漉的長發，撫摩上了她那光滑火熱的後背，感覺着那肌膚的絕妙手感。

# 第362章 推倒或逆推

　　顏冰僅僅是出於人類的本能，她好象連接吻的技巧的都沒有，只是印着甄英雄的嘴唇，甚至用牙齒不輕不重的咬着，她在渴望什麼，但不知道如何得到，甄英雄不禁想到，她和羅伯特的感情果然不好，不然夫妻二十年，顏冰怎麼連接吻都這麼生硬啊？他卻不知道，還有更扯淡的事情在等着他呢。　　甄英雄給顏冰服下激情丸，是為了給逃跑找機會，這是情有可原的，顏冰藥效發作，同樣吃了激情丸的甄英雄能忍住，足以證明他的意志力多麼的強大，可是，辛辛苦苦想要做個君子的他，還是崩潰了，前功盡棄啊。如果說先前是顏冰抵抗不住藥力推倒了甄少爺，那麼現在，就算顏冰突然清醒過來，恐怕也無法抵抗甄少爺的反侵略了，更何況顏冰不但沒有反抗的意思，還在甄英雄的挑逗之下更投入了啊。　　甄少爺的舌頭並不費力的就頂入了顏冰的口腔，兩人都喝過啤酒，嘴裏都是苦苦的，直接影響了這個吻的質量，不過，吸吮着顏冰的小舌頭，甄英雄還是能隱隱品嘗到她津液的甜美，而顏冰在這方面與平時的咄咄逼人不同，竟然完全放棄了主動，只是賣力的伸着小舌頭方便甄英雄更有力的吸吮，完全沒有悱惻纏綿的熱烈，只想得到給予的享受。　　甄英雄感覺到了胸前柔軟的壓迫，想摸，卻摸不到，於是，雙手齊齊向下移動，纖纖如細柳一般的腰支與豐滿臀部形成的那性感的曲線堪稱完美，顏冰這女人穿着比較保守，穿着衣服的她很難看出身材的好賴，甄英雄沒想到這運動白痴居然有如此魔鬼身材，雖然不再年輕，但她的肌膚不但沒有絲毫的鬆弛，還比一般少女更加緊緻細膩，很會保養的女人啊。　　顏冰不老實，她的身體扭動着，似乎不滿足甄英雄的吻與愛撫，這不但讓她的空虛感沒有得到緩解，還更加的難耐，潮熱的下體讓她忍不住磨蹭着大腿，而這種摩挲帶給甄英雄的，則是最直接的刺激。　　雄風依然，爆漲的渴望發泄，甄英雄甚至不想給自己的犯罪找借口，那摩挲另他快感襲身，她需要充實，他需要釋放，於是，甄英雄一個翻身，把顏冰扳到了身下，甄英雄從來不在乎歡愛時的體位問題，厚臉皮的他曾經還用體位來向白果證明推倒與被推倒的責任關係，但對顏冰，他在乎了。　　球球的，不需要借口，只有少爺推倒你的份兒，沒有少爺被逆推的理！征服，就是方方面面的！　　顏冰只是身體還是清醒的，她的神智早就昏迷，哪怕只有一分的清醒，她也不可能讓甄英雄看到自己裸露的身體，更不可能讓他吸吮自己的乳蕾啊，那尖挺的小櫻桃在甄英雄的舌頭挑撥與手指掐捏下，為顏冰帶去了巨大的快感，她呻吟，嬌喘，簡直就是對甄英雄的鼓勵，甄少爺沒想到，這女人盈盈一握卻飽滿的乳房沒有絲毫下垂，好似兩個小饅頭，因為平躺的緣故，更顯渾圓，那粉紅色的小櫻桃也顯的那麼凸出，就這色澤，真虧得她敢說愛利絲是她女兒，怎麼看她也不是生過孩子哺過乳的女人啊。　　分開女人修長的大腿，甄英雄已經在先前高貴冷艷，現在貌似淫蕩的顏冰面前徹底的淪陷，女人雙腿之間的秘密花園就在眼下，甄少爺解放了自己爆怒的分身，在這成熟女人如水美眸的注視下，一分一寸的慢慢迫近她的身體，顏冰雖然神智不清，可表情中依然露出了緊張與羞赧，這大概是女人天性中的矜持在作祟吧。　　緊緊包裹的壓迫讓甄英雄幾乎把持不住，就在他為此感到驚訝的時候，讓甄英雄不能相信的事情發生了，是錯覺嗎？不會，不是錯覺，可世界上真有這麼邪呼的事情，而且讓自己碰到了嗎？分身的迫近居然遇到了薄薄的障礙，顏冰居然還是個處女！　　球球的，結婚二十年的女人能是處女？！難道，是處女膜修復手術……　　不可能，為了愛利絲，死活不與羅伯特離婚的顏冰沒有必要做那種無聊的手術，而且，甄英雄雖然對顏冰不能說熟悉，但也清楚，她這種女人不會去做那種事情的。　　高傲的顏冰真的是個處女，甄英雄細細想來，這個女人對激情丸藥效反應的遲鈍，她接吻技巧的生疏，都是證明她未經人事的證據，僅僅因為她是‘夫人’，她結過婚，所以少爺才一直沒往那方面想過，球球的，難怪她性格偏激呢，這個年齡還是處女，莫非就是傳說中的性格乖張的老處女……　　要進入嗎？心理出現了一絲抵觸，破了顏冰的身可不是鬧着玩的，可是……低頭看了看不停扭動臀部的赤裸裸的顏冰，還有她身體泛着的詭異粉紅，好象已經不能回頭了啊。　　看來，讓愛利絲相信自己身世的證據又多了最有份量的一件啊，甄英雄一托顏冰的美臀，將自己剛剛脫掉的大褲衩子墊在了她的臀下，然後，腰部一挺……　　球球的，如果少爺把這份所謂的證據帶給愛利絲那小貓咪去看，不知道那小貓會哭還是會氣了，反正她肯定不會笑……少爺現在的推倒行為，應該算是為了追求正義與真理吧？恩，就是這樣，甄英雄還是給自己的齷齪找了個借口，闌度和甜甜應該感謝少爺，少爺這算是為了友情與愛情而犧牲啊……　　顏冰發出一聲低沉的嚶嚀，因為藥力催化的濕潤，甄英雄的進入沒有想象的那麼費力，阻擋破裂的痛楚在慾望的渴求之下，也並未給顏冰帶去預想的那般疼痛，神智已經昏迷的她被充實添滿的強烈刺激撩撥的不能自製，連續的衝擊讓她快感如潮，所求無度，她的腰臀還在原始的扭動，尋求更多的滿足。　　沙發似痛苦似快樂的搖晃着，配合著顏冰香口中發出的一串串勾魂的呻吟，奏響了一曲歡愛的快樂曲調，顏冰絕美的臉蛋，潮紅可愛，細汗粘着几絲頭髮，異香繚繞在整間客廳，她不再撫摩自己，甄英雄架起了她的雙腿，壓向了她的香肩，這是一個羞人的姿勢，甄英雄極為強勢的猛烈衝刺着，而顏冰的美腿在這種衝擊之下條件反射一般的勾住甄英雄的後背，似乎怕他突然離開自己的身體一般，她美眸緊閉，柳眉微蹙，一手撫着甄英雄的臉頰，另一隻手捂着自己尖尖的下巴，還將食指指尖含在小口中，煞是可愛誘人。　　終於，她的身子一陣陣顫抖，她仰起頭，一聲嬌吟不息，在她嬌軀那似有規律的痙攣中，甄英雄也是一聲低吼，在花露瀰漫中瞬間爆發了，他的忍耐終於崩潰，任由顏冰的雙腿盤着自己，本就腦袋昏昏的他帶着釋放之後的滿足笑容，趴在了顏冰的胸口上。　　高潮的餘韻讓顏冰意識依然模糊，這是從沒不曾有過的體驗，虛幻卻真實的滿足與充實，讓她感受到了妙不可言的愉悅，酸，麻，酥，癢，那難受的折騰人的不適感終於消失了，顏冰就在對那種爆髮式的釋放回味中，沉沉的睡去，彷彿剛才釋放掉的，不單單是身體的燥熱，隱隱的，有一種精神上得到解放的輕鬆。　　男人壓着女人，女人的腿盤着男人，就這麼赤裸裸的靜着，粗喘急促的呼吸開始變的平穩，顏冰那透着詭異粉紅的肌膚也逐漸恢復了白皙，好似雪一般柔和，又如同冰一般晶瑩，甄英雄確實累了，他與顏冰的身體依然結合著，懶的動，不想動，顏冰的身體不再火熱，暖暖的犹如一塊溫玉，太舒服了。　　夜已深，涼涼的，似乎有冰敷在後背上一般，不論自己怎麼抱緊懷中的溫暖，都不能讓後背的潮濕與冰冷消退，那是濕漉漉的頭髮，沉重的壓迫讓顏冰感到了呼吸的困難，她緩緩睜開美眸，燈光有些刺眼，閉緊，再睜，入目的，是一張英俊的面孔，顏冰從來沒有如此近距離的看到過男人的臉，意識還未徹底清醒的她不禁怔了，在恢復思考之前，這張與自己近在咫尺的臉已經在不經意間印到了她的心上。　　嘴角的勾起有些壞，有點邪，是不羈與放蕩，卻很可愛，迷人，他有一張斯文的臉，白皙，卻在眉宇間透着剛毅，即便是閉着雙眼，依然能從眼角眉梢之間感覺到這個人的自信與樂觀，顏冰對這張臉，既熟悉，又陌生，影象與真實的差距，讓她在片刻之間難以轉換，這人，是……甄英雄！　　激情丸雖然能挑起人的原始欲焰，卻還不至於讓人失憶，否則使用者又怎能去回味那欲仙欲死的絕妙滋味呢？顏冰在瞬間就回想起了個大概，驚顫的低頭一看，天啊，自己真的沒穿衣服，那麼，想起來的東西不是夢，而是真實的發生啦？！　　顏冰的身體猛然一顫，手指下意識的回攏發力，長長的指甲在甄少爺後背上抓出一道道血痕，顏冰也是直到此刻才發現，自己竟然一直摟着這個小子！　　甄少爺吃痛，殺手素質充分體現，他的眼睛一張，好似帶着電光一般，讓顏冰猛打一個冷戰，嚇了一跳，就差沒哭出來了。　　愣了一下，甄少爺這才回過神來，尷尬啊……男人都是在錯誤犯過之後才懂得反省，嘿嘿一笑，“呦……，你醒了啊……”　　“甄……甄英雄，你對我做了什麼？”顏冰還算冷靜，可是傻瓜也能聽出來她平靜話語後面的顫抖，那是被壓抑過的憤怒，隨時都能爆發出來的危險氣息啊。　　甄少爺多厚的臉皮也架不住顏冰的質問啊，他的回答有些躲避尷尬的味道，卻是把尷尬丟給了顏冰，這女人居然還是個處女，這種不可能的事情卻真實的發生在了少爺身上，球球的，是運氣還是災難啊？這樣一來，這女人肯定恨透了少爺，少爺和她恐怕再也找不到心平氣和談話的機會了，甄英雄心裏悲哀一番，再低頭看顏冰，那羞赧的神色，那依然挺翹的粉紅色乳蕾……天啊，這女人說自己二十歲怕都有人相信啊。　　“恩……我也說不清楚，不過，目前這情況，我不說你也應該知道發生過什麼吧？”　　“你……”顏冰本想抽這小子一嘴巴的，可聽他說到‘目前這情況’的時候，身體出於本能的向大腦發回了報告，顏冰只覺得下體腫脹疼痛，是破身的疼痛，也是因為甄少爺的蘇醒，使得他的分身也隨之來了精神，在顏冰的體內發生了體積變化，這也是顏冰此刻才感覺到那痛楚的原因，“你……你到底對我做什麼了？”　　問這話的時候，顏冰臉紅如血，眼中既有羞澀，又有痛苦與絕對的憤怒，痛恨，雖然沒有親眼看到，但是，體內的異物帶來的感覺是真實的，真實到另她感到無比悲哀，她凝視着甄英雄，那目光，似乎要吞噬他一般。　　顏冰當然不能接受這現實了，她十六歲被家人逼迫與諾森家族確立婚姻關係，翌年成婚，顏冰個性很獨立，年紀雖小，卻心計很深，而且偏激的性格讓她有很多固執的堅持，例如，死也不會把自己的身體交給一個不喜歡的男人，所以，她通過對顏家財產的控制保持着和羅伯特的距離。好在羅伯特當時看中的只是她的財產而不是她這沒長大的小丫頭片子，所以並沒有對顏冰逼的太緊，卻不想，顏冰很有商業天賦，通過投資手段，利用諾森家族的關係網，短短兩年讓顏家的財產翻了一翻，並逐漸滲透到諾森家的資金運營中。　　二十歲，顏冰就完全控制了諾森家族大部分資金的運作，如果她突然撤除顏家的資金投入，諾森家族的正當買賣就會因為資金鏈斷裂而面臨全部跨台的危險，羅伯特這時才發現自己偷雞不成蝕把米，過於小看了顏冰的能力，顏冰為了躲着羅伯特，開始回國居住，並建起了冰清莊園。　　二十三年，羅伯特說的並不誇張，他真的忘記了顏冰的樣貌，但他不敢離婚，因為離婚就意味着他羅伯特將一無所有，顏冰的精明成了他的噩夢，他恐懼她，這種被顏冰要挾的恐懼給了顏冰更多的侵略空間，於是，為了保護自己，她不滿足於控制財產，還開始架空羅伯特的權利，包括吸收殺手世家，用諾森家族的原始勢力成立冰恨天等等。　　貞操對顏冰來說，就像是活着的驕傲，孤單一人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耗盡腦力去算計，去經營，可就在今天，她的貞操沒有了，一切都已無可挽回，她的貞潔居然給了自己最大的對手，給了自己最恨的男人的兒子，這簡直是老天的玩笑啊！　　二十三年的堅持今天被擊潰了，這個臭小子過去就是唯一佔過自己便宜的人，現在更是佔了自己最大的便宜，顏冰想咬死他，可女人對自己的第一個男人，總有一種莫名的感覺，顏冰忍着，她想聽聽甄英雄的解釋，或者說，她知道自己咬不死甄英雄，卻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應該如何面對，女人對男人的依賴是天生的，哪怕，這個男人被她恨的要死……　　“顏……顏阿姨，我承認我做了無法挽回的事情，但是，少爺我是個正常男人，你明白我說什麼嗎？我的意思就是，你很漂亮，很吸引人，那個……其實主動的也不完全是我……”甄英雄有些語無倫次，那溫熱的緊箍讓他欲仙欲死，他又有衝動了。　　“甄英雄，你王八蛋！”從高貴的顏冰的小嘴中跳出粗俗的髒話，當真是別有一番味道，這女人磨着小牙，牙齦似乎都咬的出血，恨恨道：“不是你主動難道是我主動嗎？你……你……”　　顏冰說不下去了，憤怒之後，就是委屈，她早就忘了自己是個女人，一門心思都在愛利絲身上，可現在，因為第一次的失去，她女人的天性回歸，羞赧，痛恨，茫然，絕望，她的眼淚好似斷了線的珠子，甄英雄每每一動，都讓她感覺到那種巨大的羞辱感，就如同甄英雄在故意挑釁她一般。　　顏冰所以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知道，那個主動的人，好象真的是自己，還依稀記得，先前自己的身體非常不適，然後甄英雄把自己送進了浴室，自己泡澡時依然覺得難受，於是光溜溜的跑出來，趴到了甄英雄的身上……　　莫非，是酒後亂性？！　　顏冰對性知識的了解基本為零，她的全部精力都在經營家族，培養愛利絲，以及報復義字會這三件事情上，沒啥時間去對激情丸做調查，她完全沒想過自己是誤食了那種東西，甚至沒有對先前身體不適有懷疑，她很不坦白，心裏卻非常清楚自己的膽子並不大，身體不舒服，大概是因為羅伯特那傢伙就在自己的面前被人開槍打死，從而受到了嚴重的驚嚇所導致的，而後來的失態，則是因為飲酒……　　顏冰哭，是羞的，是悔恨，自己受到驚嚇之後為什麼要喝酒壓驚啊？結果做了那麼不知羞恥的事情……顏冰不可能承認是自己的責任導致了如此後果，但心裏已經相信，甄英雄所以和自己發生關係，是因為自己酒後失態，或者說，是自己勾引了他，想到這個‘事實’，顏冰死的心都有，也就難怪她哭的一發不可收拾了。　　“顏阿姨……”　　“誰是你阿姨？！王八蛋，我恨你，甄英雄！我一定要殺了你！”　　顏冰狠狠的用小拳頭錘砸着甄英雄的胸口，不過，甄少爺真的沒覺出疼痛來，她的力氣小的可憐，如果她是一本正經的說出這話，甄英雄可能會有所提防，不過，現在的顏冰，怎麼看都像是在發泄，撒嬌，哪裡有一點氣勢存在啊？　　‘阿姨’兩個字，簡直就是故意侮辱自己！顏冰是這麼覺得的，甄英雄是秦夢謠的兒子，卻和自己發生了關係，這要是傳出去，自己還活不活啊？就是現在也不想活了啊！　　“不叫阿姨，不叫阿姨，那，我還叫你名字好了，顏冰。”甄英雄就像是在哄孩子，為了躲開顏冰的拳頭，他坐了起來，兩人的身體總算是分開了，“發生這種事情，是意外，你要殺了我，我也沒什麼可說的了，不過，你殺我之前，我們能不能先談點正事啊？”　　甄英雄的分身抽出了顏冰的身體，顏冰立刻感覺到了解放的輕鬆，但同樣又有了一陣空虛感，那輕鬆遠遠不及空虛那麼清晰，她應該是過量服食激情丸，所以藥力依然有小部分殘留在身體中，身體還是很敏感的，但神智已經完全恢復，甄英雄坐起來了，她躺着，總有一種被甄英雄大包眼福的羞辱感，於是也掙扎着坐了起來，蜷起腿，抱着胸，一派的可憐巴巴，低頭一看，見到了被甄英雄墊在她臀下的那條白色的大褲衩子，上面的落紅好象一朵鮮花，顏冰的眼淚又開始掉落。　　“正事？甄英雄，殺了你就是我的正事！你覺得我還有臉活着嗎？”顏冰說完這話就撲了上來，女人是屬貓的，甄少爺臉是閃過去了，可胸口卻被顏冰撓了一把，血痕立顯啊。　　“你有完沒完啊？！找揍是不是？！”甄少爺抓到顏冰的雙手，用力抬起，顏大小姐胸脯大敞，羞的都愣了，隨後看到甄英雄黑着的一張臉，怕啊，從來沒有人對她這麼凶過，在只能用身體拚鬥的前提下，顏冰毫不懷疑甄英雄會揍自己一頓，人就是這麼奇怪的生物，顏冰不怕死，卻怕甄英雄真的揍她，立刻老實了。　　這女人很多時候還是蠻可愛的，甄少爺心裏感慨着，臉上卻一般緊繃著，“顏冰，難道這件事情就只是我的責任啊？你就沒責任了嗎？你要不是總想着報復，不去綁架果果，至於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嗎？！你沒臉活着？你要永遠這麼小家子脾氣，早該去死，對，去死吧，你死了，看看愛利絲還活不活，看看蘇影和我老爹還活不活，看看想要利用你我的人美不美，哼，少爺我就不明白了，就你這麼一幼稚的女人，竟然也能把我逼到如此地步，操！你這女人真是不可救藥，我老媽因為惦念你這種女人而郁郁不歡，最後……不值，真他媽不值！顏冰，你就是一不知好賴的女人，我真想狠狠的修理你一頓！”　　甄英雄先前兩句話有點無賴，但也不是沒有道理，如果顏冰不綁他，他確實不用下藥，而下了葯之後，他已經在可以忍耐甚至常人都無法忍耐的情況下忍住了，最後是因為顏冰的投懷送抱才落到如此下場的，所以，不存在責任問題，或者是平攤這個責任，讓顏冰動容的，是甄英雄後面的話。　　甄英雄確實說出了心裏的話，他的表情已經沒有了那分不羈，很嚴肅，很悲憤，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當他用一種刺激的口吻，怒斥自己輕賤生命的時候，顏冰心裏竟有一種難以解釋的溫柔的感動，雖然他的語氣很過分，但這也算是一種關心，在過去的二十三年裡，從來沒有人關心過自己啊，孤獨的人總會封閉自己的感情，但當封閉解除后，她爆發出來的感情，也許不是常人能估計的，顏冰不想承認自己被甄英雄感動了，但不得不承認他在自己心裏已經有了和一般人不同的份量，也許，這與甄英雄是顏冰的第一個男人有着直接關係。　　“你媽媽……是因為惦念我才……”顏冰對甄英雄的話有些懷疑，但憑藉對秦夢謠的了解，她知道甄英雄的話未必就是謊話。　　“不止是你，還有蘇影。”提到秦夢謠，甄英雄的表情更正經了，眼神中的感情與傷感，讓他多了一分憂鬱的氣質，顏冰被他看的俏臉一紅，他眼中的深情很容易讓人產生誤會，“我不知道當年我老爹老媽為什麼沒有和你們打招呼就結婚了，我想，那也是我老媽整日郁郁不開心的原因吧，但有一點我要清楚的告訴你，顏冰，你恨義字會我沒意見，但絕對不允許你懷疑我老媽對你的感情，雖然她沒有和我提過你的名字，但我知道她整日掛在口中的姐妹就是你，直到去世，我老媽也念着你，她不會傷害任何人，更不會傷害你，無論當初發生過什麼，我想，都不是出於我老媽的意願。”

# 第363章 我們來賭命

　　顏冰沉默了一會兒，但她的反應顯然並非甄英雄期望的，這冷艷的女人用她那標誌性的冷冷聲音道：“甄英雄，夢謠姐已經不在了，你現在怎麼說都可以，因為孤獨一人在諾森家掙扎的我是怎麼活過來的你根本不了解！”　　“好吧，我不了解，所以，我接受你對義字會的恨……”　　“我現在只恨你！”顏冰又有點失態，她使勁掙扎了兩下，想掙脫被甄英雄攥住的手腕，把胸脯暴露給這個小自己那麼多的男人，顏冰實在接受不了，但甄少爺恐懼這女人那長指甲，哪敢放手啊？　　“恨我？”甄英雄也知道自己不單單是捅破了顏冰的處女膜那麼簡單，精神上對顏冰的打擊恐怕才是最難以饒恕的，“這麼說，你已經不恨義字會了？”　　顏冰彷彿聽到了一個天大的笑話，淚痕沒幹，她冷笑道：“甄英雄，你是誰？”　　甄英雄一愣，然後明白了顏冰這話的意思，嘿嘿一笑，“也對啊，我是義字會的少爺，在一般人看來，我還是義字會唯一的繼承人……”　　這話有貶低顏冰的意思，因為顏冰也認為甄英雄是義字會的繼承人，不過，顏冰並不介意，或者是沒理解甄英雄的揶揄，道：“我就是要拆了義字會，讓甄天一無所有，還要殺死你，不然，我受到的恥辱怎麼洗刷？！”　　“估計你殺了我，也洗刷不掉什麼了。”甄英雄見顏冰臉色一變，趕緊停止打屁，笑道：“我的意思是，我接受你的報復，你可以隨便的報復我，但你看啊，你現在被我抓了，我完全可以在這裏殺掉你，然後摧毀你的冰恨天，所以，你現在是我的囚犯，對嗎？”　　顏冰面孔冷冷的，但眼睛中卻閃過一絲恐懼，先前死在甄英雄手裡的人，有魔鬼賴玉和，有殺手十三，更有僅次於羅比的殺手世家的精英卡瑪，甄英雄能殺了他們，所以顏冰不懷疑他也能殺了自己，“你，你要殺我？”　　“如果你在這裏死了，那麼對你而言，一切就都結束了，對嗎？”甄英雄冷笑着鬆開了顏冰的手，然後掐住了她的脖子，並沒有發力，卻依然把顏冰嚇的要哭，甄英雄默然的眼神哪裡有一點的笑意啊，透出一股死亡的氣息，他嘴角的勾起太冷酷，好象能把人凍僵一般，“你知道嗎，現在我只要手上微微一用力，你細嫩的小脖子就會被我掐斷，顏冰，你想死嗎？”　　“你不敢殺我！”顏冰因為恐懼而心跳加速，她就是嘴硬，任誰也看的出來她是色厲內荏。　　“我為什麼不敢殺你？”甄英雄把臉向前一蹭，幾乎頂到顏冰的鼻尖。　　“你殺了我，哈恩一樣會按着我的計劃報復義字會，你害怕。”顏冰的話對自己有一定的安慰效果，她的底氣足了點。　　甄英雄半晌不語，突然一陣大笑，鬆開了顏冰的脖子，道：“你錯了，我確實不會殺你，卻不是因為少爺我害怕，而是，我不會傷害與我有過肌膚之親的女人，顏冰，無論我們之間是不是誤會，我們已經發生了關係，所以，我對你是有責任的，不管你怎麼恨我，我都不會傷害你的……”　　“誰是你的女人？！甄英雄，你年紀不大，卻臉皮很厚！你對我有責任？少臭美了，你是和我發生了……發生了那種關係，可這又怎麼樣？你電影看多了吧，難道我被你佔了便宜，就得嫁你不成？！”顏冰說完這話，自己倒是被羞的夠戧，和一個小自己十六歲的男人說到‘發生關係’和‘嫁’這種字眼的時候，她忍不住臉上發燙。　　甄英雄很欣賞顏冰害羞的表情，從這方面而言，顏冰有着少女一般的羞澀，玩味的一笑，甄少爺道：“我的意思你還是不明白，顏冰，我的意思是，我不會傷害你，所以，你報復我的機會有的是，那時，我絕對不會反抗，少爺一諾千金，信與不信我不勉強你，不過之前，我希望你能暫時擱下仇恨，我想，你也不希望被人家利用吧？”　　顏冰一怔，“什麼意思？”　　“你的冰恨天里，應該還有其他的內鬼。”甄英雄深吸一口氣，嚴肅道：“仔細想一想晚上發生的一切，希望我死的並不是羅伯特，那麼小島夏子為什麼要殺我呢？如果小島是羅伯特的人，殺了我，對羅伯特不但沒有利益，還有一定的風險不是嗎？所以很顯然，小島的舉動，是受其他人的指使，具體是什麼人在指使她無法確定，但只要想一想我死了之後會帶來的後果，就不難猜到這企圖利用我們的人有什麼目的了吧？”　　顏冰到底是個聰明的女人，淡淡吐了幾個字，“朗朗市黑道。”　　“對，更確切點說，這個企圖利用我們矛盾的人，對你扳倒義字會的計劃有着絕對的信心。”甄英雄笑道：“從羅伯特知道你們準備藏身的地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來，那個小島夏子的暴露是遲早的事情，因為只有你們參与綁架的幾個人才清楚那個藏身點，而且，只有親自參与這個計劃的人才能確保你們會到提前準備好的藏身地點去，而不會停留在果果的家中，因為她可以在綁架過程中製造點動靜讓果果的家變成不安全的地方，從這點來看，是小島通知了羅伯特沒有錯，但同樣的，這件事情也暴露出了一個問題，先把這個問題掛起來，我們這麼推斷，若按照你們的計劃，成功綁架了果果，羅伯特在得到你財產的同時，果果被小島殺害了，後果會是什麼呢？對，我和你會勢不兩立，而你為了救回愛利絲，也同樣沒有退路可言，義字會和冰恨天之間的爭鬥將不可避免，顏冰，你還沒有感覺到嗎？有危險的人，其實是你啊。”　　顏冰身體一顫，“甄英雄，你為什麼說那個企圖利用我們的人對我扳倒義字會的事情很有把握呢？還有，你所謂的那個問題是什麼？”　　“很簡單，像小島這樣的人潛伏在冰恨天，並刻意製造讓冰恨天和義字會的爭鬥不可避免的催化性事件，已經說明了他們對你這個計劃的信心，用一個假設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愛利絲沒有被我抓到，或者說我被愛利絲成功的幹掉了，那麼你就不存在顧慮，可以直接發動你的計劃，由此可見，我在這些人眼中僅僅是個障礙而已，並沒有人刻意的針對我，他們針對的是義字會，不然小島也不會要殺死我了，如果沒有愛利絲的暗殺，如果我沒有抓到愛利絲，你的計劃就不會露出馬腳，那麼，你扳倒義字會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存在了……”　　“就是現在我也能扳倒義字會！”　　“先被打岔，聽我說完。”甄英雄道：“我所以說他們對你的計劃很有信心，就是因為這點，如果沒有信心，他們的舉動就顯得太過莽撞了。”　　顏冰繼續問，表示她默認了甄英雄的這種推斷，“那你說的問題是什麼？你為什麼說我是有危險的人呢？”　　“小姐，你的腦子不是很好用嗎？”甄英雄微微皺眉，並不是對顏冰感到失望，而是一種對隱藏在暗處的對手有些恐懼，“雖然全部都是如果，缺乏了說服力，但理論上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我真的被殺了，如果，你真的可以扳倒義字會，如果，對手的目的真的是朗朗市的黑道，那麼，小島夏子不惜暴露自己，是為什麼呢？如果只有她一個內鬼，她暴露了，你扳倒了義字會，他們又有什麼辦法扳倒你，從你手裡得到朗朗市黑道霸主的位置呢？小島夏子決定要殺我是為了他們最終得到朗朗市黑道的目標，那麼她的暴露怎麼看都不是經過計劃的吧？”　　顏冰的臉，白的好象抹了粉，失去了健康的光澤，她終於露出了害怕的表情，“你是說，小島故意暴露，不光是為了殺你，還有混淆我視線的嫌疑，在我的身邊，還有她的同夥在伺機而動，等我扳倒義字會之後，取代我，達到接替朗朗市黑道的目的？！小島暴露身份雖然是迫不得已，可實際上，也是計劃中的一個環節，我的身邊，還有她的同夥？！”　　“應該是那樣的，想要達到殺掉人質的目的，有一個必須的前提，就是一定要參与綁架，否則無法創造要你們必須回藏身地點的條件。”甄英雄似乎在故意嚇唬顏冰，陰森森的腔調讓人感覺到毛骨悚然，“小島是綁架的參与者，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一，她早就知道你一定會讓她參与，二，即便參与的不是她，你所選擇的另一個參与者也一定會是她的同伴……”　　顏冰已經從驚愕中回過了神，她是聰明的女人，恢復了思考能力，她開始猜測誰才是小島的同夥，這個時候，她已經忘記了自己還赤裸着身體，也忘了自己剛被甄英雄奪了貞操。　　顏冰的性格過於高傲，卻因為內心一直渴望被關愛而對甄英雄的排斥有所降低，在險惡環境中掙扎的她很懂得，或者說很習慣的保護自己，所以，當甄英雄提醒她有企圖傷害她、威脅她生命的人物存在時，她本能的想要挖出這些人，卻忽略了眼前這位剛剛傷害過她的甄少爺，顏冰並不習慣依賴，卻習慣了指使，潛意識中也希望有人關心她，甄英雄故意降低姿態，也是因為他看出了顏冰的性格，對她有了一定的認識，如果她真的不害怕孤獨，也就沒有必要親自參与綁架，想要換回和她並沒有血緣關係的女兒愛利絲了。　　“至於替代小島的人會是誰，我想你也未必清楚，后選也許不止一個，所以這些人都有可疑。”甄英雄又開始笑呵呵的，頗有些作壁上觀，隔岸觀火的味道：“小島既然不惜暴露自己，只能證明她對同伴能架空你有着絕對的信心，所以，她的同夥應該是你身邊的人，而且，是很近很近的那種……”　　說不清楚的一種感覺，甄英雄的表情，語氣，讓顏冰來氣，氣的莫名其妙，甄英雄好象置身事外，袖手旁觀的庸懶態度讓顏冰心裏非常不舒服，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甄英雄，你想用離間計！”　　“你要是不相信，或者說你覺得我說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話，那你可以說我耍詭計，反正都是猜測，少爺我自己也不確定真實性。”甄英雄倒是挺坦白的，他知道，顏冰這種人高高在上習慣了，而且性格孤僻，偏激，自己越是想說服她，她越會和自己死磕，這樣把問題都拋回去給她，讓她自己判斷，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雖然有性格缺陷，但這女人畢竟很聰明。　　“順便說一句，顏冰，我並不懼你，我想你也猜到了，我能在被你綁架的情況下逃脫，能在小島的槍口之下撿回一條命，不單單是少爺的運氣超級棒，而是因為早就有準備了，我是故意被你們綁架的，信不信自然在你，可我的收穫有些出人意料是你親眼目睹的，有一點我是肯定的，顏冰，你的報復計劃不會取得效果的，我大概可以推測出你想用什麼方法扳倒義字會了，我所以告訴你這些，是想要你知道，提醒你身邊有內鬼，對我並沒什麼好處，這裏面並沒有利益的牽扯，我只是不想你被人傷害而已……當然，我是為了愛利絲，還有我老爹老媽，蘇影他們……”　　如果甄英雄不說後面幾句，顏冰懷疑自己的心臟能震破了胸口，從來沒有被人關心過，甚至被父母背叛了的她，不知道甄英雄的話有幾分是真的，但即便只是假話，她也是第一次被人關心，那種感覺，感動，不是常人能理解的，讓她感動的不是甄英雄這個人，而是他說出來的話，顏冰還是討厭甄英雄，而且，是更討厭這個男人，如果這話出自愛利絲的口，顏冰會毫不猶豫的把她摟在懷裡親吻，但甄英雄說出來，感動有了，衝動也有了，她覺得甄英雄這厚臉皮的玩意兒故意調戲她，成心在涮她。　　“你覺得我身邊的人最值得懷疑，所以你才在下車之前敲昏了羅比？”顏冰迴避過甄英雄那有點做作，不懷好意的目光，更迴避了他剛才的說話，淡淡的語調中，冰冷的氣息似乎有點退化，“你認為羅比有可能是小島夏子的同夥？”　　球球的，感情攻勢沒奏效，這女人果然夠冷！甄英雄心裏齷齪的琢磨着，要不是吃過激情丸，顏冰會不會是個性冷感啊？　　“越是你不懷疑的人，越有可能是內鬼，那個羅比具備這個條件，所以，不排除。”甄英雄嘿嘿一笑，“既然你這麼問了，是不是表示你同意合作了？”　　“合作？”顏冰也冷冷的對甄英雄一笑，“合作什麼？我為什麼與你合作？甄英雄，就算我身邊真的有這種人，難道我自己不能把他挖出來嗎？你少做夢，我不會放棄扳倒義字會的！”　　顏冰的反應在甄英雄的預料之中，對她這種習慣高傲而孤獨的女人來說，合作兩個字不僅陌生，而且抵觸，她對自己太有自信了。　　“還記得我們的賭約嗎？”　　顏冰愣了一下，“什麼賭約？”　　“賭命。”甄英雄道：“少爺從來不會輸，我要贏你的前提就是你必須活着，所以我才希望你與我合作，先把你身邊的內鬼挖出來，顏冰，你現在落到我手裡，我完全可以抓你去見我老爹，去見蘇影，就如你說的一般，即使你不在，哈恩大叔也許會繼續用你的計劃來對付義字會，但那樣一來，你的冰恨天依然是被利用狀態，你不在了，也就沒有人來挖出這個內鬼了不是嗎？哈恩未必就懷疑過身邊的人，甚至，他也有可能是那個內貴……”　　這種猜測在顏冰看來是不太可能的，但甄英雄有這個懷疑卻不足為奇。　　“你想用愛利絲威脅我？”顏冰眉頭一蹙。　　“就算是吧，你認為你現在有什麼理由要我把愛利絲還給你呢？”甄英雄嘆了口氣，抬起右手，用食指托起顏冰的下巴，很挑釁的說道：“就算是你的命運，現在可也是握在我的手裡啊。”　　顏冰是個強勢慣了的女人，雖然在諾森家族的二十三年很痛苦，辛苦，但她的敵人卻只有羅伯特而已，而羅伯特雖然野心很大，卻沒有什麼頭腦，除了玩女人，發脾氣，崇尚武力解決一切之外，他一無是處，顏冰並未將他看成真正的對手，她只是不得不屈服在諾森家族的名頭之下罷了，甚至甄天，蘇影，都不是她的對手，蘇影和諾森家族鬥了那麼久都不知道自己的對手就是顏冰，足以證明她腦子並不好用，而讓顏冰露出真面目的，是甄英雄，他首先發現了羅比和愛利絲在朗朗市藏身的地點。　　顏冰並不知道，當初發現愛利絲藏身別墅的人並不是甄英雄，而是蛋糕樹袋熊唐甜甜，是她偶然遇到了羅比與愛利絲，並跟蹤發現了他們就藏匿在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顏冰的別墅中，不過顏冰還是把甄英雄看成了自己遇到過的最有威脅的對手，在別墅里他故意放走愛利絲，並引的愛利絲主動回到他的身邊，着實出乎顏冰的意料，這樣的人，顏冰頭一次遇到，可以說，那次，是甄英雄贏了她。　　顏冰將甄英雄視為對手，她不服輸的性子得到了體現，所以，甄少爺現在托着她的下巴，居高臨下的和自己講話，還一臉輕蔑鄙夷的挑釁，讓顏冰感到了莫大的羞辱感，自己果然討厭這個臭小子！　　“甄英雄，你欺人太甚！”　　“顏冰，是你先來欺負少爺我的吧？”　　顏冰現在已經不怕甄英雄了，伸手彈開他的胳膊，冷冷道：“好，我和你賭這一把，不過，我要加大籌碼！”　　只不過一個小小的激將法，就讓顏冰如此痛快，當真是甄英雄預料之外，甄少爺絕對不會小看這個智商超高的女人，“怎麼個加大籌碼？”　　“你不是說我已經沒有辦法扳倒義字會了嗎？”顏冰恢復了冷冰冰的做派，雖然，赤裸裸的她看起來有些滑稽，但她一本正經的嚴肅表情卻讓甄英雄笑不出來，“我會配合你挖出這個企圖利用我們之間矛盾的人，因為我也不喜歡被人利用的感覺，但是，我不會停止對義字會的報復，甄英雄，我要賭的，就是你能不能在義字會倒掉之前找出這個內鬼！”　　甄英雄臉色微微變了變，他的眼睛深邃的如宇宙存在的黑洞，彷彿在吸納這顏冰的內心世界，顏冰被他看的很不自在，剛想說些什麼，就見甄英雄閉上了眼睛，片刻，他才緩緩睜開，笑道：“顏冰，你賭的太大了，不但我玩不起，你也玩不起，如果你贏了，你也僅僅是報復了義字會，卻成全了那些藏在後面有不良企圖的人，一樣要面臨被這些人傷害的威脅，如果你輸了，後果更是不用說，你計有可能成為他們泄憤的對象……”　　“甄英雄，看看我們現在的樣子，你認為我還有什麼臉活下去？就如你說的，我現在落到你手裡，你可以隨便處置我，我可以選擇死亡，但我不甘心，我要給自己爭取一個最後報復你的機會！”顏冰的眼睛中射出憤怒與痛恨的光芒，她幾乎是磨着牙齒在說話，她純凈而美麗的小臉此刻顯得猙獰，“你想賭命，我和你賭的就是命，如果我扳倒了義字會，你就死定了，到時候就算真的有人想對我不利，我就是死了也心滿意足！你不是想要我活着嗎？那就贏我一個看看，你要是能毀了冰恨天，就表示我真的不如你，你想要我活着，就必須找出那些想要殺我的內鬼，在他們殺我之前解決他們，呵呵，但你能做到嗎？哈哈，告訴你，我本就不想活了，若是他們殺了我，我也不算不守約定，只能證明你無能，沒有贏了賭約，哈哈哈哈哈……甄英雄，就算不能拉你一起死，我也不會輸給你的！”　　顏冰笑的有些失常，笑的甄英雄渾身不自在，球球的，真要說起來，這肉體關係的發生，很難分清責任，你這女人幹嗎擺出一副被侮辱的姿態來啊？是少爺推倒還是被你逆推都說不清楚呢，你這麼激動的情緒就好象認準了是少爺強姦你似的，給少爺增加罪惡感呢啊？怪不得人們常說，無理取鬧，蠻不講理，是女人特有的權利呢！　　甄英雄心裏亂七八糟的胡想，卻很清楚，顏冰說出這話，是抱了必死的心，她沒有在自己面前露出懦弱的一面，但發生了這樣的關係，對她心靈的打擊是巨大的，這女人，想要用死亡逃避一切……　　“顏冰，你真的是這麼想的？”　　顏冰鄙夷的望着甄少爺，“你害怕了？是怕輸，還是怕死？”　　“都怕。”甄英雄的回答讓顏冰愣了一下，太誠實了，只見這男人嘆了口氣，淡淡道：“愛利絲怎麼辦？”　　“甄英雄，你我發生了這種事情，愛利絲還能相信我是她媽媽嗎？”顏冰望着兩人之間那條大白褲衩上的落紅，恨恨的說道：“這都是你的錯！愛利絲已經不可能認我這個媽媽了，所以我更不可能原諒你！死我也要拉着你！”　　顏冰左手一揮，要給甄英雄一記耳光，被甄少爺給攥住了手腕，她右手再揮，依然是被甄英雄攥住，再一次胸部大敞，女人神秘的兩點暴露在甄英雄眼下，顏冰卻沒有了羞澀，只是憤怒的望着甄少爺，但甄少爺卻看到了她憤怒目光后那一絲迷茫而絕望的堅定，這女人，很可能說謊了……　　“OK，我和你賭這一場，我們就賭命。”甄英雄沒放開顏冰，卻是朗朗一笑，“不是很有意思嗎？我想要你活着，就必須摧毀冰恨天的計劃，然後在冰恨天潛伏的內鬼企圖殺你報復你之前，把這些人挖出來，換言之，我要在你害我的同時想辦法保護你，呵呵，很有意思，少爺喜歡有難度的挑戰，不過我也有個條件，我們之間的矛盾只是我們之間的矛盾，我希望你分清楚這一點。”

# 第364章 顏冰的決定

　　“不用你提醒，甄英雄，既然是賭約，我自然會堂堂正正的和你賭，有什麼發現，我自然會告訴你，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敵人是相同的。”顏冰沒有掙扎，兩個人裸體聊了這麼久，自己哪一點他沒看過沒摸過啊？心裏已經稍稍有了點免疫，“我不會輸給你！”　　‘我不會輸給你’，這話大概只有甄英雄聽的懂，顏冰如果隱瞞了內鬼的事情，或者是沒有遵照賭約而自己結束生命，就表示她逃避了現實，在與甄英雄的賭博中，違反規則就是失敗，顏冰不想輸給甄英雄，所以她不會違反這個約定，甄英雄相信顏冰，她很高傲，這種高傲的人是不會認輸的。　　其實甄英雄並不知道，顏冰不想輸的原因還有一個，她對義字會的報復到底是出於什麼原因，連她自己也說不清楚，今天與甄英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她更加迷茫了，她早就發現自己的報復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行為而已。　　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自私的，於是，顏冰把報復義字會的理由，解釋為甄天和秦夢謠的背叛，他們背叛了朋友間的感情，甚至顏冰有很長一短時間都覺得自己是因為喜歡甄天，而甄天沒有回應她的情意，不過這些都是借口，顏冰的內心很清楚，她恨的是黑社會的生存法則，恨的是自己的命運，她的報復，都是為了給自己內心的痛苦找一個發泄點。　　不能說顏冰對義字會的報復沒有道理，確實是義字會的存在造就了她不能自己的命運，黑道的生存法則，讓她遠離了家鄉，來到了美國，家族為了存活，強迫她嫁入了諾森家族，可以說她被家人背叛了，在確定婚姻關係之後，在正式結婚登記之前這一年中，顏冰的父母遭遇空難去世，這是一個契機，顏冰掌握了顏家的一切，於是，她有了保護自己的武器，也成就了她宣洩報復的誘因。　　父母不在乎她的幸福，她恨，父母沒有了，她傷心，一個人，她寂寞，害怕，於是，她想報復，她開始尋找自欺欺人的理由來報復甄天，報復蘇影，報復背叛過她，把她推到如此黑暗生活中的人，其實她很清楚，促成這一切的，即不是甄天，也不是蘇影，而是黑暗的生存法則。　　愛利絲被甄英雄奪走了，顏冰才發覺，在自欺欺人的報復慾望中，自己忽略了應該珍惜的人，愛利絲才是她的一切，對愛利絲，顏冰有着愧疚，是她通過愛利絲的母親，讓諾森家族與斯圖爾特家結成了合作關係，羅伯特喪心病狂的殺害了斯圖爾特一家，顏冰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壯大諾森家族，顏冰是為了得到更大的權利來支配這個家族，為自己尋找安全感，為了報復義字會，卻沒想到發生了那樣的事情，所以，她開始培養愛利絲，為了補償她失去的一切，顏冰想要她得到義字會，代替甄英雄的位置，早在那時候開始，顏冰便將對義字會的報復和補償愛利絲一個未來這兩件事情結合在了一起。　　最後的最後，顏冰終於知道自己錯了，雖然她依然恨義字會的存在，但她更在乎愛利絲，愛利絲知道了一切真相，就不會再接受她，所以她絕望了，她恨自己的自欺欺人，愛利絲在身邊的時候沒有去珍惜她，所以，她不會再去欺騙，與甄英雄的賭約，她很認真，這應該成為一切的結束，儘管結局是未知的。　　甄英雄看着顏冰，又是一笑，笑的顏冰心裏一跳，他的笑，有一種自信，那種自信彷彿能透晰別人的內心世界，“恩，我也不會輸給你，因為少爺從來都不會輸，呵呵。”　　他笑什麼？顏冰心裏有些慌亂，莫非，他看出了自己的真實意圖……　　“既然我們已經決定合作，是不是應該商量一下具體的合作方法了呢？”甄英雄放開了顏冰的手，站了起來，伸了個懶腰，他那高昂着的分身挺挺的，就在顏冰的鼻尖前上下搖晃，凶神惡煞的，讓顏冰又怕又羞，又恨又想哭，恨不能挖個地縫鑽進去，或者將甄英雄千刀萬剮碎屍萬段，不過，她不會那麼做的，顏冰表情中閃過一絲悔恨，那是傷心的絕望，顏冰真希望自己能立刻死去，不過，在死去之前，她還有必須要做的事情……　　“恩……啊！你干什麼？！”顏冰應了一聲之後，甄英雄突然轉身要抱她起來，顏冰大急啊，她很不習慣和男人有身體接觸，甄英雄擺明是得寸進尺啊！　　甄英雄嘆了口氣，沒有來硬的，而是擺出點紳士風度，很禮貌，卻非常有挑釁和嘲諷嫌疑的說道：“難道我們要光着身子坐在沙发上聊天嗎？你不冷嗎？我可是很冷的……”　　不說還好點，一說顏冰還真的打了個冷戰，她的頭髮很長，在浴室的時候浸濕了，並未擦乾，後來一番激情，太火熱，倒也沒覺得冷，不過藥效之後，她就是被凍醒的，剛才一直和甄英雄談論嚴肅問題，加上激情丸的藥效又沒有完全過去，所以沒有太在意，這時候甄英雄一提，她的牙關都忍不住打顫了，可顏冰就是不喜歡妥協，“冷和你要侵犯我有什麼關係？！甄英雄，難道你對我的羞辱還不夠嗎？！”　　顏冰很憤怒，大眼睛中幾乎噴出火焰，冰冷全然消退了，這恐怕是顏冰以前想也沒想過的事情，自己，居然會生氣。　　靠！說的好象少爺強姦了你似的，球球的，別說少爺沒強姦你，就是真奸了，一次是奸，兩次也是奸……　　“我是要抱你進屋！侵犯你？顏冰，誰侵犯誰這個問題我們不做爭論，但該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生米已經煮成了熟飯，你還羞什麼勁啊？難不成你還上法院告我啊？”甄少爺頗為無賴，顏冰要不是吃了激情丸，也不至於侵犯他甄少爺啊，不做爭論，說白了，就是甄英雄打算永遠隱瞞真相，那種事情還是不說的好……　　無恥！顏冰真想殺了甄英雄然後自殺，生米煮成了熟飯？他說的容易，那是自己的貞操啊，王八蛋佔有了自己的身體，居然一點羞愧之心都沒有，最少，也應該有點意外吧？顏冰不能接受和小自己那麼多的男人發生關係，為什麼這個男人卻能接受和自己這個大他那麼多的女人發生關係呢？想不通……　　顏冰並不是對自己的魅力沒有自信，而是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不是有魅力，一個習慣孤單的人，並不表示她只懂得孤芳自賞，也許，她會忘記鏡子的用途……當世界上只剩下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還會在乎自己男的還是女的，是公的還是母的嗎？無論公母雌雄，那時都不重要了，顏冰的世界里就只有她一個人，所以她對這些問題，基本白痴……　　顏冰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已經沒臉活下去了，與小自己十六歲的，曾經的好姐妹的兒子發生了肉體關係，無論生理心理都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尤其是，他似乎還和自己的‘女兒’有着戀愛關係，顏冰真的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臉活着，清白的身子失去了，她沒有活着的勇氣了，但要強的她，不會在甄英雄面前露出自己的懦弱或者絕望，有很多原因，例如，她永遠都不想輸給的人，也是唯一不想輸給的人，就是甄英雄，所以，她依然強勢，“你要臉不要？！進屋就進屋，我為什麼非要用你抱着？！”　　好心沒好報啊，甄英雄眼角一挑，“不用我抱？好啊，那你自己走一個我看看……”　　“哎呀……”　　“怎麼？現在知道疼了？”　　顏冰純粹是賭氣，可一站起來才感覺到，下體一陣疼痛，別說走路了，連站着都困難，而且，並非自己情願，狼狽的夾着大腿的姿勢簡直太滑稽，太丟人了！　　“你還看？！抱我……抱我進去！”　　顏冰這回是不得不低下了高傲的頭啊，太疼，太冷，習慣了錦衣玉食的她受不了丁點的苦，只能妥協，心裏隱隱的並不排斥甄英雄與她的身體接觸了，一來是無奈，二來，甄英雄剛才的那種不經意間露出來的體貼與關心，讓她冷冷的心流過一點暖意……　　甄少爺露出勝利的一笑，將這女人橫腰抱起，顏冰羞的不知該如何是好，想捂臉，覺得那樣就輸了什麼，想把頭藏到甄英雄懷裡，又覺得太曖昧了，甄少爺越來越覺得顏冰可愛，她很能耐，所以，只是在這種小事情上贏了，甄英雄也能感覺到莫大的滿足，顏冰讓他有了一種征服的快感，是男人本性中最渴望的虛榮感，所以他才答應了顏冰加大籌碼后的賭約，固然是無法勸服這個女人妥協，也是因為甄少爺想徹底政府這個女人。　　沒有人知道這一對稱的上可怕的男女在房間里聊了什麼，夜靜悄悄的，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屋裡說話的聲音開始放大，似乎發生了什麼爭吵，片刻之後，讓人聽了臉紅的聲音開始傳了出來，甄英雄並沒有走出這個房間……　　……　　翌日，天還未亮，霧還沒有完全散去，被甄英雄砸昏的羅比已經醒了，經過兩個小時的掙扎，終於從捆綁中得到了解脫，甄英雄捆綁的技術真的很高，如果被綁的人不是羅比，估計到活活餓死也休想掙脫出來，他用繩子捆綁的時候，加強了對人關節部位的禁錮，讓人絲毫用不出力氣來，羅比從車裡下來，看着手碗上的淤痕以及磨破的皮膚，感覺着脖子和腋下火辣辣的疼痛，還有渾身的酸楚難忍，殺意狂涌，對他來說，這是奇恥大辱。　　顏冰被甄英雄帶走整整一夜，羅比的憤怒之火熊熊燃燒，他很清楚，被甄英雄用那種姿勢捆綁了整整一夜的自己，在關節如此疼痛的情況下是不可能贏的了他的，可羅比還是用最快的速度朝樓上衝去，他不敢想象，卻忍不住去想象，這一個晚上，甄英雄都對顏冰做了什麼……在他諸多想象之中，有一個結果是比顏冰被甄英雄殺死還要讓羅比恐懼的，不過很不巧的是，偏偏被他猜中了，一男，一女，孤男寡女同處一室……　　羅比是負責教導愛利絲殺手技藝的老師，以暗殺甄英雄為目的他很清楚一切有關甄英雄的信息，其中就包括甄英雄的窩，羅比曾經在這棟樓的對面埋伏過甄少爺，也知道他居住的具體樓層甚至是門牌號，他身上沒有武器，卻還是毫不猶豫的衝進了甄少爺的屋子，世界上只有一個人能讓他失去殺手的冷靜，能忘記他自己對愛利絲教導時說過的話，這個時候，他不是一個合格的殺手。　　門沒鎖，防盜門敞着，室門一推就開了，羅比看到了靜靜坐在沙发上的顏冰，他不但沒有松下那口氣，懸着的心緊繃，綳的更緊了。　　“不用那麼緊張了，甄英雄已經走了。”顏冰沒有回頭，她知道進門的人是羅比，靜靜的坐着，她的語氣，像冰。　　“夫人……您……”羅比咽了口唾沫，他的眼中布滿了恐怖的血絲，好象壓抑着要吞噬羔羊慾望的野獸，他不知道擔心的話應該怎麼問，只想生撕了甄英雄，顏冰身上穿的衣服，不是她昨天穿過的，這證明了什麼？！卧室的門敞開着，羅比能看到屋裡，那張床上，很是凌亂，這又證明了什麼？！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所以你不要問了，我不想回答。”顏冰冷冷的說話，卻帶着一種傷感，一種對羅比習慣性的依賴，“羅比，我能相信你嗎？”　　羅比牙齒幾乎咬碎，已經不用問了，顏冰，被甄英雄侵犯了！羅比不是白痴，顏冰與甄英雄昨晚在沙发上激情之後的戰場沒有清理，顏冰的衣服不屬於她自己，她憔悴的模樣，壓抑的傷感與憤怒，無不說明了這一點，甄英雄褻瀆污辱了他最尊敬的女神！　　羅比說不清自己是一種什麼感覺，恨，恨不能碎了甄英雄，恨自己沒有保護好顏冰，痛，心痛的犹如刀絞，羅比不知道痛在哪裡，他想安慰顏冰，卻不知如何開口，於是，他躬下身子，習慣性的，卻堅定的說道：“夫人，羅比願為您赴湯蹈火，我的靈魂都歸於您來支配。”　　顏冰一笑，雖然羅比沒看到，但能感覺到，她真的笑了，羅比激動的心都在顫抖，十年前哈恩發誓效忠諾森家族時，自己第一次見到了這個女人，只是驚鴻一瞥開始，他就發誓徹底效忠於她，顏冰的笑，肯定了他的忠誠，羅比感到了莫大的滿足，可是，他很快笑不出來了……　　並沒有甄英雄的那種懷疑，顏冰絕對相信羅比的忠誠，他不會是內鬼，做為愛利絲的老師，想要自己不能回頭的去對付義字會，羅比有能力不讓愛利絲被綁架的事情發生，所以顏冰相信羅比。　　沉默了片刻，顏冰輕輕吐了口氣，“冰恨天里，有小島夏子的同夥，羅比，我信任你，所以，請你幫助我……”　　羅比是個很聰明的人，他的眼裡早就沒有了世家，沒有了冰恨天，內鬼什麼的他根本就不關心，他的心開始扭曲，因為他明白顏冰所謂的幫助是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夫人不去憎恨甄英雄呢？！　　羅比想不通，比起內鬼，顏冰應該更恨甄英雄才對吧？他聽着顏冰將計劃婉婉道出，臉色越發難看，顏冰不習慣去看別人的臉，所以，並沒有察覺到羅比的變化……　　顏冰說話習慣性的簡練，不想與人有過多的交流，此刻她才發現，昨晚與甄英雄的談話，竟是自己二十三年來第一次與人那麼長時間的對話，自己還從來沒有說過那麼多話呢，想到這裏，不禁一怔，自己幹嗎會想到那個小子啊？顏冰的感覺怪怪的。　　“羅比，我說的，你都明白了嗎？”　　羅比第一次對顏冰的話產生了猶豫，顏冰方才與他說的一切，讓他從心裏產生了排斥，“夫人，您這算是對甄英雄的妥協嗎？”　　顏冰對羅比的反問有些驚訝，“妥協？愛利絲在他手中，你認為我有選擇的餘地嗎？答應與他的賭約，我不過是為了找到一個最後報復他的機會罷了，不然，你以為我還可能坐在這裏，你還能夠站在那裡嗎？”　　羅比愣了愣，似乎醞釀着勇氣，好一會兒才用有些不穩的聲音問道：“甄英雄放了夫人，是為了什麼……”　　這句話里有很濃的懷疑的味道，也有無限期待答案的渴望，羅比關心的這個問題，越權了。　　顏冰臉上一紅，還好羅比看不到她的表情，這個問題，連她也想鬧明白，顏冰隱隱覺得，甄英雄放了自己，不單單是為了挖出內鬼，也不像是因為甄天或者蘇影，顏冰能感覺到甄英雄對自己那種渴望征服的慾望，那個小子想要贏自己一個徹底，他僅僅是在針對自己而已。　　“為了挖出冰恨天的內鬼，那內鬼的目的是朗朗市的黑道，無論是對甄英雄或者冰恨天，都是個威脅。”顏冰不太喜歡羅比的態度，因為她不習慣被別人質問，“羅比，你到底想說什麼？”　　羅比想問，你和甄英雄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可他不敢問，或者說他很害怕問出來的結果，所以，他歉意的鞠躬，“不，夫人，我只是害怕甄英雄耍陰謀而已，畢竟，夫人要我做的事情，對夫人的名譽有很不好，甚至惡劣的影響。”　　“不，這件事情並不是甄英雄的主意，而是我自己的決定，也只有這樣，才能打消內鬼的疑慮，加深他們的信心不是嗎？”顏冰的話再一次讓羅比感到不舒服，難道是自己的錯覺？為什麼在夫人的話語中，能感覺到一種對甄英雄的包庇與維護呢？高傲的夫人會做出讓自己形象被毀譽的事情嗎？！　　“羅比，很感謝你對我的幫助……一直以來的幫助。”顏冰突然說了一句讓羅比受寵若驚的話，顏冰到底在想些什麼，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了，羅比發現直到今天，自己仍然不了解着個女人，不過也正是如此，羅比才被她的神秘感所吸引。　　顏冰的這句話，發自肺腑，即便她當初掌握了諾森家的大權，生命依然受到羅伯特的威脅，一直都活的戰戰兢兢，那個喪心病狂的傢伙可以用對付他哥哥的辦法對付她，來得到她的一切，所以做不到這一點，就是因為羅比的存在，羅比在某個方面，是個魔鬼，怪物，連哈恩大叔也要讓他幾分，羅伯特就是出於對他的顧及，十年來才不敢用暴力對付顏冰的，也是為此，顏冰這十年來才活的略微輕鬆。　　“夫人，請不要這麼說，我說過，我的靈魂，都願意為夫人所支配。”羅比忍着心裏那種莫名的衝動，再次對顏冰表示效忠，可他的心裏，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他告訴自己，那是對甄英雄的恨意，絕對不是針對高貴的夫人……　　顏冰說謊了，所以她才誠意的對羅比說了那句話，不止是對羅比，對甄英雄，她也說了謊話，羅比能答應她的請求，讓顏冰鬆了口氣，因為一切，又進入了她的局，她想贏了甄英雄，於是，她制定了新的計劃，這一次，她只相信她自己，不再信任任何人，包括羅比，也包括甄英雄……　　顏冰起身，身子一個�趔，險險摔倒，羅比嚇了一跳，趕快跨前兩步要去扶她，可手指才沾到顏冰的衣袖，她便如觸電一般，發出一聲低呼的同時躲開了羅比的手，羅比一怔，顏冰還是和過去一樣，除了愛利絲與她的保鏢巧巧，不與任何人有身體接觸，可這一次，羅比卻心裏刺痛。　　她依然高貴，不可褻瀆，可是，有些感覺，似乎發生了變化，羅比心裏有種悲哀，不滿，再次默默的詛咒起甄少爺來。　　顏冰並沒有說什麼，而是轉身便走，她必須在冰恨天有所動作之前回去，看到她走路時那彆扭的姿勢，羅比眼中閃過的，是憤怒到罪惡的光芒，如果說先前還是猜測的話，那現在已經可以肯定，顏冰與甄英雄，真的發生了關係，他的憤怒是針對甄英雄的，但他同樣迷惑不解，為什麼顏冰被甄英雄污辱了，還能如此鎮定呢？　　難道，她也和愛利絲一樣……不，這不可能，不然，她就不會與甄英雄設下這個賭約了不是嗎？羅比心裏不是味，他有殺人的慾望，因為他需要發泄心中被堵塞的壓抑。　　走在前面的顏冰也覺得奇怪，昨天晚上，自己因為下體不適，幾乎沒有多想，就接受甄英雄抱自己進屋，可剛才，羅比的手才伸過來，就讓她莫名的排斥，她也不明白這是為什麼，難道是因為和甄英雄發生了肉體關係，所以產生了一定的免疫嗎？　　顏冰不想也就罷了，一想到甄英雄，她除了臉紅心跳，心裏複雜以外，還有無盡的痛恨，但那種痛恨卻與先前不同了，更像是初戀的小女生與戀人發生了矛盾，似嗔怒，似撒嬌。　　昨晚，那小子和自己鑽到了一條被子下，在商量過正事之後，甄英雄再一次和自己發生了關係，不是侵犯，顏冰恨的就是這一點，自己，竟然沒有堅持與抵抗，僅僅一個吻就讓自己淪陷了，連被人碰一碰都覺得不自在的自己，竟然沒有反抗甄英雄的侵犯，這是為什麼？　　其實，那是因為激情丸的藥效，顏冰並不知道自己過量服食了那種東西，躺在床上，不再冷了，藥效作用下，身體也就變的敏感了，正事談完的時候，顏冰已經擠在了甄英雄懷裡，如果先前沒發生過關係，甄少爺也就溜了，可事實不是那樣，就像甄英雄說的，強姦一次是奸，兩次，還是奸……　　再一次發生關係，顏冰的意識是很清晰的，那種男女結合給身體和精神帶來的快感讓她想想就臉紅，她活到今天才知道女人還可以有這樣一種體驗，顏冰現在對甄英雄的恨，很大程度是因為甄英雄看到了她瘋狂而讓人羞愧的一面，她只覺得自己失去了在甄英雄面前高傲的資本，那臭小子恐怕也是為了這個原因才再一次的推倒自己……

# 第365章 似乎有問題

　　讓顏冰生氣，甚至感到無比羞恥的原因還有一個，羅比進屋就看到她靜靜的坐在沙发上，好象很冷靜，那種冷靜甚至讓羅比心裏難受，但那一切，其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罷了，顏冰不回頭看羅比，不習慣是一個原因，再者，她不好意思回頭，當時她每分鐘的心跳估計已經過百了，她並不是靜靜的坐在那裡，而是因為靜靜的環境讓她清楚的聽到了羅比跑步的聲音，正在找東西的她出於本能，為了掩飾自己的行為才趕快假裝端莊或者神秘，或者冷靜的坐在那裡的。　　顏冰醒來之後，甄英雄已經走了，床頭放着一套疊的很整齊的衣服，包括內衣，這些東西是愛利絲沒帶走的，剛好給顏冰穿，她的衣服昨晚丟在浴室里，全濕透了，雖然對甄英雄躲避責任似的開溜很氣憤，但當時看到這些衣服的時候，顏冰心裏還是有些暖意流過的，當然，那是在她找‘東西’之前，顏冰清楚的記得那‘東西’昨晚還放在沙发上，可她就差把沙發翻過來了，也沒有看到那‘東西’的影子，羞恥的火焰幾乎將她焚噬，那‘東西’不會不易而飛，既然自己找不到，那就只有一個可能了，那厚臉皮的混蛋小子，把那‘東西’帶走了！　　羅比跟在顏冰的身後，望着前面那高貴女神的背影，心裏百般複雜，他卻看不到，他眼中的高貴女人，此時正在磨牙……　　……　　天還沒有大亮，因為濃霧未散，街上的能見度低的可憐，甄英雄在撥打過闌度的手機之後，看了看時間，凌晨五點五十。　　從懷中掏出一條白色的大褲衩子，上面的紅紅的花朵還是那麼嬌艷，甄少爺挺複雜的笑了笑，這東西到底能不能做為說服愛利絲相信事實的證據還不能肯定，有一點倒更另人擔心，如果顏冰非常在乎自己的第一次，會不會找這個東西啊？如果找不到……甄少爺打了個冷戰，顏冰要是真的發飆，那後果的可怕難以想象啊……　　嘆了口氣，把褲衩子塞回了懷中，身上的衣服還是昨天穿過的那套，血跡雖然幹了，但看着真的挺慎人的。　　甄英雄沒給甄天打電話，怕他身邊有警察，事情鬧的有點大，去警察局是免不了的程序，可那之前他還有事情要做。　　一心和白果不知道怎麼樣了，甄少爺覺得自己還算是個體貼的男人，擔心了一夜，此刻打電話過去也是吵醒她們罷了，哪有自己親自過去能讓她們感到驚喜呢？　　闌度是甄英雄最信任的人，甄少爺要在看望一心和白果，安慰她們之前，先了解到目前的形式，一心和白果的身邊，一定有警察，尤其是那嗅覺超級敏銳，和警犬有一拼的原野，要糊弄過他的眼睛，不小心點是不成的。　　讓甄英雄來氣的是，闌度那混蛋居然不知道他被綁架的事情，接到電話抱怨擾人清夢之後，這異國帥哥笑的下巴大概都托地了，但甄英雄能聽出他誇張嘲弄後面的釋懷，闌度只是不習慣酸腔酸調的安慰罷了。　　大約就是在羅比掙脫束縛的同時，闌度開着甄英雄的‘七星瓢蟲’來到了他家樓下。　　聽甄英雄將事情發生的大概講了一遍，闌度驚詫的同時，對事態發展也更擔憂了，沒想到不光是義字會裡出了內鬼，冰恨天里也有內鬼作祟啊，整件事情，更像是有人在幕後操控一般。　　“朋友，不管怎麼說，你的行為都太莽撞了一點。”闌度降低了車速，有點生氣的說道：“只憑着老鬼給你的小表鏡，你就敢假裝被綁架，我問你，你真的那麼有把握逃出來嗎？操，一切環境都是未知，就朝着危險里一頭扎去，這不像是你作風。”　　甄英雄嘿嘿一笑，對闌度，他不用藏着掖着裝神秘玩高深，“確實莽撞了一點，當時的情況也不容我多想，我先前很不理智的要果果去報警喊人，卻沒考慮到毛毛和小櫻桃的安危，我不被綁，顏冰他們很可能傷害到這些丫頭，再者，當時看到顏冰，我也有點犯愣，這個想法在我腦子里一閃，我就照着做了，在車裡裝昏的時候我也后怕，球球的，先不說少爺能不能逃出來，光是讓小艾和果果她們擔心就是一大罪過了，果果這時候肯定特自責，呵呵，她這丫頭，有當刑警的熱情，卻沒有那種膽量，要是她當時老實的待在二樓不下來，也許不會這麼混亂了，不過話說回來，她要是真不下來，少爺心裏可能會更不是滋味……”　　甄英雄說到白果，表情有些陶醉，事實上，白果當時確實有些不自量力，明知道那些殺手不是她能擺平的，還跑到樓下來，可以說是添亂，甄英雄當時是很生氣的，倒不是因為她添亂了，而是她涉身到危險之中的行為，讓甄少爺有一種負罪感，如果她真的有個三長兩短，甄英雄這輩子怕也笑不出來了。　　因為沒有發生那樣的事情，甄英雄才能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白果當時的行為，自己的想法太自私了一點，同樣的擔心，白果也存在啊，如果她躲在二樓不下來，而甄英雄發生了意外，那一輩子都要被內疚折磨的人不就是她了嗎？那太殘忍了，白果衝下樓來，需要多大的勇氣啊，對於當了警察不過幾個月的她而言，太不容易了，她當時並不是驅於警察的職責，而是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的愛。　　闌度哼笑了一聲，有點鄙夷甄英雄的味道，“你這人唯一的缺點，就是很多時候都自以為是，也許有時候你的這種自以為是會成為別人口中稱讚的果斷，但我看來，也能理解為自私，英雄，我是不懂得愛情這玩意兒，但我卻能想到你那警花老婆當時心裏的複雜，不是哪個女人都能像她一樣能拿着槍站出來對着職業殺手的，你最好不要忘了，我們習慣用子彈去射擊垃圾敗類，但她只是一個在溫室里長大的大小姐，這對她來說，太難了，這裏面的情意，夠你小子樂上一輩子了。”　　甄英雄認同闌度的話，他笑望着闌度，有些驚訝，“朋友，你什麼時候開始這麼富有感情了？”　　闌度一笑，沒理會甄英雄玩味的揶揄，“這是很簡單的一個換位思考而已，愛情也是一種感情，親情也是一種感情，在這件事情上，兩種感情是一樣的，如果當時在樓下和殺手對峙的是我，躲在二樓的是愛莎，我想我和你是一樣的，既怕她下來，又希望她下來，呵呵，朋友，我發現自己也和你一樣，成了半調子殺手了，真正的殺手永遠不會為了個人感情而感覺到矛盾，可現在的我，卻開始體味到那種左右為難的感情了，不知道愛莎什麼時候才能很自然的喊我一聲哥哥啊……”　　甄英雄無奈的笑着，闌度多愁善感的樣子似乎可笑，甄英雄卻是真心的為他高興，作為自己最好的朋友，甄英雄希望闌度能拋開冷漠，像個正常人，愛利絲，讓他開始朝着正常人的方向進化了，球球的，放心吧，朋友，少爺懷裡就藏着讓她誠心喊你哥哥的寶貝……　　“對了，我老姐，還有樹袋熊，她們不知道昨晚的事情吧？”甄英雄心裏敲着小鼓，他可不想看到三國又哭又鬧。　　闌度想了想，道：“應該不會，呵呵，你老爹蓋的很嚴實啊，昨晚，甚至現在，漢宮外面也有不少便衣蹲坑，老爹既然連我都瞞着，估計是想先摸清狀況吧，所以，大公主她們應該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甄天了解闌度的脾氣，如果他知道甄英雄被綁架，肯定會掀起一陣風暴，甄英雄不單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啊，甄英雄心裏有點感動，他絲毫不會懷疑闌度能在一夜之間把朗朗市翻過一個跟頭來，迷幻空間的勢力就是闌度自己培養起來的，就是甄天也不能阻止他要做些什麼。　　老姐不知道這件事情最好，甄英雄鬆了口氣。　　“英雄，那個顏冰怎麼樣了？”闌度突然沒好笑的問道：“你說你是抓了她才溜回來的，她又答應了和你的賭約，我覺得裏面有點蹊蹺啊，孤男寡女的相處了一夜，你們沒發生點什麼吧？”　　闌度以前就聽甄英雄說過在快樂谷碰到過一個女人的事情，現在發現那個女人就是顏冰，了解甄少爺的闌度忍不住產生齷齪的聯想了，甄英雄對哪個女人有感覺，瞞不過這傢伙的眼睛。　　“操，孤男寡女就一定要發生點什麼才正常嗎？她這會還在我家裡呢，要不你回去問問？”甄少爺心裏虛，嘴上卻硬着呢，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給顏冰吃了激情丸，就算闌度也不例外，這要是被老爹他們聞到了風聲，還挖內鬼呢？少爺那之前就得被千刀萬剮了。　　“別說那些無聊的了，闌度，辦正事吧，今天要忙的事情很多啊……”　　闌度微微吃了一驚，自己玩笑的猜測，恐怕是中了，他太了解甄英雄了，沒有絕對的否認，就是默認啊……闌度識趣的不再拿這個問題打趣，心裏卻又驚訝，又覺得好笑。　　闌度代替甄英雄聯繫了安靜安寧姐妹，她們在醫院，闌度沒有告訴她們甄英雄已經沒事了，從語氣中能聽出這個不知道是安靜還是安寧的女孩那消沉，擔憂，充滿了憤怒與殺氣的精神狀態，一旦告訴她們甄英雄無恙，這倆妞的反差非讓人看出馬腳不可，闌度還是很謹慎的，他只是打聽了柳絮和櫻桃的情況而已。　　柳絮的手術很成功，這個強悍到誇張的丫頭昨晚還生死未卜，凌晨兩點的時候竟然就蘇醒了過來，不過只問說了‘少爺’兩個字就又昏了過去，不過震驚於這丫頭強大意志力的醫生告訴了安家姐妹一個好消息，那就是，柳絮不會有生命危險了。　　甄少爺拍了拍胸口，他現在還記得那傻丫頭中彈之後還微笑的模樣，如果她真出了事情，自己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其實甄少爺等人都不知道，柳絮的情況並不樂觀，子彈從心臟附近被取出，柳絮並未度過危險期，那次蘇醒之後，她一直處於昏迷狀態，直到三天後才睜開了眼睛，那醫生所以提前如此說話，僅僅是對柳絮的意志力充滿信心而已，有了強大的求生意識，她一定會挺過難關。　　小櫻桃除了左小臂骨折，還有輕微的腹腔內出血，幸好脾臟沒有受到損傷，小櫻桃體質很好，如果是常人，受到這種力道的衝擊，很可能造成脾臟破裂，如果脾臟破裂造成嚴重的腹腔內出血的話，說不定會很快導致出血性休克，甚至造成死亡，即便如此，小櫻桃短時間內還是很難下病床，據說小丫頭在推進急救室以前還在哭鬧着找寫字的小本本，她到底要寫什麼沒有人知道，直到現在為止，她還在藥力中沉睡着。　　甄英雄不能想象，如果當時柳絮和櫻桃沒有偷偷跟過來，結果又會如何呢？　　面對三個職業中的拔尖殺手，恐怕，自己和白果都會被綁了吧……　　闌度從安家姐妹口中了解到了一切，這倆丫頭一夜未睡，一直在等着冰恨天與義字會的聯繫，時刻和阿東保持着通訊，對目前形勢十分了解，甄英雄聽說方言那傢伙被警方以團伙綁架罪抓起來的時候，真是哭笑不得，他固然知道這是艾華的手段，不過，若沒有人給他平反的話，那些留在現場的證據，還真能讓他罪名成立，反正，甄少爺沒打算幫他澄清什麼，為了大局着想，也不能給他澄清，甄英雄是黑社會，沒罪還能嫁禍人呢，更不要說方言這本身就有罪的傢伙了，他踢白果那幾腳，甄英雄記得清楚着呢。　　對形勢已經有了大致的了解，甄英雄要闌度告訴安家姐妹，聯繫阿東到醫院去，這才掛了電話。　　從車裡換上了闌度帶過來的衣服，雖然天還未亮，醫院沉浸在一片靜悄悄之中，可當甄英雄走進醫院之後，立刻就熱鬧了起來，十幾號警察都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跳出來的，將甄少爺圍住了，亂糟糟的還沒聽清這些警察在說什麼，阿東的人呼啦一下又連警察給圍了起來，頗有點不買帳要干架的勁頭。　　很快，警察和義字會的人起了爭執，在大廳里又吵又叫，就差動手了，警察要帶走甄英雄進行審問，義字會的人不買帳，認為甄少爺被綁架就是因為警察的失職，甄英雄還沒對外承認自己與白果的戀情，所以義字會裡除了有數幾個高層，都被艾華放出的煙霧彈所迷惑，認為是方言主使了一切，所以無法相信警察。　　警察也知道理虧，但職責在身，所以才發生了爭執，甄少爺被夾在中間，實在懶的說話，醫院的大廳雖大，可里三層外三層的，人越圍越多，六七十號人都在叫嚷，甄少爺說話也沒人能聽到啊，警察把他圍裏面了，他的人根本靠不過來。　　安靜的醫院一下子沸騰了，值班的醫生哪見過這麼多警察和黑社會啊，醫院是義字會的，可大部分醫生都不是幫派份子，來這裏僅僅是工作討生活而已，一看這陣勢，連報警都免了，這不全是警察嗎？　　闌度和甄少爺一樣，全當是個熱鬧，愛怎麼鬧怎麼鬧吧，反正也折騰不起來。　　果然，阿東和原野幾乎是前後腳到來，原野是接到了手下的電話，案件發生之後，他成了這個案子的負責人，阿東趨散了手下，原野也讓這些制服啊便衣的回到了各自崗位。　　“呦……，原隊長，起床不晚嘛。”甄少爺若無其事的打了個招呼，讓原野想上去抽他，還起床呢，為了等冰恨天聯繫義字會，他還沒合過眼呢！誰呈想，應該被綁架的人，十個小時之後又自己回來了，這他媽不是侮辱警察嗎？幾乎動員了所有的警力，結果全他媽白忙活了。　　“甄英雄，你為什麼出現在這裏？”不管怎麼說，甄英雄活着回來，原野雖驚訝，卻也鬆了口氣，他不希望甄英雄栽到別人手裡，更不希望這小子掛了，讓朗朗電視台的案子永遠無法偵破。　　甄英雄眉頭一跳，就知道這小子肯定會出現，他早就想好了說辭，“怎麼，難道我應該被分成二百六十塊，灑在全市不同的垃圾桶里才正常嗎？”　　原野見甄少爺活着，精神也就微微鬆了點，他受傷之後提前出院，身體本就有負擔，加上一夜沒睡，累啊，不願意和甄英雄鬥嘴，眼神略有複雜的看了他一眼，嘆了口氣，原野的語氣中有一些無奈與不甘，道：“給你兩個小時，兩小時之後，和我回警察局。”　　球球的，夠痛快的啊，甄英雄有點犯愣，原野什麼時候變的這麼好說話了啊？　　原野一轉身，嚴肅，卻有點發酸，“白果和艾一心在六樓六零六。”　　甄英雄一怔，原野已經朝門外走去，邁步瀟洒，似乎一眨眼的工夫，就把心裏的擔子放下了，“我的車就停在正門口，別等我請你，到時間你自己給我滾下來。”　　闌度感到奇怪，因為甄少爺第一次沒和原野鬥嘴，只是一笑，就朝電梯走去。原野喜歡白果，甄英雄非常清楚，這傢伙並不是縱容自己，而是想要自己去安慰白果罷了，甄英雄從來都不待見原野，但他卻認同原野的為人，雖然偷摸摸的跟蹤是個惡習，但原野本人還是光明磊落的，至少，他從來不會和方言一樣那麼陰險虛偽。　　“球球的，少爺今天讓他一回，就當是還他人情了……”　　甄英雄也不是吃虧的人，原野幫過白果，他忍了一個‘滾’字，就當把人情給還了……　　“少爺，您是怎麼……”　　“這不重要。”甄英雄打斷阿東的疑問，表情嚴肅，道：“阿東，你立刻回漢宮，找畫兒，給我調查一件事情。”　　阿東和闌度聽到甄英雄的口吻就知道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電梯里的氣氛突然凝重了起來，“在和平北路的光洋橋附近，有一座名為富甲天下的寫字樓，你去給我查一下發展商是什麼人，還有，這棟樓的頂樓現在有幾個公司，把這些公司的具體背景給我查清楚。”　　不用甄英雄說明白，闌度已經猜到，甄英雄昨天就是被綁到了這個地方，而這個地方，很可能就是由義字會的內鬼提供的，這絕對是一個超值的發現啊，可闌度的臉色卻突然由白轉灰，甄少爺對義字會的事情很少關心，但闌度對這個地方卻絲毫不陌生，甄英雄，為什麼會被綁架到那個地方去？闌度感覺自己的心臟有些超負荷了，如果說與這個地方有關係是內鬼的話，那麼這個人，不就是……　　阿東也是微微吃了一驚，托着下巴想了想，道：“和平北路的光洋橋，那是城東區，少爺，那是我們義字會極少涉足的地方，富甲天下大廈這個地方我也聽說過，不過……”　　甄少爺只是負責紅燈區，對義字會的具體勢力分佈並不了解，聽阿東一說，不解道：“那裡沒有我們的堂口嗎？”　　“沒有……過去有，但是……”阿東支支吾吾的，好象有話不敢說似的。

# 第366章 我就是鳥類

　　黑社會的管理模式大同小異，好似金字塔一般的階梯式模式，總部設在漢宮，主要是經營合法買賣，也是和投資公司，影視公司一樣，既正當賺錢又暗中洗錢的機構，下面的堂口則分設在不同城區，都是公司性質的存在，投資，影視等等行業皆有涉及，堂口下面又有分堂，小的社團，以及收編的小流氓組織等等，覆蓋面幾乎布滿城市，一些殘留的小組織就是在義字會個堂口之間的夾縫中生存，按道理講，義字會不涉足的地方，應該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城南斧頭幫被干挺了之後。　　“我也聽說過，英雄，那裡，是……”闌度臉色很難看，有些難以開口說下去的意思，讓甄英雄看了心急。　　“闌度，你嗓子眼裡卡了雞毛啊？”甄英雄看出闌度的異樣，有點起急，闌度似有的顧慮，讓甄英雄心裏有一種不詳的預感，“阿東，你說，到底有什麼地方值得奇怪的？”　　阿東沒有平時的那種果斷，一臉為難的看了看闌度，見闌度無奈的點了點頭，這才咽了口唾沫，聲音很小，而且顫慄，似乎怕別人聽到一般，“少爺，城東區很早以前是有堂口的，大約是十五年前吧，當堂主洗手之後，表面上，那個堂口就散了，為了不讓警察懷疑他的洗手有假，為了不造成不好的輿論，所以我們義字會一直沒有在那裡再設堂口，甚至很少讓那裡出現黑社會活動的跡象，也不允許任何人窺視那裡……”　　十五年前？堂主洗手？輿論？甄英雄臉上一陣青一陣紅，直到電梯門打開，嘴唇都顯得蒼白的他才顧做平靜的問道：“你們說的堂主，難道是……”　　阿東不敢說，低下了頭，這無疑是默認了甄英雄的猜測，闌度嘆了口氣，搖頭笑了笑，“那個人，就是木老，木子華……”　　笑話！甄英雄絕對不相信木子華會是一個內鬼，可看到阿東和闌度在聽到自己問出的話后就一直難看的臉，他覺得，這兩人還有話沒說出來。　　阿東見闌度已經說話，也就不再藏掖，道：“少爺，您說的富甲大廈的發展商，是四方集團，木老，是股東之一，我想，您對四方集團，應該並不陌生，那個大廈真正的發展商，可以說，我們義字也是其中之一，四方集團，本就是甄老闆為了木老而成立，並在義字會的暗中扶持之下發展起來的……”　　甄英雄只覺得後背一陣冰涼，怪不得自己腦中並沒有那個大廈的名字呢，任誰，也不會去自己家收保護費啊……　　……　　闌度真的很佩服甄少爺對情緒的控制，公是公，私是私，在進入白果的病房之後，他立刻驅散了臉上的陰霾，笑着迎上了一心和白果兩張寫滿了驚訝與欣喜的小臉，闌度沒有跟進去，他很識趣，走到了樓道盡頭的窗口處，掏出一支煙，點燃，平時的他並不喜歡這東西，只有在心情極為煩躁的時候，他才會吸上一支，這次，他是替甄英雄煩躁，雖然不確定木子華是不是內鬼，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甄家父子出了事情，能站出來扛住義字會，而又能讓人信服的，木子華是無可爭議的第一人選，闌度知道，對木子華充滿的信任的甄英雄，也是在這一點上感覺到了情況的複雜……　　好不容易才讓兩個哭鬧的丫頭安靜下來，甄少爺被兩女又抱又勒的幾乎喘不上氣來了，好傢伙，被綁架的時候也沒有這麼難受啊，不過他心裏還是甜甜的。　　“死流氓，你嚇死我了，唔……你都不知道我心裏有多怕。”白果眼睛紅腫，好象一條小金魚似的，憔悴，可憐，一向強勢的她終於軟了，還沒合過眼的她靠在一心的懷裡，望着甄英雄，淚眼模糊，小嘴可愛的翹着，她用自責發泄着心中的愧疚，“我太沒用了，都是因為我笨，我白痴，我膽小，都是因為我累贅，才讓你被……唔……你要是出了事，我怎麼對得起你，怎麼對得起點心和甜甜啊？你罵我吧……”　　甄英雄還真不習慣白果現在這狀態，嘿嘿一笑，一邊幫她擦眼淚，一邊調侃道：“罵你？罵你什麼？”　　小白一抓甄英雄的手，很認真，認真的連一心都被逗笑了，“你罵我是鳥類！這次我肯定不還口，你罵我腦結構簡單，罵我白痴，罵我是一胸大無腦的笨蛋女人！”　　一心乍見到甄英雄，立刻崩潰了，她知道白果內心充滿了自責，甚至，善良的她心底也隱隱的責怪小白同志做事衝動，扯了甄英雄的後腿，不過，她明白，如果當時躲在二樓的人是自己，也會毫不猶豫的跑下去，女人很容易了解女人，寧可死在愛人面前，也不想愛人為自己而死，所以，一心體諒了白果，甄英雄平安無事的回來了，一心強迫自己裝出來的堅強終於崩潰了，她哭，哭的比白果還要誇張，以至於白果和甄英雄說話的時候，她還哽咽的無法開口，不過，白果的一番話，卻讓一心破涕而笑，她知道甄英雄為什麼喜歡上這個女孩了，白果有時候真的很可愛。　　“白姐姐，你說的都是什麼啊？哪裡有人求別人罵自己的啊？”一心給白果擦着眼淚，白果也給一心抹着哭紅的眼角，兩個丫頭一向不和，卻在一夜之間變的親膩融融，甄少爺感動啊，球球的，如果被綁架一次就能化解女人之間的問題，顏冰啊，再綁少爺幾次吧……甄英雄心裏的齷齪不止於此，被綁架的時候，他採到了一朵帶刺的玫瑰，不知足的男人幻想着的東西太YY了……　　“你就當我傻瓜算了，反正我就是一傻瓜，白痴！”白果嗚咽着，沒有委屈，只有內疚，“點心，我差點害死他，就算你以後都當我是白痴傻瓜，我也認了……”　　白果哭的梨花帶雨，言語凄楚可憐，這兩句話無疑是一個表態，甄英雄平安無事，她雖然鬆了口氣，卻覺得后怕，白果沒有了過去的強勢與洒脫，所以，她告訴一心，以後再也不敢和她鬧彆扭了，因為她是一險些害了甄英雄的大笨蛋，大罪人。　　一心可承受不起，她表面能大度的接受甄英雄喜歡的女人，但小氣是女人天生的，一心也會覺得嫉妒，她不喜歡甄英雄身邊出現其她的女人，所以她和白果一直笑嘻嘻的對着干，可這次，她不想占這個便宜，她並不覺得白果哪裡做錯了，甚至，通過這件事情，她發現自己的醋意都淡卻了很多，白果是個值得愛的好女孩。　　“白姐姐，你別這麼說，如果我是你，當時也會那麼做的，而且，如果是我的話，肯定比你還累贅呢，我們是姐妹，我怎麼能把你當傻瓜呢？”一心嘴上說的好聽，實際上心裏已經樂的不行了，能說出這種話來，白果真是傻的可愛啊，“YY，你也說句話啊！沒見白姐姐這麼傷心嗎，你也不安慰兩句，愣愣的看什麼呢？”　　女人就是偏心，一心一轉眼就去針對甄英雄了，實際上，沒有人比她更想撲到甄英雄的懷裡大聲哭，痛快的發泄了。　　甄英雄看看一心，又看看白果，然後一本正經的摸着下巴，道：“恩……，小艾，你覺得果果是胸大無腦的女人嗎？”　　白果一呆，一心也愣了，“YY，你說什麼呢？”　　甄英雄嘿嘿一笑，一伸手，按在小白的胸脯上，“我想說的是，果果太自戀的，你的胸一點也不大啊，小艾，不信你也摸摸……”　　無恥，齷齪，淫蕩！一心看着甄英雄的手在白果的乳房上一捏一掐的，臉上燙啊，小白只穿着醫院的病服，裏面沒有內衣，肉感十足的形狀變換，讓一心也羞的大腦發昏，小白終於回過了神，巨大的羞恥感讓她忘記了傷心難過，一拳敲在了甄英雄的腦袋上，張口就吼，“死流氓，你想死啊？！”　　小艾也在呢，甄英雄不敢鬧的太過分，抱着腦袋回擊道：“死丫頭，我是為了誰被綁架的？！摸一摸你就急，還道歉呢？沒誠意！”　　“我道歉你就占我便宜嗎？！難道你不知道接受道歉也是一件很莊重，很嚴肅的事情嗎？！”白果不讓口。　　“球球的，你都說自己是笨蛋，是白痴了，笨蛋白痴被摸一摸會是你這反應嗎？！”甄少爺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你才是白痴加笨蛋呢！”小白是一條筋，渾然忘了自己剛才道歉的那種感覺投入了，習慣性的和甄少爺掐了起來。　　“別吵了，白姐姐，你怎麼能罵YY是笨蛋呢？”一心這勸架的也不合格，她喜歡甄英雄，所以只聽好話，聽不得別人對甄英雄進行人身攻擊，再者，一心和白果是截然相反的性格，她很會體貼人，甄英雄現在能坐在這裏，一心就差摟着他安慰他了，那容得白果罵他啊？一轉眼的工夫，她也忘了自己剛才還幫白果說話呢。　　“他就是笨蛋！”小白用力擰着甄英雄的臉蛋，甄少爺左手用力掐着白果的乳房，右胳膊摟過小艾的肩膀，拉着小白的耳朵，因為臉蛋子疼，甄英雄說話含糊不清，眼淚疼的都流出來了，小艾力氣小，見拉不開，她一伸手，也去擰白果的臉蛋。　　“快撒手啦！你們兩個都是笨蛋！”　　小白也說不出話來了，見一心也上手，她反擊了，想前一撲，三人好似漢堡包一般倒在了一起，一心被夾在中間，甄英雄被壓在最下邊，小白可算佔了便宜，哈哈大笑。　　一心本來還不服氣，推白果起來之後，發現甄少爺對着自己勾起嘴角，伸出拇指，這才知道，此刻正揉着被掐紅了臉蛋的甄英雄只是故意在逗白果開心而已。　　“你們兩個平時也是這麼鬧的？”現在想起來，甄英雄真的很了解白果，居然兩句話都讓這丫頭忘了疼，雖然看起來是白果沒心沒肺，但一心還是有些嫉妒，說話酸酸的。　　得意忘形的白果這才發現自己笑的太猖狂了，不過，她一早就知道甄英雄是故意逗她，兩人本就是在打鬧中滋深了感情，不打不鬧反而不正常了，聽到一心一問，白果又想起自己的罪惡來了，眉頭一擰，又要哭，情緒轉變有些無常啊。　　甄英雄嘿嘿一笑，左擁右抱，道：“好了，哭了鬧了，就不要再想着過去的事情了，少爺我不是頭髮也掉一根的坐在你們身邊嗎？昨天的事情都當是一場夢，無論夢到的是什麼，現在都該醒了不是嗎？呵呵。”　　一心和白果都知道，如果真的是一場夢，那甄英雄才是從噩夢中回來的人，可此刻他卻說的如此輕鬆，言語中的體貼讓倆丫頭更想哭了。　　一心什麼也不想問，因為她知道甄英雄不想，也不會把噩夢告訴自己，所以，自己能做到的，只有更加努力的愛他，一心是很傳統的女孩子，但白果不是，她本就愧疚，甄英雄等於代她受過，她渴望知道甄英雄昨晚經歷的一切。　　“死傢伙，你到底是怎麼逃出來的？”　　“逃？少爺用逃嗎？”甄英雄顯然是有意的迴避，笑嘻嘻道：“我用手錶上的表鏡磨斷了繩子，然後趁看着我的傢伙睡着的時候，大大方方的離開了。”　　說罷，甄少爺還故意把手腕上沒有表鏡的手錶給白果看，一派得意模樣，小白雖然不太相信，但皺着小眉頭的她前看后看，都沒看出甄英雄哪裡有受傷的跡象，作為警察，習慣用證據推敲的她還是不禁信了幾分，甄少爺不怕白果刨根問底，昨天與顏冰商量的時候，就算準了甄少爺無法迴避警方的盤查，所以偽造了一個藏身地點，當然，那裡不會調查出任何東西，僅僅是對警方有個交代罷了，這件事情，可以請艾華幫忙蓋過去。　　小白好糊弄，是因為這丫頭相信表面證據，但一心就不那麼好對付了，甄英雄一對上這丫頭好似清泉一般清澈的美眸時，心裏就是一顫，一心的眼中不是懷疑，因為懷疑已經到了不需要懷疑的地步，那笑意盈盈的韻動就好象在告訴甄英雄一般，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話呢……！　　儘管甄英雄身上無傷，但一心還是不相信事情會像他說的那樣簡單，即便是朗朗電視台事件他險些死掉，還不是一臉的無所謂？一心知道甄英雄對自己和白果隱瞞了一定的真相，是不想讓自己單驚受怕，而且，甄英雄悄悄對她呶呶嘴的狡猾表情也等同承認了他有所隱瞞，一心在甄英雄的肋下掐了一把，卻沒有揭穿他，人回來了，比什麼都好。　　“YY，對不起，我，把一切都告訴白姐姐了。”一心突然想到了這件事情，趕快和甄少爺承認錯誤。　　白果似乎是才想起來，也不理甄英雄還沒回過神來，就說道：“死流氓，你騙的我好苦，別的我都可以不當一回事，可王思慕就是愛利絲這件事情，你是不是應該和我好好的解釋解釋？”　　甄英雄的臉色不太好看，笑的真是一個尷尬啊，小白就是再小白，這時候也知道‘王思慕老師’的‘悲慘’境遇都是他胡編亂造的了，什麼媽媽乳腺癌啊沒錢交房租啊等等都是假的，只是為了貼身禁錮她自由的借口和謊言罷了，更讓小白又氣又嫉的是，愛利絲為了感情而掙扎的對象，顯然就是甄少爺。　　甄少爺嘆了口氣，擺出了一副很無奈的表情，道：“果果，既然你已經知道了一切，那也應該明白我為什麼要隱瞞你了吧？我並非為了自己，希望你能體諒我一下。”　　這話也不算避重就輕，甄少爺用大形勢帶過了愛利絲和自己的‘私情’。　　白果一怔，甄英雄如此一說她才反應過來，確實，甄英雄對她的隱瞞，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闌度，甜甜，為了那個叫做顏冰的女人。　　不管怎麼說，小白還是覺得有些委屈，“就因為我是警察，所以你就瞞着我啊？”　　“恩，因為我不能確定你會不會和你爸爸說。”甄英雄坦白道：“你現在已經知道了，朗朗電視台事件真正的幕後主使就是愛利絲，就是顏冰，如果你把這些告訴你爸爸，那麼這個案子就能結束了，可愛利絲和顏冰也完了，果果，那次事件僅僅是她們報復我的一個手段，並非刻意製造的恐怖事件，你懂嗎？”　　一心沒說話，也望着白果，小白眉頭緊鎖，道：“英雄，你到底要怎麼做？愛利絲的事情我可以先不過問，可那個叫顏冰的女人要殺你你還維護她，你的情況有多危險啊？！我不贊成你現在的態度，我認為你應該和警方合作！”　　甄英雄咳嗽了一聲，站了起來，小艾以為甄英雄生氣了，連忙拉住他的手，卻聽甄英雄嚴肅道：“果果，無論是我，還是小艾，所以把真相告訴你，是因為我們沒有把你看成一個警察，而是家人，如果你相信我，就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藏在心裏，最後我一定給你一個滿意的答案，如果你把這些告訴了警方或者你爸爸……甜甜和闌度，我老爹，小艾的媽媽，甚至是我去世的老媽，都會因為愛利絲和顏冰的結局而傷心難過，我不能原諒傷害家人的人，你明白嗎？”　　白果本就是出於關心才有如此一說罷了，甄英雄突然冰冷而嚴肅的態度讓她難以接受，她感到了一種生疏，一種冷淡，這樣的說話以前也曾經出現過，就是甄英雄誤會自己有其他喜歡的人的時候，白果的恐懼，是因為他似乎做了離開自己的打算，他似乎在逼自己在職責與私人感情面前做一個選擇。　　小白生氣了，氣的是甄英雄對自己的不信任，她還未說話，一心已經開口了，“YY，白姐姐不會那麼做的……對嗎？白姐姐？”　　一心當真可笑，女人之間的競爭她又忘了，此刻的她只怕甄英雄和白果鬧的不可收拾。　　白果反握着一心的手，卻冷冷的問甄英雄道：“甄英雄，如果我和我爸說了，你就不要我了，是嗎？”　　甄英雄沉默了片刻，對白果一笑，“果果，顏冰對義字會的報復，不是沒有原因的，而這個原因很複雜，我一時和你講不明白，我並不是怕你和爸爸講，而是怕你現在和你爸爸講，我向你保證，給我兩個月的時間，兩個月以後，我不但保證顏冰和愛利絲不會再有威脅，還保證給你和爸爸一個完美的答案，如果你堅持‘正義’這兩個字，就請給我這兩個月的時間，顏冰與愛利絲並不是威脅，我要對付的，是藏在她們身後真正的邪惡。”　　正義啊邪惡的，這些裝B的詞語說的甄少爺臉都紅，真是虛偽啊，甄英雄根本沒有回答白果的問題，也許是他在迴避，但從他的話中，白果和一心聽出了一些內情，一心戰戰兢兢道：“YY，難道，顏冰的背後……”　　“恩，很多事情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這就是我昨晚的發現。”甄英雄看白果也是一臉驚訝的望着自己，淡淡的說道：“果果，你願意相信我嗎？”

# 第367章 少爺告警察

　　白果無力的嘆了口氣，“我不相信你，你就想把我甩了，我有選擇嗎？”　　“呵呵，少爺哪捨得甩了你啊。”甄英雄撫着白果的頭，望着窗外的濃霧，一語雙關，笑道：“我們應該給別人留一個機會啊……”　　白果和一心不太明白甄英雄要給誰留個機會，但從他的表情中，兩女感覺到，這件事情，並不會因為顏冰與愛利絲被警方抓到而結束，還可能為此引發更可怕的事情……　　一心和白果都是一夜未睡，甄英雄再次安慰了兩女一番，直到兩個丫頭倒在一張病床上睡去，他才離開。　　出來的時候，安家姐妹幾乎是撞到甄英雄懷裡的，倆妞哭的稀哩嘩啦，就差沒跳樓謝罪了，非說做為影子，她們失職了，甄英雄連哄帶騙，總算讓她們的眼淚止住了，這倆丫頭因為是黑籍，所以要迴避警方，甄英雄一進入醫院的時候她們就知道了，卻一直不敢出來，現在警察撤出去了，她們兩個沒了顧慮，一左一右抱着甄少爺的胳膊，唧唧喳喳中，帶他去看櫻桃和柳絮。　　闌度腦袋都大了，看着前面的三個人，他真的不能相信這會是保鏢和少爺的關係，倆妞沒大沒小，看到少爺，就把他這師傅給忘了。　　櫻桃依然沉睡着，小丫頭臉色蒼白，眉頭皺着，恐怕在夢中也不輕鬆啊，甄少爺看到她的樣子，心疼啊，小丫頭才十六歲，就敢和職業殺手對着干，還一刀扎在了小島夏子的肩膀上，如果不是那一刀，甄英雄在電梯里也沒那麼容易反制住小島，恐怕就真的掛了，這小丫頭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啊。　　沒有吵醒她，甄英雄要安家姐妹留在醫院里，等小櫻桃清醒過來的時候一定要告訴她自己已經沒事了，讓她安心，等自己處理過一些事情之後，會立刻回來看她的。　　柳絮還在加護病房，目前不讓探望，甄英雄並未勉強醫生，畢竟這是為了柳絮着想。　　甄少爺吩咐了闌度一些事情之後，就要他回漢宮和老爹通報一聲，然後離開了醫院。　　……　　“甄英雄，你丫的是不是不會說實話？！”　　警察局的審訊室里，原野被甄英雄氣的額上青筋欲爆，甄英雄嘴裏蹦出來的話水分太大，這小子充分利用了方言的行為，藉機扣帽子的功夫是真不簡單啊！　　“我說的都是實話，原隊長，太激動對傷口癒合沒好處，冷靜點，冷靜點。”甄英雄喝了口咖啡，搖了搖頭，“忒苦，警察局裡的咖啡不加糖嗎？”　　記筆錄的就是那姓田的中年刑警，連他都看出甄英雄裝蒜了，更不要說對甄英雄無比熟悉的原野了，老原同志也不管自己還吊著一條胳膊了，左手一拍桌子，吼道：“再不說實話，我請你喝鹼水！你到底是怎麼逃出來的？！為什麼在你逃出來之前近十個小時，綁匪都沒有和義字會聯繫？！”　　“這話你應該問綁匪去，我哪知道？”甄英雄打了個哈哧，似乎在向原野訴苦，能逃出來真的不容易啊，然後托着下巴，很做作的分析道：“也許，匪徒的主謀失手，被警察抓了，群蛇無頭的匪徒不知道該和義字會聯繫要錢好，還是和警察聯繫換人好，太猶豫，在下決心之前就被我溜掉了也未必啊，再說，興許他們就是想先觀察一下警方的動向再做出下一步行動啊，我覺得吧，那個方言就是主謀，他要綁架的人本來是白果警官，卻不想我正在女朋友小艾家，被我撞破了他的陰謀，誤打誤撞的，我把他綁了，他的同謀把我給綁了，意外太多，他們有些慌亂，所以才不聯繫義字會的，要知道，綁架本少爺，在道上混的誰也擔待不起這責任啊，和警察斗也不太理智，沒有了帶頭的拿主意的，換誰誰不猶豫啊……”　　甄英雄羅哩八索的一痛亂蓋，倒也很有說服力，至少，那姓田的刑警就頻頻點頭，認同甄英雄的說話，方言確實有作案動機，而綁匪不與義字會聯繫，又從一個側面印證他是主謀的可能性，甄英雄太滑頭，嫁禍的技巧掌握的很好，不明說，一點一點的誘導別人。　　原野看方言也不順眼，現場遺留的東西確實證明了他的不良企圖，這種敗類不需要同情，但原野卻不認為方言就是主謀，從甄英雄要嫁禍他這一點不難看出，甄英雄就是說瞎話糊弄自己呢，他絕對不是那麼簡單就逃回來的，剛剛趕到甄英雄所謂的綁架地點的同事已經打回了電話，現場什麼都沒發現，很可能是匪徒清理了現場，甄少爺心知肚明，原野也隱隱能猜到，那地方，恐怕從來沒人去過！　　漏洞太多，可僅限於自己知道，原野咬的牙都要碎了，正在這個時候，敲門聲響起，原野擦了擦額頭的汗，對姓田的同事一擺手，讓他開門。　　“原隊長你好，我是甄先生的律師，鄙人姓周。”　　敲門的年輕警察很無奈的對原野嘆了口氣，一個穿着黑色西服的青年律師走了進來，並很禮貌的從公文包里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了原野，原野看也沒看就放到了桌子上，這律師他見過，當初甄英雄因為高橋雄三的案子被抓進來的時候，就是這個青年律師過來保釋他的，原野態度雖然硬，但心裏已經察覺到不妥了。　　姓周的青年律師對甄英雄微微一躬身，然後用很公式化，很專業的腔調說道：“原隊長，甄先生被綁架，有足夠證據表明，刑警隊的副隊長方言有作案嫌疑，因此我很懷疑警方對甄先生問話的公證性，我會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再此之前，我的當事人沒有回答你們任何問題的義務。”　　原野怒道：“你什麼意思？！”　　周律師掏出手帕，輕輕的擦掉臉上被原野噴到的唾沫星子，依然是用那種讓人起火的腔調不緊不慢的說道：“我會代表我的當事人，將市局刑警隊告上法庭。”　　甄英雄聽了都一愣，這個周律師在朗朗市也算小有名氣，年齡不大，卻贏過幾場硬官司，一些資深律師都避着他，因為有義字會在後面撐腰，他搜集證據的途徑相當廣，加上人也精明，最近兩年幾乎沒敗過訴，所以他這話一說出來，原野等人都嚇的不輕，這次玩的是不是大了點？連刑警隊都告？　　甄英雄卻是很快就明白了律師的意圖，暗贊他夠聰明，律師是甄英雄吩咐闌度給他叫來的，原野難纏，甄少爺今天事情太多，不能老待在警察局裡，叫律師來，無非就是想轍把自己弄出去，這周律師聰明，就在於他一聽闌度的話音，就明白甄少爺打算把責任都推給方言，於是，就來了要告刑警隊這麼一出，既然怎麼都是扣帽子，要扣就扣最大的，甄英雄心裏笑啊，如此一來，警方想不嚴懲方言都不可能了，他這綁架罪差不多坐實了。　　原野哭的心都有，太他媽寸了！方言那畜生前腳進去要對白果不良，後腳綁匪就跟進去了，甄英雄明知道這是巧合，卻就勢把綁架的大帽子扣給了方言，這還不算，方言是警察，而且是刑警隊的副隊長，甄英雄要把責任連帶給刑警隊，把刑警隊一起告了，於情於理都不是說不過去，當然了，他想贏這官司非常困難，但那惡劣影響市局可擔待不起，證明方言和綁匪毫無關係的證據一點沒有，證明方言以綁架為目的證據卻是一堆，原野碎了那混蛋的心都有，這是一天大的冤案啊，過去有過官府冤枉民眾的案例，今兒可好，甄英雄要冤枉官府了，偏偏，他證據一堆，不贏都難……　　原野正腦袋疼呢，胖乎乎的局長張進寶一臉虛虛笑容的走了進來，“哎呀，周律師，好久不見，好久不見啊，近來可好？”　　周律師禮貌的一笑，卻還拿着腔調，“張局長，您好，不過我就不太好了，要把刑警隊告上法庭，我難免成為風頭浪尖的人，無奈啊，律師這行你是知道的，得罪了警察，我以後怕是很難混了。”　　那你丫的還要告？！張進寶肚子里已經罵翻了，可嘴上得客氣啊，這姓周的說話有點江湖氣，告刑警隊云云，純屬嚇唬人，他就是想把甄英雄帶走，說穿了，甄英雄與警方合作的誠心還是不夠，但又不明說罷了。　　“周律師這話說的嚴重了，方言的行為純屬個人行為，他在思想上有問題，沒能察覺這一點，是我這個做領導的有疏忽，甄先生為此受到驚嚇，我萬分歉意，這次請甄先生來，也是做個筆錄，了解一下情況，以便能早日破案，抓捕到方言的同謀而已……”　　張進寶這話說的也違心，原野差點急了，這麼說話不就等於他也承認這事是方言主謀了嗎？　　周律師愛聽張進寶這話，終於有了點笑模樣，“可是我剛才在門外聽到的，卻是這位警官大聲的咆哮，您知道的，這裏都是犯罪嫌疑人方言的同事，我的當事人在這裏接受審問，我不能排除警方有逼供誘供，企圖擇清責任的嫌疑啊……”　　“那是，那是……”張進寶后脊樑都是涼的，氣的啊，這王八蛋還真是得理不饒人，沒理狡三分啊，原野看到張進寶噴火的目光瞄向自己，汗都下來了，靠，局長大人又要找撒氣筒了！　　“周律師，甄先生可以離開，並拒絕警方的保護，直到我們對方言做出處理，您看，這之前……”張進寶獻媚的表情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原野都懷疑這個人還是不是自己尊敬的局長。　　“好吧，我相信張局長的人品，但我依然保留上訴刑警隊的權利。”周律師說道：“我們會配合警方對方言綁架案的偵破工作，不過，為保證我當事人的權益，我將全權代表我的當事人與警方配合，如果警方有什麼疑問，可以通過我與我的當事人溝通。”　　張進寶和原野要是能噴火，非燒死這混蛋律師不可，他用告刑警隊做威脅，強行隔斷了警方與甄英雄之間的合作關係，朗朗電視台案件的調查工作，甄英雄獲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間。　　甄少爺從周律師進來之後就一個字也未說過，一直饒有興緻的看着他的臉色轉變，直到出門前，他才若有所指的對原野說了兩個字，“謝謝。”　　氣青了臉的原野根本沒聽進去這兩個字，他明白甄英雄謝的什麼，但原野並不高興，早上給了這流氓與白果兩個小時的時間，對喜歡白果的他來說，那絕對是冒傻氣的白痴行為，見甄英雄走了，原野的怨氣朝着張進寶發泄了，“局長，你怎麼也和甄英雄一個鼻孔出氣啊？你真的認為方言是綁架案的主謀嗎？！”　　“你給我找一個我不該這麼認為的證據出來！”張進寶一開口，唾沫星子都噴原野臉上了，可見他剛才忍的有多辛苦，“所有的證據都對市局不利，你沒看出來嗎？甄英雄是逼着我們結案，不處理方言，他就拒絕與我們警察合作！”　　張進寶一嘴的煙油子味，可見昨晚也沒休息好，原野一怔，臉色變的難看，“局長，甄英雄昨晚肯定遇到了什麼事情，綁架的他的人，可能就是引發朗朗電視台事件的犯人，甄英雄逼我們落實方言的罪行，擺明了也有幫犯人洗清責任的嫌疑啊，如果沒有什麼內情，他用這樣做嗎？”　　“就他媽你聰明！”張進寶都開始爆粗口了，“方言那混蛋的所做所為，讓我們被甄英雄鑽了空子，他的犯罪事實讓我們沒有證據證明他和綁匪是沒有關係的，不證明這一點，想要繼續看着甄英雄，就只能儘快對方言做出處理……”　　原野直磨牙，甄英雄栽贓嫁禍的水平實在是高啊，“局長，我不明白你剛才的退讓，就是因為方言這案子我們結不了啊……”　　張進寶嘆了口氣，“廢話，一綁架，就既遂，不說那些綁了甄英雄的人是不是方言的同謀，單憑方言留在現場的證據，和白果的驗傷報告，就已經確定他構成了綁架罪的事實，起刑就是十年，甄英雄用團伙綁架的罪名砸他，就是因為他有主謀嫌疑，現場不但發生過槍戰，甄英雄手下的兩個女孩子都受了傷，其中一個還是絕對重傷，有生命危險，這是什麼性質啊？故意殺人啊！作為主謀……”　　張進寶沒有說下去，原野咽了口唾沫，他當然知道作為主謀可能面臨的刑事責任，“甄英雄那小子，想要玩兒死方言……”　　“恩，他的最終目的大概是這樣沒錯，該着方言倒霉，惹上了甄英雄這刺兒球，警方講的是證據，怕他是在劫難逃了，但要處理方言，也不可能是一两天的事情，所以，甄英雄的目的未必就是要整方言。”張進寶又點了一棵香煙，在屋裡來回的轉悠，道：“團伙綁架沒有那麼容易判下來，方言又無法交代清楚那些綁匪的下落，我們怎麼結案？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甄英雄是故意拖着我們，你可能猜中了，甄英雄故意讓我們去抓不可能抓到的傢伙，用意就是拖延時間，黑市拳開賽就是這两天的事情，他小子到現在連舉辦地點都沒和我們透露過，現在又玩兒這麼一手兒，更不會和我們合作了，這的確可以證明他昨天一定遇到什麼事情或者有了什麼發現了。”　　原野眉毛都擰到一起了，眼中似鄙夷似不滿，怪腔怪調的對張進寶說道：“你既然知道他有問題還對他讓步……”　　“你以為我願意啊？！你這混蛋要是有能駁回甄英雄的發現，我用低聲下氣的嗎？”張進寶又開始噴口水了，“媽了個巴子！隊長是個白痴，副隊長去做綁匪，我他媽沒被上級處理就便宜了，再和甄英雄拿高腔，我們全他媽一起完蛋是輕，市局形象全毀，我們對得起人民警察這四個字嗎？！”　　張進寶的話不無道理，但他也並未全說實話，事實上，他所以沒被上面處理，是艾華給捂住了，無論對張進寶還是白耀天，方言的行為都可能連累到他們，艾華也是藉此施壓，讓張進寶處理方言的，順便要白耀天承他一個人情，說到底，艾華和甄英雄才是真正的合作者，如果甄英雄知道艾華這看似木訥的傢伙為了蘇影的未來連嫁禍這種招數都用的出來，不知道會怎麼想，艾華絕對是個可怕的傢伙，所以方言的人生註定是完蛋了。　　雖然張進寶未提上面給他的壓力迫使他這麼做，但原野還是感覺到了局長的無奈，“那我們怎麼辦？局長，朗朗電視台的案子需要甄英雄與我們的配合，可現在他刻意間隔我們的合作關係，我們真的一點轍都沒有嗎？”　　“有。”張進寶這看似慈祥的胖子睿智的一笑，“如果真的一點希望都沒有，我也不會那麼痛快的讓甄英雄離開警察局，不過，我們也只剩下這點希望了。”　　原野精神一振，“什麼希望？”　　“擇清方言和真正的綁匪之間的關係，這樣就能把一個案子變成兩個案子，我們可以省略偵察逮捕的時間，利用現場遺留的證據立刻對方言做出處理，那樣一來，甄英雄就不能再找借口拒絕警方保護，拒絕與我們的合作了。”張胖子嚴肅道：“而能證明方言與綁匪沒有關係的人，現如今，就只剩下她了，原野，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　　看着局長大人那寫滿了信賴與期待的臉，看着他臉上做作的帶着鼓勵的虛偽的笑，原野的表情由驚訝變成了恍悟，又由恍悟變的為難，再由為難，變的難看，日他媽的，張胖子盡給老子找點大難度的事情來做！　　“她，會逆着甄英雄，給方言做證明嗎？”原野不止懷疑，還有點不情願。　　“應該會的。”張進寶一拍原野的肩膀，勉勵道：“我相信你能開導她，記住，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交之以心、約之以規、導之以情的激發她身為一個人民警察的正義感，她一定會幫助我們的。”　　原野看到張胖子那張做作的找抽的臉，心裏大罵，我他媽還誘之以利，哭之以求呢！一套一套的，你丫要有把握，至於讓我去做這種事情嗎？　　……　　漢宮的警察接到張進寶的命令后，在甄英雄回到漢宮之前就撤離了，甄少爺就好象沒事人一般走進了甄天的辦公室，事實上，漢宮也沒有幾個人知道他昨天晚上被綁架的事情，甚至是九鳳，蘭兒鳳兒等人都不知道昨晚發生的一切，更不要說留在漢宮的三國，甜甜，艾愛，薛雪，樂樂等人了。　　闌度在甄英雄進入辦公室之前就已經把漢宮的一些情況做了交代，變態姐姐甄三國因為找不到櫻桃而大發脾氣，聲稱要找甄少爺算帳，她已經知道櫻桃和甄英雄的關係了，自然不會放任他們在一起，甄少爺額頭冒汗，他拿三國是一點轍都沒有。　　闌度告訴甄英雄，木子華和項嘯鳴正忙着黑市拳大賽開始前的準備工作，沒有人通知他們昨晚的事情，目前，他們也不在漢宮，木子華究竟是不是漢宮的叛徒，甄英雄沒有露出任何態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闌度不太清楚這位好朋友在想什麼。　　辦公室里，甄天和蘇影都坐在沙发上，讓闌度驚訝的是，甄少爺一聲不吭的漠視兩個人的存在，徑自走到老闆台後面，大咧咧的坐在了旋轉椅上。　　甄天只有在甄英雄進門的時候眼睛一亮，然後一怔，接着就繼續品着工夫茶，似乎對兒子大難不死漠不關心，而蘇影則是氣不打一處來，怎麼說這臭小子也和自己三個女兒糾纏不清，自己沒給他臉看，還平白擔心了一夜沒睡，這小王八蛋居然甩自己黑臉了，反了他了呢！　　“小鬼，你這是什麼態度？！”蘇影站起來就朝甄英雄走過去，好象要干架似的，闌度雖然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突然板着一張臭臉，卻還是擋在了甄英雄前面，蘇影一看這架勢，更來氣了，甄英雄這是誰也不誇的意思啊！　　“你干什麼？！”蘇影對闌度吼道：“你想造反？！沒大沒小的，給我讓開！”　　闌度也算是甜甜的兄長，現在甜甜也很自然的稱呼闌度為哥哥，蘇影是甜甜的乾媽，倒也罵的着闌度沒大沒小，可闌度習慣了一個人，根本不買帳，“蘇阿姨，我既不是你的手下，也不屬於義字會，造反或者沒大沒小這些詞彙與我沒什麼關係，我是英雄的朋友，現在也只是希望您坐回去而已，有事情，我們可以好好說話。”　　闌度話里該硬則硬，該軟就軟，也算給了蘇影面子，但蘇影是火暴脾氣，不吃這套，“你滾開，甄英雄，你這小鬼有話就直接說，我們為你擔心了一夜，你就是這個態度嗎？”　　甄英雄對闌度一擺手，闌度一笑，讓開了，走到酒櫃前坐了下來，蘇影一怔，闌度讓開之後她才看到甄英雄寒着臉，冷冷的目光不時的掃過自己和甄天的臉，她此刻才意識到，甄英雄昨天很可能見過顏冰啊，他見了顏冰之後還能毫髮無傷的回來，這說明了什麼？　　果然，甄英雄冷冷一笑，“老爹，蘇阿姨，應該說些什麼的，是我還是你們呢？”　　被甄英雄如此一問，蘇影的臉有些掛不住了，卻見甄天抿了口茶，把茶杯輕輕的放在了桌子上，不管是誰都能看出，他手指的顫抖出賣了他表面的鎮定，“英雄，昨晚你見到的，真的是冰兒……”　　“是。”甄英雄很坦白，語氣中，有被欺騙過，被隱瞞過的憤怒，“所以，應該說些什麼的是你們才對，蘇阿姨，二十三年前，你和顏冰究竟是為什麼不聲不響的離開朗朗市？老爹，你到底對我隱瞞了什麼？”　　蘇影的銳氣一下子消失了，她愣愣的望着甄英雄，這小子是怎麼逃出來的等等一切問題都被甄英雄一句話嗆了回來，她知道自己現在沒有權利去問了，有權利逼問一切的，是甄英雄才對。

# 第368章 一心也嫁禍

　　甄天與頹喪着坐在對面沙发上的蘇影對望了一眼，蘇影迴避過甄天的目光，這小小的一個眼神交流被甄英雄敏感的捕捉到了，甄天苦苦一笑，道：“英雄，你問了一個讓我和你蘇蘇阿姨都不願意去想的問題，我們迴避了二十三年，就是重逢之後也閉口不提，本以為就這樣讓它過去算了，沒想到你今天會問，呵呵，看來，冰兒的報復果然是為了這個原因啊……”　　甄英雄只覺得心頭火起，他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很不爽，“自欺欺人嗎？你們兩個閉口不談，假裝遺忘，就當那些事情沒有發生過了？老爹，蘇阿姨，你們覺得這對顏冰公平嗎？對我公平嗎？！如果我這次沒被綁架，沒察覺到這些怎麼辦？活捉顏冰？我操，你們真當我是無所不能的神嗎？！”　　甄英雄還是第一次在這個辦公室里暴躁的發脾氣，闌度倒了一杯紅酒，晃動着高腳杯，觀察着甄天和蘇影的反應，他已經明白了，甄天和蘇影很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對甄英雄隱瞞了一些重要的事實，當年顏冰離奇消失在朗朗市，應該是有內情的。　　“小鬼，冰兒，和你說什麼了？”蘇影還是忍不住問了甄英雄一句。　　甄英雄平息了一下情緒，淡淡道：“她告訴我她這二十三年活的很辛苦，只憑這一點，我就覺得她對義字會的報復並不過分，老爹，我老媽究竟是為了什麼鬱郁而終？難道真的是因為和你結婚，傷害了顏冰和蘇阿姨嗎？你們當時為什麼不把結婚的事情告訴顏冰？蘇阿姨，你和顏冰離開朗朗市的理由，應該是一樣的吧？不僅僅是因為感情，對不對？什麼四角戀，都是騙人的，這裏面究竟還有什麼事情？！”　　甄天沒有回答，倒茶，飲茶，似乎在平復自己混亂的心緒，甄英雄的質問讓他徹底明白了顏冰報復的理由，他的心亂了，而蘇影則是無助的，卻複雜的望着甄天，眼神中，有回憶的味道，還有一絲絲恐懼。　　甄天終於放下茶具，靠在了沙发上，歉意的望了蘇影一眼，這苦笑着說道：“我和你媽媽，迫於家族的壓力，背叛了和你蘇蘇阿姨與顏冰阿姨的友情，她們的離開，不單是感情受到傷害，也可以說是被義字會逼的不得不離開朗朗市，這就是一切真相。”　　蘇影沒想到甄天會說出這番話來，一向堅強的她竟然流下了眼淚，她不想聽到甄天承認那個真相，從決定再次與甄天見面之後，她從未提及過當年的事情，而甄天也刻意迴避着，兩人似乎空白過那段不愉快，但心中都明白，從來也不存在空白，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蘇影愛着甄天，所以恐懼他承認當初的背叛，他們兩人都不想因為那已經過去的事情而為今天的關係造成不可逾越的隔閡之溝，所以，甄天承認了，蘇影哭了。　　甄英雄早就從顏冰的口中想到了這種可能的存在，什麼顏冰喜歡甄天云云，不過是因為在蘇影身上看到的一種假象罷了，把蘇影的影子強加到顏冰的身上罷了，甄天和蘇影都在刻意的迴避心中早就猜到的答案，只因為他們都不想回憶起那段感情的背叛，才自欺欺人的隱瞞了，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　　不單是蘇影愛着甄天，甄天，對蘇影也有感情，他所以不接受蘇影，不只是因為秦夢謠，而是因為當初的背叛對蘇影造成了傷害，他心中愧疚。　　甄天見甄英雄並不說話，只是淡然的望着自己，明白如今已經沒有必要繼續自欺欺人下去了，兒子險些丟了性命，這提心吊膽的經歷他不想再重複一次，於是點燃一支雪茄，不理會蘇影的排斥，道：“英雄，你媽媽去世前還叮囑你，二十二歲一定要找個女孩子結婚，你知道是為什麼嗎？”　　甄少爺看了看蘇影，然後對甄天道：“過去不清楚，但現在知道了，老媽不想我經歷太多感情的瓜葛，繼你的後塵，就好象，你和蘇蘇阿姨。”　　甄英雄的話讓甄天一怔，而蘇影的眼淚則更難控制了。　　“呵呵，果然不能小看你這個小子。”甄天笑着，卻沒有平時笑的那麼洒脫自然，“你說的對，即便到今天我也從來沒有承認過，但你媽媽在和我結婚之前就知道，我不但愛她，也忍不住喜歡你蘇蘇阿姨，結果，我沒有任何解釋就讓你蘇蘇阿姨受到了感情上的傷害，這一切，都要從四大家族的利益爭端說起……”　　甄天說的輕描淡寫，可蘇影卻呆了，闌度險些沒把杯子掉地上，就算是早就猜到了這些的甄英雄也不禁小驚一下，甄天剛才等同表白啊……　　甄天好象有點靦腆，不敢面對蘇影，於是裝做鎮定的淡淡的說起了當年的事情，“四大家族並非表面上看起來相處的那麼融洽，英雄，你應該知道，義字會是不做白粉買賣的，所以，對其他三家族的利益構成了威脅，但也是因為這一點，我們白道的買賣得到了政府的扶持，一個城市有黑道四家族，可想其亂了，於是，政府有了掃黑計劃，而這個計劃的具體方案就是，黑吃黑……”　　甄天的聲音很有磁力，甄英雄和闌度聽的有些入神，原來這些矛盾的背後，還有那種背景影響。　　原來，二十多年前，政府為了掃掉一個城市四個黑幫的局面，與義字會的上代家主，也就是甄英雄的爺爺達成了共識，並一致通過了義字會高層的同意，在政府支持下，吃掉其他三個黑道家族，由義字會與警方通力合作，剿滅其他三家族，當時的甄天雖然已經接掌了義字會，卻因為年紀輕經驗淺，被高層架空了權利，無法控制局勢。　　蘇家，顏家，秦家，在聽到風聲之後，可謂人心惶惶，義字會是四家族裡實力最強悍的，和警方合作之後，即便三家聯手也很難動它分毫，那時三家已經開始受到政府的打壓，地盤一再縮水，統統被義字會吸納，三家族的一些骨幹也因為犯罪證據暴光鋃鐺入獄，而為警方提供這些證據的，就是義字會。　　不做白粉買賣的義字會少了黑社會‘黃賭毒’的三大進項之一，想要壯大發展，就只有拓展地盤，發展其它兩項買賣和白道生意，更可以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時，拉一些官員下水，提升軍火買賣的安全係數，這就是黑社會的生存法則，排擠，吞噬，野心膨脹，其他三家族意識到了危險，想要生存，他們同時想到了一個方法，對他們而言，那是一個契機。　　三家族的家長都明白，一旦被義字會掀倒，就表示他們的下半生只能在牢獄中度過，於是，他們一方面做好了為保命逃往國外的打算，一方面將希望寄托在自家女兒的身上。不同於長輩之間的面和心叵，勾心斗角，甄天當時正與秦夢謠熱戀，且與蘇影之間也是撲朔迷離，顏冰與三人交好，也是成天膩在一起，誰也搞不清楚甄天究竟喜歡哪一個，三家族都是一個想法，聯姻，只要甄天娶了自家的女兒，就不會對之下手，即便家族被義字會吞併，也不至於成為政府攻擊的對象，反兒得到了生存發展的機會。　　三家族都知道斗不過義字會，於是在這點的認識上是相同的，即用婚姻求好，義字會就如同預想一般，能通過甄天的婚姻而得到利益，何樂而不為呢？那時思想還相對守舊，雖然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麼誇張，但義字會高層包括甄家的家長，都逼着甄天做出一個選擇。　　甄天不是不知道這些事情，但迫於家族的壓力，又因為‘百善孝為先’，不敢佛逆家長，他是真的愛着秦夢謠，但又不能抗拒蘇影的款款情意，可家族硬逼他做出一個決定，他若和甄英雄一般性子，定然不會屈服，可惜他不是，他決定和秦夢謠結婚，並把義字會的企圖告訴了秦夢謠，秦夢謠雖然是懦弱性格，雖然很高興甄天的求婚，但聽到義字會要傷害到兩個姐妹的家族，她希望甄天能對並不知情的蘇影和顏冰坦白，畢竟，長輩之間的矛盾不應該影響晚輩之間的感情。　　讓人無奈的是，甄天和秦夢遙的意圖暴露了，或者說早就在家長的意料之中，義字會和秦家分別將兩人軟禁，經過商量，兩家認為，先散播一些謠言，造成輿論，然後搞一個盛大的婚禮出來，可能會引起其他兩家的恐慌，可以利用他們突然的恐慌，鼓惑兩家的低層人員做出過激行為，接着以此行為誇大造勢，聯合警方，對其下手。　　沒想到的是，蘇家顏家早有準備，甄天與秦夢遙突然結婚，兩家出奇的安分，就在義字會還沒摸清情況之前，兩家人突然之間消失了，甄天與秦夢謠根本沒有機會和蘇影顏冰解釋，而兩家留下來的勢力只是空殼子，義字會的黑道徹底統一。　　顏冰覺得蘇影也背叛了友情，當真是冤枉了蘇影，她與顏冰對甄天的感情絕對不同，對她來說受到的傷害遠遠超過了顏冰，如果說先前的謠言都是不確定的，那麼甄天與秦夢謠的突然結婚就是在印證一切，她喜歡甄天，也知道甄天愛着秦夢謠，她早就有了被淘汰出局的覺悟，卻沒想到這方式是如此無情，當時她感覺到的不單是友情、感情的背叛，誰也體會不到她當時的痛苦。　　為了留下另一個家族做替死鬼，顏家與蘇家選擇了同樣的方式，就是沉默，不敢讓義字會因為兩家的來往而被懷疑要聯手反抗的表象，安靜的準備離開朗朗市，蘇影又沉浸在痛苦之中，如丟了魂魄一般被家人帶離到了美國，與顏冰沒有任何聯繫，當她從打擊中恢復過來想要聯繫顏冰的時候才知道，顏家也離開了朗朗市，顏冰離奇的消失了。　　結婚生子，過了很多年，蘇影依然沒有忘了甄天，她始終不相信甄天是那種寡情寡義的人，所以，她再次回到了朗朗市……　　甄天和蘇影在相互的坦誠中，把一切告訴了甄英雄，同時也對對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蘇影知道了甄天當時的無奈，心裏很是高興，只有甄天，痛恨着那該死的過去，如果他當時能像自己這笨兒子一樣，如果能再強硬一點的話……　　一切都是過去，甄天只有懊悔。　　顏冰恨甄天，就是因為在義字會領導了朗朗市黑幫之後，甄天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黑道教父，顏冰很可能認為那一切甄天也曾參与了，甄英雄簡單的將顏冰這二十三年孤獨一人與命運掙扎的辛苦，這位少爺因為與顏冰發生了親密關係，怕話語中露出什麼破綻，於是把溜回來的經過一筆帶過，就說冰恨天里也出了內鬼，自己是藉機溜出來的，把後面那他劫持顏冰這段給省略了。　　甄天和蘇影擔憂不已，生怕顏冰遭遇危險，甄少爺卻不再說什麼了，其實顏冰和甄天之間，不過是個誤會而已，顏冰的命運確實被義字會毀了，所以她報復的並非沒有道理，甄英雄不知道這個誤會解釋清楚之後顏冰是否能放棄痛恨，那些都是以後的事情，眼前最重要的，是內鬼，義字會的內鬼關係到甄少爺能不能破了顏冰的計劃，而冰恨天的內鬼，則關係到顏冰那條小命，換言之，要不想讓固執的顏冰被傷害，就必須挖出義字會的內鬼並毀掉冰恨天，要顏冰輸的心服口服。　　甄英雄有一個感覺，找到義字會的內鬼，並不困難。　　蘇影和甄天之間的感覺變的有點奇怪，大概是因為兩人剛才都揭開了那掩藏至今的秘密吧，蘇影突然含蓄了很多，將一紙資料交給了甄少爺，是快樂谷集團的資料。　　甄英雄要蘇影調查快樂谷集團，蘇影便和美國的勢力進行了聯繫，顏冰與快樂谷的關係因為不再是秘密而被輕鬆的查了個透徹，快樂谷的前身是一家風險投資集團，而顏冰，擁有這家投資集團百分之六十四的股份，快樂谷是這家投資集團近年來最大的投資項目，幾乎傾入了全部，顏冰是快樂谷最大的投資人，也成為了最大的股東，也是因為這個項目，讓諾森家族白道買賣的資金鏈瀕臨於斷裂，羅伯特迫不得已的將來不及洗白的黑道收入注入到幾個公司，雖然勉強的維持公司不會倒閉，卻也為此引起了美國警方的注意。　　羅伯特所以心急火燎的要得到顏冰的財產，大概就是出與這些因素吧，甄英雄想到，先前所以沒有注意到快樂谷與顏冰的直接關係，不單是因為顏冰為人低調，還因為這個女人入了美國國籍，為了不讓蘇影察覺到她的存在，這個女人在刻意隱藏身份的同時，取了個英文名字，諾森家族的人根本不知道‘顏冰’這個名字，自然也就不會讓蘇影嗅到她的味道了。　　想一想快樂谷的規模，就知道擁有投資集團百分之六十四股份的顏冰有多少身家了，難怪羅伯特惹不起她呢。　　甄英雄離開辦公室的時候，蘇影和甄天坐在沙发上，表情中都有點尷尬，甄少爺知道，他們兩個應該徹底坦白的面對對方了。　　與此同時，原野也回到了醫院，把正要出院的小白和艾一心堵了個正着。　　大明星就是大明星，每次見到都免不了驚艷，和原野一起過來的警員就差把記筆錄的工作薄遞給一心請她簽名了。　　一心知道原野這一來的目的，淡淡一笑，卻沒離開。　　“艾小姐，對不起，我們要為白果做個筆錄，您能離開一下嗎？”原野說話挺客氣，心裏早罵翻了，日他甄英雄的祖宗！有了這麼漂亮的明星女朋友還不知足，居然還對白果下迷魂湯，真希望那混蛋有一天脫陽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不能。”一心幽雅一笑，甜甜的聲音讓人聽了骨輕神迷，“原警官，我是白姐姐的朋友，白姐姐昨天受到了驚嚇，你們錄筆錄的過程中一定會提及到昨天的事情，那件事情對白姐姐精神傷害很大，所以，我有權留在她身邊，你知道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很特殊，所以，請原諒我的固執。”　　如果一心不是長的這麼可愛，原野這火兒非躥了不可，這丫頭說話客氣，卻是笑里藏刀，話里話外和甄英雄一個意思，把警察都當成方言的同夥了！原野心裏更沒譜了，艾一心和甄英雄一鼻孔出氣，白果呢？　　現如今，能證明方言與綁匪沒有關係的人，只有白果這個當事人了，作為被綁架的目標，她的話可以推翻甄英雄的推測，不過原野心裏沒底，白果會那麼做嗎？　　即便一心就是蠻不講理的賴着不走，有代市長千金的光環罩着，原野也不敢攆她，沒辦法，對着同事甩了個眼神，兩人坐到沙发上，開始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交之以心、約之以規、導之以情’的偉大工作，結果……　　“事實就是這樣，隊長，我說完了。”　　“白果，你是警察……”　　“我沒有忘記我是個警察，所以，我很尊重事實。”　　一心鬆了口氣，原野這傢伙口才確實不錯，一大通的道理招呼過來，一心還真怕白果被打動，說出不該說的話來，小白沒讓她失望，不但沒提到顏冰，還把方言的罪名落實的更堅硬牢固了。　　“隊長，我們是警察，是應該相信巧合，還是相信證據呢？即便只是推理，我們也要從邏輯出發吧？”白果似乎忘了自己才是被盤問的對象。　　原野尷尬道：“是，那個，我們確實應該相，相信證據……”　　“證據就是，方言用謊話進了我家，然後攻擊了我，意圖對我不軌，在隔壁的甄英雄出現救了我，並制伏了方言，接着，方言的同夥沖了進來，然後發生了激戰，搏鬥中，綁匪和兩個女孩都受了傷，這就是事實的全部，我不確定的因素，不能斷定，所以我說的話需要隊長你去印證。”白果道：“當然，隊長，雖然我是受害人之一，但我絕對不會因為方言而對警隊有所懷疑，但是我不能左右別人去怎麼想，因此，方言與其他綁匪的關係，就需要我們去儘快的調查……”　　原野的臉色不好看啊，仔細想一想，表面證據確實如白果所說一般，推理符合邏輯，這是公，從私而言，白果差點讓方言害死，就算有什麼懷疑不肯說出來也是情理之中的。　　白果很巧妙的隱瞞了顏冰當時就在門外的事實，實際上，她雖然知道，但並沒有看到顏冰的存在，倒也不算說了謊話，如此一想，心裏的伏罪感就輕了很多。　　氣氛似乎有些尷尬，一直靜靜聽着的一心看了看原野擰在一起的眉頭，淡淡一笑，突然開口說道：“原隊長，您似乎更願意相信方言與逃亡中的匪徒沒有關係，這是不好的，因為更容易讓別人相信警方有包庇方言的意圖。”　　一句話，讓原野和同來的警員面色大變，就是白果也嚇了一跳，就聽一心漠無表情的說道：“雖然沒有什麼直接的證據證明方言和逃跑的綁匪是有關的，可辦案講究的就是一個邏輯推理，方言的綁架行為被甄英雄制止后，立刻衝進來三個匪徒，這可能是巧合嗎？我覺得理解為營救主謀，繼續綁架行為更有可能，事實上他們也是那麼做的，甚至開了槍，原隊長不能說這是巧合吧？方言當時被綁起來倒在客廳，匪徒竟然沒有絲毫驚訝，除了說他們認識，還能有其他的解釋嗎？”　　哈恩等人是看着方言進入白果家的，當時都認為裏面發生了什麼齷齪的事情，後來進門見到方言被綁，最多就是認為他狼行未得手罷了，作為他們這個級別的殺手，即便真的驚訝也不會表露出來啊，可這些卻被一心靈活的勾織在了一起，成為了他們是一伙人的有力推斷，這丫頭似乎還覺得說服力不夠，繼續說道：“有一點可以有力的證明這三個人與方言是有關的，即，犯罪動機，他們綁架的對象都是白姐姐，而確定方言是主謀的證據，則是只有他有作案的動機，原隊長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白姐姐來朗朗市不過是最近幾個月的事情，雖然參与了幾次大案子的偵破有可能得罪很多人，但這幾個大案子都是與甄英雄一起，也就是說，如果白姐姐遭到的是報復，那麼甄英雄也應該是被報復的對象，但當時綁匪對甄英雄並沒有綁架慾望，我想，原隊長應該明白我要說什麼了吧？那就是，在排除了甄英雄被報復的可能犯罪的嫌疑人之後，就只有方言擁有報復白姐姐的動機了。”　　原野呆了，白果也呆了，那個記筆錄的警員忙着將一心的話全部記錄下來，額頭全見了汗，一心的分析有依有據，全部挑揀最關鍵的環節說話，雖然只是推測，但這些話就是拿到法官面前，也是極有說服力的，原野沒有任何反駁的借口，如果不是甄英雄說了實話，恐怕連白果也得相信那些人就是方言的同謀。　　媽的，甄英雄和白果是情人關係，就沖這一點，甄英雄得罪過的人就有綁架白果的可能！原野比任何人都清楚這一點，不過，他不能說出來，畢竟他們的關係還沒有公開，目前白果的身份和甄英雄是對立的，她僅僅是負責保護甄英雄罷了，再者，如果他們的關係得到了白耀天的默許，自己把這話說出來，怕是前途完蛋，而且，原野也不想用這個把握不大，卻非常小人行經的理由逼白果說出實話。　　原野所以不敢再問下去，也是被一心給嚇的，這丫頭的嘴皮好厲害，和她外表給人的清純天真截然相反，幸好她不是律師，不然監獄里得有多少無辜的人啊？現在原野眼中的艾一心，就是長着天使面孔，卻張着惡魔翅膀的魔女……　　嫁禍人的功夫，你比甄英雄還高！無論原野還是白果，心裏都這樣感慨了一句，艾一心啊艾一心，我太小看你了……　　一心笑的人畜無害，天真可愛，可就是這一笑，徹底宣判了方言的死刑，一心很善良，但不會去同情壞人，而且，善良的人也會有私心，為了甄英雄，一心不怕說謊話，當時的蒙面相親，似乎也是一種謊言吧，一心已經在心裏懺悔，順便，替方言默哀……

# 第369章 發現與威脅

　　甜甜和艾愛去找愛利絲了，甄少爺本想去看看她們的，後來聽蘭兒一說，那三個丫頭為了討好甄三國這未來姐姐，一起去了三國的房間，正好湊了一桌打麻將呢，艾愛和樂樂也在。　　借甄少爺倆膽兒，他也不敢踏足三國的房間啊，聽說，甜甜就是聽樂樂說三國心情不好才去找她打麻將的，而三國本來就是雙子星的鐵杆粉絲，即便有甄英雄這層關係擋着，她也不好意思拒絕甜甜，而三國雖然知曉了愛利絲的身份，但對她和甄英雄的關係，還處於猜疑階段，甄少爺怕的就是這個。　　反正幾個丫頭也不知道昨天的事情，不需要什麼安撫，去看她們反而有可能露出馬腳，甄英雄知道自己睡眠不足，臉色肯定不好看，這些是不可能瞞過三國的眼睛的。　　本來想去找李英豪的，可那小子的老爸，天門之主李連成剛剛到了朗朗市，那小子和風鈴都過去李連成落腳的酒店了，他給甄英雄留話說，中午的時候會和老爸一起回漢宮來。　　以李連成的身份，本來在漢宮給他預留了房間，那老東西自己去找酒店，擺明了是對上次甄英雄一天宰他四次的事情心有餘悸，或者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害怕義字會報復他上次企圖傷害大公主的仇。　　甄少爺也不勉強，上次狠K了他一頓，再見面難免尷尬，畢竟他也是長輩，也是和老爹平起平坐的人物啊，讓自己敲掉的幾顆牙，不知道補好了沒有。　　周律師如此之快的幫自己解決麻煩是甄英雄也未想到的，看了看時間，才十點半，甄少爺決定先回醫院去，這個時間，小櫻桃應該醒了，還可以順路接一心和白果出院，她們的家裡暫時也不算安全了，甄英雄想接她們回漢宮。　　剛走出門口，恰好遇到畫兒與阿東開車回來，甄少爺讓畫兒與闌度坐一輛車，自己則上了阿東的車，畫兒也是剛剛從阿東那裡知道了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見甄英雄連同乘一車都不同意，小嘴翹的高高的，但想到自己調查的公司，想到木子華，想到甄英雄的感受，也只有老實點頭了，甄英雄撫了撫了她的頭，告訴她可以接替柳絮的工作留在自己身邊之後，這丫頭立刻笑的合不上小嘴巴了，不過想到大姐還生死未卜的躺在醫院里，她又笑不出來了。　　“少爺，你讓我查的東西，我全查到了，不過……”　　阿東開着車，表情有點怪，“不過，少爺，我覺得有些奇怪……”　　甄英雄笑了笑，道：“奇怪什麼？是不是太容易就調查到了我們想要知道的東西？”　　阿東點了點頭，“少爺，坦白講，你讓我查的東西都是擺放在表面上的，根本談不上去查。”　　甄英雄又是一笑，道：“先說說看吧，四方集團有幾個股東，富甲天下的頂樓有幾家公司……”　　“經常參加董事會的股東有十二個，其中八個小股東沒有義字會背景，其他的四個大股東，不需要調查，義字會裡本就有他們的檔案。”阿東的話讓甄英雄有些感興趣了。　　“四個大股東？”甄英雄問道：“老鬼不是唯一的大股東嗎？”　　“不是。”阿東道：“少爺應該知道吧，木老金盆洗手，是因為喪子之痛，當時孫小姐木施施才開始懂事，木老是為了孫女才離開組織的。”　　甄英雄不知道阿東為什麼突然提起這個，點了點頭，他聽甄天提過，木子華的兒子自幼體質不好，不到三十歲，便因為長期服食一種治療心臟病，抗心衰的藥物而引發藥物中毒，導致了心臟猝死。　　木子華為了讓木施施娘倆過的塌實，退出了義字會，他兒子生前經營的小公司，在甄天的扶持下，成了今天的四方集團。　　木子華退出義字會，就是為了不讓木施施受到黑社會熏陶，但這一點，他顯然沒能做好，小魔女的大姐怎麼看怎麼都有黑道發展潛力。　　“阿東，這和我讓你查的事情有關係嗎？”　　“可以說沒有，也可以說有。”阿東見自己說的話讓甄少爺臉色開始陰沉，忙道：“少爺，你聽我說完，我的意思是，四方集團過去是木老兒子的公司，而木老根本不是開公司的料，於是，把股份化分成了四份，其中三份算是送了出去，這才有了其他的三個股東。”　　“把股份往外送？他腦子有病吧？”甄英雄垂着眼角，道：“說重點，其他三個股東是什麼人？”　　“全興，陸萬古，殷立志。”阿東說道：“少爺可能沒聽過這三個人的名字，但是，他們的父親少爺應該很熟悉……”　　甄英雄眉頭一跳，“全浩，陸天明，殷仁？”　　阿東點了點頭，“正是。”　　甄英雄表情沒有太大變化，“是巧合嗎？”　　“不是。”阿東搖了搖頭，“應該說是木老替義字會做的一種表象吧。”　　“怎麼講？”　　“少爺，全浩，陸天明，殷仁，三位與木老齊名的長老，都是退出黑道的人，也是義字會第一代僅余的四位老人，義字會有這個規矩，長老的子女是不能在義字會任職的，因為長老有着決定下一任義字會當家人的權利，這是為了公平起見，當然，其實四長老並不用去抉擇什麼，因為下任當家人只有少爺你一個繼承者而已，所以，這個幫會規矩等於讓三長老的子女必須脫離義字會，木老也算是為了補償他們，所以才把四方集團的股份分給了三長老的兒子。”阿東道：“這件事情年紀長些的人都知道，並不算什麼秘密，少爺，木老只是給三個老兄弟的兒子留條道而已。”　　甄英雄沉默了片刻，突然問阿東道：“義字會的老一輩人，是不是只剩下四長老了？”　　阿東一怔，“是啊，少爺，這在朗朗市人盡皆知啊。”　　甄英雄又問道：“如果我死了，義字會的接班人會怎麼選？”　　阿東被甄英雄的話嚇了一跳，“少……少爺……”　　“別害怕，少爺就是一問，你直接回答我就行了。”　　阿東見甄英雄不是在開玩笑，這才戰戰兢兢道：“甄家是一脈單傳，如果少爺你……你那個……”　　“我死了！”　　“是，是，如果少爺你死了，那就表示甄家，甄家……”阿東從來不知道說話有這麼難的時候，汗都下來了，脈速表不斷下降，車是越開越慢啊。　　“甄家就絕後了！”甄英雄受不了阿東這麼墨跡，起急道：“你說話利落點，少爺讓你說的，你怕什麼啊？”　　“是，少爺。”阿東使勁喘了兩口氣，道：“義字會是不允許女人做龍頭的，所以大公主不能代替少爺，如果少爺遇到不測，甄老闆只有兩個選擇，一，漂白，洗手不幹，把義字會洗乾淨，二，在洗手之前，找出一個人接替義字會當家人的位子，這個人並不確定，由各堂主推薦，四長老推舉，不過，少爺，雖然這是一種規定，但義字會成立發展至今近四十年，到少爺是第三代，卻還沒遇到過這種事情……”　　甄少爺好象沒聽阿東說話似的，又問道：“如果少爺我掛了，老爹也掛了，那麼義字會群龍無首，這時候又該怎麼辦？”　　阿東想了想，道：“這種事情我也不清楚，我想，應該是在組織亂套之前，由四長老推舉個人出來領導義字會吧？”　　“那這個人有沒有可能是四長老的兒子呢？”　　甄英雄有點追問的意思，阿東隱隱知道甄英雄想要知道的是什麼了，卻是搖了搖頭，“應該沒有這個可能，少爺，從您被綁架到的地點來看，四長老都有嫌疑，用您的方法來推敲，似乎只有木老沒有嫌疑，因為木老的兒子已經不在了，但您的假設並不成立，若三長老真的為了兒子，就更不可能做出這麼明顯的事情來，畢竟，那不合規矩，長老的子女不能參与義字會的一切活動，如果三長老站出來推舉自己的兒子，不是等於拿個喇叭在喊自己就是內鬼嗎？”　　甄英雄嘿嘿一笑，笑的阿東一怔，“如果少爺我咬定了三個長老中一定存在一個內鬼，不，最少有兩個人串通，都是內鬼呢？難道，他們真的沒有繞過那規矩的辦法嗎？他們可是長老啊，有着決定義字會未來的權利，當然，這個權利只能出現在少爺我掛了之後……”　　阿東本就是個聰明人，剛才是被甄英雄的問的太緊了才沒有時間多做考慮，此刻他如醍醐罐頂，人都呆了，眼中，卻閃動着異樣神采，“少爺，您是說，他們可以用這個權利去……”　　甄英雄點了點頭，“事情變的容易了，阿東，要七隻虎分別去盯全浩，陸天明與殷仁三位長老還有他們可愛的兒子，看看他們最近和什麼人接觸最多，尤其是與他們接觸過的二代堂主，至於三位長老的孫女，她們是甄老師我的學生，絕對的天真可愛純潔如師，肯定不知道這種事情，要晴天她們好好看着三個丫頭，她們與此事無關。”　　“是，少爺！”阿東顯然很興奮，突然想到了什麼，又道：“對了少爺，有一件事情還未彙報呢，富甲天下的最上面的兩層樓是被一家貿易公司租下的，上個月才正式掛牌，公司的底細不詳，因為四長老的關係，我也不好去查……”　　甄英雄笑道：“不用去查了，直接去問木老鬼吧，他也是四方集團一個股東，是富甲天下的發展商之一，應該很清楚那家貿易公司的底子。”　　阿東恍悟的一拍自己腦門，暗罵自己笨蛋，無論怎麼看木子華都不像是會背叛義字會的人，現在更從別人的身上找到了動機，排除了他的嫌疑，有問題直接去問他不就結了嗎？　　“順便提醒老鬼，在內鬼挖出來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三長老如果要推舉一個人出來，要以多數票同意才行。”甄英雄道：“如果老鬼不會遇到危險，證明三長老是串通的，如果老鬼遇到了危險，或者三長老其中之一突然遇難，則證明，有兩個人是串通的。”　　阿東鄭重的點了點頭，這一點，他也想到了，推舉出新當家人，必須要全票，或者三比一，二比一，才可能通過。　　甄英雄望着窗外，臉上的笑容卻消失了，他喃喃的說話阿東並未聽到。　　“果然，挖出內鬼比預料的還要容易……顏冰，你這女人究竟想要做什麼？希望，希望少爺猜的不對……傻女人啊……”　　趕巧了，醫院門口，甄少爺一下車就遇到了剛從醫院里鬱悶走出來的原野，對頭之間不再像過去一樣見面就眼紅的敵視，原野現在真沒力氣和甄英雄鬥了，受方言的連累，警方短時間內很難對甄英雄進行監控了，原野一臉陰鬱，似乎若有所思，不知在想些什麼，看到甄英雄，他一愣，沒打招呼，卻也沒有讓開門口放甄少爺過去的意思。　　“原隊長是過來給白果警官錄筆錄的？”甄英雄明知顧問，當著其他警察，他沒有稱呼白果為‘果果’，自己與白果的關係，直接影響着義字會與警察，他甄少爺和冰恨天的關係，目前絕對不可以亂講，甄少爺並非趾高氣昂不沒話找話，而是對原野變換不定的眼神感到奇怪。　　原野本該急着回局裡和張進寶彙報，哪有工夫和甄英雄喘氣啊？黑市拳大賽就要開始了，甄英雄如果在之前還不肯與警方合作，警方就等同被排擠在這案子之外，那不就成了天大的笑話？與原野同來的警察有意要拉原野離開。　　“甄英雄，你小子不要得意。”原野道：“昨天發生在白果身上的事情，今天同樣有可能發生在你的艾一心身上，不與警方合作，希望你能背的起可能發生的悲劇。”　　原野話里意思很明顯，白果是被甄英雄連累的，甄英雄太過自信的態度，有可能連累到一心。　　甄少爺沒形象的挖着鼻孔，然後對着原野一彈手指，即便是沒東西，可原野還是感到噁心的一閃身子，就聽甄少爺道：“那我就努力當個導演，不拍悲劇不就好了？”　　原野冷哼一聲，瞪了甄英雄一眼，繞過他朝自己的車走去，那名警員快步跟上，甄英雄的臉色也在原野擦肩而過後沉了下來，顏冰到底在想些什麼甄少爺不知道，但就算顏冰對自己不再有動作，她幕後的黑手呢？原野說的沒錯，白果是被他甄英雄連累的，同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和自己關係親密的其她女人身上。　　原野走出沒幾步，似乎想到了什麼，突然回過頭來，喊道：“哦，對了，甄英雄，我記得雙子星的演唱會還有一個星期就到了吧？”　　甄少爺身子一顫，就聽原野冷笑道：“你好自為知吧，兔子急了都會咬人，你千萬要記住這句話。”　　甄少爺直到原野離開也沒回頭，他不想讓原野看到自己不能自控的表情，闌度嘆了口氣，原野學精了，知道用甄英雄的弱點來攻擊他了，一心的演唱會如果發生了什麼意外，後果，絕對是不堪設想的，沒有誰可以爬到舞台上去貼身保護艾一心，但子彈卻能穿過人群，喧鬧而火暴的現場氣氛，絕對是個掩護，艾一心剛剛入住朗朗電視台，也就是她在朗朗市大酒店第一次邂逅甄英雄的時候就曾經發生過被襲擊的事情，原野知道那件事情，他是在嚇唬甄英雄。　　甄少爺確實被嚇住了，原野在威脅他，如果不與警方合作，那麼，能不能在演唱會開始前解決與顏冰的矛盾，挖出操縱這一切的黑手，就成為了關係到一心命運的關鍵。　　“少爺，你沒事吧？”畫兒關心的摟住了甄英雄的胳膊，她能感覺到甄英雄氣的渾身顫抖，這丫頭狠狠的瞪着遠去的汽車，低聲喝罵道：“那死原野就是一小人！”　　阿東閉目思考了片刻，終於無奈的嘆了口氣，對甄英雄道：“少爺，做了他嗎？”　　從這兩人的話語中聽的出來，他們都明白原野那傢伙的意圖，阿東更覺得，只有做了原野這一個辦法可以讓甄英雄從威脅中解脫出來。　　闌度笑了笑，一拍甄英雄肩膀，對阿東道：“要是做了他管用的話，你家少爺就不用氣的都哆嗦了，英雄，這次你還有招兒嗎？”　　闌度這話說的一點也不含蓄，卻讓甄英雄苦苦一笑，“球球的，沒想到原野也學會耍流氓了，呵呵，少爺我的大危機啊。”　　甄少爺居然說了喪氣話，阿東和畫兒對望一眼，滿臉的擔憂與無奈，闌度輕輕嘆了口氣，眼神閃過一道無奈的殺機，原野那小子玩兒狠的了，雙子星演唱會，上台的不光是一心一個，還有小熊唐甜甜啊，闌度用平靜的表面掩飾着他內心的怒火，但他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甄英雄還是第一次受制於原野。　　和原野一起的警員一邊開車，一邊好奇的問望着窗外不說話的原野道：“老大，你方才為什麼要提艾一心的演唱會啊？還說什麼兔子急了都會咬人，是什麼意思？我看甄英雄聽了那幾句話，反應不太正常啊。”　　如果是過去，原野在和甄英雄的對話中佔了上風，肯定得意的不行，今天去恰恰相反，他非但不高興，臉色還非常難看，笑的都是那麼勉強，“他如果反應正常，那他就不是甄英雄了，他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是被逼急了會咬人的兔子，而他怕我咬他。”　　那警員更不解了，“他怕你咬他？老大，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原野點上一棵煙，吐了個煙圈，然後舞手把煙驅散，“我有覺悟，為了這個案子以後不做警察的覺悟。”　　“老，老大你要辭職？！”那警員急道：“別啊！不就是沒完成局長交代的任務嗎，那也不至於辭職啊，老大，你要是逃避，我可會鄙視你的，電視台的案子你要是撒手不管了，那還有誰能管的了啊？”　　“你太高看我了，不過，我沒說辭職，更不沒說不管這案子了。”原野淡淡一笑道：“局長交代的任務沒完成，並不是說我就沒有辦法讓甄英雄和警方合作，我不會放棄這個案子，所以我才有可能做不了警察的。”　　那警員雲里霧裡的，懵了，“老大，你有辦法讓甄英雄合作，又怎麼可能做不了警察呢？局長怕是獎勵你都不夠呢。”　　“張胖子非讓我氣死不可。”原野笑道：“你不是問我怎麼讓甄英雄合作嗎？你不是問我為什麼要提艾一心的演唱會嗎？呵呵，告訴你，因為我決定做一次小人，一個卑鄙無恥的小人，我在恐嚇他，不然，他不會和我們警方合作的。”　　這警員一怔，似乎明白點什麼了，就聽原野繼續說道：“還記得前陣子鬧的沸沸揚揚的新聞嗎？現在人們最感興趣的，就是艾一心那個神秘的男朋友是誰，而知道這些的，大概就只有我們市局的人了，如果她的男朋友就是甄英雄的消息是由市局傳出去的話，根本不會有人懷疑，包括，那天要綁架白果的綁匪，那樣一來的後果是什麼呢？”　　原野說的輕鬆，那警員卻嚇的臉都白了，“老，老，老大，你不會是想……我操！老大你不能那麼做！你這哪裡是威脅啊？！如果你把這事情捅出去，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緋聞！艾一心會被那些綁匪盯上的！隊長，朗朗電視台的案子很可能在雙子星演唱會上重演，你知道那是什麼後果嗎？”　　原野語氣很沉重，“我還有別的辦法嗎？甄英雄應該明白，如果警方一意孤行的想要破案，而得不到他的配合，這樣的引蛇出洞，就是唯一的手段，艾一心必須在演唱會上露面，無論對我們警方，還是對那群匪徒而言，這都是最好的一次機會，沒有甄英雄的配合，我們只能放棄黑市拳大賽，把目光盯在演唱會上，一切的後果我會主動承擔，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市局的形象，但比起破了大案，上面也不會多說什麼，更不會連累張局，畢竟這案子我才是負責人。”　　“隊長，你這麼做不值，甄英雄可是黑道太子，他會殺了你的！”　　“放心，他不會那麼做的，要不妥協，要不在演唱會開始前把所有的威脅都除掉，只有這兩種選擇，甄英雄很明白這道理。”原野吐了口氣，道：“黑市拳大賽應該是在演唱會之前開始，除非甄英雄有把握利用這個大賽把威脅全部幹掉，他是一個不會輕易冒險的人，如果沒有那個自信，就必須用合作來堵上我的嘴巴……”　　小櫻桃已經從安靜安寧的口中知道了甄英雄平安無事的事情，甄少爺進門的時候，小丫頭一下子撲到他懷裡，好一通大哭，也許是因為這丫頭不能出聲的緣故，她哭的讓甄英雄心裏發酸，安家姐妹和畫兒更是陪着一起掉眼淚。　　這丫頭醒過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小本本上寫寫畫畫，追問昨天晚上的事情，她和柳絮不同，柳絮只知道甄英雄當時很危險，卻根本不知道甄英雄被綁架了，因為在那之前她就昏迷了，而櫻桃在被送進急救室之前都是清醒的，知道甄英雄回來了，這丫頭最關心的就是甄英雄有沒有受傷，卻忘了躺在病床上的是自己。　　因為見到甄英雄太激動，小丫頭那一撲不礙事，結果渾身都疼，躺在床上呲牙咧嘴的樣子又讓眼淚還沒擦乾淨的畫兒和安家姐妹笑的合不上小嘴，小櫻桃已經成了小鳳凰們的恩人，如果不是她，甄英雄就可能遇害了，對鳳凰們來說，救了甄英雄的命，比救了自己的命更讓她們感激。　　櫻桃終究是小孩子，又極為粘膩甄英雄，哭過之後開始撒嬌了，醫生暫時只許她吃一些水分高的水果或者流食，甄少爺還是第一次這麼伺候一個人，讓小鳳凰們羡慕不已，只見他把葡萄皮小心的剝掉，然後哄寶寶似的把晶瑩的葡萄珠塞到小櫻桃的口中。

# 第370章 只能在這吃

　　櫻桃終究是小孩子，又極為粘膩甄英雄，哭過之後開始撒嬌了，醫生暫時只許她吃一些水分高的水果或者流食，甄少爺還是第一次這麼伺候一個人，讓小鳳凰們羡慕不已，只見他把葡萄皮小心的剝掉，然後哄寶寶似的把晶瑩的葡萄珠塞到小櫻桃的口中。　　“來，寶貝，再吃一個……”　　小口張開，一顆葡萄珠，四張小嘴一起張，甄少爺那有些獻媚似的溫柔腔調太具誘惑力了，畫兒和安家姐妹只覺得那葡萄珠是餵給自己吃的，似乎都能品嘗到那酸酸甜甜的味道，直咽香唾。　　小櫻桃挺不知足，小臉一紅，不給面子了，拿起小本本，寫了一句話，甄少爺沒活活給嗆死。　　“哥哥先JIAO（嚼）爛再喂櫻桃……”　　球球的，嚼爛了還怎麼喂？只能嘴對嘴！甄英雄趕緊把那張紙條收起來，不敢讓小鳳凰們看到，“小櫻桃，乖，這裡是醫院，回家我們再吃好嗎……？”　　小鳳凰們還以為櫻桃是想吃什麼了要甄英雄去買呢，安寧比較大條，道：“少爺，小櫻桃想吃什麼儘管說，交給我就好了……！”　　甄少爺那汗啊，立刻就下來了，交給你？你用嘴巴喂她吃葡萄嗎？　　小櫻桃臉色也變了，小腦袋搖的和撥浪鼓似的，雖然安寧長的清純可愛，漂亮大方，可櫻桃還沒有和女人親吻的習慣，更不要說嘴對嘴的吃對方口中的東西了，可她還是不甘心，好久沒有和甄英雄在一起了，好不容易有個親熱的機會，她哪能放過啊？在小本上寫到：醫院為什麼不行？第一次我們就是在醫院！而且，那是只有在醫院才能吃的東西啊！　　第一次？！甄英雄看着小丫頭倔強的表情，心臟都快跳出嗓子眼了，他把櫻桃給‘吃’了時候，還就是在醫院，再仔細看看，難怪櫻桃這麼固執呢，這個房間不就是當初朗朗電視台事件后，自己住院時的房間嗎？　　什麼叫‘只有在醫院才能吃的東西’啊？女孩子的心都那麼難琢磨，甄英雄現在想起來，艾愛那倒霉鬼當時不是也把蘋果嚼爛了喂自己吃嗎？恩……？甄英雄想到這裏，表情一變，艾愛？艾愛……　　靠！敢情是這麼回事！甄英雄再一看櫻桃的小臉，可算猜着原由了，櫻桃和艾愛倆丫頭不合，早就聽樂樂說過，艾愛打不過櫻桃，就拿自己和姐夫怎麼親熱，姐夫怎麼疼她去炫耀，估計艾愛肯定是提過自己住院時她嘴對嘴喂自己吃東西的事情，所以櫻桃才寫到‘只有在醫院才能吃的東西’呢！她把這個當成了病人的一種特殊權利！　　這個死倒霉鬼，就是看不見她少爺也要倒霉！甄英雄這一走神不要緊，條子沒來得及收起來，就被急着給櫻桃‘提供服務’的安寧給搶過去了，甄英雄大急啊，要是被這些丫頭知道自己曾經齷齪的行為，不把少爺看扁了啊？哪知道，這丫頭看過紙條，居然用纖纖玉指點着小櫻桃的頭，道：“櫻桃，女孩子不可以這麼貪吃，不然會長胖的，再說，醫院里的東西有什麼好吃？等你出院了，姐姐親自下廚給你做好吃的，只要是少爺喜歡吃的東西我都會做！”　　這是什麼和什麼啊？甄英雄是哭笑不得，而櫻桃腦子都轉不過來了，自己是想和哥哥親嘴，她們為什麼非要我吃東西啊……　　安靜和畫兒雖然也不明白櫻桃到底要‘吃’什麼，卻一起鄙視起了安寧，這丫頭昨天晚上和一心一起做了頓飯，虛心的請教了一番，就把自己當廚神了，覺得什麼好吃的都能做了，這不是吹牛是什麼啊？真正能把甄英雄愛吃的東西都做出來的人，恐怕只有薛雪，除了她，沒有人夠資格說這麼大的話。　　安寧小鼻子翹的高高，覺得自己了不起啊，一心只是說昨天晚上做的菜都是甄英雄喜歡的，可從來也沒說過甄英雄只喜歡那幾道菜而已，安寧顯然是誤會什麼了，而且，她僅僅是看着一心做，把程序步驟記了下來罷了，渾然忘記她自己一點實戰經驗都沒有……　　就在此時，白果和一心已經辦好了出院手續，可算化解了甄少爺的尷尬危機，進病房看到櫻桃已經無恙之後，兩個丫頭免不了又是一陣親熱，小櫻桃的身世一心知道，櫻桃雖然不喜歡艾愛那超級倒霉鬼，但是對艾一心卻是相當依戀，一心那種天然的親和力讓她找到了姐姐的感覺，她羡慕小愛有這樣一個姐姐。　　至於白果，櫻桃本身是很排斥的，這也算是第一印象不好的緣故的，櫻桃第一次看到白果的時候，白果和甄英雄極度對立，那種敵視並沒有因為甄英雄和白果相愛和消散，反之，還因為白果威脅到了三國的幸福而更加強烈。　　不過，白果不知道櫻桃心裏那麼多的古怪想法，她很單純，說白了就是一條筋，昨天晚上櫻桃不光是救了甄英雄，還救了自己，小白固然感激這小丫頭，可心中更多的還是驚訝與疑問，只是不知道怎麼開口罷了，她很想知道，為什麼一個十六歲的小丫頭能眼睛也不眨的一刀扎在殺手的身上，然後推着她從樓上摔下去。　　櫻桃就是在白果的面前攻擊了小島夏子，柳絮是九鳳，更是傳奇似的甄少爺的影子，她就算殺了人也不足為奇怪，但櫻桃，才十六歲，而且長的是如此嬌小可愛……　　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白果和櫻桃之間的隔閡還是那麼的明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兩人僅僅是對對方這個人有抵觸，而不是針對與甄英雄之間的關係。　　櫻桃最少要留院觀察一個星期，所以任她怎麼哀求，甄英雄還是不許她出院，並另安家姐妹調派人手來醫院保護，而他則帶着闌度，阿東，畫兒，去幫一心和白果搬家。　　傢具什麼的是多餘，只是幾件衣物，倒也方便，畢竟漢宮裡什麼都有，不過女人從來不缺乏隨身物品，所以再回一趟雅苑小區也成了不能避免的事情，甄英雄本想打電話和艾華交代一下情況的，但到了一心的家才發現，多餘，因為艾華已經坐在書房等他了。　　東方雲臉色略有憔悴，看來昨晚沒睡過的不單隻有警察，雖然早就知道甄英雄沒事了，但直到親眼見到才算真的放了心，東方雲長吁一口氣的樣子讓甄英雄很感動，雖然這女人年紀輕輕的喜歡裝成熟，但確實另甄英雄這個缺乏母愛的傢伙在她身上感覺到一種親切。　　一心本來要去見艾華的，卻被東方雲攔了下來，說艾華想先和甄少爺談些重要的事情，一心知道父親那工作狂一般的做事態度，也不勉強，只是很幽怨的看了甄英雄一眼，覺得自己還沒有他在父親眼中親切，不過她倒是很開心，艾華和甄英雄的關係好，表示自己和甄英雄之間的阻礙小啊。　　趁着一心和安寧去收拾東西的空當，甄英雄又開始打屁了，“小岳母，女人如果不注意睡眠，是很容易衰老的哦。”　　東方雲最受用的就是甄英雄這麼稱呼她了，不過還是給了甄英雄一記粉拳，“你小子大難不死還改不了嘴貧的毛病，你以為我是為了誰一夜沒合眼啊？”　　“這麼說我可擔待不起。”甄英雄笑道：“岳父大人聽到了會吃醋的。”　　“吃醋？哼，他要是會吃醋那我就要燒高香了，女人的青春是很短暫的，唉，等我變成黃臉婆的時候，他就更不可能去吃醋了……”東方雲這人很開朗，但一提到和艾華的關係就難免的牢騷滿腹，自怨自哀，意識到不是說這話的場合，東方小姐用小拳頭一敲腦門，小舌頭可愛的一吐，愣是把甄英雄給看呆了，自從認識這女人開始，她還是第一次露出這種自然而可愛的神態，“看我說的都是什麼啊？呵呵，英雄，你的岳父大人在二樓等你呢，你小子待會兒一定要告訴我昨天發生的一切，知道了嗎？”　　甄英雄點了點頭，卻是所答非所問，“小岳母，我覺得你現在的樣子更有吸引力，不裝成熟，自然一些，我想是個男人都難以抗拒你的魅力，艾華那木頭……不，我是說岳父大人也不會例外的。”　　東方雲一怔，這才意識到甄英雄的眼睛一直毫無遮掩的打量着自己，小臉一紅，給了甄英雄一個爆栗子，“看什麼呢你臭小子？你這目光怎麼和色狼似的？”　　“色狼其實也講究品位的，我的目光證明了你的魅力值足以讓任何一個男人心動，我可是見慣了美女的人啊。”甄少爺眼神不客氣，語氣卻異常認真，“試試看把你自然的一面展現出來給那根木頭看，我保證，就是枯木也能生長出枝恭弘=叶 恭弘來。”　　東方雲看着甄英雄的眼睛，發現他的眼神很清澈，並非平時說笑的模樣，他的話已經觸動了東方小姐的心底，對啊，這個小子確實是見慣了美女的人，不管是一心，還是那個白果，不管是艾愛還是甜甜，不管是他那美的不象話的姐姐，還是他身邊的九尾鳳，哪個不是讓男人見了神迷，女人見了嫉妒的美人兒啊？常泡在美女群中，這小子的審美觀肯定上升到一個超越常人的層次了，雖然他的話說出來好似挺無賴的，但細想起來，真的有幾分道理，難道自己真的應該不去在意年齡的差距，做回自然的自己嗎？　　見東方雲愣愣思考的傻相，甄少爺笑着拍了拍她削瘦的肩膀，似乎是對東方雲說，又似乎在對着自己說，“喜歡就是喜歡，那是一種感覺，也只是一種感覺，沒有人有權利阻止一個人去喜歡另一個人，你就是你，你想讓喜歡的人看到的是你，所以就不需要去偽裝自己，否則那就不再是你，東方小姐，你應該對自己更有自信，過去的偽裝就當是一種追求愛情的努力好了，現在開始做回你自己，也許，會有新的收穫不是嗎？有的人是不能寵着的，讓他看到一點變化，一點有可能失去的危機感，他才可能意識到擁有時的珍貴，才會更珍惜你。”　　流氓太子突然變成情聖，這反差讓東方雲一時難以接受，不過，她已經被甄英雄的話感染了，甄少爺的話乍聽起來什麼都不是，但每一句都敲在了東方雲的心頭上，東方雲似乎陷入了沉思，甄英雄看到她眉頭漸漸的上揚，知道她已經想通了什麼，嘿嘿一笑，徑自朝樓上走去。　　如果把自己偽裝成另一個人，那麼，就算得到了愛人的心，愛人愛上的，又是誰呢？是自己，還是偽裝過的自己？　　東方雲對甄英雄的話有些感悟了，一成不變的追求大概不會有結果，改變一下自己，回復原來的自己，是不是能讓艾華有不同的感覺，意識到一些東西呢？東方雲看了看自己身上老氣的制服，看了看鏡子中自己那高髻的髮型，笑了，明明還很年輕，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打扮掩藏自己青春的本錢，掩蓋自己的美麗與魅力呢？　　聽了甄英雄一席話，東方雲有種茅塞頓開的感覺，再看到鏡中的自己，她只有四個字來評價，不倫不類。　　甄少爺心情終於輕鬆了一些，東方雲讓他感覺到很親切，尤其是剛才，憔悴疲憊的她看到自己時那種如釋重負的表情，真的讓他感到了母親一般的溫暖，儘管她真的不像一個母親，但那種關懷讓人感動，甄少爺希望她能得到幸福，於是才多嘴說了幾句，雖然不知道艾華那怪胎的審美觀是不是和自己一樣，但甄英雄相信，努力就會有結果，但不懂變通的努力如果方向錯誤，一輩子都不可能有結果，有時候，要嘗試着改變努力的方法。　　書房裡，艾華端坐在書桌前，還在處理着什麼文件，這個代市長的工作還真是忙，給人一種沒有生活情趣，只懂得工作的乏味感，真不知道東方雲看上了他哪一點，甄少爺覺得，蘇影那爆龍脾氣配不上艾華，而艾華，卻配不上青春有活力的東方雲，感情這玩意兒，還真他媽會折騰人……　　“顏冰想綁架白丫頭，這手段很高明啊，顏冰很厲害。”艾華非常平靜，但從他的眼神里，甄英雄還是看到了那絲擔憂消逝的隱匿閃動，“張局長已經把請你到市局的事情和我彙報過了，說說吧，昨晚發生了什麼，你現在又打算做什麼？”　　艾華這人最讓不爽的就是一點也不含蓄，這樣的直性子既得罪人又缺乏人情味，甄英雄坐到他對面的椅子上，嘆了口氣，“艾叔，我敢說，如果不是朗朗電視台的案子讓原來的市長大人去了偏僻的山溝做山大王，你這輩子都沒戲往上爬了。”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這話說出來提氣，實際上卻沒什麼人是主動迎合的。”艾華一笑，知道甄英雄對自己的冷淡態度不太滿意，“你說的對，就是因為這個案子不好破，我才被當成替死鬼推了出來做個代市長，呵呵，不過這到底是我的運氣還是災難，得看你的。”　　“算了吧，你根本不在乎這個市長的位子，只是為了蘇影才來扛這個責任而已，說穿了，不是別人利用了你，而是你利用了別人，利用了這個‘奉命於危難之間’的機會罷了。”甄少爺翹起二郎腿，語風一轉，沒好笑道：“艾叔，你不覺得我們活着，更應該珍惜眼前人嗎？你面前就有這樣一個人啊。”　　甄英雄客串月老，想給東方雲牽紅繩。　　艾華裝做聽不懂，笑道：“怎麼，被綁走一夜大難不死，開始感慨人生了？”　　“我是替你感慨。”甄英雄何嘗看不出艾華裝孫子啊，嘆息道：“該珍惜的就要去珍惜，人如玉，再好的東西沒人賞識，也會失去光澤的，我可不希望一塊好玉變成沒有溫度的石頭，相信你也不願意看到吧？”　　艾華表情微微一窒，沒有言語。　　“好了，我也不扯淡了，少爺自己的日子還不好過呢，只是有些感慨你伸手就能抓到幸福卻不去抓，而那幸福卻固執的纏繞在你身邊不肯里去，讓我羡慕罷了。”甄少爺嘴上說的好聽，其實還是用話在刺激艾華，如果東方雲真的做了他的小岳母，那麼在一心的問題上就不用看爆龍蘇的臉色了，甄英雄不可謂沒有私心，他發現自己和東方雲還是很有共同語言的，事情一點就好，沒必要完全點透，甄英雄知道給艾華留一個自己想象的空間，也不想讓他和東方雲之間因為被自己挑明白了而尷尬，咳了一聲，表情又嚴肅起來，道：“我昨天見到顏冰了……”　　艾華的表情閃過驚訝，顏冰在他而言，可以和惡魔划個等號，甄英雄的語風變化也讓人難以適應，一句話，又扯回了正事。　　甄英雄對艾華沒有任何的隱瞞，即便是對甄天和蘇影都沒有提到的冰恨天出現了內鬼，諾森家族的家主羅伯特已經掛掉的事情，對艾華也是直言不諱，唯一隱瞞的，就只有自己給顏冰吃下了激情丸，把這個小阿姨給睡了的事實了，哪個做女婿的，也不敢和老丈人竿子吹噓婚外情啊。　　甄英雄很有語言天賦，加上那經曆本就出人意料的驚險，他再添油加醋的一番點綴，艾華都聽入神了，同時他也更加欣賞甄英雄，為了保護一心，白果，還有他的女保鏢，他居然裝昏被綁，有義，有情，有勇，把手錶的表鏡含在口中，為逃跑留了契機，裝死考驗羅伯特和小島夏子的關係，發現了新的情況，並反綁了顏冰，從被綁到的位置挖到了義字會被冰恨天買通的內鬼，這小子膽子太大了，卻不失心細，機智，甚至是狡猾。　　甄少爺話音才落，艾華還在從故事的回味中重組整件事情，東方雲敲了敲門，端了杯茶水走了進來，莫說艾華，就是甄少爺也愣了一下，東方小姐倒真是個雷厲風行的典型，這麼一小會兒工夫沒見，簡直變成了兩個人，長發散落，烏絲柔順，举手投足不再有板有眼，很自然，雖然只說了一句‘請喝茶’，但從這三個字能明顯聽出她不在拿腔捏調的假裝成熟，大概是習慣了她的不倫不類，突然自然隨和露出真自我的東方雲，給人一種說不出的撫媚動人的撩心感覺，似乎只是把頭髮放下來，她就從女人變回了女孩，艾華這根木頭也看的有些痴獃，好象看到了大學剛剛畢業時來到自己身邊做文員的那個略帶清澀的女孩。　　甄英雄懂個狗屁感情，剛才不過是照着自己的感受提了點意見罷了，卻沒想到收到如此好的效果，東方雲是個聰明的女人，對甄英雄調皮的眨了眨眼，竟然不看艾華一眼，只是禮貌的微一點頭就退出了房間，甄少爺心領神會，那丫頭開始刻意拉開和艾華的距離了。　　艾華沒想到東方雲突然變了個人似的，更沒想到她對自己沒有了那份主動的熱情，公式化的禮貌讓艾華心裏有些堵，他不知道自己在失落什麼。　　甄英雄心裏暗笑，嘴上也不給艾華去胡思亂想的時間，正經道：“艾叔，事情的經過就是這個樣子，我和顏冰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合作的共識，所以我必須保持和警方的距離，顏冰的計劃我已經大概了解到，為了保證她的安全，我不能讓警方參与進來。”　　艾華收拾了一下心情，沉默了小一會兒，才望着甄英雄，冷竣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讓警方參与進來，是因為羅伯特已經死了，如果把朗朗電視台事件的責任推給諾森家族，沒有了替死鬼，就只能把罪名落到顏冰頭上，可是，英雄，你想過沒有，現在這種情況下，不把責任推給顏冰，還能推給誰呢？”　　甄英雄對這個問題也有些頭痛，卻強顏笑道：“可以推給殺手世家，羅比就是世家的人，事件也是他直接參与的，推給他應該可以吧……”　　艾華冷冷道：“可以是可以，但你不認為那會缺乏說服力嗎？菲茲傑拉德世家是效忠諾森家族的啊，連帶效應下，諾森家族還是跑不了，羅伯特死了，只要當家的是顏冰，她就肯定逃不出警方視線，到時候插手這案子的就是國際刑警，我們也束手無策啊。”　　甄英雄擔心的就是那種結果，朗朗電視台的案子算的上恐怖事件了，雖然只是簡單的報復性質，可上面的人不會去這樣理解，畢竟這是很敏感的事件，甄英雄腦子轉的飛快，思索片刻之後道：“那我就把責任扣在冰恨天後面的內鬼腦袋上！他們藏在暗處隱蔽的推波助瀾，整死他們都不冤！”　　“就像你這次想整死方言嗎？”艾華的語氣中有揶揄，有警示，“英雄，我不知道你和顏冰之間發生了什麼，但我明白你想保護她的心意，不止是你，蘇蘇，你父親，愛利絲，他們都不希望顏冰被毀掉，可我勸你看清楚事實，要理智。”　　和顏冰之間發生了什麼？甄少爺臉一紅，現在懷裡還揣着那條帶着‘紅花’的內褲呢……　　羅伯特死了，顏冰前面沒有了擋箭牌，就很可能成為被攻擊的對象，甄英雄深吸一口氣，道：“我看的清楚，艾叔，如果顏冰願意用生命做代價賭上一局，我也同樣把命豁出去，就當是代替義字會補償她這二十三年的委屈，我會替她找到一個替死鬼，有一點艾叔你應該是知道的，只有顏冰，才有能力真正意義上的摧毀諾森家族！”　　艾華面無表情的望着甄英雄，甄英雄面色不改，好半晌，艾華終於嘆了口氣，“你贏了，我就相信你這一次，徹底摧毀諾森家族這一點對我很有誘惑力，你說吧，想要我做什麼？”　　甄英雄心裏一喜，“不要讓警方干預我。”　　“這一點不難，只要用方言的事情做文章，這一點根本不需要我的幫忙。”　　甄少爺有些尷尬，“不，這次，可能有點棘手……”　　艾華疑惑，“恩？為什麼？”　　“是這樣的，早上我碰到了原野……”

# 第371章 青春保質期

　　甄英雄將早上原野說過的話重複了一遍，說那小子可能犯着大不道，去暴光自己和一心的關係，讓冰恨天或者是幕後黑手盯上一心，甄英雄若不想讓那種事情發生，就得和警方合作，若不然，原野就自己製造這個引蛇出洞的機會。　　艾華眉頭緊皺，托着下巴，聲音低沉，“這個原野很難得啊，雖然方法偏激，卻是有犧牲自己也要破案的執着，警隊有他這樣的人，真是萬幸……”　　“可讓我碰上他這刺頭，就是大不幸啊。”甄英雄那臉，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艾叔，這可不是開玩笑的，那王八蛋用小艾的命威脅我啊！”　　艾華表情挺玩味的，和平時的木訥大不同，“英雄，其實我也很想知道，真的沒有辦法了，你會怎麼做呢？和警察合作，還是繼續保持你的自信？”　　“我要是有那種自信就不會腦袋疼了。”甄英雄哭喪着臉，道：“這是用小艾的命賭，沒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我是絕對不會賭的，實在沒有辦法了，我只能和警方合作，然後再想辦法在中間放煙霧，不讓警方的視線掃到顏冰身上。”　　艾華一笑，道：“你能說出這番話，證明一心沒有看錯你，實話說，原野那種做法已經超出了警方辦案可以採用的手段範疇，說白了，那是道德問題，沒有人能拿他怎麼樣，除非因為他的道德問題而引發了嚴重後果以後，他才有承擔責任的可能，唯今之計，是必須堵上他的嘴巴，所以，只有一個辦法了。”　　“什麼辦法？！”甄英雄精神一振，他一直孤軍而戰，能遇到一個幫他拿主意的，當真是信心倍增啊，他也思考了很久，卻是一個辦法也沒想到。　　“把一切情況全告訴白耀天。”　　甄英雄一怔，“告訴他？！開玩笑吧？如果把這些全告訴他，他圖個省事，直接把顏冰和愛利絲給抓了，我還不如和警察合作呢！”　　艾華卻很冷靜，“你聽我說完，英雄，就像你說的，如何讓白耀天不圖這個省事，這就是唯一的問題了，所以，這件事情由我出面，我來說服他。”　　甄英雄眉毛都擰在一起了，“有把握嗎？”　　“沒有百分之百，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九十吧。”艾華難得開個玩笑，道：“如果你能讓白丫頭配合配合，把握最少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艾華不是吹牛吧？甄英雄的心跳都開始加速了，“艾叔，有話你一口氣說完成不成啊？別老吊人胃口。”　　“勸服白耀天，可以從三個方面下手，一，他擁有並不迂腐的正義感，二，人情，三，親情。”艾華伸出三根手指，笑的有些得意，不過那得意的笑出現在他木訥的臉上，給人感覺有些奇怪，甄英雄覺得他有些小人樣子，“從他同意你和白果的關係，並願意為你以後漂白義字會提供幫助這一點來看，白耀天是個辦實事，且不迂腐，不排斥用特殊手段達到目的人，所以，只要讓他明白抓了顏冰和愛利絲並不能真正意義上的解決問題，他就很有可能妥協，尤其是你發現了冰恨天後面有對朗朗市意圖不軌的黑手，這一點更能迫使他與你我合作。”　　甄英雄不禁點了點頭，他印象中的白耀天確實是那種人，不過，甄少爺怕的就是他正義感太強，非把愛利絲顏冰抓了不可，愛利絲可是直接參与了朗朗電視台的案子啊。　　艾華繼續說道：“所謂第二點人情，就簡單多了，這次我幫他捂住了方言的案子，對他的仕途幫助是巨大的，他等於把把柄落到了我手裡，所以由我出面，他的態度不會強硬，當然，如何捂住方言的案子，擇清方言和他白耀天的關係，就是你的事情了，你把這事情捂住了，還怕沒有和他直接對話的本錢嗎？用這個本錢來保護愛利絲和顏冰應該是足夠的，說穿了，這就是交易，公平的交易，用愛利絲和顏冰交換他白耀天今後的仕途。”　　陰險！甄英雄發現自己還是太小看艾華這貌似木訥的男人了，蔫蘿蔔辣心，蔫JJ杵死人啊，這艾華不像一個陰人，可陰起來簡直太不是人了，甄少爺懂他的意思，只要他甄少爺在控告方言的時候強調自己和白果的戀愛關係才是誘發方言意圖綁架泄憤的動機，即擇清了方言和警察的關係，又能讓推舉方言來朗朗市的白耀天成為一個被害者，一舉兩得啊，而如何捂住這件事情則更簡單了，只要自己不去鬧給媒體知道，不把事情散播出去就可以了，保住了白耀天的仕途，他就算欠了自己的啊。　　艾華雖然讓警方和義字會做出一副水火不相融的表象，卻並沒有讓太多人知道原由，反而讓白耀天看了一場心驚膽戰的大戲，更得念着他代為隱瞞打壓之情，這艾華是個高手啊。　　艾華似乎要把陰險一展到底，伸出三根手指，道：“第三，親情，無論人處在什麼樣的位置，肩膀上有多重的膽子，親情都是最容易讓人耳朵軟的武器，尤其枕頭風，英雄，你應該知道吧，白丫頭和她媽媽之間感情非常好，只要她們娘倆一起朝白耀天施壓，加上前面兩種作用，不怕他不和你合作，還有一點好處就是，白果和她媽媽都接受了你，你與白耀天的關係就不會因為相互的合作甚至是威脅而有所改變了，除非他不想要那個家了。”　　損！甄英雄真想給艾華挑個大拇指，所有能利用的他全利用到了，厲害，甄少爺細細一想，也對，艾華當然知道利用親情的殺傷力了，他不就是為了讓蘇影永無後患，才放棄一直堅持的原則，想要摧毀諾森家族的嗎？　　“艾叔，白耀天就是與咱們合作，又怎麼才能讓警方不干預我，讓原野閉嘴呢？”　　“這一點你儘管放心好了。”艾華笑道：“只要白耀天告訴市局，這個案子因為涉嫌到國外犯罪組織，為了不打草驚蛇，你甄英雄已經直接配合省廳一起破案就好了，要市局與你保持矛盾關係，就是為了混淆犯罪集團的視線，這不就結了嗎？”　　甄英雄沉思之後，道：“這方法是好，可是原野能信嗎？他知道我和白果的關係，白耀天那麼做，不是等於告訴原野我們肯定有貓膩嗎？”　　“就算我們不這麼做，原野就不覺得有貓膩了嗎？”艾華輕鬆道：“就好象原野利用你的性格用一心威脅你一般，我們也僅僅是利用他的性格而已，有你和省廳直接合作的大前提，他還敢隨便亂說話嗎？其實我們都是在找這樣一個讓對方說不話來的借口罷了，原野是因為沒轍了，所以才沒有顧慮的想要破釜沉舟，現在有了顧慮，嘴巴自然就牢靠了。”　　甄英雄嘆服，自己還是年輕啊，和這樣的老狐狸比不了，原野終究是個警察，即便有懷疑，抓不到證據，他也不敢亂來啊。　　艾華並非一個深藏不露的人，他懶的掩飾什麼，正是如此，低調的他才給人一種無所不能的感覺，難怪東方雲痴迷他了，甄少爺由衷的說道：“艾叔，我難得佩服一個人，你是除了殺手哈恩，讓我第二個佩服的人。”　　艾華並未因為甄少爺的話而感到高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你佩服我，是因為我想到了這個辦法而你沒想到，你佩服哈恩，是因為他掏槍比你快，但同樣的，我想那個哈恩也和我一樣，對你已經不單是佩服，甚至是恐懼了，假裝被綁架，在那麼緊張，那麼危險的環境中還能想到裝死這種讓人意想不到的辦法，一個人玩倒一群人，這是我絕對做不到的，單是你能自己把局勢控制並發展到今天這一點，已經讓我驚嘆不下萬次了，我比你多經歷了二十幾年也沒有你這般能耐啊。”　　甄英雄苦苦一笑，難得的沒有藉機大吹一通，“人畢竟不是萬能的，我也有感到累，覺得支撐不住的時候。”　　艾華點頭笑道：“對啊，沒有誰是萬能的，所以人才需要夥伴，互補不足，前進的步伐才會越跨越大，人與動物的區別，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所以很多時候，你不需要自己一個人承擔一切，英雄，你懂我的意思嗎？太過的自信，並非一件好事，所以今天你能為了一心，寧願放棄自己的自信，讓我很開心。”　　未來岳父這麼一說，甄少爺可樂壞了，比起爆龍蘇，艾華太可愛了。　　“艾叔，謝謝你。”　　“不客氣。”艾華一笑，“那你可以把與顏冰的聯繫方式告訴我了嗎？既然是合作，我覺得我們之間就不需要一丁點的隱瞞，我要時刻了解你的動向，才能更好的支持你，幫你拿個主意啊。”　　甄少爺一怔，額頭見汗，剛才的感動付之東流，這老狐狸好奸詐！　　“聯繫方式？那是什麼？”甄少爺裝傻。　　“不要讓我失望，英雄，既然顏冰在挖出內鬼這件事情上和你達成合作關係，你們之間就肯定商定過了聯繫方式以便交換情報什麼的，例如，電話，或者見面地點什麼的……”艾華笑的真慈祥，可在甄英雄看起來，和狐狸沒啥兩樣了。　　“如果我說沒有，你信嗎？”有點試探的味道。　　“你覺得我會信嗎？”完全是不信任的冷笑。　　“我發現未來岳父你太不可愛了。”甄少爺揶揄艾華太不識趣。　　“你想我承認你這女婿，就應該表現點誠意出來不是嗎？”艾華似乎在變相的威脅，表情和平時不太一樣，似乎吃醋男人不相讓的執拗。　　“我知道了，你是在為東方小姐方才對你態度冷淡而報復我！”甄英雄有意差開話題，卻見艾華身子一顫，臉上一紅，眼神中閃過一道醋意和氣惱。　　“這麼說，你果然和她說過什麼了是嗎？”忍了小會兒，艾華還是不打自招了。　　“球球的，你這等於承認是故意擠兌我了？！”甄少爺歪打正着，得意啊。　　“我有那麼說過嗎？不過，你如果願意告訴我和她說過什麼，我可以考慮給你一定自由的權利，一定自由的空間……”艾華在這方面和傻瓜沒什麼區別，直來直去的他依然不懂得掩飾。　　甄英雄笑罵道：“靠！你還是在乎她方才的態度啊！”　　……　　東方雲一直站在門外，她故意沒有把門帶死，將耳朵貼在門板上，聽到裏面兩個男人互不相讓的爭辯，她笑的無比開心，原來，他真的很在乎自己的態度啊……　　甄英雄話里話外都在用東方雲剛才的態度和艾華說事，似乎是在故意引艾華說出他對東方雲的感覺，東方雲冰雪聰明，立刻猜到，甄英雄大概是知道自己躲在門外偷聽，所以才成心那樣說話，而艾華雖然嘴硬，依然是冷腔冷調，卻被看似被動的甄英雄牽着走，不捨得放棄這個問題。　　“你點頭是不是代表你承認你很在乎東方對你的態度啊？”　　兩個大男人爭論了片刻，東方雲聽到了讓自己心跳加速的甄英雄的問話。　　“好吧我承認。”艾華的聲音直接撞擊着東方雲年輕的心，她的初戀似乎到今天才品嘗到收穫的味道，“東方剛才的態度讓我很意外，只要想一想你進門的說話，就不難知道是你對她說過什麼。”　　依然沒有承認他在乎自己！東方雲有點生氣，卻聽到了甄英雄說出了更讓她生氣的話，“我勸東方不要喜歡一個不可能喜歡她的人，那樣無疑是在浪費青春，看看她平時的樣子，明明只有二十幾歲，卻打扮的好象一個歐巴桑，把青春浪費到單相思上太不划算了，所以我勸她試着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點，美麗的女人從不缺乏追求者，東方條件不錯，總能在一群男人中挑出一個她比較滿意的，呵呵，看她剛才的樣子，似乎也覺得我說的有道理呢。”　　死甄英雄，你說什麼呢？！東方雲差點忍不住衝進去殺了那小子，可貼着門縫朝里一望，甄英雄的手正背在後面，對着房門晃着大拇指，那小子果然知道自己在門外偷聽！　　東方雲哪裡知道，艾華再精，在殺手的領域也是個白痴，而甄少爺卻是絕對的行家，東方雲出門的時候，雖然他是背對着門口，可是房門沒有發出鎖響的聲音，艾華怎麼可能去注意這些細微的事情呢？但甄英雄卻注意到了，東方雲做秘書的時間不短了，既然出去，要不就不帶門，不然就會帶好門，怎麼可能故意留個小門縫呢？　　艾華表情複雜，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但顯然甄英雄的話讓他感覺不大舒服，甄少爺呵呵一笑，道：“女人的青春就是放到冰箱里也有過期的一天，女人浪費自己的青春是一種罪過，而男人浪費女人的青春，就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孽，我看東方是明白這個道理了，也許以後對她來說，秘書，僅僅是一份工作了。”　　甄少爺又拿出那副情聖的高姿態，但艾華卻真被唬住了一般，甄少爺感情外行，艾華比他還外行，愣愣的望着甄英雄，嘴裏小聲的喃喃重複着甄少爺的話：“青春放到冰箱里也會有過期的一天……男人浪費女人的青春，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孽……”　　“一心她們應該收拾好東西了，艾叔，那我先下去了，一心恐怕早想上來看你了，我再不出去她可能就要吃醋了，呵呵。”甄少爺起身，笑道：“我就是一心的冰箱，她把青春交給我，我就要守護她的青春，皮膚衰老沒關係，關鍵的，是心裏有沒有她，冰箱里若是空空的，豈不是我和她都不幸福嗎？在一起、孤獨、和彼此接受，無論哪一種，都是一個選擇，不要讓別人在等待你選擇的過程中把青春流逝掉，不然，就真的不是一個男人了。”　　甄英雄轉過身來的時候，東方雲才從他的話中醒過神來，飛似的跑下了樓，蹬踩樓梯的腳步聲和她的心跳聲是同步的，好快，真的好快，東方雲既緊張又興奮，她覺得，自己和艾華的關係，從今天開始，似乎會發生一些改變。　　球球的，少爺這樣子，是不是很像情聖啊？甄少爺太滿足了，至少，那個很精明的老狐狸，被自己給糊弄住了，他媽的，終於找到點平衡了，少爺就是看不爽他那��諾牡靡庋�子……　　一心和艾華都說了什麼，甄英雄沒問，婦女倆雖然關係融洽，卻也沒有那麼多交流話題，大概是因為艾華從來都不喜歡一心娛樂明星這個身份吧，這一點，甄英雄和艾華很有共識。　　東方雲在甄英雄出門前偷偷表示了感謝，並請教甄英雄自己下一步應該怎麼做，甄少爺這絕對的感情外行人就大言不慚的做了東方雲的感情顧問，告訴她接下來的幾天就保持方才的態度，不遠不近的拉開點距離，先看看艾華的反應再說。　　因為感情這東西沒確定下來之前即敏感又多變，所以東方雲要求時刻與甄英雄保持聯繫，甄少爺厚着臉皮提出自己沒有手機，昨天被綁架的時候手機讓羅比他們給下了，東方雲現在處於絕對興奮狀態，想都沒想就把自己的私人手機給了甄英雄，甄少爺連卡都不用換了，裡外里的省了兩三千塊。　　阿東和畫兒拉着小艾和白果的東西在前，闌度駕駛着瓢蟲，載着甄英雄，一心，白果，在後面跟着，一心正問甄少爺都和她爸說什麼了呢，甄英雄兜里的手機就響了。　　剛才除了沒下樓的艾華，所有人都看到東方雲給甄英雄手機了，一心知道東方雲對艾華的情意，雖然不明白她和甄英雄鼓搗什麼貓膩，不知道為什麼才分開就把電話打過來，卻也沒說什麼，可白果不知道啊，任哪個女人看到自己的男人和其她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躲在一旁說悄悄話，然後再撥來電話，也沒有不吃醋的道理吧？　　“剛分開就給你打電話，死流氓，你很能耐嘛，才見過幾次面啊？”小白說的雖然含蓄，卻沒人聽不出她話里的意思，好象甄英雄和東方雲沒見兩次面就勾搭上了似的，現在白果眼中的甄英雄，簡直是一塊吸引女人的鑽石，好象哪個女人也不能抵擋他的吸引力一般，要不是心裏還對昨天晚上的事情有愧疚，白果未必會把話說的含蓄。　　甄少爺有些尷尬，因為他知道，這個電話，絕對不是東方雲打過來的，一心很細心的注意到了甄英雄面色的變化，而且從后視鏡里，也能看到闌度那微變的臉色，這是怎麼回事？如果是東方雲的電話，甄英雄和闌度沒有必要緊張吧？　　闌度試圖路邊停車，但現在正行駛在城市的環路上，車流緊，要變道並不容易，他的這個意圖落到甄英雄眼中，不免又是一驚，難道闌度已經猜到這電話是誰打來的了？　　四個人四種心態，心下都有揣摩，懷疑，而這個電話，絕對是不能拖延再接的，於是，甄少爺難看的笑了兩聲，从里兜摸出了手機。　　“啊？YY，你不是和小雲姐說你沒有手機嗎？”一心一眼就看出甄英雄現在手裡拿的並不是東方雲的手機了。　　白果似乎鬆了口氣，既然不是東方雲的手機，電話自然也不是東方雲打來的了，看來甄英雄這壞傢伙是故意騙東方一個手機用啊，可這口氣還沒吐完，小白又發出一聲輕呼，“咦？死東西，這手機也不是你的！”　　甄英雄冷汗都下來了，而前面的闌度，乾脆漠起臉，來了個事不關己，裝的好象不知情一般，迴避過一心和白果那疑問的眼神。　　“那個，我的手機昨天被綁架的時候丟了，這個，這個是我新準備的……”甄英雄試圖說個瞎話矇混過去。　　一心不聽這解釋就罷了，聽到反而不相信了，卻聽到白果說道：“不對，如果這手機是你自己的，你為什麼和東方雲說你沒有手機啊？還有，剛才手機響的時候，你明顯嚇了一跳，你在緊張什麼？”　　手機的音樂還響着，甄少爺是丁點轍都想不出來了，他必須趕快接了這個電話，小白的邢警細胞實在讓人頭疼。　　“咳，等我接完這電話再說好嗎？”甄英雄心想瞞也瞞不住了，乾脆坦白算了，說完之後立刻按下了接聽鍵，“喂，你好，我是甄英雄。”　　“晚上九點，我要見你。”　　簡單的八個字之後，傳出來的就是忙音，一串號碼，來顯並未显示名字，見甄英雄望着手機愣着，一心和白果都覺得好奇，她們已經是豎著小耳朵在聽了，可還是沒有聽清楚電話里都說了什麼，卻隱隱聽出那是個女人的聲音。　　一心小嘴嘟着，“YY，你不是又在外面認識了什麼女人吧？”　　猜中！甄英雄心裏一顫，還未說話，就聽小白怪聲道：“這手機不會是你和那女人秘密接頭的工具吧？”　　又中了！球球的，你們倆丫頭還真是聰明！甄英雄見到前面的闌度偷笑，殺人的心都有。　　“說起來，這手機也是女式的……”小艾冷靜的分析着，讓甄英雄後背都快濕透了。　　東方雲給甄英雄的手機是藍色的翻蓋型，而甄英雄接聽的手機，是銀色的滑蓋型，兩種手機都是樣式小巧，且各有一種女人的韻味，藍色深蘊有內涵，銀色高貴而典雅，甄英雄不管把哪個拿在手裡，看起來都那麼彆扭。　　看來，她們並沒有聽到電話里講什麼啊，甄少爺心裏鬆了口氣，嘴上卻正經道：“我就知道你們得亂猜，所以才不敢告訴你們的，這手機，其實不是我的……”

# 第372章 激情丸丟了

　　“那是誰的？！”　　“那是誰的？！”　　一心和小白異口同聲，嚇了甄少爺一跳，真強勢，真有威懾力。　　“其實這手機是……夏月的！”甄英雄說道：“我的手機丟了，可我沒時間去買，剛才回漢宮的時候，就把月兒的手機給要過來了，我怕你們亂猜才不敢和你們說的，剛才那電話就是那丫頭無聊打過來的，所以我給掛了。”　　一心和白果並不清楚是誰先掛的電話，倒沒在意。　　白果還是有點懷疑，道：“那你既然有手機了，為什麼還要去和東方雲再要一個啊？”　　一心也很感興趣，闌度卻抱着看熱鬧的心態，想知道甄英雄怎麼去謅。　　甄少爺一聽這個精神頭算來了，正愁沒話題轉移呢，剛剛好，於是，嘿嘿壞笑道：“其實是這樣的，東方是想請我做她的愛情顧問……”　　“愛情顧問？！”　　一心和小白面面相覷，然後眉頭逐漸仰起，倆妞上當了，“什麼愛情顧問啊？到底是怎麼回事，講給我們聽聽……！”　　甄少爺心裏偷笑，女人啊，就是好奇心太重了，總對一些無聊的事情感興趣，甄少爺倒也樂得拿東方雲的事情討倆丫頭開心，於是毫無猶豫的把東方給賣了個徹底，還告訴一心，東方聽了自己的話之後冷淡的態度，嚇的她爸爸有些失態，逗的一心和白果笑個不停，艾華是出了名的木頭疙瘩，卻被甄英雄幾句話整的失去平常心，當真有趣。　　一心知道蘇影對甄天的心意，從沒有怨恨過父母什麼，她也一心希望父母各自找到真愛，東方雲雖然年輕，但和一心極為的對脾氣，一心親眼見到東方云為了打開父親那封閉的心這些年是多麼的努力，真心希望她能得到幸福，卻苦於不曉得如何幫助她，現在甄英雄幫忙出主意了，她歡欣不已。　　白果才是真的鬆了口氣，原來東方雲喜歡的不是甄英雄，而是艾華啊。　　笑話講完，也到漢宮門前，阿東叫了幾個手下幫忙，讓他們幫兩位少奶奶把東西搬上樓，一心和白果知道甄英雄還有事情交代阿東和畫兒，很通情達理的徑自上樓去了，倆丫頭都知道了甄英雄目前的情況和肩上的擔子，明白給他一個自由空間的重要性。　　“阿東，你現在就去找木老鬼，了解到情況之後，就去辦我交代你的事情，有情況隨時打畫兒的電話通知我。”甄英雄靠在車前，擺弄着手機，道：“畫兒，黑市拳大賽的賽程情況都是通過網絡通知吧？似乎還記錄著各個幫派在朗朗市的信息，你去弄台筆記本，我要時刻了解這些情況。”　　阿東看着甄英雄手裡銀色的小巧手機，不解道：“少爺，您手裡不是有手機嗎？為什麼要我通過畫兒和您聯繫啊？”　　都是甄英雄的親信，關係再融洽也難免會有競爭，更何況七隻虎和九尾鳳的關係從來都是不溫不火啊？阿東可不喜歡這種被甄少爺疏遠的感覺，好象是被小鳳凰壓了一頭似的，有點鬱悶。　　畫兒白了阿東一眼，突然上前一步抱着甄英雄的胳膊，一吐小舌頭，得意道：“這還用問嗎？從現在開始我和少爺是寸步不離的，你啊，和我就不是一級別的，沒資格和少爺直接聯繫……！”　　“死丫頭，你少挑撥離間了。”甄英雄在畫兒的頭上敲了一下，對阿東道：“少爺身上這兩個電話不是和你聯繫用的，等少爺再弄個手機之後會把號碼告訴你的。”　　阿東一聽，點了點頭，然後對畫兒玩味的搖了搖頭，“唉，讓你失望了吧，畫小姐，我真是同情少爺，柳老大進了醫院，居然是你這個只有自做多情能排上第一的鳳凰接替她，真讓我為少爺的安危擔心啊，少爺，我覺得讓鈴鐺保護您，您的安全更有保障……”　　“阿東，你是活膩了嗎？”畫兒被點到的痛處，眼神一冷，闌度再次見證了這些有性格缺陷的小鳳凰翻臉不認人的本領，真不能想象，如果世界上沒有甄英雄，還有哪個男人能受得了她們。　　阿東卻是一點也不怕畫兒，在九鳳中，他不敢惹的只有兩個人，柳絮，晴天，前者自是不必說了，刀絕對比嘴動的快，除了甄英雄，阿東甚至懷疑她連甄天都敢砍，至於晴天，則是柳絮砍誰她砍誰，於其她丫頭，他還真是一個也不放在眼中。阿東是項嘯鳴的人，而項嘯鳴則是用自己當兵時的那一套訓練阿東等人，除了耿南性格活份了一些，其他人都屬於古板嚴肅的類型，很有責任感，所以阿東對於九鳳的那種嬌媚粘粘是很看不順眼的，他覺得那不是一個保鏢對少爺該有的態度，不然也不會嘲弄畫兒了。　　畫兒不太會用槍，功夫也是九鳳中最差的，運動能力一般，她能被挑選為九鳳，僅僅是因為她有聰明的頭腦，精通四國語言，是電腦高手，可以在一些必要場合中成為甄英雄有力的助手，但在保護方面，除了擋子彈，她好象一點用也沒有，她能加入九鳳，就是因為在這方面人才需求的考核中，她是唯一面對子彈不害怕的。　　畫兒最恨別人說她沒用，尤其是阿東故意哪九鳳中年齡最小的鈴鐺和自己比較，雖然鈴鐺確實比自己強很多，但換誰聽這話從別人口中說出來也難免不爽，她望向阿東那冷冷的眼神沒有丁點的感情，這就是九鳳的可怕，除了甄英雄，她們不會信任任何人，所以也不會有感情的產生，殺阿東和殺一個陌生人在畫兒眼中是沒區別的。　　畫兒沒有能力報復阿東，但九鳳會幫她，不過是因為一句話罷了，小鳳凰和大老虎就翻了臉，甄英雄嘆氣，闌度撓頭，鳳凰們特殊的成長環境註定有人要為她們而頭疼啊。　　“隨你怎麼說吧，我只是說出實話而已。”阿東不知是迫於畫兒認真起來的殺氣，還是不想在甄少爺面前和一個女人計較，收起了玩味的表情，道：“柳老大那種恐怖的人都躺進了醫院，難道畫小姐你比柳老大還厲害不成？”　　一提柳絮，畫兒啞了，她知道，柳絮的狠辣連七隻虎都自愧不如，自己跟她比不了啊。　　阿東對甄英雄道：“少爺，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建議由晴天或者鈴鐺接替柳老大的工作。”　　闌度一臉淡笑的站在甄少爺旁邊，卻不說話，似乎早就知道甄英雄的心意一般。　　“不需要，阿東，這次是你錯了，少爺從來都不喜歡有人為我擋子彈，對我而言，那絕對不是幫助。”甄英雄笑着一按畫兒的頭，撫了撫，道：“現在跟在我身邊能給我莫大幫助的，就只有畫兒了，少爺是因為需要她，才留她在身邊的。”　　阿東一怔，看着甄英雄清澈且深邃的目光，突然明白了什麼似的，“我懂了，少爺，畫小姐，抱歉，我失言了。”　　畫兒呆了呆，甄英雄剛才那幾句話已經讓她感動的暈了，此刻哪裡還記得生氣啊。　　正是那樣啊，甄少爺本來就討厭別人為他而受到傷害，即便真的有危險，他也是為別人擋子彈的那個啊，這就是他的性格，柳絮的事情已經讓他無比自責，他當然不希望再次出現一個柳絮了，阿東不知道該如何評價這位少爺，卻知道，自己願意把命，交給他這樣的男人。　　阿東開車離開后，畫兒才低着頭對甄英雄道：“少爺，對不起，其實阿東說的沒錯，我雖然很想跟在少爺身邊，可我確實很沒用……”　　“會擋子彈就叫有用？會殺人砍人就叫有用？球球的，那是什麼道理？”甄英雄一拍畫兒的肩膀，笑吟吟道：“丫頭，我現在需要的是幫助，不是像小孩子一樣被保護起來，你懂了嗎？我需要你隨時幫助我注意着拳賽開始前，開始后，直到結束時的一切動向，我想你該知道，作為參賽的組織之一，義字會在黑市拳賽期間與各組織之間的聯繫方法冰恨天也是知道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畫兒愣了一下，“少爺你的意思是，要我……”　　“對，如果長老們決定推舉的人是義字會的某個堂主，那麼我們也不能肯定這個堂主是不是聯繫了其他的組織發動變故，顏冰如果有那麼大的把握，我們就不能排除任何一種可能。”甄英雄笑道：“而能細心盯住局勢的，只有畫兒你一個人能讓少爺我相信，而且我對義字會與個組織之間的聯絡方法並不熟悉，我需要你幫助我，不止是網絡聯繫的信息，還要盯緊冰恨天，觀察他們是否與其他組織有接觸，少爺要應付的事情很多，有些情況阿東彙報上來之後需要你過濾之後再告訴我，我需要的是一個心細，可以成為我得力助手的人，懂了嗎？”　　“恩……！”畫兒無比興奮，貌似最沒用的自己突然成了最讓少爺信任的人，難怪她高興了。　　甄少爺看着畫兒和自己親昵的憨態，心裏不禁感慨，這些丫頭的性格真的不太正常，這個孩子似的丫頭和剛才要殺人的恐怖份子真的是一個人嗎？　　“看來問題已經解決了，朋友，現在輪到你坦白了吧？”闌度突然說話了，“剛才的電話，是她打來的嗎？”　　甄英雄嘿嘿一笑，從銀色的小手機中翻出剛才來電的一串號碼，道：“果然瞞不過你，你什麼時候察覺到的？”　　闌度掏出自己的手機，道：“早上你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的手機显示的是個生號，方才在車裡看你掏出手機的時候我就想到了，既然你的手機在綁架的時候被下了，沒時間整個手機的你身上又突然多了這麼一個女性化的東西？呵呵，白果和一心不知道，我卻很清楚你今天還沒見過夏月呢，所以我可以肯定這是她的東西。”　　甄英雄一邊笑一邊將號碼儲存起來，“既然你全知道了，我也不會否認，反正也沒打算瞞你，但你不覺得應該幫我去把謊話圓上嗎？趕緊去和夏月串通一下台詞，不要讓一心和果果發現少爺我又說瞎話了……”　　畫兒靠在甄英雄懷裡，根本不曉得闌度口中的‘她’是什麼人，目光卻情不自禁的盯在了這個手機上面，然後，她臉色變了，因為她清楚的看到甄英雄將那個號碼儲存進了電話薄，而存入的名字是……顏冰！　　甄英雄的房間天堂閣里，畫兒長出了一口氣，終於抬起了頭，揉着因長時間盯着屏幕而略感疲憊的眼睛，甄少爺泡了個澡，換上了一身黑色的運動服，舒服的伸了個懶腰，從水酒櫃里拿出兩瓶紅茶，走了過來。　　畫兒接過甄少爺遞來的紅茶，有些擔憂道：“少爺，這樣的真的合適嗎？再怎麼說李連成也是天門的龍頭老大，甄老闆親自擺宴給他接風洗塵，少爺你不去合適嗎？”　　甄少爺擰開瓶蓋，笑着坐到茶几上，“有什麼不合適的？”　　“再怎麼說，李連成的公子李英豪也是少爺的朋友吧？”畫兒說道：“方才白果少奶奶還來過，她和李連成的未來兒媳婦是好朋友，人家兩口子都在桌上坐着，少爺你故意躲着，少奶奶也會很尷尬的，雖然說前段時間發生過點不愉快，但大公主脾氣那麼怪都被甄老闆給拉去了，您卻存心不去，不是會駁了人家的面子嗎？”　　“我要是去了他們才真的尷尬呢，呵呵，李連成也就是嘴上客套客套，上次被我收拾的那麼慘，他心裏要是想見我才怪呢。”甄英雄扳着膝蓋，用剪刀修着腳趾甲，道：“你也說我老姐那臭脾氣都被老爹拉過去了，為什麼老爹不強硬的拉我呢？就是因為他知道，我去了會讓李連成不自在，呵呵，對了，畫兒，一心過去了嗎？”　　“沒有。”畫兒說道：“一心小姐，小公主，甜甜小姐，愛利絲小姐，還有樂樂都沒去，好象只有雪姐姐被迫推進廚房了……”　　“恩，這就對了。”甄英雄摳着腳丫子縫，點頭道：“還是不要讓太多人知道爆龍蘇和一心的關係為好，不然會讓人懷疑一心和我的關係的，看來那條母爆龍還有點頭腦……”　　“好……好象不是那樣的，少爺，其實是一心小姐她們主動推辭的。”畫兒笑的挺尷尬，“其實，大公主被拉過去參加午宴之前，各位小姐正在大公主的房間里吃火鍋，所以大公主才極為不滿的……”　　“死……死變態的……”甄英雄真是無語了，三國就是一怪胎，明明嫉恨其她女孩子和自己的關係，卻偏偏只針對自己，和其她女孩子依然打成一片，到底是她缺心，還是別有陰謀啊？或者……那死變態的肯定是覺得一定能拿到黑市拳冠軍，所以在同情這些即將離開自己身邊的女孩，臭丫頭未免太自信了吧？　　“大中午吃火鍋，她們都被我姐給傳染的不正常了。”甄英雄丟掉剪刀，坐到畫兒身邊，道：“我讓你查的東西查到了嗎？”　　畫兒得意的將電腦轉給甄少爺看，笑嘻嘻的似乎等着甄英雄的誇獎，“恩，我已經在遊戲論壇中把資料整理好，編輯成了文檔，還有一些資料，要等到規定時間，全部人物上線集合之後才能看出來。”　　甄英雄一看那整齊而詳細的資料編排，忍不住伸胳膊將畫兒摟在懷裡，“厲害啊丫頭，我洗個澡的時間你就做完了這麼麻煩的工作，真讓少爺感動，想要少爺怎麼獎勵你？”　　甄英雄話一出口就後悔了，自己太激動了，說話沒經大腦，果然，小畫兒小臉一紅，嬌媚表情浮上面容，“少爺，你都好久沒疼人家了……”　　笑，絕對是尷尬的笑，今日不比往昔啊，那時候少爺身邊沒女人，對小鳳凰是想疼誰就疼誰，可現在身邊女人一堆，一心白果那眼睛都擦的亮亮的，就等着抓少爺和小鳳凰們偷情呢，畫兒這要求難度有些大啊。　　“畫兒啊，這個……”　　“少爺是你說要獎勵我的，難道想說話不算話？”畫兒似乎知道甄英雄要說什麼，一句話把甄英雄的任何理由全部封殺掉，“我可是在遊戲論壇里把一條條信息整理出來的！有好多帖子都沉下去了，我翻了好久才找到的！”　　甄少爺也知道那些東西的隱蔽，如果是自己的話，恐怕連一半都沒做到就崩潰了，“好，寶貝兒，只要你乖乖的，少爺就疼死你。”　　“那少爺先親我一下。”畫兒眼睛一閉，把小嘴翹了起來。　　真麻利，這要是讓一心和果果看到，少爺非跪搓衣板不可，甄英雄暗嘆一聲，然後去品嘗這送過來的美味了，小鳳凰們沒有正常女孩子那種矜持與羞澀，她們敢愛敢恨，大概也是因為成長環境的特殊所致。　　一個法式的長吻，吻的畫兒一臉潮紅，呼吸紊亂才算做罷，甄少爺發現自己在慾望方面有些無法克制的不知足，如果再不停止的話，有可能就勢將畫兒的衣服扒了，把她征服胯下，難道是昨天那激情丸的藥效還有殘留？球球的，那可太誇張了，看來這正常人絕對不能亂服亂用，更不可過量食用催情藥品……　　想起激情丸，甄少爺有點犯迷糊，昨天還在自己口袋裡的半瓶激情丸不見了，甄英雄方才脫衣洗澡前，翻遍了全身上下的口袋都沒找到，難道是昨天在電梯里裝死的時候丟掉了？甄英雄暗責自己在把顏冰帶回家的時候為什麼沒摸摸口袋，要是掉在別處也就罷了，如果掉在家裡，又碰巧被顏冰拾到的話……媽啊，那會是什麼後果？不堪，想象……　　“少爺你怎麼了？”畫兒看甄英雄發獃，喊了他一聲。　　“哦，沒什麼。”甄英雄趕快回過神來，瀏覽着畫兒方才整理出來的文檔，“球球的，少爺今天才知道，原來黑市拳大賽期間，是通過遊戲論壇傳遞信息的……”　　“不是的少爺，遊戲論壇里記錄的只是參加大賽的各個組織的基本信息，就好象考試的報名表一般，而聯繫方式和更具體的信息，則要進入遊戲才能確定。”畫兒笑道：“也難怪少爺不知道，因為少爺從來不關心義字會的事情，呵呵，其實這也是被逼的，如果那麼多黑道老大跑到漢宮來開會，肯定會引的警察注意的，我們也算是小心行事罷了。”　　“恩，有道理，這個主意倒也不錯。”　　甄英雄認真的看着文檔，不再說話，而畫兒則知趣的坐在旁邊喝着紅茶，眼睛卻幸福的看着甄少爺，有些迷離。　　義字會想了一個很聰明的點子來躲避警察視線，既，提前通知了各個幫派在朗朗市與義字會聯繫的方法，這個方法很特別，就算警察想到了黑幫之間可能用網絡聯繫，也絕對想不到這種特殊的聯繫方式。　　朗朗市目前最流行的一款網絡遊戲，叫做‘飛飛魔法使’，這款遊戲的受眾體比較年輕，而義字會想到的方法，就是利用這款遊戲。　　每個到達朗朗市的組織，都會在項嘯鳴手中得到一個遊戲帳號，密碼統一，可以在得到帳號后自己修改，遊戲人物的職業不定，人物等級在三十至五十不等，因為這些帳號都是在一個月之前，由義字會的人註冊，隨興升級的，接到一個組織參加大賽的消息，就會註冊一個帳號，所以，早些確定的組織在遊戲中的等級就高些，晚些的就低些，遊戲人物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每個黑幫組織得到的這個遊戲人物，都屬於同一個公會，而這個遊戲中的公會，名字起的很是猖狂，很大膽的就叫義字會騎士團！　　在朗朗市，義字會是家喻戶曉的黑道組織，卻出其不意的擁有良好口碑，人們似乎看不到這個組織的惡行一般，小到用威脅或暴力手段收取保護費，跨街砍人，敲詐勒索等等，大到通過非法手段牟取利益，賄賂官方或者其他領域人士，通過垄斷，掠奪式的商業活動來滲透和破壞合法的商業活動以牟取利益，通過洗錢來盈利增值等等等等，普通人看不到更深層次，只看到義字會用另一種不被認可的方式，在一定的領域維護着公共秩序，尤其是在甄英雄跳水救人，朗朗電視台事件舍己救人的事迹之後，義字會幾乎成了偶像組織的代名詞，一些學生混子小青年都以加入義字會為奮鬥目標。　　其實這些情況最終只會演化為政府對義字會的難以容忍，黑道組織口碑越好，死的越快，甄英雄就是因為看透這一點才急着漂白組織的，但就目前而言，這些都成了瞞掩警方的優勢，正是因為義字會現在很受追捧，所以玩網絡遊戲的年輕人不乏犯了‘侵名權’的，幾乎每款在朗朗市流行的遊戲中都有人盜用義字會的名字，因此，在‘飛飛魔法使’中的這個公會並不出奇。　　公會中目前有會員四五十名，而這些會員代表的就是準備參加黑市拳的四五十個黑道組織，各個組織是在得到遊戲帳號之後，自己申請加入公會的，所以目前的人數證明，至少還有十幾個組織沒有得到帳號，想知道這些還未得到帳號的組織是哪些並不困難，因為每個人物的名字與組織名字是相對應的，例如，這個公會的創建者，也就是騎士團的團長，就叫‘組織者’，也就是義字會，李連成的天門，在遊戲中的人物則直接叫做‘天門=李’，每個組織代表的遊戲人物，都是用組織名加當家人的姓氏命名的，雖然玩這個遊戲的人很多，但目前這種形式下，恐怕沒有警察有心思玩遊戲，更想不到義字會用這種方式和各組織之間聯繫。

# 第373章 冰兒有約哦

　　後天晚上會舉辦唯一的一次黑道大佬聚會，並抽籤分組決定各自對手，屆時由義字會在遊戲中以騎士團團長的身份通知比賽時間以及地點。　　所以在遊戲中即時通知比賽時間地點，就是因為警察盯的太緊，而黑幫的嘴巴都太牢靠，如果不靈活一些，很可能被警察壞了事。　　每天晚上六點到九點，是這個遊戲登陸客流最大的時間段，而這個時間，也就是各個黑幫組織參与網絡會議的時間了，通過遊戲中公會獨有的聊天模式進行交流，義字會也會把各個組織賭拳的賭注及輸贏情況在遊戲中公布，免得有幫派賴帳，以起到共同監督的目的，當然，這是表面功夫，贏了比賽想吃下賭注，並非有監督就能萬事無憂，要是講理，誰還叫他們黑社會啊？說穿了，就是義字會做出來的面子活，給別人看的。　　甄英雄算服了想到這個辦法的人，警察忙的焦頭爛額，哪想的到黑幫都集體上網玩遊戲去了，在遊戲里進行聚會，確實出人意料之外。　　畫兒查到的資料，是在義字會指定的一個遊戲論壇中摘取的各組織的報到帖子，論壇地址是各組織一個月前決定參加大賽的時候由木老鬼直接告知的，為了公平起見，這些信息是公開的，包括各幫派目前下腳的酒店等等，不過每個組織都很小心，寫的也就相對隱諱一些，甚至有組織是在回復帖子中交代的信息，所以發現這些帖子是很消耗精神的，最少他甄少爺沒那個性子坐在這裏翻帖子玩。　　甄少爺看過資料發現，目前集合的組織已經比預料中的還多了，難怪要通過網絡遊戲聯絡呢，到目前發過帖子的就有五十八個組織，省里有這麼多黑道嗎？上一屆才十幾個組織而已啊，看來這次大賽混進了不少小魚小蝦，想要藉著賭拳討便宜，媽的，他們真當黑道那麼好混嗎？　　發過帖子的組織當中，並沒有冰恨天，而且公會的實際人數只有四十八個，也就是說，目前有十個組織是得到了帳號卻還沒有登陸到遊戲中，而也不乏像冰恨天一樣，還沒有在帖子中登陸信息的傢伙，甄英雄不明白，如果顏冰不肯在論壇里發帖子，義字會就不知道把帳號送到哪裡給她，屆時她的冰恨天依然可以出現在比賽場地，不就等於明擺着告訴義字會，她有同夥或者在義字會裡有她的內應了嗎？還是說……顏冰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參加黑市拳大賽，她故意報名，莫非又是慣用的煙霧彈嗎？！　　念及此處，甄少爺心裏一跳，這個推測不無可能啊。　　想通了這一點，甄英雄非但沒感到輕鬆，反而更頭疼了，顏冰不準備參加比賽，那她到底想要做什麼呢？五十多個組織參加比賽，義字會想在不引起警方注意的前提下順利的維護比賽進行，在人手調配上就已經很緊張了，哪分的出精力去看着冰恨天啊。　　球球的，那些小組織真他媽添亂，甄英雄心裏暗罵這些想撿便宜的小幫小派，他們似乎忽略了一個問題，比賽說白了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一對一打架，所以輸贏無常，想贏比賽不難，難的是，比賽的賭注你是否有本領吃的下，一個小組織連賭注都掏不出來的空手套白狼，贏了比賽的同時怕也等同輸了命啊……　　這些小組織究竟是從哪裡聽到的風聲跑來參加比賽賭博的呢？甄英雄閱過資料，把自己連名字都未聽過的組織一一圈定，竟佔了六成以上，不禁心裏升出一陣不詳，隱隱的，似乎抓到點什麼東西了，難道是……　　“畫兒，給我聯繫嘯鳴，下午我要見他，讓他擠時間，地方要他挑，不會耽誤他太久。”　　畫兒一怔，忙應了一聲，掏出了手機。　　項嘯鳴是主要負責黑市拳大賽的準備工作的，有事情問他比問甄天還可靠。　　甄少爺也不管畫兒正在打電話了，橫身一躺，頭枕着畫兒的大腿，閉上了眼睛，他需要好好的思考，目前雖然不難挖出義字會被顏冰收買的內鬼了，但有一個問題還未解決，那就是，顏冰要用什麼方法殺死自己和老爹呢？暗殺嗎？這很有可能，但有一個前提，如果自己和老爹是平白無故被幹掉的，不管義字會誰站出來，都可能被懷疑為內鬼，那時義字會高層很可能會先團結起來為少爺和老爹報仇，之後再商定繼任者問題，對冰恨天而言，不是恰恰起到了反效果嗎？所以顏冰最有可能的做法是，製造一個混亂，用她慣用的借刀殺人除掉少爺和老爹，可是這個混亂怎麼才能製造出來呢？　　顏冰的勢力都集中在朗朗市周邊，她想硬碰硬嗎？不對，朗朗市裡可集中了五十來個黑道幫派啊……莫非，她是故意製造的假象？！顏冰目前手中只有不足百人，且全部為殺手世家的人，假若朗朗市外圍的諾森家族的主力只是一種假象，她手中這幾十殺手能做些什麼呢？　　甄英雄腦中又是一道閃光，殺手是見光死啊！除了殺人，還能做什麼？五十多個黑道組織如果不是集體對外，而是和義字會翻臉……　　心裏一陣猛跳，甄英雄好象知道顏冰要做什麼了，一切，在見過項嘯鳴之後，將會有一個答案。　　顏冰這女人現在到底在想些什麼啊？甄英雄的神智漸漸昏沉，從昨天到現在，他還沒有好好休息過呢。　　日頭開始落下，映的海面好似紅了臉頰，朗朗市有兩個碼頭，甄少爺和項嘯鳴就在其中的朗朗市客運碼頭附近的一家上島咖啡店裡。　　“少爺，你也知道，義字會前幾年舉行黑市拳大賽，不過是出於娛樂性質，說白了吧，就是幾個老大在例年聚會的時候喝點酒燒的，非要整點子餘興節目，下注賭博也無非就是搏個彩頭，哪想到後來竟然演化為了今天的模式啊？聚會成了幌子，賭博才是真的。”項嘯鳴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子，眉頭皺了皺，看來也不太習慣黑咖啡的苦澀，“人都有三分賭性，不沾則矣，沾了就上癮，過去參加例年聚會的只是周邊城市和義字會有買賣來往的組織，聚會選在朗朗市，是因為義字會被警察盯的不緊，幾年下來，參加聚會的組織由四個增加到八個，十個，十二個，直到去年的十八個，聚會的初衷本是為了界定地盤，還有跨界買賣的分成，現在可好，純是為了打拳賭博了，有沒有買賣來往的都往朗朗市擠，今年是最誇張的，六十來個，我操，省里什麼時候蹦出這麼些混黑道的組織？我知道他們都是哪根鳥毛啊？”　　項嘯鳴顯然帶着情緒，有牢騷的成分，想想也難怪，六十來個組織，光是安排他們住，一盡地主之宜就已經是不輕鬆的工作了，更何況他還要籌備大賽啊，看看他硬着頭皮喝苦咖啡提神就知道他多渴望休息了。　　甄少爺接過畫兒遞來的卡不提諾，小抿了一口，對於喝慣了中國花茶的他來說，再好喝的咖啡也不對口味，放下杯子，還未說話，畫兒就體貼的有些誇張的用餐巾紙點擦掉他黏附在唇角的苦澀的露珠，當真是讓項嘯鳴羡慕的想要吐血，別說最近今天忙的都沒時間去見見韓慧恩以慰相思苦，怕是見到了，也不會享受到和甄少爺一般的幸福待遇，反有可能充當畫兒那種角色去讓韓慧恩享受享受幸福……　　“嘯鳴，你確定還沒有把冰恨天的遊戲帳號送到嗎？”　　項嘯鳴從上衣口袋裡摸出一張黑色的，精緻的摺疊卡片，乍看之下竟和甄英雄身上那張漢宮的黑色鑽石卡有些相象，區別就是，黑色鑽石卡鑲了真鑽，不能摺疊打開，而項嘯鳴手裡這張則是假冒偽劣產品，“少爺，後天晚上就該抽籤了，我也奇怪，到現在就剩下冰恨天這一張邀請卡沒送出去了，顏冰用冰恨天的名字報名參加大賽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她的身份，所以應該告訴過她到朗朗市之後在論壇里發帖子留言以便我們送上邀請卡的聯絡方式，可到現在為止，她都沒有在論壇里發帖子，我就算知道她在快樂谷樂園裡面，也不好找上門去吧？於理不符啊，好象我們一直偷窺她似的……”　　“就差她這一張了？”甄英雄接過卡片，打開之後，一面是遊戲帳號和密碼，一面是簡單的邀請詞，“這麼說，今年參賽的組織是五十九個？”　　“恩。”項嘯鳴嘆了口氣，“真他媽怪了，這麼多小豆子爛鳥毛都是哪兒跳出來的，誰給他們的膽子來蹭義字會的屁股啊，我得把這些爛貨全記下來，比賽結束后，挨個收拾……”　　“這張卡片就交給我吧。”如果義字會在這次大賽之後垮掉了，還報復個屁啊，甄英雄淡然一笑，把卡片塞到了自己的口袋中，“嘯鳴，你現在忙什麼？”　　“安排賽場。”項嘯鳴一指窗外碼頭方向，道：“少爺，警方現在盯我們盯的太緊，幾乎動員了所有可以調動的警力，六十來個組織場面太大，賽場安排在朗朗市任何一塊土地上都不安全，所以甄老闆用蘇老闆的名義在香港包了一艘豪華油輪，打的是豪華體驗兩日游的旗號，實際上就是跑到海上比賽去，到時候會有一些有錢的商界人事上船，但只是為了掩人耳目，不會幹擾到我們的比賽，每個組織只要拿着那張黑色的邀請卡就能直接上船，所以我才覺得奇怪，顏冰如果沒有這卡，根本上不了船，她就一點也不關心比賽的地點嗎？”　　“出海比賽啊，倒也是個辦法。”甄英雄點了點頭，沒有對項嘯鳴的疑問發表任何意見，又問道：“這個比賽要多長時間？”　　“十天左右，男女比賽是同步進行的，預賽两天，然後休息两天，十六進八，八進四要两天，再休息两天，之後就是准決賽，決賽，還是要两天，出海三次，全部賽程整整十天。”項嘯鳴抱怨道：“去年輕輕鬆松，先男后女的比賽，一共才三天就完事了，今年真他媽折騰人，少爺，我算看透了，咱們現在這麼囂張，早晚政府得端了我們。”　　項嘯鳴這話也就只敢講給甄英雄聽，因為甄英雄從來都不擺少爺架子，他這話也不無道理，就算警方抓不到義字會的尾巴，也不能表示他們看不到義字會有貓膩，甚至因為義字會的太過隱瞞和避諱對其生出不可忍的反感，與甄英雄擔心的一樣，政府不會再看着義字會的發展而無動於衷，早晚會鏟了義字會，項嘯鳴也感覺到這種威脅了，尤其因為這次與冰恨天的矛盾，讓義字會和警方之間的關係有了一種瞬間疏遠並惡化的表象。　　“嘯鳴，我有個問題不能確定，現在請教你一下，你要認真的回答我。”　　甄英雄突然認真了起來，表情嚴肅，眼睛中的光芒讓項嘯鳴情不自禁的被他的情緒感染，收起了疲憊與玩味，“少爺，是什麼問題？”　　“這次大賽比過去多了三倍的參与幫派，是什麼原因？”甄英雄淡淡的語氣中有一種隱藏的並不妥當的期待，可見這個問題他是如何看重了，“來湊熱鬧的組織並沒有經過我們的邀請，為什麼會自己湊上來？義字會又為什麼來者不拒呢？”　　項嘯鳴似乎是為了答案的準確無誤，想了片刻才道：“例年聚會，主要是和周邊有合作的黑道同僚重新確認勢力的範圍，並對跨界買賣的分成有一個重新的劃分，商定買賣跨界的過路費，保護費，分紅等等問題，以免日後發生不必要的摩擦，所以只有與義字會有合作的組織才是經過邀請的，但黑市拳賭博興起並逐漸取代了例年聚會原目的這個過程中，義字會因為每每都能從賭博中得到好處，而逐漸失去了發言權，一旦我們有什麼異議，就會被懷疑是見好就收，得便宜賣乖的小人行徑，以後在道上的口碑毀掉不說，怕是生意也不好做了，所以只能沉默，人家想把輸給我們的錢贏回去，我們也不能關門送客啊，不然以後的買賣就出不去門了，有的組織為了撈票大的，開始邀請其他組織參加例會，做為贏家和東道主，義字會為了避嫌，不好拒絕其他無關組織的參与，顧及到買賣上的合作，甄老闆也沒有辦法改變這種形式的演變，到了去年，參賽賭博的組織已經有十八個，幾乎是全省黑幫的大聚會了，大概也是一傳十十傳百的廣告效應，今天才會出乎預料的湧來了五十多個組織，這是我們意想不到的，該怎麼說呢，是措手不及吧，我看想渾水摸魚的小蝦米組織超過了一半以上，甚至還有鄉鎮性質的黑幫團體，純是為了贏錢而來，上不了大檯面，其中也不乏之間有過恩怨的組織，碰一碰就能擦出火星，所以我才頭疼……”　　甄英雄道：“對這些組織有過確認嗎？”　　“突然多出這些組織，實在是措手不及啊，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只對這些幫派本身做了確認，但他們具體是通過哪個組織跑來參賽的，就很難確認了，這些組織擺明了是想在我們義字會身上割肉吃，怕事後報復產生連帶責任會得罪人，所以嘴嚴的緊，這樣一來我們反而不能來硬的了，萬一請他們來的組織和我們有買賣上的合作，我們就……唉。”項嘯鳴又嘆了一口氣，然後臉色一肅，道：“少爺，我這两天產生了一個疑問，也算是猜測吧，一直沒找着機會和你說……”　　甄少爺還沒開口，畫兒已經好奇的問了出來，“什麼疑問啊？”　　甄英雄笑道：“關於冰恨天的，對嗎？”　　點了點頭，項嘯鳴說道：“我就知道少爺肯定也想過這個問題了，冰恨天是怎麼知道我們舉辦黑市拳大賽的？有兩種可能，一，他們一直在暗中觀察我們，所以想渾水摸魚的插進來，二，有其他的組織拽他們進來，把賭局支大，謀求暴利，無論是哪一種，我是想想就冒冷汗啊，尤其是第二種，這證明冰恨天還有同夥啊。”　　“我指正你的一個錯誤。”甄英雄用小勺子攪拌着咖啡，道：“你的這個疑問其實所有人都想過了，無論是我老爹，還是蘇影，所以不把這個問題當成一個問題，就是因為他們都非常清楚，你說的第二點是不可能存在的，顏冰這女人很要強，且性格孤僻，喜歡利用人，卻絕對不喜歡被人利用，這是一種肯定的個人認識，而你說的第一點，更是想也不用想就能得到肯定答案，顏冰這些年都在觀察義字會的動向，也是因為太了解義字會了才利用了這次的機會。”　　項嘯鳴一呆，“這麼說，我的擔憂是多餘的了？原來這兩點老闆他們早就想到了啊……”　　“不，你說的一點也不多餘。”甄英雄放下小勺子，抬頭道：“這就是一個藏在‘理所應當’四個字之後的盲點，所有人都知道顏冰因為一直觀察着義字會才要抓這個機會混水摸魚進來，但我有一個早就應該注意到的假設，你想想看它有多大的可能性。”　　項嘯鳴和畫兒都是一怔，就見甄英雄很怪異的一笑，“如果把你的第二點擔憂掉轉過來，不是別人拉着冰恨天加入，而是，冰恨天拉着別人來參加的，這是不是和你的第一點擔憂不謀而合呢……”　　畫兒失聲道：“啊！對啊，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陌生的小組織來參加了！”　　項嘯鳴卻相對冷靜，“動機呢？少爺，老實講，這個假設我不是沒想過，而是因為想不通所以過濾掉了，確實，有着巨大的利益驅使，冰恨天要鼓動這些小組織來參加比賽也並非難事，但對顏冰有什麼好處呢？朗朗市集中的黑幫越多，對冰恨天的形勢越不利啊。”　　“不，嘯鳴，你錯了，有一種可能，能讓你所謂的不利，成為最有利。”甄英雄聲音一沉，道：“你忘了嗎？顏冰到現在都沒有得到邀請卡，而此刻她的身邊，只有殺手啊……”　　畫兒和項嘯鳴愣愣的望着甄英雄，片刻之後，項嘯鳴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朗朗市周邊城市裡出現過的諾森家族的勢力，不過是故意在混淆我們的視線，是顏冰慣用的煙霧彈，實際上要製造混亂的，就是那些見光死的殺手！”　　畫兒臉上掛着動人的笑容，抱着甄英雄的胳膊，只覺得興奮非凡，“原來她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引誘那麼多不成熟的小組織來參加比賽的啊，這個顏冰還真聰明呢，不過，還是我家少爺更聰明！”　　項嘯鳴並不是一個喜歡溜須拍馬的人，但也忍不住要附和畫兒，卻不想，甄英雄突然嘆了口氣，苦笑道：“你們都錯了，少爺我雖然不承認自己比顏冰差，但在如此被動的局勢中也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昨天的意外，我依然看不透這些東西，顏冰那女人早該知道這些東西是我遲早要發現的，在她釋放出的煙霧彈中，伸手給我指了一個方向的人，就是她自己啊……”　　畫兒和項嘯鳴不懂甄英雄的意思，只聽甄少爺喃喃道：“她早知道自己贏不了，還要和少爺賭上這加大籌碼的一局，果真是要那麼做啊……看似聰明，其實傻的冒泡，顏冰是可愛，可憐，還是可悲呢……”　　和項嘯鳴分開之後，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都怪下午睡過了頭，畫兒誠心讓自己休息的好，沒有喊醒自己。　　東方雲的電話號碼怎麼可能瞞過一心呢，才坐到車裡，就接到了一心的電話，一心早就聽甄少爺說過今天會有很多事情，她知道有些事情不方便讓女孩子知道，也就不問，只是告訴甄英雄，小白對於他故意躲着飯局，讓她一警察和一桌子黑社會吃飯的行為極度不滿，甄少爺心話說了，我去了不也就是多一黑社會嗎？　　其實中午白果也算代替甄英雄招待李英豪和風鈴，甄少爺沒去，李家父子和風鈴都是心裏暗爽，但嘴上卻得維護面子，所以飯後風鈴故意牢騷了幾句，讓小白心裏起火，生着氣的丫頭其實是針對風鈴和李英豪的，所以要一心問問甄少爺晚上回不回漢宮，似乎要在晚上擺一桌把禮補全了，不愧是當官家出來的女兒，還挺在乎這些的，她想着是晚上以甄英雄的名義招待李家父子一頓。　　甄英雄依然在心裏說，少爺我真給他李連成下帖子他也會找借口不來的……　　白果和一心上次雖然也去了霸川市，但除了離開的時候被李家人聯合警察截車檢查，並不知道甄少爺差點把李連成折騰死的事情，倆妞都看出甄英雄和李連成有矛盾了，白果也是出於好心，想借這個機會把先前的不愉快一筆帶過，殊不知，那恐怖的回憶已經烙印在了李連成的心頭上，再怎麼做表面功夫，他也不可能忘了曾經發生的一切，現在他是不敢動甄家的主意了，同樣的，也沒打算再和甄英雄打交道，在李連成看來，甄英雄比死神還難惹，死神再牛叉，也就是讓人死一次，甄英雄可是讓他在二十四小時里掉進了四次地獄，還有一次最離譜，差點羞死……　　告訴一心說自己還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甄少爺就掛了電話。　　“畫兒，我們走，去見顏冰。”　　畫兒早就猜到甄少爺所謂重要的事情就是去見顏冰了，可還是嚇了一跳，聲音都有些顫，“少……少爺，就我們兩個人去？”　　甄英雄發動汽車，奇怪道：“怎麼了？”　　“沒……沒什麼……”畫兒咽了口香唾，摸了摸懷裡的手槍。

# 第374章 流氓辨證法

　　那是一把小巧的銀色柯爾特左輪手槍，畫兒記得自己最好的成績，是六發子彈總環數三十六環，而夏月同樣用這把槍，卻打了個滿環六十，其她姐妹最差的也有五十環，姐妹們都嘲笑畫兒，能把彈孔全留在靶子上，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對槍法實在沒自信啊，畫兒左想右想不是味兒，做為九尾鳳中的一員，她不怕死，不然也不能成為一隻小鳳凰，但她覺得自己光會擋子彈也是給甄少爺添累贅，於是忍了又忍，還是輕輕的拉了拉甄英雄的衣角，羞愧的無地自容，低頭說道：“少爺，只有六顆子彈，我會不會礙事啊？”　　“恩？”甄少爺一下沒琢磨過意思來，“什麼六顆子彈？”　　畫兒更抬不起頭了，“我槍法很爛，基本用不上槍，所以身上沒有多餘子彈，只有槍里的六顆，可我怕六顆子彈打完了卻打不到人……那我們怎麼辦啊？少爺身上根本沒帶武器……”　　“又不是打架殺人，帶武器做什麼？”甄英雄忍俊不禁，仔細想起來，除了柳絮，還從來沒有其她的小鳳凰單獨跟着過自己，平時身邊有自己的姐妹，還能有個互補，現在就余她孤身一人，難免畫兒這丫頭緊張了。　　“可是，要見的人，是顏冰啊……”　　“顏冰也沒長出過三頭六臂，怕什麼？”甄少爺的笑更讓畫兒臉紅，她並非怕顏冰，而是怕甄英雄有個閃失。　　“少爺，不然，我把槍給你吧，你的槍法比較好……”其實畫兒也沒見過甄英雄開槍，但她知道甄英雄出國兩年就是去接受殺手的培訓了，而且他回國后讓闌度教導本就有了一定基礎的鳳衛用槍，闌度的槍法即便是夏月也自愧不如，但闌度卻坦言，如果和甄少爺對上，自己肯定是躺下的那一個。　　畫兒並不知道，闌度指的並不是槍法的精準，這一點上他絲毫不比甄英雄遜色，甚至比他還要強上一些，闌度指的是出槍的速度，甄英雄是個不講究一槍斃命的殺手，他槍快，所以畫兒犯下了一個錯誤，即便把槍給了甄少爺，怕六顆子彈也不夠用的。　　甄少爺槍法雖好，但近距離的情況下，他飛刀的精準度一點也不遜色，不然也不會把羅比給閹掉了，出槍速度快，正是因為有練過飛刀的基本功做底子。　　“不需要。”甄英雄的話讓畫兒有些摸不着頭腦，“顏冰還舍不得殺我……”　　汽車停在了一个中等規模的超市外，畫兒提着個籃子跟在甄英雄身後，只覺得莫名其妙，不是去見顏冰嗎？為什麼跑到超市裡買菜來了啊？　　“切二斤五花肉，要肥瘦均勻的……對，這塊就可以。”　　“手擀麵，三人份……二斤，二斤應該正好夠吃。”　　“我看看啊，大蔥有了，白蘿蔔，黃豆，青豆，豆芽也有了，還缺什麼呢……”甄英雄翻了翻畫兒提着的籃子，一敲手心，“對了，醬，居然把最主要的給忘了，呵呵，畫兒，你喜歡吃黃醬還是甜面醬？”　　畫兒現在是真懵了，“少爺，我們不是去見顏冰嗎？”　　甄英雄邊走邊道：“對啊。”　　“可見顏冰為什麼買這些東西啊？”　　“我們也得吃飯啊，難道因為見她就不吃飯了啊？”甄英雄理所當然的說道。　　“哦……”畫兒點了點頭，還是覺得不是味，“少爺，那我們直接去外面吃不就好了，為什麼還要買這些東西啊？”　　甄英雄似乎不記得自己其實什麼都沒和畫兒說過，從貨架上挑出兩袋甜面醬，丟到籃子里，笑道：“顏冰沒說幾點到，我們哪能出去吃啊，只能在家等她……恩，這次就用甜面醬吧，女孩子都喜歡吃甜，對了，上次家裡就只有啤酒，待會記得買些飲料。”　　畫兒都傻了，“家……家？！”　　再次震驚，剛才就夠驚訝了，甄少爺把車開回了他在市中心居住的小區，然後是熟悉的八樓，熟悉的門牌號，一切的一切都讓畫兒驚的連發問都忘記了，而現在，她的驚訝足以將她震傻，進屋之後發現，屋裡已經有人，一個漂亮的不象話的高貴女人幽雅的坐在沙发上品着紅茶，她的身後，站着一個冷傲的，目光充滿敵意的男人，他的氣勢讓畫兒本能的想要丟掉手裡的袋子掏出手槍，可甄少爺卻若無其事的將那男人自動從眼中過濾掉，伸手和女人打了個招呼，然後對畫兒介紹說，“這位美麗的小姐就是顏冰。”　　槍，槍呢？！畫兒本能的要擋在甄英雄面前，卻被甄少爺摟住肩膀靠在了他的懷中，“這是畫兒，我的……貼身助理。”　　甄少爺這介紹太生硬，顏冰見到畫兒的時候，冷如結冰一般的眼睛中明顯閃過一絲波動，聽說她是甄英雄的助理，顏冰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繼續低頭喝茶，目中無人的態度讓畫兒火大，不用說，被甄英雄無視的羅比也同樣有殺人的慾望。　　“沒想到你這麼早就來了，呵呵，我以為會更晚些呢，正好我買了晚餐的素材，要不要一起吃？”　　畫兒把肩膀上挎着的筆記本電腦和拎着的兩個袋子一併放在玄關的桌子上，連忙蹲下身子，甄少爺才脫掉運動鞋，畫兒就把拖鞋擺在了他的前面，那份體貼讓不近女色的羅比也不禁眼紅，這個甄英雄還真是會享受！　　甄英雄也不喜歡被人當成二級殘廢似的照顧，可小鳳凰都養成了習慣，他也不好當著顏冰說些什麼，只是嘿嘿一笑，可這笑落到羅比和顏冰眼中，就成了一種炫耀，不說羅比，顏冰心裏也莫名的來氣。　　同樣來氣的還有畫兒，這少爺滿嘴的跑火車，沒實話！買的明明是三人份的東西，傻瓜也知道他把顏冰那份也準備好了，現在卻裝的這麼意外，擺明是故意討好顏冰啊！　　畫兒沒想到，這個讓義字會高層聞名而膽喪，連甄老闆和爆龍蘇都懼怕的女人，竟然如此年輕貌美，和甄英雄一樣，畫兒心裏立刻給了愛利絲一個評價，傻瓜！這麼年輕的女人冒充她媽她都相信，真是傻到家了，顏冰做她姐姐還差不多，這女人真的和蘇老闆是姐妹嗎？蘇老闆看起來就夠年輕了，這女人比蘇老闆年輕了何止點點啊，看樣子，她和少爺的關係並沒有想象中的惡劣，是不是能讓少爺幫幫忙，請教一下她的保養之道呢……　　甄英雄今天很隨意的穿了一套黑色的運動服，而顏冰似乎在配合甄英雄一般，竟然很有默契的穿了一套白色的運動服，雖然休閑式的衣服難掩她高貴的氣質，但還是給她的嫻靜添上了一分活力氣息，顏冰好象也注意到了這個細節，臉上又是一紅。　　好長的頭髮，好有女人味，畫兒看的有些痴，顏冰那種冷艷的美太震撼了，皮膚白皙，有一種近乎透明的晶瑩感覺，櫻唇偏薄，少了一分豐滿女人的誘惑，多了幾分獨立女人的自信，目光雖然冰冷，卻深邃的帶着一種吸引力，讓人一旦盯上她的眼睛，就會被深深吸住一般，自慚形愧，這到底是怎樣的自信啊？眉細鼻挺，這女人美的讓再挑剔的人也看不到一點的瑕疵，冷艷而文弱，看到她，很自然的讓畫兒想到了愛利絲，兩人氣質上唯一的不同，就是顏冰更自信，更成熟，僅此而已，她們真的很像一對姐妹啊。　　畫兒望着顏冰入神，顏冰卻若無其事的喝着紅茶，兩人同樣不太禮貌，畫兒從來不缺乏社交經驗，也是個很注意禮儀的人，她是忘了和顏冰問個好，而顏冰的態度則只能用惡劣形容，她用行動在告訴甄少爺，有別人在場，她連話都不想說。　　“畫兒，把東西送到廚房裡，把菜洗好。”甄少爺突然發現自己好象挺了解顏冰這個人的，又或者說，是顏冰本就不是一個難了解的人，只是別人都把她想的太複雜了。　　“是，少爺。”畫兒回過神來，意識到自己的失態，想要彌補一下，終因顏冰的冷漠與高雅而無法開口，訕訕的換了拖鞋，進了廚房。　　甄英雄大方的坐到顏冰對面，厚顏無恥的笑道：“冰兒你這麼早就到了這裏，是不是很想趕快見到少爺啊？其實我也挺想你的，這不老早就趕回來給你做晚飯了，不過我對你的思念還是沒有你對我的牽挂強烈，你竟然比我還早，好吧，我反省……”　　前面還說讓人家跟着湊合吃口，後面又成了誠心招待，說著說著，好象兩個人又成了熱戀的情侶，也不知道這位少爺哪句話是真的，顏冰沒想到甄少爺似乎並沒有為了昨天的事情而感到尷尬，反而淫蕩齷齪的調戲起自己來了，一時竟想不到反駁的話語，還沒說什麼，羅比先急了，“甄英雄，你他媽嘴裏放乾淨點！”　　甄少爺笑着翻看羅比，那眼神極度挑釁，“哦？羅比先生，請問我哪句話，哪個字不幹凈了？難道我叫她冰兒叫錯了，或者說你認為冰兒這兩個字不幹凈？”　　論起嘴皮子功夫，羅比哪裡是對手？一句話就給問啞巴了，總不能說夫人的名字不幹凈吧？甄少爺看着羅比氣青的臉，繼續刺激他，“嘴裏不幹凈的人似乎是羅比先生你吧？我母親好象沒招你也沒惹你……”　　顏冰知道甄少爺這話故意說給自己聽的，但還是忍不住瞪了羅比一眼，顏冰對秦夢謠始終是有感情的，死者已矣，即便不是有意相向，還是讓人反感。　　羅比看到顏冰不喜，更不敢多言了，只是惡狠狠的望着甄英雄，那目光比之以前，又兇狠了不少，暴戾之氣讓甄少爺奇怪，好象從進門的時候起羅比的肚子里就塞滿了火藥似的，莫非他知道少爺和顏冰有了那擋子事，嫉妒了？羅比對顏冰那種變態的奉承與討好，甄少爺早從愛利絲那裡聽說過，一個男人如此追捧一個女人，不能說他對這女人沒心思，甄少爺感到了些勝利者的快爽。　　“甄英雄，冰兒這名字不是你叫的，你應該叫我小阿姨。”顏冰臉上閃過一道不易被察覺的羞澀，畢竟，‘冰兒’這兩個字，已經二十年沒人叫過了，出自甄英雄這小輩之口，她心裏是真的彆扭，還有一種異樣感覺，似乎聽他喊出這兩個字，自己就會心跳不正常似的，顏冰知道，這和自己與他昨晚發生了那種關係是分不開的。　　“我為什麼要叫你小阿姨？”甄少爺一句話噎到了顏冰，看着桌上的茶具，他笑道：“這套茶具不是我家的，你還特意帶了套來，怎麼，要搬來和我一起住？”　　甄英雄現在根本不住這裏，完全是調戲顏冰。　　顏冰臉陰啊，她何嘗不知道甄英雄耍她，“我是你媽媽的姐妹，是你爸爸和蘇影的妹妹，你不該叫我一聲小阿姨嗎？”　　“妹妹會報復哥哥姐姐嗎？你不是和他們斷交了嗎？”甄英雄不客氣的用人家的茶具給自己倒了杯茶，羅比不爽，見顏冰沒阻攔，也不好制止，在他的記憶里，夫人的茶具就只有愛利絲碰過。　　顏冰發現自己和甄英雄面對面的時候嘴上就沒佔到過便宜，他又把自己給繞里了，懶的和她磨嘴皮子，“好，我和他們沒有關係，可我是愛利絲的媽媽……”　　“別騙人，你昨天自己承認你不是她媽了。”甄英雄喝了口茶，和下午的咖啡比起來，這茶簡直是人間最味美的甘泉，甄少爺臉一誕，極為的淫蕩，“我有證據哦……”　　證據？顏冰這回想掩飾，可惜皮膚的顏色不受大腦的指揮，紅啊，紅的要燃燒起來一般，王八蛋，果然是這色狼小子把那條內褲拿走了！　　氣的渾身哆嗦，可後面站着羅比，廚房裡有個丫頭，顏冰只得裝做無視甄英雄那噔鼻子上臉的淫蕩表情，“我比你年長吧？中國是傳承千年的禮儀之邦，彬彬有禮是其基本風貌，我大你小，你直呼我姓名，算的上彬彬有禮嗎？”　　顏冰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非和甄英雄斤斤計較，總之就是很不爽他。　　“冰兒啊冰兒，和一黑社會說‘彬彬有禮’四個字，你不覺得可笑啊？我沒操媽日奶奶的罵街就不錯了，不過你認真的和我辯理，那我就和你較回真好了。”甄英雄放下小杯子，舔了舔嘴唇，認真的說道：“有夫妻之實雖不等同有夫妻之名，但從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質，精神是物質的產物和反映，唯物辯證法包含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以及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原因與結果、必然性與偶然性、可能性與現實性等等，所以我們更應該遵從主觀事實，而現在的主觀事實就是，你的那層膜被我捅破了，我們並未形成一買一賣的金錢交易，所以從男女關係而言我們是絕對的夫妻之實，由此確定，夫妻之名只是夫妻之實的產物和反映，因此你是我的妻我是你的夫，夫妻關係成立，何為夫妻？既雙方具有特定身份，與其他兩性關係有着本質的區別，夫妻關係是平等的而不是對立的，既然我們是平等的，我為何不能直呼你姓名？”　　完全是胡說八道，什麼唯物主義，唯物辨證，甄少爺純屬擺貧亂忽悠，來回來去都在拿顏冰的處女膜說事兒，狗屁不通，卻把顏冰臊的想要去死，而羅比只聽懂了‘夫妻之實’和‘夫妻之名’幾個字，甄英雄語速太快，羅比這個在掌握一門語言基礎后才來學習漢語的老外雖然沒有什麼中國話聽不懂，但涉及到哲學一類有名詞的卻反應不太靈敏了，更何況甄英雄的語速快的有些離譜啊。　　怎麼說甄少爺也是個老師，雖然只會教自習課，但躺在天台睡覺的時候，也會偶爾翻翻書的。　　“你亂講什麼？夫妻關係的性質你以為我不知道嗎？夫妻是男女兩性合法的結合，兩性間的非法結合不構成夫妻，不受法律保護，根本不是用處女膜做唯物主義辨證去證明什麼夫妻之名是夫妻之實的產物和反映，夫妻應該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算了，你愛怎麼叫我怎麼叫我吧……”顏冰差點又讓甄英雄帶溝里去，那小子一通胡說八道，就是要把自己說暈了，和他做無聊的爭辯，他就是存心想看自己出醜，顏冰算知道了，嘴長在他臉上，他願意怎麼稱呼自己，自己根本管不了。　　剛才嘴裏一溜，竟然說出了‘處女膜’三個字，顏冰羞的想掐死甄英雄之後再自殺，她心裏還是放不開昨天的事情，再次面對甄英雄，她變了，她有些分不清楚甄少爺在自己心裏的位置，就好象甄英雄一通胡謅，本來用一句‘不合法就不是夫妻關係’就能把他的長篇大論給噎回去，她卻過於在意甄少爺那個處女膜的唯物辨證了……　　“噢……，冰兒，這麼說你是承認我們的夫妻關係了？”　　“我承認個……”顏冰及時收口，臉憋的通紅，就差沒一嘴巴抽過去了，那個‘屁’字總算是含在嘴裏沒吐出去，不然這形象就全毀了，長長的吐了口氣，“甄英雄，我不是和你鬥嘴來的，你不要拿我的忍讓當成一種縱容，對我，你休想得寸進尺。”　　甄英雄突然曖昧的一笑，一抬屁股，羅比還未反應過來，甄少爺坐到了顏冰身邊不說，還把顏冰給摟在了懷中，“少爺現在何止是得寸進‘尺’……啊。”　　甄少爺左手隱晦的按在顏冰那並不算豐滿的胸脯上，右手則撫着她的白皙雪頸，羅比明知這兩人已經發生過不可告人的關係，而且從方才的對話里得到了肯定，但依然懷疑自己的眼睛出現了問題，為什麼，為什麼這個低級的男人能做出褻瀆女神的行為？　　在羅比看來，任何男人的手都沒有資格染指純潔如冰山雪女一般的顏冰，當然，也包括自己，似乎凡間的塵埃會玷污了女神的神聖，會讓女神散發的光輝沾染瑕疵，但現在，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甄英雄哪裡是染‘指’啊，顏冰幾乎被他拽到了懷裡，羅比殺氣爆漲，卻聽得甄英雄頭也不回道：“冰兒，你的脖子真是細，好像用力碰一碰都會斷掉一般……”　　威脅，赤裸裸的威脅，這他媽根本就不是讚美！羅比渾身哆嗦，氣的啊。　　“甄英雄，你給我滾開！”顏冰的力氣小的可憐，不要說推開甄英雄了，連他摸着自己胸脯的手也扮不開，乍看上去，她抓住甄英雄的手，似乎是在鼓勵他撫摩自己一般。　　“好啊，那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甄少爺淫蕩笑道：“冰兒，你來的這麼早，是不是想見我啊？”　　“我想殺你！”顏冰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但紅透的臉卻顯不出丁點殺氣，讓人一看就明白她這是在遮掩什麼，甄少爺看的愣了，一時忘了說話，情不自禁的伸出了舌頭，想看到她更加羞澀的女人味道。　　顏冰都分不清楚自己是羞還是氣了，只知道甄英雄在自己耳垂上那輕輕的一舔，讓自己渾身酥麻，竟忘了反抗掙扎，“甄英雄，你鬧夠了嗎？如果你繼續這麼侵犯我，我立刻就走。”　　顏冰這態度更讓羅比心痛，夫人什麼時候開始變的如此不果斷了，她根本不是忍讓，就是在一味縱容，這話說的，不等於還要給甄英雄機會嗎？這太不象夫人了，她的冷艷，高貴，都到哪裡去了？　　甄少爺見好就收，所以調戲顏冰，一來是為了化解昨天的尷尬，二來……連甄少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想逗她而已。　　“少爺先去做飯，人是鐵飯是鋼，有什麼話，也要添飽肚子再說不是嗎？”甄少爺就像沒事人一般，起身朝廚房走去，直到看不到他的背影，顏冰才重重的吐了口氣，自己的心跳依然很快，剛才的緊張，是怎麼回事？　　畫兒早在廚房笑的直不起腰來了，甄英雄那個狗屁辨證完全是瞎謅一氣，顏冰竟然掉溝里了，讓她如何不笑？要知道，在畫兒及義字會其他人看來，顏冰的可怕程度和她帶來的威脅感，讓人覺得恐怖啊，可自己這位少爺，竟然氣的她連話都不會說了。　　見甄英雄進來，畫兒也說不清自己是怎麼回事，剛才還覺得好笑，可看到甄少爺，一種委屈和酸酸醋意油然而生，剛才的對話里她已經聽的明白，昨天晚上果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少爺和顏冰竟然發生了那種關係。　　如果連處女膜被捅破了是怎麼回事畫兒都聽不明白的話，就真的枉為女人了，雖然九尾小鳳凰都有嚴重的性格缺陷，但也知道貞操對一個女人的重要……　　“少爺，你是色狼，太下流了！”畫兒故意不看甄英雄，把洗好的白蘿蔔放在案板上，一刀兩段，好象拿東西發泄情緒。　　甄少爺知道小鳳凰都愛吃飛醋，只要哄哄就好，“畫兒，其實那是意外，少爺回去之後再告訴你好嗎？不過你要保密，少爺是相信你才帶你來的，就當是我們的小秘密。”　　只有兩個人知道的秘密，不能說甄英雄多聰明，只能說畫兒在這方面太單純，立刻樂了，“少爺只告訴我一個人？”　　“恩，只告訴你一個人。”甄少爺心話說了，告訴老爹或者蘇影，我的小命就報銷了。　　“太好了，只有我知道的少爺的秘密啊……”畫兒雀躍之後，漸漸咂過味兒來了，“少爺，你是色狼，我為什麼要替你保密這種事情啊？”

# 第375章 調戲小阿姨

　　球……球球的，果然是小鳳凰里最聰明的丫頭，甄少爺額頭冒汗。　　甄少爺的炸醬面深得薛雪真傳，幾年的磨練讓他的技藝爐火純青，有畫兒幫忙準備菜碼，甄少爺更是顯得游刃有餘，片刻，那濃郁的醬香就飄到了客廳，醬炸好了。　　接下來就是煮麵了，甄少爺將面下鍋之後走出廚房，顏冰依然在喝茶，也不知道這麼個喝法一天得去多少趟廁所，“冰兒，你喜歡吃鍋挑，還是先過水呢？”　　鍋挑就是從鍋里撈出來直接灑醬拌菜碼，而過水，就是先把面撈入涼水中浸一下再盛入碗中，羅比這習慣吃西餐的根本聽不懂甄英雄在說啥。　　顏冰早就聞到醬香了，不知為什麼，一向對吃沒什麼特殊慾望的她突然有了食慾，莫非，只因為這東西是甄英雄做出來的，所以自己想要嘗嘗味道？　　本來是不想吃的，但現在卻有點禁不住誘惑，迷迷糊糊的就應了一聲，“不要過水的。”　　“OK，了解。”甄英雄對着顏色一笑，笑的顏冰心裏又是一跳，這感覺，好有家的味道，顏冰突然有了一種家的溫暖，可惜甄少爺不會讓別人感動的時間太長，就聽他喊道：“羅比先生，你不是想要冰兒自己到廚房裡端面吃吧？長點眼力見，真不知你這下人是怎麼當的，快進來端面，不然面就坨在一起了。”　　羅比正在為夫人給了甄英雄的面子而心裏不爽呢，往日任你是何級別的大廚，顏冰都不假以辭色，對吃更是毫無要求，可現在，她居然說要吃不過水的麵條兒！這不是挑剔，而是對甄英雄的一種肯定，有沒有搞錯？甄英雄是敵人啊！　　羅比悻悻的朝廚房走去，暗忖夫人對甄英雄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們之間已經很難感覺到敵對的味道，這就罷了，最讓人着惱的是，他們之間那種莫名其妙的曖昧讓人不爽，甄英雄他一流氓，有哪一點配得上尊貴的夫人，為什麼夫人還要被他迷惑呢？　　“呦吼……”　　羅比走進廚房，卻沒看到甄英雄，只見那叫畫兒的女孩子甜甜的對自己笑着，手裡，卻有一把銀色的左輪手槍指着自己，羅比心裏一慌，操你奶奶的甄英雄，又玩兒陰的！　　羅比本能的要掏槍，還未叫出聲，后脖頸劇痛之後是一陣酸麻，酸麻之後是一陣酥軟，抖着胳膊回頭看了一眼，恨啊，“甄……英……雄……你……媽的……”　　眼前一黑，暈菜了。　　甄少爺掂了掂手裡粗粗的擀麵杖，笑道：“你要不罵少爺老媽，少爺就不用擀麵杖了，可能會對你溫柔一點，球球的，真不好意思，我就準備了三人份的晚飯，羅比老兄，你丫的有點多餘了……畫兒，別愣着，麵條快跎了，趕緊端出去，順便到少爺健身的房間把那我常用的那根跳繩拿過來，對了，還有買健身器的時候那個空箱子也拉出來。”　　“甄英雄，你什麼意思？”　　吃了一大碗麵條，顏冰覺得這是自己這二十年來吃的最飽，最香的一頓晚餐，本來應該有很滿足的感覺，但看到甄英雄進門，畫兒幫他擦汗的樣子，還是忍不住生氣，“你為什麼把羅比打昏了？”　　甄少爺坐到沙发上，喘息還有點重，拖着一個裝着大活人的箱子跑到地下室，即便有電梯，也是很消耗體力的，畫兒力氣不大，基本沒幫上什麼忙，“那小子對我太敵視，他老在我身邊，我特沒有安全感，球球的，上次他身上就一把槍，今兒帶了兩把，換你你有安全感嗎？”　　甄少爺把兩把手槍和四個彈夾及一大把子彈丟到茶几上，“媽的，起碼有上百發子彈，這些傢伙夠搶運鈔車了，少爺細膩而光滑並充滿男性魅力的皮膚可不是防彈玻璃。”　　雖然甄少爺沒有粗獷的胸毛，但他說的還是太誇張了點，橫看豎看一身傷疤的他，唯一比其他男人強的一點，就是皮兒白點，似乎是遺傳的，如果甄少爺像甄天一般身材略略發福，說不定會有一種可愛的感覺產生，雖然甄英雄人長的還算俊俏，但總讓人覺得他身上散發著一種邪氣，可能與他略白的膚色脫不開關係。　　畫兒是見慣了甄英雄的無恥，不以為然，跑到甄英雄的房間里拿來一個藥箱，笑道：“少爺確實不防彈，現在胳膊上還有一個洞呢，呵呵，把上衣脫了吧，該換藥了。”　　顏冰尷尬啊，這甄英雄不懂人事就罷了，怎麼這個叫畫兒的丫頭也不懂啊？有當著客人的面脫衣服的嗎？見甄英雄對着自己邪笑，顏冰又覺得臉上發燒了。　　其實顏冰是不了解畫兒，夏天才過，甄少爺那幾個月在家裡的時候大多隻穿一條四角大內褲，自己現在只是讓他脫了上衣而已，似乎並不奇怪吧？畫兒一直認為甄少爺不穿上衣是很正常的。　　雖然昨天赤裸裸的連那種事都做過了，可沒有了藥物的催化，且多了個女人，顏冰的接受能力還是很有限度的，“甄英雄，我不管你怎麼看羅比，但我是相信他的，他不可能是內奸。”　　甄少爺把長袖的體恤脫掉，露出布滿了傷疤的上身，兩女都是一愣，儘管都見過，可再次看到還是覺得觸目驚心，這小子能活到現在真是一奇迹，這些傷雖然大多已經痊癒，但只看傷疤就能想象到受傷時的垂危，穿着衣服的時候絕對看不出來，他的肌肉竟如此結實，好象健美的獵豹一般，充滿了爆發力，畫兒看到甄英雄上臂那個被子彈穿過的傷口又崩裂了，不禁皺眉道：“少爺，你為什麼就不聽話按時換藥呢？傷口老不癒合，會留下后遺症的。”　　“上午換過了，不過中午洗了個澡……呵呵，昨天鬧的那麼熱鬧，傷口迸裂也不足為奇吧？”甄英雄這話是衝著顏冰說的，‘鬧的熱鬧’似乎另有所指，顏冰覺得臉都要被融化掉了，就見甄英雄炫耀似的指着自己身上的傷口道：“這個‘穿透’是卡瑪或者是鈴木優美所賜，肩膀上這下，是被死鬼賴玉和扎的，呵呵，聽說當時我差點死翹翹呢。”　　說到死，就好象在說一件很隨意的事情，絲毫沒有后怕或者顫慄，顏冰只知道那次險些幹掉甄英雄，卻不知道他受了什麼樣的傷，現在看到那傷疤，她心裏竟鬆了口氣，連顏冰自己也嚇了一跳，這混蛋小子大難不死，自己應該生氣才對吧？　　畫兒上過葯，開始給甄英雄的胳膊纏上繃帶，顏冰昨天見過那傷，只是因為纏了繃帶沒太注意而已，似乎在甄英雄身上有點傷是很正常的事情。　　顏冰心思萬轉，突然覺得自己莫名其妙，看着桌上擺放的幾瓶飲料，還有她自己帶來的那套紅茶茶具，她心裏有些煩躁，自己到底是干什麼來的啊？　　“甄英雄，我在和你說正事，你能不能嚴肅一點？”顏冰倒了一杯紅茶，卻沒把杯子拿起，微微蹙眉，道：“我出來一次並不容易，要瞞過所有人的耳目，如果有人懷疑到我和你接觸，我們之間的賭約也就沒有意義了。”　　甄少爺動了動胳膊，不愧是最細心的丫頭，不松不緊，很舒服，“放心吧，這個地方現在是義字會和冰恨天雙方都想不到的盲點。”　　顏冰一聽就明白了，甄英雄並未把自己與他的賭約告訴甄天或者蘇影，想想也難怪，如果他們兩人知道了，一定會跑到這裏與自己見面的，那時候這個賭約才真的沒有意義了呢。　　“既然吃飽喝足了，也該談正事了。”甄英雄並沒有穿上上衣，屋裡溫度不錯，甄少爺又是飯後運動歸來，火力正壯，靠在沙发上，懶懶的卻另有一番氣勢，畫兒立刻跳上沙發，跪在他身旁幫他捶肩，那樣子要多囂張有多囂張，其實都是畫兒襯托出來的，“我先澄清一件事情，我打昏羅比，並不是因為我懷疑他是內鬼，而是單純的出於保護自己，少爺我從來都是一個很小心的人，希望你也不要忘記，他效忠的是你，和我依然處於對立面，而且，我是害他做不了男人的仇人，他對你的效忠並不能抵消他對我刻骨銘心的恨意，人被逼急了什麼事情都做的出來，看看桌上這兩把手槍和上百發子彈，難道你真的感覺不到他對我生命的威脅嗎？他似乎是一個很自信的殺手吧，自信的殺手身上會有這麼多子彈？”　　這個女孩子真的是甄英雄的助理嗎？他一個破老師要什麼助理啊，怎麼看怎麼像‘生活助理’！顏冰很不爽，看到畫兒與甄英雄親膩的樣子，她就莫名的生氣，覺得畫兒空長了一張清純的面孔卻不矜持，覺得甄英雄就是一徹頭徹尾的流氓加色狼，可聽到甄英雄的話，她心裏不禁顫了一顫。　　顏冰的身邊都是殺手，所以她對殺手的品性脾氣非常了解，羅比身上有這麼多的子彈確實不正常，正如甄英雄所說，羅比是個自信的殺手，而自信的殺手不會過分的依靠打不盡的子彈，更多是靠技術與技巧，平時羅比身上只有一把手槍，一個彈夾而已……　　兩把槍四個彈夾還有一把子彈，只能證明羅比充滿了殺意，但面對的對手卻讓他無法自信，顏冰想不到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羅比會對什麼人產生恐懼，當然，這其中不包括甄英雄，所以，羅比果然是針對他的，甄英雄不止讓他吃了鱉，還重傷過他，世界上羅比最恨且懼怕的人，就只有甄少爺了。　　顏冰明白羅比對甄英雄恨之入骨，但依然嘴硬，“現在形勢緊張，他是為了保護我……”　　“那你就當少爺我膽子小好了，我怕他總可以了吧？”甄英雄一點不在乎老爺們的面子，拿起顏冰方才倒好的茶杯，沒等顏冰阻止便一飲而盡了，顏冰臉色微微一變，卻出奇的沒有責怪甄英雄動了自己的杯子，還拿起茶壺，在另兩個杯子里倒上了水。　　顏冰沒說話，卻望着畫兒，意思很明顯，其中一杯是給她的，只是顏冰不善說客套話而已，甄少爺沒想到顏冰這麼客氣，“畫兒，還不謝謝你的冰姐姐。”　　畫兒受寵若驚，顏冰親自給她倒茶，她哪擔待的起啊，恐怕甄天蘇影也沒這待遇，雖然桌上擺滿飲料，但畫兒也和柳絮那丫頭一樣，最喜歡喝茶，飯後口乾，她早被那茶香吸引了，想也沒想，哪起杯子說了一聲“謝謝冰……冰老闆”，這才慢慢飲着，紅茶里加了牛奶和砂糖，茶香奶香融合在一起，當真是極品美味，這口味有一種屬於女人的獨特感覺。　　又香又甜啊，畫兒放下杯子，貪婪的望着茶壺，這麼好喝的茶她還是第一次喝到，她當然不知道這是顏冰唯一的嗜好，那紅茶本就極品，何況裏面加了‘料’啊。　　顏冰又給畫兒滿了一杯，甄英雄終於有點好奇了，“冰兒，你似乎有點人情味了，是因為羅比不在，所以害怕少爺嗎？”　　甄少爺純是出於關心，顏冰卻是做賊心虛，嚇了一跳，手一顫，但很快的掩飾過去，不緊不慢的說道：“我怕你什麼？你不但不會害我，還要千方百計的保護我不是嗎？你絕對不會讓我像哈恩那樣，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吧。”　　顏冰的最後一句話可謂語破天驚啊，甄英雄一下子從沙发上彈了起來，“什麼？！哈恩死了？！這不可能！”　　畫兒也聽說過哈恩，甄少爺曾經言道，若於哈恩一對一的碰上，他絕對會倒在哈恩的槍口下，那個叫做哈恩的人，是畫兒所知的甄少爺唯一懼怕的男人，所以，她也呆了。　　“事實就是事實，他的屍體就倒在你綁架過我的電梯里。”顏冰冷漠的態度讓甄少爺有些惱怒，她竟沒有一點的悲傷，“背後中了四槍，不過經確認，致命傷為後腦中彈，當場死亡。”　　甄英雄好似疑在夢中，一臉的難以置信，哈恩死了？那個殺手家族的家長？不可能！什麼人能殺的了他？他有一流的殺手嗅覺，強悍的身體，敏捷的身手，超一流的出槍速度，更是在狹小的電梯中，誰能輕易的在他的腦袋上留下一個彈孔？　　甄英雄雖然與哈恩立場對立，但從來沒有特別的憎恨過他，他就好象是自己的目標，甄英雄見過他的出槍，所以一直苦練出槍的速度，不然上次就死在卡瑪的手中了，可以說是哈恩的刺激讓他在卡瑪的槍口下拾回了一條命，甄少爺從來不認輸，所以他相信，能讓哈恩躺下的，只有他，他要比哈恩更快的出槍，可現在，哈恩死了。　　並非失落，甄英雄也說不清現在是怎樣的感覺，總之很生氣，看到顏冰冷漠的態度，他就想罵人，“他死了你就沒有一點的感覺？！”　　顏冰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突然大聲的吼自己，茫然道：“什麼感覺？”　　“他不是你的手下嗎？！”甄少爺怒急，伸手就要打顏冰耳光，嚇的畫兒一聲驚叫，甄少爺勉強收住了手，手掌，與顏冰的臉蛋不足一個拳頭，顏冰已經懵了。　　“你，你要打我？”顏冰既生氣，又委屈，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對自己發火，眼淚圍着眼圈轉，不說這二十三年，就是從小到大也沒有人如此惡語相向，且要動手揍她的啊，“甄英雄，你憑什麼打我？！哈恩死都死了，你要我有什麼感覺？！”　　甄英雄一怔，看到顏冰的眼淚溢出眼眶，心軟了，收回手臂，他強顏一笑，“對不起，我太激動了，只是覺得你的態度對哈恩不太公平，畢竟，他對你那麼忠心，而且……他很疼愛愛利絲。”　　“你是怕和愛利絲不好開口，所以才把氣撒在我身上？！”顏冰有點不依不饒，甄英雄的理由讓她氣惱，完全沒有察覺到自己的氣憤似乎是在吃愛利絲的醋，女人，一種感覺即敏感又麻木的生物，很多時候都察覺不到正在做的事情可能出賣了自己真實的感覺。　　“也不是，只是……顏冰，你真的不會感到難過或者傷心嗎？畢竟，他是你的手下啊……”甄英雄發現自己又不是很了解顏冰了，手下死了，她竟能默然以視，冷的沒有人情味。　　“他又不是我殺的，我是感到不舒服，但我為什麼要為他難過或者傷心？不過是利益的勾結而已，他站在我這邊，只是不想被羅伯特當成奴隸一般使喚罷了，他疼愛的關心的是愛利絲，我和他，僅僅是主人與手下的關係。”顏冰冷冷的瞪着甄英雄吼道：“我不會為了一個合作者而產生任何感覺，因為我從來沒信任過任何人。”　　甄英雄愣了，他突然發現，顏冰的冷漠並非是她沒有感情，而是因為她身處的環境，確實啊，哈恩是發誓效忠羅伯特的人，顏冰的周圍都是羅伯特的人，她有不信任任何人的理由，她一直都是孤單的，沒有付出過信任與感情，她又怎麼會因為哈恩的死而悲傷呢？　　殺手本就不值得別人相信，哈恩不曾像羅比一般公然背叛過羅伯特，所以，顏冰對他始終是有戒心的，甄英雄覺得顏冰真的很可憐，因為她的冷漠，原於她的孤獨。　　想到這裏，甄少爺突然淫蕩的一笑，“你說，你不會為了一個合作者而產生任何感覺，因為你不信任任何人？”　　顏冰還在氣頭上，怒道：“是！怎麼，你不喜歡聽？那你就動手打我啊，反正也沒人救我！”　　顏冰與人敞開心扉說話，最後一次的記憶還停留在二十三年前，因此她現在與甄英雄吵嘴，完全看不到年齡的跨越，還和個受氣小姑娘似的，委屈，發泄，似乎在無理取鬧，畫兒沒想到顏冰不但沒有想象中的可怕，還有些說不清楚的可愛，她給人的感覺無比奇怪，一會像高貴不可褻瀆的女神，一會像個停留在青春期的孩子，一會神秘的讓人看不透，一會簡單的讓人忍俊不禁，成熟與天真交融，時而可以敞開心扉，時而封閉自己讓人莫測心懸，真是個特別的女人啊。　　“既然你不會為了一個合作者而產生任何感覺，那麼，你現在為什麼和我生氣？”甄英雄一句話就讓顏冰安靜了，她愣愣的看着甄英雄，只覺得皮膚溫度不斷的上升，“我們似乎也算是合作者吧？你因為我而生氣，是不是表示你信任我，我對你而言並不是單純的合作者啊？或者說，你愛上我了？”　　畫兒懷疑此刻給顏冰潑上一盆涼水，會不會看到蒸汽揮發的現象，顏冰那小臉紅的好象隨時會暈過去一般，顏冰也懵了，看到甄英雄，自己就會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想怒就怒，想罵就罵，一點平時的氣度都沒有，在他面前，自己好象忘記了如何掩飾自己，如何裝出那副高貴。　　顏冰也在問自己，是啊，我和他是敵對的，他要打我也很正常，我為什麼要委屈，要生氣？難道，我真的沒有當他是個合作者嗎？他說我愛上他了，這是胡扯吧？我怎麼可能愛上一個小我那麼多的男人……不過，愛上一個人是什麼感覺？　　顏冰心理亂成了一團，甄英雄炙熱的目光讓她恨自己沒有挖洞的天賦，不然真想找個地方鑽進去，自己居然好象個幼稚的女孩子一般和甄英雄計較這種小事情，太荒唐了，這不是自己吧？　　“甄英雄，如果你覺得耍我是一種樂趣，那我告訴你，我們的合作可以結束了！沒有你，我一樣能挖出內鬼，毀掉義字會！”顏冰到底是顏冰，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強行壓下心裏那羞惱，一眨眼的工夫就正經了起來，不過還是可以看出她情緒的波動，因為她端起茶杯的手在顫抖。　　愛喝紅茶的顏冰因為太過緊張，本能的端起面前的杯子一飲而盡，當已經涼溫的香濃茶水暖過乾燥的喉嚨之後，顏冰才猛然意識到了什麼，紅紅的小臉瞬間蒼白，天啊，自己怎麼……怎麼喝了茶啊？！　　從甄少爺和畫兒把羅比處理掉回來之後，顏冰還是第一次喝茶，甄少爺並未注意到她的異樣，打了個哈哈，這才坐回畫兒身邊，笑道：“你要是真有那個把握就不會與我合作了，不過算了，我不逗你就是了，現在可以談正事了，冰兒，哈恩，是誰殺的？”　　似乎怕甄少爺看出自己的異常，顏冰趕快放下茶杯，顧做冷靜，但聲音卻忍不住有些發顫，“鈴木優美說，是小島夏子下的手，甄英雄，哈恩也可以說是被你間接害死的，如果你把小島殺掉，他就不會死了。”　　說是不在乎哈恩死活，只是表面上罷了，顏冰還是會感到些傷感，不然也不會發脾氣了。　　甄少爺卻皺起了眉頭，“小島能殺了哈恩？是那個鈴木優美說的？”　　顏冰看出甄英雄面露懷疑，點了點頭，“我也覺得哪裡不大對勁，卻說不上來，總覺得哈恩不可能被如此輕易的幹掉。”　　廢話，那個狀態下的小島怎麼可能輕易殺了哈恩呢？甄英雄突然橫躺在沙发上，枕着畫兒的大腿，問道：“那小島呢？你們怎麼處理的她？”　　“死了，被鈴木優美殺了。”顏冰看着甄英雄，微微皺眉，不知道是為了形勢變化發愁，還是不爽甄英雄現在這個德行，語氣有點硬，“你不是問我為什麼這麼急着見你嗎？這就是原因了，今天整整一天就是在處理哈恩和小島的事情，我總覺得哪裡不對，想問問你的意見。”　　顏冰把提前來見的甄英雄的理由一筆帶過，敏感的偷看了一眼畫兒，卻發現，畫兒目光有些獃滯的低頭望着甄少爺，臉上那抹詭異的粉紅煞是誘惑……

# 第376章 激情丸再現

　　看來羅比今天脾氣暴躁不光是因為嫉妒少爺啊，甄英雄想了想，道：“電梯里當時只有他們三個人嗎？”　　“是，因為要用電梯，我們事先關閉了大樓的監視系統，所有攝像頭都停止了工作，所以誰也不知道電梯里究竟發生了什麼。”顏冰說這話的時候看了甄英雄一眼，眼神古怪。　　甄少爺以為顏冰還在為綁架自己的事情的尷尬，便裝成沒看到，咬着手指指甲，道：“你有沒有懷疑過，鈴木優美有可能撒了謊啊？”　　“應該不會。”顏冰說道：“鈴木肩膀和大腿各中一槍，如果不是哈恩人高馬大當了她的盾牌，怕她也活不了，真要說她有什麼可疑，大概就是她為了活命，可能用哈恩去擋子彈了，但這不能說明她就是內鬼，畢竟人都怕死。”　　鈴木優美也中槍了？甄少爺心裏琢磨，這不能證明什麼吧？可能是苦肉計呢……　　“少爺沒記錯的話，小島的手槍在電梯里就被少爺下了。”甄英雄不解道：“她殺哈恩的槍是哪裡來的？”　　顏冰道：“鈴木優美說，她和哈恩進了電梯，哈恩因為是背對着小島擋住了她的視線，並沒有及時發現到小島站起來，手槍是小島在哈恩腰上摸去的。”　　“好象能解釋的過去，但還是不太現實。”甄英雄說道：“小島夏子的手指被我砍掉一根，十指連心，她如果醒來也應該是疼醒的，不可能沒發出聲響吧？我們假設她早醒了，是在裝昏，一個殺手大意了，略過，兩個殺手能全大意？他們就沒想起來先去看看小島是真死還是假死？”　　顏冰畢竟不是殺手，所以不會有甄英雄想的仔細，“誰和你一樣在那種情況下還能裝死啊？想的到才奇怪，我和羅比不也因為沒想到那點才被你給綁了嗎？”　　你不是殺手，而羅比眼裡只有你，說穿了，是羅比一個人大意了而已，甄英雄一笑，沒理她，繼續道：“電梯的面積我知道，那麼狹小的環境，哈恩被爆了頭，有點扯，或許所有人都不覺得那有什麼可疑，但同樣在電梯里被指過腦袋的我卻很清楚，小島那種貨色就算把槍頂在哈恩的頭上，也未必能殺了他，當然，這隻是我的感覺，小島不可能是用右手開槍，左手多少有些生疏感吧？哪怕只有一點生疏，也足夠哈恩反擊了。”　　甄英雄覺得自己能逃過小島毒手，哈恩就同樣有這個實力，完全是感情上的推理，但顏冰心理卻不禁信了，“你說了這麼多，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鈴木優美這個女人，需要注意。”甄英雄道：“我聽說，她的殺手技藝，在家族裡僅次於哈恩和羅比，沒錯吧？”　　“哼，是韓慧恩說的吧？”顏冰冷笑。　　“哈，哈哈，你真聰明。”甄少爺面色一肅，“其實從第一次見到鈴木優美，我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她看人時那種冷淡的目光，和高橋澤很像……”　　“高橋澤？”顏冰一愣，然後臉色變了，“對了，還有一件事情，在羅伯特帶來的人中，有一個日本人左手裝了義指，身上有紋身……”　　“是山口組的人。”甄英雄出奇的冷靜，讓顏冰有些意外，“球球的，少爺怎麼和這群小鬼子就擇不清了呢？看來他們果然是想打開朗朗市封閉的這條毒品線路啊……”　　“鈴木說哈恩在遇害之前也是這麼說的。”顏冰道：“所以我才覺得鈴木不像內鬼，畢竟，她加入世家十三年了，還經歷過世家大難……”　　那次世家差點讓山口組給滅了，這件事情甄少爺早就聽韓慧恩說過，現在他想知道的是另一件事情，“冰兒，哈恩發誓效忠諾森家族是十年前的事情吧？”　　顏冰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問這個，點了點頭，“是，而世家真正對我言聽計從，是六年前，因為我抓到了羅伯特殺害他哥哥一家的把柄。”　　甄英雄坐了起來，目光如電，語氣嚴肅，那種正經讓顏冰有些難以適應，但顏冰卻注意到，畫兒的眼睛已經不再獃滯，水汪汪的，好象湖水蕩漾，她似乎很熱，小口微張，似乎在緩解鼻息的紊亂，似乎根本沒聽到自己與甄英雄的對話，更沒察覺到甄英雄現在不同以往的態度，顏冰的思緒正要跑題，甄英雄冷冷的聲音凍結了她的大腦，“既然世家六年前才效忠於你，那二十二年前，你用金色子彈暗殺我老爹和蘇影的時候，你身邊的殺手是誰？”　　顏冰彷彿已經忘記了那麼遙遠之前發生的事情了，此刻甄英雄一提，她才臉色大變，“是……是……”　　顏冰到底是個聰明的女人，甄英雄的問題讓她面前的疑問豁然而解，但那可怕的答案卻使得她說不出話來。　　畫兒的眼裡好象只有甄少爺，陶醉，完全沒有聽他說些什麼，而甄少爺因為形勢分析，精神集中而緊張，也沒有去注意畫兒的變化，只見甄少爺再次躺下，望着顏冰，苦笑道：“你雇傭的是山口組的殺手吧？因為你知道，山口組很想打通朗朗市的毒品線路，於是你們一拍即合，但因為你固執的要自己動手，導致了暗殺失敗，之後我老爹就龜縮在漢宮不出來了，而蘇影沒發生意外，則是因為山口組對她根本沒興趣，這樣，一切就可以解釋了，包括我對鈴木優美的懷疑，如果在二十二年前山口組就想過利用你對付義字會，那鈴木優美十三年前加入殺手世家，也就可以理解為她要幫你壯大勢力了，不然為什麼這麼巧，哈恩是因為暗殺山口組的頭目失敗被追殺，又恰好投入到了諾森家族的保護，而諾森家族真正當家的人卻是你冰兒小姐……”　　顏冰已經驚愕的說不出話來了，甄英雄的假設太大膽，卻不無道理，“我因為懷疑過山口組，所以和木老鬼請教過，據說，在十年之前，義字會和山口組的關係一直很緊張，他們企圖通過朗朗市的毒品都被我們給劫了，轉手賣到了俄羅斯，但最近十年，山口組似乎放棄了朗朗市這條道，還記得朗朗電視台的案子嗎？因為我的關係，山口組分支山田組被鏟了不說，山田啟一更是死在了我手裡，可即便如此，山口組也採取了忍讓態度，先有高橋澤，后後山田啟一，山口組似乎是被我嚇的連屁都不敢放一個，話傳到黑道上，義字會當然提氣，但我也開始覺得奇怪了，他們的忍讓未免太過了，就好象怕驚動了什麼似的，沒過多久，冰恨天就出現了，我該怎麼理解呢？”　　怪不得甄英雄一點也不吃驚，原來他早就有了懷疑，開始還覺得山口組是被自己利用的傻瓜，而現在……顏冰感覺到自己真的成了被人利用的工具，心裏可謂百般複雜，羞辱，悔恨，憤怒，無奈，即便知道鈴木優美可能是叛徒又能怎樣呢？她還有多少同夥？怎樣才能將之一網打盡呢？顏冰不知道，她突然發現，自己需要一個依靠，累了，真的累了。　　想到自己渴望得到一個依靠，顏冰情不自禁的想到了甄英雄，這個想法讓她無地自容，為什麼這個小子總會跳到自己的腦海中呢？難道，只是因為他是自己的第一個男人嗎？哈恩死了，顏冰表面未表現出什麼，但心裏卻無比懼怕，一天忙過，她莫名其妙且迫不及待的跑到了這裏，到底是因為什麼，她也說不清楚，只覺得二十三年來，終於能找到一個發泄感情的人了，究竟是因為他佔有過自己的身體，還是因為……自己不會是真的喜歡上他了吧？　　看不起男人的顏冰被甄英雄挫敗，然後對他產生了依賴，這究竟是不是喜歡，怕只有顏冰自己明白。　　顏冰心緒繚亂，卻抬起了頭，略帶羞澀的看向了甄英雄，可就是這一眼，險些讓她把眼睛瞪爆，甄英雄那流氓，居然在和他的女助理接吻！　　目中無人，簡直是目中無人！怪異溫馨的感覺在萌芽狀態就灰飛湮滅了，顏冰想拿起茶壺砸死這對狗男女，這是什麼場合，他們居然……　　其實在顏冰看到這一幕的時候，甄少爺還沒回過神來呢，他再無聊，再淫蕩，再齷齪，還不至於在這種氣氛中和畫兒親熱，其實顏冰只要稍微冷靜一點就可以看的出來，並不是他甄少爺在侵犯畫兒，而是畫兒主動摟着甄少爺的腦袋，低頭吻住了他。　　“甄英雄，你做什麼呢？！”顏冰見慣了別人在自己面前恭恭敬敬的樣子，甄英雄的態度讓她着惱啊。　　甄少爺這才醒過味來，連忙掙開畫兒，坐了起來，可畫兒就像着了魔似的，撲到了甄少爺懷裡，“少爺……我熱……”　　“等等等等！”甄英雄摟住畫兒，生怕這丫頭亂動，急着和顏冰解釋道：“我也不知道啊，畫兒，你怎麼了？發燒？哎呀，腦門是挺熱的，怪了，方才還好好的啊……”　　顏冰見甄英雄把畫兒小貓一般的抱在懷裡，而畫兒也當真像只發情小貓一般的緊緊抱着甄英雄，神智不太清醒，猛然醒悟了什麼，眼睛不自覺的瞟向了茶几上的茶壺，臉色由紅到白，由白到青，由青又回到了紅，幾色變換說明了她心中思緒轉變之快，之莫測啊，與羞澀不同，她現在的大紅臉，絕對是憤怒。　　“甄英雄你這個混蛋！”　　“恩？”看到顏冰突然指着鼻子罵自己，甄英雄沒咂過味兒來，他再色，也不能當著顏冰和畫兒玩成人遊戲啊，“你幹嗎罵我？”　　“罵你？”顏冰拿起茶杯，一杯茶水潑到甄少爺臉上，還好茶水已經涼了一會，可還是嚇的甄少爺失聲大叫，男人也怕毀容啊，“我殺了你！你這個王八蛋，色狼，畜生！”　　甄英雄依然沒醒腔，畫兒一個勁的往自己身上蹭，甄英雄哪有工夫想別的啊，“你沒長眼睛啊？是這丫頭撲到我懷裡，我被動，也很無奈啊，你罵我做什麼？畫兒，別鬧了！你個小色女，再鬧少爺可要生氣了！”　　你被動？廢話！你不被動姑奶奶還這麼大的氣呢！顏冰的心臟因為極度憤怒幾乎爆炸，體內每一條神經都被怒氣充斥的膨脹一般。　　畫兒已然神智不清，但依然聽懂了甄英雄後面的話，這是常年養成的幾乎成為身體與精神本能的習慣，九鳳以保護甄英雄為己任而存在，生怕甄英雄討厭自己而遭到冷落，好在甄少爺脾氣好，很寵幾個丫頭，回國兩年來從未生過氣，也正因如此，小鳳凰才極為懼怕甄少爺發火，畫兒聽甄英雄說要生氣，連忙一咬舌尖，疼痛似乎侵襲全身，在甜甜的血腥味刺激下，畫兒神智清醒了少許，連忙坐了起來，“少，少爺，對不起，我，我不是有意的！”　　甄英雄還在納悶呢，看着畫兒紅的不正常的小臉，關心道：“畫兒，你到底怎麼了？”　　“我，我……”畫兒羞啊，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突然之間就覺得身體燥熱，意亂情迷，渴望被少爺疼愛，心裏痒痒的，敏感的部位有了情動時的反應，慾念迭起，越是忍耐，那種衝動越是如海嘯一般，一浪高過一浪，現在清醒了一點才覺察到，下面竟然有了羞人反應，滑膩而濕潤。　　自己剛才是在做什麼啊？難道是太久沒有被少爺疼愛，好不容易可以和少爺相處，所以難以忍耐將近一年的感情壓抑？畫兒羞的無地自容，暗罵自己淫蕩，居然不看場合就做出這種事情，讓少爺怎麼和顏冰交代啊？　　“我，我去洗澡！”畫兒和甄少爺一般，認為上善若水，水能洗滌一切。　　“畫兒，畫兒！”甄英雄叫不住那丫頭，皺眉喃喃道：“死丫頭，難道是吃錯東西了？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拿就去浴室了……”　　聽甄英雄說‘吃錯東西了’，顏冰臉色又變，看着面前空空的茶杯，她又是羞怯又是恐懼，憤怒反而淡卻了不少，天啊！自己也喝了那東西，剛才畫兒好象只喝了一杯就變成那副模樣……死甄英雄，這全怪你！　　顏冰越想越怕，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她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也開始敏感，再看甄英雄的時候，本想兇狠的眼神卻忍不住的羞澀，身體無力，兩腿發軟，顏冰連罵甄英雄的心思都沒有了，她羞愧欲死，難道昨天發生的事情還要重演不成……　　其實換了任何一個女孩子，都會對身體突然之間的敏感和上升的慾望產生懷疑，但畫兒是個例外，九鳳沒有普通女孩子的矜持，除了柳絮，其她八個丫頭對甄英雄的情意沒有任何掩飾，更談不上羞澀了。因為柳絮用刀給人分屍，嚇的甄英雄一年沒敢在小鳳凰面前露面，畫兒將近一年沒被甄英雄碰過，對於出嘗禁果，食髓知味的小女人來說，在慾望方面絕對是壓抑的，她又不會像蘭兒鳳兒一樣做些假鳳虛凰的遊戲，對於從來不掩飾矜持的她來說，爆發性的情焰非但不無可能，還成為她愛甄英雄的自傲根本。　　就好象強迫一個嗜酒如命的人一年不沾酒水一般，當被強迫的禁令解除，酒水送之面前的時候，不難想象結果，肯定是醉生夢死啊，泡到浴池裡的畫兒根本沒想過自己可能被人下了葯。　　甄少爺其實早就注意到了，畫兒的癥狀和昨天顏冰的反應很相似，他小心的看了顏冰一眼，顏冰很敏感的注意到了，“你看我做什麼？！甄英雄，就算為了愛利絲，我也要宰了你！”　　顏冰的火氣相當的大啊，甄少爺看她滿臉通紅，還以為她看到畫兒和自己親熱，被羞的呢，“你長這麼大還不許人看啊？你不看我，又怎麼知道我在看你？由此可以證明，是你先看我的，冰兒，你是不是嫉妒畫兒親我啊？”　　顏冰抄起茶壺就要丟甄英雄，“你個不要臉的無賴！去死吧！哎呀……！”　　顏冰沒什麼力氣，又是氣急，想發揮出百分之百的力氣來，本能的舉壺過頂，茶壺蓋砸在頭上不說，還被茶水淋了一頭，這上等的茶具保溫效果極好，雖然倒在杯中涼的不慢，但壺中的茶水溫度卻不低，雖然不至於燙傷皮膚，但絕對能讓人感覺到疼痛，因為加了牛奶和糖，那茶水有些稠，有點粘，顏冰嬌生慣養的，哪受過這疼啊，一邊跺着小腳，一邊晃着頭，反而讓茶水更快的鑽進脖領，“甄英雄，你這混蛋！混蛋！還不幫我？！”　　靠，關少爺什麼事啊！甄英雄見顏冰抄茶壺的時候就本能的跳到了沙發後面躲閃，此刻茶壺被顏冰扔到了沙发上，甄少爺心疼沙發之餘，抄起自己脫下的外套，給顏冰擦着頭上的茶恭弘=叶 恭弘和茶水，“有沒有搞錯，你笨手笨腳的程度真的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真是的，養這麼長的頭髮，擦着都費勁……”　　甄英雄是又好笑，又好氣，顏冰多可怕一女人，在生活上居然還不如個小孩子。　　顏冰的衣食住行都是貼身的丫頭巧巧負責的，千金小姐出身，她倒沒覺得甄英雄給她擦頭髮有什麼不應該，老實的低着頭，卻不讓甄英雄看到自己在磨牙，為什麼自己在他面前經常丟人啊？　　“頭髮長在我身上，關你什麼事！”　　“也對，你身上都又濕又粘的，也不關我事情。”甄英雄給顏冰擦過頭，一屁股坐到顏冰剛才坐過的位置，笑道：“正事談完了，你要回去了嗎？那慢走，我不送了，對了，小心別著涼，我的外套被你弄髒了，下次來的時候記得賠我一件。”　　“一件破衣服有什麼了不起，我賠你十件！”顏冰嘴上橫，卻還是愣了一下，這才感覺到裏面的胸罩都濕了，粘膩的讓人難受，再一摸頭髮，那小臉陰的，茶水裡融了糖與牛奶，粘在頭髮上，可想那感覺，顏冰的手上沾了茶水還覺得彆扭呢。　　因為孤獨成了一種習慣，顏冰倒並不注重自己美麗的面孔，唯一珍惜的就是這一頭長發，自從六年前開始，她喜歡上了愛利絲幫她梳理頭髮的感覺，這也是她把頭髮養這麼長的唯一原因，身上粘膩她能忍，但頭髮受到丁點傷害她都忍不了。　　“甄英雄，你存心耍我？”　　“我哪敢啊，茶水似乎是你自己淋在頭上的，小……阿……姨……”甄少爺忒的無賴，這句‘小阿姨’喊的相當拱火。　　“我要洗澡！”顏冰無視甄英雄的挑釁，說話強勢。　　“小阿姨，這話可不能亂說，你在一位單身男士家提出這個要求，我會理解為你因為對我有意思而要留宿在這裏的，說的再白一點，我會理解為你勾引，引誘我這年輕火力壯的大好青年。”甄英雄還在逗顏冰，他總能在顏冰生氣的模樣中得到一種滿足，男人被壓抑的久了，也會有釋放，顏冰在大局勢上把甄英雄擠兌的喘不上氣來，甄英雄便在私下交流中玩命的欺負她，兩人斗來斗去，還是平局。　　顏冰現在要求洗澡，已經不單是想洗頭髮了，她已經感覺到那茶水的效果開始在自己的身體中發生作用，和昨晚一樣的燥熱難耐的感覺讓她即羞且怕，昨天那種迷失自我的衝動可能還會重演，如果自己現在離開，會發生什麼後果，不堪想象。　　顏冰可不想被別人看到自己春情難耐的模樣，賴着不走，已經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了，如果自己真的把持不住，被甄英雄欺負，總比被別人看到自己失態丟人的狼狽樣子要強上萬倍，反正，甄英雄已經佔過自己便宜了，還是最大的那種……　　顏冰摸着口袋裡的空瓶子，心裏還在後悔，難道，放的太多了嗎……　　甄少爺哪裡知道顏冰的口袋裡，就是自己怎麼也找不到的那個裝着激情丸的小瓶子啊，還兀自說道：“可惜，我這小窩三室一廳，只有一衛，還被畫兒佔著……”　　“你把她抱出來！”顏冰絕對稱的上不講道理了，她急啊，現在理智壓抑着慾望，她生怕自己把持不住在甄英雄面前丟醜，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的感覺，比昨天更加猛烈，從時間上推斷，這一次比昨天藥效發作的快多了。　　這瓶葯，是顏冰早上起來在沙发上找那條帶着自己落紅褲衩的時候無意中發現的，她英文不錯，知道這葯是做什麼的，初時也有懷疑，但看到瓶口蓋的很好，便打消了疑慮，畢竟，這藥丸不是冰鎮啤酒可以融化的，而且甄英雄也沒有時間當著自己的面把葯放入罐裝啤酒中，想到甄英雄的流氓身份，家裡有點調情藥品猥褻小姑娘，也不是沒有可能，羅比突然進門，顏冰緊張中出於本能的把瓶子裝進了自己的口袋，但當她處理過哈恩與小島的事情后，當她泡上一壺紅茶想一個人靜一靜的時候，才猛然醒悟，如果這葯，是在甄英雄被綁着的時候放到壺裡的……　　從鈴木優美口中得到了確認，她泡茶的時候離開過甄英雄片刻去拿熱水了，作案時間充裕，用熱水溶解藥丸也得以解釋，顏冰當時就變了臉，然後想都沒想就給甄少爺打了電話，所以只說了‘晚上九點，我要見你’八個字，是怕自己憤怒的聲音被甄少爺聽出破綻，而她提前三個多小時到這裏，也是因為對謎底的期待，她要給甄英雄下藥，看看他的反應，驗證自己的猜測。　　瓶子上面寫着的服用方法是一次一粒，做那種事情前半小時吃，在這一點上，顏冰和甄英雄出奇的默契，不知道一粒葯被溶解后的藥效是否強烈，於是，顏冰將甄英雄剩下的半瓶左右全倒到茶壺裡了，當時甄少爺和畫兒把羅比送去了地下室，剛好方便了顏冰。

# 第377章 又一次上床

　　顏冰並不知道畫兒會出現，她原計劃是給甄英雄吃，如果甄英雄有什麼反常舉動，羅比還能制住他，沒想到羅比先被甄少爺敲了悶棍，但甄少爺和畫兒同時離開，又讓顏冰有了新的計劃，那就是給畫兒下藥，看她的反應，而結果，卻出人意料。　　顏冰現在才知道，計劃多麼精密也有不穩當因素的產生，她沒想到甄英雄會喝了自己倒上的那杯用來擺門面迷惑人的茶，更沒想到自己因為被甄英雄調戲而太過緊張喝掉了下過葯的茶，作法自斃啊。　　畫兒的反應已經驗證了昨天甄英雄在自己的茶壺裡下藥的事實，但顏冰卻沒有撕破臉皮的勇氣，她也知道那種情況下甄英雄的動機肯定不是對自己不軌，現在自己更是藥力催化，一但撕破臉，她絲毫不懷疑甄少爺會誕着厚如城牆的臉皮，冒充好人的就手將自己推倒……　　甄少爺不知道顏冰下了葯，也就沒有心理作用的產生，完全沒有感覺到昨天的衝動，由此可見，這葯對男人並沒有什麼刺激作用，甄英雄昨天的獸行純屬心魔作祟。　　才走到浴室門口，顏冰就被裡面傳出來的聲音羞的面紅耳赤了，她昨天才真正做了女人，反應遠不及畫兒這小怨女來的猛，甄英雄開始察覺到不對勁了，但任他想破腦袋，也想不到是顏冰下了葯，畢竟，顏冰失誤，自己也喝了那東西……　　昨天的一幕確實重演了，只不過甄少爺和顏冰的角色對換了而已，畫兒卻遭了這池魚之殃。　　甄英雄拿了一條浴巾，再厚的臉皮，和顏冰在一起呢，他也忍不住臉紅，畫兒這丫頭實在太不象話了，在浴室里自慰就罷了，還偏生叫的如此聲大，甄英雄知道小鳳凰有性格缺陷，還以為畫兒爭風吃醋，故意惡作劇叫給顏冰聽的呢，最起碼，小鳳凰里能幹出這種事情的，蘭兒鳳兒首當其沖，鈴鐺安寧緊隨其後，天知道還有誰被蘭鳳二妞帶壞了啊。　　二十四粒裝的激情丸，甄英雄剩下了十幾粒，顏冰全灑到茶里不說，還用了足夠的時間讓其完全融化，藥力本就猛，畫兒又不是沒經歷過男女之事，很快沉溺在慾望之中，現在已經神智不清，看到甄英雄抱着小丫頭走出浴室，顏冰開始擔心這葯過量服用會不會對身體有傷害，她第一次見到畫兒，當然不是為她擔心，而是擔心自己。　　閃進浴室，感到燥熱難耐，對昨天那種事情即無限期待又無比懼怕的顏冰強行將不停閃現的自己腦海里的甄英雄赤裸裸的樣子驅散，第一件事情不是脫衣服，而是對着馬桶，形象全無的用細長的玉指摳嗓子眼，‘哇’的一聲，連晚飯帶茶水一併吐出，高貴典雅的女神在這一刻，簡直狼狽到了極點，吐不出來了，她就跑到洗手台喝涼水，然後繼續摳嗓子眼，反覆幾次，胃裡空空蕩蕩，身體那燥熱終於消退不少，這才脫了濕粘的衣服，也沒換水，迫不及待的躺進了畫兒剛剛離開的浴池，她需要趕快的驅散那藥力，想到畫兒剛才在池中做那羞人的事情，顏冰那臉又開始熱燙起來。　　顏冰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畫兒體現的那麼明顯了，自己吃了一大碗麵條，而畫兒因為有些放不開，吃的很少，腹中無食，難怪藥效體現的那麼猛烈了。　　雖然還有那種羞人遐想，身體還是敏感異常，但好在可以用理智壓抑慾望了，顏冰吐了口氣，這才想起自己沒有換穿的衣服，於是大聲喊道：“甄英雄！甄英雄！”　　“就在門外呢，幹嗎？要我幫忙搓後背嗎？”甄少爺淫蕩的聲音傳了進來，“我很樂意效勞，如果有需要，推油也行啊。”　　顏冰氣的都哆嗦，好不容易壓抑的慾望因為甄英雄無恥而淫蕩的調戲又開始升溫，只要想到昨天那種飄在空中的感覺，顏冰就面紅耳赤，“你嘴巴里放乾淨點，別忘了你我的立場！”　　“好，好，不過你我應該是什麼立場？你是我的妻我是你的夫，或者我代表義字會，你代表冰恨天？”甄英雄還在擺貧，其實他是因為畫兒的異常，懷疑顏冰動了手腳，所以在把畫兒按在床上蓋好被子，隨便塞了個枕頭給她之後溜出來觀察顏冰的，也可以理解為，企圖偷窺……　　“我有些後悔，不應該叫做冰恨天，應該叫冰跺雄或者冰碎雄！”顏冰咬牙切齒道：“甄英雄，我和你只是合作關係，或者是一對互相賭命的賭徒，你若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我，後果自負！”　　“要是我贏了你那條命，是不是就能隨便的羞辱你了？”　　“甄天和夢謠姐怎麼生了你這樣一個無恥的兒子？！”顏冰語氣中已經絕望，乾脆無和他辯了，“我要換穿的衣服，你拿給我。”　　顏冰還真是習慣指使人啊，甄少爺嘿嘿一笑，“要我送進來嗎？”　　“你敢！”顏冰大急，“放在門外，我洗過之後自己來取。”　　“唉，害羞的你雖然可愛，但少爺還是太失望了，你身上還有什麼地方是少爺沒看到過的啊……”甄英雄顧做惋惜，然後說道：“上次你穿的是愛利絲留下的衣服，現在只剩一套運動服了，沒有內衣，可以嗎？”　　顏冰除了磨牙，還是磨牙。　　覺得那感覺不是特別難受了，美人終於出浴，長長的頭髮擦了好一會兒，因為未乾，更顯黑亮，顏冰穿上自己的內褲，圍上一條浴巾，穿上浴室里的木拖，輕輕打開了浴室的門，低頭看了一眼門口，並沒有衣服，顏冰暗罵一聲，以為甄少爺故意耍她，檢查一下，自己並未走光，這才小心的走了出來。　　客廳無人，也沒有換穿的衣服，顏冰心中有氣，甄英雄存心不給她衣服穿啊！發現甄少爺脫下來的體恤丟在沙发上，顏冰猶豫再三，拿起來跑回浴室，穿在了身上，雖然下面是光溜溜的，但好在體恤夠肥大，衣服的下擺已經蓋到了膝蓋上方，好似連衣裙一般。　　顏冰有潔癖，不然自己的褲子被茶水打濕，也大可穿上畫兒脫下來的衣服，但她也不知為什麼寧可套上甄英雄的體恤當裙子穿，也不願意穿畫兒的衣服，絕對不是因為甄英雄比畫兒講衛生，顏冰隱隱明白，自己對畫兒有抵觸，只是不願意承認罷了。　　顏冰很少穿裙子，更別說露膝蓋的裙子了，她含着一口怒氣，要去找甄少爺算帳，正事已經談過，顏冰想趕緊離開甄英雄這狼窩。　　走到昨天睡覺的房間門外，顏冰聽到了似曾相識的聲音，面紅心跳之餘，她的呼吸也隨着裏面傳出的女人呻吟聲而紊亂加重了，該死的甄英雄，他在做什麼？　　甄英雄在做什麼，顏冰心知肚明，畫兒的呻吟絲毫不加控制，顏冰知道他們在做昨天自己和甄英雄做過的事情，那個畫兒被催情葯整摻了。　　絕對是羞人的聲音，顏冰不想聽，更不想看，但畫兒的呻吟，甄英雄的喘息，卻好似帶着魔力一般，如同美人魚的歌唱，吸引着顏冰將手按在了門把手上，門，沒上鎖，隨着門與門框間的縫隙拉大，房間的隔音效果得到了實際的驗證，那淫靡的樂曲陡升了八度，不但震撼着顏冰的耳膜，還衝擊着她的眼球，她看到了，看到畫兒騎在甄英雄的身上，一邊撫摩雙乳，一邊聳動着赤裸嬌軀，甄英雄的褲子被拉到膝蓋，卻沒有褪下，被女人壓在身下的他，雙手扶住畫兒纖細的腰支，時不時的向上挺動，每動一次，畫兒都會發出更大聲的呻吟，呻吟中，有貪婪，也有滿足。　　到底是甄英雄忒淫蕩忒流氓，還是藥效大到能讓畫兒推倒了甄英雄，顏冰更傾向於後者，因為看到了現在的畫兒，就像看到了昨天晚上的自己，想到自己也發出過和畫兒一樣的呻吟和羞人的叫喊，顏冰自殺的心都有，可惜，她的腿，已經不聽使喚了。　　顏冰好不容易壓抑的情慾因為聽覺與視覺的震撼而火速升溫，她並不是在嫉妒畫兒，因為她從來不承認自己喜歡甄英雄，但她不爽，不舒服，她想摔門走人，卻被藥力催發的慾望抽空了力氣，她遐想連連，好象此刻在甄英雄身上馳騁的不是兒，而是她一般，下體的空虛感好是難受，乳蕾的硬挺變化好羞人，顏冰的手，在不自覺中，撫向了身體的敏感部位，昨天破身的疼痛還隱隱感覺的到，那裡似乎需要溫柔的安慰。　　當畫兒身體起伏的頻率突然加快的時候，當她的呻吟連成一串的時候，當甄英雄低聲吼着挺聳腰臀的時候，顏冰徹底迷陷在了情慾的海洋，下體一陣暖流湧出，她腿一軟，跪在了地上，門開了，顏冰迷離中看到甄英雄坐起來放倒了畫兒，然後驚訝的朝自己走過來，接着，便人事不知了。　　再度清醒的顏冰是在一陣一陣猛烈的衝擊中，她知道，自己又讓甄英雄佔便宜了，她不但看到了甄英雄掛着汗珠的臉，還看到了自己被他扛在肩上的長腿，顏冰可以想象自己的姿勢多麼的羞人，甚至聽到自己正發出不亞於畫兒的羞人呻吟，她想推開甄英雄，可手伸出去，卻是撫住了甄英雄的胳膊，甄英雄賣力的衝刺，讓顏冰的慾望侵蝕着她的理智，而她的理智逐漸放棄了抵抗，或許在潛意識中，顏冰並不排斥被甄英雄侵犯。　　快感如潮，顏冰覺得自己快樂的好象要死掉了，張着的小口發出‘呃呃’的低沉而嘶啞的聲音，呻吟聲似乎卡在了喉嚨中，顏冰拱起柳腰，身體痙攣，抓着甄英雄胳膊的手指發力，指甲已經陷入了甄少爺的皮膚中，甄少爺似乎受到疼痛的刺激，衝刺的更加猛烈，顏冰終於發出了一聲長吟，甄少爺也在快樂的頂峰噴薄了。　　顏冰感到無比舒暢，是一種疲憊的舒暢，連推開甄少爺的力氣都沒有了，昏昏的再度睡去，覺得這就是一個夢，一個，感覺既美妙，又可恨的夢。　　醒來的時候天還沒亮，顏冰沒有像上次一樣胡亂的摸索半天，而是輕車熟路的打開了窗頭燈的開關，揉了揉惺忪睡眼，發現並不是自己的卧室，這才猛然想起身處的環境，低頭一看，果然，又是光溜溜的一絲未掛！　　甄英雄和那畫兒都不見了，床頭放着疊的整齊的一套米黃色運動服以及毛衣，甄英雄那混蛋又說了謊話，運動服上面是一套白色的樸素的內衣，顏冰想到昨晚自己由偷看，淪落到被甄英雄抱到床上欺負，臉上還發燒呢，第一次昏倒之前，自己那羞人的模樣一定被他看到了。　　現在想起來，顏冰知道自己為什麼暈過去了，自己體質不好，自做聰明的把胃裡的東西都吐了出去，卻空腹泡澡時間過長，加上激情丸的藥效催發，不暈才新鮮呢……　　顏冰拿起內衣，發現下面還有一張字條與一張黑色的卡片，紙條上字跡工整，但一看就出自男人之筆，字里行間有一種鋼勁，爽朗，不過，字好，不代表句子也好，顏冰只看了一句，就有撕了這張紙的慾望。　　“給熱情而火辣，淫蕩而妖媚的喜歡偷窺的小冰兒……”　　你才淫蕩呢！顏冰又羞又怒，這該死的甄英雄直白的讓人難受！想撕了這東西，卻又忍不住想看到下面的內容，權衡再三，忍着火辣辣的灼熱感，顏冰的眼睛又回到了紙上，大概是因為開場白太直接了，下面的內容相比起來，也就不那麼刺激人了。　　“雖然唯物主義論證不能說明你我關係，但再次發生事實，想必你對英俊瀟洒的本少並不厭惡，若賭局我勝，看來你也不會排斥把命交於我了吧，呵呵。”　　“黑色的卡片為黑市拳大賽的邀請卡，也許我們之間的勝負就在這小小的一張卡片上吧？因為涉及到我們的賭約，少爺也不好多問多說，有什麼問題，電話聯繫。”　　“少爺怕你醒來尷尬，所以提前走了，不用為我的體貼感動，你是我的妻我是你的夫，這份體貼是應該的，這次對羅比沒有手下留情，估計你起床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人被關在地下室了，鑰匙已經放入了衣服口袋，你醒來後去叫醒他就好。”　　“對了，那條象徵你‘第一次’的褲衩少爺代為保管着，必要的時候她也能證明你與愛利絲是姐妹而不是母女，這對少爺很重要，怕你銷毀證據，所以不要說我小人，還有，你昨晚熱情洋溢的在少爺身上掐了十幾下，留下了愛的證據，為了回映你的熱情，少爺也在你身上留下了愛的一吻，也算為你與愛利絲重新確定關係留下證據，你低頭就能看到，最後，少爺想說，冰兒你睡覺的樣子很美，美的好似童話里的睡美人，不過我吻你你沒醒，大概你不是公主我不是王子的緣故吧，不知有沒有人告訴你，你睡覺的時候很喜歡摟東西，希望不久的以後，我能替代你習慣摟着的玩意兒……”　　顏冰看完這張紙條的時候臉就已經變成了醬紫色，低頭這一看，更是紫的發黑，剛才迷迷糊糊的未注意到，左乳乳蕾靠下，一個紅的發紫的印記囂張的留在那裡，不痛，不癢，顏冰立刻明白過來，那是甄英雄用嘴長時間吸吮的結果，看這個印記的顏色和面積，沒有十天半個月都消退不了，這混蛋不是想拿這個證明他和自己發生過肉體關係，去印證那褲衩上落紅的真實性，讓愛利絲徹底相信自己不是她的親生媽媽吧？　　“甄……英……雄……，你……夠……絕……”　　顏冰的眼睛，似乎冒出了紅色的光芒。　　甄少爺悄悄回到漢宮，好好的補上了一覺，當然，不是在被甜甜佔領的天堂閣，而是在畫兒的房間里。　　睜開眼睛的時候都快中午了，想到昨晚一箭雙鵰，甄少爺是好笑又好悲，自己不過回房想給顏冰找件衣服穿，哪想到被赤裸裸的畫兒撲倒在了床上，畫兒熱情的離譜，好象久曠的怨女，自己竟不好脫身，一翻雲雨之後，又發現顏冰穿的性感無比，癱倒在門外。　　畫兒和顏冰的反常甄少爺已經注意到了，但始終想不到原因，這也成了他心裏的一個迷團，顏冰投懷送抱一般的異常舉動更讓甄少爺摸不清楚這女人究竟是什麼心思了。　　畫兒好象還在為昨天的失態感到羞赧，但羞赧之中又有些滿足，她也不知道昨天自己是怎麼回事，但顯然她也沒把心思放到昨天的事情上，跟着甄少爺，小臉紅紅的不知到底在想些什麼，平時唧唧喳喳說起話來沒完的她今天出奇安靜。　　甄少爺找到了阿東和闌度，一邊吃午飯，一邊了解情況。　　櫻桃受傷的事情捂不住了，甄天昨晚被變態丫頭三國掐着脖子逼問出了實話，因為連甄天也不知道甄英雄的聯絡方式，三國當真把闌度騷擾到近乎瘋狂，好在闌度嘴硬，即便三國當著他的面毀掉了他看的比女人還重要的兩把格洛克模型槍，他也沒把甄少爺給賣了，三國昨天晚上就和樂樂跑到醫院去了，同行的還有白果，白果知道甄英雄這姐姐有多變態，又知道他有正事要忙，自然不會出賣甄少爺。　　一心和甜甜今天一早離開了漢宮，去演唱會現場做綵排，順便測試音響效果，晚上還要測試燈光，經紀人云姨以及贊助商都贊成封閉消息不再藉機為演唱會造勢，除了朗朗電視台這個直接合作夥伴，應該不會有其他媒體出現，而朗朗電視台絕對不會提及不相干問題的。　　一心和甜甜在與原屬的唱片公司合約期瞞后，並沒有簽署新的公司，這也是雲姨這個經濟人頭疼的問題，她懷疑這對姐妹要退出歌壇的擔憂也是由此而來，最後的單曲‘當英雄歸來’是倆丫頭自己作詞作曲，自掏腰包錄音製作，拍攝MV的，而演唱會更是拜託雲姨去拉的贊助。　　其實一心只要說句話，漢宮娛樂投錢給她開演唱會絕對是雙贏局面，方便了一心，漢宮也能得到不菲的利潤，但不知為什麼，一心沒有這麼做，闌度告訴甄英雄，開辦演唱會的地方，是朗朗市體育場，因為演唱會舞台搭設的緣故，這一輪的中超聯賽，朗朗市國宇足球隊的比賽把主場遷到了開發區體育場，聽說這件事情，甄天還出過面，不然現在才挺過財政危機的國宇集團哪會答應啊。　　國宇集團的前任老總，就是已經被高橋澤，不，應該說是小櫻桃幹掉的馬國宇，而馬國宇的兒子就是擁有四小天王之稱的艾愛的同學馬克，說起來，愛利絲利用廖小強，廖小強買通山田啟一，山田啟一又雇傭魔鬼賴玉和，既而引發的到現在還讓政府頭疼的朗朗電視台案件，起因就是馬國宇的遺產分配，最終，這筆龐大遺產還是留在了馬克手裡，因為馬克的後面，就是嗅到鈔票味道的義字會。　　義字會替馬克找了個傀儡，進入了董事會，成為了新一任懂事長，並經過漢宮名下的小報能量大肆吹捧，真的假的全招呼上了，再加上義字會的資金注入，總算是挺過了因為馬國宇突然掛掉而帶來的股票一路下跌的危機，雖然義字會搭了不少錢，但以後總能回收，當然，收回來的肯定不是錢，而是整個國宇集團，現在的懂事長當然知道前景的必然性，所以甄天一個電話打過去，他立刻爭得了足協同意，臨時更換了主場，好在比賽對手並未提出異議，對他們而言，換主場反倒有利。　　雖然一心和甜甜出行，但安全方面沒有問題，闌度這小子就是聰明，為了應對原野那小子的威脅，他想了一個雖然蠢，卻不失為一個辦法的辦法，那就是讓安家姐妹成為伴舞，和一心同台演出，不過上場時間不會超過五分鐘，讓甄少爺哭笑不得。　　為了安全起見，九鳳也做了重新分工，負責一心和甜甜安全的，不但有安家姐妹，還有鈴鐺和夏月，目前她們都隨雙子星去綵排了，暗中保護的還有五十個專業保鏢，即便體育場有記者，也會被這些人以公司保安名義轟走。小公主最近和四小魔女打的火熱，似乎是怕露出馬腳，全、陸、殷三家竟然沒有約束小魔女與小公主的來往，四小魔女也把月宮閣當成了自己家，方便了晴天對其的監視，蘭兒鳳兒被拆開，一個跟着愛利絲，一個跟着韓慧恩與微兒，至於藍涯，已經瘋了似的為黑市拳做備戰，因為甄少爺答應夠他，能贏到最後，就給他和微兒自由。　　甄天和蘇影上午找過甄英雄，甄少爺當然知道他們兩個找自己做什麼，大概是才想起來沒問過自己是怎麼從顏冰手裡溜出來的吧，甄英雄讓闌度給老爹傳個話，告訴他精心準備比賽就好，時候到了，他自然會說。　　阿東彙報，木老鬼今天去調查富甲天下大廈頂樓的那家貿易公司的底細，要甄少爺明早去學校，順便還善意的提醒甄少爺，他的曠工次數，已經足以取消年終獎金了……　　關於三個長老以及他們的兒子甚至是其親信，都被阿東派人盯住，因為甄英雄撤掉了大部分監視快樂谷的組織成員，阿東在人手調配上顯得游刃有餘，不過甄少爺還是保留了對學校的保護，並留下了一隻老虎繼續監視快樂谷，畢竟裏面有上百殺手潛伏着。　　根據阿東報告，昨天下午五點左右，有可疑人物進入了快樂谷，應該是鈴木優美一行人，但不包括顏冰在內，直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收到顏冰並回到快樂谷的消息，甄少爺知道，顏冰又是故意的，表面上她是不讓義字會摸清她的動向，實際上，是為了離開群體，一來方便觀察冰恨天內部動向，找尋內鬼的蹤跡，二來，也方便和甄英雄接觸，這女人當真不簡單。

# 第378章 木老的顧慮

　　聽完這些情況，甄英雄給闌度分配了一個任務，然後就帶着畫兒離開了。　　闌度的新任務是，再次將頭髮染黑，然後配上一副斯文點的眼鏡，成為雙子星經紀人助理小憐同學的男助理，要不是阿東拉着，闌度非跟甄英雄掐起來不可，去保護那臭小子的老婆和自己的妹妹這無可厚非，但為啥讓自己去給一個自大又自戀的臭丫頭片子當助理啊？！　　闌度卻不知道，甄少爺固然是想給闌度的身份做個掩護，更是因為……對小憐那張大嘴巴，實在是不放心啊……　　下午和風鈴對練，這丫頭的底子果然很好，李英豪做裁判，畫兒敲鐘，在甄英雄不耍流氓的情況下，風鈴竟然和甄少爺對抗了四個回合，最後因為體力透支才摔倒不起，甄英雄看着被風鈴連續小鞭腿踢的紅腫的小腿，挺滿意，論體力，自己那個喜歡睡覺的變態姐姐鐵定不如風鈴，風鈴要贏三國，有戲。　　要不是知道甄英雄胳膊上有個彈孔，李英豪還真想和甄英雄打上一場，一個回合十分鐘，看着他和風鈴沉悶的比賽，李英豪早就按奈不住了。　　按照規定，每個組織可以有三名男选手三名女选手上台，不過每個人三百三十三萬的報名費不是哪個組織都能拿出來的，雖然優勝有三千萬的獎金，但要同時給六個选手報名，組織先得逃一千九百九十八萬，一般的小組織上哪弄兩千萬報名啊？黑市拳大賽本來就是以義字會為首的富人的遊戲，純粹是奢華的賭博啊。　　甄少爺可不想糟蹋三百多萬還要丟人現眼，厭煩了李英豪鍥而不舍的勸說，逃似的去找愛利絲了，可惜撞了門板，他甄少爺曠工不去給學生上課，耽誤的只是自習，但人家‘王思慕’老師，可是代了四個班的英語課啊。　　想找薛雪聊聊天，才知道甜甜那貪吃的熊把薛雪給強佔了，竟然讓薛雪帶着午餐便當和她一起去了體育場，甄少爺難得有半天空閑，可身邊卻沒了人影，無聊中，拉着畫兒去泡溫泉了，免不了又是一翻柔情蜜意、一段情意綿綿，一場男歡女愛，上演一出大灰狼與小紅帽‘練愛’的故事。　　翌日，甄少爺精神不錯，卻心情欠佳，一心和甜甜排練之後和所有工作人員一起聚餐，之後又去卡拉OK叫嗓子，作為組織者，那個雲姨最可氣，甄少爺甚至懷疑她更年期，不是月經失調就是神經失調，或者就是生殖器官萎縮，性生活壓抑引起了內分泌失調，導致了她的情緒不穩定，那臭女人大喊大叫的說請客，結果把一心等人帶到了‘迷幻空間’，朗朗市長了腦袋的，包括在迷歡空間後巷里覓食的野狗都知道這是甄少爺的大本營，吃最好的喝最好的，房間要最大的服務要最高檔的，最後這女人結帳的時候只說了一句她是替甄少爺哄女朋友的，結果經理大筆一揮，免單！五十幾號，開了八個房間，消費了十三萬八，居然免單了！　　迷幻空間的收入可是甄少爺和闌度自己的，早上接到那經理電話甄英雄就給丫的一頓臭卷，又不是小艾買單，你個二B腦袋裡塞土豆了不成？！那更年期的大媽顯然是報復自己上次在簽授會上和一心親嘴，存心痛宰少爺呢！　　想來也是，甄少爺搶了雙子星，就等同斷了雲姨一條財路，那個自強的女人當然心裏不平衡了。　　其實也不怨那個經理，要怪就怪安靜安寧夏月鈴鐺這四個腦袋不開竅的笨蛋丫頭，那經理看到這幾位甄少爺的跟班也在人群里，當然不敢收錢了，那幾個笨蛋丫頭哪是給少爺拉生意呢？簡直是想吃死少爺！　　最讓甄少爺鬱悶的還不止這個，三國和白果昨晚也沒回漢宮，不知道倆丫頭做什麼呢，因為三國就在白果身邊，甄少爺也不敢打電話問，而愛利絲似乎察覺到了什麼，故意躲着甄英雄，早上上班的時候也故意沒讓蘭兒去叫他，甄少爺起床的時候，她們已經走了。　　小愛和四小魔女倒是挺想甄少爺的，不過甄英雄不想她們，在畫兒的房間里躲了一夜，連晚飯都是在房間里吃的，那幾個丫頭忒鬧騰。　　“那家紅昌貿易說白了就是個掛牌的，為了包裝出手大氣的皮包公司，老闆叫曲宏圖，勃門市人，四十八歲，老光棍一條，哦，不，有一女兒，今年二十四，已經嫁人了，這曲宏圖原是勃門石油集團採油四科的副處長，五年前被買斷，拿了三十來萬下海經商，說白了，就是一下海沒撈起家來的蝦，靠坑蒙拐騙混吃混喝的等死隊一員，沒有任何黑道背景，一年前因為在渤門市打着融資的旗號黑了海金堂五百五十萬的保證金，被廖小強追殺，老光棍跑路一年多，好象是知道廖小強被你小子給掛了，就溜回朗朗市來了，似乎是覺得海金堂沒膽子到義字會的地盤找事吧，富甲天下上面的兩層都讓他包了，交了一年租金，把從海金堂騙來的那點錢都扔進來了，聽說現在是和海外啥出口貿易公司談投資合作，估計又是把別人的錢忽悠到自己口袋裡然後開溜的把戲。”　　木子華躺在沙发上，似乎是說的累的，對畫兒招了招手，“來，丫頭，給老頭子按按腰眼，這两天累的快散架了。”　　似乎調過來了，木子華躺到了沙发上，而甄少爺卻一本正經的坐在旋轉的真皮老闆椅上，這木老頭羅嗦的半天，就沒說到一句是自己想聽的。　　畫兒站在甄少爺身後，幫他有一下沒一下的揉着肩膀，看他臉色就知道不滿意木老鬼的調查，一點尊老敬老的覺悟都沒有，甜美的小臉一板，“再用使喚本姑娘的口氣說話，我現在就讓你散架。”　　木子華一怔，看到畫兒認真的臉，忍不住笑了起來，只覺得甄英雄的九鳳有意思，當初選小丫頭的時候，畫兒還是木老鬼親自選中的呢，可現在再看，這些丫頭顯然不領那情，對着甄少爺一張臉，對着別人又是另一張臉，根本沒把組織地位什麼的放眼裡。　　“有意思，你這丫頭有點意思，我記得你和臭小子出席宴會的時候很有淑女風範啊，什麼時候變的這麼潑辣了？”　　“關你屁事？”畫兒這九鳳中脾氣最好，性格最典雅的丫頭出口就是粗話，“想使喚我就是挑釁少爺，對那些臭美的東西我用不着禮貌！”　　我靠！這是哪一國的理論？合著你們就只伺候甄少爺不說，別人使喚你，你都能認為這是挑釁甄少爺啊？　　甄英雄腦袋都疼，這些丫頭最壞的習慣，就是怕人把她們從自己身邊拉開，所以她們很敏感，將別人對她們的指使列為最反感的事情，好象要證明她們只為甄英雄存在似的，到目前為止，只有闌度和大公主能用甄少爺的名義調動她們，甄天都不成，理由很簡單，闌度是甄少爺最信任的朋友，而對三國則是無力反抗，甄英雄都得聽她的，當然，這其中不包括柳絮，鳳首是除了甄英雄，誰也不誇，要不是為了重新回到甄英雄身邊，她才不會去做三國的陪練呢。　　“畫兒，別多嘴。”甄少爺考慮到老人的心臟功能不比年輕，趕緊讓畫兒閉嘴。　　“是，少爺。”畫兒的乖巧簡直是當眾抽了木老鬼一嘴巴，翻臉比翻書還快啊？　　甄少爺嘆了一口氣，表情也不太善，“老鬼，你和我說了一大堆的屁話，什麼意思？”　　木子華眼神閃過一絲愧疚，卻道：“什麼叫屁話？我不是把人調查的很詳細了嗎？曲宏圖的女兒曲柔現在勃門第一中學，教初二語文，身高一米六八，體重四十七公斤，已經有了三個月身孕，老公是同校體育教師王山凱……”　　“打住。”甄英雄截斷道：“老鬼，是你要搶人家閨女當媳婦，還是要讓少爺我去和人家閨女的老公PK，給他戴綠帽子啊？我讓你查的是曲宏圖和其他三位長老家有沒有關係，不是他和他女兒這麼明顯的直系親屬關係！”　　老鬼沒說話，坐起來，點了棵煙，大概是最近忙的事情多，他那常用的煙斗終於得到了休假。　　甄英雄淡淡道：“我知道，三位長老是你的老兄弟，老哥們，義字會老一輩里就剩你們老哥四個了，少爺答應你，不對他們怎麼樣，你把知道的說出來，少爺的人品你還信不過嗎？”　　木子華抬頭一看甄少爺，甄少爺還真是心虛，媽的，那眼神擺明了就是不信任少爺啊。　　“英雄，你小子也不用說瞎話糊弄我，我雖然在你小時候就退出義字會了，但也算看着你長大的，你什麼脾氣秉性騙騙別人也就算了，人活老來精，你蒙不了我。”木子華苦笑道：“我早知道你要漂白義字會，如果我那仨老哥們真的要反了義字會，你就是為了不給漂白留禍害，也得弄死他們不是嗎？再者，四方集團是三個老東西的兒子在經營，三個老東西一直在義字會眼皮子底下轉悠，擺明了是小崽子和冰恨天在接觸，你小子趕盡殺絕的功夫我見過，即便你要留情，我相信你身後的九尾鳳，七隻虎，也會悄悄的幫你把他們給做了，我的兒子死的早，可那三個老傢伙還指着那一脈單傳生孫兒呢，讓人斷子絕孫，我下不了手，一起打拚的兄弟就剩這幾個了，全浩那條腿是為了救我讓人挑了腳筋，殷瞎子那倆眼珠子，是保你爺爺的時候被石灰灑到的，因為救治不及把眼珠子摘了，你老子第一次和人家火拚讓人陰了，陸禿子替他擋了十七刀，躺了三個月，看清了閻王的臉才回來的，你小子要對他們下手，我和你老爹能看着不管嗎？”　　“那你要怎樣？”既然被揭穿了，甄英雄也就不藏着掖着了，“老鬼，義字會不是我當家，你只要和老爹說一聲，他就會和我產生分歧，你為什麼不去說？”　　木子華張開口，卻沒說出話。　　“就你這反常的德行連掃廁所的李大媽都看出來了，你糊弄我？”甄英雄道：“對，少爺總說，我是個很小心的人，什麼叫小心？你說的很對，我是沒打算讓那些心懷叵測的東西活着……”　　“你不說我也知道。”木子華打斷道：“上中學的時候因為有個好色的老師摸了三國的手，你用磚頭砸爛了人家兩隻手不說，還連續一個星期，每個晚上都去人家潑豬血，最後一次碰上警察追，你拿刀子把人給捅了，那老師從此不敢在朗朗市露面，高中時，有人在三國的飲料里放了顆搖頭丸被你看到，你把人家飛車黨給端了不說，連酒吧也砸了，砍死砍傷四十幾號，自己挨了七刀，市局出動了兩百多警察，替你頂罪的就進去二十幾口，你躺了兩個月才勉強出院，三國到今天不敢再去酒吧，從中學到高中，凡是把主意打到你和三國身上的組織全被端了，兩年前你回國之後，手段高明了很多，連我和你老爹都看不透你了，但你的手段我們卻見識了，一年裡被你幹掉的組織根本沒有反彈的余勢，很明顯是你決定下手的時候就抱着斬草除根的態度，七隻虎和九尾鳳一年工夫就響徹了全省黑道，朗朗電視台里，你對誰有過留活口的慈悲念頭？薛雪求情，你也沒饒過得罪三國的那個廚子，楊剛和劉青也讓你給滅了，如果不是覺得李連成的兒子是值得交的朋友，你真的不會對李連成下手嗎？英雄，我知道你要保護的是身邊的人，所以不得不那樣做，但對我和你爸爸來說，三個長老是兄弟，是救命恩人啊！”　　“很遺憾，你的救命恩人現在要殺你，你願意伸脖子給他殺嗎？”甄英雄的反問讓木子華無言以辯，“你把命還了，我老爹把命也還了，我為什麼要讓他們殺？我老姐又為什麼讓他們殺？柳絮，晴天，畫兒，我的這些小鳳凰為什麼給他們殺？闌度，阿東，常樂，義字會這麼多兄弟，難道就因為你的一句下不了手，就都陪着你等死？！我操，老鬼，你真的老了，腦袋生鏽了！”　　木子華啞巴了，他無法反駁，卻聽甄少爺嘆了口氣，道：“你放心吧，我剛才並非玩笑，也不是騙你，我的目的只是保護我身邊的人，能手下留情，我不會趕盡殺絕的，何況，現在還不知道具體是哪位長老勾結了冰恨天呢。”　　相信甄少爺的人是白痴，是傻B，木子華自然明白這個道理，但權衡一番，他苦笑着將自己查到的東西說了出來，“朱雀堂的堂主林夕照你應該知道吧？他與白澤堂，白虎堂，赤焰堂的堂主畢升日，嚴路一，洪濤三人是磕過頭的拜把子兄弟，林夕照私下與全浩的兒子全興交情不錯……”　　甄英雄聽說過這人，皺眉道：“林夕照？我聽說這人很老實啊，朱雀堂管轄着市中心兩條街，老爹看中的不就是他的務實嗎？他人緣好，是因為人謙和，理智，氣焰不那麼囂張霸道……”　　“我也不相信林夕照那麼忠心的人會背叛義字會，我現在說的，只是我知道的一點情況。”木子華道：“如果你現在是在調查這三家人與哪位堂主接觸的最頻繁，那這就是你要的答案，每個周六，林夕照和全興都會去開發區一家高爾夫球場打球，那是他們兩個人共同的愛好，我也參与過，看的出兩人交情很好，你要查的話，就從這一點下手吧，至少我不知道三個老東西和他們的小崽子還和哪位堂主有過接觸。”　　“義字會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是最大四個堂口，林夕照與白虎堂的嚴路一是拜把子，加上白澤堂，赤焰堂的支持，他確實有造反的能力。”甄英雄淡淡道：“其他人呢？全興和陸萬古，殷立志的關係如何？”　　木子華搖了搖頭，“他們三個人都在四方集團，每天都聚在一起也很正常，如果全興是主謀的話，誰也說不好萬古和立志是什麼立場，可能其中一個支持全興，也可能兩個人都支持他……”　　甄少爺不在說話，起身伸了個懶腰，笑道：“不管怎麼樣，老鬼，還是謝謝你了，我會信守諾言，能不宰的，就留口氣給他。”　　木子華也起身，卻是抻了抻衣角，一邊朝門外走，一邊沒好氣道：“算了，我也沒指望你守什麼諾言，大概是我人老了就愛念着舊情，如果他們真要把咱們全滅了，我還真沒有讓他們砍的覺悟，我現在發現，你老爹把權利下放給你，大概就是怕遇到這樣的事情吧？不管誰是內鬼，我們都會手軟的。”　　甄少爺一笑，卻沒說話，甄天是什麼心思，他這做兒子的比任何人都清楚。　　木老鬼還有忙不完的事情，甄少爺雖然沒課，卻也不閑着，用顏冰給他的手機撥通了闌度的電話。　　“喂……，親愛的朋友，你現在做什麼？”甄少爺溫膩的聲音連畫兒也忍不住掉雞皮疙瘩。　　“染髮，你這混蛋！”闌度的聲音帶着極度的不滿，畫兒忍不住偷笑，去給一個十九歲的丫頭做助理，難怪闌度不高興，他前两天才把黑頭髮染回來，現在又要再次染黑，愛臭美的他肯定心疼被折騰的秀髮了。　　甄少爺自動過濾着闌度的挑釁，繼續溫柔的笑着，“其實是這樣的，我最好的朋友，為了感謝你無私的幫助，我決定幫你一個小忙，不知道你能否接受我的心意……”　　闌度一聽甄少爺客氣的離譜就知道，一準不是好事，“有屁你就痛快點放。”　　依然過濾，甄少爺的聲音有些獻媚，“勃門市第一中學，有位漂亮的初二語文老師，身高一米六八，體重四十七公斤，是個大大的美女，名叫曲柔，你聽聽，多好聽的名字啊，我是想，未來大舅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應該找個媳婦幫你洗洗內褲什麼的了，所以歷盡艱辛幫你物色了這樣一個美女……”　　甄英雄說的這麼婉轉，闌度讓他給忽悠了，不知道這小子到底打的什麼主意，“你到底要說什麼？”　　“我是想說，這美女是個老師，文文弱弱的，很有學識，絕對配的上英俊瀟洒的你，我已經和人談過了，她也挺中意你的，她說她很渴望與一位英國紳士交往，不過讓人家自己來朗朗市不太合適，所以想要你去接她。”甄少爺扯着彌天大謊，“這是中國人相親的傳統……”　　畫兒已經猜到甄少爺的意圖了，捂着嘴不讓自己笑出來。　　“就像你和一心那樣？！”闌度興奮了，他雖然對感情這擋子事有些麻木，但喜歡刺激，甄少爺相親相回一大明星來，當真讓人羡慕呢，闌度只當這是一場遊戲，可越想越不是味，甄英雄能有這麼好心？“朋友，你到底搞什麼鬼？昨天你要我去給那自大丫頭當助理，保護你老婆和我妹妹，今天又讓我去相親……”　　“哦，我是覺得你保護我的老婆們很辛苦，給你些慰勞而已。”甄英雄笑道：“我想甜甜也願意看到你給她找了個嫂子，我親愛的大舅子。”　　如此一說，闌度心動，“真的？”　　“真的。”甄少爺認真道：“對了，你去接未來老婆的時候記得小心點不要讓人看到，他老公是教體育的，身體素質不錯，以免發生激烈打鬥，傷到你未來老婆肚子里的孩子……”　　老公？孩子？闌度沉默了，傻子也知道他在醞釀爆發的氣勢，說來說去，這王八蛋是想忽悠老子去綁票！　　“甄英雄你個畜生！敢耍老子？！”闌度咆哮道：“媽的，不許綁票孕婦孩子小處女，這規矩是哪個兒子訂下來的？！你個王八蛋繞這麼大彎子，就是忽悠我去壞規矩啊？！要綁你自己去！媽的，用綠帽子買大送小的美差你自己享用吧！”　　甄少爺耳朵差點震壞了，迷幻空間的‘三不碰’是甄英雄立下的規矩，誰要是綁架了孕婦孩子或者小處女，不止要遭同伴鄙視，還要斷雙手，甄少爺嘆了口氣，球球的，沒蒙住他，不要緊，少爺出必殺，“今天晚上我和愛利絲燭光晚餐，吃火鍋，可以考慮給你加副碗筷……”　　闌度再次沉默，唯一的弱點被甄英雄拿住，就好象蛇被掐了七寸一般，掙扎，卻是無力，好半晌，才聽到闌度咬牙切齒的說道：“我要挨着愛利絲的位置……”　　“成交！”　　“喂，阿東，今天是星期幾？哦，這麼說，周六那天恰好是黑市拳大賽第二天的預賽，我們應該飄在海上是嗎？”　　甄少爺似乎真的很忙，連大便也不閑着，學校女生廁所有馬桶，男廁所卻全是蹲坑，腿都麻了，“恩，你去找一趟嘯鳴，少爺需要一艘馬力很強的快艇，要性能好的，體積稍微大點但一定要塞到油輪里的，不容易被浪掀翻的，再給我找個有快艇駕照的……恩？你就有？那就省事了，快艇艇尾多上幾台汽油馬達，每台馬達都要和獨立的螺旋槳、傳動系統集成一體，可以替換使用，少爺不管你們去偷去搶，在出海之前給我搞定……什麼？費用找誰報銷？找闌度。”　　掛了阿東的電話，甄少爺又給七虎的另一成員常樂撥通電話，常樂正在盯梢三長老的三個兔崽子，接到甄少爺電話，有點意外。　　“哎呀少爺，是您啊，呵呵，我不知道這是您的手機號，您看，我這不是因為工作壓力大，精神高度集中的執行您分配的任務呢嗎，那句‘哪個王八蛋’絕對不是指的您……”　　最近两天沒怎麼吃綠色食品，導致大便乾燥，方便起來有點費勁，甄英雄垂着眼角，懶的和常樂這張嘴就是髒話的小子喘氣，有氣無力道：“找幾個兄弟，明天凌晨兩點去摸門綁票。”

# 第379章 演戲的竇娥

　　“採花？！”常樂沒等甄少爺把話說完就接了過去，“少爺看上了哪家的大閨女？我靠，太不給面子了，居然還要少爺上門去綁，難道是個小辣椒？少爺風流倜儻一表人才人見人愛笑一笑連異性生物都難當魅力，飄個飛吻就能讓異性性高潮，竟然還有這麼不開竅的小娘皮，找輪……那個，少爺的女人當然輪不到我們多說什麼了……”　　你廢話還少啊？甄英雄淡淡道：“常樂，你今天哪根筋不對？”　　常樂尷尬的笑了兩聲，剛接通電話的時候他心情正鬱悶呢，現在卻阿諛獻媚，難怪甄少爺有此一問了，“少爺，剛才闌度老大找我要了兩個人，借去一輛雪佛蘭商務車，說要去勃門相對象，對象還是少爺您介紹的，一流的女教師，知識份子，多體面啊，還有，嘯鳴老大的那個韓國妞……不，是大嫂，也是少爺給撮合的，呵呵，少爺您看，我也二十大幾了，還是孤家寡人……”　　甄英雄這才想起，常樂哪都好，就是和項嘯鳴一樣，悶騷型，做夢都想找個女朋友，偏偏沒什麼女人緣，甄少爺挖着鼻孔道：“晚上採到的‘花兒’少爺給你了。”　　“真的？！”常樂大喜，卻沒被喜悅沖昏了頭腦，“少爺別涮我了，您的女人我哪敢碰啊？上次抓藍涯他們的時候和九尾鳳難得配合一次，耿南打了夏月的主意，不過表了個白，就被夏月拿槍追了一條街，後來這事讓柳老大知道了，找到迷幻空間，差點把耿南一刀閹了，阿東飽練了那小子一頓，還親自低頭認錯，柳大姐和夏月才作罷，要是那幾個變態知道我碰了少爺看上的妞，怕是明天一早就躺在耿南那笨貨的旁邊了……”　　耿南整日沒個正型，大概真的只是和夏月開個玩笑而已，卻被幾個丫頭當成了調戲和挑釁，七隻虎和九尾鳳爭寵，貌合神離，在義字會高層根本不是秘密。　　甄少爺彈掉鼻屎，歪着腦袋夾着手機，扯着衛生紙，道：“安啦，你做的好，少爺獎勵你，小鳳凰們不會說什麼的，再說，我和那人也沒啥感情基礎……”　　對啊，少爺獎勵的，那些小鳳凰能說什麼啊？常樂一想，頓時心花怒放，少爺看的上眼的，能差嗎？看看人家艾一心，唐甜甜，那是風靡全國的偶像美女啊，白果，那是朗朗市局有史以來最美的警花，還不是讓少爺給摘了？別的不說，就沖他那身高一米八，體重五十公斤，身材樣貌比艾一心還誘人的姐姐，少爺那審美高度哪是常人比的上的？　　常樂笑的嘴都歪了，老光棍終於要開花了，連連應允，可應過之後才想起一點不妥，“少爺，今天零點不是黑市拳大賽的抽籤分組嗎？我們凌晨兩點就去‘相親’，怕那時會議還沒開完吧？”　　“那有什麼關係？少爺又不參賽。”甄英雄一笑帶過。　　常樂掛了電話，甄英雄也擦好了屁股，起身系褲帶的時候，才想起什麼似的，喃喃道：“忘了告訴常樂了，要綁架的人下面能插入的，就只有屁眼……”　　甄少爺的兩節自習課在下午，中午吃飯的時候愛利絲還是故意躲他，甄英雄尋思着，可能那丫頭是怕羞吧，愛利絲因為那天的破身之痛，在床上躺了半天一夜，被人笑話了好長時間，大概是不好意思見少爺，或者就是把羞惱的怨氣發到少爺身上了，女孩子，就是喜歡無理取鬧。　　小公主小魔女們不知道甄英雄來了學校，下午第一節自習課鈴聲響起來的時候，班裡正吵的歡呢，甄少爺晃悠悠的隨便夾了本書，裝模做樣的進來了。　　早知道甄英雄來了學校，中午就拉他一起去吃飯了，艾愛心裏不平衡，她還不知道櫻桃住院，以為這色姐夫帶着櫻桃風花雪月去了呢，嫉妒，於是翻了甄少爺一眼，怪聲怪氣道：“呀，這是誰啊？這不是被評為最不盡責教師的我們的姐夫老師嗎？”　　小公主一開口，沸騰的教室立刻安靜了下來。　　“真的耶……，是真人啊，大姐大，我們的姐夫老師不是被宇宙人綁架到火星了嗎？”木施施起鬨架秧子。　　“大姐，不是火星，是那美剋星，離地球有點遠，所以老師被超級塞亞人解救之後，回來的晚了點。”小蟬幫嘴的時候卻沒看到甄少爺黑着的臉，往日里還有樂樂站出來說話，可今天樂樂沒來，甄少爺也就懶的裝文人。　　小君連連擺手道：“錯了錯了，老師英雄無敵，哪用人救？其實啊，老師就是超級塞亞人。”　　小環忍笑道：“對，老師變成了超級賽亞人，在那美剋星爆炸后漂流到了亞德拉特星球，學會了瞬間轉移，這才‘唰’的一下回來給咱們上課的。”　　女生已經笑成一團，艾愛還在那煽風點火呢，“對啊，超級賽亞人姐夫說不定什麼時候又用瞬間轉移從我們眼前消失了，去銀河系以外的星球維護宇宙和平了呢。”　　球球的，你個死丫頭不就是怨少爺那天沒帶你回家，然後消失了幾天沒理你嗎？甄老師板着張死人臉，小公主大人的號召力在這一刻完全失去了能量，所有男生敏感的察覺到了甄少爺不爽，心照不宣，掐煙頭的掐丫頭，系扣子的系扣子，收漫畫的收漫畫，精神的中山裝校服上捋的連個褶都沒有，就是有輕微羅鍋腰的也把腰桿盡量的挺直，才片刻工夫，二年三班的所有痞子都變成了积極向上的模範學生，作為班長的小公主大人不說話，副班長，叫做崔建的男生越權大喊一聲，“起立！”　　所有男生‘唰’的站起，鞠躬九十度，鼻尖差點貼在桌面上，“老師好！”　　喊的這叫一個整齊，丹田發力，底氣十足，聲音洪亮如訓練有速的部隊士兵，居然一點面子不留給小公主。　　甄少爺走到講台上，把書摔到講桌上，冷冷的沒說話，擺足了官威，沒有色彩的眼神掃向那些坐的或塌實或猶豫的女生。　　除了硬着頭皮支持小公主的四小魔女，其她女生陸陸續續，顫顫巍巍的相繼起立，戰戰兢兢，怯怯懦懦的喊了聲‘老師好’，聲音小不說，還雜亂無章，儘管如此，也足以消了小公主的面子，卻依然不能讓甄少爺滿意，少爺讓顏冰擠兌的夠慘了，你們這群下體毛髮沒長齊的丫頭還敢觸少爺的眉頭？找彆扭。　　女生們絕對不是屈服在甄少爺冷酷的外表下，他還沒有虎驅一震，引無數美女盡折腰的王八之氣，女生們是看到了他手裡那把戒尺，想到了當眾被戒尺打在屁股上的感覺……　　“同學們好，大家都坐下吧。”甄英雄的臉變的夠快，立刻笑逐言開，但說出來的話卻是有人樂禍有人哭，“老師被綁架到那美剋星的這幾天，女同學的素質有所下降，尊敬師長這麼簡單的道德觀念都遺忘了，還極為的懶散，不團結，這兩節自習課，老師就幫你們複習一下吧，所有女生，當然，不包括知道老師被那美剋星人綁架的艾愛同學，木施施同學，全雨環同學，陸筱君同學和殷雪蟬同學，餘下女生去操場上撿樹恭弘=叶 恭弘，勞動委員呢？”　　不去理睬眾女人反應，一個看似憨厚的男生站了起來，“到！”　　“班上有多少女生？”　　“報告老師！班上女生二十一人，男生十五人，報告完畢！”這憨厚男生也算學校一霸王，現在卻裝的這麼忠誠耿直，女生們心裏唾罵之。　　“你現在立刻去彎子街的封閉菜市場，買二十一個紅薯，費用由班費報銷。”甄少爺笑道：“親愛的女同學們，如果你們清掃起來的樹恭弘=叶 恭弘不能把這二十一個紅薯燒熟，那這紅薯就是你們的晚餐，我相信，在勞動的過程中你們會意識到團結的重要性和快樂。”　　完蛋了！姐夫老師生氣了！樹恭弘=叶 恭弘烤紅薯，還是烤二十一個，這得撿多少樹恭弘=叶 恭弘才夠啊？女生們全把哀怨的目光集中到了小公主和小魔女的身上，心裏不滿，為什麼她們不挨罰啊？　　艾愛現在才醒腔，媽媽說姐夫最近两天遇到大麻煩，忙的很，自己剛才耍小性子冒犯了他的權威，他壓力太大正沒地方發泄呢，本小美女撞了槍口了啊！　　即便如此，艾愛也不服氣，你個臭姐夫要是真的有壓力，前幾天為什麼還和思慕老師做那種事情？就算那也是釋放壓力，為什麼找她都不找本小美女？嚴重不滿，看到那勞動委員興高采烈跑出去了，看到一個個坐的端正的男生們眼中難忍的笑意，艾愛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姐夫老師你離間我們！”　　“哦？為什麼這麼說呢，艾愛同學？”甄英雄裝的挺無辜。　　“為什麼罰女生不罰我們？為什麼只罰女生不罰男生？”艾愛氣急敗壞，她的權威第一次受到了女生質疑，不爭饅頭也得爭口氣啊。　　“誰說這是體罰？”甄少爺無辜道：“這是野外實習，不過因為安全考慮，實習場地暫時定在校園裡，沒看我讓同學去買紅薯了嗎？野餐，你懂了嗎？艾愛同學。”　　想在死姐夫那張嘴上討着便宜有點困難，掃樹恭弘=叶 恭弘子是跑不了了，艾愛也不多爭，“那為什麼排除我們？”　　甄少爺道：“老師被那美剋星人綁架，一回來就聽到你和四小仙女對老師的無比關愛，老師感動啊，班裡居然有這樣五位心地善良的女孩，所以老師決定給你們一個去關愛更多人的機會，剛才掃廁所的李大媽和我說她的關節炎又犯了，腿疼，所以二樓三樓四樓的男廁所都沒打掃呢，五位有愛心的小天使，奉賢你們愛心的機會來了。”　　言到及此，傻瓜也知道偉大的甄老師要如何處罰小公主大人了，打掃男廁所，這對統治着整個學校的小公主和小魔女來說是何等的羞辱啊？還未有微詞，甄老師已經冷笑着用那把給小魔女帶來噩夢的戒尺敲打手心了，艾愛絕對不懷疑這臭姐夫會當眾打自己屁股，小魔女更是心有餘悸。　　“那男生呢？男生做什麼？！”　　眾男生固然惹不起太子老師，但也不敢招惹小公主和魔女軍團，於是坐的更直，裝的更乖，一個個的面上寫着大無謂，似乎老師讓他們上刀山，下火海也再所不惜。　　甄少爺笑道：“老師從那美剋星回來，發現男同學們整體素質提高不少，即團結又禮貌，女同學都知道老師被綁架的經過了，我想男同學們還不知道吧？”　　甄英雄話里略帶暗示，眾男生異口同聲，“是的，老師！”　　“其實呢，老師被綁架的故事已經被一個叫做鳥山明的人畫成了漫畫，名字叫做《龍珠》。”甄少爺拿起自己帶來課堂的那本書，亂扯淡道：“那丫把我的經歷畫成了漫畫，送了一本給我，剛好借給喃同學們看看，老師我在書中的名字叫‘孫悟空’，你們就從故事中了解老師為了人類為了地球為了銀河係為了宇宙的和平而奮鬥的經過吧，聽說最近有人要把老師的經歷拍成電影，還請我做男一號，不過被我推掉了，呵呵，好了，就說這麼多，開始上課。”　　男生看漫畫，女人撿樹恭弘=叶 恭弘，本小公主帶着四個丫頭去掃廁所，死姐夫，臭姐夫，擺明了是存心的，他就是心裏不爽！誰拍他馬屁誰是好人，這個喜怒無常的小人！　　四方精英高中陰盛陽衰，女生頂起一片天，魔女軍團，天使護衛隊，幾乎所有男生都是在為女生服務，而兩個組織的頭腦，都在二年三班，公主大人艾愛，和甄老師的寶貝女兒甄樂樂，陳虎強因為跟着甄少爺混，已經成了學校第一霸王，加入他天使護衛隊的男生還能找到點尊嚴，但魔女軍團里，男生卻是丁點地位沒有，三班隨便一個女生都能對其頤指氣使，甄少爺罰她們撿樹恭弘=叶 恭弘，當真是解氣啊，眾男生有種揚眉吐氣的感覺。　　“甄英雄，你太缺德了！”　　艾愛那丫頭去愛利絲那告狀了，愛利絲也不顧得什麼好意思不好意思了，直接衝到天台找甄少爺算帳來了，開玩笑，愛利絲和一心關係鐵着呢，甄英雄罰一心的妹妹掃男廁所，愛利絲能裝看不見嗎？　　“呦，貓咪，你終於不躲着少爺了？”甄英雄預料之中的事情，看來罰艾愛掃廁所是一無比正確的選擇，早猜到她會去求援了。　　愛利絲見這厚臉皮的枕着畫兒的大腿，躺在冰涼的地面上，不禁小臉一紅，以前不覺得怎樣，為什麼現在一見他，就覺得他那掩藏在放蕩不羈後面的憂鬱氣質這麼迷人呢？　　“畫兒，來，姐姐換你，你肯定腿酸了吧？”蘭兒嬉皮笑臉的湊了過來。　　“二姐，不用，我腿不酸，就是肩膀有點酸，你要這麼心疼妹妹，就幫我揉一揉吧。”爭寵，畫兒一點不讓着蘭兒。　　“死丫頭，你裝傻是不是？”蘭兒伸出魔爪，要去抓畫兒胸部，畫兒知道蘭兒對女人也不排斥，嚇的起身就跑，蘭兒不依不饒的追，天真爛漫的好似女孩，哪想的到她們翻臉后的可怕模樣啊。　　“丫頭們，少爺有話和貓咪講，你們去找晴天，讓那丫頭去超市買些新鮮的蔬菜，少爺晚上想吃火鍋。”　　“切，少爺，人家两天沒見到你，你一見面就要人家走，會傷心的。”蘭兒裝的挺像，凄凄楚楚的。　　“聽話，傷了哪塊兒，回去少爺溫柔的幫你撫平。”　　“真的？一言為定！”蘭兒對那‘撫平’兩字理解的相當曖昧，拉着畫兒就跑，“少爺不能反悔啊！”　　倆妞走了，單獨面對甄英雄，愛利絲有點不自在，兩人由敵對關係轉變為情人關係，反差之大，確實很難適應，直到目前為止，愛利絲還不能使用手機，甚至不能單獨行動呢。　　甄少爺嘿嘿笑着，卻不好去摟這丫頭，沒得到的時候，拚命的占人家便宜，等得到了之後才害怕貿然佔便宜不招人待見，男人的覺悟總是這麼低，甄少爺也不例外，“貓咪，两天沒見，想我沒有？”　　“沒有！”愛利絲生硬的回答道：“你還記得两天沒見我呢？不簡單啊，甄大少爺。”　　這話帶刺兒啊！甄英雄沒想到羞澀的愛利絲不開口則矣，開口就這麼大的怨氣，難道少爺得罪她了？可這两天都沒見過她，是怎麼得罪的呢？　　愛情白痴甄英雄哪知道，這两天沒見本身就是大罪啊，把人家女孩變成了女人，第二天卻不過來關心關心人家，愛利絲能不生氣嗎？　　“貓咪，少爺哪裡惹你生氣了？”誕着臉，甄少爺嘗試性的摟上了愛利絲的肩，大小姐象徵性的扭了下身子，卻終究無法抵抗初做小女人的甜蜜，反抗的不太徹底，被甄少爺摟住了。　　“你自己想去！”話是這麼說的，但愛利絲還是沒停住口，一口氣全溜出來了，“你玩弄過我就把我丟在一邊，不理不睬，等想起人家再跑過來假裝關心，我又不是你的玩具，你根本不在乎我！”　　甄少爺這才醒腔，“哦，你是為了這個才故意躲我啊。”　　“難道不應該嗎？”愛利絲氣道：“反正你女人多的是，要疼要愛，哪輪的到我啊？要怪就怪我蠢，明明是敵人，卻還被你蠱惑，被你……被你給那個了，是我笨蛋，哼！”　　發生親密關係之後，女人嘗到愛情甜美之餘，也會很敏感，雖然抱怨起來沒完沒了，愛利絲卻不掙脫甄英雄的摟抱，行動比語言更有說服力，口不對心啊。　　“貓咪，其實少爺有苦衷啊。”甄英雄的委屈倒不是裝出來的，他是真委屈，“我第二天本來是要去看你的，可你去找我老姐打麻將了，你也知道我那變態姐姐的脾氣，我哪敢去啊？非讓她給活剝了不可，從前天下午忙到昨天下午，再去找你，你來學校了不說，下班以後還躲着我，我比竇娥還冤啊。”　　甄英雄說的不是謊話，愛利絲本都要原諒他了，可聽到最後一句感慨，卻愣了一下，然後小臉一板，疾嚴令色道：“竇娥是誰？！”　　甄少爺看到愛利絲敏感的眼神，一怔，這一怔立刻被愛利絲誤解為他是說走了嘴，氣啊，一個手肘砸在甄少爺心窩，腿下一絆，甄少爺一米八的身高，竟被柔弱的小貓給背了過肩摔，球球的，這丫頭還練過柔道是怎麼的？　　愛利絲好歹是羅比的得意門徒，看似柔弱，其實力氣不小，擅長用刀子的她還有這麼好的近身技巧，出乎了甄少爺預料，吃了個虧，也是第一次吃愛利絲的虧。　　兩人都發生過那關係了，愛利絲也就不避諱羞人姿勢，騎跪在甄英雄胸前，雙腿分的很開，兩膝分壓着甄少爺雙臂肘關節，甄少爺竟是用不出力氣了。　　愛利絲坐下的時候用足了力氣，小屁股砸的甄少爺胸腔鬱悶，氣息不暢，他當然用不出力氣，愛利絲穿的是牛仔褲，雖然說不上走光，但下體就敞在甄少爺面前，這個動作還是很大膽的，愛利絲卻不管不顧，雙手擰着甄少爺的臉，氣急敗壞道：“好啊你甄英雄，在我之前的點心，甜甜，薛雪，甚至是你那神經不太正常的姐姐我就忍了，你和九尾鳳擇不幹凈的關係我也沒說什麼，才两天沒看見你，你居然又騙了個叫竇娥的女人回來，你個大騙子！”　　臉蛋子上的肉被愛利絲最大限度的拉開伸展，甄少爺有話也說不清楚啊，疼的眼淚都出來了，球球的，少爺給忘了，這丫頭受的是顏冰全封閉式的教育，那位羅比先生是個半吊子中國人，不知道竇娥這中國十大悲劇之一中的女主角也不新鮮啊。　　“竇娥是誰？今天你不說清楚，我就找點心告狀去！”　　天啊，少爺過去怎麼沒看出來？這溫柔的小丫頭也有母老虎的潛質啊……甄英雄‘嗚嗚’的呻吟終於提醒了愛利絲，他這個狀態是說不出話來的。　　愛利絲才一鬆手，甄少爺趕緊解釋，“貓咪，你聽少爺說，竇娥不是人……不對不對，她是人，是一部悲劇的主角……啊呀……！”　　話沒說完，愛利絲又發飆了，“你這混蛋！花心色狼！有了點心和甜甜兩個唱歌的女朋友還不滿足，又去勾搭演戲的！”　　我就日啊！甄少爺在痛苦中決定，有時間，一定要給愛利絲普及一下中國知識，不過那之前，還是得把竇小姐的事情解釋清楚……　　折騰了半天，費盡口舌，還跑了一躺辦公室，在網上調出了《竇娥冤》，愛利絲才遲鈍的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甄少爺臉都被掐腫了，同時也明白，自己的女人當中，愛利絲和白果是不能惹的，這倆丫頭要是聯手，恐怕少爺也難以招架。　　鬧了一通，甄少爺還是決定先不把和顏冰合作並打賭的事情告訴愛利絲，萬一這丫頭哭着鬧着要去見‘媽媽’，那就麻煩了，顏冰培養的女兒絕對不能小視，很可能被她察覺到顏冰這個賭約的真實目的，於是甄少爺選擇了隱瞞。　　放學時間一到，晴天，畫兒，蘭兒也回來了，甄少爺也不管什麼緋聞了，擁着愛利絲去檢查女生們的‘課外實習’情況，艾愛和四小魔女嘴撅的能掛油瓶了，悻悻的跟在他們身後，求援愛利絲是想逃避處罰的，結果愛利絲叛變了不說，五個丫頭還被加罰再次清掃一遍女廁所，愛利絲怕甄英雄把自己丟醜，把竇娥當成第三者的事情告訴一心，變相的討好中，成了監督小公主小魔女的監工，對艾愛來說，這真是衰到家的一個下午啊。

# 第380章 顏冰上線了

　　那勞動委員當真夠缺德的，也不怕累着腰，二十一個大紅薯，個個的快有小西瓜大小了，存心不想讓女生們吃到烤熟的不說，還有存心撐死她們的嫌疑，操場上樹恭弘=叶 恭弘是多，但乾的濕的混合在一起，分成了四堆，根本不足以把紅薯烤熟，倒是那濃煙把小姑娘們嗆的眼淚汪汪。　　在操場上生火，製造空氣污染，學校的老師敢怒不敢言，都知道甄英雄的身份，他說他教學生呢，誰敢過去找不痛快？教導處主任都裝看不到，別的老師就更別提了，別的不說，就甄英雄身後那幾個妞，誰惹不起啊？成天在學校膩着，完全是保鏢，上次教導處的一年紀主任，自信長了一副超過甄少爺的俊美臉孔，跑去和王思慕老師告白，結果被那叫蘭兒的女人一頓飽打，他最驕傲的鼻子都被砸塌了，還有三年紀的物理老師，看那晴天溫文爾雅，跑出送花，結果險些讓同事們給他送了花圈，現在還在醫院里躺着呢，捅到校長兼懂事木子華那裡，木子華居然出了醫藥費和安撫金，也沒把這幾個女的踢出學校，誰還敢不長眼睛啊？　　倒也不是所有的老師都怕甄少爺，例如上次參加過教師足球賽的幾個老師，都和甄少爺一個鼻孔出氣，尤其是女體育老師孫小月，只要甄英雄來學校，她就找機會和甄少爺親近，大有倒追的架勢，也難怪，有這心思的女生幾乎佔了學校的三分之二，甄少爺年輕有為，長的不難看，家財萬貫，是城市的英雄形象代言人，是朗朗黑道的領袖人物，關鍵的是，他有一個很崇高的職業，老師，用樸素的老師形象包裹着他的光輝，就好象超人大哥平日里穿着西服一般，光芒不外泄，多有內涵啊，簡直是少女夢中情人的真實化身。　　二年三班的女生們含着眼淚，抱着幽怨，委屈，甚至是為愛而犧牲的精神，把外表烤的和黑煤蛋似的紅薯吃下了肚子，連小愛也不例外，小姑娘能有多大的飯量？那麼老大一塊半生不熟的紅薯，估計明早都不用吃飯了，男生們當真是樂破了肚皮啊。　　甄少爺心話道了，死丫頭們，侮辱少爺被綁架到那美剋星？哼，下次再沒大沒小，少爺讓你們去那美剋星種地瓜！　　那張黑色的邀請卡留給了顏冰，可這一天下來，她也沒打個電話回來，當真怪了，一回到漢宮，把突然變的有些粘人的愛利絲推到浴室里，甄英雄讓畫兒上網查了查詢，指定的遊戲論壇里居然出現了冰恨天的帖子，發帖時間是中午的十二點整，留下的聯繫地址，赫然就在百年公寓，愛利絲先前租住的那個地方！　　甄英雄連忙給給常樂打了個電話，常樂的回答讓甄少爺覺得自己又被顏冰玩的團團轉了，知道顏冰藏在快樂谷，甄少爺大難不死逃回來之後，甄少爺人手再次重新調配，去挖內奸的挖內奸，保護學校，監視快樂谷，幾乎抽空了人手，已經放棄了對百年公寓的嚴密監控，莫非顏冰這两天就藏到了百年小區的公寓不成？　　只要想起羅比那噁心的東西和顏冰住在一個公寓里，甄少爺就覺得彆扭，顏冰又抓了他甄少爺一個空當啊，恐怕針孔和竊聽器都被拆乾淨了。　　猛然一驚，甄少爺突然問道：“畫兒！我老爹和爆龍蘇呢？！”　　畫兒被嚇了一跳，“我一整天都和少爺在一起，不知道啊。”　　該死！球球的，大意了，如果老爹和爆龍蘇知道蘇影的藏身地點，一定會忍不住過去的，由這點可以預想到，顏冰這個帖子用心歹毒啊，為了見她，老爹和蘇影很可能不會帶人，萬一等在那裡的不是顏冰，而是殺手……　　靠！顏冰又整陰招！如果老爹這個時候掛了，少爺願意也好，不願意也罷，都會被迫扛起黑市拳大賽的舉辦任務，那時候就不可能分心和她鬥法了，甄少爺現在幾乎可以肯定，在百年公寓等着甄天和蘇影的，絕對不是顏冰本人，而是她埋伏的殺手！　　甄少爺心神不定，正要衝出門去，就聽畫兒喊道：“少爺，冰恨天登陸了遊戲！”　　甄英雄一呆，趴在屏幕前一看，果然，幾乎所有的組織都登陸了遊戲，並集中在一個PK決鬥場，甄少爺看了一下時間，六點十三，正是每天登陸人數最多的時間段，再看，遊戲公會騎士團團長‘組織者’也在線，這證明甄天現在還在漢宮，因為‘組織者’的一切命令只能聽從甄天一人的授意！　　“畫兒，火鍋在樓頂的溫室吃，你去準備一下，我到老爹的辦公室去一趟！”甄英雄撩下這話就衝出了門，老爹在漢宮，爆龍蘇呢？　　沒敲門就進來了，甄英雄這個後悔啊，再想跑，晚了，三國眼疾手快，一把擰住了甄英雄的耳朵，“死小子，你還敢躲着姐姐？我有好多帳要和你算呢！”　　甄少爺欲哭無淚，笑的當真是尷尬，“老，老姐，你也在啊？其實我是突然肚子疼，想去廁所卻走錯了門……”　　“漢宮有這麼大門的廁所嗎？”三國冷笑，無視房間坐滿了人，拉着甄英雄坐到了單人沙发上，“死小子，被綁架了還敢瞞着我，你想急死我是吧？”　　剛才還強勢着呢，一句話的工夫，三國的眼淚就流出來了，一屋子人看着，甄少爺如坐針氈，渾身不自在，卻偏生的有種幸福的感動，三國不多說話，死死抱着甄少爺的胳膊，好象怕他突然飛了一般，她到底是個見過大場面的丫頭，知道這個環境這個氣氛中，她一小輩份的丫頭沒有多說話的資格，只能受氣包一般蜷在沙发上，可單人沙发上擠兩個人，可想那姿勢的曖昧了，三國幾乎是坐在甄英雄的腿上。　　“老姐，我本來要去醫院看你，和你解釋的，不過我這两天實在太忙了……”甄少爺這話有點違心，其實他真的挺怕被三國纏上的，不是不喜歡那感覺，而是這個時候沒有讓自己享受那感覺的時間。　　三國翻了甄少爺一眼，嘟着小嘴道：“算你有點良心……你沒事就好了，你要是有事……我，我也不活了！”　　這話一出口，整個房間里立刻靜了下來，似乎掉落一根針都能聽的無比清晰，當然，前提是漢克先生不再磨牙……　　義字會的高層以及漢宮內部都知道，大公主是甄天的養女，也知道這位大公主對甄少爺有着複雜而單純的情愫，甄少爺年少時打架斗歐，甚至是帶人與其他小組織火拚，追究其根源，都是為了大公主，只不過外界並不知二人這層關係，以為二人是親生姐弟，所以才顯得兩人關係禁忌，因此知情人對兩人究竟是姐弟還是情侶的關係都是心照不宣，從未有人說出口過，三國臉皮夠厚，卻也怕給甄天添了笑話，所以從未在外人面前露出過對甄少爺的別樣感情，可現在……　　甄少爺的臉皮一直很厚，可在十幾人的目光注視下，也被磨薄了，那漢克就像被搶了老婆帶了綠帽一般，雙眼直噴火星子，蘇影卻異常平靜，只是臉有點紅，不知是替甄天覺得尷尬，還是替未來女婿尷尬，木老鬼和項嘯鳴到默契，假裝切切私語商量正事，其實一個嘴裏說晚飯，一個在預測天氣，有背叛嫌疑的三長老只是淡淡笑着，阿東望着窗外，似乎在欣賞月色，但烏雲壓頂，也不知他看的是月亮在哪裡，義字會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個堂的堂主既羡慕又嫉妒，還有一點不好意思。　　甄英雄要是知道這屋裡有這麼多人，打死也不進來啊。　　朱雀堂的林夕照就是可能與三長老兒子勾結的人，這人三十五歲，身材不高，卻很結實，留着平頭，很是精神，嘴角至下巴有一條細細刀疤，卻沒有顯出兇悍，眼神反而給人一種淳樸敦厚的感覺，深得甄天信任，他的朱雀堂，是僅次於青龍堂的堂口。　　林夕照的義弟，就是白虎堂堂主嚴路一，綽號‘豺狼’，三十二歲，身高接近一米九，卻瘦的好似一條豺狼，胳膊長腿長，渾身充斥着一種爆發力，是四堂口中性格最暴躁，最好勇鬥狠的主兒，所以他的白虎堂被分配到開發區，以免在市區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這個嚴路一雖然脾氣不好，卻忠無二心，極為尊重甄天，在他的面前，豺狼就是一隻乖巧的小貓，如果嚴路一支持林夕照背叛，不曉得林夕照是用了什麼樣的辦法說服了他。　　青龍堂主林驍勇，只有二十八歲，卻手握着義字會手下最大的堂口，靠的不光是他的忠心，還有他的能力，林驍勇下面有一家傳媒公司，前陣子關於甄少爺的正面報道基本都是他最先宣傳造勢帶動市場的，此外還有一家地產公司，一家剛剛發展起來的影視公司，每年給義字會帶來的收益不下十個億，他也是最先冒着毀滅前途的風險，對甄天提出漂白義字會的人，在商業上站穩腳跟之後的漂白，是最穩當的，最近他正在啟動一個影視城開發計劃，見到甄英雄，他兩眼冒光，甄少爺懷疑他對自己有什麼企圖，青龍堂雖是最大的堂口，卻是最少涉及黑道的堂口，甄少爺與林驍勇關係頗為不錯，也是因為去年黑市拳大賽甄三國從天門手中贏來的那條朗朗碼頭到霸川市的運輸線路的接手負責人，正是林驍勇的親弟弟，林風，甄少爺去嚇唬李連成的時候，林風被甄少爺沒少敲竹杠。　　玄武堂的堂主，在義字會大小三十六堂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堂主，恭弘=叶 恭弘紛飛，綽號‘白狐’，今年三十歲，艷麗，風騷，甄英雄后媽的瘋狂競爭者，對甄天一心不二，蘇影最膩味的女人，與林驍勇一般，當上堂主不過兩年多，略蓋巧耳的短髮讓她看起來依然青春靚麗，一身白衣似乎在證明她純潔無暇，她是從他老子手裡接過的玄武堂堂主之位，他老子也是四長老的老哥們，所以，哥們去世，四個老東西順理成章的捧起了他女兒，恭弘=叶 恭弘紛飛與林驍勇都是知識份子，有國海外留學經驗，注重正道買賣的發展，也是贊成義字會漂白的人之一，現在手中有一家朗朗市最大的旅遊集團，隨着朗朗市政府的旅遊發展計劃，她的公司是最顯成績的，目前正是她利用關係調查並監視偽裝成海外旅遊團顏冰和蘇影的勢力。　　如果義字會群龍無首，有能力接掌義字會，背叛甄家的，被甄英雄和阿東圈出來的五大堂口，現在屋裡就坐了四個，還有一位勢力僅次於四大堂口的蛟龍堂堂主金海天，不過金海天是林驍勇的小舅子，因為石油價格飛升，他只能算個爆發戶而已，還不足以服眾，除非林驍勇反，不然他不會有那心思。　　雖然三國讓甄少爺有些尷尬，但甄少爺還是把每一個人的表情盡收眼底，看到自己進門的人，眼神中大多閃現過驚訝，驚訝之後卻各自不同，唯一一個例外，就是林夕照，他的漠然和冷靜與性格是極端的反差，毫無破綻的表情反而成了最大的破綻。　　三國似乎也知道自己一時激動，沒把話憋住，讓甄少爺和甄天難堪了，把臉埋在甄少爺肩膀后，羞於見人，可修長的美腿卻橫壓在甄英雄的大腿上，完全是坐靠在他懷裡了。　　甄天卻不覺得尷尬，反而笑了笑，“寶貝丫頭，英雄活蹦亂跳的，讓你說的好象快死了似的，呵呵，老實的坐他旁邊，叔叔阿姨還有事情商量。”　　甄天說罷，對甄少爺使了個眼色，甄少爺明白，甄天要他少說多聽。　　其實這會開的各懷心機，甄少爺一臉急噪的推門而入，真的好象屎尿急，但誰也不認為他會走錯了門，可甄天不問甄少爺到來的目的，大家也就不方便開口詢問，三國又不老實了，老爹沒罵她丟人，她就得寸進尺，小手滑到甄英雄背後，調皮的摸一摸，捏一捏，下手沒輕重，好幾次甄少爺都疼的差點叫出來，心知理虧，甄大少爺就忍了。　　會議內容很簡單，甄天不愧為一市教父，不露聲色的分配了晚上黑道組織抽籤會議每個人的職責。　　會議地點在開發區，也就是嚴路一的地盤，由嚴路一負責會議安全問題，林夕照負責注意警察動向，一旦警察有動靜，立刻製造混亂拖警察的腿，林驍勇則是林夕照行動的雙保險，關鍵時刻動員媒體，造大影響，打亂警察行動，而恭弘=叶 恭弘紛飛則去防備朗朗市外圍，以免顏冰駐在鄰市的勢力突然潛入，四長老則是要一起去參加抽籤會議的。　　甄英雄總覺得自己小瞧了老爹，甄天的安排看似普通保守，但細細一琢磨，就別有一點味道了，林驍勇的雙保險作用能看成一種支援，又為何不能理解為一種監視呢？恭弘=叶 恭弘紛飛和漢克配合，去防備外市動靜，好象在告訴內鬼，甄天很擔心那種事情的發生，有一種掉入顏冰煙霧彈中的假象，由此可見，老鬼或者項嘯鳴把一些情況告知了甄天。　　安排的還算合理，這個會議時間不長，甄天在網絡上通知個組織會議的準確時間后，這個內部的小會議正式結束。　　三長老先走了，林夕照，嚴路一在和甄少爺打了個招呼后也忙着去安排了，就是不知他們要去安排什麼，恭弘=叶 恭弘紛飛無聊的讚美了一番‘郎才女貌，天生一對’后，把三國哄的閉不上小嘴，也撤了，她的目的無非是拉攏與‘未來兒女’的關係。　　林驍勇離開經過甄少爺身邊的時候，告訴他過會在一樓的會客廳見面，有點事情商量。　　項嘯鳴給甄少爺使了個眼色，然後出門了，那漢克離開前又狠狠瞪了甄少爺一眼，讓甄少有點摸不着頭腦，球球的，少爺和一心，和甜甜在一起你嫉妒，少爺抱自己老姐你也嫉妒，干，是少爺多心還是你太自戀，當整個地球的漂亮女人都是你老婆啊？小子，就沖你這歹毒的眼神，讓你替蘇影做替死鬼就不委屈！　　漢克那掩飾不住的暴戾殺氣和咄咄逼人的氣勢，更堅定了甄少爺殺他的心，這人的脾氣是不會同意蘇影退出黑道的。　　“小鬼，你這麼急跑過來，是不是擔心我和你爸去見冰兒？”蘇影坐到甄英雄對面，看了看三國，道：“丫頭，差不多就行了，別老在他懷裡膩着，你不是已經知道她和我家一心的關係了嗎？”　　不提還好，一提三國就來氣，“蘇蘇阿姨，我和英雄打了賭的，如果我贏了黑市拳的比賽，他就只能娶我一個，除非我輸了，不然一心妹妹只能另選一個老公了，哦呵呵……”　　三國能把漢克撩倒，功夫如何可見一般，蘇影那臉立刻就陰了，“小鬼，你們真的賭了？”　　甄少爺那個尷尬啊，“死變態的，你未必就能贏！”　　三國氣道：“我聽說了，你專門找了個女人對付我，不過我不會輸的，你就別做夢了，明天有空陪我去試婚紗吧，哈哈……”　　死丫頭好得意，不過蘇影看到甄少爺臉上的自信，卻鬆了口氣，甄英雄既然找人了，那麼就有打倒三國的把握，蘇影卻忘了問了，要是三國輸了，會不會放棄甄少爺呢？　　甄天懶得理這倆孩子瞎胡鬧，正色道：“英雄，你木爺爺已經把你的猜測告訴我了，我也不相信林夕照是內鬼，但小心點總是沒錯的。”　　言下之意，已經相信三長老有問題了，就聽甄天繼續說道：“即便你不找我，我也要去找你，冰兒在論壇上發了帖子，她就在百年公寓，我和你蘇阿姨本來要去的，木老，嘯鳴，阿東卻堅決不贊同，希望我先問過你，看來，他們對我還是不夠坦誠，你們到底有什麼事情瞞着我？”　　阿東和老鬼有點掛不住，同時罵項嘯鳴那小子忒陰險，怪不得剛才就溜了呢，原來是怕甄天秋後算帳，阿東道：“老闆，這是少爺吩咐的，實際上少爺到底想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我是一步一步照着少爺的吩咐做的。”　　小子很機靈啊，該說的說了，不該說的一句沒說，好，甄英雄道：“老爹，蘇阿姨，顏冰現在還不會見你們，除非你們想死在她面前，或者是看她死在你們面前……”　　“少敷衍我們！”蘇影氣道：“前天下午的時候最後一張邀請卡還在項嘯鳴那小子身上呢，他交給你之後，今天中午冰兒就用卡上的帳號登陸遊戲了，這證明什麼？你又見過冰兒了！為什麼你和她見面就沒事，我們和她見面就要你死我活啊？”　　蘇影對顏冰有一份愧疚，在知道顏冰落腳處之後就迫不及待的想去見她，忍到現在，脾氣自然大了，“冰恨天出現了內鬼，她的生命受到威脅，難道你一句話就剝奪了我們關心她的權利？”　　“很遺憾，無論是你還是老爹，都沒資格說出‘關心她’這句話，你們要真的關心她，當年就不會屈服於家族，做出傷害她的事情了。”甄英雄淡淡的說話讓蘇影的氣焰好似被澆了一桶冰水，甄天只有苦笑的份，而三國，則是摸不着頭腦，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顏冰沒有放棄對付義字會，更沒放棄殺你們，所以不動我，是因為她現在以我為對手，進行着一場危險的賭博。”　　這件事情甄少爺沒對任何人講過，所以屋裡人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問道：“什麼賭博？”　　“賭命。”甄英雄淡然的說道：“如果我贏了，顏冰的命就是我的，她就會活着站到你們面前，所以，不想我輸的話，希望你們按着我的要求支持我就好了。”　　甄少爺說過這話，起身就朝門外走去，三國慌忙的穿上鞋子，卻被甄天喊住，“寶貝，我還有話沒和你說呢，這次的大賽你能不參加……”　　三國不等甄天說完，叫道：“不可能，嘻嘻，我得讓英雄看到我的努力，再見，爸爸……”　　甄英雄一出門，項嘯鳴已經在門外等他。　　“少爺，您讓阿東轉告我的事情，我已經照辦了，國宇集團，不，是馬國宇那死鬼留給他兒子的遺產中，就有兩艘快艇和一條豪華小遊艇，快艇已經弄到碼頭的船場了，我找了十個技術好的老師傅，按照少爺的要求，可以把馬達裝到六個，兩個一組使用，既能保證速度，又能提升船在海中航行的穩定性，油箱可以被加大，現在晝夜加班，能趕在出海前完成。”　　甄英雄點了點頭，怕被人聽到似的，“海上航行的無限導航和衛星定位系統什麼的也要裝上，少爺可不想在海上迷路。”　　項嘯鳴不知道這少爺到底要做什麼，卻誕着一張苦瓜臉，道：“少爺，這都不是問題，我是想和您請個假，這船要做什麼我不知道，但我能不能不參与啊？您知道的，我這個暈船問題很嚴重啊……”　　操！甄英雄鄙視了一番項嘯鳴，見三國追出來，便不再說。　　“什麼？讓一心加入你的影視公司去拍電影？！”　　甄少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並答應明天陪三國做對打練習，才算得以擺脫，才到一樓會客室坐下，林驍勇就提出了這麼一個驚人請求。　　林驍勇獻媚似的笑道：“如果可能的話，希望唐甜甜小姐也能加入，少爺，我也是剛從別人嘴裏得知一心小姐甜甜小姐都是蘇老大的千金，而且都被少爺您給虜獲了芳心，要是早知道，我今天說什麼也得帶給二位少奶奶帶份大禮不是嗎？”　　甄少爺死噁心娛樂圈，小艾和樹袋熊才有了退出娛樂圈的苗頭，這個林驍勇就跑過來獻媚了，去拍電影？開什麼玩笑，就算是演戲，甄少爺也舍不得讓別人碰他的寶貝老婆。　　“驍勇，是不是最近太忙了，把腦子燒壞了？”

# 第381章 太子的太太

　　林驍勇似乎沒聽出這是揶揄，一本正經道：“是挺忙的，甄老闆支持我投資弄了這個影視娛樂公司，可演藝圈競爭的激烈程度不簡單啊，新公司難免被排擠，我手裡現在那幾個男演員勉強算的上二線的，演技一般，拍拍小投資的泡末劇還行，做電影非賠死我，我物色了幾個名角，正打算挖過來呢，可他們加起來，也不及雙子星少奶奶之萬一啊。”　　雙子星少奶奶，這稱呼滑稽之極，林驍勇卻不覺，繼續做着青天白日夢，“我已經調查過了，雙子星一直沒簽影視公司，與唱片公司的合約也到期未續，這次的演唱會都是個人拉的贊助，很多人都猜測一心少奶奶要結婚……當然，我知道，對象肯定是少爺，呵呵，很多人就認為雙子星會解散，有可能單飛，或者退出娛樂圈，如果這時候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公司簽到了她們，天啊……，一定能一炮而紅的，那些質疑我們公司能力，遲遲猶豫着大牌肯定會搶着和我要合約的……”　　甄少爺對此嗤之以鼻，傳統男人都不喜歡讓自己的女人出去拋頭露面，甄少爺就是個典型，“那你怎麼不把我老姐也拉去拍電影啊……”　　“我也想啊！以大公主的條件，一夜之間紅遍中國，紅到海外都不無可能，可惜，她寧可去賣情趣內衣，也不正眼看我，條件是好，可那性格……”林驍勇嘆了口氣，卻立刻振作起來，甄英雄算是服了他的敬業精神，“少爺，我倒發現不少好苗子，例如小公主艾愛，人漂亮不說，那聲音多有特點，培養培養，絕對是影視歌三棲明星的苗子，她還是一心少奶奶的妹妹，有吵作的噱頭，出道會比一般新人容易的多，對了，還有少爺最近新吊的馬子……不，是響撤黑道的太子妃……”　　太子妃？這稱呼有點耳熟啊，“誰啊？”　　“少爺就別裝了，道上早傳開了，就是四方高中的那個老師啊。”林驍勇道：“少爺經常帶她回漢宮，還用的着隱瞞啊？”　　愛利絲？！　　“太子妃雖然是黑頭髮，但和甜甜小姐站一起，和雙胞胎似的……”　　“等等等等，打住吧你。”甄少爺真是忍到極限了，“驍勇，合著你想把少爺的老婆全拉走去排戲啊？告訴你，門都沒有，不行。”　　“別啊，少爺，你說一句話不礙事，可我這心臟承受不起啊。”林驍勇總算說實話了，“其實是這樣的，我最近不是有個影視城的開發計劃嗎，這個計劃超出了預算，幾乎抽空了我所有公司的流動資金，影視公司現在沒有太多錢去挖人家牆角，請其他公司的演員來拍戲都吃緊，現在就靠幾個電視的半熟臉拍點二流武俠劇或者愛情肥皂劇平衡着開支，您知道的，影視城的開發甄老闆就撥給我四點五億，我不好再開口問他要錢啊，我想要是有雙子星少奶奶加入，肯定有贊助搶着給我們送錢……”　　“操！你拿你家少奶奶當什麼了？招財貓啊？”　　“我哪敢啊，少爺，我也被逼的不是嗎？”林驍勇接下來的一句話，證明了他為什麼能坐在青龍堂堂主是位置上，“其實少爺想漂白義字會吧？甄老闆最近下放了很多權利給少爺，少爺從前是不過問幫會中事的，一心小姐的父親是艾副市長，一般媒體挖不到，我卻知道的很清楚，少爺與一心小姐交往，肯定是接觸過艾市長了，還有，白果小姐的父親是省廳的白耀天，少爺也接觸過了吧？聯繫一下少爺的性格，很顯然是想利用這次冰恨天帶來的混亂漂白了義字會，不然這樣的機會可能二十年也碰不到，但政府不會讓我們再活二十年的，甄老闆也看穿了這點，才自己做些表面功夫，把權利下放給了少爺，從木老，嘯鳴，阿東的態度就能看的出來。”　　甄英雄靜靜的看着林驍勇，林驍勇完全不迴避甄英雄的目光，好半晌，甄少爺才道：“你覺得我利用了一心和果果的感情？”　　“不，少爺從不玩弄感情，這一點我很清楚，小風和我提過少爺去霸川殺李連成的事情，不尊重感情的人做不出這樣瘋狂的事情，我想，少爺應該是被動轉換為主動的利用了艾華和白耀天，或者，用互相利用這個詞更恰當。”林驍勇果然聰明，分析的很準確，只聽他繼續說道：“從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少爺的果斷和魄力，所以我要追趕上少爺的步伐以便配合少爺的行動，我需要迅速將義字會這兩年新生的正道買賣帶上正軌，打勞砸實根基，甄老闆對我的大力扶持也證明他早做好了隨時漂白的準備，只有正道買賣堅固了，能經住義字會漂白過程中的衝擊，我們才有生存下來的可能。”　　“你是為了這個才急於發展影視公司和影視城的？”　　“是，不光是我，少爺知道我為什麼不好與甄老闆開口求援嗎？據我所知，玄武堂恭弘=叶 恭弘狐狸的旅遊集團前陣子也得到了甄老闆的四個億，用來發展她的海濱酒店計劃，我小舅子金海天前陣子撈了不少，卻也得到甄老闆的三個億支持，用近八個億的資金在股市上興風作浪，顯然是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股市上去了，甄老闆手筆大，卻做的很隱蔽，很小心，我猜想，恭弘=叶 恭弘狐狸也不知道我得到了甄老闆的資金支持，這顯然是漂白的前兆。”林驍勇道：“少爺，漢宮集團現在根本沒有閑錢撥給我，即便有，我也張不開這口了，所以……”　　也許只是個巧合，並非因為顏冰的出現，老爹在重遇蘇影之後就有了退出黑道的打算，他暗中做的這些連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為了讓少爺接手義字會後漂白不會太吃力，而當顏冰出現，他知道少爺與白耀天勾搭在一起后，果斷的加快了正道買賣的發展，用混亂掩飾着這些動作，當混亂過後，義字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果然是老奸巨滑啊，看來他也不是整天閑着為顏冰的事情撓頭，而是默默的支持着自己。　　甄天很信任林驍勇啊，甄英雄慶幸義字會有林驍勇這樣的人才，沉思片刻，突然嘿嘿一笑，“我老婆肯定不能簽給你的公司，但我有一個人選，能起到的廣告效應絕對不比你家少奶奶差。”　　林驍勇早知道甄英雄的莫測的手段與能量，欣喜道：“誰？！”　　“朗朗電視台當家小生，全國十四到四十歲女性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夢中情人，肥皂劇主演的不二人選，超級帥哥花遲雨……”　　“花遲雨？不行不行。”林驍勇道：“少爺，花遲雨和朗朗電視台的合同雖然已經到期，但現在要簽他的大公司多如廁所里的蚊蟲，花遲雨現正在朝着大熒幕轉型，三個月前他主演的第一部電影《狼柴女貌》就是與國內第一女影星孔星星合作，全國票房超過八千萬，絕對有潛力，好多大公司為了搶他爭的頭破血流，他現在還不簽約，就是因為簽約價格還有提升空間，我們哪搶的過啊？就算他願意和我們簽約，可簽了他以後就沒有預算簽別人了，公司就他一光桿司令也不行啊，有人說他下一部電影的片酬就不會低於兩千萬，雖然誇張了點，但也說明了他的搶手，能簽到他當然好，但對現在的我來說，有點痴人說夢。”　　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那個沒內涵就會裝B的小白臉居然這麼了不起？甄英雄卻不知道，最近一段時間都沒去過電視台，在那裡憋着一心和甜甜的記者，狗仔，對花遲雨的興趣同樣濃厚，花遲雨也是‘王子’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但花遲雨知道甄英雄的手腕，哪敢在電視台露面啊？這樣一來，反而加重了人們的猜測，使得他被關注的程度更高了，說他是目前最搶手的男明星一點也不為過。　　不過，在甄少爺看起來，花遲雨的價格，也就是一張盜版光盤的價格。　　“聽你這麼一說，我甜心老婆與花遲雨齊名，豈不是說我老婆要簽約的話，也是個天價啦？”　　林驍勇尷尬笑道：“我只是公司管事的，公司的大股東是少爺，簽自己家的公司，還談錢不就俗了……”　　王八蛋，果然沒憋好屁，一毛錢不花簽下了雙子星，對外一翻吹噓，卻讓別人誤以為‘漢宮娛樂’擁有雄厚的資本，對大明星是多大誘惑啊？而本身省下來的預算，足以挖來個大牌，兔崽子想的可真周到！甄少爺懶得理他，隨口道：“明天你直接去找花遲雨，就說是少爺介紹你去了，告訴他，要錢沒有，但必須簽‘漢宮娛樂’，不然的話，他肯定能在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　　這話太矛盾了吧？林驍勇納悶了，別說咱沒閑錢簽他，就算有，不簽就能紅，他有的簽嗎？　　現在的林驍勇當然沒想到，第二天他就找到花遲雨經紀人的電話，抱着試試的心態撥了過去，花遲雨聽說是甄英雄介紹的，二話沒有，親自登門造訪，林驍勇照着甄英雄教的把話一說，花遲雨不但掐着經濟人的脖子當場擬了一份十年的合同，合同中還步步讓利，林驍勇只覺得窗外就算正在下肉餅雨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他徹底服了甄英雄，光是花遲雨帶來的利益就足以讓他的事業發展事半功倍，簽了花大少，就表示廣告代言，出場走秀接踵而來，那都是錢啊。　　話說甄英雄和林驍勇分開之後，還未上樓就接到了闌度的電話，這小子跑到勃門‘相親’，居然用了一天工夫，看來他還是更擅長殺人啊。　　“操他媽的，老子在學校外面蹲了一天，一千個學生兩千隻眼瞪着，我拿逼毛綁啊？！”闌度看到甄少爺就一個勁的爆粗口，“綁一個？娘了個蛋的，在車裡坐的屁股都疼，好不容易熬到放學，人家兩口子手挽手走出來，老子跟了一路，實在沒轍了，把倆全綁回來了，干，還省的他們報警了呢。”　　甄英雄看着闌度眼角貼着的OK貼，不禁失笑，“綁兩個就綁兩個吧，你發哪門子脾氣啊？”　　闌度牙都快咬碎了，指着眼角的傷口，還有脖子上的幾道血印子，罵道：“丟人！丟人你知道嗎？！老子好歹是個職業殺手，那體育老師被老子一拳就制住了，可他媽一小娘們卻讓我掛了彩，太丟人了，我高傲的自尊心難以接受這個事實。”　　讓闌度挂彩的居然是那女人曲柔，甄英雄見闌度挽起袖子，露出兩排清晰的牙印，不由得詫異道：“那女人咬的？你沒制住她？”　　闌度氣道：“這不是廢話嗎？那女的四個月的身孕，我下的了手嗎？再說，打女人，不符合我的紳士風度。”　　去你的吧，除非英國人死絕了你才有可能被稱為紳士，其實闌度要制昏曲柔的辦法多的是，但他沒有下手，只能說明，闌度其實有顆善良的心，懷孕四個月的女人，無論用什麼方法，都會對身體有傷害，甄英雄心裏認同，嘴上卻道：“你自找的，活該。”　　“是你給我找的，混蛋！”　　兩個大男人在電梯里險些沒動手打起來。　　到了樓頂的溫室，闌度險些又發了飆，看到愛利絲身邊的小公主艾愛和四個唧唧喳喳的小魔女，以及畫兒，晴天，蘭兒，鳳兒，滿滿噹噹的擠滿了一桌，他殺了甄英雄的心都有，當著愛利絲不好發怒，眼白布滿血絲，似乎在問甄少爺，為什麼不是愛利絲一個人？！　　甄少爺假裝看不到闌度，對着幾個丫頭打了個招呼，問道：“一心和甜甜呢？對了，我剛看到老姐了，那果果去哪了？”　　艾愛見到甄英雄已經到了，不客氣的將一盤肉片倒入沸騰的火鍋中，開了一罐啤酒，兀自為下午的事情生氣，不善道：“我姐和甜甜姐上午一起床就去電視台了，臭姐夫，就你這個德行還好意思說喜歡我姐姐啊？連她哪天有工作都不知道，她在朗朗電視台做主持，今天下午和晚上都有節目的。”　　甄英雄愣愣的點了點頭，雖然唱片公司的合同到期了，但這與一心和甜甜在電視台主持節目毫無關係啊，有點鬱悶，這两天都沒見到她了。　　“那果果呢？”甄少爺擠開艾愛，坐到了愛利絲左邊的座位上，畫兒和蘭兒立刻搶他左邊的位子，小愛也不妥協，三人相爭，小蟬得利，連姐妹們的目光都無視了，今天得罪了姐夫老師，為了以後的幸福着想，得拉近關係，而拉近關係，首先從拉近距離開始，似乎沒想過這一點的只有木施施，施施同學好象只對鍋里的肉感興趣，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櫻桃小口咬着筷子，垂讒欲滴的模樣煞是可愛，鍋里的肉就好似她深愛的情人一般，這丫頭身材嬌小，卻和艾愛一般，怎麼吃也吃不胖，貪吃程度比艾愛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就是為了一頓海鮮而臣服於艾愛的七分褲下。　　甄英雄和闌度多有默契，或者說闌度已經學到了甄少爺的厚臉皮，趁幾個丫頭去搶座位的工夫，他一屁股定在了愛利絲右邊的座位上，因為桌小人多，他甚至能嗅到妹妹的發香，兄妹相認之後，兩人還是第一次坐的這樣近，儘管愛利絲很自然的靠在甄英雄身上，但闌度依然覺得很幸福，眼中滿是憐愛，看到甄少爺對他眨眼，他明白這狡猾如狐狸一般的小子為什麼叫這麼多人來了。　　事隔境遷，妹妹也從小不點成長為大姑娘了，甚至不記得自己這位哥哥，但災難之後，人還活着，闌度已經很滿足，兄妹感情可以重新培養，就好象自己決定放下仇恨重新做人一般，滅門仇人羅伯特，哈恩都已經死了，闌度已經感覺不到仇恨，他並不恨顏冰搶走了自己的妹妹，如果不是顏冰，愛利絲怕早就死了，六年來，是顏冰保護了愛利絲，闌度甚至感激她。　　搶不到甄少爺身邊的位子，又不能把小蟬給扔出去，幾個丫頭也就不爭了，各找位置做下來，晴天這才想起甄少爺的問題，不好意思的咳了一聲，道：“是這樣的，少爺，白果小姐的父親白廳長突然到了朗朗市，下午的時候原野接白小姐回市局了。”　　白耀天來了？甄英雄小吃一驚，雖然在意料之中，卻沒想到白耀天來的如此之快，看來艾華算計的一點錯沒有啊，估計，他已經和白耀天見過面了，白耀天讓白果回警察局，怕就是關心女兒，並準備正式任命她‘保護’甄英雄，配合那根本不存在的省廳直接介入的行動吧，由此可以確定，今天晚上的抽籤會議不會受到警方的干擾了。　　“小丫頭們，放學的時候才吃過紅薯，現在還能感覺到餓？”甄少爺心裏輕鬆，於是故意挑氣氛，卻成心撿小丫頭們不愛聽的說，“還喝啤酒？你們還是未成年呢！”　　肉熟了，木施施直接將甄英雄無視，好象非洲饑民突然看到了美味大餐一般，飛快的往自己碗里夾肉，小蟬也夾了一筷子，猶豫了片刻，看了看甄英雄，將肉放入了甄少爺碗中，“姐夫老師趁熱吃……”　　如果不是看到木施施吃的那麼香，甄少爺非懷疑肉里有毒不成，小蟬什麼時候這麼懂事了？　　小君小環也各夾一筷子肉，拍馬屁似的放入甄少爺碗中，搶了晴天等小鳳凰的風頭，讓小鳳凰們有點不爽，卻見艾愛一氣喝掉半罐啤酒，沒好氣道：“死姐夫，你要是把整棟教學樓的廁所都掃一遍，就知道我們為什麼這麼好的食慾了，哼！”　　原來，剛掃過廁所的丫頭還處於胃裡極度噁心的狀態，想到男廁所小便池裡的黃色尿鹼，吃了的紅薯還沒上車就吐了，胃裡空空的，噁心勁一過，當然餓的和狼一樣了。　　甄少爺尷尬一笑，趕快把話題轉移。　　“咦？哥哥，你的眼角怎麼了？啊，脖子也被抓破了，和嫂子打架了？”　　闌度看到愛利絲那明亮的大眼睛中流露出的熟悉而溫暖的關心目光，已經愣了，筷子上夾着的肉片掉落兀自不覺，震撼，那絕對是震撼，她剛才喊什麼了？她喊我哥哥了，而且，喊的是那麼自然，闌度的手都在顫抖，緊張，興奮，感動。　　“沒……沒……沒事，對，打架了，和嫂子……”　　六年的苦苦尋找，找到了，妹妹卻失去了記憶，闌度本已放棄，只想守護她保護她的幸福，愛利絲在自然中喊出的一句哥哥卻讓闌度那雙拿槍的手顫抖個不停，語無倫次，大腦一片空白。　　甄少爺想笑卻沒笑，不客氣的從愛利絲的褲子口袋中摸出帶着可愛圖案的小手帕，當然也趁機佔了點便宜，塞到愛利絲手裡，嘻嘻笑道：“脖子還流血呢，貓咪，快幫你哥擦擦。”　　愛利絲此時已經在大家注視的目光中醒悟過來了，臉紅啊，一直對闌度有抵觸心理的自己居然喊了他哥哥，太羞人了。　　陶醉在愛情中的小女人敞開了心扉，看什麼事物都是美麗的，积極向上的，甄英雄選擇的這個晚餐的地點，正是愛利絲與甄英雄愛情結合的小天堂，那花香讓愛利絲沉醉，絕對是愛情的味道，太美妙了，愛利絲就是在心靈徹底釋放的美妙感覺中，喊出了一聲哥哥，那不是有意的，當哥哥這個詞崩出雙唇的時候，愛利絲髮現那感覺竟是如此熟悉，有一絲親情的溫馨，愛利絲早就知道，甄英雄說的都是真的，闌度是自己的哥哥，只看他激動的模樣就可以肯定這個事實了。　　妹妹給自己擦着脖子上的傷口，闌度覺得自己那早就被遺忘的淚腺似乎在分泌某種晶瑩的液體，苦苦忍着，卻是幸福的想要死去，他發誓，在這一刻他後悔了，他認為甄英雄應該多找幾個女人在自己身上盡情的蹂躪，哪怕被強暴也再所不惜，感情白痴的闌度根本不知道，愛利絲叫他哥哥，絕對不是因為他身上被抓撓傷，而是因為她靠在甄英雄身上，感覺到了世界的美好，想與甄英雄身邊的每一個人處好關係，她寂寞的心開始感覺到了溫暖。　　既然已經叫過哥哥，被所有人都聽到了，愛利絲也就不再過分的靦腆，幸福的給甄英雄夾着青菜，嘴裏問了一句連小鳳凰都無比感興趣的問題，“哥哥，嫂子是什麼樣的人啊？漂亮嗎？”　　晴天等女也望着闌度，闌度算她們半個老師，什麼時候找到的老婆，為什麼自己不知道呢？　　甄英雄低頭吃飯，這問題少爺主動迴避，要是讓愛利絲知道少爺給闌度介紹了一個有夫之婦，還是給讓強綁來的，可愛的小貓會立刻進化為吃人的老虎，艾愛那死丫頭又有威脅少爺的本錢了。　　闌度還暈着呢，“我嫂子啊……”　　“不是你嫂子，是你太太！”　　眾女異口同聲，可算讓闌度回過了神，一驚，一怔，“我太太？我哪來的太太？”　　“恩？！”眾女不解，愛利絲問道：“你脖子不是被你太太抓傷的嗎？”　　闌度這才醒味，看到自己那可愛的妹夫裝B的嘩啦着碗里不存在的食物，想到自己被一個女人抓傷的恥辱，奸詐的笑了笑，緊張的甄英雄眼角的餘光看到了他那淫賤的笑，心裏大喊糟糕，闌度這假紳士怎麼可能承認去綁票懷孕四個月的有夫之婦啊？　　果不其然，闌度考慮到在妹妹眼中正派而高大的偉男形象，一臉無奈的搖頭道：“確實是被一位太太抓傷的，但不是我太太，而是……”　　王八蛋，你個有妹妹沒兄弟的忘恩負義的小人，是誰讓你們兄妹相認的難道你忘了嗎？！你個混蛋眼睛在看哪裡？！　　順着闌度的目光，眾女的眼睛都盯住了甄少爺，甄英雄有種針芒在背的感覺。

# 第382章 愛利絲翻臉

　　‘太太’這個詞代表什麼，一眾丫頭還不至於不明白，而且敏感的她們理解的透徹程度遠遠不是闌度和甄少爺能想到的。　　“那個竇娥真的是悲劇里的角色嗎？”　　愛利絲就好象看到了獵物的小老虎，漸漸露出她的獠牙，闌度曖昧的目光讓她再次對下午引發誤會的那個竇娥產生了質疑，殊不知，她這質疑一出口，等同驗證了闌度曖昧的目光，眾女以為愛利絲早就捕捉到了什麼風聲，立刻相信甄英雄沾花惹草的事實，彷彿那位太太就是甄英雄的太太，四小魔女齊齊後仰身子，捂着小口，彷彿在說‘姐夫老師你偷情’一般。　　太太，這個詞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就是有夫之婦了，艾愛本來就在為甄英雄和愛利絲髮生了關係而耿耿於懷，聽他又綠恭弘=叶 恭弘出牆，能不火嗎？小牙磨的咯吱咯吱響，而晴天，蘭兒，鳳兒，見少爺去找嫁了人的潑辣狐狸精也不找自己，更是把不滿寫在了臉上，還混合著針對狐狸精的殺氣，甄少爺心裏罵啊，好你個闌度，陷害人的本領你不比少爺差啊，一個眼神就讓少爺蒙了大難，卑鄙！　　其實闌度是不想在第一次主動叫自己哥哥的愛利絲面前說謊，只是把解釋的責任推給了甄英雄而已，一臉的愛莫能助，擺明了是幸災樂禍。　　更要命的事情才發生而已，畫兒這两天都和甄英雄在一起，符合少爺偷情，外加可以稱為‘太太’條件的女人，似乎就只有一位，小畫兒腦中靈光閃過，一指闌度，恍然大悟中卻脫口說了絕對不能說的話，“啊，我知道了，是顏冰撓的！”　　愣了，全愣了，連甄少爺也愣了，畫兒意識到自己失言，也愣了，趕快捂口，但聲音已經傳到了人家的耳朵里，在座的除了四小魔女，哪個不知道顏冰是誰？闌度沒想到一個玩笑玩的這麼大，晴天，蘭兒，鳳兒，艾愛，不約而同的把目光轉向了愛利絲。　　愛利絲獃獃的，畫兒為什麼說出顏冰這個名字？闌度真的遇到媽媽了嗎？他為什麼曖昧的看着甄英雄？難道，甄英雄見過媽媽了？　　愛利絲的頭腦比在座任何一位女性都強過太多，一個指響間以有萬般思緒撩過心頭，可惜甄少爺反應比她快多了，當愛利絲回過神來的時候，甄少爺已經拉着畫兒一溜煙似的跑了，“少爺有點事情先走了！”　　眾女看到畫兒好象被脫起的風箏，雙腳都離開了地面，不禁對甄少爺的爆發力驚嘆不已，闌度猛然回神，娘的，這次反應慢了，我也得開溜！　　可惜，一分鐘之前還無比溫柔的妹妹此刻卻飆悍非常，闌度心窩一痛，被愛利絲手肘撞擊，竟有片刻的身體麻痹，愛利絲順勢從他懷裡掏出了銀色的格洛克手槍，然後后閃半步，一腳蹬在闌度胸口，竟把闌度不遜於甄英雄的身體蹬的脫離地面，帶到一張椅子不說，還把身後的花架撞倒，花盆碎了一地。　　四小魔女嚇的抱成一團，剛才還好好的，怎麼說打就打起來了啊？艾愛左右看了看，抄起椅子就要去嚴刑逼供，連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對顏冰的事情這麼感興趣，或許是因為蘇影的故意隱瞞，讓小公主產生了心理不平衡，顏冰這名字，是甜甜醉酒之後說出來的，小公主可能是覺得臭姐夫有秘密故意瞞着自己，在與其她女人的競爭中處於劣勢吧。　　闌度這個憋屈啊，早知道開哪門子玩笑啊？看來，在愛利絲心裏，顏冰還是比自己這個哥哥更有份量，闌度心思也快，當務之急，先溜了再說，那混蛋甄英雄肯定是沒想好怎麼扯謊，所以才先撤退去編瞎話的劇本，闌度知道，自己沒甄英雄那麼快的腦子，如果跑不了，想編瞎話都沒詞，於是，抓起掉在地上的一束花，連品種都沒看清楚，起身的同時丟向了愛利絲，愛利絲用槍一擋，根莖帶着的泥土濺灑，打在了愛利絲的臉上，闌度就抓着這個空當，晃過愛利絲，起身一躍跳上了桌子。　　小型溫室空間有限，就只有一個門口，在自己正對面，隔着一張桌子，左面是抱在一起的四小魔女，右面是把椅子舉過頭頂的小公主，闌度只能跨過桌子才有逃跑可能，但他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蘭兒鳳兒同時出腿，連電火鍋都一併掃飛，竟是倒戈相向，闌度反應飛快，他可是九鳳的老師，九鳳中，柳絮他惹不起，因為那女人下手的狠辣程度比自己尤有過之，除此之外有能力脫住自己的就只有晴天一人，蘭鳳二妞對他沒有威脅，闌度在桌上輕輕一跳就閃過了蘭鳳的掃腿，但他卻小看了有着超級無敵倒霉鬼稱號的小公主艾愛。　　如果碰上艾愛不發生點倒霉事的話，那人家的稱號不就白封了？艾愛雖然打架的技術不好，但與櫻桃鬥了這麼久，多少有些長進，加上天生的運動細胞和反應神經，她大喝一聲“哪裡跑”，與蘭兒轉身換位，椅子橫掄而來，闌度大驚，再想跳，卻慢了半拍，椅子腿剛好砸中他企圖發力的膝窩，闌度呼了一聲倒霉，身子失去平衡向前倒去，卻看到晴天正面無表情的站在他面前等他跌倒。　　一陣天旋地轉，五臟六腑幾乎翻天，晴天藉著闌度自上而下的跌到之勢，一抓他脖領，將他高高摔出，闌度撞碎了玻璃門，雖然出了溫室，卻是爬不起來了，玻璃渣子把挺好一件衣服劃成了百碎服。　　蘭兒鳳兒分別按住他的雙臂，艾愛帶領四小魔女壓住他的雙腿，晴天將一把椅子提了過來，四條椅子腿剛好卡住闌度身體，愛利絲不客氣的偏坐在椅子上，居高臨下，目光冰冷，毫無感情的望着闌度，用槍口頂着他的腦袋，“好了，該說實話了，我媽媽呢？”　　剛才脖子破了幾道血印就關心無比，現在卻被打的渾身都疼，闌度這輩子第一次被女人毆打不說，愛利絲變臉的速度也讓人乍舌，更沒想到小公主叛變，小鳳凰欺師滅祖！　　“愛，愛莎……”　　“我叫愛利絲！”愛利絲又犯病了，一生氣就喜歡強調自己的名字，闌度可沒忘記十三去醫院大鬧那次，愛利絲就對自己開過槍，這丫頭有着殺手的冷酷。　　“好，好，愛利絲，其實我也不知道顏冰怎麼了，剛才是畫兒說的啊……”闌度開始栽贓陷害，不提還好，一提晴天和蘭兒鳳兒就生氣，為什麼畫兒知道少爺的秘密，我們卻不知道呢？！　　“少騙人！”艾愛把兩根筷子塞進闌度的鼻孔，筷子上還粘着一根青菜，剛才吃的是麻辣火鍋啊，筷子上粘着辣椒油，可想闌度之痛苦，“你不知道為什麼要跑？！”　　不怕鬼叫門，就怕磨人精，這小公主年紀不大，倒猴精猴精的，闌度被噎到了，“那個，晴天，你不是英雄的人嗎？怎麼也跟着鬧啊？”　　這話說的底氣不足，擺明是想離間人家給自己拉同盟，闌度在這方面和甄少爺差太遠了，晴天從懷裡摸出帶着皮套的匕首，或者說那個不比柳絮的砍刀遜色的長度已經可以稱為短劍的武器，一邊慢吞吞的抽出利刃，一邊淡淡的說道：“少爺沒說我不可以逼問你，也沒說不可以宰了你，要是不想受皮肉之苦，我覺得你知道應該怎麼做，闌度先生，你很了解我們逼問的手段不是嗎？”　　翻臉不認人啊！媽的，老子是你們的老師啊！往日看到鳳凰們變臉，覺得那是一樂，可發生到自己身上，闌度可算體會到什麼叫災難了，想出手反抗，卻發現蘭兒鳳兒不知何時也掏出了小刀抵在他手腕上，闌度絲毫不懷疑這倆妞會給自己劃破血管，除了甄英雄，這世界上似乎沒有她們不敢砍的人，不然也不至於連甄天都不使喚她們了，嚴重的性格缺陷體現在她們率性而為，不太喜歡動腦子卻對甄英雄盲目的混合了個人感情的忠誠，當然，那感情中也包括一個女人天生的嫉妒心。　　愛利絲還是毫無感情的說話，“我不喜歡叫一個欺騙我隱瞞我的人做哥哥。”　　必殺！闌度掙扎啊，不如實交代，皮肉之苦難免，愛利絲還會恨透我，如實交代，不就等於出賣朋友？可聽愛利絲話里的意思，似乎自己要是交代了，她還會叫自己哥哥……　　闌度哪知道，他這看起來性格天真直率，愛羞靦腆，溫柔可人的妹妹，在心計上，比甄英雄也不差多少，她同樣善於掌握對手心理。　　妹妹，朋友，皮肉之苦，繼續吃火鍋，一番權衡之下，闌度深吸一口氣，滿臉正義的嚴肅道：“其實，是甄英雄那混蛋不讓我說的……”　　抱歉了朋友，闌度嘴上交代着所知道的事實，心裏悲哀道：老子盡量把你上了顏冰的事情隱瞞住吧，媽的，這頓火鍋吃的，涮的哪是肉啊，是他媽老子我……　　甄英雄就是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溜回天台了，正如闌度猜測的，他開溜，就是要有充分的時間去編瞎話，闌度跑的掉跑不掉不重要，反正有好多詳細的事情闌度並不知道，剛好讓他小子探探愛利絲的態度，一切等明天再說。　　晚飯之後，做為主辦者，甄天蘇影必須提前到會場，甄少爺要求同行，积極向上的態度讓甄天和蘇影差異，還以為這小子吃錯葯了，殊不知甄少爺是為了逃命。　　畫兒坐都坐不住，儘管甄英雄原諒了她剛才失言，但想到晴天，蘭兒鳳兒的脾氣，畫兒依然害怕被姐妹們整慘，知道少爺的大秘密而不與姐妹分享的，要受到慘目忍睹的懲罰，九鳳要求公開，公平，團結，畫兒違規，可讓姐妹們找到樂子了，不會被胸脯抹糖灑螞蟻，一天一夜不穿衣服的被綁在床上被姐妹們揩油搔痒痒吧？　　會議的地點，是位於開發區的一家二十小時營業的酒樓‘玉鼎軒’，屬於中高檔消費，這裏的客流量不大，卻勝在穩定，因為開發區有不少外資企業，高管的老外比較多，再加上企業搞個什麼慶功會，節日聚會，員工會餐，收入頗豐，也是嚴路一名下四個大酒樓之一。　　時間難磨，甄少爺到底是不喜歡參与黑道事務，找了個房間，躺在床上打開電視，不知是什麼頻道的娛樂新聞，發現還在播放着關於艾一心神秘王子的猜測，換台，剛好是朗朗電視台，是甜甜主持的‘誰是誰的誰’，甄少爺一看就呆了，球球的，怪不得一心也跟着去了呢，這期節目太無聊了，明明一個組合，根本沒有秘密，可本期嘉賓竟然就是一心，以及一心的助理宇文可憐小姐。　　這也算是吵作吧，畢竟，朗朗電視台與雙子星的利益直接掛勾，這期節目的收視率夠那禿子台長樂翻天了，此時節目已經快要結束，甜甜的主持風格和對觀眾口味把握的嫻熟技藝連甄少爺也不得不佩服，很吸引人，這對姐妹就像在逗家常一般，智商超高的小憐也配合的很到位，三人都是把王子神秘身份含在口中，似乎張開小嘴大家就知道是誰，但她們偏偏含着不說，讓人心都痒痒，更讓人對演唱會充滿期待。　　儘管節目確實誘人，但甄少爺還是不喜歡這種有目的，金錢與利益味道太重的節目，認為美麗的東西一旦沾染了銅臭味，便不會再有聖潔的光輝，變的俗氣，一心和甜甜略帶虛偽的笑容在甄少爺看來並不美麗，只有發自真心的笑容才是最美的。　　甄少爺不喜歡這節目，卻對甜甜和一心默認的兩件事情很感興趣，同樣是演唱會請嘉賓助演的問題，第一個是花遲雨以及雙子星的圈內好友，著名女影星孔星星，偶像派影視歌三棲女星安雅，實力派小天王和東，都已經確定要來演唱會助陣，還有不少圈內好友也紛紛聯繫，但具體哪些會最終敲定為嘉賓，甜甜自然又是大喊為難，一心則保持神秘，無非又是吊人胃口的手段，要知道，前面敲定的已經都是大牌了，沒敲定的不是更另人期待嗎？　　說穿了，這些主動聯繫的明星也是看中了這次演唱會能為自己帶來利益罷了，艾一心將在演唱會上公布神秘男友的身份，演唱會主題叫做‘公主日記的最後一頁（夜）’，加上一心出道時說過二十歲結婚的話題，讓所有人猜測這是雙子星告別娛樂圈的最後有場演出，演唱會沒有宣傳，卻在全國引起轟動，這麼多人關注，自己要是上台露個臉，顯擺一下自己與雙子星的關係，那宣傳效果不能想象啊，被八卦頂上天的，也叫明星，經濟商品社會，一切向錢看。　　甄少爺當然看出這一點了，於是琢磨着，能不能跟一心和甜甜商量一下，讓林驍勇公司里有發展潛力的新人也厚着臉皮上台唱上兩句，冒充一下雙子星的朋友，給公司做個廣告呢？全國性的廣告，加上演唱會的電視轉播，娛樂報道，現場版DVD的銷售等等，這廣告效果不容小視啊，加上花遲雨的廣告效果，公司一夜之間全國聞名，想不火都難吧？　　為了公司發展，為了漂白，少爺是不是也應該玩一火吵作呢？甄英雄有點心動，如果公司上了正軌，他漂白就多一分的把握啊。　　第二點讓甄英雄比較在意的是，一心和甜甜都很曖昧的，沒直接承認卻也不否認的暗示，神秘的王子，也就是他甄大少爺，屆時也會在演唱會上露面，這一期的‘誰是誰的誰’似乎到了節目的尾聲才體現出節目的主題，這才是這期節目要宣傳的精華之所在，足以引爆歌迷對演唱會期待的最高潮，能在演唱會現場見到一心公主的王子，最後一期發售的門票怕歌迷門會搶的頭破血流吧？　　球球的，一心和甜甜不會真的要少爺登台亮相吧？甄少爺沒覺得期待，甚至覺得恐怖，如果一心和甜甜含着眼淚求自己上台，爆龍蘇和倒霉鬼逼自己妥協，那該怎麼辦？被幾萬人看着的感覺絕對不爽，少爺一張黑社會的臉不能被別人看到，否則會給小艾帶去傷害的，媽的，那話果然說的正確，女人一旦愛起來，就會愛的大腦智商降低，情感泛濫到驚天動地……　　十一點半，常樂帶着五個樣貌普通，身材一般的小弟趕到了玉鼎軒，甄少爺大大稱讚了一番，常樂這小子很聰明，既然要去綁架，當然不能找特點太明顯的幫凶，這五個人就是他甄少爺看了一眼，轉過頭去也能忘了長什麼模樣，最是適合了。　　嚴路一在二樓騰出了一個集體會餐的大廳，擺了二十五張桌子，甄英雄進門的時候，裏面已經是高坐滿堂了，每個組織來的人都不多，基本就是一個老大兩個保鏢，也有人不帶保鏢摟着小妞的，還有帶着家屬的，例如，看到甄英雄進門就趕緊換座位，生怕被他看到的天門老大李連成，就帶著兒子李英豪和兒媳婦風鈴。　　其實，這些老大隻是帶上樓來的人不多而已，甄英雄敢保證，此刻酒樓外面的停車場上，至少有千號人守在下面。很少有老大帶着準備參加比賽的人來的，反正不是什麼正規比賽，能掩藏實力的誰也不會露出來給人看，抽籤分組也是按着組織，由老大代勞的，三百三十三萬能抽一次，該着手臭把自己準備出賽的选手抽到一個組，自己去商量誰出局就可以了，錢，一分不會退，賭博，從抽籤會議上就已經開始了，賭博本身就是與自己運氣的較量。　　每個老大面前放着黑色的皮箱，有大有小，有多有少，那是現金，用來報名參賽的錢，這五十幾個老大中誰是玩家，誰是雜魚，一目瞭然，有人看着自己的箱子心疼，這是雜魚，有人談笑風聲，有人目不轉睛的盯着甄天，盯着最前排那張桌子上的抽籤的箱子，這是玩家，純來賭博的。　　義字會的待客之道簡單的可以用猖狂來形容，不是大方，而是小氣，每張桌子上都是空空的，每個老大面前只放了一套精美茶具，沏的是陳年普洱茶，從杯中茶水的茶色可以肯定，是上品甚至極品，除了茶，還有兩盒丹納曼雪茄，看包裝就知道，這是精品的士巴達系列，最適合晚餐之後享用，濃厚的味道很匹配老大的身份。　　茶，雪茄，除此之外，再說其他的，那就只有不時穿梭在桌與桌之間，給壺裡添水的黑衣猛男了，第一次來參加黑市拳的小組織覺得甄天目中無人，義字會囂張到不可一世，但真正有實力的幫派卻明白，這不是吝嗇，相反，這才叫豪爽，大氣，有風範，來這裏的人是賭博的，整那些虛的假的客套的都沒用，直截了當才是乾脆，義字會不屑做那些炫耀張顯的面子活，這才是真的霸氣。　　甄天上台客套了幾句，但話不多，下面雜魚爛蝦太多，很多老大覺得與這些人坐在一起丟人，時間脫長了，保不齊就有翻臉的，所以甄天直奔主題，抽籤。　　抽籤之前，是報名，在確定有多少人蔘賽之後，將現場寫上数字的乒乓球丟入那個碩大的多角滾筒式的箱子中，箱子被一個支架拖起，被一個搖把貫穿箱子，轉動搖把，箱子跟着滾動，把裏面的乒乓球攪亂，轉動停止後會從箱子的小開口處掉出一個球，上面的號碼就是比賽选手的號碼了。　　交納報名費時，再次體現了義字會的氣魄，嚴路一隻開箱子看一眼，卻不清點，貼上一張帶着報名組織名稱及选手名字的字條便放在一邊，既是對報名組織的信任，也是一種大組織的氣魄，但誰都知道，如果箱子里弄虛作假，怕這個組織的壽命就要在朗朗市畫上句號了。　　報名費太高，也是各組織對組織者的變相贊助，舉辦一場黑市拳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很大的。每個組織有男女各三人的參賽名額，但真正全部報名的組織只有八個，要知道，六個人蔘賽，就代表組織要出一千九百九十八萬的報名費，一旦自己人撞了火車，三百多萬就等同白扔了，誰也不會覺得鈔票燙手吧？　　六個名額全部報名的八個組織，都是去年參加過黑市拳的，真正是為了娛樂和刺激的變態老大，其他組織大多是兩到三個，還有不少只報一個的，天門今年的報名着實讓人驚訝，去年六人蔘賽的他們，今年只有兩人報名，一男一女，很多人覺得天門是棄權的表現，上一屆與義字會公主爭奪的決賽的女拳手就是天門的啊，今年居然不出賽，既讓其他對手鬆了口氣，又讓人覺得惋惜，甄少爺卻知道，李連成不但不是棄權，而是勢在必得，李英豪和風鈴具備問鼎男女冠軍的實力，讓其他人參加，平白浪費金錢。　　而義字會，用了五個名額，去年的男組冠軍項嘯鳴出人意料的不參加，而參加比賽的兩個男人，則是一生一熟。七隻虎的虎頭，號稱‘無祖宗’的阿東，沒有人知道他身手如何，卻都聽過他的大名，他號稱自己就是祖宗，沒姓，得罪他就是得罪祖宗，猖狂到不可一世，卻很少有人知道，阿東是個孤兒，那些猖狂的說辭都是耿南杜撰的，耿南也是一參賽选手，卻因為躺在醫院被遺棄了，其他七隻虎成員各有任務在身，不能參加，另一個男人，正是藍涯，作為世家殺手，當然沒人知道他了。　　三個女选手名額佔滿了，連續三屆冠軍，義字會大公主，黑道之星甄三國的名字在集體的期待中，讓期待變成失望甚至絕望的出現了，其他兩人名不見經傳，韓慧恩，藍微兒，微兒本無姓，由此可見她和藍涯的關係有多親密了。　　其他組織的報名依然繼續，甄天和蘇影陰鬱着臉走了過來。　　“英雄，冰兒為什麼沒來？”

# 第383章 甄英雄發威

　　“我哪知道，或許她沒準備參加比賽吧。”甄英雄嘴上這麼說，心裏也在納悶，顏冰的目的不是比賽這一點很明顯，但連報名都不到的話，未免把目的暴露的太明顯了吧？　　蘇影見甄英雄莫不關心的態度，有點來氣，壓着聲音，氣道：“你不知道誰知道？！”　　“這話說的，我怎麼就必須知道啊？”甄英雄伸了個懶腰，道：“她不來也好，那我們倒能很容易看穿她的目的了。”　　甄英雄如此一說，甄天和蘇影便不再說話，的確，顏冰不來，證明她志不在拳賽。　　但顏冰豈會犯這樣的錯誤？就在最後一個號碼被寫在球上的時候，門被推開，兩個看門的小弟摔倒進來，所有人愣過之後都認為發生了意外，紛紛掏槍，連蘇影也把掌心雷滑到了手中，甄少爺等人就在門口附近，畫兒剛要拔槍，被甄少爺拉到了身後。　　各老大叫喊一片，也聽不清楚都在叫罵什麼，卻見甄少爺走到最近的桌子前，猛然把四個人抬都費勁的大桌子掀翻，坐在這桌的幾個老大急忙向後跳閃，但叫罵卻消失了，所有人愣愣的看着甄英雄，甄天卻知道甄英雄的用意就是要大家安靜，所以對眾人伸手道：“大家少安毋躁，少安毋躁，沒事沒事，是小犬的朋友和門外的保安發生了一點誤會。”　　果然，門外走進來兩個人，一男一女，兩人同樣的黑色服飾，各提了兩個皮箱。　　那男人身材不高，樣貌一般，和常樂帶來的幾個小弟給人的感覺有些相似，就是毫無特點，但那雙眼睛異常冷漠，不，應該說是沒有感情，沒有生息，彷彿他是從修羅地獄走回來的，眼神毫無波動。　　那女人身材比男人還要高大，短平頭髮，外表兇悍卻沒有絲毫氣勢的外泄，內斂，更讓人覺得她的可怕。　　即便那男人沒有從口袋裡摸出黑色的邀請卡，只憑藉兩人的黑衣着裝，和那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殺手的味道，甄少爺已經知道了兩人的來歷。　　所有人都震驚於二人的氣勢，都是刀尖添血的主兒，對殺氣異常的敏感，那兩個人身上繚繞着一種死亡的味道，讓人不爽，卻見甄少爺淡然一笑，“二位是冰恨天的代表，請過去抽籤。”　　那男人一怔，沒想到甄英雄看到自己竟沒有絲毫驚訝，他哪知道，甄英雄心裏正壓着那難受的感覺，這個男人身上有一種被壓抑隱藏很深的，甚至超越了羅比與卡碼的殺氣，戾氣，怕是連哈恩也不及他。　　男人將卡收回上衣口袋，雙手一掄，裝滿了鈔票的兩個箱子直接朝收錢的嚴路一和他身邊的一個得力手下飛去，從門口到嚴路一所在的位置最少也有十米，那兩個箱子竟非的四平八穩，甚至沒有下墜的趨勢就撞入嚴路一懷中，身高一米九的嚴路一雖然瘦如豺狼，但誰都知道‘豺狼’的力量，嚴路一居然被撞的後退兩步，可見那男人的手勁，嚴路一身邊的得力助手更慘，一個仰八叉，還吐了一口血，但他也夠強悍，死死的抱着箱子，沒讓箱子散開給義字會丟人。　　甄英雄沒回頭，但對這個下馬威也頗有不滿，笑道：“這位黑客帝國的影迷先生，你穿的裝B，進門的方式裝B，還要用如此裝B的力量來炫耀你的本領，我不得不提醒您，這裏，是抽籤的會場，不是任你思想騰飛的虛幻世界或者網絡世界，更不是打拳的擂台，想裝B，請到擂台上用實力說話。”　　甄英雄笑嘻嘻的，雖然說話詞語不幹凈，但沒人知道他是真生氣還是假生氣，見他順勢把畫兒摟在懷裡，還把手伸到她的衣服中，一臉吃豆腐的下流表情，所有人都覺得，最裝B的不是那黑衣男人，而是他甄少爺，天啊，這麼一二世祖，外界把他傳的和神一樣，真是輿論坑人啊。　　是人就看出黑衣男人不簡單了，偏偏甄英雄不鳥他，見他後面就是甄天，所有人都覺得甄少爺是在依仗他老子的威勢，開始竊竊私語，議論起甄少爺的無知了。到場的本就小魚爛蝦居多，沒上過大檯面，更不了解甄英雄，卻偏要裝的多有見識，讓幾個知道甄少爺脾氣的老大暗暗搖頭。　　“天門的李老大是吧？不知您怎麼看？”一肥頭大耳小眼睛胖豬探過頭來，似乎是想和李連成賣弄眼光，以巴結到他，“我看那甄少爺是瘋了，那黑衣小子一看就不是善茬子，他應該拉攏，而不是得罪，也不知道甄老大是怎麼教兒子的，哎，人說富不過三代看來是真的啊，義字會怕是也要走下坡路了，以後省里第一幫會，肯定是天門李老大你了……”　　這話固然是馬屁，但還真讓這頭豬說中了，天門日後還就真發展為省里第一幫會了，不過這頭豬卻沒能巴結到李連成，因為他眼光太差。　　“甄天確實不會教兒子啊。”李連成有些感慨，“如果甄英雄接了義字會，那還真就完蛋了……”　　肥豬以為李連成認同自己的觀點呢，卻沒注意聽，李連成可沒說完蛋的究竟是誰，“我看也是，他太會得罪人了。”　　怎麼說甄英雄也是白果的老公，站在李連成後面的風鈴沒好氣的對那胖子道：“你長的像豬，腦子蠢的也和豬一樣，難怪你到今天也坐不大呢，義字會是主辦，要是來個人就這麼裝這麼高傲，甄少爺都要巴結的話，誰還會服他？趨炎附勢的只有弱者，強者是不會低頭的，白痴！”　　風鈴這話很不客氣，那肥豬卻敢怒不敢言，繼續對認同自己的李連成獻媚道：“女孩子沒見識，李老大，咱們才是英雄所見略同……”　　李連成對甄少爺都恐懼成病了，嘆了口氣，閉上了眼睛，“我和你所見不同，因為我已經不敢看了。”　　肥豬一怔，卻聽那李大公子李英豪笑道：“肥豬仔，如果你膽子小的話，勸你也把眼睛閉上，不然看到那小子露出獠牙，你會做噩夢的。”　　肥豬正在冷笑，就見李英豪飛快的將風鈴拉到了自己懷中，並用手捂住了她的眼睛，然後，就是響成一串的槍聲，肥豬驚訝望去，整個人都嚇傻了。　　甄英雄言語不敬，那黑衣男人心下不快，殺手總認為自己是高傲的，不禁出言諷刺道：“甄少爺就是這樣接待客人的？”　　“如果你真是用客人身份倒訪少爺自然掃榻相迎，不過……”甄英雄看了看兩個顯然被下了重手還未爬起來的手下，笑道：“你敬我一尺，我還你一丈，你打了他們，我應該還你什麼呢？”　　甄英雄句句不讓，甄天隱隱感覺到這小子要弄出點事來，於是用半個身子擋住了蘇影，常樂很久沒見過甄英雄生氣，有點期待，也有點顫慄，甄少爺發起脾氣來，下手不會比柳絮遜色。　　那黑衣男人顯然不知道甄英雄的脾氣，還以為甄少爺單純的是在挑釁，“甄少爺也想放倒我們？呵呵，有趣有趣，米利亞，你覺得呢？”　　“自取其辱。”高大的短髮俄羅斯女人，赫然就是哈恩大叔最寵愛的八大殺手之一，米利亞。　　黑衣男人眼神一冷，連他自己也有些奇怪，為什麼平時冷靜內斂的自己看到甄英雄卻難以壓抑那種躁動的興奮呢？他卻不知，甄英雄也有同樣的感覺，那是對危險味道的抵觸，彷彿這一刻退縮了，以後就再也無法抵抗對方帶來的那種莫名的恐懼了。　　“我說過，如果想出風頭就去擂台上，少爺的性子快要被你磨光了。”　　黑衣男人以為甄少爺是退怯了，得寸進尺道：“甄少爺，不知你會不會參賽呢？我的一位兄長說過，你身手不錯啊，順便提一句，我的兄長，也是米利亞小姐愛慕的情人。”　　羅比不可能把丟人的事情往外說，所以這小子指的兄長，肯定是死了的卡瑪，甄英雄一笑，道：“馬馬乎乎罷了，希望你和你的兄長早日團聚，當然，是在地獄。”　　“該下地獄的是你！”那人高馬大的米利亞低喝一聲，雙臂發力，將兩個箱子甩在身後，似乎要掄過來給甄英雄來個夾心餅，那黑衣男人對米利亞的身手很有自信，更想看到甄英雄當眾被女人毆打的狼狽模樣，是以不加阻攔，顯然早就預謀給甄少爺一個下馬威了，否則也不可能讓卡瑪的情人出現在甄少爺的面前。　　甄少爺眼神一冷，將懷裡的畫兒一把推開，手一抬，卻是畫兒懷中的那把銀色柯爾特左輪手槍，殺手的反應是快，可再快也沒想到甄少爺能毫無掏槍前兆的從別人身上摸出手槍啊，殺氣爆泄，那黑衣男人此刻才意識到，當甄英雄把那女人摟到懷裡的時候，就已經動了殺機，他不允許任何人挑釁義字會的權威，更不允許別人踐踏他的尊嚴。　　“砰！砰！砰！砰！砰！砰！”　　六聲，開了六槍，但連成串的聲音似乎分不出中間的斷續，如此快的開槍速度，證明了他非凡的臂力，證明了他有過無數次開槍的經驗，所有人都呆了，甄英雄望着拎着箱子，還未倒地的女人的屍體，對，因為她肯定失去了生命，面無表情的伸手抓住她的脖領，沒有讓她向後倒去，“我強調不止一遍了，這裏不是擂台，不要裝B似的賣弄你的力氣，惹怒了少爺是很危險的，因為我手裡有槍。”　　沒人說話，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那絕對真實而殘酷的視覺震撼，讓巨大的恐懼慢慢的侵襲着人體內的每一條神經，這裏沒有好人，身上沒背着人命的太少了，殺人算的了什麼？但這一次，他們卻嚇的連嘔吐的感覺都消失了，那高大的女人肯定死了，可她的雙腿依然站着，這說明了她的力量強大到腦死亡之後還未立刻散掉，但也說明了甄少爺開槍的速度。　　懂行的人都知道，左輪手槍的后坐力對練習過開槍的人來說雖然並不是很大，但一連六槍，那后坐力對胳膊產生的負擔是幾何倍增長啊，甄英雄卻能在子彈傷害到對方的慣性衝擊發生作用前，在女人身體還為有倒下前把子彈射空，就是職業殺手也很難做到啊，只能說，他是一台機器，在開槍那刻，沒有感情，沒有感覺的殺人機器。　　已經沒人能辨認出這個女人了，蘇影見到了這輩子最可怕的事情，她埋頭在甄天懷裡，恐懼到無以復加，一個人的臉上竟然被打了六個血窟窿，眼珠子碎裂，腦漿子飛濺，除了鮮紅以外的其它顏色，讓人作嘔，米利亞，這擠身世家八大殺手之一的女人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就被甄英雄轟爛了腦袋，到地獄里去追求她的暗戀的情人卡瑪了。　　黑衣男人的驚恐只是一閃既逝，他果然不是常人，“不是擂台，所以不講究方法手段，甄英雄，你給我上了一課。”　　“不客氣，好在你不是太笨，殺手與黑幫是兩個世界，不要輕易觸犯本少爺。”依然火藥味十足，但已經沒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抑。　　在手上沾血之前放開，屍體此時才倒地，和甄英雄的手下不同，她不可能再站起來了，畫兒不去看那屍體，而是從懷裡掏出手帕，擦掉甄少爺臉上被濺上的血珠，大廳里的黑幫份子這才靈魂歸位，意志力差一點的已經低頭嘔吐，卻沒有人出聲叫喊，一來丟人丟身份，二來，不敢，甄英雄這一手已經徹底震住了眾人，似乎從他一個人身上就能感覺到義字會的高不可攀，遙不可及。　　“鄙人張永哲，冰恨天的代表。”張永哲也不裝了，壓抑着怒氣，無可奈何的被甄少爺反將一軍，而且代價巨大，他有十足把握能掏槍讓甄英雄死的和米利亞一樣難看，但他知道，如果那麼做了，自己死的會比他們兩個加起來都難看，甄天沒眨過眼睛，甄英雄身旁的那俊秀青年沒眨過眼睛，義字會的變態不少，正如甄英雄所說，殺手與黑幫，是兩個世界，站在燈光下的自己在他們眼裡，什麼都不是，黑幫的殘酷比起殺手來，只有過之。　　“歡迎你，請去報名。”甄英雄絕對的變態，翻書一般的變了張臉，讓被嚇到的老大們哭笑不得，卻聽這位少爺對他旁邊的俊秀青年說道：“常樂，把這垃圾清理掉，丟進馬桶沖走，讓清潔工把地板脫乾淨。”　　“是，少爺，不過……”常樂深知甄英雄的用意，故意皺眉道：“這垃圾體積有點大，廁所的馬桶怕是塞不進去啊。”　　“把垃圾切成小塊不就行了，多動動腦子。”　　甄英雄這話立刻惹的下面嘔吐聲再次迸向高潮，他能把人家腦袋打爛，誰懷疑他不會真的碎屍啊？　　李連成忍着胃裡的翻騰，對兒子李英豪說道：“英豪啊，我決定了，回到霸川就把位子給你坐，媽的，老子這輩子都不想再看到甄英雄這牲口！”　　李英豪是少數沒有不良反應的人，他知道甄英雄的目的就是讓別人不敢小視義字會，雖然鄙視他又出陰招，但也佩服他，如果處在那個境遇的是自己，怕丟人是難免的，他老子的話，他也沒聽進去多少，風鈴沒看到，也不想去看，兀自咒罵著，估計現在還敢罵甄英雄的，也就剩她一個了，“那個王八蛋，死變態，不整點事情出來他就不痛快嗎？詛咒他出門被車撞死！”　　李連成不屑的看了一眼身邊那位褲襠還在滴着腥臊液體，牙關敲打的已經無法說話的肥豬，搖了搖頭，又對李英豪說了一句，“這次大賽，天門輸贏都無所謂了，你和他是朋友而不是敵人，已經是天門贏到的最大財富了……”　　抽籤進行的異常順利，當然和甄英雄那狠辣而充滿威懾性的一段插曲有着直接關係，甄少爺很好的主演了一幕殺雞儆猴，讓所有人都明白與義字會的相處之道，即，你敬我一尺，我還你一丈，至於不敬的下場……不言而喻了。　　冰恨天共有包括張永哲在內的三人參加比賽，兩男一女，甄英雄又有點摸不清楚顏冰要做什麼了。　　參賽的人有二百一十六人，其中男选手七十二個，顯然，對偶然性較小，實力特點比較出眾的男組比賽，大多組織只選了一個精英中的精英，只有少數組織派出了以防意外的雙保險或三保險，而女选手竟有一百四十四人之多，可見，瞄準賭博賽的大有人在，偶然性大，才有賭博的吸引力。　　因為人數是在抽籤之前才確定的，預賽两天就要把男女人數砍到各餘十六，所以，預賽制度並不嚴謹，首輪還好說，繼續進行中難免會有走運抓空簽直接晉級的，而抓不到空簽的就要和對手打個你死我活來爭取晉級了，對於這點，並沒有人提出異議，因為人人都期待空簽被自己抓到，本來就是規則不健全的賭博遊戲，一切都以運氣和利益說話。　　甄英雄特別留意了一下，二號簽的阿東，對手是一號一個叫做吳迪的人，名字夠牛，是海城市一個無名組織的首席紅棍，不知道是否能成為黑馬。到是六十九號的藍涯，對手讓甄英雄吃驚不小，竟是冰恨天中的人，而且名字看着也很耳熟，七十號，巴猜……　　張永哲是三十一號，碰上阿東或者碰上藍涯還說不定，估計要到十六進八的時候才能確定，前提是，藍涯能把五十三號的李英豪打趴下。　　甄三國是連續三屆冠軍，根據規則，她參賽是不用抽籤的，直接一號，她的對手沒聽說過，女子組裡偶然性大，三國是少數的實力派，所以甄少爺對她的對手並不關心，微兒是三十六號，估計打不了幾場都得讓三國辦了，韓慧恩八十四號，甄少爺寄託了無數希望的風鈴，手臭的緊，居然抽到了最後一百號，只希望碰到三國之前不會遇到太強的對手，可偏偏不巧的緊，冰恨天唯一參賽的女选手，抓到的是一百三十九號，很可能十六進八時就碰到，而那個人的名字，更讓甄英雄大腦發空，參賽的人，竟然是……鈴木優美！　　殺人就是犯法，所以，生死狀一說根本沒用，既然參賽，早就把命系在褲腰帶上了，比賽的勝利並不排除殺死對手這個方法，以幫派為名簽下的協議只是一個見證，無論选手死活，不可尋仇，見證人就是所有的幫派，但這東西更是扯淡，歸根結底，還是以組織自身的能力保護自己，但顯然，那些小魚小蝦企圖空手套狼的笨蛋並不明白這一點，還以為大幫會多講道義呢，殊不知，大幫會不提醒他們這一點，就是為了用表面的道義掩飾內里的不道義。　　因為會議進展快，凌晨一點一刻，抽籤就結束了，在甄天與交好老大們交流的時候，甄英雄帶着畫兒，常樂，以及五個普通到記不住長相的小弟偷偷溜了，現在開始，是綁架時間，常樂的好心情，緣於他對美女的期待，他認為，少爺要像抓愛利絲和韓慧恩那樣，也抓個美女賞給他做老婆呢。　　甄少爺晚上本來就沒吃幾口東西，再一通猛烈的嘔吐之後，已經是頭重腳輕了，常樂等人也好不了多少，只有沒見過米利亞慘狀的畫兒還好一些，是她慢吞吞的將車開到了市東的新儒小區，根據木老鬼提供的線索，目標目前居住在這個小區六號樓三樓的三零零四室。　　“少爺，你怎麼也吐啊？那人是你打死的吧？”常樂負責處理的屍體，當然，他沒去分屍，而是把屍體裝進防水袋子里，派人丟去大海了，甄英雄剛才突然叫停車跑到路邊蹲着嘔吐，讓常樂很不解。　　“廢話，少爺不是人啊？那麼近的距離開槍打爆頭，還被濺了一臉的血，我能不覺得噁心嗎？”甄英雄嘟囔道：“那人也是個棘手的殺手，現在幹掉她，是不為以後留麻煩。”　　幾人不太理解甄英雄的話，但並不多問，常樂笑贊道：“不過少爺你真能忍，我們處理完屍體以後就跑廁所吐的一塌糊塗，少爺你居然能忍到現在，了不起，了不起。”　　常樂還指着甄英雄給他討老婆呢，連嘔吐也能當成馬屁拍了。　　“滾！能裝B又不是什麼露臉的事。”甄少爺下車做了兩個深呼吸，緩解着體內的翻騰，道：“現在我們既要主動出擊，又要學會忍耐，再想吐，不該吐的時候也得憋着，絕對不能在那群野狼面前露怯。”　　常樂等人發現少爺認真了，齊齊應了聲‘是’，對常樂來說，少爺要表達的是什麼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照着他吩咐的話去做。　　甄英雄看了看時間，然後撥了一個電話，“喂，闌度……”　　才說了一句話，甄少爺就歪着頭，把電話對着天，闌度罵街的聲音都震耳朵，“咳，親愛的朋友，我們的私人問題可以稍後解決嘛，現在該辦正事了，你準備好了嗎……恩，好，那兩點鐘，按計劃進行……”　　潛入進行的很順利，因為已經是後半夜，小區門口的值班室只有一個保安，甄少爺假裝醉酒，摟着畫兒要進小區，保安本就在打瞌睡，迷迷糊糊的出門問甄英雄是哪棟樓的房客，盤問中，被從後面摸上來的常樂一個手刀砍昏，抬回值班室，扒掉他的衣服，甄英雄穿在了身上，五個手下，一個留在車裡，一個留在值班室冒充門衛，還有一個守在樓梯口把風，其餘人和甄英雄上樓。　　常樂帶着兩個手下靠在樓梯陰暗的拐角，冒充小區保安的甄英雄和畫兒大大方方的按響了曲宏圖家的門鈴。

# 第384章 綁票的表演

　　大概是門鈴按的太急了，沒過多會，就聽到屋裡有了動靜，門開了，燈光晃照出來的同時，畫兒與甄英雄換上了早以醞釀好的表情，一長相還算斯文，有些禿頂的大叔面色不善的從門縫瞪着甄少爺，狐疑中帶着極大的不滿，“誰啊？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估計是看到甄英雄穿着保安的衣服了，所以這臉蛋泛着油光的中年大叔有些盛氣凌人，甄英雄卻先看了一眼畫兒，才顧做為難的卑謙道：“請問，您是曲宏圖先生吧？真不好意思，這麼晚還打擾您休息，可是，這位小姐堅持要我……小姐，這位先生是你要找的人嗎？好象他不認識你啊……”　　說到這裏，甄英雄就看着畫兒不再說話，表情還有點懷疑，似乎他對畫兒也有什麼疑慮似的。　　畫兒小臉寫滿了焦急，還有那麼一點期待，望着中年大叔的眼睛淚汪汪的惹人憐愛，似乎就等着他承認自己是誰了一般。　　桃花運上門？這老曲也是斯文老色棍，剛才沒注意打量，現在仔細一看，這女孩竟是如此漂亮，下海經商的，尤其是混吃混喝的商騙子，經常自我催眠，把沒有前途的人生解釋為‘遊戲人間，瀟洒走一回’，因此大多對物質和女人缺乏抵抗力，中年大叔也沒想那麼多就連連點頭，“對，對，鄙人正是曲宏圖，請問小姐是……”　　騙子最怕人尋仇，曲宏圖到現在還沒有打開防盜門的意思，畫兒聽他承認了，立刻一聲哭了出來，“曲先生，不好了，柔柔她被綁架了！”　　曲宏圖和甄英雄被嚇了老大一跳，當然，劇本的杜撰者甄少爺是裝出來的，“綁綁綁架？！小小小姐你不是開玩笑吧？報警了沒有？還沒有吧？那我幫你報！”甄少爺好象突然回過神來似的，說罷就摸出了手機，手都哆嗦，當真像個沒見過大場面的小保安。　　“不能報警，保安先生，不能報警啊！”畫兒抓住甄英雄的手，急道：“要是報警，壞人會傷害柔柔的！”　　蹲在下面的常樂嘆服啊，這倆人，真會演，裝的和真的似的，柔柔？莫非少爺要綁的就是那個女孩？　　果然，曲宏圖面色慘白，急問道：“小姐，你怎麼認識柔柔？”　　這一句話，已經將曲宏圖出賣了一個徹底，他不問誰綁架的曲柔，也不問綁匪的要求，而是直接去驗證畫兒的身份，表示他心裏對哪路人綁了曲柔已經有數，甄少爺心裏暗笑，你個老幫菜果然和那幾個與冰恨天勾結的小崽子有關係啊，沒有利益勾結，你為什麼不確認畫兒說的柔柔是不是你的女兒曲柔啊？這說明他並沒有失去冷靜，而讓他可以冷靜下來的，大概就是他自以為是的後台了。　　畫兒哭道：“曲先生，我是勃門第一中學二年級的化學老師甄畫，我和曲柔是同事，我們約好晚上一起唱歌的，可她遲遲沒到，打她的電話也不通，十點鐘左右我突然接到一個男人的電話，他說曲柔和她丈夫都在他們手上，要我不許報警，然後告訴了我這個地址，讓我來這裏找曲先生，還說凌晨兩點會再打電話過來，如果接電話的不是曲先生，他們就殺了柔柔，他們讓我轉達一句話給您，說‘別以為有義字會長老的兒子罩着就了不起，海金堂怕的是義字會，不是沒用長老的廢物兒子’，我也不明白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但總算在兩點之前找到您了，不然，不然柔柔就……唔……”說到這裏，畫兒哭的當真一個傷心啊。　　甄畫？真話？這名字你還真敢叫啊？常樂肚裏都快笑翻了，畫兒到現在哪一句話是真的啊？常樂同學還以為甄少爺要綁架的就是人家姑娘呢，卻不知道曲宏圖的姑娘就是闌度的‘相親對象’，聽說是嫁過人的，常樂有點不滿意，但想到少爺的眼光，男人的色心難免悸動。　　畫兒的表演當真把感情發揮的很到位，連心裏的掙扎與茫然都表現的淋漓盡致，曲宏圖一聽就知道是海金堂找上了門，綁架了他女兒女婿，可是，海金堂是怎麼知道自己有個女兒的？和老婆離婚的時候女兒才三歲半，自己和她相認，是兩年前老伴去世之後，那時候曲柔已經二十二了，沒過多久自己就卷了海金堂的錢跑路，當時除了女婿，沒人知道自己和曲柔的關係啊。　　曲宏圖心裏有疑問，可看到這位甄畫老師說的有頭有據，不像是能杜撰出這些東西的人啊，曲老頭固然狡猾的好似狐狸，但又哪想的到，狐狸最怕碰到的好獵手，就站在畫兒的旁邊啊，甄少爺遠遠不是想綁了曲宏圖那麼簡單。　　正在這時，畫兒的手機響了，這狡猾的丫頭很配合的渾身一顫，好象那手機會咬人一般，她一看來電，聲音發出了女孩子哭泣前特有的讓人同情的顫抖，“是，是，是壞人打來的！”　　電話另一頭，闌度打了好大一個噴嚏，牽動的渾身都疼，想起甄英雄他就來氣，也不知道他是怎麼管教那群女孩子的，自己那麼誠實坦白的交代了一切，還是沒能躲過一頓拳打腳踢，愛利絲更是揚言，如果甄英雄不給她一個合理交代，她就再也不叫闌度哥哥，闌度這憋屈啊，那騙子少爺不說實話，為什麼我也要受連累啊？　　闌度回頭看了幾個叫過來威懾曲柔和她老公的小弟，看到曲柔渾身哆嗦，怕極了的蒼白面孔，氣道：“你們幾個混蛋，不許嚇唬人家，把刀給我拿遠點，我們海金堂是講道理的幫會，不欺負女人，去，拿根粗點的鋼管，那混蛋騙了我們五百多萬，連本帶利，算上誤工費，精神損失費一共一千萬，他要說不還的話，直接爆他女婿的屁眼，再不然的話，嘿嘿……”　　闌度覺得自己這淫蕩的笑破壞了他努力維持出來的紳士形象，“他女兒這麼漂亮，我那性無能有虐待傾向的弟弟還沒娶媳婦呢。”　　無疑，性無能的弟弟指的是甄少爺，那些過來裝孫子的小弟轟然叫好中心裏還在齷齪的琢磨，少爺真的是性無能嗎？　　話說，曲宏圖看到畫兒手中的手機響，再也顧不得那麼多了，打開防盜門就把畫兒拉了進去，想了想，把這‘不小心’聽到秘密的保安也拉了進去，免得他跑去報警，那倒霉的不止是綁匪，自己這詐騙犯也得去吃牢飯了。　　“喂……喂，綁匪先生……不，不，是闌先生，對，對，我是甄畫，我已經找到了曲宏圖先生……保證，我保證，我絕對沒有報警……好，好，我馬上把電話交給他，您稍等……”畫兒裝的真像，戰戰兢兢的把手機遞給了正在做深呼吸的曲宏圖。　　“喂，闌先生是吧？請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闌度冒充的是海金堂沒被打散的小團伙頭子，想收回曲宏圖從廖小強手裡騙走的五百五十萬翻身，把團伙擴張，當然，索要價格絕對不止五百五十萬了，就在闌度按照劇本交代身份的時候，甄少爺也在假裝找水壓驚的過程中探察過了曲宏圖的家。　　三室兩廳，只有一個人住，還挺奢侈的，房間收拾的很乾凈，看的出來，他的生活習慣很好，當然，如果垃圾桶里沒有帶着精液的避孕套的話……　　很附庸風雅的一個人，屋子里擺放了不少工藝品，花瓶，玉器，陽台位置還有幾盆盆栽，甄少爺見畫兒甩了個眼色過來，知道她也已經確認過了，這屋子里沒有其他人。　　“一千萬？！闌先生你開什麼玩笑？！我要先聽到我女兒的聲音！”　　不愧是老油條，曲宏圖雖然擔心女兒，但並沒有為此亂了心神，甄少爺只看他不停亂轉的眼珠，就知道他還沒有放棄動鬼心思，不過不要緊，甄少爺有絕對把握，他玩不出花樣，相反，他的花樣，正是甄少爺渴望知道的信息，畫兒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已經偷着笑去了。　　“爸，救我！”　　“柔柔，柔柔不要怕，他們沒把你怎麼樣吧？”　　“沒有，爸你是不是真的騙了人家的錢啊？如果拿了人家的錢你就還給他們吧，他們已經脫了山凱的衣服，他們說你要不答應還錢，就用鋼管去桶山凱的……還說要把我嫁給一個性無能的虐待狂！”曲柔怕急了，大哭起來。　　“別哭，別哭，柔柔，告訴爸爸，你在哪裡？他們是誰？”老油條這話問的已經超出‘綁匪’接受範圍了，可闌度並無顧慮，愣是假裝沒聽到。　　“我不知道，好象是在朗朗市，現在被關在一個地下室，他們說你和義字會有勾結，他們不敢出去亂跑……啊！”最後一聲，是個響亮的耳光，闌度徹底做不成偽紳士了。　　“臭婊子，誰讓你多嘴的？！老子才不怕義字會呢！”闌度搶過電話，似乎遮醜一般，道：“曲老鬼，你他媽聽好了，一千萬，不要報警，明天上午讓你身邊的女老師帶到時代廣場，順便告訴她，不聽話，我就把她那性無能的老公見不得人的勾當通通暴光！”闌度火氣不小，這時候都沒忘了詆毀兼威脅甄少爺。　　曲柔到底是個普通的女教師，一個平凡沒經歷過大風浪的女人，把闌度‘不經意間’在她面前與同伴交流聽到的信息全告訴給老油條知道了，老油條雖然心疼女兒挨了一巴掌，卻對綁匪有了全新了解，一群膽小心粗的笨蛋。　　殊不知，他老油條覺得三言兩語就能揣摩清楚一個人，甄少爺卻更厲害，根本不用交流就能把人算計死，闌度等人裝的和二流甚至三流痞子一般，正是甄英雄授意的，目的，就是吊老油條上鈎。　　老油條果然上當，既然是二流痞子那就好糊弄了，要知道，他這樣的人混的都是一張嘴，“闌先生，我想你既然知道我在朗朗市，就更應該知道我的後台是誰吧？”　　“我管你媽的鳥後台！”闌度無賴的口氣不變，“曲老頭子，你他媽咋呼誰啊？老子在道上飄了八年，你唬我？不把你調查清楚了我們能綁你這個如話似玉，很有做婊子潛力的千金嗎？”　　老油條覺得，甄畫同學是女兒的同事，而那心神不寧的保安就是一小人物，自己的底子在他們面前抖露出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還能顯擺顯擺自己的身份呢，但凡混蝦等死的，都喜歡人前炫耀，這是一個通病，“知道我的底細你還敢碰我女兒？！”　　“我不敢你女兒的媽，嫌老！我操你女兒的，老幫菜，還他媽的詐唬，是不是找我爆你女兒菊花呢？”闌度恨透了這下流痞的台詞，卻不得不說下去，“你個老混蛋在城東富甲大廈弄了兩層樓搞了個貿易公司就了不起了？操，弄義字會嚇唬我？媽的，城東區根本沒有義字會的堂口，你交租金的大廈是朗朗道上的四長老的兒子蓋的，就算你給他們交保護費，我怕你個鳥毛啊？道上人都知道，四長老的兒子不能進組織，壓根就和義字會沒關係，欠債還錢，誰能說個不字出來？你要識抬舉，明兒一早把錢準備好，否則的話，就等着你女兒主演的A片暢銷全國吧！”　　老油條嚇了一跳，甄英雄看到他腦門已經見汗，顯然是沒想到闌度知道的這麼清楚，但這些只要是道上人稍稍打聽，根本不是秘密，他這樣的小商騙也算半個道上人，所以他未起疑心，甄英雄知道，他快要出底牌了，不然他就不可能救回女兒。　　“闌先生，我坦白告訴你吧，放了我女兒，否則你會大難臨頭的。”　　“哎呀我好怕啊……，二黃，去，扒了她女兒的衣服，三元，把鋼管塞他女婿屁眼裡，四喜，給老子拿一避孕套過來，老子要上他女兒，操死她！你個老混蛋還他媽和我吹，那五百多萬就是讓你一張嘴忽悠走的，你當老子們沒長腦袋啊？！”　　“別別，闌先生，有話好說，不要碰我女兒！”老油條被闌度一嚇，立刻癟了，但咳了一聲之後，又鼓鼓起來了，“實話和闌先生你說了吧，我和全長老，陸長老，殷長老的公子都有交情……”　　這話一出口，無論甄英雄，畫兒，還是電話另一端的闌度，都眼神一亮，暗叫一聲‘來了’，但闌度還是很聰明的，顧做不信的打斷道：“你他媽少整這套，我和太子甄英雄還是磕過頭的兄弟呢！”這話其實不算假，雖然沒磕頭，可兩人關係確實如兄弟，不，應該是大舅子與妹夫。　　老油條趕緊說道：“你聽我說完，不然後悔的一定是你，我告訴你說，我幫過全興少爺一個大忙，他欠我的人情你知道嗎？我現在的貿易公司並不是我的，後面真正的大老闆就是全少爺，雖然全少爺不是義字會的人，但我想你也應該聽說過，全少爺與義字會三十六堂最大的朱雀堂堂主林夕照是過命的交情，如果你傷害了我女兒，全少爺肯定替我出頭，林夕照也不會坐視不管，你想想看，你惹的起嗎？”　　果然，全興與林夕照勾結了！但曲宏圖這老油條的話也不可盡信，最少，朗朗市道上飄的都知道，義字會這一兩年最火的，除了七虎九鳳，就是五大堂口，但林夕照卻說不上最大，至少，他上面有林驍勇的青龍堂壓着，論實力，玄武堂恭弘=叶 恭弘紛飛與他不相上下，蛟龍堂金海天異軍突起，大有趕超之勢……或許，這也是林夕照與三位大少勾結的原因吧。　　闌度沉默了片刻，色厲內荏道：“不吹牛你能死是吧？我他媽是要債，全興也說不出什麼！再說，你幫過全興？別扯淡了，全興雖然不是義字彙的，但找人幫忙，哪輪的到你啊？”　　“我說的都是真的！”曲宏圖全然忽略了，如果闌度真是綁匪，怎麼可能和他說這麼多廢話？由此可見，他還是很關心女兒安危的，甄少爺對畫兒使了個眼神，畫兒點了點頭，偷偷溜去開門了。　　“當時求我幫忙的時候，不止全少爺，陸萬古，殷立志兩位少爺也在場，我的貿易公司就是三位少爺投資辦起來的，說要做大事，沒有我就做不成，你傷害我女兒，就是破壞他們的大事，他們不會放過你的！”　　“恩，我知道了，我會放了你女兒的，還會給她一筆錢表示歉意。”闌度終於恢復了正常的說話腔調，老油條以為闌度終於妥協，卻聽闌度嘆了口氣，淡淡道：“但你就麻煩了。”　　曲宏圖一怔，“我有什麼麻煩？”　　闌度看不到，但與甄英雄的默契已經到了絕佳的程度，“你轉身跪倒，磕幾個響頭，然後問問你身後的人會不會放過你吧。”說罷，單方面切斷電話，任務已經完成，可以休息了。　　曲宏圖愣愣的回頭一看，傻了眼了，那個乖巧可愛又漂亮的甄畫，正抱着帥氣保安的胳膊，依偎在他的懷中，這兩人本該陌生才對啊，而且那保安突然沒有了方才的小市民感覺，渾身上下散發著讓人感覺到壓抑的氣勢，除了‘不凡’兩個字，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曲宏圖只是看到他，就下意識的照着闌度的話跪倒了。　　那保安背後，不知何時站出三個男人，當先一人伸出舌頭舔了舔手中鋒利的匕首，對那保安道：“少爺，怎麼處置他？一刀斃命，還是一刀下去明早再斃命？”　　“你不是讓我把他賞給你做老婆嗎？”　　“啊？！不，不對吧少爺？不是說綁女人的嗎？”　　“闌度已經把女人綁了，就剩他一老頭兒了，我以為你有走後門的嗜好……”　　常樂臉都青了，一天的期待啊，聽到後面兩個小弟捂着嘴都笑出聲了，他恨啊，匕首翻滾在手指間，好似一朵綻放的冰花，他冷着臉朝曲宏圖走來，“我決定了，一刀，明天晚上再死，老頭子，不要害怕，我下刀很有分寸的，不疼……”　　曲宏圖張嘴想問他們是誰，可看到常樂的刀，他駭的舌頭髮硬，說不出聲音，卻見那保安在甄畫光潔的臉蛋上親了一口，然後淡淡說道：“忘了自我介紹，客串保安的本少爺，義字會甄英雄是也。”　　“甄，甄英雄？！”兩眼一翻，曲宏圖昏了過去。　　喝着早茶，吃着薛雪親自做的小籠包，秋日的清晨，說不出的舒爽，可憐一夜未睡，小畫兒已經堅持不住了，甄英雄心疼她，要她和晴天換了班，代替晴天陪同小公主小魔女去學校，在她們上課的時候，畫兒有足夠的時間睡覺，目前也不需要去關心冰恨天的動向了，晴天送畫兒及小丫頭們去學校了，還未回來，估計想睡覺也不是那麼容易，除非愛利絲等人不去追問她知道的事情，但該怎麼和幾個丫頭交代，甄英雄已經交過畫兒了。　　昨天綁架歸來就凌晨三點了，審訊一通之後，為了不引起全興注意，甄英雄又命常樂把曲宏圖送回了家中，至於那昏倒的保安昨晚就被送去了醫院，有甄英雄的交代，醫生自然不敢怠慢，隨便給他拍了個片子，開了張證明，解釋了他突然昏厥的原因，反正那保安也沒看到常樂打他。　　闌度同樣一夜沒睡，本以為搞定了綁架之後就沒事了呢，哪想到被甄英雄拉過來喝早茶，他卻知道，甄英雄是想知道昨天晚上愛利絲的態度。　　闌度倒痛快，直接告訴甄少爺，他知道的全說了，至於甄英雄沒承認沒否認的他咬住沒說，只是告訴愛利絲，‘甄英雄和你媽媽之間的關係有了很大的改善，似乎他們不敵對了’，也正是這句話，讓愛利絲欣喜不已，雖然對事情還是一頭霧水，但愛利絲最關心的根本不是什麼陰謀，而是怕媽媽與甄英雄之間存在永遠化解不了的矛盾，既然這個情況有改善，不管中間發生了什麼，她都覺得高興的，當然了，她肯定想不到那個情況是甄英雄做了她的便宜‘爸爸’……　　甄少爺鬆了口氣，這與他交代畫兒的說辭幾乎一致，愛利絲那裡倒不是很難交代，目前為難的，是不知道顏冰到底要做些什麼，好象對拳賽莫不關心，最後時刻又跑來報名，最讓人費解的就是，有內鬼嫌疑的鈴木優美居然也要參加比賽……　　那個曲宏圖吹了老大牛皮，他所謂幫了三大少，事實上只是把雞毛蒜皮的事情無限放大了而已，但對甄少爺而言也不是沒有收穫，現在已經可以確定，冰恨天收買的內鬼，全興，陸萬古，殷立志這三個人都有份，那家貿易公司表面是曲宏圖註冊投資，並在富甲大廈租了兩層樓掛牌營業的，實際上，所有的費用，都是由三位少爺出資支持的，曲宏圖認為自己幫了三位少爺，就在於他要對四方集團另一最大股東，也是寫字樓最大的發展商木子華隱瞞這件事情，曲宏圖確實不知情，只以為這是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陰謀手段，三位少爺給了他三百萬封口，有錢撈，又能出入體面，他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找到曲宏圖，只是因為這廝拿着沒糟乾淨的幾百萬回到朗朗市后，通過雜七雜八的關係一層一層的重複着融資詐騙的小伎倆，因為真的有錢顯擺了，他的檔次也就比過去高了一點，剛好忽悠到了全興的眼皮子下面，從而被全興看中。甄英雄推斷，貿易公司又是出自顏冰的手筆，只是為了在朗朗市裡除了百年公寓，多一個落腳的地方，或者說，是綁架白果的藏身處，從全興隨意找了曲宏圖，不難看出，這是在愛利絲被綁了以後才衍生出來的補救手段，但也可以看出顏冰的精明，當時就已經考慮到用白果交換愛利絲了，那女人還真是可怕。

# 第385章 柳絮醒來了

　　曲宏圖這個白痴連自己快死了都不知道，甄英雄從他口中得知，他甄少爺被綁的那天，全興找過他，要他當天下午就停止營業，並以公司內部裝修為名，切斷了一條電源，而這條電源也包括了大樓的監視系統，出動的保安，當然都是全興自己的人，曲宏圖也覺得奇怪，但一百萬支票到了手裡，他還是用公司名義，給其他業主至了封道歉信，這件事情，又是瞞着木子華的，木子華正忙着黑市拳大賽的準備工作，也沒心思去管公司的事情。　　曲宏圖知道的事情不多，但一旦被義字會懷疑，他知道的事情都會成為關鍵，如果不是因為現在處於敏感時期，他曲宏圖早被全興給整死了，甄英雄所以挑在後半夜去綁架，就是提防全興派人暗中監視。　　甄少爺猜中了，被常樂打昏的保安就是全興的人，不過，有醫生開據的證明，事後曲宏圖又被送回家中，他也就沒起疑心，昏倒也是失職，他當然不會主動說出來了。　　如果曲宏圖沒有被義字會懷疑，他的女兒自然更不會被懷疑，所以全興並沒有派人去看着曲柔，免得起到掩耳盜鈴的反效果，甄少爺沒放曲柔，卻讓曲柔的丈夫王凱山拎着兩百萬現金回了勃門市，讓他繼續上班，並給老婆請假，就說老婆身體不舒服，去婆婆家住幾天，那兩百萬既是封口費，也是安慰金，只要他聽話，一個星期之後就放他老婆回家，而且回去的時候還有兩百萬，就當是委屈她這幾天的賠償。　　其實留曲柔，就是為了要挾控制曲宏圖罷了，曲柔兩口子都是小市民思想，一琢磨，將來孩子出世了，當老師的工資啊補助啊獎金啊加起來，買奶粉恐怕都吃緊，在漢宮住幾天就能拿走四百萬，這錢來的多容易啊？勃門現在也是義字會的地盤，所以甄少爺的名字在那裡也叫的很響，兩口子絕對相信甄少爺英雄般的人品，曲柔老公走的時候幾乎是扭着舞步，那倆裝滿錢的箱子好象都沒有份量了，甄少爺也不心疼，反正那些錢連同箱子，都是直接從那些組織交納的報名費中提過來的……　　經過這些事情，甄少爺對顏冰的做事方法有了一個更肯定的認識，她這個人目的性很明確，而且簡單到讓人不敢相信，然後，她會釋放出大量的煙霧彈，一環扣一環，好似一張大網，可實際上，她確定的目的卻沒有為此改變，一切的煙霧彈只是為了單純的目的而存在，起到掩護支持的作用，即便識破這個煙霧彈，也會被它的效果所迷惑，例如，她選中了三位長老的兒子做內應，卻故意把富甲天下大廈做為綁架白果的藏身處，不單是因為這個地方是義字會想不到的，還因為，一旦這裏被識破或者被發現，第一個受到懷疑的，不是三位表面與義字會沒有關係的少爺，而是最有能力接掌義字會的木子華。　　如果把所有多餘的猜疑全部砍掉，不被顏冰的煙霧彈迷惑，那她的目的就會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了，甄英雄隱隱的感覺到她要做什麼了，唯一想不通的，就只有鈴木優美參加大賽這一點，如果這是顏冰決定的，甄少爺甚至想不到她這煙霧彈能起到什麼效果……　　甄英雄想不通的，闌度更是撓頭，最後商量的結果是，甄英雄打個電話，試探一下顏冰的口風。　　談論這些話的時候，薛雪就靜靜的坐在甄少爺旁邊，對她，甄少爺和闌度都信的過，薛雪有過嚴重的自閉症，雖然現在情況好轉，但成熟穩重的她是不會把知道的事情說給別人聽的，除非對象是甄少爺，在這一點上，她和九鳳很相似。　　實在是困的堅持不住了，剛討論完這些事情，闌度打着哈哧才離開，甄英雄正要拉着薛雪去她的房間暖被卧，一心和甜甜就出現了。　　“臭傢伙，你昨天晚上又死到哪去了？”甜甜擠開甄英雄，不客氣的坐在他的座位上，拿起甜點就往嘴裏塞，似乎噎到了，端起甄英雄的杯子猛飲一氣，一點淑女的風範也看不到。　　“你餓死鬼投胎吧？”甄英雄這幾天都是睡眠不夠，昨晚又一夜沒睡，腳下有些發空，要不是薛雪拉着，一心從後面抱住他，甄少爺非摔倒不可。　　一心看出甄英雄的疲態了，“YY，你怎麼了？這两天是不是真的很忙啊？你臉色很差啊。”　　“沒事沒事，睡眠不足而已，呵呵。”對一心，甄少爺立刻換了張笑臉，“寶貝兒，两天沒看到你了，又綵排又錄節目，肯定累壞了吧？”　　“不累……”　　“誰說的？”甜甜和一心的性格是個極端的反差，一心柔弱，卻不喜歡向甄英雄訴苦，而甜甜強勢，卻太喜歡訴苦，好象是在抱怨甄英雄對她的關心不夠一般，“都快累死了！在漢宮，早上要鍛煉體能，上午要排舞，中午要商量演唱會嘉賓的問題，下午要練歌，去電視台做節目，晚上還要在唱片，海報，門票，體恤上簽名，還要編排演唱會的歌曲曲目和順序，每天後半夜才能睡，累的都快崩潰了……”　　甄少爺拉着一心坐下，薛雪很自然的幫他按揉着肩膀，這次甄少爺是真的需要按摩，再看甜甜那狼吞虎咽的好胃口，甄少爺笑嘻嘻的關心道：“是嗎？我想你也很累，前天晚上在迷幻空間又唱又跳的消費了十三萬八，確實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情啊……”　　揶揄的味道很重。　　甜甜差點嗆着，一心也是臉上一紅，雲姨那一手是報復甄英雄她們怎麼會看不出來啊，雖然十幾萬對甄少爺來說不算什麼，可直接戳穿了甜甜的謊話才是最讓人尷尬的，她們確實忙，可確實沒有甜甜說的那麼忙，樹袋熊把一個星期的任務說成了一天的，當然緊湊了。　　“喂，你用不用這麼小氣啊？那是雲姨耍陰招好不好？再說，你就當十四萬哄你小老婆開心了都不行啊？虧人家把自己都交給你了，負心郎啊……”甜甜要不去演戲，確實有點人才浪費，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淚，凄楚可憐的還裝呢，“人家說累就是想要你哄哄嘛，你卻這麼冷酷無情，我看錯你了，點心……，我們好命苦……”　　明明是裝的，可一拉上一心，甄少爺還真沒轍了，“你個死熊……好好好，少爺我錯了，我錯了總成了吧？”　　“道歉有用的話，還要黑社會幹嘛？”樹待熊這話聽着耳熟啊，這不倒霉鬼艾愛的名言嗎？　　“好了臭臭，明明是你先撒謊的。”還是一心知道體貼人，“YY，昨天你和我媽媽，甄叔叔都不在，三國姐姐說你們去參加什麼會議了，是什麼會議啊？為什麼非要半夜才開呢？”　　死變態的，這話也能隨便說嗎？甄少爺嘿嘿一笑，有點尷尬，卻聽甜甜皺眉道：“該不會是黑市拳大賽的抽籤會議吧？”　　這話一出口，莫說甄英雄，薛雪也嚇了一跳，薛雪當然知道甄英雄去做什麼了，但她卻從未告訴過二位少奶奶，她們是怎麼知道的？　　甄英雄轉望一心，發現這丫頭用嗔怪的目光瞪了甜甜一眼，顯然，一心也早就猜到了，見甄英雄看她，一心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頭，“其實，是小愛那鬼靈精告訴我的，而且，我媽媽也沒瞞着我們……”　　甄英雄略一思索就明白了，不是蘇影不想瞞，是瞞不住，前後發生那麼多事情，連她在美國的勢力都被遷了回來，一心不可能什麼都察覺不到，艾愛那倒霉丫頭成天和三國膩在一起練拳，再發生過少爺被綁架的事情，一心要是什麼都不問那才新鮮呢。　　“本來是不想告訴你們，怕你們擔心的，對不起……”　　“不用說對不起。”一心和甜甜顯然早就商量好了，竟異口同聲道：“只要你棄權不參加比賽就行！”　　不愧是被稱為雙子星的組合啊，配合的好有默契，甄少爺一怔，見倆妞同樣認真而期待的目光死死盯着自己，這才反應過來，忍不住哈哈一笑，“我以為你們要說什麼呢，放心好了，我不參加比賽。”　　“真的？”一心驚喜中還有一點懷疑，以為甄英雄是怕自己擔心故意這麼說的，“可我媽媽說，冰兒阿姨瞄準了這次的比賽要製造出事情來……”　　看來蘇影還是沒把全部告訴一心，這倆丫頭是亂猜的啊，甄英雄捏了捏一心的小鼻子，笑道：“就是因為這樣，我才不參加的啊……”　　一心顯然沒聽出這話里真正的味道，還以為甄英雄是看透了顏冰要害他的目的，所以採取了迴避呢，殊不知甄少爺不參加正是為了和顏冰面對面的真正碰撞。　　倆妞剛鬆了口氣，安家姐妹就沖了過來，臉上寫滿了欣喜，卻因為剛起床沒系髮帶，讓人分不清楚誰是誰，不過甄少爺知道，飛撞到自己懷裡，把自己壓在身下的，是妹妹安寧。　　甄少爺摔的骨頭都要散架了，還未開口，就見安寧的眼淚流了出來，竟是喜極而涕，“少爺，大姐醒了，大姐醒了！”　　柳絮醒了，這個消息讓甄英雄欣喜若狂，所有人都知道柳絮用命保護了甄少爺，她是所有喜歡甄英雄的女孩子心中最大的英雄，一心和甜甜也想去醫院探望她，但今天上午的活動已經有了安排，演唱會的嘉賓，著名女影星孔星星，以及女星安雅，男歌星和東，還有那現在把雙子星看的比親奶奶還要敬重的大明星花遲雨，都要到演唱會的會場綵排綵排，中午還安排了接風宴會，作為主人家，雙子星沒有不到場的理由，於是甜甜將一心推進了晴天的車中，讓一心代替她去醫院問候柳絮，而她則一個人去接待幾個貴客，鈴鐺，夏月負責她的安全。　　柳絮已經搬到了醫院最好的VIP病房，這丫頭的命當真夠硬，看到甄英雄的時候，她冰冷且略顯蒼白的小臉閃過一道釋懷，那眼神讓甄英雄心裏很不是滋味，似乎看到自己沒事，她才徹底鬆了口氣，完全沒有自己才是病員的覺悟。　　小櫻桃體質也不錯，早就好的七七八八了，甄英雄進來的時候，小丫頭已經坐在柳絮的床邊了，因為擔心柳絮的安全問題，她所在的樓層通通被清空，義字會有不下百人負責她的安全。　　柳絮還是不善言辭，或者說，是病房裡善言辭的太多，連甄英雄都沒有表現機會，幾個丫頭一擁而上，安家姐妹更是哭的稀哩嘩啦，薛雪和柳絮關係較好，問侯了一聲，就出門去請教主治醫生關於柳絮適合的飲食了，醫院的東西畢竟沒有她這個專業人士做出來的合胃口。　　晴天也好不到哪裡去，雖然沒流出眼淚，雙眼卻也像小白兔一樣紅紅的，九鳳從小在一起，柳絮對她們來說，就是最親的親人，等三隻小鳳凰發泄的差不多了，一心才走上前去，從幾人進門開始，柳絮都沒機會開口說話，看到一心親自來看她，冷冰冰的她露出一個難得的笑容，“少奶奶……”　　柳絮並不是在討好一心，事實上，她的等級觀念雖強，卻並不把甄英雄以外的任何人看在眼中，包括甄天和闌度，而一心和甜甜則是唯一的例外，因為，柳絮唯一的愛好，就是聽歌，她是雙子星的忠實歌迷……　　櫻桃身體還沒好，反正也輪不上自己說話，甄英雄就將這小丫頭橫腰抱起，送回了她自己的病房，櫻桃極為粘膩甄英雄，拉着他聊了一會天，住了幾天醫院，她寫字的速度提高了不少。　　櫻桃告訴甄英雄，醫生已經同意她明天出院了，還說想要幫助他去打壞人，為柳絮報仇，甄少爺想了想，還是沒把開槍傷了柳絮的仇人已經死了的事情說出來，櫻桃雖然是個小殺手，但畢竟還是個孩子，甄英雄希望她過平凡的生活，遠離那些打打殺殺。　　回到柳絮房間的時候，幾個丫頭還在，一心看的出來柳絮對甄少爺有着異樣的感情，如果只是保鏢，她可能會飛身替甄英雄擋子彈，卻絕對不會產生那麼強大的求生意識，她能醒來，是因為她不知道甄英雄是生是死，她奇迹一般的活下來，是因為她想繼續保護甄英雄，愛情與責任混合的感情，就是她創造奇迹的根源。　　“我們去看看雪姐姐到底做什麼去了吧。”一心推着幾個小鳳凰朝門口走去，經過甄英雄身邊的時候，對他眨了眨眼睛，小聲道：“好好安慰她，人家差點為你死掉，估計你這輩子都還不清人家了……花心狼，真不知道女人為什麼都喜歡你，回去和你算帳！”　　第一個‘人家’指的是柳絮，而第二個‘人家’，恐怕就不光指柳絮一人了，大概，也包括了一心自己，甄英雄知道，一心肯定是看出柳絮與自己不同於少爺與保鏢的關係了，從這一點來看，少爺還真就一輩子也還不清了，欠了柳絮一條命，而虧欠一心的，更多……　　“毛毛，傷口還疼嗎？”甄少爺上來就是一句廢話，柳絮才醒過來，傷口沒完全癒合，只能坐着或者趴着，坐的時間都不能太長，傷口能不疼嗎？　　“不疼。”柳絮已經坐了一段時間，汗都下來了，還強撐着呢，她不會和小女生一般撒嬌。　　“當著少爺就別裝了，快趴下吧。”甄英雄強行讓柳絮趴在床上，給她蓋好被子，想要拉個椅子過來做，柳絮卻抓到了甄英雄的手。　　甄英雄一怔，好象明白了柳絮的意思，笑着坐到了床邊，任由這丫頭抓着自己的手，柳絮蒼白的小臉一紅，冰冷的眼神盪起了水波，怔怔的看着甄英雄，聲音低，還有些顫，“少爺，你……你沒事，真好……”　　柳絮的話讓甄少爺鼻子一酸，“傻丫頭，這話該少爺和你說，毛毛，你沒事，真好，下次別做這麼蠢的事情了，知道嗎？你離死亡只有零點幾厘米，你想讓我一背子後悔嗎？”　　子彈再偏一點，柳絮就永遠也醒不過來了，但這丫頭卻淡淡一笑，因為身體虛弱，又是趴着說話，所以沒有什麼底氣，“我不許別人傷害少爺，這是我存在的價值，如果倒下的是少爺，那我寧可死了……”　　柳絮的固執絕對是九鳳中首屈一指的，甄英雄用另一隻手撩起她那條細細的小辮子，掃着她的脖頸，笑道：“毛毛，保護女人是男人的天職，你保護我，我會覺得害羞的。”　　柳絮一呆，“少，少爺，你覺得，我是女人嗎？”似乎每次甄英雄說她是個女孩子時，她都會很激動。　　“這話問的簡直是侮辱少爺的智商啊。”甄英雄把小辮子抖到柳絮眼前，道：“你不是女孩子還是男的不成？我家毛毛不但是女孩，還是很漂亮的女孩。”　　柳絮臉上紅暈更盛，小嘴漸漸翹起，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樣，卻又有難以壓抑的欣喜，“我以為少爺從不拿我當女孩子，所以才養了這條小辮子……”　　甄英雄還未明白柳絮的話是什麼意思，就見這丫頭猛然起身扎到自己懷裡，背上的傷口一陣巨痛，柳絮不管不顧，痛吟一聲，卻死死抱着甄英雄不放，小臉埋在甄少爺胸口，身體顫抖，甄英雄知道，這顫抖，並不是因為疼痛，而是哭泣，雖然不明白這丫頭突然之間是怎麼了，但還是輕輕抱住她，盡量不去碰她受傷的地方，柳絮側身半卧，上身被甄英雄摟着。　　“少爺，我怕，我怕再也看不到你了，我怕你又不理我，我真的好怕……唔……好怕……”　　印象中，柳絮沒哭過，可現在，她哭了，印象中，柳絮很堅強，可現在，她的堅強在甄英雄的面前崩潰了，無論她的成長環境多麼黑暗，說到底，她終究是個二十二歲的女孩子，生與死的體驗，讓她再也不能繼續冷酷，她知道自己最渴望得到的是什麼了。　　“乖，乖，毛毛，你怎麼了？少爺為什麼不理你呢？”甄英雄感覺自己就像在哄孩子，同時也有點懵。　　“你真的不會不理我？”柳絮仰起梨花帶雨的俏臉，讓甄少爺看到了另一個她，凄楚可憐，柔美可愛，還有那麼一點孩子氣，“騙人，去年晴天替你擋了一槍的那次，我殺了人，你就整整一年沒理我……”　　臉紅啊，原來這丫頭也記仇，人常說，女人生病的時候，心理最是脆弱，看來不假，露出女兒態的柳絮藉著感情的發泄在撒嬌，而且搬起了舊帳，甄少爺笑的尷尬，怎麼解釋？難道說少爺被你冷血的那面嚇到了？　　甄英雄他到底只是一個凡人，七情六欲他都有，他也會有害怕的事情，柳絮砍的人胳膊大腿滿天飛，流血和潑水一般，甄英雄自己把人家腦袋打爆了還要噁心的‘哇哇’吐呢，更何況看到柳絮發飆啊？那之後他連續做了幾夜的噩夢，夢到柳絮殺人時的兇狠，他哪還敢找她？雖然事後淡卻了那恐怖，但他還是沒有主動找柳絮的覺悟，爭強好勝的男人不喜歡能給自己帶來恐懼的任何人，甄少爺雖然不討厭柳絮，卻也不好意思去找她，而柳絮也是倔強脾氣，甄少爺不找她，她也拉不下面子去主動找甄英雄。　　“毛毛，那個，過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少爺和你道歉，但我保證，以後肯定不會不理你，等你傷好了，你還做少爺的影子，寸步不離好嗎？”甄少爺也是無恥淫蕩的人，要他承認自己那時候是被嚇到了，不現實。　　“我知道，我知道少爺那時候被我的樣子嚇到了……”柳絮一句話，讓甄少爺臉上一紅，他不承認，但不表示柳絮把話說出來他就會否認，事實就是事實，無可爭辯。　　柳絮凄凄楚楚的笑了一下，把甄英雄抱的更緊了，“少爺，我當時，只是想保護你，不想讓他們傷害你，所以才……其實我也害怕，血濺的到處都是，灑了我一身，我真的很怕，可是，如果我不殺了他們，他們就要殺少爺你，我是為了少爺而存在的，我以為，如果我害怕了，少爺就會覺得我沒用，就不會再理我了，所以，我不敢哭，也不敢去怕，其實沒人看到的時候，我也吐了，連續一個月，只要想到那天的場面，我就忍不住嘔吐，幾乎天天做噩夢，可是……少爺卻一次也沒來看過我……”　　甄英雄敢打賭，任何人看到柳絮殺過人之後，一身鮮血，連頭髮都在滴血的樣子，也沒膽子再見她，因為她當時真的像個女死神，那雙沒有感情的眼睛，那獃滯死板的表情，她就像浴血的修羅，她的外錶帶給人的恐懼，讓人沒有膽量再去窺探她的內心，甄英雄後悔，內疚，自己竟然不知道柳絮內心也充滿了恐懼，甚至是比任何人都強烈的恐懼。　　低頭在柳絮的腦門吻了一下，甄少爺認真的望着柳絮，“毛毛，以後，再也不要離開我身邊，少爺還不清你，也不想還你什麼，因為時間無法倒退，過去的永遠無法彌補，但以後，我會天天看着你，再也不讓你一個人偷偷的難過……少爺用老媽的名義起誓。”　　柳絮又哭了，這次，哭的很開心，一年的委屈煙消雲散，柳絮喜歡甄英雄的霸道，喜歡他的一切，甄英雄是她的少爺，同樣也是她的初戀，但她知道兩人距離的遙遠，於是，在他成為自己存在價值的那一天起，柳絮沒有抱怨，沒有抵抗，坦然並欣喜的接受了命運，因為，這不是殘酷的，而是她一直以來的追求，成為他的影子，兩人之間的距離就消失了，現在，她得到了……

# 第386章 是誰下的手

　　當甄英雄與柳絮吻在一起的時候，門外的一心長長嘆了口氣，笑了，有點酸，有點甜，有點釋懷，有點驕傲，她不能勸服自己去剝奪柳絮生存的價值，於是，她坦然接受，只能怨自己喜歡了一個太不平凡的男人……　　柳絮到底還是重傷號，探病時間不宜太長，醫生又給她用了葯，當她睡熟之後，甄少爺離開了病房。　　薛雪堅持要負責柳絮的飲食，甄英雄也覺得薛雪照顧柳絮最適合不過，於是讓安靜安寧暫時留在醫院幫薛雪跑個腿什麼的，等白果回來之後，再負責去保護她。　　剛想到白果，白果的電話就打到了一心的手機上，一心拉着甄英雄走出醫院，這才接通了電話。　　一心是公眾人物，只要一出現在公共場合，就打扮的好象個特務似的，今天又穿了一條黑色的多兜休閑痞褲，白色翻領的襯衫外是一件黑色細線的短身針織坎肩，豐滿胸脯纖細腰支，讓柔弱的她透着精神颯爽，外套的那件淺褐色風衣，惹來不少女性羡慕的目光，五天前，這件衣服還掛在朗朗市最有名的米蘭精品服裝店裡掛着非賣品的牌子呢，高貴卻透着休閑韻味，簡單卻有着說不出的華麗震撼，都說人靠衣裝，但甄英雄覺得，也有衣裝靠人的時候，只不過……扣着大檐帽子，戴着蓋住半張臉的大墨鏡，配合著一心接電話的時候故意迴避甄英雄的偷摸摸模樣，高貴華麗中還透着那麼一點賊味兒……　　白果要一心告訴甄少爺，白耀天要見他，最好帶着一心一起去。　　甄英雄看到一心嘴角那捉狹的勾起，有點懷疑，她不許自己聽電話，天知道白耀天是不是讓她也去了啊？　　讓晴天去開車，甄少爺懷疑的問一心道：“小艾，老白同志也是你的歌迷？”　　“老白和小白都不是，不但不是，估計還很討厭我才對，呵呵。”一心笑道：“我聽白姐姐語氣不善，說你和我爸聯合起來整老白，這是怎麼回事？聽起來好象很有意思哦……”　　甄少爺額頭冒汗，“點心同志，你不會是想去看熱鬧，所以才胡謅說老白也想見你吧？”　　“YY先生，我請你注意措辭呦，我那可不是胡謅的，老白是不想見我，但想見我的人卻連老白也攔不住，呵呵。”一心笑嘻嘻的顧做神秘，挽住甄英雄的胳膊，道：“而且，我爸也在呢，他两天沒看到女兒，想見見我也不成嗎？”　　甄英雄還沒有去求證一心說的是真是假，只覺得腦皮突然一麻，渾身的毛孔都在瞬間收縮，危險的氣息席捲而來，似乎感覺到某處有人手指一動，球球的，久違的狙擊！　　一心一聲輕呼，被甄少爺擁在懷裡閃開了原地，就聽‘嘩啦’一聲，他們身後，醫院正門的左邊的一閃玻璃門轟然而碎，甄少爺給一心做了肉墊，一個翻滾，躲在了正門大柱子的後面，死死的抱住一心，甄英雄又驚又怒，“媽的，水平狙擊！”　　射擊大多是居高臨下，以對方腦袋為目標，可以造成最大程度的傷害，基本是中槍者死，而且射程，射擊地點都便於掩飾，即便狙擊失敗，也不宜被立刻發現，為安全撤退留下後路，但這個殺手竟然是水平射擊，玻璃門碎了，好在玻璃夠厚，子彈在玻璃本身具備的彈性和緩衝下失去了力量，沒有傷到人，甄英雄立刻判斷了子彈的來向，探頭去看，醫院正對面，馬路對過的一輛大排量的改裝型三菱藍瑟汽車！　　汽車玻璃上貼了黑色的車膜，球球的，和愛利絲那次百米內的狙擊一樣，殺手是在車裡，用槍口抵着玻璃瞄準射擊的，沒有露出丁點射擊痕迹，看樣子殺手最少有兩個人！　　一心還未回過神來，甄英雄也沒有喊人，醫院里聽到動靜的義字會成員已經衝出了六七十人之多，但沒有一個人知道發生了什麼，只是聽到了玻璃破碎的聲響。　　那三菱汽車飛快的開走了，甄英雄沒有下令去追，因為追不上，市區里車多，一個不慎引來警察就麻煩了，原野正愁沒借口湊上來呢。　　甄英雄叫過來一個領頭的，吩咐了他幾句，那人便去驅散人群，告訴他們沒事，是有人不小心踢壞了玻璃門，這謊話也夠蠢的，雖然門是玻璃的，但一腳踢碎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啊。　　“英，英雄，到底發生了什麼？”一心才回過神來，她知道，玻璃不是被踢碎的。　　“有人朝我開槍。”甄英雄知道騙不了一心，索性直言，“應該是殺手。”　　一心小臉煞白，“冰恨天的殺手？！”　　“大概是吧，但不確定。”甄英雄摟着一心，笑道：“這黑社會真不是人混的地方，呵呵，看來少爺得加快漂白的步伐了……晴天開車過來了，我們走吧，對了，這件事情別告訴果果，免得她又亂擔心。”　　一心還沒說什麼，就被甄英雄推上了車。　　甄少爺幾乎可以肯定，殺手就是冰恨天的人，或者說的更具體些，是殺手世家的人，這個推理容易的讓人不能相信，是報復，單純的報復，因為昨天晚上，少爺殺了八大殺手中的米利亞，給了張永哲一個下馬威，嚴重侮辱了殺手世家的優秀殺手們，這次暗殺很可能是張永哲瞞着顏冰安排的，因為顏冰和自己有賭約，暫時不會對自己下手。　　甄英雄雖然在黑道上飄了兩年，卻沒有其他仇家，因為，他的仇家都死光了，昨天的張狂，正是為了震住那些組織，讓他們不敢輕易對義字會動手動腳，而沒有矛盾衝突下，也不會有人來殺甄英雄。　　來醫院是臨時決定的，而知道柳絮住院的人，只有冰恨天，因此，也只有他們會在這裏埋伏，事情太簡單了，反而讓人心中起疑，甄英雄總覺得，這次暗殺，殺手世家有點太糊弄了……　　白耀天落腳的地方，是朗朗市大酒店，這裏，也是甄英雄與一心第一次見面的地方，同樣，也是和白果結下不解之緣的地方。一心與朗朗電視台正式簽約的那天，甄英雄受甄天強迫，來這裏活捉要暗殺一心的二流殺手，正巧遇到了和原野一起負責會場安全的白果，因為說了一句“你有小JJ嗎”，這才惹的小白同志不依不饒，想不到再次來這酒店，當晚邂逅的兩個女孩子，與自己的關係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白耀天和艾華正在八樓的茶吧喝茶，甄英雄摟着一心，帶着晴天來到八樓的時候，電梯門一開，就看到了守在電梯門外的白果那張陰霾的小臉。　　“點心，你果然來了……”小白同志都沒搭理甄少爺，帶電的目光集中到了一心一個人身上。　　“不是你要我來的嗎？”一心有點裝糊塗的意思，不過甄英雄看的出來，天真表情的後面，有小狐狸一般的得意，“白姐姐，我是聽你的話才推了上午的工作陪英雄一起來的啊……”　　“裝，你就裝吧。”白果一把抱住甄英雄的右胳膊，沒好氣道：“我不是告訴過你工作忙就別來了嗎？不會有人勉強你的。”　　小白說話有些咬牙切齒的味道，很明顯，她並不希望一心來，可是又不好把話明說似的，甄英雄不禁納悶了，白耀天早就知道少爺和一心的關係，果果很清楚啊，為什麼不想一心來呢？　　“果果，到底……”　　“你閉嘴！”白果不輕不重的掐了甄英雄一把，氣道：“都怨你這死流氓，回去我再和你算帳，聯合白叔叔一起整我爸爸就算了，還把我和我媽媽也算計了，我爸現在火大了，看你待會怎麼和他解釋！”　　“你和你媽媽？！”甄英雄略略一怔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球球的，艾華那條狐狸的計謀果然得逞了，為了讓白耀天妥協，他的‘枕頭風’計劃顯然已經成功，如此說來，想見一心的那個人，就是未來丈母娘，果果的媽媽了？　　未來丈母娘來了，甄少爺多少感覺到緊張，他也明白白果不想一心來的目的了，也許，她是怕她母親看到自己與一心的親密關係而心生反感吧。　　“白姐姐就那麼不願意看到我嗎？那我就回去好了……”一心的語氣凄婉，可抱着甄英雄的左臂一點沒松，哪裡有絲毫要走的意思啊？似乎只有面對白果的時候，一心溫文爾雅的另一面才會顯露出來，到底是艾華的女兒，無害的外表下，同樣有着睿智的可以稱為狡猾的內涵。　　晴天是一頭的霧水，不知道兩位少奶奶這是幹嗎呢，怎麼感情一會好一會孬啊？　　白果拉着甄英雄就走，卻與一心針鋒相對，“你就裝吧，臭點心，我算看出來了，你比甜甜還狡猾一萬倍！你明知道我不想你來還偏偏要跟着來，不就是怕死流氓的事情你會知道的比我少嗎？”　　倆妞都是聰明絕倫，甄少爺現在才回過味來，這倆丫頭爭風吃醋的程度已經不同於一般層次了，一心平時給人的感覺太無害了，甄少爺愣是沒去想過，艾華和白耀天碰頭，還要見他甄少爺，顯然是有重要事情商量，就目前形式來說，黑市拳馬上開始，顏冰在一旁虎視耽耽，警察，蘇影手下漢克的勢力，以及顏冰調動的諾森世家的勢力都蠢蠢欲動，一派暴風雨到來前的壓抑，一心想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麼，想了解目前的形勢也在情理之中啊。　　甄英雄現在才明白，一心的體貼，融入了她的智慧，她表面對什麼事情都莫不關心，只是不希望自己在她身上有過分的操心，不想讓自己為難，而實際上，一心時時擔心着自己，想要了解更多，這個丫頭總是在默默的體貼着自己。　　既然艾華已經與白耀天攤牌，那就表示白果也知道了一切，甄英雄也知道白果為什麼不希望一心來了，並非吃醋，相反，是一種關心。　　甄英雄被迫與白耀天攤牌，冒着危險交代顏冰和愛利絲的事情，就是因為原野的恐嚇，而原野用來要挾逼迫甄英雄的武器，就是甄英雄與一心暫時還算秘密的戀人關係，小白不希望一心來，就是怕一心為此而內疚，畢竟，甄英雄的坦白還是冒了很大風險的，白果知道白耀天的脾氣，讓他放過顏冰和愛利絲，除非甄英雄能徹底摧毀冰恨天與諾森家族，沒有絲毫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甄英雄為了一心，自己走上了一條不能回頭的布滿荊棘的路。　　倆妞雖然爭風吃醋，卻各自關心着對方，但迥然的性格卻又不讓她們把心裏的實話說出來，甄英雄覺得又是好笑，又是溫馨，這樣聽她們打鬧，倒也有一種融洽的感覺。　　小白領着幾人來到茶吧，走到門前的時候停下了腳步，甄英雄和晴天都是不解，卻見小白和一心眼瞪眼的放了一會電，這才雙雙嘆了口氣，倆丫頭竟然手挽手，親昵的靠在一起，舒緩着臉上僵硬的笑，等表情自然了，才走進茶吧。　　晴天見她們把甄少爺扔在一旁了，剛想去抱甄少爺胳膊，就見小白和一心同時回頭，似乎早就知道晴天要作什麼似的，異口同聲道：“不許抱！顯得他穩重點！”　　靠，原來是這麼回事啊！　　甄英雄這才納過悶來，茶吧裏面都是長輩，甄英雄要是左擁右抱的，顯得輕佻，本來黑社會給人的感覺就不好，這是傳統觀念啊。　　晴天嘟着小嘴，大為不滿，你們抱的時候我抱不到，你們不抱也不讓我抱，沒道理啊，畫兒在少爺身邊的時候不是成天抱着都沒人管嗎？晴天眼中根本沒有什麼世俗觀念，但等級觀念太強，少奶奶不讓抱，她也沒轍。　　甄英雄看到一心和白果好似姐妹一般的走進茶吧，搖了搖頭，從上衣里兜套出一張卡，塞到了晴天手中，晴天還為明白怎麼回事，甄英雄就把她摟在了懷裡，晴天怔過之後小臉一紅，這還是甄少爺第一次主動摟她呢，卻聽甄少爺在她耳邊小聲的說了幾句話。　　一間面積還算大的茶室里，白耀天與艾華面對面的坐在小茶桌前，氣氛有點凝重，這兩人撕掉了虛偽的面具，顯然並不具備做朋友的條件，一陰一陽，反差太大。　　艾華身後站着的正是美女東方雲，這丫頭不再裝成熟，一身黑色西式制服，款式年輕，將完美身材襯托到及至，充滿青春與活力，披肩長發，讓她有一種冷艷的氣質，當然，這和她臉上沒有了過去那般謙和的笑容有着直接關係。　　見到甄英雄進門，一直板着工作表情的東方雲起身相迎，這是做秘書的職責，但背對艾華的時候，這丫頭對甄英雄眨了眨眼，露出一個相當得意並充滿默契的笑，甄少爺不問便知，東方小姐依然和艾華保持在冷戰狀態，而且成效甚佳。　　艾華見東方雲看到甄英雄就笑的那麼甜，臉上表情有點複雜，竟沒有起身，看來東方雲對他的態度讓他受了不小打擊，艾華有點埋怨甄英雄多管閑事了，只是對他點了點頭，算是打過招呼。白耀天就更別說了，冷哼一聲，坐着沒動不說，連看都不看甄少爺一眼，心高氣傲的他先前被隱瞞不說，現在形勢全了解了，卻又掉進了艾華和甄英雄的陷阱，本來可以不管不顧，把愛利絲和顏冰抓起來結案的，無奈女兒和老婆的胳膊肘都一個勁的朝外拐，加上方言那混蛋惹出來的簍子，欠了艾華和甄英雄老大的人情，他只能閉着眼鑽到艾華的套子里。　　白耀天身旁坐着的大概就是白果的母親了，和白果太像了，簡直就是白果的成熟版加淑女版，白果二十三，她媽媽再年輕，也不會比蘇影小，蘇影給人感覺也就三十齣頭的樣子，這女人竟比蘇影還要年輕少許似的，不過比顏冰卻差的遠了。　　甄少爺心裏琢磨，似乎不幹活的女人看起來都年輕，白果的媽媽細皮嫩肉，典型的居家主婦，顏冰更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洗澡有人放水，看電視都有專人拿着遙控器，要不是把運動當成功課，這種人早就懶死在床上了。　　“白太太，我來給您介紹一下……”　　“還是我來吧。”白果打斷東方雲，對那美婦說道：“媽，他就是我常和您說的死流氓。”　　這介紹差點沒讓甄英雄躺倒在地，初次見面，有這麼和老娘介紹女婿的嗎？　　一心也頗為不滿白果的介紹，卻見甄少爺一步上前，先是露出一驚訝表情，然後，似乎帶着點羞澀，紳士一般的鞠躬九十度，“原來是伯母，失敬失敬，小子就是甄英雄，四方精英高中二年三班的班主任，進門時候一看到您我就在猜測白伯父身邊的美女是誰，卻沒想到……”　　甄英雄說道這裏故意停頓了一下，白果母親果然好奇的接道：“沒想到什麼？”　　“這……不太好意思說啊……”甄英雄顧做為難的看了一眼白耀天，好象有什麼顧慮似的，但傻瓜都知道甄英雄根本不鳥他，白果的媽媽哪裡知道甄英雄是在試探啊，白果的一條筋恐怕就是繼承了她媽媽的優良基因。　　“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別管他，你說你的。”白果媽媽看都不看白耀天，其實甄英雄要說什麼她早就猜的七七八八，但還是忍不住要他當眾說出來，只是緣於女性愛美的心態，尤其是過了四十的女人，都希望忘掉年齡，更渴望聽到年輕人對她們美貌的讚美。　　甄英雄就是想先用拍馬屁的蠢辦法摸一下她的脾氣稟性，然後尋找薄弱處攻克，讓未來岳母對自己有一個好印象，“我還以為，白伯父身邊坐的，是果果的姐姐呢，伯母，您和伯父坐在一起，不象夫妻，像婦女。”　　這話其實褒貶都有，甄少爺口舌功夫多厲害，‘父女’‘婦女’是同音，白果媽媽四十多了，當然是婦女，但因為先前的鋪墊，別人都理所應當的認為是‘父女’，甄英雄這看似馬屁話其實是大實話，而且，還間接罵了白耀天倚老賣老，竟然不鳥他甄少爺。　　艾華比白耀天更了解甄英雄，哪會聽不出甄英雄那句‘父女’與‘婦女’啊？不止是他，一心和東方雲也肚裏偷笑，一心本就知道甄英雄脾氣，而東方雲與甄英雄認識時間不長，卻極為相投，兩人就像天生的好朋友，特別容易看透對方。　　白果倒沒多想，實乃無暇多顧，她緊張啊，不知道老媽對甄英雄是不是看的上眼，聽到甄英雄一句話逗的她老媽十分開心，她着實鬆了口氣，流氓就流氓吧，還當誰不知道是的，非說自己是個老師。　　白果的媽媽只是個平凡女人，沒有那麼多心機，看起來，思想也不是那麼保守，並沒有對少爺刻意的敵視，甄英雄暗鬆了口氣。　　“小子這馬屁拍的可有些過了，我女兒都二十三了，我哪還年輕啊？”白果媽媽一點也不在乎甄少爺把她老公說成了她爸爸，單純的可愛，倒讓甄少爺有點負罪感。　　“如果我算是拍馬屁的話，那這屋裡就沒有誠實人了，您說是不是，艾叔？”甄英雄話一轉，牽到艾華身上了。　　艾華知道這小王八蛋存心拉自己下水，卻只能點頭笑道：“是啊，不是英雄說的過，而是白夫人太謙虛了，耀天兄真是好福氣啊，能娶到您這樣連歲月都繞行的太太。”　　“是啊是啊，連我都羡慕您的皮膚呢，伯母，待會一定要告訴我您用什麼牌子的化妝品。”東方雲也跟着吹捧，白耀天還不知道這些混蛋肚裏是什麼主意？逮着個機會就把老婆吹上天，讓她不好意思寒着臉說教，根本就是離間瓦解外帶拉攏啊，但人家哄他老婆，他也不能打斷吧？不然就像自己不承認老婆看起來年輕貌美一般，其實，艾華說的沒錯，白耀天最大的自豪就是娶了白果的母親吳歌，又因為曾經做過點出軌對不住老婆的事情，對老婆有愧，因此格外忍讓，不然艾華的枕頭風計劃也不會奏效了。　　“伯母，這位我想不用介紹了吧？”東方雲拉過一心，笑道：“這就是艾先生的千金一心，呵呵，就是雙子星甜心組合中的艾一心，原野那壞蛋就是用我家一心威脅英雄的。”　　看到艾一心，白果的媽媽眼中一亮，人怕衰老，所以白果的媽媽吳歌也會追求年輕與時尚的東西，當然，這就包括追星，追的，正是這號稱全國最美麗少女組合的雙子星，當初她要白果找雙子星簽名就可以看出她追星的瘋狂。　　一心那無害而充滿親和力的笑容又出現了，和甄英雄一樣，鞠躬九十度，甜甜的喊了一聲：“伯母您好，我是一心，初次見面有些倉促，沒帶什麼禮物，請您原諒……”　　吳歌也是有家世的，白耀天可以平步青雲，如此年紀都坐上副廳長的位子，就是倚仗了吳歌娘家人的拉扯鋪墊，因此，即便岳父岳母全已過世，白耀天依然很尊重妻子的意見，艾華顯然知道這一點才會拉吳歌下水。　　當今社會，包二奶成風，三奶四奶，甚至趕超韋小寶的大有人在，尤其當官的，有幾個沒出軌犯錯的？白耀天那麼愛老婆也沒忍住犯過錯誤，吳歌見過的太多了，雖然會反感，但也難免看的有點淡，白果是他們唯一的女兒，當白果哭着和吳歌說愛上甄英雄，沒他活不下去的時候，吳歌立刻心軟了，從女兒認識甄英雄一直到愛上甄英雄，吳歌清楚他們相處的每一個環節，甄英雄的為人也從女兒嘴裏知道的一清二楚，因此，她倒並不是很反感甄英雄有其她女人，甚至鼓勵女兒勇敢去愛。

# 第387章 一心與顏冰

　　讓吳歌相信甄英雄人品的，就是一心，吳歌知道甄英雄還有個女友是艾一心的時候，吃了不小一驚，如果他的人品真有問題，艾華會讓女兒喜歡他嗎？當然，她不討厭一心，和本身是一心的粉絲有很大關係。　　吳歌和白果是一個立場，顏冰與一心媽媽蘇影的關係，艾華如實告訴了白耀天，甄英雄為了一心，因此要將顏冰救出火海重新做人，再次讓吳歌感受到了未來女婿的人品與氣魄，只覺得將女兒交給這樣一個男人是可以放心的，而且，女人同樣有着渴望做英雄的心理，如果自己的女兒能讓全省聞名的甄太子退出黑道，那自己臉上不也有光嗎？說穿了，吳歌對事態的認識還是太淺，但便宜了甄少爺而已。　　“什麼禮物不禮物的，看你說的。”吳歌壓着心裏的激動，拉着一心的小手，笑道：“我也是才知道，雙子星竟然都是艾市長的千金，呵呵，真是沒想到啊。”　　“爸爸是市長，我卻跑去唱歌，怕對爸爸有不好的影響，所以一直不敢讓人知道來着。”一心看着艾華，眼中的親情流動，更顯她懂事體貼人。　　白果為了不讓母親多想，當然要和小艾十分融洽，好似親姐妹一般了，當下笑嘻嘻道：“媽，您直接叫她點心就好了，和她太客氣了，我都覺得彆扭，好象我和她在您心目中差了十萬八千里似的。”　　“點心？”　　“是甜甜給我起的綽號。”一心大方一笑，“伯母，就聽果姐姐的，您就喊我點心吧，不然我也覺得生分。”　　一心的親和力讓人很難把她與傳統中的‘第三者’或者‘狐狸精’聯繫起來，幾句話下來，吳歌快把她當女兒了，甄英雄自然不能沒有表示，不管怎麼說都是第一次見面，全怪白果和一心沒提前告訴他，但甄少爺仍然有禮物能送。　　“少爺，這是您為白夫人準備的禮物。”晴天恭敬的掏出一張卡遞給甄英雄，做足了樣子，這卡，是進門前甄英雄交給她的。　　甄英雄接過卡，笑着對吳歌道：“伯母，初次見面，這是我和一心的一點小心意，請您收下。”　　吳歌不知道這張黑色的卡片是做什麼的，但白耀天，艾華，東方雲卻是識貨的主兒，連白果也沒想到甄英雄居然把這東西當禮物送出來。　　吳歌接過卡，納悶道：“這是，購物卡嗎？”　　甄少爺淡然一笑，“差不多吧……”　　白耀天可再也裝不下深沉了，“甄……咳，英雄啊，這張該不會是……”　　“黑色鑽石卡！”白果的胳膊肘又朝外拐了，想把卡搶回來給甄英雄，“這麼貴重的東西你怎麼隨便往外送啊？”　　甄英雄拉住白果，“什麼叫隨便啊？我那是送給伯母的。”　　吳歌疑惑道：“這東西很貴重嗎？”　　“貴重？那不是一般的貴重！”白耀天沒想到甄少爺出手如此豪爽，用黑色鑽石卡討好吳歌，要是收下這東西，想反對他與白果都無法張口了，說這是他要娶白果的聘禮也不為過啊，白耀天壓着心底的波動，對老婆道：“黑色鑽石卡是漢宮的主人卡，據說只有兩張，一張在甄天手上，另一張，現在就在你手裡，拿着這張卡，你可以在漢宮集團名下的所有的酒店賓館餐廳酒樓，娛樂城健身房美容院，商場醫院等等消費場所免單消費，這張卡就是漢宮集團主人的身份象徵，就算再兇狠的黑幫看到這張卡也要恭恭敬敬，可以說，拿着這張卡，就是朗朗市的皇帝……”　　吳歌都聽傻了，白耀天說的並不誇張，但甄少爺心裏還是嗤之以鼻，球球的，少爺老拿着那卡來着，但在路邊攤煎餅吃還是要給錢啊……　　這張卡的貴重並非它直接帶來的價值，而是誠意，甄英雄給人一種不要漢宮也要白果的誠意，而漢宮，可是甄家父子的一切啊，如此誠意下，白耀天更說不出什麼了，而吳歌，只覺得這女婿雖然花了點，卻極為可靠。　　最終，再三相讓，甄英雄還是把卡塞給了吳歌，女人愛虛榮，男人愛面子，白耀天表面謙虛，但甄英雄知道他比任何人都想得到這張卡，這可是花錢都買不到的身份的象徵啊，不過任何人都沒有艾華了解甄英雄的小心思，那張卡，過不了太久就會報廢的，可憐白耀天又讓甄英雄給算計了。　　看到一心羡慕的目光，看到白果感動的眼神，看到東方雲敬佩的神采，艾華嘆了口氣，甄英雄太滑頭了，他蓄意製造出來的‘不要漢宮也要白果’的感覺不過是一種很容易讓人陷進去的假象而已，過於簡單的手法卻騙過了白耀天這樣的老狐狸，那張黑色鑽石卡只是象徵著漢宮之主的卡片罷了，說穿了，甄少爺就是沒有那張卡，他還是義字會的甄少爺，漢宮的主子，白耀天拿着那張卡，除了一點經濟利益外，屁用沒有，艾華嘆氣，就是因為白耀天的精神都被那張卡吸引了，卻沒想想，他泡了你女兒，你就是他老丈人，有沒有黑色鑽石卡，你在朗朗市都是爺……　　甄少爺與白耀天合作的目的是漂白義字會，當義字會漂白之後，那張黑色鑽石卡自然就報廢了，可憐白耀天絲毫沒有察覺到，甄少爺送出黑色鑽石卡，目的就是讓他們不好在開口談論甄少爺和白果之間的事情，這兩口子的弱點被甄英雄抓的很准啊……　　搞定了私人問題，談論的正事基本與艾華當初預想的一般順利，因為方言那個混蛋企圖對白果不軌，白耀天與吳歌是同樣氣憤，吳歌更因為甄英雄舍死救了白果而喜歡自己這女婿，在她的幫腔下，白耀天根本沒有說反對的資格。　　白耀天同意幫助甄英雄架開與朗朗市警察的合作關係，但要求他所有行動必須要白果知道，其實就是通過白果監督甄英雄，這一點在白果的堅持下，甄少爺無法拒絕。　　正如白果預想的一般，知道自己成了原野要挾甄英雄的武器，一心很不是滋味，但有甄英雄安慰，還不是特別的氣惱。　　甄英雄為了表示誠意，也不隱瞞，將一切能說的全部說了出來，也算對一心和白果交了底，唯一隱瞞的，就是他和顏冰的不倫關係。　　聽說甄英雄不但與顏冰有了一定程度的合作，還挖到了義字會的內鬼，一心和白果都是鬆了口氣，白耀天和艾華更是欣喜，相比之下，若真的可以一舉端了諾森家族，殺手世家，以及背後有可能對朗朗市黑道心懷不軌的山口組，抓顏冰與愛利絲就顯的微不足道了。　　頂下計劃之後，白耀天當即約張進寶與原野見面，甄英雄自是不便留在這裏，起身告辭，白果知道柳絮醒了，早就迫不及待的要去醫院了，吳歌也想當面感激救了女兒的恩人，甄少爺一夜沒睡，白果也不好再強拉着他，於是東方雲負責開車，陪同白果母女一起去了醫院。　　甄英雄本想回漢宮補個覺的，可才上車，電話就響了，而這個音樂，一心似曾聽過，甄英雄也是臉色一變，看了一心一眼，想下車，卻被一心抱住了胳膊，看到她眼神中的堅定與固執，甄少爺苦笑兩聲，掏出了顏冰給他的手機，接通了電話……　　怪不得義字會鋪開的監視網到處也找不到顏冰的蹤跡，這個女人聰明的程度，讓艾一心渾身發冷，道路兩邊是熟悉的風景，秋天的楓恭弘=叶 恭弘紅似火，彷彿溫度都升高了幾分，顏冰居然大方的住在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中！　　甄少爺拗不過一心，她知道電話是顏冰打來的之後，堅持要隨甄英雄一起來見顏冰，早上才遇到過暗殺，一心會如此擔心也是很正常的，甄英雄利害關係說的多透徹，一心就是不肯聽。　　“小艾，你現在與晴天回漢宮好不好？剛才與果果父母見面，你就已經知道一切了不是嗎？”甄英雄將車停在山路邊，道：“原野就是用我們的關係做威脅，才迫使我不得不和果果的父親攤牌一切的，如果你和我一起去見顏冰，讓她知道我們的關係，那我前面的努力不全廢了？”　　一心反駁道：“我一定要去！英雄，我戴着帽子和墨鏡，顏冰認不出我的，再者，你不是說了嗎？你和她現在是合作關係，既然是合作關係，她就不會傷害我們的不是嗎？我只是想看看她到底是什麼樣的女人，值不值得你冒險救她……如果早上的暗殺是她安排的，那我肯定不會原諒她，更不許你為了這種女人而冒險！”　　女人是一種很情緒化的高級動物，一心的固執來自對甄英雄的擔心，如果顏冰一意要致甄英雄於死地，莫說這場賭約甄英雄沒有丁點勝算，恐怕對顏冰有着盲目信任的他根本堅持不到最後就死掉了，一心是想保護甄英雄，她知道甄英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自己的媽媽蘇影，才對顏冰產生保護慾望的，但她絕對不能允許甄英雄去做無謂的努力，用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甄英雄知道一心的用意，“小艾，其實你是在害怕，害怕顏冰答應與我的賭約，只是想我對她放鬆警惕，然後給她機會下手殺我是吧？”　　一心誠實的點了點頭，“早上的暗殺就是證明！我要跟着你，就是怕你被她騙了，我不許你輕易相信你的敵人。”　　和甄英雄一樣的是，一心對顏冰的認識，也就是這幾次的事件，和甄英雄不一樣的是，一心不會輕易相信顏冰，因為顏冰是個很危險的女人，一心沒經歷過提心吊膽的生活，所以她不了解顏冰的生活有多痛苦，那種每一分鐘都可能丟掉生命的顫慄感簡直是對精神的折磨，甄英雄在殺手培訓的時候，僅僅幾個月心理就要承受不住那種沒有方向沒有前兆卻隨時威脅自己的來自對死亡的恐懼，更何況顏冰二十三年都是這樣過來的啊。　　一心已經鐵了心，甄英雄了解一心的心理，知道多勸也是無用，只得妥協，而晴天已經知道了早上甄少爺被暗殺的事情，她和一心有着同樣的懷疑，甚至覺得顏冰約甄少爺見面本身就是一個圈套，於是掏出一把格洛克手槍，遞給甄英雄，“少爺，防身用。”　　甄英雄嘆了口氣，發動了汽車，“晴天，把槍收起來，我沒說話，不許你隨便掏出這玩意兒知道嗎？”　　晴天嘟了嘟小嘴，作為訓練有速的影子保鏢，她覺得甄少爺目前的危機感不夠，這是很危險的一種前兆。　　顏冰別墅的車庫敞着門，裏面卻空空的，地上有車輪碾壓的痕迹，別墅的窗帘敞開着，看來這女人住的挺放心，竟然一點也沒想過掩人耳目，倒也難怪，上次愛利絲藏身此處的時候，甄英雄在這裏抓了韓慧恩，卻沒想到，顏冰製造了一番混亂之後，竟大方的回到了這裏，偏偏，甄少爺就是沒想到這一點，可見，顏冰很善於尋找人思維中存在的盲點啊。　　不同於晴天的緊張兮兮，也沒有一心的提心吊膽，甄英雄並非裝酷，而是自信，就像回自己家一般自如的推開房門，走進了客廳，原來蒙在傢具上的白布已經不見了，不過傢具的擺設與格局也發生了變化，不再與甄少爺家的別墅相同，傢具，地板，表面光潔，一塵不染，看的出來打掃的很用心，也能看出顏冰不在拘泥於過去，儘管，這又是甄少爺樂觀的自我感覺。　　推門的同時，門上的鈴鐺響起，片刻，一穿着女僕裝的美女便小步從樓上跑了下來，“對不起，讓客人久等了，失禮失禮，實在抱歉。”　　晴天和一心都傻了眼，在中國居然也能看到女僕裝！黑色帶褶皺的西式連衣長裙，系著白色帶蕾絲花邊的圍裙，頭上還戴着只有在漫畫中才能看到的帶白色花邊的喀秋莎，說她是真正的女僕，穿的未免觀賞性太強了，介乎於華麗與樸素之間。　　這女孩子生的一張瓜子臉，長相很甜，一笑起來兩隻眼睛眯的好似月牙，兩個梨窩讓她看起來清純可愛，甄英雄忍不住齷齪的想着，如果一心她們幾個丫頭都穿成這個模樣……天啊，那絕對是天堂人都嚮往的天堂！　　一心也看出這女僕對甄少爺的誘惑了，暗罵顏冰會享受的同時，忍不住掐了甄英雄一把，甄少爺這才醒過味來，而晴天已經開始琢磨去哪裡能買上這麼一套衣服了，看樣子少爺好象很喜歡女孩子這樣打扮啊……　　“請問，你是……”　　“甄少爺，您叫我巧巧就可以了。”乖巧女孩似乎對女僕這角色太投入了，竟是举手投足間都能讓甄少爺感覺到一種飄飄然的主人身份，“我是小姐的侍女，沒想到您來的如此快，小姐正在二樓做運動，現在正在換衣服，甄少爺和二位小姐請進來喝杯茶，稍等片刻。”　　巧巧說過話之後便轉身領幾人進屋，甄英雄猛然發現，她轉身時動作很飄逸，肩膀幾乎沒有晃動，僅僅是出於殺手的敏感，甄英雄覺得柔弱的巧巧渾身上下充滿了爆發力，“巧巧小姐，我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　　這話說的頗為輕佻，似乎老流氓在用老套的手法搭訕，晴天還盯着巧巧的女僕裝發獃，一心卻把手伸向了甄英雄的耳朵，但還沒有捏到，就聽巧巧側身回頭笑道：“是啊，在快樂谷遊樂園見過一面，那時候甄少爺一腳把小偷踢到我懷裡，撞的我好疼呢。”　　厲害，這丫頭不是一般人！甄英雄其實已經從她那微卷的波浪發認出了她，第一次見到顏冰的時候，甄英雄恰好追小偷，這個女孩子當時露出了極為敵對而強勢的一面，少爺問她這些，她竟想也未想就說了出來，對掩飾面目的小艾丁點戒心沒有，顏冰身邊的人都是這麼自信的嗎？　　還是紅茶，顏冰對這東西鍾愛的有點過分了，甄少爺現在對紅茶有莫名的恐懼，他不喝，更不願意要一心和晴天喝，不過，巧巧的茶沏的好，帶着奶香的紅茶很快讓倆丫頭淪陷了。　　甄少爺靠在沙发上，嚴重的睡眠不足，讓他的腦子有些遲鈍，坐的舒服了，睡意立刻涌了出來，眼皮沉重啊，為了抵抗睏乏，他開始找話說，“巧巧，只有你和你家小姐兩個人住在這裏嗎？”　　一心和晴天聽到甄英雄這麼一問，才猛然醒過味來，進門之前自己比甄英雄緊張，進門之後卻比他還放鬆，太丟人了，居然被敵人用微笑擺了一道……　　倆妞只覺得巧巧太陰險，卻不願意承認自己以貌取人，見巧巧生的可愛就放鬆了警惕，巧巧淡淡一笑，說道：“甄少爺其實是想問羅比先生為什麼不在吧？”　　一語中的！這丫頭果然機靈，甄少爺卻不露聲色，來了個默認。　　“小姐知道甄少爺要來，怕羅比先生與甄少爺發生不愉快，因此讓羅比先生離開了……”　　“哼哼，恐怕不是吧？”甄英雄冷笑兩聲，望着巧巧，道：“上午少爺被暗殺，你家小姐怕是對羅比也有懷疑，因此刻意支走了他才和我約定見面，不是嗎？”　　氣氛轉變很快，巧巧面色一變，一心不自覺的抱住了甄英雄的胳膊，就見甄英雄拿起一杯紅茶，笑道：“巧巧，你是顏家的人吧？你稱呼顏冰為小姐而不是夫人，至少證明你不是諾森家族或者殺手世家的，羅比那麼容易被顏冰支開，表示他很相信你有保護顏冰的能力，少爺很敢興趣，你如此厲害的一個人物，為什麼穿成女僕模樣？是為了讓我放鬆警惕嗎？”　　晴天聽到這裏，危機意識猛起，自己確實因為巧巧的穿着降低了警惕性，難道這是陰謀？她立刻摸到了懷裡的槍，卻被甄英雄按住了手腕，甄英雄也不說話，只是看着巧巧。　　巧巧愣了片刻，才甜甜一笑，“不愧是甄少爺，只從羅比不在這一點就看出這麼多事情，不過您還是犯了一個錯誤，我確實是顏家的人，因此我不承認小姐與羅伯特那蠢人的婚姻，我有保護小姐的義務沒錯，但我確實是個侍女，所以我穿成這樣子很正常，甄少爺多慮了。”　　“是嗎？”甄英雄喝了一口茶水，好象一點不在意一般的說道：“那就是我太多慮了。”　　一心實在不明白甄英雄到底在想些什麼，發現了疑問，卻是說三分留七分，連巧巧也發懵，就在這時，樓梯上響起一個聲音，“甄英雄，你對我的試探還有完沒完？”　　一心和晴天下意識的朝樓梯望去，不禁愣了，好美的一個女人！　　顏冰穿着一套白色運動服，大概是才做過運動的原因，晶瑩雪白好似透明一般的臉上有一抹紅暈，上衣的拉鏈開的很低，露出裏面紅色的緊身體恤，小胸脯的起伏明顯，看來還未緩過運動后的急促呼吸。　　穿的很隨意，像個經常把自己關在家裡的大小姐，但那種氣質，卻讓人窒息，冰冷的眼神，是那麼的驕傲，就如她現在俯視眾人一般，好象沒有什麼能值得她抬頭去仰視，她就像個女神，永遠站在雲的最高處。　　不知道是不是與甄英雄發生了關係的緣故，地地道道做了女人的顏冰，那種冷艷的氣質之中，多了一絲成熟的韻味，讓她的冷艷與高貴看起來更自然，更奪目。　　一心與晴天，有着和甄英雄初次見到顏冰同樣的震撼，這個女人在穿衣服方面本就沒有太多考究，如果不是知道她叫顏冰，兩女簡直無法估計她的年齡，雪白而緊緻的肌膚只是看着就有一種吹彈可破的感覺，同樣的，兩女也在心裏鄙視了愛利絲一番，被這樣的女人冒充媽媽，虧得她也相信，到底是顏冰臉皮厚，還是愛利絲智商低啊？　　巧巧不太明白顏冰那句話，走過去扶着高貴的女神走下樓來，卻聽那頭也不回的甄少爺揶揄道：“你這女主人的姿態擺的可真高，顏冰，讓人攙着走路，會讓人覺得你是個老太太哦……”　　顏冰以前從來不在乎自己的年齡，但此刻甄英雄這話卻讓她莫名的來氣，“你罵我老？”　　“本來不老，但你這老人姿態讓人有點受不了，我不太喜歡女人在我面前擺譜兒。”甄英雄淡淡一笑，“不隨和的女人活該孤獨，你沒聽過這句聖人說過的話嗎？”　　甄少爺一上來就和顏冰找茬頂撞，一心有點害怕了，卻沒想到，顏冰猶豫了小會，竟然甩開了被巧巧托住的手，但她還是氣道：“這是哪個聖人說的？”　　“我，剛才說的。”甄少爺大言不慚，這才笑望着顏冰，“這不是挺好嗎？當你能平等與人交流的時候，自然就不寂寞不孤單了。”　　“我從來不覺得孤單寂寞。”顏冰只是隨便掃了一心和晴天一眼，就坐到了甄英雄對面，“你套巧巧的話，不外乎就是想確認我是不是有自己的親信，甄英雄，你不覺得不爽快的是你嗎？”　　巧巧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來歲，一心怔了一下才明白過來，顏冰離開朗朗市二十三年了，如果巧巧的門戶觀念那麼強，就表示教導她的人是顏家的死忠之士，如此不難推斷出，顏冰還有真正信任的人，卻不是羅比這樣的殺手世家的人！　　“呵呵，你看出來了啊？”甄英雄拉着一心和晴天坐下，一點也沒有覺得尷尬，“我就是隨口試探一下，其實答案早就心裏有數，你可能真的很信任羅比，但也有做給別人看的意思，就好象我的九尾鳳一般，真正有危險的時候，你也有自己的影子保護你，我想，你冒着可能被殺的風險來和我賭這一場，所做的最壞打算和最後屏障，就是巧巧這樣你身邊僅存的真正意義上的親信吧？”

# 第388章 顏冰扯的謊

　　顏冰望着甄英雄清澈卻略帶疲憊的眼睛，總覺得他似乎看穿了自己答應那個賭約的真實目的，但她不敢去問，索性來了個默認，轉移話題道：“現在換我來猜猜看，你左邊的女孩子一臉警惕，目光銳利，應該是九鳳中的一位，而你右邊的女孩子顯然是故意遮掩面目，你又不主動介紹，讓我很感興趣呢。”　　一心不自覺的拉了一下帽檐，不敢去看顏冰的臉，因此也沒發現，顏冰眼中竟閃過的那道複雜神采，甄英雄突然想，她會不會是吃醋了啊？　　一心只想着甄英雄的安危了，完全沒想過和顏冰見面之後自己應當如何，現在才發現，連自我介紹都成了問題，編個謊話肯定是騙她不過的。　　甄英雄似乎在思考着什麼，愣愣的看着顏冰，好一會，才露出一個迷死人不償命的笑。　　“她是我女朋友，你好姐妹的女兒，艾一心。”　　甄英雄這話出口，別說一心嚇了一跳，顏冰也吃了一驚。　　“你是蘇影的女兒？！”　　“英雄？！”　　“少，少爺！”　　除了巧巧，其她三女都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卻見甄英雄慢條斯理的喝着茶，“小艾，坐下吧，把你的身份告訴顏冰不怕什麼，這裏沒有外人。”　　顏冰不笨，當然知道他所謂的外人就是羅比，慢慢坐下，臉上是一片冰冷，“甄英雄，你帶蘇影的女兒來見我，是什麼意思？”話中有些氣憤，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氣一心的哪個身份，蘇影的女兒，或者，是甄英雄的女朋友？　　“其實不是我要帶一心來，如果可能的話，我永遠不想把一心裹進來，她堅持要來，我拗不過她而已。”甄少爺把一心拉到懷裡，對顏冰道：“說實話，如果羅比在這裏，我是不會把一心的身份說出口的，甚至做好了幹掉他的準備，既然他不在，那我也省的冒險了，冰兒……小姐，我這也算表示誠意，我和一心的關係被你知道，對你有利無害不是嗎？”差點就直呼了‘冰兒’這個名字，甄少爺出了一身冷汗。　　的確，知道一心和甄英雄的關係，就等於抓到了甄英雄這條蛇的七寸，顏冰愣了好一會，才苦笑道：“你又來試探我了。”　　甄英雄一笑，沒說話，眾人都是不解，甄英雄試探顏冰什麼了？尤其巧巧，自從跟在顏冰身邊的那天起，還從來沒有見她露出過像現在這般親和的表情。　　“你真的夠無聊，把她的身份告訴我，就是想看看我會不會為此而猶豫，改變原來制定的對付你的計劃，是不是？”　　“不全是，你沒有傷害一心的機會，因為我不會給你那樣的機會，我只是想看一看你對我們之間的賭約有多少誠意罷了。”甄英雄道：“你說這是我試探你，那好吧，就當這是一個試探，我賭的不是小艾的安危，而是你顏冰真實的內心，我想看看……你，會不會為了一心而改變初衷。”　　“初衷？”顏冰冷冷一笑，“什麼初衷？就像白果一樣嗎？因為只有我知道你和她的關係，所以她若被殺手世家的人盯上，就證明是我要對她下手，因此我們的賭約就因為我誠意不夠而不存在了，是嗎？”　　“一心和愛利絲非常要好，更清楚我和一心的關係，如果愛利絲知道你對一心有企圖，不尊重我們之間的賭約，她會怎麼想呢？”甄英雄晃動着茶杯，在一心不解目光的注視下，輕輕說道：“你先欺騙了她，然後欺騙了我，不顧她的感受去傷害一心，不顧她的安危險破壞了賭約，呵呵，我想她對你只有恨而不會再有愛，那時候你將一無所有，所以，顏冰，我在試探的就是你的誠意，如果你破壞了遊戲的規則，那麼我也沒有遵守下去的必要。”　　一心聽到此處，臉上竟有了笑容，她了解甄英雄，所以已經知道了他說這話的用意。　　顏冰沉默了片刻，突然說道：“你用你女朋友的命做試探我的砝碼，你不覺得她會恨你不負責任嗎？你似乎根本不在乎她的感受啊……”　　“顏冰，這就是你和我不同的地方，同樣處在危險中，我比你幸福，原因就是，我比你多了三樣東西，‘信任’，‘關心’，‘了解’。”甄英雄摘了一心的帽子和眼鏡，兩人甜蜜的對望着，一心眼中的幸福讓顏冰無法理解，就聽甄英雄道：“你知道一心為什麼一定要和我一起來見你嗎？因為她怕我對你的信任成為自我滅亡的兇器，為了讓一心放心，我給遊戲加上了一條隨時中止的規則，她關心我，了解我，所以不會因為我用她的生命做籌碼而恨我，她相信我，相信我有保護她的能力，同樣，我也相信一心，相信她明白我的用心，所以才敢試探你。”　　顏冰從來不會輕信任何一個人，甄英雄的話，句句打在她心中，讓她心裏盪起波濤，她看的出來，一心真的很幸福。　　“對了，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甄英雄道：“愛利絲也同樣信任着你，她一直覺得，她媽媽會來救她的……顏冰，我希望，我們之間，也能建立這樣的信任。”　　甄英雄又是一語雙關，這話在不同的人聽起來就有不同的理解與感受。　　晴天覺得，自己絕對信任少爺，比他說出來的這種信任還要更深。　　一心是陷入愛情的小女人，只覺得甄英雄是在向顏冰炫耀這種幸福的信任，並希望用這種信任感動顏冰，這讓她很自豪，很驕傲，她對甄英雄，的確是盲目的信任，甄英雄固然有這方面的意思，但話里有話，甄英雄絕對沒有一心想象的那麼純情與偉大。　　甄英雄與一心之間，是因為有了愛情，所以信任，顏冰和甄少爺發生關係都不是一次了，哪能不知道這小子話中意思啊？他這話，配合著他那嚴肅的表情，乍聽起來好象挺煽情的，可仔細一琢磨就會發現，他只是用外表掩飾了內里的齷齪，‘我們之間也能建立這樣的信任’，這不要臉的臭小子想什麼美事兒呢？顏冰恨透了，甄英雄這話有調戲她的味道，可他表情純潔的程度太逼真了，自己要是說出來，倒顯得有齷齪理解的是自己。　　顏冰細細的再一琢磨甄英雄所謂的試探，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為了愛利絲在試探自己愛她的程度，可反方向一想……　　顏冰想到這裏，突然渾身一顫，似乎想到了什麼另她茅塞頓開的答案，但她沒有說出來，只是淡淡的看了甄英雄一眼，臉上那絲溫怒，嗔羞也消失不見了，眼神中，有一點感激，一點感動，還有一點羞澀。　　“我們已經是合作的關係，我顏冰雖然是個女人，但說出來的話，落在地下也會砸出個坑，你想試探就試探吧，太無聊了。”顏冰就像一隻死鴨子，嘴巴夠硬，她口不對心，連一心和晴天，巧巧都看的出來，但非要說的這麼冷淡，可惜沒人知道她心裏到底想些什麼，“說正事吧，甄英雄，你猜的很對，我現在對羅比也不能盡信，因為上午暗殺過你的人，正是殺手世家的殺手……”　　顏冰話音未落，晴天已經彈身而起，掏出手槍頂住了顏冰的頭，而幾乎在同一時間，巧巧的刀也橫在了晴天的脖子上，當真是電光火石，風馳電掣啊，顏冰做為當事人，反應居然比一心還慢了半拍，真讓人佩服，這麼沒有危機感的女人，居然把殺手世家和諾森家族玩的團團轉。　　“放下槍，不然我割斷你的喉嚨！”巧巧現在就像發了威的小母獅子，眼光冰冷，面色猙獰，哪裡還有一點剛才給人的可愛感覺啊。　　晴天看都不看她一眼，冷笑道：“你就是把我腦袋割下來，我也能扣動扳機，你要不要試試看？”　　一心是第一次親眼看到小鳳凰發飆，沒想到晴天為了甄英雄，居然一點也不在乎自己的死活，那匕首鋒利，卻光芒暗淡，顯然是餵過毒的。　　“晴天，坐回來，真是的，人家話還沒說完呢，你這壞脾氣和你大姐一樣，欠打屁股。”甄英雄一拽晴天褲子，將她拉回到自己懷裡，同時慶幸，如果是柳絮的話，顏冰這一個大喘氣，脖子已經挨刀了，這些小鳳凰往往身體行動快過大腦，因為她們都不太喜歡用腦。　　顏冰這才鬆了口氣，臉色卻有點蒼白，看的出來，顏冰見過大場面，膽子卻並不大，嗔怪的瞪了一眼甄英雄，這才道：“甄英雄，這事要怪就怪你自己，昨天晚上你做過什麼？”　　甄英雄知道顏冰指的是自己在米利亞不大的腦袋上開了六槍，但他怕嚇壞一心，連忙接過話岔，“你想說他們是報復我？”　　“你殺了他們的姐妹是小，因為殺手不講感情，但你錯不該挑釁殺手的尊嚴，哈恩說過，尊嚴，是殺手做為一個人，僅余的東西。”顏冰道：“上午去殺你的人，一個叫克拉拉・卡特，是個美國女人，一個叫加布利爾・托尼，意大利人，這兩個人同樣是哈恩八個得意子女中的成員，你能活下來就該慶幸了。”　　“為什麼上午發生的事情你現在就知道了？”甄英雄狐疑道：“這應該不是你授意的吧？”　　顏冰眉頭一皺，“我找你來，就是因為這件事情，你有沒有感覺到，現在的事情發展的太順利了？”　　甄英雄明白顏冰的意思，“你是說，哈恩大叔和小島夏子死了以後，沒有預想中的波動嗎？”　　“對。”顏冰沒有察覺到自己的語氣中無形產生了一種對甄少爺的依賴，“哈恩死後，太平靜了，羅比對殺手世家的事情莫不關心，與其他兄弟姐妹的關係也非常惡劣，所以，鈴木優美很自然的接管了世家，而今天早上的事情，也是她打電話通知我的，她說她也是事後才知道托尼做了這種事情，問我該怎麼處理。”　　甄英雄思考了片刻，道：“鈴木優美參加黑市拳大賽，是你的主意嗎？當然，這個問題已經涉及到你我的賭約了，你不用具體回答，點頭或者搖頭就好。”　　顏冰只是同意和甄英雄合作抓到冰恨天的內鬼，卻沒有放棄對義字會的報復，因此涉及到她對付義字會計劃的問題，甄英雄不好直接詢問。　　“既然咱們已經敲定鈴木就是其中最大的內鬼，我也不用隱瞞。”顏冰倒是痛快，道：“你已經知道我要利用黑市拳大賽對付義字會，我瞞着也沒用，就實話告訴你好了，參加比賽的三個人中，張永哲和巴猜是哈恩活着的時候就指派的，女子組本來敲定的是小島，但小島死了，昨天商討的時候，鈴木優美主動請纓，這也是我今天找你來的原因之一，鈴木這麼做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看不透，如果她是內鬼，她參加比賽的目的是什麼？”　　“殺我姐姐……”　　甄英雄幾乎沒做什麼思考就說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只不過，一心和晴天的驚訝，是出於對三國的關心，而顏冰的驚訝則是……　　“不管是小島夏子還是鈴木優美，或者是其她女选手，‘殺我姐姐’，就是你想誤導給我的錯覺吧？”甄英雄左擁右抱的樣子雖然氣人，但他說出的話卻讓顏冰心裏猛然一跳，“我說這個好象沒什麼用，呵呵，因為這已經涉及到了你我的賭約，我想說的是，你的疑問是多餘的，鈴木優美也應該知道你派女殺手參賽是為了誤導我或者吸引我把視線都集中到黑市拳大賽上去，我見過她，由她出賽會對我產生比其他人更強烈的危機感，這就是她的目的，或者說，她也算是在向你表示效忠，顯然，她還不知道哈恩的死已經讓你產生了疑問，或許我應該表揚你一下，你在她們面前的表演很成功……”　　“甄英雄，我討厭看到你現在的這個表情，得意的讓人反感，我知道你又是在試探我。”顏冰顯然被甄英雄說中了冰恨天參賽的目的，但沒有承認或者否認，而是繼續說道：“張永哲是殺手世家裡最殘忍的傢伙，哈恩要他參賽的目的，是把你活撕了為卡瑪報仇，不過我們沒想到的是，你竟然不參加比賽。”　　顏冰刻意轉移話題，無疑是對面說話的迴避，但她也說中了，甄英雄就是在試探她。　　顏冰直接忽略了與甄英雄剛才的話題，道：“鈴木優美在哈恩死後確實很支持我，張永哲等人都不是我能駕御的，也全依仗了她……”　　“由此更能肯定她就是內鬼。”甄英雄果斷說道：“你想想看，鈴木最怕的事情與你是一樣的，要扳倒義字會的機會就在眼前，如果這時候因為哈恩的死，而使得殺手世家內亂，你的計劃還有幾分成功的把握？呵呵，她在這個時候的領導能力，剛好證明了她就是內鬼，不過我還有一點想不通，她一個女流之輩，如果在世家中沒有其他殺手的支持，怎麼能在這麼短是幾天里就控制了世家的所有殺手呢？”　　顏冰嘆了口氣，“很遺憾，我對殺手世家的了解與你差不多……”　　“可世家不是全聽你的嗎？你怎麼可能不了解呢？”一心以為顏冰故意隱瞞，忍不住開口質問，但問過之後，又覺得自己不太禮貌，墨跡了小會，補上了一句，“顏，顏冰阿姨，如果這不涉及您和英雄的賭約，希望您能對他說實話，不然，他會很難做的……”　　顏冰對一心有很重的敵意，她也發現這其中不單是因為她是蘇影女兒的緣故，還攙雜了一點說不清楚的酸酸的感覺，更覺得，愛利絲喜歡甄英雄，那一心就是第三者，儘管，對婚姻充滿厭惡，思想已經獨立到另一個空間的她根本不看重這些，但她卻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在故意尋找一個討厭一心的理由，“不要叫我阿姨，我和你媽媽不是姐妹！”　　顏冰的態度說不上惡劣，卻冷淡的可以，一心也知道媽媽對不起她，低下了頭，有些委屈，卻不再說話，顏冰大概是覺得自己話重了，再看到一心凄楚可憐的模樣，竟和愛利絲有些相似，忍不住一陣心軟，雖然語氣依然冰冷，但誰都能聽出來，她是對一心的話做出了一個解釋，“殺手世家等級森嚴，發誓效忠諾森家的僅僅是哈恩個人而已，其他人不過是以他馬首是瞻，就像他們效忠我一樣，僅僅是因為哈恩的存在而已，我也是通過哈恩一個人去控制殺手家族，哈恩死了，羅比又被世家排斥，我對世家的了解渠道也就被堵死了。”　　一心這才知道顏冰並沒有說謊，想道歉，卻不知怎麼開口，就聽甄英雄說道：“你說鈴木優美上午給你打的電話，通知了你那個叫什麼什麼托尼的人暗殺了我，對吧？”　　顏冰點了點頭，“所以我才產生了迷惑，她不知道我們的賭約，更不知道我懷疑內部有內鬼因此與你合作，按道理說她應該想你去死才對，可她居然……”　　“如果這個行為出現在哈恩的身上就比較正常，但出現在她身上，就有些不太像她的性格，是這個感覺嗎？”　　“恩，差不多就是這樣，鈴木優美不會把殺一個人看的那麼重要，這確實不像她的性格。”顏冰道：“我可以告訴你，哈恩最得意的殺手小組都到了朗朗市，這你也應該察覺到了，不過，他最得意的幾個子女卻不在快樂谷，而是隱匿在其他的地方，你留下來監視快樂谷的人應該已經告訴過你了，昨天出現在抽籤會議上的兩個人並不是快樂谷走出去的，更沒有回快樂谷，現在唯一留在那裡的，只有鈴木優美，而鈴木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控制住幾個不遜色於她的殺手，就是我最想搞明白的問題了。”　　“很簡單，這幾個出色的殺手當中，有人是支持鈴木優美的。”甄英雄沉思了片刻，又問：“鈴木有沒有說是誰拿的主意來殺我呢？”　　顏冰冷冷瞪了甄少爺一眼，沒好氣道：“你說呢？”　　“張永哲？”甄英雄臉色微微一變，然後突然笑了起來，“這就難怪了，呵呵，看來這個鈴木優美潛伏做特務的潛質不錯，但說到動腦子，她卻和你差的太遠，不過在你沒有懷疑有內鬼的情況下，確實很容易把你蒙在鼓中。”　　顏冰覺得甄英雄是變相的罵人，因為她現在也沒搞明白鈴木的意圖，卻聽甄少爺道：“我雖然只見過張永哲一次，但我覺得他不是那麼不理智的人，昨天晚上我當著他的面把那女殺手給做……做了那種事情，他事後都能忍，怎麼才過了幾個小時就如此不冷靜了？”　　“你是說……”顏冰到底是顏冰，她並不了解張永哲，所以無法從他的性格做出任何判斷，但甄英雄的話，卻讓她恍然大悟，“張永哲是在鈴木優美的授意下安排殺手去暗殺你的？！”　　一心和晴天頭都大了，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但聽到顏冰這話，還是嚇了一跳。　　“應該是這樣的，如果能殺了我當然最好，如果殺不了我，也能從事後的處理上盡顯她鈴木小姐繼承了哈恩大叔的遺志，對你絕對的支持。”甄英雄撫着一心的秀髮，笑道：“由此看來，張永哲也不是什麼好鳥啊，如果估計的沒有錯，他就是幫助鈴木順利控制世家的人。”　　的確，鈴木優美的招數很簡單，但並非她笨，而是自信，她太了解自己的一切了，包括，對殺手世家的一無所知，顏冰又有一種被人在掌心把玩的感覺，羅比與殺手世家的生疏關係，讓顏冰看不透這層層煙霧，同樣，鈴木優美也絕對沒想到，自己會與甄英雄合作。　　“對了，有個問題我上次就想問你。”甄英雄接過巧巧再次遞來的紅茶，好奇道：“鈴木優美的這些伎倆，都是因為對你恨我，恨義字會的深信不疑，難道上次我裝死，把你綁了逃跑，而你事後又安然無恙的出現在他們面前，她就一點也沒懷疑？當然，我相信以你的智商糊弄他們還是綽綽有餘的，但我還是很好奇你用了什麼辦法……”　　甄英雄這問題一出口，顏冰臉上就閃過一道紅暈，安然無恙？都被你小子給糟蹋了能叫安然無恙嗎？她看了看一心，見一心也很好奇的樣子，她心跳加速，這輩子第一次做了一件很有報復嫌疑的惡作劇，不，應該說，她只是把女人的矜持拋在了腦後，在不適宜的場所說出了實話而已。　　“你真的想知道？”　　甄少爺點了點頭，他確實很想知道，因為這也關係到他對鈴木優美的估計，他需要了解鈴木優美對顏冰決定報復義字會這件事情有沒有懷疑成分存在，而目前她對顏冰的絕對信任，顯然值得懷疑，至少，甄英雄想不出什麼借口，能讓被自己綁了顏冰再次回到她面前的時候，能讓她不起絲毫疑心。　　甄少爺太過注意顏冰，反沒注意到，巧巧那張小臉陰的很好看，似乎要吃掉甄少爺一般。　　“我和她們說……”顏冰又看了一眼一心，眼睛一閉，好象痛下決心一般，一口氣說出了讓甄少爺臉色瞬間灰白的話，“我和他們說那晚我被你強暴了，不殺了你我沒臉活了，我才不管什麼愛利絲，不管什麼甄天蘇影，我只要幹掉甄英雄一個人，毀掉他的一切！”　　一口氣把話說完，顏冰的臉已經通紅，偏生她要裝的若無其事，迴避着甄英雄獃滯的目光，她低着眼皮喝了口茶，而一心和晴天，和甄少爺一樣，愣着呢。　　片刻之後，別墅里響起了女歌手千錘百鍊的好嗓音，不過，那分貝與主人的怒氣成正比，“甄……英……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似小母老虎要吃人了……

# 第389章 藍涯的危機

　　回到了漢宮，一心仍就不依不饒，甄少爺的胳膊被掐到處都是一塊一塊的紫青，連晴天也沒忍住給了他兩下子，一心雖然包容，但還沒大方到甄英雄可以隨便去沾花惹草而假裝不見，尤其是，那朵花，是顏冰！那可是自己媽媽的妹妹啊。　　甄少爺並不是個善於抵賴的傢伙，但這次卻咬緊牙關沒招，愣說顏冰冤枉他，企圖破壞兩人之間的感情，一心靜下心來想一想，倒也釋懷了，原因倒也不是甄英雄解釋的清楚，事實上，甄少爺心裏有鬼，講的是不清不楚，而是一心在與晴天在對甄英雄的逼問中，自己分析得出的結果。　　顏冰被甄英雄綁了，平安無事的回到冰恨天，確實需要一個合理的借口，而顏冰的借口是，她被甄英雄強暴過程中，被打昏的羅比及時出現，甄英雄夾着小JJ落荒而逃……這解釋的確合理，甄英雄的流氓身份根本不需要顏冰怎麼去渲染也具有極大的想象空間……顏冰這種說辭，更能讓人相信她對甄英雄咬牙切齒的恨，撕心裂肺的恨，歇斯底里的恨，因此，顏冰說謊的可能性很高，如果甄英雄真的強暴了她，她又怎麼可能與甄英雄合作嘛？　　說到底，單純的一心還是對甄英雄的齷齪估計的不夠深，甄少爺說‘顏冰冤枉我，我根本沒強暴她’，還說‘她是故意這麼說破壞我們的感情’，這都是實話，因為甄少爺不喜歡騙自己的女人，但是……甄少爺說沒強暴顏冰，卻不等於否認自己和她發生了關係，事實上，是顏冰逆推了他甄英雄，然後，顏冰當著一心說出自己被他強暴了這種話，擺明是沒安好心，故意報復啊這是，說她蓄意破壞人家感情，沒冤枉他啊。　　把事情說穿了，就是一瓶激情丸惹的禍……　　話說回來，顏冰這一招用的當真漂亮，一舉兩得，她在鈴木面前說出了那樣的‘實情’，了解她的鈴木當然可以想象那種事情對她的傷害，自然深信顏冰要對付甄英雄的用心，然後，顏冰為了讓鈴木對自己報復甄英雄這件事情沒有一絲一毫值得顧慮的地方，還憤怒的表示連愛利絲也可以不管不顧，因為愛利絲已經愛上了甄英雄，背叛了她，鈴木自然知道愛利絲不是顏冰的女兒，再一想到愛利絲愛上了強暴過顏冰的甄英雄，更是心中大喜，她一直擔心甄英雄手裡有愛利絲，就會對顏冰有一定要挾的作用，現在再看，那種擔心已經成了多餘的，顏冰為了報復義字會而集中在手裡的絕對權利和以前對愛利絲的態度，讓鈴木認定她是一個自私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女人。　　母女都被同一個男人給……可想顏冰那種憤怒啊，也就難怪鈴木優美對顏冰沒有起絲毫的疑心了，也正是因為這樣，她更不會想到顏冰會與他甄少爺勾結，甄英雄是又喜又悲啊，喜的是鈴木優美因為對顏冰的深信不疑而露出馬腳，悲的是以後怎麼和老爹與蘇影，愛利絲解釋，今天從一心眼皮下矇混了過去，可誰知道這場危機過去之後，顏冰會怎麼報復自己啊……畢竟，她失身於少爺，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在這方面，男人似乎天生理窮……　　回到漢宮時已經兩點多了，甄英雄徹底堅持不住了，爬到天堂閣，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讓一心直搖頭，還以為這傢伙最近真的是被累壞了呢，甄少爺確實很累，一部分是腦子很累，但還有一部分，是他在神經緊繃中，為了尋找一種釋放壓力的方法，每晚歡歌不斷導致睡眠嚴重不足，身體累啊。　　每個人都有自己釋放壓力的方法，甄少爺最喜歡的一種方法，就是摟着女人睡覺，看着心愛的女人幸福的呻吟，看着心愛的女人在自己的懷中靜靜的入睡，甄英雄會感覺到一種動力，一種渴望去保護，渴望去守護的動力，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生存的價值吧，甄英雄覺得，自己就是為了這些幸福而存在的。　　甄少爺一覺醒來，窗外已經暗了，隱隱的聽到有人壓着聲音說話，而且人數不少，自己似乎就是被這聲音並不大卻聊的很歡快的說話吵醒的，甄少爺撓頭坐起，睡眼朦朧的掃了一眼。　　大概是聽到甄少爺起來的聲音了，幾個壓着聲音聊天的丫頭都朝床上望來，甄少爺一看，一心，甜甜，晴天，安家姐妹，薛雪，蘭兒，還有……愛利絲！　　媽啊，少爺一時大意，居然回自己房間里睡覺來了，早知道應該去晴天的房間！甄少爺反應夠快，惺忪睡眼在閃過一道精芒之後，再次朦朧，吧嗒吧嗒嘴，哼哼的兩聲，眼睛一閉，再次躺下，球球的，少爺還是接着睡覺安全！　　“你裝的真像！”　　身上一涼，被子沒了，是被一心扯掉了，身子一重，是甜甜跳上床，騎到了自己身上，愛利絲也跪在床邊，掐着甄少爺的脖子，氣道：“你要不給我說清楚，就別想再睡！”　　媽啊，沒糊弄過去！甄少爺看着愛利絲好似小老虎一般的表情，笑的有點尷尬，“哎呀，這不是貓咪嗎……天啊，我一覺居然睡到天黑了，看來最近是太累了……咦，樹袋熊，你幹嗎騎少爺身上？是不是中午喝多了，酒勁還沒過呢？”　　“我根本沒喝酒，你就扯，看你能把話題扯多遠。”甜甜擰着甄少爺的臉，那表情只能用幸災樂禍來形容，“我可是全知道了哦，你和顏冰的事情……”　　“好冷好冷，小艾，你怎麼抱着我的被子啊？”甄少爺趕緊轉移話題，卻見一心含笑不語，假裝不明白自己的暗示，神啊，請傳達給她，少爺是想問她有沒有把今天的事情告訴愛利絲啊，尤其是，顏冰開的那不是玩笑的玩笑！　　“我見你醒了，怕你再睡可能睡過頭吃不上晚飯，呵呵，所以才扯了你的被子，讓你不能賴床啊。”一心笑的太無害了，但擺明了是還在意顏冰那個天大的玩笑，故意整自己。　　“是，是嗎，你們還沒吃晚飯啊，呵呵。”甄少爺又把目光對着愛利絲，“貓咪肯定是餓了吧，你看你，最近又瘦了，今天工作累不累啊？小愛那丫頭沒又調皮吧？”　　愛利絲看到甄英雄還裝呢，上火，不過她倒知道甄英雄這幾天肯定不輕鬆，否則也不會從下班以後來到這個房間，坐了兩個小時也沒把甄英雄從床上拽起來了。　　“壞蛋，你別想矇混過去，昨天的事情你還沒有給我一個解釋呢！”愛利絲人雖瘦弱，但屋子里恐怕除了晴天，她的力氣最大，一把將甄英雄抻了起來，甄少爺一坐起來，甜甜的重心後仰，差點栽過去，好在反應過，雙腿一盤，纏住了甄少爺的腰，看來愛利絲肯定是告訴過甜甜自己昨天晚上溜的很快了，所以甜甜才纏着自己，讓自己沒機會向昨天一樣衝出門去。　　“昨天的事情？”甄英雄裝瘋賣傻，“哦……，你是說竇娥姐姐的事情吧，那絕對是個誤會，不信你問點心和樹袋熊，還有，小雪，蘭兒，晴天，靜靜寧寧，她們都知道竇娥是誰的。”　　一提這個愛利絲就臉紅，剛才甄英雄睡覺的時候她已經和幾個丫頭求證過了，還被人笑了好一會，丟人啊，甄英雄想轉移話題，卻按在了人家的傷疤上，貓咪就差沒撓他一滿臉花了，“你別和我胡扯，我是問我媽媽的事情！”　　“你媽媽的事情啊……”甄少爺有點墨跡，偷偷偏過頭看向一心，總算一心沒有故意整他，笑着對他點了點頭，兩人早有默契，甄少爺知道，一心肯定告訴過愛利絲今天與顏冰見面的事情了。　　剛才雖然神智清醒，但畢竟是剛與周公告辭，思維運轉還不是那麼迅速，不然也不用左右言他的支開話題了，為的就是能拖延點時間，讓腦子中的渾濁徹底消退，現在再看，只見愛利絲雖然表面兇悍，其實嘴角抖搐，柳眉豎起卻是一跳一跳的，眼中更是寫滿了期待，顯然，她心裏激動，興奮，卻因為沒有得到確認，而強行壓抑着。　　甄少爺嘿嘿一笑，伸手在她的小臉上掐了一下，“我和你媽媽現在是合作關係，我們已經前嫌盡釋了。”　　甄少爺這話固然讓愛利絲驚喜驚訝，同時也讓一心等人大惑不解，前嫌盡釋？這話說的太大了吧？　　“真的？”愛利絲的眼睛里盈滿了淚光，笑了，卻還是不太相信，“你不是故意哄我吧？我知道媽媽的脾氣，她那麼恨義字會，恨你爸爸和點心的媽媽，才不會那麼容易與你和解呢！”　　一心和甜甜都把鄙夷的目光賞給了甄少爺，晴天等小鳳凰也暗暗搖頭，埋怨甄少爺把愛利絲當傻瓜，居然用哄小孩子的辦法騙人家愛利絲，只有薛雪對那些事情毫不關心，慢條斯理的幫甄英雄泡了一壺花茶。　　這個房間里，能比愛利絲更難糊弄的人，恐怕沒有，真要說起來，一心也沒有愛利絲精，這丫頭可是顏冰的女兒，甄英雄還沒蠢到連這點都忘記。　　“當然不是和解。”甄少爺何許人也，善意的謊言張口就來，一步一步的將愛利絲代入到他的瞎話中，“其實，你媽媽恨的只不過是義字會，是黑道的生存法則，讓她這二十三年都活在寂寞與痛苦之中，上次我被你的哈恩叔叔綁架后，你媽媽和羅伯特發生了內訌，冰恨天里出現了與羅伯特勾結要害你媽媽的內鬼，我藉著混亂把你媽媽救了出來，然後和她掰開了揉碎的講道理，你媽寂寞的太久了，和我很談的來，我把道理講通了，她也覺得自己做的很過分，於是哭着和我說，現在她不想報復了，因為她現在才了解到，對她來說，最重要的人是你，如果沒有你，她把朗朗市都燒個乾淨也沒有任何意義……”　　愛利絲了解顏冰的性格，她知道顏冰的報復心有多重，報復的信念有多堅定，也知道，雖然對自己很嚴厲，但顏冰真的很愛她，不過，她還是不能相信甄英雄的話，因為她比任何人都知道顏冰的倔強，絕對不可能因為與甄英雄談的來就放棄報復，想到這裏，小貓咪抽噎道：“你騙我，我媽媽不可能這麼容易放棄仇恨的……唔……你騙我……”　　“唉，到底是你比較了解顏冰啊，你說的對，我騙了你……”甄英雄似乎非把一心和甜甜等人嚇出個毛病來才甘心，他就像故意折磨愛利絲一般，一心剛要開口罵他，卻聽甄英雄淡然一笑，充滿無奈與滄桑，充滿男人善於隱藏情感的魅力，雖然，誰都看的出來，他是故意醞釀了前面的情緒，才有了現在的這種男人味四溢的魅力，“貓咪，我本來不想告訴你的，但你既然已經看出來了，我就實話告訴你吧，你媽媽確實不同意和解，所以，我答應了她一件事情……”　　愛利絲一怔，“什麼事情？”　　謊言之後的謊言，往往讓人防不勝防，愛利絲已經掉進了甄少爺善意的陷阱。　　“我剛才說過了吧，冰恨天里出現了內鬼，想利用冰恨天與義字會的爭鬥達到某種利益，你媽媽寧死也不願與我合作，但當我提到你的時候，她心軟了，於是，我又做了一個讓步，你媽媽終於妥協了。”甄少爺用飽含深情的目光望着愛利絲，道：“我告訴她，為了愛利絲，我可以解散義字會，讓這個組織不再存在，這樣，她就沒有痛恨的對象了，你媽媽被我的誠意打動，所以同意與我合作一起找內鬼……”　　“你……你要解散義字會？！”愛利絲吃驚不小，義字會可是甄家的一切啊，小女生，尤其是剛剛掉入愛情旋渦的小女人，因為甜蜜的愛情而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嚮往，所以很容易被愛人的體貼感動，愛利絲小臉紅透，好似一按就能滴出水珠的番茄，“你，你真的願意為了我解散義字會嗎？”　　“當然，這是毋庸質疑的！”　　甄少爺想都沒想就脫口而出，愛利絲理解為他信念堅定，感動的不得了，而一心和甜甜恨不能上去掐死這說瞎話不眨巴眼的流氓，解散義字會，漂白，是他早就決定的事情，即便他不願意，後面有艾華和白耀天拿寶貝女兒要挾他，他也沒的選擇，偏生此刻說的這麼動情，這麼無畏，好象是為愛利絲而做出犧牲一般。　　愛利絲已經感動的雙手舍不得用力了，能和顏冰在一起，她已經比什麼都高興了，甄少爺覺得表演也差不多了，便收起了誇張的表情，“貓咪，有件事情我不知道應不應該告訴你，但是……我覺得隱瞞你和甜甜，並不公平，而且，我也沒有那個權利……”　　一心和晴天都是心頭一顫，她們已經知道甄英雄要說的是什麼了，“你的哈恩叔叔，還有……”甄英雄眼神複雜，看了一眼甜甜，才道：“還有羅伯特，都死了……”　　愛利絲和甜甜，都呆了。　　“英雄，你是不是還沒徹底醒過來？”電梯里，一心不滿的對甄英雄說道：“你明知道愛利絲姐姐對哈恩大叔的感情有多深厚，怎麼能告訴現在告訴她哈恩大叔死了的事情啊？”　　甄少爺摟着一心，嘆了口氣，有點無奈，“我也沒有辦法，如果不借這次機會把這事情說出來，以後你要我怎麼開口啊？難道等顏冰親口告訴她嗎？那愛利絲肯定會怪咱們欺瞞了她，我剛才所以把哈恩和羅伯特的死訊告訴愛利絲，也是為了讓她更相信顏冰與我的合作關係，相比起來，我覺得這對她而言才是幸福的事情。”　　晴天也不是很了解甄英雄的用意，“少爺，那我們是不是要一直瞞着愛利絲小姐，不讓她知道您和顏冰其實是有賭約的？”　　“當然了。”甄英雄道：“愛利絲其實和顏冰是差不多的，活着的記憶大多被孤單與寂寞添滿，還是不要讓她知道感情中攙雜了仇恨與陰謀的好，她很聰明，但她並不是什麼堅強的女孩。”　　一心突然笑了笑，輕輕在甄英雄的胳膊上掐了一下，道：“就好象你故意美化顏冰一樣？英雄，你把我的身份告訴顏冰，說是試探顏冰與你合作的誠意，其實是騙她的對不對？你早知道顏冰肯定不會打我的主意，故意那麼說，其實是為了愛利絲，你當時說，如果顏冰對我下手，就證明她不關心愛利絲的安危，不在乎她的感受，其實是想把這個話反過來告訴愛利絲的吧？顏冰只要不對我下手，你就會對愛利絲說，‘你媽媽其實只是為了你，才放棄了仇恨和我合作的，’對不對？你表面上是故意擠兌顏冰，其實已經為她們以後見面的時候做鋪墊了，畢竟，愛利絲姐姐已經知道顏冰肯定不是她媽媽了。”　　“生我者，老媽也，知我者，點心也。”甄少爺感慨道：“我家點心怎麼這麼聰明呢？來，親一個……”　　一心推開甄英雄，當先跑出電梯，“你這人啊，總是沒個正型，為別人着想，卻偏偏冒充壞人的形象，真不知說你什麼好了。”　　“那就別說了，直接親一個吧……”　　甄少爺和小艾打打鬧鬧的來到了VIP練身房的小拳場，剛才聽晴天說起，六點鐘的時候，甄天在網絡遊戲‘飛飛魔法使’中用義字會騎士團團長‘組織者’的名義發布了黑市拳大賽正式開始的日期，後天的凌晨六點三十分，也就是周六的清晨，具體地點沒有通知，但甄英雄已經知道是出海了。　　比預期時間推后了一天，最近風傳的時間是周五的傍晚，甄天做事一直很小心，推后的十幾個小時，大概就是怕被警察盯上吧，如果警察預估的時間是明天傍晚，那麼後天凌晨恰好是這群警察收線后最疲憊的時機。　　安家姐妹回來了，表示白果肯定也回來了，甄英雄問過安寧才知道，白果被風鈴叫去了，而鳳兒則被韓慧恩與微兒拉住，畫兒最倒霉，才回到漢宮就讓三國給抓走了，鈴鐺與夏月也跟了過去，小愛，樂樂，和四小魔女也沒能倖免，甄英雄知道，三國不知道晴天和畫兒倒了班，大概是想抓晴天來着，由此可見，每個準備參賽的丫頭在抽籤之後，都緊張了起來，但這並不是最怪的，最奇怪的是，阿東也在漢宮，而且，是被藍涯叫回來的，這件事情得到了項嘯鳴的批准。　　甄英雄現在正是要去找藍涯了解一下情況的，印象中，藍涯並不是一個容易緊張兮兮的傢伙。　　現在一心等人該知道的全知道了，也就不用隱瞞，而愛利絲因為哈恩的死訊，並未表現出過分的悲傷，只是希望一個人靜靜，甜甜留下來陪她，薛雪去準備晚餐了，其她幾個丫頭這才跟着甄英雄到處晃的，一心因為身份問題在漢宮裡也少有走動，難得到處逛逛，當然能跟着就跟着了。　　甜甜心裏應該會有些複雜，不管怎麼說，羅伯特都是她的親生父親，儘管因為從未見過而感覺不到悲傷，但還是流了眼淚，連她自己也說不出那是怎樣的一種感覺，而愛利絲在甄英雄等人走後，終於撲到了甜甜懷中號啕大哭，最呵護自己的人都死了，愛利絲只覺得世界太不公平，總是在剝奪搶奪她最寶貴的東西，如果再失去現在擁有的一切，她不知道活着還有什麼意義。　　甄少爺來到小拳場，吃了不小一驚，韓慧恩，微兒，藍涯，阿東，鳳兒都在這裏，此刻，藍涯正和阿東做對打練習，其他人圍在邊上觀望，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很肅重，氣氛過於壓抑，甄英雄很快找到了原因，藍涯與阿東都是赤膊上陣，兩人同樣氣喘吁吁，汗如雨下，打的，太過認真，太過投入了。　　台下的人才注意到甄少爺來了，藍涯一聲低喝撲向了阿東，為了重傷阿東，他竟然也使用了泰拳慣用的肘擊，甄英雄只看了這一眼，就知道，藍涯輸定了。　　果然，阿東只是向後小移半步，出右直拳，給人感覺動作很慢很飄逸，好象藍涯用自己的臉撞上了阿東的拳頭，因為真正的比賽就將開戰，兩人都帶了拳套，肘，膝關節帶了護具，不然這一下子藍涯就不用參加黑市拳了。　　因為中拳身子後仰，藍涯還未倒地，阿東已經矮下身子一個掃腿，將藍涯掀翻，整個後背拍在全台上，藍涯痛的幾乎叫不出聲，阿東漂亮的翻身而起，彈起半人多高猛然下落，狠狠一拳朝藍涯面門砸來，藍涯下意識的閉眼，而微兒則大聲尖叫，捂眼不敢再看，阿東及時收拳，半跪在地，拳套比畫在藍涯的鼻尖，比賽結束了，誰都知道，阿東這一拳若打中了，藍涯不死也得半殘廢，更何況，阿東故意落在了藍涯的身旁，而不是他的身上。　　一心從未見過真正的搏擊，嚇的小臉蒼白，緊緊抱着甄少爺的胳膊，還以為藍涯死定了呢，晴天等小鳳凰卻無所謂的走到擂台下，擺了幾張椅子。　　藍涯頹喪的跳下擂台，卻懶得和甄少爺打招呼，微兒和韓慧恩也是一臉的喪氣相，阿東搖了搖頭，沒有勝利者的高姿態，氣氛更鬱悶了，雖然韓慧恩等人都看出甄少爺的身邊坐着的，是大明星，雙子星的艾一心，可還是提不起興奮勁，甄少爺好奇的問鳳兒道：“都怎麼了？一個個的好象死了老爹老娘似的……”　　“哼，我們都沒爹沒娘，要死的是藍涯。”韓慧恩對甄英雄從來都缺乏尊重，沒好氣道：“你手氣真好，讓藍涯參賽也就罷了，還讓他第一輪就碰到了巴猜，我們都不知怎麼感謝你好了，是活剝了你，還是生閹了你……”

# 第390章 太子VS阿東

　　怨氣真重啊，一心聽不得韓慧恩說話的口氣，不爽的問道：“這位姐姐，英雄做錯什麼了嗎？你為什麼這麼說話啊？”　　韓慧恩也知道自己這話說的太沖，白了一心和甄英雄一眼，沒說什麼，微兒倒有些反常，出奇的沒有和甄英雄找茬，而是帶着哭腔，對甄英雄道：“甄少爺，我不要自由了，你繼續關着我……不，我給你做牛做馬，我只求你同意讓藍涯棄權好嗎？他只是最沒用的殺手，如果去比賽的話，一定會被巴猜殺了的！”　　微兒的脾氣比韓慧恩還要火暴，可此刻，她簡直比楊白勞的女兒還可憐。　　“巴猜？對了，我來就是要問你們的，這個巴猜是誰啊？聽這名字挺耳熟的……”甄少爺是真的忘了這個人了，可這話一說出來，韓慧恩和微兒差點一起撲上來撕了他。　　藍涯嘆了口氣，苦笑道：“微兒，我不會棄權的，我再沒用，至少還沒忘記我是個男人，甄少爺從未爽過約，我也不會言而無信的，既然決定比賽，就肯定要盡全力去拼。”　　說了半天，還是沒人告訴甄少爺巴猜是誰，阿東坐在地上，道：“少爺，巴猜就是藍涯和微兒在殺手世家時的小組組長，也就是他們的兄長，聽說，是個泰拳高手……”　　“哦……，想起來了。”甄英雄一拍手，“你們就是巴猜小組的！”　　可惜，甄少爺想起來了也不會有人覺得興奮，韓慧恩氣道：“你高興個屁啊？是不是看到我們要死了，所以開心啊？”　　甄少爺一怔，“這話怎麼說？”　　“藍涯會不會死在巴猜手上不說，張永哲也參賽了，那可是一台殺人機器，而且……”韓慧恩渾身一顫，好象想到了可怕的事情，“鈴木優美竟然也參加了比賽，我，我們……”　　臉色慘白，是發自內心的，也是莫名其妙的恐懼，彷彿是習以為常了，甄少爺看着殺手三人組比着難看的臉，沒好氣道：“拳賽又不讓用槍用刀，徒手搏鬥你們怕個屁啊？再說，實在不成跳到場外不就結了，少爺什麼時候說讓你們送死等死的話了？”　　三人還是振作不起來，藍涯笑道：“甄少爺，就是因為他們各方面都強過我們太多，所以他們才是組長的……”　　“狗屁！”甄英雄啐了一口，道：“你們倒是說羅比牛B呢，還不是被少爺我閹了？你們說卡瑪狠，還不是被少爺干挺了？還有一個叫米利亞的，昨天晚上抽籤和我鬧毛兒，少爺一根頭髮沒少就把她臉給打爛了，張永哲就在邊上站着，連個屁都不敢放，現在應該和她的情夫卡瑪在地獄里相距了，我比他們還牛B，怎麼不見你們這麼怕我啊？操蛋貨，瞧你們那點出息！那種恐懼，就是等級恐懼，好象學生怕老師似的，又不是讓你們參加智力測驗，是去打架好不好？都是兩條胳膊兩條腿，就算咬人，他也沒比你們多長一張嘴不是嗎？怕個鳥毛，球球的！”　　三個殺手早呆了，米利亞是誰他們怎麼會不知道，那八個哈恩最寵愛的子女，簡直是世家殺手中存在的傳說，甄少爺居然……　　其實，僅僅是知道實情的人不在這裏，沒人站出來揭穿甄少爺的牛皮而已，先不說羅比和卡瑪都是讓他拿刀算計的，就說米利亞，那是他用槍把人腦袋打爛的，可他說的含糊，韓慧恩等人哪知道這打爛中也包括用槍啊？　　“藍涯，我問你，只用真功夫的話，那個巴猜與阿東，誰更厲害？”　　甄英雄根本不給人家反應過事實的時間，藍涯還未回答，微兒已經開口，“阿東年輕，但打鬥經驗豐富，身體素質和體力要勝過一籌，但巴猜正當壯年，而且與鈴木羅比他們不同，巴猜比較重功夫，他雖然身份不高，功夫卻能在世家裡排上一號，雖然阿東沒和他比過，但我想，應該在伯仲之間吧。”　　這丫頭說話忒矛盾，前面說了一堆，後面卻說兩人在伯仲之間，誰都明白，她這是客氣話，說到底，她個人還是覺得巴猜比阿東厲害一些。　　阿東這小子功夫如何，甄少爺很清楚，在漢宮裡，他的身手僅次於闌度與項嘯鳴，如此看來，那個巴猜確實很厲害，不過，打架可不是电子遊戲，沒有數值的比較，只有實力與偶然性，誰更能把握機會，誰的勝算就大。　　甄英雄笑道：“你連阿東都打不過，所以才沒信心，對吧？”　　藍涯羞愧，卻誠實的點了點頭。　　“你知道你剛才為什麼輸嗎？”甄英雄道：“有句話不知你聽過沒有，拳打五尺以內，三尺以外，遠不發肘，近不發手，你剛才為什麼用肘攻擊？那是一個失誤，而比賽中，一個失誤就足以宣告你的失敗。”　　大家都知道甄英雄能打，從來沒輸過，且每次打鬥好象都沒拿出過真功夫，因此對他的話也就格外重視，藍涯卻不虛心，道：“我並不是冒失，而是經過考慮的，泰拳的招式分為四種，拳技，肘技，膝技，腿技，尤其是膝蓋與手肘的攻擊，殺傷力很大，吃上一記，我連滾下擂台的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你也想利用手肘的攻擊給阿東來上一記？”　　“我說了，這是沒辦法的，在你來之前，我打了他多少拳你知道嗎？可對他根本沒有傷害……”　　“抗擊打，有着一身銅皮鐵骨，是阿東千錘百鍊鍛煉出來的，泰拳手確實比一般人擁有更好的身體素質，可這又怎麼樣？難道泰拳天下無敵，沒有破綻嗎？”甄英雄一點不顧忌阿東，直言不諱道：“你為了迴避阿東的肘，膝攻擊，所以不敢近身，拉開了距離，他的動作就顯的放的很開，很華麗，這對你來說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心理壓力，但事實上，泰拳的招式相當古樸簡單，找出破綻一點不難，花哨的部分只是糊弄人的，泰拳確實很重視近身角力與抗力練習，但同樣的，如果迴避過他殺傷力比較大的手肘與膝蓋的攻擊，招着他的眼睛、咽喉或者下襠來上一下子，他還能有什麼新鮮的？我沒聽說眼皮，咽喉也能鍛煉的不怕擊打，更沒聽說過有人炫耀他的小弟弟堅硬不可摧毀，只要是人，身上就必然存在幾處鍛煉不到的弱點，不信的話，晴天，你照着阿東褲襠踢一腳，看他疼不疼……”　　見晴天嬉皮笑臉的朝自己走過來，阿東趕緊從地上跳起來，“別，別，疼，肯定疼！”　　藍涯正在消化甄英雄的話，韓慧恩卻嗤之以鼻，“光說不練，甄英雄，你嘴皮子功夫一向讓人無話好說，我想告訴你的是，與人動手時，光會說是沒用的。”　　甄英雄一怔，然後對着韓慧恩一笑，“你的意思是我信口開河，只會說不會練？”　　“沒錯！”韓慧恩直言不諱道：“至少，我從來沒見你動過手，上次與藍涯較量，你是靠耍詐。”　　如果是以往，韓慧恩的話已經惹怒了小鳳凰，可現在，連小鳳凰也充滿了好奇，闌度的身手她們都知道，漢宮能撩倒項嘯鳴的，目前只有闌度一個人，而闌度自愧不如的甄少爺身手到底如何呢？從來沒有人見過甄少爺認真的模樣，就連一心也想見識見識。　　甄少爺唯一認真的一次，是第一次與羅比及愛利絲面對面時，甄少爺與羅比大打出手，不過因為闌度的出現，而沒有分出高低，但那次卻有幾個目擊者，白果，以及跟蹤了白果的艾愛，四小魔女，都見到了甄少爺那近乎無賴卻讓人嘆服的身手，事後這些丫頭把甄英雄吹上了天，也就難怪一心好奇了。　　不要說小鳳凰們，阿東也很想和甄英雄比畫比畫，老虎永遠都是好勇鬥狠的。　　“是不是我贏了阿東，你就會有自信呢？”甄英雄突然問了藍涯如此一句話，小鳳凰們喜形於色，少爺好象有動手的意思。　　藍涯倒不是很在意甄英雄的身手，因為甄英雄說的話還是有道理的，不過，有實踐去證明他的話，說不定對自己會有很大幫助，“如果你贏了，至少可以證明泰拳是有破綻的。”　　“不止有，還很明顯。”甄英雄牛氣沖沖，道：“只有中國功夫，才是天下無敵！”　　“少爺練的是中國功夫？！”安家姐妹異口同聲，她們雖然不是從小跟着甄英雄，卻是自小就相識，偶爾也會見面，可從未聽說過少爺練過中國功夫啊。　　小艾也是一眼迷離，卻聽甄少爺氣死人不償命的說道：“一點皮毛而已，所以少爺還不能說無敵，遇到師父師叔師兄師姐大概會輸……”　　言中之意，不是中國功夫就打不倒他……阿東雖然尊敬少爺，但聽他這麼大口氣，也難免起了爭勝之心，他可是從小練習泰拳的，甄少爺等於否認了這麼多年下過個功夫啊。　　“少爺，請指點。”阿東說過之後，一腳踏上拳台，一拉彈性繩索，翻身躍起，整個人在空中倒轉了身形，從繩索上方飄逸翻過，滯空感驚人，彈跳能力讓人乍舌，一心只覺得他可以去拍功夫電影了。　　“慢着，甄英雄，你還是這麼狡猾！”微兒似乎咂過味來了，一臉怨氣，“差點又中了你的計，阿東才和阿藍打過，體力肯定沒有你好，你只要拖他片刻，就能輕鬆獲勝……”　　“一分鐘。”甄英雄站起來，脫掉上衣，伸出一根食指，在其他人懷疑他耍詭計之前，張狂道：“你來裁判，如果一分鐘阿東沒掉出場，或者還能站起來，就是我輸，如果我輸了，藍涯就不需要參加比賽了，我還會給你們自由，放棄用你們做魚餌迷惑冰恨天的計劃，如何？”　　太狂了！連小鳳凰們也覺得甄少爺這話說的太大了，阿東的實力如何，小鳳凰們十分清楚，能做七隻虎的虎頭，他是職業的打手啊，一分鐘，就算甄少爺想耍花招玩陰的，時間也不夠啊，他的自信讓眾女又是擔心，又是痴迷，阿東只覺得自己都被少爺看扁到一定程度了，一分鐘就敗了，那自己和廢物有什麼區別？藍涯，韓慧恩，微兒根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阿東可是與巴猜一個級別的，一分鐘就讓他失去戰鬥能力，這簡直比童話還像個童話。　　一心對甄英雄有着盲目的信心，接過甄英雄的上衣，看着他布滿着大小傷疤的身體，眼神迷離，甄英雄的霸氣，更讓一心覺得他是自己的英雄。　　印象中的大少爺應該是養尊處優的，藍涯等人沒想到甄英雄的身體如此結實，肌肉充滿爆發力卻不張顯與誇張，胳膊上還纏着繃帶，甄英雄用手揉了揉，笑道：“一分鐘剛剛好，時間長了，胳膊大概也會撐不住，上次和卡瑪幹了一架之後還未徹底回復到最佳狀態呢……”　　狂，狂！狂的沒邊了！沒有回復到最佳狀態都能一分鐘辦了阿東嗎？別說藍涯等人了，蘭兒鳳兒，安靜安寧，都站到晴天身旁，晴天手裡，握着一塊秒錶，幾人臉上，有懷疑，有擔心，也有期待與迷離……　　甄少爺笨笨的爬上擂台，伸展着胳膊，對阿東道：“不要放水，阿東，如果你真的連一分鐘也撐不到的話，你在大賽里也沒有一絲勝算。”　　如此一說，微兒連最後一點懷疑也盡釋，甄英雄的話並沒有暗示阿東放水的嫌疑，微兒敏捷的跳上擂台，站在甄少爺與阿東中間，準備開始比賽。　　正在這時，小拳場又來人了，是闌度領着甜甜，愛利絲，同來的竟然還有白果，李英豪，風鈴三人。　　原來是李英豪找了闌度做對手進行練習，白果則是風鈴的陪練，他們幾個剛才在另一個健身房做練習，恰好愛利絲髮泄的差不多了，甜甜覺得還是大家在一起，更容易讓愛利絲從悲傷中回復，不過她不知道甄少爺在哪，也不知道手機號碼，於是就打電話給了闌度，兩個妹妹有求，闌度哪裡還顧的上李英豪啊……　　闌度在漢宮地位尊顯，根本不需要給甄少爺打電話，隨便問了個人，就知道他到了小拳場，白果知道甄少爺在小拳場，自然要跟着過來，李英豪和風鈴便也過來看熱鬧，卻沒想到受傷未愈的甄少爺站到了拳台上！　　聽說甄英雄要一分鐘解決阿東，李英豪立刻飆了，“阿東，你下來，老子來當你甄英雄的對手，媽的，別說一分鐘你打倒我，要是一個回合我不打趴下你，算老子我輸！”　　李英豪只看阿東身上的肌肉以及站姿就知道，自己不要說一分鐘，一個回合內贏他把握也不大，他如此說，是顧及甄英雄的面子，以為他牛皮吹過了呢，當然，也不乏與他再打一次撈麵子的私心，因為甄英雄的傷還沒好，李英豪才有一回合贏他的自信。　　風鈴卻覺得甄英雄不是隨口說說，她方才與白果練習的時候，用了甄英雄教她的保守戰術，白果輸的很乾凈，雖然白果本就不比風鈴，而且這次分出勝負的時間脫的較長，但在自己沒有受到一點傷害的前提下放倒白果，這還是第一次。　　愛利絲見那大牛皮站在擂台上還朝自己擺手笑呢，連悲傷都放到一旁了，她更不相信甄英雄，和甜甜一樣，等着看他出醜。　　小鳳凰們看到闌度，想聽聽他的看法，卻見闌度坐到了一心旁邊，剛剛甄英雄坐過的位置上，丟了個拳套上去，道：“戴上這個，別把阿東打殘了，他後天還要比賽的……”　　眾人險些暈倒，闌度這話擺明是深信甄英雄能贏啊，阿東的臉上掛不住了，微兒也是才注意到，阿東一直戴着拳套，甄英雄卻是赤手上場。　　甄英雄接到拳套，又丟回給闌度，“不用，少爺不用拳頭打他……”　　眾人再暈，甄英雄的狂妄讓李英豪恨不能立刻爬上擂台揍他。　　藍涯才是最震驚的人，不用拳頭就能取勝嗎？　　眾人圍着拳台，就等着微兒一聲開始了，微兒複雜的望了甄英雄一眼，抬起了手，做了個準備的架勢，阿東立刻擺出了泰拳的戒備姿勢，拳樁。　　藍涯當然認識這個姿勢，上次甄英雄就是用這個姿勢耍詐贏了他的，現在阿東擺出這個架勢，他倒真想知道甄英雄怎麼應付，可讓他驚訝的是，甄英雄的架勢很一般，腿微弓，左手前右手后，一點特別之處都沒有，只有那如猛虎看到獵物一般蓄勢待發的攻擊氣勢驚人，他的主攻意識暴露的太明顯了！阿東的拳樁就是想誘惑他進攻啊！　　“阿東輸定了。”闌度搖了搖頭，小聲的說道：“用不了一分鐘，二十秒內就有勝負了。”　　聽到這話的只有一心，白果，甜甜及愛利絲，還有藍涯，一心雖然相信甄英雄，卻不像闌度一樣肯定，“為什麼？”　　闌度一笑，“只看阿東立了個拳樁就知道他太在意了，無論是英雄說過的一分鐘分勝負也好，還是不用拳頭也好……功夫再好，不用腦子，也是沒用的，與人打拳，就像獵人與虎搏鬥，虎雖猛，智商卻低，好的獵人只用心中沒有膽怯，保持冷靜的頭腦，用一把小斧小叉就能殺虎，因為他用的是技巧，一種融入了智慧的技巧，英雄本來就有着虎一般的殺傷力，在用上獵人的頭腦，呵呵，就算阿東是只老虎，在英雄眼中依然滿身破綻，而黑市拳也好，生死搏鬥也罷，只要抓住了對手的破綻，想取勝一點不難，藍涯，英雄大概就是想告訴你這些吧……”　　“破綻？”藍涯似乎了解，又不太懂，看到阿東那標準的拳樁，道：“阿東有破綻嗎？”　　“有，心理破綻，他擺出了戒備姿勢而沒有進攻架勢，這就是他最大的破綻，我剛才說過了，不想輸給對方，首先要拋開你心中的顧慮，膽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闌度笑道：“阿東戒備，就表示給了英雄進攻機會，不進攻又怎麼能贏呢？呵呵，阿東在比賽開始以前就已經中了英雄的計，這種虧我也吃過，如果讓英雄放開了打，你根本找不到還手的機會，我最快一次輸他的時間是……二十五秒。”　　幾女與藍涯連吃驚的機會都沒有，就聽到了微兒的一聲“開始！”　　就如闌度說的一般，甄英雄在話音落下的同時就跨步沖向了阿東，阿東只想着先防守再反擊，暗暗喊了一聲來的好，他熟習泰拳，自然知道泰拳手的弱點，那就是摔技較弱，因此他認定甄英雄是想靠摔技把自己丟出場外，不然一分鐘以內是不可能獲勝的。　　阿東對近身戰是很有自信的，泰拳重視手肘和膝蓋的攻擊，殺傷力大，適宜近身，他也知道，甄少爺實戰經驗很豐富，自然清楚電視里的功夫片誇大了泰拳的威力，電視中那些泰拳華麗而花哨且不失兇狠，往往一跳就是半人高，一個手肘砸下來，或者一個飛腿就能把人踢殘了，但現實里絕對行不通，人不是鳥類，不能在空中自由活動，阿東也能跳的很高，可一旦攻擊被人避開，不是賣了好大的破綻嗎？華麗的東西總是不實用的，因此他才放棄了主動進攻，決定以防守近身戰贏得勝利。　　甄英雄說過不用拳，也就是說，他要攻擊只能用下本身或者手肘了，阿東見甄英雄來勢太猛，也來不得想什麼招數能把殺傷力降到最低了，右肘擊向甄英雄側腦，甄少爺身子一矮，左手格擋住阿東的攻擊，阿東的左拳已經從下而上襲來，甄英雄剛好用右手壓住他的拳頭，阿東雙拳攻擊落空不說，還胸膛大敞，情急之下向後仰退的同時，撩起左膝撞向甄英雄，哪知道甄英雄全然不顧防守，居然斜上發力，身子一彈，迎上了阿東的膝撞，不過，他前躥速度快過阿東后閃速度太多，當他的腦袋頂中阿東下巴的時候，因為巨痛，阿東膝蓋上的力道銳減，甄英雄的小腹雖痛，卻遠遠達不到影響他動作的程度。　　阿東後退步伐一個踉蹌，闌度已經從座位上飛快站起，沖向擂台一側，也就是阿東背對的一側。　　一招得手，白果好象看到了甄英雄與羅比搏鬥時那一幕的再現，甄英雄根本不等阿東倒地，及時收住身，右肘便砸到了阿東小腹靠下接近小弟弟的地方，阿東受痛，身子如炸蝦般蜷起，沒有摔倒，可步法徹底亂了，因為下巴與小腹靠下的地方都是很難鍛煉的而且比較脆弱的部位，那種痛楚讓阿東後退的姿勢有些搞笑，甄少爺低喝一聲，兩步跟上，一躍半人高，一腳踢中了阿東結實的胸膛，阿東撞在繩索上，眼睛還未睜開，甄英雄用了一個摔交比賽里常用的招式，前沖中，用胳膊扛在了被繩索彈回來的阿東的脖子上，阿東整個人被撞的與地面平行，后翻倒在繩索上，在兩條繩索間彈摔出來，掉出了場外，剛好被衝到這裏的闌度抱住，再看阿東，已經口吐白沫，兩眼翻白，昏了過去。　　“你想殺了他啊？混蛋！”闌度氣的破口大罵。　　“溫柔的獲勝方法我不會，要不你教教我？球球的，這就是打架，不給對手留反擊之力，一氣摧毀。”甄少爺揉着被阿東撞到的小肚子，笑道：“所以我才不願意和自己人動手的……”　　闌度和甄少爺對罵的時候，其餘人還在驚愕中，微兒的眼珠子就要掉出眼眶了，她甚至沒來得及跑下擂台，比賽就結束了，藍涯更不敢相信，甄英雄哪裡用了什麼中國功夫啊，他的打法稱的上野蠻了，簡直是不要命的硬碰硬，可細細一想，又覺得很有技術，他是認準了阿東的破綻，一口廝咬致死啊。

# 第391章 公主艾一心

　　確實是有勇有謀的打法，避過了肘擊，阿東渾身都是破綻，甄英雄先一步命中了阿東的下巴，讓阿東膝撞的攻擊失去力量，無法對他形成絕對傷害，然後就是追打不斷，身手再好，沒有反擊了機會，阿東也只有輸掉的份兒啊，甄英雄說不用拳頭，本就是混亂阿東思維的一種戰術，不過……仔細想一想，若甄英雄用拳頭的話，阿東豈不是輸的更快？甄英雄用腦袋攻擊的方法，不是險招，而是瞄準了阿東的弱點，下巴，一個根本鍛煉不到的薄弱部位。　　晴天拿着秒錶的手都在抖，安靜安寧，蘭兒鳳兒，一心與白果，甜甜和愛利絲，風鈴，李英豪，每個人都看到了秒錶上的数字，根本不能相信，甄英雄把阿東打昏，只用了……十一秒三……　　電光火石，甄英雄的攻擊一氣呵成，幾乎就是從場中走到場邊的工夫，阿東甚至連一步也沒能擋住甄少爺的前進，藍涯望着台上揉肚子的甄英雄，表情放鬆了，嘴角漸漸勾起，眼睛中有一種光芒在閃爍，剛才，他看到不是一場比賽，而是一隻有智慧的野獸在廝食對手……　　翌日上午，甄英雄去醫院看望了柳絮，然後把櫻桃接回了漢宮，一心與甜甜本來有一天的假期，卻因為知道甄英雄第二天要去參加黑市拳大賽而沒有纏着他，愛利絲的精神還算不錯，上午去了學校，下午請假了，死死的粘住甄英雄，她知道黑市拳就要開賽，認為只要跟去就有機會見到顏冰，撒嬌耍賴，能用的招數全用上了，還好一心和甜甜聯手將愛利絲拉走了。　　三國出乎意料的沒來找甄少爺，聽樂樂說，三國就在房間里，看電視，打遊戲機，睡覺，甄少爺知道，這是三國放鬆自己的方式。　　項嘯鳴中午的時候來了電話，快艇改裝完成了，甄英雄知道，與顏冰的遊戲就要開始了，立刻向常樂傳達了命令，讓他組織人手，準備不久后的行動。　　下午的時候，甄英雄與林驍勇，恭弘=叶 恭弘紛飛，以及金海天見了一面，不管怎麼說，要動林夕照，只憑七隻虎現有的實力還不夠，因為阿東要參加比賽，其餘人或監視冰恨天，或監視三長老的公子，人手不夠調配，而且，林夕照的拜把子兄弟都不是吃素的，幾個堂口若有動作，沒有絕對的實力壓制是不行的，甄英雄需要青龍，玄武，蛟龍三堂的協助。　　其實甄英雄很清楚，義字會裡與冰恨天勾結的內鬼已經不是什麼威脅了，而要摧毀顏冰報復義字會的計劃，也不會太難，昨天與顏冰再次見面之後，甄英雄已經對顏冰要用什麼辦法對付義字會了解的差不多了，這也是他為什麼需要三個大堂口支持的原因之一。　　林驍勇，金海天，恭弘=叶 恭弘紛飛，三人手下可以調動的直系黑幫勢力，加起來大約有四百人，恭弘=叶 恭弘紛飛更是握着義字會的地下軍火倉庫，軍火走私線路正是由她負責的，暫時剛好有一批等待交易的軍火留在手中。　　這四百人，是三位堂主的直系手下，訓練有素，是甄英雄用來對付顏冰的，雖然抽走了這些人對三堂口的整體實力有一定影響，但剩餘力量牽制林夕照等人，問題還是不大。　　甄英雄所以到了今天才分佈任務，就是怕風聲走露，雖然急了點，卻能讓人措手不及。　　蘇影也找了甄英雄，雖然說是背着甄天，但甄英雄估計，甄天肯定知道自己答應艾華幫蘇影脫離黑幫，避免有一天被漢克架空做傀儡的命運了。蘇影問的，正是關於漢克的事情，甄英雄說過要把漢克做替死鬼，黑市拳大賽就要開始了，蘇影想知道甄英雄下一步要怎麼做。　　要幹掉漢克，毫不廢力氣，只要顏冰那邊一有動靜，直接送漢克去見閻王就好了，漢克那人雖然有勇用謀，但也有個天大的弱點，就是不會掩飾嫉妒心，否則也不會暴露出他的野心了，只要是弱點暴露出太多的人，都不算有威脅，甄少爺沒有給蘇影一個確定的答案，因為只有天才曉得顏冰打算什麼時候鬧出動靜來。　　安排好了一切，甄少爺泡了會溫泉，可能是事情太多了，又無法避免的必須要面對，甄英雄突然覺得恐懼，畏怯，顏冰賭的太大了，其實她早就知道，從綁架白果失敗，從他甄少爺逃出富甲大廈的時候就知道，她如果不改變報復的計劃，依然利用黑市拳大賽，她絲毫勝算都沒有，她固執的立下新的賭約，其實是想引出冰恨天中，企圖對義字會不利的內鬼，引出和鈴木優美一樣為山口組賣命的傢伙。　　無論是甄英雄還是顏冰，都非常清楚，引出這些人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冰恨天與義字會分出勝負的時候，無論是義字會勝了，還是冰恨天贏了，只有到了那時候，鈴木優美才會真正露出獠牙，如果冰恨天搶到了朗朗黑道，她就會奚落顏冰，譏諷顏冰，然後殺了她，從她手中直接得到權利，如果冰恨天敗了，再無利用價值，卻浪費了他們蓄謀十年的計劃，他們會殺了顏冰泄憤，會毫無顧忌的在顏冰面前露出猙獰的面目。　　顏冰答應了一個肯定贏不了的賭約，說明她已經做出了最後的選擇，剩下的，就是看甄英雄是不是能贏一個徹底了，高傲的顏冰不會讓人看出她在為報復的事情而感到後悔了……　　就好象考試前，心裏會緊張，會不安，又好象結婚前，每個人的心理都會忐忑，這個危險的遊戲開始前，甄英雄的心也無法靜下來了，只要短短的幾天，就能知道比賽勝負的結果了，到那個時候，顏冰是生，還是死呢？自己呢？如果自己敗了，那身邊的人呢……　　黑市拳大賽比預想中用時要短，十天，也就是說，一心和甜甜的演唱會，是在大賽結束后的第四天開始，真希望那是一場慶祝完勝的盛宴啊。　　甄英雄突然很想回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回到曾經充滿家庭味道的房子里去，那裡，有母親秦夢謠留下的味道，甄英雄現在需要的不是支持，不是信賴，也不是體貼，而是關愛，而是母親一般，毫無理由，毫無根據的關愛與安慰，他真的希望時間可以倒流，回到那個自己靠在母親懷裡，被她輕輕撫摩頭髮的時候。　　甄英雄覺得自己幼稚，但世事就是如此，當母親撫着已經長大的你，像哄着孩子一般滿面笑容望着你的時候，你會害羞，會覺得母親無聊，但當失去這份溫馨之後，才會在某一天恍然醒悟，原來，那是一種最值得珍惜的幸福。　　幸福，也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表示會消逝，當失去之後，便無法挽回，甄英雄真希望這個時候有人來給他那種母親般的安慰。　　很多時候，支持，信任，體貼，也會成為一種壓力，甄英雄覺得自己的精神，快要被壓垮了……　　因為第二天凌晨六點就要出發去碼頭，所以無論是一心，甜甜等人，還是小鳳凰們，整個晚上都沒有來天堂閣，就算是倒霉鬼艾愛也被蘇影強行關在了房間里，每個人都知道，甄英雄參加的不是拳賽，而是與顏冰的生死比賽。　　晚飯是薛雪送到房間的，甄少爺話很少，薛雪也不是話多的人，默默的陪甄英雄吃過晚餐，一邊收拾餐具，一邊輕輕的說道，“少爺，你答應過陪我逛街的，大賽結束后不要再忘記了哦。”　　甄少爺一笑，站起來在薛雪額頭上吻了一下，“記得呢，我還欠你一雙高跟鞋，一個皮包，呵呵，放心，小雪，十天而已，一轉眼就過去了……”　　薛雪幸福的應了一聲，轉身離去，那一瞬間，甄英雄看到了她眼角掉落的淚珠，未來的十天，真的一轉眼就能過去嗎？薛雪這樣對義字會不聞不問的丫頭都不相信，甄英雄只有苦笑啊。　　感到不安的，其實不只是自己一個人，所以，自己要承擔起所有人的不安，這就是一個男人的責任與義務。　　甄英雄很早就躺在了床上，該安排的全安排了，可心裏依然空落落的，就好象身下的床一般，軟軟的，雖然舒服，卻給人一種靠不實的感覺，躺了兩個鐘頭，卻沒有一絲睡意。　　看了看錶，十點半了，甄少爺猛的坐起來，球球的，還是回家吧……　　換好衣服，拉開房門，甄英雄被嚇了一跳，這個樓層平時連侍女都看不到，樓道里永遠冷冷清清的，更何況已經這個時間了，怎麼會有人徘徊啊？可此刻，就在門外，一同樣表情驚訝的美女有些尷尬的與甄英雄對望着，她的手裡，托着一個盤子，盤子上，有兩杯紅茶，不過，那紅茶已經沒有了繚繚的熱氣，由此可見，她在門外已經不是一時半會了。　　“小艾？你在門外做什麼？”　　“你為什麼穿成這樣子？你要出去？”　　兩人同時開口，甄英雄上下打量着一心，笑道：“我更想知道你在做什麼，寶貝兒，你穿着睡衣在我門外轉悠，是不是想要夜襲我，和我一起睡啊？”　　一心臉上一紅，輕輕啐了一口，“討厭，誰要和你一起睡了？我，我……”　　一心說到這裏，聲音突然低了下去，眼睛也不再望着甄英雄，眼神中，有擔憂，有牽挂，有羞澀，還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情感，“我……睡不着，明天就要開始了，我……擔心你……”　　甄英雄微微一怔，已經明白過來，拿起一杯涼透的紅茶一飲而盡，紅茶入腹，味道卻說不上好，涼茶略苦，奶味太重，甜的膩人，三種味道混在一起，就好象是一心現在的心情一般，太複雜，這味道，讓她和甄英雄一般難以入睡。　　“小艾，你不冷嗎？”甄英雄突然說了一句不太着邊的話，似乎有意岔開話題，現在的溫度確實不高，只因為房間溫度如夏，一心穿的還是夏天的睡衣，雪白色帶蕾絲花邊的短身弔帶開叉式風琴褶皺裙，胸前一片雪肌耀眼奪目，一條露着小腿的睡褲，筆直的迎面骨，弧線完美的小腿肚，充滿了誘惑，趿着一雙大號棉拖鞋，纖細的腳踝，粉紅色的圓潤腳跟，讓甄英雄覺得這麼漂亮的美腿玉足用來走路，簡直是暴殄天珍，有一種想要把一心橫腰抱懷的衝動。　　一心就像個公主，一個看起來既清純又性感的公主，甄少爺雙手撫着她的臉頰，眼中飽含愛意，將擋在她眼前的幾縷秀髮撥到她的耳後，這才看到，一心眼角掛着淚珠，她哭了，她緊咬着已經失去血色的嘴唇，忍着不讓眼淚掉下來。　　樓道里沒有房間里的溫度，一心很冷，大概連她也沒想到自己會在樓道里徘徊猶豫這麼長的時間吧，甄英雄感覺着她小臉的冰涼，心疼不已，“寶貝，你到底怎麼了？”　　一心搖了搖頭，走進甄英雄的天堂閣，默默不語，將茶盤放在茶几上，端起剩下的那杯涼茶，和甄英雄一樣一口喝下，這才站起來，對甄英雄道：“你要去哪？我也要去！”　　甄少爺溫柔的抹掉一心嘴角的水珠，笑道：“為什麼？”　　“因為你太孤單了！你需要人安慰，我一直在等你向我訴苦，等你向我發牢騷，我一直等着你靠在我懷裡和我說你累了，可你沒有！我喜歡你，想分享你的痛苦，你的苦惱，我不想看到你永遠這麼好強，我想要你誠實的面對我，如果你愛我，就應該把你脆弱的一面給我看，那樣我才能真正的相信你，英雄，你是一個自私的混蛋！大混蛋！為什麼總是讓我靠着你的肩膀？為什麼你不能在我懷裡休息？你不是愛我，是不信任我！”　　一心撲到甄英雄懷裡，終於哭了出來，甄少爺卻已經呆住了，一心的話，直接敲在了他的心上，一心沒有說錯，甄英雄很明白，自己，也需要安慰，需要尋找一個訴苦的對象，但是，沒有。　　父與子之間，永遠存在隔閡，男人不會在另一個男人面前露出自己軟弱的一面，所以甄英雄永遠不會在甄天面前低下頭，他愛着身邊的女人，總是在害怕自己的不安會成為她們的不安，男人就應該承擔一切，甄英雄一直這樣以為。　　自然界中，母愛是最偉大的，無私的，可以包容一切的，甄英雄只有在秦夢謠面前，才會袒露心中的怯懦與不安，可惜，秦夢謠不在了，現在他想回到曾經與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家中，其實，就是想用殘留在心中那已經久遠的感覺，來自我安慰罷了，甄英雄直到現在才醒悟過來，也許這對一心來說並不公平，對甜甜，白果，薛雪來說並不公平，她們同樣知道自己的不安，卻只能默默的擔心。　　慢慢的抬起了手臂，摟住了一心，甄英雄輕輕的笑着說道：“寶貝，換身衣服，我帶你去個地方……”　　一心停止了哭泣，仰起頭，有些不解的望着甄英雄，甄英雄吻掉她眼角的淚，有些苦澀，有點鹹鹹的，甄英雄舔了舔嘴角，深情的說道：“這就是一心傷心的味道啊，呵呵，對不起，以後我再也不讓你掉眼淚了，因為這味道苦苦的……”　　一心感動，輕輕的打了甄英雄一下，但心中卻無比欣喜，因為她知道，甄英雄願意和自己分享一切了，如果只能分享他的快樂，卻不能分享他的苦惱與痛苦，在一心看來，並不是真正的幸福。　　“死相……！”一心嬌羞無限，她知道這個房間里就有甜甜的衣服，推開甄英雄便跑向了衣櫥，她並沒有問甄英雄去哪裡，卻知道，這個時間要去的地方，一定會很特別的。　　因為甄英雄穿的是一套黑色的運動服，一心特意取出了一套白色的休閑式運動裝，心裏滿是期待與欣喜的丫頭拉掉睡衣的肩帶才想起來屋裡還一大男人呢，轉頭一看，果然，甄英雄屏着呼吸，瞪大了眼珠子，一臉的色咪咪，一心羞不可遏，嬌嗲斥道：“討厭啦，你看什麼呢？色狼！轉過身去不許看！”　　一心沒戴胸罩，因為肩帶滑落，已經露出小半個乳房，此刻因為雙手抱着胸脯，更是擠出深深的乳溝，甄少爺差點噴出鼻血來，“轉身？為什麼？寶貝，你的身體我摸都摸遍了，你還怕我看啊？”　　一心更羞了，大腦不及思考就說了一句連她自己都沒想到的話：“摸行，看就不行！”　　甄少爺立刻伸出爪子空抓兩下，淫蕩道：“那我不看了，直接摸摸好不好？”　　“不好！”一心因為失言，本就臉皮薄，此刻羞的幾欲去死，“不許看，轉身，轉身啦！”　　“好好，轉身，我轉身。”甄少爺真的轉過身，但臉上卻笑的更齷齪了，微微向左移動了兩步，酒櫃的那面大鏡子中，映出一心一片雪白的背肌，只是看着，就能感覺到那裡的滑嫩一般，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　　可就在這時，屋裡的燈光突然消失，一片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到了，就聽一心得意的笑道：“想偷看，門兒都沒有！”　　這丫頭當真聰明啊，甄英雄苦笑着搖了搖頭，卻不怎麼當成一回事，和一心調情打趣的同時，本身就是在釋放壓力。　　“對了，寶貝，帶着你那套睡衣好嗎？”黑暗中的甄英雄沉默了片刻之後，突然說道：“那套睡衣很漂亮啊……”　　一心本還奇怪他為什麼突然不說話了呢，還未開口詢問，就聽他冒出了這麼一句，當真羞憤，這臭小子為什麼總是沒個正經啊？卻聽甄少爺喃喃道：“你穿着那套睡衣，真的很像一位公主……”　　甄英雄的語氣，沒有半分褻瀆的味道，他用很陶醉，很幸福的語調，輕輕的說著：“像是……我的，公主……”　　一心，愣了。　　“我真的是你的公主嗎？”一心抱起換下來的睡衣，望着黑暗中甄英雄有些寂寞的背影，眼中含淚，嘴角帶笑，在心中輕聲的問道：“我是你的公主嗎？就像，你是我的英雄一般……”　　時間已經不早了，同在這一樓層的丫頭們應該都睡了，甄英雄拉着一心的手，悄悄溜出了門，甜甜拉開月宮閣的房門，從門逢中望着他們的背影，笑了笑，喃喃自語道：“這兩個臭傢伙居然又瞞着我們……”　　“沒錯，不能讓我姐那麼得意，居然要偷溜出去，甜甜姐，你放開我，我去跟蹤他們！”　　“去你的吧！”甜甜一手拉着艾愛的脖領，一手擰着她的耳朵，眼睛卻依然盯着甄英雄與一心，輕輕道：“今晚，應該是屬於他們的……”　　當甄英雄與一心消失在視線中的時候，甜甜才拉開房門，走了出來，卻不想，甄英雄的隔壁，薛雪也穿着睡衣，走了出來，看到甜甜和小愛，薛雪顯然嚇了一跳，但兩人詫異的望了對方片刻，同時釋然一笑，擔心甄英雄的，不是只有一心一個人啊。　　晴天拉着畫兒，安家姐妹抱着蘭兒鳳兒，鈴鐺被夏月拉住兩條小辮子，都出現在了樓道中，幾個丫頭都穿着便服，沒有絲毫睡意，甄英雄這個殺手也不會想到，自己居然被這麼多人同時盯上，卻沒有一點察覺。　　當電梯落下的時候，一個修長苗條的身影從拐角轉出，只穿了一條黑色的絲紗睡裙，懷裡抱着一個毛茸茸的大白熊，赤着雪白的小腳站在電梯前，看着電梯門上的数字從高到低的閃亮，幽幽的嘆了口氣，“被搶先了一步嗎……”　　高挑美女雙手舉起大白熊玩具，凝視了片刻，才朝着公主閣走回，“難道我真的不像個姐姐嗎？為什麼那臭小子總也不和我訴苦呢？討厭討厭討厭……”　　如果這頭熊真的是甄英雄，那麼他的臉，此刻已經被美女擰爛了，站在門口的樂樂與櫻桃對望一眼，苦笑着，但眼中都有着一抹擔憂……　　甄天與蘇影面對面坐在辦公室的沙发上，無言的喝着黑咖啡，與顏冰的戰鬥明日打響，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是他們願意看到的，木子華走了進來，拿起煮沸的咖啡壺，倒了一杯，聞了聞，卻並沒有喝，“英雄剛才下樓了，和一心一起，看來，是要出去啊。”　　甄天一笑，並沒說話，抿了一口咖啡，蘇影也沒有露出木子華期待的表情，而是輕聲問甄天道：“這樣可以嗎？明天就要出海了，那小子不好好休息，還溜出去約會，你不阻止他嗎？”　　甄天放下咖啡杯，臉上還掛着那副淡定的笑容，語氣中卻包含着無奈與愧疚，“也許，他就是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我們給他的擔子太重了，他畢竟只是個孩子，也許，他是想念夢謠了……”　　木子華走到窗邊，望着地面的萬家燈火，笑道：“蘇丫頭，你的女兒，和夢謠很像啊。”　　蘇影淡淡道：“可惜，英雄和他老子一點也不像。”　　甄天知道蘇影是在抱怨甄英雄花心和自己太專心，笑的有些尷尬，卻見蘇影長長嘆了口氣，沒有看甄天，而是走到木子華身邊，同樣低頭望着夜晚的城市，喃喃道：“不過，他比他爸爸，比我們任何人都更可靠，不是嗎？”　　“也許，最可靠的人是很像夢謠的心兒吧。”甄天伸了個懶腰，起身朝門外走去，“好了，該休息了，不要去擔心那臭小子了，明天一早，這場亂七八糟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 第392章 公主的初夜

　　甄英雄的甲克蟲已經被阿東開到了正門，甄英雄紳士的幫一心打開車門，然後上車，揚長而去。阿東知道甄英雄的壓力，從始至終沒有問過甄英雄一句話，因為他深信甄英雄，他是絕對不會逃避的。　　阿東因為在擂台上被甄英雄給打昏了過去，錯過了晚飯，揉了揉還在痛的下巴，決定去外面的小攤子吃個夜宵，才一轉身，就被嚇了一跳。　　“少，少奶奶，太子妃？！”　　不知道什麼時候，白果和愛利絲站到了阿東後面，這都不是最讓阿東驚訝的，讓他有種壓抑感覺的，是這二位姑奶奶正瞪着對方放電，倆丫頭關係不太融洽，阿東是很清楚的，雖然，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原因，或許是警與匪就像貓和老鼠一般，是天生敵對的吧。　　“你為什麼在這裏？”　　“你又為什麼在這裏？”　　沒有一心等人在，倆丫頭說話都是職業性的調調，一個強勢，一個叛逆，白果見愛利絲和自己一樣，都穿的比較隨意，知道她也是睡不着從房間里溜出來的，“你不是應該在韓慧恩的房間嗎？”　　愛利絲反問道：“你不是陪着你媽媽嗎？”　　“要你管，我是好奇，為什麼沒人看着你？”白果警惕性很高，雖然她相信愛利絲對甄英雄的感情，但她畢竟是顏冰的女兒，“你不會和冰恨天聯繫過了吧？”　　“你什麼意思？”愛利絲不滿道：“我才懶得和你鬥嘴，是我哥哥帶我來的，有什麼話你直接問他。”　　阿東根本差不上嘴，突然聽愛利絲這麼一說，這才發現蹲在她身後抽煙的闌度，白果也是才注意道他，“闌度？你在這裏幹嗎？”　　闌度掐滅煙頭，抬頭對白果一笑，“和你一樣，愛莎擔心英雄，睡不着，所以我帶她來這裏見見那傢伙。”　　白果一怔，“你早知道他會離開漢宮？”　　闌度好奇道：“難道你不知道嗎？”　　“廢話，鬼才能未卜先知呢！”白果氣呼呼的說過之後，才幽幽吐了口氣，“我只是感覺他會出去，所以才……”　　阿東和闌度心裏已經叫罵上了，感覺他會出去？你這不就是未卜先知嗎？鬼！　　愛利絲看到白果擔憂的神色，兩人竟產生了一種共鳴，對對方的提防之心也落了幾分，望着汽車消失在街道上，兩個丫頭靠在了一起。　　闌度站了起來，伸了個懶腰，好象在自言自語，又像是說給倆丫頭聽，“英雄太自信，或者說他太要強，為了保護身邊的人，總是把壓力藏在自己心裏，我剛認識他的時候，他對我說過，在這世界上，他只會對一個人露出軟弱的一面，因為她能包容一切，讓他放下大男人的面子，那個人就是他媽媽，我沒見過，但能感覺到，他媽媽肯定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阿東笑了，眼中滿是恭敬，“是啊，少爺的母親是世界上最溫柔的女人，在我們看來，她就是女神的化身，說起來，一心少奶奶與她有幾分相象呢，尤其是那雙眼睛……”　　白果和愛利絲，都沒有見過秦夢謠，見阿東這樣殺人不眨眼的傢伙都如此尊敬她，又是羡慕，又是好奇，聽他說一心與秦夢謠有幾分相似，心裏不禁升出一種怪怪的感覺，似乎，是在嫉妒。　　闌度又點了一棵香煙，吐出一口煙霧，望着浩瀚星空，道：“他應該是回家了，每次遇到難題的時候，他都會回家的，他說，那裡，有他媽媽的味道，不過現在看來，那個丫頭已經可以代替他媽媽守護他了，你們兩個呢？要不要去？”　　“不要！”　　白果與愛利絲竟是很有默契的異口同聲，闌度怔了一下才笑問道：“為什麼？難道你們不怕被一心搶先嗎？”　　“搶先？那傢伙是什麼人你還不知道嗎？我們在他眼中是一樣的，根本不存在搶先這個詞，何況，這個時候，他需要的不是我。”白果臉上抹着紅暈，說道：“我沒有點心那麼溫柔，那麼體貼，對我來說，留在這裏，才是對他最大的守護與支持。”　　愛利絲點了點頭，“點心可以代表我們安慰他，鼓勵他的。”　　“老天大概真他娘的瞎了，這麼好的女孩子居然都便宜那流氓了，不開眼啊。”闌度對着天誇張的抱怨了兩句，這才一摟阿東的脖子，似乎頹喪的說道：“走，阿東，陪我去前面拐角那個夜攤吃夜宵，喝兩杯去。”　　“好，喝兩杯睡覺都香。”阿東連忙點頭，他正餓着呢。　　闌度回頭對兩個丫頭笑問道：“你們呢？要去嗎？”　　倆丫頭對望一眼，都笑了起來，再次異口同聲，“當然要去了！”　　顏冰已經不再別墅了，甄英雄經過她別墅門前的時候看了一眼，大門掛着鐵鎖，一片漆靜，雖然早就料到會是這樣，可甄英雄心裏仍舊有點不舒服，他知道，和顏冰之間最危險的遊戲已經開始了，從現在開始，顏冰所做的一切，將對自己保密。　　打開大門，將車開進小院子，甄英雄摟着一心來到門前，掏出那把很久沒有使用過的鑰匙，對着一心溫柔的笑着，一心明白甄英雄的意思，伸出小手，兩人一起將鑰匙插入了鑰匙孔中，然後，轉動。　　因為雇了傭人，每個星期都會做一次徹底的打掃，所以別墅中十分乾淨，傢具如新，一些生活用品也沒有被存封起來，這個別墅與顏冰家相同，大廳佔了一樓和二樓的大半，對着正門的最裏面，是通往二樓的樓梯，正對着的二樓的樓梯口，牆面上掛了一副巨大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額前留着整齊的劉海，有着一雙水一般的美麗雙眸，臉上掛着讓人感到無比舒服的溫柔笑容，看到她，就讓人覺得心中寧靜，就讓覺得溫暖愜意。　　一心知道，她就是甄英雄的媽媽，秦夢謠，她給人的感覺，天真，純潔，溫馨。　　甄英雄看着照片，似乎看到了依靠，母親笑的還是那麼開心，與三國有些像，好象天生樂觀，少了一條神經似的，摟着一心，許久不語的甄英雄突然吸了一口氣，對相片笑着說道：“老媽，兒子回家了，按照約定，我帶了女朋友，不，是你的兒媳婦回來哦……”　　一心不知自己是怎麼了，看着甄英雄有些泛紅的眼睛，她竟然流出了眼淚，甄英雄此刻就像個孩子，正在對母親炫耀自己的女朋友一般，他很天真，他的聲音有些顫抖，此刻，沒人能了解甄英雄心裏在想些什麼，但一心了解，他想秦夢謠了，他想他的媽媽。　　“媽，她就是一心，你認識的，她媽媽就是你的好姐妹蘇影，呵呵，蘇阿姨回來了，顏冰也回來了，她們都很好，蘇阿姨有兩個漂亮的女兒，便宜了我一個，還有一個雖然調皮了點，但很可愛，顏冰雖然吃了些苦，但從沒有真正的怪過你，我就說你太多心，喜歡胡思亂想。”甄英雄沒想哭，但看到照片上的秦夢謠，他的眼淚就止不住的往下流，一心咬着嘴唇，心疼的看着甄英雄，陪他一起落淚，“現在她們都回來了，可你卻……”　　誤會，本來只是一個誤會，卻造就了這個悲劇，秦夢謠因為不能釋懷自己沒有反抗命運的懦弱，十幾年來鬱郁寡歡，積鬱而終，現在這個誤會就要解開了，她卻人已不在，甄英雄也會有矛盾，這個誤會就像一場鬧劇，一旦解開，甄英雄會為秦夢謠覺得不值，就是這樣一個小誤會，只是一句‘對不起’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卻因為找不到顏冰而無法釋懷，帶着遺憾與愧疚離開了這個世界，太不值得了，大概，這就是甄英雄渴望得到母親安慰的原因吧……　　甄英雄心理複雜，和秦夢謠期待中的一樣，他遇到了艾一心，他說過，不找到老婆就不回家，現在，他回來了，他渴望媽媽看到一心，但這個願望永遠無法實現，他心中的複雜，可想而知，他現在唯一能做到的，只有贏了與顏冰的賭約，保護她，不讓她受到傷害。　　抹了一把眼淚，甄英雄覺得自己很奇怪，竟然哭了，他這一刻才明白自己為什麼特別渴望回家，為什麼如此想念秦夢謠，因為自己要去完成她最後的一個願望，拯救顏冰，他的心理，需要母親的安慰與支持，他需要來自母親的鼓勵成為自己的動力。　　甄英雄覺得自己在一心面前失態了，才想說些什麼來掩飾自己，卻聽到一心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夢謠阿姨，我是點心，是英雄的女朋友，不，我一定會成為他的妻子，我會代替您守護他的，因為我和您同樣的深愛着他，所以，請您放心的把他交給我吧……”　　看到一心深深鞠下的一躬，甄少爺發現自己今天忒不男人了，從進門開始，鼻子就一直酸酸的……　　甄英雄躺在沙发上，枕着一心的大腿，一心好象小妻子一般，輕輕的撫着甄英雄的頭髮，笑眯眯的望着他，眼中蘊涵的幸福幾乎將甄英雄融化。　　這種溫馨的氛圍，讓甄英雄的心，平靜如水，偶爾返起漣漪，也是幸福的波動，一心身上有一種和秦夢謠同樣的溫柔，甄英雄抬起右手，輕輕的捏着一心的小鼻子，笑道：“寶貝兒，你剛才居然和我媽說守護要守護我，我怎麼感覺我成了你兒子了？”　　“去你的，這是女人之間的承諾，你一個大男人懂什麼啊？”一心也捏住甄英雄的鼻子，笑意盈盈道：“你不是我兒子，但你剛才很像個孩子，呵呵，你哭着的樣子很可愛哦，至少，我看到了你脆弱的一面……太好了。”　　“太好了？”甄英雄眉頭微微一蹙，不解道：“哪裡好？好什麼？寶貝兒，可不要告訴我你想嘲笑我啊。”　　“才不是嘲笑呢！”一心手指用上力氣，嬌嗔道：“我是覺得高興啦！”　　甄英雄不懂得女兒心態，還是不解，“高興？”　　“恩，高興。”一心鬆開手，低下頭來，剪水雙瞳蘊涵着無限柔情，“英雄，愛一個人就要信任一個人，而信任，就是不隱瞞，可以共同分享開心的或者不開心的事情，可以徹底對愛着的人敞開心扉，過去，我不懂什麼是愛情，什麼是浪漫，但現在我明白了，其實只要真心面對所愛的人，就是最美好的浪漫了，浪漫不是一時的激情，而是一種淡淡的甜甜的，永遠盪在心頭的溫馨，哪怕你對我哭，對我訴說著不開心的事情，訴說你對夢謠阿姨的想念，哪怕我陪着你一起落淚，悲傷，這都是一種浪漫，因為我知道，你愛我。”　　望着可愛的一心，甄英雄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勾住她的雪頸，在她的唇上印了一個吻，甄英雄輕輕的，卻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如此投入，如此認真的說了三個字。　　“我愛你……”　　一心又哭了，眼淚滴下，落在了甄英雄的唇上，眼淚的味道，好甜。　　甄英雄躺在床上，想到方才那認真的表白，臉上還是一陣子灼熱，球球的，剛才少爺肯定是被外星人附體了，不然怎麼會說出那麼不符合少爺的話來？　　望着天花板，甄英雄心裏依然有種複雜的感覺，既平靜，又覺得波濤澎湃，極端卻融洽，心裏熱熱的，甜甜的，不知道如何宣洩，激動，且充滿了動力，不曉得這是怎麼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心中已經沒有了那分不安，沒有了對未知的恐懼，有的，只是無窮的信心。　　甄英雄開始喜歡躺在一心懷裡的感覺了，那種祥和的感覺，是在其她女孩子身上感覺不到的，並不是說甄英雄不喜歡其她女孩，而是她們無法帶給他那種秦夢謠一般的感覺，一心天真，可愛，純潔，有的時候很小氣，喜歡撒嬌，像個小孩子，但有的時候，她的溫柔，體貼，卻散發出和秦夢謠一般的愛意，那是女人獨有的母性，那種感覺，讓人忍不住想要傾訴。　　同樣的一種感覺，在其她女孩子那裡是沒有的，試想，如果甄英雄在白果面前落淚，白果會是什麼反應？試想，如果自己躺在白果的腿上，說了一句‘我愛你’，白果又會什麼反應？不外乎兩種可能，一種是拍着他的肩膀說，‘不要再耍我了，好嗎？我不是鳥類，不會再被你騙了’，還有一種可能，她相信了，但神經大條的她只會手足無措，更有可能被自己的反應嚇到……　　每個女孩子都有着不同的性格，愛只有一個字，卻有很多種方式，每一種的結合都是幸福的，只是現在，甄英雄更渴望一心的愛，那不但是情人間的愛，還有一點母親的味道。　　眼皮有點重，甄英雄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間，已經十一點一刻了，應該休息了，甄少爺剛要關上床頭好象花瓶一樣的歐式檯燈，就聽到敲門聲響，“英雄，你睡了嗎？”　　甄英雄一怔，是艾一心，“還沒，小艾，怎麼了？”　　甄少爺雖然好色，對誰都能下手，但只有一心是個例外，尤其是經過剛才的事情，他無法褻瀆好象天使一般純潔的一心，更沒有像平時一樣厚着臉皮要求睡一個房間，而是反常的，主動幫一心鋪好了床，讓她睡在三國的房間。　　門外沉默了片刻，直到甄英雄跳下床，走到門前，一心的怯怯懦懦，帶着幾分羞澀的聲音才再度響起，“那個……沒什麼，只是……有件東西，想要你看看……”　　甄英雄手比嘴快，拉開了房門，張開口還沒問是什麼樣的東西，眼前的美麗就震撼了他的大腦，竟說不出話來了。　　一心穿着那套公主樣式的睡衣，俏生生的站在門外，與在漢宮時不同，一心現在赤着腳丫，也許是因為心境有了變化，不再像剛才那樣心不在焉，所以神經的敏感程度也不同，甄英雄只覺得一陣心跳加速，熱血已經沸騰。　　因為別墅一直空着，所以沒有供暖，屋裡似乎比外面更冷，一心的小腳丫就像踩到了冰面上，涼的站不住，給人感覺她就像因為緊張羞赧而坐立不安的公主，雖然冷，但她的小臉卻是抹着淡淡一層桃紅色，雙手背在後面，不但讓她的姿勢看起來更加可愛，還凸顯了她那值得驕傲的胸脯，沒戴胸罩，薄薄的面料顯現出豐滿乳房上的兩粒突起，睡衣那風琴式的開叉，露出她可愛的小肚臍，腦門發燙，甄英雄的身體出現了男人最原始的反應。　　一心根本不敢去看甄英雄的眼睛，微微側着頭，目光遊離不定，緊張的聲音都在顫抖，“在漢宮的時候，你不是說，很喜歡我這套睡衣嗎？我……你明天就要出海了，所以……所以我現在穿上……給……給你看，漂亮嗎？”　　俏臉上，粉紅色的面積逐漸擴大，一心小巧的耳垂都紅的像一粒成熟的石榴果實，嬌艷欲滴，呼吸急促，胸脯起伏，煞是誘人，那性感的鎖骨，那淺淺的小肚臍，那兩條修長的美腿，還有那雙完美的堪稱藝術品的玲瓏纖足，讓甄英雄情不自禁的咽了口唾沫。　　“漂……漂亮。”甄英雄顫抖的伸出手，猶豫了老半天，才把手輕輕放在一心裸露的肩膀上，“小，小艾……”　　“以後不要叫我小艾了，叫我點心，心兒都好。”一心雙手握住甄英雄的右手，抬起頭，水汪汪的大眼睛中盪着旖旎的水波，好象要滴出水來，明凈清澈，小巧的嘴角微微翹起，紅唇微張，似嗔似嬌道：“我喜歡你親昵一些叫我……”　　一心是清純的，但她的骨子里似乎飽含妖媚，小口吐氣如蘭，引的甄英雄想低頭一親芳澤，卻又顧慮她身上散發的聖潔光芒，甄少爺感覺自己體內的每一條神經，都被一心隨意的一個表情，一個動作，一句話，一個眼神所牽動。　　“點，點心。”甄英雄的手心感覺到有些冰涼，不由心疼道：“點心，快進來，會着涼的。”　　一心突然撲到甄英雄懷中，緊緊的抱着他的腰，把小臉埋到他的胸口，不敢露出任何一個表情，聲音依然顫抖，卻無比堅定，“這樣就不冷了！”　　甄英雄感情方面再菜，還不至於蠢的連一心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都聽不明白，低頭看着那片雪白的背肌，他的心臟快要跳出嗓子眼了，“寶貝，你……你……”　　“你是傻瓜啊？！”一心還是不肯抬頭，卻忍着羞赧，鼓足勇氣，大聲說道：“抱我，不然我真的會羞的逃跑的！”　　甄英雄如果再猶豫，那就真的不是個男人了，於是，他微一矮身子，左臂一攬一心的腿彎，將她橫腰抱起，一心把臉埋在甄英雄的脖根處，依然不敢看他，但甄英雄卻感覺到了她身體輕微的顫抖，似乎，還能聽到她有力而頻率加快的心跳聲。　　終於，美麗的一心，被甄英雄放倒在了床上，一心害羞，害怕，更不好意思讓甄英雄盯着自己的身體看，她沒有鬆開抱着甄英雄脖子的手，而是主動熱情的吻住了他的唇……　　愛人的吻，讓澎湃的心慢慢平和，依然緊張，依然羞澀，卻不再逃避，一心滿面桃紅的望着甄英雄的眼睛，輕輕的說道：“英雄……今晚，我要成為你的妻子，所以，我的最後一場演唱會，你一定要來，知道了嗎？”　　甄英雄低頭吻上一心的唇，感覺到幸福的同時也感覺到了一種責任，一種讓他充滿了信心與動力的責任，“恩，我答應你。”　　球球的，未來的十天，少爺不單要活下來，還要完美的勝利，一切，為了一心，為了可愛的老婆……　　清晨，天還未亮，汽車引擎的發動聲將一心從夢中喚醒。　　疲憊的一心懶懶的翻了個身，想要去摟那個夜晚給她溫暖，讓她失去矜持的男人，卻摟了個空，一心一怔，猛的睜開眼睛，打開檯燈，果然，甄英雄已經走了！　　一心不顧清晨的冰冷，圍着被子跳下窗，拉開窗帘，淡淡的霧氣中，紅色的汽車尾燈消失在了山道。　　一心想哭，那個壞蛋居然不和自己打聲招呼就離開了，難道他不知道自己會擔心他嗎？忍着雙腿間的疼痛，一心委屈的回到了床上，想到昨晚的瘋狂，兀自臉頰火熱，那是她的初夜，一個幸福的夜晚，她經歷了從女孩到女人的蛻變，一心沒有後悔，她深信甄英雄對她的感情，認為這就是對他最大的鼓舞。　　甄英雄將一心的睡衣疊的整齊，放在床柜上，卻連一張紙條也沒有留下，不免讓一心鬱悶，她很累，卻怎麼也睡不着，心裏複雜，羞澀，激動，擔憂，甜蜜，嗔怪……　　一心一轉頭，突然發現枕頭旁邊有一個藍色手機，她一眼就認了出來，這是東方雲給甄英雄的私人電話啊。　　滿懷期待的翻開，果然，裏面編輯了一條短信，是甄英雄的留言。　　‘致我可愛的公主老婆，明天晚上，我一定回家，到時候一定要再穿那件睡衣給我看，你的英雄留。’　　只有這麼一句話，卻讓一心釋然的笑了出來，一心可以感覺到，甄英雄的心態就像這條信息一般，輕鬆而自信，他把這個手機留給自己，就像在告訴自己，他不會再一味要強，因為有來自心愛的女人的支持，鼓勵，安慰，包容。　　一心合上手機，看着那套公主睡衣，感覺着下體幸福的疼痛，突然覺得很困。　　再睡一覺吧，睡着了，時間就會過的很快……

# 第393章 大膽的熱吻

　　“混小子，你昨天晚上死到哪裡去了？”　　霧氣還未全散，豪華油輪的甲板上冷冷清清，帶着咸濕氣息的海風輕輕的吹在臉上，一陣冰冷，三國精神不錯，沒有像其他人那般一上船就去安排好的房間睡回籠覺，而是在甲板上一邊做早操，一邊等着甄英雄，甄少爺一上船，就被他揪着耳朵拽到了無人的船頭。　　“老姐，你怎麼知道昨晚我不在漢宮？”甄英雄所以這麼問也是沒轍，最近老躲着三國，怕她搬舊帳，而且答應陪她練習，也沒能守約，心裏有愧啊，不好意思再說瞎話了。　　三國抬起一條修長美腿，很自然的將腳搭在甄少爺肩膀上，一邊壓腿，一邊沒好氣道：“我為什麼不知道？你和一心一起出去的，去哪了？臭小子，你沒有忘記我們的約定吧？”　　甄英雄被三國壓的身子一歪，剛好看到甄天，蘇影，項嘯鳴，木子華，還有全浩，陸天明，殷仁三位長老也上了船，似乎看到了自己，正一邊交談什麼，一邊朝這裏走過來，甄英雄笑的牽強啊，“老姐，約定我怎麼可能會忘呢，只是……我看你和一心甜甜她們相處的不錯啊，為什麼你就不能接受她們呢？”　　“呸，死英雄，你沒睡醒呢吧？我和她們是好朋友，不表示我可以把你讓給她們，朋友可以很多，但喜歡的人只有一個。”甄三國故意用力壓了兩下腿，嬌嗔道：“英雄，姐姐不是小氣的人，樂樂和櫻桃都喜歡你，我不是沒介意嗎？”　　甄英雄眼角一垂，嚼舌道：“不介意你把櫻桃看那麼緊？”　　三國理直氣壯道：“她們兩個才十六歲，這麼小就做大人的事情，我當然不能不管了，等她們二十歲我肯定不會管你們的！”　　甄英雄又冷腔冷調的說道：“你就是不管，她們還不是聽你的話……”　　“喂，在你眼中姐姐就這麼自私嗎？”三國被甄英雄戳中小心思，不禁有些惱羞成怒，左腿壓過之後換右腿，故意用上了一點力氣，砸的甄英雄肩膀一沉，趕緊用雙手托住她的小腿，假裝幫她舒松肌肉，其實是緩解力氣。　　甄三國小臉上寫滿了委屈，嘟着小嘴，道：“好，我是小氣，自私，愛嫉妒，那又怎麼了嗎？我是女人啊！死英雄，姐姐從小喜歡你，連男朋友都沒交過，眼中從來都只有你一個，可你呢？見一個愛一個，卻把姐姐丟一邊，總是用我們的關係說事兒，我們的關係怎麼了？我只是爸爸的養女，我們又沒有血緣關係，就算我們結婚也沒人能說出什麼來，大不了就告訴他們，我是甄家的童養媳不就得了？”　　這話說的一點沒錯，甄英雄也明白，道理上，自己與甄三國的結合確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思想，是自我意識，是義字會太子爺與大公主的身份。很多惡意針對義字會的人不會認可這樣的關係，更主要的，是甄英雄自己心理的矛盾，畢竟，在這方面還算比較傳統的他，雖然對三國抱着無限的幻想，卻總也擺脫不了兩人一起長大的那種親情顧慮。　　三國是甄英雄的初戀，也是他姐姐，這關係有點矛盾。　　“老姐，我也知道自己花心，可認識她們不是在咱倆那個什麼之前的事情嗎？”甄英雄生怕甄天等人聽到，急着結束這個話題，三國也看到他們了，卻和甄英雄相反，故意想說給他們聽似的，但最缺德就是甄天，看到甄少爺和大公主在一起，竟然成心墨跡，走的比蝸牛還慢。　　“咱倆‘那個什麼’是什麼啊？”三國小臉一紅，故意裝糊塗，這變態丫頭最喜歡裝傻。　　這要是面對一心，甄英雄有什麼不敢說的？可他面對的是三國，只有對她，甄少爺齷齪不起來，姐弟間的禁忌關係讓他沒辦法厚起臉皮來，含糊道：“就是‘那個什麼’啊。”　　三國含羞帶臊，卻一點也不矜持，“‘那個什麼’到底是那個什麼啊？”　　球球的，這變態丫頭存心裝傻充愣，她明明知道少爺指的是什麼！甄英雄看到甄天等人快過來了，一咬牙，道：“我親了你嘴吧，還有你下面，看到你光屁股了，我不想你只是我姐姐，是在認識一心她們之後的事情，老姐，算我求你了，接受一心她們，咱不參加比賽了，行嗎？”　　“不行。”三國小臉紅撲撲的煞是可愛，羞羞的笑着，語氣卻很堅定，“英雄，你永遠都是我一個人的，我也很喜歡一心和甜甜，喜歡白果和愛利絲，但是，我害怕，她們比我可愛，我怕你只愛她們就不愛我了，姐姐是很自私，因為姐姐真的很愛你。”　　甄英雄心裏很感動，愛是沒有深淺的，但甄英雄敢說，如果自己死了，會毫不猶豫陪自己一起去死的，只有三國，她會在感到悲傷之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大概是因為她大腦少了一根弦，單純的過分，又或者，她和自己一樣，怕傷心，遠遠超過了對死亡的恐懼。　　“那你要是沒得到冠軍，是不是真的能接受一心她們呢？”　　“恩，至少我努力過了，如果我輸了，就不再過問你們的事情。”三國這丫頭還是第一次與甄英雄做約定，所以甄少爺也不曉得她會不會守信用，卻聽三國冷着聲音道：“不過，英雄，姐姐還是那句話，就算我輸了，你也別想在我面前和她們來往，女人嫉妒起來是很可怕的，我可不敢保證我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甄少爺後背都涼了，“老姐你沒搞錯吧？說來說去，你還是不願意接受她們！”　　“廢話，你去問問一心她們願意接受我嗎？”三國沒好氣道：“你花心，當然無法理解我的感受，女人都是自私的，姐姐已經很大方了，還是那句話，玩女人可以，但被我知道就不可以，大不了，你和一心她們在一起的時候，我裝不知道就好了……”　　你可能不知道嗎？甄英雄感覺自己又要掉眼淚了，氣的，不過他也明白，愛一個人，就會產生一種強烈的佔有慾望，三國只是說出了實話而已。　　甄三國看到甄英雄難看的表情，也知道自己有點爽約的嫌疑了，把腿從甄英雄的肩膀移開，在他面前站好，換上一副姐姐姿態，語氣中有點哄騙的味道，“好了好了啦，如果我輸了我就真的不問她們的事情了，可以了吧？但你得答應我，你要花比現在更多的時間陪我，不許故意躲着我，如果你連這個都做不到，我也不用毀約，反正活着也沒意思了，我就直接去死。”　　聽三國這麼一說甄英雄才明白，這丫頭繞這麼大圈子，其實就是在抱怨自己總不陪她，總是躲她呢，心下愧疚，看着三國的小臉上那淡淡一層紅彩，甄英雄深吸兩口氣，笑道：“老姐，你不是對拿冠軍很有自信嗎？”　　“當然了。”三國小臉一揚，驕傲道：“我是不會輸給任何人的，但是……”　　這話沒說完，三國的氣勢已經餒了下來，幽怨的看着甄英雄，有些受氣，有些嗔怪的說：“但是姐姐沒有把握贏你，我知道你找了一個很厲害的女人對付我……你不希望我贏，就是不喜歡我，不想和我在一起……”　　甄英雄微微側過身子，雙手扶着三國纖纖的柳腰，背對着甄天等人，三國還沒鬧明白怎麼回事，甄英雄一探頭，吻住了她那張正在抱怨，還未合上的小嘴巴。　　姐弟兩人一般的身高，接吻不用低頭也不用墊腳尖，甄天等人還真沒看出來那倆傢伙在接吻，三國平時膽子大，其實也有怕羞的時候，此刻，甄英雄只是印着她的唇，她就幾欲暈倒，心跳的好快，好象要撞破胸口跳出來一般，爸爸，爸爸就在他身後，好多人，他們都過來了啊！　　三國緊張，羞赧，害怕，她怕被人看到自己和弟弟接吻，可又舍不得推開甄英雄，她能感覺到甄英雄想要表達的東西，所以，她的心，在融化。　　“英雄，寶貝女兒，大清早姐弟兩個就這麼親熱啊，呵呵。”　　甄天的聲音就在甄英雄身後響起，‘親熱’里兩個字說的還那麼曖昧，三國以為他看到自己二人在親嘴了呢，慌啊，想逃走，可明顯感覺到甄英雄扶住她纖腰的手加重了力氣，三國驚訝的望着近在咫尺的自己認為世界上最好看的一雙眼睛，好象宇宙一般的深邃，蘊涵着黑洞一般的吸引力，是那麼的堅定，其中還有一點玩味，三國暈了。　　因為甄英雄沒有偏頭去吻三國，兩人的鼻子擠在一起，呼吸困難，三國的小臉通紅，是羞的，也是憋的。　　“老姐，現在你信了嗎？雖然我花心，濫情，可我是真的很愛你，現在，我能天不怕地不怕的去愛。”甄英雄貼着三國的耳朵，用只有她才能聽到的聲音，輕輕說道：“我不會離開你，所以，以後不要再和我說‘死’這個字眼，不然我會打你屁股的，知道了嗎？”　　三國已經懵了，甄英雄這個大膽的吻已經讓她徹底暈旋，大腦產生了一片空白，竟然情不自禁的點了點頭，乖乖的模樣讓甄英雄心動，這個姐姐雖然偶爾很變態，但大多時候還是很可愛的。　　“呦，老爹，蘇阿姨，你們來了啊，幾位爺爺也要一起出海嗎？項嘯鳴，你個混蛋給我站到一邊去，存心佔少爺便宜是不是？”甄英雄一轉身，面色如常，就好象沒事人一般，臉皮之厚，讓三國嘆為觀止，自愧不如，她現在還說不出話來呢，後背都是涼的，竟是緊張的出了汗，嬌喘吁吁，紊亂的呼吸無法平復，越是怕被看出破綻，可越是覺得臉上溫度持續上升。　　項嘯鳴訕訕的從三長老後面走過來，站到了甄英雄身後，想充當甄英雄的‘爺爺’，這罪名可不小啊，眾人只當這是個笑話，項嘯鳴和甄天卻懂甄英雄的意思，甄少爺對三長老一起出海的事情有些疑慮，需要和項嘯鳴了解情況。　　“我們四個老傢伙原本是不想去的，不過。”一直笑眯眯的全浩壓下聲音，對甄英雄道：“顏家的丫頭不是也要來參加嗎？不說她本就出身朗朗市黑道，也不管她現在代表的是哪方勢力，她的意圖是朗朗市的黑道，針對的是義字會，我們四個作為道上長老，閑了二十年，也該賣賣力氣了，既想為這場爭鬥做個見證，也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這場沒有意義的爭端。”　　全浩的話讓氣氛變的凝重了起來，好象這薄薄的霧氣突然有了份量一般，陸天明嘆了口氣，苦笑道：“顏家的丫頭要報復義字會，站在她的立場或者大多數人的立場來看，都沒有錯，當年義字會確實有吃掉顏家的心思，不過這件事情與你爸爸媽媽毫無關係，我們四個老傢伙，也是想見見顏家小姐，把事情的真相告訴她，希望可以解開她的心結，化解她和你爸爸之間的誤會。”　　甄英雄心裏說了，顏冰其實早就明白那件事情中老爹老媽的無奈，只是她為此而命運無法自主的怨恨無處發泄，才執意報復義字會，恐怕她比你還清楚這事情的真相啊……甄英雄開始覺得奇怪了，看全浩與陸天明的樣子，好象真的很關心義字會，很真誠的要化解與冰恨天的衝突，他們真的是內鬼嗎？　　殷仁也搖了搖頭，有些自責，“恐怕我們這幾個老傢伙，才是義字會面臨危機的始作俑者吧，年輕時好勇鬥狠，只想着擴張壯大義字會，連交好的盟友也想一口吞併，作法自斃，惡有惡報，這些話我原本不信，現在看來，都是真的啊，不過，顏小姐卻搞錯了報復的對象，當時表決要不要吃掉顏家蘇家的時候，除了木老大反對，我們三個都是極力主張的……”　　“老四！”　　木子華突然一聲低喝，截斷了殷仁的話，其餘二位長老的臉色也變的有點難看，木子華小心的看了甄英雄一眼，見他沒有什麼表情變化，暗暗鬆了口氣，而甄天與蘇影都在刻意迴避着甄英雄的目光。　　甄英雄笑道：“顏冰想要報復就來報復好了，黑社會本就如此，想要生存，就必須磨尖牙齒，不過義字會當年做的還是不夠狠，斬草要除根，怕的就是像今天一樣，春風吹又生，少爺我不會讓同樣的事情再次重演了。”　　甄英雄的話，讓除了項嘯鳴和甄三國以外的所有人臉色大變，不過，每個人對他這話的理解是不同的，甄英雄要除根的對象是誰？　　三長老素知甄英雄平日玩世不恭，其實辛狠毒辣的處事手段，一年多的時間就拔掉了朗朗市過半的黑幫小派，且沒有給對方留出絲毫反撲餘力，他斬草除根的方式就像是殺手殺人，乾淨利落，沒有丁點猶豫，難道，他對顏冰的冰恨天，也要採取如此手段嗎？　　木子華卻是心中顫慄，他是看着甄英雄長大的，對他的了解遠不是三長老能比的，三長老有可能是內鬼的事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甄英雄這話，不是衝著顏冰，而是對着三長老說的，斬草除根，他要玩絕的啊！　　甄英雄帶着淡淡笑容的面龐，是那麼自信，木子華不知道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只覺得甄英雄渾身上下散發著耀眼的光芒，整個人就像充滿爆發力的野獸，不僅是為了生存而搏鬥，還有一種要徹底廝食甚至是粉碎對手的氣勢，木子華卻覺得，此刻的甄英雄，表情猙獰。　　為了一心，為了身邊心愛的女人，為了顏冰，為了秦夢謠，甄英雄不能輸，也輸不起。　　甄天與蘇影迴避甄英雄目光的理由相對要簡單一些，因為三長老當初是主張吞併顏家的這件事情，他們又對甄英雄隱瞞了，其實這並什麼重要的事情，說與不說的差別並不大，但還是可以從中看出甄天心中的猶豫，他不能狠下心來對付三長老，而蘇影更沒出息，只知道跟着甄天的步伐，甄英雄所以把話說的如此絕對，也是在警告他們兩個不要太感情用事，黑社會有黑社會的生存法則，即便甄少爺如何的不喜歡，卻也明白，當斷不斷，必有後患。　　甄英雄伸了個懶腰，親昵的一勾三國的肩膀，把她攬到自己懷裡，依然是那副很隨意的樣子，“還沒有吃早餐呢，有點餓了，老爹，餐廳在哪裡？”　　“我們還是一起吧，大家都沒吃呢，呵呵。”甄天笑了笑，三長老就在身旁，他不好多說什麼。　　甄英雄點了點頭，蘇影見甄英雄居然摟着三國的肩膀，心下有些不爽，雖然這是姐弟間感情好的一種表現，但蘇影可是知道這兩個傢伙並不是單純姐弟關係的，這臭小子泡了自己三個女兒不說，連一起長大的姐姐也不放過，蘇影能不氣嗎？只可惜三個女兒個性太強，不聽自己的話，目前自己更是有求於人，無法對這小子挺胸說話，因此心裏怒火燒的旺盛，卻不能發泄。　　那也不能便宜你這小鬼！蘇影掏出手帕走上前來，給還在發獃的三國擦着臉頰，一派好媽媽模樣，嗲嗲的腔調讓甄英雄雞皮疙瘩直往甲板上掉，“看你這丫頭，大清早就出了這麼多汗，瞧這小臉紅的，是不是太緊張了？放鬆點，還沒比賽就累壞了可怎麼辦啊？”　　蘇影故意藉著擦汗的動作朝甄英雄與三國之間拱身子，甄英雄再厚的臉皮也不好接受蘇影的‘投懷送抱’啊，於是只能放開搭在三國肩頭的手，向後閃了半步，他不傻不笨，一看蘇影嘴角的冷笑，還能不明白怎麼回事嗎？　　三國被甄英雄摟着的時候心裏更緊張了，大腦一片空白，既羞，又甜，可蘇影靠過來之後，她利馬回過了神，性子直的她很不滿蘇影故意拆開自己與甄英雄，可表情還未出現在臉上，就聽到蘇影假裝關心的問話，心臟立刻加速跳動，心虛啊，她當然知道，自己臉紅是羞的，呼吸紊亂是緊張的，出汗是嚇的，和運動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甄英雄看到走在前面的三國那拘謹的模樣，覺得好笑，但很快便收起了表情，故意落在後面的他小聲問項嘯鳴道：“這是怎麼回事？”　　項嘯鳴知道甄英雄問的是四長老也一起出海的事情，回答道：“少爺，這是甄老闆的意思，我們不知道顏冰要在比賽中動手，還是藉著我們都參加比賽，在其他方面下手，因此讓全，陸，殷三位長老一起出海，讓他們與那三位公子分開，可以使他們產生一些顧慮。”　　甄天的主意是很好，讓三長老同行的理由也極為充分，不會引起他們的疑心，但甄英雄還是感覺到了一點不安，那是一種很不好的預感，尤其是聽過殷仁的話之後，那種不祥的預感就更強烈了。

# 第394章 小白上船了

　　甄英雄總感覺自己好象疏忽了一點什麼，僅僅是一種感覺，一種明明很明顯，卻說不出口的，掉入煙霧中的感覺，似乎自己又被顏冰算計了，但又說不出來中了什麼計……　　項嘯鳴見甄英雄眉頭緊鎖，好象明白他的苦惱一般，道：“少爺，您是不是也覺得有些矛盾？三長老當初主張義字會吃掉顏家，今天顏冰又用什麼辦法打消他們的顧慮呢？按道理講，三長老才是最怕被顏冰報復的人啊，為什麼他們願意與冰恨天合作呢？還有一點更矛盾，如果不是從曲鴻圖那裡印證了他們背叛義字會的事實，我真是一點也感覺不到他們是內鬼啊，甄老闆說希望他們一起出海的時候，他們想也沒想就同意了，還說有機會碰到顏冰，好好解釋一番，也許就能化解掉仇恨，如果他們是內鬼，為什麼對一起出海沒有絲毫的顧慮呢？三位長老這一輩子的心血，都花在義字會上了，我想不通他們有什麼理由要毀掉這一切……”　　“如果什麼都讓你想通了，冰恨天還算狗屁的威脅啊？”甄英雄心下也有些煩躁，不過很快就冷靜了下來，淡淡道：“三長老背叛義字會，有兩種可能，一，他們深信顏冰的能力，被嚇的妥協了，二，顏冰用他們兒子的命做威脅，三長老怕絕後，所以妥協了……”　　項嘯鳴點頭道：“對，我聽老闆說過，四家族並立的時候，顏冰是最被看好的第二代接班人，在四家族的二代子女中，她的前途比老闆還要看好，也許當初義字會老當家的就是害怕她接任顏家，才急着對其他幾家下手的，四長老怕她，也就可以解釋了……”　　“也許吧，但我覺得第二種可能性更高一些。”甄英雄說道：“四個長老不知道年輕時吃的都是什麼壯陽的補品，居然全生了兒子，還是一脈單傳，更他媽邪乎的是，那四位公子又在同一年生了四小魔女，到現在還沒有個帶把兒的出來傳宗接代，靠，這種生孩子的事情就算能商量，也沒這麼正好的吧？太離譜了，說這是一奇迹也不過分……”　　項嘯鳴見甄英雄恨恨的磨牙，也不知道他嫉妒人家什麼，小心的提醒道：“少，少爺，您是不是扯的有點遠了……”　　“咳。”甄英雄也意識到自己跑題了，咳了一聲，繼續說道：“木老鬼的兒子已經不在了，而其他三長老都是只有一條命根子，本來就對顏冰有恐懼之心，而顏冰又有殺手世家這張底牌，殺手世家是什麼？一堆殺手，暗殺三個不屬於義字會的闊家少爺，還不是手到擒來？三長老抵抗不住那威脅，所以妥協了。”　　項嘯鳴連連點頭，覺得甄英雄講的有道理，“那就難怪了，三位長老如果是被威脅的，自然是真心希望冰恨天與義字會之間可以和平解決問題，他們表面上沒有露出什麼馬腳也就可以解釋了，在一定程度上，我們與他們的擔憂與期待是相同的啊。”　　“擔憂與期待是相同的？”甄英雄腦中靈光一閃，突然停下了腳步，項嘯鳴嚇了一跳，險些撞到他，“還有一種可能……”　　項嘯鳴愣了一下，茫然道：“什麼可能？”　　甄英雄沒有回答，而是繼續朝前走去，嘴裏喃喃的說道：“難道，顏冰連這個都算計到了？又是一個煙霧彈嗎？”　　“少爺，您到底在說什麼啊？”　　“三長老確實把一輩子心血都揮灑給了義字會，也許我們之間的擔憂與期待本來就是相同的，是顏冰故意讓這種本來就很自然的事情看起來疑點重重的，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三長老，都不是真正的內鬼……”甄英雄的話又讓項嘯鳴吃了一驚，項嘯鳴有話還未問出口，就見甄英雄突然轉身說道：“嘯鳴，早餐之後，要阿東到我房間來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交代他。”　　“少爺，我有件事情想告訴您……”　　“你的事情先等會再說，我有事情要先告訴你。”　　一聲長笛，船已經從碼頭起航了，甄少爺的房間里，三國賴在他的床上睡覺，阿東，項嘯鳴坐在另一張床上，甄英雄就坐在三國旁邊，晴天不敢湊過去，只能站在甄少爺身邊，而畫兒則忙着泡茶。　　不知道蘇影是不是存心的，故意整他甄英雄，雖然邀請了一些商界，娛樂界的名人上船來混淆警方視線，被這些人瓜分了大半豪華套房，但參賽的黑道組織中，夠資格住豪華套房的並沒有幾個，可蘇影還是以房間吃緊為由，把甄英雄推進了這小小的船艙，三十平方的面積，只有兩張床，一個床櫃，一台二十一寸彩電，不用問也知道，這是豪華油輪上最次的房間了，與那些陪同老大而來的小弟住宿條件是相同的！　　阿東和項嘯鳴不敢笑，他們的房間都比甄少爺這裏條件好的多，大公主三國的房間更是最豪華的總統套房，可這死變態的非要睡在甄少爺的單人床上不可。　　阿東一進門就急着想和甄少爺報告什麼似的，但甄英雄凝重的表情讓他說不出話來。　　畫兒給每人上了一杯熱茶，甄少爺嗅着茶香，問道：“阿東，你的比賽幾點開始？”　　“十點整，少爺。”阿東說道：“我是二號，和大公主一樣，都是第一場比賽，至於藍涯就不清楚了，一場比完，下一場立刻開始，每場比賽的用時不確定，所以……”　　“不去管藍涯。”甄英雄道：“你的第二場比賽什麼時候開始？”　　阿東不明白甄英雄的意思，道：“我也不肯定，少爺，我們現在出航，後天凌晨結束航行，這四十八小時內要淘汰至十六個人，雖然男組人不多，沒有女組比賽緊密，但預賽幾乎不涉及豪賭，進行的較快，下一輪什麼時候開始，誰也不清楚，我想應該在明天白天吧。”　　甄英雄沉思了片刻，突然抬起頭，說道：“既然如此，你今天第一場就輸掉好了。”　　“什麼？！”　　阿東太激動了，杯里的水都灑了出來，不止是他，項嘯鳴，晴天，畫兒，都是同樣驚愕的望着甄英雄，懷疑是自己聽錯了。　　甄英雄完全不象是在開玩笑：“我說，你今天的第一場就去爆個冷門，故意輸掉比賽。”　　阿東愣了片刻，他是聰明人，當然知道甄英雄肯定有自己的目的，卻還是不能理解，“少，少爺，為什麼一定要我輸掉比賽啊？甄老闆要我參賽，是希望我拿冠軍的……”　　“你輸了也沒關係，不是還有藍涯呢嗎？”甄英雄淡淡說道：“我要你輸掉比賽，是為了給你的失蹤尋找合理的借口。”　　“失蹤？”阿東更懵了，而項嘯鳴，似乎明白了些什麼。　　“你不是有快艇駕照嗎？今天晚上我們就返回朗朗市，因此，你必須合理的消失在冰恨天的視線中……”　　阿東了解了甄英雄的目的之後，徹底釋懷，他所以參加比賽，僅僅是代替了項嘯鳴，因為冰恨天可能威脅到甄天的生命，所以項嘯鳴才放棄比賽，專心保護甄天的安全，讓阿東代替自己參賽的，而現在，對付冰恨天，遠遠比奪取大賽優勝重要多了，而且第一輪就敗北，除了三百三十三萬報名費，也沒有更大損失，況且，作為主辦方，義字會根本沒交報名費……　　“對了，阿東，你剛才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啊？”甄英雄突然想起阿東剛進門時說的話。　　阿東還未回答，就聽到有人敲門，畫兒就站在門口，問了一聲，“請問找誰？”　　船上來的都不是善茬子，冰恨天又虎視耽耽，眾人難免警惕性提升，幾雙眼睛都盯着小小的房門，阿東，項嘯鳴，畫兒更是把手伸出懷中，摸着手槍，晴天則掏出了那把和柳絮的砍刀有一拼的短劍，惟有三國，還在呼呼大睡，昨天晚上，她因為擔心甄英雄，失眠了，或者，是因為嫉妒他與一心出門，所以睡不着吧，這丫頭總是缺乏危機感，甄英雄苦笑，但聽到門外傳來的聲音，他連苦笑都沒有了。　　“甄英雄那死流氓是不是在這個房間里？”　　甄英雄臉都變了顏色啊，這個聲音是……白果，她怎麼也上船了？！　　阿東卻是長出了口氣，“那件事情不用說了，少爺，這不是已經找上門來了嗎……”　　甄英雄腦袋都大了。　　“果果，你怎麼也來了？”　　甄英雄被白果堵在了房間里，距離比賽還有不到三個小時，男女比賽同步開始，預賽階段分兩個場地，男組在油輪的第一倉庫，女組為第二倉庫，也是這艘油輪最大的一個倉庫，因為女組人數較多，所以搭設了兩個擂台，項嘯鳴去檢查準備情況了，阿東那小子也跟着一起溜掉了，甄英雄看着死死瞪着自己的白果，心裏已經有數，白果所以跟着上船，肯定和阿東那小子脫不了關係。　　白果擺明是找甄英雄算帳來了，連晴天和畫兒都被她推出了房間，見她面色不善，晴天和畫兒哪敢不從啊。　　“哼，你還有臉問？”白果雖然有氣，卻不敢大聲說話，似乎是怕吵醒了三國，翻着一雙美眸，質問道：“你不是答應我爸了嗎？他幫你牽制住原野隊長，不讓市局插入義字會與冰恨天的矛盾，但你絕對不可以把我排除在外，可你倒好，連今天出海的事情都瞞着我，你昨晚和點心一夜未歸，是不是就是怕我粘住你非要一起上船啊？”　　“就算我是那麼想的，你現在還不是已經上來了……”　　“你說什麼？！”　　“沒，沒說什麼，我是說，其實我昨天晚上感覺壓力有點大，所以和點心一起出去兜兜風，放鬆放鬆，後來回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家裡了……”甄英雄突然蹙起眉頭，疑問道：“怪了，為什麼我昨天晚上和點心出去，你們好象都知道似的？”　　“我，我怎麼知道？！”白果臉上一紅，她就是要強的性子，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擔心他，所以睡不着，現在聽到甄英雄如此一說，再看到門口晴天和畫兒同樣臉上抹紅，心裏也有些驚訝，看來昨天晚上因為這臭傢伙而失眠的人，不光自己與愛利絲兩個人啊。　　那麼多人都擔心着他，可他只與艾一心一個人出去了，還是回了山莊別墅，白果的心裏多少有點酸酸的，更何況這小子還是一夜未歸啊，小白既嫉妒，又覺得幽怨，語氣中有很大的不滿，卻轉移了話題，她也有自己靦腆的一面，總覺得被甄英雄知道自己太過關心他，就會很沒面子似的，“哼，你瞞着我也就算了，還讓點心，甜甜，愛利絲她們也瞞着我，死流氓，你倒是說說看，為什麼這麼對我？”　　白果這話一問，還真把甄英雄問懵了，坦白說，甄英雄是個比較率性而為的個人主義倡導者，沒告訴白果，並不是刻意的迴避什麼，而是單純的將與冰恨天的暗鬥看成了他個人的責任與義務，沒想過要告訴或者是隱瞞白果，僅僅是因為白果沒有開口詢問而已，如果白果之前有問過他這些問題的話，他還是會實話實說的。　　其實，一心她們所以知道今天出海，也不是從甄英雄這裏聽說的，她們有自己的渠道，一心和甜甜可以去問蘇影，愛利絲如果有什麼疑問，闌度定會全盤告之，艾愛更是成天綁在三國身邊，薛雪根本不用問，小鳳凰們自然會把知道的一切分享給她，而大家都默契的對白果隱瞞，顯然讓白果很不爽，有一種被眾女排斥的不舒服的感覺，那絕對不僅僅是‘孤單’與‘委屈’兩個詞就能概括的。　　甄英雄就是用腳指頭去想，也知道為什麼那群丫頭都故意對白果隱瞞了，訕訕的笑的挺勉強，甄英雄對一臉委屈的白果說道：“果果，我想，大家不是排斥你……”　　“不是排斥我？那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是今天一早出海？”白果氣道：“要不是昨天我看到大家的精神都不太對勁跑到鈴鈴那裡套話，我還被你們蒙在鼓裡呢，如果我早上沒抓到阿東，上不了船，我怎麼和我爸爸交代啊？你耍我就算了，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耍我爸爸，你就不怕他……不怕他反對我們兩個人的事情啊……”　　聲音越說越小，小白同志也為了自己的私心而羞愧，她氣憤不是因為任務，而是為了通過這件事情讓白耀天無法再對甄英雄提出異議。　　怪不得阿東剛才表情那麼奇怪呢，原來是那臭小子把果果帶上了船啊，甄英雄暗暗感慨，小白同志到底是刑警出身，察覺到了不對勁，卻不露聲色的去風鈴那裡套話，厲害啊，“果果，其實你是否上船並不重要，因為我幾乎可以肯定，顏冰沒打算在船上動手……”　　白果現在就是小女人心態，大小姐脾氣的她此刻根本沒有將自己當成警察，就好象受氣的小媳婦一般，見甄少爺明明知道了自己的擔憂，卻沒有任何的表態，還說什麼‘不重要’，那氣立刻就上來了，“我是否上船並不重要？放……”　　忍了又忍，還是沒能忍住，說了女孩子不該說的粗口，“你放屁！甄英雄，你根本是玩弄我，利用我，在你眼裡，我根本比不上艾一心，對不對？”　　甄英雄一怔，臉色一冷，他不喜歡白果懷疑自己對她的感情，尤其是經歷過那麼多的事情之後，自己對她的心意，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男人並不是無私或者偉大的，付出的感情都希望得到回報，甄英雄也一樣，“果果，你在說什麼？”　　白果看到甄英雄表情一變，這才意識到自己把話說的過了，可要她認錯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能繼續說下去，不過，話風已經變了，“難道不是嗎？如果我和一心是一樣的，為什麼你只對我隱瞞呢？今天出海，可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一個人不曉得，所有人都排斥我，你想過我的感受嗎？”　　看到小白眼淚都要掉出來了，甄少爺心一軟，自己花心，白果還無怨無悔的留在自己身邊，本就有愧於她，再讓她感覺到委屈，自己不是罪大惡極，罪無可恕了嗎？　　“果果，我都說了，我沒想瞞你，而是覺得你沒必要跟我一起出海，我們的目的是對付冰恨天，又不是豪華兩日游……”　　甄英雄話里有話，白果似乎才咂過味道來，“什麼意思？”　　甄英雄嘿嘿一笑，趕緊坐到白果身邊，摟着她的肩膀，故意裝成很神秘的樣子，小聲說道：“我只告訴你一個人，你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啊。”　　女人就是這樣，對小秘密充滿了好奇，而且很容易得到滿足，白果一聽，甄英雄只告訴自己一個人，還不讓自己告訴別人，利馬來了精神，“是什麼？”　　“其實，我出海只是做做樣子，今天晚上我就要返回朗朗市，破壞顏冰的計劃，但是為了不讓顏冰或者是她的人有所察覺，我明天晚上必須再溜回來，你想一想就知道了，時間這麼緊，我連睡覺的工夫都沒有，你如果執意要跟着我，不是自討苦吃嗎？我舍不得你吃苦，所以才瞞着沒有告訴你啊，本來是想今晚回去之後再找你一起行動的……老婆大人，我怎麼可能故意瞞着你啊？”甄英雄這話有真有假，說的愧心啊，他是真不想讓白果參与進來，卻知道，這丫頭既然已經上了這油輪，自己還想瞞她的話，就肯定會出事情的，倘若自己今晚突然從船上消失，小白能不到處找自己？那就全穿幫了，無奈，只能把全盤計劃說給她知道。　　“今晚回朗朗市？你開玩笑呢吧？”白果不信，道：“你知不知道這船到晚上會航行到哪裡？你怎麼回去啊？”　　“坐快艇，我讓嘯鳴改裝了一艘快艇，裝上了定位系統，鎖定了朗朗市碼頭與這艘油輪，偏差不會超過半海里，馬達可以替換使用，一個晚上的時間足夠回到朗朗市的。”甄英雄笑道：“我們今晚回去，明晚油輪沿着同一航線返航，比我們回去的時候還要節省時間，不過大海是大自然中心情最容易變化而且讓人難以捉摸的，萬一突然鬧情緒，我們還是很危險的……”　　“所以你才故意隱瞞我的？”白果感動啊，她沒想到，甄英雄對自己的關心已經體貼到對天氣的觀察入微了，可想了想，還是不對勁，“英雄，你不是騙我的吧？你瞞着我是不想要我吃苦受累，點心她們為什麼也瞞着我啊？”

# 第395章 顏冰也來了

　　女人之間從來不缺乏戰爭的理由，即便白果和一心她們的感情很融洽，但愛上了同一個男人，大家心中還是會有小氣自私的一面，如果能折騰一下情敵，不光是心理上會有一點點滿足感，還是生活中的一種調劑，白果太了解一心了，那丫頭其實壞着呢……　　“我想，那不是針對你，而是針對你的身份吧……”甄少爺笑的有點彆扭，自古邪不壓正，在人民警察面前，見不得光的黑社會總會有點自卑，尤其是像甄少爺這樣渴望投入光明的種類，找了個老婆是警察，當然覺的矮一頭了，“果果同志，你那聖潔的光輝讓人覺得耀眼啊，我們都是在黑影里長大的人，怕光，你見過有幾個賊去主動和警察商量如何行竊的了？”　　白果乍聽之下有點愣，可仔細一琢磨，連她自己也沒忍住笑了出來，確實啊，自己竟然把最重要的這一點給忽略到了。　　白果是甄英雄的女人，但首先，她是個警察，小鳳凰都是黑籍，自是不必說了，一心，甜甜，艾愛，雖然底子乾淨，人也純潔，但畢竟是黑道家族出生，對警察有着本能的排斥，甜甜與白果雖然要好，在私人話題上毫無顧及，但談論到義字會的話題時，還是很敏感的迴避着，而愛利絲就更不用說了，沒有人比她更怕警察的了，她們怎麼可能會在這種事情上與白果坦誠啊……　　大家排斥的，不是白果這個人，而是白果的身上的警服。　　小白心裏的委屈消失了，心情自然大好，忍不住在甄英雄的臉蛋上親了一下，甄英雄的腦袋一下子就懵了，有些愕然的轉頭望着白果，小白眼波流動，被他看的臉頰火紅，含羞帶臊的輕啐道：“死流氓，幹嗎這麼看着我？”　　受寵若驚，絕對的受寵若驚，甄英雄笑的有點傻，“沒什麼，沒什麼，果果，今天的你，很有女人味啊……”　　白果的心臟一陣急跳，甄英雄是很少誇她的，看他如此溫情的望着自己，居然不他太適應，心裏甜甜的，卻還是裝模做樣的板起小臉，推着甄英雄的胸口，道：“你的意思是，我以前一點女人味也沒有，是嗎？”　　“也不能說一點沒有。”甄英雄不讓白果掙脫，笑道：“只能說，不脫衣服的時候一點也沒有罷了。”　　本來挺好的氣氛，甄少爺一句話，又把小白同志惹毛了，惱羞成怒啊，這死流氓什麼意思？　　“你這個下流的東西，我打死你！”小白抬拳就要砸甄英雄的胸口，甄英雄準確的抓住了她的雙腕，小白還未反應過來，甄英雄已經探身吻住了她的嘴巴。　　白果的小嘴本是張開着的，甄英雄側頭吻住她，四片嘴唇緊緊貼合不說，甄英雄還趁勢將舌頭頂進了白果的小口之中，白果因為突如其來的吻，被嚇了一跳，本能的想要閉緊牙關，卻聽到甄英雄的一聲呻吟，敢情是咬到了他的舌頭。　　白果的反應很快，生怕咬疼了他，連忙張口，哪裡想到舌頭差點流血的甄少爺不退反進，小白解除了防禦，他就得寸進尺的撩撥起她的丁香小舌，白果上身本能的向後倒，而甄英雄則是一味追吻，白果的雙臂分開，雙手手腕都被甄英雄攥着，飽滿的胸脯緊緊貼着甄英雄的胸口，重心難以控制，終於，兩人一起倒在了床上，小白被甄英雄壓在了身下。　　甄英雄的話雖然說的很下流，但也是實情，白果這丫頭平時太過要強好勝，好象男孩子一般，從來不會露出女人溫柔的一面來，更談不上女人味了，即便露出小女人表情，也是裝裝樣子給一心或者其她女孩子看的，好象方才那樣主動親吻自己的可能等於零，只有在床上親熱時，這個貪婪的丫頭才會展現她女人的一面，因此可想而知，剛才白果的那個吻，對甄英雄的震撼，不亞於初吻啊，他怎能不激動？　　白果的身體很敏感，大概是因為與甄英雄結下孽緣，就是被這小子單方面欺負的原因吧，白果每次被甄英雄壓倒，都會變的不堪挑逗，很自然的想到在漢宮天堂閣的大床上，兩人第一次親密接觸，明明水火不容，卻曖昧無比的情景來，當時的自己是憤怒的，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可笑而甜蜜。　　白果放棄了反抗，慢慢閉上了眼睛，兩個人的手握到了一起，口舌交纏，喘息加重，兩個人吻的投入，卻忘記了，在另一張床上，還睡着一個甄三國呢。　　倒也不能說甄英雄是忘記了，而是太了解三國了，這丫頭自小就是個睡覺睡到自然醒的主兒，已經成了習慣，所以睡的特別死，就是打雷也吵不醒她，就像剛才，甄英雄與項嘯鳴，阿東他們交談了那麼老半天，三國不是連身子都沒翻過？　　可是，怪就怪在這裏了，剛才那麼吵她都沒醒，現在甄英雄和白果的嘴巴貼在一起，兩條舌頭無聲的忙碌着，只有那微微的喘息聲，可三國竟然醒了！　　“你……你……你們……”三國頭腦還有點僵，看到甄英雄與白果激情親吻，她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了，只覺得心頭火起，很不是滋味，嫉妒，憤怒，酸酸的，痛痛的，感覺很複雜，於是，扯着嗓子一聲尖叫，“啊……！！！！”　　甄英雄和白果都被嚇了一跳，然後，就聽得甄英雄一聲慘叫，像是安了彈簧一般從白果身上彈起，捂着嘴巴蹲在了床下，似乎很疼，甄少爺緊閉着眼睛，眼角都擠出了淚珠，竟是小白被三國的喊聲嚇了一跳，牙關一合，再次咬到了甄少爺的舌頭……　　“少爺，少爺！快開門！”晴天的聲音從門外響起，門被這丫頭敲的叮噹亂響，好象要把門拆下來似的，三國和白果還眼對眼的發愣呢，小白是羞的，而三國，很明顯是又氣又嫉妒，儘管，她早就知道甄英雄和白果是戀人關係了。　　白果也知道甄英雄和甄三國之間不純潔的姐弟關係，而且，她大概是所有女孩子中最早察覺到甄英雄和甄三國之間有曖昧關係的人，與甄英雄第二次見面，就是在三國的情趣用品商店，那時候甄三國就明顯表現出對甄英雄的愛戀，之後白果也調查到這對姐弟並沒有血緣關係的事實，所以並未向心裏去，一來是出於傳統觀念的羈絆，認為一起長大的姐弟二人固然沒有血緣關係也不可能結合，二來嘛，她就從來沒把甄三國當成一個正常人，自然不會從她那裡感覺到危機感，這倒不能埋怨白果，事實上，換做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認為一個拿着自慰按摩器，對弟弟說晚上吃一粒激情丸表演給他看的女人在精神上是正常的……　　白果當然不知道，三國不變態，僅僅是為了讓甄英雄感覺不到那種強烈的道德禁忌的羈絆，而故意扭曲自己的性格而已，自小如此，長大了，就是想改，也不容易了，那種做作的誇張行為，幾乎成了她的習慣，眼中只有甄英雄一個人的三國，不會在他面前感到羞恥，這也是因為甄英雄對她太過縱容與包庇了。　　甄英雄以為晴天是聽到了甄三國的叫聲所以才反應如此強烈，趕緊對門外喊道：“沒事，沒事！”　　就兩個字，卻說的不是很清楚，好象嘴裏含了東西，三國和白果都知道，這小子舌頭被咬破了，三國暗叫一聲活該，而小白則是一臉的愧疚。　　倆丫頭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女人都是如此，一旦遇到尷尬，很容易遷怒身邊的男人，可倆妞還未開口，就聽門外的晴天喊道：“少爺，我知道你沒事，是我們有急事要告訴你！”　　大公主什麼脾氣，九尾鳳都清楚着呢，剛才的喊聲人家晴天根本沒當成一回事，甄英雄咽下了帶着甜甜血腥味的一口唾沫，疼痛稍減，說話也就清楚了一些，站起來，朝門口走去，邊走邊問道：“什麼事情這麼急啊？”　　晴天似乎就貼在門板上，壓着聲音，道：“少爺，起航之後畫兒去確認過了，剛剛給我打過電話，讓我轉告少爺，顏冰，已經上船了！”　　顏冰竟然上船了？！　　甄英雄，三國，白果，三人的臉上都露出了相同的表情，驚訝。　　顏冰應該不會在船上動手才對，難道，少爺對她的計劃，估計的有錯誤嗎？甄英雄開始懷疑自己的推測了。　　晴天所以這麼急着來找甄英雄，不單是因為顏冰沒有聲張的上了船，而是甄天與蘇影在知道顏冰上船之後，反應有些奇怪，想見又不敢見，因此希望甄英雄給他們拿個主意，甄少爺也是由這一點，對顏冰上船出海的動機有了一定的了解。　　顏冰是個目的性很強的女人，這是可以肯定的，為了達到目的，她會釋放大量的煙霧彈，讓人在迷惑中失去自信，顏冰上船，又是製造煙霧來的，甄英雄已經確定她不會在船上下手，而顏冰就是讓甄英雄在這一點上失去自信。　　只要認定顏冰的目的，然後靜下心來仔細的想一想就明白，顏冰再聰明，也只是一個女人，她沒有預知五百年的能力，義字會這次組織的黑市拳是出海比賽這件事情，是由蘇影一手操辦的，三長老也是最近两天才知曉的，就算他們通報顏冰知道，這短短的两天，顏冰又能計劃出什麼東西來呢？因此，她上船，也不排除踩點嫌疑。　　顏冰不會在預賽這两天做出什麼的，她需要對義字會組織的大賽有一個了解，出海比賽等於將她與冰恨天的殺手分離開，這絕對是她預料之外的事情，甄英雄幾乎可以肯定這一點，再者，她親自帶領冰恨天參加比賽，不僅會讓甄英雄懷疑她要在船上動什麼手腳，更能分散他的精神，甄天與蘇影在知道她上船之後，肯定會失去平靜的心態，這時候作為太子爺的甄英雄就不得不肩負起本應該屬於甄天與蘇影的責任來，那樣一來，他就是想對付顏冰，怕也是分身乏術啊，顏冰很聰明，她甚至連沒有放過利用精神這種細微而不易察覺的方法來進攻。　　甄英雄現在反而放下了一顆懸着的心，既然顏冰上了船，那麼就表示她不會利用這次出海做什麼了，目前唯一的難題，就是如何在她的眼皮底下消失整整一個白天。　　白果雖然不誇艾一心，但還不敢和甄三國叫板，畢竟，三國是和甄英雄一起長大的姐姐，而且，小白同志被三國捉了個現形不說，還咬破了甄英雄的舌頭，和他們兩個人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好交代，於是，看到甄三國抱着甄英雄的胳膊，她也只能忍氣吞聲的跟在後面，一副受氣包模樣。　　白果是警察這件事情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朗朗市鬧出了高橋澤那樣的大案子，她作為破案女英雄，無論電視還是報紙，可都沒有打上馬賽克啊，誰不認識她呢？當然，在道上，她更有名，幾乎到處都在‘謠傳’她是甄英雄的情人，因此，她出現在船上，雖然讓人驚訝，卻並沒有人覺得害怕，驚訝的是她不顧及警察身份，與甄英雄公然出現在這種場合，而所以不害怕，則因為甄少爺在抽籤會議上那狠辣的一手，讓人絲毫不會去懷疑他是個好人，因此，警匪聯手是不可能的，人們只會感慨，有一個人民警察墮落了，更感慨甄少爺的本領，看人家，泡一般女人都沒有挑戰性了，直接去泡警花，老鼠泡上貓，能說人家不牛B嗎？　　甄天的房間與甄少爺那小屋子相比，不知大了多少倍，只能用豪華來形容了，無論是地板，酒櫥，柜子，還是桌椅，沙發，一切的木製品都是深紅色的，暗暗的顏色顯得穩重，嚴肅，就好象屋裡這些人的表情一般，讓人感覺到壓抑。　　甄英雄坐到沙发上，晴天和畫兒便一左一右站到沙發後面，三國坐在了甄英雄的左邊，白果猶豫了一下，這才紅着小臉坐到他右邊。小白和甄英雄的關係在漢宮早就不是秘密，可她從來沒有當著人與甄英雄有過親熱舉動，就算只是坐他旁邊，還是夠她羞上一會的。　　木子華好象還在為了早上甄英雄那幾句狠話耿耿於懷，坐在酒櫥前，喝着紅酒，一句話不說，阿東站在他旁邊，表情同樣肅重。蘇影坐在床上，雙腿不停的抖動，好象尿急似的，甄英雄知道，她是想去見顏冰，又怕去見她，只看她盯着自己欲言又止的樣子就明白，她想問問自己的意見。　　甄天比較淡定，但他拿着點燃的雪茄卻不吸，手指微微的顫抖已經出賣了他，他心裏同樣激動。　　“小鬼，你是不是存心耍我們啊？”　　蘇影見甄英雄進門之後一句話都不說，坐在沙发上，享受着晴天的肩部按摩，來氣啊，終於忍不住開口了，“你應該已經知道了吧，冰兒上船了，她要做什麼，我們能去見她嗎？”　　晴天的按摩很舒服，九尾鳳中，她的手法是最好的，因為她從小就伺候柳絮那丫頭，按摩技巧自然嫻熟，甄英雄的身體本就不在最佳狀態，享受了片刻，只覺得從肩膀湧來的暖流迅速侵襲全身，感覺懶懶的，很輕鬆，忍不住先在心裏贊了一個，然後才對蘇影笑了笑，問道：“如果你見到顏冰，想和她說什麼？”　　蘇影一怔，然後氣氣的回答道：“那還用問嗎？當然是勸她放棄……”　　甄英雄不等蘇影把話說完，就截斷道：“若是被你勸兩句她就會放棄，那今天她就不會出現在船上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蘇影獃獃的張着小口，想要反駁甄英雄，卻不曉得怎麼反駁，她明白，甄英雄說的是大實話。　　“顏冰早就做好了你們去見她的準備，所以，她不會被你們勸服，還可能故意不見你們。”甄英雄淡淡說道：“你沒發現嗎？僅僅是知道她在船上，你們的心裏就已經亂了，大概，顏冰上船就是這個目的吧，她是存心讓你們亂心的。”　　甄天顯然早就明白去見顏冰也只是徒勞的道理，於是問道：“英雄，冰兒想要做什麼？”　　“不知道，但不重要。”甄英雄道：“一切，還是照着我們的計劃進行，唯一要變動的，只有一點……”　　甄天與蘇影同時問道：“哪一點？”　　甄英雄左臂攬三國，右臂摟白果，然後對阿東一仰下巴，笑道：“我們要一起演齣戲，因為顏冰的眼睛太亮，要從她的眼皮底下溜走，有點難度……”　　甄天等人已經從項嘯鳴那裡知道甄英雄要在晚上乘快艇返回朗朗市的事情了，現在顏冰在船上，定然會時時刻刻的關注着甄英雄，若他毫無理由的在船上消失一個白天，顏冰肯定會有所懷疑的，因此都為這件事情而撓頭，蘇影問道：“我們要怎麼做？”　　甄英雄嘿嘿一笑，看了看白果，將自己的計劃慢慢道出，只見小白的臉色越來越紅，好象秋天的大紅蘋果，而三國的小臉則越來越陰，黑雲密布，似乎暴風雨就要到來，晴天和畫兒很羡慕的樣子，甄天，阿東，木子華卻是連連點頭，只有蘇影，表情毫無變化，她早就知道，這種事情根本難不住甄英雄。　　甄少爺話音才落，蘇影就開口說道：“想瞞過冰兒不難，就算她在船上看不到你，也很難想象你會乘快艇離開油輪，只要能在油輪返航之後，下船的時候讓她看到你，即便有點疑心，也不會察覺到什麼的，倒是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小鬼，我到底能不能去見冰兒？”　　二十年沒有見過面，現在顏冰就在這艘油輪上，蘇影如此期盼與她見面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樣，從她的心情更可以看出顏冰的可怕，二十年來，蘇影與甄天對她一無所知，她卻時刻觀察着這兩個人，很清楚他們的性格，顏冰上船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因為蘇影已經按照顏冰期待的那樣失去了平常心，而失去平常心的蘇影，就會成為他甄英雄精神上的累贅。　　甄英雄嘆了口氣，淡然的望着蘇影，說道：“如果你執意要去，就去吧，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她不會見你的……”　　三國的比賽是黑市拳的開幕比賽，雖然說與阿東的比賽同時開始，但受關注的程度卻不能相提並論。　　號稱‘無祖宗’的虎頭阿東被看做拳賽的‘種子选手’，但首場比賽仍然不被關注，顯然是因為三國的登場更具有號召力與吸引力。男組的比賽太過血腥，缺乏觀賞性，再者，則是因為男組比賽並沒有太多彩頭，除了優勝的三千萬獎金，很少有人下注豪賭，原因是男拳手實力比較分明，偶然性太低，即便一方下注，另一方未必敢接，而小幫小派小家子氣的注碼，根本不足以挑起人的興趣，於是，大家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到了女組比賽這邊。

# 第396章 三國VS白果

　　因為預賽階段以淘汰為主，女組共有一百四十多人蔘賽，想要順利進入十六強，两天以內最少要打上三場，倒霉一些的可能還要加賽一場，對體力絕對是項挑戰，偶然性太大，眾黑幫組織還是不願意輕易下注，只有小組織出來過家家似的砸上百八十萬，但對於以豪賭為目的大幫派大社團來說，他們的目的不是錢，而是地盤，是賺錢的路子與合作的夥伴，賭錢只是助興的下酒小菜罷了，因此，氣氛並不算熱烈。　　真正有實力豪賭的組織，加上冰恨天，也就只有二十左右，所以，十六強才是真正火熱的開始，而之前，只有碰巧撞在一起的強強對話能勾起人的賭性，大多數的組織，還是以觀察對手實力為主，賭博，也不完全的依靠運氣，尤其是想一口吃成胖子的賭徒。　　三國是連續三屆的‘女王’，受關注程度高也是必然的，她這三年裡為甄天贏來的利潤甚至無法用準確的数字來計算，但她自己真正想要的與得到的，只是優勝之後甄英雄可以陪她整整一天這樣簡單而已，不知道那些輸給她的組織知道她就是為了這點利益而參加比賽並拚命取勝的動機之後，心裏能否承受的住。　　三國的比賽還有半個小時開始，甄英雄剛剛就在房間里陪她做過了熱身，她的對手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幫派女打手，叫梁采尼，第一次參加比賽，實力如何，完全沒有估計，但甄英雄並不擔心，因為在他看來，能贏三國的人並不多，韓慧恩是職業殺手，到了拳台上一樣被三國撩倒，其她可以對她形成威脅的人，大概就只有風鈴，以及那個鈴木優美了。　　“英雄，我們該去會場了。”　　三國換好了衣服，走出房間，對正在和阿東切切私語的甄英雄喊了一聲，這丫頭穿的是真涼快，看這打扮，哪裡是要去參加比賽啊，甄少爺和阿東的眼珠子差一點從眼眶中掉出來。　　白色的收口運動褲，白色的平底運動鞋，這樣的穿着雖然隨意了一點，倒也不算離譜，畢竟，比賽又沒有規定穿什麼服裝，而且甄英雄也不喜歡自己的老姐穿着露腿露肚臍的衣服便宜別人的眼睛，運動長褲寬肥而輕逸，不影響動作，三國平時就習慣穿平底的休閑運動鞋，從這點來看，她的心態很好，並沒有因為比賽而出現緊張，可唯一讓甄英雄不能理解的，就是三國的那件上衣，那是一件寬鬆的，綉滿紅色桃心的半袖運動體恤，胸前印着迪士尼著名卡通人物，米老鼠的女朋友，米妮。　　“老姐，你不是要穿這件衣服去參加比賽吧？”甄英雄看着三國，感覺額頭冒冷汗，這件衣服他可認識，是很久以前三國專門跑到快樂谷買回來的限量版，而且還是情侶裝，她給自己的那套款式與她身上這套完全相同，只是胸前圖案換成了米老鼠米奇，那套衣服現在還壓在自己家的衣櫃里呢。　　三國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迷惑道：“是啊，怎麼了？”　　怎麼了？太丟人了！甄英雄哭喪着臉，道：“老姐，你別開玩笑了好不好？黑市拳大賽的東道主可是咱們義字會，老姐你今年二十四了，不是小孩子了，你的出場體現的可是義字會的形象，穿成這樣子，不莊重就算了，還顯得咱們幼稚……”　　“那你把我送你的那件也穿上不就好了。”甄三國講歪理的本事也不比甄英雄遜色，這丫頭上前抱住甄英雄的胳膊，笑道：“到時候你坐在場邊，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們兩個穿的是情侶裝，那就沒有人笑話我了。”　　“應該說，那就沒人笑話你一個了。”甄英雄沒好氣道：“老姐，去換件衣服。”　　“不換，我就穿這個，為什麼妹妹就能穿那麼漂亮，我卻不能穿好看一些啊？”甄三國口中的妹妹，指的是白果，她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三國就是這樣稱呼白果的，翻了甄英雄一眼，三國不讓他推開自己，嬌嗔道：“你再廢話，我就脫了體恤，穿着內衣去比賽。”　　又整這套？甄英雄這回真啞巴了，說實話，他並不相信三國有那種膽量，這丫頭賣的是情趣內衣，可自己穿的內衣，款式比艾愛那個才開始穿內衣的丫頭還要保守，可見她的思想並不開放，變態，也是僅僅針對甄英雄一個人而已，就算是練拳對打的時候，她也不會找甄英雄以外的男性對練，甚至健身的時候，也不許有人在旁邊觀看，可見她的保守與內向，她去開情趣用品專賣店，大概也是因為這種生意，顧客的主流都是女人吧。　　不信歸不信，但甄英雄自小就習慣縱容三國，三國一嚇唬他，他本能的做出退讓，說穿了，他就是在思想上也不能接受老姐被其他男人看，這是一種強烈佔有慾望的體現。　　“不換就不換吧。”甄英雄嘆了口氣，“反正別人也是笑話你……”　　“盡騙人。”三國有點得理不饒人的意思，“早上還說能無所顧慮的喜歡姐姐呢，現在就變卦了，只是讓你和我穿情侶裝，你就推推脫脫的……”　　死丫頭，當初說那不是情侶裝的也是你吧？甄英雄只有面對三國的時候，有理也說不清楚，只得保持沉默。　　雖然不願意甄三國穿的這麼孩子氣，但甄英雄卻不得不承認，這丫頭如此穿着，確實很漂亮，高挑的身材，休閑陽光的氣質，是男人就難以抗拒她獨特的魅力，感覺着胳膊傳來的那軟綿綿的壓迫，甄少爺食指大動，自己始終不能單純的把這丫頭看做姐姐啊，不然不應該產生這樣的衝動才對的。　　三國見甄英雄不說話，本來還要說些什麼的，卻聽到身後傳來了白果的聲音，羞羞的，好象底氣不足，“喂，死……英雄，我真的要穿成這樣子出去嗎？”　　甄英雄聞言，回頭一看，再次驚愕，不過這次，是絕對的震撼了，連阿東也忍不住出聲贊了一聲漂亮。　　小白同志將極具個人特點的馬尾辮鬆了開來，在腦後盤成髮髻，雖然這丫頭從未染過頭髮，可那髮髻看起來依然層次感十足，似乎略顯凌亂，可就是這種蓬鬆的凌亂，反到凸顯出一種穩重的貴氣。　　可能是因為盤了髮髻的緣故，白果給人的感覺更加可愛，尤其那尖尖的小下巴，襯托的她整張小臉精神熠熠。　　三國的穿着是隨意自然，像個鄰家女孩，而白果的穿着，則是高貴大方，好似窈窕淑女，這倆丫頭的性格和服裝簡直對調了過來。　　白果穿的很比三國還要清涼，一條紅色的系頸禮服裙，裙擺才蓋過膝蓋，纖細筆直的小腿，紅色的高跟鞋，流露出無盡的誘惑。　　光面料的禮服裙，款式簡單而優雅，胸前有一些復古式的花飾做點綴，頸帶饒過雪頸，清晰的鎖骨散發出無窮魔力一般，好是性感，白果的肌膚在紅色服飾的襯托下，煞是耀眼，給人一種雪原花開的視覺震撼，既清涼，又散發著鬱郁的春天氣息。　　除了這套簡單的禮服裙，白果只換了個髮型，但給人的感覺卻與平日截然不同，她在最自然的狀態中展現出了最華美的嫵媚風情，配合著兩鰓的那抹酡紅，女人味道十足。　　晴天走過來，含笑將一件白色外套披在三國的肩頭，而畫兒則一邊擺晃着手中的密齒梳和固定髮型的噴霧膠水，一邊炫耀似的對甄英雄說道：“少爺，怎麼樣？少奶……果果小姐是不是很漂亮，有一種耀眼的感覺啊？呵呵，果果小姐天生麗質，可惜不會打扮，不過遇到我就不同了，我在這方面，可是絕對的行家……，七分美的人我能化成十成十，十成美的人被我一裝扮，那就是十二分的漂亮，例如現在的果果小姐……”　　畫兒不是吹牛，她的職責就是陪同甄英雄出席上層社會的宴會，對於穿着打扮確實有自己的那一套，只看白果這男孩子氣十足的丫頭被她簡單的一包裝，就成了千金大小姐，還在無形中透着女人的矜持，就知道畫兒的功力了。　　三國那個羡慕啊，她自信，自己絕對比白果漂亮，可是，她也明白，自己永遠不會穿成白果那個樣子，原因很簡單，三國身高一米八，如果再穿上高跟鞋……　　三國一直是休閑打扮，哪怕穿裙子，也只穿平底的休閑鞋，就是怕自己高過甄英雄，男人喜歡身材好的高挑美女，但絕對不喜歡比自己還高的美女，尤其是甄少爺的自尊心是那麼的強。　　羡慕啊，三國是絕對的羡慕，小白這身穿着讓她羡慕，那種可愛，更讓她羡慕，穿上高跟鞋，讓小白的身材更顯修長美麗，卻依然沒有沒過甄英雄的頂，這讓三國怎麼可能不嫉妒？　　“漂亮，很漂亮。”甄英雄情不自禁的點頭，全然沒有注意到三國那張小臉陰的多難看，“果果，你真的很有女人味啊。”　　白果臉紅如醉酒，羞啊，她也知道，以前從未穿過裙子的自己確實缺乏女人味，雖然出身高貴，可小白從未在穿裝打扮上下過功夫，她是美女，卻不善於發掘自己的美麗，現在不同了，甄英雄的誇獎，勾出了她天性中的矜持，她害羞的樣子，更讓甄英雄暈旋。　　“可是，很冷的，我看我還是穿我自己的衣服好了……”　　第一次穿裙子，也是第一次在人前穿的如此暴露，露肩膀的感覺白果還是無法適應，她有點難以接受，雙手捂在胸前，懦懦道：“現在都秋天了，還穿成這樣子，會被別人笑話的……”　　“放心吧，不會的。”甄英雄笑道：“待會你就知道了，穿的清涼的，肯定不是你一個人而已。”　　與三國不同，她是去打架的，穿的少有可能走光被別人看到，而白果是觀眾，要作為甄英雄的女朋友出場，不華麗一些，起不到引人注目的效果，會直接影響到甄少爺晚上的行動。　　畫兒也笑着說道：“對啊對啊，雖然說是黑市拳頭大賽，可這也是黑幫巨頭的聚會，所以穿的隆重一些是必須的，再說了，上船的可不光只有黑幫啊，二層以上，有不少社會名流，穿的太隨便了才會被人笑話呢，我和晴天也要換上禮服的……”　　“畫兒，你不是變相嘲笑我吧？”三國本就因為白果的華麗登場而心裏不爽，心裏敏感着呢，一蹙眉頭，對畫兒道：“我穿的就很隨意。”　　畫兒當然知道這大公主最看不得的就是甄英雄面前出現比她嬌小可愛的美女，連忙擺手道：“我怎麼敢嘲笑大公主呢？呵……呵呵，大公主要去參加比賽，當然不能穿禮服了，真是可惜，不然您肯定能驚艷全場的……”　　言下之意，三國要是穿上禮服，絕對比白果耀眼，畫兒這話固然有討好之嫌，但也是實話，白果也承認，三國是一等一的大美女，如果肯打扮打扮，絕對比一心和甜甜姐妹還要漂亮，她的身條曲線，堪稱完美啊。　　“我才不要，穿那麼漂亮給別人看，你以為我有毛病啊？”三國小嘴一嘟，這話挑釁味道太濃了，而且明顯是出於嫉妒，穿晚禮裙，就必須穿高跟鞋，她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典型，話里有話啊，那意思，好象是說白果穿的太露，又似乎是暗示甄英雄‘姐姐就算穿漂亮的衣服，也只給你一個看’似的。　　平時很敏感的白果因為羞怯，沒有在意甄三國的話，想要走到甄英雄身邊，只有區區五米遠，可小白同志卻走的顫顫巍巍，戰戰兢兢，頭一次穿跟兒如此高如此細的高跟鞋，不太習慣。　　甄少爺抬起胳膊，還未扶到白果，白果已經自己摟了上來，沒轍，不然就不會走路了啊。　　甄英雄要陪三國去女子組的比賽會場，雖然阿東的比賽同樣重要，但觀眾教少，顏冰的視線，大概也鎖定着女組比賽，故此，甄英雄必須出現在女組會場才成。　　與阿東分開之前，甄英雄又囑咐了他幾句，便摟着白果，一起陪三國進了會場，此時這個寬敞的倉庫，已經是人頭涌涌。　　這是個單層式的倉庫，原本是用來貯存金屬材料、建築材料、机械產品、車輛、木材等製品的，油輪是蘇影包下的，幾個倉庫均是空空如也，沒有貨物堆積，因此可想空間之大，倉庫當中設立了兩個擂台，擂台十米以內為警戒區，已經拉上了紅色的警界線，並有義字會的兄弟站守，警戒區以內，只有參賽选手以及助手可以進入，其他人一旦越界，就會被當成意圖不軌的匪類，被義字會當場幹掉。　　雖然只是遊戲，但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會場大約聚集了二百人左右，當甄英雄出現之後，會場立刻安靜了下來，嘈雜聲變成了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語，看來，前两天他在米利亞的腦袋上開了六個窟窿，帶給人們的恐懼依然存在。　　白果不習慣被人盯着看的感覺，不管怎麼說她還是個警察，被一群黑社會份子當做焦點注視，她肯定彆扭，尤其是她已經知道這些人議論的內容了，這是肯定的，所有人都在猜測自己和甄英雄的關係。　　其實，已經不能說是在‘猜測’了，看到自己兩人的姿勢如此親密，還用的着去猜測嗎？現在，白果和甄英雄等於是在當眾宣布戀愛關係啊。　　畫兒換了一條單肩弔帶的醬紫色禮服長裙，左肩綉着一朵大大的紫色玫瑰，甚是華麗，而晴天則穿了一套醬紫色的西服式套裝，中興味道十足，她與畫兒並排跟在甄英雄身後，這種服裝搭配，這種架勢，很多人已經猜測到，這兩個丫頭，就是甄英雄神秘的影子，九尾鳳的成員了。　　甄少爺倒是很自然，絲毫不在乎別人的目光，摟着白果的柳腰，橫穿過會場，項嘯鳴迎了上來，為甄英雄帶路，領他們去选手休息室。　　甄天坐在貴賓席，也就是警戒線的後面，陪着幾位道上梟雄閑扯淡，看到甄英雄來了，也不能分身過去，可蘇影就不同了，甄英雄老遠就看到她站在休息室門口了。　　項嘯鳴可不敢進大公主的休息室，再者也沒想到大公主不打算換衣服，就穿這身出場，與蘇影打了個招呼，便轉身離去，他的任務是保護甄天。　　“蘇阿姨，你不會是沒找到顏冰，所以想拿我出氣吧？”進入休息室，甄英雄笑無好笑的對面無表情的蘇影說道：“其實你應該比我更了解顏冰的性格，那女人屬於最固執的類型，她認定的事情就不會改變，哪怕是知道錯了，也會一錯到底的，怎麼可能聽人勸啊？”　　蘇影沒說話，自己搬了個凳子，坐在門口，不知道她跟進來到底想做什麼。　　三國關心的不是蘇影，而是甄英雄，見他還摟着白果呢，氣嘟嘟道：“英雄，過來，給我纏繃帶！”　　白果怎麼會不知道三國是故意的啊，但也無心計較，她還羞着呢，而且走了這麼遠，不習慣穿高跟鞋的小白同志腳都酸了，剛好放開甄英雄，坐在長凳上休息，踢掉高跟鞋，揉着小腳丫，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淑女形象又沒了。　　綁繃帶是為了保護腳踝，甄英雄拿三國沒轍，這些事情晴天就可以做，她非要自己給她綁，擺明是撒嬌啊。　　甄英雄坐到三國對面，這丫頭脫了鞋，卻連襪子也不肯自己脫，腿一抬，搭在了甄英雄的大腿上，穿着棉襪的小腳丫熱乎乎的，甄英雄嘆了口氣，把她的襪子褪了下來。　　玉足玲瓏，膚色晶瑩，雪白的好似透明，可以清楚看到皮膚下面那幾根纖細的靜脈，五個小巧的腳趾靠在一起，調皮的勾動着，甄英雄抬頭一看，果然，這變態丫頭正朝着白果炫耀式的笑着。　　三國這雙秀氣的美足，對甄英雄充滿了誘惑，圓潤的腳後跟，線條流暢的腳弓，光滑的腳踝，勻稱的腳趾，好象精緻雕刻出來的藝術品，沒有丁點的瑕疵，性感非凡，想到這樣的小腳丫要去踢人，甄英雄都覺得心疼。　　說是綁繃帶，其實不然，三國自己綁在手上的東西才是繃帶，而甄英雄纏在三國小腳丫上的東西，則是NBA的籃球運動員專用的彈性膠布，成本極高，在國內很難買到，但保護效果不錯。　　其實，綁繃帶有些時候非但不會起到保護效果，還會適得其反，因此，這綁法也就致關重要，甄英雄受傷是家常便飯，因此很有經驗，用8字型包紮法纏繞過腳踝和腳弓，既不會太緊，也不會太松，沒有縫隙，很穩固。　　似乎對甄英雄也有如此細心的一面感到驚訝，蘇影看到他嫻熟的纏綁手法竟然忘記了說話，反倒是白果一點不覺得奇怪，在霸川市的時候，自己崴傷了腳，已經切身體會到甄英雄細心的一面了。

# 第397章 性感的腋下

　　三國那雙粉紅色的運動棉襪被甄英雄揣到了自己的口袋裡，幫這丫頭穿上鞋，系好鞋帶之後，三國手上的繃帶才纏好，站起來活動了一下，感覺良好，這變態姐姐一聲輕呼，在甄英雄的臉蛋上狠狠親了一口。　　“謝謝……，英雄，我肯定會贏的……”　　“是，是，我知道，你要是輸了，都對不起我幫你綁繃帶。”甄英雄顧忌蘇影，不敢在她面前享受三國香艷的獎勵，說道：“老姐，別受傷啊。”　　“不會的。”甄三國最愛聽的就是甄英雄關心她的話語，小臉紅紅，信心百倍，道：“我一腳就能把對手踢下擂台……”　　蘇影這才回過神來，淡淡道：“那可未必，丫頭，我幫你查過了，你的對手梁采尼，三十一歲，過去是跆拳道職業选手，參加過全國比賽，還取得過一點成績，雖然是因為傷病退役，但不要小看她的好，無論是力量，還是比賽的經驗，她比你都要豐富的多。”　　“小魚爛蝦，真他媽陰。”甄英雄不屑的罵道：“花錢僱人來打比賽？自己找死啊。”　　甄英雄話中的意思，屋裡的人都清楚，就算是白果也能聽明白，這是一種作弊手段，黑社會雖然不夠光明，但賭博卻講究磊落，這已經構成了激怒對手的條件，甄英雄嘴裏雖然說的不清楚，但誰都聽的出來，如果三國真的被那個梁采尼打傷了，不管最後的勝利者是誰，梁采尼以及她所屬的組織，都會被丟到海里餵魚。　　三國是甄英雄的姐姐，白果愛屋及烏，自然擔憂她，“大，大姐，對手是職業的，你要小心啊……”　　自己和甄英雄的關係都暴光了不說，早上還被三國抓到兩人親嘴，白果也就放下了靦腆，不敢再拿高腔，過去稱呼三國為‘三國姐姐’或者‘甄姐姐’，現在則改口，直接叫‘大姐’了。　　三國在這方面神經比較大條，這與她本身缺乏與人交流的經驗有直接關係，竟沒聽出來白果叫她大姐背後的含義，還在那顯擺呢，牛烘烘的說道：“職業的我也不怕，去年天門的那個女的也是職業的跆拳道选手，還入選過省隊呢，還不是被我秒殺了。”　　秒殺？白果和蘇影都被嚇了一跳，但甄英雄，晴天，畫兒卻心知肚名，這丫頭吹牛呢，雖然她勝的比較輕鬆，但絕對不是秒殺。　　甄英雄可不敢拆穿三國，對白果笑道：“放心吧，果果，職業选手不但沒有優勢，還可能存在習慣上的弱點，黑市拳比賽與職業比賽不同，沒有任何規則可言，只以打倒對手或者是殺死對手為目的，從這一點來講，職業选手反而會有顧及，因為，比賽競技和廝殺下死手，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白果心裏一顫，殺死對手？那是犯罪啊……可仔細一想，黑社會要是怕犯罪的話，還是黑社會嗎？　　見白果有些驚恐的望着自己，三國故意嚇唬她似的露出一個冷酷的壞笑：“妹妹，姐姐要去犯罪了，如果你敢抓我，我就殺了你……”　　小白同志嚇了一跳，溫文爾雅的三國冷酷起來竟然如此可怕啊，忍不住倒退一步，三國得寸進尺，怪叫一聲撲向了白果，看似親熱，其實三國心裏正琢磨着怎麼才能破壞到白果那個漂亮的髮型……　　那倆丫頭鬧的歡，蘇影搖了搖頭，走到甄英雄身邊，突然說道：“小鬼，我決定了，不去見冰兒，但你一定要向我保證，一切都結束之後，讓我見到安然無恙的她，這算是我和你的約定。”　　原來蘇影等在這裏，只是想和自己說這句話啊，甄英雄忍不住笑了笑。　　蘇影眉頭一蹙，“你笑什麼？”　　“沒什麼，沒什麼。”甄英雄雖然嘴裏說著沒什麼，可依然笑着，“蘇蘇阿姨，我原以為你這種大腦一條筋的人肯定不會聽我的勸，一意孤行的要去見顏冰呢，沒想到，沒想到……呵呵，你能和我做這個約定，我很高興，因為讓顏冰感到意外的事情又過了一件，她準備好請你吃的那碗閉門羹，恐怕要涼嘍……”　　蘇影冷哼了一聲，對於甄英雄說她大腦一條筋竟然沒有生氣，“你說的對，我很了解冰兒，她的確很固執，除非輸的徹底，否則有一分贏的希望她都不會放棄的，她撇開了我和你爸爸，與你立下賭約，怕是根本沒把我和你爸爸放在眼中，認為我們兩個人根本不是她的威脅吧……”　　甄英雄伸了個懶腰，故意挑蘇影不愛聽的話說，“我想是那麼回事，她確實沒把你們放在眼裡。”　　果然，蘇影柳眉一豎，要發飆，好不容易才忍住，看到甄英雄笑的那麼賊，不由吐了口氣，喪氣道：“我的脾氣果然很容易被人看穿啊，無論是你，還是冰兒，都如此簡單的就看透了我……”　　“說的好聽一些，蘇蘇阿姨你是個性子直爽的人，容易感情用事，而說的難聽一點，你的脾氣太暴躁，手比腦先動，太過毛躁，明明很聰明，卻不喜歡仔細思考。”甄英雄側仰着頭，想了想，道：“女人是老虎，這話形容你一點錯都沒有，你是那種率性而為不喜歡思考的動物……”　　“你敢罵我？！”　　甄英雄這絕對是在故意的招惹，蘇影一忍再忍，終於忍無可忍，一腳踢向甄英雄小腿，甄少爺早有準備，後退半步讓開，晃着手指，笑道：“你看吧，我才說了你幾句，你就原形畢露了，簡簡單單就被我激怒了，試問和你一起長大的顏冰又怎麼可能不了解你啊？”　　蘇影一怔之下沒有追打，就見甄英雄收起無聊的笑容，淡淡道：“幸好你後面有程老這樣穩重的人扶持，不然你的組織早就被諾森家族從唐人街踢飛了，當然，這也要感謝羅伯特他媽，生了個脾氣和你差不多的兒子……”　　甄英雄說的依然是實話，但依然有強烈的挑釁意味，蘇影明知道他是故意惹自己生氣，可還是怒火中燒，忍了個面紅耳赤，總算沒把槍掏出來，“小鬼，你故意耍我是吧？”　　不生氣，甄英雄就得寸進尺，生氣，就等於承認自己是不喜歡思考的母老虎，蘇影快氣爆了，甄英雄不過是說了幾句話而已，竟然讓自己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連是不是應該發脾氣都拿不定主意了。　　“我不是耍你，而是讓你知道你的脾氣是多麼容易被人利用，就好象現在，你是不是有一種無法自主，無處着力的感覺呢？”甄英雄微微一笑，對蘇影道：“蘇蘇阿姨，似乎漢克那小子也是用同樣的辦法慢慢架空你的權利吧？”　　“哼。”蘇影不屑的白了甄英雄一眼，突然抬起雙手抓到甄英雄的衣領，冷冷道：“小鬼，我不會扯你的後腿，所以現在我什麼都可以忍，但是，你給我聽好了，若最後你沒有把冰兒帶到我的面前，你這輩子也休想過的好，那時候我會很坦白的承認自己是只不會思考的老虎，啃的你連一根骨頭都不會剩下來。”　　言下之意，已經默認了自己的臭脾氣。　　蘇影不過是因為不能見顏冰，被那種必須的忍耐折磨的無處發泄而已，甄英雄沒有掙扎，而是淡然一笑，抬起手，用掌心對着蘇影，道：“我們的約定成立。”　　蘇影與甄英雄對視了片刻，直到此刻，她依然不知道甄英雄的自信是從哪裡來的，可更奇怪的是，自己總是莫名其妙的相信這個自信沒來源的小鬼，放開甄英雄，蘇影的小手拍在了甄英雄的大手上，發出清脆的一聲響。　　他的眼神，看起來很清澈，讓人感覺到寧靜……　　義字會的大公主上場比賽，太子爺成為她的助手，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對於甄英雄坐在場邊，並沒有人提出異議。　　顏冰並未出現，甚至沒有看到冰恨天的人，似乎把握很大，根本不需要觀察三國的實力一般，甄英雄知道，顏冰是故意給自己製造心理壓力，其實她已經在某個角落觀察着自己了，就好象自己也要韓慧恩，藍涯，微兒出賽是同一個道理。　　顏冰上船，大概就是因為自己識破了鈴木優美參加比賽，只是為了讓自己去擔心三國而分散集中力的把戲，所以才親自出現，用這樣的方法迷惑自己，甄英雄可以肯定，顏冰是不會在船上動手的。　　助手可以有兩個人，與甄英雄一起成為的助手的另一個人，自然就是白果了，小白很親昵的幫三國脫掉外套，三國上場之前，倆丫頭一直很親熱，小白頗有討好三國的架勢，做足了弟媳婦的戲，熟悉義字會的人都知道甄英雄有着嚴重的‘戀姐情節’，白果如此討好三國，更讓人們對她與甄英雄的關係再無懷疑。　　白果和三國怎麼可能是真的親熱啊？小白雖然不討厭三國，卻也十分怵這個大膽丫頭，第一次見面時留下的‘恐怖’印象太深刻了，而三國就更不用說了，她們兩個人，就是在故意演戲，來混淆冰恨天的眼睛。　　雖然女子組有兩個賽場，但因為出場比賽的是連續三屆的冠軍甄三國，因此，另一個賽場的兩個女选手顯然不被關注，三國慢吞吞的爬上擂台，她的對手已經等的不耐煩了。　　梁采尼，這個女人名字好聽，但本人卻與這名字有些不配，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很高挑的身材，短碎頭髮，顴骨較高，眉毛較濃，眼窩凹深，眼皮較厚，更顯那雙眼睛的深刻逼人，眼神如鷹，嘴角上仰，好似有菱角一般，自信且傲氣，一身白色的跆拳道服，赤着腳，似乎對三國這身隨意的行頭很不滿意，在擂台另一角做熱身的她做了個單腿連踢的動作，很有挑釁的嫌疑，卻駁得喝彩聲不斷，行家都能從這個一條腿連踢兩下的動作中看出梁采尼的底子來，絕對的高手，站的穩，踢的狠，動的快，氣勢猛。　　三國卻不屑一顧，轉過身，看到白果已經坐回了甄英雄身邊，甄少爺正摟着她，心裏上火啊，只恨對手不是白果，不然非得好好出氣不可……　　白果在警察學校的時候也接受過跆拳道的搏擊訓練，只看梁采尼那兩下踢腿，心就寒了，“死流氓，大姐真的沒問題嗎？”　　甄英雄摸着白果的肩頭，正感慨手感之滑潤呢，隨口問道：“什麼問題？”　　“對手啊，你沒看出那女人是故意給大姐下馬威呢嗎？”白果的心思都系在三國身上，沒察覺到甄英雄揩她的油，皺眉道：“大姐真的會功夫嗎？我看她除了長的高點，文文弱弱的，哪裡像是會打架啊？”　　美麗的女人總是會和柔弱兩個字聯繫到一起，更何況平日在人前總是保持淑女形象，兩隻大眼睛總是水盈盈的義字會千金甄三國啊，白果很難想象，三國能踢出那麼漂亮，那麼有力道的連踢動作嗎？　　“我和她從小打到大，就算我想放倒她也沒有那麼容易，好師父怎麼可能教出孬徒弟啊，果果，你這是在間接的懷疑少爺我啊。”甄英雄笑道：“等回去以後，你去看看她那小腹肌，死丫頭厲害着呢，別被她的表面給迷惑了，她的力氣可不小，我老姐只有兩個愛好，睡覺，健身，你好象從來沒有看到過她打架吧？等你看到就知道就知道了。”　　小白臉色一暗，垂着眼角，怪聲怪調道：“我是沒見過她打架，可也沒看到過她的小腹肌，死流氓，你姐姐沒事的時候經常露出肚皮給你看嗎？”　　球球的，女人就是這麼敏感！甄少爺尷尬一笑，“她是我姐，又經常找我做陪練，看到過她的小肚皮有什麼新鮮的啊？小時侯我們還一起洗過澡呢。”　　表情很淡定，很純潔，甄少爺心裏卻在鬧鬼，三國那臭丫頭動不動就溜到自己家裡，穿着睡衣四處走動，存心挑逗自己，她的身體當然沒有秘密可言啦。　　想到三國那完美的身體，甄少爺又感覺到血氣上涌了。　　“怎麼不新鮮？”小白沒好氣道：“我越來越覺得你們的姐弟關係不純潔了，死流氓，大姐總是說她喜歡你，你們不會已經發生過那種關係了吧？我知道，你們沒有血緣關係，而且，大姐到今天都沒談過男朋友……”　　看到小白一臉的狐疑，甄少爺心裏直打鼓，女人的心裏一旦有所懷疑，一定會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甄英雄裝傻道：“發生哪種關係啊？”　　白果一愣，這叫她怎麼說啊？懷疑人家姐弟之間有不倫關係，小白覺得自己實在太齷齪了，雖然，她的懷疑是那麼的準確。　　“就是，就是……就是類似於你和我的這種關係……”白果問是問出口了，可聲音小的連她自己都聽不清楚。　　甄少爺聽覺敏銳，自然聽到了，卻假裝沒聽到，誕着臉，想要轉移話題，將嘴巴貼向白果的小耳朵，輕聲笑道：“果果，你穿這套衣服，真的很漂亮啊，不過，我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想要問你啊，對我來說，那直接關係到你的美麗與性感……”　　小白第一次穿成這樣，本就很在意甄英雄的評價，聽他說自己很漂亮，心裏立刻甜甜的，再聽他語氣一轉，心也跟着提了起來，哪還記得先前的話題啊，“什，什麼問題？”小白是真的很納悶，難道自己都穿成這樣子了，還不夠美麗性感嗎？　　甄英雄擺出一副認真表情，“你這件衣服，是露肩的……”　　白果臉上燒啊，還以為甄英雄所謂的‘美麗’與‘性感’，是說自己穿的太露呢，低下頭，怯怯道：“是，是啊，很涼的，而且……挺羞人的，我從來沒穿過這樣的衣服呢，兩個肩膀都露着，好象沒穿衣服似的……”　　“不，不，不，我不是說露肩有什麼不雅，恰恰相反，今天的你很高雅，我的果果很漂亮，很女人，但這種美麗與性感只是對於那些羡慕我的人而言，我最欣賞的果果你的性感，可不是肩膀，我是想說，你這衣服不只露肩，而且，一抬胳膊的話，還會露出腋下……”甄英雄蹙着眉頭，好象在心疼或者擔心什麼似的。　　“恩？”白果一呆，迷惑道：“怎麼了？”　　系頸露肩的禮服裙，一抬胳膊當然會露出腋下了，甄英雄說的不是廢話嗎？白果雖然不喜歡女人那種炫耀甚至做作的賣弄自己魅力的‘孔雀’行為，卻也知道，露出腋下是個很能挑逗男人的性感動作。　　甄少爺見小白還懵懵的沒有反應過來呢，不禁失笑道：“我的情人好老婆，難道非要我問出來嗎？”　　白果是真的不知道甄英雄要問什麼，不禁急道：“有什麼話你就直接問嘛，我到底哪裡最性感，讓你最欣賞了？你到底在擔心什麼？”　　話出口以後，白果才知道說走了嘴，太不矜持了，竟然把心裏想的直接問了出來，小白的臉立刻紅的一閃一閃的，女人愛美是天性，正所謂女為悅己者容，小白穿的如此漂亮，自然希望甄英雄欣賞她，誇獎她，但自己都這麼大膽的穿上了好看的衣服，他卻說這不是自己最性感的一面，白果當然着急了。　　甄少爺見白果徹底遺忘了剛才的話題，暗暗鬆了口氣，這才淫蕩的將扶在白果的肩頭的手向下一滑，將手指伸到她的腋下，做作的擔憂表情中難以遮掩他嘴角邪惡的勾起，假裝正經卻更顯下流的問道：“果果這裏那幾根毛髮才是最性感的，你該不會為了穿這套衣服，把那裡給……”　　“你這該死的王八蛋，臭流氓！”白果不等甄英雄把話說完，已經飆了，原來他饒一大圈子，就是為了取笑自己的啊？小白的臉被燒的都要化掉了，生氣歸生氣，她也是真覺得羞啊，在這方面神經大條的她，因為是第一次穿露腋窩的衣服，還真的忘記腋窩下的小秘密了。　　其實甄英雄已經感覺到白果的腋窩中那稀稀兩兩的幾根柔軟毛髮了，只為了逗弄白果，故意問出來而已，確認之後，甄英雄當真鬆了口氣呢，如果白果將腋窩清理了，甄少爺還真有點舍不得。白果是天然美女，在她身上可以感到自然的氣息，不去刻意雕飾是白果的風格，甄英雄喜歡這一點，而且，說白果的腋窩最性感，確實是甄英雄的真心話，每當自己親吻這裏的時候，小白臉上那種嬌羞都讓甄英雄心跳加速，那個時候的白果，比平時嬌媚千萬倍。　　“有沒有搞錯，少爺是真的很擔心啊。”甄英雄一臉委屈，道：“果果，如果你為了穿這套衣服把那幾根性感的腋毛拔掉，我肯定會生氣的。”　　白果都快氣崩了，“你……你變態！”　　“好吧，我承認，我變態，我愛你，愛的已經到了珍惜你身上每一根毛髮的地步，確實夠變態的。”甄英雄做作的深情倒是另有一番柔情的味道，“果果，我愛你，即便是為了你身上的一根毛髮，我也會為之瘋狂的。”　　如果有其他人聽到甄少爺這厚顏無恥的話，不吐血也得嘔吐一番啊，這哪裡是一般的變態啊？愛惜腋毛也成了愛女人的瘋狂表現了？但小白作為當事人，卻被感動了，她當然知道，甄英雄喜歡的才不是那稀稀兩兩的兩根毛髮呢，而是和自己親熱的時候，故意拈拉那裡調笑自己，看自己羞羞的樣子，白果現在是又羞又氣，卻狠不下心對甄英雄發脾氣，因為，這也是愛的一種表現啊。　　心裏感動是心裏感動，要是在臉上表現出來，那自己不也成變態了？白果瞪着甄英雄，拱了兩下身子，甄少爺識趣的把爪子從白果的腋下抽出，重新摟住白果肩頭，小白死要面子的說了一句，“臭流氓，我是忘記了……不過，我又不是愛美的女人，才不會為了漂亮就……你放心好啦！”　　甄少爺差點笑出來，這丫頭好認真啊，白果看到他那齷齪的表情，想抬胳膊給他一拳，可到底是忍住了，一抬胳膊，就會露腋窩了，白果倒不是在乎自己的形象會不雅，只是覺得，只屬於這個臭傢伙一個人的自己最性感的一面，不應該給其他人看到……　　喜歡甄英雄，已經到了珍惜自己腋下幾根毛髮的地步了，就在小白感慨自己也被甄英雄傳染的有些變態的時候，小鐘敲響，比甄少爺還變態的甄三國，迎來了黑市拳的第一場比賽。　　三國穿的是那麼有‘特點’，擺明是不把梁采尼放在眼中，居然連長發也未盤起，只是用束髮的發圈簡單的紮成馬尾，從梁采尼眼睛中射出的犀利光芒就知道她對三國的戰意是多麼強烈了。終響之後，兩人的拳頭輕輕一碰，不講任何禮節，隨即向後跳開，並不急着開打，而是給裁判足夠的時間下拳台，因為，比賽中根本不需要裁判，他的任務只有兩個，喊一聲‘開始’，然後，宣布勝利者。　　這個擂台高約一米，不同於拳擊台，沒有圍繩，是長十米，寬十米的正方形場地，也不同於跆拳道的比賽場地，地面並不是有彈性的墊子，而是實木地板，木質很厚，所以採用這種地板，有兩個原因，其一，這是實戰，不需要考慮去保護选手，其二，濺到血之後，方便清理……　　僅僅這個擂台本身，就能讓选手感覺到一定的壓力，即便掉出場，也沒有任何的保護措施，一米多高，除非是有準備，不然任何一個姿勢掉下來，都夠人受的。

# 第398章 公主的比賽

　　比賽的規則很簡單，选手身上不能持有外物，只以身體作為攻擊武器，不過對鞋子沒有特殊要求，只要鞋底沒有金屬沒有高根就可以，十分鐘一個回合，勝負只有兩種區分方法，一種是倒地不起，一種是掉落場外，不過，前一種方法並不切實。　　比賽中，若有一方倒地不起，除非進攻方主動放棄進攻，不然就是將已無還手之力的對手殺掉，也不屬於違規，因此，不想死的选手在發現不敵之後，只有主動跳出場外這一個選擇，這項規定看似殘忍，實際上卻遏止了很多命案發生，很多人會因為恐懼死亡，主動跳下擂台，因此傷亡例子銳減。　　三國為了保護小手的皮膚，在拳頭上纏了繃帶，一直綁到小臂，看起來很有氣勢，反觀梁采尼，雖然氣勢很足，但不知道是不是不太習慣不戴護具，她的眼睛總是時不時的瞄一眼三國的腳，好象在後悔自己沒穿鞋子了。　　三國沒有一點進攻慾望，好象故意挑戰梁采尼的耐性，小步橫移，在場內遊走，只衝她這份冷靜與氣魄，就贏得了喝彩陣陣，當然，更多歡呼聲還是緣於色狼看到美女之後的發情式嚎叫。　　三國給人的感覺太多文弱，像個目中無人，高高在上的大小姐，這種穿着，這種驕傲的態度是對對手的一種不尊重，梁采尼果然耐不住性子，首先發動了攻勢，衝上前來，身體旋轉360度，藉著巨大的旋轉力，將右腿甩一般的踢出，上來竟然就是一個極具觀賞性旋風踢，直襲三國面門。　　這招太讓人意外了，熟悉跆拳道比賽的人都知道，旋風踢無論觀賞性和殺傷力都非同一般，但大多是在進攻追擊的時候才會使用，否則很可能被早就戒備的對手利用，而梁采尼居然上來就是這招，看的出來，她並沒有拘泥在過去的比賽模式中，很明顯是想一擊打倒三國，瞄的是要害，下的是死手，這出乎了甄英雄的預料，雖然他很清楚這樣的攻擊不能對三國形成威脅，但還是暗捏一把冷汗，沒想到這個梁采尼也是個狠角，竟沒有一般女性對血腥的恐懼。　　360度的旋轉讓人有一種暈旋的感覺，梁采尼的踢腿固然是出奇不意，但早有準備的三國只是橫向逆時針跳閃就躲過了她的攻擊，卻不想梁采尼上來這腳旋風踢竟然只是虛招，目的是就是要讓三國亂了步法，更沒想到她招術接的如此緊密，腳一落地，身子一轉，面對三國，右腳蹬地，重心前移，緊接一腳推踢，水平蹬向三國小腹，三國再退一步，離開了她的攻擊範圍，但腳步已經有些凌亂了。　　觀眾同時倒吸一口涼氣，固然是因為梁采尼的進攻潑辣兇狠，更是為三國的表現感到失望，連續三年的冠軍，原來只有這麼一點本事，三國的表現太過外行，開始的自信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幼稚表現，上來就陷入了被追打的局面不說，還退的如此狼狽，好象腳底已經沒了跟，輕輕一碰就會摔倒一般，難道說她是個厲害的狠角，僅僅是傳舌被無限誇大之後的荒謬傳言嗎？　　要不是被甄英雄摟着，白果已經站起來了，到底是個嬌生慣養的大小姐，也許三國的身體素質不錯，但打架與健身始終不是同一碼事啊，白果怕三國會受傷。　　甄英雄沒有說話，眼睛死死的盯住擂台，嘴角，出現了一絲詭異的，陰險的笑，三國的功夫都是他教的，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三國想要做什麼了，這丫頭從場邊招惹梁采尼進攻，雖然防守的很是狼狽，卻一直沿着場邊朝角落直線倒退，雖然看起來很危險，其實用意很陰險。　　跆拳道是以剛制剛的功夫，注重腿法攻擊，尤其是練習過跆拳道的運動員，多會運用直擊直打，採用直線連續進攻，以連貫快速的腳法至敵，三國毫無反擊的可能，又是一味的沿直線倒退，敗象顯生，梁采尼當然不會給甄三國喘息的機會，‘哈’的大喝一聲，如虎撲食，動作，力量明顯的伴隨着發聲而提升了一個級別，左足蹬地，右腳踢起，三國再退，梁采尼的右腳尖險些踢到三國的胸部，觀眾的驚呼還沒來得及從口中發出，梁采尼的左腿又跟踢而來，竟是一記雙飛踢，前面那腳並不重，只是為後一腳做出力之前的動力，算是虛招，而這一腳才是真正的殺招，三國的腳步已經徹底亂了，根本不可能再躲閃過這一腳，只能硬架，用雙手壓住梁采尼的腳面，才避免了下巴被踢的命運。　　梁采尼這一腳力量太大，三國雖然成功的擋架住了，卻是雙臂被彈的大敞，而且沒有步法而言的她姿勢完全走了型，已經退到了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擂台死角，梁采尼見此機會怎能放過？落地緊接就是強有力的一記側踢，左腿撐地，身子和踢出的右腿拉成一條直線，與地面平行，不需要多大的力氣，只要碰到三國，就有將她踢出擂台的可能。　　白果見狀，失聲輕呼，不過聲音卻被集體的驚呼掩蓋，美女總是容易贏得觀眾的支持或者同情，這時候沒有人覺得三國還有勝利的可能，都在擔心她被梁采尼踢下擂台後會受傷。　　到底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啊，梁采尼踢出這一腿的同時，就有一種必勝的把握了，這一腳的力量足以踢斷兩塊木板，甄三國步法亂套，躲不了，又擋不住，還有不輸的道理嗎？傳言果真不足以取信，甄三國打架的水平只是一般而已，遇到真正的格鬥術，只有慘敗。　　就在梁采尼看到那個沒有任何勝算的甄三國突然收起驚慌表情，露出一個陰壞的笑容時，白果也聽到身邊的甄英雄輕輕說道：“贏了。”　　梁采尼這用盡全力的最後一腳踢空了，甄三國的確擋不住也躲不開，但是，她可以進攻，雖然步法亂了，但自己摔倒卻並不困難，三國僅僅是側身一倒，梁采尼這一腳就踢了空，腿還未收回去，倒在地上的三國橫掃一腳，梁采尼撐地的左腳一痛，加上之前踢出的那一腿用力過猛，重心失調，猛然前傾，雖然很努力的在調整重心，奈何距離場邊太近，還是沒能收住步子，掉出場下之前，她還看到躺在場邊的三國沖她擺手呢，這一氣不要緊，梁采尼直接板拍地，從一米高的擂台上摔下來，臉與地面來了一個親密接觸……　　鐘聲敲響，裁判宣布三國獲勝之後，人們才回過神來，猛然歡呼，坐在貴賓席的甄天偷偷抹了把汗，提到嗓子眼的心這才咽會了肚裏。　　“耶……！大姐贏了……！”白果喝了聲采，這才問甄英雄，“臭傢伙，你怎麼知道大姐會贏的？”　　甄英雄嘿嘿一笑，將三國的外套遞給白果，道：“如果我是她，我也能贏，用同樣的辦法。”　　白果的身手也算不錯，再怎麼說也是刑警啊，聽甄英雄這麼一說，再聯繫他在休息室說過的話，立刻明白了，“哦，我懂了，跆拳道是注重進攻的功夫，而且百分之七十是腿法進攻，大姐從一開始就引誘她出腿，讓她按照比賽時習慣的套路攻擊，就是要引她到場邊，讓她失去平衡掉出場，對吧，因為在跆拳道比賽中，沒有像大姐那樣反擊的。”　　“她那不是反擊，是耍陰招。”甄英雄點了點頭，笑道：“跆拳道比賽中选手最怕倒地，我老姐誘她進攻，是因為早就想好要倒地踢她了，只用功夫不用腦袋的人怎麼可能會贏啊？是那女人輕敵了，說起來，我那變態姐姐故意穿的這麼可愛，大概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吧……”　　甄英雄比誰都清楚，三國裝傻充愣的功夫更厲害，她遠遠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簡單，這丫頭，很聰明的。　　與前幾次比賽不同，現在的三國為了取勝，變的和自己一樣不擇手段了，甄英雄欣喜她獲勝的同時，也不禁擔憂，風鈴到底有沒有可能打敗三國啊？　　見白果還愣着呢，甄英雄輕輕的推了她一下，“還不給咱們老姐送外套去？表演，我們得接着表演啊。”　　三國的比賽用時不足一分鐘，另一個場地的兩位女选手甚至還沒有過碰撞，這邊就已經分出了勝負，雖然贏在了智謀上，而且有點耍詐的嫌疑，但還是讓人嘆服，一場比賽結束，大多對三國不熟悉的人，依然無法估計出她的實力。　　剛才甄英雄和白果在談論‘最性感的腋窩’這個話題的時候，三國早就注意到他們的親密了，雖然小白一直板着小臉，但在三國看起來，那更像是兩個人在打情罵俏，讓她嫉妒的受不了，但為了配合甄英雄想要迷惑顏冰的計劃，她又不得不忍。　　要三國和白果裝的很親昵，這一點並不困難，難的，是她自己不能和甄英雄親熱，即便打贏了比賽，也沒有‘抱抱’或者‘親親’的獎勵。　　為了更加突出白果和甄英雄之間的情侶關係，三國是最好的陪襯，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白果一邊討好三國，一邊與甄英雄保持親昵，任誰都能看出他們關係的融洽，不過，這一點也是三國對甄英雄整個計劃最不滿意的地方，他要和白果親熱就算了，還一定要自己在旁邊看着，只是看着就罷了，還不能露出氣憤或者嫉妒的表情，對三國來說這就是一種折磨啊，如果不是甄英雄偷偷告訴她，說回去之後好好補償她的話，三國寧死也不會加入這個計劃的。　　甄英雄有嚴重‘戀姐情節’，在道上算是公開的秘密，儘管甄少爺從來沒承認過，但他在念高中的時候就為了三國而連續鏟了幾個幫派，已經成了黑道上的笑談，尤其是天門的當家李連成，出手暗殺三國不成，殺手被甄英雄做了不說，還被他找到了霸川市，一天之內連續四次被他暗殺，若不是甄英雄存心折騰他，哪一次他能活下來啊？至少，李連成知道其他像自己一樣對三國有過不良企圖的人，都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了。　　甄英雄‘戀’姐姐，白果要與甄英雄好，自然需要去討好三國，而三國與白果的親昵，一來掩飾了她嚴重的‘戀弟情節’，又多了一分大姐姐的味道，她和白果的融洽，更人相信甄英雄與白果之間的戀情，這就是甄英雄的目的，顏冰的出現是個意外，白果的出現同樣是個意外，卻剛好被甄英雄利用到的兩個意外。　　阿東的對手是個叫做吳迪，是海城市一個叫做‘永泰安’組織的首席紅棍，這個永泰安名氣不大，似乎是個不折不扣的流氓團體，依靠暴力手段索取保護費維持經營，能量不大，卻極為招搖，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黑幫眼中，他們就是一群傻B，所以沒有人出手滅他們，並給他們留出了一塊地盤，就是因為這群傢伙吸引警察的能力太強大了。　　甄英雄來到會場的時候，第一回合比賽已經結束了，阿東和那個吳迪正分坐在兩個角落休息，吳迪的頭上矇著一塊毛巾，看不到他的樣貌，不過，只看他那一身不比阿東遜色的充滿了爆發性的肌肉，就可以肯定他是個有實力的傢伙。　　反觀阿東，一臉的病態，粗喘不已，已經很疲憊的模樣，嘴角有一小塊烏青，眼睛死死的盯着淡定的吳迪，有一種不甘的色彩，甄英雄不得不佩服阿東這小子的演技，這場必須輸掉比賽是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綻的，可阿東做的很好，假裝身體不適，多撐兩個回合，讓人懷疑他發揮失常是有原因的之後才輸掉比賽，阿東不愧為七虎的虎頭，做事很謹慎，並不急着輸。　　見到甄英雄來了，義字會的人立刻給他們騰出了座位，三國與白果坐了下來，甄英雄卻走進了警戒區，阿東並沒有安排助手，不像那個吳迪，休息時間還有人給揉個肩膀鬆鬆肌肉什麼的，因此，甄英雄進場並未觸犯規則。　　所有人都看的出來甄少爺面色不善，顯然是不滿意阿東的表現，阿東也配合的露出一個既尷尬又驚顫的表情，欲言又止，好象要找借口，卻只說出了兩個字，“少，少爺……”　　保持着臉上的表情，甄英雄小聲道：“裝的很像，不錯。”　　阿東也挺會裝，臉上表情戰戰兢兢，嘴裏卻道：“少爺，那小子身手不錯，是個狠角，多拖幾分鐘，就是輸給他，也不會引起冰恨天懷疑的。”　　阿東也是一驕傲的主兒，他很少認可一個人的，甄英雄不禁嘲弄道：“這麼說，就算公平較量，你也沒把握贏他嘍？”　　“我只是承認他比較厲害，但最多也就是和耿南一個級別的，真要公平較量，最多三分鐘我就能幹掉他。”阿東傲氣道：“我的意思是，我假裝輸給他之後，他也有連勝的實力，這樣別人就會將他視為黑馬，等他下一輪比賽也取得勝利之後，我的失敗自然不顯眼了。”　　甄英雄‘恩’了一聲，然後用拇指做了一個劃過脖子的動作，冷冷的聲音沒有再壓低，對阿東說道：“記住你剛才說過的話，如果輸了……你要為自己的荒唐承擔責任。”　　阿東知道甄英雄這是在演戲，裝做羞愧的低頭應了一聲，“是，少爺。”　　對面的吳迪也聽到了甄英雄的話，雖然不知道阿東做過什麼荒唐的事，卻精神一振，他是打架的行家，早就看出阿東有些力不從心，還以為阿東是在耍什麼陰謀呢，剛才給他按摩的助手已經把甄三國取勝的消息告訴了他，甄三國故意示弱，引敵上當，最後輕鬆的把強勁的對手請到了場外，同樣是義字會的人，吳迪心裏正泛嘀咕呢，阿東會不會也是故意示弱引自己上當呢？　　甄英雄的話直接打消的吳迪的顧慮，看來阿東肯定用什麼‘荒唐’的事情摧殘了自己的身體，所以才明顯不在狀態的，這是一個天大的機會。　　鐘聲敲響，第二回合開始，甄英雄並未留在警戒區內，而是回到了白果和三國身邊。　　阿東和吳迪同時將毛巾摔掉，根本不需要裁判再次登台，鐘聲就等同進攻的號角，第二回合開始。　　直到這個時候，甄英雄才看到這個吳迪的樣貌，不由暗贊了一聲，這樣的人屬於那種走在大街上，膽子小一點都不敢正眼去看的傢伙。　　寸許長的頭髮，發質極差，黑不黑黃不黃的倒立着，充滿了原始的野性感，四方臉，布滿橫肉，濃眉大眼獅子鼻，闊闊的一張大嘴，嘴角勾起，牽動嘴角旁的一道刀疤，顯得異常猙獰。　　寬肩、厚背，粗脖子，雖然那身精壯而結實的肌肉可以媲美阿東，可扔掉那條蓋着腦袋的毛巾之後，兩人之間再無可比性，阿東和這個吳迪簡直就是極端的典範，一個斯文秀氣，一個狂暴猙獰……　　吳迪現在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勇猛躁進的火車頭，大喝一聲沖向了阿東，毫無顧及的進攻，善用泰拳的阿東也不擺什麼拳樁了，一味閃躲，企圖避過吳迪那近乎瘋狂的氣勢，竟又是重蹈覆轍，和第一回合一般，被吳迪壓着追打。　　知道這個吳迪的人不多，因為黑社會都明白，純粹依賴暴力的流氓團體從不缺乏不要命的強悍打手，但這樣的流氓團體永遠不是威脅，因為越是依賴暴力，越是得不到發展，一群沒腦子的只懂得咬人的瘋狗，自然有警察去關照，因此，觀眾之中，除了海城市的人，幾乎沒有人認識這個吳迪，不過，白果卻失聲叫出了那個傢伙的名字，“吳迪？！”　　“誒？”甄英雄吃驚不小，看到白果驚訝之後那緊張的模樣，好奇道：“果果，你認識那個傢伙？”　　“我當然認識！”白果好象很激動，抓着甄英雄的手，眼睛卻死死的盯住場上的吳迪，道：“他可是A級通緝犯！我爸爸上次急着回省廳，就是因為這個傢伙，通緝令還沒下發到朗朗市呢，沒想到他反而先出現了！”　　看這架勢，小白同志是要抓人啊，甄英雄正在想如何安撫白果，就聽一旁的三國問道：“妹妹，那個人犯了什麼錯嗎？”　　不管怎麼說，三國都是義字會的大公主，而義字會是不折不扣的黑幫，從這個角度出發，其實真正的外人是當警察的白果，三國這丫頭的語氣中竟有些偏向於吳迪，真是讓甄英雄哭笑不得。　　“他那不是犯錯，而是犯罪。”白果恨恨道：“他是海城市人，是一個叫做‘永泰安’黑社會團體中的打手，經常做些敲詐勒索強收保護費的事情，前科累累，一個月之前海城市發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當地的一個女富商，經過調查，現在已經確定犯罪嫌疑人就是這個吳迪了，他先是綁架，后是勒索，得到錢之後還是殘忍的撕了票兒，驗屍的時候發現被勒死的受害人還有被……被侮辱過的痕迹，他不是人，是個喪心病狂的殺人犯！”

# 第399章 張永哲的狠

　　甄英雄只覺得腦皮發麻，不單單是因為這個吳迪另人髮指的行為，綁架，勒索，強姦，撕票，侮辱屍體，甄英雄對這些事情噁心到了極點，吳迪已經讓甄少爺動了殺機，貪婪的人為了錢，當真是什麼樣的事情都能做的出來，他開始後悔讓阿東輸掉比賽了，不過他也明白，即便是在擂台上，有白果在場，阿東也不能下手殺掉吳迪。　　甄英雄覺得心裏不是滋味，更主要的原因，是吳迪綁架勒索的動機。　　一個只靠暴力手段聚財，貪圖享樂的小流氓團體，為什麼去綁架？從吳迪站在擂台上這一點，已經得到了證明，他們的目的，是參加黑市拳比賽，是交納那高額的報名費……　　甄少爺從來不喜歡黑社會，但像此刻一般厭惡，甚至感覺到自己是罪惡的存在，還是第一次，如果沒有這場大賽，會不會就沒有這種事件發生了呢？還有多少小幫小派為了這次比賽做了十惡不赦的事情？甄英雄為自己，為顏冰感到悲哀，如果沒有這場大賽，如果顏冰不去聯繫這些小組織……　　甄英雄在此刻更加堅定了漂白義字會的信念。　　三國對組織的事情毫無興趣，故此沒有多想，而是望着甄英雄，嘟着小嘴，似乎央求的說道：“海里有鯊魚嗎？英雄，讓項嘯鳴把那小子扔到海里去好不好？”　　不好！甄英雄算是服了甄三國，她當真是一點也不掩飾自己的喜惡啊，“鯊魚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姐，你說的那種方法是犯罪啊……”　　白果聞言，冷冷反問道：“難道你們現在就不是在犯罪嗎？如果沒有這種比賽，又怎麼可能發生那種命案啊？我現在總算知道這個吳迪綁架殺人的動機是什麼了，我看省廳也搞錯了，真正的主謀不是吳迪，吳迪只是個殺人犯，真正的主謀應該是‘永泰安’，或者……”　　小白拉長了聲調，望着甄英雄，怪聲道：“或者說是義字會……”　　白果很聰明，已經和甄英雄想到了一起，甄英雄訕訕的笑了笑，有點無奈，有些苦惱，“果果，你別嚇唬我啊……”　　“我不是嚇唬你，而是覺得很生氣罷了，我當然知道他那麼做和義字會並沒有直接關係，你要漂白義字會，不也是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嗎？可是，可是我就是不服氣啦。”白果瞪着吳迪，憤恨道：“這個殺人兇手，這個人面獸心的畜生就在我面前，我卻不能抓他……”　　三國又好奇了，“為什麼不能抓他？”　　白果雖然還是氣呼呼的，卻不敢給三國臉色看，委屈道：“大姐，你想啊，我要是抓了他，其他人會怎麼想啊？我的角色可是墮落的女警察，一旦我抓了他，別人就會懷疑英雄和我的關係了，一定會覺得英雄和我們警察配合，利用這次比賽抓那些身上有命案的壞蛋，那樣一來肯定會引起混亂的。”　　牽扯到了甄英雄的計劃，白果不但理智了很多，還比過去更善於思考了，甄英雄心裏暗暗鬆了口氣，他生怕小白又固執起來堅持她的正義原則，現在看來，上次顏冰帶着哈恩來綁架的事情，對小白心理的衝擊很大，她不再那麼容易衝動了。　　三國不屑的哼了一聲，美眸冷冷的望着台上的吳迪，絲毫不掩飾對他的厭惡，道：“你是警察不能抓她，我不是警察，直接找個理由把他扔到海里喂鯊魚不就結了，還比較省事，這種人，放他上了岸，不是等於把鯊魚放進游泳池嗎？難道我們就眼睜睜的放走他啊？”　　雖然這不是一個警察應該認同的方法，甚至是絕對的犯罪邏輯，可小白還是把略帶慚愧的期待目光瞄向了甄少爺，白果知道，要消滅一個人渣，對甄英雄這樣的人而言，僅僅是點點頭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一個月以前就在海城市消失了，萬一這次抓不到他，不知道以後他會跑到哪裡去……”　　聽白果這話里的意思，與其讓這個吳迪跑掉繼續逍遙法外，還不如現在就利用比賽將他處理了呢，甄英雄只覺得變態姐姐和白果都太天真，如果是個壞人就要丟到海里喂鯊魚的話，那這船上還能剩下幾個人啊？但甄英雄還是點了點頭，“放心吧，善因善果，惡因惡果，做了壞事，肯定沒有好報的。”　　吳迪不能被抓，否則很可能在審訊中暴露出關於這次大賽的事情，當然，義字會舉辦黑市拳大賽並不是什麼秘密，甄英雄是怕吳迪在被審訊過程中透露出一些不利於顏冰的事情，他們所以知道這次的比賽，應該就是冰恨天暗中通知的……　　白果心裏有些複雜，為了幹掉一個人渣，自己似乎在支持甄英雄去犯罪似的，但她了解甄英雄，朗朗市局至今掛着的幾條命案，被宰掉的都是吳迪這樣的人，甄英雄不可能讓他這樣的人從眼皮底下溜走的，甄英雄是個好人，卻不是一個善人，法律與道德，在很多時候是有衝突的，他的原則，只建立在道德之上，而且，是自我理解並深信的道德。　　就在這時，三國發出一聲驚呼，甄英雄與白果望向擂台，果然，阿東已經飛出了擂台，摔出了足足三四米遠。　　除了台上的吳迪嗷嗷的叫喚，眼角，鼻子，嘴角都流了血，看來不給這傢伙掛些彩，阿東還是會輸的不甘心啊，吳迪大概也感覺到勝利的不易了，因此興奮異常。　　觀眾並未發出震耳的歡呼，只是象徵性的鼓鼓掌，阿東代表的可是義字會，居然首場落敗，歡呼不就等於在嘲笑義字會嗎？　　甄英雄知道，表演又要繼續了，對白果和三國甩了個眼神，倆丫頭眨動大眼睛表示了解，甄英雄黑着臉朝阿東走去，全場寂靜，吳迪停止了嚎叫，一臉幸災樂禍的望着阿東，阿東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一抹嘴角，手上纏着的白色繃帶染紅了一片。　　“少爺，對……對不起……我，我……唔！”　　阿東話沒說完，甄英雄已經一腳蹬在了阿東的小腹上，阿東被踢的凌空飛起，抱着小腹直接跪到了地上，‘哇’的一口噴出血水，身子蜷起，臉貼到了地面上。　　項嘯鳴知道表演開始了，連忙跑上前來，白果和三國也裝出驚慌的樣子拉住了甄英雄的胳膊。　　阿東抱着小腹在地上痛苦的咳嗽，裝的是相當逼真，其實剛才甄英雄雖然有踢到他，卻並未造成什麼傷害，在接觸的瞬間，是阿東自己發力向後跳出去的，專業點來說，他那是假摔。　　“現在你還有什麼要辯解的？”甄英雄冷冷的聲音只有台上的吳迪可以聽的到，“我早說過，不許搞自己場子里的小姐，你昨晚禍害了幾個處兒？將功贖罪的機會已經沒有了，枉費少爺過去對你的信任，嘯鳴，把他給我關起來，回去以後我再好好收拾這個廢物。”　　“是，少爺。”項嘯鳴應了一聲，轉身就在阿東肚子上踢了一腳，阿東仰身翻倒，咬破舌尖儲存起來的口水再噴一口，真是慘不堪言啊，“幾杯貓尿就亂了性，枉我推薦你代我參加比賽，不爭氣的東西，來人，給我把他拖下去。”　　老項的演戲水平實在有限，這兩句台詞念起來的感覺有點像古代的官老爺，好在只是說給吳迪一個人聽的，吳迪是個粗人，並沒有察覺到什麼，還以為阿東真的是昨晚喝高了，把力氣都浪費在女人的肚皮上了呢。　　既然阿東被關了起來，那麼明天一整天他都不出現，也不會有人懷疑了，這就是甄英雄的目的。　　消失在眾人視線中的甄英雄在中午的宴會上也沒有出現，同樣的，顏冰也藏的夠深，躲在房間里不出來，估計這時候正納悶蘇影為什麼不來吃她準備好的閉門羹呢，直到下午微兒出場比賽的時候，甄少爺和白果才做為助手出現在擂台旁。　　果然，被‘藍微兒’這個名字吸引而來的，不但有張永哲，鈴木優美，沒有一個又黑又瘦，卻給人感覺很結實的中年人，微兒也看到了警戒線後面的他們，嚇的臉色蒼白。　　“甄英雄，你真的會保護我對吧？”微兒的聲音有點顫，上擂台都需要甄英雄托她一下，狀態全無，連怎麼用力都忘了，身體僵持的和死人一般，看來她對世家的恐懼已經病入膏育，救無可救了。　　“對啊對啊，我一定會保護你，保護你的小藍涯的。”甄英雄不耐煩的再次安慰道：“微兒小姐，不要說少爺沒有提醒你啊，你現在這個狀態，根本不用鈴木優美對付你，恐怕你在擂台上邊就被人宰了，我要你參加比賽，就是為了迷惑那些人，讓他們摸不准我要做什麼，如果你第一回合就被幹掉，那我的計劃還有個屁用啊？別忘了，這不是你一個人的比賽，我們是同一團隊的。”　　“我知道，用不着你強調，你只要記得你說過的話就好。”微兒與遠處的鈴木優美對望了一眼，觸及鈴木那冰冷的目光，連忙低頭，抓住甄英雄的手，道：“你真的會保護我們，對吧？”　　甄英雄的腦袋都要炸開了，“小姐，你也不用再強調了，我會保護你們的，OK？！”　　微兒也知道自己煩人了，“OK，OK。”這話說的相當沒有底氣。　　“那就好了，你盡量取勝吧。”　　“沒問題，打拳而已，只要不碰到鈴木優美，我誰也不怕……就算我碰到鈴木優美，你也會保護我的，對吧？”　　“……難道我長的就這麼不可靠嗎？你還有完沒完啊？”　　“好好好，我不說了總可以了吧？”　　“你早就該閉上嘴巴專心比賽了！”　　看到甄英雄急的額頭上的青筋都爆起來了，白果暗笑不已，就這表情，已經不需要演戲了，誰都看的出來他心情很不爽了。　　“對了……”　　“又怎麼了小姐？！”甄英雄都快被逼瘋了，望着又轉過頭來蹲在場邊微兒，眼睛都紅了，這臭丫頭從中午開始就不停的問‘你會保護我們對吧’，到現在沒有一百次也超過九十次了，這是對他甄少爺人品的嚴重質疑。　　微兒被甄英雄嚇了一跳，拍了拍胸脯，委屈道：“你凶什麼？我是要告訴你，站在鈴木優美和張永哲後面的那個傢伙，就是巴猜，是我們小組的組長，阿藍比賽的對手……”　　微兒怕的，僅僅是鈴木優美等人，至於擂台上的對手，還並未放在眼中。微兒的身手不及柳絮和晴天，勉強和鈴鐺打個平手，但也算是極為出眾了，應該和白果有一拼，只不過白果雖然厲害，卻經驗不足，警察與殺手最大的區別，就是一個抓人，一個殺人，而抓人的前提是抓活的，殺人，則完全沒有顧慮，因此白果並不適合站到擂台上。　　微兒身手很敏捷，擅長貼身短打，她的對手只是個打架下手比較狠的太妹，這長相還算俊美的太妹，拳腳生風，動作靈活，打架的經驗也極為豐富，而且沒有套路可言，是比賽中最難對付的類型，奈何她碰到的是微兒，微兒才是這方面的專家，經驗之豐富，遠遠超過了這個太妹。　　微兒的打法就好象她的性格一般，甄英雄用兩個字來評價，那就是，潑辣。　　好象發狠的母貓，這丫頭全然沒有防守可言，大概是在甄英雄胡亂指點藍涯的時候也受到了甄英雄那種‘為求勝利，不擇手段’的搏命式格鬥法的影響，微兒為了獲勝，也把能想到的陰險招數全招呼上了，例如，明明抓到了空隙，可以在太妹的臉上打一拳頭，她卻臨時變招，松拳為爪，狠狠在人家臉上撓了一把，疼的人家捂臉的時候，她就會一口氣的窮追猛打，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　　這是一場壓倒式的勝利，觀賞效果甚佳，微兒的攻擊形如流水，異常流暢，怕毀容的小太妹連髒話都沒來得及出口，甚至沒能自己跳下擂台，就被微兒連續的第三次追打踢到了場外，因為先前的動作太連貫，太快，人們甚至沒有注意到微兒臨時變招去撓人家臉的事實，好在她指甲不長，不然那小太妹以後就不用出來見人了。　　“啊……！！！”　　這場比賽開始到現在，白果是第四次發出如此驚叫了，甄英雄用手捂住了她的眼睛，三國早就把臉埋在了甄英雄的胸前，不敢再看，而甄英雄身後的微兒，正在簌簌的發抖。　　觀眾們叫好不斷，將膽小者發出的驚呼徹底掩蓋，自上午比賽開始，直到此刻，直到這場比賽，才贏來了真正意義上的首個高潮，黑市拳的血腥，殘忍，被台上的張永哲表現的淋漓盡致，他再一次將拱動身子，即將掉下擂台的對手拽了回來，讓他在看到希望的時候體味到了最深刻的絕望，鮮血，鼻涕，眼淚，甚至是因為哭訴求饒哀號而流出的口水，都是對恐懼，恐怖，殘忍的最深刻畫，擂台上到處是點點血跡，張永哲不緊不慢的拉着對手的右腳踝走向場中，地上留下了一條寬寬的血痕，他的對手已經徹底崩潰，瘋狂的求饒，他所屬的幫派大聲的叫罵，可張永哲的回答，只有淡淡的冷笑。　　“有……有沒有搞錯？他還是人不是？！”　　坐在甄英雄旁邊的李英豪將風鈴的頭死死按在自己的胸前，不讓她看到場上殘忍的一幕，膽子一向很大，面對槍口也能面不改色的他，此刻卻連嘴唇也沒有了血色。　　風鈴雖然看不到擂台，卻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望着甄英雄，又急又慌道：“甄少爺，他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還不阻止他？他的對手已經不行了！”　　甄英雄的牙齒都快要咬碎了，見張永哲用挑釁的目光望着自己，他的拳頭都要攥出血來一般，“他現在正在做的，就是告訴別人比賽的規則，媽的，這頭畜生！”　　“啊――啊――啊――！！！”　　擂台上傳來了凄慘欲絕的叫聲，就像頻死的弱小動物，被獅子的爪牙撕破了胸膛，發出了留在世界上最後的聲音一般，充滿了痛苦與絕望，即便是還在叫好的人也忍不住心中的顫慄，這是一種變態的體驗，在殘忍中尋找刺激，這是人類最醜惡的一面，他們忘記了人與動物之間是有分界線的，他們在尋找回歸原始的樂趣，那就是，殘殺，為了解放原始的慾望而殺戮的快感。　　在先前的抽籤會議上，張永哲被甄英雄反擺了一道，非但沒有讓甄英雄吃到下馬威，還被甄英雄在眼前幹掉了米利亞，當真是丟盡了顏面，因此，今天，他的對手輕敵了，他以為張永哲是個被人騎在頭上拉屎都不敢吭聲的白痴，是個只懂的裝B嚇唬人的傻瓜，所以，他現在後悔了。　　如果鐘聲響后，自己不用手指去戳他的腦門，那麼手指就不會被他掰斷，如果自己不是為了報仇，而是跳出場外，那麼就不會落到這個田地，張永哲的對手知道，這是自己活在世界上最後的懺悔了，如果，自己不加入黑社會，而是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做人，也許，不，是一定，一定能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幸福的，平淡本身就是一種溫馨的幸福也說不定……　　張永哲掰斷了對手的兩根手指，然後擰斷了他的左臂，踢折了他的左小腿，骨茬已經刺破了皮膚，那條腿已經徹底的殘廢了，但張永哲沒有罷手，而是繼續的蹂躪，將已經疼昏的對手踢打的再次醒來，讓他逃跑，卻在他掉出場前的最後一刻，把他拖回了擂台，就好象貓捉老鼠一般……　　踩着對手的膝蓋，雙手扳住他的腳後跟，張永哲微微一笑，然後，猛的直起身來，雖然在慘叫聲中，人們不可能聽到骨頭被折斷的聲音，但視覺帶來的真實而殘酷的震撼，卻讓每個人心中響起‘喀吧’的一聲，就像乾燥的樹枝被生脆的撅斷了一般，讓人的心臟隨之收縮，膝窩的皮肉不知是被骨茬刺破，還是被硬生生的撕裂，鮮血泉涌一般流了一地，那面積，不斷擴大，觸目驚心。　　慘叫聲已經聽不到了，那個可憐的男人已經痛的昏去，或者，他再也睜不開雙眼了，但那已經沒有什麼區別，張永哲在最後的最後，終於仁慈了，一腳踢在對手頸椎上，徹底的結束了他的生命，對於那個習慣了風流不羈的對手而言，也許一輩子躺在床上回想今天給他烙印在心上，永遠不會被遺忘或者磨滅的恐怖回憶，還不如就此長眠來的幸福，既然走進了黑社會，那麼對他來講就已經沒有了講道理講公平的權利，這條命，無論怎麼結束，都沒有抱怨或者選擇的權利了。

# 第400章 英雄=丈夫

　　全場終於安靜了，這是比賽到目前為止出現的第一條人命，而且發生在絕對壓倒性的前提下，並不激烈的比賽不可能激發人的凶性，唯一的解釋便只有……張永哲本身就是一頭野獸，嗜血的野獸。　　下一場比賽還要繼續，甄英雄吩咐晴天和畫兒，送白果與三國回房間，自己則動也未動，冷冷的看着張永哲，這個傢伙太可怕了，羅比沒有他殘忍，卡瑪不及他冷漠，這並不能說明張永哲比他們更厲害，只能說明，他才是真正的沒有任何感情的怪物。　　微兒和風鈴也跟着三國白果她們一起回房間了，幾個丫頭都沒有說話，好象逃一樣的溜掉了，竟然連甄英雄和李英豪還坐在座位上都沒有察覺，不敢看擂台，更不敢說話，好象一開口就會忍不住嘔吐一般，所以，她們急着離開。　　微兒與幾女略有不同，張永哲用什麼樣的手段殺人，被殺的人是何等凄慘，她並不恐懼，她恐懼的，是怕張永哲把同樣的手段用到自己或者藍涯的身上。　　“媽的，我早晚要和這傢伙碰到一起嗎？呵，呵呵……”李英豪笑的很勉強，盯着張永哲，握緊拳頭，對甄英雄說道：“原以為你不參加比賽，我就碰不到如意的對手了，沒想到我這麼運氣，還有這樣的牲口站在擂台上，操他媽媽的，這種人，就是被我打死，也不會有道德譴責的，對吧？我應該算是為民除害吧……”　　甄英雄看到李英豪胳膊上爆起粗粗的青筋，知道他心裏的憤怒，剛才張永哲殘忍的手段，不但讓李英豪感到了恐懼，更是激發了他的正義感，甄英雄嘆了口氣，道：“如果你沒有殺掉他的覺悟，遇到他以後最好棄權，你堅持的那種正義有時候會成為不必要的慈悲，在這條船上是不被認可的，無論是人，還是現實……”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李英豪覺得甄英雄是在看扁自己，“你覺得我打不過他？！”　　甄英雄眼中沒有任何感情，只有不亞於張永哲的冷漠，“李英豪，你現在是因為興奮還是因為恐懼而顫抖？”　　李英豪一怔，他可以感覺到甄英雄的平靜表面下，壓抑着已經被憤怒點燃了的火焰，“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記得果果說過，你曾經是名出色的特警，對吧？那你一定很有正義感嘍？希望你的正義感並沒有因為法律而有迂腐的約束。”甄英雄淡淡一笑，道：“如果你沒有殺了他的覺悟，不但不會贏，還可能落得和剛才那人相同的下場，李英豪，如果我是你，我會棄權。”　　“放屁！我才不會棄權！”李英豪怒道：“甄英雄，我沒想到你原來是個膽小鬼，告訴你，老子才不會逃避！”　　李英豪是個打架狂，甄英雄無奈的搖了搖頭，“這種沒有規則的比賽根本不算是比賽，那個張永哲也不是人，而是一頭喜歡咬人的牲口，棄權，只是擺明立場而已，算不得逃避，李英豪，你應該理智一點，和獅子比牙利，和老鼠比打洞，這能算是比賽嗎？”　　甄英雄覺得自己說的已經很清楚了，奈何李英豪就是聽不進去，“很抱歉，甄少爺，在我看來，身上不長毛，兩條腿走路，張嘴不漏風的，都是人，是人就有好壞之分，我自認是個好人，因此容不下那個壞人，這比賽讓我覺得邪惡，但我不否認這是一場比賽，即便真的是和獅子比牙利，那麼，那隻獅子也是我李英豪！”　　甄英雄大概可以理解張永哲為什麼下手如此狠辣，因為這是他對自己的反擊，自己曾經對他說過，要裝B，就站在擂台上，用實力說話，張永哲照辦了，雖然甄英雄想不通張永哲為什麼如此喜歡裝B，但他不得不承認，張永哲狠辣的手段很可怕，甄英雄不但不想自己和他去打擂台，同樣不想自己的朋友遇到這頭牲口。　　李英豪過去是個警察，所以被開除了警籍，也是因為他的正義感太強烈，此刻遇到張永哲這種人渣，自然不會放過，甄英雄早就明白無法勸他棄權，只能提醒他，如果心中存有一點慈悲，就不可能贏過張永哲。　　只是不知道，李英豪會不會因為自己這兩句話，而放下他的原則，甄英雄心裏有種不詳的預感。　　張永哲下手這麼殘忍，怕是顏冰吩咐的吧？而目的，就好象現在一般，讓自己明明知道她的意圖，卻依然忍不住的提心吊膽，精力分散……　　“張永哲，你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自己的房間里，顏冰依然戴了一頂米色的寬檐帽，帽檐壓低，儘管擋住了她的表情，但語氣中的憤怒完全沒有掩飾，“我之前不是告訴過你，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就算是比賽也要低調一點，不要傷人性命了嗎？”　　張永哲面色淡淡，對顏冰的態度說不上不服，卻也談不上恭敬，“夫人確實告訴過我不可以太高調，但是，請夫人原諒，作為家族的一分子，我是有尊嚴的，先前甄英雄在我面前殺死了米利亞，這是對我，對家族巨大的侮辱，父親才離開我們不久，我有捍衛世家尊嚴的權利與義務。”　　顏冰怒不可遏，她身邊的巧巧已經將手摸到了身後，這個可怕的張永哲是鈴木優美的同謀，巧巧怕他傷害顏冰。　　顏冰平復了一下情緒，生怕張永哲是在用這種方法試探自己，冷聲道：“張永哲，你是以什麼名義參加比賽的？你代表的是世家，還是冰恨天？”　　張永哲微微一怔，沒有想到顏冰對情緒有如此的自控能力，回答道：“是冰恨天，夫人，我會繼承父親的遺願，幫助您報復義字會的。”　　“現在不光是報復義字會，我是要報復甄英雄！我要在他一無所有，飽嘗絕望之後再殺掉他！”提到甄英雄，顏冰的情緒就再次失控，恨恨道：“所以我們的計劃才不能出現紕漏，甄英雄是個很精明的人，你表現的如此張揚，將威懾他的意圖暴露的如此明顯，他很可能猜測到你們參加比賽的目的只是吸引他的注意力，分散他的精力，一旦被他察覺到我們在朗朗市的企圖，我們的報復計劃就徹底完蛋了！”　　坐在沙发上的鈴木優美在進屋之後，第一次開口說話，“夫人，雖然我並不認同張永哲剛才的做法，但我想，甄英雄應該不會多想。”　　“為什麼？”顏冰敢肯定，張永哲剛才在場上殺人，是與鈴木優美串通過的，現在兩人卻在自己面前演戲，白臉黑臉分的倒是清楚，鈴木優美對於張永哲的行為也很驚訝似的，若非甄英雄肯定了他們兩個人有貓膩，還真讓他們忽悠了呢，顏冰心下明了，嘴上卻偏向鈴木，好象很信賴她一般。　　冷艷的鈴木優美笑了笑，給人一種很詭異的感覺，說道：“甄英雄曾經在抽籤會議上用言語挑釁過張永哲，讓張永哲在擂台上表現給他看，我想，張永哲剛才的表現雖然太過張顯，但甄英雄只會理解為他是在用行動反擊而已，看到張永哲如此賣力的比賽，我想對夫人的計劃更是有利，甄英雄想不分出精力盯着比賽都不可能了，聽說他和天門太子李英豪的關係不錯，而李英豪也參加了這次的比賽……”　　這個女人一定早就考慮到如此說辭，所以才縱容張永哲那樣去比賽的，顏冰恨不能立刻斃了這兩個人，卻也清楚，鈴木優美的理由合情合理，站在報復甄英雄的角度來說，自己生氣才是不正常的表現。　　“你的話也有道理，但是，張永哲，我希望你能收斂一下。”顏冰的語氣很嚴肅，道：“你不要忘記，看比賽的並不是甄英雄一個人，而被你殺掉的，也不是義字會的人，換言之，被你吸引了目光的人，注意到我們冰恨天的人太多了，最不利的，是我們。”　　鈴木優美與張永哲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一點，聞言，眼中竟是閃過一道異彩，顏冰是真的服了，這倆人考慮問題很欠妥當啊，如此看來，利用自己去打擊義字會的這個計劃，也是相當的簡單，僅僅是借刀殺人而已，唯一意外的，就是他們埋下的伏筆之長了。　　鈴木優美等人越是白痴二百五，顏冰越是覺得自己傻蛋，居然被這種人利用，不是傻瓜笨蛋又是什麼？他們的借刀殺人之計，借用的就是她顏冰的頭腦，他們只是等着顏冰用殺手世家作為武器，去幹掉義字會，然後再由他們幹掉顏冰並取而代之而已，至於怎麼對付義字會，完全是顏冰自己的事情，這種被單純計劃利用的感覺，對顏冰來講就是一種侮辱。　　“對了，甄英雄今天有什麼異常舉動沒有？”　　雖然與甄英雄是合作關係，但顏冰卻還是區分的很清楚，挖內鬼是挖內鬼，報復義字會是報復義字會。顏冰也說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自己並不想輸給甄英雄，雖然，為了大局，為了愛利絲，顏冰早就決定要輸給了他了，但站在她個人的立場，她不但不想輸，還想勝過甄英雄，尤其是在與甄英雄發生關係之後，顏冰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一旦甄英雄贏了，自己，就不會是現在的自己了，贏得賭約的甄英雄，一定會讓自己發生改變的，因為，自己不屑去反悔，也沒有勇氣去反悔……　　對現在的命運已經絕望，顏冰又沒有接受新命運的勇氣，她已經變的無主了，就像甄英雄說的，她此刻才覺得疲憊，好象真的需要一個依靠，所以，她怕自己會輸的徹底，因為她現在已經察覺到，自己，已經失去殺死甄英雄的決心與勇氣了。　　鈴木優美不知道顏冰的心思，說道：“下午看到他的時候，似乎心情依然不好，從那個叫做吳迪的人口中得知，甄英雄所以生氣，是因為阿東昨晚醉酒玩女人，被甄英雄捉了現形，甄英雄是不允許手下碰漢宮裡的女人的，這一點黑道上的人都知道，我想阿東今天不在狀態，有可能是昨天晚上就被甄英雄收拾過了吧。”　　“據我所知，那個阿東，是為了甄英雄接掌義字會而被甄天從小培養扶持起來的七隻虎成員的虎頭，很得甄英雄的信任，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犯下那種錯誤呢？”顏冰對甄英雄的每一個舉動都非常的敏感，不過聽到阿東是醉酒之後玩女人，心下還是信了幾分，貌似自己，就是因為喝了幾罐啤酒，和甄英雄亂了性的……　　顏冰自然很清楚自己並不是單純的因為喝了酒，與甄英雄發生了越軌關係，而是先前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被甄英雄給下了葯，但是，對於‘酒’這個字，她還是很敏感甚至是恐懼的，她的恐懼，緣於羞赧。　　張永哲心裏有些鄙視顏冰，覺得這個女人對甄英雄的恐懼已經到了小題大做的程度，但想到她曾被甄英雄‘強姦’，倒也能理解，便認真回答道：“我想甄英雄也是因為對他太多信任，所以今天才會對他如此失望吧，那個阿東在比賽開始之前，身上就明顯有受過傷的痕迹，嘴角破裂，下巴有一塊淤青，不是人為因素，那裡是很難出現傷痕的……”　　張永哲哪知道，那塊淤青，是昨天被甄英雄一腦袋頂出來的啊。　　鈴木優美顯然是沒把那種事情放在心上，主子打手下，在她看來很正常，大概是她覺得甄英雄的成長環境與自己相差不多的緣故吧，只聽她繼續說道：“除了心情之外，他的行為都很正常，知道夫人上船之後，一直將那女警察白果帶在身邊，從這點來看，他的心情差，和心情緊張也有關係，白果和甄英雄的姐姐甄三國，關係很融洽，看來她已經成為甄英雄公開的女朋友了，甄英雄確實很寵愛她，經過上次的綁架之後，可能是害怕白果留在朗朗市會再次遇到危險，竟然連這種比賽也不瞞她，那個女警察是徹底墮落了。”　　沒人注意到，顏冰那雙被帽檐遮擋住的眼睛，在聽到‘白果’這個名字的時候猛然閃過一道異彩，顏冰感覺到心裏莫名其妙的一陣噁心，有點酸酸的，恨恨的，總之很不舒服。　　顏冰不願意承認這是一種吃醋的表現，因為她不承認自己可能喜歡上一個小自己十六歲的男人，那個男人可是用卑鄙的手段得到了自己的身體，自己怎麼可能喜歡這種無恥的男人啊？可偏偏，二十三年來第一個關心她，體諒她，明明是敵對關係，卻願意包容他，並大言不慚要得到她‘生命’的好色的壞男人，讓心如止水的她情不自禁的泛起了感情的漣漪。　　傳統的女人，會把第一個看到自己裸體的男人認定為未來的丈夫，顏冰何止是被甄英雄看光了，摸光了啊？即便是按照家人的意願嫁入了諾森家族，顏冰也沒覺得自己是個新娘或者是位嫁了人的夫人，‘夫人’這兩個字，僅僅是為了報復義字會而戴在頭上的稱謂罷了，是架空諾森家族的‘刀’，是得到殺手世家的‘劍’，顏冰已經習慣把這兩個字當做自己的名字了，但此刻，顏冰心裏卻多了個男人，那個男人叫了幾乎被她自己遺忘的名字，‘顏冰’，現在更是得寸進尺，厚顏無恥的叫自己‘冰兒’，這是只有家人和曾經最好的朋友才可以喊的名字啊，因此，‘甄英雄=丈夫’這個公式開始時不時的出現在腦海中，攪亂她的心，聽到甄英雄和白果很恩愛，她就會忍不住生氣。　　男人沒有好東西，花心的王八蛋，身邊有個影子集團‘九尾鳳’，九個丫頭都不夠他禍害的，追到了艾一心，又泡到了白果，這都不算，連自己的寶貝女兒愛利絲也落入了他咸濕的魔爪，就這種人，正常的女人誰會看的上？　　越想越生氣的顏冰念及此處，也不禁無奈，是啊，確實沒有正常的女人看上他，看上他的，都是不正常的女人……　　甄英雄不怕暴露和白果的關係，是因為冰恨天早就知道他們的關係了，也許，這是對艾一心的一種保護吧，畢竟，冰恨天中知道他和艾一心也是情侶的，只有自己與巧巧兩個人而已，越是強調他和白果之間的關係，鈴木優美等人越是不會去注意艾一心，僅僅認為艾一心只是蘇影的女兒，對一心來說就安全了很多，顏冰雖然心中不爽，但還是揣摩着甄英雄的心思。　　“微兒已經結束了首輪比賽，輕鬆取勝，這是現在唯一的疑問。”鈴木優美不解道：“甄英雄為什麼要微兒，藍涯，韓慧恩出場比賽呢？”　　“那不重要，微兒和藍涯只是巴猜小組的二流貨色，鈴木家姐要注意的是韓慧恩，父親生前也是很寵她的，由此可見，她是個很有能力的殺手，否則，也進不了羅比兄長的小組，似乎，她連羅比兄長的面子也不給，是個很特殊的女人，藍涯交給巴猜就好，他的組員背叛世家，本就該他自己負責清理。”張永哲對鈴木優美的關心全寫在了臉上，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忠誠，也許過去的顏冰無法從他對鈴木的態度察覺到什麼，但現在卻能明顯感覺到，他忠誠的目光中，攙雜着幾分隱諱的愛慕。　　“甄英雄要他們參賽的目的大概和我是相同的，只為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或者用他們做魚餌，引我們對其下手，以此抓住我們的把柄，名正言順的在船上幹掉我們，所以，我們不能在暗中對那三個叛徒下手，可以的話，在比賽中動手吧。”顏冰似乎累了，懶懶的說道：“你們先出去吧，叫羅比過來，我有事情要囑咐他，記住，無論是誰，都不許在船上對甄英雄等人出手，不然就會讓我們的報復計劃付之東流，知道了嗎？”　　“是，夫人。”鈴木優美與張永哲應了一聲，退出了房間，他們對於顏冰要叮囑羅比什麼，心知肚明，羅比愛慕顏冰，視她為心目中神聖而不可褻瀆的女神，但這個女神卻被甄英雄扒光了衣服壓在身下盡情的蹂躪過，可想羅比對甄英雄的恨了，除了顏冰，沒有人能控制那個變態。　　大概只有巧巧最明白顏冰的心思了，她確實是要安撫羅比，但絕對不是為了報復計劃，而是很單純，很單純的想要保證甄英雄的安全。　　李英豪的比賽毫無懸念可言，只看到他那媲美NBA球員的高大健美的身材，他的對手在氣勢上就已經輸了，完全是壓倒性的勝利，不過甄英雄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李英豪肯定是受了張永哲先前那場比賽的影響，雖然贏的很是輕鬆，但他下手的時候明顯猶豫過，他的對手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傷害就掉到了場外。　　大概是想證明自己與張永哲是絕對不同的兩類人，因此李英豪顧慮頗多，很多傷敵的機會都被他放過了，他的拳頭比平時還要軟，還要無力。　　甄英雄暗暗擔憂，如果李英豪真的遇到了張永哲，他的‘溫柔’會成為自殺的武器。　　不同於李英豪，接下來的幾場比賽，血腥味道漸漸濃郁，不斷髮生流血事件，很多小組織也學着冰恨天的樣子，讓选手以殘忍的手段來威懾其他對手，明明已經穩穩獲勝的比賽，卻故意不放對手下擂台，不是將其致殘，就是活活打死，如此一來，張永哲先前的辛狠毒辣，倒並不顯得耀眼了，手段比的上他的大有人在，比賽已經嚴重變質，到了無可控制的局面，因為規則的限制，根本沒有人可以阻止流血事件的繼續發生。　　危險而不盡人情的遊戲規則，本是為了利用人與生具來的怯懦和恐懼，來保護他們的生命，卻沒想到，隨着流血事件的發生，男組比賽的慘烈程度不斷加深，怯懦和恐懼在達到極端之後，爆發出的，就是為了生存下來而產生的原始的獸性，他們利用殘殺對手來尋找自信，在變態的歡呼聲中感受虛榮，體味刺激與樂趣。　　本來，黑市拳只是一場飯後的娛樂節目，就好象打麻將斗地主一般，是個帶有賭博性質的小遊戲，卻不想，因為雜魚爛蝦的加入，因為人永無止境的貪婪慾望，破壞了原有的味道，變成了血腥與暴力的修羅場，現在的局面，不要說甄英雄，就是甄天，就是一同構架起這個遊戲的幾個黑道大佬，也無法操控了，更何況，在那些大佬眼中，這依然只是一個遊戲，一個更刺激的遊戲而已。　　都是張永哲那個混蛋，用一場比賽，改變了整個遊戲的性質，甄英雄有些坐不住的感覺，第一輪比賽還未結束，已經丟了六條人命，過去三年加起來，才死了三個人，而且其中兩人是因為最後掉落場下時摔到頭部死亡，不是因為比賽激烈，就是意外或者失手，哪裡像現在一般，純屬廝殺啊？　　李英豪比賽結束后就回了房間，似乎也發覺到自己的比賽有失水平了，甄英雄則去了女組比賽會場，韓慧恩的比賽差不多要開始了。　　雖然男組的比賽相當血腥，好在沒有影響到女組，這邊的比賽依然如火如荼，氣氛火暴，卻有一番競賽的感覺，到目前為止甚至都未發生過流血事件，甄英雄過來的時候，剛好換過衣服的韓慧恩在晴天的陪同下進入警戒區，擂台上，義字會的工作人員正在拖地板，看來韓慧恩馬上就要登場了。　　“怎麼樣？有把握贏嗎？”甄英雄走過來，對東張西望的韓慧恩笑道：“在找誰？羅比，鈴木優美，還是項嘯鳴？”　　“對於你不參加比賽，我真是覺得萬分遺憾。”韓慧恩被甄英雄逗了個大紅臉，有些惱羞成怒，對甄英雄冷冷道：“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和張永哲站在一個擂台上，然後被他活活撕了，最好是從你那張爛嘴開始撕起。”

# 第401章 你是外八字

　　看來韓慧恩已經從晴天口中知道了張永哲那場比賽的情況了，可能是了解張永哲的辛辣手段，她不像微兒一般覺得可怕或者顫慄，表現的很淡然，似乎是早就預料到了那樣的結果似的。　　甄英雄嘿嘿一笑，坐到韓慧恩身旁，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忍不住點了點頭，“我還真沒注意過，慧恩，你的身材蠻女人的嘛……”　　“廢話，我本來就是女人！”韓慧恩並沒有比賽前的緊張，很是放鬆，聽甄英雄如此評價自己，臉上紅暈更盛，沒好氣道：“甄英雄，我發現我真的很討厭你。”　　“除了項嘯鳴，你不討厭誰啊？”甄英雄肆無忌憚的瞄着人家的小白腳丫看，讓韓慧恩恨不能一腳踢死他。　　“如果你想死，我不介意成全你。”　　“用腳踢死我嗎？”　　“如果你真有這種期待的話，我想我會那麼做的。”　　“是嗎？呵呵。”甄英雄突然抬起頭，很認真的望着韓慧恩，那表情，無比嚴肅，“看到你的腳，我想到了兩個問題……”　　韓慧恩一怔，只是下意識的接口道：“什麼問題？”　　問出口之後，韓慧恩這個後悔啊，甄英雄這個流氓嘴裏能冒出什麼好話來啊？　　“第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光着腳？難道你是要光着腳去打擂台嗎？”甄英雄眉頭一蹙，“韓小姐，我有必要提醒你，這是黑市拳，不穿鞋很容易受傷的……”　　出人意料，這無聊的男人居然說了一句人話，不過，韓慧恩依然沒有改變對他的評價，這個男人還是自己這輩子見過的人之中，臉皮最厚的。　　“誰說我要光着腳上擂台了？你瞎啊？沒看到我是在套護踝嗎？”韓慧恩將另一穿了鞋子的腳抬起來，道：“你的眼睛是不是只會盯着女人裸出來的部位看啊？”　　這韓慧恩說話很大膽，不過甄英雄臉皮也很厚，一點不覺得尷尬，淫蕩的笑道：“你露出來給我看，我不看豈不是否認你的魅力嗎？”　　“不要臉！”　　“呵呵，當然不能再要臉，不然不就是二皮臉了嗎？”甄英雄誕着一張下流面孔，又道：“你知道我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嗎？”　　韓慧恩肯定的知道甄英雄說不出好話來，可女人的好奇心是無比強大的，還是忍不住說道：“嘴長在你臉上，你不說誰能知道啊？”　　“我突然發現，以前我總覺得你不像個女人，是因為你喜歡中性打扮，穿黑西服，留短頭髮，雖然長着一張漂亮臉蛋，卻完全看不到你的身材，現在看到了，出乎我的意料，我都有點羡慕嘯鳴的眼光了，你的身材一級棒，但我還是覺得你缺少一點女人味，看到你這隻小腳丫，我終於發現原因了……”甄英雄稱讚之後突然一轉語風，別說韓慧恩了，連晴天也覺得好奇，甄少爺到底是什麼審美觀啊？　　韓慧恩剛才東張西望，確實是在尋找項嘯鳴，為的就是想看到項嘯鳴見到自己現在的樣子以後，會露出什麼樣的驚訝表情，韓慧恩也知道自己平時的穿着打扮總是缺少幾分女人味，今天她可是很自信的，但甄英雄卻對此提出了疑問，難道自己現在還不夠女人嗎？　　雖然是一身上台打擂的行頭，但不能否認，韓慧恩終於像個女人了，從前的她，衣着只有一個顏色，黑色，而現在，她穿上了一件白色的女式無逢運動背心，Racerback式的後背設計，露出平坦結實的小腹，凸顯活力的同時也顯現出了女人的性感，柔軟的免摩擦織布輕巧而貼身，將韓慧恩的曲線勾勒的清晰誘人，下穿一條純棉的紅色休閑長褲，設計簡潔大方，同樣貼身有彈性，兩條美腿看起來是那樣健美修長，這身衣服在健身房很常見，有些像是瑜伽服，給人一種纖柔感，因此很有女人味道。　　韓慧恩覺得自己能穿這身衣服參加比賽，已經很有勇氣了，卻沒想到甄英雄仍說自己少了一分女人味。韓慧恩理想中的女人形象，就是被她看成親妹妹一般的愛利絲了，這身衣服也是愛利絲幫她挑的，愛利絲和甄英雄是什麼關係韓慧恩比誰都清楚，這個甄少爺雖然好色而無聊，口花花不正經，但身邊的女人卻一個比一個出色，韓慧恩絕對不懷疑他的審美觀，在觀摩女人方面，他的意見或建議都是值得信任和重視的，因此，她有些不太好意思的問道：“是……是什麼原因啊？”　　“原因，就在你的腳上……”甄英雄神經兮兮的轉過頭來，問晴天道：“晴丫頭，你發現問題了嗎？”　　晴天被問的發懵，原因就在韓慧恩的那雙玉足上？不會吧？雖然韓慧恩平時穿的不像個女人，可這雙小腳丫很女人啊，小巧纖美，雪白光滑，性感而美麗，哪裡不女人了？簡直比一般女人的腳還要漂亮，晴天可愛的撓了頭，皺眉道：“少爺，韓小姐的腳很漂亮啊……”　　韓慧恩也覺得奇怪，除了胸部不是很大，她對自己的身體還是很有自信的，腳後跟圓潤光溜，腳趾欣長白嫩，腳板薄，足弓美，那弧線極為誘人，沒有丁點瑕疵，連自己看着都忍不住自戀的感到心動，怎麼會有問題呢？　　“唉……，晴丫頭，少爺真是沒想到，你居然這麼低俗，庸俗，枉少爺這麼待見你喜歡你了，我說問題出現在她的腳上，誰問你她的腳丫是不是好看啦？難道你注意到的只有表面嗎？”　　甄英雄惋惜的語氣讓晴天有點無措，這個慌張啊，被少爺鄙視了，小晴天趕緊從後面搖晃甄英雄的肩膀，討饒兼撒嬌的嗲嗲道：“少爺，人家只是笨了點，不是低俗庸俗嘛，您不要討厭我好不好？”　　韓慧恩懷疑自己眼睛出現了問題，這個女人還是那個不苟言笑的晴天嗎？她的聲線什麼時候開始變的這麼細膩嬌媚，連女人聽了都覺得甜甜的發膩了啊？　　“少爺背有點酸，回去幫少爺踩踩背，少爺覺得舒服了，不但不討厭我的小晴天，還會好好的獎勵你。”甄英雄背酸是真的，今天又睡眠不足，總感覺身子特別的沉，晴天對自己的按摩技術可是很自信的，聞言立刻笑逐言開，韓慧恩懷疑她智商有問題，未免太花痴了吧？她又哪裡明白小鳳凰的心思啊。　　看到甄英雄和晴天恩恩愛愛的親熱，再看不到項嘯鳴的影子，韓慧恩心裏沒來由的羡慕和生氣，“喂，甄英雄，你什麼意思？提出問題的是你，跑題的也是你，你倒是給我把話說清楚，我哪裡不女……缺少女人味了？”　　“我不都說了嗎？問題在你的腳上。”甄英雄很詫異的望着韓慧恩，道：“難道你比小晴天還遲鈍，到現在還沒有察覺到嗎？”　　晴天剛承認自己是個笨蛋，甄英雄不是變相的罵自己比笨蛋還笨蛋呢嗎？韓慧恩心裏有氣，可還是‘完美女人’的誘惑更大，再次低頭看了看自己雪白的小腳丫，還是覺得挺滿意的，繼而不解的望向甄英雄。　　甄少爺卻沒看韓慧恩，而是期期艾艾的嘆了口氣，嘆息道：“不用看了，你的腳很漂亮，可它越是漂亮，越讓我覺得惋惜，韓小姐，你難道從沒有注意過嗎？其實導致你女人味降低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不夠柔媚，男人味太重……哎呀！你幹嗎動手？！”　　韓慧恩蠻驚訝的，甄英雄居然擋住了自己這突然襲去的一拳，但驚訝遠沒有氣憤來的猛烈，“我不夠柔媚，和我的腳有什麼關係？！”　　“你聽我把話說完啊，雖然說現在不是封建社會，但‘行不露足，笑不露齒’，始終是女人最淑女的至高境界。”甄英雄放開韓慧恩的手，讓自己的表情看起來莊重而神聖，“你不夠柔媚的主要原因，就在你這雙腳上，只怪你平時打扮的太中性，已經給了人家你不女人的深刻感覺，這才致使我們忽略了一個你最不女人的毛病，那就是，你非但不會走貓步，還是一個嚴重的外八字……啊！又偷襲我？！”　　韓慧恩沒等甄英雄把話說完呢，坐在座位上就一腳踹向了甄英雄的襠部，好在甄少爺早有準備，雙手架住了她穿了鞋子的那隻腳，不過兩手發麻，可想韓慧恩用了多大的力氣，看來這小妞是動了真怒啊，如果踢中了，卵黃都得流出來，甄英雄是真的在冒冷汗啊。　　人哪有完美的？韓慧恩平日里太男孩子氣，根本不屑女人的嬌柔，自小如此，自然不去注意女人那種矜持的走路姿勢，其實她不是天生的外八字，也沒有甄英雄說的那麼誇張，只是習慣了那種粗獷的走路方式，沒想過要板着罷了，此刻卻成為甄英雄取笑她的笑料，晴天和自己一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但看人家笑的時候都不忘記掩口，韓慧恩是又羞又氣啊，她這時候才反應過來，甄英雄廢話了半天，其實就是耍自己呢。　　男組比賽那邊不斷出現流血事件，項嘯鳴必須留在那邊，根本不可能過來這裏看韓慧恩的比賽，甄英雄耍韓慧恩，一來是為了讓韓慧恩的心態更放鬆，不會因為項嘯鳴不來觀場而受到太大影響，二來，也是藉此緩解一下自己的情緒，剛才的神經綳的太緊了，而白果顯然沒有被自己調笑的心情，至於三國嗎，有可能被她反過來調笑，那豈不更影響心情？小鳳凰們沒臉沒皮更是不用說了，拿韓慧恩開涮顯然是最佳人選。　　韓慧恩一招沒有得手，還待再攻，一聲響鐘，裁判在通知选手做好最後準備，馬上就要上場了。　　女选手分兩個場地，兩邊場地是同步比賽，因此只需要一個響鐘，畢竟是不需要裁判的比賽，只有同時進行的兩場比賽全部結束后，下一場比賽才會開始。　　韓慧恩沒時間和甄英雄計較了，低下頭，邊穿鞋子，邊嚴肅道：“甄英雄，鈴木優美已經來了……”　　甄英雄早就注意到了，卻沒有用正眼去打量她，笑着對韓慧恩道：“恩，我看到了，羅比也在。”　　甄少爺不正眼去看，就是因為羅比的目光太強烈了，好象要吃人似的，甄少爺懶得和他目光交戰。　　“按照世家的家規，羅比上船，應該是為了收拾我這個叛徒。”韓慧恩出奇的冷靜，沒有了平時提及這些人時的緊張感覺。　　甄英雄微微一笑，“放心吧，我不會讓他對你下手的，為了嘯鳴，為了愛利絲，我也會保護你的。”　　“那我是不是應該謝謝你？”　　“不客氣，場下你是安全的，只要不在擂台上被打死就好。”　　“你的激將法很弱智。”　　“你看出來了？”　　“我說過了，是你太弱智了。”韓慧恩站起身來，看着甄英雄，淡然道：“甄英雄，雖然我有點感謝你，但還是給你一些忠告好了，如果你是男人，最好不要有那麼多的顧慮，如果我不想參加比賽，你逼我我也不會走上擂台，我這麼做，是為了愛利絲小姐，我是自願的，你把精力都花在保護我們這種事情上到底累不累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覺得你的擔心太多餘，有時候，不需要把手下或者是我們這樣的傢伙當成人來看，不然那會是一種負擔，你要清楚，站在你對面的，是毫無感情的殺手世家的殺手，所以必要的時候，有犧牲也是難免的，我或者藍涯，微兒，都不會怨恨你。”　　甄英雄怔怔的與韓慧恩對望了片刻，才道：“你的意思，是我感情太豐富了？”　　“對，感情太豐富，也可以理解為顧慮太多。”韓慧恩道：“我可不希望愛利絲小姐看中的男人會因為感情太豐富而敗給殺手世家，這就像是在下圍棋，關鍵的時候，犧牲幾個子兒也是為了贏得這盤棋，你必須得有這種覺悟。”　　“可是，如果我不講感情，和殺手世家的人有什麼區別？”甄英雄笑道：“你也一樣，不講感情，你有必要提醒我這一點嗎？我說過，我們才是一個團隊，呵呵，沒錯吧？”　　韓慧恩呆了，她終於知道為什麼項嘯鳴會把命都交給這樣一個男人了，雖然，他很多時候都沒個正經，都是那麼的無聊，但他關心身邊的每一個人，用他自己的手段在保護着每一個人，這種人總會有些杞人憂天，庸人自擾的煩惱，但這種人，絕對值得信任。　　“你願意瞎操心，我也沒什麼可說的。”韓慧恩無奈的搖了搖頭，道：“也許你說的很有道理，但我還是要明確的告訴你，我不需要你們的保護。”　　“你是怕羅比在船上暗殺你，會連累到我們，對嗎？或者，你覺得我要你們參加比賽，就是為了引他們對你們三個人下手，怕我沒有犧牲掉你們的覺悟？”甄英雄一語命中韓慧恩的心思，韓慧恩臉色一變，只看到甄英雄拉晴天坐在身邊，笑道：“放心吧，只要你在今天和明天的比賽中全部取勝，羅比是不會對你下手的，他們同樣不想引起混亂，所以沒有比在擂台上殺了你更讓他們中意的手段了，而我只是想拖延他們幾天時間而已。”　　韓慧恩愣了一下，立刻明白了甄英雄話中的意思，不由笑道：“你果然是個喜歡瞎操心的傢伙，原來早就想到了這一點。”　　“就像你說的，這就好象下棋一般，如果想不到后招就隨便落下一個子，不但是沒有意義的臭棋，還可能成為滿盤皆輸的伏筆，我不會給他們那在種機會的，所以要你們參加比賽，真正想要達到的就是這個目的，這才是混淆顏冰目光的關鍵，而且，就算你把自己當成一顆棋子，我也沒打算把你犧牲。”甄英雄無不得意的說道：“可惜藍涯點兒太背，上來就碰到了冰恨天的人，呵呵，你也一樣，上次被那個十三紮了一刀，應該沒有徹底康復呢吧？如果遇到了強敵，你可以主動……”　　“沒有棄權的必要。”韓慧恩截斷了甄英雄的話，傲氣道：“甄少爺，你還是不要小看我的好，上次所以輸給你姐姐，是因為我顧及傷口沒有用全力，如果現在再打一場，你姐姐未必是我的對手，再怎麼說，我曾經也是殺手世家最強的羅比小組中的一員啊。”　　甄英雄嘿嘿一笑，不再說話，對韓慧恩伸出了大拇指，韓慧恩同樣一笑，敏捷的跳上了擂台，並將毫無畏懼的挑釁目光，甩給了站在警戒區外的鈴木優美，這丫頭竟然在如此場合擺明了與世家對立的立場，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甄英雄的影響。　　如果這是一場賭局，韓慧恩已經把全部籌碼押在了甄英雄身上。　　甄英雄現在才知道為什麼三國比賽之前一點不畏懼對手是個跆拳道高手了，原來前陣子被她打敗的韓慧恩，同樣是練跆拳道的，不止如此，從韓慧恩用一套漂亮的組合拳將對手打的倒地昏迷來看，這丫頭還練習過拳擊，不但腿技了得，拳法進攻也極具爆發力和破壞力，她的靈敏性和反應能力竟是絲毫不遜色於三國，難怪她走路那麼粗獷了，可能和練習拳擊，熟習拳擊的步法和氣勢有直接關係，韓慧恩的移動步法相當敏捷，靈活，無論是貼身還是遠戰，她都佔盡了優勢。　　女組比賽到次為止，還是第一次兩個人都在拳台上就分出了勝負，從鈴木優美那略帶驚訝的目光中，甄英雄了解到，她大概也沒想到韓慧恩有這樣的實力，甄英雄有點後悔，早知道韓慧恩這麼厲害，何必把時間浪費在風鈴的身上啊？這個韓慧恩太會裝了，明明很厲害，平時卻藏的那麼深，難怪哈恩將她調入了羅比的小組，她的本領確實了得。　　韓慧恩的比賽結束之後，甄三國，白果，才陪着風鈴和李英豪回到了賽場，這幾個人都受了張永哲那場比賽的影響，話不多，臉色都夠差的，聽說韓慧恩輕鬆獲勝，也只是象徵性的祝賀了兩聲而已，好在韓慧恩並未在意。　　之後出場的風鈴，也勝的毫無懸念，她有紮實的基本功，無論身高，力量，靈敏度，反應神經等條件都遠遠高過對手，按照甄英雄教的，先是用一味的防守誘敵深入，在第一回合即將結束之時，在對手徹底放棄防守，攻的大開大闔之際抓到了一個絕佳的反擊機會，在一串追打之後，一個漂亮的迴旋踢，將對手從場上踢飛出去，連場下的助手也一起撞翻，搏得觀眾喝彩震震，在韓慧恩的比賽結束后迎來了又一個高潮，雖然前面打的比較沉悶，但最後這一串進攻實在太漂亮了，風鈴的實力立刻被眾人認可。　　莫說三國，連角落裡的鈴木優美也在皺眉頭，沒想到除了韓慧恩，還有如此厲害的人物。

# 第402章 卑鄙是良藥

　　本來還想看一看鈴木優美的比賽，但無巧不巧，鈴木優美的比賽竟然與藍涯的比賽撞到了一起，李英豪知道鈴木優美與張永哲同出於冰恨天，擔心風鈴早晚與其相遇，因此選擇了她的比賽觀看，而韓慧恩不用看也知道比賽結果，便跟着甄家姐弟和白果，一起到了男組比賽的場地，韓慧恩不去重視鈴木優美，也是因為了解了甄英雄的意圖，故意擺出一副看不起她的樣子，反正，自己根本不會與她在比賽中相遇……　　巴猜，一個泰國佬，黑黑的，瘦瘦的，卻很精壯，聽說泰國流傳着一句俗話，叫做‘十個男人，九個打拳’，看這個巴猜身體條件並不怎麼出眾，卻讓藍涯和微兒如此恐懼，可見他的泰拳是很厲害的，但甄英雄也開始有質疑了，好象聽說過一種傳言，說是練習泰拳的人都很短命，平均壽命不長，二十來歲可以達到顛峰狀態，三十歲左右就會衰退到一定程度了，可無論怎麼看，這個巴猜都屬於叔叔級的人物了，眼神依然兇狠異常，由此可見，傳言未必可信，阿東也是自幼練習泰拳，因此甄英雄很清楚，泰拳的訓練方法是很艱苦的，能夠堅持下來的人，肯定不一般。　　藍涯正在做上場前的最後準備，微兒默默的幫他在手腕上纏綁繃帶，臉上卻寫滿了擔憂，殊不知她不說話，比說話還讓人感覺到壓力的沉重，這丫頭到底是不懂得女人該有的體貼啊。　　藍涯相對比較放鬆，大概早就有了覺悟吧，或者說，趕鴨子上架，他乾脆被動到放棄掙扎了，看到甄英雄，笑了笑，道：“甄少爺，我想你說的很對，我未必打不過巴猜，呵呵，怎麼樣，還有什麼要叮囑我的嗎？”　　因為警戒區里只能有兩個助手，所以三國和白果等人都在警戒區外找座位坐了下來，甄英雄坐在藍涯身旁，想了想，道：“你不要把他假想成阿東，雖然他們練的都是泰拳，但可能是有差別的，我記得阿東說過，泰拳有兩個派系……”　　“我知道。”藍涯截斷了甄英雄的話，道：“一種是泰式，一種是歐式，阿東練習的，是以拳法、腿法為主，膝法、肘法為輔的歐式泰拳，類似於自由搏擊，而巴猜是正宗的泰國拳法，以腿法、膝法為主，他個子比較矮，身體條件也早就過了顛峰時期，所以我猜想，他會更多的倚賴於殺傷力比較大的膝法進攻。”　　“哦？你準備的很充分嘛。”甄英雄望着已經跳上擂台躍躍欲試的巴猜，道：“加油吧，我相信你會贏得比賽的。”　　“恩，我會贏的。”藍涯這話根本不是對甄英雄說的，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微兒，甄英雄心裏感慨啊，其實藍涯並不像微兒說的那樣，是什麼‘殺手世家最沒用的殺手’，這個小子並不是沒用，而是低調，他並不適合世家的生存環境，只是在默默的保護微兒罷了，小看他，肯定是要吃虧的。　　藍涯不是簡單的人物，他看似軟弱，只是因為習慣低調，天生是個悶蛋的他缺少了幾分霸氣，缺少了幾分自信而已，當他尋找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小看他的人就會為此負出代價的。　　藍涯這人最大的弱點就是心裏的負擔太重，自己就要上場比賽了，他的心思還系在微兒身上，讓甄英雄頭疼，藍涯這些安慰微兒的話，更讓人覺得他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架勢，對於這個悶騷型男人，甄英雄深知，讓他放下所有的心理負擔，真正對自己充滿自信是不可能的，乾脆，用絕望逼的他不得不發飆好了……想到這裏，甄英雄笑的有些陰險。　　“藍涯，男人要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你懂嗎？”甄英雄對晴天和畫兒打了個手勢，那倆丫頭不理規則，進了警戒區，朝這裏跑了過來，好在比賽還沒有開始，选手還未上場，並沒有人阻止她們。　　藍涯一愣，還未明白甄英雄這話是什麼意思，就見走到微兒身後的甄少爺一記手刀，把毫無防範的微兒打昏了過去，他的動作很快很隱蔽，敲昏微兒的同時就扶住了她，加之比賽還未開始，甚至沒有人注意到甄少爺下黑手。　　“甄英雄，你做什麼？！”　　藍涯可是看的一清二楚，他不能接受任何人傷害微兒，怒火登時燃燒，可已經昏過去的微兒已經落到了甄英雄手中，他又不敢輕舉妄動。　　甄英雄沒有回答藍涯，而是對晴天和畫兒道：“把這丫頭帶回你們的房間去。”　　晴天和畫兒也不知道甄英雄要做什麼，但兩人都很有眼力見，少爺不說，她們也不問，應了一聲是，還給了藍涯一個很有威脅性質的眼神，合力攙扶着微兒退出了警戒區，直接離開了會場。　　對面的韓慧恩，甄三國，白果，都看到晴天和畫兒帶走了好象身體不適的微兒，還以為微兒因為過分擔心藍涯，不敢觀看比賽了呢，倒也未朝心裏去。　　鐘聲敲響，裁判在召喚选手登上擂台了，藍涯卻充耳未聞，依然狠狠的瞪着甄英雄，甄少爺嘿嘿一笑，道：“藍涯，你很聰明，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吧？我說過，我相信你會贏得比賽的。”　　藍涯確實很聰明，立刻明白了甄英雄的意圖，“甄英雄，我以為你是個君子，想不到你如此小人！”　　“拜託，雖然我很喜歡別人把我看做君子，但從來不否認這樣看待我的人是傻瓜。”甄英雄的笑，只能用‘不要臉’三個字來形容，“藍涯啊藍涯，你就是太天真了，少爺我是個黑社會，是個不折不扣的壞人，你居然會相信我？你是白痴嗎？”　　藍涯知道和甄英雄沒有理論的必要，因此不理他的侮辱，冷聲道：“如果我贏不了比賽，就會破壞你的計劃，所以你才對微兒下黑手……”　　“這隻能怪你自己，你沒有讓少爺我看到你必勝的信心，因此我不得不採取這種極端的手段，反正我也不是什麼好人，並不介意卑鄙的手段會玷污我的形象。”甄英雄目光一冷，嘴角邪惡的勾起，道：“你說的沒錯，如果這場比賽你輸了，會讓我的計劃出現意外，你認為我有可能不生氣嗎？”　　“你要對微兒做什麼？！”藍涯這話一出口，甄英雄已經不是裝做生氣了，而是真的很生氣，這混蛋如此一問，顯然是真的沒有信心取勝啊！　　如果因為危險就要藍涯棄權，那麼，精明的顏冰肯定能從自己對藍涯的庇護察，覺到自己要藍涯等人參加比賽的目的，所以，他是必須出場比賽的，而當他登上這個擂台，面對他的就只有兩種結果，死，或者活，巴猜的目的就是在擂台上殺了他，所以藍涯沒的選擇，只怪自己點兒太背，第一場就遇到了冰恨天的人。　　打倒巴猜，還有一個張永哲，冰恨天依然有在擂台上幹掉藍涯的機會，所以不太可能從場下動手，那樣一來就能贏取到更多的時間了，甄英雄恨的就是藍涯竟然一點信心都沒有。　　缺乏信心，抱着送死的信念而不是死也要勝利的決心去上擂台，他有活路才怪！甄英雄伸手攥住藍涯的領口，將他向前一拽，兩人的鼻子幾乎頂到一起，甄英雄冷笑道：“我要做什麼？你說呢？如果你小子害的少爺的計劃泡了湯，我會把所有的憤怒發泄在你的微兒身上，我要讓你痛不欲生，品嘗到生不如死的痛苦，我要讓你看到你的女人在其他男人的身下呻吟，扭動，高潮……哦，順便提一下，晴天和畫兒雖然是少爺的女人，但同樣對其她女人的身體也很有興趣，你和微兒一樣，有兩個回合的時間，第一個回合，我會要晴天和畫兒伺候她，而第二個回合……哼哼，如果不想知道會發生什麼的話，你就稍稍努力一點，不要讓第二回合比賽出現吧。”　　甄英雄一把推開藍涯，用很下流的姿勢提了提褲腰帶，藍涯的臉色無比難看，他早從韓慧恩那裡知道了這個流氓少爺已經和他們的愛利絲小姐發生了無可挽回的超友誼關係，愛利絲在他們的印象中，是那麼的純情羞澀，藍涯心裏早就認定，她不是被甄英雄霸王硬上弓，就是被這個流氓用甜言蜜語欺騙了，再想到他的女人一大堆，‘色狼’兩個字印在他的腦門上一點也不冤枉，藍涯絲毫不懷疑他會因為遷怒而對微兒做出禽獸不如的事情來。　　男人好色，似乎是天經地義，因此藍涯過去並未因此鄙視甄英雄，因為甄英雄至少還算是個說的出就做的到，言而有信的大丈夫，而此刻，他的‘言而有信’，卻讓藍涯既憤怒又恐懼，他不會真的對微兒……　　甄英雄感覺自己真的很有做壞人的天賦，表演的太逼真了，連他都有一種討厭自己的感覺，球球的，少爺還真是一個無恥下流的混蛋啊……　　不管怎麼說，藍涯總算是有了一個不能輸的理由，這小子對甄英雄是敢怒不敢言，翻上擂台，裁判還未宣布開始比賽，紅了眼的藍涯就要撲上去咬人一般，哪裡還有平時的斯文啊？和餓了四五天，終於看到了一塊肥肉的瘋狗一般，紅了眼，磨着牙，就是一直看不起他的巴猜，也被他的氣勢下了老大一跳，這還是藍涯嗎？　　“藍涯，沒想到你這個懦弱無能的垃圾竟然有膽量爬上擂檯面對我……”　　“你算哪根毛？！”藍涯很不禮貌的打斷了巴猜的破鑼音，好象不認識他一般，對裁判喝道：“你！還不宣布比賽開始？！沒看到那鄉巴佬趕着去投胎啊？！”　　態度之惡劣，讓人唏噓，完全沒有競賽精神，裁判雖然是項嘯鳴的直屬手下，並不畏懼藍涯的凶神惡煞，但藍涯卻是甄英雄的人，他忍了忍，沒敢當著甄少爺給藍涯警告，忍氣吞聲之餘，心裏也在暗暗感慨，早就聽說甄少爺的直屬手下脾氣怪，夠囂張，但指的也僅僅是九尾鳳而已，卻沒想到還有比九尾鳳更猖狂的人存在啊……　　巴猜早就氣的臉色黑紫了，上台之前想好了一肚子的狠話嚇唬他，打擊他的信心，誰呈想這個藍涯好象吃了興奮劑和火藥似的，竟一點也不畏懼，這絕對是對自己的挑釁與最直白的侮辱啊，巴猜狠狠的攥緊拳頭，指節發出‘咯咯’的響聲，憤怒達到了一個頂點，眼神凶光更盛，殺機更濃，但給人的感覺，卻是更加沉着冷靜了，不愧為出色的殺手，沒有那麼容易就被激怒到失去理智。　　恩，恩，效果不錯，看來微兒不單是藍涯的弱點，也是激發他信心與力量的源泉啊，甄英雄挺滿意這效果，雖然為了這個效果犧牲了自己光輝偉岸的形象，但為此讓藍涯保命的可能性成倍增長了幾翻，也是值得的。　　“大姐，你有沒有覺得那個藍涯的表情有些可怕啊？”坐在外圍的白果目光敏銳，察覺到了藍涯的異常。　　“有嗎？好象和平時一樣吧……”三國說話完全不負責任，她連藍涯平時是什麼樣子都不曾注意過，此刻，那雙美麗的大眼睛還一眨不眨的盯着甄英雄呢，白果甚至懷疑她連藍涯長的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韓慧恩熟悉藍涯，對藍涯表現異常心裏最感震撼的就是她了，聽到白果與甄三國的交流，忍不住插口道：“是不是甄英雄對她說了什麼啊？”　　白果道：“你也注意到了嗎？剛才他們兩個人好象要打架的樣子，我還以為是我的錯覺呢，而且，那個叫做微兒的女人，被晴天和畫兒帶走了，她好象是藍涯喜歡的人，該不會是臭傢伙又在耍賤招吧……”　　到底是了解甄英雄啊，小白同志一語中的，太准了，韓慧恩眼角一垂，深度認同，方才自己要上場比賽的時候，甄英雄就狠狠涮了自己一次，不過不能否認，被他一氣，怒火全部燃燒到了對手的身上，發泄的淋漓盡致啊。　　把對手想象為甄英雄，能發揮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實力。　　這倆妞都猜中了，只有三國，無條件的偏幫甄英雄，其實最了解甄英雄的人就是她了，從微兒被帶走的時候，她就已經知道甄英雄耍賤招刺激藍涯了，可是，這話說出來會影響甄英雄的形象。三國是小女人心態，雖然性格上有點缺陷，卻是百分之二百的居家小妻子型，自己怎麼評價那臭小子都可以，但別人想詆毀他就絕對不可以，哪怕說的是事實她也不愛聽，三國對秦夢謠的話記得很清楚，秦夢謠說過，無論在任何場合，面對任何人時，維護和建立丈夫的形象，都是一個女人的本分，三國一向把自己擺位為甄少爺的老婆來着，當然不會在別人面前詆毀他，或者聽到別人詆毀他而不理不睬。　　“你們說話真難聽，妹妹，什麼叫耍賤招啊？英雄只和藍涯說了幾句話，藍涯就好象吃了興奮劑似的充滿魄力，這隻能證明英雄的人格魅力是多麼的了不起。”三國柳眉微顰，翹起小嘴，說道：“藍涯是在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下，才爆發出那種氣勢的，你應該為英雄感到驕傲，瞧瞧你，你眼裡那種鄙夷是什麼意思啊？”　　“哪有啊？大姐，我怎麼會鄙夷他呢……”　　我鄙夷的是你們姐弟兩個人……！你比甄英雄那臭流氓還厚臉皮，黑的都能說成白的，不鄙夷你們鄙夷誰啊？小白心裏這麼想，嘴上卻不敢這麼說，甄英雄是什麼人大家心知肚明，即便三國嘴上的理直氣壯，心裏也忍不住暗暗琢磨，要是那臭小子真的打人家女朋友的主意，姑奶奶非收拾死他不可……　　韓慧恩雖然不知道甄英雄用了什麼卑鄙的手段，但看到此刻的藍涯，也不僅暗暗鬆了口氣，現在的他，擁有了平時看不到的求勝信念與霸道之氣，只要拋開顧慮，拋開恐懼，會感到有壓力的，應該是巴猜才對。　　鐘聲敲響的同時，藍涯大喝一聲，瘋狂的撲向了巴猜，而沉着過分的巴猜沒想到自己的鎮定竟絲毫沒有讓藍涯有所顧慮，連拳樁都沒立好，就被迫向後滑步，雖然動作很敏捷，但還是暴露出了一絲慌亂，藍涯這種打法，顯然出乎了巴猜的預料，這完全不是藍涯的個性啊。　　藍涯是個優柔寡斷，行事小心的傢伙，現在卻……巴猜有點玩火自焚的感覺，自己的鎮定與沉着本是想給他施加心理壓力的，可現在感到壓力的卻是自己，藍涯此刻就像發了瘋的野獸。　　一定要贏，而且一定要贏的快！晴天和畫兒那兩個色女，大概已經在脫微兒的衣服了吧？藍涯的拳頭好似暴風雨一般，逼的巴猜一退再退，重心不斷後仰，竟然連一腿都踢不出來，場邊的張永哲都看傻了眼，雖然他並沒有看得起巴猜，卻也沒想到這個傢伙會一味的被人壓着打啊。　　‘九尾鳳’，藍涯在漢宮的時候已經在蘭兒鳳兒的口中了解到太多其實並不真實的傳聞了，那兩個丫頭有百合傾向，非但不覺得丟人，在藍涯等人面前炫耀，還詆毀自己的姐妹也有那種特殊嗜好，有她們兩個活例子擺在眼前，藍涯能不相信嗎？畫兒給人感覺還蠻正常的，但晴天……　　晴天性格比較內向，不苟言笑，只有面對甄英雄和鳳首柳絮的時候才會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她是個雙性戀’，這一點讓藍涯深信不疑，這樣的女人正和微兒單獨相處着，藍涯怎能放心的下？微兒是什麼性子啊？如果知道自己被女人給非禮了……　　藍涯又怎麼會知道，九鳳中只有蘭兒鳳兒是‘疑似百合姐妹’，其她女孩子性趨向都很正常，只是行為有些乖張而已，至於晴天對柳絮的態度，僅僅是因為自小就把照顧自己的柳絮看做值得尊敬的親姐姐一般，比其她姐妹更粘她罷了。　　藍涯進攻雖猛，但一味的猛攻始終缺乏技巧可言，而且對體力消耗極大，巴猜是個經驗豐富的行家，藍涯的進攻才有鬆懈，他立刻抓住機會，站住腳跟，以左腳腳前掌為軸，腳跟外旋，左肘稍抬，左拳呈弧線向著藍涯的右臉擊打而來，好象子彈一般，準確而迅猛，藍涯大驚，卻因為攻入的太深已經來不及閃躲，結實的吃了一拳。　　巴猜的拳頭很硬，藍涯有一種撞到石頭上的感覺，因為比賽不許帶護具，沒有運動護齒套的保護，藍涯的一顆齲齒立刻脫離了崗位，華麗的噴出一朵蓮花，惹的現場沸騰，喝彩震震。　　場下的甄英雄眉頭都快擰到了一起，這個藍涯是怎麼回事？難道真的被少爺刺激的一點理智都沒有，連腦子都不會轉了嗎？一口氣發了十幾拳，不是被那個巴猜躲過去了，就是完美的防禦住，儘是無用功，可人家才出了一拳，他就把牙都吐了出來，這太離譜了吧？　　藍涯臉上吃痛，身子向側後退了一步，巴猜怎能放過這樣的機會？右腿抬起，膝高至胸，身子微微左擰，猛的一腳蹬出，加上身子的小幅度旋轉，這一腳只是看着就充滿的力量。　　這巴猜當真夠陰險的，故意降低了蹬腿的角度，竟是瞄着藍涯雙腿中間的要害下毒‘腳’，所有人都忍不住發出‘啊’的一聲，尤其是男同胞們，好象都能體味到藍涯中招之後的疼痛一般，連甄少爺也情不自禁的將手捂到了自己的小弟弟上，天啊，要是藍涯為此絕了后，豈不是等同自己親手扼殺了微兒下半生的‘性’福生活？那丫頭不會用下半輩子來暗殺自己吧？　　“去死吧，小鬼！”巴猜大喝一聲，彷彿已經勝利，從這簡單的一腳，足以看出巴猜實戰經驗的豐富，若藍涯要害中招，他連主動跳到場外的機會都沒有了，甄英雄心思如電，已經在琢磨是不是上台去破壞比賽規則，救藍涯一條小命了。　　就在全場觀眾忍不住側頭捂目之時，巴猜突然看到藍涯一笑，他暗叫一聲不妙，卻已經晚了。　　本應步法錯亂的藍涯突然一躍跳起，雙腿微分，剛好騎過巴猜的蹬腿，高度掌握的相當正好，好象早就料到了巴猜會故意踢他要害一般，巴猜甚至來不及驚訝，藍涯一記飛膝已經頂到了他的胸口上。　　巴猜雖然身體鍛煉的很結實，但終歸結底身子板單薄，這記飛膝已經讓他連氣都喘不上來了，好在是關鍵時候收回了右腿，及時的倒退了小半步，緩解了一些力道，不然胸骨非被撞裂了不可。　　但這僅僅是藍涯正式攻擊的開始而已，落地之後一步躥上，巴猜也算反應極快了，硬生生的停住身子，微微右擰，左肘呈弧線橫擊而出，撞向藍涯的右臉，藍涯卻是閃也不閃，右拳早就自下而上，流暢而迅猛的小幅度擊出，竟是一記極為容易落空的遠距離勾拳，不過，巴猜因為肘擊而不得不擰動的身體，顯然是無法避開了，還有一些主動靠上來的感覺。　　藍涯是在以險搏險，幸好巴猜的肘擊慢了半拍，藍涯的拳頭先轟到了巴猜的下頷，只這一下，巴猜已經是眼冒金星，整個腦袋都麻木了，儘管如此，巴猜的手肘還是碰到了藍涯的鼻子，藍涯的鼻樑骨肯定是骨折了，但他顧不得痛，繼續追打，這個時候的巴猜再想要防守，已經太難了，他的動作完全走型。　　此刻，無論是甄英雄，韓慧恩，還是甄三國，白果，或者是站在擂台下的張永哲，都已經看了出來，藍涯在比賽開始后就一味發瘋似的追打巴猜，並不是因為失去理智，恰恰相反，他是非常理智的引誘巴猜上當，是他的圈套，為的，就是要讓巴猜大意。

# 第403章 返回朗朗市

　　藍涯早就看準了巴猜身材矮小，會更多的依賴腿技膝技進攻，因此存心吃他一拳，自然的暴露出破綻，誘他使用蹬腿，然後藉此反擊，此時才是他真正追打的開始，以這樣的手段封死巴猜的膝技。　　藍涯非常聰明，只是缺乏自信而已，被甄英雄逼的走投無路，他不得不相信自己一次。　　下頜是個鍛煉不到的部位，這一拳吃的如此敦實，巴猜已經沒有勝算了，但藍涯並未放鬆，徹底貫徹甄英雄‘趕盡殺絕’的理念，將他的無恥淫蕩學了個徹底，巴猜的強悍已經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吃到如此沉重的一拳，他依然沒有放棄比賽，後退的腳步突然停住，千錘百鍊的身體果然不凡，在如此狼狽的姿勢下居然還能提膝反擊，藍涯前沖之中是無法躲閃的，只能用雙手壓住了巴猜的膝撞，進攻之勢銳減。　　韓慧恩暗叫可惜，本以為藍涯可以抓到這次機會一舉擊潰巴猜呢，到底是一組之長啊，兄長級別的人物果然了得，強悍程度已經屬於非人類的。　　和韓慧恩一樣為藍涯感到惋惜的大有人在，可很快這些暗暗為藍涯惋惜的人就覺得後悔了，因為藍涯接下的一招實在是出人意料不說，還相當之陰險。　　因為藍涯壓住了巴猜的膝蓋，力道使然，巴猜也藉此機會止住了後退的腳步，後仰的險些失去重心的身體也迅速向前蜷，可視線中才出現藍涯的影子，就看那鼓着嘴的傢伙‘撲’的一噴，老大一口血水噴在了巴猜的臉上，巴猜本能的一閉眼睛，就覺得腦袋一沉，接着脖子傳來的巨痛讓他幾乎死去，藍涯竟是用了一招泰拳中殺傷力相當高的箍頸膝撞，雖然動作不是很正規，但膝蓋卻正正的頂在了巴猜的脖子上，巴猜好象被火車撞到一般，仰面摔倒，人已經昏厥了過去。　　喝彩聲響起，韓慧恩，甄三國，白果三人卻掩着麵灰溜溜的逃走了，藍涯也迎來了今天的一個‘第一次’，他是第一個取勝之後被人喝倒彩的傢伙。　　甄英雄臉上也有點掛不住，燒啊，藍涯這一招，似乎是少爺對付卡瑪時用過的，沒想到在人前使出來，反響這麼大啊……　　微兒醒來之後就看到臉腫腫的藍涯，喜極而涕啊，這丫頭連自己為什麼會暈過去都忘記問了，見到藍涯還活着，已經比什麼都重要了，而藍涯欣喜之餘，對甄英雄的敵視沒有絲毫改觀，他和微兒在對待甄英雄的態度上，發生了明顯的對調現象。　　微兒過去討厭甄英雄，現在卻把甄英雄當成了偶像一般的崇拜，而被甄英雄當成傻子騙的藍涯，過去是十分尊敬並信任他的，可現在，剛做過鼻樑骨手術他，恨不能生嚼了甄英雄……　　晴天和畫兒根本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要把微兒打昏，又怎麼可能脫掉微兒的衣服啊？藍涯心急火燎的推門而入后，發現微兒好好的躺在床上睡的正甜，那兩個丫頭都規規矩矩的坐在沙发上，晴天品着紅茶，看着愛情小說，偷偷抹着眼角的淚珠，畫兒則擺弄着筆記本電腦，欣賞着裏面保存的和甄英雄的合影照片。　　“甄少爺，我真是應該好好的謝謝你啊……”　　“不用謝我，能贏得比賽完全是依靠你自己的努力。”甄英雄可不敢接受藍涯的感謝，不然這群女孩子非得以為他吐口水噴巴猜這種下三濫的招數是自己教他的不可。　　“哪裡，甄少爺太客氣了，激發我鬥志的人是你，教我為了取勝不擇手段的人也是你，就連我最後取勝的那一招，也是借鑒你打倒卡瑪時的……”　　藍涯話沒說完呢，甄英雄已經把狠辣的目光盯向了韓慧恩，果然，這個女人很是心虛的把目光轉移開了，這個男人婆居然去誇獎起甄三國的裙子來，絕對是心裏有鬼啊。　　甄少爺噴卡瑪口水這件事情實在影響他光明的高大形象，因此對於這個事實，甄英雄只告訴過項嘯鳴和阿東兩個人，阿東不是多嘴的人，那麼這件事情，只可能是項嘯鳴說漏的，八成是韓慧恩不相信自己幹掉了卡瑪，跑去和項嘯鳴求證，而正在追求韓慧恩，做了二十幾年光棍的項嘯鳴沒能把持住美人計的誘惑，吐露了實情，藍涯就是在韓慧恩這裏知道這件事情的。　　“卡瑪號稱世家最能打的殺手，能讓他吃了大虧的招數，巴猜果真也無法抵擋，甄少爺，我真是佩服你啊，你的無恥有時候會成為比刀劍還要鋒利的武器……”藍涯還在自顧自的糟蹋着甄英雄呢，因為擔心微兒，藍涯做手術的時候連麻藥都未打，這種疼痛很直接的刺激他不停的發泄怨怒，竟完全沒有注意到，別人的注意力早就被甄英雄拉走了。　　甄少爺無視心裏極度不平衡的藍涯，對幾女鄭重道：“今天進展的很順利，接下來的難題，就是如何在我消失的一天里不引起顏冰的懷疑了，這需要你們大家的幫忙，尤其是果果，還有老姐你的幫助。”　　白果眉頭微蹙，“死流……英雄，我真的不能和你一起返回朗朗市嗎？”　　“本來可以的，但是，顏冰的出現是個意外，所以……”甄英雄為難的笑道：“為了讓她不懷疑我消失了，不止果果你，晴丫頭，小畫兒，都要留在這裏，老姐，你不要撅嘴，顏冰是否會有所懷疑，全看你的了，你的表現至關重要啊。”　　“知道啦知道啦！”三國好象受了委屈似的，沒好氣道：“反正我還有比賽，不可能和你一起回去，哼，我接下來的比賽你也不會給我加油了，不用裝，我的心情已經很差了。”　　“那就好……”　　“你說什麼？！”　　“哦，不是，我是說，我非常了解老姐你的心情，所以比賽結束以後我一定好好的補償你，所以，你先委屈两天吧。”　　“哼，算你還有點良心，如果比賽結束后你忘了今天說過的話，我一定會讓你後悔的！”　　“呵……呵呵，哪能啊，哪能啊……”甄英雄笑的有些尷尬，然後轉頭對韓慧恩說道：“晚上還有第二輪比賽，休息時間開始不規律了，所以在比賽之後立刻回房間休息也不會引起顏冰的注意，你們要盡量少走動，知道了嗎？現在看來，這两天的比賽你們都不會遇到鈴木優美，藍涯也不會碰到張永哲，但你們依然不能放鬆心態，雖然有點強人所難，但這两天里，請你們一定要贏得每一場比賽，為我爭取時間。”　　“讓我們比賽獲勝，你用了‘強人所難’這個詞，甄英雄，我不得不再一次強調，你的激將法，真的很弱智。”韓慧恩很有自信的笑了笑，道：“不過沒關係，雖然你的激將法還是那麼的多餘，但放心好了，我們是不會輸的。”　　甄英雄點了點頭，他相信這幾個人的實力。　　自助式的晚宴顯得洋味十足，不指定座位，氣氛輕鬆隨意，與其說這是晚宴，不如說這是一場雞尾酒會更恰當，真正醉心於美食的人並不多，輕緩舒柔的音樂給賓客製造了良好的交流氛圍，甚至有的人已經開始在美妙的音樂中與情人輕歌曼舞，正自陶醉了，哪裡看的出來，這些人剛剛還在拳來拳往啊？　　宴會才開始不久，吃飽喝足的甄英雄就摟着白果跳了一支不倫不類的華爾茲，男的英俊，女的美艷，當真是賺足了眼球，不少黑道公主，麻辣太妹或者風騷浪女，在知道俊男就最近黑道上湧起的風雲人物，義字會太子甄英雄后，都巴不得將與他跳舞的那笨的好象鴨子的美女踢到海里，取而代之，與甄少爺共舞一曲，無論甄英雄內里有多齷齪，至少他外表給人的感覺很斯文，很有貴族的氣質，絕對是黑道妙齡少女眼中的理想金龜婿。　　也難怪白果遭人嫉妒了，任誰都看的出來，白果根本不會跳舞，‘英俊瀟洒’‘風流倜儻’的甄少爺最少被穿着高跟鞋的她踩了十幾腳，連基本的步法都不會。曲子結束后，一瘸一拐的甄少爺便和白果一起從會場消失了，李英豪與風鈴還以為甄英雄來了獸慾或者是要在床上報復白果踩他的仇恨呢，很識趣的沒有詢問，甄英雄並沒有告訴他們自己的計劃，畢竟，義字會與天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利益衝突。　　風鈴還算很正常，似乎已經走出了張永哲那場比賽帶來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之後男組比賽都屬於‘張永哲式’，第一次參賽的風鈴認為這就是黑市拳的真面目，所以強迫着自己接受了‘現實’，但李英豪則不然，他是聰明人，當然很清楚，之後的比賽都是受到了張永哲的影響，他不知道張永哲的目的是什麼，但本能的敵視他，似乎是殘留在骨子里的警察的正義感在作祟吧，李英豪把後面比賽變質的責任，也歸咎在了張永哲的身上。　　鈴木優美的比賽，以她的完勝結束，但比賽過程有些出乎甄英雄的預料，鈴木優美足足用了兩個回合的時間才戰勝了對手，但從她沒有受傷這點來看，那個女人顯然是不想在讓冰痕天引起別人的關注。　　與鈴木優美不同，甄英雄在返回朗朗市之前，在油輪上要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引起所有人的關注，當然，最主要的是引起冰恨天，引起顏冰的注意。　　甄天，蘇影，以及他們身邊的大公主甄三國自然清楚的知道，甄英雄和白果跳的那支可以稱之為玷污華爾茲的垃圾舞蹈，正是為了吸引賓客的目光，然後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大方的離開。　　甄英雄的行動終於開始了。　　木子華正陪着其他三位長老，見他們還在笑談甄英雄與白果的那段舞蹈，心裏不禁暗暗祈禱，希望甄英雄能手下留情，不要讓三位長老斷了后，已經失去兒子的他，比任何人都要明白白髮人送黑髮人的那種痛苦。　　甄英雄晚宴早早退場的情況很快傳到了顏冰的耳朵里，顏冰除了暗暗的磨牙，覺得甄英雄這時候還能色心不減太氣人之外，並未有其他懷疑，甚至覺得甄英雄這是故意刺激自己。　　不止顏冰，羅比，張永哲，鈴木優美，均無懷疑，有顏冰的例子擺在眼前，說甄英雄不色倒更難取信於人。　　甄英雄根本沒有回房間，而是在所有人都在參加宴會的時候，在項嘯鳴的掩護下，與阿東乘快艇離開了油輪。　　船長等人被蘇影控制着，再加上夜色的掩護，根本沒有任何人注意到一條快艇離開了油輪，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快艇上有備用的汽油和衛星定位系統，只要這艘改裝過的快艇不出現机械問題，應該可以在後半夜回到朗朗市。　　阿東和甄英雄穿的好象狗熊，海上冷啊，甄英雄裏面穿上了粗線的毛衣毛褲，外面套上了臃腫的黑色羽絨服，頭上還戴了一頂雷鋒帽，整個人看起來好象肥了八十斤。　　因為甄英雄在天亮之後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阿東堅持一個人駕駛，要甄英雄蓋上厚厚的被子，好好休息，可行駛在海上的快艇與行駛在公路上的汽車絕對不同，雖然阿東已經盡量控制着速度，但那種顛簸還是讓甄英雄有骨頭要散架的感覺。　　天公作美，風平浪靜，否則天氣稍有變化，甄英雄和阿東就要葬身大海了，朗朗電視台的天氣預報難能可貴的報准了一次，凌晨兩點半，快艇進入了朗朗市碼頭。　　很運氣，沒有遇到海上巡警，但也夠懸的，快艇六個馬達，分三組使用，壞了一半，有三個馬達已經因為過熱或者是螺旋槳變形而宣布報廢，船底也有進水現象，估計再玩幾海里，這船非沉了不可，甄少爺很可能成為海魚的夜宵，等在碼頭的常樂等人都不禁抹了一把冷汗，這少爺太敢玩了，竟然開着快艇暢遊大海，但他們也知道，甄少爺是沒有辦法，那條油輪里藏不下更大一點的船了，而且這樣做，確實出乎常人的預料，那些心懷叵測的傢伙絕對沒想到應該在茫茫大海之中的甄少爺已經回到了朗朗市。　　甄英雄雖然沒想睡，可一來實在是太無聊，二來確實太困，後半程還是睡了，結果就是，腰酸背痛的情況比阿東還嚴重，腳踩實地之後依然覺得輕飄飄的腳下無跟，一句話沒說，蹲在一邊，在嘔吐之後，又乾嘔了二十分鐘，連帶的阿東也把晚飯傾出體外，好在常樂早就料到這種必然的結果，竟把漢宮醫務室的章醫生也帶來了。　　章醫生早有準備，給甄英雄和阿東服了一些鎮定止吐的藥片，兩個傢伙的情況總算好轉了一些，上車之後又喝了幾杯熱茶，吃了些點心，總算是緩過勁來了。　　“常樂，先把情況彙報一下。”甄英雄擦了擦嘴巴，常常吁了口氣，道：“總算復活了，球球的，回去的時候少爺絕對不能再坐這麼久的船了，不然都不用顏冰動手，海里的魚就把少爺吃掉了。”　　常樂沒理會甄英雄後面的牢騷，微微皺起眉頭，道：“少爺，朗朗市沒有發生任何異常情況……”　　“恩？”甄英雄微感意外，“一點異常都沒有？”　　“沒有。”常樂說道：“我們的人一直盯着全，陸，殷三位少爺，林驍勇和玄武堂恭弘=叶 恭弘堂主也密切注意着林夕照的舉動，但都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常樂是七虎成員，而‘七隻虎’是甄英雄的個人勢力，可以直接參与義字會高層的任何會議，大多時候是代表甄英雄的存在，自由度，權限，都不是義字會三十六堂的堂主可以比的，因此，在等級森嚴的義字會中，常樂並不忌諱直呼林驍勇的姓名，雖然他是第一大堂的堂主，至於很禮貌的稱呼玄武堂恭弘=叶 恭弘紛飛為‘恭弘=叶 恭弘堂主’，一來是私交甚疏，二來，恭弘=叶 恭弘紛飛倒追甄天是眾所周知的……　　甄英雄沉思了片刻，道：“快樂谷呢？”　　常樂道：“我們依然監視着快樂谷，但是，少爺，我們只能從出入來判斷可疑人物，若是裏面潛伏的殺手只出不入，出來之後就不再回去，我們是沒辦法察覺到的，所以……”　　“我知道了，這個問題並不重要，我只是隨便問問，那些殺手應該還留在快樂谷裏面。”甄英雄道：“若他們出來了，肯定已經有所動作了，若是沒發生異常，至少可以證明他們在外面有藏身之所，那樣一來，三位公子或林夕照等人不可能沒有動靜才對，所以說他們的行動應該還未開始才對，和我的推測是一樣的，顏冰的計劃，果然要在第一輪比賽結束之後，比賽形勢開始敏感的時候才會發動……聯繫過曲宏圖了嗎？”　　“聯繫過了，曲宏圖已經證實，全興已經約了林夕照打高爾夫。”　　甄英雄笑道：“呵呵，這個時候還有閑情去的打高爾夫嗎？”　　“現在是敏感時期，表面上，無論是林夕照，還是三位公子，都不應該知道現在義字會的緊張形式，他們一如平常，應該是怕我們看出破綻吧。”常樂的分析不無道理。　　阿東冷哼一聲，道：“戲演的過了，就顯得假了，表現出來的太完美了，就讓人覺得臉譜化，他們表面上確實不應該了解到目前的形式，可黑市拳大賽已經開始，在這之前氣氛就開始凝重，再說，少爺在抽籤會議上將那叫米利亞的外國女人幹掉，就是傻瓜也察覺到這裏面有問題了，他們還表現的一如既往，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他們心裏有鬼呢嗎？”　　山雨欲來風滿樓，在這樣的氣氛中還能保持着那分閑情雅緻，確實太不正常了，三長老的公子不是義字會的成員，倒還可以解釋，林夕照可是義字會五大堂口之一朱雀堂的堂主，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中還能坦然付約，確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甄英雄的眉頭緊緊縮在一起。　　“顏冰應該不會看着他們犯下這種低級錯誤吧……”甄英雄喃喃的嘟囔了一句，阿東和常樂卻並未聽清楚。　　“少爺，您說什麼？”　　“哦，沒什麼。”甄英雄回過神來，道：“阿東，我們回朗朗市是不能讓別人知道的，所以漢宮或者迷幻空間是不能回的，你去常樂那裡忍一夜，好好休息，為明天的行動做好準備。”　　阿東點頭道：“是，少爺，我明白，但是，漢宮和迷幻空間都不能回，少爺您去哪裡啊？”　　“我嗎？”甄英雄突然一笑，滿是幸福的味道，“少爺我，當然是回家了。”　　阿東和常樂以為甄英雄口中的‘家’，是市中心的那套房子呢，倒也放心，便沒有多問。　　常樂突然想到了什麼，對甄英雄說道：“對了，少爺，耿南那小子恢復的不錯，他知道了您的計劃，也想參与，可以嗎？”　　“耿南出院了？”阿東很激動的樣子，最近他實在太忙，根本沒有時間去醫院探病，耿南是和他一起長大的夥伴，聽到常樂的話，眼睛都泛起了紅。　　“恢復的不錯？騙鬼啊？挨了那樣一刀，現在傷口怕是才癒合吧？不行，讓他給我老實的躺在醫院里，別以為少爺不知道他心裏想什麼呢，他小子就是咽不下那口氣，想報仇而已。”甄英雄淡淡道：“本來人手就緊，他不是添累贅嗎？”　　“是，少爺……”常樂悻悻的應了一聲，一看就知道，肯定是耿南拜託他來求情的。　　阿東很了解耿南爭強好勝的脾氣，被卡瑪在身上留下那樣一條傷疤，他心裏肯定不服氣，但甄少爺說的沒錯，這麼短的時間里，傷口是不可能痊癒的，於是對常樂說道：“回去告訴那臭小子，我不會放過那個鈴木優美的。”　　耿南是被卡瑪和鈴木優美兩個人暗算，才不得不躺在床上的，卡瑪已經被甄英雄宰了，還剩下一個鈴木優美，甄英雄聽了阿東的話，心裏不僅暗想，不放過鈴木優美，真的那麼容易做到嗎？　　常樂的黃色雪弗蘭轎車進入了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區，現在他才知道，甄少爺剛才說的回家，竟然是回他真正的家，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　　作為甄英雄最信任的七虎成員之一，常樂很早以前就知道，自從秦夢謠去世之後，無論是甄天還是甄英雄，都很少回這個地方來住了，這裏已經空了很久。　　“少爺，你，為什麼回這裏來啊？”　　“我為什麼不能回來？這裡是我家啊，不能回漢宮，不能去迷幻空間，再不回家，難道要我去住酒店嗎？”甄英雄說的好象有道理，但他自己也知道，這是在敷衍常樂，自己為什麼要回這裏？甄英雄對自己的想法，也是模模糊糊的，自己早上離開這裏時，給一心留言說，‘明天晚上一定回家’，這話說的很含糊，首先，時間已經對不上了，其次，地點說的也夠含糊，回家？到底哪裡才是自己的家呢？　　也許，一心已經回漢宮了吧？甄英雄並沒有多少信心，所以才不好回答常樂的話。　　常樂也看出甄英雄似乎心不在焉，便不再問，說道：“全興和高爾夫球場預定的時間是下午兩點，人手都已經安排妥當，少爺，如果沒什麼事情的話，我明天中午十二點準時過來接您吧。”　　也不知道甄英雄究竟聽到了沒有，常樂見他兩眼一直死死的盯着已經出現在視線中的別墅，好奇道：“少爺，是不是有人在別墅等您啊？”

# 第404章 夜來大狗熊

　　“啊？”甄英雄被常樂說中了心中正在想的事情，身子明顯一顫，“你，你剛才說什麼？”　　說話的工夫，車已經停到了院子門口，常樂眼中閃過一絲異彩，然後露出了曖昧的笑，見甄少爺還望着他，一指側門玻璃，道：“少爺，我已經不用重複了，答案就在我眼前，果然有人在這裏等您啊，那輛白色的寶馬，不是薛雪……咳，那輛寶馬車好象是薛姐的啊。”　　甄英雄轉頭一看，當真吃了不小有驚，院子里停着的白色寶馬，確實是薛雪的車子，那丫頭的車怎麼出現在了這裏？而且車子並沒有停進車庫……　　說起來，薛雪只是漢宮的高級面點師，並非義字會的成員，雖然都知道她是負責甄家爺兒仨伙食的，但嚴格說來也只是個打工族，在等級制度下，她的地位比常樂卑微的多了，但常樂卻及時改口，不敢直呼姓名，而是稱其為‘薛姐’，顯然是知道了薛雪和自己的關係啊，不過，他是聽誰說的？　　甄英雄正納悶呢，突然意識到了什麼，猛然轉頭，果然，常樂這小子笑的已經不能說是曖昧，而是淫蕩了，“小子，你腦子里在想什麼？”　　“沒什麼，真的沒什麼！”常樂想忍，可是他剛才想到的東西又確實讓他難忍，終於還是笑出了聲，“少爺，你果然有戀姐情節，哈哈哈哈哈……真讓人嫉妒，明明有了一心少奶奶和白果少奶奶那麼漂亮的老婆，卻還是忍不住偷腥……啊……！”　　常樂話還沒說完呢，就被甄英雄給了一拳，眼角生疼，眼淚都流出來了，卻是剛才笑出來的。　　“常樂，你該不會還在計較那天我騙了你，所以故意找茬笑話少爺吧？”　　“哪有，哪有，我哪敢啊少爺？”常樂嘴裏這麼說，心裏卻真有點那意思，少爺你的老婆一個賽一個的漂亮，還給項老大找了那麼漂亮的韓國老婆，卻騙的我團團轉，差點把曲宏圖那老鬼當成了美女……　　甄英雄是戀姐，但絕對沒有戀姐情節，他喜歡三國，卻不代表他只喜歡比自己年長的女人，薛雪比甄英雄大了六歲，但這並不是甄英雄喜歡她的原因，甄英雄非常清楚，自己對薛雪的感情，很大程度上是被迫接受，是出於一種類似於憐憫，補償的心態，對於這一點，薛雪應該比自己還要清楚，當然，現在甄英雄的心態已經因為一段時間的相處發生了變化，薛雪那種默默的支持與包容，讓甄英雄真心愛上了她，雖然這是一種先上車後補票的戀愛關係，但絕對與戀姐情節扯不上關係！　　球球的，如果這就叫做戀姐的話，那少爺和顏冰該怎麼算？連那當子事都做了，豈不是要說少爺有嚴重的戀母情節？！　　其實，從甄英雄愛上一心，或者是喜歡甄三國這些情況來看，說不定他真有戀母情節呢，因為，一心和三國，在很多方面，都有秦夢謠的影子。　　似乎看到了外面有車的燈光，聽到了汽車引擎的聲音，別墅里的燈突然亮起，甄英雄懶得和常樂喘氣，恨恨的下了車，“明天不用你接了，回去給我好好反省，少爺我沒有戀姐情節。”　　常樂捂着眼眶，陪笑道：“是，是，少爺不戀姐……”　　“是沒有戀姐情節！”　　甄英雄這下意識的隨口糾正不要緊，常樂忍笑忍的本就夠辛苦的了，甄英雄這個強調太露怯，常樂一怔，腮幫子漸漸鼓起，‘撲哧’一聲笑出來的同時，趕緊掛倒檔，給油松離合，免得再挨一拳變成熊貓眼，“是，是，少爺只是喜歡大公主，是戀姐，絕對不是有戀姐情節！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甩車身，汽車在常樂的大笑聲中從視線中消失，甄英雄氣的腦血管都要爆掉了，厚臉皮的甄少爺也有覺得羞怒的時候，太難得了，甄英雄終於知道，其實，自己也是要臉的人，太純情了，被嘲弄兩句就鬧了個大紅臉，真是個單純的大男生啊。　　甄英雄走到門前，摸出錢包，翻了又翻，才想起自己早上出門的時候，把唯一的一把鑰匙留給一心了，無力的嘆了口氣，甄少爺這個鄙視自己啊，表面上裝的好象很自然，大有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氣魄，其實是很辛苦的，把精力都花費到對付冰恨天的‘業務’上了，卻把自己有沒有帶鑰匙這種簡單的小事給疏忽了，若是薛雪沒來這裏，自己不是撞鎖了嗎？　　念及此，甄英雄總算是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回這裏了。　　還是渴望休息啊，緊繃了一天的神經，需要放鬆一下，這裏，不但有老媽秦夢謠的味道，還有昨天留下的與一心的幸福回憶，更有一種重新被點燃后的家的溫暖。　　甄英雄做了兩個深呼吸，然後敲響了房門，心裏對於薛雪的車子為何出現在這裏已經有了答案。　　這個別墅薛雪從未來過，應該是一心把她叫來的，而原因則很簡單，甄英雄早上把車開走了，而這裡是富豪住宅區，沒有公交車，也叫不到出租車……　　可是，一心既然把薛雪叫過來，肯定是要下山才對啊，為什麼薛雪也留下來了呢？　　算了，進門以後還怕她們不告訴自己嗎？甄英雄幻想着開門以後一心飛撲到自己懷裡的，然後深深一吻時那浪漫而美妙的一幕，口水都要流出來了，迫不及待啊。　　又敲了敲門，甄英雄終於覺得奇怪了，二樓的燈早就亮了，按理說一心和薛雪早該下樓了才對，為什麼這麼半天都沒人給自己開門啊？而且，客廳的燈到現在還黑着呢……　　無奈，也許敲門聲太小，她們沒聽到吧，甄英雄不得不放棄敲門，按響了門鈴，‘叮咚……’　　門鈴這東西有時候會給人一種特殊的感覺，既，冰冷，疏遠，如果是去探訪客人，按門鈴絕對不會產生這種感覺，但是，若是回家的話……哪有人回自己家還去按門鈴的？尤其是對甄英雄這個剛嘗到組建家庭的那種飽滿幸福感的男人，家裡有了溫柔可人的小妻子，可自己第一次回家，就要去按這破東西，嚴重影響心情不說，也破壞了該有的浪漫氣氛啊。　　甄英雄倒不是抱怨一心和薛雪太懶，畢竟現在已經是凌晨三點十分，是常人最容易感到疲憊的時間，但是……按了三遍門鈴，依然沒人過來開門，這就絕對是存心的了！甄少爺並不累，也不困，只不過，在海上顛簸了好幾個鐘頭，實在是不想保持站立的姿勢，穿的和狗熊似的，太累贅了。　　莫非，一心在氣自己早上連招呼都沒打就離開了？甄英雄念到此處，腦中出現了一幅畫面，穿着圍裙的一心手裡拿着雞毛撣子，翹着小嘴，一臉嗔怒的望着跪在搓衣板上，兩手抓着耳朵的自己，甄英雄心裏大急啊，少爺不是不和你打招呼，實在是不忍心吵醒你啊！　　甄英雄可不想幸福的小日子才開始就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情而宣布感情破裂，都說夫妻之間存在七年之癢的感情疲憊或者瓶頸危機，可少爺和點心連七個月都不到呢！甄英雄被自己的想法嚇壞了，下意識的一擰門把手……　　“唉……？”甄英雄一怔，門，竟然沒鎖。　　有沒有搞錯啊？點心和小雪也太不注意了吧？兩個女孩子家，睡覺居然不鎖門，這個地方如此偏僻，萬一來了壞人可怎麼辦？　　甄英雄滿腹牢騷，推門而入，屋裡很黑，藉著月色，隱隱約約的看到正對着的樓梯口站着一人，那人身材曼妙，顯然是個女人，只是不知這人是一心還是薛雪，甄英雄正想開口，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那站在樓梯口的女人突然抬起胳膊，一道刺眼的金色光芒照在了甄英雄的臉上，甄少爺整個晚上都沒看到過亮光，此時被強光晃的眼睛刺痛，“唔”了一聲，下意識的抬起小臂擋住了臉。　　就在這時，那手持手電筒的窈窕美女清脆的大喝一聲，“雪姐開燈！”　　雖然只有四個字，可甄英雄非常肯定，這是一心的聲音！這丫頭搞什麼啊？難道是給自己開個歡迎會？太誇張了吧？雖然，昨天有了夫妻之實，但丈夫第一次回家，妻子不是應該表現的靦腆一些嗎？搞的這麼隆重，不太像是一心的作風啊。　　甄少爺雖然是如此想的，可已經在等着紙禮花清脆的響聲和綵帶飛舞了，但是，他的期待落空了，恰恰相反，等待他的是……　　“姐妹們，上！綁了他先！”　　綁了？綁誰啊？甄英雄大腦的思維微微一窒，接着，頭皮一緊，殺手的神經提醒他，有危險！　　甄英雄無暇理會那個很像唐甜甜的聲音，身體已經做出了本能的反應，向前猛然一彈，然後，轉身，護臉，沒想到門后竟然有人埋伏！　　“喝……！”身後傳來清脆的一聲喝，果然是有人偷襲！　　一個合格的殺手是不會把後背暴露給敵人的，甄英雄無論是反應還是動作都讓襲擊他的人大吃一驚，但甄少爺穿的實在太多了，不但體形像頭狗熊，他甚至覺得自己的動作也笨拙的像頭熊，轉身比預想的慢了整整一個節拍，擋住臉的胳膊傳來一陣並不強烈的痛，但力道卻很猛，想來，是偷襲自己的傢伙是用腳踹過來的！媽的，要是少爺沒擋着臉，被這一腳蹬在臉上，毀容是小，死了可就太不划算了，小娘皮，喊着要綁了少爺難道是麻痹戰術，故意要自己放鬆警惕然後藉機下殺手不成？　　甄英雄實戰經驗豐富，突如其來的暗算並沒有讓他產生絲毫慌亂，心思雖如電，奈何事出太突然，他還沒有理出頭緒來，胳膊還能感覺到對方腳上的力道，小腹又是一陣沉重的痛，甄英雄防不勝防，本就在後退的他竟是被踹飛了出去。　　他奶奶的，居然是兩個人！只有一個人發出大喝，為的就是掩飾另一個人的腳步聲！偷襲自己的是兩個人，無論是力道，下手的狠辣，還是合作的默契程度，都讓甄英雄肯定，能做到這種事情的，只有安靜安寧這對姐妹！　　小腹中了一腳，甄英雄摔在了地板上，滑出去四五米之遠，一時之間哪說的出話來啊？腦袋上的雷鋒帽都飛了，就聽到那個酷似甜甜的聲音從遠而近，似乎正衝過來，大喊道：“點心，別發愣啊，用花瓶砸那死胖子！”　　死胖子？誰是死胖子？甄英雄固是心存疑惑，此刻也無暇多想了，抱着腦袋的雙臂一敞，仰躺在地上的他一睜眼就看到了一心高高的舉着花瓶，緊閉着眼睛運足了氣要砸將下來，甄少爺後背都涼透了，天啊！自己不巧正巧的剛好摔到了一心的腳邊，這丫頭要做什麼？謀殺親夫？！　　“有沒有搞錯？！謀殺親夫？！”甄英雄大急之下聲音都變了調，一心聽到他出聲，下意識的睜開了眼睛，與甄英雄來了個眼對眼，她的美眸之中明顯爆射出震驚，‘啊’的一聲更是充滿了驚訝，顯然是才知道地下躺着的不是‘死胖子’而是甄英雄，奈何太晚了，那花瓶已經脫手，花瓶的瓶底在甄英雄眼中不停的放大，甄少爺怪叫一聲，‘啪！’總算在最後一瞬翻身躲過了再次毀容的危機，碎玻璃塊濺到他的後腦上，疼啊。　　天啊，全瘋了，這群丫頭搞什麼飛機？！　　甄英雄從地上翻起，心裏已經動了真怒，連着兩次差點把命都丟了，他又不是聖人，不生氣才怪呢，尤其是安家姐妹和甜甜的呼喝，更是火上澆油。　　“死胖子，哪裡跑！”　　“看招，死胖子！”　　“死胖子，去死吧！”　　姐姐安靜一拳打來，甄英雄以右腳腳跟為軸，身子旋轉一周，不但閃過了安靜的拳頭，還腳下一絆，勾在了她的小腿上，安靜在前沖之勢下，驚叫着踉蹌了好幾步，一跟頭摔倒，小屁股撅着不說，還是一個超級不雅的‘狗吃屎’姿勢。　　再說被惹毛了的甄少爺，靠旋轉身子閃過了安靜，安寧的凌空飛踢已經到了眼前，甄英雄憑仗自己穿的厚，竟不躲閃，伸手抓向了安寧的小腿，藉著小半步後退緩解了安寧飛踹在他胸口的力道，安寧一隻腳被甄英雄抓到之後才認出自己踢的是誰，可惜這時候無論是驚訝，害怕，還是後悔，都晚了，另一隻腳才落地，甄英雄爆喝一聲，身子生硬的一擰，然後猛然發力，雙臂一甩，將安寧扔飛了出去，幸好甄英雄早就描好了角度，安寧摔在了沙发上，沒有受傷。　　死胖子長死胖子短的，連少爺都敢罵，要造反啊！甄英雄正在氣頭上，就聽到一心大喊道：“不要啊，甜甜，他不是死胖子！”　　“去死吧白痴！！！”　　看到甄英雄背對着自己，唐甜甜以為機會終於出現，安靜安寧已經倒下了，自己絕對不能再失敗了，因此她跑的特別快，沖的特別猛，手裡端着墩布把兒，好象要戳死甄少爺似的。　　“樹袋熊……你給我老實點吧！”　　甜甜終歸不懂得打架，甄英雄僅僅從腳步聲就能辨別出她的進攻是多麼的單純，連身子都沒轉，只是向旁邊橫移了半步，甜甜就撲了個空，甄少爺一把抓住了她的后脖領……　　“啊……！！”　　意外再次發生，甜甜只穿了一件系扣的純棉睡衣，甄英雄一抓她的后脖領不要緊，她沖的太快，甄英雄怒氣中又用上了力氣，睡衣的扣子全繃開了，甜甜怪叫一聲，上衣留在了甄英雄手裡，帶把的墩布扔飛了，赤裸着上身的她和剛剛爬起來的安靜撞了個滿懷，兩人一起倒在了地上，甄英雄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愣愣的望着眼前發生的一切，目光，不知不覺中被甜甜胸前的兩粒粉紅的蓓蕾吸引了。　　“有破綻！哈！”　　甄英雄還未轉正身子，左額頭在一聲木棍斷裂聲響起的同時傳來一陣生疼，這個聲音，不會錯的，絕對是她，甄英雄氣的渾身哆嗦，連疼痛都忽略了。　　“啊……，小愛，你怎麼出來了？！”一心沒想到還是發生了悲劇，聲音都在顫抖。　　“你們真是沒用，關鍵時候還是得看本小美女的……恩？姐，這死胖子，長的怎麼這麼像姐夫啊……”　　甄英雄已經轉正了身子和艾愛對上了眼睛，看着眼前裝傻充愣，已經意識到錯誤的小公主，將斷了掃帚把藏在身後，臉上露出偽善的無害笑容，小步小步的向後退着，嘴角勾出了讓小公主差點失禁的邪惡弧線，“掃把星……”　　甄英雄一摸額頭，流血了，磨着牙齒叫着小公主的外號，連聲音都變了，那特殊的帶着無比怨恨的顫音，讓人毛骨悚然，小公主知道自己犯了大錯，怕是求饒也難以得到諒解，腦中閃過一道靈光，驚恐失措的大眼睛突然獃滯黯淡，“其實，我在夢遊……”　　“你去騙鬼吧！”　　“哎呀……！姐夫饒命！姐姐救我啊……！”　　“誰也救不了你！臭丫頭，下手這麼黑，看我不打爛你的屁股！”　　“姐夫你穿的和熊似的，我怎麼知道是你嘛？！別打我，我怕疼！”　　“我腦袋都流血了，你怎麼不問問我疼不疼啊？！”　　“人家都說不是故意的了！”　　“等我打爛你的屁股，我也會和你道歉的！”　　“不要啊，姐，救我……”　　甄英雄頭都破了，鮮血從額頭流下，半張臉都是紅的，一心早就慌了神，心虛着呢，哪裡好意思攔着甄英雄揍艾愛啊？只盼着他不會生自己的氣才好，有同樣想法的，還有剛才負責開燈，現在還畏畏縮縮站在牆角的薛雪，那丫頭正面壁思過呢……　　“這都怪你自己，誰讓你穿成這模樣的？”甜甜將甄英雄那件肥大的羽絨服套在了身上，蜷在沙发上，絲毫沒有認識到錯誤，大概是在眾人面前露了點的緣故，小臉紅撲撲的，煞是可愛。　　甄英雄坐在甜甜旁邊，薛雪正跪在他的另一側，剛剛給他額頭的傷口上過葯，此時正在纏綁繃帶，安家姐妹一臉的愧疚，安寧幫他揉肩，安靜給他捶腿，討好意圖太明顯了。　　“我才多穿了兩件衣服你就認不出我了，你還好意思怪我？！”甄英雄沒好氣道：“要是剛才我被你戳到了，脊梁骨非斷了不可！”　　甜甜也知道自己沒什麼理，但還是不服氣道：“好啊，就算我沒認出你來，難道你還沒認出我來嗎？你都認出我了還把我衣服給撕了，狠狠摔了我一大跟頭，難道我不應該怪你啊？幸好這裏沒有別的男人，不然我還不被人給看光了？哼！”　　“就是啊，臭姐夫，你穿成這模樣，人家怎麼認的出來啊？大半夜的敲門，黑不隆冬的我們只看到門外站着一大胖子，以為是壞人嘛。”艾愛趴在一心的大腿上，讓一心幫她揉着被甄英雄打的生疼的小屁股，委屈道：“本小美女是為了保護姐姐，為了保護自己的貞操才誤傷的你，你居然不理解我，還捨得下手揍我？難道你想本小美女獻身你之前先失身於色狼啊？”　　“啪！”一心一巴掌拍在了艾愛的小屁股上，“死丫頭，不許胡說八道！”　　“哎呀，姐，人家疼着呢你還下手打？”艾愛撅着小嘴，道：“你比姐夫還黑心！”　　“你們連燈都不開，當然認不出我了，再說，倒霉鬼，我揍你不是因為你打破了我的腦袋，而是因為你打破了我的腦袋卻不敢承擔責任，把我當成了智商低下的白痴！”甄英雄氣道：“夢遊的人可能知道自己在夢遊嗎？”　　“其實，我現在還沒清醒……”　　“你的屁股似乎還是很癢啊……”　　“啊……！別，不癢了，很痛，對不起總可以了吧？姐夫，求你原諒我，好嗎？求求你嘛，就原諒人家了啦。”艾愛的聲音很有磁性，這丫頭故意嬌腔嗲調的說話，擺出媚媚的表情，別說甄英雄了，連一心等女孩子都覺得骨頭髮酥，渾身上下直起雞皮疙瘩，“姐夫，我們就算扯平了，好嗎？”　　“扯平了？”甄英雄和艾愛同居過一短時間，對這丫頭的美人計早有免疫，“你把我腦袋打出了血，我只打了你兩下屁股就算扯平了，我不是太虧？”　　甄英雄並不是因為小氣才和艾愛計較，而是這丫頭太滑頭，剛才自己連力氣都沒用，這丫頭就號啕大哭，喊屁股都被打裂了，讓一心給她揉，裝可憐裝的太像了，甄英雄總有一種憋屈的感覺。　　“什麼嘛，姐夫，我不是那個意思啦。”艾愛小臉一紅，眼睛里水潑蕩漾，瀅瀅閃閃，好象羞赧的不得了，表情極為做作，厚臉皮的丫頭果然不是一般人物，一句話說出來，讓一屋子女人神經崩潰，安家姐妹更是感慨，世界上居然還有比九鳳臉皮更厚的女孩存在，“我今天讓你流了血，等我十八歲的時候，你不是也會讓我流血嗎？到時候，人家的身子都是你的了……哎呀……！！！姐，我不說了，我不瞎說了，你別打了，兩半了，不，四半了，屁股都被被你打成四半了！！！”　　“那就等它裂成八半我在住手好了！”一心手起手落，狠狠的給了教訓了一頓小公主，呼呼的喘着粗氣，不知是羞的還是氣的，“死丫頭，一點女孩子的矜持都沒有，什麼話你都敢說啊？”

# 第405章 艾愛的歪理

　　“這證明我誠實……哎呦……！好了啦，我是厚臉皮總可以了吧？”艾愛又挨了一巴掌，也不個敢再裝傷員了，一下子從一心腿上彈起，隔着茶几跳到了甄英雄這邊的沙发上，閃到了薛雪身後，對一心吐了吐小舌頭，道：“我就是喜歡姐夫，你拿我怎樣啊？”　　“你是認真的？”一心臉都青了，甄英雄冷汗簌簌的，大氣都不敢喘，艾愛這臭丫頭說話太大膽了，以往她的確不分場合，不分地點的說喜歡自己，可從來沒有在一心面前說過啊，現在這不是在亮明她的心意嗎？如果自己不否認，豈不是默認了自己和倒霉鬼的曖昧關係？甜甜可是一早就知道這倆傢伙之間有問題的，甚至還曾經將兩人捉姦在床，因此隔岸觀火，大有坐山觀虎鬥的嫌疑。　　“俗話說，小姨子有姐夫的一半，你愛上姐夫，就等於把我的一半給了姐夫，我還沒怨你呢，你憑什麼對我凶啊？我可是很專情的，你都把我的一半給姐夫了，我只是把我的另一半也給他啊，所以說，我愛姐夫，有你一半責任，和你搶是我不對，我也有一半責任，我們兩個一半對一半，所以扯平了，誰也不要說誰不對就可以了。”　　又扯平了？！　　說起艾愛的嘴皮子功夫，連甄英雄都自愧不如，一屋子人都被艾愛給忽悠懵了，明知道她在講歪理，偏偏聽起來，真有一種‘扯平了’的感覺，好象她喜歡甄英雄，確實有一心的一半責任似的。　　這是他娘的哪一國的理論，哪個偉人提出來的公式啊？甄英雄看到一心和甜甜，甚至是薛雪和安家姐妹都在認真的沉思，哭的心都有，沒有搞錯吧？這種事情還用想的那麼認真嗎？這丫頭第一句話就是強詞奪理，誰說‘小姨子有姐夫的一半’了？　　“咳，倒霉鬼，不許胡鬧了。”甄英雄要打破這個尷尬的氣氛，有些心虛的警告了艾愛一聲，然後趕快轉移話題，道：“對了，甜甜小雪，你們怎麼會來這裏的？”　　出乎意料的奏效啊，一心聽到甄英雄的疑問，竟拋開了小愛的問題，大概，她也知道小愛喜歡胡鬧，而且嘴皮子功夫厲害吧，“你還說呢，你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裏，沒有車也就算了，連吃的東西都找不到，是我打電話把雪姐姐喊來的。”　　甄英雄聞言，這個慚愧啊，他是真的沒有考慮到這一點，這個別墅很久沒人住，雖然每個星期都有專門的傭人過來打掃，日常用品齊全，可冰箱里卻沒有準備食品或者飲料的必要，想來是一心肚子餓了，才特別叫了薛雪過來吧，準備演唱會的這段時間，她和甜甜的飲食都是由薛雪負責的。　　“對不起啊寶貝兒，是我考慮的不周全……”　　“沒什麼啦，其實我叫雪姐姐來，也是因為我下午要回漢宮排練舞蹈……”一心說到這裏，故意迴避着甄英雄的目光，聲音也低了下來。　　甄英雄知道一心為什麼而羞赧，還是忍不住問道：“你下午回漢宮了？那……為什麼現在……”　　“你不是出海了嗎？我問過我媽媽，她說那艘船是兩日游，這個時候船應該還在海上呢，你是怎麼回來的？難道，你沒上船？”　　一心顯然是在轉移話題，但很成功，安家姐妹十分清楚黑市拳大賽的情況，自然清楚的知道，如果甄英雄真的上了船，此刻是不可能坐在這裏的，除非他是長了翅膀飛回來的。　　“不，我上船了，也確實出海了，不過，太想你了，所以我長了翅膀，飛回來了。”甄英雄這話嚇了安家姐妹一跳，以為他會讀心術呢。　　“不會吧，少爺，你真的出海了嗎？”安家姐妹異口同聲，兩張表情相同的小臉，幾乎一樣的聲調，真是誘人。　　“你們聽他胡吹。”甜甜沒形象的摳着腳丫縫，還把另一隻腳搭在了甄英雄的大腿上，不屑道：“你要是能長翅膀，那我就是天使！”　　“你就是我的天使。”甄英雄深情的望着甜甜，似乎要將他飽含愛戀的目光射入她的心中，那表情很做作，卻做作的那樣認真，“難道……我沒有對你說過嗎？我的天使……”　　“沒……沒有……什麼啊？！討厭的東西，你少肉麻了！”甜甜差點被甄英雄的深情給迷惑，不輕不重的踹了甄英雄一腳，腳丫卻被甄英雄抓住，甜甜也不掙扎，任由他握着，雖然看起來是一副不屑的表情，但幾個丫頭看紅着臉的她已經不再摳腳丫縫，都在肚裏偷笑了，她還是很在意甄英雄那句‘你是我的天使’的，天使，怎麼可能摳腳丫縫啊……　　“嘔……我要吐了，姐夫你好噁心……”　　“要吐去廁所抱馬桶，我又沒對你說話，切……，氣氛都被你破壞了。”甄英雄伸了個懶腰，站起來道：“我確實沒長翅膀，但我也確實出海了，你們‘死胖子’‘大狗熊’的喊了半天，難道沒人覺得我穿那麼厚很反常嗎？”　　還是一心最聰明，看了看桌上的雷鋒帽，又看了看甜甜身上的羽絨服，以及甄英雄臃腫的褲腿，恍然大悟道：“難道，YY，你是坐船……”　　“是啊，我在油輪上準備了一艘改裝過的快艇，就為了今天晚上溜回來見你的，我的寶貝兒……”甄英雄又開始噁心人了，一心明知道甄英雄如此冒險的返回朗朗市，絕對不是單純的只為了見自己而已，卻還是心中感動，他的表情做作，但眼睛中的款款神情卻假不了。　　“坐快艇？！你有毛病啊？！是不是活膩味了？！”甄英雄正和一心幸福的對望呢，甜甜站在沙发上，一腳踹在了甄英雄的屁股上，甄少爺措不及防，加上剛剛被安靜按揉過的大腿很舒服，還用不上力氣呢，一下子向前栽去，竟是摔過茶几，剛好撲在一心的身上！　　溫香之氣沁人心扉，軟軟的，充滿彈性，一心身上穿的還是昨天的那件公主睡衣，甄英雄的臉正頂在她的乳房上，一心本就是個薄臉皮，又事出突然，“啊”的一聲尖叫，甄英雄以為自己撞疼了一心呢，聽她一叫，急着要起身，因為下半身搭在茶几上，腳下踩不到東西，雙手下意識的要尋找着力點，正好扶到了一心的肩頭，一心的睡衣只有兩條細細的弔帶，削肩香滑，甄英雄的手就像是摸在了滑溜溜的肥皂上，結果，剛抬起的腦袋再次扎到了一心的胸口不說，這一次，是皮膚與皮膚的直接接觸！擋在中間的那層布料，因為甄英雄帶落了弔帶，滑到了一心的腰腹位置，一心的上半身，裸了……　　甜甜只是因為太過擔心甄英雄，所以行為有些過激，沒想到闖了禍，一心和她可不一樣，甜甜臉皮厚，雖然剛才露了點，但大家都是女孩子，她倒並不是太在意，但一心……　　甄英雄是很享受這種溫軟有彈性，雖然呼吸有點困難，但味道卻讓人神迷的感覺，可薄臉皮的一心可受不了在人前暴露身體的羞恥感，更無法接受現在這個絕對曖昧的姿勢，於是再次凄慘的發出叫聲，身體也不停的向後仰，甄英雄心虛，更慌了，可慌了之後動作更是忙亂，兩腳一個勁的亂蹬，終於，茶几倒了，那張單人沙發也倒了，甄英雄和一心摔倒在了一起，一心仰面朝天，因為還保持着坐在沙发上時的姿勢，她的兩腿美腿極為不雅的分開着，甄英雄卡在一心的雙腿中間，大頭朝下，雙手以為摔倒時摟住了一心，而被她的後背壓住，雙腿懸空，竟是無法動彈。　　“哎呀呀，我突然覺得好睏，明天上午還有工作，我得回房睡覺去了。”甜甜太了解一心了，八成會把這筆帳記到自己腦袋上，於是在一心和甄英雄站起來前先行撤退。　　“甜甜姐，等我！我今晚和你一起睡！”艾愛本來是和一心睡在一個房間的，但她剛和一心攤了牌，一心到現在還沒有表示態度呢，艾愛雖然大膽，卻也知道心虛，當然不敢再和一心睡一被窩了。　　安家姐妹剛才犯上，和甄英雄動了手，這時候心裏正怕着呢，看到惹少爺生氣的罪魁禍首全跑了，她們可沒傻到留下來背黑鍋，再說了，少爺和少奶奶現在的姿勢這麼曖昧，說不定少爺心裏正爽着呢，雙胞胎姐妹交換了一個眼神，連打哈哧都配合的那麼默契，“少爺晚安，少奶奶晚安……”　　一眨眼的功夫，就剩下薛雪了，薛雪沒有安家姐妹那麼‘識趣’，也沒有甜甜或者小愛那麼多歪心思，看到甄少爺倒栽蔥的姿勢，心疼啊，甄英雄腦袋上被艾愛打了一棍子，現在這姿勢，不是正碰到傷口嗎？於是薛雪趕快跑過去，將甄少爺拉了起來，而艾一心也因為甄英雄停止了進一步的‘侵犯’，終於停止了尖叫，剛才沙發一倒，她固然嚇的不輕，但最不能接受的，還是那難看的姿勢，對淑女來說，在人前分開大腿，絕對是莫大的羞辱。　　還是薛雪細心，甄英雄半天沒能從一心身上爬起來，還就是因為沙發倒了之後，他的腦門頂在了一心的胸口上，雖然一心有一對飽滿的乳房，但倒栽蔥的甄英雄等於把上半身的重量都壓在了傷口上，能不疼嗎？差點沒昏過去。　　“少爺，你沒事吧？”薛雪一邊幫一心把睡衣提起來，一邊擔憂的望着甄英雄。　　甄少爺疼的眼淚都流出來了，坐在地上揉着腦門，尷尬的強笑着道：“沒事，沒事……”　　一心的臉紅的要燒起來似的，可以比擬傍晚天邊的火燒雲了，“他當然沒事，有事的是我！死傢伙，我的臉都丟盡了啦！”　　在眾女面前裸了胸脯不說，甄英雄還把整張臉貼了上來，一心怎麼可能接受的了啊。　　“寶貝兒，我不是故意的，是樹袋熊踢了我一腳，你也看到了啊……”　　“她踢你和你脫我衣服有關係嗎？”　　“我看她是報復，恩，肯定是那樣的，她在氣我剛才脫了她的衣服……”　　“那跟我更沒有關係啊！”一心又羞又氣，捂臉道：“我明天都沒臉見她們了！”　　“別這麼說嘛。”甄英雄寬慰她道：“老公和老婆之間，發生點親昵的事也很正常啊，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一心小嘴一嘟，“你以為誰都像你一樣厚臉皮啊？不理你了，我回房去睡覺。”　　甄英雄見一心起身要走，趕快拉住她的手，“寶貝，我們不是應該一起睡嗎？”　　這話意圖太明顯了，一心見薛雪都跟着臉紅，更是羞怯，嬌嗔道：“誰管你啊，你愛睡哪裡睡哪裡！”　　“啊……？”　　“啊什麼？難道你還想和我睡一個房間啊？”　　“夫妻同房，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嗎？”　　“你少做夢，誰和你是夫妻了？！”　　一心說這話時，有些心虛的看了一眼薛雪，這丫頭心裏其實挺希望和甄英雄睡一個房間的，畢竟，剛嘗到做女人滋味的她還是很享受躺在甄英雄懷裡的那種甜蜜感覺的，奈何，她的臉皮實在太薄了，而薄臉皮的人，大多時候是口不對心的，一心在薛雪面前，拉不下這張小臉來，生怕給薛雪帶去一種自己是個小色女的不良印象。　　甄英雄太了解一心了，看到她的眼神遊離不定，小臉潮紅賽若桃花，就知她其實春心萌動，只是放不下矜持而已，便做作的嘆了口氣，放開了一心的小手，改拉薛雪的手腕，“也對，你還沒有答應嫁給我，我們還不是夫妻啊……小雪，你的房間在哪，走，我們睡覺去……”　　薛雪沒想到甄英雄居然當著艾一心的面說出這樣的話來，嚇了一跳，心臟險些跳出嗓子眼，雖然一心察覺到了自己和少爺之間的曖昧關係，但從來沒有挑明過，可甄英雄現在居然毫無忌憚的說要和自己同床，這也太……薛雪是真心喜歡甄英雄，覺得他是自己在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只是想留在他身邊，繼續過着這種平淡而幸福的日子而已，從來不奢望獨佔他，只要做他的情人就好，甚至沒想過要他與幾位少奶奶承認與自己的這種關係，但甄英雄此刻，卻表現的太異常了，他不會是故意氣少奶奶呢吧？　　薛雪又羞又怕，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臉紅的像蘋果，急的啊，奈何甄英雄話已出口，塞都塞不回去了，果然，一心握着小拳頭，說話的聲音都顫了，“甄……英……雄……，你說什麼？！”　　甄英雄裝成很純潔的樣子說道：“寶貝，你不讓進你的房間，我總不能睡沙發吧？我可是坐了N個小時的快艇，骨頭都要散架了，明天我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休息不好，會有很大影響的……”甄英雄所謂重要的事情，雖然說的時候輕描淡寫，但一心和薛雪都清楚，他，大概是要和人動手，甚至是參与黑社會之間的火拚，不然以甄英雄的性格，絕對不會像現在一般對床鋪如此執着的，別說沙發，就是地板他都能湊合。　　且不說一心，薛雪對甄英雄的過去以及行為習慣非常了解，她和小鳳凰交好，知道甄英雄在遇到自己之前曾在國外接受過殺手的培訓，也知道他每次有重大行動之前，都會十分在意休息的質量，這是他的習慣。甄英雄確實很好色，但並不荒淫，此刻他的表情雖然有點無賴，有些齷齪，但眼神很清澈，清澈的目光之中，那分堅持與固執，是他認真起來的證明，明天，他到底要去做什麼？薛雪的羞怯淡卻了很多，擔憂的感覺油然而升。　　一心眼中閃過一道異樣色彩，好象和薛雪想到了一起，但她臉皮薄，還是不肯鬆口，“你就是在動歪心思！難道除了我的房間，就沒有其它的床可以睡了嗎？”　　什麼時候開始少爺的房間變成你的了？甄英雄心裏覺得好笑，一心儼然以女主人的身份自居，卻仍不肯在別人面前撂下面子，真是羞的可愛，固執的可愛啊，靦腆的可愛啊。　　甄英雄還未回答，薛雪已經開口了，“少奶奶，確實沒有床了……”　　“恩？”一心一怔，然後才猛然醒悟，臉上的堅持開始動搖了，再看甄英雄用曖昧的目光望着自己，一心無地自容啊。　　雖然薛雪看出一心已經醒過味了，但還是掰着手指說道：“這個別墅只有五個房間，少奶奶你現在睡的，是過去少爺的房間，甜甜小姐和小公主睡的是過去大公主的房間，靜靜和寧寧睡的是保姆的房間，我睡的是唯一的一間客房，雖然還有一間空着，可，那個是……那個是……”　　“是我老爸老媽的卧室。”甄英雄淡然一笑，好象並不太在意似的，有些開玩笑的說道：“那張床，只有我老爹才可以睡……”　　一心看到甄英雄的表情，心裏很不是滋味，這一天下來，她對這個別墅的結構已經非常的了解，雖然別墅很大，但只有五個主人的房間，一心方才一時激動，卻忘記了不該將秦夢謠的房間也算在內。　　那傢伙笑的很勉強，自己似乎碰觸到了他心中的傷痛，一心知道，甄英雄遠遠沒有他表面給人感覺的那麼堅強，他很脆弱，否則也不會在秦夢謠去世后就搬出這個別墅，他害怕的，是觸景生情。　　一心心裏有愧，說話的態度就軟了很多，“那你去雪姐的房間睡，雪姐和我一起睡。”　　什麼叫得寸進尺？甄英雄很完美的詮釋了這兩個字，“可是，我坐了一夜的船，身上痛的很厲害，剛才又被你們給暗算，摔的那叫一個慘啊，我想要小雪幫我按按摩呢……”　　一心看出甄英雄是故意的了，這臭小子並不是想要和薛雪一起睡，他拐彎抹角的用言語擠兌自己，就是想和自己睡到一個房間去，不知道是他太齷齪了，還是想讓自己顯得很被動，很無奈的妥協，在薛雪面前保住面子，但無論是哪一種，都證明這小子很壞很流氓。　　“少，少爺，我不會按摩……”　　“那你去我的房間總可以了吧，我給你做按摩！”一心鼓足了勇氣，明知道甄英雄下套，還是一頭栽了進去，沒有辦法，她愛這個男人，怕他真的累了，會影響到明天的事情，所以，犧牲了自己，當然，這也有女人天性喜歡吃醋嫉妒的因素存在，一心不想甄英雄去和薛雪一被同眠。　　薛雪的話其實已經暴露了甄英雄的不良企圖，薛雪有男人恐懼症，又不善交流，她上哪學按摩去啊？　　見薛雪莫名其妙的向自己投來了感激的目光，一心羞不可遏，趕緊又補充了一句，“給你做過按摩之後，我再去雪姐的房間睡……”

# 第406章 踩的死死的

　　怕的是點心你不讓少爺進門，等進了門，你以為少爺還會放你走嗎？甄英雄的內心世界實在是太黑暗了，“小雪會踩背……”　　“雪姐剛說過，她不會按摩！”一心喊過之後，才明白甄英雄是在變相的對自己提要求，不過轉念一想，踩背？老媽好象說過，要是想讓男人結婚以後聽話，最好結婚之前就把他‘踩’的死死的，這不正是一個‘踩’他的機會嗎？於是一心假裝嘆了口氣，餒了，“好吧，我給你踩。”　　甄英雄沒想到一心這麼容易就妥協了，當真喜翻了心兒，他哪知道，其實一心這個天使的心中，也藏着一隻小惡魔。　　“哎呀，疼死我了！”　　“啊……！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床太軟了，我沒站穩……”　　“沒關係，沒關係……哎呀……！”　　“失誤，英雄，我真不是存心的踩你腦袋的，床一晃，我就踩偏了，對不起！”　　一心確實不是故意的，甄英雄也知道，軟軟的床，就算是自己也很難站的穩啊，一心光着小腳丫，開始的時候兩隻腳同時踩到甄英雄赤裸的後背上，結果，勉強站着還行，稍微一動就會掉下來，掙扎中不懂得控制力道，小腳丫捻的甄英雄後背生疼。本來甄英雄只是故意逗逗一心而已，見她這麼認真，過意不去的甄少爺已經放棄‘享受’了，卻不知道一心為什麼如此投入，竟是堅持要給甄英雄踩的舒服的直到睡熟為止，為了站的穩，她改用一隻腳來踩，可惜一心的平衡感實在太差，床一顫，她這一腳就只不定踩到哪裡去，害的甄英雄把腿夾的緊緊的，生怕她一腳滑進自己雙腿之間，心裏這叫一個後悔啊，為啥自己非要一心給踩背啊？就這種踩法，誰能寬心入睡，那是沒心沒肺！　　“點心啊，其實你不用太認真的，我剛才，只是在開玩笑的……哎呀……！疼……其實，我只是想體驗一下新婚夫婦的恩愛情調而已。”甄英雄實在是堅持不住了，討饒道：“我看今天就算了吧，你看你都累了半天了，換我給按摩好不好啊？”　　“不好，英雄，你是不是覺得我很笨啊？連踩背這種事情都做不好……哎呀……！”一心這一分心，沒能站穩，險些掉到床下去，幸好甄英雄反應快，關鍵時刻拉住了她的手，將她拉倒在自己身邊。　　“寶貝，小心點，摔着了可怎麼辦？”　　“摔死我算了，誰讓我這麼笨的？”一心好象挺委屈的，忿忿的抹了抹額頭細細的香汗，坐了起來，道：“我這麼笨，還想着要把你‘踩’在腳下，我簡直太白痴了！”　　甄英雄也坐了起來，再趴着他懷疑自己真的會癱瘓，聽到一心自怨自艾的說話，不禁疑惑道：“恩？把我‘踩’到腳下？”　　一心沒敢去看甄英雄，蜷着修長的美腿，抱着膝，懦懦道：“是我媽媽說的，她說，要是想讓自己的男人在結婚以後也乖乖的聽話，在結婚之前就要把他踩的死死的，可是，你也看到了，我根本踩不住你……”　　甄英雄只覺得一心太可愛，太天真了，將這丫頭摟在懷裡，大笑道：“寶貝兒，你沒搞錯吧？你是怎麼理解你媽媽的話的？她說‘踩’的死死的，不是讓你用腳踩我的背好不好？”　　一心小眉頭一蹙，看着甄英雄，氣嘟嘟道：“喂，YY，我剛才雖然承認我很笨，但絕對沒說我很弱智，可你這話明擺着是在說我弱智嘛，我當然知道我媽媽不是要我用腳踩你的背。”　　一心不但不笨，還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女孩子，甄英雄笑着掐了掐她光潔的臉蛋，道：“那不就結了，你還生什麼氣啊？”　　“我為什麼不生氣啊？我不但氣我自己，還氣你！”一心也掐住甄英雄的臉蛋，道：“我想‘踩’住的，是你的心，讓你只喜歡我一個人，我以前也說過的，其實，我很自私，並不大方，看到你和別的女孩子在一起親熱，我會嫉妒，會心裏不舒服，我愛你，所以，我可以強迫着自己去接受你其她的女人，但是，我心裏還是更希望你只愛我一個，所以，我想‘踩’住你，‘踩’住你的心，讓你的眼裡只能看到我一個女人，可我發現，我發現我還是做不到，因為我連給你踩背這樣的小事都做不好，更不會按摩，不會做飯，不會洗衣服，連家務也做不好……我用什麼‘踩’住你的心啊？”　　一心說著說著，眼淚溢了出來，靠在甄英雄的懷裡，她的肩膀因為抽噎而抖動着，看上去是那麼柔弱，惹人憐愛，甄英雄心裏很複雜，一心的自我責怪完全沒有道理，她應該責怪的人不是自己，而是他甄英雄才對，自己的花心才是她此刻落淚的原因，一心太善良，善良的她甚至不願意去責怪別人。　　哭了的女人是很可怕的，眼淚有時會成為一種追求真實的勇氣，一心越哭越覺得委屈，突然問甄英雄，道：“你回答我，如果，剛才我不讓你進房間，你是不是真的會去雪姐的房間睡覺？”　　心裏正在感慨的甄英雄沒想到一心也有說變臉就變臉的絕技，結巴的回答道：“不……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這麼說就是不確定啦？”一心氣道：“不確定就表示你有可能會去，你看吧，我就說我根本‘踩’不住你！你走啦，我不想看到你！昨天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給你了，結果你今天就不把我當成一回事，我恨死你了！”　　甄英雄是個大男人，對女孩子家的心事感知的總會很遲鈍，此刻他才鬧明白一心為什麼情緒變化無常，心裏不由又是感動，又是慚愧。　　一心明知道自己有許多‘女朋友’，昨天還是把身體給了自己，對於一心這樣的女孩來說，獻出初夜，就等同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了得到她的男人，可自己呢？早上不吭不響的走了，還自以為浪漫或者體貼的留下了簡短的留言，殊不知，真正的體貼不該如此，而是叫醒她，親吻她，然後，在她的叮囑中，帶着牽挂，而不是將牽挂與留戀藏在心中那樣的離開。　　女人的心理是很微妙的，婚姻就如同一場賭博，一心用一生的幸福來賭甄英雄的真心，結果呢？身邊女人一堆，一心包容了，可自己還在開着低俗的玩笑，沒有丁點男人的穩重，缺乏作為一個顧家男人的覺悟，沒有割捨單身男人時的放蕩與不羈，對即將成為自己的妻子的一心不夠關心，不夠體貼，為人處事依然以自我為中心，這是絕對不負責任的體現，難怪一心會覺得不安，會覺得恐懼，會感到危機了，現在她需要的，是安慰，是組容易說出口，又最難說出口的三個字，是發自心底，雖然被世人說爛了，卻依然有着沉重責任感的三個字。　　我愛你。　　這也許是世界上最簡短的告白，但只要有真心，這三個字，也會成為世界上最感動的，最有份量和幸福感的三個字。　　“我愛你。”甄英雄說了，他說了‘我愛你’三個字，一心呆了，因為甄英雄說的很認真，他用世界上最真摯的眼神望着自己，用世界上最溫柔的語調說了‘我愛你’三個字。　　一時間，一心的世界只有這一個聲音在重複着響起，只有這三個字在世界中飄蕩，彷彿一陣春風，掃走了秋日的落恭弘=叶 恭弘，露出了被壓在下面的嫩青綠草和嬌艷鮮花，這三個字，足以讓四季顛倒錯亂，讓地球倒轉，讓失控扭曲，讓人幸福的想要死掉。　　但是，甄英雄永遠都是個不懂浪漫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把氣氛營造的如此完美，剩下的，僅僅是去親吻一心的小嘴，切身的去疼愛她就好了，還覺得只說了三個字說服力還是不夠，表現力有欠妥當，誠意份量不足似的，又好象‘我愛你’三個字僅僅是個鋪墊，這傢伙拱着身子，坐到了一心的正對面，分開一心的腿，摟着她的腰身向前一托，讓一心盤着自己的腰，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很鄭重，也是很多餘的強調道：“點心，我是故意說要去小雪房間的，因為我知道你太靦腆，不會那麼容易同意我進這個房間，所以，存心用那些話擠兌你……”　　“現在你如意了？”一心眯着眼睛，翹着小嘴，就等着甄英雄吻過來了，哪知道這臭傢伙早不誠實晚不誠實，非要在氣氛營造如此美妙的時候和自己坦白，嚴重破壞了氣氛啊，因此，一心的話，有些一語雙關的味道，似乎是在埋怨甄英雄沒有在最浪漫的時候給自己製造最浪漫的回憶。　　“不如意……”　　“什麼？！”一心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甄英雄這傢伙已經如願的摟着自己，自己就是想逃都逃不掉了，他居然說‘不如意’，這讓一心如何不氣？現在最不如意的應該是自己才對吧？可是，當她看到甄英雄的臉，卻又不禁怔住了。　　這一刻的甄英雄，沒有了輕佻，不再吊兒郎當，從容淡定中，又透散着一種逼人的英氣，目光率直大膽，像帶着旋渦的黑洞一般吸引着一心，讓她的眼睛無法迴避，“我不如意，寶貝，我不知道你還留在這個別墅，所以，我沒有準備回家的禮物……進門就被人打，一點溫馨的氣氛都沒有找到……雖然，我很喜歡這種不再冷清的感覺，很喜歡這個家裡有了溫度，但是，我沒有找到第一次回家后，夫妻之間的那種平實的幸福感覺，所以，我才說，我並不如意，心兒，我是很花心，但是，有的時候，我也希望能和你擁有獨立的空間，享受二人世界的，所以我才故意擠兌你，還騙你幫我踩背的，呵呵，也許，我比你還要天真呢……唔！”　　甄英雄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一心摟住他的脖子，親吻住了他的嘴唇，軟軟的，甜甜的，望着世界上那雙距離自己最近的，世界上最美麗，最明亮的一雙大眼睛，甄英雄迷陷了。　　“傻瓜，你回到這裏，已經是送給我的最好的禮物了……”　　“我是你最好的禮物？寶貝，沒想到你這麼色，那我們做愛吧！”　　“你才色呢！去死！”　　一心有一種從天上掉在地上的感覺，這個臭東西為什麼總是這麼齷齪啊？多好的氣氛他都能給破壞掉，一心打掉甄英雄正在脫自己睡衣的手，氣呼呼道：“你才想做那種事情呢！”　　甄英雄左手勾着一心肩頭的小弔帶，右手從後面滑進了一心的睡衣，在她光滑細嫩的後背上輕輕遊走撫摩，看着美人兒小臉漸漸紅潤，嘿嘿一笑，道：“我是很想做啊，再說，你不是也說了嗎，我從海上回來，就是送給你的最好的禮物，來吧，寶貝，我把身體全送給你了……”　　“你都想哪裡去了？！”一心長這麼大，哪有人對她開過這種露骨下流的玩笑啊，氣氣的在甄英雄的胳膊上擰了一把，道：“我說的不是你的人，而是你的心！你早上走的時候，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裏，晚上顛簸了那麼久，你應該很累了，又不知道我還留在這兒，但你大老遠的還是跑回來了，我很高興，因為你心裏有我，不是嗎？你的心意，才是送給我的最好的禮物。”　　甄英雄怎能不明白一心的心意，只是他發現自己真的不是那種喜歡酸酸麻麻氛圍的人，所以又在故意活躍氣氛罷了，在一心的唇上吻了一下，還很挑逗的舔了舔她的嘴角，笑道：“呵呵，我以為我的寶貝是想我了呢。”　　一心早已情動，甄英雄的手還在撫摩她，她坐在甄英雄的大腿上，而甄英雄只穿了一條內褲，一心感覺到了他那裡的堅硬，她心裏有些害怕，難道自己真的是個小色女嗎？為什麼如此渴望被他親吻啊？感覺到左耳垂被甄英雄含在了口中，被他的舌頭輕輕挑撥，一心身體里的骨頭好象都被抽去了一般，軟軟的，使不出絲毫的力氣，耳朵痒痒的，身體熱熱的，一心的大腦開始空白，她也未想到自己會說出了這樣一句話，“我……我是很想你……”　　甄英雄不願意把冰恨天的事情告訴一心，因此對付冰恨天的計劃，一心不問，甄英雄也不開口，壓抑的擔心很容易成為感情爆發的宣洩點，當一心看到甄英雄回來后，為他的那種擔憂終於轉化為濃濃的愛意洶湧外泄，當然，無論是甄英雄的表白還是他的挑逗，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這個才嘗到幸福小妻子滋味的女孩。　　甄英雄聽到一心的話，動作一窒，似乎他也沒有想到靦腆的一心會如此坦城吧，但甄英雄並沒有為此停止動作，反而撩起了一心的上衣。一心很難為情，話出口之後她就後悔了，羞赧的不知所措的她完全失去自主能力，竟是配合的抬起了胳膊，露出光潔的腋下，讓甄英雄褪去了她的上衣。　　豐滿的乳房驕傲的聳立着，雪白飽滿，如凝脂白玉，帶給人一種耀眼的視覺震撼，只是看着就能感覺到它的滑膩一般，粉紅色的乳暈更是讓人心蕩神搖，那兩顆嬌嫩的櫻桃已經因為情動，含羞帶怯，羞羞答答卻有誠實的挺立，可愛而誘人。　　甄英雄的大手剛好可以覆蓋其中的一團淑乳，當真是盈盈一握，恰倒好處啊，粉嫩的肉團柔軟而充滿彈性，在甄英雄的掌握中扭曲成型。　　“我也想你，寶貝，我想愛你……”　　甄英雄痴情的柔聲膩語在耳邊響起，夾雜着幾分挑逗，一心覺得心都要化了，她依然嬌羞害臊，不敢有什麼動作，只是被動的等待甄英雄對自己的‘侵犯’，但她的眼神中，已經有了几絲嫵媚嬌嬈。她輕咬薄唇，扭捏的小幅度拱動身子，似乎是不太喜歡坐在甄英雄身上這個大膽的姿勢，但甄英雄卻極為享受，一心身體的扭動，給甄英雄帶來了最直接最原始的享受，一心柔軟的私處，在甄英雄堅硬的男根上不停摩挲，那感覺，很刺激。　　“英雄……”　　“叫我老公，老婆。”　　“不要……太羞人……”　　甄英雄的左手依然停留在一心的右乳上，右手沿着她的嫩背向下一滑，鑽進了她的睡褲，稍稍用力，在她肥美的臀部掐了一把，一心發出了媚極的一聲呻吟，甄英雄頭一低，將臉貼在了她的左乳上，輕輕咬着那粉紅的乳頭，調笑道：“叫不叫？”　　“不……不叫。”被甄英雄抓捏着小屁股，雖然還隔着一層內褲，但一心仍是羞的不得了，尤其這臭傢伙，還故意側仰着臉，讓自己清楚的看到他伸出舌頭挑撥自己的乳頭，“你……你還沒有……娶我呢……我不叫！呃……”　　一心眉頭緊蹙，說過話之後趕緊咬住下唇，生怕自己發出羞人的呻吟聲，因為甄英雄在不輕不重的掐捏她的屁股蛋，一心拱動的幅度更大了，如此一來，兩人私處的摩擦也更明顯，那強烈的刺激，讓人慾罷不能，甄英雄也情不自禁的偶爾向上挺動，用自己的堅硬有力的頂除一心的下體，以便給她帶去更大更羞人的快感，這也是另一種逼她‘就範’的手段。　　“我一定會娶你的，乖，寶貝，叫一聲給老公聽聽。”甄英雄這話都有些撒嬌的味道了，一心不同於白果，小白有明顯的弱點而一心沒有，例如，白果最怕被搔腳心，怕癢，只要抓住她的小腳丫，她就會立刻就範，在床上也一樣，白果屬於開放型，很放的開，情動之後感情泛濫，什麼羞人的話都敢說，什麼親昵的稱呼都能喊出來，而一心恰恰相反，她太靦腆，屬於被動型，都說小白虎有很強的性需求，但一心明顯不如白果那麼‘驍勇善戰’。　　“不叫……絕對，不叫……”　　一心和甄英雄的性格好似截然相反，但兩個人卻又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有的時候，他們同樣懂得包容，忍讓，可有的時候，他們也同樣的固執，要強。　　“真的不叫？”　　“一天不穿上婚紗……我就一天不叫！”　　甄英雄的吸吮開始有力，左手也繞到了一心的身後，滑進了她的睡褲中，揉捏着她的另一半美臀，臀部始終沒有胸部那樣敏感，一心緩過一些勁的同時，也感覺到有些失落或者空虛，這種感覺太難為情了。　　甄英雄坐直了身子，吻上了一心的唇，伸出舌頭頂開了一心防守並不嚴緊的牙關，兩條滑膩的舌頭糾纏到了一起，一心還以為甄英雄已經放棄了呢，他的兩隻手安分多了，雖然還摸着自己的屁股，卻不再有多餘的動作。

# 第407章 老公與老婆

　　一心既鬆了口氣，也渴望甄英雄有更進一步的動作，心情當真複雜，於是，她吻的更投入了，還將小舌頭伸過去方便甄英雄的吸吮，並不斷將自己的香津玉液渡到甄英雄的口中，似乎是在獎勵他終於老實了。　　可就這樣放棄，絕對不是甄少爺的個性，甄少爺雖然不算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但絕對算的上‘為求目的百折不撓’的主兒，而且，他並不純潔，反之，他還相當的齷齪，就在這時，一心纖美的身子向上一彈，美麗的天使突然仰頭髮出一聲略帶驚訝的羞人吟呼，摟住甄英雄脖子的胳膊更是用上了力氣，“啊……，壞傢伙，你……你……”一心緩過了一口氣，但身子依然綳的很緊，秀眉緊蹙，似顰還怨，似羞帶嗔，似乎是痛，又像是有了別樣的感受，總之表情很是彆扭，“你，你太壞了！”　　甄英雄笑了笑，藏在一心睡褲中的雙手向上提了一提，一心再次發出那種怪異的呻吟，就聽甄英雄用低沉的聲線，似哄似騙，似威脅似挑逗的說道：“寶貝，你還不肯叫嗎？”　　睡褲中的雙手鬆一下緊一下的一提一拉，甄英雄也利用床的彈性挺動着身體，加大自己的堅硬與一心密處的接觸摩擦，一心嬌吟不止，小口一開一合，嬌軀微顫，鼓脹的乳房與甄英雄赤裸的胸口廝磨着。　　“你這壞傢伙……不，不要拽了……求你了……老……老公，我認輸了，老公……！”　　一心的聲音發顫，不知是羞的，還是被那怪異的感覺折磨的，總之，她服輸了，這一聲‘老公’，叫的甄英雄心裏好象灌了蜜一般，甜甜的幸福感注滿了心房，“乖，老婆……”　　“我都叫你了，你還不住手啊……呃……你好討厭，快停手啦……！”　　一心緊緊抱住甄英雄，把臉藏到他的脖根，重心完全靠在了甄英雄身上，小屁股有意無意的敲起，雙腿分開，小腿向回彎着，圓潤的膝蓋頂着床面，好象要把甄英雄壓倒似的，這個動作雖然大膽，卻是被迫的，原來，甄英雄的雙手當真在搗鬼。　　甄少爺的雙手分別拉着一心那條純棉小內褲的兩個邊緣，將其向後勾起，不但暴露了一心的兩半美臀，還讓普通的內褲變成了丁字褲一般，布料完全陷到了一心的屁股縫中，他再抓着內褲，向上一松一提，加大了對一心羞人部位的摩擦，帶給一心的感覺當然會很奇怪了，尤其是那最羞人的一點，被一陣一陣的提拉帶去的壓迫感讓人覺得羞恥，一心生怕自己再不求饒，會讓甄英雄理解為自己很享受，那自己就不要活了。　　甄英雄順勢倒下，然後一翻身，將一心扳到了身下，一心還未反應過來呢，雙腿就被甄英雄抬起，下體一涼，連同內褲一起被甄英雄扒了個精光，一心嬌羞的發出一聲驚呼，頗有掩耳盜鈴的感覺，雙手捂住了眼睛。　　這是多麼完美的身體的，絕對是造物主最完美的藝術品，甄英雄每次看到一心的身體，都會覺得震撼與感慨，這麼美麗的天使，就是自己未來的妻子嗎？　　她像雪一般的純潔，她像花一般的嬌艷，她好似夏日驕陽一般耀眼，她好似秋天成熟的果實，在靜靜的等待着自己的採摘。　　甄英雄卡開腿，騎跪在一心的身上，雙手扳開她的手腕，讓她露出羞澀的容顏，這個表情的天使，是最美麗的。　　細眉如柳，弧線動人，透着秀氣和文雅，長長的烏黑睫毛自然的向上卷翹，剪水秋瞳似開似闔，閃動的霧色似乎可以將人帶入奇幻的夢境一般，顯得那麼誘人，那麼嫵媚。玲瓏瓊鼻嬌翹挺直，鼻尖頂着細細的汗珠，略顯單薄的嘴唇，不妖艷，卻性感，鮮艷欲滴，引人垂涎，桃腮抹了兩片嫣紅，氣質典雅高貴又不失清純的美麗天使，此刻流露出幾許春意盎然。　　天使的肌膚光滑如絲，一對聖潔豐腴的雪白乳房因為平躺着而更凸其顯渾圓鼓脹。嫣紅誘人，嬌小可愛的鮮嫩櫻桃是那樣的稚嫩，一圈比乳頭顏色略淡的粉紅色乳暈，像是一輪圓月包裹着挺立着的乳頭，甄英雄輕輕的舐舔撩弄那美味的果實，一心的身體就忍不住的顫抖扭動，那豐滿的雪乳隨之蕩漾，好美，好動人。　　凝脂白玉的肌膚毫無瑕疵，甄英雄的吻一路向下，纖柔的細腰盈盈一握，只是看着就有一種要輕攬入懷的衝動，那種柔美感讓人愛不釋手，給人慾擁一生，坐懷輕憐，蜜愛一輩子都不會厭倦的感覺。　　平坦的小腹光潔如白玉，平滑而柔軟，嬌滑而細嫩，俏皮的小肚臍淺淺的，圓圓的，可愛非凡，甄英雄用舌尖抵觸輕旋，一心感覺痒痒的，忍不住嬌哼連連，掙脫了雙手，按住了甄英雄的頭，似乎很喜歡甄英雄親吻她小肚臍的感覺。　　沒有那一片熟悉的細軟絨毛，豐膩的雙腿間光溜溜的，緊緻細膩，甚至看不到一個毛孔，粉紅色的溝壑因為昨晚的瘋狂還有些紅腫，一抹滑潤柔膩的水痕潤澤了天使的蜜處，那濕痕晶瑩淫糜，撩人心扉，散發著淡淡的幽香，當甄英雄忍不住將嘴唇貼在那神聖的不再是屬於自己禁地，以後只屬於自己的聖地時，一心的身體猛然間繃緊，身體好似水蛇般扭動起來，被甄英雄分開曲起的大腿本能的想要夾緊，“不要……那裡……那裡不行……不衛生……呃……別……別親那裡……呃……求，求你了……老公……呃……”　　甄英雄知道一心既怕羞又保守，便笑着抬起頭來，脫掉了那肥大的內褲，將堅硬的兇悍之物抵到溫膩濕潤的幸福的結合處，雙手扶着一心圓潤的膝頭，目光中透出無限深情，聲音中帶出說不盡的溺寵與愛憐，“寶貝，我愛你……”　　“我也愛你……”一心小臉血紅，第一次的疼痛還心有餘悸，雖然她知道後面等待着的將是飛在雲端一般的快樂，但結合之前依然有些緊張，勇敢的望着甄英雄，她伸出了雙手，“我也愛你……老公……”　　甄英雄心領神會，幸福的一笑，身子向前一挺，就勢俯下了頭，在進入一心身體的同時，一心也撫到了甄英雄的臉，深愛的兩人再次熱吻。　　沒有昨天那種撕裂身體一般的疼痛，有的，只是充實，隨着甄英雄猛然之間抽動的加速，一心就像仰頸高歌的天鵝一般，發出了一連串自己也無法遏止的消魂的呻吟，快感如潮，春水橫溢，一心再次感受到了飛上雲端的快樂。　　和初夜一樣的緊湊，被一心的身體包裹着的感覺，蝕骨一般消魂，甄英雄賣力的抽搐，肆意的釋放着款款愛意，兩人交合之處，迸發出淫糜的水聲，燈光照耀下那閃亮晶瑩的玉珠飛濺在一心的雙腿之間，一心肌膚滲出的絲絲密密的香汗，好象催情劑一般促使甄英雄頻頻加快衝擊，終於，美麗的天使在極度的快感中挺起了腰支，發出了歇斯底里的長吟……　　甄英雄還不滿足，他粗重的呼吸中伴隨着一心的嬌喘呻吟，兩人不知疲憊的一次又一次的結合，外面是涼爽的秋夜，屋裡卻春色濃郁，一片旖旎風光中，一男一女欲仙欲死，纏綿不息。　　“少爺，該起床吃飯嘍……”　　“太陽都曬屁股了還不起床，肯定是發生意外了，搞不好是煤氣中毒，小寧姐，你起來，我來撞門……唉？你幹嗎抱住我啊？小寧姐，人命關天啊，你快放開我！”　　“拜託你別胡鬧了，我的小公主，小姑奶奶，這別墅還沒供暖呢，哪來的煤氣啊？還有，你手裡的數碼相機是怎麼回事？這好象是我的東西啊！”　　“哦，這個是我從你的包包里借來的……”　　“借來的？那我怎麼不知道啊？”安寧沒好氣道：“小公主，你該不會是要撞門進入拍照片吧？難怪甜甜小姐臨走前特別囑咐我看緊你呢！”　　“喂，小寧姐，我感覺你的目光是在鄙視本小美女耶！”　　“小公主，少爺不喜歡被我以外的人拍照片，請你原諒，我更不能讓你撞門了。”　　“有沒有搞錯？”　　“沒有搞錯……”　　甄英雄和一心晚上折騰的過了勁，被敲門聲和外面的爭吵吵醒之後，兩人一看錶，差一點沒叫出聲來，一心更是又羞又氣，溫柔可人如小綿羊一般的她竟是一腳把光溜溜的甄英雄從床上踢了下去。　　“討厭的東西，都怪你啦！害我睡過了頭，都快十二點了！”一心到底是臉皮薄，都梅開二度了，她在甄英雄面前裸體還是會覺得害羞，坐在床上翻找內衣的時候，還有意無意的用被子遮擋身體，“人家上午的工作可怎麼辦啊？那個死臭臭也太缺德了，竟然不來叫醒我！”　　甄英雄被摔的屁股生疼，爬起來坐到床邊，色咪咪的望着一心，笑道：“我看她是故意不來叫醒你的吧……”　　“恩？”一心一怔，剛從夢中被驚醒的她腦子還有點糨糊，獃獃的與甄英雄對視了片刻，才猛然醒悟，“啊……！你……她，她知道你在我的房間里過夜了？！”一心才醒，並沒有聽到艾愛和安寧前面的對話，而現在，那倆丫頭正在做着關於攝影技術方面的爭論，根本聽不清楚她們在說什麼了。　　“拜託，寶貝兒，現在已經十二點了，小雪早就起床了，能不告訴樹袋熊她們我在這裏睡嗎？不然見你不起床，她們早就過來敲門了。”甄英雄把內褲套在腿上，提到了膝蓋，可看了看自己雙腿之間的東西，又笑着搖了搖頭，昨天戰況太激烈了，歡愛之後已經沒有精力再去清理戰場，所以現在下面很是狼狽，甄少爺把穿了一半的內褲又脫了下來，拿在手裡，一邊伸着懶腰，一邊朝房間里的小浴室走去，“就因為她們都知道我們兩個睡在一起，所以才不過來敲門的，因為她們肯定猜到咱倆都沒穿衣服了。”　　“什麼？！她、她、她們不會是知道我們昨天晚上在做那、那、那種事情吧？！”一心大羞，羞急了的她撩起被子看向甄英雄，又忍不住驚叫一聲，“啊！YY，你幹嗎光着身子到處走？！”　　甄英雄面帶疑惑的回過頭來，胯間垂着的大傢伙嚇的一心趕快捂臉，可發現自己的手中還拿着內褲，一心又趕快把手拿開，當真尷尬至極，甄英雄呵呵一笑，道：“寶貝兒，難道你現在就要穿內褲嗎？”　　一心羞不可遏，心如小鹿撞撞，一時沒能聽明白甄英雄話中所指，怯怯弱弱，極不好意思的小聲說道：“我昨天帶來的換洗的衣服……還有內衣，都放在甜甜的房間了……我先穿上衣服，再到她的房間去換……”　　甄英雄愣了一下才明白一心領會錯了自己的意思，“我的寶貝，我不是笑你穿昨天的內衣，而是……你不覺得哪裡有些彆扭嗎？例如，穿上內褲之後，會感覺到不太舒服，恩……或者說，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洗個澡啊？”　　“洗澡？”一心終於明白甄英雄的意思了，兩條美腿下意識的輕輕蠕動了幾下，一心臉色都變了，小臉通紅的好似大蘋果，撩起被子看了看自己的兩腿之間，美麗的天使羞臊的渾身打顫，抓起睡衣從床上跳了下來，“我先洗！”　　甄英雄已經已經走到了浴室門口，見一心低頭沖了進去，更覺得好笑，聽門外安寧與艾愛還在爭吵，喊道：“寧丫頭，倒霉鬼，少爺已經起來了，你們要是覺得屁股痒痒，就繼續在門外吵吧，打你們屁股的時候，我會拜託小雪和靜丫頭幫你們拍照！”　　“啊！”　　“啊！”　　門外傳來兩聲尖叫，然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漸漸變小，還能聽到安寧的聲音遠遠的飄回來，“少爺，我是安靜，不是安寧……”　　“靠！小寧姐，你太詐了吧？！”　　“我都說了，我是你小靜姐，小公主，不要再搞錯了……”　　“小靜姐才沒有你這麼厚的臉皮……”　　洗澡的時候，一心免不了又被甄英雄大下其手，讓他吃盡了豆腐，但相互搓背時那種溫馨的感覺，還是讓兩人倍感幸福，這種新婚夫婦的感覺太棒了，如果每一天都能如此，那該多好啊。　　甄英雄起床就起晚了，自然不敢太磨蹭，簡單的洗過澡之後，就下了樓，而一心則溜去甜甜的房間換衣服。　　難怪甜甜並未喊一心起床呢，上午所謂的工作，其實是為演唱會的嘉賓，著名女影星孔星星餞行，距離演唱會開始還有一段時間，孔星星加盟的一部新電影即將舉辦開機儀式，所以她要暫時離開朗朗市，雙子星姐妹與孔星星私交甚好，因此，甜甜足以代表一心了。　　當然，一心並不知道，甜甜總是有她自己的一套說辭，演唱會日期日益臨近，現在的一心本就是風口浪尖的人物，所有人，包括孔星星這樣的圈內好友都在猜測她的意中人究竟是何許人也，論起裝瘋賣傻的功夫，甜甜比一心強的多了，一心不去赴宴，也可以理解為迴避這些問題，都是娛樂圈裡的人，孔星星縱是覺得不滿，也是可以理解一心的。　　洗澡的時候聽一心提起，孔星星這次來朗朗市，不單隻是為了做演唱會的嘉賓，還因為有朗朗市的唱片公司在與之接觸，洽談合約。孔星星目前只簽了影視公司，但她本人對唱歌很有興趣，所以認識一心和甜甜，也是因為她們曾經參加過同一期的音樂培訓班，只是她基礎太差，恰好對自己失去自信的時候，被一著名導演相中，中途退出了培訓班跑去拍戲，就此成名，與雙子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現在她想出唱片，但因為先天條件不是很好，有熱情卻無實力，對於她唱歌，業內人士並不看好，她本身簽署的娛樂公司顯然不願意把錢燒掉，所以她才會到朗朗市尋求合作夥伴的。　　其實不少影視明星成名后都會向歌壇發展，但成功的幾率遠遠不及成名歌手轉戰影視界，再說孔星星名氣雖盛，卻是一夜成名，拍過的戲並不很多，年紀尚輕，現在就急着向歌壇發展，也難怪無人看好，但甄英雄卻覺得心動。　　林驍勇目前正在把漢宮娛樂的業務擴張，下面不但有已經日益成型的影視公司，還要發展唱片公司，藝人培訓班，舞蹈院校等等，聽一心言談話語間，似乎對孔星星唱歌也不看好，但甄英雄卻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機會，且不說她有沒有唱歌的天賦，也不說她有沒有發展的前途，至少在現在而言，她很有人氣，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如果林驍勇的漢宮娛樂簽了她，那‘漢宮娛樂’這塊牌子不就打出去了嗎？　　甄英雄覺得，如果真的可以簽了孔星星，對漢宮娛樂的迅速發展還是有好處的。　　難怪艾愛和安寧上樓去敲門呢，原來常樂早就來了，這時候正不客氣的坐在飯桌上大吃大喝，見到甄英雄，傻呵呵一笑，站起來問了聲好，然後抹抹手，將一個提包遞給了他，“少爺，這是您的衣服，上午闌度老大已經把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下午開工了。”　　當著薛雪和小公主，常樂把話說的很隱諱，小公主不屑的‘哼’了一聲，卻沒說什麼，低頭啃着她碗里的雞腿，心裏卻明白着呢，所謂的‘準備工作’肯定不是好事，說不好是要算計誰，而‘開工’，八成是要對誰下黑手，當本小美女是傻子啊，連這都聽不明白嗎？　　薛雪把最後一盤菜，清燉蟹粉獅子頭擺在了甄英雄面前，表情未有絲毫不自然，但從她刻意從桌子另一面繞過來這一點來看，她對常樂還是很排斥的，就是不曉得是出於她的男人恐懼症，還是因為聽懂了且不喜歡常樂說的那些話，即便常樂坐在桌前，她也刻意保持着和常樂的距離。　　安靜安寧可沒有常樂這麼隨便，甄英雄不動筷子，她們便規規矩矩的坐着。　　甄英雄知道，自己睡覺的時候，闌度和常樂就已經開始工作了，這小子大概連早飯都沒吃呢，下午有可能要去拚命，也就難怪平時很拘謹的他此刻吃的這麼沒形象了呢，補充能量，可是保命的根本，誰也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甄英雄拉開提包看了看裏面的衣服，然後丟到了後面的沙发上，坐下來，將小公主不吃的雞屁股夾到自己碗中，問常樂道：“審訊的地方也準備好了嗎？”　　“地方是準備好了，可是……”常樂就是怕在甄英雄面前狼吞虎咽不成體統，才抓緊時間大吃大喝的，現在他已經吃的飽飽了，一邊擦嘴，一邊略有不解的說道：“少爺，他們背叛了義字會，依照會規，直接‘俱五刑’就得了，為什麼還要審訊？如果他們幾個人不配合，就先拉出一個做了，殺雞儆猴不就得了。”　　甄英雄咬了一口雞屁股，鮮嫩可口，油水很足啊，咽下之後還回味了片刻，這才說道：“三位公子都不是義字會的人，沒必要按照義字會的會規處置，再說……我答應過木老鬼，盡可能不去傷害那三個傢伙。”　　常樂嘆了口氣，覺得甄英雄有時候心太軟，但也正是因為甄少爺心很軟，才讓他們這些人如此信賴，“那，林夕照呢？他是朱雀堂的堂主，少爺也想放過他嗎？”　　“再說吧，我們總要先搞清楚他和全興之間的關係不是嗎？”甄英雄道：“現在我們主要對付的還是冰恨天，暫時先控制住林夕照是最佳選擇，如果動了他，誰也不知道他的三個拜把子兄弟會做出什麼事情來，這個時候絕對不能讓義字會發生內亂。”　　常樂點了點頭，不再說話，作為七隻虎的一員，他們在甄英雄真正職掌義字會之前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或者說是責任，就是掃清會威脅到甄英雄‘政權’的人，為甄英雄的‘絕對統治’掃盡障礙。　　小公主沒形象的打了個飽嗝，佔滿油的手在甄英雄的袖子上抹了又抹，裝出一臉的天真可愛，問道：“姐夫，什麼是‘俱五刑’啊？”　　這丫頭感興趣的不是‘俱五刑’，而是藉著提問來抹油，她是在報復甄英雄剛才嚇唬她的仇，但這個問題可問住了甄英雄，常樂那傢伙就是怕艾愛或者薛雪聽懂，才說了‘俱五刑’這個比較斯文的名字，其實，‘俱五刑’就是……　　安寧這丫頭沒心沒肺，也沒注意到甄英雄一臉的為難，咽下口中的食物，道：“小公主，‘俱五刑’說的通俗一點，就是大卸……唔！”　　雖然是雙胞胎姐妹，但姐姐安靜可比妹妹安寧細心多了，常樂非要說的那麼含蓄，顯然是不願意讓小公主知道這些事情，見妹妹多嘴，正在斯文的啃着雞翅膀的她顧不得擦手，趕快捂住了安寧的小嘴巴，“小公主，‘俱五刑’呢，就是一種……恩，是一種答謝的方法……”真敢忽悠啊，拿人家小公主當傻子呢？　　不過小公主卻不以為然，反正她的心思也不在這裏，抹乾凈了手上的油，一蹦一跳的跑到了沙發旁，去翻常樂給甄英雄的提包了，“咦？‘卡文森特綠色高爾夫球場’……姐夫，這衣服，還有這帽子，這不是球童的打扮嗎？你要去做球童啊？”　　“不行嗎？”甄英雄隨口還了小公主一句，眼睛卻一直看着薛雪。　　果然，薛雪蒼白的臉色說明，她猜到了自己要去做什麼，雖然艾愛沒有在意，但薛雪肯定是聽懂了，‘俱五刑’，說的通俗一點，就是大卸八塊……　　大卸八塊，說的確實是誇張了一點，但義字會的‘大卸八塊’絕對稱的上殘忍，第一天，削掉一條腿的膝蓋骨，第二天，削掉另一條腿的膝蓋骨，第三天，剁左手，第四天，剁右手，第五天，割耳朵，第六天，挖眼珠，第七天，才會砍掉叛徒的腦袋，整整一個星期，要受盡折磨才會得到解脫，這是對叛徒最嚴厲的處罰，關於義字會的‘大卸八塊’，薛雪還是聽說過的。　　“你們在聊什麼？”　　甄英雄正想着和薛雪說些什麼呢，就聽到一心的是聲音從身後傳來，安家姐妹這段時間和一心相處的很融洽，女人與女人之間一旦有了感情，那種感情融洽的融合度是不可預估的，所以安家姐妹並不像常樂一般，好象被針扎了屁股似的‘騰’一下子從座位上彈起來。　　“少，少，少奶奶，您好！”　　常樂甚至不敢抬頭去正視艾一心，就是甄英雄一回頭，也覺得耀眼奪目啊。　　剛剛吹乾的長發紮成一條鬆散的馬尾，沒有華服濃妝的修飾，彷彿那些東西只會遮掩住一心出眾的外形與高雅的氣質般，一身白色的寬鬆休閑裝，讓甜美可人的她看起來就像個居家的乖乖女孩，秀外慧中。　　雖然因為和甄英雄一起賴床，一心不好意思和幾個丫頭對望，而且香腮掛着兩抹醉人的桃紅，但還是給人一種從容淡定的感覺，無論什麼時候，她看起來都是那麼高貴可愛。　　氣質高雅，含而不露，讓人覺得平易近人，絕對不會產生距離感，常樂所以不敢正視一心的主要原因，竟是他看到一心的時候，就好象看到秦夢謠，那種氣質，太像了。　　甄英雄也覺得一心像極了老媽秦夢謠，也許，天使長大以後，就會成為女神吧。　　艾愛又開始裝可愛了，膩着她那磁性超凡的嗓音，嗲嗲道：“我們在聊你和姐夫昨天晚上在做什麼，姐，你的嗓子真好，真是挺能叫的……”　　“啊呀……！”一心本來就覺得夠難為情的了，目光左閃右閃，精力本就不集中，再聽到艾愛這麼一說，腳下踩空，好在是樓梯的最後一個台階啊，踉蹌了幾步就站穩了，不然非摔壞了不可，嚇的眾人出了一身冷汗。　　無論多高貴的女神，險些摔倒的姿勢也絕對稱不上好看，一心更羞了，如果家裡沒有外人（指常樂）的話，她早就撲上去擰爛艾愛的小嘴了，做淑女有時候是瞞辛苦的。

# 第408章 人無傷虎意

　　艾愛也覺得后怕，自己這姐姐雖然常做健身，運動能力還可以，但就是平衡感太差了。　　同樣一段舞蹈，唐甜甜學一遍就會，艾一心得練一個星期，就是因為平衡感掌握的不好，所以開演唱會的時候，根本不會要她跳有難度的舞蹈，基本情況下，都是兩條腿不用離開地面，或者是其中一人反串男角時合跳的雙人舞，她們的歌迷評價雙子星的演唱會的觀賞性，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心的歌，甜甜的舞，反串的王子甜心公主’，說的就是一心擅歌，甜甜擅舞，每次演唱會，都會有其中一人反串王子，一人飾演公主，但無論是誰反串的男角，她都是歌迷眼中的‘甜心公主’，所以她們最後的一場演唱會，才會稱之為‘公主日記的最後一頁（夜）’。　　“沒事吧點心？”見安家姐妹過去扶一心了，甄英雄抹了抹嘴巴，走到沙發前去戳艾愛的小腦門，小公主理虧，不閃也不躲，可愛的縮着脖子閉着眼睛認罰，“你這倒霉鬼還的有夠倒霉的！”　　“沒……沒事，沒事……”一心現在已經被羞的無地自容了，都不敢回頭去看甄英雄。　　“姐，對不起，我是騙你的，其實這個別墅隔音效果特好，我和甜甜姐昨天晚上趴門聽都沒有聽到你們屋裡面的聲音……”　　“撲……”　　一心剛坐在飯桌前，喝着薛雪遞來的紅茶壓驚呢，聽艾愛說她昨天晚上和甜甜一起趴門縫，含到口中的一口茶全噴在了剛坐到對面的安寧的臉上，被嗆的直咳嗽，隔着牆確實聽不到，但只隔着門，就不可能聽不到啊！自己起床的時候還聽到艾愛和安寧在門外說話呢！難怪甜甜早上沒叫醒自己呢，那個臭丫頭把艾愛都帶壞了！　　“那頭該死的樹袋熊……”甄英雄也覺得尷尬，沒想到甜甜和艾愛居然有偷聽的不良癖好，但現在不是和她們計較的時候，甄英雄脫掉自己的外衣，換上提包里的衣服，然後對正在和安寧一個勁道歉的一心說道：“點心，我出去一下，等晚上回來我再幫你收拾那頭臭臭熊。”　　“去吧去吧，你趕緊走！”一心這個尷尬啊，她也知道自己太露怯了，一切行為都表明是承認了昨天晚上和甄英雄親熱的事實，當著常樂這樣的‘外人’，一心想死的心都有，好在常樂低着腦袋裝糊塗，有時候，糊塗人才是聰明人啊。　　甄英雄知道，一心這麼急着趕自己走，並不是因為尷尬，而是怕送甄英雄出門的時候會忍不住哭出來，這個房間里，沒有人不知道甄英雄要去做的，將是一件很危險很危險的事情，無法阻止他，阻止他，只會給他添加心理負擔，但偏偏，每個人都想阻止他，所以，一心想要在支持他的意志徹底崩潰前，把他趕出去。　　甄英雄明白一心的心意，戴上帽子，卻剛好碰到了額頭的傷口，忍不住‘噝’了一聲，艾愛見到，不知想到了什麼，轉身跑開。　　安靜說道：“少爺，您稍等一下，我們去換身衣服……”　　“你和安寧不用去了，留在這裏照顧少奶奶吧。”甄英雄攔住了安靜的話，道：“沒看到少爺這身打扮嗎？我們要去干臟活，不適合女孩子的。”　　“可是……”　　“沒有可是，這是命令。”甄英雄難得立起了眉頭，嚇的安靜不敢再說話，所謂的‘臟’，指的是流血，薛雪現在可以肯定，甄英雄要去砍人，或者是殺人，臉色更是蒼白。　　惡有惡報，殺人是不對的，即便對方是壞人，殺人也是不對的，當一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之後，絕對不希望他去做危險的事情，更不想他去做壞事，薛雪可能是唯一見過甄英雄殺人的女人，那種記憶是恐怖的，她不希望甄英雄重複那樣的事情，薛雪太善良了，善良到有些迂腐。　　人無傷虎意，虎有傷人心啊。　　“對嘛對嘛，臟活累活本就是我們男人該做的，你們女孩子，好好在家裡學學織毛衣就好了嘛……咳，我開玩笑的，讓你們留在這裡是少爺的命令，呵，呵呵。”常樂見安靜把手伸到了懷裡，趕緊改口，小鳳凰都是變態，說翻臉就翻臉，仗着少爺寵溺，誰也不敢肯定她們會不會真的把槍掏出來對着自己扣動扳機，柳絮拎刀追砍耿南幾條街的事情還歷歷在目，常樂為自己的得意忘形感到後悔。　　“七隻虎是地上爬的，九尾鳳是天上飛的，我們是兩條平行線，互不干涉，所以你最好不要招惹我們，你們是牙齒，我們是影子，都是為了少爺而存在，常樂，把我們當成女人，是要付出代價的，多鋒利的牙齒也不可能撕碎影子，但影子卻能嚇死牙尖無腦的愚蠢老虎。”安靜冷冷的說罷，才把手從懷裡抽出來，但腋下的槍底卻因此暴露，這丫頭方才真的在掏槍！　　氣氛立刻轉變，又壓抑又緊張。　　常樂也是個放蕩不羈的傢伙，給九鳳面子，忍讓這些有性格缺陷的丫頭，並不表示他怕她們，安靜這赤裸裸的挑釁，讓常樂有點熱血上頭，除了心黑手狠，他不覺得這幾個丫頭有什麼其他本事，因此冷笑兩聲，顧及甄英雄在身旁，因此沒有說話，但那表情卻再明顯不過了，不鳥你們。　　七隻虎怵九尾鳳，怵的只有柳絮一個人，柳絮殺人好象嗜血的修羅，讓人沒辦法不怕，至於其餘八人，雖然並不簡單，卻一直被甄英雄和柳絮寵着，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依賴性。　　“恩，織毛衣啊，確實不錯，今年少爺還沒買過毛衣呢，如果能穿上‘溫暖牌’，冬天肯定會很暖和吧，呵呵。”甄英雄的笑聲打破了這凝重的氣氛，望着安靜，顧做疑惑道：“靜丫頭，你不喜歡被人當成女人嗎？”　　“啊……？那個，不是啊……我，那個……”安靜知道甄英雄有些埋怨自己對常樂的挑釁，一時很是慌亂，結結巴巴好半晌，才說出了一句整話，“我下午就去買毛線，幫少爺打毛衣！”　　“真乖。”甄英雄走過去，撫了撫安靜的頭，安靜見甄英雄的笑終於恢復了正常，暗暗鬆了口氣，好象小貓一般，很享受甄英雄撫她的長發，她並不是介意常樂把她看做柔弱的女人，或許再她看來，世界上只有一個男人吧，那就是甄英雄，她並不在意其他人會怎麼看她，只要甄英雄覺得她是女人就行了。　　甄英雄見安靜不再因為不能跟隨而鬧情緒了，這才對常樂說道：“我們走吧。”　　“是，少爺。”　　“等一等！”小公主的聲音突然從身後響起，甄英雄感覺到頭上一輕，帽子被摘走了，愕然的轉過身子，就看到艾愛歪戴着自己的帽子，已經站到了他身後的椅子上，“別動！”　　甄英雄聽話的沒動，艾愛一臉的認真，撥開甄英雄額前的頭髮，露出額角被她打破的，現在還有些紫腫的傷口，細心的貼上了一貼創可貼，貼好之後還用手指輕輕的揉了兩下，“姐夫，我等你回來打我屁股哦……”　　艾愛藉著按揉傷口的姿勢，彎下腰，眼神中蘊涵着的神采不似一個十六歲的少女，更像體貼的小媳婦，柔聲細語中，帶着牽挂，還有點撒嬌的味道，“姐夫，你一定要回家來吃晚飯，好嗎？吃過晚飯洗過澡，我幫你換藥。”　　甄英雄心裏一動，望着艾愛，他的眼睛中有些慌亂，這個丫頭好象知道自己要去做的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啊，自己並沒有告訴任何人這件事情存在風險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即便知道這個計劃的甄天，蘇影，三國，白果，都不十分的清楚這件事情會存在多大的風險係數，為什麼艾愛好象知道一般？以往的她是不會說出這樣的話的。　　甄英雄對眾人只隱瞞了一點，那就是，他必須明刀明槍的與三長老的兒子以及林夕照攤牌，這完全不是他甄英雄的風格，但也只有如此，才能出乎顏冰的意料，用最短的時間制服所有的叛徒。一個一個的去抓太浪費時間了，目前的形勢不會給甄英雄留下那麼多的時間。　　明着動手，會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自然大幅度上升，更何況與全興等人勾結的，是朱雀堂的堂主林夕照啊。　　甄英雄一翹腳，身子向上一拔，用腦門輕輕頂了一下艾愛的鼻子，笑道：“吃過晚飯之後，我再打你的屁股，呵呵。”　　艾愛沒有說話，把帽子戴到甄英雄的頭上，甜甜的對着他一笑，從椅子上跳了下來，安靜怕她摔到，趕緊過來扶她。　　甄英雄看了一眼一心，一心慌忙的轉過了頭，拉着安寧道：“走，寧寧，我去給你找一套我的衣服換上。”　　“點心，我走了。”　　“知道了。”一心裝做不在意的樣子，拽着安寧朝樓梯走去。　　甄英雄不再說什麼，只是一笑，然後捏了捏艾愛的小臉蛋，朝門口走去，常樂在他之前已經出了門，發動了停在院子里的汽車。　　“英雄！”就在甄英雄要出門的時候，一心沒能忍住的喊住了他，甄英雄並沒有回頭，他怕自己一旦回頭，一心就會說出阻止他的話來，那自己真的會很為難。　　“什麼事？是要我帶什麼東西回來嗎？寶貝兒。”　　“我，我……我想吃巧克力，你幫我帶一些回來……還有，還有……”一心幾乎咬破了嘴角，最後勉強自己笑了笑，“你要小心。”　　“恩，會的。”甄英雄說罷，走了出來，心下湧出了更強烈的信念，這件事情結束之後，一定要徹底的脫離黑道，脫離這身不由己的黑色旋渦，他能體會到一心和眾女那種把擔憂壓在心底，提心吊膽卻無法表達的痛苦。　　艾愛和安靜站在門口，對甄英雄擺着手，任誰也看的出來，她們的笑容與眉宇間的擔憂是那麼的矛盾，薛雪幫甄英雄拉開了車門，臉色還是很難看，甄英雄知道她心中的複雜，輕輕的拍了拍她的香肩，露出很爽朗，很溫柔的笑容，道：“小雪，少爺不會殺人的，不要想太多，相信我，好嗎？”　　薛雪一怔，甄英雄已經上了車，她相信甄英雄，所以她點了點頭，並笑了，甄英雄也笑着，但心裏卻罵自己太卑鄙，利用了薛雪對他的信任，說了謊話。　　儘管，真的不想殺人，但為了不被人殺，露出鋒利的獠牙，是一種為了生存的必須，甄英雄非常清楚，與顏冰的這場賭約並不公平，無論顏冰是輸還是贏，她都不會是勝利者，於是，甄英雄若無法贏個徹底，輕則眼睜睜看着顏冰滅亡，重，則自己身旁的所有人都會受到死亡的威脅，保護，就意味着犧牲。　　這就如同戰場，不敢殺人，就不會成為英雄，所以，是英雄，就註定是悲哀的。　　“少爺，槍。”　　常樂左手握着方向盤，右手從懷裡摸出了一把銀色的格洛克手槍，遞給了甄英雄，甄英雄接過來揣在了懷裡，“把你的手機借我用用。”　　甄英雄將東方雲給他的手機放在了一心那裡，他身上還有一個手機，是與顏冰聯繫用的，目前是關機狀態。　　接過常樂的手機，甄英雄撥通了林驍勇的電話。　　“喂，鄙人林驍勇，請問閣下是哪位？”林驍勇書生氣還是那麼重。　　“你家少爺。”　　“哦，是少爺啊。”林驍勇聽出了甄英雄的聲音，語氣反放鬆了不少，不等他問，便彙報道：“少爺是準備對林夕照動手了吧？我和恭弘=叶 恭弘狐狸這邊請您放心，青龍，玄武，蛟龍三堂抽出的四百人昨天就已經撥到了闌度先生的手中，我現在正在監視白虎堂的嚴路一和白澤堂的畢升月，海天約了赤閻堂洪濤，這時候應該在吃飯呢，若他們有什麼舉動，我們可以立刻拖住他們，恭弘=叶 恭弘狐狸剛和我通過電話，朗朗市周邊幾個城市沒有發生異常，無論是諾森家族的人還是漢克那美國佬的人都是偽裝成境外旅遊團，如果旅遊團有什麼動靜的話，絕對瞞不過恭弘=叶 恭弘狐狸的眼睛，現在三位公子身邊唯一能對少爺你形成威脅的，只有林夕照一個人而已，少爺，你要多加小心。”　　對於林驍勇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能力，甄英雄放心的緊。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把好自己那關就可以了，隨時和恭弘=叶 恭弘姐還有海天那邊了解情況，林夕照我還能應付。”甄英雄說道：“對了，花遲雨的合同已經簽了吧？”　　林驍勇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在這個關節口提那碼事情，但還是很興奮，笑道：“簽了，是一份十年的合同，包括漢宮娛樂下屬的所有娛樂公司，他的影視合約，唱片合約，舞台音樂劇的合約，廣告合約，公司的抽成都是百分之四十五，他過去的經紀人昨天被炒了魷魚，以後我就是他的新經濟人了，早上剛給他安排了一個新助理，他奶奶的，不瞞少爺您說，我都有點黃世仁的感覺了，誰能相信我們沒花錢就把現在這麼火的影視小生簽到旗下了啊？”　　看來這花遲雨真是個要臉的人啊，生怕他被幾個老女人強暴的黃盤流傳出去，這麼簡單就妥協了，甚至沒有絲毫的反抗，甄英雄哪知道，花遲雨固然是怕光盤流傳，但更怕甄英雄再次找一群老恐龍蹂躪他啊。　　林驍勇也蠻陰險的，花遲雨根本之前並未出過唱片，甚至沒唱過歌，可他卻和花遲雨簽了唱片，甚至是舞台音樂劇的合同，難怪他說自己像黃世仁了，這簡直就是賣身契啊。據甄英雄所知，漢宮娛樂目前為止，經營業務只有電視製作和發行，雖然也有電影製作與發行的業務，但直到今天也沒出品過任何一部電影，完全是剛起步的模式，否則林驍勇也不用急着簽約藝人了，至於發展唱片，音樂版權，舞台音樂劇演出等等，更是才開展的業務，漢宮娛樂集團的音樂唱片公司，是年中宣布成立，前陣子得到漢宮增資拓展的，到這一刻為止還沒有出過任何的成績。　　簽約歌手，發行唱片，這種事情都是從零開始，所以起點很重要，林驍勇就是為此才打上了雙子星姐妹的主意，現在花遲雨成了替代的犧牲品，也許也可以理解為利益的勾結吧，畢竟，他還是有利可圖的，現在公司只有他一個腕兒，林驍勇肯定會不惜重金的全力打造他的。　　“有件事情我，你看看是否可行。”甄英雄想起了洗澡時一心說過的話，對林驍勇說道：“孔星星你應該很熟悉吧，我聽你家少奶奶說，她現在可能中了風，腦袋發熱，想出唱片，可是不太有人看好她……”　　甄英雄將從一心那裡聽到的關於孔星星的事情全盤告訴了林驍勇，然後把自己想要簽下她，以便幫公司打廣告的想法簡單的說了一遍，甄英雄雖然頭腦不錯，但畢竟沒有進入過商場，在這方面林驍勇的意見更有分量。　　“少爺，其實，我也知道孔星星想涉足歌壇這件事情，該怎麼說呢，應該說她不太成熟，有些小孩子氣了吧，一夜成名之後，有些眼高於頂，忒把自己當成腕兒了，現在和她自己的影視公司也有不少的摩擦，這種驕慢的明星就是簽下來也很難駕御的，再說，從專業角度來分析，她的聲音有些厚重，有點沙啞，恩……怎麼說呢，她的聲音類型，和小公主大人倒是有些類似，但她的聲音遠不及小公主那般有磁性，圈裡像她這種嗓音的女歌手也不是沒有，但她完全不具備市場競爭力，聲音只有低沉而毫無磁性，可塑性不強不說，她的基本功也差的可以，音兒低了她顫，音兒高了她唱不上去，唱情歌她聲音單一不夠多變，裝可愛的她的聲音又那個調調……這也是業內不看好她的主要原因，所有人都說，她說話比她唱歌可好聽多了，唉，想出唱片不是有熱情就行的，還要有實力，多少影視明星因為不自量力的出唱片而讓自己形象遭毀譽的啊，唱的太差勁了，原有的影迷可能會因為無法成為她的歌迷而選擇離開，現在的年輕人，追星狂熱卻很容易叛變的……”　　林驍勇這一番話簡直把孔星星貶低到一定程度了，甄英雄總算知道一心為什麼那麼不看好孔星星去唱歌了，原來她真的夠沒前途的。　　“但是……”林驍勇又道：“但是，她很有人氣，就像少爺說的，如果簽了她，確實能造成輿論，把公司的名頭打出去，但是，有這種想法的應該不是只有我們一家娛樂公司而已，少爺知道她為什麼倒現在都找不到願意簽她的公司嗎？”林驍勇笑道：“這些是圈裡謠傳的內幕，她成名之後又拍了兩部電影，演技得到認可，身價水漲船高，她這人也變的心高氣傲，有些飛揚跋扈，據說不滿意公司百分之三十的提成，要公司降低到百分之十，是公司將她一手推成一線巨星的，當然不肯降低提成了，於是她和公司的關係日益惡化，她所屬的娛樂集團下面也有唱片發行的子公司，但人家卻不肯給她出唱片，就是怕影視合約滿后她會跳槽，加上她唱歌實在沒前途，到時候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看來這並不是謠言，否則她也不會去找其他唱片公司合作了，她才出道幾年而已，年紀輕脾氣惡，如此難相處，很多人並不看好她以後的發展。”　　“哦？還有這樣的內幕啊……不過她膽子也夠大的，居然敢和公司唱反調。”　　甄英雄這話又有點鄙視娛樂圈的味道，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挺佩服孔星星的，現在的女明星想要出道，多少都經過所謂的‘潛規則’洗染，有把柄被公司攥着，完全被動的受控於公司，敢和公司唱反調並不斷把摩擦擴大的，確實不是一般人啊。　　“唉，人家是明星，有人氣，一個公司不要，一群公司來搶，她才是奶奶，但她所以這麼大的膽子，可能還是因為她爸爸的權利吧，據說他爸是當地警局的高級警司，和黑幫有點勾結，黑白兩道都挺吃的開的，簡單的來說，和雙子星這兩位少奶奶的情況差不多吧。”林驍勇笑過之後嘆了口氣，道：“少爺，那個孔星星仗着自己有人氣，又有些不自量力的高估自己，要價太高，而且據說她掏出來的合同也挺要人命的，一些有興趣的公司聽到她的報價，看過她的合同之後就跑掉了，朗朗市只有一家‘百心唱片’是做音樂的公司，小有名氣，但沒有一線歌星，主要以發覺潛力歌手，包裝之後賣給其他大公司為主營業務，是我們未來的競爭對手，也是我想收購的對象，孔星星大概就是和他們在接觸吧，但我估計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簽下她的唱片合同，對於以盈利為目的公司來說太不划算，她絕對是一賠本貨，百心唱片沒有那麼大的胃口，少爺，我看您不如考慮一下，小公主的聲音可塑性比孔星星強了一萬倍，比一心少奶奶也不逞多讓，是不是要她加入我們公司更合適啊？而且，還不佔預算……”　　“滾蛋，那丫頭還念高中呢！”甄英雄噎回了林驍勇，然後皺眉道：“如果只看廣告價值的話，我們簽下她是否划算呢？”　　“不以贏利為目的，只當是花錢做廣告的話，還是划算的，不過，有兩個前提。”林驍勇道：“這第一點，是咱們要有她出唱片之後會遭到毀譽的覺悟，也就是說，她不但不會在唱歌方面有發展，還可能被人藉此進行輿論攻擊，但這點並不重要，同行之間的攻擊是不可避免的，對明星來說，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輿論，都能提及她被關注的程度，而對明星來說，關注度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體現，重要的，或者說最關鍵的是第二點，她必須降低現在開出來的簽約要價，聽說這小姑奶奶開價，兩年的合同要一千萬，還不包括廣告合同，就她那破嗓子，單張唱片銷量能達到十萬張都是天方夜譚，本來她唱歌就是在賠錢，一千萬，再加上製作唱片，宣傳包裝什麼的，這和燒錢沒啥區別了，所以她想簽唱片公司這件事情，在圈內只是一個笑話而已，和小姑娘過家家一樣，大家都當成一場鬧劇，根本沒有人認真的去注意過她……”　　“有什麼辦法讓她把自己‘賣’的便宜一些嗎？”甄英雄好象還不肯放棄一般，林驍勇覺得今天的甄英雄有些奇怪，他卻不知道，出門的那一剎那，甄英雄巴不得立刻結束漂在黑道的生活，因此迫不及待的想要發展正當生意，巴不得漢宮娛樂今天就跨上正軌才好。　　林驍勇仔細的想了想，道：“恩……不太好說，那臭丫頭很要面子，而且，她的事業目前正處在上升期，讓她自降身價，不太現實……”　　“要面子啊……如果顧全了她的面子，她是不是就有可能降低身價了？”　　“少爺，您的意思是？”　　甄英雄笑道：“我們在合約上讓給她絕對的好處，例如，簽約之後公司會在兩年內全力給她打造三張專輯，並負責在國內至少十個大城市的宣傳等等，製作費由公司承擔，反正她唱歌也沒啥前途，版權統統讓給她自己，然後，在第三張專輯推出之後，公司還會給她安排兩場演唱會，並承擔邀請嘉賓的費用，而公司，只抽取她唱歌各項收入的百分之五的提成，這個條件夠給她面子了吧？你算一算這些事情的預算是多少，用這樣一份兩年的合同給公司做一個昂貴的廣告是否划算？”　　電話那邊沉默了片刻，似乎正在做着一個大概的預算，然後林驍勇略帶興奮的聲音傳了出來，“少爺，如果以贏利為目的話，我估計我們至少要賠上兩張專輯的製作費和宣傳費，大約在四百萬到六百萬之間，而且百分之五的提成有卻似無，公司肯定是賠錢的，不過這份合同很有誘惑力，若她肯把標準降低到五六百萬，只就廣告效果而言，雖然有點貴，但還是划算的，如果能在這個時候簽下孔星星，造成輿論，肯定會吸引大批的藝人對我們產生興趣，尤其是，我們公司只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做調整，當影視城的發展計劃完成並登上軌道之後，公司的資金運轉就能恢復正常，這就形成了轟動的連鎖反應，對公司的發展是不可預估的，先賠一兩千萬雖然不值，好在這幾千萬不是一天花出去的，不影響我們的資金運轉，還能替影視城做廣告，呵呵，以後帶來的效益，絕對不是區區的一兩千萬而已了。”

# 第409章 我叫甄英雄

　　聽到林驍勇似乎是認同了自己的想法，甄英雄問道：“如果用這種合約去找孔星星，她會自降身價嗎？”　　“我想應該會吧，我們只抽成百分之五，幾乎是完全免費的包裝她打造她了，她再沒腦子也該想一想她那點實力是不是值那些錢的，最好……少爺，最好要甜甜小姐在中間撮合一下。”林驍勇道：“少爺接管義字會後，甄老闆手中百分之六十七的漢攻娛樂股份就是少爺您的了，您可以將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十轉讓給甜甜小姐，讓她也成為漢宮娛樂的股東之一，這比給甜甜小姐掛上一個有名無實的虛職要更有說服力，孔星星和甜甜小姐私下是姐妹，總不好意思開個天價出來吧？尤其是，她知道甜甜小姐在唱歌方面取得的成績，肯定自愧不如，心理上就會軟下很多，再遞出這樣一份合同……呵呵，熟人好辦事，您說對吧？”　　漢宮娛樂是甄家漢宮集團名下產業之一，別說是百分之十，就是把百分之六十七全給了甜甜，甄少爺也沒什麼舍不得的，不過現在那些股份還是甄天的，他和三國兩人加起來，也只有區區的百分之五而已，“我會和甜甜商量的，先讓她去探探孔星星的口風再說，好了，先這樣，有事情我再聯繫你。”　　掛了林驍勇的電話，甄英雄想了想，又撥通了夏月的電話。　　“月月，是少爺我，那四個小魔女還在漢宮嗎？除了施施，另外三個丫頭昨天就回家了啊……”甄英雄眉頭一皺，卻不是因為三個小魔女離開，而是因為她們離開之後證明的問題，“果然是這樣啊……恩？哦，沒什麼……對，我回來了，就在朗朗市，你不要告訴任何人，知道了嗎？對，樂樂也不能告訴，恩，乖……月月，愛利絲呢？”　　黑市拳大賽已經開始了，那三位公子當然不會把女兒留在漢宮了，這也間接的證實了他們出賣義字會的事實，甄英雄隨便問了問幾個人的情況，卻沒有告訴她們自己馬上要去做的事情，木施施和甄樂樂，櫻桃一起在房間里打電動，夏月陪着她們，鈴鐺去醫院看柳絮了，過一會兒薛雪也會送飯到醫院去吧。　　蘭兒鳳兒在愛利絲的房間，聽夏月說，愛利絲從昨天開始話就很少，一直待在房間里沒有出來過，甄英雄知道，愛利絲是在害怕，擔心，因為自己與顏冰面對面的較量終於開始了。　　甄英雄猶豫了很長時間，卻還是沒有撥通蘭兒的電話，這個時候，還是不要和愛利絲聯繫的好。　　常樂不知道甄英雄心裏到底有多少牽挂，只是覺得，他真的很累，用皮肉的笑遮掩了內心的勞累，甄少爺並不適合生存在黑社會，常樂看到現在的甄英雄，突然也嚮往起平淡的生活來了。　　“恩？朋友，我差點沒認出你來，你什麼時候染了黑頭髮？”　　“你少給我裝！不是你要我染黑了頭髮去做那個宇文可憐的助理的嗎？”闌度和甄英雄一樣，球童打扮，憤憤的他從辦公桌后的旋轉皮椅上坐正，看了一眼牆角被五花大綁坐在地上的棕發外國人，對甄英雄道：“這位就是‘卡文森特高爾夫球俱樂部’的老闆之一森特先生，他的‘愛人’卡文先生已經做好了親自接待全興和林夕照的準備，我已經要他們推掉了所有預約場地的客人，一百三十九個工作人員，室內工作的被關在會議室了，室外工作的都被集體關在工具倉庫了，現在，前台接待，調度，存包處，租賃處，收銀員，餐廳、洗浴的服務員，練習場教練，包括球場里的客人，球童，甚至現在正在清潔廁所的大嬸都是我們的人偽裝的……”　　甄英雄一屁股坐到了辦公桌上，一面打量這個豪華而不失典雅樸質的辦公室，一面對羅哩羅嗦的闌度說道：“辛苦了，不過這些我已經聽常樂說過了。”　　同樣球童打扮的阿東此刻正用長長的砍刀壓着森特先生的腦袋，見甄英雄說的如此不經意，完全不理會闌度難看的臉色，趕緊說道：“少爺，我想，闌度老大的意思不是向您報告，而是……我們一下子綁了一百三十九個人。”說到這裏，阿東看了看那個夾着大腿，好象怕被強姦的娘娘腔的外國男人，嘴角一撇，眼角一垂，“不，加上這對恩愛的‘夫妻’，應該是一百四十一個人，會不會……”　　“不好收拾？”甄英雄還是那副不上心的模樣，“一口氣綁了一百四十一個人，當然會不好收拾了，這不是廢話嗎？”　　“我靠！”闌度氣的險些沒一腳踢上來，“你搞什麼飛機啊？難道你就沒想過該怎麼收尾嗎？我們的準備工作根本沒做足，雖然從驍勇，海天和恭弘=叶 恭弘狐狸那裡抽調過來不少人手，但是……你小子知道這個高爾夫球場站地面積是多少嗎？我操，將近一百公頃，他大爺的，那是一千五百畝啊！抽調過來的人手都用到守外圍，防止那群混蛋逃跑了，現在球場里的只有我們不足一百人，其中還有二十個跑去看守人質，剩餘的六十來個人裏面還有在停車場收費的，冒充保安和接待員的，掃廁所的等等室內工作人員，我他媽剛知道，林夕照那丫的每次至少帶二十號人來打球，可我們真正能混到球場里的也就只有裝做球童，客人，教練和草坪維護人員的三十幾號人，如果全興也帶人進來，我們就危險了！”　　“調查時間不夠我也沒有辦法，平時又沒有人去刻意的觀察全興他們，有風險是肯定的。”甄英雄道：“放鬆一點，我們可以遲些下手，讓他們先打上一洞，確定他們的人都在球場之後，我們再集中所有人手，來個突襲……”　　“你這才是廢話！今天是周末，俱樂部推掉的是預約的VIP客人，肯定還會有普通客人進來的，室內偽裝的工作人員根本不能離開崗位。”闌度皺起眉，語氣有些冷，望着甄英雄的那雙眼睛好象刀子一般，閃耀着鋒芒，“我們只有三十幾個人能進入場地，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我們沒有壓倒性的優勢，所以我建議你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放棄全部留活口的堅持！英雄，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有顧慮就意味着失敗，而失敗，就意味着死亡，這場遊戲中，我們不死則矣，若是死了，就不會是單純的今天在這裏的幾十人而已。”　　氣氛因為闌度的一番話變的凝重起來，常樂現在終於知道甄英雄為什麼會感到那樣的疲憊了，家裡的女人希望他不去殺人，而此刻，闌度勸他必須殺人，誰都沒有錯，但偏偏是那樣的矛盾，而所有的矛盾都必須由甄英雄自己承擔，他怎能不累啊？　　甄英雄知道，闌度說的並沒有錯，甄英雄並不是頑固不化的人，他不會讓自己的任何一個手下去送死，沉默了片刻，終於吐了口氣，道：“全興和林夕照必須留活的，不然會破壞我的整個計劃，至於他們帶來的人，放棄抵抗的，活，頑於抵抗的……殺。”　　闌度嘴角勾起，哼了一聲，雖然表情不屑，但誰都看的出來，他是鬆了一口氣，闌度太了解甄英雄了，生怕他受到身邊那些女孩子的影響而無法硬起心腸，現在看來，自己的擔心有些多餘啊。　　“常樂，把話放下去，行動的時候，除了全興與林夕照，其餘的人，不必刻意的留活口。”　　闌度說過這話之後，心裏也不太是滋味，他所以成為一個殺手，只是為了找到失散的妹妹愛莎，也就是愛利絲，為了這個目的，他殺了多少人連他自己也記不得了，現在，他找到了愛利絲，和自己一樣，愛利絲也成為了一個殺手，但與自己又不一樣，即便成為了一個殺手，愛利絲依然保留了她的善良，傷害了別人，她會感覺到痛苦，她會流淚，她是為了得到顏冰的認可，得到她的愛，出於這個單純的動機，簡單的追求，才拿起了槍，這讓闌度覺得慚愧，作為愛利絲的哥哥，他手上染滿了鮮血不說，在遇到甄英雄之前，他甚至從開始時那種殺人的自責與痛苦，漸漸感覺到近乎變態的樂趣。　　不單是甄英雄要開始新的生活，闌度也是一樣的，為了愛利絲，也為了他自己，他要結束掉現在的一切，因此，他不得不狠下心來再一次提起屠刀，並強迫甄英雄一起，在鮮血中求得生存，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這對甄英雄來說是件多麼殘忍的事情，因為林夕照的手下，也是他的手下，夥伴相殘，太殘忍了。但，甄英雄的命就是愛利絲的命，闌度可以感覺到甄英雄對愛利絲的重要，所以，他不能讓甄英雄因為一時的優柔寡斷而面臨死亡的威脅。　　“你們，你們竟然要對林先生和全先生下手，你們，你們的膽子太大了，你們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看到常樂真的去傳話了，被綁起來坐在牆角的森特先生雖畏懼阿東手裡的長砍刀，卻還是戰戰兢兢的用不太流利且有些羅嗦的漢語說道：“林先生可是義字會的堂主，全先生的父親是朗朗市黑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義字會，義字會你們知道嗎？那是朗朗市黑道上最大的幫會，雖然你們有幾十個人，但義字會有成百上千人，你們會被殺死的，放了我，還有我的卡文，我們可以向全先生求情，也許他們不會深究的……”　　這森特雖然坐在地上，可還是能看出他身材之高大，起碼不會比甄少爺個子矮，棕色的頭髮抹的油光閃閃，向後背着，頭髮成縷，能看到頭皮，真說起來，這人長的不錯，長方臉型雖然不符合中國帥哥的標準，但深眼眶，挺而略帶鷹勾的鼻樑，闊嘴角，這些單一看來缺乏美感的器官拼湊在這張長方臉型上，就產生了說不清道不明的協調感，如果不是說話捏腔拿調的話，他其實是個很能吸引女性目光的異國美男，可偏偏，他喜歡把自己當成一個女人。　　紅色的西裝，花花綠綠的襯衫，最噁心的是，因為他那雙很女性化，卻屬於男士範疇的時尚的銀閃閃的皮鞋實在太礙眼了，被阿東給扒掉了，甄英雄直到此時才注意到，森特先生光腳穿皮鞋也就罷了，可這噁心的男人居然還在腳趾甲上塗了淺玫瑰色並帶有銀光粉的趾甲油！　　對同性戀者有偏見是不對的，甄英雄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就不會排斥這類人群。　　大多人對於女同性戀的接受能力遠遠高於男同性戀，認為男同性戀是一種醜陋不堪的結合，雖然這種認知有失公道，但無奈甄英雄只是一凡人，看不到的時候他會支持這類人的性趨向自由，但看到了卻發現是另一回事。　　其實自己還是不成熟，接受能力有限的緊，看着森特先生那雙絕對稱不上玲瓏的四十四號的大腳丫子，甄少爺的喉結蠕動兩下，差點沒吐出來，難怪阿東那小子半天沒低過頭呢！　　“咳，這位……叫什麼來着？”　　“是森特先生，少爺。”　　“哦，森特先生……也許你更喜歡我稱你為Miss森特什麼的，但請原諒，少爺我實在是有點不太習慣。”甄英雄打了個冷戰，道：“森特先生和義字會的林夕照很熟嗎？”　　甄英雄自進門以來，口中還是第一次提到‘義字會’三個字，森特以為他對義字會有顧及，趕緊說道：“當然，林先生是我們這裏高級會員，每個周末都會和全先生過來打球……”　　外國人說漢語已經變味變的夠嚴重了，偏偏森特先生還嗲着嗓子說話，好象多崇拜那倆叛徒似的，阿東實在是聽不慣，趕緊接過口來，對甄英雄道：“少爺，是這樣的，這位森特先生還有‘她’的男朋友卡文先生在建立這個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時候，得到過四方國際的投資，高爾夫球場的地皮好象是全興拜託林夕照活動，上面才批下來的，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是生意上的合作夥伴。”　　“NO，NO！不是合作夥伴，是朋友，很好的朋友！”森特很注意用詞，似乎看到作為‘主謀’的甄英雄態度較為友善，他說話有些底氣了，抬高了一個音調，道：“我和全先生，林先生是朋友，所以和義字會也是朋友，放棄你們愚蠢的行動吧，不然你們會很難看的死掉！”　　“如果我放棄了，那我才會很難看的死掉，真是對不起，讓你失望了，森特先生，我不得不剝奪你是義字會朋友的權利。”甄英雄的眼睛突然變的冷漠，聲音也沒有了絲毫的感情，森特只覺得自己的後背都涼了，甄英雄給他帶來了一種瀕臨死亡的威脅感，“森特先生，你在擔心什麼？是不是害怕林夕照和全興在你的俱樂部出了事情，義字會會找你和卡文先生的麻煩呢？”　　這句話剛好說中了森特的心事，森特先生失聲輕呼，‘花容失色’啊。　　甄英雄微微一笑，卻讓人無法感覺到任何情感，繼續冷冷道：“放心吧，少爺可以保證，義字會不會找你麻煩的，因為從現在開始，林夕照，已經不是義字會的人了，全興，也變成了義字會的敵人。”　　“你，你憑什麼這樣說？！”男人尖起嗓子說話，就會讓人覺得毛骨悚然，很不舒服。　　甄英雄沒忍住，又打了個冷戰，這才笑道：“就憑我叫甄――英――雄。”　　“甄，甄英雄？！你，你是太子甄？！”森特先生愣了，然後，上下打量着氣勢逼人的甄少爺，眼中的恐懼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讓整個屋子里的男人都掉雞皮疙瘩的一種愛慕與崇拜的目光。　　歧視男同性戀是不對的，歧視男同性戀是不對的，甄英雄不停的催眠自己，但當他看到森特先生伸出那條又肥又厚的舌頭，靈巧而做作的舔了舔嘴唇的時候，甄少爺一拍闌度的肩膀，“廁所在哪……”　　卡文就是森特先生的男朋友了，身材比森特要矮一些，胖一些，戴着一幅很斯文的眼鏡，典型成功商人的模樣，如果不點破，誰能想到這樣的男人竟有龍陽之好啊。　　全興，四長老之一全浩的獨生子，眉宇之間與全浩很像，尤其是笑眯眯的模樣，給人感覺很有親和力，斯斯文文的，生的當真不是壞人模樣，今年剛好四十，比顏冰還大了兩歲，真要說起來，他還是甄英雄叔叔輩的人物呢。　　全興身上，散發著一種成功男人的氣息，一種成熟男人的魅力，甄英雄過去見過全興，但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時候自己還沒有出國，兩人的關係一向很生疏，坐在監控室里，看着監控熒幕上的全興，他真不願意相信全興拉攏了林夕照，想要背叛義字會。　　監控室確定的數目，與停車場冒充收費員及保安的手下彙報的沒有出入，林夕照帶了二十一個手下，全興只帶了八個人，但就是全興帶來的這八個人，讓甄英雄咬破了嘴角，從全興出現在監控器上的那一刻起，甄英雄的眼睛就沒有離開過他，或者說的更確切一些，是他身邊的那個嬌小的身影。　　除了一個女秘書，還有兩個肥肚溜圓，好象是商場上的合作夥伴一般的傢伙外，全興還帶了四個雖然穿着不一，卻明顯是保鏢的人，但這些都不足以讓甄英雄感到害怕，讓甄英雄沒有想到甚至覺得恐懼的是，全興竟是帶着女兒一起來的！　　莫說甄英雄，闌度，阿東，常樂，無不面色大變，他們都知道，甄英雄雖然不是個合格的老師，但絕對不會在全雨環面前出手殺人的。　　果然，這個全興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啊，在這種敏感時期，把女兒帶在身邊，比一百個手下還要讓他安心，除了卑鄙，下賤，甄英雄想不出其他可以形容全興的字眼，竟然將女兒捲入這場是非紛爭，把女兒當做自己的擋箭牌來用，這一刻，甄英雄真的動了殺機。　　甄英雄早就料到，黑市拳大賽開始之後，顏冰徹底發動了對付義字會的計劃，全興，陸萬古，殷立志三人，自然不會要獨生女兒再留在漢宮，但甄英雄沒料到的是，這個全興沒有把女兒嚴密的圈在家裡，還把她帶在身邊，這證明什麼？一旦甄英雄發現了他全興與顏冰勾結，想要暗中殺他或者對付他的時候，小環就是他的護身符。　　甄英雄雖恨的牙痒痒，心下卻也不禁感到奇怪，全興為什麼肯定把小環帶在身邊自己就不會對他有所顧慮呢？如果他像闌度或者阿東、常樂一般了解自己，倒還可以解釋，但他和自己沒有什麼接觸啊，即便三長老也不可能如此了解自己的性格，能想到這種辦法的，只有自己身邊最近的人，或者是……　　想到此處，甄英雄心裏一動，眼睛再次盯到了屏幕上，死死的注意着小環的一舉一動。　　全興和林夕照去取球具了，那個女秘書陪着小環在大廳休息，小環一臉無聊的掏出手機擺弄着，習慣了集體活動的她一個人的時候顯然不適應，沒有平時的活潑。　　闌度見小環拿着手機，反應不慢，立刻播通的夏月的電話。　　“夏月，施施在你身旁嗎？”闌度的語速很快，“不要問為什麼，要施施立刻打電話給小環，無論用什麼借口，用最快的速度把她騙到漢宮去！”　　阿東和常樂也覺得這是一個好辦法，眼睛同時一亮，暗贊闌度的反應和果斷，卻突然聽到甄英雄喝了一聲，“不行！”　　闌度等人都是一怔，甄英雄起身，從闌度的手裡接過了手機，道：“月月嗎？沒事了，不要多問，就當什麼事情都未發生過，繼續陪着施施和樂樂就好了，恩，就這樣，不要告訴任何人我回來了，知道了嗎？好，我先掛了。”　　“小月姐，是誰的電話啊？”　　夏月聽着電話里傳來的盲音，還愣着呢，被樂樂的聲音嚇了老大一跳，忙胡謅道：“哦，是你鈴鐺姐姐，她去醫院看你柳絮姐姐了，問我為什麼午飯還沒有送過去……”歪打正着，夏月說的是謊話，卻與事實相符，現在的薛雪正開車行駛在去醫院的路上。　　樂樂抱着她那頭叫做‘熊熊’的玩具豬，微蹙秀眉，頜首道：“確實很奇怪啊……”　　“奇、奇、奇怪？！”夏月以為樂樂察覺到自己說謊呢，當真慌了神，“哪，哪裡奇怪啊？”　　還好樂樂已經回過頭去，看着正在使勁按着遊戲機控制手柄，一臉激動的正在和最後通關BOSS較量的木施施，沒有注意到夏月的反常，道：“爸爸媽媽出海比賽去了不說，昨天下午小愛和甜甜姐姐也跟着失蹤了，現在連雪姐姐也不見蹤影，難道還不奇怪嗎？”　　原來是指這個啊，嚇了我一跳，夏月鬆了口氣，對樂樂笑道：“甜甜小姐和一心小姐為了演唱會，有好多工作要忙，小公主和雪姐大概是過去幫忙了吧……”　　“雪姐姐去幫忙我當然信，可是小愛……她不幫倒忙就謝天謝地了。”樂樂坐到施施身邊，小櫻桃立刻從施施的另一邊饒過來，枕着樂樂的腿躺在沙发上，好象小貓在撒嬌似的，蜷着身子，繼續翻看那本少女漫畫，樂樂看着茶几上的課本作業本，翹着小嘴，道：“留了那麼多的功課，她一個字都沒寫呢，不會是想要我幫她做吧？還班長呢，上次小測驗，她有五門功課亮紅燈啊……”　　“是嗎？呵呵，小公主似乎是不太喜歡學習啊。”夏月很巧妙的將話題岔開。　　“她哪裡是不太喜歡學習啊？是根本不喜歡學習，我看過她的作業本，大多不是她的字跡，是一心姐姐幫她寫的。”樂樂嘟着小嘴，道：“她這成績怎麼考大學啊？等爸爸回來我得好好告她一狀。”　　告狀？夏月心裏暗暗感慨，少爺那樣不負責任的老師，說話能有說服力嗎？　　施施被最後的BOSS給KO了，憤憤的一丟手柄，聽到了樂樂的話，這長的甜美可愛卻屬於絕對陰壞類型的丫頭立刻露出迷死人不償命的媚笑，摟住樂樂的脖子，嗲嗲道：“樂樂，我發現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人都變的聰明多了，本來還發愁那麼多的作業該怎麼辦呢，但有了你的指導，居然只用了半天時間就全做完了，我簡直太崇拜你了，受到你的熏陶，我覺得我都愛上學習了，以後，你還要繼續的熏陶我……恩？這是什麼？”　　施施還未說完呢，櫻桃就遞給她一張紙條，並附帶着超級不屑的眼神，‘你是對着我姐姐的作業本照抄，屬於複製，不是愛學習，你怕我姐姐也告你一狀！’　　“我不愛學習？！死櫻桃，我總比你強！白字大王！”施施過去因為經常幫小公主說話，也被櫻桃騎在身下教訓過幾次，和櫻桃的關係可謂水火難溶，“咱們兩個一般大，你不如我，所以沒資格說我！”　　“施施，你不能這麼說櫻桃，櫻桃十歲就綴學了，現在她很努力的在學習啊。”　　“拜託，樂樂，她看漫畫也叫學習啊？恩？‘看圖識字，你懂什麼……’我靠，櫻桃，你臉皮太厚了，是不是受姐夫老師影響太深了？！”　　“施施，我生氣了，不許你說我爸爸臉皮厚！”涉及到甄英雄的形象，樂樂毫無理由，也可以說是不講道理的去維護。　　“姐夫老師的臉皮是很厚啊……哎呀，櫻桃，你屬狗的？居然咬我？！我，我也咬你！”　　……　　看着三個丫頭鬧的歡，一旁的夏月長長的吐了口氣，心裏卻很在意樂樂剛才說過的話。　　小公主和甜甜，薛雪，昨天似乎都跟着一心走了，安靜安寧也跟去了，不曉得她們去了哪裡，她們會不會知道少爺要做什麼呢？還有，剛才的電話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闌度要讓施施打電話把小環騙回漢宮？少爺又是為什麼不讓自己那樣做？究竟發生了什麼啊？夏月感覺自己的心裏壓抑的快要爆炸了，想給安家姐妹打個電話，問問她們是否知道這些情況，可想到甄英雄叮囑自己不要和任何人說他已經回到了朗朗市，夏月又不敢打這個電話，怕安家姐妹並不知道甄英雄已經回來的事情。　　少爺是乘油輪出海的，這個時候船還飄在大海中，他又是怎麼回來的呢？夏月一頭雲霧。

# 第410章 活的傻一點

　　“哎呀！又丟針了！”　　愛利絲有些獃獃的望着兩條金屬簽子，嘆了口氣，在丟針的地方系了個死扣。　　只穿着紅色內衣褲的蘭兒拿着兩罐啤酒跳上了床，看着愛利絲織出來的已經有半米來長的大紅色圍脖，笑道：“愛利絲小姐，你現在不是已經很熟練了嗎，怎麼還會丟針啊？”　　愛利絲放下手中的活，嘆了口氣，頗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我才沮喪啊，毛衣織不好，我織圍脖，可到現在還丟針呢，我看我真的很沒有天賦……”　　“這和天賦沒有關係吧？”鳳兒比蘭兒強些，雖然只穿了一條內褲，好在套了一件大到可以當連衣裙的半袖黑色體恤，同樣拿着兩罐啤酒，腋下還夾着兩包薯片，坐到床邊，道：“我看啊，你是心裏有事，所以精神無法集中。”　　愛利絲身子一顫，顯然是被鳳兒說中的心事，蘭兒沒好氣的翻了鳳兒一眼，“就你聰明，不說話沒人當你啞巴！”　　鳳兒看到愛利絲臉色更差，也知道自己說了多餘的話。　　黑市拳大賽開始两天了，甄英雄和顏冰之間的正面交鋒也終於開始，一邊是喜歡的男人，一邊是深愛的母親，愛利絲心中承受着怎樣的壓力，她的心裏有多少苦楚辛酸，每個人都清楚，明天，究竟有怎樣的結果等待着自己呢？　　蘭兒顧做輕鬆的笑了笑，對愛利絲道：“小姐，你放心好了，少爺一向說話算話，答應過你不傷害顏……你媽媽，就絕對不會傷害你媽媽的。”　　“我知道，可是……”愛利絲抱緊雙肩，似乎十分的恐懼，聲音似哭似吟，帶着顫抖，“可是，我還是很害怕，我知道他不會傷害我媽媽，但我怕我媽媽傷害他啊……不知道為什麼，從剛才開始，我的手就一直在抖，好象，好象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就要發生了，我心跳的好快，我好怕……”　　鳳兒輕輕抱住愛利絲，安慰道：“放心吧，小姐，少爺是不會出事的，他的命硬着呢，甄老闆讓他去接受殺手培訓，他一根頭髮沒少就回來了，上次在朗朗電視台，那麼多人想害他，可他一個人不是把那群傢伙都給幹掉了嗎？”　　“對不起，蘭兒鳳兒，朗朗電視台那次，是我找人做的……”　　“哎呀，又沒有人怪你，沒看到少爺現在多疼你嗎？要是她真的怪你，還廢心思抓你幹嗎？”蘭兒笑呵呵的打開一罐啤酒，遞到愛利絲面前，粗聲粗氣道：“來，喝酒！你呀，就是想的太多了，喝醉了大睡一覺，說不定一睜眼，少爺就在你旁邊坐着了呢。”　　蘭兒提到了甄英雄抓她的事情，這讓她想起來很多，記得韓慧恩他們被甄英雄抓到的那個晚上，自己假裝失戀，在酒吧里喝的爛醉如泥，甄英雄早就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卻還是替自己挨了一刀，也許就是那次，自己開始喜歡他，覺得他與眾不同了吧。　　看到蘭兒遞來的啤酒，愛利絲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和甄英雄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那天晚上，甄英雄，脫掉了自己的衣服（直到現在，愛利絲依然不知道那晚真正幫她脫衣服的人是薛雪），而他之所以會脫自己的衣服，是因為，自己失禁，尿濕了褲子，至於為什麼會失禁，原因，就在自己的眼前，蘭兒的手中，啤酒！　　如果那天不喝酒，自己怎麼可能尿褲子啊？愛利絲對啤酒極為的恐懼，從這一點而言，倒是和顏冰挺像的，不愧是母女啊，雖然是假的，但都同樣的忌憚啤酒……　　“我，我，我不會喝酒……”愛利絲笑的有夠心虛的。　　鳳兒扯開一包薯片，道：“不會啊，抓韓慧恩的那天晚上，你還在酒吧和少爺一起喝個大醉的說……”　　愛利絲更慌了，“那，那，那，那是特殊情況啊，我們當時是敵對的，我是為了騙你們少爺，所以才喝的……”　　“哎呀，不管是什麼原因啦，反正你會喝酒就是了。”蘭兒自己先飲了一口，然後把啤酒硬塞給愛利絲，做出一副很美味很爽的表情，道：“酒是好東西，可以幫人排憂解愁，忘記煩惱，來吧，讓我們一起醉倒，耶……！”　　還沒喝呢，蘭兒就好象醉了似的，不過愛利絲卻是怦然心動，望着手中的啤酒罐，還能感覺到手在微微顫抖，心裏那種不安寧讓她很想逃避現實，於是，她喃喃道：“喝醉了，真的可以忘記煩惱嗎？”　　“當然，我向你保證！”蘭兒不倫不類的敬了個禮，打開一罐啤酒，和愛利絲一碰，“來，我們乾杯！”　　愛利絲猶豫了一下，雙手捧着啤酒罐，仰起可愛的小臉，閉着眼睛，一氣猛飲，蘭兒和鳳兒相互交換了一個眼神，都露出了略帶苦澀的笑，然後，兩人換上另一副誇張的表情，大喊着‘乾杯’，啤酒開了一罐又一罐……　　林夕照為人很是小心，二十一個人中，只有一個女人，餘下的二十人，都是典型的黑社會打扮，一身黑色西服，戴着黑色墨鏡，好象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們不是好人一般。　　林夕照身邊的女人，長發披肩，穿着時髦，五官精緻，給人一種冷艷的冰山玉女的感覺，但在甄英雄看來，她冷艷美麗不及柳絮，傲慢氣質連給顏冰提鞋都不配，她並非真的冷艷，做作而虛偽，臉上抹了那麼濃的妝，她冷給誰看呢？真正的冷艷，應該是出於絕對的自信，或者目空一切的驕傲，這個女人為了取悅男人而抹妝，本就是對自己容貌的一種不自信，又如何從內里散發出冷艷高貴的氣質啊？　　或許是甄英雄身邊的美女級別都太高了，讓他的審美觀點太挑剔了不說，連阿東常樂等人的眼光也變的毒辣。　　聽常樂說，這女人叫做齊棋，是朗朗電視台文化娛樂頻道著名的主持人，說起來還是一心的同事呢，別看現在一副冰冷模樣，她主持的那檔‘美麗女人講故事’，卻是以火暴大膽而聞名，這女人做節目時穿的相當火辣，一米七三的模特身材，主持節目時總是‘不經意’的露出底褲，開些很挑逗的擦邊玩笑，剛開始的時候節目很受歡迎，但隨着主持風格的單調無變化，火暴刺激變成了低級乏味，收視率漸漸下滑，後來雙子星加入朗朗電視台，甜甜主持的‘誰是誰的誰’取代了齊棋的‘美麗女人講故事’，事後齊棋極度不滿，好象找了林夕照出頭給台長施壓，不知道結果如何了，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齊棋在電視里露面，難怪她那麼閑，大白天的就陪着林夕照來打高爾夫球呢。　　雖然甄英雄和全興已經有幾年沒見過面，和與林夕照卻太熟悉了，怕被他或者他的人認出來，甄英雄和闌度都閃的遠遠的，推着剪草機，假裝維護草坪的工作員，阿東和常樂，一個裝做球場的巡場，一個裝成帶新球童的總監，當然，常樂帶着的十個新球童，都是七虎的手下偽裝的。　　七虎的下屬成員人數並不太多，但都是精英，其中一個二十齣頭的小姑娘，正開着一輛售貨服務車，徘徊在林夕照等人警戒的範圍邊緣，她將是甄英雄整個計劃成功與否的關鍵。　　這個十八洞的高爾夫球場，巧妙利用了原有地形，進行了現划設計，山地，林地，丘陵，充滿了自然的味道，此外還有人工湖泊，大小沙坑，景緻還算不錯。　　林夕照和全興選擇的是五桿洞的球道，甄英雄的十幾個手下總是會分批的裝成客人模樣，時不時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中，讓他們不會對球場人少起疑心，再者，今天的天氣雖然很好，卻有些涼，這個時間人少一點，也在情理之中，故此，他們並未產生感覺到什麼異常。　　五桿洞，前幾次的掄桿跨度很大，甄英雄和闌度不可能立刻跟上去林夕照和全興等人，更無法聽到他們在交談些什麼，再說，小環就跟在全興那個女秘書的身後，那丫頭對甄英雄太熟悉不過了，為此甄英雄還專門在肩膀處墊了兩塊海綿，讓肩膀看起來更寬一些，不然小環單從背影就能認出他來，甄英雄哪裡敢跟的太近啊？　　溜達在綠油油的草坪上，通過耳朵上小巧的通訊器，和伺候林夕照，全興的假球童保持着通訊，不過林夕照的為人很是小心，球具都是由他的人自行攜帶，那球童也無法接近他。　　闌度看了一眼不遠處那個開着售貨服務車的女孩子，疑惑的問甄英雄道：“我還是不太明白，你所以不讓施施給小環打電話，怕的是讓全興提起警覺，這話該怎麼說？”　　“常識，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常識。”甄英雄拉着剪草機，望着小環的背影，笑道：“朋友，全興把小環帶在身邊，你不覺得奇怪嗎？”　　“有什麼可奇怪的？”闌度皺着眉頭，道：“顏冰對義字會有動作之後，很可能被我們察覺到他與顏冰勾結，再說，上次你被綁到了富甲大廈，已經有懷疑他的理由了，他把自己的女兒帶在身邊當成護身符，有什麼奇怪的？我不覺得這個常識被忽略了啊。”　　“你既然這麼說了，就表示你已經忽略了我所謂的那個常識。”甄英雄反問道：“全興為什麼那麼肯定小環可以成為她的護身符啊？這本身就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吧？他又不是你，為什麼那麼了解我，知道我不會在小環面前對他下黑手啊？”　　闌度一怔，望着甄英雄，突然露出了恍然的表情，雙手一拍，道：“對啊，別說他了，連他老子也算在內，義字會真正了解你的人並不多，你以前做事給人的印象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心狠手辣，主張斬草除根，男女不分，能殺的一個不留，下手之狠，與畜生無異，就像前两天，聽說你還在抽籤會議上開槍打爛了冰恨天一個女殺手的腦袋，憐香惜玉什麼的與你基本絕緣……”　　甄英雄的臉色隨着闌度的評價，越來越難看，“少爺我今天才知道，我在你眼裡就這麼不是東西嗎？”　　闌度嘿嘿一笑，尷尬的擺了擺手，“我當然不會這麼看你，只是你給別人的印象大概是我形容的那樣，全興並不了解你，所以他應該不會相信，他出賣義字會的事情暴光后，你會因為一個小魔女就放棄對他下黑手，打黑槍，這麼說，他也是聽了別人的建議才會這麼做的，而這個很了解你的人，只可能是……顏冰，英雄，顏冰怎麼知道你會對全興下手的？！難道，她已經猜到了你的計劃，知道你會偷溜回朗朗市不成？！”　　“從她綁架果果失敗，錯綁了我，並被我成功溜掉並立下賭約的那時候開始，顏冰就已經知道我肯定能在黑市拳大賽開始之前查到出賣義字會的人就是全興了，至於我具體會怎麼對付他，顏冰不是神，相信她也想不到我會用怎樣的方法，出海比賽是賽前才決定的，顏冰猜到我會回朗朗市的可能性很低，但現在看起來，我不得不佩服她，顏冰真的很厲害。”甄英雄苦笑道：“即便她綁架失敗后已經處於完全被動的局面，但看全興把小環帶在身邊就知道，顏冰沒有放棄奪回主導權，她的每一步計劃都那麼小心，巧妙。”　　闌度還是聽不明白，“為什麼你這麼肯定全興帶着小環是顏冰的主意呢？也許，是全興自己……”　　“不太可能，我說過，不是十分了解我的人，應該不會冒這種險，全興把小環帶在身邊，至少說明了兩件事情，第一，就是這個人很肯定我不會在小環面前殺人，十分了解我的性格。”甄英雄表情嚴肅，道：“第二，這個人知道我會活捉全興，而既了解我，又清楚我為了大局只能活捉全興的人，只有顏冰而已。”　　全興無論出入何樣的場合，身邊都會有帶着保鏢，甄英雄想要活捉他，在小環面前殺死那些保鏢就成為一種必然。　　“確實，想把陸萬古殷立志也抓起來，就不能現在殺全興，換言之，如果你一開始的目標不是全興，而是其他的兩個人，他們的身邊應該也帶着女兒和保鏢。”闌度道：“也就是說，黑市拳大賽開始后，那三個傢伙是故意分開的，讓你無法一網打盡。”　　“差不多吧，顏冰應該不知道我會回到朗朗市，所以，這個計劃有很強的試探性，顏冰在試探我是不是已經知道全興和林夕照就是出賣義字會的內鬼，如果知道了，又會用什麼樣的辦法對付這些傢伙。”　　“你等一等，等一等。”闌度截斷了甄英雄的話，眉頭都擰到了一起，“說了這麼半天，我相信全興把小環當成護身符是出於顏冰的授意，但這和我讓施施把小環騙走有什麼關係嗎？只要小環一離開全興身邊，我們立刻撲上去制服他們不就完事了，你為什麼阻止我呢？”　　“因為小環是不可能被施施騙走的。”甄英雄笑道：“這就是另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了，顏冰很善於用這樣簡單的小手段來迷惑人。”　　“這話怎麼講？”　　“恩，該怎麼說呢，舉個簡單的例子吧。”甄英雄問闌度，道：“假如現在，冰恨天的人正潛伏在周圍要殺掉你，但愛利絲曾經是他們的大小姐，現在是你的妹妹，把她帶在身邊，你的安全就可能有保證，你會那麼做嗎？”　　“不會。”闌度想都沒想就給出了回答。　　“為什麼？”　　“你這不是廢話嗎？”闌度道：“殺手都是冷血的，我怎麼知道他們會不會傷害愛莎啊？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會讓愛莎遇到危險的。”　　“同理，現在全興就好象我剛才打比方說的你的那種環境，那你認為他為什麼捨得讓女兒冒險？”甄英雄說道：“如果是常人的話，在這種形式下，為了不讓女兒落到我的手裡成為要挾的砝碼，肯定會把女兒關在家裡，並斷掉她與外界的聯繫，這是一種保護的常識，全興把小環帶在身邊，本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保護，並算不得可疑，真正讓人覺得可疑的，是他沒有掐斷小環與外界的通信。”　　“通信？”闌度一怔，然後驚訝道：“手，手機？！小環的手裡，還拿着手機！”　　“對，就好象在等着誰的電話一般。”甄英雄淡然一笑，“基於先前所說的條件，如果我要對全興下手，首先會把小環與他分開，可是，我用什麼辦法才能分開他們呢？騙走小環就是最簡單最平常的手段了，其實，你要施施做的事情，我身邊的小公主艾愛同樣可以做到，你懂了吧？如果小環接到這樣的電話，全興立刻就能察覺到我們潛伏在周圍，正在密切的觀察着他們伺機下手，然後會立刻告之顏冰，那麼，還在海上的顏冰就等於確認了我的行動和方法，當她知道我已經知道叛徒是誰並有所動作之後，為了不讓我稱心如意，她肯定做出我預料範圍之外的事情來，玩些破釜沉舟的遊戲，那少爺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小環身邊那女秘書和她寸步不離，大概就是等着我們給小環打電話呢，現在的小環對全興，林夕照，或者是顏冰來說，就是風險預險警報。”　　闌度抹了一把冷汗，聲音都在顫，“這還真的是個常識問題，可我聽着怎麼這麼慎人啊？那顏冰也太精了吧？就算你和她一起都在海上，她的行動還是這麼小心。”　　“顏冰就是這類人……”　　“我看你和她是同類。”闌度搖了搖頭，道：“耍陰謀比起殺人來，還難，她精，你也不傻，你們兩個還真是半斤對八兩，旗鼓相當啊，難怪老爹和爆龍蘇把對付她的任務交給你了呢，你和顏冰真是同類。”　　“同類……嗎？”甄英雄微微一愕，然後吐了口氣，苦笑道：“也許我們真的是同類也說不定呢，算計人，設計人，猜度人，提防人，下套子，斗心機……我現在終於知道顏冰為什麼執意要報復義字會了，她和我一樣，都不喜歡現在的自己，或者說，是害自己變的身不由己的環境吧，從小開始，就不得不去窮算計，我們都在為了可以活的傻一點而努力。”　　“活的傻一點？”闌度望着甄英雄，完全不理解他的話。　　甄英雄把剪草機交給闌度拉着，伸了個懶腰，仰望着寬廣的天空，還有那懸的高高的，散發著銀色光芒的太陽，道：“如果不用在勾心斗角，每天工作之餘，都能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那不是很美妙嗎？”　　甄英雄難得認真的感慨，闌度也不禁受他感染，立志重新做人的他，對那種愜意的生活同樣充滿了嚮往，和甄英雄一樣伸着懶腰仰望天空，只覺得這種感覺真的很爽，“英雄，你最喜歡做的事情，是什麼？”　　“做愛。”　　“我操……”正在陶醉的闌度眼角一垂，他媽的，有你這麼煞風景的嗎？可轉頭看到甄英雄依然是無限想望的望着天空，眼神清澈而執着，闌度除了評價他天生的流氓血液，倒也覺得他是很認真的在感慨，如果每個男人都像他一樣有那麼多美若天仙，性格各異的老婆，喜歡做愛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的確很美妙。　　闌度重新醞釀了一下情緒，再次仰天望去，本想繼續和甄英雄討論夢想的，可剛才被甄英雄那兩個字一帶，嘴裏一出溜，竟問了一句，“你喜歡和誰做？”　　“你妹妹。”甄英雄繼續着他的神聖表情，還陶醉的閉上了眼睛，“搶走了你最珍惜的親人，那種掠奪的滿足感，真是太美妙了，我很喜歡看你孤獨的樣子……”　　“去死吧你，混蛋！”闌度終於知道甄英雄在耍他了，一腳蹬在了他的屁股上，恨恨道：“你丫這輩子都是流氓的命了，我操，你要能做好人，天理難容！”　　甄英雄只是習慣性的在行動前活躍一下氣氛，放鬆一下緊張心情，沒想到闌度真的下腳踢他，甄少爺不吃虧，正待還手，通訊器里傳來一女孩子刻意壓低的甜美聲音，“對不起，打擾了您遐想未來了，少爺，我是可樂，全家小姐過來了，嘻……咳，是否行動，請少爺指示！”　　所有的人，不但是在球場的三十幾人，還有六十多個在室內冒充工作人員的七虎成員，都戴着通訊器呢，女孩子的聲音一傳過來，甄英雄和闌度的臉都變了顏色，球球的，忘記耳朵上還有這東西了！那自己剛才說的葷段子，不是所有人都聽到了？！　　闌度想到妹妹的面子都讓甄英雄這混蛋丟乾淨了，宰他的心都有，甄英雄臉上也是青一陣紫一陣，娘的，這絕對是一失誤！　　甄英雄和闌度都是殺手品性，習慣獨立行動，偶爾兩個人配合，也是不停的插科打屁，剛才一番長篇大論之後，早忘了耳朵上還帶着通訊器了，所以才開了那麼一低級的玩笑，這可好，要是回去被愛利絲知道了，那丫頭非發飆不可！　　甄英雄小心的瞄了一眼老遠處，果然，那個開着售貨服務車的甜美女孩正捂口偷笑呢，再看，阿東，常樂，冒充工人的，球童的，教練的，客人的，無不偷瞄自己，顯然都聽到自己那低俗玩笑了，一時老臉火燙啊。　　不過，他們同樣聽到了甄英雄先前‘渴望活的傻一點’的感慨，所有的擔子都壓在甄英雄一個人的肩膀上，甄英雄確實感覺到累了，畢竟，他不過是個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啊，所有的人都被感動了，這樣的少爺值得追隨。

# 第411章 送你大蛋糕

　　小環拉着他爸爸的女秘書，正朝着服務車走去，那甜美女孩壓着聲音對甄英雄說道：“少爺，我們會為了讓您活的傻一點而努力的，請您下命令吧，為了您，也為了我們自己，我們誓死追隨您，我們也想活的傻一點，嘻嘻。”　　甄英雄聽到女孩的話，和闌度對望着，都愣了，就聽阿東的聲音也傳了過來，“少爺，我也一樣，義字會什麼的對我們來說什麼都不是，我們只知道追隨的人，叫做甄英雄。”　　阿東之後，通訊器亂糟糟的響成一片，室內的室外的，每個人都表示願意追隨甄英雄，甄英雄很是感動，他知道，這些人都看穿了自己要漂白義字會的意圖，但沒有一個人反對，這種支持，讓他感到了一種責任，一種動力，這些人的未來，可能也抓在自己的手中。　　“你們這群王八蛋真敢說，全他娘的喊着要追隨少爺，還想要少爺活的傻一點，這他媽的不是自相矛盾嗎？”常樂笑罵道：“少說話，多辦事才是正道，兄弟姐妹們，想要活的傻一點的不光只有少爺一個人，我們也一樣，所以，不能把所有的擔子讓少爺一個人背，我們也得一起努力，娘的，下手的時候千萬不要手軟啊！”　　常樂的話讓所有人集中了精神，甄英雄輕咳了一聲，平靜了一下熱熱的心情，終於下達了命令，“好了，想活的傻一點的先生女士們，該開始幹活了，都立起耳朵聽好了，室內的‘清潔工’‘接待員’，將林夕照留在裏面的爪牙清理，‘保安’‘收銀員’，防止有漏網之魚從正門溜出去，‘停車場管理員’，解決他們留在車裡的司機，‘倉庫管理員’從旁協助，死了的將屍體處理，放棄抵抗的押入董事長辦公室圈起來，其他人負責掩護，防止其他客人進入。”　　接到命令的人齊聲應了一聲，甄英雄繼續說道：“室外人員，第一組‘客人’與‘教練’從南側包抄，防止目標向樹林逃竄，我們要用最快的速度解決，不能讓他們找到掩護拖延時間，第二組人現在立刻向目標移動，配合可樂的動手時間，不要放跑任何一個人，別掏槍，裝出故意找麻煩的樣子即可，阿東，當第二組人吸引了目標，造成混亂之後，你帶人佯裝勸架，從後面衝過去，目標是林夕照和全興，要活的，常樂，你們幾個人負責槍擊，看到哪個混蛋掏手機或者掏槍，給我打爛他，我和闌度從正面過去支援可樂，爭取用最快的速度搞定他們。”　　這個方案是在全興與林夕照到來后就擬訂好的，因為先前調查時間受到限制，沒有辦法擬訂更穩妥的方案，雖然計劃的前半部分充分的利用了偽裝條件，但並不具備一擊制勝的絕對性，林夕照和全興有掙扎抵抗的餘地，因此，這是一場硬碰硬的偷襲。　　甄英雄現在也不過是重複了一遍計劃而已，人員一直是呈四角包夾的狀態在活動，當甄英雄的命令下達過之後，每個人都已經到了有利的位置，第二組偽裝者故意將球打到了林夕照和全興的球道內，四五個人貼了上去，林夕照的人見有他們都是休閑打扮的爆發戶模樣，未當一回事，但還是有幾個保鏢迎向了他們。　　一個平頭保鏢攔住第二組人，不讓他們繼續接近林夕照，看架勢，林夕照和全興果然在商量什麼重要的且見不得人的事情，這保鏢說道：“幾位先生，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第二組中一身材略胖的青年小伙很牛氣的推了推鼻樑上的太陽眼鏡，微微仰臉，有些囂張的看着比他高了近一頭的那中年保鏢，很不屑，且不滿的用鼻子哼了一聲，好象昨天才中了五百萬彩票，今天就冒充上層社會的二百五，沒好氣道：“小哥，這話該我們問吧？我的球打偏……不，是剛好準確的落到了這裏，你幹嗎擋住我？”　　“對不起，幾位先生，我們老闆正要擊球，請你們走開一下。”那保鏢跟了林夕照幾年，大人物大場面見慣了，雖然是打手出身，脾氣卻很收斂，可能是認為自己和這個爆發戶不是一個層次的人，與他計較會掉價吧，因此，眼神很是鄙夷，卻沒有發飆。　　這個假裝二百五的人也真是個找事的天才，口齒低俗，偏偏詞鋒銳利，“老子也是老闆，老子也要擊球，你們怎麼不走遠一點？這場地是你包的啊？”　　“先生，我的禮貌絕對不是忍讓，這個球道是我老闆包下的，你們的果領好象在相反的方向吧？”那平頭中年人表情冷了很多，示意身後的兩人冷靜之後，道：“影響了我老闆的心情，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操，你他媽多狂啊？有錢的老闆就牛B了是吧？老子也有錢，有的是錢！”這冒充爆發戶的胖青年好象是在朋友面前丟了面子，急着找回來一般，左手很挑釁的掄了兩下球竿，右手從懷裡摸出十幾張百圓大鈔，“媽的，兩千塊，老子非在這打這一竿不可！”　　這胖子越是飛揚跋扈，中年保鏢越覺得其低俗無聊，這種人和鄉巴佬無異，使人感覺不到什麼威脅，“你不要胡攪蠻纏！”　　“哎呀，你他媽的，到底是誰胡攪蠻纏啊？我告訴你，兩千塊錢我足夠找二十個民工過來狠扁你一頓了！別以為穿上黑西裝就是黑社會了，你他媽嚇唬誰啊？拉登不穿西服，照樣嚇的美國人尿褲子……”　　這胖青年和林夕照的保鏢就這麼僵持上了，但他的眼睛卻時不時的瞄一眼小環那邊。　　小環的出現是個意外，但甄英雄很懂得利用意外，就像顏冰了解他的個性一般，甄英雄也非常了解小環的個性，這丫頭根本吃不了苦，一旦感覺到乏味無聊，就會自己找些事情來做，如果有定性，她也不會成為小魔女了，正是因為害怕無聊，她們幾個丫頭才會聚到一起，目中無人的她們在大人面前拘謹，是很難受的，因此，甄英雄斷定她會被售貨服務車吸引，跑過去買東西吃喝。　　說起來，小魔女貪吃貪喝，還是艾愛告訴甄英雄的呢，當初小公主用一頓海鮮就把四小魔女給收買了。　　那個開着售貨服務車的女孩子綽號就叫做可樂，她的任務，就是綁架小環，因為還有一個女秘書及兩個保鏢跟着小環的緣故，甄英雄擔心她一個人是否能行，故此要過去支援。　　小環不喜歡被人跟着，因此兩個保鏢離她遠遠的，大概有十五米左右的樣子，甄英雄見時機成熟，小聲道：“開始行動！”　　“先生，發生什麼事了嗎？有事好商量，請不要動手！”阿東慌慌張張的帶着幾個冒充員工的手下向著那個故意找茬的胖青年跑過去，嘴裏象模象樣的不知對誰喊道：“小劉，快去通知經理，有幾位客人發生矛盾了！”　　那個小劉是誰，是否存在，根本沒有人注意，包括林夕照和全興在內，注意力都被那滿嘴髒話，拿着一疊鈔票臭顯擺的胖青年吸引了。　　林夕照的心情似乎非常差，給人感覺很是敦厚的他嘴角顫抖了幾下，嘴角至下巴的那條傷疤煞是猙獰，他的聲音很冷，“那胖子是誰，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　　他身邊的全興笑了笑，道：“大概是個沒見過世面的爆發戶吧，這年頭，冒充大頭的人太多了。”　　“全公子，讓你見笑了。”林夕照陰着臉，轉頭對身邊一身材魁梧，似乎是他親信的手下冷冷道：“肥龍，把那幾條雜魚打發了。”　　那叫做肥龍的魁梧壯漢點了點頭，隻身一人朝爭執處走去，“你們兩個，不要讓那幾個工作人員打擾了大哥雅興，告訴他們，這裏什麼事情也沒有。”　　肥龍身後的兩個人應了一聲，轉身迎向了阿東等人，而常樂帶着的人，卻從另一個方向趕了過來，同樣是要勸架的模樣，顯得有些慌張。　　“全公子，請繼續吧。”林夕照繼續朝着落球的地方走去，只是這話說的一語雙關，也不知道是繼續打球，還是繼續剛才的話題。　　全興笑了笑，跟上了林夕照，“夕照，該說的話我全說過了，至於剩下的事情嘛……呵呵，就是揮動球竿，將球打入洞中，那才是這場遊戲的結局不是嗎？”　　“結局……全公子，我說一句難聽的話，您別不愛聽。”林夕照表情更差，用球竿點了點地上的球，然後抬臂一指遠處的果領，道：“我就是這個球，你就是顏冰手中的球竿，我能不能鑽到那裡的洞中，能做主的不是我而是你們，全公子，這場遊戲結束后，你我對顏冰來說，還有用途嗎？我們不過是球與球竿而已……”　　全興接過手下遞來的球竿，笑道：“你錯了，夕照，你不是球，我也不是球竿，顏冰才是，遊戲結束之後，她對你我來說才是真的沒有用途，她殺了甄家父子，發泄了她的怨氣，你再殺了她這個瘋狂幼稚的女人，我助你取代甄英雄，成為義字會的當家人，朗朗市就是你我的天下，我們還會是誰的球竿？”　　“我從未有過取代甄少爺的想法，我的一切都是甄老闆給的，現在卻要我出賣甄老闆，呵呵，人，真是可悲，總會被眼前一時的金光閃爍迷惑了雙眼，又惟恐失去而一再出賣自己的靈魂。”林夕照道：“全公子，一步走錯，步步皆錯，慾望真他媽不是個好東西，我是今天才知道的，我那一步已經邁錯了方向，希望你不會走錯……”　　“呵呵，夕照，方向是自己選擇的，沒有對與錯，只有成與敗，慾望也是一種追求的動力，機會擺在眼前，不去爭取才是傻瓜……”全興的話未說完，就聽到遠處傳來一陣女人的尖叫聲，回頭一看，剛才還從容鎮定，信誓旦旦的他臉色大變，小環被可樂挾持了！　　“別他媽愣着，快去保護小姐！”　　全興的大喝響起的同時，甄英雄的行動徹底爆發了，幾聲慘叫響起，莫說全興，林夕照也忍不住色變，剛才發生爭執的地方，那爆發戶一般的胖青年，在飛舞的鈔票中，用球竿狠狠的掄打已經倒在地上，生死不明的中年保鏢，串串血珠飛起，那胖青年哪裡還有一點二百五的味道，整個一來自地獄的使者，嗜血的表情讓人心裏發毛。　　林夕照的人正要衝過去救人，一聲慘叫又從後面傳來，過去攔阻阿東的兩人已經倒地，阿東的刀揮亮出來，帶飛了面前這人的一條小臂，出手之狠讓人乍舌，林夕照立刻感覺到這些人來頭不一般，饒是久經沙場，也不禁心下一顫，對方能偽裝工作人員潛入這個球場，出手又是此等狠辣，行事如此嚴謹，縱是自己的朱雀堂也很難做到啊，對方究竟是什麼人？！　　小環本就是一臉的無聊，有些心不在焉，可樂的臉上又一直掛着甜甜的微笑，顯得清純可愛，誰能想的到，就是這麼一個女孩子，成為了發起進攻的號角啊？　　小環要買的是飲料，可樂卻從售貨車的柜子中取出了一個大大的奶油蛋糕，就在小環和那女秘書感覺到疑惑的時候，可樂的眼神突然一冷，大蛋糕招呼在了小環的臉上，油膩的蛋糕堵住了口鼻，小環連聲音也發不出來啊，那女秘書大驚，可她的驚呼雖然提起了林夕照等人的警覺，卻已經晚了，可樂動手的同時，甄英雄的人也同時發動了攻擊。　　那個胖青年藉著中年男人回頭的空隙，將那把鈔票向天上一甩，那兩個沒回頭的保鏢下意識的抬頭望去，胖青年的金屬球竿毫無留情的掄到了中年男人的脖子上，那男人應聲倒地不說，兩個抬起頭的保鏢也被胖青年身後的人打倒在地，為了吸引林夕照等人目光，這幾個小子對着三個已經倒地的傢伙狠下殺手。　　那正走過來的高大保鏢肥龍見狀，顯然是沒想到對方動手比他還快，又驚又怒，手才入懷，一聲悶響，心口血如泉涌，肥龍驚愕的望着手裡的血，詫異，恐懼，想知道是誰開槍殺死了自己，可目光還未離開手心，常樂又發了兩槍，高大的保鏢癱軟的趴在了地上，死的不明不白，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手如果不揣入懷，他就不會死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感覺到後悔。　　可樂敏捷的好似山貓一般，翻過售貨服務車，兩步追上那企圖跑回去的女秘書，一把揪住她的長發，狠狠的向後一拽，撂倒她之後，一拳打在她的臉上，那嬌嫩的女秘書登時暈了過去，可樂二話不說，將還沒醒過味來的小環扛在肩上，撒腿就跑，那兩個負責保護小環的保鏢這才反應過來，一邊大喝一邊開追。　　與此同時，全興和林夕照發現了那高大粗壯的保鏢肥龍被常樂槍殺，大急啊，林夕照拉着臉色蒼白尖叫不已的齊棋，對全興喊道：“媽的，茬子有槍！快，讓你的人也一起，朝南走，躲進樹林，快啊！”　　話落之後，林夕照才發現南面也有人向自己走來。　　“站住！前面的人全給我站住！”林夕照喊了幾聲，卻看到幾個客人，球童和教練模樣的傢伙扔掉了球具袋子，抄起球竿沖了上來，這才意識到這些人都是一夥的，“媽的，是一窩的！是哪條路上的？！朝會館撤，鋼子，打電話，叫人！”　　看到對方氣勢洶洶，林夕照也顧不上腿軟的美女齊棋了，放開她，從懷裡掏出了手槍，對着前面開了兩槍，然後帶人朝會館跑去。　　全興畢竟不是道上混的，見小環被人給挾持了，本就慌了，再看到林夕照開槍，更怕了，抱着腦袋跟在林夕照身後，大喊道：“我女兒，我女兒啊！快去救小姐！你們這群笨蛋，快啊！”　　全興沒見過這種場面，生怕子彈親吻他，失去了冷靜，林夕照也是安逸日子過的久了，不然應該很容易發現，甄英雄的人基本不使用槍械，砍人傷人雖狠，但留的都是活口，只有掏槍或者掏手機的人才會被打成篩子，例如，那個叫鋼子的人，身上最少中了十槍……　　藉著慌亂，可樂扛起小環跑向會館，也不理會剛才跟在那秘書後面，此刻正飛快追過來的兩個保鏢。　　小環不太老實，雖然看不到東西，但也知道遇了‘壞人’，當真怕極了，奈何一呼吸，鼻孔里，嘴裏就灌滿了甜膩的奶油，被可樂扛在肩上，雙腿一個勁亂踢，可樂就是想跑快了都難，更何況她本就是女孩子，沒什麼力氣啊。　　明天小環還得正常上學呢，不然會引起顏冰懷疑的，因此絕對不能打傷她，否則也不用這麼費勁了，可樂跑的雖慢，卻並不害怕，因為迎面走過來的兩個員工，正是甄英雄與闌度。　　可樂的任務已經完成了，那就是帶着小環離開球場。　　“站住，操你媽的小婊子，你找死是吧？我家小姐你也敢綁？”可樂身後一魁梧青年滿嘴暴粗口，明明再有幾步就能追到可樂了，卻從懷裡掏出了手槍，“你媽了個逼的，老子送你上天堂挨操去！”　　另一較為瘦弱，年紀偏大的一些的男人卻看到了甄英雄和闌度，喊道：“前面的兄弟幫個忙，截住那女人！”　　此時還沒有人開槍，這兩個傢伙因為追趕可樂，並沒有注意到身後發生的事情，蛋糕沒有堵住小環的耳朵，甄英雄哪敢說話啊？聞言跑動起來，沖向可樂。　　就當兩個保鏢以為這時代還有見義勇為好男人的時候，甄英雄與闌度雙雙跳起，一左一右，卻是從可樂兩側貼身穿過，那倆保鏢措手不及，臉上被印了個腳印，仰面栽倒。　　小環的小腹墊着可樂的肩膀，被顛的五臟六腑亂成一團，窒息的幾乎昏厥，連抹掉臉上奶油的能力都沒有了，她亂擺的手碰觸到了與她貼身掠過的甄英雄，然後聽到了後面保鏢的慘叫，知道這人是壞女人的同夥，更加肯定自己是被綁架了，驚怕的眼淚混入了奶油之中，她希望有人來救她，不曉得為什麼，她心裏出現的這個英雄，不是她的爸爸，而是……甄英雄，如果小環現在可以喊出聲音的話，肯定會大叫‘姐夫老師’的。　　甄英雄與小環擦身而過，聞到了濃郁的奶油香味，心裏不禁聯想到，這小環就像是一隻貪吃的大老鼠，被香噴噴的奶酪引出了洞，若是以後被她知道今天的綁票是自己的設計的，不知道這丫頭心裏會怎麼想，肯定會恨死自己吧，把她當成大老鼠不說，還要對她爸爸下毒手……　　少爺真的不是一個好老師呢，甄英雄恨透了全興，全興利用了女兒，逼得他不得不去算計自己的學生，甄英雄有些遷怒於人，狠狠的踢踩躺在地上已經昏過去的保鏢。　　再說阿東，他的目標是林夕照和全興，要留活口，因此他帶的五個人抄着的都是高爾夫球竿或者砍刀，沖入人群他們就像進了羊群的老虎，輪打橫砍，絲毫不留情。　　雖然是攻其不備，但林夕照的人訓練有素，再者甄英雄方面人數並不佔劣勢，被襲擊的人很快恢復了冷靜，其中五個人保護着林夕照向人少的方向撤離，餘下的十來個人，包括四五傷員，都在頑強抵抗，倒也強悍。　　全興身邊就剩下兩個保鏢了，這兩人護着他跟在林夕照後面，至於那個冷艷的齊棋，還有全興帶來的兩個胖子，早嚇癱了，坐在地上哭喊尖叫，聲音幾乎將槍聲掩蓋。　　“我們是甄少爺的‘七虎’成員，林夕照背叛義字會，他的手下聽好了，雙手抱頭，蹲在地上的不殺！反抗的沒好死，統統俱五刑！”阿東下手也夠狠辣，嘴裏喊着，可刀起刀落，手指，斷掌不時飛過眼前，一串一串血珠四處飛濺，好象潑水似的，他的手下也和他一個德行，不停叫喊着自己的身份，要林夕照等人放下傢伙，可自己下手卻毫不手軟，有幾個受傷的人一聽對方是‘七隻虎’，已經要抱頭蹲下了，卻因為動作慢了一點，被一棒子打的頭破血流。　　而另一方面，與被阿東等人追打，沒機會掏槍的幾個人不同，掩護林夕照的五個人已經從懷裡掏出手槍了，其中三個人邊跑邊回頭射擊。　　對於這些人，常樂等人完全是一派不要命的作風，竟是從正面撲向他們，連連扣動扳機，空曠的球場毫無遮擋物，他們不躲也不閃，為了不讓對方緩過氣來，為了掩護阿東等人，他們拼着挨槍也要速戰速決，對於掏槍者，殺無赦，片刻工夫，林夕照的三個保鏢橫屍倒地，常樂的肩頭，大腿各添一個窟窿，中了兩槍，還有三個人，不同程度的受了傷，但好在沒有生命危險。　　“救小姐，快去救小姐！”往日里的穩重此刻一分也沒剩下，全興扯着嗓子對兩個保鏢叫喊着，兩個保鏢心話道了，命都繫到褲腰帶上了，誰還顧的上一個小丫頭片子是死是活還是被強姦啊？要不是逃跑方向是一樣的，老子早把你也撇下了！　　“林夕照，站住！”　　石子路面濺起一閃即逝的火星兒，彈頭反彈打中了全興的迎面骨，雖然皮肉未破，可全興還是一跟頭向前栽倒。　　林夕照停住腳步，槍口對準了站在前面十幾米處的兩個人，表情很淡定，微微一笑，此刻他竟然恢復了平時的從容，“真的是‘七隻虎’啊，我早就知道甄少爺你遲早會來索我的命，卻還是沒能想到我們會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相見，甄少爺，知道你出海以後，我以為我能多活两天。”　　林夕照到底不是一般人，認出了甄英雄，反冷靜了很多，但槍口卻對準甄英雄的腦袋。

# 第412章 最可恥的人

　　甄英雄摘了帽子，很臭屁的左手一撥額前劉海，露出了額角的創可貼，笑道：“林堂主，你可是口不對心哦，你只要動一動手指，我的命就會被你索去了。”　　全興從地上爬起來，認出這囂張的年輕人就是甄英雄后，苦膽差點嚇破了，此刻應該漂在大海上的人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全興身邊的兩個保鏢也是渾身打顫，槍口還沒抬起來，闌度手指連動，那兩個保鏢立刻坐地慘叫，腳丫子被闌度打了個窟窿，“請注意男人的紳士風度，不要打斷別人的交談，好嗎？”　　與全興的保鏢相比，林夕照身邊的兩個人素質就高太多了，雖然認出了甄英雄，但眼神依然兇狠，不曉得是認準生命受到了威脅，還是對林夕照誓死效忠。　　常樂等幾人呈半包圍式，用槍口指着林夕照，全興，以及他們的四個手下，遠處，阿東等人也解決了戰鬥，活着的被綁，死了的由第二組人搬抬屍體，林夕照和全興都知道，輸了，輸了個徹底，他們誰都沒有想到甄英雄會突然出現。　　“甄少爺，請原諒我膽子小，如果我放下槍，我，還有我的手下，肯定會死，但我用槍口對着您，最少還有和您談判的籌碼不是嗎？”林夕照道：“既然您在這裏，那我縱然是想否認什麼也是多餘，我全認了，但這件事情與我的家人和手下無關，放他們走……”　　全興聽林夕照這時候充大頭，急啊，你這一招不礙事，不把我也給賣了？全興一拉林夕照衣角，想阻止他說話，但看到一臉冷笑的闌度將槍口對準自己，他手指都顫，哪裡說的出話來啊。　　“林夕照，你認為少爺我不躲起來，就這麼站在你面前，給你一個用槍指着我的機會，是為了什麼？”甄英雄沒有回答林夕照的問題，而是反問了他一句。　　林夕照苦苦一笑，“我不知道，但我感覺這才是甄少爺你的風格，你讓人難以琢磨。”　　“如果這是讚美，少爺我先謝過了。”甄英雄放下槍，向前走了幾步，道：“談論起生死，我也不會否認自己膽子小，讓你用槍指着我，是因為今天我偷襲了你，不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你心裏會不服氣，你若不服氣，自然就不會老實交代為什麼要出賣義字會，與顏冰勾結了，不是嗎？”　　林夕照心裏一顫，眼神中的冷漠閃過一絲動搖，但很快被他掩飾，“甄少爺，背叛組織要大卸八塊，這是鐵一般的會規，所以你的心理攻勢對我沒有作用，我知道我沒有活路。”　　闌度既感慨甄英雄的奸詐狡猾與大膽，又佩服林夕照的老奸巨滑與理智，居然沒上當。　　甄少爺以身犯險，就是為了瓦解林夕照的心理防線，現在就殺掉林夕照，很容易，但對甄英雄百害無一利，所以甄英雄言語之間露出了要放林夕照一條生路的意思，但林夕照並不為所動，與其相信以狡猾著稱的甄英雄，鐵一般的會規更有威懾力。　　“我沒說給你活路，你死定了……”甄英雄這話可謂語出驚人，闌度的心臟險些跳出嗓子眼，沒想到他能跳出這麼一句刺激人的話來，槍口瞄準了林夕照扣在扳機上的手指頭，生怕林夕照一槍了結了不要命的甄英雄。　　林夕照真的沒想到甄英雄直言不諱要殺了自己，這輩子壞事沒少做，可無論以前做什麼的時候，都沒有像現在這樣感覺到恐懼過，甄英雄的坦白彷彿讓他看到了自己生命盡頭處的景色，林夕照的心，在顫抖，因為他在害怕。　　“當然，你可以現在開槍殺了我，但是……”甄英雄笑道：“你身邊的手下，你的女人，你的家人，都會給我陪葬，林堂主，我說過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吧？那麼，你現在來賭一賭，少爺我是否怕死呢……”　　甄英雄這話說出口來，林夕照頓時覺得自己好象中了什麼圈套，果不其然，就聽甄英雄繼續自顧自的說道：“你剛才好象要我放了你的家人和手下吧？少爺我很想知道，你究竟是不是一個出爾反爾的小人，你摳動扳機的時候，我的人也不會閑着，林堂主，我的膽子也不大，也怕死，但我的好奇心很大，好勝心太強，我賭你不敢對我開槍，賭注是你手下的命……”　　這話前後矛盾，甄英雄用自己的命和林夕照手下的命一起做賭注，林夕照倘若開槍了，就表示他出賣了自己的手下，但不開槍，死的就是自己，本還清醒的腦子一下亂了，林夕照的手，開始顫抖，望着一步一步朝自己走過來的甄英雄，林夕照突然感覺到自己老了，竟完全搞不懂甄英雄這個變態在想些什麼。　　他真的怕死嗎？林夕照寧可相信甄英雄不怕死，因為瘋子是不怕死的。　　阿東，常樂，甄英雄的一眾手下，都不知道這位少爺腦子里在想什麼，但他們卻握緊了手裡的武器，如果林夕照真的敢開槍，那麼被他們制服或者已經投降的所有人，都會死的很難看。　　別開槍，你丫的要是個男人就不要開槍！甄英雄面色無懼，心臟卻已經在超負荷顫抖了，說到底，人是一種自私的動物，甄英雄不能殺掉林夕照，也不能接受林夕照的要求，因為林夕照為了身邊人的安全着想，會讓家人朋友離開朗朗市，會遣散自己的親信，那樣一來動靜就太大了，勢必被顏冰看出異常，那後果就會很嚴重。　　甄英雄所以傻瓜一般給林夕照用槍指着自己的機會，為的就是不讓他在徹底的反抗中掛掉，為的，就是用絕對野蠻的方法制服他。　　心理攻勢？闌度太了解甄英雄了，看到林夕照身邊那兩個本來一臉堅定的保鏢不再有那種拚死抵抗的氣勢，望着林夕照的眼神出現了動搖，不禁感慨人類的自私，還有甄英雄的陰險，換了是誰，有活路的時候也不會挑選死路一走到底吧？　　被甄英雄抓到就是死路一條，無論林夕照還是全興都明白，但是，甄英雄不要命似的如此一整，他們竟手足無措了。　　甄英雄已經走到林夕照的面前，讓他的槍抵着自己的頭，冷笑道：“林夕照，你不開槍了嗎？”　　林夕照的眼神很複雜，他想開槍，因為，人是自私的，他怕死，困獸猶斗，何況是他？但是，他又害怕開槍，因為開了槍，不但自己，連家人，情人，手下，都會死……　　人之初，性本善，但是，經過社會的洗染，善，很容易變質為惡，林夕照眼神一狠，因為對死亡的恐懼和不甘，他出賣了所有人，他要開槍，可惜，他慢了，甄英雄是個好人，但從來不是善良的好人，和林夕照不同，甄英雄不會出賣自己的親人，女人，朋友，但是，他會毫不猶豫的出賣敵人，最可怕的，也是最可恥的是，他能不眨眼睛的出賣自己的形象。　　因為與林夕照只有一臂之距，甄英雄垂下的手在做什麼，目不轉睛盯着甄英雄臉孔的林夕照哪裡看的到？‘哧’的一聲，只覺得大腿猛然一陣巨痛，正要扣動扳機的林夕照身子一歪，甄英雄抓住機會微一側身，避過了林夕照的槍口，林夕照這一槍打空，再無機會開第二槍，甄英雄反身抓住他抬起的胳膊，大喝一聲，將下盤已經無法發力的林夕照過肩摔出，林夕照在體會到騰飛的脫力感之後，重重落在了石子路面上，吐出一口鮮血，因為胳膊在被摔出時被甄英雄抻的脫了臼，他的手槍已經脫手。　　甄英雄很陰險的給了林夕照的大腿一槍，這才找到機會把他扔飛出去，全興等人意識到甄英雄耍賤招之後，再想動手，又晚了，甄英雄根本不用回頭，闌度連開五槍，五聲慘叫響起，那臭屁的英國男人吹了吹槍口的青煙，把槍收入了懷中。　　走到仰面倒地的林夕照跟前，低頭望着他，甄少爺不屑的說道：“林夕照，你剛才開槍了，真的讓少爺我很失望，你是個小人，因為開槍的一瞬間，你希望身邊所有的人為你陪葬，你是人渣，是敗類，你，死不足惜。”　　其實誰都明白，甄英雄才是最無恥的人，一早就設計好要偷襲暗算了，他比林夕照還能裝好人，但是，甄英雄並沒有出賣身邊的人，所以，這種直白的揶揄，林夕照毫無辯駁之力，他知道，甄英雄有資格嘲笑自己，因為，甄英雄真的不怕死。　　甄英雄轉過身，對捂着手腕哀號的全興笑道：“全先生，現在，輪到你和少爺講條件了。”　　看到甄英雄有笑容沒笑樣的陰冷的臉，全興小腹一緊，尿液溫暖了褲襠。　　林夕照的子彈只差一點點就打中了甄英雄的腦袋，甄英雄的方法雖然太胡鬧，太瘋狂，但也正是為此，才能在不為外界察覺的前提下活捉了林夕照，並徹底的踐踏了他的尊嚴，讓他暴露出了人性醜陋的一面。　　林夕照已經落到了甄英雄手裡，且毫無反抗的能力，不止是自己，包括家人，女人，朋友，手下，所有人的生死都由不得天，由不得己，全憑甄英雄的一句話而左右了，林夕照徹底放棄了反抗，在高爾夫球會館的辦公室里，雙手被反綁，委靡的坐在冰涼地面上的他，交代了與全興勾結，企圖出賣義字會的前因後果，着實讓常樂失望了一會。　　常樂中了兩槍，本想把這口氣發泄在林夕照身上的，卻沒想到林夕照如此配合。　　讓甄英雄略感意外的是，林夕照直到今天為止，竟然從未見過顏冰的面，甚至不知她長的什麼樣子。　　林夕照所以背叛義字會，完全是出於全興的要挾。　　林夕照在成為朱雀堂堂主之前就與全興相識，而他所以能坐上堂主之位，也與全興之父全浩的舉薦脫不了關係，因此他與全家向來交好。　　全興是個很高傲的人，不甘居於人下，一直很羡慕林夕照的地位和權勢，卻苦於全浩的長老身份，被義字會拒之門外，他也想成為人上人，建立自己的事業，雖然進入了木子華的四方集團，卻覺得那是一種憐憫，一種施捨，他一直在說，如果他可以繼承他父親全浩曾經在義字會的權利與地位，他將取得比今天百倍以上的成功。　　三年前，林夕照曾經因在澳門堵場豪賭，虧損了組織大筆錢財，為了填補窟窿，他瞞着甄天，吞下了朱雀堂截獲的一批白貨，並通過全興投資的貿易公司，販賣到了其他城市，所得暴利兩人平分。　　人性的貪婪就此體現，林夕照好賭，全興貪財，看到錢來的如此容易，全興和林夕照都有些上癮，當時朗朗市的風月場所都是朱雀堂管轄的範圍，因此搜刮白貨的機會很多，陸陸續續又做過幾次，直到甄英雄國外歸來，將所有紅燈場所接管，並將七虎九鳳的名頭打響，朗朗市成了毒品販子饒着走的地方，全興和林夕照的這條財路才被掐斷。　　林夕照恨不恨甄英雄很難講，但他承認自己貪婪，被眼前利益蒙蔽了神智，他也承認他怕死，怕失去現在擁有的一切，如果全興告發他偷偷販賣倒運毒品的事實，他一定會不得好死。　　全興就是以此為要挾，迫使林夕照妥協的，至於林夕照的拜把子兄弟，白虎堂嚴路一，白澤堂畢升月，赤焰堂洪濤，完全沒有參与，林夕照苦笑道：“甄少爺，您認為我有臉把這種事情告訴他們三人嗎？我怕到時候您還沒找的我，我已經被他們三個給宰了……”　　林夕照這話是真是假很難介定，繼續監視他的拜把子兄弟還是有必要的，常樂疼的一頭冷汗，卻硬撐着不去醫院，聞言冷笑道：“林夕照，你還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可恥嗎？”　　“人有慾望，貪圖享受，有些時候，得不到是件幸福的事情，因為我們在為了追求而努力，但很多時候，得到了卻是一種折磨，因為我們惟恐失去擁有的一切。”林夕照苦笑道：“我屬於後者，甄少爺，我當初走錯了一步，結果步步都錯，我心裏有愧，所以這幾年很努力的發展朱雀堂，想彌補些什麼，但我現在知道了，錯了就是錯了，若不肯承認，再做什麼也是徒勞，只會越錯越多，越錯越厲害，我有今天的結局，是自找的，只希望甄少爺您不似我，希望您言而有信，不要傷害我的家人和手下，還有……那個齊棋……如果能放過她，請您也放了她吧……”　　齊棋是個公眾人物，今天目睹了這些事情，林夕照知道，無論是誰，都會選擇殺人滅口的。　　坐在辦公桌上的甄英雄看着面容憔悴，好象突然蒼老了幾十歲的林夕照，問阿東道：“那個齊棋呢？”　　阿東回答道：“剛才在球場一看到我們的人上去，就被嚇昏了，怕她醒了太麻煩，和小環小姐還有那個女秘書一樣，被我們噴了點乙醚，在外面車裡，由可樂看着，等少爺您發話呢。”　　甄英雄沉思了片刻，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時不時瞥一眼林夕照，那眼神就像老虎看到了一鍋美味的兔子肉，垂涎欲滴的模樣讓人忍不住起雞皮疙瘩，好半晌，他才吸了一口氣，和口水一起咽到了肚子里，對林夕照道：“林堂主，少爺我從不殺無辜的人，甚至，我可以不殺你。”　　如果甄英雄的話值得相信，那明天的太陽一定會從西方升起，林夕照苦笑道：“甄少爺，我已經被您給綁了，您就不用再耍我了，我出賣幫會是事實，會規如鐵，如果甄少爺願意一槍打死我，免卻了俱五刑的痛苦，我就不盡感謝了……”　　“如果會規如鐵，那我比鐵還硬。”甄英雄陰陰的一笑，道：“林夕照，我首先要和你強調一點，我說不殺你，是真的，但你不要以為我是個善良的人，如果我善良，你也不會被我綁在這裏了，我要留你活口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與目的，這比讓你死還殘忍……”　　后脊樑都冰冰的，林夕照知道，甄英雄肯定是有什麼陰謀，果然，甄英雄一臉偽善的笑問道：“林堂主，你是想死呢？還是想活呢？”　　林夕照不知道甄英雄到底在打什麼主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無論死活，決策權都不在自己的手裡，“我，我想，沒人願意去死吧……”　　無論曾經是多麼英雄的人物，在死亡面前，也會暴露出膽怯，至少甄英雄承認，他自己就很怕死，俗話說的好啊，好死不如賴活着，更何況，被俱五刑，根本就不是‘好死’啊。　　“那就好，林堂主，既然你不想死，少爺我就能不讓你死，但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你的自由，雖然條件差了點，但你依然會活的很舒服，怎麼樣？”甄英雄笑的更虛偽了，一副市儈商人的模樣，連阿東常樂都覺得甄少爺這是有什麼企圖，“這個懲罰完全是為了我個人的利益，但對你來說也不無好處不是嗎？限制自由雖然很殘忍，但比死無全屍要強，對吧？我這麼優厚的條件開給你，你是不是沒有理由拒絕啊？”　　限制自由確實比死了好，但林夕照大腿上還在汩汩流血的傷口告訴他，甄英雄的話，還是不要信的好，可惜，甄英雄太有自知之明了，很了解自己的信用度不高，轉過頭去，很認真的問常樂，道：“阿樂，你上次有拜託過我幫你相個老婆是吧？”　　常樂不知道甄英雄怎麼突然問這個，但還是很興奮的點了點頭，“是啊，少爺，上次我就被你給忽悠了，其實我要求不高，只要不比慧恩大姐差就好了。”　　你小子真狂！你以為韓慧恩那種級別的美女滿大街都是啊？甄英雄暗罵常樂貪婪之餘，又轉過頭去問阿東，“我記得林堂主有個獨生女兒，長的好象挺標緻的，阿東，你覺得她給常樂做老婆合適嗎？”　　阿東眼睛一亮，連連點頭，“合適，合適，絕對合適，林小姐生的花容月貌，落燕沉魚，比慧恩大姐還要美艷，和常樂在一起那是再合適不過了！”　　“不合適！”林夕照這個急啊，大腿的傷口因為肌肉緊繃，疼的更厲害了，“甄少爺，小女夕陽今年才十二歲，剛念初中啊！”　　“十二歲，不小了，過去這年紀就已經開始找婆家了。”甄英雄信誓旦旦道：“再說，現在的小姑娘，一轉眼就變成大美人，我們家小公主今年才十六，那身材，比大公主也不呈多讓啊，再過四年，小夕陽也十六了，常樂，不然你就先忍四年？”　　常樂心下道了，你就拿我開涮吧，上次那個是結了婚的孕婦，這次是小學才畢業的超級蘿莉，真指着你給找老婆，我老常非打一輩子光棍不可。　　奈何少爺的話還是要應的，常樂彆扭的笑了笑，“四年，才等四年而已……呵，呵呵……”　　如果這時候再不明白甄英雄是有所圖，林夕照就真是白混了，“甄少爺，您到底要我做什麼，直說就是了，我女兒還小，不要讓她為我的事情負責任好嗎？”　　“好！”甄英雄這次倒是很痛快，“林夕照，只要你答應了我這個非常自私的條件，我保證除了不太自由，你會活的很好，你的妻子，女兒，都會活的很好，某種意義上說，你的老大地位是不會被動搖的。”　　信你才怪！林夕照心裏雖然鄙視甄英雄的無恥，但還是相信他會講信用的，否則，阿東常樂這種人，又怎麼會如此忠心於他呢？林夕照道：“您要我做什麼？”　　“首先，告訴我，顏冰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　　“不知道。”林夕照這話太直接了，別說常樂了，就是穩重的阿東也差點過去抽他嘴巴，林夕照趕緊解釋道：“顏冰只與全興接觸，我只是他們利用的棋子，全興會把顏冰的計劃逐步告訴我，我只需要照辦就可以了。”　　“虧你還是堂主，居然被人當成馬仔。”甄英雄鄙夷了林夕照一番，又問道：“全興為什麼會和顏冰合作？陸萬古，殷立志又為什麼和全興勾結在一起？別告訴我這些你也不知道。”　　“這些我當然知道，否則我也不會幫助他們，當初我和全興販賣的白粉，都是通過四方集團投資的一家貿易公司運出去的，為了瞞過木老，當然要把陸，殷兩位公子拉下水了，說到底，這就是人貪婪的本性在作祟。”林夕照苦笑道：“為了拉我入夥，全興在這方面對我並沒有隱瞞，顏冰與他接觸，大概是三個月之前，與其說他們是合作，不如說全興等三位公子是單方面受到威脅，當然，這裏面，也有一點比較微妙的因素，促使全興和顏冰達成了合作關係……”　　甄英雄等人都來了性質，“詳細點說。”　　林夕照深吸長吐了兩口氣，緩解着大腿上的傷口帶來的疼痛，額頭汗珠如黃豆大小，聲音已經開始顫抖，“三個月前，顏冰找到了全興，威脅他參与冰恨天的報復計劃，我想少爺你該很清楚，上一代的人對顏冰很是忌憚，神秘消失了二十三年之後，她再次出現在全興面前，可想全興心中的恐懼了，尤其是，顏冰對他的事情一清二楚，包括和我一起私自販賣白貨，坦白說，如果不是刻意觀察過我們很長時間，就算是義字會的人也很難發覺我們做的那些事情，但顏冰卻知道，全興當然很清楚這意味着什麼，呵呵，顏冰早就開始盯着他了。”　　如果沒有一定的契機，顏冰也不會在這個時候突然跳出來對義字會進行報復，看來，這個契機就是全興和林夕照啊。

# 第413章 剝皮很舒服

　　“自從甄少爺你接管了朗朗市的紅燈區后，我和全興就被斷了那條財路，全興對少爺你很不滿，顏冰就是利用了這一點，說動了全興。”林夕照道：“顏冰當初是因為義字會的逼迫而離開了朗朗市，嫁入了諾森家族，因此對義字會充滿仇恨，她知道義字會的規矩，知道全興是無法進入義字會的，更知道義字會根本不會去注意他這樣一個完全不具備直接危害性的人，所以，顏冰對他許諾，只要幫她報復義字會，殺掉甄少爺和甄老闆，就能讓全興成為義字會的新當家人。”　　阿東嗤之以鼻，“這話全興也信？他腦殘啊？”　　“呵呵，如果你們處在全興的位置，同樣會對顏冰妥協的，顏冰軟硬兼施，恩威並進，方法簡單直接，最可怕的是，她讓人看到了她這個計劃的破綻，讓全興明知道有風險，還是忍不住想要去拼一把的衝動。”林夕照道：“顏冰坦言她手中有一股殺手勢力，當初害的她遠走國外，並身不由己嫁入諾森家族的人之中，包括了全興的父親全浩，因此，全興若不妥協，顏冰就會殺掉他全家，呵呵，可悲的就是這個威脅啊，全興本就嫉恨甄少爺你，現在又因為你，生命被顏冰威脅，因為會規，他無法進入義字會繼承到他老爸的權勢地位，卻因為義字會的恩怨而被連累，心裏不平衡是必然的，更何況全興本就是個有野心而且貪心的人啊。”　　“威脅生命，然後利誘全興，少爺，這手段和您當初的猜想很接近啊。”阿東也是個聰明人，問林夕照道：“如果我猜的沒有錯的話，前陣子開始少爺屢屢造人暗殺，雖然是顏冰報復的一種方式，但也是做給你們看的，對嗎？”　　“正是。”林夕照道：“顏冰是為了向全興證明那些殺手的實力，城南斧頭幫史懷南被殺的那次，全長老等人當時都在場，雖然沒有殺死少爺，但事後殺手卻接二連三的出現，可義字會始終沒有抓到過他們，全興哪還敢不妥協啊？當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促使他與顏冰合作。”　　常樂見甄英雄皺眉深思，便問道：“什麼原因？”　　“她這個計劃的可行性以及可以被全興利用的漏洞，雖然我對顏冰的計劃知道的並不清楚，不過到了現在，我的猜測應該是八九不離十了。”林夕照說道：“顏冰對全興直言，她要殺的只是甄老闆，甄少爺以及大公主，她的目標只有姓甄的，黑市拳大賽開始之後，故意集中到快樂谷，吸引你們目光的冰恨天的殺手會集體而出，只要不再回去快樂谷，你們是很難察覺的，而我和全興要做的，就是為這些殺手提供藏身處，我可以利用朱雀堂的勢力把他們藏起來，如此一來，這些人就擺脫了義字會的監視，因為義字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快樂谷和黑市拳大賽中，六十五個殺手就等於完全恢復了自由，這次來參加黑市拳的大小幫派有近六十個，我想，不用我說，少爺也知道他們想要做什麼了吧？”　　甄英雄笑着點了點頭，“過去只是猜測，但昨天顏冰上了船，就等於把我的猜測肯定了，這些殺手的目標不是我和我老爹，而是留在朗朗市的眾多黑道組織，是無差別的暗殺。”　　“無差別的暗殺？！”常樂驚呼道：“殺誰？那些留在朗朗市的幫會頭目嗎？這對冰恨天有什麼好處？！”　　阿東要比常樂冷靜的多了，深思片刻，說道：“原來如此，顏冰的目的是徹底攪亂朗朗市的局面，顏冰所以引誘這麼多小組織過來，就是為了把局面攪的更混亂，如果這些組織的人在黑市拳大賽期間不斷遭到暗殺，勢必引起恐慌，而矛頭也會統一對準我們義字會，如此一來，甄老闆就不得不親自站出來處理這些事情，而六十多的殺手等待的就是這樣一個時機……”　　常樂渾身一激靈，顫聲道：“如果所有人的矛頭都對準甄老闆，而甄老闆又在這個時候被人暗殺了，根本，根本不會有人去懷疑這是冰恨天做的……即便我們知道也是徒勞無用，沒有人會相信我們的話，所有組織相互猜疑，肯定會引起大亂，義字會必然處到完全被動的局面。”　　“應該是那樣的。”林夕照搖頭笑道：“因為黑市拳的本質是賭博，而參加比賽的人，呵呵，都是一些混蛋，涉及到利益，你殺我，我殺你，本就是習慣的生存方式，甄老闆也被人暗殺了之後，各個組織更會相互猜疑，義字會就算明明知道是冰恨天在搗鬼，也是分身乏術，而要鎮壓這場混亂，我的朱雀堂自然名正言順的攙和其中，當然，那些殺手大概會混在我的人中，藉機除掉甄少爺和大公主，還有木子華長老。”　　阿東和常樂的臉色都非常的難看，林夕照的推測應該不會錯的，這確實很符合顏冰的風格，用混亂製造煙霧，在迷惑人的煙霧中達到自己的目的。　　甄英雄卻絲毫不覺得驚訝或者慌亂，林夕照坦白這一切的時候，顏冰的這個計劃早就沒有行使的可能了，“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全浩，陸天明，殷仁三位長老並不知道他們的兒子參与了這件事情，對嗎？”　　林夕照點了點頭，“不知道，三位長老這一生都給了義字會，全興怕他們不支持，所以一直瞞着三位長老，也是怕他們會露出破綻，被人察覺，等到事成之後，義字會群龍無首，全興再去勸說三位長老舉薦我接掌義字會……”　　常樂最看不起的就是叛徒，聞言冷笑譏諷道：“我還真的很想知道，全長老等人既然不知道他家的小畜生和顏冰勾結，又憑什麼支持你接掌義字會呢？”　　“因為他能擺平這場混亂，對嗎？”　　甄英雄的話讓常樂一怔，而林夕照卻苦苦一笑，“這就是我們覺得顏冰可怕的主要原因了，顏冰的整個計劃完全是以殺掉甄家三口為目的，如此周密的計劃確實可行，但她的過於自信，反成了她唯一的疏忽，她認為只要幹掉了甄家人和木長老，再把這些事情告訴全浩等三位長老，三位長老一怕絕後，二怕名毀，一定會把我推舉為新當家人的，可全興卻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甄英雄不屑的哼了一聲，接口道：“全興不會和全浩坦白這些的，而是會在顏冰計劃得逞的同時，讓你將六十幾個藏身於朱雀堂的殺手全部幹掉，將顏冰抓起來，把所有的罪名扣在她的頭上，說的再明白一點，你們先是背叛了義字會，接着還要背叛顏冰，沒錯吧？”　　林夕照並未覺得驚訝，來了個默認，“如果我幹掉了冰恨天，並抓到了顏冰這個罪魁禍首，那麼，組織之間的混亂就會平息，拯救了義字會的我，自然可以名正言順的接掌義字會了，再有路一，升月，阿濤三個堂的支持，我的地位很快就能穩固，呵呵，這個計劃聽起來多麼誘人啊，可最近我越來越感覺到心裏不安，我不相信顏冰有這麼好心，卻不得不感慨全興的幼稚……”　　“當你成為義字會新當家人之後，你肯定會毫不猶豫的把全興他們這些知情人殺掉的，可憐全興還以為能和你平分朗朗市，呵呵，他確實很幼稚。”　　甄英雄的揶揄毫不留情，林夕照一笑，“是啊，他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全興永遠不會成為贏家，所以我才會感慨，人，真的很自私，很貪婪，一步走錯，即便知道錯了，也會繼續走下去的，今天被甄少爺你給抓了倒是一件好事，也許，你會給我指一個新的方向。”　　“或許吧……”甄英雄道：“黑市拳大賽預賽階段不太涉及到利益，顏冰出海是為了吸引我的視線，觀察比賽情況，並不打算在這两天動手，這我已經知道了，既然她是要你給六十多個殺手提供藏身處，那麼，你一定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從快樂谷中溜出來，並藏到哪裡吧？”　　林夕照點頭，“全興今天約我來打球，正是為了這件事情，地方，我們已經安排好了。”　　“把這些情況和阿東交代清楚，少爺還要去和全興談談，至於怎麼處罰你，之後我會告訴你的，這幾天，你還是義字會朱雀堂的堂主。”甄英雄說罷，轉身走向門口，常樂一瘸一拐的跟在他身後。　　拉開房門之後，甄英雄突然想到了一些什麼，又回過頭來，問林夕照道：“你剛才好象說，全興答應與顏冰合作，除了被威脅和被利益吸引以外，還有一點微妙的原因，這個微妙的原因，是什麼？”　　林夕照一怔，然後尷尬的笑了笑，“這個是我亂猜的，少爺不必太在意，反正也沒有什麼意義……”　　“說來聽聽。”甄英雄好奇道：“少爺我挺感興趣的。”　　“我只是從全興的言談話語中猜測而已，幹掉那些殺手之後，他想用愛利絲小姐引出顏冰，卻只想抓她不想殺她，說是要讓顏冰後悔看不起他利用他，言談話語之中，我總覺得，全興，好象對顏冰有點野心。”林夕照道：“聽說，全興上大學的時候與顏冰同校，也許年輕的時候喜歡過顏冰吧，所以全興想把顏冰征服，而這次合作，顯然是個機會……”　　“是嗎？呵呵。”甄英雄又變的有笑容沒笑意了，阿東等人都不知道這位少爺又為了什麼而覺得不爽，就聽甄英雄說道：“顏冰確實是那種讓人渴望征服的類型，但能征服她的，肯定不是全興……”　　“少爺，你是不是聽到別人喜歡顏冰，所以吃醋了？”　　常樂跟在甄英雄身後，好半天，才小心翼翼的問出了這樣一句話來，甄英雄渾身一顫，心臟猛的震動兩下，“常樂，好象昨天的事情我還沒找你算帳呢吧？”　　常樂尷尬的一笑，道：“少爺，你也可以理解我在繼續求證昨天的話題，難道，你真的有戀姐情節，喜歡上了顏冰？”　　“我覺得你身上只有兩個窟窿，流血太慢了，也許，多開兩個洞你的廢話會少一些。”甄英雄嘴上如此說著，心裏卻已經產生了動搖，雖然他並沒有那樣想過，但是被常樂一說，仔細一琢磨，還真有那麼點意思，聽林夕照說到全興對顏冰有企圖的時候，他心裏真的很不爽，大概是因為男人特殊的佔有慾望吧，總是將發生關係的女人看做是自己的，不能接受其他男人的窺視。　　甄英雄嘴角抽動幾下，暗忖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嚴重的戀姐情節，現在他自己都不太自信了。　　“少爺你似乎和顏冰見過好幾次了吧？她真的是那麼精明的女人嗎？”常樂也不是出於無聊才刺激甄英雄的，有些感慨道：“全興雖然不是什麼人物，但確實很聰明啊，如果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背叛者的話，最後真的會完蛋也說不定呢，顏冰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啊，落到全興手裡，不知道是該同情她好，還是說她咎由自取……”　　“你錯了，全興根本算計不了顏冰，而顏冰也從來沒想過要給全興留下什麼機會，我想，顏冰既然觀察了全興那麼長的時間，必然很了解全興的性格，因此，是故意利用這一點來引誘他。”甄英雄說道：“顏冰的目的是整垮了義字會，決不單單是殺掉我們姓甄的，你想想看，如果顏冰早就知道全興打她的主意，在暗殺成功之後立刻抽身而退，義字會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常樂聞言怔了一下，似乎才想起來顏冰的目的是摧毀整個義字會，細細一琢磨，臉色漸漸露出驚訝，震撼的表情，甄英雄笑道：“不難想象吧？那麼多組織因為老大遭到暗殺而在朗朗市鬧騰，義字會的老闆和太子爺也被人殺了，政府能坐視不管嗎？那些一直窺視義字會的幫派能不抓住機會狠撈好處嗎？那時候朗朗市黑道形勢一片混亂，就算全興在他老爹幫忙下，把林夕照推上了當家人的位子，也無疑會成為眾矢之的，顏冰再放出風來，說林夕照和全興二人勾結殺了老爹和我們姐弟，林驍勇，恭弘=叶 恭弘紛飛，三十六堂，他們不得瘋了啊？義字會內部肯定會爆發大亂，結果無疑是一場亂斗，等政府收拾殘局之後，顏冰那些守在朗朗市周邊的諾森家族的人輕輕鬆松就能憑着快樂谷集團的財勢，佔據朗朗市黑道，這才是顏冰的最終目的，不過……那已經是原計劃了。”　　“原計劃？”常樂不太懂甄英雄的話。　　“恩，原計劃，現在的顏冰早就知道這個計劃根本行不通了……”　　“恩？少爺，我越來越聽不懂你在說什麼啊，顏冰知道這個計劃行不通了？為什麼？如果她知道行不通了，又為什麼一意孤行？愛利絲小姐還在我們手上，她這麼做不怕愛利絲小姐有危險嗎？”　　“沒有那麼多為什麼，你就少問兩句吧。”甄英雄沒好氣道：“可樂聯繫過義字會醫院的醫生了，這時候應該到了，光纏繃帶屁用沒有，你趕緊去處理一下傷口，還有，把林夕照大腿里的子彈也取出來，他可不能死，不然少爺冒死制住他的苦心就全泡了湯了。”　　“那少爺你呢？”　　“我去找全興談談。”甄英雄笑道：“還有兩位公子沒抓到呢不是嗎？”　　“甄少爺，我不是義字會的人，求求您，看在我是你叔叔……不，看在我爸爸的面子上，你饒了我吧，不要給我俱五刑……啊！”　　甄英雄揪着全興的頭髮，一腳蹬在他的肚子上，全興慘叫一聲，眼珠險些爆出眼眶，疼的連嘴巴也合不上了，口水流出來，這傢伙跪在地上，抱着小腹咳嗽不止。　　“答應顏冰出賣義字會的時候，你怎麼沒去問問你爸爸的意見啊？”甄英雄吹掉手心裏的幾根頭髮，低着頭，冷冷的看着全興，“俱五刑就免了，因為你確實不是義字會的人，殺人的方法多的是，你自己選一種吧，想要痛快型的，還是留戀型的？”　　甄英雄現在擺出的姿態，似乎是不打算給全興留活路一般。　　闌度一邊擦着他的愛槍，一邊裝做好奇的問道：“朋友，什麼是痛快型，什麼是留戀型啊？”　　“顧名思義，痛快型就是死的痛快點，例如，用你的槍打爆他的頭，砰……的一聲，血花四濺，腦漿子橫流，只是疼一下，人就掛掉了，多痛快啊，至於留戀型，就是在徹底死掉之前的痛苦中，有足夠的時間回味活着時的美好，例如，剝皮……”甄英雄的表情陰森森的，睜大眼睛，說話帶着恐怖的笑音，語氣低沉興奮，對全興道：“我聽說過一種很有意思的剝皮方法哦，我會先把你埋在土裡，只露出一顆腦袋，剃光你的頭髮，在你的頭頂用尖刀划割一個十字，下刀的深淺一定要掌握的很好才行，不然人死了就沒的玩了，所以得少爺親自來，我對這方面還是很有自信的，只傷頭皮，不會破壞你其他的腦組織，接下來，沿着十字傷口，把你的頭皮拉開，向傷口裡面灌水銀，水銀的比重很重，據說會把你的肌肉跟皮膚拉扯開來，但你被埋在土裡，痛不欲生，卻無法掙脫，只能慘叫着不停的扭動肌肉，想想看，肌肉和皮膚已經分開了，結果會怎麼樣呢？呵呵，聽說，身體會從腦袋上劃開的那個口‘光溜溜’的跳出來，只剩下一張皮留在土裡……哦呵呵……，全公子，我建議你選擇留戀型，讓少爺有機會看一看這個傳說中的方法是不是真的，闌度，幫少爺到化工商店買點水銀去……”　　全興嚇的苦膽都要破了，顏冰也嚇唬過他，但人家是赤裸裸的，單純的去威脅他的生命，絕對不像甄英雄一般，讓人想死都死不痛快，全興絕對不懷疑甄英雄能做出這種另人髮指的事情來，“甄少爺……求，求您，我不想死……看在，看在小環的面子上……”　　“去你媽的！”甄英雄突然翻臉，一腳將全興踢的仰躺在地不說，腳起腳落，狠狠跺在了他的雙腿之間，全興的慘叫，連隔壁房間里的卡文先生和森特‘女士’都聽的清清楚楚，毛骨悚然，全興蜷着身子，雙手夾在兩腿之間，甄英雄這一腳，險些踩爆他的卵蛋。　　“少爺要不是看在小環的面子上，早把你剁成十七八塊沉到海底餵魚去了，你他媽還敢和我提小環？！”甄英雄一邊狠踢着全興，一邊破口大罵，“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情，還把女兒裹進來，你他媽自己不長腦子，不要連累別人！操你媽的，少爺忍着不殺你，忍的有多辛苦你知道嗎？！”　　甄英雄並未說謊，他本性中並沒有暴戾因素，他的某些偏激行為，只是受成長生活的環境所影響，如果能不殺人，那麼他絕對不會傷害任何一個人，包括出賣了義字會的林夕照，但是，他絕對不會原諒那些給他身邊人帶來傷害的傢伙，所以，他今天對全興卻動了殺機，從看到全興將小環帶在身邊的那刻起，他就想殺了這個混蛋。　　即便一切如了全興的意願，林夕照坐上了義字會當家人的位子，林夕照能將知情的全興留在世界上嗎？全興與林夕照商量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情，居然帶着小環，縱然小環不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林夕照掌握大權以後又怎麼可能放過這個小丫頭呢？全興險些害死自己的女兒，甄英雄的學生，小公主的好朋友，甄英雄怎能不動殺機？　　甄英雄越想越氣，轉身走向沙發，對闌度道：“敲碎他的膝蓋。”　　闌度從沙发上站起，拎着一根高爾夫球竿，與甄英雄擦身而過，似乎嗅到了一絲甜香氣味，回頭看了看坐到沙发上的甄英雄，皺了皺眉，還以為是自己的錯覺呢，甄英雄怎麼可能噴香水啊，闌度搖頭笑了笑，走到全興身邊，問甄英雄道：“幾個？”　　“如果他有第三條腿，那就三個一起敲。”甄英雄靠在沙发上，冷冷說道：“人，總要為自己做過的錯事負責任。”　　“OK……”闌度嘴角勾起一絲冷笑，高高舉起球棒，對一臉驚恐，連句整話都說不出來的全興猙獰道：“全公子，顏冰，是我妹妹的媽媽，你打她的主意，我妹妹很生氣，所以，你倒霉了……”　　全興下體受創，又被甄英雄踢踩了老一頓，躺在地上直抽搐，別說反抗或者逃跑了，連站起來也做不到啊，驚恐的瞪大了眼睛，他驚駭的渾身顫抖，心臟都要漲開似的，“不……不要……求求你，不要……啊噢――――！！！！”　　慘叫愕然而止，音調在達到最高點時猛然消失，給人感覺十分詭異，髕骨粉碎性骨折帶來的巨痛讓全興昏迷了過去，闌度視如未見，舉起球竿，朝着他另一條腿的膝蓋狠砸而下，那眼神，說不出的冰冷淡漠。　　相對於抓林夕照與全興，陸萬古和殷立志的落網幾乎不費吹灰之力，由林夕照以昏死過去的全興的名義給二人打了電話，約其到這個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館見面，商量大事，那二人不疑有詐，真的沒有帶女兒就慌慌張張的趕了過來，從他們這種緊張感來看，這兩人顯然是安逸日子過的習慣了，並沒有全興那種野心，只是因為當年貪圖的那點小便宜，被全興拉下水了而已。　　會館里都是甄英雄的人，兩位公子進入辦公室的同時，他們留在外面的手下就被阿東等人制住了，而兩位公子看到坐在辦公室的人竟然是甄英雄時，腿立刻就軟了，再看到被吊起來，生死不明的全興，哪裡還敢嘴硬啊？

# 第414章 英雄救美俗

　　陸萬古應該算是正當的商人，基本與道上無染，膽子相對較小，而殷立志為人比較囂張，經常和一些道上人來往，但他浮躁，無定性，和大多商人一樣，喜歡誇誇其談，牛皮吹破天，很能得罪人，因此，雖然養了一群保鏢，卻是色厲內荏的典型，他再能吹，吹不過甄英雄，再能咋呼，沒有甄英雄會咋呼。　　對全興下狠手，也有威懾這兩個人的意思，全興雙手被綁，整個人被懸空吊起，為了突出對他懲罰之嚴厲，闌度拔了他的褲子，讓陸萬古和殷立志能清楚看到全興被敲爛的膝蓋，那裡已經不再渾圓，血肉模糊中，似乎還能看到刺破皮肉的碎裂骨頭茬，流出的血沿着小腿，到腳面，從大腳趾彙集成滴，一滴一滴的落入全興身下的小魚缸中，魚缸中的水，已經混成了血的顏色，幾條小金魚在血水中掙扎遊動，彷彿讓陸萬古和殷立志看到了不合作的下場。　　他們的交代與林夕照不謀而合，這證明他們都未說謊，顏冰手下的那些殺人機器，會在大後天晚上，也就是第二次出海的那個晚上，溜出快樂谷，隱匿在林夕照的保護之下，還有三天，顏冰的報復行動就將真正展開。　　甄英雄要阿東安排出幾個人，偽裝成全興，陸萬古，殷立志三人的保鏢，隨時監督他們，至於林夕照，反正與顏冰從未接觸過，只被顏冰當做全興手中的一顆棋子，並未受到顏冰的太多關注，甄英雄要阿東從青龍，玄武，蛟龍堂抽出來的四百人中，挑出五十個，一部分頂替林夕照身邊的保鏢，另一部分去‘保護’他的家人。　　所有事情安排妥當之後，還剩下一個問題沒有解決。　　“朋友，小環，還有那個女秘書和主持人那裡該怎麼辦啊？”　　闌度掛掉可樂的電話之後，皺着眉頭對甄英雄說道：“那女主持人可聽到阿東自報家門，知道是你親自來對付林夕照的了，真的不用殺掉滅口嗎？她現在可是小環在一起。”　　“她又不是全興或者林夕照，即便知道林夕照和全興想要做什麼，也並沒有參与不是嗎？沒犯什麼大錯，只是因為與林夕照是情人關係而被無辜卷進來的，如果殺了她，我們和畜生有什麼區別啊？”甄英雄笑道：“放心吧，我早就想過該怎麼辦了。”　　“在我看來，你現在就和畜生沒什麼區別，你小子不殺林夕照的目的，我想不光是為了以後漂白義字會，讓他充大頭背罪名去坐牢這麼簡單吧？”闌度冷言冷語道：“有你老丈人白耀天在上面活動，主動投案的林夕照最多是個死緩，保命問題不大，坐十幾年牢是肯定的了，你小子把他送進監獄做犯人的老大，真的是沒有目的嗎？”　　“我能有什麼目的啊？”甄英雄抵賴道：“林夕照夢想當老大，就讓他用老大的名義去投案，這能讓我的漂白計劃更加順利的進行，與其殺掉他，不如合理利用不是嗎？我還能有什麼其他的目的啊？哈，哈哈……”　　闌度哼了一聲，“例如，讓你老丈人托托關係，把他和某個企圖綁架朗朗市局某警花的綁架案主謀關到一個監獄，甚至是一個牢房裡……”　　闌度這話說的雖然含糊，但甄英雄卻知道，闌度已經把自己的意圖摸的清清楚楚了。　　“咳，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兼大舅子，真了解我，呵，呵呵。”甄英雄被闌度戳穿用心，略有點尷尬，但一臉齷齪的笑容卻更加邪惡，恨恨道：“那禽獸方言對我家果果意圖不軌，還動手打了她，以綁架罪把他關進大牢太輕了，法律嚴懲他是應該的，可少爺我的氣還沒撒呢，他以為坐牢就能逃避我的怨念，保住一條小命了嗎？做夢！聽說，牢里的老爺們兒常年摸不到女人，積欲不泄，就會強迫一些長的俊俏的犯人脫褲子代替女人，被捅屁眼……少爺我先前還在想去哪裡找幾十個同性戀蹂躪那姓方的禽獸，讓他感染愛滋病呢，看到林夕照，就覺得靈光一閃，大腦一片明澈，如果林夕照在牢里做了老大，哦呵呵……，禽獸方啊禽獸方，你他媽就等着被捅屁眼兒吧！”　　看到甄英雄笑的和惡魔無異，闌度眼角一垂，“你丫真的要漂白嗎？我看你都黑到骨子里了，到底誰才是禽獸啊……別笑的那麼噁心了，說正題呢！小環她們雖然現在昏迷，但都該察覺到自己被綁架了，我們怎麼擦這屁股？還有，你把全興的腿打斷了，和小環怎麼交代啊？”　　“全興的腿是你打斷的……”　　“我操！那是你讓我打的！”　　“我那是開玩笑的，你自己沒分清楚，我要是讓你爆他菊花你爆嗎？”　　“我爆你菊花！你丫少給我整這套，快說，小環那裡怎麼交代？一會兒葯勁就過去了，等她醒了就全晚了！”　　“演戲。”甄英雄對氣急敗壞的闌度晃着食指，輕鬆笑道：“我們合演一出極度俗套的‘真英雄救美’。”　　“英雄救美？”闌度徹底暈菜，‘真’英雄救美？或者，是‘甄’英雄救美？該怎麼救啊？　　闌度疑惑的望着甄英雄，卻見這小子拿起電話，撥了個號碼，“喂……，岳父大人嗎？是少爺……不，是小婿英雄啊，有件事情想拜託您，您在交警隊有熟人嗎？哦，是這樣的，二十分鐘后，市中心會發生一起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闌度的臉開始變的難看，一種不詳的預感油然而生，因為，甄英雄看向他的目光，太陰險了……　　小環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黑漆漆，有些陰冷潮濕的地方，上衣濕的很厲害，胸脯冰涼冰涼的，額前幾縷髮絲貼在臉上，水珠沿着臉頰滑到下巴，然後滴落，臉上不再有油膩的感覺，似乎有人幫自己清理了被蛋糕轟炸后的殘留問題。　　但小環對這個幫助自己的人並沒有什麼感恩之心，因為她突然發現到，自己的手腳都被綁着，頭有些昏昏的，一時沒想起來應該大喊救命來烘托這個氣氛，模模糊糊中，她看到自己身邊還躺着兩個人，同樣是手腳被綁，小環貼過去仔細的辨認，認出左邊側躺着的這位是老爸身邊的女秘書，而另一邊仰躺着的，則是她林叔叔的女朋友，齊棋。　　小環這才意識到自己真的是被綁架了，小丫頭又驚又怕，忍着沒叫出聲來，用腳小心的拱了拱女秘書，先確認一下生死再說。　　那女秘書‘嚶嚀’一聲，幽幽轉醒，卻比小環醒來時強不了什麼，連自己被綁着也未察覺到，暈暈乎乎的還以為睡在自己家的床上呢，她直到被可樂一拳打昏時為止，根本不曉得發生了什麼，因此缺乏了一點危機感，小環見她無恙，鬆了口氣的同時，膽子也大了一些，就算是被綁架了，至少還有就伴的呢，小丫頭挺會安慰自己的，又趕快用身子去拱另一邊的齊棋。　　齊棋被小環一碰，身子顫了一下，然後猛然坐了起來失聲尖叫，嚇了小環和那還沒清醒的女秘書老大一跳，“啊……！！！不要殺我！！！求求你，不要殺我！！！甄少爺，饒了我吧，我再也不和林夕照來往了！！！救命，救命啊，殺人啦……！！！”　　齊棋當時是被阿東等人嚇昏的，她看到了殺人的場面，此刻醒來，還以為自己處在那個環境中呢，這一喊不但嚇壞了小環和那女秘書，也引來了其他的人。　　鐵門一響，耀眼的燈光晃了進來，一陰險男人淫蕩的怪笑聲嚇的三個被綁架的女士驚呼不已，擠靠在了一起，雖然已經退到了牆角，卻還是不停的蹬腿，好象要退到牆裡面似的。　　“哦呵呵……，今天真是運氣大放送，便宜全被我撿到了，本來只想着抓全興，不想全興沒抓到，抓到了全小姐，這還不算，我們竟然把林夕照的情人也抓來了，他奶奶的，老子這叫一箭雙鵰，贖金我要吃雙份！”　　進來的人是個身材中等的胖青年，油亮的三七分頭，痞氣十足，一臉低俗的笑容，金邊眼鏡擋不住他兩隻小眼在齊棋和那黑眼圈的女秘書身上遊走，好象對方沒穿衣服似的，時不時還吸一口口水，“媽的，收到錢之後老子再把你們幾個丫頭全部採摘，撕票之前給你們留下一本人體寫真或者性愛指南DVD什麼的……”　　跟在胖青年身後的，是一穿着黑色緊身皮衣的年輕女人，完美曲線被皮衣勾勒的異常惹火，這女人扎着一條馬尾辮，頭上還架着一副很帥氣的風鏡，瞄了重重的藍色眼影，使的目光看起來有些詭異，塗著深紫色的唇彩，妖冶中透出幾分冷酷，耳朵上掛着時尚而累贅的白金耳環，那個頭和手環差不多，皮衣的拉鏈開的很低，露出胸前一片雪白肌膚，深邃的乳溝，就是女人見了也忍不住多看兩眼。　　儘管這女人抹着濃妝，且穿衣風格大不相同，但小環還是一眼認出了這個人就是用蛋糕糊自己臉的那個高爾夫球場的服務人員，“你，你們為什麼綁着我？快放了我，不然，不然我爸爸不會放過你們的！”　　這打扮妖冶的女人，正是可樂，而那胖青年，就是在球場冒充二百五客人的小子，聽到小環的威脅，可樂掩口大笑，彷彿聽到了什麼笑話一般，笑的彎下了腰，“小妹妹，我們要是怕你爸爸，還綁你做什麼？實話告訴你吧，我們本來要棒的人就是你那沒用的爸爸！你這孩子真是天真的可愛啊，哦呵呵……，我都舍不得殺死你了。”　　可樂對聲線的控制掌握的很好，不同於先前裝服務人員時那種清甜膩人的語調，此時她說話的聲音放的很開，顯得很成熟，聽說她要殺掉自己，小環更怕了，“你，你，你不敢殺我！我，我，我，我的姐夫老師是甄英雄！”　　“甄英雄？”那胖青年一怔，然後笑着要去捏小環的臉蛋，道：“哎呀呀，嚇到我了，微微，你聽到了嗎？全小姐的姐夫老師是甄英雄哦……”　　可樂做作的用小手拍着高聳的胸脯，膩着聲音道：“好怕怕，我好怕怕哦……，姐夫老師？這個稱呼還真是特別，全小姐什麼時候多了個姐姐被甄英雄給泡到了？我們好怕哦……”　　齊棋也覺得小環太天真，她可是親耳聽到那些殺人犯大喊是甄英雄手下的，聽小環把希望寄托在甄英雄身上，忍不住道：“他們就是甄少爺的人！求求你們，我和這件事情沒有關係，我不知道全興和林夕照做了什麼對不起甄少爺的事情，求你們放了我好不好？我保證會忘記今天發生的一切……”　　全興和林夕照勾結，做了對不起甄英雄的事情？小環和那女秘書同時一怔，目光都盯在了齊棋的臉上，小環是驚訝，無可置信，而女秘書，則是無比的恐懼，就好象自己見不得人的秘密被別人知曉了一般。　　“只有死人才能忘記一切。”那胖青年不理小環和女秘書詫異的目光，冷笑道：“齊棋小姐，你說的對，我們啊，是甄少爺的手下，全興和林夕照背叛了甄少爺，所以甄少爺要我們殺了你們三個呢。”　　小環聽齊棋說這些人是甄英雄的手下，本被嚇了一跳，可此時在聽這胖青年承認了，心裏反而不信了，甄英雄要殺她？打死小環，她也不信啊，她非常了解甄英雄的為人，姐夫老師不可能傷害她的。　　“你們真的是甄少爺的人？”女秘書也產生了一點疑惑，大着膽子問那胖青年道：“是甄少爺要你綁架我們，然後撕票的？”　　“那還有假？”胖子桀桀陰笑，“甄少爺還特彆強調，不能給全家人留活口呢，所以，全興付了贖金之後，我們連他也要幹掉呢。”　　那女秘書突然用身子擋住小環，厲聲道：“你們不是甄少爺的人！是冒充的！”　　這女秘書所以如此說話，不無原因，首先，她和小環一樣，十分肯定甄英雄不會做出傷害小環的事情，其次，她知道全興要對付甄英雄的事情，倘若這些人真的是甄英雄的手下，根本不需要抓人質，要贖金，在球場的時候就把全興幹掉了，但她卻不知道，她這如此肯定的一句話，雖然猜錯了，卻為她招來了大禍。　　除非是參与了全興企圖迫害甄英雄這個計劃的人，不然不會肯定的知道甄英雄要殺掉全興，既然不知道甄英雄要殺全興，此刻就不會確定演戲的小胖子和可樂等人不是甄英雄的手下。　　胖青年與可樂本就是甄英雄的人，此刻是為了讓小環相信自己等人並非甄英雄的手下而‘冒充’甄英雄的手下，這個女秘書此刻肯定了他們不是甄英雄的人，在幫助了甄英雄這個計劃的同時，也出賣了她自己，於是，胖青年對可樂擺了擺手，可樂走到門口，喊了幾個人進來，將那大喊大叫的女秘書帶走了。　　“我們是甄英雄……甄少爺的手下。”胖青年呵呵一笑，對齊棋說道：“是甄少爺要我們綁架你們的。”　　齊棋也開始動搖了，難道，這些人在球場時是故意冒充甄英雄的手下，以此要林夕照的人放棄抵抗，方便他們施行綁架嗎？這胖子前言不搭后語，剛才還說要綁架的是全興，現在又說甄英雄要他綁的是小環，眼神輕蔑，似乎是看不起女人的智商啊，這些人不太像是甄英雄的手下啊。　　齊棋越想越覺得可能，同時也氣的渾身發抖，既然自己被綁架了，這些人的目的又是贖金的話，就表示林夕照和全興都逃過了一劫，林夕照那王八蛋平日里牛B閃蛋，說什麼不會辜負自己，可真遇到危險了，卻把自己丟在一邊，真畜生啊……　　小環知道這些人與甄英雄無關，既鬆了口氣，又更覺得害怕，“你們，你們不是姐夫老師的人，姐夫老師不會欺負我的，你們抓我到底要做什麼？”　　“不做什麼，就是手頭有些緊，本來想綁了你爸爸，和義字會借點錢花花的，結果被你爸爸跑掉了，不過抓到你也不錯。”胖青年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很是時候的放棄掩飾，好象剛才是在故意捉弄小環和齊棋似的，得意的大笑道：“我就說揀到寶了嘛，看全小姐對甄英雄的稱呼那麼親熱，他肯定不介意多掏點錢出來的，也許，夠我們重組海金堂了……”　　齊棋也跟了林夕照一段時間，耳濡目染，對道上的幫會多少有點了解，關於海金堂也聽說過不少，尤其是朗朗電視台事件，就有海金堂的廖小強一份，據說是找甄英雄尋仇，結果，廖小強掛了，事後，義字會跑到渤門市把海金堂給鏟了，扶持起了一個傀儡組織，把海金堂轟出了渤門市，海金堂的餘黨自然記恨甄英雄了，看來這次，自己成了別人找甄英雄泄憤的犧牲品了。　　小環不知道海金堂是什麼東東，正怨恨全興這個當爹的沒能保護她呢，就聽到幾聲慘叫從外面傳來，胖青年和可樂臉色一變，“出了什麼事情？”　　小環和齊棋也愣了，一會兒工夫，一個神色慌張的青年沖了進來，氣喘吁吁道：“不好了，老大，甄，甄英雄帶人衝進來了！”　　姐夫老師？！小環就像聽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聲音，‘甄英雄’這三個字雖然是出自壞人之口，但旋律可比天籟，小環整個人驚喜的都呆住了，就見那胖子一巴掌煽在那青年臉上，打的那人踉蹌兩步，“放屁！他媽的，甄英雄現在還漂在海上，怎麼可能出現在朗朗市，你丫拿屁眼兒看東西呢啊？！”　　那青年吐出一口血水，捂着嘴，委屈又緊張，含糊不清道：“老大，我絕對沒看錯，下手那麼狠，除了他沒別人！他帶了二十多人，我們的兄弟快頂不住了！他爺爺的，說不好，他早察覺到我們要綁全興一家人，所以根本就沒出海呢！”　　胖青年啐了一口唾沫，從懷裡掏出槍來，恨恨道：“媽的，讓丫的擺了一道，怪不得全興把女兒帶在身邊呢，敢情是怕把女兒一個人留在家裡不安全啊……微微，你帶着他們兩個從後門先走，我去頂住甄英雄！”　　“老大……”　　“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　　“不，老大，還是我去頂住甄英雄，你帶着她們走吧！”　　“我怎麼能讓你冒險呢？微微，你是女孩子，落到甄英雄那禽獸手中，肯定會被他侮辱的，你還是快走吧……”　　我倒想讓少爺侮辱呢，那我也能加入‘九尾鳳’，成為候補太子妃，再也不用看蘭兒鳳兒那對小賤人在姑奶奶面前扯高氣昂的臭顯擺了！可樂心裏這想法古怪而叛逆。　　但凡甄英雄‘七隻虎’下屬勢力中的女孩子，沒有不想成為‘九鳳’成員的，就好象男人追求地位與權利一般，女人也有這方面的慾望，可樂也不例外，‘九鳳’在義字會的地位極為特殊，說的通俗一點，是除了聽甄英雄的話以外，只管吃喝享受，不幹活白拿錢的代名詞，甄少爺長的不差，人也夠風趣，可樂有這種想法，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這年頭，女大學生都主動投懷送抱給款爺當二奶、地下情人什麼的，在‘包養’成為部分女孩追求的時尚的今天，也難怪可樂想進入‘九尾鳳’了，二奶情人什麼的是地下的，九鳳卻是公認的且不遭人唾棄的。　　雖然心裏巴不得，但嘴上還得配合胖青年上演着生死離別的大戲，“老大，你保重，如果你有個三長兩短，我會照顧嫂子的！”　　“拜託了，微微，用這兩個女人換來的錢，一定要省着點花……”　　廢話真多！見可樂狠狠的甩過來一個眼神，胖青年趕緊收斂一番，帶着報信的那個手下衝出了門口，大氣凜然的吼叫渾厚有力，煞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慷慨氣勢，“媽的，老子就是死，也得拉甄英雄陪葬……啊……！！！”　　話未說完，慘叫響起，就聽那報信青年的顫慄着聲音道：“甄、甄、甄英雄！我，我，我和你拼了……啊……！！！”　　聽這聲音不難判斷，是甄英雄來了！小環和齊棋不禁大喜，可樂慌張的掏出手槍，才邁出門口，她抬着的手臂就被人抓到，可樂一聲驚呼，被那人抻了過去，消失在了門口，然後就是一陣‘丁冬’亂響，夾雜着可樂的痛呼，在‘咣’的一聲之後，戰鬥結束，似乎是把可樂摔到了鐵桶一類的東西上，當然，還倒在屋子里的小環沒看到，那‘咣’的一聲，是甄英雄用腳踹在空油桶上發出來的，之後可樂才在甄英雄的幫助之下，很小心的鑽到桶里，假裝昏迷，而在甄英雄進門之前，胖青年等幾個人把從醫院帶來的血漿袋子扎破，灑一些在地面上，抹一些在身上，臉上，手上，然後才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上裝死屍。　　甄英雄醞釀了一下情緒，查看了一下身上‘浴血奮戰’后的狼狽，這才帶着四五個人，衝進了關押小環的房間。　　“姐夫老師……！”　　“小環，你沒事吧？姐夫老師來晚了，真是對不起你啊！”　　甄英雄再不要臉，先把人家老爹的雙腿打殘了，現在又跑過來欺騙人家一個小姑娘，也覺得心裏愧疚，所以根本不敢讓小環看到自己的表情，一進來就把小環給抱在了懷裡，“肯定嚇壞了吧？寶貝，姐夫老師真是對不起你啊……”

# 第415章 奶油的味道

　　這句‘對不起’是發自內心的，甄英雄確實覺得對不起小環，無論她爸爸做錯了什麼，小環始終是無辜的，甄英雄綁架她，再演戲來解救她，只是不想讓她知道自己和她爸爸之間有爭端而已。　　如果不當這個只能教自習課的老師，甄英雄根本不會繞這麼大彎子，浪費這種時間，依着他甄少爺的性格，一定會直接過來告訴小環：你爸爸想害死我，所以我把他打殘了。　　可是現在，作為一個並不合格卻一心想要成為合格老師的人，甄英雄不得不去考慮這種事情對成長中的小環可能帶來的影響，如果，小環知道自己的老爸想要殺掉他甄英雄，如果，小環知道他甄英雄為了懲罰她老爸，而打殘了他的雙腿，小環的心理，能接受嗎？那絕對是一種折磨，因此，甄英雄選擇欺騙，欺騙有善意的，有惡意的，甄英雄心裏所以不是味，就是因為他的欺騙，連個性質都無法區分。　　表面得意非凡的甄英雄心裏並不好受。　　“姐夫老師，他們，那些壞人，那些壞人說你出海了，大姐大也那麼說的，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來救我啊？”　　小環是四小魔女中最穩重的丫頭，心思也非常細膩，甄英雄不敢怠慢，一邊解開她被反綁雙手的繩子，一邊道：“這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就不要問了。”　　“我不是小孩子！”小環一挺飽滿的超越年齡的胸脯，道：“姐夫老師，我被綁架了都沒有哭，你不要當我是小孩子！”事實上，小環不是不想哭，是沒來得及哭。　　“好好，你不是小孩子。”甄英雄又用匕首挑開了小環雙腳上的繩索，因為說的是瞎話，所以不太敢去看小環的眼睛，道：“我前幾天得到風聲，過去的仇家想利用我出海這两天綁架你爸爸，來勒索義字會，所以，我根本沒上船，一直偷偷的跟蹤你爸爸，沒想到這群壞東西在高爾夫球場設下了埋伏，你爸爸自己一頭扎了進去……”　　自己罵自己的感覺已經夠不爽的了，再把全興說的那麼無辜，甄英雄心裏太不平衡了。　　“姐夫老師，你來救我了，那我爸爸呢？！”看到小環擔心的模樣，甄英雄心裏更不是味，一半是心虛，因為自己打殘了全興，另一半，卻是氣的，小環是如此擔心全興，可全興卻把女兒當做擋箭牌，可恥啊！甄英雄又覺得把全興整的太輕了。　　“你爸爸……你爸爸他……”甄少爺支吾不清，故意迴避小環的目光，用唐甜甜話來評價甄英雄，這小子的演技絕對比一心高的多。　　看到這個專業到絕對逼真的表情，傻瓜也知道全興出事了啊，小環大急，抓住甄英雄的手，使勁的搖，聽聲音，好象要哭出來似的，“我爸爸是不是出事了？姐夫老師，你告訴我好不好，我爸爸到底出了什麼事情啊？”　　“你爸爸他……小環，我告訴你，但你絕對不能着急，好嗎？”甄英雄忍着心中的愧疚，左手按着小環的肩膀，右手擦掉她眼角的淚珠，深吸一口氣，道：“你爸爸他，出了車禍，現在已經被送到醫院了，不過你放心，沒有生命危險！”　　只可惜下半輩子都要坐輪椅了……甄英雄心裏補充了後半句，嘴上卻道：“追這群壞蛋的時候，你爸爸的車闖了紅燈，為了躲避衝撞，他的車翻了個跟頭，只是腿受了點傷，好象是骨折了，不太礙事……”　　聽說只是腿受了點傷，小環鬆了口氣，她哪知道甄英雄所謂的‘骨折’有多嚴重啊，闌度下手巨狠，全興的膝蓋都被他給敲爛了。　　“是嗎，姐夫老師表情那麼可怕，我以為爸爸出了什麼大事呢。”小環抱住甄英雄的脖子，小臉有些紅潤，‘英雄救美’，這個詞早就俗套了，很多女孩子也對這種童話故事的老套劇情不屑一瞥，可是，當這種事情真正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時，情竇初開的少女又忍不住心中的悸動，小環這個年齡的女孩子正處在對初戀的期待中，甄英雄又一直都是她所仰慕的人，經歷過剛才的事情，小環只覺得十六歲的自己終於知道什麼是戀愛的滋味了。　　有的時候，喜歡上一個人，就是這麼快，這麼突然。　　甄英雄是第一個把小環制的心服口服的人，除了好色，花心，甄英雄與她構想中的完美男人高度符合，尤其是，小環曾經跟蹤過甄英雄，親眼見證他為了保護白果，不顧自己的安危，把可怕的殺手羅比引到了無人的小巷，在完全處於劣勢的情況下絕地反擊，將男人的機智與勇氣發揮到了及至，他的這種體貼，關愛，責任心，男人氣魄，略微彌補了他好色花心的負面值，小環總是和甄英雄唱反調，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故意吸引甄英雄來注意自己。　　小丫頭勾住甄英雄的脖子，甄少爺以為她受到了驚嚇，需要人安慰，自是不好推開她，“小環，我送你去醫院看你爸爸，正好，你和齊小姐也做個身體檢查。”　　小環心不在焉，還在想着自己也像白果一樣成了姐夫老師的公主呢，齊棋見甄英雄看過來，同樣小臉一紅，不過粉底打的厚了點，甄英雄沒看出她那是臉紅呢。　　齊棋已經決定要和林夕照分手了，更認定那胖青年和可樂是冒充甄英雄的手下，對甄英雄不再恐懼與提防，因為誤會他而有所愧疚，而當一個女人在愧疚之中去感激一個男人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很微妙的感情，如雨後春筍一般迅速成長。　　幾分愧疚中爆發了幾分愛慕，幾分愛慕中齊棋又看到了絕對的利益，這個女人絕對是攀強附貴的典型，對權利，地位，財富有着無限嚮往，在此處遇到甄英雄，齊棋還以為是老天給她的機會，或者是受到驚嚇之後的補償呢，暗忖憑自己的姿色，勾搭上這位傳奇中的太子爺，以後還不是榮華富貴享之不盡？見甄英雄望着她，這女人很懂得把握的分寸的微微頜首，略帶羞澀，水盈盈的眼睛秋波閃閃，卻又不是矜持，這作秀的功夫比唐甜甜亦不逞多讓，非常有氣質，甄英雄帶來的站在門口的幾個手下都看的發痴。　　看到小環和甄英雄那親昵態度，齊棋心裏不屑，也不瞧瞧你這丫頭有多幼稚，你以為你主動貼上去甄少爺就能喜歡你？拜託，這年頭，男人都喜歡冰山型的美女，追求的是一種征服感……　　甄英雄還真把齊棋當冰山了，視若未見，看她和看一塊冰疙瘩沒什麼區別，他現在一門心思都撲在小環身上了，從身後的手下那裡接過一頂帽子，蓋在小環的頭上，擋住了她的眼睛，然後雙手一托這丫頭的大腿，將她抱起，好象樹袋熊一樣盤在自己身上，一手摟住她的背，一手托住她的小屁股，說道：“寶貝，外面的東西少兒不宜，還是看不到的好。”　　小環剛才也聽到了胖青年和可樂的慘叫聲，聽甄英雄這麼一說，真怕外面有屍體，也就沒把擋眼的帽子摘掉，更何況，甄英雄的手就摸在她的屁股上，小丫頭羞不可遏，哪還有心思去看那些殺風景的東西啊，閉着眼睛，枕在甄英雄的肩頭，感覺着他的頭髮與自己臉蛋的摩擦，小環陶醉的‘恩’了一聲，然後繼續嗅着甄英雄髮絲間的味道。　　一絲略有些熟悉的，帶着點巧克力味道的奶香味，湧入了鼻腔，這個味道，似乎在哪裡聞到過啊……陶醉中的小環，腦中突然清醒！　　屋子里非常陰暗，是因為沒有窗子的緣故，出得門來，只看到這個地方破破爛爛，好象是被廢棄的什麼小作坊，水泥牆面因為潮氣而浮漲舒松，散發著發霉的刺鼻氣味，不算寬敞的通道給人一種下水道的感覺，每一步踩下去，都能聽到水音，說其是水泥地面已經名不副實了，大概是滲進來的雨水吧，泡的地面泥濘不堪，有的地方還很滑。　　樓道大概可以三四個人并行，但因為兩側堆積着空油桶，還有不少生滿鐵鏽的鐵管，三角架，長着青苔已經大體腐爛的木箱等等垃圾，看起來就狹窄了好多，更何況，還有不少垃圾障礙，以及一地的‘死屍’啊。　　髒水里混着血，說句實話，很難分辨的出來，但是，牆面上，還有的倒在地上的人身上那紅紅的顏色，嚇的齊棋夾緊了大腿，生怕忍不住將褲子尿濕了，長這麼大還沒見過死人呢，如果不是路太難走，齊棋真想閉上眼睛不去看這些東西，現在她非常羡慕小環，甄英雄抱着她，那丫頭不用自己走路，自然看不到這種只有在恐怖片中才能看到的場景了。　　小環真的沒看到嗎？　　那熟悉的巧克力奶油的香味雖然只有一絲絲，但人在封閉視覺之後，其他感官就會敏感很多，小環確定自己沒有聞錯，那味道，來自甄英雄的髮絲。　　被甄英雄抱着的小環將帽子微微推上一些，露出一隻眼睛，因為視角問題，甄英雄併為察覺，而跟在甄英雄後面的齊棋，怕的不敢抬頭，自然也未注意到小環下意識去隱蔽的動作，反而還幫她做了掩護，擋住了後面其他人的視線，小環的頭依然枕在甄英雄的肩頭，一隻小手小心的輕輕的撥弄他耳後的頭髮，果然，有一縷頭髮似乎被什麼東西粘在了一起，雖然開始發硬，但還能感覺到它原有的粘性。　　小環心裏猛然一震，她懷着複雜且無主的心情，隱諱的舔了一下手指頭，味蕾感應到的那奶油巧克力的味道，讓她如同被雷劈到一般，就在自己昏迷之前，這個味道曾經讓她有苦難言，甚至，自己的口中現在還殘留着那種香甜，這是那個穿黑色緊身皮衣的女人在高爾夫球場時，呼在自己臉上那蛋糕上的巧克力奶油的味道啊！　　這種味道的蛋糕並不罕見，罕見的是，它為什麼出現在甄英雄的身上！　　甄英雄所以要可樂用蛋糕去招呼小環，一來是不想傷害她，二來，是料到小環身邊後會有保鏢，甄英雄和闌度必須在第一時間去接應可樂，但使用乙醚的話，小環要完全昏迷，需要一點時間，但卻能立刻被對方察覺，再者，乙醚使用過量，對身體有極大傷害，甄英雄不認為那種緊張形勢下可樂還能那麼沉着冷靜的去考慮乙醚的用量，可甄少爺卻怎麼也想不到，智者千慮，必有一疏啊。　　小環雖然只有十六歲，但這種邏輯問題已經可以正常思考了，姐夫老師所以在這個時候出現救了自己，真的是因為他一直跟着爸爸嗎？如果他一直跟着爸爸，那他的頭髮上會有可以粘到這種奶油的機會嗎？　　似乎，當自己被那女人扛在肩上跑的時候，有一個那女人的同夥與自己擦身而過，當時自己粘滿奶油的手，好象，碰到了那個人……小環想到此處，心臟猛然加速跳動，難道，那個人是……　　小環出於好奇的本性，強迫自己壯起膽子，掃了一眼身後的情況，結果，她呆了。　　因為只有小環一個人是面朝後，而眾人又聽到甄英雄剛才在屋裡的說話，以為她的眼睛被遮擋住了，所以，這些裝死屍的傢伙在眾人經過之後放鬆了警惕，小環清楚的看到，屁股蹲進空油桶，應該昏厥過去的那個‘送’給自己一大蛋糕的女人，與那側躺在地，臉上，身上灑滿血的胖青年，雙雙豎起了大拇指……　　可憐心裏有愧的甄英雄，因為欺騙了小環，滿腦子想的都是到了醫院之後小環看到悲慘全興的反應，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丫頭，已經嗅到了另一種氣息，一種能揭穿謊言的氣息。　　過度驚愕的小環沒有吭聲，她不願意相信甄英雄騙了她，小小年紀的她也無法想通甄英雄為什麼要欺騙她，於是，她忍着把疑惑藏在了心中，也許，見到爸爸之後，這個疑問可以得到解答吧。　　少女從愛戀爆發到察覺到迷惑的謊言，從積攢的愛慕終於山洪爆發一般的宣洩，到想要欺騙自己的不去猜度，逃避現實，難怪小環選擇了沉默，誰又能理解一個青春期少女的心事呢？　　“我操！操！操！甄英雄你這個王八蛋，老子要是毀容了，非他媽殺光你身邊的女人不可！”　　義字會的醫院里，腦袋上纏着繃帶的闌度聽說甄英雄來了，身上衣服都沒換就衝到了常樂的病房，常樂才從手術室被推出來，因為打了麻藥，睡的正香呢。　　“噓……，不要打擾病人。”甄英雄看到闌度那身衣服上還沾着血，趕緊轉顧其他，裝成看不到的樣子。　　“病人？醫生還他媽讓我也住院觀察呢！”闌度指着腦袋上的繃帶，氣道：“全興買的那輛日本車絕對有質量問題，媽了個B的，撞的那麼厲害，居然沒有氣囊彈出來，我他媽用腦門撞碎了擋風玻璃，差點從前面飛出去，都是你丫想出來的‘高’招！”　　甄英雄笑的無比偽善，“我那是相信你的開車技術，你要知道，製造車禍這種事情需要很高的專業水平，一個不慎就有可能車毀人亡，我絕對相信你有把握做到車毀人無恙，恩，是的，我很相信你，你看，你只是把頭磕破了而已，傷口在腦門上，說毀容未免小題大做了點，我腦門昨天被小公主打了一棍子，也流了不少血呢……”　　甄英雄一邊說一邊撥開頭髮，亮出額角的創可貼。　　“去你爺爺的！”闌度快氣崩了，“你那小傷口在額角，有頭髮擋着，老子我的傷口在腦門正中！嚴重破壞了我的完美形象！”　　但凡殺手，都有比較嚴重的自戀傾向，大概是因為殺手不會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的緣故吧，闌度就是如此，他只懂得用英俊的樣貌哄女人上床，對他來說，長相就是他追女人的武器，因此格外重視，甄英雄等於毀了他的女人緣。　　“男人有點傷疤才夠味，少爺我身上的疤多的數不清楚，再說，我問過醫生了，你那點傷根本不嚴重，不會落疤的，放心好了。”甄英雄肅起表情，道：“全興呢？”　　“接受手術。”闌度說話雖然還是沒好氣，但話題已經回到了正題，“把全興現在的摻相偽裝成車禍受傷，這麼欺騙你的學生，你覺得合適嗎？”　　“不合適，可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因為要騙的不光是小環一個人而已，還有顏冰。”甄英雄有些無奈的嘆了口氣，“闌度，我做的是不是過分了？”　　“指哪一點？打殘了全興？確實過分。”闌度摸着腦門，淡淡道：“如果你是拋開了義字會的太子身份，只作為小環的老師，作為你甄英雄自己而言，那就非常過分，如果是平常人，誰能做出這麼狠的事情來？但是，你問問自己，現在能拋開義字會太子的身份嗎？不能，至少，你現在還不是個平常人，所以，該割捨的猶豫都要割捨，現在的你，有必須要達到的目的，否則，很多人的下場會比全興還慘，全興想害死你身邊的所有人，這個結果是他咎由自取，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黑道有黑道的法則，你仁慈，別人就覺得你軟弱，你不整全興，就不足以讓林夕照，陸萬古，殷立志服你怕你，這就是黑道所謂的規矩，披上太子爺的外衣，趕盡殺絕，人獸不留，慘絕人寰的斬草除根才是你的作風，所以你不用自責，只弄殘了他的雙腿，你已經手下留情了。”　　“你這是在安慰我嗎……”　　“當然。”　　“我聽着有點彆扭……”　　“你們中國有個成語，叫‘對牛彈琴’，牲口很難理解人類感情的表達，我能理解，所以你不用強迫自己感謝我。”　　“我想踹你……”　　“那我會去和小環坦白錯誤，告訴她出車禍的是我，並不是她爸爸，她爸爸的腿其實是被你打斷的。”　　“我操……”　　阿東在處理高爾夫球場的善後工作，除了將幾具屍體裝到車裡，準備製成水泥墩沉到海裡外，還將有血跡的草坪清理乾淨。　　卡文和森特兩個人知道了甄英雄的身份，又見他已經制住了林夕照和全興，自然不敢把事情聲張，更怕林夕照和全興將來會報復他們，這兩個人巴結甄英雄，拍他馬屁還來不及，哪敢和他鬧毛啊？阿東用一百萬，買了他們兩人一個謊話。　　卡文和森特用這一百萬當做壓驚費，分給了被甄英雄綁架的一百多人，並由卡文親口向員工道歉，聲稱是自己在外面得罪了人，遭人報復，因此連累了他們，並希望他們不要把這件事情說出去，免得破壞了俱樂部的形象。　　卡文稱以後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因此，願意繼續留下來工作的，管理層的可以得到一萬塊‘道歉費’，普通職工五千塊，想要辭職的，可以領一千塊道歉費。　　為了拍甄英雄的馬屁，以便尋求以後更牢固的靠山，卡文還承諾，願意繼續留下來的工作的，年終獎金翻番，臨時合同工轉為正式合同工，如此一來，更沒有人辭職了，卡文出手也夠大方，一句話，自己又搭進去百十萬。　　這年頭豬肉一斤十幾塊，物價漲的比工資快，市場競爭激烈，找份工作不容易，換做誰也不想丟了飯碗啊，因此，用錢砸下來，比用人情說話更有效果，拿人家的手軟，吃人家的嘴短，只要繼續留在這裏工作，就得為了老闆和公司的利益着想。　　金錢這東西，維持着人類的生存秩序，促進着人類的文明與發展，同時也滋養着人類的貪婪與慾望，引誘人類暴露出人性醜惡自私的一面，為了錢，願意出賣靈魂的人越來越多，‘掩口費’幾乎成了一種邊緣收入的代名詞，好在，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貪婪的人們還有一點所謂的‘職業道德’，收了錢，自然會把持住自己的嘴巴，盡可能的少說一點。　　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但是，也沒有一面牆是說透風就能透風的，阿東知道，甄英雄需要的，僅僅是這些人在短時間內不開口講話而已，等顏冰輸了，誰還去管這些人說些什麼啊。　　正義感，在金錢的面前，是那麼的脆弱，只能說，殘酷的社會環境讓人們對金錢空前的需求，如果物價不再上漲，如果豬肉便宜一點，如果八戒的肉不再比唐僧肉值錢的話，也許就不會連一個辭職的員工都沒有了，阿東感慨啊，是不是應該說，甄英雄是在利用社會的大環境在做壞事呢？　　甄英雄有點害怕去見小環，小環知道全興這輩子都要坐在輪椅上之後，會是何等反應啊？甄英雄迴避自己的想法，他不想知道。　　在樓道的盡頭給白耀天打了個電話，感謝他為闌度冒充全興去製造車禍做了掩護，儘管白耀天正在遙控人處理着車禍之後的善後工作，但也不免要羅嗦一翻，盤問甄英雄為什麼不在海上，而出現在了朗朗市，甄英雄三緘其口，除了要他去問白果，什麼都不肯說。　　掛了電話，甄少爺又偷偷溜去看了看同住一家醫院的柳絮，鈴鐺也在呢，見到甄英雄，兩丫頭的表現各不相同，柳絮含蓄中帶着羞赧，而鈴鐺則是驚喜不已，膩到了甄英雄身上，也難怪，鈴鐺很長時間沒有和甄英雄單獨相處過了。　　不知是不是錯覺，住院后，柳絮更有女人味了，也許，是因為她終於肯在甄英雄面前露出她軟弱一面的緣故吧。

# 第416章 小環的嗅覺

　　柳絮看到甄英雄之後，顯得有一些不自然，搞的甄英雄也有點彆扭，當冰山美女融化之後，就不得不用另一種全新的方式去接受她，甄英雄還不太適應從冬天過度到春天的柳絮。　　鈴鐺不斷盤問甄英雄為什麼會在朗朗市，看來，送飯過來的薛雪什麼都沒說，甄英雄也不瞞着，對兩女交代的很清楚，柳絮聽說甄英雄對付顏冰的計劃已經開始了，強硬的想要出院，被甄英雄勸止，這丫頭傷口還未癒合呢，至少還得在醫院躺一個月。　　和柳絮，鈴鐺擺了半天的貧，心情得到了一點放鬆，阿東打來電話，說是已經處理好了高爾夫球場的事情，現在正趕來醫院，甄英雄這才離開，想要去見小環，一出門就碰到了闌度，敢情這小子早就等在門外了，闌度卻告訴他，小環已經回家了。　　“回家了？”甄英雄疑惑道：“全興的手術做完了？”　　接過闌度遞過來的可樂，甄英雄坐到樓道里的長椅上，忙活了半天，還真渴了，碳酸飲料好象膨脹開來的氣體，一口喝下去，甄少爺打了個舒服的響嗝。　　“沒有。”闌度也靠在椅子上，頗有點得意的說道：“醫生說碎骨茬太多，不好取出，一不小心就會破壞被壓迫的神經線，所以手術需要很長時間，要五六個小時吧，小環明天還要上學，所以先回去了。”　　甄英雄皺眉道：“她知道全興的情況了？”　　“不知道，誰敢告訴她啊？”闌度說道：“醫生只告訴她全興傷了腿，生命絕對無礙，只是手術有點浪費時間，具體的什麼都沒說，畢竟小環還是一個孩子……對了，全興的老婆來了，你要見她嗎？”　　“不見，我見全興老婆幹嗎？”甄英雄有些心不在焉，“誰送小環回去的？”　　“我們的人，還有全興老婆的司機。”闌度道：“就是全興的老婆要小環回家的，關於全興的情況，剛才醫生全告訴她老婆了，你不去見見他老婆，把全興的事情說清楚，合適嗎？”　　“那些事情以後要全興自己說去吧，料想他那時候也不敢說瞎話了，現在還是越少人知道的越好。”甄英雄看了看時間，道：“阿東還沒到嗎？天快黑了，我們得準備回去了，拜託你一件事情……操，你怎麼穿上病服了？”　　甄英雄似乎才發現闌度換了一身打算偷懶的衣服，闌度冷哼一聲，“廢話，我受傷了，留院觀察……”　　“觀察個屁！這麼點小傷你至於嗎？心臟中彈你都死不了，少給我裝孫子！”　　“心臟中彈誰能不死啊？我是因為心臟長偏了，位置靠右，子彈沒傷到……操，我和你說這個幹嗎啊？”闌度垂着眼角，道：“算了，懶得和你計較，有屁你就快放，讓我幹嗎？不過先說好，我要預支三個月的工資，前两天和宇文可憐到朗朗市大酒店，參加了一個什麼國際珠寶寶石珍珠玉器首飾展，我看上一條挺適合愛莎的鑽石項鏈，八萬多歐元，她這两天不太開心，我想哄哄她，但是我最近手頭有點緊，你也知道，咱們的錢都被老爹打進了‘迷幻空間’的帳戶，屬於公款，沒有你點頭，我自己拿出來有點不太合適，可這個珠寶展只舉辦五天，還有两天就結束了……”　　“干！你丫這還叫不計較啊？”甄英雄才是真的不願意和闌度計較，也明白愛利絲這两天為什麼會不開心，便說道：“想買你就去買吧，好象你也沒送過什麼禮物給貓咪。”　　闌度不屑道：“說的就好象你送過似的……”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甄英雄心裏猛的一跳，仔細想來，除了去霸川市的時候，狠宰了林驍勇的弟弟林風一刀，用他的錢給老姐甄三國買了一套‘玫瑰色戀人’的首飾，結果還等同是被三國，一心，甜甜，白果四個人給分了，除此以外，自己好象就沒送過什麼其他的東西給這些女孩子了。　　甄英雄心裏有點過意不去，暗忖自己還真沒資格笑話闌度，這才對他說道：“你先去一趟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告訴一心她們我今晚不回去了，然後……送給愛利絲的禮物啊……我確實沒有送過她什麼東西，這樣吧，闌度，明天凌晨，你帶着愛利絲一起來碼頭接我們吧，我想，她肯定很想見她媽媽，但是，只能看一眼，不要讓她下車，知道嗎？”　　愛利絲想顏冰快想出病來了，甄英雄若肯讓她遠遠的看顏冰一眼，對她來說已經是最昂貴的禮物，闌度當然想看到愛利絲高興的樣子，但理智卻告訴他甄英雄可能太過感情用事了，“太冒險了，萬一愛莎她忍不住下車……顏冰現在扮演的角色應該是不惜連愛莎一起毀掉的被仇恨徹底轟暈頭腦的女人，一旦看到愛莎，肯定會露出破綻的，顏冰，可能是真的很愛愛莎的……”　　“我知道，所以你告訴愛利絲，這也是對她的一種考驗，如果她下車的話，就等於害了我和她媽媽兩個人，呵呵。”甄英雄笑的很曖昧，望着闌度，道：“愛利絲肯定要問你為什麼她被顏冰看到，我們就會一起完蛋的，那你就把我的計劃全告訴她吧，我想，沒有幾個鐘頭你都說不完的，我了解那隻小貓，你不把話說清楚，即便吃晚飯也不會放你走的，哦呵呵……朋友，這個就當作我對你的補償吧，再怎麼說，你的腦門流血也是我害的不是嗎？”　　闌度此刻才反應過來，甄英雄也知道愛利絲因為過分擔心他與顏冰之間的事情而精神緊張，不安，他要愛利絲遠遠的去看一眼顏冰，固然是為了她好，也是為了給自己和愛利絲找一個可以交流增進兄妹感情的機會，這個時候的妹妹，需要人關心她，給她帶去好的消息，讓她忘掉心中的擔憂與不安。　　闌度真想抱着甄英雄親上一口，對他來說，愛利絲多叫他兩聲哥哥，可以和愛利絲在一個桌子上吃飯，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　　小環不太相信醫生說的話，她有一種感覺，她爸爸的傷不會像醫生說的這樣樂觀，她開始覺得害怕，女性的敏感程度永遠不是男人可以比擬的，小環這種懷疑，有兩個原因，第一，天真的丫頭根本就不相信，一個需要四五個小時手術的傷者會傷的不嚴重，第二，也是讓她心裏既恐懼又迷惑不解的是，她發現，最接近自己身邊的保鏢，好象突然之間換成了生面孔，有一種被窺視的不舒服的感覺。　　其實小環從來沒有注意過自己身邊的保鏢長的什麼樣子，因為她從來都不需要保鏢，而且，除了管家和司機，小環能記住的面孔也就只有經常出現在自己家裡的那幾張罷了，但現在，她卻看誰都那麼可疑，她覺得自己身邊肯定在發生着什麼，卻看不到，也摸不到。　　回到家裡的小環躺在床上，怔怔的看着左手的食指尖，心緒不寧，如果，那些綁架自己的人真的是姐夫老師的手下，如果，與自己擦身而過的人真的是姐夫老師，那他為什麼要在自己面前演戲呢？難道，真的像那個齊棋說的一樣，是因為爸爸和林叔叔得罪了姐夫老師，所以姐夫老師要報復他們嗎？　　有了這個想法，加上自己先前就存在的迷惑，小環很快理出了一條相對清晰的思路，從來不關心自己的爸爸為什麼突然要帶自己去打高爾夫球呢？如果真的是要綁架的話，為什麼那個女人只是用蛋糕來糊自己的臉，而不是打昏自己呢？難道，她不想傷害自己，只是想把自己從爸爸身邊帶走？！　　小環越想，腦中的線路越是清晰，她有一種被全興和甄英雄利用的不舒服的感覺，就在這時候，手機的鈴聲響了，小環被嚇了一跳，拿出手機一看，鬆了口氣，原來是大姐木施施打來的。　　“喂，大姐……”　　“呦……，小環，两天沒看到你了，真是不太習慣的說，哦呵呵……，作業寫完了嗎？”施施的聲音甜甜的，脆脆的，天真中透出一點頑皮，讓人覺得好似夏季里的一陣涼風。　　小環太了解施施了，一聽她問自己寫完作業了嗎，立刻就猜到她肯定是寫完了，所以打電話和自己炫耀呢，可惜小環現在心裏事情多，沒有什麼心情和施施煲電話粥，便道：“早就做完了，大姐，我不用借你的功課來抄的。”　　一句話就說中了施施那點小心思，作為魔女軍團的大姐，施施還真有點大姐的責任感，這個星期作業留了不少，而且題目比較難，施施COPY了樂樂的作業本，想幫助有難處的姐妹，一顯她做大姐的風度，也藉此滿足一下小小的虛榮心，小魔女軍團中，她和小公主的成績都是最差勁的，基本每次考試都墊底，平時很少按時交作業的。　　施施無比居喪的嘆了口氣，也沒有先前那種興奮勁頭了，“切……，居然寫完了……難得我如此完美的寫完功課，想借給你抄呢，唉，和小君一樣，你也打消了我的积極性，算了，先掛了，我再給小蟬打個電話，她也是天生的笨蛋，和大姐大有一拼，我就不信她也寫完了，哦呵呵……，我真是一個好大姐，才不像大姐大似的玩失蹤呢。”　　“先不要掛，大姐！”小環聽施施如此一說，連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就喊了出來。　　“怎麼怎麼？難道你剛才說謊了，其實沒寫完作業？”施施立刻來了精神，當壞學生突然取得好成績的時候，總喜歡和身邊的人炫耀，施施就是那個小孩心態，當然，她比小孩子要聰明的多了，施施還有其他的目的呢。　　“不是，我是想問……”　　“我知道了，你是想問我能不能把作業送到你家裡去是吧？”施施不等小環把話說完，就嘆了口氣道：“我在漢宮呢，樂樂的媽媽甄阿姨要請我們一起吃火鍋，其實我是想要你來漢宮的，誰知道你和小君一樣，都被關在家裡不讓出門了啊……”　　小環先前聽施施話中的意思，就知道小君小蟬也未和施施在一起，只是覺得奇怪，想要問問施施是不是知道原因而已，此刻再聽她這樣一說，小環立刻感覺到不對勁了，“小君不能出門？為什麼？”　　“不知道。”施施有點心不在焉的說道：“她說，她爸爸下午出門的時候還特別囑咐女管家看住她，要她好好複習功課，不知道她爸是不是腦袋摔壞了，一年到頭都不管她，這两天卻連寫作業都在後面監督，哼，害我都找不到人炫耀……”　　小君的情況，好象和自己有些相似啊，小環不知道這其中是不是有聯繫，但隱隱覺得蹊蹺，於是問道：“大姐，大姐大和小蟬這两天也不在漢宮嗎？”　　“別提了，小蟬和你們一樣，回家后連個電話都不給我打，大姐大更離譜，昨天和甜甜姐玩起了失蹤，剛才才給我打電話，居然是才想起來沒有做功課，拜託我和樂樂幫她做，她自己卻在外面玩，哼，我寫字寫的手指到現在還顫呢，她的作業那麼多，樂樂又不肯幫忙，我一個人怎麼可能寫的完啊，不然也不用給你們打電話了……”　　野心暴露，敢情是裝好人，把小魔女們騙到漢宮去幫魔女大姐大寫作業啊，小環哭笑不得，這節骨眼碰到施施這麼一塊活寶，還真讓人無奈。　　為什麼小君和小蟬也和自己一樣，最近两天都被家人強迫不讓私自外出呢？難道，這不是個巧合？小環還是想不通。　　因為小環會出現在高爾夫球場是個意外，因此善後工作浪費了不少時間，從醫院出來的時候，天色已經暗了，在出海之前，甄英雄等人還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商討，並根據從林夕照口中得到的情報調整或者重新布局。　　常樂躺在醫院里，闌度回了漢宮，甄英雄和阿東，以及在醫院里知道甄英雄到來后，強行出院跟出來的耿南，在碼頭與林驍勇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匯合，躲在船廠一間小屋子里，相互交換情報。　　“哎呀呀，這不是耿南嗎？原來你還沒死呢？”耿南的人緣不錯，林驍勇一看到他進門，就忍不住調侃，“你不是讓人給開膛了嗎？”　　“你死了我也死不了！老子只是不小心，讓人暗算在胸口劃了道小口子而已。”耿南嘴硬，當著甄英雄，他表現的更要強硬，生怕甄英雄不許他加入計劃的執行，雖然很拽的拍了拍胸口，可誰都看出來了，他並不敢用力，那麼長的一條傷口如果破裂，絕對不是鬧着玩的。　　甄英雄也算是服了耿南的執着，這小子知道鈴木優美的真實身份之後，更想做些什麼來報自己身上這一刀之仇，“耿南，你非要出院我攔不住你，所以，有苦頭也是你自己找的，如果因為身體原因你壞了我的事情，我肯定會扒了你的皮。”　　耿南先是一怔，然後大喜不已，“少爺，您的意思是……我可以參与您的計劃了？！”　　“不願意就滾回醫院。”　　“願意，願意！”耿南連連點頭，“砍我的那個卡瑪已經被少爺您幹掉了，還剩下一個鈴木優美，我要是不做點什麼，豈不是成了少爺的累贅？阿東常樂他們都累死累活，只有我一個人悠閑的躺在醫院里，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而且，聽說柳絮老大為少爺擋了一槍也在住院，看到我這麼沒用，非把我砍死不可，在醫院里躺着還不如跑出來對付冰恨天更有安全感呢……”　　眾人望着耿南，真是無語了，這小子對柳絮當初拎刀追砍他的事情，還是心有餘悸啊。　　“別臭貧了，既然你要出院，就得給好好完成我給你的任務。”甄英雄斂起表情，說道：“現在先把各自了解到的情況說一說，恭弘=叶 恭弘姐，你那邊的情況怎麼樣了？”　　“說多少次了，不要叫我姐姐，英雄，不管怎麼論，我都是你阿姨。”坐在甄英雄對面的恭弘=叶 恭弘紛飛將女士香煙捻滅在煙灰缸中，美目一瞥，不滿道：“你把我爸爸叫什麼？”　　“好象是叫……爺爺。”甄英雄心話道了，球球的，就是你那死鬼老爸讓少爺喊你姐姐的！　　“那不就結了？你爸爸當我是妹妹，你老叫我姐姐這成什麼體統啊？”義字會的堂主中，只有恭弘=叶 恭弘紛飛敢擺出一副長輩姿態來說教甄英雄，其實所有人都明白甄英雄的為難處，因此想笑又不敢笑。　　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父親也是一不太正經的狐狸級別的人，四十歲才得了個寶貝女兒，女兒長大後年輕貌美有能力，一直是他的驕傲，但偏偏，恭弘=叶 恭弘紛飛看也不看那一堆追她的人，喜歡上了甄天，恭弘=叶 恭弘老狐狸勸不聽她，便想了個缺德的主意。　　老恭弘=叶 恭弘先生並非對甄天有偏見，而是當時秦夢謠還在世，老恭弘=叶 恭弘生怕女兒破壞了人家感情，於是偷偷的告訴甄英雄，恭弘=叶 恭弘紛飛才二十歲，叫‘阿姨’影響不好，會把她叫老了，不好找對象，以後改口叫她為‘姐姐’，甄英雄當時還在念初中，又沒談過戀愛，哪知道這些事情啊？於是和甄三國一起改了口，這樣一來甄天就比恭弘=叶 恭弘紛飛大了一輩，總算是製造了一個人工隔閡出來。　　老恭弘=叶 恭弘先生去世后，甄英雄和甄三國也沒有再改口，所以每次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遇到，都不免被她羅嗦一番，出國回來之後，甄英雄搬出來單身居住，更是少有機會見到恭弘=叶 恭弘紛飛，本以為關係生疏一點就不會計較這些事情了，沒想到恭弘=叶 恭弘紛飛還是這麼在意。　　“叫阿姨不是會把你叫老了嗎？”甄英雄可不想把時間浪費在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討論稱呼上，乾脆就順着她說，“恭弘=叶 恭弘阿姨，你那邊情況怎麼樣了？”　　“沒有異樣。”恭弘=叶 恭弘紛飛挺滿意甄英雄的態度，說話都沒有了平時的媚勁，道：“我大概的確認了一下，諾森家族的勢力分佈在朗朗市周邊的三個城市，總人數大約在三百五十到四百人之間，漢克手下的蘇影的勢力人熟大約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分別隱匿在渤門市和相對其他幾個城市來說最遠的津海市，漢克目前還不具備足夠的能力將蘇影完全架空，所以他比較安分，似乎沒有利用這次情況做些什麼的意圖，再說，渤門市現在是我的地盤，只要我一句話，他的人彈指之間就能全部完蛋，量他也沒有膽子搞小動作。”　　恭弘=叶 恭弘紛飛並不像其他人一般稱呼蘇影為蘇老闆，而是直呼其姓名，顯然是因為蘇影也喜歡甄天的緣故，所以本能的排斥她。　　廖小強死後，義字會在渤門市培養了傀儡組織，頂替了海金堂，而背後扶持這個組織的，正是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玄武堂。恭弘=叶 恭弘紛飛掌握着漢宮集團下最大的旅遊公司，大小旅行社幾乎覆蓋了全省每個城市，乃至全國各大城市，並不斷髮展壯大，最近這兩年更是在發展國內向國外旅遊線路拓寬的同時，也在國外發展旅行社，吸引更多外國人來了解朗朗市，大有將國內旅遊集團打造為世界級的趨勢。　　也是因為這種明面業務的掩護，玄武堂的情報網絡非常龐大，且利用這種網絡做掩護，玄武堂的黑道業務，就是倒買倒賣軍火，走私汽車什麼的，不過最近兩年正道買賣步入正軌，那種事情已經很少做了，只是偶爾涉及，但玄武堂現在卻依然握有大量的槍械彈藥。　　倒也不是恭弘=叶 恭弘紛飛胡吹大氣，要滅了漢克，對她來說真的是彈指之間的事情，因為無論她折騰的多過分，都有渤門市的傀儡組織去替她背黑鍋，恭弘=叶 恭弘狐狸這個名字也不是隨口叫着玩的，否則她一女流之輩，又怎麼坐穩玄武堂堂主的位子啊？過去的玄武堂是輔助、掩護朱雀堂去完成黑道上的各種交易的純情報組織，而現在卻隱隱調換了位置，朱雀堂隱隱有依附玄武堂才有存在價值的趨勢了，因為五大堂口中，只有朱雀堂在正道生意這方面的發展最糟糕，林夕照的背叛雖然是被迫，但也不能說他沒有動過私心，大概，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盤吧。　　恭弘=叶 恭弘紛飛話落，林驍勇放下茶杯，又接着道：“海天現在還和嚴路一在一起，我剛和他聯繫過，嚴路一併不知道林夕照下午已經被少爺給整了，看嚴路一的樣子，也沒有過分的異常，好象真的不知道林夕照出賣了義字會。”　　甄英雄點了點頭，道：“現在已經控制住了林夕照，知道他們是不知情的了，可以撤除提防，但繼續監視還是有必要的，阿東，林夕照，陸萬古和殷立志那裡呢？”　　“林夕照把他知道的事情都交代了，和陸，殷兩個人的交代相符。”阿東從懷裡掏出一個黑色的小筆記本，翻開放在木桌上，表情有些肅重，道：“就像林夕照說的，顏冰正式行動的時間是大後天，也就是我們第二次出海之後的當天，快樂谷中隱匿的六十幾個殺手會陸續溜出來，藏到林夕照為他們準備好的這幾處酒店，旅館，酒吧，洗浴中心，具體地點和房間，我都記下來了，在這裏……”　　阿東把筆記本推到了甄英雄面前，耿南探過頭來，念道：“朱雀大街七十二號，博源大酒店，五零零八，標間，六一二三，豪華標間，咦？博源大酒店不是鳳凰市的飛車黨落腳的地方嗎？”　　耿南也是個好飛車的人，曾經與鳳凰市飛車黨中的第一飛車手，號稱‘風魔四郎’的張風安飆過車，義字會與鳳凰市飛車黨一直是合作關係，飛車堂是義字會走私汽車，摩托以及一些零件設備的最大買家，飛車黨在名面上是做地產生意的，雖然也組建了正規的車隊，但私下里卻是全省最大的賽車賭博集團，‘風魔四郎’張風安，就是飛車黨的四當家。　　上一次黑市拳舉辦期間，耿南和張風安在郊區山路上賽了兩個回合，結果上坡賽耿南勝，下坡賽張風安贏，兩人也不打不相識的成了朋友。　　甄英雄皺着眉頭沒有說話，就聽阿東苦笑兩聲，對耿南道：“你才注意到嗎？仔細看看你就會發現哪裡不妥了，這並不是巧合，而是刻意安排的，凡是這些殺手要落腳的酒店，都有參加黑市拳的組織下榻，這上面記錄著的小旅館，酒吧等等，也都是在不同的酒店邊上，這是為了方便暗殺我們‘親愛的客人’吧。”　　林驍勇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皺起了眉頭，耿南更是低聲的罵罵咧咧，林夕照和全興還真肯為顏冰賣力氣啊。　　“只有正規酒店有詳細的房間號啊……”甄英雄一手翻着小本，一手摸着下巴，突然道：“正規酒店的房間肯定是早就預定的吧？”　　阿東搖了搖頭，“不，不是預定，他們的動作很小心，凡是本上信息詳細的酒店房間現在就已經開下來了，目前住在裏面的，是全興生意上的夥伴，對了，少爺還記得今天下午在球場的時候，全興身邊的那兩個胖子嗎？他們就是全興生意場上的朋友，外省的，想和全興談一筆融資借貸的買賣，全興就是借這個茬在博源酒店開了房間，那丫的是故意把這種他根本就不會與之合作的人招來的，過两天再請這倆個人到郊區的度假村享受，酒店的房不退，正好讓那些殺手住進去，這樣一來，連開房的身份都和他與林夕照沒有關係了，殺手幹掉目標之後立刻離開朗朗市等着看熱鬧，全興再把那幾個客人轟走，警察若是懷疑那兩個客人，想要調查就不得不和那兩人當地警局聯合辦案，跨省辦案子本來就浪費時間，何況那兩個人根本就是無辜的啊？假如我們並不知情的話，到時候肯定會期待警察破案，破案之前也不太可能會去懷疑顏冰，迷迷糊糊這段工夫，朗朗市的形式早就一發不可收拾了，聽陸萬古說，這主意又是顏冰想出來的，陰，真他媽陰，我活到今天為止，就沒見過這麼精的女人，別說甄老闆怕她，我看啊，換了誰被她盯上，都沒有不怕的道理。”　　何止是阿東有這樣的感慨啊，耿南咽了口唾沫，那樣子不言而喻，就是自詡聰明，有着‘狐狸’之稱的恭弘=叶 恭弘紛飛，也駭的說不出話來了，顏冰連這種小地方都能算計的如此精密，她還是人類嗎？　　林驍勇對顏冰也是又忌憚又佩服，可他卻笑了笑，望着甄英雄，對眾人道：“顏冰是精明陰險的可怕，但是，我們這裏不是也有一個比她不逞多讓的人嗎？”

# 第417章 消失的三人

　　越是證明着顏冰的可怕，越能體現甄英雄的非同一般，幾人看着甄英雄，眼中崇拜的目光絲毫不掩飾，彷彿甄英雄就是救世主一般，因為，他與顏冰旗鼓相當啊。　　甄英雄有些受不了他們的目光，尤其是恭弘=叶 恭弘紛飛眼中那明顯卻不着邊際的欣慰，好象在感慨她有一個‘好兒子’似的，甄少爺搖頭嘆氣道：“如果你們覺得我比顏冰聰明，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我還有點自知之明，如果我是顏冰的話，絕對想不到這一點，顏冰比我聰明多了。”　　耿南道：“少爺這麼說就太謙虛了……”　　“不是謙虛，而是事實。”甄英雄一笑，“但我沒有打消大家积極性和自信的意思，雖然顏冰比我聰明，但我並沒有說贏不了她，鯊魚游的快，扔到岸上卻跑不動，只有被曬死的份，大象力氣大，丟到海里還不是得活活淹死？殺手可怕，但單挑的功夫未必就比流氓強，同樣的道理，腦筋好用的人站在拳擊台上就是一廢物，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變換環境，如果挑選場地的選擇權在我們的手中，顏冰就算再聰明也沒用了不是嗎？我們已經知道了她的計劃，現在應該覺得害怕的是她才對。”　　聽甄英雄如此一說，幾人立刻精神振奮，確實啊，顏冰的計劃雖然精密的可怕，但已經暴光了，硬碰硬可是黑社會最拿手的了，現在的優勢在義字會的手中才對。　　甄英雄把筆記本合上，又問阿東道：“還有什麼比較重要的值得注意的地方嗎？”　　“有。”阿東收起表情，眉頭一蹙，立刻又讓氣氛沉重了起來，“少爺，您也知道哈恩・菲茲傑拉德有八個最寵愛信任的子女吧？”　　甄英雄點頭，“我聽愛利絲和慧恩他們說過，那八個人是殺手世家最出色的八個殺手，怎麼了？”　　“那八個人不久前都到了朗朗市，這個，少爺應該也知道了吧？”　　“小東同學，有什麼話你痛快點說行不行啊？”恭弘=叶 恭弘紛飛又點了一根女士香煙，並很挑逗的吐了個煙圈吹向甄英雄，一瞥阿東，冷聲道：“應該已經不夠八個人了吧？羅比被我們家小英雄給閹了，卡瑪被他捅死了，還有那個叫什麼米利亞的俄羅斯婦女，前两天也被英雄把腦袋打爛了，哪還有八個人啊？是五個半好不好？”　　“好，好，五個半……”　　少爺什麼時候成了你們家的啊？阿東心裏嘟囔了一句，卻不敢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較真，繼續道：“羅比，張永哲，鈴木優美，這三個人我們都見過，而且就在顏冰的身邊，關鍵，是剩下來的三個人，少爺，我記得您說過，那三個人並不在快樂谷……”　　這一點甄英雄確實說過，因為不久前與一心一起去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見顏冰的那次，顏冰親口承認了那幾個殺手已經藏身在朗朗市的某個角落了，就在那天上午，甄英雄還遇到了暗殺，事後也並沒有發現這些人返回快樂谷。　　耿南疑惑道：“不在快樂谷？”　　“對，不在。”阿東看到甄英雄的表情也變的嚴肅起來，知道他明白自己要說什麼了，“我從林夕照那裡也沒有得到任何關於他們的信息……”　　林驍勇一怔，臉色微變，“不在顏冰身邊，也不在快樂谷，而且不是被林夕照全興他們藏起來了，你的意思是……”　　阿東點了點頭，聲音有些沉重，道：“林夕照和全興等人只知道哈恩手下的殺手不一般，卻根本不知道還有這樣八個殺手中的另類，除了羅比，他們對其他幾人一無所知，這完全出乎了我的預料，顏冰身邊現在只出現了三個人，羅比，鈴木優美，張信哲，可還有三個人卻好似人間蒸發了一般，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藏在什麼地方，更不知道他們的目標人物是誰，唯一能肯定的一點就是，他們，肯定藏在朗朗市的某個地方，窺視着他們要暗殺的目標……”　　“在朗朗市？！”恭弘=叶 恭弘紛飛顯得比較激動，“不可能，那三個人都是外國人吧？是外國人特徵就比較明顯，只要他們在朗朗市，又沒有林夕照這類人的掩飾，我就不可能查不到他們的蹤跡！他們叫什麼名字？你把名字告訴我！”　　恭弘=叶 恭弘紛飛對自己的情報網絡很有信心，阿東的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確實是對她能力的一種質疑，雖然阿東並沒有那個意思。　　“沒有用的，恭弘=叶 恭弘堂主，你還是沒有明白我到底要說什麼啊。”阿東搖頭苦笑，但還是回答了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問題，“有關那三個人的事情，我也是從少爺那裡聽來的，一個是叫做加布利爾・托尼的意大利男人，還有一個叫做克拉拉.卡特的女人，剩下的那個我也不知道了……”　　阿東說罷，將目光看向了甄英雄，甄英雄撓撓頭，“你們看我也沒用啊，我也是聽過名字沒見過人，好象先前聽慧恩說過，最後那個人也是個女的，似乎是叫西蒙娜吧，但是……”　　恭弘=叶 恭弘紛飛見甄英雄突然不出聲了，急道：“但是什麼啊？”　　“但是，韓慧恩說過，即便是殺手世家的人，也沒有幾個殺手見過他們，隱藏真實身份，也是殺手生存法則重要的一環。”甄英雄嘆了口氣，然後對恭弘=叶 恭弘紛飛笑了笑，道：“我想，阿東並不是看不起恭弘=叶 恭弘姐你的情報網，朗朗市的外國人多了，只要他們不偽裝成普通的遊客，恭弘=叶 恭弘姐你根本查不出來任何東西。”　　恭弘=叶 恭弘紛飛臉色一變，“不偽裝成普通的遊客？你的意思是……他們有其他的身份做掩護？！”　　甄英雄點了點頭，“我想應該是這樣吧。”　　阿東道：“快樂谷集團被我們監視的死死的，少爺上次為了調查‘王思慕’這個人，更是收集了快樂谷集團的員工檔案，所以他們不可能冒充快樂谷的員工，而普通的遊客無論是住在酒店或是度假村，都會被我們發現，否則顏冰也不需要找林夕照和全興合作了，所以，他們肯定有其他的方法掩飾身份，就好象來朗朗市的這些黑道份子一樣，那三個人暗中是個殺手，可在正常的生活中，應該還有另一個身份，而且，是很光明的身份吧……”　　阿東說罷，有意無意的看了一眼甄英雄，甄少爺應該是這種人中的典型了，明明是個黑幫太子，卻跑去做老師，裝普通人，殺手，恐怕也和他一樣擁有這樣的雙重身份吧。　　林驍勇也點上了一棵煙，沉着聲音道：“的確大有可能啊，雙重身份……”　　“這一點可以基本確定。”甄英雄現在意外的冷靜，說道：“韓慧恩也說過，殺手在世家中的名字大多是個代號，他們在平時生活中的真名字鮮為人知，所以，有正當的身份也不奇怪，顏冰要林夕照和全興幫助那些殺手找地方藏身，是因為這些外國人特徵太明顯，如果朗朗市突然多出了這麼多外國人，肯定會引起義字會注意的，但是，安排了那些人之後，只有托尼和克拉拉，西蒙娜三個人用正當的身份做掩護，我們就很難察覺到了。”　　耿南打了個激靈，道：“少，少爺，如果不知道這三個人藏在哪裡，我們怎麼阻止他們引發混亂啊？”　　這個問題也是阿東等人最關心的，卻見甄英雄輕鬆一笑，道：“就因為不曉得他們藏在哪裡，我們才知道他們要殺的人是誰啊，所以，大可不去管他們，等他們自己送上門來。”　　“自己送上門來？”林驍勇反應很快，看着甄英雄，他臉色大變，“少爺，您的意思是，他們的目標，是您和甄老闆？！”　　恭弘=叶 恭弘紛飛差點叫出來，就聽甄英雄淡淡道：“別忘了顏冰的最終目的，要整垮義字會，我和老爹就不得不死，顏冰怎麼可能放着我和老爹不管呢？尤其是，我先前已經殺了卡瑪和米利亞，傷了羅比，他們知道一般的殺手是整不死我的，當然會把我的命交給最牛B的殺手了，既然是這樣，那我們就更沒有必要費勁去找了，等他們自己跳出來吧。”　　甄英雄說的很輕鬆，但誰都明白，被三個最頂尖的殺手盯上，性命已經丟掉了一大半了，阿東，耿南，林驍勇，恭弘=叶 恭弘紛飛，四人都清楚的知道，只有這麼一件事情，是無可預知的，看來，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事情不存在必然性，運氣往往才是決定一件事情成敗的關鍵啊。　　說穿了，就是賭。　　甄英雄不去看眾人臉色，而是看了看時間，然後說道：“時間很緊，雖然明天我就能回來，但為了不引起別人懷疑，我們幾個還是盡量不再見面的好，我還是現在就把任務分配下去，耿南，我在青龍，玄武，蛟龍三堂抽調過來的人手，暫時由你調度，恭弘=叶 恭弘姐，你幫忙協助，两天以內，你們要……”　　恭弘=叶 恭弘紛飛和耿南聽着甄英雄的交代，連連點頭。　　交代過耿南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之後，甄英雄又對林驍勇道：“林夕照和全興他們就交給你了，全興受傷的事情已經偽裝成車禍事故了，你務必要監視住他們幾個傢伙，不要讓他們在顏冰面前露出馬腳……”　　小屋裡，甄英雄分佈任務的同時，已經開始返航的油輪上，顏冰的房間里同樣聚集了幾個人。　　顏冰靠在沙发上，還是一幅慵懶模樣，似乎正在談論什麼嚴肅的話題，屋裡的氣氛有些沉重，每個人的表情都很嚴肅，只有巧巧像平時一樣，似乎所有事情都和自己無關一般，站在沙發後面，輕輕的給顏冰揉着太陽穴。　　顏冰前面的茶几上，一台外觀精美的紅色筆記本電腦還在正常工作，顏冰終於開口說話了，聲音一如平常的冷淡，“全興出了車禍，被送到了義字會的醫院，這件事情你們怎麼看？”　　“應該是個意外吧。”鈴木優美道：“剛才西蒙娜發來的信息不也是這麼說的嗎？朗朗市電視台六點十分的新聞是這麼報道的。”　　羅比似乎知道顏冰的擔心一般，難看的笑了笑，道：“夫人，我知道您可能在懷疑這是甄英雄做的，但我覺得您完全是多慮了。”　　顏冰對巧巧擺了擺手，巧巧停下手來，不再按揉她的太陽穴，顏冰坐直身子，看向羅比，好奇道：“為什麼是我多慮？”顏冰此時的認真態度已經印證了羅比的話，她的確在懷疑全興出車禍與甄英雄有關。　　羅比不笑時勉強算個帥哥，偏偏一笑起來，肌肉牽動的方向就匪夷所思的不自然，導致笑容異常彆扭，他這個笑，絕對是飽含私心的，他似乎早就等着顏冰有這樣一問，好讓自己有機會詆毀甄英雄在她心裏的形象，“我們上次綁架甄英雄失敗，雖然說我不相信他能在這麼短的時間里就排除所有的懷疑確定全興等三人就是出賣他的傢伙，但他就算懷疑全興什麼也不足為奇，不過，他若真的要對付全興，就不可能做的這麼明顯，還讓車禍上了電視，這不是等於明着告訴咱們他對全興下手了嗎？再說，陸萬古，殷立志和林夕照，都認為這是一個意外，他們並未感覺到甄英雄有所動作……”　　顏冰微微搖頭，“如果他們也被甄英雄抓到了，自然會在恐嚇之下幫他掩飾。”　　鈴木優美的看法與羅比難得相同一次，道：“夫人會不會太高看甄英雄了？他能在毫無徵兆的前提下同時制住林夕照他們四個人？義字會的會規苛嚴，背叛義字會必死無疑，甄英雄更是一心狠手辣之人，如果林夕照知道甄英雄要對付他，肯定會瘋狂反抗的，那朗朗市不可能沒有動靜才對，而且，夫人不是交代全興等人把女兒帶在身邊了嗎？甄英雄要對他們下手，他們不會察覺不到的。”　　顏冰對自己的安排也是很有自信的，但她心裏卻對甄英雄更加有信心，總覺得他能看穿並破解自己的手法，這種莫名其妙的自信和絕對不應該出現在自己心裏的期待，讓顏冰心裏很亂，只聽她喃喃道：“真的做不到嗎？他可是甄英雄啊……”　　顏冰的聲音不大，但每個人聽到這話的反應卻很大。　　靠在門口的張永哲不屑的冷哼一聲，他認為顏冰是在恐懼甄英雄，雖然張永哲承認顏冰很聰明，但對他來說，殺手只需要懂得如何殺人就可以了，聰明的頭腦不能成為鋒利的牙齒，甄英雄不可能同時抓住四個人，所以，他認為顏冰很沒出息，居然會害怕甄英雄到失去自信，再張永哲看來，同時抓住四個人，是非常不現實的一件事情。　　鈴木優美心裏猛跳幾下，她在顏冰身上下了所有的賭注，雖然甄英雄每每出人意料的逃過劫難，但鈴木優美依然對顏冰的計劃充滿信心，可現在，顏冰好象不太自信了，她是不是太高看甄英雄了？　　羅比是知道冰恨天中有內鬼的，也知道顏冰與甄英雄為了共同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合作關係，並設立了一個賭約，更知道甄英雄確實與顏冰發生了不該發生的關係，但絕對不是甄英雄單方面的霸王硬上弓，他能感覺到顏冰在對待甄英雄的態度上出現了一絲異樣，那不是恨，而是一種女人對男人的很微妙的情感，她已經無法將甄英雄看成必須要殺掉的對手了，所以才會對他產生恐懼，對他有一種沒來由的自信，羅比心裏很不舒服，因為從來不把男人放在眼裡的顏冰，在面對甄英雄的時候，太女人了。　　真正了解顏冰心裏想法的，大概也只有巧巧了，巧巧心裏偷笑，顏冰並不是對甄英雄有過分的自信，而是對她自己很有自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顏冰親口告訴了甄英雄全興出賣了義字會，她早就認準了甄英雄會去對付他們，僅僅是在甄英雄必須面對的問題上給他增加了一點難度，例如，要全興把女兒當做擋箭牌什麼，但顏冰卻深信甄英雄可以排除這些問題，信任甄英雄能夠贏過自己，似乎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自信吧。　　巧巧覺得好笑，是因為她覺得，顏冰現在進行的這場危險的賭博，更像是考驗甄英雄的一個測試，如果甄英雄能夠通過這個測試將顏冰從幕後的黑手中解救，說不定顏冰真的會放下仇恨，享受人生了呢。　　羅比恨透了甄英雄，更不願意看到顏冰對他越來越曖昧的態度，帶着嘲諷與不屑的口吻，似乎在自言自語一般的說道：“甄英雄從昨天晚上與那個女警察回房間后就再也沒有出來過，早飯也是他的兩個女保鏢送到房間去的，今天義字會所有的比賽他們都沒出來看過，兩人直到現在還悶在房間里，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做愛，享受二人世界，羅比這話根本不用說明白，因為是個人就會朝那方面去想，當然，甄英雄也有可能在利用網絡和朗朗市進行着聯繫，但這兩件事情並沒有任何的衝突。　　誰也不會想到甄英雄會有用快艇航海的瘋狂舉動，更想不到他已經不在房間里而是回到了朗朗市，今天一天悶在房間里的只有白果一個人而已。　　顏冰卻覺得奇怪，整天悶在房間里是甄英雄的性格嗎？　　“他真的一整天都在房間里嗎？”　　鈴木優美聽到顏冰懷疑的口吻，也覺得她太多疑了，道：“是的，夫人，但這並不奇怪，早就聽說甄英雄是個怕麻煩的人，不喜歡和黑道人物來往，我想，他是怕出來看比賽會有很多應酬，所以才躲在房間里和白果過二人世界吧，畢竟，這船上想要巴結他的人太多了。”　　鈴木優美是根據甄英雄的性格做出了推測，但是卻非常的準確，如果甄英雄沒有回朗朗市的話，還真的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裏面不出去，顏冰也了解甄英雄的脾氣，聞言倒也釋然，“他確實不喜歡這種場合啊，不然，也不會從漢宮搬出去一個人住了……”　　顏冰不過是隨口一說而已，可說到甄英雄一個人住的時候，立刻想到了甄英雄的那個小窩，顏冰的臉不禁一紅，自己就是在那，被甄英雄給……　　想到甄英雄躲在房間里，肯定和白果也在做那種事情，顏冰心裏就不舒服，還有點絞痛，這種感覺，她明明知道是為什麼，卻偏偏不敢承認，巧巧似乎可以看透顏冰的心思，肚裏更是偷笑不已。　　鈴木優美還在繼續說著，她想用詳細觀察而來的情報來緩解顏冰的緊張，“甄三國今天的心情很差，打了兩場比賽，似乎是因為甄英雄躲在房間里不出來的緣故吧，有明顯的泄憤情緒存在，她的對手輸的都比較慘，甄三國與甄英雄並沒有血緣關係，聽說她有嚴重的戀弟情節，知道甄英雄和白果在房間里親熱，也難怪她很生氣了，不過她的表現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甄英雄的本性，那個男人很好色啊……”　　鈴木優美這話顯然是故意的，想要勾起顏冰‘悲慘’的回憶，讓她想起被甄英雄騎在身上蹂躪的痛苦，爆發她心中積攢的仇恨，看到顏冰的表情，鈴木優美心中大笑。　　羅比看着顏冰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擺明是很在意鈴木優美的話，雖然在鈴木看來，顏冰是因為甄英雄的色狼本性而燃燒了強烈的報復慾望，但羅比卻很清楚，甄英雄並沒有強暴過顏冰，顏冰很可能只是單純的在嫉妒而已。　　羅比的嘴角動了兩下，他真希望此刻自己緊咬的牙關中，有甄英雄的腦袋墊着，那樣一來，自己就能如願的生吃了甄英雄，還能讓自己的牙齒不會咬的這麼痛了。　　甄英雄和阿東就在船廠補了一個小覺，醒來之後簡單的吃了點東西，兩個傢伙再次武裝成狗熊的模樣，開船離開了朗朗市碼頭。　　快艇換了一條新改裝的，沒有辦法，上次開回來那條快艇，船底已經出現了裂痕，好在項嘯鳴辦事比較穩重，在搶着改裝好那艘快艇的同時，要他們又改裝了一條做備用，這才沒讓甄英雄的計劃出現紕漏。　　因為油輪也在返航之中，所以航程縮短了很多，甄英雄和阿東比昨天省了近一半的時間，凌晨零點出海，只開了不到三個小時就與油輪相會了，因為早就和蘇影通過氣，所以兩船相會之前，油輪並未鳴笛提醒雷達上出現的船隻，也就是甄英雄的快艇避讓，以免被船上的客人察覺到。　　雖然比昨天少顛簸了一半時間，可甄英雄和阿東那種誇張的暈船癥狀和昨天比起來並沒有什麼好轉，來接應的項嘯鳴看到他倆吐成那個德行，心裏這個感慨啊，幸好少爺沒找我來開船啊……　　吐過之後，阿東偷偷溜回了他原本被‘關押’的房間，而甄英雄又乾嘔了好一會兒才能站起來，用袖子抹抹嘴巴，一邊走一邊問項嘯鳴道：“比賽還順利嗎？”　　項嘯鳴點了點頭，道：“還算順利，大公主，微兒，慧恩，藍涯，都順利進入了十六強……”　　甄英雄最希望聽到的並不是這個，如果項嘯鳴告訴他說甄三國已經被淘汰了，那才是值得慶賀的事情，顯然這個願望已經破滅了，於是甄英雄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另一個人身上，“風鈴呢？她的號碼和你們家慧恩很接近，慧恩晉級了，那風鈴不會……”　　“她也晉級了。”項嘯鳴表情有點怪，似乎是為了討好甄英雄，所以強迫自己表情嚴肅，但又忍不住的幫韓慧恩吹噓，因此語氣中帶着點對風鈴的不屑，“風鈴的運氣太好了，居然在晉級十六強的最後一場比賽抽到了空簽，避過了慧恩，少打一場直接晉級了……”　　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是應該鬆口氣好，還是該吸口氣好了，寄託希望在風鈴身上，是盼着她能打倒三國的，可沒想到鈴木優美也參加了比賽，韓慧恩的真正實力應該還在三國之上，但連她都沒有把握幹掉鈴木優美，偏偏無論是她還是風鈴，想和三國交手，之前都會先碰到鈴木優美，很危險啊。　　“男組呢？”　　“比較運氣，藍涯險險的錯開了李英豪，不過……”項嘯鳴面露擔憂，道：“不過，李英豪點太背了，十六進八的比賽對手，竟然是張永哲……”　　走在前面的甄英雄臉色一變，但很快掩飾了過去，似乎不是很在意的說道：“是嗎？張永哲啊，希望李少爺能贏吧。”　　李英豪這人固執的像頭牛，這個時候就算去勸他放棄比賽，他也絕對不會聽的，甄英雄心裏有點亂，雖然李英豪未必就不是張永哲的對手，但是，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啊，萬一李英豪有個閃失，張永哲肯定會痛下殺手的，更何況現在的李英豪根本就不在狀態啊。　　“其他人呢？”　　“如果十六進八的比賽全部取勝的話，八進四時，女組這邊，微兒會成為大公主的對手，風鈴會碰到鈴木優美，慧恩的形式只比大公主差一點點，還算不錯，她這兩輪將要遇到的對手，身上多少都帶着傷，賽程太緊，不少人的身體都到了極限，慧恩進四強完全沒有問題，但准決賽的時候，她的對手肯定是鈴木優美。”項嘯鳴好象忘了，韓慧恩肚子上的刀傷其實也沒有痊癒呢，“男組這邊情況很糟糕，就是因為李英豪上來就碰到了張永哲，偏偏他們的勝者，下一輪的對手會是藍涯……”　　甄英雄吐了口氣，苦笑道：“那個什麼巴猜被藍涯給幹掉了，如果要在比賽中幹掉藍涯這個殺手世家叛徒的話，張永哲勢必要贏過李英豪，你的意思是，李英豪危險了，對嗎？”　　“大概是這麼個意思。”項嘯鳴和李英豪沒什麼交情，只是因為他是甄英雄的朋友才多說了兩句，把情況都彙報完之後，才問甄英雄道：“少爺那邊進展的還順利嗎？”　　“很順利……吧。”甄英雄想到小環也被無辜的捲入這件事情，回答的有些沒底氣。　　項嘯鳴沒注意到甄英雄的異常，興奮道：“這麼說少爺已經把所有的叛徒都控制住了？”　　甄英雄晃了晃沉重的腦袋，用手輕輕的揉着太陽穴，精神有些萎靡，道：“恩，都控制住了，不過為了你明天能比較自然的在幾位長老面前露出驚訝的表情，我還是不告訴你結果和經過了，等回了漢宮再說……”

# 第418章 暈船的少爺

　　“少爺我頭暈暈的難受死了，球球的，要是上船之前先吃兩片暈船葯就好了，我得回房間躺會兒……”甄英雄腳下發飄，暈船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昨晚和一心折騰了小半宿，休息不足大概也是病原之一，“對了，我離開之後，老爹和爆龍蘇沒有見過顏冰吧？”　　“沒有。”項嘯鳴道：“顏冰這两天一步都沒有走出過房間，蘇老闆也沒出來看比賽，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對着電腦等着少爺您和她聯繫，結果……呵，呵呵，蘇老闆整整一天都在摔東西，可您直到要回來了才給她發了信息，要不是我攔着怕有顏冰的人監視她，她就親自過來‘迎接’您了，對了少爺，蘇老闆要我轉告您，如果事情辦砸了，您見她之前最好自己先把脖子洗乾淨……”　　“說起來，我今天還真的沒洗過澡呢……算了，坐船坐的我骨頭都快散架了，明天回到漢宮再說吧……”甄英雄並不困，但真的很難受，說話也是有氣無力的。　　項嘯鳴總覺得甄英雄根本沒有用心聽自己說話，無奈的笑了笑，和甄英雄說了一聲‘好好休息’，就回去和蘇影交差了。　　因為這船上的人都不是善茬子，所以負責晚上巡夜的項嘯鳴到處亂走，倒也不怕顏冰懷疑，而且項嘯鳴也會有分寸有尺度的時不時查探一下冰恨天的情況，如果義字會的人不去監視顏冰，顏冰才有可能察覺到異常呢。　　項嘯鳴哪裡知道，甄英雄固然是暈船，但更多的是心煩，女組比賽，變態老姐甄三國形式一片大好，倘若八進四的比賽風鈴贏不了鈴木優美，准決賽中鈴木就會碰到韓慧恩，韓慧恩身上有傷，鈴木又肯定會藉機殺她，反正自己拖延時間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到時候韓慧恩可以直接棄權，但如此一來……三國必然和鈴木優美在決賽相遇啊。　　雖然鈴木優美有可能打敗三國，但是，甄英雄絕對不想看到三國受傷，偏偏他又沒有辦法勸三國放棄比賽，怎能不頭痛啊？　　身心疲憊的甄英雄敲了敲白果的房門，手還沒放下，門就被拉開了，甄英雄沒想到白果的動作這麼快，因為暈船，站着太累的他還半貼門板上，門一開，本就精神不太集中的他重心向前一傾，兩步踉蹌跌進了房間，就聽一聲輕呼，甄英雄的臉蛋感覺到一陣溫軟，馨香入鼻，下意識的左手一抱，右手一按，雖然隔着一層布料，但還是能感覺到皮膚的溫熱，這布料未免太薄了吧？甄英雄右手捏了捏，好軟，彈性巨佳，這手感證明什麼？中空！這是一個沒戴胸罩的乳房！而且相當的飽滿！　　“甄、甄、甄英雄！”小白並不知道是自己開門太急導致了甄英雄立足不穩，只知道開門之後並沒有出現自己預想中的那種小別勝新婚的情調，甄英雄就像個色狼一般撲到了自己懷裡，臉貼右乳，手抓左乳，咸濕下賤，為他擔心了整整一天，他一回來不說安慰安慰自己，上來就揩油佔便宜，小白的拳頭握的‘咯咯’響，“你這死流氓！”　　甄少爺腦袋上吃了一拳，雖然白果沒有用力氣，當然，小白不是心疼甄英雄，而是怕自己手疼，但剛要張嘴說話的甄英雄還是腿一軟，連他都納悶自己怎麼這麼不禁打，被白果一碰，就好象突然被抽掉的腿骨一般，身子向下一滑，跪在了地上，好象要去親吻白果的腳尖一般，白果根本來不及驚訝，下面一涼，低頭一看，那張小臉啊，瞬間通紅，小白一聲尖叫，雙手捂住私處就破口而罵，“流氓，死流氓！你個色鬼，王八蛋！”　　甄英雄對天發誓，他絕對不是故意扒掉白果的睡褲的，意外，百分之百是個意外！　　甄英雄也說不清楚是為什麼，從回到油輪之後，他暈船的反應不但沒有絲毫緩解，反而越發的嚴重，明明沒有睡意，但腦袋卻很沉，還有點漲痛，腿越來越軟，腳下既像灌了鉛一般沉重不聽使喚，又好象踩着棉花似的輕飄飄的毫無觸覺，彷彿除了雙手，身體的指揮權已經不屬於自己了，胃裡翻騰的厲害，明明已經吐了老半天，但現在仍然有強烈的嘔吐慾望。　　剛才和項嘯鳴說話的時候就忍住了那種難受勁，白果開門又太急了一點，甄英雄勉強維持着身體平衡，猛然失去重心不說，又被白果在本就疼痛沉重的腦袋上勺了一拳，那種難受勁立刻爆發了，加上白果在打甄英雄的時候向後退了一小步，本來就找不到身體重心的甄英雄自然會被地心引力牽引，人怕摔倒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甄英雄雙手亂抓，將白果的褲子連同內褲一起拉到了腳跟，小白的褲子被甄英雄拽着，跑也跑不了，不叫才怪。　　甄英雄抱着白果的小腿，撅着屁股臉貼地的跪在地上，腦門壓在小白赤裸的雪白小腳上，就好象凱旋歸來的騎士搞錯了親吻的部位，自慚形愧的沒有親吻公主的玉手，而是把自己的吻獻給了公主的腳丫。　　小白哪裡會相信甄英雄這麼不禁打，碰一碰就會摔倒啊？她最怕被甄英雄搔腳心，還以為這不要臉的傢伙又在搞什麼花招調戲自己呢，罵的更歡了，反正甄英雄低着腦袋呢，小白也不捂着自己的私處了，生怕甄英雄抬起頭來，她彎下腰，落拳如雨，捶打着甄英雄的後背，“流氓，流氓！我打死你這色狼！去死吧！”　　“別……唔……果……呃……少爺我……唔……嘔……”　　球……球球的，少爺真的要死了！甄英雄本來就想吐，白果還一個勁的給他捶背，甄少爺連句整話都說不出來了，一張口就乾嘔，難受的眼淚、鼻涕、口水一起流，要是白果能看到他這慘樣的話，肯定知道他不是有意的了。　　“啊……！白果少奶奶，你怎麼，怎麼光着……光着身子啊？”　　白果聽到門口有人說話，一怔，總算住了手，直起身子一看，只穿着內褲和體恤的晴天正一手捂着半張紅紅的臉，一手指着她的下體，小白只覺得臉上溫度驟然高升，“啊”的一聲大叫，想跳回床上蓋被子，卻忘了褲子已經被甄英雄拉到了腳踝，一轉身就摔了個馬趴，光溜溜的小屁股看的晴天都心跳加速。　　“咦，這不是少爺嗎？！少爺你怎麼了？！啊！吐白沫了！畫兒，快來幫忙！少爺受傷了！”　　少爺我不是受傷，而是難受！天啊，救星總算來了！甄英雄本就乾嘔的厲害，再被白果一痛捶，連酸苦的胃液都吐出來了，一時半會哪說的出話來啊？看到晴天，比看到親娘還親，感動啊。　　畫兒也穿着睡衣，是一件露出半個胸脯的帶蕾絲花邊的寶石藍色真絲弔帶睡裙，裙擺才過膝蓋，很養眼，雖然沒有晴天穿的暴露，卻非常性感，她剛剛幫白果擦乾淨鼻血，並在她的小鼻孔中塞了個棉球，小白方才平板摔趴，鼻子碰到了地板，現在鼻尖還紅紅的呢。　　晴天只穿了一條白色的兩側有些鏤空的小內褲，上面套了一件不算太寬肥的胸前帶卡通圖案的半袖體恤，不算飽滿的胸脯有兩點明顯的突起，挑逗啊，兩條修長的美腿在眼前晃來晃去，很是誘人，可惜甄英雄難受的厲害，佔便宜的力氣都沒有了。　　晴天幫甄英雄脫了外衣，躺在沙发上的甄英雄和快要死掉的病人沒什麼兩樣了，晴天扶他起來喝了口茶，然後將重新用冰水投過的毛巾敷在他的腦門上，坐在甄英雄身邊，晴天一臉心疼的幫甄英雄捋着胸口，甄少爺的手放在晴天的大腿上，享受着溫滑的手感，總算是彌補了一下心靈的創傷。　　“少爺，感覺好點了嗎？”　　“要是某個女警察和小晴天似的這麼溫柔，少爺根本不會這麼慘……”甄英雄緩過了一點勁，就故態重萌，指責起白果來了。　　“死流氓，有話你就直說，用不着拐彎抹角，我不夠溫柔？！你一進門就撲到我懷裡佔便宜，都沒問問我這一天是怎麼過的，你還好意思說我不溫柔？你溫柔啊？！”小白正坐在床邊洗腳呢，氣的將小腳丫一抬，撩的水花一片，都濺灑在了地板上，道：“你扒我褲子害我丟人現眼就算了，還把口水都流到我腳上，臟死了！”　　“我那是吐的，不是口水！”甄英雄知道自己是色狼，但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是色狼，齷齪而無比淫蕩的笑了笑，望着小白，道：“丟人現眼？恩，你可不能冤枉我，你人沒丟，只是‘現’了一下‘眼’，哦呵呵……”　　甄英雄的一雙賊眼盯着小白的腰支以下大腿之上的部位，在強調‘眼’這個字的時候，還怕白果不明白他的話一般，可惡的伸出右手，勾動着邪惡的中指，無論是他說的話還是這個手勢，畫兒和晴天都不太明白，只能大概猜到不是什麼好話，否則白果的表情也不會那麼可怕了。　　小白當然明白甄英雄是什麼意思，而且，是相當的明白，那個混蛋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對自己做那個下流的收拾了，小白又羞又怒啊，兩隻眼睛瞪的要噴出火焰來一般，卻情不自禁的拱拱小屁股，一看到他這手勢，屁股縫中的那羞人的地方就有種脹痛的感覺……　　“下流，骯髒！”白果可不想在晴天和畫兒面前解釋甄英雄那個手勢的含義，裝做沒聽懂他後面的話，將腳丫落入盆中使勁的搓洗，繼續她先前的話題，“吐的？那更噁心！”　　甄英雄只是逗逗白果而已，如果當著晴天和畫兒說自己很喜歡用這根罪惡的手指戲弄小白，侵犯她會感到無比羞恥的那個部位的話，晴天和畫兒非把自己當成變態不可，於是嘿嘿一笑，接着白果的話，道：“噁心也是被你的腳給熏的！”　　“你放……你胡說！”小白鬥嘴的功夫遠遠不及甄英雄，氣的都有點犯迷糊了，大腦有些混亂，口不擇言啊，“我的腳不臭，晚上我有洗澡！而且，你過去也有親過這裏，為什麼沒吐過？！”　　這話一說出來，畫兒差點沒把手裡端着的水盆掉在地上，晴天也曖昧的看看白果，又看看甄英雄，甄少爺被看的渾身不自在，球球的，你這丫頭還真是什麼都敢說啊，兩口子之間那檔子事兒能當著人隨便說嗎？甄英雄卻沒反省一下，他剛才那下流的手勢又算怎麼回事？　　小白也是話出口才醒過味來，羞之欲死啊，腳都沒擦就鑽進被卧里了，說話都帶哭腔了，丟人啊，“甄英雄！你這個流氓！”　　“拜託，果果老婆，話是你自己說出來的，我還沒有怪你出賣我的隱私呢！”　　少爺有戀足癖？！晴天和畫兒都下意識的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腳丫。　　哎呀，趾甲有點長了，回去得記得修剪一下，晴天暗暗點了點頭，以後得注意保養腳丫，迎合少爺的喜好了，是不是應該塗些性感的趾甲油呢？哪個顏色的好呢？果果小姐怎麼沒塗趾甲油？難道，少爺喜歡天然一些的……　　晴天盯着自己的腳丫，完全走神，哪有工夫去笑話白果啊。　　畫兒卻知道甄英雄並不是戀足，如果親一下愛人的腳丫就叫戀足的話，世界上的戀足人群豈不是太龐大了？　　“好了好了，少爺，您別故意氣果果小姐了，她只是因為事發太突然，太慌張了才沒有意識到您不是故意的。”畫兒充當老好人，幫甄英雄和白果這對歡喜冤家化解矛盾，逐一給兩人做着解釋，道：“果果小姐，我能肯定少爺不是有意的，他是因為嚴重的暈船癥狀，所以才……”　　“不會吧？我昨天坐船的時間更長，可沒有這麼嚴重啊。”甄英雄可不想承認自己體質脆弱，這是大男人的本性，不願意在女孩子面前低頭，暈船？這未免太丟人了一點。　　“少爺，這和時間的長短沒有太大關係，暈船就是暈船。”畫兒笑道：“您昨天上的是岸，可現在呢？雖然下了快艇，可您卻還在船上啊，只是坐船的感覺沒有先前那麼明顯罷了……”　　如此一說，甄英雄才反應過來，對啊，這油輪雖然比快艇平穩百倍千倍，但它到底還是一艘船啊。　　其實白果現在早就知道甄英雄不是故意的了，可就是拉不下面子，從被窩裡鑽出來，道：“就算你暈船，那也不應該招呼都不打就撲到我身上，還脫我褲子吧？！”　　甄英雄委屈道：“我都說了很多次了，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沒想到你那麼突然的把門拉開而已，說起來，果果，我才敲門你就把門拉開了，莫非，你一直守在門口等我回來？”　　“我……”白果臉上一紅，居然說不下去了，她可不好意思承認被甄英雄說中了，但大家一看她的表情，也不用她把話說出來了。　　甄英雄回朗朗市去做危險的事情，白果擔心的不得了，知道甄英雄晚上會回來，她根本睡不着，一直悶在房間里看電視，直到方才蘇影將電話打到了她的房間，告訴她甄英雄已經回來了為止，她提着的心才算落下。　　蘇影本來是怕白果睡的太死，甄英雄敲門她會聽不到，所以才打了這樣一個電話，誰知道小白根本沒睡覺，知道甄英雄回來了就立刻躥到了門口，幻想着風塵僕僕的甄英雄見到自己后那深情的一段對望和一個充滿溫馨與愛意的擁抱，想的太入迷了，所以房門一響她就迫不及待的把門拉開，完全忽略了如此一來自己就破壞了那種浪漫的氣氛，這才發生了後面的事情。　　晴天和畫兒並沒有笑話白果，她們和白果的情況也差不多，知道甄英雄夜裡會回來，都無法入睡，否則也不會聽到白果尖叫之後，就立刻從隔壁衝過來了。　　“呵呵，少爺真感動，果果竟然這麼關心我。”甄英雄齷齪的嘟長了嘴巴，笑道：“來，親一個……”　　“誰關心你了？”白果又羞又氣，狠狠的丟向甄英雄一個枕頭，“剛‘親’了我的腳，還吐了那麼多臟東西，誰要給你親啊？！”　　“我漱口了！”　　“滾！不刷二十遍牙齒，休想碰本姑娘！”小白一指浴室，“洗澡去！你身上都什麼味了？不洗澡你別想上床睡覺！”　　甄英雄抬起胳膊嗅了嗅，確實有點汗味，也難怪，雖然中午才和一心一起洗了鴛鴦浴，但下午一痛折騰，又是抓林夕照，又是趕場在小環面前演戲，出了不少汗。　　吹了幾個小時海風，上船之後溫差太大，加上身虛，到現在甄英雄還沒落汗呢，雖然味道不重，但對愛乾淨的女孩子來說，也足以稱的上‘刺鼻’了。　　“有沒有搞錯？果果，我都累成這樣了，明天再洗不成嗎？”甄英雄吐的身體虛脫，都懶得坐起來，更不要說洗澡了，他有一種沾水就會昏倒的感覺。　　“不成！不洗澡你就睡沙發吧！”白果也是好心，她是刑警，過去練習很辛苦，也有累的懶得動的時候，所以她非常清楚，如果這個時候洗個熱水澡再休息，會非常舒服，醒來后也會精神百倍，因此故意擠兌甄英雄，跳下床，將畫兒拉了過去，“畫兒，別回去了，今天你就和我睡一張床吧。”　　小白說罷，還示威似的瞥了一眼甄英雄，那意思再明顯不過了，她不是說笑，你小子不洗澡的話，姑娘連地方都不給你留，讓畫兒占上！　　畫兒也是個愛乾淨的人，當然支持白果了，“是啊少爺，你就去洗個澡吧。”　　“好吧……”甄英雄嘆了口氣，卻氣死人不償命的說道：“那我就睡沙發好了。”　　小白氣的都哆嗦，沒想到甄英雄寧可睡沙發也不去洗澡，將畫兒拉到床上，恨恨的將床頭燈一滅，對甄英雄道：“你去死吧！臟鬼，懶鬼！”　　“果果小姐，少爺是真的累了，我看就算了吧，再說……”晴天嘴裏幫甄英雄求着情，卻已經幫甄英雄從柜子里抱了一床被子出來，明顯的口不對心，似乎巴不得甄英雄睡沙發才好，“少爺這两天那麼辛苦，才回來，身上那點汗味，應該叫男人味才對啊……”　　“晴天，你發花痴啊？”白果沒好氣道：“你喜歡聞就去聞吧，哼！”　　白果哪知道晴天也是一粗神經啊，並沒有看出白果要甄英雄洗澡是出於關心，反而覺得白果太挑剔，不體貼，聽到她這話，正中下懷，晴天將被子蓋到甄英雄身上，坐在甄少爺旁邊，繼續幫甄英雄捋着胸口，轉過頭對白果道：“好啊，那我陪少爺睡沙發好了。”　　“你……”小白見自己的好心被人當成了驢肝肺，快氣炸了，“隨便你們好了，哼！畫兒，關燈睡覺！”　　“哦。”畫兒沒想到氣氛能變的這麼緊張，懦懦的應了一聲。　　這個豪華套房是現代的歐式風格，配的是歐式沙發，比較寬長，雖然兩個人躺擠了一點，但苗條的晴天側過身子枕着甄英雄的肩膀，卻是剛剛好。　　小鳳凰一向膽大包天，更何況是得到白果親口‘批准’的啊，晴天將被子一蓋，一條修長美腿壓到甄英雄小腹上，纖纖小手撫着甄少爺的胸口，本來還怕白果不高興的甄英雄當真是舒服透了，哪捨得讓晴天離開啊？人家可是在幫自己按摩……好久沒碰這丫頭了，胸部，似乎比過去大了一點啊……　　白果見晴天真的和甄英雄一起膩到了沙发上，恨啊，自己白白擔心了一整天，他回來后卻不陪着自己，這叫什麼事啊？更讓小白生氣的是，自己幹嗎非要強硬的逼他洗澡啊？不然，也不會讓晴天那臭丫頭鑽了空子。　　十分鐘過去了，晴天已經停止了按摩，摟着甄英雄的脖子睡着了，畢竟熬了半宿，確實困了。　　十五分鐘過去了，畫兒將白果當成了自己的毛絨玩具熊，從背後抱住白果的腰，貼着她的背，輕輕的打着憨。　　二十分鐘了過去了，彷彿置身漆黑的叢林，被一雙冒着飢餓綠光的眼睛盯住的甄英雄終於忍不住開口，小聲道：“情人老婆，你……能不能別磨牙了？”　　“要你管！這是我睡覺的習慣！”　　“我以前怎麼不知道你有睡覺磨牙的習慣？”　　“因為以前你沒摟別的女人睡覺！色狼！”小白嫉恨道：“你要敢對晴天使壞，我就一槍崩了你！”　　怪不得有一種被當成獵物的感覺呢，敢情那丫頭真的用槍指着自己呢！甄英雄腦門見汗，“不會吧？果果，你身上還戴着槍呢？！”　　“廢話，和你們一群流氓出海，我不戴槍我爸也不同意啊！”小白確實握着槍，瞄着甄英雄呢，但子彈沒有上膛，保險沒有打開，她純屬是有氣沒處撒，蜷在被卧里耍小性呢。　　“是，是嗎？呵，呵呵……老婆你不用擔心，我連褲子都沒脫，怎麼對晴丫頭使壞啊？”甄英雄相信白果不會開槍，但絕對不懷疑她會把槍拽過來砸自己。　　“你的意思是，脫了褲子你就會使壞唄？”小白笑的真冷，甄英雄直打冷戰。　　“哪，哪能啊，我暈船暈的那地方軟軟的……”　　“閉嘴，混蛋！下流！”　　“我說我的胳膊軟軟的，連解褲腰帶的力氣都沒有了，你想哪去了？”甄英雄唏噓道：“咦……呀……，果果，你好下流……”　　“你裝蒜，你明明說的不是胳膊！”　　“那你說，我說的是哪裡？”　　“是……王八蛋，你存心戲弄我？！”　　“更確切的說，我在用語言調戲你……”　　……　　房間里一片黑暗，一對冤家又開始了習以為常的拌嘴，似乎，警花小姐沒有一次能佔到便宜的，偏偏，她樂此不疲。　　一聲長鳴之後，房門被船員敲響，油輪已經進入了朗朗碼頭，黑市拳大賽賽程最緊密的两天終於過去了，第一次的航行終於結束。　　甄少爺覺得自己才睡着就被吵醒了。　　身體情況雖然比昨晚有所好轉，但依然難受，甄英雄換了一身衣服，簡單的洗了把臉，這才在晴天的半攙扶之下走上了甲板，小白還在氣頭上呢，非說甄英雄臟，不肯攙他。　　蘇影和甄天當然知道甄英雄怎麼回事，但別人可就不這麼認為了，例如，風鈴，昨天一天沒看到白果，想去房間找她，結果被晴天攔住，說什麼不太方便。　　一個大男人和一個女人躲在房間里，不方便被外人看到的能是什麼事情？風鈴覺得自己聽懂人情世故的。　　與風鈴有着同樣猜疑的人，還有顏冰，顏冰早上安排人特別注意了一下白果的房間，看到了甄英雄是和三個女人一起出來的，顏冰能怎麼想？　　氣啊，那臭小子為什麼這麼好色，這麼淫亂？！　　既然知道顏冰在船上，若是故意躲着她，反而會讓冰恨天的人懷疑，因為那絕對不是甄英雄的個性，因此，甄英雄故意拖在了後面，就站在甲板上等着顏冰的出現，白果知道甄英雄的意圖，顯得有些緊張。　　小白並沒有見過顏冰，卻知道自己上次險些被她綁架。　　两天的預賽結束，可謂有人歡喜有人悲，只有男女各十六人進入了下一輪，可想被淘汰的人數之多，賠了錢的組織之多了，或者也和賽事的緊密有關係，大多數下船的人都無精打采，哈哧連連。　　甄英雄也一樣，昨天晚上睡不着，現在困的要死，因為暈船，唇白臉青，兩腿打顫，再加上他身邊站着三個同樣顯得睡眠不足的女人，別人很自然把他的癥狀歸結為‘縱慾過度’。　　薄薄的霧氣籠罩着碼頭，現在還不到凌晨六點，油輪甲板上雖然亮着燈光，但天未大亮，能見度很低，雖然碼頭上來迎接眾老大的車子很多，但氣氛使然，還是顯得很安靜，輕輕的浪花拍打出來的響聲掩蓋了那些敗類的嘆息聲。　　無論是被請來掩人耳目的貴客們，還是黑市拳的參与者，都下去的差不多了，船員已經集合到船頭，準備開始清潔甲板了，可還是沒有看到顏冰出來，甄英雄知道，顏冰大概也是在故意迴避甄天和蘇影，所以存心磨蹭到最後才肯下船吧，她並不想看到他們。

# 第419章 都是演技派

　　“還沒有看到人，莫非她們是最先下船的？”畫兒仔細辨認過經過的每一個人，並沒有看到過顏冰從身邊走過。　　甄英雄趴在護攔上看着下面朦朧的汽車的燈光，笑道：“不可能的，我們過來的時候還沒有人下船呢，她肯定還在船上。”　　晴天猜測道：“會不會是看漏了？”　　“不可能。”站在甄英雄另一側的白果靠在護攔上，望着朦朧霧氣中走來的人影，淡淡道：“顏冰長什麼樣子我不知道，但她身邊的殺手太有特點了，就算化成灰我都認得他，他不可能從我身邊混過去。”　　甄英雄知道，白果所說的這個人，就是羅比，她所以如此針對羅比，固然是因為羅比企圖綁架過她，更因為羅比三番五次的唆使愛利絲暗殺甄英雄，相比於其他的殺手，小白對他了解的最多，警察的職業本性決定了她對羅比的敵視，羅比曾經就在她的面前犯罪啊。　　見白果似乎有些緊張，甄英雄故意轉移話題，想讓她的神經鬆弛一些，無力的趴下身子，上本身都探到船身外，好象快死掉似的奄奄一息道：“……呼，不行了，又累又餓，我都快站不住了，球球的，怎麼這船靠了岸，反兒晃的更厲害了？”　　“晃了嗎？”白果疑惑道：“我怎麼沒覺出來？”　　畫兒把甄英雄拉了起來，伸手摸了摸甄英雄的腦門，然後轉過身來又摸了摸自己的，“不發燒啊，少爺，我看您就是昨天晚上休息的不好……”　　一聽畫兒這麼說，小白那刀子一般的鋒利目光立刻鎖向了晴天，晴天心虛啊，趕緊攙住甄英雄的胳膊，說道：“都怪我，少爺，明知道你這两天那麼累，昨晚卻還要賴着和您一起睡，累着您不說，還惹果果小姐生氣了……”　　“啊咳！”晴天話還沒說完呢，就聽到畫兒咳嗽了一聲，小白轉頭一看，畫兒身後幾步遠竟站着四五個人影，白果臉色微微一變，然後故做鎮定的靠到了甄英雄身邊，偷偷拉他的衣角。　　可惜，甄英雄身體疲憊，大腦反映比較遲鈍，而畫兒站在他視覺的死角，咳嗽的又太逼真了，正望着碼頭的晴天和甄英雄都沒聽出來其中有提醒警惕的味道，甄英雄還在安慰晴天呢，“果果怎麼會生氣呢？她就是臉皮薄，看你和我一起睡覺得害羞而已，你看，她不是一直在拉我的衣角，讓我幫她找個台階下呢嗎？”　　誰用你給找我台階啊？！笨蛋，白痴！姑奶奶我是讓你看看身後！小白也轉過身來，一個勁的給甄英雄甩眼神，呶嘴，可甄英雄完全領悟錯了她的意思。　　晴天還低着腦袋在反省自己的錯誤呢，“不，果果小姐怪我也是應該的，昨天晚上我太得意了，居然把少爺壓在了下面，我，我太忘形了，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也沒有考慮到少爺的身體會吃不消，我……我太過分了……”　　“咳、咳咳……！咳咳咳――”　　畫兒捂着胸口，咳嗽的都彎下了腰，神啊，讓晴天和少爺注意到吧，有人已經站在他們的身後了！　　“恩？畫兒，你感冒了？怎麼咳嗽的這麼厲害？”甄英雄知道畫兒的體質和其她小鳳凰相比起來要差很多，所以相對比較關心她，白果見這傢伙終於察覺到了，總算是鬆了口氣。　　“晴天，我怎麼會怪……你呢，沒有，絕對沒有怪……你！”小白幾乎是磨着牙齒在說這話，她的本意是提醒晴天回頭看看，可落到別人眼裡，就變成她其實很在意，非要強迫自己說謊話而已。　　晴天也以為白果口不對心呢，嚇了不輕，下意識的去迴避白果的眼神，這一回頭，呆掉，好在晴天反應夠快，立刻露出一副警惕表情，“你們是什麼人？敢站在這裏偷聽我們講話？！”　　晴天心裏祈禱啊，這些傢伙沒聽到自己和少爺的話吧？如果聽到了，不會聽出什麼來吧？　　晴天一說話，甄英雄也把目光轉了過去，這一看，他嚇的渾身一哆嗦，“顏、顏冰？！”　　白果和畫兒心裏直顫悠，天啊，你老人家平時的警覺性都讓狗叼走了啊？顏冰他們那麼多人站在你身後你居然都沒有察覺到，過去你小子是怎麼躲過那麼多次暗殺的啊？　　甄英雄身後的人，正是顏冰！　　寬檐的帽子沒有擋住表情，一襲黑色風衣，扣子緊系，讓今天的她看起來少了幾分慵懶，多了幾分颯爽英氣，尤其是那白色的絲綢項巾，給人一種女扮男裝后的紳士感覺，當然，前提是在顏冰肯把那頭讓人羡慕的垂到小腿的如瀑長發剪掉。　　黑社會都喜歡穿黑色衣服來襯托自己的身份，顏冰如此穿着，怕也是不想太過引人注目吧。　　此刻的顏冰肩膀微顫，平時只是冷冷的目光現在正爆射出無限的憤怒與殺氣，看的甄英雄心裏發毛，球球的，不愧是影后級別的天才女人，居然將一個被強暴后的貴族女人再次遇到強姦犯后的那種刻骨銘心的恨發揮的淋漓盡致，太逼真了，這種顧做冷靜卻壓抑的憤怒很有尺度的逐步外瀉，肩膀的微微顫抖把她痛苦的壓抑表現的凄楚而入骨，她的嘴角維持着的典雅卻略顯不自然的笑容在強調了身份與修養的同時，又體現出了她內心對罪惡報復慾望極力忍耐的掙扎，高，這女人的演技，真的是高。　　甄少爺哪知道，顏冰根本不是在演戲，而是真的很生氣，她的忍耐不是演給別人看的，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很辛苦的在忍着不讓自己抽死面前的甄英雄。　　顏冰的身後的羅比兩眼發亮，顯得挺興奮，而鈴木優美與張永哲則是一臉警惕，但警惕之中卻難以掩飾一絲幸災樂禍的笑意，顏冰身邊的巧巧恨恨的盯着甄英雄，眼神中滿是失望與幽怨，甄英雄迅速回想自己剛才說過的話，這些傢伙不會聽出什麼了吧？　　“甄英雄，我們又見面了。”顏冰的聲音讓周圍的氣溫又下降了不少，甄英雄忍不住打了個冷戰，這女人的演技太有表現力了，怒而不發，有大家風範，不過甄英雄也從她這話中感覺到，顏冰並沒有在自己與晴天的對話中嗅出什麼危險的味道，不過……晴天剛才都說什麼了啊？甄英雄腦袋有些暈糊，一時回想不起來了，但隱隱感覺着，那是一些很容易被人誤解曲解的話。　　“哎呀呀，我還說是誰呢，這不是冰兒小姐嗎？”甄英雄也沒時間去細想剛才說過什麼，露出一副很輕佻的表情，上下打量了一下顏冰，笑道：“早就知道冰兒小姐也在船上，本來想去拜訪，重溫一下舊情的，誰呈想時間過的這麼快，两天工夫一眨眼就過去了，等我想去拜訪的時候，船已經靠岸了，呵呵，有失禮之處，還請多多包含。”　　甄英雄不去拜訪顏冰，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理解，白果等人知道甄英雄根本不在船上，無法分身，當然不能去拜訪，而羅比認為甄英雄是故意迴避，怕和顏冰接觸會引起鈴木優美的疑心，至於鈴木優美和張永哲，則不認為強暴過顏冰的甄英雄還有膽子登門造訪，因此對他的話並沒有什麼懷疑。　　“有三個美麗風騷的女人陪着，你的時間都花在床上了，當然沒有時間出房間了。”顏冰想到剛才聽到的晴天的話，再看到甄英雄兩腿打軟的萎靡德行，氣就不打一處來，這混蛋到底有沒有認真的和自己較量啊？居然和女人胡鬧，把自己折騰成如此模樣，顏冰說不清楚自己現在的感覺是什麼，總之很不爽，有種生撕了甄英雄和三個女人的慾望，冷冷道：“甄英雄，你怎麼沒死在這幾個騷女人的肚皮上？”　　顏冰居然爆粗口！莫說甄英雄聽的一怔，連羅比和鈴木優美都呆了，一直很注意形象的顏冰竟然罵白果等人是騷女人！顏冰自己都感覺到不可思議，因為這句話說出來之前，她根本沒有去考慮後果，完全是被氣憤燒暈了頭腦，自己到底在氣什麼？　　氣甄英雄背着愛利絲和其她的女人胡來？氣愛利絲喜歡上了他這麼一個荒唐淫亂的小鬼？氣甄英雄不重視和自己的賭約，把時間浪費在了女人身上？或者……自己是在嫉妒，不喜歡他和別的女人親熱？　　顏冰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　　畫兒和晴天是見過顏冰的，但她們知道甄英雄和顏冰的賭約，因此在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必須裝成不認識她的模樣，但白果不同，她雖然沒有見過顏冰，卻見過羅比，因此她表現出來的緊張並不是偽裝出來的，而是發自內心的恐懼，但她怕的也只是羅比，還有昨天比賽中露出兇殘本性的張永哲，對顏冰卻毫無怯懦，只是驚訝於她的美貌，氣質，以及養顏之道，這個應該已經三十八歲的女人，看上去居然和自己差不得太多，那皮膚雪白晶瑩，細嫩的好似吹彈可破，她用的什麼牌子的化妝品？　　白果這反應和甄英雄，一心，畫兒，晴天第一次見到顏冰的時候完全一樣，小白眼角一垂，和他們當初同樣的感慨了一句，愛利絲是傻瓜嗎？這麼年輕的女人冒充她媽她都信啊？我的神啊，那孩子簡直太純潔了，用一句比較流行的網絡術語評價她，就是，很傻，很天真……　　小白正驚艷於顏冰的美貌與氣質，突然聽她罵自己等是‘騷女人’，火利馬就上來了，也難怪，小白畢竟不是義字會的人，雖然知道顏冰精明可怕，但那感覺並不是特別的深刻，因為她對顏冰了解不多，正所謂無知者無畏，再者，真正看到顏冰之後，因為和甄英雄慪氣的顏冰在氣勢上雖然可怕，卻沒有平時冷淡深沉的那種讓人從心裏感到顫慄的神秘感了，她的容貌為她加了太多分數，白果只當她是一個漂亮的囂張女人而已。　　漂亮的女人，總會對比自己更漂亮的女人充滿敵意，大概，這也是女人的一種本能反應吧。　　“你罵誰是騷女人？！”小白要急，畫兒趕緊拉住她，“他死在哪裡關你什麼事？！”　　球球的，你這是幫少爺說話呢嗎？甄英雄真是不知道怎麼評價白果了，就聽顏冰冷冷道：“當然關我的事情，因為，他的命，是我的。”　　重新整理了思緒的顏冰這句話說的異常平淡，卻讓白果感覺到了她那說不清楚的自信與決心，鈴木優美和羅比都是暗爽不已，前者覺得顏冰果然對甄英雄充滿了恨，而後者則是感慨顏冰終於看穿了甄英雄的本質，對他動了殺機。　　小白畢竟年輕，氣勢一餒，竟不知道怎麼反駁，但無恥淫蕩的甄少爺卻覺得這戲演的還是不夠，淡淡一笑，突然走上前一步，抬起胳膊，用食指托起了顏冰尖尖的小下巴！　　甄英雄的動作並不快，而且相當的緩慢，但行為卻比較突然，大膽的讓人意外，誰也沒想到甄英雄居然當眾調戲顏冰！　　鈴木優美手才入懷，晴天那把鋒利的短劍已經架在了她的脖子上，張永哲雖然掏出了槍，卻只能對準甄英雄，動也不敢動，因為，既不擅長開槍，也不擅長打架的畫兒，將槍口頂在了更不擅長這些的顏冰的太陽穴上，就站在顏冰身旁的巧巧也駭的不敢動彈，當然，只有她一個人是裝出來的，她很清楚的知道，甄英雄根本不會殺顏冰，這小子大概又是在做戲給別人看吧。　　小白才當了幾個月的刑警，但好歹經過幾場大案，也許是因為上次被綁架的時候自己扯了甄英雄的後腿，對她產生了某種影響吧，她這次的反應出奇的快。　　白果同樣不知道甄英雄要做什麼，但看到羅比臉上表情一變，她已經兩步跨到了甄英雄前面，羅比的手槍才從懷裡摸出來，白果的槍口就頂在了他的腦門上，固然是因為憤怒的羅比把精力都鎖在了甄英雄身上，白果本身超快反應，也確實出乎了羅比的預料。　　這裏的所有人，包括甄英雄，晴天，畫兒，都沒想到白果的動作如此之快，所有人都覺得白果這個菜鳥刑警，應該是這裏最差勁的一個人了，哪想到她比任何一個人出槍都麻利啊。　　“哦……？警察小姐，不錯嘛，有進步，拿槍的手居然不發抖了。”羅比停下動作，猙獰的看着白果，“你知道用槍指着我的頭會有什麼後果嗎？”　　面對羅比赤裸裸的恐嚇，小白很恐懼，但並沒有因為恐懼而怯懦，而退縮，上次這個混蛋來綁架自己，就是因為自己太沒用，險些害死柳絮，櫻桃，還有甄英雄，當時她就發誓，同樣的事情絕對不能重演，現在，自己竟然用槍口頂住了最可怕的殺手的腦袋，說句實話，小白心裏除了緊張，還挺有點成就感的，“當然知道，你再張嘴說話，我就打攔它，那就是唯一的後果！”　　和不講理的人根本沒有語言溝通的必要了，小白同志也學會黑社會那套嚇唬人的台詞了，羅比心裏感慨啊，這女警察真的墮落了……　　甲板上此時已經沒什麼人了，因此甄英雄等人並沒有引起別人注意，顏冰不知道甄英雄這是什麼意思，看着他湊上來的那張帶着邪笑的臉，顏冰固執的不肯退後一步。　　甄英雄貼到顏冰身前，俯看着她的小臉，輕佻的吹了口氣，顏冰一皺眉，還未開口罵他，就聽他輕輕說道：“我的命是你的嗎？不錯不錯，冰兒小姐，那我就死在你的肚皮上好了……”　　這話無恥而淫蕩，下流又下賤，是絕對的調戲，不過小白同志因為背對着甄英雄，並沒有看到他那足以成為全世界女人公敵的邪惡表情，還以為甄英雄是在存心氣顏冰替自己出氣呢，這傢伙平時就喜歡口花花，低俗的沒德行，說出這種不要臉的話來一點也不奇怪，而且，甄英雄這話，也是針對顏冰先前的嘲諷而發，顏冰罵自己是騷女人，說甄英雄為什麼不死在自己的肚皮上，甄英雄反過來這麼氣她，也就不奇怪了。　　小白不當一回事，不過其他人卻是目瞪口呆啊，因為他們都能看到甄英雄在做什麼，全傻了，羅比甚至氣的渾身哆嗦，都忘了白果還用槍頂着他的腦袋了。　　顏冰的眼睛瞪的大大的，望着近在咫尺的那雙漆黑深邃的眼睛，她不能相信，在這麼多人面前，甄英雄居然……居然在親吻她！　　被甄英雄托着下巴親吻的顏冰腦子里一片空白，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當從驚愕中回過神來之後，她慌亂的一把推開甄英雄，用手背狠擦了兩下嘴巴，還失去形象的啐了一口香唾，又羞又氣啊，在這麼人面前被甄英雄佔便宜，顏冰那高傲的自尊心怎麼能接受的了？　　“甄――英――雄――”顏冰幾乎是磨着牙齒在說話，她覺得自己快要爆炸了。　　“怎麼了？是不是願意要我死在你肚皮上了？”　　“我一定要殺了你！”顏冰再也忍不住了，一巴掌掄向了甄英雄，甄少爺很輕鬆的抓到了顏冰的手腕。　　“一個耳光可是殺不死我的，冰兒小姐，你好象沒有什麼力氣呢，難道是沒吃早飯的緣故？”甄英雄笑道：“剛好，我們幾個也沒吃呢，如果方便的話，我們一起吃個早餐吧，我今天很有食慾哦……”　　甄英雄說罷，還存心伸出舌頭在嘴唇上舔了舔，是個人就明白他的意思，他想吃的不是早餐，而是顏冰。　　顏冰現在已經清醒了一點，明白了甄英雄的意圖，這小子是故意輕薄自己給鈴木優美看的，讓她更加堅信自己和他之間的仇恨，那個吻確實很有說服力。　　顏冰卻不知道，甄英雄雖然是這個目的，但親吻她卻是臨時決定的，假如白果不是背對着自己的話，借他倆膽他也不敢啊。　　“甄英雄，我們走着瞧！”　　“我們就不能坐着或者躺着嗎？”　　“我早晚讓你躺下。”顏冰惡狠狠道：“並且再也站不起來！”　　甄英雄繼續將淫蕩進行到底，“如果是躺在你的肚皮上，我不站起來也沒關係。”　　如果不是知道甄英雄是故意演戲，晴天和畫兒非臊死不可，少爺真是太沒品了，就算是沒看到甄英雄親吻顏冰的白果，也覺得這小子下流到不可救藥了。　　顏冰是真不敢說話了，冷哼一聲，拂袖而去，身體輕盈的她腳步聲幾乎能媲美大象，可想她有多生氣了，即便明知道甄英雄演戲，可是鬥嘴斗不過他，又被他偷吻，顏冰這火還是大了去了。　　顏冰一走，畫兒就收起了槍，而巧巧，鈴木優美，張永哲則各用一種眼光瞥了甄少爺一眼，快步跟上了顏冰，他們的目光讓甄英雄很享受，作為僅次於嘴巴的感情表達器官，眼睛並不善於說謊，甄英雄知道，自己的目的達到了。　　羅比也收起槍，對白果冷笑道：“警察小姐，你的槍是用來殺人的，還是用來保護人的？”　　白果放下胳膊，不讓道：“殺壞人，保護好人，辭職之前我還沒有忘記自己是個警察，今天那女人說過的話我可以當做沒聽到，但以後再被我撞到，你們就等着吃牢飯吧。”　　“如此說來，在你眼中，你身後的傢伙是個好人嘍？”羅比不屑的一笑，朝着甄英雄走去，“警察小姐，我們來打個賭吧。”　　白果一怔，因為緊張之後突然放鬆了神經，她的精力有些散渙，不經意的接口道：“賭什麼？”　　羅比筆在甄英雄身邊停下腳步，與他對望着，露出一個既難看又恐怖的笑容，低沉的聲音有些嘶啞，淡淡的腔調讓人毛骨悚然，“在你殺了我這個壞人之前，我會先殺掉你保護的這個‘好人’。”　　殺氣似乎能彈開霧氣一般，空氣都變的稀薄，白果呆了，甄英雄卻笑了，對面目猙獰的羅比伸出了拳頭，然後，大拇指向下猛然一垂，“羅比‘大姐’，你輸定了……！”　　面對赤裸裸的威脅，甄英雄仍然沒有忘記譏諷羅比，羅比眼中閃過一道怨恨，卻沒有搭理甄英雄，大概也知道和甄英雄鬥嘴只有吃虧受氣的份吧，乾脆把他當成了透明人，轉身而去，邊走邊道：“警察小姐，下次若有機會對準我的腦袋，記得打開手槍的保險，不要讓我贏的太輕鬆了……”　　“誒……？”小白低頭一看手裡的槍，那臉啊，紅一陣紫一陣的，甄英雄，晴天，畫兒，不禁相繼苦笑，說到底，小白終究是經驗不夠啊。　　跟在顏冰等人後面下了船來，就看到顏冰鑽進了一輛黑色的雪佛蘭總統級豪華商務車，只有巧巧陪同，其他人則分別上了另外兩輛轎車，甄英雄左右張望了一眼，立刻找到了停在不遠處的自己的‘七星瓢蟲’，戴着帽子的闌度正朝自己揮着手。　　愛利絲，應該看到顏冰了吧？　　甄英雄對闌度點了點頭，然後對白果道：“果果，你和畫兒坐那輛車先回漢宮，我還有點事情，隨後就回去。”　　白果沒有問甄英雄要去做什麼，因為涉及到義字會內部的問題，自己一個警察始終不好參与，“哦，那你快點回來啊，不舒服就得好好休息，不要到處亂跑了。”　　甄英雄笑道：“你怎麼把我說的和孩子似的？”　　“你有時候就是和孩子一樣，比如剛才，誰讓你替到答應和那個變態的賭約了？”白果輕輕一捶甄英雄的胸口，道：“還有，你昨天都做過什麼還沒有和我好好交代呢，好孩子是不可以說謊的，不然，哼哼，要打屁股。”　　“真的要打屁股？”甄英雄露出了一個嚮往無限的表情，感慨道：“你這不是逼我說謊嗎？用脫褲子嗎？”　　“滾！”小白真沒想到甄英雄臉皮能這麼厚，自己想對他溫柔點都不行，看來這輩子和他的相處之道，只能在打打鬧鬧中度過了，不過……這種感覺也不錯啊。　　“是，老婆大人，我立刻就滾。”甄英雄嘿嘿一笑，帶着晴天離開了，轉過身的甄英雄表情立刻板了起來，因為，他知道，一個很嚴肅的氣氛在等着他。　　望着甄英雄的背影，白果嘆了口氣，喃喃道：“如果……我再有用一點，能幫上忙就好了，即便沒有那個賭約，我也要保護他……”　　“恩？果果小姐，您說什麼？”　　“哦，沒什麼。”白果回過神來，拉着畫兒朝闌度走去，“那傢伙還沒吃早晚呢，我們先回去給他準備點好吃的吧。”　　“恩？老爹，蘇阿姨，怎麼了？”甄英雄找到了正等在停車場出口的甄天等人，裝糊塗道：“怎麼大家的表情都這麼沉重啊？”　　蘇影望了一眼陸天明和殷仁，肚子里暗罵甄英雄會裝孫子，卻見甄天更會裝的說道：“英雄，剛才過來接我們的人說，全長老的兒子昨天出了車禍，似乎傷的不輕，全長老已經趕去醫院了，我們也要過去看看，你帶着你姐姐回漢宮吧。”　　“全叔叔出車禍了？！”　　無論是甄天，蘇影，木子華，項嘯鳴，還是站的更遠一些的甄三國，韓慧恩，藍涯，微兒，都不禁感慨甄少爺裝孫子的演技之高，就好象甄英雄剛才佩服顏冰的‘演技’一般，現在他也成了被人佩服的對象，真虛偽啊……全興根本就是被你給整慘的！　　不過，木子華總算能鬆了口氣，他這两天一直在擔心，生怕一下船就聽到三個老兄弟的兒子非死即殘，現在知道只有全興一個人出事，而且生命無危，真是從心裏感謝甄英雄手下留情啊，當然，這些人還不知道全興到底傷成什麼樣子，不然木子華肯定不會覺得甄英雄留了手。　　甄英雄在陸，殷兩位長老面前是不得不裝啊，這三位長老並不知道兒子出賣義字會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話，就用這樣一個謊言，將真相永遠的隱瞞下去吧，“那我也去醫院吧。”　　“不行。”甄天的演技也不遜色於甄英雄，“你姐姐打了两天的比賽早就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下一輪比賽開始就會牽扯到很多組織的利益，所以很多人都想對她不利，你必須要保護她，再說，這麼多人去醫院，哪是去看望病人，根本是存心折磨人啊。”

# 第420章 四舍五入法

　　甄天雖然知道全興的‘車禍’是甄英雄的手筆，卻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麼，怕全興見到甄英雄後會露出什麼讓人懷疑的反應，所以才要甄英雄返回漢宮，而且理由也很充分，比起全興來，甄英雄的確更在意三國的安全，畢竟，甄英雄與全興之間並不熟悉。　　一旁的陸天明也道：“是啊，英雄，這两天下來，你也累了，就聽你爸的，先回漢宮吧。”　　陸老頭說話的時候瞄了一眼晴天，顧名思義，你小子是把體力都浪費在女人身上了啊，看你純白面青，不休息休息的話你早晚也得住院！　　陸天明的話一說出來，對面的甄三國就開始咬牙切齒了，甄英雄昨天晚上就上了船，可一直沒來找自己，三國有氣啊，而且，看到甄英雄現在這副軟腳蝦的德行，她顯然和陸老頭想到一起去了，這臭小子昨天晚上回來之後肯定是和白果晴天她們做那種事情來着！　　最終，甄英雄假裝出來的熱心被否決，與甄三國和韓慧恩等人一道回了漢宮，三國似乎故意和甄英雄慪氣，甄英雄幾次找話題和她說話，都被她的冷哼給扼殺了，甄少爺這個鬱悶啊。　　和白果一樣，三國也擔心了整整一天，結果這臭小子回來之後連個招呼都不和自己打，只顧得和白果她們‘親熱’，三國怎麼能不生氣？她可是整整一夜沒合眼，坐在床上一直等到船靠岸啊。　　女人的嫉妒心是很可怕的，三國很怕甄英雄被別的女人搶走，而昨天晚上甄英雄不去看她，被她理解為了甄英雄在主觀選擇上把她擺在了白果的後面，三國的心就向在暴風雨中掙扎在大海上的一恭弘=叶 恭弘小舟，完全找不到平衡的感覺，把甄英雄看成真英雄的她，從來沒想過，偉大的甄少爺也有暈船倒塌的狼狽時候。　　韓慧恩等人的精神也不太好，這两天預賽賽程緊，休息時間表錯亂，精神，體力都幾乎透支，他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回到舒服的房間睡一個可以自然醒的回籠覺。　　吃過早飯以後已經八點了，雖然甄英雄很想立刻睡上一覺，卻還是先給林驍勇打了個電話，問了一下小環等幾個丫頭的情況，林驍勇的人一直在監視着三長老家的一舉一動，知道的很清楚。　　全興的手術很晚才做完，他的妻子一直守在醫院里，早上給小環打了個電話，隱瞞了全興的真實情況，要小環正常上學了，而小君和小蟬根本不曉得發生了什麼，正常生活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甄英雄鬆了口氣，這才回到天堂閣睡覺，他這次的暈船癥狀十分嚴重，卻不想，如此一來更得罪了三國，那丫頭忍着乏乏的困意，一直在房間里等着甄英雄過去道歉呢，哪想到甄英雄早就趴在床上死過去了啊。　　失望的人不止三國一個，愛利絲也等了很久不見甄英雄過來找她，有很多話想說，想問的她走進甄英雄的房間，卻見他已經疲憊的睡着了，幽幽的嘆了口氣，又悄悄的退了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間，繼續編織着那條紅色的圍脖。　　甄英雄覺得鼻子痒痒的，好象有人在用什麼東西搔自己的鼻孔，打了個大噴嚏，美夢被驚醒了不說，還被噴的煙消雲散，連夢到了什麼都記不得了。　　“呦……”　　聽到身邊傳來一聲響動，甄英雄雖然眼睛還未睜開，人也迷迷糊糊的，但身體出於本能的反射，伸手一抓，就聽到“哎呀……”一聲。　　入手處如絲般順滑，如錦緞一般輕柔，甄英雄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就看到一張極為不自然的俏臉正對着自己傻笑，“姐，姐夫，你拽的我頭髮好痛……”　　“頭髮會感覺到痛嗎？”甄英雄看到小公主出現在自己的床上，立刻就明白自己為什麼會打噴嚏了，這丫頭用發稍搔自己的鼻子來着，過去同居的時候她沒少干這種事情。　　“頭髮當然不會疼了，但是，頭皮很疼的。”小公主偽善的笑道：“其實人家不是要戲弄你，而是過來喊你起床吃飯的。”　　“信你才怪。”甄英雄鬆開了手，艾愛立刻寶貝似的用手順了順長發，甄少爺一看艾愛的打扮，疑問道：“你今天沒上學嗎？”　　艾愛穿的不是校服，而是一身很休閑的衣服，緊身的長袖體恤，褲腿收口的綢制面料運動褲，聽甄英雄如此一問，盤腿坐在床上的小公主皺眉道：“姐夫，你還是先洗個澡清醒清醒吧，我不是都說了嗎？我是過來喊你起床吃飯的，現在是中午，我當然要回來了。”　　“你才需要清醒呢。”只穿了一條大內褲的甄英雄在被窩裡強迫支挺起來的部位垂下去，這才從床上蹭下來，道：“你以前不是在學校吃午飯的嗎？再說，課程時間表已經換成秋冬季節的了，沒有午休時間，你哪有工夫回來吃飯啊？”　　“HOHO……”小公主怪笑一聲，“姐夫老師還記得課程時間表呢，真了不起啊，不過，你肯定不知道吧，本小公主不是回來吃飯的，而是……”　　“而是什麼？”　　艾愛突然一臉的喪氣相，“我被停課了，年級主任罰我回家反省錯誤，然後，把上周末留下的功課做完……”　　甄英雄算服了艾愛了，一臉的‘孺子不可教也’，“你個死丫頭又沒做作業？！”　　“這不怨我。”小愛小臉一抬，理直氣壯道：“要怨就得怨姐夫你！”　　甄英雄一怔，“怨我？！”　　“當然了，人家前天想你，和姐姐們一起去別墅等你，結果把課本什麼的落在漢宮了，你說昨天晚上回別墅的，結果害我等了一天，把寫作業的時間都白白的浪費掉了……”　　球球的，你個死丫頭自己不做作業，還敢埋怨我啊？甄英雄眉頭跳了跳，單手掐腰，顛着腳，歪着頭，擺了個很痞的架勢，“倒霉鬼，你屁股痒痒是吧？”　　一聽這話，艾愛奸奸一笑，在床上站起，似乎在和甄英雄PK一般，對甄英雄一撅小屁股，擺了一個很女人，很誘人的POSS，左手摸着自己的臉蛋，右手拍了拍渾圓的小屁股蛋，嗲嗲道：“姐夫……，你忘了嗎？人家昨天在別墅等你，就是因為你說晚上會回別墅打人家的小屁股啊……”　　甄英雄這汗啊，簌簌的流，碰上艾愛這即狡猾又厚臉皮的丫頭，他發現自己束手無策，這倒霉鬼口舌功夫比自己猶有過之啊，昨天出門之前，自己好象是說過那話，沒想到今天成了她不寫作業被學校處罰的借口。　　和艾愛亮POSS，那是一分勝算都沒有的，甄英雄嘆了口氣，道：“你的意思是，你沒寫作業責任在我嘍？”　　“當然啦，我也有一定的不對，可主要責任還是在姐夫你。”艾愛站直了身子，拍了拍甄英雄的肩膀，學着他的樣子嘆了口氣，語重心長道：“姐夫，你的責任心太差勁了，做為一個老師，你長時間的曠工怠工才是我被處罰的主要原因……”　　甄英雄確實心裏有些愧疚，雖然他這班主任形同虛設，但多少有點大男人的責任心，“我不是早就說過在這方面你不許學我了嗎？我是有特殊原因才去當老師的……”　　“為了泡我姐姐，我知道。”小愛絲毫不顧及甄英雄的面子，道：“其實我姐也沒資格嫌你是黑社會，誰讓我們的媽就是一黑老大呢？姐夫，我被罰，不是因為我繼承了你的陋習，而是你這個陋習連累了我。”　　甄英雄更暈了，“你的意思是我沒去學校，所以連累你被罰？為什麼？”　　“除了教體育的孫小月，學校里的老師都很怕你啊，你要是經常去學校，那幾個臭科任老師怎麼敢去教導處告我的狀，那個死地中海腦袋的老頭子主任又怎麼可能敢罰本小美女回家思過啊？”艾愛好象沒看到甄英雄那張陰的難看的臉，還非常的大都，很寬容的給了甄英雄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道：“姐夫，你想不想彌補你的錯誤啊？這樣吧，明天你就代替我姐，用家長的身份到學校和地中海交流交流……”　　敢情，你這倒霉鬼還被罰叫家長了啊……　　甄英雄被氣的都哆嗦，老師家訪並不希奇，但艾愛同學卻是被學校像法院傳喚犯人一般的傳喚家長，可想她的問題特殊性了，絕對不止是沒寫作業這麼簡單，“小愛，其實，姐夫現在就想彌補我的錯誤，來，讓姐夫抱抱，你受委屈了，讓姐夫好好的疼……疼……你……”　　艾愛這才發現甄英雄兩眼冒邪光，意識到不太安全的她剛向後挪了一步，就被甄英雄抱住了雙腿，艾愛絕對不相信甄英雄這是‘愛的擁抱’，笑的不太自然道：“呵，呵呵，姐夫，你，你要怎麼疼我啊？你以前，好象沒主動抱過我……”　　“所以姐夫才說我以前錯了……”甄英雄右手摟着艾愛的兩條大腿，臉緊緊的貼到她的小腹上，就好象即將做爸爸的幸福男人在傾聽着新婚小妻子腹中的動靜一般，那感覺很奇妙，很溫馨。　　左手摸到了艾愛的小屁股上，不輕不重的一掐，小愛怪怪的哼了一聲，小臉染了一抹淺紅，就聽甄少爺用帶着磁性的聲音動情的說道：“我家小愛這麼可愛，我真的應該經常抱你，疼……你的，對了，你好象和你姐說過，小姨子有一半是姐夫的吧？”　　小愛兩條腿被甄英雄摟着，又站在柔軟的床上，本就難以掌握身體的平衡，甄英雄再掐揉着她的小屁股，如果不雙手按着甄英雄的頭，小愛總覺得自己會從床上掉下去，小屁股上的感覺讓她既熟悉又陌生，很是怪異，但也有一點點舒服，尤其是聽到甄英雄的問話之後，心裏湧出的幸福與期待，幾乎把她融化，兩條腿似乎都用不上力氣了。　　艾愛以為甄英雄終於接受自己了呢，趕忙道：“不是一半，姐夫，小姨子全部都是姐夫你的……”　　“不要全部，你自己留一半，我只要一半就行……”甄英雄的話說的小愛一怔，就見他突然抬頭，露出一個惡魔般的笑容，猛的向後退了半步，站在床邊的小艾身體失去平衡，尖叫着向前栽去，剛好趴在甄英雄的肩膀上，甄少爺摟着小愛的腿，將她扛在肩膀上，一邊顛身子一邊拍打她的小屁股，“臭丫頭，我就要你下半拉身子，把你的屁股當沙包，天天練拳頭，讓你這死丫頭不學好，成天想着玩！”　　“啊呀……姐、姐夫……要死了……我要死了……”　　因為甄英雄故意顛身子，肩膀不停的頂着小愛的小腹，這丫頭根本說不出整話來，甄英雄氣道：“我現在就彌補昨天犯下的錯誤，昨天忘了打你屁股，今天補上！讓你和我窮矯情！”　　“我……我錯了……姐夫，啊，放，放我下來吧，我真的知道錯了……”　　甄英雄也怕把艾愛整的太痛，聽她認錯，恨恨的將她丟倒床上，沒好氣道：“你錯在哪了？”　　小愛方才被頂的口水都流出來了，用袖子擦了擦，裝可憐似的咬着食指，眼淚汪汪的望着甄英雄，小臉微紅，怯怯的細聲道：“我不該要你代替我的家長去學校挨批……”　　甄英雄哼了一聲，“死丫頭，你總算還有救，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了！”　　“是啊是啊。”艾愛從床上彈起來，得意的笑道：“老公怎麼可能是老婆的家長啊……”　　“對嘛，老公怎麼可能是老婆的家……什麼？！”甄英雄才醒過味來，艾愛已經撲了過來，甄英雄措不及防，被艾愛纏到了身上，小公主雙腿盤住了甄英雄的腰，甄英雄的雙臂也被夾住，動彈不得，艾愛摟着他的脖子，照着他的嘴巴就是狠狠的一個吻。　　“姐夫，剛才你可親口說要我了，不能反悔啊，你是男人！”艾愛這叫一個得意，哪裡有一點懺悔的意思啊。　　甄英雄企圖掙脫小公主，急道：“死丫頭，你說什麼呢？！”　　艾愛笑道：“我什麼也沒說，都是姐夫你自己說的，不是你說要了我的下半身嗎？我腿長，身材絕對符合黃金分割比例，黃金分割點零點六一八比一，你要我了多一半，再用個四舍五入法，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就是你的了。”　　黃金分割？四舍五入？這都是什麼和什麼啊？甄英雄有點跟不上艾愛講歪理的節奏了。　　“哎呀呀，姐夫，幸好你沒要我上半身啊，不然的話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好了呢。”艾愛懂得見好就收，立刻轉移話題，道：“對了姐夫，我是來叫你吃飯的，你趕緊洗個澡吧，我姐她們都等着你呢，你身上都什麼味了？切，怪不得都叫你們‘臭男人’呢，還真夠臭的，唉，真讓人操心，你幾天沒洗頭了？頭髮都粘成綹了，油腥腥的臟死了，多洗兩遍啊，學學本小美女，看咱着頭髮……”　　艾愛從甄英雄身上下來，炫耀似的一甩如綢緞一般的長發，發香瀰漫，美麗與帥氣兼備，小公主最擅長的就是擺POSS和臭顯擺了，剛和甄英雄‘確立’了關係，就開始用‘甄太太’的口吻說話了。　　見甄英雄似乎醒過味來，似乎要張口說話，艾愛趕緊又堵了他一句，“對了對了，我媽媽說要你吃過飯去一躺甄叔叔的辦公室，說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姐夫，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啊？”　　甄英雄一怔，雖然知道艾愛是在故意轉移話題，卻還是嚴肅了起來，“沒什麼，小孩子不要問這些。”　　“誰是小孩子？”艾愛不服氣的一挺小胸脯，“我哪裡小了？！前凸后翹，就我這身材，比我姐還成熟呢！你知道現在有多少春心萌動的傢伙追我嗎？虧本小美女對你這麼痴情，你居然把我當孩子……難道，姐夫你喜歡乳牛型的女人？怪不得你看小環比看我的時候都多呢，哼，咪咪太大有什麼好？不知道地球有地心引力嗎？咪咪越大，下垂之後越難看，姐夫，你看看我的，大小適中，盈盈一握，這才是真正完美的胸脯呢……”　　艾愛羅嗦了半天，無論語氣還是表情早把她給賣了，她其實很羡慕小環那個小波霸的。　　提到小環，甄英雄表情微微一變，他也不曉得心裏為什麼總有一種不太安寧的悸動，似乎是某種本能讓自己非常在乎那個丫頭，甄英雄卻也無法說出這種感覺的來源與根據，“小愛，小環今天又什麼異常嗎？”　　“切，你還來勁了不是？姐夫，你是不是在考驗我會不會吃醋啊？”艾愛見自己一提小環，甄英雄就如此上心，心裏確實不太舒服，但她還是回答道：“說起來，小環今天確實不太對勁啊，整整一個上午，她都在望着窗外發獃，放學的時候她招呼都沒打就一個人跑出去了，不知道干什麼去了，手機都不開……”　　“大概，是去醫院看他爸爸了吧，他爸出了點意外，現在還躺在醫院里呢。”甄英雄心裏苦笑一聲，這才對小愛擺擺手，朝浴室走去，“倒霉鬼，告訴你姐她們，吃飯不用等我。”　　“哦。”小愛知道甄英雄是去洗澡，應了一聲，然後好奇的問道：“小環的爸爸出了意外啊，難怪她無精打採的呢，姐夫，你怎麼知道她爸爸出意外了啊？是什麼意外？”　　“好象，是車禍吧。”甄英雄沒有回頭，淡淡道：“不遵守規則的人，早晚會出事的……”　　小愛以為甄英雄的意思是說全興違反了交通規則，這才釀成了車禍，不以為然的點了點頭，擔心的卻不是全興，而是小環，畢竟，她見都沒見過全興，只怕小環太傷心了。　　走進浴室的甄英雄卻嘆了口氣，“球球的，少爺真是厭倦了這種規則啊……”　　想的太多，心情就會受到影響，甄英雄狠狠的撓了撓頭，迫使自己不要去胡思亂想，“誒？頭髮真的粘成綹了，不會吧，少爺昨天中午才洗過頭啊……”　　甄英雄舔了一下手指，連忙吐出舌頭噴了幾口唾沫，“苦死了，味道確實夠難聞的，少爺這是沾的什麼啊？煤灰嗎？難道是昨天在廢棄化工廠沾到的？”　　甄英雄的手指上，粘着一點黑色的粉末狀物質，這正是已經乾澀了的那點巧克力奶油，因為沾過汗水的緣故，原來的味道已經全然不在，甄英雄在大腿上擦了擦手指，擰開了蓮蓬，溫熱適中的水簾帶着濃濃的霧氣噴洒下來。　　甄英雄並沒有察覺，那個苦苦味道的黑色粉粒，原本竟是香甜美味的奶油。　　三國還沒有起床，也難怪，本以為甄英雄回到漢宮后肯定會去找她道歉的，結果乾等了兩個多鐘頭，不知不覺中就睡着了，漢宮裡的人都知道，大公主睡覺一向是自然醒，即便是吃飯也沒有人敢去叫醒她，三國昨天就一夜未睡，這一覺，能在晚飯之前醒過來就不錯了。　　一心和甜甜看到甄英雄無恙，自然高興，大家都很有默契的不問甄英雄昨天去做了什麼事情，吃過飯後，一心和甜甜就趕去電視台開會了，安家姐妹陪同。　　薛雪帶着櫻桃去醫院給柳絮和鈴鐺送飯了，還未回來，愛利絲不知什麼原因，並沒有出來吃飯，甄英雄本想先去看看她的，可是項嘯鳴已經過來請他了，據說，蘇影已經等的不耐煩了。　　昨天，施施因為找不到幫忙給小公主寫作業的‘槍手’，孤軍奮戰，終因勢單力薄而作戰失敗，和櫻桃，樂樂，以及樂樂的媽媽甄敏一起吃火鍋的時候忘形的喝了兩杯啤酒，結果一覺醒來已經天亮了，這才讓小公主被罰回家思過。　　小公主有一大堆的功課要做，根本沒有時間纏着甄英雄，吃過飯之後就拉着畫兒回月宮閣了，顯然是要畫兒幫她做功課。　　甄英雄來到甄天的辦公室，一進門就被蘇影冷嘲熱諷道：“小鬼，你腕兒不小，讓我們這麼多人等你一個，怎麼，敲別人腿骨的時候太用力，把腰閃了，所以行動不便？”　　“哪有很多人？不就是你們幾個嗎？”甄英雄訕訕一笑，坐到沙发上，道：“我這身子骨確實不比蘇蘇阿姨你，同樣昨晚沒休息，您這四十多歲的人都盯的住，我這二十齣頭的小伙子卻不盯了……”　　“你小子想我幫你鬆鬆骨頭是不是啊？”蘇影最恨的就是甄英雄不時的提醒她自己的年齡，自從二十五歲以後，蘇影每年過生日，蛋糕上都只插一根蠟燭，可見她對真實年齡的恐懼了。　　“鬆鬆肌肉還行，骨頭就不用了。”甄英雄笑道：“等我到了蘇蘇阿姨您這個年齡，骨頭自然就鬆了。”　　蘇影被甄英雄氣的七竅生煙啊，“小鬼，你想死嗎？”　　“我還年輕，沒考慮過這個問題……”　　“你什麼意思？”　　“如果我能活到六十歲，那我怎麼也得過了四十再考慮這些問題吧？話說這兩年不光活人住的房子可勁的漲價，死人住的墓地也是價格飛升，現在買一塊墓地，得比二十年以後再買省多少錢啊？放心，蘇蘇阿姨，咱們這關係擺在這裏呢，到時候我給你打個八折……”　　“誰要買那東西啦？！”　　甄天哪能看不出來甄英雄是故意的啊，他也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這麼喜歡氣蘇影，而且每次都能把蘇影氣的半死，連忙開口道：“好了，英雄，不要老和你蘇蘇阿姨開玩笑。”　　蘇影恨恨的坐到甄英雄對面，目光要是能殺人，甄英雄已經被分屍百八十塊了。　　甄英雄戲弄蘇影，說穿了就是記仇，他剛從小公主那吃了虧過來，在她媽媽這裏找平衡呢，想當初第一次和蘇影見面，就被這女人擺了一道，還強硬的將小公主塞給自己照顧，結果讓那掃把星賴上自己了，罪魁禍首就是這個不會教女兒，也不會寵女兒的蘇影，甄英雄不氣她氣誰啊？　　甄英雄看了一眼坐在酒櫃前喝着紅酒的木子華，有點不解，木老鬼的心情好象很差啊，本以為他知道自己並沒有對那三個混蛋東西趕盡殺絕會釋然一些，可現在看起來，他的臉色比早上聽說全興住院的時候還要差，這是為什麼？　　甄英雄試探性的問道：“全大少爺的情況怎麼樣了？手術還成功嗎？”　　木子華放下酒杯，苦笑道：“受了那樣的傷，手術無所謂成功不成功吧？”　　“老鬼，我聽你這話，似乎對我的做法很不滿意啊。”甄英雄有些受不了木子華說話的語氣和態度，他故意迴避着目光，不望向自己，好象自己是可怕的魔鬼或者某種骯髒的存在，又或者，他怕他會露出一種敵視的兇殘的目光。　　木子華只是低着頭，表情黯然的用鼻子哼笑了一聲，並未說話，可這比直接的語言攻擊還讓甄英雄覺得憋屈，這老鬼在鬧彆扭嗎？他的態度無疑是默認了剛才的話啊。　　“你覺得我做的過分了，是嗎？”甄英雄的聲音冷冷的，甄天，蘇影，項嘯鳴，都感覺到甄英雄的異樣了，同時也同樣不解，甄英雄過去是不會如此簡單就生氣的，今天這是怎麼了？　　木子華怎麼會感覺不到甄英雄態度上的變化呢，又是一聲苦笑，還是不去看甄英雄，說出來的話自然就顯得虛偽，敷衍，“不，你做的不算太過分，只傷了全興一個人，對不起的也只有全浩而已……”　　木子華這話一出口，甄英雄表情一窒，怒火爆發性的燃燒而起，還未說話，蘇影卻先急了，“木子華，你放什麼屁呢？！”　　這一喊嚇了所有人一跳，連甄英雄都呆了。　　蘇影雖然常和甄英雄鬥氣，但從未真的發過飆，此時猛的一拍桌子，有些神遊外物木子華渾身一哆嗦，彷彿才回過神來，就聽蘇影厲聲質問道：“不算太過分？你的意思是這小鬼做的還是過分了嗎？對不起全浩？木子華，即便你是在感情用事，也把感情表錯方向了，你真的老了，老的應該去死了！”　　雖然甄天，項嘯鳴在聽到木子華的話之後也非常不滿，但還是沒想到蘇影的反應會這麼大，而且罵的這麼狠，尤其是，甄英雄才氣過她，她此刻卻在極力維護甄英雄。

# 第421章 可愛的小貓

　　“你說他打殘了全興就是對不起全浩，我倒要問問你，如果全興那狼崽子計謀得逞，那種結果是我們付出兩塊膝蓋骨就能挽回的嗎？！”蘇影瞪着木子華，怒斥道：“你和全浩是患難與共的兄弟，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和他的兄弟情能阻止全興的野心嗎？”　　木子華道：“我沒有那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木子華有點底氣不足，目光閃爍，不敢去看任何一個人，“想要阻止全興，不打斷他的腿，也有其他的辦法吧，畢竟，他爸爸已經為義字會丟了一條腿……”　　“木子華，你已經無葯可救了，離開義字會太久，你不但忘了殺手的本性，還變成了一個感情豐富的白痴，連什麼才是保護人都搞不清楚了。”蘇影冷冷道：“有別的辦法？那怎麼沒見你提出來？两天時間里要制伏四個人，其中還包括朱雀堂的堂主，這需要承擔多大的風險？不打斷全興的腿，陸，殷兩個混蛋會老實的聽話嗎？我雖然不待見這個小鬼，卻也知道，一個失手，這小鬼就會把命丟掉，他就這麼不值錢？為了保護義字會，保護你，我，保護我們這些人，只是敲斷了一個叛徒的腿，還要接受你的指責，就因為你和叛徒的爸爸是兄弟？木子華，你的兄弟情和一群人的性命，哪個重要？！”　　木子華其實也明白這些，但是，他同樣理解失去兒子的痛苦，他覺得自己愧對全浩，又因為太過信任甄英雄，覺得他有其他辦法可以讓全興俯首，因此覺得他打碎全興的膝蓋骨，做的太絕了，對他有一分牽連的抱怨，此刻被蘇影一通喝罵，他終於清醒了一些。　　“人，都要為自己做過的事情負責任，做錯事就要受到懲罰，全興還活着，陸萬古和殷立志頭髮也沒少一根，木子華，摸着自己的心窩想想，到底是誰太過分了。”蘇影不再去看木子華，端起茶杯，淡淡道：“好好的想一想誰才是最值得你同情和可憐的人吧，如果你是某個小鬼，要去承擔這一切，而且不得不做些違背良心的事情的時候，你就能體會到了，並不是只有失去膝蓋骨的混蛋才是最痛苦的，那個承擔著你指責，背負着所有危險的小鬼才是最可悲的人，因為他沒有你想的那麼完美，雖然我不願意承認，但他畢竟還是個人，想要保護一些人的時候，勢必要傷害到那些居心叵測的傢伙，我不認為這是錯誤的。”　　木子華不自覺的將目光望向了甄英雄，愕然片刻，眼中滿是慚愧。　　想說的話都被蘇影一個人說完了，甄天只有乾笑，而甄英雄也不需再和木子華解釋什麼，方才那種被冤枉的爛心情也因為蘇影的一番話而好轉，他不知道蘇影為什麼這麼幫他說話，但很高興蘇影可以理解他的難處與苦處，很多事情，甄英雄並不是因為喜歡做而做，而是被迫如此，木子華對他的信任在個人感情因素的影響下成了不合理的，不考慮難度的要求，完全沒有體諒到他的心情和壓力，所以甄英雄才會被他的一句話一個表情所激怒。　　為了緩解氣氛，甄英雄笑道：“蘇蘇阿姨這話里有刺啊，我怎麼聽怎麼覺得你是在可憐我啊，我真的那麼可憐嗎？”　　“你別誤會，我只是實話實說而已。”蘇影臉上一紅，道：“我膩味你是我膩味你，但我還分的清楚公與私，你剛才罵我的事情我還沒忘呢，等談完正事我再和你算帳。”　　其實蘇影所以幫甄英雄說話，固然是因為她體諒甄英雄，也是出於一種護犢子的心理，別說甄英雄有理，就算他沒理，蘇影也會幫他出頭說話，他不單是甄天的兒子，還是自己女兒喜歡的人。　　“呵呵，是嗎？那就先談正事吧。”甄英雄吸了口氣，肅了表情，道：“這两天我有了一些新的發現，而且對老爹你，蘇阿姨，和木老非常的重要，這直接關係到你們的生命安全……”　　甄天等人把甄英雄叫過來的目的就是這個，沒想到卻是甄英雄先切入主題了，肅起表情，聽他說話。　　甄英雄將知道的一切全部告之甄天蘇影等，幾人聽說三長老並不知道兒子背叛，且就利用這次車禍將真相徹底隱瞞下去，不讓三長老有心理上的譴責或者內疚，既鬆了口氣，又暗贊甄英雄的細心，木子華心裏更是慚愧。　　聽說殺手會在下次出海后離開快樂谷，潛入朗朗市暗殺各組織重要成員，以此引起混亂的時候，幾人臉都白了，卻又不得不佩服顏冰計劃之縝密，確實讓人防不勝防。　　甄英雄又將自己針對性的部署告訴了幾人，甄天和蘇影對此毫無異議。　　表面看來甄英雄交代的很是清楚，但他還是隱瞞了一件事情，一件，最關鍵的事情。他要項嘯鳴以及除阿東，常樂，耿南外的四名七虎成員負責甄天，蘇影，和木子華的人身安全，並要晴天，鈴鐺，畫兒三人協力保護甄三國，表面理由是甄三國因為參加了比賽的緣故，面對的威脅不單來自顏冰的冰恨天，還有其他組織可能對她進行暗殺，因此需要最嚴密的保護，而實際上，他是在用這個借口將晴天等人從自己的身邊的調走。　　甄英雄抽空了自己身邊的所有人，雖然甄天等人以為他手下能負責保護工作的還有阿東，可實際上甄英雄已經給阿東安排了其他重要的事情，並沒有打算要人為自己提供保護，他對甄天等人隱瞞的，就是那已經消失不見，完全探察不到的三個殺手的名字以及威脅。　　雖然這隻是一種感覺，但甄英雄確信，加布利爾・托尼，克拉拉・卡特，西蒙娜，這三人的目標，絕對是自己。　　甄英雄把話說完，不等甄天等人將這些事情消化便離開了辦公室，木子華甚至沒找到機會和他道歉。　　甄三國肯定還沒起床呢，所以甄英雄來到了愛利絲的房間，沒有按門鈴，而是敲了敲門，他的黑色鑽石卡送給白果的媽媽做見面禮了，現在想起來，沒了那張卡，確實有點不方便，天堂閣的金卡在白果手裡，銀卡在甜甜那裡，甄少爺就算想回自己的房間都得請她們來開門，完全沒有男主人的感覺。　　開門的是鳳兒，這丫頭看到甄英雄，先是做作的裝成激動模樣來了一個擁抱，狠狠的親了一口，這才對甄英雄伸出食指‘噓’了一聲，敢情，愛利絲也睡的正香呢。　　愛利絲就躺在沙发上，像只小貓一般蜷着身子，懷裡抱着一團紅毛線，還有織了一半的圍脖，蘭兒則躺在床上，無聊的看着漫畫書，見到甄英雄，趕緊從床上跳下來。　　“有沒有搞錯啊？蘭兒，你佔著床，卻讓愛利絲睡沙發？”甄英雄眉頭直跳，心疼啊，愛利絲雖然睡的很熟，但依然看的出臉色的憔悴。　　“不是，少爺，不是那麼回事！”蘭兒見甄英雄誤會了，這個急啊，解釋道：“愛利絲小姐昨天一夜沒睡，早上從碼頭回來之後她去找過您，但您已經睡了，回房間后等您起床的這段時間她就一直坐在沙发上織毛衣……哦，不，已經換成圍脖了……小姐織着織着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甄英雄看了看那條織的無比難看，掛着不少系死扣線頭，卻有一種幸福感覺的圍脖半成品，心裏甜甜的，這條圍脖是織給自己的吧？　　望着愛利絲蒼白的小臉滿是病態，甄英雄皺眉道：“昨天沒睡？為什麼？”　　這話問出來以後，甄英雄並沒有注意到身後蘭兒鳳兒兩個丫頭齊齊的打了個冷戰，倆妞笑的那叫一個尷尬，最後還是蘭兒站出來，有些心虛的說道：“那個，昨天晚上闌度來找小姐，說今天早上帶着她去碼頭，可以去看一眼顏冰，我想，大概，可能，小姐是太期待了，所以才失眠了吧……”　　“是嗎？也難怪啊，她已經很久沒有見過她媽媽了……”　　愛利絲對顏冰的感情之深，讓甄英雄都嫉妒，因為期待的激動心情而無法入睡，倒也不算意外，但甄英雄還是覺得奇怪，坐到茶几上，愛憐的摸着愛利絲光潔細嫩的臉蛋，疑惑道：“可是，只是失眠，臉色不應該這麼難看吧？我怎麼覺得她是生病了啊？”　　蘭兒鳳兒同時一哆嗦，鳳兒趕緊道：“可能是沒吃飯呢，餓的吧。”　　“餓的？”這個理由有點牽強，甄英雄終於察覺到蘭鳳倆妞有問題了，回過頭來看向她們，道：“餓的臉發白？你們可不要告訴我說她心情太激動，所以連食慾都沒有了。”　　蘭兒狠狠的瞪了鳳兒一眼，那眼中的含義顯然是在罵鳳兒白痴，鳳兒慌啊，一時又想不到什麼合理的解釋，心中怕啊，糟糕了，少爺看出破綻了！　　正在這個時候，愛利絲‘嚶嚀’一聲，慢慢的睜開了眼睛，雖然是個菜鳥級別的殺手，但愛利絲到底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睡的很輕。　　甄英雄見愛利絲醒了，哪還有工夫搭理蘭兒鳳兒啊，忙扶着迷迷糊糊的愛利絲坐起來，關心道：“貓咪，你餓了吧？要不要吃點東西？”　　甄英雄好象是相信了鳳兒的話一般，也不等愛利絲說話，轉過頭道：“蘭兒鳳兒，還愣着？快去要廚房準備點吃的東西啊。”　　蘭兒鳳兒如逢大赦，“是，少爺！”說罷就朝門口走去，頗有一些逃跑的味道。　　“不用了，我吃不下去。”愛利絲雙手揉着太陽穴，有氣無力道：“昨天被蘭兒鳳兒灌醉了，現在還難受着呢……”　　灌醉了？甄英雄一怔，看到愛利絲難受的模樣，總算明白過怎麼回事了。　　“我們去拿吃的了！”蘭鳳倆妞見事情穿幫，撒腿衝出了房間。　　“那兩個臭丫頭，自己生活習性不健康就罷了，還拉着你一起墮落，回頭非好好教訓她們不可。”甄英雄直磨牙，蘭兒鳳兒是九鳳中性格最糟糕，不良嗜好最多的，抽煙喝酒賭博，三毒齊全，這還不止，如果她們也教愛利絲去通宵跳舞，挑撥男人爭風吃醋大打出手，把那種事情當成一種生活樂趣的話，別說自己不能接受，闌度，一心，甜甜就得和自己急，顏冰非把自己生撕了不可。　　愛利絲那點酒還是昨天中午喝的呢，大概天生就不是能喝酒的類型吧，被蘭兒鳳兒一忽悠，灌了十幾廳啤酒，睡了一個下午，晚上闌度過來找她，說了甄英雄讓她見顏冰一眼的事情，愛利絲又激動又期待，雖然醉酒後的后遺症讓她無比難受，可她還是一夜沒能入睡，吃的那些葯丁點效果都沒起。　　最鬱悶的人恐怕就是闌度了，雖然昨晚和妹妹說了很多的話，可飯桌上，愛利絲根本沒動筷子，闌度不知道愛利絲是酒後難受，還以為自己真的不招他待見呢。　　怪不得這丫頭臉色如此蒼白憔悴呢，甄英雄這火啊，騰騰的，滿腦子想的都是把蘭兒鳳兒扒光了吊起來SM，好好修理她們。　　“不怪她們，是我想喝酒的。”愛利絲腦子清醒了一點，生怕連累蘭兒鳳兒，對甄英雄道：“她們看我這幾天我心情很差，所以才陪我喝酒的，只是喝的多了一點而已……”　　愛利絲羞羞的，有點不好意思，她知道自己不會喝酒，看現在這身體情況，自己也不是能喝的類型，但偏偏很是貪杯，只要沒醉倒，就能不停的喝，這大概是不服輸的性格在作祟吧，不然也沒有那麼容易就被蘭兒鳳兒灌多了。　　其實甄英雄也猜到蘭兒鳳兒可能用了一種不健康卻是出於好心的方法，想要安慰安慰愛利絲，心裏的氣也是來的快，去的快，笑道：“酒能消愁，那是扯淡，以後不要再喝那麼多了，對身體不好。”　　“恩……啊？！”還有些沒醒過神來的愛利絲應了一聲之後，突然發現手底下按着那團紅毛線和圍脖半成品，小臉立刻變了顏色，手忙腳亂的把圍脖藏到毯子里，然後緊張兮兮的問甄英雄道：“你看到了？”　　看到她這緊張的神態，甄英雄已經可以確定那條圍脖是她織給自己的，似乎是對手藝不自信，又或者本是想給自己一個驚喜的，愛利絲很在乎甄英雄的回答，那張絕美的小臉上，有一點可憐巴巴的嬌憨，當真可愛急了。　　“看到什麼？”甄英雄裝迷糊道：“我剛來你就醒了，我只看到我家小貓咪那可愛的睡相了，呵呵，還流口水呢。”　　“誰流口水了？！”愛利絲嘴上這麼說著，可還是用手摸了摸嘴角，對自己的睡相沒什麼自信啊，愛利絲最大的缺點，就是即好勝，又缺乏對自己的信任，大概，是被顏冰給寵的吧，由此不難看出，沒做過媽媽的顏冰根本不會帶孩子。　　“騙你的，你還真信啊？看你臉色，多差啊，以後不許喝酒了，知道嗎？”甄英雄一挪身子，坐到了沙发上，一扳愛利絲的肩膀，讓她枕在自己的大腿上，一邊幫她輕輕揉着太陽穴，一邊笑問道：“現在呢？心情還差嗎？”　　雖然並沒有其他人看到，但愛利絲的小臉還是酡紅一片，“好多了……那個，謝謝你。”　　“謝我？謝我什麼？”　　愛利絲望着甄英雄，剪水雙瞳之中，水瀅瀅的，盪起的微微波動讓人心醉，讓人感慨這個女孩的柔弱與堅強，愛利絲忍着沒有讓淚水溢出眼眶，抽動了一下小鼻子，道：“謝謝你讓我看到媽媽，她……她很好，精神很好……”　　“你錯了，貓咪。”甄英雄撫着愛利絲的額頭，表情認真，道：“你媽媽的精神並不好，你也不應該謝謝我。”　　“我媽媽的精神不好？”愛利絲緊張的要坐起來，卻被甄英雄按住了肩頭，“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她的時候，她正在氣頭上，而且，是被本少爺給氣的，所以你不用感謝我……甄英雄心裏是這麼想的，但絕對不敢和愛利絲這麼說，輕輕一笑，他道：“因為現在形勢很亂，我只能讓你遠遠的看她一眼，卻不能讓你們相見，如果你是為了這個而感謝我，倒不如說你是在嘲諷我……”　　“沒有，我真的沒有那意思！”愛利絲見甄英雄領悟錯了自己的意思，更急了，“我是真的很感謝你，能看到媽媽一眼，我已經很滿足了，真的，我沒騙你！”　　“唔……！貓咪，你還在刺激我，我的心好痛……！”甄英雄做作的捂着胸口，好象愛利絲的話如同利箭一般刺透了他的心臟，愛利絲比較天真，沒看出甄英雄是在做戲，急的都快哭了。　　甄英雄嘿嘿一笑，在愛利絲的腦門上輕輕的彈了個爆栗子，這才說道：“我知道，我知道在這種形式下你能看你媽媽一眼就已經很滿足了，可我不滿足，愛利絲，相信我，用不了多長時間，你就能和你媽媽一起生活了，到那時候你在感謝我吧，雖然我覺得咱們之間並不需要什麼感謝。”　　愛利絲被甄英雄的話感動了，眼淚終於忍不住的落了下來，甄英雄用手指擦拭着她的淚珠，繼續說道：“看看，你動不動就哭，這麼愛哭鼻子的女兒落到我這個大壞蛋的手裡，你媽媽只不定多擔心呢，她的精神能好嗎？”　　“恩，我不哭……”愛利絲用力一抽小鼻子，那模樣要多可愛就有多可愛，“英雄，那你告訴我媽媽，我沒被你欺負，讓她不要為我擔心，好不好？”　　這個請求是不是有點太孩子氣了？甄英雄看到愛利絲如此認真的望着自己，苦忍着不讓自己笑出來，女孩子天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依賴性，愛利絲現在無論是身體還是感情都比較脆弱，所以那種依賴性就成幾何倍的增長膨脹，成了一種撒嬌的表現，也不知道她的這個請求，應該說是可愛還是幼稚好了。　　球球的，如果少爺看到顏冰，說：愛利絲要我告訴你，我從來沒欺負她，要你放心……顏冰非把少爺宰了不可，這話怎麼聽怎麼像掩耳盜鈴，欲蓋彌彰，不打自招的越抹越黑。　　不能去傳話的最主要一個原因並不是這個，而是，現在的顏冰在甄英雄的面前總是刻意迴避着有關愛利絲的話題，甄英雄也很知趣的不主動提及，因為‘愛利絲’這三個字，是顏冰睜着眼睛說瞎話最有力的證據，愛利絲還在漢宮，顏冰又怎麼會在把她救回去之前摧毀義字會呢？　　“好……”甄英雄應的有點沒底氣。　　“你為什麼答應的這麼勉強？”撒嬌的女孩非常的敏感。　　“不勉強，我一定會把你的話告訴你媽媽的。”想到顏冰發飆后的模樣，甄英雄有些不寒而栗，想到顏冰與自己立下賭約的真正目的，他應的更沒底氣了。　　愛利絲平時是非常聰明的，若是平時的她看到甄英雄為難的表情，肯定立刻就會想到原因，但此刻的她卻對甄英雄產生了完全的依賴性，撒嬌撒的正歡呢，哪會去想那些東西啊，見甄英雄態度不堅定，就感覺他對自己疼愛的不夠似的，女人啊，在這個問題上是非常計較的。　　“你發誓！”　　“恩？發誓？”甄英雄一怔，“這種事情也用發誓？”　　“用！”　　“是不是有些小題大做啊，不就是傳個話嗎？”　　愛利絲點點頭，很認真，很固執的說道：“那也要發誓！這不單是傳個話的問題，而是你對我的態度問題！我總覺得你純是為了哄我開心，只用嘴說說而已，你不去傳話，就不是真的關心我，你是不是怕我媽媽精神好了，你就贏不過她了？”　　“開玩笑！顏冰就是精神好的睡不着覺我也不怕她啊。”甄英雄的大男人勁頭又上來了，“發誓就發誓，用誰的名義呢？就用神的吧……”　　“你少來！”愛利絲嘟着小嘴，道：“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根本就不信神！”　　“那就用我老爹的名義……”　　“蘭兒她們說你是一不孝子。”　　“放……咳，我是天下第一大孝子，死蘭兒，敢詆毀我，等我收拾你吧。”甄英雄漱了漱嗓子，這才一本正經的望着愛利絲，道：“我想到了，我一定會把你的話傳達給你媽媽的，用我最喜歡的女人，愛利絲的名義起……”　　愛利絲趕緊捂住甄英雄的嘴巴，急道：“你想咒死我啊？！你就不能用你的名義起誓嗎？一點誠意都沒有！”　　甄英雄拉開愛利絲的手，嘿嘿一笑，道：“你聽我說完嘛，我這個誓言可是很有誠意的哦，你想啊，用我的名義起誓，說穿了就是用我的命起誓，但對我來說，最寶貴的東西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你……”　　流氓少爺的雙眼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開始放射着濃濃的情意與愛戀，愛利絲被電到了，甄英雄的話，讓她幸福的幾乎失去自我，彷彿自己的生命之火突然與甄英雄融合到了一起，熱熱的，無法分出彼此，卻能感應到相同的溫度。　　愛利絲覺的，自己又醉了。　　球球的，看起來女孩子都喜歡聽這種肉麻的表白啊，愛利絲好象還沒有點心的免疫力高呢，甄英雄心裏的想法亂七八糟，但表情卻仍然保持在可以麻醉愛利絲的狀態，他慢慢低下頭，吻住了天真女孩的雙唇。　　甄英雄不信神，也不相信什麼誓言，因為他明白，如果連自己都信不過就去追求其他的信仰，只能被理解為對某種現實的逃避，神是誰？自己！誓言是什麼？是對別人的承諾，但首先，它是對自己的承諾。　　吻住愛利絲的那剎那開始，甄英雄心裏便只有一個想法――活捉顏冰，讓她永遠陪在愛利絲身邊，做她的假媽媽。　　在這個對愛利絲，對自己的承諾背後，甄英雄也不否認，他有一種邪惡卻認真的慾望，也許是自私的，無恥的，淫蕩的，但也是一個男人很難抗拒的。　　讓顏冰永遠陪在愛利絲身邊，也等同把她永遠留在了自己身邊。　　球球的，少爺是需要看看心理醫生了，難道，這真的是戀姐情節或者戀母情節不成？甄英雄的手摸到了愛利絲的胸脯上，腦子里又開始胡思亂想了。　　愛利絲的確不是能喝酒的人，明明吃了不少葯，可醉酒後的癥狀依然沒有得到緩解，和甄英雄來了個法式長吻之後，居然因為短暫缺氧，頭痛更加嚴重，甄英雄做了一個小時的膝枕，讓她枕着自己的大腿，幫她揉按太陽穴，直到這丫頭再次睡着為止。　　從愛利絲那裡出來，甄英雄又去看了看藍涯，那小子鼻樑骨骨折后還能打贏兩場比賽，應該給予嘉獎才對，奈何藍涯還在記恨他耍人的事情，完全不鳥甄少爺，愛搭不理的模樣讓甄少爺有種熱臉蛋貼冷屁股的感覺，尤其是藍涯這小子把那天的事情告訴了微兒，微兒本來就是火暴脾氣，早就想找甄英雄算帳了，甄英雄在他們那哪裡還能呆下去啊？　　在房間里沒有找到李英豪，問了問侍女，說李大少似乎和風鈴一起在健身房鍛煉，可甄英雄找到了健身房，卻只看了風鈴一個人。　　風鈴穿着一身很養眼的健身服，正在跑步機上慢跑，短身的小背心露着小腹上那淺淺的小肚臍，高彈性的黑色短褲緊緊的綳在身上，性感而挑逗，身高一米八的她有着兩條修長健美的美腿，對男人充滿了殺傷力，只可惜無論身材樣貌還是飽滿程度都比三國差了不是一星半點，甄英雄並沒有到流口水的程度。　　風鈴是個美人，但三國卻是美人之中的美人，略一做比較，甄英雄也就不覺得風鈴的魅力多具威力了。　　看到甄英雄隻身一個人，風鈴從跑步機上跳下來，一邊用搭在肩上的白毛巾擦着汗，一邊笑道：“風流的甄少爺身邊也有沒女人的時候？”　　甄英雄隨手抄起個啞鈴，笑嘻嘻的對風鈴說道：“你不是女人嗎？”　　風鈴早就知道甄英雄喜歡口花花，也不當真，玩笑道：“我可是名花有主了，你別打我的主意，雖然你還算個不錯的男人，但比起我家英豪來，你還差的遠呢。”　　鈴木優美和卡瑪暗殺蘇影的那次，甄英雄左胳膊被子彈穿了個洞，雖然有着恐怖體質的他，傷口已經完全癒合了，但每每發力，傷處還是會隱隱作痛，甄英雄放下啞鈴，微微蹙了一下眉頭，不知道這條胳膊會不會成為負擔，身體條件沒有恢復到最佳狀態，不曉得能不能應付那三個好似揮發掉的殺手。　　恐怕身體就是處於最佳狀態，也很難抵禦那三個殺手的動作吧？甄英雄訕訕一笑，把這種不安與擔心藏在了心裏，繼續對風鈴調侃道：“是嗎？那我要是打倒李英豪，你是不是就會愛上我啊？”　　“去死吧你，少不正經，當心我故意輸掉比賽。”風鈴將毛巾甩過來，抽到了甄英雄的肩膀上，“我就奇怪了，果果怎麼會喜歡上你這種花心鬼。”　　“女人心，海底針，不巧少爺我是塊磁鐵，專吸繡花針，呵呵。”甄英雄開了個玩笑，坐到一台以鍛煉力量為主的多功能健身器的坐位上，問道：“我女人的問題問完了，該我問你了，你男人呢？這麼大的健身房，怎麼就一女人？不怕被狼叼去嗎？”　　“為什麼這話從你嘴裏問出來就讓人聽着這麼彆扭啊？除了你，漢宮還有狼嗎？”風鈴躺在另一台机械上做起了仰卧起，淡淡道：“英豪去朗朗大酒店了，他爸爸給他打了一天電話，他再不過去，李叔非瘋了不可。”　　“是嗎？呵呵。”甄英雄聽說李連成叫走了李英豪，只是笑了笑，卻不再說話。　　風鈴停了下來，躺在傾斜的椅板上，好奇道：“你這人真奇怪啊，為什麼不問我李叔找英豪做什麼？”　　甄英雄搖頭一笑，道：“不用問，和我找他的目的是一樣的，李連成想說服他放棄下一場對張永哲的比賽。”　　風鈴驚訝道：“你怎麼知道的？！”　　“我不止知道這個，還知道你和李英豪鬧了彆扭呢……”甄英雄話還沒說完，風鈴已經躥到了他面前，表情激動，顯然是被甄英雄說中了。　　“你聽誰說的？！”　　“聽你說的。”甄英雄淡淡道：“張永哲是個極其危險的人物，李連成要李英豪放棄比賽，是作為一個父親很理智的選擇，在我看來也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你既然知道這些，又一個人留在漢宮的健身房裡跑步發泄，我只能理解為你同樣反對李英豪打下一場比賽，李英豪認為把你帶回酒店，你也只會幫李連成說話，所以才一個人回去的，說你們鬧彆扭，純屬我個人猜測，不過看起來，我猜的並沒有錯啊。”　　風鈴蹲在甄英雄面前，愣愣的看了他好一會兒，才幽幽道：“甄英雄，你有時候真的很可怕……”　　“拜託，這怎麼能叫做可怕呢？我只是比較會猜而已，你過去做過警察，這種基本的邏輯推理不值得你吃驚吧？”甄英雄嘆了口氣，好象這真的不值得炫耀似的，但他的表情卻恰恰相反，眉毛一跳一跳的，驕傲的不得了。　　“你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能讓別人很自然的把你的精明看做一種臭屁的體現，從而對你放鬆警惕。”風鈴感慨了一句，表情一變，再也不能掩飾自己的擔憂，問甄英雄道：“既然你也是來勸英豪不要和張永哲比賽的，那你肯定有勸服他的辦法吧？”　　“沒有。”甄英雄的回答很乾脆，“比賽還沒開始，即便你我都知道李英豪去比賽會很危險，但勸他放棄比賽，就等於讓他承認自己輸了，對一個男人，尤其是像李英豪一樣好勝的男人來說，這是你我對他能力的質疑，是一種侮辱，他和少爺我不同，為了生命安全，我能毫不猶豫的放棄自己的尊嚴……”　　“這，這好象不值得吹噓吧……你在驕傲什麼？”風鈴蹙了蹙眉頭，為了保命放棄尊嚴，好象不太男人，但為了面子卻一意孤行，涉身犯險，雖然男人，卻固執的好象傻瓜，風鈴現在有一種感慨，如果說女人是一種複雜的動物，那男人恰恰相反，是一種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動物。　　甄英雄也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他未必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會放棄自己的尊嚴，否則他身上也不會有那麼多傷痕了，只能說他做人的原則比較奇怪而已，讓人分不清楚對他來說究竟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但風鈴卻明白，甄英雄做人肯定要比李英豪圓滑的多，如果李英豪不是那麼固執的話，也不會被開除警籍了，那個傢伙的大腦只有一條筋。　　“什麼事情都有值得與不值得的分別，在我看來張永哲就是一畜生，幹掉一頭畜生的方法太多了，我犯不着跳上擂台和他單挑吧？獵人獵虎，也是先挖陷阱再打黑槍啊，犯不着以身犯險，赤膊上陣和老虎玩摔跤吧？”甄英雄嘆了口氣，道：“正所謂揚長避短，和一畜生較勁，恰恰是以短擊長，我認為不值得，為了幹掉一頭畜生而耍陰招，我認為值得，但每個人的價值觀是不同的，我這話李英豪未必認同，還可能罵我不爺們，沒長小JJ什麼的……”　　甄英雄說話口無遮攔，風鈴到底是一女孩子，聽他說‘小JJ’什麼的難免羞成紅臉，“我是女的耶，你說話能不能收斂一點，別這麼露骨？”　　“哦，好啊。”甄英雄虛心接受，站起身來伸了個懶腰，道：“能不能勸服李英豪放棄比賽是你的事情，反正我來找他，也沒指望他會聽我的勸，只是盡一盡做朋友的義務而已。”　　風鈴聽甄英雄說的如此不負責任，有些生氣，“甄英雄，你這態度很難讓人相信你把英豪當成朋友了，難道你就看着他去和那麼危險的人比賽嗎？”　　“我當然不希望他去比賽，但是，他會聽勸嗎？”甄英雄的反問要風鈴啞口無言。　　風鈴蹲在地上低着頭，連去看甄英雄的勇氣都沒有，因為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李英豪的牛脾氣，不要說他不可能放任手段殘忍的張永哲繼續猖狂，既然參加了比賽，李英豪就絕對不會為了任何原因而中途退出，他就是這麼好強。　　“雖然比賽會有一定的危險，但是，李英豪很厲害，未必就不如那個張永哲，既然他不會退出比賽，就祈禱他能獲勝吧。”甄英雄嘆了口氣，說道：“如果勸不聽的話，就幫我傳句話給他，這也是我找他想說的唯一一句話。”　　風鈴起身望着甄英雄，“什麼話？”

# 第422章 感情破裂？！

　　“把張永哲當成一頭會吃人的畜生，不想死，就得有殺了他的決心。”甄英雄淡淡的語氣中，有一絲歉意，“我想你也看到了，抽籤會議上，我殺了張永哲的同伴，如果他知道李英豪是我的朋友，你覺得他會怎麼做？”　　風鈴根本不需要去想，渾身難以遏止的打起了冷戰，就聽甄英雄道：“我可能連累到你們了，很抱歉。”　　“你不需要道歉，現在的男組比賽已經失控，那個張永哲沒有對任何一個對手手下留情，沒有你，英豪也不會成為一個例外，張永哲就是一頭畜生，甄英雄，我只問你一件事情。”風鈴冷靜了下來，略有擔憂的問道：“你和張永哲，和那個叫做冰恨天的組織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李叔已經調查過了，卻查不到絲毫有關冰恨天的東西，你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敵對關係，你知道這些就足夠了。”甄英雄對風鈴笑了笑，道：“其實我找你們還有一件事情，李英豪不在，不過沒關係，你是當事人，和你說也是一樣的。”　　風鈴奇道：“什麼事情？”　　“我改變主意了，不需要你在比賽中打倒我姐姐了……”　　“什麼？！”風鈴顯得比較激動。　　“你聽我說完，我不會賴帳的，答應還給天門的那條運輸線路我肯定會還，比賽結束之後我就讓林風將那家物流公司的股份轉讓給天門，這一點希望你相信。”甄英雄道：“我是為了你的安全着想，如果你贏了下一場比賽，八進四的比賽中，就可能會遇到冰恨天的鈴木優美，那個女人不簡單，我給你一個選擇性的建議，第一，棄權，第二，你若為了天門的利益而執意要參加比賽的話，發現形勢不利於自己的時候，一定要想辦法跳下擂台。”　　風鈴皺眉道：“你什麼意思？覺得我打不過那個日本女人？”　　甄英雄苦笑道：“你這脾氣和李英豪還真像啊，我不是怕你打不過她，你很厲害，身高，力量，經驗方面都有自己的優勢，但她也不簡單，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認真的比賽，你能贏當然最好，但若在擂台上輸給了她，怕你有九條命也不夠她折磨的。”　　風鈴打了個冷戰，“又是冰恨天的人啊，他們到底都是什麼人？”　　甄英雄笑了笑，又說了一句廢話，“敵人。”　　“那個鈴木優美也像張永哲一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主兒？”　　“誰知道呢，呵呵，不過……”甄英雄拍了拍自己的左上臂，淡淡道：“我胳膊上的這個洞，就是拜她所賜。”　　風鈴一呆，就聽甄英雄笑道：“她和張永哲一樣，都是職業殺手，而且，是那個行業中的佼佼者。”　　甄三國真的睡到快吃晚飯了才起床，但醒來之後她更覺得委屈，因為甄英雄還是沒來找她。　　不是甄英雄故意躲着三國，而是他實在分不開身，白果一早就不見了蹤影，中午吃飯也沒有出現，甄英雄本以為和三國一樣有賴床習慣的她和晴天在一起，悶在房間里睡覺呢，誰想到下午和風鈴分開之後看到剛從床上爬起來晴天，她竟然不知道白果在哪，還以為她和甄英雄在一起呢。　　甄英雄還沒來得及着急，小白就出現了，敢情上午吃過早點之後，小白和甄英雄回到了天堂閣，甄英雄是倒在床上就睡，而小白則是先沖了個澡，洗過澡之後，她還沒爬到床上，白耀天的電話就打過來了。　　因為甄英雄睡的正香，白果沒有吵醒他，一個人回了市局。　　為了不讓市局介入甄英雄對付冰恨天的計劃，艾華與白耀天串通，以省廳的介入為名，迫使原野無法粘住甄英雄，市局只有白果這個雙面或者是三面間諜在甄英雄身邊了解情況，白果被叫回市局，正是去彙報工作。　　白果是完全不信任甄英雄的市警察局的警察，是不能完全信任甄英雄的白耀天的女兒，是甄英雄完全信任的女朋友，這三種重疊的卻又相互矛盾的身份快把他折騰死了，她同樣信任甄英雄，因此不得不庇護他，這樣一來，說謊就是免不了的了。　　從市局回來的小白心情極度惡劣，不擅長撒謊的她在市局會議上被原野的問題搞的差點瘋掉。　　原野懷疑黑市拳大賽已經開始了，問白果是否從甄英雄的行為舉止上看出了什麼問題，小白敷衍說，什麼也沒察覺到。　　原野問甄英雄這两天都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白果敷衍說，在漢宮，沒有外出過。　　雖然原野沒有說什麼，但白果知道，嗅覺靈敏的他肯定嗅出了什麼味道，即便有艾華和父親白耀天幫忙掩護，可想瞞過原野，還是太難了，白果知道原野對自己起了疑心，很不是滋味，她有點體會到甄英雄了，被原野盯上，真有點如芒在背的感覺。　　最讓小白心裏彆扭的，就是說謊之後，她有一種背叛了職業的罪惡感。　　對於某些人或者大多人來說，背叛自己的原則會成為一種心靈上的折磨，那種對自己的譴責可以把人活活逼瘋，小白沒瘋，但心情的惡劣倒也能夠讓人理解了。　　甄英雄所以走不開身，就是被白果堵在房間里，小白把甄英雄當成犯人一般，審問他昨天回到朗朗市后都做過什麼事情，甚至連思想活動都問的一清二楚。　　和白果交代清楚所有問題之後，已經是晚飯之後了，甄英雄再去找三國，正在氣頭上的三國連門都不給他開，甄英雄不得不感慨，這丫頭最近越來越喜歡耍小性了，殊不知三國其實是誤會了什麼。　　白果昨晚沒怎麼睡，今天又一天沒合眼，晚上當然盯不住了，和白耀天彙報過之後，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讓甄英雄好不鬱悶，被她審問了老半天，本想在床上好好收拾她的，結果卻……　　蘇影今晚和一心睡在一個房間，小公主和甜甜睡在一起，甄英雄惟有鬱悶的孤枕而眠了。　　第二天，甄英雄起了個大早，和艾愛與樂樂一起吃過早點后，開車去了四方高中，不管怎麼說，他到底也算個老師啊。　　負責保護小公主和樂樂的夏月很長時間沒去醫院看過柳絮了，甄英雄特別批准，要夏月探病之後再去學校。　　既然顏冰現在扮演的是個瘋狂的報復者，愛利絲的處境也就變的比較敏感和危險了，鈴木優美為了讓顏冰更加堅定的去毀滅義字會，很有可能暗中對愛利絲下殺手，因此，甄英雄決定不再要愛利絲到學校來上課了，只有待在漢宮，她的安全才最有保障。　　艾愛不知道甄英雄來學校是因為他還有一點做老師的責任心，只當他是幫自己來應付年級主任的，心裏那個樂啊，和樂樂說話都仰着下巴，好象她犯了錯誤還成了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般，樂樂惟有搖頭嘆氣，感慨她的不可救藥。　　因為學生到校的時間要比大多數的老師早上半個小時左右，一樓大廳的女值勤老師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甄英雄今天不但沒遲到，還提前到了學校，並且……只有一個人！　　甄英雄露出一個很熱愛工作般的熱情洋溢的笑容，在登記表上籤下了自己的大名，這是本月第一次正常出勤，那女老師驚訝的表情讓他感到一點得意，他卻不知道，這女老師驚訝的不是他沒有曠工或者遲到，因為這些情況出現在甄英雄身上已經份屬正常範疇了，她驚訝的是‘王思慕’老師居然沒有和甄英雄一起來學校上課。　　校園裡關於甄英雄和王思慕，也就是愛利絲的‘緋聞’一直是眾老師課下談論的熱點話題，因為王思慕正式來學校上課後不久，就開始和甄英雄一同上班下班，甚至一起請病假，不少老師猜測他們兩個是同居關係，這讓不少對王思慕有企圖的單身男教師暗暗磨牙，敢怒不敢言的私下詆毀甄英雄，覺得王思慕是被甄英雄那個大流氓矇騙了，但也有人站在相對，朗朗市有關甄英雄這個流氓頭子的傳言大多是正面的（完全是林驍勇的傳媒公司正面宣傳造出來的輿論效果），因此學校里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對甄英雄有好感的女性不在少數，她們一致認為王思慕是狐狸精，勾引了她們的白馬王子，或者說的更露白一些，王思慕搶了她們中意的理想金龜婿。　　甄英雄長的不難看，在學校里又很少暴露出流氓本性，給人感覺斯斯文文的，有內涵而不張現，雖然身份可怕，但在女老師群體中還是搏得了不少好感，當然，這好感並不全是女人對男人的愛慕，一些已經成家的女老師對甄英雄的好感，是對他的欣賞。　　當然，也不是所有瞄上甄英雄的年輕女老師都是看中了他的‘外在價值’，也有人是真的看中了甄英雄的內在美，例如，體育老師孫小月。　　這個值勤的女老師與孫小月的私交甚好，不管是為了孫小月的哪方面幸福，她都非常支持孫小月倒追甄英雄，當然，也有一部分私心作祟，如果孫小月追到了甄英雄，那麼自己做為她的好朋友，也能跟着沾光啊，不過，王思慕卻是擋在她們面前的一座大山，從各方面來說，孫小月都差太遠了。　　見甄英雄今天是自己一個人來上班的，這值勤老師心裏暗暗琢磨，莫非他和王思慕吵架了？那這對小月來說就是一機會啊！雖然利用人家感情出現裂縫橫砍一刀是比較卑鄙的，但愛情本來就是自私的，想要得到愛情就是要不擇手段的，因此，這老師偷偷的給孫小月撥了個電話。　　誰呈想，孫小月是外市人，與三個同是外市的女老師合住一間公寓，孫小月接到值勤老師這個電話的時候，其她三為老師也知道甄英雄今天是一個人來學校上班的了，雖然孫小月沒有多想，但那個老師卻來了精神，這下可算熱鬧了。　　甄英雄完全不知道短短的幾分鐘時間里，學校的所有老師，不管到校的沒到校的都聽說了甄英雄來學校的事情，且從這件事情胡亂揣測他與王思慕之間的關係。　　謠言越傳越邪乎，前者說甄英雄今天一個人來上班，王思慕老師沒有和他在一起，到了後者口中就成了甄英雄和王思慕出現了感情危機，再傳到下一個人那裡，又嚴重到他們感情分裂，兩人進入冷戰狀態，所以沒有一起來學校，把王思慕看成狐狸精的女老師再傳，就成了王思慕紅杏出牆，移情別戀，殘忍的拋棄了純情可愛的甄老師，也有男老師加入傳舌隊伍，既是反駁也是沒有根據的詆毀說，那是甄英雄本性畢露，欺騙了王思慕的感情，厭倦了她的肉體之後，將她甩掉另尋新歡了，王思慕精神受創，所以才沒有來學校上課。　　一時之間，是謠言漫天飛啊。　　在值勤老師那裡拿了一份才送到的早報，撬開了校長室的門，脫了鞋子躺到沙发上的甄英雄，此時正翹着二郎腿翻看着朗朗市晨報，完全沒有意識到學校里已經謠言四起，什麼甄英雄要用瘋狂的工作彌補被王思慕傷害的心靈吧，什麼王思慕被甄英雄玩夠了之後，被他用‘艷門照’一類的東西威脅，丟到了夜總會接客吧，什麼甄英雄受到刺激之後決定退出朗朗市教育界或者朗朗市黑社會吧，什麼王思慕已經於今天凌晨，懷着肚子里的孩子在家中上弔或者服藥自盡吧……　　一個謠言可以演變出千萬個版本，例如，說王思慕自殺的，一方說她紅杏出牆，覺得對不起甄英雄，所以尋死，另一方卻說她是被甄英雄欺騙了感情玩弄了肉體又被他拋棄，失去了活着的信心，結果兩方爭論起來，雖然爭不出個結果，卻都在不知不覺中默認了王思慕目前的悲觀心態，好象她現在已經活不下去了是鐵打一般的事實。　　這就是謠言的威力啊，他們哪知道，這個時候的愛利絲，正坐在飯桌上，小心的向餛飩湯裏面點着米醋呢……　　一件並不關己的小事情，因為在無聊的傳舌中加入了自己單方面的想象與渲染而逐漸變的脫離實際的誇張，惡意的循環，讓謠言越發的荒謬，但八卦的人們卻因為找到了有趣的話題，樂此不疲的討論着。　　即便是老師，也有這種嗜好啊，看的出來，想要提高自身素質，應該從口做起。　　甄英雄不知道外面那些亂七八糟的傳言，終於在報紙中找到了想看的東西，‘四方集團總經理車禍入院，疑生命垂危’，這條報道說的正是昨天下午由闌度冒充全興製造的那起交通事故，還刊登着一張清晰的照片，上面是全興那輛車頭被撞爛的私家車。　　如今這年頭，報道是越來越不務實了，這份報紙把全興車禍之後的殘狀描繪的有型有色，好象親眼看到了似的，文字生動形象，寫的那叫一個‘真實’，殊不知裏面的人是只撞傷了腦袋的闌度，根本不是全興。　　白耀天利用在交通隊的關係，對外隱瞞了車禍的真實原因，偽造成一般事故，看來很是成功，加上醫院的醫生都是自己人，甄英雄早就交代了他們對外的說辭，相信是不會穿幫了，再怎麼說全興和義字會都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被送進義字會自己的醫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顏冰即便看到這份報紙，也不會起什麼疑心了吧？　　為了不讓顏冰懷疑全興車禍的真實性，甄英雄還特意叮囑了林驍勇，不要漢宮集團名下的傳媒公司報道這件並不屬於娛樂範疇的事情，免得被顏冰聞着味道。　　甄英雄才放下報紙，房門被推開，微微皺着眉頭，一臉疑惑的木子華走了進來，看到甄英雄躺在沙发上，木老鬼愣了一下，臉上的皺紋才開始舒展，對與門鎖為什麼會失效這個疑問釋然了，甄英雄笑着打了個招呼，道：“呦……，老鬼，你來晚了，所以我把你辦公室的暗鎖撬壞了，抱歉抱歉……”　　“該道歉的應該是我才對。”木子華走過來，拿起甄英雄放在茶几上的報紙，看着上面的新聞，道：“英雄，昨天……”　　“算了，我已經不記得了。”甄英雄不太習慣接受別人的道歉，或者說是不喜歡道歉時產生的那種關係疏遠的感覺吧。　　木子華卻好象沒聽到甄英雄的話一般，放下報紙，將自己的那套茶具搬到了茶几上，一邊擺放一邊說道：“蘇丫頭說的一點都沒錯，我確實是老了，那種安穩的日子過的多了，老無所依的寂寞感就讓我覺得恐懼，英雄，你沒有做過父親，無法體會到那種感覺……”　　甄英雄雙手抱頭而枕，望着天花板，道：“其實我昨天也有些衝動了，事後想了想，我也不是一點都不能了解你的感受，你和全浩是過命的交情，不希望他和你有同樣的喪子之痛，這也是人知常情，他為義字會丟了一條腿，現如今我打斷了他兒子兩條腿，你心裏會怨我下手狠也不足為奇，說實話，老鬼，我也覺得自己很過分，只是說了一句話，就讓全興這輩子都站不起來，但是，我並不會去懺悔，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想我當時會懷着內疚的心情，把全興給宰了，因為這就是黑社會的生存之道，為了保護自己，就必須去傷害別人的原始法則。”　　木子華苦笑道：“是啊，黑社會講道義，只是自己給自己臉上貼金，為完全黑暗的內心編織出來的欺人欺己的謊話罷了，沒有法則才是黑社會的本質，在這個圈子裏面講感情，無疑是活膩味了，想要自殺的傾向，昨天我確實說了不合身份，不和環境的話啊，你就是為了脫離這種黑色的環境而努力，我卻在一旁嘮哩嘮叨，對你無謂指責和要求，蘇丫頭說的對啊，無論你多麼聰明，也不過是個二十齣頭的小子而已，我們把這麼重的膽子壓到你肩上，就應該更多的為你着想，可我卻……”　　“算了，我也沒在意這些，不過，你昨天那話說的確實挺沒道理的……”甄英雄突然坐了起來，換上一張很虛偽很貪婪的笑臉，道：“老鬼，你要是真想和我道歉的話，能不能拿點實際行動出來？”　　木子華剛在壺裡撥了些茶恭弘=叶 恭弘，看到甄英雄那張臉，忍不住打了個冷戰，這個笑容，擺明了是有所圖謀啊，“什，什麼行動？”　　甄英雄穿好鞋，坐正身子，咳了一聲，表情嚴肅道：“是這麼回事，小愛那丫頭周末不是做完功課嗎？結果被幾個科任老師聯名告到了年級教導主任那裡去了，那個地中海腦袋非要小愛今天把家長帶到學校來，你也知道，爆龍蘇不能離開漢宮，一心是公眾人物，要是來了學校，非引起混亂不可……”　　聽到這裏，木子華已經猜到了一個大概，“小公主最後就去求你代替他的家長，是不是？”　　“要不管你叫老鬼呢，猜的太對了。”甄英雄獻媚似的笑道：“你既然想表示一下歉意，能不能叫那個地中海腦袋就放過小愛這一馬啊？”　　“我幫不了你，還是先欠着你好了。”木子華道：“小公主身份再特殊，她還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學生不好好學習，被教訓也是免不了的，這是為了她自己好，再說，你不但是她的未來姐夫，還是她的班主任，於公於私，你都應該去向朱老師了解一下情況吧？這也是對小公主負責。”　　“你這不是屁話嗎？”甄英雄看着木子華慢條斯理的將熱水澆入小差壺中，皺眉道：“就因為我既是她姐夫又是她班主任，所以才不願意去找那地中海啊，你想想我要是去了，其他老師得怎麼想啊？不會教學生也不會教孩子，肯定得說少爺我無能！”　　木子華道：“你不去別人就不這麼想了嗎？再說，你當了二年三班的班主任之後，除了讓他們班團結了一點，在學習方面根本沒有什麼進步，小愛，施施，小蟬她們三個人的成績還比以前更差了，前幾天模擬測驗，艾愛差一點‘滿堂紅’，施施和小蟬也有五門功課不及格，上周五的年級會議上就有不少老師向副校長提出這個問題了。”　　“什麼問題？”甄英雄緊張道：“不會是討伐我，要撤了我的班主任頭銜吧？”　　“那倒沒有，雖然大家都知道你這挂名老師肚子里沒玩意兒，但除了你，還真沒有哪個老師敢跑那個班做班主任的，你做了班主任之後，科任老師也很少再被學生戲弄，所以你在他們眼裡就是一面擋箭牌，討伐你會傷及到他們自己的利益。”木子華倒了兩杯茶，慢吞吞說道：“不少老師建議將你那寶貝女兒樂樂調到其他班去，幾個二年紀班主任還差點因為爭搶樂樂打起來。”　　“恩？”甄英雄疑惑道：“為什麼？”　　“成績唄，上次模擬考試成績，二年三班平均分五十一點一五，年級，不，應該說是全校倒數第一，不過，樂樂的個人成績卻是學校歷史上最高的，達到了九十三點五分，其中還有三科滿分，其他班的班主任眼熱，覺得這麼好的一個學生放在你那個班，就好象把一顆鑽石鑲在了狗屎上。”木子華嘆氣道：“說來也是，如果不是樂樂考了那麼高的分數拉高了班級平均分，你們班的成績有可能掉到平均分五十以下……對了，你應該看過班主任的賞罰制度了吧？期末考試，班級平均分不及格的，取消班主任的半年獎金。”　　“我靠！還有這種制度嗎？”甄英雄本來就在為了其他老師把自己的班級形容成‘狗屎’而磨牙，聽到木子華這話，更覺得來氣，但也頗有點喪氣，“二年三班的學生就真的那麼弱智嗎？”　　“不是弱智，是不肯好好學習。”木子華品着早茶，道：“其實小君和小環那兩個丫頭學習也不錯，只是不認真考試而已，你去替小公主受受訓也有好處，回去好好教訓教訓她們，興許以後成績就能上來了，到時候自然就沒人用她們做反面例子，想把樂樂調到別的班了。”　　也難怪其他班的老師都想得到樂樂，私立學校師資力量比較雄厚，對於班主任的獎勵規定有很多種，待遇也比較優厚。期末考試平均成績第一的班級，班主任不是得到不扉的獎金，就是價值十幾萬的私家車，此外，班級不管在任何方面出了成績，班主任都會得到相應獎勵，若本班學生在省、市組織的各種高中生比賽中取得名次，為校爭光，班主任獎勵則更加豐厚。　　雖然這種獎勵制度不太貼合教師的精神，但作用依然是巨大的，這也就不難理解樂樂為什麼如此搶手了，當然，這些老師並不知道，樂樂所以進入甄英雄的班級，是木子華和甄三國一手安排的，這也是為了樂樂的安全着想。　　逃是逃不掉了，肯定要去見見那個地中海，甄英雄也知道多說無用，拿起小茶杯，一飲而下，看來自己這個不經常來學校的，只能教自習課的老師，也得多動動腦子，把班級成績拉上來了。　　教師資格證都是用非法手段搞來的甄英雄從很多方面來講都不能稱為一個好老師，因為首先他就沒有一個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基本修養，在甄英雄看來，動物是為了活着而吃，人是為了吃而活着，當然了，這個‘吃’，對動物而言是單純的填飽肚子，而對人而言，既是食物，又是物質生活的一種體現。　　甄英雄的思想比較簡單，他認為讀書，學知識，就是為了將來可以混口好飯吃，雖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未必只有讀書多學習好的人才有前途，但好好學習絕對沒有壞處，文化知識可以充實一個人的內涵與修養，而內涵與修養，是一個人立足社會的根本。　　文化知識，是踏上社會前的地基，地基砸的實，人生真正的起點才會穩，甄英雄了解真正的生活，很多時候，那要比小雛鳥們幻想的艱難千萬倍。　　上課鈴響過之後，甄英雄拿着那份晨報從木子華的辦公室出來，以便在廁所蹲坑時打發時間，其中一個版面刊登的小廣告讓他頗有點興趣，其中一個是課外補習班夜校招生廣告，還有一條是一家小旅行社刊登的‘溫泉之旅七日游’，甄少爺腦筋一轉，這兩條廣告挺有意思的，也許，能用來提高一下學生的成績也說不定呢。

# 第423章 姐姐門事件

　　甄少爺大便竟然忘了帶手紙，沒辦法，就用剛剛看過的報紙擦了擦屁股，紙太硬，磨的屁股有點疼，甄少爺嘆了口氣，感慨啊，自己都被小鳳凰給寵壞了，身邊突然沒有了她們，好象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了呢。　　地中海腦袋的二年紀主任，姓朱，叫做朱有官，最顯著的特點自然是四十歲不到就凸了頂的腦袋，這人雖然穿戴講究，卻肥頭大耳朝天鼻，完全沒有賣相，挺着個圓圓的啤酒肚，身體每每一動，那大肚子都會跟着顫悠，因為在學校里人緣不怎樣，是個欺軟怕硬的主，因此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對他都極為反感，背地里叫他豬倌。　　豬倌聽說甄英雄這個二年三班的流氓班主任來找他的時候，嚇的腿肚子都打軟，甄英雄是什麼人？那是流氓的老大，大流氓！　　雖然聽說過艾愛那魔女頭子將甄英雄叫‘姐夫’，但學校里真正知道艾愛還有個姐姐的人，就只有木子華和四小魔女了，畢竟在艾愛出生后，蘇影就與艾華離了婚，她檔案上註明的家庭成員，只有母親蘇影一個人而已，當然，過去學校里也有其他人知道艾愛的親生父親是朗朗市副市長艾華的，那就是四小天王，不過，他們在甄少爺第一天來學校當老師的時候得罪了他，已經被義字會發放到外市去了。　　朱有官怎麼也沒想到甄英雄居然就用艾愛姐夫的身份來辦公室‘報到’了。　　“甄，甄少……不，甄老師，是甄老師，呵，呵呵，您請坐，我去給您沏杯茶……”平時口舌伶俐的朱有官在甄英雄面前的表現，很像是以前他教育學生時的一面鏡子，他就像是做了什麼壞事的學生一般，在甄英雄面前怯怯懦懦的。　　朱有官這個辦公室里，除他之外還有一男一女兩個老師，男的姓張，女的姓謝，都是精英教育培訓出來的高才生，年紀都不是很大，一年級的張老師今年還不到三十，給人感覺斯斯文文的又不失風趣，性子比較溫和，在學生群中很有人緣，口碑不錯，雖然四小魔女入學后給他添過不少的麻煩，可是卻從未專門針對他發過難。　　任三年級年級主任的謝老師今年剛好三十，過去是語文老師，當上主任是去年的事情，給人感覺穩重高貴，雖然戴着一副小巧半框眼鏡的她看起來有些冷艷，但知識性的氣息讓人覺得她非常可靠，比張老師有經驗，又沒有朱有官的火暴與浮躁，所以儘管資歷比朱有官差了些，依然壓着他，成了三年級的主任，不過也正是為此，被朱有官嫉恨。　　同在一個辦公室，張老師和謝老師平時沒少受豬倌的氣，因此看到他撞上甄英雄這顆大釘子的時候，心裏都在竊笑，尤其是看他在甄英雄面前那副卑躬屈膝的德行，更是覺得解氣，兩個老師不約而同的偷偷掏出手機，將他那丟人模樣拍攝了下來。　　張，謝兩位老師都聽說了早上那個關於甄英雄與王思慕‘鬧彆扭’的傳聞，雖然各有各的理解，但他們都認為甄英雄現在的心情肯定好不着，朱有官十有八九會成為他的撒氣筒。　　“不用了，地中……啊咳，那個，朱老師，是吧？”甄英雄大咧咧的坐在了豬倌的座位上，差點忘了人家姓什麼，道：“現在我是代表艾愛同學的家長來和你了解一下她的情況，您是老師，不用和我這麼客氣。”　　誰想和你客氣了？！你這模樣像是來受訓的嗎？豬倌心裏有氣，可他卻不敢招惹甄英雄，忙道：“是，是……”　　“那你還客氣什麼？坐啊，你是年級主任，比我官兒大，我坐着你站着哪合適啊？”　　甄英雄這客氣話說的太沒溜兒了，這個辦公室里就三張椅子，現在都坐着人，朱有官坐哪去啊？好在豬倌反應不慢，訕笑道：“不用，不用，這两天腰椎有點痛，我站着就好，站着就好……”　　甄英雄這個二年三班的班主任，確實歸朱有官這個年級主任管着，但他哪敢在甄英雄面前擺架子啊？朱有官現在後悔死了，要不是上周五批評了二年三班的成績差，罵了那幾個課任老師一頓，昨天他們也不會把艾愛的問題報上來了，本以為甄英雄這陣子都不打算來學校了呢，這才狠下決心傳喚艾愛的家長，想給眾老師起一個表率作用，先拿學生號召力最大的小公主開刀，卻沒想到把這不稱職的流氓老師招來了，媽媽啊，老子不會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吧？　　朱有官幾次想張口問問甄英雄，他什麼時候成了艾愛的姐夫，可沒摸清楚甄英雄現在的心情，話到嘴邊，就是問不出來。　　“既然朱老師喜歡站着，我也不客套了，朱老師，有什麼話你就直說吧，回去之後我會好好收拾艾愛那臭丫……咳，我會好好教育艾愛那孩子的，呵，呵呵。”流氓和教育工作者始終是極端的兩個職業，甄英雄有陣子不和老師打交道，說話有點板口。　　朱有官見甄英雄態度良好，好象沒有什麼發飆的前兆，微微鬆了口氣，他能當上主任，也不是一點能耐沒有，心思轉的也快着呢，不管甄英雄這話說的是真心還是違心，只要自己把艾愛的問題說清楚，和他講道理，讓他無法反駁的認識到艾愛的不可救藥，他就算心裏不滿，也只能是對艾愛不滿啊。　　朱有官念及此，精神一振，笑道：“是這樣的，甄老師，艾愛同學上次模擬測驗的成績不太理想，而且，上周末還忘記了做作業……”　　一直笑容滿面的甄英雄變臉比翻書還快，眼神一冷，沉聲道：“朱老師，你也說了，艾愛只是這次考試成績不理想，你讓她下次努力不就行了？一次兩次的模擬考試能說明什麼問題啊？再者，你也說她是忘了做作業，這人活着，每天的事情那麼多，誰沒有忘個事的時候啊，難道忘點事情還成了什麼大罪不成？”　　甄英雄這話乍聽起來貌似有着幾分道理，但誰都知道他是在胡攪蠻纏，那朱有官沒想到甄英雄說翻臉就翻臉，嚇的肝都顫，其實甄英雄並不是包庇艾愛，他早就決定回去之後教訓教訓她了，所以和朱有官矯情，是因為甄少爺不太習慣被他這樣的人說教。　　“我最近所以不常來學校，是因為招生工作很忙碌，你因為這麼點事情就把我折騰回來，知道對明年的招生計劃有多大的影響嗎？”甄英雄理直氣壯的教訓着朱有官，道：“朱老師，你現在可能很閑，但不要覺得別人也和你一樣閑，我很忙的，如果沒有什麼事情，我先走了。”　　你丫忙個屁啊？！誰不知道你那招生辦公室主任的頭銜是挂名的？再說，暑假后才開學兩個月，哪所高中這麼早就去招學生啊？！朱有官心裏罵翻了，可嘴上又不敢拆穿甄英雄，他怕啊，如果就這麼讓甄英雄走了，他怕以後甄英雄會報復自己，說自己存心折騰他。　　好在老子提前有準備啊！朱有官忙道：“甄老師，您先不要走，其實，艾愛同學的問題不止這些，您先看看這些東西……”說罷，朱有官將一摞作業本擺在了甄英雄的面前。　　甄英雄看到雖然本子不同，但封面上的署名都是‘艾愛’兩個字，疑惑道：“這是什麼？”　　朱有官抹了把汗，笑道：“艾愛同學開學之後交上來的一部分作業……”　　桌上最少也有三十多個本子，甄英雄拿起幾本隨便翻了翻，皺眉道：“我知道這是作業本，我是問你給我看這些作業做什麼……天啊，這隻是開學之後的一部分？全寫滿了啊，你們每天給學生留多少作業啊？太不體諒學生了……”　　靠，那不是關鍵！朱有官忍着不滿，賠笑道：“作業是多了點，高中的課程對孩子的未來致關重要，嚴格一點也是難免的……”　　“那也要考慮到學生的精力啊，學生需要的是輕鬆的學習環境，你們這是在壓迫學生！”甄英雄氣道：“要減少學生的學習壓力，讓他們感受到學習的樂趣，這麼多的作業把他們的課餘時間都擠掉了，完全得不到放鬆，學生怎麼能不厭學啊？朱老師，你真應該好好的檢討一下自己了。”　　張老師和謝老師也不禁點頭，他們一直認為甄英雄是個外行人，沒想到他也會說兩句人話，二年級的學生作業量太大，正是因為朱有官對各任課老師教育方法的強行干涉，迫使他們多留功課，以提高年級成績，為他爭取名利。　　朱有官這個憋屈啊，被一外行人數落，還不能還口，簡直是對他的侮辱，媽的，這流氓頭子盡和老子打岔了！　　“甄老師，我要說的，不是這個問題……”　　甄英雄將作業本拍到桌子上，義正嚴詞道：“朱老師，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怎麼能不說呢？你這是在迴避責任，作為年級主任，我覺得你在工作態度上有很大問題！”　　到底是誰工作態度有問題啊？朱有官這個氣啊，卻不得不點頭道：“是，是，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下午我就召開年級會議，和二年級的老師們一起討論甄老師你提出來的問題。”　　“光討論不夠，還要解決問題。”甄英雄有點來勁了。　　“是，一定解決，一定解決。”豬倌趕緊把話題扯回來道：“甄老師，現在再來說說艾愛同學的問題吧，您看看這些作業本，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呢？”　　甄英雄皺眉道：“我不是說了嗎？你們作業留的太多了。”　　“咳，不是這個……不，不，您說的是一個問題，可還有其他的問題。”豬倌不敢再問甄英雄意見了，拿起一個本子，翻開，道：“您看啊，這是作文本，開學之後共留過九個題目，可艾愛同學的作文本上卻出現了四種筆跡，而且，文筆，結構，構思的角度等等寫作特點完全不同，顯然是出自四個不同的人之手……”　　甄英雄雖然外行，但字跡是否相同，還是能分辨的出來的，而且，小公主本人那兩筆刷子確實特點顯著，讓人不敢恭維，但這本作文上，有三種筆跡整潔秀氣，雖各不相同，卻比小公主的字漂亮多了，甄英雄一眼就認出這三種字跡，分別出自一心，甜甜，和畫兒之手。　　那死丫頭居然讓別人替她寫作業……　　朱有官似乎覺得這些還不夠有說服力，又拿出幾份表單，一臉憤然的說道：“甄老師，您再看看這個，我從沒見過比艾愛同學更不象話的學生，因為下個月班主任需要給學生做家訪，所以上個星期要他們填了一張表格，要求寫明家庭成員和家庭住址，可這個艾愛太胡鬧了，表格和她轉學過來時候填的完全不同，尤其是這家庭住址，她填的是，是……”　　朱有官說到這裏，頓了頓，沒再說下去，因為他已經注意到甄英雄的臉色變的極差了。　　艾愛那丫頭填寫的家庭地址，甄英雄太眼熟了，這不是他在市中心的那套三室一廳嗎？！與艾愛的表格疊在一起做比照的，正是甄英雄來學校報到時填寫的個人資料表！　　同居關係！甄英雄腦袋裡閃過了這麼一個詞，球球的，這朱有官肯定以為少爺和艾愛是同居關係！不過……艾愛叫少爺姐夫，少爺雖然是未婚青年，但和女朋友同居也沒什麼說不過去的吧？女朋友帶着她妹妹一起住在少爺家，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啊，這個地中海腦袋的豬倌在意這些做什麼？　　甄英雄哪知道，直到他今天早上承認自己是艾愛的姐夫之前，學校里的老師可沒有人把小公主的話當過真，朱有官把這個東西拿出來，原是以為艾愛為了逃避家訪，故意把家庭地址填成了甄英雄的，是一種蓄意破壞甄英雄教師形象的惡作劇，如果是艾愛的媽媽來學校的話，知道女兒和一男老師開這種玩笑，肯定氣瘋了，朱有官並沒有想到代替艾愛家長而來的人會是甄英雄，當然了，這個時候還把這種東西拿出來，朱有官的目的已經不是告狀了。　　朱有官乾咳了一聲，小心翼翼的疑問道：“甄老師，艾愛同學生活在單親家庭，我聽說，她是在美國長大的吧？”　　艾愛是在美國出生美國長大的，甄英雄不知道朱有官為什麼問這個，點了點頭，“是啊，怎麼了？”　　朱有官咽了口唾沫，緊張兮兮的表情讓甄英雄更納悶了，“甄老師是艾愛同學的姐夫，這麼說，艾愛同學還有個姐姐了？”　　別說朱有官了，那個年輕的，未婚的，目前還沒有女朋友的且對愛利絲冒充的王思慕老師有意思的一年級主任張老師，在看到朱有官拿出這份東西的，聽到他問出那個問題的時候，似乎也想到了什麼齷齪而值得期待的事情，將眼睛睜的大大的，那三年級主任，和孫小月關係不錯的謝老師，也緊張的咽了口唾沫，將身子向前探了探，好象對甄英雄怎麼回答很在意一般。　　“你這不是廢話嗎？她沒有姐姐怎麼叫我姐夫啊？她父母早年離婚，她姐姐跟着她爸一起生活，怎麼了？”　　“甄老師，艾愛同學的姐姐，是你的女朋友？”　　“……朱老師，你怎麼盡說點廢話啊？”　　朱有官尷尬的笑了笑，壯起膽子，假裝不經意的問了一句，“我聽說，王思慕老師的父母都是在美國工作的，王老師來我們學校以前，也是在美國一家跨國大企業里上班的……”　　怎麼又扯到愛利絲身上了啊？甄英雄是真被這些不着邊的問題問暈了，想了想，愛利絲冒充‘王思慕’這個身份來學校做老師，原本是為了接近自己，而關於王思慕的資料，這些老師只知道一個大概，例如，她是中韓混血兒，父母在美國工作，她曾經到英國留學，後來通過父母關係，進了美國一家大公司（快樂谷集團）工作，其他的便一無所知了。　　如果說對王思慕還有什麼疑惑的話，那就是，為什麼她才來學校幾天而已就和甄英雄如膠似漆，好象老夫老妻的那種關係了。　　“是啊，這有什麼奇怪的嗎？”甄英雄沒好氣道：“朱老師，你到底要問什麼？”　　果然！聽甄英雄承認了，早上也聽到了‘傳聞’的朱有官就好象發現了新大陸一般精神振奮，怪不得那麼漂亮的女老師才到學校就和甄英雄好上了呢，原來他們早就認識，王思慕資歷那麼淺就能進這個學校當老師，肯定是甄英雄使的活兒，走了後門，大概是怕別人知道會看不起王思慕，所以這對姦夫淫婦剛開始的時候裝成不認識的樣子，然後再假裝戀愛上了，就是怕別人說閑話啊！　　要問什麼？當然是問你艾愛的姐姐是不是王思慕啦！不然還有誰和你談戀愛啊？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呢？！朱有官和張，謝兩位老師都在心裏鄙視了一下甄英雄，朱有官訕笑兩聲，這才問道：“甄，甄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冒昧的問一句，艾愛同學的姐姐是……”　　一般人很難想象甄英雄身邊會有那麼多的女人，在他們這些普通人看來，一個男人公開的戀愛對象只有一個，甄英雄和王思慕雖然沒承認過在談戀愛，可學校里的人卻早在八卦輿論中認可了他們的關係，那麼，艾愛將甄英雄叫姐夫，她姐姐是誰，也就不言而喻了吧……　　導致這個誤解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艾愛和愛利絲冒充的王思慕，都有在美國生活的相同的經歷，雖然在學生群中並沒有人認為小公主與王思慕有關係，但老師與學生之間畢竟是兩個不同的輿論載體。　　要不說這朱有官也滿聰明的呢，腦子都用到這種地方了，憑藉早上的謠言和甄英雄承認姿勢是艾愛姐夫的身份這件事情，就能扯出這麼多有待求證並大多已經得到答案的問題來了，現在，就看甄英雄是不是承認王思慕是艾愛姐姐這一個關鍵問題了！　　這個教導處辦公室，位於年級老師辦公室的裡屋，關注這個問題的，並非只有屋裡的三個主任，那些沒有課的老師同樣在趴門偷聽，甄英雄現在可是學校最值得關注的焦點人物。　　偏偏，天大的誤會就這樣產生了，甄英雄怎麼可能把一心就是艾愛的姐姐，自己的女朋友這件事情告訴外人知道啊？一心可是公眾人物，在學校和社會上引起混亂是小，被冰狠天盯上那可就太危險了，所以，甄英雄說了一句讓人很容易和早上那謠言聯繫起來的話。　　“對不起啊朱老師，我不太方便告訴你，艾愛的姐姐身份比較特殊，如果別人知道她和我交往，對她影響不好，可能會對她造成傷害……”　　甄英雄心裏有些感慨和自卑，所謂的‘影響不好’，是因為一心屬於公眾人物，如果媒體知道她和自己這樣一個黑社會太子交往，肯定會產生一些負面報道，但這話聽到這些老師耳朵里，可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先前愛利絲以王思慕的身份進入學校，倒沒人說什麼，可沒過幾天，她的身份被甄英雄戳穿，為了迷惑顏冰，甄英雄要愛利絲繼續扮演王思慕，為了方便起見，他和木子華都沒考慮到學校老師的輿論，將資力淺淺的王思慕提前聘用為正式教師，年薪高的讓人眼熱，雖然高層知道愛利絲確實有能力，但下面的老師卻因為眼紅而猜疑她託了關係，畢竟，經常和甄英雄一起曠工請假的她被轉正有欠說服力啊。　　轉正的同時，愛利絲開始和甄英雄一起上班下班，甚至一起請病假，無疑是印證了謠言，他們兩人那建立起來的快的都誇張的‘情侶關係’比什麼都有說服力，現在甄英雄說‘如果別人知道艾愛的姐姐是誰，會對她姐姐產生不好的影響’，不也貼切了嗎？　　王思慕就是艾愛的姐姐，她和甄英雄早就有一腿，卻因為走後門進入學校當老師怕別人說閑話，所以先裝不認識，再假惺惺的愛起來，堵住了別人的嘴巴，這種事情要是被人知道，對王思慕的影響當然不好了！　　提到愛利絲了，甄英雄想起點事情來了，也沒去在意朱有官那張差異並遐想連連的臉，說道：“對了朱主任，思慕老師這两天身體不適，需要請假一段時間，沒什麼問題吧？那麻煩你安排其他的老師暫時替她代課吧。”　　甄英雄雖然是在問朱有官，可言語之間就沒有給他回絕的機會。　　身體不適？！這話又容易和早上的謠言聯繫起來，思慕老師難道真的是被甄英雄傷害了，所以才痛苦難過的不願意來上班？　　莫非，第三者不是別人，正是思慕老師的‘親妹妹’，小公主艾愛？！想到艾愛平時對甄英雄的親熱態度，還有不知道從哪個朝代開始就出現的那句‘小姨子有姐夫的一半’或者‘半拉屁股’‘一條大腿’什麼的曖昧‘名言’，不少人心裏越琢磨越是那個味兒啊。　　這發現太震撼了，本就不敢對甄英雄說教的朱有官也是癩蛤蟆惦記天鵝肉的主兒，驚訝之餘也不再指責小公主的錯誤了，不能破壞他們之間的關係，讓這個大流氓和那個小禍害恩愛去吧，這樣一來才能堅定王思慕老師離開這大流氓的決心，大多數可憐的男人才會有機會去安慰虜獲她被傷害過的芳心啊！　　甄英雄直到現在，還沒察覺到自己已經被丟到了謠言與輿論旋渦的中心呢。　　可憐的甄少爺啊，形象全毀了……

# 第424章 為成績買單

　　“恩？小環同學呢？”　　第三節課，是二年三班的自習課，雖然甄英雄平時很少來學校，但自從他當了班主任以後，班上已經沒有人逃課了，就算誰想逃課，也會先和小公主請假，並在講桌上放一張假條。　　甄英雄沒有看到小環，也沒有看到桌子上有假條，心裏有點擔心。　　“報告姐夫老師。”作為民主選舉出來的班長大人，艾愛站起來，大聲道：“我不知道！”　　甄英雄因為艾愛的事情，心情正爛着呢，氣啊，“不知道你站來幹嗎？！”　　“姐夫老師提出問題，總要有人回答吧？我是班長耶。”艾愛恬不知恥的笑道：“我昨天下午被停課了，所以不知道小環為什麼沒來，施施已經給她打過電話了，沒開機，也許在醫院吧。”　　如果是在醫院的話，確實有可能不開手機，甄英雄點了點頭，“既然小環同學沒有來，那麼等她來了之後由班長艾愛同學代為轉告吧。”　　艾愛疑惑道：“轉告什麼？”　　“班會內容。”甄英雄露出了一個邪邪的笑容，看的下面的學生直打冷戰，“現在本老師要給你們開班會，恩……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給你們開班會吧？”　　學習委員小君同學起立回答道：“是的，姐夫老師！”這麼乾脆而響亮的回答擺明是在嘲笑甄少爺這班主任工作做的不到位啊。　　別說小君了，艾愛，施施，小蟬，乃至所有的學生，誰不知道甄英雄那兩下子啊？整學生還行，開班會？他能有什麼正經事情可說啊？　　球球的，樂吧你們，有哭的時候！甄英雄漱了漱嗓子，示意大家安靜，這才一本正經的說道：“上個星期，模擬測驗的成績已經下來了，我們二年三班獲得了丟人現眼的倒數第一，少……咳，老師我面上無光啊。”　　甄英雄語氣很平淡，還有點調笑的意味，但眾學生早就知道他笑里藏刀的本事，笑的越甜，過會捅出來的刀子越鋒利！沒想到這個不正經的老師居然用成績說話，難得的盡職啊。　　小君是學習委員，班級成績差，她怕甄英雄又使用慣用的殺雞儆猴，把自己‘殺’了給下面的‘猴’看，趕忙道：“姐夫老師，我認為想要提高成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覺得……”　　“我知道。”甄英雄不等小君把話說完，就截斷道：“所以今天我們這堂班會，就是討論如何在期末考試取得好成績，至少，也要讓平均成績超過及格線。”　　這個人還是甄英雄嗎？眾學生大多猜想他會拿小君開刀，當眾整她一頓然後威懾自己等人，卻沒想到甄英雄心平氣和的說出這樣一番正常話，艾愛都懷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現在的甄英雄，真有一點老師的模樣了。　　“有沒有同學發表自己的看法？”甄英雄笑着問了一句。　　這個班沒有幾個愛學習的，樂樂比誰都清楚，聽甄英雄這麼一問，趕緊舉起手來，生怕甄英雄被冷場，甄英雄哪能不明白‘愛女’的心意啊，溫柔的對樂樂笑了笑，道：“寶貝，說說你的看法。”　　班上，乃至學校里誰不知道樂樂是甄英雄的乾女兒啊？甄英雄也就懶得迴避，直接叫樂樂‘寶貝’，而樂樂則叫甄英雄為‘爸爸老師’。　　“是，爸爸老師，我覺得……”　　“不公平！！！”　　“不公平！！！”　　“不公平！！！”　　樂樂站起來才說了幾個字，艾愛，施施，小蟬這‘笨蛋魔女三人組’便異口同聲的打斷了，樂樂眉頭一蹙，不滿道：“小愛你什麼意思？我還什麼都沒說呢！”　　“讓你說話本來就不公平了，等你說出來不是更不公平了嗎？！”艾愛對甄英雄道：“姐夫，樂樂是年級第一名，成績好的都變態，她提出的意見對我們這些不擅長學習的人類來說，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你為什麼故意強調‘人類’兩個字？！”樂樂氣道：“小愛，你變相罵我是吧？你才是變態呢！”　　“大姐大說的沒錯。”施施道：“樂樂，你學習那麼好，肯定不能了解我們這些笨學生的難處，你的學習方法無法適用於我們。”　　樂樂皺眉道：“我還沒說呢，你怎麼知道就不適用呢？”　　小蟬也是學習方面的廢柴，聞言說道：“肯定不適用！我們是一看書就頭疼的類型，樂樂你是‘啃書一族’的，不管提出來什麼意見，都會要我們看書或者下苦功，我們接受不了！大家說是不是？”　　雖然沒有人敢在甄英雄面前接小蟬的口，但那群不愛學習的敗家子們已經把認同的表情寫在了臉上，學習好的只有樂樂等兩三個人，小君和小環若是認真一些考試的話，成績也不會差，還有一小部分人平均分及格不成問題，但以小公主，施施，小蟬為首，超過半數的學生根本達不到及格線，由此可想小蟬的支持率有多高了。　　“不下苦功肯定提高不了成績，小蟬，世界上沒有不付出努力就能得到收穫的事情……”樂樂看到大家這個態度，一腔熱情算是涼了。　　甄英雄對樂樂點了點頭，示意樂樂坐下，然後問艾愛等人道：“你們的意思是，強制性的補習是不能提高成績的，是嗎？”　　雖然不知道甄英雄心裏在想什麼，幾個丫頭還是點了點頭，小蟬有些得寸進尺道：“姐夫老師，強迫我們補習，我們只會更厭學的，你放心，我們自己私下會努力的。”小蟬及其支持者們，只是怕自己的課餘時間被補習佔用罷了，私下努力什麼的無非就是敷衍甄英雄而已。　　甄英雄也做過學生，怎麼會不了解小蟬等人的那點小心思啊，他早就知道強制性的要成績，只會逼的學生更厭學，笑了笑，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強迫你們學習了……”　　眾學生聽到甄英雄如此一說，嘩然，可還沒有來得及驚喜，就聽甄英雄繼續說道：“不過，期末考試我一定要看到成績。”　　艾愛心裏有種不詳的預感，忍不住打了個冷戰，“姐夫，你要看到什麼成績啊？”　　“我早上才聽說，如果期末考試班級平均分不及格的話，班主任的半年獎就會被取消，沒賺到錢事小，本老師丟人現眼事就大了，如此一說，你們都知道我要看到什麼成績了吧？”甄英雄嘿嘿一笑道：“其實我剛才上廁所的時候仔細想過了，強硬的補習你們這群笨蛋肯定不願意接受，而老師我也不願意用固定而嚴格的教學模式限制你們的自由，所以呢，我也想到了一個不錯的提升成績的方法。”　　上個廁所的工夫你能想到什麼好辦法？好在眾學生很了解甄英雄的脾氣，沒人抱怨他說話低俗，聽說他不打算採取強硬嚴格的方法逼迫自己等人學習，欣喜不已啊，還以為甄英雄是體諒他們呢。　　在一般人看來，流氓和不愛學習的人之間，是划等號的，殊不知，有些流氓文化水平也高着呢。　　小蟬的好奇心要比一般女孩子大的多了，激動道：“姐夫老師，你想到什麼辦法了？”　　“獎罰制度。”甄英雄笑道：“少爺……不，老師我在學校外面投資了一家旅遊公司，只要咱們班期末考試的平均成績過了及格線，寒假我就帶你們去南方的小島上狠玩一個星期，冬天里享受夏日氣息，大海，沙灘，比基尼，衝浪，滑水，泡溫泉，住五星級酒店，所有費用由我承擔，讓你們享受七天天堂一般的生活……”　　誰不知道義字會的最大產業是漢宮集團啊，甄英雄所謂投資了一個旅遊公司，說的應該就是漢宮旗下的公司之一，眾學生精神振奮，甄英雄這個獎勵很誘惑人啊。　　“姐夫老師，你說真的？！”施施聲音都顫了，雖然她家庭條件很好，但因為爺爺木子華工作很忙，媽媽又在公司幫忙，根本沒有人能騰出時間帶她出去旅遊渡假，因此可想甄英雄這個條件對她的吸引力了。　　“當然，姐夫老師什麼時候騙過你們？”甄英雄很臭屁的甩了甩額前的頭髮，笑道：“不止如此，平均分超過六十的同學還可以帶一名家屬，費用一樣由老師來承擔。”　　還能帶家屬？！這條件越來越誘惑人了，甄英雄不停的轟炸着學生已經雀躍的心，笑道：“想想看吧，如果你們用自己的成績為家人爭到了豪華七日游的機會，你們的家人會有多高興？肯定會為你們感到自豪的。”　　是人就有虛榮心，尤其是處於叛逆年齡的孩子，總希望父母對自己刮目相看，甄英雄這話正點到他們的心窩裡，說起揣摩人的心理，這些毛頭孩子又怎麼會是甄英雄的對手啊。　　全班同學都去，那得多熱鬧，多有意思啊，所有人都心動不已，艾愛卻比較理智，全班同學，再各帶一名家屬，八十來人，集體出去旅遊的費用得多驚人啊？即便旅遊公司是他自己的，能節省一部分成本，可又能省下多少？甄英雄開出這麼豐厚的獎勵條件，肯定是有所圖謀，“姐夫老師，為什麼還能帶家屬呢？”　　艾愛很敏感的察覺到了甄英雄那慈祥的笑容後面隱藏着一絲陰險，卻還是搞不清楚甄英雄心裏打的是什麼算盤，就聽他道：“你們都是未成年人，恐怕有大多數同學連飛機都沒坐過呢，一個人外出一個星期，家裡人肯定不放心吧？這是為了那些不放心的家長着想，也是我對你們的承諾，免得你們懷疑老師我騙人啊，既然把這個獎勵制度都告訴你們的家長了，我總不能翻悔吧？”　　眾學生高興啊，甄英雄這麼說也有道理，他根本沒有反悔的餘地啊。　　也有些男孩子不太喜歡有家長在身邊，覺得那樣的假期會放不開，不自在，一個面目清秀的男生站起來問道：“姐夫老師，我有個問題！”　　甄英雄道：“什麼問題？”　　“不帶家長可以嗎？”那男生說道：“我想帶妹妹一起去。”　　“可以啊，只要你的家長放心，隨便你帶誰去都可以。”甄英雄笑道：“但是，不帶家長的同學，必須得讓父母簽個字，表示他們同意你們去旅遊才可以。”　　眾學生和那男生一同歡呼，甄英雄真的不是在開玩笑啊，不少人已經開始遐想陽光沙灘的美妙假期了。　　小公主卻越想越不是味，甄英雄盡撿好的說了，這世界上怎麼可能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啊？艾愛拍了拍桌子，所有人都安靜了下來，就見小公主一臉狐疑的問甄英雄道：“姐夫，你不督促我們學習就開出這麼豐厚的獎勵，肯定是還有話沒說呢吧？例如，咱們班的平均分沒達到及格線……”　　“既然說是獎罰制度，有獎當然會有罰啊，要知道，天下可沒有免費的午餐。”甄英雄終於露出了不加掩飾的冷笑，“我不督促你們學習，還給你們提供了那麼豐厚的獎勵，如果你們達不到及格線，那不光是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們自己不是嗎？如果，你們的平均成績不及格的話……”甄英雄故意拉了個長音，目光爆射出一陣寒光。　　果然，蜜糖永遠與毒藥並存！　　所有的學生幾乎同時吞了一口唾沫，緊張啊，現在的表情才是屬於甄英雄的！直覺在告訴他們，甄英雄又有什麼缺德的想法了！　　“如果，你們的平均成績不及格，很抱歉，豪華渡假計劃取消……”　　“啊……？！”眾學生髮出一聲驚呼，顯然，大多數人對平均分及格是沒有自信的，那些對考試及格有自信的學生反應更為激動，例如，樂樂，小君。　　甄英雄繼續冷笑，“別以為光取消就完了，平均成績不及格的同學還要參加寒假補習班，不過有一點可以放心，請補習老師的費用由我出……”　　因為差學生拉成績，甄英雄取消獎勵顯然不太公平，小君不滿了，“姐夫老師，我有問題！”　　“駁回！”甄英雄知道小君要說什麼，道：“我們的班級很團結，你們剛才不是集體反對樂樂的意見嗎？多團結啊……”　　反話，流氓老師果然又記仇又護犢子，這話根本是替樂樂出氣呢！眾學生意識到不妥了。　　“團結是什麼？是一個整體，老師我是以一個整體來看待你們的，既然你們不願意被強迫，那老師我就不強迫你們學習，不逼你們補課看書什麼的，但我有權決定獎勵制度，學習是學生的任務，我只是要你們平均分及格，要求不高吧？學習不好的同學自己看着辦，如果因為你們拉了成績，讓得高分的同學也失去這次旅遊的機會，你們的心裏過意的去嗎？”　　甄英雄嘴裏說著‘團結’‘整體’，可這話才一說完，下面立刻分裂了，學習好的，對及格有自信的同學立刻敵視起那些學習差勁的以小公主為首的‘笨蛋軍團’了，而笨蛋軍團沒想到甄英雄會採用‘利益牽連’這樣的損招來分化他們，拽了大家的後腿是小，丟人現眼是大啊，害人家也不能去南方的小島渡假，心裏還真過意不去。　　甄英雄還在分裂班級團結，製造緊張氣氛呢，“如果你們實在是沒有信心考試及格，那就集體放棄到南方小島享受的機會吧，就當從來沒有過這個獎勵，心裏就會平衡一些，唉……，雖然學習差的同學要去補課，但學習好，又想去旅遊的同學難免要受點委屈了……”　　陰險，太陰險！所有同學都明白甄英雄這風涼話是故意分化班級團結，但偏偏，這話就鑽到自己心裏來了，也難怪，哪個學生不希望嚴嚴冬日去南方小島享受陽光沙灘的？只要考試及格就能享受到那些，對學習好的同學來說簡直是送上門來的禮物，要他們放棄，不是太憋屈了？　　甄英雄不過說了幾句話而已，這個團結的班級立刻被分裂了，學習好的嚴重敵視學習差的，幾個要好的同學已經開始商量課餘時間的補習計劃了。　　“對了，各位同學記得回去之後把老師剛才說過的話告訴你們的父母，老師記性不太好，萬一到時候你們都及格了，而我卻忘了今天的承諾，讓你們空歡喜一場，呵呵。”甄英雄笑着朝門外走去，道：“那麼，今天的班會結束，你們繼續上自習吧，老師我今天還有點別的事情，要早退了。”　　快滾！艾愛心裏氣啊，她恐怕是唯一看穿甄英雄真正陰險所在的人，說什麼考試之前不監督學習，不制定強硬的補習計劃，完全是謊話，他這四保險上的太絕了！　　第一層，用豪華渡假引誘人，這是利誘，第二層，假期補習，這是懲罰，第三層，為了不扯別人後腿，不遭白眼和怨恨，不丟人現眼，差學生就必須努力學習，是陰險的離間計與激將法，最後的第四層保險，才是屬於甄英雄最隱諱，也是最奏效的，只屬於他自己的方法，他先前說什麼學生可以帶家人，目的並不單純，不光是利用了學生的心態，還用豪華旅遊的誘惑去引誘學生家長，那些想去旅遊的家長知道了甄英雄的這種獎勵，肯定會督促子女學習的。　　有這種獎罰制度擺出來，再不用心上課的學生，肯定會被想去旅遊的好學生鄙視，嘲諷，刺激，而回到家后，還要面對想去旅遊的父母的監督與督促，甄英雄這方法無懈可擊，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這些學生都會努力學習的。　　甄英雄似乎忘記了剛才和朱有觀說的話，或者說，他認為，有一定獎勵拿出來，並不算是壓迫學生……　　朱有官有一句話說的很對，高中三年，是人這一生致關重要的三年，既然做了二年三班的班主任，就要為這些孩子的前途負責任，甄英雄的想法很簡單，人一輩子，只有一次高中生活的經歷，時光不會回頭，虛度就是浪費，如果用物質能夠換來知識的話，他願意為自己的學生買單。　　“是嗎，小環不在醫院啊……哦，沒什麼，沒什麼，月月，我有點事情要離開學校，你先回來吧，小公主和樂樂身邊現在沒有人……好，就這樣。”　　甄英雄掛了電話，心裏不是味道，夏月並沒有在醫院里見到小環，那丫頭現在到底在哪？甄英雄已經問過林驍勇了，他的人回報說，小環早上就背着書包出門了，可她沒去醫院也沒來學校，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顏冰並不知道全興已經被自己控制了，應該沒有道理對小環下手吧？況且，對孩子出手，顏冰未必做的出來，甄英雄心裏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安，這種不安讓他有些發慌。　　所以早退，正是想去找找小環，甄英雄也沒和木子華打招呼就溜達出了教學樓，一出門，就看到自己的‘瓢蟲’前，靠着一個熟悉的身影，那人顯然也看到了甄英雄，彈掉手中的煙屁，很大方的和他擺着手，甄少爺眉頭一蹙，然後再生硬的展開，掛上虛偽的笑容走了過去。　　“原隊長今天怎麼這麼閑，跑到學校里來了？而且……”甄英雄把手比畫在腦門上，做了個四處張望的動作，調侃道：“原隊長這麼大方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可是少之又少啊，今天怎麼不藏了？”　　靠在甄英雄車前抽煙的男人，正是朗朗市刑警隊隊長原野，平時常穿便裝的他今天難得的穿上了警服，衣着整齊的樣子乍一看給人感覺挺不舒服，頭髮有點長，鬍子茬亂糟糟的，原野雖然看起來很邋遢，精神倒是不錯，對於甄英雄的揶揄不過是淡然一笑，“拜你所賜，我最近真的挺閑，所以過來找你聊天敘舊。”　　“呵呵，咱倆有交情嗎？”　　“鬥了兩年，你認識我，我認識你，這不算交情嗎？”原野笑了笑，道：“找個地方坐坐？”　　今天的原野和往常確實大不同，完全不理會自己的挑釁，莫非這小子吃錯什麼東西了不成？甄英雄完全猜不出原野今天來找自己的目的，“原隊長今天真的不用上班？”　　“你不是也不用在學校給學生上自習課嗎？”　　球球的，這小子肯定是聞到什麼味兒了，莫非，昨天局裡開會時，他真的對果果起了什麼疑心不成？不然為什麼今天就找到自己啊？　　甄英雄想了想，只得先放棄去找小環的念頭，拉開車門，笑呵呵的對原野道：“好啊，上車吧。”　　原野一怔，甄英雄的反應也讓他覺得有些意外，原以為他會想辦法甩開自己的。　　如果可能的話，甄英雄並不願意和原野太近乎，畢竟他的狗鼻子太靈了，說不準哪句話就能被他發現什麼呢，甄英雄也是沒有辦法，他總覺得今天的原野很奇怪，想要探探他的口風。　　七星瓢蟲駛出學校的那一刻，四方高中的老師們算徹底炸開了鍋，這時候早上那個小小的傳言已經被放大了N倍，荒謬的嚴重脫離了現實，看到甄英雄和原野一起離開了學校，‘最新消息’開始迅速流傳。　　王思慕老師自殺了！甄英雄被警察帶走去協助調查了！　　如果甄英雄知道學校的老師在傳舌這方面還沒有自己一個流氓素質高，不知道還不會對他們客氣。

# 第425章 又是內鬼？！

　　“甄英雄，雖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麼辦法，但是我確定，你和白廳長，艾市長私下里達成了某種協議，他們在支持你做某件事情，所以才不許我跟這個案子，對不對？”　　原野還是第一次坐甄英雄的車，望着窗外，似乎是心不在焉，卻說出了讓甄英雄大驚的話，一直在揣摩原野心思的甄少爺怎麼也沒想到原野開口的第一句話就這麼驚人，他的心裏彷彿突然之間駭起了巨浪，洶湧澎湃。　　“某種協議？”甄英雄城府頗深，心裏的慌張並沒有表現在臉上，笑道：“原隊長指的是什麼協議？”　　“呵呵，甄英雄，你不用和我裝糊塗，是什麼協議我雖然不知道，但我很早以前就聞的到味道……”　　“味道……”甄英雄眼角一垂，“你是狗嗎？”　　原野微微一勾嘴角，竟不生氣，笑道：“如果你是一條狐狸，那你就當我是一條獵犬好了。”　　“士隔三日，刮目相看啊，你嘴皮子功夫見長。”甄英雄不再和他打岔，看這意思，原野並不是來咋呼自己的，甄少爺肅起表情，道：“原野，咱們倆人之間用不着整虛的，你一個人跑來學校找我，是想問什麼？”　　正如原野所說，如果他沒有聞到什麼氣味的話，今天根本不會來找自己說這些話，否則不是提醒自己應該防備他了嗎？甄英雄索性敞開天窗說亮話。　　“一直玩虛的傢伙好象是你吧？呵呵，先說說你和白廳長艾市長的協議吧，我所以那麼肯定你們之間妥協了什麼，理由很簡單。”原野舒服的靠在座位上，望着前面的車輛，道：“我先前有兩個疑點，第一個，上次我才說過你不配合我，我就暴光艾一心和你的關係，沒過两天，白廳長就來了朗朗市，說你打算利用黑市拳大賽鏟掉一個跨國犯罪組織，為了不打草驚蛇，市局必須在表面上撤出案子，與你立場極端的我更是被隔離的主要對象，雖然白廳長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但未免太巧了，好象是專門針對市局一般，第二個，白果，她並沒有撤出案子，成了局裡唯一跟着你的警察，但她對市局有很多隱瞞，似乎是在利用警察身份包庇你什麼，昨天的會議上，她明顯對我說謊了。”　　甄英雄好奇道：“為什麼這麼說？”　　“黑市拳大賽已經開始了，但她卻和我說不知道，這不就是撒謊嗎？”原野笑道：“你會不會覺得驚訝呢？我不止知道黑市拳大賽已經開始了，還知道你們把比賽的場地設在油輪上，上周六周日你根本不像白果說的那樣在漢宮……”　　甄英雄已經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為什麼原野會知道這些事情？甄少爺完全理不出頭緒來，握着方向盤的手在微微顫抖，儘管他表面上依然鎮定，但心裏已經慌亂成了一團。　　原野還在繼續轟炸着甄英雄的神經，淡淡道：“明天早上六點半，你和白果還會乘那艘停泊在朗朗市碼頭的‘歐律諾墨’號游輪出海，沒錯吧？”　　甄英雄額頭見汗，如此被動的情形還是第一次遇到，甄英雄竟然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這些事情，就算是在漢宮內部也少有人知，原野是從哪裡聽來的？！　　“你一定想問我是怎麼知道的吧？”原野並沒有向過去那樣佔到便宜就洋洋得意，表情反而更加的嚴肅了，“我不介意告訴你，這是昨天有人親口對我說的，至於這人是誰，我也不介意告訴你，但在這之前，我想先問你幾個問題。”　　甄英雄深吸一口氣，壓下心中的混亂，顧做鎮定的笑道：“你覺得我會回答你嗎？”　　“你有的選擇嗎？”原野反問道：“如果我把這件事情告訴張進寶局長，捅到省廳或者公安部，會有什麼後果你應該比我更清楚，白廳長和艾市長恐怕會有很大的麻煩吧？”　　甄英雄嘴角一勾，冷聲道：“這麼說來，這件事情目前為止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已……”　　原野一怔，看到甄英雄的表情，這才笑道：“這時候你還能冷靜的套我話，不愧是你啊，我兩年抓不到你的尾巴，你也不全靠僥倖，怎麼，想殺了我滅口？”　　原野等於承認了甄英雄的話。　　“我要是真‘殺’你，那不等於讓你抓我尾巴呢嗎？”甄英雄嘆了口氣，減慢了車速，“原野，你想和我談什麼條件？”　　“是要和你談點條件，不過這個話題也稍後再說，你先回答我的問題。”原野把玻璃開了一條縫，又點了棵煙，道：“盯上你的人策劃了朗朗電視台事件，警方要你配合，是為了挖出那個針對你，同時又危害着社會的犯罪者或者犯罪集團，我聽白果說過，當時白廳長所以能說服你合作，是因為他開出了一個條件，合作破案之後，他會為你漂白義字會提供幫助，沒錯吧？”　　甄英雄點了點頭，“想要漂白義字會，有他的幫助會得到很大便利，這一點你比我更清楚才對，因為你就是我漂白的一個障礙。”　　原野明白甄英雄的意思，像自己一樣緊盯着義字會，想抓義字會高幹去坐牢的人，當然不會放任他們漂白，可原野卻搖了搖頭，笑道：“甄英雄，我所以來和你談條件而沒有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訴局裡，就因為你有漂白義字會的想法，僅此而已。”　　甄英雄摸不透原野的心思，疑惑道：“我沒聽錯吧？一直想把我關到牢房裡的臭警察居然會老實的站在一旁看着我漂白，把黑社會的尾巴洗乾淨？”　　“你以為你有多大面子啊？老子不抓你自然有不抓你的道理。”原野似乎也覺得那話從自己的嘴裏說出來有點彆扭了，乾咳一聲，把煙掐滅，卻不去看甄英雄，道：“其實，你的不良記錄雖然很多，但市局裡並沒有你的犯罪證據，說你是黑社會，也僅僅是因為你的家庭背景，所以我想抓你，是看不慣你小子把我們警察當傻子耍，非要在法制社會裡充他媽的大俠，朗朗市還有幾條人命案到現在都查不到頭緒，不管你是不是承認，我都認定是你做的了，只不過沒有證據而已……”　　那幾個人確實是被甄英雄幹掉的，都是一些用慈善家面具矇騙世人，暗地里做盡傷天害理之事的敗類，但他們的尾巴很乾凈，警察也抓不到他們的犯罪證據，因此甄英雄暗中把人給做了，當然，甄英雄的動機絕對不是燃燒的正義感，而是很不巧，那些人的存在觸犯到了義字會的利益，如果沒有這個原因，那些人再是為非作歹，甄英雄看他們再彆扭，也不會去冒充什麼大俠。　　這就是道上的規矩，如果眼中釘不趟過界，自己又沒有一個說的過去的理由，就算看着再彆扭也不能主動挑起事端，甄英雄始終是個黑社會。　　“沒有證據你憑什麼認為是我做的？”　　“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還是有不少事情能證明你和那幾個死鬼之間是有關聯的，但我憑藉的，是感覺。”　　“感覺？球球的，警察不是靠事實和證據說話的嗎？感覺算是怎麼回事？”　　“警察要破案，首先就要去懷疑，而‘懷疑’本身就是一種感覺，你懂個屁？”原野不等甄英雄說話，語風一轉，道：“不過那已經不重要了，說實話，如果我不是警察，也想殺了那幾個敗類，警察有時候也會很無力，明知道眼前的人豬狗不如，做盡了傷天害理的事情，卻因為沒有證據，而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囂張得意，繼續為非作歹……”　　甄英雄嘴角抽了兩下，“你不是在指桑罵槐的說我吧？”　　原野一笑，沒承認也沒否認，繼續自顧自的感慨着，“從城南斧頭幫的史懷南被殺之後，接連又發生了高橋澤事件，朗朗電視台時間，神秘的殺手，摸不着頭腦的暗殺事件……總之又遇到了很多事情，雖然你小子貓膩太多，對警方隱瞞了很多事情，但有一點我還是看的清楚的，你一直都是被動的被捲入那些事情。”　　“原野，你到底要問什麼，能不能痛快點？”甄英雄發現今天的原野廢話特別多。　　原野望向窗外，車窗上映出他略帶感慨的嚴肅表情，“我沒有證據抓你，如果你真的能把有着幾十年歷史的義字會漂白，徹底清洗朗朗市黑道的話，我沒有理由搞破壞，抓了你，義字會依然會生存下去，不抓你，義字會的歷史就會終結，不，應該說是它黑暗的一面就會終結，我不是傻瓜，也沒有倔強固執到不會動腦子思考，孰輕孰重我很清楚，顯然不抓你對朗朗市的未來更有好處，而且……抓了你，白果恐怕會傷心，不，是一定會傷心吧。”　　原野突然轉過頭來望着甄英雄，眼中有一絲不甘，那是一種被壓抑的感情，也是一種宣布退出時的勇氣，那種勇氣給他帶來的痛苦全部寫在了臉上，甄英雄有些驚訝，有些震撼，“原野，你……真的喜歡果果？”　　“甄英雄，你要是對不起白果，我不會放過你的！”原野沒有直接回答甄英雄的問題，但他的態度已經說明了一切。　　甄英雄用鼻音哼了一聲，似乎很不屑原野的警告，“用不着你來關心，我比你更喜歡她。”　　“那就誠實的回答我的問題。”原野似乎就在等甄英雄這句話，壓着聲音，嚴厲道：“白耀天為什麼要幫助你，突然之間不讓市局參与這件案子了？”　　甄英雄很不滿原野這種審犯人的態度，但看到他那認真的表情，還是忍了忍，做了兩個深呼吸，道：“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樣，我沒利用果果去威脅誰。”　　原野是個聰明人，見甄英雄並不像在說謊，便問道：“那你們是為了什麼而合作？”　　“很簡單，發生了朗朗電視台事件后，你就應該知道是有人在刻意針對我，針對義字會吧？那確實是個跨國的犯罪組織，他們的鼻子比你還靈敏，現在的局勢很微妙，如果他們知道警察和義字會達成了合作，我就沒有機會把他們端掉了。”甄英雄表情淡然，道：“不鏟掉這個組織，朗朗電視台的案子破不了，義字會的漂白也會受到影響，就這麼簡單。”　　甄英雄當然不能告訴原野真正的原因，僅僅是不想讓顏冰被警察抓進監獄，只能避重就輕的找了個理由，而且說的很籠統。　　“是什麼組織？”刨根問底是警察的慣病。　　甄英雄乾脆道：“無可奉告。”言多必失，甄英雄明白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　　原野沒想到甄英雄被自己攥着把柄依然如此的嘴硬，皺眉道：“為什麼？”　　“你是警察，這就是理由。”甄英雄道：“但我可以告訴你的一點是，這個組織和山口組有點關係，他們的目的是鏟掉義字會，疏通這條販毒線路，白耀天也不算說謊，我並沒有拒絕與警方合作，我的一切動作對白耀天和艾華都是透明的，信不信就在你了，如果你執意要攙和進來，我也攔不住你，但如果因為你而壞了事情，你自己考慮後果吧。”　　甄英雄反客為主，破釜沉舟的威脅起原野來了，原野臉色變了又變，被甄英雄反將一軍，顯然是預先沒有想到的事情。　　原野沉默了好一會兒，剛想開口說些什麼，甄英雄的手機就響了起來。　　這個手機是顏冰給他的那個，東方雲給他的手機還在一心那裡，難道這電話是顏冰打來的？甄英雄嚇了一跳，掏出來一看來顯，虛驚一場，看了看原野，大方的接通了電話，不過他的手指還是按了兩下側鍵，將手機的音量調低，“晴天，什麼事情？”　　顏冰這個手機的號碼，晴天和畫兒也知道。　　“少爺，您在哪呢？怎麼外出也不叫我一聲啊？”電話那邊的晴天抱怨道：“我找了您老半天呢。”　　甄英雄笑道：“找我做什麼？”　　晴天顯然是睡過點了，不然也不會這個時間才想起打電話來，語氣之中既有點抱怨甄英雄出門不叫她，又有一些自我埋怨，發牢騷道：“我是您的保鏢，影子，怎麼能和您分開呢？”　　看來還沒有人告訴晴天，她們已經被安排去保護三國了，甄英雄也不方便和晴天多說，便道：“我沒事，你和畫兒今天放假，好好放鬆一下吧，對了，如果看到小環回漢宮，記得打電話告訴我一聲。”　　“小環？她現在就在漢宮呢啊……”　　“恩？”甄英雄微微吃了一驚，“她在漢宮？”　　“是啊，聽雪姐說，她早上來找小公主和樂樂一起去上學的，沒想到兩位小姐很早就出門了，雪姐看她臉色很差，還有點發燒，就讓她留在漢宮休息了，雪姐剛才還問我有沒有看到您呢，對了，少爺，一心少奶奶，甜甜小姐，果果小姐，愛利絲小姐，哦，還有大公主，她們剛才都有找過您，您什麼時候回來啊？”　　甄英雄今天要來學校的事情沒有告訴任何人，那些八點以後才起床的丫頭當然不知道自己去了哪裡，也不知道自己身上這個手機的號碼，別人還好說，估計白果和變態姐姐甄三國已經發飆了吧？　　白果的任務是二十四小時跟着甄少爺，而三國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沒見過自己了，那倆妞鐵定生氣了，甄英雄心裏打顫，但也稍稍得到了點安慰，因為總算是找着小環了。　　“怪不得那丫頭今天沒來上學呢……”甄英雄鬆了口氣，敢情小環去了漢宮啊，難怪到處都找不到她呢，林驍勇的人根本不會去監視漢宮啊。　　還好，因為電話聲音不大，原野聽不清話筒里的聲音，不然被他聽到‘愛利絲’這個名字可就糟糕了。　　想到愛利絲，甄英雄就想到了她織的那條紅色的圍脖，那是她想送給自己的禮物吧，說起來，自己很少收到女孩子送的禮物呢。　　‘禮物’兩個字一出現在腦海里，甄英雄心裏一動，看了看時間，十點四十分，便對晴天道：“我下午回去，晴天，替我告訴她們，我去給她們買禮物了。”　　掛了電話，甄英雄笑着對原野道：“如果原隊長沒有意見的話，咱們就去朗朗市大酒店吧。”　　原野似乎有些走神，“恩？什麼？”　　甄英雄有點納悶，這小子究竟怎麼了？　　“我說，我們就去朗朗市大酒店吃點東西，繼續剛才的話題吧。”甄英雄道：“聽說那裡正在辦一個什麼珠寶展，我也想去参觀参觀。”　　“我要問的都問完了，已經沒什麼事情了。”　　甄英雄怪怪一笑，“沒事情了？”　　原野疑惑道：“還能有什麼事情？難道你會告訴我製造了電視台事件的人是誰嗎？”　　“不會。”甄英雄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因為我也不知道具體是什麼人做的。”　　原野無法確定甄英雄說的是實話還是謊話，沉思了片刻，道：“甄英雄，要我替你保守這件事情並不難，但你要答應我兩個條件。”　　甄英雄就知道原野沒有這麼便宜自己的道理，皺眉道：“什麼條件？”　　“第一，你真的會漂白義字會，清洗朗朗黑道勢力，如果你騙了我，那後果會很嚴重的……”原野突然從口袋裡摸出一跟小巧的錄音筆，頗有些得意的按下了播放鍵。　　‘甄英雄，雖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麼辦法，但是我確定，你和白廳長，艾市長私下里達成了某種協議，他們在支持你做某件事情……’　　甄英雄臉色微變，原野竟把上車之後說過的話完整的錄了下來！　　“呵呵，原野，我發現我真的小看你了。”甄英雄有點被陰的窩囊感覺，但同樣也覺得原野的手法比較笨拙而不計後果，“雖然我一直提防你耍陰招，但還是沒想到你會用這麼笨的辦法，先別說我肯定會漂白義字會，就算我騙了你，你把這東西暴光，要承擔後果的似乎也不是我一個人吧？這段內容不但會輝了果果，白耀天，艾華，甚至你自己也倖免不了，掌握這段錄音的你同樣在包庇我不是嗎？”　　這段錄音里，原野說過的很多話也不是一個警察應該表現出來的態度，甄英雄所以防備不夠，正是因為原野那些不合身份的話讓他麻痹大意了，他居然是抱着玉石俱焚的態度來找自己談話的！　　“就像你說的，確實，破了朗朗電視台的大案之後再拿出這段錄音，不但得不到白白撿來的獎勵，我的前途也會完蛋，但我防的就是這一點，你不要以為破了朗朗電視台的案子，把功勞推過來就能收買誰，我現在包庇你的目的只有一個，要你事後如約的漂白義字會。”原野笑道：“甄英雄，我絕對不是再賭博，你若真的愛白果，就不會讓這段錄音暴光的不是嗎？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犯下的錯誤負責，如果你翻悔，就證明我，白果，白耀天，艾華都犯了信任你的錯誤，那我們就應該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別忘了，我可是一名警察。”　　瘋子，球球的，這小子腦袋不正常！不過，這才是自己熟悉的原野，甄英雄笑了笑，道：“我果然低估你了，原野，歸根結底，你都是一個固執到有些瘋狂的警察，眼裡不肯揉沙子啊，對自己都能下狠心。”　　“那你錯了，我是一名警察，正因為我眼裡揉進了你這麼一粒沙子，所以才用這種你不屑提防的笨方法要挾你，我有為自己犯下的錯誤買單的決心，同樣，我是喜歡白果，但是不管是誰犯了罪，都該付出代價，我有給她戴上手銬的決心，除非……”原野又點上一棵煙，吐了個煙圈，對甄英雄笑道：“除非你真的值得我們信任，不然咱們就一起完蛋。”　　甄英雄淡淡一笑，“說你的第二點要求吧。”　　“放方言一馬。”原野這個要求比他先前所說的還讓甄英雄意外，“方言綁架白果的事實是成立的，這一點我無法為他辯駁，但是，我始終不相信他是綁架團伙的主謀，甄英雄，你要是個爺們，就別故意整他，給他把帽子扣那麼大，其實只是綁架罪，就足夠他蹲很多年了，你也別太絕了。”　　就因為少爺是個爺們，才不能接受他對自己的女人有不良企圖，甄英雄笑道：“這件事情法官說了才算，我只能向你保證兩點，第一，我不會對法官說謊，第二，我不會整死他……”　　甄英雄早想好了怎麼收拾那王八蛋，原野這個要求有等於無，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影響，不和法官說謊，但是能證明方言和羅比等人不是夥伴的話甄少爺也沒打算說出來，不然不是會把顏冰扯出來嗎？該着方言倒霉，替顏冰把綁架的黑鍋背了。　　原野嘆了口氣，知道自己在耍陰招方面始終是比不過甄英雄，方言的命運註定是悲慘的，便不再多說，“那我也沒別的話說了，找個地方停車讓我下車吧。”　　“原野，你不但有一狗鼻子，連記性也是屬狗的啊？”甄英雄表情一肅，沉着聲音道：“你還差一個答案沒有告訴我呢吧？”　　原野一怔，“什麼答案？”　　“是誰，把黑市拳大賽已經開始，還有比賽方法和地點等等這些事情告訴你的？”

# 第426章 珠寶首飾展

　　甄英雄的表情淡淡的，但不難聽出他語氣中的自信，“你先前不過是懷疑而已，真正敢肯定果果包庇我，白耀天和艾華幫助我等等這些事情，都是因為你知道黑市拳大賽已經開始的緣故，因為果果也出海了，所以她在昨天在會上和你說這两天我們都在漢宮，才成了揭穿這一切最明顯的謊言，沒錯吧？”　　原野又吐了個煙圈，不用錄音了，他終於露出了原形，得意道：“全中，我已經說過了，是昨天下午有人把這些事情告訴給我知道的，但我現在改變主意了，我不能告訴你這個人是誰。”　　“因為我沒有像你想象的一樣把所有事情都告訴給你，並讓你參与進來，所以你還需要那個給你這些情報的人繼續掩藏身份監視我，對吧？”甄英雄早就猜到了原野的心思，並不氣憤，“我不會問你這個人是誰，但想問你另一個問題。”　　原野奇道：“什麼問題？”　　“你是個很有責任心的警察，既然你先前並不介意告訴我這個人的身份，表示你深信我不會傷害他，現在又不肯告訴我他的身份，讓他可以繼續監視我，這就不難確定，那個人就在我身邊，並且能很容易的觀察我的一舉一動……”　　原野臉色微微一變，他沒想到甄英雄能根據自己的態度推斷出這麼多東西來，顯得有些慌，“甄英雄，你不可能推斷出那人是誰的，所以不用白費力氣了。”　　“的確，無論是義字會還是漢宮，知道我出海比賽的人都不在少數，可以在我身邊觀察的，值得我信任的人也很多，想找出這樣一個人，顯然不太可能……”　　原野額頭冒出了細細的冷汗，甄英雄的語氣很平淡，但說出來的話讓人心中很不安寧，他似乎已經有了懷疑的對象，因為他說的是‘不太可能’而不是‘不可能’，莫非，他真能找出那個人來？　　車速漸漸減慢，甄英雄繼續深沉的說著，“原野，我有個問題想不通，那個人為什麼要把我的事情告訴給你呢？想害我嗎？不像，因為可以距離我那麼近的人，我肯定是不設防的，而且，想要害我，即便不想自己動手，去找那個針對義字會的組織，遠遠比找你合作更有效果，他沒那麼做，可以證明的問題只有一個，他不知道有關那個組織的事情，如果知道的話，即便不去找他們，也會把他們的事情都告訴你……不，以你的性格，肯定是早就問過了，但你今天卻來詢問我，這證明那個人根本就不知道那個組織的事情，這樣一想，我身邊可以圈定的嫌疑人範圍就小的多了，即值得我信任，又不知道那個組織的人……”　　原野的冷汗簌簌的，太小看甄英雄了，這小子太精了吧？　　甄英雄將車停在了路旁，轉過頭來，對原野露出了一個極為陽光的笑容，在這個陽光笑容的照耀下，彷彿他心靈黑色的陰影更濃了，“我，是不是應該讓他人間蒸發呢？”　　“甄英雄，你咋呼我？！”原野聽到甄英雄說出那樣一句話來，心裏鬆了口氣，他似乎認定甄英雄不會殺那個給他送情報的人，所以肯定甄英雄是在用一堆看似恰當的推理乍自己說出那個人的名字，原野板起臉，顧做鎮定的說道：“我不信你能憑我來找你這麼點事情就能推斷出那個人是誰，你是想擠兌我說出來是吧？”　　“呵呵，你看出來了？”甄英雄突然變臉一般，訕訕笑道：“原野，你真的聰明了。”　　“無聊。”原野手心都濕了，雖然鬆了口氣，但甄英雄那一套推理卻還是嚇的他不輕，如果不是甄英雄最後的那句話，原野真懷疑他已經知道了那人是誰了，自己今天就過來找他，果然是太急噪了，如果準備的再充分一些，思考的再縝密一點，就不會如此大意，出現疏忽了，還好，甄英雄並沒有推斷出那個人是誰來。　　現在想想也對，甄英雄身邊那麼多人，他怎麼可能憑這麼點情報就知道那個人是誰啊？別說是他了，連自己都不相信會是那個人來警察局找自己呢。　　甄英雄撥動轉向燈，掛上檔，將車再次駛上了主路，哼着小調的他似乎是因為嚇了原野一跳而得意洋洋，殊不知，他的心裏並沒有表面那樣的輕鬆。　　球球的，不管那個人到底是誰，少爺都不可能下殺手的，原野還是和以前一樣蠢啊，少爺即便真的猜到那人是誰，又怎麼會在你面前說出來呢。　　腦海里已經出現了一個人的身影，甄英雄肚裏苦笑，大概就是那個人把關於自己的事情告訴給原野知道的吧？去警察局告密，顯然是想讓自己被原野抓到，這種行為很容易讓人想到一句話――有困難，找警察。　　黑社會的團隊中，有人會相信警察嗎？甄英雄苦苦一笑，當然沒有了……　　甄英雄所以要來朗朗大酒店，正是因為他想起闌度前两天說過，這裏現在正舉辦着一個什麼國際珠寶首飾展。　　三個消失的殺手時時刻刻威脅着甄英雄的生命，誰也不能保證明天會發生什麼樣的危險，甄英雄雖然表面上並不悲觀，但潛意識中還是會覺得顫慄和恐懼，沒有人不怕死，甄英雄也不例外。　　在真正的危險來臨前，或着說是在危險真正發生之前，心中的那種不安讓甄英雄覺得內疚，他突然覺得自己做的還不夠，他想要給幾個女孩子帶去更多的快樂，讓她們笑的更甜美，他隱隱的在害怕，怕過了這幾天，一切美好的想望都會被殺手的子彈穿破，因此，潛意識促使他在真正的危機到來之前，為一心她們做些什麼，可惜，時間有限，甄英雄並沒有機會去表達什麼了，於是，買禮物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　　珠寶展在朗朗大酒店的頂樓舉辦，因為是珠寶首飾展，戒備很是森嚴，安全樓梯暫時被封閉，只有一部貴賓專用電梯能通往頂樓，電梯口有金屬探測儀，六名朗朗大酒店的保安和一名經理負責驗證客人的身份及邀請涵。想要進入會場並沒有甄英雄想的那麼容易，他以為珠寶展和菜市場在一定性質上沒什麼區別，一家買一家賣，有錢就OK了呢，沒想到要進入還這麼麻煩，幸好今天身上沒帶着槍，不然連門都進不去了，居然連手機都得存放在這裏。　　進入會場的最基本要求還不止這些，另外規定，男士必須要穿西裝，打領帶，女士一定要穿禮服，甄英雄先前並不知道有這樣的規定，但巧的是，他今天因為難得的去學校上班，剛好穿了一身勉強合格的款式比較休閑的西服，而不巧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邀請涵是什麼東東，現在想起來，闌度說過，他是陪着宇文可憐一起來的，看來收到的邀請函的人是小憐吧。　　朗朗大酒店是朗朗市最大的五星級酒店，服務範圍正規，有透明感，雖然漢宮的規模也不小，而且消費水平甚至高過了朗朗大酒店，但那些高消費的服務大多是見不得光的，正規經營的朗朗大酒店在住客量上一直壓過以娛樂消費為主的漢宮，因此在外人眼中看來，朗朗大酒店比漢宮還要高上一個檔次，殊不知，朗朗大酒店雖然與市機關有一定的合作關係，但遇到棘手的事情或麻煩，還是少不了去尋求義字會的幫助，畢竟，客人多了，不是什麼樣的麻煩都方便交給警察處理的，義字會每年都不少拿人家的保護費。　　漢宮的名頭，僅僅是因為義字會的存在而響亮，它的奢華服務體現在一定的‘潛規則’基礎之上，例如，讓那些靠‘賣肉’走紅的漂亮女明星陪睡，玩玩‘毒龍鑽’‘冰火兩重天’什麼的，能讓平時在公眾面前清純高貴的女明星像妓女或者AV女星一般的伺候自己，還有什麼比這更刺激的呢？SM都行啊，作為一個演員，最重要的就是演技，不管是扮演受虐者，還是扮演女王，那些女明星演的都是有模有樣的。　　如果顧客掏的起錢，也可以保養這些女星，漢宮會從每個月的保養費中抽取一定的‘中介費’……　　錢多燒手的人活着是為了享受，而漢宮就是這樣的存在，它靠吸收金錢來滿足顧客釋放出來的慾望，將黑道關係轉化為一種可以用來金錢交易的商品，無論是女人，還是在另一個領域的地位與權利，都能用金錢來交換，例如，如果能得到一張漢宮的VIP金卡，持卡的人就等同有了義字會的庇佑，再不用擔心被黑道上的人騷擾找麻煩了，對於大多數有錢人來說，這種庇佑是不可獲缺的，那張金卡被漢宮收回前，持卡人等同是租用了義字會黑道勢力的消費者。　　漢宮和朗朗大酒店根本是兩種性質的存在，因此，同處一個行業，卻並不會發生競爭。　　雖然沒有邀請卡，但朗朗大酒店的那名經理卻認得甄英雄，根本不等甄英雄說話人家就恭敬的將他請進了電梯，這次活動的安全工作，名面上是警方負責，但暗中也有義字會的人在‘看場子’。　　朗朗大酒店的頂樓是專為朗朗市舉辦各種高檔活動而設計，最近兩年朗朗市舉辦的名流宴會，珠寶展，書畫展，大多選在此處。　　這次的珠寶首飾展雖然已經舉辦了幾天，但今天依舊有很多來觀展的人，甄英雄一進門，身材曼妙的迎賓小姐就給了他一本印製精美的小薄冊子，翻開一看，這是珠寶展的簡單介紹，後面還有各個展區展櫃的分布圖。　　頂樓的戒備就更嚴密了，每個展區都有警察立在那裡，除此之外，還有酒店的保安以及展商自己聘用的保鏢等等，雖然展品名貴，戒備森嚴是難免，但還是讓人覺得氣氛不暢快，有些壓抑，甄英雄是賊，當然會對警察多的地方有排斥。　　這次的珠寶展邀請的大部分展商都是國內外小有名氣的年輕珠寶首飾設計師，大概珠寶展是以促進朗朗市在這個行業發展為目的吧，來這裏参觀的，有不少是從事珠寶玉器首飾行業的，其中有幾個甄英雄看着眼熟的，正是朗朗市最大的珠寶集團的副總，恐怕参觀之餘也有其他目的吧，例如發覺一些年輕的珠寶設計師什麼的，除了這些圈裡人，餘下的大多是帶着夫人，千金，或者情人，情婦來這裏打發時間的朗朗市名流了，有商界的，也有娛樂圈的。　　甄英雄平時很少出席這種場合，因此能認出他來的人並不多，即便有少數人認出他來了，也會裝做不認識或者躲着走，原因簡單的很，甄英雄身邊的人，是朗朗市刑警隊的大隊長，原野。　　沒有人願意讓警察看到自己與義字會的太子套近乎來關係吧？因此認識甄英雄的人都閃的遠遠的，其中，就包括已經簽約了漢宮娛樂的影視界新星，花遲雨。　　一身白色西裝的花遲雨在這種場合里可是很受歡迎的，那些千金小姐，單身富婆，都對這小白臉青眼有加，不可否認，花遲雨很有賣相，只論樣貌，甄英雄和他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　　看到甄英雄的時候，花遲雨正和四五位抹着濃裝，看不出真實年齡的風騷女人親熱交談呢，每每一個微笑，都能讓那幾個女人露出迷醉的神情，可是，當花遲雨帥氣的甩頭髮時，不經意的看到了穿着和場合略微不太搭調的甄少爺正一臉不爽的走了過來，花大少肝都顫了，娘啊，怎麼碰到這瘟神了？！　　幾個美女看到花遲雨突然之間笑的發僵，都是大惑不解，頗有佔便宜嫌疑的推搖兼撫摩他的身體，花遲雨一機靈，從恐懼中回過神來，發現甄英雄好象並沒有看到自己，暗鬆了一口氣，那流氓要是看到自己和這些女人談天說地，十有八九會把不爽發泄到自己身上，那本大少在這些女人面前的形象可就全毀了，此時不溜，更待何時啊？　　“咦，別走啊，遲雨哥哥，我們再聊會嗎？”　　“不好意思，幾位小姐，我約了人，她也在這個會場，我要去找她了。”花遲雨說罷，好象學過凌波微步一般，迅速的穿過了人群，消失不見了。　　看到甄英雄的花遲雨，就像是見了貓的老鼠。　　甄英雄的確沒有看到花遲雨，會場里人不少，全穿的那麼莊重華貴，跑來吊馬子的花花公子多的是，一個花遲雨並不太惹眼。　　甄少爺一邊翻着小冊子，一邊漫不經心的看着展品，眉頭越皺越緊，“有沒有搞錯，展品居然是用競拍形式賣出的，球球的，競拍會晚上八點才開始啊……”　　“那是你一開始就搞錯了，操蛋，我真懷疑你是不是義字會太子了，一點常識都沒有啊？”原野不客氣的從服務生的托盤上端來一杯橙汁，喝了一口，很酸，蠕了蠕腮幫子，這才道：“你以為這是在菜市場買土豆啊？現在把展品拿出來是讓人看的，因為這次的展品大部分是手工製作，獨一無二，所以看中同一件珠寶的人肯定不少，如果看中了，就記住展品的號碼，到晚上的競拍會再去競買，這樣展商和拍賣行才有更大的利益所圖。”　　甄英雄眼角一垂，沒好氣道：“那些倒不重要，原野，我現在最不明白的，似乎你為什麼還跟着我？你不是說沒事了嗎？”　　原野和一個尋場的警員擺手打了個招呼，看來是認識，扭過頭來，‘哼’了一聲，對甄英雄道：“這裏的警員都是我市局的同事，我來看看這裏的安全工作做的是不是到位，和你有什麼關係啊？”　　“這裏的安全工作似乎輪不到你負責吧？再說，就算你真的是檢查工作來的，老跟着我干什麼？你還怕我搶劫是怎麼的？”甄英雄冷笑道：“原野，你不是想監視我買什麼禮物，買給誰吧？”　　一語中的！原野差點被那口飲料嗆着，“我操，我管你買什麼買給誰呢，我就是怕你搶劫，怎麼的，不行啊？”　　原野老臉都紅了，見甄英雄不屑的看了自己一眼，什麼也沒說就走了，這尷尬啊，想了又想，還是厚着臉皮跟了上去，喃喃的罵了一句，“你丫的要是給白果一個人買或者沒偏沒向也就罷了，要是讓老子發現你給艾一心買了個好的，給白果買個孬的糊弄她，老子非他媽整死你不可！”　　甄英雄怎麼會看不出原野的心思啊，雖然覺得原野太無聊，但細細一想，也覺得這人很痴，看的出來，原野是真的很喜歡白果。　　男人痴情不是錯，誰都有喜歡一個人的權利，原野並沒有給白果造成困擾，只是在替白果監督甄英雄罷了，雖然感到困擾的是甄英雄，但自知不能對白果專一的甄少爺因為心虛的緣故，也不好意思阻止原野多事的舉動，事實上，不會買禮物的甄英雄也希望身邊有個參謀，原野剛好可以充當那樣一個角色，因為，一心和小白那倆丫頭的禮物真的不太好買，那倆丫頭經常暗較勁……　　甄英雄嘆了口氣，給一個女人買禮物，有心即可，給兩個女人買禮物，就太難了。　　珊瑚，珍珠，琥珀，琉璃，瑪瑙等製品看的人目不暇接，黃金首飾的時代也已經過去，甄英雄更傾向於白金首飾，可來到首飾展區他就後悔了，因為不少首飾看起來都華麗的太過分，與其說是首飾，不如說是一件掛着首飾之名的藝術品，雖然漂亮美觀，卻不實際，買回去平常也無法戴在身上。　　闌度想送給愛利絲的是一條項鏈，他是在哪裡看到的呢？甄英雄四處張望着，目光中突然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剛好那個人轉過身來，也看到了甄英雄，還帶着兩分稚氣的小臉上閃過一絲驚訝后，立刻露出了不懷好意，卻異常甜美的笑容，因為場合緣故，她不能大聲叫喊，於是快步朝甄英雄走來。　　原野也看到了那個穿着紅色長裙的年輕女孩子似乎是在和甄英雄打招呼，瞧她臉上那欣喜表情，似乎和甄英雄關係不淺，好象久別的戀人再次重逢一般，大有撲向他懷抱的感覺，原野心裏暗罵甄英雄對白果用情不專，白果太傻，明知道他身邊的女人那麼多，還自己跳到了火坑中。　　好象出現在甄英雄身邊的所有漂亮的女人，都和他有那種關係，原野既替白果覺得不值，又暗暗羡慕嫉妒甄英雄的女人緣，他奶奶的，老子怎麼就碰不到那麼美的事情啊？為什麼沒有這麼漂亮的女人對我投懷送抱呢？　　原野看着那個漂亮的女孩子，感慨啊，感慨之餘，又覺得那貴裝女孩似乎有點眼熟，卻偏偏想不起來是誰。　　甄英雄卻是認得那丫頭，更知道那丫頭絕對不是對自己投懷送抱，搞不好……不，是肯定的，她肯定是有什麼企圖！　　“太子哥哥好！”　　“小憐……”　　“是憐憐！哥哥記性好差，都說過很多次了，叫人家憐憐嘛。”女孩小嘴一翹，那叫一個可愛，看的原野眼都直了，說話聲音嗲嗲的，甜的都膩人，雖然那聲‘哥哥’並不是對原野說的，可還是讓原野覺得骨頭髮軟，到底哪跳出來的美女啊？甄英雄的桃花運太強悍了吧？　　甄英雄絕對不認為這是桃花運，如果這丫頭也在這裏的話，他寧可不來才好，尤其是這丫頭說話比平時還嗲，肯定是有圖謀啊，微微一蹙眉，甄少爺問道：“憐憐，你不是應該陪着一心和甜甜嗎？怎麼會在這裏啊？難道，她們兩個也來了？”　　甄英雄說罷，四處張望了一下，並沒有看到雙子星的身影。　　聽甄英雄提到雙子星，原野才猛的認出眼前這個女孩子來，這不正是雙子星的助理宇文可憐嗎？！原野眼珠子差點掉出來，都說人靠衣裝馬靠鞍，這話不假啊，這丫頭穿上禮裙，鬆開了那條馬尾辮，立刻成熟了好多，再略施淡妝，和平時簡直是兩個人啊！　　甄英雄所以一眼就認出了小憐，是因為這丫頭笑起來太有特點了，甜甜的，壞壞的，有點不成熟的小丫頭感覺。　　笑的這麼奸，肯定是沒好事啊。　　“兩位姐姐沒來，她們今天上午休息，下午才有工作，我就自己過來轉轉了。”“自己？”甄英雄問道：“就你一個人嗎？”　　“也不是啊，我約了一個人的，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還沒到，保安不讓我帶手機進來，我也沒辦法給打電話催他。”小憐恨恨道：“我看他肯定是故意爽約的！”　　看到小憐柳眉都快豎起來了，甄英雄笑道：“是男朋友？”　　“切，太子哥哥真會開玩笑，人家哪有什麼男朋友啊，才不是哩。”小憐做作的扭捏一番，小嘴一瞥，輕聲道：“是奴隸，是取款機……”　　“什麼？”甄英雄和原野都沒聽清楚小憐後面的那句話。　　“恩？哦，沒什麼，我是說，能在這裏遇到哥哥真是太好……咳，太巧了，我和哥哥真是很有緣分呢，呵呵。”小憐將長發撥到肩后，原地轉了個身，因為穿着高跟鞋，還差點沒站穩，幸好甄英雄反應快扶了她一把，不然非摔着不可，小憐站好之後，抻着裙角，已經不是在故意套近乎了，而是在用自己的美色迷惑甄英雄一般，含羞帶臊的問道：“太子哥哥，看我今天這打扮，是不是很漂亮，很成熟，很有女人味兒啊？”　　“如果你矜持一點不這麼問的話，那你會比現在給人的感覺要成熟一點，不過。”甄英雄上下打量着小憐，只當她是一個比小公主還幼稚的女孩，笑道：“你今天是很漂亮，我一眼都沒認出你來。”

# 第427章 奴隸提款機

　　平時的小憐因為工作原因，穿着很隨意，有點男孩子的感覺，不是牛仔褲，就是休閑褲，甄英雄從來沒有看到過她穿裙子，這丫頭成天戴着個鴨嘴帽，扎着馬尾辮，在一心和甜甜身前跑來跑去，永遠是忙忙碌碌的，好象個假小子一般，此刻鬆開一頭長發，穿上性感高貴的連衣長裙，踩上一雙很女人的高跟鞋，走路不能邁大步了，立刻多了幾分女孩子該有的嫻靜，當然感覺不同了。　　“是嗎？我也覺得我今天挺漂亮的，方才有不少人和我搭訕呢，我都懶得理他們。”小憐笑眯眯的抱住甄英雄的胳膊，親昵道：“太子哥哥，你也來看首飾嗎？是不是想買給心姐姐的？”　　小憐是個很聰明的丫頭，她早就看到並認出原野了，但聽甄英雄並不避諱原野，問了自己一心的情況，知道原野已經清楚了甄英雄和一心的關係，所以不需要迴避這類話題。　　甄英雄有點摸明白小憐的目的了，“你用了‘也’字，這麼說，你是來看首飾的嘍？”　　小憐知道說走了嘴，有點尷尬的吐了吐小舌頭，右手摟着甄英雄的胳膊，左手摸了摸雪白的脖頸，翹着小嘴道：“人家也就是看看，過過眼癮，我哪有錢啊，我媽媽才不會給我錢買那麼貴的首飾呢……”　　來了來了！甄英雄一看小憐望着自己的那雙大眼睛閃動起被拋棄的小貓一般可憐巴巴的光彩，立刻明白了這臭丫頭的企圖，她的左手一直在脖子和胸前摸來摸去，連她想要什麼甄英雄都猜到了。　　甄英雄試探性的問道：“你想買項鏈？”　　“恩，恩！大概要七萬歐元呢，全世界只有那麼一條而已，設計師很年輕，《EL時尚》雜誌里很多模特都戴着她設計的首飾拍攝照片呢……”　　都說是打蛇不死才隨棍上，小憐根本不等人打，就恬不知恥的暴露了貪婪的慾望，小嘴炒豆子似的說個不停，口才可見一般，甄英雄還沒反應過來她到底要說什麼，就見她仰起那張漂亮的小臉，滿是期待的問道：“太子哥哥，難道你想給我買？”　　誰想給你買來着？！甄英雄汗都下來了，要說起厚臉皮的功夫，這個宇文可憐很可能還在小公主之上呢。　　“《EL時尚》是什麼雜誌啊？”甄英雄有意轉移話題。　　小憐還沒說話，就聽原野不屑的哼了一聲，鄙夷道：“這你都不知道？那是法國很有名的一家女裝時尚雜誌。”　　“女裝時尚雜誌？”甄英雄瞥着原野，怪笑道：“沒看出來啊，原隊長對女性時尚還挺關注的。”　　“我……局裡的女同事經常看，我當然知道，呵，呵呵，那雜誌在朗朗市很暢銷的……”原野這個後悔啊，自己多什麼嘴啊？盡想着在漂亮女孩子面前削甄英雄面子了，卻忽視了，一大老爺們了解女性雜誌又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事情。　　原野連個對象都沒有呢，想追女人，當然要知道女人喜歡什麼了，可這話在甄英雄面前說出來未免太掉面子了，原野心裏憋火啊，這流氓連女人喜歡什麼都不知道，卻能追到那麼多女人，這世界太不公平了，他媽啊！　　小憐沒興趣知道原野為什麼了解女性時尚雜誌，對甄英雄連連點頭，道：“那可是很有名的雜誌！太子哥哥，你想，那種暢銷雜誌的服裝模特都要戴伊蓮娜設計的首飾，她的手藝可不是吹出來的，我能買到她首飾的機會不多啊，雖然她手工製作的首飾大多沒有她珠寶行里賣的那些昂貴，但每件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少法國明星都得求着她，才能買到她親手製作的首飾呢。”　　七萬多歐元一條鏈子還不貴啊？你有錢嗎？給你機會你不也買不到？甄英雄從來不知道時尚為何物，也就無法了解女孩子追求時尚那種燃燒過旺的熱情，在他看來，女人都是屬烏鴉的，那些閃閃發亮的東西對她們永遠充滿了誘惑力。　　“時裝雜誌的模特戴她製作的首飾能說明什麼啊？又不是什麼珠寶雜誌……”　　甄英雄蠻不屑的，小憐卻不管他那麼多，繼續可憐巴巴的說道：“太子哥哥，其實展覽會第一天展出的時候我就看中那條項鏈了，可是人家沒錢，媽媽每個月才給我三千塊工資，我上學時得的獎學金什麼的加起來有七八萬塊左右，但人家那一條項鏈要七萬多歐元，我哪有那麼多錢啊？所以這两天我天天往這跑，那條項鏈今天晚上就要以竟拍的形式賣出去了，唉，看一眼少一眼嘍……”　　可憐真是可憐啊，說的這麼凄慘，好象那條項鏈本來就是她的東西，馬上要被別人搶走似的，甄英雄再大方，也沒大方到花好幾十萬去買一條項鏈送給這個高智商的白痴丫頭，但聽小憐說的這麼慘，好象真的挺喜歡那條項鏈的，倒也動了好奇心，“那項鏈真有你說的那麼好？”　　“恩，真的很好，沒有任何一個女孩子看到了會不動心的。”小憐陶醉了片刻，突然用哀求的語氣說道：“太子哥哥，你能不能借我七萬歐元啊？”　　“借？”甄英雄疑惑道：“七萬歐元合多少人民幣？錢我倒是有，但你拿什麼還我？”　　“人家慢慢賺錢還給你嘛。”小憐撒嬌道：“哥哥，你別看不起我，人家好歹是跳過級，十八歲就大學畢業的天才少女耶，我以後肯定能賺大錢的，你先借給我，說不定我立刻就能發筆橫財還給你呢？”　　“你當賺錢是撿錢啊？發筆橫財就還給我，說的還真輕鬆。”甄英雄笑着彈了一下小憐的腦門，覺得這丫頭真的很天真，不過，她的這種天真倒是讓甄英雄心裏一動，“那條項鏈在哪呢？帶我去看看，真要有你說的那麼漂亮，我就考慮借錢給你。”　　小憐顯然是沒想到甄英雄會這麼說，愣了一下，這才歡呼一聲，“耶！謝謝哥哥，在這邊，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了，來，我帶你去看！”　　原野以為甄英雄是在開玩笑，對他這個警察來說，七萬歐元一條的項鏈簡直就是扯淡，他努力一輩子也買不起啊，看到小憐那興奮模樣，不禁感慨，很多政府要員的腐敗，就是從這樣的場合開始的，見別人輕鬆的就能甩出自己一輩子都賺不來的財富，心裏不平衡啊，覺得自己寒酸，兩袖清風的高尚突然成了對不起自己的愚蠢堅持一般，物質生活的誘惑逗引出了人類私慾中的貪婪，貪婪的慾望在對一擲千金的羡慕中不斷的滋長膨脹，嘗到了甜頭就欲罷不能的腐敗下去，徹底成為金錢的奴隸。　　原野苦笑，自己和甄英雄始終是兩個世界的人啊，為一個並不熟悉的女孩子掏出幾萬歐元，不愧是富家公子啊。　　“憐憐是吧？”　　“對不起先生，我和你不熟，請不要叫的這麼親熱，我叫宇文可憐，是‘GEMINI’組合的經紀人，這是我的名片，請多指教。”　　小憐是典型的勢利眼，從掛在胳膊上的精美小包包中摸出一張名片遞給了被噎的滿面通紅的原野，看的甄英雄這個解氣啊，小憐生長在單親家庭，今年才十九歲，過早的踏入社會，讓她在與人交際方便存在很多的問題，尤其明顯的兩個陋習，就是愛攀比和勢利眼了。　　“宇文小姐，我能不能問一個不太合適的問題？”原野在心裏罵了兩句‘臭丫頭’，這才盯着小憐撥撩頭髮，露出玲瓏小耳朵的左手，問道：“你真的喜歡首飾嗎？”　　小憐一怔，小心的看了一眼甄英雄，見他並未在意原野的問題，才瞪了一眼原野，沒好氣道：“當然喜歡了，不過和你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我隨便問問而已。”原野也看了一眼甄英雄，然後對小憐露出一個高深莫測的笑容，不再說話了。　　小憐卻是心裏一顫，難道這個臭警察知道自己要買項鏈是別有用心了？　　原野幾乎可以肯定小憐並不是一個喜歡首飾的女孩子，作為一個刑警，這點觀察力還是有的，小憐作為雙子星的經濟人，肯定經常參加各種聚會，但她的耳垂上連個帶耳環的洞都沒有穿，一身禮物裙的她，也沒有戴任何首飾，再聯想到平時她的隨意性格，不難確定她其實對首飾並不感興趣，而知道那本暢銷的女性雜誌，對於明星經紀人來說，可能僅僅是一份必須的工作罷了，如果真是那本雜誌的忠實讀者，她平時又怎麼會一點都不打扮啊？　　原野琢磨着，小憐肯定不是為了自己喜歡才想要賣到那條項鏈的，甄英雄看不出來那丫頭別有目的是他自己笨，活該被小憐利用。　　是人就有點私心，更何況甄英雄是原野的情敵，並且，是已經戰勝了他的情敵啊，能看到甄英雄吃虧，原野比什麼都高興，反正黑社會的錢來的容易，百八十萬而已，對甄英雄來說不疼不痒痒的，也就是心裏彆扭唄。　　甄英雄確實沒注意到小憐並不喜歡戴首飾，但他想借錢給小憐的目的絕對不單純，這丫頭拿了自己的錢鐵定是還不了的，那就當她是用七萬歐元把自己個兒給賣了，林驍勇剛要發展起來的唱片公司正缺管理人才呢，小憐雖然個人問題不少，但在這方面的能力對公司來說，絕對是可增值的財富，尤其是，她頭上可頂着‘GEMINI’經紀人的光環呢，又是一製造免費廣告的話題。　　“小憐，你約的那個人，不會是知道你要借錢買項鏈，所以才不來的吧？”　　“恩？呵，呵呵，太子哥哥真聰明，居然知道我是要借錢才約的他……”小憐笑的很尷尬。　　甄英雄真不知道怎麼評價這丫頭了，苦笑道：“這和聰明沒關係吧？只要不是弱智都看的出來……”　　一個人，身上還沒錢，跑到這裏來看首飾，顯然是想宰某個冤大頭啊，甄英雄和原野一起皺眉頭，這丫頭，真不可愛。　　小憐沒注意到甄英雄和原野的表情，還自顧自的說著呢，“應該不會吧，有太子哥哥給我撐腰，他哪敢不借錢給我啊……”　　“恩？”　　“哦，沒什麼，沒什麼！”小憐暗罵自己是大嘴巴，又差點說漏了嘴，趕快拉着甄英雄，加快了腳步，“就在前面，太子哥哥，快點快點。”　　“晚上還拍賣呢，現在急什麼啊？”　　“當然急了，如果哥哥也覺得漂亮，就要借錢給我，時間很緊的，七十多萬人民幣，哥哥總需要時間去準備吧？”　　“……不用，帳戶里的錢足夠了，不過，我還沒說一定借錢給你呢……”　　看到小憐抱着甄英雄的胳膊一起去看首飾了，花遲雨從服務生的後面閃了出來，長長的吐了口氣，“他媽的，臭丫頭，約我來這裏果然不止是借錢那麼簡單，還把甄英雄也約來了，擺明是嚇唬我，讓我不敢問她要還錢的日期啊……”　　小憐約來的那個被她稱為奴隸和提款機的人，正是超級冤大頭花遲雨，花遲雨本就是豪門少爺，又是當下炙手可熱的明星，百八十萬於他而言根本就不叫錢，小憐要痛宰的人正是他。　　因為手機被保安人員代為保存了，花遲雨進入會場之後並沒有立刻找到小憐，被幾個富家女纏上之後碰巧看到了甄英雄，花遲雨雖然閃了，卻並沒有離開會場，就悄悄的跟在甄英雄後面，結果，正看到了小憐和他親熱的情景。　　花遲雨不敢跟甄英雄太近，因此並未聽到他們的談話內容，還以為甄英雄是被小憐約來的呢，再想到小憐問自己借七十萬塊錢的事情，很自然的認定那臭丫頭是勒索自己，讓自己在甄英雄面前充大屁眼子，把錢大方的‘給’而不是‘借’她了。　　花遲雨上次被甄英雄狠狠的收拾，起因可以說是為了小憐，花遲雨一直以為小憐後面是甄英雄撐腰呢，小憐問他借錢，他哪敢不借啊？花遲雨並不知道，甄英雄那天不但找了十來個老女人蹂躪了他，同樣也教訓了小憐一頓，畫兒，晴天，安寧和她一起拍了裸照，那些照片現在還攥在甄英雄手裡呢。　　花遲雨心裏猶豫啊，自己到底要不要過去呢？如果過去，被小憐訛七十萬塊錢是小，這裏社會名流那麼多，要是被甄英雄嘲弄幾句丟了人，那以後的事業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啊，更何況……甄英雄身邊那人是警察啊，好象還是刑警隊的隊長，讓警察知道自己和甄英雄認識，以後肯定少不了有麻煩事的。　　說到底，花遲雨的心態和會場里不少人是一樣的，他們都認識甄英雄，卻因為原野的關係，都裝做不認識的樣子。　　小憐贊不絕口的那條項鏈真的很漂亮，那是一條約小指寬的蛇形項鏈，不長，如果小憐戴上，也就垂到鎖骨而已，項鏈本身除了一顆色澤光潤的祖母綠，幾乎沒有什麼點綴，乍一看這條鏈子的做工很簡單，但細看會發現，項鏈的紋飾很有特點，連接處處理的很細緻，使得整條項鏈給人一種圓潤輕盈的感覺，襯托的那顆祖母綠寶石充滿誘惑力，甄英雄看了看項鏈的名字，‘魔女的誘惑’。　　這條蛇形項鏈確實給人一種魔女般詭異的誘惑力，彷彿能將女人的高貴，典雅，性感烘襯到及至一般，甄英雄有些明白小憐為什麼喜歡上這條鏈子了。　　“太子哥哥，怎麼樣，是不是很漂亮啊？”小憐兩眼冒光，但原野總覺得那種光彩並不像是因為看到了喜歡的東西而興奮，而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真要找一個詞來形容的話，就是，貪婪，好象財迷看到了鈔票一樣，幾乎流出口水來一般的貪婪。　　甄英雄並沒有去主意小憐那不太正常的興奮，因為他的注意力已經被這個個人展區的另一套首飾給吸引了，同那條蛇形項鏈一樣，另一套首飾的樣式乍看之下好象和珠寶店裡賣給普通客人的沒什麼區別，但細細品味又能發現，這套首飾中的每一件都很有特點，配合到一起，只能用完美無暇來形容了，最重要的是，這都是出自一個叫做伊蓮娜的女人之手，每件首飾都是獨一無二的。　　這個展區展出來的首飾便只有這些了，除了那條‘魔女的誘惑’，就是那套包含了項鏈，手鏈，耳飾，頭飾，戒指，胸針的名為‘天使的嫁妝’的首飾了，但和那條起底價為五萬八千歐元的‘魔女的誘惑’不同，這套‘天使的嫁妝’不是白金，而是鉑金製造，雖然華貴之氣極為張顯，但樣式簡潔，給人一種如天使般脫俗卻耀眼的光芒感，每件首飾上都有鑽石點綴，整套估價竟然高達一百四十萬歐元，很難想象它的主人是一位年輕的設計師。　　很多行內人都知道，這套首飾的‘媽媽’，是近三年名頭越來越響亮的法國年輕女設計師伊蓮娜，據說這個只有二十六歲的美女設計師是在展會開始之前決定把這套首飾展出的，這套‘天使的嫁妝’也是這次展出的所有珠寶中最貴重的。　　不少行內人來這個珠寶展覽會，就是希望有機會接觸到這位年輕的美女設計師，但這位性格乖僻的女人卻一直將自己關在房間里，直到今天為止都沒有露過面，晚上，她的這套首飾就要競拍而出，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今天的人這麼多了，他們都認定伊蓮娜晚上一定會在競拍會上露面。　　即便很多人對設計師是誰並不感興趣，但也被這套首飾本身的魅力所吸引，雖然首飾被封在安有防盜系統的玻璃罩里，但還是有不少人恨不能砸碎玻璃罩把首飾拿出來戴戴看的，不可否認，‘天使的嫁妝’的確很漂亮，連甄英雄這個外行人也被那鬼斧神工一般的技藝所震撼，簡潔與華貴交織在一起的光芒，太誘人了。　　甄英雄和原野靠上前來，嚇跑了不少痴迷這套首飾的人，認識甄英雄的自是不必說了，躲他和躲瘟神似的，不認識他的，看到原野那身‘皮’也閃的遠遠的，還以為自己心裏那點太過熱情的想法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呢。　　人群一散開，甄英雄和原野就顯得格外的顯眼了，兩名保安和兩名警察長吐了一口氣，感謝自己的‘上司’來的及時，剛才圍觀的人太多，他們都開擋不住了，而那穿着旗袍的美女司儀似乎也看出甄英雄不是一般人了，見他好象對這套首飾感興趣，邁着貓步迎了上來。　　甄英雄和原野還聽小憐忽悠呢，這丫頭也知道那套起底價格就一百多萬歐元的首飾肯定買不起，乾脆看都不多看一眼，只把目光鎖在那條‘魔女的誘惑’上，不停的在甄英雄耳邊吹風，想要甄英雄借錢給她。

# 第428章 魔女的誘惑

　　甄英雄和原野兩個大男人終於有了一次相同的感慨。　　“這東西又不能吃，為什麼這麼貴？”原野一臉的不惑，也不知是在替誰心疼，搖頭道：“一千多萬人民幣，天啊，我要是有一千多萬……他媽的，有錢人都是神經病。”　　“誰說不是呢。”甄英雄點頭，很認同原野的話，“我也這麼覺得，一千多萬，吃煎餅，就算每次打兩個雞蛋的，一輩子也吃不完啊……”　　“你每次攤煎餅只打一個雞蛋嗎？你也是有錢人吧？幹嗎說的比我還可憐？”原野看甄英雄很認真，不像是在開玩笑，只覺得自己有點看不透這個傢伙了，“一兩千萬對你來說也算錢嗎？”　　“廢話，三塊錢對我來說都是錢。”甄英雄對原野道：“三塊錢能買兩個煎餅，兩個煎餅能吃一天，難道一天不吃飯對你來說不算事情嗎？”　　“誰和你扯攤煎餅的問題呢？你是守財奴啊？再怎麼說你也是義字會的少爺，漢宮集團旗下的各個公司都有你的股份吧？一年賺一兩千萬還是問題？竟然張口閉口就是煎餅，你好象比我還窮似的。”原野心裏不太平衡，道：“鐵公雞、磁仙鶴、玻璃耗子、琉猁貓，說的大概就是你這種人。”原野和甄英雄玩跟蹤遊戲整整兩年，還真沒少看到他在路邊灘上吃煎餅。　　“你太看的起我了。”甄英雄笑道：“我可沒有你想的那麼有錢，別說我一年賺不了一兩千萬，就是賺到了，我也不會給自己買這麼貴的東西。”　　“不給自己買？那白果呢？”　　“開玩笑，我要是給她買一套一千多萬的首飾，非被她殺了不可。”　　小憐好奇道：“不會吧？為什麼？要是有人送我一套一千多萬的首飾，我非樂瘋了不可。”　　“所以說你是一小丫頭。”甄英雄拍了拍小憐的頭，道：“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歡那麼貴的禮物，攙雜了太多金錢味道的禮物，往往會變的不值錢的，一千萬，能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小憐不是很明白甄英雄這句話，但原野卻點了點頭，的確，依照白果的脾氣，肯定不會喜歡千萬塊買回來的首飾。　　“對了，我有個問題不太明白。”原野看着‘魔女的誘惑’和‘天使的嫁妝’，突然問甄英雄和小憐道：“白金和鉑金有什麼區別嗎？”　　甄英雄怔了一下，“球球的，原野，你不是吧？”　　原野納悶道：“真的有區別？”　　看來他不是在開玩笑，甄英雄先鄙視了他一番，這才笑道：“當然是有區別的……”　　“看來這位先生對鉑金飾品存在一定的消費誤區啊，呵呵，一般消費者就經常將鉑金誤認為白金，把兩者混淆不清，實際上鉑金與白金完全是兩碼事……”　　甄英雄的話才起了個頭，就被一清甜的女聲接了過去，轉頭一看，正是穿着旗袍的禮儀小姐，這女人笑的很甜，兩隻大眼睛眯成月牙狀，但還是能看到她眼中那熠熠的光輝，左腮旋着一個淺淺的酒窩，性感的雙唇抹了粉色唇彩，貝齒皓白，煞是可人。　　這女人身材高挑，有一米七出頭的樣子，白色旗袍為雙開襟的款式，兩條修長的美腿因為邁步的緣故暴露而出，誘人之極，黑色的絲襪讓甜甜的她添了幾分成熟感，別說原野這老光棍了，連甄英雄都看的有點痴，小憐看了看人家鼓鼓的胸脯，再低頭瞄了一眼自己的，趕快抬頭不忍再看，慚愧啊。　　那美女走到三人面前，繼續解答着原野的疑問，指着‘魔女的誘惑’，說道：“這條項鏈是白金製品，白金是由黃金與其它白色金屬一起熔煉而成的一種不含鉑的白色合金，其中黃金的百分含量最多為七十五，因為這種合金呈現白色，所以叫做白金，而鉑金是一種主要含鉑或全部由鉑組成的稀有金屬，與黃金、白銀等同屬貴重金屬，並比它們更加稀少珍貴，這位先生，我解釋的還算清楚嗎？”　　原野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他根本沒聽人家說什麼，注意力都在人家大腿上呢。　　美女的注意力似乎也不在原野身上，望向甄英雄，迷人的笑着道：“這位先生，您似乎對這套‘天使的嫁妝’很有興趣，也難怪，這是我家小姐最喜歡，也是最得意的作品了。”　　“你家小姐？”　　“哦，對不起，我指的是伊蓮娜小姐。”旗袍美女很有禮貌的微微一躬身子，道：“我是伊蓮娜小姐的助手，您可以叫我埃米莉。”　　“埃米莉？”甄英雄上下打量着旗袍美女，疑惑道：“你不是中國人嗎？”　　“我是華裔，在法國長大，所以大多時候都是用這個名字的，如果先生願意的話，也可以叫我袁莉莉，或者莉莉，不過已經很久沒有人用這個名字稱呼我了。”　　“在中國當然要用中國名字了。”甄英雄的厚臉皮一向是原野和小憐敬佩且自愧不如的，就聽他道：“莉莉，這個名字比那個什麼埃米莉要好聽好記的多了，莉莉，你是這幾件首飾的設計師的助理？”甄少爺已經藉著話茬親熱的稱人家為莉莉了。　　“是的，伊蓮娜小姐不太喜歡在公眾場合露面，所以我算是她的替身吧。”莉莉道：“請問先生應該怎麼稱呼？”　　“雄雄哥……咳，你可以叫我甄英雄或者甄先生。”　　你剛才想要她叫你雄雄哥才對吧？！莫說原野和小憐，就是那旗袍美女袁莉莉都覺得臉上一燙，這甄英雄當真是好厚的臉皮啊。　　“我看，還是稱呼您甄先生比較禮貌。”雖然看年紀就知道甄英雄比較年輕，但直呼人姓名還是不大合適，就更不說什麼‘雄雄哥’了。　　甄少爺一向沒溜兒，這種程度的調侃根本是家常便飯，他也知道什麼是點到既止，不會太過分，見莉莉紅了臉，也就收斂了一些，“我對那套‘天使的嫁妝’沒什麼興趣，太貴了，我這小妹妹倒是很喜歡那套‘魔女的誘惑’。”　　小憐聽甄英雄承認自己是他妹妹，可樂壞了，不但是因為甄英雄這話已經透露出有意借錢給她，更因為自己終於賴他賴出了一點成績，有這麼一哥哥，以後誰不得給自己面子？說到底，小憐愛慕虛榮，勢利眼的毛病現在是一點也沒有發生改變。　　莉莉見甄英雄不繼續無聊了，忙笑道：“哦，這套‘魔女的誘惑’？如果甄先生真的感興趣的話，我也不防對您說實話，這條項鏈，其實是贗品。”　　“贗品？”原野驚訝道：“贗品就要六七萬歐元？！”　　甄英雄橫挪一步，將原野拱到了一邊，“死警察，別在這丟人現眼，聽人家把話說完！”再是贗品，這東西的成本和手工價值也假不了啊。　　莉莉完全無視原野，笑道：“其實說它是贗品也不太恰當，畢竟這也是小姐手工製作出來的，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魔女的誘惑’，真正的‘魔女的誘惑’，雖然與這條款式相同，但那是鉑金製造，而且鑲嵌的那顆祖母綠比這顆更大更純，是絕對的極品，那條項鏈的價值大概是這條項鏈的一倍。”　　“一倍？”甄英雄琢磨了一下，小憐相中了這條白金的，那自己是不是把那條鉑金的買回去呢？　　甄英雄問道：“那條項鏈也競拍嗎？”　　“不，那條‘魔女的誘惑’小姐還沒有賣掉的打算，不過，甄先生如果喜歡的話，我倒可以去詢問一下小姐的意見。”莉莉好象很熱心，“那條項鏈就在小姐的房間中。”　　原野原本對這種東西不感興趣，但他以為甄英雄是要買來送給白果的，便有點上心了，甄英雄笑了笑，道：“那就麻煩你了，即便她不賣也沒關係，麻煩你幫我問問，她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手工製作的獨一無二的首飾想賣的，少爺我想買幾件回去，當然……別太貴了，普通價位的就成，關鍵是，要獨一無二。”　　有錢人中像甄英雄一樣這麼計較錢的小氣鬼真的不多見，那些求着伊蓮娜製作首飾的人誰不是搶着多掏錢啊？如果要買普通價位的，直接去珠寶店不就好了，名設計師手工製作的首飾，拿有普通價位的？袁莉莉這麼好修養的人，笑的也不太自然了，她覺得甄英雄是裝傻充愣，偏偏他的表情是那麼誠懇認真。　　“好，好啊……”　　別說袁莉莉了，就是原野和小憐也覺得甄英雄越來越丟人現眼，見袁莉莉點頭，甄少爺又補問了一句，“買的多是不是有優惠啊？”　　袁莉莉很想告訴他，這不是在菜市場買土豆！但她卻知道甄英雄不是一般人，只得忍着心中的不滿，牽強的笑道：“甄先生真會說笑，我家小姐親手做的首飾一般都不會當做商品賣出的。”　　甄英雄從上衣口袋中摸出一個精緻的眼睛盒，打開，拿出那副很久以前甜甜買給他的黑框平面眼鏡，架在鼻樑上，氣質陡然一變，那種不正經的邪氣消失不見了，此刻的他斯文俊朗，讓人感慨一副眼鏡竟然能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之餘，也看的小憐和袁莉莉心神一盪，原來戴上眼鏡的甄英雄這麼帥啊……　　甄少爺這副眼鏡只有去學校的時候才會帶在身上，為的就是讓自己這隻‘禽獸’看起來斯文一點，免得嚇壞了學生。　　“莉莉，你看我像在開玩笑嗎？”甄英雄的目光深情的有點臭屁，可還是看的袁莉莉小臉一紅，甄英雄向前探着身子，輕輕一口氣吹進莉莉的小耳中，軟聲細語的說著極為不符的話，“我可是很有誠意和她談買賣的，如果她不賣給我，說不定我會去搶哦……”　　威脅，赤裸裸的威脅，那袁莉莉被甄英雄冰冷的眼神嚇的小退一步，小腿一軟，身子有些失去平衡，甄英雄向前一跨步，一手拉住袁莉莉的手腕，另一隻手托到了人家的后腰上，將她摟在了懷中，雖然姿勢還算紳士，但那氣勢卻非常霸道，說出來的話更是十足的流氓，“甄英雄這個名字，在朗朗市比你家小姐響的多了，買不到的東西，我搶也要搶到手。”　　說完這話，甄英雄還故意回過頭去看了一眼原野，袁莉莉心裏慌啊，甄英雄敢當著警察說這話，難道是警匪一窩？！　　甄英雄還就是成心糟蹋原野形象呢，剛才被他嚇唬了半天，要是不報復報復他，詆毀詆毀他的形象，甄英雄心裏不平衡，甄少爺從來都是個記仇的人。　　原野哪會看不出來甄英雄的用心啊？氣的大罵，“我操！甄英雄，我要以恐嚇罪逮捕你！”　　“滾一邊去，在這種場合，在女士面前爆粗口，你這警察是怎麼當的？莉莉怎麼也算一外國人，你就這麼給中國人爭光啊？別在家門口丟人，什麼素質啊？”甄英雄好象早就猜到原野會有這個反應一般，早就憋好了詞回敬他呢，厚顏無恥的數落了原野一番，又對袁莉莉溫柔的一笑，道：“莉莉不是說了嗎？我是在開玩笑的。”　　不！你不象是開玩笑！袁莉莉心裏怕極，甄英雄笑的雖然溫柔，但眼中的神采卻非常執着，那是一種勢在必奪的霸道，好象是強勢的請求，又像是乾脆的威脅，袁莉莉從未見過像甄英雄這樣請求人的，咽了口唾沫，有些怕怕的說道：“甄，甄先生，讓我先去問問小姐的意見好嗎？請您在這裏稍等片刻。”　　甄英雄放開袁莉莉，連連點頭，滿意道：“好的好的，那就麻煩你了。”　　“不麻煩，不麻煩。”袁莉莉好象真的被甄英雄嚇壞了，也不邁貓步了，很快消失在了人群中，應該是去樓下找她的老闆伊蓮娜了吧。　　原野直到袁莉莉在視線中消失，才氣道：“甄英雄，你是不是成心給朗朗市丟人啊？嚇唬外籍展商，影響多惡劣啊？”　　“我什麼時候嚇唬她了？”甄英雄淡淡笑道：“我只是請她去問問那個伊蓮娜要不要賣東西給我，又沒說不給她錢，一買一賣就是買賣，做買賣的態度強硬點不能算犯罪吧？你應該反省一下，影響惡劣的是你才對，白金和鉑金都分不清楚也敢來這種場合，知道自己外行就少說兩句，搞的我也像土包子似的……”　　聽甄英雄這麼一說，原野的臉那個燙啊，一直都是光棍的他連女朋友都沒有，自然沒機會去珠寶店買首飾，分不清白金鉑金，也確實夠丟人的。　　小憐卻是在心裏鄙視這兩個男人，誰也別說誰，都夠丟人的，你甄英雄還不是把珠寶展看成了菜市場，把買首飾當成了買土豆？　　跟在甄英雄後面的花遲雨已經不是第一次來這裏了，他也收到過邀請函，珠寶展舉辦的第一天他就已經來過了，作為娛樂圈裡的人，他也很想從伊蓮娜那裡買到一兩件手工製作的首飾，不過展出的首飾就只有這樣兩套，‘魔女的誘惑’已經被不少人盯上，而那套‘天使的嫁妝’對於他這樣一個娛樂明星來說又太貴了一點，用來泡馬子釣女明星未免不划算，想見一見伊蓮娜的心態就不言而喻了。　　很多人和花遲雨一樣，或者說是和甄英雄一樣，想買到伊蓮娜製作的其他首飾，但是，伊蓮娜雖然就在酒店下榻，卻從不在人前露面，更不要說接見客人了。　　本已經死心的花遲雨見伊蓮娜的女助理在和甄英雄交談之後離開了會場，猜到她是去伊蓮娜的房間了，心下暗暗驚奇，莫非伊蓮娜會見甄英雄？那個女人可是連朗朗市業內大亨都不誇的主兒，為什麼對甄英雄另眼相代呢？難道是看他長的好看？不可能，本大少不比甄英雄帥多了？　　和花遲雨同樣感到不解的，還有表面嘻嘻哈哈的甄英雄。　　那個袁莉莉是主動過來搭話的，她好象認識少爺似的，即便不認識，她又為什麼只對少爺主動呢？難道是因為少爺長的帥嗎……　　在豪華的總統套房中，那位年輕的珠寶設計師伊蓮娜穿着一身西式長裙，優雅而端莊的坐在沙发上，一個黑人美女靠在她身旁，無聊的撥弄着她那棕色的，帶着微微波浪的長發，她們對面的另一張沙发上，是一個穿着棗紅色襯衫，扎着馬尾辮的金髮青年，襯衫的袖子挽起，露出結實的充滿力量感的小臂，金黃色的汗毛很長，看起來不太舒服，襯衫領口的兩顆扣子沒有系，領帶鬆鬆的掛在脖子上，那青年連鞋子也沒脫，很隨意的側躺着，一手拖着腮幫子，一手嫻熟的翻舞着蝴蝶刀，刀花閃閃，快的讓人眼花繚亂。　　“埃米莉，你確定那是甄英雄嗎？”黑人美女兩隻手指夾着伊蓮娜的一縷頭髮，撥弄着，斜目看着站在沙發旁的袁莉莉，懶懶的問道：“不會認錯嗎？”　　袁莉莉恭敬道：“是的，克拉拉小姐，我非常確定，因為是他親口承認的。”　　那馬尾辮青年興奮的坐了起來，從上衣口袋中摸出一張照片，甩到了茶几上，嘴角向上勾起的弧度很大，讓人覺得他的笑很是猙獰，“埃米利小甜心，你看到的真是這個人嗎？這個能用飛刀將羅比閹割，給卡瑪兄長開膛，並在米利亞小甜心的腦袋上打了六個彈孔的男人嗎？”　　沒有了甜甜的笑容，此刻的袁莉莉是沒有表情的，只有一種顫慄的恭敬，“是的，托尼先生，和夫人形容的一樣，他是一個無聊的讓人有些看不懂的男人，我聞到了他胳膊上有淡淡的藥水味道，他的手臂受過傷，所以我確定他就是甄英雄。”　　“哈哈……，不愧是西蒙娜最信任的小甜心，埃米利小姐，你是世界上最心細的女人，感謝你拖住了那個有趣的男人。”托尼怪笑一聲，表情卻更加猙獰陰沉，“那句話是怎麼說的？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他闖進來，我的西蒙娜小甜心，你真是一個天才，來參加這個珠寶展，簡直太正確了……”　　那個本應該叫做伊蓮娜的年輕珠寶設計師還是那副淡淡的表情，使人看不出她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麼，就見她端起茶几上那一小盤草莓味的西式蛋糕，用小叉子颳了一小塊奶油，伸出小舌頭舔了舔，閉上眼睛回味了一番香甜滋味，這才慢吞吞的說道：“我不是天才，夫人需要我們隱藏身份，而我真正的身份剛好可以被利用而已，順便說一句，那套‘天使的嫁妝’是我最喜歡的私有物品，你們要把它賣掉，我很生氣。”　　雖然口中說著很生氣，但西蒙娜依然沒有露出任何錶情，彷彿面前這些人還沒有她手中的蛋糕有親和力。　　這三個人，正是消失在義字會視線中的可怕殺手，西蒙娜的真正身份，竟然是法國小有名氣的年輕珠寶設計師，伊蓮娜！而另外兩人，加布利爾・托尼，和黑人美女克拉拉・卡特，則分別冒充她的保鏢和傭人，袁莉莉並不是殺手世家的成員，她的確是西蒙娜，確切的說，應該是伊蓮娜的助手，也是唯一知道伊蓮娜就是西蒙娜的世家以外的人。　　三個人都有另一重身份，這次的珠寶展剛好省卻了他們不少麻煩，西蒙娜就用伊蓮娜的真實身份臨時決定參加展出，因為她在法國小有名氣，是娛樂明星追寵的珠寶設計師，主辦方自然大敞方便之門，而西蒙娜因為臨時參展，並沒有時間準備更多的珠寶首飾，就將自己隨身帶來的私有寶貝，‘魔女的誘惑’和‘天使的嫁妝’拿出來參展競拍了。　　袁莉莉對甄英雄說了謊，那條‘魔女的誘惑’根本不是贗品，而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就在幾天之前，那條項鏈還掛在西蒙娜的脖子上，她所以欺騙甄英雄，就是為了找一個理由穩住他，保證他不會在自己給主人報信的這段時間里消失而已。　　“噢……，我的寶貝，不要這麼說嘛，我們沒有更多的時間等你的人從法國送來更多的首飾，用你喜歡的寶貝來拍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不要生氣了，好嗎？”那黑人美女克拉拉摸着西蒙娜的小臉，伸出舌頭舔了舔略厚的嘴唇，眼神猛然爆發出一陣寒光，有些嫉妒，有點羡慕，更多是一種厭惡的說道：“雖然你生氣的表情很可愛，但是，我會忍不住殺了你的，寶貝，你知道的，我討厭可愛的東西……”　　西蒙娜並不反抗，平靜的目光沒有任何波動，望着克拉拉近在咫尺的臉，淡淡道：“我也一樣，克拉拉姐姐，除了巧克力，我不喜歡任何黑色的東西。”　　克拉拉嘴角連續抽動，顯然是被西蒙娜的話惹怒，但作為一個一流的殺手，她知道心緒產生波動之後的下場，尤其是，她面前的這個女人，是個連哈恩也看不透的怪物。　　伊蓮娜從出生那天起就是一個千金小姐，她的父親死了，給她留下了幾輩子都花不完的財富，誰也不知道本可以享受奢華生活的她是為了什麼進入殺手世家，只知道她的身份為世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哈恩最得意的八個子女中，她進入世家最晚，卻是很得哈恩的青睞，現在哈恩死了，看她不順眼的傢伙也就不再忍耐了，伊蓮娜的性格確實不太招人喜歡，和很多嬌生慣養的富家千金一樣，她有很強的自我為中心的意識，通常太自我為中心的人，總是惹人反感的。　　克拉拉就是最不喜歡伊蓮娜的人，她討厭她的美貌，氣質，財富，討厭她目中無人的糟糕性格和她擁有的一切，或者說，她討厭伊蓮娜，僅僅是出於嫉妒。

# 第429章 菲律賓女傭

　　“我的兩位甜心，現在可不是你們吵架的時候。”托尼見氣氛不對，打岔道：“我們現在要解決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我們要不要在這裏殺掉那個很有意思的男人呢？”　　克拉拉正需要用一個話題來平靜一下自己的情緒，坐正了身子，不再和伊蓮娜計較，道：“這是個好機會，我們為什麼不那麼做呢？用他的屍體換回愛利絲那個小丫頭，這是個不錯的主意。”　　伊蓮娜，也就是西蒙娜，望着盤中的蛋糕，似乎有些發獃，“雖然夫人並不會贊成我們這麼做，但是，我很想殺死他。”　　“夫人？那個女人算什麼？”托尼從茶几的水果盤中抓起一個蘋果，一邊用鋒利的蝴蝶刀削着果皮，一邊不屑的說道：“羅伯特那個笨蛋死掉了，我們那迂腐的父親大人也死掉了，顏冰那女人與義字會的仇恨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只有鈴木優美才會天真的以為幫助顏冰報復義字會，能夠從中得到什麼好處，真不明白張永哲喜歡那種冷女人什麼地方？臉蛋？或者是床上功夫？哈哈，真想把他們都殺掉……”　　克拉拉的臉色很是陰霾，“托尼，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噢……，我的巧克力甜心，你不要裝出這麼嚴肅的表情，會嚇到我的，難道你沒有這麼想過嗎？”托尼用刀子頂着削好的蘋果，爛漫的笑着，道：“羅伯特掛掉的事情顏冰還瞞着諾森家族，她能不能坐穩夫人的位子還是未知，即便坐的穩，難道你們願意為她賣命嗎？很抱歉，我雖然是個女權維護者，但我討厭被一個性格有問題的女人指手畫腳，我想要的，是將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換個名字，那個名字難聽死了，叫做加不利爾或者托尼世家不是更好聽嗎？我喜歡把所有的東西變成自己的。”　　克拉拉有些驚訝的望着托尼，瞪圓了眼睛，不可置信道：“天啊，托尼，難道你想背叛世家？！”　　“甜心，你是不是搞錯了什麼？背叛？哈哈，真是一個有趣的笑話，哈恩・菲茲傑拉德已經死了，家主的位子空了出來，我只是想坐上那個空着的位子，並沒有把誰推下去不是嗎？”托尼咬了一大口蘋果，果汁四溢，他幾乎沒怎麼咀嚼就費力的將果肉吞下了腹中，猙獰的笑道：“鈴木優美那女人難道不想坐那個位子嗎？她一反常態的幫助顏冰，野心暴露的還不明顯嗎？可惜，蠢女人就是蠢女人，她以為有顏冰的支持就能坐上家主的位子，太天真了，她根本沒有看到顏冰的境遇有多麼的糟糕，甄英雄殺了卡瑪和米利亞，如果我們按照顏冰的計劃表去幹掉甄英雄，那麼功勞就是鈴木優美的，如果我們現在幹掉了甄英雄，義字會猛然提升的警惕就會毀掉顏冰的計劃，顏冰就更無法對諾森家族交代，鈴木優美失去了倚仗，就算張永哲再怎麼支持她，她一樣無法服眾，無法坐上家主之位，張永哲那個傢伙如何霸道，終究無法與我們三人聯手相抗衡不是嗎？一箭雙鵰，不，應該說是一箭三雕，即殺了甄英雄，又讓鈴木和張永哲的計劃泡湯，還能擺脫顏冰的操控，哈哈，我的甜心，今天這個機會，簡直是上天送給我們最好的禮物，難道我們不要嗎？”　　“你說的確有幾分道理，托尼，你真是個可怕的男人，我想，你早就有取代父親大人的野心了吧？”　　“噢……，不，我的巧克力小甜心，父親活着的時候我絕對沒有取代他的念頭，不過，他現在已經死了，哈哈，哈哈哈哈。”托尼猖狂的大笑着，“既然家長的位子空了出來，那麼有人想要坐上去，也很正常不是嗎？可惜，位子只有一個，羅比不是威脅，鈴木優美與張永哲聯手，我原以為自己沒有機會了，但老天眷顧於我，在這個時候把甄英雄送到了我面前，甜心們，我需要你們的幫助……”　　“羅比眼裡只有顏冰，他組裡的韓慧恩背叛世家，不抹掉那個污點，他根本就沒有機會坐上家主之位，鈴木和張永哲大概就是看中了這一點，幫助顏冰的同時，等於得到了羅比的支持，他們三人聯合起來確實比較棘手，但是，若我們今天干掉甄英雄，破壞掉顏冰的計劃，即便掌握着諾森家族的經濟大權，她的地位一樣會受到衝擊，托尼，這對你來說確實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克拉拉顯然被托尼的一番話說的心動不已，雖然刻意壓抑着，但聲音中的顫抖依然說明了她心中的興奮，“可是，你坐上家主之位，我有什麼好處？”　　托尼伸出兩根手指，“兩千萬美金。”　　如果甄英雄知道自己在這些殺手眼中的價值快和拉登大叔一個價位了，不曉得他會覺得自豪還是悲哀。　　克拉拉眼睛一亮，伸出了手，“如果你無法兌現今天的承諾，就提前準備好棺材吧。”　　“放心吧，我的巧克力甜心，我從不欺騙女士。”托尼與克拉拉的手握到了一起，達成統一戰線的兩人，又將目光盯向了根本不缺錢的西蒙娜。　　托尼露出一個自認為最迷人的笑容，用充滿誠意的哀求語調，說道：“我的西蒙娜小甜心，你願意幫助我們嗎？”　　沒有人知道西蒙娜對什麼東西感興趣，托尼心裏在打鼓，因為他想不到用什麼可以收買西蒙娜。　　“哈恩已經死了，我對誰成為家主不感興趣。”西蒙娜的小盤子中，就只剩了一顆沾滿奶油的草莓，用小叉子將草莓扎透，她淡淡的說道：“我可以幫助你，但我有一個請求。”　　西蒙娜討人厭的性格註定她的請求會讓人為難，克拉拉強忍着怒氣，托尼強迫自己笑眯眯的扮着可愛，道：“我可以拒絕你的請求嗎？”　　“不可以。”西蒙娜很不給面子，托尼的臉上閃過一絲隱諱的憤怒，作為沒有感情的殺手，他發現自己很容易被這個性格怪癖的女人激怒，她那不冷不熱的態度讓人從心裏討厭她，這個女人永遠都是那樣的難相處，讓人心裏不痛快。　　“那麼，說說你的請求吧。”托尼可以想象自己臉上的表情有多麼的不自然，如果可以的話，他真想立刻用手中的刀子刺穿西蒙娜細嫩的脖子，雖然與克拉拉達成了共識，有十足的把握殺死這個女人，但托尼很清楚，西蒙娜死掉后，刺殺甄英雄的成功率就會降低很多，而且，珠寶設計師伊蓮娜若是死在了酒店裡，肯定會引起不小恐慌的，那就得不償失了。　　托尼不敢貿然殺西蒙娜還有另一個原因，如果他擺脫顏冰的操控成為了世家的新家主，那麼也同時宣布世家將脫離諾森家族的庇佑與支持，其中就包括財力方面，西蒙娜在法國從事珠寶行業，財力比諾森家族亦不遜色，她可以利用的價值是巨大的，托尼舍不得殺了她。　　“甄英雄必須要死在我的手上……”西蒙娜將草莓含入口中，慢條斯理的咀嚼，細嚼慢咽的淑女風範逼的托尼和克拉拉幾乎瘋掉，這個漂亮的女人，真是太不可愛了！　　西蒙娜確定自己嘴裏沒有東西之後，才接過袁莉莉遞來的潔白手帕，優雅的擦了擦小嘴巴，又補充道：“如果我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再輪到你們出手，很抱歉，我不喜歡房間里濺到血……”　　“菲律賓女傭？”　　朗朗大酒店的總統套房雖然氣派，高檔，豪華，甚至比漢宮的天堂閣規格還要高上一些，但甄英雄多少有免疫，那種劉姥姥進大觀園，眼花繚亂的感覺並沒有出現在他身上，他僅僅是大概其的掃了一眼格局而已，和天堂閣不同，這個套房除了一個主卧室，還有兩間次卧室，會客廳的面積就有天堂閣總面積那般大小了，一晚索價五千美元，是朗朗大酒店接待外賓最好的房間，也是朗朗市最高檔的一間套房，單是甄英雄屁股底下坐的沙發就價值五萬多塊人民幣，除了三間卧室，還配有一個小會議室，一個健身房，和一個平台花園。　　這個伊蓮娜年紀輕輕就能住的起這樣的房間，而且一住就是一個多星期，身家可見一般啊。　　原野過去也負責過陪同政府要員會見外賓的安全保護工作，倒也見識過類似的豪華房間，但和領導、外賓在一起，即便心裏再是感慨，也不能說出來，和甄英雄一起來這種房間就另當別論了，知道這沙發要五萬多塊錢，他一個勁的拍屁股，生怕給坐髒了，一舉一動都那麼不自然，也難怪，過去負責保護要人的工作時，哪有他坐着的份啊？　　小憐也不比原野強，她雖然是一心和甜甜的經紀人，但這種消費的房間即便是一心和甜甜也承受不起，她見過的最好的酒店房間，也就是在漢宮了。　　甄英雄才嘲笑過原野和小憐，自己就露了怯，看到穿着女僕裝的克拉拉端着茶具走進客廳，甄少爺張嘴就來了一句“菲律賓女傭”。　　如果克拉拉不是一個一流的殺手，聽到甄英雄這句話的同時就得掏出槍來崩了他不可，還好人家演技好，裝做聽不懂中國話的樣子，為他們倒上泡好的紅茶，禮貌的對甄英雄等人露出和善的微笑，黑色的皮膚，襯托的牙齒白亮異常。　　“你別說笑話了行不行？”原野也夠意思，對甄英雄道：“你看看人家那身衣服還不知道嗎？那是女管家，菲律賓籍的女管家。”　　克拉拉懷疑這兩個人是故意招惹自己。　　小憐也以為克拉拉聽不懂漢語呢，一邊打量着她，一邊問原野道：“女管家和女佣人不是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女管家是女佣人的頭兒。”原野對甄英雄道：“你不要貶低人家的身份，主人家讓女管家而不是女佣人給咱們上茶，是對咱們的重視，你把人家當成一般非佣，就是質疑主人家的待客之道，太不禮貌了。”　　甄英雄曾經見過顏冰身邊的巧巧穿女僕裝，大概是中西方審美觀念的差異，雖然細看起來克拉拉還算是個美女，可甄英雄還是覺得巧巧比她順眼白倍千倍，“是嗎？呵呵，我家倒是請過一個保姆打掃衛生，我看她們挺像的，呵呵，還是外國的家政服務比較普及啊，要是傭人請的少，哪需要女管家啊？”　　原野感慨道：“是啊，聽說請一個菲律賓女傭，每個月最少三四千塊的工資，一般人哪請的起啊？更不要說整個女僕隊了，這個伊蓮娜小姐恐怕比你還有錢……”　　“有錢我也不請菲律賓女傭，我的審美觀比較具有局限性，不喜歡黑皮膚的女人，女僕啊，我比較喜歡日本流行的那種COSPLAY，那多養眼啊……”　　“小日本就是會整，我也那麼覺得，菲律賓女傭確實沒有COSPLAY的日本女僕養眼……”　　甄英雄和原野雖然立場極端，但在某些方面，這倆人倒是臭味相投，兩人看着克拉拉，笑的很禮貌，可說出來的話卻夠低級的，如果克拉拉真的聽不懂漢語，還真的不能從表情看出他們兩人的齷齪。　　小憐直皺眉頭，看到甄英雄和原野都要流口水的樣子，同樣很禮貌的望向克拉拉，卻用不服氣的口吻小聲道：“色鬼，男人真是沒好東西，太子哥哥，我要是穿上女僕裝，肯定比這個菲律賓女傭……還有那些玩COSPLAY的日本女人好看的多！”　　甄英雄和原野一聽，看看克拉拉，又看看小憐，連連點頭啊，他們這種行為差點氣瘋了裝成不懂漢語的克拉拉，如果不是死忍着，爆瀉而出的殺氣肯定會引起甄英雄警惕的。　　一旁的袁莉莉也不停的冒冷汗啊，她哪會看不出來克拉拉已經快被氣爆了啊？這個黑人美女可是很自負自己的容貌與氣質的，可甄英雄，宇文可憐，原野三個人卻以為她聽不懂漢語，一點禮貌也沒有的大肆評價，看到克拉拉勾起的嘴角開始微微抽搐，袁莉莉趕緊糾正他們從一開始就誤解的錯誤，“甄，甄先生，瑪莉是伊蓮娜小姐的女管家，但是……她不是菲律賓人，而是美國人……”　　“美，美國人？”　　甄英雄，原野和小憐那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更讓克拉拉感覺到莫大的羞辱，這三個混蛋東西難道連菲律賓人和美國人都分不清楚嗎？幹嗎表現的這麼驚訝，好象自己就該是菲律賓人似的？！　　“美國人，呵呵，對啊，美國有白人也有黑人，我說呢。”甄英雄臉皮厚，不像原野和小憐，還鬧一大紅臉，可他說出來的話更讓克拉拉生氣，“其實剛才我就發現了，瑪莉小姐的皮膚比菲律賓人還黑……”　　心臟快被氣炸，卻還要強迫着露出友善笑容的克拉拉只覺得自己在甄英雄面前就是一個超級大傻瓜，這個男人用了最短的時間取代了西蒙娜在自己心裏的地位，成了自己最討厭的人，克拉拉有些了解顏冰為什麼想要折磨他一番之後再殺掉他了，這種男人，直接殺掉簡直太便宜他了，絕對不能讓他死的太痛快。　　袁莉莉想笑又不敢笑，看到克拉拉被氣的快要死掉卻還要露出一臉傻笑，她突然覺得甄英雄簡直太可愛了。　　就在袁莉莉開始期待甄英雄下一句話會說什麼的時候，穿着一身黑色西裝的加布利爾・托尼，陪同着西蒙娜從房間里走了出來，克拉拉終於能鬆口氣了，如果再聽甄英雄說話，她怕自己會忍不住爆發，能將自己這個殺手氣到如此程度，甄英雄比西蒙娜毫不遜色，西蒙娜那個不可愛的女人肯定是聽到自己受窘，才故意慢吞吞直到此時才出來的。　　克拉拉猜的很正確，西蒙娜確實是故意看她出糗的。　　如果說看到克拉拉會聯想到的是從事女傭工作的平民，那麼，看到西蒙娜，給人帶來的就是一種見到公主般的震撼。　　一身好似婚紗一般誇張的西式長裙，透露出了她異於常人的審美觀和生活習慣，棕色的長髮帶着自然的波浪，讓她看上去既有公主一般的高貴，又有洋娃娃一般的可愛。　　好美，這個叫做伊蓮娜的女人，真是太美了，甄英雄，原野，小憐三人心裏發出了同樣的感慨。　　看到伊蓮娜，甄英雄就忍不住把她與甄三國和艾一心做比較，如果說三國和一心有種中國古典美女的氣質，那麼伊蓮娜就是比較有復古味道的西方美女，她給人一種生活在不同世紀的感覺，幽雅，華貴，不苟言笑，讓人在不經意間產生距離感。　　說實話，這是一種既值得人欣賞，又招人討厭的感覺，有點複雜，不過，若只注重外表的話，不能否認，伊蓮娜是個極為養眼的大美女，雖然，她沒有露出微笑乃至任何一個表情。　　甄英雄和小憐見慣了美女倒還好說，原野可就丟人了，那瞪直了的目光很不禮貌，甄英雄起身的時候故意踩到他的腳面，原野這才回過神來，老臉又是一紅，跟着甄英雄從沙发上站起。　　袁莉莉趕快給幾人介紹起來。　　“小姐，這位就是想買那條‘魔女誘惑’的甄先生，甄先生，這就是我的主人，伊蓮娜小姐。”　　“你好，美麗的小姐。”　　“您好，甄先生。”　　此刻的甄英雄就像換了個人一般，像足了紳士，有求於人，當然要注意素質了，邁步走到伊蓮娜面前，想要握手，卻發現伊蓮娜伸出的手做下垂狀，不像是要握手的樣子。　　甄英雄微微一怔，球球的，啥意思？想要少爺給你來個吻手禮？　　畫兒教過甄英雄一些禮儀方面的規矩，所以他知道，這種流行於歐美上層社會的吻手禮，的確是在室內進行的禮節，但受禮的女方應該只能是已婚的女士才對，難道這個伊蓮娜已經結婚了嗎？不，如果她結婚了，袁莉莉就不會叫她為小姐了。　　估計這女人是存心的吧，也許是袁莉莉把自己恐嚇她的事情告訴了伊蓮娜，所以她故意讓自己在她面前彎個腰屈個膝，甄英雄心裏暗暗一笑，左手背後，右手輕輕托起伊蓮娜的指尖，鞠躬下去，象徵性的吻了一下這女人的指背，但甄英雄並未單膝下跪，顯然是不承認伊蓮娜身份尊貴到值得自己那樣去做的程度。　　吻手禮？！這可羡煞了原野，他沒看清，其實甄英雄並沒有吻到女人的手，因為這是基本的禮貌，還躍躍欲試的也想學甄英雄的樣子去吻一吻呢，能親到這麼這麼漂亮的女人，簡直是天大的運氣，原野這個感慨啊，看人家外國人禮節，多講究啊。　　原野卻沒想到，伊蓮娜對他和小憐根本沒興趣，問都不問，就對甄英雄道：“甄先生，請坐。”

# 第430章 不巧的巧合

　　太失望了，剛想湊過去親人家手指的原野僵住了，他根本不知道，行吻手禮的人只限於上層人士，在伊蓮娜看來，他一個小警察，只是甄英雄的跟班罷了。　　這幾個人並不知道原野的身份，還以為他是負責珠寶展安全工作的警察呢，僅僅是認識甄英雄，所以才跟着他，在某種意義上是負責看緊他，以保證伊蓮娜安全的警察。　　甄英雄心裏也嘀咕，少爺不過是半開玩笑的嚇唬了一下袁莉莉，而此刻伊蓮娜如此重視少爺，想來是知道了我的身份，不然也不會見我才對，可是，她不過是來朗朗市參加個展覽會而已，過不了幾天就要走了，用的着找買少爺的帳嗎？　　伊蓮娜似乎是個不太擅言辭的人，甄英雄見她坐下之後悶瓜一樣不說話，還以為她在等自己先開口，正好剛才出了個洋相，此刻看到一身筆挺西裝的托尼，甄英雄又找到話題了，“酒店還提供了二十四小時的管家服務？外國管家看起來就是順眼，呵呵，我還真不知道朗朗酒店裡聘用了英籍員工呢，看來我應該考慮一下，我們的漢宮是不是也借鑒一下這樣的服務體系。”　　“先生說笑了，我是伊蓮娜小姐的保鏢，不是酒店的二十四小時管家，而且……”有了克拉拉的前車之鑒，托尼可不敢裝成聽不懂漢語的樣子了，笑道：“我是意大利人，不是英國人。”　　又認錯了！看到原野和小憐也是一臉的恍悟，袁莉莉心裏感慨，這三個人還真是一笨蛋組合，難道在他們眼裡，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個叫中國，一個叫外國嗎？好象外國人在他們眼裡一點區別都沒有似的……　　甄英雄全然不當回事，臉皮之厚連平時沒有表情的伊蓮娜都有些動容了，“伊蓮娜小姐，我們來談談正事吧。”竟然把托尼給涼在一邊了。　　托尼見甄英雄竟然鳥都不鳥自己，火大啊，他和克拉拉一樣，突然發現這個男人和伊蓮娜一樣是個很不懂禮貌，又窮講究的招人討厭的傢伙，甄英雄所謂的要談正事，擺明了是要攆自己和克拉拉兩個‘下人’離開啊。　　“好的。”坐的端莊的伊蓮娜很優雅的擺了擺手，袁莉莉對克拉拉用法語唧哩哇啦的說了一串，克拉拉和托尼對伊蓮娜鞠了個躬，退出了房間。　　一出門，克拉拉就將頭上的假髮拽了下來，強壓的怒氣終於爆發了，“混蛋！那個甄英雄真的是一個讓人生氣的大混蛋！托尼，我要殺了他！他一定要死在我手上，我要讓他在臨死之前品味到什麼是絕望的痛苦！我要讓他親口求我殺掉他！”　　托尼嘿嘿怪笑着，從懷裡摸出那把蝴蝶刀，翻了個刀花，左手拉住自己的辮子，右手背到腦後，微一發力，那條金色的黃馬尾鞭便與腦袋分離了，他竟然割斷了自己的辮子，“希望他有機會從這個房間里走出來，不然我會覺得對不起自己的頭髮。”　　“雖然想從西蒙娜那個討厭的女人手中逃出來不太可能，但是，我和你同樣的期待。”克拉拉磨着牙，恨恨的笑着，道：“我期待着把他們兩個全部殺死的那一刻快些到來……”　　伊蓮娜僅僅是坐在沙发上，明明與她距離很近，但原野和小憐卻有一種需要仰望的等級感覺一般，似乎她是高高在上的貴族，而自己是貧賤的平民。　　堂堂朗朗市刑警隊的大隊長，在伊蓮娜面前竟然連個自我介紹的機會都沒有，原野有點後悔跟着甄英雄一起來這個房間了，自己完全不適應這種社會上層人物之間的會客氛圍。　　不是原野不能適應，而是他不知道，現在的氛圍確實不正常。　　空氣有一種被凝固的感覺，好象身處高原，空氣稀薄，連呼吸都變的不暢快了一般，原野和小憐端起面前的小杯子，喝了一口，過不小會兒，又喝一口，原野實在受不了這沉悶的氣氛了，不停給甄英雄甩眼色，示意他趕緊說點什麼，偏偏甄英雄裝做看不到的樣子，悠哉悠哉的看着伊蓮娜。　　甄英雄很想看到這女人臉上露出一個表情來，端着小茶杯，卻只是偶爾嗅嗅茶香，嘴唇連杯子都沒有碰到過，伊蓮娜和甄英雄差不多，同樣端着杯子，既不說話，也不喝茶。　　時間好象凝固了一般，只有原野和小憐在喝茶時發出的聲音偶爾響起，袁莉莉不停的給二人添茶倒水，感覺自己的後背都濕了，茶水裡並沒有放什麼喝了就會暈的東西，甄英雄為什麼這麼謹慎？難道他察覺到了什麼不成？不應該啊，如果他察覺到了小姐的真正身份，又怎麼會放任身邊的兩個人喝茶呢？難道……他把那兩個人當成試探的工具了？！　　袁莉莉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仔細想想，強姦了顏冰那種女人的男人，肯定不是一般人啊，甄英雄絕對不像表面給人感覺的那樣無害。　　還真讓袁莉莉猜中了，甄英雄現在看到紅茶這玩意兒，還真是犯怵，想當初，自己就是在紅茶中放入了激情丸，被顏冰喝掉了，結果發生了無比荒唐的事情，甄英雄對紅茶的態度，就像顏冰和愛利絲對啤酒的態度一樣，都是能勾起顫慄回憶的東西。　　甄英雄怎麼也算是半個殺手，即便對對方只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也會將警惕提升至最高，這是一種本能，更何況，袁莉莉對自己過於主動的熱情，和伊蓮娜非常給面子的邀請，就足以讓甄英雄去懷疑她們的用心了啊。　　甄英雄從來都是一個小心的人，他絕對沒有表面看起來那樣的大條，袁莉莉猜對了，但她還是低估了甄英雄小心的程度。　　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甄英雄和伊蓮娜的對視逐漸詮釋出了一種不正常，不和諧的氛圍，在這樣下去一定會被甄英雄看出什麼的，對視最終以伊蓮娜的退讓宣布結束。　　伊蓮娜小口抿了一口快要涼掉的紅茶，對袁莉莉道：“埃米莉，麻煩你給三位客人端些甜點過來。”　　聽到伊蓮娜終於說話了，袁莉莉心下暗吐了一口氣，跟了小姐這麼久，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比她還沉的住氣啊，袁莉莉應了一聲，轉身離開，走出了房間。　　伊蓮娜終於露出了一個表情，雖然並不明顯，但她顯然對甄英雄有了一些興趣，“甄先生，您的事情我已經聽埃米莉說過了，很抱歉，那條鉑金製作的‘魔女誘惑’我並沒有賣掉的打算，我這次來朗朗市，想展出的只有那套‘天使的嫁妝’，並沒有帶其他的首飾過來，讓您失望了，我深表歉意。”　　世界上根本沒有另一條‘魔女的誘惑’，伊蓮娜不是不想賣，而是沒的賣。　　“伊蓮娜小姐客氣了，我希望見到您，目的並不單單是想買真正的‘魔女誘惑’。”甄英雄一摟身旁小憐的肩膀，笑道：“外面那條白金的鏈子已經夠我妹妹樂上一陣子了。”　　“妹妹？”伊蓮娜有些好奇的看向了小憐，根據她所掌握的情報中，只知道甄英雄有個毫無血緣關係的姐姐而已，他什麼時候又多了個妹妹出來啊？　　“對，妹妹！”小憐趕緊點頭，趁這機會把關係砸死了，以後再問他要自己那些裸照的時候，他就不好意思拒絕了，再者，有了甄英雄做哥哥，自己也威風啊，太子爺的妹妹，誰敢欺負？　　甄英雄將茶杯放回了茶几上，笑道：“伊蓮娜小姐，聽說您有時候也會為了客人製作一些需要的首飾，是嗎？”　　伊蓮娜的目的在於尋找可以幹掉甄英雄的空隙，可目前為止，這個男人還未露出過絲毫破綻，拖延時間就成了必要的選擇，“是的，除了做一些高檔首飾去參加各種珠寶展，我也會做一些款式較為普通的，自己戴或者作為禮物送給朋友，當然，如果有人懂得珍惜我做的首飾，我也會賣給他，或者專門為他製作。”　　甄英雄差點說‘咱們也做朋友，你送幾套給我做禮物好不好’，好在他還顧慮着自己虛偽的紳士形象，很有誠意的說道：“伊蓮娜小姐，我想買到您製作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首飾，送給我最深愛的女人，不知道這種誠意能不能打動您，專門為我製作一些首飾呢？我會像珍惜我深愛的女人一樣珍惜您為我製作的首飾。”　　“甄先生，您像法國人一般浪漫。”　　“謝謝，伊蓮娜小姐，您像中國女人一般善解人意，知書達理。”甄英雄微笑道：“這麼說，您願意為我製作首飾了？當然，我先前不過是開玩笑，您不必給我優惠，愛情是無價的，我們用金錢來衡量它，已經是對愛情的一種玷污了，如果再討價還價，身為一個男人，我會覺得慚愧。”　　這話換誰說出來，屋裡的人都能接受，但惟獨甄英雄說出來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這個厚臉皮的傢伙剛才還像個流氓，但在見到伊蓮娜之後，他突然變成了一個讓人感覺不到虛偽，卻異常虛偽的紳士，話里話外都是‘愛情萬歲’‘女人萬歲’，似乎是在故意討這個法國美女的喜歡，可誰也看不出他的做作，小憐感慨啊，這位太子爺的演技，比唐甜甜還高超。　　伊蓮娜終於體會到顏冰和羅比對甄英雄的那種並不明確的評價與形容為何是那樣模糊了，的確，甄英雄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男人，即便你與他面對面的交談，也不會看穿，他確實讓人看不懂，伊蓮娜對甄英雄更感興趣了，她突然覺得甄英雄和自己有些相似的地方。　　“甄先生，您錯了。”伊蓮娜雖然表情依然淡淡的，但話卻多了，“你我之間是買賣關係，首飾在這個時候僅僅是商品，當您從我這裏買走商品之後，它才是屬於您的，當您將它送給心愛之人的時候，它代表的是您的心意，在那一刻，它就不再是一件商品了，所以，您現在不必忌諱什麼，我想，我很願意為您這樣的男人製作一件首飾。”　　反正你們馬上就要死了，應給你也沒有關係，伊蓮娜心裏是這麼想的。　　“是嗎？那我簡直太榮幸了，伊蓮娜小姐，您是我見過的最可愛的女人。”　　“謝謝您的讚美，您也是我見過的最有趣的男人。”伊蓮娜嘴角微微向上一勾，剛好將甜點車推過來的袁莉莉稍稍吃了一驚，她已經很久沒有見伊蓮娜笑過了。　　雖然看不出甄英雄是在裝孫子，但沒有人不知道他是在裝孫子，這樣的男人伊蓮娜還是第一次見到，當然會覺得好奇，而且，作為一個殺手，甄英雄那無懈可擊的警惕性也讓伊蓮娜感覺到了一種挑戰與刺激，他真是一個有趣的男人。　　甜點被乘放在小碟子中，配有一個精緻小巧的銀制勺子，才放到茶几上，一種咖啡酒味兒的香甜味道就溢散開來，甜點被切成了三角型，最上面是一層薄薄的可可粉，下面是濃濃的奶油，色澤搭配並不艷麗繽紛，但也不會覺得單調，色彩比較和諧，只是看着，就能勾的人食指大動，女孩子對甜食一向沒什麼免疫力，小憐有點忍不住了。　　“這是……正宗的提拉米蘇？！”小憐怎麼說也陪着雙子星出席過不少高檔宴會或者聚會，還算識貨。　　袁莉莉笑道：“是的，這是瑪莉小姐最拿手的甜品了，幾位請品嘗。”說罷，她將最後一個小碟子放到了伊蓮娜面前。　　伊蓮娜沒有多說，先端起小碟子，輕輕舀起一勺奶油放入小口中，美麗的大眼睛迷着，似開似闔，好象很陶醉的樣子，甄英雄卻很敏感，她的行為與剛才完全不同，似乎在有意吃給自己看，告訴自己蛋糕沒有問題一般。　　從形狀到顏色，都不難看出，大家碟子中的原本是同一塊蛋糕，既然伊蓮娜那塊沒問題，其他三塊自然也沒有問題了，甄英雄也以為是自己的神經綳的太緊，過於多疑了，對於甜點沒有什麼興趣的他看小憐吃的那麼香，有心把自己那塊讓給她，所以並不去動甜點，而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紅茶。　　見甄英雄終於喝下了紅茶，伊蓮娜和袁莉莉的眼中同時閃過一道光芒。　　原野還沒動勺子呢，眉頭微微一蹙，不好意思的問袁莉莉道：“袁小姐，請問，廁所在什麼地方？”　　小憐和甄英雄同時皺眉，粗人就是粗人，在女士面前問廁所在哪，還專挑人家吃東西的時候問，真是失禮啊。　　原野怎麼會不知道這個問題太丟人啊，可肚子突然疼起來了，他能有什麼辦法？這總比大家吃甜點的時候，自己放一屁出來要禮貌的多吧？　　甄英雄並不是怪原野來事來的是時候，而是覺得他可以問的更委婉一些，大沒必要直接問人家‘廁所’這兩個字，要知道，‘洗手間’和‘廁所’雖然意義上沒有太大區別，但是，目的局限性可是很明顯的，去洗手間可以說是洗手，去廁所還能做什麼別的事情嗎？原野到底是一大老粗啊，要怪，就怪大多數刑警，生活習慣都比較隨意，白果那丫頭還不是一樣嗎？　　法國女人欣賞懂得浪漫的男人，更何況從剛才伊蓮娜要自己行吻手禮這一點來看，她是一個很喜歡斤斤計較的女人，可是甄英雄略感不解的是，對於原野這個絕對失禮的行為，伊蓮娜並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反感。　　袁莉莉也表現的太自然了，完全沒有感覺到尷尬一般，微笑着對原野道：“警察先生，洗手間在這邊，請您跟我來。”　　原野肚子里咕嚕咕嚕的直響，對伊蓮娜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似乎才反應過來自己問的太直白了，老臉有點上色，尷尬的跟着袁莉莉去了洗手間。　　“真是對不起，那個傢伙太失禮了。”甄英雄對伊蓮娜歉意道：“請伊蓮娜小姐原諒他的不禮貌。”　　“我沒有在意，也請您不要太在意，甄先生。”伊蓮娜淡淡一笑，吃甜點的時候，她似乎可以忽略周圍的一切事物。　　甄英雄心下暗暗覺得奇怪，雖然他說不出哪裡值得懷疑，但伊蓮娜的表現卻處處透着古怪。　　“太子哥哥，你不吃甜點嗎？”小憐連嘴角的奶油都沒擦，可憐巴巴的看着甄英雄，那目光就像三天沒吃飯的小貓一般。　　死丫頭，難道你八輩子沒吃過飯嗎？幹嗎吃的這麼急啊？真是丟人！　　甄英雄在伊蓮娜面前裝足了紳士，先從茶几上拿起一張紙巾，給小憐擦了擦嘴角，這才將自己面前的那份甜點推到了她面前，轉過頭去，對伊蓮娜笑道：“我們可以繼續剛才的話題嗎？伊蓮娜小姐。”　　“好的。”甄英雄覺得伊蓮娜吃東西時很優雅，沒想到她吃的卻是一點也不慢，絲毫不比狼吞虎咽的小憐遜色，竟也吃光了盤子中的甜點，用手帕抹抹小嘴，露出一個迷死人不償命的笑容，道：“甄先生希望我為你的愛人製作什麼樣的首飾呢？”　　“恩，看過了那條‘魔女的誘惑’，對於什麼款式我完全沒有要求，我絕對相信伊蓮娜小姐您那雙富有創造力的巧手。”甄英雄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道：“我想，我唯一的請求可能會讓伊蓮娜小姐覺得為難，因為我需要的不是一件首飾，也許要佔用伊蓮娜小姐很多的時間……”　　伊蓮娜有點不明白了，“不是一件首飾？”　　“對……”　　甄英雄略感尷尬的點了點頭，他剛才在頂樓的時候就已經盤算過了，如果要買禮物的話，當然不能只給一個人買，難得有機會請伊蓮娜親手製作，當然要人人有份了，一心，白果，甜甜，愛利絲，薛雪，這是必須的，變態姐姐就更不用說了，她做夢都想要自己給她買一個戒指。　　自己也從來沒給樂樂和櫻桃兩個乖寶貝買過禮物，那兩個青澀寶貝成熟之前同樣需要疼愛，如果給她們買，小公主那倒霉鬼肯定也得準備一份，不然她非鬧翻了天不可。　　小鳳凰們也應該每人有一份，她們最近都很辛苦，這件事情結束后，應該好好獎勵獎勵她們。　　最後……是不是應該也給顏冰準備一份呢？如果這場暗鬥結束之後，自己和她都還活着，自己是不是應該送她一件禮物，慶祝她的新生呢？　　“哥哥，哥哥……”　　甄英雄正思考的入神呢，小憐一叫他，嚇了他老大一跳。　　“怎麼了？”　　小憐的俏臉紅紅的，有點慚愧的望了伊蓮娜一眼，探過頭來，貼着甄英雄的耳朵，好象做了見不得人的事情一般，小聲道：“我，我想上廁所……”　　“恩？”甄英雄一怔，剛才原野抬屁股的時候小憐還鄙視他來着，怎麼這麼一小會工夫她也來事了？　　原野這時候剛進洗手間，甄英雄低聲道：“先忍忍，真是的，怎麼大姑娘家也這麼多事？是吃的太急鬧肚子了，還是大姨媽來了？”　　“討厭啦，太子哥哥，人家肚子疼你還笑？”小憐被臊的滿臉通紅，小手錘着甄英雄的胸口，道：“不是大姨媽啦，人家快要忍不住了。”　　原野去廁所的時候並未說大解小解，現在小憐顯然是鬧肚子，人有三急，強忍着對身體不好，甄英雄只得厚着臉皮對伊蓮娜道：“不好意思，伊蓮娜小姐，我妹妹肚子不太舒服，可能是吃東西太急了……”　　伊蓮娜不用等甄英雄把話說完，已經知道他的意思，點了點頭，道：“埃米莉。”　　“小姐，有什麼吩咐？”袁莉莉走了過來。　　“帶甄先生可愛的妹妹去洗手間。”　　“是，小姐。”袁莉莉應了一聲，對一臉急切的小憐笑道：“這位小姐，請跟我來，剛才那位先生正用着客廳的洗手間，請您用我房間里的吧。”　　看着小憐彆扭的走路姿勢，甄英雄心下再次提起了警惕，是巧合嗎？為什麼原野和小憐幾乎同時在最不適當的場合中去廁所呢？這很容易讓人懷疑他們是吃錯了東西啊，莫非這個伊蓮娜真的動了什麼手腳不成？　　甄英雄心中起了疑心，目光盯向了茶几。　　紅茶是那個黑人女管家在自己面前沖泡的，而且伊蓮娜也喝了同一壺茶，應該不會有問題，自己也喝過那茶，不是沒有覺得不舒服嗎？是那塊提拉米蘇的問題嗎？難道蛋糕切開之後動過手腳，只有伊蓮娜那塊蛋糕沒有問題？不對，原野根本沒有吃蛋糕啊。　　甄英雄已經察覺到伊蓮娜是個有問題的女人，偏偏說不清問題出在了哪裡。　　伊蓮娜好象看出了甄英雄已經對原野和小憐先後肚子不舒服這件事情有了疑惑，但她並不擔心，因為她知道，甄英雄是不可能看出破綻的，她只需要繼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甄先生，請繼續我們的話題好嗎？”伊蓮娜不給甄英雄去懷疑思考的時間，問道：“您似乎需要我製作不止一件首飾，那麼，請告訴我，我應該為您做幾件呢？”　　太好說話了，現在的伊蓮娜和小憐形容過的伊蓮娜有很大差異，她應該不是一個熱情的人才對，可為什麼對自己有求必應呢？這個女人到底想要做什麼？甄英雄想不出伊蓮娜用了什麼樣的方法對自己等人動了手腳，但他知道，如果原野與小憐肚子痛不是巧合的話，那麼伊蓮娜針對的對象應該是自己才對，只要自己不露出破綻，小憐和原野目前就是安全的。　　法國人，美國人，意大利人……看這意思，不象是巧合啊……

# 第431章 殺手設計師

　　法國的珠寶設計師，美國保姆，意大利保鏢，兩個女的，一個男的，無懈可擊的身份……他媽的，看來不是少爺多疑，而是真有這麼巧的事情啊，球球的，少爺好象自己走進狼窩裡來了，不曉得這是好運還是霉運啊……　　“我想要五隻結婚鑽戒，三套適合十六歲女孩的手鏈以及九個鳳凰形狀的胸針，具體款式就麻煩伊蓮娜小姐了，我想，十個我也沒有一個您那麼賦有想象力與創造力，恩……對了，我還想要一條與‘魔女的誘惑’差不多的，適合成熟女人佩帶的項鏈。”甄英雄並沒有將心中的猜疑表現在臉上，想了想，又若有所指的補充了一句，“對了，雖然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請加上一隻男式的鑽戒，戒指環里就不用刻名字了。”　　伊蓮娜臉色微微一變，她能感覺到甄英雄補充的那句話包含了許多意思，鑽戒代表的含義自是不必說了，甄英雄說‘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好象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生命面臨威脅一般，又強調戒指環里不刻名字，似乎是不想讓人知道他喜歡的那五個女人是誰一般，甄英雄為什麼對自己這樣一個珠寶設計師有所隱瞞呢？他果然在懷疑自己的身份。　　伊蓮娜不知道自己是哪裡露出了破綻，因此不完全肯定甄英雄是不是起了疑心，為了掩飾自己驚訝的表情，她笑道：“這麼多？甄先生深愛的女人到底有多少啊？”　　“原諒我。”甄英雄端起紅茶，小抿了一口，厚顏無恥的對伊蓮娜說道：“多情是每個男人都會犯下的錯誤……”　　寬敞的衛生間里，原野坐在舒服的馬桶上，感覺和坐沙發差不多，看着右手邊那些按紐，不禁感慨，有錢人就是會享受，用個馬桶還有這麼多的功能，馬桶整的和沙發似的，這個衛生間更是比自己家的卧室都大，真是奢侈。　　原野這輩子還是第一次享受這麼高檔的廁所，明亮透徹，沒有臭味或者類似清潔劑一般聞起來會不太舒服的味道，這個衛生間里瀰漫著趨散異味的清甜香味，原野也說不清那是一種什麼味道，總之聞起來讓人感覺很舒適，很自然，甚至覺得大便也變成了一種享受般。　　原野很享受的眯上了眼睛，漸漸覺得身體放鬆，舒服的要睡着一般，開始還覺得是因為大便拉的太爽的緣故，可逐漸的，手腳開始無力，頭腦昏昏，朦朧中已經產生夢幻感覺的原野猛然覺得不對勁，即便馬桶坐的再舒服，大便拉的在暢快，自己也不應該在這個地方犯困吧？！　　原野一激靈，猛然坐直了身子，只覺得兩眼一陣暈旋，胃裡翻騰，噁心的想要嘔吐，原野大驚，身為一個有經驗的刑警，他立刻意識到自己的癥狀有可能是中了毒，想要站起來，卻是頭重腳輕，一頭載倒在地。　　“媽的，這是……怎麼回事……”倒在地上的原野連大聲呼救也做不到，意識越來越模糊，自己的警惕性太過遲鈍了，也難怪，誰會在上廁所的時候防備什麼呢？　　原野直到意識即將消失之前，才從那清甜的味道之中找到了夾雜在其中的因由，那香味竟是為了掩飾，掩飾另一種能治人昏厥的氣味！　　“乙醚……蒸汽……”　　原野昏倒的同時，另一個衛生間中，小憐也從馬桶上栽倒下來，很不雅觀的躺在了地板上，昏死了過去。　　“我答應您的請求，不過，這麼多的首飾，我想我需要很長的時間，不知道甄先生是不是願意等待呢？”伊蓮娜不知道甄英雄是不是在開玩笑，真的會有那麼多女人喜歡這個男人嗎？或者說是他一相情願的單戀人家？　　雖然伊蓮娜無法判斷甄英雄的話是真是假，但這並不是重點，她更在意的是，為什麼甄英雄還不提出上廁所的請求呢？如果時間托的再長一些，他肯定會因為那個警察和女孩遲遲不回來而察覺到自己的手法的，而且……伊蓮娜的小臉有些紅，坐的一直很端莊的她隱晦的晃了晃身子。　　袁莉莉注意到了伊蓮娜的異樣，心中同樣急噪，心中暗忖：小姐也喝了紅茶，看來藥效已經發作，為什麼甄英雄好象沒事人一般？不可能是藥物沒起到效果，也許是甄英雄為了裝紳士，一直在強忍着，想不到他的忍耐力這麼好！　　再托下去，肯定要露餡的，情不得已，只能採取強硬手段了，站在伊蓮娜身後的袁莉莉表情開始不太自然了，甄英雄的淡定給了她很大的心理壓力，聽說這個男人被恐怖份子堵在了電視台里都能活下來，只憑自己和小姐兩個弱女子，可能殺死他嗎？袁莉莉心裏沒有自信。　　“不知道伊蓮娜小姐需要多長時間呢？”甄英雄也察覺到了伊蓮娜的異常，但並未表露出來，肚子里開始翻騰的他大概搞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這女人果然在茶水裡動了手腳，為了不讓少爺懷疑，她自己也喝了有問題的茶水。　　作為一個淑女，伊蓮娜不好意思提出去洗手間，一時又想不到其他可以離開的借口，只能忍耐，她的微笑已經有些不自然了，“六隻戒指，三對手鏈，九個胸針，一條項鏈，二十件左右，我想，最少也要半年左右的時間吧，請甄先生諒解，我並不只是一個珠寶設計師，半年的期限已經是很難為我自己了。”　　“當然，我理解，伊蓮娜小姐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您能答應我的請求，我已經萬分感謝了。”甄英雄問道：“如果小姐先製作戒指，不知道需要多長時間呢？”　　“一個月或着六個星期左右。”伊蓮娜的忍耐已經逼近極限了，她真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這麼能忍，看他對首飾的問題如此執意，伊蓮娜又覺得這傢伙好象並沒有懷疑自己的身份，她心裏略微放寬了一些，失去警惕，他的小命已經丟了半條，伊蓮娜微笑道：“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甄先生請留給我一個地址，我會將製作完成的首飾逐一郵給您，埃米莉，請把紙筆拿過來。”　　伊蓮娜回頭，對袁莉莉暗示性的眨了下眼，平時那靜如湖水，幾乎不泛漣漪的大眼睛，此刻卻帶着冰刺一般，袁莉莉明白伊蓮娜的意思，她要自己去拿的，並不光是紙筆，甄英雄太沉的住氣了，伊蓮娜不得已而決定，要用最不講究的野蠻手段將他幹掉。　　甄英雄見伊蓮娜轉頭的時候動作都那麼的小心且不太自然，心裏既擔心原野和小憐，又感慨這女人的手段與她給人的感覺太不相符。　　甄英雄不是一個喜歡冒險的人，因此心裏雖然擔心原野和小憐，在沒有十足的把握制伏這兩個女人之前，他卻不敢撕破臉皮，這個伊蓮娜真是一個厲害的角色，看來不冒險賣個破綻給她，自己是一點反擊的機會都找不到了。　　甄英雄可以猜到伊蓮娜的意圖，如果可能的話，她並不想用野蠻手段解決自己，因為那樣一來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慌亂，從一點上來說，自己和她是一樣的，如果把那個美國女人和意大利男人招回來，這條小命就不僅僅是面臨危險那麼簡單了。　　找不到機會主動出擊啊，如果袁莉莉不是去拿筆本，而是去對小憐或者原野下手，或者把他們當做人質，那少爺可就被動了。　　甄英雄果斷的端起茶杯，趁兩人都沒有注意自己，將茶水撒到了大腿上，“哎呀！”　　伊蓮娜和袁莉莉精神綳的正緊呢，被甄英雄嚇了老大一跳。　　“對不起，對不起，失禮了，我太不小心了。”甄英雄站起來，用手擦着褲子，有些尷尬的對正要轉身離開的袁莉莉道：“請問，還有衛生間嗎？”　　機會！伊蓮娜和袁莉莉都是眼中一亮，她們並不認為這是甄英雄不小心，還以為這狡猾的傢伙是肚子疼的忍不住了，所以找這樣一個借口去廁所呢，不管怎麼說，只要進了洗手間，他就算上鈎了！　　袁莉莉將甄英雄帶到了另一間次卧室中，打開衛生間的門，微笑道：“甄先生慢用，您的褲子髒了，我幫您去準備一套新的，請問您的尺寸是……”　　甄英雄似乎是開玩笑一般的說道：“你對酒店經理提我的名字就可以了，他比我更清楚這個問題。”　　袁莉莉一征，甄英雄已經關上了衛生間的門。　　甄英雄經過殺手的培訓，知道一些女殺手擅長用巧妙的手段來殺人，往往讓目標在不經意間中招，甚至有些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伊蓮娜應該就是這方面的高手。　　既然她的目標是自己，那麼，作為一個一流的殺手，她會很謹慎，在確定自己死亡之前，她是不會對原野和小憐下手的，因為萬一情況有變，他們還可以成為她要挾自己的人質，甄英雄對殺手的手段揣摩的很準確。　　因為心中一直有懷疑，警惕性很高，再加上甄英雄也曾經接受過殺手培訓，思考方式與殺手很對路子，所以一進衛生間，那特殊的清甜香味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來是這麼回事啊……”甄英雄屏住呼吸，快步走到洗手台前，打開水閥，浸濕了一條毛巾，並不擰乾，用它捂住口鼻，這才單手解開褲帶，坐到了馬桶上，“臭女人，蠻聰明的，這麼缺德的招她都想的出來啊，媽的，大便都不能用力氣了……”　　伊蓮娜在確定甄英雄進入衛生間后，立刻提着裙子跑回了自己的房間，同樣鑽進了衛生間，不止茶水，甜點同樣被下了葯，那是一種藥效發作比較快的治療便秘的瀉藥，藥效發作在三到五分鐘以內。　　在原野，小憐，甄英雄正使用着的衛生間中，釋放了適量的乙醚蒸汽，並不致命，但拉肚子的這段時間足以使人昏迷或者喪失反抗能力，這就是伊蓮娜的目的。　　為了取信甄英雄，讓他喝下紅茶或者吃掉甜點，伊蓮娜在拖延了一定時間后，在確定原野和小憐快要藥力發作的時候，自己也喝了茶吃了點心，正如甄英雄先前所想一般，伊蓮娜是個既小心謹慎，行為又出人意料的人，在確定可以制住原野和小憐之後，她這樣一個高貴典雅的美女竟然服食瀉藥，這絕對是一般人想不到，或者說不會去想的，伊蓮娜出賣了自己的形象。　　可惜，伊蓮娜並不知道，在這一點上她和甄英雄出奇的相似，甄少爺同樣是一個能毫不猶豫出賣自己的主兒，所以很容易看穿她的手法，從伊蓮娜的表現開始不自然的那一刻，甄英雄已經猜到她也服食了會讓肚子不舒服的東西了，這倒讓甄英雄放下了懸着的心，既然伊蓮娜也吃了同樣的東西，至少證明了她下的葯不會危及人的生命。　　伊蓮娜雖然是殺手，但她與鈴木優美或者韓慧恩不同，她槍法不錯，擅長狙擊暗殺，或者是用身份做掩護，使用類似現在這樣的手段進行綁架或殺死目標，她個人的搏擊技術並不出眾，所以才迴避與甄英雄硬碰硬，畢竟甄英雄是重創過羅比，並殺死了卡瑪的男人。　　袁莉莉並沒有去給甄英雄找褲子，因為死人是不需要換衣服的。　　五分鐘過去了，伊蓮娜終於從衛生間里走了出來，臉色有點差，大概是藥效沒有完全過去的緣故，“時間差不多了，埃米莉，把東西拿過來。”　　“是，小姐。”袁莉莉應了一聲，從伊蓮娜的床櫃抽屜里掏出一個銀制的小方盒子，不知道盒子裏面是什麼東西，袁莉莉小心而謹慎，似乎手裡的東西很可怕，會爆炸似的，雙手托平了那個小盒子，跟在伊蓮娜後面來到了客廳，將盒子放在了茶几上，退後了幾步，這才長長的吐了口氣，似乎剛才都沒敢呼吸似的，雙手背到身後，隱晦的在衣服上蹭抹着，好象那個盒子很臟一般。　　伊蓮娜坐到沙发上，很講究的戴上橡膠手套和口罩，打開銀制的小盒子，裏面竟然只有一個鑷子，一根針管，一個針頭，和一個很小的，密封的小玻璃瓶，玻璃瓶中，是深紅色的液體，沒有貼標籤，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袁莉莉看到那個小瓶子，眉頭忍不住的跳了跳，臉上露出一絲懼意。　　“放心吧，這樣是不會傳染的，這個東西本是為了哈恩準備的，沒想到我還沒有找到機會，哈恩就死了。”伊蓮娜用鑷子夾着，將針頭安在了針管上，似乎是對袁莉莉說話，又像是在自言自語，道：“鈴木優美說哈恩所以會死，是因為甄英雄使詐，並沒有殺死與羅伯特勾結的小島夏子，因此也能說是甄英雄利用小島夏子間接殺死了哈恩，埃米莉，殺了甄英雄，我們就離開殺手世家吧，再留在那裡，也沒有意義了……”　　袁莉莉臉上的懼意消失了，有些心疼的望着伊蓮娜，似乎有什麼話想說，可最終，她只是點了點頭，“是，小姐……”　　伊蓮娜將針頭刺入密封的瓶中，將裏面深紅的液體吸入了針管，然後起身對袁莉莉道：“現在，去懲罰那個讓我們浪費了幾年辛苦與光陰的男人吧。”　　袁莉莉拔出手槍，深吸一口氣，道：“是，小姐。”　　來參加珠寶展的人，身上是不可能持有武器的，那個警察和自稱甄英雄妹妹的女孩子肯定昏迷了，甄英雄進入衛生間也將近十分鐘左右，乙醚蒸汽的作用下，他即便沒有昏迷，估計也失去了反抗能力，袁莉莉敲了敲衛生間的門，小心的試探着，“甄先生……，甄先生……”　　沒有回應，看來已經暈了，袁莉莉稍稍鬆了口氣，只是為了照顧伊蓮娜才不得已拿起手槍的她從來沒有殺過人，偏偏今天碰到了伊蓮娜一定要殺死的甄英雄，她怎麼可能不害怕啊？　　即便是伊蓮娜這個專業的殺手，面對甄英雄這種她看不透的男人，也難免心裏沒底，聽裏面沒有發出聲響，伊蓮娜對袁莉莉點了點頭。　　袁莉莉提了口氣，輕輕的擰動衛生間的門手，門鎖發出了‘喀嚓’那輕輕一聲的同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就在袁莉莉精神最集中，身體里蓄滿力量就要爆發的那個剎那，衛生間裏面，一直站在門口，手扶門把手的甄英雄認準時機，猛然發力，幾乎爆發出自己最大的力氣將門狠狠的拉開，後果可想而知。　　袁莉莉因為精神緊張，根本沒想到會發生如此突然的事情，重心靠在門上，抓着門把手的她在甄英雄發力作用下立刻失去平，一頭栽了進來，不過在伊蓮娜看起來，卻好象是她自己衝進去一般。　　甄英雄不等袁莉莉調整重心，一把抓到她後腦的頭髮，將她拽前幾步，完全不顧及什麼騎士精神，更不懂得憐香惜玉，狠狠的將袁莉莉的頭按扎入了馬桶中，甄少爺放下馬桶蓋，用腳踩住蓋子的同時，伸手按下了抽水鍵，留着一頭長發的袁莉莉這個痛苦啊，慌亂中咕嘟咕嘟的喝了好幾大口。　　剛才為了不發出能引起伊蓮娜懷疑的聲響，甄少爺方便之後並沒有沖馬桶……　　聽到袁莉莉的慘叫和抽水馬桶的聲音，伊蓮娜這才反應過來，剛才不是她撞門而入，而是門被人从里面突然拉開的！伊蓮娜的反應並不算慢，奈何甄英雄的動作比她的反應還要快的多，伊蓮娜才一探頭，想要知道裏面發生了什麼，就看到突然出現在眼前的甄英雄對自己微微一笑，然後，白色的毛巾如靈蛇一般快的不象話，飛濺着水珠，夾雜着風聲打在了自己的臉上，好疼！　　伊蓮娜的眼睛火辣辣的根本睜不開，甄英雄用浸透了水的毛巾抽在了她的臉上，伊蓮娜單手捂着眼睛連連倒退，穿着高跟鞋的她一旦身體失去平衡是很難調整過來的，甄英雄藉機跨到了衛生間門外。　　伊蓮娜只覺得拿着針頭的右手手腕一緊，好象被鋼鐵箍住一般，生疼生疼的，根本來不及反抗，就被甄英雄一擰胳膊一絆腿，按趴在了地板上，手裡的針頭也被他搶走了。　　“哎呀哎呀，還是客廳的空氣好啊。”甄英雄左手反擰着伊蓮娜的右手，一屁股坐在她的背上，左腳頂着伊蓮娜的左腋窩，讓她的胳膊不能亂動，大口大口的喘着氣，“球球的，少爺差點就頂不住了，腦袋昏死了，差點暈過去啊，呵呵，美麗的伊蓮娜小姐，我真沒想到你這樣高貴的女士竟然懂得用這樣低俗的手段來虜獲我的肉體，難道我真的這麼有魅力，讓你一見鍾情，想要佔我為己有嗎？哦……，原諒我，我的魅力是一種罪過……”　　撕破了臉皮，甄英雄也就懶得去裝什麼紳士了，瞧這意思，伊蓮娜是不可能給他做首飾了，既然不求人，又何必禮下於人啊？伊蓮娜露出殺手的本來面目，他也露出了流氓的本來面目，“想不到少爺堂堂一大男人，竟然也會遇到採花賊。”　　伊蓮娜這輩子還沒遇到過這麼糗的事情，剛才被甄英雄用濕毛巾抽到了臉上，竟把鼻子給抽流血了，想想自己一名門淑女，流了鼻血不說，還趴在地上，被一個大男人騎在身上，丟人都丟到家了！　　因為摔倒的衝擊力和現在這個難受的姿勢與甄英雄這一百四十斤的壓迫，伊蓮娜呼吸都困難，還不能張口說話，所以對他那種絕對自戀的言語完全無法反駁，好象自己要弄昏他，真的是想把他佔為己有一般，伊蓮娜感覺自己的尊嚴受到了嚴重的侮辱，有一種被精神強姦的感覺。　　“甄英雄，放了小姐！”袁莉莉這個狼狽啊，被抽水馬桶‘伺候’的頭髮凌亂，旗袍美女突然變成了瘋子一般，儀態喪盡，上半身幾乎全濕透了，幾縷髮絲粘在臉頰上，還滴着水珠呢，那噁心的氣味氣的她渾身顫抖，這是何等的羞辱啊？她忍着強烈的嘔吐慾望，揀起掉落的手槍，瞄着甄英雄的腦袋，大聲叱呵着，“侮辱我家小姐，你會死的很難看！”　　“呵呵，我想現在難看的人應該是你才對吧？莉莉，你生氣了？”甄英雄晃了晃手裡的針頭，不等袁莉莉反應過來，就抵在了伊蓮娜雪頸的大動脈上，笑着調侃道：“雖然我不知道這針管里裝的是什麼，但我想肯定是對身體沒好處的東西吧？如果這是為我而準備的，我甚至可以確定，裏面這東西不但致命，還會讓人飽受折磨，對嗎？”　　袁莉莉和伊蓮娜都是面色大變，駭意無法掩飾的寫在了臉上，袁莉莉急道：“你敢！我會打爆你的頭！”慌亂中的女人等於印證了甄英雄的猜測，這針管里的東西果然很要命啊。　　“你對自己的槍法那麼有自信嗎？”甄英雄絲毫不覺得害怕，面對距離自己不足十米的槍口，他就像看輕喜劇一般的輕鬆，伊蓮娜總算深刻的體會到什麼叫做‘語言攻擊’了，“我親愛的莉莉小姐，光是忍住那強烈的嘔吐慾望，已經讓你渾身顫抖了，連槍都拿不穩，你憑什麼認為能一槍打爆我的頭呢？我很抱歉剛才方便之後忘記沖馬桶了，害你這樣美麗的小姐喝了幾口帶着刺激性氣味的食物廢渣與水的混合物，我很佩服你的忍耐力，如果我是你，肯定已經吐出來了，雖然那對身體並沒有什麼害處……但是，我一向以為，吃屎而不吐的，只有狗而已，呵呵，原諒我，你對主人的忠心讓我很自然的把你和那種動物做了比較……”

# 第432章 為己的流氓

　　別說袁莉莉本來就想吐，就算不想吐的伊蓮娜聽說袁莉莉喝了馬桶里的水都想吐了，甄英雄這是存心噁心袁莉莉呢，袁莉莉明明知道甄英雄的意圖，卻偏偏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顫抖的更厲害了，嘔吐慾望更加強烈，她甚至不敢說話了，噁心胃裡的髒水，更噁心甄英雄這個人，太可氣了，對女人也如此不留情面，他真是男人嗎？　　這種情況下，袁莉莉確實沒有把握一槍將甄英雄幹掉。　　“我想你們應該知道，我對躲子彈很有自信。”甄英雄雖然依舊在笑，卻是眼神一冷，對袁莉莉道：“只要你的手指稍稍發力，我就會把針頭刺進你主人的血管中，我不想死，但一定要死的時候，能拉個美女墊背也不錯，黃泉路上還有個聊天的。”　　甄英雄這膽子大的有些沒根據，伊蓮娜不相信世界上真有他這種不怕死的男人，他現在制服自己，與袁莉莉僵持，完全沒有意義啊，即便他幹掉了自己，也會死在袁莉莉手中的……　　伊蓮娜腦中突然如雷電般一閃，她知道甄英雄的目的了！　　“埃米莉，快出來！”　　袁莉莉一怔，看到伊蓮娜驚慌的表情，猛然意識到什麼的她想要邁動雙腿，卻是雙腿一軟，摔倒在地，左腳高跟鞋的鞋跟斷了，袁莉莉不但扭傷了腳，手槍也托手滑到了一邊，“乙……乙醚……”　　“太晚了。”甄英雄嘿嘿一笑，顯然早就料到了這個結果，“室內是不通風的，那種氣體不可能一開門就散乾淨，莉莉，你太激動，呼吸太急促了，不過也難怪，換了我是你，扎了那麼久的馬桶，也難免做深呼吸的，呵呵。”　　陰險！袁莉莉並不至於昏迷，只是乙醚蒸汽吸入過量，因為嘔吐感從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癥狀，她發現的太遲了，一時慌亂大意才摔倒的，想要爬起來去撿槍，卻聽甄英雄不緊不慢的說道：“還是不要動的好，乖乖，現在我有足夠的時間幫你的主人注射藥物，然後再衝進去，比你更快的搶到手槍，所以你要三思啊，少爺不會用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的。”　　袁莉莉一呆，左腳腳踝疼的厲害，她還真不敢動了，咬牙切齒道：“卑鄙！”　　“你是說我還是說你們自己啊？”甄英雄已經緩過了勁，頭已經沒有剛才那般昏沉了，笑嘻嘻的問伊蓮娜道：“在茶水裡下藥的似乎是你們吧？我應該怎麼稱呼你呢？伊蓮娜小姐，或者是……西蒙娜小姐？”　　聽到甄英雄說出了‘西蒙娜’這個名字，兩個女人面色又變，這個名字，只有世家裡的人才知道啊！袁莉莉驚的說不出話來了，難怪甄英雄沒有昏倒，原來他早就識破了小姐的身份。　　偷雞不成蝕把米啊，作繭自縛了，伊蓮娜磨了磨小牙，不甘道：“甄英雄，你為什麼會看穿我的身份？”　　“很抱歉，作為一個想要對心愛女人負責任的男人，我很怕死，所以我最近這段時間我比更年期的女人還要多疑。”甄英雄好象又成了紳士，對美女的提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可以很得意的告訴你，我已經掌握了顏冰的一切舉動，知道有三個殺手用不會讓人懷疑的真實身份在朗朗市藏匿了起來，打算對我下手，除了名字，我對三個殺手一無所知，今天會在這裏遇到你其實是我先前也沒想到的，你的保姆和保鏢大概就是另外兩個殺手了吧？克拉拉・卡特小姐和加不利爾・托尼先生……”　　事到如此，已經沒有必要驚訝了，伊蓮娜冷冷道：“韓慧恩知道我們的名字，所以你同樣知道我們的名字並不希奇，但你為什麼肯定是我們三個人藏匿了起來？是誰告訴你我們來到朗朗市的？”　　“秘密。”甄英雄臭屁道：“你不覺得有秘密的男人更有魅力嗎？”甄英雄總不能告訴她，關於她們到朗朗市來的事情是顏冰警告自己的吧？　　“你讓我覺得噁心！”袁莉莉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如果我吃了你的大便，我也會覺得你很噁心的。”甄少爺的嘴皮子能把人活活氣死，袁莉莉差點沒忍住，險些吐出來。　　伊蓮娜知道自己沒有資格和甄英雄講條件，他不想說，自己怎麼問都白搭，便繼續道：“你為什麼會懷疑我的身份？如果你一早就知道我是西蒙娜，就沒有必要冒險走進這個房間了不是嗎？因為你不能肯定克拉拉和加不利爾會離開這裏。”　　“的確，如果一早就知道你們的身份，嚇死我我也不敢來……咳，請原諒我的誠實，怕死是人類的本性，我並不勇敢，會不會讓對我一見鍾情的你覺得失望了？”　　你哪來這麼多的臭屁啊？伊蓮娜和袁莉莉真不願意相信自己是被這個男人打敗的。　　甄英雄誠實道：“我說過，生命受到威脅的我是很多疑的，莉莉小姐對我另眼相待的熱情讓我有了一點疑惑，伊蓮娜小姐你一反常態的邀請我來這個房間，將我的疑惑放大，但這還不足以讓我懷疑你什麼，直到我了解了你們的國籍，心裏才開始害怕，美國保姆，意大利保鏢，法國的珠寶設計師，一男兩女，和我掌握的關於三個殺手的情報非常貼合，如果是巧合的話，那真是太不巧的巧合了，我想處於敏感期的我有理由提高警惕並去懷疑你不是嗎？”　　“所以你開始的時候才不動茶水，是嗎？”　　“事實上從進入這個房間開始，我已經在裝傻試探了，現在的我行事是很小心的，幾乎不敢一個人去公共廁所。”甄英雄恬不知恥道：“我是故意將克拉拉小姐說成菲律賓女傭的，看來，她被我氣的不輕，呵呵，為了不讓我的女人守寡，我必須格外珍惜自己的生命，哪怕為此被人當成傻瓜也沒關係，活下去對我來說是一種責任，克拉拉小姐當時的表情太不自然了，所以我才不敢動她沏的茶，直到伊蓮娜小姐你喝過之後……不過現在看來，我還是上了你的當，因為我最終還是喝了那該死的茶水。”　　“你為什麼沒有昏倒？”伊蓮娜不明白，道：“即便你起了疑心，也沒有那麼容易看穿我的手法才對，你怎麼知道我在衛生間里動了手腳的？”　　“伊蓮娜小姐很聰明，我發現我們兩個人有着不少相似之處，例如，我們思考問題的思路。”甄英雄有些感慨道：“你這樣注重儀錶的淑女居然也喝下瀉藥，這是一般人很難想象的，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你居然對廁所文化如此了解，用這種既低俗又實用，容易讓人忽略的高明方法制伏我們，我不得不佩服你為此而犧牲形象的勇氣。”　　伊蓮娜沒說話，臉有點紅，這種方法成功也就算了，如果失敗后被人指出來，確實有些丟人。　　“在廁所里，人的心理本就很放鬆，而拉肚子的人肯定會很辛苦，每次用完力，都難免會大口呼吸，這樣一來，吸入乙醚蒸汽的效果就會更好。”甄英雄口吻中的崇拜簡直是對伊蓮娜最大的羞辱，“為了掩飾乙醚蒸汽的味道，你用了很奇怪的空氣清新劑或者香盒一類的東西，不過，在像你這樣高貴的女士使用的衛生間里，即便香味重一些，特殊一些，也不會有人起疑心的，馬桶這樣的東西，就是能起到如此微妙的效果，香點臭點特殊點，一百個衛生間里能有一百種味道，因此即便有些刺激性氣味也不足以讓人起疑心，不過仔細的去聞，還是能聞出乙醚味道的，你僅僅是利用了人大便時的放鬆心理和你自己高貴形象的反差，麻痹了我們的神經而已，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的緣分問題，這方法很對少爺我的路子，所以我很幸運的識破了這個方法，進入衛生間之後，立刻用濕毛巾捂住了口鼻，並減緩了呼吸頻率，不過若多待上一會，估計我也會盯不住的，所以才迫不及待的拉開了門，害的莉莉小姐扎到了馬桶里……”　　袁莉莉恨道：“甄英雄，你既然早就懷疑茶水有問題，還放任自己的夥伴喝下去，無非是要我們放鬆警惕，不會察覺到你起了疑心，哼哼，可見你是一個多麼自私的人！”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如果我這麼解釋的話，你會不會接受呢？不過你們顯然低估了我‘為己’的程度，我是十分確定的，即便你們是要殺我的殺手，也不會在茶水裡下致人於死地的毒藥，那就玷污的殺手所謂的美學不是嗎？”甄英雄淡淡道：“不管是多麼毒的毒藥，都不可能一發作就讓人死翹翹的，相反，還會使中毒的人醒悟，臨死反撲，那麼製造出來的影響對你這種身份的人來說是極為危險的，再者，如果是致命毒藥，你們能有幾分把握讓我吃下去？真正一流的殺手是不會做沒把握或者不給自己留後路的事情的，所以我開始僅僅是懷疑你會下安眠葯一類的東西，那種東西最多也就是讓人昏迷而已，事實證明，你雖然沒有直接下安眠葯，可最終想要達到的效果卻和我想的是一樣的，我可是很‘為己’的，現在這種情況是預知的，我怎麼可能讓那個臭警察看到呢？呵呵，他昏了我才好收拾你們，說起來，我還得謝謝你們呢。”　　甄英雄說到最後，表情，語氣，已經變的猙獰，他身上散發著一種讓人感到恐懼的氣息，伊蓮娜發現自己的身體居然在顫抖，不能遏止的顫抖着，她好象感覺到那個針頭即將刺入自己的血管一般，“你，你要辦什麼事？！”　　“是啊，我要辦什麼事情呢？”甄英雄表情做作，似乎也為了這個問題而迷惑，然後一臉齷齪的笑問伊蓮娜，道：“黑社會講究的是睚眥必報，你剛才想對我做什麼，我現在就想對你做什麼，告訴我，你要把我弄昏了，到底是想對我做什麼啊？是想強姦我，還是想給我注射這個針管里的東西呢？”　　這個問題怎麼回答啊？甄英雄這意思太明顯了，自己想怎麼對他來着，他現在就怎麼報復自己，被他強姦？還是讓他把針管里的東西注入自己的身體呢？無論哪一種，都是心理和生理難以接受的啊！難怪他要感謝自己把那警察和女孩弄昏了呢，原來他竟是這麼可怕的人！　　伊蓮娜和袁莉莉想哭，她們感覺到的已經不是巨大的挫敗感了，而是不自量力的觸犯了無所不能，能輕易將她們玩弄與股掌之中的魔鬼。　　因為顏冰說，她被甄英雄給強姦了，所以，伊蓮娜毫不懷疑甄英雄現在的恐嚇，還以為這才是他的本來面目呢，怕啊，既怕死，也怕受辱，可憐的甄少爺完全沒想到自己在人家眼裡和禽獸沒啥分別，他僅僅是在嚇唬這兩個女人而已。　　敢殺人的人，未必不怕人殺，只要是活着的生物，都有本能的求生慾望，當自己的生死權利被別人窩在掌中的時候，這種慾望就會爆發而出，人就會覺得恐懼，甚至精神崩潰，伊蓮娜發現，自己，原來是怕死的。　　袁莉莉不忍看着小姐受到甄禽獸的侮辱，大罵道：“甄英雄，是我要殺死你，與小姐無關，有種你殺了我！”　　甄英雄毫無留情面的踐踏着袁莉莉的勇氣，冷笑道：“你要殺我？呵呵，莉莉小姐，你是在侮辱我的智慧嗎？在我看來，你已經和屍體沒有什麼了，懂嗎？你死定了，但你絕對不會死的很痛快，所以不要繼續的惹怒我，否則你受到的折磨將是你想也想象不到的。”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嗎？袁莉莉愣了，對上甄英雄的眼睛，她開始發抖，那是一雙毫無感情，黯然而空洞，充滿了死亡氣息的眼睛，他不是在開玩笑！　　伊蓮娜從來不知道，原來即將被殺死的感覺竟是如此可怕，她想哭，卻不敢哭，她終於知道，自己是一個沒出息的女人。　　殺手是殺手，黑社會是黑社會，恐嚇這種手段，還是黑社會更普及，更擅長。　　甄英雄的臉色就像突變的天空，烏雲突然散去，露出了陽光一般的微笑，道：“我給你們三個選擇，一，被我先奸后殺，二，被我先殺后奸……”　　“哇……”　　甄英雄話還沒說完呢，袁莉莉已經被嚇的大哭了出來，這男人太可怕了，合著自己和小姐怎麼都沒活路了，死了都得被他禍害，那還不如現在反抗，倒能落一個死的痛快，於是，袁莉莉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要去撿手槍。　　即將夠到手槍的剎那，一隻高跟鞋突然從袁莉莉眼前飛過，無巧不巧的將手槍撞到了更遠的地方，袁莉莉大驚，轉頭望去，居然是甄英雄從門外將鞋丟了進來，好准！那隻鞋，是他從小姐的腳上脫下來的！　　“我話還沒說完呢，你激動個屁啊？”甄英雄嚇出了一身冷汗，老話說的好，膽小的怕膽大的，膽大的怕不要命的，袁莉莉要是真豁出去了，甄英雄這條命還真懸了，看來自己的恐嚇有點過度了，“衝動是魔鬼，沒耐性是要付出代價的，如果你再亂動，那麼你就是殺害你家小姐的兇手！”　　伊蓮娜也沒想到袁莉莉險些精神崩潰，所以甄英雄突然從她身上起來並脫了她的鞋子，她察覺的有些遲鈍，等反應過來的時候，自己已經被他拉了起來，跪在了地板上，甄英雄蹲在她身後，雙手穿過她的腋下，抓着她胸前的衣服向下用力一扯，衣服被撕裂，露出雪白而飽滿的一對乳房，伊蓮娜還不及驚叫，甄英雄已經將針頭比畫在了她的心口上，“乖乖，不要動，不要叫，嚇到我，倒霉的可是你自己，我膽子很小，手很容易抖的。”　　袁莉莉傻眼了，小姐受辱，是自己的衝動造成的，甄英雄給她灌輸的就是這種自責。　　“甄，甄英雄，你，你……今天你對我的侮辱，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就算到了地獄，我也會詛咒你的！”伊蓮娜現在真的很想死掉，出身名門的千金小姐什麼時候被人如此欺負過啊？　　“謝謝，謝謝你即便下到地獄都會惦念我，能被你這樣美麗的小姐致死不忘是我的榮幸，可我說過，你們別想那麼容易死掉。”甄英雄並不低頭去看伊蓮娜暴露出來的豐滿乳房，冷冷道：“我是個紳士，所以破例給你們第三個選擇，如實回答我所有問題，那我可以考慮讓你們死的痛快點，乾淨點。”　　對伊蓮娜和袁莉莉而言，能在死前死後不受侮辱，已經是天大的恩惠了，雖然，兩女誰也不想死，奈何對手是甄英雄啊，絕望中的她們根本看不到活路，也想不出甄英雄不殺她們的理由。　　伊蓮娜動也不敢動，生怕針頭刺破她的皮膚，“你說真的？”　　“少爺從不騙人。”甄英雄這句話本來就是騙人，“先告訴我，這針管里是什麼東西？”　　甄英雄的問話太霸道，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更不徵求別人的意見就讓她們做了第三種選擇，伊蓮娜猶豫了一下，似乎怕觸怒了甄英雄，小聲道：“H……HIV……HIV病毒……”　　甄英雄一時沒反應過來，“什麼病毒？”　　伊蓮娜提高了一個聲階，“艾滋病毒，是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血液。”　　“什麼？！”甄英雄並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嚇了老大一跳，更是差點把手裡的針頭扔出去，好在他自控能力比較強，很快冷靜了下來，可還是一腦袋冷汗，“球球的，你可真夠狠的，把這裏面的東西注射給我們三人，再隨便找個理由解釋我們昏迷的原因糊弄過去，短時間里什麼都不會發生，事後卻讓我們莫名其妙的感染艾滋病，真是兵不血刃啊……”　　艾滋病毒並不能通過空氣傳播，可甄英雄還是覺得自己手裡拿着非常髒的東西，手有點抖，但也感到了不解，“我不太明白，你為什麼用這種方法殺我呢？根據現在的形勢，你們應該很想我立刻死掉才對吧？”　　“我和他們不一樣。”伊蓮娜淡淡道：“那東西原本是為哈恩準備的，你殺了哈恩，所以我才要你代替他接受這種死法！我想要你品嘗到絕望與痛苦的滋味，讓你不明不白的死掉。”　　語氣中不再有恐懼，反多了幾分憤怒，讓甄英雄有些摸不着頭腦，看到袁莉莉也是一臉憤然，甄英雄奇怪道：“聽這意思，你想殺哈恩？為什麼？”　　伊蓮娜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處境，柳眉一豎，怒道：“這是我的事情，我為什麼告訴你？！”　　“哦……？”甄英雄左手掐住伊蓮娜的左乳，將針頭輕輕的抵在她那粉紅色的誘人乳擂上，輕笑道：“是啊，我都忘了，你為什麼要回答我呢？”　　伊蓮娜嚇了臉都白了，那針管里是誰的血她都不知道，這要是注射到她體內，簡直太噁心了，她的傲氣立刻消失了，驚駭道：“我告訴你，告訴你，你快把那臟東西拿開！”　　甄英雄得意一笑，將針頭挪開了一些，“這才乖嘛。”　　伊蓮娜沒有說話，小臉紅紅的，呼吸依舊紊亂，好一會才不滿道：“還有一件臟東西，請你也拿開好嗎？”　　“恩？”甄英雄一怔，左手下意識的捏了捏，飽滿，有彈性，手感超一流啊，聽到伊蓮娜發出一聲羞人呻吟，甄英雄這才反應過來，趕緊鬆開手，卻並沒有把手從伊蓮娜胸前挪開，他還需要靠這個姿勢抑制伊蓮娜左臂的活動呢，僅僅是不再掐她的胸脯而已，尷尬的笑着道：“真是不好意思，我並不是故意吃你豆腐的，其實我是一個很尊重女性的男人……”　　這話不但沒有說服力，簡直是天大的笑話，你這種人是全世界女人的公敵！袁莉莉看的心頭火起啊，小姐長這麼大，還沒有受到過如此侮辱呢！　　相比袁莉莉，伊蓮娜作為當事人，倒是很冷靜，也許，是因為甄英雄讓她不得不去回想的事情太沉重，太痛苦了吧，“哈恩，殺了我的父親……”　　甄英雄愣了一下，“哈恩殺了你父親？等等，你好象是他手下的殺手吧？他為什麼殺你爸爸？”　　袁莉莉道：“那是小姐進入世家以前的事情，或者說……小姐是為了替老爺報仇，才進入的世家。”　　甄英雄一皺眉頭，“你們不是騙我玩呢吧？這劇情電影電視劇里都用爛了，很俗套……”　　伊蓮娜不理會甄英雄打岔，面無表情的說道：“相信或者不相信是你的事情，我只是被你威脅才說出這些的，我的身份你已經知道了，我今天所有的一切不過是繼承了我父親的遺產而已，父親生前在生意場上樹立了太多的敵人，其中有人雇傭了殺手世家的殺手，將父親殺死了……”　　“你為什麼肯定是殺手世家的人做的？”　　“繼承了父親的遺產後，我雇傭了幾十家私人偵探事務所調查，殺害我父親的仇家害怕我早晚會查到真相讓他身敗名裂，所以再次雇傭哈恩，想把我殺死。”伊蓮娜就像在給別人講故事一般，絲毫沒有表露出感情，淡淡道：“哈恩像幽靈一般避開了我請來的保鏢，出現在我面前，親口承認是他殺死了我父親，我問他我值多少錢，他回答我，一百萬美金，我又問他，他值多少錢，我願意用所有財產買他的命，他覺得我很有趣，很像他家的小姐，並說，他可以為我而破壞殺手的規矩，只要我願意出雙倍的價錢，他就幫我把雇傭他的人殺掉，但前提是，我必須加入殺手世家，幫他殺人……”

# 第433章 仇人替代品

　　甄英雄知道，哈恩所說的‘小姐’，指的就是愛利絲，現在想起來，初遇愛利絲的時候，她確實是個不苟言笑，高貴端莊，顯得很拘謹的女孩子，伊蓮娜確實與愛利絲有些相似，她們都有一些倔強，那種倔強讓人既頭痛，又覺得可愛。　　不過甄英雄非常清楚，哈恩絕對不是因為伊蓮娜像愛利絲這個簡單的理由，就不惜破壞殺手界不成文的規矩，他看中的，怕是伊蓮娜的身份與家世吧？　　殺手的活動是需要掩護的，伊蓮娜的身份與家世可以為哈恩的殺手世家提供更大的滲入空間和行動上的便利，可謂為世家爭取到更多委託，賺取更大的利益，恐怕哈恩把伊蓮娜召喚到朗朗市，一早就打算利用她的身份與義字會接觸，從而尋找暗殺自己的機會了吧？可惜，哈恩還沒來得及對她下指示就一命嗚呼了。　　甄英雄並不點破，也許也不用自己點破，伊蓮娜這麼聰明的女人應該早就知道哈恩的用心了才對，“你出了雙倍的價錢，讓他殺了僱主，然後進入了世家，對嗎？”　　“是，但也不是。”伊蓮娜道：“親手殺我父親的人是哈恩，我進入世家不是為了幫他殺人，而是想找機會殺他，這一點也算是哈恩對我的承諾，所以他才讓我成為了最接近他身邊的八個殺手之一，可惜，在我抓到機會之前，他被你殺死了……”　　“喂喂，小姐，話可不能亂說。”甄英雄不爽道：“雖然我很想親手幹掉他，但他確實不是我殺的。”哈恩死了，甄英雄覺得慶幸之餘，也有點失望，從來不服輸的他先前輸給過哈恩，不過已經沒有機會把場子找回來了。　　“你耍詐裝死，沒有殺小島夏子，這才給了小島偷襲哈恩的機會。”伊蓮娜磨了磨貝齒，道：“是你間接殺死了哈恩！”　　這句話很有衝擊力，望着伊蓮娜突然轉過來的頭，望着那一雙充滿了怨恨的眼睛，甄英雄一時間真的以為自己是個罪人，是自己間接殺死了哈恩，可很快他就醒過腔來了，球球的，如果真是小島夏子殺死了哈恩，那可以勉強的說哈恩是被自己害死的，可事實呢？哈恩應該不是被小島殺死的。　　伊蓮娜還在自顧自的說著，且越發激動，“你把我的仇人殺死了，我寐着良心進入世家，苦熬了幾年變的沒有價值，難道我不應該恨你嗎？你知道我這幾年殺了多少人嗎？十五條生命！甄英雄，你這個混蛋！”　　“啪……！”　　袁莉莉愣了，被甄英雄打了一個耳光的伊蓮娜也愣了，鼻血還沒擦，嘴角又被震裂，伊蓮娜摸着火辣辣的臉頰，愕然的望着甄英雄。　　甄英雄的表情冷冷的，抓住伊蓮娜的頭髮，向後狠狠一扯，將她拽的躺在了地上，伊蓮娜痛呼之聲才出口，甄英雄已經騎跨在她的小腹上，‘啪’‘啪’，一正一反又是兩個耳光。　　伊蓮娜張口要罵，甄英雄卻是一掐她的下巴，將針頭頂到了她口中，伊蓮娜連動都不敢動一下，“寐着良心？小姐，不要和我開玩笑好嗎？為了報仇進入世家的那一刻開始，你就已經沒資格說‘良心’這兩個字了，殺死第一條無辜生命的時候，你還有良心嗎？從那時候開始，你已經拋棄了自己的良心，還說什麼‘寐着良心’，不要讓別人發笑了！”　　袁莉莉顧不得撿槍，半跑半爬的衝出了衛生間，急道：“甄英雄，不要打我家小姐！”語氣中有幾分哀求的味道。　　“很抱歉，我實在不想裝什麼紳士了。”甄英雄沉着聲音，真的像個魔鬼一般，伊蓮娜不知是痛的還是被嚇的，眼淚止不住的流着，“都快死的人了，不去反思自己犯下的錯誤，還在不停的怨恨別人，你覺得你的命運很可悲是嗎？是不是只有你了解失去親人的痛苦？你有沒有想過，被你殺害的那十五個人的家人，朋友，他們難道不比你更可憐嗎？你把別人的生命當成什麼了？你報仇的犧牲品，或者是你發泄委屈與憤怒的對象？我操！你比哈恩強多少？你們根本就是一類人，你沒有怨恨別人的資格，如果真的怨恨哈恩，還是先去照着鏡子鄙視你自己吧！賤人！你的命已經不足以償還你所犯下的錯誤了！你老子在陰間都會為你感到臉紅！”　　伊蓮娜已經被罵傻了，活了二十六年，還是第一次被人罵，而且罵的這麼狠，這麼無可辯駁，甄英雄的話就像一把把鋒利的刀子扎穿了她的心臟，是啊，自己和哈恩有什麼區別嗎？同樣將靈魂出賣的人能有什麼區別？伊蓮娜第一次審視這樣一個問題。　　袁莉莉爬到了甄英雄身邊，用力拉着他的胳膊，哭罵道：“你不過是個黑社會，是個流氓，有什麼資格教訓小姐？！滾開，從小姐身上滾開！”　　“應該滾開的是你！”甄英雄甩開袁莉莉的手，站了起來，一腳踢在她的小腹上，袁莉莉吐出一口酸水，抱着小腹咳嗽不止，“我是流氓，是黑社會，但我就是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臉，也不會覺得對不起自己的這張臉，也不會覺得我自己臟！”　　慢吞吞的走進洗手間，揀起地上的手槍，甄英雄又走回了伊蓮娜身邊，伊蓮娜還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甚至沒有遮擋赤裸的乳房，她的表情絕望而痛苦，卻不再有恐懼，顯然，知道必死無疑的她在甄英雄的怒罵聲中反思着自己的過去，人之將死，回顧生前點滴，視角，心態，都會發生變化，伊蓮娜似乎知道自己錯了，活的毫無意義，慢慢閉上了眼睛，對甄英雄道：“隨便你吧，甄英雄，侮辱我，殺了我，都隨你吧。”　　袁莉莉大驚，“小姐……”　　“呵呵，怎麼，你也會反省自己的錯誤？”甄英雄不屑的吐了口唾沫，正吐在伊蓮娜的臉上，將手槍插入懷中，甄英雄猶豫了一下，張口咬住裝有艾滋病毒血液的針管，蹲下身子，抓住伊蓮娜本就撕裂的衣服，用力一扯，高檔布料被撕破的聲音有些刺耳，從領口直到束腰下被甄英雄生生的撕開了，伊蓮娜上半身幾乎全裸，高聳的乳房，平坦的小腹，細膩的肌膚，都是那樣的誘人，甄英雄卻不屑一顧，見伊蓮娜依然沒有反應，他把針頭拿在手中，冷笑道：“你以為自己受到的痛苦和折磨可以償還曾經犯下的錯誤嗎？少天真了，直到現在為止你還在利用別人，你想把我當成你贖罪的工具，讓我賜予你痛苦與折磨？”　　伊蓮娜沒有說話，落到甄英雄手裡，她就沒有過活命的念頭，連她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突然之間想在臨死之前受盡痛苦，難道，自己真的想贖罪嗎？　　袁莉莉撲到伊蓮娜身上，哭求道：“不要碰我家小姐！甄，甄英雄，你要侮辱，就侮辱我吧！”　　他媽的，少爺看起來就真的那麼像禽獸嗎？甄英雄見袁莉莉連扣子都不解就直接將旗袍拉扯開，真是哭笑不得，這女人搞什麼？還有求別人強姦她的嗎？　　雖然知道不是時候，可甄英雄在袁莉莉扯掉胸罩后，還是忍不住將她的乳房和伊蓮娜的做了比較，外國人果然發育的比較豐滿，袁莉莉和她根本不是一個檔次。　　“誰他媽要強姦你啊？一身大糞味，滾一邊去！”甄英雄氣的都想笑了，但他又有些欣賞袁莉莉的忠心，“最後問你們一個問題，今天在這裏遇到我，對你們來說也應該是一個巧合才對，是誰決定要殺我的？那個美國娘們和意大利假娘們又去哪了？”　　甄英雄問過之後，心跳有些不正常了，他生怕伊蓮娜說出顏冰的名字來。　　袁莉莉不知道這個問題應不應該回答，怯怯的望向了伊蓮娜，伊蓮娜還是要死不活的躺着不動，睜開了眼睛，望着甄英雄，有些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不侵犯自己，淡淡道：“我在你眼裡，連被侮辱的資格都沒有嗎？”　　“你好象很希望我強姦你似的……”甄英雄看着伊蓮娜失望或者說是絕望的小臉，嘆了口氣，“伊蓮娜小姐，正如你說的，你已經沒有被我侮辱的資格了，因為你連這種事情都抱着自私的心態，你是一個無可救要的女人。”　　“是嗎？”伊蓮娜的嘴角勉強的一勾，似乎是在苦笑，“我知道，我一直都是個討人厭的女人，可你討厭我的程度還是讓我感到驚訝，我自信自己的身體對任何一個男人來說都是有吸引力的，可你卻不屑碰我一下，甄英雄，你究竟是個浪漫的男人，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呢？”　　“好象是我在問你問題，你怎麼反問起我來了？”甄英雄笑了笑，道：“我是一個浪漫的流氓，這個答案你滿意嗎？”　　“浪漫的……流氓？”伊蓮娜喃喃的嘟囔了兩聲，卻忍不住笑了出來，“是啊，也許，你真的是個浪漫的流氓，哈恩說過，殺手的失敗，意味着死亡，死亡是痛苦的，但我快死了，卻覺得很開心，也許，你真的很浪漫，浪漫的讓我不再畏懼死亡，你是個有趣的男人，如果我們不是敵人，如果我早些遇到你，也許我會愛上你的。”　　甄英雄微微一笑，“謝謝，如果你是個善良的女人，我想我也會愛上你的。”　　“可惜我不是，呵呵。”伊蓮娜笑了笑，今天，在她的生命即將結束之前的這一刻，是她這幾年笑的最多的一刻，她很久沒有和人像今天這樣交談過了，她知道，這是她最後一次與人交談，嘆了口氣，伊蓮娜輕輕道：“你沒有多少時間了，很快，克拉拉和托尼就會察覺到不妥的，他們並不知道我要對付你的手段，你從這個房間走出去之後，他們只會認為我沒有找到對你出手的機會，雖然我不認為他們能成功的殺死你，可是，就當是我臨死前的贖罪吧，我殺過人，卻從來沒有救助過誰，我想，如果你能活下來，至少你身邊就不會有人傷心了，對嗎？你要小心，他們會在地下停車場對你下手的，這個時候，地下停車場的監控設備應該已經癱瘓了……”　　不只甄英雄，連袁莉莉也在驚訝，伊蓮娜為什麼把這些全部告訴甄英雄知道呢？　　“在這裏遇到你確實是個巧合，顏冰的計劃是在明天開始執行，托尼認為今天殺死你能為他賺取到最大的利益，所以才用兩千萬美金說服了克拉拉，準備利用這個機會背叛顏冰，擺脫諾森家族，成為殺手世家的新任家主……”　　伊蓮娜的話讓甄英雄驚訝，她毫不隱瞞的將托尼的意圖告訴了甄英雄，甚至將顏冰明天即將開始的計劃也全盤告訴了甄英雄，甄英雄驚出了一身冷汗，對於托尼對這次偶然的利用，他覺得顫慄，后怕，如果真的被他得手了，那麼，義字會和冰恨天之間肯定會徹底撕破臉皮的，到時候最大的收益人就是托尼了，顏冰不但要面臨義字會的仇視，還會因為計劃失敗帶來的損失，難以對諾森家族交代，更可怕的是，她的失敗也宣布了鈴木優美的失敗，鈴木是不會放過顏冰的……　　伊蓮娜他們並不知道鈴木優美幫助顏冰的目的並不單單是為了殺手世家的家主之位，但他們的行為顯然讓托尼感到了不安或者說是激發了他的野心，因為哈恩的死，殺手世家內部也出現了這種裂痕，是甄英雄沒有想到的，估計，得到了張永哲和羅比支持的鈴木優美，也沒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也許，是她太自信了吧。　　“為什麼告訴我這些？”甄英雄望着一臉輕鬆的伊蓮娜，奇道：“如果你不告訴我這些，克拉拉和托尼很可能得手把我幹掉的，而告訴了我這些，也許冰恨天，諾森家族，殺手世家的大部分人都會被我幹掉，你不想有人為你報仇了嗎？”　　“現在我快要死了，所以我終於知道了，人死了，什麼都結束了，即便我死了以後有人殺掉了你，我也不會覺得高興，因為我已經無法活過來了不是嗎？你說的對，也許我父親正在另一個世界為我掉眼淚，他很愛我，看到我的墮落，他一定會傷心的。”伊蓮娜微微一笑，再次閉上了眼睛，“哈恩死了，我對你的怨恨只是不敢面對自己的一種逃避，就像你說的，對着鏡子看自己的臉我都會覺得心虛與恐懼，我錯了，但我不知道如何彌補我的錯誤，把這些事情告訴你，讓你去懲罰那些和我一樣背負罪孽的人，大概是我唯一做過的一件對得起良心的事情了，拜託你，無論怎樣殺死我都好，但埃米莉是無辜的，她從來沒有傷害過任何人，甄英雄，請放過她吧，這是我活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個請求，請答應我，好嗎？”　　甄英雄很痛快的答應道：“我不殺她。”　　如此爽快勢必讓人難以信服，但伊蓮娜卻相信了他，“謝謝。”　　“不要！”袁莉莉抱住伊蓮娜，哭的梨花帶雨的一張小臉帶着幾分無助的哀求，對甄英雄道：“求求你，放了小姐，你要殺就殺我吧！”　　袁莉莉怕死，但她願意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伊蓮娜。　　甄英雄托起袁莉莉的下巴，沒好氣道：“你們不要把我襯托的好象惡人一樣行不行？惡人是你們才對吧？伊蓮娜小姐，我還有最後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從這個房間里走出去，而托尼又沒能把我殺死，你們接下來會怎麼做呢？”　　甄英雄這個問題讓伊蓮娜驚訝，她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睜開眼睛，不能置信的道：“甄英雄，你的意思是……”　　甄英雄甩來一記冰冷而嚴肅的眼神，“回答我的問題！”　　伊蓮娜愣了一下，這才道：“我想，我們會把今天的事情當做沒發生過一般，托尼會放棄做家主的野心，我們會照着顏冰的計劃，在行動開始之後找機會將你暗殺的。”　　聽到伊蓮娜如此一說，袁莉莉才反應過甄英雄剛才那個問題的含義，她的臉上同樣寫滿了驚訝，“你不殺小姐了？！”　　甄英雄並不回答袁莉莉的話，沉思了小會，繼續問道：“今天的事情你們不會讓顏冰或者鈴木優美知道嗎？”　　甄英雄有他自己的擔憂，既然這次暗殺並不是顏冰的主意，表示顏冰還不清楚自己已經知道了這三個殺手的身份，那她的計劃就不會有變動，這才是甄英雄希望的，不能再讓目前的局勢發生任何變化了。　　“當然不會。”伊蓮娜在袁莉莉的攙扶下坐了起來，道：“我們並不知道你會識破我的身份，托尼和克拉拉也不會讓你看到他們的真面目的，怕的，就是萬一沒能把你殺死反而暴露了我們自己的身份，會讓顏冰的計劃失敗，那樣一來，我們三個人肯定會被羅比和張永哲殺死的……”　　“換言之，如果托尼和克拉拉知道你暗殺我失敗並暴露了身份，即便我不殺你，他們也會把你幹掉的，是嗎？”　　伊蓮娜點了點頭，“是的，他們會把責任推到我的身上。”　　甄英雄似乎在琢磨什麼，久久不語，伊蓮娜獃獃的看着他，不知道這個男人到底要怎麼處置自己，袁莉莉緊張的摟着伊蓮娜，生死懸於一線，全憑甄英雄一念之差，他就像死神一般能決定人的生死，提心吊膽的感覺太難受了，站在絕望與希望的中線上等待着審判，好象每一秒都像一個小時那樣漫長，袁莉莉既希望時間過的快一些，又希望時間就這樣靜止，心裏好矛盾。　　甄英雄突然轉到另一側，在伊蓮娜面前蹲下身子，表情認真的望着她，伸出左手摸着她那狼狽的小臉，袁莉莉不知道甄英雄要做什麼，卻不敢阻止她，反倒是伊蓮娜的反應更奇怪，她除了開始時下意識的想要躲閃，當甄英雄摸到她的臉之後，她對甄英雄的迴避竟只限於目光了，小臉微紅，似乎很害羞，但並不反感甄英雄的撫摩。　　“還好，少爺沒太用力打你，洗洗臉，補補妝，應該不會被人看出被我打過的痕迹。”甄英雄站了起來，又對獃獃望着自己的袁莉莉道：“你也一樣，馬上去洗個澡，換身衣服，還有，多刷兩遍牙齒，如果你們自己露出破綻，被托尼和克拉拉給宰了可不要怨我。”　　甄英雄說罷，朝着原野昏倒的衛生間走去，“趕緊把衣服穿上，難道你們有暴露癖，是露體狂啊？”　　伊蓮娜和袁莉莉這才意識到自己上半身赤裸着呢，伊蓮娜脫掉腳上的另一隻鞋，抱着胸站了起來，急着為心中的不解尋找答案，“甄英雄，為什麼？！”　　甄少爺回過頭來，裝的很茫然，“什麼為什麼？”　　伊蓮娜見甄英雄望過來，連她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轉過身子怕被他看到身體，剛才明明已經被他看遍了，臉紅的似乎要滴出血來，“為什麼，不殺我？”　　“殺了你會給我帶來很多麻煩。”甄英雄的回答讓伊蓮娜心中有種莫明的失落感，“如果你死在了酒店裡，首先會引起顏冰的警惕，其次，我成為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太高了，少爺還年輕，不想下半背子都被人圈養在籠子里，讓我的女人守活寡。”　　“你……你可以把艾滋病毒注射到我身體里，那我就不會死在酒店裡，顏冰也不會察覺到自己的計劃被我泄露了啊。”伊蓮娜懷疑自己有毛病，居然在這種問題上和甄英雄做起了爭辯，袁莉莉都快急哭了，好不容易撿了條命回來，小姐這是幹嗎呢？求着甄英雄殺掉自己啊？　　果然，甄英雄轉過身子，淡淡道：“你就這麼想死嗎？”　　“我不想死，可是……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不殺我。”伊蓮娜望向甄英雄，道：“你不怕我再去殺你嗎？我不可能再失手了！”　　“不殺你有不殺你的理由，就算我怕你再來殺我，給你注射了艾滋病毒，你也不會立刻死掉，照樣有殺我的機會不是嗎？這東西還是留給有用的人吧。”甄英雄的從容淡定讓人從心裏佩服，伊蓮娜看不透他，他時而像個流氓地痞，時而又充滿了男人味道，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男人？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甄英雄並不想殺了自己。　　看到甄英雄小心的將針頭塞到了上衣口袋中，伊蓮娜更加迷茫與困惑，“為什麼？你說過，我是個罪無可恕的人啊……”　　“你的確罪不可恕，但我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甄英雄走回伊蓮娜面前，表情嚴肅，低沉着語調道：“伊蓮娜，你犯下的罪孽的確是無法彌補的，你該死，人會犯錯不可恥，可恥的是不敢承認錯誤，不敢擔當責任，無論是真的還是假的，至少我相信你有一瞬間是承認自己錯誤了，所以對現在的你來說，死是一種解脫，太便宜你了，你應該在懺悔中活下去，那才是對你最殘忍的懲罰，少爺我是個殘忍的人，所以我舍不得殺你了。”　　“你……”伊蓮娜對甄英雄這樣的回答失望之極，但她不甘心聽到這樣的答案，“你不怕我繼續做殺手嗎？”　　“你進入世家是為了殺哈恩報仇，哈恩死了，我想不到你還有什麼理由繼續去殺人。”甄英雄托着下巴，裝做認真的想了想，又道：“你想殺我，是認為我間接殺了你的仇人，讓你報仇無門，現在我不殺你，一命換一命，就當是我們扯平了吧。”　　伊蓮娜喃喃道：“扯平了？”　　“對。”甄英雄點了點頭，“雖然我認為不但沒有扯平，你還欠我很多，但過於和一個女人計較，顯得我不男人。”　　“我欠你很多？”伊蓮娜更迷糊了。

# 第434章 她是個線人

　　“恩，你欠我很多。”甄英雄來勁了，表情鬆了不說，無賴的本性又露了出來，“如果真的是我間接殺了哈恩，那麼從某種角度來說，我不但不是你的仇人，還是幫你報了仇的恩人，你恩將仇報，想殺了我這個恩人，不是欠我的嗎？我以德報怨，寬宏大量的饒了你，你欠我的不是更多了嗎？我不但不殺你，還不殺你的女助理，我不但不殺你和你的女助理，在你們不穿衣服求我強姦你們的情況下，我都強迫自己好象喪失性功能一般的裝大丈夫，你說你是不是欠我的？不是每個男人都能像我一樣有如此偉大的定力的，想想看，如果你們是落在其他人的手中會是個什麼樣的下場吧。”　　袁莉莉聽不下去了，看到甄英雄一副了不起的驕傲模樣，她氣道：“甄英雄，小姐的衣服是你撕破的吧？！你裝什麼偉大啊？！”　　對於這種不可辯駁的質問，甄英雄裝做聽不到，對着伊蓮娜嘆了口氣，“算了，我是一大男人，不和女人計較，吃點虧受點委屈也沒什麼……”　　伊蓮娜雖然覺得甄英雄太矯情做作了一點，但他給了自己生存的機會卻是事實，更覺得甄英雄很有趣，“甄英雄，你想要我報答你？”　　“報答就算了，以後別報復我，我就謝天謝地了。”甄少爺好象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情一般，憋屈道：“看來我訂做的首飾也泡湯了啊，趁着時間還早，再到樓上選幾件其他的吧……”　　就是傻子也聽出來了，甄英雄繞了半天的彎子，想從伊蓮娜這裏達到的目的敢情就沒變過，他還是想要首飾，而且聽這口氣，有點勒索的味道，似乎逼着伊蓮娜給他打哲呢，袁莉莉氣的都說不出話來了，這種男人，讓自己連感激他的衝動都沒有了。　　伊蓮娜也沒想到甄英雄會說出這話來，怔了好一會兒，才問道：“甄先生，你不是開玩笑嗎？”　　“我是開玩笑呢。”甄英雄笑着擺了擺手，朝衛生間走去，他的行為舉止反差極大，讓一般人很難適應，“伊蓮娜小姐，如果你真覺得欠我的，以後就不要去殺人了，你的手很漂亮，做出來的首飾讓人着迷，好好活着吧，你做出來的首飾會給很多人帶去幸福的。”　　很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伊蓮娜呆了，望着自己的手，又望瞭望甄英雄，“甄英雄，你讓人看不懂。”　　“如果這是讚美，那麼我說聲謝謝。”甄英雄推開衛生間的門，回過頭又換了一張讓人家感動到一半就夭折的臉，“你們是不是真的有露體癖好啊？我想裏面那個臭警察會很高興看到你們的裸體。”　　伊蓮娜和袁莉莉同時一聲輕呼，跑進了同一個房間。　　甄英雄搖頭一笑，走進了衛生間，裏面的情景不堪入目啊，朗朗市刑警隊的大隊長，原野同志，光着屁股趴在地上不說，似乎，屁股上還沾着不少味道強烈的污穢之物。　　“球球的，連屁股都沒擦，真他媽噁心！”甄英雄皺了皺眉頭，將手機掏了出來，“照相功能怎麼用來着……”　　“你說什麼？！”原野激動的從沙发上跳起來，指着伊蓮娜，瞪圓了眼睛問甄英雄道：“她是你的線人？！我操，甄英雄，說瞎話你說個高明點的行不行，你拿我當傻子呢？！”　　“你激動個屁啊？坐下，屁股沒擦乾淨是怎麼的，怕大便沾到褲衩上是不是？”　　甄英雄喝着袁莉莉重新沏泡的沒有問題的紅茶，不理所有人驚訝的表情，淡淡道：“你本來就是傻子，連我到這裡是和線人接頭都沒看出來……”　　伊蓮娜和袁莉莉覺得甄英雄這瞎話太扯了，更驚訝於原野的身份，沒想到這個人竟然是刑警隊的大隊長原野，不知道自己最後會落一什麼下場，兩人都不敢說話，老老實實的聽甄英雄撒着彌天大謊，或者更準確的說，是任他擺布。　　“你他媽蓋我是不是？！”原野想到自己出了那麼大的丑，能不急嗎？“她們兩個是你的線人？你在頂樓的時候連伊蓮娜是誰都不知道，現在你說她是你線人？！小憐，你相信嗎？！”　　小憐一直紅着臉低着頭坐在甄英雄旁邊，看不都不敢看甄英雄一眼，聽到原野問她話，這才抬頭看向甄英雄，見甄英雄也望着她呢，趕緊低下腦袋，羞羞道：“我，我不知道，哥哥沒和我說過，但，但哥哥不會騙人的。”　　不，他現在就在騙你們！伊蓮娜和袁莉莉心裏想着，卻不敢把話說出來，或許，甄英雄欺騙原野，也是保護她們的一種手段吧。　　小憐糊里糊塗的暈了過去，醒來之後知道自己的屁股是甄英雄幫忙擦的，早就羞的想自殺了，還是一黃花大閨女，先前被甄英雄拍了裸照不說，今天還……以後自己還怎麼嫁人啊？不過小憐對甄英雄並不排斥，也許是因為仰慕他的緣故，她感覺到更多的，是羞澀，如此前提下，她當然幫着甄英雄說話了。　　還有另一個原因讓小憐順着甄英雄說話，她是一個精明的丫頭，職業習慣讓她思考問題時很自然的將利益關係代入，如果這個法國美女真的是太子哥哥的線人，管她是什麼線人都好，肯定能把那條‘魔女的誘惑’便宜些賣給自己吧？就當是為了弄昏自己道歉，他們也應該有所表示才對。　　坐在甄英雄的身邊，小憐根本感覺不到危機感，滿腦子都是為自己爭取利益，所以她當然希望伊蓮娜是甄英雄的線人。　　“他不會騙人？！”原野氣的臉紅脖子粗，“他要不會騙人，世界上就沒有騙子了！”　　甄英雄眼睛都不來眨巴的，“原野，我誠心誠意的告訴你這個秘密，你別拾好歹，你要老和我打岔就及早滾蛋，少爺還不想浪費口水呢。”　　“想我相信你？好啊，那你給我解釋解釋，那下了瀉藥的紅茶是怎麼回事，衛生間里的乙醚蒸汽又是怎麼回事？！”說穿了，原野最在意的還是這個問題，一大男人大便拉了一半，屁股都沒擦就暈了，這是奇恥大辱啊，看到他野獸一般的眼神，伊蓮娜明明不怕，卻還是做出了被嚇到的驚駭表情，甄英雄佩服啊，這女人的演技也不一般。　　“是我要她們這麼做的。”甄英雄語出驚人，原野一怔，就聽甄英雄道：“其實我一早就決定今天來這裏見伊蓮娜了，不過我沒想到先遇到了你，又碰到了小憐，所以才裝成不認識伊蓮娜和莉莉的樣子，先給莉莉暗示，讓她上來準備一切，不把你和小憐弄暈了，我們怎麼談話啊？你是兵我是賊，咱們沒有共同語言，伊蓮娜的身份又那麼特殊，我怎麼能讓你知道她的身份呢？你要是覺得自己丟人了，就對着鏡子罵街去，誰讓你死皮賴臉跟着我來的？”　　雖然還有一些可疑的地方，但甄英雄這麼解釋倒也能說的通，原野坐了下來，火氣依然不減，可是聲音小了很多，“那你現在為什麼又告訴我這些呢？”　　“情況有變，伊蓮娜剛剛收到消息，有殺手知道我今天落單來了這裏，想在樓下埋伏我，把我幹掉，我要是不告訴你這些，真遇到了殺手襲擊，你能不追在我屁股後面問嗎？我現在不能進局子。”甄英雄品了口紅茶，不緊不慢道：“原野，現在我們需要合作，你懂嗎？”　　小憐聽說樓下有人要殺甄英雄，嚇的小臉蒼白，原野卻將信將疑，望着伊蓮娜，問甄英雄道：“她為什麼知道有人要殺你？她在美國也算是小有名氣的珠寶設計師，擁有一家珠寶集團，身價過億，為什麼會成為你的線人？她混入的是什麼組織？哼，猜也猜的到，是殺手組織吧？或者說，她是為了什麼骯髒的目的和某個黑色組織有染……”　　原野拋出來的疑問就像一顆一顆的炸彈，伊蓮娜如此聰明，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看來原野對自己的興趣不小，自己會被他抓去坐牢嗎？那還不如死了好呢！伊蓮娜和袁莉莉將求救的目光望向了甄英雄，連她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似乎甄英雄在自己眼中已經成了無所不能的男人。　　“你是審我呢還是審她呢？”甄英雄臉色變都不來變的，淡淡道：“原野，我認為我會回答你的問題嗎？義字會裡犯過案子的人多了，用不用我把他們全賣給你啊？操，我願意告訴你的，你就聽着，別那麼多疑問，少爺我現在還是個黑社會，黑社會就有黑社會的規矩。”　　原野氣的又站了起來，“我抓的就是黑社會，我不管這女人是不是你的線人，只要她犯過罪，我就有權利抓人！”　　“你抓啊，我又沒攔着你。”甄英雄悠然的品着紅茶，鄙夷的看了原野一眼，“不過你得先說說人家犯了什麼罪，一點證據都沒有就挨這大放厥詞，你得小心點了，人家伊蓮娜是法國名人，你要是說不清人家犯了什麼錯就把她帶回警察局，那很可能把矛盾上升為國際糾紛，莉莉，你先查一查大使館的電話，免得待會手忙腳亂。”　　甄英雄這策略太簡單了，完全是把問題扯到了他自己身上，伊蓮娜明白他的意思，只要不承認，原野一點轍都沒有。　　“你他媽少嚇唬我！”原野其實已經怕了，因為自己確實沒有伊蓮娜犯罪的證據，但他卻更氣了，“她和你勾結在一起，能沒犯過罪嗎？！”　　“哦，合著跟我認識的人都是罪犯啊？”甄英雄一摟小憐，道：“憐憐，趕緊和這位警察叔叔回警察局，把你曾經犯下的罪行都交代清楚。”　　幾女看到甄英雄做作的表情，都不禁失笑，原野臉紅啊，卻啞口無言。　　甄英雄知道差不多了，起身道：“朗朗市你還顧不過來呢，還管到外國去了，你不覺得自己管的太寬了？有錢人和黑社會之間有染有什麼希奇的，你見過的還少啊？伊蓮娜既然能和我做盟友，為什麼不能和其他的勢力有關係呢？她能成為我的線人，為我提供情報，同樣能為那些想殺我的人提供情報，出賣我，你是警察，不會不了解類似於她這樣的曖昧身份吧？畢竟，無論黑社會還是商場，有的，僅僅是利益的結合，為了利益，誰都可以成為雙面人，哼，你這警察不也和我勾結了嗎？說起來，我和伊蓮娜的關係，與你和我現在的關係沒有什麼區別。”　　甄英雄這話是說給原野和伊蓮娜兩個人聽的，原野本就被甄英雄誤導，以為伊蓮娜是為了商場利益而與黑道有染的商人，再聽甄英雄那自己與她比較，更不知道如何辯駁了，的確，人的心中都有另一個自己，只是平時將那個更真實的自己隱藏了而已，原野覺得可悲，因為他心中的另一個自己違背了一貫的原則，竟然去縱容甄英雄，現在看起來，自己和伊蓮娜大概真的是一類人吧。　　而伊蓮娜的驚訝則在於，甄英雄的話等於告訴了自己他和原野之間的合作或者是妥協關係，這個情報是冰恨天先前沒有察覺到的，他就不怕自己真的出賣他嗎？伊蓮娜不太喜歡甄英雄說的那句話，‘僅僅是利益的結合’，這話聽起來沒有一點人情味。　　“好了，你們也休息夠了，咱們趕緊走吧，免得讓殺手等的太久了。”甄英雄把小憐拉起來，道：“再不走的話，他們會對伊蓮娜起疑心的。”　　原野哼了一聲，卻知道自己始終是拿伊蓮娜沒辦法的，也顧不得什麼禮貌了，轉身就走，氣沖沖的出了門，好象不屑與他們為伍似的。　　見甄英雄也起身欲走，伊蓮娜趕快站了起來，“甄英……甄先生，謝謝你。”　　“用不着謝我。”甄英雄推了小憐一下，示意她先出去，小憐猶豫了小會，以為甄英雄是要和伊蓮娜商量那條項鏈的問題呢，嘴都笑歪了，對伊蓮娜等人一鞠躬，離開了房間。　　甄英雄走到伊蓮娜面前，提起她的手，俯下身子，親吻了她的手指背，這一次，他的嘴唇碰到了伊蓮娜的手，可伊蓮娜並沒有迴避，“這是表達我的一點歉意，毆打女士並不是紳士該有的行為，伊蓮娜小姐，希望你不會給我下一次機會，呵呵。”　　“甄英雄，你果然是個有趣的男人。”伊蓮娜望着甄英雄，突然說了幾句很沒邊的話，“如果我們不是敵人，不，我想我們已經不是敵人了，甄英雄，我說過吧，如果我們不是敵人，我可能會被你的魅力征服，會愛上你的，你不殺我，將來一定會後悔的，因為我發現自己好象已經愛上你了，我會把你從你身邊女人的手中搶走。”　　甄英雄微微一怔，然後笑了笑，轉身朝門外走去，竟是絲毫不為法國美女的表白所動，“伊蓮娜小姐，沒想到你其實是個熱情奔放的女人，說實話，現在的你比方才的你更有魅力，無論是你的美貌還是你所擁有的財富都是那麼的誘人，可惜你對我來說毫無吸引力，對於你，我甚至連一夜情的興趣都沒有。”　　狂，你小子狂的沒邊了！袁莉莉聽甄英雄這麼貶低自己的小姐，幾乎忘記了他的可怕，衝動的要罵人，卻被伊蓮娜攔住了，伊蓮娜望着甄英雄輕快的背影，用清甜的聲音喊道：“現在的我無法吸引你是肯定的，但我會努力讓你對我有興趣的，而且，我想要的，不是一夜情，我需要你教導我如何重新活下去，這是你不殺我的代價。”　　“你說的這些話是不是在告訴我，你並不會出賣我呢？呵呵。”甄英雄淡然一笑，道：“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應該如何活下去的話，少爺我可以幫你請一個保姆……”　　甄英雄頭也沒回，走出了房間，伊蓮娜愣了愣，然後笑了，“也許，我更希望成為你的保姆。”　　“小姐，你不是認真的吧？”袁莉莉對着門口很不雅的伸着中指，驚訝的望着伊蓮娜，道：“他那種男人有什麼好的？”　　伊蓮娜同樣望着門口，表情陶醉，“他是個很有魅力的男人，你不這樣認為嗎？埃米莉……”　　“他是一個非常討厭的男人，我是這樣認為的，小姐……”袁莉莉墨跡了一會，又小聲補充了一句，道：“我承認他是個很特別的男人，但這並不影響我討厭他。”　　被甄英雄浸了馬桶，袁莉莉這輩子也不可能欣賞甄英雄這種男人，她心裏暗忖，也就只有小姐這種性格怪異的女人才會欣賞甄英雄那種同樣不正常的男人吧？　　對於一見鍾情這種事情，袁莉莉並不覺得驚訝，法國女人把這種事情叫做浪漫，儘管，這是伊蓮娜的第一次一見鍾情。　　“咦？那個針管呢？”　　袁莉莉猛然想到了那個危險的東西，卻見伊蓮娜恢復了平時的從容與淡定，坐回沙发上，拿起甄英雄剛才用過的杯子，抿了一小口他喝剩的茶水，道：“我想，是甄英雄借去用了吧，雖然，他並不打算還給我。”　　放下杯子，伊蓮娜用食指摩擦着杯沿，笑道：“埃米莉，看來我們以後要注意飲食衛生了，尤其是，不要使用克拉拉或者托尼用過的東西，我想，那會很危險的……”　　袁莉莉臉色一變，顯然知道甄英雄拿走那玩意兒的目的了。　　“啊？我的手槍，也被他偷走了！”　　“你讓我帶這丫頭從正門出去？”原野現在的心情極度的惡劣，揪住甄英雄的脖領，道：“你什麼意思？你小子誆我去當靶子也就算了，還想連累這個丫頭不成？”　　看着電梯的数字不停的變換，甄英雄推開原野，淡淡道：“殺手的目標是我，非要說誰是靶子的話，應該是我才對吧？小憐和我在一起會有危險，你是警察，你有保護公民人身安全的義務不是嗎？”　　小憐狠狠的把原野推到一邊，轉身抱住甄英雄的胳膊，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太子哥哥，你會不會有危險啊？你可不能死啊……”　　沒想到這丫頭還挺關心自己的，甄英雄有點感動，撫着小憐的頭，話才到嘴邊，就聽小憐嘟囔道：“你還沒借我錢呢……”　　靠！這丫頭太不可愛了！　　“我死不了。”電梯到了一樓，電梯門打開，甄英雄把原野和小憐推出電梯，道：“還不確定殺手會在哪裡，會用什麼方法對我下手呢，咱們分開行動也許能分散他們的視線，即便他們埋伏在門外，看不到我，也不會對你們下手的，原野，小憐就拜託你了。”　　原野哼了一聲，“甄英雄，如果你想對我用什麼調虎離山計，那你還是及早放棄的好，我不會上當的，我會讓門口的警員送小憐去漢宮，抓殺手這種事情本來就應該交給我們警察。”　　“隨你便吧，你要是有這能耐，就用你的火眼金精把殺手找出來。”甄英雄笑道：“不過你這身警服實在是太惹眼了，不要把殺手嚇跑了才好。”　　“還是祈禱你的線人沒有說謊吧，混蛋！”　　電梯門關合，甄英雄最後並沒有反駁原野，嘿嘿一笑，鬆開緊握的拳頭，手心竟是濕的，“他媽的，原來少爺的膽子並不大啊……”　　甄英雄做了幾個深呼吸，希望藉此緩解緊張，一個人即將面對兩個殺手的偷襲，甄少爺處於絕對無援的狀態，難免心中恐懼，現在的他與遇到朗朗電視台事件時的那個甄英雄不同，此刻，他的命不單是屬於自己的，他的肩膀上有太多的責任了，他不能死，不然賠他一起死的人就太多了。　　甄英雄並沒有告訴原野殺手會在地下停車場對他下手，也沒有告訴他那兩個殺手的身份其實就是伊蓮娜的保鏢和保姆，他用小憐做借口，故意支開原野，不讓他與殺手有機會接觸，理由很簡單，如果原野抓到了其中任何一個人，都會帶來很糟糕的後果。　　如果托尼或者克拉拉被警察抓到，伊蓮娜的身份也會暴光不說，被顏冰察覺到就得不償失了，因此，這兩個殺手不但不能被警察抓到，甄英雄甚至不能殺死他們。　　甄英雄相信伊蓮娜說的是實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伊蓮娜當時並沒有說謊話的必要，那麼，甄英雄只要和原野，小憐，一起從正門離開，克拉拉和托尼就算把腿蹲折了，也等不到暗殺甄英雄的機會，可是，甄英雄卻不能那麼做，他怕自己刻意的迴避會讓兩個殺手去懷疑伊蓮娜，如果真那麼倒霉被殺手襲擊的話，自己在他們手底下溜走，也算是對他們的一種打擊，暗殺失敗，能讓他們在顏冰的面前老實一點。　　甄少爺的計劃是，裝做趕時間的樣子，用最快的速度取車離開地下停車場。　　沒有人願意與殺手硬碰，甄少爺也不例外。　　伊蓮娜說過，克拉拉和托尼應該已經使得地下停車場的監控設備失效，但電梯里的攝像頭依然工作着，而且到地下停車場的電梯有四部，他們不過兩個人而已，應該很難判斷自己是乘坐哪部電梯下來，並不能確定電梯里是不是會有其他人，因此不太可能在自己走出電梯之前動手，所以，電梯門才一打開，甄英雄就快步走了出去。　　此時臨近中午，進出車輛少，戒備也相對鬆懈，但甄英雄認為這對殺手來說並不是最適合的暗殺環境，因為這裏停泊的車輛太多了，隔擋物多，利於小空間移動，卻很難找到一個適合的藏身點進行狙擊，沒有人能確定甄英雄從哪個方向，沿哪條路線走過來，移動中，稍不小心就會觸動汽車的警報器，想要做到人不知鬼不覺實在太難了，甄英雄認為這是一個機會，為了不讓殺手有時間調整狙擊的位置，他走的更快了。　　精神集中，神經綳的很緊，沒有被人用目光鎖定的感覺，甄英雄有些好奇，難道伊蓮娜真的說謊了，托尼和克拉拉並沒有在地下停車場埋伏嗎？已經看到了自己的‘瓢蟲’，甄英雄摸出了車鑰匙，只要上了車，那就安全了！　　越是接近自己的汽車，甄英雄越是覺得哪裡不對勁，並沒有被人偷襲的徵兆，這不太正常，如果殺了自己真的會有那麼巨大的利益，托尼沒有理由放棄的，但偏偏，甄英雄感覺不到任何危機感，眼看着自己的‘瓢蟲’就在眼前，甄英雄心裏卻突然有種不安的悸動，他說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僅僅是覺得不妥，卻又察覺不到哪裡不妥，‘瓢蟲’那特別的顏色在眼中越發的鮮艷亮目。　　打開車鎖，甄英雄的手才將車門拉開一條縫，他那條殺手的神經猛然一跳，球球的，太大意了！　　甄英雄根本來不及後退，車門被人从里面狠狠的踹開了，甄英雄左手中指被車門戳到，人也被頂了出去，撞在了停在‘瓢蟲’旁邊的一輛黑色寶馬越野車上，奇怪的是，如此大的震動，寶馬車的防盜器並沒有響起來，莫非這麼好的車沒有裝防盜系統，還是說，是靈敏度太低了？！甄英雄來不及驚訝，一個人影已經從他的車裡撲了出來，他手中那把鋒利的短匕首直指甄英雄的心臟！　　“Go to hell！”　　雖然醒悟的晚了一點，但多少有些準備的甄英雄慌忙而不亂，靠在寶馬車上，藉著方才的衝擊轉動身子，面對如此近距離的攻擊，他險險的躲了過去，那把匕首擦着他的後背，戳碎了寶馬車副駕駛位這一邊的車窗，該死的警報器依然沒響，甄英雄的魂還沒有歸位，寶馬車後面的玻璃突然莫名其妙的碎裂，甄英雄的左肩一陣刺痛，身體失去了平衡，聽到身後風響，知道先前偷襲自己的男人又殺了過來。　　雖然躲閃是人的本能，但甄英雄早就鍛煉的可以控制住那種怯懦的本能了，他知道，躲的過這次也躲不過下一次，一味被人追打，自己恐怕連求救的機會都沒有就被他給幹掉了，於是看也不看，強硬的反身一腳踹了過去，完全是不計後果的兩敗俱傷的野蠻打法，和不要命的流氓打架沒有什麼分別，那背後追襲他的人也未料到甄英雄拼着挨刀子的危險進行反擊，措不及防中被甄英雄蹬中的小腹，但這人搏鬥經驗很是老道，並未讓甄英雄這一腳蹬實就自己向後退了一步，他的匕首也在中途一沉，在甄英雄的右腿上劃了一道口子。

# 第435章 麻痹式暗殺

　　儘管大腿上的傷口只是劃破了皮膚，但身體失去平衡的甄英雄還是一跟頭摔倒在地，左肩膀上，插着一把血槽很深的軍用匕首，匕首的三分之一刺入肉中，甄英雄翻身而起，將匕首拔了出來，鮮血立時湧出，染紅了衣襟。　　甄英雄“哼”了一聲，痛的咬緊牙關，匕首拿在手中，他是裝出來的驚訝，也是真的驚訝，目光兇狠的瞪着偷襲他的男人，也就是加布利爾・托尼，還有那輛寶馬車的后側車門，甄英雄沒想到另一個人竟然藏在這輛車中。　　打破後車玻璃，將匕首插入甄英雄肩膀的那隻手臂慢慢收了回去，車門打開了，一個女人聲音得意的響了起來，“甄英雄，我送你的禮物，你還滿意嗎？”　　“你是誰？！”甄英雄知道這女人就是在樓上裝傻瓜並從未說過話的克拉拉・卡特，可他還是將演技派這三個字詮釋的那麼完美，臉上既有驚訝，憤怒，也有震撼，茫然，和一點點的恐懼，“為什麼你們會知道我的名字？！”　　同樣穿着一身黑白相間的摩托車賽車服的克拉拉從寶馬車中跳出來，戴着手套和頭盔的她掩飾住了自己的膚色，“去問上帝吧，親愛的。”　　甄英雄冷笑兩聲，站了起來，他先前的覺得不對勁的地方，就是自己的這輛‘瓢蟲’，它太特殊，太顯眼了，朗朗市道上的人幾乎都知道這輛車的主人是他甄少爺，這兩個殺手又怎麼會不知道呢？既然知道這車是他的，殺手直接在這裏守株待兔，豈不是最好的辦法？奈何甄少爺對這車太熟悉了，完全忽視了他的另類與特殊，這就好象他的審美觀一般，見慣了美女的他在大街上看到一個回頭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女，他很可能是那百分之一的存在，因為他將自己身邊的女人界定為美女的底線了，可是能夠上這條底線的女人並不多啊。　　球球的，少爺忽視了，‘七星瓢蟲’在朗朗市是獨一無二的，真他媽失算啊，可是，甄英雄還是有一點搞不明白，托尼是怎麼鑽到自己車裡去的？‘瓢蟲’明明裝了防盜器啊，而且用遙控器解鎖時一點問題都沒有，為什麼自己會毫無察覺呢？就好象，托尼有這輛車的另一把鑰匙似的……　　甄英雄現在最後悔的事情，不是自己沒有提前察覺到車裡藏人，而是自己為什麼給車玻璃上貼了黑色的膜，不然有個大活人蹲在車裡怎麼會看不到呢？球球的，少爺的車居然成了被殺手利用的工具，丟人啊。　　雖然受了傷，但甄英雄的心裏反倒塌實了，殺手最難應付的是暗殺的手段，當他們完全暴露之後，明刀明槍也就沒那麼可怕了，甄英雄對自己的身手很有自信，尤其是對方還送了他一把匕首做武器，他望着戴了面具，沒有了馬尾辮的光頭托尼，恢復了冷靜，淡淡道：“很抱歉，我就是上帝，你們這兩個渣子！”　　“親愛的，你真是太不可愛了，如果你就是上帝，那麼……”克拉拉又摸出了一把軍用匕首，突然撲了上來，“就請你回到天堂去吧！”　　甄英雄躲過了克拉拉的刺擊，托尼又一刀砍來，甄英雄用匕首架住，兩人同時抬腿，踹到了對方小腹上，各自退後了一步，托尼撞到了寶馬車上，甄英雄則撞到了自己的‘瓢蟲’上，克拉拉反手一刀扎過來，甄英雄一蹲身子，克拉拉掄空，打碎了車玻璃，甄英雄藉機用肩膀頂在克拉拉的肚子上，將她撞了出去，她的匕首掉在了‘瓢蟲’的座位上，甄英雄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托尼的匕首再次追至面前，甄英雄用匕首撥開，托尼身子一擰，左肘撞來，甄英雄本欲抬左胳膊擋住這一下，可是，他驚訝的發現，自己的左臂似乎失去了知覺，並沒能抬起來，托尼的肘擊狠狠的砸在了甄英雄的右臉上，那沉悶的重擊幾乎讓他視覺消失，身子向左摔去。　　克拉拉見甄英雄摔向了自己，一記擺拳轟了過來，身體失去重心的甄英雄是不可能躲開的，在兩輛汽車中間不足四平米的空間中近身纏鬥，形勢對甄英雄非常不利，每次做出動作都會有身體的接觸，他甚至沒有機會逃跑，眼角餘光掃到了克拉拉的動作，甄英雄依靠超越常人的身體，左腳狠狠踩地，竟是不躲也不閃，上身生硬的扭動，反手甩臂，失去重心的身體依靠旋轉維持了短暫的平衡，匕首以詭異的角度插向了克拉拉的右側肋，如果克拉拉執意要打實這一拳，勢必躲不過甄英雄這一刀刺入她的身體，看甄英雄發力的方向，還極有可能把她的肚子橫向切開，招式辛狠毒辣，克拉拉趕忙后閃，動作有些狼狽，匕首尖劃破了她的衣服，在她的小腹上留下一條血痕，但只是劃破了一點油皮，外國女人果然是皮糙肉厚啊。　　甄英雄因為用力過猛，再次摔倒，可他藉著摔倒之勢，用身體做掩護，出其不意的將匕首甩了出去，撲上來的托尼急忙後仰躺地，險險的避過了這記飛刀，驚出了一身冷汗，沒想到甄英雄在那種條件之下還能將匕首甩的如此精準，如果不是早就防着他這一手，剛才那刀子非扎到自己腦門上不可，看來他先前用飛刀閹了羅比也不完全是僥倖啊。　　這是單純的肉搏戰，甄英雄和托尼倒地之後立刻爬起，甄英雄想跑，托尼卻不給他那樣的機會，和克拉拉一前一后的將甄英雄堵在兩輛汽車中間，空氣中瀰漫著壓抑，急促的呼吸讓人緊張，顫慄。　　托尼看到克拉拉的衣服被劃破了，怕甄英雄聽出自己的口音，用英語問道：“Are you OK？”　　“OK，匕首已經被我們親愛的甄先生用血洗過了。”克拉拉摸了摸小腹，擺了個搏擊架勢，對甄英雄笑道：“怎麼樣？上帝先生，你的傷口還痛嗎？”　　甄英雄一怔，然後臉色猛然一變，被克拉拉一提醒才察覺到，傷口竟然麻木了，左臂完全不聽使喚，右腿傷口較淺，雖然有些發麻，但暫時還不會影響到動作，可是傷口卻已經感覺不到了疼痛，這是……　　“麻藥？！”　　克拉拉得意的笑道：“是的，我親愛的甄，這是專門用來對付野獸的強力麻藥，你現在竟然還能動彈，真是讓我驚訝，你比發狂的老虎還要強壯，噢……，天啊，我喜歡像你一樣英俊而強壯的東方男人，所以……迷上你之前，我一定要殺了你！”　　“你還是去迷戀發狂的老虎吧，親愛的殺手小姐。”甄英雄不敢露怯，笑問道：“你們是冰恨天的殺手，對嗎？”　　克拉拉和托尼並不會對甄英雄的問題感到驚訝，甄英雄會這麼猜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果他不這麼認為，那才奇怪呢。　　顯然，他們早就想好了怎麼應答，克拉拉道：“親愛的甄，我告訴過你，有疑問的話，請去問上帝。”　　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讓人自己去懷疑，去揣摩，顯然是想讓少爺我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分心，無法集中精神啊，果然是高明的殺手，這個節骨眼還耍小心思，玩心理戰術呢，甄英雄先前一直覺得奇怪，為什麼這兩個殺手不使用手槍來解決自己呢？現在他終於想明白了，這兩個人堵着自己，就是怕自己碰到其他的車子會驚動汽車的警報器，不可能所有的車輛都有問題，而近身廝打，使用手槍是很危險的，如果射到了其他汽車觸動了警報器，同樣有可能招來保安，所以他們才會選擇偷襲，只要自己被沾了麻藥的匕首刺中，就只能安安靜靜的被他們宰割了。　　失算，甄英雄完全沒有想到托尼和克拉拉會用這樣的方法，他們的戰術太成功了，托尼偷襲只是讓甄英雄靠到旁邊的寶馬車上，然後由克拉拉出其不意的暗算，匕首刺中甄英雄的那一刻，形勢就已經對他不利了，運動之中血液循環加速，肩膀的傷口又太深了，甄英雄半個身子都麻掉了，甚至連視覺也受到了影響，開始變的模糊，這兩個王八蛋在哪裡搞來的這種麻藥啊？　　甄英雄以前也做過抗體免疫訓練，加上出眾的身體素質，普通的麻藥，迷藥對他效果不大，但克拉拉用的這種麻藥卻是對付獅子大象的，甄英雄暗叫糟糕，自己太託大了，現在別說不殺這兩個殺手了，連逃跑都成了問題啊。　　甄英雄覺得失算，同樣的，托尼和克拉拉也覺得驚訝，甄英雄中了兩刀，按理說他就是一頭獅子，一兩分鐘之後也應該倒下了，但他的反抗和眼神卻依然那麼兇狠，他到底是不是人類啊？　　托尼和克拉拉又哪裡知道，甄英雄的正條胳膊，只有左手中指還能動一動了，那是因為方才被戳到，疼的。　　克拉拉對托尼做了個手勢，兩人低喝一聲，同時撲了上來，面對托尼手中的匕首，甄英雄第一次品嘗到絕望的滋味，球球的，少爺要掛了嗎？　　小憐膽子小，雖然甄英雄說殺手的目標是他而不是自己，可她還是覺得害怕，縮在原野身後，顯然是把他當成了擋箭牌，原野不爽，死丫頭剛才鳥都不鳥自己，現在倒覺得自己是好人了。　　走到大廳，看到正門口三個警員正和幾個保安交談着什麼，還有一個穿着高檔西裝，好象是經理的中年人，似乎心情不爽，不時教訓幾個保安幾句，原野覺得不太對勁，職業習慣促使他走了過去。　　三名警察認識原野，見他走過來，連忙敬了個禮，“原隊。”　　原野回警了一禮，問道：“怎麼了？好象挺嚴肅的，出什麼問題了嗎？”　　那經理也認出了原野，連忙伸出手來，“哎呀，這不是原隊長嗎？好久不見，好久不見，呵呵，原隊長怎麼也過來了？”　　“哦，我是陪一個朋……陪一個朋友過來参觀一下珠寶展的，與工作無關。”讓原野承認甄英雄是朋友，就好象逼他吃了一隻死耗子般噁心，緩了口氣，才好奇道：“陳經理，怎麼了？您好象心情不太好啊。”　　“哦，沒什麼，一點小意外，教訓教訓這幾個工作不認真的臭小子而已。”那陳經理瞥向幾個保安，他們齊齊打了個冷戰。　　原野比較敏感，“小意外？什麼小意外？”　　其中一個警察回答道：“地下停車場的控電室保險燒了，引發了小火災，火警預報器又不巧實效了，還好發現的及時，火已經被撲滅了，沒有引起混亂，現在已經啟動了備用電源……”　　“控電室失火？”原野眉頭一跳，“是人為原因？不會是有人借珠寶展恐嚇勒索酒店吧？”　　在一些心理變態的不法之徒看來，有錢就是一種罪過，有錢人就應該接受他們的討伐，朗朗大酒店遇到這種事情並非一次兩次了，原野處理過幾起類似事件，所以才有這樣的懷疑。　　“不，不，是意外。”陳經理趕快對原野解釋道：“除了專管人員，其他人都沒有控電室的鑰匙，我已經和這幾位警官先生說了很多遍了，是個意外，原隊長，上面正在舉辦珠寶展，有很多社會名流，雖然酒店出現這種工作疏忽是不應該的，但這事關酒店聲譽，請你們一定不要聲張，我求求你們，謝謝你們了。”　　那個警員見原野望着自己，頜首道：“的確不像是人為因素，控電室當時是鎖着門的，酒店先前也並未收到過恐嚇信一類的東西。”　　“是嗎……”原野鬆了口氣，既然備用電源已經啟動，又沒有驚動客人，看來並不是有人恐嚇勒索啊，原野出於工作習慣，隨口又問了一句，“沒造成什麼嚴重後果吧？”　　“沒有。”那警員回答道：“唯一的一點小麻煩，就是停車場監控室的電源還沒有恢復……”　　“恩？監控室的電源沒有恢復……”原野的腦袋‘嗡’的一聲，“你說什麼？！”　　那警員被原野大聲的質問嚇了一跳，不知道隊長怎麼突然就變了臉，顫聲道：“我，我說……監控室的電源還沒有恢復，技術人員正在查找原因……”　　原野眉頭連跳幾下，陳經理看他臉色不對，關心道：“原隊長，您沒事吧？”　　“你，把這個丫頭送到漢宮去，我還有點事情，先失陪了。”原野對那個警員說罷，好象有什麼急事一般，轉身跑向了電梯，搞的幾人迷迷糊糊，不知道他那條筋不對了。　　原野連續按着電梯按扭，見電梯還在高層沒下來，撒腿沖向了安全樓梯，“媽的，這絕對不是巧合！”　　經歷過朗朗電視台事件的原野，對監控室實效這種事情極為敏感，聯想到殺手的目標是甄英雄，他幾乎確定殺手是要在地下停車場對甄英雄下手。　　不知道殺手用了什麼手段讓控電室的失火看起來像是一場小意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酒店確定那是個意外，他們的目光就會被控電室吸引，就好象那個經理還有心情去教訓停車場的當班保安一般，根本不會想到這是有人故意抽空他們的監視。　　着火不是巧合，和朗朗電視台事件幾乎相同模式的暗殺又是不是巧合呢？　　托尼和克拉拉以包夾之勢同時撲了上來，甄英雄根本沒有躲閃空間，但他並未放棄，猛的拉開車門撞向托尼，托尼躲閃不及，抬膝頂在了車門上，甄英雄早料到他會如此，嘿嘿一笑，卯足了力氣的一腳踹在了被頂回來的車門裡側，托尼再呼糟糕已經晚了，甄英雄借力打力，充分利用了反彈后的力道，竟是將‘瓢蟲’的車門一起踹飛了，托尼感覺自己的膝蓋骨犹如粉碎了一般的疼痛，抱着變了型的車門摔出去兩三米遠，而甄英雄也因為用力過猛向後仰摔出去，被克拉拉一腳蹬在了後背上，來了個大馬趴，摔到了托尼旁邊。　　克拉拉還待追打，卻見甄英雄將那掉下來的車門抓起，單手甩了過來，克拉拉嚇了老大一跳，沒想到甄英雄單臂也有如此力量，趕快向旁邊靠閃，貼到了寶馬車上，卻發現，甄英雄把那車門甩飛了出去，卻是拋的老高，即便自己不躲也砸不着啊。　　“FAUK！”托尼反應快，知道甄英雄的用意，狠狠在地面上錘了一拳，他爬了起來，用英文一痛大叫，要克拉拉趕快殺了甄英雄，克拉拉還未反應過來，就聽到‘哐啷’一聲巨響，然後至少十幾輛車的警報器同時響了起來。　　克拉拉大驚，轉頭一看，甄英雄扔飛出去的車門砸在了七八米遠的一亮奧迪車的車頂上彈了起來，又撞碎了奧迪車旁邊那輛現代商務車的車窗，兩輛車的警報器響的那叫一個熱鬧，觸的附近十餘輛對聲音震動敏感的汽車同時發出警報，地下停車場好象突然變成了演唱會現場，用不了兩分鐘就會有保安衝過來的。　　甄英雄知道，憑自己現在的身體狀況，想逃跑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讓這兩個殺手主動放棄。　　托尼的膝蓋雖然並無大礙，但依然疼痛難耐，殺掉甄英雄的機會就在眼前，他舍不得放棄，他對甄英雄的頑強感到驚訝，那驚訝是沒有界限的，甄英雄在如此不利的形勢下還能如此冷靜，托尼不知道他還會給自己帶來多少驚訝，他是真不希望看到了，將匕首反握，他不信兩個人還殺不死一個半身麻痹的傢伙。　　克拉拉覺得殺手的尊嚴受到了侮辱，甄英雄剛才丟飛車門，更是對她的一種戲耍，克拉拉大叫一聲，撲身上來，她的身手絲毫不比男人遜色，可惜，這個狹小的空間在限制住甄英雄的同時也限制了她，任誰也不能把動作完全放開。　　‘瓢蟲’的車門已經飛了，甄英雄見克拉拉迎了上來，撿起她先前掉在座位上的匕首，斜斜的刺了過去，克拉拉看到他動作獃滯弛緩，知道麻藥的效果已經給他帶去了極大影響，心下一喜，雙手就要抓他手腕。　　甄英雄又露出了那種怪異的笑，克拉拉一呆，雙手已經抓到了甄英雄的手腕。　　“去死吧！”甄英雄大喝的同時，竟是突然彈身而起，居高臨下，身子因為綳勁幾乎挺僵了，所有力道全部甩到了腦袋上，狠狠的一頭砸了下來，克拉拉連吃驚的機會都沒有，在她眼中不斷放大的甄英雄的腦門已經轟到了她的頭盔上。　　克拉拉一聲慘叫，頭盔的玻璃被甄英雄撞的粉碎，碎渣子崩到了她的眼皮上，鼻樑骨幾乎被甄英雄撞塌掉，她手上的力氣一松，甄英雄順勢將匕首扎入了她的小腹，克拉拉一手捂臉一手捂肚子，向後連退兩步，心中是又怕又氣，氣的是甄英雄差點害她毀容，怕的是他看到自己的臉，所以她才不得不捂着臉。　　用腦袋撞頭盔，這是傷敵又傷己的野蠻打法，甄英雄的情況也不比克拉拉強多少，腦門撞的流了血，腦袋一陣暈旋，險些摔倒。　　“啊――！！！”　　見克拉拉被甄英雄重創之後，甄英雄連站都站不穩了，托尼大喜，起身一躍，那匕首好象天空劈下來的閃電，直落甄英雄的眉宇之間，甄英雄狼狽的轉身甩臂，將托尼的匕首彈開，虎口都被震裂了，自己的匕首險些脫手。　　托尼根本不給甄英雄喘氣的機會，大喝連連，刀刀都是殺手，竟是用力量壓制住甄英雄，甄英雄左臂抬不起來，右腿也幾乎完全麻木，如果不是背靠在寶馬車上，在托尼這般猛打中，怕是連站都站不住了，即便現在，他也只有招架的份兒。　　事到如今，鬼才去講究什麼所謂的殺手美學呢！雖然匕首砍不到甄英雄，可托尼的拳頭卻是接二連三的轟在甄英雄的臉上，胸上，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甄英雄好象刻意的護住了左胸口，寧可臉上中招，也不讓自己有機會在他胸口上搗一拳，不過托尼並沒有多想，他現在想要的是甄英雄那條命，這個人簡直比野獸還要強壯，麻藥的效果早就起效了，他卻依然如此頑強。　　匕首碰在一起，迸濺出金黃色的火花，因為金屬相碰，那聲音清脆悅耳，因為金屬摩擦，那聲音尖銳刺耳，無論是哪一種聲音，都代表了接近死亡的危險，甄英雄有些招架不住了，他的視覺也受到了麻藥的影響，開始出現重影，那重影讓甄英雄暈旋，拖尼狂風暴雨一般的攻勢就像停車場里響起的亂糟糟的警報聲，太緊密了，左臂的麻痹正在向全身蔓延，甄英雄氣喘吁吁，精神，體力，都已經接近極限，如果不是強烈的求生慾望激發了他身體中的最大潛能，他早就被托尼砍成醬了。　　遠處有人在叫喊，但是在亂糟糟的響聲中，根本聽不清那個人在叫什麼，唯一能肯定的一點是，他正朝這裏跑過來，是誰？　　甄少爺不是那種會喊‘救命’的人，而且，托尼也不給他求救的機會，也許是那個人的叫喊分散了托尼的注意力，甄英雄咬緊牙關，一直被動的他竟是突然反擊，一刀砍向托尼的脖子，這一刀砍的很貿然，太外行了，只求力量，動作拉的那麼大，根本沒有留後招，就像是不留餘地的最後反撲，只要被托尼擋住，甄英雄渾身上下幾乎全是破綻，托尼大喜，雖然晚了點，但甄英雄終於完蛋了！　　可甄英雄從來不是一個能讓對手如意的傢伙，已經接近極限的他再次露出那個邪惡的笑容，雖然有些疲憊，但還是讓人感覺到顫慄，就在兩把匕首碰到一起的瞬間，甄英雄居然鬆手了！

# 第436章 雌雄偷車賊

　　匕首飛了，並不是因為與托尼的力量相抗衡而脫手，而是甄英雄自己鬆開了匕首，他的右手直接摸到了自己的懷裡！　　甄英雄的匕首被托尼擊出了十米開外，托尼沒想到甄英雄在這個時候還能冷靜的耍詐，會突然鬆手，力量用的太猛，把動作完全拉開那個人不是甄英雄，而是他自己！托尼大驚，動作一下子走了型，因為掄空身子轉過了半圈，甄英雄一腳蹬在他屁股上，托尼前沖兩步，胸口撞在了‘瓢蟲’上，身子還未彈回來，就被甄英雄用膝蓋頂住他的膝窩，用身體將他壓在了汽車上。　　甄英雄手起手落，托尼脖頸一痛，好象被大蚊子咬了一口似的，然後就感覺到一陣腫脹，托尼猛的向後一仰頭，後腦撞到了甄英雄鼻子上，甄少爺再也站不住了，後退幾步，一屁股坐倒，靠在了寶馬車上，鼻血橫流，眼冒金星，他的手裡，握着一個針管，一個已經空了並沒有了針頭的針管。　　托尼拔掉了扎進肉中的針頭，因為戴着皮手套，觸感遲鈍，又怕甄英雄再撲過來偷襲，所以看都沒看那是什麼，就把針頭扔在了一邊，回過頭來看到甄英雄那衰相，他才鬆了口氣，摸了摸脖子，除了一點腫脹，並沒感覺到其他不適，他沒看到甄英雄手裡的針管，只以為剛才那已經是甄英雄臨死前的最後反擊了，想要給甄英雄補上一刀的時候，就聽到十幾米外，原野大喝道：“把刀扔掉，把手舉起來！”　　竟然是原野那小子！甄英雄微微一怔，看來自己這條命是撿回來了。　　看到原野身後還有幾個保安也沖了上來，托尼低聲罵了一句，就聽克拉拉道：“我們走！”　　托尼不甘心，可胳膊才一晃，原野想都不想就是一槍，打中了托尼的手臂，匕首脫手而飛，只憑這一槍射擊的精準，托尼就知道這警察不像看起來那麼二百五，是一棘手的主兒，不敢再耽誤逃跑時機，在克拉拉朝原野扔出一個‘疑似手雷物’之後，藉著原野注意力被吸引，高呼其他人避難之機，藉著眾多停泊車輛的掩護開溜了。　　原野到底是個熱血刑警，喊別人躲閃，他自己卻認定那手雷是假的，藏都沒藏就沖了過來，看到甄英雄的慘相，喊道：“甄英雄，還活着呢嗎？！”　　甄英雄站都站不起來了，有氣無力道：“死了一半了，呵呵……”　　“真是太可惜了，我應該晚點再來。”原野嘴上那麼說，可心裏卻鬆了口氣，甄英雄要是死了，那朗朗市非被義字會鬧翻了天不可。　　“我操，你真的是警察嗎？”甄英雄大難不死，終於能舒口氣了，他嘗試着動了動，只有左腿與右臂還聽使喚，連脖子都是僵的。　　原野見甄英雄一時半會死不了，便不再理他，“我去追那兩個人！”　　“打住！”甄英雄一把拉住原野的褲子，“你怕不熱鬧是吧？球球的，不要人知道方才發生了什麼！不然會壞了我的大事！”　　“我管你有什麼大事呢！操！你丫真把我當成和你是一路了啊？！”原野急道：“少他媽來這套，再不追就追不上了，給我鬆手！”　　“好啊，你非要壞我的事是吧？”甄英雄放開原野，掏出了手機，“既然我們不是一路的，那我就不用照顧你上下兩張臉面了，你不是愛露臉嗎？我把這幾張照片發到網上，送到報社，讓你丫露個夠，讓所有人都記住你這英雄警察兩張臉蛋的模樣！”　　原野一看那手機畫面，沒把眼珠子掉出來，竟然是自己光着屁股躺在馬桶邊上的照片！而且，還有大特寫，將自己大便后沒有清理的屁股拍的那叫一個清楚啊。　　顏冰這手機的照相功能達到了八百萬像素，那清晰度，讓原野幾乎瘋掉，“甄英雄你個雜種！把手機給我！”　　原野已經忘了追賊了，敬業的警察也有一怕，怕自己的形象糟毀譽，原野絕對不懷疑甄英雄會把這張照片發到網上去，他們兩個可是鬥了兩年多的夙敵啊！　　“你別搶，告訴你，只要我手指頭一動，你以後就是擁有兩張明星臉的公眾人物了，而且，我要是喊搶劫，怕你的麻煩會更多。”甄英雄笑的那叫一個得意，全身都麻了，就一條胳膊還能動，卻仍然能把原野給定住，看來心血來潮的拍下這幾張照片真是太正確了。　　原野磨牙道：“小人……你居然拍這種照片威脅警察，甄英雄，我可以抓你去坐牢……”　　“可以啊，不過我坐牢之前肯定讓你比花遲雨還火！”　　大多人只是聽到警報器響，並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雖然有少數幾個人看到了方才的事情，也只以為他們是在打架，所以克拉拉和托尼逃跑的異常順利，即便從一些趕過來的人身邊逃走也沒有受到阻攔，這年頭好熱鬧的人多，管閑事的人少，甄英雄琢磨着原野現在就是去追，也很難追到托尼和克拉拉了，嘿嘿一笑，道：“對了，我選擇的是群發，電話薄里的第二個號碼就是果果的，我要是手指一抖，在撥出鍵上那麼一按……”　　“你……你他媽不配做男人……”原野額頭爆起了青筋，聲音都抖了，“王八蛋，要不是我，你已經掛了，恩將仇報，你是爺們不是？！”　　甄英雄不知羞恥的回答道：“我是黑社會，誰和你講理啊？”　　“我操……”　　“別他媽那麼多廢話，趕緊給少爺叫救護車，我快掛了！”　　原野也注意到地上的軍用匕首了，血槽很深，甄英雄的左肩還在不停流血了，忍着氣，收起了手槍，“鬧這麼大，我們該怎麼和上邊解釋？”　　“鬧的大嗎？那炸彈是假的，我也就是弄花了幾輛車，這算什麼大事啊？”甄英雄想了想，道：“就說，少爺我遇到了偷車賊……”　　“偷車賊？”原野氣道：“看看你自己現在這副慘相，誰信啊？你拿別人當傻子啊？！”　　“偷車賊？！你拿我當傻子呢？！”　　市局，正坐在辦公室里的警員們再次領略到了局長張進寶的大嗓門，幾個正在喝茶的文員被嚇的險些嗆着，能氣的他發出如此怒吼的人，市局裡也就只有原野了，刑警隊的幾個同事只知道甄英雄又被捲入了什麼奇怪的事件，原野很不巧的出現在了現場，結果惹的局長大人像發了情的老狼一般扯着嗓子叫嚷。　　“局長，真是偷車賊，丫的還是雌雄大盜呢……”　　“雌雄大盜？熊你個奶奶！你個王八羔子昨兒晚上電影看多了，現在還沒醒呢是不是？！”張進寶把報紙捲成紙筒，狠狠的拍打在原野臉上，原野閉着眼，咧着嘴，卻是躲也不敢躲，“我告訴過你別去招惹甄英雄沒有？怎麼就那麼巧，每次你們倆撞到一起，一準有事兒發生，偷車賊能把三百多萬的汽車車門子給卸下來？你見過這麼操蛋的偷車賊嗎？”　　“局長，甄英雄那破車門子是他自己踹下來的。”原野小心的說道：“那倆賊被他撞破了賊行，和他大打出手來着，甄英雄現在還躺在醫院里呢……”　　“你和我扯淡呢是不是？”張進寶又拍了原野幾下子，氣道：“偷車賊身上怎麼有軍用匕首？匕首上那麻藥又是怎麼回事？好，就當那偷車賊是怕被人撞破，帶了這些特別的武器，可他們誰的車都不偷，專偷甄英雄那輛最晃眼的老爺車，你當我是棒槌還是當那倆賊是棒槌？那倆賊分明是要宰甄英雄來的，你小子跑這跟我矇事來了是不是？原野，你最近行為反常，別以為我看不出來，說，你今天找甄英雄到底干什麼去了？！”　　姜還是老的辣，張進寶可沒有一般人那麼好忽悠，原野還想裝傻混事呢，“恩？我反常？沒有啊，我哪裡反常了？”　　張進寶坐回椅子上，把紙筒攢成一團拽向了原野，“再他媽和我裝孫子我就放你的假，給我滾窩裡卧着，養你的傷去吧！”　　“別，別啊，局長，你這不是要停我的職嗎？”　　“你以為呢？”張進寶點了棵煙，深吸一口，情緒總算是平靜了一點，“昨天開會的時候，小白說的那些話疑點太多，可你哪個也不多問，別人看不出來，我也看不出來嗎？那根本不是你的性格。”　　原野還想糊弄，“局長，那個，白果不是我的手下嘛，我哪能……”　　“你現在這話更不像平時的你能說出來的。”張進寶一句話就把原野給堵死了，“不止是你，我也看的出來，小白對甄英雄是動了真感情的，咱們這些外人都看出來了，白廳是小白親爹，會比咱倆還瞎？扯淡，我認識他二十年了，那就是一人精！”　　原野咽了口唾沫，“局長，您這話是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我什麼意思你能聽不懂？和你一個意思，老白和甄英雄現在是一鼻孔出氣，不對，還有艾市長，得說他們仨人一鼻孔出氣，肯定整什麼貓膩呢，小白現在扮演的角色，就是包庇甄英雄，敷衍我們市局的一貼膏藥。”張進寶嘆了口氣，“我當初就和老白說，別讓白果做警察，那丫頭不是這塊料，可他不聽，非說孩子的理想他不能干涉，現在好了吧？小白讓甄英雄那頭狼給叼跑了……”　　原野尷尬的笑了笑，“局，局長，您到底要和我說什麼啊？”　　張進寶似乎才察覺到自己跑題了，咳嗽了一聲，厚着老臉，若無其事道：“你知道我要說什麼，既然你裝傻，那我就當你真的傻了，索性把話和你挑白了。”　　原野聽出點味道來了，看來對白家父女和艾華有懷疑的，不光是自己一個人啊，但他還是問道：“什麼話啊？”　　張進寶吐了口煙霧，放慢了語速，沉着聲音道：“我了解老白，也知道小白的為人，艾市長就更別說了，雖然和義字會之間的關係一直有些耐人尋味的地方，但絕對是一腰板直的好乾部，而且，我自信對甄英雄那小子也有點認識，他不是那種分不清黑白的人，至少到現在為止，他沒做過對社會有危害的事情，反倒是幫了我們市局不少次，所以明知道他們有貓膩，沒搞清楚怎麼回事以前，我也只能站邊上看着，我就知道你小子得沉不住氣，你今天找甄英雄，是不是為了這事兒？”　　“局長也看出他們有問題了？”原野不能理解，語氣也有了幾分質問的味道，“那您為什麼……”　　“不為什麼。”張進寶不等原野把話說出來，就截斷道：“就因為我相信老白和艾華的為人，這次的事情涉及到的是整個義字會的利益，甄英雄有些動作不願意被警方看到也是可以理解的，顯然，老白和艾華在為他做掩護，你說小白年輕不懂事，感情難以控制，立場容易動搖，這倒不希奇，但那倆大男人加起來快一百歲了，不至於也愛上甄英雄那小子吧？我不說話，不代表我看不出來。”　　原野皺起眉頭，道：“局長，既然你看出來了，為什麼要縱容他們？”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相信他們的為人，再者，我一直警告你不要去招惹甄英雄，你不是不知道原因，義字會雖然是黑道組織，但它的存在對朗朗市來說利大於弊，朗朗市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是全省所有城市中最低的，這和義字會的存在有着直接的關係，上面對這個組織的存在也是各有紛說，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就是因為對拔除義字會之後的前景有顧慮，如果義字會突然被打散了，朗朗市黑道肯定會洗牌重組，陷入混亂狀態，站在我的立場，當然是不希望看到那種事情的，老白和艾華也清楚這一點，既然他們不願意讓我參与，我自然不能硬往裡擠，不然造成的後果可能是不堪想象的。”張進寶說罷，沉默了一會，看向原野，似乎覺得他已經消化了自己說的話，這才淡淡道：“朗朗電視台死了幾個保安，托甄英雄的福，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後果，上面要不是白廳給我壓着，我的屁股早離開這張椅子了，這個案子能不能破，說穿了，連老白都要看甄英雄的臉色，就當是還人情，我也不能去壞他們的事不是嗎？我現在就是這個態度，我把底兒和你交了，是什麼意思你也應該知道了吧？這件事情你不要再插手了，如果最後真的發生了什麼不可挽回的意外，後果由我一個人承擔就可以了，你沒必要裹進來。”　　原野沒想到，張進寶竟然是用自己的政治前途替甄英雄等人做擔保，“局長，你……”　　“我什麼我？我把底和你交了，現在你是不是也該和我說實話了？”張進寶道：“你小子今天跑去見甄英雄，不就是因為有這種懷疑嗎？我不知道你和他去朗朗大酒店湊什麼熱鬧，可出了事情，回到局裡之後，你竟然幫着甄英雄說話，弄點子不靠譜的瞎話糊弄我，哼，你似乎也轉移陣地，站到他們那邊去了，現在告訴我吧，他們到底整什麼貓膩呢？”　　原野知道再也瞞不過張進寶，訕訕一笑，道：“局長，您還真是火眼金睛啊……”　　既然張進寶表明了立場，不會讓市局參与到甄英雄與白耀天和艾華之間的某種協議，原野便不再隱瞞，將從甄英雄那裡聽來的一切全部交代了出來。　　張進寶聽過之後，沉默了很久，將煙頭捻滅在煙灰缸中，長吐了口氣，道：“甄英雄和老白之間竟然是以漂白義字會為條件達成合作的，這就難怪了，雖然有些地方還是想不通，但是……這次就讓甄英雄如意了吧，剛才在酒店發生的事件當做偷車傷人處理，朗朗大酒店正在辦着珠寶展，想辦法把事件低調解決，這件事情就交給你了……呵，有點意思，法國珠寶設計師居然是為甄英雄提供情報的線人，看來老白也不是隨便說說，這裏面的牽扯，也許真不是市局能攙和的。”　　原野點了點頭，苦笑道：“這裏面肯定涉及到了義字會與其他組織之間的矛盾摩擦，甄英雄想把那些人斬草除根，不可謂沒有私心，我太了解他的性格了，絕對不會給自己留下一丁點的後患，不過，他若真有那種能力把一個跨國的犯罪組織給端個徹底，對社會來說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的擔心也有幾分道理，那個神秘的組織目的既然是朗朗市黑道，理所當然會觀察我們警方的動靜，如果他們發現警方對黑市拳比賽有所動作，誰也不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麼事情來，那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隨甄英雄去折騰吧，白耀天和艾華頂在上面，我也不是唯一要給他擦屁股的人，我怕什麼啊？”張進寶笑了笑，又點了一棵煙，突然問原野道：“你說的那個把黑市拳大賽情報告訴你的人，究竟是誰？”　　聽到‘擦屁股’三個字，原野立刻想到自己的把柄還捏在甄英雄手上，恨的直磨牙，張進寶的問題卻又讓他心中一喜，對啊，甄英雄何嘗沒有把柄被自己攥着啊？只要甄英雄不知道那個人的身份，他心裏就永遠扎着根刺兒！　　“局長，提到這個人，我還有件事情得告訴您。”原野笑的有些陰壞，很難讓人相信他說的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周日那天市中心不是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嗎？”　　“恩，聽說了。”張進寶皺眉道：“不過那是交警隊的事情，你關心那個干什麼？”　　“原本我也是那麼認為的，可是……”原野壓低了聲音，好象怕被別人聽到自己的說話一般，道：“如果那件事情和甄英雄有關，那不就和咱們也有關係了嗎？”　　張進寶看到原野故弄玄虛的那一臉做作表情，有些反應不過來了，就聽原野說道：“有了那個人協助我們，就算警方不參与，一樣能了解到甄英雄的動向……”　　甄英雄的受傷並沒有引起朗朗大酒店的恐慌，原因是沒人知道甄英雄受傷的程度，在酒店工作人員的刻意隱瞞下，人們只以為這是一起簡單的偷車案，甄英雄湊巧撞破了偷車賊的好事，‘見義勇為’，與偷車賊發生打鬥，結果雙拳不敵四手，受了點傷。　　從某種意義上說，甄英雄好象又為社會做了件好事，但遭受池魚之殃的寶馬車，奔馳車，和現代商務車的車主卻不那麼認為，對他們來說這是飛來的橫禍啊，但知道‘肇事者’是義字會的甄少爺后，他們也不敢抱怨什麼，心裏大罵的同時，表面平靜的接受了酒店的巨額賠償。

# 第437章 兩成上扣息

　　除了賠償客人的損失，酒店還承擔了甄英雄的一切治療費用，事關朗朗大酒店的聲譽，他們自然不敢怠慢。　　地下停車場的所有保安，以及那名教訓保安的經理被炒了魷魚不說，還要接受警方排察，兩名偷車賊如此容易的逃之夭夭，警方懷疑是有人提供了掩護，換言之，那幾名保安和經理被懷疑是飛車賊的同夥。　　怕外界過分的渲染會引起顏冰的警惕，甄英雄在被送進了義字會的醫院之前就給闌度打了電話，告訴他應該如何善後，處理過肩膀的傷勢之後，闌度將昏迷中的甄英雄送帶回了漢宮，給人一種他受傷並不嚴重的假象。　　實際上，甄英雄雖然被托尼和克拉拉整的很狼狽，但只有肩膀上那一刀比較嚴重，讓他流了不少血，而他所以昏迷，不能動彈，完全是那強效麻藥的效果，雖然已經注射過中和的藥物，可是根據醫生所說，就算甄英雄是一頭大象，至少也要昏迷到晚上才能清醒過來，對於他被送到醫院的時候還保持着清醒，醫生大是感慨他非人類的身體，對於這一點，闌度深表認同，很多時候他都覺得甄英雄和牲口沒什麼區別。　　闌度和甄英雄之間的默契根本不用多說，回到漢宮之後也不敢聲張，怕甄英雄那幾個小妞知道他受傷後會鬧翻了天，只通知了醫務室的章醫生一人，章醫生原本就是個外科醫生，照顧甄英雄這點傷自然是綽綽有餘。　　雖然是一小心再小心，但晴天一個電話打到了甄英雄的手機上，還是露了餡，好在，晴天和畫兒並沒有告訴其他人，跑到了闌度的房間里好一通折騰，差點把闌度給活撕了。　　原來，晴天久等甄英雄卻始終等不到他回來，心裏覺得不安，這才打了個電話到甄英雄的手機上，剛巧闌度在廁所里拉大便，接電話的人是章醫生，晴天能不急嗎？闌度大便還沒拉完呢，晴天就踹門進來了，看到甄英雄那副慘相，認為是自己沒有跟在他身邊保護的緣故，把對自己那點埋怨和怒氣全發泄到闌度身上了，闌度這個憋屈啊，最憋屈的還不止被當成撒氣筒，而是無法和晴天解釋清楚甄英雄到底是怎麼受的傷，又是誰傷的他。　　甄英雄昏迷之前根本沒來得及把所有情況都說清楚，闌度唯一知道的是，他在朗朗大酒店遇到了冰恨天的殺手，至於其他，完全不了解。　　闌度見不慣女人掉眼淚，看到晴天和畫兒坐在床邊，抱着紙巾盒，守着甄英雄，又抹眼淚又擤鼻涕，好象甄少爺已經死了似的，嫌煩，就告訴晴天，如果甄英雄醒了問起自己，就說他晚上有點重要的事，出去了，有事情給他打電話。　　晴天和畫兒也懶的問闌度去幹嗎，正嫌他呆在這裏多餘呢，連連擺手催他滾蛋，闌度屁顛屁顛的走了，他對甄英雄那如同蟑螂一般頑強的生命力是絲毫不擔心的。　　甄英雄非人類的體制再次讓人驚訝，手術之後才三個多小時他就醒了，不過麻藥的效果並未消失，現在已經蔓延到了全身，除了眼皮嘴皮，他就只有手指能動彈兩下了。　　晴天和畫兒見甄英雄醒了過來，免不了又是一通大哭。　　“章醫生，我的身體現在是什麼情況？”甄英雄安撫了兩個丫頭的情緒后，問章醫生道：“影響我明天出海嗎？”　　“只要休息一夜，我想麻藥的藥效差不多能完全消失，但是，少爺，您現在的身體很虛弱，而且傷口還有發炎的可能，我是不贊同您出海的。”章醫生笑了笑，道：“不過我知道，您並不打算聽我的勸告，如果您堅持要出海的話，我必須陪同。”　　甄英雄笑了笑，道：“知我者章醫生也，那就麻煩您了。”　　“少爺這麼說太客氣了。”章醫生起身道：“既然如此，我現在就去準備一下，漢宮的藥物不全，我需要去醫院一趟。”　　這章醫生也是個辦事乾脆的人，說做就做。　　章醫生才一出門，晴天的眼淚又掉了下來，輕輕摸着甄英雄肩膀上包紮着的傷處，抽着小鼻子說道：“少爺，全怪我，我要是不睡懶覺陪您一起去學校的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甄英雄想幫晴天把眼淚擦掉，奈何胳膊不能動，笑着道：“丫頭，你哭什麼？難得我今天心情這麼好，你是不是要把我的好心情攪黃了啊？把眼淚擦乾淨，你名字叫做晴天，可少爺一睜眼就沒看見你的臉上放晴，老陰着天下着雨，都不好看了。”　　晴天還以為甄英雄是故意安慰自己呢，抹了把眼淚，更自責了，“少爺，你別這麼安慰我，我聽着更難受了，你要是動不了，就罵我兩句吧。”　　“我罵你做什麼？”甄英雄嘿嘿笑道：“告訴你，晴丫頭，要是被扎一刀就能有這麼大的收穫，少爺豁出去多挨幾下子了。”　　還是畫兒眼睛亮，看出甄英雄並非說笑了，忙握住甄英雄的右手，道：“少爺，您是不是發現什麼了？”　　“何止是發現什麼啊。”甄英雄得意道：“現在局勢已經完全掌握在咱們的手中了，少爺這一刀可沒白挨啊，至少，我換了一條命回來……”　　甄英雄這話說的頗為感慨，晴天和畫兒沒聽明白，他所謂換了一條命回來，換的是誰的命？甄英雄自己也說不清楚，也許是自己的一條命，也許是早晚會死於艾滋病的托尼的命，也可能，是伊蓮娜或者顏冰的命，又或者，是所有人的一條命，總之，他沒死，就註定他收穫的太多了。　　晴天奇道：“少爺，您到底掌握什麼了？”　　“一切，所有的一切。”甄英雄故意賣了個關子，然後問道：“闌度呢？”　　“剛才出去了。”畫兒道：“他說他今天晚上有點重要的事情，少爺找他有事嗎？”畫兒和晴天有點心虛，剛才心情不好，也沒問闌度到底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哦，沒事。”甄英雄又問晴天道：“現在幾點？”　　晴天看了看錶，道：“下午三點半。”　　“那就好，還來得及。”甄英雄道：“晴天，小憐那丫頭應該在漢宮吧？你要小雪帶那丫頭去一躺銀行，從我帳戶上提一百萬現金出來，告訴小雪，千萬別讓一心和甜甜知道，並一定要記得讓小憐那丫頭打欠條，還款期限為一年……”　　小憐確實在漢宮，闌度在接到甄英雄的電話之後，立刻安排了人，小憐一到漢宮就被人‘關’了起來，免得她那大嘴巴又說出多餘的話來，所以晴天並不知道那丫頭在哪裡，奇怪道：“她一個小丫頭，借那麼多錢做什麼？再說，直接轉帳不省事嗎？為什麼還要提現金啊？那麼多現金，要預約的……”　　“管她呢，反正那一百萬不會打水漂，提現金自然有提現金的道理，用不着預約，讓行長自己想轍去，一百萬的取款單讓小雪保存好了，那叫證據，告訴小憐，一年期，上扣息，抽百分之二十，這是行規，借一百萬，只給她八十，剩下那二十個讓小雪拿回家去當零花錢，懂了吧？要是銀行轉帳的話不就不能作弊了嗎？”甄英雄笑的像個惡魔，“那臭丫頭不是想買項鏈嗎？我就不信一條破項鏈一年以後還能升值二十萬，多宰她二十萬利息，就是讓她還不起我的錢，哦呵呵……”　　畫兒看到甄英雄笑的這麼壞，不知道小憐又怎麼惹着他了，心下替那丫頭默哀，口中擔憂道：“少爺，讓小雪姐去放高利貸，她做不來吧？”　　“小雪精明能幹，有什麼做不來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小雪姐做這種事情會不會不太合適啊？”　　“我當然知道小雪不適合做這種事情，但除了她沒有更合適的人選了。”甄英雄道：“小雪最近一直陪在一心和甜甜身邊，小憐和她很熟悉，由小雪出面借她錢，那丫頭肯定以為這是走形式，不會想太多的，呵呵，一年以後我再去逼帳，那臭丫頭就算把項鏈賣了也還不起少爺的錢，到時候就讓她去咱們的公司打工，哦呵呵……”　　畫兒眉頭跳了跳，這才弄明白甄英雄打的是什麼主意。　　……　　相比甄英雄，小憐顯然更關心錢的問題，晴天並沒有告訴小憐甄英雄慘的都起不來床了，因此小憐只以為甄英雄並沒有碰到殺手，一直很三八的她在這個時候突然體現了她的進步，問都沒問甄英雄的情況，抱着薛雪，就像抱着人民幣似的，樂的嘴都歪了，本來還對她有些同情的晴天見她如此薄情，負罪感煙消雲散了。　　薛雪是被晴天打電話從天堂閣喊出來的，天堂閣現在正熱鬧呢，幾個小妞都在那裡等着甄英雄回來，一心、甜甜看到白果和愛利絲心情欠佳，拉着她們打麻將呢，安寧，蘭兒，鳳兒三個人在‘斗地主’，鈴鐺跑前跑后的被當成傭人使喚，忙的不可開交，幾個姐姐比幾位少奶奶還難伺候，小鈴鐺有苦難言，好靜的安靜趴在床上，翻着一本厚厚的言情小說，正看的入迷，誰也沒發現坐在沙发上織毛衣的薛雪是什麼時候離開的。　　因為甄英雄交代過，先不要讓薛雪知道自己的傷勢，所以薛雪只聽晴天說甄英雄遇到了一點危險，但已經不礙事了，卻並不知道他受傷的程度，去銀行要趕時間，所以她打算回來后再去探望甄英雄，便帶着小憐離開了。　　晴天一直將薛雪送到了樓下，她急着回去看甄英雄，才和薛雪分開她就跑回了電梯前，電梯門一打開，裏面突然衝出來一個人，和晴天撞到了一起。　　“晴，晴天姐姐……”　　“小環？”晴天看清了撞到自己懷裡的丫頭是小環，含到嘴裏的一句髒話又咽回了肚子，“你怎麼不在房間里休息，跑出來做什麼？”　　小環見晴天走進電梯，反而不急了，也跟着進來，道：“我睡了一個上午了，在房間里躺着太無聊了，想出來透透氣，在樓上剛好看到你和雪姐姐一起下樓就追過來了，晴天姐姐，姐夫老師還沒有回來嗎？”　　晴天按下電梯按鈕的手顫了一下，少爺似乎也找過小環來着，她把這茬都給忘了，聽小環這一問，再想到甄英雄現在那慘相，反倒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哦，少爺啊，他……好象還沒回來呢吧……”　　“是，是嗎……”　　晴天撒了個小謊，小環將信將疑的看着她那不太自然的臉色，不再說話，氣氛一時挺尷尬的。　　怕小環跟着自己，晴天問道：“你要到幾層？”　　“回十五層吧，姐夫老師還沒回來，我一個人也沒有事情做，去公主閣找櫻桃打電動好了。”小環道：“晴天姐姐，要是姐夫老師回來了，麻煩你告訴我一聲，我今天沒去上課，也沒寫假條，不和他解釋，明天他會揍我的。”　　晴天連連點頭，“恩，等他回來我一定告訴你。”　　說是那麼說，可晴天琢磨着，少爺晚上能下床就不錯了，他敢讓你們看到嗎？　　電梯到了十五層，小環走了出去，見晴天還站在電梯里，好奇道：“晴天姐姐不去天堂閣嗎？一心姐姐她們好象都在那裡等姐夫老師呢……”　　“哦，我啊？我還有點事情，就不去湊熱鬧了。”晴天想了想，又對小環說道：“對了，小環，大公主這两天又鬧情緒呢，千萬別在她面前提起少爺，免得又惹她生氣，知道了嗎？”　　小環也知道三國那說變就變的嬌蠻脾氣，點了點頭，轉身離開，朝公主閣走去，晴天嘆了口氣，這才關了電梯門。　　包括甄天，蘇影，木子華在內，現在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找甄英雄。　　……　　甄英雄聽晴天說小環在找他，只是笑了笑，告訴晴天說現在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他的情況，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在甄少爺看起來，受傷並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說的容易，做起來就太難了，這個下午對晴天來說過的並不輕鬆，一心等人麻將散桌之後，就開始輪番轟炸晴天和畫兒的手機，詢問甄英雄死到哪裡去了，為什麼這個時間還沒回來，畫兒實在招架不住，就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了晴天身上，自己跑到了樓上，告訴眾女，只有晴天才知道甄英雄的手機號碼，至於晴天去哪了，她也不知道，她所以消失了一段時間，就是去找晴天了。　　面對畫兒的背叛，晴天頂住壓力，承擔了所有的罪孽，把手機給關了，這一下可急壞了一心等人。　　也難怪一心她們想要見甄英雄，眾女都知道他明天一早就要再一次出海，雖然誰也沒說出來，但心裏都明白他現在承受的壓力，一心和甜甜為此專門請假，想好好陪甄英雄輕鬆一天，哪想到那小子一早就沒了人影，天快黑了還沒回來啊？晴天說他去買禮物了，一群丫頭期待了一天，也不知道那禮物買到哪國去了，唯一知道甄英雄聯絡方式的晴天又躲了起來，理所當然成了一群丫頭詛咒的對象。　　可惜，這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甄英雄什麼都算到了，就差一點沒算到，也許，艾愛那倒霉鬼真的是他天生的剋星，和她沾上邊，一準兒的沒好事，就是那個丫頭一口氣吹倒了這面牆，害苦了甄英雄啊。　　和甄英雄預想的差不多，雖然小憐對於百分之二十的‘上扣息’有些猶豫，但看到薛雪那尷尬的表情，以為這真的是行規一類的東西，也許是覺得到時候撒個嬌就能糊弄過去吧，她抱着裝着八十萬的錢箱子，寫下了一百萬的欠條，按了手印。　　因為競拍會晚上六點開始，小憐沒有和薛雪一起回漢宮，而是要薛雪直接送她去了朗朗大酒店，那丫頭見過錢，卻從來沒有擁有過這麼一大筆錢，牛氣烘烘的開了間豪華套房，等着競拍會開始的那一刻去了。　　薛雪也注意到酒店有很多警察出入，只以為是競拍會要開始的緣故，所以加大了警備，並未多想，從朗朗大酒店出來，正碰上趕過來檢查善後工作的原野，原野認識薛雪，本想和她打個招呼，問問她甄英雄斷氣了沒有，可惜，薛雪有嚴重的男人恐懼症，且最怕的就是警察，見原野朝自己走過來，她抓着衣領就跑了，如果不是知道她的身份，就沖她這耗子見到貓一般的表現，原野就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她是那個女‘偷車賊’，她的行為太可疑了。　　每次見到警察，薛雪都會想到自己脖子上的那條傷疤，因為那條傷疤，她不但患上了男人恐懼症，還被警察糾纏了好長一段時間，而且每一次被警察審問，她都在替甄英雄撒謊，這就是她對警察會感到莫大恐懼的主要原因了，說白點，她那是心虛。　　原野知道薛雪有那毛病，沒刁難她，笑了笑，走進了酒店，無巧不巧，他一進門，剛好看到了電梯前站着一個熟悉的身影，原野愣了一下，“那小子怎麼跑這裏來了？莫非……他幫甄英雄跑這裏和伊蓮娜接頭來了？怪不得最近把那一頭黃毛染黑了呢！敢情是怕人認出你來啊，可惜，一個甄英雄，一個你，就算化成灰老子也能毫不費力的把你給認出來！闌度！”　　站在那裡等電梯的人，正是對晴天說晚上有重要事情去做的闌度！　　原野心思如電，“甄英雄才在這裏遇到了暗殺，闌度就跑回來和伊蓮娜見面，莫非，這裏面有什麼貓膩？”　　……　　薛學才鑽到車裡，就接到了夏月的電話，要她開車到學校來一趟，原來，小公主下午接到了小環的電話，知道小環身體不舒服，在漢宮休息，於是要拉着其她三個小魔女一起回去，夏月的車坐不開，所以小公主要她向薛雪求援。　　甄英雄生怕那些女孩子看到自己這副慘相，可事情就那麼巧，小公主這倒霉鬼看到薛雪后，隨口問了一句，“雪姐姐，姐夫回去了嗎？”　　薛雪可不是晴天，她又不知道甄英雄受了什麼傷，本來就擔心着呢，便告訴小公主道：“回去了，聽晴天說少爺今天遇到了一點危險，受了點傷，正在闌度的房間里休息呢……”　　除了膽子小，對甄英雄太過在意的樂樂表現的誇張了一點，夏月和三個小魔女對甄英雄受傷這種事情已經是司空見慣，這個節骨眼他會遇到危險，誰都不會覺得過分意外，見薛雪說的不嚴重，雖然擔心，卻也以為他受傷不重呢，這也難怪，如果甄英雄受傷嚴重，依照薛雪的性格，恐怕早急瘋了，哪會說的這麼平靜，更不可能來學校接人了，因此只當甄英雄摔了個跟頭撞破了頭，並沒想的多誇張。　　小公主也以為沒什麼大不了的呢，但她接下來的行為卻害苦了甄英雄和晴天，這個從來不聽話的‘壞孩子’突然變成了‘好寶寶’，坐到車裡，她掏出手機就給老姐打了個電話。　　“喂，姐，你在姐夫身邊身邊嗎？叫他聽下電話，死傢伙換了手機號卻不告訴本小美女……恩？他還沒回去？不可能啊，姐夫不是早就回漢宮了。”小公主奇怪道：“雪姐姐說姐夫受了傷，就在闌度的房間里貓着呢，你們不知道嗎？切……，我還想奚落他兩句呢……”　　樂樂直皺眉頭，恐怕小公主最後那句話才是她的真正目的。　　艾愛有些失望的把電話掛了，天堂閣可炸窩了，那臭丫頭沒說清楚甄英雄受了什麼傷，眾女聽一心一說，還能不急嗎？晴天對薛雪說了謊，薛雪告訴了小公主，被小公主這神經大條的丫頭一過濾，開始的謊話從某種意義上回歸了真實，眾女以為甄英雄是受了重傷怕自己知道才貓起來的，於是就好象部隊衝鋒一般朝樓下衝去，同時沒忘了通知她們的大公主姐姐。　　三國正和櫻桃，小環打電動呢，看到這些丫頭跑到自己的房間里說甄英雄受了傷，正在闌度的房間里休息，三國比她們還激動，鞋子都沒穿，光着腳丫，拉着櫻桃就衝出了門。　　現在所有人都知道甄英雄早就回了漢宮，並和晴天在一起，小環走在最後面，表情有些奇怪，就在剛才，晴天還和自己說不知道甄英雄在哪裡呢，她為什麼要說謊啊？這未免太奇怪了吧？　　小公主可不知道自己那一個電話惹來了多少麻煩。　　……　　甄英雄的腦袋都快炸了，被一群丫頭圍起來的感覺，並沒有人們YY中的那麼美好，當一群性格不同的女人用不同的方法同時關心一個人的時候，對那個人來說絕對是一種痛苦而並非幸福，這就是甄英雄現在的感覺。　　一心的眼淚讓甄英雄束手無策，“YY，你不要緊吧？受了這麼重的傷，為什麼要瞞着我們？”　　“別哭啊，點心，你聽我說……”　　“說什麼？！”三國趴在甄英雄胸口上，哭的更大聲，“你都變植物人了，說什麼不都晚了嗎？！”　　“老姐，不能動是因為我身上的麻藥藥效還沒過，誰我變成植物人了？！”　　甜甜輕輕拍着三國的後背，表示着安慰，望着甄英雄，眼睛中滿是擔憂，口吻卻是凶巴巴的，“你現在和植物人有什麼區別啊？真是的，說給我們去買禮物，結果卻傷成這個模樣，搞的我們好象罪人似的，你老實交代，到底是怎麼搞成這樣子的？”

# 第438章 女人的戰爭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愛利絲聽到甜甜說到‘罪人’兩個字，渾身一顫，本來還想擠上前來的她臉色突然變的很差，甄英雄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想要拉住她安慰兩句，奈何身體動不了，一張嘴巴還不夠應付一心等人的問題呢，根本無暇照顧愛利絲。　　愛利絲根本不用想，就知道甄英雄遇到襲擊與冰恨天脫不了關係，甜甜那句‘罪人’並沒非針對某人，可愛利絲卻覺得自己就是個罪人，冰恨天是顏冰的，顏冰是自己的媽媽，甄英雄被冰恨天的人襲擊證明了什麼？現在的愛利絲是非常敏感的，她以為顏冰並未放棄要殺掉甄英雄的初衷，她以為甄英雄和顏冰的關係又惡化了，處在他們之間，愛利絲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立場，她很痛苦。　　甄英雄根本沒機會告訴愛利絲，自己被襲擊與顏冰是毫無關係的。　　白果心情也比較複雜，既心疼又生氣，礙着三國的面子，她不好跳着腳罵甄英雄，但從語氣不難聽出她的憤怒，甄英雄早上是瞞着她偷偷溜出去的，“死流氓，你到是說啊？究竟是誰傷的你？冰恨天，還是參与比賽的其他黑幫？”　　白果到底是幹警察的，問題相對理性，這話倒是提醒了甄英雄，他拋開所有人的問題，先大聲回答了白果，“不是冰恨天，是兩個偷車的臭賊，球球的，我今天算是陰溝里翻船，丟人丟到了家，給你們去買禮物的時候碰到了兩個偷車的傢伙，本是想做回英雄的，沒想到偷車賊身上還帶着塗了麻藥的刀子，一不小心就着了他們的道兒，呵呵，我都說沒什麼大不了的了，你們就不要大驚小怪了，其實就肩膀上被扎了個小口子而已……”　　甄英雄決定用謊話把這些丫頭全騙了，愛利絲是個內心很脆弱，又容易亂想的丫頭，如果對她們說身上這傷是冰恨天的殺手造成的，到時候就算告訴她這件事情與顏冰無關，她也只會當成自己在說謊安慰他，不會相信的，所以，乾脆就撒個大謊，把所有人都懵住得了，晴天和畫兒都不笨，她們不會把實話說出來的。　　果然，愛利絲聽到甄英雄的話，臉色不再那麼陰霾了，不過不太擅長表達感情的她還是站在甜甜的後面，沒有說話，但是那溫柔的眼神卻讓甄英雄無比享受，要是這些丫頭都像愛利絲一樣靜靜的，那該多好啊。　　美妙的聲音如果配合的不好，也會給人一種炸蛤蟆坑的感覺啊，如果她們能一個一個的而不是同時說話，也許就能讓人感覺到溫馨與幸福了。　　可惜，這個房間里沒說話的，只有不善表達的愛利絲，不能說話的櫻桃，以及差不上口的小環三個人而已，床邊吵的熱鬧，沙發那邊也不安靜，晴天被其她幾個小鳳凰按在沙发上，小屁股都快被打爛了，叫的那個慘啊，做為雙面人的畫兒都不忍心看了。　　“大驚小怪？這能叫大驚小怪嗎？”甜甜氣的捏住甄英雄的鼻子，道：“人家那是為你擔心呢！”　　“就是，YY，你受了這麼重的傷，明天就不要出海了……”　　“死流氓，你報警了沒有？不問也知道，你受了這麼重的傷，肯定是驚動警方了，我看你明天真不能出海了，就留在漢宮養傷吧。”　　“是啊少爺，您放心，大公主的安全就交給我鈴鐺了！我和畫兒姐姐肯定能保護好大公主的。”　　“誰用你這個豆丁兒保護啊？英雄，我明天也不去比賽了，留在漢宮照顧你好嗎？”　　聽三國這麼一說，甄英雄欣喜若狂，趕緊道：“好啊好啊！老姐，你終於肯棄權了？”　　“棄你個頭！”三國一看周圍這一圈女孩子，這才醒過腔來，“你少做夢了，我才不會棄權呢！櫻桃，明天你留下照顧哥哥，我得比賽去，哼，差點就被你迷惑了……”　　誰迷惑你了啊？！甄英雄這個喪氣啊，他是真不願意讓三國繼續去比賽了，正嘆氣呢，小櫻桃爬到床上，遞過來一張紙條，‘哥哥明天還出海嗎？櫻桃也要去，姐姐要我照顧你’。　　甄英雄看着小櫻桃那雙大眼睛，心裏一跳，不再像平時那樣閃動着天真樂觀的光芒，很冷，很冰，就像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那樣，現在的櫻桃在用殺手的眼神望着自己。　　甄英雄暗暗嘆了口氣，這個丫頭很了解自己的脾氣，她就知道自己是不能留在漢宮的，她眼神中的那分堅定證明，她根本不相信自己遇到的是偷車賊，說起來，櫻桃是比自己更加專業的殺手，自己現在這個慘相怎麼可能隨便用個瞎話就能矇混過她的嗅覺呢？她要跟着自己，恐怕是嗅到了危險的氣息，擔心自己的身體不足以應付，想要保護自己吧……　　並不是甄英雄自戀，而是事實如此，連高橋澤都不能傷他分毫，兩個偷車賊，又怎麼可能傷到一直將警惕性提升至最高的自己呢？小櫻桃是非常肯定自己實力的，所以，她不信。　　甄英雄無奈的妥協了，也許，讓櫻桃跟着出海並不是一件壞事，她可以更好的保護三國啊，於是他對櫻桃笑道：“好吧，寶貝，如果你堅持要去的話，就回去收拾幾件衣服吧，海上有點冷哦。”　　小櫻桃伸開雙臂做歡呼狀，雖然不能發出聲音，可還是不難看出她的興奮，其她女孩子可不幹了，倒不是因為嫉妒櫻桃，而是甄英雄現在都這個德行了，竟然還想要出海！　　一時間，房間裏面好象開了鍋一般的熱鬧，一心，三國，甜甜，白果企圖勸服甄英雄留在漢宮養傷，就是愛利絲也擠到床邊拉着甄英雄的手，對他連連搖頭，想說點什麼，但是聲音太小，一開口就被其她女孩的聲音給淹沒了。　　畫兒和鈴鐺則更關心甄英雄的身體是不是吃的消，連連詢問，安靜安寧姐妹，蘭兒鳳兒雙妞正把晴天這叛徒按在沙发上教訓呢，晴天的褲子還差一點就被蘭兒給扒下來了，小屁股被她們打的通紅，那色澤就像漂亮的女孩羞澀的紅了臉蛋一般，誘人之極。　　聽說甄英雄執意要出海，安家姐妹和蘭兒鳳兒四個妞也顧不上教訓晴天了，爭先恐后的擠到床邊說教甄英雄，認為他應該以養傷為主，身體才是革命的本錢，只有小環，好象被人遺忘了一般站在最後面，靜靜的看着甄英雄。　　甄英雄也從人縫中看到了小環，可惜根本沒有機會和她打招呼，他對小環苦苦一笑，小環小臉一紅，表情很不自然，趕快轉過了頭去。　　甄英雄是有苦不能言啊，他絕對不能告訴這些女孩子自己必須出海的理由，因此只能聽着她們在自己耳邊轟炸，這些丫頭越說越激動，三國和甜甜更是把小櫻桃壓在了甄英雄身上而不自覺，連小櫻桃都喘不上氣來了，就不要說甄英雄了，就算是偶爾能說上兩句，也會立刻被口水淹沒。　　正所謂物極必反，幸福的過了，就可能演變為一種被折磨的痛苦，甄英雄終於知道，世界上沒有如意的桃花運，只要花心，就是要付出代價的。　　“英雄，你為什麼只回答一心的問題卻不回答姐姐的？！”　　“死流氓，我問你話呢，你老看着甜甜發什麼呆？！”　　“果果，你眼神有問題啊？他看的是我嗎？他看的是愛利絲……哎呀？！你們看，他就爪子能動，居然還不老實，偷偷握着愛利絲的手呢！好色的東西，死性不改！”　　“沒，沒有……”　　“還說沒有？愛利絲，你臉都紅了！”　　“甜甜，你別欺負愛利絲姐姐，你以為別人都像你一樣厚臉皮啊？”　　“哎呀點心，你是幫誰說話呢？是幫愛利絲姐姐，還是幫這臭東西啊？”　　“喂，甜甜，別以為你是我的偶像就能隨便說話啊，我忍半天了，你把英雄叫臭東西，那我不就是臭東西的姐姐？你這不是罵我呢嗎？還有你，小白妹妹，不許把英雄叫成流氓！”　　“姐姐，我們哪敢罵你啊……哎呀，櫻桃，你敢擰我大腿？”　　“甜甜，你怎麼能掐櫻桃的臉啊？欺負小孩子是不對的！”　　“大公主，幾位少奶奶，你們別吵了，櫻桃快被你們給壓死了！哎呀，安靜姐，別推我，不對，你是安寧姐！”　　“鈴鐺，你把誰叫叫少奶奶呢？！我是英雄的姐姐，我絕對不承認！哎呀，誰這麼大膽子推我？！”　　“鈴鐺，就你精，跑這冒充好人來了，起開，保護少爺的重任就交給我了！鳳兒，別擠我！”　　“哎呀……！蘭兒姐，你別推了，我快壓到少爺身上了，寧寧，幫姐把蘭兒姐拉開……啊！死丫頭，你怎麼也推我？！”　　“大家快別鬧了！”　　“點心，就你會裝好人！”　　“果姐姐，你這話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恩，我的意思就是，我們都沒有你會裝體貼……”　　“哼，也對啊，像你這樣的假小子，想體貼也體貼不來啊。”　　“你說什麼？！”　　……　　甄英雄早被壓的上不來氣了，眾女又開始內訌，似乎早把他這傷員給忘了，正當最熱鬧的時候，薛雪，夏月，小公主，樂樂，還有三小魔女也推門進來了，看到甄英雄那個慘相，再加上喜歡小題大做的小公主，真是更熱鬧了，二十一個女孩子唧唧喳喳，哭哭鬧鬧，除了薛雪和樂樂，其他人早把甄英雄受傷的事給拋到九霄雲外了，雖然嘴上都掛着，可女人之間，在看不到的那種醋意與某種女人特殊心態的化學作用下，爭論已經變成了爭寵，或者是爭風吃醋的戰爭了，誰對甄英雄的態度有親熱嫌疑，立刻會引起其她女孩子的語言攻擊，小鳳凰們也被分化為多個陣營，那場面好不熱鬧，甄英雄作為挑起戰爭的根源一般的存在，自然是被分化出來的個體，眾女對他也不可謂沒有怨言與怒氣，如果不是他花心，哪有這麼熱鬧？　　物極必反，愛到極點就是恨，從愛到恨，並不需要跨越什麼寬闊的領域，很多時候，它只有一步之遙，甄英雄的腦袋中已經亮起了象徵危險的信號，如果自己繼續花心下去，就算從目前冰恨天帶來的危機中頑強的挺過去，等待自己的也可能不是幸福，而是比這場危機更複雜，更混亂的災難，泡在醋中的女人，是比原始人類還不可理喻的生物，想到自己可能面對的那種未來，甄英雄渾身打顫。　　被吵的腦袋都要炸了，可這種情況下甄英雄根本沒有說話的權利，只能在心裏大罵小公主泄露了自己的藏身地，同時，在大家的爭吵中，他也感到了一點不太對勁的地方，卻說不出是哪裡不對勁，因為他根本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也無法靜下心來去思考事情，就算他腦子再是好使，也只是個普通人，也會被現在的情況攪的大腦一片混亂，殊不知，他的這個疏忽是多麼的要命。　　施施，小君，小蟬三個丫頭很快就折騰累了，她們對感情問題比較白痴，很難幫助小公主在與其他陣營的對抗中取得優勢，於是退了出來，和站在一旁的小環打了個招呼，問了問她的身體情況和她爸爸的病情，之後，四個丫頭望向愛利絲，全都皺着眉頭，似乎感到好奇。　　好一會，小蟬才不解的問道：“大姐，二姐，三姐，為什麼……姐姐們都叫思慕老師‘愛利絲’啊……”　　這是一個所有人都忽略掉的事情，戰爭中的女人，根本沒想那麼多，女人，是一種複雜的生物，但有時候，她們又太簡單了……　　……　　女孩子折騰了將近兩個小時，直到章醫生回來，才讓甄英雄得以解脫，她們都知道甄英雄是鐵了心明天出海了，雖然心裏都放不下，可唯一能做到的，也只有讓他好好休息，盡量調整好身體狀態了。　　章醫生只允許留下一個人照顧甄英雄，出乎意料的是，沒有人願意留下，小白和櫻桃明天會陪甄英雄一起出海，當然不會和其她女孩子爭搶，但是除了大公主甄三國和小公主艾愛以外，一心和甜甜，愛利絲，薛雪四個人推來推去，誰都不想留下來照顧甄英雄，而大家說出來的話中，幾乎都有着相同的一句，“這次你留下吧……”　　已經知道去揣摩女孩子心思的甄英雄明白，這是心中不安的她們自我安慰的一種表現，沒有人願意把‘這可能是最後一夜’的擔憂表露出來，每個人都強調着‘這次’，強迫自己去想着，下一次，等他回來，就不會再把機會讓給別人了。　　性格怪異，有嚴重戀弟情節的大公主和不會照顧人，只會瞎胡鬧的小公主根本不做考慮，雖然积極主動，可章醫生那關她們就過不去，最後，章醫生點名，要樂樂留下來照顧甄英雄，終於給這場女人的騷亂畫上了一個安靜的句號。　　從這一點也不難看出章醫生是個聰明人，這些女孩子中，最難搞的就是大公主，她爭來爭去的目的，說穿了就是不願意讓別的女人留在甄英雄身邊，但如果留下來的人是樂樂，她的擔心就不存在了，事實也果真如此，她和甄英雄一樣喜歡樂樂，自己明天會和甄英雄一起出海，今晚就讓她陪着甄英雄，剛好也合她的心思。　　雖然小公主頗有微詞，但她照顧甄英雄的‘好意’卻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根本就是看甄英雄不能動彈，想要抓住這次機會整他。　　樂樂是大家眼中的乖寶寶，每個人對她都很放心，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樂樂叫甄英雄為‘爸爸’，女兒照顧爸爸，還有什麼比這更讓人放心的啊？看到幾個丫頭暗松一口氣的那種表情，甄英雄笑的那叫一個尷尬，口不對心大概是女人的專利吧……　　可憐大家早就忘記了甄英雄把樂樂‘買’回來的目的，只有羞羞的樂樂心裏還記得，‘爸爸’是嫌自己這個果實還青澀，想等自己成熟了再‘吃’……　　眾女散去之後，甄英雄立刻覺得自己到了天堂一般，原來安靜也是一種享受啊，章醫生也回醫務室了，房間里只有甄英雄和樂樂兩個人，甄英雄這才知道，原來章醫生把樂樂留下來，還有更深的一層考慮，不禁感慨，章醫生果然夠細心啊。　　樂樂固然不像三國和艾愛那麼纏人，也不象一心，甜甜，白果，愛利絲或者是薛雪那樣，因為對甄英雄的過度關心而把氣氛搞的沉重，如果是她們留下來，免不了要叮囑甄英雄幾句，甚至是偶爾一個擔憂的表情也會給甄英雄的心裏增加負擔，而對現在的形勢並不是很清楚的樂樂也就成了最適合留在甄英雄身邊的人選。　　樂樂和甄英雄聊着家常，這種家一般的氣氛溫馨愜意，其實，平淡才是幸福生活的最高享受，甄英雄感慨啊。　　樂樂很長時間沒有機會和甄英雄單獨相處了，生活中的小話題，在學校里遇到的有趣的事情，恨不能一口氣全說給甄英雄聽，甄少爺也樂得哄她開心，看到樂樂的笑容，似乎自己肩膀的疼痛也消失了呢。　　很快就到了晚飯時間，章醫生回來給甄英雄打上了點滴，樂樂見有人照顧甄英雄，便在他的催促下去吃東西了。　　章醫生揉捏着甄英雄的胳膊，問道：“少爺，有知覺了嗎？”　　甄英雄嘿嘿一笑，“被那群丫頭一通折騰，就差沒把我壓死了，絕對比按摩還管用，想沒知覺都難啊。”　　“恩。”章醫生點了點頭，又問道：“傷口呢？”　　“有點疼。”甄英雄握了握左拳，道：“但只要小心一點，不劇烈運動的話，應該沒有什麼大礙。”　　“不是不能劇烈運動，而是不應該運動。”章醫生表情嚴肅，皺眉道：“少爺，我去醫院的時候和給你做手術的醫生了解過了，雖然那一刀扎的並不算深，但是，卻很巧的刺在了您上次在朗朗電視台被扎傷的同一個位置，絕對不是一般的刀傷，醫院的醫生認為您這次受的傷應該小心對待，留院觀察才是上策，再者，您左臂受的槍傷也沒有痊癒，傷上加傷，我開始懷疑同意您出海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了。”　　甄英雄道：“章醫生，你的意思，該不會是不想讓我去出海了吧？”　　“身體是少爺你自己的，如果您執意要去，我根本就攔不住您，所以我不會阻攔。”章醫生道：“但有一點請少爺務必要答應我，請您千萬不要胡來了。”　　甄英雄訕訕一笑，道：“您把我當成小孩子了啊？”

# 第439章 殘酷的拆穿

　　“也許吧，在我看來，不珍惜自己的身體就是對自己不負責任的孩子。”章醫生淡淡一笑，道：“我去醫院的時候就聽說了，耿南的傷還沒好呢，前两天卻偷偷溜出了醫院，不知道去了哪裡，但少爺你肯定是知道的不是嗎？常樂好象也受了傷，今天一早也從醫院里消失了，柳絮那麼沉默的丫頭這两天都鬧着要出院，我就是傻瓜也看出這是有事情要發生了，能不怕你們胡來嗎？”　　章醫生也算是義字會的正式成員，雖然在漢宮工作，但知道的卻比一般員工多的多，甄英雄也清楚，現在義字會面臨的形勢處於被動狀態，七虎九鳳中不斷有人受傷，章醫生的侄子被鈴木優美手下的殺手十三捅成重傷，現在還躺在醫院里，這些事情擺在眼前，也就難怪章醫生會對甄英雄有如此警告了。　　“您放心吧，您說的對，身體是自己的，所以我怎麼可能胡來呢？”甄英雄爽朗一笑，對章醫生道：“您剛才也看到了，我要是有個三長兩短，那群丫頭可怎麼辦啊？呵呵。”　　“希望你不是在敷衍我這個做醫生的。”章醫生搖頭笑道：“敷衍我，就是敷衍少爺您自己。”　　甄英雄還未說話，就聽門鈴響起，“這麼快？樂樂吃飯可是很磨蹭的……”　　“細嚼慢咽能促進對事物的消化和吸收，樂樂那不叫磨蹭，而是懂得長壽的秘訣。”章醫生一邊對甄英雄說教，一邊過去開門，“少爺，長壽的秘訣，其實就在日常的生活習慣中，話說你的生活習慣就不太健康……”　　“是，是嗎……”甄英雄認為與醫生交流，會在一定程度上對生活產生恐懼。　　章醫生一看甄英雄那表情就知道他根本沒聽進去，嘆了口氣，把門拉開，“恩？是你啊，我記得你是全長老的孫女，叫……小環，對吧？”　　甄英雄聽到章醫生的話，臉上表情微微一窒，小環怎麼跑下來了？　　“章醫生你好，薛姐姐讓我給姐夫老師送點水果過來。”小環不好意思道：“還有……剛才太亂了，我都說不上話，我是來和姐夫老師補假條的……”　　小環上午身體不適，就是章醫生給開的葯，她知道甄英雄去四方高中當老師的事情，一直當那是一笑話，沒想到這位需要人教的少爺竟然真的能教學生，連這個小魔女都被收拾的如此聽話，不禁對甄英雄刮目相看。　　“章醫生，正好小環來了，您也去吃飯吧，早點休息，明天還要起早呢，樂樂回來之前有小環待在這裏就行了，剛好我也有點事情要和她說。”甄英雄道：“小環，讓我看看你都帶什麼是水果過來了？”　　“蘋果，香蕉，橘子，龍眼，還有一點蔬菜。”小環抱着個竹編的小籃子走了進來，對甄英雄道：“章醫生和雪姐姐說，姐夫老師現在還是吃點水果蔬菜好。”　　章醫生見小環雖然有點獻媚的嫌疑，但還算會照顧人，便對甄英雄道：“少爺，液輸完之後，您能自己拔針嗎？”　　甄英雄朝小環一努嘴，“拔個針還不容易？這不是有人幫我拔嗎？”　　“那好吧，呵呵，既然如此，我先回去了。”　　甄英雄有些心不在焉的應了一聲，目光卻沒有從小環身上離開過。　　確切的說，甄英雄找小環並不是有事情要說，而是想要確認一件事情或者說是叮囑一件事情。　　甄英雄對付全興的計劃中出現了一個沒有預料到的意外，那就是全興當天把小環帶在了身邊，雖然事後對這個紕漏做了補救，但今天甄英雄才意識到，這個補救方案本身就存在一個致命的紕漏，是個無論如何補救都會存在紕漏的致命傷。　　甄英雄那天是偷偷從海上溜回來的，這件事情連全浩都不知道，甄英雄在‘救’出小環之後曾經告訴過她不要將自己回到朗朗市的事情告訴任何人，包括她媽媽，爺爺，甚至是其她幾個小魔女，當時的借口是，她爸爸已經受了傷，如果再被爺爺和媽媽知道她被綁架過，他們一定會急出病來的，對於全興遇到的事情，由他甄少爺徹底查明並和她的爺爺媽媽交代。　　根據甄英雄先前安排好的劇本，當全興清醒之後，由他親口和妻子解釋所以會受傷的真相，然後夫妻兩人用‘海金堂的報復’這個謊言，來欺瞞全浩和小環，到時候他們夫妻二人自然會用一套說辭堵住小環的小嘴，不讓她把甄英雄‘救’了她爸的事情告訴爺爺了。　　估計，現在，全興的老婆已經知道他受傷的真正原因了。　　小環出現在全興身邊是一個意外，而當時甄英雄沒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更妥善的辦法，他以為，全興兩口子和自己對上口供，一起欺瞞住小環，然後再‘體貼的’瞞過全浩，雖然複雜，卻是最可行的辦法，至於全浩，甄英雄則完全不會擔心，因為他不可能把道上的恩怨講給孫女聽的。　　甄英雄雖然對木子華等人說，用‘車禍’這個謊言將三位長老騙上一輩子，但心中卻早就做好了打算，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謊言總有被揭穿的一天，到了實在瞞不下去的時候再把事實告訴全浩，自己也算是仁至義盡了，畢竟，如果不是照顧木子華的心情，甄英雄宰了全興的心思都有，誰會去為他隱瞞啊？　　即便瞞不過全浩，能瞞住另外兩位長老，已經是甄英雄可以做到的極限了，木子華也至於再和自己鬧情緒吧？關鍵是，還沒有度過冰恨天危機的現在，謊言還不能被揭穿。　　目前，全興的身邊都是林驍勇的人，甄英雄所以敢放心大膽的扯瞎話，也是因為他能隨時掌握到全興一家的一舉一動。　　甄英雄現在想要叮囑小環的，就是不希望她把自己曾經回到朗朗市的事情告訴她爺爺知道。　　小環把章醫生送出了門，這才走回來，搬了個椅子坐在床邊，從籃子里拿出一個蘋果，一邊削着皮，一邊看着甄英雄的肩膀，問道：“姐夫老師，你現在還動不了呢嗎？”　　“恩，好象……只有嘴巴和手指能動。”甄英雄動了動手指，自嘲道：“聽那倆偷車賊說，這麻藥是專門用來對付野獸的，所以藥效很厲害，如果不是送醫院及時，估計我真成植物人了，球球的，人和野獸始終是有區別的，我可不是睡上一覺就能恢復的好象沒事發生多的野獸，呵呵，這回姐夫老師可丟人了，被你看到這麼衰的模樣。”　　“不會啊。”小環搖了搖頭，好象是不知道該說什麼，表情有些怪異，“上次姐夫老師救了我，我還沒和你說謝謝呢，我怎麼會笑話你啊……”　　甄英雄聽小環這麼一說，表情也有些尷尬，自從小環知道她爸爸雙腿斷了之後，自己總是有點心虛，害怕見她，說起來，這還是那天之後兩人第一次說話呢，甄英雄乾咳了一聲，道：“謝我做什麼？和姐夫老師說‘謝謝’，這不顯得咱們關係遠了嗎？小環，你今天好象有點奇怪哦。”甄英雄心裏有鬼，當然不敢接受那句‘謝謝’，謝他做什麼？謝他打斷了全興的雙腿？　　聽甄英雄說自己有點奇怪，小環被嚇了老大一跳，“沒，沒有啊！姐夫老師，我是來和你補假的，我這两天不是故意不去上學的，其實我今天一早就來漢宮找大姐大和樂樂了，薛姐姐看我不舒服，所以才沒讓我去學校的……”　　小環說話有些慌亂，她的確不是真心感謝甄英雄的，因為她心中有懷疑，懷疑是甄英雄自導自演了前两天的那場戲，懷疑是他害老爸出了車禍，但她同樣也懷疑，是老爸做了什麼對不起甄英雄的事情。　　甄英雄是小環憧憬中的男人，她不願意相信甄英雄傷害了她爸爸，因為她覺得甄英雄不是那樣的人，如果他和爸爸真的有過節，他為什麼沒有傷害自己呢？可是，他若和爸爸沒有過節，又為什麼去自導自演了高爾夫球場的綁架戲呢？他說有人要綁架爸爸，一直跟在爸爸身後，如果那不是他導演的，為什麼他的頭髮上會粘着蛋糕？　　對小環這個只有十六歲的女孩子來說，這些問題都太複雜了，她想親口從甄英雄這裏問出答案，所以才爭着搶着，並以‘補假’為理由給甄英雄送水果來，但到了這裏才發現，自己對答案竟有種莫名的恐懼，那恐懼讓她不知道該怎麼開口詢問。　　甄英雄並不知道小環心中的懷疑，見她沉默，只覺得氣氛尷尬，對一個小女孩昧着良心的感覺並不舒服，能讓心中的罪惡感成倍增長，甄英雄有些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小環了，可心裏又有某個聲音在趨勢他對小環說些什麼，不曉得是不是那個叫做‘善良本性’的東西希望甄英雄可以安慰一下小環，於是他說道：“你家裡出了事情，多休息两天也沒什麼，姐夫老師怎麼會怪你呢？說起來，你爸爸受傷，也有我的責任……”　　“姐夫老師有什麼責任？！”小環突然這麼激動的一句反問，嚇了甄英雄老大一跳不說，削了一半的蘋果也掉在地上，小環立刻察覺到自己的反應太大了，趕忙低下身子去找蘋果，不讓甄英雄看到自己的表情，“姐，姐夫老師為什麼有責任啊？”　　心臟撲撲的跳的很快，小環生怕自己聽到最不願意聽到的答案，現在的她僅僅是懷疑，懷疑全興受傷與甄英雄有關，懷疑全興和甄英雄之間有矛盾，但她並不知道全興的腿是被人打斷，而不是因為車禍造成的，也許，這也是她現在還能坐在甄英雄面前的主要原因吧。　　如果可以的話，甄英雄永遠都不希望小環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心裏有愧，但僅僅是愧對小環，他不覺得自己對不起全興，甚至覺得只斷了兩條腿，已經是對他全興的寬恕了，因為他出賣了義字會，甄英雄所以會心裏不舒服，是因為他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中。　　小環生活在光明中，看不到黑社會裡面的骯髒，甄英雄清楚，即便知道了真相，從她的角度去看，自己與全興之間也根本不存在對與錯，因為對她來說，一切的一切，都是黑的，都是骯髒的，如果知道了真相，對她來說只會是一種痛苦，一種折磨，甄英雄不希望她看到殘酷的現實，那些東西太醜陋了。　　“我早就知道你爸爸被人盯上，卻沒能好好的保護他，害他出了車禍，怎麼能說自己沒責任呢？”甄英雄這謊話說的毫無底氣。　　小環把蘋果撿了起來，用刀子將髒了地方削下去，表情黯淡，“不，不怪姐夫老師……”　　氣氛又變的壓抑了，甄英雄望着小環，心緒萬千，卻理不出頭來，他能看出小環有所懷疑，卻想不到什麼地方值得她去懷疑，好半晌，甄英雄才問道：“你爸爸，現在怎麼樣了？”　　“爺爺和媽媽不讓我去醫院，我也不太清楚，但媽媽說他沒什麼大事……”　　小環不是不清楚，而是不願意承認事實而已，她知道全興已經殘廢了，但她更願意相信她媽媽安慰她的那些謊話，甄英雄心下嘆了口氣，這種負罪感太折磨人了。　　“是嗎，那就好……”　　“姐夫老師，你和我爸爸……你和我爸爸是什麼關係？”小環已經把快把那蘋果給削沒了，終於忍不住把心中的疑問問出了口，“你為什麼知道他被人盯上？”　　雖然甄英雄早就給這些問題備好了答案，但那些答案是為全浩準備的，甄英雄沒想到小環會來質問自己。　　“小環，那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該問。”　　“我不是小孩子！”小環情緒有些激動，“姐夫老師，那天你應該和我爺爺在一起，應該在大海上才對，為什麼你會突然回到朗朗市？為什麼我爺爺不知道你回朗朗市的事情？！”　　甄英雄心裏一顫，“你把那天的事情告訴你爺爺了？！”　　“沒，沒有……”小環看到甄英雄眼神驟然一變，被嚇的心裏慌亂，氣勢餒了，說話的聲音小了很多，“我昨天去醫院的時候見到了爺爺，他說早上下船之後才和你分開，姐夫老師，你明明在朗朗市，突然之間又回到了船上……這，這是為什麼？”　　“我不是和你說過了嗎？我怕你爺爺擔心，所以是背着他去擺平那些事情的。”甄英雄知道小環並沒有對全浩說見過自己，鬆了口氣，“小環，你爺爺年紀大了，有些事情不要讓他知道比較好，你說對嗎？”　　小環表情一黯，“對，姐夫老師，我雖然調皮，但不是不懂事，所以我不會和爺爺說我被人綁架，然後被姐夫老師救了的，我不會讓他擔心的……”　　甄英雄難看的笑了笑，“小環很懂事啊，不再像個孩子了……”　　“我本來就不是個孩子……”小環低着頭，低聲說道：“我不是個孩子了，可我還是搞不懂你們這些自稱為大人之間的那些事情。”　　甄英雄總覺得小環話中有話，“大人之間有哪些事情啊？”　　“我也說不清楚。”小環眼神複雜的望着甄英雄，“姐夫老師，你騙我了，對嗎？”　　甄英雄心裏一驚，卻表情未變，笑問道：“哦？姐夫老師是怎麼騙的你？”　　小環低下了頭，似乎心裏在掙扎着要不要把話說出來，這段時間的沉默，對甄少爺來說是那麼的漫長，雖然早就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可當小環把話說出來的時候，他的表情還是不能自控的變了，驚訝，尷尬，內疚，企圖掩飾，卻與罪惡感糾纏掙扎的痛苦，他發現自己第一次不能說服自己去繼續編造謊言。　　“那天在高爾夫球場綁架我的人，其實就是姐夫老師你……”　　小環的聲音並不大，也許，是她對這個推測並不自信，也許，是她畏懼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天真的她做過的最壞的準備僅僅是那個她不希望聽到的答案，卻沒想過這個答案可能給她帶去什麼樣的厄運。　　甄英雄沒有否認，他選擇了沉默，望着小環，他表情複雜，想笑，苦笑，被戳穿謊言之後的感覺竟然是這樣複雜，甄英雄也只能搖頭苦笑着。　　小環得到了最失望的答案，她的眼淚忍不住落了下來，蘋果再次掉落，小環哭道：“真的是你，真的是你……為什麼？姐夫老師，你為什麼騙我？我爸爸車禍受傷，是你害的對不對？！你為什麼要傷害他？你為什麼要騙我？！”　　甄英雄嘆了口氣，沒有回答，表情淡然他自言自語道：“雖然說世界上有一種謊言是善意的，但我終於發現，善意的謊言並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混在黑社會中，謊話終究是謊話，是乾脆的謊言，純粹的謊話，根本沒有善與惡的分別……現在的我居然沒有再說謊的勇氣了，因為我突然覺得，繼續對你說謊，我會成為一個可笑的小丑……”　　甄英雄是有感而發，小環聽不懂他的話，只是哭泣着，雙手握着那把水果刀，顫抖着對着甄英雄。　　甄少爺轉過頭來，望着小環，問道：“丫頭，你為什麼會知道那天闖入球場的人是我？”　　小環失望而憤怒的望着甄英雄，突然之間，憧憬中的完美男人變成了欺騙自己，傷害父親的大騙子，大惡人，讓小環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差距，感覺到理想的天真與現實的殘忍，她哽咽着道：“蛋糕……”　　“蛋糕？”甄英雄不解。　　小環哭道：“那個女的用蛋糕糊住了我的臉，之後有人經過我身邊，我的手碰到了那個人的頭髮，姐夫老師，你去救我的時候，我看到了你的頭髮上粘了奶油，那個和我擦身而過的人是你！”　　頭髮上粘了奶油？甄英雄心裏一跳，猛然想起從海上回來后，小公主說自己的頭髮都粘成了綹，原來是因為沾了奶油的緣故啊，說起來，當時自己舔了一下那黑色的東西，苦苦澀澀的，還有點酸咸，不過現在想起來，倒有幾分巧克力奶油的味道。　　甄英雄除了苦笑，實在不知道自己還能露出什麼樣的表情了，沒想到聰明反被聰明誤啊，那塊蛋糕，竟成了自己和小環兩個人共同的弱點，她因為蛋糕被綁架，而自己因為蛋糕而穿幫。　　“太忙了，太趕了，我居然沒有注意到頭髮上粘了蛋糕，呵呵，小環，你肯定會恨死姐夫老師吧？你爸爸會殘廢，的確是我害的。”　　甄英雄竟然絲毫不抵賴，小環不願意相信自己的耳朵，“為什麼？你為什麼要那麼做？！你用蛋糕糊住我的臉，是不想傷害我，我知道的！可這是為什麼？！你既然不想傷害我，又為什麼去傷害我爸爸？！”　　“這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不然我就不會對你撒謊了。”甄英雄勾着嘴角，想要笑，卻笑的那麼難看，“小環，有時候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是很殘忍的，不過我可以把事情解釋的簡單一點，我和你爸爸有矛盾，這就好象咱們班上的兩個男生打架一般，我打贏了，你爸爸打輸了，和咱們班上的學生打架不同的是，你爸爸輸的比較慘……”　　小環把刀子遞前了一些，顫抖的更加厲害，“是你害他出來車禍的，對嗎？！”　　車禍只是闌度製造出來的一種掩人耳目的偽裝，甄英雄是為了威懾陸萬古和殷立志，用高爾夫球竿打碎了全興的膝蓋骨，聽小環這麼問，甄英雄心中先前那一點疑問也得到了肯定，苦笑着搖了搖頭，然後望向小環，不答反問，道：“你就是為了確認你爸爸車禍的真相，所以昨天才和市局的原野接觸，是吧……”　　看到甄英雄那清澈的眼神，小環後退兩步，一臉慌亂，“你，你怎麼知道的？！不……我，我沒有……”　　此時再否認已經沒有了說服力，小環的慌張已經將她出賣，甄英雄知道，那個把黑市拳大賽的情報說給原野知道的人，就是小環。　　就像甄英雄對原野說的那樣，一個埋伏在他身邊，自己又不可能去傷害，且不知道顏冰存在的人，可以圈定的範圍實在太小了，而這個範圍的群體中，附加上‘天真的去相信警察’這個條件，可以確定的範圍就更小了，只有這段時間一直逗留在漢宮的四小魔女，四小魔女中，唯一有動機，有時間這麼去做的人，便只有小環，甄英雄先前有懷疑而不肯定，只因為他想不到小環為什麼會出現那個動機，現在看起來，已經不需要再去懷疑了。　　“你知道我和原野是死對頭，所以他說的話值得你相信，因此你向他去求證那場車禍的真相，原野那混蛋便趁機從你口中套出了我的事情，對吧？”甄英雄嘆了口氣，道：“小環，你希望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我不知道！”小環不再否認，激動的哭喊道：“我只想知道真相，只想知道你為什麼要傷害我爸爸！姐夫老師，我相信你，我知道發生這樣的事情不可能沒有原因，求求你，告訴我！是不是我爸爸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情？就算他得罪了你，你們為什麼不能好好商量，把矛盾解開，或者告訴我？為什麼要打打殺殺？！不應該是這樣的，不應該是這樣的！”

# 第440章 廝殺角斗場

　　“現實中我也很嚮往你的那種天真，但太難做到了，兩個人打架的原因並不複雜，小環，姐夫老師是個壞人，所以才去傷害了你爸爸，你可以恨我，但我不會回答你的問題。”甄英雄面無表情道：“你現在是不是相信我都無所謂了，你只需要判斷我說的話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你認為是對的，那你就照做，如果你認為是錯的……”　　甄英雄並沒有說如果認為是錯的應該如何，沉着聲音道：“你知道的這些事情不要告訴你爺爺，不然他會很難過。”　　小環吼道：“你心裏有愧！你是怕我爺爺知道真相對不對？！”　　小環的情緒很不穩定，也難怪，她僅僅是個未成年的叛逆丫頭，甄英雄似乎看不到那明晃晃的刀子在自己眼前晃來晃去，淡淡一笑，道：“我確實心裏有愧，但僅僅是對你，我並不怕你爺爺知道真相，小環，你見姐夫老師怕過誰嗎？我只是為了你爺爺着想而已，我再問你一次，你希望的結果是什麼？把這些告訴你爺爺，然後要他來和我算帳嗎？”　　小環一怔，就聽甄英雄問道：“小環，你現在的心情是什麼樣的？”　　這個問題，小環自己也說不清楚，她恨，她怒，同時，她迷茫，她了解的甄英雄，並不是那種會無端去傷害別人的人，她隱隱覺得甄英雄是故意要自己恨他一般，對他和爸爸之間的矛盾起因隻字不提，她無法回答甄英雄這個問題，因為，她現在的心情太複雜，太折磨人了。　　“很複雜，很難受吧？如果你把真相告訴你爺爺，他就會擁有你現在這般心情，甚至，比你更痛苦。”甄英雄望着小環，道：“小環，你願意看到你爺爺痛苦嗎？”　　甄英雄這話觸動了小環的心，她雖然不是什麼乖乖女，但也知道關心老人，甄英雄的話讓她產生了動搖，同時也更加的迷茫，“可，可是，你傷害了我爸爸……”　　“所以你可以恨我，隨便你怎麼恨我，我會一如既往的對你，你可以認為我是想對你有所補償。”　　甄英雄說罷，便不再說話，他並不是君子，如果把全興的所作所為告訴小環知道，小環未必就不能原諒他，可那樣一來，小環又會怎麼去看待全興那個做父親的呢？對小環來說，那才是最殘忍的，並不君子的甄少爺口中說的偉大，其實心裏並不平衡，他覺得自己太委屈了，要不是怕小環更痛苦，誰會替全興隱瞞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情啊？　　小環迷茫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去恨一個人，打他？罵他？或者是用手裡的刀子捅他？　　就在氣氛最凝重，最壓抑的此時，門鈴響了，小環被嚇了一跳，趕快把刀子丟進水果籃，抹了一把眼淚，將掉在地上的蘋果核撿起來扔到裝果皮的垃圾桶中，複雜的看了甄英雄一眼，卻不知說些什麼，太年輕的她很難駕馭此刻的心情，她轉身跑向了門口，拉開房門，險些將門外的樂樂撞一跟頭，樂樂甚至沒來得及張口說話，她就已經跑沒影了，小環現在需要一個屬於她自己的空間，大聲的痛哭與發泄，並思考如何面對這殘酷的現實。　　甄英雄沒想到結果會是這樣的。　　“小環怎麼了？眼睛紅紅的，好象怕人看到似的，跑的那麼快……”　　“哦，可能是我話說的重了一點吧。”甄英雄訕笑道：“她上次考試很不用心，被我教訓哭了，怕被你看到會羞，所以才跑那麼急的吧……”甄英雄又說了謊，他不想樂樂也看到那種骯髒的真實。　　“爸爸你也是的，小環家裡出了事情，你就不要教訓她了嘛……咦？你怎麼坐起來了啊？”樂樂見甄英雄捂着肩膀，輕鬆坐起，靠在床頭，大是驚訝，方才自己離開的時候他還說只有嘴皮子和手指頭能動呢，這麼一會兒工夫藥效就突然消失了？　　球球的，少爺早就能動了，裝孫子是想有人伺候，享受，甄英雄嘆了口氣，現在哪還有心情享受啊？　　“愛莎？愛莎呢？！”　　樂樂正要坐下，屁股還沒沾着椅子呢，就被突然衝進來的闌度嚇了老大一跳，差點撲到甄英雄身上，就連甄少爺也被嚇的渾身一激靈，看到門口喘着粗氣的闌度，甄英雄沒好氣道：“要瘋啊你？狼嚎什麼？！”　　闌度好象吃錯了葯一般，飛快的在房間里跑了個遍，也不理會甄英雄的態度，急道：“愛莎呢？甜甜說愛莎看到你要死不死的德行后突然昏倒了，人呢？在哪呢？醫務室？還是她自己的房間？！”　　“恩？”甄英雄和被嚇了一跳，一臉不滿的樂樂迷惑的相望一眼，樂樂奇道：“愛利絲姐姐昏倒了？誰說的？”　　闌度看到樂樂疑問的表情，也覺得不對勁了，“沒昏倒？可是，甜甜打電話，親口告訴我的啊……”　　甄英雄雖然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卻不屑的哼了一聲，“樹袋熊的話你也信，你真應該去驗驗自己的智商了，那丫頭沒化妝成愛利絲敲詐你算不錯了，說個瞎話耍耍你還不是家常便飯？”　　對於唐甜甜喜歡戲弄人的不良嗜好，甄英雄身有體會，想當初她就有過冒充一心，化妝成‘X小姐’和自己約會的前科。　　“騙我？”闌度撓了撓頭，“我是她哥哥，她為什麼騙我啊？”　　“鬼才知道。”甄英雄心情正爛着呢，說話都沒好調，“興許知道你去忙什麼正事，故意和你搗亂呢吧，誰讓你那麼笨，不打個電話問問別人求證一下的。”　　闌度皺眉，對甄英雄不滿道：“愛莎有手機嗎？再說，甜甜也是我妹妹，還有誰比我妹妹更值得信任啊？”　　怕愛利絲忍不住會給顏冰打電話，所以甄英雄直到現在都不讓她配手機，甚至房間里的電話也被撤掉了，蘭兒鳳兒每天陪着她，可以說就是不讓她有打電話的機會，對於這一點，甄英雄雖然無奈，卻一直心裏有愧，聽闌度那麼一說，他無法辯駁，心情更爛了。　　“啊！我想起來了！”樂樂突然一拍手，道：“剛才我去樓上吃飯的時候，甜甜姐姐正和鳳兒姐姐她們玩什麼遊戲，說下注賭一賭被騙的傻瓜幾分鐘以後衝進房間，難道……她們說的傻瓜就是你？！”　　闌度那臉陰的難看啊，樂樂也反應過來自己說的太直接了，忙擺手道：“闌度哥哥，你別生氣，愛利絲姐姐好象挺反對甜甜姐姐她們耍人的，一心姐姐還幫她罵甜甜姐來着，她們現在都在天堂閣，誰也沒有昏倒過。”　　“下……下注？！”闌度氣的渾身哆嗦，激動之餘，雙手按住樂樂的雙肩，差點把樂樂給按趴下，“她們為什麼下注？為什麼耍我？！”　　身高一米七出頭的樂樂只覺得並不比自己高多少的闌度好象突然身體膨脹了一般，那種氣勢壓的樂樂說不出話來，就象被老虎按在爪下的小白兔似的，只能仰望着老虎露出來的獠牙，無力的顫抖，無謂的恐懼，闌度還是第一次在樂樂面前露出這麼可怕的表情，顯然，他的憤怒已經達到了頂點，他被甜甜等丫頭這種無聊的戲耍給激怒了。　　“喂，闌度，控制一下你的表情，要是嚇着樂樂，我會把你英俊的臉打成豬頭。”甄英雄從床邊的籃子里抓起一個蘋果，朝闌度的臉丟來，闌度趕緊鬆開樂樂，將那蘋果接住，小樂樂被嚇的夠戧，直接爬上床，在甄英雄身上翻了過去，好象怕被闌度咬着似的，甄英雄打了個哈哧，問道：“你不是和晴天她們說晚上有重要的事情嗎？我正要問你呢，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啊？”　　“啊！”闌度發泄似的狠狠的咬了一口蘋果，聽甄英雄一問，張口一聲驚呼，蘋果汁都濺出來了，大喊道：“遭了！要趕不及了！”　　甄英雄奇怪道：“什麼趕不及了啊？”　　“有時間再和你說！那幾個臭丫頭，回頭再和他們算帳！”闌度把咬了一口的蘋果扔還給甄英雄，拔腿就朝門外跑，好象很趕時間的樣子，“他媽的，先是被原野那瘋狗死咬着，現在又被幾個臭丫頭騙的團團轉，老子今兒也太背了！”　　“被原野死咬着？”甄英雄一怔，“闌度，你到底要去哪啊？！誒？那個混蛋玩意兒，跑那麼快，急着投胎去啊？”　　闌度早跑沒影了，根本沒能聽到甄英雄的喊問，甄英雄嘴角抽了兩下，不需要闌度回答，他好象已經猜到闌度所謂的急事是什麼了。　　“球球的，原野應該在朗朗大酒店處理善後工作吧？闌度那小子要去的地方不會是……”甄英雄眼角一垂，喃喃道：“那小子好象說過，在珠寶展上看中了一條項鏈，沒那麼巧吧……‘魔女的誘惑’今兒晚上競拍，他不會是和小憐看中了同一條鏈子吧？這麼說，甜甜所以騙闌度回來，是因為……”　　甄英雄腦門見汗，他有一種被小憐算計的感覺，難道又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　　清晨的海邊，帶着咸濕氣息的海風吹的人鼻尖涼涼的，讓人對溫度的感覺變的麻木，連什麼時候流出了鼻涕都不曾察覺，還不到上船時間，甄英雄離開了人群，並不急着上船，而是一遍一遍的撥着手機。　　“闌度那小子搞什麼鬼？居然不接電話？”甄英雄恨恨的將手機揣回了口袋，對身後的阿東道：“林驍勇，常樂和耿南準備的怎麼樣了？”　　阿東正用紙巾擦着留出來的鼻涕水呢，聽甄英雄一問，用里擤了一下，這才道：“照着少爺的吩咐，已經全安排好了，有林夕照做掩護，我們的人已經先冰恨天一步，比他們的殺手更早埋伏到了各個指定的位置，那些被作為藏身點的酒店，小旅館，酒吧，都被我們監視了起來，只要出現了可疑的人，立刻就能給他拿下。”　　甄英雄看了看時間差不多該上船了，邊走邊道：“不會出現紕漏吧？萬一被殺手得逞，暗殺了我們的客人，哪怕只死一個，可能爆發出來的影響也不是我們能架住的啊。”　　“少爺放心吧。”阿東信心滿滿，道：“我仔細調查過了，根據林夕照提供的地點不難發現，顏冰的人實施暗殺的目標大部分集中在林夕照的勢力範圍內，有一定的局限空間，大概他們是很有自信，認定了爆發混亂之後咱們連懷疑林夕照的機會都沒有就會被幹掉吧，雖然也有在他勢力範圍以外的埋伏的殺手，想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但我有自信不引起混亂。”　　甄英雄回頭看了阿東一眼，搖了搖頭，“你這自信來的沒有根據，我也知道他們主要是在林夕照提供的保護範圍以內進行暗殺，但在這個範圍之外發生了命案就不會引起混亂了嗎？暫且不說那些，你不是不知道林夕照的朱雀堂地盤有多廣吧？他的地盤裡有五家星級酒店，這次那麼多組織來參加比賽，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下腳在這五家酒店中，你才用两天做準備，就和我拍胸脯保證不會發生意外，你覺得我應該相信嗎？”　　朱雀堂做為義字會五大堂口之一，安全問題原本是甄天等人最放心的，因此來訪的幫派中，很多有分量的組織都被安排下住在朱雀堂勢力範圍內的酒店中，一來是為他們提供安全保證，二來，也有用朱雀堂的勢力防範那些組織的戒備之心，但現在看起來，適得其反，甄英雄如此謹慎不無道理。　　“少爺，我能保證的是不發生混亂，但我沒說不會發生意外。”阿東撓了撓頭，道：“就像您說的，只有两天做準備，我不可能保證對殺手的防範不出現丁點紕漏。”　　甄英雄聞言，停下腳步，“你這話什麼意思？”雖然也知道自己對阿東的要求有些強人所難，但甄英雄的語氣中還是有極大的不滿，他承受的壓力太大了，而阿東那話說的未免有些敷衍。　　“少爺，您別誤會，不是我不上心，您聽我把話說完。”阿東怎麼會看不出甄英雄不爽自己的回答啊，趕緊解釋道：“少爺也應該知道，防範殺手，尤其是防範殺手世家那些職業殺手，想阻止他們的暗殺，做到滴水不露是極為不現實的，顏冰根本沒有留給我們足夠的時間去部署，去準備，雖然知道殺手的落腳點，但除了在酒店裡開了房間，知道確切房號的人，其他大部分殺手更具體的位置我們卻很難掌握，更不知道他們的個人特徵，所以，有的殺手會暗殺得逞，完全是一種必然性的結果，我們很難保護所有的人……”　　甄英雄看到阿東望着自己的目光毫無懼意，不屈不餒，無力的嘆了口氣，其實他也想過最壞的打算了，也知道若阿東實在想不出其他辦法，肯定會採取那種野蠻措施的，淡淡問道：“就像下雨天打傘一般，是嗎？”　　“恩，少爺，您也應該知道，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阿東道：“顏冰的計劃就像一場大雨，而現在的我們對義字會來說，充其量就是一把雨傘，少爺，這小小的一把傘絕對無法保證在大雨中能不被雨水打到身上，但只要保證身體大部分不被淋濕，生病的幾率就會小很多。”　　甄英雄苦笑道：“說說你是怎麼安排的吧。”　　“顏冰想引起的是混亂，我們不想被她得逞，也是害怕引起義字會無法壓制的混亂，但是，想在不引起‘客人’警惕的前提下把所有的殺手一網打盡，僅僅是我們樂觀的期望而已，想要做的那麼完美根本不現實，但是，我們還有另一個補救的方法。”阿東一握拳頭，道：“少爺，把無法壓制的混亂變成可以壓制的混亂，這是我們唯一的辦法，也是最現實的手段。”　　甄英雄已經完全確定，阿東採取了自己並不願意看到，卻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轉過身繼續慢慢走着，道：“你打算野蠻鎮壓那些實力比較弱的小組織，將他們犧牲？”　　“不是我要犧牲他們，少爺，這是形勢所逼，我們是被動的。”阿東道：“我已經把人手做了部署，抽調了大部分人手去保護那些鬧起事來會讓義字會覺得棘手的組織，我不會讓顏冰的殺手在這些組織身上找到下手的機會，而那些跑來朗朗市給我們添麻煩的小組織我也安排人去保護了，但人手太緊，很難保護到位，因此這些組織中有人可能會被暗殺，我無能為力，不過這些組織實力較弱，我已經和林驍勇，恭弘=叶 恭弘紛飛以及金海天做好了準備，若這些小組織中有人鬧事，我們會在他鬧起來之前將其打壓，顏冰想要製造混亂，重點就在‘出其不意’四個字上，但已經有準備的我們可以壓制混亂的發生，只要能保證棘手的組織不發生以外，那些雜魚爛蝦根本沒有折騰的機會。”　　“用野蠻不講理的手段把鬧事的小組織擺平，只要保證有實力的幫派不會發生意外，不會和義字會發生摩擦就可以了，是這個意思吧？”甄英雄喃喃道：“阿東，說實話，我真的很討厭這種蠻不講理的做事手段，你不覺得我們明顯是在欺負人嗎？”　　阿東嘆氣笑道：“少爺，我們是黑社會，根本沒有講道理的對象，顏冰如果講道理又怎麼會來對付少爺呢？不去欺負別人，就要被別人欺負，這就是黑社會的法則，的確有些對不住那些小組織，但……就當是對他們貪婪的一種懲罰吧，誰讓他們對這次大賽心懷不軌呢？雖然我們也不是白的，但我們欺負的人同樣不是好東西，就像是肛門旁邊的一塊痔瘡，如果這麼想的話，少爺你心裏可能會好過一點。”　　“是嗎？也許是吧，你說的對，我們是不用講道理的黑社會……”甄英雄有些感慨，有一點悲哀，昨天，小環留給自己的那個眼神，給甄英雄的心理帶來了一種衝擊，甄英雄第一次體味到，傷害別人會讓自己如此的受折磨，所以，他更加厭倦現在的自己。　　阿東並不知道這两天在甄英雄身上發生了什麼，只是覺得今天的少爺有點奇怪，多愁善感，與平時雷厲風行的他有很大差異，如果是過去，他才不會去同情對手，同情黑幫呢。　　“少爺，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恩？沒有啊。”甄英雄矢口否認。　　阿東是聰明人，又十分了解甄英雄，雖然甄英雄並不承認，但他更加確認甄英雄心裏有事，咳了一聲，道：“少爺，擺在我們面前的形勢，就像是圍在角斗場里的幾隻野獸，在這個角斗場裏面是沒有語言的，只有利爪獠牙，只有吼叫廝殺，我們也是其中的一隻野獸，想要活下來，就沒有時間去同情別人，因為角斗場里沒有我們的夥伴。”

# 第441章 吳迪的招惹

　　“即便再弱小，再可憐，敵人也始終是敵人，角斗場中，只有唯一的勝者才有生存的權利，如果我們心軟了，倒下了，您認為那些貪婪的弱小動物會放過我們嗎？義字會如果垮了，會有多少人在我們身上咬一口啊？我們同情對手，對手會同情我們嗎？在他們看來，能扳倒強大的我們是多麼值得期待的事情啊。”阿東語調一轉，道：“少爺，我明白你想要擺脫這種環境的心情，可你也要明白，如果走不出這個角斗場，我們根本沒有從頭來過的機會，雖然這麼說會誇張一些，但事實如此，每個時代的變遷，都是在殺戮之後，想要做個好人，我們今天就必須一惡到底。”　　阿東的話讓甄英雄的心裏盪起了漣漪，產生了波動，這道理他也懂，但他卻因為小環的事情而迷茫了，此刻被阿東用警告的口吻說教了幾句，他心裏豁然明朗，如果自己在這個時候心理動搖的話，那先前的努力不是全白費了？就像阿東說的，想要保護身邊的人，就必須要一惡到底。　　“少爺好象被你教訓了啊。”甄英雄笑了笑，道：“這麼簡單的道理用你告訴我嗎？少爺只是怕鎮壓那些小組織，會為以後留下後患罷了。”　　阿東知道自己的話已經起到了作用，便笑道：“放心吧少爺，那些小組織並不成氣候，而且沒見過真正的大場面，這次跑到朗朗市參加黑市拳大賽，自己裹到了麻煩中純屬咎由自取，給義字會添了那麼多麻煩，我們不找他們算帳，他們就該燒高香了，再者，只要不讓這些小組織之間有接觸，單憑個體，他們絕對不敢和義字會叫囂，等大賽結束之後將他們踢出朗朗市，更沒有機會凝到一起的雜魚爛蝦就沒有什麼威脅了。”　　甄英雄點了點頭，認同阿東的話，那些小組織如果扎堆到了一起，自然是不怕和義字會叫板，但只拉出一個個體，借他們十個膽子也不敢大聲說話啊，只要義字會提前有了準備，顏冰企圖製造混亂的計劃就很難達成。　　“英雄……！你死到哪去了？！”　　才登上甲板，甄英雄就撞上了甄三國，甄三國的心情顯然不是很好，戳着甄英雄的腦門，難能可貴的端起了姐姐的架子，“昨天才受傷，不好好獃在漢宮就罷了，還沒出海呢你就把章醫生給甩開了，你這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你知道嗎？說，你剛才幹什麼去了？”　　“喂，老姐，你別這麼大聲喊，我受傷的事情不能讓別人知道！”甄英雄心慌慌的捂住了三國的小嘴巴，見陸陸續續有人上船，便拉着她走到了人少的地方，這才鬆開了手，道：“早上出來的時候喝了點涼白開，涼風一吹有點鬧肚子，我剛才去蹲大號了，難道也要拉着章醫生嗎？”　　三國冷哼一聲，“真的？”　　“這種事情我騙你干什麼？”甄英雄掃了一眼，見只有鈴鐺和小櫻桃兩個人跟着三國，有意轉移話題，問道：“老姐，果果呢？沒和你在一起嗎？”　　甄英雄早上與章醫生，晴天一起，坐阿東的車來到碼頭，下車之後便要晴天與章醫生去和大家匯合，他則找了個清靜的地方打電話和昨天一夜未歸的闌度聯繫去了，見白果並沒有和三國在一起，感到有些奇怪。　　不提白果倒好，這一提，三國的小臉就拉下來了。　　“我為什麼要和她在一起啊？英雄，是不是在你眼裡，她比我重要多了啊？”三國還在為前两天的事情而生氣，一臉幽怨道：“你放心吧，她和爸爸蘇阿姨他們在一起，已經進去了，你要找她，直接去房間就成了，姐姐就不打擾你了，反正我就是一礙事的人，櫻桃，豆丁，我們走。”　　三國說罷，賭氣似的轉身就走，和前两天與甄英雄鬥氣時的態度如出一轍，甄英雄到現在都沒鬧明白自己是哪裡惹着她了，見她突然鬧情緒，趕緊拉住她的手，“姐，你又怎麼了啊？這两天你太不對勁了，動不動就和我生氣……”　　三國甩了一下手，想要掙開甄英雄，見甄英雄眉頭皺起，嘴角一撇，‘噝’了一聲，似乎是觸動了傷口，三國心下一慌，不敢再甩，嘴上卻絲毫不讓，“我就生氣了，我就氣你了，不行嗎？”　　櫻桃見哥哥姐姐好象要打架似的，嚇壞了，想過去勸止，被三國叫做‘豆丁’的鈴鐺拉住了她，對她搖了搖頭，櫻桃困惑的望瞭望她，又看了看阿東，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不去拉架。　　阿東無奈的嘆了口氣，卻頗有點看熱鬧的心態，他和鈴鐺都太清楚那對姐弟了，打打鬧鬧對他們來說稀鬆平常，來的快去的更快，放着他們不管，用不了多大一會工夫氣就消了，人啊，都有點蹬鼻子上臉的勁頭，尤其是甄英雄和甄三國這種個性的人，如果有人勸解，誰也來不下臉服軟，兩人反而會更來勁。　　甄英雄見阿東他們都在看，臉上一紅，拉着三國又走遠了幾步，道：“老姐，你要生氣也不是不行，但你總要告訴我你氣什麼呢吧？我到底哪得罪你了，你不告訴我，我怎麼改啊？”　　“改？你改的了嗎？我看你是死性不改！”三國好象受氣包一般，眼睛紅紅的，這两天憋在心裏的委屈總算髮泄出來了，“那天晚上你回到船上，為什麼沒去和我打聲招呼啊？我擔心整整一夜，你呢？早上兩腿打顫，從白果的房間里走出來，你想過我的感受沒有？回到漢宮也一樣，你只顧得陪她，陪一心她們，看都不看我一眼，連你昨天下午受傷都是她們來告訴我的，你還舔着臉和我說你喜歡姐姐？呸，你就知道騙我！剛才也是，你話都沒和我說兩句就問白果在哪，不是嫌我煩是嫌什麼？你就是看我礙眼，不想我在你身邊不是嗎？”　　誤會，天大一誤會！甄英雄這才知道三國這两天為什麼和自己賭氣，“老姐，你瞎想什麼呢？我那天不是不想去找你，而是……”　　“哦……，這是誰啊？這不是義字會的病老虎嗎？不，應該是病貓才對，叫什麼來着？沒爹娘的阿東是吧？”　　甄英雄話還沒有說完呢，就被一個惹人厭的痞子腔打斷了，三國同樣皺起了眉頭，那聲音流里流氣，極為惹人反感，僅聽聲音就能想象到它的主人是多麼的沒素質。　　阿東望向了那聲音的主人，陰寒的臉上毫無表情，就是櫻桃和鈴鐺見了都忍不住打了個冷戰。　　甄英雄也是眼神一冷，他已經認出了正走過來的說話之人，身材魁梧，一頭髮黃的倒立短髮，長着一副小孩子見到會被嚇哭的猙獰面孔，闊闊的大嘴旁邊有一條會隨着面部肌肉而蠕動的醜陋傷疤，說話的聲音好似破鑼一般，赫然就是在第一場比賽中打敗阿東獲得晉級的‘永泰安’第一紅棍，吳迪。　　白果說過，這個叫做吳迪的男人不久前才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省廳下發的通緝令目前還未到朗朗市，甄英雄幾乎可以肯定，他當初綁架撕票，勒索那些錢財的目的，是為了交納黑市拳大賽高昂的報名費用，因此，在某種特殊心態作用下，甄英雄對吳迪極度厭惡，覺得他給自己增加了負罪感。　　阿東同樣不待見吳迪，他也是個傲氣的主兒，比賽中輸給吳迪，只是迫於形勢而已，現在看起來真是應了那句老話，老虎不發威，你當我是病貓啊？阿東陰着臉，甄英雄沒有說話，所以他不會有任何衝動的舉動，阿東不似耿南，他的理智可以壓抑衝動。　　吳迪是一個人走過來的，顯然，他並未和老大在一起，而他的身後，閃的遠遠的幾個人，應該也是‘永泰安’的成員，他們明顯是認出了甄英雄，所以不敢靠上來，偏偏這個吳迪裝大頭蒜，晃過來耀武揚威，看來在比賽中贏了阿東，讓他有點找不着北了。　　吳迪是個無法無天，目空一切的主兒，暴虐成性的人，通常大腦構造都比較簡單，在第一輪比賽中就爆冷淘汰了奪冠大熱門七虎的虎頭阿東，讓他在道上的名頭一夜打響，同時，他也是第一輪比賽中唯一從義字會身上討到便宜的人，因為淘汰了阿東讓‘永泰安’對他信心倍增，接下來的兩場比賽，永泰安都下了重注，而吳迪確實有真功夫，加上信心膨脹，幾場比賽都贏的異常輕鬆，空手套白狼，幫助‘永泰安’捲走了五六百萬，作為大功臣的吳迪這幾天完全是在酒桌與吹捧聲中度過，吸收了太多的馬屁，難免有些飄飄然，不過他進入十六強的實力卻是有目共睹，還有一些組織企圖挖走他，所以他現在如此自負也就不難理解了，這個人已經被別人奉承的轉了向。　　吳迪就是為了和同伴顯擺，才不知死活的走過來捋老虎的鬍鬚的，來到阿東面前，低着頭，不屑的看着他，怪腔怪調道：“唉呦……，病貓的眼神也能這麼凶巴巴的，好了不起啊，怎麼？你以為眼神能殺人嗎？”　　吳迪故意很大聲的說話，目的就是想引人關注，這個人腦結構雖然簡單了一點，可距離傻瓜還有一段距離，在甄英雄面前如此奚落阿東，固然會抬高他自己的身價，同時，甄英雄也不能對他進行報復，否則就會被人看做是輸不起的表現，輸不起的賭徒，無疑會被人鄙視，見不少上船的人過來圍觀，甄英雄被吳迪的小聰明惹怒了。　　吳迪搞錯了一件事情，甄英雄不是賭徒，所以他從來沒有什麼所謂賭徒的自尊，小環的事情讓他情緒有些低落，三國的誤會他又沒解釋清楚呢，心情可謂是爛到了家，吳笛這個時候來惹他，根本是自找苦吃，甄英雄本性不壞，但到底只是個平常人，很多人心裏有脾氣的時候都容易遷怒他人，甄英雄也不例外，更何況是吳迪自己過來賤招的啊？　　如果不是因為圍觀的人太多，甄英雄怕被人看出自己受了傷，依照他過去的性子，早把這個吳迪幹掉，以儆效尤了，現在他卻不得不忍着這口氣。　　阿東那冰冷的眼神帶着十分鄙夷，絲毫沒有失敗者的氣餒或者羞愧，這讓吳迪感覺很不爽，見甄英雄‘冷眼旁觀’，他心下一喜，暗道，甄英雄果然對阿東這個丟人現眼的東西失望透頂，便伸手托住阿東的下巴，猙獰的挑釁道：“你的眼神讓我很不舒服，不服氣？想揍我幾拳？拜託你，手下敗將就要有手下敗將的樣子！”　　吳迪掐着阿東的脖子猛的一推，即便阿東早看出他的意圖，還是踉蹌的倒退了兩步，喉結被吳迪卡了一下，這個野獸一般的男人手底下確實有點活兒，強烈的嘔意讓阿東咳嗽不止，吳迪竟然在甄英雄面前對阿東出手，震驚了所有圍觀的人，甄英雄在抽籤會議上殺人的那一目眾人還記憶猶新，這個吳迪不要命了嗎？　　也有人不那麼認為，阿東在比賽中輸給吳迪之後，甄英雄曾很憤怒的踹了阿東一腳，並將他‘關’了起來，可見他對阿東的失望，吳迪這舉動，也可能是在討好甄少爺。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只是稍稍用力推了你一下，沒想到你的腿那麼軟，竟然沒站穩，哈哈。”吳迪不再去看阿東，而是走向甄英雄，雖然依舊囂張，卻明顯有所收斂，“甄少爺，像他那樣的貨色已經不配留在您身邊了，由我來取代他，您看怎麼樣？”　　吳迪這話一說出來，嘩然，毛遂自薦在黑幫中並不罕見，但像吳迪這種公然表示脫離舊組織，想要加入義字會的，卻是極為少有。　　櫻桃和鈴鐺也看不慣這麼張揚跋扈的人，見吳迪走過來，兩個丫頭同時把手摸入懷中，一個摸刀，一個摸槍，甄英雄把三國拉到身後，跨前一步，擋在了櫻桃和鈴鐺前面，淡然的望着吳迪，嘴角一揚，道：“你想加入義字會？”　　“確切的說，我是想取代那隻病貓。”吳迪見甄英雄並未發飆，心下暗鬆了一口氣，覺得自己壓對了寶，語調中有了幾分興奮，道：“甄少爺，你不覺得我比他強多了嗎？甄少爺需要的是人才，而我就是你需要的那種人才。”　　“哦？我需要的人才？”甄英雄笑問道：“你好象是‘永泰安’的人吧？為什麼要投靠我呢？而且還是如此明目張膽，背離組織，這是不忠，我收了你，就是明擺着挖牆角，這是不義，你認為我會用你這樣不忠的人，平白背上不義的罵名嗎？你似乎忘了我們的組織叫做什麼了吧？”　　吳迪一怔，顯然是沒想到甄英雄會如此拒絕自己，但他並不放棄，不可否認，這個吳迪雖然是個容易腦熱的人，但有幾分急智。　　“良禽擇木而棲，我已經為‘永泰安’貢獻的夠多了，即便離開，他們也沒有資格對我說些什麼，所以我並非不忠，既然我非不忠，甄少爺又何來不義呢？”吳迪道：“甄少爺不是一般人，應該看的到我的價值。”　　阿東已經看穿了吳迪的用心，淡淡的笑着，這個吳迪有點小聰明，他如此大張旗鼓的推薦自己，正是想凸顯他的與眾不同，就像先前甄英雄在抽籤會議上笑着將米利亞幹掉一般，同樣的張狂膽大，他以為甄英雄會欣賞同樣類型的人吧？阿東只覺得這個吳迪傻到了家，太會自作聰明了。　　甄少爺甚至厭惡他自己的張狂，又怎麼可能去欣賞別人張狂啊？吳迪完全不明白，甄少爺當初所以在眾人面前殺掉米利亞，並不是因為他張狂，而是米利亞太張狂了。　　甄英雄最討厭自作聰明的人，這個吳迪算撞槍口上了，阿東知道吳迪故意搞的這麼熱鬧，並不是他傻，而是聰明的過了頭，他沒指望甄英雄會把他招入義字會，只是用和甄英雄自薦這個方法，把自己推薦給更多組織，讓自己的名字更響亮，說到底，‘永泰安’只是個三流小組織，吳迪想有更大的發揮空間，而在義字會甄少爺面前推薦自己的這份膽量與氣魄，無疑會為他的身價增加份量。　　“哼哼，是嗎？”甄英雄根本沒有將這個吳迪看成什麼人物，已經覺得不耐煩的他淡淡道：“恕我眼拙，除了能吠，我真沒看出來你有什麼價值，有句老話不知道你聽過沒有，會吠的犬不咬人，你覺得我會養一條只會拉大便的廢物狗嗎？所以你還是另謀高就吧。”　　甄英雄毫不留情面的拒絕了吳迪，看都不多看他一眼，拉着三國便走，聽到周圍人像笑傻瓜一般的嘲笑自己，吳迪有些惱羞成怒，甄英雄竟把他比喻成一條沒有用的狗，這是他先前沒想到的，也難怪，甄英雄這種身份的人會說出那麼低俗的話，誰也不會預料到的，吳迪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在甄英雄眼裡一文不值？難道自己得罪過他？　　吳迪並沒有得罪甄英雄，而是他的所作所為讓甄英雄反感，綁票撕票，強姦並侮辱屍體，甄英雄認為吳迪還不如豬狗呢，吳迪不知道，甄英雄還有個警察老婆……　　三國也覺得有趣，想想吳迪剛才那麼高調，還真是挺能叫喚的，現在被甄英雄給罵成了啞巴，成為了笑料，真是自取其辱。　　三國抱着甄英雄的胳膊竊笑不已，吳迪這才注意到甄英雄身邊的美女竟是那麼的美麗，先是呆了一下，然後怒火攻心，男人在女人面前是一種很簡單的動物，被美女嘲笑，會讓他感覺到恥辱加倍。　　事關自己的前途，如果就這麼結束，自己就成了一個笑柄，吳迪心一橫，突然擋在甄英雄面前，“甄少爺，你未免把人看的太扁了吧？”　　“你扁嗎？”甄英雄冷冷的對吳迪說道：“三秒鐘，如果不從我眼前消失，我就會讓你真的變成扁的。”　　吳迪看到甄英雄的眼神，心裏害怕，開始為自己的鹵莽後悔，可惜，此刻才意識到自己被奉承的飄飄然已經晚了，他不得不強迫自己挺起胸膛，以便挽救剛剛損失掉的身價，“甄少爺，黑市拳大賽是為了賭博而助興的節目，我也想和您賭上一場，如何？如果我能在比賽中贏到最後……”　　“滾開！”三國平時伶牙俐齒，可那僅僅是面對甄英雄而已，平時的她性格內向，因為從來不參与黑道上的事情，所以並不善於言辭，但吳迪的糾纏讓她有些不耐煩了，看到甄英雄皺着眉頭，她只覺得惹他生氣的吳迪是那麼礙眼，“你這人煩不煩啊？滾開！”　　被女人打斷說話，更讓吳迪感覺到恥辱，“小姐，你的聲音很性感，不過不適合罵人，更適合叫床……”可憐吳迪以前從未見過甄三國，並不知道她就是義字會的大公主，看到她和甄英雄那麼曖昧的抱在一起，只當她是甄英雄身邊的一個情人。　　黑道上的人，尤其是打手，受環境影響，個人素質都比較低，說話比較隨性，不少人聽吳迪開甄三國的玩笑而臉色大變，這些好熱鬧的人同時也有些期待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三國一直活在甄天和甄英雄的翅膀下面，義字會的大公主什麼時候在這麼人面前被調戲過？阿東，鈴鐺，小櫻桃立時就要發飆。　　吳迪那下流的話徹底惹怒了三國，三國抬臂就是一個耳光，但那吳迪也非泛泛，很精準的抓到了三國的手腕，三國怒極，用力甩了兩下，可手腕卻如同被鋼鐵箍住一般，“放手！你這個混蛋！”　　“小姐，你生氣的樣子也很漂亮啊。”吳迪是故意不鬆開三國的手，表情中露出了明顯的齷齪，沒有任何一個男人見到三國這樣的美女之後可以不動心的，吳迪弄錯了調戲的對象，圍觀的人中，認出甄三國的，並知道甄英雄有嚴重戀姐情節的人已經在為不知死活的吳迪默哀了。　　甄英雄絕對不會允許任何人欺負三國，更何況是在這樣一種場合羞辱她的人啊？這時候他哪還記得自己肩膀上的傷口，比阿東，鈴鐺，小櫻桃更快的出手了。　　吳迪只覺得眼前白光一晃，下意識的鬆開了三國的手，慌忙中才后閃了半步而已，小腹靠下的部位就感覺到一陣沉悶巨痛，他龐大的身體被甄英雄一腳踹離了地面，身子挺着退後了半米有餘，才重重的摔跪在了甲板上，因為是膝蓋先落地，那扎心一般的疼痛讓他想要哀號，可小腹那一腳踢的他丹田氣亂，他抱着小腹，腦門頂在甲板上，張着大口流着口水，卻是丁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只有那瞪的幾乎從眼眶中爆出來的眼珠子，布滿了紅絲在顫抖着，晃動着，讓人只是看着，就能體會到他現在是多麼的恐懼與痛苦。　　吳迪直到此時還能感覺到被刀子撕裂的空氣抽在眼珠子上的疼痛，甄英雄一點顧慮都沒有，那把刀幾乎是擦着睫毛滑過去的，吳迪絕對不懷疑甄英雄剛才是想殺了自己。　　眾人算是再次見識了甄英雄毫無徵兆，說翻臉就翻臉的功夫，那麼壯的吳迪居然被他一腳踹飛了，而且是在摟着一個女人的前提下做到的，如果這些人知道甄英雄因為肩膀上的傷還未用盡全力的話，恐怕會更驚訝。　　甄英雄這一腳，把方才還身價不凡的吳迪踹的是一文不值，莫說那些先前還要挖角的組織，就算是‘永泰安’的人也不敢再留吳迪了啊，誰家的廟能容下得罪過甄少爺的大神啊？只看甄英雄現在那副冰冷的表情就知道，他並打算就此饒了吳迪。

# 第442章 複雜的動物

　　吳迪想要爬起來，可右手才一撐地面，手背就傳來一陣刺痛，剛倒過一口氣來他望着自己被釘在地上的右手，看着幾根手指微微的顫動，愣了好一會兒，才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即便是圍觀的人也不禁倒吸一口涼氣。　　剛剛還在甄英雄手裡的那把蝴蝶刀，此刻已經穿透了吳迪的手掌，完全看不到刀刃，直沒刀柄，由此可知，他甩出刀子的力量包含了多少怒氣，刀刃刺穿了吳迪的手掌，深深的扎入了木製甲板，因為刺入的太快，此刻還沒有看到血流出來。　　“不要用你的臟爪子碰少爺的姐姐，還有你這張討人厭的嘴，要是不能發出聲音，那該多好啊……”甄英雄語調淡淡的，但誰都聽的出他那淡淡語調中蘊涵的殺氣，他慢慢走到吳迪面前，右手捂着三國的眼睛，接着一腳踩到吳迪的臉上，用腳跟狠狠的碾着他的腮幫子，吳迪的慘叫都變了味道，右手不能動，左手剛想去扳開甄英雄的小腿，鈴鐺向前兩步，猛的一腳跺在他的左臂肘關節，幾乎所有人都聽到了骨頭被折斷的那清脆的一聲‘喀嚓’。　　伴隨着吳迪沉悶的哀號，人群中又是一聲輕呼響起，站在前排的人都下意識的小退了半步。　　這個時間上船的，都是黑幫成員，為了不被人懷疑，所以與那些被請來掩人耳目的社會名流在上船時間上是錯開的，因此現在圍觀的人，都是來參加黑市拳大賽的道上的精英，這些人誰沒見過打架的？不要說是打斷人的骨頭了，開膛截肢的都見過，但看到一個只有十八九歲的小丫頭面色不改就將一個壯漢的胳膊跺折了，還是忍不住面露驚訝。　　吳迪的口中已經流出了血水，卻似乎是怕弄髒了鞋子，甄英雄退後兩步，吳迪的臉離開了甲板，慘叫立刻提高了幾倍，三國好奇的將甄英雄的右手拉開，看到吳迪的慘相，嚇的臉色蒼白，那個噁心男人的下半張臉完全變了型。　　畢竟沒見過真正的流血事件，甄英雄見三國面露懼意，把她擋在身後，三國也不敢再看，緊緊的抱着甄英雄的左臂，把臉埋在他的肩頭，甄英雄的另一條手臂將躍躍欲試的小櫻桃拉了回來，繼而轉頭對阿東道：“這條狗叫的太難聽了，阿東，把他的牙齒拔了。”　　“是，少爺。”泥菩薩還有三分土性呢，阿東壓了半天的火，此刻能不興奮嗎？右腳踩住那吳迪的左小臂，從懷裡摸出手槍，對踩着吳迪右臂的鈴鐺道：“小豆丁，把你的圍巾借我用用。”　　“你叫誰豆丁呢？”鈴鐺雖然不愛聽阿東的話，卻還是將圍巾解了下來，“記得買一條新的還給我！”　　圍觀者雖然都是黑社會份子，但誰也不知道阿東這是要做什麼，聽到動靜趕過來的船員知道甄英雄的身份，哪敢過來勸止啊？一個個站的老遠，卻準備好了拖布水桶一類的東西，為善後做好了準備。　　吳迪在聽說那女人是甄英雄的姐姐，義字會的大公主之後，褲襠都濕了，關於甄英雄戀姐的傳聞他不是沒聽說過，只是他做夢也沒想到過，姐姐真能像情人一樣靠在弟弟身上，這麼扯的事情居然就發生在了自己面前，見阿東把槍掏出來，他後悔自己的愚蠢之餘，連求饒的話都說不出來了，腮幫子被甄英雄碾的脫了臼。　　“姐，我們先進去吧。”甄英雄左手握着三國的手腕，右手拉着小櫻桃，竟是不再看那吳迪一眼，對阿東和櫻桃道：“教訓過他之後，讓‘永泰安’收拾殘局，不長眼的下場就是這樣，如果永泰安也和這個吳迪一樣不長眼，就把他們統統沉到海里餵魚。”　　阿東卸下彈夾，將子彈一顆一顆的褪了出來，掃了一眼人群，微微一笑，被他看到的人無不打了個冷戰，永泰安那幾個成員更是嚇的兩腿打軟，心裏大罵吳迪不開眼，給組織招惹來了無妄之災。　　三國受了委屈，甄英雄幫她出了氣，方才對甄英雄那點不滿早被她拋到海里去了，摟着甄英雄的胳膊，她心裏要多美就有多美，甄英雄是為了她才動了真怒，沒有什麼比那更直接的體現出自己對他的重要了。　　甄英雄的肩膀火辣辣的疼，偏偏三國還那麼用力的抱着他的胳膊，要不是顧及形象，甄少爺的眼淚都有可能掉下來，固然是不想讓三國見到阿東整人的手段，也是因為他忍痛忍到了極限，需要找個沒人的地方喘口氣了。　　甄英雄徑直走向船艙入口，擋在他前面的人都主動的讓開了一條路，甄英雄在他們眼中就像魔鬼，讓人莫名的恐懼。　　但也有不怕甄少爺的，突然有幾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了甄英雄的視線中，就算是牛氣十足的甄少爺也忍不住渾身一顫，他面前，站着一身穿黑色風衣，圍着白色圍巾，戴着一頂遮住大半張臉帽子的女人，這人並沒有給甄英雄讓出路來，此人，正是顏冰。　　三國和櫻桃是不認識顏冰的，但櫻桃卻認得顏冰身後的羅比，他們似乎也在看熱鬧，顏冰和甄英雄對視了片刻，因為戴着眼鏡，甄英雄看不到她的表情，將一臉殺氣的小櫻桃摟住，甄英雄心裏頗有感慨，和顏冰之間的矛盾終於到了最後爆發的時候，不知道最後能不能把她從那些人的身前，拉到自己的身後來。　　三國見甄英雄停下了腳步，疑惑道：“怎麼了？英雄？”　　甄英雄淡然一笑，“沒什麼。”　　顏冰並不想太顯眼，於是冷笑一聲，給甄英雄讓出了路，羅比，張永哲，鈴木優美，以及面上還纏了繃帶的巴猜，無不勾着嘴角，似乎正等着看甄英雄悲慘的結局一般，只有巧巧對甄英雄露出了一個關心的表情，但怕人注意到，僅僅是一閃即隱。　　阿東蹲下身子，將褪下來的子彈全部塞到了吳迪那張大口中，鈴鐺不等他吐出來，便用圍巾勒住了他的嘴，並狠狠的在他腦後打了幾個死結，直到這時候，眾人才曉得阿東要做什麼。　　倒握手槍，阿東獰笑着，手起手落，將槍把砸到了吳迪的嘴巴上，雖然嘴巴被捂着，可吳迪沉悶的慘叫還是讓人毛骨悚然，阿東左右開弓，不斷用槍把抽打吳迪的臉，吳迪的嘴裏含着十餘顆堅硬的子彈，子彈不僅硌掉了牙齒，還因為痛吼與呼吸，混着血水被咽下了肚子，很多人都不忍再看，甚至有一些小組織已經開始後悔來參加這種比賽了，看到阿東與鈴鐺那冷漠的表情，他們從心底戰慄，原來真正的黑社會是如此殘忍。　　鈴鐺與阿東覺得吳迪的牙齒應該掉的差不多了，這才放開了他，起身朝甄英雄走去，‘永泰安’的人先前聽到了甄英雄的話，哪敢怠慢，飛快的跑過去善後，從船員手中搶過了拖布和水桶，其中一人雙手握住蝴蝶刀的刀柄，用勁了力氣才將刀子拔出來，因此將吳迪手上的傷口豁開的更大了，吐出幾顆殘留子彈和牙齒的吳迪凄慘的大叫一聲，昏死了過去。　　聽到愕然而止的慘叫，甄英雄吸了口氣，對冰恨天的人不屑一笑，邁步而去，球球的，現在你們笑，有哭的時候！早晚讓你們叫的比吳迪還慘。　　顏冰看到甄英雄那自信的眼神，表情漠然，只要見他身邊有女人，她的心情就會變的很糟糕，心中那幾許只有她自己才能感覺到的期待，讓顏冰有些茫然。　　……　　藉著三國的好心情，甄英雄將那天的誤會和她解釋的很清楚，說自己是因為暈船癥狀嚴重，才沒去和她打招呼，第二天所以腿軟臉白，並非是與白果胡鬧來着，而是身體不適，回到漢宮所以沒立刻去找她，也是原於此。　　三國是個非常情緒化的女孩子，現在心裏甜美無比，自然對甄英雄是百分之兩百的信任。　　早上的騷亂果不其然驚動了眾人，這其中就包括了白果，甄少爺才擺脫三國回到了自己的房間，就被守株待兔的小白給按在了床上，在晴天和畫兒的幫助下，三女扒掉了甄英雄的上衣，大有‘輪姦’他的架勢。　　看到甄英雄左肩的繃帶染上了紅，坐在床邊的章醫生一邊打開藥箱，一邊對甄英雄說教道：“少爺，現在還沒出海呢你就不聽醫生的叮囑，這讓我很難做，如果傷口崩開了線，我一定會說服甄老闆，讓你立刻下船回漢宮靜養的。”　　“不至於吧，章醫生。”甄英雄訕笑道：“不就是流了點血嗎？我絕對相信您的醫術……”　　白果，晴天，畫兒，三女把甄英雄按的那麼結實，就是為了方便章醫生給甄英雄處理傷口，怕甄英雄因為疼痛而亂動，知道她們不是要‘強姦’自己，甄少爺心裏竟然有點失落，這就是男人的悲哀，被美女包圍的時候，總有點犯賤的傾向。　　“謝謝您對我的信任。”章醫生笑着用剪刀剪開了繃帶，對甄英雄道：“正因為我不想辜負您對我的信任，我才會做出身為一個醫生，我認為最正確的選擇，如果您想留在船上，現在就祈禱吧，祈禱您肩膀上的傷口並沒有因為打架而崩開。”　　章醫生倒是夠風趣，看到白果陰寒着一張小臉，顯然是支持章醫生的話，甄英雄裝迷糊道：“打架？誰？是我嗎？這是誣陷，傷口出血肯定是我上大號的時候太用力了……”　　“編，你接着編，我倒要看看咱們誰是傻子！”白果騎在甄英雄身上，用手指點着他的腦門，寒着聲音道：“你知道有多少雙眼睛看見你在甲板上打人了嗎？說瞎話你倒真不眨巴眼。”　　甄英雄心虛，卻還在頑強抵賴，“果果，你怎麼能聽別人亂講啊，誣陷，這肯定是有人誣陷我……”　　“誣陷你？誰吃飽了撐的誣陷你做什麼？你是不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啊。”白果一指晴天，“晴天，你和他說！”　　晴天正按着甄英雄的右肩呢，見白果要自己揭穿甄英雄，表情有點尷尬，可還是小聲道：“少爺，我們，我們是聽鈴鐺說的，連您甩飛刀的動作她都學的惟妙惟肖……”　　操蛋！甄英雄見晴天學着自己，做了一個甩飛刀的動作，臉都綠了，戰戰兢兢的轉過頭來一看，果然，小白皮笑肉不笑的望着自己，那雙眼睛里的火焰能把人焚噬一般，不管怎麼說白果也是個警察，甄英雄動輒就是把人弄殘，小白肯定會生氣的。　　“果果，你聽我說，我是打人來着，可我打的那個人是吳迪，你也說過，他是一壞人啊……”　　“這船上有好人嗎？”小白打斷了甄英雄，沒好氣道：“死流氓，你怎麼不否認了啊？我知道你打的那個傢伙不是好人，可現在你自己的身體都快‘壞’掉了，就不能老實一點啊？”　　甄英雄都不知道如何還口了，這些丫頭僅僅是在擔心自己的傷勢而已，再否認下去，就等同拒絕了人家的關心，還好，章醫生見氣氛不對，打破冷場，道：“少爺暫時還‘壞’不了，傷口沒什麼大礙，不過，少爺，你絕對不可以再做些過激的事情了，你也老大不小了，應該明白這個道理，你這身子板，可不光是你自己的，對不對啊，少奶奶？”　　“就是……恩？”小白應過之後才反應過來，這個羞啊，“討厭，章醫生，您說什麼呢？”　　“少奶奶也不是小孩子了，能不懂我說什麼嗎？”章醫生一邊用酒精棉幫甄英雄清理傷口，一邊笑道：“我是醫生，可沒有開你們的玩笑，少爺，少奶奶，晚上你們最好忍着點，年輕夫婦有那麼方面的慾望沒什麼，但您現在的身體狀況要盡量減少次數，實在想做的話，還是要少奶奶主導好一些，免得傷口破裂……”　　莫說白果了，就是晴天和畫兒見章醫生說的那麼一本正經，也不禁紅了小臉，章醫生看了看白果現在這姿勢，笑道：“恩，這個姿勢就可以……”　　白果一聽，趕緊翻身從床上跳下來，又羞又氣，“什麼啊？！章醫生，我才不做那種事情呢！”　　“不做哪種事情？”　　看到章醫生，晴天，畫兒三人那種看騙子似的目光，小白心虛啊，自己早不是黃花大閨女了，裝純裝的確實過了點，小白臉上酡紅更醉，“我，我是說，我才不會做出那麼羞人的姿勢呢……”　　這回換甄英雄鄙視白果了，女上男下的體位是小白的最愛，做那檔子事情的時候她最喜歡把自己壓在身下，現在卻裝起清純來了，甄英雄見小白心虛的都不敢看自己，壞笑道：“果果，說瞎話都不眨巴眼的人，是誰啊？”　　“滾！你這死流氓！”甄英雄的話明顯是在揭她的短兒，小白惱羞成怒，見幾個人都笑的那麼曖昧，她狠狠在甄英雄的大腿上擰了一把，“你們都不是好人！”　　甄英雄疼的幾乎坐起來，按住甄英雄雙腿的畫兒趕緊幫他揉着被白果掐痛的部位，對白果笑道：“少奶奶，你太冤枉我了，我可是什麼都沒說過。”　　晴天則笑道：“少奶奶，我們都是女孩子，有什麼可羞的啊？”　　小白還記得那天晚上晴天和甄英雄一起睡沙發的事情呢，恨恨的對晴天道：“你以為誰都像你一樣厚臉皮啊？”　　“好了好了，別吵了，真是的，現在的年輕人，又開放又封建，我都搞不懂你們了，成天粘粘忽忽的，不怕人看卻怕人說。”章醫生扶甄英雄坐了起來，給他重新纏綁繃帶，道：“少奶奶，我可是很認真的在叮囑你們，無論你們多難為情，醫生的話還是要聽的，晚上那種事情，控制點比較好。”　　小白都有心揍章醫生了，那種事情用你警告嗎？這章醫生還真是羅嗦。　　晴天和畫兒卻拍着胸脯道：“放心吧，醫生，我們會監督少爺少奶奶的！”　　“誰用你們監督啊？！”小白喊的幾乎破了音兒，甄英雄是哭笑不得啊。　　這邊鬧的正熱鬧呢，房門差點被拆下來，蘇影氣勢凶凶的闖了進來，“小鬼！你究竟搞什麼？！”　　白果等人都是一激靈，章醫生想給甄英雄披上衣服掩飾傷處，卻是慢了半拍，蘇影已經看到了甄英雄裹着繃帶的左肩膀，微微一怔，然後臉色更寒，卻並不十分驚訝。　　甄天和蘇影是今天早上出門前，才知道甄英雄昨天遇到了‘偷車賊’這件事情的，卻只知道甄英雄受了點‘皮外傷’，並不知道他傷到如此程度，說起來，這屋裡的人都是替他隱瞞真相的同謀，此刻被抓了個現行，能不慌嗎？反倒是被蘇影指着鼻子的甄英雄一臉的淡定，似乎早就知道她會來一般，“蘇阿姨，你幹嗎這麼激動？女人不穩定的情緒可是會促進衰老的。”　　蘇影看到床頭小桌子上那些被換下來的，還帶着血的一團繃帶，很意外的沒有對甄英雄的話做出回應，而是問章醫生道：“他的傷勢怎樣？死的了嗎？”　　章醫生也知道蘇影和甄英雄之間的關係不是太融洽，聽蘇影這麼一問，還真不是太好回答，“死……死倒是死不了，但暫時要注意休息，盡量少活動……”　　言下之意，你要是揍他的話，他很可能會死，章醫生是在保護甄少爺。　　蘇影也看的出來，甄英雄的精神還算不錯，盯着他，卻對其她女孩子說道：“你們先出去吧，我有話要和他說。”　　小白本想留下來的，可還沒有說話，就覺得有人按住了她的肩膀，轉頭一看，竟是不聲不響走進房間的甄天，甄天對白果微微一笑，道：“果果，你們還沒吃早飯吧？剛好我們有點事情要和英雄商量，你們先去吃飯，記得給這臭小子帶一份回來。”　　既然甄天都這麼說了，白果也不好堅持，畢竟，甄天和蘇影是現在才知道甄英雄受傷的，肯定有很多話要說，便點了點頭，晴天和畫兒對甄天微微一躬身子，擔憂的看了甄英雄一眼，跟在白果和章醫生身後離開了，項嘯鳴在她們都出去之後，將門關上。　　蘇影坐在章醫生剛才坐過的位子上，看着他肩膀上的傷口，冷冷道：“小鬼，你不該和我們解釋一下嗎？”　　甄英雄假裝聽不明白，將襯衫穿上，邊系扣子邊問道：“解釋什麼？”　　“你肩膀上這傷就是所謂的皮外傷嗎？”蘇影氣道：“如果不是三國那丫頭說漏了嘴，我和你爸還不知道你被人捅了一刀呢，這種事情你也能瞞着我們？！”　　吳迪調戲大公主，被他甄少爺打成重傷，現在已經成了最熱鬧的話題，甄天和蘇影沒有理由不知道，估計是去看三國的時候，被那興奮的丫頭說漏了吧，甄英雄摸了摸傷口，抬起左臂，笑道：“傷的又不重，告訴你們知道也是聽你們羅嗦而已，我就怕這個，所以才懶得說，好歹我也是個男人，受傷又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呵呵。”　　口不對心，甄英雄是怕甄天和蘇影擔心，所以才隱瞞傷勢的，但如果把實話說出來，會影響到他的形象，有些人如果被當做體貼人的乖寶寶，會覺得不適應的，甄英雄就是這樣的人。　　甄天坐到床邊，望着那帶血的繃帶，有些懷疑道：“英雄，你真是被偷車賊傷到的嗎？”　　“如果我說是，你們會信嗎？”　　“不會。”甄天掏出一根雪茄，項嘯鳴划著一根火柴，幫他點燃，這才聽他接着說道：“如果你是被偷車賊傷成這模樣，我當初狠下心來送你去接受殺手培訓的苦心不等於白費了？”　　甄英雄早就知道瞞不過甄天，向後一靠，道：“我昨天遇到了冰恨天的人，被偷襲了。”　　“偷襲？”蘇影不信，“你制住了林夕照和全興，已經對冰兒的人手部署有了全面的了解，為什麼還會被偷襲？你不是說過，冰兒今天才會有動作嗎？為什麼昨天就有人對你下手？”　　甄英雄就是不想和蘇影解釋這些問題，所以才想矇混過去，現在他有點腦袋發脹，“就是因為我太自信了，所以才會大意，至於他們為什麼昨天就對我下手……大概就是見我太大意的緣故吧，以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將我幹掉。”　　見甄天依然將信將疑，甄英雄也只能在心裏嘆氣，隨便他信不信都好，反正絕對不能把托尼，克拉拉，伊蓮娜這三個殺手的事情說出來。　　人是一種容易感情用事的動物，如果甄天知道甄英雄被三個殺手盯住了，絕對不會同意甄英雄這種將自己做誘餌引殺手出來並將其幹掉的危險策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個疏忽，是沒有機會重新來過的。　　甄英雄所以不殺，不抓那三個殺手，為了就是不引起顏冰警惕，這種做法很危險，甄天不可能認同，所以甄英雄才閉口不提，托尼和克拉拉肯定會再次對他下手的，伊蓮娜那個女人是不是真的改過自新，甄英雄也不敢打保票，他不願意讓甄天為了這種事情而擔心，而且，若是蘇影知道有的殺手企圖推翻顏冰，誰知道她會做出什麼事情來啊？　　知子莫若父，甄天怎麼會看不出甄英雄敷衍自己啊，他清楚甄英雄的脾氣，既然他不想說，就算怎麼問他，他都不會說，於是甄天將話題轉移，問道：“英雄，全長老這次沒有上船，你知道吧？”　　“聽阿東說了。”提到全浩，甄英雄就想到了小環，表情一黯，道：“全長老好象在醫院陪兒子吧……”　　甄天嘆了口氣，苦笑道：“雖然全興是咎由自取，但木老說的也沒錯，全長老就那麼一個兒子，心裏難受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那種心情，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　　“老爹，你別酸我啊，這話從你嘴裏說出來，我身上都起雞皮疙瘩。”甄英雄做作的打了個冷戰，道：“我是肩膀開了個小口子，不是雙腿殘廢。”　　甄天那話中的意思甄英雄聽的明白，他是在變相的在警告自己，做事多三思，不要衝動鹵莽，否則，擔心他的人也會感覺到全長老現在的那種痛苦。　　蘇影也不太適應甄天的酸，點着甄英雄的太陽穴，沒好氣道：“小鬼，上次在木子華面前我們不好開口這樣問，你覺得欺騙全長老的那些謊話可以維持多久？真的不會穿幫嗎？”　　已經穿幫了，甄英雄很想告訴蘇影，小環已經看穿了這個騙局，也許，這個騙局對全浩而言是善意的，但對小環來說，卻是殘酷的，甄英雄澀澀一笑，“只要是謊言，早晚都會被揭穿，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瞞着全浩，人應該為自己做過的錯事負責任，我一直以來都是這麼認為的，所以撒謊，僅僅是照顧木老的心情而已，即便以後穿了幫，我也算做到仁至義盡了，你們對我的要求也不能太高，不是嗎？”　　因為小環的緣故，甄英雄的話語中有了幾分厭倦，有了幾分牢騷，還有幾分疲憊，這不像他平時的口吻，因為沒有了平時的自信，甄天和蘇影都察覺到了他的反常，這還是甄英雄第一次發牢騷，甄天知道，無論是自己還是木子華，在全興這件事情上對甄英雄的要求都太過苛求了，並未顧及到他的心情，心裏有愧，而蘇影卻再次戳了戳他的太陽穴，“你不要搞錯，小鬼，你老爹和木老鬼是怎麼想的我不知道，但我對你的要求只有一個，就是把冰兒給我搶回來。”　　甄英雄也意識到自己的情緒太低落了，現在可不是去想那些事情的時候，深吸了一口氣，對蘇影笑道：“你這要求才是最難的。”　　“但你一定能做到的，不是嗎？”蘇影難得對甄英雄露出笑臉，不過這笑容之後掩飾的東西卻耐人尋味，“小鬼，我對你的要求似乎和那個愛利絲對你的要求是一樣的，再說，就算不是為了我，也不是為了那個愛利絲，你也會為了你自己而努力的，沒錯吧？”　　“你到底要說什麼啊？”甄英雄覺得蘇影笑的有些奸詐。　　“你認為哪個做父母的會放心把女兒交給一個花心男人啊？”蘇影突然板起臉，道：“小鬼，你身邊的女人會不會太多了點？在這方面你比你爸爸差遠了。”　　甄英雄就這麼一個弱點，還被蘇影捏的死死的，“蘇阿姨，您不是要威脅我吧？”　　“你這話我不愛聽，怎麼能叫威脅呢？”蘇影一個兇狠的眼神阻止了想幫甄英雄說話的甄天，道：“無論是果果還是愛利絲，我承認她們都是好女孩，而且和一心相處的很好，但是，我不承認你是一個有責任心的好男人。”　　蘇影根本就並不了解愛利絲，她這話有愛屋及烏的嫌疑，因為愛利絲是顏冰的‘女兒’，所以她對愛利絲有親近的感覺，甚至認為，甄英雄與愛利絲的結合，很大程度上會弱化顏冰對義字會，對自己等人的仇視。　　甄英雄一眼就看穿了蘇影的用心，“責任心啊……蘇阿姨，你想要我通過顏冰的事情來證明自己是一個有責任心的男人，否則就不把女兒嫁給我，是這個意思吧？”　　“你想娶我女兒，這點考驗是必須的，再說，從你處理冰兒的事情上，我也能看出你對冰兒那假女兒的態度，沒有什麼比旁觀者看的更清楚了，你呵護愛利絲，那麼以後自然也會呵護一心，我這做媽媽才能放心不是嗎？”蘇影語風一轉，嚴肅道：“還有，我早就想警告你了，不要沒大沒小的，冰兒是我和你媽媽的妹妹，你張口閉口直呼她名字，太不象話，以後和我說話的時候，最好稱呼她為‘冰兒阿姨’。”　　這個要求比第一個還難做到，甄少爺心裏苦笑，把顏冰叫‘冰兒’倒是不難，但稱呼她為‘阿姨’……這不是讓少爺飽受世俗倫理的譴責嗎？嚴格的說起來，三國雖然是甄天領養的女兒，和甄英雄一起長大，某種意義上，可以將她看做童養媳，反正甄少爺戀姐早就成了公開的秘密，和三國結合，只是鼓起勇氣捅破那一層窗戶紙的事情，當甄英雄鼓起那口勇氣的時候，抵觸的心理已經淡卻了很多，倫理啊世俗啊譴責什麼的早就感覺不到了，但是與顏冰的關係卻不那麼簡單。　　就像蘇影說的，顏冰是她的妹妹，是父母幼時的玩伴，是曾經仰慕過，憧憬過老爹的女人，是自己的阿姨，和阿姨上了床，這未免太邪惡了，尤其是，已經和自己發生過關係的愛利絲，稱呼顏冰為‘媽媽’……如果他們知道自己和這對‘母女’發生過關係，會是什麼反應呢？別人不敢說，蘇影即便不宰了自己，也不可能讓一心嫁給自己這種‘禽獸’了。　　和媽媽的妹妹上了床，這種事情甄英雄本身就有極大的犯罪感，雖然是自欺欺人，有逃避現實的嫌疑，但甄英雄還是覺得，若把顏冰叫‘阿姨’，就好象承認了自己是‘禽獸不如的畜生’一般。

# 第443章 第二輪比賽

　　有些時候，複雜的人其實並不複雜，所以看起來複雜，僅僅是因為他太簡單，太天真了，被人誤以為複雜，甄英雄就是這一類人，他本是一個複雜的人，偶爾卻會暴露出簡單的，容易被人忽視的一面，他更願意拋開甄天和蘇影，站在自己的立場，平等的看待顏冰，將她看做為一個女人而不是長輩，可惜，現實中，這種關係不會因為個人的期待而發生任何的改變，甄英雄最怕有人將這層關係挑破，偏偏蘇影點中了他的傷口。　　“切，她要殺的人不是你，我都被她折騰成什麼樣兒了？叫她阿姨？球球的，我直呼她名字就算夠客氣的了。”甄英雄這話說的心虛，等於把責任都推給顏冰了，他暗暗鄙視自己，可同樣覺得無可奈何，算了，被別人鄙視，還不如自己鄙視自己呢。　　看到甄英雄現在這副慘相，甄天和蘇影倒是不懷疑他的話，他屢次死里逃生，確實和顏冰脫不開關係，兩人都覺得對不住甄英雄，上一代的恩怨和誤會報復到了他的身上，甄英雄太無辜。　　見甄天蘇影都不說話了，甄英雄知道他們心裏在想什麼，如果是更早一些的時候，甄英雄的確對他們有埋怨，但現在不同了，遇到了愛利絲，遇到了顏冰，化解上一代的矛盾，拯救顏冰對甄英雄來說，是一種男人的責任，他不能推卸的責任，讓他覺得心虛的，不能說出口的，有着犯罪感的責任。　　“蘇阿姨，你氣勢洶洶的闖進來，就是為了檢查我的傷口嗎？”　　蘇影一怔，好象才想起正事來，“當然不是了。”　　甄英雄本就是想岔開話題，問道：“還有什麼事情嗎？”　　“小鬼，你是明知顧問吧？”蘇影氣呼呼道：“早上是怎麼回事？那個吳迪再混蛋，好歹也是進入十六強的选手，你把他打殘了，對義字會的影響有多不好你知道嗎？尤其是他先前在比賽中淘汰過阿東，很多人都懷疑是我們是蓄意報復……”　　甄英雄也知道那件事情自己處理的並不冷靜，但是，三國就在自己身邊受了吳迪的氣，他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當時他本就因為小環的事情而心情糟糕之極，只怪吳迪撞了槍口啊。　　“蘇阿姨，那吳迪欺負的人是我姐，我要是不搞他，恐怕那些小魚爛蝦又會說義字會疲軟好欺負，被人騎在頭上拉屎都不敢吭聲吧？”甄英雄道：“黑社會裡根本沒有對錯，無論我當時怎麼做都會有不利於我們的言辭不是嗎？說到底，誰的手腕硬誰就是對的，你放心吧，我知道怎麼善後。”　　顏冰的暗殺計劃就要發動了，甄英雄覺得，讓那些小組織見識一下義字會的強硬並不見得就是壞事，今天讓他們害怕義字會，對以後鎮壓他們有一定的威懾作用。　　涉及到三國，甄英雄會失去冷靜並不出乎甄天的預料，攔止了要和他辯論的蘇影，甄天笑着道：“永泰安那邊我會讓嘯鳴過去給他們一個警告的，但是，英雄，我和你蘇蘇阿姨主要是擔心你的身體，既然受傷了，你就不能老實一點嗎？”　　“這話果果剛才也說過，呵呵。”甄英雄訕訕一笑，“我會注意的。”　　甄天不曉得自己的話這小子是不是真的聽進去了，反正他從來都不是一個聽話的兒子，無奈的搖了搖頭，站了起來，“我們沒別的事情了，你好好休息一會兒吧，不出意外，冰兒的殺手下午就會有動作，不是嗎？”　　甄英雄並不敢肯定，隨口道：“也許吧。”　　甄天沒說再說什麼，現在他的心裏同樣的複雜，嘆了口氣，起身朝門外走去。　　蘇影看了看甄英雄，期期艾艾的似乎還有話說，但最後卻沒說出來，跟在甄天的後面，喃喃道：“要是我能像狗熊一樣可以冬眠該多好啊……”　　蘇影這感慨乍聽起來似乎好笑，可甄英雄卻聽的出來她話語中的苦澀，現在，誰不想逃避現實啊？如果可以的話，甄英雄也想睡上一覺，當睜開眼睛之後，發現一切災難都已成為了過去。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存在其兩面性，當嚮往一些美好事物的時候，總有一些棘手的問題擋在面前，美妙的感覺要經歷過苦惱的襯托才會得以體現，就好象等待太陽升起的那一刻一般，感受光明與溫暖之前，一定是身處在清冷的黑暗中，期望與困難是並存的，當它們交織在一起，就是現實，現實是無法逃避的，無法逃避現實中的困難，也無法逃避困難之後的美好。　　就像蘇影不願意麵對這樣的現實一般，甄少爺也不願意去面對，因為，對蘇影而言的美好的終點，只是甄英雄另一個災難的開始，提前看到那個災難，對甄英雄來說是巨大的悲哀。　　蘇影如願的擁抱着妹妹顏冰的那一刻，顏冰和自己的關係又該怎麼處理呢？甄英雄只要想起來就冒冷汗，齷齪的他暗暗感慨，與顏冰發生關係之後，將那條沾染着顏冰落紅的‘犯罪證據’偷走，不曉得是不是太小人了，但是……只要想到顏冰拿着那條大褲衩在甄天和蘇影面前控訴自己的情景，他又忍不住佩服自己，原來，人，可以無恥到這種程度，那條大褲衩絕不僅僅是向愛利絲證明顏冰不是她親生媽媽的證據……　　……　　油輪駛入公海后，大賽再次拉開序幕，不同於上次出海，今天，黑市拳大賽的遊戲階段已經過去了，撕掉試探期的謙虛，黑道上的賭博盛會終於正式拉開了序幕。　　即便选手已經被淘汰的組織，也再次登上了油輪，誰都不想錯過這場賭博的勝宴。　　各式各樣的賭法層出不窮，只要是賭博，就從不缺少莊家，不過，義字會並非那種莊家。　　其實，黑市拳大賽原本的規則，為一對一的單挑式賭博，既，對戰兩名选手所代表的組織一對一的單挑，這種賭博方法並不需要莊家，只有接受與不接受的區別，當一方組織開出來的賭注太大，另一方不敢接受而畏怯的時候，這一方的比賽选手也同時喪失比賽資格，對手直接晉級，這就是唯一的規則。　　混黑道的，混的就是一張臉，不要命也要爭個面子，因此很少有主動棄權的，豪賭，就發生在這些人中間，當然，如果知道必輸無疑，這些組織就會象徵性的以百八十萬現金為注，即便輸了也不會太心疼，去年天門用一家物流公司做賭注的教訓，眾人還記的很清楚，直到今天李連成都在為了當初的衝動和貪婪而後悔。　　一對一的單挑賭博，賭注並不局限於金錢，但凡與利益掛鈎的東西都有可能成為賭本，唯一的前提是，提出這種賭注的人，也要拿出讓對方認為等價的東西作為賭注，賭博的氣氛也就油然而生，緊張，刺激，火藥味十足，即便只是旁觀，也會讓人覺得靈魂顫慄，這就是黑道的娛樂方式。　　除了一對一的單挑賭博，一些與比賽無關的組織也會以莊家身份私設賭局，這也被稱為‘局外局’，既賭局以外的賭局，而這種賭局則是以金錢利益為主，因此參与組織極多，也是大多小組織混入這次大賽的主要原因。　　因為預賽之後选手嚴重縮水，比賽性質又完全轉變為賭博，因此男女組比賽不再分開進行，而是在同一場地輪流上演，第一天共十六場比賽，男女組角出八強，第二天八場，男女組四強出爐，賽事隨着重頭戲的到來而越發疏鬆，讓选手得到足夠的時間休息。　　吳迪在場下‘意外’受傷，男組第一場比賽，他的對手不戰而勝，順利晉級，這讓先前將吳迪看做黑馬的人不禁失望，不過人們很快把那種遺憾忘記了，因為在男組第一場比賽之後，立刻要進行女組的首場比賽，這絕對是一場重頭戲，因為登場的，正式有望四聯貫的大熱門，義字會的大公主，甄三國。　　十六進八，三國的比賽，‘局外局’開出的盤口賠率是五賠一，由此不難看出她的實力與人氣，莊家顯然是熟悉義字會的某個組織，如此賠率，詐看是毫無戒心，給打假拳營造環境，實際上，了解義字會的人都知道，甄三國是不會故意輸掉比賽的，莊家故意開出這種賠率，並散播甄三國會打假拳故意輸掉比賽的謠言，只是為了吸引那些貪婪的人把錢塞入他們的荷包，對於這種騙局，甄英雄不屑一顧，現在比賽的性質，已經讓那些人盡顯貪婪本性，一張張嘴臉都是那麼醜陋不堪。　　成為義字會對手的組織只是象徵性的拿出了三百萬作為賭注，能進入十六強的选手，少說也為組織贏了千八百萬，可見，對方組織是見好就收，明知不敵，三百萬就當是買義字會一個手下留情了。　　甄天並不想欺負人，因此沒有提高賭注，做足了東道主的面子活，讓人家輸了錢還得念他的好，也難怪，如果甄天把賭注加升至對手難以接受的程度，對手就會被迫直接棄權，雖然省了三百萬，可丟掉的面子卻遠遠不只是這三百萬能買回來的啊。　　三國依然穿着那件米老鼠體恤，如果不是因為甄英雄受傷了，三國肯定會讓他幫着纏綁繃帶的，即便如此，三國也沒打算放過甄英雄，這次更是將那件情侶裝‘米奇’體恤也帶着，堅持要他穿上，做自己的助手，站在場下看她比賽，給她加油助威，甄英雄好說歹說，三國才降低了一些要求，允許他不穿那件半袖體恤，倒不是顧及甄英雄的臉面，而是顧及他身上的傷。　　大概是因為早上的事情讓三國感受到了甄英雄對她的在乎，心情好好的變態丫頭狀態也同樣的好，她的對手能連過幾關進入十六強，身手自是不一般，可在三國的面前，卻顯得那麼稚嫩。　　臂長，腿長，在一米六五的對手面前，身體條件本就佔著絕對優勢的三國在移動上也快過對手，上來就憑藉氣勢，用完全放棄防守的兇狠進攻壓制住了對手，雖然看似鹵莽，可內行都看的出來三國的厲害，她攻的雖然狠，但與對手之間的進攻距離卻掌握的恰倒好處，不遠不近，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身高優勢，同樣一記直拳，她能打到對方的臉頰，對方卻連她的鼻尖也碰不到，而且完全伸展身體后，三國有足夠的閃躲擋拆的反應時間，進攻尺度把握的非常老道。　　當其中一方的攻擊完全展開時，立刻凸顯出場面的火暴，比賽才一開始就進入了白熱化一般，現場的賭徒們叫好聲不斷，歡呼聲震耳欲聾，雖然有着好幾層的隔音設備，可蘇影還是擔心這裏的‘嚎叫聲’會驚動上面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客人。　　環境是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三國打的猛，小白看着也覺得解氣，激動啊，激動的坐不住，受氣氛感染，穿着一身禮裙的她也從座位上站起來為三國叫好，淑女形象喪盡，甄英雄都覺得臉紅，趕緊把她拉回來坐好，小白似乎才意識到自己處於被關注的焦點位置，頗有點不好意思，但從她身體的微微顫抖，不難看出被壓抑着的興奮，白果似乎早就忘了，這種比賽根本就是犯罪。　　三國的對手也算經驗豐富，被三國一痛猛攻，每擋住一拳都能感覺到受打擊部位的沉重與疼痛，知道這丫頭的力量也在自己之上，想要贏她，惟有依靠摔技，瓦解她的身高優勢，將她摔倒，藉機擰斷她的關節，讓她喪失一定的攻擊能力自己才有勝算，於是，她並不退讓，反而抱着腦袋，迎合三國的攻擊，企圖尋找到一個空隙貼上前去，這也讓場面看起來更熱鬧了。　　甄英雄一眼就看穿了那女人的意圖，對白果道：“那女人挺聰明，看來打架的經驗很豐富，不過挑錯了對手，想抓住我姐廝打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白果並非這方面的菜鳥，聽甄英雄一說，也看出了那女人想要纏倒三國的意圖，不禁有些擔憂，“真的嗎？臭傢伙，大姐沒問題吧？”　　“別看我姐平時傻呼呼的好象沒心沒肺似的，和你不一樣，她那是裝出來的，其實她心思細着呢。”甄英雄信心滿滿道：“她知道自己的優勢，所以也很清楚對手想反擊必須要採取的方法，現在的猛打，就是在引誘那女人放棄防守進行反擊，那時候她一定會暴露出破綻，只要抓住那個機會，就能一擊制勝。”　　白果看着擂台上的兩個人，情不自禁的點了點頭，“是啊，那女人一味防守，大姐攻的再猛，也很難把她打倒，還會平白浪費體力，如果能引誘她出手，的確是一個撕裂她防守的好機會，大姐真的很聰明啊……誒？不對，死流氓，你剛才那話什麼意思？傻呼呼的，沒心沒肺，你那話是罵我呢吧？！”　　甄英雄聳聳肩膀，眼神中的玩味的神采顯然是在印證白果的‘傻呼呼’，小白氣的想要抓他一滿臉花，就見甄英雄的目光突然凌厲，盯着擂台，道：“勝負有分曉了。”　　白果呆了一下，顧不得和甄少爺拌嘴，望向擂台，就見三國雙臂被那女人架開，動作完全敞開，那女人抓住機會，雙手揪住三國的肩膀，前貼一步，縮短了距離，如此身位，三國的優勢似乎完全消失了，那女人心中一喜，只待摔倒了三國，她便勝券在握，觀眾群爆發出一陣略帶諷刺的驚呼，這讓那女人心理極度不平衡，似乎所有人都偏向於這個義字會的大公主。　　即便是白果，也覺得形式對三國不妙，可擔憂還未在臉上凝成表情，就聽那女人一聲慘叫，竟是被三國狠狠一腳跺在了腳面上，那女人吃痛，身體自然前蜷，三國緊咬着兩拍小白牙，閉緊雙眼，蹙起秀眉，大有豁出去的架勢，一腦門撞在了那女人的鼻樑上，那女人的鼻血就像突然壞掉的水閥一般，飛灑而出一串鮮紅，揪住三國肩頭的手也鬆了，只覺得眼前金星繚繞，腳下沒根，三國不等她摔倒，騰躍而起，曼妙身形和完美的滯空感為她博得了爆炸式的掌聲，所有人都知道，這場比賽的勝者已經產生了。　　那女人被三國一腳蹬在胸口上，兩團飽滿不規則的顫抖着，好象隨時會破裂似的，讓人懷疑那東西以後還能不能哺育後代，連退了七八步，那女人仰面摔出了場，幸好被台下的兩個助手接到，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傷害，場醫立刻沖了上來，將抱胸痛吟的她抬上擔架，送去了醫務室。　　三國跳下擂台，白果將外套給她披上，眼中的羡慕與敬佩讓三國甚是受用，甄英雄對她微微一笑，“沒受傷吧？”　　“受傷了！”牛氣沖沖的傲慢姿態立刻消失了，三國頗有點撒嬌的嫌疑，揉着腦門，道：“疼死我了，英雄，給姐姐揉揉……”　　“你自己不是揉着呢嗎？過會就不疼了。”甄英雄臉皮再厚，在這麼多人面前也不好和三國太親近，更何況白果那雙眼睛一直冒着寒光，死死的盯着自己啊，“沒見到李英豪，我找他有點事情，下邊的比賽就不看了。”　　三國有些失望，嘟起小嘴，完全沒有那種勝利者應有的喜悅，和剛才恰恰相反，她此刻看白果的眼神，就像白果方才看她的眼神一般，也多了分羡慕或者是嫉妒，甄英雄從不讓自己參与他的事情，三國覺得他是故意躲着自己。　　甄英雄暗暗嘆了口氣，對三國道：“老姐，你要不要去啊？”　　三國聞言，有些意外，卻是精神一振，“要去！要！”　　……　　偶然性高發的女組比賽本就因為其賭博性質倍受關注，因為義字會參賽的三名女选手都非常輕鬆的挺進了前十六名，且三國更進一步，率先晉級前八，幾乎將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與此相比，同樣的觀眾，對待男組比賽的熱情顯然不夠高漲，這也是因為男組的實力較強，偶然性極低，造成了莊家開出的盤口賠率平淡，毫無賭博的刺激可言吧，但這平淡之中，也並非沒有例外，沒有看點，比賽開始之後甄英雄總給人一種心情沉重的感覺，正是因為男組比賽中那唯一的‘看點’。　　阿東提前出局，藍涯的幾場比賽贏的並不輕鬆，沒有顯現出值得人在意的實力，因此在男組比賽中，並沒有人去關注義字會了，甚至，對於最後誰能奪冠，人們並沒有特別看好的熱門，反倒是有不看好的选手。　　李英豪不能適應如此殘酷的比賽規則，雖然贏了幾場比賽，卻贏的並不輕鬆，甚至很多人覺得他是僥倖混入了前十六，他也為此成為了‘局外局’的莊家最不看好的选手。

# 第444章 一賠六之戰

　　比賽轉化為赤裸裸的賭博性質之後，男組比賽的血腥場面已經不足以讓人興奮了，如果說十六進八的比賽中還存在什麼亮點的話，恐怕便是李英豪的這場比賽了，甄英雄心裏最放不下的，便是這件事情。　　誘導比賽進入血腥狀態，本次比賽第一個將對手殘忍殺死的張永哲，雖然心狠手辣，但在其他选手的陪襯下，卻也沒顯得太特殊，人們怵的，僅僅是他趕盡殺絕的無情罷了，相反，將與他對陣的天門太子李英豪，因為那副不願重傷於人的慈悲心腸，被人看做超級傻瓜，在先前的比賽中幾乎將身體拖垮，一強一弱，最吸引人的，莫過於那打擊人的賠率了。　　賠率雖然誇張了一點，不過做為一場被看做毫無懸念的比賽，還是無法讓人興奮起來，由此可見李英豪在先前的比賽中發揮的多麼失常了。　　“一賠六？太看不起人了！”　　晴天和畫兒進門之後，將打探到的‘局外局’的賠率告訴給了甄英雄等人知道，白果見身邊的風鈴臉色黯然，並不支聲，顯然是對這個賠率早有耳聞，立刻從沙发上跳了起來，“晴天，你會不會聽錯了？”　　晴天也知道這個賠率太打擊人了，但事實如此，望了一眼風鈴，有些不忍心的點了點頭，“少奶奶，這是今天下注最熱的一場比賽，不會錯的。”　　甄英雄沒有說話，靠在沙发上，右手拿着那把‘永泰安’還回來的蝴蝶刀，讓人眼花繚亂的翻着刀花，面無表情的看着躺在床上裝死魚的李英豪，李英豪表面沒有什麼反應，可甄英雄卻看的清楚，他握緊拳頭的力道可以捏碎核桃，顯然，這個賠率傷到了他的自尊。　　“切！那是那群流氓眼瞎！鈴鈴，別信那破東西，估計那些混蛋知道李英豪以前是幹警察的，所以故意開出這種賠率來打擊他呢。”白果握着風鈴的手，鼓勵道：“小看我們做警察的，真是自己找倒霉呢，我這就把家底都買了，全買成李英豪贏，一賠六，我看他們拿什麼賠給我！”　　風鈴知道白果是在安慰自己，看了一眼李英豪，幽怨道：“算了，果果，你不用說這些話來寬慰我們，你看看他現在那個德行，別說一賠六了，就是一賠十也不會有人買他贏的。”　　風鈴以前總是和自己吹噓李英豪多麼的了不起，在她眼中的李英豪，就像是自己眼中的甄英雄一般，無所不能，可她現在卻對李英豪如此不信任，小白有些茫然，事實上，她雖然在幫着李英豪說話，可那僅僅是在安慰風鈴而已，看到李英豪那個要死不死的德行，她心裏也來氣，恨不能飽揍他一頓才好，風鈴如此一說，小白甚至不知道該對風鈴說些什麼了，“鈴鈴……”　　“她說的沒錯，果果，買李少爺贏，就等於給那些賭鬼送錢花，再說，即便他僥倖能贏，就你這種月薪兩千一族能有多少家底？把你那點家底全砸上，乘以十也不足以讓人心疼啊，可你攢點錢不容易，要是輸了，你明天拿什麼吃飯？”　　小白聽甄英雄陰陽怪氣的戳人家傷口，又羞又氣啊，她確實沒什麼所謂的家底，銀行里甚至沒有存款，月薪兩千塊，才參加了幾個月的工作，全加起來也沒剩下幾個子兒，全在口袋裡掖着呢，剛才那話確實說的太大了，可那是安慰人啊，讓甄英雄這麼一說，自己好象成了小丑一般，白果兩步跨到甄英雄面前，想把他活活掐死，“死流氓，就是你知道的清楚是吧？！我就是窮鬼，沒錢吃飯你養我！”　　甄英雄並不是針對白果，而是針對床上躺着的李英豪，將蝴蝶刀塞回口袋，他笑着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把那幾百塊錢全押在張永哲身上，雖然贏的少點，但總好過把錢燒掉不是嗎？果果，要不我借你一兩百萬，輸了算我的，贏了是你的……”　　看李英豪現在這個德行，確實沒戲取勝，如果押一百萬買他輸，贏了話就是十幾萬啊，十幾萬，那自己不成了小富婆了……小白從來沒有過那麼多錢，還真有點心動，就差點沒流出口水來了，轉念一想，自己這是動什麼心思呢啊？發這種橫財簡直是在直接的傷害自己最好的朋友，太卑鄙了，小白吸了一口口水，咽到肚子里，更加的惱羞成怒，“死流氓，你以為我是你啊？！”　　甄英雄嘿嘿一笑，“可我看你剛才好象心動了的樣子……”　　以李英豪現在這個狀態，買他輸就好象去撿錢一般，如果賺錢真的這麼容易，誰能不心動啊？白果滿臉通紅，氣道：“我才沒有！”　　“賺點零花錢也不錯啊……”　　三國知道這個叫做風鈴的女人，就是甄英雄找來企圖打敗自己的‘秘密武器’，因此有些敵視，甄英雄是故意刺激李英豪，而三國則是單純的想要打擊那兩口子，“晴天，畫畫，我們是不是也去買張永哲贏啊，我最近都沒有到店裡去，錢包都扁了。”　　三國成天呆在漢宮裡，根本沒有花錢的機會，晴天和畫兒哪會看不出她的意圖啊，她們並非是想陪着大公主胡鬧，而是符合在附和甄英雄，晴天笑着應道：“好啊好啊，我的私房錢有十萬塊，畫兒，你有多少？”　　“和你差不多，我也有十萬塊……”　　白果看到風鈴那越發難看的臉色，氣道：“大姐，你搞什麼啊？鈴鈴是我的好朋友，你們這麼說實在是太傷人了！”　　“會嗎？”甄英雄望着李英豪，淡淡笑着，“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投資的機會，根本不是賭博，因為這種投資不存在一絲一毫的風險，風鈴，我勸你也把家底全買了，不夠我可以借給你，李英豪要是在場上掛了，你以後一個人過日子也需要錢不是嗎？”　　風鈴明白甄英雄的用意，並沒有反駁，看到李英豪那麼能忍的繼續裝死魚，幽怨的嘆了口氣，那表情看的人心酸，白果一面氣李英豪沒出息，一面替風鈴與甄英雄辯駁道：“你怎麼知道李英豪肯定會輸？！”　　“既然是賭博，那就要站在一個賭徒的視角去分析。”甄英雄淡淡道：“比賽進行至此，他是男組选手中唯一一個沒有重傷過對手的人，這不值得表揚，反而證明了他的愚蠢，在我們這些人的眼中，他就是一傻子，這不是比賽競技，而是黑道份子的消遣遊戲，是生或着死的賭博遊戲，‘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那是純粹的扯淡，前面的比賽里，他明明有機會輕鬆擺平對手，卻因為堅持心裏那點所謂的正義感，生怕將對手重傷，用不重傷對手的方法獲得勝利，給自己增加沒有必要的負擔，結果搞的自己傷痕累累，無論是心理狀態，還是身體狀態，他都無法與張永哲相提並論，果果，你認為他憑什麼會贏？”　　“可是……”　　“沒有什麼可是。”甄英雄不讓白果說話，見李英豪還在裝睡，乾脆赤裸裸的罵道：“像他這種白痴，廢物，傻子，半殘，上擂台就是上絞架，風鈴，這種沒腦子的男人，還是及早甩掉的好，世界上的好男人多的是，少爺我幫你介紹幾個，保證比那頭裝死的豬要有責任心，你看阿東合適嗎？今年二十四，還是國寶級的處男呢……”　　“甄英雄，你他媽少和我玩心眼兒，我不用你激！”一直閉着眼睛裝死魚的李英豪實在聽不下去了，從床上彈了起來，他知道甄英雄無恥，卻沒想到他無恥到如此地步，連朋友老婆的玩笑他都開，而且是當著自己的姐姐和女人，李英豪甚至懷疑甄英雄還是不是人。　　三國和白果正要懲治口無遮攔的甄英雄呢，聽李英豪終於張口說話，愣了一下，就聽甄少爺不屑的哼了一聲，鄙夷的笑道：“呦，你沒睡着啊？我以為你把褲襠中間那根把兒砍了，躺床上裝睡美人兒呢，原來你還知道自己是爺們啊。”　　風鈴被甄英雄開了玩笑，並不生氣，現在眾人才鬧明白，甄英雄非要把自己扮演的那麼無恥下賤，就是想逼李英豪張開嘴巴，男人了解男人，李英豪再能忍，甄英雄開他女人的玩笑，他的自尊也不允許他再忍下去，即便他明明知道甄英雄的用心。　　“你別怪腔怪調的，你想說什麼我都知道，無非要我棄權。”李英豪面無表情，壓着聲音，冷冷道：“用不着你多嘴，我知道我應該怎麼做！不就是在擂台上宰了張永哲嗎……”　　“你不知道。”甄英雄寒起了臉，冷哼一聲，道：“李英豪，我從來沒說過要你在擂台上宰了張永哲，而是警告你，如果不想被他宰了，就要有不惜殺掉他的覺悟，徹底的放開手腳。”　　李英豪眉頭一跳，“你覺得我打不過那個張永哲？”　　“李英豪，所以我才說你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不只是張永哲，我僅僅是針對你參加比賽的態度，你身上還有地方在隱隱作痛吧？即便你今天遇到的人不是張永哲，我還是會以朋友的身份來警告你，想活命，想要保護好自己，就必須在這種比賽里狠下心來，不要同情你的對手，進入十六強后，比賽因為賭博牽扯到的利益太大了，人已經徹底被慾望控制，你現在的這種心理狀態，碰到任何一個對手都可能把命丟掉。”甄英雄站起身來，道：“要你小心張永哲，是因為他把囂張寫在了臉上，他是一個只要有機會就會將對手在場上幹掉的人，而你是一個絕對不會主動跳下擂台的人，做為朋友，我僅僅是希望你不要給他那樣的機會而已，因為沒有人願意看到朋友在自己的面前死去。”　　李英豪愣了一會，才嘶啞着嗓音，壓抑着怒氣，道：“你認為現在任何一個人都比我強？”　　“至少別人的心態都很正常，雖然那種‘正常’在真正的正常人眼中是一種殘忍甚至是變態。”甄英雄道：“別人都有殺掉對手的覺悟，而你沒有，畏首畏尾的猶豫可能讓你丟了小命，這是黑道份子的遊戲，卻不是你的遊戲，李英豪，警察也可以制裁殺人犯的，不是嗎？我知道你參加比賽是並非為了你爸爸或者天門，僅僅是為自己尋求刺激，也知道比賽的性質出乎了你的想象，讓你很難接受，但我要告訴你，並非你傷了人，就表示你和我們是同一種人，如果你不肯棄權的話，就在出場之前好好想想我說的是不是有錯，現在並不是你和自己做思想鬥爭的時候，如果你為自己的立場感到迷茫，那就棄權吧。”　　甄英雄說罷，就將三國和白果拉了起來，然後對風鈴一笑，“希望你不會因為他而影響到心情，你的比賽我會去看的，加油，我告辭了。”　　風鈴還在思考着甄英雄先前說過的話，似乎聽明白了，卻又不是很明白，李英豪的骨子里，還殘留着做警察時的尊嚴，他不想與那些选手成為同一種人，所以才變的茫然嗎？　　李英豪也覺得自己幼稚，甄英雄的話說進了他的心裏，如果自己也殺人，也傷人的話，與那些黑社會又有什麼區別？為了取得比賽勝利而殺傷對手，李英豪做不到，這與他先前所期待的比賽是完全不同的性質，他沒想到社會有如此黑暗的一面，他想證明自己與他們是不一樣的，因此天真的想用自己的方法贏到最後，現在看起來，有些天真。　　“現在的我，不是警察，可我也不想成為黑社會，甄英雄，我算什麼？”　　“誰知道呢……這個問題應該問你自己，我只知道，你是李連成的兒子，風鈴的男人，我甄英雄的朋友，僅此而已，你只要知道你叫李英豪，就絕對不會迷失方向的。”　　甄英雄頭也沒回，走出了房間。　　……　　臨近中午的時候，女組比賽爆冷，‘局外局’的莊家當真是賺翻了，反之，甄天輸的有些肉疼，微兒竟然被人從擂台上甩了下來，好在是被眼明手快的甄英雄接到了，雖然微兒沒有受傷，甄英雄卻因為給她做了肉墊，而震裂了肩膀的傷口。　　微兒將對手引誘至場邊之後，因為一個突然的逆向移動，不甚扭傷了腳踝，這才反被身體健壯的對手抓住機會，一個過肩高拋丟出了場外，場下的甄英雄反應很快，清楚的看到了微兒扭傷腳踝的那個細節，及時的衝過來做了她的肉墊。　　表面上是送微兒回房間治療，實際上，真正需要治療的卻是甄英雄。　　藍涯用冰水幫微兒敷着腫起的腳踝，先前還對甄英雄頗有微詞的他，看到甄英雄脫去上衣，露出了肩頭那外翻的血淋淋的傷口，忍不住倒吸一口涼氣，微兒更是發出一聲輕呼，輸了比賽，又害得甄英雄傷勢加重，她心裏更不是滋味了，尤其是，她並不想欠甄英雄的人情。　　韓慧恩眉頭一跳，有些驚訝，卻並沒有說話，能傷到甄英雄的人，很可能是殺手世家的殺手。　　還好三國被甄天和蘇影叫走了，並不知道甄英雄受傷，否則甄少爺怕是一點安寧也享受不了了，即便如此，小白也沒少罵他，章醫生更是牢騷不斷，要不是因為船在海上，她早強迫甄英雄回漢宮了。　　給迸裂的傷口做着止血處理，章醫生皺眉道：“少爺，傷口要重新縫合……”　　“現在？”甄英雄軟着腔調，語氣中帶着七分商量，三分懇求，道：“章醫生，晚一些行不行？有一場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我必須去看……”　　“不行！”章醫生想都不想，否決道：“少爺，這不是兒戲，我警告過你不要胡來的。”　　“您這話說的也太冷血了，我那能叫胡來嗎？”甄英雄見章醫生態度強硬，嘆了口氣，指着微兒，道：“我肩膀上縫幾針，總比在她腦袋上縫幾針好吧？您要是堅持現在動手術的話，也好，但我不需要麻醉。”李英豪和張永哲的比賽就要開始了，李英豪現在的狀態讓人放心不下，甄英雄可不想一覺醒過來聽到什麼噩耗。　　“你為什麼非要去看下一場比賽？”　　“沒有什麼理由，但是我堅持。”甄英雄心裏總是有一種說不清的躁動，促使他去觀看李英豪的比賽，也許，是一種不詳的預感吧。　　章醫生見甄英雄這麼頑固，把目光望向了白果，希望白果幫助自己說服甄英雄，可白果心中也有和甄英雄同樣不詳的感覺，她知道甄英雄的心思，阻止他去看那場比賽是不現實的，便為難道：“章醫生，有沒有辦法幫他止痛啊，那場比賽快開始了，等比賽一結束，我一定讓他聽您的話……”　　白果竟然幫着甄英雄說話，這讓章醫生有些意外，同時她也意識到，他們要看的那場比賽可能真的很重要。　　見甄英雄，白果和章醫生之間發生爭論，微兒更覺得心裏內疚，“甄少爺，我……對不起，我連累你了。”　　“恩？”甄英雄笑道：“你指哪件事情？是因為你輸了比賽，讓義字會吐血一千五百萬，還是害我要再挨上幾針啊？”　　微兒會輸，是一個意外，這是對方也沒有想到的結果，所以賭注並不算驚人，甄天所以頭疼，是因為他認為倒手的一千五百萬不但損失了，還要倒貼一千五百萬，說穿了，就是一種期待到失望的極端心理反差。　　甄英雄這話說的太直接了，讓人聽起來很不舒服，微兒沒想到他連點男人的氣度都沒有，但他說的也是實情，微兒雖然忍着，但原本語氣中的歉意卻被稀釋了一般，“都有，這兩件事情，我都對不起你……”　　“呵呵，這話不太像是你說出來的，我還是習慣你討厭我的那種驕慢態度。”甄英雄淡淡一笑，道：“強迫你參加比賽的人是我，你已經儘力了不是嗎？所以輸了也沒什麼關係，至於我這傷……刀子又不是你捅的，你幹嗎和我道歉？”　　微兒一怔，“可是，你傷口迸裂是我害的……”　　甄英雄擺了擺手，“我已經說過了，你參加比賽是被我強迫的，如果你因為比賽而受傷，那我不是更對不起你？我接住你是不想欠你的而已。”　　甄英雄始終不太習慣接受別人的道歉，從這一點上不難看出他還殘留着一些孩子氣，韓慧恩笑了笑，對渾身哆嗦的微兒說道：“不用浪費自己的感情了，微兒，他不是那種能讓你感動的人。”

# 第445章 機會把握者

　　微兒脾氣沖，被甄英雄‘綁’了以後，連自由都受到了他的禁錮，因此一直對他心存芥蒂，最近一段時間，那種敵意才開始消逝，她肯低聲下氣的和甄英雄道歉，不要說藍涯了，就是她自己也覺得驚訝，偏偏甄英雄那麼不識抬舉，這讓微兒有點下不來台的感覺，愛面子的微兒怎能不生氣啊？　　章醫生正猶豫該如何處理甄英雄的傷口呢，晴天突然推門而入，嚇的眾人一激靈，這丫頭一臉的焦急，喊道：“少爺，上一場有一方选手棄權，現在是女組比賽，看樣子馬上就能分出勝負了，下一場就是李英豪和張永哲的比賽，顏，顏冰居然去現場了！”　　晴天幾乎把門板踹下來，章醫生嚇的手一抖，按痛了甄英雄的傷口，甄少爺慘叫了一聲，眾人本想斥責晴天的冒失，可聽到她的話，全呆了，‘顏冰’這兩個字，彷彿帶着魔力一般，尤其是甄英雄和韓慧恩，表情最為怪異。　　韓慧恩一直將愛利絲像妹妹一樣疼愛着，所以對顏冰頗有微詞，認為她的教導方法給愛利絲帶去了不該有的痛苦，她對顏冰有一種敵對心理，顏冰終於肯在人前暴露身份，韓慧恩立刻意識到，她終於要開始行動了。　　甄英雄與韓慧恩的想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他看出了顏冰的另一層用心。　　甄英雄根本顧不得傷口，將外衣丟給晴天，他跳下床，一邊穿襯衣，一邊朝門外走去，“不好意思章醫生，等下一場比賽結束之後我會馬上回來的。”　　“少爺，傷口還沒有包紮呢……”　　“不用包了，省的呆會縫針的時候再拆了。”　　白果本想阻止甄英雄來着，可看到他陰着臉，話到口中卻說不出來，甄英雄的心情似乎很糟糕，小白和晴天趕緊追上甄英雄，韓慧恩等人也跟了上來。　　顏冰為什麼要在這種比賽中露面？甄英雄想到最可怕的一種可能，“晴天，一對一的賭局，冰恨天對天門提出的賭注是什麼？”　　晴天一邊幫甄英雄穿上外套，一邊說道：“我問過風鈴小姐，好象是怕引人注目，冰恨天只是下注五百萬，她也不知道為什麼，李連成並沒有加註……”　　甄英雄臉色又是一變，“不想引人注目嗎？才下注五百萬，恐怕是恰恰相反才對，想不引人注目都難……”　　白果聽不懂甄英雄的話，“不會吧？英雄，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他們才下注五百萬，這是好事啊，表示張永哲並沒有打敗李英豪的自信……”　　“你錯了，果果。”甄英雄越走越快，完全不顧肩膀的痛楚，道：“他們就是太有自信打敗李英豪了，所以才只下了五百萬，李連成所以不加註，表面看起來是他大度，實際上卻是無可奈何，局外局的賠率擺在那裡，天門這樣的大組織，若是用大注去砸冰恨天這樣的小組織，擺明是怕輸，仗着財勢欺負人，李連成丟不起那個人，不過……李連成還不知道，即便他砸了大注，也嚇不走冰恨天，冰恨天的財力來源，可是快樂谷集團啊，顏冰的財產，恐怕比漢宮還要多上兩倍。”　　白果一怔，對甄英雄的話更覺得迷惑了，韓慧恩卻早已明白了顏冰的意圖，笑了笑，道：“不愧是夫人啊，這樣的機會擺在她眼前，她沒有理由放過啊，甄英雄，她想打擊的人是你吧？”　　“恩。”甄英雄表情凝重，有些自責道：“球球的，少爺我忽視了，沒想到她連這麼絕的招數都能使出來……”　　白果一頭霧水，“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啊？我怎麼聽不明白，李英豪的比賽和你有什麼關係啊？”　　雖然與己無關，藍涯還是多了句嘴，“恐怕夫人知道甄少爺和李英豪是朋友吧，所以想在甄少爺面前，讓張永哲殺掉李英豪。”　　小白大驚，如果李英豪在甄英雄面前被殺，對甄英雄來說的確是一種打擊，但是……　　“不可能，如果她真有那種把握，為什麼只下注五百萬啊？”　　“很遺憾，恰恰是那五百萬暴露出了她的信心。”藍涯嘆了口氣，對情緒不穩定，甚至不願意去自己思考的白果說道：“天門的實力不遜於義字會，‘局外局’一賠六的盤口已經說明了一切，李英豪根本不被看好，而這種前提之下，冰恨天放着那頭大肥羊不宰，證明了什麼？”　　白果其實已經明白那意味着什麼，可她不願意去碰觸那個答案，或者說，是不願意去想象風鈴傷心欲絕的表情，就聽微兒接過藍涯的話，道：“冰恨天不想給天門留下棄權的借口，如果對方只下了五百萬的注，天門就棄權的話，以後在道上會成為笑柄的，哼，這就是所謂的黑社會的自尊吧？夫人很擅長利用人的心理弱點啊，她是在逼着李英豪上擂台。”　　即便李連成先前有心要李英豪棄權，到了目前這種環境也要猶豫了，白果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顏冰的手腕，只覺得手心冰涼，顫聲道：“為什麼？為什麼她一定要逼李英豪比賽，為什麼一定要殺死他啊？”　　“從顏冰也到了現場這一點來看，這些東西顯然是做給甄少爺你看的。”藍涯道：“如果她知道李英豪是你的朋友，那她的目的恐怕就是要打擊你，惹惱你吧？”　　甄英雄是在笑，因為他的嘴角勾着，可沒有人感覺到他有笑意，“如果你是這麼認為的話，只能說明你把顏冰看的太簡單了。”　　藍涯怔了怔，就聽韓慧恩道：“她還想利用比賽的規則，挑起義字會和天門之間的矛盾。”　　除了甄英雄，所有人都是一驚，白果見甄英雄臉上閃過一絲異樣，問道：“利用規則？什麼規則？”　　韓慧恩看了一眼甄英雄，苦笑道：“如果李英豪不爭氣，被張永哲制住的話，即便將他在場上活活的折磨死，作為他朋友的甄少爺也不能去救他，對甄少爺來說，這就是心理打擊……”　　白果也知道那種規則，除非选手自己跳出場外，否則比賽就不會結束，看到眾人均是一臉默然，她一陣心寒，甄英雄無奈的表情讓她恐懼，她害怕，害怕發生那種可能的時候，甄英雄真的會見死不救，可韓慧恩接下來的話，讓她連害怕都覺得多餘，那簡直是一種絕望。　　“天門的人不會看着李英豪被折磨致死的，一定會有阻止的動作，但是……作為大賽的東道主，義字會是不會允許天門破壞規則的，換言之，對天門來說，義字會將成為殺害李英豪的幫凶。”韓慧恩雖然說的平淡，但語調之中明顯泄露出一絲對顏冰的忌憚，“義字會沒有選擇，即便甄少爺可以無視規則，阻止慘劇的發生，可那之後的結果會更可怕，只要冰恨天喊上幾聲，對義字會不滿的組織就會爆發混亂，而無論哪一種結果，都是顏冰所期待的……”　　白果机械性的跟在甄英雄身後，韓慧恩的話讓她意識到了顏冰製造混亂的目的，如果義字會不救李英豪，那麼天門肯定會嫉恨義字會的，如果義字會阻止了張永哲殺害李英豪，就是在破壞比賽的規則，破壞這場遊戲，冰恨天就會帶頭爆發混亂，顏冰所以會去現場，正是為了這種事情的發生做準備。　　無論是哪一種結果，對顏冰來說都僅僅是為了殺掉甄英雄而做的掩飾罷了，如果真的爆發了混亂，義字會在鎮壓過程中勢必要與一些組織發生摩擦，而在那之後他若突然死掉了，值得懷疑的對象就太多了，對顏冰來說，那才是製造真正大混亂的導火線。　　甄英雄暗笑自己太天真，他本以為顏冰不會認真的對付自己，卻沒想到，她依然像過去一樣，計劃到天衣無縫，且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會對義字會造成打擊的機會。　　顏冰和自己一樣，是一個機會把握者，甄英雄開始後悔，顏冰所以知道自己與李英豪是朋友，正是因為自己先前沒有與李英豪刻意的保持距離，白果與風鈴的關係也很容易被他們調查出來，沒能更早一些想到這種結果，完全是對顏冰太過信任了，甄英雄為了自己的天真而後悔，也許，看待顏冰的態度，是自己一相情願的。　　在知道顏冰的真實身份后，這是甄英雄第一次對她起了怒意，那怒意之中，有失望，有自責，有傷心，還有……心痛。　　“我們說的只是最壞的可能，他們也太看不起李英豪了。”甄英雄為了安慰白果，強顏笑道：“李英豪未必就會輸不是嗎？再說，他又不是傻瓜，即便真的打不過張永哲了，還不知道從擂台上跳下來啊？”　　白果勉強自己笑了笑，她真希望自己可以天真的去相信甄英雄的話，但無論是他，還是對李英豪並不熟悉的晴天，韓慧恩，藍涯，微兒，大家都有一種感覺，如果李英豪是個會主動認輸的人，他根本不會成為你甄少爺的朋友，也許，他就是一個傻瓜……　　白果握住甄英雄的手，她很害怕，她不忍心看到風鈴傷心的表情，更不願意天門與義字會反目，“英雄，如果李英豪真的不行了，你會去救他嗎？”　　甄英雄沉默了一會，才輕輕道：“誰知道呢……”　　……　　進入會場，甄英雄就看到了坐在助手席位上的顏冰，黑色的緊身風衣，黑色的大檐帽子，黑色的大墨鏡，這身若是在平時一定很惹眼的打扮，在現在的環境中卻沒有足夠的吸引力，人們更多的還是將目光集中到了已經站在擂台上的張永哲身上。　　顏冰身邊的人，並非羅比，而是鈴木優美。　　義字會的席位在第一排，非常接近擂台，甄英雄注意到，不單風鈴坐在了義字會的席位上，連蘇影也沒有去貴賓席，而是坐在三國旁邊，兩眼直勾勾的盯着顏冰，害的阿東這位唯一的男士連坐都不敢坐，恭恭敬敬的站在一邊。　　儘管顏冰擋住了的半張臉，且看都不看蘇影一眼，但蘇影可以感覺到那就是消失了二十幾年的姐妹，從她微微顫抖着的肩膀，就能看出她此刻壓抑着的激動心情，三國的手都被她攥痛了，皺着小眉頭，看到甄英雄來了，就好象看到了救星一般。　　風鈴明明看到了甄英雄，卻裝做沒看到的樣子，甄英雄朝着天門的座位席張望了一下，果然，李連成正鎖着眉頭，對準備出場的李英豪說著什麼，看李英豪那身穿着，和望着風鈴的那略帶歉意的眼神，甄英雄已經猜了個大概。　　因為風鈴和蘇影的緣故，一身不自在的畫兒見到甄英雄，趕緊起身迎了上來，“少爺，風小姐和蘇老闆她們……”　　“我知道了。”甄英雄對畫兒淡淡一笑，徑自走向風鈴，並不避嫌的坐在了風鈴身邊剛才畫兒的座位上，這個行為讓對面天門的人可謂相當的不爽，就連李英豪都愣了一愣，沒想到甄英雄居然這麼不注意影響，公然與他女朋友親近。　　“怎麼了美女？和男朋友鬧彆扭呢？呵呵，你跑到我們這裏來坐，我可不可以理解為你在給我機會做第三者啊？”　　白果和三國一聽甄英雄這話如此輕佻，來氣啊，剛想去擰他那張爛嘴，卻發現有人比她們下手還快，蘇影就坐在甄英雄的另一側，聽他如此說話，伸手就擰住了他的耳朵，“小鬼，在我面前你還敢調戲女人，目中無人也得有個限度吧？”　　甄英雄疼的眼淚都要流出來了，笑聲都有些變了味道，“呵呵，蘇阿姨，貴賓席坐着多舒服，為什麼把我老爹一個人丟下，跑到觀眾席來了？我想，你不會是為了妨礙我和女孩子搭訕這麼簡單吧？”　　蘇影一怔，鬆開了甄英雄的耳朵，她所以不在清凈的貴賓席坐着，而來到這個擁擠吵鬧的觀眾席，僅僅是因為這裏距離擂台更近一些，可以清楚的看到顏冰。　　對於甄英雄無聊的打招呼方式，風鈴早就免疫了，“甄少爺，你還是那麼無聊，就算我給你機會做第三者，你有膽子背叛果果嗎？”　　小白並不知道甄英雄和風鈴因為先前經常一起訓練，之間已經非常的熟悉，聽風鈴這麼一說，還真以為風鈴對甄英雄有意思呢，“鈴鈴，你說什麼呢？！”　　女人的直覺未必就那麼的準確，三國也有一種威脅感，這個叫做風鈴的女人在男朋友就要上擂台的時候居然不去加油鼓氣，而是跑到義字會的席位來了，顯然是別有意圖啊，莫非，這個水性揚花的女人看上了英雄？　　甄少爺淡然一笑，看着走向擂台的李英豪，道：“美女，玩笑到此為止，我怕了你了，再說下去我非被分屍不可。”　　風鈴也意識到了白果，三國，以及蘇影那刀子一般鋒利的目光，知道甄英雄這話不是純粹的玩笑，這才幽幽道：“英豪他堅持要出場比賽，我怎麼勸他棄權他都不肯聽，李叔叔也跟着添亂，不勸他放棄出場，卻要他在比賽中覺得獲勝困難后自己跳下擂台投降，他根本就不知道，英豪那種脾氣的人，是不可能認輸的，他那種勸告根本是在火上澆油！”　　風鈴的語氣有些激動，但眾人總算知道她為什麼跑到這裏來了，白果見她淚眼盈盈，好象就要哭出來一般，無語的將她摟在了懷中，輕輕拍着她的背以市示安慰，風鈴是在和李家父子賭氣啊。　　甄英雄嘆了口氣，苦笑道：“黑道上混，一張麵皮比什麼都重要，冰恨天下了小注，如果李英豪不上擂台，丟人的是李連成，是天門，他也是無可奈何啊……”　　“可英豪是他的兒子啊！”風鈴激動道：“難道在你們這些黑社會的眼中，面子比兒子還要重要，比自己的女人還要重要嗎？！李英豪那個笨蛋早就受了傷，卻還固執的要上場比賽，他根本就沒考慮過我的心情，難道在你們這些男人眼中，生命還沒有面子重要嗎？人都死了，爭回面子又有什麼用啊？”　　甄英雄可以體會白果現在的心情，若這場比賽出現悲劇，那真正的受害者，恐怕就是風鈴了，即便李英豪早就有了棄權的打算，在顏冰這種誘導下，也不得不蹬上擂台了，現在，是否棄權，已經與天門的聲譽掛在一起了。　　“面子也算是尊嚴的一種，我不否認有些時候對我們這種人來說，面子確實比生命重要，但我以前就告訴過你，看待同一件事情，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態度，這就是所謂的價值觀不同，如果我處在李英豪現在的境遇中，才不要什麼面子呢，我會毫不猶豫的棄權，或者走上擂台，比裁判更快的跳下來……”　　眾人一陣惡寒，雖然大家都認為甄英雄的做法會比較明智，可還是忍不住鄙視他，但並沒有人懷疑他的話，不管是三國，白果，蘇影，還是阿東或者小鳳凰，甚至是風鈴，都不懷疑甄英雄會做出那樣一種選擇，因為甄英雄就是那種奇怪的讓人看不懂的人。　　見風鈴鄙夷的望着自己，甄英雄絲毫不覺得羞恥，嘴角仰起迷人的微笑，他難得正經的問話讓所有人不禁一怔，“正因為李英豪不會做出和我一樣的選擇，所以你才會喜歡他，不是嗎？風鈴，你的眼神已經把你出賣了。”　　風鈴呆了，蘇影愣了，白果傻了，三國沒聽懂甄英雄是什麼意思，晴天和畫兒一臉的陶醉，阿東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說出這話的，是感情白痴的甄少爺嗎？　　風鈴望着走向擂台的李英豪，心裏也在問自己，是啊，自己到底喜歡李英豪什麼呢？喜歡他的一切，這是毋庸質疑的，喜歡他的一切，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固執，他的固執曾經是自己的驕傲，百折不屈，永遠不會承認失敗，那才是李英豪啊。　　“去吧，上擂台的時候，他需要你在後面推他一把，讓他感覺到你是他的責任，他會贏的。”　　風鈴感激的望了一眼甄英雄，卻發現甄英雄已經將目光轉移到了其他地方，她知道，甄英雄並不喜歡被人感激，但她還是說了一聲謝謝，然後衝進了警戒區，奔向了李英豪。　　看着風鈴撲到李英豪懷裡，看到甄英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眾女都覺得要用一種全新的目光來看待甄英雄了，阿東更是堅定的認為，甄少爺剛才回房間治療的時候，肯定是吃錯了葯……

# 第446章 嗑藥的野獸

　　“小鬼，學會安慰人了，你比以前成熟了。”　　“我一直都很成熟，只是你沒發現而已，蘇阿姨，我也一直在安慰你，難道你從來都沒有注意到嗎？”甄英雄見擂台上的張永哲用一種挑釁的目光望着自己，表情肅起。　　甄英雄在抽籤會議上和張永哲起過爭執，張永哲被關注而不被特別的看好，也正是因為那場爭執，敢和甄少爺叫板的人，想不被人關注都難，甚至有人以為張永哲在比賽里動輒就是將人致死，正是在向甄英雄證明自己，不過，正是因為他與甄英雄叫板時吃了大虧，人們只以為他是個下手狠辣，卻不知天高地厚的二百五，是一個沒有自知之明的人，與那個吳迪沒什麼兩樣。　　甄英雄當然知道，張永哲與吳迪絕非一種人，吳迪的猖狂是沒有根據的，而張永哲的猖狂，則是一種野獸的本能。　　顏冰隨着張永哲的目光，也看到了甄英雄，雖然甄英雄看不到她的表情，但還是明顯感覺到她在刻意迴避自己的目光，覺得她是故意扭頭不看自己的，這個小細節讓甄少爺心裏很不舒服。　　蘇影的目光一直沒有從顏冰身上離開過，當然注意到了那個細節，但她以為顏冰迴避的是自己，“小鬼，那個人，是冰兒吧？”　　“恩……”甄英雄只是應了一聲，並未多說，蘇影與顏冰二十年沒有見過面，顏冰那涇渭分明的冷淡態度一定讓蘇影的內心非常複雜，甄英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保持緘默，就是對蘇影最好的安慰。　　三國認出了顏冰就是早上曾經碰到過的女人，有些驚訝，她也聽說過顏冰的事情，和白果一樣，她能體會到蘇影的感受，每個人都自覺的保持着沉默，或者所有人都不知道該如何去安慰蘇影，讓氣氛一時之間很是尷尬，蘇影何嘗看不出眾人的心思啊，作為長輩，她知道自己應該說點什麼，“她……她比以前更白了……”　　甄英雄等人差點一頭栽倒，如果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不說不就結了，不過由此也能看出蘇影複雜的心情，甄英雄搖頭苦笑，“聽說那女人一直把自己關在房子中，很少出來活動，不怎麼曬太陽，皮膚當然白皙了，或者說，是蘇阿姨你比以前黑了……”　　“小鬼，你討打是不是？”　　“呵呵，我是傷員，你要是想打我，得先爭得章醫生的許可。”甄英雄所以貧嘴，是想將氣氛活躍起來，誰也不知道比賽開始後會發生什麼，現在大家的心情都太沉重了一些。　　“傷員啊……”白果看着翻上擂台的李英豪，又看了看站在場邊，一臉擔憂的風鈴，喃喃道：“英雄，李英豪也算個傷員吧？你說，他有幾分勝算？”　　“不知道……”李英豪與張永哲站在一起，就好象籃球場上的中鋒與控位，體型相差懸殊，表面看來，李英豪佔盡了優勢，但是，這種黑市拳比賽沒有規則可言，不是競技，而是賭博，一種把生命做為賭注的賭博，李英豪不想成為誰的賭注，他不甘與這裏的人沾染上同一種顏色。　　從不做警察的那天起，他就開始為自己的立場感到茫然，這是一種很難說清的心理，總之，那很矛盾，他為了那個矛盾付出了代價，比賽還沒有開始，他受傷的身體就已經讓他落在了下風，甄英雄知道李英豪的實力，卻不知道張永哲的身手如何，因此他無法判斷比賽的結果。　　“如果，我是說如果。”白果似乎很害怕自己所謂的‘如果’會成為現實，但她強調的同時卻已經泄露出了她並不看好李英豪的態度，“如果李英豪打不過張永哲，他會聽鈴鈴的勸，從擂台上跳下來嗎？”　　甄英雄想了想，“不知道……”　　一直渴望做個平常人的甄英雄可以體會到李英豪心中的那種掙扎，雖然，兩個人的經歷是那樣的極端，甄英雄是想從黑色的染缸中爬出去，而李英豪是害怕自己掉進這個黑色的染缸。　　李英豪只有在保護別人的時候才會開槍，而甄英雄在需要保護自己的時候也會開槍，李英豪和甄英雄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此，他是個不會保護自己的人，也許，這是值得人稱讚的大男人的體現，但在甄英雄這種‘小男人’看來，也是傻瓜的一種體現，這種不會保護自己的人是不會認輸的，當他承認自己打不過張永哲的那一刻，可能他已經錯過了自己跳下擂台的時機。　　受了傷的李英豪想打敗殺手精英張永哲，太難，要心高氣傲的李英豪投降，更難，如果顏冰調查過李英豪，應該很容易從李英豪被開除警籍這件事情上了解他的個性，李英豪是一個能讓人一眼就看穿的簡單的人。　　白果關心的不是李英豪，她甚至認為那種固執的人就算死了也是自找的，為了面子就踏上擂台送死，在這點上他是縱容黑幫的幫凶，小白只怕看到最好的朋友傷心欲絕，她握着甄英雄的手，又問道：“英雄，你會救他嗎？”　　甄英雄將右手揣入口袋，摸着口袋中的那把蝴蝶刀，想也未想，道：“不知道……你希望我救她嗎？”　　這個問題白果無法回答，誰都明白若事情發展為最壞的走向，甄英雄去救李英豪，就等於在謀殺他自己，人是自私的，在友情和愛情面前，白果發現自己並不偉大，那個答案，她說不出口，很掙扎，很痛苦，想要迴避，但她知道，自己的意識已經做出了選擇，她在逃避做出那個選擇的自己。　　白果雙手握住了甄英雄的手，握的緊緊的。　　蘇影有些心痛的望着顏冰，“小鬼，如果你的腦袋沒出毛病的話，我想你應該知道怎麼做，即便真的發生那種事情，你也要靜靜的坐在這裏。”　　見台上的李英豪對着自己伸出大拇指，做了一個勝利的手勢，甄英雄苦笑道：“我的腦袋沒有毛病，我知道該怎麼做，恩，我確定，我知道。”　　……　　裁判從擂台上跳下來的同時，比賽開始了，李英豪贏了，冰恨天也不會有損失，李英豪輸了，就必然會對義字會遭成打擊，顏冰這個機會把握者的可怕就在此處，她讓義字會完全處於被動狀態。　　蘇影關心的根本不是比賽，而是顏冰，貴賓席的甄天也像屁股扎了刺一般，給人一種坐不住的感覺，甄英雄知道，他們極度渴望顏冰能把帽子和墨鏡摘掉，偏偏顏冰毫無那個意思，不知道是不是甄英雄的錯覺，顏冰似乎有意不去關注這場比賽，比賽開始后，她刻意的低下了頭，那頂大檐帽幾乎擋住了她整張臉。　　本以為風鈴會成為助手的，卻不想，在李英豪上了擂台之後，她徑自朝義字會的席位走了回來，而成為李英豪助手的，是兩個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甄英雄敢肯定，李連成是怕萬一發生意外，那兩個人可以衝上擂台救人，畢竟，助手佔據着最接近擂台的位置。　　看穿這一點並不難，一般做助手的人，都是有一些醫務常識的人，可以利用回合間歇的時間為选手處理傷口，而那個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滿臉的橫肉，怎麼看也不象一個會處理傷口的大夫啊。　　“英豪和我道歉了。”風鈴坐在白果旁邊，微微前探着身子，扭過頭來對甄英雄道：“本來，他已經想通了，決定要棄權的，可是，冰恨天的下注是對天門的挑釁，他要我告訴你，他是李連成的兒子，所以不能讓李連成丟人……他說，如果贏不了，一定會為了我而跳下擂台的，甄英雄，謝謝你。”　　李英豪的身體狀況註定他很難贏得這場比賽，他本以決定放棄，可見他心裏的結已經解開了，現在所以踏上擂台，他僅僅是做為李連成的兒子，不再有那種正邪之間的掙扎，甄英雄笑了笑，道：“是嗎？那就好……”　　笑容背後，是憤怒，顏冰的計謀果然得逞了，即便李英豪有心棄權，可最後還是被迫蹬上擂台，李英豪那小子說的輕鬆，可他真的會自己跳下擂台嗎？　　風鈴緊握着白果的手，甄英雄看的出來，她是在強顏微笑，她知道，李英豪可能說了謊話，沒有人能輕易放棄自己的原則，這是人性的優點，也是人性的弱點。　　“啊……！！！”　　張永哲一聲大喝，氣勢十足，整個會場突然靜了下來，全為他的氣勢所震撼，從大賽開始直到此刻，張永哲好象是第一次認真對待比賽，甄英雄心裏一緊，因為他清楚的看到，全神戒備的李英豪在張永哲兇狠的大喝聲中向後小移了一步，兩人還未有過身體接觸，李英豪已經在氣勢上輸了三分。　　張永哲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人們的涼氣才倒吸了半口，就看到身體條件不佔優勢的他竟出人意料的採取了主動進攻，好似雪豹撲食一般撲向了李英豪，上來就是一記膝撞，膝蓋直搗李英豪的心窩，居然連試探的過程都省略了，採取硬打硬的野蠻攻勢。　　這樣直接的進攻是很難對人造成傷害的，李英豪只是不想殺人，不想重傷人而已，若論身手，他絕對是高手中的高手，不退反進，從正面迎向了張永哲的膝撞，兩隻大手頂住張永哲的膝蓋，大吼一聲，憑藉接近兩米的身高和強壯的身體，完全依靠力量擋住了張永哲的攻擊，回收至胸前的雙手在緩衝了張永哲的力量之後，好似彈簧一般借力打力，伴隨着那聲大吼頂了回去，那鼓巨力讓滯空的張永哲毫無應對之措，如斷線風箏一般向後摔了出去，竟被彈出了三五米遠，重重摔倒在了地板上。　　張永哲為自己的鹵莽攻擊付出了代價，正所謂跳的高摔的疼，眾人嘩然，沒想到開局之後竟然是傷痕累累的李英豪先佔到了便宜，天門的人嗷嗷叫好，李連成長吐了一口氣，而風鈴則激動的抱住了白果，大聲的喝彩，似乎沒有人注意到，甄英雄和阿東微微皺起了眉頭。　　張永哲對待這場比賽的態度明顯有些不太對勁，從李英豪還沒有消腫的臉不難看出他前幾場比賽積累的傷還未痊癒，張永哲的鹵莽進攻讓人很難想通。　　鑒於李英豪現在的身體狀況，想要打倒他，只要拖垮他的體力就可以了，現在的李英豪，無論是力量還是移動，都很難達到平時的水準，張永哲為什麼如此冒失？　　李英豪才是最迷惑的人，伸張了幾下被撞的發麻的手，他不知道張永哲打什麼主意，卻知道這是自己的機會，李英豪不等張永哲從地上爬起來便追了上去，利用張永哲的失誤將這場比賽速戰速決，對拖着疲憊身體被逼上擂台的李英豪來說是最好的選擇。　　張永哲摔的雖然狼狽，但爬起來的速度卻是不慢，而且快的出人意料，幾乎連氣都沒喘，一步跨出，再次高高躍起，還是膝撞！既突然又迅猛。　　李英豪不知道他是不是腦子有病，居然這麼不長記性，雙手按住他的膝蓋，再次將他頂飛了出去，這次李英豪卻並未追打，連續被頂了兩次，他的手因為麻木而微微顫抖着，兩條胳膊隱隱做痛，前幾場比賽留下的后遺症，在張永哲兩次自殺式的兇猛進攻后，漸漸呈現了出來，李英豪一怔，看到再一次飛快爬起來的張永哲露出一抹陰冷笑容，他突然聯想到了甄英雄，第一次與甄英雄在小巷裡打架的時候，甄英雄也露出過類似的笑容，難道……　　張永哲第三次膝撞又被李英豪頂了回去，從場面上來看，李英豪占足了優勢，張永哲就好象大腦秀逗了一般，用的都是極具殺傷力，能將動作完全展開的正面攻擊，但因為動作拉的太大，過於直接且沒有掩飾，每每都被李英豪摔出去，可有一點很奇怪，張永哲雖然看起來很不冷靜，但李英豪卻從未有過任何一次主動攻擊，換言之，李英豪在張永哲這種拚命的進攻中，根本沒有反擊的機會，不是躲閃，就是硬架，把他扔出去之後，還未來得及追上去，張永哲就又爬起來了，他就像一塊不怕砸不怕敲的爛鐵一般，摔了三四次，竟沒有受到丁點傷害，眼亮一些的人都看的出來，並不是李英豪在傷害張永哲，而是張永哲在自己傷害自己。　　比賽從一開始就進入了高潮，在一分鐘之內被摔了幾次的張永哲又一次躍起膝撞，李英豪沒有再擋，而是橫移一步閃了過去，張永哲踢空，轉身出拳慢了一拍，被李英豪抓到了胳膊，看到張永哲面上閃過一絲驚慌，甄英雄知道，這才是張永哲真正意義上的失誤，但是，讓甄英雄失望的是，不曉得是李英豪心太軟了，還是受節奏太快的比賽影響，讓他在做出思考之前身體本能的做出了動作，他沒有借這個機會將張永哲的胳膊扭斷，而是用一個過肩摔，將張永哲從肩膀上背了過去，按在了地板上。　　張永哲咳出了一口血，可傷痛卻沒有影響到他的動作，這個像野獸一般強悍的男人躺在地上，仰踢一腿，腳尖頂在了李英豪的腦門上，好在李英豪反應不慢，及時後退了半步，饒是如此，眉頭還是被蹭破了一塊油皮，張永哲那頭牲口立刻從地上爬起，大喝着撲向了李英豪，身體條件明顯處於略勢，可進攻慾望卻遠遠高於李英豪。　　眾人看的幾乎窒息，這場比賽的節奏太快了，兩個人好象不需要喘息一般，一直纏鬥在一起，張永哲用的全是兇狠的殺招，意圖太過明顯，他是想打殘了李英豪，可每每吃虧的人都是他，李英豪每擋住他一次攻擊，都能從反擊中對他遭成傷害，但張永哲每次倒地后都能立刻爬起來，無論是拳打腳踢，他就像感覺不到疼痛一般，頗有些博命的架勢，李英豪已經個逐漸感覺到吃力了。　　但從場面上來看，形勢對李英豪有着絕對優勢，‘局外局’的莊家心臟都提到了嗓子眼，雖然買張永哲勝的人遠遠多於買李英豪的，可是，一賠六的賠率，若是李英豪僥倖贏了，還是會賠他們一個底兒凈啊，本來毫無懸念的比賽，突然之間成了一場盛宴，那些買張永哲的人破口大罵他的愚蠢與不爭氣，而那些賭運氣搏冷門買李英豪的人，無不扯着嗓子給他加油助威的。　　氣氛渲染之下，幾乎所有人都被感染了，興奮，興奮的不得了，天門更像炸了窩一般給李英豪吶喊聲援。　　三國和蘇影這兩個另類對比賽莫不關心，懷着不同的心情，兩人都在盯着顏冰看，阿東靠了上來，眉頭微皺，道：“不太對勁啊，少爺……”　　正在不斷的叫好的白果和風鈴聽到阿東的話，同時一怔，這才發現甄英雄和阿東的臉色很是陰沉，並沒有替李英豪佔據優勢而感到高興，眉宇間反而有一種擔憂，這讓兩女大是不解。　　甄英雄的目光死死的鎖着張永哲，見他再一次被李英豪踢倒后好象不倒翁一般敏捷的彈身而起，繼而撲上，低沉着語調，冷冷道：“張永哲很可能嗑藥了……”　　“嗑藥？！”白果和風鈴表情一變。　　晴天望着擂台上的兩人，蹙着秀眉，道：“聽少爺您一說，好象是誒……”　　“明明摔的那麼厲害，卻好象感覺不到疼痛似的，如果不是嗑了葯，這確實很難讓人理解。”畫兒似乎早就與甄英雄和阿東有了同樣的懷疑，道：“受氣氛影響，現在很少有人注意到，從比賽開始就一直主攻的張永哲在一味挨打的局面下依然拳腳犀利，體力未免太誇張了，李英豪只是被動應付都已經顯現出疲態了，可是他……”　　聽畫兒一說，眾人望向再次爬起來向李英豪掄以老拳的張永哲，心裏都在打顫，張永哲臉上的血更為他增添了幾分氣勢，雖然只是短短的三四分鍾，但李英豪的氣息已經徹底亂了，從他起伏的胸肌不難感覺到他的疲憊，張永哲的攻擊讓他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對李英豪來說，這是巨大的壓力，終於，張永哲的坐擺拳穿過了李英豪的防守，重重的擊在了他的右臉上，李英豪腳下一個踉蹌，但憑藉出色的身體條件，併為摔倒，及時調整了重心，可是，他已經呈現出劣勢了。　　關心則亂，聽說張永哲嗑了葯，再去看場上的兩個人，彷彿處於不利局面的突然變成了李英豪，風鈴似乎忘記了這種比賽的性質，她幾乎是趴在白果的腿上，抓着甄英雄的手臂，又急又怒，用質問的口吻道：“為什麼？為什麼他會嗑藥？這不是比賽嗎？甄英雄，你可以終止比賽，取消張永哲的資格，對不對？”

# 第447章 李英豪慘敗

　　“很遺憾，我並沒有那種權利。”甄英雄不得不粉碎風鈴的天真，苦笑道：“你忘了這是什麼比賽了嗎？”　　風鈴呆了，白果急道：“英雄，沒有辦法阻止這場不公平的比賽嗎？”　　甄英雄望着擂台下的顏冰，那怒意凝聚成光線一般，沸騰喧囂中，顏冰好象感覺到了那憤怒的目光，向著甄英雄望來，與他的目光對望上，又迅速的移開了，甄英雄只覺得心臟都要炸了一般，強忍着那種憤怒，淡淡道：“很遺憾，任何人也無法阻止，這就是黑市拳的性質，你們難道沒看出來嗎？張永哲所以嗑藥，就是不惜在傷害自己的情況下也要扼殺李英豪主動跳下擂台的機會，從開始到現在，李英豪看似佔盡了優勢，實際上卻是被張永哲圈在了場中，無法移動，萬一他失去獲勝的信心，想要跳下擂台，就可能因為分神而被張永哲重創，李英豪早就看出張永哲的意圖了，所以才感覺到壓力，雖然他沒有跳下擂台的打算，可在張永哲這種打法下，他能撐的了多久？那個笨蛋剛才抓到張永哲胳膊的時候就應該撅折了它，那是張永哲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失誤，他所以採用這種兇猛的對自己也會造成傷害的攻勢，一來是要李英豪在防守的同時也會受到打擊，二來，就是怕李英豪抓到他，對他造成致殘的傷害，李英豪心太軟了……”　　“為什麼？為什麼不惜磕葯，不惜受傷，也不給英豪棄權的機會啊？”風鈴的聲音都在顫抖，喃喃的說著，“為什麼？為什麼……”　　甄英雄握緊口袋裡的蝴蝶刀，風鈴的‘為什麼’他沒有勇氣回答，顏冰就是為了在他的面前殺掉李英豪，才要張永哲採取如此瘋狂的手段來操控這場比賽的，看來，顏冰等人並沒有小看李英豪，否則張永哲也不用嗑藥了，不要說李英豪身上本就有傷，即便沒有，在不知道疼痛的張永哲面前，他也很難佔到優勢。　　阿東咬牙切齒道：“以往都是在有豪賭場面的情況下，选手才會不惜放棄繼續晉級的機會，服食那種有嚴重副作用的禁藥，可張永哲卻在只有五百萬小注的比賽中這麼做，太陰險了，沒想到冰恨天會把這一場毫無懸念的比賽示為最後一場，看來被陰到的不止是李連成啊……”　　“恩，少爺我又被顏冰擺了一道。”甄英雄的眼神很冷，渾身的肌肉都被繃緊，肩頭傷口火辣辣的痛，卻沒有心裏痛，“李英豪身上有傷，張永哲這種硬碰硬的打法意圖很明顯，是想在第一回合中就將李英豪幹掉，防止回合間歇被李連成強迫棄權，他媽的，從李英豪上擂台的那一刻，我們就已經中招了……”　　風鈴不願意相信甄英雄的話，但她卻知道甄英雄並沒有說謊，張永哲已經用行動印證了一切，風鈴並沒有埋怨甄英雄連累了李英豪，讓李英豪成為了顏冰打擊他的一件工具，因為她沒有時間去怨恨，她捂着胸口，盯着擂台，在祈禱，在期盼，比賽是存在偶然性的，李英豪未必就沒有擺脫那種‘可能’的能力，在風鈴眼中，李英豪是值得信任的，是一個了不起的男人。　　可惜，李英豪讓風鈴失望了，在體力明顯佔優的張永哲不知痛楚的攻擊面前，早就傷痕累累的李英豪終於露出了破綻，張永哲矮身避過他的一記直拳反擊，一記強有力的右勾拳，轟在了李英豪的下巴上，因為身高之差，不能否認張永哲這記勾拳打的很漂亮，身體完全展開，李英豪一口血水噴出，在燈光下閃動的血珠和李英豪翻白的雙眼，讓風鈴連驚呼的聲音都發不出來，她睜圓了眼睛，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情。　　將近兩米身高的壯漢李英豪，竟然被一米七幾，且一直處於被打局面的張永哲一拳轟離了地面，也許是兩人的體型差距太大，在靈巧的張永哲的襯托下，雙腳離地的李英豪，摔倒的動作都被放慢了一般，龐大的身軀後仰，劃出了一道拱橋般的弧線，後背重重的砸在了地板上，張永哲甚至不給觀眾窒息的時間，兩眼翻白的李英豪咳出的血還沒有噴出口，人還沒有昏厥，動作奇快的張永哲已經跳起，狠狠的一腳，跺在了李英豪的小腿上，慣性作用下，那條小腿以一種很不協調的角度翹起，落下，整個會場變的鴉雀無聲，所有人都清楚的看到了李英豪那條腿折斷的過程，怪異，那種感覺太怪異，人們並沒有聽到李英豪的慘叫，明明斷了一條腿，可李英豪卻在發怔。　　李英豪因為再次的疼痛刺激並未暈倒，對疼痛感幾乎麻木的他左肘撐地，右手托着下巴，怔怔的望着不聽使喚，腿肚朝上的小腿，雖然只有短短的幾秒鐘，可他那來遲的痛呼，讓所有的人有一種心臟緊緊收縮的恐懼感覺。　　張永哲用手背抹了抹臉上的血，桀桀的冷笑着，現在，第一回合只用了一半時間，李英豪，斷了腿……　　在這種規則的比賽中，斷了腿就意味着被折磨，被屠殺，李英豪即便可以拋棄自尊，也沒有爬下擂台的機會了，這是比賽開始至今為止的第一次間歇，即便是嗑過葯的張永哲也不禁大口大口的喘息着，看到他嘴角那絲得意而殘忍的笑容，所有人都知道，李英豪完了，張永哲是不會放過他的。　　似乎是怕李英豪暈過去會讓這場遊戲失去趣味，張永哲對甄英雄挑釁的笑了笑，一腳踢在了李英豪的側肋上，李英豪也算強悍，斷了一條肋骨，反而激發了求生慾望，慘叫固然是因為疼痛，但叫的如此誇張卻是為了要張永哲放鬆警惕，張永哲一個大意，被他抱住了小腿，此時的李英豪才真正明白甄英雄為什麼要三番五次的警告他不能對張永哲這樣的人心軟，原來對那種人來說，殘忍的蹂躪也是一種樂趣，李英豪現在終於意識到自己與黑社會份子的價值觀存在着天差地別，那種仁慈真的太天真了，雖然醒悟的晚了點，但想到父母，外公，想到女友風鈴，李英豪雙手發力，竟然是要生生擰斷張永哲的小腿，他怕死，不想死，不想死在張永哲這種人的手中。　　張永哲也被嚇了一跳，沒想到李英豪還能使出這麼大的力氣，他反應很快，顧不得狼狽，竟是順着李英豪發力的方向翻身倒地，沒有讓李英豪得逞，反在他斷腿處砸了一拳，骨茬刺破了皮肉，李英豪巨痛鑽心，手上力氣一減，張永哲撤身而起，在李英豪的右腕上猛踢一腳，李英豪抱着手腕凄慘一聲痛呼，讓天門的人再也坐不住了。　　李連成帶人想要衝入警戒線內，果不其然，被站在警戒線內的幾個義字會的工作人員用槍頂住了腦袋，甄天並不願意看到這種結果，但沒有辦法，既然來參加這種比賽，李連成就早該有這種覺悟，是他對自己的兒子太過自信了，也許，這就叫做報應吧？　　“開口求我，也許你求我，我就會放了你，把你從場上踢下去，呵呵。”張永哲在李英豪的肚子上又踹了一腳，囂張的笑道：“李英豪少爺，來吧，求我啊，你看，你爸爸被人用槍頂住了腦袋，多丟人啊，你求我，我就讓你掉下擂台，不讓你爸爸絕後，怎麼樣？我是不是很仁慈？”　　“呸！”李英豪吐出一口血水，疼痛讓他的面部肌肉扭曲，他難看的笑着，聲音顫抖的很厲害，“要殺就殺，要折磨就折磨，三四分鍾而已，再難熬老子也能挺過去，求饒？你他媽少臭美！”　　“去你媽的！”張永哲蹲下身子，一拳悶在李英豪臉上，鼻血噴出，李英豪的鼻樑塌陷了，“三四分鍾也足夠折騰死你了，我就來給你上最後一堂課吧，李英豪少爺，對我來說，殺死一個人，只需要一秒鐘而已，第一回合結束前的最後一秒我擰斷你的脖子或者跺碎你的胸骨，不讓你當場斷氣，給你留下一斷殘喘的時間來回味人生，讓你在人生結束前的最後幾秒鐘看着身為勝利者的我站在擂台上享受觀眾的歡呼與掌聲，哈哈哈哈！很諷刺吧？你這條卑微的命只是我的陪襯物罷了，這就是你的價值！”說罷，張永哲拳頭犹如雨點一般招呼在李英豪的臉上。　　觀眾們沸騰了，沒有人覺得張永哲殺了李英豪有什麼不對，他們覺得刺激，覺得有趣，一個小組織竟然挑釁天門，還有什麼比這更有意思的呢？　　警戒線內，義字會的工作人員站了一圈，槍口威脅下，沒有任何人可以靠近擂台，李連成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那兩個魁梧助手的身上，打了個手勢，那兩個壯漢助手飛快的沖向擂台，張永哲再厲害，現在也很難應付兩個人了。　　每一拳下去能帶起一串血花，李英豪幾乎昏厥，卻還強撐着一口氣，因為他知道，如果昏過去，那自己就連一分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風鈴已經傻了，流着眼淚，卻哭不出聲音，怔怔的望着擂台，她以為這是一場噩夢，它並不真實，當夢醒之後，一切都會過去。　　白果摟着風鈴，看到兩個沖向擂台的助手，她以為噩夢很快就要結束了，但是，義字會再次成為了張永哲的幫凶，突然躥出一條身影，狠狠一腳踹在了其中一個大漢的肚子上，將他踹出去三四米遠，抱腹不起，而另一人還沒反應過來，黑洞洞的槍口已經頂在了他腦袋上，眾人愣過之後才看清楚，阻止助手翻上擂台的人，赫然就是比賽中看似毫無用途的裁判！　　李連成大怒，破口大罵著，想要不顧後果的硬沖入場，混亂的局面一觸即發，卻聽李英豪大吼一聲，突然揮動左拳，將張永哲一拳打的側倒而出，眾人呆了，只見滿臉鮮血，斷了一條腿和右手腕的李英豪竟然費力的從地上爬起，太強悍了，會場立刻安靜了下來，所有人都閉上了嘴巴，彷彿輕輕吹一口氣都能將他吹倒，偏偏，他的氣勢讓人覺得顫慄，連張永哲都不禁一怔，那一拳打的他腦袋發昏，李英豪還有如此力量，讓他驚訝，可他並不擔心，即便站了起來，李英豪也沒有機會從擂台上逃走。　　很難維持身體的平衡，李英豪顫顫巍巍的站着，彷彿略松一口氣，他就會被痛昏一般，再次大喝一聲，氣勢十足，“李連成！你是天門的當家人，不要丟人現眼，站在下邊看着！天門老大的兒子，死也不會認輸，死也不用人救，天門的人，折的起！”　　李連成愣了，風鈴哭出了聲音，不顧白果的攔阻想要衝進警戒區，卻被義字會的人擋住了，如果不是看到她一直坐在甄英雄身邊，義字會的人想必是不會那麼客氣的對她，白果呆了，她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只能望着風鈴，流着眼淚。　　當事情發生無關緊要的人身上，也許看的僅僅是個熱鬧，但當這種悲劇發生在親人朋友的身上時，才能深刻的體會到，自己錯了，原來這是殘忍的。　　李英豪第一次承認他是天門的人，他是在用自己的命維護天門的聲譽，這是過去的李連成無限期待卻不敢奢望的，卻是現在的李連成恐懼而不願意認同的，他後悔了，他意識到錯了，如果時間可以倒退，他再也不會逼著兒子加入到這個世界中了，黑社會是殘酷的，無論是對人，還是對己。　　這場比賽，李英豪是註定的失敗者，但敞開雙臂，迎接死亡的他卻好象勝利者一般高傲，在甄英雄看起來，他是在耍帥，他是一個十足的傻瓜。　　張永哲再次將挑釁的目光望向甄英雄，顏冰，也在看着他，甄英雄知道，他們在給自己一個做出選擇的時間。　　踏上擂台，破壞比賽，或者，坐在這裏，看着李英豪被殺死。　　絕望了，不要說李連成，就算是白果也絕望了，風鈴撕心裂肺的哭叫早就被殘忍的喧囂聲掩蓋，所有人都在給張永哲和李英豪叫好，他們很想看到如戰敗英雄一般的李英豪是如何死去的，畢竟，這隻是一場殘忍的遊戲。　　甄英雄嘆了口氣，站了起來，貴賓席的甄天臉色大變，他知道，甄英雄終於坐不住了。　　甄英雄若是阻止比賽繼續下去，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他身邊的人都清楚。　　阿東，晴天，畫兒，幾乎是異口同聲的急道：“少爺！”　　白果沒有勇氣站起來，因為她覺得自己對不起風鈴，她的手，拉住了甄英雄的衣角，白果低着頭在哭，她氣惱自己的自私，但她無法做出大方的抉擇，救了李英豪，甄英雄等同自殺，顏冰僅僅是為了製造一個混亂的環境，她想在爆發的大混亂局勢中，將甄英雄暗殺。　　三國也拉住了甄英雄的袖口，想要說點什麼，卻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她就是這種女孩子，無論甄英雄做出什麼選擇，她都會支持，不會幹預，但這次，她做不到。　　蘇影冷冷道：“小鬼，你說過，你的腦袋沒毛病，你知道該怎麼做的，你站起來是什麼意思？”　　甄英雄淡淡一笑，“是啊，就因為我的腦袋沒毛病，所以我才要阻止這場比賽，李英豪要是這麼死掉了，我這輩子都得內疚，人情這東西，只有別人欠我的，我可不想欠誰的。”　　輕輕的甩開白果和三國的手，甄英雄走前兩步，道：“放心吧，顏冰太小看我了，我不會讓她如意的，果果，老姐，‘義字會甄少爺’這六個字，多少值兩個子兒，不是嗎？”　　沒人聽懂甄英雄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也沒有人知道他要怎麼做，白果和三國想要去阻止他，卻見他頭也不回，道：“晴天，畫兒。”　　晴天和畫兒雖不願意，卻還是聽話的按住了白果和三國，兩女想要說什麼，可聽到風鈴絕望的凄厲哭叫，話語卻卡在了喉嚨，勸阻甄英雄，就是傷害風鈴啊，原來，矛盾竟是如此的折磨人。　　見甄少爺跨過了警戒線，義字會的兩個工作人員猶豫了一下，還是盡職盡責的擋住了他，風鈴看到了甄英雄，不哭了，呆了，甄英雄成了她最後的希望，甄少爺對風鈴嘿嘿一笑，卻什麼都沒說，轉過頭去，望着攔在面前的兩個人，他冷下了臉，“讓開。”　　那兩人自然不敢用槍指着甄英雄，可職責所在，萬般為難，畢竟，放甄英雄過去，就等同義字會在破壞比賽規矩啊，貴賓席上的幾個老大已經對甄天表示不滿了。　　“少，少爺……比，比賽還沒有結束……”　　比賽要是結束了，少爺還充這個大頭做什麼？甄英雄的語氣又冷了三分，“讓開。”　　“可是，少爺……”　　“滾你媽的！”阿東一腳踹翻了那個義字會成員，另一人見七虎的虎頭髮威，動也不敢動，老老實實被阿東一拳招呼在了臉上，摔倒在地，“少爺的話你們聽不懂嗎？！”　　會場嘩然，工作人員倒地，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甄英雄硬闖會場，阿東很聰明，打了自己人，在外人看來，大半會將這種行為理解為甄英雄的個人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撇請與義字會的關係。　　甄英雄不吭不想，慢吞吞的走向了擂台，並非他要耍酷，而是肩膀的傷口很疼，怕走快了會露怯。　　李連成見甄英雄闖入了警戒區，激動的就差哭出來了，雖然不待見那個臭小子，但他卻很相信甄英雄的能力，現在的局面下，能大搖大擺進入警戒區的人，似乎只有甄英雄了，而冰恨天的人怕是比李連成更高興，因為甄英雄終於上當了，觀眾的躁動說明了一切。　　甄英雄盯着一臉興奮的張永哲，眼角的餘光也注意着顏冰的反應，他心下苦笑，暗想，顏冰現在一定很得意吧？因為她又算計了自己。　　甄英雄干預比賽的意圖太明顯了，觀眾群中，不少人已經破口大罵，甄英雄卻恍若未聞，那裁判見他想要翻上擂台，連忙過來阻攔，眼前突然閃起一片亮光，嚇的他連退幾步，甄英雄把蝴蝶刀塞回褲兜，右手一撐擂台，翻了上去。　　李英豪何嘗不知道甄英雄想要保自己一條命啊，雖是好意，可李英豪卻丟不起這個人，同時也明白甄英雄這麼做，會給他自己帶去多麼不好的影響，“甄英雄，給我滾下去！老子的比賽用不着你干預！”　　“干預？”甄英雄就像看不到張永哲一般，走到李英豪面前，微微一笑，“有一點你給我聽清楚，少爺並不想救你，只是看不慣你這個德行還不忘了耍帥而已，你想死我管不着，但你好象忘了一點事情。”　　李英豪一怔，因為他在甄英雄臉上看到了一絲和張永哲很相似的，既陰險又兇殘的笑。　　對甄少爺破口大罵的觀眾席突然之間沒了聲音，風鈴和李連成甚至懷疑自己的眼睛，正蓄謀引起混亂的張永哲和顏冰還沒來得及說話，就看到甄英雄一腳蹬在了李英豪的小腹上，好不容易爬起來的李少爺被他一腳踢倒，所有人都傻了，包括甄天和貴賓席的老大們，甄英雄居然不是去救人的，他那一腳比張永哲也不遜色啊。　　鈴木優美不解的望着擂台上的甄英雄，臉上同樣寫滿了驚訝，她沒有注意到，顏冰似乎輕輕的吐了口氣，嘴角勾動兩下，彷彿是笑了。　　甄英雄狠狠的在倒地的李英豪肚子上猛踩幾腳，讓所有人摸不到頭腦，不曉得李英豪怎麼招惹他了，都那麼慘了竟還被他如此毒打，這回天門的人更急了，李連成只當甄英雄是一魔鬼，嘴裏在罵些什麼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了，被氣糊塗了，白果和三國也不知道甄英雄打什麼鬼主意，做什麼鬼事兒呢，合力抱住了幾乎瘋狂的風鈴，甄英雄哪是救人啊，分明是去做張永哲的幫凶！　　蘇影和甄天默契的捂住了臉，感慨那小子做事果然讓人看不懂，張永哲雖然不懂甄英雄這麼做的意圖，卻發現，這種氛圍中，冰恨天完全成為了配角，無法指責甄英雄什麼，因為，他雖然干擾了比賽，卻從另一個角度燃燒了氣氛，觀眾被他無厘頭的做法勾起了好奇心，不掃興，自然就沒有人搗亂了，反正李英豪輸掉比賽已經是毫無爭議的事情了，氣氛，竟是被甄英雄主導着。　　甄英雄和顏冰一樣，很巧妙的利用着人的心理。　　李英豪吐着白沫，肚子被甄英雄兇狠的踹踩了幾腳，根本說不出話了，如果不是那口怒氣頂着，早暈了，甄英雄似乎過夠了癮，拉住李英豪的后脖領，將他拖到了場邊，張永哲意識到甄英雄的意圖之後，再想阻止，已經晚了，李英豪被丟下了擂台，被台下的那個壯漢助手抱在了懷中。　　比賽就這麼結束了，甄英雄沒有交代一個理由出來，連快要掛了的李英豪也不能接受啊，全場再次騷動，就聽甄英雄一聲大喝，眾人知道他有話要說，閉起了嘴巴。　　張永哲冷冷的看着甄英雄，道：“甄少爺，你這是什麼意思？”　　先前在抽籤會議上，甄英雄和張永哲之間就發生過不痛快，因此這兩個人站在一起，是很引人注目的，張永哲說話的聲音並不大，但所有人都屏着呼吸，閉着嘴巴，豎著耳朵傾聽兩人的交談，聲音倒也傳遍了每一個角落。　　甄英雄將外衣脫掉，丟給了台下的阿東，只穿着襯衣，右手拿着那把蝴蝶刀，淡淡笑着，道：“沒什麼特別的意思，只是想快點讓這場早就有結果的比賽結束而已。”

# 第448章 浪漫的衝動

　　“義字會是東道主，你身為義字會的太子，卻破壞了比賽的規則……”張永哲果然想用這個話題引起觀眾的共鳴，甄英雄怎能讓他把話說完呢？　　“我是以個人身份來結束這場比賽的，如果你一定要問原因的話，我並不介意告訴你。”甄英雄翻開蝴蝶刀，在左上臂的位置一挑，把襯衫割開了一條小口子，笑道：“我和那個死要面子的蠢蛋有一個約定，所以他不能死在這裏。”　　張永哲一怔，“約定？”　　“對，一個很重要的約定，少爺我看上了他的女人，因此我們約定打上一場比賽，勝者可以抱得美人歸，可是……”甄英雄猛的一扯，將襯衫的袖子撕了下來，再用刀子將繃帶挑開，露出了左上臂被鈴木優美暗殺時所受的槍傷，道：“本少爺前陣子不小心被鼠輩偷襲暗算，胳膊被穿了個洞，錯過了這一次的黑市拳比賽，沒有辦法，只得養好傷以後再和他分個高下，如果他在這兒掛掉，雖然少爺很感激你幫我滅了情敵，但我卻少了點征服感不是嗎？”　　甄英雄這是純粹的胡說八道，可不知情的卻以為這是真的，順着他那‘溫柔’的目光，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到了義字會席區的風鈴身上，風鈴眼淚還沒幹呢，意識到那麼多目光鎖定自己，已經懵了，小白和三國暗罵甄英雄這瞎話扯的太沒邊了，天門的人也不相信太子妃會突然喜歡上甄少爺，但更多的人還是更相信‘事實’，一來，就在是再沒邊的瞎話，在如此場合，如此身份的人口中說出來，也值得人們去認真的思考，更何況甄英雄的胳膊上確實有一個觸目驚心的，才癒合的傷口啊，二來，風鈴若是和甄英雄一點關係都沒有，為什麼不在天門那邊，而是坐在義字會的席區呢？連天門自己那邊的人都略有疑問了，就更別說不知情的廣大觀眾了。　　“阿藍，甄英雄那色鬼真的看上了那個叫風鈴的女人了嗎？”微兒雖然是在問話，但那絕對是一種肯定的語氣，她對甄英雄的印象實在是太爛了。　　並不想被顏冰等人注意到，所以韓慧恩等人一直在偏遠的角落裡看比賽，見甄英雄上當，翻到擂台上破壞比賽的時候，三人都以為肯定要出亂子了，卻沒有想到事態會有如此意外的發展，韓慧恩是三人中相對比較了解甄英雄的人，無論是從項嘯鳴那裡，還是從愛利絲口中，她都聽過不少關於甄英雄的事情，知道他是一個比較另類的存在，因此斷定他是在扯淡，聽微兒如此一問，本想看在項嘯鳴的面子上，替甄少爺美言兩句的，卻見藍涯摸着下巴，若有其事的說道：“很難講啊……我覺得他是在騙人，可前一段時間風鈴一直住在漢宮，我還聽健身房的人說，甄英雄那幾天經常和風鈴做單獨練習呢，健身房裡只有兩個人，會不會擦出火花來，很難講啊，尤其是甄英雄那人品……”　　韓慧恩一聽這話，心裏也有點猶豫了，她對甄英雄並沒有什麼成見，雖然嘴上沒說過，但心裏一直停佩服他的，唯一看不順眼的地方，就是他的花花腸子了，明明有了愛利絲，卻還和別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也許，他真的和那個風鈴有點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也說不定啊……　　血腥的比賽立刻轉換了性質，成了爭風吃醋的表演，觀眾的興緻不但未減，反而提升了不少，對這種事情感興趣的人太多太多了，張永哲固然是懷疑甄英雄扯淡，但風鈴為什麼在義字會的觀眾席，他也想不出其他理由。　　甄英雄還自顧自的瞎扯呢，“本來少爺我已經有八成把握虜獲風小姐的芳心了，可李英豪那混蛋剛才很會耍帥，竟然感動的風小姐又哭又鬧，如果讓他死的那麼光彩，他勢必會給風小姐留下一個完美的形象，少爺我可沒有自信豁出性命製造一個更了不起的形象出來，所以只能阻止你幫他成就那個完美的男人形象了……”　　李英豪本就堅持不住了，再聽到甄英雄這些氣人的話，一口氣沒倒過來，暈死了過去，能鼓起勇氣面對死亡，卻沒有勇氣再聽甄英雄胡謅下去，暈厥之前的李英豪，心中的最後一個念頭就是，毀了，自己的形象，全讓那王八蛋給毀了。　　不可否認，剛才站在擂台上的李英豪如果就那樣死掉了，雖然是一個失敗者，但那形象確實很完美，甄英雄的話不是不能理解，這裡有如此多人，可有幾個人可以豁出性命不要，也要保全尊嚴呢？甄英雄的‘誠實’讓人更加相信他所說的話了。　　張永哲先前肯定沒有預料到事態會沿着如此方向發展，他太低估甄英雄扯淡的能力了，擂台上斗拳腳他是個人物，但和甄少爺耍嘴皮子，十個張永哲也不夠瞧的。　　“你破壞比賽，就因為這種原因？”　　“當然，如果說還有什麼其他原因的話……”甄英雄頓了頓，笑道：“少爺我很難接受你這個混蛋幹掉我的情敵，讓我欠你的人情，比風小姐撲到李英豪懷裡更讓我難以接受，看到你囂張的樣子，我同樣很不痛快。”　　張永哲被氣的臉色發紫，觀眾群的爆笑簡直是對他的侮辱，甄英雄再一次在眾人面前侮辱了他。　　甄英雄和張永哲之間有過摩擦，大多數人都是親眼目睹過的，自然沒有人去懷疑甄英雄的話了，甚至是鈴木優美都有些相信甄英雄那些沒邊的謊言了，顏冰放在膝蓋上手，已經握成了拳頭，不知道她心裏在想些什麼。　　強暴過顏冰的大色狼甄英雄看上了天門太子李英豪的女朋友，想搶過來做情人，對冰恨天的人來說，一點也不驚奇。　　不要說不知情的人被甄英雄給忽悠了，就連白果，三國，晴天，畫兒，此刻看風鈴的目光都有了幾分戒備與懷疑，風鈴這個憋屈啊，同時，心中一直存在的那個關於甄英雄的疑問也得到了解答，難怪他那個臭痞子身邊有這麼多漂亮女人呢，那張嘴巴太會編織謊言了……　　張永哲哪能眼睜睜的看着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被甄英雄如此扯上兩句就蓋過去啊，“甄少爺，作為東道主義字會的太子爺，不管你是出於什麼樣的理由，就這樣打斷了比賽，也未免太讓人心寒了吧？這很容易讓人質疑，難道義字會可以隨便干預每一場比賽嗎？”　　聽到張永哲的話，觀眾群中開始有人竊竊私語，顯然，他們認同張永哲的質疑。　　甄英雄早就知道，想徹底敷衍過去，絕對不會那麼容易，右手翻着那把蝴蝶刀，白色的刀花快的讓人眼花繚亂，張永哲也不禁暗贊他耍刀子的嫻熟手法，“當然，如果我就這麼走下擂台，確實會讓大家質疑義字會的誠信，再怎麼說，我也不能因為自己的事情而連累義字會的聲譽受損啊……”　　甄英雄的話似乎是對擂台下的顏冰說的，他的眼睛，一直冷冷的盯着她，顏冰開始的時候還在迴避甄英雄的目光，可發現甄英雄眼睛中的那絲冰冷后，她渾身一顫，與他對望着，再也無法將目光轉移了，那漆黑而深邃的雙瞳中，是失望，是憤怒，顏冰知道甄英雄在怨恨自己的無情，她發現，自己的心裏竟然在隱隱做痛。　　甄英雄對着顏冰，露出了一個鄙夷的微笑，似乎是嘲笑她自作聰明，卻達不到她的目的，拿着蝴蝶刀的右手高高舉起，將所有人的視線吸引了過來，顏冰微微一怔，已經知道他要做什麼了，心中的驚訝讓她險些從座位上站起來。　　手臂落下，眾人一聲驚呼中，甄英雄將手中的蝴蝶刀刺入了自己的大腿，甄少爺眉頭一跳，咬緊了牙關，拔出刀子，帶出一串鮮紅的血花，耍帥一般甩了幾個刀花，不等人反應過來，又是一刀，扎入了左肩肩頭，蝴蝶刀直莫刀柄，比先前那一刀刺的更深，甄少爺沒有再次拔出刀子，而是臉色蒼白的，帶着邪邪的，卻迷死女人的笑容，與張永哲對視着。　　白果，三國，晴天，畫兒，就是見慣了大場面的蘇影也忍不住發出一聲尖叫，甄英雄刺入的位置，正是他昨天受傷的地方！　　“如何？張永哲先生，這樣子可以讓您滿意嗎？”甄英雄這話實際上是對顏冰說的，握住刀柄，襯衫已經滲紅了一片，甄英雄痛的聲音打顫，卻笑的甚是得意，“‘義字會甄少爺’這六個字還算值兩個子兒吧？這兩刀算是我干預比賽的代價，額外補給你們五百萬的賭注，你覺得如何？”　　狠，所有人都不禁心裏打顫，除了一個‘狠’字，已經想不到還有哪個字更適合來形容甄英雄了，他不但對別人狠，對自己同樣夠狠，這個世界上，敢把刀子扎到別人身上的人很多，但敢把刀子捅在自己身上的人卻很少，甄英雄是義字會養尊處優的太子爺，卻一捅就是兩刀，這份氣魄已經另觀眾折服，張永哲再次被甄英雄反將一軍，觀眾的態度告訴他，製造混亂的目的已經達不到了，如果自己咬着甄英雄不放，被觀眾反感的，反而會成為冰恨天。　　義字會的太子爺，併為用權勢來強壓別人，而是自殘兩刀，並多賠一份賭注，無論是利益還是面子，都給足了冰恨天，並讓所有觀眾見識了比殺人還要刺激，還要有趣，還要震撼的一齣戲，氣氛使然，觀眾得到了比期待中更大的滿足感，誰還會質疑義字會呢？　　白果等人這才明白，原來甄英雄早就想過用這種方法來封堵眾人之口了。　　張永哲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對一個習慣躲在暗處暗殺的人來說，這種熱鬧的場面是很難應對的，他的目光，望向了顏冰。　　顏冰的表情被墨鏡和大帽子擋住了，沒有人知道她在想什麼，看着甄英雄那淡然的，毫無感情的目光，顏冰站了起來，默默的轉身離開，竟一句話也沒有說，鈴木優美暗暗嘆了口氣，轉身跟上了她。　　在滿臉寫滿了失望的羅比也湊到顏冰身後的時候，顏冰才冷冷的對鈴木優美說道：“現在你知道了？這種小聰明只會暴露我們的意圖，想難為甄英雄，並沒有你們想象中的那麼簡單，希望下一次，你們不要再對我提出質疑。”　　鈴木優美低着頭，沒有應聲，而羅比則清楚感覺到顏冰的不滿是朝着自己來的，面露幾許惶恐。　　見顏冰離場，張永哲知道，冰恨天已經放棄了。　　“甄英雄，我越來越想殺死你了，我討厭你送給我的‘驚喜’。”張永哲壓着聲音，惡狠狠的把心裡話說了出來。　　“彼此彼此，我所以送你‘驚喜’，就是因為少爺我不喜歡收到你們送我的‘驚喜’。”　　張永哲知道鬥嘴皮子自己不是甄英雄那無賴的對手，哼了一聲，轉身跳下了擂台，甄少爺望着顏冰的背影，不知道在想些什麼，片刻之後，才慢吞吞的走到擂台邊緣，白果，三國，蘇影，晴天，畫兒，阿東幾人立刻沖了上來，把他扶下擂台，風鈴猶豫了片刻，念及甄英雄是李英豪的救命恩人，先跑過來詢問他的傷勢。　　“美女，做戲要做全套，你忍一忍，還是先陪我回房間吧。”甄英雄是個很小心的人，做事不會留下絲毫破綻，風鈴明白他的意思，看到李英豪已經被擔架抬走了，便代替白果，攙扶住甄英雄，她要在觀眾面前，做出一副被甄英雄感動了的樣子，雖然，風鈴很想抽這個滿嘴瞎話的少爺幾個大嘴巴。　　“英雄，你很疼吧？快把刀子拔出來吧，流了那麼多血，可怎麼辦好啊？”三國急的都要哭出來了。　　白果趕緊拉住三國，“不行，大姐，刀刃刺的太深了，現在拔出來流血會更嚴重的，還是先回房間吧，畫兒，快去通知章醫生！”　　畫兒應了一聲，轉身就跑，可見她心中的焦急。　　蘇影又是心疼又是來氣，“小鬼，你太亂來了！”　　“蘇阿姨，你指那方面？”甄英雄死性不改，強笑道：“是說我扯的那個瞎話太亂來了，還是指我扎這兩刀太亂來了？”　　“都包括了！”蘇影懶得和甄英雄喘氣，架着他離開了會場。　　甄天見沒有引起混亂，長長的吐了口氣，與幾個老大寒暄了幾句，表示自己那笨兒子太喜歡胡鬧，義字會對此致歉。　　年輕人為了女孩子而爭強要勝，胡作非為，在黑道中屢見不鮮，幾個老大倒是人老心不老，表示可以理解甄少爺那種‘年輕人浪漫的衝動’，看的出來，他們挺佩服甄少爺的敢做敢當，甄天也沒心情和這些情緒高漲的傢伙多說什麼，見項嘯鳴已經站在擂台上安撫大家的情緒了，他告了聲抱歉，退場去看望笨蛋兒子了。　　……　　“哎……，我以為我比李英豪會耍帥，卻不想，沒有人念我的好，只要一想到李英豪睜開眼睛就能看到一張張掛滿了擔憂與崇拜的臉，我心裏就極度的不平衡，明明是我更帥，憑什麼我的待遇這麼差啊……”　　擔憂是一時的，眾女似乎已經忘記了甄英雄自殘是為了救李英豪一命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把他送回房間之後，一個個的全拉着小臉，阿東本想幫甄英雄說上兩句話的，結果被三國拒之門外，風鈴更是連句謝謝都沒說，把甄英雄送回房間后，立刻去看李英豪了，甄英雄現在能聽到的，是女人的牢騷，能看到的，只有章醫生黑着的那張面孔，直感慨世態炎涼，嘴裏念念有詞，抱怨和心中的不滿。　　“少爺，我不止一次的警告你不要亂來，可你非但不知道收斂，亂來的程度更讓我覺得你是在故意挑釁醫生的權威。”章醫生道：“同一個位置，三次被刺傷，肩膀快被扎爛了，你是不是不想要這條胳膊了？”　　“怎麼會呢？章醫生，其實這傷沒有你想的那麼嚴重，你聽我說……”　　“英雄，你和那個叫風鈴的女人真的沒有那種關係吧？”三國不等甄英雄說完便打斷了他的話，這件事情讓她非常的在意。　　白果氣道：“大姐，他那是騙人的，鈴鈴才看不上他這種人呢！死流氓，你想過沒有，你那種謊言對鈴鈴的影響多大啊，女孩子，聲譽很重要的，你以後讓她怎麼做人啊？”　　“拜託，果果，我扯謊是為了救她男人，球球的，苦心全白費了，好心還辦了壞事了。”甄英雄做作道：“早知道看着李英豪掛掉就好了，我也省得花五百萬，扎自己兩刀了，操蛋，我這不是犯賤嗎？”　　白果是直性子，她所以說那種話，僅僅是因為呷醋而已，甄英雄當著自己，在大庭廣眾之下說他喜歡別的女人，即便他是迫不得已，出於好心，可作為一個女人，她還是會嫉妒，會生氣的，最氣人的就是，事後甄英雄並沒有體貼的和自己解釋，敏感的女人以為他不在乎自己呢。　　甄英雄的想法則比較簡單，明顯是瞎話，誰看不出來啊？因此不必刻意去解釋，他卻不知道，女孩子需要的並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答案，而是那份在意她，體貼她的心意，甄英雄的感情神經還是太粗了一點，聽他如此回應自己，小白氣的扭過了頭。　　章醫生將甄英雄的褲子拽了下來，露出了裏面的大內褲，眾女都是臉上一紅，蘇影也不例外，但看到左腿的傷口還在冒着血，蘇影還是拿出了長輩的姿態，代替章醫生，按住了他的傷口，“小鬼，都這時候了，你還有心情擺貧呢？”　　“呵，呵呵。”甄英雄臉色蒼白，顫着的嘴唇早就失去了血色，三國才給他擦過汗，馬上又會滲出一層細細的汗珠，“不……不貧的話，我怕疼昏過去，那可就太丟人了……”　　失血並不嚴重，關鍵是傷上加傷，蘇影沒好氣道：“那你還不把刀子拔出來？！”　　“拔？”甄英雄好象給疼迷糊了似的，問道：“拔什麼？”　　眾人一怔，看着他握住刀柄的手，章醫生更是做好了止血的準備，道：“當然是把肩膀上這把刀子拔出來啊，少爺，是你自己動手，還是我來？”　　“這把？”甄英雄看着自己的右手，嘿嘿慘笑兩聲，道：“哦，這把刀啊，不用拔……”　　白果不知道甄英雄又和誰鬧彆扭呢，急道：“為什麼不拔？！”　　眾女及章醫生都以為甄英雄疼的神智不清了呢，滿是擔憂的望着他。

# 第449章 做賊就心虛

　　“因為……”甄英雄突然一鬆手，蝴蝶刀居然掉落在了床上，眾人眼珠子差點蹬出來，還以為刀刃斷了，留在傷口中了呢，卻聽甄英雄頗有些小得意的說道：“因為，刀子根本就沒插進去……”　　“什麼？！”　　蘇影反應比較快，拿起那把蝴蝶刀，一翻，果然，刀刃一直藏在裏面，甄英雄只扎了自己大腿一刀而已，第二刀僅僅是做了個樣子，傷口所以會流血，是因為……傷口破裂！　　看到眾人迷惑的眼神，甄少爺訕訕一笑，“那種場合，只插一刀，震撼的效果會差一點，可插兩刀，少爺我又覺得太虧了，再說，同一個位置三次被扎到，章醫生肯定要發飆的，所以……”　　蘇影垂着眼角，望着甄英雄被染紅的左肩，陰聲怪調的，雖然是對甄英雄說話，卻也是解答眾人的疑問，道：“你刺過大腿這一刀之後，臭屁似的翻那兩個刀花其實是掩飾了藏刀刃的動作，傷口這血，是你攥着刀柄用拳頭錘出來的，對吧？只是很少有人，或者說是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你昨天已經受過傷，更沒想到那個關節口你還耍這種小心眼子，看到肩膀出血，自然而然的以為你把刀子扎進入了。”　　“呵，呵呵，幸好是蝴蝶刀，如果是水果刀的話，我就沒辦法出老千了。”甄英雄嘴角顫抖，疼痛讓他的笑容看起來很不自然，有點皮笑肉不笑的感覺，“力氣用的大了點，感覺比扎了一刀還疼……”　　“當然會疼了！”章醫生也不知道是該高興還是擔心了，將他的上衣扒開，看着被震裂的傷口，皺眉道：“在傷口上捶了一拳，怎麼可能不痛啊？”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打一拳，與挨一刀相比確實會更痛一些，但疼痛感過去之後，傷害肯定要比扎一刀划算的多，小白舒了口氣，心下欣慰，總算那小子還知道珍惜自己的身體。　　蘇影表情有些奇怪，望着甄英雄的傷口，她心裏突然有了一個疑問，甄英雄肩膀上這一刀是冰恨天的殺手扎傷的，但從他剛才耍詐過關這一點來看，顏冰等人顯然是不知道他昨天受過傷的，這是為什麼啊？　　“幸，幸好櫻桃不在啊……”不在按着傷口，血好象泉涌一般流出，甄英雄氣息紊亂無序，眼神失色獃滯，卻還在開着玩笑呢，“如……如果她看到我這個模樣，肯定要寫字條‘羅嗦’的，呵……呵呵，那我肯定要惹那小丫頭不高興了，因為，我好象，好象看不清楚東西了，早上決定關她半天禁閉，我還真是有先見之明啊……”　　“死英雄，沒扎進入就不要攥着刀子比畫在肩膀上了嘛，你故意嚇唬我們啊？”失血，疼痛，甄英雄已經視覺不清了，三國用毛巾擦着甄英雄額頭的汗水，又氣又擔心，嗚咽着聲音，道：“現在還說些嚇人的話，你想讓姐姐擔心死是不是啊？”　　“嚇人？那……那到不是，我說笑而已，分散一下注意力，呵呵，一直把手壓在傷口上，也，也不是要嚇唬你們，而是，疼……疼，疼迷糊了，總覺得不按着傷口，好象血會噴出來，疼昏過去似的……”甄英雄的臉色越發蒼白，冷汗涔涔，嘴唇不受控制的輕微顫抖，甚至無法將話語說的平穩，眾女見他情況突然惡化，剛剛放鬆的心情立刻緊張了起來，除了章醫生，所有人都變了臉色，正如甄英雄所說，當他的手離開傷口之後，疼痛感驟然巨增。　　三國和白果似乎在說些什麼，甄英雄隔着一層朦朧的水霧，可以模糊的看到她們慌亂的表情，卻聽不到她們的聲音，眼皮跳了幾下，甄英雄眼前一黑，什麼都不知道了。　　當韓慧恩和藍涯，微兒等人進門時，甄英雄已經堅持不住那傷口再度受創后的疼痛，昏死了過去。　　……　　昏昏沉沉的，彷彿在黑暗中徘徊了很長時間，腦瓜點好象被針刺了，又像被馬蜂蟄了一下，那種來的快去的快的疼痛刺激使得甄英雄終於抬起了沉重的眼皮，睜開了眼睛。　　失望透頂，出現在眼前的面孔既不是白果掛滿了擔憂的俏臉，也不是三國那充滿驚喜，梨花帶雨的嬌顏，而是一張帶着鬍子茬的中年男人那感情泛濫到讓人覺得噁心的臉孔，嘴裏噴出來的氣息還帶着濃濃的煙油子味，如果不是反應快的甄少爺懷疑陰曹地府沒有賣香煙的，甚至會懷疑自己已經死了，還以為面前的人正是來收他性命的馬面人呢。　　“李……李連成？！”　　甄英雄可不習慣和一個男人臉對臉，想要閃躲，可遲鈍的身體只是拱了拱，並沒有遵從自己的意願，甄英雄一怔，章醫生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少爺，縫合傷口的時候我給你用了麻藥，現在的藥效還沒有完全過去，如果想要方便什麼的，開口告訴我就好了，您暫時不可以下床。”　　又是麻藥？甄英雄苦笑，這两天自己和麻藥還真是有緣啊，歪頭一看，才發現肩膀的傷口已經包紮好了，雖然隱隱的能感覺到幾許痛楚，但相比昏迷之前，簡直舒服了幾萬倍。　　“你這混蛋小子，沒大沒小的，怎麼直呼長輩的名字啊？”　　甄英雄這才注意到，老爹甄天也在，正坐在沙发上喝茶，“快和你李叔叔道歉。”　　“不用，不用。”李連成咳了一聲，退後兩步，堂堂天門的當家人，竟給甄英雄深深的鞠了一躬，“甄少爺，先前我李連成多有得罪之處，蒙你大量，不計前嫌，今天竟自殘兩刀救了犬子一命，李連成無以為謝……”　　“等等，等等。”甄英雄的腦子還僵着呢，完全沒反應過來這是怎麼回事，打斷了李連成，愣了好一會兒，才理清了思路，道：“李……叔叔，你不用太客氣，謝我就不必了，我和你兒子是朋友，我女朋友和你兒子的女朋友是朋友，朋友之間談不上救不救，義字會最看中一個‘義’字，為朋友兩肋插刀沒什麼了不起的，再說，我在擂台上亂扯了幾句，對天門的聲譽多少有些影響，你不怪我，我已經很知足了。”　　甄英雄不能在甄天面前削李連成的面子，正所謂見人說人話，逢鬼說鬼話，站在義字會的立場，用‘甄太子’的身份說話，甄英雄還是懂的分寸的。　　甄天鬆了口氣，李連成過去打過三國的主意，甄天一直擔心甄英雄醒過來，會讓天門的當家人難堪，見他如此識大體，老懷欣慰啊，這小子終於長大了。　　李連成既然專程來道謝，早就做好了被甄英雄羞辱的準備，沒想到這混小子也會說兩句人話，意外之餘，多少覺得有些惶恐，“不不不，一個謊話和一條性命怎麼能相提並論呢？如果英豪有什麼三長兩短……呸呸呸，不說這不吉利的話，看我這嘴……”　　李連成說話有些顛三倒四的感覺，雖然他是來道謝的，但甄英雄總覺得他沒把腦子一起帶過來，恍恍惚惚的精神不集中，愣了愣，甄英雄用試探性的口吻問道：“李英豪，不礙事吧？”　　果然，李連成表情一黯，訕笑着，卻不曉得如何回答甄英雄的問題，他也知道自己並沒有表現出道謝的真誠態度。　　甄天嘆了口氣，代李連成回答道：“現在還在治療，但生命已經無礙，只是……”　　“只是什麼？”甄英雄見甄天吞吞吐吐，已經猜到，或者，應該說是他早就預料到，李英豪的情況不會那麼樂觀。　　甄天看了看李連成，搖了搖頭，道：“我聽你李叔叔說，英豪一直想和你比上一場，恐怕，他的這個願望很難實現了……”　　甄英雄表情一肅，“什麼意思？”　　“你知道的，這條船上雖然有很好的治療設備和醫救人員，但畢竟不是醫院，而且，英豪的傷確實比較棘手，小腿部的大骨粉碎性骨折，而且有錯位，雖然救治的比較及時，但是……”　　“直接說重點吧，老爹，在船上的治療只是急救性質的，上岸之後才能做手術，是吧？”甄英雄知道，甄天也是在變相的告訴李連成，這艘船不能為了任何人而改變航程，看來李連成專程來道謝，果然是包含了其他的目的啊，難怪他會覺得尷尬呢，“他會有留下什麼后遺症？”　　甄天有些同情的看着李連成，道：“如果恢復的好，行動，生活都不會受到什麼影響，但醫生從他受傷的程度判斷，就算手術成功，腿和腕留下的后遺症也註定他不可能再打拳了，對英豪來說，這絕對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雖然是早就料到的結果，但甄英雄心裏還是有些難受，不讓李英豪打拳，就等同剝奪了他生活中的一半的樂趣啊。　　“報應啊，呵呵，這就是報應。”李連成的笑是對他自己的譏諷，責怪，“以前我總是希望英豪可以接過我手中的一切，現在才知道，我錯了，他有他自己的堅持，他應該有屬於他自己的生活，我並不是在幫助他規劃人生，而是在逼迫他走上一條不歸路啊，本來他已經決定棄權的，可是，因為顧及天門的面子，他還是選擇出場比賽，風鈴說的對啊，我真是一個不稱職的父親，為了自己這張老臉，不但沒有阻止他，還……報應，真是報應……”　　甄英雄不知道李英豪聽到李連成這些話後會不會覺得高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李連成後悔的太晚了……　　因為李英豪的還在昏迷中接受治療，風鈴在一旁陪伴，所以李連成才親自過來對甄英雄表達謝意，不過他和甄英雄之間始終是存在芥蒂的，沒有什麼可以交流的話題，再者，他心裏也挂念着李英豪，因此，寒暄幾句之後，便離開了甄英雄的房間。　　甄英雄勉強的坐了起來，焦急終於藏不住了，問甄天道：“老爹，我睡了多長時間？”　　“半天，大概有五六個小時了吧。”甄天好象並沒有在意甄英雄那擔憂的口吻，淡淡道：“今天的比賽馬上就要全部進行完了……”　　“什麼？！”甄英雄這一喊不要緊，牽動了傷口，身子一歪，險些從床上掉下來，章醫生趕緊扶住他的肩膀，讓他靠好，甄天和甄英雄不同，章醫生在他面前始終是拘謹了一些。　　“不用着急，我知道你在急什麼。”甄天說道：“畫兒和阿東一直悶在房間里，和常樂、驍勇他們保持着聯繫，冰兒的殺手已經有動作了，從中午開始，陸續離開了快樂谷，潛入了林夕照為他們準備好的地方，其中住進酒店的一部分殺手已經被常樂和耿南他們鎖定了，但也有一部分潛入嘈雜地方的殺手，還沒能確認他們的身份，聽說阿東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你就不用擔心了，殺手目前只是潛藏，雖然各個組織都有人留守在朗朗市，但真正的‘大人物’現在都在船上呢，所以那些殺手還沒有採取什麼動作，估計是提前踩點，等我們回去之後就下手吧……”　　甄英雄安排的人比那些殺手更早一步的埋伏了起來，所以並不擔心那些殺手可以察覺到什麼，聽過甄天的話，他雖然鬆了口氣，但真正關心的，卻不止那一件事情而已，“比賽，比賽怎麼樣了？”　　“男組的比賽已經結束了，藍涯的對手因為在先前的比賽中受了點傷，打的束手束腳不說，才被藍涯打倒他一次，他就自己跳下擂台了，可能是李英豪那場比賽對人的震撼太大了吧，後面的幾場比賽幾乎都是那個德行，先前受過點傷的人都怕被對手整的和李英豪似的，稍微覺得敵不過，立刻認輸……”　　“女組呢？”甄英雄道：“慧恩，風鈴，她們的比賽怎麼樣了？”　　“慧恩贏的異常輕鬆，我甚至懷疑她到現在為止都沒用出過真功夫，聽嘯鳴說她身上有傷，我都不能相信，至於風鈴……”甄天頓了頓，道：“風鈴贏是贏了，可是……”　　甄英雄眉頭皺起，“可是什麼？”　　“她的情緒很不穩定，將對手被打成了重傷，這也是女組比賽倒現在為止唯一出現的重傷，被踢斷了兩根肋骨，從台上掉下來的時候，腦袋直接撞到了地面上，現在還昏迷着呢。”甄天嘆了口氣，道：“剛才李連成大概是不好意思說出口，所以沒和你提，他除了來和你道謝，也有另一個目的……”　　甄英雄淡淡道：“勸那丫頭放棄下一場比賽，是吧？風鈴是不是受傷了？”　　“恩，受了點傷，不過並不礙事，李連成大概是覺得對不起她吧，所以不要親口勸她放棄比賽，他沒和你說出口，也可能是覺得誰都勸不住那丫頭了。”甄天道：“她剛才那絕對是一種不要命似的發泄，完全沒有防守，瘋狂的程度和張永哲有一拼，就是瞎子也看的出來，她那麼想贏得比賽，是因為下一輪很可能碰到冰恨天的那個女选手，我想，她是要報復冰恨天吧……”　　風鈴和小白在性格上有幾許相同，她們同樣容易情緒化，風鈴不是李英豪，她沒有李英豪的猶豫，因為氣惱冰恨天下毒手，所以，她想要報復的心情讓她的理智幾乎瘋狂，她是在憤怒，冰恨天，奪走了李英豪最重要的東西，李英豪再也不能打拳了……　　悲哀的怒氣啊，甄英雄也不曉得如何去安慰風鈴，“老爹，我姐和果果呢？”　　“去看那個鈴木優美的比賽了，畢竟，鈴木優美要是贏了，明天就會在比賽中遇到風鈴……”　　“是啊。”甄英雄苦笑着，感嘆道：“不知道顏冰會不會讓鈴木優美將今天的慘劇重演在風鈴的身上啊，那才是真正的悲哀啊，媽的……”　　甄天咳了一聲，表情中多了幾分嚴肅，“英雄，你和冰兒之間，是不是發生過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啊？”　　“你怎麼知……啊咳……！老爹，你怎麼突然問這麼一個問題啊？”甄少爺被嚇的差點脫口反問‘你怎麼知道’，幸好反應不慢，咳了一聲之後，及時換了一種問法，不然豈不是不打自招了？甄英雄那小心肝‘砰砰’的，越跳越快，球球的，莫非老爹知道少爺我和顏冰發生過不正當關係了？！看到甄天那副質疑的表情，甄少爺有點做賊心虛的感覺。　　甄英雄並不冤枉，從某個方面來講，他確實是一個賊。　　“不是我想問，而是你自己說出來的。”甄天放下茶杯，道：“你剛才……一直在說夢話。”　　“什麼玩意兒？！我說夢話了？！”甄英雄的心臟緊張收縮，幅度大的幾乎胸腔爆裂，他後背都涼了，腦袋卻在發熱，冷熱交差，明明是外傷，他卻有一種得了不治之症，快要嗝屁的感覺，腦袋上的冷汗簌簌的落下啊，舌頭都打結了一般，“我、我、我都說什麼了？！”　　難怪甄英雄會緊張，無論心裏多能藏事兒的人，在睡夢中也是不設防的，而且，越是心裏有鬼的人，越有可能在夢話中吐露出那點破事兒來，甄英雄現在根本就不記得剛才做過什麼夢了。　　甄天那歉意的表情讓甄英雄覺得有些蹊蹺，見他不說話，章醫生代他回答了甄英雄的問題，道：“少爺，您醒來之前，嘴裏一直含含糊糊，反反覆復的說著什麼，我們也聽的不是很真切，似乎是在說‘顏冰，你為什麼這麼絕，為什麼放不下’……”　　甄英雄還是一點印象也沒有，聽章醫生這麼一說，倒是暗鬆了一口氣，好在是沒說出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來啊，他心裏也明白，那話，確實是自己的內心寫照。　　顏冰要毀掉義字會，幹掉他甄英雄的意圖太明顯了，甄英雄並不怕死，他所以氣，是氣顏冰的自殺行為，如果剛才李英豪真的死在了擂台上，那麼最後的結果，也許只是讓鈴木優美大笑而已，至少，甄英雄完全沒有感覺到顏冰要幫助他挖出內鬼的誠意，甄英雄認為顏冰這種同歸於盡的做法，正是她放不下過去恩怨的一種體現。　　“是嗎，我說了那些話啊……”　　章醫生道：“李連成所以把臉貼到您面前，就是想聽清楚您說什麼呢，幸好您說的比較含糊，他好象沒聽出來，我拔了您兩根頭髮，把您給刺激醒了……”

# 第450章 風鈴的固執

　　聽章醫生如此一說，甄英雄暗忖，球球的，怪不得少爺醒來的時候感覺腦瓜頂被螞蜂一類的東西給蟄了似的呢，原來是章醫生拔了少爺的頭髮啊……　　甄英雄明白，甄天並不想讓李連成知道顏冰的身份，也沒有告訴他李英豪所以落的如此狼狽，是因為冰恨天將他視為了打擊甄英雄的一件工具，章醫生所以拔甄英雄的頭髮，正是要用疼痛刺激甄英雄不要再繼續的說夢話，免得被李連成聽出什麼來。　　雖然甄英雄先前已經警告過李英豪不要衝動，不要強迫自己了，可即便如此，發生了那種事情，甄英雄依然覺得對不住李英豪，對不住天門，但是，這就是黑社會，甄英雄並不怪甄天小人，因為他也是為了保護義字會，為了確保不會發生混亂，才不得已隱瞞真相的。　　甄天那不自然的表情，是因為他也看穿了顏冰要殺掉李英豪的意圖，顯然是針對甄英雄而來了，他是在替顏冰覺得對不起甄英雄，“英雄，你和冰兒是不是發生過什麼不愉快啊？不然，她為什麼……”　　“我也想知道我到底怎麼惹着她了，居然連這麼絕的招兒都能想出來。”甄英雄氣道：“如果不是風鈴和李連成慪氣，剛好坐在我們的席位區，我還真不知道紮上兩刀能不能達到現在這種效果呢。”　　甄少爺這話里有真有假，真的地方在於，他確實不知道顏冰為什麼如此絕狠，而假的地方則是，他沒有從某種意義上的正面來回答甄天的問題。　　甄英雄與顏冰是不是發生過什麼，這個問題被甄少爺給迴避了，雖然，甄天並沒有想到那個方面去，但甄英雄還是對他隱瞞了一定的事實。　　“李連成說，你答應冰恨天的那五百萬由他們天門承擔，我拒絕了，雖然他們不知道，但畢竟李英豪受傷也可以看做是被我們連累的，五百萬，這就算表示歉意的一點心意好了……”　　“哼，這種心意更讓人覺得彆扭，我都開始討厭我自己了。”甄英雄自嘲道：“我們還真是夠卑鄙的，明明連累了人家，卻不敢坦白承認……”　　甄英雄有些太過自責了，似乎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咎在了自己的身上，甄天走到他面前，嘆了口氣，道：“英雄，不要和李英豪犯同樣一個錯誤，你現在是在鑽牛角尖，我承認義字會連累了天門，但我卻不會承認天門沒錯，李英豪沒錯，事實上，黑道是不需要講這些的，李連成鼓動兒子參加這種比賽，卻沒有考慮到他兒子是不是能適應這種程度的比賽，他沒有責任嗎？李英豪在前面的比賽里心慈手軟，受了一身的傷，卻固執的不願意放棄比賽，直到撞上了張永哲，發生了這種悲劇，你已經勸他放棄了，可他還是跟着上了船，到最後，為了天門的臉面，想放棄也放棄不了了，他們怨誰？”　　甄天的解釋太霸道，見甄英雄沒什麼反應，甄天又嘆一口氣，輕輕拍着甄英雄的肩膀，語重心長道：“黑社會裡沒有什麼對和錯，這種從本質上就是絕對錯誤的生存之道你不是不知道，英雄，我不是李連成，你也不是李英豪，冰兒這件事情結束之後，義字會就交給你處理了，被人吹捧了幾十年，我早就厭倦了黑道的生活，我不會強迫你走上和我相同的人生道路，你願意怎麼活着就怎麼活着，只要別忘了給你爹我養老就行。”　　這話很明顯，雖然甄英雄從未和甄天明說過，但甄天現在的話已經表明了態度，他並不反對，甚至是支持甄英雄將義字會漂白。　　“老爹，你不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吧？”甄英雄摸着大腿被刺傷的部位，望着甄天，道：“如果要上場和張永哲比賽的不是李英豪，而是我，你會阻止我，還是會像李連成一樣，為了顧全面子而放任我上擂台，勸我不敵之後再跳下來呢？”　　“這種事情並不存在假設性。”甄天想都沒想，笑道：“如果是你的話，我根本不需要去考慮，因為你是不可能上擂台的，就好象李英豪被虐待的時候，我就知道你肯定會上擂台一般，英雄，老爹我雖然有時候會看不透你小子心裏想些什麼，但我自信要比李連成了解自己的兒子。”　　甄天還是這麼理智，甄英雄嘿嘿一笑，他突然覺得，有時候父子之間這種乾脆的信任會失去幾分親情的溫馨，這個時候，他更願意聽到甄天會根據那個假設做出一個回答，雖然，那個回答永遠沒有機會成為現實。　　“兒子與面子，沒有比較的必要。”甄天轉身朝門口走去，也許，是覺得自己說出這種話來很是彆扭吧，“如果我是李連成的話，我想我會阻止你上場，面子僅僅是別人看我的眼光而已，我是不是一個懦弱的人，別人說了不算，兒子卻是我自己的，我可以不在乎別人的眼光，但不能不在乎自己的兒子，我想，李連成現在正在後悔的，正是這種事情吧？”　　甄英雄感覺到了一股暖流在體內流動，甄天的話讓他有些感動，卻聽甄天苦苦一笑，道：“不過我現在也沒有資格說那種話了，事實上，我讓你承擔的事情，比李英豪的那場比賽還要危險不是嗎？人就是這麼奇怪的動物，嘴上說一套，手裡做一套，很多時候，我都在鄙視我自己，如果我們不是黑社會，想必也不會有這種多餘的煩惱和掙扎了吧？”　　的確，甄天心中的複雜和苦楚，甄英雄能夠感覺到，“老爹，顏冰和蘇阿姨，對你和老媽來說，就像是家人一般的存在吧？既然是家人，你內疚個屁啊？再說了，我泡了她女兒，要是不把她拾掇了，她女兒能饒了我嗎？說起來，我早就不是在幫你和蘇阿姨擦屁股了，我是為了我自己。”　　有其父必有其子，甄天也不喜歡甄英雄的乾脆。　　……　　有鑒於早上與吳迪發生矛盾的時候，櫻桃有過不良衝動，因此甄英雄罰她半天不許走出自己的房間，表面上，鈴鐺是負責看守櫻桃的，可實際上，甄少爺是把她也一起給罰了。　　鈴鐺雖然是九尾鳳的成員，但甄英雄還是不喜歡看到她傷害別人，畢竟，鈴鐺今年才十九歲。　　兩個丫頭被關了半天，中午得到自由之後才知道甄英雄受了重傷，甄少爺醒過來的時候天都黑了，此刻才見到他，兩個丫頭怎麼能不上火啊？倆丫頭的性子倒是很相似，抄傢伙就要找冰恨天算帳去，好在是被晴天給攔住了。　　如果不是因為風鈴就坐在沙发上，櫻桃和鈴鐺肯定要質問甄英雄，為什麼多管閑事，為了救李英豪這種不相干的人而捅自己兩刀，這讓甄少爺很鬱悶，似乎受了傷之後，自己倒成了罪人，韓慧恩等人冷嘲熱諷，木子華嘮哩嘮叨，一天下來，甄英雄都記不清自己被多少人數落過了，好在是甄天蘇影為了讓自己有一個清靜的休息環境，故意帶走了三國和白果。　　事實上，甄、蘇二人，是怕甄英雄不知好歹，晚上和女孩子亂來，這才將三國和白果拉走的。　　櫻桃和鈴鐺嗔怪的目光風鈴怎麼會看不明白呢？放下茶杯，從沙发上站了起來，眼睛兀自紅紅的她對甄英雄道：“甄英雄，我知道你是好意，但要我放棄比賽是不可能的，我一定要給冰恨天好看！”　　甄英雄嘆了口氣，苦笑道：“我也知道勸你棄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的你大腦太不冷靜了，但你想過沒有，今天的悲劇，明天可能會在你的身上重演，你不覺得你和李英豪在重複同一個錯誤嗎？比賽的性質已經變了，你不要讓自己深陷進去。”　　“我知道，我知道我現在很不冷靜，但我不是你，我無法讓自己冷靜下來！明天的比賽，我一定會出場！”風鈴頭也不回的走向了門口，拉開門之後，頓了一下，“今天的事情，我很感謝你，甄英雄，也許，我無法幫你打敗你姐姐了……告辭了。”　　“你等一等。”甄英雄叫住了風鈴，“你真的堅持要出場比賽？”　　風鈴回過頭來，表情堅定，“不是堅持，而是絕對！”　　甄英雄長長吐了一口氣，他知道，憤怒中的風鈴已經遷怒於冰恨天的每一個人了，除了李英豪，怕是沒有人能勸止住她，可惜的是，李英豪現在還在昏迷着，而且，風鈴在比賽結束前，很可能會故意躲着他，她現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結果也是可以預想到的。　　“晴天，去問蘇阿姨把那‘東西’拿過來。”甄英雄對晴天說罷，又對風鈴道：“我不會再勸你棄權了，你不介意多陪我這病號一會吧？”　　風鈴不知道晴天是去問蘇影拿什麼東西，但猶豫了片刻，還是走進了屋裡，重新坐在了沙发上。　　甄英雄不再說話，風鈴也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櫻桃和鈴鐺看看這個，瞧瞧那個，不知道氣氛為什麼突然間變的如此沉重。　　不一會兒工夫，晴天回來了，蘇影竟也跟了過來，風鈴趕快起身問好，蘇影看了甄英雄一眼，甄英雄無奈的點了點頭，蘇影也跟着嘆了口氣，這才從口袋裡摸出一個茶色的小藥瓶子，遞給了一臉茫然的風鈴。　　風鈴看着沒有商標的小瓶子，以及裏面滾動的幾顆葯粒，疑惑道：“這是……”　　“葯，或者說是興奮劑。”蘇影道：“這是我從國外帶回來的，非法拳賽中常用的一種藥物，可以在短時間內起到刺激作用，提高呼吸功能，爆發性的增加你的耐力和力量，降低你的疼痛感，可以說，在二三十分鐘之內，藥效會讓你的各方面能力得到強化，我想，張永哲就是吃了和這個性質差不多的藥物吧……”　　風鈴在驚訝之後，臉上明顯的露出了興奮與欣喜，看的出來，她為了報復冰恨天，已經徹底的失去了理智，變的瘋狂了起來，甄英雄不知道自己這麼做到底是對還是錯，可這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鈴木優美的實力不能確定，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風鈴去冒險吧？　　蘇影怎麼會看不出風鈴的興奮啊，肅着表情，沉聲道：“比賽前半個小時左右吃下去，不過，風小姐，為了對你自己負責，我還是奉勸你要理智，這個藥物有很嚴重的副作用，藥效過去之後，身體的疲勞感和疼痛感是免不了的，而且很長一段時間內，你都會覺得心跳加速，頭痛，噁心，還可能會引起消化系統紊亂，也就是說，不管是輸是贏，只要服食了這葯，下一場肯定是你最後的一場比賽，你明白嗎？”　　風鈴根本不在乎有什麼副作用，深深鞠了一躬，“蘇老闆，謝謝您的關心……還有這個葯，下一場比賽，我一定要贏。”　　看着風鈴走出了房間，蘇影再次搖頭，人總是被感情所支配，風鈴如此，自己也是如此啊。　　“蘇阿姨，你不會是專門送葯過來的吧？”　　“當然不是，我有點事情想要單獨和你談談。”蘇影說罷，看了看晴天，鈴鐺，和小櫻桃，甄英雄不曉得蘇影要和自己談什麼，但隱隱感覺到不太對勁。　　“單獨？”　　“對，單獨。”　　晴天帶着櫻桃和鈴鐺離開后，蘇影才坐到甄英雄床邊，目不轉睛的盯了他好一會兒，直到甄英雄感覺到不自在，才淡淡問道：“你說你的肩膀是被冰恨天的殺手刺傷的，對吧？”　　甄英雄心裏一動，猛然意識到了蘇影在懷疑什麼，苦哈哈一笑，道：“是。”　　“為什麼冰兒不知道你受傷？”果不其然，蘇影察覺到了這件事情，“如果她知道你昨天就受了傷，為什麼不懷疑你在擂台上是在演戲呢？”　　托尼和克拉拉想要背叛顏冰，所以才會在顏冰的計劃開始前偷襲自己，暗殺失敗了，他們當然會害怕顏冰知道，又怎麼可能告訴她呢？如果蘇影知道這些，免不了會為顏冰擔心，甄英雄面不改色，扯道：“你為什麼說她不知道呢？呵呵，她逼我上擂台，讓我明知是套，卻不得不鑽，那第二刀，我就是故意耍詐給她看的，她就算知道我沒有真的扎進入，可傷口擺在那裡，她能有什麼轍啊？難道她要告訴所有人我肩膀上的傷口是昨天她找人扎的嗎？呵呵，那樣一來不就等於承認冰恨天和義字會有過節了。”　　其實顏冰是真的以為那一刀直沒到刀柄，但蘇影聽甄英雄這麼一說，有些動搖了，“你的意思是，她看出你是在演戲了？”　　“那誰知道呢？可能看出來了，也可能以為我真的是在傷口上又扎了一刀吧，呵呵，但不管是看出來還是沒看出來，她都不能說出來就是了。”甄英雄笑了笑，道：“蘇阿姨，你把晴天她們都支開，就是為了和我說這件事情嗎？”　　蘇影沒看出甄英雄說謊，疑問解開之後，她那亂七八糟的想法也沒有了，這才鬆了口氣的，道：“當然不是了，我有正事和你談。”　　甄英雄見她表情嚴肅，道：“關於漢克的？”　　“恩。”蘇影的語氣有些沉重，道：“昨天我和程老聯繫過了，程老回到美國之後，按照我們的計劃開始轉移我的財產，不過，漢克的人似乎已經察覺到程老的動作了，程老最近幾天接連遇到暗殺，顯然是漢克授意手下在警示他……”　　“並不值得意外。”甄英雄道：“雖然那些正當買賣與漢克本人沒有任何關係，都是你的個人財產，但是，對你組織中的黑道勢力來說，那卻是一個掩護，一台洗錢的機器，也就是說，即便你現在可以放棄屬於你的權利，卻也帶不走屬於自己的東西，漢克就像個強盜，想要拿走你的一切，不止是權利，還有財富。”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蘇影沒好氣道：“最近幾年我着力發展正道生意，將黑道方面的一切事情都交給了他，下放權利容易，想收回來就太難了，當我察覺到的時候，我與漢克之間已經是分裂開的兩個部分，卻不得不栓在一起，在相互依賴中存活了，現在我可以放棄黑道，但漢克卻不會放過我，他需要一些時間徹底架空我，使我成為他的傀儡……小鬼，程老的動作只是試探性的，並不明顯，漢克現在還沒有摸清情況，但可能已經起了疑心，當公司股票出現震動的時候，我要割捨黑道的意圖就再也藏不住了，那時候他不可能沒有動作的，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涼拌……”　　“什麼？！”　　“開玩笑，開玩笑的。”甄英雄見蘇影瞪圓了雙眼，趕快正經說道：“讓程老在保護好自己的前提下，按部就班的繼續他的工作就好了，當顏冰的殺手開始行動的同時，漢克也會成為其中一個被暗殺的目標的，這筆帳直接記到諾森家族的頭上不就結了嗎？漢克一死，有義字會做後盾，你要收回留在這裏的那部分勢力還不是輕而易舉？之後你帶着這些人回美國，去找諾森家算帳，一方面轉移了注意力，為程老轉移財產贏取了時間，另一方面，也讓顏冰後院起火，打她一個措手不及……”　　蘇影最大的疑惑就在於此，“小鬼，你總是和我說幹掉漢克很容易，說的好象比吃棒棒糖還容易，可你總要告訴我你到底要怎麼做吧？現在這個局勢下，如果再因為漢克的事情而內亂，那義字會就真要完蛋了！”　　“現在，漢克和他的人在哪呢？”甄英雄不答反問。　　“渤門市……”　　“渤門是誰的地盤？”　　“過去是海金堂，現在是……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玄武堂。”蘇影當然知道甄英雄把漢克安排在恭弘=叶 恭弘紛飛地盤中的目的，有點起急道：“這些我都知道，一旦漢克突然掛了，我可以在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幫助下奪回權利，可關鍵是，怎麼才能掛了漢克！你知道他身邊有多少人保護嗎？就算是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死拼也未必會輸啊！”　　甄英雄用小指挖着鼻孔道：“蘇阿姨，有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忘記了？不是只有顏冰才擁有超一流的殺手，菲茲傑拉德殺手世家的培訓，我也參加過……”　　蘇影一怔，大驚失色道：“你要親自去暗殺漢克？！”　　“靠！就我現在這模樣，狙擊步槍我都抱不住，能暗殺誰啊？！”甄英雄彈着不存在的鼻屎，道：“你記性還真差，參加過培訓的，又不是我一個人，你把他給忘了啊？”　　“你說的是……闌度？！”

# 第451章 英雄的請求

　　“我操，操，操！那個該死的，萬惡的臭丫頭片子！早晚我會找人輪了她！！！”　　甄英雄看着電腦屏幕，一個勁的皺眉頭，視頻窗口中，闌度正扭曲着面孔大罵特罵，彷彿那口水都能從窗口噴出來一般。　　“宇文可憐，我算看穿了，她絕對是一比顏冰還可惡的女人，娘了個蛋的，老子讓她陰了啊！”闌度這不是在訴苦，而是在發泄情緒，“朋友，你還記得嗎？我看中了一條八萬歐元的項鏈，想要送給愛莎做禮物，其實昨天晚上，我就是去朗朗大酒店參加競拍會去了，可我沒想到啊！宇文可憐那臭丫頭知道我對那條項鏈志在必得，居然和甜甜串通，胡編亂造，說愛莎昏倒了，用這個瞎話把我騙回了漢宮，他媽的，老子我再趕回去的時候，那條‘魔女的誘惑’已經被人買走了！你猜是誰買的？！”　　不用猜也知道啊！甄英雄訕訕笑着，“小，小憐……”　　“可不是嘛！！！”闌度氣道：“也不知道哪個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王八蛋二百五讓那個小丫頭片子給忽悠了，居然借了那麼大一筆錢給她，那臭丫頭趁我不在，用七萬兩千歐元就把那條項鏈買下來了，她奶奶的，一倒手，那臭丫頭十一萬歐元又賣給我了……”　　“什麼？！”甄英雄一聽就急了，“你買了？！”　　“廢話！世界上唯一的一條項鏈，只有愛莎才配的上，我怎麼能讓它落在那個臭丫頭手裡呢？她根本不戴首飾，就是看準了要宰我一刀才借錢參加競拍的，我居然大意了，被自己的妹妹給出賣了，我鬱悶啊我！英雄，你說的對，甜甜就是一頭熊，笨的和熊一個樣！媽的，要是讓我知道是誰借錢給宇文可憐的，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看到闌度這麼激動，甄英雄哪敢承認那個‘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王八蛋’就是他甄大少爺啊？太低估小憐了，沒想到她想買那條項鏈的目的，竟然是要宰闌度一刀，七萬歐元的東西她十一萬歐元買給了闌度，就算把和自己借的那一百萬還了，裡外里的，她一毛錢都沒出，還是賺了小二十萬人民幣，那臭丫頭倒真是會找買家啊！闌度這大肥羊也忒容易宰了。　　倒也難怪，闌度是跟着小憐參加珠寶展的時候看中了那條項鏈，他想買下來送給愛利絲的事情被小憐知道，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本來是想算計小憐的，結果被小憐給算計了，甄少爺有點陰溝里翻船的挫敗感，咳了一聲，代入正題，道：“闌度，滅滅火，我找你一天了，不是聽你抱怨，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讓一剛成年的黃毛丫頭和自己的妹妹給算計了，脆弱的心靈遭受了巨大打擊，所以昨天多喝了兩杯，睡過頭了，中午再聯繫你的時候，畫兒說你因為耍帥耍過了頭，還在昏迷，現在看起來，你傷的確實不輕啊。”闌度終於平穩了語調，嚴肅了表情，道：“說吧，所有人都忙活着，就我一個人閑着，你讓我去做小憐的助理，不單單是要我保護一心和甜甜這麼簡單吧？”　　“當然，如果是那麼簡單，不是大才小用了嗎？”甄英雄笑道：“要你保護一心和甜甜，是做給原野那廝看的，讓他看清楚你在保護那對姐妹，他才會放心的把目光從你身上移開。”　　闌度點了點頭，“確實，昨天我被他盯上了，事後聽小憐澄清我的助理身份，他還真的沒再糾纏我，呵呵，原野知道你和一心的關係，倒並不是一件壞事……說吧，給我的任務是什麼？”　　甄英雄肅起表情，道：“不是任務，而是請求，請求你的幫助。”　　“少和我酸。”闌度笑罵道：“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不提過命的交情，現在我可是你大舅哥，呵呵。”　　“不是我酸，我是很認真的在請求你的幫助。”甄英雄沒有笑，而是很嚴肅的說道：“我想拜託你的兩件事情和以前不同，非常的危險，我所以說是請求你的幫助，就是讓你有機會拒絕我的請求。”　　闌度見甄英雄難得的認真，知道他並非在說笑，微微一怔之後，才道：“我會尊重你這句話，但我不會拒絕你的請求，說吧，是哪兩件事情？”　　“第一件，暗殺漢克。”甄英雄和闌度之間不需要太多的客氣話，道：“你有一天的時間做準備，明晚動身，悄悄的潛到渤門市，恭弘=叶 恭弘紛飛自然會把漢克的情況告訴你，到時候我會要蘇阿姨製造一個機會引他出來……”　　“呵呵，配合著顏冰那些殺手行動的時間嗎？”闌度笑道：“有爆龍蘇放餌，幹掉那小子就像吃泡麵的工序一樣簡單，還用準備個屁啊？”　　“本來你有两天準備時間的，你耽誤了半天，我耽誤了半天，所以你只剩一天時間了，而我請你做的第二件事情，需要你準備的時間更長，那有可能是你這輩子還沒有遇到過的最刁難人的事情了。”甄英雄道：“離開朗朗市，暗殺漢克得手后，你就不要再回來了……”　　闌度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他的大腦不停的圍繞着那句‘不要再回來’運轉着，表情獃獃的，他以為這是一個玩笑，但看到甄英雄的表情……　　“什麼意思？”闌度的聲音冷冷的，“顏冰馬上要對義字會下手了吧？你要我離開朗朗市，是什麼意思？因為我並不算義字會的正式成員，所以你要我避難去？我需要一個解釋，你他媽別和我說，如果你死了，我還有機會去給你報仇一類的屁話，這他媽不是電視劇，你裝什麼孫子！”　　“我不會死的，你能不能聽我把話說完？”甄英雄安撫了一下闌度的情緒，道：“正如你說的，顏冰的計劃就要開始了，正因為是這個關鍵的時候，你的離開才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要一心和甜甜留在漢宮，就不會有人知道你已經不在朗朗市了，闌度，我的第二個請求與第一個請求在性質上是相同的，還是要你去暗殺一個人，一個，我還不知道是誰的人，所以，風險，難度，都是巨大的。”　　“你不知道的人？”闌度聽不懂了，“英雄，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你都不知道是誰，讓我怎麼殺啊？”　　“現在還不知道，但是，只要我贏了顏冰，就能知道那個目標是誰了。”甄英雄自信道：“這是賭博，那個人必須在第一時間死掉，才有可能讓義字會擺脫另一個麻煩，闌度，我知道這個時候讓你離開朗朗市，你很難接受，但是，我們不做輸的考慮，只想贏的徹底，所以，你必須離開，除了你，沒有其他人可以做到那種事情。”　　闌度依然不知道甄英雄到底要自己去幹掉什麼人，“我應該謝謝你如此看的起我，還是現在就乘快艇追上你，狠狠的抽你兩個嘴巴，讓你清醒清醒呢？既然你連目標是誰都不知道，你要我去哪裡啊？你所謂的‘讓那個人在第一時間死掉’，這話我聽不明白，不管你這‘第一時間’指的是什麼時間，不知道目標在什麼地方，我肯定是做不到這個‘第一時間’的。”　　“我雖然不知道目標是誰，也不知道目標具體在什麼地方，但大體位置卻不是一點線索都沒有，剩下的就需要你自己去調查了。”　　“怎麼查？”　　甄英雄淡然一笑，“大體位置是他告訴我的，我想，具體一些的位置，也能從他身上查出來吧？”　　“誰？”　　“羅伯特……諾森。”　　……　　儘管晚上休息的很好，但早上醒來之後，甄英雄還是出現了頭昏癥狀，即便是章醫生也無法確定他這是因為失血過多，還是單純的暈船。　　大腿上挨了一刀，甄英雄想去看比賽，被迫坐在了輪椅上，雖然他覺得並不礙事，但考慮到傷口的癒合，章醫生堅持如此，蘇影，三國，白果等人也站在了章醫生那邊，甄英雄拗不過這些女人，被迫犧牲了自己的形象。　　八進四，男女兩組，一整天的比賽加起來也不過八場而已，儘管比賽的場次越來越少，可‘局外局’的場面卻更加火暴，而所謂的比賽的偶然性，也一定程度的體現在选手在前面比賽中積累的傷病問題上。　　上午的四場比賽結束，結果和甄英雄預料中的差不多，儘管對手砸出了兩千五百萬的大注，無奈三國的對手被前面的比賽所累，雖然身手了得，卻還是毫無懸念的輸掉了比賽，但比賽演化為一場拉鋸戰，卻是甄英雄沒有預料到的。　　三國也看出對手並不簡單了，因此一直採取游斗，很少主動進攻，讓場面看起來異常乏悶，由此也看出选手的謹慎心理了，現在的每一場比賽都牽扯到了巨大的利益，可以說，這也是壓在选手心理的沉重負擔，好在，三國並沒有這樣的憂慮，所以心態上佔據了絕對的優勢，並不急噪，一直將比賽拖入了第三回合，這也是開賽為止耗時最長的一場比賽了。　　三國的對手因為在前面的比賽中屢屢遇到強敵，身體被拖的疲憊不堪，第三回合進行到一半左右時，最終體力不支，被三國推下了擂台，但三國也並不輕鬆，跳下擂台的時候，雙腿明顯一軟，如果不是白果扶的及時，她非栽倒不可，對手很強悍，拖了三個回合，三國的體力也到了極限，白果發現三國身上的體恤幾乎濕透，直接將她送回房間休息了。　　能殺入前八的，已經沒有庸人了。　　上午有四場比賽，男女各兩場，在三國贏下第一場比賽后，接下來的兩場徹底引爆了局外局的氣氛，比賽進行的異常激烈，因為實力相當，組織之間一對一的賭局，砸出的賭注就連甄天也忍不住變色，尤其是第三場的女組比賽，因為兩個組織都是過去就參加過黑市拳比賽的，雖面子上過的去，卻是積累了不少恩怨，兩千萬僅僅是個彩頭，其中一方竟然以一塊黃金價值的地皮，去搏另一方剛剛競標到的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翻修工程，‘局外局’也因為兩個組織間在比賽開始之前就已經濃郁的火藥味，而異常火暴。　　选手的實力相當，雖然比賽才進入第二回合就分出了勝負，但人們卻感覺這場比賽比三國那場進行了三個回合的比賽還要漫長，完全沒有冷場，上來就是激烈的對攻，甚至看不到防守。眼睛亮一些的人立刻就明白為什麼這場比賽如此熱鬧了，因為這場比賽的勝者將在下一場准決賽中與三國對陣，勝算不大，所以不約而同的放棄了晉級決賽的可能，為了贏得這最後的一場比賽，那兩名女选手都嗑了葯，也許，這就叫撞火車了吧……　　大概都沒有想到對方會和自己一個心思，所以才砸了如此賭注，兩個嗑了葯的选手搏的異常激烈兇狠的對攻將賽場氣氛完全點燃，甄英雄看她們掐的那麼熱鬧，倒是替三國鬆了口氣，不管誰能贏得這場比賽，都不會是輕鬆取勝，即便休息两天之後，也不可能在下一場比賽中戰勝三國的。　　先前看到三國體力透支，甄英雄還有些擔心，不知道休息两天之後她能不能恢復到最佳狀態，看過這場比賽，甄英雄算是放心了。　　最終，那塊黃金地皮沒能如願得到高速公路的翻修工程，為自己的貪婪付出了代價，第一回合打的旗鼓相當，不分勝負，但第二回合開始之後僅僅一分半鍾，‘黃金地皮’就被‘高速公路’踢出了場外，但她當真夠強悍，受創的同時還抱住了對手的小腿，竟然是想把她也從場上拽下去，最後的畫面可謂狼狽之極，那名选手雖然像貓一樣，幾乎把指甲都抓掉，總算是將上半身留在了擂台上，為組織贏得了巨大利益，卻被掉落擂台的對手抻傷了大腿，不管怎麼休整，都不可能參加下一場比賽了。　　第四場比賽，儘管眾人覺得那是今天的一場重頭戲，而事實上，這場比賽卻像甄英雄預料中的那樣，以張永哲的棄權而結束了。冰恨天只是名不見經傳的小組織，棄權對他們來說，並不存在什麼聲譽上的影響，儘管已經有人開始對這個小組織有所懷疑，但真想摸清冰恨天，絕對不是一天两天，一個月兩個月就能做到的事情，因此顏冰並不擔心。　　表面看來，冰恨天是被對手組織那五千萬的賭注嚇跑的，但只要看一看張永哲蒼白的臉色，甄英雄就知道，因為嗑藥，張永哲在藥效副作用下身體不適，完全不在狀態，強行參加比賽的結果，可能是把命丟掉，他給別人的感覺是心狠手辣，別人又怎麼會對他客氣呢？說到底，殺手也是人，也怕死。　　從棄權之後張永哲望向自己的那狠毒卻略帶幾許興奮的目光中，甄英雄又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張永哲不願意冒險參加比賽，很可能是想保全實力，在擂台下找機會幹掉自己，畢竟，顏冰的行動即將展開，張永哲犯不着再做一些無謂的努力。　　張永哲棄權，最高興的人卻不是甄少爺，而是微兒與藍涯，藍涯總算鬆了口氣，不用擔心在比賽中遇到張永哲那頭畜生了。　　中午就見不到白果了，直到下午比賽即將開始的時候，一臉悻悻的她才出現在甄英雄面前。　　“怎麼了？果果。”甄英雄正要去會場，見白果好象很不爽的樣子，心裏已經猜到了原因。　　白果好象受了委屈一般，幽幽道：“鈴鈴堅持要參加比賽，我怎麼勸她都不聽……”　　這種事情甄英雄早就預料到了，晴天在這之前才告訴過他，李英豪已經清醒，但風鈴卻故意躲着不去見他，無非就是怕李英豪不讓她出場比賽。　　“死傢伙，怎麼辦啊？”白果見甄英雄不說話，急的都快哭出來了，“難道就看着鈴鈴去比賽嗎？冰恨天的殺手都不簡單，昨天他們就差點殺了李英豪，今天，今天……”　　白果說不下去了，她似乎看到風鈴和李英豪的身影重疊在一起，重複着昨天的畫面一般，那種想象讓她沒有勇氣說下去。　　“放心吧，風鈴不會輸的。”　　白果見甄英雄說的如此不經意，氣道：“不是你朋友，你當然不會擔心了！”　　甄英雄不是不擔心，而是心虛，雖然不知道鈴木優美的實力，但服食了興奮劑，各個方面都佔有優勢的風鈴是沒有理由輸的，除非鈴木優美還有什麼奇招妙計。　　借甄英雄兩個膽子，他也不敢和白果說風鈴嗑藥啊。　　“果果，我向你保證，風鈴不會輸，這總可以了吧？”甄英雄連哄帶騙道：“就算她真的要輸了，我也會去救她的，反正別人都以為我看上她了，再搗一次亂，我想觀眾也是可以理解的。”　　白果一呆，“你要幹嗎？再捅自己兩刀？不行，我不會讓你亂來了，我要去勸鈴鈴放棄比賽！”　　甄英雄見白果轉身要跑，趕快拉住了她，小白再回過頭來的時候，眼圈已經紅了，一轉身，壓抑在心中的不安終於爆發而出，趴在甄英雄的腿上就大哭起來。　　甄英雄被白果壓的腿上的傷口疼痛，但心裏更痛，怪不得小白不願意讓風鈴上擂台呢，固然是怕她有危險，又何嘗不是怕自己有危險啊，一個是朋友，一個是愛人，無論白果如何抉擇，對她來說都是一件殘忍的事情。　　……　　在白果狐疑的目光中，風鈴一口水將葯粒送到胃中，心虛的甄英雄裝做沒看到一般，他絕對不想承認那幾顆葯粒是自己送給風鈴的。　　擦了擦嘴角的水痕，風鈴冷着面孔對李連成道：“我不想在重複了，比賽，我是絕對不會棄權的，如果你昨天也是這樣勸英豪的，他又怎麼會受傷呢？現在後悔已經晚了！”　　李連成雖然是天門的當家人，可現在站在未來兒媳婦面前，卻像個犯了錯的孩子，“鈴鈴，我就是因為後悔了，所以才勸你不要去和冰恨天的人比賽啊，這也是為了英豪……”　　“我參加比賽就是為了給英豪報仇！”風鈴現在的表情，讓一旁的白果覺得陌生，就聽她冷冷的說道：“如果你還當英豪是你兒子，就不要拒絕冰恨天的賭注，也不要阻止我加註！”　　風鈴說罷，就像沒看到坐在輪椅上的甄英雄一般，徑自摔門而去。　　白果看看這個，瞧瞧那個，來不及求證風鈴剛才吃下去的是什麼東西，趕快追了出去，甄英雄對晴天擺了擺手，晴天跟在了白果的後面，現在不曉得顏冰在打什麼主意，因此不能確定她會不會對白果，三國她們下毒手，保護，必須做到寸步不離。

# 第452章 冤枉的小人

　　畫兒推着甄英雄來到李連成面前，看到李連成那難看的一張愁容，甄英雄好奇道：“看您這表情，是不是風鈴要補加的賭注很難為人啊？”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李連成的苦笑似乎停不下來一般，彷彿突然老了幾十歲，“難為人嗎？她難為的是她自己……”　　……　　“我棄權。”　　在八個作為公證人的老大面前，鈴木優美帶着淡雅的笑容，明明是一個畏縮的失敗者，但她卻像一個愚弄了對手的勝利者一般，鄙夷的望著錶情獃滯的風鈴。　　甄英雄看到李連成那複雜的讓人無法分辨是氣憤還是欣喜的表情，有些理解他的心理，因為，他覺得自己臉上肯定有着和他同樣的表情。　　藍涯的比賽剛剛結束，不曉得這個小子走了什麼狗屎運，因為對手在昨天的比賽中受傷，他不戰而勝，直接晉級，而在他之前的那場比賽中，抽到上上籤的韓慧恩始終沒有遇到象樣的對手，再次輕鬆取勝，由此一來，她的下一輪對手，將是風鈴與鈴木優美之間的勝者。　　作為主辦方，甄英雄代替甄天，以公證人的身份來見證冰恨天與天門一對一的賭局下注，風鈴的賭注讓所有人驚訝，鈴木優美的回答是大多數人想到的，卻是甄英雄沒想到的，她竟然棄權了。　　甄英雄一直以為，鈴木優美會翻版昨天的那場比賽，藉此打擊自己，但鈴木優美在戲耍了風鈴一番之後，毫不猶豫的棄權了。　　甄英雄所以頂替甄天來旁觀這場賭局，正是因為風鈴所謂的‘加註’，加的太大了一些，當風鈴對鈴木優美說出那個賭注的時候，所有人都驚訝了。　　“賭注由冰恨天提出，無論賭什麼，天門都接下了，但是，我要加註。”風鈴有欠考慮，完全是出於瘋狂的報復心態，陰狠的聲音是壓抑着的怒氣，道：“用我一條命，搏張永哲兩隻手！我贏了，冰恨天把張永哲的手留給天門，你贏了，我的命你拿去，一條命賭兩隻手，對冰恨天來說並不吃虧。”　　誰都聽的出來，風鈴是要給李英豪報仇，完全被氣憤沖暈了頭腦，竟然以命搏手，雖然過去幾年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但全部是出現在男組比賽中，女組比賽以見血做為賭注的還是頭一次。　　鈴木優美似乎是有些吃驚，卻並沒有表現的太明顯，表情一隱即逝，突然望着甄英雄，道：“請問甄少爺，這些也可以成為比賽的賭注嗎？”　　甄英雄看了看其他幾個見證人，又看了看倔強的風鈴，無奈的點頭道：“原則上是允許的，只要我等公證人認為賭注是公平的，金錢，地盤，性命……”　　只要看一看這些公證人的興奮表情，甄英雄就知道，反對這種賭博的人大概只有自己而已，所謂的公證人有太強烈的看熱鬧的不公證心理，火上澆油才是他們的目的，公證，僅僅是對雙方賭注的一個見證罷了。　　“但我覺得，這並不公平。”鈴木優美似乎感覺不到任何壓迫感或者危機感，伸手指着風鈴，卻是看也不看她一眼，而是對甄英雄說道：“比賽中是可以殺死對手的，她的賭注和比賽規則重疊了不是嗎？她輸了比賽的同時已經丟了命，既然她已經沒命了，我贏了比賽，又怎麼讓已經死了的人再死一次呢？這對我來說太不公平了，不是嗎？”　　莫說風鈴一怔，屋裡的人都是一臉愕然，雖然比賽中的確可以殺死對手，但女組比賽中還沒有出現過人命，因為從來沒有女选手將對手殺死過的前例，所以很容易忽略風鈴的賭注與比賽性質的重疊，即便是風鈴也沒想到鈴木優美竟然揚言要在擂台上將自己殺掉，怒火更炙啊。　　鈴木優美完全是在戲耍天門，“我只聽說過男人花心，沒想到你這女人也夠花心，居然擁有自己的‘後宮’，而且對男寵們如此有責任心，呵呵，甄少爺，她明顯是想報復我們冰恨天，為了給那個李英豪出氣才開出如此條件的，這麼大一頂綠帽子蓋在你頭上，你不覺得生氣嗎？”　　氣，沒辦法不氣，甄英雄卻不是氣風鈴給他戴年頂根本就不存在的‘綠帽子’，而是氣鈴木優美的話讓他無法否認，為了救李英豪，是甄少爺自己胡扯說風鈴是他看中的女人，現在幾個老大都坐在這裏，如果否認的話，豈不是把所有人都當成傻瓜了嗎？　　訕笑兩聲，甄少爺有生以來最鬱悶的回答道：“似乎，我沒能震動李英豪在風小姐心中的地位啊，也許，是我沒有他那麼磊落吧，呵呵，我是一個小人……”　　甄英雄是大丈夫，這一點在人們眼中是毋庸質疑的，但奇怪的地方就是，他說自己是一小人，眾人居然深度認同，笑嘻嘻的就把米利亞宰了，笑嘻嘻的就插了自己兩刀，對他的評價是很難界定的，既是大丈夫，又是小人，這是一個比較矛盾，卻最容易被認可的評價。　　鈴木優美本是想激怒甄英雄，卻不想甄少爺臉皮如此之厚，便道：“甄少爺自稱小人，不會是覺得風小姐提出的條件對冰恨天來說是公平的吧？”　　甄英雄搖了搖頭，“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事關義字會的聲譽，甄英雄不得不實事求是，而事實上，有鑒於規則如此，沒有任何人覺得風鈴提出來的條件是公平的，風鈴在極度憤怒中完全忽略了這一點，聽甄英雄如此一說，風鈴有些不知所措了。　　“我李連成一雙手應該抵的過張永哲那雙手了吧？”　　眾人又是一驚，風鈴還未反應過來，李連成已經站到了風鈴前面，一臉淡然的對鈴木優美道：“用我的手做賭注，這樣對冰恨天來說公平了吧？”　　天門的當家人與冰恨天的一介打手，身份的差距已經決定了一切，甄英雄和風鈴臉色同時一變，李連成如此縱容風鈴，明顯是出於贖罪的心理啊。　　幾個見證人也興奮了起來，這樣的比賽可不常見啊，賭博的噱頭太大了。　　李連成伸手阻止了剛要說些什麼的風鈴，對鎮定的鈴木優美道：“如果可以接受這個賭注，就請冰恨天也砸出一注吧，只要你拿的出來的，天門都接的住。”　　李連成很有霸主之氣，頗有折人之勢，卻見鈴木優美優雅一笑，望着甄英雄的目光包含了很多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色彩，毫不猶豫的說話顯然是早就預謀好的，“我棄權。”　　……　　冰恨天的棄權是所有人沒有想到的，眾人猜度，大概是冰恨天無法接受天門那過激的賭注，因此而退縮了吧，總之，在宣布這個結果之後，賭徒們唏噓之餘，也將這件事情當做話題，議論紛紛。　　最無法接受這個結果的人當然是風鈴了，白白的把葯嗑了，對方卻棄權了，報復計劃徹底落水不說，那藥物的副作用很可能對她接下來的比賽造成影響，正是所謂的‘自討苦吃’吧？而最鬱悶的人，非甄英雄莫屬了，因為風鈴的下一個對手，正是韓慧恩……　　冰恨天棄權，最大的受益者居然是義字會，甄天，蘇影，木子華，項嘯鳴，對甄英雄當真是佩服到五體投地啊，冰不血刃的就擺平，或者說是消弱了韓慧恩在准決賽中即將面對的強敵，現在看起來，這一屆的黑市拳比賽似乎早早的就失去了意義，因為，准決賽懸念不大，決賽很可能是三國和韓慧恩的勝利會師。　　雖然是參与組織最多的一次比賽，但亮點卻少之又少，因為預賽的緊湊賽程將选手拖的疲憊不堪，本被期待的高潮已經不可能出現了，韓慧恩與風鈴那場義字會對天門的准決賽，被所有人認定的最後高潮對決，去年的決賽中，天門慘敗，人們將這場夙敵之戰像決賽一般看待也不無道理，但是，當事的兩個組織，義字會，以及天門卻早在此刻就預知到了結果，那藥物的副作用最少要讓風鈴休整一兩個星期，三天後開始的比賽，風鈴連兩成勝算都沒有。　　天作證，甄少爺這小人做的既冤枉又窩囊，如果先前知道鈴木優美會棄權，他絕對不會讓風鈴嗑藥，但現在卻沒有人那麼想，就是李連成都懷疑甄英雄是早就料到這個結果了，才假惺惺的冒充好人，讓風鈴吃了那帶有嚴重副作用的興奮劑，導致她在下一場比賽中無法發揮實力，本來存在的那點感激之情，立刻被‘陰險小人’四個字給轟散了。　　最高興的人大概就是白果和李英豪了，因為風鈴的情緒在藥物作用下不太穩定，白果一直陪在她身邊。這两天的比賽宣布結束，甄英雄並未去參加船上舉辦的一系列活動，而是老實的呆在房間里養傷，鈴木優美最後在他耳邊輕輕說的那句話，一直在他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夫人說，同樣的方法對你是沒有效果的，所以，這場比賽我們棄權……”　　又是顏冰，甄英雄現在的心很亂，他總覺得是因為自己一相情願的信任顏冰，導致了他現在步步被顏冰設計，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候，顏冰似乎忘記了兩人之間還有一層合作的關係，現在，她一門心思的針對義字會，針對自己，展開了報復，鈴木優美的得意表情就是在印證這一點，在甄英雄看來，他和顏冰真正的敵人應該是鈴木優美才對。　　加強了戒備，小櫻桃，鈴鐺，一直陪在三國身邊，晴天與白果也是寸步不離，畫兒守在電腦前，與林驍勇，常樂等人保持着聯繫，雖然比賽結束了，但在返回朗朗市之前的這十個小時左右的時間中，另一場比賽已經悄悄的開始了。　　顏冰並未在船上有所動作，第二天，天還未亮，船靠岸了，甄英雄一眾人等回到了漢宮。　　甄英雄與顏冰雖然心情各不相，想着的，卻是同一件事情，两天比賽之後，就在所有人都覺得精神疲憊，渴望用消遣娛樂來緩解疲勞的這個最懶散，最放鬆的時刻，義字會與冰恨天之間的戰鬥徹底爆發了。　　……　　鳳凰市飛車黨可謂鬱悶之極，兩個女选手沒能挺過預賽不說，唯一的一名男选手也在十六進八的比賽中惜敗，不但在比賽賭博中輸了幾千萬，代表老大率眾來參加比賽的四當家，號稱風魔四郎的張風安還在局外局的比賽里輸了三百多萬，那可是他自己的錢，由此不難想象他那頹廢的心情了，昨晚宿醉發泄，今天一早，還未從宿醉中徹底清醒過來的他帶着幾個被折騰的同樣無精打採的手下，昏昏沉沉的回到了落腳的酒店。　　朱雀大街博源大酒店，張風安在這個酒店裡共開了六個房間，一個套房，三個豪華標間和兩個普通標間，其中，張風安的六零零六號房間，與冰恨天殺手落腳的六一二三房間在同一樓層，當張風安摟着情人走出電梯，回到房間之後，另一架電梯也在這個樓層停住，从里面中走出一男一女兩個看似是情侶的人，徑自返回了六一二三號房。　　看了看錶，已經是早上七點一刻，耿南打了個大哈哧，險些被卡瑪給開了膛，傷口才癒合，這两天休息的又不好，很是疲憊，接到樓下人打來的電話之後，他已經貼在門板上，透過貓眼觀察對門老半天了，姿勢問題，傷口痛的他心情有些煩躁，看到一男一女兩個人開門進了房間，他精神一震，“終於開始了……媽的，倒真是謹慎，昨天下午來過一次之後就走了，敢情就是把傢伙先放到房間里，躲在外面觀察環境去了，幸好我們是提前住進來的，不然還真有可能被他們察覺……”　　耿南已經在六一二三對面的這個房間里呆了整整三十幾個小時了，從來沒有出去過，四個人輪流透過貓眼觀察着對門的情況，現在只要看到貓眼，眼睛就會隱隱作痛，終於到了收拾殺手的時候，他怎能不興奮呢？　　“南哥，上來了嗎？”　　聽到耿南自言自語，一個正靠在床頭，穿着酒店員工服的女孩子放下時裝雜誌，嬌憨的伸了個懶腰，很是輕鬆的樣子，另一張床上坐的兩個大男人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女孩因為動作伸展，衣服上提而露出來的白白的小肚皮，幾乎流出口水來。　　“看，再看我把你們眼珠子都挖出來。”那女孩長相雖甜，卻是一潑辣類型，“本小姐保養的如此嬌嫩的肌膚可不是給你們這種沒出息的色狼看的，等我成為九尾鳳，我可就是少爺的人了，你們看我，就是看少爺的女人，當心少爺閹了你們，擦擦口水，要意淫也別看着本姑娘，去廁所自己摞管兒去。”　　“我靠，姑奶奶，到底誰在意淫啊？”其中一個長相斯文的青年笑道：“雖然從這個性格來講，你和九尾鳳那幾個變態女人有一拼，可你也好好學習一下十以內的加減法好不好？九尾鳳九尾鳳，加上你還算九尾鳳嗎？”　　另一個看上去就給人一種齷齪感的男人淫笑道：“可樂，你自慰的時候，性幻想的對象不會就是少爺吧？”　　“陳充，這問題你應該問你媽去，看看她自慰的時候，性幻想的對象是不是你那死鬼老爸。”　　那齷齪面孔的男人一聽，表情立刻變了，“可樂，不過是開個玩笑，你這話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對我這沒嫁人的女孩子問出那種問題來又是什麼意思？要問去問你媽，她守寡，肯定常做那種事！”　　這個嘴巴狠毒的女孩子，正是那天綁架小環的甜美女孩，可樂。　　斯文青年見可樂與齷齪小子好象要開打的架勢，抹了一把冷汗，這個可樂平時看起來溫文爾雅，其實很難相處，就性格而言，她確實與九尾鳳的丫頭很相似，獨斷獨行，且目中無人，不同的是，九鳳是被甄英雄給寵的，這丫頭則是被七虎給慣的。　　耿南的臉拉的比驢臉都長，“掐他媽什麼掐啊？陳充，你丫的調戲別的女人我不管，調戲可樂，你活膩味了是吧？別笑，還有你，可樂，就你這毒舌婦，還好意思說要加入九鳳？那話是女孩子說的嗎？別人不說，要是讓柳老大知道你說話這麼毒，非把你舌頭割了不可，少爺最討厭的就是女人不知廉恥，除了長相，你說你哪點像個女人？”　　被耿南數落了幾句，陳充和可樂這才老實，不過看他們那依然敵對的眼神，顯然只是屈服與耿南而已，並非真的服氣，耿南也知道可樂那糟糕的性格，無奈的嘆了口氣，“這都什麼關節口了，心態放鬆是好事，太放鬆就是蠢事，刀螂仔，給另一組報個信，開始行動，要他們小心一點，千萬不可以鬧出大動靜驚動飛車黨的人，可樂，把你的表情整理整理，去吧，按計劃行事，做的好，少爺自然會獎勵你的，柳老大受傷躺在醫院里，說不定少爺真的需要一個人來暫時頂替她的位置呢，你想加入九鳳，這就是你的機會。”　　別看耿南平時大咧咧的，關鍵時候也精着呢，這話一說出來，可樂的不爽情緒立刻一掃而空，“是，南哥！對了……如果我做的好，你可要記得在少爺面前給我說好話啊。”　　“知道了，忘不了，到時候我讓阿東常樂他們一起保薦你。”耿南笑道：“小心點，不要出錯啊。”　　可樂從衛生間里推出一輛裝滿毛巾的服務車，信心滿滿道：“切，怎麼可能出錯呢？上次抓林夕照的時候少爺還誇我來着呢。”　　“那次和這次不一樣。”耿南表情一肅，低沉着嗓音，道：“稍有差池，你很可能會把命丟掉，因為，對門的兩個傢伙可是職業的殺手啊……”　　……　　職業殺手行事很小心，昨天下午來過酒店，但很快就離開了，似乎只是把裝有武器的提箱留在了房間中，之後就離開了酒店，不知去向，耿南按照甄英雄的吩咐，並未跟蹤那兩個殺手，而是守株待兔，留在了房間中，直到剛剛飛車黨張風安一眾人等回到酒店，那一男一女的殺手組合才再次回來，住在這個酒店的組織有幾個，飛車黨是最後一個回來的，那兩個殺手跟在他們後面，顯然是一直留在酒店外面觀察情況來着，這幾個組織中，飛車黨的影響力最大，所以才把他們看做主要暗殺的目標吧？　　因為沒有攜帶可疑的東西，就算義字會對這幾個組織的安全工作做的再是嚴密，也不會對他們這樣的客人起疑心，由此可見這些殺手的行事是多麼的小心謹慎。

# 第453章 下半身動物

　　一男一女的組合，是殺手世家的殺手在行動過程中最重要特徵之一，如果說還有什麼其他特徵的話，應該就是他們的外貌了，殺手世家的殺手，並非全是東方人模樣，雖然符合這種特徵的人太多了，但能進入林夕照指定房間，並符合這兩種特徵的人，無疑就是殺手。　　要暗殺張風安的一男一女，是鈴木組的兩個人，那二人才回到房間，就聽到有人按響了門鈴，警惕性的猛然突升，那男人摸出手槍，閃進了衛生間，對女人打了個手勢，女人通過貓眼向門外一望，一個穿着制服的女服務生俏生生的站在門外，略帶困意的臉上掛着職業性的微笑，表情看起來很自然，眉宇間有一抹對生活與工作如此無奈的抱怨與哀愁，很像一個早起工作的懶散女孩。　　將門拉開了一條縫，長着一幅東方人面孔的女殺手還未開口，裝扮成服務生的可樂就禮貌的說道：“您好，尊貴的客人，打擾了，我是來送早餐卷的，順便問一問，您的房間需要整理嗎？”　　見只是一個過來送早餐卷的女服務生，兩個殺手沒有多想，那男的收起槍，從衛生間里走了出來，而那女的則將安全鎖打開，很禮貌的拉開了房門，表情卻是冷冷的，“謝謝，房間不用整理了。”　　可樂暗道一聲‘成功’，雙手將早餐卷遞了過去，就在那女人即將接過那空空的小紙夾時，可樂的手突然一松，紙夾掉落。　　“啊，對不起，對不起！”可樂慌亂的彎下身子去撿那裝有早餐卷的紙夾，而實際上卻借那女殺手後退的一小步，將上身探入了房間，那女殺手還未意識到不對勁，可樂猛的向前一躥，頭頂女殺手的小腹，雙手環抱着她的大腿，用力一扳，將她撲倒在玄關。　　那個黑髮女殺手在倒地之前慌忙一瞥，看到了對門的房門被突然拉開，兩個男人一前一后沖了過來，根本來不及提醒同伴，那兩人已經從自己的身上跨了過去，嘴巴才張開，呼聲還未從開啟的雙唇中噴出去，跟在刀螂仔後面的陳充已經用一條帶着濃郁味道的濕毛巾按在了她的臉上。　　那男殺手聽到動靜，回過頭來卻看到同伴已經被可樂撲倒，他反應固然不慢，無奈耿南等人與可樂的配合天衣無縫，流暢感犹如一道閃電，強壯的男殺手才摸出槍來，那個叫做刀螂仔的斯文青年已經從可樂的背上跨過，衝到了他的面前，一刀刺進了他的心窩，並未拔刀，是怕血流出來弄髒了地毯，那男殺手還未感覺到疼痛，刀螂仔雙手扳住他的頭，逆時針方向，幾乎沒感覺出他用力，殺手的臉已經在‘咯咯’的響聲中轉了半個圈。　　即便是殺手，也會有驚慌失措的人類本能，刀螂仔的動作太快了，那個殺手甚至沒有從驚訝中咂過味兒來，脖子就被擰斷了，他張開的口，似乎是要發出驚呼或者呼喝，可惜的是，那聲音被遏止在了胸腔中，才抬起來的胳膊顫抖了幾下，即便已經不可能存在意識，但他好象依然沒有放棄要開槍，彷彿，那已經是一種身體的本能，他的肌肉已經記住了開槍這個動作，被槍口指着的陳充和可樂只覺得寒毛都立起來了，這個殺手，好強悍。　　刀螂仔也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這種怪物，開槍殺人的慾望竟然如此強烈，他雙手再次發力，脖子上的肉皮出現了緊皺的褶子，好象要被撕裂開一般，那殺手的胳膊才無力的落下，裝有消音器的手槍掉在了地板上。　　輕輕的將已經咽氣的殺手放倒，刀螂仔回過頭來一看，陳充正用一條浸過乙醚的毛巾壓在女殺手的臉上，那女人因為氣悶的緣故不停的拱動着身體，可樂緊緊的抱住她，生怕她弄出什麼響動來，好一會那女人才昏迷了過去，不知道吸食了那種劑量的乙醚會不會就此掛掉。　　全搞定了，才看到耿南一邊聽着手機，一邊慢吞吞的溜達了進來，隨手將門關上，看了看屋裡的情況，掛了手機，嘆氣道：“樓下那層也搞定了，人家效率就比你們好，兩個殺手都是活捉，瞧瞧你們，一個死的，一個快要死的，少爺不是說過嗎？盡量不要殺人，萬一認錯人了怎麼辦？”　　“南哥，不可能認錯人，你沒看這小子掏槍有多快，殺人慾望有多強，我這不是迫不得以嘛。”刀螂仔看似很容易就將殺手幹掉了，卻也后怕的出了一身冷汗，殺手在轉身的同時就摸出了手槍，只要自己慢上一拍，死掉的人就不會是這個殺手，看了一眼屍體，刀螂仔歪着腦袋，很不自然的笑問道：“現在怎麼辦啊？似乎，不怎麼容易善後……”　　“善後好辦，這是林夕照的地盤，後半夜自然有他的人過來處理，你這個醫大畢業生還是先想個轍給這個死人止血吧。”耿南坐到床上，點了棵煙，道：“以免打草驚蛇，少爺要我們一直留在酒店裡，直到顏冰察覺到暗殺行動失敗為止，我們大概要到晚上才能離開，在那之前，盡量不要留下什麼痕迹。”　　因為後怕，刀螂仔的聲音還有些顫抖，“南哥，放心吧，酒店就有針線包，我馬上給他縫合傷口，不過，先得找點冰塊回來冰一冰傷口，不然刀子一拔血就噴出來了……”　　雖然很圓滿的完成了任務，但不止是顧做鎮定的刀螂仔，可樂，陳充，在見到那殺手臨死前的反應之後，都覺得毛骨悚然，這樣的怪物到底有多少啊？甄少爺，就是被這種人盯上了嗎？　　……　　“少爺，顏冰的行動開始了，博源酒店那邊最先有了動作，耿南已經把兩組殺手全部搞定了，三個活捉，掛了一個……”　　畫兒在和甄英雄做這些彙報的時候，很小心的觀察着白果的臉色，但甄英雄明顯沒有迴避白果的意思，事到如今，已經沒有隱瞞的必要了。　　吊著左臂的甄英雄並沒有三國那麼愜意，回到漢宮后就扎到床上去補覺了，他現在已經沒有了休息的時間，吃過早飯後，和一心一起打起了電動，畫兒則不斷向他傳達目前發生的狀況。　　白果坐在沙发上，心不在焉的翻着雜誌，眼睛一直盯着甄英雄，想要觀察他的反應，可甄英雄好象並不關心畫兒的報告一般，很投入的和才學會打電動的一心PK着，而一心似乎有意的配合甄英雄，不時的驚叫或嬉笑，說明了她也同樣的投入，事實上，她也有很用心的在聽畫兒說話。　　演唱會在即，排練已經告一段落，電視台的工作也暫時交託給了其他人，雙子星目前的工作，就是為了預計耗時三個半小時的演唱會而鍛煉體能，健身房就是她們現在的工作場所，因此，她們可以整天留在漢宮。　　因為甄英雄與顏冰之間的矛盾徹底爆發，所以甄少爺有意迴避與愛利絲見面，最主要的原因，卻是甄英雄那複雜而矛盾的心理，現在他已經搞不懂顏冰心裏在想什麼了，他不知道，如果愛利絲問起他和顏冰之間現在的關係，自己該如何回答呢？　　好在愛利絲體諒甄英雄的為難，因此一直老實的呆在房間里，她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丫頭，明白自己該怎樣做才是對甄英雄的支持與信任，現在，甜甜正陪着她，一起聽韓慧恩講述這两天的比賽情況，當然，韓慧恩肯定將顏冰為了算計甄英雄而利用了李英豪那場比賽的事情給過濾掉了。　　一心畢竟是剛剛學會打電動，那種需要技巧的格鬥遊戲她完全不是甄英雄的對手，不過，從甄英雄連續幾次打出了‘Perfect’這一點，一心看的出來，他心裏並不像表面那麼平靜，否則，他會在遊戲中讓着自己的，完勝外行人，已經失去了遊戲的意義，甄英雄的腦子根本不是在打電動。　　“我累了，總也贏不了，我請求中場休息。”一心站了起來，拽着甄英雄的胳膊道：“你也別坐在這裏了，對着電視這麼長時間對眼睛不好，喝點東西，過會再接着玩吧。”　　甄英雄怎麼會不知道一心的好意啊，她看出自己心不在焉了，甄英雄也是人，顏冰開始有動作了，他也會覺得緊張，打電動，不過是掩飾這種不安心理的一種手段而已，一心明明知道卻不點破，想用輕鬆的氛圍幫助自己緩解心中的不安，甄英雄心裏暖暖的，一心，真的很體貼。　　甄英雄深吸了一口氣，覺得刻意掩飾不安的舉動很可笑，平白讓一心等人為自己擔心，於是大方的坐到白果身邊，接過一心遞來的可樂，猛飲了一口，冰涼的碳酸飲料讓他精神一振，“畫兒，通知常樂和阿東，盡可能不要傷及人命，這些殺手的嘴巴雖然硬，卻始終是會說話的，從他們口中有可能問出一切有用的情況……”　　看了一眼身邊的白果，瞧她的表情沒有什麼變化，甄英雄有些心慌慌的補充了一句，“告訴他們，如果逼問困難的話，稍稍用點刑也是可以的……”　　白果垂着眼角，陰陽怪氣的問道：“‘稍稍用點刑’，是什麼意思啊？在個‘稍稍’，又是哪種程度呢？”　　“這個……呵呵，稍稍，當然不會是很過分的那種程度啦……”甄英雄明顯是在糊弄白果。　　“少騙人了，想從那種殺手口中套出話來，不使用過激手段根本就不現實，你又在騙我！”小白氣呼呼道：“都這個時候了，你還有什麼必要騙我啊？因為你的緣故，我早就墮落了，以後我都沒臉在幹警察，穿警服了，你以為我這麼違心都是為了誰啊？你還睜着眼在這說瞎話敷衍我呢，我感覺我現在和李英豪一樣，根本無法給自己定位了！是繼續與你同流合污，還是回頭是岸呢？”　　白果最不喜歡的就是甄英雄對她的不坦白，事實上，甄英雄對每個女孩子都不夠坦白，很多他認為骯髒的，殘忍的事情，基本都會隱瞞，‘稍稍用點刑’，這個房間里理解‘稍稍’這個程度的，也就只有畫兒了，因為她知道，但凡是逼供用刑，就沒有‘稍稍’，只有殘忍，卑鄙，無恥，和狠辣。　　雖然甄英雄面對的是殺手，但殺人，綁票，上大刑，在白果看來依然是犯罪，而為了甄英雄，為了她自己，也是為了義字會的明天，為了朗朗市的未來，她不得不放棄原則，縱容甄英雄的犯罪，就像她說的，她已經對自己的立場感到迷茫了，她分不清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甄英雄不曉得如何安慰白果，惟有苦笑，因為他確實是在犯罪，並很殘忍的將自己的所作所為赤裸裸的擺放在白果的眼前，卻還在自裝純潔的企圖遮掩什麼，當真是一個可笑的小丑。　　“算了，人家都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攤上你這麼一個人，我看我的立場已經由不得自己了。”白果出人意料的沒有借題發脾氣，而是慵懶的靠在沙发上，望着甄英雄，好一會兒，才道：“甄英雄，你別讓我失望啊。”　　甄英雄一怔，看到白果那雙美麗的眸子閃耀着的信賴的光彩，他心底跳動，原來，小白並不是要和自己抱怨什麼，她和一心一般，看出了自己心中存在的那種不安，她是在用這樣一種方法來鼓勵自己。　　甄英雄覺得自己在一心和白果面前已經沒有什麼所謂的隱私了，雖然她們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在為顏冰態度上的變化而煩躁，氣惱，卻同樣看出了自己的不安，她們並沒有問自己為了什麼而不安，只是傻傻的信賴着，鼓勵着，支持着。　　為了她們，少爺也要割捨那些多餘的擔憂與複雜的想法啊，甄英雄振作精神，隨顏冰如何出招，少爺全接下就是了，等她徹底敗在自己手下的時候，再去盤問她今天為何如此緊逼於人，竟要去利用李英豪的比賽。　　甄英雄討厭那種牽連朋友的愧疚感，他無法原諒顏冰對李英豪的所作所為。　　“果果，我讓你失望過嗎？”甄英雄笑嘻嘻道：“你那話我聽着很彆扭啊，嫁雞嫁狗的，難道我是雞狗……這詞有點彆扭，如果倒過來念……男人的象徵，我確實有啊，男人是下半身動物……”　　“下流！”　　“流氓！”　　一心和白果同時把小拳頭敲在了甄英雄的腦袋上，兩女的臉都是紅彤彤的，一心輕輕提着甄英雄的耳朵，道：“以後不許在我面前說這麼低俗的笑話，聽清楚沒有？討厭！”　　“討厭什麼？”甄英雄嘴角齷齪的勾起，右手滑到了一心的大腿上，慢慢的向上移動，移動，一心那張小臉好象燒紅的鐵烙一般，幾乎閃爍，甄英雄的手停在了她的雙腿之間，中指和無名指不輕不重的按在她那即羞人又敏感的部位，一心本能的夾緊大腿，可非但沒能制止甄英雄那罪惡手指頭的侵犯，反而夾住了他的手，如此一看，好象是自己很享受他這種調戲，不想讓他停下似的，一心那個羞啊，恨不能鑽到沙發縫兒里去。　　甄英雄卻很欣賞一心羞急而不敢言的嬌媚表情，楚楚可憐的，讓人想要更過分的欺負她，天使羞赧的神態讓甄少爺想要做一個惡魔，他用帶着磁性的聲音演奏出了無比淫蕩的腔調，問道：“沒有那東西，夫妻生活不是會少很多樂趣嗎？”　　甄英雄臉上表情豐富，而且一心正擰着他的耳朵，因此白果和畫兒並沒有注意到他右手那隱蔽而不老實的動作，一心的反應也算快了，寧可被甄英雄調戲佔便宜，也沒有去抓他的手，不然豈不是要被白果和畫兒看到甄英雄在欺負自己嗎？一心很怕羞，如果被別人看到甄英雄的手在自己的雙腿之間，那就沒臉活着了，於是，她揪着甄英雄耳朵的那隻手加大了力道，意在警告甄英雄，讓他停止對自己的侵犯。　　雖然耳朵被擰的有些痛，可甄英雄非但沒有收手，還故意和一心較勁似的，加兩根手指扣動的更用力，更頻繁了，同時，他將身子側過來，好象是要躲閃一心擰着他耳朵的手，實際上卻是用後背擋住了白果的視線，讓她看不到自己那罪惡的右手正在進行着的淫邪的行動。　　“你要是再這麼下流，我就把你那東西割掉！”白果只以為一心臉紅是受不了甄英雄那低俗笑話的緣故，見一心擰着甄英雄的耳朵，小白也不甘示弱，縴手伸出，掐住甄英雄的臉蛋子，這個丫頭可沒有一心那麼溫柔，甄少爺左半張臉都是疼的。　　“果果，你舍的嗎？”甄少爺左臂不能動，無法反擊，但嘴巴卻頑強的很，因為被掐着臉蛋，他說話有些含糊不清，“你可要想好了，那東西不是壁虎的尾巴，割掉容易，再想裝上可就難了，斷了就是斷了，長不出來了，以後晚上寂寞的可不是我一個人啊，呵呵，就算你忍的住，也應該問問點心讓你割不讓，是不是啊？點心。”　　這種問題讓一心怎麼回答啊？本來臉皮就薄，雖然是隔着兩層布料，但仍然能清楚的感覺到甄英雄手指摳弄按揉帶來的刺激，發現自己的下面已經分泌了濕潤，有了正常女人的反應后，一心羞的都不敢說話了，也許是因為偷偷摸摸的怕被人發現的緣故，那種感覺比平時還要強烈，身體的敏感讓一心羞愧欲死，小口張開，她嬌喘吁吁，彷彿呻吟就壓抑在嗓子眼，隨時都會發出聲來一般，她趕快咬緊下唇，那樣子更可愛了。　　一心欲嗔還羞的嬌媚表情，那因為動情而眯亂的朦朧眼神，已經將她出賣，不過小白在這方面的反應要慢上一拍，見一心的眼淚都要流出來了，她以為是被甄英雄給臊的呢，雖然有這方面的一些原因，但小白卻沒發現，情動之時，自己也會露出那麼一副表情，她鬆開手，氣哼哼道：“死流氓，點心臉皮薄，你別逗她了行不行啊？”　　“哦？”甄英雄轉過頭來，對白果壞壞笑道：“你的意思是……你臉皮厚，所以要我逗你？”　　“你說什麼啊？！”小白嘴笨，尤其是和甄英雄耍嘴皮子的時候，她自己都說自己像個大腦結構簡單的鳥類，一時之間想不到反駁的話，張着小口，羞的神色慌亂，卻不知道該如何辯駁，那憨態，看的甄英雄一怔。　　不等白果想到言辭，甄少爺坐正了身子，一探頭，吻住了白果的小嘴巴，趁她沒有閉上牙關，直接將舌頭伸到了她的口中，莫說小白嚇了一跳，一心也吃驚不小，這臭傢伙當著白果的面，偷偷的調戲自己也就罷了，竟然還不知足，敢當著自己去親吻白果，左擁右抱，太可氣了！

# 第454章 原野的突襲

　　醋意大發，一心再是體貼，到底是個女人，擰着甄英雄耳朵的小手狠狠一用力，就聽甄英雄痛吟一聲，四片唇兒被迫分開，一條銀亮的口水線拉長，拉長，然後斷開，是那樣的淫靡，已經從一心的反應中察覺到異樣，並看清了一切的畫兒吞了口唾沫，‘現場直播’的場面太刺激，太挑逗了，小丫頭只覺得渾身燥熱，兩頰燙燙的，好象要燃燒起來一般。　　白果被甄英雄偷襲強吻，本來也是又羞又氣的，恨不能捶甄英雄一頓才好，但兇狠的話還沒有出口，她先看到的卻是一心那略帶敵意的目光，那目光中蕩漾的嫉妒散發出濃濃的醋酸味道，不知道為什麼，白果心裏突然很是興奮，有一種挫敗一心的勝利感。　　看到白果得意的表情，一心氣苦啊，皺着柳眉，氣呼呼的對甄英雄道：“花心鬼！”　　“恩？”　　甄英雄也是因為看到白果恰好張着小口，才沒忍住去偷襲的，強吻成功是他自己也沒想到的事情，聽一心這麼一說，他除了訕訕的傻笑，還能說什麼啊？卻不想，小白一聽一心那話，不爽了。　　“喂，點心，你什麼意思啊？你說他是花心鬼，這一點錯都沒有，但你看到他親我之後說他是花心鬼就有問題了，我怎麼聽着有點扎耳朵啊？”　　“哦？是嗎？果果姐為什麼聽着會扎耳朵呢？”一心帶着人畜無害的小白兔似的微笑，揣着明白裝迷糊，反問道：“我說他是花心鬼有什麼不對嗎？”　　這話沒什麼不對的，但這話從一心口中‘有感情’的蹦出來，就怎麼聽怎麼不爽，尤其一心那故意挑釁的目光，很有一種看狐狸精的感覺，不善辯駁的小白胸腔里的火啊，騰騰的，“你罵他的話好象是針對我來的，為什麼他和我親嘴就是花心啊？聽你那話，好象他只應該對你一個人好似的。”　　女人，很多時候都是嘴裏一套，心裏一套，一心和白果都不例外，表面上，她們會很大方的對甄英雄說，她們能接受他的花心，因為那是大腦做出的決定，可一旦甄少爺真的花心，被她們看到的時候，她們就會遵從內心的真實感覺，醋意大發，戰火一觸即發。　　大腦做出的決定與內心所做出的決定，很多時候都是矛盾的，大腦是理智的，所以有時候也是虛偽的，內心，是衝動的，但很多時候是誠實的。　　人啊，就是這麼矛盾。　　“我的話讓你有那種感覺嗎？呵呵，我沒有那意思的，果果姐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啊？人家說，想太多，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一心是個天使，但被醋一泡，她又成為一隻小惡魔，甄英雄一聽這丫頭現在說話的口吻已經沒有了平時的溫柔，顯然是要挑起和白果的口水戰，就小白那爆脾氣加笨嘴巴，被一心一刺激，非熱鬧了不可，甄英雄可不想等她們掐起來之後去做和事佬，不然，幫誰說話都是錯的，兩個女孩哭哭鬧鬧，光是想想甄少爺就已經腦袋疼了，於是，他那罪惡的右手手指陡然發力，一心身子一顫，雙腿微微分開之後又立刻夾緊，嬌嗔着瞪着甄英雄，卻難以掩飾那一絲哀求的味道，後面的話自然也說不出口了。　　說實話，和一心比起來，白果確實不太自信，沒有她體貼，沒有她漂亮，沒有她那種優雅的氣質，就連自己的老媽，知道艾一心是甄英雄的另一個女朋友以後，也不幫自己這個做女兒的說話，成天和一心煲電話粥，好象一心才是她親生的似的，小白沒辦法不鬱悶，唯一讓她欣慰的就是，甄英雄愛她並不比愛一心少，而且，他剛才就在一心的面前親吻自己，這證明什麼？　　小白似乎沒注意到自己現在有一種爭寵的心態，她喜歡甄英雄，更喜歡挫敗一心的感覺，在一心面前有些自卑的小白這還是第一次產生挫敗她的勝利感，一心的挑釁被她看做是嫉妒，羡慕，小白非但不生氣，還更得意了，那得意，讓她的行為看上去更像是衝動，反常。　　“哦……，是嗎？”小白掩口微笑，看起來壞壞的，“沒有那意思，就是說，你看到他和我接吻，並不嫉妒，對嗎？”　　一心被甄英雄的狼爪子欺負的快堅持不住了，再聽白果如此一說，她完全是針對甄英雄說氣話，“嫉妒？我才不嫉妒的，誰稀罕他啊？”　　誰都看的出來，一心是口不對心啊，她不但稀罕，還是非常的稀罕，小白笑的更奸詐了，和甄少爺一樣，她也找到了那種‘欺負’一心的快感，“真的？”　　嚴重質疑的口吻讓一心無法說出真實的否定答案，說到底，一心也是一個好勝的人，違心道：“我騙你做什麼？一個死色狼，我才不稀罕呢！”　　甄英雄聽一心如此一說，笑的更壞了，右手蠕動的動作越來越不加以掩飾，隱隱的可以感覺到，手指按揉的地方溫溫熱熱的已經有了一種潮濕感，甄少爺在用實際行動另一心屈服，一心已經要坐不住了，臀部扭動，想要躲過甄英雄的侵犯，身體微微顫抖，異樣的衝動讓她的雙腿想要分開，揪住甄英雄耳朵的左手完全用不上力氣了。　　“真的不稀罕嗎？”白果很欣賞一心那種嬌嗔的表情，來勁道：“看到我們接吻你也不吃醋？”　　“不……不吃！”一心還嘴硬呢。　　見一心都快哭出來了，甄英雄覺得欺負她欺負的也差不多了，玩笑如果開的太過，很可能讓人下不來台，甄少爺可不願意看到她們兩個因為這種事情掐起來。　　因為這個小插曲的調劑，甄英雄的心情好了很多，剛想把右手抽出來，卻不想，一心因為受不了甄英雄的侵犯，再也忍不住，雙手突然攥住了甄英雄的手腕，想要阻止他的動作，但是，大腦一片混亂的她，雙腿卻因為身體的矜持，並沒有打開，依然夾着甄少爺的手，如此一來，甄英雄更難把手抽回來了，不等他暗示一心，存心要氣一心的白果不知為什麼如此興奮，突然雙手捧住甄英雄的臉，用力一扳，甄英雄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兩片柔軟的香唇已經壓在了他的嘴片子上。　　這回，真要熱鬧了……作為一個旁觀者，畫兒都不敢看下去了，甄少爺的冷汗更是犹如雨下，因為他發現，兩個女孩子的目光，正在噴射出溫度極高的火焰，但她們並非對視，而是惡狠狠的瞪着自己！　　小白為了刺激一心，故意向前探身子，一來是怕碰痛了甄英雄的傷口，二來，難得有打擊一心的機會，小白是故意將接吻的角度徹底清晰的展現在一心面前。她達到了期待的目的，一心確實被白果刺激的不輕，小白的舌吻讓愣住的一心幾乎氣炸了肺，可小白還未來得及得意，就發現了甄英雄和一心之間的秘密，這一看不要緊，她笑不出來了。　　本以為一心會來推開自己的，白果自然會出於本能的提防她的雙手，結果，她一眼瞄到的卻是……　　白果此刻才鬧明白，一心的臉所以那麼紅，說話的聲音那麼怪異，竟緣由於此！這個死流氓並非是冒着得罪一心的勇氣來親吻自己，而是他親吻自己的時候已經在欺負一心了！　　左擁右抱的甄少爺後背冰涼啊，他知道，自己的這種‘不偏不向’已經惹怒了兩個女孩子，從她們憤怒的目光可以看出，她們氣惱的不是對方，而是自己這個名副其實的‘花心鬼’。　　一心恨甄英雄在自己面前和白果接吻竟然絲毫顧慮沒有，白果恨這小子背着自己調戲一心不說，還揩自己的油，她似乎忘了，這一次是她主動親吻的甄英雄。　　“甄――英――雄――”　　“甄――英――雄――”　　就在兩個女還運足了怒氣，拉長了聲調喊着甄少爺的名字時，就在畫兒已經不忍心去看即將成為滿臉花，卻也顫抖着勾着嘴角強笑的甄少爺時，就在甄英雄大腦運轉飛速，想要扯個謊言的時候，“哐”的一聲，門被推開了，薛雪慌慌張張的沖了進來，就好象有人被後面推了她一把似的，幸好房門沒有鎖，如過鎖住了，門板都可能被她撞下來，那聲巨響嚇了眾人一跳。　　似乎是一路跑過來的，薛雪的呼吸紊亂，一張小臉上掛滿了受到驚嚇后的惶恐與無措，彷彿她正在被什麼可怕的野獸追逐一般，有一種逃亡落跑的感覺，纖弱的她此刻孕滿了爆發力，薛雪很少有如此失態的時候，至少，一心和白果從未見過她如此手忙腳亂過，見到甄英雄，她拉着甄英雄的胳膊，語言毫無邏輯，太急了，竟然不知道應該先說什麼才好了。　　“少爺，快！愛利絲小姐呢？少爺，你趕緊下樓……不，還是趕快去把愛利絲小姐藏起來吧……也不成，他都找到漢宮來了，藏也藏不住啊，還有，他要是找果果小姐可怎麼辦啊？少爺……”　　薛雪進門把自己從一心與白果之間拉起來之後，甄少爺只覺得她是自己的救星，恨不得把她抱起來好好疼愛不可，尤其看到一心和白果的反應之後，他更想大笑了。　　一心夾緊雙腿不說，怕被薛雪看到自己雙腿間的狼狽，顧不得去抓撓甄英雄，雙手按在了大腿上，坐的像個害羞的淑女，實際上卻是在遮醜，而白果則一個勁的擦嘴，嘴角的口水痕是剛才一時投入，故意沒有擦抹去挑逗一心，惹她生氣的，被薛雪看見，小白就沒臉活着了。　　薛雪手忙腳亂，連累的一心和白果同樣忙手忙腳，甄英雄趁機脫離了危險區域，聽薛雪語無倫次，甄英雄那大難不死後的僥倖笑容逐漸消失了，“小雪，你別著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要讓愛利絲躲起來？你說的‘他’是誰？那個‘他’又關果果什麼事情啊？”　　一心和白果也愣了，薛雪知道自己太慌亂，語言組織不清晰，做了兩個深呼吸，可表情中的憂慮與擔心卻依然沒有任何改變，不過總算把事情說清楚了，“不好了，少爺，那個叫原野的警察來了，他，他，他知道王思慕就是愛利絲小姐了！晴天把他攔在樓下了，可是，他以果果小姐上司的身份，想要硬闖進來，怎麼辦啊？”　　“原野為什麼會知道愛利絲姐姐的身份啊？！”一心顧不得害羞，顧不得和甄英雄算帳，和白果一般反應，突然從沙发上彈了起來，“YY，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果也是又慌又急，雖然早就做好了與甄英雄一起墮落的準備，但真的被原發現了自己的那點見不得光的秘密，她比任何人都害怕，“死流……英，英雄，隊長怎麼會知道王思慕就是愛利絲的？再說，愛利絲是什麼人他又是聽誰說的？！他、他、他要是質問我，我可怎麼回答啊？！”　　兩個女孩同時說話，讓氣氛更顯緊張與雜亂，顯然，慌亂之中，一心，白果，薛雪都已方寸大亂，甄英雄雖吃驚不小，但很快就冷靜了下來，白果有一句話倒是讓他發現了一點疑問，“是啊，愛利絲是什麼人他是聽誰說的呢？或許，他根本就不知道愛利絲是什麼人吧……”　　見甄英雄還能如此淡定，一心和小白都來氣啊，白果恨恨道：“是我問你呢還是你問我呢？！”　　“我怎麼可能知道呢？我看直接去問原野最合適了。”甄英雄淡淡一笑，見兩個女孩臉色都陰的更沉，這才正經說道：“知道愛利絲與顏冰之間關係的人並不多，甚至是漢宮裡的人也沒有幾個清楚愛利絲底細的，所以，原野是不太可能知道愛利絲的身份的……”　　一心受甄英雄的感染，稍稍冷靜了一些，“既然他不可能知道，又怎麼回跑到漢宮來，指名要找愛利絲姐姐啊？”　　“他不知道愛利絲的身份，只是知道‘王思慕’是愛利絲吧……”甄英雄這話說的有些含糊，不等一心和白果再問，道：“果果，免得尷尬，你還是躲着點原野吧，點心，你去陪陪愛利絲，不過不用把原野的事情告訴她，我會擺平的，小雪，你也不必和我下去了，看到警察就心虛，你去了反倒容易讓原野套到話。”　　一心，白果，薛雪還未反應過來，肚子里一大堆的問題還沒有問出口呢，甄英雄已經邁着大步走出了房門，畫兒怔了怔，快步跟了出去，除了甄英雄，沒有人能想明白，為什麼原野會知道王思慕就是愛利絲呢？　　是小環，是小環將王思慕是愛利絲的事情告訴了原野，甄英雄在薛雪將事情講清楚之後，立刻就想到了導致現在這個結果的唯一可能，出海之前的那天下午，因為倒霉鬼艾愛的關係，一眾女孩子來看望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的自己，當時在那種嘻嬉鬧鬧並充滿了火藥味的口水戰中，自己就察覺到了哪裡不太對勁，不過因為太鬧騰了，並沒有注意到，現在才猛然想起來，當時，大家忽視了對愛利絲身份並不知情的四小魔女，在她們的面前直接稱呼了‘愛利絲’這個名字！　　小環大概是覺得奇怪，所以才告訴了原野吧，甄英雄心裏這個氣啊，那個倒霉的艾愛絕對是自己這輩子最大的剋星，但凡和她沾上關係的事情，肯定會成為一個災難的伏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絕對比顏冰還可怕。　　不過甄英雄也有一個想不明白的問題，原野並不知道愛利絲的身份，僅僅是知道一個名字而已，他為什麼要特意跑到漢宮來呢？甄英雄心裏苦笑，這個問題，很快就要得到答案了。　　……　　“甄英雄，你這連身份證都沒有的女――秘――書――很聰……明嘛，把我拖在這裏，讓薛小姐跑到樓上給你通風報信去，呵呵，這不是等於不打自招了嗎？”　　晴天有一種被原野耍了的感覺，就在方才他還一幅要硬闖十五樓的架勢，讓氣氛一直緊繃繃的，但見甄英雄進門之後，立刻換上了一副淡定從容的神情，悠然的坐在了沙发上，品着咖啡，那上仰的眉毛和嘴角得意的勾起，無不說明他方才那氣勢凶凶的模樣是裝出來的，‘女秘書’三個字還故意拉長音，‘聰明’兩個字咬的很種，顯然是反話啊，那種不屑與揶揄讓晴天想掏槍斃了這個傢伙。　　“看你的女――秘――書――聽說我要找愛利絲之後的表現，我敢肯定她現在就在漢宮，甄英雄，你要是稍微聰明一點就應該知道不要和我耍花槍，不然吃虧的那個人絕對是你，多餘的話我不想說，你也應該知道我來找你的目的，那個化身王思慕去四方高中做英語老師的叫做愛利絲的女人，究竟是什麼身份？”　　晴天只是反應的慢了點，並不笨，聽原野如此一說，立刻明白了，原野其實並不知道愛利絲的真實身份，僅僅是對她冒充‘王思慕’這件事情有懷疑，他是詐唬自己和薛雪，從自己和薛雪的反應中求證愛利絲是否藏在漢宮裡，晴天氣的小臉通紅啊，原野得逞了，晴天和薛雪在面對突發事件的時候，顯然沒有甄英雄那般冷靜，方才對原野的阻攔等同引證了他的猜疑，並間接的告訴他，愛利絲是‘見不得人’的，晴天都不敢去看甄英雄了，羞愧啊，似乎，自己給少爺添了不小的麻煩。　　畫兒也是臉色驟變，沒想到原野這麼滑頭，嗔怪的瞥了晴天一眼，似乎是怨她太鹵莽了，如此簡單就被原野給算計了，事實上，畫兒確實比晴天機靈多了，如果原野碰到的不是晴天而是畫兒，這種小手段就很難得逞了。　　甄英雄的反應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他既沒有對晴天生氣，也沒有讓原野看到他的慌張，而是面帶主人家好客的禮貌微笑，坐在了原野的對面，“原野隊長，即便你是客人，說話也未免太直接了一點，我是主人你是客人，出於最基本的禮貌，應該相互給對方留點面子，至少，我們也應該寒暄幾句之後再進入正題，給人點時間適應適應，你說對吧？”說罷，甄英雄看似很自然，很隨意的將手機從口袋中摸出來，放到了茶几上。　　更讓畫兒和晴天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原野就好象街頭流浪的餓狗覓到了一根掛着肉的大骨頭棒子一般，兩眼發光的盯着甄英雄的手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晴天和畫兒突然覺得原野的強勢好象在眨眼之間散卻了一般。　　原野沒辦法狂了，看到那手機，他才想起自己也有一些見‘不得人’的把柄被甄英雄捏着呢。

# 第455章 萬惡的謠傳

　　上次暈倒在伊蓮娜的衛生間里，甄英雄偷拍了原野光着屁股的狼狽照片，原野因為發現了‘王思慕’是愛利絲這件事情之後太過激動，反倒把那件事情給忘了，現在甄英雄的舉動，無疑是在警告他不要太囂張了。　　雖然晴天和畫兒並不知道那甄少爺用了什麼神奇的方法讓原野老實了下來，但看到原野那敢怒不敢言的憋屈表情，她們齊齊吐了口氣。原野‘不敢言’也是沒辦法的事情，總不好當著兩個女孩子，把手機裏面的玄機說出來吧？好歹是刑警隊的隊長，如果那種照片流傳出去，以後別說做警察了，還有什麼臉活着啊？　　知道原野在顧慮什麼，甄英雄也不想讓他太難堪了，“晴天，畫兒，你們先出去吧，我和原隊長有些事情要單獨談一談。”　　原野心裏一慌，暗忖，莫不成這小子要憑藉那幾張不雅照片和自己講條件？　　甄英雄還就是這個目的，晴天和畫兒雖然好奇，想要知道甄英雄到底是用什麼方法打消了原野的氣焰，但少爺的話不能不聽，還是乖乖的走出了這個小小的待客廳。　　兩女才一出門，原野就飛快的伸手去搶甄英雄的手機，卻聽甄英雄慢吞吞的說道：“照片又不是我剛剛才照的，你以為我還會把它存在手機里嗎？”　　原野才摸到甄英雄的手機，聞言，整個人好象被時間遺棄了一般，處在了靜止的狀態中，撅着屁股，探着身子，眼珠子瞪的布滿了紅線，好象要爆了似的，體內蘊涵着巨大的能量卻不能發泄出來，憋屈，真憋屈。　　“甄英雄，你是不是個爺們？威脅我？”　　“別這麼說，原野隊長，你敢說你跑到漢宮來不是為了威脅我？”　　原野冷哼一聲，是無奈，也是無法辯駁甄英雄的話，他的確是來威脅甄英雄的，因為他渴望知道甄英雄現在所做的一切，“哼，有意思，你這話怎麼聽都能聽出一種心虛的味道來，看來那個愛利絲確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如果你想套我的話，那大可不必浪費腦細胞，原野，我和你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即便我和你裝糊塗也是徒勞無用不是嗎？”甄英雄雖然笑着，可眼神中已經露出了懾人的光芒，“王思慕老師也叫做愛利絲，如果你只知道這點事情，是不可能貿然來漢宮的，因為那不是你的作風，這裏沒有其他人，我們索性挑開天窗，有什麼話就直說吧，反正我們都有把柄被相互捏着，誰也威脅不了誰，不是嗎？”　　原野老臉一紅，自己那把柄確實有些丟人啊，“你這是承認了那個愛利絲身份特殊了，是嗎？她和朗朗電視台事件究竟有什麼關聯？”　　“沒有關聯。”甄英雄撒了個謊，把手機塞回了上衣口袋，道：“還是你先說說吧，為什麼知道‘王思慕’也叫做愛利絲？又為什麼要懷疑她和朗朗電視台事件有關？”　　甄英雄的第一個問題只是試探，第二個問題才是他最想知道的，就如甄英雄預料中的一般，原野迴避了前面的那個問題，這證明，小環並沒有告訴原野她是‘內奸’的事情已經暴光了，大概，小環心裏也非常矛盾吧，正是因為那種矛盾的心理，她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訴給了原野，那個丫頭年紀還小，心裏無法承受這麼多，這麼殘酷的事實，她需要一個人成為她的後盾，成為她可以傾吐的對象，但那個人，肯定不是他甄英雄。　　甄英雄惟有苦笑，他真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面對小環，就更不要說去安慰他了，有時候，做一個惡人是沒有選擇餘地的。　　“是‘那個人’告訴我的，至於她是誰，我不會告訴你。”原野道：“起初我並沒有想太多，僅僅是覺得好奇而已，所以趁你和木子華都不在，我去了四方高中，你猜，我都聽說了什麼？”　　甄英雄聽原野說他為了‘王思慕’的事情去過四方高中的時候，就隱隱覺得哪裡不妥，偏偏又不說不清楚，按道理來說，有關‘王思慕’的資料是完全沒有破綻的，原野到底是憑什麼懷疑她與朗朗電視台事件有關呢？看到原野那一臉的得意與肯定，甄英雄知道，肯定是有什麼破綻被他抓到了，同時，他也有一個更大的疑問，既然原野是去學校調查‘王思慕’的，為什麼陪着小公主一起去學校的夏月會毫無察覺呢？不管怎麼說，王思慕在學校可是絕對的話題人物，人氣很高的啊，有人去問她的事情，那些八卦的老師不可能不三八的啊。　　原野如願的從甄英雄臉上看到了一絲無措，那種滿足感讓他忍不住想笑，“我根本沒廢什麼力氣，那些緊張兮兮的老師就像瘋了似的把我圍了起來，竟然問我‘王思慕老師是不是真的自殺了’‘甄英雄老師是不是被警察抓了’一類的，媽的，都把我給問懵了，最新鮮的就是，他們問我來學校是不是調查取證的……”　　甄英雄倒是真懵了，“自殺？我被抓？你調查取證？這都是什麼和什麼啊？那些老師為什麼這麼問？”　　“是啊，我也覺得奇怪，可是知道原因之後，我卻是哭笑不得啊，不過……”原野眼神突然一厲，散漫的語調突然嚴肅，“他們對‘王思慕’的關心，也讓我看出了這個‘王思慕’，不，應該說是愛利絲，與你之間那種不同尋常的關係，之後我調查過‘王思慕’的資料，卻查不到絲毫破綻，只知道她是中韓混血兒，先後在中國，韓國，美國居住后，然後留學英國，畢業后再次回到美國參加工作，因為公司的發展計劃，被委派到我們朗朗市，擔任快樂谷集團高層的高級助理，不過因為與上司發生衝突，才到朗朗市沒幾天就被開除了，今年三月考取了教師資格證，不久之前進入了你們四方高中……”　　原野了解到的這些，與木子華當時了解到的沒有絲毫差異，甄英雄聽愛利絲說過，關於她‘王思慕’這個身份，是哈恩一手安排的，似乎是確有‘王思慕’這個人，愛利絲完全借用了她的身份，王思慕雖然是中國國籍，但十幾歲就因為父母的工作關係而出國，並在國外長大，持有美國綠卡，回到朗朗市，也是以海外員工的身份，因此關於她的資料只有在快樂谷集團才能查的到，快樂谷集團本就是顏冰的，哈恩想要做手腳還不是小菜一碟？即便知道愛利絲有問題，想把‘王思慕’這個人查清楚，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到的事情，甄英雄開始覺得原野是在咋呼人了，畢竟，義字會直到今天也沒有把真正的王思慕的身份調查清楚，可見這身份的天衣無縫了。　　“原野，你也知道王思慕在國外長大，她有個外國名字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嗎？”甄英雄道：“如果東西是真的，你非要說成假的，那你當然找不到所謂的破綻了，不是嗎？”　　“哼哼，裝，你接着和我裝，甄英雄，我今天沒穿警服，你好象就忘了我是一個跟了你兩年之久，想要把你丟進監獄的警察了，是吧？”原野漠視甄英雄那一派鎮定表情，淡淡道：“一個被懷疑的殺人犯，他的不在場證明越是完美，越是值得懷疑，為什麼那完美的不在場證明好象是為殺人案而準備的呢？甄英雄，我懷疑愛利絲，就是出於這種心理，就好象我一直懷疑你做了很多案子，但每每都有證明你不在場的證據庇護你一般，太完美了，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疑點。”　　看待這種問題的觀點，原野與少爺我是一樣的啊……甄英雄心裏打顫，當初自己懷疑‘王思慕’就是愛利絲，也是和原野現在的觀點差不多啊，不過，甄英雄卻還不死心，表情依然鎮定，“原野，警察多疑是職業病，的確，被懷疑的殺人犯有過於完美的不在場證明，值得你去懷疑，但你為什麼肯定的說思慕就是‘被懷疑的殺人犯’呢？”　　“頑於抵抗，這真不像是你甄英雄的個性，不見棺材不落淚啊，好，我就讓心服口服。”原野眼中那做作的失望表情簡直是對甄英雄無聲的辱罵，就聽他道：“我懷疑她，有三個原因，第一，朗朗電視台事件中，賴玉和殺死廖小強之前，白果和張局通過你的電話，親耳聽到廖小強承認雇傭他的是一男一女兩個人，男的叫羅比，還有一個漂亮的女人，但他只說了一個‘愛’字，就被賴玉和給殺了……”　　甄英雄聞言，心底一顫，他突然有一種感覺，憑藉原野的嗅覺，他了解到的可能遠不止王思慕就是愛利絲這點事情，“就聽到一個‘愛’字，你就去懷疑思慕，這理由太牽強了一點吧？”　　“當然不止如此，但凡是和你有關係的人，我的疑心都會比較重。”原野伸出兩根手指，接着道：“聽說王思慕到四方高中任教師時間並不長，但卻是在朗朗電視台事件之後，我本來只是抱有一點好奇心，才趁着你和木子華不在朗朗市的空當去了四方高中，結果，那發現讓我大吃一驚，我也因此而肯定，這個愛利絲，就是和羅比一起策劃了朗朗電視台事件的同謀！”　　似乎後背已經濕透了，原野不但語出驚人，且十分肯定，甄英雄表情依然鎮定，可心裏卻有些慌了，腦子的思考也出現了一點混亂，“哦？你指的就是那些老師莫名其妙的問題，是嗎？”　　“莫名其妙嗎？那是對你來說，對我而言卻是天大的運氣，甄英雄，你知道嗎？最後一個知道謠言的人，往往是當事人。”原野似乎想到了什麼有趣的事情，忍不住笑着，道：“四方高中里一直在謠傳你和王思慕是一對戀人，作為當事人，你不可能一點都沒有察覺到吧？”　　甄英雄不知道原野為什麼突然問這個問題，但還是點了點頭，“我是帥哥，她是靚女，我未婚，她未嫁，兩個人又經常在一起，就算別人如此以為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吧？你應該知道，我不止白果一個女朋友……”　　一提白果，原野就來氣，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這麼有女人緣，白果真是瞎了眼睛，看上了他這種男人。　　“很奇怪，非常奇怪。”原野壓下心中那點醋意，道：“你這個黑道太子還不能融入到其他老師的圈子中，所以肯定不知道他們對你和王思慕的關係是如何看待的。”　　甄英雄聽不太懂了，“什麼意思？”　　“他們覺得奇怪，為什麼那麼漂亮，那麼有修養的女老師，才來到學校沒幾天就和你甄少爺好上了呢？為什麼一個沒有教師資歷的年輕女孩子才工作了不到兩個禮拜就被正式聘用了呢？他們只有一個看法，那就是，關係，人際關係，王思慕和你甄少爺之間有不可告人的小秘密，雖然我和那些八卦的老師看法不同，但同樣覺得你和王思慕之間的關係有問題……”　　關於學校里的流言蜚語甄英雄倒也有耳聞，畢竟，自己和愛利絲一起上班下班，一起請假曠工，不要說老師了，很多學生都有這樣的猜疑，甄英雄不知道這種八卦傳聞有什麼是值得原野懷疑的。　　“你可能不知道，就在不久之前，四方高中的老師們中間流傳出了一個新的傳言，說是你移情別戀，和王思慕感情破裂，所以王思慕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去學校了，更不知他們是從哪裡聽說的，你移情別戀的對象，居然是艾一心的妹妹，也就是那個嘴裏沒實話的倒霉丫頭艾愛。”原野非常欣賞甄英雄現在的表情，故意頓了頓，才繼續道：“不過，他們並不知道艾愛是艾一心的妹妹，王思慕的檔案資料與艾愛有些許相同之處，她們都在美國居住過，而艾愛又稱呼你為‘姐夫’，那些並不知情，以為你交往的對象是王思慕的老師會怎麼想呢？”　　甄英雄一怔，“他們以為……王思慕和小愛是姐妹關係？！”　　“正是，不過，這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了，因為我知道艾愛的姐姐並不是王思慕。”原野笑呵呵道：“大概是因為那丫頭總是把喜歡你掛在嘴邊吧，所以那些老師都以為你們玩起了‘師生戀’，姐夫和小姨子磨出了愛情火花，就在我去學校找你的那天，突然有人謠傳王思慕自殺了，而那些老師見我和你一起離開了學校以後，便以為我是因為王思慕自殺的案子，所以來學校逮捕你的，本來這就是一個笑話，隨便打一個電話就能求證事實，可直到現在，謠言不但沒有過去，那些老師反而更緊張了，所以那天見到我之後才問出了那些讓人乍聽之下摸不清頭腦的問題，甄英雄，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甄英雄並不知道學校里為什麼突然有了那種謠言，現在他大腦要思考的事情太多了，否則靜下心來去追溯謠言的起因，不難確定是因為小公主的口無遮攔，但謠言所以無法散卻的原因他還是很清楚的。　　甄英雄的臉色一變再變，他終於知道原野為什麼要懷疑愛利絲的身份了，“原野，我討厭你這種審問式的問話，我們還是挑開了說話吧，那個謠言所以不散，是因為沒有當事人出面證實，而所以沒有人出面證實，是因為我和木老都出海了，這两天時間里，學校中沒有任何一個老師可以聯繫到王思慕……”　　“怎麼，你不繼續遮掩了嗎？呵呵。”原野一聲怪笑之後，語調嚴肅了起來，“傳言王思慕自殺之後，那些老師無論相信的或者不相信的，都想打電話求證一番，但他們突然發現，根本就聯繫不到她，竟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聯繫方式，有個叫做孫小月的女老師還特意去了一趟王思慕記錄在檔案上的家庭住址，百年小區，不過，那裡已經空了很長一段時間……”　　甄英雄發出一聲鼻息，道：“你在這件事情上做了調查，對嗎？”　　“對，這就是我懷疑愛利絲身份的第三個原因。”原野道：“她到四方高中就職，是在朗朗電視台事件之後，自那之後不久，她就再也沒回過百年小區居住，而是一直住在漢宮，最近一段時間你沒有去學校，偏偏她也不去了，每天足不出戶，學校的老師卻沒有任何關於她的聯繫方式，由此我可以肯定的說，是你限制了她的行動，限制了她與外界的聯繫，你為什麼要限制她呢？”　　甄英雄並不回答原野的問題，他的反問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默認了原野的問題，“還有呢？你推測的應該遠遠不止這些吧？”　　“還用的着推測嗎？”原野道：“如果她就是朗朗電視台事情的策劃者之一，為她提供‘王思慕’這個身份的快樂谷集團就是你所謂的‘跨國犯罪組織’吧？記得有一次，你動員了七隻虎及其手下的全部成員，把我們警察引到了快樂谷樂園，雖然不知道你的目的，但絕對不是偶然吧？如果我要去查快樂谷的底子，應該並不難查到你現在正在對付的是什麼組織不是嗎？”　　“你想知道什麼？”甄英雄再次默認。　　原野表情一肅，“愛利絲究竟是不是朗朗電視台事件的策劃者，如果是，你是不是想要包庇她？還有，你和她到底是什麼關係，為什麼不肯把她交給警方？你要知道，把她交出來，對艾市長，白副廳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張局對上邊也能有一個交代……”　　“我只說一遍，原野，你要聽好，愛利絲不是朗朗電視台事件的策劃者，她就是王思慕，過去是快樂谷集團的員工，現在是四方高中的老師，沒有切實的證據，你最好不要亂說。”甄英雄翻臉如翻書，不等原野把話就完就打斷道：“我承認快樂谷集團背後有個黑道組織，且，他們才是朗朗電視台事件中真正的犯人，艾華和白耀天支持我，為的就是將那個組織徹底的剷除！”　　“少蓋我，愛利絲要是和這件事情沒關係，為什麼你要限制她與外界溝通？”　　“我願意，你管得着嗎？她是我的女人，我們的事用得着你操心嗎？再說，你憑什麼說是我限制她啊？她就是自閉的性格，不喜歡與人交流溝通，不行啊？！金屋藏嬌是我的樂趣，不行啊？！”　　甄英雄頗為無賴，偏偏讓原野啞口無言，無從辯駁，事實就是如此，雖然他的懷疑是正確的，但沒有證據，即便他抓了愛利絲也是徒勞無用，朗朗電視台的案子照樣破不了，不過，甄英雄的不配合態度，也在他的預料之中，原野這次來漢宮的目的，本就不是抓捕愛利絲，而是抱有一定私心的。

# 第456章 跑腿的小憐

　　“甄英雄，你嘴裏說的是真話是假話，我們各自心裏有數，如果愛利絲的身份真的那麼乾淨，剛才你的‘小秘書’也就不會驚慌了。”原野心平氣和，用一種商量的口吻說道：“我可以不繼續追究愛利絲什麼，換言之，我支持你剷除那個跨國犯罪組織，就像白廳和艾市長一樣，不但支持你，還可以……包庇你，包庇那個愛利絲，如何？你應該可以看到我的誠意了吧？”　　說到‘包庇’兩個字的時候，原野明顯有點心虛，甄英雄這才明白他來找自己的目的，敢情就是用愛利絲這點事威脅自己，想要加入這個計劃，了解一切的真相，也許，這就是一個刑警的職業病吧，倒也算是原野的性格，讓他在一旁憋着，他肯定憋不住，這年頭像他這麼賣命的警察真的很少有了。　　“你的意思是……”　　“無論你做什麼，我都可以暫時瞞着市局，如果可以剷除那個組織，我可以保證以後既不追究愛利絲，也不再追究你以前那點見不得人的罪行，如此條件，讓我加入，你應該並不吃虧吧？”原野無比自信，他相信甄英雄沒有理由拒絕如此誘人的條件。　　“我拒絕……”　　“為什麼？！”甄英雄回答的太乾脆，原野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到今天還沒有把我送進監獄，是因為一直抓不到證據，坦白講，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有很多是見不得人的，就你那人品……讓你在一旁清楚的看到我那點事情，天知道反過頭來你會不會抓我進大牢呢。”甄英雄掏出手機，微微一晃悠，道：“我以這幾張照片和你的條件交換，你繼續老實的在一邊看着，我保證這幾張照片不會外露……你別這麼瞪着我，原野，你不吃虧，想想看，你不過就是知道王思慕也叫愛利絲而已，說白了，就像你有個乳名叫‘二狗’似的，憑一個名字就跑過來威脅我，你太天真了。”　　“誰乳名叫二狗啊？！”原野那臉色一陣紅一陣青的，望着那手機，他恨不能咬碎了牙關，“甄英雄，你丫的是不是太兒戲了？用幾張照片就想威脅我？”　　“你還不是用一個名字來威脅我？球球的，你可以不被我威脅啊，繼續去調查愛利絲，調查快樂谷，不過……”甄英雄聳了聳肩，道：“怕你什麼都沒查到呢，就因為形象問題被開除了警察隊伍，等你變成一平頭小民，我怕你個鳥啊？反正我上邊有兩個當大官兒的准岳父罩着呢……”　　原野沒想到甄英雄如此簡單就壓在了自己腦袋上，氣的肺都要爆了，他的確沒有想到甄英雄會下流到如此程度，“我操……”　　“別激動，發泄脾氣罵髒話什麼的是失敗者的專利，你應該面帶微笑坦然的接受這個事實，那還能表現出你這個人的坦蕩胸懷，贏的起輸的起的才是大丈夫，事實上你查到這麼多東西着實讓我吃驚了好一會兒呢。”甄英雄並非做作的拍了拍胸口，有些虛驚過後的輕鬆，笑道：“不過，從我拍到你這幾張照片的時候我就知道，少爺從此在你面前是無敵的了，只要把幾張照片發到網上，或者送給報社……哎，你說你那天為什麼要穿警服呢？漢宮集團有自己的傳媒公司，想要給你造出點輿論來，讓你扒了這身皮，簡直太容易了……”　　功虧一簣，原野憋屈啊，可是卻拿甄英雄毫無辦法，他非常清楚，如果甄英雄把照片發放而出，鐵定會造成社會輿論的，人言可畏，再有甄英雄這種可怕的人推波助瀾，為了維護警隊形象，別說警隊容不下自己，就是自己本人也沒臉再呆在朗朗市了。　　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即便問心無愧，可有幾個人能把自己的臉皮豁出去的？原野堅信自己是一個有正義感，勇於和惡勢力做鬥爭的男人，但他卻沒有自信在那些照片暴光之後還能若無其事的生活在廣大市民的嘲笑聲與鄙夷的目光中，他恨啊，卻無奈，儘管與甄英雄打了兩年的交道，可他發現，自己依然低估了甄英雄無恥的程度，這種手段，和市井小流氓有什麼區別啊？　　“照片立刻刪除，我不再攙和你的事情也就罷了。”原野沉默了好一會兒，再度開口，他終於放棄了，一臉的悻悻無法掩飾他內心的憤怒不甘與無奈。　　“不行。”甄英雄一步不讓，道：“照片還了你，我拿什麼要挾你？放心吧，少爺是一個有信用的人，只要你乖，我不會故意害你的。”這話頗有一些哄騙小孩子的味道，原野快被氣炸了，卻無法發作。　　“你是有信用的人？這是我今年聽到的最好笑的一個笑話！”原野的揶揄說明他已經放棄了。　　甄英雄心裏這才真正的鬆了口氣，一場虛驚終於過去，甄少爺今天可沒心情和原野交流感情，轉身朝門口走去，道：“既然好笑，你就別板着那張苦瓜臉了，原隊長，如果你今天真的很閑的話，就在漢宮好好享受一下吧，一切費用全記在我帳上，算是對你的一點安慰吧，誰讓我傷害了你弱小的心靈呢，我讓我的小秘書幫你找兩個漂亮的侍女，你喜歡哪種類型的？女明星，或者，只要漂亮有氣質就好……”　　“操，老子沒錢，享受不起也用不着你施捨！我他媽去外面大街上吹着涼風啃煎餅也比呆在這裏舒服愜意！”原野抬屁股就走，似乎多呆一秒都會被充斥着甄英雄味道的空氣污染一般，經過甄少爺身邊的時候，還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似乎對他口中說出的‘侍女’兩個字很在意，“甄英雄，別說我沒警告你，如果你小子因為玩女人而傷害了白果，我就是不當這個警察，也要讓你吃不了兜着走！”　　顯然，甄英雄那幾句‘客套話’在原野聽起來是非常刺耳的，原野沒再說什麼，拉開房門，似乎是氣不過，回過頭來，嘴唇動了幾動，好象是低聲罵了些什麼，然後轉身就走，門也未關。　　甄英雄有些失望的嘆了口氣，事實上，他是真的希望原野可以留在漢宮腐敗一下，倒不是為了安慰他，而是因為留他在漢宮，他就不會發現外面正在發生的那些事情了，顏冰的殺手已經開始行動，甄英雄可不想被原野聞到味道。　　甄英雄邊嘆氣邊朝門口走去，可才邁了兩步，就聽到門外一女孩發出“哎呀”的一聲怪叫，應該是和原野撞到了一起吧，女孩似乎是張口要數落人的，可才喊了“你沒長眼……”四個字，聲音便愕然而止了，看來，這個很牛氣的小丫頭應該是認識原野的。　　雖然只喊了四個字，但甄英雄還是聽出了那是屬於小憐的聲音，果不其然，好象是逃跑一般，小憐飛快的衝進了這個房間並關上了房門不說，還頂住了門板，大口大口的喘着氣，“嚇死我了嚇死我了，怎麼那臭警察也在這兒啊？小心肝撲撲跳，這要嚇出點毛病來還得了啊？我是不是應該去要點精神損失費？”　　“精神損失費啊，是應該賠償一點。”甄英雄走到小憐身後，冷笑道：“闌度被你痛宰了一刀，精神確實嚴重受創啊……”　　“啊……！！”小憐好象受驚的小兔子，聽到身後有人說話，她猛的跳轉過身來，靠在門板上，將白色的網球帽帽檐一抬，這才看到甄英雄也在房間里，看她這詫異的表情，大概是為了躲過原野而隨便闖進了這個房間，並不知道房間里還有別人，“太，太子哥哥……哎呀呀，是太子哥哥啊，嚇了我一跳，呵呵，我正要找你呢。”　　驚訝之後，小憐竟一點愧疚的表情都沒有，好象甄英雄是她親哥哥一般，過來抱住甄英雄就把他拉了回來，推坐到了沙发上，如此親熱，到是讓甄英雄有些摸不到頭腦了。　　甄英雄看到小憐，想到她和自己借錢的目的居然是去痛宰闌度，心裏還不平衡呢，總有一種被她算計的感覺，“找我做什麼？還我錢？我是不是應該恭喜你狠很的在闌度那裡賺了一票兒啊？”　　“哪有啊，其實也沒賺多少，不過我確實應該謝謝哥哥前两天借錢給我。”小憐那種小妹妹一般帶着點撒嬌味道的腔調，顯然是要和甄英雄打馬虎眼啊，乖乖的跑到甄英雄身後，很賣力氣的幫他揉着肩膀，嬉皮笑臉道：“其實上次我和哥哥說我喜歡首飾是騙人的，媽媽掐我的零用錢掐的太狠了，我只是想買下那條項鏈，然後再貴一些賣給闌度哥哥，賺點零花錢……”　　看小憐今天這個打扮，有些哈韓風格的茶色痞褲，白色的針織體恤，黑色的運動風衣，邋遢中透着幾分精神，十足一假小子，確實不像是對首飾感興趣的女孩子，甄英雄也怪自己以前沒太過觀察這個丫頭，不過話說回來，雖然小憐借錢的時候對目的有所隱瞞，可自己借給她錢的時候也是包藏禍心，半斤八兩，誰也別說誰。　　“一點零花錢？十幾萬算是一點零花錢，你不覺得自己太奢侈了一點嗎？”甄英雄沒好氣道：“你串通甜甜去整闌度，就不怕闌度回頭教訓你？”　　“我才不怕，太子哥哥會護着我的不是嗎？”小憐厚着臉皮裝可愛道：“哥哥，你不會眼睜睜看着別人欺負我的，對吧？”　　就算你被輪姦，我也當成是在看A片！甄英雄很想這麼回答，但他知道，自己肯定做不到那種程度，惟有嘆了口氣，道：“你找我做什麼？”　　“哦，對了，差點把正事給忘了。”小憐的上衣很肥大，這丫頭一邊翻找口袋，一邊沾沾自喜的說著：“其實啊，我買那條項鏈的時候，根本沒花那麼多錢，那天晚上競買到那條項鏈之後，伊蓮娜姐姐要袁姐姐給我傳了個話，說辦過手續之後要我去見見她，所以把錢交給拍賣行以後，我昨天又去了朗朗大酒店，見了伊蓮娜姐姐，太子哥哥知道姐姐找我是什麼事情嗎？呵呵，她說我是太子哥哥你的妹妹，那條項鏈不好賺我的錢，本來，除了已經被拍賣行抽走的成交利潤，她要把所有的錢都退給我的，說那條項鏈是送我的見面禮，我當然不好意思了，推卻了好半天，她還是硬塞給我三萬歐元，說就當便宜一些賣給我的……”　　伊蓮娜要把項鏈送給你當見面禮，你當然不會要了，因為那是別人送你的禮物，你怎麼好意思一倒手賣給闌度啊？甄英雄對小憐這丫頭真是無語了，嘆了口氣，道：“伊蓮娜就是為了退你錢才把你叫到朗朗大酒店去的？”　　甄英雄現在有些摸不清楚這個伊蓮娜在想些什麼了，同時也有些后怕，闌度昨天已經離開了朗朗市，自己竟然忘了要他警告小憐，單獨一個人的時候不要亂跑，沒有了闌度這個保鏢，已經知道小憐和自己之間的關係，托尼和克拉拉很可能把她也獵為目標的。　　小憐見過伊蓮娜之後，現在還站在自己的面前，不曉得是不是可以說明伊蓮娜真的放棄顏冰的計劃了。那個女人和其他殺手確實有些許不同，她進入殺手世家，更像是和哈恩之間為了各自利益而做的一場交易，現在哈恩死了，她在殺手世家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當然不是了，太子哥哥，她不是你的線人嗎？”　　“恩？哦……是，是我的線人，怎麼了？”甄英雄差點把自己撒過的謊給忘了。　　小憐終於翻到了口袋，從兜里掏出了一張折好的紙條，遞給甄英雄，有些疑惑的看着他，道：“我真不明白，既然她是你的線人，為什麼要問我你的聯繫方式啊？你們以前都是怎麼聯繫的？”　　甄英雄接過紙條，打開一看，上面用粗粗的記號筆寫了一個電話號碼，就聽小憐繼續說道：“我也不知道太子哥哥的聯絡方法，你以前留給我的手機號已經註銷了，現在是空號，伊蓮娜姐姐問我的時候，讓我尷尬了好半天呢，這不，伊蓮娜姐姐要我把她的手機號告訴你知道了，讓你儘快給她回一個電話……”　　“這是伊蓮娜的手機號……啊咳……！”甄英雄把疑問咽回了肚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我以前那個手機號換掉了，忘了通知她，最近事情太多了，你看我這記性，呵，呵呵，這麼重要的事情都給忘記了。”　　“我就說嘛，太子哥哥，我知道你事情多，很忙，但一定要注意身體啊。”小憐不失時機的討好着甄少爺，轉到甄英雄面前，坐到他對面，好象邀功一般，道：“伊蓮娜姐姐千叮萬囑，告訴我不能讓原野那臭警察知道我在幫她和哥哥你聯繫，剛才看到那臭警察居然在漢宮，嚇了我老大一跳呢……說起來，他好象也是從這個房間走出去的，難道，他是來找太子哥哥你的？”　　他是來找麻煩的！甄英雄把紙條塞入口袋，皺着眉頭，不答反問道：“憐憐，原野得罪你了嗎？一個姑娘家家的，臭警察長臭警察短的，怎麼說話那麼難聽？”怪不得這臭丫頭進門之後說什麼‘精神損失費’呢，原來她是在幫伊蓮娜‘工作’啊。　　“切，太子哥哥你不知道，這两天那臭警……咳，這两天那個原野可纏人了，總是以工作名義做幌子，時不時的到酒店打轉，每次都會纏着袁姐姐，想要袁姐姐安排他和伊蓮娜姐姐見個面，一起吃個飯，也不看看自己那德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真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手軟啊，伊蓮娜不喜歡的人，小憐加以十倍的討厭，就為了显示自己與伊蓮娜的關係是多麼的親近，甄英雄對小憐徹底絕望，看她稱呼伊蓮娜時候那陶醉的表情，好象伊蓮娜比她媽媽還親，這臭丫頭勢利眼的程度與她的年齡太不相符了。　　原野這两天不但去調查過‘王思慕’，也沒有忽視住在朗朗大酒店的伊蓮娜，還真是夠賣力氣的啊，甄英雄當然知道，原野想與伊蓮娜見個面，吃個飯，絕對不是像小憐想的那樣想要追求伊蓮娜，而是想要調查伊蓮娜才對，就像原野自己說的那樣，但凡和他甄少爺沾有關係的人，都是他原野懷疑的對象，不過，方才原野並沒有提及伊蓮娜的事情，大概是沒能從伊蓮娜那裡查到任何東西的緣故吧。　　甄英雄倒是有些好奇，伊蓮娜為什麼急着要和自己聯繫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原野太煩人了，想要自己想個辦法讓他安分一些嗎？　　“這两天你心姐姐唐姐姐都會留在漢宮，你也不要亂跑了，我不是給了你一張白金卡嗎？那東西比你倒賣項鏈賺的那點零用錢要多的多，你就乖乖留在這裏陪你的兩個姐姐吧，沒有她們的允許，不許你單獨離開漢宮，知道了嗎？”甄英雄起身，朝門外走去，小憐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突然嚴肅了起來，並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有些心慌慌的跟上了他，甄英雄拉開房門，想了想，又道：“憐憐，聽說闌度被你痛宰一刀之後很生氣，他有點事情要離開朗朗市幾天，不過他說回來之後一定要把你丟到‘迷幻空間’去接客，讓你用‘賣肉錢’補償他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不然他就咽不下那口氣，你怕不怕？”　　闌度是一群流氓的頭子，也就是大流氓一個，小憐怎麼可能不怕啊？就見這小丫頭抱住甄英雄的胳膊，強顏而笑，道：“不……不怕，有太子哥哥罩我，我怕誰啊？”舌頭有點硬，口不對心啊，她自己也知道，甄英雄並不是太待見她。　　“也對，不管是在義字會還是漢宮，闌度也就只買我一個人的面子……”甄英雄說到這裏頓住了，用一種看待聰明人的眼光望着小憐。　　小憐本來就是聰明人，甄英雄如此說話，如此表情，小憐哪會不明白他是要和自己講什麼條件啊，“太子哥哥，你是不是想要我做些什麼啊？”　　“那倒不是，而且恰恰相反，是希望你什麼都不要做，尤其是那張可愛的小嘴巴。”甄英雄用右手撫着小憐的頭，笑呵呵道：“憐憐，我以前有告訴過你，不要將伊蓮娜的事情說給別人知道，對吧？”　　小憐懦懦的點了點頭，“恩，有，有告訴過我，太子哥哥，我很聽話的，我真的沒和別人講過！所以我都沒有給心姐姐她們打電話，而是自己跑來漢宮找你的！”上次甄英雄也是這麼笑眯眯的，然後突然翻臉，讓晴天她們給自己拍了裸照，小憐是心有餘悸啊。

# 第457章 住院的柳絮

　　“恩，我知道你還沒有和別人講過，但我不放心的就是你這張小巧可愛的‘大嘴巴’，而且，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和伊蓮娜的關係，這個‘別人’，也包括了你，憐憐，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甄英雄表情依然輕鬆，可語氣已經沒有了絲毫感情，冷，冰冷的讓小憐忍不住打冷戰，“把你手機里存起來的伊蓮娜的電話刪除掉，現在開始給我忘記這個電話號碼，沒有我的允許，不許和她聯繫，不許再去見她，更不許把她的事情告訴給任何人知道，明白了嗎？就算說夢話，也得把嘴給我捂住了，不然，你就等着在闌度的強迫之下，把初夜獻給不認識的中年大叔吧。”　　“不要啊！”小憐被嚇的快哭出來了，根本沒想過要抵賴，麻利的掏出手機，顫動着手指，把存在電話薄第一個位置的號碼給刪除了，同時她心裏也在納悶，為什麼甄英雄會知道自己偷偷記了這個電話號碼呢？　　球球的，和少爺我耍什麼小心眼兒啊？如果伊蓮娜真的願意讓你知道電話的話，又何必專門把號碼寫在紙條上啊？想要見你的時候，直接問你要電話號碼也就是了，至於讓袁莉莉傳話嗎？甄英雄心裏也有些氣不忿兒，總覺得伊蓮娜那女人要小憐傳話，也有用這種方法試探自己的味道，對她來說，讓小憐這個丫頭傳話，也存在很大風險的。　　……　　一心和白果虛驚一場，雖然聽晴天和畫兒說過甄英雄已經打消了原野的氣焰，可直到此刻見到甄英雄一身輕鬆的走回來，徹底的打發走了原野，她們才真正的鬆了口氣，薛雪更覺得自己有些小題大做，不過甄英雄卻清楚的很，如果沒有那幾張不雅照片，自己還真拿原野沒有辦法。　　小憐剛才被甄英雄一嚇唬，表情顯得非常不自然，甄英雄要她留在漢宮不許外出，甚至沒有告訴她理由，小憐沒辦法不鬱悶，一心看出她的異樣，問她原因，小憐哪敢說啊？左右言他，故意茬開話題迴避，顯得更不自然了，好在一心在這方面比較單純，自以為聰明的認為小憐這情竇初開的丫頭是遇到了感情問題，她臉上笑的曖昧，甄英雄憋笑憋的肚子都疼，一心那自做聰明的憨態真是太可愛了。　　一心和白果是因為心裏放不下，所以才找了個借口從愛利絲的房間里溜出來的，據說愛利絲正在織圍脖，並且非常投入，連韓慧恩都被她感染了，正在求教蘭兒鳳兒，好象有心想要給項嘯鳴也織上一條，氣氛非常好，安安靜靜的，充滿了被愛情滋潤過的溫馨。　　心事放下了，人也就輕鬆了，一心想要小憐也感受一下那種幸福的氣氛，就要拉她去愛利絲的房間，甄英雄正想找個機會給伊蓮娜打電話呢，當然是求之不得。　　其實，一心也不願意要甄英雄跟過去，因為她也想給甄英雄織一件‘溫暖牌’的毛衣，正在向薛雪請教呢，薛雪這陣子也在織毛衣，而且快要完工了，那手藝讓一心羡慕不已，她也想送甄英雄一個驚喜。　　小白什麼事情都喜歡和一心較真，早上就沒分出個高下，一心想要學織毛衣，本來就有和小白較勁的意思，小白當然不甘落後了，結果，她把自己本來的任務都忘記了，盡顧得爭風吃醋了。　　沒有一心和白果在耳邊燒醋，房間里立刻安靜了很多。　　“少爺，對不起……剛才我……”晴天還在為了早上的事情而自責，走到甄英雄面前，就像犯了錯誤的小學生主動找老師承認錯誤一般，心虛啊，聳拉着頭，樣子很可愛。　　甄英雄從沙发上站起來，伸出右手，輕輕的掐着晴天的臉蛋，笑道：“被原野算計了，你還真是笨啊，少爺應該好好的懲罰你。”　　晴天明知道甄英雄沒有真的生氣，卻因為心裏有愧，還是那一副戰戰兢兢的表情，“懲……懲罰？”　　依照過去對甄英雄齷齪本質的了解，‘懲罰’這兩個字從他嘴巴里說出來，還是很惹人遐想的，別說晴天小臉一紅，就是一旁的畫兒也露出了羡慕的表情，似乎巴不得甄英雄想要懲罰的人是她才好，也不知道這倆丫頭都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甄英雄鬆開手，在晴天的挺翹的小屁股上打了一巴掌，雖然沒用什麼力氣，但那聲音倒是很響，正揉着小臉的晴天身子向上一拔，發出‘哎呀’一聲羞叫。　　“呵呵，挺敏感的嘛。”甄英雄並沒有移開手掌，而是很欣賞晴天的表情，在她的小屁股上摸來摸去的，柔軟而有彈性，手感非常享受，“怎麼我的小晴天還知道害羞了呢？看你這小臉，紅的好象蘋果似的，真想咬上一口啊……”　　晴天感覺着甄英雄那邪惡的手在自己的屁股上來回的撫摩揉掐，身子都軟了，幾乎忘記甄英雄受傷的事實，半靠在他的懷裡，仰着紅紅的面頰，嬌喘吁吁，吐氣如蘭，羞羞道：“少爺，你都好久沒碰人家了，當然會敏感了……”　　小鳳凰到底是小鳳凰，臉皮就是厚啊，甄英雄稍稍用力，小臂一甩，這次巴掌落的重了一些，‘啪……’的一聲，晴天只覺得小屁股火辣辣的，好象被火燒到短尾巴的小兔子一般，身子向前一彈，跳出去一步，雙手捂着小屁股的樣子當真是可愛之極。　　“就罰你去伺候我那變態的姐姐吧。”甄英雄走到衣服櫃前，从里面隨便掏出一件外衣，也不管和褲子是否搭配，笨拙的就想要套在身上，嘴裏兀自說道：“說是伺候，其實是監視，晴天，不管她怎麼心血來潮，都不許她離開漢宮，知道嗎？”　　晴天一怔，她覺得甄英雄這個理由不是要把大公主留在漢宮，而是要把她留在漢宮才對，大公主什麼脾氣秉性漢宮裡的人都知道，除非是去情趣商店裡賣情趣用品，否則三國輕易是不會主動離開漢宮的，她其實是一個很內向且好靜的人，即便在漢宮裡也很少走出自己的房間，甄英雄不可能不知道啊，“少爺，你要去哪裡？為什麼不用我跟着？我可是你的保鏢！”　　晴天說話的語氣有些急了，傻瓜也看的出來，甄英雄這是要出門去啊，畫兒同樣不知道甄英雄要去做什麼，看他一隻手穿衣服實在是太笨拙，太費勁了，她趕快過去幫忙，同時，也可以理解晴天那不滿的情緒，勸道：“少爺，這個時候出門是非常危險的，可能門外就有冰恨天的殺手在尋覓伏擊你的機會，我知道你關心我們，可是保護你是我們的職責和義務，如果你堅持要出去的話，還是要晴天跟着吧。”　　畫兒很有自知之明，如果甄英雄不用晴天保護，那麼不需要他說出口來，畫兒就知道，他肯定也不會用自己跟着，理由很簡單，自己除了會擋子彈，遇到危險的時候基本是一無是處的，而甄英雄是不可能用她擋子彈的。　　“是啊，少爺，大公主不會離開漢宮的，何況她身邊除了櫻桃，還有鈴鐺呢……”　　柳絮在住院，蘭兒鳳兒寸步不離的守在愛利絲身邊，夏月保護着小公主和樂樂，最近太亂，安靜和安寧也被調派過去協助夏月了，當然，這也是因為一心和甜甜最近一段時間都不會離開漢宮的緣故，鈴鐺跟在大公主身邊，晴天早就察覺到了，甄英雄似乎是有意把他自己身邊的人抽調開，現在他要自己去保護根本不需要保護的甄三國，就是最有利的證據，如此一來，他身邊就只剩下九鳳中最弱的畫兒了。　　“顏冰沒有在船上動手，很可能是故意讓我們掉以輕心，以前也發生過吧？漢宮內部有人被買通，竟然對我老姐下毒手，如果不是小雪，我那變態姐姐早讓人殺了，同樣的事情不能發生兩次，晴天，你現在的態度對他們來說，就是所謂的可趁之機啊，別忘了，顏冰手下的殺手可是那個行業中頂尖兒的。”甄英雄只把右臂套進了袖子，然後用衣服擋住了受傷被吊起來的左胳膊，不是他不想掩飾受傷的事實，而是因為李英豪那場比賽中一番折騰，左肩的傷口破裂的很嚴重，確實很疼，不弔着就等於是逞能，給自己找罪受，再者，所有人都知道他捅了自己兩刀，掩飾的意義已經沒有了，“我只是去醫院看看你們大姐，有畫兒跟着我就行了。”　　聽甄英雄這麼一說，晴天稍稍釋懷了，只要有鳳衛跟着，多少會讓人心裏塌實一點，“少爺真的是去看大姐？”　　“這種事情少爺騙你做什麼？別看你們大姐平時冷冷冰冰好象挺堅強的，那是在你們面前，其實，她特喜歡偎在少爺我懷裡撒嬌，好幾天沒去看她了，聽不到她嗲嗲的聲音，我心裏都痒痒了……”雖然柳絮在甄英雄面前確實有着另一面比較女人味或者說是孩子氣的展現，但絕對沒有甄英雄扯的這麼誇張，說到底，柳絮那冰山一般的性格是不可能徹底融化的，因為她冷，所以她才是柳絮。　　晴天和柳絮的感情最深，在她的記憶中，柳絮從來都是堅強的，可靠的大姐姐，從未掉過眼淚，也很少笑出聲來，能勾勾嘴角都是極為罕見的，所有姐妹都很依賴她，覺得她酷酷的，對她甚至有一種對甄英雄那樣的仰慕感，現在聽甄英雄描述她那極為女人的一面，晴天都有些懵了，和畫兒一樣，她們無法想象柳絮像小貓一般依偎在甄英雄懷裡嗲嗲撒嬌的那個情景，偏偏又無限嚮往的想要目睹那樣的一個柳絮……　　就算殺了柳絮，她也不可能嗲嗲撒嬌，甄英雄根本是在胡扯，“真是的，和你說這個干什麼啊，晴天，少爺發現，最近一陣子我越來越沒有地位了，好象什麼事情都得和你們彙報申請似的。”　　因為柳絮還在住院，醫院里的保護工作非常嚴密，十分安全，聽說甄英雄只是去看柳絮，又有畫兒跟着，晴天稍稍鬆了口氣，走到甄英雄身前，一邊幫他整理衣領，一邊嘟着小嘴道：“誰讓少爺總是受傷的，你根本沒有把我們當成保鏢，影子，我們也是不放心才想要看緊你的。”　　如果可能的話，少爺真不希望你們是我的保鏢，早點找人嫁了，過上正常人的正常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甄英雄現在有點後悔了，當初不太成熟，不知道什麼東西叫做愛情，什麼東西叫做責任，因為生理成熟，只為了尋歡尋刺激，和九鳳中的六個發生過肉體關係，當初以為這是你情我願，現在才明白，當對方付出了真感情的時候，這種責任是不可推卸的啊，也就難怪小鳳凰們對自己的關心已經超過了保鏢對少爺的範疇。　　“呵，把心放在肚子里，沒有人比少爺我更愛惜自己的了。”甄英雄一低頭，蜻蜓點水一般，準確的吻了一下晴天的小嘴巴，哈哈一笑道：“真要有個三長兩短，我哪舍不得你們幾個丫頭啊？”　　晴天被甄英雄的吻電着了，等她回過神來的時候，甄英雄已經邁着大步走出了門口，雖然右腿因為有刀傷而略顯吃力，卻和往常一般洒脫。　　畫兒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的盯着晴天的小嘴看了好一會兒，才輕輕一垛腳，抱起茶几上的筆記本電腦，快步追了出去，晴天又怔了怔，纖纖玉指摸着柔軟的香唇，伸出小舌頭舔了舔，笑的傻呼呼的，花痴憨態表露十足。　　……　　上次在朗朗大酒店地下停車場，甄英雄遇到了世家殺手托尼和克拉拉的襲擊，不但人受傷了，他那輛可愛的‘瓢蟲’也傷的不輕，目前還沒有‘出院’，雖然畫兒一再強調自己是會開車的，不過甄英雄始終不相信她那兩把刀的技術，堅持乘坐出租車出門，一來，畫兒屬於黑籍，別說駕照，身份證都沒有，稍微出點小事故，還不夠和警察得瑟的呢，再者，也是出於最主要的考慮，即便顏冰真的安排了殺手在漢宮的門外，也很難想到如此節骨眼，他甄少爺竟然會打車離開漢宮，路上隨便換乘幾輛車，那些殺手就算想跟也跟不上。　　經過同一模式的殺手訓練，甄英雄很清楚如何擺脫跟蹤。　　甄英雄並不着急給伊蓮娜打電話，因為他不想讓畫兒知道關於他們那三個殺手的事情，從漢宮出來，先到了天河購物商廈，早上九點左右，正是客流量驟增的時候，甄英雄拉着畫兒混入人流中，由東門進，西門出，中間這個過程中買了一束鮮花，出門之後換乘了一輛出租車，又來到距離天河購物商廈兩公里左右的后河菜市場，下車之後橫穿人群，從另一面擠出去之後，再換乘一輛出租車，這才直奔醫院而來。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被人跟蹤了，但甄英雄有自信，即便是被跟蹤了，此刻，那些‘尾巴’也被甩開了。　　畫兒也明白甄英雄的意圖了，不禁嘆服他的小心謹慎，臉上更是迷醉。無論是天河商廈還是后河菜市場，這個時間段都是一天中人流最旺的時候，跟蹤者想要跟緊是很困難的，且，這兩個場所交通都會比較方便，出口處肯定停泊着不少拉活的出租車，一進一出，完全沒有停滯，即便在天河商廈沒有將跟蹤者全部甩開，在嘈雜擁擠的菜市場出來后立刻乘車離開，也不可能有人跟的上了，畢竟，出租車是沒有特徵的。　　車子直接開到了醫院的住院部大院，甄英雄和畫兒並未和任何人打招呼，徑自來到了柳絮的病房，柳絮已經可以躺卧了，甄英雄進門的時候，她正在無聊的翻看着鈴鐺放在這裏的少女漫畫，見到甄英雄，柳絮臉上明顯露出幾許驚訝，歡喜，可惜，小臉上的表情還未來得及升華為狂喜，她就看到了跟在甄英雄身後的畫兒，這個很會控制自己表情的冰山美女立刻將即將爆發出來的真實感情收斂而回，換上一副淡定的默然表情，雖然嘴角微微上翹，但依然在畫兒可以理解的範疇。　　“少爺……”柳絮屬於那種不善表達感情的女孩子，雖然在姐妹面前很強勢，可靠，但面對甄英雄，尤其是在姐妹面前面面對甄英雄的時候，她就靦腆的像個害羞的孩子，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似乎說什麼都是那麼羞人。　　甄英雄知道柳絮想問自己為什麼會過來看她，也許是因為上次對自己敞露了心扉，暴露了心中的脆弱，柳絮現在還覺得不好意思的緣故吧，她眼神不定，故意迴避着自己的目光，甄英雄淡淡一笑，坐到床邊，將那一束鮮花遞到她的胸前，不好意思道：“毛毛，好些了嗎？呵呵，大廳人太多了，這花被擠的都不成樣子了……”　　柳絮低着頭，看着手裡那束花瓣凋零的凄慘的花束，心裏卻是甜甜的，雖然只是探病，這卻是甄英雄第一次送花給她，“沒……這花很漂亮……”　　那個冷的好象冰疙瘩似的柳絮大姐居然也會說違心的話？！畫兒感慨啊，那束好象被暴風雨摧殘過的花已經可以用慘目忍睹來形容了，穿擠了一圈菜市場，花瓣凋落大半，花莖也有不少被折斷的，好象被羊給啃了似的，上樓之前自己還勸少爺把這東西塞到垃圾桶里，別拿上來丟人現眼呢，沒想到平時眼裡不揉沙子的柳絮大姐非但沒有挑剔，好象真被沙子迷了眼睛一般，睜眼說瞎話啊。　　“大姐，我幫你把花插上吧……”畫兒從柳絮那裡把花接過來，心疼的將昨天薛雪插在花瓶中的那幾束漂亮的百合丟進垃圾桶，將甄英雄那束堪稱‘抽象’的花束塞進了瓶中。　　“恩，很有藝術感，怪不得人們常說‘藝術來源於生活呢’。”甄英雄一點也沒覺得尷尬，在他看來，買花的心意遠遠比花本身更有價值。　　“是啊，藝術真的是來源於生活啊……”畫兒牽強的笑着，還有什麼比菜市場更能代表生活呢？　　柳絮才不在意那花呢，她本想偷偷去握甄英雄的手，卻突然發現，甄英雄的左袖子空蕩蕩的，這可嚇壞了柳絮，鳳首臉色一變，驚道：“少爺，你的胳膊怎麼了？！”話落之前，柳絮已經發現甄英雄的胳膊被吊掛著藏在衣服里了，顯然是受傷了，目光一冷，瞪向了畫兒。　　口吻中，三分震驚，三分擔憂，卻有四分是憤怒的質問，且，質問的對象明顯是畫兒，柳絮平時雖然冷冷的，但很少發脾氣，畫兒被她一吼，嚇的雙手一顫，險些把花瓶碰到地上，手忙腳亂的把花瓶抱穩了，卻是灑了一身的水，當真狼狽，看的出來，畫兒不但尊敬柳絮，依賴柳絮，同時，也非常懼怕她。

# 第458章 顫慄的謊言

　　甄英雄受傷，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九尾鳳的失職都是不能推卸的責任，如此非常時期，柳絮不得已躺在醫院里不能親自保護甄英雄本就夠窩火的了，再看到他受傷，怎麼能不生氣啊？　　甄英雄受傷之後，鈴鐺等人所以不敢在柳絮面前提這件事情，就是怕她發火，對身體有影響，而甄英雄今天來看她，也是因為這種事情是瞞不過柳絮的，她的傷一天半天好不了，既然早晚都要知道，那不如自己親自過來，因為除了自己，沒有人能阻止她發脾氣。　　“大……大姐……”畫兒看到柳絮那冰冷卻充滿憤怒的目光，舌頭都打結了，好象受驚的小綿羊，除了發抖，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好了。　　柳絮因為憤怒而氣息紊亂，瞪着畫兒，她冷冷道：“少爺是什麼時候受傷的？哼，鈴鐺也知道吧？好有膽啊，你們敢串通好了一起瞞我……”失望，語氣中那種對姐妹的失望就像一把鋒利的刀子插在了畫兒的心窩上，畫兒都快哭出來了，卻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她到寧願柳絮開口罵她。　　甄英雄見畫兒被柳絮嚇的夠戧，趕快出來打圓場，笑道：“毛毛，是我不讓她們和你說的……”　　“為什麼？！”柳絮正在氣頭上，不等甄英雄把話說完就截斷了，看看甄英雄的左臂，又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腿，聲音低了很多，用一種自嘲的口吻道：“原來如此，你們怕告訴我，我就不會安分的躺在病床上了，是吧？”　　甄英雄和畫兒趕緊點頭，原來柳絮還是很清楚自己那脾氣的，不過，他們這一點頭不要緊，柳絮更來氣了，甄英雄和畫兒還是把柳絮看的太簡單了。　　“對啊，如果我出院的話，也只是給少爺你添麻煩是吧？”柳絮又激動了，雖然不是大喊大叫，語風卻集聚針對性，“你們覺得我是累贅，所以就應該什麼都不知道，躺在這張床上裝死人，是吧？！”　　甄英雄被這幾句質問噎的有些發暈，怔了怔才反應過來，自己把柳絮當成了一般的小女生，想用體貼來打動她，顯然是個錯誤。　　柳絮與其她女孩子不同，一個人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一個人的性格，柳絮已經習慣被人依賴，那種依賴迫使她堅強，那種堅強在無形中成為了一種尊嚴，那尊嚴不容別人碰觸，甄英雄和畫兒對她的關心，被她理解為了一種不信任，是對她能力的一種質疑，傷害了她的自尊心。　　“如果不想讓你知道，我今天會來這裏嗎？”　　到底是甄英雄，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立刻讓柳絮安靜了，柳絮一呆，望向甄英雄，發現甄英雄的臉色有些陰，似乎是在怪自己不等他把話說完就鬧脾氣，心裏一顫，“少爺，我……啊……！”柳絮身子向前一拱，牽動了後背的傷口，疼的低呼一聲，柳眉微微一蹙。　　“疼吧，你還知道疼呢？”甄英雄瞥着柳絮，沒好氣道：“我什麼都沒說呢，你就已經這麼大反應了，我要是不來，你還不把畫兒她們給吃了啊？就沖你這反應，她們敢告訴你嗎？”　　柳絮小臉一紅，也不知道是疼的，還是當著畫兒的面被甄英雄數落給羞的，總之，她找不到什麼詞彙辯駁，畢竟，柳絮是一個不善言語爭辯的人，“我，我不是因為她們瞞我才生氣的……”　　“受傷是我自己的原因，和畫兒她們沒有關係，你不要責怪她們。”甄英雄嘆了口氣，左手撫摩着柳絮的滑嫩的臉頰，表情溫柔，輕聲細語中帶着巨大的磁性，那如宇宙般深邃漆黑的目光在他的攙和了三分認真的做作表演之下，對痴情的女人充滿了殺傷力，“看到你現在這樣子我就心疼，我實在不想看到她們也為了我受傷，毛毛，在我眼裡，你們只是女人，不是一件避彈衣。”　　柳絮可不習慣在其他人面前和甄英雄親熱，好象有損她鳳首的形象一般，小臉燙啊，“可是，保護少爺是我們的職責……”　　“保護好自己之後再說保護我吧。”甄英雄突然拿出了大男人氣派，粗聲粗氣道：“這個非常時期，受傷挂彩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毛毛，你應該知道了吧？顏冰的計劃今天正式開始了，我跑到這裏來看你，可不是來聽你發牢騷的。”　　柳絮最近經常鬧着要出院，正是因為她知道甄英雄現在的危險處境，而甄英雄來看她的目的，就是安撫她那顆躁動的心，柳絮又怎麼能不知道呢？　　“可是……”　　“沒有可是！你要是不想看到我受傷，就趕緊把自己的傷先養好吧。”甄英雄不予反駁的打斷了柳絮的話，繼而慈和一笑，好象會變臉一般，體貼道：“中午想吃點什麼？我讓小雪準備一下……畫兒，你跟那愣着做什麼？電腦，電腦啊。”　　畫兒剛才被嚇的有些呆，聽甄英雄招呼，渾身一機靈，這才反應過來柳絮的氣已經消了，趕緊從斜挎着的黑色背包中取出筆記本電腦，坐到一旁的沙发上擺弄起來。　　柳絮滿心的迷惑，望着有些忙亂的畫兒，問甄英雄道：“少爺，這是……”　　“分配的工作。”甄英雄微笑道：“顏冰的行動開始了，阿東，常樂，耿南，驍勇，紛飛姐他們都需要在第一時間向我彙報工作，我也要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大家分散的比較開，又需要隨時了解到相互的情況，如果用手機聯繫的話太麻煩了，再者也顯得忙亂，所以我要畫兒建立了一個網絡聊天室，也方便他們相互之間交換信息，而我也不用將同一個指示逐一的告訴他們知道，省卻了很多精力，畫兒的任務就是時刻抱着那台電腦，告訴我現狀，並代我傳達指令。”　　看似是很簡單的工作，但柳絮卻明白這其中的重要性，頗有點羡慕畫兒，“原來是這樣啊……”　　看到柳絮臉上那絲失落，甄英雄知道她是在自責，如此時期，只有自己什麼都做不了，只能躺在病床上，甄英雄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道：“不用鬱悶，毛毛，我帶畫兒過來，也是想給你安排點事情做。”　　“恩？什麼事情？”別說柳絮納悶，畫兒也不知道甄英雄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　　“畫兒就算再有精力，吃飯上廁所都抱着那台電腦，總不可能連續两天不合眼吧？這種時候可大意不得，打個盹都可能葬送了義字會。”甄英雄走到畫兒身邊，按着她的小腦袋，對柳絮道：“其她丫頭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那幾個丫頭神經也太大條了一點，我信的過的就剩下毛毛你了，你和畫兒兩個人一起完成這個任務吧，輪流休息，時刻觀察着局勢，一但發生什麼事情，立刻和我聯繫。”　　聽到甄英雄如此一說，柳絮先是一喜，后是一驚，喜的是即便自己受傷了，依然能幫上少爺的忙，驚的是，她才咂過味道來，聽甄英雄話里這意思，他並不打算留在醫院太久，“少爺，我們監視這個，你要去做什麼？”　　畫兒顯然也反應過來了，她心中的震驚要比柳絮更大，先前他就故意將晴天留在了漢宮，現在如此分配任務，雖然有十足道理，但很明顯是把自己拴在柳絮身邊，拴在醫院里了啊，他身邊已經完全沒有了任何人的保護！　　“少爺，那誰負責保護你啊？！”　　“闌度。”甄英雄說道：“闌度比你們更職業，你們不會忘了吧？他原本就是我最信賴的保鏢。”　　雖然柳絮對那句‘最信賴的保鏢’頗為不滿，卻又不得不承認自己比不上那個黃頭髮的傢伙，而且，自己不能活動，闌度的確是最可靠的人選，“他人呢？”　　“是啊，少爺，好象從我們回來之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呢……”　　“我們回來，代表顏冰也回來了，闌度當然不能露面。”甄英雄笑道：“你們忘了嗎？他是專業的，真正的影子都是隱藏在黑暗中的，顏冰的人看不到，所以才會暴露出破綻，從我們下船那刻起，闌度就一直跟在我身後……”　　其實闌度早已經不在這個城市了，甄英雄如此說，僅僅是讓小鳳凰把心放在肚子里而已，甄少爺輕易不撒謊，但一旦撒謊，卻是連身邊的人都騙。　　柳絮並沒把心放肚子里，反而提到了嗓子眼兒，“少爺，你想自己做誘餌？！”　　太完美的謊言是很容易被揭穿的，所以甄英雄總是故意在謊言中摻入一點問題，當這個問題得以解釋之後，人們就會忽視這本身就是一個謊言了，“如果顏冰真的找人跟蹤我，埋伏我，不冒點風險，我又怎麼能把那些渣子引出來呢？我是蟬，想要暗殺我的螳螂一旦出現在我身後，闌度那隻黃雀就會將他吃掉，懂了嗎？如果你們在我身邊，只會讓那些螳螂提高警惕，不敢貿然下手而已，相信我和闌度吧，我們一直都是最好的搭檔。”　　畫兒出於本能反應，走到窗前向外望瞭望，“闌度就在外面的某個地方？”　　“也許在醫院裏面，我也不清楚，他會選擇他認為最合適的距離，最合適的‘點’來保護我，說的白一些，他就像個殺手一般在跟着我，瞄準我，不同的是，他要幹掉的，是接近我想要偷襲我的人。”甄英雄得意道：“有過前幾次暗殺失敗的教訓，顏冰應該知道，狙擊對我來說是毫無作用的，而且她也知道我受傷了，所以我幾乎可以斷定，她手下的那些殺手會採用接近我的方式將我幹掉，闌度會察覺到那些人的。”　　果不其然，柳絮和畫兒雖然擔心，但還是相信了甄英雄的話，甄英雄的目的也達到了，他來醫院，就是為了安撫柳絮，讓這個丫頭可以更安心的躺在病床上，並且，將畫兒從自己的身邊甩開。　　甄英雄也會害怕，也會提心吊膽，托尼，克拉拉，就像‘貓和老鼠’遊戲中的貓一般，時刻窺視着自己的這條小命，甄英雄不知道他們什麼時間，用什麼方法暗殺自己，他不想連累自己身邊的人，所以，他要單獨面對這一切。　　……　　“親愛的伊蓮娜小姐，你在玩一個非常危險的遊戲你知道嗎？”走出柳絮的房間，甄英雄這才照着小憐給自己的那張紙條，撥通了伊蓮娜的電話，這個住院部離治療區較遠，因此打電話並不受限制，而他現在使用的電話，是東方雲塞給他的那個‘愛情諮詢’專用手機，電話只響了一聲就接通了，聽到伊蓮娜的聲音，已經壓抑了半天情緒的甄英雄忍不住張口抱怨道：“你拉攏小憐，就不怕被托尼和克拉拉知道？或者說，這本就是你和托尼他們商量好的陰謀？由你引我上鈎，然後再捅我幾個窟窿。”　　“甄，聽你這麼說我真的很傷心，難道我在你心中就是如此不值得信任嗎？”伊蓮娜開始好象挺着急的，可聽過甄英雄的話之後，語氣中立刻多了幾許委屈，很做作的委屈，明顯是裝出來的，甄英雄倒真沒看出來，她那種高貴冷艷的美女竟然也有如此‘風趣’的一面。　　可惜，甄英雄並不覺得這個貌似玩笑的‘玩笑’有什麼可笑的，鼻音哧了一聲，道：“如果那天我昏倒在衛生間里，你恐怕早就將那管攜帶艾滋病毒的血液注射到我身體里了，你何止是想致我於死地啊，還想讓我連自己是怎麼死的都不知道，你覺得我應該信任你嗎？”那天對伊蓮娜所以手軟，也是因為那是在甄英雄受傷之前，大難不死，心有餘悸，想到托尼和克拉拉的可怕，甄少爺不自覺的就將伊蓮娜歸於同流，肩膀的疼痛讓甄英雄忍不住去遷怒於人，畢竟，他也是人，畢竟，他也怕死，更因為他不喜歡伊蓮娜利用小憐的這個小動作。　　“既然你不相信我，又為什麼不殺了我呢？或者，你可以將那管血注射到我身體里，我想那會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謝謝你提醒我，下次見面的時候我會參考你的提議。”　　“哦，甄，你的玩笑一點都不好笑，你正在傷害一個愛慕你的女人的心……”　　“很抱歉我不是懂得浪漫的法國男人，我想我以後也不會成為一個你期待中的浪漫男人，伊蓮娜，你如此急着想要與我聯繫，不會單純的是想要讓我為你有如此幽默的一面而感到驚訝吧？”甄英雄站在無人的安全樓梯口，有些不耐煩道：“利用小憐與我聯繫，你到底有什麼目的？”　　伊蓮娜聯繫到甄英雄之後明顯有些興奮過頭，此刻終於嚴肅了起來，“請你原諒，甄，因為我想不到能在最短時間內聯繫到你的其他辦法，所以不得已而利用了小憐小姐，但請你放心，托尼和克拉拉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甄英雄心下對這個女人並不十分相信，因此並不說話，想要看看這女人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伊蓮娜是個聰明的女人，明白甄英雄的沉默是對自己存有戒心，無奈的嘆了口氣，好一會兒，才淡淡道：“我想見你，有些事情我必須當面告訴你。”　　“見我？”甄英雄小吃一驚，沒想到伊蓮娜竟提出這種要求。　　伊蓮娜似乎並不覺得自己的要求會讓甄英雄有所顧慮，兀自說道：“確切的說，是你來見我，因為我不能離開朗朗市大酒店。”　　“為什麼？”　　“不能離開的理由，等你來了我會親口告訴你。”　　甄英雄冷笑道：“我是問你，我為什麼一定要去見你？天知道你的房間里有沒有陷阱在等着我。”　　似乎是被甄英雄的懷疑傷害了，伊蓮娜沉默了片刻，才輕輕道：“既然你始終當我是一個殺手，那麼你就應該知道，殺手是不屑說謊的，我說過，你是我愛慕的男人，難道你就是如此回應我的心意嗎？”　　“對殺手來說，愛慕一個人和殺掉愛慕的人是完全沒有聯繫的，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我就是為了讓你更加相信我，所以才懇求你來見我。”伊蓮娜用一種陶醉的幾乎迷幻的誘人聲線，柔聲道：“甄，你不覺得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嗎？”　　甄英雄冷哼一聲，“為了浪漫而無謂冒險，我認為那是在浪費，浪費自己唯一的生命，我怎麼才能肯定你不是要殺死我呢？天知道托尼和克拉拉又會用什麼樣的方法襲擊我。”　　“甄，你以為現在的你安全嗎？”伊蓮娜幽怨的嘆了口氣，輕輕的一句話，卻好象一個迅雷劈在了甄英雄的心頭上，“你還在醫院里吧？”　　甄英雄的心臟一陣急促的收縮，腦袋‘轟’的一聲巨響，身子下意識的向後一彈，靠在牆上，上下張望，彷彿那種被窺視的緊張感已經滲透到了身體的每一個細胞，“你怎麼知道我在醫院？！”　　毋庸質疑，漢宮門外果然有殺手潛伏，並跟蹤了自己，但甄英雄不相信沒有甩掉他們，為了安全起見，自己先後在天河商廈和后河菜市場倒車，為什麼伊蓮娜依然知道自己來到了醫院呢？　　“來見我，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的。”伊蓮娜淡淡的說道：“當然，前提是，你一定要甩開門外那些監視你，等待跟蹤你的人，你早上用過的那個方法就不錯。”　　甄英雄的腦中又是一響，一向對自己充滿自信，卻猛然發現，原來自己的一切都在別人的掌控之中啊，這種無法感應到的窺視讓人毛骨悚然……　　……　　“你耍我？！”　　看到甄英雄目露凶光，袁莉莉下意識的擋在了伊蓮娜的前面，表情緊張，還有幾分顫慄，彷彿甄英雄隨時會像一條惡狼般撲上來將自己等撕食掉，反倒是伊蓮娜一臉淡定，輕搖着手中的高腳杯，望着杯中紅酒盪起的漣漪，微笑道：“甄，你這麼說是沒有道理的，知道我並沒有派人跟蹤你，你應該覺得高興才是啊……”　　“高興？”甄英雄冷笑道：“我應該謝謝你耍了我，是嗎？”　　“我並沒有耍你，甚至沒有欺騙你，我僅僅是想見你而已。”伊蓮娜笑的非常迷人，望着甄英雄，她的目光無比真摯，“這两天在海上發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受傷了，只是想親眼看到你是健康的，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認為我這麼做是錯的，我在電話中也說過了吧？我是為了讓你更相信我，所以才懇求你來見我的，現在你應該看到我並沒有欺騙你了，不是嗎？”

# 第459章 殺手伊蓮娜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甄英雄總覺得伊蓮娜的真摯背後有些洋洋得意的竊喜，似乎自己來見她，她達到了某種目的一般，透着一點點目的達到的狡獪，目光中有些捉狹的味道，她的說話與其說是有誠意，不如說是女人在單方面的撒嬌耍刁。　　不可否認，這個女人有着一幅另任何男人都難以抗拒的美麗面孔，即便是甄英雄這種情緒化性格化的傢伙也很難戰勝男人本性，無法掄圓了胳膊抽她一個大嘴巴，或許，是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的緣故吧，甄英雄並不是一個喜歡破壞美麗事物的憤世者，雖然不想承認，但伊蓮娜的美確實讓人心動，讓任何一個有色心的男人心動，不過，那種本性的悸動是受制於理性的，心動，有齷齪的聯想，與喜歡是兩碼事。　　今天的伊蓮娜與上次見面相比起來，犹如換了個人一般，穿着很是隨意，棕色的略帶波浪的長發被紮成了一條鬆鬆的大馬尾，白色的翻領露肩毛衣露出了老大一片雪白細膩的光滑肌膚，削瘦卻圓潤的肩頭，性感而誘惑的鎖骨，無不撩起男人的本能審美觀，讓人無法轉移目光，因為翹着二郎腿，群擺被拉高，那截纖細筆直的小腿在甄英雄的眼前一晃一晃的，太誘人了。　　如果說第一次見面伊蓮娜給人的感覺像個冷艷高貴的公主，那她這次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個高傲的，有些調皮的大小姐，甄英雄也不知道，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她？　　“你就是為了這麼一個簡單的理由，才誆我來酒店的？”甄英雄臉色陰陰的，他並不是一個懂得浪漫的男人，伊蓮娜的美麗的確讓人心動，但那僅僅是男人對漂亮女人共有的一種出於本能的正常反應，甄英雄還不至於被這種外在的美麗所迷惑。　　也難怪甄英雄心情很爛，原來，伊蓮娜所以知道他在醫院，並非是甄英雄被跟蹤的緣故，事實上，甄英雄早上成功的擺脫了跟蹤他的殺手，只不過……醫院外面另有一撥人守着，可以說，甄英雄是在擺脫了跟蹤他的殺手之後，又自己主動的出現在了另一撥殺手的視線中，而在醫院外面守株待兔的幾個殺手，正是伊蓮娜的‘弟弟妹妹’。　　“簡單的理由？我這麼想要見到你，難道你不覺得感動嗎？”伊蓮娜見甄英雄並沒有露出自己期待中的表情，有些失望，幽幽道：“難道你覺得我的做法很無聊？”　　“是很無聊。”甄英雄這一句話很乾脆的破壞了伊蓮娜想要營造出來的那種浪漫的情調，“有什麼事情不能在電話里說？你知不知道，我來這裏如果被人發現的話，會有什麼後果？”　　伊蓮娜本是很失望的，可聽到甄英雄後面的話，又是精神一振，“你是在擔心我嗎？”　　“我是在擔心我自己！”甄英雄這話已經不具備什麼說服力了，一旦被顏冰等人發現他與伊蓮娜見面，伊蓮娜的結局是可以想象的，她一定會被殺死的，甄英雄的確不願意看到那種事情發生。　　伊蓮娜哪會看不出甄英雄口不對心啊，雖然很清楚他對自己的關心絕對不是出於喜歡，可至少證明了他已經不再排斥自己了，這就是距離的一種拉近啊，心中的欣喜全部寫在了臉上，“你放心吧，我並不是一個為了愛情而任性的傻瓜，我很理智的，托尼和克拉拉已經不在這個酒店了，顏冰也絕對想不到你會來這裏。”　　“托尼和克拉拉不在？”甄英雄肩膀上這一刀就是拜他們所賜，因此對這兩個名字非常的敏感，其實他的警惕性從未降低過，他還不能肯定伊蓮娜是否真的對自己沒有歹心。　　伊蓮娜點了點頭，放下了翹起的腿，終於恢復了平時的端莊，“恩，為了暗殺你，他們已經離開酒店了，我想，這個時候他們還在漢宮的外面尋找機會吧。”　　甄英雄微微吃了一驚，“漢宮門外？這麼說，早上跟蹤我的……”　　“是他們手下的弟弟妹妹吧，你已經知道了，顏冰的計劃發動之後，我們三個人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把你和你的父親殺死。”伊蓮娜道：“你父親是個很謹慎的人，我們的人很難混入漢宮，生怕一個不慎打草驚蛇，因此只能在漢宮的外面觀察，伺機下手，但他們沒想到你如此狡猾，今天早上居然擺脫了他們的跟蹤。”　　果然是被人盯上了，那種如影隨形的討厭感覺並非沒有原因，甄英雄苦笑一聲，問伊蓮娜道：“你呢？你們三個人的任務是相同的，可你為什麼留在這裏？你好象說過，你是不能離開這個酒店的，為什麼？”　　“因為上一次我們在這個房間里見過面。”伊蓮娜站起身來，一陣淡淡的，甜甜的馨香撲面而來，不像是名貴的香水味道，更像是沐浴液，一種能勾起男人齷齪聯想的香味，一副美人出浴圖浮現在了甄英雄的腦海，甄少爺趕快揮之而散，再回過神來的時候，伊蓮娜竟然已經坐到了他身邊，“托尼和克拉拉沒想到暗殺會失敗，他們偷襲你，是在你離開這個房間之後，怕你會對我起疑心，所以他們兩個才決定不讓我繼續參与暗殺你的計劃，再者……你的那位警察朋友也盯的我很緊。”　　又是原野！不過在來這裏的路上甄英雄已經考慮到了他的因素，珠寶展明天上午才會結束，如果伊蓮娜在珠寶展結束前就離開了酒店，的確會引起原野的懷疑，托尼等人的顧慮無不道理，上次從這裏離開之後甄英雄就被人伏擊，做為一個警察，原野是有理由懷疑伊蓮娜的。　　甄英雄有些明白伊蓮娜要見自己的意圖了，“原來如此，因為托尼和克拉拉不在酒店，所以只要我甩開你手下那些殺手，他們是絕對想不到我居然跑到這裏來和你見面的，應該說是，燈塔下面最黑暗吧，看來我真應該謝謝你，來這裏見你的同時，我也擺脫了所有人的跟蹤。”甄英雄開始感覺到伊蓮娜要見自己，並不單單是想親眼了解自己的傷勢了，這個女人似乎是真心的在幫助自己。　　“你不用謝我，我的人去醫院門外監視也是個巧合而已，是因為昨天我們就收到了夫人的指令，她說你受傷了，認為你這两天極有可能出現在醫院，所以才要我們三人中的一個負責在醫院外面守株待兔，尋找對你下手的機會，我不能離開酒店，所以托尼和克拉拉才把這個遇到你可能性最低的任務交給了我。”伊蓮娜嘻嘻一笑，道：“你早上一出現在醫院，我立刻接到了手下的彙報，害我吃了好大一驚呢，我所以急着聯繫你，就是想警告你這两天千萬不要輕易出門，更不要去醫院，雖然那裡埋伏的幾個人是我的手下，但我卻不能讓他們知道我想要退出顏冰的計劃，更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在暗中幫助你，否則一旦被鈴木優美或者羅比發現，我會被他們殺死的。”　　雖然還不能確定伊蓮娜是否是出於真心的幫助自己，但甄英雄心裏卻有了幾許感動，如果伊蓮娜是出於真心，那麼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冒險，“你的意思是，我在醫院的事情，你已經告訴給顏冰和托尼他們知道了？”　　“我沒有辦法對他們隱瞞，所以才要你小心的擺脫我的人，從醫院里溜出來，反正你那麼狡猾，就這樣偷偷溜出醫院也不會有人懷疑是我通風報信的，直到現在為止，我的那幾個弟弟妹妹還沒有發現你已經離開了醫院呢，呵呵。”伊蓮娜好象是想到了什麼有趣的事情，突然抿口一笑，身子一歪，靠在了甄英雄的身上，“其實我最吃驚的就是你為什麼會去醫院了，如果不是因為你真的出現在那裡，我甚至要懷疑顏冰為什麼要我的人去守在那裡，你不知道，當顏冰給我們下達這個指令的時候，托尼和克拉拉與她爭辯了很久呢，他們覺得在這種緊要的關頭，你是不可能去醫院的，顏冰好象是故意分散我們三個人的人手，呵呵，現在看起來，還是顏冰最了解你呢。”　　右胳膊感受着那柔軟而消魂的壓迫，略一側頭低望，毛衣闊闊的領口根本無法掩飾伊蓮娜那無限美好的春光，這女人竟然沒戴胸罩，俯視下去，因為兩人身體的接觸擠壓，那兩團如雪球一般飽滿的乳房好象要彈出來似的，乳溝深邃，隱隱約約的，還能看到乳峰頂端的那一顆紅嫩果實，彷彿鼻息間都可以嗅到那果實的香甜，太誘惑了，尤其是伊蓮娜身體的晃動加大了接觸部位的摩擦，禁慾幾天的甄英雄身體才有所好轉，只覺得下面蠢蠢欲動，竟有了男人原始的反應，趕快轉移開了目光，吊著的左手也刻意去遮擋有些不安分的部位，室溫雖然暖如夏天，但還沒有熱到讓人流汗的程度，甄少爺卻覺得腦門滲出了汗珠，熱啊，伊蓮娜身上的幽香好象催情劑一般撩挑着他的神經。　　袁莉莉也發現自己的小姐走光了，苦於不曉得如何開口提醒，在一旁比手划腳的，企圖用形體動作提醒伊蓮娜，雙手按着自己的乳房一個勁的揉，完全沒注意到自己的行為更惹火，更沒注意到甄英雄望着她的目光已經驚訝到了獃滯的程度。　　球球的，這兩個女人到底玩什麼呢？色誘？甄英雄只覺得分身脹的難受，夾緊了雙腿，生怕它彈出一個帳篷來。　　袁莉莉是在西方國家長大的，西方人果然要比東方人大方，或者說是大膽的多，如果換做是白果遇到了如此尷尬的事情，無論有理沒理，出於女人的矜持，恐怕早掄圓了一巴掌扇過來了，換做一心的話，雖然不會那麼凶暴，但驚叫二十秒也算是正常反應，她們絕對不可能像袁莉莉這樣，明明發現問題卻不肯喊出來，換句話說，白果和一心首先會考慮到的是自己的處境，而袁莉莉則首先考慮到了甄英雄的處境，無論怎麼說，甄英雄都算是客人，如果她直接把話說出來，會讓客人覺得難堪的，袁莉莉畢竟是生活在西方的上流社會中，做為伊蓮娜的得力助手，她已經習慣了一切以客人為尊，不過她尊重客人的同時卻忽視自己本身正在出洋相了，揉捏自己乳房的行為比之伊蓮娜的裸露更讓甄英雄有流鼻血的衝動。　　看到袁莉莉那個滑稽相，伊蓮娜當然注意到自己的失態了，羞的小臉通紅，不過看到甄英雄扭過臉去，沒有用目光吃自己豆腐，她又有幾分失落，但是，與那失落一起湧上心頭的，卻是對甄英雄更加的欣賞，原來，他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流氓，這種靦腆羞澀的反應才是他本性的一種體現吧。　　“你……在想什麼？”伊蓮娜非但沒有離開甄英雄身邊，反而摟住了他的右臂，飽滿的乳房溫軟的擠壓讓甄英雄身子一顫，這個法國女人很大膽啊，明明羞怯，卻如此主動。　　“沒想什麼。”氣氛有些尷尬了，甄英雄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推開伊蓮娜，事實上，他心裏正在想着一件事情，與伊蓮娜先前的疑惑是相同的，為什麼，為什麼顏冰知道自己會去醫院呢？只有甄英雄自己知道，他去醫院並非看病，即便說他是去探望柳絮，也是因為有一定的目的才會去的，顏冰怎麼可能知道呢？　　伊蓮娜拱了拱身子，似乎有意要甄英雄感受自己身體的魅力，嬌聲細語道：“真的沒想什麼？”　　甄英雄雖然是個流氓，但所受的文化熏陶還是讓他保留了東方人的靦腆，如此氣氛之下，他不好意思占伊蓮娜便宜，也不想被她佔便宜，因此很難適應這個法國女人的大膽示愛。　　早就聽說過法國女人浪漫而奔放，絲毫不會介意旁觀者的目光，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示愛甚至接吻，當然，臉皮厚一點如甄英雄這般的中國男人也同樣做的到，但他絕對不會認為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需要醞釀接受別人異樣目光的勇氣的，但法國女人可以毫無顧及，甚至不需要思考的去做。　　甄英雄輕輕的，禮貌的，並小心的推開伊蓮娜，這個小小的動作已經凸現了地域文化的差異，或者說，是對待美女的態度，不同國家都是大相徑庭的吧，東方人是含蓄的，西方人是奔放的。　　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在對待美女的態度上是比較保守封建的，認為我的美女就是我的，別人不能看，因此也會告戒自己不要對其他人的美女動心思，甄英雄骨子里就是這種傳統的人，他身邊的女人太多了，因此時常告戒自己要懂得收斂，要懂得對自己的女人負責任，因此他不願意去碰伊蓮娜這朵帶刺兒的玫瑰，這朵玫瑰早晚是屬於別人的，甄英雄不打算負責任，所以不會去採摘，換言之，在碰一個美女之前，甄英雄首先想到的是‘責任’這兩個字。　　而生長在‘浪漫國度’的法國人，對美女的偏愛是沒有範圍的，是絕對瘋狂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可能是我的，一切的責任，所謂的顧慮，都要站在‘浪漫’二字的身後，這也算是兩種地域的民族性格以及觀念的差異吧，總之，伊蓮娜的感情及行動付出，被甄英雄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了，這讓伊蓮娜心裏不太是滋味。　　本來嘛，兩種不同的感情價值觀，就好象兩條平行的直線，伊蓮娜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極度失落，大概也是對自己太過自信的緣故，突然有一種對甄英雄又愛又恨的感覺，喜歡他的靦腆，又恨他忽視自己的魅力，非常的矛盾，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大膽超出了甄英雄可以接受的範圍。　　“很感謝你幫助我擺脫了跟蹤，我這两天不會回漢宮了，以免又被托尼和克拉拉盯上。”甄英雄起身，單手整理着外套，迴避過伊蓮娜那略帶幽怨卻依然熱情火辣的目光，道：“雖然這裏暫時是很安全的，但呆的太久還是有可能被人發現，那對你來說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先告辭了。”　　伊蓮娜要見甄英雄，很大程度上是想讓甄英雄看到她爆發而出的感情及熱情，甄英雄看到了，卻很難適應這熱情的溫度，所以只好裝做看不到的樣子，伊蓮娜並不曉得是自己的熱情嚇跑了甄英雄，還覺得有些委屈呢，起身拉住甄英雄，道：“甄，我……”　　張開小口后，伊蓮娜發現自己竟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因為她已經把自己能做的全做了，只是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突然變的如此靦腆，雖然，她有些喜歡他的這種靦腆。　　“還有什麼事情嗎？”甄英雄渾身的不自在，心裏暗忖，球球的，原來女追男太熱情了，少爺這種厚臉皮也招架不住啊，怎麼總覺得伊蓮娜想和少爺玩一夜情啊……甄英雄還算夠意思，念着伊蓮娜的好，心裏也沒罵她輕浮，實際上，民族性格的差異本就如此，東方人覺得西方人輕浮，西方人覺得東方人羞澀，在敏感的‘發情期’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是相對極端的。　　“我……”伊蓮娜怔了好一會兒，才哀怨的嘆了口氣，甄英雄的態度讓她明白，自己和這個男人之間始終是有隔閡的，無論是身份，處境，地域，還是感情的價值觀，熱情涼卻一些后，也明白自己並不了解對方，自己爆髮式的表白只會嚇跑這個顧做成熟風流，實際靦腆傳統的大男生，伊蓮娜再次望向甄英雄，眼神已經完全清澈，“還有一件事情，你必須要聽我說完。”　　甄英雄微微一愣，不止伊蓮娜，連剛才還為出洋相而尷尬的想要跳樓的袁莉莉也突然表情嚴肅了起來，氣氛凝重了，甄英雄還未反應過來，嘴巴上一陣吻軟的壓迫，香甜之氣灌入口腔，伊蓮娜竟是主動送吻。　　一吻即離，沒有太多的留戀，可以感覺到伊蓮娜的笨拙與生疏，分開的時候險些竟緊張的一把推在了甄英雄受傷的肩膀上，疼的甄英雄沒機會去回味那香甜的一吻，捂着傷口連退了兩步，如果不是袁莉莉眼疾手快的扶住了他，甄少爺非摔個屁墩不可，這女人不愧是經過訓練的殺手，果然有點力氣啊。　　甄英雄還沒來得及質問，就見一臉羞赧竊笑的伊蓮娜再次肅起表情，道：“不要生氣，甄，就當這個吻是為我送行吧，也許，我們沒有機會再見了，你要小心，後天清晨最後一次出海，我和克拉拉，托尼，會在碼頭對你和你父親等人下殺手，那是我們最後一次機會，也是顏冰策劃好的最有保證的一次暗殺，如果你想責罵我剛才的行為，那麼，請你一定要活下來，當然，我也會努力活下來的……”　　聽着伊蓮娜婉婉道出的話，甄英雄的臉色不停閃變，顏冰策劃的最後一次暗殺遠遠出呼了他的想象……

# 第460章 開始反擊吧

　　大街上，人來人往，秋風突然調皮的旋出了幾個圈，夾帶着的塵土秀出了旋渦的形狀，幾片枯黃的恭弘=叶 恭弘子隨風而起，從甄英雄的眼前飄蕩而過。　　每一次右腳落地，大腿的傷口都會將一陣火辣辣的疼痛傳達給大腦，不過甄英雄對這種疼痛已經習慣並麻木了，而且，這些疼痛能讓他的頭腦變的清醒。　　甄英雄的目光有些獃滯，似乎在想着什麼事情，大概是那幾片被風兒捲起的落恭弘=叶 恭弘提醒了他，甄英雄本能的抻了抻衣領，回過神來掃了一眼，才發現，街上不少過往的人都圍上了圍巾，海濱城市的秋天還是很冷的，甄英雄低頭看了看自己這身‘清涼’的打扮，自嘲的笑了笑，被顏冰逼的輕易不敢離開漢宮，竟然對季節溫差的變化都變的遲鈍了。　　天氣好象在針對甄英雄一般，早上還陽光明媚，幾陣莫名其妙的風兒吹過後，天空竟然暗了下來，從海上飄來的烏雲黑壓壓的蓋在了朗朗市上空，風中的濕氣突然加重，有些鹹鹹的海風的味道，只穿了一件運動體恤，披着一件休閑外套的甄英雄忍不住打了個冷戰，街上的人們不約而同的加快了腳步，已經這個季節，被雨淋到是很容易生病的，甄少爺嘆了口氣，這天氣就好象他的心情一般，說變就變。　　即便伊蓮娜沒有對自己說那些話，甄英雄也早就料到顏冰會有一套暗殺自己和老爹，還有義字會高層的計劃，但甄英雄卻沒有想到，那計劃竟然從黑市拳大賽開始的第一天就已經發動了，雖然自己在沒有察覺到的情況下勸止老爹和蘇影不要去與顏冰見面，多少讓顏冰有些意想不到，但這並不影響她策劃好的最後一次暗殺。　　甄英雄感到鬱悶的，就是自己又有一種被顏冰擺了一道的感覺，甄英雄感覺到心中有些戰慄，難道，顏冰是真的想殺死老爹和蘇影嗎？看來，不能對這個女人心軟了，如果繼續認為她是自己的戰友，怕到了最後，自己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一個冰涼的大雨點砸在了甄英雄的鼻樑上，那陣涼風冰冷透骨，陣雨說來就來啊，甄少爺打了個機靈，趕緊快走兩步，大腦已經清醒了很多，托尼和克拉拉還在漢宮外面守着，朗朗市的星級酒店幾乎都有黑道份子入住，甄英雄在哪露面都有可能暴露自己，他必須要迴避過托尼和克拉拉，以及伊蓮娜手下人的監視，雖然還沒想好去哪，甄英雄還是很着急的想攔下一輛出租車，至少能避避雨啊。　　無奈，和甄英雄有同樣想法的人還真不少，怕被雨淋的人不止他一個，馬路涯邊，一排人伸着胳膊截車，甄少爺大腿有傷，走的慢了點，居然擠不過那些對傷者也沒有同情心的大哥大姐，大叔大媽，甄少爺這個憋屈啊，腿腳慢，根本搶不上，那些在附近等活的出租車司機樂的嘴都歪了，這兩個雨點掉的啊。　　甄英雄以往很少搭出租車，現在才發現，原來截車也是需要技巧的，甄少爺正觀摩別人是如何截車的呢，懷裡的手機響了，聽到這音樂，甄英雄渾身一顫，響的，是顏冰給他的那個手機，難道，是顏冰打來的電話？！　　掏出來一看，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是鬆了口氣還是覺得失落，總之心情是有些複雜，電話，是畫兒打來的。　　應該是阿東他們那邊有什麼情況變動吧，甄英雄趕快接通了電話，並朝着人少的地方移動了幾步，站在了一家咖啡廳的門口。　　“喂？少爺，你在哪裡？”　　畫兒的語氣很急，甄英雄知道，自己猜中了，果然有事情發生。　　“怎麼了？是不是阿東那邊出事了？”甄英雄不急不躁，語氣十分淡定，彷彿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一般，無形中讓畫兒冷靜了很多，聽到甄英雄自信的聲音，畫兒的心也安穩了，甄英雄給她一種運籌帷幄之間，決勝千里之外的感覺。　　平緩了一下情緒，畫兒道：“少爺，正是阿東那邊出了問題，塗小鬍子沒能盯住埋伏的殺手，天海市的小組織‘東南巷’一伙人好象要出去吃飯，剛出賓館，二當家就被一槍射透了心臟，當家的禿三爺肩膀中了一槍，被嚇的尿了褲子，好在他們這伙人都沒帶槍，殺手得手后迅速逃離，並沒有爆發槍戰，那賓館是嚴路一的地盤，他的人及時出現，壓制了場面，塗小鬍子雖然暫時控制了‘東南巷’，還沒有驚動警察，但東南巷的人卻擺明了態度要和我們義字會討個說法，聽說那禿三爺還一個勁和塗小鬍子叫囂，說他和天門李連成交情非淺，如果義字會不給他們一個交代，他就要請李連成出頭，態度很硬，現在的氣氛很緊張，阿東已經帶人趕過去了……”　　果然，那些殺手最先得手的是在阿東人手分配相對稀鬆的朱雀堂勢力範圍之外，畫兒口中的‘塗小鬍子’，姓塗名聲，二十三歲，是七虎成員之一，人比較低調，如果沒有那兩撇小鬍子，屬於丟到人堆里完全不起眼的類型，他主要負責的就是白虎堂地盤的監視。　　天海市的‘東南巷’，甄英雄連聽都沒聽說過，“禿三爺是誰？”　　“大號叫什麼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道上的人都叫他‘禿三兒’，是個地道的賭徒出身，膽子很小，不過因為出手大方，人面確實很廣，那恐怕也是他吹噓狂傲的本錢吧，他就是因為在手下面前被嚇尿了褲子，覺得下不來臉，才和塗小鬍子叫板的，要不是因為他提到李連成，塗小鬍子和嚴路一早把他給辦了。”畫兒有些擔憂的問道：“少爺，阿東也是要我問問您的意見，怎麼辦？我們沒想到這個小組織還和天門有交情，如果僵持下去……”　　“不用管他，告訴阿東，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等李連成真的出面的時候再說。”甄英雄果斷道：“這個時候絕對不可以引起混亂，告訴小塗和嚴路一，不要把影響擴大，以不惜一切手段為前提。”　　“可是萬一李連成出面……”　　“等他真出面，我會想辦法的，畢竟我和李英豪，風鈴有些交情，何況……李連成一直以為是我救了他兒子，還念着我的人情呢……”　　實際上，李連成這會還在酒店裡磨牙咒罵甄英雄呢，風鈴服食的興奮劑是甄英雄給她的，可鈴木優美卻棄權了，在副作用影響下，風鈴現在是吃什麼吐什麼，四肢無力，走路腿都打軟，回到朗朗市之後一直趴床不起，正打着點滴呢，下一場對韓慧恩的比賽鐵定是上不了了，李連成覺得這都是甄少爺的陰謀，哪還會念他的好啊？　　其實畫兒，阿東等人確實多慮了，那個禿三兒完全是賭徒心性，說話不經大腦，屬於那種豪爽過了勁，口無遮攔的類型，就好象能忽悠起一個‘東南巷’一般，他也是在忽悠塗聲和嚴路一，這個傢伙和李連成根本就沒有交情，或者說，李連成也許還記得有禿三兒這麼個人，卻絕對不屑與他談交情，這完全是禿三兒一相情願的。　　這個禿三兒，正是在抽籤會議上與李連成搭訕的那個肥胖的大肚子，見到甄英雄連開六槍殺了米利亞后，被嚇的尿了褲子，李連成對其極為不屑，又怎麼可能幫他出頭啊？禿三兒將那‘茶水之交’放大了N多倍……　　畫兒的任務就是向阿東等人轉達甄英雄的話，她對甄英雄有着近乎盲目的信任，聽甄英雄的態度如此肯定，她也不再多說，換了個話題，問道：“少爺，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在哪裡呢，什麼時候回漢宮？”　　“暫時不回去了。”　　“什麼？！”果不其然，畫兒吃了老大的一驚，“可是少爺，你離開醫院的時候還說下午就回去的啊……”　　“畫兒，你冷靜的聽我把話說完。”甄英雄整理了一下思路，這才道：“不要問我為什麼會知道，你只要聽着就好，漢宮，以及現在你所在的醫院外面，都有殺手在監視着，我好不容易才甩開他們的跟蹤，如果這時候再回漢宮或者醫院的話，就等於主動回到了他們監視的範圍，你也看到了，目前的形式是如此多變，萬一發生阿東無法解決的事情就需要我親自出面，我可沒有把握再次將那些監視我的人甩開，萬一被他們發現了我們阻擊暗殺計劃的動作，我們現在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危險，就全白費了。”　　甄英雄的話不無道理，顏冰手下的殺手，得手的固然已經通報給了顏冰知道，未得手的已經被七虎成員制伏，顏冰應該還沒有察覺到自己的暗殺行動已經被甄英雄控制了，如此一來就能拖延時間，在她還未察覺的這段時間，將那些有所動作的殺手盡量的發覺並抓獲。　　“我明白了，少爺……”畫兒的確很想問甄英雄為什麼知道漢宮和醫院外面有人監視，但甄英雄不讓問，她也只能憋着，暗暗猜想，有可能是‘監視’着少爺的闌度告訴他的，畫兒心裏還納悶呢，既然是闌度說的，少爺有什麼好隱瞞的啊？　　“畫兒，讓人在毛毛的病房裡加一張床，這幾天你就留在醫院里，既可以和她輪流監控大局，又可以貼身保護，我也不敢保證外面的人會不會混進醫院裏面來，讓醫院里的兄弟提高警惕吧。”甄英雄想了想，又道：“後天凌晨我會回漢宮與大家會合，然後一起去碼頭，你就不用去了，保護毛毛就是你唯一的任務。”　　畫兒心想甄英雄回漢宮之後身邊自然有晴天和項嘯鳴這樣的保鏢，加上‘潛藏’着的闌度，他的安全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於是很聽話的應了。　　掛了電話，甄英雄嘆了口氣，此時雨已經下了起來，最初不過是幾個黃豆大的雨點，可此刻卻完全省略了過程似的，彷彿整片雲彩黑壓壓的掉下來了一般，雨似傾盆，冰冷的秋風吹斜了雨簾，街上的人群立刻被刮掃乾淨了，剛才還熱熱鬧鬧，喧囂着站在路邊截車的人好象蒸發了似的，不知道什麼時候，也不知道都跑到哪裡去避雨了，閃電撕裂了雲層，悶雷震動着耳膜，似乎只是打了一個噴嚏的工夫，頭定就換了一片天空。　　主路上慢慢行駛的汽車在朦朧的雨霧中閃爍着耀眼的大燈，雨水敲砸地面的聲音掩蓋了發動機的轟鳴，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讓整座城市突然間安靜了，冷清了，烏雲壓的很低，正當晌午，卻好象太陽剛剛落山一般，暗暗的。　　轉過身，燈光明亮的咖啡廳里，休憩的，亦或是躲雨打發時間的人們正低聲的交談，氣氛好是愜意，攪拌咖啡的動作只是看着就讓甄英雄感覺到了溫暖的氣息，小抿一口香濃的熱咖啡，看的甄英雄渾身打顫，冷，冷的嘴唇發青，該死的天氣預報很少有報導準確的時候，直接導致了甄英雄從來不去關注那節目，就在三十分鐘之前還是晴空當頭，此刻卻大雨傾盆，甄少爺穿的太涼爽了，此刻終於知道啥叫做‘冰棍’了。　　“先生，歡迎光臨……”　　“卡布提諾，謝謝。”　　雖然更喜歡喝茶，可甄英雄卻覺得，此刻咖啡更容易幫自己驅逐寒冷。　　客人很多，雖然沒有人大聲的交談，卻仍有一種嘈雜的感覺，大概是因為外面正在下雨的緣故吧，人們的心情不知不覺間受到了影響，與窗外的蕭條寒冷相互襯托之下，人們竟頗為興奮，輕緩的爵士樂也被淹沒在了這種壓抑的嘈雜聲中。　　甄英雄嘆了口氣，將兩個手機掏出來，並排擺放在了桌子上，以免察覺不到手機的鈴聲，接着端起那杯咖啡，嗅了嗅香濃的味道，暖啊，甄少爺從來不知道咖啡竟是如此美好的事物，迫不及待的抿了一口，和往常一樣，眉頭幾乎擰到了一起，好歹是沒把舌頭伸出來啊，不然這丑就丟大了，到底還是不習慣這咖啡的苦啊。　　甄英雄正要加點砂糖，手機響了，是顏冰的那個手機，收到了一條短消息，甄英雄似乎對鈴聲過敏似的，每當手機響起，身體都會忍不住的顫抖一下，他自己也覺得好笑，自己好象是在期待什麼似的。　　不願意承認，所以談不上否認，甄英雄心裏到底在期待什麼，他明明知道卻不敢去想，或者說是不願意去想，拿起手機，看了看來顯，是一個陌生的號碼，甄英雄心底稍稍一跳，莫非……是顏冰？！　　“事情辦好了二分之一，我走了，你自己小心。”　　不是顏冰，有些失落，但這簡短的一句話，又讓甄英雄難以遏止的興奮，欣喜，他已經知道了，漢克，從這個世界上永遠的消失了，闌度那小子得手了。　　甄英雄還未放下手機，鈴聲又響了，是畫兒，看來，她也接到這個消息了。　　“喂！少爺，恭弘=叶 恭弘紛飛剛才發來消息，說蘇老闆的那個手下漢克剛剛被人幹掉了！就在幾分鐘之前，好象是剛開始下雨的時候，因為街上很亂，連目擊者都沒有……”畫兒的語氣很複雜，驚訝，卻是一種帶有質疑的驚訝，“少爺，這到底是誰做的……”　　畫兒所以有疑問，甄英雄完全可以理解，因為畫兒一直都知道甄英雄遲早要幹掉漢克，所以她懷疑是甄英雄找人下的手，可她又不明白，既然是甄英雄做的，恭弘=叶 恭弘紛飛為什麼會不曉得的呢？要知道，漢克是在渤門市，在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地盤裡出的事情啊！如果甄英雄要動漢克，沒有到底不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打招呼啊，為什麼漢剋死了，恭弘=叶 恭弘紛飛表現的如此驚訝呢？　　若不是甄英雄做的，那唯一的可能就是顏冰了，難道，漢克也是被那些殺手鎖定的暗殺目標？畫兒有點迷糊了，完全搞不清楚這些狀況。　　下雨之前，甄英雄也走在大街上，現在想一想，確實在大雨下起之前的一段時間，街上的人流比較混亂，似乎都為了避雨而加快了腳步，畢竟相信天氣預報的只是小部分人，大多數人是沒帶雨具的，闌度那小子一直在窺視着最有利的下手時機，這場雨，就像是老天為漢克的死落下的眼淚啊。　　不愧是不遜於殺手世家成員的一流殺手啊，闌度很好的利用了這場雨，或者說，是大雨到來之前，街道上人們那種必然的焦躁心理吧，一場大雨為他做了完美的掩飾和掩護。　　甄英雄並沒有回答畫兒問題，而是平淡的問道：“漢克被殺了嗎？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了？”　　畫兒無法從甄英雄的口吻中聽出什麼，他即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對這件事情的發生，好象不知道又似乎早有預料，畫兒的感覺怪怪的，突然覺得甄英雄似乎在對自己隱瞞着什麼，但還是回答道：“恭弘=叶 恭弘紛飛說已經通知了蘇老闆過去安撫她的那些手下，因為懷疑是顏冰的人下的手，所以目前那些人暫時掩蓋了漢克的死，我想蘇老闆過去之前不至於發生什麼大事。”　　“恩，那就好，等蘇蘇阿姨到了渤門市就更不會發生什麼了，畢竟她做了將近二十年老大，安撫手下這種事情我們不需要給她擔心，她搞的定。”甄英雄道：“漢剋死了，那邊的事情就交給蘇阿姨吧，我們要防範的重點還是在朗朗市，不要讓渤門那邊的事情對我們造成干擾，畫兒，繼續關注阿東他們的情況，有事態變化及時聯繫我。”　　畫兒依然處在雲里霧裡，甄英雄已經掛了電話，到最後畫兒還是沒搞清楚，漢克究竟是被甄英雄殺了，還是被顏冰給殺了。　　甄英雄所以對畫兒有所隱瞞，是不想讓小鳳凰們擔心而已，如果告訴畫兒，漢克是被闌度幹掉的，就等於告訴她和柳絮，闌度根本沒在自己的身邊，他甄少爺現在根本沒有人保護，甄英雄現在隨時會被托尼或者克拉拉襲擊，他不希望自己身邊的人受到傷害，小鳳凰的保護對他來講，是個負擔，是個累贅，甄英雄的骨子里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男人，他不習慣被女人保護。　　漢克的死，不單單表示着幫助蘇影奪回了被架空的權利，也不單單代表嫁禍顏冰，嫁禍冰恨天或者是諾森家族成功，最重要的是，這件事情不但可以幫助蘇影脫離黑道，還能在那之前對諾森家族以及冰恨天造成致命的打擊。　　在美國的諾森家族受創，顏冰架空其勢力，形成的‘冰恨天’就會自亂陣腳，顏冰是不可能放棄報復義字會的，那一意孤行的她就會成為諾森家族的叛徒，這一點，已經不是顏冰自己可以做主的了，且不說愛利絲還在甄英雄的‘手中’，鈴木優美也不可能眼看着處心積慮十幾年的計劃就如此泡湯的，她所控制的殺手世家是絕對不會同意顏冰回美國的。　　漢克的死，宣告了甄英雄反擊的開始。

# 第461章 顏冰的短信

　　“英雄，我不太明白，為什麼闌度幹掉了漢克這件事情連九鳳都要瞞着啊？”　　話筒中傳來的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聲音依然帶着點長輩的味道，並有幾許的不解，“我把漢克被殺的消息發到聊天室之後，阿東立刻給我打了電話，他覺得我的反應似乎很意外，問我為什麼如此驚訝，好象並不知道漢克會被殺死似的，他還以為漢克真的是被顏冰的殺手幹掉的呢，之前闌度告訴我這是你的意思，你究竟搞什麼名堂啊？怎麼連九鳳都要騙？”　　坐在咖啡廳里，欣賞着窗外的雨景，甄英雄還真找着點隱匿於市，運籌帷幄的所謂高人的感覺，闌度的得手讓他心情大好，那苦澀的沒有加糖的咖啡似乎也變的甜了，可口了，甄英雄咂吧咂吧嘴，味蕾已經適應了這個味道，享受的晃了晃腦袋，這才不緊不慢道：“不是有句話嗎，想騙到敵人，就要先騙到自己人。”　　“哼，就你鬼心眼多，不知道你是不是把我也給騙了。”恭弘=叶 恭弘紛飛綽號恭弘=叶 恭弘狐狸，這名字不是憑白得來的，甄英雄確實是在騙她，“闌度呢？那小子得手之後就人間蒸發了一般，連電話都打不通了，他去哪了？”　　“他還有別的事情要做，不方便與你們聯繫，呵呵，紛飛姐，你就不用問了。”幸好恭弘=叶 恭弘紛飛看不到甄英雄的表情，不然以她的精明肯定可以立刻判斷出甄英雄是在撒謊。　　“就你小子貓膩多，不問就不問。”甄英雄平時就喜歡獨斷獨行，恭弘=叶 恭弘紛飛並沒有懷疑他的話，而是用一種調侃的口吻說道：“你還沒有和那個女人聯繫過吧？闌度得手之後就消失的無影無蹤，連個招呼都沒打，那女人肯定不高興了，你還是勸她冷靜點，不要帶着情緒過來渤門市的好。”　　恭弘=叶 恭弘紛飛口中的那個女人，無疑，正是被她視為情敵的蘇影，漢克所以離開酒店暴露在闌度的槍口下，正是蘇影從中協助，是她打電話將漢克引出來的，此刻漢剋死了，闌度消失了，連個交代都沒有，可以想象蘇影心中那不安的躁動，畢竟她並不了解闌度，闌度所以不與蘇影聯繫，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手腳很乾凈，很利落，沒有什麼可交代的，但蘇影卻因為漢克的死而心中不寧，可能發生的事情讓她心中不安，這是人知常情啊。　　“蘇蘇阿姨也不是沒見過世面，這種事情不用我們擔心，不過我會給她打個電話的，你放心好了。”甄英雄道：“紛飛姐，雖然我覺得並不會發生那種可能，但事有萬一，如果蘇蘇阿姨的那些手下真的被漢克洗了腦，她沒能震住場面，你一定要保護好她，拜託了，如果沒有別的事情，我先掛了。”　　“應該放心的人是你，公是公，私是私，我還分的清楚，再說，我和她也沒有什麼仇不是嗎？”恭弘=叶 恭弘紛飛說的好象很隨意，但語氣中那股子酸勁兒已經熏的甄英雄倒牙了，女人之間的嫉妒本身就是一種看不見的仇啊。　　恭弘=叶 恭弘紛飛好象突然想到了什麼，“說到公私，公事沒有了，可私事我倒是有一件……”　　甄英雄疑惑道：“私事？什麼私事？很重要嗎？”　　“對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喜歡已經有兒子的單身男人的女人來說，這是比性命還重要的事情。”恭弘=叶 恭弘紛飛明顯是大題小做，很嚴肅，且帶着幾分怒氣，用警告的口吻道：“不要叫我姐姐，現在叫我阿姨，以後你要叫我‘媽’！”　　女人，就是這麼不可理喻，甄英雄的嘴角抽搐着，卻不知道該說這女人什麼才好……　　掛了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電話，甄英雄猶豫了小會兒，還是用東方雲的手機撥通了蘇影的電話，雖然她是一個並不需要自己這個毛頭小子叮囑的女人，但是，離開漢宮趕去渤門市的她，馬上會和闌度一樣，一段時間以內不會再回到朗朗市了，當然，一心和小愛並不知道這件事情，作為蘇影的未來女婿，甄英雄在這個時候並不是要叮囑蘇影什麼，而是禮貌的為她送行，說一聲‘一帆風順’，儘管甄英雄知道，電話撥通后等待他的將是劈頭蓋臉的一頓臭罵。　　也難怪，闌度直到動手之前才和蘇影打了個招呼，對蘇影來說，漢剋死的太突然了。　　……　　果不其然，蘇影把心中的那些不安全部發泄到了甄英雄的頭上，放下電話之後，甄英雄的耳膜似乎還在震動着，低鳴着，甄英雄將剩下的，已經快要涼掉的咖啡一飲而盡，長長的吁了口氣，蘇影在離開漢宮之前，已經和甄天道了別，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她將從渤門市直接飛回美國。　　托尼和克拉拉也許並沒有將蘇影列為暗殺對象，畢竟蘇影的死活並不影響義字會的人事構架，所以她離開漢宮，被跟蹤的可能性並不太高，再者，即便真的跟蹤了，知道蘇影回了美國，相信顏冰也猜不透蘇影此次回去的目的，因為她絕對不會想到甄英雄殺死了漢克，是為了嫁禍於她，並幫助蘇影取回權利，返回美國對付諾森家族，甄英雄和顏冰一樣，都是個機會把握者，很會利用身邊隨時可能出現的契機。　　只要蘇影可以重新奪回權利，現在就已經輸了一半的顏冰將再無勝算。　　心情難得的暢快，看了看窗外，烏雲依然蓋在城市上方，但天色已經沒有剛才那般陰暗，好象雲層升高了一般，風停了，更加密集的雨簾不再傾斜，不知是不是心情變好的緣故，外面的雨景異常的賞心悅目，根據經驗，甄英雄知道，這場大雨一時半會是停不了了，笑着搖了搖頭，他猶豫着是不是再點一杯咖啡，那表情，就像剛開始戀愛的大男孩在幸福的等待着第一次約會的初戀女孩到來一般。　　因為大腿和肩膀都有傷的緣故，為了方便換藥，甄英雄穿的衣服不多，尤其是肩膀的傷口，如果每次檢查傷口都要脫一次衣服，然後再穿回來的話，抬落胳膊這個動作就會對給傷口帶來極大的負擔，這條胳膊是不能有大動作的，單褲，體恤，一件休閑外套，甄英雄現在這身打扮，不要說受傷了，就算是個正常人，此刻走出咖啡廳也難保不會被凍出毛病來。　　甄少爺只是因為心情好，所以笑起來才沒有感覺到他的無奈罷了，事實上，他那也算是苦笑，因為，他被這場大雨困在了這家咖啡廳。　　這場大雨把所有人禁錮在了室內，對顏冰來說應該也算是個不大不小的意外吧？殺手是很難從室內進行暗殺的，即便暗殺成功，有義字會的人埋伏，得手后的殺手想要安全撤離幾乎是不可能的，甄英雄真的有些感謝這場大雨了，雖然從來都是一個無神論者，但甄英雄卻突然難以自控的有一種‘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慨，似乎老天都站到了他這一邊。　　就在甄英雄尋思着雨停之後應該去哪裡藏匿两天的時候，手機又響了，非常巧合的是，他撥電話時用的都是東方雲的手機，但每每身上響的那個都是顏冰的手機，兩個手機的接聽功能似乎是分開的，當真有意思，從鈴聲甄英雄知道，依然是一條短消息。　　也許是先前幾個電話已經讓甄英雄有了免疫，或者說，前面幾個電話已經讓他感覺到自己的期待是多麼的幼稚與天真了，甄英雄這次並沒有像先前那麼驚訝，拿起手機看了看短信息的來電显示，生號，因為上一條短信的號碼甄英雄還沒來得及記住，畫兒的電話就打了過來，所以他只以為還是闌度那傢伙發來的，心裏不解那小子怎麼突然變的羅嗦了的同時，他按下了查看消息的按鍵，可就是這一按，甄英雄心裏的那點小得意瞬間消失了，短信只有四個字，一眼就看到了全部……　　“啊……？！”　　甄英雄一大老爺們，竟被一條短信驚的失聲不說，瞪着手機猛然站起來的他碰掉了桌上的咖啡杯和精美的小花瓶，周圍的客人被嚇了一跳，甄英雄對面的座位上是空着的，看到他的那個架勢，很自然的讓人聯想到這個年輕人應該是和女朋友吵架了，或者是女朋友很不負責任的放了他的鴿子，讓他甜蜜的期待落空，所以情緒激動，於是望着他的目光有幾分同情，有幾分感慨，也有幾分對他小題大做的埋怨，不就是被放了鴿子嗎？至於那麼激動嗎？甄英雄似乎察覺到別人望着他的複雜目光，神經質的橫掃一眼，眼中的寒光好象刀子一般的鋒利，被他看到的人忍不住渾身一顫，腦海中竟然不約而同的閃現出了四個字――殺人滅口！甄英雄的目光太凶了，久久熏陶在黑社會中的那種流氓頭子的氣勢爆泄而出，一時間，咖啡廳里安靜了，輕緩的爵士樂中，隱隱可以聽到窗外的大雨奏響的帶着寒意的樂曲，不少女客人還在瑟瑟的發抖。　　甄少爺的表情很複雜，雖然人們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但毫無疑問的是，現在的甄英雄很嚇人，帶着幾分驚訝與憤怒的目光煞是兇狠，好象要吃人一般，渾身蓄滿了似乎可以看到形態的爆發力，他略有顫抖的右手，手背青筋暴起，彷彿要捏碎那個手機，此刻的甄英雄就像受到了刺激的兇猛野獸，正準備着憤怒之後的反撲。　　臉上的肌肉不時抽動，平時的斯文氣質全無，此刻的表情只能用‘猙獰’兩個字來形容，服務生小心的靠近甄英雄，就像動物園的馴獸師在逐步接近突然發狂的野獸一般，每一步都邁的那麼小心，“客，客人，請，請問有什麼可，可以幫助您的……”　　“買單！”　　“恩？”　　那服務生還沒反應過來，就見甄英雄從懷裡掏出錢包，數也未數的抻出幾張鈔票，“不用找了，當是你的小費！”　　還以為這傢伙是要搶劫呢，原來不是啊，那服務生還有點發愣呢。　　只喝了一杯咖啡，而甄英雄丟在桌子上的錢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好象家裡着火了一般，甄英雄推開那愣住的服務生就朝門外衝去，如果是不知情的人看到，十有八久會認為他是個吃霸王餐的強盜，正想逃離現場呢。　　甄少爺拉開木門，門上的鈴鐺清脆的響起，一陣風兒卷着寒冷的濕氣吹了進來，那服務生這才回過神來，“先生，外面正在下雨！”　　話沒說完，甄英雄已經頂着大雨沖向了路邊。　　甄英雄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麼要如此激動，是因為期待中的事情發生了？或者說，現在才發生自己可以‘期待’的那種可能呢？總之，一向冷靜的自己，竟然因為這一條短短的短信而大腦混亂了，偏偏，自己明明知道此刻是不可以草率的，卻無法平復心中的那種衝動。　　收到的短信只有四個字，‘回電――顏冰。’　　……　　衣服很快就濕透了，很彆扭的粘在了身體上，冰冷的雨水讓甄英雄冷靜了很多，他不知道自己剛才為什麼要那樣驚訝，現在想起來，連他自己都忍不住覺得好笑，不過是接到了顏冰的短信而已，為什麼要在意那些陌生人的目光，逃一般的離開咖啡廳呢？感覺就像是與顏冰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被別人發現了似的，甄英雄嘲諷自己的心虛。　　與顏冰之間，不可告人的秘密太多了，其中就包括那種絕對見不得光的，堪稱禁忌的肉體關係，而甄英雄所以如此敏感，正是因為那種本沒有基礎的，單純的關係中，混入了一種複雜而難以解釋的感情因素，就像是風流的男人一夜情之後，突然發現對一夜情的對象有了微妙的感覺，儘管，心虛的甄英雄不願意承認那種微妙感覺的存在。　　在海上的两天，顏冰的所作所為讓甄英雄覺得害怕，她似乎忘記了與甄英雄之間的協議，忘了她自己的危險處境，而執意致甄英雄，致義字會於死地，並險些殺死李英豪，甄英雄為此而氣憤，而失望，他今天如此的期待，正是希望顏冰能打來電話，甄英雄想聽到她的解釋，儘管，甄英雄知道，自己絕對無法原諒她傷害李英豪的行為，但他還是想聽到顏冰的解釋，至少，甄天和蘇影會原諒她，義字會可以原諒她。　　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感覺，甄英雄無法原諒傷害了他朋友的顏冰，卻依然希望身邊的人可以接納她，是為了甄天，蘇影，或者是為了愛利絲？甄英雄不知道，恨顏冰的同時，他又不肯放棄挽救她，分不清自己是想保護她還是想補償她，如果是想保護，那麼，顏冰在自己心中到底算什麼呢？甄英雄摸不清楚對顏冰的感覺。　　難道，少爺真的有嚴重的戀母情節，竟然對那個一臉臭屁相的女人……想到這裏，甄英雄不禁莞爾。　　沒想到淋在大雨中，打車竟是出奇的方便，不用自己伸手，行駛而來的出租車就主動的靠了上來，倒也難怪，大雨天站在路邊的人，不是打車，就是有病。　　“先生，去哪裡？”　　司機這麼一問，甄英雄才反應過來，是啊，去哪裡？　　“警察局。”反正沒有目標，甄英雄也沒多想，隨口說了個地方，至少可以肯定，警察局門口肯定沒有殺手埋伏，再者，從這裏到警察局，也就是三四分鐘的路程。　　車子才動，甄英雄的手機又響了，依然是短信，翻開一看，還是顏冰，‘不要離開醫院，時間很緊，立刻給我回電話。’　　不要離開醫院？甄英雄怔了一下，這才猛然反應過來，自己去醫院的時候被守在醫院外面的伊蓮娜的‘弟弟妹妹’盯上了，而那些人已經這個消息通知給了托尼，克拉拉，當然，還有顏冰，不過，他們並不知道因為伊蓮娜通風報信的緣故，甄英雄已經偷偷的從醫院里溜了出來。　　顏冰到底是什麼意思啊？她這不是等於在告訴少爺醫院外面有埋伏嗎？甄英雄有點懵了，與之前在海上相比，這個時候的顏冰更有合作的誠意，難道，是想麻痹少爺？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顏冰所以不直接打電話過來，是怕甄英雄所在的場合不適合接電話，也就是說，她不想讓甄英雄身邊的任何一個人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　　甄英雄並不覺得自己的疑心是一種小人的表現，就像利用這場大雨，闌度殺死了漢克一般，天知道顏冰是不是要利用這場雨殺了他甄少爺啊，要知道，顏冰若把報復義字會擺放在第一位，他甄英雄就是顏冰不得不殺的人。　　甄英雄閉目沉思了片刻，長吐了口氣，並沒有給顏冰回電話，確切的說，他還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可以回電話的場所。　　雨天車少，交通通暢，不到三分鐘，車子就停在了白果上班的市局大門前的公交車車站。　　車站空無一人，這種天氣，這個時間，除非是不得已，不然沒有誰願意出門，甄英雄找到了一個不錯的地方，無論是原野還是殺手，絕對想不到他甄英雄居然會出現在這個地方，而顏冰也不會從電話中聽出自己是在什麼場所，至少，不能讓她感覺到自己已經離開了醫院。　　甄英雄整理了一下思路，依然沒有給顏冰回電話，而是先撥通了晴天的手機。　　把對付畫兒的那一套說詞又對晴天講了一遍，無非就是告訴晴天，他暫時不能回漢宮，漢宮門外有人監視，輕易不要外出云云，之後又要她把這些話轉達給一心和甜甜她們，並要晴天多安排幾個人保護小公主和樂樂上學放學，雖然晴天很擔心甄英雄，但知道他身邊有闌度保護，並成功的擺脫了殺手的監視，倒也放心了不少。　　除了甄英雄，沒有任何人知道闌度此刻去了哪裡，包括最後看到闌度的恭弘=叶 恭弘紛飛，闌度好象突然間從這個世界上蒸發了一般。　　安排好這些，甄英雄這才將顏冰的電話撥了回去，他發現，自己的手竟然有些顫抖，並無法遏止，心慌慌的，跳的很快，好象是緊張，那感覺，讓甄英雄想到了第一次去‘鵲橋牽手婚姻介紹所’與‘X小姐’見面時的心情，似乎，當時的自己也是如此緊張。　　X小姐的真面目，是萬人迷的艾一心，而顏冰那冰冷的仇恨面具後面，又有着什麼樣的真‘面目’呢？　　電話只想了一聲就接通了，甄英雄還沒想好如何試探，就聽到顏冰的聲音傳了過來，“甄英雄，你讓我等了十五分鐘！我說過我的時間很有限，你是不是故意的，還是說，你很希望鈴木優美髮現我們之間的合作關係？！”　　不知道顏冰所謂的‘時間有限’是什麼意思，她說話的腔調依然是那麼冷，有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覺，卻帶着些許埋怨，還有一些做賊心虛的小心，甄英雄聽到顏冰說出了‘合作關係’四個字，腦海中瞬間閃過了李英豪手腳被張永哲折斷的一幕幕畫面，本來熱情的心好象被扔到了冰洞中一般，涼的透徹。

# 第462章 彼此的不滿

　　“哦？你還記得我們之間有合作關係啊？我以為你已經忘記了。”甄英雄壓着聲音，冷腔冷調，道：“還是說，在船上的時候沒有整死我，看到我現在還是活蹦亂跳的，你又突然想起來我們之間是有合作關係的了？”　　顏冰明顯一怔，似乎是沒有明白甄英雄的話，或許是同樣沒有想到他會用這個態度和自己說話吧，聲音中帶着些不解，“什麼意思？”　　“我怎麼知道你什麼意思？！”電話打通之前，對於‘第一句應該說什麼’這個問題，甄英雄想了很多很多，他所以有緊張的感覺，也與此有直接關係，但電話真的通了，聽到顏冰那帶着抱怨的冷淡腔調，N種溫柔的問候語都被立刻遺忘了，顏冰那句反問更讓甄英雄火大，彷彿傷害了李英豪對她來說僅僅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她竟然已經不記得了。　　顏冰的態度，太冷淡了，甄英雄受不了別人的頤指氣使，更受不了顏冰的頤指氣使，她以為是誰害的大家如此提心吊膽，每天都神經兮兮的過活的？　　甄英雄朋友不多，因此格外的珍惜與朋友之間的友情，十分重義氣，顏冰將無辜的李英豪牽扯進來，本就讓甄英雄憤怒，並對李英豪心存愧疚，顏冰此刻這種不負責任的遺忘怎能不讓甄英雄生氣？　　人是一種情緒化的動物，甄英雄也不例外，他對顏冰這個人有很微妙的感情，可以說那是一種好感，但他絕對不喜歡顏冰說話的冷淡態度，尤其不喜歡她對自己說話時的冷淡態度。　　男人，有時候也會有着不遜於女人的敏感，潛意識中有一種很不爽的感覺，自己在顏冰心裏遠遠沒有顏冰在自己心裏的分量重，甄英雄覺得自己付出的與自己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在李英豪的悲劇發生之前，他一直相信着顏冰，但是，顏冰好象利用了自己對她的那份信任。　　“甄英雄，你在為了李英豪的事情而向我發脾氣？”顏冰好象才反應過來，不過，她的語氣中不但沒有反省的意思，反而又冷了三分，“他好象還活着吧？不過是斷了手腳而已，竟然值得你向我發脾氣？”　　顏冰從未親手殺過人，可她生長在一個黑暗的環境中，耳濡目染，對於與自己不相干的人是死是活，她根本不會去關心，這話一說出來，甄英雄的火更大了，原來李英豪的一條胳膊一條腿，在顏冰看來是如此的無關緊要，這個女人根本沒有絲毫悔悟，更不要說慚愧了！　　兩個人都因為對對方的態度不滿，而忘了通電話原本的目的。　　“折斷了我朋友的手腳在你看來就是如此微不足道嗎？”雖然甄英雄是個比較情緒化的人，但他對自己的情緒有着很強的自控能力，偏偏此時，他也不明白是什麼原因另他的怒火一發而不可收拾，氣憤之中沒有多想，冷冷的話語已經隨口脫出，“如果我現在回去折斷愛利絲的手腳，不知道你還能不能這麼篤定。”　　話出口之後，別說顏冰吃了一驚，甄英雄自己都嚇了一跳，不知道自己怎麼就說出了這種話來，他並沒有傷害愛利絲的念頭，僅僅是在針對顏冰的冷漠而已。　　電話接通之後顏冰本來氣就不順，甄英雄為了一個不相干的李英豪而沖自己發脾氣，更讓顏冰覺得憋屈，此刻他再說出這樣一句話來，顏冰徹底的怒了，“甄英雄你這個混蛋！如果你敢傷害愛利絲，我就……”　　“你就怎樣？”甄英雄本來也覺得自己說了很過分的話，可聽到顏冰還那麼囂張，他的怒氣就是壓不住，“現在你知道着急了？憤怒了？你知道心裏有多難受了？那你指示張永哲折磨李英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義字會以前有對不起你的地方，所以無論你是不是忘了我們之間有過合作的約定，我都不會怪你，哪怕是你想殺我，可是，你呢？你為了製造一個殺我的機會，竟然把無辜的李英豪卷了進來，成為你復讎的工具！”　　顏冰顯然也在氣頭上，大聲喝道：“我沒有！”　　“沒有？！”顏冰不假思索的否認讓甄英雄更加激動，“難道我親眼看到的都不是真的嗎？！你不要告訴我當時坐在擂台下邊的那個人不是你！如果沒有什麼目的，一直躲在房間里的你會心血來潮的拋頭露面去看那場比賽？李英豪是天門的人，和你們無怨無仇，不過是一場晉級比賽，本來就毫無懸念，可張永哲卻放棄晉級機會而選擇嗑藥也不肯給李英豪留下退路，如果李英豪死在了擂台上，冰恨天不是擺明了要逼義字會得罪天門嗎？哼哼，或者說，你早認準了我會去阻止那場比賽，所以才坐在擂台下面，等着以冰恨天當家人的身份質問義字會，挑起眾多組織的不滿情緒，讓我成為眾矢之的，那樣一來，就算我事後被暗殺了，你的冰恨天也不會成為唯一被懷疑的對象，以便給你更多的時間來進行你的計劃，對吧，我說錯了嗎？”　　可能是被甄英雄說中了，顏冰沉默了，竟沒有反駁，甄英雄的質問讓她啞口無言。　　一陣風吹來，本就冷的嘴唇發青的甄英雄只覺得自己的心都涼了，搖頭苦笑着，他的心情已經平復了很多，“呵呵，你的沉默已經給了我答案，我真是個傻瓜，嘴上說著不在乎你記恨義字會，不在乎你想殺我，其實都是自己騙自己的謊話，其實我很在乎……但是，顏冰，我勸你還是放棄的好，因為我是不會被幹掉的，你這樣無異於玩火自焚，不但報復不了義字會，還會被冰恨天中的內鬼殺死。”　　甄英雄的話似乎是在關心顏冰，又似乎是在嘲弄她的不自量力，不過，無論是前者亦或後者，顏冰聽着都不太舒服，她和甄英雄一般，是一個擁有極強自尊心並對自己充滿自信的人，語氣淡淡的，明明是在問甄英雄，卻讓人覺得她是在自言自語，道：“我殺不了你？你認為，我殺不了你，是嗎？”　　“是的，你殺不了我，顏冰，你放棄吧，你和我老爹之間不過是個誤會而已，我想愛利絲也不願意看到我們斗的你死我活。”甄英雄道：“我們還是協力將鈴木優美的同伴以及躲在她後面的真正黑手挖出來吧，讓我們繼續先前的合作關係……”　　顏冰聽到甄英雄的話，居然笑了，笑的甄英雄有些莫名其妙，“合作關係？對啊，合作是的前提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的，可是……甄英雄，我們兩人到底是誰先忘記了這層關係的啊？我殺不了你？呵呵，我要殺你？甄英雄，你好象從來沒有信任過我吧？”　　“我一直信任着你，我以為你會為了愛利絲而真心與我合作，直到你要張永哲重傷李英豪，逼我走上擂台的那一刻為止。”甄英雄想到伊蓮娜上午對他說過的話，苦苦一笑，有些感慨與自諷的說道：“現在我不敢再相信你了，因為我終於發現，你報復義字會，並非只是說說而已，你很認真的在做着這件事情，繼續這樣的信任你，我恐怕活不到黑市拳大賽結束了。”　　顏冰從甄英雄的口吻中聽出了一絲異樣，敏感的她冰冷的語氣中夾着幾分驚訝，“你是不是知道什麼了？！”　　甄英雄沒想到顏冰如此靈敏，心裏一顫，自己的話確實說的多了點，顏冰並不知道自己已經發現了伊蓮娜、克拉拉以及托尼三人的存在，那就更不應該知道後天凌晨出海之前，是那三個人暗殺自己和老爹等人的最後一次，也是最有把握的一次的機會，顏冰顯然是想到了那一點上。　　“大賽結束之前是你動手的最佳時機，只要知道這一點就足夠了。”甄英雄並不慌亂，沒有露出馬腳，顏冰越是在意自己的說話，甄英雄的心裏越彆扭，這女人是真的想要殺了自己嗎？如果沒有伊蓮娜的警告，那樣的暗殺是非常容易得手的，因為那完全出呼了甄英雄對殺人手法的認知，那方法，天衣無縫。　　事實上，李英豪的事情已經讓甄英雄對顏冰頗為怨恨，再聽伊蓮娜說出顏冰策劃的最後一次暗殺，他生氣也就不難理解了，顏冰如此勞神勞力的投入，讓甄英雄沒辦法不氣。　　顏冰又沉默了好一會，再次張口說話，語氣已經變的和平時沒有什麼差異，冷冷的，好象在對陌生人講話一般，“我們合作時的約定你還記得吧，合作，僅僅局限於挖內鬼這一件事情上，我報復義字會的計劃不會為此終止，而你也應該明白，冰恨天如果不報復義字會，鈴木優美就可能覺察到你我之間有問題……”

# 第463章 顏冰的心事

　　顏冰的話不無道理，甄英雄也知道自己有些感情用事了，畢竟，他只是二十齣頭的小子，經歷遠遠及不上在權利爭端旋渦中生活的顏冰，“你是冰恨天的當家人，我只是不希望你將無辜的人卷進來罷了……”　　“我沒有時間聽你天真的牢騷，鈴木優美和羅比快回來了，那時候我很難再找到機會給你打電話，甄英雄，你只說一遍，你給我聽好了。”顏冰的語氣轉急，似乎是才意識到爭論了半天沒有切到主題，不等甄英雄反應，就說道：“我們是合作者，既然你覺得李英豪是被我害慘的，那我就透露給你一個情報，當做我們之間扯平了吧，以你的能力，大概早就知道我報復義字會所要採取的手段了吧？或許你還不知道，不過關於這個計劃我不會對你多說什麼，因為你若是連我的手段都應付不了，只能證明你是多麼的沒用，那我們的合作也就變的沒有價值，我對義字會的報復與我們之間的合作關係是並存的，這你一開始就應該很清楚，當然……我報復義字會的前提是，不傷害你的性命……”　　顏冰說到此處的時候明顯有些扭捏，好象‘不傷害甄英雄的性命’對她來說是一件很羞人的事情，雖然聲音小到甄英雄險些聽不清楚，但話語中那絲幽怨卻讓甄英雄心裏一顫，顏冰好象是在委屈的強調，她並沒有傷害甄英雄的意思，甄英雄先前對她的指責是錯誤的。　　難道，少爺真的誤會她了？可是，她要張永哲折磨李英豪這件事情又該怎麼解釋呢？甄英雄不及開口詢問，顏冰已經語氣一肅，繼續說道：“我要告訴你的是，雖然你早上離開漢宮時很小心，但並沒有擺脫我對你的監視，你的自作聰明讓我開始後悔與你合作，這個時候你應該老實的呆在漢宮裡才對，但你卻毫無危機感的到處亂跑……”　　聽到這話，甄英雄更是愕然，雖然他早就從伊蓮娜那裡知道自己被監視的事情，但這話從顏冰口中說出來，就讓甄英雄倍感迷惑，“你的意思是，我現在也被人監視着？”　　顏冰大概以為甄英雄還在醫院里，冷聲道：“是的，早上你從漢宮出來后已經甩開了跟蹤你的人，可是，你又自己鑽回了他們的監視中，甄英雄，既然我們是合作關係，那你就應該知道，如果在挖出內鬼之前你死了，這場遊戲也就差不多宣告結束了，所以，你必須活着，直到知道鈴木優美背後的主使是誰為止，但你此刻在哪裡？我不想殺你，可你卻自己往槍口底下鑽！”　　沒有說謊，顏冰與伊蓮娜所說毫無出入，甄英雄的腦子有些轉不過來了，聽顏冰的口氣，似乎是沒有想到自己會去醫院，可是，伊蓮娜明明說過，是顏冰料定自己會去醫院，才讓伊蓮娜的‘弟弟妹妹’在醫院外守株待兔的啊。　　“你不想殺我？”　　“想，不過是在挖出那個把我當做傀儡的混蛋之後。”顏冰這話究竟是不是真心的，恐怕除了她自己以外沒有其他人可以知道，她說話的語速越來越快，有點焦急的感覺，“哈恩有八個最疼愛的子女，都是一流的殺手，其中，羅比，鈴木優美，張永哲三個人你已經見過了，卡瑪和米利亞更是死在了你手裡，還有三個人，我想你已經從韓慧恩那裡知道了他們的名字，不需要我重複了，那三個人中的兩個在漢宮外徘徊，早上跟蹤你的也是他們，還有一個人守在醫院外面，現在你就在她的監控之中……”　　顏冰幾乎沒有任何的猶豫就將伊蓮娜等人的情報泄露給了自己知道，這到底是為什麼？難道這些不是她安排的嗎？甄英雄發現自己的腦容量好象太小了，反應突然間變的跟不上節奏了。　　“你聽好，由於鈴木優美的關係，雖然我表面上控制了殺手世家，可實際上，哈恩的死對我的權利影響還是非常大的，因為殺手世家的成員對鈴木優美等人不過是面上一套，心裏一套罷了，殺手只以自我為中心，都想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現在他們還處在哈恩死後的權勢變化摸索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面和心不和，權勢局面緊張而敏感，除了鈴木和羅比，剩下的那三個人，還有張永哲，對我完全是持敷衍態度，我無法駕御他們，你殺了他們的同伴卡瑪和米利亞，只是為了尊嚴，他們也會殺你報仇的，所以，利用這場大雨，立刻離開醫院，不要回漢宮了，以你的頭腦，找個地方隱匿两天並不困難，想要安全，你就必須擺脫他們的監視。”　　與伊蓮娜的話如出一轍，甄英雄根本來不及驚訝，就聽沉默了小會兒的顏冰似乎小小的掙扎了一番之後，道：“守在醫院外面的那些殺手原本是不相信你在這個時候會去醫院的，所以準備不足，但我想用不了多長時間，他們就會想辦法混進去，以圖將你殺掉，所以你要儘快離開醫院。”　　難怪顏冰開始的時候會怪自己回電話太遲了，她居然是在擔心自己沒有時間從醫院里溜出來，甄英雄看着那些小心行駛在公路上的汽車，心想，那些殺手如果在這種天氣中裝做車禍受傷的傷者混入醫院，短時間內確實很難別人察覺到。　　“為什麼告訴我這些？”　　“我已經回答過了，你現在還不能死，這是唯一的理由。”顏冰這話說的很生硬，讓人難以分辨這是不是真心話，“甄英雄，你相信我剛才所說的嗎？”　　顏冰的問話似乎不太自信，但甄英雄卻敏感的聽出了她話語中的那一絲期待，想都沒想，便脫口道：“相信。”甄英雄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為什麼突然間變的那麼好。　　不知道顏冰聽到甄英雄這個不假思索的回答后是什麼感受，沉默了一小會兒后，她突然低聲道：“給你最後一個忠告，以後不要再相信我說的話。”　　“不要相信你？你到底在說什麼啊？”顏冰真的像是一塊冰，她身邊的人似乎永遠也不會從她那裡感覺到熱情與溫暖，甄英雄已經徹底的暈了，顏冰與伊蓮娜所說的話毫無出入，可見她併為撒謊，可是，她又為什麼不讓自己相信她呢？這個女人到底想說什麼啊？她打這個電話的目的又是什麼？　　甄英雄感覺到了顏冰的小心翼翼，似乎是背着鈴木優美和羅比打來的電話，她現在哪裡？早上離開碼頭之後，她就好象蒸發了一般，完全擺脫了義字會的監視，甄英雄想知道顏冰現在究竟身處什麼樣的場所，竟讓她好象作賊一般狼狽。　　“再見面時，我會殺了你和你身邊最重要的人，你要小心了，不想死，就不要讓義字會的任何人相信我的話，尤其是……下次出海之前。”顏冰說罷便掛斷了電話，雖然看不到，但可以想象她是不想聽到甄英雄的‘為什麼’。　　一肚子疑問的甄英雄在聽到顏冰的話后已經愣住了，他此刻才意識到顏冰話語中的暗示的意味，‘下次出海之前’，那不正是後天的凌晨嗎？想起伊蓮娜同樣的那句警告，甄英雄呆了。　　“後天的凌晨，在出海之前，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都不要相信顏冰的話，不然，會死人的……”　　伊蓮娜的話再次閃過腦海，甄英雄聽着手機中傳來的忙音，望着遠遠行駛過來的公交車，他目光獃滯，大腦飛速運轉的同時，身體卻像是被凍僵了一般，直直的立在那裡，他有太多需要思考，需要解答的疑問了。　　又開始起風了，風兒吹斜了雨簾，甄英雄的下半條褲腿已經濕透，可他茫然不覺。　　……　　“那些事情交給阿東去辦就好了，不過是鎮壓那些小組織而已，阿東從紛飛姐，驍勇，海天那裡抽調過來的人手應該足夠應付這些場面，何況還是在嚴路一的地盤裡啊，嚴老虎既然並沒有和林夕照同流合污，我們不妨相信他，再說，以現在的局面而言，即便這是有風險的事情，我們也不得不去信任他不是嗎？”　　雖然市局門前門可羅雀，但經過門前的公交車上倒並不冷清，幾乎每個座位上都坐着乘客，甄英雄在最後排靠窗的位置坐下來，正用頭頂着窗子，低着腦袋，壓着聲音，接聽着柳絮的電話，給人感覺好象是在和剛吵過架的女朋友道歉一般，生怕被別人聽到自己會很沒面子，甄英雄也正是要給旁人製造這樣一種感覺，所以最後故意放大聲音補問了一句，“你說是不是啊，親愛的寶貝……”

# 第464章 殺手的行動

　　酸，配合著那獻媚討好的表情，酸的人牙都倒了，坐在甄英雄旁邊的那位西服革履的中年男人見他又一次‘小心’的‘偷瞄’了自己一眼，眼角似乎閃出一陣精光，渾身一顫，很‘體貼’的向另一側再次挪動屁股，並歪着身子，臉上帶着似禮貌似曖昧的笑容，大概是在感慨現在的年輕人作風如此的開放，換成是他，就絕對不會在人多的場合給妻子打電話，並說一些肉麻的話。　　旁觀者聽着都渾身發麻，就不更要說電話另一端的冰冷美人柳絮了，她固然喜歡聽甄英雄叫她‘寶貝’，可又覺得那稱呼確實親昵的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一時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根據柳絮傳來的最新消息，就在畫兒掛斷上一個電話之後這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里，冰恨天潛伏的殺手再次有了動作，看來這場大雨無論對己對彼都是一個契機，闌度利用這場雨成功暗殺了漢克，相對的，冰恨天也有殺手利用這場雨對他們的目標有所行動。　　根據柳絮得到的消息，在半個小時之內，三所酒店內發生了情況，其中兩所位於林夕照勢力範圍內的酒店中並沒有引起混亂，暴露真身的殺手在得手之前就已全部落網被擒，但在嚴路一勢力範圍內的另一家酒店的洗浴沙龍內，一參加了黑市拳比賽的中等規模的組織，寧城的‘三口會’，在遭遇襲擊后與殺手發生了直接的摩擦，其組織老大被射傷，情人當場斃命，雙方發生槍戰，三口會傷了四人，死了六個，其中包括兩個重要幹部，而兩個暗殺者也有一人中槍身亡，而另一人則逃出了酒店，在兩個女性同夥的掩護下成功逃脫。　　這件事情多少是在甄英雄預料之外的，要知道，寧城的三口會雖然是個新露頭的組織，但發展速度非常之快，一般來講，大多數組織的發展歷程的起點，都是靠黑道發家，把‘黑’做大之後，逐漸發展正道買賣，但是，與大多先黑后白的組織不同，三口會是在有絕對雄厚的經濟基底之後才涉足黑道的，所以發展速度十分迅猛。　　據說，三口會現任當家的父親是個正當商人，他創辦並發展起來的集團每年產值二十幾億，納稅近一個億，在寧城也算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去年不幸病重去世，他的獨生子用了一定的手段，繼承了父親的一切，財富，權利，地位，以及他父親的口碑和人際關係，貪婪的他為了得到更多，發展了三口會，同城黑道固然要排擠他，但是，無論經濟實力還是人脈背景，都決定了三口會的‘蒸蒸日上’。　　甄英雄是知道這個三口會的，雖然規模還未徹底成型，但發展潛力不可小覷，因此他還特別叮囑阿東加強對他們的保護，卻不想還是出了事故，原因是，阿東沒有想到，瞄上三口會的，竟然是兩組殺手，所以投入戒備的人手不足，而動手的時候，更是由兩個男殺手負責暗殺，兩個女殺手負責狙擊掩護，因為腦海中已經有了‘殺手是一男一女的組合’這個概念，守在那裡的七虎成員大意了，出現了疏忽，這才被他們得手，看的出來，顏冰對每一個成為暗殺目標的對象都做過詳細的調查，這個女人果然夠心細的。　　“三合會財大氣粗，把洗浴沙龍給包了，倒給了我們彌補的機會，槍戰不是沒有驚到其他客人嗎？毛毛，你立刻傳達我的指示，讓嚴路一和阿東趕到三合會落腳的酒店……”　　柳絮為難道：“可是，少爺，東南巷的禿三那邊還沒搞定呢……”　　“那種小雜碎交給塗小鬍子擺平就足夠了。”甄英雄笑道：“武力解決，告訴塗小鬍子，拿出我們義字會的霸道氣勢，他們不是鬧嗎？誰鬧滅誰，擺出不講理的架勢來，東南巷那種小組織立刻就癟回去了，真要驚動了天門，直接讓李連成找我說話。”　　“李連成也許敢和甄老闆強硬，但絕對惹不起少爺，畢竟少爺曾經饒了他好幾次，可是，東南巷我們可以武力解決，但三口會……”　　“毛毛，這麼多顧慮可不像你啊。”甄英雄調侃道：“過去你做什麼事情很少想後果的。”　　柳絮那邊小臉一紅，“我，那個，我不是有顧慮，而是，那個……”　　柳絮本就不善言辭，她很想告訴甄英雄，是因為擔心你，所以我才有很多顧慮，但是，那種太直白的話她根本就說不出來，柳絮是個很不會表達感情的女孩。　　甄英雄怎會不知柳絮的心思啊，心裏暖暖的，沒有讓她難堪，咳了一聲，嚴肅的扯回了正題，“我說過，阿東會知道該怎麼做的，如果你不放心，就再告訴他一遍好了，對付三口會，要抱着‘興師問罪’的態度，我不是讓他去道歉的。”　　“興師問罪？！”柳絮明顯吃了一驚，打架她是行家，但這種耍心眼的事情她明顯不如甄英雄，“少爺，三口會死掉了兩個幹部，老大文東海負傷，情人也被打死了，雖然發生槍戰之後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混亂，但那只是暫時性的，三口會所以沒折騰起來，肯定正想着和我們討個說法呢，他們不是一般的小組織，後面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實力都不遜於我們義字會，如果發生了衝突，依照文東海的脾氣，一定不會顧慮後果，當場與我們撕破臉皮的……”　　“就是不想發生衝突，所以我們才要擺足了興師問罪的架勢，文東海性格暴虐，霸道，我們就要比他更霸道。”因為慣性，身子想前一晃，公交車進站，停住了，擴音器和上下車的乘客使得環境嘈雜混亂，怕是自己說話的聲音柳絮都聽不真切了，甄英雄小心的回頭看了一眼，旁邊那位中年人對他禮貌的一笑，朝車門走去，很運氣，這一站下去了十來個人，卻只有一兩個人上車，甄英雄身邊清靜了好多，這才微微一笑，笑的很壞，接着先前的話題，道：“文東海那人我聽老爹說過，當人一套背人一套，很會‘做人’，有理不饒人，夠狠夠辣夠霸道，沒理不矯情，你面對着他，他笑着和你說‘對不起’，你剛一轉身，他刀子就扎過來了，不可否認他天生就是個混黑道的苗子，可惜，雖然他很精明，卻不知道內斂，所以在道上名氣很盛，卻是被罵出來的，他得罪過的人太多，看他不順眼的人更多，他的三口會發展過快，並靠吞併和搶奪的手段涉足黑市交易，對省內黑道的勢力均衡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威脅到了很多組織的利益，這也是他不招人待見的原因，誰讓他囂張的另人眼紅呢？”　　柳絮也是個聰明人，甄英雄如此一說，她隱隱猜到甄英雄的意圖了，“少爺，你的意思是……把這場混亂歸罪給文東海？！”　　“正確！”甄英雄語氣一沉，道：“反正他們也不知道殺手的身份與目的，我們就一口咬定是文東海的仇家，興師問罪，他的罪就在於得罪了今天報復他的人，不要等他開口問我們，我們要先開口問他是什麼人引起了這場混亂，黑市拳大賽還在進行中，如果因為這件事情驚動了警察怎麼辦？如果因為警察的干預這場大賽被迫終結，這個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把這些問題一股腦的砸給他，記住，我們要擺出義字會是被三口會牽連的受害者姿態。”　　到底是少爺啊，果然夠狡猾的，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誣陷，偏偏能讓那個文東海難以辯駁，柳絮興奮道：“是啊，文東海又不知道殺手的身份和目的，我們大可去質問他啊，如果真的因為這件事情驚動了警方，迫使比賽終結，義字會不可能獨自承擔這個責任，肯定會拉上他三口會的，他們的組織正處在發展的關鍵階段，看他們眼紅的人多不勝數，藉著這個機會，肯定會名正言順的滅了他們的，文東海不可能不怕啊。”　　“文東海自己也有那個顧慮，恐怕他心裏也在含糊究竟是不是他的仇家想要幹掉他吧，表面上他擺出一副要和我們討說法的姿態，其實不過是想看看我們的態度罷了。”甄英雄說道：“文東海也知道自己仇家多，從殺手沒有成功逃脫並與三口會發生了槍戰就可以判斷出，文東海身邊的人警惕性很高，他們挺有自知之明的，知道人緣混的太爛，不招人待見，讓阿東不要鳥他，怎麼霸道怎麼來。”

# 第465章 顏冰藏身處

　　甄英雄這邊說著，那邊抱着筆記本電腦的柳絮已經將他的話轉達給了阿東知道，此時，聊天室里很是熱鬧，常樂耿南等人都在拍甄英雄的馬屁，只有恭弘=叶 恭弘紛飛直言不諱的罵甄英雄才是一頭狡猾的狐狸。　　車外的雨越下越大，雨點打在玻璃上，內外的溫度差異讓玻璃里側起了一層水霧，甄英雄的呼吸吹在玻璃上，那濕濕的水霧凝成了水珠，拉着一條清晰的尾巴，忽左忽右，沿着不規則的軌跡慢慢的滑落下來，甄英雄將那水珠看的清清楚楚，卻無法預測它什麼時候會突然改變方向，又是朝着哪邊改變，那個水珠就彷彿顏冰給人的感覺似的，讓你看清楚的永遠是已經留下痕迹的那條‘尾巴’，卻永遠不會讓你知道她下一秒要做些什麼，甄英雄看的有些入神，沉默了足足兩分鐘，他才對靜靜等着他說話的柳絮道：“毛毛，常樂還沒有發現顏冰的蹤跡嗎？”　　“沒有。”柳絮很快將常樂的回復轉達給甄英雄，道：“今天早上在碼頭的時候，常樂一直小心的跟蹤着顏冰，並跟着冰恨天的兩輛車一直到了快樂谷樂園的側門，可之後才發現，從車裡下來的只有顏冰的侍女巧巧和張永哲，巴猜等殺手，顏冰，羅比和鈴木優美三個人就好象突然消失了一般，常樂推斷，顏冰很可能和少爺你是同樣的心思，擺脫義字會的監視，躲在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以便隨時應對可能發生的突然事件……”　　“是嗎？呵呵，也對，顏冰不可能讓我看到她的，老爹和蘇蘇阿姨說的沒錯啊，我和顏冰想問題的方式很相似啊……”　　汽車開始減速，又要進站了，甄英雄苦哈哈的一笑，他有太多的問題想要問顏冰了，可那個女人卻故意迴避着他，掛斷電話后就關了手機，甄英雄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聯絡上她。　　柳絮聽甄英雄又不說話了，小心的開口問道：“少爺，你……現在哪裡，我剛才好象聽到了奇怪的聲音？”　　甄英雄一怔，知道柳絮是不放心自己，還未說話，車中的擴音器就再次想了起來，“沃爾瑪購物廣場到了，沃爾瑪購物廣場到了……”　　“這次聽清楚了吧？”甄英雄笑道：“我在公共汽車上，呵呵，堂堂義字會的大少爺投幣坐公交車，冰恨天的人肯定想不到吧？”　　因為甄英雄不再做賊似的埋頭說話，柳絮聽的很清楚，“沃爾瑪購物廣場？我記得那地方好象是在……啊，少爺，難道你是想回那裡？！”　　車子停穩，車門打開，因為這是市中心最熱鬧的地方，所以上下車的人都很多，尤其是上車的人，雖然擴音器和售票員一直在叫着先下後上，可為了搶到座位，前門後門擠成了一團，不過因為那小小的混亂，甄少爺終於可以用正常的聲調說話了，他得意的笑着，道：“完全正確……，可惜親不到，不然真應該獎勵獎勵毛毛，呵呵，如何？少爺我是不是很聰明？那絕對是一個稱的上盲點的地方，別說冰恨天了，就是你們之前也絕對沒有……想……到……吧……”　　說到最後，甄英雄的語調變的異常彆扭，兩隻眼睛瞪的大大的，他以為是自己的眼神出了毛病，拿着手機的手竟然在微微的顫抖，是激動，是驚訝，更多的是顫慄，一身穿紅衣，拎着滿滿兩個袋子的女人出現在了甄英雄的目光中，儘管頭髮濕漉漉的略顯狼狽，但甄英雄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她，不光是容貌，還有那種該死的感覺。　　那種感覺只有兩個字，危險！　　是她！　　“少爺，怎麼了？”柳絮察覺到了甄英雄語氣上的變化。　　“哦，沒什麼，看到了一個熟人而已。”甄英雄微微歪身，肩膀靠窗，低下了頭，盡量把自己藏起來，不讓那女人注意到，對柳絮道：“毛毛，好好養傷，不要太辛苦，我掛了。”　　掛斷手機之後，甄英雄立刻將手機切換為靜音狀態，偷瞄了那個並無心找空座坐下的身材高挑的冷艷美女，甄英雄心裏苦笑不已。　　球球的，難道少爺和顏冰的思考方式真的這麼一樣嗎？莫非，常樂所以追查不到顏冰的蹤跡，是因為顏冰也想到了那個地方，並藏了進去？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天色較之剛才，更加的陰暗，因為這一站位於市中心的繁華商業地段，左右有兩條商業步行街，距離沃爾瑪購物廣場正門不足百米，附近還有兩個大型商場、一家頗有規模的國內連鎖超市和大小十幾家品牌服裝店，咖啡屋等，所以，外面雨下的雖大，但等車的人卻比往日更多，畢竟，這場雨才降下來不足一個小時，很多人是從商場里出來之後才曉得老天爺正在號啕大哭的。　　上車的人很多，冷清的車廂里立刻擁擠了起來，甄英雄旁邊擠過來一位肥胖的中年大嬸，懷裡抱着的大包小包不下十個，全部摟在懷裡，好象怕被別人擠了壓了似的，卻沒注意到她的袋子一直蹭着甄英雄的左臉蛋，不過也好，甄英雄剛好借來做掩護，如此一來，倒不怕被那女人一眼認出來了。　　那單手拎着個大袋子的女人就站在後門前，剛才上車的時候甄英雄身邊的座位明明是空着的，但那女人卻並沒有坐過來，甚至是連看都沒有多看一眼，一直站在擁擠的車門前，扶着門邊的扶手，由此不難判斷，她所以不找座位，是因為沒有必要，她很快就會下車。　　甄英雄更加確定心中那猜疑了，她要去的地方，果然和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是一樣……　　……　　公交車在市內的繁華地段，兩站間隔大約只有五百米左右，汽車行駛了不到三分鐘便再次進站了，車門打開，一陣冷風吹了進來，渾身潮濕的甄英雄忍不住打了個冷戰，但他的目光卻始終沒有離開那身材高挑的美女，果然，只乘了一站，她便下車了，不象在車站中皺眉頭的其他乘客，沒有帶傘的她對傾盆落下的冰冷大雨沒有絲毫的猶豫，雙手摟住那滿滿的大袋子，以圖裡面的東西不會被淋濕，她略躬着身子，踏着路面已經沒過腳跟的積水衝進了雨中。　　“等一等，不好意思，我要下車！”　　車子一震之後停了下來，在售票員不滿的目光中，甄英雄笨拙的從門口的人縫中擠了出去，他可不想被那女人注意到自己的尾行，雖然，甄英雄僅僅是想回到自己的家而已。　　大雨影響了視線，相距超過五米便很難分辨對方的樣貌，更何況下車的人中有不少像甄英雄一般將上衣蒙在頭上當傘用的人啊。　　路邊的排水口已經被積水蓋住了，可見這雨勢之大，在積水中奔跑的人們顯得腳步沉重，甄英雄跑的很快，非常快，已經接近了前面那穿紅衣服的長發女人，那女人沒有察覺到自己被人跟蹤了，或者說，她知道自己身後有人，卻沒有想到這個人會是甄英雄，在大雨中奔跑，鞋子中灌滿了雨水，甄英雄因為大腿受傷，肩膀晃動起伏落差很大，腳步略顯沉重的明顯破綻，被完美的掩飾了。　　熟悉的公路，熟悉的樓房，紅衣美女已經進入了一個小區，一個甄英雄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小區，這可是住了兩年之久的地方啊。　　甄少爺跟緊了那美女，在大腦飛速運轉着的同時，心裏也在苦笑，球球的，在關於‘究竟哪裡才是最安全的藏身地點’這個問題上，少爺果然和顏冰想到一起去了，不過現在看起來，正因為少爺和顏冰想到了一起，才讓這個原本最安全的地方，成了現在最危險的地方，究竟，要不要去見顏冰呢……在這個曾經兩次發生過肉體關係的地方。　　這裏，正是甄英雄居住的小區，甄英雄此刻才明白為什麼常樂無法找到顏冰的蹤跡，因為常樂絕對想不到，顏冰，竟然光明正大的搬進了他甄少爺在市中心的家！　　難怪剛才打電話的時候顏冰那麼小心翼翼，幾次提到‘鈴木優美和羅比’快回來了，甄英雄看着前面腳步急促的鈴木優美，心裏已經猜到了一個大概，顏冰為了和自己聯繫，找了個借口將鈴木優美和羅比支開了，而那個借口，就在鈴木優美的懷中，顏冰，應該是指派她去買東西了。　　甄英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運氣，機緣巧合之下，居然在公交車中遇到了鈴木優美，由此發現了顏冰的藏身之處。

# 第466章 鈴木與羅比

　　的確，在顏冰看來，現在的甄英雄應該是不敢離開漢宮的，因為只有在漢宮裡，他的安全才最有保障，而顏冰也知道，甄英雄肯定會派人監視自己，所以她在離開碼頭之前，就甩開了常樂，並偷偷溜進了甄英雄的這套房子。　　對不可能離開漢宮的甄英雄而言，他即便有再多的猜疑，也不會想到這個地方，誰會去懷疑自己的家呢？對於義字會來說，這是一個絕對的盲點。　　不過，甄英雄卻因為種種原因，並沒有老實的留在漢宮之中，去了醫院，並人不知鬼不覺的離開了那裡，徹底擺脫了冰恨天的監控。　　知道顏冰就在自己家裡，甄英雄的大腦運轉飛速，但心中卻出奇的冷靜，腳步越來越快，和鈴木優美始終保持着六七米的距離，過於接近的時候就會減慢幾步，時快時慢，才不會引起鈴木優美的懷疑，顏冰的那句“不要相信我”一直在他的腦海中回蕩，他有太多的問題想要問她。　　顏冰在打電話的時候顯然是同時支開了羅比與鈴木優美，鈴木優美此刻就在自己的視線範圍之內，顯然她和羅比是分行動的，不曉得羅比在什麼地方，甄英雄推測，羅比不會離開手無縛雞之力的顏冰太遠，畢竟，他是目前冰恨天中，除巧巧之外顏冰最信任的人。　　甄英雄跟蹤鈴木優美的目的只有一個，確定一下顏冰是不是真的藏在他的家中，其實顏冰在電話里已經透出了她和鈴木優美及羅比在一起，甄英雄心中早就有了肯定的答案，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甄英雄從來都是個小心謹慎的人，畢竟沒有親眼看到，並不能因此自己的主觀而排除其他的可能。　　也許，藏在這裏的另有其人也說不定呢。　　顏冰既然安排伊蓮娜守在醫院外面，為什麼沒可能安排殺手潛藏在自己家中呢？說起來，托尼和克拉拉並不在朗朗大酒店，他們也需要一個藏身的地方啊，也許，此刻藏在自己家中的，正是托尼和克拉拉也不無可能。　　甄英雄如此懷疑並非沒有道理，托尼和克拉拉有一個相同點，或者說，他們都有着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徵，那就是，他們都有着一張西方人的臉孔，如果他們真的像伊蓮娜一般躲在一個不會引人懷疑的地方指使着‘弟弟妹妹’的行動，那他們的行動範圍絕對會受到限制，因為，兩個外國人在這個地方的出入肯定會引起小區保安或者鄰居的注意。　　此時恰好是中午，鈴木優美抱着的大袋子里很可能是食物，甄英雄的另一種懷疑是，顏冰藏在另一個地方，她為了給甄英雄打電話而支開了鈴木優美，而那個借口就是，給藏在這個地方的殺手送吃的。　　甄英雄住在這裏的時候，為了掩飾自己的黑社會身份，為人非常的低調，與小區的居民，鄰居刻意保持着一點距離，給人留下的印象不是很深，但是在搬回漢宮之前的一段時間，他卻成了這個小區的‘名人’。　　這還要從甄英雄認了樂樂這個‘女兒’之後說起，三國雖然把樂樂帶回了漢宮，卻經常帶着樂樂來這裏串門，不久之後，小公主更是和甄英雄過上了‘同居生活’，直到蘇影從美國回來，小公主回去和母親同住了，甄英雄同居的對象又換成了愛利絲，蘭兒鳳兒作為愛利絲的‘監護人’也跟着住了進來，再後來，白果也時不時的跑過來蹭吃蹭喝蹭床睡，一心偶爾也會扮成特務過來視察，可以說，那一段時間，出入甄英雄家裡的女人太多了，多的讓人羡慕和嫉妒的同時，卻記不住那些女人的樣貌，就連一樓負責看門的保安也見怪不怪了，像鈴木優美這樣的美女來訪或者住進甄英雄的家，他們根本不會多想，只會感慨房主換女朋友的速度之頻繁，以及女朋友的美麗程度，併當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比較着，議論着。　　甄英雄對小區里有這種關於自己的不好的傳言不是不知道，所以才絲毫不會懷疑鈴木優美是要去她家裡。　　畢竟，從外表是無法看出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區別的。　　甄英雄想要確認的事情就是，在自己家裡躲着的人，是顏冰，還是托尼和克拉拉，如若是後者，毫無疑問，甄英雄會立刻將之幹掉，因為這一次，既不用顧慮原野，也不用擔心伊蓮娜的事情敗露，還可以除去這兩個窺視自己性命的心頭大患，何樂而不為呢？　　反之，若躲在家裡的人是顏冰……甄英雄望着鈴木優美的背影，嘴角得意而興奮的上揚了幾度，一個非常大膽，卻又極度誘惑的想法已經在他的腦海中旋轉滯留了很久了，而那個想法，則是甄英雄一直信奉着的一句話，燈塔之下，最黑暗。　　還有什麼地方，比這個看似危險，卻另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地方安全呢？　　當然，這需要兩個前提，一，家裡的人是顏冰而不是托尼和克拉拉，二，羅比此刻並不在顏冰的身邊。　　只有鈴木優美一個人，甄英雄有把握在她的眼皮底下溜進自己的房間，只要羅比不在，甄英雄對此有十二分的把握，一旦他成功溜進了自己的家，他有信心在同一個屋檐下藏上一天一夜也不會被他們發覺。　　“你怎麼才回來？”　　甄英雄心裏正胡亂的想象着各種可能呢，突然聽到前面傳來了一略帶不滿的冷淡聲音，那聲音讓甄英雄心裏猛的一顫，不過，從小生活在黑社會中的他早就學會了遇到突發事件時掩飾心中驚訝的那份淡定，身子躬的更低，強忍着疼痛，將左臂端的更高，用衣服和小臂做掩護，不讓已經走上門前台階，站在門口與那冷淡聲音主人交談的鈴木優美看清自己的面目，腳步絲毫沒有減慢，反加快了步伐，眼皮微抬，在接近的同時偷偷瞄了一眼那聲音的主人。　　表情冰冷，眉頭微皺，似乎對鈴木優美有幾分不滿，手裡拿着一把黑色的雨傘，好象要外出的樣子，眼睛卻盯着鈴木優美懷抱中的袋子，“不過買點東西，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羅比，是羅比！甄英雄心裏一喜，看來，躲在上面的人果然是顏冰！不過，這還不是最讓甄英雄感到興奮的原因，讓他如此欣喜，欣喜到與兩個頂尖殺手擦身而過也沒有感到恐懼的主要原因，是他看出了羅比要外出的樣子，甄英雄知道，雖然自己現在正在做着的事情是極度危險的，但只要過了這關，一切，都將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球球的，少爺要再一次的挾持顏冰！　　“哼，不熟悉環境真是抱歉。”鈴木優美嘴裏說著抱歉，但那語氣卻讓人感覺不到丁點歉意，“不知道夫人哪條神經不對，平時喜歡清淡東西，今天卻突然說要吃火鍋，好象故意要支開我是的，還有這該死的大雨也在和我做對……”　　沒有人喜歡被雨淋，尤其是留着長發的女人，由此判斷，鈴木優美出門的時候，天還沒有下雨。　　與鈴木優美不同，羅比的警惕性相當之高，他並沒有立刻答話，因為，他看到了跟在鈴木優美身後的甄英雄，雖然甄英雄沒有去看羅比，但依然可以感覺到他那如鷹一般犀利的眼睛正盯着自己。　　儘管心裏像提着十五桶水一般七上八下的，甄英雄表面卻異常鎮定，沒有絲毫的做作，他竟然毫無顧及的與鈴木優美擦身而過，就在羅比的眼前走過，當走到羅比身後的時候，立刻直起了腰，一邊甩頭髮一邊推開了玻璃門，走進了大廳，然後背對着羅比，不緊不慢的抖着濕透了的衣服，並甩着頭髮，身體不時誇張的顫一顫，好象很冷的樣子。　　羅比果然沒有多想，主要是因為甄英雄表演的太自然了，甄英雄的大膽行為打消了羅比還未燃起的疑心，甄英雄就像個不認識他們的普通居民，成功的從他們的眼皮子底下混了進去。　　鈴木優美見羅比盯着玻璃門裡面的甄英雄的背景，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一般，帶着點嘲弄的口吻，道：“我像是那種被跟蹤都毫無察覺的人嗎？放心吧，那個人應該不是甄英雄的人，我可不認為甄英雄能猜到我們藏在這裏……”　　“也許，他就是甄英雄呢？”羅比依然盯着甄英雄的背影，語氣凝重，但熟悉他的鈴木優美還是聽出了那分調侃的味道，羅比說這話並沒有幾分自信，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已經猜中了。

# 第467章 甄英雄回家

　　一門之隔的甄英雄是聽不到羅比和鈴木優美的交談的，但他可以感覺到羅比注視着他的目光，剛平靜一點的心又開始狂跳了，媽的，這王八蛋的疑心病還真重啊！　　甄英雄不敢立刻閃人，他怕那反而會讓羅比更加的懷疑，於是忍着肩膀的疼痛，一邊用濕衣服擦着頭髮，一邊慢吞吞向前走，給人一種‘雨已經淋不到了，所以不用着急了’的感覺，不過每跨出一步，甄英雄右腿的傷口都有種要崩裂的疼痛感覺，剛才為了跟上鈴木優美，走的太急了，傷口負擔太大，此刻甄英雄必須咬緊了牙關，不能被羅比從他的姿勢看出問題來。　　鈴木優美看到甄英雄那不緊不慢的模樣，用鼻子嗤了一聲，對羅比道：“背景是有些像，不過你是不是忘記了？甄英雄現在還在醫院里，再說，你不是親眼看到他捅了自己兩刀嗎？傷成那個樣子的人怎麼可能獨自行動呢？更不可能有膽子在你我眼皮底下還能保持那種冷靜吧？羅比，‘甄英雄’這三個字，已經讓你變的神經質了。”　　其實羅比也覺得甄英雄出現在這裡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受了傷的甄英雄是很難抬起手臂的，更不要說那麼正常的走路了，穿着衣服的甄英雄，無論身高還是體形都並非特別的突出，羅比又沒看到甄英雄現在齜牙咧嘴的正臉，正像鈴木說的那般，他真的是有些神經質了，因為，他知道這個地方對甄英雄和顏冰來說具有多麼特殊的意義。　　那是一種很討厭的感覺，雖然羅比覺得那並無可能，但從到了這裏之後，他的心情就沒有過半分的平靜，總覺得甄英雄可能會隨時出現似的，但他絕對不會把自己的這種夾雜了個人情緒與猜疑的不安告訴給鈴木優美知道。　　甄英雄是敵人，鈴木優美又何嘗不是呢？在羅比看來，所以對顏冰心存不軌的，都是他的敵人。　　“鈴木，你為什麼如此肯定的認為這裡是最安全的地方？”見甄英雄已經消失在了視線中，羅比這才回過頭來，冷冷的望着鈴木優美，道：“算上前天張永哲與李英豪的比賽，這已經是你第二次違背夫人，或者說是脅迫夫人做她不想做的事情了。”　　“是嗎？”鈴木優美嘴角生硬的向上勾了勾，笑的很不屑，“我是為了多製造一些殺掉甄英雄的機會而已，這也是為了夫人的願望不是嗎？再說，羅比，我提議讓張永哲利用比賽把甄英雄逼出來的時候，你不是沒有反對嗎？怎麼現在和我翻起舊帳來了？”　　羅比臉色微微一變，“那次我沒有反對，你把事情搞砸了，夫人已經非常不滿，這次你又擅自做主，讓夫人住進甄英雄的狗窩，如果甄英雄的人發現了這個地方，你覺得只憑我們兩個人，有能力保護着夫人逃掉嗎？我記得我已經警告過你，任何人置夫人安危於不顧，都別怪我不客氣。”　　“不客氣？你還要殺了我不成？”鈴木優美在羅比的威脅面前絲毫沒有怯懦，反咄咄逼人道：“羅比，你不要搞錯，這次我沒有強迫夫人，也並非先斬後奏，而是提出了一個被夫人採納的提議罷了，來這裏，不是置夫人的安危於不顧，恰恰相反，這裏才是我們在朗朗市最安全的地方，我並沒有感覺到夫人有任何的不滿，倒是你……”鈴木優美說到此處，很有氣氛的拉長了聲音，卻故意不再繼續說下去。　　羅比臉色又是一變，望着鈴木優美質疑的目光，一向冰冷沉着的他語氣中竟有幾許慌亂，“我？我怎麼了？！”　　“從我提議來這裏開始，你就變的怪怪的，先是反對不說，從到了這裏開始，你就神經兮兮的，看誰都像甄英雄似的，我倒想反問你一句，你為什麼那麼肯定甄英雄會發現這個地方呢？”鈴木優美望着羅比手中濕濕的傘，道：“還有，我出去買東西，你不在屋子里保護夫人，卻跑到樓下來守門口，羅比，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你如此小心謹慎啊……”　　羅比的城府極深，慌亂的表情一隱而過，乾咳了一聲，口吻強硬道：“這裏畢竟是甄英雄的狗窩，夫人身嬌肉貴，我是擔心萬一被甄英雄發現該怎麼辦！如此時期，小心謹慎是必須的，你想讓夫人二十年來的期望功虧一簣嗎？”　　同樣的出身，鈴木優美自然明白羅比的意思，這個單元只有這一個出入口，羅比守在下面，是怕萬一被甄英雄的人察覺到，可以在這裏將他們引開，為顏冰爭取撤離或者隱藏的時間，畢竟，甄英雄的房子在八樓，如果被人堵在了房間中，除非是長了翅膀，不然任他羅比多麼牛B，只憑他一人，照樣保護不了顏冰。　　羅比這麼說也不無道理，至少鈴木優美信他，羅比對顏冰的愚忠一直被世家殺手諷刺為性格變態，對於一個變態，鈴木還能說什麼呢？　　而事實上，顏冰支開鈴木優美的時候就已經料到神經質的羅比會下樓守門口了，上次同樣是在那個房間，甄英雄和畫兒聯手將羅比制昏，塞到箱子里被丟進了地下室，整整關了一夜，羅比可謂心有餘悸啊。　　顏冰沒有拒絕鈴木優美的提議而藏到了這個地方也讓羅比心裏有些敏感，他不希望看到那兩個人見面，不希望看到在甄英雄的面前總會失去那份從容淡定的顏冰，或者說，女神就應該是高高在上的，仰望而遙不可及的，永遠給人一種活在夢境中，幻想中的感覺，但在甄英雄的面前，顏冰不再是女神，而只是一個女人，羅比不想，甚至是恐懼看到顏冰的墮落。　　“夫人也認定甄英雄不會想到這個地方了，你緊張的是不是過了點？”鈴木優美抖了抖懷裡的袋子，道：“他家的冰箱里空無一物，連泡麵都沒有，你該不會認為那個受了重傷的傢伙會回家來自己做飯吃吧？呵呵，據說，他的那個警察女友也是個生活不能自理的傢伙，如果是帶着九鳳和醫生回來的話，豈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哪如留在漢宮啊？當然，前提是他得有命離開醫院，哈哈哈哈。”　　病號，傷者，無論個方面都需要特殊護理，這是鈴木優美認定甄英雄不會回到這裏的主要原因，根據他們的調查，甄英雄的女朋友白果小姐是一個家裡不生火的廚房白痴，怎麼可能照顧的好甄英雄呢。　　鈴木優美大概是過於樂觀了，認為甄英雄抓不到顏冰的尾巴，顏冰的報復就一定會成功，所以心情格外的好，羅比看在眼中非常不爽，忍不住潑了她一盆冷水，“鈴木，你笑起來的樣子，還是那麼難看。”　　儘管身上已經濕透，儘管肌膚冰涼的已經沒有了溫度，可鈴木優美瞬間板起的面孔還是讓人感覺到了羅比這盆涼水潑下來的驚人效果，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聽到這樣的話還可以無動於衷的，“你在和我找茬？”　　“你很幸運，因為我並沒有那個意思。”羅比向前走了兩步，將傘撐開，回頭對鈴木優美道：“夫人剛才打來電話，說不小心將茶壺碰到了地板上，摔壞了把手，你回來的正是時候，我要去買一套新的茶具，夫人的安全暫時交給你了。”　　“買茶具？”鈴木優美並沒有理睬羅比的揶揄，而是微微蹙眉，看着自己懷裡的大袋子，道：“為什麼沒有告訴我，我可以捎帶回來……”　　“你這種人怎麼可能了解夫人的品位？”羅比走下台階，頭也不回，語氣中頗有點自豪與陶醉的說道：“在這個世界上，最了解夫人的，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鈴木優美渾身一激靈，她已經不知道該如何評價羅比了，他對顏冰的忠誠完全沒有根據，或許，羅比天生就是一個性格扭曲的讓人噁心的傢伙吧。　　“品位？呸！”鈴木優美輕啐了一口，並不打算和羅比那神經質一般在樓下徘徊，轉身朝樓內走去，嘴裏兀自道：“沒人伺候連倒杯水都做不好，除了頭腦和報復心，她根本就一個一無是處的笨女人。”　　……　　“甄……甄英雄？！”　　顏冰猛的從沙发上站了起來，無可置信的望着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的男人，驚駭的捂住了小口，生怕驚叫聲驚動了剛剛進入浴室的鈴木優美。　　渾身濕透，貌似狼狽的甄英雄卻是沒有絲毫的驚訝或顫慄，隨手將門關好，打了個問候的手勢，上揚的嘴角是他標誌性的壞壞笑容，“呦……，好久不見……”

# 第468章 威脅赤裸裸

　　好久不見？好象距離最後一次見面還沒有超過二十四小時吧？如果不是因為甄英雄說話的時候刻意壓低了聲音，顏冰可能會以為是自己把他約過來的，這小子好象一點危機感都沒有，完全沒有意識到他身處在一個何等危險的環境中，還得意的朝自己晃悠手中的那把鑰匙呢。　　“你、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顏冰驚訝之餘，也有些恐懼，但是，她那和甄英雄類似的說話方式透露出了一個信息，她並不想讓甄英雄被鈴木優美髮現。　　甄英雄沒有回答，而是慢吞吞的脫了鞋子，提在手中，對顏冰微微一笑，徑自朝客廳走去，顏冰都懵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急忙繞過茶几，擋在甄英雄面前，“喂！你想自殺啊？！裏面有人……”　　甄英雄不理顏冰的拉扯，朝着自己的房間走去，“鈴木優美嗎？她應該在浴室吧，我又沒想去偷窺，只要不弄出大響動來，她怎麼可能會發現呢？”　　“恩？”　　顏冰聞言不禁一怔，用盡了力氣拉着甄英雄的右臂，卻毫無作用，穿着拖鞋，好象着腳的地方不是地板而是冰面一般，被甄英雄拖着滑行，她的腦子有些轉不過來了，就見甄英雄回過頭來，對着她邪邪的笑了笑，“你住在哪個房間？是我那間，還是另一間？”　　甄英雄的這個小窩雖然有三個房間，但其中一間被改造成了健身房，所以只有兩間可以住人。　　顏冰還處在甄英雄突然出現而帶來的驚愕中，沒有恢復正常的思考能力，下意識的反問道：“你要幹嗎？”　　甄英雄對着浴室呶了呶嘴，擺出一副很誇張的害怕表情，道：“難道你想讓我和鈴木優美友好……的打個招呼嗎？”‘友好’兩個字故意拉了長音，他想要強調什麼，顏冰哪裡有聽不出來的道理。　　顏冰的膽子從來都不是很大，她所以如此慌張，正是因為她害怕甄英雄被鈴木或者羅比發現，聽甄英雄這麼一說，更來氣了，“那你還不快走！”　　“走？為什麼？這裡是我家好不好，房產證上是我的名字。”甄英雄對顏冰笑的很曖昧，言辭頗為無賴，卻是不爭的事實。　　浴室淋浴的水聲就像是催命的樂曲一般，讓顏冰無法冷靜，她有太多的問題想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知道自己藏在這裏？與他通過電話還不到半個小時，那時候他應該在醫院里才對啊，就算他掛了電話就從醫院趕過來，時間也不夠用啊，還有，他為什麼知道鈴木優美在浴室裏面？為什麼他進門的時機掌握的如此恰倒好處，剛好是羅比不在，鈴木洗澡的時候？　　甄英雄能理解顏冰現在的心情，似乎威脅，但更多提醒意味的說道：“即便我現在離開，說不定下樓的時候也會碰到羅比，呵呵，以我現在的身體情況，恐怕連鈴木優美那個女人都對付不了，怎麼樣？我親自送上門來，你是抓住這個機會殺了我，還是把我藏到被你借用的房間里呢？”　　顏冰畢竟是個聰明人，甄英雄總是在強調這是這個地方的所有權是屬於他的，顏冰已經看穿了這小子的意圖，“你想藏在他們的眼皮底下？！”說完之後，好象反應過什麼來了，抱胸向後小退了半步，臉紅如血啊。　　如果甄英雄真的要藏在這裏，那最安全的地方莫過於顏冰居住的房間！　　“猜對一半。”甄英雄可不想讓顏冰歪曲理解自己的意圖，乾脆裝成沒看懂她的表情，四處打量着自己的房子，很隨意的說道：“其實我也是想試探你，看你是不是真的想殺我，對你來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甄英雄，你這個玩笑一點也不好笑！”顏冰被甄英雄那散漫的態度惹怒了，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外面正在下雨，天色很暗，窗帘拉着，可以聽到淅瀝的雨聲，偶爾會響起一個悶悶的雷，好象捂着屁股放了個悶屁一般，屋裡的氣氛就是這麼尷尬。　　看不到外面的雨景，大概是怕被人從外面察覺到屋裡住了人吧，客廳里的燈光被調到了最低亮度，好象是怕光線照透了窗帘映在玻璃上，不愧是世家一流的殺手，小心之中又沒有過分的拘束。　　“我沒開玩笑，那句話是怎麼說的來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守株待兔不是我的性格。”甄英雄被凍的渾身哆嗦，茶几上擺放的茶具對他充滿了誘惑，蹲在茶几前，想要倒杯茶喝，卻發現茶壺的把手沒有了，也沒多想，拿起桌上唯一的茶杯，將裏面的半杯紅茶一飲而盡，這才起身，望着顏冰，他的目光是認真而嚴肅的，“現在只要你大叫一聲，鈴木優美就會衝出來把我幹掉，我想知道你會不會那麼做。”　　瘋子！這人絕對是個瘋子！顏冰發現在甄英雄面前，她真的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你被雨淋傻了是嗎？！”　　甄英雄做作的打了個冷戰，笑道：“你還別說，我真的很冷，我小時候老媽說過，淋雨發燒會燒壞腦袋的，你摸摸，看我是不是真的發燒了？”　　甄英雄說罷，撩起額前的濕發，將腦門探了過去，剛才甄英雄拿起的是顏冰的茶杯，喝的是她剩下的茶水，顏冰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心裏竟有些慌慌的，她的目光一直徘徊在甄英雄的肩膀和大腿上，雖然沒有問出口，可傻瓜也看的出來她很在意甄英雄的傷勢，也許是甄英雄這個玩笑開的過於孩子氣了，反而激起了顏冰的母性本能，顏冰下意識的將手伸了出去，在碰觸到甄英雄腦門的一瞬間才回過神來，好象觸電一般的甩手彈開，向後退了半步，那冰冷的小臉紅了個透徹啊，“你耍我？！”　　甄英雄也沒想到顏冰真的會伸手過來，氣氛更曖昧了，見她惱羞成怒的模樣，甄英雄心裏竟有些甜美，不過他也知道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又瞥了一眼浴室，嘴裏說的大無畏，實際上他是真怕鈴木突然躥出來，收起無賴的表情，口吻也沉了下來，頗為霸道的說道：“我的死活全在你手中，沒有任何人知道我來這裏，你可以認為我是在威脅你，你只有兩個選擇，是把我藏起來，還是把鈴木喊出來，由你自己決定。”　　“你不要再鬧了好不好？”顏冰急道：“鈴木出來以後，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好不容易混進來，你覺得我會走嗎？不是你讓我藏到一個不會被人發現的地方的嗎？還有什麼地方比這裏更安全啊。”　　“你這是在胡鬧！”藏在這裏？那這两天豈不是要和他住在一個屋裡？顏冰怎麼可能會同意啊。　　“我很理智。”甄英雄道：“對我來說這個險冒的很值得，因為在這個關鍵的時期藏在這裏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利的，不是嗎？”　　這個關鍵的時期？顏冰一怔，這才猛然咂過味來，腦中閃過一道亮光，望着甄英雄那張看似玩味，卻暗藏堅毅的臉，她心中豁然明朗，“你……”　　“我怎樣？”甄英雄不等顏冰把話說出來，咄咄逼人，或者說是得寸進尺的用手輕托着顏冰的下巴，笑道：“浴室的水聲已經停了，鈴木優美馬上就要出來了，你沒有太多時間思考了哦，兩個選擇，一，殺了我，當然，我死了對你一點好處都沒有，黃泉路上太寂寞，我死之前肯定要告訴鈴木你和我的合作關係，二，不想我死，明知道我現在是在算計你，威脅你，你也要心甘情願的被我算計，受我威脅，呵呵，你怎麼選？”　　小人！十足的小人！無賴，流氓，他就是一個膽大包天，卑鄙無恥的臭流氓，死無賴！顏冰知道，甄英雄是在赤裸裸的要挾自己妥協，不妥協，就是同歸於盡的結局，甄英雄若死了，義字會十有八九會遷怒愛利絲，而不妥協……　　被甄英雄一提醒，顏冰才注意到，浴室里果然沒有了水聲，從見到甄英雄的那一刻開始她的心裏就沒有平靜過，無法正常的做出思考，現在就更不用說了，如果鈴木優美髮現甄英雄出現在這裏，一切都完蛋了。　　遇事一向從容的顏冰遇到甄英雄這個不要命的無賴當真是徹底的沒轍了，一咬牙，一跺腳，推着甄英雄朝着她的房間走去，“甄英雄，你是個混蛋！無賴！流氓！”

# 第469章 身子赤裸裸

　　“謝謝誇獎。”甄英雄回頭對顏冰得意一笑，“做混蛋需要勇氣，做無賴需要智慧，少爺我從來都是個有勇有謀的流氓。”　　人居然可以不要臉到如此程度……顏冰的肺都快被氣炸了，甄英雄果然是不折不扣的流氓啊。　　其實顏冰還是被甄英雄給算計了，假若她真的大叫一聲，把鈴木優美喊出來，甄少爺肯定二話不說，掉頭就跑，他甄少爺從來不打沒把握的仗，雖然自己身上有傷，但光着屁股的鈴木優美是不可能攔的住自己的……　　不過，表面看起來很淡定的甄少爺此刻倒也算是鬆了口氣，一直握着蝴蝶刀的左手，手心冰涼冰涼的，他可是從來沒有放鬆過警惕，如果鈴木優美真的突然從浴室里躥出來，甄英雄是不可能不反抗的，他，在賭，而且，賭贏了。　　顏冰果然住在甄英雄的房間中，當甄少爺踏進這個門口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再一次成功的挾持了顏冰，能讓顏冰束手無策的屈服，甄英雄的虛榮心着實膨脹了一番，顏冰那恐怖的表情在他看來簡直像勳章一般賞心悅目。　　“借穿了夫人的衣服，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顏冰還沒來得及將門拉上，就聽到了鈴木優美的說話，果然不是尋常之人，顏冰臉上的驚慌僅僅一閃而過，她並沒有跟着甄英雄進入房間，而是裝成剛走出房間的樣子，對甄英雄使了個眼色，示意他千萬要噤聲，然後很自然的將房門帶上了。　　“沒關係，你的衣服已經濕透了，總不能讓你在羅比面前只圍一條浴巾吧？”不愧是演技派，顏冰說話的聲音完全沒有經過調整就恢復到了平時的冷淡與平靜，甄英雄嘆服啊，這才把心咽回了肚子里。　　男人都是好色的，甄英雄從來不否認自己是一色狼，而美人出浴是每個男人意淫中都不乏缺的一副畫面，鈴木優美怎麼說也是個美女，甄少爺開始淫蕩幻想的同時也不禁納悶，為什麼鈴木要借顏冰的衣服穿呢？　　顏冰等人是一早從碼頭直接過來這裏的，可以攜帶的東西有限，顏冰的私人物品太多了點，不但有衣服，甚至有專用的茶具，想甩開義字會的監視，輕便本就是一個前提，照顧了顏冰而無法顧及自己是肯定的，鈴木優美沒有攜帶自己的行李，這一點甄英雄可以理解，但她為什麼一定要穿顏冰的衣服呢？　　甄英雄有些想不通了，家裡可是有很多自己的衣服的。　　想到衣服這個問題，甄英雄又是渾身一顫，將兩個手機从里兜套出來扔到床上，渾身濕透的他輕手輕腳，卻是極盡自己最快的速度脫了個光光，如果繼續穿着這身衣服，感冒是早晚的事情，與鈴木優美只有一門之隔，萬一打個噴嚏被她聽到，那就死定了，好在顏冰是住在自己的房間里啊，不愁沒有換穿的衣服。　　不能洗澡，總覺得身上粘粘的異常彆扭，渾身赤裸裸的甄英雄站在衣櫥的大鏡子前，望着鏡中的自己，因為受傷，最近一段時間很少鍛煉，好在身條沒有走型，臭屁的擺了個POSS，秀了秀自己的小弟弟，見它無精打採的，無聊的甄少爺還伸手撥了撥，挺了挺腰，讓精神起來的小弟弟跳起了舞，由此不難看出，成功的潛入讓他心情大好，但更讓他高興的是，顏冰果然沒有出賣他。　　羅比不在是一個機會，萬一顏冰真的出賣了他，他有把握在鈴木優美的手下逃生，不過現在看來，那種擔憂是多餘的。　　猶豫了小一會兒，甄英雄還是拿起蝴蝶刀，將肩膀和大腿的繃帶拆了下來，反正也被雨水淋濕了，這樣捂着反而對傷口不好，一切處理完畢，他拉開了衣櫥，可這一拉，卻讓得意洋洋的甄少爺傻了眼。　　原本塞的滿滿的柜子里，竟然空無一物！不，有東西，但那都是對甄英雄而言毫無用途的東西！那是……兩件薄薄的真絲睡衣弔帶裙以及……一大堆的胸罩和小內褲……　　靠！少爺的衣服都哪去了？！甄英雄用顫抖的右手抓起一條白色的小內褲，盯着，望着，一臉的不可思議，顏冰把整個柜子騰空出來，就為了裝她自己的內衣內褲？！球球的，難怪鈴木優美自己連換穿的衣服都沒帶呢，光是幫你這個有潔癖的女人搬內衣，就已經讓她倒不開手了！　　媽的，問題好象變的嚴峻了……甄英雄腦門見汗，把顏冰的小內褲展開在自己的雙腿間比了比，他像看傻子似的望着鏡中的自己，喃喃道：“難道少爺這两天都要光着屁股潛伏嗎？球球的……”　　……　　把濕衣服捲成一團塞到了床底下，甄英雄翻了半天也沒找到什麼可以遮體的東西，甚至是連條多餘的毛毯都沒有，由此可見，羅比那個‘保姆式’的保鏢早就幫顏冰清理過了房間。　　那個窮講究的臭女人！　　不得已，冷的要死的甄英雄爬到了床上，鑽進了被窩裡，給畫兒發著短信，了解着情況，他告訴畫兒自己不方便說話，要她和柳絮也通過發短信的方式和自己聯繫。　　顏冰似乎是怕引起鈴木優美的懷疑，雖然想把一肚子的火噴到甄英雄那張臭屁的臉上，卻不得不板着一張陰寒的小臉，乖乖的卧躺在客廳的沙发上，和往常沒什麼兩樣，無聊的按着遙控器，轉換着電視節目。　　不好好的看一個固定的節目，卻來回來去的換台，鈴木優美也不知道顏冰這習慣算是怎麼回事，不過平時的她本就是如此無聊，鈴木倒也沒有多想，剛洗過澡，有些慵懶的歪靠在另一張沙发上，眼睛卻一直盯着手中的手機，心下不禁有些疑慮，從早上倒現在，這手機只響過一次，難道，只有盯着東南巷那小組織的兩個殺手找到了動手的機會？其他人都在做什麼啊？　　事實上，顏冰和鈴木優美的心中在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顏冰也在奇怪，布置了將近三十幾組殺手，半天下來，卻只有一組得手，未免效率太低了，是因為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雨，還是因為……　　顏冰的眼睛不自覺的瞥了一眼甄英雄的房間門，就在這時，鈴木優美的手機突然響了，做賊心虛的顏冰被嚇了老大一跳，渾身一顫，差點從沙发上掉下來，幸好在這時候外面突然劃過一道閃電，響起一聲雷鳴，似乎天塌下來都能面不改色的顏冰竟是抱頭一聲尖叫，蜷在沙发上簌簌發抖，當真是狼狽，不過幸好這個響雷，倒沒有另鈴木優美多想，因為，她也被嚇了一跳，屋裡燈光昏暗，閃電好象直接劈到了屋裡一般，隔着窗帘都讓人覺得耀眼，加上那聲巨響，被嚇一跳只是人的正常反應而已，不過鈴木並沒有顏冰反應的那麼誇張罷了。　　“夫人，您沒事吧？”鈴木優美表面關心着顏冰，心裏卻笑話她膽子太小，除了聰明的頭腦，顏冰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確實白痴的緊，或者說，就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千金命，離開了侍侯她的巧巧，她生活都不能自理！怕打雷怕到如此程度，她也太嬌嫩了吧？　　鈴木優美又哪裡知道，生命一直受到威脅的顏冰每天生活在警惕與恐懼中，身邊的人除了巧巧和愛利絲，都有可能會背叛她，孤獨的她是敏感的，比世界上任何的人都要敏感，那是一種出於本能的對危險的敏感。　　顏冰也知道自己出了糗，心跳還未平復，也不知是被雷聲嚇的，還是因為藏了甄英雄而感到心虛，表面卻裝出鎮定，示意鈴木優美接通電話，心裏卻在猜疑這個電話要彙報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鈴木優美顯然也很緊張這個問題，接通電話之前還深深的吸了口氣。　　從鈴木時憂時喜的表情中，顏冰看不出任何東西，鈴木在接電話的過程中，都是用日語在交談，顏冰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心裏複雜而矛盾，她不想輸給甄英雄，卻隱隱希望甄英雄對自己的計劃已經有了戒備。　　顏冰不想輸，卻又希望甄英雄贏了自己，這種心情，太矛盾了，她覺得，自己已經累了。　　鈴木這個電話打了很長時間，直到羅比進門為止。　　當羅比將新買的茶具清洗好，併為顏冰重新泡上一壺紅茶之後，鈴木才將電話掛斷，這個電話，她講了足足二十分鐘，長長的吐了口氣，她的表情亦喜亦優，倒也難怪，潛伏殺手世家十幾年，她等待的就是顏冰對義字會復讎的今天，當然會比任何一個人都要緊張形勢的變化了。

# 第470章 你要做什麼

　　“什麼情況？”羅比為顏冰斟了一杯茶，雖然語氣是淡淡的，但企圖掩飾的緊張並不能瞞過兩個女人。　　鈴木優美笑的有些牽強，“在東南巷那邊得手之後，三口會這邊也得手了，死傷十餘人，其中應該包括幾個幹部，不過他們的警惕性很高，老大文東海用自己的女人擋子彈，算是保住了一條小命……”　　顏冰還是那副撲克臉，沒說話，品着熱茶，而羅比則一擰眉頭，“盯上三口會的是巴猜組的人吧？果然都是廢物，竟然發生槍戰了，沒有被活捉吧？”　　不愧為冷血人類，最關心的竟不是夥伴的安危，而是自身利益。　　“奧雷被當場擊斃，鬆口光在朱蒂和莫兒卡的掩護下成功逃脫。”鈴木優美道：“事情發生在四十分鐘之前，根據鬆口光彙報，甄英雄手下的七虎虎頭阿東和白虎堂堂主嚴路一，在二十分鐘之前已經帶着十幾個人趕到了酒店，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衝突的跡象。”　　羅比看了看顏冰的臉色，可惜無法觀察到任何的信息，他特別想知道，顏冰是不是真的想要報復義字會，道：“才二十分鐘而已，也許用不了多久雙方就會發生衝突吧，不過死了個廢物而已，暗殺還是成功了，鈴木，你的表情為什麼還是如此沉重？”　　鈴木優美那笑容帶着明顯的諷刺意味，輕蔑的瞥了羅比一眼，“你不覺得奇怪嗎？”　　“奇怪？”羅比疑惑道：“奇怪什麼？”　　顏冰突然放下茶杯，淡淡的說道：“今天一上午，得手的只有兩組，未免太少了，而且並沒有發生我們期待中的混亂……”　　羅比走到窗前，稍稍撩起窗帘，讓顏冰和鈴木優美看到外面的雨勢，笑道：“所有的組織都是今天一早回到酒店的，在海上漂了两天，人肯定很乏，如此天氣更會少有外出的可能，下手的機會並不多，真正的機會是傍晚到零點這段時間，現在不容易得手，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吧？”　　羅比的話不無道理，畢竟晚上才是這些人的活躍時間，但顏冰和鈴木優美還是感覺怪怪的，卻無法將那種怪怪的感覺把握清楚，鈴木道：“你說的沒錯，可是，我還是覺得哪裡不太對勁，我詳細的問過鬆口光，他在成功逃離之後，又藉著大雨掩護潛回了酒店附近觀察，他也覺得很奇怪，那個阿東出現的太快了，好象早就準備好了人手，直接趕了過來，看不出絲毫的慌亂，似乎早有預料……”　　顏冰又情不自禁的偷瞥了一眼房門，心裏猜度，莫非那小子真的看穿了自己的計劃？　　在羅比看來，除非是顏冰親口將她的計劃告訴給甄英雄知道，否則任甄英雄狡猾的像條狐狸，也不可能識破顏冰如此龐大的布局，當然，他知道顏冰與甄英雄之間有着一種合作關係，即，合力搞清楚鈴木優美背後的主謀者是誰。　　顏冰與甄英雄之間的合作關係，僅僅是在關於鈴木優美的問題上互通情報而已，與義字會和冰恨天之間的矛盾與鬥爭無關，若冰恨天干掉了義字會，鈴木優美為了取代顏冰，就一定會露出馬腳的，羅比對那一刻是無比的期待，他幻想着自己以一個騎士的身份站在顏冰的面前。　　在羅比眼中，顏冰是個永遠不會認輸的女人，所以他從未去懷疑過顏冰，而事實上也是如此，顏冰確實倔強的不肯認輸，即便是自己不想殺甄英雄，她也總能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搪塞甄少爺，寬慰她自己。　　“那個老虎頭早就準備好了？你想說什麼？甄英雄已經看穿了我們的手段？鈴木，我看你才是被甄英雄嚇的神經質了吧？”一連串的反問之後，羅比用揶揄的口吻道：“如果他看穿了夫人的這個局，林夕照和全興那邊為什麼沒有動靜？”　　這話雖然是對鈴木優美說的，卻讓顏冰心裏一動，這話就好象一大塊石頭丟進了平靜的水面，讓她的心裏盪起一大片漣漪，沒有動靜？現在想一想，真的是沒有動靜嗎？　　果然，就聽鈴木優美冷笑道：“全興現在還躺在醫院里呢，這動靜還小嗎？”　　全興在這個關鍵的節骨眼受傷住院，確實太過巧合了，只不過甄英雄的手法太過出人意料，尾巴擦的也非常乾淨，加上林夕照和全興，陸萬古，殷立志的眾口一詞，才另顏冰等人不得不將那件事情看做是一件意外。　　“林夕照不是說了嗎，那是車禍，是意外。”相比起女人對感覺的執着，身為男人的羅比更相信眼前的事實，顏冰和鈴木優美的多慮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甄英雄的過分讚美，羅比最不爽的就是甄英雄在顏冰心中的分量不斷遞增了，他心下有些上火，目光也變的犀利，對鈴木道：“你該不會認為甄英雄已經將全興和林夕照都控制住了吧？”　　鈴木優美想點頭，可她又覺得甄英雄沒有那麼大的能量，全興姑且不論，在如此短的時間里毫無聲響的就制伏了義字會五大堂口之一，朱雀堂的堂主林夕照，這怎麼可能啊？再說，林夕照能絲毫沒有反抗就歸附了甄英雄？　　顏冰也覺得不可能，但她更覺得甄英雄最擅長的就是把不可能化為可能，“因為黑市拳大賽的緣故，朗朗市正處在最敏感的時期，甄英雄即便發現了林夕照與我們的關係，想要動他，也不可能一點動靜都沒有的，再說，只要他在朗朗市，就從未擺脫過我們的監視不是嗎？”　　這話說的有些虧心，顏冰心裏罵著，你們這群笨蛋，現在就已經把甄英雄給看丟了，那混蛋小子居然藏到我的房間里去了，倒省的你們找的到他……　　“正如夫人說的，就算甄英雄真的對全興和林夕照有所懷疑，現在也不敢對他們動手，再說，夫人特別交代過全興等人，盡量不要外出，必須外出時，一定要將女兒帶在身邊，甄英雄那個怪胎若想要對全興他們動手，就必須把他們的女兒引開，真要發生那種事情，我們怎麼可能會察覺不到呢？你好象說過吧，那個老虎頭是和嚴路一一起去三口會落腳的酒店的，嚴路一和林夕照是什麼關係啊？如果甄英雄真的懷疑林夕照，怎麼可能對他的金蘭兄弟毫無忌憚呢？”羅比的話很有說服力，但顯然是中了甄英雄的障眼法，“那老虎頭的行為只能證明，甄英雄只是籌集了人手在防備我們而已，我估計，甄英雄去醫院，就是看心理病的，他一定是壓力太大了，哈哈哈哈――”　　真的是那樣嗎？顏冰可不敢苟同，如果甄英雄真的毫無對策，他又怎麼可能放心大膽的藏到自己眼皮底下來呢？　　顏冰心中有太多疑問想在甄英雄那裡尋求解答了，與鈴木優美交換了個眼神，兩人都能讀懂對方的心思――隨着時間流逝，會有一個好的或者不好的答案浮出水面的。　　如果是不好的答案……顏冰清楚的看到了鈴木優美眼中閃過的那道隱諱的殺機，後背一陣冰涼。　　……　　簡單的吃了幾口東西，好象沒有什麼胃口的顏冰就放下了筷子，說要回房間休憩一會，鈴木優美心中不免要抱怨，為了買這些火鍋素材自己被淋成了落湯雞，顏冰卻這麼拾抬舉……　　已經過去一個多小時了，三口會與義字會之間依然沒有爆發衝突，那種不詳和的氣氛愈加凝重，顏冰的反常倒也併為引起羅比和鈴木的懷疑，顏冰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所以會有這種不詳和的氣氛產生，與甄英雄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走到門前的時候，顏冰故意咳嗽了一聲，意在給裏面的甄英雄一個警示，然後才小心翼翼的推開門，心跳的很快，生怕看到甄英雄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裝大爺，萬一被羅比或鈴木看到就慘了，顏冰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那麼在意甄英雄。　　稍有些意外，甄英雄並沒有躺在床上，顏冰暗暗鬆了口氣，閃身進屋，關好房門，才一轉身，就看到了躲在門口的甄英雄，這一看不要緊，顏冰差點沒叫出聲來。　　“啊……嗚！”　　幸虧甄英雄手快，捂住了顏冰的嘴，壓着聲音，急道：“你叫什麼？”　　顏冰臉紅如血，推開甄英雄，退後兩步，一手擋在胸前，一手指着他的襠部，又羞又氣道：“你，你要做什麼？！甄英雄，你太讓人失望了！竟然想對我無禮！”

# 第471章 同居？！（一）

　　甄英雄低頭看了看圍在腰上的枕巾，厚顏無恥的撓頭笑道：“我這不是擋的挺好嘛，對你無禮？你想哪去了？”　　渾身上下，只圍了一條枕巾，顏冰素來很少接觸男人，除了甄英雄，她甚至沒有看到過別的全裸的男人，怎能不羞？她還以為甄英雄又要給她來個霸王硬上弓呢，“不是想對我無禮，你幹嗎把衣服脫了？！”　　不提倒也罷了，一提起來甄英雄就覺得委屈，鑽出被窩不過一小會兒而已，他嘴唇都凍的沒有血色了，“衣服？我穿來的衣服濕透了，原本放在柜子里的衣服不翼而飛……哼哼，我為什麼不穿衣服？應該是我才質問你才對吧？”　　一聽這個，顏冰才想起來，這房間里確實沒有甄英雄的衣服了，氣勢頓時餒了，頭微微一垂，明顯在躲避甄英雄的目光，略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你的衣服都被羅比收走了……”　　見顏冰氣勢弱了，甄英雄又來勁了，一挺腰，那枕巾盪起一角，隱私部位若隱若現，“收走？收到哪去了？”　　“啊……嗚！”顏冰好象看到了甄英雄的小弟弟，這次是自己捂住了口，沒呼出聲來，卻是看都不敢再看甄英雄一眼了，嗔道：“你能不能尊重我點？！我好歹是媽媽的姐妹！”　　“不就是沒穿衣服嗎，那有什麼，我還和我老媽一起洗過澡呢……咳，我是說上幼兒園的時候。”甄英雄檢查了一下枕巾，確認不會走光的同時沒忘了打屁道：“再說，咱倆誰沒看過誰啊？上次在這裏你還不是光明正大的偷看我和畫兒‘做愛做的事情’，現在裝的這麼純潔幹嗎？哦，對了，上次咱們做完那事兒之後，我在你的左胸脯上留了個愛的印記，不知道消失了沒有，呵呵……”　　從上次發生了‘梅開二度’的事情之後，顏冰每次見到甄英雄都心中尷尬，不過當時都有外人在場，兩人都能裝成沒發生過一般，現在只有他們二人對峙，厚臉皮的甄英雄這一提起來不要緊，顏冰那邊的反應可大了去了，羞，恨，對禁忌的排斥，對荒唐的慚愧，悔悟，讓顏冰再也裝不得鎮定，本來以為甄英雄可以和自己一樣，為了迴避上次那尷尬的事情裝做失憶的樣子，默契的不再提及也就是了，偏偏這個厚臉皮的臭流氓非但沒忘了那點破事兒，還怕自己忘了似的，說的那麼詳細，顏冰怎能不氣啊？因為左乳房乳頭下的那個紫紅色的吻痕，害的她洗澡的時候都不敢要巧巧幫她搓背，生怕被她看到，顏冰這火啊，既是氣的，又是羞的，甄英雄對自己簡直太不尊重了，明顯是調戲啊！　　怒目相瞪，顏冰還沒說話呢，就看甄英雄做作的一抱胸口，身體秀出的嬌柔的S型曲線，用娘娘腔的語調驚慌道：“你，你要做什麼？顏冰，你太讓人失望了，竟然想對我無禮！”　　顏冰一怔，那一句話髒話到了嘴邊沒說出去就被噎了回來，還差點咬到舌頭，氣的都岔了氣兒了，甄英雄居然把方才自己對他說的話又原封不動的還了回來，說的好象自己要強姦他似的！　　“甄英雄，你下流！”顏冰本想移開目光不去看他，可又總覺得一旦把目光移開，倒真的成了自己心虛，於是臊紅着一張無法冰冷起來的小臉，惡狠狠的瞪着甄英雄，但很快，那目光就被甄英雄肩膀上那觸目驚心的傷口牽住了，渾身一顫，顏冰似乎可以感覺到出現那傷口的一刻，甄英雄是多麼的疼痛。　　為了朋友，兩肋插刀，甄英雄看起來沒個正型，但他在這方面確實是個男人中的男人，顏冰永遠忘不了甄英雄把刀子扎進身體時，自己心裏的那種複雜的痛楚和震撼。　　顏冰發現自己在甄英雄面前，永遠是不能冷靜的，彷彿他的一舉一動都能撩動自己的心扉，也許，是因為這小子從來沒有過小動靜的緣故吧，甄英雄總能變着法的將自己氣的七暈八素，直到忘了自己是誰，直到不曉得用什麼言辭來反擊。　　顏冰的心亂了，以至於沒有對甄少爺肩膀上的傷口有所懷疑，蝴蝶刀與軍用匕首，刀刃的寬度相差將近一半，甄英雄肩膀的傷口比大腿上的傷口寬了一倍，如此明顯的破綻，顏冰竟忽視了，倒也難怪，女人對這種傷口本就恐懼，加上先入為主的認知，顏冰哪還有心思去比較啊？　　知道生氣，知道害羞，知道發脾氣，知道發泄情緒，如此有感情才能稱之為一個正常人，雖然甄英雄很喜歡挑逗顏冰，喜歡看她撕下那層冰冷麵具后的正常人的樣子，從中得到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滿足感，卻也覺得自己玩的太過了，即便和顏冰兩次發生了肉體關係，但她畢竟是老爹老媽的妹妹，自己這麼耍她，確實有些失禮，便收起那誇張並充滿了挑釁的表情，淡淡笑道：“我也不想這麼下流，那你去給我找一套衣服來。”　　“找……衣服？”顏冰剛提起來的氣勢又癟回去了，小心的問道：“你，你的？”　　“廢話，你的我穿的了嗎？”甄英雄無法理解顏冰表情中的那份為難是怎麼回事，兀自調侃她道：“當然，如果你不介意我的清涼形象，就算沒有衣服穿，我也沒什麼意見。”　　原本這隻是一句玩笑話，多少還有點擠兌顏冰的味道，卻不想顏冰的回答大出甄英雄的預料，只見這女人迴避過甄英雄齷齪的目光，眼神忽閃，小聲道：“那你就清涼着點吧，我不介意……”　　“什麼……唔……！”這次輪到顏冰捂甄英雄的嘴巴了。　　“你叫喚什麼？想被羅比他們發現啊？！”顏冰又急又氣，但依然不敢去看甄英雄的眼睛，與其說不敢，反不如說她是在心虛什麼。　　甄少爺眼睛瞪的大大的，如果不是因為他知道顏冰不會開玩笑，一準以為她說著玩呢，“我光着屁股你也不介意？！”　　顏冰的眼神還飄着呢，“你這不是圍着枕巾呢嗎？”言下之意，好似這條枕巾可以代替衣服一般，這女人的嘴巴倒也很刁，和甄英雄一般，用他自己的話堵他自己的嘴。　　“球球的，枕巾能當衣服嗎？”甄英雄冷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沒好氣道：“那你也圍條枕巾給我看看！”　　“甄英雄！你不要和我沒大沒小！”　　“切，除了年齡和奶子，我沒看出你還哪點比我大！”玩笑歸玩笑，真沒有衣服穿，甄英雄怎麼可能不在乎啊？見顏冰沒有給自己找衣服的意思，甄少爺急的有些口不擇言了。　　顏冰什麼時候被人這麼說過啊？氣的都有點蒙了，“你……”　　“我怎樣？”甄英雄看到顏冰的氣的發紫的臉，竟找到一點變態的快感，能讓冰山崩塌，那是何等的成就感啊，“對了，你是還有一樣東西比我大，你臉大，而且很厚！”　　氣的渾身哆嗦，罵街的時候又要壓着嗓子，顏冰絲毫沒有意識到現在情景是多麼的可笑，冰恨天的頭子與義字會的太子爺竟然在如此場合，用如此滑稽的方式吵架。　　“你敢罵我？！”　　“不是罵你，是表揚你，表揚你臉皮厚！”甄英雄下流的擺了兩個模特式的POSS，吊著眼角道：“剛才見我沒穿衣服，你挨那扮清純，我說要穿衣服了，你又存心不給我找去，幹嗎？是對我心存不軌，垂涎我的身體，還是想用衣服來威脅我？如果想威脅我，我告訴你，門兒都沒有，本少爺我十八歲的成人禮就是裸奔朱雀街！”　　對方是顏冰，甄英雄沒辦法不多疑，他當然知道顏冰肯定不是‘垂涎’他的身體，但他卻不能保證顏冰不是想用衣服，想利用人的羞恥心來要挾他，不管怎麼說，站在敵對的立場，甄英雄和顏冰的關係始終是敏感的，是相互猜疑的。　　顏冰已經被氣的快要內出血了，如果不是尚有一絲絲的理智守在靈台，她早就飆了，儘管肚子里好象炸藥鋪爆炸了一般，但她仍然強迫自己壓低着聲音說話，以至於聲線扭曲，表情猙獰，看到她這樣子，就不難理解周瑜為什麼會死了，原來，人真的是可以氣死的，既生瑜，何生亮啊，顏冰發現自己根本就說不過甄英雄。

# 第472章 同居？！（二）

　　十八歲裸奔朱雀街？顏冰哪知道甄英雄胡謅亂扯呢，甄英雄這人臉皮之厚讓人不可想象，她給當真了，“你不要臉！”　　“屁股都顧不過來了，我還顧臉？不要臉也是被你逼的。”甄英雄‘嗤’了一聲，對情緒激動卻無法宣洩的顏冰道：“又不是我想不要臉的，你給我拿套衣服來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嗎？”　　甄英雄認定顏冰是想用衣服威脅他，所以存心氣她，再次把話題扯了回來，本以為顏冰如此驕傲的人就憑那一口惡氣也會給他去拿套衣服回來，誰呈想，剛還氣的腦袋冒煙的顏冰一聽甄英雄這話，利馬又蔫兒了下來，好象被澆了一盆冷水般，氣焰全無，“那個……不是我不想拿，而是……而是……”　　扭捏，扭捏的不象顏冰，吞吞吐吐的，甄英雄終於覺察到顏冰的異樣了，嘲諷道：“怎麼？你該不會是想告訴我，你們把我的衣服全扔了吧？”　　“那倒沒有，就是……”　　看到顏冰的墨跡相，甄英雄的臉色越發難看了，他有種不祥的預感，“就是什麼？”　　顏冰迴避過甄英雄的目光，懦懦道：“鈴木料定你和義字會想不到這個地方，所以……把你的衣服全部裝進袋子，丟到地下室去了，事後再被義字會發現，讓你們知道我們曾經躲在這裏，也算是大大的羞辱了你們……”　　顏冰所謂的‘事後’，指的應該是黑市拳大賽結束之後，也許到了那時候，甄英雄已經沒有機會去感受那種羞辱了，但此刻，他卻深切的感覺到了，當然，他只感覺到了‘羞’，而太自信的顏冰才應該體味到了‘辱’，因為他甄少爺發現了這個地方，卻尷尬的光着屁股，而顏冰沒想到甄英雄會發現這個地方，被他一再的欺負。　　“什麼意思？你是說，這個房子里已經沒有我的衣服了？！”甄英雄可算知道顏冰為什麼心虛了，不，那並非心虛，而是羞赧，甄英雄沒有衣服穿，卻要和她共處一室，作為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嚴重自閉並討厭男人，性經驗接近於零的女人，她沒法不羞。　　“沒有了……”　　“靠，不可能！”甄英雄激動之後，稍微冷靜了點，道：“你不能去地下室給我找一套過來？”　　“不可能，因為羅比和鈴木不會讓我一個人走出房門的……”　　也對，這個女人的運動能力接近零，萬一被人發現了，連跑的機會都沒有，羅比肯定會跟在她身邊的，“那你去給我找條毯子總可以吧？我原來放在房間里的毯子你們總不可能也丟到地下室去了吧？”　　“如果羅比不介意的話，我想他很願意把毯子還給你。”顏冰難得的風趣在甄英雄看來是一種語言的反擊，“你知道的，現在的晚上是很涼的，而且，今天的天氣不太好，羅比再皮實，睡覺也需要蓋被子的。”　　甄英雄的臉拉的比驢還要長，“難道我家裡只有一條毯子嗎？”　　“有兩條，另一條在鈴木住的房間中，需要我把它要過來嗎？”顏冰這表情太有挑釁的味道了，“不過，她要是問我些什麼，我可不太好回答。”　　甄少爺是自家事，自家知，他一個住，哪需要太多多餘的被子毯子啊？更何況前不久才搬了一次家，愛利絲可是抱着被子住進了一心家裡啊。　　就好象甄英雄喜歡看顏冰生氣時的樣子一般，顏冰也十分欣賞甄英雄不爽的模樣，甄少爺怎麼會看不出來啊，這女人肯定是在幻想自己晚上被凍的簌簌發抖的可憐模樣，不禁笑了，這女人，在這些方面真是天真的可以，她根本就不懂，男人要是不要臉了，利馬天下無敵。　　顏冰還想再噎他兩句出出氣呢，就見甄英雄突然嘻嘻一笑，小步倒退到了床邊，顏冰猛然反應過什麼來了，小臉露出一絲驚慌，趕忙沖向甄英雄，卻還是慢了，甄少爺好象泥鰍一般，撩起被子滑進了被窩，顏冰這個氣啊，不敢弄出大動靜，她拉着被子的一角，壓聲喝道：“甄英雄，你這混蛋，給我滾下來！”　　“切，我的家，我的床，我憑什麼滾下去？”甄英雄蜷在被窩裡，抓着被角，和顏冰較着勁，得意道：“想讓我挨凍？門都沒有，要裸睡地板也得你睡，少爺今兒賴床上不起來了，午覺晚上覺我連着睡！”　　“你想不起來就不起來？！”顏冰被氣的臉色發青，嘴角掛着一抹狠笑，雙手抓住甄英雄腳下的被子，冷聲道：“要我睡地板？好啊，被子給我！”說罷，運足了氣力就要扯被子。　　“你可要想好。”雖然顏冰肯定沒有自己力氣大，但自己卻只有一條胳膊能用力，甄英雄對着門口擠咕擠咕眼，威脅道：“你用力的時候我若突然撒手，摔你一大跟頭驚動了外面的傢伙，咱倆得一起完蛋，我這個德行出現在你房間里，你猜鈴木優美會不會相信咱倆之間沒點什麼？”　　“我和你之間能有什麼？！”顏冰羞憤交加，卻真被甄英雄這流氓給嚇住了。　　“孤男寡女同處一室，你紅杏出牆，我外遇人妻，你說咱倆是什麼關係？”甄英雄笑道：“當然是見不得人的關係啦！”　　一句話被他給唬住，看到他眼睛中的得意與嘴角自信的邪笑，顏冰才反應過來，讓甄英雄進入這個房間的同時，自己就再也沒有和他談條件的資格了，他巧妙的利用了自己和他之間的曖昧關係，因為他知道，自己絕對不能讓鈴木優美察覺到兩人之間的關係，而正是因為忌憚如此，他躲在這個房間中，能輕易了解到冰恨天一切的行動。　　說的多曖昧啊，見不得人的關係……的確，自己與甄英雄之間的任何一種關係都是見不得人的，甄英雄這是在威脅自己啊，顏冰臉色一沉，表情幾度變換，被算計的受辱感覺讓她的臉和外面的天空有的一比，唯一的差別就在於，天哭了，顏冰沒哭，“甄英雄，你陰我？！”　　“陰你？這話怎麼講？”甄英雄完全是一派無賴的架勢。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離開醫院的，但我現在可以肯定，鈴木優美被你跟蹤了，並且，你十分確定羅比不在樓上，所以才大着膽子尾隨鈴木上樓來，對不對？”顏冰終於徹底的恢復了冷靜，恨恨道：“你身邊那麼多女人，所以你非常肯定，鈴木被雨淋的渾身濕透，回來之後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去洗澡，何況鈴木是長發，因此你對這個常識可謂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但你跟到門外之後卻並不着急進來，而是等了一段時間……”　　“哦？”甄英雄明擺着裝糊塗，“你怎麼知道我在門外等了一段時間呢？”　　“你要先確定自己濕透的衣服不會滴水，以免進來之後在地板上留下痕迹，然後，還要確認一下，屋裡除了我和鈴木，是不是還有其他人，不過我想，今天早上你的人一定跟蹤了冰恨天的車，所以你的確認僅僅是一種出於本能的小心，你十分清楚屋裡不會再有其他人了，但那都不是你故意遲些進來的最主要目的。”顏冰聲音驟沉，盯着甄英雄的眼睛精芒閃現，銳利，而略帶敵意，“你最主要的目的是‘等’，等一個時機，你在鈴木優美進入浴室有段時間之後才進來，就是為了讓我慌張無措，沒有時間做出正確的思考，然後用言語不斷撩亂我的思緒，加上鈴木優美快要洗好出來，逼我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抉擇，那就是把你‘請’進了這個房間！甄英雄，我又被你算計了，你的目的，恐怕不是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而是，再一次的挾持我，對吧？”　　甄英雄還未說話，放在枕頭邊的顏冰給他的那個設置成為靜音的手機，屏幕突然亮了，是一條用畫兒的手機發來的短信，甄英雄和顏冰對望一眼，兩人都看到對方眼中的警惕一閃即隱，甄英雄倒是鎮定，慢慢坐了起來，右手翻看着短信的同時，卻繼續裝孫子道：“挾持你？你這麼說話未免冤枉我了吧？你哪點像是被挾持的樣子，我看被挾持的是我才對，沒有衣服穿，我連房間都出不去了……”　　這電話肯定有問題！顏冰看着甄英雄那副顧做淡定的模樣，這個憋火啊，你小子裝給誰看呢？

# 第473章 同居？！（三）

　　“你的目的就是混進這個房間，讓我不得不包庇你，與此同時，你還能一清二楚的觀察我，了解冰恨天的所有動向，難道不是嗎？狡猾的東西，如果我當時能稍微冷靜一點的話，就應該裝做被你襲擊，大叫一聲，把鈴木優美喊出來，那樣一來鈴木反倒不會懷疑我和你之間有什麼關係了，而且就算鈴木衝出來，也是赤裸着身體，手邊更不可能有武器，你沒有理由逃不掉，甄英雄，你所以挑選時機進來，就是怕我想到那一點吧？哼哼，隨你承認否認，我反正已經中了你的圈套，現在我就算大叫‘甄英雄來了’也是徒勞無用，你剛好用‘同處一室’這個把柄來要挾我，我現在根本沒有了選擇權，還不算被你挾持嗎？”顏冰盯着甄英雄的手機，道：“一旦躲進這個屋子，你想離開只有一個機會，那就是在後天凌晨，等我們離開之後，你再大大方方的走出去，而這两天的時間里，冰恨天的一切對你來說都是透明的，想不到我顏冰可以將諾森家族玩弄於股掌二十年，可才到朗朗市不足一個月，就被你陰了兩次，甄英雄，你把自己的自由也限制死了，想必是早就看穿了我的布局，在外面做好了足夠的準備吧？這個電話，應該是你的手下向你彙報的最新情況，對嗎？”　　甄英雄還不至於看不出顏冰是在試探自己，大拇指跳動，飛快的回了一條短信，把手機塞到了枕頭底下，嘿嘿一笑，避重就輕道：“你說對了一部分，也許，是一大部分吧，不過你說我離開這裏的辦法只有一個，我卻不認同，顏冰，你知道嗎？我老姐過去經常來這裏串門，但她每次來都不是從門口進來的，也就是說，我想離開這裏，並非一定要經過羅比和鈴木優美的眼皮底下。”　　顏冰剛想問他還有什麼離開的辦法，就見甄英雄低頭看着自己的胸口，嘆了口氣，道：“不過現在外面下大雨，我又沒有衣服穿，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啊，對了，你沒有辦法給我拿到衣服，繃帶總能拿到吧？客廳電視櫃左手第二個抽屜里就有，還有酒精和棉球，我這傷口怎麼也得處理一下，沒有更好的條件，湊合點就湊合點了吧……”　　“少得寸進尺了你！”顏冰罵過之後，看到甄英雄肩膀的傷口，表情中閃過幾許內疚。　　甄英雄的眼睛多毒了，怎能看不出顏冰心裏不是滋味啊，同時，他也想到了受傷的李英豪，臉色不由得陰下了幾分，“說起來，我這傷也是拜你所賜啊……”　　顏冰並沒多想，下意識的反駁道：“關我什麼事，那是你自找的！”　　話一出口，看到甄英雄那愕然一窒繼而苦笑的臉，顏冰心裏慌了，自己這話說的似乎太重了，不過顏冰是何許人，豈能承認自己錯了啊，頭一轉，雖然頑固，但聲音卻虛了不少，“是你自己要強出頭的。”　　“對啊，我確實是自找的。”甄英雄也不去看顏冰，而是望着窗外，眼中的惆悵讓顏冰心裏好象被什麼東西刺到了似的，“比起李英豪來，我這點傷算什麼啊……”　　那惆悵的眼神是一種不滿的壓抑，一種無奈與埋怨，雖然他嘴裏沒有直接說出來，但他顯然是對自己有所質疑，顏冰覺得委屈，心裏突然有種難以描述的酸楚疼痛，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如此在意甄英雄的眼光，更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無法承受他的質疑，恨恨的，瞪着甄英雄，沉着聲音，道：“甄英雄，你還是認為李英豪受傷是我策劃的，是嗎？”　　甄英雄搖了搖頭，嘆息一聲，笑道：“已經發生並過去的事情，還提它幹嗎？再說，你想殺我也並沒有違反我們先前的約定……”　　“我沒想殺你！”顏冰喝斷甄英雄的話，見他望過來，顏冰臉兒一紅，微微側目，語氣也軟了幾分，“我是說，在船上的時候我沒想過殺你。”　　看到顏冰那略帶羞臊的表情，甄英雄心裏一動，這冰冷的女人隨便露出一個表情都是那麼的迷人啊，不過讓他心跳的卻不是顏冰的雌性魅力，而是她的話，單獨相處的情況下，他覺得顏冰不像是在撒謊，因為，她沒有必要，也不屑去撒這樣一個謊言。　　“你的意思是……”　　“那是鈴木優美的提議，她並不象表面那樣信任我，畢竟在羅伯特被殺的那天晚上我被你綁架過，那一夜都……都和你在一起，雖然事後我騙過了他們，但……”顏冰想到欺騙鈴木優美的那個自毀形象的難堪借口，臉頰更紅了，“鈴木優美有她自己的目的，她僅僅是在利用我，所以，不會完全依賴於我，更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相信我，張永哲和李英豪的比賽她覺得可以利用，所以才有了那個提議，我不是沒有反對過，但，你應該知道，我的反對態度是無法太強硬的，尤其是……”　　說到這裏，顏冰用很奇怪的眼神瞥向了甄英雄，然後又迅速移開，聲音更小了，“羅比好象知道我真的被你給……他好象知道我說的並不是謊話，所以當鈴木優美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他並沒有站在我這一邊，估計，是想看看我的反應吧……”　　聲音已經小的犹如蚊鳴，顏冰感覺臉皮都快燒的融化了，她開始問自己，為什麼要和甄英雄解釋這種事情啊？　　彷彿所有堵塞的血管都再次流動，身體中涌動着暢快的感覺，心理的陰霾一下子消失無蹤了，甄英雄心裏的沉重被難以言明的暢快和欣喜取代，“真的不是你的主意？”　　如果是顏冰傷害了李英豪，甄英雄斷然不會原諒傷害了自己朋友的人，所以，他雖然表面對顏冰和顏悅色，但一直對其心存芥蒂，並掩藏了那份質疑的警惕，混進這個房間，也是因為他下定了決心，不再對顏冰手下留情，雖然不會殺死她，但甄英雄卻已經決定不再顧慮她的感受，真正意義上的把她挾持一輩子，但此刻，顏冰的話透露出了她以往從未表現出來的感情，她並沒有想過要致自己於死地啊。　　“不是我的主意……但你不要誤會，我只是覺得那種手段還不足以難住你，而結果也證實，你確實沒有讓我們得逞……”顏冰的眼睛又一次掃過甄英雄肩膀上的傷口，彷彿這個房間氧氣稀薄的開始另人窒息，連正常的呼吸都成了一種困難，顏冰也說不清自己這到底是怎麼了，說出來的話頗有些畫蛇添足，越描越黑的嫌疑，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試圖遮掩什麼，心裏怪怪的。　　甄英雄也是一樣，顏冰的話讓他很暖很受用，卻不知道為什麼而暖，為什麼而受用，是因為自己有了一個原諒顏冰的理由，還是因為……她那羞赧而慌張的女人表現，讓自己的戀母情節再度發作？！禁忌的感覺讓甄英雄的心臟猛然一陣膨脹收縮，球球的，少爺我不會是真的對這個女人……　　當知道對手是一個叫做顏冰的女人的時候，甄英雄就有一種要征服她的慾望，甄少爺已經察覺到了，在與顏冰的不斷交鋒中，在發生了那種尷尬的意外之後，征服她的慾望，似乎已經開始變質，想要征服她的慾望沒有變，變的，是那種慾望的方向，或者說，是想要征服她更多，也許，這本身就是一種慾望吧，人就是這麼貪婪的生物，慾望總是在不斷的放大，放大。　　顏冰感覺到了甄英雄那種對長輩而言毫無尊重的視線，好象非常羞怯的轉過身，“那個……我去拿繃帶……”　　“哦。”甄英雄應了一聲，好象還拱了拱身子。　　顏冰長長的吐了口氣，向前邁出了一步，兩步……突然！這女人嘴角露出一絲邪笑，猛然轉身跨了回來，雙手抓住被角就要扯被子，“你給我滾下來……吧……”　　本是一臉得意的顏冰那囂張的聲音突然小了，兩眼瞪的大大的，雙手不但沒有發力，還逐漸的卸了力道，並不是因為她力氣小，搶不過來這被子，事實上，甄英雄根本沒有和她比較力氣的意思，甚至沒有拉扯被子，而是顏冰沒有勇氣把被子從他身上拽過來，斗轉星移，她的邪笑消失了，好象是被甄英雄偷走了一般，顏冰俏臉上的肌肉好象被冰鎮了一般，帶着一層寒霜，“甄英雄，你無恥……”

# 第474章 同居？！（四）

　　“這句話你今天說了很多遍了，我是無恥，但你比我強多少啊？突然襲擊，想搶我的被子？哦呵呵……你以為給我露一個‘羞羞’的表情就能麻痹我啊？太天真了你……！”甄英雄晃着右手中的枕巾，笑的那個淫蕩啊，“扯啊，只要你一扯，不但被子是你的，少爺我都是你的了，哼哼，你不是喜歡說我沒大沒小嗎？本少爺身上除了這一條被子，光溜溜的啥也沒穿，你要是想耍流氓看我光屁股，就儘管把被子扯了。”　　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甄英雄居然早有戒備，可見這小子對自己一直沒有放鬆過警惕啊，顏冰氣的險些咬碎一口小銀牙，“你才耍流氓呢！”　　“切，先騙人可是你啊。”甄英雄把枕巾一丟，雙手抱在腦後，悠悠然的靠在床頭，笑道：“給我去拿繃帶？我隨口說出來試探你，你還真上鈎啊？羅比和鈴木優美都挨客廳呢，你怎麼在他們眼皮底下把繃帶拿來啊？”　　顏冰這個窩囊啊，沒想到甄英雄連這種小事都下套，擺明了故意耍自己，讓自己出醜啊，從來沒有被人牽着鼻子走過，顏冰有種被戲耍的羞辱感，這感覺似曾相識，被人當成孩子一般戲弄，好象還是小時候的事情，在羞憤之餘，顏冰另有頗多感觸，卻並不是那麼排斥這種感覺，這種感覺帶來的感慨和回憶，竟讓她的鼻子酸酸的，想要說話，卻因為喉頭的哽咽，不敢開口。　　已經好久，好久沒有人像甄英雄這樣和她說話了。　　甄英雄可以了解，高高在上本就是一種孤獨，在諾森家族的二十年，沒有人敢開她顏冰的玩笑，那真的是一種悲哀啊，見她此刻的表情，甄英雄大膽的目光做作的表現出一種欣賞與驚訝，“哇，顏冰，你不會這麼孩子氣吧，眼圈居然都紅了！”　　“你眼圈才紅呢！我是氣的眼睛紅！”顏冰趕快轉過身子，這次真的是朝門口走去，因為她需要離開甄英雄，好好的冷靜一下，在甄英雄面前，她總會迷失了自己，“甄英雄，你別得意，我會讓你主動從床上爬下來的。”　　“噢……，是嗎？我很期待。”甄英雄就是喜歡挑釁顏冰。　　顏冰冷哼一聲，瞥了甄英雄一眼，徑自開門離去，從她開門的小心動作不難看出，她雖氣，卻還有理智。　　“怎麼了夫人？”　　羅比見顏冰這麼快就從房間里出來了，以為她無法安心的休息，一臉關心的湊了上來。　　在羅比面前，顏冰的表情偽裝起來可謂輕鬆容易，坐到沙发上，淡淡道：“心裏有些不塌實，我總覺得甄英雄的行為太過古怪，他已經在醫院里滯留了很長時間了吧？羅比，聯繫一下西蒙娜，確認一下甄英雄的情況。”　　顏冰當然知道甄英雄早就不在醫院里了，不過她同樣給甄英雄通風報信了，所以她要羅比聯繫伊蓮娜，倒並不是出於對伊蓮娜的懷疑，而是她想知道，甄英雄去醫院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究竟在打什麼主意，因為她很清楚，甄英雄是不會主動把這些事情告訴自己的。　　羅比似乎看透了顏冰的心思，笑道：“夫人先前不是推測說，他可能會去醫院治傷嗎？既然是治傷，肯定要耽誤時間的。”　　“他去醫院僅僅是我的一種感覺，一種猜測，但我並不覺得目前這種形勢下，他能在醫院呆的這麼塌實。”顏冰現在有意通過這樣一種方式要羅比等人察覺到甄英雄已經不在醫院了。　　“甄英雄去醫院，也許是打着治療傷勢的幌子去看那個叫柳絮的女人了吧？他天生就是一色痞子，如果不是擔心那個臭女人，也不會突然加強醫院的保安工作了。”羅比特別的強調了‘色痞子’三個字，好象是故意說給顏冰聽的，而提到柳絮的時候，眼睛中則明顯爆射出一陣怒芒，看的出來，對於保護甄英雄的人，他都十分厭惡，也許是不想讓顏冰看到自己如此不紳士的一面，他趕快收起了猙獰的表情，換上一副他自以為可以起到寬慰顏冰作用的微笑，道：“夫人也不必想那麼多，至少現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甄英雄還在醫院里。”　　“恩？還在醫院里……咳，你為什麼肯定他還在醫院里，要知道，那個小子可是非常狡猾的。”甄英雄明明就在自己的房間里啊！羅比的話讓顏冰太驚訝了，以至於她的反應險些暴露了自己的心虛，好在這女人對情緒的控制力非同一般，很快掩飾了過去，“說不定他早就看穿有人在醫院外面監視他，所以用金蟬脫殼之計牽住了他們，自己卻趁機擺脫了我們的監視。”　　顏冰這話雖然貌似推斷，其實她心裏正是這麼認為並肯定的，把這話說出來，一來是她不服氣，沒有放棄自己的報復計劃，二來，也是讓羅比在確認甄英雄早就離開醫院之後不會懷疑到那個小子藏到了她顏冰的房間中，顏冰也解釋不清，自己如此做，到底是想繼續報復甄英雄還是想保護他了。　　“剛才我已經和西蒙娜那女人聯繫過了。”羅比一派鎮定與從容，但也無法掩飾眼中那一抹憤恨與怒氣，“那女人本想利用這場大雨要手下混進醫院對甄英雄下手的，可是醫院的戒備太嚴密了，每個樓層都有四五個穿黑西服的義字會成員，住院部的保護更森嚴，顯然只因為甄英雄的到來而提升了警備力量，西蒙娜那個沒用的東西完全找不到下手的機會，不過，她已經讓手下將整座醫院監視了起來，只要甄英雄離開，她就肯定可以發現。”　　發現誰啊？那小子早溜了！顏冰總覺得甄英雄一早就知道醫院外面有人監視，只不過是和自己裝糊塗罷了。　　伊蓮娜終歸是個聰明的女人，她早就知道甄英雄不在醫院里了，卻在大雨降下之後對手下下達了那種命令，甄英雄在離開之前就加強了對醫院的戒備，那些殺手當然找不到半點可趁之機，於是，伊蓮娜做出了讓這些人更加嚴密的監視醫院的決定，其實，這完全是在配合甄英雄的金蟬脫殼，讓所有人都認為甄英雄還在醫院里，即便事後敗露，也不會有人懷疑她才是內鬼，伊蓮娜是在幫助甄英雄牽引冰恨天的視線。　　羅比所以不爽，就是受不了伊蓮娜說話的冷腔冷調，好象全世界的人都欠她什麼似的。　　“是嗎？恩，那就好……那就好……”顏冰可算知道什麼叫做‘啞巴吃黃蓮’了，她總不能告訴羅比說甄英雄就在自己房間里吧？　　羅比看到顏冰那恍惚的樣子，有些迷惑，“夫人，您怎麼了？好象精神不太好啊……”　　“沒什麼，昨天睡的不太好，現在又睡不着，有些累而已。”顏冰倒是夠鎮定的，心驚而面不改色，左右看看，突然發現鈴木優美不見了，“鈴木呢？”　　羅比給顏冰換了一杯熱茶，回答道：“出去了，說是去辦些事情。”　　“出去了？”顏冰不解，“去哪裡，辦什麼事情了？我怎麼不知道？”　　羅比好象對鈴木優美去做什麼並不是很上心，大概是獨來獨往習慣了，除了顏冰，他對任何人的事情都不會過分的關心吧，“她說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好象是去托尼和克拉拉那裡了吧，伊蓮娜負責看守醫院，鈴木擔心他們的人手是否夠用，畢竟，這次來朗朗市比較急，托尼和克拉拉的小組本就沒有集齊人手。”　　一聲悶雷響過，顏冰起身走到窗前，撩起窗帘望着外面陰暗的天空，看着那傾盆大雨澆灑在冷清的街道上，心中竟有些不安，回過頭來，臉上已多了一層冰霜，“為什麼沒有和我請示就擅自離開？”　　羅比這人絕對有受虐傾向，見顏冰好象很生氣，似乎很享受她用這種不滿的口氣質問自己一般，亦或者，冷艷起來的顏冰所產生的那種遙不可及的距離感，讓她看起來是那樣的高貴，那種凌駕於人的高傲才更接近於他心目中的女神形象吧，羅比站起身來，恭敬的彎下了腰，道：“當時夫人才回到房間，我們怕打擾到您休息，所以才……”　　“好了，不用說了，我知道了。”顏冰打斷了羅比的話，冷淡的表情沒有显示出任何的信息，顏冰走回來，再次坐到沙发上，端起那杯紅茶，小抿了一口，心中卻暗暗分析着那種突然而來的不安感覺。

# 第475章 同居？！（五）

　　鈴木優美最近的行為已經開始流露出對自己的一種不信任，或者說從她的所作所為中，已經可以清晰的嗅到她企圖利用自己的氣息了，不顧自己的反對，要張永哲通過嗑藥重挫李英豪，企圖製造出一場針對義字會的混亂，為之後在船上動手暗殺甄英雄製造條件，自己今天會來甄英雄這個小窩藏身，也是因為她的建議，她已經不太重視自己的‘權威’了，也許卧底殺手世家十幾年終於等到了如此機會，持續的等待熬光了她的耐性，興奮的有些過頭的她有了從傀儡轉向傀儡師的野心膨脹的跡象。　　來這裏藏身是她的提議，但她卻在未和自己請示的情況下私自離開，這種行為到底該如何作解？難道，僅僅是她開始不尊重自己的一種體現嗎？顏冰心中的不安，正是緣於這一點，或許，要自己藏身在地方，鈴木優美還有某些她自己的打算吧，譬如，她現在究竟去做什麼了……　　……　　“這麼快就想我了？”　　“我想你死！”　　這回心裏有準備了，顏冰並沒有被躲在門后的甄英雄的嚇到，甄英雄還是只圍了那一條可憐的枕巾，顏冰以為機會難得，趕緊兩步跑到床邊，很難想象這個總給人一種慢節奏感覺的女人會有如此敏捷的動作，好似一隻小白兔看到了鮮嫩了胡蘿蔔，縱身一躍，卻是輕飄飄的落在了床上，看來平時做運動不光是為了保持體形啊，說她的運動能力為零，確實有點貶低人了。　　坐到床上，顏冰頗有點小得意，望着甄英雄，笑道：“甄英雄，你不是不肯從床上下來嗎？”　　“我有那麼說過嗎？”甄英雄絲毫不急，慢吞吞的走了過來，好象並不介意顏冰‘搶床’的行為一般。　　顏冰以為甄英雄想搶她的被子，本就坐在屁股底下不說，還雙手抓緊，一臉的敵對意識，好象甄英雄是強盜似的，“你休想和我搶……”　　“搶什麼？”甄英雄沒等顏冰說完，就一屁股坐在了床邊，看到顏冰那愕然的表情，他笑道：“你該不會天真的以為這張床只能睡一個人吧？亦或者，你覺得你躺在上邊我就不好意思爬上來？”　　顏冰一怔，甄英雄已經拱了過來，赤裸的後背貼到她肩側的一剎那，顏冰才猛然回過神來，向後一挪的同時跪了起來，雙手推住甄英雄的肩膀，急道：“你要幹嗎？！”　　“啊……！”甄英雄低聲痛呼，身子好象觸電一般向先一彈並蜷起，顏冰哪料到甄英雄會突然向前趴下去啊，因為推甄英雄時用的力氣太大，身子也跟着前傾，手一滑，整個人貼在了甄英雄的後背上，乍一看這姿勢，倒像是顏冰從背後偷襲甄英雄，把他抱壓在了身下。　　男人肌膚的溫度好似要融化自己的麵皮，顏冰這個羞啊，心跳加速，好象要彈出胸口，她甚至忘記了移動，外在的時間在這一刻好象靜止，那種既陌生又熟悉的男性氣息勾起了顏冰大腦中某些不堪想象的圖象，身體的接觸讓她的體內溫度上升，好象有種某名的躁動伴隨着那羞於回憶的滋味越發的敏感。　　當抱着一個近乎裸體的男人的時候，即便是矜持的女人，也會有一些不堪吐露的齷齪的聯想的，當然，顏冰沒想過去侵犯甄英雄，恰恰相反，她是想到了先前被甄英雄侵犯時的感覺。　　本來，那種感覺經過時間的沉澱已經變的模糊了，感覺這東西很奧妙，可以深刻的記住製造它時的那種形式，並能一生難忘，但僅僅是那個形式而已，顏冰的初體驗和梅開二度時的那種奇妙的性體驗卻已經變的模糊，因為她的自尊心不允許她在體驗中記憶，不允許她事後在回味中加深印象，她迫使自己去遺忘那感覺，但是，此時此刻，擺在她面前的視覺影象和腦海影象的重疊，這種身體的觸感和熟悉的男性氣息‘侵犯’，讓她再也無法欺騙自己的想起了那羞人的事兒，雖然那種男女歡愛的原始感覺在她的腦海中已經模糊，但記住那種感覺的身體卻在提醒她，撩撥她。　　顏冰再孤僻，再封閉自己，她也是個人，而且還是一個女人，不食禁果，沒有勾起那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原始慾望也就罷了，可以依靠理智壓抑那種來自生理的陌生的衝動，但是，當體驗過上天賜予女人的幸福體驗之後，表面的冷艷，頑強的抵觸，真的是堅不可摧嗎？　　女人對佔有自己的第一個男人大多會有一種特殊的感覺，或許是天性使然的依賴，或許是因為這個男人帶走了自己珍貴的貞潔，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哪怕是恨，她也會勞勞的把他記在心裏，而顏冰覺得最可怕的，莫過於她深刻意識到，自己對甄英雄的恨，在逐漸的變質，此時身體的接觸，讓她感覺更多的是羞，而不是恨與排斥……　　“你，你干什麼？！”顏冰以為甄英雄是故意吃自己豆腐，為了掩飾自己的失態，她向後退開之後不給甄英雄開口的機會便低喝道：“甄英雄，你太無聊了！”　　奇怪的是，甄英雄並沒有像她預料中的一般嘲弄或者反駁什麼，依然蜷着顫抖的身子，右手捂在左肩，微微轉過頭來，顏冰發現這個傢伙的眼睛里居然盪着淚花，聲音都在打顫，“應該我問你想干什麼才對吧？要不是少爺我能忍，非把羅比他們招進來不可，球球的，疼死我了！”　　顏冰呆了一下，這才明白，原來不是甄英雄能裝，而是自己方才那一把，剛好推在他的左肩膀上，他是給疼的啊！難怪這小子咬的嘴唇都紫了呢，他是怕痛呼出聲驚動了外面的羅比。　　顏冰那臉色尷尬啊，自己剛才都想哪去了？有齷齪聯想就夠羞的了，誤解了甄英雄，那就更羞了，但顏冰絕對不是個知道錯了就會承認的女人，眼角一弔，道：“誰讓你這麼不識好歹，看到我坐在床上還想擠上來的。”　　“床這麼大，我又沒有衣服穿，為什麼不能上來？”甄英雄轉過身來，盤腿坐好，擦着眼角的淚花，笑道：“我們現在可是坐在一條船上，你還是放下女人的矜持，湊合湊合吧，其實我不介意今天晚上和你睡一張床的……”　　“我介意！”顏冰羞怒的丟過來一個枕頭，甚至不敢正眼去看已經因為坐姿問題而走光的甄英雄了。　　甄英雄雖然嘴上沒說什麼，但接過枕頭之後還是很識趣的墊在了大腿上，蓋住了‘春光’，“非常時期，非常對待吧，就這麼一張床，一條被子，你要是不肯和我將就着睡一張床，就只能自己睡地板。”　　雖說顏冰從來沒有對哪個男人看的上眼，所以並不稀罕有哪個男人來奉承自己，阿諛獻媚，但是，當某個不開眼的男人非常的不稀罕她時，高傲的女人還是覺得難以接受。　　顏冰是個高傲的人，她知道作為一個女人，自己有着對異性而言非凡的魅力，可她並不以此為榮，對別人想望的目光，她看的非常之淡，甚至以為那是一種想要褻瀆自己的醜陋的低級慾望，但是，她突然發現，自己一向看的很淡的東西，在被甄英雄看淡的時候，心裏竟莫名的來氣。　　天底下居然還有這麼厚顏無恥的男人！這臭男人居然和自己一個女人斤斤計較！聽聽他那話，好象自己和他擠一張床，將就的人是他似的，他把自己看成什麼了？從他身上，一點男人該有的紳士風度都看不到，讓女士睡地板這樣的話他想都沒想就說出來不算，臉都不帶紅一下的，也太混蛋了吧？不懂得謙讓女士，他是從原始時代穿越過來的嗎？！　　顏冰越想越氣，不單是因為甄英雄‘不謙讓女人’，更因為他不肯謙讓自己這個和他有‘不尋常關係’的女人，自己不但是他父母的青梅竹馬，和他，更是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啊。　　“甄英雄，你這話是認真的嗎？”語氣之冰冷，連顏冰自己都沒有想到，這種壓抑的憤怒到底是怎麼回事？　　“恩，我很認真。”甄英雄鄭重的點了點頭，那關心的目光簡直就是怒火燃燒的催化劑，讓顏冰差點被自己的憤怒活活的焚噬，就聽甄少爺語重心長的說道：“對了，睡地板的時候多穿兩件衣服，我看到你放在柜子里那兩件睡衣了，太薄，晚上還是別穿了，當心感冒……”言下之意，即便睡地板，他也沒打算把被子給顏冰。

# 第476章 甄天與艾華

　　氣炸了，真的快氣炸了，顏冰才反應過來，甄英雄既然知道他的衣服已經被丟掉了，自然是開過那個裝滿自己內衣的柜子了，一時間羞的要死，氣的要命，恨不能幾巴掌抽死那個不要臉的東西，嘴裏有些淡淡的甜味，估計是咬牙咬的牙齦出血了，嘴角眼角都在抽搐抖動，兩眼噴出的火星讓室溫都上升了一般，顏冰低沉的聲音已經沙啞了，“甄……英……雄……”　　“你不要這麼生氣，我也是沒有辦法，雖然我從來不是什麼紳士，但也知道謙讓女人的。”甄英雄哪會看不出顏冰的憤怒啊，估計這女人長這麼大都沒有吃過苦，更不要說睡地板了，笑着解釋道：“我不是說了嗎，這是非常時期，是非常情況，你也看到我受傷了，免疫力大不如前，如果我睡地板不幸感冒了，難免會咳嗽的，那就可能被外面的羅比察覺到不是嗎？但你感冒就無所謂了，還能有借口，更多時間的留在這個房間里休息……”　　話是這個話，道理也是這個道理，可為什麼聽起來心裏就這麼不是味兒呢？顏冰怒氣非但不減，反而因為那句‘你感冒就無所謂了’而更加的憤怒，這種話語間不經意流露出的莫不關心，讓顏冰的心似乎被什麼東西刺到了一般。　　雖然心中滋味複雜，但理智已經平靜，顏冰知道，奪床大戰註定是自己沒有勝算，誰讓自己沒有甄英雄臉皮厚呢？冰冷的目光看的甄英雄有些不自在，彷彿突然之間顏冰就變回了以前的顏冰，再也無法從她的目光中看到一絲一毫的感情，“甄英雄，既然我們是合作關係，現在又坐在一條船上，那你是不是應該對我說些實話？”　　甄英雄最不習慣顏冰的冷淡，右臂撐着床面，身子向後微仰，叼郎當道：“哦？你想聽哪些實話？”　　顏冰眼中精芒一閃，“你是怎麼離開醫院的？又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　　咄咄逼人的語氣並沒有讓甄英雄慌亂，顏冰有此一問早在他甄少爺的預料之中，甄少爺猛的想前一探身子，顏冰還未反應過來，甄英雄的臉已經貼到了她面前，兩人的鼻尖幾乎頂在一起，顏冰慌了，臉上那層冰霜立刻被融化了一般，想向後閃，卻沒想到甄英雄突然用右手勾住了她的脖子，兩人呼吸可聞，顏冰還沒來得及斥罵，就見甄英雄的嘴角再現標誌性的邪笑，那壓低的聲調帶着無窮的磁性，讓顏冰面紅耳赤，推在甄英雄胸口的雙手也瞬間失去了力量，“好啊，不過，你要先告訴我，你為什麼知道我會去醫院呢？”　　只是這一句話，顏冰的心慌了，這不是甄英雄的疑問，也是她自己的疑問，望着甄英雄那曖昧而挑逗的目光，顏冰知道，這個小鬼早就猜到了那個答案，那個，讓自己可以羞到無地自容的答案。　　其實，自己根本不知道他會去醫院……　　……　　就在甄英雄和顏冰拌嘴的時候，漢宮，董事長辦公室里，甄天同樣的不好過。　　想他甄天，堂堂義字會的大當家，朗朗市的黑幫教父，此刻卻目光閃爍，好象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局促不安，甚至不敢正眼去看坐在他對面的客人。　　那客人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雖然翹着二郎腿，卻沒有任何囂張的架勢，反而更顯其儒雅氣質，他靜靜的望着甄天，那目光沒有敵意，不具侵略性的強勢，默然，卻默然的讓甄天不敢正視。　　這位客人身邊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絕色美女，一頭如瀑黑髮傾瀉垂下，淡施粉妝，五官精緻，鼻樑上架着一副黑框小眼睛，透出一種知性美，看起來也就是二十三四亦或更年輕的模樣，緊身的黑色職業套裝，凸顯出她的玲瓏身材，黑與白的簡單色調搭配，讓她看起來年輕不失穩重，嚴肅之中又流露出了擋不住的自然的女性魅力。　　一個坐着，一個站着，身份之差異立顯無疑，可又透着一點點古怪氣息。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雖然這位美女站的很是恭敬，卻是顯得極為的不開心，一雙美目含着雨恨雲愁，就是瞎子也看的出來，恨比愁濃，時而瞪着甄天，時而瞥着那位儒雅的客人，也不知她到底是在生誰的氣，惟有看向一心的時候，那目光才變的慈和，不過那慈和卻有些做作，畢竟，她這年紀，用一種包含母愛的目光去看一個比她小不了幾歲的女孩子，不說她滑稽就算不錯了。　　客人面前的杯子還從未動過，涼透的茶水顏色已經變的很深，艾一心輕輕的放下那個紫砂小壺，甄天便迫不及待的將面前才滿上的小茶杯端了起來，水很燙，可他就像是在故意蹂躪自己的舌頭一般，皺着眉頭也要往肚子里咽，他不是在品茶，完全是在牛飲，放下空杯，對着一心微微一笑，意思再明顯不過了――把茶滿上。　　這氣氛簡直太尷尬了，屋裡人不少，卻一個比一個乖巧，一心雖然對義字會的人少有了解，但也知道，作為朗朗市最大黑幫的骨幹，這些傢伙平時肯定不是這副老鼠相。　　作為甄天的貼身保鏢，項嘯鳴縮在辦公室的門口，背對着眾人，一遍一遍的撥打着手機，偶爾像做賊的一般回頭瞥上一眼，臉上是又急又愁，看的出來，他很想幫甄天化解這個尷尬的氣氛，奈何手機里得到的恢復只能讓尷尬的氣氛更濃郁而已。　　木子華剛進來不久，是被甄天打電話從學校招呼過來的，雖然來的很急，可看到屋裡那位來訪的客人之後，他又不急了，此刻坐在酒櫥前，沒有像平時那樣悠哉悠哉的品紅酒軟化他那硬化的血管，而是扭着臉，一臉詩意的欣賞着窗外雨景，好象隨時要吟詩一首似的，不過，他不時用手帕偷抹一下額頭的小動作卻讓他的騷客氣質大打折扣，只是不知他擦的是汗水，還是被淋濕頭髮而流下的雨水了。　　一心都快看不下去了，回頭看了看站在身後，同樣一臉戰戰兢兢的白果，又小心翼翼的瞟了一眼坐在甄天對面沙发上的‘客人’，見他也在望着自己，趕緊扭過了頭，盡量裝出一副從容的態度，幫甄天又倒了一杯茶，不過看她已經第五次讓茶水從杯中溢出來就知道，她非常的緊張。　　這種心虛感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一心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麼可心虛的，但只要一看到那張從小到大已經看習慣了嚴肅表情，就下意識的感覺自己做了什麼壞事。　　大概，天下所有的女兒在嚴厲的父親面前，都是如此的拘束吧。　　這位在甄天面前都能保持淡定，甚至於讓甄天忌憚的客人，正是艾一心的父親，蘇影的前夫，朗朗市現任代理市長，艾華。　　艾華身邊的靚麗女孩，就是在甄英雄建議下，不在刻意裝扮成熟的小助理，東方雲。　　艾華見甄天再次將滾燙的茶水一飲而盡，並痛苦的直皺眉頭的時候，終於開口了，能在如此尷尬的氣氛下就這樣赤裸裸的尷尬下去，甄天的臉皮倒也不比甄英雄的薄多少，老話說虎父無犬子，亦可以倒過來推述，既然能生出臉皮那麼厚的兒子，可見他這做老子的起到的表率作用果然不是蓋的啊，“甄天，你該不會以為不停的喝水，不讓嘴巴閑着，就能迴避我的問題了吧？”　　“恩？”剛端起第七杯茶的甄天動作一窒，笑的有些不自然，道：“兄弟這話是怎麼說的，呵呵，咱們許久未見，你肯來漢宮做客，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怎麼可能……”　　“許久未見嗎？也對。”艾華平淡的聲音里多了一絲其他的味道，是感慨，是抱怨，似乎，還有一點嫉妒，或者自嘲，“我們上次見面，是因為高橋雄三那件事情，自從蘇蘇回到朗朗市后，我們好象就沒再見過，是吧？”　　甄天笑的更尷尬了，他與艾華相識不是一天两天，一年兩年，而是十年二十年，深知這痴情種的脾氣，在這個世界上，甄天自以為天地無懼，但惟獨三個人，他心存愧疚，第一個莫過於顏冰，第二個是蘇影，而第三個人，正是面前的艾華。　　可以說，艾華這一生幾乎都活在他甄天的影響中，甄天在無意中影響了艾華的命運，這就是為什麼甄天對艾華心存愧疚的原因了。

# 第477章 那一份愧疚

　　甄天與秦夢謠結婚，從感情角度來看，固然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好結合，可是，這份感情卻被極為可悲的利用了，義字會的上一代人野心膨脹，利用甄秦兩家結合，在‘黑白共存是一種必然趨勢’這個潛規則下，與政府達成某種共識，相互合作，企圖吞併顏冰與蘇影的家族，朗朗市的黑道勢力面臨大洗牌的必然局勢，兩女被迫隨家長離開了朗朗市，逃到了國外。　　在那場禍亂中，蘇影遭受的，不僅是家族命運的波折，更有感情的挫傷，極度失意之下，在家人撮合下，與艾華結識並結婚。　　艾華是真心愛着蘇影，所以明明知道她的身份背景，知道她喜歡的那個人不是自己，還是義無返顧的娶了她，但隨着時間的流逝，艾華逐漸發現，自己追逐的這份愛是自私的，蘇影從來沒有隱瞞過對甄天的情意，她僅僅是在極度失意之下沒有反對與他的婚姻罷了，艾華對蘇影的感情付出的越多，始終無法忘記甄天的蘇影對艾華的愧疚越多。　　愧疚是一種感情，卻絕對不是愛情，這樣的婚姻是永遠洋溢不出發自內心的幸福微笑的，艾華知道能讓蘇影幸福的那個人肯定不是自己，但他是個木訥的人，在感情方面不善表達，於是，在某一天，他很突然，很平靜的對蘇影提出了離婚，而知道艾華心意的蘇影也希望他可以在解除婚姻枷鎖后早日找到真正的幸福，欣然的接受了這個結果。　　艾華與蘇影的婚姻在艾愛降生后不久即畫上了一個句號，甄天知道這裏面有自己的原因，因此在得知回到朗朗市的艾華與小一心和蘇影的關係后，在能力所及的個方面內暗中給予艾華幫助，讓他在仕途方面一帆風順，但甄天非常清楚，自己力求補償的這種所作所為，在某種角度看來，依然是在主觀意識的操控左右他的人生，因為艾華並不稀罕得到甄天的幫助，只是苦於甄天的幫助太熱情，太隱諱，無法拒絕罷了。　　到底是在補償艾華，還是藉此補償蘇影，甄天自己也說不清楚，總之，他覺得很愧對艾華，所以高橋雄三的事情發生后，他這義字會之主比艾華這個做父親還更早一步出現在艾一心身邊。　　就像蘇影覺得對不起艾華一般，甄天對艾華，對蘇影，都有着愧疚之心，總覺得是因為自己，因為義字會，給他們帶去了太多的痛苦。　　從艾華的話語中不難聽的出來，雖然已經離婚十六年，但他依然愛着蘇影，對於蘇影回到朗朗市后總是可疑迴避他還是很在意的，不然，語氣中也就不會有這麼濃郁的酸味了，最受不了這酸味的，不止是甄天，還有艾華身邊的東方雲，小雲同志的磨牙聲，連一心都聽到了。　　“咳……”甄天咳嗽了一聲，掩飾過尷尬的表情，這才道：“呵呵，兄弟也知道我這身份，不是我不想請你一起出來喝茶，而是……你仕途正順，一片光明等在前方，我怕我這身髒水濺到你身上不是嗎。”　　以甄天的身份地位，能說出如此褒彼貶己的話來，着實讓一心和白果吃驚不小，木子華與項嘯鳴卻非常的理解，甄天是個非常感性的人，心裏覺得對不起一個人，他就會不惜一切的去補償，恩與怨區分的極為分明，也正是因為這種人格魅力，才能帶領義字會走到今天，手下才會如此信服於他。　　傻瓜也看的出來，說到底，甄天自降身價，是因為蘇影的緣故，而艾華那一臉的憂愁感慨，也是因為蘇影的緣故，東方雲肺都快炸了，女人嫉妒起來，絕對是不講道理的。　　的確，甄天暗中幫助艾華，但一直很謹慎的保持着疏遠的關係，因此，朗朗市上層都能感覺到艾華和義字會之間的曖昧關係，卻從來抓不到任何實質性的東西，艾華對此也是心中明了，甄天如此做，並沒有企求得到某種回報。　　甄天可以做到如此程度，可見蘇影在其心中有着很重的份量，絕不僅僅是青梅竹馬那麼簡單。　　艾華搖頭一笑，道：“甄天，如此拘謹，可不太像你啊，你好象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我和一心她媽媽離婚已經十六年了……”　　艾華還是這麼直白，無論什麼話題，從他嘴裏說出來，總是少了幾分顧忌，即便是在一心面前也一樣。　　甄天了解艾華這直來直去，不屑扭捏的個性，偷偷看了一眼一心，更尷尬了，“拘謹？我嗎？呵呵，沒有，不可能，我有什麼可拘謹的？”　　艾華好象就等着甄天這話呢，甄天話音才落，他便緊接一句，“既然不拘謹，那就回答我剛才的問題吧，你應該知道，我來這裏的目的，就是想得到一個回答。”　　媽的，這老小子還是這麼乾脆！甄天最受不了的，就是艾華這個不含蓄的傢伙可以直白到咄咄逼人了，“問，問題？什麼問題？”　　就連艾一心和白果都看出甄天是故意裝糊塗了，兩女不約而同的望向站在門口還在不停撥打電話的項嘯鳴，項嘯鳴手都哆嗦了，也不知是急的還是氣的，木子華臉上對這二人是充滿了同情啊，甄天找他來本是要他搪塞艾華的，奈何艾華根本不吃那套，老鬼也就只有乖乖坐在一邊了。　　艾華無視甄天裝傻，淡淡道：“蘇蘇在哪？英雄在哪？我不會幹涉他們的動作，但我有權了解一切。”　　這個問題，也是一心和白果最想知道的，甄英雄一早就偷偷離開了漢宮，雖然晴天說他是去醫院探望柳絮，但不久畫兒就傳來消息說，甄英雄被殺手盯上了，已經從醫院離開並甩開了殺手，但暫時不會回漢宮，誰也不知道他現在人在哪裡，至於蘇影，也在不久之前離開了漢宮，只是說要飛回美國，卻沒有講明原因，但從她那份冷靜可以看出，她早就準備好在此時離開了。　　這一切，都讓一心，白果等女孩子摸不着頭腦。　　甄天訕笑道：“蘇蘇回了美國，至於英雄到底在哪裡，在搞什麼，我真的不知道，你應該很清楚，為了不讓冰兒事前有所懷疑，現在的一切都是英雄那臭小子部署的，動用的人手也都是他自己的……”　　“原因。”艾華生硬的打斷了甄天的話，木然的表情難得的露出了一分憂慮與急噪，“蘇蘇為什麼回美國，我要知道原因。”　　語氣已經有些逼人了，甄天目光中閃過一絲不快，他謙讓，卻不表示他很習慣被人用這種強勢的口吻審問，可是一看坐在自己身旁的一心也在可憐巴巴的望着自己，他心裏又忍不住一軟，嘆了口氣，道：“艾華，如果我說我完全不知，你肯定不信，但事實就是如此，蘇蘇和英雄那小子有很多事情並沒有告訴我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不過是自己的猜測而已，你應該清楚我這個人，猜測是沒有根據的，只會讓人平白擔憂罷了，這種不付責任的話我甄天斷然不會說，你若想知道，直接打電話問蘇蘇不就好了，何必強人所難，問我這個根本不知道情況的人呢？”　　“如果蘇蘇的電話還打的通，我也不至於來漢宮問你了，推測是不付責任的？甄天，你是怕我擔心，還是怕一心擔心呢？”艾華端起那杯涼了的茶，凝視着甄天，道：“即便是推測，你甄天的推測與事實能差幾分幾毫？”　　“蘇蘇要是願意告訴我她和英雄到底在搞些什麼東西，又何必斷絕聯繫呢？”艾華那副洞穿一切的肯定表情，在甄天看來是相當的不順眼，“呵呵，聽你這話，你自己心裏不是有數了嗎？都是猜測，你又何必問我？”　　艾華一怔，就聽一心急道：“爸，甄叔叔，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啊？我媽媽到底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突然回美國？甄叔叔，英雄究竟跑到哪裡去了？他身上有傷，會不會有危險？求你告訴我，告訴我爸好不好？”　　白果也已經聽出端倪來了，蘇影突然回美國，顯然與甄英雄有關，可甄英雄卻突然失去了聯繫，她也很擔心甄英雄，很想知道那小子究竟要做些什麼，連漢宮都不敢回，就是傻瓜也察覺到了几絲不同尋常的味道，甄英雄肯定有什麼事情瞞着自己！　　誰都能感覺到，甄英雄甩開了殺手卻不回漢宮，顯然是不想被人監視，這表示，需要一個自由空間的他肯定是想要做些什麼，一心和白果怎麼可能不擔心他呢？現在只有他一個人，並且，他受了傷啊……

# 第478章 東方與太子

　　“甄老闆……不是，那個，甄叔叔，英雄那傢伙到底在做什麼，我想我們有權利知道，難道不是嗎？”白果是刑警，對情緒的控制顯然要比一心好的多了，言談話語中，已經把自己擺位在與甄天同等的合作者立場了，不過她顯然是代表她老爸，站在了艾華這一邊。　　甄天才是最為難的人，白果和一心與自己那笨兒子的關係他不是不知，自己一味的迴避，倒顯得有貓膩了似的，可事實上，他也不知道甄英雄葫蘆里在賣什麼葯。　　甄天和蘇影先前在顏冰的問題上對甄英雄有所隱瞞，明顯的感情用事，使甄英雄並不十分信任他們，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是透露給他們一個片面而不是全部，甄天心裏還憋屈呢，看到一心和白果那兩張小臉，甄天是有火也發不出來啊，“一心，你媽媽回美國，應該是那臭小子安排的，你放心，過不了多久她就會回來的。”　　“那英雄呢？”一心也相信蘇影回美國應該是安全的，畢竟顏冰還留在朗朗市，她更擔心的是甄英雄，“晴天說他被人盯上了，盯上他的究竟是什麼人？”　　艾華也看出甄天拿這兩個女孩沒轍來了，有點推波助瀾的嫌疑，道：“前不久，果果侄女的父親白耀天廳長告訴我說，英雄上周日，讓手下的闌度自導自演，在市中心製造了一起車禍，卻把責任人和受害者的名頭灌加在了全浩之子全興的頭上，由此不難看出，英雄已經開始有所動作了，前幾天他在朗朗大酒店又遭人偷襲，受了重傷，我想你應該知道我和白廳長在力所能及的幫助他了，可他在這幾件事情上卻對我們欠缺一個交代，今天又玩起了失蹤，甄天，如果義字會真的想挺過這一關，就請告訴我英雄那小子在哪裡，在做什麼，不然這會讓我和白廳長很難做的。”　　甄天沒想到艾華竟一點也不顧及一心的感受，一再逼自己吐出甄英雄的現狀，不由板起臉孔，道：“你是一個不體諒女兒的父親。”　　“彼此，你好象也不怎麼體諒自己的兒子不是嗎？”艾華說話還是那麼噎人，看到一心那擔憂的目光，他那古板的臉上終於露出了幾許溫柔，那是一種父愛的光輝，“一心已經長大了，她有自己思考問題的能力與權利，我想，讓她知道一切，才是對她最體貼的關心。”　　聽艾華如此一說，甄天有些愣了，一心望向艾華的那種感動的目光，讓他突然覺得與艾華相比，自己真的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至少，自己從未真切的考慮過兒子的感受，就把本不屬於他的擔子壓在了他的肩膀上。　　“我真的不知道那臭小子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甄天苦笑道：“也許我真的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那臭小子做什麼事情，向來很少告訴給我知道的，不過，應該不用為他擔心，再怎麼說，他也是我甄天的兒子。”　　父以子為豪，甄天這話透出了對兒子莫大的信心，卻也不乏安慰自己的嫌疑。　　艾華還是不信，“你也無法聯繫到他？！”顯然，艾華認為甄天還在撒謊。　　甄天的表情有些難看了，那是一種尷尬，“無法，可以聯絡到那臭小子的人，好象只有他身邊的‘九尾鳳’，但是……”　　甄天把話說到這裏，一心和白果已經了解了他的難處，兩女的表情幾乎是一樣的，秀美的眉頭緊緊的皺到了一起，用一種非常同情的目光望着甄天，臉上的擔憂卻更濃了。　　既然有人知道甄英雄的聯絡方式，為什麼甄天還一口咬定說他不曉得如何聯繫上甄英雄呢？艾華和東方雲有些搞不明白了，還未開口詢問，就聽門口的項嘯鳴在也按耐不住那憤怒的情緒，扯着那破鑼嗓子對着電話大罵道：“柳絮柳毛毛！你他媽少給來這套！阿東那混蛋已經告訴我了，他們那些傢伙要通過你和畫兒才能和少爺進行溝通，你說你不知道怎麼聯繫少爺，懵傻子呢？！哈……，少爺說不許透露？媽的，現在是老闆要知道，是老闆！老闆是少爺他爹，老闆才是義字會的當家人……啥？九鳳不屬於義字會……我操，誰說的？！老闆說的？！”　　項嘯鳴明顯是被柳絮的話嚇到了，小心的回過頭來看了一眼，果然，甄天的臉都被氣的沒了血色，青的都發白了，九鳳的幾個丫頭已經不是第一次挑釁他的權威了……　　一心和白果當然知道，九鳳這個特殊的存在只聽命與甄英雄一人而已，兩女正是因為在晴天口中問不出任何話來，才跑到這裏逼問甄天的，直到現在，甜甜，愛利絲，薛雪等人還在房間里‘嚴刑拷打’着嘴硬晴天。　　項嘯鳴火大啊，他總覺得不光是九鳳，連阿東，常樂，耿南，包括林驍勇，金海天等人，都被甄英雄下了封口令，這些人不可能不知道甄英雄的聯繫方式，只是不肯說出來罷了，而且就好象串通好的一般，把問題統統推到了柳絮身上，偏偏，柳絮那鳳首是個除了甄英雄，誰都不誇的主兒，包括甄天。　　“靠，柳毛毛，你忘了是誰把你養大的了？！”項嘯鳴雖然情緒激動，但還沒有忘了動之以情，“什麼？老闆把你們養大就是為了讓你們聽少爺的話？我靠！這麼強詞奪理、忘恩負義的話你也說的出來？！”　　木子華看項嘯鳴氣的臉都紫了，忍不住小聲嘟囔了一句，“柳丫頭急了連我老頭子都敢揍，有什麼話是她說不出來的……”　　莫說本就對柳絮等鳳衛不了解的艾華和東方雲了，就連一心和白果都驚的合不上小嘴了，平時從未覺得柳絮是那種蠻不講理的人啊。　　不理項嘯鳴和柳絮在那裡噴口水仗，甄天不好意思的對艾華說道：“你看到了吧？我也很想知道英雄在哪裡，但是，在那幾個臭丫頭眼中，對義字會根本沒有概念，這在黑道上並不希奇，就好象嘯鳴一樣，如果我不願意，就算是英雄也休想從嘯鳴口中知道我的任何事情……話是這麼說，但發生這麼大的事情，那幾個丫頭還是如此不把我放在眼裡，確實是我沒有想到的。”眼中精芒好似閃電一般，一閃既逝，甄天大有事後算帳的意思。　　一心，白果，東方雲三人還是無法理解這種關係，但艾華卻隱隱約約的可以明白，那是一種頑固的等級觀念和感情混合之後的所謂的忠心吧，九鳳在義字會的培養下，成為了好似只屬於甄英雄個人的附屬品一般的存在。　　“這麼說，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聯繫到那個小子了嗎？”　　“應該是吧……”　　“那也未必。”　　甄天和東方雲幾乎同時開口，卻是不同的說話，所有人都是一怔，連甄天都是一臉愕然的望着東方雲。　　“東方，你知道如何聯繫英雄？”艾華那一臉驚喜在東方雲看來真是受用無窮啊，她喜歡被這個男人重視的感覺，喜歡在關鍵的時候被他依賴，喜歡他意識到自己的重要性。　　說白了，小女人心態……　　一心激動的站了起來，“小雲姐，你知道怎麼聯絡上英雄？！”　　東方小姐忍了老半天，就是在等這個機會，在所有人絕望的時候，她站出來給予大家希望，這感覺太爽了，雖然一心和艾華的口吻中還是對自己的話帶有幾許懷疑，但這不重要，東方雲有把握消除他們的疑惑，然後徹底體現出自己的重要性。　　想到這裏，東方雲樂的有些忘形了，小下巴一仰，腦袋一熱沒有想太多，便小嘴一張，得意洋洋道：“當然，你們以為我是誰？”　　東方不說這話倒也罷了，這一說出來，倒壞了事兒了，大醋罈子小白先是一喜，后是一怔，接着就板起了臉，“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　　同樣只說了一句話，一心和白果的不同性格就彰顯出來了，一心感性，小白理性，同樣重視甄英雄，但關心的方面卻不太一樣。　　東方雲哪能聽不出來白果那句帶着酸味的質問是啥意思啊？見艾華的眼神中也出現了一絲狐疑，剛才明明要撲到自己懷裡的一心更是生硬的站住了腳步，表情中居然露出了一絲警惕的味道，她趕緊擺手道：“你們想哪去了？我和他才沒有那種關係呢！”

# 第479章 東方的秘密

　　“哦？”小白吊著眼角，望着東方雲，抱胸冷笑道：“哪種關係啊？”　　和甄英雄鬥嘴那麼長時間，小白嘴皮子功夫也見長，愛喝醋的她心裏早就罵了上百句‘狐狸精’‘死色狼’，認定這兩人有不正當關係了，偏偏能如此冷靜的反問一句，倒讓東方雲的辯解顯得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了。　　東方雲沒想到自己得意忘形的一句話居然引起了這麼大的誤會，臉都給憋紅了，心裏越慌，越是口不擇言，“就是你腦子里現在想的那種關係！我和他沒有那種關係！”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越描越黑’吧，且不說白果和一心了，甄天，項嘯鳴，木子華，甚至是艾華，誰不知道甄英雄那花心的惡習啊？一心和小白同時站在這個房間里已經是對其最大的左證了，那表情，一個比一個古怪。　　“哦？那種關係是哪種關係啊？”小白壓着妒火，臉上的笑容連見慣了大場面的幾個老爺們兒也不禁涔涔流汗，“你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你為什麼心慌？是因為心虛嗎？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你心虛什麼？”　　甄英雄是不在這裏啊，不然人們絕對不懷疑白果會把那小子給生撕了，女人的嫉妒心一旦爆發，太可怕了。　　白果一連串的質問讓東方雲發懵，作為市長身邊的紅人，何曾有人敢如此強勢對她說過話啊？此時她竟然不知道該如何辯解了，這與她期待中的大家的反應恰恰相反啊！沒想到自己的得意忘形與甄英雄那不堪的品行竟起到了如此荒唐的化學反應，東方雲都快急哭了。　　心慌什麼？在喜歡的男人面前被懷疑與這個男人女兒的准老公有一腿不正當關係，東方雲能不心慌嗎？　　“我……我……”　　艾華的表情一如既往，還是那麼木訥，那麼淡然，並沒有盯着東方雲，而是平靜的端起那杯涼茶，小抿了一口，但甄天卻驚奇的發現，這男人臉上的肌肉好象比以往更僵硬了，涼茶入口，他的腮幫子明顯收縮了一下，好象那茶水很酸，讓他的味蕾無法適應一般，甄天是個人精，心裏有些朦朧的恍悟了，疑惑而驚奇的目光轉向東方雲，莫非，艾華這塊木頭……難怪，與自己這種人見面，若只是他的女助理，艾華怎麼可能信的過呢？　　爛木頭終於找到了春天？！想到這裏，甄天差點把一口鋼牙咬碎了，那個孽子有了兩個如花似玉的准老婆和一個註定賴他一輩子的姐姐，竟然還不滿足，什麼女人不好惹，非要和他准岳父搶……這一刻，甄天更迫切的想要知道甄英雄在哪了。　　混蛋小子，老子非碎了你不可！　　“那種事情不重要，當下最重要的，是聯繫到英雄。”艾華冷靜的說話讓屋裡所有人都愣了，就見他放下茶杯，淡淡道：“現在了解一切局勢的，只有英雄一個人，而他無疑是冰恨天重點想要除去的對象，目前可以肯定，他身邊沒有任何保護，卻藏在一個連我們都不知道的地方，企圖做些什麼，這種行為太獨斷獨行了，太年輕，太衝動，可以說，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我們對目前的形勢一無所知，萬一他出了什麼事情，義字會利馬會潰不成軍，冰恨天的陰謀不就得逞了嗎？”　　很理性，雖然這種擔憂讓人心裏非常不是滋味，擔憂更甚，但即便是白果和一心都覺得艾華的話不無道理，但說不清是為什麼，艾華的這種理性給人一種非常不舒服的感覺，甄天的目光偷偷的瞥向了艾華身邊的東方雲，知覺告訴他，艾華這話，傷到那個女人了。　　“凡事朝最好的方向去想，去做，但要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我的話很不中聽，但，這就是現實，英雄現在的行為，太獨了。”艾華好象並未意識到，他說話最不中聽的地方，並非他‘詛咒’甄英雄，而是……　　“東方，如果你知道如何聯繫到英雄，請告訴我們。”　　東方雲早就愣了，目光獃滯的望着艾華，一對秀美的眸子中，起了一層薄薄的水霧，那模樣看的人心裏泛酸。　　那種事情不重要？這句話嚴重的傷害了東方雲，雖然害怕艾華真的會誤會自己與甄英雄的關係，但此刻看到他竟然如此的不在意，東方雲不但沒有鬆口氣，反而覺得心裏一陣陣揪痛。　　東方雲對艾華的心意，一心哪會不知？父母離異的時候，小小的一心還有些無法接受，但隨着時間的流逝，慢慢的長大，她明白感情是無法勉強的，父母並未反目成仇，而是換了一種相處的方式，他們好象朋友一般，相處的非常融洽，一心覺得，這也許才是最適合他們相處方式。　　一個黑，一個白，一個過於情緒化，一個又太過理智，媽媽是不適合爸爸的，因為艾華是個受了委屈也不會說出口的男人，而蘇影是一個不懂得謙讓的女人。一心很喜歡蘇影，但在爸爸的教育下長大的一心渴望他能找到一份真正的幸福，他需要一個善解人意，溫柔體貼的女人在身邊照顧他，可以隨時給他寬慰，釋放他悶在心中的煩惱，東方雲雖然年輕，而且某些行為看起來好象傻瓜一般幼稚，但自從她出現之後，父親似乎變的開朗了一些，東方雲精明能幹，活潑開朗，又會體貼人，一心真的希望艾華可以與東方雲開始一段新的感情，可是，艾華現在的話，卻傷害了一直愛着他的東方雲。　　並不是討厭艾華的理智，而是覺得他理智的不是時候，他缺少了一句對東方雲的寬慰，這不太像是面冷心熱的父親了，一心固然想知道東方雲與甄英雄的關係，但她更相信東方雲對父親的感情，秀美的眉頭蹙起，一心不滿道：“爸，您……”　　“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插嘴。”知女莫若父，一心才開口，艾華就知道她要說什麼似的，面色更沉，硬生生將她的話堵住了。　　一心這個委屈啊，印象中，父親還從未對自己這麼嚴厲的說過話，一時間，張着小口，竟愣住了。　　人老精，鬼老靈，甄天一眼看出了艾華的反常，他這人雖然不苟言笑，好似木訥的不近人情，可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其實很會照顧別人的感受，否則當年也不會主動與蘇影提出離婚了，他是一個會做而不會說的人，可是現在，他不但沒有照顧東方雲的感受，還拒絕聽一心說話，明顯是在抗拒什麼或者排斥什麼啊。　　說話前後矛盾，眨眼的功夫，‘長大’的一心又變成‘孩子’了，艾華這傢伙口不對心啊，可惜的是，東方雲並未注意到這一點，眼淚已經在眼眶中翻滾了，死忍着不讓其流出來。　　白果也是個神經大條的人，而且注意力都集中在東方雲身上，只覺得艾華說的話有道理，卻沒有察覺到他的異樣，順着他的口風，對東方雲道：“東方小姐，剛才是我失禮了，不管你為什麼會知道英雄的聯絡方式，現在都不是最重要的，艾叔叔的話有道理，英雄背着我們躲起來，很可能去做什麼傻事，請你趕快把他的聯絡方式告訴我們，算……算我求你了！”　　白果話落，竟對着東方雲深深鞠了一躬，“拜託了！”說到底，她最擔心的還是甄英雄的安危，就算要審問他與東方雲的關係，起碼也要先找到他才行啊。　　如果說一心那小羊羔一般的目光好象是治癒系的魔法一般，那白果這一躬，就像是一記強心針戳在了東方雲的心口上，驕慢的小白可以為了甄英雄而彎下腰桿，恰恰擊中了對感情充滿無限渴望的東方雲的軟肋，愛的這麼執着，讓東方雲從白果身上感覺到了幾許共鳴，當然，這完全是她的個人感覺，實際上，彎腰的小白是很虛偽的，這一點完全是受甄英雄的熏陶，臉上寫滿了謙卑，可她心裏還在詛咒東方雲這‘狐狸精’呢，並已經開始幻想抓到甄英雄之後應該如何蹂躪他了。　　雖然只是猜疑他們的關係，但小白依然很痛心，喜歡嫉妒的女人經常吃些摸不着邊兒粘不到影兒的飛醋。　　“我知道了，我馬上聯繫他。”幽怨的看了一眼艾華，東方雲藉著掏手機的動作，用袖子偷偷蹭到了眼角的淚珠，“他身上最少有兩個手機，我知道其中一部電話的號碼，我想他肯定帶着呢，而且，那部手機……他應該沒有關機的必要，因為除了我，沒有人知道那個手機的號碼……”

# 第480章 公開的秘密

　　知道甄英雄身上另一部手機的號碼？！一聽東方雲這話，所有人精神一振，無暇詢問為什麼只有她才曉得那個手機的號碼，大家最關心的是先聯繫到甄英雄。　　一心和白果更是一左一右的擁上來，把東方雲夾在中間，兩眼冒光的盯着她的手機屏幕，只有艾華，表情依然淡淡的，東方雲看到了，小臉更陰鬱了，失望，委屈，還有一絲賭氣似的憤然。　　期待，每個人都在期待，就見東方雲熟悉的撥了一串在一心看來也非常熟悉的数字，還未按發送鍵，就聽一心驚訝道：“誒？小雲姐，你怎麼知道這個號碼的？”　　“恩？”東方雲怔了一下，“你知道這個號碼？”　　白果也愣了，既鬆了口氣，又覺得失望，“東方小姐，你所知道的聯絡方式，就是這個電話？”　　倆妞的目光讓東方雲極為尷尬，那張小臉寫滿了嬌羞，掃了一眼眾人疑惑的表情，她又驚又羞的呼道：“你們兩個都知道這個電話號碼？！”　　甄天，艾華，木子華，項嘯鳴幾人全懵了，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卻見一心和白果齊齊點了點頭，“這個號碼很多人都知道啊。”　　“很……很多人都知道？！”東方那臉紅的都要化了似的，這話簡直就是喊出來的，傻子也看的出來，她的情緒開始激動了。　　一心不知道東方云為什麼這麼驚訝，但還是點了點頭，“是啊，很多人都知道。”　　項嘯鳴好奇的走了過來，白果閃開身子，讓歪着腦袋的項嘯鳴可以清楚看到手機上的號碼，果然，項嘯鳴也是面色一怔，接着從自己的手機中翻找出一個存儲姓名為‘太子爺’的號碼，不同款式的兩個手機並在一起，屏幕上的號碼卻是相同的，東方雲傻眼了，自己策劃了老半天，本以為能幫上艾華的大忙了，可到頭來，這算是怎麼一回事啊？為什麼他們都知道這個絕對秘密的電話號碼？　　項嘯鳴的眼睛里也有些讓東方雲感覺很不舒服的懷疑了，“咦？這個不是少爺最近一直在用的手機號嗎？”　　“你怎麼也知道這個電話？！”東方雲的樣子好象要吃人似的，聲音都像撕裂了聲帶一般，嚇的項嘯鳴這大老爺們下意識的向旁邊一跳，東方雲愣了一下，好象才反應過來項嘯鳴剛才的話一般，驚吼道：“他最近一直在用這個手機與你們聯繫？！”　　“是啊……”項嘯鳴的話就像是把一顆拉掉了保險栓的手榴彈塞到了東方雲的肚子中，東方小姐那小臉紅的發紫，七孔好象都冒了白煙似的。　　“他一直用這個電話和你們聯繫？！”聲音中是壓抑不住的氣憤和莫名其妙的羞澀。　　甄天和木子華還是沒鬧明白怎麼回事，卻已經知道，東方雲是不可能聯繫到甄英雄了。　　白果覺得那個躬鞠的太虧了，沒好氣道：“神神秘秘，得意洋洋的，我以為你有多大能耐呢，哼，那個手機要是能打的通，我們就不用在這急的轉圈兒了。”　　一心也道：“小雲姐，英雄的手機現在是關機狀態，他好象是故意不和我們聯繫的……”　　東方雲不信，按下了發射鍵，不知她為什麼如此激動，兩排小牙磨的咯吱咯吱響，不時會偷看一眼毫無反應的艾華，更焦急了。　　“對不起，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看到東方雲呆在那裡，手都在顫抖，項嘯鳴小心翼翼的說道：“東方小姐，我們就是確定那個電話聯繫不到少爺了，所以才敢肯定九鳳那幾個丫頭一定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聯繫到少爺的……”　　東方雲氣急敗壞，一把將手機拽在了沙发上，胸口劇烈起伏，“那個臭小子搞什麼東西？！居然把我給他的私人電話號碼告訴給這麼多人知道？！他把我們之間的秘密當成什麼了？！”　　全愣，一時間，偌大的辦公室里，只能聽到東方雲粗重的喘息聲，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失去了淑女姿態的東方雲，包括艾華。　　艾一心懷疑自己聽錯了，想笑，卻笑不出來，“小，小雲姐，那個手機，是你給他的私人電話？”　　東方雲猛然回過神來，見到一心那種反應，她知道自己嘴一溜，又說出容易引起別人誤會的話了，可她還未來得及辯解什麼，就聽白果用鄙夷的口吻冷冷的問道：“你和他的秘密？東方小姐，能不能請你解釋一下，你和那個死流氓之間有什麼樣的秘密啊？”　　在甄天面前稱甄英雄為‘死流氓’，可見小白的怒火已經達到爆發的臨界點了。　　“不是你們想的那樣！我們的秘密……那個……沒錯，那手機是我給他的沒錯，但是……我們之間真的不是你們想的那種關係！”東方雲的目光總是不自覺的瞥向艾華，結結巴巴的，想要解釋清楚，可看到艾華也在望着自己，話到嘴邊了，卻就是說不出去。　　“不是那種關係？哪種關係啊？！”小白又忘了初衷了，妒火中燒，她氣的都快哭了，“要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關係，你為什麼要給那死流氓一個專門用做私下聯繫的手機啊？！”　　背着妻子偷情的男人，通常都會有一個專門用來和情人聯絡的手機，這種狗血一般的設定已經被電視劇里演爛了，可偏偏只有這種狗血劇情是現實中常見的，就算是相信東方雲的一心也有些含糊了，東方雲的吞吞吐吐顯得太沒有底氣了，她好象真的很心虛似的。　　東方雲沒有辦法不心虛，她到底是個女孩子啊，總不可能在艾華面前說，偷偷給了甄英雄一個手機，所謂的兩個人之間的秘密，其實就是讓他成為自己的愛情參謀長吧？那無異於當種對艾華告白啊！　　男人在大庭廣眾之下對女人下跪求婚的例子多的數不勝數，但很少有女人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對男人說‘我愛你’的，尤其是，這男人的女兒也在場的情況下！　　東方雲這個恨啊，本來，聽取了甄英雄的意見，不在假扮成熟之後，故意和艾華保持着若近若離的距離，艾華對自己的態度已經有了稍許的改變，好象開始重視自己了，但是現在……　　沒想到那個臭小子根本沒把這個秘密當成秘密，早知道真應該先給他打個電話確認一下，現在可好，丟這麼大人也就罷了，還讓所有人誤會了自己和他的關係，東方雲恨啊，當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和甄英雄沒有那種關係！”東方雲解釋不清，乾脆就不解釋了，吼過之後，她沉默了小會，終於閉着眼睛大聲喊道：“我喜歡的是另一個人，不是他！”　　另一個人？一心怔了怔，略帶疑惑的目光轉向了艾華，卻發現，艾華望着東方雲的目光有些獃滯，表情更木了，好象心理受到了什麼衝擊似的，明顯是在吃驚啊！一心還沒來得及欣喜，就被一種擔憂取代了，難道，小雲姐喜歡的那個人不是爸爸？不然爸爸為什麼臉色這麼差？！　　與東方雲感情深厚的一心怎麼會看不出她這段時間的變化啊？不再假扮成熟，比過去更加開朗，快樂，儼然就是品嘗到戀愛滋味的幸福小女人姿態啊！難道讓她品嘗到戀愛滋味的那個人並不是爸爸？　　白果才懶得管東方雲喜歡的到底是誰呢，只要不是甄英雄就行，她一門心思都在甄英雄身上，見東方雲鬧哄哄的折騰一番，還是沒有辦法聯繫到甄英雄，她那口悶氣又噴向了甄天。　　“甄叔叔，你就不能逼晴天和畫兒她們開口？！”　　固然擔心甄英雄，但又十分信任甄英雄，甄天了解自己的兒子，即便是那天為了救李英豪而自殘時他都沒忘了耍個詐，那麼狡猾的小子不太可能會做出什麼不理智的事情來，所以甄天更想知道的不是甄英雄在哪，在做什麼，而是下一步他想要做什麼，本來還饒有興緻的觀察和揣測東方雲與艾華之間透出來的那股曖昧的味道，被小白突然一逼問，他心裏一虛，差點忘了自己的身份。　　“那兩個丫頭？不太可能吧？”甄天的話缺乏底氣和該有的霸氣，在小白面前好象低了一頭似的……

# 第481章 固執的嘴硬

　　“那幾個丫頭自從跟了英雄之後，就很少把我放在眼裡了，當然，想讓晴天和畫兒開口不難，那幾個丫頭除了英雄以外，就只對柳絮為命是從……”　　小白精神一振，“你有辦法讓柳絮開口？！”　　“沒有。”甄天撓頭一笑，道：“柳丫頭受過這方面的訓練，是不可能出賣英雄的，她是九鳳中嘴巴最硬的。”　　小白一點也不喜歡甄天的玩笑，氣急敗壞的她已經忽略了長幼之禮，“那你說這個幹嗎啊？！”　　一心是比較理智的，看艾華與東方雲之間氣氛有些不對勁，有意把話題岔開，便藉著甄天無聊的調侃，問道：“受過這方面的訓練？甄叔叔，那是什麼樣的訓練啊？”　　一心不過是隨便提問，意圖吸引轉移艾華和東方雲注意的重心而已，可甄天被她這麼一問才察覺到方才那話說的有些不應該了，擔心一心的心理接受能力，甄天正在猶豫要不要回答一心這個問題，有意討好一心的項嘯鳴已經說道：“其實很簡單，我聽木老說過，少爺回國之前，曾經對柳絮做過最後一次考核，將她捆綁囚禁在低溫環境中，與所有人隔離，除了少量的水，不會給她提供其他任何食物，並每天給她注射少量類似於迷幻葯的麻藥，那種藥物可以引起感官的‘目關感’……”　　項嘯鳴顯然是把艾華等人看做自己人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把一心當作了少奶奶的緣故，所以毫無顧忌的說出了自己以為理所應當，卻是一心和白果等人理解範疇以外的事情，甄天和木子華頻頻用眼色阻止而不被注意的情況下，再想用行動打斷他的話，已經太遲了，不但一心和白果，連艾華與東方雲都明顯對這個問題感到好奇了。　　一心疑惑道：“目關感？那是什麼？”　　不可否認，一心微蹙柳眉，那寫滿好奇的一張小臉讓任何男人無法拒絕回答她的問題，水靈靈的大眼睛，好象隨時能滴出淚珠一般，太有殺傷力了，如果說小白少奶奶是強勢的讓人無法拒絕的話，一心少奶奶就是可愛的讓人不忍去拒絕，她有一種氣質，一種讓人忍不住去呵護，去憐愛的氣質，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面前出現了一張天使般的面龐時，你就無暇再去注意別的事情了，美麗的事物總是能吸引人們的眼球，項嘯鳴的眼珠子不敢正視一心，生怕褻瀆了這位少奶奶，但時不時偷瞥一眼，還是佔用了他的全部精力，他根本看不到甄天和木子華勸止的目光。　　“目關感，其實就是通過麻痹她的神經，最大程度的引發她的幻象，例如，看到鮮花，她就感覺自己聞到的花香，聽到鳥叫，她就好象看到了那鳥兒一般，幻象在她而言已經成為了一種可以觸摸到的真實，那種藥物可以影響人的中樞神經，據說國外某些特務機構也會利用這種藥物審問間諜什麼的。”項嘯鳴好象在炫耀自己的‘學問’一般，道：“這種藥物可以把人內心的思想和感情揭露出來，並加以放大，從而導致了狂妄、驚恐的強烈體驗，這些體驗會帶來心理損傷和極度的自悲與失望……”　　所有人的眉頭都栓在了一起，那是對殘忍的一種恐懼與抗拒，可項嘯鳴卻很自豪，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已經被人給鄙視了，黑社會份子終究是黑社會份子，耳濡目染絕對可以把一個正常人給黑化。　　這種事情即便是做刑警的小白也沒有聽說過，雖然抵觸，卻非常好奇，大概也是緣於柳絮就是一個會另人感到好奇的女人吧，而對於好奇的東西，人們總是莫名的想去了解，“隔離柳絮，給她注射那種葯，這麼折磨她，也算是一種訓練？訓練她什麼，考核她什麼？”　　不該說的都被項嘯鳴給說完了，再裝乖孫子也沒用了，木子華嘆了口氣，凄然一笑，道：“說話。”　　“說話？”東方雲和一心同樣的不解。　　“對，說話。”木子華道：“做為英雄的影子，這是意志的考驗，同時也是忠誠度的一種體現，囚禁她之前，對她只有一條要求，那就是，不要開口講話。”　　木子華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眼睛一直望着項嘯鳴，那目光帶着笑意，也帶着寒意，項嘯鳴渾身一顫，此刻才意識到自己剛剛就犯了下了一個‘說話’的錯誤。　　艾華冷笑了一聲，道：“沒有行動自由，低溫，飢餓，都是為了使她的‘目關感’更加強烈的引子，讓她的幻想更加真實，可怕，甄天，我還真不知道，義字會培養保鏢的課程，竟然和美國的CIA，俄羅斯的KGB這些情報機構有一比，那麼那個女孩在這種情況下支撐了幾天呢？三天，四天？”　　“是六天。”木子華淡淡的說道。　　“六天？！”艾華動容了，在各種可怕的幻想中苦苦支撐了六天，這是人類嗎？！要知道，藥物作用下，光是那種飢餓感就足以將一個人折磨垮掉的。　　甄天知道艾華肯定看不慣自己這種把人當做實驗體來測驗的手段，但他還是為柳絮覺得驕傲，或者說，是因為自己培養出了這樣一個保鏢而驕傲吧，“同樣的測驗，九鳳中的其他幾個丫頭中，除了晴天支持了三天，其他人在第二天便稱不住了，大嚷大叫的，大哭大鬧，好象個孩子似的，呵呵。”　　已經沒有心思抵觸了，所有人都在為柳絮的堅強意志而驚嘆，一心和白果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柳絮能毫無猶豫的幫甄英雄擋了一槍，並能奇迹一般的從沉睡中蘇醒過來了。　　也許那從來都不是奇迹，而是因為她那堅強的意志。　　艾華的笑容帶着些許無奈與敬佩，“那種情況下撐了六天才開口說話，這個女孩子不一般啊，看來我們是不太可能從她口中問出英雄的事情來了。”　　“呵呵，如果那麼想，你就大錯特錯了，不是不太可能，而是丁點可能都沒有，我想，英雄就是知道柳絮的嘴巴有多緊，今天早上才特意跑去醫院的吧，既是安撫住院的她，也是將自己的行蹤從柳絮這裏斷絕，他知道，柳絮是不可能出賣他的。”甄天笑道：“柳絮那丫頭是個腦結構比較簡單的人，她智商沒有問題，卻固執的像個傻子，你以為她當時撐了六天之後開口說話了嗎？沒有，撐到第六天的時候，她的神智已經徹底錯亂了，但她仍然沒有說話，不是沒有說話，應該說是說不出話來了，我們僅僅是阻止了她的自殺行為而已，當時，她已經拒絕喝水超過三天了……”　　一心，白果，東方雲，都呆了，艾華無法相信世界上還有那麼頑強，或者說是頑固到極點的人，只不過是一個測試，她卻認真到不惜把命丟掉。　　應該說她是傻瓜，還是讚揚她的聰明？艾華有些明白甄天對柳絮難以界定的評價了，那個女孩知道在幻象中自己早晚會迷失自我，於是，她把所有的意志集中在‘抵制饑渴誘惑’這一件事情事情上，自己拖垮自己的身體，到了最後，就是被幻想迷惑，她也因為身體虛脫，而說不出話來了，那時她腦袋中唯一監守的信念，只有一個，拒絕喝水，也許，當時她已經忘了自己為什麼如此難過卻依然不想喝水了，長時間的痛苦堅持，會讓意志覺得那是一種本能。　　艾華無法相信世界上還有這麼倔強的女孩。　　木子華點上了煙斗，吐了一口濃煙，然後用手輕輕拂散，苦笑道：“英雄那臭小子早就猜到咱們會找他了吧？呵呵，恐怕柳絮那丫頭自己也被蒙在鼓裡呢，不過也罷，就算她知道英雄的處境，只要英雄不許她說，她也是不會說的。”　　項嘯鳴笑着，那是自愧不如的敬佩，“莫說晴天畫兒等人沒有那麼容易說出少爺的下落，就算想說，她們也不會說的，因為她們比任何人都清楚，只要自己的嘴巴一張，柳毛毛的刀肯定會砍在她們的脖子上，那女人的等級觀念就是那麼強，她就是那麼固執。”　　甄天端起茶杯，再次一引而盡，望着艾華，無奈，卻又忍不住驕傲的說道：“難道我們還有比剛才所說的更殘忍的辦法逼她開口嗎？”　　一心和白果心裏的複雜是相同的味道，她們都在問自己，為什麼柳絮能做到那種程度的？真的是等級觀念鑄練出來的忠心嗎？恐怕除了柳絮，沒人知道。　　那絕對不單單是項嘯鳴所謂的‘等級觀念’，即便是，其中也攙雜了別的東西，至少，一心知道，如果那只是尊卑鮮明的等級觀念，柳絮是不可能對甄英雄動感情的，也許，那才是她固執的真正原因。　　心裏，有些羡慕，有些嫉妒，有些酸酸的……

# 第482章 鈴木與吳迪

　　風停了，天色暗淡，彷彿到了傍晚，天上的雲已經看不出滾動，雨勢趨於平穩，卻依然滂沱，不曉得要下到什麼時候。　　街上幾乎看不到什麼行人，只有一輛輛看不清車牌的汽車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朦朧的燈光烘托出一種清涼透骨的寒冷。　　人說腿腳有個毛病的，斷了骨頭傷着肉的，在陰天下雨的時候難免會覺得隱隱作痛，很是難當，這理論放甄英雄身上是不是那麼回事倒沒看出來，但‘永泰安’的吳迪卻是感同身受。　　此刻的吳迪，被綁的好象個木乃伊，靠坐在病床上，他的目光，盯着自從他蘇醒后第一個專程來探訪他的客人，一個他覺得面熟，卻並不認識的客人，所以說她是客人，是因為她帶來了一束探望病人的鮮花，不過可惜的是，吳迪這個粗人並不曉得那花是何品種，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收到女人送的花。　　這是一家規模不算很大的骨科醫院，是一個雙人病房，卻只住了吳迪一個人，房間很普通，很簡單，幾乎沒有什麼擺設，除了兩張床，便只有夾在中間的一個床頭櫃而已，以至於那束鮮花都無處插放，只能放在那個柜子上。　　水泥地面有些陰濕，向上散發著刺鼻的消毒水味，沒有開窗子，房間里又悶又潮，讓人幾乎喘不上氣來，吳迪不時瞥向女人身邊，那個放在床上的體積較一般而言相對大了不少的昆包，直勾勾的，那是一種好奇而貪婪的目光。　　再次望向那冷艷的女人，他的目光有些顧慮，同樣也有些悸動，這女人很漂亮，但是，甄英雄‘教育’過他，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是危險，他知道，這女人身上，有一種比甄英雄更危險的氣息。　　如果顏冰看到這個女人，定然會大吃一驚的，因為，這人赫然就是鈴木優美！就算是甄英雄，就算是義字會那麼多人，也絕對沒有想到鈴木優美會跑到這所小醫院來見一個殘廢！　　吳迪傷的不輕，右手手掌被甄英雄一刀貫穿，並豁開了一條口子，此時包的像個饅頭，拜鈴鐺那丫頭所賜，左肘部位骨折，那厚厚的石膏就像把一個圓柱型的垃圾桶套在了胳膊上，雖然醫生還沒有告訴他傷情如何，但吳迪非常清楚，這條胳膊對自己而言，已經不存在痊癒的可能了，因為它永遠無法恢復到受傷之前的狀態了。　　下半張臉被阿東用槍把砸的幾乎爛了，嘴唇動一動，這一張臉都是疼的，外傷癒合之前，幾乎掉乾淨的牙齒補都沒辦法補，此刻半張臉纏着紗布，儼然一副毀容模樣，莫說開口講話了，連吃東西都做不到，只能靠打點滴過活，甚至是吞到肚子里的幾顆子彈和牙齒都未能排出來呢。　　不是致命的傷，卻是絕對的折磨人啊，吳迪後悔自己得意忘形的開罪了甄英雄，但同時也想將他碎屍萬段，一解心頭之恨。　　一切都完了，甄英雄不但斷了自己一條胳膊，還斷送了自己在道上混的前途，不要說其他的組織了，被送到這個小醫院后，連‘永泰安’的人都不敢守在這裏，生怕義字會不依不饒的尋仇過來，牽連組織，老大交了一筆醫藥費，扔下了五萬塊錢，憤憤的只留下了一句話便頭也不回的走掉了，“好自為止吧，從此你與永泰安再無瓜葛。”　　吳迪就不服了，那個頂着老大頭銜的王八蛋在自己為他贏得利益的時候，就差蹲下來給自己擦皮鞋，舔腳丫子了，現在卻臉一寒，卸磨殺驢，竟一點情感不念，世事多變，人情冷暖，也不過如此吧？當真是一念之差，天上地下啊，只因為自己被那些阿諛奉承捧的腦門一熱，就被甄英雄一腳踢進了無間地獄，不公平，太不公平！　　永泰安想用五萬塊錢就和自己撇清關係？太便宜了，自己為永泰安得到的乞止五百萬啊？甄英雄把自己當成什麼了？一隻蟑螂？管你死活，打扁你便丟到一邊了？　　媽的，老子豈能任人欺凌啊？！　　鈴木優美看的出吳迪中的怨恨，也看出了他那一分猶豫，微微一笑，拉開那昆包的拉鏈，道：“怎麼？你不敢？還是說我的誠意無法打動你呢？那麼，再加上這些東西呢？”雙手一提那沉甸甸的昆包，一捆捆嶄新的美元頃刻堆成一座小山。　　吳迪眼睛一亮，好象異性磁鐵相吸一般，他身子猛的向前一傾，雖然早就猜到那包里肯定是錢，但他卻萬萬沒有想到，裏面塞的竟然是美鈔！　　那至少也有五六十捆吧？如果沒有紗布裹着，嘴裏已經沒有牙齒把關的吳迪，那口水肯定會‘飛流直下三千尺’啊。　　“錢不多，八十萬美金，事成之後，還有一百二十萬美金會送到你手中。”鈴木優美坐在鈔票一旁，拿起其中一捆，笑道：“如何呢，吳迪先生，我的誠意夠了嗎？你應該知道，對於你，我並不需要如此慷慨的，中國不是有一句老話嗎？叫做‘痛打落水狗’，雖然會傷及您的自尊，但請恕我直言，現在的您，就是一隻落水狗。”　　如果能罵街，吳迪非操媽日奶奶的臭卷這個日本娘們一頓，雖然她所言不虛，但這話聽着，就是在直接戳人傷疤啊。　　“你不需要用這種歹毒的目光看着我，我是在利用你，但同樣，我也是為你指出了一條雖然冒險，卻值得一拼的明路。”鈴木優美從懷裡掏出一張折的很整齊的白紙，打開，展在吳迪的面前，笑道：“我想這個東西，應該很快就散發到全國各地了，到時候偌大的中國，將再無你立足之地，而且我認為，以你現在的狀態，恐怕連朗朗市都出不去了。”　　望着那張紙，吳迪的眼中是驚訝，更多的，是恐懼，一種發自內心的恐懼，那張紙上，赫然寫着‘通緝令’三個大字，而那張黑白色的照片，不正是自己這張特點鮮明的臉嗎？媽的，為了參加黑市拳而犯下的事兒終於暴光了！　　綁架，殺人，勒索，侮辱屍體，一旦被抓，鐵定被槍斃啊！吳迪沒辦法不怕，正如鈴木優美所說，目前他這個狀態，就算跑路都跑不掉。　　“吳先生，我想你應該知道，甄英雄身邊那個女人，是朗朗市刑警隊的女警察，如果她看到了這張通緝令……你說甄英雄為了哄她開心，會不會把你當做一份不錯的禮物，送到警察局去呢？”　　事實上，白果已經從白耀天那裡看到了這張通緝令，現在所以把他這個人給忽視了，正是因為冰恨天牽引了他們的注意力。　　吳迪聽的出來鈴木優美的潛台詞：如果你不與我合作，我就把這張通緝令散發出去……　　吳迪的眼神嚇不住鈴木優美，她加強攻勢，道：“看看你目前的處境吧，甄英雄無情的把你廢了，趨於他的淫威，省內黑道都再難有你容身之所不說，甚至永泰安的人都急於與你劃清關係，不再將你視為同伴，你該何去何從？兩百萬美金雖然不多，但與你那區區五萬塊相比……呵呵，至少逃到國外，能在一段時間內保證你的生活不是嗎？反正都是個死，與我合作，至少可以得到一線生機，請你慎重考慮一下，雖然有一定風險，卻是你唯一的選擇。”　　鈴木優美語氣一沉，美眸寒光爆閃，冷冷道：“想想看吧，就算拼不出一條活路，也能讓甄英雄給你陪葬，是不是非常值得一搏呢？”　　吳迪從未在一個女人身上感覺到如此強烈的殺氣，只覺得寒毛都立起來了，他不知道鈴木優美為什麼勸說自己一起暗殺甄英雄，但他卻知道她說的沒有錯，殺掉甄英雄，不僅是為了報復他，也是因為自己沒有其他選擇。　　被通緝，沒有錢，怎麼跑？天知道甄英雄會不會就那麼算了，他女朋友就是警察，別說他了，恐怕為了討好他，巴結他，永泰安那群忘恩負義的孫子就會把自己五花大綁的交出去，藉此和自己，和那件綁架撕票的案子撇清楚關係！　　他媽的，黑社會，一個比一個黑心！　　看看通緝令，看看堆起來的美鈔，再望向鈴木優美的時候，吳迪的目光無比堅毅。　　“這麼說，我們成交了？”　　吳迪看不透鈴木優美那淡然的表情，也不了解這女人的底細，卻還是鄭重的點了點頭，因為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女人想要幹掉甄英雄的決心，是非常認真的。

# 第483章 獵人與獵狗

　　這個結果是早就預知的，吳迪的妥協並非偶然，而是必然，鈴木優美對此早有把握，因此並不覺得驚訝或者欣喜，甚至覺得吳迪墨跡的時間長了一點，等他點頭已經等的有些不耐煩了。　　沒有太多時間在這個地方逗留，雖然，這裏絕對不會有義字會的人監視，因為，在他們看來，吳迪已經和‘廢物’兩個字畫上等號了，鈴木怕的是，離開那個‘小窩’的時間太長了，會引起顏冰和羅比的懷疑。　　很趕時間的樣子，起身朝門口走去，鈴木優美道：“既然如此，就按照我剛才說的那個計劃行事吧，事成之後如果你還活着，除了剩餘的一百二十萬美金，我還會安排你離開朗朗市……”　　“整整（等等）！！！”　　就在鈴木優美出門之前，吳迪終於按耐不住好奇心，忍着臉上被牽動的巨痛，用含糊的言辭問道：“餓痕么捏要嘎掉工應轟……”　　鈴木優美沒有回頭，總覺得被吳迪看到自己因為聽不懂那幾句話而皺起眉頭的臉，會破壞掉這嚴肅的氣氛，雖然她中文水平不錯，但吳迪說的如此含糊，她還是聽不出來，好在，聰敏的她大概知曉吳迪心中的疑問，倒是猜到了他想問什麼――為什麼你要幹掉甄英雄。　　“和你一樣，我也覺得甄英雄是個非死不可的傢伙，僅此而已。”　　鈴木開門而去，沒有回頭，吳迪怔了片刻，眼中多了一分殘忍而瘋狂的笑意，趕快從床上翻下去，在護士下一次給他掛點滴之前，他要將那些鈔票統統收起來。　　……　　“該死的，這該死的天氣，這個城市沒有天氣預報，只有馬後炮嗎？該死的，早上的報道算是怎麼回事呢？難道那個主播患有嚴重的間歇性失憶症？”　　剃了光頭的托尼不耐煩的再一次擦掉玻璃上的哈氣，瞪圓了眼睛，好象用力撐開眼皮，就能將漢宮門前的情況觀察的更清楚點似的，在剛剛過去的一個小時中，他乘坐的這輛出租車已經是第四次經過漢宮的門前了，車裡的收音機正在播放的，正是那遲來的天氣‘預報’，聽聞這場中到大雨可能延續到明天午後，托尼恨恨的關掉了那收音機。　　“我親愛的巧克力甜心，你是不是再給西蒙娜打個電話，我實在等不及了，我要去醫院將甄英雄直接幹掉！”托尼怒不可遏，有限的能見度讓他無法很好的監視漢宮，而且因為這場該死的大雨，潛入漢宮的難度更大了，幾乎是不可能的，陰沉的天氣似乎是一種危險的信號，總能讓人的警惕性在不自覺間提升，門可羅雀的漢宮門前，隨便出現一個人都是非常可疑的，足以引起那些穿着保安制服，卻明顯帶着危險氣息的傢伙注意。　　鬱悶的天氣，鬱悶的氣氛，讓鬱悶的托尼有些精神失控，窩在這小小的車廂里，他渾身的不自在，不舒服，他想要發泄，甚至用一種用匕首將開車的同伴殺死的衝動，他在努力壓抑自己狂亂的衝動，卻渴望着釋放。　　“加布利爾先生，請不要忘記我們的任務，我們像飢餓的流浪狗一般徘徊在漢宮附近，不單單是要幹掉甄英雄一個人而已。”坐在副駕駛位上的克拉拉回過頭來，語風尖銳的說道：“義字會的高層，都是我們要啃食的獵物。”　　“哦，我的甜心，為什麼你的比喻讓我聽起來這麼不舒服呢？”心情本來就不好的托尼帶着濃郁的殺氣，笑問道：“流浪狗？你是在說我嗎？”　　“也包括我。”克拉拉絲毫不懼，兀自挑着托尼不愛聽的說道：“如果甄英雄那麼容易就會死掉，你那條引以為傲的金黃色的小辮子也不會離開你的光頭了，我們就像是被顏冰和鈴木指使的狗一樣，在這裏尋覓她們想要得到的獵物，哼哼，權利與金錢真的是很好的東西，就像一把獵槍，誰得到，誰就是獵人，一個養着幾條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忠誠的狗的獵人，很遺憾，托尼先生，你沒能得到那把獵槍，所以我們要繼續做一條狗，幫助主人尋覓獵物，然後請求主人賞我們一口吃的。”　　這個帶着怨氣貶低自我的比喻讓托尼非常的不爽，“克拉拉小姐，你在生氣，對嗎？”　　克拉拉用右手摸了摸眼角已經結疤的細小的傷口，又輕輕拍了拍小腹，鄙夷的笑道：“如果我給了你一張兩千萬的空頭支票，讓你空歡喜一場，我想你也會生氣的，不是嗎？不過我還是要感謝你，是你讓我更加清楚的認識到了自己是一條需要看主人臉色而裝出乖乖相的狗。”　　上次在朗朗大酒店沒能幹掉甄英雄不說，臉上破了相，小腹還被甄英雄給捅了一刀，而最可悲的就是，為了掩飾擅自暗殺甄英雄並失敗的這個事實，明明受傷不輕，卻要在顏冰等人面前裝的健健康康，還跑來執行危險的暗殺任務，對一個殺手來說，這簡直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克拉拉怎麼可能不生氣呢？　　“是啊，因為甄英雄，害我們暫時不得不成為顏冰的一條狗，所以我才想殺了他啊。”托尼眼神犀利，寫滿了怨恨，不知是針對克拉拉那不禮貌的說話，還是針對幻想中那一臉得意笑容的甄英雄，咬了咬牙，道：“我並不相信那個只會裝高雅的西蒙娜有什麼能力可以幹掉甄英雄，至少，直到現在，她的人都沒有能混進醫院不是嗎？”　　成為不了朋友，就註定成為敵人，小心眼兒的人大多會被這句話框住，很明顯，克拉拉就算個心眼兒不大的人，小腹的疼痛使得她處處看不慣害她變成這幅慘樣的托尼，“親愛的托尼，我們好象也沒有混進漢宮不是嗎？而且，我們連停下車來靜靜的觀察都做不到，又憑什麼去嘲笑西蒙娜呢？哼，真是讓人羡慕啊，只有那個臭丫頭可以在這種爛天氣中悠閑的享受下午茶。”　　托尼也知道放棄監視漢宮而去醫院，也未必可以幹掉甄英雄，有些頹然啊，只要看看漢宮，就不難理解西蒙娜的人為什麼無法混入醫院了。　　漢宮只開放了兩個門口，一個是正門，另一個是為住宿客人提供的內部停車場，但是，進入內部停車場，必須經過車輛登記，對想混進去的殺手而言，顯然是行不通的，而且，從外面也無法確定停車場內部的警備情況，即便貿然的混了進去，也難保不會打草驚蛇，甚至是自投羅網也說不定啊。　　至於正門，因為大雨滂沱，幾乎沒有人出入，而且那幾個保安明顯不是善茬子，他們的每一個眼神，都像是訓練有素的軍人。　　不要說混進漢宮了，連監視都變的極為困難，漢宮附近並沒有合適的可以作為監視點或者狙擊點的藏身點，或者說，不是沒有，而是距離都在六百米以上，在如此天氣條件下，可視度不足兩百米，什麼都看不清楚，惟有縮短監視的距離，但更要命的問題在於，兩百米以內，只有露天環境，想要監視，無非兩種辦法可行，一，扮做行人，徘徊在監視範圍內，但是，這種天氣，哪有神經病在雨里來回溜達的？更何況，托尼和克拉拉，包括伊蓮娜，三個小組中就沒有一張東方人面孔，這個時候溜達在無人大街上的外國人，無異於舉着牌子告訴義字會‘我就是殺手’一般。　　漢宮的警備工作做的非常到位，大街上並非無人，在漢宮附近，幾乎所有可以停泊車輛的地方，都有穿着雨衣，拿着對講機的人，他們以兩人為一組，對每一輛停泊車輛進行檢查，並注意着所有接近漢宮，或者觀察漢宮的少數行人。　　托尼和克拉拉共有十一個兄弟姐妹，分乘四部汽車，只能圍着漢宮好象秒針一般不停的轉着圈，靠這種最笨的方法監視漢宮門前的動靜，大雨唯一帶給他們的有利之處，就在於那些穿着雨衣的傢伙永遠都看不清楚他們的車牌號，他們可以無休止的在漢宮門前經過，畢竟，車流還是流動不息的，但是，監視的空當卻無法避免的擴大了。　　相比起暗殺甄英雄來，托尼對權利的慾望更大，正因為甄英雄沒有成為他奪得權利的一件應該被犧牲的工具，所以托尼才想親手幹掉他一泄心中的憤然，但他也知道，現在的他已經沒有違逆顏冰的資格了，監視漢宮，是他現在唯一能做，並必須要做好的事情，頹喪，他的心情只能用頹喪來形容。

# 第484章 扮豬亦真豬

　　克拉拉看到托尼沉默了，也覺得自己的話說的重了一些，不再故意找茬，沉默了一會兒，平靜了一下，才微蹙眉頭，輕聲道：“甄英雄在朗朗大酒店被襲擊的事情並沒有引起夫人的懷疑，因為他好象只受了一點輕傷，又有警察在場，便只當他是真的遇到了偷車賊，出於小心原因才不許西蒙娜離開醫院，但是……我們卻非常清楚，我那一刀不但刺的很深，而且刀子上還塗了強效麻藥，即便是受過抗體訓練的我也躺了整整半天，為什麼與甄英雄在一起的那個警察對此卻毫無懷疑呢？難道先前的種種跡象都是假的，事實上，甄英雄早已經察覺到了夫人的計劃，並與警方聯手了？”　　克拉拉撐‘顏冰’為夫人，顯然是不再有背叛她的意思了，當然，這並不是出於對顏冰的尊重，而是屈服與鈴木優美和羅比等人的淫威，但她的擔憂，卻是顏冰等人並不知道的。　　托尼望着窗外，心情爛到谷底的他早就懶得去理顏冰的計劃了，不能親自殺甄英雄泄憤，他對其他的事情已經漠不關心，聞言僅僅是微微一笑，難得深沉的說道：“誰知道呢，顏冰交給我的任務是監視漢宮，僅此而已，就像獵人的狗一樣，只負責獵食，卻不會去關心主人的性生活，不是嗎？”　　克拉拉一怔，皺起的眉頭一展，“也對。”　　車內再次沉默，好一會兒，才聽托尼好象自言自語一般的喃喃道：“甄英雄和警察之間的關係如何我沒有興趣，我更感興趣的，是那天甄英雄和西蒙娜在房間里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西蒙娜找不到對甄英雄下手的機會呢？”　　克拉拉聞言，愣了。　　“哼，也許是我想太多了吧。”托尼自嘲的笑道：“畢竟，甄英雄是毫無防備的被我們偷襲了，很可惜，只差一點，我們就不必像現在這般成為別人餵養的狗了。”　　克拉拉不是傻瓜，托尼這句話，不但沒有否定什麼，反而還等於承認了他對西蒙娜有所懷疑。　　不過，正如托尼所說，好象並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那一點吧？但是，無論是義字會現在的警備，還是甄英雄早上的機警，卻都透出一種古怪的氣息。　　也許，真的是自己等人太敏感了，克拉拉表情釋懷，可後背卻透着絲絲涼意。　　……　　甄英雄雖不懂風雅，卻附庸風雅，就好象他一流氓，愣要去當個文鄒鄒的老師一般，人們常常以為，觀察一個人，可以細緻入微，由小見大的來看，在一些不經意的小地方，最能體現一個人的真實，但是，這套觀人的方法，顯然並不適合用在甄英雄的身上。　　顏冰不禁感慨，也許，是過去的自己太天真了，自以為看人很有一套，無論是羅伯特，還是哈恩，亦或是羅比，自己都能看將其看透，但甄英雄的出現，終於讓她知道，原來，容易看透的那些人，僅僅是和自己有很多相似的，與自己相同類型的人，因為了解自己，所以很容易了解與自己相似的人，但是，對於另一類的類似於甄英雄的怪胎，她徹底的茫然了，頗有點獅子吃刺蝟，不曉得怎麼下嘴的感覺。　　乍一看，甄英雄是個怪人，然後，無論怎麼分析，得出來的結論依然是最初的結果，他是個怪人，至於怎麼怪，顏冰也說不清楚。　　由小見大，這種觀人的方法套用在甄英雄的身上，是極為矛盾的。　　甄英雄是個不拘小節，或者說他不是一個會拘小節的流氓，粗俗，下賤，齷齪，痞性十足，為達目的，可以不則手段，且，他的手段充斥着破壞性，無論是破壞別人，還是破壞他自己，皆毫無留情，他似乎是一個追求結果的男人，只要最終目的達到了，他的刀子插在敵人身上，和插在他自己身上，在他看來僅僅是一個過程，根本不需要任何顧慮與思考，很多時候，他都像個莽撞人。　　可是，他的莽撞，似乎是為了維護一個大環境不受到震蕩而表現出來的手段，說他行事莽撞，但那個非常敏感的大環境，卻好象操縱在他的手上一般，凌駕於大環境俯視觀來，他的莽撞又成了一種巧妙的手段，他又像一個有大智慧的人。　　除了‘扳豬吃虎’，顏冰實在想不出什麼其他的詞彙更適合甄英雄了。　　披上豬皮，在森林中埋伏起來，當老虎欣喜一頭蠢豬將會成為自己的午餐而靠過來的時候，這披着豬皮的傢伙輕鬆的扣動了扳機……　　顏冰也看過《三十六計》，對這第二十七計也略有認知，以這‘扮豬吃虎’來講，並算不得深奧，它的難度並非捕捉老虎這個結果，而是你能否忍受扮豬的恥辱，你有沒有能力和勇氣把自己裝扮成一頭豬的這個過程。　　一個有信仰，有自尊心的人，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是一頭豬，所以，羅伯特，哈恩，羅比，很容易被人看透，而鈴木優美可以披上豬皮，所以，她在世家潛伏了十三年，直到她遇到了同樣披着豬皮的甄英雄，才在她自己還不知曉的情況下，被甄英雄偷走了她身上的皮，暴露出了真身，從這方面看起來，甄英雄所以能看透鈴木優美，是因為他和鈴木優美在某些方面是有很多相似的人。　　但是，同樣是想吃掉老虎的‘豬’，顏冰發現鈴木優美與甄英雄不同，能扮豬吃虎的人，就是有勇氣忍受恥辱的人，這種人褪去豬皮之後，是比哈恩羅比等更有原則的人才對，這種原則也可以體現為一種自尊心，如果說鈴木優美是一披着豬皮想要吃虎的人，顏冰開始懷疑，甄英雄會不會就是一頭不知天高地厚，真的想吃老虎的豬啊？　　按理說，甄英雄已經沒有必要在自己面前披上那層豬皮了，可為什麼就是無法從他身上看到一丁點作為一個男人應該有的原則與尊嚴呢？　　“幫我把這個丟掉。”只圍了一條枕巾的甄英雄凍的直打哆嗦，關上落地窗，拉上窗帘，伸手遞給顏冰一個塑料袋。　　光着身子跑到陽台去，顏冰絕對不認為他是去欣賞雨景了，下意識的縮了下手，直覺告訴她，這不是什麼好東西，“這是什麼？”　　“屎。”甄英雄臉不紅，心不跳，但說話有些含糊。　　“什麼？！”顏冰以為自己聽錯了。　　“大便。”甄英雄以為顏冰沒聽明白，於是體貼的換了個比較高雅，卻高雅不到哪裡去的另一個說法。　　一個大老爺們，竟然能面不改色的遞過一個塑料袋，告訴面前的女士這裏面是他拉的大便，顏冰捏着鼻子連退兩步，只看着那個下垂成一坨的袋子，彷彿都能感覺到那噁心人的柔膩觸感似的，差點當場吐出來，“甄英雄，你他媽……你想耍我到什麼時候？！”一向高貴典雅，注重儀態的顏冰都噴出髒話來了，可見她心中的憤怒啊，她覺得，甄英雄這個玩笑開的太過了，再怎麼說自己也是個女人啊，任天下多不要臉的男人，也不能低俗到不要丁點尊嚴吧？　　“我不是耍你，只是，人活着總得吃飯吧，吃到肚子里的東西需要消化，而消化的過程中就難免會有不被吸收的食物殘渣，這些殘渣總要通過這樣一種形勢排出體外吧？”甄英雄這人但凡覺得自己有理，多尷尬的事情都能講的理直氣壯，雖說他心裏也覺得不好意思，但是，他卻知道，越是尷尬，表面上越不能體現出來，不然反而容易被人看低了，“冰兒，難道你不大便？”　　儘管甄英雄已經盡量裝出一副聖潔的表情，可顏冰還是無法遏止大嘴巴抽他的衝動，有問女士這種問題的男人嗎？他當他是幼兒園那些對任何事物都感到無知與好奇的天真小孩子嗎？　　“你……你有毛病啊？！”顏冰承認自己這輩子活的並不開心，但不開心和生氣是兩回事，可能今天生氣的次數，已經比活過的三十幾年加起來還要多了，這甄英雄絕對是一氣死人不償命的天才，“你氣我，耍我，好，我忍，但你至少要有個限度吧？！”　　顏冰覺得，甄英雄是故意的，知道自己不能拿他怎樣，存心戲弄自己，而且他玩弄的手段越來越過分，越來越荒唐。　　天做證，甄少爺絕對沒有那個意思。

# 第485章 至賤則無敵

　　“冰兒……”　　“別那麼叫我！太噁心了！”顏冰直起雞皮疙瘩，看着那個裝着最乾脆污穢物的袋子，她又退了兩步。　　“好，好，顏冰小姐，顏冰夫人，顏冰阿姨，顏冰奶奶！這麼稱呼你總可以了吧？”甄英雄頗有點不高興的說道：“你覺得我耍你，可我卻覺得是你在耍我！”　　“啊……？！”顏冰不是沒見過顛倒黑白的無恥之徒，但能像甄英雄這麼理直氣壯顛倒黑白的主兒，卻是今天第一次遇到，見甄英雄走前兩步，她趕緊道：“你別過來！再過來我叫了啊！”　　甄英雄看了看手裡那袋子，也覺得噁心，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存心整顏冰，他不但停住了腳步，還小退了一步，以此來證明自己有多無辜。　　顏冰怎麼會看不懂甄英雄眼神中的含義啊，更來氣了，“我耍你？你倒說說，我怎麼耍你了？”　　甄英雄冷哼一聲，道：“你站着說話不腰疼，挨那一個勁兒的說風涼話，難道不是耍人嗎？”　　“我說風涼話？”顏冰氣道：“我說什麼風涼話了？！”　　“吼吼……。”甄英雄怪笑兩聲，“人都有解決生理的需要，你要方便能去衛生間，我去哪啊？要不你和羅比商量商量，讓他別守着馬桶，去外邊喝個下午茶，給我上廁所爭取一點時間？”　　被甄少爺這麼一反問，顏冰還真有點啞巴了，確實啊，羅比就在門外，甄英雄想上廁所，的確是個問題，“那……那你也不用讓我去處理這臟東西吧？”　　“開玩笑，你不去丟，難道要我去啊？我要有那本事，直接去坐馬桶不就得了，何必費勁扒拉的調整姿勢朝袋子里拉啊？你知不知道，一不小心拉在陽台上，清理起來會更麻煩的，而且還很可能遺留下氣味……”　　顏冰那小臉燒的都快要化了，甄英雄這話太粗俗，太直白了，“那，那你直接丟掉不就結了！”　　“這玩笑開的更大了。”甄英雄嗤之以鼻，道：“剛才小解的時候就夠對不起樓下的兄弟了，還好那是液體，現在又在下雨，被淋了也不會察覺到……”　　這傢伙太缺德了，無論是做的事兒，還是說的話……顏冰覺得自己的羞恥心已經不容自己再繼續聽下去了，偏偏，就算捂住了耳朵，甄英雄的話還是一絲不露的鑽了進來。　　“但是，這東西就不一樣了，這可是八樓，如此大的一坨兒丟下去，有可能砸死人的，就算砸不死人，被人看到這麼大一堆糞便掉下來，得怎麼想啊？他要覺得那是人糞也就罷了，大不了我就落個缺德的名聲，可萬一看到的是個缺心眼兒的，非以為朗朗市上空出現了什麼奇異的大形鳥類，報告給城管和動物園，呼啦呼啦的招來一群人，驚動了羅比和鈴木優美，那不就得不償失了？其實你不過举手之勞，就能避免那麼多有可能發生的麻煩，不是很划算嗎？我絕對不是戲弄你或者存心耍你，實在是沒有辦法不是嗎，當然了，我把它放在陽台也不是不行，只不過現在陰天下雨還好說，可明天晴天了，太陽那麼一曬……天啊，光是想想那味道我都要吐了……”　　明明就是你添出來的亂子，辦出來的噁心事兒，你還腆着臉蛋子嘔吐？！顏冰快被甄英雄折騰瘋了，誰能相信二十多的大小伙子臉皮能如此之厚啊？　　“你別說了，別說了！我丟，我丟總成了吧？”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顏冰到底妥協了，甄英雄這傢伙的歪理總是一套一套的，偏偏總有些讓人無法辯駁的道理，顏冰發現，自己真的看不透這個傢伙了，他到底是扮豬吃虎的大智若愚的人，還是純純粹粹，地地道道的一頭不知好歹，想要吃老虎的豬啊？　　有很多時候，這個喜歡裝紳士的流氓，是一個比流氓還要低級的渣子，偏偏，這個渣子即便是在講歪理的時候，都能讓人感覺到他心思的縝密。　　顏冰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接過了那系的很緊，事實上並沒有味道外泄的袋子，在門口抄了一件上午穿過是外衣，把袋子裹擋住，嗔怪的瞪了甄英雄一眼，轉身朝門口走去，她已經決定，這件自己非常喜歡的外衣，這輩子都不會再穿了。　　擁有喜怒哀樂，知道發嗔生氣，這才是一個健全的人，一直都是撲克臉的顏冰，被甄少爺氣的表情豐富了很多，不可否認，這個時候的她，只是一個慪氣，受氣的小女人，寒着的小臉色彩不再單一，很漂亮，很可愛。　　看到顏冰那彆扭的步伐，取得了偉大勝利的甄少爺往床上一躺，笑着，既像寬慰她，又像得寸進尺的說著風涼話，道：“其實凡事都有兩個方面，如果你換一個思維去看待那東西，也許就不會覺得噁心了，糞便也一樣，你只當它是糞便，它當然會噁心，但是，我們可以細緻的分析它嘛，我們的糞便四分之三是水分，其餘大多是蛋白質、無機物、脂肪、未消化的食物纖維、脫了水的消化液殘餘什麼的，還有維生素K和維生素B，對农民來說，這是天然化肥，是非常好的農業資源啊，最天然的蔬菜，都是用它做肥料的……”　　“求求你，閉上你的嘴，不要再說了行不行？！”　　顏冰眼淚都要流出來了，沒見過這麼欺負人，也沒被人這麼欺負過，一個有潔癖的女人被迫拎着那麼噁心的東西，顏冰本就已經創造了奇迹，偏偏甄英雄還在不斷的提醒她那東西有多噁心，在甄英雄面前，她徹底的崩潰了，“嘔……”……　　……　　艾華知道此行來漢宮，其實是很莽撞的行為，不過，他心裏着實有些放不下，加上突然下雨，取消了去開發區視察的行程，突然空出了一些時間，因此在返回的途中就近來了漢宮，為了掩人耳目，他並未用司機司馬成開車，而是乘坐的東方雲的寶來。　　艾華此行，只是想知道兩件事情而已，既是出於自己的本意，也是受白耀天委託。　　白耀天顯然對自己的女兒很沒有信心，加上老婆吳歌也被甄英雄‘收買’，他總覺得甄英雄有很多細微末節，卻非常重要的東西隱瞞了自己，例如，自己知道本應該在海上的他突然回到了朗朗市，卻不知道他回來具體做了什麼，甚至是白果也並非十分清楚，這讓白耀天覺得很鬱悶，他逐漸感覺到，女兒並不能很好的監視到甄英雄的一舉一動。　　至於艾華，則表面為公，實際為私，他絲毫不懷疑甄英雄的能力，但與甄英雄有一個私下協議，即，一定要幹掉諾森家族，替蘇影剷除後患，並脫離黑道，他知道，甄英雄已經到了有所動作的時候，卻不知道他的計劃究竟是如何的，從這一點來說，他有着和白耀天同樣的感悟，甄英雄並沒有像個合作者一般坦誠。　　這陣子一直忙的脫不開身，艾華也藉此全身心的投入進去，強迫自己不要過於干涉甄英雄的計劃，強迫自己去相信甄英雄，但今天上午，考察的工作臨時取消之後，突然空閑出來的時間竟然讓他那一直壓抑的不安突然爆發，艾華終於沉不住氣，決定親口問問甄英雄與蘇影目前的情況，卻發現兩個人都聯繫不上了，這才意識到不對勁，來到了漢宮，卻得知，今天早上才從海上歸來的蘇影上午突然帶着行李返回了美國，而甄英雄一早也消失了，並失去了聯繫。　　這一趟可謂空手而歸，東方雲開着車，卻不時偷瞥一眼，從后視鏡中看到艾華那漠無表情的一張臉，心裏不太是滋味。　　不但是白來一趟，拜甄英雄所賜，還引出了那麼多沒有必要的麻煩，現在所有人都懷疑自己和那臭小子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了！東方雲恨的直磨牙啊，想到剛才發生的那些尷尬，她死的心都有，那個混蛋小子居然把自己給他的電話告訴給那麼多人知道，混蛋，簡單混蛋到了極點！這讓自己以後怎麼出來見人啊？　　其實東方雲還是誤會了甄英雄，當初她給甄少爺手機的時候，以為沒有人注意到，可事實上，一心和白果都看到了，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而且，甄英雄知識把那個電話號碼告訴給了別人知道，卻並沒有告訴任何人那個電話是她送給自己，更不要說她如此做的目的了。

# 第486章 他和她（一）

　　東方雲偷偷將那個電話塞給甄英雄的時候，恰好甄英雄身上沒有手機，而當時甄少爺又剛好與艾華達成某種合作關係，一心和白果就自然而然的以為，東方交給甄少爺的手機，是用來和艾華聯繫用的，因此並沒有多想，所以剛才在漢宮，當顧弄玄虛的東方撥出那個手機號碼的時候，一心和白果才表現的那樣驚訝，而東方小姐又因為手機號被所有人知道，太過羞憤，連連說走嘴，才引起了一連串的誤會。　　‘私人手機’‘兩個人的秘密’，這些話太引人遐想，惹人懷疑了，一心和白果本以為這是個公開的電話號碼，卻不想是東方雲背着艾華，偷偷交給甄英雄的，以做兩個人單獨聯繫之用，而艾華更是從來都不知道那個手機的存在，如此前提下，能不引發誤會嗎？　　一心當初以為東方雲和甄英雄親近，是希望甄英雄幫她出謀划策，可以拉近和艾華的關係，偏偏這個沒有必要的誤會，讓本來這樣以為的一心似乎產生了一些其他的想法，連她都如此了，更何況其他人啊？只不定怎麼懷疑自己和那個臭小子呢！　　東方雲心裏這叫一個憋屈，不過，她倒並不在意別人怎麼想，只要和一心解釋清楚就好了，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問心無愧就好了，管其他人怎麼想呢！可是……在東方小姐看來，艾華顯然不在那個‘其他人’的行列之中，她還是非常在意艾華是怎麼想的！　　板着一張苦瓜臉，也不說話，什麼意思啊？東方雲那小心肝跳動的頻率一直很快，她特想知道艾華心裏現在到底在想些什麼，自己說心裏有了喜歡的人，他為什麼不問問自己喜歡的誰呢？難道他心裏就只在想着如何聯繫到蘇影嗎？東方雲知道，自己這是在嫉妒。　　車裡氣氛沉重啊，靜，靜的只能聽到呼吸聲，東方雲看着雨刷器在眼前晃來晃去，心裏更煩亂了，自己的心情能像落在玻璃上的雨滴一般，任雨刷怎麼刷，也刷不幹凈。　　“東方，你覺得，甄天是真的不知道英雄在做什麼嗎？”　　不太像艾華，因為他居然主動開口了，在後視鏡中看到東方雲有些驚訝的望着自己，艾華看似隨意的扭過頭去望向窗外，不過，熟悉他的東方雲還是看出了他眼中的閃爍。　　切，這傢伙心裏果然還在擔心蘇影，東方雲覺得艾華是沒話找話，有些失望，有些喪氣，艾華的問題顯然不是她所期待的，她倒更希望艾華是質問自己和甄英雄之間的關係，不問，只能證明他心裏並不在乎，東方雲老半天的期待化為了泡影，失落啊，心情差到了谷地，有些冷淡的回答道：“那要去問英雄了，他如果不願意被人知道自己在幹嗎，就算甄天又怎麼樣？哼，你還不是被英雄瞞的死死的？就沖蘇姐把手機關了，你還看不出來，她那是和英雄串通好了，一起瞞着甄天，不願意讓甄天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嗎？”　　東方這話也有個潛台詞，意思是，蘇影關手機，躲的是甄天，不是你艾華，你少自做多情吧你！　　艾華多聰明的人，怎麼會聽不出東方雲的怨氣啊，愣了一下，然後微微一笑，道：“我倒並不擔心蘇蘇，英雄現在要蘇蘇回美國，我已經大概猜出了他的意圖，其實甄天也早就猜到了，就是裝糊塗而已，我在想，甄天其實是有辦法知道英雄在做什麼的，只是故意不去那麼做罷了，我現在擔心的，是英雄。”　　東方雲能成為艾華的助理，當然不是因為她只會吃醋和做傻事，聽艾華這麼一說，她也覺得甄天不太對勁了，就算他對甄英雄再有信心，那終歸是他唯一的兒子，他表現的未免太寬心了一點。　　“對啊！現在想起來，他確實太可疑了！”東方雲剛才盡顧得害羞和生氣了，此刻才咂過味來，立刻有一種被甄天耍了的感覺，氣不忿道：“我差點忘了，小狐狸的爸爸，再怎麼裝羊，他還是一條狐狸！敢耍我們？！哼，英雄受了傷還在獨斷獨行，他這個當爹的怎麼可能不擔心呢？我就說嘛，柳絮她們都是他從小養大的，這麼大的事情，沒道理敢瞞着他啊？項嘯鳴和木子華演戲演的還真像，把柳絮誇的比特工還厲害！”　　“不，關於柳絮她們不肯坦白，我想甄天並沒有撒謊。”艾華道：“如果知道柳絮會出賣自己，英雄也就沒有必要特意跑去醫院了，我想，甄天應該是真的無法從柳絮口中問出什麼來，再說，一心和果果不是也沒能從晴天口中問出什麼來嗎？可見，九鳳的嘴巴是真的很硬，其實也難怪，如果她們依然聽甄天的話，九鳳也就不再是九鳳了。”　　艾華的意思東方雲還是聽的懂的，不過她有些懵了，“不會吧？如果九鳳不肯說，甄天又怎麼能知道英雄躲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情啊？”　　“不知道，但我有這個感覺。”艾華沉默了一會兒，斜望東方雲一眼，見她一臉疑惑，似乎在很認真的思考這個問題，咳嗽了一聲，顧做淡淡的說道：“也許，還有九鳳以外的人知道英雄的聯絡方式吧，就好象……就好象你給了英雄一個手機作為私人聯繫用似的……”　　“恩？是誰？”東方雲聰明是聰明是聰明，但有時候卻是一條筋，竟沒有看出艾華的異樣。　　東方雲簡直太愣了，艾華一呆，見她好象真的不明白自己的話，訕訕的嘆了口氣，有些心不在焉的喪氣道：“不知道。”　　“不知道？”艾華能說出如此含糊其詞的話來，多少讓東方雲吃了一驚，要知道，艾華這人平時話不多，但凡張口，說的都是關鍵，是對一件事情解析后的重點，因此人們才覺得他木，難溝通，但此刻，他明顯是在說廢話啊！　　東方雲忍不住回過頭來，看到艾華那副怪異的表情，再想到他方才的說話，猛的咂過味兒來，但缺乏一點自信的她依然用很小心的口吻試探性的問道：“你……不會是想問我，為什麼要給英雄一個手機，作為私人聯繫用吧？”　　這話問的很平淡，相比之下，艾華的表現就太不正常了，他的表情明顯一變，儘管顧做冷靜的望着窗外，貌似波瀾不驚，但木木的表情和僵硬的肌肉存在着本質上的區別，艾華的表情太僵了，完全沒有了平時的泰然自若，“那是你和英雄之間的秘密，我怎麼會過問呢，只不過……只不過有些好奇而已，你和英雄好象不怎麼熟，而且……一心好象也很好奇的樣子……”　　閃爍其詞，吞吞吐吐，越是遮掩，倒越是可疑，東方小姐心中的驚喜可謂是爆髮式的噴薄啊，原來他一開始就沒話找話，並不是想抒發對蘇影的牽挂與擔憂，而是……東方雲心裏甜啊，艾華的表現簡直太可愛了，繞這麼大的圈子，原來是想問自己這個啊！　　“你很在乎我和英雄的關係？”東方興奮道：“你該不會是吃醋了吧？”　　艾華活了大半輩子，感情方面一直非常靦腆，東方雲問的這麼直接，竟把這叱吒官場大男人問的老臉一紅，“吃、吃醋？你在說什麼啊，我不過是好奇而已……”　　“好奇？好奇什麼？”東方雲不依不饒，道：“好奇我和英雄的關係？”這話出口，東方心裏有點酸，有點緊張，這個問題無論得到什麼答案，她知道，自己都會不高興，女人，有的時候就是這麼矛盾，艾華說不好奇，那證明他心裏沒有自己，如果他說好奇，那證明他懷疑自己，不信任自己……　　艾華是情痴，但不是白痴，加上對東方雲的性格有一定的了解，知道自己怎麼說，都難免惹她生氣，雖然明白這個道理，可苦於他並沒有甄英雄那般急智，一時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看到東方小姐那張越來越難看的小臉，他突然指着前面大喊道：“車！車！注意前面的車！”　　這招果然奏效，東方雲花樣年華，還不想英年早逝，安全駕駛的必要性她還是知道的，趕忙回過頭去，卻發現距離前面的車，至少有兩百米的距離，而且只憑她三十公里的時速，只會被越落越遠而已，心裏立刻就明白了，艾華是在轉移話題。　　太不男人了！東方雲心下又酸又苦，一生氣，索性就不說話了，車裡又陷入了尷尬的氣氛中。

# 第487章 他和她（二）

　　終歸是艾華沉不住氣了，不了解女人的男人，對女人唯一的了解，便是‘不可理喻’四個字，東方雲耍起小性來便是如此，並非是只想哄她，事實上，艾華對她與甄少爺之間的關係，確實有些在意，“那個，東方，你知道的，一心和英雄，他們兩個正在拍拖，拍拖中的人是很敏感的，我不想你和一心之間產生什麼誤會，所以，所以我才……”　　到底是當官的，做人再怎麼正直，耳濡目染，也難免沾染了一些當官人普遍存在的滑頭，不過艾華終究不是精於此道者，他那話，已經流露出了對東方雲和甄英雄之間的關係有所懷疑的內心讀白。　　“哦，是嗎？”東方雲太了解艾華了，冷笑兩聲，道：“那你不用擔心，一心會去問英雄的，這種事情沒什麼見不得人的，英雄還不至於不敢說出來，反正丟的又不是他的人！”話說到這裏，東方小臉一寒，顯然她自己都非常認同甄英雄肯定不會顧及自己這張矜持的小臉，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個笑話去告訴一心的可能，而且，他十有八九還會嘲笑自己。　　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東方雲氣不忿道：“再不然，我親自去和一心解釋，就不勞您操心了，我和一心的感情沒有您想的那麼脆弱。”　　被噎了，艾華尷尬啊，想搞明白這件事情的人是他自己啊，女兒長大了，與父親之間難免會產生隔閡，東方去和一心解釋，難道要自己去問一心，東方和甄英雄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嗎？艾華問不出來。　　“你……不能告訴我嗎？”　　“你是替一心操心，又不是真的在乎我和英雄之間的關係，我幹嗎告訴你啊？”東方小姐心裏已經在偷笑了，這次她學聰明了，寒着小臉，不把自己內心的喜悅表現出來，原因是，她突然想起了甄英雄對她說過的話，感情這東西，在真正意義上的確定下來之前，敏感又多變，作為一個女人，要充分利用好這個特性，對付艾華這類超級被動的人，在他表露內心之前，要不遠不近的保持着距離，不能讓他看透自己的內心。　　兩人的關係，就好象一條橡皮筋，要拉開，繃緊，這樣反彈的力度才夠大，才能看到成效，經過這段時間的嘗試，甄英雄的這個意見還是非常有效果的，東方雲對他真的是又愛又恨啊，愛的是，他這個參謀真的很棒，恨的是，他那傢伙根本不守承諾，把女孩子矜持的秘密到處宣揚……　　艾華果然中招，最近一段時間，東方雲對自己那種不冷不熱的態度，讓自己心裏突然多了些許說不清道不明的危機感，這是以往從未曾有過的感覺，他發現，東方開始有意的疏遠自己，並和自己刻意的保持男女之間的距離了，如果說過去兩人之間的關係像是朋友，或者比朋友更曖昧一些的話，那現在東方對自己的態度，則是單純的上司與下屬，沒有了那類似親情的體貼，有的，只是下屬對上司那公式化一般的尊敬。　　以前只覺得東方太粘人，很多時候都是沒大沒小的瞎胡鬧，可等到她不鬧了，艾華才發現，以往的期待成為現實的時候，卻是更彆扭了，怪不得人們常說，男人，有時候也會犯賤的，艾華竟然希望東方依然是過去的東方，他非常不習慣現在這種疏遠的感覺，以及，那一絲讓他感到極為不舒服的危機感，一種，東方永遠也變不回以前的東方的那種恐懼。　　“如果……如果我說我在乎，你是不是就肯告訴我了？”艾華也詫異自己竟然能說出這樣一句發自內心，想要極力壓抑，卻並未壓抑住的話來，扭着頭，他知道自己現在的表情肯定非常不自在，因為他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跳是那樣的快，這種緊張，是從他有記憶以來，活到今天為止從沒有過的一種體會。　　雖然早就想過艾華有可能會說，但他真的說出來了，東方雲還是愣了一下，不過一瞬間而已，東方卻是鼻子一酸，欣喜的想要大哭出聲，艾華這句話，等於承認了他是在乎自己的，等於承認了自己在他心裏，有着特殊的地位啊。　　驚訝，東方雲自己都驚訝了，狂喜之餘，她為自己異常的冷靜而驚訝，東方忍着內心的衝動，不但表情淡淡，那張小臉還更冷了，“哦？這麼說，你果然是不相信我，懷疑我啦？”　　出乎意料，沉默了片刻的艾華，居然點了點頭，一臉愧色，用略帶歉意的口吻，輕輕道：“是……”　　“哈……？！”　　對於艾華這樣誠實的回答，東方雲感覺非常的意外，她覺得，人，怎麼也應該圓滑一點吧？你把對我的懷疑就這麼絲毫不婉轉的說出來了，就不怕傷到我？　　艾華這樣乾脆，就好象指着東方雲的鼻子說‘我懷疑你紅杏出牆’似的，東方雲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高興好呢，還是生氣好呢，就聽艾華繼續說道：“你最近……變化很大，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戀愛了……”　　“我戀愛了？誰說的？！”東方雲覺得艾華越說越過分了，事實上，一直表情冷淡的東方雲心裏比艾華還要緊張百倍呢，“我哪有什麼變化啊？！”心情太激動，東方小姐生怕艾華把自己給‘休了’，急於澄清自己沒有外遇，倒是忘記了自己這陣子確實有很大變化的事實了。　　艾華現在的表現，很難讓人相信他是有過一次婚姻的成熟男人，他表現的太稚嫩，太青澀了，更像是個情竇初開的大男孩，面對一個與自己關係曖昧的女孩，他羞澀，緊張，雖然，從他望着窗外的表情中很難看出這些，但東方雲可以感覺的到，現在的艾華，不是平常的艾華，他的鎮定自若，是裝出來的。　　年齡不會成為愛情的距離，這句話確實有幾分道理啊，此刻的艾華，表現的比東方雲還要年輕。　　倒也難怪，與蘇影的戀愛過程，可以用一句對話概括出來，“我們，結婚吧。”“恩，結婚。”在這個過程中，艾華只為自己的感情找到了結果，他一直都非常清楚，因為蘇影失去了感情的那個過程，所以才在頹喪中，把結果給了自己，也許蘇影期待的那種感情過程，只有甄天可以給予她吧。　　如同感情一般，也許是一種必然的發展吧，婚姻也是一樣，依然沒有過程，只誕生了兩個結果，艾一心和艾愛，可以說，艾華在感情方面，還是個處兒。　　同樣是個感情方面的處兒，艾華成長在一個與東方雲完全不同的時代，所以也就顯得不如東方雲放的開了。　　“你最近，穿的漂亮了，而且，還開始化妝了……”　　艾華盡可能的讓自己把這話說的自然一點，可當話出口之後，他覺得自己好象剛吃過餃子一般，怎麼有點酸味兒啊？　　東方雲一直從后視鏡觀察着艾華的表情，聽他蹦出這麼一句話來，她才突然反應過來，是啊，自己最近確實有變化，不就是為了讓他注意到自己嗎？東方心裏爆喜，這傢伙果然很在意自己的變化啊。　　滿意歸滿意，但女人就是不知足，東方小嘴一翹，還得寸進尺了，“哦，難道我穿的漂亮點，知道打扮自己了，就是戀愛了嗎？再說，就算我真的戀愛了，和你有什麼關係啊？”　　嘴裏說著沒關係，可盯着后視鏡的眼睛都冒了光了，雙手死死的抓着方向盤，手心都冒汗了，東方雲幾乎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臟在‘撲撲’的狂跳。　　女為悅己者容，平白無故的，突然有了變化，當然可疑了，艾華心裏是這麼想的，可這話他說不出來，他從來不是一個會哄女人的男人，而且，東方最後那句明顯是在試探他的話，他非但沒聽出來，心裏還被針扎了似的一疼。　　“對，對啊，你戀愛了，和我有什麼關係……”說這話的時候，艾華的大腦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了，好象有什麼話被卡在喉嚨中一般，怎麼也說不出來，只覺得心臟莫名其妙的一陣陣的絞痛，忍着，笑着，卻笑的無比難看。　　東方雲就沒見過這麼木訥的男人，天下哪有這麼老實的傢伙啊？人家說什麼他點頭應什麼，你就不能主動一點，非得要女孩子把話全說出來啊？氣啊，氣炸了肺了，“艾華！”

# 第488章 他和她（三）

　　“啊？”有些恍惚的艾華被東方雲一聲大喝嚇了一跳。　　“我戀愛了，你真的覺得和你沒有關係嗎？！”好不容易到這份上了，就差臨門一腳了，東方雲再也顧不得女人的矜持了，回過頭來，橫眉瞪眼的質問道。　　其實，方才得意的有些忘形且不知道滿足的東方小姐並沒有檢討一下，甄英雄建議她把感情當做橡皮筋一般，適當的拉扯出一段距離，綳的緊，反彈的力度才大，可她卻沒想想，再緊的橡皮筋，也有吃不住勁的時候，本就綳的夠緊了，你還一味的拉扯，橡皮筋就很有可能會被綳斷，那還談什麼反彈啊？　　也可以說，現在的東方雲，純屬惱羞成怒。　　東方雲從來沒有發過這麼大的脾氣，嚴格的說起來，活了四十多年，艾華還從來沒有和女人吵過架，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他母親以及蘇影，都不曾對他發過脾氣，此刻東方發飆，他慌了，一來他年長，二來東方是個女孩子，不管是出於‘大讓小’的傳統美德還是想要表現出‘好男不跟女斗’的紳士風度，總之艾華下意識的就覺得是自己做錯了，更是下意識的應道：“有，有！”　　可算聽到愛聽的了，東方雲心裏一甜，笑了，彷彿追求以久的幸福終於到了觸手可得的時刻，她期待，她緊張，她甚至想，只要他說了，她就撲到他懷裡，等他開口，已經等了太長時間，消耗了太多的青春，終於，他張開口了，他要說了！他終於要說了……！　　“我，我應該祝福你……”　　“哈……？！”滿腔熱情被一盆涼水澆滅，笑容僵在了臉上，東方雲甚至對自己的耳朵產生了質疑，望着艾華，瞪着艾華，然後，一切的怨恨都變成了淚光，閃動着，翻滾着，死了，那熱情，那希望，徹底的死了。　　艾華都想抽自己大嘴巴了，自己怎麼就不經大腦的冒出那麼一句話來啊？看到東方雲那副由興奮變的凄然，又從凄然變的淡然的表情，他隱隱意識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想彌補，想安慰，卻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東方的眼淚終於沿着兩頰滑落，艾華看到她那樣傷心，只覺得心裏陣陣絞痛，伸手剛要去擦掉她的淚珠，就聽東方雲憤怒的尖叫一聲，“別碰我！”　　一腳跺在剎車板上，巨大的慣性讓坐在後面沒系安全帶的艾華向前一頃，撞在了副駕駛的靠背上，身子板比較薄弱的他只覺得五臟六腑都翻了個。　　“好了！夠了！祝福我吧，我的幸福和你沒有關係了！艾華，你就是一個笨蛋，混蛋！姑奶奶我受夠了！”　　寶來轎車的突然輪胎突然停止了轉動，在濕滑的路面上匪夷所思以車體靜止的狀態向前滑行了六七米遠，然後定在了寬闊的城市環路上，好在此刻不是車流高峰期，車輛相對稀少，而東方雲開的又不快，加上大雨影響，所有司機都減慢了車速，小心翼翼的處於高警惕狀態，因此突然剎車並沒有造成車禍，可即便如此，還是嚇了後面的司機老大一跳，緊急變道之後，車子因為打滑，明顯劃出了一條詭異的軌跡，旁邊的幾輛車慌亂的躲閃，造成了小小的混亂，坐在車裡，沒開窗子都能清楚聽到抗議性的喇叭以及難聽的叫罵，被嚇了一跳的那個司機更是將他的車停在了寶來的前面。　　東方雲解開安全帶，推開車門，跳下車對前面正氣勢凶凶走過來的司機大罵道：“你罵誰呢？！姑奶奶就不會開車了你要怎樣！靠，你覺得叫喚的聲音大就了不起啊？姑奶奶是軋着你媽了還是攆着你爸了？！要打架啊？好啊，姑奶奶正好心情不爽，你來啊！”　　那剛剛嘴裏還不幹不凈的五大三粗的司機，一見寶來車下來的是個女的，本就愣了，一看是美女，更愣了，在這個講究男女平等的社會，其實那天平早就傾斜了，好男不和女斗，是因為很多時候你斗不出個道理來，女人不講理已經成為了特權，成為了道理，那司機見是個潑辣的女人，含糊了，心理琢磨着，雖然被她嚇了一跳，可車子並沒有受損，真要是理論起來，那娘們兒喊一嗓子非禮，自己有理都變沒理了，再一看東方小姐摞胳膊挽袖子，真有一副要打架的架勢，那司機一邊後退一邊找面子似的罵了幾句，趕緊上車閃人了。　　東方雲是在發泄，艾華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東方雲，趕緊追下車，大雨很快淋濕了衣服，艾華繞過去，拉住東方雲的手，道：“東方，你這是做什麼？”　　“我樂意，要你管啊？！”東方雲用力甩着胳膊，叫喊道：“我受夠了，艾華，我賤，可我再賤，也有受夠了的時候！我不像你，喜歡一個人能默默的看着她二十年，我做不到，我自私，喜歡的我就要得到！我努力夠了，沒有回報的付出，我放棄！”　　艾華死死抓着東方的手，“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說什麼？！我說什麼你聽不懂嗎？”東方雲到底沒有艾華的力氣大，掙脫不了，索性不再掙脫，仰面瞪着艾華，卻因為雨太大，眼睛只睜開了一條縫，可那份痛恨的執着卻更顯氣勢，“艾華，我不怪你懷疑我和英雄的關係，也不怪你對我一直以來的冷淡，可是我不能原諒你對我付出那麼多的否認！既然你從來沒想過承認我，就不要給我任何幻想的機會！我受夠了，再也不要被你耍了！剛才在漢宮的時候，我說我心裏已經有了喜歡的人，你真的不知道我心裏那個人是誰嗎？！祝福我？好，你祝福吧，我現在很鄭重的告訴你，我，東方雲，現在正式辭職！我要去結婚，生孩子，我再也不要每天對着一根木頭浪費自己的感情和生命了！”　　艾華一呆，“結婚？你要和誰結婚？”　　受不了了，艾華那副既震驚又認真的表情，對東方雲來說就是一種諷刺，東方雲氣的渾身發抖，自己這幾年付出的感情到底得到了什麼啊？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掄圓了的一巴掌是怎麼抽在艾華臉上的，卻只看到艾華摸着通紅的臉，呆住了。　　心疼，可不後悔，東方雲告訴自己，對這個男人，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可愧疚的了，“艾華，你太讓我失望了！”　　東方轉身欲走，左手腕一緊，又被艾華拉住了，東方雲想也沒想，此刻她已經情緒失控，轉身回頭，又是一巴掌，帶着水聲，清脆無比，艾華竟躲也不躲的又吃了一耳光，這次，東方雲愣了，她的手掌發麻，她知道一巴掌用了多大的力道，如果說前一巴掌還留了三分力道，那麼，那三分力道就都加在這一巴掌上了。　　雨太大，也許他看不到自己的眼淚，但是，自己卻看到了他嘴角的血。　　這次，東方雲後悔了，理由，卻還是因為心疼，她知道，自己心裏還是放不下這個男人的，畢竟，愛的太深，太苦。　　有人說，感情是人生的一盞燈，可以點亮生活，增加人生的色彩，但是，東方雲卻知道，感情從來都不是一盞燈，它不可能吹一口氣就會熄滅。　　感情是在自己的心中烙下了一個人的名字，因為他快樂而快樂，因為他痛苦而痛苦，東方雲心軟了。　　“對不起。”　　艾華在東方雲開口之前，說了她同樣想說的話，東方雲呆了。　　“我……”艾華瞥着別處，並不去看東方雲的眼睛，吭坑唔唔了老半天，終於說出了一句話，“我不批准你辭職。”　　東方雲還未回過神來，艾華用力一拉她的手，東方身體向前一傾，被他摟在了懷中。　　出於本能的掙扎，卻發現，瘦弱的艾華力氣好大，自己竟然掙脫不開，東方的大腦有些短路了，這個擁抱，算什麼？　　“東方，我不太會說話，對不起……”　　“你有什麼對不起我的？”東方雲的心是軟了，可她還在氣頭上，撐住艾華的胸口，想要仰頭罵他，增加一點氣勢，可艾華好象有意不讓東方看到他的表情，用下巴頂住了她的頭，東方氣道：“你不是不在乎我嗎？你不是祝福我嗎？你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是我自己蠢，居然去喜歡你這種木頭！”　　“我在乎！”艾華大聲道：“我在乎！”

# 第489章 他和她（四）

　　東方雲愣住了，不再掙扎，她幾乎不相信自己聽到的，“你……你說什麼？你在乎我？騙人！艾華，我才不會相信你的鬼話，你剛剛還那麼不信任我，你心裏就只有蘇影一個人，根本沒我！”　　就像孩子一般的哭鬧，東方雲有太多太多的委屈想要發泄，再次開始死命的掙扎，艾華更緊的摟抱住她，不讓她離開自己的懷抱。　　對艾華來說，這也是很複雜的一種感受，今天，彷彿一切都發生了改變，自以為這輩子不會再動感情，只想默默守護着蘇影，但感情這東西就是如此的奇妙，原來早早就流進了自己的心裏，卻從來不曾察覺到那種灌溉叫做愛，最近一段時間，東方雲反常的一舉一動，都牽動着自己的心，當時就在疑惑的問自己，難道，自己對這個和女兒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動了感情？本以為是荒唐可笑的，現在卻發現，那絕對不是一個笑話。　　東方雲的出現，不僅讓自己的心不在寂寞，還讓那顆心發生了自己也沒有察覺到的改變。　　東方雲對自己的疏遠，另艾華意識到，生活變的有缺陷了，患得患失的感覺經常讓自己莫明的心慌，甚至不願意，恐懼去想象她是為了哪個男人而改變。　　艾華知道，自己，真的對她動了感情，他害怕失去她。　　其實很久以前就有這樣的感覺，只是艾華不敢面對自己，因此自欺欺人的沒有承認罷了，不管是對自己，還是對東方雲。　　正應了那樣一句話，當失去的時候，才懂得珍惜，也許，東方就那樣默默的離開，艾華縱然心痛也會默默的目送，但是，她沒有，她對愛情的執着感動了艾華，艾華被感染了，所以，他張開了雙臂，緊緊的抱住了屬於自己的幸福，東方雲用她的真性情告訴他，不應該錯過她這樣的好女孩，否則，受傷的不只是一個人而已。　　什麼是愛？一起開心快樂，一起傷心難過，如此簡單而已。　　“我……東方，你知道我不太會說話，不知道該怎麼表達，但是……”艾華是個感情方面的白痴，即便鼓起勇氣面對了，嘴巴依然是笨拙的，“我知道，我懷疑你對你來說是一種傷害，但那是因為我在乎，我不知道那種感覺算什麼，但是，我知道，我不想你離開！”　　雖然說的不清不楚，但已經足夠了，東方雲已經不再掙扎，因為這個男人的表白已經讓她徹底失去的反抗的力量。　　一直以來，東方雲都深信，自己喜歡的這個男人，心裏是有自己的，只不過，他為自己的心套上一層感情的枷鎖，他很痴情，這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　　他太痴，痴的像個傻瓜，痴的自欺欺人，也許他是覺得，接受自己，就是背叛了對蘇影的痴吧，又或者，他已經對感情產生了恐懼，害怕得到之後又再次失去的枯澀與孤獨。　　東方雲不知道艾華心裏的枷鎖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存在，那不重要，艾華這樣的人也永遠不會說出來，重要的是，他現在終於解除了那道枷鎖。　　東方雲一直想要得到的，現在終於得到了，她始終相信那樣一句話，忘記一段舊的感情，最好的辦法是開始一段新的感情，她有自信，屬於未來的自己，一定可以取代已經成為過去的蘇影，所以她一直在等，等着艾華敢於面對他自己的一天。　　終於，她等到了。　　“你放開我！”東方雲摟住艾華，羞紅的小臉貼在男人的胸口上，傾聽着他誠實的心跳，嘴裏說著不誠實的話語。　　“不放。”艾華的後知后覺有些可笑，他怕一旦放手，就再也抓不住她，幸福，不應該從指尖流走，“你不能辭職，不能走，我……我不想失去你。”冰冷的雨水無法降低艾華臉上的溫度，這輩子哪說過這樣的話啊？他突然有些羡慕和佩服甄英雄了，原來男人不要臉，可以為感情提供很大的便利，這一點，甄英雄比他強太多了。　　“你快放開我啦。”東方雲嬌羞的扭了扭身子，“討厭，肉麻死了。”　　“肉……肉麻？”老臉都快被燒化了，艾華自己都不太習慣現在的自己了，可他很享受現在的幸福感覺，原來，兩個互相愛着的人抱在一起，滋味竟是如此的美妙，有些緊張，有些心動，甜甜的，怯怯的，“今天肉麻一些也沒關係吧……”　　“只有今天？！”貪婪的小女人不依不饒了，使勁拱了拱身子，“你放開我！”　　艾華以為她不高興了，已經徹底被代入某種氛圍的他趕快哄道：“那，以後，也可以稍微說點肉麻的話吧，我會試着努力的……”　　“不要，經常說那種話，你就不是艾華了。”東方雲似乎有些不可理喻，但溫柔的話語卻一如既往的體貼。　　“你不生氣了？”　　“我什麼時候生氣了？”沉浸在幸福中的東方雲似乎患了嚴重的失憶症，道：“你快放開我好不好？”　　艾華疑惑了，他覺得能做到如此程度，對自己來說已經是破天荒了，為什麼她依然有意見呢？　　“你要是沒生氣，為什麼……”　　“哎呀，討厭啦，你沒看到這裡是大馬路的中間嗎？好多人都在看我們，好丟人的！”東方雲絕對患了失憶症，她居然忘了，就在剛剛，她還做過比這更丟人的事情，“你身體不好，別著涼了，快回車裡去吧，趕緊回家換身衣服，不然會感冒的……你要抱我，什麼時候都可以的……”　　好象小妻子一般的溫柔體貼，這種溫馨讓艾華有一種想要哭泣的感動，想要親吻的衝動，不過他到底是一個理智的人，絕對不會像甄英雄一般經常性的忘記自己的身份，怎麼說也是朗朗市的代市長，被人認出來確實不太妙，可自尊心極強的他又不想讓東方雲看到自己那張通紅的臉，於是，很沒有風度的放開東方雲，灰溜溜的鑽進了車中，“對，對啊，趕快回去吧，我下午還有一個會。”　　東方雲愣了一下，不過很快就笑了，她並不怪艾華不體貼，因為這才是最真實的艾華，真實的他，很可愛。　　不過，才嘗到幸福滋味的小女人，是沒有那麼容易滿足的，看到艾華坐在後面，借擦臉的動作把腦袋低下去，明顯是不好意思看自己，東方雲笑的更甜了，儘管她的小臉同樣血紅血紅的，但每每在這種時候，男人會比女人更靦腆，而女人大膽的程度，亦遠遠超出了男人的想象。　　重新發動汽車，東方雲既是故意刁難艾華，也是想再一次確認剛才那幸福的體驗不是自己的虛幻，笑問道：“你……剛才說過，不想我辭職，不想我走，不想失去我，對吧？”　　艾華‘恩’了一聲，聲音不大，當兩人看不到對方表情的時候，膽子還能大一點，現在就另當別論了，艾華甚至有些後悔方才說了那麼多自己都覺得肉麻的話了。　　東方心裏這個美了，甜，甜的像蜜里裹糖一般，她系好安全帶，掛上檔位，無限期待的追問了一句，“為什麼？”　　“恩……恩……”偷瞄一眼，東方正從后視鏡觀察自己，艾華的表情更不自然了，看到東方的眼睛，他什麼話都不好意思說，“恩……恩……”　　“‘恩’什麼？你倒是說啊！”東方雲那小女孩一般的嬌嗔與興奮，怎麼看怎麼像和喜歡的人撒嬌，“你為什麼不讓我離開你？”　　艾華鱉了老半天，大腦里好象灌了糨糊的他終於想到了一句他自以為很聰明的回答，“那個，你知道的，我沒有駕照，也不會開車……”　　東方雲：“……”　　氣氛又不對了，艾華再次有抽自己嘴巴的衝動。　　“你要找司機的話，有司馬成呢！姑奶奶才不是你的司機！”　　“哎！東方，你別走啊！”　　“滾！姑奶奶再也不伺候你了，欺人太甚！”　　“玩笑，我那是玩笑！東方，你快回來！”　　“再相信你，我就是徹底無葯可救的大白痴！哼！”　　……

# 第490章 沒有好東西

　　說不清是爭吵打鬧還是打情罵俏的艾華與東方雲，不但忘記了此行漢宮的最初目的，似乎也忘記了甄英雄消失前留下的最後口信，漢宮外面，應該是被人監視着的。　　好在，就如艾華難得天真一次的想象一般，這場大雨為他們提供了掩護，加上他們又是直接出入於漢宮內部的停車場，監視工作無法做到嚴密的托尼等人並沒有發現他們，或者說，即便發現了，恐怕也騰不出人手去跟蹤。　　也許托尼等人只把艾華和東方雲當做了普通的客人了吧，畢竟，他不認為甄天會乘坐一輛普通的寶來轎車。　　事實上，托尼和克拉拉現在根本就是抱着敷衍的心態在‘上班’，目的在於‘混工資領薪水’，並不會關心公司是倒閉還是贏利，除了甄英雄，他們對任何人出入漢宮都提不起興趣，早上被甄英雄擺了一道之後，兩人的心情已經鬱悶到谷底了，因此蘇影才能很輕鬆的從他們眼皮底下堂而皇之的溜走，說到底，蘇影在這方面也算是有點‘職業技能’的人。　　艾華和東方雲絕對是撿了個大漏子，讓悄悄跟在他們後面很長一段距離的項嘯鳴白白緊張了老半天，艾華離開漢宮的時候，甄天對他什麼也沒說，卻叮囑項嘯鳴在後面跟上一段距離，掃掉可能跟在艾華後面有‘尾巴’，現在看來，已經沒有必要了。　　艾華和東方雲大概做夢也沒想到被項嘯鳴這傢伙看了一場免費的大戲，老項跟了甄天多年，當然知道他和艾華與蘇影之間比較特殊而曖昧的關係，雖然剛才離的稍微遠了一點，聽不到聲音，也無法判斷具體發生了什麼，但他卻清楚的看到艾華和東方在大雨中摟抱在一起，項嘯鳴高興啊，他是替甄天感到高興。　　在項嘯鳴看來，甄天不僅是自己的老闆，也是亦父亦兄般的存在，他對甄天充滿了景仰，因為只有距離甄天最近的他才知道，這個男人是偉大的，他是黑社會，但他從不違逆自己心中的正義，他忠於‘義’字，忠的讓人無法不去敬佩。　　最近品嘗到了愛情滋味的項嘯鳴，只覺得和韓慧恩分開一天，時間都顯得那樣的漫長，而秦夢謠去世已經多年了，甄天的心中到底有孤獨呢？項嘯鳴越是這麼想，就越希望甄天能夠和蘇影終成眷屬，因為他相信，在天上望着他們的秦夢謠也是這樣期望的。　　蘇影對甄天的情意從來都不加以掩飾，而項嘯鳴也能看的出來，甄天對蘇影也並非無情，兩人的關係似乎只差那麼一條橫在中間的三八線而已。　　項嘯鳴在感情方面是個老粗，他以為，甄天所以不接受蘇影，問題就是那條名叫艾華的三八線。　　甄天好象總覺得愧對艾華，只要艾華一天還愛着蘇影，甄天就不會‘橫刀奪愛’，項嘯鳴是這麼以為的，所以，當老項看到艾華把東方雲抱在懷裡的時候，心情才那麼激動，他以為，那條三八線終於被可愛的東方小姐給擦乾淨了。　　滿心歡喜的回到漢宮，項嘯鳴這一路上，腦子里都在思考，該怎麼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給甄天。　　“老闆，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　　“恩，好，我知道了……”　　項嘯鳴興奮的推開辦公室的門，卻猛然發現裏面自己的心情和屋裡的氣氛極度不符，滿腔熱情的他險些被沉悶的氣氛給頂出來，甄天一邊對他做着噤聲的手勢，一邊對着話筒說道：“沒什麼，是嘯鳴，你接着說……”　　木子華那老鬼不再像剛才似的吊郎當，而是面色沉重的坐在沙发上，有些嗔責的瞪着項嘯鳴，顯然是對他的冒失非常不滿，目光中的銳芒讓項嘯鳴忍不住心中一凜，冰，把他火熱的心情都凍成了冰坨。　　剛才艾華在的時候氣氛還好好的啊，怎麼這麼一會工夫，就變的這麼凝重了？項嘯鳴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卻突然意識到，莫非，剛才老闆和老鬼在艾華和少奶奶他們面前露出來的輕鬆，是裝出來的？！　　項嘯鳴頂着一腦袋問號，輕輕關上門，走進來坐到了木子華對面，剛才跑的太猛了，有點口乾，他自己斟了一杯茶，端到嘴邊，見老鬼還在瞪他，這茶是怎麼也送不到嘴裏，媽的，這氣氛，到底咋回事啊？老鬼好象是故意針對老子啊！　　“是嗎？好，我知道了……這件事情你知道就可以了，既然那臭小子不願意讓我知道，你也就不用和他打招呼了，免得他對你也所有隱瞞，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麼了……我明白，你了解的也不是全部，但你告訴我的這些已經足夠了，好，就這樣，如果那臭小子有什麼新動向，你再聯繫我，恩，我掛了。”　　從甄天的表情，看不出喜或者憂，臉上標誌性的笑容也消失不見了，項嘯鳴知道，這才是甄天認真的一面，“老闆，您知道少爺的下落了？”　　項嘯鳴不知道甄天剛才是和什麼人聯繫，但可以確定，他口中的‘臭小子’，絕對是甄少爺。　　“不知道。”甄天拉開抽屜，拿出了一根雪茄，“現在，恐怕柳絮她們也不知道那臭小子藏到了哪裡……”　　項嘯鳴一怔，“那，剛才那電話……”　　“呵呵，是紛飛，英雄那小子到底是太年輕了，以為不讓他們說話，他們就真的不會說似的，不過我還是沒想到，阿東上次出賣過英雄一次，這次嘴巴閉的緊緊的也在我的預料之中，但驍勇和海天兩人的嘴巴也被縫上了，確實是我沒想到的。”甄天把椅子轉過來，望着窗外的雨幕，點燃了雪茄，話題一轉，突然問道：“嘯鳴，漢剋死了，你知道嗎？”　　“漢克？蘇老闆那個氣焰囂張的手下？”項嘯鳴顯然對漢克的印象很差，“不會吧？是冰恨天下的手？！”　　“哈哈哈哈――”甄天一聽，忍不住大笑，吸進去的那口煙嗆的他連連咳嗽，項嘯鳴有些莫名其妙，卻發現木子華望着自己的臉色更難看了。　　“小項，你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　　“木老，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項嘯鳴有點受不了木子華質疑的目光，有些不爽。　　“木老，你多疑了。”甄天止住了咳，笑道：“我說了，嘯鳴和那群小子不同，不會對我隱瞞什麼的，他應該是真的不知道。”　　項嘯鳴聽甄天如此說，感動啊，憤憤的回瞪着木子華，他心裏猛的一跳，“啊！難道是……少爺？！不會吧？少爺跑到渤門市去了？！”　　有此猜想為前提，今早發生的事情豁然而通，項嘯鳴一拍手，道：“原來如此！怪不得蘇老闆要突然回美國呢，艾華說過，他幫助少爺，唯一的條件是剷除諾森家族以及幫蘇老闆脫離黑道，高！真高！漢克和他的手下都不太服蘇老闆，少爺這時候把他給做了，是一石二鳥，一舉兩得啊！”　　木老鬼嘆了口氣，道：“是夠高的，在冰恨天動手的同時，那小鬼下手將漢克解決，根本不需要刻意去掩飾，這筆帳自然而然就被記在冰恨天，也就是諾森家族頭上了，蘇丫頭本來就是他們這群人的主子，不管他們是真服假服，這時候只要她振臂一呼，趁諾森家的大部分勢力都集中在朗朗市，他們回美國去諾森家後院點火，在目的一致，報仇機會難得又當務之急的情況下，漢克那些親信也樂得有人牽頭干這種事情，如此一來，英雄那小子的目的就達到了。”　　“嫁禍冰恨天，將漢克除掉，既幫蘇蘇剷除了脫離黑道的障礙物，又引燃了漢克手下那些傢伙報復諾森家的怒火與仇恨，蘇蘇只要稍微烘托一下氣氛，那些腦袋發熱的傢伙根本不會去想這是一個陰謀。”甄天吐了口煙，淡淡笑道：“在舊金山的唐人街，蘇蘇是地頭蛇，諾森家又何嘗不是？兩條地頭蛇要拼出個你死我活，組織受創是難免的，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蘇蘇縱然能勝，組織也難免受到重創，英雄那臭小子簡直太損了，不是義字會自己的事情，他就一點‘義’也不講，居然把所有黑社會都當成了敵人，變成了任他擺布的棋子啊，大概在他眼裡，黑社會沒有一個好東西吧……”

# 第491章 甄英雄的網

　　甄天的話頗有些感慨，喃喃的重複道：“在他眼裡，黑社會都不是好東西吧，或許，他心裏在想，如果黑社會都死乾淨，那該多好啊……”　　項嘯鳴呆了，隱隱的，他覺得少爺確實有那樣一種心態，蘇影與諾森家族開火，結果必然是慘烈的，甄英雄不可能預知不到。　　木子華苦笑道：“也許，是因為他想不到其他的辦法，也許，他真的是藉此發泄，畢竟，他才二十二歲，我們沒有資格對他要求太多，壓在他心裏的東西已經太多太多了啊，他從來把那句‘討厭黑社會’當成一句玩笑話來講，可他說的到底是不是玩笑，又有誰比你我更清楚呢？”　　甄天搖了搖頭，望着雪茄的青煙，無奈的笑着，“恐怕蘇蘇和英雄的想法也差不多吧，所以明知道英雄做的如此過火，她依然沒有反對……”　　“那是黑幫組織發展的一種必然。”木子華望着甄天，若有所指的說道：“人性是貪婪的，黑道這個沒有法則的環境，釋放了那種貪婪，早晚有一天，稍有理智和人性的人會發現，組織不斷膨脹的貪婪與慾望已經不是自己所能夠駕御，自己遲早會被吞噬掉，於是，他寧願親手將其毀滅，我想，蘇丫頭就是這種人吧。”　　“木老，你這話好象也是對我說的吧？”甄天一笑，卻並不在意。　　木子話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繼續道：“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或許蘇丫頭是有苦不能言吧，英雄那小鬼利用冰丫頭，趕鴨子上架，不給蘇丫頭拒絕的機會，呵呵，這很難講，姐妹情深，依照蘇丫頭的性格，這根本是一個不需要考慮的抉擇，畢竟，現在只有英雄有能力左右冰丫頭最後的結局啊，我們也不正是為此才任由英雄折騰的嗎？”　　甄天似乎是無奈的嘆了口氣，然後接着剛才的話題說道：“蘇蘇這次回去，可以名正言順的正面攻擊諾森家族，砸場子，搶地盤，鬧出大動靜是免不了的，打的太熱鬧了，警方肯定不會坐視不理，從黑道利益來講，我想和他們有些關係的幫派，大有可能改變幫忙的主意轉而作壁上觀，諾森家找不到幫手，只能向冰兒的冰恨天求援，冰兒回去也不是，不回去也不是，這樣一來就難免自亂陣腳了，不過，最着急的人應該不是冰兒，而是將冰兒視為傀儡的幕後黑手，畢竟，冰兒若決定回美國，他們的陰謀就前功盡棄了，為了阻止冰兒回去，大有可能露出馬腳，即便他能忍住，軍心大亂的冰恨天也很難對我們形成威脅了，因為他們會想，如果諾森家族沒有了，在朗朗市的冰恨天又失敗了，他們何處容身呢？”　　木子華掏出自己的煙頭在茶几上敲了敲，道：“他們註定無處容身，不止他們，連蘇丫頭也是一樣，她和諾森家拼個你死我活，正是無數窺視唐人街的傢伙所期待的，即便蘇丫頭贏到了最後，也無非落得鷸蚌相爭，魚翁得利的結局，作壁上觀的傢伙會一擁而至，把他們趕出唐人街的，英雄那小子期待的，無非就是這個結果，到時候組織都被滅了，誰還會去關注蘇蘇呢？只要換一個身份，不要讓警察追到，藏上幾年，倒確實不失為一個徹底擺脫黑道的好辦法。”　　“呵呵，那臭小子不是一石二鳥，而是在編織一張大網，要網盡所有的鳥啊。”　　項嘯鳴不禁更是佩服甄英雄了，儘管他很明顯的在利用蘇影這件事情發泄着內心的積怨，“這麼說，少爺現在還在渤門市啦？”　　“不，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沒有人知道他在哪。”甄天晃了晃手中的雪茄，對項嘯鳴道：“英雄是一早消失的，來不及到渤門市做掉漢克，漢克是被闌度幹掉的。”　　“闌度？！”提起闌度，項嘯鳴才猛然意識到，最近一段時間很少看到那個小子。　　木子華還是不太相信項嘯鳴，“小項，最近英雄好象交代你辦了不少事情，你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　　“木老你什麼意思？”項嘯鳴氣道：“我知道的事情能不告訴老闆嗎？”　　甄天不理那兩人，繼續說道：“闌度在幹掉漢克之後像英雄一樣突然消失了，英雄卻利用紛飛，故意製造出一副漢克之死在他意料之外的假象，連阿東，驍勇等人都半惑半解，摸不準這件事情到底和英雄是否有關……”　　項嘯鳴疑惑道：“為什麼？”　　甄天不答反問，“嘯鳴，最近你們全被英雄使喚的暈頭轉向，那闌度都在做什麼？”　　不提倒好，一提項嘯鳴就覺得來氣，“那小子？那小子可是一份優差，一心小姐和甜甜小姐身邊已經有安家姐妹和‘七隻虎’的部分精英保護了，可少爺還是覺得不放心，要那黃毛染了個頭髮，冒充宇文可憐的助理，每天無所事事的混吃混喝，一天到晚看不見個人影……啊！”說到這裏，老項臉色一變，咂過點味兒來了。　　甄天嘆了口氣，道：“我也讓那小子給騙了，那小子是故意交給闌度一份貌似重要，卻又毫無意義的工作，實際上就是讓他在很自然的情況下淡出我們的視線，同樣也是淡出冰恨天的視線，試想一下，如果連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察覺到闌度消失了，冰恨天又怎麼察覺的到呢？英雄就是為了這個效果，才連阿東他們都瞞着的，反正誰也不會去注意宇文可憐那個丫頭，自然也就沒有人注意闌度了。”　　“那闌度究竟去哪了？”　　“不知道。”木子華點燃煙斗，淡淡道：“他都已經沒影了，我們此時反應過來也晚了，所以乾脆就繼續裝糊塗算了。”　　項嘯鳴擔憂道：“闌度會不會和少爺在一起，要去做什麼危險的事情？”　　“英雄肯定是要闌度去做什麼事情，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情，但他們兩個應該並沒有在一起。”甄天道：“我聽一心說，早上原野來過漢宮，英雄是在見過他之後才突然決定去醫院看柳絮的，而且從他傳達給晴天的話也可以看出，他是在出門之後才確定外面被人監視了，且他被人跟蹤了，所以，我們可以確定，他離開漢宮，肯定是有什麼事情要去做，而不回漢宮並藏隱起來，則有兩個可能，第一，他不想被冰恨天監視，第二，他離開漢宮要去做的事情，並不希望我們知道，也許，這兩種可能本就是一件事情，但不管怎麼說，他不回漢宮，應該是早上離開之後才決定的，大概是因為他要去做的事情所有變化才臨時改變主意的吧，而闌度的行為則很明顯是蓄謀已久的，所以他們兩個不太可能在做同一件事情，也就不太可能在一起了，英雄應該還在朗朗市。”　　甄天的分析很理性，也很有道理，項嘯鳴沉默着，思考着，卻絲毫理不出頭緒來。　　“大概，只有從原野那裡才能打探到一些東西吧。”甄天將雪茄攆滅在煙灰缸中，望着那幾許短尾的青煙，苦笑道：“原野那小子和英雄一樣，年紀輕輕，卻不簡單啊，我們犯不上因為這些事情而去招惹他，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老老實實的看着英雄，看他究竟在搞什麼名堂。”　　在這個時候還能塌實住，你已經不是一般人了……項嘯鳴和木子華心裏都是這麼認為的，任憑甄天表面多麼瀟洒自如，兩人都能看出，他，才是最放心不下甄英雄的人。　　其實，甄天的分析理性倒是理性，卻犯了一個很致命的錯誤，他已經看出甄英雄要闌度去給小憐做助理，目的在於藉助小憐那微不足道的存在感，讓闌度悄悄淡出眾人的視線，他也承認，甄英雄做的很成功，因為確實沒有人去重視小憐，可即便此刻他覺得自己醒了腔，卻依然犯了個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錯誤，那就是，他依然忽略了小憐的存在。　　甄天只以為甄少爺離開漢宮，是因為原野的緣故，殊不知，甄英雄是因為在原野走後遇到了小憐，才決定離開漢宮的。　　此刻的小憐就在漢宮的某個房間中大吃大喝呢，她並不是柳絮，如果有人去對她嚴刑拷打，恐怕她立刻就能忘了對甄英雄的承諾，徹底將他出賣，只可惜，甄天這種大人物，太忽視她那種小人物了。

# 第492章 為幸福背叛

　　甄英雄所以突然決定離開漢宮，是覺得伊蓮娜急着和自己聯繫，無論是心存叵測還是真的有想要給自己提供情報，肯定要發生某些變故，而他並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有關伊蓮娜的事情，原因是，他怕甄天或者小鳳凰們知道自己被三個超一流的殺手盯上后，會限制他的行動自由，所以才在見伊蓮娜之前甩開了所有的人，至於躲到了自己的家中，則不是處於上述原因才對甄天等人隱瞞的，而是僅僅不想讓別人知道顏冰也藏在這裏而已。　　甄英雄並不是刻意對人隱瞞什麼，而是沒有刻意對別人解釋什麼，這一點也算是甄天沒有想到的，其實不止是甄天，包括所有的人，在某些方面又有些高估了甄英雄。　　“對了，嘯鳴，你進門的時候說有個好消息要告訴我，是什麼好消息？”　　“啊？哦，沒有，沒有，也不算什麼好消息了。”項嘯鳴訕笑道：“我要告訴老闆，艾市長沒有被人跟蹤……”　　“哦，是嗎？呵呵，那我就放心了……”　　看到甄天舒展了眉頭，項嘯鳴也暗鬆了口氣，如此時刻，那些有點三八嫌疑的話，還是放肚子里的好……　　……　　“恭弘=叶 恭弘姐，你把闌度的事情告訴給老闆，真的不要緊嗎？”說話的年輕女人將一杯熱咖啡放在恭弘=叶 恭弘紛飛面前，看恭弘=叶 恭弘紛飛還盯着手機陶醉，忍不住擔憂道：“如果被少爺知道，他肯定會發脾氣的，聽說少爺最不喜歡被人背叛了。”　　“切，你懂什麼。”恭弘=叶 恭弘紛飛口吻不屑，臉上卻依然笑眯眯的，道：“女人，就是要學會背叛，才會有魅力，才會贏得真愛。”　　那漂亮的，似乎是秘書的年輕女人愣了愣，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紛飛到底在說什麼，“可是，我聽說少爺生起氣來是很可怕的……”　　恭弘=叶 恭弘紛飛哼了一聲，大咧咧靠在椅子上，雙腳往桌子上一搭，得意洋洋道：“生氣？他敢跟他媽生氣嗎？”　　“他媽？”女秘書更愣了，懷疑恭弘=叶 恭弘老大今天吃錯了葯，有點精神不正常了，難道，靜心口服液喝太多了，心裏平靜的都不知道害怕了？　　“恭弘=叶 恭弘姐，少爺的媽媽好象早就去世了吧？”一看這女秘書都是最近兩年才跟了恭弘=叶 恭弘紛飛，因為她好象並不認識秦夢謠。　　“去，難道夢謠姐不在了，甄天就不能再娶一個啊？”恭弘=叶 恭弘紛飛有些嗔怒，也有些羞喜，有時候她很喜歡這個獃獃的女秘書，有時候又覺得她太呆了，甚至笨的像頭可愛的小豬。　　“老闆要再婚了？！和誰？！蘇老闆嗎？”小秘書即驚訝又興奮，“對啊，前陣子去漢宮的時候還經常看到他們兩個在一起親親熱熱的，那兩個人確實很般配呢……”　　“般配個屁！你豬頭啊！”恭弘=叶 恭弘紛飛這次可是真氣了，差點把手裡的咖啡潑在小秘書的身上，“要娶他也只能娶姑娘我！”　　“啊……？！”小秘書那驚訝的表情無疑是火上澆油，她目光中的同情算怎麼回事？　　“啊什麼啊？！”恭弘=叶 恭弘姑娘氣到某個程度，反倒笑了，“真是的，我和你計較什麼啊，你還太小，不懂這些，你以為蘇影有機會爭過我嗎？哎，我真是同情她啊，不過沒有辦法，愛情嘛，本來就是自私的……”　　完了，恭弘=叶 恭弘老大果然病的不輕！小秘書心裏這個心疼啊，恭弘=叶 恭弘姐肯定是太嫉妒蘇影了，結果都患上妄想症了，“恭弘=叶 恭弘姐，你沒事吧？”　　“我有什麼事？把蘇影送上飛機之後，我基本就沒什麼事情了，現在只要監視着蘇影手下那些還沒有離開渤門的傢伙而已。”恭弘=叶 恭弘紛飛似乎很開心，卻偏偏裝出一副惋惜的表情，道：“哎，真要說起來吧，蘇影還真是個可憐的女人呢。”　　“恭弘=叶 恭弘姐，你別這麼說蘇老闆，我看甄老闆挺喜歡她的……”　　“放屁！”恭弘=叶 恭弘紛飛似乎極力克制自己淑女一點，罵過粗口之後趕緊調整情緒，笑眯眯道：“就算喜歡又有什麼用？等英雄娶了她女兒，她和甄天就是親家，甄天這個當爹的難道還要娶兒子的丈母娘嗎？哈哈哈哈……怎麼可能嘛？”　　恭弘=叶 恭弘紛飛笑的都走型了，那小秘書總覺得這傢伙在幸災樂禍，就聽恭弘=叶 恭弘紛飛還在那得意呢，“再說，瞎子都看的出來，英雄和蘇影不和，聽說兩人還打過架呢，告訴你，英雄那小鬼特計仇，背地里叫蘇影爆龍，娶了一心，勉強叫蘇影一聲岳母還有可能，蘇影想當她媽，這輩子是沒指望了！哈哈哈哈――”　　“可是……”小秘書好象是故意潑她涼水，道：“大姐，你剛剛就背叛了少爺，你說他計仇，那豈不是……”　　“切，那怎麼能一樣。”恭弘=叶 恭弘紛飛擺了擺手，一本正經說了一句很深奧的話，“我這是為了親情而追求愛情的手段，不叫背叛。”　　“啊？”　　“笨，這你都不懂？”恭弘=叶 恭弘紛飛也覺得和這小秘書說這些東西是沒用的，可還是陶醉的望着剛剛接過甄天電話的手機，好象是給小秘書講課，又像是自言自語的說道：“對女人來說，這輩子，愛情最重要，而愛情的結果就是親情，這是一種必然的轉化，說到底，我這都是為了親情，英雄又怎麼好意思怪我呢？”　　小秘書腦袋暈暈的，完全不知所云，貌似她說的有些道理，可又覺得她那是強詞奪理，恭弘=叶 恭弘紛飛，恭弘=叶 恭弘狐狸，這綽號果然不是白白的來的，小秘書總覺得那女人笑的，真像一條狐狸……　　……　　即便是一直很沉的住氣的羅比也開始坐不住了，隨着時間的流逝，不協調的感覺越發清晰，沉悶的氣氛越發凝重，望着在眼前走來走去的鈴木優美，他更覺得煩躁了，可是看到面如寒冰的顏冰，他又不得不忍耐自己的情緒。　　擔心被義字會的人注意到甄英雄這個小窩裡住了人，所以在天色徹底暗下來之後，即便是拉着窗帘，顏冰等人也不敢讓房間里燈火明亮，偌大一個客廳，只亮着一盞帶罩子的落地燈，昏暗的燈光映在三個人的臉上，氣氛顯得異常詭異。　　已經九點了，桌上還擺放着沒有收拾的餐具，剩下的冷飯殘羹足以證明三人欠佳的食慾。　　“巴猜，你的鼻子被藍涯打扁了，難道連腦袋也被一起被打扁了嗎？！你這一天都在做什麼？為什麼會突然與那麼多人失去聯繫？”鈴木優美一向很少發脾氣，可此刻，她的情緒有要爆走的傾向，“什麼？你也是剛剛才發覺到不對勁？你是用舌頭思考問題的嗎？這一整天你都在做什麼？！廢物！巴猜，扯起你的耳朵給我聽清楚，如果明天一早還沒有讓義字會發生混亂的話，我會親手把你的腦袋砍下來！”　　憤怒的掛斷了電話，鈴木優美盡量調整自己的呼吸，但很明顯，她無法做到冷靜。　　一天已經過去了，在這一天中，陸續有七八組殺手得手，將被列為目標的組織高層或暗殺成功，或重創造成了恐慌，以這個成功效率來說，雖然少了一點，但依然在正常的範圍以內，可是，另顏冰等人感到奇怪的就在於此，既然暗殺得手了，為什麼沒有導致期待中的結果呢？‘客人’在‘主人’家出了事情，卻並沒有像預想中的那樣對主人提出質疑。　　有死傷的組織竟然沒有對義字會興師問罪的跡象，顏冰等人靜下心來猛然發現，得手的除了寧城三口會，幾乎都是一些小組織，這些小組織實力很弱，而且帶來的人也並不多，這固然是暗殺容易得手的主要原因，但是相對的，也讓義字會容易鎮壓，這些組織中卻缺乏一個有勇氣和魄力站出來牽頭挑釁義字會的人，換言之，沒有這個牽頭人，這些小組織就是各自為營的一盤散沙。　　不知道義字會用了什麼方法安撫了三口會的老大文東海，三口會別說折騰了，竟然屁都沒放一個的窩在酒店裡，而之後那些有可能挑起混亂的小組織，無一例外的被七虎成員阿東及常樂帶人鎮壓了，義字會的人似乎早就準備一般，行事有條不紊，鎮定自若，好象一切都在他們的預料之中，這一點引起了顏冰等人的懷疑。

# 第493章 不協調感覺

　　顏冰等人當然不知道，她的殺手已經完全被甄英雄的人監視了，雖然有些時候無法阻止殺手成功暗殺，但在暗殺之後，他們卻能第一時間出現在那些小組織面前，用各種方法進行安撫，拖延時間，直到阿東帶人趕來用威脅或更直接的強硬手段將其鎮壓，也正是為此，才沒有驚動警方。　　甄英雄也沒有想到會收到如此效果，下午還特意要柳絮轉達阿東，聯繫白耀天，要白耀天想辦法配合自己牽制警方的行動呢。甄英雄也並非刻意對所有人隱瞞自己的行動，老白知道甄英雄躲在一個不被監視的安全的地方操控大局之後，倒也鬆了口氣，對艾華無功而返的怨氣總算是淡了一些。　　甄英雄這邊的局勢大好，相對的，無論他們掩藏的多巧妙，顏冰這邊還是嗅出了危險的味道，按照計劃，這两天應該是挑起義字會混亂的黃金時間啊，可一天過去了還未有任何成效，他們怎能不着急？更何況今天晚上又是最容易得手的時機，雨勢依然不減，簡直是老天都在幫忙，可為什麼直到此刻還沒有聽說被列為重點目標的人被暗殺成功呢？　　羅比和鈴木優美的心終於塌實不住了，他們心中有了各種的猜疑，包括，他們懷疑是甄英雄在搗鬼，因為，在‘西蒙娜’的嚴密監視下，甄英雄直到現在還未離開醫院，這一點太可疑了，他到底在醫院里做什麼？羅比和鈴木有些摸不着頭腦了。　　而顏冰則十分肯定，義字會的泰然自若，肯定是因為甄英雄，這小子一個下午都躲在被窩裡發信息，與外面的人保持着聯繫，顏冰雖然覺得不可思議，但答案也只能是那一個，甄英雄已經掌握了自己的全部計劃，並針對自己的計劃做出了應對之策。　　既然確定了是甄英雄耍的手段，顏冰自然而然的開始檢討自己的計劃是否存在漏洞。　　漏洞，是致命的，顏冰發現自己出現了一個致命的疏忽，即便已經千萬小心，可對計劃的自信，還是讓她出現了一絲大意，在鈴木優美聯繫巴猜等人的時候，顏冰才猛然察覺到自己犯了一個無比天真的錯誤。　　殺手行動的弊端終於暴露出來了，既，獨立性太強，即便有所配合，也僅限於每個以個體為單位的小組，例如，張永哲的小組與巴猜的小組就絕對不會有情報的互換，甚至是小組中，人與人之間都少有交流，沒有特殊原因，只因為他們不習慣。　　殺手是個特殊的職業存在，他們像野狼一般危險，卻沒有狼群那般的集體感，倒也難怪，如果殺手成幫結隊的去殺人，那他們就不是殺手，而是黑社會了，偏偏這次的行動，就要求他們一起行動，而在這個行動中，如果沒有發生意外自然無妨，但是，當有意外情況發生時，上面的人與這些殺手之間的聯繫必然出現問題，都在獨立行動，就像是一盤散沙，這是顏冰事先都沒有預想到的一個失誤。　　如果單單站在殺手們的角度來說，這次暗殺任務的難度並不大，也許，這也是顏冰，羅比，鈴木優美等人當時沒有多做一層考慮的主要原因吧，既然暗殺難度不大，對計劃過於自信的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失敗’這兩個字，此刻計劃的推進似乎出現了問題，他們才猛然意識到，參与暗殺的殺手人數太多，對於獨立性太強的他們，自己等人竟然無法完全駕御，更不要說在第一時間掌握到他們的動向了，尤其是，卡瑪與米利亞被甄英雄幹掉遠在顏冰的預料之外，這些弊端在今天終於顯現而出，他們的‘弟弟妹妹’不得不暫交給巴猜和張永哲指揮。　　一個團隊，領導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卡瑪組與米利亞組與巴猜和張永哲之間毫無磨合，就更說不上配合了，更何況，殺手世家因為哈恩這位家主突然死亡，早就沒有什麼凝聚力可言了。　　顏冰畢竟不是個殺手，在訂下這個計劃之前，她才剛剛讓哈恩真正的效忠自己，她並沒有想到哈恩會在最關鍵的時候被人殺死。如果鈴木優美提前想到了這個局面，也許殺哈恩之前就會有所猶豫了。　　缺少有能力，有威望的世家繼承者，就如群龍無首，在調度上自然漏洞百出，冰恨天暴露出來的這些問題，即便是在甄英雄看來，都是非常意外的，當然，這些意外對他來說，也算驚喜。　　“哼哼，巴猜真是可憐啊。”羅比用尖酸的口吻說道：“張永哲同樣是剛剛察覺到情況不妥，卻比巴猜幸福多了。”　　鈴木優美知道羅比是在諷刺自己對待巴猜與張永哲的兩種極端態度，冷哼一聲，道：“羅比，你在故意挑釁我嗎？”　　羅比僅僅是在發泄心中的不安罷了，“哪裡，我只是在質疑你或者張永哲，有沒有能力像死鬼父親大人那樣的領導能力而已。”　　羅比明顯是在找茬，可說出的話卻毋庸質疑，不會任何人都擁有哈恩大叔一般駕馭龐大的殺手世家的能力，他的死對殺手世家造成的衝擊並非已經被鈴木與張永哲壓制了，而僅僅是因為衝擊太大，需要消化的時間較長，一直處於揣摩新形勢的過程中，直到此刻才逐漸暴露而已，鈴木優美也不得不承認，自己不但天真，而且後知后覺。　　哈恩的死絕對是個意外，恐怕是鈴木優美都沒有想到的事情，顏冰現在突然有一種對形勢無法控制的無力感，其實她很清楚，早在甄英雄假裝被綁架，並利用羅伯特製造的混亂將自己綁架的那一刻開始，自己就已經沒有了勝算。　　“怎麼，你現在也覺得不安了嗎？”鈴木優美坐下來，瞪着羅比，目光中滿是鄙夷，“你的不安簡直是對自己的諷刺，讓我覺得犹如蛆蟲一般噁心，你不是認為不會發生意外情況嗎？那現在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那麼多人突然失去了聯繫？”鈴木優美才是名副其實的推卸責任，這世界上勇於承擔責任的人畢竟只有少數。　　羅比小心的看了一眼顏冰，發現她依舊面無表情，雖然暗暗鬆了口氣，可對於鈴木故意挑撥的話語卻有了怒氣，“這個問題應該去問張永哲，為什麼整整一天他都沒有確認那些手下的行動？為什麼直到晚上看到義字會沒亂，才察覺到不妥？為什麼現在與那麼多人失去了聯繫？我的不安，是因為你的無能。”　　“羅比！”鈴木優美就像被踩了尾巴的貓，怒喝道：“你在推卸責任嗎？！”　　看到鈴木氣憤，羅比就覺得自己心裏好受點了似的，“推卸？不要開玩笑了，我沒有承擔任何責任，又有什麼責任可以推卸呢？”言下也有諷刺鈴木企圖掌控世家之意，更有幾分對她居心的質疑。　　羅比是知道鈴木優美底細的人，對她利用顏冰這件事情本就心存怨恨，這場爭鬥中，心裏最矛盾的恐怕就是他了，既不想鈴木優美害了顏冰，又不願意幫助甄英雄，可謂被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顏冰與甄英雄之間的曖昧關係，讓羅比恨不能把甄英雄凌遲，如果不是因為鈴木優美，顏冰和甄英雄怎麼會去合作？不合作，他們又怎麼可能發生曖昧的關係呢？羅比對鈴木優美的恨，可謂絲毫不比甄少爺少啊，此刻，心情煩亂的他說話有些過了。　　“你們不要吵了。”顏冰突然站了起來，從她的表情看不出喜怒，就聽她淡淡說道：“如果被甄英雄識破了我的計劃，那麼，責任在我，我太過自信，對於世家成員行動的獨立性，是我考慮的不夠周全。”　　顏冰如此說話，羅比不蠢不笨，立刻意識到，她是怕自己在有情緒波動的情況下說出什麼會引起鈴木優美警惕的話來，心中一凜之餘，還有些酸楚，總覺得顏冰在不利形勢下還顧及這些，是對甄英雄的忍讓與包庇，那酸楚讓他有殺人的慾望，無疑，他最想殺的當然是甄少爺。　　即便這次的計劃真的被甄英雄識破，鈴木暫時也不打算和顏冰撕破臉皮，畢竟，一盤棋，最後一子沒有落下，就不能判定勝敗，她隱忍了十三年，即便有一絲希望，也不想功虧一簣，更何況，黑市拳大賽還有最後一場，幹掉甄英雄的機會依然存在啊。　　只要甄家父子死了，義字會群龍無首，在林夕照和全興的內應下，冰恨天的勝算依然很大。

# 第494章 忠心與信任

　　直到此刻，鈴木優美依然沒有對林夕照等人起疑心。　　“夫人，對不起，是我能力不足，才在調度上出現了混亂……”　　“哈恩，卡瑪，米利亞的死，都是我們沒有預料到了，不是任何人的責任，我們的自責是徒勞無用的，現在需要的是冷靜的面對，而且，現在也並不能肯定甄英雄看穿了我們的計劃不是嗎？”　　顏冰嘴裏這麼說，可心裏卻十分清楚，如果甄英雄沒有看透自己的計劃，義字會今天早就土崩瓦解了。可奇怪的就是，並沒有出現期待中的結果，顏冰並沒有感覺到憤怒或者慌亂，反覺得自己陷入被動才是理所當然的趨勢，心裏唯一不舒服的，就是自己輸給了甄英雄這件事情而已。　　“鈴木，你下午出去，見到西蒙娜了嗎？”顏冰非常自然的問道。　　鈴木優美心裏一跳，可表情絲毫未變，“沒有，雖然展覽會剛剛結束，可西蒙娜居住的酒店裡，很多展商還未離開，警察出入頻繁，小心起見，我並沒有去見她……”　　“是嗎？”顏冰不露聲色，好象真的是隨口問問而已，“那托尼和克拉拉那邊呢？”　　鈴木優美僅僅是通過電話了解了那三個殺手的情況，並沒有親自過去，“托尼那邊的情況不太好，漢宮的防衛很嚴密，以客滿為名，不在接待任何客人，並對每個出入漢宮的人進行身份檢查，絲毫不在乎客人的抱怨，漢宮周圍也有大量義字會成員徘徊，所有可以停車的地點都被他們接管了，因為這場大雨影響，托尼等人無法在遠距離監視，只能乘車在漢宮門前遊走，想做到完美的監視都很難，想對義字會高層下手，恐怕更難……”　　鈴木優美並沒有說這些情況是她親自確認的，在顏冰那雙冰冷的，似乎可以穿透人心的目光注視下，她覺得自己似乎說出謊話，就會立刻被顏冰洞穿，那女人的眼神看似無神，卻是鋒芒內斂啊。　　顏冰也沒有刻意去刨根問底，鈴木還以為顏冰並沒有起疑心，心裏鬆了口氣。　　“漢宮是義字會的大本營，高橋澤那樣的殺手都無法混進入，足以看出那地方戒備之嚴密了，這也是我先前就預料到的，讓托尼與克拉拉去監視，只是想碰碰運氣罷了，即便漢宮是炸不掉的堡壘也沒關係，後天，他們一樣會主動走出來的。”顏冰言談話語中的自信，讓鈴木優美的心裏塌實了很多，她並不知道，顏冰正是因為她愛聽這些話才故意說給她聽，目的就是寬慰她啊。　　“還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在意，西蒙娜的人雖然把醫院盯的很緊，但是，甄英雄在那裡呆了整整一天，未免有些不太正常，鈴木，羅比，你們立刻聯繫西蒙娜，無論她用什麼辦法，要她再次確認，甄英雄是不是真的還呆在醫院里，我懷疑，那個狡猾的小鬼可能在戲耍我們，也許他早就離開了，目的就在於擺脫我們的監視。”顏冰心裏同時說到，那小鬼肯定是在戲耍我！　　鈴木優美下午突然離開一段時間，這種表現不太正常，如果僅僅是去見托尼等人，她並沒有必要隱瞞自己啊，但顏冰並沒有把疑問說出來，因為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問題，有可能讓鈴木優美產生戒備，因為問出問題的同時，等同在告訴鈴木，自己對她有所懷疑。　　顏冰後面所說的話，並不是因為對‘監視’醫院的伊蓮娜起了疑心，而是因為鈴木優美沒有正面回答自己的問題，顏冰故意把話題扯開，轉移了鈴木的注意力。　　現在就是羅比都含糊了，到底甄英雄是不是在醫院里呢？心中有同樣疑惑的鈴木優美再次掏出手機。　　“很晚了，我要去睡了，有什麼結果，明天早上再告訴我。”顏冰竟然不等電話打通，就朝房間走去。　　羅比和鈴木有些吃驚，對顏冰的依賴性也立刻顯現了出來，鈴木急道：“夫人，如果甄英雄早就從醫院溜走了，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句話，也暴露出了另一個問題，顏冰回過頭來，小臉寒的可以掉冰渣，“你們兩個，心裏早就有這種猜疑了吧？看來，你們都認定甄英雄已經不在醫院了啊……”　　羅比和鈴木臉色大變，沒想到顏冰竟是在試探自己二人，只通過一個簡單的下意識反應，就看穿了自己二人心中的不安。　　顏冰從來不發脾氣，但是，她什麼時候是不高興的，羅比還是看的出來的，就聽顏冰道：“也許我們還沒有聯繫到的那些殺手，已經被甄英雄幹掉了，也許，甄英雄已經看穿了我的計劃，並在加以破壞……你們兩個心裏都在這麼想，對吧？換句話說，你們已經開始不信任我了，對嗎？”　　目光冰寒，讓人戰慄，這種壓抑的憤怒也是一種燃燒的鬥志，鈴木優美雖然有些慌措，但同時心中又湧起了難以遏止的興奮，因為她看的出來，顏冰並沒有受到打擊，她幹掉義字會的信念依然堅定。　　羅比怕是要比鈴木還興奮，顏冰的殺機讓他想要膜拜，原來是自己想多了，即便與甄英雄合作，夫人也沒有放棄要殺死甄英雄那個臭流氓啊！　　“夫人，我們願意把性命交給您，以此來證明對您的忠心！”　　顏冰一語雙關的說道：“忠心？相比起來，還是信任更重要些吧？”說罷，再次轉身，頭也不回的走向了房間。　　忠心比信任更重要，羅比與鈴木都在肚裏偷笑，以為這話是說給對方聽的……　　這才是一流的演技啊，顏冰的憤怒，並沒有羅比和鈴木想象的那般複雜，她僅僅是不服氣自己的計劃被甄英雄看穿了而已，她氣憤，是因為自己想不通甄英雄是如何洞穿了自己的計劃，並混到了房間中，佔領了原本是他的，此刻應該歸自己使用的床鋪！　　……　　伊蓮娜放下電話，冰寒的小臉終於舒緩了很多，渾身的骨頭好象突然軟化了一般，鬆了一口氣的她無力的靠在了沙发上，袁莉莉走過來，輕輕的幫她按揉着削瘦的肩膀，她知道，伊蓮娜用這雙柔弱無力的肩膀，承擔起了多麼沉重的擔子。　　“小姐，他們終於察覺到不對勁了嗎？”袁莉莉小心的問道：“他們沒有對您起疑心吧？”　　“呵呵，對我起疑心嗎……”伊蓮娜幽雅的笑着，道：“如果他們到現在依然沒有察覺到不對勁，恐怕才是真的對我起了疑心吧。”　　袁莉莉沒聽明白，“小姐，您在說什麼啊？”　　接過鈴木優美打來的電話之後，這一整天都緊張的不會笑的伊蓮娜心情突然變的很好，並沒有覺得不耐煩，笑着解釋道：“他們要我確定甄英雄是不是還在醫院里，表示他們已經開始懷疑甄英雄溜出了醫院，如果他們懷疑是我放走了他，剛才就不會打電話給我了。”　　袁莉莉依然覺得不放心，殺手世家和顏冰的可怕她是清楚的，尤其是殺手世家，清洗叛徒的手法簡直是慘絕人寰，見伊蓮娜此刻如此鎮定，她擔心道：“可是，也許他們是在試探您啊，小姐，我們還是趕快把甄英雄已經從醫院里溜走的消息告訴給鈴木優美他們吧，其實這個時候即便告訴他們甄英雄已經不在醫院里也沒有什麼關係了不是嗎？既然夫人他們如此問，那就證明甄英雄已經躲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們還有什麼必要繼續幫他掩護呢……”　　“不。”伊蓮娜笑道：“如果夫人和鈴木優美真的是在試探我，那我更不會立刻告訴他們甄英雄已經不在醫院的消息。”　　袁莉莉以為自家小姐的腦袋燒壞了，急道：“為什麼啊？！”　　“你什麼時候變的這麼笨了？”伊蓮娜回過頭來，在袁莉莉的腦門上輕輕一彈，“你想，如果他們叫我確認，我就立刻確認出甄英雄已經溜出了醫院，他們心裏會怎麼想？這麼容易就被證實了，那我這一整天都在做什麼？呵呵，不打自招的事情我才不會做哩……時間不早了，埃米利，熱水燒好了嗎？泡個澡，美美的睡上一覺，明早起床以後再告訴他們甄英雄已經溜了吧……”　　“啊……？”袁莉莉見伊蓮娜不像是在開玩笑，驚的差點閉不上小口，“小姐，您不是認真的吧？”

# 第495章 絕望與希望

　　伊蓮娜從沙发上站起來，優雅的捂着小口，像只可愛的貓咪一般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哈哧，赤着一雙玉足，邁着慵懶的步伐朝浴室走去，彷彿她一直堅持着沒睡覺，就是在等鈴木優美的這個電話，現在終於放下了心事，一身的輕鬆，“我當然是認真的，拖延的時間長一些，不僅可以讓他們對我不起疑心，對甄英雄也是有莫大幫助的，一天一夜之後才發現甄英雄不見了，顏冰他們如何判斷他是什麼時候消失的，又跑到了哪裡去呢？也許一着急，顏冰他們就會自亂了陣腳呢，而甄英雄不但可以躲在暗處很好的觀察冰恨天，還能利用這一天一夜做很多的事情，雖然我不知道他具體會做什麼事情，但是，他肯定會感謝我的，要知道，我幫他拖延的時間越久，他就會覺得我承擔的風險越大，呵呵，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他感激我的目光了，呵呵呵呵……”　　伊蓮娜越笑越開心，到最後，竟然笑的無法遏止了，從伊蓮娜的父親被殺害后，袁莉莉還從未見她笑過，更不要笑的如此失態了，就在遇到甄英雄之前，她還是一個吝嗇說話的自閉女人。　　袁莉莉回過神來，快步跟進了熱氣騰騰的浴室，幫助伊蓮娜挽起長發，再幫她脫去身上的衣物，即便同是女人，袁莉莉也不敢正目去打量她誘人的胴體。　　肌膚雪白如凝脂，溫潤滑嫩，袁莉莉站在她身後，垂着頭，目光中即是驚艷，又是羡慕，即便無數次看到這具身體，她還是忍不住渾身燥熱，從背肌到纖腰，再到渾圓挺翹的美臀，曲線動人，沒有了衣物的掩飾，伊蓮娜的身體充滿了魔鬼一般的誘惑力，成熟，性感。　　玉足輕抬，在袁莉莉的攙扶下，伊蓮娜輕輕跨進精緻的浴池，隨着她慢慢的坐下，豐滿的雙乳被肥皂泡掩蓋，袁莉莉這才暗暗吐了口氣，伊蓮娜完美身體的誘惑力，就是女人也很難抵抗。　　伊蓮娜一直是袁莉莉憧憬中的女人，她仰慕伊蓮娜，甚至以她為目標，想要成為像她一樣的女人，高貴，幽雅，美麗，久而久之，這種仰慕逐漸有了微妙的變化，她可以感覺到伊蓮娜的無助的孤獨和心中的悲哀，她忍不住想要呵護自己追逐的理想女人，所以，她會因為伊蓮娜高興而高興，會因為伊蓮娜傷心而難過，也許，這是女人之間的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袁莉莉珍惜這份友情的程度，是有些自私的。　　此時，雖然伊蓮娜很高興，可袁莉莉卻高興不起來了，她心裏有了絲妒意，更多的，還是迷惑與不解。　　從始至終，伊蓮娜的笑聲未曾間斷，袁莉莉心裏有些酸酸的，“小姐，你為什麼冒如此風險來幫助甄英雄？難道，你真的……真的愛上他了？”　　儘管袁莉莉已經問的小心翼翼，可伊蓮娜還是很誇張的怔住了，笑聲愕然而止，就在袁莉莉覺得自己說錯了話，心下慌亂惶恐之時，就聽伊蓮娜再次大笑不已，“哈哈，愛上他了嗎？哈哈，埃米利，你的問題很有意思，哈哈，我愛上他了嗎？恩，他是個很特別的男人，我確實被他吸引了，也許，就像你說的，我會愛上他吧，不過，現在還沒有。”　　“恩？”袁莉莉總覺得今天的自己似乎很蠢，為什麼老是聽不懂小姐的話呢？但聽到小姐說還沒有愛上甄英雄的時候，她心裏明顯舒了口氣，袁莉莉也覺得這感覺未免有些莫名其妙。　　“你知道嗎？我喜歡浪漫的一見鍾情，但是，一見鍾情並不代表我愛上了他。”伊蓮娜不再笑，她的表情變的認真，她眼神中的感情變的複雜，“愛上一個人是需要時間的，所謂的一見鍾情，僅僅是我被他的特立獨行吸引了，那個男人身上散發著一種特殊的魅力，看起來很不正經，卻很真實，很洒脫，這樣的男人對女人充滿了吸引力，還有，最關鍵的是……埃米利，你也看到了，他，長的也很可愛，很帥氣，很有男人味……”　　西方女人果然沒有東方人的含蓄，說話直接大膽，且完全是內心的真實寫照，伊蓮娜直言不諱的承認，甄英雄俊郎的樣貌是她所以對他不排斥，甚至產生好感的一個主要原因。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相互矛盾的，人類和動物的區別，大概也可以體現為‘口是心非’吧？人們都知道，‘以貌取人’並不可取，但是，能做到‘不以貌取人’的又有幾個呢？當然，這裏指的僅僅是對他人的第一印象而已，在真正了解一個人的內心之前，你首先對他或者她的認識，必然是最直觀的視覺感受，作為一個內心活動豐富的人，有幾個人不會對對方的外貌做出評價或者區分喜惡的？　　‘一見鍾情’的浪漫是被無數人美化過的，大多人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其實更多的，或者說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會相信自己最直觀的感覺，既，看人家的長相。　　當然，甄英雄和艾一心這類怪胎絕對屬於那百分之一……　　長的好，給人的印象就好，這是人類最直觀，也是最誠實的感覺，當然，這僅僅是所謂的‘第一印象’而已，是在沒有語言交流，沒有深入了解的前提下，這東西既重要，又不怎麼重要，但不可否認的是，就如同男人喜歡美女一般，女人，也喜歡長的漂亮的男人，如果在這個基礎上又有一顆‘漂亮’的心，那女人的抵抗力絕對會降低至谷底。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我雖然沒有戀愛過，但我知道，因為被吸引，所以去了解，因為了解，所以去愛。”伊蓮娜淡淡笑着，很認真的對袁莉莉道：“我現在僅僅是被他吸引，想要更多的去了解他，我覺得他是一個我值得愛的男人，但是，我現在並沒有愛上他，僅僅是不抵觸那個從被吸引到主動去愛的過程而已。”　　袁莉莉還是搞不懂，可以說，她更想不明白了，“既然小姐沒有愛上他，又為什麼要如此幫他？您應該知道，萬一事情暴露，我們的處境……”　　“埃米利，你想過沒有，就算我們不幫他，我們的處境又能好到哪裡去呢？”伊蓮娜苦笑道：“甄英雄讓我看到了希望……埃米利，甄英雄殺了哈恩，殺了我的殺父仇人，可我為什麼要殺甄英雄呢？”　　“是因為，甄英雄讓小姐失去了親手報仇的機會……”　　“不，你錯了，或者說，我們兩個都在自欺欺人吧。”伊蓮娜抬起手，望着掌心中托起的如雪般的肥皂泡，目光黯淡，“其實，我們是因為恐懼死亡，恐懼未來的不可預知，所以才想要殺掉甄英雄，宣洩內心的顫慄，那僅僅是對絕望的一種發泄罷了……”　　袁莉莉渾身一顫，呆了，她惶恐的目光中，是深深的認同。　　“我為了報仇而昧着良心進入世家，只想殺掉哈恩，甚至有了同歸於盡的覺悟，因為我知道，殺了哈恩，我也很難活着逃離世家，可是，哈恩死了，卻不是我殺死的，我不甘心，我也恐懼，他死了，我該怎麼辦呢？沒有哈恩的庇護，克拉拉他們不會要我好過的，是要忍辱活下去，繼續做那些和哈恩一樣喪盡天良的事情，還是一死了之呢？我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我不甘心這樣死去，我不想死，我怕死！所以我恨甄英雄，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所以我要殺了他！可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出現了，出現在了我們的面前！”說到此處，伊蓮娜逐漸猙獰的表情突然一窒，繃緊的身體放鬆了，她有些陶醉的笑了笑，聲音也低了下來，臉上的絕望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幸福的希望與期待，“可是，我沒能殺死他，而他，甚至不屑殺死我們兩個人，呵呵，不過最諷刺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我從他身上看到了希望。”　　伊蓮娜轉過頭來，迷人的笑着，那笑容充滿了希望，“埃米利，你知道嗎？絕望與希望，其實只隔了一曾薄薄的白紙，捅破了那層茫然的白紙，絕望中就能看到希望，甄英雄就是我們的希望，他有能力摧毀殺手世家，所以，為了自己的未來，我們要盡最大努力的幫助他。”　　袁莉莉太驚訝了，她激動的身體都在忍不住的顫抖，壓抑的興奮好象隨時會爆發一般，“小姐，這麼說，您願意幫助他，並不是因為真的愛上了他，而是……您從一開始的目的就是……”

# 第496章 胸口掛燈籠

　　“對，我幫助甄英雄，不是為了他，而是為了我們自己。”伊蓮娜有些得意的笑道：“我的確很喜歡他，但哈恩唯一教過我的東西，便只有兩個字，理智，理智的人，血是冷的，我不會因為喜歡一個人而讓血液沸騰，今天我幫助甄英雄，是希望他打敗顏冰，幹掉鈴木優美，張永哲，克拉拉這些人，我要讓甄英雄欠我的人情，只要甄英雄贏了，我們就能擺脫殺手世家，我們的未來才有保障，他會保護我們的。”　　“小姐，你太聰明了！”袁莉莉再也壓抑不住了，她歡呼，雀躍，彷彿看到了美好的明天，她對伊蓮娜忠心，甚至可以陪她一起死，這也是為什麼伊蓮娜如此相信她的原因，但是，這不代表袁莉莉不怕死或者說她很想死，如今看到生的希望，她怎能不笑？　　“我聰明嗎？”伊蓮娜吹散了手中的肥皂泡，笑道：“我也覺得自己很聰明，但是，甄英雄比我更聰明。”　　“才不會呢。”袁莉莉已經不知道怎麼拍馬屁好了，她太興奮了，“小姐演戲太逼真了，連我都覺得您是真的愛上甄英雄了呢，那個小子表面裝的一本正經，其實心裏肯定笑翻了！”　　“笑翻了嗎？呵呵，我想也是，他肯定笑翻了。”伊蓮娜凄凄楚楚的笑了笑，“他一定在肚裏嘲笑我拙略的演技吧？”　　聽到伊蓮娜如此說話，再看到她那自嘲的表情，袁莉莉的笑容僵硬了，“小姐，難道，甄英雄知道您在騙他？”　　“他當然知道，從今天早上他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出來，他並不相信我。”伊蓮娜撩水洗了把臉，笑道：“也難怪，要成為一個殺手，首先要拋棄屬於人類的感情，誰會相信一個冷血的女人會突然為愛而瘋狂呢？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浪漫吧？”　　她的反問，讓袁莉莉迷茫，她的反問，有一絲自嘲的苦楚，袁莉莉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浪漫，但她隱隱覺得，如果有的話，那麼，它已經在自己眼前發生了，因為她知道，伊蓮娜正是因為割捨不了感情，才會進入殺手世家，她的血是不是冷的，袁莉莉不知道，她只知道，伊蓮娜從不曾拋棄過任何感情……　　“算了，就算甄英雄知道我對他的愛是假的，也不會否定我幫助過他的事實的，只要我需要保護，他就不會推辭的，呵呵，無論他有多聰明，我都敢肯定，在這方面，他是個傻瓜，這是女人的直覺，他一定會感激我這個騙子的。”伊蓮娜突然從水中站了起來，完美的身體好象出水芙蓉一般展現在燈光下，她雙手托住自己那引以為傲的雙峰，自信滿滿的自言自語道：“也許有一天，他會愛上我的，我為我的美麗而驕傲，他又怎麼能拒絕我的美麗呢？”　　袁莉莉笑了，笑的有些釋然，有些諷刺，望着陶醉中的伊蓮娜，好象全部都清楚了的她，又好象什麼都沒搞清楚。　　到底是誰會愛上誰呢？就好象現在，究竟是誰在利用誰呢？他和她，恐怕都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呢吧……　　……　　“啊……啊……啊啾……”　　“小點聲，你要死啊？！”　　看到顏冰那副緊張模樣，甄英雄忍着笑，揉着鼻子，“打噴嚏又不是我能控制的。”　　“你少給我轉移話題，回答我剛才的問題。”顏冰小臉一寒，瞪着舒舒服服靠在床頭的甄英雄，“你怎麼知道醫院外面有人監視，又是怎麼溜出來的？”　　甄英雄一邊用枕巾擦拭肩膀的傷口，一邊心不在焉的回答道：“你應該知道，老爹為了培養我的自保能力，曾經把我送到國外，參加了一個在業內很有名的殺手培訓班，恰恰那就是哈恩大叔家開辦的，呵呵，同樣的教學模式，我在那地方學的就是如何自保，既然知道醫院外面有人監視，我想要在不被他們察覺的前提下溜出來，還不是小菜一碟？這就是知己知彼的好處吧？”　　顏冰氣的走到床邊，想去撕爛他的嘴巴，上身前探，企圖讓自己的氣勢更有壓迫感，“我問的就是你怎麼知道醫院外面有人監視的？”　　“你失憶了？”甄英雄一臉真切的關心，還伸出手去捂在了顏冰的腦門上，“不是你打電話告訴我的嗎？”　　“放……”顏冰忍了又忍，總算把後面那個不雅的字咽回了腹中，一掄胳膊彈開甄英雄的手，怒道：“你是在我通知你之前就溜掉的。”彷彿已經有些習慣被甄英雄佔便宜了，顏冰並沒有指責他對自己動手動腳，也可能她對甄英雄這種程度的調戲已經免疫了吧。　　“哦……”甄英雄繼續打馬虎眼，誕着臉，裝出一副即驚訝又曖昧的表情，問道：“我們可是對手，你為什麼要幫我呢？難道……”說罷，甄英雄低頭看了看，做作的將被子拽起來，掩住了赤裸的上身，這動作中的含義不言而明，顏冰險些背過氣去，他這已經不是得寸進尺了，而是臭不要臉！　　“甄英雄，我不是在和你開玩笑，你最好也給我認真一點，的確，你現在對我的要挾，讓我失去了主動權，但你如果覺得我沒有和你同歸於盡的覺悟那就大錯特錯了，當我覺得被你逼入絕境的時候，你認為有我做不出來的事情嗎？”顏冰口吻冷淡決絕，好象真的當甄少爺是在說玩笑話，只是小臉的紅潤讓她的氣勢弱了不少，不過，甄英雄倒不至於看不出顏冰心中的憤怒，自己是在開玩笑，但顏冰絕對沒開玩笑，她已經退到了房門前，手握住了把手。　　“其實，我並不認為你有膽量拉開房門，因為我了解的顏冰是個理智的人，她應該很清楚，無論義字會或冰恨天的形勢發展為什麼情況，勝負結論依然難斷，尚有生機，求生就是人的本能，可是，拉開房門，卻代表你我都得完蛋，還會牽連包括我老爹和愛利絲再內的很多人，我的直覺告訴我，你不會那麼瘋狂的。”甄少爺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可看到顏冰的臉色越陰越沉，白白嫩嫩的小手微微顫抖，手背的脈絡清晰，他趕緊低咳一聲，語風立刻轉了，“不過呢，男人的直覺總是不太準確的，我媽和我姐告訴我說，女人生起氣來是很可怕的，她們告訴我不要去理智的看待一個女人，我覺得很有道理，該妥協的時候還是要妥協的，冰兒姐，你想知道什麼儘管問吧，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啊。”　　甄英雄態度上的妥協讓顏冰面色一緩，鬥嘴之爭總算是佔了回上風，可喜悅又被甄少爺那句恬不知恥的‘冰兒姐’給衝散了，顏冰也不曉得自己是羞還是氣，不過卻很肯定的知道，自己很不習慣被他如此親熱的稱呼，總覺得渾身的不自在，反倒希望他直接稱呼自己的名字，但又覺得，‘冰兒姐’這個非常陌生的稱呼，好象也不錯，彷彿撩動了內心中的某些東西。　　“真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話有點激將的感覺。　　“當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甄少爺好象毫無防備的上了當，但顏冰還未來得及高興，就聽他又補充了半句，“不過，有些話還是你先說比較好，畢竟，處於被動形勢的是你，你不對我隱瞞，我自然不會對你隱瞞，這才公平不是嗎？”　　顏冰心裏一跳，嘴上卻道：“你要我說什麼？”　　“女人糊塗點，對男人來說有時也是一種魅力，但是，聰明的女人裝糊塗就不那麼可愛了。”甄英雄裝的好象個情聖，胡言亂語中倒也有幾分道理，顏冰知道，這小子不僅僅是在裝瘋賣傻而已，“冰兒姐啊，我用‘同歸於盡’要挾了你一整天你都忍了，現在卻用‘玉石俱焚’反過來威脅我交代你想知道的一切，少爺我又不是傻子，難道你這麼明顯的態度變化我都看不到嗎？”　　這臭小子果然不是省油的燈，想從他嘴裏問出點東西來還真不容易啊，顏冰心中已經確知甄英雄想要自己說什麼了，可嘴裏還是硬撐着，“不要拐彎抹角的，你要知道什麼，儘管明說。”　　“‘拐彎抹角’四個字我完整歸還給你，冰兒姐，我想我說的已經很明白了，你也不要再假裝糊塗扮可愛了，好嗎？”甄英雄笑道：“既然你沉不住氣對我發問，表示你已經發現了形勢不太對勁，既然你懷疑是我在搗鬼，此刻還拐彎抹角的問我問題，豈不是有些可笑了嗎？很多事情你我都是胸口掛燈籠，心照不宣的。”

# 第497章 顏冰的底牌

　　甄英雄的眼神讓顏冰很不舒服，甄英雄所謂的心照不宣簡直是對她最直接的諷刺，顏冰明白他的潛台詞：既然形勢是對冰恨天不利，當然是你顏冰要低頭才對，你沒有資格和少爺我談條件。　　“心照不宣？哼哼，甄英雄，這麼說，你承認是你在搗鬼啦？”　　“搗鬼談不上，站在義字會的立場來看，我僅僅是在自保而已。”甄英雄口風很緊，每句話都是點到即止，貌似什麼都承認了，卻又好象什麼都沒說過，“既然要坦白，那誰都別藏着掖着，公平一些，你把你知道的告訴我，我就回答你想知道的問題，換言之，你沒有想到的問題，我一概不會回答，呵呵，你想從我嘴裏套話，那是不可能的。”　　年紀不大卻老奸巨滑，顏冰除了在心中罵甄英雄疑心病重，奸詐小氣，還真拿他沒有辦法。　　倒不是甄英雄想要奸詐小氣，而是如今這節骨眼，不對別人抱有懷疑態度，就是對自己，對義字會不負責任，甄英雄口中說的大方，可他依然是很理智的。　　“好，我說，不過，甄英雄，我說過之後你若隨便撒個謊話糊弄我，我會讓你吃不了兜着走的。”顏冰終歸是拿甄英雄沒轍，所以乾脆了很多，“其實我不說你心裏也明白的很，你無非是想等我說出來印證一番而已，恭喜你，你成功了，我承認，我本計劃今天給義字會製造一個很大的混亂，但直到現在為止，混亂依然沒有發生，我安排的部分人手失去了聯絡，我想，這一切都和你有關，對嗎？”　　甄英雄伸出食指，和腦袋一起晃動個不停，嘴裏不斷髮出‘嘖嘖’的聲音，好象很是不屑，“冰兒姐，你這話說的未免太含糊了一點吧？我的確是想印證一下冰恨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但你這話說了等於沒說啊，雖然是心照不宣，可我還是很想親口聽你說出來，你企圖製造混亂的方法，究竟是什麼呢？你又為什麼直到現在才發現無法聯絡到你安排的人手呢？”　　這話差點把顏冰氣昏過去，雖然自己確實有敷衍甄英雄的意思，可甄英雄這話也算是明知顧問了，要自己親口把安排的計劃說出來，那不等於逼着自己認輸呢嗎？顏冰在潛意識中並不願意把自己的計劃告訴給甄英雄知道。　　“甄英雄，你不覺得你過分了嗎？”顏冰面色冰寒，說話犹如臘月的寒風。　　“怎麼，你不敢說？”甄英雄淡淡的與顏冰對視着，笑着，卻沒有笑意，“你在怕什麼呢？怕你把話說出來，我們的立場就改變了？亦或者，你怕把全部的計劃告訴我，你和我賭博的真正意圖就會暴露出來嗎？”　　淡淡的口吻，卻給人一種咄咄逼人的壓迫，顏冰渾身一顫，面色明顯變了，眼神中閃過一道驚恐，几絲無措，“你，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你既然明知顧問，我也不介意多廢些口水告訴你，你不用說些沒頭腦的話來激我。”　　“沒頭腦的話嗎？”甄英雄目光清澈，望着顏冰，顏冰竟然不敢看他的眼睛，甄英雄苦苦一笑，知道顏冰想將這個危險的遊戲一玩到底，“究竟是誰在說著沒頭腦的話呢？”　　甄英雄敢肯定，顏冰與自己立下賭約的時候，就知道她是必敗無疑的了，她明知沒有勝算還要賭這一場，或許有很複雜的理由，但是，那理由也可能極為的簡單。　　茫然，或許，顏冰僅僅是不敢面對她自己的茫然未來吧，就像現在，她依然在自欺欺人的逃避着。　　顏冰知道，甄英雄有可能看到了自己茫然中的堅定決心，所以，他想要瓦解自己的決心，想要窺視自己的內心，並將自己心中一切的一切都挖掘出來，顏冰拒絕他的行為，甄英雄想知道的根本不是冰恨天的報復計劃，那些東西他早就知道了，並且是不需要求證的肯定，他真正想要印證的，是自己的決心。　　顏冰討厭甄英雄將本應心照不宣的東西說出來，因為那是在強迫自己去面對一心想要逃避的東西。　　“我所以利用這次的黑市拳大賽，就是因為這個大賽的一些性質決定它可以被我輕易利用，我想義字會早就察覺到了，這次參与比賽的大小組織比過去多了幾倍，不錯，這是冰恨天做的手腳，是我派人在全省黑道散發消息，吸引眾多組織前來參賽的。”顏冰不避嫌的坐在了床邊，蓋因房間里沒有其他可以坐下的地方，就聽她語氣平淡的說道：“我所以吸引這麼多組織來參賽，既是要義字會精力分散，也是便於我計劃的實施，那些小組織，就是我報復義字會的計劃中，非常重要的棋子……”　　顏冰沒有絲毫的隱瞞，將她所以吸引眾多小組織前來參賽的目的婉婉道來，並將自己今天施行的暗殺計劃也毫無猶豫的告訴給了甄英雄知道，因為她覺得這一點已經沒有隱瞞必要了，雖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但還是有幾個殺手暗殺得手，不要說甄英雄早有準備，即便先前還一無所知，現在也應該察覺了。　　甄英雄對顏冰有些失望，當然，她並沒有說謊，只是，她此刻的坦白，顯然是為了迴避甄英雄真正想要印證的問題，本以為她是個聰明的女人，原來，越聰明的女人，傻起來越是無葯可救。　　“既然我的殺手沒有得逞，只能證明義字會早就看穿了我的計劃，並採取了針對性的措施，我想，失去聯絡的殺手很有可能是暗殺失敗后被你的人給拿住了吧？”顏冰道：“甄英雄，事到如今，雖然鈴木優美依然摸不清楚形勢，但我卻清楚的很，你對我的計劃已經是一清二楚，而從你早上在我通知你之前就察覺到醫院外面有監視，並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溜出來，我能想到解釋便只有一個了……”　　這次輪到甄英雄心慌慌了，顏冰這女人聰明的緊，甄英雄生怕她懷疑到伊蓮娜頭上去，雖然甄英雄覺得伊蓮娜肯站在自己這邊未必是安了什麼好心，可至少是對自己有幫助的啊，所以，保全她還是很重要的，在真正打倒冰恨天之前，伊蓮娜可以給自己提供很多有價值的情報。　　“哦？我很好奇，你想到的解釋是什麼呢？”甄英雄又開始不正經了，目的卻是轉移話題，“冰兒姐啊，我從醫院里溜出來之所以讓你如此驚訝，是因為你覺得我不應該知道醫院外面有人監視，或者說，是因為你根本沒想到我會去醫院，呵呵，今天我已經問過你一次了，但你沒有回答，既然你覺得我不會去醫院，又為什麼派一個頂尖的殺手小組去那裡埋伏呢？”　　顏冰粉面一紅，“你別想轉移話題，甄英雄，為什麼派人去那裡是我的事情，你應該回答我，是什麼人給你通風報信的？”　　“沒有人，是我自己察覺到的，你信嗎？”甄英雄是在耍無賴，他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顯然是騙人的，有些問題他根本不會回答。　　“不信。”顏冰冷哼一聲，卻不咬着這個問題不放，磨了磨兩排小白牙，她死死的盯着甄英雄的眼睛，道：“甄英雄，我是不是應該恭喜你？你已經完全知道了我的計劃，現在應該回答我的問題了吧？”　　“完全知道現在的計劃，並不代表我就能贏你，只要有些話憋在你肚子里不說出來，我就永遠沒有勝算，顏冰，這個賭局並不公平，你不打算贏，也沒打算讓我贏，不是嗎？”甄英雄說話的同時也在觀察顏冰的表情，可以看到她目光中的波動，也可以看到她掩飾了內心的漣漪，但是，她依然什麼都不肯說，甄英雄嘆了口氣，哈哈一笑，“好吧，你問吧，你沒有隱瞞我，我自然不會隱瞞你什麼。”　　“你是怎麼制服林夕照的？”　　顏冰這話說來平淡，卻像一個劈雷砸到了甄英雄的腦袋上，饒是甄少爺的鎮定功夫出神入化，也不禁臉色大變，“你，你說什麼呢？”　　顏冰不屑的哼了一聲，“你定然沒料到我會這麼問，因為你的表情已經出賣了你，果然，林夕照已經被你擺平了，這麼說來，全興的車禍也不是簡單的事故了……”顏冰這話更像是對自己說的，根本不容甄英雄否認，眉頭深鎖，顯然，她雖猜到了大概，卻依然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林夕照是朱雀堂堂主，手下掌握着義字會將近四分之一的勢力，他還有幾個把兄把弟，常理推測，他至少可以動用義字會將近一半的人手，你要動他，是不可能沒有顧慮的，我始終想不明白，你怎麼可能有膽，又是用什麼方法制伏他的？”

# 第498章 懶也是種美

　　甄英雄想接着扯個謊，倒不是想欺騙顏冰，而是不太肯定這女人是不是在試探自己，來個不打自招豈不是太蠢笨了一些？可看到顏冰那清澈如幽泉一般，幾乎可以見底的目光，他含到嘴裏的話怎麼也說不出去，彷彿顏冰就在等着揭穿他的謊言一般，甄英雄運了運氣，笑了，“你怎麼猜到我制伏了林夕照的？”　　雖然早就料到了，可聽他親口承認了，顏冰還是忍不住驚訝，“這並不困難，鈴木優美所以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蓋因她並不知道你在這個房間里如此冷靜的指揮着義字會，不然她也猜的到。”　　“哦？說來聽聽。”　　“我對自己的布局很有自信，你能洞徹我這個局，很明顯是有人出賣了我，只要仔細觀察便能發現，但凡我埋伏在林夕照地盤裡的殺手不是還未得手，就是失去了聯繫，而今天質問林夕照的時候，他卻說義字會並未對他有任何懷疑，更談不上什麼針對他的動作了，這明顯是一個矛盾，你我都清楚的很，有些財力勢力的幫派組織，大多落腳在他的地盤內，那是我要暗殺的重點人群，如果你派人進入了他的地盤，他怎麼可能察覺不到？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已經被你制住了，甚至，在協助你埋伏我的人。”　　八九不離十，甄英雄坐直了身子，靠到顏冰面前，笑道：“只憑這些？”　　“當然不止。”顏冰不避不讓，香蘭之氣都噴在了甄英雄的臉上，“全興的車禍太過巧合，雖然當時我沒有過多的懷疑，可是今天……甄英雄，我很想知道，你究竟用了什麼樣的方法？我費了無數心血和時間，花了很大精力才誘導全興那廢物與我合作，自信對他的控製做的很嚴密，而且……最近這段時間你若對他動手，更不可能瞞過我的眼睛……”　　“你是指讓全興外出時帶着女兒這件事情嗎？”甄英雄的語氣中有了點點瘟怒，“顏冰，無論你對我做什麼，包括插我兩刀，我都不會怪你，因為義字會欠你，但是，這件事情就像李英豪那件事情一樣讓我生氣，小環還是個孩子，與義字會毫無關係，你為什麼把她也卷進來？難道你想讓她擁有和你一樣的成長經歷嗎？”　　顏冰心中震動很大，因為她從未有過甄英雄所說的這些顧慮，她與甄英雄不同，因為甄英雄這個看似自私的傢伙總是站在別人的角度想問題，而她顏冰為了報復，眼中便只有一個自己，顏冰也是在失去愛利絲之後才發現這一點的，這也是她痛恨自己的原因，被觸動了心底，顏冰反倒忘記爭辯了，甄少爺身上那兩刀可是他自己扎的啊！　　顏冰從來不是一個會認錯的女人，眼神一凌，她冷冷道：“他們的身份果然被你給識破了……”　　“是的，就在黑市拳大塞開始前不久。”　　“你是怎麼抓到他們的？”顏冰這一問非常奇怪，她沒有問甄英雄是怎麼識破他們的身份，就好象故意迴避，亦或者早就知道甄英雄是如何識破他們身份的一般，更奇怪的卻是，聽她如此一問，本一臉不高興的甄少爺精神一震，利馬來了精神。　　她不是忘了問，而是不敢問，這個女人心裏比誰都清楚少爺是怎麼識破全興等人身份的，甄英雄很高興，因為顏冰做作鎮定的表情和假裝漫不經心的問題，恰恰印證了他心中的猜測，只不過，高興之餘，更多的是對這女人的惋惜，還有一點……心疼。　　抖擻精神，甄英雄將自己偷偷乘遊艇回朗朗市，並設局在高爾夫球場抓人的事情詳細講了一便，包括用蛋糕呼小環將其綁架，並冒充英雄救美的插曲，以及全興出‘車禍’落得殘疾的真相。　　甄英雄口才極好，敘述就像是在講故事，三分精彩可以說成十二分，更不要說本就十二分驚險的事情了，當真是高潮迭起，被他說了個天花亂墜啊，顏冰聽他居然乘快艇回朗朗市，不禁感慨他的膽大包天，這方法簡直是拿生命開玩笑，太胡鬧了，難怪自己想不到這點，再聽他圍剿林夕照時的綁架了上百人，又覺得他太會亂來，聽說槍戰的激烈，竟忍不住替他出身冷汗，再聽他親手制伏林夕照時耍了不光明的手段，唏噓之餘又佩服他的勇氣，而聽到他冒充英雄解救被他自己綁架的小環那段，在他誇張而古怪的表情演繹下，冷冰冰的顏冰也不禁啞然失笑……　　大概是聽的太入神了，不知不覺中，顏冰已經完全坐到床上來了，並習慣性的懶懶的以小臂支撐，側躺在好象說單口相聲的甄英雄面前，也許是躺的太舒服了，她的拖鞋掉落，不但沒有察覺，還將腿也蜷了上來，橫卧着佔據了下半張床。　　顏冰的頭髮很長，扎了一條大馬尾，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她才很習慣側卧的吧。　　甄少爺明明注意到了顏冰的‘真實流露’，卻故意不提，還很體貼的遞給她一個柔軟的枕頭，顏冰正聽的過癮，很自然的接過枕頭摟在懷裡，居然絲毫未感覺到自己的失態。　　人的生活習慣很多時候會在不經意間流露而出，顏冰習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懶散生活，她的惰性就像是不分場合伸懶腰的小貓，而且，顏冰二十幾年不曾與人如此交談，雖然話題很嚴肅，偏生甄英雄能把它講成故事，寂寞太久的顏冰被他代入了氣氛，也就難怪如此失態而不自覺了。　　甄英雄倒是很欣賞顏冰的卧姿，且不說這是最體現女人曲線美的姿勢，單說這女人的樣貌就已經是天生的尤物了，雖然長衣長褲，卻比裸露更性感，因為右臂支撐頭部的緣故，姿勢使然，雞心領的領口敞開一塊，居高臨下的甄少爺不但能看到她清晰的乳溝，還可以清楚看到裏面露出的白色胸罩的邊緣，當真誘惑之極，不由得讓人聯想起她放在柜子中的內衣內褲，這女人的穿着還是很保守的，純的像剛剛開始穿內衣的小女生。　　坦白說，顏冰算不得一個豐滿的女人，胸脯也小的可憐，臀部也不是十分的豐滿渾圓，但她也不是單純的瘦弱，而是瘦的不露骨，瘦的恰到好處，乳房小，卻挺，屁股不大，卻翹，她的性感，更多的體現在她高貴而慵懶的氣質上。　　她是個成熟的女人，但她稚嫩。　　“故事講完了，你還有什麼要問的嗎？”甄英雄這個故事講了半個小時，他還想拖的更長一點，可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講了，心裏敲着小鼓，怕欣賞不到顏冰這懶懶的卻真實的一面了。　　顏冰開始還沒有察覺到自己的失態，見甄少爺目光有異，目光從自己的胸口飄過，扭過臉去好象很有男人風度，其實卻是盯着自己的腳丫再看，她才猛然意識過來，自己和他可是冤家啊，怎麼在他面前如此缺乏警惕性啊？　　臉紅如秋天大蘋果，趕緊坐了起來，故意露出疲態想掩飾自己剛才的懶散，可表情未免太不自然，乾脆板起一張小臉，重提舊話，“最後一個問題，也是最初的那個問題，是誰給你通風報信，說醫院外面有我的人在監視的？”　　“全興，林夕照。”甄英雄想都沒想就喊出了兩個人的名字，似乎是想用省略思考時間來證明自己沒有說謊，可那雙眼睛卻不爭氣的盯着顏冰一雙雪白的玉足，未免顯得輕佻了。　　美人，長發，穿的保守，卻露着一雙小巧雪足，也就難怪吸引異性的眼球了。　　“你的確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啊。”顏冰一邊挪着要下床，一邊冷笑着道：“我安排西蒙娜去醫院外面監視是突然決定的事情，事先連羅比，鈴木，包括西蒙娜本人在內都不知道，我又怎麼可能告訴給全興他們知道呢？甄英雄，你的言無不盡，指的是謊言才對吧？”　　甄少爺臉都沒紅，收回褻瀆的目光，笑道：“你不是也有秘密沒有告訴我嗎？我們算是扯平了，如果你真的想從我這裏聽到實話，就把你心中的實話先說給我聽。”　　顏冰動作一僵，盯着甄英雄，又變成沒有表情的撲克臉了，她的語氣，很認真，很嚴肅，更多的，卻是一種威脅，“甄英雄，你應該識趣一點，我們兩個人心照不宣的事情，還是不要說出來的好，我有我自己的選擇，你有你自己的選擇，我們都無權干涉對方，說到底，你我之間是一場賭博，即便你知道我的底牌，我不翻開，這賭局也不會分出勝負……”

# 第499章 誰想推倒誰

　　“即便明明知道不會贏，你也要賭？”甄英雄也收起了玩味的表情，沉聲道：“我們的賭注，可是各自的性命，你輸了，命就沒了，即便我贏了，贏不到賭注，又與輸家又什麼分別？”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顏冰笑了，笑的很得意，可無法掩飾她目光中的那絲苦楚，“甄英雄，賭注是命，我很清楚，因為這就是我的選擇，這是一個三個人的賭局，你，我，鈴木優美，最後只會有兩個輸家而不是兩個贏家，哪怕你我作弊出老千，在賭局中也不會出現雙贏的。”　　“是嗎？”甄英雄頹喪的嘆了口氣，卻多少有點假惺惺，“你想告訴我，我無法左右你的選擇，因為我們在這個賭局中就算是卑鄙的老千組合，為了迷惑對手，總要有個人先輸個精光，是嗎？”　　“是。”顏冰道：“只有在僅存兩人的情況下，鈴木優美才會傾出所有的籌碼，為了迷惑她而第一個輸掉所有賭注的人，不是你，就是我，我們兩個為什麼要賭？就是因為你我都不想成為第一個輸掉的那個人，你說話也未免太自信了，好象輸家註定是我似的。”　　“我太自信了？也許吧。”甄英雄把剛才遞給顏冰的枕頭拿了回來，墊在身後，舉動另顏冰有些迷惑，就聽他認真問道：“你真的不想做第一個輸掉的人？”　　顏冰諷刺的笑着，“有人願意輸嗎？”　　“可你心裏憋着那些話不是這麼說的。”　　“我心裏在想什麼你怎麼會知道，不要自作聰明。”　　“我說我知道，你信嗎？”甄英雄的眼神似乎包含着魔力，顏冰心虛了，她確定，甄英雄確實知道自己心裏的真實想法。　　“隨便你怎麼想。”顏冰不敢再看甄英雄的眼睛，她只想從甄英雄身邊逃離，她快要受不了甄英雄彷彿可以洞穿人內心的目光了，“無論我想做什麼，怎麼做，都是我自己的選擇，你管不着。”　　“是嗎？也是啊。”甄英雄自言自語的嘟囔着，目光很下流的盯着顏冰的屁股，他心不在焉的自問自答在顏冰看起來也就完全變了味道。　　男女同卧一床，成何體統啊？顏冰看到甄英雄齷齪的一副表情，一邊朝床下拱，一邊嬌羞嗔怒道：“你看什麼呢？混蛋！”因為動作緣故，顏冰的休閑褲和上衣之間露出一片雪白肌膚，就在側腰位置，甄英雄那極具侵略性的目光讓顏冰面紅耳熱，恨不能一巴掌抽死那小色鬼。　　“我好象看到你的內褲了……”甄英雄倒誠實，一句話，就像有東西扎在了顏冰的屁股上，笨拙的女人一下子彈了起來，站到了床邊。　　“你……你……”顏冰想揍人，卻知道揍不過他，氣的都快不會說話了。　　“我的衣櫥里有很多你的內褲……”甄英雄說話大喘氣，顏冰愣了一愣才明白過來，敢情不是自己走光了啊，可轉念一想，對啊，這小王八蛋開過柜子，看到過自己的內衣，自己怎麼忘了和他算帳啊？這小子猥褻之極，天知道他有沒有對自己的內褲……　　顏冰才納過悶，臉紅的發紫，彷彿腦海中出現的不雅而下流的映像是真實發生過的事實，還未張口罵人，就見甄英雄一臉壞笑的望着她，摸着下巴，道：“冰兒姐，我真應該謝謝你，你簡直太體貼少爺我了。”　　顏冰又呆了，甄英雄說話未免太讓人摸不着頭腦了吧？而且，不拿話調戲自己，更沒有對自己動手動腳的，這有些不太像他……想到這裏，顏冰心裏呸了兩聲，真是的，自己想的都是什麼啊？好象被他調戲才是正常似的。　　“剛才我還在擔心呢，不知不覺被你爬到了床上，你躺的倒是舒服，可我卻只能坐着，漫漫長夜，真讓我這傷號坐一夜，我怕真的吃不消啊。”甄英雄這邊說著，那邊的顏冰臉色越發難看，被戲耍后的氣憤中，還飽含着悔意，“好在冰兒姐你體貼我，知道我得注意休息，所以今晚主動睡地板，難為你了，可惜沒有多餘的被子毯子，這條枕巾借你禦寒吧，雨還沒停呢，晚上肯定冷……”臉皮厚過南城牆的甄少爺把下午圍過下身，剛剛又擦過傷口的枕巾遞到顏冰面前，一臉的慷慨大氣，眼神中另有幾分警惕。　　顏冰氣的渾身哆嗦啊，原來這臭小鬼剛才目光那麼下流，竟是存心的，目的就是讓自己主動從床上跳下來……看一看這張床，還真是那麼回事，如果自己剛才就那麼躺着，甄英雄只能蜷着腿，保持坐姿靠在床頭，他個子高，大腿和肩膀又有傷，同樣橫躺在床上，床不夠寬，他裡外不得勁。　　顏冰這個後悔啊，自己幹嗎要從床上下來呢？治不了甄英雄是小，自己沒地方睡覺是大啊！　　顏冰這輩子都活的像個公主，雖然腦子不懶，可生理卻懶的沒藥可治，躺的稍有點不舒服都睡不着覺，讓她睡地板本就是玩笑，更何況，天兒這麼冷，連被子都沒得蓋啊。　　上當了，又上當了！甄英雄從來沒有讓過自己，身上有傷的他是不可能主動把床讓給自己的，沒有地方睡覺對顏冰這種公主命的人來說簡直太殘忍了，就像是三天沒吃過飯的老虎，顏冰盯着床鋪的眼睛紅的都發亮了。　　甄英雄依然坐着，下半張床依然空着……　　男女二人對望着，一個強勢，一個警惕，氣氛劍拔弩張，當真詭異，甄英雄突然將枕巾朝顏冰臉上一丟，撩起被子，貌似要鑽入被窩，佔領整張床鋪，顏冰怎能讓他得逞？幾乎是下意識的，運動神經極差的她一個側撲倒上了床，可就在這時，她傻眼了，因為，一片漆黑朝她壓了過來，是被子，是……甄英雄！　　本應該在下邊的甄英雄卻突然出現在了自己的上面！顏冰腦子轉的不慢，僅一瞬間就反應過來了，自己，再次上當！甄英雄根本就是在誘導自己主動回到床上來啊！　　“啊……！！！”　　顏冰發出一聲驚叫，宛如被惡狼撲倒在身下的小羊羔，充滿了驚恐與絕望。　　甄英雄撩起被子，僅僅是在引誘顏冰條件發射，他並沒有鑽到下面去，而是躍起身來，他早就料到顏冰會撲到床上來了！他的目的，是壓倒顏冰！　　“夫人！發生什麼事情了？！”　　“夫人，您沒事吧？！”　　門外，兩個一流的殺手反應迅速，完全沒有聽到腳步聲，就已經貼在了門外，顏冰更害怕了，卻見自己的面前卻是一張笑臉，甄英雄撩起腦袋上的被子，肆無忌憚的望着她，竟沒有絲毫的恐懼。　　“沒，沒事，不小心摔了一跤，碰了下頭……”　　“碰着頭了？”羅比急道：“夫人，您沒傷着吧？”聽他的口吻，倘若顏冰說傷着了，他定然會撞門進來。　　“沒有，只是輕輕碰了下，嚇了一跳而已，不礙事了。”顏冰瞪着甄英雄，一手托他胸口，一手推他腰肋，試圖把他頂開，可惜，自己力氣太小，甄英雄紋絲不動。　　沒有巧巧那丫頭伺候，你顏冰就是一徹頭徹尾的生活白痴，鈴木優美心裏暗罵了一聲‘笨蛋’，嘴上卻關心道：“那，夫人好好休息吧，有什麼事情喊我們一聲就可。”　　“恩，好。”顏冰含糊的應了一聲，門外的兩人只以為她是覺得難堪，倒也沒多想，羅比更是暗暗搖了搖頭，經常在顏冰身邊的他當然清楚的很，女神一般的她其實笨手笨腳的緊，對巧巧的依賴性強大到讓人懷疑她的年齡，不過，也正是這些瑕疵，才另她更顯獨特魅力，羅比不禁幻想着裏面顏冰偷偷揉按腦門的情景了，這男人又是一臉痴獃的陶醉了。　　鈴木優美見羅比那副明顯是在意淫的德行，嗤之以鼻，這男人就是一十足的變態。　　聽到兩人好象離開了門口，顏冰依然不敢大聲說話，聲音壓的更低了，“甄英雄，你知道自己在干什麼嗎？剛才多危險了！快放我起來！”　　“是你喊的，又不是我喊的。”甄英雄笑吟吟道：“再說，我這應該算是正當防衛吧？好象，是你先撲過來的，放你起來？我可是傷員，讓你再撲一次，我會死的。”

# 第500章 我要保護你

　　見過無恥的，卻沒有見過這麼無恥的，甄英雄整個人壓在顏冰身上，顏冰本就有些喘不上氣來了，且，甄少爺身上赤裸裸的，寸縷未有啊，陽剛氣息熏的顏冰快被羞死了，兩人臉對着臉，連對方鼻尖上的毛孔都能看的清清楚楚，呼吸可聞，四片嘴唇也幾乎貼到了一起，顏冰知道，甄英雄是故意的。　　果然，這小色鬼還是想侵犯自己，而且，他還故意製造了一個貌似侵犯有理的陷阱！　　甄英雄壓倒顏冰確實是故意的，但壓痛她卻不是故意的，蓋因左臂完全用不上力氣，倒也算無奈，見顏冰想要扭臉，他用右手捏住了她尖尖的小下巴，如此一來，支撐身體的力量完全消失了，兩人的胸口零距離的貼壓在了一起，雖然顏冰是貧乳，但甄英雄依然可以感覺到那裡的柔軟，這感覺，飄飄欲仙。　　“你……你到底要幹嗎？”顏冰心裏慌急，大腦亂成一鍋粥，正是因為知道甄英雄要做什麼，所以才緊張的忘了和他爭辯，貌似默認了是自己想要撲倒他似的。　　“你說，我們的賭局是不可能雙贏的。”甄英雄收起了嘻哈表情，目光淡淡的，語氣，也是淡淡的，“你說，我無法左右你的選擇，是吧？”　　甄英雄的身體並不像他的表情那麼老實，身體的接觸與摩擦激發了男人的原始反應，顏冰可以清楚感覺到他下面的堅硬頂着自己的小腹，而且頂的很痛，她兩腮艷若紅霞，又羞又嗔，怒視着甄少爺，堅定道：“是！甄英雄，要死要活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管不着！我們是敵人，你忘了嗎？你憑什麼左右我……”　　“啪！”　　顏冰吃到了一生之中第一個耳光，愣了，呆了，捂着臉蛋，她的眼睛中，是震驚，是委屈，是莫名其妙，她忘記了說話，只用目光逼問甄英雄，你為什麼要打我？　　“如果我不能左右你的選擇，你是不是也不能左右我的選擇？”　　顏冰怔了，她在甄英雄的眼睛中，看到了溫柔，一種久違的溫柔，看到了憐愛，是一種陌生的，不似親情或者友情的憐愛，還有懺悔，一種對打了自己並不後悔的懺悔。　　好陌生，卻好親切的感覺，顏冰忘了咒罵，忘了回答，也忘了委屈，她在琢磨甄英雄眼神中的感情。　　“現在我就告訴你我的選擇！”甄英雄狠狠的吻住了顏冰的嘴巴，顏冰完全沒有意料到他會突然侵犯自己，雙手推着，雙腿踢着，甄少爺卻不管不顧，也不怕被顏冰咬了舌頭，硬是頂開了她的牙關。　　顏冰想咬，因為甄英雄動作粗暴，可她又咬不下去，她看到甄英雄因為牽動傷口而蹙起的眉頭，看到了甄英雄目光中那依然存在的感情，好矛盾的表情啊……漸漸的，她被他的目光吸引了，漸漸的，甄英雄不再粗暴，顏冰不再掙扎。　　甄少爺微微抬起頭，得意的壞笑又出現了，可這次，顏冰沒有氣惱，吻的投入，她害羞，吻的激情，她卻氧，她沒有力氣發脾氣了。　　“這就是少爺的選擇，冰兒姐，我知道你心裏早就放棄了對付義字會，我知道你想犧牲自己做餌，把鈴木優美後面的黑手引出來，我不管你是為了愛利絲，還是怕事後無法面對以前的自己想要逃避，我不管你多麼茫然，多麼內疚，多麼痛苦，很遺憾的告訴你，本少爺統統不管，因為現在你是我的女人，所以你以後也是我的女人，想逃避現實？門兒都沒有，那我這大男人當的豈不是太沒面子了？”甄英雄深情的望着顏冰，輕輕道：“我要保護你，不容你拒絕。”　　“你要……保護我？保護……我……”顏冰喃喃的重複着，心裏已經盪起滔天巨浪，這五個字，讓她有一種想要痛快哭泣的感動，好似一恭弘=叶 恭弘飄蕩在茫茫大海上的疲憊不堪的孤舟，終於看到了可以停泊的海港，終於看到了可以依靠的港灣。　　孤獨的無助，孤獨的恐懼，孤獨的苦澀……所有體驗過的孤獨的感覺因為甄英雄這句話，一股腦的湧上心頭，為什麼以前不曾有人說要保護自己呢？　　甄天沒說過，秦夢謠沒說過，蘇影也沒說過。　　如果當然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能對自己說出這句話，即便有些事情依然無法改變，但是，自己，絕對不會成為今天的自己……　　顏冰哭了，‘我要保護你’，這短短的幾個字，卻讓她把二十三年的委屈和痛苦回味了一番，多麼漫長的歲月啊，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里，沒有人是真心想要保護自己的，這句話，來的太遲了，而且……是出自甄英雄這個小子的口中。　　“你要保護我？哼哼，你腦子進水了吧？我們是敵人！”眼淚溢出，落入髮絲，顏冰心裏的滋味很是複雜，她知道，甄英雄是在逼她面對現實，面對未來，她也知道，甄英雄是霸道的想要佔有自己，因為他的目光中，不但有深情，有認真，還有一絲並不加以掩飾的淫邪，那是男人看待女人的目光，是慾望流露，下流，無恥，卻真實，一生都被迫活在謊言中的顏冰並不抵觸他的真實。　　顏冰很清楚，甄英雄想要佔有自己，一部分，也許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兩人發生過肉體關係，是他的佔有慾望在作祟，也可能他僅僅是迷戀自己的身體與美貌，顏冰不清楚，但知道甄英雄想要保護自己的目的，絕不單單是因為他對自己有感情。　　但是，哪怕只有一點點的真心，顏冰亦很滿足了，她覺得自己真的很可悲，既然如此容易被感動，二十三年來卻又為何一次也沒有感動過？如果是自己心太冷，為什麼面對甄英雄這個比自己小了那麼多的男人毫無抵抗力？可悲，真的太可悲。　　顏冰知道，自己口不對心，“我不用你保護，還是保護好你自己吧，甄英雄，你少在這裏厚顏無恥，你不要忘了，我是要殺你的人……我是要殺你的人！”從含糊到強調，顏冰顯得的不自信了，為什麼自己的演技變的如此拙略？難道是因為說出這話的時候，有了對未來絕望的覺悟？　　顏冰拒絕甄英雄走進她的心裏，她的抵觸有很多原因，但總結一番，不外乎‘關係’二字。甄英雄和愛利絲的關係，甄英雄和甄天，蘇影的關係，甄英雄和蘇影女兒艾一心的關係……那麼，他和自己之間，又應該是怎樣的關係呢？絕對不應該是甄英雄期待中的那種關係！顏冰知道，甄英雄期待中的兩人的關係，與自己同那些人的關係，是相互矛盾的，甄英雄可是自己姐妹的兒子啊！　　雖然兩人間發生的事實已經衝破了那層禁忌的關係，可以後呢？顏冰不太願意去想，或者說是不敢去想，這場危機結束之後，自己這個始作俑者應該如何去面對那麼多新生的關係，她恐懼，她茫然，她想逃避，所以，她拒絕。　　“你要殺我？呵呵，那怕什麼，愛利絲當初還不是想我死想的幾乎瘋狂？可現在呢？就算她用槍口頂着我的腦袋卻無法扣動扳機，因為時間可以改變一切，顏冰，你需要的僅僅是時間而已。”　　顏冰不敢讓自己的大腦去思考甄英雄的話，每個人都有本能的求生慾望，她的膽子從來都不是很大，她所以能下定決心，並不是因為她的決心堅定，而是因為沒有人勸阻她，她找不到一個放棄的理由，但此刻，甄英雄卻在……她怕自己被甄英雄說服，所以她死命的搖着頭，“用不着，我用不着，要死要活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用你保護，你去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如果你將來對不起愛利絲，我做了鬼也不會放過你的！”　　靜，靜的只剩下顏冰的呼吸聲了，顏冰猛然回過神來，驚恐的望着甄英雄，果然，他淡淡的笑着，玩味的看着自己，顏冰的臉由白轉紅，又由紅轉白，天啊，自己剛才都說了什麼？！　　“做鬼都不放過我嗎？終於說出來吧，呵呵，這才是你的真心話。”見顏冰想要否認，甄英雄用食指壓住了她的雙唇，盯着她閃爍的水瀅瀅的大眼睛，甄少爺笑道：“別否認，顏冰，你想死，我不會讓你死，你接不接受我的保護根本不重要，因為我從來沒說過要你接受，我想保護你，所以保護你，你不是也說過嗎？這是我的選擇，你無權左右。”

# 第501章 怕死就閉眼

　　甄英雄學着顏冰的腔調說話，講的卻是硬道理，縱是心情複雜如一團亂毛線，理不出個頭緒來的顏冰，也覺得哭笑不得，甄英雄這傢伙總是不停的破壞氣氛，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　　無權拒絕的保護，觸動了顏冰的心，她幾乎要打開心扉，向這個想要保護自己的小男人發泄心中的委屈和痛苦，但是，她忍住了，因為，她不想再傷害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也許，僅僅是對愛利絲的一種贖罪心理使然吧。　　心裏，好掙扎。　　顏冰對甄英雄的妥協，是因為她知道對不起她的是義字會而非甄天秦蒙謠，但是，這不代表她原諒了甄天，僅僅是因為在愛利絲與甄天之間，她選擇了前者。　　“冰兒姐，我只有一個問題，你仔細想好，然後認真的回答我，好嗎？”只有這聲‘冰兒姐’，是沒有調侃味道的，是發自肺腑的，甄英雄的目光，真摯，顏冰很少看到他如此認真，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也有這樣莊重的一面。　　“什……什麼問題？”顏冰有些恍惚，今天，此刻，是她有生以來最緊張，最感動，也是最茫然的一刻，她喘不上氣來，一直掛着冰霜的小臉好象被落日映的通紅的雲朵，冰雪都被融化了，她說不清是被甄英雄壓的缺氧，還是什麼其他原因造成的，她更願意相信是前者的緣故。　　“你怕死嗎？”甄英雄貌似問了一個很白痴的問題，卻把顏冰問呆了，只覺得這是他今天問的最正經的一個問題了，因為，他直接問到了自己心中，就好象看到了自己的弱點一般。　　“回答我。”顏冰消極的迴避態度讓甄英雄有些氣憤，言辭一肅，帶着一些責怪的味道，顏冰竟心中一跳，從來沒有人敢用這種態度對自己講話，更不要說斥責自己了，偏偏，甄英雄這樣做了，而顏冰不但沒有覺得生氣，心裏還流過一絲溫馨的甜蜜，那感覺，好親切。　　顏冰知道自己開始被甄英雄吸引，從被他佔有身體后，對他那種負面感覺在逐漸消退，相對的，另一種感覺變的清晰了起來，他，總是在欺負自己的同時，關心着自己。　　“怕……”顏冰也覺得詫異，她的大腦思維與內心感情越來越不協調，她的大腦理智的想要給出否認答案，可嘴巴卻被內心支配了，她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怕死，但說出這個‘怕’字，卻不是因為怕而怕，而是她知道這是甄英雄期待中的答案，顏冰暗罵自己無恥甚至是淫蕩，居然想要知道甄英雄得到期待的答案后，會對自己說些什麼……　　為什麼自己要期待，要緊張？難道，自己真的被這個臭小子佔有了身體后，連心也被他虜獲了？就算非常清楚他虜獲自己的目的並不純潔……顏冰覺得自己在犯賤，為什麼會如此渴望他給自己帶來感動，讓自己的心跳動不止呢？　　“怕，就閉上眼睛，把一切交給我吧。”甄英雄親吻了一下顏冰的鼻尖，嘴角的勾起還是那麼壞壞的，也還是那樣的自信，“人啊，要學會依賴，女人，更要學會依賴男人，這樣才會活的有樂趣。”　　顏冰真的閉上了眼睛，因為羞，因為軟弱，她不想被甄英雄看到自己眼睛中的軟弱，她心裏不斷反問着自己，不斷警告着自己，難道自己真的對他動了心？不可以，他可是秦夢謠的兒子，他可是愛利絲喜歡的人啊……　　可惜，她的大腦，依然無法抗拒她寂寞而莫名期待的內心，她沒有反抗，甄英雄再次吻了她，他的表情很誠實，成就感，佔有慾，齷齪而猥褻，對自己身體的迷戀，他統統寫在了臉上，可顏冰就是受不了他的誠實，越是誠實，她越找不到反抗的借口。　　終於，她徹底的開始享受他對自己的迷戀了，哪怕是他的手鑽進了自己的衣服，蹂躪自己的乳房，顏冰也僅僅是輕輕呻吟了一聲，她發現，自己竟然有些小小的得意，為自己的魅力而得意。　　甄英雄嫻熟的撫摩，讓顏冰的身體如水蛇一般扭動，他的手指撩撥着她體內的壓抑的慾望，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顏冰的防線在甄英雄面前都變的不堪一擊。　　呻吟，喘息，壓抑着，因為怕將門外的死神召喚進來，這種在生死線偷情的刺激感另兩個關係依然曖昧的人更加敏感，甄英雄喜歡看到顏冰現在的表情，因為，感情豐富。　　顏冰不想承認，卻也無法否認，甄英雄帶給她的體驗，是讓她着迷的，為此而墮落的，因為，那不單單是肉體的快感，更多的，緣於心靈的交匯。　　我是為了睡在床上，所以才被不情願的被他侵犯的……顏冰找了一個荒唐的連自己也說服不了的借口，當甄英雄擠入她身體的時候，感覺到痛的她摟住了甄英雄的後背，並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不曉得她是害怕自己呻吟出聲，還是藉機報復甄少爺。　　甄英雄很疼，但並沒有反感，這疼，疼的可愛，疼的天真，這才是真實的顏冰，她僅僅是個需要被人關懷的普通女人而已。　　她並不堅強，只因為孤獨，而不得不去堅強，她是個可憐，可悲，可愛的女人。　　雨，還在下着，義字會與冰恨天的人還在各自的猜疑與揣測中，極具針對性的忙碌着，客廳里的羅比心情舒暢的擦磨着一把鋒利的匕首，他渴望着不久之後將這把利刃插到甄英雄的身體中，剛才顏冰的態度讓他舒心，讓他期待，只要顏冰殺甄英雄之心堅定，羅比根本不會在乎義字會是滅是存，他有自信憑一己之力保護顏冰，這大概是殺手自大的通病，因此他根本不把鈴木優美放在眼中，看到鈴木優美一遍一遍的播着完全將她漠視的西蒙娜的電話，羅比非但不關心，還有些幸災樂禍。　　伊蓮娜大小姐的心理素質真不是蓋的，此刻，她關了手機，掐了電話，就像是明告訴鈴木優美‘你很煩人’一般，鈴木優美雖然氣憤，卻知道‘西蒙娜’的個性就是如此不招人喜歡，她卻不知道，伊蓮娜掐斷電話，並非是靜下心來想辦法去確認甄英雄是否還在醫院里，而僅僅是想睡個安穩覺……　　托尼和克拉拉依然守在漢宮的門外，夜晚的能見度更低了，徘徊在門外整整一天的義字會成員終於撤回了漢宮休息，但托尼等人依然找不到混入漢宮的辦法，而雨夜的監視根本就是件沒有意義的事情，蜷在狹小的空間內，他們不停咒罵著鈴木優美與張永哲，克拉拉小腹上的傷口隱隱做痛，而托尼總覺得身體不適，那感覺並不明顯，卻摸不着頭腦，讓他的心情更加煩躁。　　羅比和鈴木優美就算敲破了腦袋也想不到，真正代表兩個組織對決的兩個人，此刻就在一門之隔的另一個房間中，‘激情對決’着，從體位上來看，受了傷，行動不便的甄少爺處於‘被壓倒’的局面，但反觀卻發現，佔據絕對‘壓倒性優勢’的顏冰卻面紅耳赤，羞之欲死，完全不敢去看甄英雄那滿足而得意的臉。　　緊咬着下唇，身體起伏，快感如潮，呻吟如蚊鳴，床鋪痛苦的抱怨着，好在聲音不大，甄英雄仰望着赤裸裸的女人，心中滿是歡喜，這個聰明的女人，終於被自己佔有了，雖然她沒有承認，但她心甘情願，因為，她很主動。　　球球的，少爺定然會保護你的！甄英雄的決心更盛。　　如果這是一場賭局，誰說只能有一個勝者？這不是一場賭局，而更像做愛，將窺視者踢到地球以外，兩個人共同分享可以暢快放縱的時光，做愛的快感，才能體味的到啊。　　那真是很美妙的感覺。　　甄少爺齷齪的想着，顏冰這個尤物，以後將永遠屬於自己了……　　……　　當項嘯鳴出現在韓慧恩面前的時候，韓慧恩以為是朗朗市動物園僅有的一隻大熊貓跑了出來，險些將剛含到口中的牛奶噴出來。　　“你搞什麼？眼圈像熊貓，眼睛像兔子，突然發現你長的越來越沒有人樣了，昨天晚上沒睡覺啊？”　　雖然韓小姐的嘴巴很刁，說話很損，但項嘯鳴還是聽的出來她話語中對自己的關心的，彷彿一身的疲憊也掃去了不少，藍涯很有眼力見，不但給他挪了個位置出來，還扳過來一張椅子，讓他可以坐在韓慧恩的身邊。

# 第502章 引鱉入瓮計

　　都知道韓慧恩的脾氣，藍涯什麼話也沒說，和老項倒是很有默契，眼睛不瞎的人都看到這兩人用眼神交流了，一個說‘謝謝’，一個說‘不客氣’，老項貌似很自然的坐在了韓慧恩身邊。　　其實韓慧恩雖然沒有承認過，但藍涯和微兒都看的出來，項嘯鳴喜歡她，而她，也並不討厭項嘯鳴，因此有意撮合他們兩個，這裏面也不能說沒有私心，事實上，因為項嘯鳴和韓慧恩之間的曖昧關係，藍涯和微兒從中得到了很大的便利，那個不要臉的甄少爺雖然為人不恥，好在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很照顧自己的手下，無論是哪些方面。　　作為俘虜，韓慧恩等三人除了不可以打電話，基本上已經不被限制自由了，可以在漢宮自由走動，就說現在吧，他們可以悠閑的享受早餐，身邊有的是人伺候，待遇比漢宮的貴客還要好上很多，雖然有愛利絲的原因，可也算是託了項嘯鳴的福，甄英雄為了不讓韓慧恩反感老項，不但給了他們很大的自由，還給了他們無比優厚的待遇。　　項嘯鳴在漢宮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負責看着韓慧恩等人，當然，甄英雄所以這麼做，既是讓老項有更多的機會‘合理’接近韓小姐，也是為了加重他的責任心，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原因，就顯得比較狹隘了，甄少爺認為，老項應該是義字會所有人中最不希望韓慧恩消失的……　　“別提了，我哪是昨晚沒睡啊，在海上那兩個晚上也沒睡，三天沒合過眼了……”項嘯鳴也有點小聰明，藉著這個問題，剛好將自己坐在韓慧恩身邊的曖昧行為給掩飾過去。　　見微兒抿嘴偷笑，韓慧恩有點臉紅，“你睡不睡覺關我什麼事？”　　項嘯鳴剛得到休息時間就迫不及待的跑過來，本以為韓慧恩得關心自己兩句啊，討了個老大沒趣，多少有些鬱悶。　　藍涯私下與項嘯鳴還算交情不錯，笑着化解了尷尬，“外面埋伏的殺手還沒有離開嗎？”　　“恩……恩？！”缺乏睡眠，讓項嘯鳴的腦子有些混沌，下意識的應了一聲之後才反應過來，雙目圓睜，驚道：“你怎麼知道外面有殺手？！”　　藍涯沒回答，拿起一塊火腿三明治，咬了一口，好象剛才他什麼都沒問似的。　　微兒剛好吃飽，用餐巾優雅的擦了擦嘴角，和她平時的潑辣大不相同，淡笑道：“你忘了我們是什麼人了嗎？這種事情不一定要親眼看到才知道的。”　　項嘯鳴腦子有點轉不過來，韓慧恩瞥了他一眼，將一杯還沒人動過的果味牛奶推到了他面前，嘴裏卻沒好氣道：“你們是故意派人到外面去閑逛，卻假裝沒發現他們，溜達了整整一天，晚上好象鬆懈了似的又都回到了漢宮，為的就是讓他們以為你們放鬆了警惕，想把他們引到漢宮裡面來吧？哼，從外面看不出什麼來，但昨天晚上開始，漢宮裡面的人警惕性明顯很高，黑着燈的角落裡都蹲了人，就好象憋在牆角等着老鼠出洞的貓似的，再看看你現在這雙熊貓眼，如果還不知道你們在打什麼主意，那我們還能活到今天？”　　倒也是啊，這三個人可是頂尖的殺手，嗅覺自然很敏銳……項嘯鳴笑了笑，算是默認了，他們確實想用這個方法把殺手引進來，然後來一個瓮中捉鱉的。　　韓慧恩是三個人中經驗最豐富的，在暗殺和反暗殺方面，她甚至比項嘯鳴還內行，“能想出這種辦法的人，除了甄英雄，應該沒有別人了吧？”　　這話說的雖然不服氣，但還是可以聽的出來，韓慧恩很佩服這個方法，她覺得如果自己是外面的殺手，十有八九會中套，就好象當初被甄英雄不費吹灰之力一網打盡一般。　　“恩，是昨天下午，少爺要柳絮轉達的。”項嘯鳴並沒有否認，嘆了口氣，似乎是覺得在針對殺手這方面自己很沒用，“老闆要我們佔據外面的停車場等地方，但半天下來，還是沒有發現殺手的蹤跡，於是，老闆要柳絮把這個情況反應給了少爺知道，希望聽一下少爺的意見，少爺便說，既然靜止的‘點’發現不了，那就尋找移動的‘點’，注意一下經過漢宮門前的車輛，應該會有發現，結果，還真發現幾輛出租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經過漢宮門前，不過少爺不讓驚動他們，因為將幾輛車一網打盡不太現實，加上雨天路滑，萬一追車的時候引發車禍，引起冰恨天注意是小，招來警察那就得不償失了，再說，就算抓着人了，如果只是幾個嘍羅，那作用也是不大，問不出什麼東西來的……”　　項嘯鳴說的完全是甄英雄的觀點，韓慧恩三人的臉色越發古怪，雖然很討厭甄英雄那個臭屁的東西，但他們卻不得不承認，甄英雄，有臭屁的本錢，他給人的感覺並不可靠，但那只是外在感覺，如果低估他，肯定是要吃虧的，那個傢伙思考問題的縝密程度太可怕了，任何細微的情節他也不會漏過。　　藍涯苦笑着嘆了口氣，“聰明啊，明明發現了卻裝做沒發現，為的就是到了晚上，把他們從外面引進來，一來更容易得手，二來也不會驚動警察，而最高明的地方就在於，甄英雄非常清楚，這個關鍵時候，敢潛入漢宮的，一定不會是小嘍羅……”　　微兒和韓慧恩也同樣苦笑，看來，不與甄英雄為敵，果然是個正確的選擇啊。　　“誰說不是呢？我也覺得我們家少爺這主意牛B的不得了，可不知為什麼，我蹲了整整一夜，那幾輛車就停在外面，卻是一點動靜沒有……”項嘯鳴一臉的不解，“難道，他們看出這是少爺的計策來了？不可能啊……”　　的確不可能，韓慧恩雖然也想不明白為什麼外面的人沒有上當，但就算他們警惕性再高，也不可能看穿甄英雄的居心。　　莫說項嘯鳴和韓慧恩等人想不明白，就算是甄英雄也不會想明白的，畢竟，他不是神，又怎麼可能知道托尼和克拉拉腦子里在想什麼呢？　　他們所以不中圈套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他們知道甄英雄不在漢宮，否則，就算明知是圈套，恐怕也要和甄英雄賭上一賭的。　　每件事情總有利弊，甄英雄不在漢宮，讓冰恨天的殺手尋不到蹤跡，是利，也是弊，利，在於他掌握了更多，完全有了打敗冰恨天的把握，而弊，就是他沒能在漢宮幹掉托尼和克拉拉。　　冰恨天關係到鈴木優美後面的黑手和義字會的未來，而托尼和克拉拉不過是私人間的恩怨，雖然利大於弊，但甄少爺卻沒想到，就在一天之後，他為那一弊，險些付出無比慘痛的代價。　　“或許，外面埋伏的傢伙與甄英雄打過交道吧，知道他的陰險，所以才不敢貿然潛進來的，又或者，他們接到的任務就是監視，而非潛入暗殺……”微兒這話倒也算是說中了幾分，見藍涯終於把最後一口東西塞到了嘴裏，她抓着他的手，起身道：“阿藍，你剛才不是說要去章醫生那裡換藥嗎？吃飽了還愣在這裏做什麼？快點走啦。”　　“恩？換藥？我不是剛換完……哦，對對，換藥，換藥去。”藍涯見微兒眼神一凶，才猛然納過悶來，摸着鼻樑上的棉墊，他偷瞄了一眼韓慧恩和項嘯鳴，嘴都沒擦就站了起來，“慧恩姐，你慢慢吃，我們兩個先走了啊。”說罷，和微兒幾乎是小跑離開的，生怕跑慢了被當成電燈泡。　　老項和韓慧恩哪裡會看不出來那倆傢伙的意思啊，都有點不好意思，氣氛尷尬了。　　項嘯鳴是個老粗，嘴也笨，不像甄英雄，即便是個感情白痴，也能做到八面玲瓏，他這種粗人只會讓尷尬的氣氛更加尷尬，沉悶的越久越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韓慧恩見他這模樣，心裏多少有點來氣，可又很清楚，項嘯鳴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人。　　“你……你不去休息？”其實面對這種情況，韓慧恩也不見得比老項強多少，她是男孩脾氣，不習慣女孩的嗲嗲腔調，不會撒嬌也不懂得體貼，把一塊三明治夾到項嘯鳴面前，行為上是希望他留下來和自己多呆一會，可嘴裏的話卻更像是催他離開，韓慧恩暗罵自己是個白痴。

# 第503章 幻想進行曲

　　韓慧恩也不知是應該慶幸，還是應該覺得失落，項嘯鳴這老粗單純的緊，竟然沒有從她的話語中聽出別的味道來，兀自認真的點頭說道：“恩，現在還不能休息，呆會還要送小公主和樂樂小姐上學呢……”　　韓慧恩鬆口氣的同時，又替項嘯鳴覺得委屈了，看着他布滿血絲的眼睛，有些氣不忿道：“有沒有搞錯，漢宮裡沒人了嗎？怎麼什麼都要你做？那兩個小丫頭不是有甄英雄的九尾鳳保護呢嗎？”情緒有些激動的韓小姐話說完了剛覺出不對勁來，臉紅啊，他是自己什麼人啊？自己幹嗎要心疼他？　　老項倒真有意思，剛才那句‘壞’的沒聽出來，現在這句‘好’的也沒聽出來，感動的望着三明治，好象這東西比韓慧恩還好看似的，“也沒有人讓我這麼做，是我不放心而已，九鳳都有些本領，但畢竟是保鏢不是殺手，而且，少爺也很心疼那幾個丫頭，萬一有點閃失，我不好和少爺交代啊……”　　韓慧恩本來就不待見甄英雄，再一聽老項這話，顯然尊重甄英雄已經勝過重視自己了，難免不高興，最氣人的就是他居然沒聽出來自己對他的關心！　　一個人放下架子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真情流露，卻沒有收到回報，很自然的會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尤其是像韓慧恩這樣驕傲的人，想當初，人家可是為了愛利絲，連命都可以不要也絕對不向甄英雄低頭的人啊，如今對項嘯鳴……可他卻……真是越想越生氣！　　“哼哼，是嗎？怕甄英雄不高興啊……那是你賤！”韓慧恩一杯牛奶潑在了項嘯鳴的臉上，氣不忿的站了起來，“疲勞駕駛之前，先洗把臉清醒清醒吧你！”　　不理好象傻了一般發愣的老項，韓慧拔腿就走，一轉過身，她也納悶，自己幹嗎要這麼生氣呢？　　“清醒清醒？”老項絕對是一後知后覺的天才，直到韓慧恩離開了小餐廳，他才恍惚的納過悶來，彷彿這杯牛奶真讓他清醒過來了，驚喜的表情還未顯現在臉上，就聽身後有人嘆氣。　　“哎，臭傢伙那麼精，你跟他這麼久還能如此遲鈍，也算難得了……”　　項嘯鳴好象被人踩了尾巴似的，一下子跳轉過身來，“唐，唐小姐？！”　　說話的人赫然就是唐甜甜，而她身後，一心和愛利絲笑的也煞是曖昧，彷彿大家都知道他和韓慧恩的關係似的，饒是老項鋼鐵男兒，也難免覺得臉紅的好象要融化似的，這三位少奶奶什麼時候進來的？怎麼走路都沒有聲音的啊？　　九鳳的丫頭都有性格缺陷，與七虎‘爭風吃醋’，關係極惡，更有過柳絮提刀砍耿南這樣的過節，所以對七虎的直接領導人項嘯鳴也沒啥好感，蘭兒鳳兒，安家姐妹親自端着早餐走過來，嘴裏也不忘了嘲弄狼狽的老項幾句，老項真希望自己的指甲夠硬，能在地面上挖個洞出來然後鑽進去。　　“夏月呢？她真是無能，寧寧，把她叫過來，讓她和項老大道歉。”安靜斜眼瞥着老項，明顯是為姐妹覺得不平，說的都是反話，夏月的任務正是負責艾愛與樂樂的安全，剛才老項的話是對她能力的質疑。　　“姐，月兒在小公主那裡呢，少爺讓她寸步不離的跟着兩位小姐，恐怕就是你叫她，她也不會來的。”雙胞胎就是有默契，安寧這話是在故意強調自己的姐妹是多麼的忠於職守，眼神和刀子一般，諷刺的切割着老項的臉皮。　　蘭兒鳳兒甚至不正眼去看老項，把早餐放到桌子上，倆人就像是在說對口相聲，“怕少爺不高興嗎？那是你賤！你就不怕我不高興嗎？”鳳兒學着韓慧恩的腔調，篡改了台詞，拿起個空杯子，對蘭兒做了個潑灑的動作，倒別說，她的眼神與剛才的韓慧恩還真有七分神似，只不過多了三分的媚氣。　　蘭兒愣了愣，假裝抹了抹臉上根本不存在的牛奶，表情逐漸變的豐富，從驚訝，失措，到驚喜，狂喜，演技讓一心都自愧不如。　　就見蘭兒突然張開雙臂，很誇張的抱住鳳兒，粗聲粗氣的學着男聲，道：“啊，慧恩，對不起，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對少爺，是尊重，對你，那是愛啊！那是不一樣的！”　　如此被惡搞，老項臊的想掏槍自殺，可是，蘭兒鳳兒的戲還在繼續，好象是把方才可以發生的一種潛在的可能現實演繹一般，鳳兒做了個驚訝而不可置信的表情，聲音冷淡，卻激動的顫抖，竟很像是韓慧恩的個性，“真的？”　　“真的，我愛你！”蘭兒的表演有些誇張了。　　“你，你說什麼？”鳳兒捂着小口，嬌羞無限，“你再說一次。”　　蘭兒目光真摯，粗着嗓子，盡量讓聲音沙啞的與項嘯鳴酷似，以加強代入感，“我愛你，我是地球上……不，是宇宙中最愛你的人！慧恩，我們結婚吧……！”　　“結婚？啊……我太幸福了……”　　這倆人表演的越來越誇張，一心，甜甜，就連不愛笑的愛利絲都抱着小肚子直不起腰來了，偏生那兩塊活寶還能演的如此投入。　　老項是真想死了，羞的啊，可他卻很期待，如果剛才自己真的像蘭兒一樣，那韓慧恩會像鳳兒現在表現的一般嗎？看到蘭兒鳳兒相互擁抱，深情的對望着，老項這叫一個後悔啊，剛才自己的反應為什麼那麼慢啊？　　蘭鳳兩人好象存心讓老項懊悔到底，兩人就真像情侶一般，兩張俏臉逐漸拉近，立時營造出一種引人的氣氛，連一心等人都不笑了，睜大眼睛望着她倆，誰都猜到她們要做什麼了。　　終於，兩人的小嘴貼到了一起，居然還是舌吻！倆女孩居然在激情舌吻！一心和愛利絲臉皮薄，何時見過這些啊？面紅耳赤，一聲羞叫，倆人抱在了一起，安家姐妹早已見怪不怪，蘭鳳本就是一對百合，沒有少爺疼愛，她倆經常干這種事情解悶，所以兩人只是大聲起鬨，意在烘托氣氛，讓老項悔青了腸子。　　“我就和果果說早上早起有好處，她就是不信，賴的床上不起來，你看，果然有好戲看吧？”甜甜是個惟恐天下不亂的人，雖然說的大方，可小臉也是紅彤彤的，笑着對項嘯鳴道：“小項啊，你和慧恩姐什麼時候能發展到這種程度呢？”　　愛利絲稱韓慧恩為姐姐，所以甜甜一心等人也跟着這樣稱呼。　　這種程度是哪種程度啊？抹着大紅臉上的牛奶，老項除了尷尬的笑，不曉得該說什麼才好了，他當然希望那一天越早越好。　　“哎，如果剛才某人就是就是這樣表現的，還用等到什麼時候啊？”蘭兒促狹的笑道：“或許我們剛才就看到好戲了。”　　項嘯鳴臉上熱啊，不知道是被蘭兒嘲弄的，還是想到她說的那種場景被羞的，總之，他很不自然。　　艾一心與愛利絲不象唐甜甜那麼喜歡胡鬧，總覺得玩笑開的不要太過才好，見老項那可憐的樣子，也不忍心繼續戲弄他了，而且，賴床的她們所以起早特意跑到樓下來吃早飯，正是因為有事情要問項嘯鳴。　　“項大哥，英雄還沒有消息嗎？”　　一心這話問出來之後，幾個丫頭利馬安靜了，不鬧了，齊齊的望着老項，可老項卻覺得，還不如繼續捉弄自己好呢，這問題，不是更難回答了嗎？　　幾個丫頭目光各異，但同樣關心，蘭兒鳳兒的眼神帶着點逼問的味道，安靜安寧姐妹則有意無意的站到了老項身後，好象怕他跑了似的，甜甜的目光很銳利，似乎在警告項嘯鳴不要說謊一般，而一心和愛利絲的目光比較相似，寫滿了擔憂，帶着凄楚可憐的哀求味道，讓人看了就忍不住心軟，無法拒絕，不忍傷害。　　一心和愛利絲的目光又有些不同，一心更多的是擔憂，是掛懷，而愛利絲的擔憂則顯得有些複雜，原因很簡單，一心擔心的僅僅是甄少爺一個人，而愛利絲，擔心的則不止甄英雄一個人……　　“沒有……”項嘯鳴不想撒無謂的謊言，雖然知道這樣說會讓幾個女孩更憂心，但還是實話實說，並寬慰道：“不過，少奶奶放心，我們只是不知道少爺人在哪裡而已，但還是可以與他聯繫到的，可以確定，他目前很安全，並要我轉告少奶奶，這幾天千萬不要離開漢宮。”

# 第504章 三女一台戲

　　聽項嘯鳴如此說，幾女不禁黯然，擔憂之情全掛在了面上，小鳳凰們摩拳擦掌，一口悶氣算是找到了撒氣筒，蘭兒有意安慰一心等人，氣呼呼道：“那個死晴天，居然連我們幾個也瞞着，還有臭畫兒，以為躲到醫院有大姐護着就沒事了？哼，回來看我不收拾死她！少奶奶放心，我肯定能從她們口中問出話來的。”　　鳳兒和安家姐妹也趕快附和稱是。　　小鳳凰橫了半天，到底是不敢說柳絮的不是，她們也清楚，晴天所以嘴巴那麼硬，不光是聽甄英雄的話，更是害怕柳絮。　　看到愛利絲複雜而擔憂的表情，一心壓下自己心中的不安，握住了她的手，盡量露出一個自然而溫柔的笑，“愛利絲姐姐，不用擔心的，YY就喜歡裝神弄鬼，說不定他在哪裡玩的正高興呢，故意讓我們擔驚受怕，哼，等他回來，我們一起給他好看！”　　一心伸出小拳頭，做了個威脅的動作，很是可愛，愛利絲何嘗看不出她心裏也在擔憂啊，勉強的笑了笑，算是相互安慰吧。　　“哼，什麼事都瞞着我們，看來是應該給他點好看了，我們是不是應該買一條鏈子把他鎖起來呢？只配一把鑰匙，我們輪流看管好不好？他再想溜出去，必須和我們申請！”　　甜甜比一心的演技好多了，同樣心中不安，可她明白一心的意圖之後，一句話就把大家逗笑了。　　“好主意好主意！”安寧也喜歡起鬨，“依我說啊，鎖住少爺的鑰匙，交給誰都可以，就是不能交給心姐姐。”　　一心奇怪道：“為什麼？”　　安靜替妹妹回答道：“因為您心軟，少爺狡猾着哩，說不好一哭訴，您就成他的幫凶了，我們大姐就是這樣被少爺利用的。”　　一心小臉一紅，她雖知這不過是玩笑話，總不可能真的把甄少爺當狗一樣栓住，卻知道，如果真是那種情況，自己還真有可能照安靜說的那麼做。　　蘭兒瞥了一眼愛利絲，搖頭道：“這麼說來，也不能交給愛利絲小姐了，她心腸也不硬。”　　“誰說的？”愛利絲其實一直在幻想真的把甄英雄栓起來該是一件多麼有意思的事情，蓋因甄英雄為了看住她，過去也曾綁過她，讓她在床上躺了一整夜，還威脅說不讓自己上廁所，想人家愛利絲小姐可是顏冰的女兒，心高氣傲盡得真傳，一直盼着有一天能報仇呢，聽蘭兒這麼一說，沒想那種事情是不可能的，倒先不服氣了，“我肯定不放他！哼，他欺負我那麼久，難得有機會報仇，我怎麼可能饒過他呢？甜甜，你一定要買一條結實的鏈子，而且要挑最好的鎖，那臭傢伙撬鎖的本領高着呢！”　　看到愛利絲小臉上寫滿憤憤的認真，眾人都有點犯傻，她們都承認愛利絲是她們之中最聰明的，可為什麼有時候這丫頭連點常識都沒有呢？　　一心小心的問道：“愛利絲姐姐，你該不會當真要把英雄栓起來吧？”　　愛利絲翹起小嘴，不解的說道：“難道你們不是認真的嗎？我過去要逃跑的時候，他就把我綁在床上過，為什麼我們不能把他綁起來啊？”　　理直氣壯，好象對付不老實的人就應該把他栓起來似的，愛利絲一改往日的乖巧可人，天真的眼睛中突然爆射出迫不及待的慾望，眾女總算知道甄英雄為什麼說愛利絲是個危險的人物了。　　沒有常識，有時候確實很危險啊。　　眾女面面相覷，終於忍不住大笑了起來，惟有愛利絲，依然迷惑的望着眾女，不知道她們為什麼發笑。　　話說三個女人一台戲，果然不錯，老項也是忍俊不禁，幾位姑奶奶湊到一起，還真是熱鬧，怪不得溜掉的少爺一點也不擔心她們呢。　　“還有還有，車鑰匙，錢包，銀行卡，我們都交給不同的人看管，他沒錢沒車，出門連出租車都坐不了，以後該怎麼偷偷溜出去呢？”　　“對啊對啊，甜甜小姐就是聰明……”　　甄英雄絕對沒想到，幾個小妞漸漸的把玩笑當成了計劃，竟真的策劃如何將他栓住呢……　　……　　“不告訴我英雄在哪，你休想睡覺……哈……”　　看甄三國張着小口打了個老大的哈哧，甄天是哭笑不得啊，這丫頭居然纏了自己整整一夜！　　“寶貝丫頭，我也很想知道英雄在哪裡啊，要是知道他在哪，早把他抓回來了，還用給他瞎操心嗎？乖，快回去睡覺吧，你都一夜沒合眼了，你看看，櫻桃和鈴鐺都熬不住了……”　　三國低頭一看，櫻桃正枕着自己已經麻木的失去知覺的大腿，睡的正香呢。　　鈴鐺兩眼紅紅的，端着杯咖啡，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杯了，只記得從昨天傍晚大公主察覺到甄少爺不在漢宮並失去聯絡之後，就一直賴在這個房間里不曾離開過，鈴鐺覺得小屁股都坐出疹子來了，咖啡也無法幫助自己抵擋乏困。　　鈴鐺雖然是經過嚴格鍛煉的九鳳成員，但說到底也不過十九歲而已，熬夜並不是她的強項。　　“困死我也不走。”三國耍起了小性子，“你騙騙別人還行，但你騙不了我，真的對英雄的情況一點都不知道，你能坐的這麼安穩？哼，你不說，咱們就繼續扛着，我就不信英雄一個電話都不給你打！”　　雖然甄英雄真的一個電話都沒有給甄天打過，但甄天還是挺意外的，平時看起來有些迷糊的三國居然如此心細，認定自己知道甄英雄的情況，這猜測還是很準確的。　　“寶貝兒，英雄說他明天早上一定回來，你回去睡覺，養點力氣，明天找他算帳去，好不好？”甄天揉了揉肩膀，裝可憐似的苦笑道：“你看爸爸老胳膊老腿，熬了一夜都快散架了，你不該體諒我點嗎？”　　把三國當成了孩子哄，三國冷哼一聲，卻是一點帳也不買，“沒門，別以為我不知道，就算我不折騰你，你昨晚也沒打算睡覺！漢宮外面有幾個偷偷摸摸的傢伙，你想把他們引進來抓了，哼，和我纏着你根本就沒有關係，主意肯定是英雄出的，他怎麼可能不聯繫你呢？”　　甄天當真吃了一驚，本來想問一句‘你怎麼知道的’，可一看摟着三國睡的正甜的櫻桃，他心裏得到答案了。　　櫻桃昨晚出去過好幾趟，小丫頭嗅覺敏銳的很，看來是察覺到了漢宮裡面的部署，告訴給了三國知道啊。　　難怪英雄那小鬼要櫻桃跟在三國身邊呢，看來，確實不該小看櫻桃這小丫頭，只從她敢肯定這個針對殺手的引鱉入瓮之計並非自己所想，就不難看出，櫻桃的確擁有一個合格殺手的嗅覺，甄天不得不感慨，看來自己真的和笨蛋兒子或者顏冰不是一個思路啊。　　……　　想到昨晚的種種，再想到早上一睜眼，自己竟然睡在甄英雄的懷裡，顏冰立刻死了心都有，她完全想不明白昨天的自己到底是怎麼了，為什麼那麼容易感動，那麼容易就被甄英雄攻破了心理防線？早上從房間里逃出來之後，只覺得昨晚那個人不是自己。　　一覺醒來，大腦的理智又控制或者說是壓抑了內心，顏冰告訴自己：你還是平時的顏冰，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　　她彷彿做到了，可是又好象根本沒做到，至少，走出那個房間，她覺得自己已經是自己了，可她卻不敢再回那個房間，不敢去面對甄英雄，彷彿推開那扇門，看到那張臉，自己又不是自己了。　　唯一的慶幸是，甄英雄膽子再大，也不敢從那房間里走出來。　　顏冰又告訴自己，不敢面對甄英雄，不是因為自己內心有什麼動搖，而是因為他面目可憎，招人討厭。　　似乎這個理由很有說服力，如此一想，顏冰還真的舒服了一些，可她突然發現，今天的自己與昨天的自己還是有區別的，因為，她在看到鈴木優美的時候，從內心深處湧出了一股厭惡與痛恨，那感覺磅礴的另自己險些難以控制住表情，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一種感覺。　　以前討厭鈴木，是因為她想利用自己，現在痛恨鈴木，顏冰竟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 第505章 失戀的味道

　　“你用一夜時間就求證了這樣一個結果嗎？西蒙娜，父親已經死了，你最好收斂一下你的任性，不然我一定會讓你後悔的！哼！”　　已經確認，甄英雄根本就不在醫院里，鈴木優美的心情煩亂的想要發狂，很不冷靜的將手機掛斷丟在了沙发上，彷彿那就是伊蓮娜的腦袋一般，她說話的聲音非常之大，就是躲在房間中的甄英雄也聽的一清二楚。　　從鈴木優美的罵聲中不難聽出，她僅僅是不滿伊蓮娜傲慢的態度和‘無能’的表現，倒並沒有對她起疑心，猜到原委的甄英雄也不禁佩服伊蓮娜的沉着冷靜，當然，他也更加肯定伊蓮娜如此幫助自己拖延時間的‘不良’居心。　　照道理講，為了幫自己隱藏行蹤，伊蓮娜拖延了一天一夜之久，幫助雖大，但她自己所要承擔的風險更大，而且，對她自己而言，那是完全沒有必要承擔的風險，如果鈴木優美昨天晚上要她確認自己是否在醫院時，她慌忙的立刻給出了答覆，那麼結果無疑，她死定了，偏偏她冷靜的拖延過了那個最危險的時刻，立刻顯現出死里逃生的震撼感覺，很明顯，這是她故意做給自己看的，甄英雄心裏滿不是味的，明知她想要利用自己，而自己卻還是要記住她這個人情。　　就好象是別人硬要把禮物送給你，而你偏偏是一個懂得禮尚往來的人，他今天送禮給你，你改天又怎能不回禮呢？　　伊蓮娜看人倒是挺準的，甄英雄暗罵了一句，球球的，少爺要是個‘無禮’的人，那該多好啊，沒辦法，誰讓少爺我是個好人呢？　　當臨近中午的時候，顏冰終於下定決心，趁鈴木優美和羅比都在廚房的空當，將一個面包藏在懷裡，打算去拿給甄英雄吃，並以此為由比較自然的面對他，這個理由至少說服了他自己，畢竟，甄英雄從昨天早上到現在，一天半都沒有吃過東西了，可推開房門才發現，甄英雄早就不見了。　　房間里空蕩蕩的，顏冰以為他是藏了起來，到處翻找，門後面，床底下，陽台上，甚至是柜子中，都沒有他的影子，包括他那還未乾透的濕衣服，都不見了蹤影，如果不是因為柜子里的內衣少了至少一半，顏冰甚至懷疑自己昨天是不是做夢夢到了他，這裏可是八樓啊，他是怎麼離開的？而且……他偷自己的內衣做什麼？！　　顏冰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突然覺得很失落，但她十分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如此氣憤！甄英雄就是死了，也絕對是一缺德的鬼！　　顏冰望着手裡的麵包，狠狠的丟在了地上，把它當成了甄英雄一般狠狠的跺着，那混蛋走就走了，居然連個字條都沒有留下！　　……　　“球球的，餓死少爺了。”甄英雄坐在時代廣場公園的長椅上，右手中托着兩個熱煎餅，左手吃力的抬起，接聽着電話，好象多重要的事情也沒有吃東西緊要，他不時還會放下電話，拿起手邊的熱檸檬茶喝上幾口，免得吃的太急被噎到，“我一天一夜沒吃飯，再不溜出來就活活被餓死了，你昨晚那麼熱情，卻不知道我消耗了多少能量……”　　“甄英雄你少給我不正經！”電話另一端的顏冰蹲在陽台上，儘管關着窗子，依然不敢大聲說話，面紅耳赤的低聲喝罵道：“你想來便來，想走便走，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甄英雄差點沒噎着，壞笑道：“哦……，你想我把你當成什麼人才好呢？”　　顏冰也知道自己這話說的多曖昧，往好的想，是甄英雄不尊重她，有點痴女怨夫的味道，往不好的地方想，有點像和沒付小費就逃走的嫖客算帳的意思，不管怎麼想，這話都是在拿自己開涮，顏冰這個氣啊，自己的嘴巴什麼時候變的這麼笨了？　　不可否認，顏冰有此一問，顯然與昨晚兩人關係的改善有很微妙的關係。　　“我當你不是人！”顏冰惱羞成怒的罵了一句。　　甄英雄知道顏冰不是一個開的起玩笑的人，自己老是氣她也不好，便點到即止，“開玩笑的，你連玩笑都開不起啊？”　　“這是開玩笑的時候嗎？而且，你的玩笑一點都不好笑！”顏冰見甄英雄識趣，也就順着台階下來了，“為什麼走的時候沒有給我留個字條？”因為有過前例，顏冰以為不告而別，留張字條是很正常的。　　雨停了，天卻依然沒有打開，甄英雄把煎餅放到旁邊，左手托的太久，肩膀很痛，換了右手接電話，靠在椅子上，仰望天空，吸着潮濕而清涼的空氣，笑道：“就這樣離開，自然會顯得很不正常，我想知道，你會不會主動給我打個電話，呵呵，這理由你能接受嗎？”　　依然是不正經的言語，卻是很正經的語調，顏冰心裏忍不住跳了跳，他這試探究竟是什麼意思？　　“你肯定很得意吧？”顏冰諷刺的問道，不過這話怎麼聽怎麼有點幽怨的味道，顏冰自己也覺得奇怪。　　“不是得意，我想說‘驚喜’，可又覺得不恰當。”甄英雄出奇認真的回答道：“其實我認定你一定會給我打電話的，所以說不上驚訝，可是真的接到你電話，我高興的程度又超過了自己的預料，這感覺挺矛盾的，不過我喜歡這樣的矛盾。”　　甄英雄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又為什麼把這樣的感覺說給自己聽，顏冰不是不知道，而是裝做不知，“你廢話說完了沒有？如果說完了，就聽我說。”一句話，即將曖昧的話題結束了。　　“說吧。”甄英雄只是淡淡一笑，並不驚訝或者失落。　　顏冰恢復了她冷冷的口吻，不知道是否想用這種沒有感情的口吻掩飾什麼，“我不知道你是這樣從八樓離開的，但很清楚，既然離開了，你就不可能再回的來，所以，這是我們私下里的最後一次交談，我不知道今天還會發生什麼，但十分肯定，明天，你，我，鈴木優美，三個人的賭局，將有一人賠光賭注出局，那個人不是我，後面的話我只說一次，你豎起耳朵聽清楚，在我說完之前你最好不要打斷我，否則，我們最後一次談話就會立刻結束……”　　甄英雄臉色一肅，他知道，兩個人關係改變並沒有讓顏冰的決心發生改變。　　“黑市拳大賽還有最後的两天就會結束，到時候所有的組織都會離開朗朗市，所以，這两天將是我最後的機會，甄英雄，明天清晨，在碼頭，我會約你，你爸爸以及蘇影見面……”　　甄英雄不敢打斷顏冰，是因為他很清楚顏冰是個說到做到的人，顏冰就像在講述與自己不相干的故事一般，用一種旁觀者的口吻將自己最後的一次暗殺計劃婉婉道出，和伊蓮娜先前所說完全切合，而且更加詳細。　　“嘟……嘟……”　　手機里傳來忙音，顏冰話落之後，甚至沒有說一句‘再見’，便掛斷了手機，甄英雄依然保持接聽電話的姿勢，仰望着天空，彷彿耳中依然可以聽到顏冰的聲音，並享受在那聲音之中，他似乎陷入了陶醉，嘴角掛着一絲微笑，甜甜的，可眼神中淡淡的悲傷，卻是見者猶憐。　　掛了手機，甄英雄並沒有回撥過去，因為他知道，顏冰的電話不可能再打的通了，否則，她不會連句‘再見’都不肯說，再見是一定的，但那時，顏冰是人前的顏冰，卻不是自己面前的顏冰了。　　顏冰就是在告訴自己，在他甄英雄面前的顏冰，已經不可能再見到了。　　有些心酸，很不舒服，苦楚是煎餅與檸檬茶混合后的怪異的味道，還是從心裏湧出的悲傷呢？　　或許，這就是失戀的味道吧……　　電話又響了，不是顏冰，而是東方雲的那個才開機的手機，甄英雄平復了一下充斥着淡淡哀傷的複雜心情，站起來神了個懶腰，苦苦的笑了笑，接通了電話，“阿東，又有鬧事的嗎？你在哪，我馬上過去……”　　似乎只是站起來的工夫，甄英雄就恢復了，似乎他永遠這樣樂觀，開朗，就好象他永遠把不好的事情藏在心裏一般，從來不會浪費食物，去飯店都不忘記打包的他瀟洒的離開了時代廣場，他坐過的長椅上，留下了一個只咬了一小口的煎餅，和半杯冒着熱氣的檸檬茶，襯托下，他瀟洒的背影是那樣蒼涼……

# 第506章 絕地大反擊

　　天空，陰霾，涼風，似乎吹進了心中，感不到絲毫的溫暖。　　顏冰抱着雙膝，蜷縮在陽台的一角，身體不停的顫抖，她知道自己的顫抖是因為恐懼，她已經絕對獨自面對死亡，她拒絕了甄英雄多餘的心意，她覺得自己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世界上不會有兩全其美，可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淚流不止，就在掛掉甄英雄電話的一瞬間，她的心莫名疼痛。　　不用說‘再見’，因為根本不會再見，趕走了精神中的另一個自己，就好象將自己的心臟分割一般，痛，痛的好似在滴血。　　再次面對甄英雄的時候，自己是顏冰，而不會是甄英雄的‘冰兒姐’，那個冰兒姐是不可能生存在現實中的，顏冰覺得，眼淚，是在嘲弄自己昨晚夢中的天真幻想……　　……　　“什麼？英雄回來了，帶着阿東明目張膽的鎮壓那些組織？！”　　甄天懷疑是不是剛剛被叫醒的自己，實際上根本就沒醒，依然在做夢，這個消息對他來說未免太震撼了，突然之間，他發現自己完全不知道甄英雄腦子里再想什麼事情了。　　項嘯鳴註定沒有睡覺的命了，剛剛送艾愛與樂樂上學回來，發現老鬼木子華竟然和自己一個想法，不同的是，老鬼是和夏月一起，以校長的名義，名正言順的護送小公主和樂樂的，老項多餘的跟着跑了一趟，完全沒有體現出自己的重要性，未免有些悻悻，回到漢宮才躺下，想補上一覺，就接到了阿東的電話。　　甄英雄出現了，大聲勢的將一個鬧事的小組織武力鎮壓，強行給那個小組織扣上了一頂和三口會差不多的帽子，將他們老大被人偷襲重傷的行為歸結為黑市拳期間得罪了同行，被惡意報復，而他們鬧事的行為也被甄英雄稱之為‘企圖驚動警察，蓄意破壞黑市拳大賽’，以此為由，將這個組織一眾骨幹全部扣押。　　阿東所以向老項和漢宮彙報這個情況，蓋因甄英雄要他將被扣押的這批人送來漢宮，直到大賽結束再放他們離開，阿東轉達了甄英雄的意思，要老項安排人手，對這些鬧事者進行看押。　　這個鬧事的小組織起先只是因為一口怒氣，就像在飯店吃壞了東西鬧肚子，首先會找飯店理論一般，他們找義字會說理，不過是一種‘客人’的本能而已，卻沒想到甄英雄辦事如此霸道而決絕，自己的道理還沒講清楚，他就很乾脆就給自己定了罪名，就好象飯店的老闆認定是狡猾的客人為了不買單，在自己的飯菜里放了一隻死蒼蠅似的，態度強勢之極。　　沒覺得冤枉，反倒先心虛起來了，連這小組織自己都含糊，會不會老大被人襲擊，真的是組織在大賽中結了仇，被人報復呢？　　其實那小組織所以被甄英雄唬住，倒也不是沒有道理，黑市拳大賽過程中，組織下注，派出选手參賽，讓比賽設計到利益，得罪人是必然的。　　贏了比賽，得罪對手，黑社會貪婪，愛面子，都是寫在臉上的，混的就是一張臉皮，贏了難免沾沾自喜，在對手眼中你自然討厭非凡，可輸了又何嘗不得罪人呢？愛面子又輸了錢，沒有人願意承認是自己無能，所以很不講道理的漫罵對手，以各種不着邊際的借口給對方扣‘無恥’的大帽子，萬一被人有所耳聞……這種不講理的事情誰沒做過啊？　　說白了，在這種涉及到賭博的比賽中，只要你派出选手了，賭了，那就肯定會得罪人，話說回來，不賭，他們來朗朗市幹嗎啊？所以，被甄英雄反過來一冤枉，自己倒先心虛了幾分，甄英雄再一強硬，他們幾乎完全相信是自己錯了，更不敢反抗了。　　白的染上黑的，會顯得很明顯，可本來就是黑的，那無論怎麼染黑的，也都看不出來了，黑社會裡本來就沒有道理可言的，以爆制爆，這些被分化的，無法達成共識的小幫小派又怎麼敢和義字會叫橫呢？　　甄天腦子里還有點僵，想來想去也想不明白甄英雄如此大張旗鼓的是要做什麼，這不擺明了要引起冰恨天的注意嗎？那他先前的謹慎小心又算什麼啊？　　想到這裏，甄天突然渾身一震，急道：“糟了！外面的殺手……”　　“還在。”項嘯鳴好象知道甄天在擔心什麼似的，“按理說，鬧出這麼大動靜，冰恨天沒有察覺不到的道理，可門外的殺手依然還在，只能證明，他們的目標不光是少爺，而是……”　　後面的話老項沒說，也沒必要說，甄天聽的明白。　　“那小子到底在想什麼呢？”甄天並沒有為此鬆口氣，兩條眉毛好象系了個扣子被栓在了一起，“嘯鳴，這件事情，千萬不要讓三國和一心她們知道，明白了嗎？還有，看好她們，不許她們之中的任何人離開漢宮。”　　項嘯鳴點了點頭，他知道，甄英雄只是藏起來，那些姑奶奶們擔心是免不了的，但不至於揪心，但如果她們知道甄英雄現在如此胡來，肯定會沉不住氣的，因為，甄英雄的行為，無疑會成為眾矢之的，太危險了。　　闌度不知道死到哪裡去了，甄天本想要項嘯鳴趕緊到甄英雄身邊保護的，可看到項嘯鳴那雙兔子眼，只能嘆口氣，“英雄的事情你先別管了，趕緊去睡會吧，你已經幾天沒合過眼了……”　　甄英雄身邊有阿東一眾人，除非發生大規模的火拚，不然安全應該不成問題，甄天明白，現在的自己，心理需要調整，剛才的一瞬間，他失去了冷靜，作為一個老大，在手下面前是絕對不可以表現出自己的不安，否則這種心態是會影響到下面的人的。　　甄天暗暗自責，自己在這個時候，為什麼會如此的沒用呢？除了假裝鎮定，竟然什麼也做不了……　　……　　鈴木優美將剛剛收到的情報告訴給了顏冰知道，看到顏冰一片漠然的表情，她想興奮也興奮不起來了，現實是殘酷的，雖然甄英雄出現了，可冰恨天卻陷入了苦境，此時此刻，看到如此做派的甄英雄，已經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了。　　就是用腳指頭去想，也知道冰恨天的暗殺計劃所以不利，是因為計劃被甄英雄看穿了啊。　　就在剛剛，鈴木優美在顏冰面前撥通了全興的電話，顏冰表面漠然，可心裏十分肯定，甄英雄在暴露蹤跡之前，已經預料到了這個結果，所以從全興對鈴木優美的言語中，你找不到任何可以懷疑他的理由，甄英雄早就教過他何如應付鈴木優美了。　　全興，林夕照紛紛表現出驚訝和恐慌，並有立刻跑路離開朗朗市的意思，全興甚至提出利用老父全浩拖住義字會，爭取逃跑時間這麼愚蠢自私且不孝的混帳話來，可他的這種慌亂恐懼與無措，卻剛好打消了鈴木優美對他的懷疑。　　鈴木優美畢竟是不相信甄英雄可以在冰恨天的嚴密監視下，人不知鬼不覺得將全興與林夕照制服，相比如此，甄英雄看穿了全興和林夕照同冰恨天的關係，為了安定大局，而故意裝做不知，這個解釋倒更為合情合理，如此一想，也就難怪全興和林夕照着急‘立即跑路’了，為了保命，他們要在甄英雄對其動手前離開朗朗市。　　鈴木優美又怎能放他們‘跑’呢？安撫他們說，即便甄英雄看穿了他們的身份也不要緊，在他有所動作之前，冰恨天一定會將他幹掉的，到時候義字會就會成為他全興和林夕照的，為了增強說服力，鈴木優美在羅比和顏冰的默許下，將明天一早暗殺甄英雄的具體計劃和方案也對全興和林夕照講了。　　顏冰心中苦笑，雖然別人不知道甄英雄為什麼如此大張旗鼓的鎮壓，她顏冰卻清楚的緊，她覺得，自己將明天的暗殺計劃告訴給甄英雄知道，根本就是一件很多餘的事情，甄少爺用他自己的辦法，一樣可以知道。　　為了安撫全興和林夕照，冰恨天不得不將還殘餘的某些對付甄英雄的手段告訴其知道，而事實上，被甄英雄挾持着小命，還不知有沒有明天的全興和林夕照，為了討好甄少爺，是沒有理由不把冰恨天的手段告於他知的。　　甄英雄從一開始就有這個想法了吧？也對，沒有目的，喜歡斬草除根的他又怎麼可能留下全興和林夕照的命呢？怕是在那個時候，他就算計到了會有今天的局面了。

# 第507章 形勢一面倒

　　他不是一個善良的人，顏冰非常清楚，現在她甚至懷疑，他究竟是不是人？小小年紀，卻老謀深算到如此程度……　　這場賭局，雖然是自己扣牌主動認輸，但顏冰卻覺得，即便亮開底牌，自己也贏不了甄英雄，那小鬼，是個千王之王，桌面上只有一張沒翻開的底牌，可他的袖子里卻藏了整整一套牌，每一張都可能成為他的底牌。　　賭博就是如此，賭術再高，運氣再好，碰上一個類似甄英雄這樣的老千，你也休想贏一毛錢。　　……　　朗朗大酒店的豪華套房中，袁莉莉有些緊張的望着坐在窗前欣賞風光的伊蓮娜，她很想知道，小姐對甄英雄那莫名其妙的行動是怎樣看待的。　　“小姐，我們冒着危險為他多隱瞞了一夜，可一大早，他竟然自己暴露行蹤，那個蠢傢伙到底在想什麼啊？”這話里，十分情緒帶着三分疑問，三分火氣，卻有四分嫉妒。　　“他是蠢傢伙？呵呵，認為他蠢的人，才是真正的蠢傢伙。”伊蓮娜有感而發，倒不是存心罵袁莉莉，“甄英雄果然不是個簡單的男人啊，埃米利，我們做了一件多餘的事情，但同樣是一件非常聰明的事情，看來，我的運氣真的不是一般好，把全部的家當壓在甄英雄的身上，這場賭博註定我們會成為最大的贏家啊……”　　袁莉莉覺得自己智商不算低，可偏偏聽不懂小姐在說什麼，“多餘，又聰明的事情？小姐，您在說什麼啊？”　　“就算我們不告訴甄英雄明天的暗殺計劃，今天一樣會有人主動告訴他的。”　　“誰？”袁莉莉吃驚不小。　　伊蓮娜顧弄玄虛的笑了笑，但還是輕輕的，用一種玩味而自得的口吻吐出了兩個字，“顏冰。”　　“夫人？！”袁莉莉的腦子都要炸了，她完全想不通顏冰為什麼要告訴甄英雄這些。　　其實伊蓮娜的笑，很大程度上是站在甄英雄的立場，來嘲笑顏冰，認為顏冰被甄英雄算計了卻依然不自覺，可她並不知道，在今天迫於形勢不得不去安撫全興和林夕照之前，顏冰已經對甄英雄講過這些了。　　甄英雄已經知道了顏冰的計劃，卻依然不修訂自己的計劃，繼續的發展，必然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恐怕除了顏冰，世界上已經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要如此做了。　　伊蓮娜晃動着杯中的紅酒，輕輕的笑着，與眼中那興奮的光芒不太相稱，她很注意儀態，所以極力的壓抑着，“我想，我更希望成為他的女人了，他讓我着迷。”　　看到伊蓮娜花痴一般陶醉的神情，本來的四分嫉妒利馬上升為十二分了，袁莉莉就不明白了，那個臭流氓到底有什麼魅力啊？他現在正在進行的赤裸裸的暴力行為，就是對他身份以及頭腦的最好證明！　　伊蓮娜何嘗看不出來袁莉莉的情緒啊，因為害怕，她昨晚根本就沒有睡過，這口怨氣似乎都噴在了甄英雄的身上，她已經無法理智的去看待甄英雄的任何行為了，伊蓮娜笑了笑，也許，老闆與員工的區別，就在於此吧。　　聰明的她卻不知道，袁莉莉所以如此厭惡甄英雄，卻是因為她的緣故……　　……　　耿南負責押送被抓到的殺手回漢宮繼續審訊，並將死掉的殺手送到漢宮集團投資，因為昨天的暴雨而暫時停工的工地，將屍體灌成水泥墩子，以便日後直接沉到海里毀屍滅跡。常樂則負責將鬧事的小組織的骨幹幹部押送到漢宮，囚禁起來。　　且不說跟了甄英雄多年的阿東，就算是剛調到甄英雄身邊負責保護他的可樂也覺得今天的甄少爺有些奇怪。　　阿東佩服甄英雄的計謀，但總覺得甄英雄更像是在藉著這個機會發泄某種情緒，例如，有些事情他不必親歷親為，卻總要站在最前面，話沒說兩句便開了打，而且下手狠辣……並不是說過去的甄英雄下手不狠，而是以往他要對誰動手的時候，別人是看不出前兆的，他從來不會把情緒寫在臉上，以往的他，是為了道理而打架，而今天的他，更像是為了打架而打架。　　可樂相信直覺，尤其是自己的女性直覺，她覺得，甄英雄強顏歡笑的發泄，是在掩飾感情傷害留下的傷口，因為男人只有在感情問題上才會難以理智，雖然不知道是哪位少奶奶傷了少爺，可樂卻多少有些竊喜，傳說中，失意中的人心理防線會異常脆弱，很容易接受第一個來安慰他體貼他的異性，這不是老天爺給自己的機會嗎？　　做夢都想成為太子妃的可樂精神頭這叫一個足啊，甄英雄打人之後，她經常以關心他的傷口為名揩油佔便宜，一天下來竟給他換了六次葯，更主要的是，可樂想把自己那誇張的表情演給甄少爺看。　　……　　甄英雄一整天都拎着一個黑色的塑料袋，裏面是什麼東西，阿東和可樂都很想知道，甄少爺如此反常，卻對這個袋子如此重視，這裏面到底藏着什麼秘密呢？這讓甄英雄看起來更加的反常，雖然這位少爺很少有正常的時候。　　甄英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發泄情緒，總之，他覺得自己很需要這樣痛快的折騰一場，顏冰的決定，讓他失望，讓他覺得，自己即便贏得了世界，也必然是個輸家。　　這一天，是在甄少爺的情緒中度過的，甚至連鈴木優美也是這樣認為的，她和羅比一樣，甄英雄的強勢反撲另他們感覺到了極大的危機感，潛伏在林夕照地盤的殺手幾乎被一網打盡，甄英雄就像炫耀一般，讓監視着漢宮的托尼和克拉拉清楚看到這些死的，活的，成為囚俘的殺手，他的反擊，終於開始了，而且一上來就如此驚人。　　因為沒有系統化的規範，這並不利於冰恨天的消息就好象股市中利空的信息一般，迅速流竄於冰恨天的殺手之間，以訛傳訛已經成為當下人們的一種通病，殺手也是人，所以也不例外。　　同伴們幾乎沒有反抗之力就悄無聲息的折在了甄英雄的手裡，這對冰恨天是怎樣的一種震撼啊？於是，人心惶惶，生怕自己就是下一個犧牲品，要知道，他們的偶像大半都折在了甄英雄手中啊，羅比被閹了的事情雖然並非所有人都知道，但瞎子也看的出來他曾經吃過甄英雄的大虧，卡瑪，米利亞更是被他給做了，如今又是甄英雄親自帶隊出來‘掃蕩’，誰敢說自己不怕？在殺手們的眼中，羅比等八人已經是神，而甄英雄，儼然成為了屠神的魔鬼，有些怕死的，膽子小的，為了不成為甄英雄的獵物，已經狠下心來‘割肉’，悄悄的溜走了，他們的內心產生了動搖，羅比等人可怕，甄英雄，卻是比他們還要可怕，走，或許將來會死，但至少還有一線生機，不走，則一定會死！逃走的人心裏反倒希望甄英雄可以將羅比等人全部幹掉，為自己剷除潛在的危機。　　僅僅一天工夫，形勢一面倒，甄英雄的反擊，是爆髮式的，卻是預謀已久的，冰恨天根本無力招架。　　甄英雄成功的打了一場心理戰。　　……　　“貓咪，我送你的禮物，喜歡嗎？”　　看到甄英雄那齷齪的低級眼神和嘴角隱隱可見的口水痕，愛利絲的小臉紅的發紫，恨不能一腳踹在他的臉上。　　“臭傢伙，你是在哪買到的這些內衣啊？”唐甜甜盤腿坐在床上，將一件白色的胸罩撐開比畫在挺聳的胸脯前，望着丟在一邊的黑色的塑料袋，她臉上寫滿了疑惑，喃喃道：“沒有商標，看這包裝，好象是在路邊的地攤上買來的處理品，可是這料質，做工，和手感……”　　甜甜的話沒有說出來，不過看她那貪婪的表情就不難了解她喜愛的程度了。　　果然，顏冰穿的內衣絕對不是什麼次貨啊，甜甜這麼識貨的人肯定不會看走眼，其實，甄英雄根本就不懂女人內衣的學問，只不過單純的認為顏冰穿的肯定是名牌，所以才偷回來討好愛利絲的。　　顏冰的內衣很新，甄英雄甚至懷疑她買了之後到底有沒有穿過。

# 第508章 貧乳的誤會

　　一心不知道甄英雄心裏在想什麼，只是覺得男人送女人內衣，這種行為太過親密，太過曖昧了，但內衣不是送給她的，她又有些失落，有點嫉妒，她比甜甜心思縝密多了，這十幾套內衣，大小完全相同，這未免有些難以解釋。　　“恩？點心，怎麼了？幹嗎這麼看着我？”　　甄英雄這一問差點沒羞死一心，一心還以為自己心裏在想什麼被甄英雄給看出來了呢，下意識的把手裡拿着的一個胸罩藏在了身後，彷彿拿着這東西和甄英雄說話會很難堪似的，趕緊搖頭，“沒什麼，沒什麼啊……”　　一心想問，你在什麼地方買的內衣，難道那地方只賣一個號碼的嗎？如果不是，為什麼買了十幾件，都是買給愛利絲一個人的呢？說到底，一心並不相信甄英雄是一個有偏有向的人，更是很自信的以為，如果他真的有偏有向，也只能是向著自己才對。　　“切，姐，有話你就直接說嘛，我知道你是嫉妒。”小公主艾愛一摟愛利絲的脖子，不光是對一心，而是對除了愛利絲以外的所有女孩子洋洋得意道：“男人送女人內衣，肯定是有特別含義的，你肯定想問姐夫，為什麼只給我和愛利絲姐姐兩個人買內衣呢？”　　男人送女人內衣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甄少爺還真不知道，他所以送內衣，含義沒有，目的倒是有兩個，一個在於轉移話題，他覺得送內衣這種行為的震撼應該能讓眾女不再逼問自己這两天都去做了什麼，二來，則是想求證一下，他總覺得，顏冰和愛利絲，胸脯的尺寸應該是相同的……而且，真要說起來，顏冰那裡除了內衣，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可以順手牽羊……　　艾愛這話威力不小，至少屋子里對這話沒有反應的人，一個都沒有。　　‘特別的含義’，這五個字固然羞的愛利絲無地自容，又心中竊喜，更是挑起了眾女的醋味，白果本來正背對着眾人，偷偷在試這內衣是不是適合自己的尺寸呢，聽艾愛那麼一說，心裏正寬慰自己其實他只是買小了一點的小白同志雙手一發力，愣是把肩帶給拽斷了，回過頭來的時候，雖然極力表現出一種不嫉妒的鎮定，可那跳動的柳眉還是看的甄少爺後背冰涼。　　倒霉鬼就是倒霉鬼啊，有她一準沒好事！往往一句話，就能讓在別人看來比魔鬼還可怕的甄少爺主動退位讓賢，把魔王的稱號讓給這位小姑奶奶。　　殺氣，肯定是殺氣！剛才審問自己的時候就屬白果最积極，可拿出這些內衣之後，她又比誰冷卻的都快，估計她現在肯定是當少爺耍她玩呢！　　不但白果有殺氣，就連樹袋熊也有要咬人的架勢！艾愛那臭丫頭臉皮忒厚！甄英雄不是一個做事不小心的人，但難免有疏忽大意之時，如果對眾女說這些內衣都是送給愛利絲的，眾女只會以為自己是在哄她開心，縱然心中有小小的不快，也不會說什麼的，現在倒好，艾愛非說那內衣有她一半，這性質可全變了啊，就是溫柔的一心眼裡都放射出死亡光線了！　　似乎是在證明自己的話有說服力，臉皮比甄少爺還厚的艾愛接下來的行為震的人是目瞪口呆啊，居然一轉身，背對着甄少爺就把上衣給脫了，大膽的程度已經超呼常人想象，以至於就在她旁邊的愛利絲，唐甜甜，薛雪等三人，都沒有反應過來去阻止她！就是幾尾小鳳凰也看傻了眼，這位小公主也太大膽了，居然就在甄少爺的面前試穿內衣！　　雪白的肌膚，好象牛奶一般光澤細潤，彷彿一片另人心曠神怡的雪原，纖細的腰支，隨着脫衣服的扭動，好象細柳在輕風中偏偏舞動，甄英雄有種要噴鼻血的衝動。　　白果見甄英雄看的那麼投入，更來氣了，似乎故意迎合這種震驚中詭異的安靜氣氛，她走到甄英雄跟前，輕輕道：“好看嗎？”　　甄少爺看的正入神呢，臭丫頭左扭右扭的，酥胸若隱若現，甄少爺就恨不能繞到她前面去看了，根本沒虛會小白這輕輕的聲音中壓抑了多少危險的氣息，說話都像含着口水似的，“好看……”　　“看你個頭啊！”　　“哎呦……！”　　白果一腳把甄英雄從沙发上蹬了下去，摔了個狗啃屎，“死流氓，你去死吧！”　　這邊鬧出了動靜，那邊的眾人才反應過來，一心急道：“小愛，你干什麼呢？！”　　愛利絲的動作也慢的錯過了最佳的時機，艾愛已經將剛才把玩的那件內衣套在了身上，愛利絲才跪起身子，張還雙臂擋住了她的身子，警惕性十足的望着以不堪形象趴在地上的甄英雄。　　“喏……！看看，如果不是為我買的，為什麼我穿起來這麼合適呢？”小愛同學跳起來，站在床上，小臉紅紅卻表情大方的擺了個POSS，小秀酥胸，連衝過去要拍她腦袋的一心都愣了愣，突然發現，妹妹好象長大了。　　小公主的身材，皮膚，都不是蓋的，落落大方，一點不知道害臊的展現着自己的身體，倒是讓所有丫頭們都愣了，就連剛踢了甄少爺一腳的白果也看呆了，蘭兒鳳兒這對百合花更是誇張的咽了口唾沫，艾愛很喜歡這效果，主要是因為她太得意了，一甩那頭飄逸如綢緞般的長發，女人味濃啊，還真沒有人把她當孩子看了……如果，她的胸脯能再大一點的話，效果會更好……　　艾愛好象就怕別人不承認這內衣是甄英雄專門為她買的似的，對和自己關係最好的唐甜甜道：“甜甜姐，你看，這顏色，款式，是不是和我很配啊？”　　甜甜恐怕是屋裡面所有人公認的最有穿衣服經驗和時尚眼光的人了，愣了愣，然後用一種專業的目光仔細看了看，雖然酸味難掩，可還是不禁點頭道：“還別說，真是耶……”　　此話一出，鴉雀無聲，眾人心思卻是百轉千徊，艾愛絲毫不避嫌的在他面前脫光上身，買來的內衣又如此合身，這證明什麼？　　無論別人怎麼看甄英雄，即便是全世界的人都把他當色狼，那麼也有一個唯一的例外，便是樂樂。白果一腳踹翻甄少爺，是因為懷疑他把主意到打到十六歲的未成年身上了，因此，性格乖張的小鳳凰不說，就連一心和薛雪這樣性格溫柔的女人也不替他覺得委屈，即便甄少爺一身的傷，也覺得他那是活該，但樂樂不同，她是真的心疼甄少爺，所以趕快過來想把他扶起來。　　可抬頭一看小愛穿上內衣的樣子，再一聽甜甜的話，樂樂的小臉陰了，手一松，甄少爺再來一聲慘叫，二次狗啃屎。　　樂樂到底是小孩子脾氣，她不嫉妒任何人，除小公主以外……漢宮裡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樂樂與小公主雖然經常在一起，卻關係不合，倆人經常拌嘴，這裏面不可謂沒有一心和三國的原因，所以沒人敢對兩位小姑奶奶說些什麼，以至於關係不斷惡化。　　攀比，本身就是小孩子心性，樂樂本不相信那內衣是給小公主買的，只以為她那是一貫的臭不要臉，可見她穿上這麼合適，想不信都不行了，她嫉妒了。　　殺氣，更濃的殺氣！甄英雄爬起來坐在地上揉着下巴，剛才不小心咬了舌頭，看到眾女目光不善，偏生無發開口解釋。　　巧了，巧的都不象話！顏冰的穿着比較保守，所以內衣款式也相對樸素，以單調的純色為主，純白，或淺黃，很年輕，很純的顏色，沒有任何妖冶的氣息，不單符合愛利絲的穿衣習慣，更適合艾愛這個年齡的女生！可這還不是最離譜的，最離譜的莫過於，顏冰，愛利絲，和小公主大人的胸圍居然是一般大小！　　開始眾女見甄少爺買來的都是款式樸素的內衣而非情趣內衣，還以為甄少爺雖然行為曖昧，卻是認真的去挑選了禮物，並沒有作弄人的意思，可現在卻是另一種想法了，這齷齪的混蛋給十六歲的小丫頭買內衣，當然不能買性感的情趣內衣啦！　　“喂，樂樂，你該不會是嫉妒我，所以才摔姐夫的吧？”不知道是真的心疼甄英雄，還是覺得這氛圍不夠熱鬧，小公主大人故意在拱火一般，托着自己的小胸脯，仰着小下巴得意的笑道：“是不是我有你沒有，所以心裏不服氣啊？”

# 第509章 我有你沒有

　　正所謂一物降一物，甄英雄吃了小公主的虧，可小公主卻也占不到樂樂的便宜，她所謂的‘我有你沒有’，指的是內衣，卻見樂樂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胸脯，冷笑道：“小愛，你眼睛有問題吧？發育不良不是你的錯，不敢正視現實就是你的不對了。”　　小公主一怔，再一看，樂樂的胸脯確實比自己大了一號，知道她是存心羞辱自己，小臉‘騰’一下子就紅了，“你……你……”事實擺在眼前，小公主罕見的說不出話來了，其他的東西都能攀比，可胸脯不是氣球，吹口氣肯定是脹不起來的。　　當初發育不良的樂樂自從被甄英雄‘買’回來之後，在三國的照顧下，出落成絕對的小美女了，雖然沒有小公主的氣質和樣貌，可一米七出頭的模特身材，還是讓小公主自愧不如，即羡且妒啊。　　其實覺得最難堪的，還不是小公主，而是和她胸脯同等規模的愛利絲，這倆丫頭拌嘴仗倒也罷了，卻讓一旁的愛利絲有了輕生的念頭，小貓咪看看艾愛，再看看樂樂，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啊，太丟人了！人家艾愛才十六，還沒有發育開呢，可自己呢？二十一歲了，胸脯還沒有樂樂大呢，難道這輩子註定是貧乳了？小貓咪心灰意冷之餘，卻把怨氣噴在甄少爺身上了，都怪他，沒事給自己買什麼內衣啊？這是當著大家羞辱自己是貧乳呢嗎？！　　倒霉鬼小公主幾句話而已，甄少爺掉進了無間地獄，一心抱着個枕頭走了過來，笑着，可嘴角抖動，白果抓起一個沙發墊子，冷笑，眉頭跳動，小鳳凰們見狀，紛紛退開，雖說是保鏢，可人家老婆打老公，自己也是心有餘力不足啊。　　“死傢伙，你是不是應該解釋一下？”白果的聲音很恐怖，好象跨過地獄之門的死神。　　一心的聲音也不再溫柔，“YY，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不會真的對小愛……”　　兩丫頭根本沒有問話的誠意，因為甄少爺還未回答，她們已經動手了，好在念着甄英雄有傷，她們是用柔軟的傢伙做武器，可悶在腦袋上，還是很有壓迫感的，倆丫頭越打越上癮，儼然是在發泄啊，薛雪想攔，卻攔不住，急啊。　　屋子里一下就熱鬧開了。　　甄英雄知道，其實這倆丫頭根本就不想聽自己解釋，她們比誰都清楚這是一個誤會，爆打自己，不過是在借題發揮罷了。　　表面上，一心與白果似乎是性格極端的兩個人，所以經常暗鬥不止，可實際上，這倆丫頭有很大的相同點，即，同樣的喜歡吃醋，只不過，一個把心情都寫在了臉上，而另一個，則把所有心情藏在了心中而已，這倆妞，是在氣憤沒有給她們買禮物……　　好在三國那變態丫頭不在啊，如果她不是在睡覺，而是夾在眾女之中的話，恐怕，少爺這條小命早就沒了，三國可不是那種會用枕頭當武器的溫柔的女孩子啊……甄英雄慶幸的想着……　　……　　夜風清涼，漢宮的頂樓，樂樂的媽媽甄敏端來了兩杯咖啡，然後默默的退開了，時候不早了，才開業不久的咖啡廳已經打烊，甄敏知道，這個時候跑到這裏來喝咖啡的兩人，肯定是有很多話要說，年輕人就喜歡這樣的浪漫，所以，她像個母親一般，眼中帶着曖昧而慈愛的笑意，識趣的打了個哈哧，回去睡了。　　甄英雄端起杯子，輕輕抿了一口，儘管甄敏知他口味，已經加了超量的砂糖，可他還是無法適應咖啡的苦澀。　　看到甄英雄皺了皺眉頭，一心笑了笑，“還疼嗎？”　　“肉不疼，心疼。”甄英雄沒個正經的嘟長了大嘴，“親一下就好了。”　　出乎意料的是，薄臉皮的一心左右看了看，確定無人之後，居然真的探過身子，在他嘴巴上輕輕印了一下，甄英雄不禁一怔。　　一心小臉紅潤，不敢去看甄英雄的眼睛，“好點了嗎？”　　“恩……好，好點了。”甄英雄還有點犯愣呢。　　“那就好。”一心勇敢的抬起頭，雖然害羞，但她似乎更欣賞甄英雄現在的表情。　　甄英雄回過點味來了，厚着臉皮把椅子搬到一心旁邊，一摟她的削肩，把她攬入懷中，“有點冷，這樣會好一點，對吧？”　　雖然是一個很垃圾的理由，可一心還是任由他這麼摟着，並陶醉的閉上了眼睛，“恩，這樣很暖……”　　今天的一心很反常，甄英雄心下稍稍有些驚訝，卻知道她為何而反常，“你什麼都不問我嗎？”　　一心仰起小臉，眼睛中閃爍着智慧的光芒，卻偏要裝的迷茫，“問什麼？”　　甄英雄知道她在裝糊塗，苦苦一笑，“寶貝，別玩我了，你知道我在說什麼，不是嗎？”　　一心輕輕一笑，似乎是有感而發，卻是說了一句不着邊際的話，“我媽說，男人不喜歡太聰明的女人。”　　“恩？”甄英雄沒聽明白。　　“你這麼聰明的人，也有不明白的事情嗎？”一心很喜歡甄英雄的反應，笑的更甜了，但甜甜的笑容，卻更像是巧克力的味道，那是一種帶着微苦的甜，是值得人百般回味的，“我媽經常說，她比你媽媽聰明，可她卻沒有你媽媽活的快樂……”　　“哦。”甄英雄聽懂了，點了點頭，沒多說什麼。蘇影喜歡老爹，甄英雄還是看的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揣着明白裝糊塗，不願意和一心做討論，因為這關係有矛盾，少爺喜歡她女兒，她喜歡少爺的老子……世界上哪有這麼兩全其美的事情，要成也只能成一對。　　少爺現在這麼拚命是為了誰啊？自私就自私一次吧，也不算過分，少爺娶了一心，管你們兩個是不是能走到一起呢……甄英雄心裏是這麼對自己說的，表面看起來這是一種自我的寬慰，而實際上，他並沒有什麼愧疚之心，潛意識中，他僅僅是不希望老爹接受除老媽秦夢謠以外的任何女人，即便老媽已經不在了……　　實際上，甄英雄並不討厭蘇影，否則，他不會自欺欺人的給自己找了一個那麼垃圾的理由，也不願意將蘇影看做老爹老媽的第三者了。　　其實這想法是很幼稚的，甄英雄並不像顏冰甚至是甄天蘇影想象中的那麼老奸巨滑，他確實很聰明，但他到底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有些方面，他並不成熟。　　一心看到了，並體諒他的不成熟，她覺得，自己應該是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了，因為，自己和他處在一個相同的處境中，有和他一樣的矛盾與自私。　　“你不問我昨天去做什麼了嗎？”甄英雄有意無意的岔開話題，實際上也是重新拉回主題而已，“不鬧明白這個問題，我總覺得今天晚上會睡不好似的。”　　一心調皮的笑道：“為什麼呢？”　　“沒有什麼‘為什麼’吧。”甄英雄發現在一心面前自己又變的傻了，因為每天都在說謊的自己居然誠實了，“我們不是說過要彼此坦誠的嗎？你心裏有疑問，我卻裝做不知，心裏總覺得不安……”　　“你會覺得不安？少騙人了。”一心伸手捏着甄英雄的鼻子，笑道：“如果你想告訴我，自然會告訴我，如果你不想告訴我，證明說給我聽之後，會產生讓你苦惱的後果，所以我不問。”　　甄英雄有些感動，一心的話，讓他感覺到沉重的心輕鬆了，她的體貼讓人心裏暖暖的，好似一陣春風，吹走了一天沉重的爛心情，“點心，我……”　　“別說！你什麼都不要說。”一心頭枕着甄英雄的肩，閉上眼睛，彷彿在陶醉着，“我媽媽說，男人喜歡女人默默的支持他，卻不喜歡太理智，太粘人的關心，那種關心放在心裏就好了，你就當我是被你騙的團團轉的傻丫頭，什麼都不要和我說，好嗎？”　　你哪裡是個傻丫頭啊？不過，女孩裝傻，有時也是一種可愛。　　“恩，不說。”事實上，甄英雄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只想就這樣摟着一心，享受這份難得的祥和與安寧，天知道明天都會發生什麼啊……

# 第510章 求婚的機會

　　只可惜，此時此刻，能感覺到安寧的，只有甄少爺一個人而已。沉默中，一心的身體開始顫抖，她什麼都沒有問，不代表她真的什麼都不想知道，她是恐懼知道的太多，她怕知道的太多，心中會更加不安，更受折磨。　　“好了，你明天一早還要出海呢，早點回去睡吧。”一心怕繼續這樣靠在他懷裡，先前的理智和忍耐會功虧一簣，她本來的目的是讓甄英雄放鬆一些，怎麼可以在這時候讓他為難呢？於是，她站起身，好象撒嬌似的問道：“YY，我今天什麼都不問你，是不是很體貼？”　　甄英雄不知道一心怎麼突然問出這樣一句話，愣了一下，繼而笑道：“是啊，很體貼，寶貝兒，你不會告訴我，這種體貼是需要回報的吧？”說罷，做了一個要擁抱的動作。　　一心快退兩步，躲過了他的熊抱，調皮道：“當然了，沒有回報，我幹嗎要這麼體貼你啊？”　　甄英雄只當一心是在開玩笑，假裝紳士的躬了下身子，“美麗的小姐，你想要什麼只管說，本少爺通通答應，絕不還價……”　　“娶我。”　　“哈……？”　　突然收起了笑容的一心望着臉上寫滿驚訝的甄英雄，朱唇輕啟，再次堅定的吐出了那兩個足以把甄少爺震傻的兩個字，“娶我！”　　這算是求婚嗎？這兩個字的震撼讓甄少爺好半晌沒有回過神來，他曾經無數次幻想，當漂白義字會之後用什麼樣的方法向一心求婚，可他從來沒想過一心會在那之前提出讓自己娶她！這是靦腆的一心嗎？　　看到甄英雄被施了定身術一般，一心柳眉蹙起，“你不想娶我？”　　不想娶她？開玩笑！甄英雄做夢都想着有一天可以娶到一心這樣的老婆，二十二歲結婚，可是甄少爺的夢想，是他對老媽秦夢謠的承諾！如今美夢即將成真，他激動的快要不行了，幸虧心臟沒毛病啊，不然非猝死不可。　　這一刻，甄英雄忘了顏冰帶給他的鬱悶，忘了明天即將面對的真正的決戰，忘了一切，“當然不是！”　　一心試探性的問道：“你想娶我？”　　“想！”甄英雄兩眼發光，鼻喘粗氣，口吻堅定，“想的要死！”　　“真的嗎？”　　“真的！如果我說謊，天打五雷轟！”甄少爺指天立誓，悶雷滾滾，烏雲滿天的風險證明了他的誠意。　　“聽你這麼說，我很高興，不過……”一心小臉酡紅，羞赧難掩，但笑的很是捉狹，大有惡作劇得逞的得意與玩味，“我剛才是開玩笑的。”　　已經飄上天的心突然被灌了鉛似的急速墜落，砸到了地面，留下老深一大坑，“開玩笑的？！”甄英雄希望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當然了，你想娶我，哪裡有我向你求婚的道理，那不是太不浪漫了嗎？”一心不理甄英雄被捉弄后的不滿，笑嘻嘻道：“別生氣，你是男人耶，難道連玩笑都開不起嗎？”　　甄英雄頹喪的嘆了口氣，手捂着左胸，苦笑道：“寶貝，我心臟要是差了一點，你這玩笑就真的把我玩死了……”　　一心走過來，將耳朵貼在他的胸口上，果然，心理素質好的不像人類的甄少爺心跳的節奏，好象從舒緩的古典樂曲突然變成了激昂的重金屬搖滾。　　人的心是騙不了自己的，所以更騙不了別人，一心的心中溢滿了幸福，抬頭輕輕在甄少爺的唇上吻了一下，柔聲道：“你真的想娶我？”　　“拜託，寶貝，別耍我了。”甄英雄覺得自己的腦袋可能是剛才被一心和白果打壞了，不然一心為什麼這麼喜歡耍自己啊？　　“回答我。”一心很固執的問道：“你想娶我嗎？”　　剪水秀眸中，是固執，是認真的固執，甄英雄決定第二次上當，就當自己是一件哄一心開心的玩具，再讓她得意一次吧，“想，我是世界上最想娶你做老婆的人。”　　這話發自內心。明天充滿了風險，徘徊在生死線上茫然不知結局如何的甄英雄，對未來的幸福是無限期待的，他的話語中，包含了那種期待，所以格外真誠。　　“剛才你說，無論我提什麼要求，你都會答應的，是吧？”一心說話東一竿子西一杖子，有點挨不上邊，甄英雄這麼機靈的人都有點跟不上她的思路了。　　“恩，是說過……點心，你到底想說什麼……”　　“不要問，聽我說。”一心有些驕蠻的打斷了甄英雄的問題，退後了幾步，認真道：“我要你參加我的最後一場演唱會！”　　演唱會？剎那間，甄英雄明白了，一心其實感覺到即將要發生危險的事情了，她僅僅是不願意把那種不安說出來，所以再用另一種方式尋求安慰，是對自己的安慰，也是對甄英雄的安慰。　　“那當然！”甄英雄更加堅定要掩飾自己心裏的不安，不想把那種感覺傳染給一心，牛氣沖沖的又不失誠懇的承諾道：“點心的最後一場演唱會，我怎麼能錯過呢？”　　“呵呵，是嗎？那太好了，不過……”本來收起了笑容的一心又笑了，可她的笑卻沒有笑意，而是因為擔心與不安，再也無法掩飾的沉重，“如果你錯過的話，會後悔一輩子的。”這話，有些威脅的味道。　　如果錯過的話，只能證明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甄少爺掛了，因此，甄英雄稍稍有些理解一心這帶着威脅味道的話，不過，他還是有些不解，因為體貼的一心是不會說出如此悲觀的話的，這不是對他完全沒有信心嗎？如果自己已經死了，又有什麼可後悔的呢？甄英雄覺得，一心想要表達的，應該不是這層意思。　　“後悔？”甄英雄笑的有些糊塗，“為什麼？”　　“演唱會的時間你還記得嗎？晚上八點開始，直到零點結束。”一心好象又把話題扯遠了，“而零點鐘聲敲響的一刻，代表新的一天開始了，你沒忘記那天是什麼日子吧？”　　甄英雄當然記得，而且一直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心要把演唱會訂在那一天呢？　　“我的生日……”　　“對，你的生日。”一心笑道：“如果你來看我的演唱會，我會送你一份特殊的生日禮物哦，如果你不來……”　　說到這裏，一心表情一黯，顯然，她非常清楚如果甄英雄不去的話意味着什麼，但她趕快一掃臉上的陰霾，露出一個即認真又調皮的矛盾笑容，“如果你不來，那你註定要後悔一輩子了。”　　“你的演唱會，我肯定是不會錯過的，可我還是很好奇。”甄英雄刨根問底道：“你要送我的禮物是什麼？”　　一心並沒有瞞着甄英雄的意思，似乎是離他太近，說話會覺得害羞，她又退了好幾步，與剛才的大膽截然相反，羞赧的輕輕道：“我只說一次，如果你沒聽清楚，以後自己錯過了，那可不要怨我……”　　甄英雄剛要追上去，聽一心這麼一說，立刻停下腳步，怕她跑掉自己就沒機會聽到了，豎起耳朵道：“恩，恩，你說。”　　“我……如果……我是說……”一心突然變的很緊張，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了，深吸一口氣，重新組織了一下語言，才一口氣說道：“就像你剛才說，無論我說什麼你都會答應一樣，那一天，無論你對我提什麼請求，我也不會拒絕的，包括你向我求婚，我也不會拒絕的，不過，甄英雄，你聽好了，我說的是那一天，是我的演唱會上，是零點鐘聲敲響的時候，如果你沒來，如果你來了卻沒有和我求婚，如果你錯過了那個最浪漫的時刻，這輩子都不要想着娶我了！所以，明天出海，你一定要活着回來！”　　一心說罷，轉身便跑，最後的話音已經嗚咽，她不想在甄英雄面前崩潰。　　留下一臉愕然的甄英雄傻傻的站在那裡，兀自回味着一心的話語，以及她轉身之前掉落的淚珠，他不知道自己應該高興好，還是該感動好，喜歡浪漫的一心想要的是最浪漫的求婚嗎？她僅僅是在千方百計的告訴自己要活着去參加她的演唱會。　　或許，那就是一心想要的浪漫吧，活着，去給她製造人生中最幸福的浪漫，那是自己的責任。明天新書上傳啦……　　明天新書上傳啦……《福艷》步入尾聲，謝謝一直跟過來並一直支持小豬的大家，《福艷》終於走到了最後，即將迎來結局，還是那句保證，小豬是個有始有終的人，不會爛尾的。　　新書終於要上傳了，雖然同是都市生活類，但與《福艷》有很大不同，小豬不說自己寫的好與賴，大家說了才算。　　馬上就要發書了，下邊發一個簡短的簡介，小豬就不做劇情介紹了，明日上傳之後大家自己看吧，如果喜歡，請一如既往的支持小豬，不勝感激。《公子佳人》內容簡介：　　他是極品中的另類，看似不凡，卻平凡之極。　　喜歡是曖昧的愛，愛是深深的喜歡，看他陷身於曖昧的愛與深深的喜歡中，如何自拔。　　……

# 第511章 驕蠻灰姑娘

　　瞬間，甄英雄湧起了滔天鬥志，人的迷茫其實很容易就可以被勇氣所戰勝，而人無畏的勇氣，只需要一個被激發的誘因而已，這個誘因，也可以是一種獎勵。　　一心給了甄英雄這種獎勵，而甄英雄被激勵了無畏的勇氣，就好似公主答應了求婚，準備去屠龍的騎士興奮的磨刀霍霍，根本忘記了自己和噴火巨龍的體積差異和冷武器與‘噴火槍’的不公平裝備，只想着把戰勝它作為公主下嫁自己的禮物。　　再怎麼說，這也是甄英雄第一次求婚的機會啊，艾一心太了解甄英雄了，不管他是個多麼聰明的人，在感情方面，他都是個簡單的傢伙。　　浪漫，是責任，活着，更是責任，甄英雄知道一心想要告訴自己的是什麼了，人，永遠不是為了自己一個人而活着，但為別人活着的時候，人並不孤獨，艾一心，也是為了甄英雄而活着。　　世界上不存在一個人的浪漫，艾一心的幸福，也是甄英雄的幸福。　　不會拒絕的求婚啊……甄少爺突然想仰天大笑，他狂喜的心情需要發泄，但他不敢，至少，現在不敢。　　收起一臉的激動，甄少爺又坐了回去，儘管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卻絲毫沒有離開的意思，端起咖啡，他淡淡一笑，竟好象對着空氣大聲的說道：“好了，戲看夠了，該出來了吧？”　　話落卻無聲，很沉的住氣，彷彿是想讓甄英雄覺得自己是在疑神疑鬼，甄英雄抿了口咖啡，笑道：“害羞？不出來的話，少爺我就在這坐一夜，看看誰先蹲不住。”　　說罷，故意把腿搭在桌子上，擺了個很舒服的姿勢，他哪裡是在蹲着啊？“今天天氣很爛，那地方又陰潮的很，你不怕得風濕啊？”　　“算你厲害……”　　又沉默了一小會，藏起來的人見甄英雄如此執着，終於確定他不是無的放失了，悻悻的從藏身處――因為天氣轉涼而放掉水的游泳池中爬了上來，赫然就是白果！　　因為樓頂的光線照射問題，游泳池貼近甄英雄所在位置的一面形成了一片陰影，因為暗夜無光，燈光效果下，躲在這邊的角落中，還真的像隱身了一般，這道理，有些像是日本忍者的隱身術，說白了就是障眼法。　　小白費力的從下面爬上來，見甄英雄正衝著自己得意的笑着，沒覺得尷尬，倒是很不服氣，“你怎麼知道我藏在這裏的？我明明沒有發出聲響，剛剛你和艾一心在游泳池邊上走過的時候都沒有發現我……”　　“拜託，小白警官，沒發現你的是點心，我只是怕點心不高興，所以沒揭穿你罷了。”甄少爺笑着拍了拍身邊的椅子，意思是讓小白坐過來，“你倒比原野聰明多了，那傢伙就會跟蹤，你水平見漲，居然學會提前埋伏，守株待兔了。”　　白果就是看不慣甄英雄得意洋洋的模樣，故意不坐他身邊，而是很彆扭的坐在了他的對面，用警察看賊的目光望着甄英雄，冷笑道：“那是，我這是跟誰學的啊？你比原野隊長聰明，有你這麼一好師傅，我要是再沒長進，豈不是給你臉上摸黑啊？”　　言下之意，提前埋伏，守株待兔這套，是和他甄少爺學的。　　因為耿南將抓獲的冰恨天的殺手一併送回了漢宮看押，項嘯鳴為了抽調人手忙的不亦樂乎，漢宮裡面熱鬧非凡，所以甄英雄對付顏冰的手法手段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白果這話一語雙關，也有點諷刺甄英雄的意思，似乎是在埋怨他什麼都對自己隱瞞。　　甄英雄假裝沒聽出話外音，厚顏無恥的嘿嘿一笑，“原野本來就沒我聰明，不然他怎麼到今天都抓不到我呢？”　　“無恥吧你就。”不知白果指的到底是哪一方面，不過她並沒有就那個話題和甄英雄算帳的意思，端起一心方才沒喝完的咖啡，猶豫了一下，然後瞪了一眼甄英雄，將一心的咖啡推給他，一把搶過了他手裡的咖啡，抿了一口，“哈……怎麼這麼甜？這還是咖啡嗎？”　　小白皺着柳眉，吐着小舌頭，憨態可掬，無法相信她那是甜的而非苦的，顯然，她剛剛偷看到了甄英雄喝咖啡時嫌苦的神態，故意諷刺他呢。　　一心那杯咖啡沒加糖，甄少爺看着眼饞，卻不敢喝，想舔舔杯子沿，和一心來個間接接吻，品嘗一下她留在杯子上的甜甜味道，卻怕齷齪的行為惹怒了小白，被她給宰了，所以只能忍住，“不喜歡喝甜的還搶我的杯子。”　　小白沒好氣道：“廢話，難道你要我吃艾一心的口水啊？”這話說完，低頭一看手裡的杯子，沒等甄英雄說話，她自己倒臉先紅了。　　“對，不喜歡吃點心的，喜歡吃我的。”甄少爺果然淫蕩的探過頭來，還很噁心的吹着口水泡泡，“想吃就直接說嗎，來……我喂你……”　　“去死吧你！”明明是自己口誤，小白卻惱羞成怒，一低頭，把鞋子脫了，用鞋底子印了過來。　　甄英雄趕緊閃開，還故意使勁吸了吸鼻子，然後伸手在臉前揮了揮，“啊……，好香……”　　“無恥！”白果又羞又氣，一把將鞋子丟了出去，“喜歡聞你就給你聞個夠！”　　扔出去之後小白就後悔了，因為甄英雄只用單手就輕鬆的將鞋子接到了，這流氓玩意兒什麼齷齪的事情干不出來啊？如果他真的去聞自己的鞋子……小白沒戴槍，不然真要掏出來和甄少爺拚命了，女孩子愛潔凈，即便多愛乾淨的人，都難免腳丫或鞋子里有異味，即便真的沒有，她們也沒有那個自信，生怕被別人笑話她。　　好在甄少爺知道小白的脾氣，這丫頭表面強勢，可真把她給氣哭了，反而更不好哄，所以不敢太刺激她，笑着把鞋遞還給小白，“別生氣，我開玩笑呢。”　　“不行，我已經生氣了！”白果不接鞋子，賭氣似的一抱胸，小腳丫一抬，“你給我穿！”　　甄英雄愣了愣，知道白果耍小性呢，也不推脫，走到她面前半蹲半跪，一手托着她穿着絲襪的小腳，一手拿着短跟的小皮鞋，臉上表情豐富，嘴裏還念念有詞，“啊，這雙水晶鞋就像是專門為你訂做的一般，我的灰姑娘，你就是我要找的新娘……”　　說著，低頭在白果的腳面上輕輕一吻，這才小心翼翼的把鞋子給她穿上，好象那鞋子真的像水晶一般堅硬，生怕蹭破了那白嫩的小腳丫似的，又好象，那隻小腳丫才是易碎的水晶製品。　　“去你的，你是在誇我還是美化你自己啊？世界上有你這麼下流的王子嗎？”小白嘴裏這麼說，可通紅的小臉上卻滿是羞澀的笑意，“快起來吧，你腿上有傷呢。”　　小白在態度上已經轉變了一百八十度，那句‘你是我要找的新娘’，讓她充滿了對未來美好的幻想，而且甄英雄親吻她的腳面，也是變相的為剛才逗弄自己的事情道歉，小白還就吃他這一套，如果甄英雄是明着說出來，自己倒不好意思接受他的道歉了。　　甄英雄坐回了座位，卻是坐在了白果身旁，小白正沉澱在幸福的羞赧中，所以沒有推開他，但她絕對不會承認，更不會讓甄英雄以為她在幻想什麼，所以自己就把話題給挑遠了，“你怎麼知道我藏在下面的？”　　甄英雄知道白果的脾氣，笑了笑，順着她的話題，回答道：“用眼睛看到的。”　　“不可能！”甄英雄回答的太直接了，小白覺得自己的智慧又被他給侮辱了，利馬忘了剛才的好心情，叫板道：“那麼暗你怎麼可能看的到？再說，你看到了，艾一心怎麼會看不到？你們明明是一起從泳池邊上走過去的。”　　“小姐，點心的視力是沒有問題，可她對環境的警覺性不高，我們兩個沒有可比性，你忘了？我這雙眼睛連射過來的子彈都能看到，這裏的光線也不強，你的皮鞋還是黑色的呢，我還不是一樣輕鬆的就接到了，何況是你這麼一大活人啊？而且……”甄英雄伸手抻了抻白果的米黃色襯衫，笑道：“下次再藏在那種地方的時候，記的穿一件黑衣服，或者是和泳池壁一樣顏色的白衣服，你身上這件在我看來太晃眼了。”

# 第512章 酸溜溜的傻

　　看甄英雄忍着笑這麼說，明顯是怕笑出來會傷到自己的自尊心，小白那臉紅啊，這一點她確實疏忽了，藏在暗處，卻穿了一件如此鮮艷的衣服……　　“看到你和艾一心去找甄阿姨我就趕緊衝上來了，哪有時間換衣服啊？”小白可不願意承認是自己把這問題給忽視了。　　“其實不用換衣服的。”甄英雄盯着白果，很正經的說道：“你本來就很白啊。”　　白果在鬥嘴方面並不擅長，反應總是慢了半拍，“什麼我很白？不換衣服怎麼……啊？！你這死流氓！”小白總算納過悶來了，這混蛋的意思是讓自己把衣服脫了！　　面對小白的貓抓，甄英雄抱頭討饒道：“玩笑，我開玩笑的，這麼冷，哪能真脫衣服啊？你要感冒了我非心疼死不可。”　　“還說？你還敢說？！”小白惱羞成怒，氣的不行了。　　“不說了不說了。”甄英雄摟住白果，笑道：“喝咖啡，喝咖啡總可以了吧？”　　白果哼了一聲，不再折騰，當真把甄英雄的咖啡一飲而盡，好象這杯咖啡澆滅了她心中的火氣一般，她幽幽嘆了口氣，表情竟有些與她性格絕對不符的黯然。　　甄英雄知道白果心裏在想什麼，插科打諢了老半天，卻沒問過白果為什麼藏到游泳池裡，兩人心裏都有數的緊，對方是在故意迴避這個問題，這種行為只能證明兩人都是蠢蛋。　　“我是來偷聽的……”　　小白是警察，不習慣做賊的心虛，乾脆就主動坦白了。　　“我知道。”甄英雄揉着眼角被白果撓痛的地方，笑道：“不過你沒聽到想知道的事情。”　　“哼。”白果頗為不屑的嗤了一聲，看甄英雄的目光除了一絲氣憤，倒有八九分的幽怨，“我就知道，很多事情你願意和艾一心坦白，卻絕對不願意告訴我，也對，誰讓我是個警察呢，你從來都沒相信過我。”　　甄英雄老厚的臉皮也不禁尷尬，他總是對白果藏着掖着，還真的和她警察的身份有一定關係，黑社會總是習慣性的不信任‘警察’這兩個字。　　“果果，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我不會瞞你的。”甄英雄歉意的笑了笑，握住白果的手，道：“但你要保證不會告訴你爸爸或者局裡，你知道我老爹，蘇影，還有愛利絲與顏冰之間的關係，時機還不成熟，我怕你爸爸知道后，會立即對冰恨天下手，一旦顏冰落到警方手裡，我就沒有能力保全她了。”　　白果又‘哼’了一聲，甩開甄少爺的手，雙手抱懷，斜眼瞪着甄英雄，“你還是不相信我，甄英雄，我要是真的想把你賣了，你現在還能坐在這裏嗎？好心沒好報，同樣是關心你，為什麼艾一心那就叫擔憂，我就成了間諜啊？難道我就不能擔心你嗎？”　　這話說完，小白的臉蛋已經酡紅如醉酒，她還是不能適應說這種親密的話語，見甄英雄表情又開始輕佻，她知道這臭小子又要來勁調侃自己，不禁小臉一寒，“你不信我就算了，可你怎麼連我爸爸都信不過呢？你忘了，是誰一直拖住市局不讓他們干預黑市拳大賽的？闌度製造車禍那件事情，又是誰費了老大力氣才掩飾過去的，你現在能如此逍遙自如，這些都是誰在暗中幫助你？”其實白果說這話的時候，明顯心虛，拖市局，為甄英雄打掩護，處理交通事故等等，與抓顏冰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可比性，或者說，白耀天肯幫甄英雄做那麼多，為的就是抓顏冰，當這樣的機會出現之後，白果可不認為有什麼事情是自己的老爸做不出來的。　　甄英雄利用而不信任白耀天，正因為他看透了白耀天，正因為不信任，所以才利用，白果同樣了解甄英雄。　　白果說這些連自己都說服不了的話，只為了把話題引開，甄英雄苦笑着搖了搖頭，並沒有解釋什麼，只是繼續道：“你覺得我不會把先前做的和明天要做的事情告訴你，但覺得我一定會告訴一心，所以才跑上來的偷聽的，是嗎？”　　“臭流氓，難道我感覺錯了嗎？”小白嫉妒道：“事實證明，你的確背着我們單獨和艾一心跑到樓上來了，而且，你的確是想把什麼都告訴她，讓她心裏塌實些，把我給忘到腦後了。”　　“拜託，我的情人老婆，你好歹是個刑警，總該有些最基本的推理邏輯吧？”甄英雄做了個很誇張的失望的表情，好象被白果的話給傷害到了似的，一指後面的游泳池，“我上來之後就知道你躲在那裡想偷聽我和點心的談話了，如果我真的想瞞你，就什麼都不會和一心說了，不過……我倒沒想到點心什麼都不願意知道，所以憋了一肚子的話才沒有說出來的。”　　白果愣了愣，仔細一琢磨，也對啊，他明明知道自己躲在這裏，還肯和一心坦白，不也等於和自己坦白呢嗎？如此一想，釋然很多，但她依然覺得不舒服，為什麼總覺得自己好象個地下情人似的，連這點事情也是，艾一心可以明着聽，而自己只能偷偷摸摸的聽呢？　　“哼，她多體貼啊，知道你說出來會很為難，乾脆就不問，明明怕自己知道你要做什麼會心裏不安，想要逃避現實，偏偏能得了便宜賣乖，我哪有她聰明啊？”小白酸溜溜的說道：“她倒好意思說自己傻，她要是傻子，這世界上就沒有聰明人了，我看，就我傻。”　　白果說著說著，眼圈一紅，小嘴一撅，從不服氣到委屈，越想越覺得自己沒有一心那麼會討人歡欣，越想越覺得泄氣，再想到甄英雄聽到一心‘不會拒絕的求婚’之後那個驚喜的反應，她心裏委屈死了，自己對他的關心一點也不比艾一心少，為什麼表現的總沒有艾一心那麼討人愛呢？不討人愛就算了，小白自己都覺得偷摸摸的行徑是討人厭的，這委屈，倒有一大半是痛恨自己太笨了。　　其實，自己真的想知道什麼，大可以直接問他啊，為什麼要搞的自己像個地下情人似的，只能偷偷躲起來看着他和艾一心親熱啊？　　“乖，情人老婆，你一點都不傻。”甄英雄有個經常耍小性的姐姐，所以倒是很理解白果的心情，伸手撫着她的臉頰，哄道：“你那是真摯，我就喜歡你這麼直接的性格。”　　“少騙我，我知道你心裏覺得我傻，在你眼裡，我就是腦袋一條筋的笨蛋，不懂體貼，也不溫柔，除了揍你罵你和你發脾氣，根本不會對你好……”白果說話怨氣很重，而實際上，她是真的在自我檢討，她並不是真的傻，從剛才甄英雄和艾一心的對話中能聽出來，他明天要面對的將是很危險的事情，所以想起以往種種，在想到今晚，自己好象從來沒有鼓勵過他，關心過他，即便真的關心，也只是藏在心裏，不會表現出來，表現出來的只有一個勁的督促他，做為女朋友，實在是太差勁了，難怪會輸給艾一心了。　　男人，都喜歡找一個會體貼自己的女人做老婆，可自己根本就不懂體貼，白果對自己失望透頂，像個小怨婦似的諷刺道：“情人老婆？哼，也是啊，你娶了艾一心，我想和你在一起，頂多也就是做一個被你稱呼為‘老婆’的情人，名分什麼的肯定沒有我的份……”　　說到這，就好象看到了甄英雄與穿着婚紗的艾一心站在教堂中交換結婚鑽戒，繼而在神父和親友的見證下深情親吻一般，醋海成了火海，又不能去燒甄英雄來發泄，白果心裏這不是滋味啊。　　甄英雄不知道說什麼好，安慰？花心的男人根本沒有安慰女人的資格，因為他的任何承諾都是缺乏說服力的。　　果果，我一輩子都不可能辜負你的……甄少爺鄭重的在心裏起誓，這不是對白果的承諾，而是對自己的承諾。　　“點心是點心，果果是果果，你們是兩個不同的人，我對你們的愛是一樣的，但又是不一樣的，怎麼說呢？”甄英雄想找一個很合適的比喻把自己的對她們的感情形容的明白一點，但一時又想不到更貼切的比喻，便道：“就好象一斤棉花一斤鐵，性質不同，形式不同，存在的價值也不同，它們沒有任何的相同，所以就不存在可比性，但是，在我心裏的分量是一樣的。”

# 第513章 優勢是傻瓜

　　“哼，棉花和鐵的分量能一樣嗎？不問我也知道，艾一心是鐵，我是棉花……”小白正嘟囔呢，見甄英雄一臉震驚的望着自己，那目光就像是在看白痴，這才咂過味來，一斤棉花和一斤鐵，雖然體積差異很大，可都是一斤，分量還是一樣的啊！　　完了，又被當成笨蛋了……小白羞愧的差點哭出來，自己的智商怎麼還不如小學生呢？姑奶奶這警校到底是怎麼畢業的啊？　　“棉花不能當鐵用，鐵也無法代替棉花存在的價值。”甄英雄總覺得剛才的比喻不夠貼切，所以小白的反應才會那麼差勁，便又打了一個比喻，“就好象，鞋子你喜歡百麗的，衣服你喜歡夏奈爾的，同樣的喜歡，可卻沒有衝突，你不可能只穿鞋子不穿衣服，或者只穿衣服不穿鞋子吧，喜歡是以不同形式同時存在的，因此不存在比較，對我來說，果果你就是百麗，點心就是夏奈爾。”　　總覺得哪裡不對，卻又說不出來，小白是警察，強勢起來口風很銳利，可並不擅長辯駁，尤其是和甄英雄辯駁，聽他如此一解釋，心裏倒也不是那麼堵的慌了，“對，艾一心就是漂亮的衣服，我就是臭哄哄的鞋子，你都這麼說了，還敢說沒偏沒向嗎？”　　白果就是不會下台階，明明沒什麼氣了，偏要裝出一副氣鼓鼓的樣子，對小白來說，這是撒嬌。　　甄英雄呵呵一笑，貼到白果耳邊，輕輕的聲音將他磁性的嗓音發揮了十足十，聲線和麻痹人大腦的電波有一拼，話語更是肉麻的將小白軟化了，“就算你的鞋子臭哄哄，我也不會介意，只要你不踢開我，我願意這一輩子就幫你穿鞋子，果果，我愛你……”　　‘我愛你’三個字很玩味的拉着長音，好似惡作劇，但白果卻能感覺到，這臭傢伙的話語中，有着很強的責任感，他並不是開玩笑，只是不好意思說的太正經而已，可不管甄英雄說這話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總之白果是被電到了。　　身體有些顫抖，巨大的幸福感在身體里四處衝撞，心裏有某種東西好象要溢出來似的，白果死死的忍住，生怕那是強忍了很久的軟弱，怕自己會因為壓抑的對他的關心被‘我愛你’三個字給鈎帶而出，忍不住哭出來。　　我願意這一輩子為幫你穿鞋子，這話他對艾一心也從未說過啊。　　激動之餘，白果一側頭，看到了甄少爺通紅的臉，又突然想笑了，原來這臭傢伙就是嘴皮子的能耐，其實也有害羞的時候啊。　　甄英雄的羞澀，讓白果更開心了，臉紅的甄少爺是不會撒謊的。　　其實，在感情方面，甄英雄和白果都屬於不善於表達的人，前者倚仗着一張厚臉皮，總是以表演的方式表達感情，而後者，則是放不下那張小臉皮，所以，不敢表達，更不善於接受前者的表達。　　挺好的氣氛突然沉寂下來，遭遇了尷尬的冷場，小白知道這是自己的錯誤，就在她心裏琢磨着應該怎麼回應甄英雄表白的時候，體貼她的甄少爺已經把話題扯開了，“果果，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這两天都在做什麼，想知道我明天，或者說是以後打算怎麼做？”　　白果愣了一下，話題的突然轉變是需要時間適應的，“是，我是很想知道，臭傢伙，我可以實話告訴你，只要是關於你的事情，我都想知道，但我現在最想知道，卻不是你這两天做了什麼，也不是你先前瞞着我們都做過什麼，而是……你到底要怎麼處理顏冰的問題？”　　白果犀利的目光和銳利的話語讓甄英雄忍不住身子一顫，他什麼都可以對白果和一心交代，卻只有這一件事情交代不了，偏偏白果就是有這樣一問，到底是警察啊，有很強的洞察力和推理能力，她知道，這才是最難的一件事情，且，自己正在為此而煩惱着。　　甄英雄所以回答不了，並非刻意隱瞞，而是顏冰一意孤行，堅持要用她自己的方法引出鈴木優美後面的人，甄英雄也不知道這種情況下自己還能做些什麼，他只知道，顏冰太理智了，她知道，由她成為被犧牲的誘餌，遠遠比自己為了搭救她而主動出擊所要承擔的風險小。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可以告訴你的……”甄英雄與白果對視了片刻，見她的目光中滿是堅定，不禁苦笑，他本想實話實說，告訴白果，‘我也不知道明天該怎麼做，所以才會心煩’，他也很清楚，自己這樣說會另白果非常不安，可他更清楚，眼神如此執着的白果，已經不是隨便撒一個謊話就能敷衍過去的了。　　“你別說！”白果突然伸手捂住了甄英雄的口，只見她眉頭微蹙，有些受氣似的哼哼道：“我是很想知道，但我絕對不要知道！”　　白果如此反應倒把甄英雄嚇了一跳，“恩？”　　白果鬆開手，頗為不爽的盯着一心的那杯咖啡，“剛才艾一心那麼一說，我要是再不識趣的逼你把話說出來，豈不是對你不夠體貼了嗎？臭傢伙，我絕對不像艾一心，是因為擔心和害怕才不問你的，我是真的怕你為難，這次就放你一馬，不過，你以後不許再有任何事情瞞着我，沒問題吧？”　　小白小臉紅紅，婉若夕陽照射的湖面，甄英雄有點懵，不管白果怎麼解釋，這都不太像她的性格，“果果，你真的不想知道了？”　　“沒告訴你嘛？我不是不想知道，是現在不要知道。”白果嗔怪的瞥着甄英雄，大有指責他質疑自己或者是故意引誘自己好奇心的意思，“你要是真想告訴我，我也不會捂耳朵的，如果你覺得告訴我會讓你有什麼顧慮，那就什麼都別說，甄英雄，我就問你一句話，對於顏冰的問題，你到底心裏有數沒有？”　　沒數！但現在甄英雄卻不會把心裡話和不安說出來了，“當然，我是誰？甄英雄！本拉登我抓不到，是因為他沒在我眼前晃悠，區區一個顏冰怎麼可能逃的出少爺我的五指山呢？哦呵呵……”　　自吹自擂，甄英雄演技之精湛，怕是除了顏冰級別的人不會有誰看的出來，白果在他腦門上點了一下，好氣又好笑的說道：“德性，你就吹吧。”　　看甄英雄這麼自信，白果並未多想，雖然甄英雄這麼說等於是不向自己坦白了，白果有些失望，但她以為甄少爺所以不說，是因為他的一些手段不夠光彩，不願意被自己知道。　　甄英雄安靜了下來，表情平靜，目光真摯，望着白果，輕聲的說道：“果果，謝謝你……”　　“你少來這套，和艾一心玩剩下的又用到我身上來了？”白果絕對打擊到了甄少爺，甄英雄一年裡難得認真的，發自肺腑的說句人話，卻被白果無情的抹殺了。　　“少爺我是很認真的……”　　“我也沒開玩笑，你別以為我是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女生，甜言蜜語？我不吃這套，你以為我是艾一心啊？”白果哼哼道：“她會裝可愛，我可不會，她能在你面前裝傻瓜，什麼都不問，我為什麼不能啊？如果你喜歡的是傻女人，我覺得我也就在這方面比艾一心有優勢了，反正你一直認為我就是個大腦結構簡單的鳥類，從來也沒覺得我聰明過……”　　如果沒有這點自知之明，少爺還真覺得你就是一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女生……甄少爺的想法顯然是寫到了臉上，並被白果解讀了出來，小白狠狠在他胳膊上掐了一把，“死東西，她體貼你，你什麼都答應她，我也體貼你，你是不是也應該什麼都答應我？”　　甄英雄以為白果就是在慪氣，一半是因為感激，一半是為了哄她，甄少爺拍着胸脯道：“沒問題，果果你想要我做什麼，我一併答應。”　　“真的？”白果很挑釁的看着甄英雄，意思很明顯，你小子不是信口開河呢吧？　　“我對你說過謊嗎？”甄英雄大言不慚的反問換來了小白更鄙夷的目光，甄少爺尷尬的撓撓頭，“好吧，這次我保證，絕對沒有撒謊，我一定滿足你任何一個要求……不過，只能一次啊。”說罷，還举手指天，只不過心虛之餘難免第氣不足，手不敢抬的太高，生怕真的被雷給劈了，甄英雄總覺得白果有什麼陰謀似的。

# 第514章 第三個女人

　　白果端起空杯子，捧在手裡把玩了好一會，這期間，空氣似乎凝聚，小白吊人情緒的本領也不低，至少甄英雄真的有種快要窒息的感覺，好一會，才聽小白淡淡的說道：“別娶艾一心，娶我。”　　甄英雄差點從椅子上掉下去，天氣雖涼，可他卻止不住的流汗，果然，白果心裏還是非常在意一心那句‘不會拒絕你的求婚’的，就像甄英雄一般，白果也認為那不單單是對甄英雄的一種鼓勵，一心是很認真，經過成熟思考之後的回答。　　白果甚至認為，一心就是看準了現在這個機會，故意裝的好象多體諒甄英雄似的，讓他覺得自己很乖很可愛，用‘不聞不問’的策略讓使他感動的同時再變相提出結婚，甄英雄這看似精明的笨蛋不但一腦袋栽進去了，還會念着艾一心的體貼，兩人的關係算是水到渠成，修成正果了。　　那個女人的精明一點不亞於甄英雄這個奸鬼！甚至比這奸鬼還奸！　　當然，這僅僅是白果的猜測而已，她似乎只有針對一心的時候才會正常發揮出自己的刑警本色，邏輯推理能力陡然上升到極限的高度，追其原由，倆字，嫉妒！　　女人嫉妒起來是很可怕的，她們只會去做負面思考，更何況白果與一心不合是眾人皆知的事情，其實今天的主角調換一下，藏在游泳池裡的人是一心，恐怕她也會認定白果是個‘裝糊塗扮可愛的精明鬼’。　　一心確實很聰明，就像白果，雖然給人感覺大咧咧的，可也有聰明的一面，但感情方面與智商無關，沒有經驗，再聰明的人也是笨蛋，甄英雄就是一活生生的例子。　　其實白果心裏也清楚的很，艾一心並不是那種精明的女人，只是不願意承認而已，倘若一心是為了獨佔甄英雄而不擇手段的人，倘若她真有那樣的心計，自己現在又怎麼可能坐在甄英雄身邊啊？　　女人之間的戰爭，就是不斷的，毫無道理的給對方扣上各種大帽子。　　“果果……你，你剛才說什麼？”甄英雄頭皮發麻，這反應差勁透頂，由此可見，他甄少爺也有白痴到找不着聰明的迴避方法的時候。　　“哼，我就知道，你肯定沒膽娶我。”白果並未生氣，站起來，用食指點着甄英雄的腦門，“死傢伙，你聽好了，你向她求婚我不管，但你想娶她，門都沒有，姑奶奶我才不要做你的情人呢！”　　這話乍一聽很矛盾，可以求婚，卻不能娶，那去求婚的目的是什麼啊？可細細一琢磨，小白話里有話，饒是甄英雄這麼聰明的人，也是等白果走遠了十幾步才猛然反應過來的。　　“果果！”　　“什麼都別和我說！”白果回過頭來，兀自氣呼呼的樣子，但看到甄英雄那副驚喜的表情，又忍不住笑了，“你想說什麼我知道，但你一說出來，我肯定不會承認的，一旦拌起嘴來，我又不會下台階了，那時候我吃虧的肯定是你，因為我為了面子，可能收回我剛剛的決定。”　　甄英雄此刻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摟住白果親吻她，但小白刻意保持着安全距離，明顯是料到了甄英雄會那麼做，甄少爺不知道該怎麼表達自己的心情，先是一心，后是白果，她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給自己鼓勵，燃燒自己的鬥志。　　只許向艾一心求婚，卻不能娶她，白果所謂自己不要做他的情人，是在變相的告訴他，自己可以一輩子做他的女朋友，並且，不介意他和艾一心以及其她女人的關係，因為只要甄英雄不結婚，他們在一起就不存在名分上的爭端。　　如何處理眾女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甄少爺心裏的包袱，而脾氣火暴的白果則是最另他頭疼的人，此刻她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甄英雄怎能不興奮？這比向艾一心求婚更能喚起他對未來的期待啊。　　“果果，我……我會疼你愛你一輩子，如果對不起你，我甄英雄就真的沒有臉再活着了！”甄少爺本不想發誓，可此時此刻卻還是忍不住發了個毒誓，伸出雙手，這輩子怕是第一次認真到如此程度，連說話也沒有了平時的不羈與玩味，正經的讓白果不太適應，“我不信天不信地，如果將來我違背了今天的誓言，不再疼你愛你，你就把手銬銬在我的手上，讓我到監獄里去反省。”甄英雄不讓天地見證，更能表現出這番話的誠意，以目前小白可以掌握的東西，關他甄少爺幾年還是問題不大的，至少，他組織黑市拳這件事情就是不小的罪過。　　“你別說這麼肉麻的話。”白果並沒被甄英雄的誓言所感動，因為她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甄英雄，你要是對不起我，我也不抓你去坐牢，咱倆同歸於盡，世界上少我一傻瓜，少你一騙子，也不算一件壞事。”　　白果說的好象很無情，但看到她那表情，再細細品味她說話時的決心與堅定，反而覺得很浪漫，這丫頭等於是把未來都交到自己的手中了，兩個人的命運從此結合，她當然有資格說這樣的話。　　甄英雄仔細琢磨了一下剛才自己的誓言，一輩子疼她愛她，好象沒提到自己和誰結婚就算是違背誓言，心裏着實鬆了口氣，能把他甄少爺嚇到的人，白果還是第一個。　　白果看出甄英雄好象蛻去了一層舊皮，喚得了新生一般，本還覺得這個決定會讓自己太委屈，但看到他如此高興，心裏竟很是舒服，“你先別高興，我話還沒說完呢。”　　還有？甄少爺止住衝過去擁抱她的衝動，有些詫異道：“還有什麼啊？”　　白果的小臉有些紅，漱了漱嗓子，更像是為了壯膽子而儲備勇氣，眼睛才對上甄英雄，便觸了電似的趕快移開了，那種小女孩一般的羞態看的甄少爺發怔，這是白果嗎？　　“艾一心的演唱會，你肯定會參加的……”白果這話更像是對自己說的，甄英雄心裏一跳，知道那同樣是她的期待，還未張口，就見她抬頭望向自己，道：“我不反對你向她求婚，但是，演唱會結束之後，你是怎麼向她求婚的，就要怎麼向我求婚！”　　甄英雄要說的話被噎到了嗓子眼，連做出反應的時間都沒有，就見白果轉身便跑，彷彿多留一秒，她的臉會被燒化了一般，但最後的一句話甄英雄卻聽的清清楚楚，“你的求婚，我也不會拒絕的！”　　球球的……甄英雄表情尷尬，臉上已經不知道呈現哪種表情好了，似乎是在笑着，喃喃道：“少爺肯定是會去參加一心的演唱會的，不過，求婚，不拒絕，但絕對不會和少爺我結婚……呵呵，女人，真是難琢磨啊，頭疼……”　　“可我看你不象頭疼的樣子。”　　樓頂竟還有人，而且若無其事的應了甄英雄的話！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頭疼的感覺。”甄英雄絲毫不覺得驚訝，轉過身來，望着從溫室走出來的穿着一身黑衣的女孩，他笑道：“不過我想，明天一覺醒來，蘭兒和鳳兒肯定不喜歡那種頭疼的感覺，小貓咪，你可不太乖哦。”　　走到燈光下的愛利絲臉上帶着几絲無奈的微笑，很乖巧的坐到了甄英雄的身邊，“你早就知道我來了？”　　“恩，就在樂樂的媽媽離開后不久。”甄英雄望了一眼溫室花房，“不過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時候溜到那裡面去的。”　　“那是因為點心和果果都在的緣故，你分心了。”　　“也許吧。”甄英雄望着愛利絲，溫柔的笑着道：“你和果果的目的是一樣的，對嗎？”　　“恩。”愛利絲點了點頭，“不過現在我什麼都不會問了。”　　“你也要做傻瓜？”甄英雄做作的嘆了口氣，“貓咪，如果是你的話，就算裝傻我也不會信的。”　　愛利絲靦腆的笑了笑，“她們兩個裝傻你就信了嗎？如果是她們真的傻，剛才該問的就都問了，和她們兩個比，我算是笨的了。”　　“就算事關你媽媽的生死，你都不問了？”　　甄英雄並不是單純的試探，愛利絲看的出來，他很認真。　　即便表情裝的如何輕鬆，愛利絲還是很難掩飾心裏的擔憂和對未知的恐懼，“不問……”

# 第515章 起床尿尿啦

　　“是嗎？”甄英雄站了起來，伸了個懶腰，“既然沒有什麼想要問的，就早點休息吧，時間不早了，夜風吹的太久，會生病的。”　　愛利絲愣了愣，沒想到甄英雄如此痛快，自己都違心忍到如此程度了，他不可能看不出來，居然都不說安慰一下自己？　　“等等！”　　甄英雄回頭望着拉住自己胳膊的愛利絲，似乎早就料到她會忍不住了，微微的笑着，羞的愛利絲無地自容，她心裏慚愧的緊。　　“貓咪，你與點心和果果不同，她們兩個擔心的是我，所以才什麼都不願意問，你既然想問我，又何必苦忍着啊？”　　愛利絲兩頰一紅，雖然羞澀，可盯着甄英雄的目光卻很堅定，“你為什麼這麼說？我，我也擔心你啊，咱們都……都那樣了，你還不相信我嗎？”語氣有些小小的不滿。　　“那樣？哪樣啊？”甄英雄兩眼盯着人家胸脯，挑逗意味明顯，“對了，你換了一身衣服，裏面穿的是我帶回來給你的內衣吧？”　　這一問的效果連甄英雄都沒想到，愛利絲雙手抱胸向後一跳，椅子都被碰倒了，血紅小臉寫滿慌亂與驚訝，“你，你怎麼知道的？！”　　見甄英雄愣住了，愛利絲才猛然咂過味來，這小子根本就是亂講的！　　“討厭，你怎麼這麼下流？！”愛利絲一巴掌揮過來，打到甄英雄身前的時候卻已經沒有了力氣。　　甄英雄輕輕的抓到了愛利絲的手腕，把她拉到懷裡，“不會吧，你真的特意換上了？”　　“誰是特意換上的？”愛利絲羞的側過臉去，含糊道：“我正試內衣的時候，蘭兒鳳兒昏到了，所以就沒有特意的換下來。”　　甄英雄故意拉着腔調說道：“是……嗎？”　　“我說是就是啦！”愛利絲有些惱羞成怒，從甄英雄還里掙托，似嗔還羞的說道：“我知道你又想扯開話題，甄英雄，你認真的回答我，是不是到了今天你都不相信我？”　　甄英雄知道愛利絲為何這樣問，伸出右手輕輕捏着她的臉蛋，“我有那麼說過嗎？”　　愛利絲並不去打開甄英雄的手，倔強的表情因為臉蛋被甄英雄揉捏而顯得有些可笑，“那你為什麼認定我會拉住你。”　　“我沒認定你會拉住我啊……”甄英雄有些做作。　　“騙人！”愛利絲后閃了一步，擺出一副涇渭分明的架勢，“我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甄英雄，你還是不相信我！”　　“好吧，就算我認定你會拉住我了，難道就能證明我不相信你嗎？”甄英雄搖頭道：“貓咪，你想太多了。”　　“我叫愛利絲！”似乎每次動了氣，愛利絲都會強調自己的名字。　　一雙美麗的眸子中，瀅瀅閃動，複雜之極，愛利絲本來還理直氣壯的盯着甄英雄，可見他不再解釋，就那麼淡笑着望着自己，她心虛了。　　甄少爺嘆了口氣，“黑市拳大賽還有两天就結束了，現在這種局面，就是傻瓜也猜的到義字會和冰恨天要做最後的對決了，鈴木優美會根據結果的不同採取一些不受我們控制的行動，而你並不確定在如此敏感的時候，你媽媽會不會一意孤行的報復義字會，所以擔心我的安危，你想像一心和果果那樣什麼都不問我，就是怕我會分心，你的心意我明白……”　　說到這裏，愛利絲想要張口說些什麼，但她忍住了，甄英雄說的沒錯，她覺得為顏冰爭辯什麼也許只是狡辯而已。　　只看愛利絲的反應，甄英雄就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說到底，在被嚴格要求環境下成長的愛利絲對顏冰的了解還是不夠多，也就難怪她心裏都對顏冰的報復心有質疑了，她並不確定顏冰究竟會怎樣做。　　“愛利絲，你不必難為自己，我知道你擔心我，就已經很滿足了。”甄英雄撥弄着愛利絲耳邊的發梢，用溫和的聲線說道：“顏冰是你叫了六年的媽媽，你擔心她無可厚非，所以，想問什麼，就直接問出來吧，我知道一直以來你都在強顏歡笑，忍受着對你媽媽的牽挂，對不起，是我做的不夠好。”　　甄英雄的溫柔與體貼讓愛利絲再也堅強不起來了，她的眼淚奪眶而出，她撲到甄英雄懷裡大聲的哭泣，甄英雄愛憐的撫着她的頭，“哭吧，把所有的委屈與不安都哭出來吧，這一切，很快就會結束了……”　　聽到甄英雄如此說，愛利絲哭的更大聲了。　　仰望着，是一片漆黑，夜幕沉甸甸的籠罩着頭頂的天空，看不到一絲的光亮。　　黑色的天，不是觸手可及的，黑色的天，空蕩蕩的看不見方向，但站在漢宮的最頂端，甄英雄卻有一種感覺，他覺得，自己奮盡全力的一跳，或許可以抓到一些什麼。　　愛利絲還在抽噎，甄英雄心裏卻暗暗下了決心，也許，他只是將自己的決心再次堅定。　　義字會和冰恨天的鬥爭已經結束了，或者說，是甄英雄與顏冰的賭局終於結束，顏冰輸了，完美的輸了，她對義字會的怨恨也因為甄英雄的勝利而被抹刷，恩怨有了結果，他們共同的敵人也就徹底明確了，那就是鈴木優美背後的黑手。　　如何引出那雙黑手？顏冰站在同樣的高度卻不理腳下的虛空，不惜摔個粉身碎骨，也要固執的奮力一跳去拉出隱藏在黑暗夜空中的那雙手，甄英雄無奈之後，是一句反問，少爺我為什麼不能同樣的固執一跳呢。　　即便抓不住那雙黑色的手，至少也要抓住顏冰的手！　　……　　愛利絲最終沒有問出心中最想知道的問題，僅僅是問甄英雄，會不會把她的媽媽帶回漢宮，而甄英雄，很堅定的點了點頭。　　事實上，他沒有任何把握與計劃，但是，他有鬥志與信念。　　事到如此，已經沒有浪費腦力的必要了，靠的，完全是一腔熱血的決心。　　殺手不再隱蔽，就是赤裸裸的黑幫流氓，對於黑社會的流氓處事手段，義字會是行家中的行家。　　甄英雄並非盲目的答應愛利絲，他沒有把握和計劃，是因為他能想到的最後一個辦法簡單的已經不需要計劃了，那就是讓鈴木優美徹底的按照黑社會的模式與自己對決，把所有的主動權都交到的她的手中。　　把自己的命，與顏冰的連接起來，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就是甄英雄的最後一招，是孤注一擲的再賭一把。　　這世界上最可怕不是無恥的流氓，也不是不要命的流氓，而是即無恥又不要命的流氓，這是闌度最初認識甄英雄的時候給他的評價，在一次自以為深思熟慮卻衝動莽撞的相親后，他認識了一心，從此一直力爭改變形象的他開始成熟，懂得惜命，懂得穩重，而這次，為了能第一次看到在舞台上唱歌的一心，為了能夠讓愛利絲也能享受同樣的感動，為了不讓白果的許諾成為一場空，為了以後的花花生活……只要引出了鈴木優美後面的幕後黑手，只要顏冰那時還活着，甄英雄就可以得到太多太多，所以，他決定，再無恥一次，儘管，他承認，自己一直都很無恥。　　甄英雄決定，徹底的出賣顏冰。　　獨自留在頂樓吹着夜風，無論是一心，白果，還是愛利絲，都不歡迎他進入自己的房間，而天堂閣，他的房間，也不會有任何女孩子等在那裡，恐怕唯一歡迎他的，便是老姐甄三國了，且不說那丫頭睡的正酣，就算她讓出半張床鋪，甄少爺也沒膽躺上去。　　還有幾個小時，就要迎接冰恨天最後的一次暗殺了，沒有哪個女孩子願意他把體力消耗在自己身上。　　套出手機，先看了看時間，已經十一點半了，甄英雄嘿嘿笑了笑，然後撥了一串號碼。　　“原隊長，起床尿尿的時間到了……”　　“……甄英雄我操你大爺！”　　“別生氣，我有正事和你商量。”　　“正事？”原野一聽，本就氣的去了八分睡意，此刻可謂精神十足了。　　“對，正事。”甄英雄臉上的笑意消失了，低沉着聲音，嚴肅道：“除了你，沒有人可以幫到我，這是關乎義字會未來，關乎我甄英雄一生的大事。”　　原野愣了。　　……

# 第516章 火拚的架勢

　　掛了原野的電話，甄英雄深吐了兩口氣，稍稍愣了片刻，又播通了一個電話。　　“喂，親愛的伊蓮娜小姐，起床尿尿的時間到了……”　　電話那邊同樣愣了片刻，卻是完全不同於原野的反應，“親愛的甄，你對我的關心讓我感動，可我現在並不想去衛生間，我更希望去你的身邊。”　　額頭見汗，外國人就是不一樣啊，一點都不幽默，玩笑居然當真了，甄英雄嘆了口氣，故技重施，“我也很想飛到你的身邊，因為，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的幫助。”　　“很重要的事情？”伊蓮娜察覺到了甄英雄語氣上的變化，她不再嬌柔做作了。　　“對，很重要的事情。”甄英雄將對原野說過的台詞又溫習了一遍，“除了你，沒有人可以幫到我，這是關乎義字會未來，關乎我甄英雄一生的大事……”　　……　　再次掛斷電話，甄英雄笑了，原野和伊蓮娜給了他所期待中的答覆，現在他需要做的，就是養足了精神，明天一早，徹底的將顏冰出賣。　　出賣顏冰，是甄英雄目前所能想到的唯一的一個既能引出鈴木優美後面的黑手，又能保住顏冰那條小命的辦法了。　　把陰謀的主動權交給鈴木優美，然後，再用拳頭搶回來！　　“用黑社會的方式解決問題，少爺家的義字會可是祖傳的。”甄英雄喃喃了一句，起身離去，一邊走，一邊撥通了第三個電話，“阿東，從我們場子里搜來的白粉還有嗎？恩，明天一早，有多少給我帶多少過來，少爺自有用途……”　　……　　清晨，天還未亮，甄天一眾人走進停車場的時候，才發現甄英雄已經等在那裡了，而且，那陣勢，連項嘯鳴和甄三國等人都吃了一驚，包括陪同白果的晴天以及鈴鐺這兩隻小鳳凰。　　甄英雄靠在薛雪那輛白色的寶馬小跑車上，懶散惺忪的打着哈哧，一副沒睡醒的樣子，他的身邊，除了一個幫他拿外衣的長相甜美的女孩，或站着，或蹲着，圍了七個男人，不同於恭敬的立在兩邊的十四個人，這七個人顯得很隨意，很自然，但每個人都有種不俗的氣質，彷彿身上散發著一種叫做‘危險’的氣息，直到看到甄天等人走過來，這七人才停止了談笑，站到了一旁，恭敬的齊喊了一聲“老闆好”。　　甄天雖然從容的點了點頭，但在那之前臉色明顯變了變，白果注意到了，而且她還注意到，剛要撲過去的三國在看清楚甄英雄身邊的人之後，也定住了，臉上表情古怪，晴天和鈴鐺也有些驚訝，白果下意識的去觀察項嘯鳴，發現他眼中也滿是驚異，張開口，想要問那幾人一些什麼的時候，看了一眼甄英雄，又忍住了。　　這一群人中，白果可以叫上名字來的，只有甄英雄身邊的阿東，耿南，常樂，而與他們三個站在一起的另外四個人，白果見也未見過，但看這架勢，他們四個人的地位並不比常樂耿南低。　　晴天頗為不屑的哼了一聲，但難掩眼中的費解，小聲在白果耳邊道：“‘七隻虎’湊齊了。”　　“七隻虎？！”白果吃了一驚，不過她剛剛也有此推測，所以反應並不誇張，另她費解的是，知道七隻虎身份的人反而比自己表現的更驚訝，例如，甄天，例如，甄三國。　　七隻虎同時聚齊的含義，並非義字會成員，且對目前形式並不十分了解的白果當然不會明白，就聽晴天做着簡單的介紹，“留了兩撇小鬍子的叫做塗聲，我們都叫他塗小鬍子，他旁邊那個啤酒肚叫宮震，那個扎馬尾的小個子叫程中華，他後面的大鼻子叫連進，這四個傢伙和阿東他們不同，阿東主要是跟着老項處理漢宮事務，耿南負責少爺的‘迷幻空間’，只有常樂是專門等候少爺調遣的，而那四個傢伙，都在義字會中有職務，在冰恨天的計劃暴露之後，他們四個被少爺安排去監視快樂谷，學校，百年公寓，冰恨天落腳的酒店這些重要的地方，可現在……”　　白果終於知道眾人為什麼如此驚訝了，七隻虎是甄英雄的親信，市局裡多少也調查過他們，覺得這將成為甄英雄接手義字會之後的骨幹，所謂‘骨幹’，與‘保鏢’的區別可就大了，這些人誰沒有百八手下？保護甄英雄，用這些當幹部的人親自出馬嗎？　　眾人所以驚訝，不光是甄英雄將自己的得力手下召集聚齊，更因為讓他們同時放棄了重要的任務，就好象完全放棄了防守，孤注一擲的集中兵力，要去和冰恨天大決戰似的，甄天等人的反應告訴白果，在這之前，他對甄英雄此舉一無所知。　　“另外的人是幹嗎的？”白果問這話的時候，卻是一臉敵意的盯着甄英雄身邊的女孩。　　“那十幾個傢伙是七虎的得力手下，少爺抓林夕照和全興的時候，他們都參与了。”顯然，晴天對那些男的也並不十分在意，目光一轉，眼神比白果還直接，毫無遮掩的瞪着那女孩，“那妖里妖氣的臭丫頭，是耿南手底下的，據說七虎同時認了她做乾妹妹，我們九鳳離開后，迷幻空間就被她接手了，哼，聽說，她總想擠掉我們其中一個姐妹成為九鳳呢，七虎認她做妹妹，目的大概也就是這個吧，想從內部分化我們，門都沒有！”　　天作證，就是怎麼看，今天的可樂也絕對稱不上妖里妖氣，所有七虎的人，包括甄英雄本人，都穿了一套款式相同的黑色中山裝，可樂也不例外，好象生怕別人看不出來他們是黑社會似的，如此打扮，哪裡妖媚的起來？晴天這話確實冤枉人了，但白果卻很認同的樣子。　　七虎與九鳳面和心離，義字會無人不知，但因為她們沒有什麼利益衝突，無非就是相互看不順眼，喜歡上上眼藥鬥鬥嘴而已，真掐起來也是小打小鬧，所以別人也就懶得搭理。　　甄天所以震撼，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們的打扮，要知道，比賽在船上舉行，而船上不止有參加黑市拳的黑幫組織，還有很多被邀請來掩人耳目，並不知道船上有黑幫聚賭的客人，因此，着裝便成了每個組織心照不宣的事情，至少，不會有人在上船之前就穿的這麼囂張的，甄英雄如此張揚的裝扮，不是故意引人注意嗎？　　看到甄少爺的架勢，儼然是要去火拚啊。　　氣氛變的很微妙，所有人都看出甄天臉色不對勁了，甄少爺這樣的舉動，多少有些不給他老爹面子，因為甄英雄這種引人注目，甚至稱的上刻意炫耀的架勢明顯是在破壞黑市拳的規則，作為舉辦者，這絕對是不應該的，如果別的組織也這麼惹眼，那大賽還進行的下去嗎？早把警察招來了！不能以身作則，就是在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也就難怪甄天不高興了。　　因為已經進入決賽的緣故，上次缺席的長老全浩也來了，四長老聚齊，看到此時這種情況，都有點懵了，甄少爺始終沒有給甄天一個解釋，這使得氛圍更怪異了，想打個圓場，卻發現自己都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說什麼啊？　　項嘯鳴是七虎的直接負責人，連他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別人當然更不知道現在這叫什麼事了，甄英雄放棄了對冰恨天的一切監視，打算帶這些人一起去參加比賽？義字會徹底的放空城？天知道冰恨天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做些什麼事情才出來啊？　　“英雄，你搞什麼鬼？”到底是三國的身份最特殊，一臉嗔怪的走到甄英雄身邊，有意無意的隔開了可樂，“為什麼把七虎都叫到這裏來了？”　　前天知道甄英雄溜出了漢宮，三國擔心的一整晚沒睡，直到昨天下午，實在盯不住了，顧及到今天的比賽，才不得不去睡覺的，怕睡不安穩，還特意吃了兩片安眠葯，結果，她才睡着，甄英雄就回來了，而這一覺就睡到凌晨，起床之後欲找甄少爺算帳，結果撞見了白果才知道，那臭小子根本就不在房間。　　三國白白擔心了一場，本想見到他狠狠K一頓再說，等真見到，卻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完全不是可以撒嬌的場合嘛，三國的失落成了不滿，不滿又轉變為擔憂。

# 第517章 強勢的安排

　　三國喜歡裝傻，卻不是真傻，隱隱可以感覺到甄英雄是故意做這些會讓甄天生氣的事情，而甄天所以生氣的原因，似乎也並不單單是因為甄英雄太張揚了，但具體的原因，三國卻說不上來，僅僅是一種感覺罷了。　　“這還用問嗎，當然是出海啊。”甄英雄好象感覺不到氣氛的怪異，沒個正經的笑道：“老姐，快決賽了，你這麼厲害，肯定有人看你不順眼，我不多帶兩個人怎麼保護你啊？”　　不了解甄少爺，或者只了解甄少爺有‘戀姐情節’的人聽了，倒真信了，畢竟，決賽半決賽的賭注可是很大的，為了巨大的利益，對手沒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甄英雄帶人保護他老姐，很正常啊。　　“我們義字會有三個人進半決賽，不注意安全怎麼行？”甄英雄又正經的補充了一句，那些人更覺得有道理了，半決賽八個人，義字會佔了近一半名額，別人肯定會更眼紅的！還是人家甄少爺想的周到啊。　　黑社會以利字為先，保護选手，就是保障自己的利益，甄少爺如此解釋也不無道理。　　可熟悉甄英雄的卻知道，這瞎話太牽強了，走在最後面的韓慧恩便嗤之以鼻，藍涯更是搖頭無奈的笑着，只有微兒搞不清楚狀況，心中還有些感謝甄少爺這麼體貼藍涯呢。　　相信甄英雄，還不如去信鬼！白果絕對不信甄英雄的話，他笑的太奸詐，即便他說的是實話，恐怕也是一小部分，聚集七虎，帶齊精英，擺足架子，他肯定另有目的。白果心中猜着，會不會是昨天自己和一心一番寬慰和鼓勵，讓這小子知道惜命了，所以他找來一群人保護他啊？可念頭一閃就飛走了，不可能！這臭東西可不是因為惜命就畏縮的人，當初電視台事件，他被一群瘋子盯上，不照樣不藏不躲？　　白果要問的問題被甄三國搶先給問了，可甄英雄的回答水分太大，但偏偏那就是一個回答，讓人無從辯駁，就好象注水的豬肉，它是注水了，可你能說它不是豬肉嗎？甄英雄顯然早就想好怎麼搪塞眾人了，而且也沒指望所有人都相信他。　　從三國的反應可以看出來，她也不信，但三國就是這種性格的女人，在人前的時候，男人不說，女人不問，有理沒理都站在甄英雄這邊，不是故意討好他，而是三國覺得，這才是一個女人應該做的。　　“英雄，你想的太周到了，真乖……”一句話就顯出立場來了，三國無條件的支持甄英雄。　　別看三國平時膽大包天，可在眾人面前，她不敢和甄英雄太黏糊，故意調解氣氛的伸手撫着甄英雄的腦袋，開起了小小的玩笑，不少不明就裡的傢伙看到這對關係曖昧的姐弟打趣，都不禁失笑，緊張的神經終於鬆弛了一點。　　甄天嘴角跳了跳，到底是忍住了，“時間不早了，我們出發吧，英雄，你和我坐一輛車。”　　見甄天沒發脾氣轉發令，老項老鬼都是暗暗鬆了口氣，三國和白果也覺得，父子倆有話，還是到車上關起門來說的好，免得動亂軍心，可偏偏在這時候，甄英雄喊了一聲，“慢着。”　　所有人都呆住了，甄天一眾人詫異的望着甄英雄，卻見甄少爺並不急着說話，而是對阿東甩了個眼神，阿東點了點頭，對那十四個手下一揮手，“上車。”　　十四個人立刻分散，片刻，停車場里引擎轟鳴，七輛車從車位慢慢退了出來，每輛車中有兩個人。　　甄英雄這才說道：“請各位都上他們的車吧，今天，他們是司機。”　　哎呦我的少爺啊，您這到底是整的哪一出啊？老項都快急哭了，出行的安全工作本來是他負責的，司機也是他選出來的，可甄英雄商量都不商量就把他的人和車全撤了，這叫什麼事啊？　　甄天終於忍不住了，“英雄，你到底要做什麼？”　　“您先別問，事後我會給您一個交代，今天請全聽我的。”　　甄英雄是個強勢的人，但很少如此強勢的對自己說話，甄天一怔的工夫，甄英雄已經走到了他身邊。　　冰冷的眼神橫掃過來，人人都是心頭一涼，這位少爺今是怎麼了？平時沒見他如此嚴肅過啊，連他老爹的面子也不給，難道是要奪權？不至於吧？義字會的繼承人本來就是他啊……　　眾人心裏亂猜紛疑，表情上都寫了出來，項嘯鳴和木子華心裏急啊，這是軍心動搖的體現啊，想上去阻止可能吃錯了葯的甄少爺，可甄英雄的眼神盯過來，他們卻怎麼也移不動腳步，這位爺好象很認真啊。　　“果果，你留在漢宮，不要去了。”　　“什麼？！”　　甄英雄的話算不得語出驚人，真要說驚，也就只驚到了有數幾個人，既，知道白果是白耀天安置在甄英雄身邊負責監視的幾個義字會的高層，甄英雄此舉，無異於和白耀天決裂啊！　　小白不可置信的睜大眼睛望着甄英雄，想要他給自己一個解釋，可是，甄英雄顯然沒有解釋的意思，又接着道：“木老，你也別去了。”　　“啊……？”木子華也是一臉的不解，這回甄英雄的話可算雷到所有人了，眾人面面相覷，滿是疑惑，要知道，黑市拳大賽的一切都是木老籌備的，最後一場怎麼能不讓木老去呢？　　甄英雄依然不解釋，繼續轟炸別人的神經，“木老，你要按照我說的做，在我們回來之前，不許漢宮裡的任何人走出去，包括客人，同時，也不許放任何一個人進來，哪怕他是警察。”　　木子華只覺得自己這幾十年算是白活了，怎麼就一點也聽不明白甄英雄的意思呢？　　“你回來之前？連客人也不放出去？難度太大了吧？這是非法拘禁啊，肯定會把警察招來的，太矛盾了，警察來了還不能放進來，這不是綁票嗎？英雄，這……”　　“沒有難度也不會讓您老留下了，我相信您的能力。”甄英雄簡簡單單一句話就把木老鬼給打發了，木子華直想罵街，能力？能力是拿嘴說出來的啊？你能力更強，你怎麼不留下來試試看？現在的小鬼，不但自己‘自以為是’，還強迫別人去‘自以為是’，老頭子我什麼時候承認過自己有能力了？　　“今天一行，關係到義字會的未來，我想各位心裏清楚的很，所以上車之後該怎麼做，就聽我這幾位司機的便可，千萬不要枉自行動，否則……”甄英雄目光一寒，“按叛徒處理――殺！”　　最後一個‘殺’字，甄英雄幾乎沒有發出聲音，但那字卻如同一陣急凍的光線，讓人瞬間感到了刺骨的寒冷。　　這是恐嚇啊！眾人對甄英雄的態度有所不滿，可甄天沒發話呢，他們又怎麼敢表現出來呢？　　“上車吧……”甄天沉默了片刻，終於沒有再次質問甄英雄，眾人本是興緻高昂的要去迎接冰恨天最後的挑戰和黑市拳決戰的，可現在，興奮勁全被甄少爺給磨平了，反倒有種趕鴨子上架的感覺，所有人都是心慌慌的上了車。　　“英雄，是不是我坐哪輛車，也要聽你安排？”　　語氣中還是帶出了一些不滿的情緒。　　甄英雄回過頭來看着甄天，無奈的笑了笑，“您和嘯鳴坐耿南的車吧，晴天，鈴鐺，你們兩個也上去，聽耿南的，他不讓你們下車，你們就不許下來。”　　兩隻小鳳凰愣了愣，望想甄天，這才明白甄少爺話中的意思，甄天也和那些人一樣，耿南不說話，甄天也不許下車，而甄少爺所以讓自己二人上車，正是因為自己二人是他的親信，不會像耿南一樣對甄天有所忌憚。　　“英雄，你昨天回來之後我什麼也沒問過你，是因為我相信你，可是……”甄天眉頭跳了跳，似乎心裏在掙扎什麼，然後才苦苦一笑，“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麼，但從你聚集七虎，留下果果，限制漢宮出入這三點來看，你顯然是想利用這两天和冰恨天斗出一個高下，而且，是想硬碰硬吧？我們還不知道鈴木優美幕後究竟是哪股勢力，貿然與冰恨天攤牌，我問你，你有多少把握保證你冰兒阿姨的安全？”　　說到後面，甄天已經有些惱怒了，嚴厲的質問讓三國和白果都呆住了，難道，甄英雄真的要去和冰恨天攤牌火拚？

# 第518章 今天會回來

　　白果是感觸最大的人，心中才湧出‘火拚’這個念頭既被她肯定了，如果不是去火拚，甄英雄為什麼要把自己留下？黑社會之間赤裸裸的爭鬥，他當然不希望被自己這個警察，而且還是一個專門負責監視他行動的警察看到！小白擔心之餘，又非常生氣，氣甄英雄對自己的不信任。　　即便是火拚，即便是在本姑娘面前露出黑社會殘忍的一面，難道我就會離開你嗎？　　三國卻不這麼認為，肯定是哪裡搞錯了，野蠻的火拚？英雄絕對不是那麼莽撞的人！　　“老爹，我所以不敢提前告訴你，直到此刻才臨時擺了你們一道，就是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反對我這麼做，我不給你思考的時間，就是不想給你反對的機會，但我現在不會，也不能和你解釋什麼，攤牌是一定的，火拚是免不了的，但是……”甄英雄頓了頓，語氣堅定而自信的說道：“請你相信我，即便是攤牌火拚，我也是為了挖出鈴木優美後面的人，並把顏冰活着帶回來。”　　見甄英雄承認是去攤牌火拚，不止甄天驚，老鬼，項嘯鳴，木子華，三國，白果，都吃了老大一驚，甄天也不過是猜測而已，依照對甄英雄性格的了解，他本以為猜測最多有五成可能，卻沒想到……　　幾乎是出於本能的想要阻止甄英雄的瘋狂，可沒等眾人說話，就聽甄少爺自嘲的一笑，“還有两天，黑市拳大賽就結束了，那也表示冰恨天的報復計劃將徹底宣告完蛋，老爹，到那時侯，你覺得鈴木優美還會留着已經沒有了利用價值的顏冰嗎？很遺憾，她根本沒有給我留更多的時間去算計，去設計，你們總希望我能製造奇迹，並把自己的期望強加在我身上，可我不是神，就算真的可以創造奇迹，也是需要時間的，我有那個時間嗎？今天此舉，也是迫不得已的，奇迹有的時候就是賭博，你們希望得到最好的結果，那我就只能把所有賭注壓在今天這一賭！當然，如果你們覺得還有其他辦法可行，不妨告訴給我知道，只要你們覺得行的通，那麼我一定採納，如果沒有辦法……那就上車吧，不要耽誤時間了。”　　甄英雄的一番話是帶着情緒說出來的，不管是甄天還是木子華都覺得心裏不是味，覺得愧疚，的確，上一代留下來的恩怨被強加到了甄英雄的身上償還，能撐到今天這個地步，能保住義字會，自己還有什麼資格要求他做的更多，做的更好呢？　　而事實也是如此，如果連他甄英雄都想不出其他辦法了，其他人誰還有轍呢？沒有人承認自己比甄英雄更聰明。　　甄英雄不忍去看甄天難看的臉色，轉過身來，目光與白果接觸的時候，凌厲已經不在，他走過去，攬住白果的腰，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幾步，甄天知道他有話對白果說，自諷的搖了搖頭，與木子華交換了一個眼神，兩人都是那麼無奈，嘆了口氣，上了車。　　三國很不識趣，拉着櫻桃，很警惕的跟上了甄英雄，可樂猶豫了一下，腳步卻沒動。　　“果果，一心她們是故意不下來送我的吧？”　　“恩，她們說，你過不了多久就會回來，所以不需要送你……”白果說的很輕，可話中含義卻沉甸甸的，回來，已經成了甄英雄的責任。　　甄英雄呶呶嘴，笑道：“是嗎？其實我走之前很想親親她們來着，看來夢想落空……唉呦！”話沒說完，被一旁不樂意的三國狠狠掐了一把。　　在漢宮住了這麼久，這對姐弟曖昧的關係白果也知道的很清楚了，可此時卻沒心情吃醋，“臭傢伙，你真的要去……”　　“如果你相信我，就什麼都別問了，更不要對愛利絲和一心她們講什麼。”甄英雄揉着胳膊，表情卻異常肅重，他的眼睛中，是從未有過的清澈與堅定，“放心吧，我肯定會回來的……至少，今天肯定會回來……”　　白果一怔，甄英雄已經低頭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甚至三國還未反應過來，甄英雄已經轉身走了，“木老，這裏就拜託你了。”　　木子華愕然的點了點頭，還未從甄英雄對白果的那句值得揣摩的話語中咂過味道來。　　甄英雄拉着三國的手，頭也沒回，只是擺了擺手，算是向白果說了再見，可樂拉開商務車的門，他頭一低便鑽了進去。　　甄英雄的車打前，七虎緊隨其後，接着，七輛車子首尾銜接，井然有序的駛出了停車場，只從汽車外出的陣勢，就已經讓人嗅出了幾許不同尋常，義字會已經很久沒有過如此大的陣勢了。　　木子華和白果獃獃的立在原地，望着車尾燈，心中同樣複雜而感慨。　　“至少，今天會回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走了？為什麼果果你沒去？最後你們都說什麼了？！”　　老鬼被嚇了一跳，轉過身來，才看到唐甜甜沖了過來，後面，是一心，愛利絲，薛雪，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期待。　　白果顯然早就知道這些丫頭一直遠遠的在看着，只不過是一個轉身，不但木子華驚訝，連白果自己也驚訝的很，她的表情竟是那麼的自然，她笑的竟是如此虛偽，卻難以分辨，“他說回來要逐一找你們算帳，居然不下來送他……那臭傢伙，竟然說我去會礙事，他分明就是要做什麼不願意被我這個警察看到的事情，哼！”　　長這麼大，白果認為這是自己演的最好的一齣戲，長這麼大，她覺得自己也是第一次如此的虛偽，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掩飾什麼，僅僅，是心中的一點不安罷了。　　“那臭東西，這個時候了，還沒個正經！”甜甜嬌嗔的罵了句‘死色狼’，可誰都看的出來她暗松一口氣之後的期待與羞喜，愛利絲也釋懷的笑了，雖然笑的還是有些沉重，只有一心，從白果的臉上讀出了一絲不尋常。　　白果和木子華都被留下來了，這是為什麼？甄英雄身邊的那些人，又是怎麼一回事？有太多感覺不對的地方了，一心回過頭去，果然，蘭兒鳳兒，安家姐妹以及夏月五女，正在低聲的交頭接耳，每個人的臉上都是那麼凝重。　　這些丫頭沒注意到，她們的身後，還有兩個影子在更遠處悄悄交談着。　　“樂樂，你有沒有覺得今天的姐夫有些不一樣啊？”　　“恩，好象，有一點點凶……小愛，你說爸爸這次出海不會有事吧？”　　“你怎麼比我還會烏鴉嘴啊？趕緊吐口唾沫啦！告訴你，在我心裏，姐夫穿上紅內褲，那就是超人，放心啦，他還得回來給我洗腳呢，我算算啊，因為他一直拖欠的緣故，加上利息，他要給我洗……洗一輩子！”　　“呸！爸爸憑什麼給你洗腳啊？”　　“他過去答應過我的，他是超人，超人是不反悔的，他答應的事情，就一定會做到的，是不是啊，樂樂？”　　樂樂呆了，小公主的話，耐人尋味，她似乎想要向自己求證什麼，望着她那雙期待的好似有什麼東西在閃爍的眼睛，樂樂堅定的，用力的點了點頭，“恩！”　　……　　“英雄，你今天有些反常。”三國伸手捂住了甄英雄的腦門，她的理解中，似乎反常就是發燒的表現，不過三國倒是很認真的覺得他是燒壞了腦袋，就連小櫻桃也湊熱鬧，撩起額前的劉海，頂住了甄少爺的腦門。　　後面本來就窄，兩個丫頭一左一右把自己夾在中間，再都側過身來擠着他，身上傷還未愈的甄少爺哪裡受的了啊？　　“老姐，我沒事，我知道剛才過分了一點，但這不是沒有辦法嗎？男人的事情，你就不要問了好嗎？”甄英雄倒是很了解三國的個性，這丫頭嬌蠻不講理，難纏的要命，但一扯到正事上，她還是很有分寸的。　　“我問了嗎？我不但沒問，剛才還站在你這邊了呢，也不知道爸爸會不會生我的氣，我這是為了誰啊？”三國有些不滿的翹起小嘴，幽怨道：“你前天不聲不響的溜走了，姐姐擔心的一天一夜沒睡，可你回來了也不和我打個招呼，我現在都沒怪你，要你給我解釋吧？”

# 第519章 顏冰的邀請

　　如果不是因為剛才氣氛不對，你怎麼可能不找我要解釋啊？甄英雄捏着三國的小鼻子，笑道：“我那是去辦正事，怕你們擔心，所以才不敢告訴你們的。”這話說的讓人臉紅，雖然話沒說錯，但和顏冰睡到一張床上的正事，怎麼想怎麼覺得心虛。　　三國嘟了嘟小嘴，貌似又變傻了，“還記得我們的約定吧？”　　“什麼約定？”　　“討厭，你不會是故意和我裝傻呢吧？約定！我贏了比賽的約定啊！”三國臉上的不滿有些無理取鬧的嫌疑，有些故態萌發了。　　甄英雄的心思都在這幾天的事情上，三國一扯，就把話題扯遠扯偏太多了，以至於他剛才一時沒反應過來，現在被她這一提醒，竟渾身一激靈，球球的，少爺怎麼把和這變態丫頭的約定給忘了？！　　“如果我贏了比賽，你身邊的那些女人就只能和你做個朋友，你怕別人說閑話，不要緊，姐姐不逼你和我結婚，只要你一直陪在我身邊就好了……”三國很認真，非常認真，無比認真，因為這丫頭細聲細語的說完之後，竟然臉紅了！　　變態的丫頭知道臉紅，證明她就不是在說著玩！三國抱着甄英雄的胳膊，歪頭靠在了他肩膀上，而另一旁的小櫻桃捂着小口，眼睛眯成了一對小月牙，很明顯，對她來說，甄三國贏了比賽，她也是可以從中得到利益的，甄英雄陪在三國身邊，不就是陪在自己身邊嗎？　　糟了，少爺最近只顧得為了顏冰的事情撓頭，居然把關於比賽的約定給忘記了，早知道應該提前拜託韓慧恩，在決賽里打敗三國的……　　可轉念又一想，比賽？　　甄少爺又笑了，一手摟過小櫻桃，一手攬住三國的腰，在兩人的腦門上各吻了一口，弄的倆丫頭既意外又羞澀，甄少爺得意洋洋的表情中，眼裡也難掩緊張與擔憂。　　甄英雄也是人，只要是人，面臨考驗與挑戰的時候，心裏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不安，更何況，這種挑戰，是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的。　　老姐，真是抱歉了，比賽，也許會取消的……　　……　　薄霧未散，凌晨的碼頭，似乎在寂靜中等待着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油輪還沒有做好登船的準備，所有提前到來的人都將車子停在船下，而陸續到來的車子也只能臨時暫時停留在船下，做好隨時上船的準備，所有的人都處於亢奮狀態，最後的幾場比賽，無論是‘局外局’，還是‘一對一’，都充滿了亮點與吸引力。　　如果看到現在的一片景象，恐怕就不會有人質疑警察存在的重要性了，車子停的雜亂無章，有人靠在車前抽煙談笑，有人走動到相熟的組織處吹牛打屁，有些人則乾脆窩在車裡，享受着大音量的‘東方紅’。　　天未大亮，海風吹過，冷若寒冬，這裏的氛圍，卻異常火熱。　　義字會所有的車輛都集中的停在一起，沒有人下車，似乎和很多人一樣，他們也在等着上船的時間到來，當然，知道今天大概不需要上船的人，只有甄英雄一個人而已。　　好戲，觀眾怎麼能少呢？　　甄天敢肯定，所以無法登船是甄英雄預謀的，可他想破了腦袋也猜不到他究竟是怎麼想的，難道要讓這麼多人都看到義字會與冰恨天的火拚嗎？他這是惟恐不亂啊！　　甄天問過耿南才知道，這個小子表面一臉明白，其實心裏比自己還迷糊，因為他是一個傷號，今天一早到了漢宮才發現，甄少爺的參戰會議早就開完了，阿東在通知他的時候，故意把時間推延了一個小時，並告訴他說這是甄少爺的意思，所以，他只是跟着人家裝明白，事實上狗屁都不知道。　　甄天這才明白，能想到的，甄英雄都想到了，包括為什麼不把計劃告訴耿南，並要自己和項嘯鳴做耿南的車。晴天和鈴鐺肯定會聽甄英雄的話阻止自己和項嘯鳴下車，但不能阻止自己逼問耿南，而小鳳凰對甄英雄的事情，同樣有了解的渴望，極有可能幫着自己問個明白，偏偏，耿南是真的什麼也不知道。　　甄天心裏沒底，那個臭小子為什麼不讓別人下車呢？既然是火拚，他只帶了區區二十個人，能拼的過嗎？甄天擔憂的透過窗子望向最前面的甄英雄的車，才發現，甄少爺已經下車了，並在和什麼人交談着，甄天瞪大眼睛仔細一看，身體猛然一震，那是……羅比！　　“是羅比！干！”項嘯鳴罵了一句就想下車，手一伸，沒摸着車門，倒是差點摸到小鈴鐺的胸脯上，老項趕緊把手縮回來，急道：“別鬧，讓我下去！”　　鈴鐺和晴天也擔心甄英雄，不知道羅比為什麼會找上門來，可甄英雄既然說不許下車，她們就必須完成任務，“老闆，項老大，對不起了，少爺是這麼吩咐的。”　　項嘯鳴一怔，就聽耿南道：“項大哥，少爺說，如果你們任何一個人下車，都會讓他的計劃前功盡棄，所以，不管發生了什麼，你們都要忍着，除非，看到七虎以外的人下車。”　　甄天還在琢磨耿南的話，就看到甄英雄已經雙手揣兜，跟在羅比後面走了，以阿東為首的六虎緊緊貼在甄英雄身後。　　“甄少爺，你的膽子什麼時候變的這麼小了？”　　羅比回頭瞥了一眼阿東等人，臉色明顯有些古怪，甄英雄從來不講排場，可今天卻帶了六個人，而且，全部是七隻虎的成員！　　冰恨天既然要對付甄英雄，自然對他以及他身邊的人做過詳細的調查，號稱‘七隻虎’的七個人是以做為保鏢被培養出來的，是甄英雄的親信以及未來義字會的骨幹成員，先前他幾次死里逃生，身邊最多只集中了兩個人，今天卻把七個人都帶齊了，這是為什麼？難道，他察覺到什麼了？想到這裏，羅比心中很是不安。　　甄英雄卻裝迷糊似的笑了笑，“你指哪方面？”　　“各方面。”羅比盡量掩飾自己的表情，不想被狡猾如狐狸一般的甄英雄從自己的臉上讀出什麼來，冷笑道：“我想甄天和蘇影肯定也很想見見夫人吧？難得夫人今天心情好，打算在比賽結束之前與他們敘敘舊情，你卻斷然拒絕，不是膽小又是什麼？”　　“不來見面就算膽小嗎？羅比，我倒是想反問一句，為什麼顏冰躲了這麼久，今天卻突然想見見我老爹和蘇影了呢？莫非……”甄英雄後面的話故意不說，好象他已經洞察了一切似的。　　羅比確實認為他在故弄玄虛，可心裏還是顫了顫，“夫人的心思，我怎會知道？甄英雄，我只知道，你謝絕別人好意的方法很獨特，也很混蛋！”說罷，瞪了一眼，卻是看向阿東藏在懷裡的右手。　　居然是槍！阿東以衣服做掩護，正用槍瞄着羅比的後背！　　“混蛋不混蛋，混蛋自己說了不算，你當初沒有道理的朝我打黑槍，為什麼沒有給自己一個評價呢？”甄英雄不在玩味，淡淡道：“我不會讓我老爹和蘇影見顏冰的，而我也只能用這樣的方法拒絕你火熱的邀請，畢竟，如果知道顏冰想見他們，我即便用槍指着恐怕也攔不住他們，不過還好，你比較怕這玩意兒。”　　“哼。”羅比似乎不屑，表情中也沒有什麼恐懼，但繼續邁出的腳步卻有力的證明了他其實是害怕子彈的，他絲毫不懷疑甄英雄這個讓人看不透的瘋狂的小子會不會幹掉自己，所以才不敢強勢的去向甄天轉達顏冰的邀請之意的，“甄英雄，難道你不怕？今天身邊沒有女人，只有幾個男人，如果不是膽小的話，那就是興取向發生轉變了吧？”　　羅比的揶揄很難聽，幾隻老虎想過去教訓他，卻被甄英雄伸手給攔了，甄少爺絲毫沒有動怒，而是問道：“你玩過‘越南戰役’嗎？”　　羅比一怔，卻點了點頭，頗為得意道：“兩命通關。”這話一說出來，阿東等人臉上都閃過幾許羡慕。　　甄英雄口中的‘越南戰役’是一款射擊類闖關遊戲，雖然已經是老遊戲了，但連續出了幾代，喜歡它的玩家依然不少，甄英雄只是有這個感覺罷了，覺得摸槍的又喜歡玩遊戲的人，都應該這款遊戲，聽羅比說能兩命通關，多少有些驚訝，原來他也喜歡玩遊戲啊……

# 第520章 以膽小為榮

　　“十次中，我有九次可以一命通關……”甄英雄這話更大，阿東又驚訝了一把，一命通關？如果是職業玩家倒沒什麼希奇，但很明顯甄少爺是個業餘的，太牛了吧？　　羅比也以為甄英雄吹牛，不過因為只是個遊戲，倒也懶得和他爭論，就聽甄英雄語氣一沉，道：“可遊戲畢竟是遊戲，現實中，生命沒有第二次，即便我九次死里逃生，只有一次栽了，我還是栽了，GAME OVER，從此世界上就少了唯一的一個甄英雄，不會有重新來過的機會，羅比，我們是在玩子彈的遊戲，卻不是在玩‘越南戰役’，惜命是不丟人的。”　　“你在用這個比喻來掩飾你的膽小懦弱嗎？”　　甄英雄一笑，“隨便你怎麼認為吧，如果膽小者長命，我以膽小為榮。”　　殺手是有尊嚴的，所以羅比不能理解甄英雄的話，甚至無法與這個無恥到不知尊嚴為何物的傢伙辯駁，雖然，羅比並不認為甄英雄是真的膽小者。　　羅比心裏急噪，並不是因為甄英雄帶了很多保鏢，與他們預想中的不同，更因為，顏冰想要見的人，並非甄英雄一個，只有一個甄英雄死了沒用，甄天還活着，義字會依然垮不了……　　甄英雄現在的反應完全出乎了夫人的意料啊，就好象，甄英雄一早就看穿了夫人的用心一般，羅比現在想起顏冰的話來，只有焦急的份了。　　顏冰說，‘只要告訴甄天和蘇影我要見他們，他們自然會來，沒有道理不來的，這是我對他們的了解’，羅比心裏想了，夫人啊，您是了解甄天和蘇影，可您不了解甄英雄啊，這小子根本不讓我有見到甄天的機會！　　甄少爺猜也猜到羅比那點心思了，只是冷笑。　　羅比把甄英雄帶出了車輛集中的地方，遠遠的，就看到了顏冰柔弱的背影，她正站在岸邊，眺望着白茫茫中的大海，傾聽着腳下的波浪垂打海岸的歌聲，與其說她很有情調，反不如說她很是鎮定，至少，甄英雄是這樣認為的。　　再美的風景，一個做好死亡準備的人也無心欣賞了，世界上沒有那麼多能漠視生死的人。　　今天的顏冰穿了一件很顯眼的白色的束腰風衣，下面穿了一條黑色長裙，頑皮的海風撩動她的裙擺，可以看到她穿的是一雙平底的白色高筒靴，很年輕，很時尚的打扮，白黑白的搭配也透着古怪，不止站在碼頭，即便站到人群中，她也同樣的顯眼。　　沒有下雨，沒有太陽，巧巧卻在一旁給她撐傘，顏冰似乎什麼時候都不忘了擺譜。鈴木優美和張永哲，巴猜，以及幾個手下站在十米開外，營造着一種無威脅的氣氛，在甄少爺看來，當真可笑。　　“夫人，很抱歉，我沒能替您完成邀請。”　　羅比這話有出口，顏冰僅僅是身子一震，而遠處的鈴木優美與張永哲卻是臉色大變，沒能約來甄天？！那殺掉甄英雄有什麼用？！　　顏冰轉過身來，看到甄英雄以及他身後的陣勢，眼中閃過一道驚訝，即便她早就知道甄天和蘇影不會來，但還是吃了一驚，甄英雄這陣勢算叫什麼意思？雖然猜到甄英雄會有所準備，但他的準備也太張揚了點吧？　　“哦？他們不想見我？”顏冰是看着羅比問出的問題，貌似自然，甄英雄卻知道，她存心迴避着自己的眼神，不曉得是害羞，還是其它什麼原因。　　“那倒不是。”羅比回頭呶呶嘴，讓眾人可以清楚看到阿東手裡的槍，“而是甄少爺很禮貌的代他父親和蘇小姐回絕了夫人的好意。”　　羅比眼神中也另有一層暗示，甚至巧巧也看出了他隱藏在平淡話語後面的不安。　　顏冰當然知道甄英雄不會要甄天過來，因為來了就意味着可能死掉，但她沒想到甄英雄是用這麼一種沒有技術含量的粗魯手法拒絕的。　　甄英雄不讓甄天過來？為什麼？！鈴木優美沒有想到會是這個情況，心下有些急了，這可是最後一次暗殺的機會啊！　　“甄少爺，大賽馬上就要結束，到時候夫人也會飛回美國，臨行之前想見見故友的請求，我想你沒有資格代替長輩拒絕吧？”鈴木優美走過來，道：“夫人，我去請甄老闆。”　　為了這一天，鈴木優美足足等了十三年，怎麼能因為這小小的一點瑕疵就前功盡棄呢？她難以壓抑的心情已經浮現在了臉上。　　“砰！”　　一聲槍響，打破了碼頭壓抑的寂靜，顏冰，羅比，張永哲，所有的人，臉色都變了，甄英雄，居然開槍了！　　碼頭亂了，那些做多了虧心事的傢伙們幾乎是下意識的掏出了懷裡的傢伙，子彈好象打進了雞窩一般，整個碼頭瞬間陷入恐慌，叫罵聲，喊問聲，嘈雜一片，膽小一些的人甚至鑽回車中，發動引擎，打算隨時開溜。　　甄天等人均聽到了槍聲，用腳趾思考也知道是甄少爺動手了，項嘯鳴剛才看的很清楚，甄少爺只帶了六個人，他帶來的其他人都穩穩的坐在車裡呢，就這麼和人家開拼，太危險了！　　老項急着要下車，卻被晴天用槍頂住了腦袋。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項嘯鳴咆哮之後，壓低聲音道：“你不敢開槍，你不敢殺我。”　　“我是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晴天咬着牙，表情中的擔憂和忍耐讓人看了心痛，“但這是少爺的吩咐，即便是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也要這麼做！我不敢開槍沒有錯，但打穿你的腿，我也會把你留在車上！”　　老項愣了，轉頭望向甄天，卻見他此刻竟比剛才還要冷靜，苦苦笑了笑，道：“已經開始了，恐怕只有英雄自己知道他要做什麼，現在我們下車，也阻止不了什麼了。”　　閉上眼睛，彷彿聽天由命了。　　……　　“開始了。”　　“恩，開始了。”韓慧恩望着窗外亂成一團的人群，嘴角微微勾起，但深沉而嚴肅的目光讓人感覺不到她笑容的輕鬆，“冰恨天的成立就是為了今天，被甄英雄逼到如此地步，是誰都沒有預先想到的，不過，今天的甄英雄到底是黔驢技窮了，為了救顏冰而破釜沉舟，這不太像他的個性，即便救了顏冰又如何？現在和鈴木優美攤牌，還不是要被一雙看不見的眼睛繼續盯着？”　　“或許，他都是為了愛利絲小姐吧，畢竟，愛利絲小姐很愛她的媽媽。”藍涯嘆了口氣，偷偷的看了一眼微兒，感慨道：“感情，可以讓一個男人變成傻瓜的。”　　微兒即便聽不懂他們兩人對話的意思，卻也能猜到外面傳來的那聲槍響是甄英雄所為，“甄英雄會是傻瓜嗎？”　　聽到微兒這麼一問，藍涯和韓慧恩都愣了，微兒搖頭笑道：“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甄英雄到底要怎麼做，唯一知道的就是，我是被他抓到的，而且他不費吹灰之力就讓我成了俘虜，就算我這麼討厭他，但這俘虜卻做的心甘情願，呵呵，即便他真的是個傻瓜，我想，比他更傻的我們也沒有資格給他下定論吧？”　　韓慧恩與藍涯突然覺得，毫無道理的討厭着甄英雄的微兒，是最看不懂甄英雄的人，又是看的最明白的人。　　“天知道甄英雄是不是又在裝傻賣愣啊，他最喜歡的事情，大概就是讓所有自以為看懂的他的人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傻瓜吧？就像我們當初一樣……”　　……　　三國沒有下車，也沒有說話，只是握着櫻桃的手，靜靜的坐着，靜的，不象平時的大公主，可樂回頭看着她，不禁感慨，原來，大公主才是最了解少爺的人，她聽話，是因為她絕對相信甄英雄所做的一切。　　……　　甄英雄把手槍揣回了懷中，鈴木優美抬起的腳下，一個彈坑還在冒着細細的青煙，汗珠滑落臉頰的，不僅是她一個人，包括張永哲，巴猜，羅比，以及顏冰和巧巧，就在剛剛，他們見證了甄英雄出槍之快，快到讓他們無暇反應，這輩子，除了哈恩，這是他們見過的最快的槍，不，可能，他已經快過了哈恩，因為，完全沒有看到他抬肩的動作，他的上臂根本沒有動過，僅僅是抬起了小臂而已，精準度卻是那樣的高！

# 第521章 女人別插嘴

　　“第一次見到哈恩大叔的時候，他掏槍很快，比我快，如果不是顧及愛利絲，那天我可能已經死了，少爺我很好勝，沒輸過，所以不想輸，一次都不想輸……”甄英雄說這話的時候，眼睛盯着顏冰，顏冰明白他在說什麼，更不敢去看他的眼睛了。　　甄英雄在告訴自己，他想贏的徹底。　　甄英雄知道顏冰明白自己的意思，笑了笑，繼續道：“本想總有一天會和哈恩再較量一次，看看半吊子的我和出神入化的他究竟誰更厲害，為此我特別練習了這種不晃動肩膀也能射擊的出槍方法，卻沒想到與他的第一次見面也成了最後的一次……”　　“甄英雄！”　　“別動！”　　“砰！”　　“啊……！！！”　　張永哲阻止的時候已經晚了，巴猜大喝一聲，掏出槍來的時候，腦袋上已經多了一個彈孔，顏冰，巧巧，都忍不住尖叫出聲，她們想不到，也想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要開槍？！　　巴猜的眼前一片血紅，他知道那是因為血從腦門泉涌而出造成的，甄英雄手裡的格洛克18式9mm手槍還在冒着青煙，巴猜仰着頭，向後踉蹌了兩步，矮小精壯的他竟強悍的硬挺住身子沒有摔倒，他顫抖着胳膊，為了殺手的最後一絲尊嚴而努力着，他想抬起槍口，瞄準甄英雄，儘管，他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扣動扳機的力量。　　太快了，巴猜恨，但他同樣佩服甄英雄，彷彿他早就知道自己會偷襲一般，他的動作完全搶在了自己前面！　　甄少爺再次將槍揣回懷中，不再去看巴猜，對常樂道：“偷襲之前先喊了一聲便不算偷襲了，他不是一個合格的殺手，卻算是個光明磊落的壞人，別讓他痛苦。”　　“是，少爺。”常樂掏槍抬臂，動作一氣呵成，子彈從槍口飛出，鑲入了巴猜的胸口，巴猜的努力最終成為泡影，倒地之前，他的眼睛已經被黑暗吞噬。　　這不像甄英雄！顏冰完全搞不懂甄英雄在想什麼了，只覺得這個冷血的人不是那個總沒有正經的輕佻男人，可她更清楚，甄英雄僅僅是在自己面前沒個正經罷了，他本就是一個對待敵人毫無仁慈可言的死神。　　他，只是穿回了殺手的外衣而已。　　下意識的，鈴木優美等人想要掏槍，但常樂等人的動作更快，六個人，六把槍，像是提前商量好了一般，分別瞄準了鈴木優美，張永哲，以及羅比，如此一來，冰恨天有數的幾個手下也不敢輕舉妄動了，鈴木優美更是十分清楚，自己的槍再快，也不可能同時幹掉兩個瞄準自己的人。　　槍口對槍口，陷入了對峙的僵持局面，但是就氣勢而言，顯然早有準備的甄英雄一方更盛，冰恨天的人甚至還沒想明白他為什麼這麼做，作為黑市拳大賽的承辦者，他居然故意引發了恐慌，難道他不知道這混亂可能帶來的後果嗎？　　羅比根本沒動，他把手伸入懷中，只是摸出一根雪茄罷了，很從容，也很淡定，甄英雄看着他，卻毫無動作，只是更從容的笑着。　　羅比劃着火柴，點燃雪茄，吐了口煙霧，這才笑着說道：“你說的對，巴猜不是一個合格的殺手，作為一個殺手，感覺不到你的殺機，他死的活該，甄英雄，你出槍真的很快，我自認為用你那種姿勢掏出槍來，是找不到準星的。”　　看到羅比如此鎮定，張永哲和鈴木優美等人的眼神中都閃過一絲驚喜，那是一種默契的閃光，即便沒有人看他順眼，也不禁佩服他的冷靜與沉着。　　“羅比，你知道你這輩子犯的最大的一個錯誤是什麼嗎？”甄英雄對阿東一揮手，洞徹一切的目光和嘴角玩味的勾起讓羅比心裏一沉，“你最大的錯誤，就是成為愛利絲的老師。”　　槍口頂腦門上了，羅比再牛也不敢動啊，無論他表面裝的多冷靜，巴猜被甄英雄一槍爆頭，對他都是不小的震撼，即便甄英雄顧念與顏冰的暗中協定，可也不代表他就沒有藉機除了自己的心思，羅比的慌亂終於壓不住了。　　“裝冷靜玩深沉，叼棵雪茄讓人以為你在裝逼，這招對我們少爺行不通。”阿東一把將羅比嘴裏的雪茄抽了出來，然後看着羅比，惋惜的搖了搖頭，“過去以為你是個挺厲害的角色，今天突然發現，你長了一張很白痴的臉。”　　羅比氣的嘴唇都青了，不止是他，包括顏冰再內的所有冰恨天的人都傻了，只見阿東狠狠的把那半截雪茄拽在低上，“撲”的一聲，雪茄炸了，冒出一團白煙，羅比暗藏的妙招居然被甄英雄輕鬆的識破了！　　“哇……！”甄英雄吃驚的表情簡直太做作了，根本就是在羞辱羅比，指着那團煙霧喊道：“看看，快看！雪茄里居然藏摔炮煙霧彈，太牛逼了！怪不得愛利絲說你永遠只抽半棵雪茄呢，哈哈，原來是怕嗆着啊。”　　羅比那臉青一陣紫一陣，就見甄英雄臉色一肅，道：“很遺憾，出門之前，不太喜歡煙味的愛利絲告訴我，小心別被你的雪茄嗆着。”　　顏冰終於察覺到不尋常了，甄英雄從過來之後，完全無視自己，而刻意針對羅比與鈴木優美，這是為什麼？！那感覺就像……　　“甄英雄，你……”　　“男人說話，女人不要插嘴！”甄英雄突然變臉，很嚴厲的吼了顏冰一聲，顏冰身子一顫，被他的咆哮嚇到了，而愣過之後，更加確定了自己的想法，甄英雄雖然很不客氣，但那完全是一種對自己人說話的口吻！　　果然，羅比也愣了，鈴木優美更是驚訝的望想顏冰，不安的感覺在突然之間轉變為莫大的恐懼，天啊，難道……　　遠處的人已經發現槍聲原於此處，不少人沖了過來，混亂的形勢一觸即發，羅比最後的手段既然被甄英雄識破了，那麼也就別無選擇，只能藉著混亂髮動反擊了！鈴木優美與張永哲對換了一個眼神，就在他們達成默契，準備有所動作之前，一陣嘈雜的腳步聲從四處湧來，鈴木優美橫掃一眼，蒼白的臉上除了驚訝，便只剩絕望了，義字會居然早有埋伏！　　至少有一百人從四處湧出，其中一大部分去阻止那邊的混亂，而另一小部分人則包圍了冰恨天，長槍短槍，每個人手中都有傢伙，其中唯一沒有拿槍的，就是那個走到甄英雄身邊，穿了一身風衣的青年。　　鈴木優美認得他，赫然就是義字會三十六堂的第一大堂口，青龍堂的林驍勇！　　“少爺，下次有事您得早吩咐，我太不容易了我，現在警察盯的這麼緊，我從恭弘=叶 恭弘狐狸那搞到這些槍，可費了不少功夫呢。”林驍勇這話頗有些故意說給冰恨天聽的感覺，掃了一眼，他的目光居然也停留在了鈴木優美的臉上，“這就是幹掉哈恩大叔的那個冰恨天的女叛徒？”　　此言一出，如驚雷劈落，轟的所有人耳膜狂震，鈴木優美臉色全無，只覺得腦子中亂成了一團，竟理不出一條頭緒來，而顏冰，則滿目驚慌，雙手無口，無法相信眼前發生的事實，果然！甄英雄所以早有準備，是因為他想在此處與鈴木優美攤牌啊！　　顏冰不理解，也理解不了，甄英雄的腦子被雨淋壞了嗎？難道他不知道，即便抓了鈴木優美，她也不可能老實交代背後的指使者嗎？　　不管鈴木那難看的臉色，林驍勇用很專業的目光品首論足，道：“長的不錯，身條也好，就是前後扁了點，不過包裝一番，以無碼女星推出，應該還是有市場的，少爺，我聽說長相冷的女人性慾其實都很旺盛，找人輪她逼供，不會是正中她下懷吧？”　　“王八蛋你找死！”聽林驍勇如此侮辱鈴木優美，張永哲飆了，可他動都未來得及動，五六把槍就頂到了他的腦袋上。　　林驍勇冷笑道：“我找死？小子，你落到我手裡，就是想死都沒那麼容易了，你生命線的長短，要看我的心情決定，呵呵，呆會把這小子給我押回去，少爺不是說他很喜歡鈴木優美嗎？拍片的時候讓他在旁邊給我看着，閉眼睛就給他支牙籤。”　　為什麼甄英雄什麼都知道？！鈴木優美想不通，羅比卻是非常清楚，只不過，他從未想過一向聰明的甄英雄今天會使出這麼鹵莽的手段。

# 第522章 奪寶與守寶

　　腦子稍微轉一轉，羅比就想通了，甄英雄所以選在這個時候與鈴木優美攤牌，是因為他想保住顏冰的命，可這也讓他非常氣憤，因為他覺得，即便甄英雄不這麼做，有自己的保護，顏冰一樣是安全的。　　羅比覺得，今天甄英雄死在這裏，鈴木優美達到了目的，露出狐狸尾巴的時候，正是自己在顏冰面前表現騎士精神的絕佳機會啊，可甄英雄此時攤牌，表示他非但放棄了引誘鈴木露尾巴的機會，還順便破壞了自己的計劃，羅比心中恨啊。　　雖然，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非常期待在顏冰面前表現自己。　　羅比還是把甄英雄想的太簡單了，沒有看到顏冰表情的他不知道，甄英雄還有更驚人的話沒有說呢。　　抬起槍口，甄英雄走到鈴木優美面前，望着她眼睛，欣賞着她目光中流動的不可置信，得意的笑道：“你現在是不是很驚訝，我的人是什麼時候埋伏在這裏的呢？呵呵，其實很簡單，我要抓你。”　　鈴木優美故做鎮定，“抓我？為什麼，我不過是夫人的一個手下罷了，抓我這樣一個小人物，用甄少爺擺如此大的場面嗎？”　　“你個手下，但你不是個人物，因為既不是哈恩的手下，也不是顏冰的手下。”甄英雄用槍口頂起她的下巴，一字一句道：“你是山口組的人，哈恩是被你殺掉的。”　　“山口組？哈哈，笑話。”鈴木想笑的自然點，但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況和猛然不受控制的局勢，她很難做到，“你說是我殺了父親？”　　“你們把我綁了的那天，羅伯特・諾森帶着山口組的人找上門來，小島夏子背叛世家，關於她的身份不需要再懷疑，她是山口組的人，當時，她挾持我進入電梯之後，我並未殺她，只是打昏了她而已，還有，她扣動扳機的手指被我割掉了，也就是說她慣用的那隻手根本無法開槍，你和哈恩兩個人進入電梯，她若醒過來，又怎麼可能兩個人都察覺不到呢？可以得到的解釋只有一個，哈恩分心的時候，被你從後面給幹掉了。”甄英雄朝顏冰望了一眼，沉聲道：“你為什麼殺哈恩，又為什麼殺小島滅口呢？想一想當時的情況，得出來的答案也就顯得理所當然了，你也是山口組的人，你不能讓別人發現你的身份，呵呵，殺了哈恩之後你極力幫助顏冰實施對義字會的報復計劃，居心之叵測，相信不用我再挑明了說吧？”　　鈴木優美望向顏冰和羅比，果然，顏冰迴避着自己的目光，面色古怪，而羅比則是一臉的淡然，目光輕蔑，原來他們早就察覺到了，並和甄英雄一起將自己蒙在了鼓中！　　“甄英雄，你做了一件蠢事。”羅比以為既然攤牌了，那自己怎麼也算是和甄英雄志同道合的夥伴了吧，嘆了口氣，剛要挪腳，阿東差點把槍口頂到他耳朵眼裡。　　“蠢的是你，羅比，你最蠢的地方就在於不該以為我比你蠢。”甄英雄轉過身來，不再去管鈴木優美，而是走到顏冰身邊，輕輕撥了撥她耳邊的青絲，這才對羅比說道：“你對你的夫人很忠心，關於這一點，無論顏冰還是我，都深信不疑，所以才敢把對付鈴木優美的計劃告訴給你知道，但少爺我不是白痴，看的出來你總想弄死我，我是一小人，又怕賊偷又怕賊惦念，咱倆就是這關係，即便有共同的目的，可達到那目的之後，也只能容下一人，更何況，你小子在達成目的之前就想幹掉我啊。”　　羅比眼神一凌，“甄英雄，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是不明白我的意思，還是不明白我們之間的關係？”甄英雄突然將顏冰摟入懷中，驚慌失措的顏冰想要反抗，奈何力氣太小，而當她看到甄英雄的目光之後，她愣了，貌似在做着最糊塗的事情的甄英雄，眼神卻是那樣的清澈，本以為他是破罐破摔，為了保住自己這條小命，傻瓜一般的想要與鈴木優美拼個魚死網破，可他眼神中的自信，卻不是單純的勇氣和莽撞，那是自信與睿智！難道，他又要耍什麼花招？顏冰猶豫了，她不再掙扎，雖然不明白甄英雄在想什麼，但他的眼神卻是要自己依從，顏冰妥協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做出如此小女人的反應。　　“羅比，你我的關係就像守護者與探險者，你守着寶物，而我想得到寶物，我們是不同的，一時的合作僅僅是為了不讓寶物落入他人之手罷了，當那些心懷叵測的人消失之後，我們又會恢復到敵對的關係，說到底，我們本就是敵人。”甄英雄嗅了嗅顏冰的髮絲，表情輕佻中又帶着強勢的認真，笑道：“顏冰只有一個，你不會讓她落到我手裡的，但是，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迫不及待的想把我幹掉，因為我們還沒有讓鈴木優美這個盜寶者消失呢，她奪寶是要毀寶，而我奪寶，是要帶回去珍惜的。”　　話里有話，又開始不分場合的沒個正經了，顏冰本在慌張甄英雄的所說所為，可聽他把話說的這麼露骨，粉面還是抹了淡淡一層醉紅，而這情不自禁的一瞬間嬌羞，犹如一記重鎚悶在了羅比的胸口，彷彿震的心都碎成了片，天啊，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居然任由甄英雄那流氓褻瀆？！　　羅比幾乎是咬着后槽牙在說話，儘管心中已經猛然醒悟，可顏冰沒有承認，甄英雄不把話說明白，羅比就仍然抱着一絲幻想，他還在等，即便形勢對自己不利，仍然有一個即將來臨的翻盤機會。　　“甄英雄，我聽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今天你們總是在不斷的明知故問或者裝糊塗，少爺我真有點煩了，球球的，好，那我就讓你們都明白明白吧。”甄英雄伸了個懶腰，突然問顏冰道：“怎麼，是時間還沒到，還是你們準備好朝我撞過來的車晚點了呢？”　　此言一出，鈴木優美和羅比再也掩飾不住他們的表情了，惟有最理智的張永哲早就料想到了這個最壞的結果，朝顏冰低啐了一聲，“賤人！”　　“最賤的就是你！”甄英雄一揮手，林驍勇的人將除了顏冰和巧巧以外的所有人都集中到了一起，“張永哲，我始終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抱鈴木優美的大腿，你就不怕走上哈恩的老路？”　　對於甄英雄的挑撥離間，張永哲只是吐了口唾沫，非常不屑，這多少讓甄英雄感到些驚訝，他竟然對鈴木優美死忠至此，難得，又另人費解，再想到羅比對顏冰的忠，他自嘲的笑了笑，自己又何嘗不是太執着了呢？　　“從比賽開始之後，顏冰就刻意不與我老爹和蘇影見面，開始我沒當回事，直到前天顏冰親口告訴我今天你們的暗殺手法之後，我才恍然大悟，高，真的很高。”甄英雄的話是對羅比等人說的，但他的眼睛卻看着顏冰，而顏冰，目光閃爍，現在她已經沒有說話的立場了，一切都被甄英雄所掠奪，“少爺以為自己算計人算計的夠細微了，沒想到顏冰比我更細，先前的迴避，只為了今天的暗殺，呵呵，好在當時我見她上船，心裏總覺得不安，沒有讓老爹和蘇影去見她，不然吃了閉門羹的他們，今天聽說她主動要求見面，真得瘋了似的衝過來，那就正中你們的下懷了。”　　他全知道了！羅比和鈴木優美臉色很陰沉，他們都覺得對方是叛徒，可誰也沒想到，最大的叛徒，居然是視甄英雄為最大敵人的顏冰！　　“甄英雄，想騙人，也要找一個高明的謊話。”羅比笑着，卻有些牽強，甄英雄的話讓幻想剛要破滅的他又燃起一絲希望，“前天夫人親口告訴你的？哈哈，不可能，前两天夫人都和我們在一起！”　　“在我家裡，我知道，因為我就在我自己的房間里。”甄英雄讓羅比的表情僵住了，顏冰臉紅如血，女人的矜持，長久以來形成的高傲，都讓她想反駁，可甄英雄太了解她了，根本不給她說話的機會，“我和你們的夫人在一個房間里。”　　“你放屁！”羅比咆哮。　　甄英雄不理羅比，卻看著錶情怪異的鈴木優美，笑道：“我想，巧巧那天不在，幫顏冰整理衣服的人，應該是你吧？”　　鈴木優美的臉色更難看了，而顏冰此時終於知道那天甄英雄為什麼要偷走自己的內衣了，原來他在當時，已經為今天做好的打算！

# 第523章 以真心服人

　　“她的內衣少了一半，你沒覺得奇怪嗎？”　　鈴木優美渾身一震，狠毒的目光直逼顏冰，咬牙切齒的說話彷彿是一種詛咒，“顏冰，你當真夠賤！為了這個小白臉，你居然忘記過去的仇恨？！”　　羅比感覺自己渾身的血液都在逆流，憤怒在肚子里膨脹的想要爆發，可身體卻沒有半分力氣，甚至想要癱倒，夫人，居然對甄英雄死心塌地了？羅比不願意相信，可看看鈴木優美的反應，在看看靠在甄英雄懷裡，垂首不語，更沒有掙扎的顏冰，他不得不信。　　顏冰沒有了往日的高傲，僅僅像個柔弱的女人，尋找到了一個依靠，那依靠，是甄英雄的肩膀。　　如果甄英雄當時不在房間里，是不可能知道顏冰的內衣少了一半的，鈴木優美髮現的時候亦覺得奇怪，但顏冰沒說什麼，她又沒發現什麼，便沒有問，哪想到，一切，都是甄英雄的傑作！　　“首先，少爺我自食其力，不是你所謂的小白臉，其次，她復讎就等於被你利用，你說她會那麼傻嗎？”甄英雄望着鈴木優美，表情一肅，低沉着聲音，道：“鈴木優美，有件事情你給我聽好，希望顏冰活着的人，不只是我甄英雄一個人，還有甄天，蘇影，還有愛理絲，是誰在指使你做事情，你說不說並不重要，因為義字會得罪的人多了，被人惦記也不新鮮，多一個少一個無所謂，但是，惦記顏冰的人……一個都別想活！”　　不等鈴木優美等人反應過來，甄英雄一聲大喝，“把他們都押到一邊，汽車會從東面的船廠后衝過來，別讓那幾個作死的東西發現到這裏的異常。”　　林驍勇照着甄英雄的話做了，將幾個人押的遠遠的，而他帶來的另一撥人，也鎮壓住了各個組織的躁動，將剛才的槍聲解釋為義字會與冰恨天的‘私人恩怨’，道上有道上的那一套規矩，人家的私人恩怨與己無關，是不能多管閑事的，他們能做的，就是見證。　　其實，見證，和看熱鬧，在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鈴木優美終於明白甄英雄為什麼無所顧及的開槍了，他對現在的形勢太清楚了，開槍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那些小組織注意到這裏的混亂，並成為見證人，以次讓所有人都清楚知道義字會與冰恨天有矛盾，呆會汽車撞過來，不管他甄少爺能不能抓到人，別人都會以為這是冰恨天做的，而甄英雄更清楚的是，為了掩飾引擎的轟鳴聲，冰恨天準備的車子都藏匿在嘈雜的船廠附近，那裡噪音很大，根本不可能聽到槍聲，所以他才敢肆無忌憚的開槍！　　鈴木優美的心很亂，現在的她完全處於被動局面，等待自己的，將是殘酷的折磨與逼供，十三年的潛伏功虧一簣了，失落之餘，鈴木甚至想和甄英雄同歸於盡，可是，身邊的槍口，實在太多了……　　“甄英雄，你到底要做什麼？”顏冰見阿東等六人走遠了幾步，圍成了一個小半圓，刻意保持在可以聽到交談的範圍之外，立刻掙脫了甄英雄，“這是你的意思，還是甄天的意思？”　　甄英雄笑了笑，“是我的意思，但還要看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顏冰不明白甄英雄在說什麼，冷笑中，是揶揄和無奈，“現在說這個還有用嗎？甄英雄，你知道你剛才都做了什麼？”　　“我做了什麼？”甄英雄玩味的反問了一句，曖昧的目光讓顏冰受不了。　　顏冰臉上一紅，繼而氣道：“你與鈴木優美攤牌，我們之前的合作還有什麼意義嗎？不知道指使鈴木的人究竟是誰，不知道殺手世家裡還有多少他們的人，只抓住鈴木，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價值！你是白痴嗎？！”　　“我說過，一切還是要看你的意思。”甄英雄低頭看了看時間，道：“還有三分鐘，汽車就會衝過來，冰兒姐，你現在有兩個選擇，一，和我回漢宮……”　　“不可能！”顏冰斷然拒絕，“甄英雄，我答應放棄過去的仇恨，但不代表我心裏真的不恨，二十三年，時間可以重新來過嗎？義字會留給我的傷疤，能撫平嗎？我不會報復，但也絕對不會把自己的命交給你！”　　甄英雄早就料到顏冰的固執了，“可是當初我們立下賭約的時候，你說過，只要我贏了你……”　　“你贏了嗎？”顏冰瞪着甄英雄，氣憤道：“你完全破壞了我們的賭約，你只想把我的命保住，卻沒有全力對付鈴木優美，你是在同情我，憐憫我？甄英雄我告訴你，這樣的施捨我不需要！”　　甄英雄愣了愣，然後是無奈的苦笑，越笑，他的聲音越大，越笑，苦澀的味道越濃，顏冰死死的盯着他，卻費解他在笑什麼，而巧巧，早就迷糊了。　　“其實我早就猜到你會這麼說。”甄英雄的笑嘎然而止，聳聳肩膀，道：“顏冰，你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讓我贏這場賭博，只是因為你沒有勇氣面對新的生活，你想套出鈴木優美後面的黑手，不光是想彌補至今為止對愛利絲的虧欠，也想一死了之，我告訴你，門都沒有！”　　顏冰的臉色很陰寒，但目光很複雜，甄英雄說到了她心中的痛處，她確實不知道應該怎麼面對以後，因此做好了死的打算，甄英雄的強勢，讓她感覺到了不安，他在逼自己去面對不敢面對的一切。　　“我的事情，已經不需要你費心了，我馬上就會離開朗朗市。”　　沒等甄英雄說話，巧巧就慌了，“小姐，離開朗朗市，您的處境會很危險的……”　　“你閉嘴！”顏冰喝道：“我沒有讓你跟着我，你留在朗朗市照顧愛利絲吧，我的事情不用你們操心！”　　“不，小姐，我不要離開你身邊！”巧巧沒想到顏冰會這麼生氣，有些慌亂無措，可看向甄英雄，卻是又嗔又怪，顏冰離開朗朗市，意味着什麼，甄英雄不可能不知道，她在怪甄英雄沒能將顏冰留下來。　　不知道冰恨天中還有多少鈴木優美安插的人，離開朗朗市，顏冰就會被這些人視為報復的對象，她的生命將毫無保障。　　甄英雄沒有絲毫慌亂，“你想離開朗朗市，也要問問我是不是同意。”　　顏冰眼神一凌，“你想用強把我留下？”　　“少爺是個喜歡用強的人嗎？我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甄少爺吹牛皮向來是不打草稿的，頓了頓，嘴角壞壞的一勾，盯着顏冰的胸口，又補充一句讓人很難區分是無恥還是認真的話，“對你，我還要以真心服人……”　　顏冰總覺得他的眼睛能透視一般，被他這麼盯着看，好象自己沒穿衣服，赤裸裸的站在他面前似的，不由得渾身不自在，“你到底要說什麼？”　　“我要說，我們的賭局還沒有結束。”甄英雄抬起頭來，跨前兩步，走到顏冰面前，低頭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道：“我要徹底贏你！”　　攝人的氣勢，霸道的話語，顏冰小退半步，臉蛋兀自有些紅，“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形勢已經如此，你還說這些沒用的做什麼？”　　“顏冰，我只問你一句話。”甄英雄嚴肅道：“我若贏的你無話可說，你會不會願賭服輸，把命交給我？”　　顏冰本想斥罵他的天真，可看到他目光中的固執，自信，與期待，顏冰迷惑了，但她依然覺得甄英雄在痴人說夢，她了解鈴木優美，那個女人，不怕死，哈恩說過，一個成功的殺手，不是他的技藝如何高超，也不是他殺過多少人，而是，他可以殺死他自己，鈴木優美，就是個成功的殺手，她什麼都不會交代的，甄英雄什麼也問不出來。　　“如果你能贏，我就把命交給你。”顏冰突然覺得甄英雄很可憐，說這話的時候，竟是用一種安慰的口吻。　　甄英雄並不在乎顏冰的態度，因為換做任何一個人，這個時候都不會相信他的，他要的，只是顏冰的一句話。　　“一言為定！”甄英雄又笑的淫蕩了，“對了，我們發生關係那天，沾着你落紅的大褲衩子被我拿走了，你知道吧？”　　顏冰差點氣暈過去，又是羞，又是怒，又是覺得莫名其妙，這都什麼時候了，這臭小子嘴裏怎麼還是沒正經啊？

# 第524章 落紅的用途

　　沒等顏冰罵，就聽甄少爺完全不象是在開玩笑的說道：“如果我把那個東西拿給愛利絲看，你覺得她會傷心嗎？”　　顏冰一張小臉立刻失去了血色，氣的竟不知該說什麼了才好，“甄英雄，你……”　　“或許，她會徹底的幻想破滅，因為你不可能是她的媽媽，又或許，她知道喜歡的男人和敬愛的媽媽發生了那種關係，會傷心欲絕……”甄英雄彷彿是在喃喃自語，完全無視顏冰難看的表情，“又或許，雙重打擊之下，她連活着的勇氣都沒有了，呵呵，有時候我在想，人的希望與絕望，其實只有一線之隔，那一條線，有可能只是一個謊話，所以世界上的謊言才有善意與惡意的區分。”　　“你無恥！”顏冰腦子里實在想不到其他的話了。　　“少爺我從來都沒說過我不無恥，我是一流氓，而且是一流氓中的流氓，但你放心，流氓講究層次，作為最高層次的流氓，我不會用這個要挾你的，我會讓你輸的心服口服，但是……”甄英雄語氣一轉，“如果我贏了，你賴帳，那我真的會那麼做的，因為，說謊的是你，而我，只是把實話說出來罷了。”　　說，自己恐怕是永遠也說不過甄英雄了，顏冰的腦子亂成了一團，她想不明白甄英雄到底哪來的那麼多鬼主意和歪理論，更想不通他究竟還能怎麼做，她發現，自己以為一直被算計着的甄英雄，早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便將自己算計了，只不過，他這個流氓的人，總是採用一些荒唐的流氓辦法，讓人根本無法理解他的所作所為，因此也就更猜不到他的目的了。　　人能算計到如此地步，顏冰真的懷疑甄英雄還是不是個人，不光是因為他的主意多，更因為他無恥的做派。　　甄少爺總說，自己是個小心謹慎的人，當初他偷走那條沾着血的褲衩，其實並沒有想到今天可以派上用場，只不過是想着以後以此來威脅顏冰罷了，不過現在看起來，這條褲衩能起到的作用，並沒有偏離他當時擔憂的方向，只不過使用的方式發生了一點改罷了。　　“時間要到了。”甄英雄再一次看錶，然後做了個深呼吸，對顏冰道：“還記得嗎？我說過，害怕，就閉上眼睛，因為你現在不只是顏冰，還是少爺我的女人，今天我做了這麼多讓你覺得費解的事情，就是要你知道，與鈴木優美的這場賭局我們可以雙贏，因為我們可以把賭注合在一起，顏冰，我把命，壓在你身上了。”　　背後已經聽到了汽車轟鳴和混亂，阿東等人齊齊拔出了手槍，望着依然淡定的甄英雄，顏冰完全懵了，她沒能聽懂甄英雄的話。　　“巧巧，照顧好你家小姐。”甄英雄朗朗一笑，說不盡的帥氣，說不出的瀟洒，卻說的人腦袋亂成一鍋糨子，“記住，當鈴木優美問起來的時候，除了關於一心的事情不能說，其他的，都可以告訴她，從現在開始，才是我們的最後一把牌，誰輸誰贏，還說不定呢。”　　轉過身去，面對着遠遠直衝而來的七八輛汽車，甄英雄無比從容的慢慢抬起了槍口，好象要射擊，卻又突然回過頭來，很臭屁道：“怎麼樣，我是不是很帥？”　　“帥個屁！”顏冰終究還是說了髒話，自認為聰明絕頂，可在甄英雄面前，卻變成了傻瓜中的傻瓜，顏冰兀自搞不清楚甄英雄的意圖呢。　　“把現在這個背影記住吧。”甄少爺轉過身去，笑的有些高深莫測，但也無法掩飾對未來的不安，“下次再見到我時，我可能會很衰……球球的，兄弟們，開工！”　　話一落，阿東大喝一聲，六虎對着飛馳而來的汽車，不停的扣動着扳機，槍聲連成了一串，嚇的一群觀眾慌忙藏身，生怕殃及池魚。　　沖在最前面的車，駕駛者正是托尼，一切都如計劃般進行着，他老遠就看到甄英雄與顏冰站在岸邊，雖然有些奇怪甄天和蘇影為什麼不在，雖然看到了甄英雄帶了幾個保鏢，可如此短的距離，並沒有給他足夠的時間去思考，最近幾天只覺得渾身不舒服的他，一心想要殺掉的只有甄英雄一個人罷了，因此，他非但沒有減速，還把油門踩的更深了，當他發現甄英雄朝自己抬起槍口，似乎早有準備之後，根本就來不及撤退了。　　“乓乓乓”的聲音不斷響起，機器蓋子上火星飛濺，凹坑不斷出現，擋風玻璃被子彈穿透，好象畫了一副蜘蛛網，還未來得及細看，玻璃已經‘嘩啦’一聲碎成了渣子。為了不讓自己的腦袋上多出兩個孔，托尼早已縮下了身子不去看前面，並來回來去的擰動着方向盤，左右閃躲的同時，並沒有改變大方向，他放在副駕駛位上的手槍和手雷，根本就沒機會使用，托尼回頭掃了一眼放在後排座位上的潜水專用的氧氣瓶，氣的大罵：“FUCK！這和計劃的完全不一樣！”　　根據顏冰的原計劃，她會在今天早晨上船之前，將甄天與蘇影約來岸邊指定的地點見面，而甄英雄定然會不放心的跟過來，他們身邊帶着的，肯定是親信，如此一來，暗殺的條件就備齊了，托尼等人會駕車從船廠飛馳而來，用最野蠻的辦法完成這最後的一次暗殺，衝撞，槍掃，手雷，任他甄英雄有幾條命，任他周圍有多少保鏢，都不夠瞧的，而之後，將車沖入大海，直接潜水離開，附近不遠的岸邊已經準備好了快艇，義字會慌亂之中，根本沒有閑暇去追捕，可以說，撤退的計劃安排的天衣無縫。　　衝撞甄英雄之時，顏冰只要跳入海中，自然有羅比等人相救，也不會被子彈和爆炸誤傷，貼在岸邊，即便汽車沖入大海也不會傷及到他們。　　做出這樣一副受害者模樣，即便義字會懷疑這是冰恨天做的，可周圍的人卻不會那樣認為，只會以為義字會得罪了什麼人，反把冰恨天連累了，到時候甄天父子以及他們的親信全死了，全興林夕照出來主持大局，代表義字會給冰恨天賠個不是道個歉，在以後的日子里增進往來，似乎就變的順理成章了，恐怕連義字會的人也不會為此而感到奇怪。　　可以說，顏冰的計劃是完美的，因為她顛覆了一直以來的小心謹慎，在最後一次暗殺行動中爆發如此的大場面，確實出人意料，而且還為以後冰恨天接近義字會留下了伏筆，即便是甄英雄得知之後，也是倒抹一把冷汗。　　可是現在……　　托尼到現在還沒有想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他的車左右擺動，擋住了後面的車，後面的人看不到前面的形勢，心知發生了不對勁，見托尼不減速，他們也只有跟着沖。　　托尼後面的車是最倒霉的，被托尼晃開的子彈都招呼在這輛車上，對着駕駛位的擋風玻璃被一顆子彈穿透，幾朵血花濺在了玻璃上，接着右前輪胎也被擊中，輪轂搓着地面，摩擦聲幾乎穿透人的耳膜，輪胎磨破之後卡住了車軸，在接近到距離甄英雄只有三十幾米的地方時，車子方向突然失控，一個側滑，在慣性作用下，橫過來的汽車‘騰’的一下翻轉了過來，機器蓋子在一團白煙中‘嘭’的彈開了，車頭起火，可側倒過來的車子依然向前滑行着。　　後面的車為了躲閃，紛紛扭轉方向，車速太過，很難在讓車頭對準甄英雄了，就在此時，七虎帶來的十四個手下紛紛跳下車來，手裡抄着霰彈槍，AK47等火力強勁的傢伙沖了上來，對着幾輛失去方向的汽車就是一通亂轟。　　托尼能感覺到車門被打扁了，他非常清楚，如此火力下，一但車子停在了岸上，自己想死的好看點都難，於是微微仰起頭，恰好看到甄英雄抬着槍口，站在十米之外對自己微微一笑，“靠！”　　槍口火星一閃，托尼緊拉一把方向，子彈擦掉了他臉上的一快肉，好歹是撿了條命回來，甄英雄朝側面飛撲的同時，巧巧也抱着顏冰跳落了水中，托尼的車子從她們兩人頭頂飛了過去，直扎入海。　　阿東六人彈夾里的子彈已經打光，見還有衝過來的汽車，紛紛向兩邊逃躥，好在十四個手下跟上的及時，火力又夠猛，起到了一定的掩護作用，八輛車子，被打翻了三輛，其他五輛沖入了海中。

# 第525章 碼頭的混亂

　　翻過來的三輛車子，有兩輛當場爆炸，似乎是因為油箱中彈的緣故，傷及了周圍了一些‘觀眾’，好在是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沒有爆炸的那輛車，車前也燃起了火苗，一但汽油泄露出來，爆炸也是早晚的事情，但不確定裏面的人是不是死亡，阿東等幾個人還是將其包圍，而其餘一眾手下迅速衝到岸邊，對着汽車落入的水面就是一陣痛掃，子彈密密麻麻，水面上濺起的水柱無數，好象大海都被燒的沸騰了一般。　　甄英雄沒打算放過一個活口！被林驍勇等人押回來的鈴木優美心中戰慄，方才發生的一切都被他們親眼目睹了，從汽車衝過來，到槍聲沉寂，只有短短不到兩分鐘的時間，看着燃燒的汽車，聽着車裡面傳出來的慘叫，看着海面上浮出的殷紅被海浪衝散，只覺得毛骨悚然。　　義字會，太可怕了！在場無一人不是這麼想的。　　甄英雄把顏冰和巧巧拉上來，水性不是很好的顏冰早已是暈頭轉向了，根本沒有看到遠處的甄天衝過來，現在她只想揪住甄英雄的脖領，狠狠的抽他幾個嘴巴。　　林驍勇的人再次攔住了人群，包括甄天，這是甄英雄親自吩咐過的，誰都可以靠過來，惟獨甄天和甄三國不可以。　　“怎麼樣？刺激嗎？”甄英雄看看顏冰，又看看鈴木優美，也不知道這話到底是對誰說的。　　“哼，臭男人，賤女人，你們到真是一對兒！”鈴木優美朝顏冰吐了口唾沫，換來的，是常樂掄圓胳膊的一個大嘴巴。　　“你想死！”張永哲向前一撲，塗小鬍子一腳蹬在了他的小腹上，張永哲身子向前一蜷，口水噴了一地。　　甄英雄根本不看他們，而是盯着表情木然的羅比，直覺告訴他，羅比才是最危險的一個人，“羅比，看在你多年照顧冰兒姐的份上，我不想殺你……”　　“甄英雄，你我只能活一個，這就是命，你我的命！”羅比不等甄英雄說出早就準備好的話，望了一眼顏冰，繼而轉過頭來看着甄英雄，冷笑着道：“你說的對，你是奪寶者，但你記住，不殺我，我會把你從我這裏奪走的一切都搶回來！”　　甄英雄搖了搖頭，他想告訴羅比，顏冰不屬於任何人，自己要搶奪的不是顏冰這個人，而是她的心，他想告訴羅比，虜獲一個人是犯法的，但虜獲一個人的心並不違法，但甄英雄也知道，羅比根本不會明白自己的話，他這種人，永遠不會知道什麼是感情的，即便，他正在被感情這種東西折磨着。　　或許，也因為在羅比的字典的中，根本沒有‘法’這個字吧。　　“你最想奪的不是任何東西，而是我的命吧？”甄英雄對左右擺了擺手，然後對羅比道：“今天我本能殺你，但我剛才說了，看在冰兒姐的面上，我不殺你，你可以罵我無恥，但我很公道，你先前暗殺我，我傷了你，你今天依然要殺我，等等等等，羅比，今天我放過你，一切的恩怨都應該過去了，但下次你我再次槍口相對的時候，我們兩個就真的只能有一個留在這世界上了。”　　甄英雄如此一說，明顯是要放羅比離開，常樂急道：“少爺，不能讓他走……”　　“讓他走！”甄英雄喝道。　　顏冰有些感激甄英雄，畢竟羅比一直對他忠心耿耿，固然他們二人水火不容，可顏冰還是不想看到他們殘殺。　　羅比哼了一聲，看了看鈴木優美，不屑的笑了笑，似乎在諷刺鈴木優美的計劃終於失敗，又看了看顏冰，眼神複雜，卻沒有了往日對她的敬畏，他的目光中，寫滿了不甘。　　“甄英雄，你會後悔的。”　　“少爺做事，從不後悔。”甄英雄目光銳利，與羅比針鋒相對，“人活在世上，難免做幾件蠢事，而後悔與不後悔的區別，在於彌補的能力，羅比，我有這個能力，所以你好自為之。”　　“甄英雄，人太自信，是要吃虧的。”　　“自信是對自己的一種勉勵。”　　與甄英雄耍嘴皮子，永遠不會佔到便宜，羅比冷冷一笑，不理對着他的槍口，旁若無人的離開了，“後會有期。”　　如果可以的話，少爺這輩子都不想再看到你，甄英雄苦笑着搖了搖頭，剛上前要對鈴木優美說些什麼，遠處突然響起了警鳴，不光甄少爺，所有人都是臉色大變，聽那喧鬧的聲響，這得來了多少警察啊？！　　警察是貓，而在場的黑幫份子都是屬耗子的，一聽見警鳴，立刻亂成了一鍋粥，見洞就鑽，恨不能趕緊跑掉才好，甄天也納悶，黑市拳大賽是得到白耀天默許的，現在為什麼會有警察衝過來？　　甄天正納悶呢，就聽甄英雄大喊道：“有條子，大家快撤，從船廠方向離開！！！”　　不喊則已，一喊，就像是個亂陣中的指揮官一般，給眾耗子們指出了一個逃命的洞口，反應快一點耗子早就鑽到車裡，聽聞甄英雄的話，一腳油門給到底，朝車方才托尼等人衝出來的船廠飛馳而去。　　信任甄英雄，卻絕非盲目的，黑社會的人不但不傻，相反還精明的過頭，所以信任甄英雄，一來是因為義字會是黑市拳的組織者，一旦這裡有人被抓，義字會的處境最糟糕，二來，所有人看過剛才甄英雄的雷霆手段，都對他有種信服，再者，所有人都承認他頭腦靈活，既然殺手剛剛才從那邊衝過來，證明那邊暫時肯定是沒有警察的，這群耗子們自己也思考過一番之後，又有什麼理由不信任甄英雄呢？　　鳳凰城的飛車黨首當其沖，四五輛車開的輪胎幾乎離開了地面，風一般的消失了，眾人見那邊並沒有發出動靜，更肯定那方向的安全了，於是，如大壩決口，更多的人水瀉一般朝那方向涌去。　　甄英雄帶來的人都在喊着朝船廠方向逃躥，甄天察覺到不對勁了，但耿南等人已經擁他上車，強行帶他離開了，甄天莫名其妙的來，莫名其妙的離開，最後還是莫名其妙，沒搞懂甄英雄到底要幹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警察的到來，與他有關！　　警察即將到來，造成了巨大的混亂，幾百人亂成一團，義字會的人分心之餘，最驚喜的莫過於鈴木優美和張永哲了，趁着常樂和塗小鬍子走神，兩人極有默契的同時動手，鈴木撞了常樂一個跟頭，張永哲一拳掄在了塗小鬍子的臉上，將他打昏倒地，然後不做絲毫停留，兩人一起撲向了甄英雄身後的顏冰。　　甄少爺正在阻止慌亂，一個走神，兩人已經晃過了他的身邊，顏冰沒想到突生變故，甚至來不及驚訝，下意識的就要跑，巧巧擋住顏冰，收起雨傘當成棒子，朝張永哲刺過來，動作一氣呵成，敏捷不失氣勢，可惜挑錯了對手，張永哲稍側身子避過傘尖，右手抓住巧巧的胳膊反向一擰，巧巧痛呼一聲，張永哲的左手已經掐住了她的脖子，以她做掩護，擋住了甄英雄的槍口。　　相比起巧巧，鈴木抓顏冰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右手扣住顏冰的雪頸，長長的指甲幾乎鑲入她的肉中，望着一臉憤怒卻投鼠忌器不敢開槍的甄英雄，鈴木難以壓抑得意的大笑道：“甄英雄，你也有料不到的事情吧？哈哈哈，顏冰落到我手裡，誰輸誰贏還不一定呢！”　　警鳴聲越來越近，甄英雄的慌亂在鈴木看來是那麼值得欣賞，沒想到起死回生的感覺是如此享受。　　甄英雄故做鎮定道：“放了她，我可以不殺你。”　　“哼哼，你覺得我會那麼傻嗎？甄英雄，你真的很可怕，但很遺憾，你失策了！”鈴木優美表情一沉，“放了我的人！”固然得意，但鈴木優美同樣害怕警察，此地不宜久留，必須趕快離開才是。　　阿東等人圍起了鈴木和張永哲，卻怕傷了顏冰，同樣不敢亂動，只見甄英雄的嘴角抽搐了幾下，終於擺了擺手，“放了他們！”眼神犹如野獸，任誰都能看出他壓抑的殺氣。　　可惜，這殺氣在鈴木看來，是那麼無謂，在張永哲看來，是那麼可笑，而無助的，甚至絕望了的顏冰看到眼中，卻是心底一顫，她害怕，怕被殺，但看到甄英雄的眼神，她愣了，她總覺得，那小子的眼神中，有一絲被隱藏的得意，聯想到他剛才對自己說過的話……

# 第526章 警匪一家親

　　鈴木優美和張永哲押着顏冰與巧巧，鑽進了一輛商務車，三輛車子飛一般的消失在了視線中，似乎只是眨巴眨巴眼的功夫，停車場就已經空蕩蕩了，只剩下了有數的兩輛車子沒有離開，那是甄英雄和阿東等人乘坐的車子。　　七虎的十四個手下以及耿南，林驍勇一眾人，都在剛才的混亂中一起消失了。　　冷風吹過，彷彿吹散了霧氣，也吹走了陰鬱，甄英雄板着的臉孔突然一松，長長的吐了口氣，什麼擔憂，什麼憤怒，什麼無措與自責，在他臉上通通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疲憊中的一點點得意，和幾許擔憂。　　“球球的，阿東，少爺的表演還行嗎？”　　“行，不是一般的行。”阿東笑道：“少爺，我看您洗手之後可以去拍電影，估計奧斯卡的小金人能擺滿您的床頭。”　　“我看是擺滿一屋子才對。”常樂捂着被鈴木優美撞痛的胸口，蹲在地上拍着已經昏過去的塗小鬍子的臉，哭哈哈的笑道：“少爺，你能拿最佳男主角，是不是把最佳男配角頒給我啊？操，那臭娘們有點力氣，等你抓着她，把她給我做老婆算了，我給丫搗鼓床上去，看看是不是也這麼給勁。”　　其他幾人也是滿面輕鬆，似乎剛剛贏得了一場勝利一般，興奮，喜悅，讓人莫名其妙，“常樂，你想娶老婆想瘋了吧？快槍手還想製造性高潮，成不成啊？我看還是把她讓給我吧，哈哈。”　　“我是快槍？宮震，低頭看看你的大肚腩子，你丫是短槍！”　　“球球的，正經點，說話都像個流氓似的。”　　常樂有點委屈道：“少爺，我們本來就是流氓。”　　“去，滾！”阿東踢了常樂的屁股一腳，“少爺讓你正經點，你就正經點，難道你還要做一輩子的流氓啊？靠，我們是有大志向的人，以後不做黑社會了，你愛做，自己去做，別把我們也拉上。”　　正說著呢，扎馬尾的小個子程中華以及大鼻子連進拎着兩個黑色皮箱走了過來，“少爺，您要我們準備的東西。”兩人把皮箱放在了甄英雄腳邊。　　甄英雄點了點頭，聽着警鳴已經快到面前了，將手裡的槍丟給了阿東，說道：“你們也趕緊離開吧，剩下的事情交給我就好了。”　　“是，少爺！”六人齊聲應了一聲，跑向了他們來時乘坐的那輛車。　　阿東六人的車子才從船廠方向消失，十七八輛警察就趕到了現場，將甄英雄團團圍住，甄少爺坐在箱子上，很冷靜，很淡定。　　五六十穿着便衣或制服的警察從車上下來，手持長槍短炮，以車子或車門做掩護，瞄準了甄英雄，彷彿他比拉登大叔還危險，而還有幾個人看到了停在遠處的甄英雄的車，想要過去將其包圍，卻聽到有人拿擴音器喊道：“全部原地待命，不許亂動……說你們幾個呢，聾啊？！”　　幾個警察挺委屈，回過頭來一看，原大隊長抄着喇叭雖然是朝甄英雄走過去，可果然是對着他們幾個人叫喚。　　你不去吼賊，吼我們做什麼啊？　　“甄少爺，挺熱鬧啊。”原野看着三輛燃燒中的汽車，又看了一地的空彈殼，把喇叭關掉，臉色一沉，對甄英雄道：“你丫到底要玩什麼？昨天你好象不是這麼說的，這場面也太大了吧？”　　“場面大小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八輛車，地上三輛，海里五輛，死了幾個還不確定，這事怎麼善後，我還真得倚仗你了。”甄英雄站起來拍拍屁股，對着箱子呶了呶嘴，笑道：“幾百萬的上等貨，純度夠高，量夠大，恭喜你立了大功。”　　原野上前揪住甄英雄的脖領，氣就不打一處來，“你丫別說的這麼輕鬆，打了一地的子彈，死傷這麼多人，你讓我怎麼幫你善後？你小子要是沒有能耐控制場面，就別讓我也擺這麼大陣勢！”　　“死傷這詞用的不恰當。”甄英雄撥開了原野的手，道：“只有死的，沒有傷的，不過就死掉的人數而言，在黑幫黑吃黑的火拚中，倒也算不的多，再說，這幾個都是死有餘辜的人渣中的敗類……”　　原野懶得聽甄英雄的歪論，“人是你殺的？”　　“你哪隻眼睛看到了？”甄英雄明顯是在抵賴，“原野，如果我是罪犯，答應與我合作的人也乾淨不到哪去，所以你還是別在這關節口打我的主意好，不然就是自己抽自己嘴巴。”　　“打你主意？我他媽早讓你拽下水了！”原野罵了一句，轉過身招呼過了兩個手下，然後又對甄英雄道：“我幫你，但你別忘了答應我的事情。”　　“忘不了，不然昨天也就不告訴你關於伊蓮娜的事情了。”甄英雄伸手道：“東西呢？拿到了嗎？”　　“拿到了，不過我倒很想扔了它。”原野正摸兜呢，跑過來的手下一見甄少爺伸手，掏出銬子就要銬，另一個人則打開了甄英雄腳邊的箱子，白粉！　　“甄英雄，你被捕了！”　　甄英雄瞥了小警員一眼，什麼話都沒說，因為不需要他說什麼，就聽原野道：“邊獃著去，誰讓你銬他了？”　　“頭兒，他販毒！”　　“販你個頭。”原野眼一瞪，“他是我的線人，這裡有情況就是他給我的消息，交易雙方已經跑了，還他媽不給我去追？！”　　兩個警員都傻了眼，義字會的太子居然是原野隊長的線人？他們倆不是水火不容的嗎？可原野這麼說了，他們也不得不信，畢竟，如果甄英雄真的販毒，也不會所有人都跑了，反就他一個人在這裏等着被警察抓。　　副隊長帶隊，留下一小部分人勘察現場，餘下人響着嗷嗷的警鳴去貓捉老鼠了，原野覺得挺對不起兄弟們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可能抓到根本就不存在的販毒組織。　　原野從褲子口袋裡掏出一個紅色的，小巧精緻的盒子，隨手丟給了甄英雄，表情不屑，卻同樣不解，“你大半夜的給我打電話，就是讓我去找伊蓮娜要這麼個玩意兒？靠，甄英雄，你最好別讓我知道你又在玩兒我。”　　甄少爺打開小盒子，一陣柔和的光芒映了出來，恰在此時，晨曦穿透了薄霧，太陽從海平面跳躍而出，鑽石反射着朝陽的光彩，奪目，絢麗，小盒子里裝的竟是個鑽石戒指。　　甄英雄的手有點顫抖，小心翼翼的將盒子蓋好，然後塞進了衣服裏面的口袋，這才對原野笑道：“我昨天就說過了，我是在拜託你，絕對沒有玩兒你的意思，這戒指對我來說確實很重要，畢竟，伊蓮娜手工製作的東西是獨一無二的，我不太方便去見他，所以只能請你代勞了。”　　“你也懂獨一無二這個詞？”原野諷刺道：“戒指是獨一無二，可你的女人好象不止一個吧？”　　“對我來說，她們任何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甄英雄不敢和原野談論這個話題，他有點心虛，獨一無二並不能成為花心的理由或者借口，這他還是非常清楚的，“伊蓮娜那邊的情況怎麼樣？”　　見甄英雄肅起表情問正事，原野咳了一聲，也嚴肅了起來，“雖然我不太清楚你小子到底在打什麼注意，但還是按着你說的辦了，昨天掛了電話之後，我就以前幾天你被偷車賊打傷為由，說嫌疑人有可能就藏匿在朗朗大酒店中，帶人去了酒店盤查，現在我的人還沒撤呢，所有客人，酒店人員，都不允許離開，伊蓮娜當然也走不了，不過，她好象也不太理解你這麼做到底有什麼意義……”　　她當然不能和你說她理解，甄英雄心裏暗暗搖頭苦笑，要原野如此做，僅僅是不想伊蓮娜也參与今早的暗殺行動罷了，否則子彈不長眼，天知道她會不會被義字會的子彈誤殺啊？既然是警察盤查，不許任何人離開酒店，那麼伊蓮娜就算缺席這次行動，鈴木優美也不會懷疑她什麼。　　最重要的是，在經過了剛才的變故之後，沒有暴露身份的伊蓮娜，將成為鈴木優美的另一個驚喜，甄英雄可以肯定，鈴木優美是不會離開的朗朗市的，為此，她需要一個藏身的地方，而可以為她提供這樣一個地方的人，很可能就是伊蓮娜。　　對甄英雄來說，這同樣是一個驚喜，伊蓮娜的存在，讓他在過去以為非常的困難和沒有保障的事情，變的簡單了。

# 第527章 致命的疏忽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不過是為了引出窺視朗朗市白粉市場的那雙黑手的一點小手段罷了，以後你會知道的。”甄英雄這話很是含糊，但對原野而言卻已經很意外了。　　甄英雄除了不肯講出細節意外，幾乎將大形勢完全的告訴給了原野知道，這也是原野今早肯幫助甄英雄的主要原因。　　“哼，我們的合作只此一次，你最好別騙我，不然我遲早會把你送進監獄。”原野始終看甄英雄不順眼，“我抓你的心思可從來都沒有變過。”　　“我也一樣。”甄英雄邊朝着自己的車子走過去，邊對原野說道：“我還是一如既往的煩你……”　　“甄――英――雄！！！”　　原野還未說話，就聽到一漢語生硬的女聲從不遠處響起，甚至甄英雄也嚇了一跳，兩人同時轉頭望去，均是面色大變，那車頭還在燃燒着的汽車中爬出了一個黑人女性，頭髮散亂，因為臉上被擦掉了一層皮，血流滿面，右肩被子彈打穿，胳膊似乎骨折，無力的垂着，左手裡握着什麼東西，拿在胸前，血從指縫中滴答滴答的湧出，好象是手指折斷了一般，甄英雄沒認出長相，也認不出長相，但他卻認得聲音，是克拉拉！　　拖着受傷的一條腿，克拉拉沖向甄英雄的速度竟是一點不慢，“去死吧！！！”說罷，左手劃過嘴巴前，嘴上已經叼了個保險栓，這女人手裡握着的居然是顆香瓜手雷！　　甄英雄身上沒槍，大腿受傷又跑不快，正急的不知所措，原野跑過來擋在了他面前，可見對方居然要扔手雷，原野也含糊，一邊往後退一邊叫喚：“站住，站住！再不站住我就開槍！”　　克拉拉充耳未聞，跑的更快了。　　疏忽，不僅甄英雄疏忽了，原野以及他正在勘察現場的手下也疏忽了，居然沒有人靠近克拉拉的那輛車，直到她从里面爬出來，眾人才知道竟然還有個沒死的！　　距離克拉拉最近的警察也有三十幾米的距離，所以閃了那麼遠，顯然是怕汽車爆炸傷及到自己，此時掏出槍來，卻因為克拉拉與甄英雄原野在一條線上，遲遲不敢扣扳機，只能看着她與甄英雄之間的距離越拉越近。　　“球球的，開槍，你他媽倒是開槍啊！”甄英雄這輩子還沒有如此狼狽過，如果自己有槍，克拉拉早死二十幾回了！　　原野所以不開槍，是因為他太冷靜的想要留個活口，可此時才發現，就因為自己冷靜的那麼一個瞬間，自己這條小命就繫到褲腰帶上了，保險栓都拉來了，這女人明顯是要和甄英雄同歸於盡啊！原野一咬牙，扣動了扳機，可他的動作卻被克拉拉看的非常清楚，幾乎同一時間，她把手雷拋了出來，雖然因為腦袋中彈身子後仰的慣性，她把手雷拋的很高很高，但這女人猩猩一般的力氣卻讓人乍舌，那顆香瓜，依然是朝着甄英雄和原野的頭頂飛來！　　“操！操！操！操！操……哎呀！”　　“我操你大爺，原野！快他媽給我起來！”　　原野嘴裏喊着唯一的髒字，似乎除了這個字，他也找不到其他的字眼能發泄心中的恐慌了，回仰着腦袋看着飛在天上的手雷，兩腿倒的飛快，死了命的跑，卻不小心踩到了甄英雄的腳後跟，甄少爺腿上被就有傷，撐不住勁，一個馬趴，被原野給壓在了身上，原野連槍都摔丟了，倆傢伙倒在一起，眼看着手雷飛過來，急的大呼小叫。　　就這麼死了那也太可笑了！本來是要跳到海里避難的甄少爺不甘心啊，既怪原野慌中出錯，又後悔前两天為什麼沒讓項嘯鳴在漢宮門外幹掉克拉拉，居然留下了這個大禍害！　　克拉拉倒地之前清楚的看到了甄英雄和原野倒在了一起，笑了，生命的最後一刻，她為了同歸於盡的結局而欣喜。　　甄少爺手很快，來不及起身，抓到原野掉落的手槍，翻過身來就是一通快射，但甄少爺槍法雖然夠准，可畢竟不是飛碟射擊的專業運動員，更何況他還是躺在地上，身上還壓了一個亂動的大活人啊，槍聲響成一串，可手雷依然飛行，並開始呈下落之勢了！　　球球的，少爺要掛了嗎？甄英雄從生死線徘徊了無數次，但這次，他真的怕了，兜里的戒指是必須活下去的使命，顏冰還在鈴木優美的手中，責任壓肩的自己怎麼能死呢？　　原野也不甘心啊，雖然兩年來他無時無刻不在想把甄英雄送進監獄，可和他一起被炸死，這也太噁心了，活着時候是死對頭，難道死了要變成同一堆碎肉，來個致死纏綿，不離不棄？　　“砰砰砰砰！”　　就在甄英雄和原野以為死定了，一群警察大嚷大叫卻抱頭匐地之時，一連串的槍聲響起，至少有二十幾發子彈擦着手雷給過，“轟！！！”終於有一顆擊中了，手雷炸了，宛如天空中綻放了一朵嬌艷的大菊花，熱浪滾滾，甄英雄和原野被吹翻了身，滾出去老遠，耳膜兀自嗡嗡的響着，好在是撿了一條小命回來。　　不遠處，韓慧恩和藍涯站在一輛貨運車前，長長的吐了口氣，臉上寫滿了僥倖的欣慰，微兒看到甄英雄那個衰相，忍不住哈哈大笑，“怎麼樣，我就說那混蛋東西肯定有貓膩吧？警察根本就是他叫來的，什麼混亂啊，都是他的陰謀！”　　“貓你個頭啊！”韓慧恩見自己三人已經暴露，拉着微兒就跑，“再不走我們就得去牢里啃窩頭了！藍涯！”　　“明白！”藍涯應了一聲，對着企圖衝過來的警察就是幾槍，卻故意沒有打到人，饒是如此，在空曠的沒有任何遮掩的停車場上，還是嚇的一眾警員慌亂躲閃，藉此時機，藍涯快步追上了韓慧恩，三人鑽進一輛空麵包車，藍涯和微兒開槍掩護，韓慧恩驅車衝出了警察包圍。　　“還不給我去追！”原野大難不死，欣喜之餘反應並不慢，知道剛才開槍的是甄英雄的人，於是見韓慧恩等人已經不可能追的上了，卻還是下了追擊的命令，“那是販毒集團成員，給我抓住他們！”　　甄英雄不知道韓慧恩三人為什麼會出現，想來是剛才混亂之時藏了起來，聽原野給救命恩人扣上那麼大一頂帽子，惟有搖頭苦笑，這傢伙很聰明，他如此一說，手下們更覺得這裏剛剛進行過毒品交易了。　　太過慌張，卻沒有人想想，若韓慧恩等人是販毒者，剛才又為什麼開槍射炸彈，救下甄英雄呢？　　韓慧恩等人沒有離開，只因為他們剛才看到了顏冰被鈴木優美挾持，覺得那是甄英雄的責任，他們不知道回去之後愛利絲問起來應該怎麼回答，所以才偷偷留下來，打算和甄英雄算帳，卻沒想到，所以出現那個混亂，竟是甄英雄和原野串通好的鬧劇！　　韓慧恩，藍涯，微兒，都是殺手中的精英，大部分警察剛才已經離開，只有兩三輛車追上去，被抓的可能性基本為零，甄英雄並不擔心他們。　　“甄英雄，你到底會不會槍？”真是一個讓原野困惑很久的問題，因為他從來沒有親眼看到過甄英雄開槍傷過人，今天他總算當著自己的面開槍了，可是……　　看着打空的單夾，原野第一次推翻了自己一直以來的固執，鄙夷的看着甄英雄，不屑道：“臭準兒，老子差點被你連累死！”　　“球球的，是你把我絆倒的好不好？”甄英雄從地上爬起來，話語才落，還未體會到劫后餘生的喜悅，他的臉色又變了。　　原野見甄英雄望着自己的身後，看出他臉色不對了，一邊轉身一邊納悶道：“怎麼……了……靠！”　　原野叫罵了一聲，因為他看到，就在警車剛剛行駛過去的船廠，竟然沖了出來一輛汽車，並且直朝着自己的位置衝來，時速，恐怕在百公里以上！　　太明顯了，那是想撞死人的速度啊，要知道，自己的身後，就是大海！　　難道又是疏忽？！甄英雄猛然想起，自己並不確定殺手是否會一起衝過來，莫非，還有一部分殺手藏在船廠中，以防頭次暗殺失敗？該死！甄英雄大罵自己太大意，竟然沒有料想到這一點！但同樣，他也覺得有些奇怪，為什麼衝過來的只有一輛車呢？

# 第528章 怪異的氛圍

　　原野手裡有槍，卻沒子彈，甄英雄有腿，卻跑不過四個輪子，感慨啊，計劃永遠沒有變化快，原來自己看似完美的計劃也存在如此多的漏洞啊。　　汽車是直朝着甄英雄撞過來的，可甄英雄並不打算坐以待斃，提前跑動，對方有足夠的時間擰動方向，甄英雄在等，等距離再近一些的時候跳開，雖然很危險，卻是唯一的機會，很明顯，原野也是那樣想的。　　“你他媽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啊？”原野腿有點軟，他到現在終於知道後悔了，和甄英雄沾上關係，九條命也不夠用一年的，“你左我右，誰死了算誰倒霉！”　　甄英雄懂原野的意思，駕駛者肯定料到他們兩個會跳開，所以最後時刻絕對會擰一把方向，就好象面對點球的守門員一般，總是要在對方起腳的同時判斷球的方向，然後提前躍起，原野知道，跳同一面固然有可能同時還生，但也有可能一起完蛋，一左一右，肯定能活下一個。　　“我賭運一向不錯，你如果後悔，可以朝右跳。”　　甄英雄兩眼盯着汽車，還能開出玩笑呢。　　“信你我是傻子！”　　汽車到面前不過是兩句話的功夫，就在甄英雄和原野矮下身子準備起跳側撲之時，就聽到一聲大喊，“英雄，閃開！”　　是三國！　　精神集中的甄英雄剛要轉頭，就見一輛深藍色的商務車已經突然從眼角晃入了眼帘，車子一個急轉，車前右側頂住了衝過來的現代車的左前輪位置，兩車因為慣性同時一震，“哐”的一聲，車側貼到了一起。　　商務車的駕駛者是可樂，這丫頭開車技術相當嫻熟，知道如果以正面頂向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非但難度巨大，即便撞在一起，恐怕也是同歸於盡，於是，她選擇以側面硬擠，以從側面突然斜撞的方式改變了現代車行駛的方向。　　兩輛車幾乎是擦着甄英雄和原野的衣角飛馳而過的，然後，兩車猛的分開，現代車車底較輕，被商務車拱翻了，而商務車，卻來不及剎車或者調整方向，以高速直接沖入了大海，巨大的水柱‘轟’的一聲爆起，甄英雄面色驟變，拔腿沖向海邊，不理身上有傷，想都未想便飛身撲入大海，“姐！！！”　　……　　時間一晃，三天過去了，這三天里，甄英雄白天守在三國的房間，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間，除此以外，沒有去過任何地方，沒有做過任何奇怪的事情，更不要說離開漢宮了，即便同在漢宮，他甚至沒有去看一心和甜甜為了即將到來的演唱會而做的最後的綵排，當然，不是他不想看，而是一心不許他看。　　柳絮出院了，醫生允許她回漢宮靜養，可實際上，她周圍的環境並不安靜，每天都是鬧哄哄的，幾隻小鳳凰都圍在甄英雄身邊的時候，想安靜，似乎是一種奢侈，好在柳絮雖然是個不喜歡說話的人，但很享受這樣的氣氛。　　甄英雄在三國的房間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享受着薛雪的按摩，和艾愛，樂樂，櫻桃打打撲克，聽蘭兒鳳兒講笑話，偶爾和白果拌拌嘴，有的時候也會溜回自己的房間，背着一心與甜甜約會，然後假裝浪漫哄一心開心……　　碼頭的車禍看起來很嚴重，但三國傷的並無大礙，她系了安全帶，汽車扎入水中的時候，因為個子高，腦袋頂在了車頂上，撞了個包，喝了幾口水，不知怎麼的，把腳給扭了，雖然當時就昏過去了，但好在坐在她身邊的是小櫻桃，小丫頭臨危不亂，憋住氣，用腳頂碎了玻璃，愣是將三國從車裡拖出來浮到了水面上，節省了甄英雄的救援時間。　　相比之下，開車的可樂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汽車以高速扎入海中，前擋風玻璃破碎，海水巨大的衝擊力讓她當時就昏死了過去，好在她昏去之前下意識的護住了頭臉，否則，不用等甄英雄來救，她就已經完了。　　可樂現在還躺在醫院里，甄英雄每天都會打電話了解她的病情，知道她已經醒了過來，心頭宛如放下了一塊大石。　　事後聽三國一說，甄英雄才知道那天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克拉拉扔出的手雷爆炸后，受到驚嚇的三國趕快要可樂開車過去，就在那個時候，突然發現了一輛現代車以高速沖向了甄英雄，三國反應很快，立刻判斷出這和先前橫衝直撞的暗殺手段如出一轍，見甄英雄已經沒有反擊手段，當即要可樂加速撞飛那輛現代汽車。　　當時的三國並未多想，只想着撞翻汽車，卻沒考慮到自身安危，好在可樂的駕駛技術和撞車經驗非常豐富，沒有釀成大悲劇。　　事故者的身份已經被查明了，是剛剛被朗朗市通緝的吳迪，原野把事故調查的報告傳了一份給甄英雄，在受到衝撞后，吳迪的車翻了個跟頭，因為車窗開着，系著安全帶的他腦側直接撞在了地面上，導致當場死亡，在車上翻出了一顆香瓜手雷，一個潜水鏡和一個潜水用氧氣筒，裝備與其他掉落海中的車子大同小異，整個事件中，共死了十八個人，警方卻沒有抓到一個活口，想來這件事情也夠原野頭疼的了。　　甄天早就猜到當時的混亂是甄英雄蓄意製造的，他固然擔心顏冰的安危，可看到甄英雄每天都是那樣的淡定自如，彷彿一切都盡在掌握一般，便強忍着不來問他什麼，倒是讓木子華探過他的口風，甄英雄嘴巴很緊，什麼都沒說，項嘯鳴試圖從阿東口中問出一些東西，但阿東的回答就一句話：少爺不讓說。　　這時候心裏最不是滋味的，莫過於愛利絲了，雖然所有人都瞞着她顏冰被鈴木優美挾持的事情，但她還是隱隱意識到了什麼，這幾天把自己關在房裡，只是不停的織那條圍脖，據說，毛線已經用了好幾團，那圍脖現在快有三米長了……　　韓慧恩整天找甄英雄的麻煩，想知道那天他為什麼要故意製造混亂，給鈴木優美機會綁架顏冰，甄英雄每次都是笑笑，不肯回答。　　漢宮的氛圍變的很奇怪，似乎被一層迷惑的霧氣籠罩着，而唯一的燈塔甄英雄，卻是不肯發出任何的光亮，直到今天一早，甄英雄接到了原野的電話，眾人才發現，一直有強顏歡笑嫌疑的甄英雄，眉頭終於舒展了一些。　　原野說，伊蓮娜離開了朗朗大酒店。　　三國不喜歡熱鬧，所以每天都把小嘴翹的老高，眾女集體討好她，她又不好意思生氣，所以一直忍耐着，她覺得，甄英雄看似高興，不過很可能是一種假象，他似乎也在忍耐着什麼。　　鬧騰的一天又結束了，眾女心裏的那點小期待又落了空，她們都感覺到甄英雄心裏藏了事情，因為，好色的傢伙這幾天居然沒有碰過任何人，每天晚上，天堂閣中都只有他一個人，而他不解釋理由，眾女也不好意思去問，難道要問他，‘你為什麼不來碰我們’這樣的話嗎？　　甄英雄確實有心事，他在等一個人的電話，就好象家裡有人被綁架了，綁匪總是會打來電話索要贖金的，甄英雄等的，正是鈴木優美的電話。　　鈴木優美什麼時候會打來電話，一切還要看蘇影在美國的動作，甄英雄所以緊張，也正是為此。　　例行公事一般，在深夜與蘇影通了個電話，掛斷之後看了一下時間，已經零點了，他長長的吐了口氣，蘇影那邊一切正常，當然，所謂的正常，不管是對諾森家族還是蘇影自己的組織來說，都是非常不正常的，蘇影在回到美國之後，以漢克之死為名，立刻開始了報復，甚至拒絕與諾森家的談判，短短几天就砸了對方大小店面二十餘所，因為驚動了警察，雙方被抓起來的人不計其數，生意損失巨大，由此，也另雙方的關係更加惡化。　　這對甄英雄和蘇影個人來說，絕對是一個好消息，甄少爺心情不錯，哼着小曲沖了個涼，光着身子，才從浴室走出來，就聽到房門‘喀嚓’一聲，鎖被打開了，甄少爺警惕性突升，幾乎是出於本能的將燈關上，然後飛速的沖會床鋪，將一個枕頭塞到了被子里，他本人卻翻到了床的另一側，貼着床側趴在地板上。　　門開了，樓道里的燈光鑽了進來，彷彿一條光之路，將那苗條的黑色影子拉的老長，就見那影子躡手躡腳的，好象小偷一般溜了進來，並輕輕的將門帶上，沒有發出絲毫的聲響。

# 第529章 夜襲的佳人

　　房間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蓋因甄英雄拉了窗帘，將月光也攔在窗外的緣故。躲在床下，連他自己都在奇怪，為什麼要躲？　　想到這個問題，甄英雄又忍不住失笑，為什麼要躲？理由太簡單了，因為自己知道進來的人是誰！　　能打開天堂閣房門的房卡，共有四張，兩張黑色鑽石卡，一張白金卡，和一張金卡。　　兩張黑色鑽石卡，原本屬於甄天和甄英雄所有，甄天那張給了小公主艾愛，而甄英雄的卡則送給了白果的母親，自己的未來丈母娘，吳歌。　　半夜來倒採花，這種偷摸摸的行為，小公主最受懷疑是肯定的，不過甄英雄知道，她這幾天都和樂樂，櫻桃一起，睡在三國的房間里，想半夜溜出來，是不太可能的。雖然三國睡熟之後好象一頭漂亮的小豬，除非九天玄雷劈在她身上，否則把她丟到火車站她都不會醒，但櫻桃卻有着一條落恭弘=叶 恭弘可聞的殺手神經，所以小公主摸出房間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白果的媽媽現在根本就不在漢宮，即便在，夜襲女婿這種事情也未免荒唐的不靠譜，所以，這兩個人是不可能的。　　白金卡就在甄英雄的床頭丟着，那麼，省下的唯一一張可以打開天堂閣房門的，就只有白果手中的金卡了，來者，只能是小白！　　甄英雄的眼睛是很好用，但是，剛剛從明亮的甚至有些晃眼的浴室里出來，立刻切換到這種絕對潑墨似的黑暗中，他也需要時間適應的，此刻，他什麼也看不到，只能聽到輕的幾乎不可聞的腳步聲，由此不難斷定，來者，是赤着腳的。　　甄英雄有點不太明白，夜襲，這不太像是白果的作風啊，難道，她是看自己這幾天故做輕鬆，實則消沉，所以想來個驚喜，用身體關懷一下自己？　　白果是那種人前冷傲，很要面子的虛榮女人，否則，當初也不會對甄英雄提出只許向一心求婚，卻不許娶她的要求了，同時，她也沒忘了讓甄英雄對她也求上一次婚。就好象兩個人的關係，在眾人面前，她好象處處和自己過不去，臭流氓死流氓幾乎成了她稱呼自己的代號，但是，私底下，兩人親熱的時候，她立刻來了個極端的轉變，哥哥長哥哥短，不但粘人，還很火熱。　　莫非她這個小欲女被冷落了幾天，空虛難耐了？　　甄英雄想到這裏，難免暗中竊喜，幾天不近女色，有心事，有壓力固是一個原因，可他真正不敢碰幾個丫頭的另一個原因，卻是不知道該碰誰才好。　　不管先碰誰，其她幾個丫頭勢必以為自己有偏有向，怨聲連連，難道要一個一個的照顧到？正所謂，後宮佳麗三千人，鐵棒也會磨成針，甄少爺沒有後宮三千，但下面那根也不是鐵棒，天天縱色花叢是他的夢想，但現在卻不是縱情聲色之時，一來形勢嚴峻，偶爾和一心等丫頭親熱一個，是一種精神上的放鬆，但當親熱成為一種責任的時候，就會形成心理和生理的壓力，甄英雄現在還不敢分心，二來，三國還賴在床上裝病，知道自己和眾女親熱，肯定會有老大不滿的。　　小白偷偷的摸過來，恰恰中了甄英雄的下懷。　　來者輕輕的走到床尾，一雙小赤腳就在甄英雄面前不足幾分的地方，嚇的甄英雄只敢吸氣，不敢吐氣，雖然視覺還是很差，但因為距離的太近，到也將面前的小腳看了個朦朧，纖纖腳踝上套了一條細細的鏈子，好是性感，露着筆直細嫩的小腿，證明她穿的是一件短裙睡衣，只要一抬頭，大概就能看到裙底吧？甄少爺聯想的齷齪，卻不敢抬頭去看，怕弄出聲響，嚇跑了佳人，再者，這麼黑，抬頭也看不到東西，只是滿足一下偷窺心理罷了，甄少爺從不幹這種不理智的事情。　　佳人立在床尾良久未動，似乎在猶豫着什麼，甄英雄正感到納悶，突然感覺到眼前落下一物，蓋住了纖纖玉足，甄少爺心裏一跳，臉上發燒，那赫然就是睡衣啊，白果居然脫了衣服……！　　甄少爺浮想聯翩中，佳人已經撩起被角，貓腰爬進了被窩，好大的膽子啊！如此送上門來的香艷甄少爺怎會錯過呢？迅速從地上站起來，一個飛撲，將剛剛抱到枕頭的佳人壓在了身下。　　“好你個丫頭，敢把少爺當花采？呵呵，看哥哥我不好好教訓你……！”　　佳人顯然沒想到被窩裡只有一個枕頭，正感疑惑，就被人壓在了身上，如何不驚？可還未來的及驚叫，蒙在頭上的被子被撩開了，唇上一軟，陽剛氣息撲面而來，“啊”字才呼出嘴，就被甄英雄吻了個正着。　　甄少爺反偷襲得手，得意的同時也做好了被反抗的準備，但另他驚訝的是，身下的佳人非但沒有反抗，僅僅愣了片刻之後，反而雙手一摟，雙腿一盤，好象樹袋熊一般將自己給纏住了，這次輪到甄少爺驚訝了，這習慣的姿勢絕對不是白果，莫非是……樹袋熊唐甜甜？！　　甄英雄這一愣的同時，對方已經吻的更投入了，將小舌頭伸了過來，主動撩撥着甄英雄的大舌頭，香香甜甜的，卻生澀而霸道，由此甄英雄更確定，這人絕對不是白果！　　小白雖然主動，但不喜歡被壓在下邊，接吻的技巧也沒有這麼生澀，難道是樹袋熊？甄英雄腦子依然轉動，可那獨特的香甜津液已經如醇厚的葡萄美酒一般讓他沉醉了，他真的像品酒師品嘗美酒一般，想要靠味道來辨別佳人是誰，以此為自己貪婪的吸吮尋找借口。　　也不是甜甜！甜甜雖然看似開放，但到了床上卻是很靦腆的，真的犹如小動物一般，喜歡乖乖的被人疼愛，而且，身上的香味也有種似是而非的感覺。　　這種香味絕對不陌生，但並不像是甜甜身上那種香奈兒香水的味道，那會是誰呢？甄英雄越是疑惑，越覺得刺激，這種挑戰也算蠻有意思的，他的咸濕之爪擱着一層被子爬上了佳人的酥胸，輕輕一抓，佳人好似呻吟了一聲，但因為正在激吻，甄少爺聽的並不真切，依稀可以分辨出，這聲音不是一心。　　甄英雄的揉捏讓佳人的皮膚溫度急速上升，身體也在輕微的顫抖，手感告訴甄少爺，佳人未穿內衣，大概是剛才脫睡衣的時候一併脫掉了，或者，是壓根就沒穿來吧，從酥乳的規模來判斷，這絕對不是發育不完全的小公主或者貧乳的愛利絲，也不可能是豐滿的薛雪，而是介乎於她們之間。　　絕對不會是某隻小鳳凰，因為性格有缺陷的她們所以看起來有缺陷，就是太聽自己的話了，夜襲，她們肯定做不出來。　　用排除法如此推斷一番，甄英雄那顆快速跳動的心溫度急速下降，天啊，不是一心，白果，愛利絲，不是甜甜，小公主和櫻桃，不是小鳳凰們，那還有誰？！　　想起那兩條修長的美腿，甄少爺臉都青了，漢宮裡有如此修長美腿，並和自己有關係的女人，就只剩下兩個了，難道是……　　甄英雄不敢再吻，趕快仰頭，慌忙的伸手打開床燈，暗黃的燈光晃的人眼睛有些刺痛，甄英雄顧不得那些，低頭一看那張剛剛從迷醉中回過神來的小臉，驚的面無人色啊，“老姐？！怎麼是你？！”　　夜襲的佳人，赫然就是甄三國！　　三國還沉浸在剛才的激情熱吻中，一對水眸盪着迷離的陶醉，還有一絲幽怨與失落，大概是怪甄英雄開燈開的太早了吧，臉頰掛着兩抹醉酒似的酡紅，朱唇微啟，吐氣如蘭，嘴角還有几絲銀亮的口水印，淫靡之極。　　“對啊，我怎麼在這呢……”三國做作的裝出一副沒睡醒的憨態，揉着眼睛，突然渾身一顫，“啊！不對，英雄，你怎麼跑到姐姐床上來了？呀……！你怎麼不穿衣服？難道……你要偷襲姐姐？”　　誰偷襲誰啊？！死變態的！甄英雄臉都木了，真是懶得和她發脾氣，你這臭丫頭想要裝傻，至少也要提前想好台詞吧？　　不過三國的話確實讓甄英雄夠尷尬的，赤身裸體的把老姐壓在身下，太不象話了，趕緊起身，順便拉起被子想裹住下身，可這一拉不礙事，就聽三國羞羞的一聲輕呼，甄少爺一怔，繼而看直了眼，剛到嘴裏的斥責又隨着一口唾沫咽了腹中。

# 第530章 姐弟的挑逗

　　酥乳挺拔聳立，因為仰面躺着，更顯渾圓，兩粒嬌滴滴的粉紅櫻桃，誘的人情不自禁的想要咬一咬，嘗一嘗，平滑的小腹，如柳的纖腰，女人的性感在三國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腹股溝都被看的一清二楚，女人的神秘花園就被甄英雄壓在身下，引誘着甄英雄去探索。　　甄少爺險些噴出鼻血來，這臭丫頭果然脫的一絲不掛！　　叫的很矜持，但這變態的丫頭既不捂臉也不捂胸，羞羞的，可目光卻很大膽的望着甄英雄，看到他喉結蠕動，美麗的眸子中閃過一道得意，這個臭小子平時就是嘴巴硬，其實，他根本沒拿自己當做姐姐，不然為什麼會有如此男人的反應呢？三國隱隱看到甄英雄胯間的被單在跳動着，知道他男人的慾望已經膨脹了。　　“老姐，你搞什麼啊？！”甄英雄下意識的把被子蓋回三國身上，卻聽到三國發出一聲嬌呼，低頭一看，蓋住了三國一對漂亮的玉兔，卻是暴露了自己丑陋的大蛇，尷尬啊！　　甄英雄又把被單扯了回來，三國立刻說了一句讓甄英雄想去跳樓的話，“英雄，你果然是要對我用強！”　　甄少爺差點沒噴了血，被單一扯回來，三國又光溜溜了！　　春色怡然，甄少爺卻強迫自己不去欣賞，香艷旖旎，甄少爺卻有心一腳踢散，把三國從床上踹下去，不是因為討厭她，而是因為太喜歡她，犹如一件珍寶，舍不得捧在手中把玩，生怕褻瀆了她，又如一朵荷花，可遠觀而不可褻玩，但他不敢來硬的，一來，有傷未愈的自己未必折騰的過這位女子黑市拳三屆霸主，二來，這丫頭腳傷未好，腦門上的淤青讓人心疼，怎麼能動硬的呢？　　“姐，你這樣我會犯錯誤的！”甄英雄扭過頭去，想不看三國的身體，但眼睛卻不聽使喚的朝眼角鑽，心口不一，口眼也不一，甄英雄知道自己對三國早就沒有了抵抗力。　　三國坐了起來，兩條嫩藕般的雪臂勾住了甄英雄的脖子，朝他耳朵眼裡吹了口香蘭之氣，“英雄，你犯什麼錯誤姐姐都會原諒你的。”　　多明顯的暗示啊！甄英雄本就脹痛的下體好象吹氣的氣球一般，又被強行的灌了口氣，差點撐爆了，老姐這絕對不是第一次玩這招，可怕的是，自己第一次失去了抵抗的信念！甄英雄扭過頭來，掙扎着望着三國，希望能從她臉上找到一絲惡作劇的痕迹，以此成為自己拒絕她的借口，但他失望了，三國探過小嘴，在他唇上輕輕一吻，“英雄，我想做女人，真正的女人，你的女人。”　　淡淡的幽香似乎是從她細微的幾乎看不到的毛孔散發出來的，她的皮膚炙熱，雪白的身體透出了妖冶的粉紅，她的呼吸有些急促，櫻口呼出的香氣噴在了甄英雄的臉上，她動了情，偏偏眼神那樣的執着，清澈，沒有迷醉，沒有玩味，這才是真正的甄三國，一個平時故意裝傻充愣的聰明女人。　　平時裝傻的聰明女人，為了心中所愛，終於真的變傻了，傻的固執，傻的火熱。　　甄英雄很清楚自己所以不敢碰三國，是在抵觸什麼，三國很聰明，聰明到讓他甄英雄這個自以為很聰明的人都不敢小覷她，這丫頭今天偷偷摸上來，不可能是一時心血來潮的衝動！　　現在這姿勢太曖昧了，眼珠子總是不聽話的往下瞥，恐怕自己堅持不到把話說完，就會忍不住把她給吃了，於是，甄英雄一摟三國的纖腰，將她壓倒，然後扯起被子，打開，蓋住了兩人的身體，三國又羞又喜，以為甄英雄終於衝破了那層禁忌的大門，想要了自己，正嘟長了小嘴，滿心期待的等他親過來呢，卻聽甄英雄道：“老姐，你偷了艾愛的黑鑽卡？”　　三國一怔，睜開眼睛，甄英雄正盯着自己，目光中有讓人不舒服的警惕和懷疑，不由得小嘴一翹，“說的真難聽，什麼叫偷啊？她和櫻桃打架打輸了，求饒的時候把卡給櫻桃了。”　　甄英雄腦門見汗，一看三國的表情甄英雄就知道，肯定是她讓櫻桃去揍小公主的！艾愛性子好動，又不服輸，因為每次和樂樂拌嘴，櫻桃都會站在樂樂那邊，有幾次動起手來，被比自己還小了一號的櫻桃打的到處跑，覺得很沒面子，最近幾天不能去上學，空閑時間一大把，小公主就開始瘋狂求學，纏着晴天和鈴鐺學了不少打架的技巧，三國利用這個引誘她和櫻桃打架，簡直太容易了……　　“櫻桃把卡又給你了？”　　“我跟她要的。”三國倒是誠實，一翻身，一條修長的美腿壓在了甄少爺的小腹上，左手食指在他的胸口畫著圈圈，幽怨道：“這幾天我的房間里總是那麼多人，根本不能和你多說說話，我受不了了，看你和一心，甜甜，果果她們在一起，我心裏就不舒服！我就想和你再一起獃著，英雄，你怕別人說閑話，不礙事，我們以前也說過的，你娶樂樂，或者娶櫻桃也可以，我們四個人永遠在一起，好不好？”　　故技重施！甄英雄心話說了，你這丫頭就裝糊塗吧，你躺在床上，少爺為什麼讓那一群丫頭陪着你，你能不知道？少爺就是想藉機讓你們培養感情，不想你去抵觸人家！　　“老姐，你忘了我們的約定了？”　　三國的大腿上下廝摸着，腿彎處壓着甄英雄膨脹的火龍，刺激着甄少爺沸騰的血液，行為挑逗，可說話卻還是那樣的幽怨，委屈道：“你耍賴！”　　“我怎麼耍賴了？”甄英雄受不了三國帶來的刺激，要去搬開她的大腿，可手腕卻被三國攥住了，甄少爺還未反應過來，手掌已經按到了一塊柔軟的沃土上，軟軟的絨毛讓他犹如觸電一般想要把手移開，偏偏胳膊卻不聽使喚，絲毫的力氣也用不出來，三國抬起的大腿一合，再次壓住甄英雄不說，還把他的手夾在了雙腿之間的神秘花園中。　　吟嚀一聲，三國嬌喘更促，甄英雄的手掙扎了幾下，她的下體受到摩擦，傳來一股股怪異的說不出來的滋味，渾身立刻酸軟，無力的癱軟在了甄英雄身上，可雙手卻把甄英雄摟的更緊了。　　“還說你沒耍賴？你的手在干什麼？”三國狡獪的笑着，終於帶出了几絲春意和幾許玩味，小臉紅撲撲的，嫩的可以滴出汁來，這丫頭居然用這招來逃避自己的問題！　　甄少爺清楚的感覺到三國玉股間的溫熱與濕潤，再看她如此無賴，只想將她就地正法，好好的欺負她一番，可為了以後的幸福生活，他卻不得不冷靜，稍稍一側身子，更加方便了右手在三國雙腿間的活動，不再掙扎，反而勾動着兩根手指，探索着那條禁閉的縫隙，左手從她身下穿過，用力的揉捏着她渾圓肥美的兩半粉臀，表情中也沒有了尷尬，嘴角壞壞的勾起，在三國的嘴角一舔，笑道：“我在幹嗎？我在懲罰你這壞丫頭……！”說罷，一頭扎到三國胸前，用牙齒輕咬着她的香膩粉嫩的乳頭。　　“嗚……不要，英雄，別碰那裡……姐，姐姐受不了，癢，別咬，哎呀，舔也不行……”　　果然如預料一般，這丫頭就是挑逗自己的能耐，真來了真格的，一點經驗沒有的她立刻露怯，甄英雄為的就是懲罰一下這個丫頭，讓她不敢在得寸進尺的挑逗自己，又怎麼可能聽她的話呢？　　三國如水蛇一搬扭動，感覺到下面洪澇泛濫，她羞的不行，酥胸被弟弟又舔又吸，還不時用牙關輕咬，只覺得渾身酸酸軟軟，酥酥麻麻的，想笑又想哭，滋味好是複雜，當弟弟的左手扒開自己的臀縫，開始撫摩那羞恥的一點，並用指頭輕輕按住的時候，三國羞急，纖腰繃緊，想要擺脫，卻不想美臀將甄英雄的手指夾的更緊了。　　甄少爺雙手均頂入一個指節，只覺得同樣的緊湊，溫軟的包圍好是享受，而三國就不同了，前面雖然有些通，卻如蟻爬般空虛，後面只覺得腫脹的有些痛楚，但有點說不清的體味，三國從有過如此複雜和怪異的感受，一聲長吟，小口張開，一絲銀亮的口水沿嘴角流下，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下腹感到異樣，雙腿不自覺的分開，猛然間湧出一股灼熱的液體淋在了甄英雄的手掌中，這丫頭竟高潮了。

# 第531章 禁忌姐弟戀

　　高潮后的紅暈從小臉爬到了胸口，半昏厥的三國悠悠回神，水眸含春，兩鰓浮着一抹粉紅，額頭上香汗細蜜，幾縷髮絲粘在額邊，慵懶而艷麗，見甄英雄壞笑着將濕淋淋的右手伸到自己面前，一種羞意襲上心頭，甚至無法表述，三國‘呀’的一聲把臉在了甄英雄的胸口，“討厭，英雄，你怎麼這麼壞？！”　　切，我壞？你還不是希望我能更壞嗎？甄英雄見三國偷偷看他，淫蕩到底的伸出舌頭舔了舔手指上粘膩的液體，笑道：“好甜，姐，你說這是什麼呢？”　　“你……你……”三國羞的想跑，這還是長這麼大以來的第一次，可剛一起身，甄英雄左手食指一勾，腫脹痛楚的感覺再次從最羞恥的部位傳來，三國只覺得剛回復的一點力氣立刻被抽空了，胳膊一軟，再次趴到了甄英雄的懷中。　　剛才的腫脹已經適應，強烈的高潮讓她疏忽了這裏的感覺，甄英雄剛才那一動，竟是又將手指深入了一點，三國羞的無地自容，拚命的親着甄英雄的嘴角討饒，“好弟弟，姐姐好難受，放過我吧，快把手拿開好嗎？那裡很髒的……”　　“老姐你這麼愛乾淨，身上哪裡會臟啊？”甄英雄壞笑着，手指還在輕輕的蠕動。　　“臟，真的很髒的，英雄，求你了，姐姐乖，姐姐不鬧了，好不好嗎？”女孩子怕羞，三國也不例外，急的都快哭了，討好似的親吻，香香的津液弄濕了甄少爺的臉，三國求饒，這可是很少見的事情，甄少爺虛榮心這個膨脹啊。　　既然她肯老實，甄英雄也舍不得太欺負她，畢竟，姐姐也是自己的初戀啊，“真的不鬧了？”　　“不鬧了，真的不鬧了！”三國趕緊點頭，點過之後又親了甄英雄一下，真是頭一次這麼乖。　　“那我們可以好好談話了吧？”甄英雄把手指抽了出來，三國立刻輕呼一聲，好象舒暢了很多。　　眼中閃過一道捉狹，三國剛想起身跳下床，來個逃之夭夭，卻見早就料到她會如此的甄英雄擺了擺左手食指，伸到鼻前好象要聞一聞有沒有異味似的，三國一聲羞呼又撲了回來，抱住甄英雄的胳膊，一邊用床單給他擦手一邊媚笑道：“我乖，我們好好談，英雄，我們剛才說到哪了？”　　甄英雄先翻身把三國壓到身下，親了一下她的鼻尖，然後再拉他起來，面對面的，讓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這才道：“我要說什麼你不知道么？”　　三國眼神閃爍，嘟了嘟小嘴，“我知道，你不敢和我發生關係，是怕我拿這件事情要挾你，可是……可是你確實耍賴了！”　　甄英雄揣着明白裝糊塗，無辜道：“我怎麼耍賴了？”　　“我們約定好的，如果黑市拳大賽我得到冠軍，你就不許再和一心她們親熱，一心一意的對我，但是，但是……”三國委屈道：“但是你存心破壞了比賽，爸爸說，那天在碼頭被你一痛折騰之後，警察現在到處抓人，好多組織都跑掉了，黑市拳大賽被取消了，你還說自己沒耍賴嗎？”　　關於這一點，連甄英雄自己都沒想到，為了救顏冰，雖然他早就做好了這樣一個最壞的兵行險招的打算，但被逼到如此一步，卻是甄少爺先前心理準備不足的，最後行使這個計劃的時候，他的決心下的比較晚，又是根據顏冰提供的情報的臨時制訂的行動策略，所以有很多細節末梢的東西沒有考慮到，例如，和三國的約定。　　不過，這對甄英雄來說未必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相反，他都有些佩服自己的運氣了，沒想到在倒霉事不斷的情況下，居然還誤打誤撞的碰到了一件好事情，“老姐，我們的約定是‘只要你得不到冠軍，你就不會幹涉我和一心她們的事情’，對吧？”　　看到甄英雄笑的那麼得意，三國已經知道他要說什麼了，使勁的搖了搖頭，“不行！你這絕對的，百分之一千的想耍賴！”　　甄英雄聳聳肩，無奈的嘆了口氣，“這怎麼能叫耍賴呢？不管是什麼原因，你沒有得到冠軍是事實吧？再說了，你腳腕扭傷了，即便比賽繼續，你又能打得贏韓慧恩嗎？”　　三國不服氣，“我為什麼打不贏她？！”　　“比賽開始之前，天門的李連成就宣布退出了，風鈴棄權，半決賽韓慧恩不戰而勝，而你呢？傷了腳踝，在對陣韓慧恩之前還有一個對手要擺平，老姐，你說你有多少勝算？”甄英雄貌似分析的很有道理，也很理智，仔細想一想，連他都覺得自己的運氣不是一般的好。韓慧恩所以不戰而勝，蓋因鈴木優美耍詐，突然棄權，讓風鈴白白磕用興奮劑，副作用導致身體不適，被迫棄權，當然，甄英雄是絕對不會把這件自己失誤造成三國利益受損的事情說出來的。　　三國知道甄英雄說的沒有錯，自己現在剛剛可以正常行走，別說一兩個星期，恐怕一兩個月以內和韓慧恩交手也沒有勝算，事實上她非常清楚，即便是自己在身體情況最良好的情況下，也很難打的過經驗豐富，善於近身格鬥的韓慧恩，她打探過韓慧恩的底細，那個女人過去可是殺手世家最強的羅比小組中的一員啊。　　“可是，我受傷是為了救你啊，還有，你看！”三國撩起額前的劉海，亮出腦門上那個還有些淤青的包，可憐兮兮道：“姐姐為了你，可是差點死掉的，難道你就這麼讓我認輸，連一個公平的機會都不給我嗎？那我不服！”　　三國是在撒嬌，但甄英雄心中卻是流過一陣暖流，有感動，后怕，憐愛，也有內疚，愧責……太多太多的感觸了。當時，即便是現在，三國可能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想過她當時真的差點死掉，如果可樂的技術差了一點，車上三人恐怕不會有人生還。　　“姐，我愛你，真的很愛你……”　　甄英雄目光中流露出真摯的感情，三國不禁呆住了，‘愛’字像顆炸彈，在她腦中‘轟’的一聲炸響，身體瞬間僵硬了，她有點懷疑自己的眼睛，懷疑自己的耳朵，這是自己那個從來都沒有正經過的弟弟嗎？就聽甄英雄深情卻不失霸道的說道：“我愛你，我已經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願意，我渴望一輩子愛你，我不說這份心意要什麼狗屁的天地來見證，我只問你，姐，你信我嗎？”　　三國熱淚滾滾，她信，因為他從小就是那麼的在乎自己，從未讓自己受過丁點的委屈，她感動，她抑制不住的讓眼淚落下，“英雄，姐姐信你，姐姐也愛你，姐姐從小就想嫁給你做老婆，但是，但是你愛的不是姐姐一個人，我，我心裏真的很不舒服……”　　甄英雄親吻着三國的眼角，咸澀的淚水流進了他的心裏，“姐，我知道是我不對，我花心，我好色，我無法把愛集中到你一個人身上，但是，我真的很愛你們每一個人，一顆心，無論是哪一塊有了殘缺，我都會痛苦死的，一心，果果，她們也和你一樣不舒服，但我會用時間撫平你們的傷口，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早晚會融入一顆心的。”　　“可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三國依然固執，但眼中已經迷茫，她怕自己的堅持會傷害了甄英雄的心，但是，她更怕甄英雄會冷落了自己，“一心，果果，愛利絲，她們都那麼漂亮，你將來會不愛我的……”　　“天是空的，地是死的，我只對甄三國你起誓。”甄英雄伸出三根手指，“我，甄英雄，只有一生，只有幾十年的命，我愛不夠，我不滿足，我不知道我有沒有下輩子，所以我會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珍惜你，如果人有來生，我不管你在地球上的哪個角落，我不管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我不管你是黃皮膚，白皮膚，還是黑皮膚，只要你是甄三國，我就要找到你，愛你，如果有生生世世，我就生生世世愛你，做你弟弟，叫你姐姐，讓你做我老婆！”　　很幸福，明明感動的喜極而泣，卻找不到一點氣氛，三國笑了，又哭又笑，哭是因為感動，笑是因為可笑，她期待了很久，等待了很久，當甄英雄真的肯接受自己的感情，並對自己付出感情的時候，居然正經的讓三國止不住的大笑，她從來沒想過甄英雄能說出如此肉麻的話來，好奇妙的感受，但真的好幸福。

# 第532章 太子與公主

　　恐怕能抵住甄英雄如此肉麻的人，便只有幾乎形成免疫的一心了。　　三國拍了一下甄英雄的胸口，羞嗔道：“討厭，誰要變成黑人啊？”　　甄英雄扶住三國的纖腰，憨憨的笑着，“沒有你這小變態的姐姐，縱是活上千年，我也不會快樂。”　　“活上千年？”三國嬌笑道：“那你不成了大王八？”　　甄英雄掐了掐三國的美臀，眯着眼睛問道：“那你願不願意做個小王八，陪我活上一千年？”　　三國醉了，她輕輕咬着薄唇，緩緩的，卻是很堅定的點了點頭，“願意，只要跟你在一起，只要做你的女人，姐姐無論做什麼都無所謂。”　　甄英雄也醉了，他將三國摟住，讓她的頭枕在自己的肩膀上，嗅着她的發香，撫着她的長發，什麼都沒說，也不需要說什麼，他只想摟着這個女人過一輩子，不需要千年，只想到生命的盡頭。　　“喂，英雄……”　　“恩？”　　三國輕輕咬了咬甄英雄的耳朵，然後小聲的笑道：“只有我們兩隻王八，活上一千年，真的會很悶哦……”　　甄英雄撲哧一聲笑了，這丫頭，腦子里都在想些什麼啊？“姐，你想說什麼？”　　“我在想，人生那麼長，身邊多有幾個說話的人，好象也不是什麼壞事……”　　甄英雄一怔，接着幸福的想要歡呼，猛的扶住三國的肩膀，望着她醉紅的一張小臉，驚喜道：“姐，你的意思是？！”　　三國美麗絕倫的小臉上笑意盈盈，似乎是在為甄英雄高興，又像是為了心中的愛得到了回報而喜悅，“恩，其實，一心，果果，愛利絲她們對我都很好的。”　　這句話代表的含義讓甄英雄幾乎瘋狂，喜悅如爆炸一般在體內綻放，三國終於肯接納其她的女孩子了，不管她是因為一時的感動，還是真的想通了，甄英雄知道，三國是絕對不會翻悔的，他和自己一樣，是個做不到就不會說出口的人。　　見甄英雄這麼高興，好象這幾天的煩惱都消失不見了一般，三國心裏也是甜甜的，她覺得這是自己的功勞，同時，也因為他高興，而自己心中歡喜，不過很快，她又小臉一板，很嚴肅道：“英雄，我是同意她們留在你身邊，但是，你們絕對不能在我面前親熱，不然我會吃醋的！”　　“不會不會！”甄英雄已經樂的找不到北了，“我只會在她們面前和你親熱，讓她們吃醋去。”　　“去你的，才不要呢，我會害羞。”三國很靦腆，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一點不像平時的變態丫頭。　　看到三國這副誘人模樣，早就忍不住衝動的甄英雄終於將她壓倒在身下，舔了舔她甜甜的嘴唇，粗粗的喘息着，“姐，我要你。”　　三國已經感到了甄英雄下面的壓迫，很怕，卻很期待，她知道，自己期盼的幸福時刻終於到了，“英雄，姐姐愛你，姐姐願意生生世世做你的女人，和你撒嬌，被你疼愛。”　　唇唇相印，心心相融，甄英雄的手順着三國如柳的纖腰輕輕的撫摩着，觸感滑膩如絲綢一般，讓人迷醉，讓人為之瘋狂。　　嬌嫩如花的美人皮膚灼熱，醉目微微閉合，身體在瑟瑟發抖，心兒如小鹿撞撞，臉上春意旖旎，三國等待這個時刻已經太久了，對她而言，這個時刻，是浪漫而溫馨的，這個時刻，是幸福的開始，一個新的開始。　　甄英雄舔了舔姐姐嫩乳上密布的一層細汗，然後才直起身來，分開姐姐兩條修長的美腿，聽着她羞羞的，壓抑的，撩人的呻吟，依然沒有忘記在他的腿上來回的撫摩。　　三國不敢睜眼，她很尷尬，她渴望着被甄英雄愛撫，但更渴望他可以添滿自己的空虛，舌腰扭動，她知道她現在有多麼的不堪，就在她覺得甄英雄的撫摩停止的時候，還未表現出不滿，下體猛然一漲，她不動了，她知道甄英雄要做什麼，她開始恐懼，那是一種莫名的恐懼，其中混合了太多期待的恐懼，她怕現在的感覺不是真的，她怕即將到來的幸福只是自己的一種幻想。　　“姐，有點痛，你怕嗎？”　　“怕……”三國的水眸睜開一條縫，瀅瀅的光亮是那樣的嫵媚，“我怕我現在是在做夢。”　　甄英雄無法形容現在的感覺，慢慢的挺入緊緊的包裹，是有種快要被融化了一般的舒爽，當碰觸到那層珍貴的薄膜時，他停住了，這感覺，好奇妙，自己即將進入姐姐的身體，他無法形容那種怪異的快感是來源與身體還是心理，但他終於發現，碰觸到了那層禁忌的門，他才真正的明白，在自己與三國的感情面前，它是那樣的脆弱，甄英雄在感覺着，回味着和三國的情，看着她煞白的小臉寫滿了悸動的期待和堅定的信念，甄英雄猛的一頂。　　三國痛，撕裂一般的痛楚讓她幾欲暈去，她疼的流出了眼淚，卻呼的那樣的滿足，女人終於變成了真正的女人，蛻變的感覺油然而升，甄英雄沒有立刻有所動作，雙手撫摩着她的酥胸，他低下頭，親吻着三國，吻她的唇，吻她的耳垂，小聲的說著動聽的情話，“姐，我愛你……”　　三國緊咬着嘴唇用力點動着頭，疼痛被甄英雄的撫摩和軟綿綿的話語撫退了不少，“我，我也是……英雄，姐姐終於是你的女人了，你以後更要聽我的話……”　　“我一直都很聽話，不是嗎？”甄英雄開始嘗試性的慢慢抽出，聳入，三國面色緋紅，痛楚再逐漸消退，奇妙的快感讓她情不自禁的扭動着身體，催促着甄英雄的節奏，“恩……英雄，好奇怪，好舒服……好難受……”　　嬌吟，喘息交織為一曲香艷的調情曲調，甄英雄的撞擊越發的快速和猛烈，彷彿那就是追趕幸福的步伐，不想停止，即便永遠的沉淪在這慾海情洋中，也是心滿意足，無怨無悔的。　　少年紅粉共風流，錦帳春宵戀不休，撩下窗帘的天堂閣中，太子與公主纏綿不息，禁忌終於在兩人中間打破……　　……　　“太子哥哥，你讓我辦的事情我已經辦好了。”　　甄英雄喝了一口水，送下了口中的食物，一邊用餐巾擦了擦嘴，一邊招呼宇文可憐坐下吃早餐，“怎麼樣？沒讓一心和甜甜她們察覺到吧？”　　小憐摘了可愛的棒球帽，一屁股坐到甄英雄旁邊，不客氣的抱起杯子喝了幾大口牛奶，也不擦嘴角，便道：“當然沒有了，哥哥吩咐的事情我怎麼能辦砸了呢？我讓我媽媽背着兩位姐姐去做的，組織方覺得，這是雙子星最後的一場演唱會，哥哥你的提議確實夠壯觀，夠浪漫，所以沒怎麼考慮就同意了。”　　坐在另一邊的薛雪聽的雲里霧裡，完全聽不懂甄英雄和小憐神神秘秘的在說什麼。　　“沒怎麼考慮？球球的，少爺我可是掏了一百萬無償贊助的，他們當然不用考慮了。”甄英雄眼角一垂，“憐憐，你老實說，那一百萬贊助費，你媽媽吞了多少？八成？”　　“撲……！”小憐一口牛奶噴出來，全部噴在了對面薛雪的臉上，顧不得和薛雪道歉，趕緊對甄英雄道：“沒有，絕對沒有！”　　甄英雄冷笑道：“是沒有吞呢，還是沒有吞八成啊？”　　“哥哥，你這麼說簡直讓我太傷心了，我媽媽怎麼會吞哥哥的錢呢？”小憐表面正氣凜然，心裏卻小鼓響響，媽媽也真是的，我就說太子哥哥沒那麼好糊弄了，她居然還私自吞掉了九成……　　“算了，其實我早就知道組織方沒有拒絕我這個要求的理由，那贊助費本來就是給你媽媽貪污的。”甄英雄幫薛雪擦着胸脯上粘到的牛奶，一邊揩油一邊對小憐道：“你媽媽總看我不順眼，我要是直接給她錢讓她幫我忙，她一定想都不想就拒絕的，憐憐，這次的事情哥哥會好好謝謝你的，後面的事情也拜託你了，哥哥將來肯定不會虧待你。”　　小憐最愛聽的就是這句話，拜金丫頭連連點頭，“哥哥放心，憐憐肯定不會讓你失望，那我接着忙去了，那天要用的玫瑰我還沒有訂齊呢。”　　“恩，去吧，錢不夠，直接找項嘯鳴去要，順便告訴他，演唱會之前務必把人手給我湊齊了。”

# 第533章 鈴木的電話

　　小憐好象將軍領命一般，雄赳赳氣昂昂的走了，被甄英雄摸的渾身酸軟的薛雪終於坐不住了，直接倒在了甄少爺懷裡，臉蛋紅撲撲的，目光中卻滿是疑惑，“少爺，你又在整什麼花樣啊？”　　“秘密，呵呵，一個天大的秘密，告訴你可以，但你不要告訴一心她們哦。”　　女人的好奇心是上帝賦予的特性，薛雪用力‘恩’了一聲，“我保證不說，少爺，你到底要做什麼啊？”　　甄英雄邪笑着用手指一托薛雪尖尖的小下巴，“只保證可不行，沒有點甜頭我可是不會張嘴的哦。”　　薛雪知道甄英雄所謂的甜頭是什麼，想要趕快坐起來，卻被甄英雄給摟的更緊了，“不行啊，少爺，少奶奶們快下來了！看到我們這樣會生氣的！”　　“現在才七點，那群懶丫頭，沒有十點是不會起床的。”說完這話，甄英雄心裏也不太是滋味，怎麼自己這群紅顏知己都是小懶豬啊？男人的悲哀……　　薛雪也知道那群少奶奶的壞習慣，嘟着小嘴吻了吻甄英雄，羞的面紅耳赤，“這樣能說了嗎？”　　甄英雄舔了舔嘴唇，似乎在回味那甘甜，接着用食指一掛薛雪的小鼻子，看似玩味，但目光中的真摯卻讓薛雪不禁愣住了。　　“我想在一心的演唱會上，送給她一個最浪漫的求婚……”　　……　　甄天終於無法忍耐了，他覺得自己的忍耐已經是對甄英雄的一種寬容了，但甄英雄還在得寸進尺的刺激他。　　甄英雄與原野勾結，故意製造了碼頭混亂，讓鈴木優美綁架了顏冰，甄天可以不問，因為他相信，甄英雄這樣做，肯定有這樣做的理由；他可以不過問甄英雄到底讓闌度去了哪裡，因為現在的情況，有沒有那個不受約束的黃毛小子並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他可以不問甄英雄到底讓蘇影回美國去做什麼，因為他猜也能猜的到。　　但是，甄天卻不得不問問甄英雄，他現在究竟在搞什麼鬼！　　因為碼頭的混亂，目前的朗朗市亂成一片，警察到處抓人，有前科的人通通被警察找上門錄口供，交代碼頭混亂的那個星期六的早晨他們在哪裡，在做什麼，有人過的迷糊忘記了，立刻被請到局子里喝咖啡，黑道被攪和的雞犬不寧，心惶惶，參加黑市拳的組織跑掉了七七八八，義字會的人手也終於全部空閑了下來，而問題也就出現這裏。　　甄天見項嘯鳴被甄英雄指派的一忙幾天不見人影，本還很欣慰甄英雄終於要有所動作了，可今天中午項嘯鳴卻突然拿着幾套禮服過來問甄天，艾一心和唐甜甜的演唱會，他要穿哪一套出場，並告訴甄天，甄少爺要在演唱會上向一心求婚，作為家長，還是穿的隆重一點比較好！　　甄天一聽，當時就把衣服摔在了地上，暴跳如雷的審問了老項一番才知道，項嘯鳴根本就不是忙着對付鈴木優美，而是為甄英雄在演唱會上的求婚做籌備，具體在籌備些什麼，甄天沒問，因為他氣的已經不想問了，徑自去天堂閣找甄英雄算帳。　　自從與三國發生關係之後，甄英雄身邊清凈了很多，三國似乎變了個人似的，不好意思再纏着他了，而一心和甜甜為了演唱會上能發揮出最好的狀態，已經開始保護嗓子，很少說話，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綵排舞蹈；愛利絲依然每天躲在房間里織圍脖，她的心情就向那條到處是死結的圍脖，千絲萬緒，卻沒有一條可以完全理順；白果離開漢宮了，是原野陪着白耀天，親自來漢宮將她接走的，沒有給她任何時間做準備，包括去找和甄英雄，甚至是姐妹們告別，而甄英雄也沒有露面來送行，白果有個感覺，是甄英雄要原野和爸爸將自己帶走的。　　這两天，甄英雄身邊已經少有人吵鬧了，這是他自己主動要求的，他說他需要靜上幾天，卻沒有說明原因，眾女也沒有人問，很多事情雖然甄英雄沒說，但她們還是能看出來的。　　不過，甄英雄所謂的靜一靜，卻不是一個人，畢竟，一個人打發時間也不是甄英雄這種性子的人可以做到的，他的身邊還有一位小公主大人。　　三國為了艾愛手裡那張黑鑽卡，讓櫻桃找茬和她打了一架，小公主大人一隻眼睛被打的烏青，和櫻桃樂樂鬧翻了，一心和甜甜兩個好姐姐沒空搭理她，蘇影也不在漢宮，除了甄英雄這裏，她沒地方去，小公主就成天的膩在甄英雄的房間里，連晚上也不離開，聲稱眼圈不好，她就是死也不出房間。　　甄少爺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和小公主打電動，不然就是躺在躺椅上睡午覺，晚上的時候會幫小公主洗腳，然後摟着她一起睡覺，雖然聽起來好象有些齷齪，但兩人確實什麼都沒做過，只是很單純的抱在一起睡覺，和抱枕頭沒有什麼區別，純潔到連小公主都覺得彆扭了。　　艾愛人小鬼大，看的出來甄英雄心裏有事，否則，他不會那麼聽話，每天幫自己洗腳，而且這個戀足癖很嚴重的傢伙居然不趁機占自己的便宜，艾愛很細心，通過两天觀察，她發現，甄英雄即便在睡午覺，甚至是洗澡的時候，都會拿着一個手機，由此確定，他在等着什麼人的電話，而且，是在等一個不願意被任何人聽到的電話。　　小公主很好奇，她想知道，除了每天深夜媽媽會打一個電話以外，還有什麼人會打過來，所以，她不敢和甄英雄開一些過分的類似於用身體去挑逗他的玩笑，怕被他趕出去，可两天下來，她發現自己上癮了，原來被姐夫摟着睡覺的感覺是那麼舒服，很有安全感，很溫馨，所以，連白天她都會膩在甄英雄的懷裡，甄少爺不是柳下惠，揩揩油還是有的，除了沒把小公主給禍害了，基本上算是掌握了她全身的秘密，包括羞人位置那顆小小的幾乎看不到的黑痣是什麼形狀的……　　此刻，小公主倒在床上睡午覺，甄少爺站在窗前瞰俯着窗外，形式在公路上的細細的車流好似一針針密縫的線，將一片片碎布縫合到了一起，形成了表面繁華，卻支離破碎的都市，就如同甄英雄現在的心情，好象很平靜，卻暗流涌動。　　演唱會還有两天開始，甄英雄開始覺得急噪了，他還在等，他不知道這個電話什麼時候會響，但他相信，它一定會響的。　　“嗡……嗡……”　　甄英雄以為自己最近幾天第N次產生幻聽了，僅僅渾身一顫，並沒有理會，又響了兩聲之後，他才好象被蜜蜂蟄了屁股一般，猛然跳轉過身來，果然，放在茶几上的手機在震動！　　甄英雄不知道現在的心情該怎麼形容，他敢肯定，這個時間打來電話的人，肯定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那個人！他三步並做兩步衝到桌前抄起電話，卻沒有急着接通，望着那個生號，他做了兩個深呼吸，或許這不能讓自己的心跳減緩速度，但絕對可以讓自己的腦袋稍稍降低一點溫度。　　“親愛的鈴木小姐，我等你的電話已經等了一個星期，怎麼，最近還好嗎？”　　對面明顯沒有想到甄英雄居然是如此一副淡定冷靜的態度，稍微愣了一會兒，才傳來了幾聲鈴木優美的冷笑，“甄英雄，這個電話果然是你與顏冰單獨聯繫用的啊，看來，我真的被你們給騙了不短的時間。”　　甄英雄重新走回窗前，盡量不讓自己心中的激動從聲音的顫抖中表現出來，淡淡的笑道：“與你欺騙殺手世家的時間比起來，幾個星期簡直不值一提，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你現在依然在欺騙着那些可憐的殺手為你賣命，不是嗎？”　　“甄英雄，你不怕用這種說話的態度會惹怒了我嗎？”鈴木優美冷聲道：“顏冰在我的手中，我想你沒有忘記吧？”　　終於進入正題了！甄英雄心下一顫，他比任何人都想知道顏冰的安危，但他不能問，因為，他不能讓鈴木優美抓住自己的心理弱點，“我就是因為太清楚這一點，所以才沒有與你客氣的必要，鈴木優美，你想達到你的目的，顏冰怕是你對付我的最後一張底牌吧？所以，你不敢傷她。”　　電話那端又沉默了片刻，“甄英雄，自作聰明有時候真的會讓人感覺到噁心。”

# 第534章 強盜的交易

　　聽到鈴木優美這麼一說，甄少爺忍不住喜形於色，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了地，果然和自己預料的一般，鈴木優美在沒有確定顏冰到底可以產生多大的利用價值之前，是不敢傷害她的，當然，顏冰可以被利用的價值，取決與他甄少爺的態度，因此可以肯定，在接通這個電話的時候，顏冰是無恙的。　　“強盜的行為只要用最簡單的邏輯就可以推斷出來，所以，不是我聰明，而是你蠢。”甄英雄揶揄道：“鈴木小姐，殺手到強盜的轉變，不知道可否理解為一種墮落呢？”　　鈴木優美不確定甄英雄這邊的情況，與其說她不屑與甄英雄做口舌之爭，不如說她根本就不敢把時間浪費在這種地方，“甄少爺，你應該知道我打電話的目的吧？”　　甄英雄目光凝聚，望着玻璃上映出來的自己臉上冷酷的表情，他的聲音也變的冷淡而無感情，“你想用顏冰和我做交易。”　　“是的，但我並不確定顏冰是不是有這筆交易的價值。”鈴木優美並不驚訝甄英雄能猜到自己的目的，她顧做平和的語調無法掩飾對甄英雄回答的期待，“如果她沒有這樣的價值，我想，我也就沒有留她活在世界上的必要了。”　　“碰她，你會後悔的。”甄英雄很乾脆，“說說你的要求吧。”　　甄英雄如此痛快，倒是讓鈴木優美稍稍有些驚訝，可轉念一想，倒也釋然，甄英雄一向都是一個行事乾脆的傢伙，如果墨跡了，反倒值得人懷疑。　　“如果我說要你解散義字會，你會照做嗎？”　　甄英雄心裏一動，知道她是在試探自己，球球的，這種小貓膩都是少爺玩剩下的了，“義字會勢力如此龐大，黑道關係千絲萬縷，豈是我一句話就能斬斷的？如果這就是你的要求，那少爺我只能說，鈴木優美，你他媽別拿人當傻子，如果你沒有放人的誠意，就洗好脖子等死吧！挖地三尺，我也會把你找出來的！”　　很憤怒，但這才是鈴木優美期待中的回答，因為她知道，解散義字會這種事情是不可能，或者說是短時間內不可能做到的，如果甄英雄貿然答應了，那麼只能證明他沒有談判的誠意。　　鈴木心中欣喜，欣喜的是顏冰還存在可以被利用的價值，自己手裡總算握了張王牌，還未說話，就聽好象冷靜了一些的甄英雄又道：“鈴木小姐，我想有一件事情我務必要提前說出來，你應該知道少爺我從出生那天起就是個黑社會，綁票勒索於我而言就像小孩子的遊戲，你和我玩這些，心裏還是有個覺悟的好。”　　“此話怎講？”鈴木優美明知顧問，但語氣中還是帶有少許驚訝，甄英雄的冷靜有些出乎她的意料。　　“很簡單，綁票勒索於我看來就是一場買賣交易，你賣我買，東西是等價的，我花錢是為了得到我中意的東西，如果我得不到，你說我會花錢嗎？做買賣講的就是誠信二字。”甄英雄冷冷說道：“你用顏冰要挾我不打緊，但你最好懂得拿捏分寸，我交錢你撕票，或者綁着顏冰不放，不斷的勒索我，那麼你會後悔的，少爺我沒那麼偉大，你甚至可以說我無恥，闌尾疼，即便是我身上的一塊肉，少爺我照樣下的去刀子，如果我感覺不到你的誠意，那麼一切都是扯淡，你儘管殺了顏冰便是，不過你記住，我會報復你，報復山口組的。”　　甄英雄很冷靜的說出了這翻話，鈴木優美感覺到了甄英雄的誠意，但也同樣感覺到了陣陣寒意，這個男人，果然很可怕。　　“顏冰是你的闌尾嗎？呵呵，甄英雄，你果然是個狠毒的大丈夫。”　　“謝謝誇獎，如果你以為混黑社會的都是善男信女，那我也要誇獎你，你他媽真是天真的沒救了。”　　“甄英雄，你真的是讓人無法小覷的男人啊。”　　“你是第一個這麼說的人。”甄英雄的笑聲中透着濃郁的威脅，“因為先前小覷我的人還沒來得及這樣讚美我，就已經掛了。”　　“呵呵，這算是恐嚇我嗎？你放心，只要你能滿足我的要求，我會放了顏冰的，因為這個女人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了任何利用價值。”鈴木的聲音陰森恐怖，好象是磨着牙齒在說話，“是你幹掉了漢克，然後嫁禍給了冰恨天吧？你夠狠毒，我真的很想知道，蘇影被你灌了什麼迷魂葯，居然不惜與諾森家族同歸於盡，也要逼的冰恨天撤回美國，很好，你讓冰恨天陷入了絕境，使我們再無落腳之地了。”　　“我所做的一切，僅僅是讓顏冰再也無處可逃罷了，而蘇影肯如此做，也是希望顏冰可以忘記舊恨，留在她身邊。”甄英雄道：“羅伯特的死，諾森家族勢必要怪在顏冰的頭上，我不過是瞞着她，幫她除去了這個後患而已。”　　甄英雄斷然不會承認讓蘇影血拚諾森家族的真正意圖，那也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的清楚的。既是為了蘇影可以漂白，也是為了讓顏冰陷入進退維谷的尷尬境遇，更是為了讓鈴木優美以為徹底失去了翻盤的希望，由此她才會更加珍惜顏冰這條命，因為，顏冰的利用價值，僅剩一種了，那就是與甄英雄做交易。　　“你還真是很體貼她啊，你為她做的一切真的讓人感動，但是，也讓我覺得噁心，沒想到顏冰這樣的女人居然會愛上你這樣的男人。”鈴木優美怕是這輩子也無法理解這個問題了，或許，就是顏冰也不知道自己對甄英雄的感覺是不是叫做愛情。　　甄英雄同樣不明白，顏冰愛上自己了嗎？自己對顏冰的感情又是愛嗎？不知道，也許僅僅是因為誤會創造了契機，讓自己想要去征服那個女人吧，與其說是愛，不如說是為了愛的一種挑戰，甄英雄想讓顏冰愛上自己。　　“與我相比，你利用兩腿之間的那個洞夾死了張永哲的命根子，這種純原始的駕馭人的手段也另我覺得無味和困惑。”甄英雄冷笑之後，聲音一沉，“說吧，你的要求是什麼？”　　“單獨來見我，我會告訴你的。”　　“時間，地點。”甄英雄依然保持着冷靜。　　鈴木優美並沒有直接回答甄英雄的問題，而是反問了一句，“還有两天，朗朗市體育場會舉辦一場大型的演唱會，你應該知道吧？”　　甄少爺心裏一凜，猛跳不止，口中卻平靜道：“‘GEMINI’雙子星？”　　“對，‘GEMINI’雙子星。”鈴木優美笑道：“甄英雄，你不會告訴我，你不知道雙子星那對組合，艾一心和唐甜甜與蘇影之間的關係吧？我記得，你身邊有個叫做艾愛的小丫頭，她是蘇影的女兒，關於艾一心和唐甜甜的事情，她沒有對你講過嗎？”　　心跳的速度讓甄英雄有些害怕說話，他怕自己的聲音會顫抖，不知道鈴木優美為什麼會突然提到一心和甜甜的演唱會，莫非，她知道了少爺與她們的關係，所以想利用演唱會不成？莫非是顏冰或者巧巧將這層關係告訴給了鈴木知道？不，不會，顏冰是多麼聰明的女人啊，應該很清楚把這種事情告訴鈴木優美並沒有任何好處的，更何況，在碼頭的時候少爺已經警告過她們兩個人了。　　羅比跟蹤過自己，曾經倒是看到過自己和一心約會，不過，當時一心總是蒙頭蓋臉，打扮的像個特務，時代廣場槍擊事件中，自己將他給閻了，事後他一直誤以為白果就是矇著臉的女孩，因此玲木優美等人也被他誤導了才對啊。　　這些瑣碎的東西在甄英雄腦中一閃，不過眨眼的功夫而已，甄英雄決定賭上一賭，“艾一心是小愛的姐姐，蘇影的大女兒，而唐甜甜似乎是她的乾女兒，這層關係我當然知道。”　　在念到一心和甜甜名字的時候，甄英雄使用了一種很陌生的口吻，說完后心裏砰砰亂跳。　　“還有一層關係你沒說，蘇影的前夫，是朗朗市現任的代市長艾華。”鈴木優美嬌笑兩聲，好象很得意，接着笑聲突然一頓，“甄英雄，我說過，你是一個讓人無法小覷的男人，距離演唱會開始還有两天，我相信對你來說，我的第一個要求並不難做到，那天晚上，你必須要集中義字會所有的高層去參加觀看那場演唱會，包括甄天！”

# 第535章 孤獨的行動

　　鈴木優美為什麼提出這樣的要求，甄英雄並不清楚，但她好象並不知道自己與一心及甜甜的關係。　　甄英雄心裏鬆了口氣，看來鈴木是別有目的啊，“這件事情不難做到，但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簡單。”鈴木優美並沒有對甄英雄隱瞞，“朗朗市的警察目前太過活躍了，我想，義字會已經被他們視為目中釘肉中刺了吧？而你這位太子爺，自然很難擺脫警察的糾纏，甄英雄，如果由義字會的人牽扯住警方的視線，依照你的能力，獨自從演唱會會場離開，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情，不是嗎？”　　原來如此！甄英雄知道鈴木優美的目的了，她是想用義字會去牽引住警方的視線！　　碼頭混亂之後，警方四處抓人，作為朗朗市最大的黑道幫派，義字會勢必成為警方最照顧的對象，而他甄英雄做為義字會影響力最大的人，難免不會被警察盯死，鈴木優美想要找自己談判，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讓自己擺脫警察的跟蹤，不然，她也會很頭疼的。　　義字會一眾高層突然去參加雙子星的演唱會，固然目的可疑，而演唱會的主角又是市長艾華的女兒，必然會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視，偌大的一個會場，數萬名觀眾，警方恐怕傾巢而出，人手也未必夠用，在這樣的環境中，甄英雄成功溜掉的可能性確實很大。　　鈴木優美顯然是經過精心的設計，這招是一石三鳥啊，甄英雄有點佩服她了，原來她還是有腦子的。由義字會的骨幹牽引住警察，等於把兩方人都鎖在了體育場，他甄少爺一個人悄悄溜出來，固然沒有警察跟蹤了，可同樣的，也無法召集手下，只能光桿一條的去見鈴木優美，高，真的很高。　　沒想到除了顏冰，還有人能想出如此高明的計策。　　“然後呢？”甄英雄並沒有被鈴木優美這一招妙策嚇到，固然對他而言這是危險的，但是，警察和義字會的人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看演唱會，卻是無形中將那裡變成了最安全的地方，這一點，怕是鈴木優美沒有想到的，在他甄少爺看來，一心和甜甜的安全，比他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更何況……殺手，從來都是一個人孤獨的行動着。　　單獨見面，正中甄英雄是下懷，他還一直擔心鈴木優美會要求甄天等人一同去見面呢，那對他來說，無疑是個負擔。　　“擺脫警察的監視對我而言不算問題，擺脫之後呢？我應該去哪裡見你？”　　“甄英雄，你好歹是個黑道太子爺，裝傻問出這種問題未免太掉價了，演唱會還沒有開始，你認為我會告訴你嗎？”鈴木優美有恃無恐，怕是還做了其他的準備，“我不會給你機會提前確定我的行蹤的，甄少爺，等你屆時離開了會場再說吧，如果你耍花招的話，後果想必不用我告訴你了。”　　甄英雄微微一笑，他確實在裝傻，而現在卻沒有了裝傻的必要，“鈴木小姐，按照行規，讓我聽聽顏冰的聲音，我要確認她是不是安全。”　　“哼哼，你還真是小心啊，不過我是個很大方的人，甄英雄，我就讓你看一看我的誠意。”看來，顏冰就在鈴木優美的身邊，而她肯讓顏冰和自己說話，也意味着顏冰根本不知道所處的到底是什麼地方。　　電話那邊在沉默，但仔細聽，可以聽到細微的呼吸聲，甄英雄知道，顏冰已經在聽電話了，卻不肯張口說些什麼，甄少爺能了解她此刻的心情，大概在這個時候，自己是她在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搭理的人了，甄英雄吸吐了口氣，笑道：“冰兒姐，你還好嗎？”　　等待的幾秒鐘是漫長的，顏冰終於說話了，聲音很低，“你說呢？”　　是顏冰！這聲音幽怨，壓抑着隱忍的憤怒和茫然與不解，甄英雄一聽便知這是顏冰！　　“我知道你肯定受苦了，對不起……”甄英雄苦笑着，除了對不起，他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冰兒姐，我會去救你的。”　　“我不用你救！”顏冰的聲音一如既往的冷，就好象春風吹化了冰雪，雖是冷的，但也是溫暖的，“你是傻瓜嗎？甄英雄，別以為我不知道你要做什麼！告訴你，我不用你救！”　　顏冰突然之間很激動，這讓甄英雄心裏惶然，他知道，事情發展至此，顏冰這麼聰明的女人不可能猜不到自己究竟要做什麼的，他怕顏冰在鈴木面前說出來，那麼他所做的一切就會前功盡棄，“我要救你，我要讓你欠我一輩子，我要一輩子擁有你，冰兒姐，我要讓你再也找不到離開我身邊的借口！”　　這話說完，甄少爺都覺得老臉火熱，這算什麼？愛的表白嗎？　　鈴木優美果然在一旁偷聽，還以為顏冰和甄英雄真的是愛到如此地步呢，不等顏冰再開頭，當即搶過電話，嬌笑連連，“甄英雄，有什麼情話，還是等你們見面之後再談吧！”說罷便將電話掛斷。　　鈴木優美是怕顏冰太‘愛’甄英雄了，所以不讓他來冒險，殊不知，此刻把電話掛斷了，甄英雄比她還欣慰，顏冰確實是不希望他去冒險，這份心意，讓甄英雄感動。　　甄少爺一身輕鬆，他的計劃終於回到了正常的軌道，這一切都是他期盼的，就在他長長的吐了口氣之後，房門開了，是被很大力的撞開的，甄英雄微微一怔，好奇甄天是怎麼打開的房門，待看到他手裡的那張金卡，甄少爺明白了，那是白果的房卡，那丫頭臨走前竟然交給了甄天。　　“英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最好給我解釋清楚！”壓抑了幾天，甄天這一爆發就是火山爆髮式的。　　甄英雄先是迷惑，覺得甄天這話問的沒頭沒腦，見老項從後面追了進來，懂了。　　“老爹，衣服合適嗎？”甄英雄倒了杯水，坐到了沙发上。　　“合適個屁！”甄天見他如此散漫，火氣更大，如把一桶桶的汽油丟進了火山口，說話的聲音震的人耳膜都疼，“你到底要干什麼？！”　　“這是鈴木優美的意思，到底要做什麼，我會去問她的，不過，在我見到她之前，咱們還是聽話點好。”甄英雄不顯山不露水，一句話就把自己當初的小算盤推到鈴木優美身上去了。　　這鈴木有時候也挺招人喜歡的。　　果然，甄天呆了，而項嘯鳴卻是一臉的不解，“少爺，您說要求婚，也是鈴木優美要挾的？”　　“那倒不是……”甄少爺隨口說的瞎話破綻很大，一下就被老項給抓到漏洞了，可他那是什麼反應啊？自信滿滿的一笑，“我會在救出顏冰，收拾掉鈴木優美之後，回到演唱會上與一心求婚，你們不覺得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嗎？”　　甄天和項嘯鳴更愣了。　　……　　甄天離開了天堂閣，他依然什麼都不知道，鈴木優美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要求，顏冰現在究竟怎麼樣，甄英雄究竟要做什麼，甄天通通不知道，因為甄英雄什麼都不肯說，但到底發生了什麼，甄天已經隱隱猜到了，只是無法求證罷了。　　甄英雄關好房門，繼續自閉，該交代給項嘯鳴去辦的事情已經全部交代了，他現在要做的就是休息，放鬆，養精蓄銳，不過，那之前，他還有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堵住一張可愛的小嘴巴。　　甄英雄輕手輕腳的走到床邊，沒有發出一絲聲響，既而突然‘哇’的一聲大叫，照着艾愛的小屁股就是一巴掌，薄薄的睡褲擋不住那誘人的波動，旖旎無限美好，“倒霉鬼，還裝？”　　“哎呀……！”小公主捂着小屁股，一下從床上彈了起來，翹着小嘴回過頭來，假模假樣的揉着眼角，眼睛中卻沒有半點的惺忪，“唔……，姐夫，人家睡的正香，你幹嗎打我啊？”　　“睡的正香？”甄英雄怪笑着坐到床邊，伸手捏住了艾愛的小鼻子，“我看你一直都沒睡吧？從我電話響起的時候開始，你的呼吸就不正常了，你以為能瞞過我的耳朵嗎？”　　甄英雄最近精神緊張，一直在等着電話響，所以時刻注意着聲動已經成了他的一種本能，這倒是艾愛沒有想到的，她以為自己裝的已經很像了，連動都沒有動過一下，不想還是被甄英雄看出的破綻，“姐夫，你很變態耶。”

# 第536章 倒霉鬼求婚

　　穿幫了，艾愛也就不裝了，向前一躍，嫩白藕臂勾住了甄英雄的脖子，雙腿一盤，纏住了他的腰，小屁股坐在了他的大腿上，櫻桃小嘴貼上來，卻是輕輕的咬在了甄英雄的鼻子上。　　“別鬧。”甄英雄晃了晃腦袋，用腦門頂了艾愛一下，“耳朵靈敏就叫變態啊？”　　“誰說那是變態來着？”艾愛絕美的小臉一陰，“姐夫，你居然喜歡顏冰阿姨，不是變態是什麼？”　　甄英雄一怔，愕然的表情印證了事實，艾愛不高興了，年紀不大，醋勁不小，氣的在他後背上狠狠的擰了一把，“姐夫，你太下流了！有了我姐她們你還不知足，明明和愛利絲姐姐好過了，還去喜歡顏冰，你不知道她們的關係嗎？而且，而且顏冰阿姨可是我媽媽的妹妹，你……你大變態！”　　“恩，我是大變態啊……”甄英雄悻悻嘆了口氣，並不否認，“小愛，你是不是覺得我很無恥？”　　甄英雄的反應讓艾愛感到驚訝，這傢伙平時真的很無恥，但從來沒有如此認真的面對這個問題，更不要說承認了，“姐夫，你沒事吧？”艾愛看出甄英雄目光中異樣的流彩了，很複雜，複雜到她看不懂。　　“姐夫是很無恥，好色，花心，平時自以為很聰明，卻總是因為迷戀眼前的美好事物而不負責任的給予別人承諾……”甄英雄有感而發，惆悵如水流般從泉眼湧出，流淌，好似一條小河，他望着艾愛，卻是眼神朦朧，獃滯。　　艾愛嚇壞了，她更希望甄英雄耍個無賴糊弄自己，因為現在這樣子根本不是平時的甄英雄，她急的抓住甄英雄的肩膀，用力的搖動：“姐夫，你別嚇我，我沒說怪你，我也不會去告訴姐姐的，姐夫，姐夫！”　　“是嗎？一言為定，聽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甄英雄變臉比翻書還快，聽艾愛這麼一說，抬屁股就站了起來，小愛同學一個仰八叉跌倒了床上，兀自愣着，就聽甄英雄笑道：“說好的，這事兒不能讓你姐知道，不然我會打你屁股的。”　　“你，你，你故意嚇我？！”艾愛知道甄英雄是演戲，氣啊，彈起身來一躍，撲到了甄英雄身上，抱着他一起再次摔倒在床上，甄少爺的腦袋被艾愛摟在懷中，臉扎入了她那小有規模的胸脯中間，只覺得少女獨有的處子幽香傾入腦中，一陣迷醉。　　“騙你玩呢，姐夫真的知道錯了，小愛，乖，讓姐夫坐起來。”　　艾愛再次驚訝，自己都這樣給他佔便宜了，他還能如此冷靜的說話，不是在演戲，艾愛太清楚甄英雄的性格了，如果有便宜可占，他是不會為了任何原因而放棄的。　　“姐夫，你真的沒事吧？”艾愛雖喜歡故做成熟，但年紀終究太小，確定甄英雄不正常之後，心下難免惶惶無措，想要安慰，卻是連說些什麼都不知道。　　甄英雄做了起來，輕輕掐捏着她的臉蛋，笑道：“沒事，就是覺得對不起你姐，覺得對不起你這小倒霉鬼，艾愛，姐夫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應我，好嗎？”　　“什麼事情？”　　“不要把你剛才聽到的事情告訴給任何人知道，行嗎？”甄英雄苦笑道：“姐夫和顏冰之間的事情很難和你講明白，那是一個錯誤，不，應該說是一個錯誤帶來了更多的錯誤，但有些錯誤是無法彌補的，姐夫沒有那麼偉大，我只能一錯再錯，人生區區幾十年，放棄一錯再錯，可能才是痛苦一生的最大的錯誤。”　　錯誤長錯誤短，艾愛腦袋都大了，“姐夫，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啊，你能不能說的再簡單一點？”　　簡單點說，就是你姐夫我被顏冰綁票的時候，為了逃命給她的茶壺裡下了一把‘被強姦丸’，不小心把顏冰給迷奸了，或者說是被她給強姦了，這種錯誤對一個有責任的男人來說，絕對不是捅破了一層處女膜那麼簡單的事情！甄英雄心裏是這麼說的，嘴上卻道：“姐夫以後什麼都會告訴你的，小愛，姐夫只求你，在你姐的演唱會之前，什麼都不要說，好嗎？”　　如果那天晚上少爺回不來了，至少還能在你姐心留下一個相對完美點的形象，甄英雄在心裏將後半句補充上了。　　不會拒絕的求婚啊……甄英雄心裏苦笑不已，多麼美妙的生日禮物，可誰能想到，鈴木優美這麼會挑日子，偏偏就挑選在那一天……　　也許，這是一件好事，倘若自己能活着救回顏冰，那求婚的時候心裏也不用背負着枷鎖了，如果自己死了，至少，沒有對一心許下一個空白的誓言，雖然，即便求婚了，也不可能結婚……　　艾愛年紀小，對過於複雜的感情沒有太多的認識，但她知道，自己是喜歡姐夫的，因為自己可以感覺到姐夫此刻心中有不安與恐懼，猛然回想起那個電話的內容，艾愛嗅到了危險的氣息，此刻她才察覺，自己心目中無所不能的姐夫，其實只是比別人更堅強了一點而已，他也是個普通的男人啊。　　“姐夫，難道，那天晚上你一點把握都沒有嗎？”艾愛臉色蒼白，她渴望聽到甄英雄否定的回答，“姐夫，你肯定早就有準備了是吧？我聽到了，你昨天晚上還和媽媽這樣說過的，你說所有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握中，你說你一定可以無驚無險的救回顏冰阿姨的，姐夫，你沒騙人，對嗎？對，肯定沒騙人，那個壞女人已經上當了，姐夫早就知道她會打電話過來的，呵呵，姐夫，你又嚇我，你太壞了，我不告訴姐姐就是了……”　　如果不和你媽那麼說，她肯定早就殺回來了，甄英雄笑着撫着艾愛的頭，笑道：“我當然早就有準備，去救顏冰就好象吃根冰棍那麼簡單，姐夫是怕你姐知道了我和顏冰的事情會生氣，那會影響她的心態的，你別忘了，那是她最後一場演唱會啊。”　　甄英雄裝的很像，似乎真的只是怕一心生氣，心中卻不由感慨，女人果然是敏感的，哪怕是艾愛這個小女人，嗅覺都不是一般的靈敏啊。　　艾愛小嘴一扁，“姐夫，我剛才聽到了，你想在演唱會上向我姐求婚，對吧？你該不會是怕我姐拒絕，所以才不敢讓我說給她聽吧？”　　“就你聰明，好，算你說對了，小愛，你不會真的和我搗亂吧？”甄英雄乾脆擺出一副無賴相，卻帶着幾許哀求的口吻，“我可早就和你說了，我和顏冰之間發生過一些誤會，所以才搞到現在這種局面的，我答應你，演唱會之後一定和你解釋清楚，好不好？到時候隨便你怎麼處置，現在就算我求你了，你有什麼條件，開出來吧，我全答應便是。”　　“真的？什麼條件都答應？！”小公主兩眼冒光，很是激動，“我要你幫我洗一輩子腳，你都肯答應？”　　“你要不怕吃虧，我有什麼不能答應的？”甄英雄說罷，真的將艾愛一對潔白的小赤腳握在了手中，揉捏，撫摩，他懂得一點穴位，知道按那裡會舒服，艾愛被捏的渾身發軟，臉上飛起兩朵紅雲。　　“如果我要你娶我呢？”　　球球的，這陣子問少爺這句話的人怎麼這麼多啊？甄少爺搔了搔艾愛的腳心，故意蹙起眉頭，“倒霉鬼，你這不是存心難為我嗎？就咱倆現在這個黏糊勁，你姐就已經很不滿意了，真要娶了你，姐夫就算不被你姐姐和果果她們分了屍，也會被你媽媽生嚼了的。”　　艾愛癢，掙扎了幾下，卻並沒有抽回腳來，“去，你別把我媽說的那麼恐怖，其實她知道我喜歡你，不是也沒管我過來粘着你嗎？”　　“那是因為她在美國，胳膊沒有那麼長，如果她知道你現在我的房間里，你說她會不會飛回來扁我？”甄英雄打了個冷戰，“你想想，上次她不過是看我抱着小雪，結果就用‘掌心雷’對着我，這要是知道我晚上抱着你睡覺，她非把我填到炮筒里，打到月球上不可。”　　“沒事，有我姐呢。”艾愛認真道：“我姐知道我在你這裏，和你睡一張床，她沒過來，就表示她支持我們，有她幫我說話呢，我媽媽管不了我們的事情。”　　“人小鬼大。”甄英雄的爪子有點不受控制了，很自然的撩起了艾愛的褲腿，在她的小腿上來回撫摩，那肌膚如同凝脂白玉，雪嫩柔滑，“你姐知道我不敢碰你，又知道我最近心裏事情多，才讓你這個開心鬼在這裏陪我的，你以為她心裏真的放心嗎？”

# 第537章 願做大肥羊

　　“就你借口多。”艾愛被摸的痒痒的，好象是腳丫和腿，又好象是心裏面，這幾天每當被姐夫佔便宜的時候，都會有這種怪異的感覺，“我姐早就默許我喜歡你這件事情了，這怨她，當初她喜歡你，卻讓我替她來了解你，姐夫，真要說起來，我和你才是一對，我姐才是第三者呢！”　　寧和聰明人打一架，不和糊塗人講道理，甄英雄卻覺得，小公主比糊塗人還糊塗人，是聰明的都糊塗了，抓起她的小腳丫，在腳面上輕輕一吻，曖昧的行為讓小公主面紅耳赤，羞赧不已，“小丫頭，你才多大就想結婚啊？說不定你在過幾年，你真的長大了，就嫌姐夫老了不肯嫁我了呢。”　　“不會的！”艾愛急道：“姐夫，我是真的喜歡你，人家給你摸，給你親，還不能證明對你的情意嗎？現在我乖着呢，都不主動和男人說話，不去和他們一起玩了，我怕你會吃醋。”　　誰會吃你這倒霉丫頭的醋啊？甄英雄覺得好笑，可心裏也覺得感動，艾愛總喜歡把自己看成大人，用一種四不象的大人思維去考慮事情，但這種可笑的做法卻是為了討好他，他心中怎麼能不感動呢？　　“姐夫，你可別告訴我你不會吃醋，你要是那麼說我會很傷心的。”艾愛看着甄英雄，稚嫩的小臉上有些擔憂，彷彿真的很怕甄英雄說出那種把她當作小孩子的話一般。　　“我吃醋，當然吃醋。”甄少爺突然把艾愛橫抱起來，在她鼻尖上親了一口，笑道：“倒霉鬼是我的專署小情人，你要是喜歡上別人，我怎麼能不吃醋呢？不過，小愛，你年紀還小，現在本來就是一個玩樂的時期，腦子里別老是那麼多小大人似的思想，該去玩耍，還是要瘋狂玩耍的。”　　“我就想和你玩，玩一輩子。”艾愛勾着甄英雄的脖子，臉上一片醉紅，大眼睛盪着層水霧，壓低了帶着磁性的聲音，輕輕說道：“姐夫，如果是和你在一起，我們被關在這個房間中一輩子，我也不會悶的，我就做你的專署小情人，和你一起打電動，一起洗澡，一起看電視，喝飲料，然後你抱着我睡覺，好好，真的好好……”　　小丫頭動情了，甄英雄怎會看不出來，輕笑着，吻了吻艾愛的唇，“有你這倒霉鬼陪着，姐夫也一輩子不會悶，可是，小愛，姐夫還有你的姐姐們，別說娶你，我怕是誰也不能真的娶啊……”　　提到這個話題，甄英雄不免要鬱悶，艾愛好奇了，“為什麼？”　　甄英雄將白果的‘只許求婚不許結婚’的懿旨重複了一遍，艾愛不禁失笑，甄英雄這才嘆氣道：“懂了吧，姐夫是向你姐求婚，卻沒有膽子娶她，不然果果會鬧翻了天的，其實只要高高興興的在一起，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是啊……”艾愛點了點頭，“姐夫，我剛才是說笑的，真要你娶了我，我姐也會把我宰掉的，我答應你，不把你和顏冰阿姨的事情告訴任何人，永遠也不說，但你也要答應我，等我長大了，還像現在這麼喜歡我，不管別人怎麼說，你都不許躲着我，好嗎？”　　“不好。”甄英雄的話讓艾愛不禁一怔，卻見甄英雄笑着道：“以後啊，我只會比現在更喜歡你這倒霉鬼。”　　心裏好象抹了蜜似的，艾愛拉長聲音‘呀’了一聲，還作勢打了個冷戰，“好肉麻啊姐夫！不過……我喜歡聽！”說罷，一探頭，吻住了甄英雄的嘴，心中卻想着，等本小美女長大了，肯定比姐姐她們都漂亮，反正你這壞傢伙不能和她們結婚，到時候本小美女絕對會把你搶過來的！　　馨香甜美的小舌頭在數不清多少次的實踐之後，已經很是嫻熟了，艾愛甚至知道甄英雄喜歡的接吻習慣，撩撥，纏繞，將香津玉液過渡到他的口中，供他貪婪的吸食，艾愛喜歡這樣的感覺，他能從甄英雄的火熱中，感到他對自己的渴望，這就是她信心的源泉，她相信，沒有人比自己更喜歡這個男人，因為自己可以為他做所有的一切。　　懷裡的小尤物發出鼻息加重，臉頰暈紅，身體還在輕微的掙扎着，可甄英雄卻不敢把她放倒在床上，生怕自己一個忍不住將她就地正法，他心裏還在琢磨着艾愛剛才的那句話：真要說起來，我和你才是一對，我姐才是第三者呢！　　是那樣嗎？想到第一次邂逅，這丫頭趾高氣昂的抱着一籃子玫瑰花愣以一朵一百的價格全賣給自己的時候，甄英雄心裏笑着，你這丫頭，當初只是把少爺我當成了一隻大肥羊吧？　　甄英雄望着沉醉於熱吻中的丫頭，望着她閉上的眼睛和顫抖的睫毛，只覺得，自己真的願意這輩子都做她的大肥羊，心甘情願……　　……　　演唱會這天終於到了，一大早，甄英雄精神氣爽的出現了一心和甜甜面前，一掃幾日前的陰霾，當然，這隻是眾女的感覺罷了，因為幾天前的甄英雄也總是嘻嘻哈哈的。　　為了緩解一心和甜甜的緊張情緒，眾女都圍着她們兩個轉，而一心和甜甜卻是圍着三國轉，目的很明確，討好未來的姐姐。　　三國早就能下床了，但還是成天賴在房間里，見甄英雄主動過來，平時好象臉皮很厚的丫頭突然鬧了個大紅臉，坐立不安的樣子是人就看出她的不對勁了，卻不明所以，倒也難怪，誰能想到姐姐大人半夜偷襲，把身子給了弟弟呢？還以為她在生甄英雄的悶氣呢，只有櫻桃和樂樂在一旁偷笑，而且笑的很是曖昧。　　小公主大人也跟過來了，好了傷疤忘了疼，看人不用正眼，櫻桃雖然心裏不服氣，但甄英雄要她道歉，她還是低下了高昂的小腦袋，這世界上她只有兩個人不會忤逆，一個是三國，另一個就是對她有恩的甄英雄。　　樂樂也沒能倖免，被甄英雄教訓一番，淚眼汪汪卻不敢反駁，看的甄英雄這個心疼啊，可沒辦法，孩子做錯了就是要教育的，當時艾愛所以會上當和櫻桃打架，正是因為被樂樂挑撥的，甄少爺深懂打三下屁股就要給塊糖吃的道理，罵完了，就開始又哄又逗，櫻桃和樂樂纏在他身邊，開心的讓人眾女羡慕，艾愛這個後悔啊，早知道不用她們道歉了，自己倒也有借口賴在姐夫懷裡撒嬌了，失策！　　甄英雄本來就是一個很會挑氣氛的人，眾女聚在一起，沉默了幾天之後，又開始嘻嘻哈哈了，斗地主，打麻將，PK遊戲機，品茶聊天，好不熱鬧，一心抓了個空當，悄悄把甄英雄拉進了衛生間。　　外面吵鬧喧嘩，即便隔個門板也聽聽的清清楚楚，浴室里潔白透亮，散發著沐浴露的清香，這是三國最喜歡的牌子，想到漂亮的老姐就經常在這裏光溜溜的洗澡，甄少爺身體里有些燥熱，那變態丫頭今天一直躲着自己，都不敢和自己對視了，一點也不象平時的她啊，想到這裏，甄英雄覺得三國變的可愛了，可也覺得失落了，他還是喜歡平時的那個變態丫頭。　　“怎麼了，寶貝，讓我陪你鴛鴦浴？”甄英雄沒個正經，摟着一心閃到門后就要親。　　一心捂住了甄英雄的嘴巴，羞嗔道：“我有正事和你說，你別這麼沒正型。”　　見一心冰寒着一張絕美的俏臉，甄英雄微微愕然，撅起的嘴巴收了回來，“點心，你沒事吧？是不是太緊張了？”　　“不是我有事，是你有事。”一心推着甄英雄的胸口，卻未發力。　　甄英雄心裏一顫，臉上卻若無其事，後退幾步，坐在馬桶蓋上，笑問道：“我有什麼事啊？呵呵。”　　“有，你肯定有事瞞着我，剛才你連小愛和櫻桃她們的矛盾都要管，而且嘴裏的詞一套一套的，太正經了，這不像你。”一心走到甄英雄面前，道：“你心裏肯定是藏事了！”　　“天啊，冤枉……”甄英雄誇張的抱起腦袋，好象世界杯的點球決戰中踢飛了點球的隊員一般，“點心，難道我正經一點在你看來就不正常了嗎？”　　一心也覺得自己那話說的太糟蹋人了，雖然知道甄英雄又在裝蒜，但她還是趕忙解釋道：“我不是那個意思，你別誤會，人家是關心你！”　　這個心細如絲的丫頭果然是察覺到了一些東西啊。

# 第538章 甜甜的誘惑

　　甄英雄知道，即便自己如何極力的掩飾內心的不安，依然會有蛛絲馬跡可尋，而這些，是瞞不過一心的雙眼的，他笑着將一心拉過來，坐到自己大腿上，“寶貝，你真的想多了，好吧，我承認，我今天真的有事情，難道你不知道是什麼事嗎？你這丫頭這麼聰明，不會猜不到吧？”　　粉嫩俏面如裹了一層薄薄的紅紗，一心羞赧不已，她怎會不知道甄英雄晚上會向她求婚呢？項嘯鳴雖然沒有走漏風聲，但關於甄英雄會在演唱會上向一心求婚的傳言已經在漢宮不脛而走，原因是項嘯鳴為了完成甄英雄的安排，不得不調動大批的人手，人多口雜，老項嘴巴再嚴也沒用，下邊的人一層傳一層，儼然成了漢宮內部的新聞。　　一心顯然也聽到過這個傳言，如果說先前還有一點懷疑的話，現在已經得到了肯定，羞歸羞，期待是期待，但她的直覺告訴她，甄英雄心裏藏着的並非這件事情，一心太了解甄英雄了，如果他決定給自己來個驚喜，製造一個浪漫，是斷然不會提前露出絲毫的，可是他現在卻是如此明顯的暗示着……　　“YY，白果姐姐呢？”　　身子一顫，甄英雄知道一心為什麼要懷疑自己了。　　目光凌厲的丫頭捕捉到了甄英雄臉上閃過的一道怪異，心中不禁顫慄，“果然，是你故意讓她離開漢宮的，英雄，你有不想被她知道的事情要做，對不對？”　　確實，讓白果離開，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甄英雄苦笑，自己早以料到鈴木優美會打來電話，釋放顏冰的條件也大概可以猜到，唯一無法確定的，只是釋放人質的方式和時間罷了，但這一點，卻絕對不能讓白果知道，那丫頭很可能因為過分的擔心自己，而通知警方，通知白耀天，如果警方鬧出動靜來打草驚蛇，勢必會讓顏冰陷入更危險的境遇中，甄英雄斷然不敢冒這個風險。　　白耀天所以將白果接離漢宮，一切都是原野的功勞，原野接替了白果的工作，成為了雙面間諜，又或者說，他比白果還厲害，成了三面間諜，即騙了張進寶，又騙了白耀天，讓他們以為他與甄少爺達成了合作關係，而事實上，這兩個傢伙是真的聯手了。　　即便到了現在，甄英雄也不知道原野為什麼那麼痛快的站在自己這一邊，難道，真的只為了拿回那兩張屁股上沾了大便的照片嗎？對一個人來說，果然是臉皮高於一切啊……　　“點心，今晚，將成為最美的一個夜晚，相信我，好嗎？”　　一心愣了，甄英雄以一種自信而略帶懇求的目光望着自己，這目光讓她心軟，沒有回答自己的問題，這傢伙心中真的藏了事情！　　甄英雄知道瞞不過一心，索性不再瞞着她，輕聲道：“無論發生了什麼，相信我，我都會在零點鐘聲敲響的那一刻出現在你面前的，我會單膝跪地，親吻你的手背，然後為你戴上戒指，我會讓所有人見證那是多麼浪漫的一件事情。”　　“冰恨天，找上門來了，對嗎？”一心的聲音無法遏止的顫抖，眼中滿是恐懼，“今天晚上？”　　她希望聽到一個否定的答案，但她失望了，甄英雄即未點頭也未搖頭，只是輕鬆一笑，“我應該感謝鈴木優美，因為她會在我的生日到來之前送給我一份大禮。”　　默認了！一心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傢伙能說的如此輕鬆呢？她還想張口說些什麼，卻被甄英雄用指頭按住了嘴唇，“點心，有些話是不能說的，不要讓我為難，好嗎？”　　他知道自己要說什麼，一心的心中想說的話很多，想勸他不要去冒險，但不可能，如果他不去，顏冰就會有危險，她想勸他聯絡警察，但她知道，如果這行的通，他也就不會把白果攆走了……　　他是一定要去面對的，所以，他不希望聽自己勸止，那樣他會覺得自己很自私，一心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她眼角溢出淚花，卻笑着問道：“YY，你猜，我能猜到我最後的一套演出服是什麼樣子的嗎？”　　甄英雄一怔，然後笑了，可話到嘴邊，卻又被一心按住了嘴唇，這天使一般美麗的女孩紅着臉，輕聲道：“別說出來，不然就不浪漫了，如果你真的猜到的話，就應該知道今天晚上穿什麼衣服來向我求婚吧？不要讓我失望，好嗎？”　　一心是個聰明的女孩，她用這樣一種方式換取自己的承諾，甄英雄的心是暖暖的，也是沉沉的，那是一種溫暖的責任，他重重的點了點頭……　　一心勾住甄英雄的脖子，深深的送上一個熱吻，怕被他看到自己流下的眼淚，飛快的起身朝門口跑去，“你是男人，說話要算話！如果你穿錯了衣服，我會揍飛你的！”　　想不到小天使也會說出小惡魔的話語來，甄英雄有點愣，一心拉開門，卻是撞在了一個溫軟的懷中，驚慌失措的抹掉臉上的淚痕，抬頭一看，竟然是唐甜甜！　　兩姐妹只是對望了一眼，卻什麼也沒說，一心低頭跑開了，她沒問甜甜什麼時候開始在外面偷聽的，因為她明白，這個丫頭，即便不需要偷聽，也可以察覺到甄英雄的異樣。　　“可愛的熊，要用馬桶嗎？不介意我在這裏偷看吧？”　　甜甜關上門，順手反鎖，真的開始解褲帶，笑道：“小老婆的身份是公開的，咱倆不算偷情，夫妻之間還用偷看嗎？”　　這丫頭果然熱情啊，甄少爺也是嘴巴能耐，見甜甜雙臂向下一褪，真的將寬肥的休閑褲拽了下來，趕忙從馬桶上跳起，“喂喂，樹袋熊，你要方便也不用把褲子脫到腳跟吧？”　　“誰說我要方便了？”甜甜笑的就像她的名字一樣甜，雙手一撩，又慢吞吞的將體恤也脫了下來，凝脂白玉般的雪肌裸露而出，這丫頭身上便只剩下一套純白色的帶鏤空蕾絲花邊的性感內衣，低雞心位的設計緊緊收攏着乳房，展現出胸部的豐滿，乳溝的深邃，更要命的是，這超薄設計一看就是三國店裡賣的情趣內衣，關鍵部位居然是透視的！　　胸前兩點粉紅若隱若現，平坦滑膩的小腹，纖細如柳的嫩腰，隨着甜甜邁出的貓步扭動如蛇，魅惑之極，珠圓玉潤的小肚臍下，那塊薄如輕紗的白色布片映着一抹黝黑的草茸，顯然是經過精心的修剪，呈現倒三角型，甄英雄瞪的眼珠子都圓了，眼角布滿了血絲。　　“漂亮嗎？”甜甜臉有些紅，不知指的是衣服漂亮，還是人漂亮。　　“漂亮……”甄少爺口乾舌燥，顫抖的伸手要去捏她那一對飽滿的奶子。　　甜甜優雅的轉了個身，甄英雄險些沒噴出鼻血來，丁字褲！而且，後面的布料好象一條繩子般深深的陷在臀縫中，兩半雪白渾圓的美臀微微輕顫，盪着旖旎的漣漪，甜甜轉過身來浪蕩的一笑，向前一撲，摟住甄英雄的脖子，抬起美腿盤緊他的腰，又好象樹袋熊一般吊在他的身上了。　　甄英雄幾乎是下意識的搬住了她的大腿，只覺得一片滑膩，大腿緊緻有彈性，胸前的壓迫柔軟如棉，身體的幽香散發著淫靡的春意，甜甜雙手背到身後，熟練的解開了胸罩的約束，任由它掛在身上，一對玉兔彈跳而出，讓甄少爺低都看直了眼睛。　　“臭傢伙，我香嗎？”　　甄少爺下面漲的快要詐了，被甜甜舔着嘴角，他腦子里滿是情慾，“香……”　　“還記得嗎？我們第一次接吻，也是在衛生間，在電視台的衛生間里。”　　那種事情甄英雄怎麼會忘呢？一邊想要含住甜甜調皮的舌頭，一邊笑道：“你想重溫那種感覺嗎？”　　“不，我不想只是接吻，我想和你做愛，就在這。”　　“啊？！”甄英雄驚訝，很驚訝，素來都覺得甜甜是個大膽的女孩，但發生過關係之後，甄英雄早就知道，甜甜並沒有她表面給人感覺的那麼放蕩，她保守，尤其是在床上，她比一心還放不開，可此刻卻沒想到她提出這麼一個要求來，甄英雄這才從對肉體的痴迷中回過神來，怪了，真的怪了，這可愛的小熊為什麼這麼主動啊？　　甄英雄右手滑到甜甜的屁股蛋上，用力的抓了抓，為難道：“一心可是知道你進來的，我們半天不出去，會被懷疑的。”

# 第539章 色狼的承諾

　　“你不敢？”甜甜一語道破甄英雄的顧慮，戲謔的微笑簡直是對甄少爺的挑釁。　　“我不敢？”男人是喜歡刺激的，甄英雄確實不敢，但刺激他的不但有甜甜，還有現在這個環境，偷情與激情，多麼誘惑的字眼啊？　　“臭丫頭，你會後悔這麼說的。”甄英雄淫笑着吻住了甜甜的小嘴，舌頭頂開她的牙關，肆意的攪動着，雙手也開始來回的撫摩着滑如凝脂的冰肌雪膚。　　甜甜好象失去了力氣，兩腿美腿鬆開甄英雄的腰，軟軟的站穩，整個身體貼靠在甄英雄懷中，放下一條手臂，沿着他的胸口向下滑落，並毫不猶豫的鑽進了他的褲腰中，甄少爺渾身一機靈，溫軟的小手已經包裹住了他膨脹的命根子，並輕輕的擼動着，陣陣銷魂的感覺讓他有噴薄的慾望。　　甄英雄忍不住了，他粗魯的揉捏着甜甜的乳房，另一隻手撥開臀縫中那條細細的線，將手探進去，在她嫩嫩的，軟軟的大腿根撫摩着，隨着甜甜鼻息的加重，甄英雄可以感覺到手心已經被她下體分泌的液體打濕了，捻，摸，壓，扣，揉，捏，嫻熟手法撩撥的甜甜嬌吟吁吁，甜甜的手突然發力，重重的在甄英雄的小兄弟上掐了一把，疼的甄少爺怪叫一聲，身子一蜷向後退了半步，甜甜也小退一步，腿軟軟的，險些坐倒。　　激情還沒有徹底釋放，只進行了一半便遇到這種事情，任誰都覺得掃興，甄英雄疑惑而不滿的望向甜甜，卻見那對玉乳完全暴露出來的丫頭吃吃的笑着，面色潮紅，好象醉酒一般，晃了晃右手，食指與中指之間還掛着幾條銀亮的線，那是甄少爺動情時分泌出來的東西，甄少爺還在詫異，就見那丫頭將兩指含入口中，甄英雄下面又是一跳，險些噴薄而出。　　“臭傢伙，我逗你的，我才不會在這和你做愛呢，多煞風景啊？”甜甜突然又靦腆了，將胸罩戴好，拾起丟在地上的褲子便穿了起來。　　甄英雄慾火焚身，甜甜就這麼打了退堂鼓，他哪裡肯干？“樹袋熊，你真不想要？”　　甜甜又穿上體恤，紅着小臉沒敢看甄英雄的眼睛，“不想。”　　“那這是什麼？”甄英雄走過來，將濕淋淋的手伸到甜甜面前，玩味的笑着：“你已經濕了哦……”　　“濕就濕了，那又怎麼樣啊？”甜甜抓住甄英雄的手腕，突然伸出小舌頭在他的指頭上一舔，竟然品嘗起自己分泌的液體的味道，一對水眸浪蕩的望着甄少爺，太挑逗了。　　“甜甜，我的寶貝小老婆，你是不是吃了激情丸啊？”甄英雄說話的聲音都顫了，抱住甜甜就要脫她的褲子，“不行了，我現在就要吃了你！”　　“不行！”甜甜爭脫甄英雄，後退了幾步，“都說是和你開玩笑了，現在你不能碰我！”　　甄英雄不解，而且很不爽，“為什麼？”　　“因為……”甜甜怎麼會看不出甄英雄有些瘟惱啊，心下有些怕，卻並不恐懼，懦懦道：“英雄，晚上演唱會結束后，你想怎麼懲罰我都可以，我全聽你的，但是，現在，現在不成。”　　甄少爺此刻一腦袋情慾，根本沒細想甜甜的話，現在他完全是用下半身在思考問題，“晚上才要我碰你，你幹嗎現在就挑逗我？”　　“因為，因為……因為讓你憋口氣，你會提起精神，會更有動力的，誰讓你是色鬼的？”甜甜這話讓甄英雄愣住，這丫頭眼角隱含淚花，卻強笑着道：“今天晚上我去你房間，不要說小熊，你讓我做你的小狗都可以，只要……只要……”　　“只要什麼？”甄英雄已經全明白了，他的語調平和了，慢慢走到甜甜身前，撥開她耳邊的頭髮，輕輕的揉捏着她細緻的耳垂。　　“沒有什麼。”甜甜抬頭一笑，如陽光般明媚，讓甄英雄心裏暖暖如春，“你一定舍不得讓我做小狗的，對嗎？我知道你很疼我的，好了，我們快出去吧，被三國姐姐發現就不好了。”說罷，甜甜轉身就走。　　她沒有說實話，她想說的‘只要’後面應該還有三個字，她想說‘只要你回來’，這丫頭剛才在門外已經偷聽到了自己和一心的談話，甄英雄笑了，笑的幸福，笑的內疚，輕聲喊住了甜甜，“喂，樹袋熊。”　　甜甜身子一頓，卻沒敢回頭，剛才的挑逗讓她覺得羞恥，而這種笨笨的刺激他的方法又讓甜甜覺得自己很白痴，她不好意思回頭，也害怕回過頭心會軟，會哭求甄英雄不要去救顏冰，她不想讓甄英雄覺得自己是一個自私的女人，於是，她只是‘恩’了一聲。　　“晚上你做定小狗了，我會狠狠打你的小屁股，記得，過來的時候要穿一套最性感的內衣哦……”　　這是一個承諾，甜甜愣過之後，也笑了，笑的幸福，笑的自信，“你準備好噴鼻血吧，本姑娘的美麗是你無法想象的！”　　“呵呵，少爺會讓你知道挑逗我的代價是多麼昂貴的。”　　……　　雖然演唱會要晚上八天才正式開唱，可一心和甜甜在下午四點就要趕到現場去，三點一過，她們便要離開漢宮。　　將要離開的時候，甄英雄和小憐故意落在人群的最後面，偷偷的說著什麼。　　“哥哥，你要我安排的事情我全辦妥了，燈光師我也打點過了，絕對不會出漏子的。”　　“恩，很好，憐憐，到時候現場就交給你了。”　　“沒問題！”小憐拍着幾乎看不出來的小胸脯，“保證完成任務！”　　甄英雄點了點頭，拍了拍小憐的肩膀，追上了一心等人的腳步，小憐兀自在後面陶醉着，腦海里突然想起了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啊……當然，她有這想法，蓋因甄英雄許給她很大的一個承諾，小憐現在感到迷惑的是，自己這種心態，究竟是因為自己要得到那種承諾帶來的好處了呢，還是真的很願意為甄英雄賣力氣呢？或許，都有吧，小憐很喜歡哥哥與妹妹這種愜意而溫馨的關係。　　眾女幾乎傾巢而出，所以漢宮特意準備了一輛帶窗帘的小巴，全部上了車之後，一心將窗子拉開，探出頭來，問道：“英雄，你會來看演唱會吧？”　　“當然，那是一定的。”甄英雄笑道：“希望你們的那位經紀人會放我去後台，呵呵。”　　一心不曉得這是不是一句實話，但她沒有再問什麼，卻聽甜甜說道：“果果那傢伙也會去吧？我記得我好象給了她兩張票，要她和她媽媽一起來的。”　　如果甜甜不說，甄英雄差點給忘了，白果的母親可是雙子星的鐵杆粉絲啊，知道這倆丫頭開演唱會，身在朗朗市的她沒有不去看的道理，想到這裏，甄英雄不禁打了個冷戰，希望老白千萬別放小白出來才好啊……　　“英雄，你為什麼不一起去啊？”三國有些不解，卻沒注意到坐在她身邊艾愛表情一窒，想要對甄英雄說些什麼，可看了看前後的櫻桃和樂樂，她忍住了。　　“演唱會開始還有好幾個小時呢，我要先去醫院看看可樂。”甄英雄說這話的時候，四處掃了一眼，反問了眾女一句，“愛利絲真的不去了嗎？”　　“會來的。”甜甜說道：“愛利絲姐姐怕熱鬧，提前去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晚些才會過去，柳絮說她會負責陪同的。”　　提到愛利絲，女孩們臉上都閃過一絲黯然，固然是因為這陣子都看出愛利絲的心情不好了，也因為提到她，就會聯想到顏冰……　　“哦。”甄英雄只是應了一聲，便不再問，“演唱會開始之前我會過去的，一心，甜甜，加油！”　　雙子星笑着應了，心裏卻覺得，這句加油，應該送還給他自己才對……　　……　　送走了眾女，甄英雄並未急着離開漢宮，他想去找愛利絲聊聊，不想被韓慧恩擋在了門外，說什麼也不讓他進去，甄少爺猶豫了很久，終於還是沒敢告訴韓慧恩自己究竟為什麼要鈴木優美綁架顏冰，難道和她說：少爺我強姦過她，所以想她留在我身邊，別無其他辦法，只能如此一搏嗎？　　甄英雄臉皮再厚，也不敢和任何人坦白自己與顏冰之間的關係啊。

# 第540章 狐狸與狐狸

　　晚上要和鈴木優美見面，這件事情甄英雄同樣不敢說出來，她怕韓慧恩會告訴愛利絲。甄英雄屬於那種沒把握做到就不會給予別人希望的人，他怕自己會空口說了白話，因此選擇了沉默。　　“慧恩，告訴愛利絲，一心和甜甜的演唱會，她一定要去，也許，那裡會碰到她最想見到的人。”　　韓慧恩愕然中，甄英雄轉身便走了。　　回到天堂閣，門口已經有兩個人等在這裏了，一個是林驍勇，一個是恭弘=叶 恭弘紛飛，恭弘=叶 恭弘紛飛上次偷偷將甄少爺的意圖完全舉報給了甄天知道，當甄少爺回到漢宮之後就發覺到了，所以事後林驍勇從她那裡弄了批槍械引爆碼頭混亂那件事情，她才沒有再提前通報給甄天知道，蓋因之前她被甄英雄狠狠的罵了一頓，此刻見到他，恭弘=叶 恭弘紛飛兀自覺得尷尬。　　進了房間，林驍勇將一個提包放在茶几上，神色很是沉重，“少爺，這是你要的東西……”　　甄英雄打開提包看了看，點頭笑道：“很好，威力怎麼樣？”　　恭弘=叶 恭弘紛飛想用一種很驕傲的口吻說話，可她做不到，臉上寫滿了擔憂：“C4塑膠炸藥，威力很大，我手下那個炸藥專家說，這個東西，足夠炸掉一層樓了，上次你炸死高橋澤，用的也是這個東西。”　　“恩，除了你們兩個，沒有別人知道吧？”　　“沒有。”林驍勇頓了頓，眉頭不禁皺起，終於是忍耐不住了，“少爺，我不明白，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這麼危險的事情，為什麼連七虎都要瞞着？！單獨去和鈴木優美見面，我無法理解您這種做法，這無異於自殺啊！”　　甄英雄倒是輕鬆，笑罵道：“我還沒去你就咒我死啊？”　　“你別笑，英雄，驍勇說錯了嗎？”恭弘=叶 恭弘紛飛也不滿甄英雄這種玩味的態度，將丟在腳邊的包也提了上來，丟在了茶几上，嗔道：“如果你爸知道你一點準備都沒有就去冒這種險，會放心嗎？天知道鈴木優美那賤人到底在想什麼！你就不怕她暗算你？”　　“她暗算我是必然，但我並不是沒有準備，不然也就不會讓你們給我帶這種傢伙過來了，不是嗎？”甄英雄掂了掂恭弘=叶 恭弘紛飛丟在桌上的碎花包包，分量不輕，好奇道：“什麼東西？槍？”　　“兩把格洛克，十個裝滿子彈的彈夾，兩把左輪，十輪子彈，四顆香瓜，一把軍用匕首……”　　“打住打住！”甄英雄截斷了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話，無奈的搖頭笑道：“有沒有搞錯，你當少爺去打仗啊？”　　“搞錯的是你！”恭弘=叶 恭弘紛飛瞪着甄英雄：“難道你真的連把槍都不帶嗎？”　　“你認為我帶了槍能起什麼作用嗎？殺一個夠本，殺倆賺一個？拜託，你當鈴木優美是白痴啊？”甄英雄把包包丟回給恭弘=叶 恭弘紛飛，彷彿在說著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情，“即便帶了槍，面對一群殺手也是行不通的，一命換幾命都是賠本，帶槍是沒有必要的。”　　對於甄英雄此舉，林驍勇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除了‘送死’兩個字，已經無法再想出任何一種答案了，他們不明白甄英雄為什麼執意要一個人去赴約，只憑身上綁了包炸藥就能救回顏冰嗎？這種想法天真的不像是甄少爺啊。　　“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很天真？”甄英雄這一問嚇了二人一跳，以為甄英雄看穿了自己的心思呢，“你們覺得我只綁了一包炸藥，不帶人不帶槍，鐵定是救不回顏冰吧？”　　“你也知道那是天真嗎？！”　　恭弘=叶 恭弘紛飛張嘴就想罵他，林驍勇一伸手，擋住了，恭弘=叶 恭弘紛飛一怔，就見林驍勇打開那個裝着槍械的包包，掏出了兩把格洛克放在了茶几上，眼神爍爍的盯着甄英雄，“少爺，如果你沒有一個說服我的理由，我不會讓你離開這個房間的。”　　“哦？”甄英雄眼睛一眯，“驍勇，你早就有這種心思了吧？”　　“這是對老闆負責，對少爺負責，對各位少奶奶負責，更是對義字會的兄弟們負責！”林驍勇把兩把槍推到桌子正中，然後正身坐好，“如果少爺你不能說服我，就只能和我比一比誰的槍快，少爺你贏了，我也算對老闆有個交代，如果你慢了，那麼不好意思，所有後果我一個人承擔，少爺你留在漢宮塌實的養傷吧，在我林驍勇看來，你的命關乎着義字會的未來，遠遠要比顏冰金貴。”　　“你的意思是眼睜睜看着顏冰被鈴木優美折磨死？”　　“倘若少爺你沒有把握救回顏冰，無法是陪着那女人一起被折磨死罷了。”林驍勇無懼甄英雄的目光，冷聲道：“如果少爺成了鈴木優美要挾老闆的人質，義字會就會土崩瓦解也說不定，於公於私，我都不認為我的做法是錯的，大丈夫有取有舍，如果少爺沒有把握救出顏冰，那麼就應該放棄！”　　甄英雄早就知道林驍勇不是那種唯命是從的人，否則也不會將正道的事業做的那麼大，與其說他要比槍，倒不如說他是在拿命威脅自己，因為林驍勇非常清楚，他那隻手，比起拿槍來，更適合拿筆杆子。　　“林驍勇，你覺得少爺是那種天真的熱血白痴嗎？”　　“不是，但這次我不能肯定。”林驍勇道：“老項，阿東，三十六堂，義字會的動向我全部注意着，少爺，你騙不了我，這次，你瞞住了所有的人，根本沒有任何準備，朗朗電視台那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兩次，請少爺原諒我，我不相信你有那樣的好運次次都能死里逃生。”　　提起裝着炸藥的提包，甄少爺站起身來，林驍勇一愣，但還是抓起手槍抬起手臂，並不瞄甄英雄的要害，而是指着他的大腿，恭弘=叶 恭弘紛飛沒想到林驍勇真的不是在開玩笑，嚇的一聲輕呼，起身就要去阻止他，“姓林的，你幹嗎？！”　　甄英雄走過去按住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肩頭，恭弘=叶 恭弘狐狸一怔，就見甄英雄唇角露出一絲淡定微笑，對林驍勇道：“少爺確實沒有動義字會的人手，理由很簡單，我們在明，鈴木優美在暗，義字會稍有動靜，他們就會察覺到，但是，你們不要小看了本少爺，現下不是三國爭霸的時代，少爺也不是什麼孤單英雄熱血猛將，沒膽量提着把長矛大刀什麼的衝進敵營，我是個黑社會，是個流氓，我不敢和你說我有把握救出顏冰，但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你們，我有準備，而且，是萬無一失的準備。”　　林驍勇不懂甄英雄所謂萬無一失的準備是什麼，如今這狀況，所謂的準備可以是各種形式，但絕對不外乎‘人手’二字，甄英雄是個不屑說謊話的人，但他哪裡有什麼人手啊？　　甄英雄拍了拍恭弘=叶 恭弘紛飛的肩膀，不再去看林驍勇，掃了一眼房間，毅然朝門口走去，“不知道今晚我能不能回來，恭弘=叶 恭弘狐狸這綽號果然沒起錯，但要驍勇和我比槍，這主意還是太蠢了，這招唬不住我，想證明我冤枉你了，就朝我開一槍吧，如果扣不動扳機，就遵守約定，守口如瓶吧。”　　恭弘=叶 恭弘紛飛和林驍勇相覷愕然，甄英雄已經走出了門口。　　林驍勇頹喪的嘆了口氣，虛脫一般坐倒在沙发上，苦笑道：“你不是自詡像狐狸一樣精嗎？操蛋，連讓他猶豫一下都沒做到。”　　恭弘=叶 恭弘紛飛也覺得自己像個傻瓜，本還很滿意自己的演技，這時卻是老大的沒趣，望着空空的門口，悻悻道：“那隻能證明他比狐狸還精……”　　兩人又對視了一眼，搖頭嘆息中，難以掩飾目光中那擔憂的神采。　　希望比狐狸還精明的甄少爺，真的做了萬無一失的準備吧，兩人心中都是這樣的想的，可他們又同樣的覺得困惑，甄少爺的人手究竟是什麼人？難道是原野嗎？不可能啊，義字會的人勢必牽扯住警方的人手，警方即便想幫忙，恐怕也幫不上啊……　　……　　甄英雄沒有與任何人打招呼，一個人打車到了醫院，看望了受傷未愈的可樂，可樂激動的直哭，倒也並不完全是因為見到甄英雄的緣故，更多的，是因為後怕，阿東等人都很忙，這幾天都是可樂自己一個人躺在病床上，心中壓抑了很多東西，甄英雄的寬慰讓她有了一個發泄的對象，她把所有的情感融在了眼淚中，一股腦的宣洩了出來。

# 第541章 太子的心情

　　死里逃生，留下的未必是劫后的喜悅，更有可能成為一生難以忘卻的恐怖回憶，何況可樂才二十齣頭，只是個花樣年華的女孩子啊，甄英雄覺得很愧疚。　　探病時間不能太長，安撫了可樂的情緒，甄英雄便離開了病房，畢竟可樂的傷還是很需要休養的，期間他問可樂想要自己怎麼報答她，可樂的回答很簡單，加入九尾鳳，其實甄英雄非常清楚，可樂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既涉及到過去七隻虎與九尾鳳一直以來存在的矛盾，爭寵等問題，也不能排除可樂的一部分私心，也許，那私心是很大的一部分，畢竟如果把九尾鳳視為一份工作或者一種身份的話，一輩子衣食無憂是肯定的，前提有兩個，第一，他甄英雄還活着，並努力工作養活這幾個甩不開的保鏢，二，九鳳會以捨命保護甄少爺為己任。　　甄英雄還活着，並努力着活的好好的，老婆太多，也只能去努力的賺錢養家，好在家底夠厚，足以揮霍一輩子，而可樂也用胸前和胳膊上的傷證明她是有資格成為九鳳的，那甄英雄還有什麼理由拒絕她的要求呢？　　可樂夢寐以求的事情終於達成了。　　時間尚早，距離演唱會開唱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甄英雄離開醫院后，逛了很多的地方，例如，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幾棟別墅，例如，天河購物廣場，三國開的那家情趣用品商店，例如，第一次和一心見面的鵲橋牽手婚姻介紹所，例如，第一次約會的時代廣場……　　最後，甄英雄買了杯熱檸檬茶，坐在了第一次和一心約會時坐過的那張長椅上，靜靜的看着廣場上形形色色的人，看着一對對沉浸在幸福的中情侶，猜度着他們的年齡，浮想着他們戀愛的過程，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那些老年夫妻一般，在這樣的傍晚與相愛一生的老伴溜達在人海中，不過，那個時侯一定會是一副很奇怪的光景，因為，一個老頭，一群老太……　　人如潮水，你來我往，時間在甄英雄的沉浸中好象加速流逝着，廣場上的他似乎被時間遺忘，天色漸晚，夜幕降臨，頭頂一片墨藍，甄英雄彷彿突然回神，從回憶中亦或是對未來的幻想中驚醒過來，看了看時間，還有四十分鐘演唱會就要開唱了，不知不覺中竟坐了這麼久，他淡淡一笑，起身朝路邊走出，並掏出手機，撥出了一個電話。　　“喂，李少爺嗎……”　　……　　甄英雄乘坐的出租車在最後通往體育場的兩公里直路上至少被堵了四十分鐘，司機是個球迷，很感慨的告訴甄英雄，這條路平時交通是很流暢的，從建成到今天已經幾年了，即便是上下班的高峰期，或者是體育場踢比賽，也從未堵過車，甄少爺很驚訝，驚訝的倒並不是這條路為什麼從不堵車，中國足球越踢越臭，看的球迷都寒了心，即便有比賽誰看啊？不是給自己添堵嗎？他驚訝的是，一心和甜甜居然有這等號召力。　　坦白說，這是甄英雄第一次來現場看演唱會，他也不知道入口處設了個X光安全檢查的儀器是不是觀眾進場正常的步驟，但他可以肯定的是，這氣氛絕對不正常，觀眾熱情高漲當然正常，可門口的警察大哥看到少爺也那麼熱情高漲就絕對不正常了。　　警察不少，安全工作做的緊密而緊張，所有看到甄英雄的警察均是一臉的戒備，背過身去用對講機相互通報着什麼，好象甄少爺不是來看演唱會，而是拉炸體育場的。　　甄英雄很敏感的察覺到，從進場之後，不光是有種如影隨形的噁心感覺，還有走進了埋伏的警覺，自己被警察給盯上了，至少有不下十幾個便衣在偷偷的監視自己。　　體育場不是一般的熱鬧，人頭涌涌，嘈雜到無法聽見自己說話，看台上不少人都拿着望遠鏡，純粹是來感受氣氛的，恐怕就是用那望遠鏡也很難看到台上的雙子星，如果是看大熒幕的話，甄少爺有點不明白，這哪有在家看電視舒服啊？莫說看台，就是內場後區，怕是除了前面觀眾的腦袋，也是什麼都看不到的，演唱會還沒開始，所有人就都站着不肯坐下，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來干什麼的。　　這就是演唱會嗎？甄少爺直到今天也不能理解追星族的心態。　　小憐給甄英雄的票在內場第九排和第十排靠中的位置，是欣賞演唱會最佳的位置，包括甄天，木子華，林驍勇，恭弘=叶 恭弘紛飛，金海天，嚴路一等義字會高層幾乎都集中在這一塊，根據小憐說的，六排是嘉賓和贊助商，以及他們的人情票，七到十排則是一心和甜甜在全國各地包括港澳台的鐵杆粉絲團，經過她媽媽，也就是雙子星經紀人云姨的幫忙，動用關係臨時縮水了粉絲團的人數，在最後的幾天里扣下了部分門票，這才算是給義字會擠出了地方，否則市面上已經是一票難求，甄英雄上哪搞幾十章票回來啊？　　三十六堂的堂主在老大的號召下雲集於此，莫名其妙之餘，也有些激動，受氣氛影響，他們的興趣倒是很高漲。　　三國，樂樂，櫻桃，薛雪，九鳳，全部集中在第九排，愛利絲也來了，抱着一個大紙袋子，沉默着望着空蕩蕩的會場，韓慧恩與微兒坐在兩邊，正和她說著什麼，見到甄英雄過來，兩人明顯一怔，顯然，下午甄英雄說的那句話，對她們震撼很大，愛利絲順着韓慧恩的目光看到了甄英雄，臉上閃過幾許複雜，似興奮，似驚喜，但見他只是一個人的時候，又難掩一絲差異，幾許失落。　　甄英雄對愛利絲一笑，擠到她旁邊坐了下來，微兒如避瘟神一般饒到了韓慧恩另一側藍涯的旁邊，那裡才是她的座位。　　這些丫頭倒真是懂事啊，知道愛利絲心情不好，特意要自己坐在她旁邊，甄英雄探着腦袋看了看愛利絲懷中的袋子，笑問道：“貓咪，那是什麼？”　　愛利絲俏臉閃過一道紅暈，慌忙的將袋子抱的更緊了，“沒，沒什麼，爆米花。”　　甄少爺就是再沒看過演唱會，也知道這絕對不是在電影院看電影，誰會在演唱會現場吃爆米花啊？　　“英雄，你去哪了，怎麼現在才過來啊？”三國蹭到甄英雄身邊，剛好化解了愛利絲的危機，愛利絲挺不願意被甄英雄追問的。　　“不晚啊，演唱會不是還沒開始呢嗎？”　　“馬上就開始了，怎麼不晚啊？”三國蹙起小眉頭，沒好氣道：“你不是說要去後台給一心和甜甜加油的嗎？還有，爸爸剛才也找你來着。”　　甄英雄回頭掃了一眼，看到甄天了，距離自己至少有十幾個座位，不止是他，林驍勇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也看到了自己，皆是表情怪異，甄英雄回過頭來，卻是故意不過去打招呼，而是反問道：“怎麼沒看到倒霉鬼？又跑哪瘋去了？”　　甄英雄不曉得身上的手機什麼時候會響，一旦鈴木優美撥來電話，他必須立刻離開會場，在離開之前，甄少爺還想在去強調一遍，千萬不要和其他人亂說。　　三國還未回答，就聽樂樂既羡且妒的說道：“她在後台呢，小憐姐姐帶她去的。”　　“是嗎，呵呵。”甄英雄嘴裏應着，眼睛依然在四處掃描，只是本能的想知道義字會究竟來了多少人，一个中年美婦的身影突然映入眼帘，甄英雄渾身一顫，臉色大變：“果果也來了？！”　　眾女不知道甄英雄幹嗎這麼驚訝，好奇的望着他，甄少爺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輕咳了一聲，三國順着甄英雄剛才望去的方向看了看，那坐在甄天不遠處，恭弘=叶 恭弘紛飛身旁的中年美婦，赫然就是白果的母親吳歌，“是啊，陪她媽媽一起來的，不過剛才她就走開了，好象說是去找個人，馬上就會回來吧。”　　找人？甄少爺額頭見汗，球球的，她不會是找我呢吧？　　甄英雄正尋思着趕緊找個地方躲一躲，就看到通道口，穿着便服的原野正朝自己招着手，“姐，貓咪，丫頭們，我去後台轉轉，馬上就回來，如果果果問起來，你們就說沒看到我好了。”　　甄英雄盡量把這句話說的隨意自然一些，但三國，愛利絲，以及眾丫頭還是覺得納悶，為什麼不能讓白果知道他來了呢？

# 第542章 相互的利用

　　愛利絲隱隱覺得甄英雄不太對勁，卻見甄英雄對着她一笑，輕輕的掐着她的臉蛋俯下身來，在她耳畔小聲說道：“貓咪，等我回來，再見面的時候，你就能見到最想見的人了。”　　我最想見的人？愛利絲如觸電般渾身一顫，甄英雄已經起身去和三國說話了。　　“老姐。”甄英雄撩撥起三國耳邊的長發，本還對他與愛利絲曖昧而不滿的三國不由面紅耳赤，沒想到這臭小子居然摸自己的臉，在眾目睽睽之下調戲自己，還不及反應，甄英雄已經重複着剛才的動作，俯下身，貼在她耳邊，輕輕的說：“我愛你。”說罷，蜻蜓點水一般吻了她的耳垂。　　三國如遭雷轟，腦袋裡一片木然，卻是幸福的找不到方向了，甄英雄不再說什麼，一邊挪動腳步，一邊沾着眾女的便宜，樂樂，櫻桃，薛雪，柳絮，蘭兒，鳳兒，晴天，畫兒，夏月，安靜，安寧，小鈴鐺，一一被甄少爺掐了臉蛋，甄少爺笑着對她們擺了擺手，然後又對愛利絲眨巴眨巴眼睛，好象很輕鬆的轉過身，朝原野走去。　　再見面的時候，會見到你最想見的人……甄英雄不覺得這句話是騙人的，也不認為對愛利絲許下了一個空的承諾，當初自己故意給鈴木優美機會讓她綁架了顏冰，從那一刻開始，‘甄英雄’和‘顏冰’便成了一個名字一條命，死，就得一起死，活，就會一起活。　　如果死了，也就再也見不到愛利絲了，自己算不守承諾嗎？背對着眾女的甄英雄發現自己其實是很怕死的，他不敢再回頭去看女孩子們的眼睛，怕自己會因為留戀更加的害怕。　　甄天見甄英雄遲遲沒過來打招呼，反而調戲了幾個丫頭之後就要閃人，心中當然放不下，儘管甄英雄只說來參加演唱會是鈴木優美要挾的，但腦子不殘的人都能明白，這意味着鈴木優美今晚會有所行動，甄英雄故意躲他，顯然是隱瞞了什麼事情啊，甄天又急又氣，起身追了上來，老鬼和項嘯鳴也跟在後邊，林驍勇和恭弘=叶 恭弘紛飛相覷嘆氣，苦笑連連。　　三國看到甄英雄與原野走到了一起，心中驚訝之餘，不禁想到了在碼頭時那兩人就一起搞貓膩的場景，心中一顫，莫非又要發生什麼事情？！待見到甄天面色沉重的從身後走過，她心中的不安被無限的放大了，如果不是有事情要發生，他又為什麼那麼害怕見到白果？！　　愛利絲將懷中的袋子抱的更緊了，愣愣的望着甄英雄的背影，她緊咬下唇，蒼白不見血色。　　“愛利絲……”韓慧恩不曉得該說些什麼，只是輕輕的扶住了她削瘦的肩膀。　　到了這一刻，已經可以肯定了，甄英雄，終於要開始有所動作了。　　……　　“两天前，報警中心接到匿名電話，揚言義字會要破壞雙子星的演唱會，到今天中午為止，警察局和各分局，派出所，接到的匿名舉報信有十七封，內容和那電話差不多，看來對方這次是真的要放手一搏了。”　　原野對義字會高層集體出動來看演唱會並不覺得好奇，顯然是早就知道了，眉頭鎖着，沉聲道：“這事我和白廳張局都說過了，他們挺緊張……”　　“緊張什麼？怕我破壞演唱會？”甄英雄笑着打趣。　　“你他媽正經點行不行？”原野罵歸罵，罵完卻也忍不住笑了，“那日本妞也真是只傻鳥兒，這匿名信編的也忒扯淡了，黑社會吃飽了撐的來破壞演唱會幹嗎？更離譜的就是，你會破壞自己老婆的演唱會？操，這信一看就有問題啊，白廳和張局都以為有人要嫁禍義字會在演唱會上搞點事情，倒沒想到那些人是想調虎離山，把警方和義字會都鎖在這裏。”　　“是啊，這招倒也挺高明，碼頭那次混亂之後，沉默了這麼長時間，原來就是在等這個機會。”甄英雄扭頭望了眼人群，無奈笑道：“只提前一两天寄匿名信，想取消這麼大規模的演唱會根本是不現實的，沒有天氣等外在原因影響，即便是延期也很難做到，而且，就算延期一两天，一兩個星期，對冰恨天來說沒有什麼影響。”　　原野點了點頭，對後台側門口的警員出示了一下證件，兩人進入了通往休息室的甬道，甄英雄正詫異警方保護工作之嚴密，就聽原野問道：“甄英雄，為了個女人，值嗎？”　　“你指哪方面？”過道有點窄，甄英雄和原野並排着走，幾乎肩碰肩，這感覺多少不太舒服，“是指我和你的合作，還是單純的指我要救顏冰這件事情？”　　原野沉默了一會，“後者吧，說白了，我和你也不算合作，是一種相互的利用，如果你成功的打掉了冰恨天，諾森家族，以及鈴木優美後面的黑幫集團這些我沒有能力伸手夠到的組織，也算是為朗朗市安寧做了份貢獻，從利益上而言，我利用你更多一些，私心而論，你死你活關我個屁事兒？我自然希望你去冒險，反正去頂槍口的人不是我，所以我才更想知道，你這麼做值嗎？你應該很清楚，這一去，九死一生的幾率都是樂觀的估計，就為了一個女人……”　　“對我來說，她是個女人，可對她女兒來說，她是母親，對我老爹來說，她是一個需要補償的妹妹，對一心的媽媽來說，她大概是唯一的親人。”甄英雄轉目望着原野，道：“原野，一個人是無法用價值衡量的，這道理你應該比我更清楚吧？”　　原野一怔，繼而搖頭苦笑道：“操，居然被你給我上了一課。”　　“學費我就不問你要了，記得我們的約定就成。”甄英雄望着前面，但目光好象轉了彎又射了回來，原野有種被他盯着的感覺，“我拿這條命去賭，賭贏了，你放過顏冰。”　　“這種以命搏命的賭博不但是抽了你自己一個嘴巴，還破壞了我的價值觀。”原野面色一冷，“甄英雄，如果你賭輸了呢？你有沒有想過白果，有沒有想過艾一心？男人的責任也會發生衝突的，這時候同樣要學會割捨。”　　“沒有必要。”甄英雄嘴角一勾，是標誌性的得意的笑：“因為本少爺從來都沒輸過。”　　原野又愣了，然後吐了口氣，嘲諷道：“你的自信永遠都是沒有依據的嗎？”　　甄英雄沒有回答，原野說的對，自信，永遠都是沒有依據的，那僅僅是一種心態，這種樂觀的心態不需要依據，只需要盡最大努力的去拼搏就夠了。　　關於和顏冰的關係，甄英雄並沒有告訴原野，同樣是需要你付出責任的女人，這當如何取捨？惟有問心無愧的全力一搏，才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別人。　　“別說我了，你準備的如何了？”　　“萬事OK，只要他們冒頭，保證插翅難飛。”原野難得用一種佩服的口吻對甄英雄說話，“義字會和朗朗警方都被鎖死，你還能想到這個辦法，甄英雄，你要是死了，真的對不起你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我死我活，功勞都是你的，就當是我代替顏冰在贖罪吧。”甄英雄加快了腳步，走在了原野前面，道：“原野，求你件事情。”　　原野是個聰明人，不必甄英雄張口，已經知道他要說什麼，“不想讓白果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去做什麼？”　　“恩。”　　原野半晌沒有吱聲，見甄英雄腳步不緩，他知道，那傢伙是不想讓自己看到他現在的表情，又或者，他覺得這種要求是很難為人的，甄英雄並沒有把握活着回來，他知道這個要求有多過分，今天的隱瞞對白果來說，有可能成為一生的遺憾。　　“好，我答應，會盡量不讓她察覺到你我的動作，把她留在這個體育場。”原野還是答應了，因為他很清楚，自己拒絕了，甄英雄一樣不會改變主意的。　　“謝了。”　　……　　“姐夫？！”艾愛看到突然出現在化妝室門口的甄英雄，飛快的撲了上來。　　原野嘗試性的探頭想要一窺雙子星的風采，卻被小憐不耐煩的拉了出來，“你好歹是個警察，有點素質好不好？看你現在這表情和色狼有什麼區別啊？”　　這臭丫頭真是不可愛！原野和甄英雄心中對小憐的評價是一樣的。

# 第543章 日記的四篇

　　原野瞪了小憐一眼，嚇的小憐好象老鼠回洞似的鑽進了房間，有甄英雄擋在中間，她膽子壯了很多，朝原野吐了吐小舌頭。　　原野不屑與個小丫頭計較，轉而對甄英雄道：“有事記得通知我，我會安排的。”　　因為有小憐和艾愛在，原野這話說的有些含糊，但其中的含義甄英雄能聽懂，“OK，那就拜託了。”　　原野點了點頭，轉身離開了。　　小憐詫異，太子哥哥和那臭警察的關係什麼時候開始變的這麼好了？而艾愛卻是心中一喜，她知道甄英雄過會就會去赴鈴木優美的鴻門宴，看這意思，姐夫應該是和警察合作啊，那就不會太危險嘍？艾愛高興啊，其實姐夫也不是個頑固不化的人嘛。　　裏面的一心和甜甜也聽到了原野與甄英雄的對話，心中有着和艾愛同樣的驚喜，殊不知，甄英雄所以和原野一起過來，就是為了讓她們有這樣的想法，以此來安撫她們的。　　“你姐姐她們呢？”　　“在裏面換衣服。”艾愛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表，“還有十五分鐘演唱會就開始了。”　　甄英雄邊朝屋裡走邊嘟囔，“那怎麼還這麼晚換衣服啊？”　　“一個嫌太冷了，一個嫌太熱了唄。”艾愛推着甄英雄坐在梳妝台前的椅子上，不客氣的騎在他大腿上，雙臂搭在他肩膀上，笑道：“姐夫你不知道，姐和甜甜姐姐一開場，又要玩百合之戀了……”　　“死小愛，你又亂講什麼呢？！”甜甜拉開試衣間的帘子走了出來，鼓着小腮幫子了，假裝生氣道：“我是反串男角好不好，什麼百合之戀啊，那是王子與天使的邂逅，讓你一說好象我和你姐是同性戀似的。”　　“我姐我是不知道，但甜甜姐你肯定有百合傾向，你還偷吻過本小美女咧！”　　甄英雄轉過頭來，眼睛不禁一亮，看的竟有些痴了，甜甜小臉一紅，比起脫光衣服被他看着的時候還覺得羞赧，“怎麼了？好看嗎？”完全無視了艾愛的諷刺啊。　　驚艷！即便甜甜穿的是男裝，甄英雄依然覺得驚艷！歐式的王子軍裝風格，白衣白褲白馬甲，白色的頸巾白色的小皮靴，白色的立領風衣更像是一襲過膝的長裙，無論是束腰的設計，還是金色的吊飾，都保留了女性的特色，白色與金色的搭配，淡雅中多出一份炫麗，瀟洒與華麗並存，颯爽與柔媚交融，宛若童話中的人物。　　一頭金色短髮倒背着，這恐怕才是甜甜嬌羞的原因吧，雖然不倫不類，卻是異常可愛，甄英雄憨憨的點着頭，好象被這美麗的‘王子’給電到了，“好看，好看。”　　“這還不是最好看呢。”小憐不知從哪裡端來一把裝飾精美的帶鞘軍刀，遞給了甜甜，得意的對甄英雄炫耀道：“哥哥，等一開場你就知道了，唐姐姐會騎着白馬登場，心姐姐好象天使一樣從天而降，直接飛入唐姐姐懷裡，這就演唱會的第一篇，童話日記篇，王子與公主的邂逅，哥哥，後面還有幾篇哦，你想提前知道的話，我可以告訴你的，不過，要給我一點點好處才可以哦……！”　　本來還有點期待，可你這丫頭等於全給劇透了啊……甄英雄覺得這主題倒是滿有意思的，童話日記篇，演唱會的名字就叫做‘公主日記’，後面的幾篇又是什麼呢？他還真想問問這個市儈的丫頭。　　“小憐，閉上你的大嘴巴。”甜甜嬌嗔的瞥了小憐一眼，小憐這才知道自己又犯老毛病了，趕快雙手捂嘴，卻發現，連一向嘴巴刻薄的艾愛都未怪自己，只是表情黯然的望着甄英雄。　　甜甜和艾艾心中都知道，甄英雄恐怕是無法看完這場演唱會的，但她們又天真的希望他能留在這裏，親眼看完這場演唱會，因為，在她們心裏，顏冰遠遠不及甄英雄重要。　　愛情，會讓人變的自私，變的天真。　　“還有三篇，是青春日記篇，狂想日記篇，和浪漫日記篇，而浪漫日記，就是公主日記的最後一頁。”　　眾人一證，一心也從更衣室走出來了，並很大方的劇透給了甄英雄，這讓甜甜和艾愛面色一窒。　　坦白的說，甄英雄很吃驚，但絕對不是驚訝於一心的美艷，相反，他驚訝的是一心穿的太隨便了，簡直比在家裡穿的還隨便。披肩散發烏黑亮麗，雪白的弔帶連衣裙簡單樸實，削肩圓潤，鎖骨清晰，抬起一條嫩藕玉臂撩撥一下腦後的秀髮，光潔溜溜的腋窩一顯無餘，好是性感，群擺才過膝蓋，兩條筆直修長的小腿下，是一雙玲瓏赤足，趿拉着一雙紅色的大號涼托，完全是鄰家女孩的打扮嘛！　　甄英雄眉頭一皺，總算是鬧明白艾愛所謂的一個嫌冷一個嫌熱是什麼意思了，甜甜裹的太嚴實了，而一心穿的又太少了！甄英雄可不喜歡自己的老婆穿成這模樣去給別人看，“點心，你就穿這身出場？”　　“呆會再背上一對翅膀就好了，怎麼了？”一心走過來，眼裡盪着醋波，揪住小公主的耳朵，把她從甄英雄的腿上拽了下來，疼的小公主一個勁的叫喚。　　一心的胳膊就在眼前，能看到雪白的肌膚上已經泛起了一層雞皮疙瘩，甄少爺訕笑道：“這麼冷，是不是多穿點？”沒好意思說自己不願意讓老婆穿少了給別人看，“至少，你穿條絲襪，穿雙鞋子……”　　四女皆是一怔，甄少爺被她們看的有些尷尬，見他這厚臉皮居然紅了臉，四女不禁哈哈失笑，他吃的這是哪門子的醋啊？　　“傻瓜，天使有翅膀，用穿鞋子嗎？”一心放開小愛，轉捏甄英雄的鼻子，笑道：“還穿絲襪呢，你也太霸道了吧？”　　甄少爺還未說話，就見一心俯身下來貼到自己耳邊，用只有兩個人可以聽到的聲音，嬌羞無限的輕聲道：“你要想看我穿絲襪，晚上我穿給你看啊。”　　少爺是怕你被別人看！甄英雄雖然嫉妒，心中倒也激動，一心穿絲襪給自己看啊……　　“你們聊夠了吧？一心，甜甜，時間到了，快點走吧。”　　門被推開，一個靚麗的美婦翻了甄英雄一眼，繼而沒好氣的對小憐道：“憐憐，你這助理是怎麼當的，沒看見時間嗎？”　　小憐一縮脖子，戰戰兢兢道：“對不起，媽媽。”　　這女人正是被一心和甜甜稱為雲姨的經紀人，小憐的媽媽。　　“YY……”　　“去吧。”甄英雄起身退着一心，拉着甜甜，沒有去看她們戀戀不舍的眼神和難掩擔憂的表情，也不想聽她們說出讓自己心軟的話語，送她們到了門口，笑道：“記得你們對我的承諾，別忘了哦，晚上我會去要帳的。”　　甄英雄打了個哈哈，一心和甜甜同時鬧了個大紅臉，或許甄英雄這不懷好意的話是對自己的承諾吧，一心和甜甜不知道該說什麼，姐妹倆都選擇了沉默，重重點了點頭，隨雲姨去了。　　艾愛心裏泛酸，她何嘗看不出來姐姐們心中壓抑的擔憂與牽挂啊？也能明白甄英雄心裏承受着怎樣的不安，“姐夫……”　　“小憐，有沒有什麼內部人員專用的好位置？”甄英雄目送一心和甜甜消失在甬道，知道她們和剛才的自己一樣，沒有回頭的勇氣，不禁心中苦笑，果然啊，女人其實並不相信男人的承諾，信了，也不過是體諒中的一種支持。　　他沒讓艾愛說話，攬住她的香肩，對小憐笑道：“給我找這樣一個位置，最好是一般觀眾，甚至是警察也不方便去的。”　　“有！”小憐想到沒想，便道：“燈光師的後面！”　　……　　工作人員，尤其是演唱會重要的工作人員，他們工作的地方要求很強的專業性，因此一般人是無法接近的，不要說警察，即便是其他工作組的人也不可以到處亂走動，但小憐卻可以，原因只有一個，燈光師這個工作組收了她十萬塊的大紅包。　　作為朗朗市的黑道教父，甄天理所當然的成為了警察重點監視的對象，在尾隨甄英雄，想入進入歌手後台的時候，他就險些和阻攔他的工作人員發生衝突，驚動了市局局長張進寶，老張自然知道甄天不可能破壞演唱會，也知道他和艾一心的關係，甚至沒有和一心打招呼便放行了，可由此一耽誤，到了更衣室的時候，早以人去屋空了。

# 第544章 王子與天使

　　甄天知道，甄英雄是故意躲他！　　老項和老鬼連忙撥打甄英雄的手機，竟然是關機狀態，這樣一來基本確定，甄英雄玩失蹤了！莫說甄天，張進寶也急了，原以為義字會是遭到朗朗電視台事件幕後黑手組織的威脅，不得不來演唱會現場，可甄英雄的突然消失讓人腦海中立刻清靈了，莫非甄英雄要去和那個組織接觸，亦或者說，從一開始，那組織的目標就是甄英雄？！　　甄天心中更是確定如此，甄英雄要去見鈴木優美！冰恨天要義字會參加演唱會，是調虎離山之計，目的是連同警方一起牽扯在這個地方！　　張進寶立刻打電話給原野，要原野迅速調派人手去搜捕甄英雄，原野表面裝出一副慌張，心中卻暗道：終於開始了，甄英雄要有所動作了……　　就在警方開始慌亂尋找甄英雄的時候，演唱會的大幕拉開了，全場陷入一片黑暗，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運足了一口氣，想要在值得期待的主角登場之後肆意的大聲歡呼。　　但所有人都失望了，或者說，不是失望，而是出乎意料，開場沒有華麗的燈光與煙火，靜靜的，當全場氣氛靜到詭異，逐漸有人沉不住氣的時候，一束銀亮的燈光從舞台上方斜斜的照下來，圓柱型的光線下，是騎着白馬，王子打扮的唐甜甜！　　同樣是女扮男裝的馬夫牽着俊美高大的白馬，緩緩的踱步走向舞台的正中，甜甜目光恍惚，彷彿大戰歸來，滿心疲憊，卻又對安寧生活充滿嚮往的王子，她的臉上，有孤獨，憔悴，也有喜悅與期待，大屏幕上清晰的映出她的表情，所有人都看的痴了，美眸中蘊涵的感情讓所有人痴迷陶醉，男女通殺！　　幾萬人的體育場鴉雀無聲，甚至是看台上也能清晰的聽見舞台上的馬蹄聲，圓柱型光體的另一端，甄英雄也被電到了，這丫頭的演技，真不是蓋的。　　林驍勇激動的想要叫喚，如果不是恭弘=叶 恭弘紛飛拽着他，他早就跳起來了，這位少奶奶的演技已經臻入化境了，唱歌簡直就是一種浪費啊！去演戲，什麼金雞金馬金像啊，去摘奧斯卡都不是夢想！　　台下的三國等丫頭羡慕的口水都要流出來了……卻無人知，甜甜完全代入了那個角色，是由心在演繹她自己罷了，不是王子，而是公主，她期盼着，幻想着，一切的風波結束后，與心愛的男人過那平淡而美滿的生活……　　“哇”的一聲輕呼，一對巨大的白色翅膀飛入了光柱之中，宛若天使的一心出現了！這是既平淡又閃亮的登場，不少人低聲輕呼，繼而捂住嘴巴保持安靜，生怕破壞了此刻的氣氛。　　簡潔的白衣，清麗脫俗的樣貌，在威亞幫助下飄在空中的一心張開雙臂，俯望着騎在白馬上的王子，王子痴了，天使的微笑不但融化了她，更融化了在場的每一個人，一心的笑，另人感覺不到半點的人間煙火味，那是一種溫暖的包容，卻不是博愛，而是對王子的暖暖如流水一般的愛戀，是天使的戀愛。　　舒緩輕揚的樂曲響起，繚繞在萬人體育場，熏陶着所有的人，望着張開雙臂的天使緩緩飛向自己，王子惶恐的伸出了雙臂，彷彿那是無數次出現在夢中的女孩，她渴望着擁抱，甜甜由驚訝，到驚喜，再到欣慰與溫柔，讓每個人的心情隨着她的表情而變化，而跳動，當王子擁抱到天使的那個瞬間，所有人為她們覺得幸福的同時，卻都不敢再呼吸，睜圓了眼睛在望着她們。　　一心偏坐在甜甜的身前，兩人深情的凝望，王子托住天使的下巴，兩張俏臉逐漸的拉近，莫說觀眾，連甄英雄都面紅耳赤心跳不已，雖然他告訴自己，兩個老婆接吻，自己不算戴了綠帽子，可他心裏還是既抵觸又期待。　　球球的，要親你們回家親給少爺看，幹嗎提供這麼刺激的視覺服務給別人看啊？！　　就在四張薄唇即將印在一起，就當所有人的情緒憋到一個頂點即將爆發之時，燈光和大熒幕同時消失了！全場再度陷入黑暗，不少人遺憾的抱怨，僅僅十秒，舒緩的樂曲陡然一轉，節奏歡快興奮，舞台前煙花噴薄，五彩繽紛，如百花綻放，燈光璀璨，宛如春天忽如而來！　　白馬不見了，天使的翅膀也消失了，王子與赤着腳的天使手拉着手，在舞台上旋轉遊戲，只是一個短短的切換，就讓人們看到了她們邂逅以後的幸福生活，當甜甜與一心同時開啟唱腔，所有的觀眾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衝動，大聲的歡呼着，才一開場，就爆發了高潮！　　即便是早就看過了無數次綵排的艾愛和小憐也看的痴了，但她們都不知道，就在雙子星最後的一場演唱會開始的這個時刻，她們在這個世界上又多了一個粉絲。　　甄英雄發誓，自己一定要活着回來！　　與其說甄英雄喜歡上了一心和甜甜的歌，不如說他更加痴迷於她們的聲音，與其說他迷戀上了一心與甜甜的表演，不如說他更深的愛上了兩個人的內涵，她們不是為了表演而表演，這最後的一場演唱會，她們拋開了名利與虛榮，只是在盡情的抒發內心的感情，這是真實的她們，她們就是如此的華麗！　　甄英雄根本沒有再聽她們唱些什麼，只是在靜靜的看着她們或翩翩舞動，或激情四射，可能，越是珍惜時間，越覺得時間飛逝，半個小時如同上下眼皮一合一啟般的過去了，那要命的手機終於響了。　　艾愛渾身一顫抖，驚恐的轉過頭來望着甄英雄，卻見甄少爺淡笑着掏出手機，居然那樣的從容淡定，“喂……”　　“半個小時之後，到體育場對面的便利超市前第二個公用電話亭，我會再打電話過來。”　　只說了一句話，電話即被掛斷了，這是個陌生男人的聲音，甄英雄沒聽出是誰，來顯似乎是市區某個角落的公用電話，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電話是鈴木優美的人打來的。　　看來對方很小心啊，甄英雄笑了笑，將手機掖回了口袋，他知道，鈴木優美恐怕不會再把電話打到這個手機上來了。　　“姐夫……”艾愛突然衝上來熊抱住了甄英雄，仰起那張美的不象話的俏臉，大大的眼睛中盈滿了淚光，“姐夫，我不要你去！”　　甄英雄撫着艾愛的長發，心裏酸酸的，這丫頭知道這個電話意味着什麼啊，笑道：“倒霉鬼，我們不是說好了嗎？”　　“後悔了！”艾愛扁着小嘴，企圖用裝可愛扮可憐留住甄英雄，“我後悔了，姐夫，你不要去！”　　“如果不去，你想讓姐夫一輩子內疚難過嗎？”甄英雄板起表情，這話三分是哄，卻有七分執着，艾愛不禁一怔，“小愛，男人，有些事情是不可以逃避的。”　　一旁的小憐看的迷糊了，“哥哥，你要去哪？”　　“去廁所。”甄英雄是不會相信小憐那張大嘴巴的。　　切！去個廁所還搞的生離死別似的，小憐嗤之以鼻，對這倆神經不正常的人絕對無語，轉過頭繼續看一心和甜甜唱歌了。　　甄英雄輕輕推開艾愛，用手指擦掉她眼角的淚珠，輕聲溫柔道：“小愛，你就這麼不相信姐夫？”　　“我信！可是……”　　“沒有可是，‘可是’就是對我的懷疑。”甄英雄捏了捏她的臉蛋，“等着我，我還要趕回來向你姐求婚呢。”　　艾愛知道，自己是勸不住甄英雄的，年紀小小的她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才可以挽留住甄英雄，但她知道，自己不應該讓姐夫為難，於是，在甄英雄的臉蛋上親了親，忍着不讓眼淚再溢出來，嗚咽着道：“姐夫，我知道你肯定會回來的，我等你！”　　“乖。”甄英雄親了艾愛的眼角，用舌尖點掉了她的淚珠，鹹鹹的，澀澀的，不再說什麼，轉身便走了。　　“哎！哥哥，你知道洗手間在哪嗎？我帶你去！”　　“不用了，會有人告訴我的。”甄少爺頭也沒回的謝絕了小憐的好意，只留給艾愛一個孤獨的背影。　　他會回來的，因為姐夫是無所不能的！艾愛不斷的安慰着自己，可眼淚再也止不住的落下，她真的很想知道，那個孤獨的背景，到底承受了多少的東西啊？　　“小愛，你怎麼哭了？”　　“誰哭了？這是姐夫剛才親我時留下的口水！”

# 第545章 貓膩兵與賊

　　演唱會的現場太大了，即便所有的警察都在尋找甄英雄，但也無異於大海撈針，從幾萬人中找到他一個，難度可想一般，因此張進寶很聰明的加強了對各個出口的把守，他就不信甄英雄能長了翅膀飛出去，果然，演唱會開始了近四十分鐘之後，三號出口傳來消息，發現了甄英雄的蹤跡，他正試圖甩開警察！　　一時之間，不止警察，連甄天老項老鬼以及七虎等也迅速趕往三號出口處，而此刻，甄英雄與原野大大方方的來到了從無人看守的一號口。　　“這招太老套，拖不了多少時間，這個收發器你帶在身上，藏什麼地方你自己看着辦，千萬別被他們給發現……”原野邊說著，邊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圍棋子大的黑色塑料塊，上面芝麻粒大小的紅燈亮着，甄少爺知道，有了這個東西，原野無須浪費太大的力氣就能找到自己，不過，說實話，這東西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真不太好藏。　　見甄英雄好象裝硬幣似的把收發器塞到了錢包里，原野忍不住罵街道：“我靠，你丫不是涮我吧？藏那兒……”　　“這都不叫藏，因為根本就沒有必要去藏。”甄英雄笑道：“你認為鈴木能想到我和警察合作嗎？別忘了，她所以能綁了顏冰，就是因為警察連累了我，她肯定認為我恨透了你們這些警察了，呵呵。”　　原野愣了愣，想笑，卻笑不出來，嘆了口氣，道：“甄英雄，你他媽精的都不像人了，那個時候就已經料到今天這步，怪不得你居然主動和我合作呢，現在我突然很希望你被鈴木優美給幹掉，如果你留在世界上干壞事，絕對比十個鈴木優美還可怕。”　　“如果你這是表揚我，那我就謙虛的接受了。”甄英雄突然反問道：“這收發器信號沒問題吧？”　　“幹嗎，你怕啊？”　　“廢話，你以為我真是去送死的啊？”甄英雄沒好氣道：“如果到時候你們沒趕上營救，少爺做鬼也不會饒了你。”　　前面就是門口，已經可以確定沒有警察守衛了，原野一笑，停下腳步，“營救肯定沒問題，你先走，待這邊消停一些，我立刻去和那些人匯合，如果在那之前被人發現是我放走你的，我們的計劃恐怕才真的泡湯了呢。”　　“恩，想着把我要的東西帶過來。”甄英雄伸出了右手，“原野，這是我們第一次誠心合作，但無論我是死是活，這都絕對也是最後一次。”　　原野握住甄英雄的手，稍稍用上了一些力氣，肅起表情，沉聲道：“記住你今天的話，甄英雄，如果你的狗屎運真的那麼好，能活着回來，希望我們也沒有再打交道的機會，說實話，我真的不願意再看到你這張臉出現在我面前了。”　　“彼此彼此，我也不想去個公共廁所後面都跟着一條尾巴。”　　兩個立場對立的男人握着手，暗使勁，不分高低，相覷一笑，竟有種英雄相惜之感。　　“保重。”原野不再多說，轉身離開，他向來看甄英雄不順眼，但這並不能阻止他對這個男人的敬佩，孤身去救一個對他並不重要，且一心想要殺他的女人，這份勇氣，魄力，和胸懷，具備者能有幾人？　　打死原野，他也沒想過甄英雄這臭不要臉的東西居然和一個年長他十六歲的女人發生過肉體關係，他甄少爺從來都是個‘見義有為’而非‘見義勇為’的傢伙，讓他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去冒險，他肯定會好好思量的，倘若原野知道甄英雄救顏冰是抱着救老婆，或者說是為了釣女人的心情，估計絕對會撞碎南牆，懊悔自己對他的敬佩了。　　當然，甄英雄冒死救顏冰，固然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愛利絲，甄天，和顏冰。　　“哼哼，甄英雄，你果然和原野勾結了。”　　眼看就要到了出口，門前突然晃出幾個人影，再聽到為首女人那冷笑而諷刺的話語，甄英雄臉色驟變，被發現了！　　“果……果果，好巧啊，怎麼在這碰到你了呢？”甄英雄撓頭憨笑，一派驚喜，可後背都涼了，門口攔住甄少爺的女孩，赫然就是白果，而她後面的三人卻讓甄英雄更加吃驚，那是韓慧恩，柳絮，和……愛利絲！　　愛利絲怎麼會和白果在一起？！　　不同於白果的怒容滿面，愛利絲更多的是幽怨，她身後的韓慧恩笑的無比玩味，似乎在嘲弄甄英雄的伎倆被識破了，而柳絮則是一臉的尷尬，甚至不敢看甄英雄的眼睛。　　“是啊，所有的警察都在找你，怎麼偏偏被我碰到你了呢？真的好巧啊。”小白額角青筋爆跳，笑的煞是猙獰。　　“緣分啊，這證明我和寶貝兒你的羈絆是多麼的深，即便茫茫人海，也能悄然而遇，真是……真是……”甄英雄張開雙臂迎上來，好象激動的話都說不下去了，心裏卻苦笑着接了一句：真是他媽的太點兒背了！　　小白二話沒有，掏出手銬就要給甄少爺銬上，甄英雄胳膊一揚身子一晃，躲了過去，“果果，你這是幹嗎？”　　“幹嗎？這話應該我問你！”白果還待再銬，被甄英雄拿住了手腕，她也不掙扎，氣道：“你和原野串通，連我爸和張局一起騙了，讓我離開漢宮不能再繼續參与你們的事情，這件事我忍了！但你現在要去做什麼？！原野騙我們說今天晚上冰恨天要在演唱會上暗殺義字會的高層，我爸和張局信了，但我怎麼可能相信這種鬼話？！他們信，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顏冰這個女人的存在，鈴木優美有顏冰做人質，會興師動眾的冒這麼大風險來演唱會上殺你？只要仔細想一想就明白了，她要挾義字會來演唱會，就是為了讓警方緊張的調動人手來這裏看着，以你的狡猾，擺脫我們離開這裏應該是輕而易舉的，鈴木是想把所有人都栓在這個地方，然後單獨的見你！”　　平時不見小白這麼聰明，但甄英雄也知道她早晚會理明白這些事情，只不過沒想到這麼快罷了，訕笑着，裝糊塗敷衍着，以求多爭取點時間想辦法怎麼擺脫她，“果果，我好象不太明白你在說什麼啊，我和原野合作？那怎麼可能啊，不說我多討厭他，他多討厭我你總知道吧？”　　愛利絲，韓慧恩，甚至是柳絮，都暗暗鄙視甄少爺這沒水平的瞎話，剛才她們已經看到是原野把他送出來的了，就聽白果道：“不見棺材不落淚是吧？”　　甄英雄迷糊道：“什麼棺材啊？”　　白果瞪的眼睛都疼了，見他還裝蒜，氣的全身哆嗦，“三號出口和這個一號出口都是原野負責的，方才三號出口說發現了你的蹤跡，這附近幾個口兒的警員都被吸引過去了，我立刻到這裏來守着，你人現在就在我面前，難道還要否認嗎？原野是故意放你離開的！”　　否認已經是徒勞了，甄英雄嘆了口氣，依然不敢鬆開白果的手腕，苦笑道：“果果，既然你知道我和原野合作，那就讓我過去吧。”　　“讓你過去？去幹嗎？送死啊？！”白果情緒激動，“你要去救顏冰，我懂，你是為了愛利絲，為了你爸爸和一心的媽媽，但你為我們想過沒有？！如果你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們怎麼辦？一心和甜甜舉辦這最後一場演唱會是為了什麼？是為了開始新的生活，和你過日子，不是為你送行！”　　白果還是這麼直接啊，即便在愛利絲面前，也能毫不含蓄的說出這番話來，這是真實的白果，也是讓人頭痛的白果，她的話在情在理，甄英雄無從反駁，即便是愛利絲，也是慚愧的低下了頭，她是最為難，也是最痛苦的人。　　“果果，你真的要攔我？”　　白果右手被甄英雄攥着，左手拿出對講機，冷目注視着甄英雄，“除非你能讓我相信你可以活着回來！”　　甄英雄明白白果的意思，她想了解自己的計劃，但甄英雄卻很清楚，無論自己的計劃有多麼的完美，一個人去冒險的事實都不會被改變，也就是說，自己沒有任何說服她的可能。　　“我不是去送死的，這就是我能給你的唯一的理由。”甄英雄表情肅重，好象有些生氣，“果果，你阻攔我，就沒想過愛利絲的感受？”

# 第546章 我會回來的

　　白果知道甄英雄動了真怒，身子微顫，卻依然凌厲的望着他，而愛利絲聞言，即為甄英雄體貼關心自己而心中感動，又覺得不安，快步走到兩人中間，對甄英雄道：“你別埋怨白果，是……是我要她來攔你的。”　　“你？”甄英雄稍稍一愣，見愛利絲紅着小臉低下了頭，再看到白果的不屑和韓慧恩的得意，腦中豁然開朗。　　難怪啊難怪，果果雖然不笨，但沒有什麼急智，即便識破了自己與原野合作的事情，也不會在演唱會開始后這麼短時間就猜測到自己要在原野的掩護下離開會場的，如果說這些女孩子中誰能有如此智慧的話，恐怕只有愛利絲了，這丫頭溫順天真如貓咪，卻是顏冰一手調教出來的女兒啊。　　如果是其她女孩阻止自己，或許甄英雄還能有拒絕的理由，但如果是愛利絲阻止自己，又該如何拒絕呢？難道告訴她，少爺要救的人不光是你媽，還是我床友嗎？　　太邪惡了，恐怕不用鈴木動手，愛利絲和白果就地便將自己給解決了……　　“愛利絲，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甄英雄沉下聲音，質問的口吻更讓愛利絲感動，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救自己的母親，這個男人並沒有一絲一毫的不滿，還處處為自己着想，愛利絲知道，他是真心對自己的。　　愛利絲不知道的是，甄英雄是真心對她，但也是真心對她媽，這質問很大程度代表了他的主觀意識。　　“我也希望你能讓我相信，你會回來，不然，我不能讓你過去。”愛利絲掙扎的望着甄英雄，摟在懷裡的袋子痛苦的扭曲着，她用一種矛盾的語氣道：“甄英雄，我希望你能救回媽媽，但我不能那樣自私，我要對你，對姐妹們負責。”　　“對誰負責是我的事情，你只需要對自己負責就可以。”甄英雄溫柔的看着她，卻是冷聲說道：“愛利絲，我相信你這話是真心的，但是，你違背了自己的意識不是嗎？如果我去，你媽媽就有得救的可能，如果我不去，你就註定這一生也見不到她了，我問你，你真的不想放我過去嗎？”　　“我……”愛利絲欲辯駁，但話到嘴邊，卻不知道該如何爭辯，又該爭辯什麼，不由啞了。　　白果知道甄英雄嘴皮子的厲害，死的都能說活了，聽他扯大道理只會讓自己立場動搖，她只想求證最初的問題，你甄英雄，到底能否回來！可小白的話還沒說，就見甄英雄盯着愛利絲懷中的袋子，好奇道：“這個，是你要在見面的時候送給你媽媽的禮物吧？還說你不想見她嗎？”　　“我沒說過不想見她！”愛利絲激動之後，才發現自己暴露了內心的真實期望，愧疚之餘，不敢去瞅白果的眼睛，低下頭看着袋子，懦懦道：“這不是給媽媽的，而是……而是送你的，我想見到媽媽的時候，把這個東西送給你做禮物，謝謝你，也是……也是……”　　“也是什麼？”甄英雄心裏一動，對愛利絲的回答頗為期待。　　“沒，沒什麼。”愛利絲的聲音如同蚊子唱歌，細微的幾乎聽不到，“天氣變涼了，我本來要織毛衣的，但是太難了，所以就織了一條圍脖給你……”　　“圍脖？你織的？快給我看看！”　　甄英雄表現的很激動，完全無視了白果，愛利絲羞羞的遞過了袋子，頭都沒敢抬，紅暈蔓過了耳根，這可是她第一次送禮物給別人，而且還是送給男人。　　脖頸一麻，愛利絲身子一震，血液凍結，肌肉木掉了一般，她滿心期待聽到甄英雄讚美的聲音，卻沒想到，甄英雄沒接袋子，反饒了自己一記手刀！　　愕然的望着滿臉歉意苦笑的甄英雄，愛利絲張開小口卻無法發出聲音，顫抖的雙手鬆開，袋子掉落，幾個女孩這才猛然回過神來，韓慧恩瞪紅了眼睛立時躥了，合身撲上，宛如下山獵殺食物的雪豹，“甄英雄你個王八蛋在做什麼？！”　　白果也勃然而怒，“死流氓，你……啊……！”　　小白的右手腕還被甄英雄攥了，甄少爺側身一擰反背了她的手臂，小白‘唉呦’一聲轉身彎腰，五指鬆開，銬子掉落，甄英雄接到銬子的同時，左臂將暈倒的愛利絲攬入懷中，順勢銬住了她的左腕，白果氣急敗壞的回過身來就是一巴掌，卻掄了個空，背後居然沒人了，甄英雄哪去了？！　　‘咔嚓’一聲，這響聲倒真是耳熟啊，小白臉色大變，低頭一看，甄英雄摟着愛利絲坐到了地上，正仰臉對自己笑着呢，而那個連接着愛利絲手腕的手銬，還銬住了自己的腳踝！　　小白這個氣啊，“甄英雄，你要幹嗎？！”　　白果最大的缺點就是容易激動，甄少爺站起來，白果還未反應過來，左手的對講機被他毫不費力的給搶過來了，“果果，這次你讓我任性一次吧，我答應你，我會回來的。”　　小白可算知道甄英雄要幹嗎了，他要跑！在甄英雄面前，白果毫無辦法，自己還沒想起來把手銬的鑰匙放在哪個口袋呢，甄英雄已經把手探進了她的褲子左袋，雙指夾出了鑰匙，白果雙手亂抓再想搶回來，甄英雄彎腰撿起地上的袋子，連退了三步，白果腳下拖着昏迷的愛利絲，怎麼追啊？　　他打昏愛利絲，並將自己和她銬在一起，就是讓自己無法用行動阻止他啊！小白反應過來了，被柳絮從後面抱住的韓慧恩也反應過來了。　　“甄英雄，你馬上把鑰匙還給我！”小白又氣又急，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一番折騰，已經到了鈴木優美規定的時間，甄英雄好象沒聽到白果的質喝，從袋子里摸出了那條至少有三米長的圍脖，“球球的，這是圍脖嗎？這是拴狗的鏈子吧？這麼長！”　　韓慧恩掙開了柳絮，跑過來將愛利絲扶起靠在自己懷中，見她只是昏過去了，心中鬆了口氣，她明白甄英雄是不得已而傷了愛利絲，也就不再想撕了他，既是揶揄，又別有意味的說道：“對啊，小姐就是為了栓住某條不老實的狗，才織了那麼長的圍脖。”　　其實，怕是只有愛利絲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把圍脖織了這麼長，最近幾天她精神恍惚，不做些什麼，腦子里便滿是為顏冰擔憂，而她會做的，好象也只有織東西了，甄英雄看着圍脖上那一個個，堪稱密集的醜陋的死扣，知道這些結代表了什麼，那是愛利絲的心情，也證明了她這份禮物的厚重，每給醜陋的結在甄英雄看來，都是那麼漂亮。　　甄英雄將圍脖折成雙重，這才圍在脖子上，很厚實，很溫暖，他笑着對韓慧恩和白果道：“貓咪醒了，幫我轉告她，少爺很喜歡這份禮物，所以，也會送她一份禮物的。”　　邊說著，邊朝後退去，白果的目光中滿是恐懼，她覺得甄英雄距離自己越來越遠，她害怕這個距離會永遠的無法改變，她剛想呼喊，卻見甄英雄對自己微微一笑，不再是壞壞的，而是一種安慰，一種關懷，也是一種哀求，小白鼻子酸了，聲音卡在了喉嚨中。　　甄英雄驀然轉身，大步朝門口走去。　　“少爺……”　　“毛毛，你也要攔我？”　　“我……我不敢，也攔不住你……”柳絮低頭沉默着，手指撥弄着細細的辮子尾梢，好一會，才咬着嘴角，輕輕說道：“少爺，你，一定要回來……”　　“恩。”甄英雄點了點頭，用食指擦掉了柳絮嘴角流出的血，愛憐道：“少爺沒有騙過你吧？在這裏等着，我會回來的。”　　見甄英雄的背景消失在了門口，白果再也無法遏止的大喊道：“甄英雄，你個王八蛋，給我回來！回來！”聽到她如此凄怨的大喊着，韓慧恩幽幽嘆了口氣，把愛利絲摟的更緊了，也許，愛利絲真的應該好好的睡上一覺，免得遭那非人能以忍受的煎熬，一覺醒來，才是她的命運，或者是痛苦一生，或者是幸福一世，天堂與地獄，都被一個叫做甄英雄的男人左右着。　　“果果，不要喊了，如果你真的愛英雄，就相信他吧。”　　三人一怔，猛然轉過身來，竟看到一襲白色連衣群的三國俏生生的站在身後，望着躺在地上的愛利絲，輕聲問道：“難道你不懂他打昏愛利絲的苦心和決心嗎？”　　白果不懂，她只看到，三國淚流滿面……

# 第547章 專業的流程

　　甄英雄打昏了愛利絲，只是為了讓愛利絲完成對眾人的交代，她並非沒有阻攔自己，而是自己拒絕了她的心意，如此一來，即便自己真的出了事情，眾女也不會去責怪她了。　　“甄英雄，你遲到了五分鐘……”　　“如果你以為我是紅內褲外穿的超人，能從天上飛出體育場，那就大錯特錯了，有本事你飛一個給我看看？”甄英雄非但不屑，還態度惡劣的講着電話，“三十分鐘就從那麼多警察眼皮底下溜出來？別他媽扯淡，你們有那能耐不代表少爺有那本事，廢話少說，鈴木優美在哪？”　　電話那邊沉吟了小會，冷聲道：“五分鐘之後，熒珠影劇院……”　　五分鐘？熒珠影劇院距離體育場三公里左右，打車的話，五分鐘確實可以趕到，但沒有一絲富餘的時間，稍稍堵車就會遲到，而體育場正在舉辦雙子星的演唱會，就在剛剛，這條路的交通還是異常擁堵的，但明明知道這裏正在舉辦演唱會的傢伙，依然在電話中要求自己五分鐘到達熒珠影劇院，這證明什麼？　　對方很清楚體育場附近的交通狀況！有人隱藏在附近觀察着自己！　　甄英雄不動聲色，掛了電話，攔下一輛出租車，直奔熒珠影劇院，並找到了指定的位置，影劇院停車場對面路邊的第三個電話亭，還未走到，電話便已經響了，甄英雄快跑兩步接通了電話。　　電話另一端又換人了，“很好，甄英雄，你很準時，現在，看電話底部，那裡有一把鑰匙，車子停在影劇院露天停車場第一區十二號車位，車裡放着一部手機，兩分鐘后它會響，你懂我的意思了吧？”說罷，很不禮貌的單方面掛斷了電話。　　真他媽會玩人啊！甄英雄低頭一看，果然，電話機的底部用膠帶貼住了一把鑰匙，一看就是剛貼上去不久的，這位置身高超過一米五的人確實很難注意到，但不能保證小孩子不會看到，而且，孩子的好奇心遠遠比成年人要大的多，如果是提前貼放，被人拿走的可能性就太高了。　　這裏也有人在監視啊，甄英雄知道，這是對方早已擬訂好的路線。　　甄英雄的身體強悍的像是一頭牲口，恢復能力也是極為驚人的，雖然大腿和肩膀的傷口經過一個多星期的靜養已經癒合並逐漸好轉了，可太過激烈的運動還是會感覺到的隱隱作痛，找到那輛破舊的白色桑塔那轎車后，放在副駕駛位的手機已經在響了，到他媽真準時，你丫就不怕少爺眼神不好，找不到這一區十二號車位啊？！　　“喂！”累的氣喘如牛，甄少爺吃人的心都有，紳士風度早扔到九霄雲外了。　　再次轉換了陌生人的聲音，是個傲慢的女人，鈴木那小娘們到真是謹慎，“甄少爺，請開車上市外環路，最好不要整什麼貓膩，你要知道，你也許就坐在炸彈上面。”　　“如果讓少爺知道你是誰，我會將一顆拉了保險栓的香瓜塞到你的屁眼裡！”這次甄英雄不等對方掛他，他先把電話給掛了。　　車裡肯定有炸彈，這一點甄英雄還是很清楚的，而且他還敢確定，車裡有竊聽的設備，例如，在車裡的某個角落，還有一個手機，並正處於通話狀態……這點小貓膩甄英雄還是非常熟悉的，鈴木優美的目的在於確認自己有沒有耍花招，有沒有找幫手，如果自己有什麼舉動讓她感覺到了危險，她會毫不猶豫的引爆汽車，引起混亂的同時爭取逃亡時間。　　車子行駛上環路之前，手機再度響起，這次沒有換人，還是剛才那個冷女人的聲音，看來打自己的電話他們還是很放心的，電話內容很簡單，是要甄英雄駛向東環方向。　　外環路是單向的高速路，晚上九點，車流穿梭，雖多，卻不影響交通通暢，眨眼工夫就開出了五公里，甄英雄有點納悶了，這群傢伙到底是藏哪了啊？再向前開，就是市郊了，而且只有一個出口，即是朗渤高速，從朗朗市到渤門市的高速公路啊。　　難道鈴木他們藏在渤門市？！甄英雄額頭冒出了冷汗，球球的，這一點可沒有算計到啊，少爺一直認定他們還藏在朗朗市的，再這樣開下去，原野給自己的那個收發器恐怕會因為脫離接受範圍而失效吧？　　……　　“局頭兒，不對啊，甄英雄在環路移動，方向是……朗渤高速！”　　朗朗市市中心的朗朗大酒店樓下，停靠着一輛白色的麵包車，車窗拉着帘子，裏面的光線異常黑暗，駕駛位後面，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摘掉耳麥，略顯慌張的閃開半個身位，指着小屏幕上显示的电子地圖上那一個正在緩慢移動的紅點，急着對坐在後面吞雲吐霧的富態老人說道：“還有幾公里，他就要脫離信號的接收範圍了！”　　富態老人眉頭一蹙既展，抖掉了煙灰，沉着嘶啞的嗓音，淡淡道：“慌什麼？前面只有一條朗渤高速，還怕不知道他去哪嗎？也許對方讓甄英雄朝市外開，就是想確認他身後是否有人保護呢，原野那小子還沒過來，我們也不要輕舉妄動，再等片刻，倘若他真的離開了信號接受的範圍，我們在慢慢的跟上去。”　　眼鏡青年見富態老人如此氣定神閑，也冷靜了很多，暗道：局頭兒說的有理，原野不來，跟上甄英雄的作用也不大，天知道甄英雄和原野那廝到底要做什麼啊？　　……　　一向淡定的甄少爺心裏毛了，球球的，真要是開出了朗朗市，自己可就真成了孤軍啊，好漢架不住人多，雙拳難敵四手，沒有後援，少爺九條命也不夠死的啊，正在這時，手機再度響起，甄英雄心中一跳，趕快接通了電話。　　“甄英雄，看到下一個提示牌的時候停車。”　　“停車？在環路上？！”甄英雄很驚訝，要知道，高速路上可沒有停車位啊。　　“是的，如果你開過了，就等着給顏冰收屍吧。”對方就好象小孩子賭氣，飛快掛斷電話，生怕甄英雄先下手，讓她品嘗吃憋的滋味。　　媽的，果然有車子跟在後面啊，甄英雄調了調后視鏡，燈光閃耀，後面車子賊多，怎麼可能看出哪輛車是跟着自己的啊？如果提速超車，靠速度的緩慢倒是完全有可能揪出這個人，但甄英雄卻不敢亂來，他的目的是救顏冰，抓個嘍羅沒用，白白得罪鈴木優美。　　提示牌提醒的是距離朗渤高速入口還有四點八公里，甄英雄打着雙閃將車靠在了最外側的慢車道，手機又響了，“放下電話，橫穿高速路，翻過隔離帶，你會看到一輛同樣打着雙閃的黑色本田轎車，開車沿原路返回，快！”　　真會玩啊，這招倒真專業！甄英雄感慨之餘，也心中大喜，他明白對方的用意，倘若身後真的有自己的支援，突然換車沿原路返回這一招，也足夠將所有人都甩掉了，手段固然高明，但甄少爺卻暗暗鬆了口氣，總算不用孤軍奮戰了啊，鈴木果然還藏在朗朗市！　　冒險穿過公路，翻過隔離帶，一輛黑色的本田赫然停在對面，車子依然發動着，卻沒有駕駛者。　　副駕駛的位子上放着一個新手機，響動着，奇怪的是，後面的座位上還放了一大束花，甄少爺逛過花店，依稀記得那好象是鬱金香，難道鈴木優美也暗戀着英俊瀟洒，風流倜儻的本少爺？甄英雄的自戀不曉得算不算是心情放鬆的一種體現，還真的頗為認真的想了想，然後得到的結果是，不太可能，從張永哲的長相和為人來說，鈴木小姐的審美觀不太符合地球人的標準，而且……甄少爺喜歡像顏冰或者柳絮，薛雪一樣的冰山美人兒，但絕對不喜歡連裏面也涼透了爛透了的女人，甄少爺覺得，內涵，比外表更重要，鈴木的內涵就是一灘糞糨子，誰會對大便一樣的女人感興趣啊？　　甄英雄把亂七八糟的想法甩出腦袋，轉過身來開動汽車，掛上五擋后，接通了電話，這次，他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甄少爺，你還好嗎？”　　大便……不對，是鈴木優美！！！想到曹操，曹操還就真來了……應該說，是打電話過來了。　　“是的，我很好，鈴木小姐，我對你要刮目相看了。”甄英雄諷刺的笑道：“你對綁架勒索的流程和小心的程度讓我驚訝。”

# 第548章 狡猾VS狡猾

　　“你很狡猾，為了不上你的當，我只能比你更狡猾。”甄英雄的諷刺對鈴木優美來說就是讚美，她顯得很得意，用一種勝利者的口吻傲慢的說道：“很好，至少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出你耍花樣……”　　“哼哼，鈴木小姐，不要以為顏冰在你手中，我就真的拿你沒有辦法。”甄英雄並不順着鈴木優美撿她喜歡的聽，反而很不服氣的挑釁道：“如果你以為我不會反抗，任你這麼玩弄戲耍，那就錯了，我會讓你知道後悔的。”　　這種挑釁很適合甄英雄，至少鈴木覺得妥協與無奈不是甄英雄應該具備的屬性，而這死鴨子嘴硬的表現更貼和他的個性，她更相信自己的眼睛，甄英雄的反抗，充其量只是個人的反撲，他沒有任何的後援。　　巧的是，甄英雄就猜到她會這麼想了，虛榮心的膨脹會讓鈴木在不自覺中相信自己現在的無助，套用一句民間流傳的話，女人，是不禁誇的。　　如果她沒膨脹，只能證明你夸人的方法是錯誤的，甄英雄就是要讓鈴木得意，如此一來她才會自以為是。　　“我想，我們都在做一件不會後悔的事情，不是嗎？”甄英雄終於發現自己不是世界上臉皮最厚的人了，至少睜着眼睛說瞎話的鈴木優美比他臉皮要厚多了，“你贖回顏冰，我得到我想得到的，這是多麼公平的交易啊。”　　公平你媽的叉！甄少爺心裏暗罵，你個臭婊子倒真敢立貞潔牌坊啊，搶了少爺的寶，再讓少爺花錢買回來，強盜就強盜吧，還說的這麼有底氣，“公平嗎？鈴木小姐，我想我已經表現出足夠的誠意了，你是不是也該讓我看看你的誠意了？”　　“哦？我的誠意？甄少爺指什麼？”　　“別他媽和我裝糊塗。”甄英雄聲音一沉，“被你拿住的不止顏冰一個人吧？把她身邊那個叫做巧巧的丫頭給我放走。”　　“呵呵，甄少爺又在自作聰明了。”鈴木優美嘲弄的笑了笑，接着冷聲道：“倘若我現在放了巧巧，豈不是讓她告訴你我在什麼地方？放人可以，等我見到你再說吧。”　　鈴木優美這句話還是透露出了一個信息，那就是，她果然沒有放人的誠意，不止是巧巧，還有顏冰。　　“倘若你不放人，你覺得我還敢去見你嗎？”　　“你認為你現在還有選擇的餘地嗎？”鈴木優美的毫無忌諱表現出來的太早了，“你乘坐的車上裝了炸彈，你不來，我就引爆它，送你去地獄。”　　“如果這就是你的誠意，那我下地獄已經成了必然，你覺得我還怕炸彈嗎？或許，這麼死還能痛快一點，比被你折磨蹂躪要強的多吧？哈哈。”甄英雄的笑讓鈴木優美感覺到了不安，“鈴木小姐，我不過是試探一下你的誠意，你太讓人失望了。”　　鈴木優美心中慌亂，她剛才確實太過得意，居然忘記了甄英雄是個不怕死的傢伙，自己的心思被他在無意中挖掘出來了，不由得心中慌亂，“甄英雄，這並非誠意問題，我說過，放人可以，但要等見到你再說！”語氣已經弱了三分。　　“如果見到你，我知道自己還有沒有要求你放人的資本啊？”甄英雄乾脆挑開了話題，絲毫不掩飾對鈴木優美誠意的質疑，“直到此刻你還沒有告訴我見面的地點，以及交換顏冰的條件，這不光是小心謹慎，我想我有權利理解為你包藏禍心吧？倘若你不會放人，我有理由去送死嗎？”　　“那你要如何？”鈴木優美沒想到甄英雄居然用巧巧這個無關緊要的小人物來試探自己的態度，知道上當的時候已經晚了。　　“到也簡單，見到你之前，我唯一的要求即是，給我一把槍。”　　“槍？”鈴木優美一怔。　　“對，槍。”甄英雄正逐漸引誘鈴木優美上當，“我需要自保，或者說，我需要保留死亡的權利，你若敢和我耍花招不放人，我覺得我自殺應該是對你最好的一個懲罰，很抱歉，我就剩這麼點資本了，你該不會拒絕我吧？”　　鈴木優美沉默着，甄英雄不知道她在想什麼，手心冒汗，冰冰涼涼，他提出這要求倒並非真的想自殺，而是迷惑鈴木，讓她誤以為自己的身上是沒有武器的，這樣一來才能避免搜身，當接近到她身旁的時候，身上的塑膠炸彈就可以發揮效果了……　　“好啊……”鈴木優美上當了，“如果一把手槍可以讓你看到我的誠意，我想我沒有理由拒絕。”話是這麼說的，但隱忍的怒氣卻清晰的外泄着。　　甄英雄趕快接口道：“你應該知道我對手槍並不陌生，所以不要在槍上動手腳，不然你會後悔的。”　　“甄英雄，我再次強調一遍我對你的感受。”鈴木優美壓下聲音，已經完全沒有了剛才的驕傲，“你的精明，讓我噁心！”　　“彼此彼此。”甄英雄老套的敷衍過去，笑道：“在見到你之前，麻煩你先把槍給我準備好。”　　贖人質的傢伙居然向綁匪勒索一把手槍，甄英雄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獨一號了，鈴木優美總覺得憋屈，偏偏拿他沒轍，看來殺手再怎麼努力，也始終無法趕超黑社會的無恥啊。　　不要命的可能是英雄，但也可能是流氓中的流氓，例如，根本就不是英雄的甄英雄……　　甄英雄驅車繞着環路跑了四分之三，耗時四十七分鐘，他知道，這段時間鈴木優美在準備自己索要的手槍，或許，也和她的智囊團商討過什麼吧，這期間，電話始終保持在通話的狀態。　　鈴木優美要甄英雄重新進入市區，在市局附近的一個做了記號的垃圾桶中，甄英雄拿到了他要的東西。　　鈴木優美膽子不小，由此也可以看出她對計劃的自信，居然敢到警察局門外晃動，甄英雄回到這裏，打開帶子，仔細檢查了一遍手槍，確實沒有做過手腳，只不過，那賤人倒也真是小心，彈夾里居然只有兩顆子彈。　　甄英雄開槍速度之快，之精準，讓鈴木等人不寒而栗啊。　　“如何，甄少爺，我的誠意能讓你滿意嗎？”鈴木這聲音怎麼聽怎麼有點磨牙的感覺，好象牙關沒打開的樣子，原本只想給他一顆子彈來着，卻怕他認為自己沒有誠意，兩顆子彈足夠自殺用了，鈴木優美也想通過這兩顆子彈來感覺一下甄英雄的誠意，假如他嫌子彈太少，只能證明他也未必有啥誠意。　　“恩，馬馬虎虎吧。”甄英雄將槍組裝好，子彈頂上膛，笑道：“既然你我都看到了對方的誠意，那麼我想也沒必要遮掩了吧？鈴木小姐，我應該去哪裡見你呢？”甄英雄的目的就是迷惑鈴木優美，至於槍里有幾顆子彈倒並不十分在意，反正自己也未想過用手槍反抗，畢竟對手都是玩搶的專家。　　鈴木優美冷笑一聲，彷彿甄英雄的問題又讓她得意起來了，“是啊，我們確實應該見一見了，甄英雄，從現在開始，按照我的指使開車過來。”　　只這一句話，甄英雄便知道，鈴木優美就在市局附近的某個地方！　　……　　“局頭兒，甄英雄又開始移動了，而且速度慢下很多！”眼鏡青年盯着屏幕，額角有汗珠滾落，他還在驚異於匪徒的狡猾，方才，倘若真的有人在後面跟着甄英雄，不但會被他們發現，還會被毫不費力的甩開，可是，匪徒狡猾，卻遠不及甄英雄狡猾啊，這個男人竟將那一群狐狸玩弄與股掌之間，小青年倒真想見識見識這個朗朗市傳奇中的甄少爺了。　　富態老人剛點燃一棵香煙，聞言，剛要咳痰的他不慌不忙的問了一句，“是嗎？那應該是快和匪徒見面的徵兆，匪徒大概就在那附近吧，他現在到什麼位置了？”　　“到了！車子又停下來了！”青年大聲叫喊了一句，前面的司機都被嚇了一跳。　　富態老人笑了笑，依然淡定，一派經過了大風大浪的老英雄模樣，“是嗎？到哪了，可以確定具體的位置嗎？”　　“可以，因為他停留的地方是朗朗市標誌性的位置之一！”青年敲動鍵盤，幾經確認之後，肯定的說道：“這裡是……瑪利醫院！”

# 第549章 球球的巧啊

　　“啊咳……咕咚……”富態老人剛咳到口中的一口濃痰因為心中震撼又被咽回了腹中，剛才的冷靜全然不見，他臉色大變，顧不得噁心，急的向前一縱身子，抓到了青年的肩膀，幾乎是咆哮着問道：“哪兒？！瑪利醫院？！”　　青年只覺得肩頭的骨頭都要碎了，疼的眼淚險些流出，不知道局頭兒怎麼這麼驚訝慌張，戰戰兢兢的回答道：“是啊，瑪利醫院……”　　老人的臉色青一陣紫一陣，前面的司機和副駕駛位上的彪型大漢也覺得奇怪，老爺子很少這麼驚慌啊，到底是怎麼了？正在此時，車門突然被拉開了。　　“哎呀，累死老子了，好不容易從演唱會的會場溜出來，跑到這裏還得找你們的車，靠，先前不是說了嗎？把車停在一個顯眼點的地方。”原野不客氣的坐在了老人身邊，一邊抹汗一邊發牢騷，“瞧瞧你們停這地方，酒店門前就屬這最暗了，讓我好找啊。”　　似乎沒有注意到老人難看的臉色和雙手的顫抖，原野解開了兩顆扣子，問道：“甄英雄那邊怎麼樣了？知道他們在哪見面了嗎？”　　老人壓抑着情緒，苦忍着怒火，顫聲道：“瑪利……醫院。”　　“哦，瑪利醫院啊……”愣了愣，原野好象突然想起了什麼，兩眼一瞪，失聲道：“什麼？！瑪利醫院？！”　　“我操！原野你個混帳東西！”老人突然抓住原野的脖領，氣急敗壞道：“你和甄英雄那小鬼到底搞什麼東西？！我他媽告訴你，要是我寶貝外孫出了什麼事情，我宰你們！”　　見幾個年輕人目瞪口呆的看着自己，老人罵道：“還他媽看着我干什麼？！調集人手，馬上給我趕過去！”　　“是！！！”　　原野見眾人緊張無比，也是面露尷尬，苦笑不已，忍不住嘟囔出了甄英雄的口頭禪，“球球的，沒有這麼巧吧……”　　……　　“球球的，沒有這麼巧吧？”　　甄英雄抬頭看着紅紅的十字，表情與原野倒是如出一轍，儘管怕被鈴木優美聽到，還是小聲的喃喃道：“瑪利醫院啊……”　　瑪利醫院，朗朗市規模最大的醫院，擁有十一棟建築物，上千張床位，無論規模還是醫療設施，都非義字會的醫院可以比擬。　　“什麼？”　　“沒什麼。”甄少爺熄滅了車，故做平靜的淡淡道：“我在感慨你很會藏，難怪義字會動輒幾百人也找不到你的蹤跡，沒想到啊沒想到，你居然藏在朗朗市最好的醫院里。”感慨是真的，但所謂動輒百人卻是不着邊際的謊話，甄英雄根本沒有派一兵一卒尋找過鈴木，原因是他覺得沒必要。　　“哼哼，你想不到的事情還有很多。”鈴木優美道：“不要耍花招，你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的監視中，現在，拿起後面座位上的花，下車。”　　這裡是醫院的露天停車場，醫院整體為‘H’型構造，正面是醫院的主樓，兩側平行，各聳立着五棟大樓，就目前視野而言，除了主樓，兩側至少各有四棟樓可以從理論上觀察到自己的一舉一動。　　因為已經接近十點了，停車場上空曠冷清，偏偏燈光明亮，加上懷中抱着那麼大一束花，甄英雄知道自己這個目標有多麼的顯眼。　　“你脖子上的紅色圍巾是怎麼回事？”鈴木優美語氣一沉，滿是警惕，“甄英雄，我警告過你不要耍花招吧？”　　球球的，一條圍脖就叫耍花招啊？幾百上千個窗子，甄英雄也不知道鈴木優美是從哪裡看過來的。　　“你緊張的過了吧？”甄英雄慢吞吞的將圍脖解下來，抖了抖，以示圍脖里並未藏東西，“這是愛利絲送給她媽媽的禮物，我帶過來而已。”說完，也不問鈴木是否同意，又纏回了脖子上。　　雖然現在天氣轉涼，但像甄英雄一般打扮的像個愛斯基摩人的還是很罕見的，甄英雄卻不以為然，故意露出了手槍，然後揣入懷中，垂在胸口的圍脖剛好成為一種掩護，鈴木優美見狀，便不再多說什麼，“不耍花招自然最好，甄少爺，現在請到高幹外賓住院部來，我在這裏等着你的大駕。”　　甄少爺又是渾身一顫，高幹外賓住院部？靠，不至於這麼巧吧？甄英雄後背都涼了，心中僅存的最後一點僥倖破滅，‘那個傢伙’，好象也住在高幹病房啊，球球的，這要是讓那個胖老頭知道了，非把少爺給颳了不可……　　鈴木優美好象知道甄英雄心裏想到的那個傢伙是誰，不禁格格笑道：“甄英雄，你是不是很驚訝啊？你的好朋友，哦，不，應該說，你的情敵和你的情人，都在這個地方，哈哈，不過你放心，我並沒有對他們怎樣，他們也不知自己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只要你老實點，他們是不會有事的。”　　“我真應該感謝你啊。”甄英雄諷刺的笑着，不在掩飾，望着高幹外賓住院部的大樓，冷冷道：“探望朋友的花你都替我買好了。”　　“NO，NO。”鈴木優美道：“花，確實是為了掩人耳目，讓你看起來更像是來看望病人的，但你不要當我是傻瓜，你朋友的身份我還是很清楚的，倘若護士知道你來看的人是他，能不通知他的父親嗎？甄少爺，你要看望的人不是他們，不要亂講話，到了住院部，我會告訴你你是來探望誰的。”　　這娘們確實長進太多了啊，甄英雄心中驚訝不已，鈴木在挑選藏身地點的時候居然也考慮的如此細緻，不放過任何一個對自己不利的因素，厲害啊，不過，甄英雄倒也好奇，她不聲不響，在當事人不知情的前提下將他們虜為人質，卻並不加以利用，這未免說不通吧？這醫院里住着的病人，自己好象只認識那兩個人而已，既然不是讓自己打着旗號來看他們，又是來探誰的病呢？　　甄英雄在手機上接了耳機，右手拿花，左手持槍，心情複雜而忐忑的朝住院部走去，心中不斷的為‘那個人’祈禱，請求神一定要保護他不被自己牽連。　　甄英雄似乎忘了，其實他是不信神的。　　據甄英雄所知，一般的醫院，探病時間都有着嚴格的規定，大多是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而瑪利醫院的高幹外賓住院部，因為住着的人身份都相對特殊，所以這條規定會比較疏鬆。　　鈴木優美也算狡詐了，如果剛才真的有人跟在自己的身後，那麼在環路上突然換車的那一手，已經足以甩開那些人，如此一來，誰又能想到約定見面的地點是醫院呢？尤其是，已經過了探病的時間，這時候的醫院已經是非常冷清的時候了。　　畢竟是跟了顏冰多年啊，鈴木優美也很注意利用人的心理活動和正常思維，鑽一些出人意料的空子，甄英雄現在想來，就算自己動用了義字會的全部人手去搜捕鈴木優美，也會因為‘那個人’住在瑪利醫院，而忽略掉這個地方。　　球球的，少爺居然被鈴木那小娘們鑽了空子……　　甄英雄可以肯定，在露天環境下自己被人監視着，但一旦進入樓內，那種監視的效果就會減半，即便是控制了樓里的監控室，那麼也只有在大廳的時候是不安全的，為了保護病人的隱私，住院部應該沒有安裝攝相頭，也正是為此，想要進入病區探望病患，需要經過嚴格的登記。　　甄英雄進入大廳后，鈴木優美又說話了，而且，是讓甄英雄無比驚訝卻不敢表現出來的一句話，“你要探望的人，在八樓外賓病區高級病房8008室，名字是……伊蓮娜・庫切爾小姐。”　　伊蓮娜？！甄英雄腦中宛如炸開一個響雷，暈暈的，蒙蒙的，好一會才逐漸冷靜了下來，對啊，其實這個結果並不足以另人驚訝。　　伊蓮娜做為著名的珠寶設計師，身份顯貴，她住進醫院的高級病房，即便排場大了一點，也不足以惹人懷疑，而大多有錢人打着靜養的旗號來醫院調歇，醫生也不會有過多的疑問，管你是真病還是假病，他們賺的就是高額的住院費和調理費而已，甚至在她的主動要求下，可以踏入她的病房。　　以此來看，只怕顏冰就在伊蓮娜的病房中啊。　　甄英雄突然又有些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有關心一下伊蓮娜離開朗朗大酒店后的去向了？

# 第550章 偷襲與偷襲

　　在朗朗市被警察鬧翻天的前提下，鈴木優美所以能藏身於瑪利醫院，確實不得不依靠伊蓮娜的身份，這證明伊蓮娜早就知道鈴木優美的藏身地點了，但她為什麼沒有提前給自己通風報信呢？那女人，不會見形勢不利於少爺，又站回鈴木優美那邊了吧？甄少爺心下惶然，球球的，少爺好象點兒挺背啊……　　登記果然沒有引起任何的懷疑，護士台的小姐只是告訴甄英雄要注意留給病人休息的時間，之後就一路引導他進入了電梯。　　電梯門驀然打開，冷清的樓道，明亮的燈光，彷彿踏出電梯的第一步就聽到了響亮的迴音衝撞在牆面之間，靜，靜的詭異，甄英雄的手心已經濕了，涼汗涔涔，鈴木優美搞什麼？學孔明先生擺空城計嗎？居然連一個迎接自己的嘍羅都不安排，就算你不講究排場，也應該隆重一點表示對少爺的尊重吧？　　鈴木優美只是擺了個空城架勢罷了，她定有埋伏，而甄英雄無可奈何的必須上當，他有點理解當年司馬懿為什麼看到孔明於城上敵樓前淡定的焚香操琴，繼而引兵離去不敢貿然了，不同的是，孔明是虛者虛之，疑中生疑，而鈴木優美則是磨刀霍霍，虛者實之的等着宰割自己。　　甄英雄的每一步都跨的很小心，站在鈴木優美的角度而言，倘若自己手上用來‘自殺’的手槍沒有了，那麼就只能如羔羊一般任她宰殺了，甄英雄以為，她定然會想辦法搶了自己手中的槍！　　甄英雄不但有一條殺手的神經，他的謹慎連哈恩大叔這位殺手界的神也自愧不如，鈴木優美想要陰他，顯然是想的過於天真了。　　樓道里視野空曠，一目瞭然，這很容易讓人放鬆警惕，但甄英雄不會，他的精神甚至比之前任何一個時候都要集中，他沒有透視眼，無法看到牆的另一面是否隱藏着危險，天知道鈴木優美利用伊蓮娜開了多少個病房啊？他看不到裏面，但裏面的人卻可以通過房門上的貓眼注意到他何時經過門口，哪怕他的腳步再輕也是無用。　　於是，每一步都很小心的甄英雄故意邁開了大步，即便房門後有隨時會撲出來的殺手埋伏，在他這樣的快步前提下也沒有辦法一擊制勝。鈴木優美刻意營造一種緊張怪異的環境，給人製造心理壓力的暗殺手法對甄英雄是行不通的，甄英雄非常清楚，真正的小心，不是行動上的謹慎緩慢，有時候它更多體現在豁達和氣勢上。　　八零零八號房間，門牌下寫着‘伊蓮娜・庫切爾’的名字，甄英雄未先敲門，而是使勁哈了一口，從嗓子眼咳出一口濃痰，不屑的淬到了門板上，剛好糊住了貓眼，裏面正貼在貓眼觀察，等他敲門的張永哲一陣噁心，好象被那口痰吐在了臉上一般，嘔欲連連啊。　　這甄英雄好歹也是個黑道大幫派地位尊顯的太子爺，怎麼教養如此之差，與街頭流蕩的流氓無異啊？　　房間里有七人，各自穿着便裝，打扮不同卻同樣華貴，應該是為了進出病房不惹人懷疑吧，且人人手持利刃，分佈於房門附近，似乎待甄英雄進門之後就要將其剮碎，但細看之下卻又發現，這些人的武器有一共通之處。　　持長刀的，刀片窄扁，抖一抖直顫，砍或刺接吃不住力，持短刀的，刀長不過三到五寸，刀身窄，無血槽，均不屬於殺人利器。　　目的很明顯，這埋伏的目標，在於不殺而重創，讓甄英雄失去反抗之力！　　房門被敲響，張永哲後退幾步，慢慢抽出那把黑鞘的東洋武士刀，動作緩，可刀身的精芒卻是爆顯而出，只有他一個人的刀，是殺人的刀！　　刀背在左小臂一劃，張永哲對門口兩側的一男一女做了個手勢，表達很明確，砍甄英雄的胳膊！見二人點頭，張永哲再次目測自己到房門的距離，三到四米之間，這才舉刀過頂，低聲道：“開門。”　　真正的出其不意，就是眾人所不恥的偷襲，越是乾脆直接的偷襲，越是出人意料，門一拉開，當先一人順着門縫即揮刀出去，可想速度之快，偷襲之突然，但卻不想砍了個空，他怎麼也沒想到，甄英雄敲門之後，居然退後了三步！一般敲門的人誰會這麼做啊？！殺手還不及抬頭，就見甄英雄一腳撩起，一股巨力悶在了下巴上，這殺手不但震碎了一口的牙齒，頸骨立時斷了，將他的痛呼也折斷在了喉嚨中，兩眼翻白，仰面飛了回去，身體拔地足有一米半！一個美妙的弧線之後，以倒栽蔥的姿勢落砸在了地面上。　　被識破了！張永哲等人都是一驚，他們本以為敲門等待開門的這短暫的幾秒鐘，一定是甄英雄最緊張的時刻，他定然不會想到迎接他的是片刀，而自己等人只要攻的快，將他重傷，他怎麼自殺？　　甄英雄上來就給眾殺手來了個下馬威，張永哲哪裡能讓他如意？當第一個偷襲的殺手摔到地面上的同時，他已飛身高高躍起，從那人身上飛過，對殺人技巧極為自信的他有把握在砍到甄英雄的肉體之前調整姿勢，避過他的致命部位。　　要說，張永哲的反應也算很快了，在被打飛的殺手還擋住他視線的時候他便已經有了動作，可要命的就是他的反應太快了，完全疏忽了一件事情。　　既然甄少爺早就知道他們要偷襲，又怎麼可能只有一手準備呢？　　人有一種本能的反應，就是對襲面而來的物體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恐懼，這是因為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習慣用眼睛看東西，對危險最直觀的感觸都是由眼睛傳達給大腦的，例如，人在仰面望天的時候，很少會被雨點打入眼睛，張永哲即是如此，面對突如其來擋住了他視線的花束，他非但下意識的提前揮出了刀鋒，還在斬碎的花瓣劈頭蓋臉打過來的時候閉上了眼睛，他知道自己犯了個錯誤，但這是殺手也無法克服的人類的本能，他這一瞬間的錯誤對甄英雄來說已經足以。　　門口不寬，僅能容一人通行，甄少爺把花扔出去之後迅速閃開刀芒，張永哲再次見識了甄英雄出槍的速度，上臂沒動，裝着消音器的手槍射出的火光一隱而逝，張永哲已經用最盡全力去擰動身體了，可子彈還是穿入了他的右肩，還未感覺到疼痛，甄英雄一個後轉迴旋踢，鞋跟正砸在他的臉上，鼻樑骨被砸扁了不說，長刀脫手，才跨出門口的他又倒飛了回去，與先前一人一般無二的倒栽於地！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死了，張永哲還活着。　　甄英雄不得不佩服張永哲的瞬間反應，那一腳本來是要踢碎他的喉結，但那可怕的男人在全身都無法動彈的絕境中毅然將臉迎了上來……　　裏面的正待衝出門口的五個殺手沒想到張永哲好象還沒落地就飛了回來，正驚訝呢，如此一愕，甄英雄已經沖了進來，當前兩人還未反應過來，甄少爺用張永哲的武士刀橫切豎劈，血濺如飛，他竟是絲毫不留情！　　那女人小腹被開了膛，血汩汩湧出，她不可置信的低頭望着，眼中滿是恐懼，身子軟軟的癱軟，而那個男人匕首才抬起一半，脖子一歪，甄英雄的刀已經完全砍入肉中，還沒有拔刀，鮮血已經噴了出來，在兩人中間形成一團血霧，餘下的三人全都傻了，甄英雄竟然毫無贖人的誠意，根本就是殺人來的！　　“去你媽的！”當甄英雄一腳踢開面前頸骨都被砍斷的傢伙時，那剩下的兩男一女才回過神來，他們都是善於近身刺殺，技藝高超，配合默契，不扎堆，以三個方向包圍撲上，氣勢驚人，可他們快，甄英雄更快！　　完全沒有被氣勢嚇倒，甄英雄不但沒有退出門口，以房門作為掩護，反而向前跨出一步，搶在朝兩邊閃開的男人形成攻擊之前，一刀劈向那正面持片刀砍過來的女人。　　無論是力氣還是武器，差距都太明顯了，那年輕女人一聲驚呼，壓過了金屬相碰的脆響，薄薄的片刀被甄英雄的武士刀削斷了，手臂發麻，前胸大敞，完全沒有了防禦，甄英雄借住揮刀姿勢，身體旋轉三百六十度，反手用刀把砸在了她的太陽穴上，女人連聲慘叫都翻着白眼吐着口水側飛了出去，太陽穴凹癟了老大一塊。　　想要包抄甄英雄的兩個男人驚訝中改變姿勢，沒能調整到真正意義上的左右包抄，甄英雄不過退了小半步，再看他們，就如同從正面撲過來似的。

# 第551章 死神不善良

　　武器的長短和威力，甄英雄都佔了太大的便宜，隨手一揮，那倆傢伙就趕忙后閃，甚至不敢與之硬碰硬，甄英雄快步緊逼，又砍又刺，那兩人手忙腳亂中全然忘記了後面還沒爬起來的張永哲，左邊一人絆在了張永哲身上，驚叫一聲摔倒，右邊那人不免走神，被甄少爺一刀插入了小腹。　　“甄――英――雄――！！！”此人倒也強悍，長刀傳入身體，他不但不驚不慌了，還如野獸般燃燒了噬血鬥狠的本性，左手竟然抓住刀刃，五根手指全部鑲入肉中，好象攥住了一塊浸水的濕毛巾，血嘩啦啦的落下，右手反握匕首，手臂高抬而落，徑直朝抽不出刀來的甄英雄的脖子刺來。　　甄英雄驚而不亂，突然鬆開刀把退後一步，躲過了這致命的一擊，那人動作用老，慣性使然，身子轉過了半圈，後背賣給了甄少爺，甄少爺並不想如此殘忍，但無奈對手是兇狠殘忍無人性的殺手，慈悲或者人性只會把自己送向地獄，只有獠牙浸血才能確保自己的生命。　　這不是殺手世家的入門考試，不是一個自己鑽到下水道里躲上幾天就能萬事大吉的環境，要救顏冰，要想活命，就必須抓住一切機會盡可能多的幹掉殺手，重創鈴木優美，甄英雄從來都是一個機會把握者，右手成掌，在刺穿那殺手身體的刀背上用力的一按……　　張永哲已經傻了，他自認為自己從不恐懼殺人，並很欣賞被殺之人垂死的掙扎，尋求那種殘忍的刺激，但他現在突然發現，甄英雄並不折磨人，但他乾淨利落，痛快的下手，竟讓自己覺得恐懼，彷彿，他的面前，你有乾脆的死，沒有苟延殘喘的活，他不會讓人看到任何活的希望，那不是殘忍，卻比殘忍更殘忍。　　見甄英雄從容的，面無表情的抽出那把長刀，提着它朝張永哲走過來，張永哲鼻骨骨折，整張臉都是麻木的，卻是疼痛難忍的麻木，鼻血止不住的流，流的他兩眼暈旋昏花，剛才的重創讓他在短時間里無法掌握平衡感，他爬出不起。　　被張永哲絆倒的那個殺手堅強的神經崩潰了，甄英雄臉上濺到了一曾細細的血珠，左手拿槍，右手提刀，紅色的圍脖隨着邁出的步伐輕微的甩動，他宛如來自修羅地獄的死神！　　“別……別殺我……求、求求你，不要殺我……”那殺手心神巨顫，嘴唇紫青，明明沒有受傷，可雙腿軟的已經無法從地上站起來了，鼻涕，眼淚，甚至是口水，糊住了他的表情，又或許，這本來就是他此刻的表情，他仰躺着向後拱動身體，雙腿不停的蹬，渴望着拉開與甄英雄的距離，因為他知道，那就是死亡的距離，一道腥臊的水痕越拉越長。　　這就是對死亡的恐懼嗎？甄英雄深邃的眼神渙散如宇宙一般，沒有人知道他眼睛中包容了什麼，他只是舉起長刀，淡淡的問了一句，“你殺過人嗎？被你殺過的人，有沒有向你求饒過？”　　“饒，饒了我，不……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殺人了！”　　甄英雄搖了搖頭，“被你殺死的人哀求你的時候，你是怎麼做的？”　　“甄英雄！住手！”門口穿來呼喝，是要挾，也是命令。　　那剛剛湧起驚喜的殺手突然一怔，睜圓了眼睛望着刺入胸口的利刃，然後抬頭望着甄英雄，滿是不解，難道，他耳背嗎？　　“很遺憾，我沒能從你的眼睛中看到反省。”甄英雄給了他一個死的理由，擰動刀把，抽刀而出，胸口鑽了個血洞，手法狠辣，但血沒有噴出來，反也少了幾分震撼，甄少爺轉過身來，揮刀指住剛要起身的張永哲，換上一副禮貌的微笑，對門口的美女笑道：“晚上好，鈴木小姐，你的歡迎會，真的讓我很驚喜呢。”　　鈴木優美一身黑色職業套裝，本就白皙的臉在看到屋裡的一番景象之後已經徹底看不到了血色，莫說是她，她身後，穿着素色病服卻依然難掩高貴華麗的伊蓮娜也同樣的驚訝，甚至是恐懼。　　一分鐘，一顆子彈，僅僅不到一分鐘，利用了一顆子彈，甄英雄便殺了六個人，重傷了張永哲！他還是人類嗎？要知道，這七人都是一等一的殺手，而且是最精通近身搏殺的高手啊，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即便是那兩個女人，也能赤手空拳的對付三個男人，而甄英雄，卻一個人幹掉了七個，當中還包括了張永哲！　　伊蓮娜吐了，她飛快的沖向了衛生間，袁莉莉驚恐的望了一眼站在血泊之中的甄英雄，迅速的追上了伊蓮娜。　　四個穿着病服的傢伙包圍了甄英雄，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他，但從他們閃爍的眼神，額角的冷汗，以及超過五步的安全距離不難看出，他們的心在顫慄着，甄英雄貌似陷入了被動，但他知道，張永哲的偷襲被自己利用之後，已經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鈴木優美的自信沒有了。　　刀刃一轉，以刀鋒托起張永哲的下巴，刀尖在滴血，卻難以分清那究竟是誰的血，甄少爺將握槍的右手藏回了懷中，圍脖掩住了他對他自己的殺機，鈴木優美銀牙咬緊，已經可以感覺到口腔中有腥甜的血味，她知道，甄英雄這個囂張的傢伙想要反過來威脅她了，用張永哲的命，以及他自己的命！　　“高幹外賓住院部，呵呵，比義字會的住院條件好很多嘛，八樓的房間都是這麼豪華嗎？”甄少爺鄙夷的瞥了一眼半跪在地的張永哲，笑道：“鈴木小姐，現在我說要見人，相信你不會反對了吧？”　　……　　演唱會已經進行到了超過一半，‘童話日記’‘青春日記’兩個篇章已經結束，‘狂想日記’也進行了三分之一，這是一個以快歌和熱舞為主的篇章，因為非常消耗體力，所以演唱會的嘉賓幾乎都是在這個篇章登台亮相，既讓現場氣氛更加火暴，又為一心和甜甜贏取了休息的時間。　　偶像派影視歌三棲女星安雅一曲勁歌辣舞，儼然將氣氛烘托至一個高潮，之後又反串一心的角色，與甜甜合唱了一首雙子星的成名曲，舒緩的歌聲帶動了全場的大合唱，熱潮未過，著名的女影星孔星星便登台了，首次舞台獻唱，雖然唱功一般，但名氣彌補了一切，才一開金口，觀眾便再次沸騰。　　張進寶叫罵連連，沸騰的觀眾給警察搜捕甄英雄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人群舞動，他們上哪找人去？　　“原野呢？！原野在哪？！”張進寶對着通訊器咆哮着，可聽到的，只有耳邊的歡呼與喝彩，老張氣的想摔碎了這個破東西！　　舞台大幕後的臨時休息間，一心第四次換穿好衣服出來，接過小憐遞過的水瓶，小抿了一口，然後走到角落，來到了艾愛身邊。　　艾愛正在愣愣的盯着手機發獃，馬上就十點半了，甄英雄已經離開了近兩個小時，直到現在還沒回來，艾愛已經無法壓抑內心的擔憂，無法露出若無其事的笑臉了，她第一次體味到牽腸掛肚的感覺，那簡直是一種煎熬。　　“小愛，你……你看到你姐夫了嗎？”　　艾愛沒注意到姐姐是什麼時候走過來的，嚇了一跳，下意識的把手機藏到了身後，露出了一臉僵硬的笑容，“看，看到了啊，我過來後台之前還和他在一起的。”　　艾愛撒謊了，她以為一心並不知道甄英雄晚上要去做什麼，但如此一個謊言，卻讓一心的心中猛然顫動，那個傢伙應該早就離開了，剛才不可能和艾愛在一起，這個丫頭說謊了，證明什麼？艾愛早就知道甄英雄今晚有事！　　“可能是被三國姐姐給抓走了吧。”艾愛兀自說著：“又或者，姐夫可能是去哄愛利絲姐姐了，就坐在下面看姐姐你演出呢，哼，臭姐夫，大花心蘿蔔，姐，等會我去找他，一定要狠狠的替你打他兩拳。”　　“是嗎？”一心沒有揭穿艾愛，撫了撫她的頭，溫柔的望着這個體貼的，說著善良謊言的妹妹，“算了，他喜歡坐在下面，就不要勉強他了。”一心說罷，又笑了笑，轉身要走，卻發現甜甜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站在了自己的身後，兩人表情皆一掃黯然表情，相覷笑笑，不曉得這算不算是一種相互的安慰。

# 第552章 無語的顏冰

　　甜甜聽到了她們的對話，知道甄英雄還沒有回來，心裏，好象被什麼東西刺到一般，那臭傢伙不會食言吧……　　“姐！”艾愛突然喊住了一心，不等一心回頭，她便說道：“演唱會結束之前，姐夫肯定會過來的，他親口說過的！”　　小丫頭的語氣中，是堅定，是沒有根據卻又強大的自信，一心沒有勇氣回頭，她怕艾愛看到自己眼睛中的淚光，甜甜握住了她的手，姐妹鼓勵的目光，讓她緩緩的點了點頭。　　她信，甄英雄一定會回來的，因為他親口說過！　　……　　項嘯鳴見一心和甜甜重新登場，屁股就像是扎了刺，已經有點坐不住了，即便離的這麼遠，他還是覺得那兩位少奶奶的目光一直在打量着這個位置，沒有找到甄少爺就安心的坐在這裏看演唱會，老項心虛啊。　　“老闆，警察好象還沒有找到少爺，我們，我們真的不找了？”　　甄天並沒有看着舞台，而是盯着坐在前排，距離自己不是很遠的三國，以及坐在原本屬於甄英雄位置上的白果，淡淡一笑中略帶苦澀，“你認為我們可能在這個會場里找到他嗎？”　　老項吃驚不小，“少爺不在了？！”　　甄天沒有回答，另一邊的木子華嘆了口氣，“那小鬼，又把我們都耍了……”　　項嘯鳴還待說些什麼，就見甄天搖了搖頭，伸手不讓他再開口，“嘯鳴，我知道你要做什麼，但已經沒有必要了，那小鬼就是怕我們為了他的安全而有所動作，所以才擺了我們一道，現在的輕舉妄動，很可能會壞了他的事情，而且……”　　甄天盯着面色肅重的白果與三國，更像是喃喃自語的低聲道：“不知道英雄會落跑的人，怕是只有我們幾個啊，如果需要我做些什麼，那些丫頭早就開口了……”　　項嘯鳴愣了。　　……　　演唱會進入了狂想的篇章，勁歌熱舞將氣氛挑向了高潮，而甄英雄這邊，似乎也迎來了一個高潮，當甄英雄把手槍揣入懷中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的手到底在做些什麼。　　自殺？那不過是嚇唬嚇唬鈴木優美的謊話而已，甄少爺還不至於那麼想不開，他把手槍揣進了內兜，然後摸出了內兜的手機，將早就輸入的電話號碼直接撥通了出去。　　與此同時，剛剛趕到瑪利醫院外，並靜靜等待着的原野對眾人做了個噤聲的動作，然後接通了電話。　　“高幹外賓住院部，呵呵，比義字會的住院條件好很多嘛，八樓的房間都是這麼豪華嗎？”　　原野眾人等了半天，終於聽到了甄英雄的聲音，激動的咽了口唾沫，還待再聽下去，卻不想，甄英雄或許是怕別人發現，又說了一句話，立刻將電話掛斷了。　　“鈴木小姐，現在我說要見人，相信你不會反對了吧？”　　聽着電話里傳來的忙音，原野狠狠將手機摔在了一邊，“靠！甄英雄你個王八蛋，不整貓膩你能死啊？！說的倒真簡練！”　　“高幹外賓住院部……他說的是高幹外賓住院部吧？！”富態老人臉色蒼白，神色慌張，一把抓住了原野的脖領子，“原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們不會早就知道我外孫住在這裏吧？！”　　“是有些太巧了。”富態老人憤怒，原野反而冷靜了，“說起來，你外孫住院，也是拜那些人所賜啊，難道，那些人挑選這裏，目的就是多挾持幾個人質來威脅甄英雄……”　　不說還好，原野這話一出口，老人臉色更難看了，但他懂得壓抑自己的情緒，冷冷的語氣中帶着強烈的懊悔，“和甄英雄扯上關係果然是不明智的，原野，現在該怎麼做？”　　“丁頭兒，你不需要擔心，就目前情況看起來，對方最多也就是知道你外孫住在這裏，並沒有對他有所監視，畢竟，被你外孫發現他們藏身於此，對他們來說弊大於利，所以他目前肯定是安全的。”原野一笑，但語氣卻嚴肅了很多，聲音的沉穩讓人不禁信服，“甄英雄那小子急着掛電話，不是被環境所迫，就是想隱瞞一些對他不利的談話內容，不過，這個電話雖短，但至少透露出來三個信息。”　　丁頭兒稍稍一愕，“三個信息？”　　“對，三個信息。”原野拿出紙筆，邊寫邊道：“第一，位置，是在外賓住院部八樓，第二，目前的情況，不知道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甄英雄還未見到人質……”　　“廢話，這我也聽的出來！”丁頭兒有些不耐煩了，“我吃的鹽比你吃的大米還多，你當我菜鳥嗎？”　　“對，這兩點是比較明顯的，關鍵是第三點。”原野並不理會老人的揶揄，抬頭一笑，“甄英雄在暗示我們，他會爭取一些時間，方便我們行動。”　　“爭取時間，方便我們行動？”　　“對。”原野眼神一凌，“我們要確保住院部的病人和醫護人員不被匪徒挾持，當務之急，是想辦法混進去疏散他們。”　　丁頭兒認同原野疏散人群的提議，卻還是不屑的嗤了一聲，“這是甄英雄的暗示？”顯然，他並不相信一個黑社會的太子會有如此的顧慮，並能如此大無謂的去爭取時間。　　“是。”原野很肯定的應了一聲，堅信的態度讓丁頭兒一怔，“這是我對那個流氓的了解。”　　……　　白色的襯衫，黑色的長裙，皺皺巴巴，臟兮兮的，顏冰身上的衣服，還是在碼頭被綁架那天穿的那套，不同的是，白色的風衣不見了，其次，風采可謂天上地下，想她那一天是多麼的華貴美麗，而此刻卻是如此的狼狽。　　那一頭長發不再柔亮耀眼，光澤暗淡，亂糟糟的，白皙的皮膚已經看不出健康，無丁點血色，不過一個多星期，卻明顯看出本就消瘦的她又瘦了一圈，嘴唇乾裂，布滿血絲的眼睛有些獃滯的望着甄英雄。　　房間中，躺在血泊中的屍體嚇到了她，可這血腥殘忍的場景，遠遠不及見到甄英雄帶給她的震撼，他來了，他真的來了，他居然真的來了！　　顏冰無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只覺得大腦一片混亂，混亂到茫然，空白，這幾天里，她期望過甄英雄來救她，可又恐懼甄英雄來救她，那種掙扎，比飢餓與饑渴更折磨人，此刻真的見到甄英雄出現在自己的面前，她只想知道，甄英雄為什麼要來救自己這樣一個自私自利的女人？值得嗎？　　顏冰幾次開啟嘴唇，可都是欲言又止，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不知道能說些什麼，或者，她不知道現在即便說了些什麼，還能有什麼用，還能挽回什麼，甄英雄是個白痴，一個讓她無語的大白痴！　　甄英雄心裏同樣的激動，表面平靜的他心裏着實鬆了口氣，雖然顏冰虛弱的要靠巧巧扶着才能站穩，但看的出來，顏冰並沒有被侮辱或者吃太大的苦頭，她沒有受到任何外傷，反倒是巧巧，臉頰稍種，嘴角破裂，眼角有一塊烏青，想來是被鈴木優美打的。　　“把銬子給她們打開。”甄英雄冷冷的望着鈴木，在至少六把槍的威脅下依然用了命令的口吻。　　張永哲的下巴被鋒利的長刀豁開一條口子，血流不止，彷彿甄英雄稍稍發力就能削掉把他整張臉都削下來一般，鈴木優美怎能不妥協呢？掏出手銬的鑰匙，同樣的冷聲道：“你先放人！”　　“啊……！”張永哲如此強悍的人也不禁發出一聲慘呼，甄英雄居然倒握刀把，狠辣的抬起落下，豎著刀身刺入了他的肩膀，入肉竟有五寸余！　　“你在和我講條件嗎？”甄英雄笑的和善，但握緊刀把的手卻不停的晃動扭轉，彷彿可以聽到攪拌血肉的‘茲茲’的聲音，他很殘忍的刺激着張永哲欲死而逃脫的痛苦。　　鈴木優美臉色大變，張永哲被擒是她沒有想到的，而甄英雄反過來威脅自己，也是她沒想到的，但最另她想不到的就是，甄英雄居然如此強勢，如此狠辣的蹂躪着他們的尊嚴，就好象那六把手槍的主人一般，只有顫抖，卻不敢扣動扳機。　　甄英雄在用實際行動告訴他們，他，是個多麼可怕的男人。

# 第553章 苦澀的嘴唇

　　甄英雄不是沒有自知之明，而是太有自知之明了，他清楚他那條命的價值，因此以那條命為依仗，肆意的試探着自己可以忍受的底線，鈴木優美幾乎咬碎了牙齒，但她卻不得不妥協，將鑰匙丟給了那個可怕的男人。　　先前冰恨天企圖以暗殺黑市拳參賽組織引起混亂的計劃被甄英雄識破，預先設下埋伏，導致殺手世家損失慘重，過百個殺手或死或逃，僅餘下三十多人，而碼頭一役，又折損了一半人手，目前在朗朗市的殺手世家的殺手，從上到下加起來緊存不足二十人。　　鈴木優美挾持顏冰，儼然是背叛，屬於顏冰的勢力‘冰恨天’與殺手世家分化，雖然屬於無首混亂的狀態，但肯定的是，他們與殺手世家勢不兩立，鈴木優美僅存的力量幾乎全在這個房間里了。　　甄英雄一上來就施以辣手，連斬六人，張永哲是鈴木優美操縱世家的屏障，他不能死，只要自己和張永哲聯手，能挺過現在這一關，就可以重新集合殺手世家，而張永哲，是要做家主位置的男人啊。　　甄英雄接住鑰匙之後，抽出張永哲身體中的刀，繼而插入地板，立在身前，等顏冰與巧巧忐忑的走到他身前之後，他才揪住張永哲的頭髮，狠狠的把他甩了出去，張永哲忍着非人可以忍受的痛楚，滾到了鈴木優美腳下。　　一夜夫妻白日恩，更何況人家也不止是一夜夫妻啊，鈴木優美蹲下去攙扶張永哲的一幕倒也讓甄英雄感覺到這女人還有點人性。　　顏冰依然不知道自己應該說點什麼，望着甄英雄，她目光複雜，從這個傢伙的眼中完全看不到該有的恐懼和緊張，只有溫柔與欣慰，顏冰感覺鼻子酸酸的，心裏，有些痛。　　“痛嗎？”　　顏冰愣了一下才突然發現，甄英雄已經握住了她的手，這親昵的舉動羞的她面紅耳赤，本想掙開，卻看到了甄英雄目光中的憐惜與憤怒，他在心疼自己！顏冰心跳加速，快到她覺得莫名其妙，這種悸動是怎麼回事？　　嫩白的手腕上被手銬勒出了道道血痕，紫黑烏青，恐怕顏冰從未受過這樣的苦吧？甄英雄心裏一痛，對當初想到這個糟糕的計劃覺得後悔了。　　“甄英雄，你為什麼要來？”顏冰似乎是為了迴避甄英雄那讓她心裏顫抖的目光，終於問出了心中的疑問。　　甄英雄笑了笑，握緊了顏冰想要抽走的小手，“這還用問嗎？當然是為了抓住你。”　　“抓住我？”　　“對，抓住你。”甄英雄抬起手，絲毫不介意眾人的目光，在顏冰的愕然中親吻了一下她磨傷的手腕，目光中既有玩味的笑意，也有堅定的執着，“冰兒姐，本少爺說過吧？我會贏你一個徹底，讓你再也找不到離開的借口，現在我做到了，所以你這條命，註定是我的。”　　這是很霸道的一句話，即便是在如此危險的環境中，巧巧還是失聲笑了出來，她沒見過顏冰臉紅，今天見到了，她沒見識過甄英雄的厚臉皮，但此刻也算見識了，她笑，更多的是因為感動，甄英雄用行動證明了他對顏冰的心意，雖然，巧巧無法判斷這到底是不是愛情，但她可以肯定，甄英雄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男人。　　“你做到了？你做到什麼了？！”　　巧巧沒想到，顏冰居然沒有被甄英雄感動，而是氣憤的在他手上咬了一口，甄英雄吃痛，放開了她的手腕，就見顏冰揮手就是一巴掌，清脆的一聲傳來，甄英雄本已經下意識的伸手去擋了，可關鍵的時候竟又縮了回來，故意吃了這一記耳光！　　所有人都驚訝了，鈴木優美一眾人不明白顏冰為什麼動手打甄英雄，而顏冰則是不明白，為什麼甄英雄會讓自己打？他是個連子彈都能躲過去的男人啊！　　愕然中，顏冰的手再度被甄英雄握住，甄少爺半面臉頰都是紅的，但他卻笑的很開心，“抓住你的手，我做到了，顏冰，在這裏見到你的時候，在這裏抓住你的手的時候，就註定我已經贏了，你懂嗎？我說過吧，本少爺從來都不會輸，不會輸給你，更不會輸給他們。”　　橫掃一眼，被甄少爺目光盯到的人無不毛骨悚然，那冰冷而自信的光線如同一把飛刀射穿了人的身體，似乎在甄英雄的眼睛里，這裏只有死人，或者說，是一群將死的人。　　當目光再次回到顏冰臉上的時候，殺氣已經盡去，他情緒變化的無償，他氣勢轉變的迅猛，讓人驚嘆，他是一個變化無常的男人。　　站在最後面守着門口的伊蓮娜，以及她身旁戰戰兢兢的袁莉莉，面色更是古怪，伊蓮娜的目光中隱含了很多東西，甄英雄看到了，卻假裝沒看到，事實上，他也看不懂，不過從她的眼睛中，甄英雄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伊蓮娜並沒有出賣自己，她沒有像先前約定中的那般透露消息給自己，大概是有她自己的苦衷吧，或許，處在這樣一個沒有個人自由的環境中，伊蓮娜根本就沒有打電話的自由。　　在伊蓮娜的諸多驚訝中，甄英雄戀上顏冰，恐怕是最讓她無法理解的，難道真如傳言中的一般，甄英雄有嚴重的戀母情節？　　顏冰懂甄英雄的意思，但她不知道，如果他死了，即便他贏了又如何呢？　　“甄英雄，你想要我欠你一輩子嗎？”　　“對。”甄英雄直言不諱，“我要你用一輩子還我，補償我，顏冰，願賭服輸，天經地義。”　　鈴木優美腦袋都大了，她聽不懂這倆人在說什麼，“甄英雄，可以把你的槍放下了嗎？”　　甄少爺根本不鳥她，甚至不等顏冰反應，突然用右手按住了她的後腦，顏冰驚慌中，已經被她吻到了嘴唇，一屋子人都傻了眼，巧巧捂着小口，一臉的無可置信，眾人何層想過顏冰這樣高高在上的冷女人居然也會與男人接吻啊！　　有些乾澀，有些枯澀，這個吻讓甄英雄了解到顏冰這幾天吃過的苦，受過的罪，顏冰醒悟過來，用力的推開甄英雄，呼呼的喘息着，羞而怒，憋的她不知所措，“你、你……”　　顏冰罵不出來，因為她知道，自己的口中肯定會有些異味，這一個多星期，她只吃過可以維持生存的少量的食物，喝過少量的水，鈴木優美更不可能給她提供洗漱，就在被甄英雄吻到的時候，顏冰竟有一種吸吮的渴望，她為了自己那短暫的失態而覺得羞恥。　　“有點苦……”甄少爺一開口，顏冰只想從窗戶跳出去一死了之，他也太誠實，太不照顧自己的感受了吧？在眾目睽睽下吻了自己，還把接吻的感覺都說出來……　　“甄英雄！”顏冰撲上來要打甄少爺，這次甄英雄卻沒有再讓着她，而是向前一步，直接把她摟在了懷中。　　“這味道我記住了，一輩子也忘不了。”甄英雄輕輕的笑着道：“剛才吃你一耳光，是因為我害你吃了這麼多天的苦，現在我不讓你打，是因為我不覺得吻你是一種錯誤，顏冰，這種苦澀已經結束了，我以‘甄英雄’三個字向你起誓，以後，你不會品嘗到這樣的滋味了。”　　顏冰心裏一顫，不及細細的去體味那種溫暖的感動，就聽甄英雄冷笑着說道：“鈴木小姐，我把你先前的話還給你，請你不要把我當成傻瓜，放下槍？開玩笑，放下槍我拿什麼威脅你？這把刀嗎？少爺不認為用刀可以快過這幾個混蛋的手指頭。”　　鈴木優美臉色陰沉，“那你要怎樣？”　　甄英雄單手推開顏冰一步，並解下了紅色的圍脖，幫她圍在肩上，顏冰愕然中，他抬頭笑道：“放她們離開，確認她們安全了，我自然會放下槍。”　　顏冰和巧巧臉色巨變，即便是門口的伊蓮娜也掩飾不住眼神中的驚慌，她頻頻對甄英雄眨眼，可甄英雄卻視若無睹。　　這正是鈴木優美期待的事情啊，顏冰沒想到甄英雄明知是套，還敢往裡鑽，驚訝之後反而冷靜了很多，掃視一眼，苦笑道：“甄英雄，你太天真了，難道你到此時還不明白他們的目的嗎？”　　“知道。”甄英雄爽朗一笑，讓顏冰痴了，讓伊蓮娜痴了，而鈴木優美笑了，顏冰僅存的一點利用價值，終於得到了超值的回報啊。　　“對他們來說，你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他們的目的，是我。”

# 第554章 面對的勇氣

　　顏冰不明白，為什麼甄英雄能把話說的如此輕巧？　　“你既然知道，還要留下？！”　　“呵呵，冰兒姐，凡是都有個底線，而鈴木小姐的底線就是，我必須留下。”甄英雄望着鈴木優美，淡淡笑道：“對嗎，鈴木小姐？”　　“甄英雄，我第一次感覺到，你的精明也有可愛的時候。”鈴木優美笑了笑，解開西式制服的扣子，從懷中摸出了一把銀亮小巧的左輪手槍，難得露出了妖媚的一面，甜膩着聲音，道：“顏冰，你可以走了，如果不想看到甄英雄被打成篩子的話，我相信你知道離開后應該怎麼做。”　　顏冰沒聽鈴木優美說些什麼，冷冷的目光無法掩飾如潮水般流淌的感情，“甄英雄，你覺得這樣我會感激你嗎？”　　“我不需要你感激。”甄英雄撫着那條圍脖，溫柔的笑着，“這條圍脖雖然難看了點，尺寸的把握也太差勁了一點，卻是愛利絲親手織的，織了很久很久……”　　愛利絲三個字宛若驚雷，在顏冰的腦中轟然炸響，低頭看着這條圍脖，她心裏暖暖的，酸酸的，她本能的要退後一步拉開與甄英雄的距離，但雙腿卻如同灌鉛，她抬不起腳，這種掙扎，讓她痛苦的想要放聲哭泣，卻聽甄英雄輕輕的說道：“戴着它，回去后看到愛利絲，告訴她，我實現了諾言。”　　顏冰搖着頭，所有的話語在甄英雄執着的目光注視下，都被卡在了喉嚨中，她抽掇着，嗚咽着，緩緩的搖着頭，卻說不出半句話來。　　“別哭。”甄英雄彈掉了她眼角的淚珠，勾起自信的嘴角，“我會回去的。”　　毫無根據的一句承諾，在鈴木優美聽起來，更像是一個笑話。　　“甄英雄，你認為我還有什麼資格出現在愛利絲面前嗎？你讓我怎麼去面對你爸爸，面對蘇影，面對你媽媽？！”　　“你不走，浪費我一番心意，才是真正的無法面對他們。”甄英雄收起了玩味，低聲喝道：“顏冰，這一切只怨你太固執，如果你沒有如此的執着於仇恨，如果你能早點放下仇恨，如果你能更坦然的面對他們，面對我，會有現在這樣的結果嗎？所以，你有什麼資格說這樣的話？”　　顏冰被罵的傻了，她的眼淚如斷了線的珠子，悔恨的淚珠一顆一顆的掉落，她咬的下唇出血，卻無力反駁什麼，甄英雄說的對，如果自己不執着於仇恨，就不會被鈴木優美利用，甄英雄也就不會為了自己而陷入絕境之中，是自己害了他，害了所有的人，為了自己這樣一個不可救藥，罪孽深重的女人，他值得如此嗎？　　“即便你死了，也無法改變什麼了，顏冰，你是不是覺得很可悲啊？”甄英雄諷刺的笑着，揶揄着，肆意的蹂躪着顏冰的心，連鈴木優美都覺得甄英雄是個殘忍的傢伙，巧巧聽不下去了，想要阻止，卻聽到顏冰哇的一聲，放聲大哭，“甄英雄，你混蛋，你混蛋！”　　凄哀的哭聲在病房回蕩，沒有人願意相信，將殺手世家與諾森家族玩弄於股掌之間的顏冰，那個冷漠的不會笑，不屑以正眼看人的孤傲的高貴女人，居然撲到一個男人懷中，哭的一塌糊塗。　　聰明的女人啊，她已經明白了自己的苦心，已經感覺到了自己的心意，甄英雄撫着她的長發，感慨的笑着，“我是個混蛋，所以你倒霉了，顏冰，你欠我的這輩子恐怕是還不清了，難道你還想逃避嗎？回家洗洗乾淨，等我回去找你算帳吧。”　　這話說的頗為下流，但顏冰卻無法氣憤，你能回來嗎？顏冰不知道，也沒自信，她無奈，無助，可她卻清楚，自己若是死在這裏，就真的辜負了甄英雄，辜負了太多太多的人了，就像甄英雄說的，那結果太可悲了。　　如果甄英雄死了，自己該如何面對他的親人朋友？該如何面對自己，面對愛利絲？或許，那才是對自己最殘忍的懲罰吧。　　“鈴木小姐，可以放人了嗎？”　　“可以，不過。”鈴木優美無法信任甄英雄，笑道：“怎麼才能肯定甄少爺不會在我放了顏冰之後繼續用你那條金貴的命來要挾我呢？”　　就知道你這臭娘們沒那麼容易相信本少爺，你當少爺我是個拿自殺當一美的瘋子啊？球球的，少爺給人的感覺有這麼瘋狂嗎？甄英雄心裏既有些得意，又忍不住罵街，冷笑兩聲，“那怎樣才能讓你放心呢？”　　“這個女僕倒也有點價值……”鈴木優美此話出口，莫說巧巧，連甄英雄與顏冰都是臉色瞬變，鈴木優美打量着巧巧那俏丫頭，竟不自覺的伸出嫩舌輕舔了一下嘴唇，三人都是渾身起雞皮疙瘩啊，“甄少爺，早就聽說你是個不喜歡連累別人的大男人，這次我就來賭一賭那些傳言是不是真實的，我先放了顏冰，你確認顏冰安全了，就放下槍，之後我再放了這個女僕。”　　這個建議並不公平，天知道放下槍之後你會不會放走這小丫頭啊？甄英雄的目光有意無意的瞥向了身邊的長刀，鈴木優美注意到了，心中有點發毛，有點緊張，甄英雄是否接受這個建議對她而言很重要。　　巧巧不知所措，從小到大都呆在顏冰身旁的她根本是沒有主見的，她不知道什麼叫聽天由命，因為她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顏冰拿主意的，顏冰就是她的天，不過這一次，她破天荒的將目光盯向了甄英雄。　　顏冰是自己的天，而甄英雄，是擁有天的神。　　不曉得甄英雄知道自己在巧巧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至飄忽的境界時，還會不會想都不想就說出了讓巧巧差點被嚇哭出來的話。　　“好啊。”　　痛快，太痛快了，正要反駁的顏冰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巧巧想要撲上去咬甄英雄一口，這傢伙痛快的好象根本就不在乎人家的安危嘛！　　鈴木優美心中大喜，卻表面冷靜，頗有畫蛇添足嫌疑的說道：“甄少爺果然是真正的大男人，為了個女僕也能如此大義，夠果斷，你放心，這小丫頭於我沒有任何的利用價值，顏冰我都放了，留着她也無非是個累贅。”　　對你是個累贅嗎？恐怕未必！即便沒有伊蓮娜在後面使勁的擠咕眼，甄英雄也知道鈴木優美心裏那點小九九，就這水平還綁架呢？你當少爺是棒槌啊！心中嘲弄，面上卻自做聰明的笑着，“可以把累贅利用起來，鈴木小姐才是女中豪傑啊。”　　甄英雄的諷刺在鈴木聽起來更像是一種讚美，而且是愚蠢的讚美，“我只是覺得甄少爺不想看到一個無辜的女孩子在你面前被一群男人凌辱罷了，要知道，對着兩個漂亮的女人而苦忍了一個星期的男人，旺盛的精力是很需要發泄的。”　　鈴木優美笑的和幾個男人一般淫蕩齷齪，巧巧嚇的縮到了顏冰身後。　　顏冰是看着巧巧長大的，甄英雄可以體會她現在的心情，輕輕的按住她的肩頭，沒有讓她說話，“有我呢，你們都不會有事的。”　　顏冰一怔，甄英雄已經推了她一把，“走吧，下樓之後你就安全了。”　　鈴木優美人手不夠，無法顧及到樓下，這種事情無法瞞過精明的甄英雄，大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因此對他所謂的‘下樓之後就安全了’並沒有起疑心，而顏冰卻是心中一動，甄英雄在推他的時候，手指在她肩膀上點了三下，明顯是想給自己某些暗示啊！　　“下樓的時候注意點。”　　愕然回過頭來，只見甄少爺伸出大拇指，做了個鼓勵的動作，右手上下晃了三下，似乎是為了突出輕鬆的心態，他做作的眨了眨眼，眼皮開合，依然是三下！顏冰頭皮發麻，汗都要落下來了，這小子膽子未免太大了，竟然如此明顯的暗示他要搗鬼，偏偏，鈴木優美等人只是覺得他太臭屁，根本沒把他的行為放在眼中。　　下樓的時候注意點？注意什麼？　　“接着。”鈴木優美讓開門口，很體貼的扔給顏冰一個手機，“三分鐘后，我會替甄少爺打這個電話，聽甄少爺的叮囑，下樓的時候注意點，不要把手機摔壞了，哈哈哈哈。”顏冰的笨手笨腳是出了名的，更何況現在身體虛弱，站着都打晃啊，鈴木優美等人顯然是理解成這方面了。

# 第555章 別慌，警察！

　　顏冰接住鈴木優美丟過來的手機，又望瞭望甄英雄，見他執着的眼中多了絲叮囑，她不再說什麼，低頭衝出了門。　　伊蓮娜將門關上，穿着病服的她，面上真的有了幾許病態，甄英雄這個白痴，為什麼就看不懂自己的眼神呢？難道，心有靈犀的程度真的如此難以做到嗎？這法國姑娘此刻還能遐想到這些方面，浪漫的未免太過了點。　　三分鐘，並不是很長，可屋裡的人卻覺得，每一秒都過的那麼的緩慢，這其中，惟有甄少爺希望時間可以走的更慢一些。　　球球的，原野那傢伙到底開始行動了沒有啊？　　……　　原野換上一身貴氣的西裝，抹了層髮乳，把頭髮背到腦後，戴上一副金邊細框的小巧眼鏡，在上唇粘了兩撇小鬍子，緊了緊領帶，對着大廳牆面上的鏡子左照照右照照，自我感覺良好，雖然看起來老了一些，卻多了幾分成熟穩重，平時的狼精虎猛之氣也被掩蓋住了，且不說別人，連他自己都有點不認識自己了。　　“先生，電梯在這邊。”小護士沒見過這麼自戀的男人，暗道，今天的怪人真多，先前那位裹着條大圍脖已經夠怪，這位也不遜色於他啊……　　原野的確有些臭屁，嗅着花香，邁着有些女人氣的貓步，連他自己也覺得臉紅，沒辦法，他和甄英雄有着同樣的顧慮，生怕監控室被匪徒控制，從而認出他來，打草驚蛇這麼蠢的事情他是不會做的。　　監控室，控電室都在二樓，原野進來的目的，正是去確認這兩個地方是否落入匪徒之手。　　電梯只有兩部，其中一部在頂樓，而另一步正在下降中，小護士隨手按了這邊的按鈕。　　電梯沒有停留便直接落下，電梯門驀然打開，裏面匆匆走出一個女人，不知為何如此急促，她低頭邁出來的時候險些撞到原野的懷中。　　原野沒看清這女人的樣貌，因為她圍了一條長長的圍脖，擋住了下半張臉，讓原野驚訝的是，這女人，好長的頭髮啊，已經垂到了小腿肚……　　原野從來都沒見過顏冰，哪裡知道與他擦肩而過的就是甄英雄拼了老命要救的女人啊！而顏冰着急出去求援，也沒認出這個娘娘相的小鬍子就是朗朗市刑警隊的大隊長原野！　　顏冰固然可疑，但原野並未太往心裏去，住在這棟樓里的沒有不可疑的傢伙，搞不好是哪個演藝界的小明星怕被別人認出來呢，至少自己就見過那種女人，艾一心和甄英雄約會的時候，比她還可疑！　　時間於原野來說已經不是一個人的性命問題了，他心裏急的要死卻必須裝出淡定，壓抑住那種不安與緊張已經耗盡精神了，哪還有心思去管一個頭髮長長的女人為什麼趕時間啊？步入電梯，伸着蘭花指去關電梯門的時候瞄了一眼，就見那小護士還盯着顏冰的背影望呢，嘴裏有些不能理解的喃喃道：“今年秋冬季節流行這種紅色的大圍脖嗎？不會吧，那也太沒品了，大概她和剛才的那男的是情侶吧……”　　……　　顏冰想調頭回去掐死甄英雄，也省得浪費鈴木優美的子彈了！　　出了住院樓，跑出醫院之後，顏冰根本就沒有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人，甄英雄的準備到底在哪裡？！醫院外的公路車流稀鬆，偶爾有一兩輛車駛入或者駛出醫院，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難道，他是故意暗示，以誤導自己，讓自己離開那危險的病房嗎？顏冰腦中猛然閃過這個念頭，還不及細想確認，手機已經響了！　　“夫人，哦，請原諒我的錯誤。”鈴木優美做作的讓人厭惡，可說出來的話卻使顏冰面上不自覺的泛起一抹虹彩，“或許，我應該稱你為顏小姐或者甄太太……哦，又錯了，甄太太這個稱呼很容易讓人誤解的，我想，還是稱為甄少奶奶更合適，哈哈哈哈。”　　嘲弄的感覺就像是鹽放多了的番茄炒雞蛋，不但味不對，而且口味還很重，顏冰知道她諷刺自己不知羞恥的喜歡上了一個小自己那麼多的男人，可此時，她卻沒心情去琢磨自己對甄英雄究竟是不是喜歡了，因此就更談不上反駁鈴木，“我要和甄英雄通話！”　　“甄少爺，她要同你講話。”鈴木優美被顏冰使喚了六年，一些習慣無法突然改變，顏冰話落，她幾乎是下意識的把手機丟給了甄英雄。　　“喂……”甄英雄的聲音傳來，說不清的輕鬆玩味，顏冰心頭火起，還未開口罵人，就聽甄英雄笑道：“記得我告訴你的話，回家洗洗乾淨，脫光衣服躺在床上等我回去收拾你。”　　顏冰還沒說話呢，甄英雄已經單方面掛斷了手機！　　顏冰呆了，甄英雄的態度讓她心裏的不安泉涌而出，好似噴薄，他這麼急着掛了電話，就是不想聽自己說話，怕自己質問，他果然沒有任何的準備，剛才的暗示根本是騙自己離開的謊言，那個大混蛋！大騙子！　　正當顏冰眼淚忍不住掉落之時，身邊經過一個穿着運動服的年輕小伙，這小伙子頂着棒球帽，戴着耳邁，背着背包，好象是晚歸的學生，哈韓味道十足，邊走邊舞，突然一個轉身，不小心抬胳膊打掉了顏冰的手機。　　“對不起對不起！”　　那手機是和甄英雄聯繫的唯一工具啊，正要把電話撥回去的顏冰趕快彎腰去撿，那小伙也彎下了身，“顏冰！”　　顏冰渾身一顫，身體里的血液好象凝固了，心中的恐懼瞬間擴散，為什麼一個路人會知道自己的名字？！難道是鈴木優美派來的人？！她本能的想要逃跑，可又知道，孤身一人的自己根本就跑不了，轉頭驚慌的望着那年輕的小伙子，她臉上全是絕望。　　那小伙稍微抬起帽檐，右手翻開領口，露出裏面的證件，目光如電，沉着中傾瀉出的成熟穩重與年齡是斷然不符的，“別慌，我是警察。”　　……　　電話放着免提，甄英雄從顏冰與鈴木優美說話的口吻中就確定她已經到了安全的地方，因此也就沒有多說話的必要了。　　所謂安全，在甄英雄看來就是離開這層樓，他現在敢斷定，鈴木優美沒有更多的人手來控制這棟樓，她的人差不多全集中在這個房間中了。　　見甄英雄這麼痛快就掛了電話，鈴木優美和張永哲多少會感覺到一點驚訝，接住甄英雄丟回來的手機，鈴木鎮定的笑道：“甄少爺，可以把你的槍丟過來了嗎？”　　“可以，當然可以。”甄英雄看了巧巧一眼，既而將長刀拾起，“鈴木小姐的人不要亂動，放她出了門口，我自然會把槍交過去，當我確定她也安全了之後，刀也會還給你們的。”　　其實刀在甄英雄手中根本不足以對鈴木優美等優秀的殺手產生任何的威脅，不管是甄英雄砍別人還是砍他自己，六個殺手都有足夠的把握在刀刃沾血之前用子彈打爛他的胳膊，他們怵的，僅僅是甄英雄玩槍的功夫，長刀可不是動動指頭就能取人性命的。　　鈴木忍着笑點了點頭，“女僕，你還不走？”　　巧巧不是不想走，而是不想自己走，把甄英雄留在這裏，她心裏不安啊，可看到甄英雄都不拿正眼看自己，巧巧知道，自己在他眼中是一個連反駁資格都沒有的小女子。　　“甄少爺，謝謝你……”　　“那就以身相許吧。”　　“啊？”　　“開玩笑的。”甄英雄這人太無聊了，即便表情嚴肅，嘴裏還是噴不出人話來，這當口還調戲女孩呢，由此可見，他的嘴巴已經把這當成了一種習慣，“巧巧，回去幫你家小姐洗澡的時候用力挫挫後背，不然摸起來不滑。”　　流氓！巧巧就覺得新鮮，明明能把自己塑造成英雄的時候，他幹嗎非得保持他的流氓氣啊？還是說，流氓這輩子就註定是流氓了，無論做什麼也成不了英雄？　　枉他起了個名字叫做真英雄啊……　　“甄少爺這麼說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裡了吧？”鈴木優美並不是不適應甄英雄的淫蕩無恥，而是不喜歡他話里話外的諷刺，“雖然我沒有傷害你的意思，但你晚上想回去和顏冰逍遙快活，縱情床第，怕是有些困難。”

# 第556章 太子的價值

　　“哦……不能和顏冰親熱？”甄英雄裝糊塗裝的挺像，“為什麼呢？傷害我？難道你們是想破壞我的性功能？”　　這問題不但白痴，還讓鈴木優美這冷女人也染了個大紅臉！　　連巧巧都知道鈴木優美沒有放走甄英雄的意思，他精明的像鬼，怎麼可能不明白啊？！居然能說出這麼低俗的話來，這男人真的很下流！　　“甄少爺，你的玩笑很沒品位。”鈴木優美明顯是不想讓巧巧聽到下面的對話，示意伊蓮娜把門拉開后，便無語的看着她。　　冰冷的目光讓巧巧寒毛聳立，她又看了甄英雄一眼，不想甄英雄竟然用刀把捅到了她的小屁股上，淫褻的笑道：“滿有彈性的啊，巧巧，還不走，莫非你也愛上了少爺，並愛到了可以同生共死的地步？”　　巧巧又羞又氣，心道我愛上一頭豬也不可能愛你這色鬼！可連她自己也不明白，她雖然很生氣，但並不是真的討厭甄英雄，甚至，還真的有一點點喜歡他，當然，這種喜歡與男女之間的喜歡是兩回事，她只是有些喜歡甄英雄的這種性格而已。　　雖然下流淫蕩，齷齪無恥，卻毫不掩飾，隨性表現出來，讓人生氣的同時卻又感覺到他的誠實坦白。　　甄英雄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男人呢？即便面對面，你也無法說清自己到底是討厭他還是仰慕他。　　又愛又恨？巧巧稍微有些理解顏冰為什麼會喜歡他了，愛上甄英雄的那種感覺一定很奇妙。　　“甄少爺，你保重！”巧巧沒好意思打擊已經陷入絕境的甄少爺，一步三回頭的帶着讓人心跳的留戀離開了房間，表情痴迷感動，心中卻說著，和你同生共死，那不是死了都得不到安寧啊？色狼不可怕，不懂得掩飾的色狼才可怕！地獄也不可怕，被你這種色狼纏着才可怕！不過，算了，你救了本姑娘，本姑娘就不和小姐打小報告說你對我性騷擾了。　　巧巧出了門，鈴木優美的手槍依然指着她，甄英雄明白她的意思，蹲下身，掏出懷裡的僅餘下一顆子彈的手槍，貼着地面用力甩了出去，手槍擦着地面，直滑向門口。　　這房間里有三個人沒有手槍，張永哲，伊蓮娜，以及袁莉莉，甄英雄乍看之下是把槍甩向了鈴木優美，但那種滑行的速度鈴木是很難踩到的，手槍撞在了巧巧的鞋跟上又彈回了門口，距離她最近的伊蓮娜趕快拾起了手槍，同時，心裏稍稍的震了一下，甄英雄是故意把槍甩給自己的！　　鈴木優美並沒有懷疑，收回了指着巧巧的槍口，沉默無語的伊蓮娜輕輕關上了房門。　　“甄少爺，我的誠意夠了嗎？”鈴木優美將手槍揣回懷中，擺出一副主人家模樣，走到屋裡，坐在病床上，望着手持長刀的甄英雄，笑道：“人，我全放了，剛才也講過，我並沒有傷害甄少爺你的意思，只是想請你和我們一起，暫時離開朗朗市，以便我們一盡地主之宜……”　　“綁票就說綁票，放哪家子字兒屁？”甄英雄不屑的搖了搖頭，繼而輕蔑的說道：“鈴木小姐，你的目的在於交換人質，覺得以我來威脅義字會，會比用與義字會有仇恨瓜葛的顏冰更有把握與價值，不是嗎？”　　甄英雄突然一改含蓄，變的直接，鈴木優美稍稍一愕，覺得自己再拐彎抹角的就好象成了做作聰明的傻瓜，目光冷漠下來，嘴角得意的笑意多了幾分殘酷，“甄少爺以為我要如此以你來要挾義字會呢？”　　“哼哼。”甄英雄冷笑兩聲，“交換顏冰，你一再強調要我一人過來，並利用雙子星的演唱會將警察與義字會拴死在固定的地方，目的已經暴露的很明顯了，你需要的只是我而已，當然，本少爺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你既然不是愛上我，那麼我的價值也就只有供你威脅我老爹了，作為義字會之主，他無非是有錢有權，控制着朗朗市的黑道市場而已，你看中的，大概就是這個吧？”　　“啪啪……”　　鈴木優美拍手鼓掌，贊道：“不愧是甄少爺，真的很聰明。”　　其實，無論是鈴木優美現在默認亦或是她否認，都不足以讓甄英雄改變這種觀點，鈴木不殺甄英雄，就註定是瞄準了朗朗市的黑道市場，且不說甄英雄先前就認定如此，單憑自己現在僅存的價值就不難推論而出，要知道，如果能得到義字會，那不僅僅是得到一個城市黑道的控制權那樣的簡單，義字會黑白兩道的財富，交易網絡……強大的義字會倘若打破為了‘義’字而強行套牢的各種自我的禁錮，將會更加的可怕，它的發展空間是不可預知的無限。　　山口組看中的，便是如此吧。　　“我並不聰明，剛才已經說過，我只是有自知之明而已。”甄英雄掃了眼用槍指着自己的六個傢伙，突然嘲諷的問道：“鈴木小姐，少爺頗有點好奇，你要接收朗朗市的黑道，靠誰呢？誰有如此能量能一口氣吞掉義字會的產業？”　　甄英雄的眼睛里已經寫明了‘挑撥離間’四個字，鈴木優美臉色猛然沉下，就聽甄英雄兀自說道：“讓我來猜猜，是在背後支持你的山口組嗎？”　　殺手世家十年前險些被山口組滅門，可謂仇深似海，甄英雄如此說，無非是想讓六個殺手對她的忠心產生動搖，不想，鈴木優美聽罷，卻是嬌笑不已，而張永哲也是鄙夷的勾了勾嘴角，只可惜鼻子塌陷，下巴豁口，才簡單包紮過的他，表情怎麼看怎麼滑稽。　　伊蓮娜也是暗暗搖頭，這精明的男人也會犯傻嗎？鈴木優美蓄謀已久，怎麼可能挑選一些他控制不了的人來制服你呢？　　“甄少爺，你當真可笑，早知道你口舌功夫厲害，莫非你真的以為動動嘴皮子就能讓他們背叛我，從而給你製造出逃跑的機會？”鈴木優美陰含着俏臉，卻也能笑的出來，“殺手集團是為了追求利益的集合體，即便昨天的殺父仇人今天開出合適的價碼，我們都可忘記仇恨為他效力，十年前的仇恨誰會去記住它呢？當然，或許也有一兩個意外是不值得我們信任的，也許，他們會記住昨天父親的死，今天要飽受同伴們的質疑，對不對啊？我親愛的西蒙娜……哦，不，應該是伊蓮娜小姐，你不會因為父親的死而記恨於我吧？”　　“不會，家姐是比父親更出色的家主，我怎會記恨你呢？”伊蓮娜這話說的很沒誠意，更像是敷衍，冷淡中保持了一份疏遠的距離，但其中又不難聽出她對鈴木優美的畏懼，說罷，她瞥了甄英雄一眼，“甄少爺，你這種無聊的挑撥簡直太愚蠢了。”　　隱含暗示的一句話，鈴木優美對伊蓮娜的態度在法國美人刻意的放大下，讓甄英雄讀出了很多的東西，在顏冰被綁架之後，她所以沒有像預先約定的那樣給自己通風報信，大概就是緣於鈴木優美對她的不信任吧？　　想來也是，伊蓮娜進入世家雖得哈恩寵愛，卻是以殺他為目的，現在哈恩死了，她留在世家的意義也就因此消失，還極有可能將對哈恩的憤恨轉移到世家本身，鈴木自然不會相信她，更何況，做為最受寵，最有實力的八個殺手小組之一的組長，伊蓮娜與其他人的關係確實不敢讓人恭維，恐怕不止鈴木，其他人也不會輕易相信她的，更何況，碼頭混亂，暗殺甄英雄卻反被埋伏之時，只有伊蓮娜因警察臨檢落腳的酒店而缺席，鈴木對她有所懷疑也並不是無的放失。　　潛藏於此需要伊蓮娜的身份做掩護，重用於她，自然也會重重監視於她，這也就難怪她和袁莉莉更像個看客一般，面對‘窮凶極惡’的自己，她們連把槍都沒有了。　　“如此說來，是我太天真了一點。”甄英雄的苦笑讓鈴木優美心裏像吃了蜜一樣甜，這男人精明的連顏冰都拿他沒有辦法，但在自己面前又如何？　　“可我的好奇卻是真的。”甄英雄更像是在化解自己的尷尬，問道：“鈴木小姐到底要用什麼方法，以怎樣的方式來吞掉義字會呢？”　　鈴木優美不答，而是看了看時間，“三分鐘已經過去了，甄少爺，我想你可以放下你手中的刀了吧？那樣我會更安心的解答你的疑問。”

# 第557章 埋伏的托尼

　　眾人的視線都集中在甄英雄身上，袁莉莉巧妙的擋住了張永哲的視線，以便不被他察覺伊蓮娜臉上的表情，伊蓮娜幾乎是用口型在警告甄英雄不要放下最後的武器，讓她險些發瘋的是，甄英雄明明看到了，甚至可以肯定他已經看懂了自己的警告，但他依然將長刀甩了出去。　　甄英雄的動作毫無徵兆，兩聲驚呼，如果不是站在甄英雄側面那個殺手精神緊繃高度戒備，從而閃的飛快，說不定那刀已經穿透了他的身體，可他閃過去了，卻剛巧暴露了他後面坐在床上的鈴木優美！　　第二聲驚呼並非出自鈴木優美之口，而是張永哲，當長刀擦着鈴木的臉頰飛過去，並扎在了沙發背上顫抖的時候，鈴木驚的呆住了，因為前面那殺手擋住了她，她根本沒有時間做出反應，長刀擦斷了几絲頭髮，悄然飄落，耳邊仍然響着那寒刃飛過的呼鳴，甄英雄，差點殺了她！　　“甄英雄！”張永哲一聲爆喝，鼻腔，下巴又滲出不少血水，他疼的一呲牙，面目猙獰如野獸，一旁的袁莉莉嚇的渾身一哆嗦。　　“呵呵，在車上的時候我就說過，鈴木小姐，你別太得意，對我來說，殺你不難。”甄英雄看向鈴木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頭被吊在架子上待宰的豬。　　故意的！鈴木優美知道，甄英雄是故意偷襲，也是故意放了她一命，這是羞辱，絕對的羞辱！　　鈴木優美太得意了，從而忽視了甄英雄的殺機，而甄英雄的這種行為，無疑另殺手們更緊張了。　　“甄少爺，謝謝你提醒我，對你，我們果然不能放鬆警惕啊……”鈴木優美出奇冷靜的站起身來，饒到病床另一側的沙發前，拔出了那把鋒利的長刀，隨手舞了兩下，動作不快卻飄逸，緩慢卻凌厲，沒有絲毫拖泥帶水，彷彿可以聽到刀刃切開空氣的聲音，當然，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僅僅是一種氣勢而已，甄英雄心下一驚，球球的，這女人玩刀很專業啊，至少，比少爺我專業。　　那刀比畫來比畫去都是瞄着甄少爺，伊蓮娜不禁握緊了手裡的槍，她不知道甄英雄心裏到底在想什麼，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倘若甄英雄被鈴木給廢了，那麼他將再也沒有反抗的能力，離開了朗朗市，離開了義字會的勢力範圍，他便真的只能做一隻任由鈴木優美宰割的羔羊，而自己呢？擺脫殺手世家唯一的依仗將消失，自己下半輩子都將繼續罪孽深重的活着，當然，前提是，鈴木優美肯讓自己活着的話……　　要不要賭這最後一把？伊蓮娜心中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她的膽量卻是猶豫的，她想挪動雙腿到鈴木優美的身邊，可張永哲站在一旁，她不敢動，一旦被張永哲察覺到自己的意圖，伊蓮娜一分活命的自信都沒有。　　甄英雄對鈴木優美的刀視若無睹，笑的異常天真，彷彿已經和鈴木優美做了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一般，問道：“現在可以解答我的疑問了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鈴木優美爆發一陣大笑，女人翻臉如翻書，當真不假，“甄英雄，現在我還用解答你的疑問嗎？”　　所有人都在用一種看傻瓜的表情望着甄英雄，即便是伊蓮娜也不例外，心道你老人家把刀都交了，還能用什麼來威脅鈴木優美呢？你的生死已經無法自己做主了……　　“這話是什麼意思？”甄英雄露出了鈴木優美期待中的震驚。　　“什麼意思？甄英雄，我的意思是，你和顏冰自詡精明，今天卻也栽到了我的手裡。”鈴木優美止住笑，大喝一聲，“把那丫頭帶進來！”　　鈴木優美心中的得意再也壓抑不住，她渴望看到甄英雄臉上更加驚訝，驚訝到絕望的表情了，但出乎她意料的是，甄英雄非但沒覺得驚訝，反而一語讓她驚訝無比，“巧巧到底是沒走了啊……”　　此話出口，正在暗罵甄英雄白痴的伊蓮娜也怔了，還是張永哲的反應快，及時的喝住了正要上前拿住甄英雄的六人，“不要亂動！”　　那六個猙獰的殺手渾身一顫，不解的望向張永哲，卻沒有繼續壓向甄英雄。　　“這回人真的要湊齊了。”甄英雄嘻嘻一笑，輕鬆的讓人覺得恐懼，好象他早已料到了這一步，“拿住巧巧的，應該是那位托尼・加不利爾先生吧？”　　好似空降巨雷，所有人都被劈的渾身發麻，表情僵硬，卻只有甄英雄一人倖免於難，欣賞着眾人多變的表情，恰在此時，袁莉莉拉開房門，巧巧一聲痛呼，被人從外面推了進來，一跟頭摔到了甄英雄的腳下。　　“甄――英――雄――”門外走進一人，身穿病服，腦袋被紗布纏的好象木乃伊，只露着眼口鼻孔，身體彷彿有些虛弱，但不減兇悍，跨入病房，仇恨的目光中閃現着興奮，慢慢從腰裡掏出一把水果刀，變態一般伸出舌頭舔着刀刃，“我等你等的好辛苦啊，桀桀，我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挑斷你的手筋腳筋，然後慢慢割食你身上的肉了……”　　碼頭混亂過後，並沒有在海里發現托尼的屍體，那表示托尼安全的溜掉了，可來到醫院之後，他卻並不在這個房間中，甄英雄那時已經知道，這裏的十幾個人，並不是鈴木優美的全部底牌，至少，有個托尼不在。　　鈴木優美以為自己並未見過托尼，而托尼也不可能告訴鈴木他曾在朗朗市大酒店對甄英雄下過手，所以，鈴木讓托尼埋伏在外邊，對甄英雄來說這個破綻未免太明顯了，為了不讓托尼起疑心，甄英雄裝糊塗的問了一句，“這位就是托尼先生吧？”　　托尼一怔，沒想到被甄英雄叫出了名字，稍微有些驚訝的他這時才注意到，房間里並不是自己預先想到的那種氣氛，甄英雄的鎮定和鈴木優美的惶恐形成了鮮明的反比！自己明明矇著臉，甄英雄是怎麼認出自己的？！托尼心中大驚。　　伊蓮娜聽甄英雄這麼一問才算鬆了口氣，他心中肯定卻裝成不確定，就是為了不拆穿她和托尼曾經暗殺過他的事情，有一種只聞過其名，卻未見過其人的感覺。　　應該是顏冰那賤人告訴甄英雄自己手下都有哪些骨幹成員的！鈴木優美和張永哲心裏都是這樣想的。　　“甄少爺，我……”　　“我知道，不用說了，快起來吧。”甄英雄將巧巧攙扶了起來，巧巧磕傷的膝蓋，動作略顯笨拙，她心裏既鬱悶又痛恨鈴木優美狡猾，出門之後都未走到電梯口，就被突然從隔壁病房中躥出來的托尼給綁了，這群傢伙根本沒有放人的誠意啊！　　“甄英雄，你什麼意思？”　　“這話應該我問你才對。”甄少爺伸手入懷，作勢嚇唬鈴木優美，“你們還是不要亂動的好。”　　“你唬我？”鈴木優美笑的並沒有多少底氣，“甄英雄，你懷裡不可能有槍！”　　甄英雄淡淡一笑，“你為什麼這麼肯定？因為我進過演唱會的會場，穿過那裡的安檢門？”　　鈴木優美臉上閃過一絲得意，“所以你身上連一塊金屬都沒有，甄英雄，你在虛張聲勢！”　　“那你們為什麼不敢撲上來抓住我呢？”甄英雄明顯是在挑釁鈴木，卻有意將巧巧拉到了自己懷中。　　在演唱會開始之前，自己曾寄出過很多恐嚇信，以義字會的名義聲稱要破壞會場，警察不可能不設立安檢設施，對進入會場的人，尤其是甄英雄這樣的義字會高幹進行檢查的，沒有任何人能帶金屬物進入會場，更不要說手槍了，而甄英雄出來之後幾乎是馬不停蹄的被自己牽着走，沒有和任何人接應過，怎麼可能得到武器呢？如果他真的有武器，先前又為什麼和自己索要手槍？鈴木優美冷靜的一番分析，認定甄英雄詐唬自己，“把他廢了！”　　伊蓮娜心下一驚，一咬牙，想豁出去用僅有的一顆子彈挾持鈴木，卻見甄英雄突然從懷中抽出左手，抬臂指天，“不怕死就過來啊！”這次大喝，已經沒有了先前的風度，瘋狂的味道倒是很濃。　　眾人一征，只見甄英雄右手向下一拉，休閑風衣敞開，眾人無不面色大變，別說剛要撲上來的托尼連退三步，連巧巧也是驚呼一聲撒腿要跑，不想被甄英雄揪住了脖領兒，小女僕嚇的快哭出來了，天啊！他身上居然綁炸彈！

# 第558章 沒信用的人

　　甄少爺的腰上腹下圍了一圈的炸藥，手裡拿着的手機形狀的東西，似乎是遙控器，鈴木優美和張永哲臉色慘白，“塑膠炸彈？！”　　“很遺憾，這東西不是金屬，體育場門口的那個安檢門沒驗出來，人的鼻子也沒有狗狗靈光，聞不出黑火藥的味道。”甄英雄猙獰的笑道：“最遺憾的就是，我問你們要了把槍，你們所有的心思都耗費在怎麼搶下這把槍上，居然放心的沒有搜我的身，外行終歸是外行啊，鈴木小姐，黑社會，不是這麼好混的，綁架，也沒有你想的那麼容易！”　　那麼多的炸藥，足夠把這個房間里的人全炸碎成一團啊！即便是殺人無數的殺手也不僅雙腿打軟，如果這瘋狂的男人引爆那東西，任憑自己再多長出兩條腿來也是跑不掉的，一時間，所有的人都懵了，該怎麼辦？　　伊蓮娜也不知道是應該喜好還是應該哭好了，甄英雄這精明的傢伙果然是做了另一手準備的，但同樣瘋狂的他居然是拿同歸於盡做最後的手段，這太不理智了吧？！花樣年華，難道就這麼死了？伊蓮娜心裏突然想，如果甄少爺在這種絕境中還能活下來，自己真的給他做一輩子情人也沒關係……至少，做情人比死掉強啊！而且，如此不利形式還能活下來，做他的情人又有什麼不值得呢？　　鈴木優美後悔的腸子都青了，如甄英雄所說，自己太大意了，甄英雄將計就計，從一開始就算計了自己，自己始終以搶下他的手槍為目的，從而在不確定他身上還有沒有其他武器的時候讓他接近了自己，或者說，從一開始，在甄英雄的誤導下，自己就主觀的，先入為主的認定他身上只有一把槍了，顯然，那是個天大的錯誤！　　“不要做夢想打斷我的胳膊……”甄英雄一語道破鈴木優美的心思，冷酷而得意的笑道：“這個酷似手機的東西是握力控制的，即便我胳膊斷了，手指一抬，炸彈還是會炸的，我不想死，相信你們也不想死吧？”　　少爺，您千萬別亂動自己引爆了那東西啊！巧巧，伊蓮娜，袁莉莉心臟顫啊，這位爺爺也太狠了吧？難道你要按一輩子嗎？　　“當然，只要把後面的電池卸下來，這東西就沒用了，不過前提是，你們有把握一槍打爆這電池嗎？”甄英雄把手縮回胸前，欣賞着鈴木優美難看的臉色。　　“甄英雄！”托尼恨恨的磨着牙，命懸一指的感覺太憋屈了。　　甄英雄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盯着鈴木優美，目光如電，攝人的目光讓鈴木很不舒服，終於抵受不住他的壓迫，鈴木沉聲問道：“你要如何？”　　“我猜，你不肯放巧巧的目的，是為了以此要挾顏冰再回來，對嗎？”甄英雄不答反問，笑道：“朗朗市畢竟是義字會的地盤，而顏冰一旦回去，就意味着義字會與冰恨天的聯手，朗朗市不是你的久留之地，你怕無法安全離開這裏，所以，從一開始你就沒有放了顏冰的誠意，神不知鬼不覺的帶着我們這兩個人質離開朗朗市才是你的目的，因此你沒有資格用這種眼神望着我，你我都不是好人，也同樣的不講信用。”　　鈴木優美語塞，甄英雄右手搭在巧巧的肩膀上，兀自揭露着鈴木的用心，“巧巧是個可有可無的女僕？球球的，你當少爺白痴吧？誰不知道她從小伺候顏冰，是顏冰看着長大的？我不知道你有幾分把握以巧巧要挾顏冰回來，但你應該是這麼打算的吧？如此一來，外面就沒有任何人知道你在這家醫院里藏着，你也就方便帶着我們幾個人質離開了，我說的沒錯吧？”　　鈴木優美沒說完，宛然是默認了，巧巧沒想到自己也有如此大的利用價值，心中倒有點感動，她覺得，顏冰肯定會為了自己而回來的，她感激甄英雄能看穿這一點，如此，顏冰就不用為了自己而冒險了。　　甄英雄瞥了一眼托尼，這才笑道：“好了，現在主動權回到了我手裡，我想我有資格開出條件了吧？”　　“甄英雄，你該不會天真的以為用炸彈要挾我，我就會放你離開吧？”鈴木優美心中又驚又怕，還有幾分無措，以那炸彈的量，自己要強行留住他，定然會落得同歸於盡，但放他離開之後，自己等人又會落到何樣處境呢？這一刻，鈴木優美有了玉石俱焚的念頭。　　先緊后松，甄英雄有着自己的目的，不會把鈴木優美逼的太死。　　“你當然不會放我走，而我也不會輕易放棄‘生’的權利，我知道這種威脅還不足以讓你放任我離開，甚至可能與我同歸於盡，那就連累了巧巧，沒有人在洗澡的時候給顏冰擦背，我想她會很苦惱的，呵呵，相比較起來，我留下做你的人質，至少能保證目前為止還是安全的，所有人都是，少爺我自信，相信我老爹不介意把我贖回去，而且他有能力確保我的安全……”甄英雄的理智分析全無平時的冒險精神，這既讓鈴木優美及張永哲等人驚訝，又讓他們驚喜，而伊蓮娜卻是大惑不解，甄英雄是個冷靜而理智的人，但絕對不是一個容易妥協的人，他是認真的想要留下來做人質嗎？　　“甄少爺還算識時務……”　　“哼，不急着讚美我，我的要求還未開出來呢。”甄英雄突然把目光轉向伊蓮娜，伊蓮娜嬌軀一顫，就見甄英雄嘴角一勾，笑道：“我應該稱你為西蒙娜小姐，還是伊蓮娜小姐呢？”　　伊蓮娜心裏緊張的要死，不知道甄英雄怎麼突然和自己說話，這屋子里只有托尼和袁莉莉知道甄英雄這不是第一次見到伊蓮娜，兩人心中都是不禁一跳，但托尼並沒有產生什麼懷疑，事到如此，做為名人的伊蓮娜，身份早就蓋不住了。　　伊蓮娜故意保持着慣有的冷淡，“甄少爺叫我伊蓮娜就可以了。”這話也算一個暗示，叫她的真名字，也有一種坦然相對的含義，她覺得甄英雄能聽懂，甚至懷疑甄英雄如此一問的目的就在於此。　　聰明人的對話往往很容易聽明白，但不可否認，會琢磨的很累。　　“那麼，美麗的伊蓮娜小姐，我想勞煩你一件事情。”甄英雄又朝袁莉莉望了一眼，笑眯眯的說道：“請你和你身邊的那位小姐一起，把我可愛的小女僕送到樓下去。”　　頓了頓，甄英雄眨了眨眼睛，很是玩味的說道：“不要耍花招，我可不希望再看到應該走了的人再次出現在我面前。”　　……　　顏冰坐在車子的最後排，望着前面坐着的富態老人，她無法掩飾眼中的驚恐，這些人，真的是警察嗎？　　倒騰着電腦的眼鏡青年將富態老人稱為‘局長’，可顏冰記的很清楚，朗朗市警察局的局長叫做張進寶，雖然長的也是這般富態，但絕對沒有他顯蒼老，而且，警察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　　聰明的顏冰此刻也是一腦袋的糨糊，完全理不清頭緒，自己從未在警察面前暴光過，為什麼他們一眼就認出了自己？顏冰心中的不安在眾人的沉默中逐漸的放大，他們一句話也沒有問過自己，只是靜靜的坐着，似乎是在等着什麼人的到來……　　被叫做局長的丁頭不時的轉過頭來打量顏冰一眼，目光犀利，多年的工作經驗讓他察覺到了顏冰的不按，笑了笑，因為吸煙而略顯沙啞的嗓音平和中帶給人一份慈和的親切，“你不用緊張，我們都是貨真價實的警察。”　　顏冰心話說，我連你們的證件都沒看清楚，誰知你是真的還是假的？再說，不管是你真的還是假的，我都怕啊！　　對顏冰來說，坐牢和死，她對後者的畏懼會更小一些。　　老人並不就自己的身份做任何多餘的說明，突然問道：“甄英雄還在樓上吧？”　　雖然早就想過這些人就是甄英雄所謂的準備，可顏冰還是渾身一震，沒等她開口，老人繼續說道：“先平復一下情緒，然後整理清楚思路，等那個人回來之後，還要勞煩你將知道的關於匪徒的情況告訴我們，以方便我們抓人。”　　果然是和甄英雄串通好的！顏冰心中依然想不通，即便甄英雄和市局串通，但警察都在體育場這一點是肯定的，如果其有所行動，不可能瞞過鈴木優美的眼睛，那麼，這裏的人手又是從什麼地方跳出來的呢？

# 第559章 甄式雙保險

　　顏冰此刻無暇去思考這個問題，也沒有去在意老人口中的‘那個人’是誰，她滿心擔憂都牽挂在甄英雄的身上，急道：“你們一定要把甄英雄救出來！只要救出他，我願意承擔一切的結果！”這一刻，顏冰都在驚訝自己竟然可以為甄英雄付出任何代價。　　老人一怔，繼而笑笑，還未說話，車門突然被拉開了，一個顏冰並不算陌生的男人鑽了進來，“這位小姐，你就是個人質，還是一個已經脫險的人質，沒有什麼需要你承擔的後果。”　　雖然車內燈光昏暗，可顏冰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上車的男人，“原野？！”　　原野並沒應聲，而是饒有興緻的打量着顏冰，這女人雖然面色憔悴，但天生麗質難掩，皮膚白皙若雪，那種緊緻的感覺怎麼看怎麼也不像快四十的女人啊，說她三十恐怕都沒有幾人會信，“你真的是顏冰？”這話問的頗不禮貌，大有質疑人家年齡的感慨。　　“小姐――！”　　顏冰一怔，一個女孩聽到顏冰在車上，激動的推開原野鑽了上來，一下撲到了顏冰的懷中，“巧巧！”　　“小姐……！”剛才不覺得怎樣，可此刻撲到顏冰懷中，巧巧已經忍不住眼淚橫溢，泣不成聲了，倒並非為了自己，而是見顏冰無恙，心中安慰，“小姐，您沒事，太好了，唔……”　　顏冰愛憐的撫着巧巧的頭，擦掉她的眼淚，話語卡在喉頭，卻是說不出來，只有巧巧一個人下來，那麼，甄英雄……　　顏冰不敢向後想，對原野急道：“原隊長，甄英雄他……”　　“他暫時沒事。”原野從丁頭兒懷裡撐起身子，沒好氣的翻了巧巧一眼，然後沉下口吻對顏冰說道：“這位小姐，甄英雄沒告訴過你飯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說嗎？問你啥你說啥，沒問你的你就閉好嘴巴啥也別說，我們可是警察，警察……！”　　原野這麼刻意強調警察的身份，已經不能說是暗示了，他明顯是在提醒顏冰不要多說話，顏冰只是因為過度的擔憂而腦中混亂，但她到底是個聰明的女人，此刻稍稍冷靜才猛然意識道，原野這個嗅覺靈敏，疾惡如仇的人，為什麼對自己竟是持包庇態度呢？！把朗朗市鬧翻天的罪魁禍首可是自己啊，已經來到這裏的原野不可能不知道！　　理由只有一個，他和甄英雄，達成了某種協議，而協議的內容，就是不追究自己的責任！　　到底是怎樣的協議才能讓原野放過自己這樣罪大惡極的女人呢？顏冰驚異中，並未計較原野無禮的說話口，就見他盯着自己脖子上的圍脖嘟囔了一句，“果然夠沒品，這條圍脖是甄英雄的吧？”　　顏冰臉上一紅，還以為他們就是憑藉這條圍脖認出自己的呢，哪裡想的到，原野在電梯門關上之前聽到了小護士那句牢騷，才確定與他擦身而過的就是顏冰啊。　　在顏冰下樓之前上去的男人，十有八九就是甄英雄，原野的嗅覺的確不是蓋的。　　顏冰現在只擔心甄英雄的情況，“原隊長，你們有什麼辦法救出甄英雄嗎？”　　“我們不但要救甄英雄，還要在確保病人安全的前提下把匪徒一網打盡，不然誰會和甄英雄那混蛋合作啊？”原野不屑的啐了一口，兀自對甄英雄掛他電話的事情耿耿於懷，然後道：“時間就是生命，甄英雄還在拖延時間，你們四個馬上把知道的匪徒的情況和部署全部告訴我們……”　　“我們四個？”顏冰一怔，看看巧巧，卻見這丫頭興奮的點了點頭，很是驚喜的說道：“小姐，是四個！甄少爺真是太厲害了，居然在我們……咳，是在鈴木優美的人中，安排了自己的內鬼！”　　“是線人，小女僕，你不怕內鬼兩個字太難聽，惹我生氣嗎？”伊蓮娜在袁莉莉的攙扶下，姿勢優雅的上了車，架子擺絲毫不亞於平日的顏冰，左右張望一眼，無奈的擠到了顏冰身邊坐下，本還寬敞的車廂一下變的狹小了很多，伊蓮娜對驚訝的有些合不上櫻口的顏冰微微一笑，用甄英雄剛才問她的腔調道：“我應該稱您為夫人呢？還是稱您為小姐？”　　顏冰驚愕中，就聽原野既似不屑，又似佩服的嘟囔了一句，“甄英雄那奸人，做什麼事都要上雙保險嗎？”　　……　　甄英雄要伊蓮娜和袁莉莉送巧巧下樓，貌似是怕鈴木優美再耍花招，畢竟，伊蓮娜這種擁有顯赫身份的人不可能對巧巧用強，以免造成不好的影響。　　鈴木優美是這麼想的，至於甄英雄真正的目的是何，已經無須多說了，他就是不想身邊留下個累贅，即便沒有巧巧，他也會想個無聊的理由支走伊蓮娜的。　　現在甄少爺要做的，就是拖延時間。　　“甄少爺，已經五分鐘了……”鈴木優美的眼睛從未離開過甄英雄手裡的‘遙控器’，此刻，甄英雄正坐在靠牆位置的沙发上，貌似輕鬆愜意，實際卻是佔了窗口，不讓鈴木優美通過窗子觀察到下面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是啊，已經過去五分鐘了，我的手指也有點麻痹，好象是緊張的……”甄英雄這話嚇的眾人冷汗涔涔，你手指麻痹不礙事，別連累我們一起被炸碎就行！　　甄少爺握着遙控器的手捂在炸藥上，即便鈴木優美有自信一槍打透甄英雄的手掌，毀了遙控器，可子彈勢必打中炸藥，照樣是粉身碎骨的結果，氣的她無可奈何啊。　　張永哲下巴豁口，鼻樑骨折，肩膀被子彈穿了個洞，光是忍着痛已經竭盡了全力，額頭的汗珠如黃豆大小，目中星光燦爛，暈旋不已，哪還能開口說話啊？一旁的托尼幾次抬起握着水果刀的手，想給甄英雄吃上一記飛刀，可甄英雄輕鬆做作的同時，目光卻犀利異常，他的戒備心一直高度的集中，根本不會給自己那樣的機會，托尼不由狠的牙都痒痒，“甄英雄！放下遙控器！”　　“好啊，實際上老這麼握着我也很害怕，生怕手指一抖死的太窩囊。”甄英雄這話說的人頗為愛聽，可接下來，他卻是老話重提，有點威脅味道的問鈴木：“不過，把這東西給你，我心中的疑問恐怕就得不到解答了。”　　鈴木優美知道他想問什麼，“你想知道是誰指使我利用了世家和顏冰？”　　“這是人之常情吧？你們最終的目的是義字會，是朗朗市的黑道市場，說的再明白點，是老子我，甄英雄！我想知道栽到了誰手裡，這要求過分嗎？”甄英雄猙獰的笑了笑，進一步要挾道：“就算我手指突然一松，大家同歸於盡，至少不用做個糊塗鬼啊。”　　“哼哼，事到如今，我確實沒有隱瞞甄少爺的必要了。”鈴木優美的反應讓甄英雄有些意外，她突然擺出一派豁達，坐到甄英雄對面的床位上，不失強勢的笑道：“其實我們並沒有傷害甄少爺的意思，只是追求利益而已，只要甄少爺肯配合，我的主人定然不會難為你的。”　　“配合？”甄英雄摸了摸下巴，把自己的睿智表現的極為做作，“讓我來猜猜看，所謂的配合，應該是指乖乖的聽話，認由你的主人來掠奪我老爹吧？而你口中的利益，瞄準的無非是朗朗市的黑道市場，義字會得罪人無數，卻屹立之今，還在不斷壯大，蓋因背後有政府的支持，而所以得到這座靠山，以及得罪那麼多同行，原因是同一個，即，義字會不沾白粉……”　　鈴木優美沒有說話，繼續聽甄英雄把話說下去，儼然是默認了他先前的猜測，“鈴木小姐是為山口組賣命的，據我所知，山口組的主要毒品網絡遍布東南亞，每年的毒品收入佔總入至少三成，而義字會向來拒絕與山口組有毒品買賣來往，不肯出讓碼頭以放任毒品流入，和山口組可謂結怨甚深，這就是一切的起因吧？”　　“甄少爺這番話是否高估了義字會的價值？”　　“並未高估，而是你們低估了義字會。”甄英雄知道鈴木優美在揶揄自己，不以為然的笑了笑，“用十幾年的時間策劃了這樣的一個陰謀，卻只有你一個人……不，如果算上已經死了的小島夏子小姐，應該說是兩個人，只有兩個人在利用顏冰與義字會的仇恨發展着這個陰謀，可見義字會的黑道市場對山口組來說也不過是可有可無的一塊肥肉，吃到了固然好，吃不到也不會有太大的損失，鈴木小姐，你的價值也算是可有可無的吧……”

# 第560章 太子的大禮

　　鈴木優美臉色鐵青，甄英雄的話點中了她心中的痛處，確實，山口組並沒有太大的把握除掉義字會，所以才沒有投入過多的人與力量，而一拖十年，目的還未達到，上面已經等的有些心冷了。　　“哼哼，甄少爺，隨你怎麼認為都好，雖然方式有些變化，但我還是得到了最終要得到的一切。”鈴木優美冷笑着，目光中閃過幾許陰冷，幾許興奮，“為了你這條金貴的命，我想你的父親不介意用解散義字會來交換你吧？顏冰本來想把她能得到的一切都交給愛利絲，包括冰恨天，以及快樂谷集團的財富，如果這些都成為我的……天啊，我已經不能想象這對加騰組來說是多麼偉大的功績了！”　　鈴木優美陶醉的好象找不到北了，甄英雄卻是心裏一顫，“加騰組？”　　“是的。”鈴木優美站起來，卻沒有回答甄英雄的疑問，而是說道：“原本，我想附和着顏冰完美的計劃，在冰恨天取代了義字會，以快樂谷集團為基礎成為朗朗市最大的幫會後，取代她成為冰恨天的主人，這樣就可以輕鬆的得到加騰組長想要得到的一切，而我，也可以坐擁這樣一座美麗的城市，但是！甄英雄，你太讓人驚訝了，綁架愛利絲和韓慧恩等人不說，你甚至裝死綁架了顏冰，並讓她放棄了報復！碼頭一役，我本以為一切都完了，但天佑於我，可憐我十年潛伏，給了我挽回的機會！甄英雄，我的幸運就是你的不幸啊……”　　“也就是說，你還沒有放棄先前的計劃，打算以我的命要挾我老爹，把黑道勢力遣散，用快樂谷集團吸收義字會的白道生意，讓我們徹底失去翻身的可能，既而讓顏冰的冰恨天成為朗朗市新的黑道霸主，然後再取她代之，或者是將她控製為傀儡，佔有她所得到的一切，對吧？”　　“是的。”鈴木不予否認，“所以，只要可以得到這一切，我並沒有必要加害於甄少爺你，還會給你一筆可觀的財富，足夠你揮霍下半生。”　　無法分辨鈴木優美說的是真是假，她身後的托尼顯然是不能接受這個條件的，他表面是被利益驅使才妥協於鈴木，真正的原因卻與利益全無關係，一來是迫於張永哲與鈴木聯手后的強勢，二來，他想幹掉甄英雄，一宣胸中悶氣。　　甄英雄冷笑一聲，“取走了屬於我的金山，丟給我一袋黃金，呵呵，這算什麼？施捨嗎？我是不是應該感激你呢？”　　鈴木優美搖了搖頭，“與其被金山壓死，不如帶走一袋黃金享受人生，你說是不是呢，甄少爺？中國不是有一句話嗎，知足者常樂。”　　球球的，不知足的好象是你吧？而且，即便少爺我知足，天知道你會不會撕票呢？殺手只會和僱主將信譽，這一點甄英雄還是很清楚的。　　看了看時間，十分鐘過去了，原野應該準備的差不多了吧？“鈴木小姐，如此說來，你口中的主人，就是那個加騰組的什麼狗屁組長嘍？”　　這話招惱了鈴木優美，只見她面色驟然冰寒，聲音沉而厲，“是加騰純二先生，山口組加藤組組長兼大阪中統括長，山口組總本部長加騰純二先生！甄少爺，中國自詡禮儀之綁，你是否應該自重呢？”　　“禮儀向指待人而言，事實上少爺也是個很愛護小動物的人，只可惜，我對非人非動物的生物總是難以禮貌相待，於我看來，你們都是一群值得世人唾棄的畜生。”甄英雄笑的很甜，卻語言惡毒，要不是他手裡有遙控器，恐怕一群人早就壓上去把他的嘴給撕爛了，甄英雄倒是淡定，別人兇狠的目光他好象看不見似的，又道：“最後一個問題，你解答了我的疑問，我手裡的遙控器就是你的。”　　鈴木優美怒火頓滅，“什麼問題？”　　“顏冰與義字會之間的過節，狗屁加騰是怎麼知道的？”　　鈴木優美淡淡道：“二十二年前，顏冰雇傭殺手教導她開槍，堅持親手殺掉甄天，而她雇傭的殺手，正是加騰組長的叔叔。”　　果然如此啊，殺手世家十年前才為諾森家族效力，六年前才成為顏冰的親信，二十二年前的暗殺果然與殺手世家沒有什麼關係，看來顏冰第一次扣動扳機，射出的不止是那一顆金黃色的子彈，還有加騰純二的野心啊。　　甄英雄抬起握着‘遙控器’的手，貼在面頰上，悠然的笑道：“你的加騰組長想必是不會把義字會和冰恨天這塊奶油巧克力混合型的大蛋糕分給別人吃吧？”　　鈴木優美笑笑，不屑回答，義字會的太子爺，對於權利爭奪不可能沒有認識，功勞永遠是自己的，一切只為自己的利益，這還用說嗎？這甄英雄怎麼如此多的廢話啊？　　一個念頭閃過腦海，鈴木優美渾身一顫，是啊，甄英雄已經陷入自己圍剿中，為什麼還如此多的廢話？！念及此時，耳邊突然傳來刺耳的鳴叫，這是……醫院里的火警警報！　　所有人都是面色大變，包括甄英雄！　　“發生什麼事了？！”托尼反應最快，自己回答了自己的問題，“火災？！”　　不會吧？沒有那麼巧吧？甄英雄的驚訝絲毫不遜於鈴木一眾人，即便鈴木優美和張永哲看到了他表情中的不惑，還是忍不住去懷疑甄英雄，“你耍花招？！”　　托尼聞言，驚訝未過，氣憤已燃，“甄英雄！”　　靠你們球球的！你們腦子里灌大糞了？！少爺真要耍花招，能在不確定自己安全之前就製造出這麼大的動靜嗎？！甄英雄也在納悶，原野那孫子不是要故意整死少爺吧？媽的，公報私仇啊？！　　鈴木優美驚訝之後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不由冷靜了很多，“托尼，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托尼聞言稍稍一愕，繼而轉身出了房間，顯然，他並不是很滿意鈴木優美頤指氣使的態度。　　甄英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唯一知道的是，事已至此，拖延時間已經沒有了價值，即便真的是火災，原野還是會不得已暴露的，再這樣拖下去，反倒是對自己的生命不負責任了，甄英雄對着‘遙控器’淡淡笑着，表情卻冷俊了很多：“山口組，加騰組組長加騰純二，我親愛的朋友，你聽清楚了吧？”　　眾殺手皆是一怔，儘管火警警報依然響着，但他們還是清楚的聽到那‘遙控器’里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那廝的命交給我了，朋友，別讓我可愛的妹妹做了寡婦，不然我追到地獄，也要再殺你一次！”　　這中不中洋不洋的聲音是……闌度！　　鈴木優美，張永哲，所有的人，不但驚訝，震怒，還感覺到了被當成傻瓜欺騙的羞辱！什麼壓力遙控器？那根本是一個早就被撥通的手機！　　“哼哼，我在地獄等你。”說罷，掛斷了電話，沒有絲毫的猶豫。　　鈴木優美的腦子還未轉過來，就見甄英雄已經將手機丟了過來，並順手又從口袋中摸出一個汽車車門遙控器大小的東西，還無奈的搖頭嘆道：“白痴，炸彈的遙控器做成手機模樣，虧你們也信……”　　“甄英雄！”鈴木優美抬槍要射，卻被張永哲眼明手快的攔下了，甄英雄剛才的話，值得人揣摩啊，他為什麼要把鈴木的背後主使者告訴闌度？闌度又在哪裡？最讓張永哲覺得顫慄的就是，甄英雄身上，正從內到外散發出着一種冷酷，那種冷酷讓人熟悉，張永哲有種照鏡子的感覺，那是，死神一般淡漠死亡的沉着，或者說是瘋狂！　　甄英雄桀桀的笑着，笑的別人心顫，他自己心虛，這才是他最後的一張底牌，他最終脫身的方法啊，那即是――詐唬！跑！　　“臭娘們兒，你很得意嗎？少爺怕死，但少爺敢死！想威脅我？你她媽就是一傻X！女人永遠都不懂，男人的尊嚴比命更重要！讓我做人質？你想的太天真了！”甄英雄捏着小一號的遙控器逼向眾人，嚇的幾個握着槍的殺手步步退後，他面目猙獰，好象一個變態的瘋子，“顏冰我救走了，你幕後的主使我也知道了，拉着你們一起去死，我怕嗎？！我不怕！那個狗屁加騰會被闌度幹掉，有人幫我報仇，我用一條命換你們一群人的命，徹底絕了後患，我有什麼不值？！中國是禮儀之綁，講究禮尚往來，朋友來了有好酒，敵人來了有獵槍！少爺大氣，獵槍未免寒酸了一點，賤人，這顆炸彈就是我送你的大禮！和我一起去死吧！”

# 第561章 不和諧警報

　　鈴木優美和張永哲等人素知甄英雄的瘋狂，嚇的臉色慘白，猶豫着卻不敢扣動扳機，同歸於盡，玉石俱焚的覺悟他們不是沒有，而是在甄英雄病態般的叫喊中退縮了，懼怕了，因此竟誰也沒注意到，口口聲聲喊着不怕死，要和他們一起被炸飛的甄少爺正不留痕迹的接近門口，或許，他們注意到了，卻只以為甄英雄要佔據門口，防止他們逃跑。　　甄英雄演技高超，絲毫不比演唱會上的唐甜甜差，他在演唱會開場的時候，在甜甜的表演中感悟到，戲，要由心而發，由目而散，不能說是名師出高徒，只能說偷師的甄英雄領悟能力太高了。　　球球的，一命換幾命都不值，少爺的小命還留着享受人生了，未來的日子里有那麼多美人暖被窩，少爺可舍不得死！　　甄英雄才是典型的色厲內荏……　　……　　監控室沒有被鈴木優美的人佔據，控電室也有警察跑去監守，根據顏冰和伊蓮娜提供的情報，基本可以肯定，鈴木優美一眾人，基本都集中在八樓的第三病區，為了不走路風聲，伊蓮娜以需要靜養為由，包下了整個病區的六個VIP病房。　　伊蓮娜是以車禍事故受到驚嚇為名進入醫院的，作為名人，她不希望被外界知曉車禍的事情，所以包下六個病房閑置着，並有幾個‘跟班’如鈴木優美陪伴左右，理由院方倒也接受，畢竟，車禍的事情傳出去，勢必會引起外界的輿論，伊蓮娜也必然會被各方記者騷擾。　　六個房間中，也包括了造成‘車禍’的司機，托尼，由於是以靜養為名，又自帶了冒牌的護理人員，所以醫護人員根本不會進入房間，只是把一些需要換用的生活用品送到門口而已。　　據伊蓮娜說，匪徒有包括鈴木優美，張永哲，及托尼等在內共十五人，六個已經被甄英雄幹掉，其餘九人全部集中在房間中，也就是說，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安排出多餘的人手去做其他的事情，或許，他們也是覺得自己的計劃毫無破綻，無須去做另一手安排吧。　　伊蓮娜和顏冰一樣，困惑不解這些警察是從哪裡跳出來的，可還不及去問，原野已經開始進行安排了。　　確定了匪徒所在的具體位置，原野制定的方針是，先包圍埋伏，后逐層疏散，爭取在不引起匪徒注意的前提下將樓內的患者轉移到安全位置。　　顏冰總算知道為什麼甄英雄會對有原野這樣一個對手而感到頭疼了，原野確實是個敢做敢為的人，果斷，勇猛，而不失細緻。　　為了不引起工作人員和病人的恐慌，由丁頭兒坐鎮指揮，原野只帶一組約十五人的小隊潛入，高幹外賓住院部共有十層，匪徒在八樓的VIP病房，他抽出一半人手埋伏在兩個安全出口，既為監視，也防止匪徒逃竄，其餘人，在醫院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撤離八樓的患者，如此一來，即便發生槍戰，佔據兩個安全出口的警察也能保證將匪徒短時間內控制在八樓，為其他樓層的患者和醫護人員撤離爭取時間。　　八樓撤離之後，是十樓的患者，之後是九樓，抽空這兩層，這樣就可以把匪徒向樓上逼了，使他們成為牢籠里的野獸，除非有翅膀，不然他們飛不出去。當九樓與十樓空出之後，守在外面的警察立刻湧入，在七樓患者開始撤離之後立刻實施抓捕，所以不等下面的人全部撤離之後再行動，也是為了節省時間，接應處於險境的甄英雄。　　顏冰細細琢磨，的確沒有比這樣更節省時間，更穩妥的辦法了，只不過，她依然想不通，甄英雄怎樣才能拖延時間直到警察營救他為止呢？他又有什麼把握擺脫那群殺手的槍口？　　伊蓮娜和巧巧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沉默，不敢把甄英雄綁了炸彈的事情講出來，巧巧是怕顏冰擔心，而伊蓮娜則是顧忌原野。　　以人為本，公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做為警察的原野首要保證的是無辜者的安危，甄英雄身上綁着的炸藥足夠炸毀那一層樓的，試問原野可能知道嗎？如果他知道，說不定沒等甄英雄上樓就被他給爆頭了，甄少爺顯然是抱着‘我活大家活，我死管你們死不死’的心態去交換人質的……　　……　　計劃已訂，行動立即展開，丁頭兒聯繫院方的同時，原野帶人潛入了大樓，顏冰，伊蓮娜緊張的等待着，既期待結果，又恐懼結果，一分一秒都過的心驚肉跳。　　原野不知道甄英雄有着什麼樣的方法去拖延時間，但他相信，以甄英雄的能力，托上十分二十分，甚至是半個小時也不無可能，他要做的，就是盡量在最短的時間里疏散掉八到十樓的病患及工作人員。　　快，迅雷不及掩耳，這是原野的風格，這個時候，距離顏冰下樓之後才不到十分鐘……　　很慶幸，這個高幹外賓住院部，因其性質的特殊，住院條件與費用的正比例關係，病人並不多，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墨跡，原野親自帶隊轉移患者，亮出警察的身份后，轉移工作進展的還算順利，重病的乘電梯，裝病的在沒病的帶領下走安全出口，在八樓安全撤出后，十樓也順利疏散。　　九樓，是高幹VIP病區，名為高幹，其實住的都是一些高幹子弟或親屬，例如……　　原野看着門牌上的‘李英豪’三字，笑的哭哈哈的。　　“我就說認識甄英雄一準兒沒好事，和他來往就必然倒霉，果然沒錯！”　　一身輕快休閑裝的風鈴推着輪椅，站在人群的最後面，這九樓人雖不多，但重病號不少，大多是些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的老人，兩架電梯，最多每次只能下去幾個人，李英豪斷了一條胳膊有條腿，坐在輪椅上，不算輕傷也不算重傷，爬不了樓梯，可乘電梯卻只能排在最後面，也就難怪風鈴着急了。　　原野也不想替甄英雄澄清什麼，風鈴也沒說錯，那傢伙就是一倒霉催的，這次幸虧有自己，不然豈不是朗朗電視台事件的重演嗎？　　“呵呵，沒想到和甄少爺過不去的傢伙竟然就藏在我樓下啊，這大概不是什麼巧合吧？那群傢伙也有利用我要挾甄少爺的意思，是嗎？”李英豪卻不急不躁，冷靜沉着中，也不掩飾擔憂，“原隊長，甄少爺現在安全嗎？你們部署的怎麼樣了？一定要確保他的安全！”　　難道真是老話說的那樣，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蛇鼠一窩，沆瀣一氣，這天門的太子與甄英雄竟有如此深厚的友誼，太讓人驚訝了，原野心裏感慨，嘴上卻打着官腔，“李先生放心，您的外公丁群局長帶了三十餘警員在外支援，安排非常妥當，只待這裏的人全部撤離，我們就可以實施抓捕，我們會確保甄英雄的安全的。”　　“那就好，不枉我這次幫他一場啊。”李英豪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胳膊腿，突然猙獰一笑，笑的人雞皮疙瘩都起來了，“讓我在人前出了那麼大的丑，他要是死了，我這口惡氣不是得憋一輩子？娘的，要死，他也只能被老子我活活捶死！”　　靠！原野後悔剛才對他付出的那一點尊敬，暗罵不已，他媽的，黑社會就是黑社會，沒一個好東西！　　其實，原野又何嘗不想親手捶死甄英雄呢？他就是那種讓人恨，卻偏偏恨不死的男人。　　風鈴不知道甄英雄現在具體處在一個怎樣的危險環境中，見還要再等一趟電梯，不由嘆了口氣，緊鎖眉頭，由此可見她的緊張，原野見狀，安慰道：“不用擔心，以甄英雄的狡猾手段和那張臭嘴，拖延一段時間是不會有問題的。”　　“就怕那群匪徒太了解他的狡猾和那張臭嘴了，不給他那樣的機會。”風鈴一語，同樣是道出了原野和李英豪心中的擔憂，突然聽風鈴問道：“果果知道今晚的事情嗎？她知道甄英雄要去贖人質嗎？”　　“這個……”原野知道風鈴與白果是好朋友，他沒有甄英雄那種說謊話的天賦，不曉得是不是應該回答這個問題，正墨跡呢，燈光忽然一暗，緊接着，頭頂上的火警警報器轟鳴響起，等在電梯前的最後幾個人立刻慌了，原野臉色大變，“怎麼回事？！”　　李英豪，風鈴，皆是大驚，為什麼會鬧出如此大的動靜？難道是甄英雄有所動作了？！

# 第562章 意外的混亂

　　因為擔心走出大樓會被樓上的匪徒察覺，所以八到十樓下來的人都被集中在了一樓。　　丁頭兒，即是李英豪的外公，霸川市警察局局長，丁群。　　兒子李英豪被張永哲重創受傷，怕老婆的李連成哪敢讓李英豪回家啊？於是把他送到了朗朗市最好的醫院治療，休養，這也是為什麼在朗朗市警察积極活動的混亂期，李連成的天門依然沒有離開的原因，他們只是很老實的沉寂了，鈴木優美不敢去挾持綁架，只是躲在一旁暗中觀察李英豪，也是為此，她怕驚動了天門。　　天門較之義字會並不遜色，實力相當的他們唯一不如義字會的，大概就在於李英豪不是甄英雄了，因此，鈴木優美並不感貿然的引起天門注意。　　丁群，是受外孫李英豪所託，帶人來朗朗市幫忙的，而說服他的過程，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大義有，私憤也有。　　李英豪首先坦白了與甄英雄的朋友關係，繼而強調甄英雄已經與朗朗市局的原野合作，計劃剷除一夥跨國犯罪集團，但匪徒時刻注意着朗朗市警方動向，不利於警方實施抓捕，於是請求他與原野合作，同心協力，剷除惡勢力，這是大義。　　當然，李英豪惟恐大義的說服力不夠，發泄私憤說，自己被打成重傷，即是拜鈴木優美等人所賜，老丁一聽就躥了，他就一閨女，一個寶貝外孫，一向當寶寵着，眼看着自己就要退休享受天倫之樂，外孫居然被人打斷了胳膊打折了腿，他能不急嗎？於是與原野一拍即合，加入了甄英雄的圍剿計劃。　　莫說鈴木優美等人，即便是顏冰，伊蓮娜，甄天等人，又有誰想到甄英雄會聯合原野，與霸川市警方合作呢？包括李連成，直到此刻還悶在酒店的房間里撓頭，發愁回家怎麼和老婆交代兒子受傷的事情呢。　　甄英雄的保密工作做的極其到位，除了參与者，其餘人，包括至親至信的人也一概瞞着，計劃精密之極，卻不想還是出了紕漏，任誰也沒想到，鈴木優美居然就藏身在李英豪入住的醫院中！　　老天真是開了一個極其諷刺的玩笑啊。　　丁群到底為了大義還是單純要給外孫報仇，動機值得人揣摩，或許兩者皆有之吧，畢竟於公於私他都沒有拒絕的理由，此刻突然聽到樓內火警警報響起，正在車裡向院長了解情況的他震驚中跳到車外，大樓里已經是人聲鼎沸，喧囂不息，老丁面僵肉跳，暗忖原野動作也太快了吧？還沒見自己外孫下來呢他就開始施行抓捕了？　　老丁雖然憂心，表面卻是鎮定果斷，拿起對講機喊道：“所有人員注意，所有人員注意，立刻包圍住院大樓！三組四組，馬上進入大樓開始疏散營救患者與醫護人員，五組把守出口，一組到八樓接應原野及二組！控制匪徒活動範圍！一定要控制住匪徒的活動範圍，保證病人與醫護人員的安全！”　　就在老丁下達命令的同時，顏冰與伊蓮娜也下了車，緊張而驚慌的望着不知從哪裡鑽出來的警車，聽着震耳的警笛聲，她們的臉色同樣的蒼白，當然，或許她們的擔憂各不相同，但無疑擔心的都是同一個人，甄英雄。　　……　　“他媽的！是誰砸的警報器？！”原野怒不可遏，九樓還有最後十二個醫護醫護人員及四個腿腳不便的患者，其中一個還是植物人狀態，兩部電梯，一個才到樓下，另一部剛剛打開門，讓他們乘電梯嗎？　　原野無法判斷當前形勢，當機立斷喊道：“走安全出口，快！你！負責送他們下樓，你們兩個，跟我來！到八樓三病區控制形勢！”　　說罷，顧不得李英豪這瘸子，帶着兩個被點到的警員飛快的衝下了樓，同時還撥通了丁群的電話，“丁頭兒，我需要支援！他媽的，發生了意外，甄英雄有危險！”　　火警警報響起，勢必驚動匪徒，不管這是不是一個意外，匪徒都會懷疑到甄英雄的腦袋上去，原野急的差點拽了電話，拔出手槍，把後面兩個霸川警察當成了自己的手下，怒喊道：“操他大爺的！給我查，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火警警報會響？！”　　兩個警察沒想到這麼粗俗的傢伙竟然是朗朗市刑警隊的大隊長，縱然不滿他蠻橫的有發泄嫌疑的態度，但是迫於他的氣勢，兩人還是邊跑邊掏出了對講機，與其他樓層的同事們詢問情況。　　九樓殘留人員的撤離需要時間，下面的樓層也肯定亂做了一團，警報器的突然響起不但是個突發事件，還徹底打亂了救援的步驟，原野急啊，兩步跳下樓梯，靈敏的轉身越過樓梯口，來到一個小型的圓廳，幾個守在這裏的警察正在高度戒備着，或縮在牆角，或藏在沙發後面，目光卻同樣鎖定在同一處，即，正對着電梯門的那個樓道口，樓道口那華麗的推拉門上，赫然寫着‘三病區’三個字。　　“原隊長！”聲音有些無措，顯然，這些警察也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頭上的火警燈旋轉，氣氛緊張異常。　　原野回頭看了一眼電梯，收起了暴躁與急噪，“裏面發生過什麼動靜嗎？”　　其中一警員回答道：“暫時沒有。”　　“是嗎……”　　原野懸着的心還未落下，就見其中一個監視着病區出口，距離最近的警察突然從沙發後站起，抬槍喝道：“警察……啊！”　　眾人大驚，一把飛過來的刀子刺進了他的右肩，那警察捂着肩膀後退兩步險些摔倒，握槍的胳膊卻抬不起來了，原野抬臂不及開槍，那穿着病服的人影已經縮回了，門板一開一合，原野沒時間多做思考，拔腿便追，“你們留守這裏，告訴另一邊安全出口的人，不要放這個病區的任何人下樓！”　　……　　病房陷入一種僵持，面對着六把槍口，甄英雄猶豫着該怎麼開門，他知道，開門這個動作很容易暴露自己要開溜的真實目的，那時候很難保證鈴木優美會不會選擇與自己同歸於盡，他這個後悔啊，早先為什麼沒有想到逃跑的時候還有開門這樣一個環節呢？　　此時，樓下已經響起了貫穿力十足的警笛，鈴木優美趴窗向下一望，臉色驟變，樓下到處是耀眼的警燈，成群的人正在警察的疏導下奔出大樓，潛入黑暗中，警察為了不讓上面的人視野清晰，滅了下面空曠地方的所有照明燈！　　這顯然是早就有準備的啊！　　“甄英雄，你陰我們？！”　　“哼哼，老子都決定和你們一起死了，還怕和警察合作嗎？”　　甄英雄這話在鈴木優美等人聽起來還真夠嚇人的，是啊，他要是沒有同歸於盡的覺悟，怎麼可能和警察合作呢？　　甄少爺要的就是他們這一瞬間的走神，拿着炸彈遙控器的手藏到身後，剛要去拉房門，就聽身後一聲響動，緊接着就是一股力道拍在了後背上，突然被從外面推開的房門不但撞到了甄英雄的後背上，門把手還戳了他的手腕，手一松，所謂的炸彈遙控器脫手飛了出去，滑到了鈴木優美腳下。　　鈴木優美‘啊’的一聲驚叫，明知道沒用，還是一個靈巧的翻身躍過了床鋪，抱頭趴在了地上，張永哲果然夠痴，竟是撲倒在鈴木的身上，好象老鷹以翅膀保護着雛仔，而其他幾個殺手也是身手不凡，紛紛抱頭趴倒，倒是看的甄英雄一怔，球球的，早知道把‘瓢蟲’的遙控器扔出去能有這種效果，少爺早就扔了……　　“鈴木！甄英雄耍花招，有警察！”托尼跑的呼哧帶喘，擔心身後有追他的警察，竟沒在第一時間注意到屋裡的情況，轉過頭來剛要跨入門口，才猛然看到一張熟悉且無比痛恨的笑臉！　　“呦……”甄英雄友好的打了個招呼，“他們早就知道了。”　　“甄……啊！”托尼才吐出一個字，即被甄英雄快如閃電般的一腿撩在了襠部，身子一蜷，甄少爺一記手肘迎轟在他腦門上，併合身撞入他懷中，將他頂出了門口，一直靠在牆上。　　無論是身手還是反應，托尼都較之在朗朗酒店暗殺自己時差了太多，甄英雄懷疑，可能是當時給他注射的那管愛滋病毒起到了作用，當時只是想免除後患，怕他跑掉潛伏起來伺機暗殺自己，用那東西把他毒死算了，卻沒想到今天反就是這管病毒救了自己，倘若托尼還有先前的身手，自己哪能輕易的衝出門口啊？

# 第563章 警匪有默契

　　鈴木優美和張永哲此刻才意識到上當，奈何老張被甄英雄重傷，別看趴下的快，爬起來可就費勁了，鈴木優美用儘力氣推開了他，大喝道：“遙控是假的，炸彈也是假的，給我殺了甄英雄！”　　靠！遙控是假的，但炸彈可是真的！甄英雄覺得這個誤會有必要澄清一下，奈何鈴木優美的子彈堵住了他的嘴，甄少爺頭也沒回便是一個側撲，接着就聽到了槍聲響起，托尼“唔”的一聲，低頭看着胸口的彈孔汩汩的湧出鮮血，他既駭且怒的瞪着屋裡舉槍瞄着自己的鈴木優美，“鈴……木……”　　鈴木優美也驚訝，因為甄英雄突然閃開，自己竟誤傷了托尼，可現在哪還有時間顧托尼死活啊，稍冷靜一些鈴木優美對正要追出門口的人大叫道：“別殺他，要活的！”　　殺了甄英雄，自己等人豈不是也跑不了了？鈴木優美已經被突如其來的變故攪亂了頭腦。　　“球球的，這樓道怎麼這麼長？”甄英雄覺得爹媽讓自己少生了兩條腿，咋跑的就這麼慢呢？其實他現在的速度如果被國家田徑隊的教練看到，估計下屆奧運會百米決賽的跑道上屹立着一位黃皮膚將不再是夢想。　　距離樓道拐角有三十米左右的距離，而從屋裡跨出來只有幾步，也就難怪甄英雄嫌自己跑的慢了，拐過前面的轉角就能一口氣衝到小圓廳，然後到了安全樓梯口自己就能靠跳樓梯的絕技逃之夭夭了，這就是一場賽跑，與子彈，與生命的賽跑！　　顯然，後面的殺手不會給甄英雄這樣的機會，而更倒霉的是，就在還有四五米就跨到拐角的時候，拐角突然躥出一個人來，“警察，別動！”　　原野？！甄英雄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你小子跳出來的也太及時了吧？　　原野所以飛快的跳出來，恰恰是因為聽到了剛才的槍聲！　　兩人都被嚇了一跳，甄英雄衝起來了，百米接近十秒的速度，幾米以內怎麼可能停的住啊？好在他反應快，及時的向左彈開一個身位，想繞過原野，可他快，原野也不慢，見到甄英雄時固然吃了一驚，但他雖驚不亂，看出甄英雄是在逃命了，他冷靜從容的放矮身子，然後輕輕的向右一躍，打算與甄英雄來個默契的移形換位，結果，驚訝的看到對方的臉越拉越近，就好象照鏡子似的，感覺對方變化豐富的表情就是自己的表情……　　“啊……！”　　“哎呀……！”　　兩人很默契的想到了一起，卻默契的過了勁，兩聲慘叫，甄英雄倒退了足有五六步，再想躲過後面追來的殺手根本是不可能的，不過他的第二反應不是蓋的，見原野後退撞在了牆上，並沒有像自己一樣失去平衡，甄英雄當即大喝一聲，“原野，開槍！”　　儘管第一次的默契造成了失誤，但第二次不會了，原野愣都沒愣，抬臂的同時，就見甄英雄一個仰八叉倒在了地上，後面剛剛跨出門口的幾個殺手還不及反應，甚至是剛剛看到原野，原野便連連扣動扳機，樓道里登時震耳欲聾，槍聲響成了串，甄少爺好象都能看到自己上面飛來飛去穿梭的子彈了，當然，除了槍聲，還有原野歇斯底里的大叫，“我操你大爺的甄英雄！”　　老原沒辦法不罵，甄少爺躺地上抱着腦袋滾了個滾兒貼到牆角龜縮了，可他媽子彈都是朝着自己來的啊！原野徹底貫徹了孤膽的英雄主義，竟然一個人與三四個人對射了起來，不是他想當英雄，而是連逃跑的機會都沒有！　　好在原野和甄少爺撞在一起也出乎了殺手的意料，而鈴木優美在他們臨出門之前下達的活捉甄英雄的指令讓他們射擊的反應慢了半拍，老原是偷襲也好，先下手為強也罷，反正是佔盡了先機，對方慌亂的下意識還擊中還透了幾分猶豫，因此準星自然差了一些，四個衝出來的殺手三個被原野快槍射殺，最後面一個見勢不對撲回了房間，他卻不知道，就在他撲回房間的同時，原野的彈夾也打空了，他錯過了一個最好的時機。　　殘喘着一口氣的托尼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折在了朗朗市這個地方，原野不知道他是沒有武器，還被夥伴誤傷的人，又饒了他兩顆子彈，可憐的托尼瞪大了眼睛，緩緩的靠着牆癱軟，身體抽搐，口中吐出的血染紅了胸前的衣襟，他仍堅持着在吐着留在世界上最後的怨恨，“鈴……木……優……美……甄……”話未說完，脖子一歪，終於倒下了。　　原野只是左肩被打在牆上反彈的子彈擦傷，可謂運氣到了極點，“甄英雄，你他媽要害死我啊？！”　　甄少爺可沒有原野那麼愜意，沒時間和他打屁，他清楚的知道後面馬上還會有子彈掃過來，見身子一側就是房門，他爬起來用力瞪在反面的牆上，整個人橫飛起來，抱着腦袋撞開房門滾進了病房，“快閃開！”　　原野一怔，就看剛才追出人來的房門前人影一晃，手臂一撩，飛來一物，原野臉色大變，抱着腦袋閃回樓梯口，拔腿就跑，就聽‘轟’的一聲巨響，耳鳴如芒刺，熱浪滾滾，把原野推出去足足四五米遠才摔落下來，碎石濺在身上，生疼生疼，嗆人的粉灰煙霧團團蔓延繚繞在樓道中，這次，火警警報是不響也該響了，匪徒居然有手雷！　　甄英雄也驚訝不已，暗呼僥倖，從地上爬起來，耳朵還在嗡嗡的響着，他趕快尋摸屋裡有沒有象樣的傢伙可以成為武器，倘若剛才身上的炸彈被引爆了，莫說自己這條小命，怕是這層樓也剩不下什麼活着的玩意兒了，那群瘋子是真的想殺了自己啊！　　“你瘋了？！”鈴木優美抓住張永哲的胳膊，阻止他再次拔掉手雷的保險栓，“如果甄英雄死了，我們怎麼辦？！”　　“別天真了！”張永哲爆喝一聲，嚇呆了鈴木，“甄英雄狡猾異常，早有準備，你以為我們還有活路嗎？警察不惜砸響警報，根本就是給甄英雄一個信號，你沒見警察已經上來了嗎？！殺不殺甄英雄，我們今天都難逃脫了！”　　鈴木優美一怔，“可是……”　　“沒有什麼可是！”張永哲對餘下的三個殺手打了幾個手勢，三個殺手立刻將一張推到了門口，以此做掩護進入了樓道，張永哲這才望着鈴木優美，諷刺的笑問道：“優美，莫非你到了此刻還想用甄英雄去要挾義字會嗎？完成加騰純二的野望比你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嗎？”　　這話里有幾分妒意，鈴木優美臉上一紅，閃躲的目光中閃過一道讓張永哲心痛的神采，那是羞澀，那是遐想，那是一種無法忘懷，張永哲只覺得心裏的痛比鼻子骨折，胳膊穿洞，下巴豁口還要難以忍受。　　張永哲猶豫片刻，將手雷掛回了后腰，伸手一懶鈴木優美，鈴木驚呼中，張永哲狠狠的吻住了她的嘴，並從她的懷中摸出一把手槍，“優美，我會保護你，甄英雄，交給我吧！”　　他執着的表情讓鈴木優美呆住了，張永哲從她的手中搶過那把長長的武士刀，繼而對僅存的三個手下喊道：“殺出一條血路，手雷通通送給警察，置之死地而後生，殺多少警察都無所謂，向樓下追，我們需要人質！速度要快，不要給警察過多的準備時間！”　　喊過之後，持刀握槍衝出了房間，甚至不需要掩護的從沙發後面越了出去，他剛才清楚的看到甄英雄撲進了距離拐角最近的那個房間！　　幾個殺手見張永哲如此迅猛，當下也不耽誤，推着沙發緊跟在他後面。　　甄英雄沒跟上，原野換上一夾子彈，趕快撲過去掩護，可才一冒頭，就看到了張永哲抬起的槍口，老原猛然擰身，以腰部力量轉過了拐角，饒是如此，打在牆角的子彈蹦碎的石渣還是擦破了他的臉，原野心中大驚，這槍法，好准啊！開槍那一瞬間，那男人簡直太沉着了！　　原野也不是吃素的，心知冒頭就是個死，可是，不掩護，當殺手走到甄英雄那裡就麻煩了，老原掏出手機，按下了照相功能的快捷鍵，然後把手機探出牆角，樓道里的情況登時显示在了手機熒幕上，奈何他還未來得及高興，手機就相當不是時候的響了，老原那臉難看啊，就看當先那貌不驚人，一臉鮮血的小子冷笑着抬臂開槍，原野慌忙鬆手，只聽‘啪’的一聲，手機竟被子彈打飛了！　　音樂遏然而止，原野都沒來得及看來電显示！

# 第564章 時間爭奪戰

　　“操你媽的！”原野知道自己遇上棘手的主兒了，靠着牆蹲下身子，探手就是兩槍，都打偏了，射中了張永哲後面的沙發。　　面對正面飛過來的子彈，張永哲視若無睹的還擊着，槍槍都打在牆角上，原野的手也被碎石割傷，不敢再探了，那瘋子顯然是不要命了啊！　　張永哲掩護，對身後人一擺手，三人心領神會，其中一個摸出顆香瓜，拉開保險栓照着牆角丟了出去！張永哲也在同一時間跳回了沙發後面，匐下了身子。　　“靠！又來啊？！”原野剛巧探頭看到了對方丟手雷，撒腿就跑，哪還顧的上甄英雄啊，那香瓜在牆角反彈，犹如拐彎一般追向原野！　　……　　小圓廳的警察被原野嚇了一跳，緊張兮兮的他們險些走了火，只見原野撞門而出，接着大喝一聲，“卧倒！”　　轟然一聲巨響，兩扇推拉門被紅火黑煙攪混的巨龍頂飛了，從撲倒的原野腦袋上方滑翔而過，竟撞在了電梯門上，旁邊抱頭的兩位小哥嚇的面無人色，這是什麼匪徒如此的強悍啊？　　“撤，通知所有人，匪徒火力強勁，有手雷，通通向樓下撤一層！把他們朝上逼！”原野不敢硬碰硬，畢竟火力相差懸殊，在這個小圓廳里開戰，只要扔出一顆手雷，警方定會損失慘重的！　　讓出樓梯口，把他們放到上面去，可以為樓下的人爭取到更多的時間撤離，原野搶過其中一個警察的對講機，大聲的喊道：“誰在控電室？！立刻切斷電梯，停止電梯使用！”　　……　　“靠！原野！你在搞什麼東西？！”　　樓下一片喧嘩驚噓，八樓的樓道中發生爆炸，雖然沒有看到火光，可那連續兩聲巨響卻震碎了不少玻璃，玻璃散落而下，引起了不小的混亂，不少正撤離出大樓的人被划傷，丁群在第一次爆炸發生后即撥通了原野的手機，可原野卻突然掛斷了，當然，丁群並不知道那是因為原野的手機被張永哲打爆的緣故，他通過對講機聯繫到了原野，想要了解情況，可聽到的，卻又是一聲巨響！樓上第三次發生了爆炸，這一次發生在小圓廳，火龍從窗口吐出一團火球，整個醫院乃至醫院外面的街道也能聽的一清二楚。　　也難怪丁群急的暴跳如雷了，首先，人員還未全部安全撤離，火警警報器製造出了混亂，導致六層以下的病患和工作人員在撤離的時候發生了擁擠堵塞，而上面的火爆激戰很可能使疏散工作更加困難，目前自己帶來的幾十人手，除了原野身邊的十五個人，幾乎全部在疏散群眾了，爆炸使整座醫院陷入恐慌，短時間以內他無法騰出更多的人手去安撫大家的情緒，一旦原野頂不住，把火力強勁的匪徒放下來，那麼後果不堪設想！試想，如果在樓下疏散混亂的此刻，那群瘋子從窗口扔下一顆手雷……不寒而栗啊。　　其次，丁群直到此刻為止，還沒有看到自己的外孫從大樓里出來！　　“頂住！一定要頂住！”丁群現在已經無暇去考慮外孫的安危了，職業操守讓他不得不將私情割捨到一邊，冷靜的分析局勢，安排部署，既然與匪徒徹底的開戰了，也就沒有必要繼續對朗朗市警方保密了，丁群對着話機喊道：“我馬上聯繫張進寶以及消防隊，調遣武警，原野，你他媽一定要給我頂住，確保所有人的安全！”　　從對方的火力已經可以肯定他們是何樣性質的存在了，如果放任他們逃竄，對社會而言是多麼巨大的威脅啊，丁群把對講機丟給身旁的眼鏡青年，掏出手機撥通了張進寶的電話，並沒忘了對眼鏡青年大喝一聲，“把那幾個女的給我帶到安全的地方去，不許她們亂跑！”　　青年愕然轉頭，只看到那輛商務車前，顏冰雙手捂口，溢滿淚水的目光中滿是恐懼，不可置信的仰望着八樓，她身旁的伊蓮娜捂着胸口，鎖眉垂目，沒有血色的雙唇開開合合，念念有詞，虔誠的祈禱更像是在自我的安慰，巧巧和袁莉莉分別扶在二人的身後，顫慄，卻不敢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四個美麗的女人靜止在混亂的旋渦之中，倒也算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殺手世家的殺手有多麼可怕，顏冰很清楚，火光衝天的八樓，讓她回想到了六年前的那個晚上，羅伯特便是指使這樣一群可怕的殺手衝進了斯圖爾特家的別墅，只靠十幾人便殺光了別墅中所有的人，難道，那一幕還要重演嗎？　　愛利絲是那場災難中唯一的倖存者，可她失去了記憶，甄英雄呢？顏冰害怕，她發現，自己僅僅是怕再也看不到甄英雄了而已。　　如果他死了，自己該怎麼面對以後的人生？顏冰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生命，真的早就已經被甄英雄給支配了，沒有他主動被動的在身後推着自己前進，自己甚至不知道下一步應該先抬哪一條腿。　　眼淚，止不住的流，顏冰不想哭，哭是絕望，因此她沒哭，只是在流着眼淚，自己的眼淚，會不會成為他的希望？　　顏冰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的眼淚，不再屬於自己，甄英雄那個霸道的男人，甚至掠奪了自己淚腺的控制權……　　……　　“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原野不知道甄英雄是死是活，最後一個從樓梯上跳下來的他，或者說是被炸彈的氣浪吹下來的他被掀翻倒地，耳鳴陣陣，他根本沒聽到丁群最後說了什麼，只是大聲的叫罵著。　　不知道甄英雄是死是活，只知道幾個瘋子肯定是經過了甄英雄藏身的房間，因為，他們在一味的追打自己，甄英雄已經被幹掉了嗎？　　沒想到匪徒竟然是集中了火力，瞄準了一個方向朝下沖，原野只有十五個人，其中八個集中在另一面的安全出口，匪徒火力強勁，最棘手的是他們有手雷，而從霸川市過來的刑警小看了可能發生的結果，並沒有配備大火力。　　雖然守住了兩邊的安全樓梯口，但只憑這邊的幾個人，根本拖不了太長的時間，苦就苦在他不敢調另一面的人過來支援，天知道匪徒是不是在玩調虎離山啊？都怪這該死的火警警報遭成了混亂，導致疏散工作佔用了太多的警力，人手吃緊，若貿然將另一樓梯口的人調過來，萬一那邊漏下去匪徒，後果就不可想象了。　　原野收起對話機，靠在對着樓梯口的樓道拐角，大聲的呼喝，“不要放任何一個人下去，不要給他們丟手雷的機會！操你大爺的甄英雄！你小子要是就這麼不負責任的掛了，老子追到地獄也要槍斃你五分鐘！”　　最後這句，喊的有些莫名其妙了。　　……　　回到片刻之前，第二顆手雷爆炸后，張永哲與三個殺手迅速沖入了硝煙與熱浪中，三個殺手本要踢開拐角口的那個房門進去解決甄英雄的，卻被張永哲喝止了，“這裏交給我，你們迅速下樓，在警察形成圍剿之前突出一個口，人質，我們需要人質，把傷了的警察也抓住做人質！”　　張永哲所謂的傷了的警察，指的顯然就是原野。　　此刻是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三個殺手不敢怠慢，相互掩護着追過了拐角，而張永哲，兩槍打爛了門鎖，一腳踹飛了房門，他知道甄英雄沒有武器，怎會怕他呢？　　房間里漆黑一片，一陣夜風穿過房間，吹到了張永哲的身上，張永哲右手反握長刀，平舉胸前，刀刃向外，防止甄英雄突然偷襲，左手搭於右小臂，槍口外泄着殺機，“甄英雄，乖乖的做我們的人質，我不會殺你的，否則……”　　跨入門口的一步，是張永哲這輩子邁出的最小心的一步，心臟劇烈跳動的感覺他已經很多年沒有體味過了，甄英雄是唯一讓他感覺到恐懼的男人，當然，張永哲不會承認自己懼怕甄英雄的，安靜，房間里安靜的似乎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與呼吸。　　知道甄英雄沒有武器，張永哲不怕暴露自己，於是突然按下了門口的開關，剛才的兩次爆炸竟沒有影響到照明設備，燈光閃動兩下，亮了，而張永哲的臉色，變了，蓋因他看到了被砸碎的窗子！　　玻璃全無，窗帘被風吹的飄舞起來，窗框下系著床上消失的床單，那小子居然從窗子逃跑了！張永哲心下大驚，三步化一步，飛快的衝到了窗前，探頭舉槍就要射，卻看到，窗外只有短短的一截床單！

# 第565章 空手與白刃

　　上當了！張永哲反應極快，腦後生風，他猛然轉身，看都不看就橫掃一刀，枕頭被切成兩段，因為站在窗口位置，羽毛被吹的漫天飛舞，視線被隔斷了，但張永哲還是隱約看到衛生間門口人影一閃，他舉槍就射，摳動班機的同時，槍響了，瓷器破碎的聲音也響了！　　一個花瓶穿過如雪滂沱的羽毛，撞在了槍口上，“哐”的一聲，接着就是張永哲的慘叫！　　花瓶中竟裝了半瓶的熱水！連砸帶燙，張永哲的手槍脫手了！手腕好象被脆脆的折斷一般，更要命的是熱水灑濺了他一身，並潑在了他臉上！　　“哈！！！”　　甄英雄一聲爆喝，如出籠猛虎撲了上來，陷於絕境中的他本來是要靠這個花招製造空當逃跑的，卻沒想到只有張永哲一人進來，想要自保，就要先搶到槍，而想要搶到槍，就要先幹掉張永哲！　　甄英雄的想法張永哲又怎麼能猜不到啊，雖然被水濺到了臉上，一時看不清楚，但聽聲辨位，他斜向一刀划來，甄少爺舉着的椅子被削掉了一條腿，但這並沒有礙事，椅子的三條半椅腿還是卡住了張永哲的前胸，“去死吧！”　　甄英雄卯足了力氣向前推頂，張永哲後退兩步撞在了窗台上，沒有玻璃，上半身直接從窗子探仰了出去，可他硬生生的靠腰部力量和扒住窗口的兩臂撐住了身體，肩膀的傷口因為綳足了力氣而泉涌般汩汩的冒着血，巨痛扭曲了張永哲臉上被湯的通紅的肌肉，他猙獰着瞪圓了眼睛，“甄――英――雄――”　　“你在鄙視我偷襲嗎――”甄少爺因為發力的緣故，說話都咬着牙關屏着呼吸，張永哲右手握刀，自己梢一松力，他不用撐着身體，肯定會一刀掄過來的，“是你自己白痴，一張床單能順到樓下嗎？這是八樓，你以為我超人啊？披着被單會飛嗎？”　　甄英雄什麼時候都忘了不了打屁，目的是想氣的張永哲岔氣，好把他從樓上拋下去。　　“哈啊――！！甄英雄，我要廢了你！！！”　　張永哲確實被氣瘋了，剛才他的確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惱羞成怒啊，不過他非但沒有岔氣，還起到了一個反效果，這個瘋人竟然冒着掉下去的風險，猛然撩起一腿，竟是踢向甄少爺的小弟弟！　　倘若甄少爺硬挨上這一腳，再稍一發力就能把單腿撐地的張永哲扔出去，因為抬起一腿的他腰部力量已經不夠，沒有了抓地力，可甄少爺不敢拿自己的下半輩子‘性’福生活開玩笑啊。他現在要是個光棍也倒沒什麼，但他美女老婆躺滿床，這要是太監了，苟延殘喘一條命，整天對着只能看不能吃的老婆們，那還不如死了好呢！於是，他想都沒想便向後躍開。　　張永哲雙腿離地，上半身已經成負角度，險些掉出去，但甄英雄的後撤給了他生機，利用腰臂力量，他猛然彈起，並掄起長刀劈向甄英雄，甄少爺抬起沉重的木椅子，用椅子底擋住這一刀，然後就勢矮身一個掃堂腿，快如閃電，迅猛如雷！　　剛才已經消耗了張永哲大半的體力，加之他先前就被甄英雄重創，身體完全不在狀態，反應雖然不慢，但身體已經跟不上大腦的速度了，想後退，可前腳掌才抬起，腳後跟居然抓地不勞打了滑，地上有水！　　因為掃腿的動作，椅子被甄英雄甩飛了，這讓他的動作更快更狠，張永哲小腿一陣巨痛，身體失去平衡，側倒過程中，他清楚的看到了甄英雄得意的笑和地面上散落的花瓶碎片！　　張永哲感到恐懼了，他現在有些明白了，為什麼殺手世家中最能打的卡瑪，會被胳膊穿了個洞的甄英雄給幹掉，那是因為，甄英雄根本就是一個流氓！他會利用身邊所有的環境來成為他的武器，他那超人一等的反應和瞬間制定戰鬥策略的飛快頭腦，可以讓他在弱勢中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現在的甄英雄傷已痊癒的差不多了，即便自己的身體狀況處在絕佳，也很難放倒他啊，他堪比一頭有了智慧的野獸！　　慘叫，張永哲已經忍不住發出慘叫了，花瓶鋒利的碎片刺入身體，後背好象滾了釘子板，不，是刀山，但這彪焊的韓國人硬是在慘叫中貼着地面掄出一刀，直砍甄英雄未來得及收回去的右腿，甄少爺慌忙中雙臂撐地，利用腹肌爆發性的力量愣是將身子倒拔而起一個后翻，可張永哲出刀太快，甄英雄小腿被刀尖擦過，幸好入肉不深，且是肉比較厚實的腿肚中獎，若砍中了腳踝，甄少爺怕是一分逃跑的可能都沒有了。　　如果沒有那把棘手的長刀，以現在張永哲的身體狀態，甄英雄不用三十秒就能幹掉他。　　傳說中的武林，空手奪白刃是何其的簡單啊，但那全是他媽的扯淡！甄少爺罵啊，球球的，就是個垂死的老傢伙拿把刀掄上一掄，也夠幾個小伙瞧的，更不說張永哲這種頂尖的殺手了！雙手夾刀刃那種經典的鏡頭只會出現在屏幕中！　　甄少爺敏捷的好象一隻貓，翻身爬起，順手抓到了那條被張永哲削斷的椅子腿，這個削尖木樁一般的椅子腿很像是西方傳說中釘死吸血鬼的武器，可惜短了一點，甄英雄正待再撲殺上去，就聽門口傳來一聲嬌喝：“甄英雄！”　　今天被點了多少次名甄少爺早就忘記了，但這次絕對是最讓他驚顫的，因為，這個聲音是從身後響起來的！　　甄英雄看也未看就是一個側滾翻身，槍聲響起，儘管動作已經很快，可甄英雄在空中的時候還是被一顆子彈擦過了左臂，鈴木優美的槍法不是蓋的啊。　　甄少爺這一閃開，剛好卡在了門口與張永哲之間的這一條直線上，鈴木優美在幾分鐘之前才誤殺了托尼，此時這一猶豫錯失了最好的開槍時機，當真是犯了殺手最大的忌諱，同樣接受過殺手式培訓的甄英雄很清楚，她這手指一抖的空當就是自己生存下去的鑰匙，握不住，就只有死路一條啊！　　跟在哈恩身邊幾年，鈴木優美少有親自動手殺人的機會，更不要說實戰了，因此才會顯得不自信與慌忙，張永哲一見甄英雄抓起身旁的椅子，立刻大吼道：“優美！開槍啊！”　　“啊哈！！！”甄英雄覺得，吃奶的力氣是強弩之末，而此刻需要的是勢不可擋的爆發力，把吃奶的力氣也攢足了，不能最後才用出來，就好象用盡了力氣放屁一般，他恨不得把身體里所有的氣都用一個排泄口爆炸式的噴放出去，當然，此刻他的‘排泄口’不在下邊，而是他的右臂，三十斤的木椅被他像炮彈一般的發射而出，鈴木開槍確實很快，但她快，飛來的椅子更快，飛過來的椅子快，甄英雄和張永哲卻不比那椅子慢！　　鈴木優美開了三槍，第一槍打中了甄英雄丟飛椅子的右臂上位，餘下兩槍都打在了椅子上，而就在椅子飛出去的同時，甄少爺咬牙忍痛，持着那半截削尖的椅子腿徑直衝向了門口的鈴木！子彈沒有入肉，但帶掉了一塊皮肉的疼痛感更加的難忍，左輪手槍的近距離殺傷力太強悍了。　　鈴木優美卡在門口，進退不得，椅子來的太快太突然，她不及躲閃，後退中雙臂護在身前，慘叫一聲被椅子砸中，左小臂立時斷了，她在後退中清楚的看到甄英雄端着那個木樁朝自己衝來，利芒對準了自己的胸口，她還看到，張永哲咬在甄英雄身後，武士刀直追甄英雄的后心！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甄英雄！！！”張永哲幾乎爆發了身體內的所有力量，可甄英雄太快了，刀尖距離他的后心始終有一米多，殺掉他沒有問題，因為他已經沒有了閃躲的角度和空間，但那肯定也是在他的木樁刺入鈴木優美的胸口之後。　　“去死吧！”甄英雄的氣勢攝住了鈴木優美，他宛若要吃人的野獸，鈴木優美的胳膊失去了知覺，根本無從招架，只能閉目待死，她不甘心，自己完美的計劃竟落到如此地步不說，難道自己還要慘死於甄英雄手中嗎？十三年的等待，等來的就是這個結果？！　　甄英雄眼中閃過一道狡獪，但依然不失兇狠，鈴木見到了，可短暫的時間讓她沒有時間思考，只見快要跨出門口的他突然一個橫向轉身，消失在了她的視線中，取而代之的，是張永哲，以及那把鋒利的武士刀！

# 第566章 十三年的夢

　　張永哲完全沒有想到甄英雄在飛快的奔跑中會突然的轉身閃向旁邊，他無暇驚訝，面對突然出現在他眼前的鈴木優美，他在跨出門口的同時，驚慌中飛快的挪開了長刀的鋒芒，雖然沒有誤傷鈴木優美，卻和她撞在了一起，重重的靠在了對面的牆上。　　甄英雄同樣撞在了牆上，卻是房間裏面的那面，後背好象被悶了一記重鎚，又好象砸了一座大山，胸口窒悶的幾乎感覺不到疼痛，衝擊與停頓只在轉瞬之間，巨大的慣性好象讓他的五臟六腑離了位，可他沒有絲毫的停留喘息，機會不會經常有，創造出來就要利用上，他轉身出門，大喝一聲，將那半截椅子腿插入了張永哲的后腰！　　“啊！！！”　　張永哲疼，疼的除了痛呼，已經感覺不到任何部位可以發出力量，他知道，自己又上了當，甄英雄藉助衝撞牆壁突然頓住身子，和自己交換了身位！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原來甄英雄不是螳螂，而是早就決定做黃雀了啊，這個傢伙的瞬間反應太可怕了。　　鈴木優美一臉的不可置信，張永哲，這個自己最倚仗的男人，在甄英雄的面前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擊，看着張永哲已經完全扭曲的臉，鈴木優美甚至懷疑，這是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天才嗎？　　樓下又傳來震耳的爆炸聲，這已經是第四次了，對方只有三個人，卻無一例外是頂尖的殺手，而且持有手雷，如果一味的朝下追打，恐怕原野會頂不住的，甄英雄沒有時間墨跡了，他憐憫的看了一眼鈴木優美，在張永哲逐漸無力的痛呼中，淡淡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今日的惡果是你們自己種下的，不要怪我狠，斬草要除根，我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更多的人。”　　這話說的大義凜然，但也沒有否認自己的私心，甄英雄在置人於死地的時候是不屑說慌的，他鬆開椅子腿，雙手攥住張永哲持刀的右手，用力一折，張永哲痛呼的聲音再次提升，手腕硬生生的斷了。　　刀已經被甄英雄接過，鈴木優美目露凶光，瘋狂的怪叫一聲，吐了一句日本話，甄少爺沒聽明白，但看她硬是從張永哲腋下抬起槍來，用槍口招呼自己，想必不會是什麼好話。　　刀光一閃，鈴木優美覺得自己扣動了扳機，卻沒有聽到槍聲，低頭一看，她嚇傻了，手，右手！右手不見了，斷腕汩汩的冒着血，可以清楚看到整齊的骨頭切面！她渾身抽搐抖動，驀的一聲凄慘哀號，是痛徹心扉，更是無法接受徹底的敗局，張永哲的身體已經癱軟在了她懷裡，鈴木優美的哀號是那樣的無助。　　“十三年啊……”　　甄英雄正想閉目一刀結果了這兩個罪無可赦的死神，但突然聽到了鈴木優美這樣的一句話，不禁動作一緩，抬目看到，那雙曾經布滿了殺氣的眼睛此刻竟是如此的空洞，渾濁，人還活着，但無異於死了。　　不知是痛的，還是精神崩潰，她瞪着甄英雄，大聲的哭喊着，“十三年！十三年啊！甄英雄，為什麼，為什麼你要出現？！你破壞了我這十三年來的夢想，你讓我失去了一切！甄英雄！！甄英雄！！！”　　“可憐的女人啊。”望着靠牆滑倒的一對男女，甄英雄搖了搖頭，放下了刀，“為了你十三年的夢想，我就應該老老實實的去死嗎？十三年的夢想？別開玩笑了，你這十三年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搶劫別人的東西而已！你僅僅是一個可恥的強盜，浪費了十三年的時光，只為了一次可恥的搶劫，鈴木優美，你太可悲了，少爺已經沒有殺你的心思了，你應該活着，回憶你十三年的追求是多麼的荒謬，回憶這十三年你得到了多少，卻又失去了多少。”　　“你殺了我！”鈴木雙手全被廢了，甄英雄不殺她反而成了更殘忍的對待。　　甄英雄憐憫的看了他一眼，掰開她斷手的手指，拾起了那把左輪手槍，查看一眼，只剩了兩發子彈，恰在此時，樓下又是一聲巨響，那幾個殺手還在朝樓下沖！甄英雄無暇回房間去找張永哲掉落的手槍，淡淡道：“我已經不屑去殺你這種人了，鈴木，你和張永哲本該有斷不錯的人生，是你們自己毀了它，我殺你，是幫你得到解脫，少爺不是好人，不幹好事，你還是自己在痛苦中反省，或者在反省中痛苦吧。”　　說罷，甄英雄不再停留，原野那小子命大的很，應該還活着，他在前面硬頂，自己在後面偷襲，幹掉三個殺手應該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雖然火警警報器引發了不小的混亂，但總算是有驚無險啊，甄少爺根本沒有把那三個殺手放在眼中，亦或者說，他對自己與原野的組合，信心膨脹。　　……　　“這個倒霉催的甄英雄啊，真他媽是顆災星！”　　轟鳴聲中，李英豪感覺到了地面的顫抖，他才下到六樓便走不動了，即便是在風鈴的攙扶下，打着石膏的腿每每沾地，還是會感覺到鑽心的疼痛，上面滾滾的熱浪撲下來，火藥味嗆的人眼睛都通，李英豪慶幸自己找了風鈴這麼強壯的一個女朋友啊，不然自己肯定已經變烤鴨了。　　上面的場面很火爆，甄英雄會不會已經掛了？李英豪懊惱自己這沒用的身體，否則，他真想和甄英雄那樣的男人並肩的戰鬥，為了一個女人而不惜置身死地，去頑強的去搏那唯一的一分生機，甄英雄太狠了，對別人狠，對自己也狠，他是個真正的男人，也是個絕對的小人，就算要死，他也要布局讓所有的匪徒栽倒在這個地方。　　“英豪，快，快點！”風鈴急的一頭熱汗，所謂快，也不過就是說說罷了，且不說樓道擁擠，就李英豪現在的行動能力而言也很難快到哪裡去。　　“風鈴，打電話！”　　風鈴一怔，“恩？”　　“我說，打――電――話――”人群鼎沸，李英豪不得不大聲的重複了一遍，“給白果打電話，要她通知朗朗市局的人迅速過來支援！”　　李英豪到底做過特警，分析形勢的目光和判斷能力是很準確的，警報器響起的時候，從原野的反應就可以肯定發生了什麼計劃以為的突發事件，而現在，原野與匪徒已經發生了正面生衝突，且衝突在不斷升級，現在的疏散發生混亂，至少暴露了警力不足的缺陷，想要控制住形勢，求援已經是必然了，而到此刻，顏冰等人質被救出，匪徒被控制在大樓中，已經不需要再對朗朗警方有所隱瞞了。　　李英豪與其外公丁群，可謂想到了同一個點上。　　……　　演唱會已經進入了最後一個篇章，還有一個多小時，演唱會就要結束了，艾愛離開了後台，在這裏，她已經坐不住了。　　“小愛，你幹嗎去？”小憐加入到了幫一心和甜甜換裝的隊伍中去，忙的是不可開交，滿頭大汗啊。　　“這裏太熱了，我還是去下面看吧。”艾愛稍稍一頓，“順便看看姐夫回來了沒有。”　　提到甄英雄，小憐一怔，“是啊，太子哥哥說去個廁所，怎麼還不回來？會不會還在方才的‘特等席’啊？”　　“或許在吧，我去看看。”艾愛應的心不在焉，因為她知道，甄英雄不可能在這個會場的任何一個地方，“對了，小憐姐，姐夫要你準備的事情你都準備好了吧？”　　“當然……恩？！”小憐吃了一驚，“你怎麼知道太子哥哥要我做什麼的？！”　　艾愛調皮的笑了笑，沒解釋，在小憐驚愕目光中走了，小憐還在琢磨，難道自己的大嘴巴在不經意間發作了？好象沒有啊，這件事情對誰都是保密的啊……　　經過樓道的時候，身後突然衝出一個高大的人影，險些將艾愛撞倒，小愛心情正爛，想找人罵街呢，可難聽的話還沒出口，就見那穿着警服的人已經慌慌張張的跑遠了，還在對着對講機大聲的喊着：“一組注意一組注意，瑪利醫院發生嚴重爆炸事件，所有人立刻到停車場集合！已經確認，甄英雄與原野隊長就在現場！全部人員立刻到停車場集合，以組為單位趕往支援！”　　發現姐夫了？！艾愛心裏猛的一沉，嚴重爆炸？姐夫與匪徒發生正面衝突了！

# 第567章 無退之死斗

　　小愛慌了，十六歲的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她幾乎是本能的跑回了義字會成員集中的座位席，想要跑回三國的身邊，她覺得，自己有必要把知道的事情告訴給三國，所有所有的事情。　　讓艾愛意想不到的是，當她看到三國的時候，這些姐姐們已經呆住了，白果拿着電話猛然站起，“你說甄英雄在瑪利醫院？！”　　坐在後排的甄天眾人無不面色大變，小白太激動了，完全沒有壓抑聲音，“顏冰已經獲救了？！”　　這話出口，無論是甄天，木子華，還是愛利絲，韓慧恩，藍涯，微兒，無不欣喜若狂，包括正接着電話的白果，可他們這種喜悅還未表現而出，風鈴接下來的話，讓他們心裏都是劇烈的一沉，“醫院發生爆炸，甄英雄還沒逃出來？！”　　艾愛愣了，三國傻了，愛利絲呆了，甄天的表情也僵住了，這一刻，他們都以為甄英雄……　　到底是小白，真正臨危反而不亂，“你確定甄英雄的生死嗎？”即便醫院被炸平了白果也不會在意，她只在乎甄少爺是死是活。　　白果的表情讓大家都鬆了口氣，顯然，風鈴給出的回答並不是絕望的，“他和原野在拖延匪徒，不確定他們的生死嗎？好，風鈴，你和李英豪也快些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我馬上和局長通報情況！”　　沒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所有人都在用這句話來安慰自己，甄天霍然起身，項嘯鳴和聽到這一番話的高層，如林驍勇恭弘=叶 恭弘紛飛均肅面而起，尤其林恭弘=叶 恭弘二人，他們可是一點都不樂觀，爆炸？這兩個字讓他們直接想到了甄英雄腰上圍的炸彈。　　甄少爺，是真的抱着同歸於盡的覺悟去的。　　“嘯鳴，去開車，其他人都留下！”甄天恢復了冷靜，警方已經行動了起來，根本沒有義字會插手的餘地了，人去多了也是添亂，“木老，這裏就交給你了。”　　木子華本也要去的，聞言，點了點頭，的確，爆炸會招去記者無數，以自己的身份出現在那裡確實不合適，他擔心之餘，也不禁佩服甄天的細心與冷靜。　　“柳絮！”甄天話音剛落，三國就好象沒聽見似的喊了柳絮一聲，柳絮同樣沒聽見甄天的話一般，起身的同時，接住了晴天丟過來的汽車鑰匙，同時，她也很默契的代三國吩咐了下半句話，“蘭兒鳳兒，看着大家，不要離開會場，就在這裏等少爺回來！”　　柳絮說的很堅定，她覺得甄英雄回到這個會場，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她僅僅是去接他回來而已，蘭鳳已經站起來了，聞言，相覷一眼，雖掩不住擔憂，卻還是坐下了，固然是聽柳絮的話，亦或者，她們是不想輸給柳絮吧，她們覺得，自己對少爺的信任是不輸給任何人的。　　柳絮是九鳳成員中飆車技術最好的，甚至不亞於七虎中的飛車王耿南，三國點她，目的太明顯了。　　甄天本想勸阻三國，但見她平時又呆又憨的目光突然清澈，好似浩瀚宇宙一般，他知道，這個時候的三國，任誰也勸不住了，這丫頭的心就是用‘甄英雄’三個字拼湊起來的。　　“三國姐姐，我也去！”　　“小姐……”　　韓慧恩拉住了愛利絲的人，卻拉不住她的心，愛利絲毅然的望着三國，被甄英雄打到的脖子依然酸痛，但這種酸痛好過於心痛，她有勇氣面對發生的一切，並去勇敢的承擔一切。　　三國稍稍一怔，沒有說成，也沒說不成，而是回頭撫着櫻桃與樂樂的頭，笑道：“你們兩個也留下。”　　樂樂急了，“媽媽！”　　“聽話！”三國嬌喝，不但嚇到了樂樂，也嚇了其他女孩一跳，大公主居然發怒了。　　三國恢復了溫柔，這種溫柔讓一向樂觀活潑的她看起來成熟了，“樂樂，我們一會就回來，在這等着，好嗎？”　　哀求的語氣讓樂樂無法拒絕，冰雪聰明的她從三國的目光中讀出了很多很多的東西，她點了點頭，然後握住了躁動的小櫻桃的手。　　如果，假如，哪怕只有萬分之一，億萬分之一的可能，那個臭小子已經出事了，這些女孩子中，有幾人可以保持冷靜呢？不讓去，不是不盡人情，而是一種保護。　　艾愛沒有說話，也沒聽話，她跟在了三國的身後，三國看到了，但僅僅是一怔，沒有像阻攔櫻桃一般阻攔艾愛。　　這小丫頭的目光中，有着覺悟，有着堅定與自信。　　……　　此時，原野已經受傷，稱之為浴血奮戰一點不為過，對方火力太強，先後丟下兩顆‘香瓜’，幾個刑警中傷了一半，其中一個重傷，關鍵時候，這位英勇的刑警衝出去撿起了掉在身邊的手雷，反丟上七八樓銜接的樓梯轉口，自己卻不及迴避，被巨大的爆炸能量擴散傷及，生命堪憂，當時便失去了知覺，但多虧他，如果炸彈在七樓的樓梯口爆炸，不但這裏的幾人難以倖免，還極有可能傷及到下面還未撤下去的無辜者。　　不可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方法把匪徒丟下來的手雷還回去的，手雷爆炸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幾秒，就像剛才，雖然搏命成功，但上面的人除了感到意外，並沒有受到絲毫的傷害，而且，學聰明的他們，幾接下來很可能會在拉開保險栓之後故意延誤個一秒兩秒再丟出手雷，以此來預防相同的情況出現。　　可以說，原野現在已經被逼到了絕境，一步也退不得了，匪徒已經發現樓下還有患者沒有離開，為了挾持人質，他們衝下來的意圖太明顯了。　　為了受傷刑警的安全，在下一顆手雷扔下來之前，原野責令兩個警員將受傷者迅速從另一個安全出口送下樓，並派另外兩人從另一個安全出口繞上去，聯合那裡埋伏的刑警包抄過去，給匪徒來一個雙面夾擊，不過，連他自己也清楚，這種包夾在沒有任何干擾的情況下也要至少兩分鐘，而且，對方現在的猛攻不排除調虎離山的嫌疑，另一面說不定早就有準備了，但此刻他卻別無選擇，只憑這幾個人，根本擋不住匪徒下躥。　　莫說孤膽英雄難做，即便是一群英雄撲上去，在當下有手雷這玩意兒的時代也頂不上事兒，即便你會降龍十八掌又如何？照樣挨炸，恐怕拼殺中難免要有大傷亡了，原野惱怒之極，甄英雄說的沒錯，對方人數不多，卻很難應付，自己小看了他們，準備不足啊。　　原野身邊還有兩個人，這二位都還年輕，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爆炸，不斷從上面飛下來的子彈，重傷的同事……甚至是原野肩膀上還在汩汩流血的傷口，都讓他們心神顫慄，雙腿打軟。　　“操你媽的！老子和你們拼了！”原野從樓道躥出來，照着上面連放三槍，才探頭出來的殺手迅速縮了回去，並在同時迅速的還了一槍，打中了原野的大腿，原野愣是咬緊牙關沒發出痛呼，連殺手都不知道子彈傷到了他。　　很狼狽的跌倒在了樓梯口的另一側，原野粗喘着爬起來，靠在牆上，將手槍的彈夾退出來，從口袋出又摸出一個填上，這也是他最後的子彈了，頂彈上膛，小聲喝道：“把槍給我！”　　他身邊的兩個警員一怔，原野怒目瞪圓，“我說把槍給我！”這兩位先生直到此刻為止，還未蹭開過一槍，不是他們沒用，而是匪徒的槍法太准，開槍的時機拿捏的太適當，形成了一種強勢的壓迫，稍因惜命而恐懼，就不可能找到機會反擊，手槍握在他們兩人手裡簡直就是資源浪費。　　霸川市過來的這批警察，素質明顯不如自己的手下啊，真是什麼樣的將軍帶出什麼樣的兵，原野總覺得他們都像丁群那老頭子，不求突破自我，只求安穩度日，心態太溫和，太保守了。　　“原隊長……”　　“別廢話！”原野斥了一聲，“六樓的人還下不去，應該是無人疏導造成了的緣故，我掩護，你們兩個立刻下去維持秩序，儘快把人疏散下去！”兩個年輕人已經膽怯了，動作勢必猶豫，僵硬，再讓他們硬上，也只有死路一條。　　有時候，做孤膽英雄是件很無奈的事情，原野有三把槍，三十幾發子彈，心裏並沒有把握能頂上多少時間，說不定，下一秒就會被對方的手雷幹掉，可他還是拼出了命，大吼一聲“動！”

# 第568章 最濃的幸福

　　不給兩個小警察反應的時間，原野居然冒着被打成篩子的風險一步跨出，雙槍火力，對着樓梯上面就是一串子彈，幾乎就在他跨出去的同時，一串血花在他最先暴露的左肩飛濺綻放，原野肩膀猛的一沉，竟大喝着忍住，再吼一聲：“動啊！”　　其中一個警員已經嚇傻了，原野不是人，肯定不是！剛剛才中彈的右腿又摁進了一顆子彈，他站不住，單膝跪地，可依然不閃不躲，槍聲中，一個穿西服的壯實匪徒從樓梯上滾了下來，嚇的這警員再也站不住了，匪徒猙獰的面孔和上面的兩個彈孔嚇的他大哭大叫的坐倒在地，褲襠濕嘩嘩的，巨大的恐懼徹底摧毀了他的神經，他哭的像個瘋子。　　“動！動！！動！！！”　　見原野如此強悍果勇，另一警員的反應剛剛與崩潰的同事相反，他同樣大喝一聲，一個魚躍，抓起匪徒掉落的槍，躍出樓梯口，看也不看對着上面放了兩槍，然後飛快的衝下樓梯，動作敏捷如電，他被原野的精神感染了，“原隊，小心！”　　操！你都有膽子開槍，那就被下去了，幫忙啊！老原同志這想哭啊……　　原野如此張狂的瞄準着上面開槍，匪徒輕易不敢冒頭，原野子彈打空，把槍丟掉，拔出最後一把，對準着上面，時間如同凝固，原野身上中了四槍，都集中在肩膀和大腿，他幾乎沒有力氣支撐身體了，失血另他感覺到了乏力與暈眩，他懷疑自己能不能撐上一分鐘，短短的幾秒鐘是僵持狀態。　　兩個殺手沒有想到同伴竟被原野那不要命的瘋子給幹掉了，似乎那臭警察就是喜歡和人對射搏命啊，這種強悍倒是真的震住了他們，這兩人卻不知，在八樓的對射，是意外，而這次，原野才是真的拼了命，並非因為喜歡，而是別無選擇。　　兩個殺手更沒想到，他們龜縮着這一猶豫，反而成全了從後面摸上來的甄少爺。　　如果說，原野恐懼兇悍的殺手，那麼，兇悍的殺手對甄英雄這牲口也有着同樣的恐懼，在他們看來，甄英雄已經不是人類了。　　原野額頭的汗好象雨落，睫毛上都掛着汗珠，卻不敢分神去擦，驀然間，聽到樓上傳來兩聲槍響和一陣痛呼，原野大驚，卻發現並沒有子彈飛過來，就這一怔的功夫，只見一個殺手突然從七樓的樓梯退到了七八樓的交口，完全暴露在了自己的槍口下，卻是一臉恐懼的盯着樓上！　　原野甚至沒有反應過來，只見那殺手慌張的想要抬起似乎受傷的手臂，一個黑色的人影好似一隻巨鷹俯獵野兔一般突然從上面躍下，是甄英雄！　　原野覺得自己就夠狠了，不想甄少爺比他更狠，自己好歹是用槍對射，他老人家竟是用刀和人家槍口頂！　　甄少爺居高臨下，雙腿直接騎在了對方的雙肩上，雙手反握長刀，爆喝中，將刀刃狠辣下刺，左脖頸入，右肋下出，好象穿雞排一樣穿透了對方的身體！那殺手瞪圓的眼睛中依然殘留着恐懼，或許，他剛才不慌的話，死的就是甄英雄了。　　“永別了，朋友。”甄英雄淡淡的說過，繼而用力擰動了刀把，刀身轉動，血如泉涌，殺手的生命汩汩的流出了他的身體，原野看的毛骨悚然。　　“呦，原野，你很狼狽啊……”　　殺手癱軟倒地，甄少爺很瀟洒的站穩，然後又很迅速很乾脆的破壞了他冷酷瀟洒的死神形象，猥瑣的用衣服擦着刀把，看的原野一身冷汗，這小子是想把指紋擦去吧……　　“比你狼狽一點而已。”原野看到甄英雄的肩膀也中了槍傷，心有餘悸的笑道：“這些都是職業殺手嗎？很准啊，槍槍都瞄着腦袋或者心臟，要不是老子動作快，至少死兩次了。”　　甄少爺走下來，將原野從地上攙扶起來，笑道：“那你錯了，如果他們身上還有手雷，你剛才就死了，居然跳出來對射，你白痴吧？”　　“操！”原野站來來，一把推開甄英雄，卻是後退兩步靠在了牆上，疼的直咧嘴，“這他媽都是你的責任！你看看下邊亂成什麼樣啊？連這麼點時間都沒拖延住就和這群瘋子撕破臉皮，真他媽沒用！”　　甄少爺也聽到下面很亂了，稍稍一怔，繼而沒好氣道：“怨我？球球的，你們要是不砸火警警報器我至於和他們撕破臉皮嗎？操你們這群警察家裡所有漂亮的女親屬！我可是從老虎嘴裏逃出來的，還沒找你算帳，你他媽先推我身上了？！”　　“火警警報不是你砸的？”原野愣了愣。　　“不是你們砸的嗎？”甄少爺沒想到原野是這個反應，有點懵了，“這不是你們給我的行動信號嗎？”　　“你白痴吧？與其鬧出動靜，我哪有偷偷摸上去營救你、圍捕匪徒方便啊？”　　“靠，別他媽說的這麼好聽，營救？我不但自救，還反過來把你給救了！”甄英雄瞥了一眼那位癱軟在地上，褲襠冒着熱氣的年輕警察，並未鄙夷，還有一點同情，這場面確實不是沒有什麼大案經驗的人可以承受的。　　大難不死，兩人嘴裏罵的歡，但心裏都着實鬆了口氣，甄英雄蹙了蹙眉頭，“會不會真的發生火災了？”　　“不知道，我已經要人去確認了。”提到這裏，原野又有點緊張了，“上面的情況怎麼樣了？”　　甄英雄想到鈴木優美，搖頭一笑，“全部幹掉，還有一個主犯活着，交給你了，恭喜，你又立大功了，這場噩夢終於結束了。”　　“我的噩夢就是你，你還活着，只能證明我的噩夢才剛剛開始而已。”原野掏出對講機，不賴，還沒壞，“這裡是原野，這裡是原野，都能聽到嗎？”　　原野在彙報情況的時候，心中兀自驚訝着，甄英雄這傢伙真的是人類嗎？一個人就能擺平了上面的所有人？靠，他果然才是警方和人民最大的威脅啊……　　……　　“匪徒全部幹掉了？！甄英雄還活着？！”　　聽到丁群喜出望外的叫喊，正被眼鏡警官試圖強行推離這個危險地帶的顏冰愣住了，伊蓮娜以為上帝聽到了自己的祈禱，可即便如此，望着八摟與七樓的衝天火光，她兀自難以相信，四次爆炸，上百響槍聲，甄英雄居然奇迹的沒有死！　　巧巧和袁莉莉歡呼雀雀，相互擊掌、擁抱，連她們也不知道為什麼甄英雄那種討厭的男人還活着，會另自己如此的興奮，歡喜。　　顏冰抓着脖子上的圍脖，掩着口，只覺得眼眶和心裏都是熱熱的，此刻的心情她無法形容，只想着，看到甄英雄走出大樓的時候，撲到他懷裡大哭特哭一場，這幾分鐘，竟比那孤獨的二十三年還要漫長，對那男人生的期待，竟是如此的強烈，為什麼？顏冰找不到一個答案，她只知道，那二十三年的渴望報復的心情與此相比，好渺小，好荒謬。　　心臟，有力的跳動着，是茫然的，卻是充滿希望的，顏冰的熱淚落下，她否認自己哭了，至少，在看到甄英雄之前，她不會哭。　　“我外孫呢？英豪沒事吧？”從老丁的臉上不難看出，他顯然得到了一個很滿意的答覆，釋然鬆了口氣，然後道：“朗朗警方的支援馬上就到，你先留在上面把形勢控制住。”　　……　　“靠！”原野放下對講機，不滿的嘟囔了一句，“老子中了四槍，急需治療，還他媽讓我留在上面控制形勢，你帶來的人都是做不了主的白痴啊？”　　難怪原野抱怨，雖然丁群帶來的人在事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與匪徒發生正面衝突后，他們並未起到關鍵的作用，現在地上這位還站不起來呢，老原終於能吐口氣了，身上的傷痛難免讓他心裏不痛快。　　不管是原野還是丁群，都小看了匪徒的破壞能力，又或者說，他們對於突發事件準備不足。　　甄英雄肩膀上被鈴木打了一槍，加上剛才的劇烈運動，也疼的受不了，不過，比起這些疼痛，更讓他難忍的是，時間！絕處逢生，大難不死的他，想在第一時間下樓去找顏冰，然後拉着她一起回演唱會的會場，那不僅是對愛利絲的一個承諾，也不僅是他對白果，對艾愛，對甜甜，對所有女孩子的承諾，更是他對自己的承諾。　　他得去向一心求婚！現在，他終於沒有任何心理的負擔了，噩夢的終結，代表着幸福的開始，磨難后的幸福，才是味道最濃的！

# 第569章 算漏掉的人

　　“原野，幾點了？”　　“你自己沒表啊？”原野這一提醒，甄英雄才想起來手腕上戴着手錶呢。　　手機這東西很方便，作用遠遠大於手錶，所以直接導致人們降低了對手錶的依賴性，手錶，彷彿成了進出某種特定場合的裝飾物，而不再具有實際作用了，原野的手機被打爆了，一抬手腕才發現，自己腕子上什麼都沒有，這麼大的任務，行動之前居然忘了帶表了！　　老原腦門冒汗，趕緊揣兜裝酷，不敢讓甄英雄注意到，免得被他找茬笑話，卻見甄英雄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自己這邊。　　“十一點整，太好了，時間有富餘啊。”甄英雄鬆了口氣，問原野道：“我讓你準備的東西帶了嗎？”　　原野一怔，這才想起來所謂的東西是什麼，“帶了，放在下邊車裡了……”　　“OK，這裏交給你了，少爺我先撤了！”甄英雄拔腿就要下樓，這讓原野心裏說不出的彆扭，合著你小子以為這就完事兒了啊？捅出這麼大的事情你讓我給你擦屁股嗎？　　“站住！”　　“甄英雄！！！”　　樓上的厲聲尖叫讓甄英雄和原野同時一愣，原野幾乎是本能的轉身舉槍，甄英雄快他一步，將他的槍握住，望着樓階上的鈴木優美，對原野搖了搖頭，“叫人帶她下去治療吧。”　　原野這才注意到，上面的女人已經失去了右手，左臂低垂，小臂似乎骨折，雖然面現猙獰，卻完全失去了威脅。　　“甄英雄！殺了我，殺了我！”鈴木優美失心瘋一般叫喊着，突然腳下加速，從上而下的撲了下來，但才跨出幾步，既被從她身後追上來的三個警察合力按住了，那是原野派去從後面包抄的人。　　“殺了我殺了我殺了我！！！”鈴木優美掙扎着，即便是三個訓練有素的刑警也險些被她爭脫，可想這女人的力量。　　甄英雄憐憫的看着她，淡淡的說道：“我是遵紀守法的良好市民，即便你想得到解脫，也不應該難為我不是嗎？”　　你遵紀守法？別說原野不信，就連對甄少爺並不熟悉的霸川警察也不信，你要真那麼純潔會發生今天這事兒？　　鈴木仍然在大喊大叫，相對死亡，她更恐懼的是接受徹底失敗的現實，彷彿被甄英雄殺死，是一種釋放精神的解脫，是一種有尊嚴的結束。　　樓下安靜了很多，飛快的衝上來了四個穿着警服的警察，最前面一人喊道：“原隊，下邊的混亂已經平息了……”　　廢話！原野現在特想罵人，知道上面沒事兒了，匪徒全完蛋了，自己安全了，他們當然就不着急了，媽的，剛才要都是這種心態，老子用這麼辛苦嗎？　　縱然心裏意見大了，可原野還是忍下了這種暴躁的情緒，“把這女的押下去，立即找醫生幫她治療，這是重犯，小心對待……”又看了一眼還癱在地上的哥們，無力的嘆了口氣，“把他也送下去，找個安靜的地方休息會，有必要的話，聯繫個心理醫生。”　　“是！”當先那警察見原野也受傷了，忙道：“原隊，您也需要急救。”　　“急救個屁，我還死不了。”原野讓鈴木叫喚的鬧心，“還沒查到火警警報為什麼會響嗎？”原野是個很敏感的人，總覺得這件事有些蹊蹺，沒得到確認，他心總是懸着的。　　那警員道：“剛才太亂了，現在已經有人去調查了。”　　原野還未說話，就聽那警員身後的人冷冷道：“不用查了，是我砸響的。”　　這聲音冷如冰，卻好象一顆手雷炸響在了眾人的耳邊，尤其是對甄英雄而言，他一直看着鈴木優美，見她眼神猛然一變，竟露出几絲驚訝與驚喜，他心裏猛然一沉，“小心！！！”　　大喝中，他突然轉身，並用肩膀頂開了身邊的原野，原野甚至還未反應過來，已經與那警員撞到了一起，巨大的作用力讓他們兩人同時飛跌出去，甄英雄幾乎是用足了力氣！　　“砰！”　　一顆子彈打擦過甄英雄的臉頰，彈頭鑲入了牆中，原野在倒地之前已然大驚，倘若沒有被甄英雄撞開，那顆子彈毫無疑問的會打爆自己的腦袋啊！更讓原野驚訝的是，開槍的人，竟然是個穿着警服的警察！　　甄英雄臉頰滑過一道灼熱，左耳轟鳴，但無暇理睬這些，他的視野在急轉中甚至沒有映出清晰的映像，已然一記左擺拳轟出去，可他快，對方的反應更快。　　胳膊還未展開，胸口已經印上了一腳，甄少爺的身體被踹的拔離地面，後背撞在了牆上，胸腔窒悶，喉頭一甜，‘哇’的吐出一口鮮血，全身的力氣好象被瞬間抽空了，甄少爺雙腿一軟，還未倒下，冰冷的槍口已經頂住了他的下巴，硬生生的托住了他的身體！　　面前出現的一張臉，是那樣的熟悉，甄英雄卻並不吃驚，在聽到他的聲音之時，甄少爺已經知道這次玩完了，鈴木優美的驚訝表情和那冰冷的聲音重疊的同時，讓他在一瞬間想到了一個一直被他忽視的傢伙！　　“羅比！”鈴木優美宛如漂浮大海中突然看到了一恭弘=叶 恭弘孤舟，無限生機被燃燒，這穿着警服出現在甄英雄身邊的人，赫然就是羅比！　　“甄英雄，這次，我們誰是贏家？”羅比沒有去看鈴木優美，甚至對幾個慌張掏出槍來指着他的警察也是目若無睹，桀桀的笑着，冰冷中寒光畢露，是怨恨，也是得意。　　“球……球球……的啊。”甄英雄這一腳挨的不輕，等於是自己迎上去讓羅比踹瓷實的啊，一時半會連氣都提不上來，卻勉強的笑着，“少爺千算萬算，居然把你算丟了……呵呵，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一群殺手要轉行，有的改行去打黑市拳，有的玩起了綁票，你更絕，居然做起了警察……”　　甄英雄嘴上沒個正經，但腦子已經轉了無數圈，饒是他平時狡猾似狐狸，此刻也徹底的沒轍了，他沒有任何方法在這樣的絕境中逆轉重生，大概只有去輪迴轉世了吧？　　甄少爺的笑，更多是自嘲，球球的，早知道，少爺真的應該信神信佛啊，不知道下輩子還能不能遇到一心，白果，甜甜，愛利絲，遇到那麼多可愛的女孩子……媽的，不甘心啊。　　這造成混亂的該死的火警報警器果然不是平白無故的響起來的，雖然不知道羅比怎麼混到了警察隊伍中，但他的目的，現在就是用腳指頭想也知道了，他是要提醒鈴木優美髮生了異常情況，難怪鈴木優美會如此驚喜了呢，她不笨，從羅比的行為很容易判斷出他站在了她的一邊。　　“你的嘴還是這麼賤，呵呵，不過你的揶揄卻變的這麼無力。”羅比笑着拍了拍甄英雄的臉，滿是鄙夷與嘲諷，“幸運女神不會永遠包庇你這種人的，現在我就是神，甄英雄，跪下，舔乾淨我的鞋子，我便不殺你，如何？”　　甄少爺一直以為自己怕死，但敢死，可真的被羅比這種變態狂人用槍口頂住了下巴，生命只在他彈指之間就會消逝的時候，他才發現，全是他媽的扯淡，只要沒有對生活絕望的人就不想死也不敢死！當生的機會擺在眼前，那種恐懼更是會被無限的放大，當有人開出用尊嚴換取生機的時候，那是多麼的誘人啊？　　可是人啊，分為兩種，一種是能拋開尊嚴的，一種是拋不開尊嚴的，甄少爺儼然屬於後者，當然，連他都覺得奇怪，自己如此一個不要臉的人，居然也有豁不出去臉皮的時候。　　“哼哼，羅比，少爺給你一個警告，要開槍及早來，別以為墨跡能讓我害怕。”甄英雄慢慢的抬手，緩慢的動作雖然讓羅比警惕性直線上升，但還未能達到威脅他的地步，那雙手便停止了抬起，甄英雄桀桀笑道：“我是會害怕，可在怕到極點之前，我會拉着你們和我一起死！”　　猛然拉開衣襟，露出裏面的炸藥，倒真小小的嚇到了羅比，“炸彈？”　　一群警察可嚇壞了，齊齊向後退了幾步，恐懼中居然將槍口指向了甄少爺，原野才爬起來，面色大驚，“甄英雄！你他媽玩什麼啊？！”

# 第570章 比瘋子還瘋

　　“那是假的！”鈴木優美趁身邊的警察驚愕之際將其掙開，快步衝下來，喊道：“羅比，不要上當！”　　“砰！”　　槍聲響起，連甄英雄都愣了，鈴木優美從樓梯上翻滾下來，到在他的腳邊，胸口上多了一個血洞，她瞪圓了眼睛，望着面目冰冷的羅比，張着口，卻只能咳出鮮血，說不出半個字來，但任何人看到羅比另一隻手中還在冒着青煙的手槍，也知道鈴木優美想要問些什麼。　　辦過大案無數，很多慘目人睹的犯罪都親眼見證，親身經歷過的原野自詡是個禁的住大風浪的警察，但此刻羅比不過開了一槍，他竟然渾身的寒毛都聳立了起來。　　羅比竟然對自己的夥伴開槍了！毫無徵兆，毫無理由的開了槍！　　“不用你這個笨蛋來教我怎麼做事。”羅比冷冷的笑着，笑的所有人心裏緊緊的，心髒的擴張收縮都受到了禁錮般，“鈴木，你似乎忘記了吧？我從來都不是你的夥伴，現在的我，僅僅是一條沒有主人的喪家犬，哈哈，哈哈哈哈――”　　瘋子！　　原野完全無法掌握到羅比的犯罪心理，直接導致了他連喊話的台詞都沒有了。　　“不過……”羅比瘋狂的大笑之後，突然一頓，望向地上兀自不甘心的鈴木優美，目光中流閃過只有甄英雄能看懂的憐憫，輕輕的，用讓人感覺不到感情的口吻淡淡道：“我們相識一場，看在這點交情上，由我來結果你，或許你心裏會舒服些，永別了，優美，到地獄里感激我吧。”　　鈴木優美那對開始渙散的眸子中，已經沒有了憎恨與憤怒，甄英雄知道，這並不是自己的錯覺，在羅比連放三槍之後，在鈴木優美閉上眼睛的最後一刻，流露出的，是解脫的釋然，是發自內心的感激。　　至死依然固守着可悲的邏輯，當人踏上一條錯誤道路的時候竟是如此難以回頭的嗎？甄英雄覺得可悲，太可悲了，鈴木優美是真心的感激羅比，只因為她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在逃避自己的罪孽。　　“羅比，如果真的有地獄這種地方，我會送你過去。”甄英雄遏制着憤怒，笑道：“送你去和鈴木優美一起反省什麼才是人最大的悲哀。”　　“我最大的悲哀就是你，我最大的悲哀，就是被你奪走了一切。”羅比興奮的睜圓了眼睛，完全是神經質狀的病態，“所以，現在我要搶回來！殺了你，我就能搶回一切！”　　“哦？那你可以來試試看，殺我很簡單，只要動動手指，扣動扳機，不過，你敢嗎？”甄少爺色厲內荏，但‘色’的實在太逼真，把瘋子似的病態不亞於羅比，“你真的以為這炸彈是假的嗎？”　　原野及一眾警察剛緩過點血色的臉又唰的白了，而羅比的話，更讓他們兩腿打軟，“哈哈，不，鈴木優美太不了解你，所以才認為這是假的，以你甄少爺的性格，這炸彈應該是做了最壞的打算才綁在身上的吧？我想，這威力，如果現在爆炸，這裏沒有人可能生還……”　　甄英雄暗忖羅比對他的了解，甚至，可以說是慶幸他這麼了解自己，“既然如此，想必你應該清楚了吧？還有什麼情況比現在更糟糕呢？”　　“我操你大爺的！甄英雄，你他媽打算拉多少人給你陪葬啊？！”　　甄少爺這話嚇沒嚇到羅比姑且不說，卻把原野和一眾警察嚇的不輕，陷入絕境的不過只有甄英雄一個人而已，如果可以排除甄英雄的安危，他們最多一秒鐘就能把羅比打成篩子，自己的生命肯定是安全的啊！　　“既然我要死了，還管別人死活做什麼？”甄英雄還在嚇唬羅比，殊不知，在警察眼裡，他已經成了比羅比更危險的存在了，“人死一場空，功沒了過也沒了，留個美名還是臭名有什麼值得在意的？”　　原野現在很認真的琢磨着，在失血導致眼睛發花的現在，自己有沒有把握一槍爆了甄英雄的頭啊？答案是否定的，不是他下不了這手，而是實在沒把握，他的胳膊在顫抖，根本沒有準星可言。　　球球的，嚇住羅比這小子沒有？甄少爺後背都濕了，是冷汗，心虛的冷汗。　　“甄少爺，是不是每個人都像傻瓜一樣上你的當，讓你信心膨脹，把所有人都當成傻瓜了呢？”羅比淡淡反問了一句，“你拿什麼引爆這個炸彈？”　　死穴中招！甄英雄那臉啊，瞬間慘白。　　如今這年頭，盛行高科技，但甄少爺卻覺得，炸彈綁在身上，弄遙控控制畢竟不安全，緊張的環境中，稍有個不慎手指一抖觸碰了按扭，那自己這條小命不是穩丟啊？所以，他根本沒讓恭弘=叶 恭弘紛飛做什麼遙控器，而是早就想好了向鈴木優美勒索一把手槍，所謂‘殺死自己’，其實是打算照着炸彈來上一槍，同歸於盡的。　　現在手裡沒槍，怎麼引爆啊？　　“呵，呵呵。”甄少爺訕笑兩聲，表揚道：“你學聰明了……”　　羅比謙虛道：“是你變笨了。”　　原野和警察們想罵街，空有炸彈卻沒辦法引爆，這小子也太會詐唬了吧？尤其是聽到羅比那話，心裏更不是味，自己等人被甄英雄那笨蛋嚇到了，豈不是比笨蛋還笨？　　“原野，想活命，就看看你的槍是不是比他快了。”甄英雄心知自己是死定了，乾脆就一絕到底，攛掇原野開槍，或者說，是變着相的擠兌羅比開槍了結自己，“現在開槍把他崩了，說不定我還有活命的機會，要是不開槍，我死了你也難活，他可是極其危險的恐怖份子！”　　甄英雄當然知道，羅比不可能現在就殺了自己，幹掉人質，他怎麼溜的掉呢？可一旦他溜掉了，自己就是想死的痛快點都難了，甄英雄這輩子第一次陷入如此絕境，生已無路，只求死的痛快了。　　可恰恰不能如意的是，警察是不能自私的，為了保全自己而不顧人質安危這樣的事情別說原野做不出來，在場的，即便是那害怕的已經尿了褲子的警察也做不到，換句話說就是，羅比不開槍，原野也不可能會開槍的，這種僵持會持續到羅比挾持甄英雄逃掉為止，但這就是警察的無奈。　　原野何嘗不知道甄英雄的用意啊，他心裏有點感動，但更多的是不服氣，他更希望甄英雄是向自己屈服而不是羅比。　　原野降低了槍口，竟然是瞄準了甄英雄腰上胸下的一圈炸藥，對其他警察道：“通知所有的人，包括你們自己，通通撤出並遠離這棟大樓，立刻！”　　所有人都是一愣，包括甄英雄，他已經知道原野要做什麼了。　　“確實需要所有人都離開這座大樓，但是，警察先生，也包括你。”羅比出奇的冷靜，可他的行為卻另所有人乍舌，他居然用左手手中的槍頂住了甄英雄身上的那圈炸藥，“你不是個合格的警察，你想用同歸於盡這種方法反過來要挾我嗎？很遺憾，這個辦法被我先想到了。”　　原野渾身一顫，就聽羅比沉聲喝道：“請你這位不怕死的先生先下樓去，不要耍花招，否則，這幾位被你借來的警察先生就要為我陪葬了，記住這個號碼，到樓下請給我打個電話，我會給你一個指使……”　　他怎麼知道這些警察是借來的？！　　羅比根本不給原野反應的時間便念出了一串號碼，好在原野身邊的警員甚是機靈，掏出自己的手機將號碼輸了進去。　　從羅比瘋狂的威脅，甄英雄已經隱隱猜到他要做什麼了，不禁面色一變，“羅比，你休想……”　　“你最好不要亂動！”羅比手上加勁，頂的甄英雄差點咬到舌頭，“甄英雄，太遺憾了，今天的你是斗不過我的，因為我說過要奪回你從我這裏搶走的一切，我什麼都沒有，而你擁有的太多，中國有句話，叫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一起死，你覺得我會吃虧嗎？所以，不要亂動，不然我真的會打爆你身上的炸彈。”　　羅比這幾天莫非把猴腦當飯吃了？不然怎麼猴精猴精的？甄英雄從未想過自己竟有處處被壓制的時候，羅比好象看穿了自己的心思，把什麼樣的細節都算計到了，如果他真的引爆這炸彈，這裏的人一個也活不了……　　原野猶豫着，目光轉向了甄英雄，本就驚訝的他更驚訝了，因為，他看到一向精明的甄英雄，此刻正用一種怨毒的目光死瞪着羅比，而那種怨毒的目光之所以很少出現在甄英雄的表情中，是因為他從未絕望過，那是無計可施的憎恨、憤怒與無助。　　原野只能按照自己的邏輯去辦事，接過那警員遞來的手機，他公式化的撩下一句話，“希望你不要衝動，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　　這話即像是說給羅比聽的，又像是說給怒到極點的甄英雄聽的。

# 第571章 螳螂的悲哀

　　“原野？你怎麼下來了？”　　剛剛看到外孫李英豪的丁群老懷欣慰，正感慨有驚無險的在退休前辦了一件大案呢，突然見到大樓門前一陣騷動，竟是一身鮮血的原野被兩個警員攙扶着，晃晃悠悠的穿過人群走了過來，儼然一副要死的模樣。　　老原失血過多，此刻已經是面無血色了，剛坐上車的李英豪見狀，立刻又在風鈴的攙扶下鑽了出來，“原隊長，甄英雄呢？！”語氣中對那種不詳預感的不安立刻感染到了周邊的人，原野是沒有理由與甄英雄分開的，依照他的脾氣，至少會把甄英雄抓回警局錄筆錄。　　與李英豪同樣覺得不對勁的，還有顏冰，她眺望原野身後，確實沒有其他的人了。　　原野沒有回答任何人的問題，只是瞥了顏冰一眼，那眼神中，即喪氣，又包含着些許歉意，顏冰渾身一顫，得到肯定的不安瞬間放大，成為了恐懼。　　就見原野推開了身邊的人，靠着汽車，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站着，對他來說已經超越了身體的極限。　　丁群嚇了一跳，也意識到不妥了，可現在不是追問的時候，原野這傢伙身上的傷口還在涌着血，眼看着就要掛了似的！“醫生！趕快去叫醫生過來！”　　風鈴的反應最快，見李英豪自己扶着汽車而立，她飛快的沖向了一群白大褂集中的地方，“醫生！快，這裡有人重傷！快啊！”　　李英豪見原野這副消極態度，急了，跳前兩步，彎腰抓住了他的脖領，要把他拎起來，“我問你話呢！甄英雄在哪？！”　　原野苦笑着打開了李英豪的手，事實上，只憑現在的李英豪，根本不能把全身幾乎動彈不得的原野提起來，原野又朝顏冰看了一眼，嘆了口氣，有氣無力的苦笑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顏小姐，這次，我和甄英雄都成了被黃雀捕食的螳螂了……”　　這話說的所有人都是一怔，李英豪和丁群固然沒聽明白，巧巧和袁莉莉也是一頭霧水，不知道原野在說什麼，可顏冰卻是臉色猛然變色，她身旁一直盯着住院大樓正門的伊蓮娜突然失聲道：“警察為什麼全撤出來了？！”　　丁群和李英豪聞言大驚，轉望過去，果然，先前進入的幾組警察正陸續从里面撤出，丁群奇怪了，自己下過這種命令嗎？　　“是我要他們撤出來的。”原野掏出手機，順帶摸出煙盒，抽出支煙叼在沒有了血色的嘴唇中，一邊滑着打火機，一邊道：“不這麼做的，七樓恐怕就會發生大爆炸，那裡的人一個也活不了……甄英雄被挾持了。”原野的最後一句話，說的淡淡的，彷彿希望眾人聽到之後的反應也能淡淡的保持着冷靜，但顯然，他這個願望無法如意。　　“什麼？！”李英豪懷疑自己的聽覺出現了問題。　　丁群剛沉到肚子里的心臟又提到了嗓子眼，怒道：“原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剛才不是說上面已經全部搞定了嗎？！炸彈？哪來的炸彈？！”　　“所以才說我們是螳螂，搞定了蟬，卻不想身後還有隻黃雀啊……”原野吸吐一口煙霧，滋潤了肺腑，精神稍稍一震，好象疼痛也淡卻了一點，抬頭望着李英豪和丁群，眼神中寫滿無奈，“那火警警報所以會響，即不是我弄的，也不是甄英雄弄的，更不是意外，懂了嗎？是有人故意用這種方法挑起了我們和匪徒的衝突，製造混亂，以便達到他的目的……”　　“羅比！”　　眾人驚訝之餘，腦子還未開始轉動，顏冰已經猜到了那隻黃雀的身份，伊蓮娜心頭一凜，好象血液在瞬間凍結了一般，羅比？他為什麼會出現在醫院里？！倘若是他，甄英雄還會有生機嗎？　　希望與絕望，戲劇性的在短短的幾分鐘內轉變了，是那麼快，那麼殘忍。　　巧巧與袁莉莉駭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朗朗電視台事件的主謀？！對於羅比這個名字，丁群和李英豪，甚至是全省任何一個警察都不會陌生，當時的朗朗電視台事件，關於主使者的身份，只有這一個名字是僅有的線索。　　原野沒想到顏冰竟然一口喊出了這個名字，稍稍一怔，可他卻發現，自己此刻竟然一點也不想追究這些問題了，他只想知道那個羅比究竟要做什麼，甄英雄是不是還有機會活命，於是，他按下了手機的撥出鍵……　　……　　十樓。　　在槍口的威脅下，甄少爺費力的將炸藥從身上拆了下來，兩個警察不明所以的按照羅比的吩咐，拔開了左邊的電梯門，原野剛剛便是乘坐這邊的電梯下去的，朝下看一眼，又黑又深，好似宇宙隧道般，倆警察腿都軟了，這瘋子不會是想逼我們從這裏跳下去吧？　　靠在牆上的羅比根本沒有視覺的死角，幾個警察試圖將他一槍擊斃的心思沒有間斷過，但始終找不到這樣的機會，不由驚訝羅比的老道。　　甄英雄根本不需要去想這些事情浪費腦細胞，如果羅比是那麼容易被幹掉的人，他也活不到今天了，“用警察做人質來威脅我這個賊，雖然很荒謬，但羅比，你確實比以前精明了很多。”　　“我一向很精明，可是，我一直都在低估你，但着次不會了，甄英雄，我說過，幸運的女神不會永遠站在你的一邊。”羅比一槍對着甄英雄，另一把槍對着他扔到自己腳邊的炸彈，輕蔑的笑容中，也有着對他的一絲敬佩，不過那敬佩此刻看起來是那麼的諷刺，“如果只有我們兩個人，我絲毫不會懷疑你有與我同歸於盡的覺悟，我不會再小看你，甄英雄，你的確是我見過的最可怕的人。”　　“哪裡，我不得不謙虛的說，過去我也這樣以為，但今天才發現我錯了。”甄少爺冷笑道：“我有生以來還是頭一次如此的被動，故意在最敏感的時候砸響火警警報，讓警察，我，鈴木優美爆發混亂，你藉此變裝混在警察中間衝上來，這招很高，真高，即便我沒被鈴木優美幹掉，也會像現在一般被你擒到，羅比，這次我不得不承認，是你贏了。”　　“我當然會贏，並且贏到最後，但我不得不糾正你一個錯誤。”羅比淡淡笑道：“我不認為鈴木優美可以幹掉你，親手擒住你才是我的目的，我並不希望你死在除我以外的人手中。”　　“哦？”甄英雄笑道：“如此說來，你對我還是很有信心嘛。”　　“當然，對別人的信任源於對他們的了解，我了解你，也同樣了解鈴木優美。”羅比猙獰道：“鈴木就算是為了逃命，也舍不得殺你的，你不但是她的保命符，還是她對自己十三年來的唯一交代，她殺了你，就等於親手輝掉了十三年的努力，否認了自己，呵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是來救你的，因為……你應該死在我手裡！”　　眾警察渾身冰涼，冷汗簌簌啊，這人絕對是瘋子！　　羅比這目的並不在意料之外，沒有意料到的是，他居然如此精明，甄英雄面色沉下，“你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我想，你不介意解答少爺心中的一個疑問吧？你為什麼會提前洞穿我的計劃？”　　“哼哼，你沒以我最希望的方式死掉，我的目的就不算達到，不過，我並不介意解答你的疑問。”羅比左手的槍依然指着地上的炸彈，右手的搶揣回了懷中，並摸出了正在響着的手機，卻不急着接通，而是笑道：“我曾經對愛利絲說過，甄英雄，你的感情用事就是你最大的弱點，在碼頭你沒殺我，你是真仁慈或者假慈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為今天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甄英雄的腦子不慢，聽羅比如此一說，已經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嘆息苦笑，“原來如此，你看到了之後發生的一切，知道碼頭的混亂是我和原野串通製造的啊……”　　當時，甄英雄放了羅比，看來，心存不甘的羅比當時根本沒有離開碼頭，甄英雄發現自己真的是個白痴，一個感情用事的大白痴，早知道真應該聽阿東常樂的勸告，把羅比幹掉，那樣一來就不會發生今天的事情了。　　當時，鈴木優美安排的最後一次暗殺還未發生，無論是出於不甘還是想一窺冰恨天結果的心態，羅比都不會離開的啊，自己竟然把人的這種本能心態給忽視了！“這麼說來，你一直在暗中觀察着原野的動向，所以才對我的計劃一清二楚的？”

# 第572章 瘋子OR傻子

　　羅比笑了笑，算是默認了甄英雄的話，然後，他終於接通了一直響着的電話。　　甄英雄心裏大罵，原野那廝，跟蹤少爺來能耐，自己被人跟蹤了卻丁點沒有察覺，太白痴了吧？！　　“警察先生，聽好，我只說一遍。”羅比冷冷的腔調宛如地獄而來使者，帶給人一種無形的恐怖感，“這棟樓里的人應該撤離的差不多了吧？如果還未撤凈，也只能怪你辦事不利，如果有什麼可怕的後果請你自負，畢竟，我已經警告過你了，你聽着，我只給你最後的一刻鐘，如果不想你這幾位可愛的手下死掉，就讓剛剛下去的顏冰女士乘右邊那部電梯上來十樓，否則……呵呵，想必不合作的結果我不需要說了吧？”　　甄英雄臉色驟變，羅比的目的果然是顏冰！　　甄英雄敢肯定，這是自己一生中最難做出抉擇的時刻，他像一頭兇狠的野獸，可才露出鋒利的獠牙，就被羅比看穿了用心，感覺就像阿喀琉斯之踵被太陽神一箭射穿。　　羅比不等原野說話，便將電話掛斷，淡淡笑道：“甄少爺，我說過，我很清楚你不怕死，但你想連累你身邊這麼多人陪你一起死嗎？”　　渾身顫抖，指節‘咯咯’響，面對甄英雄搏死般的氣勢，最害怕卻不是羅比，甄少爺見幾個警察恐懼的望着自己，心裏掙扎着。　　羅比為什麼要見顏冰？他想迫害顏冰嗎？這是甄英雄不能容忍的事情，憤怒到極點的人是不怕死的，可是……　　“他們每個人都有家人，朋友，還可能已經結婚了，有妻子，子女，呵呵，甄英雄，如果他們死了，會有多少人傷心啊？”羅比太清楚甄英雄的弱點了，他玩味的說話根本沒有半點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他僅僅是在要挾甄英雄而已，“你能做到嗎？你能撲過來和我拚命嗎？哈哈，你不能！甄英雄，你真是個可笑的白痴！”　　羅比好象串螞蚱一般，把所有的螞蚱串在了一根稻草上。顏冰，警察，都是生命，雖然在甄英雄這種人看來，他們的生命在自己的心中很容易分出了輕重上下，但他依然無法做到割捨輕的那部分，幾乎咬碎了一口鋼牙，甄英雄不得不壓抑着無窮的憤怒，“羅比，你到底要做什麼？”　　羅比將手機丟在腳下，一腳踩碎，得意的大笑着，笑的人莫名其妙，好一會兒，才突然頓住，瞪向甄英雄，那一團殺氣瀰漫在空氣中，另人窒息，“甄英雄，你說過這樣的話吧？夫人對你我而言就如同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寶藏，我是守寶者，你是奪寶者，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要做什麼？那還用問嗎？當然是奪回我應該守護的寶藏！你我不能並存，一定要死掉一個不是嗎？哈哈，哈哈哈哈――”　　瘋狂了，大笑着，羅比，似乎真的瘋了，甄英雄覺得自己被他的瘋傳染並變異，好象成了傻子，繼續守護顏冰？這就是羅比的目的？　　果然，變態的思想果然很難被人類理解，於是，甄英雄開始懷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類了，因為，他好象有點明白羅比的動機了，從他那瘋狂眼神中那切膚的痛恨中，甄英雄找到了或許羅比自己也不曾正視過的答案……　　……　　原野好象個傻子一般望着顏冰孤單而消瘦的背影，突然覺得自己這個警察居然如此的沒用，連她這樣一個弱女子也保護不了，竟然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她去和甄英雄一起送死，喉頭好象卡了什麼東西，卻偏偏說不出一句話來。　　阻止她？那麼死的人會更多，不阻止，死的可能就是她和甄英雄兩個人，這是二選一，沒有更多的選項，原野是個警察，他該如何抉擇？　　彷彿一切的話語都是蒼白的，說或者不說的區別只在於死亡人數的多少，原野覺得自己是如此的可悲，沉默犹如自私，讓兩個賊去救一群警察，莫非真的應了甄英雄的那句話？　　這是他與顏冰的贖罪？原野試着用‘罪有應得’四個字來安慰自己，可心裏卻更加的愧疚了，甄英雄是罪有應得嗎？不是，他並沒有做錯什麼。　　或許，這個女人是罪有應得的，但原野卻依然同情顏冰，望着哭鬧着，大聲呼喝着顏冰，卻被伊蓮娜和袁莉莉合力抱住的巧巧，原野是從心中佩服顏冰，無論是她的勇氣，智慧，還是果斷，這種佩服抵消了他對她的厭惡，或許，是因為她對贖罪態度的坦然吧。　　根本沒有聽自己轉達，她已經知道了羅比的要求，然後，沒有任何的猶豫，她走進了大樓。　　現在不是佩服或者讚歎感慨的時候，原野推開了要給他做止血治療的醫生，大喊丁群，要他迅速的將圍觀的，距離大摟過近的人群遣散，不知是不是自己太多心，他總覺得還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　　警察的疏導再次引發了暫時的混亂，老丁眉頭幾乎鎖到了一起，這世界上為什麼有這麼多好奇心重的人呢？玩命的從大樓裏面跑出來，然後又玩命的擠到人群前面看熱鬧，這群傢伙真的是在玩自己的命啊。　　就在老丁覺得人手少熱鬧多，正撓頭的時候，嘹亮而混亂的警笛聲由遠而近的漸漸清晰，丁群眉頭一展，朗朗警方的支援終於到了！幾乎所有的警察都吐了口氣，而李英豪與風鈴卻不約而同的嘆了口氣。　　李英豪覺得，自己小看了甄英雄，因為支援到來之前，他已經擺平了所有的事情，但同樣的，自己又高看了甄英雄，因為他這樣的人居然也被算計了，現在有危險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他自己，支援來了又能如何呢？還不是只能幹巴巴的站在樓下等着，看着，看看他能不能再次創造出奇迹來。　　李英豪相信奇迹是人創造出來的，但並不相信一個人能創造出很多的奇迹，除非甄英雄真的有幸運女神的眷顧與庇護。　　讓眾人驚訝的是，雖然響動震撼，可第一輛衝進醫院的車，卻不是警車或者消防車，而是一輛白色的寶馬！　　那寶馬如入無人之境，似乎看準了指揮車的位置，在眾人的驚叫中按着喇叭直衝而來，然後，輪胎摩擦地面的聲音幾乎刺穿了人的耳膜，那高速行駛的寶馬竟利用一個漂亮的漂移將車停靠在了距離丁群只有區區五步遠的地方，老丁和那眼鏡青年嚇的心臟差點停止了跳動。　　車門打開，看到駕駛位跳下來的竟是一位妙齡的俏麗女孩，剛要撲上來的幾個警察都愣住了，但後面還有更讓他們吃驚的事情，車上下來的，竟是清一色的美女！　　“小姐！”巧巧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愛利絲的頭髮染的烏黑，但她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　　下車之後就四處尋望的愛利絲聞聲望去，巧巧已經撲到她的面前，並張臂一把將她摟住，小臉埋進她的胸口，痛哭不止，讓愛利絲不知所措，“巧，巧巧？”平時整潔端莊的小女僕此刻臟兮兮的，愛利絲險些不敢認。　　“原隊？！”　　儘管原野已經很快的扭頭並想爬到車地下去，可還是被白果一眼逮到了，“甄英雄呢？！”　　靠！我都傷成這樣了，你不問我是不是要死了，張口就問甄英雄，太絕情了吧？原野縱然慌張，卻也老大的不滿，小白同志的態度太傷人了。　　白果顯然已經亂了思緒，她看到原野傷的不輕了，但沒有看到甄英雄，她懸着的心放不下，而且她絕對相信原野有着和甄英雄同樣頑強的蟑螂命。　　眼角的餘光突然瞄到了正向李英豪身後藏的風鈴，白果立刻把原野丟在一邊了，“鈴鈴！甄英雄呢？看到甄英雄了嗎？！”　　風鈴還未回話呢，兩張寒若冰霜的俏臉已經到了面前，大公主一把揪住了身高一米九幾的李英豪的脖領子，生把他拉的彎下了腰，“李少爺是吧？我弟弟呢？”三國對李英豪不客氣，倒也並非沒有理由，李家人都欠她的，而且，她也相當的討厭姓李的，畢竟李連成曾經找人暗殺過她。　　李英豪當然認識大公主，相比起她突然出現在這裏，他更驚訝這大公主的手勁，風鈴不滿三國的態度，可話到嘴邊，就被柳絮冰冷的目光瞪了回去，這女人，好凌厲的殺氣啊！　　好傢伙，這群女人夠橫啊，丁群冷汗直流。

# 第573章 羅比的忠心

　　“這位姐姐，請問，你有沒有看到我姐夫啊？我姐夫就是甄英雄。”　　伊蓮娜一怔，望着面前年紀不大，卻美的不象話的小姑娘，她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雖然不知道她是誰的妹妹，但給人感覺很可愛啊，伊蓮娜卻不知，這不過是一種假象而已。　　所有人都在迴避這個問題，她又怎麼能把真相說出口呢？伊蓮娜勉強的笑了笑，“小妹妹，你為什麼要問我啊？”　　當然要問你，因為只有你看上去會說實話，艾愛心裏是這樣想的。　　艾愛剛才看的很清楚，把愛利絲叫做小姐的巧巧是與伊蓮娜站在一起的，而現在，巧巧哭的說不出一句整話，問她自然是浪費時間，小愛到底是蘇影的女兒，黑道小公主絕對不會相信警察的話，而且，她也不認為視甄英雄為眼中釘的警察嘴裏有實話，所以才選擇了看起來與巧巧是同伴的伊蓮娜。　　艾愛確實很聰明，但終究是個小孩子，她完全沒有去思考伊蓮娜的身份，而直到此刻，愛利絲才看到伊蓮娜俏生生的站在那裡，當真嚇了一跳，“西、西蒙娜？！小愛！快離開她！”　　艾愛一怔，沒反應過來。　　見眾人都望向自己，伊蓮娜優雅而矜持的笑了笑，“愛利絲小姐，好久不見，見到您還是這麼健康，我心裏真的很高興呢。”　　這場面話固然是沒有誠意的，但同樣沒有敵意，對伊蓮娜來說，哈恩死了，自己脫離了殺手世家，愛利絲便是個無關緊要的人物了，所以對她保持禮貌上的尊敬，僅僅是看甄英雄的面子罷了，說起來，以她的身份，確實沒有必要對任何人低三下四。　　儘管頭腦很好用，但愛利絲是屬於那種沒有準備就容易遇慌則亂的人，見艾愛面前是伊蓮娜這種‘超危險’的殺手，她忙亂中就想從懷裡掏出點什麼來，結果，連指甲刀都找不到，幸好巧巧及時忍住抽噎，道：“小姐，西蒙娜……不，伊蓮娜小姐是甄少爺的人……”　　“什麼？！”　　愛利絲只是呆了呆，可白果和三國的反應就太嚇人了，巧巧愣了愣才反應過來，自己的話說的太曖昧了，趕忙澄清道：“不不，我的意思是，伊蓮娜小姐是甄少爺安排在冰恨天的卧底。”　　伊蓮娜見幾個丫頭那種激動的反應和燃燒的醋意，即便是在如此緊張時刻也忍不住嬌笑連連，面對質疑的目光，她並不辯解什麼，這態度當真曖昧，袁莉莉可看不下去了，她非常反感別人把自己家的小姐與甄英雄那流氓扯上關係，“我家小姐和甄英雄是合作關係，僅僅是為了幫助警察破案罷了，小女僕，你說話要說的明白點。”　　三國和白果根本就不知道伊蓮娜是哪家的小姐，對他們的關係依然猜度，想着抓到甄英雄好好審問一番才是。　　似乎沒有意識到形勢的嚴峻，眾女把注意力的重點轉移到了無關緊要的地方去了，當然，這種所謂的無關緊要是相對原野而言的，原野很無情，也很乾脆的打破了這種瀰漫著八卦味道的氣氛，因為朗朗市的警察和消防隊都已經進入了醫院，他必須阻止警察和消防隊員進入大樓，在這種情況下，他怎麼和白果撒謊呢？　　“你們想找的人，都在樓上……”　　一句話，讓氣氛宛如灌鉛一般的沉重了。　　原野的話外音很明顯，他沒指名道姓的說在樓上的是甄英雄，愛利絲怎能不知道他還暗指了其他人呢？原野凝重的表情讓她，以及所有女孩子不禁心裏一凜，愛利絲看到大樓門前已經拉起了警戒線，渾身難以遏止的顫抖着，她驚恐的望着巧巧，嘴唇開啟，‘媽媽’兩個字卻沒有呼出聲音，滿臉的無可置信，巧巧不忍去看她的表情，流着眼淚咬着嘴唇，艱難的點了點頭。　　三國抬頭看到七八樓窗口冒出的火光，完全不能了解形勢，“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英雄還在樓上？！”　　惡人有原野一個就夠了，李英豪迴避過大公主的目光，風鈴閃躲着白果的質問，伊蓮娜對艾愛苦澀的笑了笑，原野無力的再點上一棵香煙，無奈的目光仰望着大樓，滿是不甘，也有着不現實，沒有說服力的期待，“他也很想下來，不過，有人不允許啊……羅比突然出現了……”　　當‘羅比’兩字出口的這一刻，甄三國，白果，艾愛，柳絮，全呆了，惟有愛利絲不解的望着伊蓮娜，伊蓮娜知道她為什麼會迷惑，也知道她想要自己這個和羅比同樣身份的人給出一個解釋，畢竟，羅比是忠於顏冰的人啊。　　伊蓮娜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回答，因為沒有人能理解羅比那變態腦子里到底在想什麼，伊蓮娜凄苦一笑，“或許，他想在顏小姐的面前，殺了甄英雄吧……”　　或許，伊蓮娜猜對了，至少，她的猜想與甄英雄是吻合的。　　……　　顏冰不知道自己的內心為何沒有忐忑或者恐懼，平靜，讓她自己都覺得驚訝。　　羅比為什麼會突然出現在這裏，他的目的又是什麼，所有的疑問顏冰都沒有去想，因為她知道，即便想了，也無法改變什麼。　　一切，都會有個答案的，就在電梯門打開之後，而自己內心的平靜，或許是因為將和甄英雄一起面對那未知的答案吧，顏冰為自己的平靜而感到悸動，羞澀，難道自己真的對那個小子產生了不應該的感情？或許，這也算是一個有待求證答案的未知吧。　　電梯停住了，門驀然打開，出現在面前的，是羅比一隱即逝的驚喜，是他顧做沉着的冷靜，也是他某種表現慾望的燃燒，他就像個考試得了滿分，努力裝出一派謙虛與沉着，卻無比期待眾人誇獎的小學生，顏冰了解羅比，所以很輕易看穿了他偽裝的面具。　　“夫人，我來晚了，讓您吃苦，真的很抱歉……”倘若不是看到羅比臉上真的有自責與內疚，這話怎麼聽都會被理解為反話，嘲諷，顏冰實在找不到任何誇獎他的理由。　　一眾警察肯定會搞不清楚狀況，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甄英雄苦笑兩聲，絲毫沒有加以掩飾的表現在了臉上，羅比的目的，他基本可以確定了。　　顏冰有些複雜的看了羅比一眼，卻是一如既往的酷酷的，目光睨視，看到了狼狽的甄英雄，眼神立刻變了，他中槍了，還在流血！　　雖然顏冰什麼都沒說，但無奈女人水一般的眼睛盪起的漣漪本就是一種比語言更誠實的語言，羅比心裏莫名一痛，轉目瞪之，就見甄英雄悻悻的對顏冰擺了擺手，是歉意的，也是苦中在自我的玩味，“呦……，冰兒，本來我想帥一帥的，可惜功虧一簣，貌似還連累你了啊，呵呵，真是不好意思。”　　冰兒？！這名字就像一顆炸彈，一把刀子，蹂躪了羅比的耳朵或者心臟，燃燒了他的怒火，“甄英雄，夫人面前，你最好放尊重一點，否則，我會幹掉你！”　　或許是太激動了，羅比的手槍抬起，槍口離開了炸彈，瞄準了甄英雄的腦袋，但一群警察卻在驚愕中錯過了這個最好的時機。　　只要犧牲甄少爺，他們大可抓住時機把羅比打成篩子，以降低傷亡。　　羅比對顏冰過分的尊敬讓警察震驚，莫非，這女人才是最大的BOSS？！　　“怎麼，我這麼稱呼她你有什麼不滿嗎？嫌我叫的太親熱了？”甄少爺得寸進尺，竟開始移動腳步靠近顏冰，最終在羅比憤怒的目光中把美麗的女人攬入懷裡，顏冰甚至不及反應，甄英雄居然對着她的小耳朵輕輕的吹了口氣，輕薄之極，“你看，我更親熱的摟她她都沒有反抗，你有什麼資格替她生氣呢？我並沒有威脅她或者強迫她啊，這是你情我願的事情，你懂嗎？話說回來，現在是我們被你強迫……”　　羅比被氣的渾身顫抖，望着顏冰，他期待的事情並未發生，顏冰欲言又止，低下了頭，最終沒說什麼，更沒有推開甄英雄，任由他摟住纖腰，彷彿是以沉默印證着他們之間的關係。　　“滾……”聲音因為憤怒而顫抖着。　　眾警察一怔，就聽羅比突然大聲咆哮：“全給我滾進電梯！離開這座大樓！！！”

# 第574章 男人的語言

　　槍口再次對準炸彈，配合著羅比瘋狂而猙獰的表情，警察們哪敢猶豫，戰戰兢兢卻是手腳麻利的進入了顏冰方才乘坐上來的電梯，羅比桀桀笑着，卻無半點笑意，似乎是想用這種笑來掩飾自己情緒的暴躁，“你們只有兩分鐘時間，無法離開大樓就只有死路一條，那麼，是再見還是永別，都讓我對你們揮揮手吧。”　　羅比再次把手揣回懷中，竟是摸出一個顆香瓜手雷，莫說警察，連甄英雄與顏冰也吃了一驚，就見羅比腳下一踢，竟將原本屬於甄少爺的塑膠炸彈踢入到左邊被扒開的電梯門中！　　電梯早就到了一樓，炸彈直落而下，眾人無不大驚失色，卻並未聽到爆炸的聲音，嚇的人出了一身冷汗，甄英雄更是暗自慶幸，幸好早就料到激烈的打鬥是不可避免的，先前叮囑過恭弘=叶 恭弘紛飛要注意將爆炸的敏感度降到最低啊……　　“兩分鐘之後，這顆手雷會掉下去，至於會有什麼結果，你們很清楚的，對嗎？”羅比晃了晃手，“再見，與時間賽跑的遊戲，開始了。”　　……　　真的只有兩分鐘，當正在與張進寶交流的原野和丁群看到被當做人質的一眾手下從大樓里好象兔子一樣連蹦帶跳的跑出來時，當三國，白果，愛利絲，艾愛，柳絮，伊蓮娜，巧巧，袁莉莉，在那魚貫而躥的人群中尋找甄英雄和顏冰蹤影的時候，聽到的，只有那些警察聲嘶力竭的大喊大叫，“卧倒，全部抱頭卧倒！！！”　　‘生情並茂’的感染力是很強大的，不少人下意識的抱頭而匐，正迎向那幾個警察的甄天突然被項嘯鳴撲倒了，然後，一樓大廳紅光一閃，‘轟隆’一聲震耳欲聾，大地都在為之顫抖，醫院大院里所有的建築物，幾乎沒有殘留下任何一塊完整的玻璃，尖叫聲被爆炸之後的熱浪和火焰吞噬，飛濺出來的玻璃碎片被武警的盾牌擋住，但依然不少人受傷，即便是那氣流也有着撕裂空氣般的銳利感覺。　　好半晌，耳朵轟鳴的眾人才敢抬頭望去，然後，他們幾乎不能相信眼前的景象。　　天花板一塊一塊的掉落，承重的柱子倒了，地面一片浪跡，火花如雨，電光如閃，醫院的一樓，已經是一片火海……　　……　　樓下是歇斯底里的驚喊喧嘩，警察用擴音器安撫着群眾情緒，已經無暇對着樓上喊話。　　燈光閃爍，幾次熄晃而滅，又再次亮起，讓人可以清楚看到顏冰表情中難得露出來的驚恐。　　幸好這大摟並非豆腐渣工程，否則，以剛才爆炸的威力以及腳下顫抖的程度，說這大摟會轟然倒塌也未必有人不信啊，被羅比用槍逼着朝樓上走的甄英雄能感覺到顏冰小手的冰涼。　　從上來之後，顏冰還未開口說過話。　　羅比很想一槍打折了甄英雄的手腕，看到他握着顏冰的手，自己心裏就不是滋味，那是高高在上的女神，怎能任由甄英雄這流氓輕薄？　　甄英雄還是改不了嘴貧的毛病，回頭問羅比道：“你剛才丟下去引爆塑膠炸彈的那顆手雷，原本就是要用來以自爆威脅我的工具吧？”　　羅比冷冷一笑，並不否認，“對付你，豁上自己的命是遠遠不夠的，但搭上幾個不相干的人，你就束手無策了不是嗎？”　　甄少爺搖了搖頭，恬不知恥的笑道：“呵呵，都怪我太善良了……”　　雖然羅比確實是利用了甄英雄的這一點，但不知為什麼，這話讓甄少爺自己說出來，就怎麼聽怎麼彆扭，他是善良嗎？莫說羅比，連顏冰也不敢苟同。　　如果他善良，世界上就沒有無恥這個詞了，但他若不夠善良，剛才又怎會因顧及警察而被威脅呢？這個男人給人的感覺實在太複雜。　　“甄少爺，現在我不得不承認，我對你的了解還是遠遠不夠，所以，現在能用槍口頂着你，逼你上樓，我覺得很慶幸。”羅比淡淡的語氣中真的有幾許真誠，但說出來的話卻是讓顏冰渾身巨顫，心裏猛跳不止，“你是一個善良與邪惡並存的人，極端，卻有着不分明的界線在左右你的個人抉擇，所以我才說我看不透你，因為我看不清你的那條界線，你說你善良的不願意連累別人，可剛才你帶來的炸彈那爆炸的威力連我都覺得驚訝，當你把它綁在身上來與鈴木見面的時候，豁出去的應該不止是自己的那條命吧？從這點來說，你比任何人都要邪惡。”　　剛才那炸彈竟是甄英雄帶來的！他為什麼要把那種威力恐怖的炸彈綁在身上？！就在剛剛，顏冰還以為那炸彈是屬於羅比的，此刻才知道，自己身邊的男人竟比羅比還瘋狂！　　如果剛才的炸彈是在八樓爆炸的，不要說他和鈴木優美這些人，恐怕是上下兩個樓層的患者和工作人員都會被牽連吧？顏冰真懷疑甄英雄是不是死神轉世……　　見顏冰驚愕的望着自己，甄英雄只是笑笑，什麼都沒解釋，而是扯開了話題，“你炸了一樓，是為了阻止警察上來吧？”事實上，甄英雄不解釋，也是因為覺得沒有解釋的必要，他從來沒有很認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不然也不會把炸彈綁到身上了。　　“當然。”羅比怒視甄英雄，淡淡道：“不過我知道，這無法拖延太多的時間，但對我而言已經足夠了，甄英雄，就讓我們用這點時間做一個了斷吧。”　　“了斷？”顏冰終於開口了，這是一個很不詳的詞兒，雖然她早就有所猜想，但直到羅比說出來，她才再也無法壓抑那種恐懼。　　“是的，夫人，是了斷。”羅比依然恭敬，但恭敬之中，有着無法容讓的強勢，“鈴木優美那個叛徒已經完了，現在，是我幫您達成願望的時候了。”　　“我的……願望？”　　“是的，您最初的，也是最終的願望。”羅比沒有掩飾眼睛中的殺氣，盯着甄英雄那副淡定而充滿鄙夷笑容的臉，他沉聲道：“殺了他！”　　……　　一陣夜風拂過，掀起了她的裙角，長發隨風飄起，肅殺的空氣中似乎有淡淡的香氣混入，混入了這繚繞着殺氣的夜色中，似蘭似麝、神秘，誘惑，詭異……　　兩個男人對望而立，站在中間的顏冰彷彿於這夜風中飄搖，是那麼的柔弱，無助。　　‘風華絕代’，是兩個對立的男人想到的唯一的適用在顏冰身上的詞，儘管此刻面色蒼白的她看起來是那麼的憔悴，但兩人都深信，這憔悴在今夜之後將永遠不會再次出現在她的臉上。　　當然，兩人想的，是兩個結果。　　羅比指着身後的鐵門，朗聲對甄英雄喝道：“這是唯一的門，我們兩個人，只有一個可以帶着夫人走下去，甄英雄，你懂我的意思嗎？”　　“決鬥？這招太老套了吧？”甄英雄摳着鼻孔，半蹲在地上，歪着腦袋瞄向顏冰的裙底，完全沒有進入緊張狀態，揶揄道：“你扣一扣扳機我就躺下了，何必裝成一派紳士呢？”　　本來就緊張的要死的顏冰見甄英雄挖鼻孔，只覺得他太不講衛生，太髒了，噁心了小一會才猛然發現自己的裙子被風吹的飄飄而起，這小子差點趴到地上，竟是在窺探自己的裙底風光，不由得氣紅了小臉，“甄英雄！”這都什麼時候了，他居然還有心思做這種齷齪的事情！　　“好，好，不看，不看。”甄少爺倒是知錯能改，敢於面對錯誤，瀟洒的彈掉鼻屎，站起來，脫掉外套，走到顏冰身前，很體貼的為她披在間上，目光溫柔似水，看的顏冰一痴，心如小鹿亂撞，可還未來得及感動，就聽甄英雄笑道：“裙子裏面穿了褲襪，啥也看不到，還是回家再看吧……”　　顏冰出於本能的想給他一記大耳茄子，奈何甄少爺反應太快，已然退開兩步，依然沒個正經的笑着：“開玩笑的，就算回了家，你不讓我看，我敢看嗎？”　　“你……甄英雄，你不要太過分！”顏冰縱然生氣，可那模樣怎麼看怎麼是羞的而非怒的，羅比看在眼中，握槍的手都在顫抖。　　那個還是高高在上的夫人嗎？那個還是冷艷睿智的顏冰嗎？為何在甄英雄面前，她完全沒有了以往的矜持，高貴？為何她不再神秘，遙遠？為何她存在的高度，甄英雄觸手可及？　　羅比想不通，就像他不明白自己為何會氣憤一般。　　甄少爺還在與顏冰不合時宜的‘打情罵俏’，就聽一連串的槍聲響徹天空，顏冰輕輕的一拳沒有落在甄英雄的胸口即嚇的鑽到了他的懷裡，這女人雖然頭腦聰明，設計殺人不帶眨眼的，可真的要她面對槍口與鮮血的時候，她的膽子卻小的可憐，甄英雄笑着幫她捂住了雙耳，這動作卻顯得有些多餘了，因為，槍聲已經斷了，只有地上掉落的彈殼還在打着轉。　　羅比寒着面，將兩把手槍隨手丟向兩邊，蹲下身子，撩起褲腿，小腿上竟分別綁着一把軍用匕首！　　“嗆啷”一聲，羅比竟將其中一把匕首丟到了甄英雄的腳邊，顏冰驚駭的望着鋒利的匕首，就聽羅比陰寒的聲音隨風飄入了耳中，“甄英雄，讓我們在夫人面前公平的做個了斷吧。”　　顏冰無法理解羅比到底在想什麼，他明明知道，自己並不想殺甄英雄啊，他沒看到自己現在對甄英雄是何等的依賴嗎？難道，他就是想逼自己親口說出這句話？　　顏冰不敢說，是因為她現在依然沒有勇氣面對全新的未來，她知道，一旦自己阻止羅比殺害甄英雄，就等於徹底的承認了失敗，不但是對義字會的復讎失敗，更是自己，一個叫做顏冰的女人的失敗，因為，她把自己輸給了甄英雄，無論是身體，還是心……　　顏冰這種高傲的人怎能認輸？可現在，她終於知道，自己輸了，不是輸給了甄英雄，而是輸給了自己，她無法眼睜睜的看着甄英雄與羅比廝殺，於是，她終於開口了，“羅比……”　　“顏冰！”　　甄英雄突然的大喝讓顏冰一怔，接下來的話被堵在了口中。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相信對面的傢伙也知道，所以，你什麼都不用說，你的話會改變形式，而不會改變結果的，所以，讓過程浪漫一點吧。”甄英雄慢吞吞的彎身拾起了那把匕首，肅容滿面的他突然展顏一笑，對羅比道：“你說對不對啊？羅比先生。”　　甄英雄的話，顏冰似懂非懂，為什麼自己的話會改變形式而無法改變結果？所謂的形式是什麼，結果又是什麼？　　彷彿那是屬於男人的語言，顏冰沒聽明白，但羅比卻聽的很明白，他緩緩的抬起了手中的匕首，那表情，好象是惱羞成怒的壓抑，“甄英雄，你的自做聰明讓我噁心！”　　“謝謝，同樣的話，鈴木優美剛剛也對我說過。”甄英雄輕輕推開顏冰，對羅比淡然笑道：“不過現在，她已經完蛋了，可見，這話不太吉利，你說呢？”　　“我會親手印證你的錯誤。”羅比周圍瀰漫著彷彿可以用肉眼看到的殺氣……

# 第575章 理由與借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進寶與丁群望着眼前的一片火海，甚至懷疑是自己產生的幻覺，到底是噩夢太真實了，還是這個真實更像一個噩夢？他們無暇去印證這些，而是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與消防隊的負責人一起忙活起了救災工作。　　不錯，這就是一場災難。　　一樓毀壞嚴重，隱患重重，根本無法進入，二樓的火勢也逐漸兇猛起來，並蔓延到了三樓，滾滾的濃煙從窗口冒出，夾雜着刺鼻的氣味，因為不少病房都有放置了氧氣瓶，呼吸機，爆炸幾乎成了連鎖反應，火勢如同澆了汽油一般的肆意擴張着，窗口偶爾吐出的火蛇是那樣的猙獰，可怕。　　甄天的臉上寫滿了不可置信，這爆炸是何等的威力啊？抬頭望去，五樓以下的燈全部熄滅了，當從那些剛剛逃出來的警察口中得知甄英雄和顏冰在十樓的時候，他含在口中的心臟回到了嗓子眼中，他們兩人應該沒有受到爆炸的波及。　　“原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肯定知道什麼，對不對！為什麼會爆炸？上邊到底發生了什麼？！”白果抓狂了，因為無法冷靜，火災嚴重，此刻擺在面前的只有一個選擇，即是在火勢完全擴張之前立刻衝進去營救甄英雄，但白果不明白的就是，原野制止了自己。　　費勁扒拉站起來的原野冷靜道：“太危險了，你不能去，樓內隨時可能再次發生爆炸，你不要命了嗎？而且，你去了能做什麼？刺激羅比，讓他快點幹掉甄英雄嗎？”　　白果一怔，就見原野嘆了口氣，“羅比繞了個大彎子，遲遲不殺甄英雄而要顏冰上樓，一定有着什麼目的，我想，甄英雄會利用他的目的拖延一些時間的，現在的情況已經超出了我們刑警可以控制的範圍，只能等特警趕到了。”　　“特警什麼時候能到？！等他們到了，甄英雄早就死了！”白果已經失去了冷靜，“只有羅比一個人，有什麼可顧忌的？！”　　小白的叫嚷已經吸引了甄三國和艾愛，風鈴嘗試着想要安撫白果激動的情緒，輕輕的扶住她的肩頭，竟發現她顫抖的如此厲害。　　“別鬧了！”原野厲聲一喝，白果不禁呆了，“你憑什麼肯定羅比沒有同伴照應？就算他只有一個人，就算你能從一樓二樓的火海里衝過去沒被炸死或者砸死，羅比挾持着兩個人質，你怎麼營救？！白果，你理智一點吧！你上去的結果很可能是連累甄英雄你懂不懂？！”　　誰都清楚，包括甄天，他們都知道，原野的怒，是冷靜的。　　甄三國表情掙扎，但她還是輕輕的把白果摟在了懷裡，三國知道，此刻，自己是絕對不能衝動，不能感情用事的，即便，心如刀絞，即便，眼淚止不住的涌溢，也要忍着，因為，這才是自己的責任，代甄英雄而行使的責任。　　小白靠在三國的肩上，沒有掙扎，而是再也壓抑不住的號啕大哭了起來。　　再強勢的女人，也會脆弱到崩潰的。　　氣氛陷入了悲鳴中，受到感染的伊蓮娜將纖纖玉手按在了艾愛的肩頭，突然看到，這小姑娘的目光中，是那樣的鎮定，堅強，“你不擔心你姐夫嗎？”　　“擔心。”艾愛依然抬頭望着樓上，雖然她不知道甄英雄究竟在哪層，哪個位置，“不過我知道，擔心是多餘的，姐夫說今天晚上會向我姐求婚，所以，他肯定會平安無事的走出來的，他從來都是說話算話的。”　　這算是自我安慰嗎？在說話的時候，伊蓮娜並未感覺到她的口吻與眼神的自信是吻合的，其實，她心裏也很擔憂吧？這小姑娘只是天真的在幻想着她姐夫是無所不能的超人，也許，這信心僅僅源於對那個男人的仰慕。　　伊蓮娜不由望向了愛利絲，這次，她真的驚訝了，愛利絲在盯着艾愛片刻之後，居然流露出了與她同樣的眼神……　　就在這時，樓頂響起了串串槍聲，所有人的臉色都瞬間變了。　　槍戰？不對！原野迅速否決了腦中剛剛閃過的猜測，什麼槍戰能一口氣發射三十來發子彈，射速如此之快？莫非，是甄英雄被當成靶子打成了篩子？　　眾人心裏都是一沉，包括快要哭出來的艾愛，伊蓮娜看到艾愛這個模樣，卻不禁笑了，她這一笑，可謂得罪了所有的人，但她說出來的話，卻又讓所有的人把怒氣吞回了肚子中。　　“小妹妹，恭喜你，也恭喜你姐姐哦，我想，你未來的姐夫很快就會走出來了。”伊蓮娜甜甜的笑着，笑聲中，也有着屬於她自己的釋懷，頗有些感慨味道的說道：“羅比是不會在一個人身上浪費兩顆子彈的，尤其是他最痛恨的人，在夫人面前，他總是會讓自己看起來像個愚蠢的紳士，而你的姐夫，卻是個最虛偽的紳士，這種真假紳士的決鬥，根本沒有懸念……”　　或許，甄天，眾女，原野，李英豪及風鈴，包括剛剛走過來的張進寶，都沒有聽懂伊蓮娜的話，甚至，除了原野和愛利絲，大家對伊蓮娜的身份也不是十分了解，但他們卻無不認同她對甄英雄假紳士的評價。　　羅比是個什麼樣的人，還有誰比伊蓮娜更清楚呢？　　是愛利絲！所以，愛利絲的臉上露出了驚喜，而她驚喜的表情，就像一劑溫和的中藥，調解了眾人的緊張癥狀，雖然，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愛利絲為何驚喜，但那顯然是一種樂觀。　　紳士間的決鬥嗎？伊蓮娜望着樓上的目光滿是憐憫，“羅比那個可憐的傢伙啊，如果剛才看到甄英雄在眨眼之間就幹掉了六個身手不比他差的人，不曉得還會不會裝紳士……”　　愛利絲絕對相信甄英雄單挑的能力，蓋因作為‘學生’的她非常清楚‘老師’羅比有幾斤幾兩，卻惟獨看不透甄英雄的底限。　　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計算愛利絲的信心，即是韓慧恩當初說過的一句話。　　兩個羅比也打不倒的卡瑪，被一個甄英雄給幹掉了……　　……　　理由。　　顏冰只想知道一個理由。　　羅比為何執着於殺了甄英雄？　　借口。　　甄英雄阻止了顏冰去詢問羅比，這讓顏冰的腦海中出現了‘借口’兩個字，甄英雄的意思很明顯，羅比聲稱是為了幫助自己達到目的，其實只是一個借口，他想殺甄英雄，是有其他原因的，但那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甄英雄說，自己即便開口，也只能改變形式，無法改變結果，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顏冰的腦子亂成了一團，即便是寒冷的夜風也無法讓自己的心和大腦冷靜，即便是愛利絲手織的圍脖與甄英雄寬肥的外套，也無法讓自己的身體停止顫抖。　　甄英雄解開了襯衫領口和袖口的扣子，挽起，露出結實的小臂，抓着匕首的手，看起來是那麼的有力量，對着同樣在挽袖口的羅比嘿嘿一笑，朗聲道：“羅比，你本能輕易殺我，卻沒有動手，為了表示感激，我會像你一樣，學着做一次愚蠢的紳士，不會像上次一般耍盡流氓手段和你打，我會讓你輸的心服口服，死的乾淨利落。”　　倘若三國白果等女孩聽到甄英雄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恐怕剛剛燃起的一點樂觀，在甄少爺沒有根據的樂觀面前，轉瞬就會成為絕望，不耍花招的甄少爺還是無敵的嗎？　　羅比斜瞄了顏冰一眼，淡淡道：“搏殺沒有手段的限制，甄英雄，如果可能，我更希望你肩膀的皮肉中沒有夾着那顆子彈。”　　羅比說的大氣凜然，好象真的很惋惜似的。　　看到顏冰擔憂的目光望向自己的傷口，甄英雄坦然笑笑，絲毫不以為意，“如果你覺得不公平，可以在自己肩膀上先扎一刀嘛。”　　羅比是個變態，但絕對不是一個白痴，而真正意義上的性格變態，往往是頭腦聰明到讓他足以自傲程度的傢伙。羅比非常清楚甄英雄的厲害，所以才設計讓甄少爺與鈴木優美爆發衝突，消耗他的體力，讓他成為一隻慘斗后傷痕累累的野獸，然後再被自己輕而易舉的收拾掉。　　這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不需要公平競爭，在羅比看來，自己肯給甄英雄一個反抗的機會，胸懷已經是無比寬容了。　　說起來，這也算是‘甄英雄式’的無恥。　　伊蓮娜並不知道甄英雄被鈴木優美打了一槍，小腿被張永哲砍了一刀，也並未去計算他已經消耗掉的體力和精神，因此才對他滿懷信心，而其她的女孩子被期待燃燒了樂觀，同樣忽視了這些，否則，她們的表情就會像原野和甄天一樣的沉重了。

# 第576章 尊嚴的決鬥

　　“你身上的傷口，就當是上次我們交手后的補償吧。”　　“你是指我不小心閹了你的那件事嗎？”甄英雄太會挑釁了，即便明知道這個時候絕對不能生氣，羅比還是漲紅了臉，怒火升騰不熄，“羅比，你不光沒有了小弟弟，同樣消失的還有男人拿得起放的下的大氣啊，不過，算了，畢竟讓你做不了男人的是我，就當是我自作自受吧。”　　這種程度的挑釁，不曉得算不算是耍賴的一種體現，羅比覺得，即便是裝，甄英雄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紳士，他是徹頭徹尾的流氓！　　甄英雄雖然看似輕鬆，實際心裏並不樂觀，右臂上位靠近肩膀的地方被鈴木優美打了一槍，並非像羅比以為的那樣有顆子彈鑲在肉中，他大概認為這是被從側面擊中的傷口吧，而事實上，這是從正面受到的傷害，被左輪手槍近距離擊中，帶飛了一塊皮肉，實際受到的創傷，恐怕比子彈留在肉中還要嚴重。　　經過幾次嘗試，右手的握力遠遠不及自己並不擅長的左手，這是失血原因造成的，倘若子彈留在肉中，失血情況應該還會好一些，但現在……　　血流不止，脫掉黑色的外衣之後，顏冰才看到甄英雄的白襯衫整個右肩部位鮮紅一片，甚至是胸口和半條手臂都被血滲透，根本無法確認他傷口的具體位置，他嚴重失血，竟還能笑的出來，如何不讓人吃驚？換做一般人，即便還能站着，恐怕右半邊身子也早就麻木了吧？　　甄英雄很清楚，這是因為自己運動過激而未做止血處理造成的結果，事實上，他也沒有那種時間。　　顏冰想要阻止甄英雄與羅比廝殺，因為他這根本是在送死，而甄英雄看出了她的意圖，揮着手指阻止了她說話，到了如此時候，他依然不忘做作的臭屁耍帥，“這是男人之間為了尊嚴的決鬥，你不要破壞這個氣氛，還記得我們的賭約嗎？顏冰，鈴木優美全軍覆沒，代表你已經輸給我了，所以，你要像個女奴隸一般惟我是從，別說話，在那邊看着。”　　尊嚴的決鬥？什麼尊嚴？莫說顏冰是個女人不懂所謂男人的世界，她甚至不知道這倆人為什麼要幹個你死我活，而且……女奴隸，這三個字嚴重傷害了顏冰的自尊心，雖然，自己輸了賭約是一個鐵打的事實。　　羅比不滿甄英雄對顏冰的態度，但對於他敢面對自己的膽量倒表示了肯定，“甄英雄，我有點對你刮目相看了，你現在才像個男人。”　　“我對別人怎麼評價我並不在意。”甄少爺目泛淫光，望的顏冰一怔，“只要我的女人知道我是個很強……大……的男人就好，當然，是在床上，你說對不對啊，冰兒？”說罷，下流的聳了聳腰，做着明顯的暗示，下流到家。　　這是公然的調戲的！不但惹惱了顏冰，也氣怒了羅比。　　羅比和顏冰都知道，甄英雄是故意的！但偏偏還是讓人恨的磨牙，甄英雄總是在挑戰別人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線，方方面面的底線。　　改換左手反握匕首，這種握法可以彌補左手力量不足的缺點，但進攻套路會受到一定的限制，羅比臉上閃過的喜悅已經說明了一切，甄英雄知道，他並非輕敵，他的喜悅不止是信心的增加而已，看來自己故意惹惱他的計劃並不算成功，他依然保持着該有的理智。　　羅比提供的這把匕首，是格鬥專用的匕首，尤其是三條血槽的設計，完全是從實戰角度出發的。血槽，顧名思義，是放血用的槽子，如果是沒有血槽的刀子刺入了人的身體，不拔出來，暫時不會導致大出血，但是，被這種有血槽的匕首扎入，血就會順着槽子往外冒，向外滋，人會很快因為失血而死亡。　　甄英雄反握刀柄，不單單是放棄了‘刺’這個動作，放棄了利用血槽放血的手段，也讓他的進攻套路受到了局限，這讓羅比如何不笑？當然，羅比非常清楚，甄英雄所以如此也是迫不得已的，他是想利用這方法來應對與自己力量的抗衡。　　一片薄雲如同面紗被風兒輕輕揭開，高懸的圓月揮灑下皓白的光芒，如同白雪銀屑，匕首暗淡的光芒散發著殺機，甄英雄收攏了面上的無趣表情，目光凝聚，彷彿蘊涵着爆炸一般的威力，在靜候着一個發作的時機，他不急，因為他知道羅比會比他急。　　先下手為強，大多是指出其不意的機會，但此刻兩人的戒備心是相同的，先下手只會掉入對方的等待，實力相當，沉不住氣的就是輸家。　　短短的十幾秒鐘，卻犹如一個世紀那般漫長，顏冰覺得自己就要窒息了，那沉重的空氣壓的她不敢呼吸，彷彿空氣中的氧氣已經被那兩個男人的目光蒸發掉了，這種一觸即發的僵持比噩夢更讓人恐懼。　　羅比果然沒有甄英雄的耐心，在心裏暗罵了一聲‘狡猾’之後，他爆喝着撲了上來，靜若處子，動如脫兔，他的爆發只在瞬息之間，但這已經足夠讓甄英雄在心中得意一笑的了。　　羅比假紳士的要公平決鬥，但他根本拖延不起時間，萬一警察衝上來他就完蛋了，甄英雄就是看準了這一點，故意和他僵着。　　先發難者雖未必吃虧，但在心理上已經輸了一籌，即便他氣勢再猛，也唬不住甄英雄。反手握刀的最大好處在於揮臂周展短，因此動作快，羅比是不敢踢腿過來的，甄英雄不敢說自己是未卜先知，而是打架的經驗太豐富了，羅比的先發制人與自己看來就是自討被動！　　果不其然，羅比怕踢腿被甄英雄把腳給砍了，所以上來就是一記直刺飛向甄少爺的面門，他本以為甄英雄會出於本能的抬刀來擋，左腳踩實地面，已經準備好聽到金屬相碰即接上一腳迴旋踢了，哪呈想，甄英雄肩膀一晃只是虛招，根本沒擋，身子一矮，右腿逆時針橫掃羅比的小腿。　　羅比見甄英雄肩膀晃，本以為招式得手，正要轉身迴旋，突見那是虛晃，心下不禁一虛，動作猶豫了，右腿已經抬起的下盤自然不穩，被甄英雄掃倒側摔在地，甄少爺不做停留，跟近就是一腳踢向羅比頸骨。　　羅比也不簡單，及時翻身並抬雙臂護住頭臉，擋住了甄少爺這一腳，身子借力連續翻滾幾圈，麻利的站了起來，小臂疼痛的好象斷了一般，還不及反應，緊追而來的甄少爺已經騰身躍起，漂亮的一記凌空側踢，以腳底與羅比胸口百分之百接觸面的完美一踹，將他蹬飛了出去，這一跟斗摔出去六七米遠。　　羅比躺在地上咳嗽不止，胸口窒悶，酸痛的幾乎麻痹，倘若甄英雄能立刻追上來，羅比怕是十有八九難逃一死，奈何，甄少爺踹過羅比一腳，自己也摔倒了，等他爬起來的時候，羅比也站了起來，甄少爺這個鬱悶啊，多好的機會，就這麼錯過了。　　因為發力過猛，剛才那一腳又踹的瓷實，小腿承受了很大的衝擊力，被張永哲砍了一刀的小腿傷口吃痛，害甄少爺落地不穩，摔了個跟頭，錯過了絕殺羅比的時機，甄少爺知道，同樣的機會是不會出現兩次的，再想殺他，難了。　　羅比同樣的鬱悶，驚出了一身的冷汗，不禁暗忖，自己果然不及甄英雄狡猾，這小子居然棄刀沒用，讓一直提防他左手的自己沒有想到，看來，他換左手反握刀柄，好象一派要死拼的架勢，根本就是裝出來迷惑人的！　　對付這個男人，果然不能大意啊，他受傷的是身體，不是腦子，羅比啐了口夾着血絲的唾沫，眼神更加凌厲了。　　只是電光火石之間發生的一切，甄英雄竟然在絕對劣勢的情況下重創了羅比，顏冰不知道自己應該表現出怎樣的一幅表情，羅比是她信任的手下，雖然那信任在今天已經變的不確定，可她依然不願看到他死在甄英雄的手中，而對於甄英雄，她更加困惑了，見他傷了羅比，自己心中竟湧出一股難以言明的欣慰與喜悅，為什麼？直到此刻，顏冰還是不敢去想那些會無地自容甚至會覺得自己可恥的原因。　　誰贏誰活，敗者必死，這就是兩個男人之間生存遊戲的規則嗎？正如甄英雄所說，自己無力改變結局，恐怕，連過程也改變不了吧？顏冰沒想到事情竟會發展到這個地步，鈴木優美已經完了，一切都應該結束了不是嗎？

# 第577章 生死的邊緣

　　一陣冷風襲過，地上的彈殼輕微轉動，發出丁點聲響，羅比眼睛一眨，稍有分神，甄英雄猛然起步，這次，竟是他主動的拼了上來，而且快的驚人！他好象在踏着空氣飛翔一般，動作幅度大到緩慢，但呼吸之間好象做了空間轉移似的，羅比小吃一驚，面前寒光一閃，甄少爺反握的刀子已經滑到了他的面前！　　這小子，剛剛故意和自己拖延僵持，居然也是為了此刻而埋下的伏筆！他根本沒想過要拖延時間等警察上來，而是想尋找到像此刻一樣出其不意的機會來個突然襲擊！羅比暗驚甄英雄在搏鬥中對於人心理的算計與欺騙，但動作卻絲毫不慢，他並不閃躲，因為他知道，一旦閃躲必然會露出空當，甄英雄瞄準的就是自己的空當！　　即便如此緊張時刻，羅比心中也不禁感慨，甄英雄這小子的百米速度恐怕進不了十秒以內，也是壓到了十秒的邊緣啊，跑的也太快了！　　‘錚――’金屬相碰，兩把匕首的鋒利摩擦，激迸出火花一串……　　羅比眉頭一皺，果然，甄英雄的高速奔跑和反手握刀的力量融合在一起，效果驚人啊，竟震的自己手臂發麻！　　見甄英雄強硬的壓身擰動肩膀，羅比爆吼一聲，抬腿踹出，與此同時，甄英雄左腿的側踢也已經抵到了他的小腹。　　顏冰的一聲驚呼中，甄英雄和羅比如同極相斥一般分開了，甄英雄右大腿內側被踢中，直接摔倒並滑出，左臉頰與粗糙的水泥地面接觸，顴骨位置蹭掉一塊油皮，血水立時湧出，好不狼狽，而羅比也好不到哪裡去，小腹吃了甄英雄的側踢腿，後退五步有餘，蜷身抱腹，吐出酸水老大一口。　　直到此時，兩個男人才知道一切的花招都無法在對方身上奏效了，或者應該說，能用的花招已經用完了，至少，甄英雄是這樣認為的，羅比不會讓自己找到同樣的機會，所以，在體力充沛，還能忍受傷口痛楚的短時間內結束戰鬥，是唯一可以活命的手段，報有幻想等着警察上來援救，這種僥倖心理只會葬送了自己的小命！　　羅比也拋開了甄英雄受傷帶給自己的優越感，困獸猶斗，獅子不死，即便苟延殘喘，獠牙也依然鋒利！　　兩人的眼睛對上的瞬間，同時爆喊一聲，跨起大步沖向了對方！　　殺氣的交匯有火星撞地球般的震撼，顏冰的眼睛已經跟不上甄英雄與羅比的動作了，火花如星，時而清脆時而低沉的金屬碰撞聲宛如死神的招魂曲，讓人毛骨悚然，驚心動魄，與其說是他們的動作太快，倒不如說是顏冰不敢看的緣故。　　這不是武俠世界的顛峰對決，沒有華麗的招式，也沒有漂亮的POSS，更沒有什麼臭屁的廢話，這是單純的廝殺，不僅動作難看，甚至狼狽的慘目忍睹，為了不被對方的刀砍中，什麼樣的姿勢都可能出現，他們快，快到不會像看電影電視劇一般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一拳每一腳的套路，也不會快到另人窒息的看不到動作，而是快的讓人提心吊膽，好象每一刀砍下來，刺出來，都會進入對方的身體一般，不分角度，不考慮砍殺的部位，只求傷人的效果，那是殘忍，是無所顧忌的殘忍，顏冰清楚，他們是很認真並很執着的要殺死對方。　　勢均力敵，這是顏冰的感覺，她肚裏有萬千話語想說，卻沒有一個字能從口中跳出來，她已被驚的無法呼吸了，彷彿，呼吸之間就會有人倒在血泊之中，她害怕自己一旦開口，分神的那個人是甄英雄，但她同樣不希望倒下的人是羅比，這在心中形成一種複雜的掙扎。　　一如老話說的，女人，是一種複雜的動物，顏冰發現自己都無法了解自己了，緊張中，是茫然，茫然中，又有着明確的期待，她的目光，從未離開過甄英雄的眼睛，此刻的甄英雄，讓她覺得陌生，雖然，她從未真正的熟悉過這個男人……　　甄英雄悶哼一聲，身子向後仰着，已然失去了平衡，一串血花從胸口飛揚而起，月光下，那好似斷了線的珠子，隨着羅比揚起的刀尖飛舞而落，顏冰捂口卻未能蓋住那凄然的驚叫，甄英雄受傷了！　　羅比殺的興起，連砍帶刺二十幾刀，甄英雄或擋或躲早已讓他失去了耐性，燃燒了殺戮的本性，感覺到甄英雄體力不支，力氣軟弱后，他連續的追砍終於見到了成效，這讓他欣喜若狂，刀子入肉的感覺告訴他，這一刀雖不致命，但已經重創了甄英雄！　　羅比豈能放過這樣的機會？好似認準了食物的獵豹，他一個箭躍追刺而來，匕首直抵前胸大敞的甄英雄的心窩！　　贏了！終於在夫人面前幹掉甄英雄了！羅比心中的喜悅來的稍微早了一點，待他見受傷的甄少爺咬着牙狡獪的一笑，目顯凶光之時，根本來不及做出任何心理上的反應，就更不要生理了，眼前一空，身體失去平衡的甄英雄竟然提前從自己的視線中消失了，那種消失快的太詭異，太不正常了！　　甄英雄用左腳勾住了右腳踝，他居然是故意受傷並故意摔倒的！當羅比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被倒地的甄英雄抬腿頂在了膝蓋上，這個位置吃力，完美的利用了慣性作用，羅比即不會向後倒，也不會向前飛出去，而是會原地撲倒，而等在下面的，是甄英雄抬起的鋒利的匕首！　　如此突然的摔倒，如此近的距離，羅比怎麼可能閃的開？但他相當了得，愣是藉助腰腹力量生硬的擰身，讓甄英雄刺向他心口的刀子扎進了他的左上臂的三角肌中，位置竟與甄英雄中彈的右臂差不多，只不過入肉要深的多了，幾乎刺入了半個刀身！　　羅比一百幾十斤的體重壓在身上，甄少爺差點厥過氣兒去，見羅比強悍的在中刀之後還能大叫着抬起持刀的右臂，甄英雄猛一抬頭，用腦門頂在了他猙獰的面孔上，緊接着翻身將他推開，並一腳踹在他先前就挨過一下的小腹上。　　羅比慘叫着翻了好幾個滾，如果不是因為顏冰看到了他滾過的地上留下一塊一塊的血跡，定會以為甄英雄那一腳踹的有多狠呢，而事實上，甄少爺根本沒有用上力氣，或者說，他用上力氣的不是腿，而是他的左手。　　羅比遲遲沒有站起來，而是捂着左肩殺豬一般的慘叫着，即便是他這等人物，也是痛的眼淚鼻涕橫流，顏冰看到，他的右手已經捂不住左肩汩汩冒出來的血了，難道是刀身上的血槽起到的作用？　　非也，血槽固然有放血作用，但絕對達不到如此效果，只有喘着粗氣費力爬起來，半跪在地卻笑的無比得意與奸詐的甄英雄，以及整條左臂都痛的無法動彈的羅比知道，甄英雄藉助翻身與踹腿的動作，完美的輔助了他擰動匕首把的狠辣手法，讓匕首象鑽頭一樣挖掘了羅比肩膀的肌肉，刮刻着他的肩骨，那種痛苦豈是常人所能忍耐？也是因為這種疼痛，才讓羅比的右手的刀最終沒能刺到甄英雄的身體中。　　羅比的左臂鐵定是廢了！　　胸口二十公分的傷口，換來了羅比肩膀上的一個血窟窿，甄英雄也不清楚自己是賠了還是賺了，渾身的酸軟以及體力飛速的流失，證明胸口這一刀挨的不清，稍微失算了，他本來只是想假裝摔倒的，卻不想羅比的反應和動作都是那麼快，不但送了一條傷口給自己，還沒有讓自己如願的把匕首扎入他的心口。　　看來這次是真要完蛋了，甄英雄的樂觀無可抗拒的朝悲觀轉化，因為剛才那已經是他最後的手段了，竟然也不能成功，雖然廢了羅比一條手臂，但實際上還是自己情況更糟糕，體力，貌似因為傷口的疼痛和血液的流失而消耗怠盡了……　　不但手臂動不了，那鑽心的疼痛更是另左半身都僵硬了，羅比緊咬鋼牙，不想在顏冰面前失去男人的硬朗形象，可越是忍，那疼痛感越是強烈，疼的越厲害，他越是想生嚼了甄英雄！但他卻不敢貿然的撲上去了，在痛恨與痛苦中，夾雜的是更大的恐懼，甄英雄太可怕了，並非是他的身手，而是他的腦袋。　　他是故意讓自己砍中並摔倒的，因為他知道，在剛才不相伯仲的僵持中，自己理所當然的燃起了好勝心，高度緊繃的神經在尋找到勝利時機的同時會自然而然的放鬆，就如同比賽中遙遙領先的長跑運動員，在看到終點撞線之前的那一刻，就已經忍不住歡呼雀躍了，甄英雄尋找的，正是自己表露出那樣心態的一刻！

# 第578章 男人的理由

　　倘若不是閃的快，自己失去的將不是一條手臂，而是一條命！死里逃生，讓羅比清晰感覺到了對死亡的恐懼，所以，他不敢再貿然攻上去了，誰能保證甄英雄現在的疲態不是為了最後一搏而擺出來的假象呢？　　事實上，甄英雄是真的沒力氣，也沒精力擺假象了，現在的他，站着都費勁……　　兩個男人都在有力的喘息着，儘管夜風寒冷，但黃豆大小的汗珠不停的流過面頰，那是對疼痛的宣洩。　　血，殷透了甄英雄襯衫，胸前的紅色還在擴散，漸漸的，連小腹也是鮮紅一片，右臂無力的垂着，手指無意識的抖動，肩膀流下來的血在中指的指尖聚成珠子，然後，一滴滴的落下……　　刮骨般的疼痛已經過去，羅比可以忍耐現在的痛楚，並讓力量蓄滿全身，不敢貿然撲上去的他瞪着甄英雄，感覺的是比疼痛更疼痛的恨，他紅着眼睛，一心想要幹掉對面的男人，卻又無法克服對他的猜度和恐懼，他在發愁，也在靜侯一個時機，一個撕食掉甄英雄的時機。　　“別打了！你們不要再打了！！”　　甄英雄與羅比皆是一愕，顏冰已若風兒般飄入了二人的視線，擋在了甄英雄的面前，他們的僵持給了她機會，她再也壓抑不住那種矛盾的掙扎，她以為，是自己的猶豫造成了這個結果，所以，她想在結果成為不可挽回的結局之前阻止他們。　　“冰兒，讓開！”　　“夫人，請您讓開。”　　兩種口吻，卻同樣堅定的表達了同一種決心，顏冰一怔，在她的記憶中，自己不曾嘗試以一種近乎哀求的口吻說過話，也不曾如此狼狽和急切的想要阻止一件事情，而現在，自己第一次嘗試了，卻沒等說出任何話語，便被乾脆的拒絕了。　　顏冰是個高傲的人，不會輕易拋開自己的原則，她回頭愕然的望着甄英雄，看着他蒼白的臉，委靡的表情，看着他傷口那濕淋淋的血跡，顫抖的身體，她不明白，自己渴望阻止他們，到底是為了誰？這個小子突然變成傻瓜了嗎？他為什麼感覺不到自己的心情？　　他是變了！卻是從傻瓜變成了自己不熟悉的男人，顏冰從甄英雄的眼睛中已經看不到無聊與玩味了，他的目光，渙散而深邃，浩瀚中流淌着某種執着，讓人琢磨不透，顏冰不懂他為何要如此望着自己，但她清楚的感覺到，在他轉望羅比的瞬間，眼中的感情變了，是憎惡，也是憐憫，是猙獰，也是感慨。　　“我說過吧？你只要站在一邊看着就好。”甄英雄是一種命令的口吻在說話，見顏冰不解的望着自己，他努力露出一個笑容，但因為疼痛與虛弱，他的笑看起來有些走型，“而且，我剛才還說過，你只能改變我們的形式，卻改變不了最後的結果，我們兩個人，必須有一個在這裏玩兒完的……”　　顏冰既委屈，又害怕，她聲嘶力竭的質問着，“為什麼？！為什麼你連一句話都不讓我說？！”　　甄英雄淡淡一笑，“因為……我是男人吧。”　　這算什麼回答？顏冰不明白這個答案與自己的問題有什麼直接的聯繫，她驀然轉身對羅比喊道：“我命令你，羅比！停止這沒有意義的爭鬥！”　　“沒有意義？”羅比憤怒的表情在顏冰的注視下被溶解了，他迴避着顏冰的目光，沉着的聲音掩蓋不住包裹其中的虛怯，“這是夫人二十年來的夙願，我是為此才跟在夫人身邊的，不是嗎？怎麼能說沒有意義……”　　“夠了夠了！”顏冰嘶喊着，眼淚飛溢而出，“羅比，已經夠了！我放棄了！我不想再看到你因為我的錯誤而流血你懂不懂？！我不想看到你們兩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在這裏死去你明白嗎？！夠了，真的夠了！”　　哭嚷到最後，顏冰已經泣不成聲。　　羅比表情木然的望着顏冰，繼而搖頭一笑，“沒有，或許對夫人您來說已經夠了，但我還沒有，我還想繼續下去……”　　這是羅比第一次違逆自己，除了驚訝，顏冰更多的是迷惑，她自以為是最了解羅比的人，但此刻，她完全不知道羅比在說什麼，“繼續？繼續什麼？”　　羅比沒有回答顏冰，而是望着甄英雄，甄英雄的表情告訴他，這個男人，聽懂了自己的話，或者說，從一開始，直到現在，他都是一個比自己還要了解自己的人，這讓羅比毛骨悚然，殺手總是忌諱被人看穿內心，只憑這點，甄英雄就必須要死。　　抬起手中的匕首，將刀身上的血蹭到了自己的臉上，羅比冷冷的感慨道：“我的人生就是一條直線，想要繼續下去，橫在這條直線上的障礙就必須要除掉，所以，我活着，甄英雄就必須死！”　　“為什麼？為什麼你們一定要你死我活？為什麼……”　　“這問題問的太多餘了。”甄英雄繞到顏冰身前，只是走了兩步而已，已經疼的他一陣暈旋，但他卻顧做輕鬆的笑道：“還記得在碼頭我放了他時說過什麼嗎？”　　顏冰怎能不記得？嬌軀一顫，就見甄英雄回頭望着她，笑道：“想起來了？呵呵，我說再見面的時候，我們之間就只有一個人能留在這個世界上，所以，他今天出現在我面前，代表他已經做好了這個覺悟，換言之，如果我們兩個可以並存，他就不會出現在這裏了。”　　顏冰還是不懂，但她已經隱隱感覺到，他們兩人所以不能並存，是因為自己的存在，她還有很多的疑問，不過，羅比已經不會給她時間繼續詢問了，在甄英雄扭過頭的瞬間，他看到了機會，甄英雄犯了殺手的大忌，他把後背暴露給了自己！　　顏冰清楚的看到羅比企圖偷襲的行徑，來不及驚訝，來不及喝止，她‘啊’的一聲大叫，‘小心’兩個字還能不能起到挽救甄英雄性命的作用她無法確定，她只知道，在這一刻，羅比太可恥了！在這一刻，她願意替甄英雄去擋住那索命的一刀，哪怕代價是自己的生命！所以，她撲向了甄英雄！　　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想不到的，就好象有許多事情是可以想到一般，顏冰沒想到耍流氓的不是甄英雄，而是羅比，她沒想到自己最終成了甄英雄的累贅，但她在瞬息之後，立刻明白了，不是自己沒想到，而是甄英雄想到了！　　甄少爺沒有回頭，更沒有驚訝，他笑了，而且笑的太怪，溫柔，得意，這兩種心情融合到一起，顏冰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能想到的詞，惟有‘陰險’二字，甄英雄，一把將她推開，很用力。　　顏冰纖弱的身子好象一片秋恭弘=叶 恭弘隨風離開了枝頭，輕飄飄的向後仰倒，驚恐亦愕然的目光望着甄英雄，聰明她此刻明白了，不是甄英雄大意了，而是羅比上當了……　　甄英雄將推倒顏冰作為了加速轉身的借力點，他的轉身快到出人意料，當面對羅比的時候，羅比已經衝到了他面前五米處。　　躲或閃，瞬間的猶豫都可能讓自己死於非命，羅比縱然驚訝，但同樣的錯誤不會犯上兩次，這是殺手的一個特性，他毅然將匕首刺向了甄英雄的心口！　　刀子刺入肉中，但不是心口，而是甄英雄的手掌！羅比沒想到甄英雄居然任由匕首刺透他的手掌，更沒想到，他的右臂還有如此的力量，竟生生架住了自己的力道，勢均力敵！羅比想要抽刀，甄英雄右手手指收攏，握住了他的手！　　“啊――！！！”鑽心的疼痛讓甄英雄以爆喝的方式宣洩着，那聲音響徹了整個夜空，反握匕首的左手自右腋下撩揚而起，刀刃如釘子被砸入木板一般，徑直插入了羅比右臂肘關節！羅比還未感覺到皮肉的疼痛，甄少爺雙手同時擰動，怪異的聲響混入了他的痛呼聲中，接着，就是羅比更加凄慘的嚎叫。　　羅比的右肘關節險些被甄英雄切絞下來，即便還連着些許骨肉，也失去了威脅，甄英雄任由自己的匕首留在他的胳膊上，一腳將他踢倒，咬牙拔出了刺穿右手手掌的匕首，後退兩步，卻沒有像羅比一般倒下，站立的姿勢，也是勝利者的標誌。　　一切都太快了，只是在摔倒與爬起的一瞬間，羅比倒下了，顏冰趕快去扶住顫巍巍的甄英雄，已經忘了責怪他剛才推倒自己的行為，手足無措的想要給他止住手掌的血，她嗚咽，她流淚，甄英雄這隻手不會殘廢了吧？

# 第579章 死去的價值

　　“羅比，一如我們當時說的，你我只有一人能留在世界上，現在看起來，那人，是少爺我。”甄英雄根本不去看手上的傷，用這條傷痕累累的胳膊搭在了顏冰削瘦的肩上，即使疼的表情僵硬，他也忍不住得意的笑着，“你輸了。”　　右臂的痛苦如地獄之火在試煉人類的神經，羅比痛不欲生，他的左手握住刀柄，卻沒有勇氣把刀刃拔出身體，因為那鑽心噬骨的疼痛，也是害怕手臂會因此而離開自己的身體，即便拔出匕首又能如何？羅比承認，是自己輸了，甄英雄左手裡握的匕首詮釋了一個勝利者的姿態。　　顏冰此刻才望向羅比，鮮血淋淋觸目驚心，她顫慄，恐懼，目光中的憐憫讓羅比更深刻的感覺到了失敗者的滋味。為什麼那目光不象過去一般冰冷呢？這已經不再是顏冰了，失落，惋惜，羅比的表情是複雜的，顫抖着聲音，他難看的苦笑着，道：“甄英雄……是你贏了，沒想到，最後的最後，我居然是輸給了自己……”　　甄英雄知道他為何如此說，倘若羅比不偷襲，現在倒下的是誰還很難講，他沒有沉住氣，沒有頂住那僵持氣氛的壓力，在顏冰的面前失去了風度。　　他用一種很不男人的手段謀取勝利，他確實輸給了他自己，輸給了他原本引以為傲的尊嚴。　　甄英雄並不想說些什麼，羅比的偷襲固然無恥，可存心製造機會引誘他有此行為的自己更無恥，甄英雄從來不對自己否認自己的無恥，但絕對不會在顏冰面前承認這些的，雖然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殺了我……”羅比咬牙忍痛，已經是竭盡所有精力了，他不敢多說話，在他看來，呻吟，是弱者的體現，失敗不是軟弱，他還在愚蠢的堅守着所謂的原則，他承認失敗，卻不承認軟弱。　　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要求，似乎，是做為勝利者的甄英雄應該履行的事情，就像羅比結果了鈴木優美時說的，那是解脫，羅比同樣不想落在警察的手中，不過，那種所謂‘解脫’的邏輯存在的世界與甄英雄的世界是平行的，永遠不可能有共識的交匯點。　　“不要！”見甄英雄抬起了左手的匕首，顏冰是本能的阻止了他，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他，已然失去了平時的強勢與傲氣。　　甄英雄稍稍一怔，繼而笑了笑，“感恩或者其他什麼都不重要，顏冰，人，都有自己做出選擇的權利，尤其是男人。”　　顏冰發現這個晚上甄英雄說的很多話自己都聽不懂了，還發著懵，甄英雄已經抬手將匕首甩了出去，落在了羅比的身邊，莫說顏冰，羅比也不禁愣了，甄英雄淡然笑道：“羅比，你保護了這個女人多年，在這樣的場合下她不想我殺你，已經證明她對你心存感激，這算是人情吧，我代她還，也是以一個男人的身份向你證明，保護她，我能比你做的更好……”　　羅比用顫抖的左手抓起了匕首，費力的從地上爬起來，憤怒讓他看起來異常猙獰，“甄――英――雄――”　　顏冰從未見過羅比這樣恐怖的一面，被嚇的渾身顫抖，心裏暗罵甄英雄是個白痴，竟然把匕首送到了羅比手裡，難道他就這麼想死嗎？　　甄英雄卻不以為然，摟着顏冰，徑直朝羅比走去，不理顏冰驚異的目光，兀自對羅比說道：“你心裏不服，是覺得我不殺你，是對你的鄙視吧？非也，如果你再次將匕首對準我的心窩，我會毫不猶豫的幹掉你，我僅僅是不習慣殺一個無法反抗的傢伙而已，你也可以認為我是不想讓這個女人為難。”　　說話間，兩人已經擦肩而過，甄英雄再次將後背暴露給了羅比。　　甄英雄在吹牛，雖然他有一條健康的左臂，雖然羅比右臂廢了，左臂受傷，但有匕首在握，他想幹掉甄英雄，亦不算難事，他十分清楚，甄英雄根本是在吹牛！他只是想在夫人的面前裝的很瀟洒而已！　　“甄英雄！”羅比大喝一聲，猛然轉身，高抬手臂，鋒利的匕首在月光下閃動着慎人的光芒，望着飛速落下的鋒芒，顏冰閉上眼睛失聲尖叫。　　甄英雄連扭動脖子的力氣都沒有了，惟有苦笑而已。　　男人，總是為了女人而犯傻，甄英雄腦海里閃過那麼一句話，‘戀愛中的女人智商為零’，其實，智商為零並不是最可怕的，男人比女人更厲害，因為，單相思的男人，智商是絕對的負數，蠢到無法想象……　　……　　“發……發生了什麼事情？”白果摟着三國的胳膊，詢問的口吻帶着一點哀求，她希望三國的回答能給她一點心理上的安慰，儘管她知道，同樣不可能了解情況的三國即便給了她什麼安慰，也是沒有根據的猜測而已。　　樓頂傳來的凄慘的哀號，讓樓下的幾個丫頭，心都被凍結了一般，脆弱的好象隨時會碎裂，三國怎麼可能知道樓頂發生了什麼？混亂與喧嘩中響起的那陣扯破嗓子的痛苦嚎叫，讓人根本無法分辨是不是甄英雄的聲音，她心裏比誰都要急噪！　　人群安靜了，剛才的聲音幾乎所有人都聽到了，大家不約而同的仰望，甚至不知道能看到什麼，又想看到什麼。　　甄天盡量讓自己忽視剛才聽到的，他不想根據那聲音去做任何的猜測與幻想，目光焦急的盯着消防隊，盯着一條條飛騰的水龍，他是個實際的人，早一刻撲滅這火，他就能早一刻衝上樓去。　　愛利絲和艾愛靠在一起，小愛眼淚掛在眼角，快要掉下來了，卻安慰着自己，“愛利絲姐姐，剛才那叫聲不是姐夫，對吧？姐夫才不會叫的那麼丟人呢，對吧？”　　“是羅比……”　　“恩？”小愛愣了愣，她旁邊的伊蓮娜、袁莉莉、巧巧，甚至是更遠一些的柳絮都聽到了剛才艾愛那一問，並注意到了愛利絲的反常。　　愛利絲突然一把將艾愛摟在懷裡，興奮的大叫道：“是羅比，那聲音是羅比，沒錯的！”　　這次，連三國與白果都聽到了，她們愕然的望着幾乎雀躍而舞的愛利絲，驚異的臉上漸漸的露出了釋懷的喜悅，那喜悅中的不可置信逐漸淡去，她們相信愛利絲，所以，她們想要歡呼，想要吶喊！　　如果那聲殺豬般的慘叫是羅比發出的，只能證明賜予他慘叫的人是甄英雄！　　還有誰，還有誰比愛利絲更熟悉羅比的聲音呢？　　甄天暗暗鬆了口氣，而一旁的項嘯鳴，則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天啊，終於結束了……”　　是啊，羅比完了，一切，終於結束了，甄天抬頭望天，喃喃自語道：“那小子肩膀的重擔，終於卸掉了啊……”　　……　　顏冰遲遲沒有聽到動靜，甚至沒有感覺到甄英雄的身體做出任何輕微的反應，風兒掠過，圍脖被吹的飄蕩而起，彷彿除此之外已經沒有了其他的聲音，死寂，有種詭異的凄涼。　　睜開眼睛，顏冰看到的是另一雙眼睛，羅比木訥的望着她，表情如這寧靜的死寂，沾滿血跡的面孔嚇的顏冰怪叫一聲，想要閃躲到甄英雄的身後，卻聽身邊的甄英雄輕輕的說道：“安靜的站着是對他告別最基本的禮貌，顏冰，不要失態。”　　顏冰一怔，獃獃的望着緩緩轉過身來的甄英雄，她僵硬的表情才逐漸的緩和，露出欣喜，心中更是有一種感情噴薄般的爆發出來，他沒事！甄英雄沒事！旋而愣住，為什麼他會沒事？顏冰現在才開始品味甄英雄剛才說的那句話，告別？她心兒一沉，愕然望向羅比，忍不住又是一聲輕呼。　　目光渙散，瞳孔放大，羅比，已經死了！顏冰望着他扎入心口，直沒刀身的匕首，不解，憂傷，這個忠於自己的男人為什麼要自殺？顏冰掩着口，淚水沿着兩頰滑落，那是歉意的眼淚。　　“他是死有餘辜，如果你在為此而自責，那就太讓人失望了。”甄英雄望着羅比，嘴裏無情，臉上卻稀罕的流露出一點點尊敬，“你比任何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該死的傢伙，不是嗎？”

# 第580章 各自的歸所

　　顏冰沒想到甄英雄竟是這麼來安慰自己，憂傷中燃起了些許憤怒，羅比確實是個十惡不赦的人，但是，他對自己，真的很忠誠啊，“是啊，他該死，我更該死……”　　“是啊……”　　顏冰以為，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就是甄英雄的腦子出了問題，在自己最需要安慰的時候，這個男人嘴裏都在說些什麼啊？顏冰忍無可忍，“甄英雄，你說什麼？！”　　甄少爺差點讓顏冰推一跟頭，踉踉蹌蹌的站穩，他望着氣急的女人，笑道：“你本來就罪大惡極，不然倜儻瀟洒的本少爺現在怎麼會這樣狼狽啊？”　　顏冰見甄英雄整條右臂都染成了紅色的，雖然不滿他現在和自己算帳，卻還是趕快過去，讓他將左臂挎在自己的肩頭，做起了他的活人拐杖，甄英雄的話，確實點到了她心中的痛處，表情黯然，她自諷的笑着，“罪大惡極？呵呵，甄英雄，你說的沒錯，死在這裏的不應該只是羅比，還有我……”　　“你該不會想一句話就否認了我今天……不，不止是今天，而是這些日子以來所做的一切吧？”　　“恩？”　　甄英雄做作的苦笑道：“如果你死在這裏，那我這些罪不是白受了嗎？”　　雲里霧裡的顏冰還沒有捉摸到甄英雄話語中的意思，就見他表情凝起幾分嚴肅，抬起傷痕累累的右臂，兩根手指滑過羅比的雙眼，將他瞳孔中最後鎖定的畫面與複雜的情感永遠的封存了起來。甄英雄不喜歡‘死不瞑目’這個詞，而且，在他看來，這樣的死去，是羅比自己選擇的結果，幫他閉上眼睛，是自己理所應當履行的義務，因為他不需要死不瞑目。　　夜晚凄涼，繁星閃耀，閉上眼睛的羅比，嘴角還掛着一抹淺笑，或許，無人可以理解他在生命戛然而止的最後的一刻為何而笑，但任誰都看的出來，他笑的很安詳，儘管嘴角稍稍含着些許的不甘。　　那是對死亡的覺悟，甄英雄笑的很明白，似乎這笑在羅比停止呼吸之後的笑仍然是一種男人的語言。驀然一陣冷風吹過，羅比仰面倒地，身體還沒有僵硬的他倒的直挺挺的，似乎是死了也不肯彎下腰桿，甄英雄搖頭嘆了口氣，望向顏冰，目光盪起幾許溫柔，“顏冰，你知道嗎？在我去菲茲傑拉德世家接受培訓的時候，那裡的導師有一句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殺手不會進墓地，因為腳邊永遠是自己最終的歸處’……他們說，這是一個殺手最基本的覺悟。”　　顏冰聽不懂甄英雄這話，甄英雄也不願意多做解釋，“我無法成為一個殺手，因為我有牽挂，也有人為我牽挂，所以，‘死’這個字，我輕易是不會說的，因為我做不到，也不想去死。”　　轉過身去，一個人顢跚的走向唯一的出口，甄英雄兀自以一種玩味的口吻說道：“但是，羅比是個殺手，所以他現在只是回到了他應該回去的地方，因為他遇到了對他而言是終點的我，或許形式有些偏差，但結果是必然的，你沒有什麼自責的必要。”　　又是‘形式’這兩個字，顏冰脫下甄英雄披在自己身上的外衣，不解道：“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很簡單。”甄英雄頭也沒回，笑道：“即便羅比沒有因為你的緣故而遇到我，也不會得到善終，這就是所謂的惡有惡報。多行不義必自斃，早晚會有一個人成為他的‘終點’，你只是利用了他的惡，並不是製造了他的惡，所以，你沒有必要覺得內疚，他是死有餘辜的。”　　死有餘辜嗎？顏冰比誰都清楚，在滅門斯圖爾特一家的時候，這些參与其中的殺手背負的債孽就註定用生命也無法償還了，但是，如果沒有羅比忠心的庇佑，自己又怎麼能在諾森家族的垂涎中安然度過這些年？如果不是因為自己，他又怎麼會遇到甄英雄呢？　　蓋住了羅比的頭臉，顏冰遲遲沒有站起來，她並不覺得傷心，只是覺得愧疚，這是屬於羅比最終的歸所嗎？她迷茫了，“甄英雄，我的歸所，又在哪裡？”　　“羅比死了，因為他和我賭的是命，所以倒在這裏就是他的歸所，而你。”甄英雄終於回過頭來，嘴角又出現了邪邪的笑容，“你和我賭的是什麼？”　　顏冰面上一紅，那賭約她自然沒忘，“你，你什麼意思？”　　甄少爺笑道：“其實當你和羅比都選擇和我賭上一賭的時候，就註定了你們的歸所將由本少爺說了算，你剛才說，羅比該死，你也該死，呵呵，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想的太便宜了，少爺我就是為了贏得你這條小命才拚死拼活的搞到現在半死不活，我就是為了讓該死的你不要死，你懂了嗎？”　　“你才該死呢！”甄少爺張嘴一個‘該死’閉嘴一個‘該死’，現在精神極度脆弱、渴望得到的安慰的顏冰哪能受的了啊？霍然站起撲向甄英雄，一巴掌掄出去才猛然想到甄英雄受了重傷，快要打到他臉頰的時候才赫然反問自己，為什麼要生氣？為什麼要期待他來安慰自己？　　胳膊頓住，手腕被甄英雄攥住了，顏冰一怔的工夫，甄英雄順勢將她拉入懷中，顏冰本能的想要推開他，后腰一緊，被他托住，張口驚呼，不及發出聲音，已經被甄英雄含住了朱唇，顏冰睜圓了眼睛，忘記了反抗。　　這是個漫長的吻，顏冰可以感覺到甄英雄在藉此釋放他的感情和壓力，在宣洩他的喜悅和欣慰，也感覺到了那渴望佔有的霸道，或者說，他已經不是在渴望了，而是以這個霸道的親吻方式告訴自己，他就是要佔有！　　大舌頭肆意的撩撥條動，他的吸吮有力而粗魯，顏冰不明白，為何自己不想反抗？為何自己要沉浸在這個吻中？為何眼眶灼熱，熱淚翻滾？她找不到答案，唯一清楚的是，這是二十三年來，自己最安心的一刻，不用緊張的提防，可以盡情的依靠，這感覺，好溫暖。　　甄英雄望着氣喘吁吁，臉頰緋紅，目光迷離的顏冰，嘿嘿一笑，輕輕的聲音有力的捶打在了顏冰被封凍的心中，敲碎了那二十三年的冰封。　　“你的歸所，就在這裏。”甄英雄的雙臂摟的更緊了。　　依偎在他的懷中，顏冰有些醉了，這裏，是自己的歸所？　　惟有空中閃亮着的星星見證了顏冰的迷醉，被疼的無法繼續裝帥的甄少爺很敗氣氛的要顏冰攙扶着自己朝樓下走去，心裏還在想，或許明早醒來，連自己都會以為這是一個夢吧？誰會相信冷的像塊冰的顏冰會臉紅呢？　　樓頂恢復了冷清，羅比靜靜的躺在那裡，即便是世上最惡的人也有權痛快的死去，甄英雄認同這句話，生命的句號已經是最好的懲罰，而讓羅比自己畫上這個句號，也算是對他最後的感激了吧，感激他沒有砍下那一刀。　　如果是自己親手殺了羅比，想來顏冰此刻也不會依偎在自己懷裡……或者應該說，她也不會讓自己依偎在她懷裡了吧？　　樓道里的聲音傳了上來，那是顏冰的迷惑，“甄英雄，你剛才為什麼把刀送到羅比手裡，他又為什麼自殺？”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不習慣殺一個無力反抗的人……”甄英雄心不在焉的回答好象是在敷衍，“他自殺，大概是知道打不過我，又不想被警察抓到吧，呵呵。”　　“是嗎？”顏冰依然迷惑，甄英雄的臭屁總是欠缺幾分說服力。　　是的，甄英雄暗暗苦笑，但那不是全部的原因，羅比那傢伙，只是不願意在你面前再次卑鄙的偷襲罷了，他知道身上的傷已經無力擺脫警察，所以乾脆的選擇了退出，沒有殺本少爺墊背的原因，就是他今天所以會出現在這裏的原因吧……　　甄英雄悄悄的看了顏冰一眼，終於明白了羅比對她的忠心並非是盲目的，變態的，沒有道理的。　　他，愛上了這個女人。　　羅比是個可悲的男人，自以為無情，因此否認自己的感情，以‘忠心’二字掩飾一切，甚至欺騙自己，直到顏冰被‘奪’走的時候，那忠心的底線才最終被撞破，可直到生命中的最後一秒，他依然不肯承認對顏冰的感覺。

# 第581章 不會輸的人

　　也許，那是一份被性格扭曲的愛戀吧，甄英雄不可能讓顏冰回到過去的生活中去，所以，他不會讓羅比帶走顏冰，這個道理，羅比明白。　　羅比應該感謝自己，因為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給了他一個體面的死法，至少，他沒有在顏冰面前丟失掉最後的尊嚴，他用自我了結的方式詮釋了他是個輸的起的男人。而自己也會感謝羅比，他放棄了最後一個殺掉自己的機會，對顏冰的愚忠讓人敬佩，他希望顏冰的身邊有一個能永遠守侯她的人，因此，讓自己活了下來。　　當然，這一切不過是猜測而已，甄英雄覺得，他對羅比的了解，恐怕已經超過了羅比對他自己的了解。　　不是甄英雄自作聰明，而是羅比太過可悲。　　顏冰不可能阻止羅比，一來是因為羅比不可能承認他愛上了顏冰，所以容不下自己這個叫做‘甄英雄’的男人，再者，羅比也十分清楚，顏冰是不可能接受他的感情的，一旦把這些刻意隱藏的東西表白出來，那麼，一切將為之改變，羅比是不可能接受那樣的改變的。　　只有‘甄英雄’死掉，一切才不會改變，那是羅比期盼的。　　改變了形式，也無法改變結果，甄英雄對此過程唏噓不已，羅比至死也沒有接受全新未來的勇氣，同樣的悲劇，絕對不能發生在顏冰的身上了……　　剛才的爆炸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響，甄英雄和顏冰並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電梯不能用了，雖然下樓遠遠沒有上樓那麼累，但就兩人目前的身體情況而言，從十樓爬下去的難度，一點不比師兄弟三人護着唐僧西天取經的全程磨難加起來輕鬆多少。　　甄英雄的胳膊，手掌，胸口，小腿，幾處傷口都需要趕快治療，尤其是胸口那道傷，剛才離的遠了些，顏冰使勁看也看不真切，此刻傷口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她嚇的不敢看，卻又無法轉移自己的目光。　　透過撕裂的衣服，可以清楚的看到，傷口的皮肉外翻，血水淋淋，好象要流盡了一般，儘管甄英雄不停的打着哈哈，貌似精力旺盛，可顏冰卻清楚的感覺到他的身體越來越重了，而且，他嘴裏都在說什麼，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在以說話交談的方式保持着大腦的清醒，他的目光已經渾濁，顏冰害怕，怕甄英雄會突然停止出聲，所以，她胡亂的應着甄英雄的話茬，希望他不會昏迷過去。　　“其實啊，你知道嗎？剛才要不是我小腿疼的麻痹了，完全可以躲過羅比這刀的，失算了，如果我不失算的話，擺平羅比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他也就是欺負我受傷了，不然，兩個羅比也打不過我啊，呵呵，話說回來，這次我贏他，贏的沒話說，一點卑鄙的手段都沒耍，那叫一個光明磊落，我真是佩服我自己啊……”　　甄英雄嘟囔不休，似乎是在吹牛，但語氣中卻沒有了剛才面對羅比時的驕傲，似乎是在問顏冰，可又是自問自答的不給顏冰插口的機會，顏冰知道他的神智已經不太清晰了，下樓的疲憊讓他傷勢急速的惡化，可顏冰不敢停下來讓他休息啊，失血過多的他必須趕快下樓接受治療才行！　　“是啊是啊，你贏的羅比無話可說，所以你不會有事的，不然不是會讓羅比鄙視嗎？”顏冰的身體也很虛弱，架着甄英雄下到六樓的時候，她的雙腿已如灌鉛一般沉重了，一張小臉憋的通紅，甄英雄含糊不清的說話讓她感覺到了生命如沙漏般流失的恐懼，她忍着哭，忍着累，氣喘吁吁的說著：“你不是說想贏我嗎？如果你死了，你就輸了，甄英雄，你不想輸是吧？”　　“輸？呵呵，本少爺從來沒有輸過……”甄英雄的眼皮低垂，費力的邁動腳步，半邊身子倚着顏冰，另半邊身子蹭靠着牆，以此來保證站立，但下樓的速度也為此卻越來越慢了，顏冰只是攙扶着甄英雄，就被他胸前的血浸染了半邊的身子，那鮮紅，與她脖子上圍脖一般。　　圍脖？顏冰稍微一怔，趕快推甄英雄靠在牆上，遇慌則亂，只一味的想着下樓找醫生，卻險些忘記幫他包紮傷口，她解下圍脖，搭在甄英雄的肩上，繞過他的腋下，緊緊的系了個扣。　　超長的圍脖雖然圍在脖子上很不方便，但現在卻幫了大忙，顏冰利用餘下來的長度又繞着甄英雄的肩膀纏了一圈，並打了個結，吊起了他那條傷痕累累的右臂，以免垂着給傷口帶來更大的負擔。　　如此簡單的治療，好象起到了不錯的效果，甄英雄嘿嘿一笑，恢復了幾分精神，“冰兒姐，你很有做護士的天分啊……”　　顏冰見狀，心裏着實鬆了口起，繼續攙扶着他朝樓下走，沒好氣道：“想要護士伺候你，就把嘴上的力氣省一省，趕緊下樓……那些警察是怎麼辦事的，這麼久還沒上來……”　　甄少爺也想抱怨，原野那小子不會是斷氣了吧？以他的性格，不該到現在還沒有動靜才對啊，想到這裏，甄英雄啐了一口，“球球的，就算那些笨警察現在上來，也是馬後炮了，還有個屁用啊？媽的，等我下去找原野那混蛋算帳，那孫子，竟然讓羅比混進了警察隊伍都沒有察覺……”　　別說甄英雄來氣，即便是對羅比的死懷有歉意的顏冰也不禁生氣，雖然他們心裏都明白，羅比肯定是在混亂中混進了警察隊伍，與原野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倒霉的原野還是成為了他們泄憤的對象，‘警察’這兩個字就是理由。　　五樓以下漆黑一片，在這裏已經可以清楚的聽到樓外的喧嚷了，甄英雄與顏冰似乎找到了警察為什麼無法衝上來的原因了。　　眼睛看不到，反而另感官更加的靈敏了，周圍的空氣逐漸稀薄，溫度升高，眼睛好象抹了蔥姜一般酸痛，眼淚止不住的溢出，鼻息間是嗆人的氣味，胸口窒悶，甄英雄和顏冰不約而同的開口道：“下面起火了！”　　語氣稍有不同，顏冰是驚慌無措，而甄英雄卻異常冷靜。　　到了四樓，滾滾的濃煙和樓梯口翻滾的火光阻止住了他們的腳步，三樓的火勢很猛，就在顏冰猶豫着要不要下去的時候，甄英雄好象看穿了她的內心，有氣無力的笑了笑，道：“沒有必要冒險，我一時半會還死不了，找一個陽面病房，自然有消防隊員上來救我們……”　　顏冰立刻明白了甄英雄的意思，當即摸到距離樓梯口最近的房間，想推開門，卻發現門鎖着，被煙嗆的直咳嗽的她想讓甄英雄靠在牆上，然後用儘力氣把門撞開，肩膀卻猛然一沉，“哐”的一聲，甄英雄已然一腳踹在了門鎖附近，房門差點飛出門框。　　顏冰嚇了一跳，傷的都快死了，他怎麼還有這麼大的力氣？　　甄少爺摸了一把眼淚，窗外銀白色的照明燈透過密封的窗帘晃進來，屋裡倒也有些光亮，他看顏冰正驚異的盯着自己，心裏一顫，繼而身子癱軟，差點把顏冰壓趴下，“咳、咳！咳咳咳！快、快去開窗子……”　　甄英雄咳嗽的好象被丟到魚缸外的金魚，眼睛瞪的快要出了眼眶不說，渾身都顫，貌似要斷氣似的，顏冰縱然心裏還有點狐疑，卻也感覺到窒悶的難受，於是將他扶到窗邊，迫不及待的拉開了窗帘。　　一陣溫暾的風迎面吹來，玻璃早就被剛才的爆炸震碎了，將頭探出窗外，兩人大口的喘息着，無暇觀望下面的人頭涌涌，顏冰這輩子第一次賣力的叫喊着：“這裏！這裡有人受傷，快來救人啊！”　　……　　“消防隊是干什麼吃的？為什麼還控制不住火勢？！”　　張進寶大聲的咆哮着，手下人噤若寒蟬，丁群小心的瞥了一眼不遠處的幾個姑娘，又看了看身後同樣緊張的盯着樓頂的外孫李英豪，怕他們聽到似的，沉聲對張進寶道：“剛剛和院長了解過情況，三樓有幾個庫房，屯放了不少簡易的醫療急救設備和棉被一類易燃的物品，所以三樓的火勢才不好控制的，消防隊長已經組織了一個小隊，隨時可以衝進去，不過……他們是救火的，不是反恐的。”　　這話聽起來有點搞笑，卻是事實，以現在的火勢，除非專業的消防隊員，不然誰也沖不上去，可等在上面的卻是持有槍械和炸彈的匪徒……　　張進寶發泄似的罵了一句髒話，還未罵完，就聽一個女孩猛然驚叫，“姐夫！是姐夫！”

# 第582章 一步的生死

　　艾愛驚喜交集，指着大樓聲嘶力竭的尖叫着，又蹦又跳，彷彿要讓所有的人都注意到她指着的方向，哭着笑着，沒人能形容她到底是怎樣的一副表情，但所有人都能體會到她現在的心情。　　望着艾愛所指的地方，三國與白果相擁而泣，柳絮掩口癱軟的跪坐在地，是甄英雄，她們看到了，四樓的窗口，甄英雄在招手！警察的照明燈已經尋找到了那個窗口，是甄英雄，沒錯的！　　伊蓮娜平靜的笑着，但忍不住和眾人一起欣喜歡呼的袁莉莉清楚的感覺到了她身體的顫抖，她在極力的壓抑着興奮，袁莉莉知道小姐為何激動，因為，甄英雄活着，她們的未來有了保障，小姐賭贏了，或許，也只有她才是最大的贏家。　　“甄英雄，你的命果然比蟑螂還硬啊。”李英豪口中不屑，但表情卻恰恰相反，風鈴幾乎支撐不住他突然鬆懈了力量的身體。　　甄英雄的身邊，是一個女人，儘管，距離較遠，濃煙飄飄，看不真切她的樣貌，但甄天知道，那一定是顏冰！臭小子竟然真的做到了，他活着，顏冰也活着，甄天懸着心放下了，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驚喜，迫不及待的掏出了手機，他想把這個消息第一時間告訴給蘇影，兒子沒事，失蹤了二十三年的冰兒終於找到了！　　而項嘯鳴早就撥通了韓慧恩的電話，他難耐心中的喜悅，喊着：“慧恩！告訴木老，告訴他們所有人，少爺沒事！少爺做到了，還有還有，讓那群傢伙做好準備，準備少爺向少奶奶世紀求婚的典禮！”　　愛利絲哭了，哭的一塌糊塗，巧巧擦濕的袖子，愛利絲只是哭，望着顏冰和甄英雄，哭個沒完沒了，最先發現他們兩個人的她居然連一個字都未說出來，巧巧覺得愛利絲好可笑，但她發現，自己又何嘗不是呢？　　“一群傻B！”不和諧的聲音響起，是原野！這小子比甄英雄還會煞氣氛，可眾人看到顫巍巍站起來的他那嚴肅而焦躁的表情，終於意識到喜悅似乎讓自己忽略了一些什麼，就聽原野大叫道：“架雲梯！瞎啊？！上去救人！沒聽見喊救命呢？！”　　眾人怔過之後，才隱隱聽到，顏冰確實在喊着什麼，但聽的並不真切。　　先前在樓上的時候，原野便知道甄英雄受了傷，倘若不是傷到一定程度，他又怎麼可能不在樓上獃著，冒着危險下來到四樓呢？　　那小子，傷的不輕啊……　　……　　下面的人忙成了一團，甄三國，艾愛，愛利絲守在消防車下，望着雲梯升高，望着那條生命橋樑距離甄英雄越來越近，她們的心就如同雲梯上的消防員一般，懸着，卻興奮着。　　甄天的手機還保持在通話狀態。大洋彼岸，蘇影看不到火光衝天，嗅不到濃煙焦臭，卻和甄天同樣的悸動，緊張，她在等待着，等待着片刻之後那久違的聲音，等待着宣洩那二十三年積鬱的對姐妹的思念。　　白果和巧巧忙亂慌張的喊着醫生，張進寶也在大呼小叫的督促着，本就被突如其來的爆炸弄昏了思維的醫生們被指揮的手忙腳亂。　　當雲梯接到窗口的剎那，歡呼聲突然響起，連丁群也吃了一驚，發出歡呼的，不是甄英雄的家人或女友，而是爆炸之前最後衝出大樓的自己的屬下！太不可思議了，警察竟然會為甄英雄這樣一個流氓頭子的得救而歡呼，興奮。　　歡喜的氣氛中總是夾雜着一種會傳染的奇妙的東西，很快，醫院大院就沸騰了，彷彿燃燒的大樓成了他們慶典的篝火，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甄英雄是何許人也，但所有人都好不吝嗇的拍着巴掌，大難不死，火里逃生，這本就值得慶祝的。　　看到丁群費解的表情，李英豪與風鈴相覷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沒有正確的解釋，只因為那是甄英雄的魅力。　　“伊蓮娜小姐，有個問題我一直很好奇。”原野看到伊蓮娜並未像其她女孩似的到樓下迎接甄英雄，不禁靠上前去，藉此時機想解開心裏久存的疑問，“你和那些花痴女人是不一樣的吧？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幫甄英雄呢？”　　警察的目光總是讓人感覺到不舒服，伊蓮娜裝糊塗，淺笑道：“為什麼原隊長要這麼問呢？”　　“因為我是警察。”原野不再掩飾自己的懷疑，嚴肅道：“伊蓮娜小姐，雖然這次你幫助了警方，但事實終究是事實，這無法掩蓋什麼。”　　“哦？”伊蓮娜阻止了袁莉莉，沒有讓她說話，而是反問道：“事實指什麼？您覺得我在掩蓋什麼？”　　“事實是，甄英雄不是個好人，所以，拋開今天這件事情不提，和他勾結在一起的人……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原野目光凌厲，彷彿可以看穿人的內心，“甄英雄說你與美國的諾森家族有珠寶生意上的來往，既然如此，你幫助甄英雄打掉諾森家族，不是斷了自己一條財路嗎？如果你想說你是識破了諾森家族的本質，所以燃燒了正義之心，那未免就太矛盾了，因為不管怎麼看，義字會的甄少爺也不會比諾森家族乾淨吧？你幫助甄英雄的動機，讓我很不明白啊。”　　難怪甄英雄也要頭痛這個警察呢，伊蓮娜小怔一下，不禁格格嬌笑起來，的確，甄英雄是個地地道道的黑社會份子，自己明明知道他的本質還與他有來往，原野當然不會認為自己是什麼好人，正所謂蛇鼠一窩，在原野看起來，自己應該和甄英雄有着某種不合法的利益勾當吧？有此猜疑，再去思考自己與甄英雄合作扳倒諾森家族的動機，值得猜度的疑點就太多，而且太可怕了。　　原野這個警察精明的緊啊，完全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依然冷靜的分析着各種潛在或後續的可能發生的不好的事情，他沒有把警察當成一份職業，而是看成了一份責任，值得人尊敬。　　伊蓮娜也是個絕頂聰明的女人，於是，她用了一個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搪塞了原野，“如果我像那幾個女人一樣擁過去，等待着甄英雄的一個擁抱或者是送給他一個熱吻，您是否就不會有此疑問了呢？”　　原野一怔，自己對伊蓮娜的疑心，的確是因為不相信以她的身份會喜歡上甄英雄那種男人，而對伊蓮娜的懷疑，也是由於她這種身份的女人竟與甄英雄有瓜葛，警察的嗅覺在‘關係’兩字之間聞到了不尋常的味道。　　“我想，欣賞那個男人，就是我願意幫助他的理由了，當然，您可以把這理解為我愛上了他，在國外，有公主愛上乞丐的故事，在中國，有織女愛上牛郎的傳說，我是個珠寶設計師，但更是一個女人，為什麼不能愛上甄英雄呢？不過……”伊蓮娜優雅的笑了笑，矜持而不靦腆，顯露了法國女人的豪放，又保留了屬於她自己的高貴，那種目光讓原野心裏虛虛的，“愛上一個男人，為什麼要表現的像那幾個女人一樣花痴呢？原野先生，您的問題才是真的讓我感覺到疑惑呢。”　　因為白果就是一花痴……原野搖頭暗笑，自己怎麼能把白果的表現當做正常呢？甄英雄身邊哪個女人是正常的啊？　　伊蓮娜輕描淡寫的以‘欣賞’和‘愛’這兩個詞兒，將自己‘西蒙娜’的身份掩蓋了過去，順帶讓她與諾森家族的關係看起來也簡單了很多，“如果喜歡甄英雄是罪過的話，我想，我正在犯罪，但是，原警官，我倒覺得，如果您真的認為甄英雄是個罪犯的話，今天也不會成為他的同謀了，不是嗎？”　　原野淡淡笑笑，笑的高深莫測，心裏剛有點小得意的伊蓮娜竟感覺到了一些緊張，就見原野吐了口氣，轉身朝醫生集中的地方踉蹌走去，懶懶的揮手道：“或許你說的對，這次我確實相信了甄英雄，不過有一點你是錯的，因為除了這件事，我從來沒信過甄英雄，所以，我也不會相信與他有關的人，自然也包括了你，伊蓮娜小姐，但可惜的是，我小小一個刑警，即便懷疑你，也沒有權限拿你怎樣，所以我也懶得做那種無用功，現在啊，我只想趕緊結束這個夜晚，然後好好享受一個悠閑的假期，媽的，遭了這麼大罪，真的累了，是該好好休息一下了……”　　伊蓮娜望着原野懶散卻洒脫的背影，又明白了一件事情：為什麼如此棘手的警察，甄英雄始終沒有下狠手除掉……　　這兩個男人身上，有些許相同的東西，如果不是立場對立的話，想來，他們會成為不錯的朋友吧。　　正當伊蓮娜暗暗感慨的時候，人群猛然爆發出一片驚叫，伊蓮娜還未尋找到原因，袁莉莉極度的震驚中險些將她拉倒，就見她指着四樓，尖聲的喊叫帶出無窮的恐懼：“張永哲！小姐！張永哲還活着！”　　這話犹如晴天霹靂，伊蓮娜望向四樓的窗口，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到底發生了什麼？張永哲是從哪裡跳出來的？！

# 第583章 變態的頑強

　　如果說此時此刻，世界上有一個人最想問上一句‘為什麼’，那麼，這個人不會是樓下依然在懷疑自己的眼睛或者已經失去了冷靜的女孩們，也不會是拽碎了手機對着警察嘶聲咆哮的甄天，甚至不是眼睜睜看着張永哲與甄英雄扭打糾纏的顏冰。　　最想問上一句‘為什麼’的，是甄英雄。　　就在雲梯接到窗口，消防隊員即將跨入，他與顏冰無聊的爭執着誰應該先下去的時候，張永哲突然出現了，好象幽靈一般，沒有任何徵兆的從背後撲了上來，憑藉敏感的神經反應，甄英雄及時的轉過了身，卻仍然差一點被他從窗戶推出去。　　不是張永哲沒有發出動靜，而是窗外的人群動靜太大了，蓋住了他沉重的腳步聲……　　“甄――英――雄――”　　甄英雄攥住了張永哲的兩個手腕，兩人較起了力氣，張永哲大口的吐着血，瞪圓了眼睛，儼然一副爆斃的死狀，偏偏，他還活着，而且，更顯其面目猙獰了。甄英雄最想問的問題，不是他為什麼會突然出現在自己的身後，也不是他手裡的手雷是哪裡來的，因為這些他都知道。　　羅比出現的太突然了，所以，警察根本沒有時間去掌握八樓的情況，張永哲自然成了漏網之魚，他能找到這裏，既是因為這裡是正對着樓梯口的房間，也是因為外面的照明燈都對準了這個房間的窗子，太顯眼了，如果張永哲是從樓上下來的，會注意到這裏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甄英雄最想知道的是，為什麼這傢伙還活着！　　球球的，沒有搞錯吧？那半條椅子腿還插在他的后腰上，他這力氣是哪來的？！被張永哲頂靠在窗前的甄英雄‘哇’的吐出一口血，力道一松，張永哲雙手在甄英雄的面前靠攏了一些，左手顫抖的食指勾向了右手握着的香瓜手雷的保險栓，甄英雄毅然咬緊了牙關，抓着他的雙腕，用儘力氣的向外分張，對驚訝過後抄起一把椅子想砸向張永哲的顏冰大喝道：“別做多餘的事情！快出去！”　　顏冰又驚又怕，但也無法置甄英雄於不顧，“可是……”　　“快……走啊！”甄英雄是有苦說不出啊，就如同張永哲這頭牲口一般，渾身的傷口因為綳力已經讓他痛苦不堪，完全是硬頂着一口氣在與之僵持，一旦這口氣泄了，甄英雄甚至無法保證自己是否會昏厥。　　人在生死關頭會因為求生慾望而爆發一種超越身體極限的潛能，而此時的甄英雄已經清晰感覺到了這種潛能也將達到臨界點的悲哀，如果顏冰這一椅子拍下來，沒能致死張永哲，讓他拉掉了保險栓，三個人都得完蛋！　　“我……有……辦法！別讓我分心！走啊！”因為靠在窗口的緣故，擋住了外面的兩個消防隊員，他們無法進來，情況非常不樂觀。　　辦法有沒有，只有甄英雄自己心裏知道，即便顏冰有可能一擊致死張永哲，甄英雄也不願意讓她那樣做，親手殺人，可能會成為她一生的噩夢。　　“優美！把優美還給我……”張永哲的眼神渙散，神智已然不清楚了，但憤怒的針對性卻很強，“甄英雄！和我一起死吧！”　　球球的，回光返照嗎？快死了你還這麼精神，到底是不是人類啊？甄英雄胸口的傷口痛如火燒，如同灑鹽，右臂幾乎失去知覺，疼痛已經消失了，只能清晰的感覺到它在顫抖，力量已經超越極限了，終於，張永哲的食指碰到了保險環！甄英雄反應快的驚人，順着張永哲的力道猛然合力，右腳一撐牆面，借力向前撞去，一個轉身將他的雙臂夾在右腋下，雙手緊緊握住，不讓張永哲勾住保險環的雙手分開，硬是把他擠的後退了幾步，讓開了窗口的位置，“快走，顏冰！”　　顏冰是死是活張永哲並不關心，他只想殺了甄英雄，嘴角露出了一個瘋狂的笑，那是目的達到的滿足，甄英雄阻止不了這顆手雷爆炸，也無法擺脫自己了，他必死無疑！　　顏冰固執的想要拍張永哲一椅子，她要帶着甄英雄一起走，這算愛情爆發還是母愛爆發甄英雄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自己快被急瘋了。　　不敢呼吸，甄英雄生怕將最後一口氣泄乾淨，卻忍不住怒吼道：“把這女人救走！你們也想一起死嗎？！”　　窗外兩個高空作業的消防隊員正心裏正顫呢，老子是救火的，不是警察也不是防爆大隊的，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啊？雖說消防隊員烈火雄心，不怕熱不怕燙不怕被火燒，但時常面對的困難與炸彈帶來的震撼絕對是不同的，他們慌了，聽到甄英雄的暴喝才猛然回過神來。　　見甄英雄暫時遏制了那個瘋子，其中一個消防隊員深吸了口氣，壯起膽子跳進房間，“小姐！快！”　　顏冰還在猶豫，胳膊已經被消防隊員拉住，身輕力弱的她就如同一隻小兔被揪住了耳朵，大喊大叫卻無從反抗，被消防隊員粗魯的從窗口推了出去，窗外的雲梯上，另一人把顏冰拽上了平台。　　人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果然會爆發出驚人的潛力，這倆消防員的高效率連甄英雄也不禁感慨，好傢伙，怕被炸着，跑的也太快了吧？少爺客氣客氣，你們還真的不進來幫忙啊？　　其實甄英雄也知道，現在這情況，除非有誰能在後面殺了張永哲，不然，就只能如此僵持着，直到他斷氣為止，可惜的是，自己沒有體力和他周旋，也沒有能力殺掉他了，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堅持到雲梯離開窗口，不要讓爆炸傷及到顏冰……　　總不能勉強一個消防隊員來殺人吧？　　“甄英雄！甄英雄！！甄英雄！！！”顏冰掙扎着，聲嘶力竭的叫喊着甄英雄的名字，凄然之極，響徹天空，一陣冷風久久盤旋，好象天空也要為之哭泣。　　生與死，僅僅一步，卻是那麼的遙遠，只是跨出那個窗口而已，只差那麼一步啊！顏冰不甘心，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雲梯下降，對她而言那不是生的希望，而是活着的絕望！甄英雄的傷勢是不可能堅持到警察乘雲梯上去的！　　如果甄英雄死了，自己該如何活着呢？顏冰不曉得自己為何如此的恐懼。　　真他媽的點背啊，早知道，剛才就應該在這混蛋身上補一刀，聽着顏冰傷心欲絕的呼喚，甄英雄心裏這個後悔啊，球球的，沒想到張永哲這小子比少爺還蟑螂……　　……　　愛利絲剛剛來到消防車旁，緊張的期待着，緊張的思考着，如果自己先擁抱了媽媽，甄英雄會不會抱怨呢？這是一個幸福的煩惱，但現在，這個幸福的煩惱消失了，可愛利絲寧願它不要消失！　　“狙擊手！狙擊手在哪裡？！”特警隊剛剛駛入醫院大院，張進寶與丁群就沖了上去，並未注意到，甄英雄已經讓開了窗口，樓下的狙擊位置已經消失了。　　“媽的！媽的！！！”李英豪將風鈴從白果手中搶來的手槍拽到了地上，他對自己的槍法很有自信，雖然手槍沒有狙擊步槍那樣的精準度，但射程較近，他的把握還是很大的，白果的手顫抖的厲害，看到李英豪接過了自己的槍，早就忘記了他已經不是警察了，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可李英豪連瞄準的時間都沒有，甄英雄便推開了張永哲。　　爬到一個高位去狙擊？天知道時間是否來的及！李英豪狠狠的捶着腿上的石膏。　　絕望？白果心中空空的，大概還沒有感覺到絕望，就聽伊蓮娜不解的聲音飄了過來，“原警官，你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聽不明白！”　　“別廢話！上車！”　　白果等人都是一怔，就見原野將不知從哪裡抱來的一床被子蓋到了商務車的車頂上，然後愣是將伊蓮娜推上了副駕駛位，並對巧巧與袁莉莉喊道：“你們兩個也上車！坐後面，拉住被角，不要讓風吹跑了，快！快！”　　巧巧和袁莉莉根本不明白原野要做什麼，但看到他那凌厲而焦急的目光，兩個女孩不禁栗然，而伊蓮娜的順從也讓她們少了些反抗的抵觸，飛快的上車，一左一右坐在了最後排，然後按下窗子，伸出手臂抓住了被子的兩個下角，幾乎是在同時，原野猛然松離合放手剎，車子如離弦之箭一般躥了出去。

# 第584章 警匪的兩清

　　鋪在車頂的被子因為灌風的關係，好象風帆一般兜滿了力道，險些把抓着前面被角的伊蓮娜給拉出去。　　這傢伙究竟要做什麼？伊蓮娜看到右手駕駛，左手同樣拉着被角的原野，心裏滿是疑惑，此刻的她已經完全注意不到四樓的情況了。　　張永哲雙手被甄英雄制着，兩人都受了重傷，力氣已經到了極限，為了掙脫，他不停的用腦門撞擊甄英雄的後腦。　　瘋了，嘴裏不停喊着鈴木優美名字的張永哲，為幫那女人達成心愿，已經徹底的瘋了，甄英雄的腦袋被撞的暈沉悶痛，幾乎脹裂，力氣的流失加速，他的胳膊酸痛的快要斷了似的。　　雲梯已經離開了窗口，爆炸已經威脅不到顏冰了，這是最後的機會！甄英雄清楚，此刻不逃，在拖延片刻，就真的連逃的力氣都沒有了。　　張永哲見撞擊不奏效，乾脆一口咬在了甄英雄的后脖頸上。　　甄英雄慘叫一聲，猛然仰頭，另張永哲鬆開了口，就在張永哲身體失去平衡的一瞬間，甄少爺毅然鬆開了他的胳膊，‘嗒’的一聲，張永哲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拉開了香瓜手雷的保險栓，保險環彈飛，甄英雄轉身一腳踢在了他的胸口上，張永哲的身子仰面而倒，甄少爺看也不看，踉蹌着轉過身來，一把將顏冰裹在自己身上的圍脖解了下來，急切而狼狽的朝窗口跑去。　　毛線圍脖有一定的鬆緊性，所以脫下來並不困難，甄少爺跨上窗檯的同時，將圍脖繞過窗框，雙手抓着圍脖的兩端，想也不想，縱身跳下，緊接着，身後傳來一聲巨響……　　張永哲仰面摔倒，不甘心放過甄英雄的他想把手雷丟出去，可隨着後背與地面的接觸，他做不到了，后腰上插着的半條椅子腿頂穿了他的身體，張永哲瞪圓了眼睛，看着那顆即將爆炸的手雷在自己不能動的手邊慢悠悠的轉動，他不甘心，嘴唇動動，已經無法發出聲音了，但依然可以分辨，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心中還是放不下那個叫做鈴木優美的女人。　　張永哲與羅比，真的很像啊，只是，張永哲比羅比更誠實……　　爆炸引起了一片尖叫聲，當眾人看到甄英雄竟掛在三樓與四樓之間，奇迹式的撿回一條命的時候，無不倒吸一口涼氣，甄三國，艾愛，愛利絲三人抱在一起，卻是同時癱軟在了地上，如此的驚嚇，讓她們在精神崩潰之前，肉體首先崩潰了，死里逃生的甄英雄拯救着，卻蹂躪着她們的精神。　　“小心！”　　白果的驚呼聲中，汽車在三個女孩身邊呼嘯而過，嚇的三個丫頭側身倒在了地上，那汽車竟是徑直衝向了樓下，奇怪的是，車上還蒙了一床被子，三妞腦子有些短路，那車要幹嗎？以為蓋着被子衝進火海中的大樓就不會被燒到了嗎？　　雲梯才降下一半，顏冰的心臟再次承受住了這個驚嚇的折磨，恢復了冷靜的她表現的並不冷靜，大聲的對身邊的兩個消防員叫嚷着，讓他們將雲梯伸回去，救甄英雄下來，她知道甄英雄右臂的傷勢是堅持不了多久的。　　甄天也在朝張進寶和丁群叫喊，而張進寶和丁群則是沖消防隊嚷嚷，讓他們立刻在樓下鋪設救生床。　　“球球的……”感覺右手已經握不緊了，望着停處在二樓高度的雲梯還未有任何動靜，甄英雄樂觀的笑已經比哭還難看了，“又失算了……”　　右手終於握不住了，所有人都清楚的看到，堅持了不到十秒鐘的甄英雄鬆手了，從三四樓的高度掉了下來，這麼短的時間，消防隊員甚至還沒有找到救生床……　　如果甄少爺的身體狀況正常，即便是水泥地面，這種高度也不算什麼，但是，從他後背朝下的掉落姿勢不難肯定，他身體並不正常，不出事的概率實在太低了，這根本就是一個找摔的姿勢啊。　　甄英雄也希望能雙腿着地以此起到一個緩衝作用，可惜的是，他真的沒有了任何的力氣，根據他的計算，吊在窗口下面，只需要堅持最多一分鐘的時間，消防隊還未降下去的雲梯就能返回來救他，而他失算的地方就在於，他只堅持了不到十秒鐘，那群看熱鬧的傢伙從驚叫到歡呼的轉換都沒有完成，只是一吸一吐間，自己就空投下落了。　　左手依然拉着那條紅色的圍脖，漫舞在空中，如同一條靈蛇般妖艷，仰望着它，甄英雄突然想到了演唱會開始時，艾一心那精彩絕倫的出場，宛如天使一般的美麗……　　原來人在臨死前的最後一瞬間，想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浪漫的事情，也不會有太多詩意的感慨啊，甄少爺沒有時間去感嘆自己對世界有什麼留戀，這一瞬間，他只是齷齪的在想，為什麼自己背上沒有長那麼一對翅膀呢？如果自己和一心一樣，會飛……　　人怕到極點，多荒唐的願望都有，甄英雄就是個典型，他都忘了，一心那翅膀是假的，飛也是假的，或許，他這種荒唐的願望正是因為他對活着有太多的留戀吧，以至於他沒有辦法去感悟自己究竟具體留戀些什麼，他只想活着，這種願望既實際又不實際。　　“抱頭趴下！”　　身下突然傳來原野的一聲大喝，甄少爺一怔，‘嗵嚨’一聲，後背砸到了什麼奇怪的東西上，很疼，但不是很硬，很難受，好象渾身的骨頭散了架，但明顯還活着，這是只有活人才能感覺到的疼痛。　　五臟六腑串起了親戚，喉嚨一甜，‘哇’的吐出一大口血，劇烈的震蕩讓甄英雄抱腹捂胸翻了個身，再次跌落，卻只是摔在了一米多高的地面上，才一落地，香風襲來，幾個女孩子已經衝到了身邊。　　接到了！　　車窗大部分被震成了碎片，殘留的少許也如蜘蛛網一般顫顫巍巍，車頂塌陷進老大一塊，幸虧車裡的四人，不是坐在最前面就是靠在最後面，倘若是在中間，恐怕會把脖子給壓沒了。伊蓮娜回頭看了看嚇的花容失色的兩個女孩，心中同樣的驚愕，原野竟是用汽車的車頂給甄英雄的跌落做了緩衝！　　雖然原野喊了一聲抱頭趴下，可三個女孩誰也沒有反應過來，看到原野抬身起來長長的吐了口氣，一臉的釋然，三女殺了他的心都有，這混蛋險些讓自己做了甄英雄的人肉墊子啊！幸好接的准，不然，車裡的人要比甄英雄還危險！　　可相比發飆，伊蓮娜感覺到更強烈的是好奇，望着窗外還在咳嗽不止的甄英雄，她覺得太不可思意了，“你怎麼知道甄英雄會跳出來的？”　　原野並沒有未卜先知的得意，推開車門，頭也沒回，淡淡說道：“猜的。”他更迫切的想要確認甄英雄是不是還活着。　　伊蓮娜和巧巧，袁莉莉，都愣住了。　　猜的？鬼才知道，原野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猜到，只是沒有理由的覺得甄英雄會這麼做，束手待斃絕對不是他的個性。　　“英雄！你怎麼樣？”三國很業餘的扶坐起甄英雄，幸虧甄少爺沒有骨折，不然這一下可就夠受的了。　　“臭傢伙，你忍着點！”小白相對要專業一點，見到他胸口那條長長的傷痕，雙手捂住，回頭嘶聲招呼着：“醫生！醫生！！”　　艾愛想向前面靠，卻被甄天揪了回來，甄英雄的傷勢很嚴重，這不是小孩子應該看到的。　　艾愛正要表達自己的不滿，卻見甄英雄已經在眾人驚駭的目光中站了起來，三國和白果趕忙一左一右的架住他。　　甄少爺目光所對，正是同樣傷痕累累的原野。　　兩人都用一種不客氣的目光盯着對方，虛弱，卻氣勢十足，相互鄙夷，挑釁的味道是個人就能聞到，氣氛緊張的連張進寶也覺得不自在，“原野……”　　原野好象聽不到別人講話，看了一眼白果，然後從口袋裡摸出一支香煙，叼在嘴上，想滑着火機，可不聽使喚的手指卻笨拙的只能打出火星來，伊蓮娜對袁莉莉甩了個眼神，袁莉莉猶豫了一下，掏出了一個高檔火機，幫原野點上了煙，原野一怔，隨後說了聲謝謝，這才將一口煙霧吐向甄英雄，“兩清！”

# 第585章 公主與公主

　　沒人能聽懂‘兩清’是什麼意思，唯一可能知道他們在說什麼的那個在樓上尿了褲子的警察並不在這裏，甄英雄嘿嘿一笑，眼角一挑，“警察也講這個？”　　“我就是不想欠你的，和我是警察沒關係。”　　“好啊，兩清。”甄英雄勉強的伸出左手，一語雙關道：“希望以後我們也兩清。”　　原野看了看甄英雄還在滴血的右手，冷哼一聲，沒有握手，而是輕輕一揮胳膊，與他的左手碰了一下，“‘清’或者‘不清’要看你的，握手還是等到你右手痊癒了再說吧，我不習慣用左手。”　　對頭始終是對頭，噩夢結束，他們的合作關係也隨之終止了，原野本想瀟洒的轉身，留給甄英雄和白果一個帥氣的背影，怎想，突然腳下一軟，向前跌去，眼前被黑暗取代之前，他看到的，是一個女人飽滿的胸部，然後，是被溫軟包圍。　　娘的，老子也有走桃花運的時候？原野的感慨閃過大腦，緊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失血過多的他休克了，剛好撲在了袁莉莉的身上，袁莉莉嚇的尖叫不已，本來想喊‘非禮’或者‘色狼’來着，不過張進寶的吼聲先響了，他甚至失去了方寸，對身邊手下吼道：“還愣着干什麼？快送原隊去治療啊混蛋！你們都是傻的啊？！”　　原野死不了，甄英雄並不擔心，只是笑笑，可白果卻沒甄英雄這般的信心，甄英雄這條命可是原野救的，於公於私都夠她急的，見甄英雄受傷雖重，卻好象並無大礙，小白趕快跑過去觀察原野的情況，甄少爺也藉機轉過身來，將搭在左臂上的那條破破爛爛的圍脖遞向了愣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的愛利絲，“貓咪，我們的約定我做到了，所以，不小心弄壞這條圍脖，你該不會生氣吧？因為這已經是我的東西了，呵呵，對吧？”　　說罷，還顧做輕鬆的朝剛剛降下來的雲梯呶呶嘴，愛利絲回頭見顏冰已經慌忙的從消防車上爬了下來，再看到甄英雄那一臉做作的輕鬆，她終於忍不住了，猛然哭泣，撲到了甄英雄懷裡。　　她感激這個男人，以至於覺得虧欠了他太多太多，甚至不配對他說聲謝謝，但他不在乎，即便為了自己險些死去，他也不在乎，只因為，他僅僅在乎着自己，愛利絲不知道該對他說什麼，彷彿一切的語言都不足以表達自己對他的感激，感情，不足以表達自己此刻的感動，她只想哭，用眼淚傾訴一切。　　甄英雄愛憐的撫摸着愛利絲的頭髮，完全能夠感覺到她內心的釋放，他從未怪愛利絲或者顏冰什麼，因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早與義字會與冰恨天的矛盾無關，自己僅僅是想保護而已，做為一個男人，保護自己的女人。　　當然，這理由絕對不可以對老爹乃至任何人坦白，否則，死的可能會更慘……　　驀然抬頭，看到正要衝過來的顏冰身體猛然一頓，表情窒息在了臉上，神情複雜的望着愛利絲和自己，甄少爺心裏一跳，立刻感覺到了一點點不妥，這種不妥絕非來自三國那嫉妒的目光，而是，顏冰與愛利絲，還有‘甄英雄’之間的定位關係……　　異樣的心理刺激讓甄英雄胸口一悶，‘哇’的又吐一口鮮血，三國和愛利絲嚇的不輕，連聲詢問，並呼喝醫生，甄少爺眼珠一轉，猛烈的一陣咳嗽，兩眼一翻，連帶着三國一起摔倒，就此昏厥了過去。　　甚至連昏倒，甄英雄也搶了原野的風頭，愛利絲的哭喊，讓白果，伊蓮娜，巧巧相繼沖了過來，艾愛擺脫了甄天和項嘯鳴，撲到了甄英雄身邊，可無論怎麼呼喊，甄英雄都不能做出回應了……　　顏冰的心，好象沉入了大海的石頭，天啊，這不是真的……　　……　　時針與分針同時壓在了‘十二’這個数字上，鐘聲敲響，‘公主日記的最後一夜’結束了，嶄新的一天迎來的，是甄英雄的生日，同時，也是自己全新生活的開始。　　艾一心的心，是忐忑，有一點點的緊張，就在剛才，她與甜甜站在這個舞台上，宣布了永遠退出歌壇，而理由，一如她入道時所說的那樣，她要嫁人了。　　煙火騰空閃耀，歌迷戀戀不舍的挽留，真心祝福的吶喊，讓她心中感動，留戀這些歡呼與掌聲，卻並不後悔離開的決定，她相信，甜甜也是一樣的。　　姐妹倆默契的相覷一眼，皆是笑笑，安逸的新生活，才是她們共同的嚮往。　　“公主！公主！王子！王子！”　　不知是哪群人首先喊出了這樣的口號，然後，沸騰的會場整齊劃一，‘公主’‘王子’的叫喊聲嘹亮不絕，上萬觀眾的呼喚氣勢磅礴，黑暗中熒光棒揮舞着，讓會場絢麗的好似百花盛開一般，場景壯麗驚人。　　二十歲就會嫁人，所有的人都想知道，讓他們的公主實現了這個承諾的‘王子’是誰，那個今後可以獨自霸佔着公主的幸福的傢伙究竟長的什麼樣子。　　其實，此刻比觀眾更想見到那位‘王子’的，正是台上的兩位公主。　　演唱會即將完美的謝幕了，最後的最後，是幸福的開始，還是悲劇的結束，兩個女孩不知道，甄英雄是否會出現，決定了她們的未來，她們的手握在一起，分不清那冰涼是誰的汗水，她們等着，和觀眾一樣等着甄英雄的出現。　　最後的一身演出服很普通，大檐帽子，寬肥痞褲，外套一件單薄的風衣，很帥氣，這是‘X小姐’的打扮，是一心與甄英雄邂逅時的打扮，也是甜甜最初與甄英雄約會時的裝束，是兩個女孩開始戀愛的標誌，她們的心情就像初次約會時一樣，在等待中展望着未來，那一定會如煙花一般絢麗多彩吧？　　她們相信，甄英雄一定能回來。　　最後的煙火宛如一朵巨大的蓮花，綻放在體育場的上空，然後，慢慢的消逝了，甄英雄依然沒有出現，一心與甜甜不願相信煙火已經結束，她們還在期盼着，等待着，最後一場演唱會，不應該在甄英雄出現之前就結束啊。　　就在這時，全場的燈光都暗了，甚至，大屏幕也熄滅了，現場樂隊的鼓點打響，緊張的節奏感讓全場寧靜了下來，所有人都知道，‘王子’要出現了！　　一條銀亮的光柱照向了正對着舞台的甬道盡頭，一個懷中摟着大束鮮花的人出現了！　　着裝與一心和甜甜極為相似，風衣，痞褲，休閑鞋，不同的是，他戴着大號的墨鏡，捂着口罩，整張臉處於‘不詳’狀態，這是誰？幹嗎打扮的像個特務？　　沒有人能不被眼前的場景震撼，剛才並未注意到，直到此刻人們才發現，坐在這條甬道兩側的觀眾，竟然穿着相同的白襯衫，他們每人抱着一束用玫瑰與百合紮起的花束，燈光伴隨着王子經過甬道，宛若通過一條花的走廊，好漂亮。　　台上的一心也看的痴了，這種場面，也就只有甄英雄的鬼腦筋想的出來，是他，他沿着那條花的小路，來向自己求婚了！　　很童話，很浪漫，不只是甜甜，台下的薛雪，樂樂，櫻桃，小鳳凰們，無不在歡喜之餘感覺到嫉妒的，如果，這童話的主角是自己，那該多好啊……　　一心熱淚盈眶，身體微微的顫抖着，並未注意到，台下，已經發生了一點小小的混亂。　　黑暗中，警察與工作人員強行禁止了幾台近距離拍攝近景的攝象機的使用，以至於大屏幕上只能出現舞台的遠景，而一些試圖靠近，想要拍張‘王子’照片的媒體記者亦或觀眾，也被抱着花的傢伙們阻擋了視線，那種銀亮的燈光照耀下，普通的相機是很難拍清楚畫面的，而且，‘王子’身後不足幾米的黑暗中，跟着十幾名警察在預防意外的發生，一般人根本無法靠近。　　與他逐漸拉近的距離，就是與幸福的距離，一心緊張的快要窒息了，除了距離她最近的甜甜，現在沒有人能看到她的表情，她已經哭了。　　終於，全場窒息，公主的真命天子登上了舞台，就在三人被包裹在同一束光柱中時，一心和甜甜的臉上同時閃過一絲驚異，這人，不是甄英雄！　　摘掉了墨鏡，細眉如柳，水眸盪着淚光，這是一雙女人的眼睛！　　“姐……姐姐？”

# 第586章 最愛胡蘿蔔

　　當一心被三國摟住的時候，她呆了，為什麼以如此方式出現在這裏的人是甄三國而不是甄英雄？三國為什麼剪掉了一頭的長發來冒充甄英雄？　　當台下不明就裡的人發出響徹天地的掌聲與歡呼時，沒有人以為一心的眼淚是悲傷的。　　三國從懷中取出一個漂亮的鑽石戒指，單膝跪地，套入了一心左手的無名指上，一心搖着頭，不可置信的笑着，她覺得這是三國在胡鬧，她不願意去想甄英雄為什麼沒有親自把戒指戴到自己手上的原因。　　眼淚止不住，三國站起來，將可憐的一心摟入了懷中，再也忍不住的抽噎了起來，貼在一心的耳邊，用心碎的聲音輕輕的說道：“今天是英雄的生日，給你戴上這個戒指，是他今天最大的心愿，抱歉，一心，他不能親自過來了……”　　為什麼？為什麼他不能自己過來？　　一心和甜甜不能相信自己聽到的一切……　　……　　時光如流水，看的到，卻抓不住。　　蘇影與諾森家族的矛盾引爆了驚人的，卻是先前就在甄英雄預料之內的連鎖反應，唐人街兩大黑道勢力龍爭虎鬥，讓一些窺視者看到了可乘之機，於是他們作壁上觀，靜靜等待着兩敗俱傷之後痛快的將其徹底掃出唐人街，而結果也如他們所期待的那樣發生了。　　蘇影在爭鬥進行的同時，將自己所有的財產以各種名義悄悄的轉移，終於在內部引起了不安與動蕩，好在此時，被顏冰架空的諾森家族因為等不到‘冰恨天’回國支援，也瀕臨崩潰，在警察與其他黑道組織的雙重打壓下，最終皆以完敗告終。　　蘇影黑道勢力受創，緊接着放出了正道生意經營出現問題，投資失敗的風聲，當然，所以會出現問題的原因與責任，都被扣在了已經死掉的漢克的頭上，正所謂樹倒猢猻散，她經營多年的黑道勢力見她垂危，自動瓦解了，然後，蘇影消失了，從那以後，再沒有人從唐人街見過她的蹤影。　　而諾森家族，也被蘇影拖垮，應了牆倒眾人推，鼓破萬人的老話，地盤被其他勢力分食不說，警察也趁機痛打落水狗，而最可悲的就是，大勢已去的他們力圖從這些魚翁得利的卑鄙傢伙手中搶回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結果，不言而喻，他們得罪了更多的人，這些人，替蘇影和顏冰掃清了可能會遺留的威脅，或者說，搶了諾森家族地盤的他們，很自然的把諾森家的人視為了對自己的威脅，殺人滅口，斬草除根，是黑道的生存法則。　　甄英雄早就算到了這一步，或者說，一切，都如甄英雄當初的計劃，每一步很順利的發展，並結束。　　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唐人街的黑道換上了一幅新的面貌，相信過不了多久，蘇影，諾森這樣的名字就會被人們遺忘。　　鈴木優美死了，用羅比的話說，她解脫了，而指使她的野心家，那位山口組的總本部長，加騰組組長加騰純二，也在鈴木死後的第二天晚上，被人槍殺了，他死在酒店中，斷氣的時候，他在生殖器還插在情人的身體中，而他的情人卻沒有看到兇手的樣子。　　是闌度做的，在加騰純二知道鈴木優美行動失敗，加強身邊戒備之前，闌度沒怎麼廢力氣，便將子彈鑲到了他的心臟中。　　窺視着朗朗市和義字會的加騰死了，這場遊戲終於結束了。　　一切都如甄英雄當初的計劃，只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他沒能親手給一心戴上戒指。　　儘管如此，一心還是一直戴着，聖誕節過去了，陽曆年過去了，情人節過去了，春節也過去了，從落恭弘=叶 恭弘紛飛，到大雪飄零的季節都過去了，柳絮楊花，隨風飛揚，春草綠樹在清風中舒展旖旎，春天到了，萬物復蘇，整個世界，彷彿只有甄英雄依然沉睡着，但那戒指，一直戴在一心左手的無名指上。　　甄少爺已經在人生的路途上停滯了半年的時光，醫生說，他從高處跌落，腦部受創，經過治療，雖然已經沒有了生命危險，卻不知道何時可以蘇醒，基礎治療、藥物治療、高壓氧治療、亞低溫治療……醫院的專家用盡了各種治療手段，卻依然無法將他喚醒。　　醫生說，親情治療，是最後的，也是最有希望喚醒他的方法。　　與他聊天，問他問題，給他講笑話，讓他知道生活的美好，那麼，他就會醒過來。　　顏冰每次來醫院，醫生都會這樣告訴她，可是半年過去了，在甄英雄的床邊說的話，比她這輩子說的話加起來還要多，但甄英雄依然不給面子，繼續享受他的美夢，顏冰很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夢能留住甄英雄的神智，這個好色的東西難道不知道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中，有那麼多女孩子在等待着他嗎？　　差勁的男人，他不知道那些女孩每天都在等待，每天都在傷心難過嗎？　　黃昏的彩霞從窗口灑了進來，敲門聲響起，顏冰驀然回過神來，看看時間，才發現，不知不覺，自己又在這裏坐了一個下午，不同的是，今天，自己什麼也沒對他說。　　好象，該說的，能說的，想說的，全說了，顏冰委屈，為什麼他就是不醒呢？　　趕快擦了擦眼角的淚珠，鬆開了甄英雄的手，顏冰恢復了平時的冷艷和對人的疏遠，白果推門進來，見到今天陪甄英雄聊天的是顏冰，她並不驚訝。　　在白果看來，甄英雄所以躺在這裏，完全是這女人一手造成的，雖然自己並不怪她，但她心中有愧是應該的，所以，她有義務喚醒甄英雄。　　“顏姨，他有反應了嗎？”白果脫掉警服外衣，掛在門口的衣架上。　　顏冰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是嗎……”白果黯然，繼而勉強的笑了笑，“沒關係，這臭傢伙才不甘心躺上一輩子呢，醫生不是說了嗎？他肯定會蘇醒的。”　　“恩。”輕輕應了一聲，顏冰保持着她的孤單與高傲，但是經過半年時間的沉澱，她已經漸漸被周圍的環境接納了，或者說，是她在不知不覺間適應了現在的生活，她雖然性格孤僻，但與眾女之間逐漸有了簡單的交流。　　白果走到床邊，愛憐的撥了撥甄英雄額前的劉海，那眼神看的顏冰心裏泛酸，就聽白果說道：“今天晚上輪到我陪夜了，我聽愛利絲說，甄叔叔和蘇阿姨約您一起吃晚飯，好象是要談快樂谷樂園最後一期工程開工投資的事情吧？遲到就不好了，我叫晴天送您過去吧。”　　“不用。”顏冰搖了搖頭，從衣架上取下自己的外套，“巧巧六點會過來接我，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我自己過去就行。”　　甄英雄至今未蘇醒，心裏覺得內疚的顏冰因此沒有離開朗朗市，而是搬回了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快樂谷集團的發展工作就成了她麻痹自我的手段，以此為由忙碌着，也能逃避與甄天蘇影的接觸，一舉兩得。　　顏冰一直沒有對甄天與蘇影道歉，也始終與他們保持着距離，所以，甄天和蘇影覺得，以工作為名主動與她接觸，似乎是消除二十三年隔閡一個不錯的方法。顏冰怎會看不透他們的用意？可心裏畢竟是有愧疚的，而漂白義字會又是甄英雄的願望，於是，她同意與漢宮集團合作，讓漢宮得以用投資快樂谷最後一期工程的名義將義字會的錢過濾，加速義字會的‘漂白工程’。　　說穿了，顏冰還是不願意麵對甄天和蘇影，她不再是當年的小妹妹，已經找不到當年與他們的那份友情了，如果不是因為甄英雄昏迷着，她早就離開了朗朗市，可搬到紅恭弘=叶 恭弘山莊的別墅也沒能為她帶來清靜，先是甄三國帶着樂樂和櫻桃搬回了自家別墅，然後一心與甜甜搬進了蘇影閑置的別墅，和顏冰做起了鄰居，顯然，她們是故意的，甄天蘇影故意讓女兒們去親近她的生活。　　人是一種適應性很強的動物，久而久之，顏冰對人際關係的抵觸也沒有先前那麼強烈了，從她與白果的交談中不難看出這一點。　　又看了一眼甄英雄，顏冰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表現出對他那種異樣的感情，沒有過多的留戀，好象來探病只是因為虧欠而履行的責任一般，轉身走向門口，出門之前，回過頭來，卻是望着白果。　　小白愕然，就聽顏冰淡淡說道：“你也工作一天了，晚上不要熬太晚，早點休息。”　　甄英雄昏迷着，對女孩來說，生活彷彿枯燥了，於是她們都繼續着自己的工作，即便是愛利絲，也繼續用着‘王思慕’這個身份在四方精英高中做老師。　　白果稍稍一愣，接着微笑着點了點頭，“我知道了。”　　顏冰不再說什麼，隨手將門帶上了。　　白果握着甄英雄的手，坐到了床邊，依然望着門口，好象自言自語，但又是很明顯的用詢問的口吻喃喃道：“她應該已經適應了現在的生活，不會再逃跑了吧？你覺得呢？”　　屋裡只有她以及昏迷的甄英雄，自然不會有誰來回答她的疑問，白果幽幽的嘆了口氣，望着甄英雄，溫柔的表情迷離的目光，比那黃昏的彩霞還要眩目，“臭傢伙，我問你話呢，你聽到了嗎？”　　倘若顏冰見到白果這副模樣，恐怕心裏會更內疚，親情治療，就像狗血的愛情刨沫劇，最能賺女人的眼淚，情到深處，白果伸手輕輕撫着甄英雄安詳愜意的臉頰，然後……　　“王八蛋！你裝夠了沒有？！”　　小白突然一瞪眼，款款溫情驀然不見，下手去掐甄英雄的臉，不想手腕一緊，頓覺一陣天旋地轉，坐在床邊的她已然被拉倒躺在了床上，小白甚至沒來得及發出驚叫，胸口被壓的窒悶，張開的小口已經被一條滑膩的大舌頭堵住了。　　掙扎了幾下，是象徵性的，一隻大手按在了她的胸脯上，揉捏着，小白只覺得酥麻感傳遍全身，渾身酸軟，水眸一閉，雙臂摟緊，她不甘示弱的吐出小舌頭，變被動為主動了……　　“球球的，躺了半天不敢動，老這樣下去，少爺怕是性功能都要衰退了，飯前先運動運動吧，活塞運動……”　　見急色的男人迫不及待卻笨拙的解着自己的腰帶，情火已燃，春情蕩漾的白果嬌嗔的哼了一聲，“色鬼，還不到晚上呢你就亂來，不怕呆會有人來探病啊？”　　雖然嘴裏是這麼說的，可小白的身體卻非常配合，拱起纖腰，方便男人拉下自己的褲子，私處暴露出來，淫蕩的男人嘿嘿一笑，就勢趴下身子在那神秘的花園舔舐了起來。　　“唔……討厭，不要……臟，我還沒洗澡呢……”小白嬌羞無限，順手扯出頭下的枕頭蒙在了臉上。　　“反正出了汗也要再洗，呆會一起吧，再說，我老婆的身體，哪有臟地方啊？香的，都是香的。”男人討好似的說著軟綿綿的情話，“果果，我愛你，就像兔子愛胡蘿蔔一樣愛你。”　　“討厭，這叫什麼比喻啊？”　　“這是一個浪漫的比喻，在我眼中，你比小兔子還要可愛，兔子是離不開胡蘿蔔的不是嗎？因為胡蘿蔔是它的最愛。”齷齪的男人再次壞笑了起來，扯過小白蒙臉的枕頭，墊在她的腰下，將她的雙腿架在肩上，小白感覺到濕潤的私處被火熱的抵觸着，已然猜到這臭傢伙下面那句不正經的話語了，“我就是你胡蘿蔔，來吧，吃了我吧……！”　　“啊……”　　空虛被填滿，小白既滿足又委屈，到底是誰吃了誰啊？這臭傢伙，為什麼就不能正經一點呢？心裏這樣抱怨着，可她還是緊緊的摟住了自己最愛的‘胡蘿蔔’……

# 第587章 求婚的慣例

　　“是我，不用裝了。”一大早，西裝革履，穿的正八經兒的闌度提着個水果籃子來探病了，才坐下，就掏出一個紅嫩的蛇果丟給了躺在床上裝死人的甄英雄，“接着，你的早飯。”　　甄少爺聽風辯位，穩穩的用右手接到了，“靠，這就是早飯？”本該昏迷不醒的他竟然精神的撩起被子跳下床來，誇張的伸了個懶腰，“我昨天晚上運動量很大，消耗那麼多體力，你覺得水果能填飽我的肚子嗎？”　　“臭東西你說什麼呢？！”正在衛生間刷牙的白果聞言，趕快探出頭來，一張小臉漲的通紅，羞惱的揮着拳頭，“你找打是吧？”　　甄英雄咬了一口蛇果，鮮甜的汁液無法淡化他牢騷中的苦澀，可憐兮兮的對白果道：“成天吃水果，我快虛的真打不過你了……”　　“你自找的，怨誰啊？”闌度包了根香蕉，頗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如果成天大魚大肉的吃，養的肥肥胖胖滿面紅光，還有誰會相信你是植物人啊？”　　“就是，有水果吃總比打點滴好吧？放心，只要你乖，我不會揍你的。”小白漱過口，從衛生間里走了出來，邊穿外套，邊附和着闌度說道：“你經常躺着，運動少，油膩的東西吃多了，難免要長肉的，到時候肯定會被大家看出來你是裝死的。”　　“球球的，那一個星期吃一次肉也太可憐了吧？整天吃水果，半年下來，我都快忘了自己是食肉動物了。”甄英雄態度不滿，但吃的也不慢，老大一果子幾口啃下來，就剩下一大核兒了，笑望着白果，下流的挺聳着腰，玩味道：“我運動少嗎？也不算少吧？”　　“臭流氓你沒完了是吧？！”小白氣的做勢要踢他，甄少爺靈敏的跳到了床上，小白要撲上去，可剛剛穿戴整齊，又怕把衣服弄亂了，氣呼呼的瞪着他。　　闌度看不下去了，將香蕉皮丟進了垃圾桶，道：“你們兩口子要鬧是不關我的事情啦，但你們鬧起來不把我當回事，這未免有點傷我的自尊吧？我百忙之中抽出空來，可不是來看你們調情的。”　　“誰調情啦？！”小白翻了闌度一眼，卻自己先心虛了，邊將女孩子必備的化妝品裝進包包，邊道：“不就是嫌我礙事催我走人嗎？有話直說唄，幹嗎拐彎抹角的？我該上班了，你們愛商量什麼商量什麼吧，我還不稀罕聽呢，不過，注意點時間，一心快來了，別穿幫啊。”　　甄英雄好奇道：“今天周六也上班？”　　“恩，方言和林夕照的案子都要判了，麻煩事太多。”白果瞥着甄英雄，沒好氣道：“都是拜你所賜。”　　說起來也真是巧，拖了半年，這兩件沒有關聯的案子卻都是最近開庭審理，兩位有牢獄之災的傢伙還真是有緣啊，甄英雄訕訕的笑了笑，卻聽闌度對白果道：“說起來，我今天來，也是要告訴他關於這兩件案子的進展背後一些內幕事情的，你真的不稀罕聽？”　　內幕？這倆字對小白的吸引力絕非一般，她想聽，可看到闌度和甄英雄那挑釁的目光，再笨她也知道，這倆傢伙就是嘴上說說而已，根本不可能把那些事情講給自己聽的，無非就是想笑話自己說話不算話，然後催自己趕快走人罷了。　　“反正就是些栽贓嫁禍見不得光的勾當，我還真不稀罕聽呢，免得別人以為我和你們是一丘之貉，哼，拜拜！”白果有點賭氣，走向了門口，還未開門，先聽到了敲門聲。　　屋裡的三人臉色同時一變。　　小白貼着貓眼向外一看，趕緊回頭縮着脖子做了個噤聲的動作，“是一心！”　　甄少爺好象被踩了尾巴的貓，動作快卻動靜小，跳回床上蓋好了被子，眼一閉，表情安詳的像個死人。　　而闌度則趕快將甄英雄吃剩的那個果核丟進了垃圾桶，把剛才這‘活死人’活動過的跡象完全抹去，然後坐回了沙發，抱着水果籃子，又包了一根香蕉咬了一口，好象他一直都在吃東西似的，而事實上，他也確實是在吃東西。　　無論是甄英雄裝死還是闌度做掩護，或者是白果在轉頭開門之間就整理好了表情，都顯得那樣嫻熟，一看就知道，類似的經驗太豐富了。　　“哦，是你啊。”白果把一心讓進了門，“來的正好，我正要上班呢，甜甜沒和你一起來嗎？”　　“沒有，昨晚我媽媽，甄叔叔，和顏阿姨談投資快樂谷的事情，她和小愛也去湊熱鬧了，還纏着愛利絲姐姐去飆歌，飆到後半夜才回家，現在還沒起床呢，我就自己先過來了。”一心摘了帽子和墨鏡，甩了甩飄逸黑亮的長發，風姿卓越，接着問了和甄英雄一樣的話，“果果姐，今天不是周六嗎？”　　雖然退出了歌壇，但人們對一心現在的生活似乎更感興趣，雖然最後的演唱會上並未曝光‘王子’的身份，但早有傳言散播，王子，就是義字會的太子，甄英雄，因此一心現在的出入反還不如做歌星時方便，所以穿着打扮依然是特務式的那身行頭，白果已經見怪不怪了。　　“周六也得上班啊。”白果揮揮手，出了門口，“林夕照和方言的案子趕到一起了，我又是破案刑警又是受害人，事情多的要死，身不由己啊，英雄就拜託你了，拜拜。”　　“恩，拜拜。”關上門，還順手將門反鎖，一轉過身來，一心臉上那副淡定自然立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緊張，緊張之中，又有點興奮，問正在啃香蕉的闌度道：“沒露餡吧？怎麼樣，我方才表現的是不是和甜甜一樣自然？”　　“NICE……”闌度伸出大拇指，“不過演技和甜甜比還是差了一點。”　　“切，甜甜是你妹妹，你當然向著她，不問你了，吃你的水果吧。”一心小嘴一嘟，三步並兩步走到床邊，伸手就捏甄英雄的鼻子，“我問你呢，死YY，裝死裝的還真像，果果姐守夜，你沒露餡吧？”　　甄少爺怪怪一笑，坐了起來，照着一心的臉蛋狠狠親了一口，笑道：“你都說我裝死裝的很像了，果果怎麼能看出我是假昏迷呢？”　　“討厭，你刷牙了嗎就親我？”一心趕快推開甄英雄，卻並未躲閃，翻着一雙美眸，優雅的伸出了左手，笑嘻嘻道：“慣例。”　　“又來這個？”甄英雄眉頭一蹙，看了一眼闌度，笑的有些不自在，“今天就算了吧……”　　一心知道當著闌度他不好意思，笑容比和煦的陽光還要溫柔，但美麗的女孩也有腹黑的一面，“不行，咱們說好的，你裝一天昏迷，就得對我說上一次，直到你真的娶我為止，你是男人，說話要算話，不然，我就告訴果果姐和愛利絲姐她們，說你昏迷是裝出來的。”　　這是一心的撒手鐧啊，甄少爺不得不妥協，他裝昏迷是有原因的，如果現在就暴露的話，很可能會前功盡棄，而且，他也沒有暴露真相的心理準備啊。　　老臉一紅，在闌度玩味的目光中，甄少爺單膝跪在床上，左手背後，右手托起一心的纖纖柔荑，低頭親吻了她無名指上的鑽戒，然後望着她那雙水靈靈的大眼睛，深情道：“嫁給我吧，老婆。”　　雖然一心堅持讓甄英雄在闌度面前做這種事情，但真正羞的卻是她自己，畢竟她不是甄英雄那樣的厚臉皮啊，往常她都會應一聲，然後接受甄英雄的親吻，而這次，只是點了點頭，沒敢應聲，更不敢當著闌度和他親嘴，不過，她心裏還是很滿足的。　　自從知道甄英雄壓根就沒有昏迷，而是故意裝出來的之後，一心雖然接受了他裝昏的理由，但對他沒有親自將求婚的戒指戴到自己手上還是耿耿於懷的，甚至，三國那丫頭女扮男裝代替甄英雄去向她求婚的事情，當時覺得很感動，可事後卻總覺得被別人當成了笑柄似的，當然，這也要感謝喜歡胡鬧的三國，現在她總是把一心叫做‘老婆’……　　甄英雄裝昏，一心自然把這些帳都記在他的腦袋上了，於是，這種每次見面都要求婚的所謂的慣例出現了。　　一心和白果都知道甄英雄並沒有真的昏迷，但是，她們兩人之間卻不知道對方知曉甄英雄的這個秘密，倘若剛才一心早幾分鐘進門看到白果和他打情罵俏，又或者白果晚幾分鐘出門看到他與一心已經養成慣例的求婚，估計甄英雄就真的得變成植物人了……　　甄英雄向她們解釋過自己假裝植物人所謂是何，兩女也都理解並支持着他，但是，那是裝昏迷全部的理由嗎？　　坐在沙发上的闌度最有發言權：那僅僅是一半的理由而已，還有一半的理由，就是他為什麼要分別告訴一心和白果自己並未昏迷，卻不讓她們之間相互知道的目的了……

# 第588章 人生，挑戰

　　方言被控告綁架白果，未遂，本來並不是什麼大罪，不過，甄英雄愣指正他是團伙綁架，將自己被顏冰綁架這筆無法清算的帳記到了他的腦袋上，如此一來，這就不是綁架未遂了……　　當然，甄英雄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樂意這樣做來懲罰方言，但也是無可奈何的，畢竟，如果作為被害人的自己出面證明，那些綁架了自己的人與方言是無關的，那麼，法院、警察、檢查官懷疑的目光就會盯准自己。　　‘你為什麼敢肯定綁架者與方言無關呢’，如此一句反問，甄英雄是無法回答的。　　白果也是深知這個道理，所以才不得不三緘其口，不能讓顏冰和冰恨天與這案子扯上關係，也不能讓裝昏迷的甄英雄惹上麻煩，於是，她只承認自己與甄英雄的戀愛關係，對方言的行為深表不解與遺憾。　　很明顯，方言是因愛生妒，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這案子一拖就拖了半年，正是因為方言承認自己意圖綁架並傷害了白果，卻不承認發生在白果家裡的槍戰與他有關。　　方言坦白了事實，可惜的是，甄英雄把顏冰的罪行嫁禍於他，雖然不着邊際卻是證據確鑿，他的‘坦白從寬’很乾脆的帶來了‘抗拒從嚴’的結果，本來就因為抓不到方言‘同夥’而上火的警方認定他是在抵賴，想個人承擔責任，包庇同夥，這種抵賴在證據面前顯得是那樣的脆弱。　　甄英雄至今躺在醫院里，也是案子拖了這麼久的另一個原因，儘管無法變成‘植物人’的甄少爺無法出庭，可方言依然是難逃重罪了。　　雖然方言被扣上了綁架團伙主謀的帽子多少是被冤枉了，但相比林夕照，他算是幸福多了，林夕照完完全全成了義字會的替死鬼，成了甄家父子的替罪羊。　　義字會的漂白工程，是在林夕照主動向警方投案自首之後正式開始的，他將義字會在漂白過程中必然會暴露出來的犯罪史一併攬在了身上，無論是黑道交易，勒索要挾，暴力斗歐，情色生意，等等等等，他全稱是背着甄天由自己一手組織的。因為他確實對這些犯罪情況有所了解，警察縱然明明知道他是在頂包，卻也找不到疑點，更何況，上面有白耀天打點，市裡有艾華照應，而市局專案組的負責人，又是原野……　　林夕照的罪名是落實了，義字會中還有不少小幹部，在領了甄天數額巨大的‘安家費’后，坦然投案，與林夕照一起頂包的，有他們來承擔責任，省卻了義字會漂白過程中可能會碰到的很多麻煩，將黑轉白的損失降到了最低。　　當然，林夕照所以承擔這些責任也並非完全自願的，一來，他與全興勾結，背叛組織在先，按照義字會的規矩，他本該被‘俱五刑’，甄英雄沒殺他，讓他做義字會漂白的犧牲品雖然有些冤枉，但是，主動投案自首，並給警方提供了一些很有價值的黑道情報，本着坦白從寬的政策原則，判個死緩他就可以保住一條命，加上甄天在外面給他活動關係，也就是失去十幾年的自由而已。　　二來，林夕照的老婆孩子，親戚朋友，所有人的命都被甄英雄給捏在手裡，他不從都不行。　　闌度今天過來，主要是告訴甄英雄一些關於林夕照的事情。　　如同白果所說，甄英雄和闌度之間的交談，的確是些栽贓嫁禍，見不得光的勾當，不過，林夕照主動的承受了這些。　　“YY，這麼冤枉林夕照，會不會太過分了？”一心到底是個心軟的女孩，並不適應，且非常排斥這些沒有公平可言的事情。　　“過分嗎？”闌度又丟給甄英雄一個蛇果，免得剛剛吃過果子，口中還殘留着清香的他說話時暴露出破綻，代他回答道：“真要追究起來，林夕照現在承認的事情還不及他真正做過的五分之一多呢。”　　甄少爺咬了一口果子，笑道：“闌度說的對，我們都不是什麼好人，林夕照只是被我所迫，不得不承認他過去做過的一些事情，就事實而言這並不過分，他也不冤枉，不過從道義上講我們是過分了一些，畢竟他做過的事情我們也參与了很多，甚至大多事情都是我們吩咐他去做的，但我們沒有承認，沒有坦白，這是比較無恥的，但沒辦法，誰讓我不想失去自由呢？呵呵，真要說起來，林夕照現在是洗心革面的向好人轉型，而我們依然是壞蛋，今後會扮演一個好人的壞蛋。”　　“扮演好人的壞蛋啊……”闌度將把玩的水果刀輕輕的放在桌上，好象揮別情人一般帶着些許的留戀，“這話聽起來真讓人不舒服，為什麼不能說我們以前是一直在扮演着壞蛋的好人呢？”　　“因為我至少還保留着一點自知之明。”甄少爺望着窗外和煦的陽光，深深的吐了口氣，看了一眼一心，然後才轉望闌度，說道：“我並不介意自己在別人眼中是好還是壞，因為我已經得到了我想守護的一切，以後，我想繼續守護，也只想繼續守護對我而言是幸福的生活而已，因為有些東西是得來不易，需要全心全意去珍惜的，不是嗎？”　　腦海中閃過愛利絲與甜甜音容笑貌，闌度最受不了的就是甄英雄好象哲人一般的感慨了，而這次，他莞爾一笑，“是啊，我們都想珍惜那種守護，所以該和過去說聲永別了。”　　惆悵中，也有着無限的期待，一心看看甄英雄，又看看闌度，明顯的感覺到，這兩個人身上的某些東西發生了改變，似乎，那是活着的態度，又好象，他們終於找到了活着的目標，終於知道自己想要怎樣的活着了。　　……　　臨近中午的時候，甜甜和艾愛也過來醫院了。　　半年時間，甜甜養長了頭髮，並染成了黑色，如果不是那雙淡藍色的眼睛，她還真像個地道的中國女孩呢，刻意的改變了形象，只需戴着一副小巧的變色眼鏡，就是走在大街上，能認出她是唐甜甜的，也沒有幾個人。　　貝雷帽，黑色的高領水袖針織衫，白色短裙，黑絲襪，蹬着一雙長靴，簡單而高貴，高貴而不失洒脫，洒脫中又明顯保留着性感的知性，然而又帶着幾分調皮的活潑，甜甜穿衣服的品位和風格總是讓人感覺到很舒服，很享受。　　“姐夫……”艾愛還是那麼鬧，直接躥到了床上，一屁股坐到了甄英雄的胸口上，“別裝了，是本小美女來看你了……”　　“女孩子臭美就算了，但至少要矜持一點吧？”一心拎住艾愛的后脖領，想把她拽下床來，並不掩飾好似嫉妒的不滿，“你想壓死你姐夫啊？”　　艾愛身子一俯，趴在甄少爺身上，親昵的摟住他的脖子不說，還扭過頭來，頗不服氣的反駁道：“這樣就能壓死他嗎？姐夫要是這麼嬌嫩，早就應該被你壓死了吧？”　　一心那張小臉瞬間漲的通紅，並逐漸轉向豬肝色，“死丫頭你說什麼呢？！”　　“切，姐，你真不知道我說什麼啊？”艾愛的壞笑有幾分甄少爺的神髓，挑逗，調戲，還有點小小的淫蕩，一心渾身發抖，卻是一臉尷尬，不知所措了。　　甄少爺知道一心臉皮薄，抬手在艾愛的小屁股上狠狠的掐了一把，艾愛怪叫一聲翻到床下，甄少爺也藉機坐了起來，盤膝靠在床頭，笑罵道：“倒霉丫頭，你什麼時候變的這麼下流了？連你姐都敢調戲。”　　“和你學的。”艾愛揉着小屁股，嘟着小嘴，佯裝生氣的模樣透着誘人的妖媚，這丫頭是越來越會挑逗人了，“摸人家屁股還說人家下流，姐夫，你調戲小姨子就不算下流了啊？”　　小嘴還是那麼刁。　　“你們兩個是半斤八兩，一公一母倆色狼。”甜甜摟着一心坐到床邊，就勢一倒，枕到了甄英雄懷裡，三人好象多米諾骨牌似的靠在了一起，“哎呀，好舒服……”　　說著好舒服，可看甜甜目光獃滯，臉色蒼白，哪裡有半點舒服的樣子，闌度關心妹妹，問道：“丫頭，你不會是病了吧？”　　“那就好了。”甜甜有氣無力道：“點心，幫我辦個住院手續，我就住這房間了……”　　“去你的吧。”一心掙開甜甜，坐了起來，沒好氣的對闌度解釋道：“她才不是生病呢，昨晚鬧了一夜，又喝了那麼多酒，舒服才怪呢，哼，自己找的。”　　“對啊對啊，自找的……”甜甜確實是宿醉，彎腰脫了長靴，一撩被子就鑽到了被窩裡，摟着甄英雄的腰，就好象抱着她喜歡的毛絨玩具，“我再睡會兒，中飯就不用叫我了，記得喊我吃晚飯……”　　蒙起被子，甜甜像只小貓，身子一蜷，真的睡了，“喂喂，樹袋熊，你有沒有那麼困啊？”　　“困，真的很困。”似乎是因為甄英雄不老實的緣故，甜甜抬起一條修長的美腿壓到甄英雄身上，含糊不清的嗲嗲道：“頭疼的很，一直都沒怎麼睡，好睏的。”　　“你是來探病的還是來睡覺的啊？”　　“你又沒病，就當我來睡覺的好了。”甜甜撒嬌似的拱了拱身子，“我這麼難受都不在家裡睡覺，你應該覺得感動才對。”　　一心知道甜甜是屬於喝酒上頭的類型，每次喝完都會難受整整一天，雖然氣，卻無奈的道：“別理她，睡死算了。”　　艾愛見一心不管了，不樂意了，靈機一動，打着哈哧坐到床邊，“我也困了……”　　“給我老實獃著！”不等她話說完，一心就識破了她的意圖，“過會雪姐姐就會給咱們送飯來了，都賴在床上還像話嗎？”　　看到自己的妹妹鑽到甄英雄的被窩裡，闌度這便宜大舅子心裏多少有點不是味，咋自己的妹妹都喜歡他這傢伙呢？想不明白的問題就不去想，是長壽的秘訣之一，闌度深諧此道，站起來拍拍屁股，道：“看不慣妹妹投懷送抱啊，總覺得你小子像個強盜似的從我身邊搶走了重要的東西，這感覺真彆扭，算了，走人……”　　甄英雄怔了怔，“幹嗎去？”　　一心也道：“是啊，闌度，只有我們在這裏的時候你才能和英雄說些話，別這麼著急，吃過飯再走也不遲啊。”　　闌度一看錶，快十二點了，再看一心，這小妞心虛的轉過了頭，闌度心裏暗笑。薛雪每天十二點準時給在醫院里陪床的女孩們送飯過來，雖然她也知道甄英雄是假昏迷，但在一心等人面前是絕對不會暴露出來的，因此幾分鐘之後，甄英雄又會開始裝死，直到幾個丫頭吃過飯後薛雪離開為止，所以一心這句‘吃過飯再走’的客套話，其實無異於逐客令。　　想想也難怪，白果，三國，愛利絲，柳絮等丫頭，輪流來醫院照顧甄英雄，一心一個星期，單獨和甄英雄見面的時間最多也就一天而已，所以她當然會格外珍惜了，自然不想與闌度瓜分。　　闌度心裏暗暗同情一心，你這丫頭完全沒有必要內疚的，因為我啊，幾乎每天都能和這裝死的東西說話……　　“不了，我下午還要去霸川市，得回去收拾點東西，先走了。”闌度拿起外套，嘿嘿笑道：“我和他可沒有那麼多話要說。”　　總覺得闌度話里有話，一心也能感覺到他有取笑自己的意思，可愣是裝成沒聽懂的樣子將他送出了門，回過頭來，明顯是想遷開話題，很自然的問甄英雄，道：“闌度去霸川做什麼？”　　為了不在其她女孩面前露出破綻，一心這丫頭演技果然有長進啊，甄英雄也不好意思笑她過分在乎和自己相處的時間，微微笑着回答道：“義字會漂白，會給很多有着合作關係的同行帶來生意上的損失，如果有人能代替我們接過這些生意，維持一些人的利益，來找我們算帳的傢伙就會少一點……”　　“天門？！”甄英雄話未說完，一心就猜到了。　　“恩。”甄英雄點頭道：“其實這也算利益的結合吧，我們的目的是漂白，必然要拋棄與黑道的瓜葛，而天門接過這些‘瓜葛’，會更加壯大和富有，呵呵，兩方得益，何樂而不為呢？聽說李英豪終於決定徹底的墮落並接任了天門的門主，也算我送個順水人情給他吧，闌度最近就以天門合伙人的身份將義字會的買賣帶到了霸川，朗朗市也應該乾淨一點了。”　　一心愣了良久，才嘆道：“你太……狡猾了，怎麼說果果姐和風鈴也是好朋友，你怎麼能害李英豪呢？”雖然沒有明言，但一心言語中那一頓，顯然想說的並不是‘狡猾’這個詞，這丫頭藏不住心中所想啊。　　甄少爺在被窩裡的手輕輕的撫着甜甜的頭髮，柔聲道：“我並非狡猾，點心，人都有自己的原則，既有所為有所不為，我也一樣，果果和風鈴是朋友，我和李英豪又何嘗不是朋友呢？你以為我是會坑害朋友的那種人嗎？”　　一心不解，“那你為什麼要利用他？”　　一心太善良，和她父親艾華一般，很多問題上比較古板，但艾愛就不同了，見她有點咄咄逼人，小愛知道，裝好人的機會來了，“姐，你真是不明白姐夫的一番苦心啊，他不是利用李英豪，姐夫也勸過他不要走這條路的。”　　“恩？”一心更迷糊了。　　“是利用，但這是很坦誠的利用。”甄英雄坦白道：“李英豪執意要找尋活着的意義，想要闖出一個屬於自己的領域，因此接任了天門的門主，男人的野心一旦燃燒，是澆不滅的，我為此對他泄露了裝昏迷的真相，誠心勸過他，他不聽，既然天門反正都是要繼續存在下去的，被我利用，就是雙方得益的事情了，不是嗎？”　　這話一心聽着還是不怎麼舒服，但看到甄英雄笑容中的那絲苦澀，她明白了，其實甄英雄也不喜歡這樣的做法。　　“切。”艾愛見甄英雄不辯解，嘟囔道：“臭姐夫，不明白人家的苦心啊。”　　“明白，誰說我不明白啊，可事實就是事實。”甄英雄將艾愛拉坐到身邊，捏了捏她滑嫩的小臉蛋，繼續對一心道：“所謂的社會秩序其實有兩個層面，白與黑，就像陽光與陰影，永遠是並存的，想要城市太平，白與黑，黑與白，難免要相互利用，黑色的秩序是混亂的，李英豪想要挑戰的，就是這種混亂，他也有他的野心啊，我告訴他，現在這時代已經沒有所謂的江湖大俠了，可惜他不信。”　　聽不懂甄英雄在說什麼，完全不明白李英豪為什麼要墮落，一心發現，在這些話題上，自己和甄英雄始終有隔閡，好在，這種隔閡以後不會存在了，因為甄英雄已經徹底的從暗影中走了出來。　　艾愛將一顆葡萄珠塞到甄英雄嘴裏，酸的甄少爺眉頭緊擰，小公主饒有意味的欣賞着，“你不是大俠，我們知道，但李英豪不知道，姐夫，你真是害人不淺啊。”　　奚落的口吻中，是真心的仰慕，一心愣了，繼而笑了，她好象明白李英豪想要挑戰什麼了。

# 第589章 男人的浪漫（大結局）

　　大公主鑽出被窩，刺眼的陽光晃的她輕吟一聲，摸到枕邊的手機，費力的將眼睛睜開一條縫，看了看時間，才七點多一點。　　本想鑽回去接着睡，卻發現，枕邊人已經不見了，大公主‘蹭’的一下坐了起來，昏沉的腦袋完全清醒了，“英雄？！”　　“你醒了啊。”甄英雄走出衛生間，一邊擠着牙膏一邊欣賞着三國曲線玲瓏的完美嬌軀，透亮的晨曦照耀下，好象仙女一般散發著聖潔的光芒，“老姐，你露點了……”　　低頭看了看，三國小臉有點紅，可行為一如往常的大膽，雙手託了托飽滿挺拔的雙乳，媚媚的笑道：“露就露吧，反正是露給你看的。”　　大清早就這麼挑逗人，甄少爺有心撲倒她，趕緊搖頭將慾念晃出去，揮了揮手中的牙刷，“用用你的牙刷不介意吧？”　　“用吧。”三國跳下床，一路小跑而來，從後面摟住甄英雄的脖子，好象弔死鬼似的賴在他身上，一起進了衛生間，看他對着鏡子刷牙，變態丫頭又來勁了，對着甄英雄的耳朵吹了口氣，輕聲道：“牙膏香還是我香？”　　對於三國粘人，甄英雄已經習以為常了，一隻手背到後面在三國的小屁股上用力一拍，笑道：“你香，香噴噴的大美人，不然我怎麼會老想吃了你啊？”　　三國格格一陣嬌笑，看着鏡子中留着短髮換了髮型的自己，她問：“英雄，你喜歡我留長發還是短髮啊？”　　半年前的那個晚上，三國為了冒充甄英雄到演唱會現場求婚，剪掉了一頭心愛的長發，當時裝死的甄英雄就心疼的不得了，可惜沒來得及勸止，事後一直耿耿於懷，對三國心懷愧疚，因為他知道三國是多麼的愛惜那頭長發，那可是和媽媽秦夢謠相同的髮型啊。　　“我喜歡你，不管長發短髮。”每當提起這個話題，甄英雄都很感動，並不完全因為三國為自己犧牲了那一頭長發，更因為促使她毫不猶豫剪掉長發所表達出來的那份感情。　　親情與愛情混合交融，三國對自己的感情是任何人都無法比擬的。　　“騙人，其實你喜歡長頭髮，對吧？”三國一句話就打破了溫馨的氣氛，枕着甄英雄的肩膀，盯着洗手台上的一排牙缸，嘟着小嘴道：“甜甜和柳絮都把頭髮養長了，還說是你建議的……”　　甄英雄是哭笑不得啊，“甜甜養長發是怕容易被人認出來，毛毛呢，經常被人說成假小子，百合花，所以本來就憧憬着留長發讓自己看起來更女孩子一點，只是一直不好意思的，結果偷偷養了一條細細的小辮子，還經常纏在脖子上，多可憐啊，所以我才鼓勵她們蓄長發的，和我的個人喜好或者審美觀沒關係，我喜歡的是你們的人，又不是你們的頭髮。”　　“你就會說好聽的，呵呵。”三國撥了撥額前的劉海，很滿意的點了點頭，“其實這個髮型也不錯，又精神又穩重，挺好的。”　　甄少爺漱了漱口，用毛巾擦了擦嘴巴，轉過身來，靠在洗手台上，雙手摟着姐姐的纖腰，笑道：“人漂亮，留什麼頭型都漂亮，我以前不是說過嗎？如果人真的能轉世投胎，下輩子不管你長成什麼樣子我都會喜歡你，就不用說我現在已經擁有着美麗的你了。”　　甄少爺說情話的水平越來越高了，三國痴了，甄英雄在她唇上輕點一吻，道：“快刷牙吧。”　　“恩。”三國應了，卻摟住了甄英雄，“刷牙，啊……”　　見三國張開櫻桃小口，甄英雄一怔，三國羞嗔的白了他一眼，“討厭，你怎麼這麼不懂風情啊？你不是剛用過我的牙膏嗎？幫我刷啦……”　　說罷，不等甄英雄反應，三國主動的吻住了甄英雄的嘴巴。　　如果說甄少爺還明白的話，那他就真成了傻瓜了，對於女人的主動，甄少爺很少迴避的，他的舌頭舔舐着三國的牙關，與她的小舌頭纏綿繚繞，一直吻的缺氧，吻的面紅耳赤，才不舍的分離，兩人的嘴角掛着一絲淫糜的細線，說不清是誰的口水。　　“不鬧了，快刷牙吧。”甄英雄頂了頂三國的腦門，右手在她的胸脯上捏了一把，笑道：“刷完牙趕快把衣服穿上，女孩子家家，光着屁股滿屋子跑也不太雅觀吧？”　　三國渾身流淌過一股電流，酥酥麻麻的，接過甄英雄遞來的牙刷，仰着潮紅的小臉，撒嬌似的說道：“我的衣服是你脫的，所以你有責任幫我穿起來，對吧？”　　給女孩子穿衣服，這是一件很幸福的工作，甄英雄十指抓收，下流道：“你不怕被我吃豆腐，我怕什麼啊？”　　三國到底是三國，“我就怕你有一天不吃我豆腐呢。”望着洗手台上排放整齊的牙缸，三國有些幽怨的調侃了一句。　　這些牙缸各自擁有自己的主人，從左到右，依次是三國，一心，白果，甜甜，愛利絲，薛雪和柳絮的，因為這幾個女孩負責晚上陪床，女人必須的化妝品總是隨身攜帶的，但她們的包包里肯定不會帶着牙膏牙刷和牙缸。　　當然，對甄英雄而言，陪床真的成了陪床，只是此‘陪’非彼‘陪’而已……　　甄英雄回頭笑道：“姐，我這輩子都會守在你身邊的，寸步不離。”　　儘管這話已經說了千百遍，可每次都能感覺到那承諾中的堅定，三國笑了，“就會說好聽的。”　　“話好聽不是因為辭藻絢爛，而是因為說到做到。”甄英雄走出衛生間，翻找出一套新病服，很有哲味的說道：“你覺得我說的好聽是因為你相信我所說的，不然你不但不會覺得好聽，還會罵我虛偽，噁心呢。”　　“你現在就很噁心，好肉麻。”三國從門口探出頭來，見他換上新衣服，這才想起來問，“對了，英雄，你幹嗎這麼早就起來洗漱？柳絮不是快來了嗎？”　　換做平日的做法，應該是等到中午天氣暖些之後再由人幫‘昏迷着’的甄英雄擦拭身體的，因此甄少爺很少自己洗漱，不是因為懶，而是怕自己洗過之後再由別人擦拭容易露出破綻，尤其是現在天氣轉暖，躺在床上蓋着被子很容易出汗。　　“上午會有客人過來，等不及中午再洗澡了。”甄英雄穿好衣服，又拿了一件外套走到衛生間門口，將外套披在三國肩上，道：“樂樂和櫻桃呆會不是也要過來嗎？你偷偷告訴她們，十點鐘的時候找個理由把毛毛引開，不然等客人來了，我裝死的事情就要暴光了。”　　三國擦過小口，好奇道：“什麼客人啊？很重要嗎？”　　“當然很重要。”甄英雄突然拉起三國的左手，三國一怔，就見他已經單膝跪地，在自己的無名指上親吻了一下，繼而抬頭笑道：“老姐，我想一輩子守護你，所以，你這根手指上，還少了一點我的承諾，不是嗎？”　　三國呆了呆，俯視着，對視着那真誠的目光，大公主不禁用右手掩住了小口，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聽到的，是驚駭，更是驚喜，水眸中盪起淚花，她不可置信的問道：“你要送我……戒指？”　　“不是。”甄英雄站起來，親吻着三國的嘴唇，深情道：“那不是禮物，所以不要用‘送’這個字眼，是求婚，姐，嫁給我當老婆，你願意嗎？”　　輕輕的聲音在耳邊繚繞，三國分不清這話是否來自對童話期待的幻想，為了求證，她咬痛了薄唇……不是做夢！三國喜極而泣，緩緩點了點頭，然後又用力的點了點頭，“願意！我願意！”　　甄英雄伸出舌尖，舔掉了她眼角的淚珠，“姐姐，老婆……”　　三國神迷，醉了，痴痴的望着甄英雄，望着他的嘴巴，“你叫我什麼？再叫一聲好不好？”　　“姐姐，老婆……”甄英雄摟住高挑的美人，親吻着，喘息着，“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你想聽多少遍都可以，因為我一輩子都會這樣稱呼你！”　　三國緊緊抱住甄英雄，熱情的回吻着，她要記住這一刻的感動，雖然，戒指還未戴在她的手指上，但她相信，這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刻。　　三國有點後悔在這麼一個神聖的時刻，自己為什麼不穿衣服了，但她又告訴自己，正因為此刻的尷尬，才能讓自己將這幸福記的更加深刻。　　浪漫這個詞是彷彿就是為了蹂躪男人而服務女人所發明的，因為女人總是在享受男人創造出來的浪漫，但可憐的男人總是在為了女人那一瞬間的感動而忙碌着，在製造浪漫的過程中，總是有些見不得人的貓膩。　　三國洗澡的時候，甄英雄偷偷撥通了柳絮的手機。　　“毛毛，是少爺我啊，老姐洗澡呢，時間有限，我快說，你要聽好啊，今天上午我要和一位重要的客人談點事情，但呆會兒樂樂和櫻桃會來接我老姐的班，所以十點鐘左右，你一定要找個理由把那倆丫頭都帶走，明白了嗎？我的乖乖，我知道你能做到的，寶貝，先親一個，唔恩……”　　……　　陪床守夜，從字面上來理解，是很辛苦的工作，因為要注意病人的反應，所以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因此，完成任務后，回家休息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三國也是一樣，雖然她晚上睡的比甄英雄還香，但看到柳絮的時候，還是會裝出一派疲勞，縱然舍不得，也不得不離開醫院回家睡覺，否則這反應就不正常了。　　裝死的甄少爺如願已償，學習上的優等生樂樂，學什麼都快，和小公主斗的多了，自然而然學到了她身上的一些東西，再有小櫻桃這個得力的幫手，她很快找到了理由，將柳絮從病房引走了，當然，這跟柳絮也和她們抱着同樣的目的有着直接的關係，不然打死她她也不會從甄英雄身邊離開的。　　柳絮很聰明，但非常不善於騙人，這是性格原因，所以，樂樂主動騙她出去，剛好中了她的下懷，可謂一拍即合啊。　　當柳絮陪着樂樂一起去醫院旁的街頭公園尋找被櫻桃揣到口袋中的掛墜時，當病房裡只剩甄英雄一個人的時候，敲門聲響起，客人到了……　　……　　“怎麼全是戒指？”　　十幾個大小差不多的精美的小盒子凌亂的散落在床上，甄英雄眉頭微蹙，不解的望着來訪的客人。　　“也有項鏈和胸針，不過戒指的數量多一些罷了，但款式，造型，都是有分別的，我可以保證，這裏的每一個戒指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伊蓮娜欣賞着自己左手無名指上的鉑金戒指，笑嘻嘻的反問道：“你不覺得很漂亮嗎？”　　束起長發，穿着一身米白色的職業套裝，半年不見，伊蓮娜給了甄英雄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這女人不再華麗，卻依然高雅，少了幾分嬌氣，多了幾許颯爽，人顯得精神了，自信了，開朗了。　　或許，這是解脫了仇恨枷鎖的緣故吧。　　“漂亮……”不知是說人還是戒指呢，稍一回神，甄少爺眉頭鎖的更緊了，“誰問你這個呢？我問的是，為什麼這麼多戒指？我不是說過戒指只要五枚嗎？我要的胸針，項鏈在哪？一、二……只有三個胸針和一條項鏈嗎？十七枚戒指……”　　“應該說是十八枚才對。”伊蓮娜巧笑嫣然，坐到甄英雄的床邊，伸手撫着他的臉頰，嬌聲道：“還有一套包含了頭飾、耳飾、項鏈，手鏈的全套首飾，太重了，所以沒有帶過來，我想，那套首飾你是要送給顏冰的吧？呵呵，甄，你真是狡猾，其實整套的首飾不過是掩人耳目吧？你真正要送給顏冰的，也是一枚戒指，對不對？”　　對於自己與顏冰之間的關係，即便是闌度也是胡亂的猜測而已，真正了解這種關係的人，只有巧巧這丫頭而已，但是，伊蓮娜的猜測卻是最有事實根據的，就如同警察已經確定了犯罪嫌疑人，認定了犯罪動機，作案時間和作案手法，但僅僅是還未找到實質性的證據而已。　　顏冰曾說過自己被甄英雄‘施暴’，正是為此，鈴木優美等人才未懷疑過她恨甄英雄的動機，而現在知道顏冰曾經說過那話的人，就只剩自己還活着了，伊蓮娜從不覺得自己是個傻瓜，因此對顏冰與甄英雄之間的關係名為猜度懷疑，實際極為肯定。　　這個話題是甄少爺的軟肋，說到底，甄少爺風騷無恥臉皮厚，下賤齷齪無人敵，但骨子里到底殘留着一些傳統觀念，他可不想和伊蓮娜討論這個，冷笑一聲，突然抓住伊蓮娜的小手，不答而問：“十八枚嗎？是十九枚才對吧？”　　“恩？”伊蓮娜明顯的裝糊塗道：“是嗎？”　　甄少爺亮出自己手上試戴的戒指，與伊蓮娜無名指上的一對照，沒好氣道：“為什麼只有這兩枚款式幾乎一樣，其他的都是鑲鑽，只有這兩枚是祖母綠？！”　　“聽你一說，還真是啊，呵呵，太巧了。”伊蓮娜妖媚的笑問道：“甄，這就是所謂的緣分吧？”　　“和你的戒指一樣，都是人工製造的。”甄英雄搞不懂這法國女人的心思，既然看到自己身邊有這麼多的女人，又何必繼續糾纏呢？嘆了口氣，轉移話題道：“這三個胸針和一條項鏈又是怎麼回事？”　　見他迴避自己，伊蓮娜稍有些失望，坐直身子，輕咳一聲之後，已經恢復了表情，“關於你要這麼多首飾的原因，我曾詳細的問過闌度先生，知道除了未婚妻艾一心小姐，你還有幾個情人，姓白的女警官，唐甜甜，還有愛上了你的愛利絲小姐，哦，也包括了與你沒有血緣關係的姐姐……”　　伊蓮娜越說甄英雄的臉色越難看，闌度那王八蛋倒是講解的夠詳細的，看來當初自己讓他和伊蓮娜接觸，根本就是一個錯誤啊，聽甜甜說過，闌度先後送過她和愛利絲幾件漂亮的首飾，估計，那就是伊蓮娜收買他的道具吧？那黃毛小子未免也太不值錢了。　　“其實不止這幾個女人，你與艾一心的妹妹，買來的女孩甄樂樂，以及啞女櫻桃，還有你得意的影子集團‘九尾鳳’，關係皆屬曖昧，反正是類似情人一般的關係，送戒指也沒什麼不合適的，還比較公平，不是嗎？”伊蓮娜指着三個裝有胸針的小盒子，道：“這三件是送給全興，陸萬古和殷立志的女兒的，那條項鏈，是送給在碼頭救了你一命的那個叫做可樂的女孩的……”　　“這麼周到？”甄英雄盯着伊蓮娜的春蔥玉指，一臉質疑不予掩飾。　　伊蓮娜摸着手指上的戒指，微微笑着，似乎默認了甄英雄的質疑，卻沒有回答。　　這些戒指歲款式不同，可畢竟出自同一人之手，這點一目瞭然，她送每個女孩一枚戒指，那麼這些女孩又會如何看待她手上的這一枚呢？認為她是個做戒指成癮的珠寶師，只是喜歡把自己做的戒指當做禮物送人，亦或者懷疑她與自己之間有什麼曖昧關係？　　甄英雄暗暗感慨，這女人恐怕比顏冰還厲害，現在仔細的回想一番，在義字會與冰恨天的矛盾中，她儼然成為了最大的受益人……　　“你現在如何？”不知為什麼，只有這個女人的便宜是甄英雄不想去占的，他跳下床，站在窗邊欣賞着外面的風景，伸了個懶腰，問道：“徹底擺脫殺手世家了嗎？”　　“不知道。”伊蓮娜的顧做輕鬆依然難掩眉宇間那一抹恐懼，殺手世家的可怕早以深刻的烙印在了她的心頭，那種如影隨形的恐懼幾乎就是一種本能，“菲茲傑拉德家族究竟有多少殺手我也不清楚，哈恩，羅比，鈴木，卡瑪，張永哲，托尼，克拉拉，米利亞，都命喪於此，世家群龍無首，現在是怎樣的混亂狀態我也不清楚，因此，有多少人窺視着我的性命，我更無法確定，現在我能做的，就是擺出一副脫離世家並對其無害的態度，讓他們感覺不到我的威脅，然後，再為自己尋求一把可靠的保護傘……”　　“這話聽起來真是讓人很不舒服。”甄英雄轉過頭來，臉上掛着點不耐煩的疲憊，“你所謂的保護傘，指的是我吧？”　　伊蓮娜倒也誠實，笑嘻嘻的點了點頭，“當然，只有呆在你的身邊，我才是安全的。”　　“所以你才把家也搬到朗朗市來了？”甄英雄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不解的望着伊蓮娜，“我始終都想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以為？按理說，我幹掉了那麼多的殺手，世家最想報復的人就是我才對，你憑什麼以為我身邊是安全的？應該是最危險才對吧？”　　“甄，不要和我耍這種小聰明了，好嗎？”伊蓮娜起身走到甄英雄面前，俯下身子，用一根手指托着他的下巴，好象在傾訴秘密一般的小聲道：“半年前的那個晚上，當你去醫院救顏冰的時候，為什麼闌度會在海的另一邊呢？你又為什麼要蘇影不惜犧牲組織也要拖垮諾森家……哦，不，確切的說，是借刀殺人，完全的抹殺掉了諾森家族呢？”　　甄少爺目光一凌，“你這話什麼意思？”　　“不要這麼凶的看着人家，我會怕的。”伊蓮娜口中說怕，卻並不畏懼，反而橫坐在了甄英雄的大腿上，摟住了他的脖子，不過，卻沒有了那分妖媚，表情淡淡，美眸中閃爍着睿智的光芒，說道：“對殺手而言，錢，才是驅使他們殺人的動機，即便是哈恩想要我們幹掉一個目標，也要開出合理的價位才可以，你以為顏冰當初給你這條命標了多高的價位？但是現在，顏冰放棄了取你性命，而肯花錢幹掉你的傢伙在填寫支票之前就被你幹掉了，那麼，又會有誰會來主動的招惹你呢？脫離了黑道紛爭，沒有了利益與利益的糾結，我實在想不到比朗朗市更安全的地方了，更何況，以一己之力同時滅掉了諾森家族，冰恨天，和世家盡數精英，沒有利益驅使的人是不會輕易來挑釁你的，不是嗎？”　　“所以我就成了你的保護傘？”　　“甄，難道你對我這個弱女子沒有保護的義務嗎？我不認為你是那樣不負責任的男人。”　　“對啊。”甄英雄嘆了口氣，自嘲的笑道：“沒有你的幫助，或許我已經死過至少兩次了……球球的，男人啊，還真他媽可笑。”　　“別這麼說。”伊蓮娜的食指按住了甄英雄的嘴唇，眼神閃爍着幽怨，“可能是女人的天真吧，我很希望你對我的保護不是因為男人的責任心，而是甄英雄，你自己的責任心，呵呵，我很天真吧？”　　“很難講，我們好象不是很熟，我並不了解你。”　　“從現在開始，你有很多的時間來了解我。”伊蓮娜對甄英雄的冷漠並不以為意，因為她知道，兩人的關係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礎之上，想要淡化對對方的戒備是需要時間的，“我在朗朗市買了房子，暫時會住下來，我想，我以後會有很多時間來這裏探望你的，呵呵。”　　甄英雄稍稍一怔，繼而釋然，“好象你這半年來大多時候也並未離開朗朗市吧？”　　“呵呵，雖然都是駐留在這片土地上，但住在酒店裡和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意義是不同的。”伊蓮娜站起身來，恢復了平時的矜持，守望窗外，笑道：“這個城市很美，我從它的客人變成了它的主人，這種感覺你能明白嗎？”　　甄英雄唏噓道：“說的這麼高雅，實在不象是一個因為怕死而躲藏起來的理由啊。”　　伊蓮娜搖頭一笑：“做為一個男人，你真是不會照顧浪漫的氣氛啊。”　　“那是因為作為一個女人，你太不現實了而已。”甄英雄道：“似乎，不用去現實的考慮問題併為自己的幻想肆意編織着漂亮的借口，是屬於女人的特權吧？呵呵，不過我並不討厭這種不現實。”　　“在不遺忘現實的基礎上為一件現實的事情尋找一個漂亮的借口，即是自我撫慰，也是樂觀生活的积極態度，甄，這不是正是你的風格嗎？”伊蓮娜肅起表情，道：“半年前我幫助你，是因為我現實，現在我幫助你，也是因為我現實，你想告訴我你並不喜歡我的現實，是嗎？或者說，你僅僅是在諷刺我？”　　“都有吧，不過我並沒有諷刺你的資格。”甄英雄的謙虛並非裝出來的，一本正經的樣子很像個現實的商人，道：“朗朗市雖然特產一些珊瑚之類的東西，但珠寶行業的發展並不成熟，本土所謂的珠寶商實質上大多只是一些將特產加工為工藝品的批發商，或者乾脆是為內陸或者國外珠寶企業提供原料的供應商，一抓一把，貌似繁榮，其實不然，本土的珠寶行業始終缺乏一個硬的品牌，一個象徵性的標誌，而‘伊蓮娜’這個名字的分量就不難顯現出來了。”　　“義字會的漂白沒有受到政府太大的阻礙，固然是因為艾華白耀天的協助，但他們協助的困難所以減小，我要感謝你，從朗朗市的經濟發展角度觀望未來，你與漢宮合作，成立一個新的珠寶品牌，足以讓那些吃着官飯拿着官銀，喜歡用政績粉飾自己的大官們放過暫時還存在着污點的義字會，為我們的漂白爭取了至少三到五年的時間，而那時候，義字會已經成了一個代表過去的符號而不復存在了，只留下了一個乾淨的漢宮集團而已。”甄英雄轉過頭來，帶着點自嘲的味道，對伊蓮娜笑道：“你利用我是因為你很現實，我甘心被你利用，又何嘗不是因為我同樣的現實呢？你不想死，而我想漂白整個組織，我們之間就有了必要的羈絆，真要考究起來，很難說是你利用了我還是我利用了你，因為我們都是很現實的人，所以你我之間是不存在浪漫的，即便有浪漫，也不過是自欺欺人，粉飾現實的好聽謊言罷了，那是說給別人聽的，你我都明白是怎麼回事，再用‘浪漫’二字遮掩，不覺得諷刺嗎？”　　伊蓮娜嬌笑一陣，隱隱能感覺到其中的苦澀，“聽你這麼說，還真是讓人很不舒服呢，好象‘現實’是一種錯誤。”　　“現實不是錯誤，錯的是為了現實而不擇手段，不惜利用。”甄英雄下了床，伸了個懶腰，道：“對你和我這樣的人而言，那種謊言僅僅是生存的手段而已吧。”　　“錯。”伊蓮娜搖搖手指，“我利用你，不僅是因為我想生存下去，還因為我不想再活在欺騙，傷害，和利用的虛偽中。”　　伊蓮娜走到甄英雄面前，微仰着粉面，三分羞澀，七分期待，聲音輕輕的，卻誠懇而略帶懇求的說道：“甄英雄，其實，我們也可以改變相互利用這種關係的，只要……你承認，你願意庇護我，就好象你和顏冰的關係那樣。”　　說罷，伊蓮娜兩頰染紅，雖然法國女人在感情方面很豪放，但終歸是因人而異，把話挑的這麼明白，伊蓮娜已經是羞不可遏了。　　“我和她的關係？”不曉得甄英雄是真糊塗還是裝糊塗，信步走回床邊，很自然的迴避了伊蓮娜火熱的目光，張開雙臂，展示着身上的病服，強調環境似的四下打量着病房的每個角落，笑道：“你覺得我是在庇護她，還是在欺騙她呢？”　　“甄，你知道我為什麼越來越想做你的情人嗎？”伊蓮娜雙手抵在甄英雄的胸口上，將他推倒在床上，然後坐在他的身邊，道：“你很花心，而且好色。因為你身邊圍繞着一群女人，但你不仍不知足，明明知道愛利絲小姐和顏冰的關係，卻依然想同時留住她們兩個人……”　　甄英雄笑了笑，配合似的將手摸到了伊蓮娜的大腿上，來回的撫摩着，“既然你知道我是這樣的人，為什麼還要……”　　“正因為我知道你是這樣的人，所以才想做你的情人。”伊蓮娜截斷道：“如果與你的關係暴露的話，不止是無法面對愛利絲，還有你的父親，蘇影，甚至是所有知道她叫顏冰的人，顏冰那種高傲的女人是絕對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所以，早在半年前，她就沒有理由留在朗朗市了，但直到今天，她依然留在這裏，甄，你太讓我驚訝了，為了她，竟然將自己在這個房間中關了半年，為了她，你竟然欺騙了所有的人。”　　“所以，給一個騙子做情人，很不值得。”　　“不。”伊蓮娜搖頭道：“被一個男人騙一輩子，也是件很浪漫的事情不是嗎？至少我看到了，被你欺騙的女人都很幸福。”　　“欺騙嗎？”甄英雄若有所思，感悟的喃喃嘟囔了一句，既而收回了自己咸濕的手，躺倒笑道：“我這個人啊，嘴裏總是說著嚮往平淡的生活，但平淡的生活也是需要調劑的，不然豈不是一點樂趣都沒有了嗎？欺騙啊……或許吧。”　　甄少爺臉上露出的是一副高深莫測，伊蓮娜看不懂了，難道自己說他欺騙別人的感情，他覺得冤枉了？　　“你知道最近我在研究什麼嗎？”甄英雄歪頭望着床上的一堆小盒子，玩味的笑道：“我在研究男人的浪漫。”　　“男人的浪漫？”伊蓮娜不懂。　　“女人有女人的浪漫，男人也有男人的浪漫。”甄英雄隨手打開一個小盒子，取出裏面的戒指，在指尖擺弄着，目光中流露出幸福的異彩，包裹其中的，是一種追求的執着，“一個花心的男人想要將這些戒指同時戴到不同女人的無名指上，在我看來，這比滅掉十個冰恨天、諾森家族或者是菲茲傑拉德世家還要困難百倍，女人啊，是一種很嬗變，很情緒化的動物，‘吃醋’這個詞兒本來就是由善嫉的女人創造的，昨天我面臨生死抉擇，為了安慰我，她們可以和睦相處，而今天安逸了，她們的和睦還會持續下去嗎？你是女人，我想你應該能理解我的擔憂吧？”　　伊蓮娜很認真的思考了片刻，“我想很難吧？每個人都會渴望自己得到更多一點的疼愛，女人，是很不知足的動物啊……”　　很感慨，顯然，伊蓮娜似乎也在猶豫自己對甄少爺的追求是不是太衝動了，女人了解女人的可怕，她們之間能和平共處嗎？　　能，才怪！　　伊蓮娜開始替甄英雄頭疼了，可甄少爺自己卻並不覺得腦袋漲，反而頗為自得的對伊蓮娜笑道：“少爺我是個喜歡將不可能化為可能的男人，對我來說，這些戒指的主人們將是我這一生剩餘時間唯一的挑戰，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而已。”　　伊蓮娜有些茫然，好象明白甄英雄在說什麼，但又感覺很朦朧，就見甄英雄彈身而起，走到窗邊眺望着，突然回過頭來，問了一句，“伊蓮娜，你覺得我假裝昏迷，在這個房間里關了半年，是為了愛利絲，為了顏冰嗎？”　　“難道不是嗎？”　　“不是。”甄英雄笑道：“我是為了我自己，為了那些男人的浪漫。”伸手指着床上的一堆小盒子，他信心滿滿的勾起了嘴角，“感情就是戰爭，贏得最後的勝利，抱得那群美人歸來，就是男人的浪漫。”　　伊蓮娜終於明白甄英雄所謂的‘男人的浪漫’是什麼了，對他來說，他嚮往的平淡生活還未開始，他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才能讓那些佳人悶和睦相處，不然，無論她們是怎樣的愛着甄英雄，甄少爺都不能擺脫今後生活充滿雞飛狗跳的命運。　　可是，這些，與他假裝昏迷住院有什麼關係呢？　　甄英雄好象看穿了伊蓮娜的疑惑，“我假裝昏迷，住院半年，你是不是覺得我在這件事情上欺騙了那些愛我的女孩子？”　　伊蓮娜一怔，然後木木的點了點頭，欺騙是不對的，伊蓮娜並不會否認這一點事實。　　甄英雄並不覺得尷尬，轉過頭去，望着車水馬龍的街道，享受着溫和的陽光照耀在臉上那種暖暖的，好象是幸福的感覺，輕輕的笑道，“想要她們和睦相處，首先要做的，就是讓她們團結起來，而讓她們團結起來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讓她們擁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了，呵呵……少爺我啊，天生就是個演反派的天才。”　　伊蓮娜能在義字會與冰恨天的爭鬥中自保並得取到最大的利益，可見她也是聰明絕頂了，望着甄英雄的側臉，琢磨着他那幸福中帶着點詭異與得意的笑容，眼睛漸漸睜的大了，一種感覺逐漸並加速的清晰了起來，她只覺得不可思議，驚訝的掩住半張小口，道：“甄，難道，她們……”　　“對啊。”甄英雄不等伊蓮娜把話說完，回過頭來，露出標誌性的壞笑，“除了顏冰，那些丫頭們並沒有被我騙到，少爺我啊，就是讓她們可以團結起來的共同的敵人，呵呵。”　　清爽，樂觀，儘管是壞壞的，儘管是臭屁的，得意的，伊蓮娜愣了，沒想到甄英雄這個另類居然用這樣一種方法來迎接和挑戰全新的生活，假裝欺騙，然後假裝着被欺騙……　　如果甄英雄不另類，那他也就不是甄英雄了，伊蓮娜感慨着，永遠不能指望着真誠的他誠實，但是，被這樣的男人如此的追求着，那些女孩，想必很幸福吧？因為她們永遠不會覺得平淡與無聊，誰讓她們選擇了這樣一個另類的男人呢？　　……　　樂樂親膩的挽着柳絮的左臂，這讓柳絮稍微有些不適應，或者說，是因為害羞吧。樂樂喜歡並依賴着這位姐姐，就好象櫻桃對她的那種依賴。　　三人並沒有去尋找什麼掛墜，出了醫院，徑直來到了醫院對面的一家頗有規模的意大利咖啡廳，男侍生見是柳絮，習慣性的驚艷之後，熱情相迎，“柳小姐，歡迎光臨，樓上請，甄小姐和王小姐也在呢。”　　“愛利……思慕姐姐也在？”樂樂及時改口，難掩表情中一絲驚訝，低聲喃喃道：“工作那麼忙還來了這邊，爸爸到底約的是什麼客人啊，怎麼大家都這麼好奇？”　　見樂樂疑惑的望着自己，柳絮笑着搖了搖頭，問她，她問誰去？　　侍生將三人帶到了二樓，那個已經被幾位美女包下了半年之久的靠窗的桌位之後，頗為留戀的轉身離去了。　　“呦……，樂樂，被姐夫給攆出來了吧？哈哈！”　　“艾愛？！”樂樂杏目一瞪，“你怎麼也在？啊……，白果姐姐，你也來了！”　　小白臉上一紅，情知忙着官司的自己出現在這個地方，未免顯得太不務正業了一點，但她卻清楚，愛情生活才是自己要經營一生的工作，鬼知道那滿嘴甜蜜謊言的大騙子是不是要‘出軌’啊？　　不止三國，愛利絲，艾愛和白果，一心、甜甜、薛雪，大家都在，艾愛挑着兩條細眉，大有湊熱鬧嫌疑的笑道：“當然是來看看姐夫那臭傢伙約了什麼人啦。”　　……　　從這個窗口望出去，是看不到咖啡廳的，但甄英雄依然在眺望着什麼，這個時間，那群丫頭應該聚在一起，喝着咖啡，監視着自己是不是有‘出牆’問題呢吧？　　所以不揭穿自己低級的謊言，裝做被自己欺騙的樣子，固然是因為自己為了愛利絲而留住顏冰的‘一片苦心’，也是因為相互坦誠的她們其實很喜歡現在的這種生活吧……　　這個病房，無論是對她們，還是對自己來說，並非病房，而是愛的小巢，甄英雄得意的向伊蓮娜炫耀着。　　“以後呢？”伊蓮娜存心想潑這得意的男人一身涼水，“現在她們確實很和睦，但以後呢？難道這個謊話能一輩子適用嗎？”　　“誰知道呢。”甄英雄轉過頭來，大言不慚道：“這隻是新生活開始后的第一步，至於以後……呵呵，人就是因為不曉得未來會發生什麼，所以才會感覺到活着的樂趣，不是嗎？少爺我啊，就是要利用今天來創造明天，這就是男人的浪漫，總有一天，或許就是明天，後天，我會對她們坦白的。”　　陽光從窗口揮灑進來，從伊蓮娜的角度望過去，甄英雄渾身散發著天使一般的光芒，他像個神，一個敢於面對現實，為自己創造明天的神。　　“那顏冰呢？你和顏冰的關係……”　　“人啊，總會有點隱私的。”甄英雄依舊一本正經，表情依然神聖，仰望着頭上的太陽，他道：“有些秘密是屬於兩個人的，就讓我和顏冰把這個秘密帶進棺材吧……”　　如果他是神，也是個魔神，伊蓮娜嘆了口氣，揶揄道：“你覺得顏冰會向你一樣這麼厚臉皮嗎？”　　“那你認為，在我這個厚臉皮的軟磨硬泡下，她有理由不妥協嗎？”　　伊蓮娜愣了。　　他不是神，也不是魔神，看着甄英雄已經流露出的齷齪和無恥，還是那沒有根據的得意笑容，她感慨……　　他是個流氓，漂了白，依然流氓的流氓。　　這傢伙的人生，永遠不會平淡無味的。　　伊蓮娜更想留在甄英雄的身邊了，做不做他的情人已經擺放在了次席，她只想看一看，看一看這傢伙今後的平淡生活是怎樣的不平淡的。　　這個流氓的浪漫，也許真的會很浪漫。　　＜全書完＞====================================================================================================================